資治通鑑

【柏杨白话版】

第一辑 秦风汉雨

司马光 撰 柏杨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资治通鉴全译本（柏杨版）

司马光等

简介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质通鉴》。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第一卷

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前403）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1]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1]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

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 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

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

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

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呜呼！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

[2]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2]当初，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美发高大是长处，精于骑射是长处，才艺双全是长处，能写善辩是长处，坚毅果敢是长处。虽然如此却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

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赵国的大夫赵简子的儿子，长子叫伯鲁，幼子叫无恤。赵简子想确定继承人，不知立哪位好，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嘱咐说：“好好记住！”过了三年，赵简子问起两个儿子，大儿子伯鲁说不出竹简上的话；再问他的竹简，已丢失了。又问小儿子无恤，竟然背诵竹简训词很熟习；追问竹简，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十分贤德，便立他为继承人。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赵简子派尹铎去晋阳，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还是作为保障之地？”赵简子说：“作为保障。”尹铎便少算居民户数，减轻赋税。赵简子又对儿子赵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那里作为归宿。”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等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智瑶当政，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瑶戏弄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就告诫说：“主公您不提防招来灾祸，灾祸就一定会来了！”智瑶说：“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兴风作浪！”智国又说：“这话可不妥。《夏书》中说：‘一个人屡次三番

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又不戒备，说：‘不敢兴风作浪。’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瑶不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响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柰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瑶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定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问：“为崐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警惧；我们给智瑶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要打败敌人，必须暂时听从他；要夺取敌人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又何必单独以我们作智瑶的靶子呢！”魏桓子说：“对。”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的封地。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

“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智瑶又向赵襄子要蔡和皋狼的地方。赵襄子拒绝不给。智瑶勃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甲兵前去攻打赵家。赵襄子准备出逃。问：“我到哪里去呢？”随从说：“长子城最近，而且城墙坚厚又完整。”赵襄子说：“百姓精疲力尽地修完城墙，又要他们舍生入死地为我守城，谁能和我同心？”随从又说：“邯郸城里仓库充实。”赵襄子说：“搜刮民脂民膏才使仓库充实，现在又因战争让他们送命，谁会和我同心。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主的地盘，尹铎又待百姓宽厚，人民一定能同我们和衷共济。”于是前往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疵请使于齐。

智瑶、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围住晋阳，引水灌城。城墙头只差三版的地方没有被淹没，锅灶都被泡塌，青蛙孳生，人民仍是没有背叛之意。智瑶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站在右边护卫。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踩了一下魏桓子脚。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绛水也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智家的谋士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瑶问：“你何以知道？”疵说：“以人之常情而论。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军队来围攻赵家，赵家覆亡，下次灾难一定是连及韩、魏两家了。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家分割其地，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被水淹没，城内宰马为食，破城已是指日可待。然而韩康子、

魏桓子两人没有高兴的心情，反倒面有忧色，这不是必反又是什么？”第二天，智瑶把疵的话告诉了韩、魏二人，二人说：“这一定是离间小人想为赵家游说，让主公您怀疑我们韩、魏两家而放松对赵家的进攻。不然的话，我们两家岂不是放着早晚就分到手的赵家田土不要，而要去干那危险必不可成的事吗？”两人出去，疵进来说：“主公为什么把臣下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惊奇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回答说：“我见他们认真看我而匆忙离去，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智瑶不改。于是疵请求让他出使齐国。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来见韩、魏二人，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魏了。”韩康子、魏嵔桓子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出去，就会马上大祸临头。”张孟谈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进入我一人耳朵，有何伤害呢？”于是两人秘密地与张孟谈商议，约好起事日期后送他回城了。夜里，赵襄子派人杀掉智军守堤官吏，使大水决口反灌智瑶军营。智瑶军队为救水淹而大乱，韩、魏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迎头痛击，大败智家军，于是杀死智瑶，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只有辅果得以幸免。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

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臣司马光曰：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3]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

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3]赵、韩、魏三家瓜分智家的田土，赵襄子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饮具。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就化装为罪人，怀揣匕首，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忽然心动不安，令人搜索，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瑶已死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好了。”于是释放豫让。豫让用漆涂身，弄成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音。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为他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就为所欲为，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崐以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是极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进行搜索，捕获豫让，于是杀死他。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赵襄子因为赵简子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为继承人。他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国，称代成君，早逝；又立其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弟弟赵桓子就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继位一年也死了。赵家的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主意。”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迎回赵浣，拥立为国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就是赵烈侯。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武子又生韩虔，被封为韩景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魏文侯魏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国师，他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四方贤才德士很多前来归附他。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魏文侯与群臣饮酒，奏乐间，下起了大雨，魏文侯却下令备车前往山野之中。左右侍臣问：“今天饮酒正乐，外面又下着大雨，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魏文侯说：“我与山野村长约好了去打猎，虽然这里很快乐，也不能不遵守约定！”于是前去，亲自告诉停猎。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韩国邀请魏国出兵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与赵国，是兄弟之邦，不敢从命。”赵国也来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魏文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两国使者都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两国得知魏文侯对自己的和睦态度，都前来朝拜魏国。魏国于是开始成为魏、赵、韩三国之首，各诸侯国都不能和它争雄。

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予以攻克，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击。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都说：“您是仁德的君主！”只有任座说：“国君您得了中山国，不用来封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德君主！”魏文侯勃然大怒，任座快步离开。魏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问：“你何以知道？”回答说：“臣下我听说国君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大喜，派翟璜去追任座回来，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奉为上客。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文侯说：“编钟的乐声不协调吗？左边高。”田子方笑了，魏文侯问：“你笑什么？”田子方说：“臣下我听说，国君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乐音。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魏文侯说：“对。”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崐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魏文侯的公子魏击出行，途中遇见国师田子方，下车伏拜行礼。田子方却不作回礼。魏击怒气冲冲地对田子方说：“富贵的人能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啦，富贵的人哪里敢对人骄傲呢！国君对人骄傲就将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将失去采地。失去国家的人，没有听说有以国主对待他的；失去采地的人，也没有听说有以家主对待他的。贫贱的游士呢，话不听，行为不合意，就穿上鞋子告辞了，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魏击于是谢罪。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

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魏文侯问李克：“先生曾经说过：‘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我选相不是魏成就是翟璜，这两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下属不参与尊长的事，外人不过问亲戚的事。臣子我在朝外任职，不敢接受命令。”魏文侯说：“先生不要临事推让！”李克说道：“国君您没有仔细观察呀！看人，平时看他所亲近的，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仅此五条，就足以去断定人，又何必要等我指明呢！”魏文侯说：“先生请回府吧，我的国相已经选定了。”李克离去，遇到翟璜。翟璜问：“听说今天国君召您去征求宰相人选，到底定了谁呢？”李克说：“魏成。”翟璜立刻忿忿不平地变了脸色，说：“西河守令吴起，是我推荐的。国君担心内地的邺县，我推荐西门豹。国君想征伐中山国，我推荐乐羊。中山国攻克之后，没有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您。国君的公子没有老师，我推荐了屈侯鲋。凭耳闻目睹的这些事实，我哪点儿比魏成差！”李克说：“你把我介绍给你的国君，难道是为了结党以谋求高官吗？国君问我宰相的人选，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我所以推断国君肯定会选中魏成为相，是因为魏成享有千钟的俸禄，十分之九都用在外面，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所以向东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国君都奉他们为老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国君都任用为臣属。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翟璜听罢徘徊不敢进前，一再行礼说：“我翟璜，真是个粗人，失礼了，愿终身为您的弟子！”

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或谮之鲁侯曰：“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起，残忍薄行人也！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吴起，卫国人，在鲁国任官。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想任用吴起为将，但吴起娶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猜疑吴起。于是，吴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求得大将，大破齐国军队。有人在鲁国国君面前攻击他

说："吴起当初曾师事曾参，母亲死了也不回去治丧，曾参与他断绝关系。现在他又杀死妻子来求得您的大将职位。吴起，真是一个残忍缺德的人！况且，以我们小小的鲁国能有战胜齐国的名气，各个国家都要来算计鲁国了。"吴起恐怕鲁国治他的罪，又听说魏文侯贤明，于是就前去投奔。魏文侯征求李克的意见，李克说："吴起为人贪婪而好色，然而他的用兵之道，连齐国的名将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于是魏文侯岷任命吴起为大将，攻击秦国，攻占五座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疽，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吴起做大将，与最下等的士兵同样穿衣吃饭，睡觉不铺席子，行军也不骑马，亲自挑上士兵的粮食，与士兵们分担疾苦。有个士兵患了毒疮，吴起为他吸吮毒汁。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痛哭。有人奇怪地问："你的儿子是个士兵，而吴起将军亲自为他吸吮毒疮，你为什么哭？"士兵母亲答道："不是这样啊！当年吴将军为孩子的父亲吸过毒疮，他父亲作战从不后退，就战死在敌阵中了。吴将军现在又为我儿子吸毒疮，我不知道他该死在哪里了，所以哭他。"

[4]燕公薨，子僖公立。

[4]燕国燕公去世，其子燕僖公即位。

二十四年（己卯、前402）

二十四年（己卯，公元前402年）

[1]王崩，子安王骄立。

[1]周威烈王驾崩，其子姬骄即位，是为周安王。

[2]盗杀楚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

[2]盗匪杀死楚国楚声王，国中贵族拥立其子楚悼王即位。

安王元年（庚辰、前401）

周安王元年（庚辰，公元前401年）

[1]秦伐魏，至阳孤。

[1]秦国攻打魏国，直至阳孤。

二年（辛巳、前400）

二年（辛巳，公元前400年）

[1]魏、韩、赵伐楚，至桑丘。

[1]韩国、魏国、赵国联合攻打楚国，直至桑丘。

[2]郑围韩阳翟。

[2]郑国围攻韩国阳翟城。

[3]韩景侯薨，子烈侯取立。

[3]韩国韩景侯去世，其子韩取即位，是为韩烈侯。

[4]赵烈侯薨，国人立其弟武侯。

[4]赵国赵烈侯去世，国中贵族拥立其弟即位，是为赵武侯。

[5]秦简公薨，子惠公立。

[5]秦国秦简公去世，其子即位，是为秦惠公。

三年（壬午、前399）

三年（壬午，公元前399年）

[1]王子定奔晋。

[1]周朝王子姬定出奔晋国。

[2]虢山崩，壅河。

[2]虢山崩塌，泥石壅塞黄河。

四年（癸未、前398）

四年（癸未，公元前398年）

[1]楚围郑。郑人杀其相驷子阳。

[1]楚国围攻郑国。郑国人杀死国相驷子阳。

五年（甲申、前397）

五年（甲申，公元前397年）

[1]日有食之。

[1]出现日食。

[2]三月，盗杀韩相侠累。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仲子闻轵人聂政之勇，以黄金百溢为政母寿，欲因以报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侠累。侠累方坐府上，兵

卫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韩人暴其尸于市，购问，莫能识。其姊闻而往，哭之曰：“是轵深井里聂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遂死于政尸之旁。*

[2]三月，盗匪杀死韩国国相侠累。侠累与濮阳人严仲子有仇，严仲子听说轵地人聂政很勇敢，便拿出一百镒黄金为聂政母亲祝寿，想让聂政为他报仇。聂政却不接受，说：“我的老母亲还健在，我不敢为别人去献身！”等到他的母亲去世，严仲子便派聂政去行刺侠累。侠累正端坐府中，有许多护卫兵丁，聂政一直冲上厅阶，把侠累刺死。然后划破自己的面皮，挖出双眼，割出肚肠而死。韩国人把聂政的尸体放在集市中暴尸。并悬赏查找，但无人知晓。聂政的姐姐聂听说此事前往，哭着说：“这是轵地深井里的聂政啊！他因为我还在，就自毁面容不使连累。我怎么能怕杀身之祸，最终埋没我弟弟的英名呢！”于是自尽死在聂政的尸体旁边。

六年（乙酉、前396）

六年（乙酉，公元前396年）

[1]郑驷子阳之党弑公，而立其弟乙，是为康公。

[1]郑国宰相驷子阳的余党杀死国君郑公，改立他的弟弟姬乙，是为郑康公。

[2]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

[2]宋国宋悼公去世，其子宋田即位，是为宋休公。

八年（丁亥、前394）

八年（丁亥，公元前394年）

[1]齐伐鲁，取最。

[1]齐国攻打鲁国，攻占最地。

[2]郑负黍叛，复归韩。

[2]郑国的负黍地方反叛，复归顺韩国。

九年（戊子、前393）

九年（戊子，公元前393年）

[1]魏伐郑。

[1]魏国攻打郑国。

[2]晋烈公薨，子孝公倾立。

[2]晋国晋烈公去世，其子姬倾即位，是为晋孝公。

十一年（庚寅、前391）

十一年（庚寅，公元前391年）

[1]秦伐韩宜阳，取六邑。

[1]秦国攻打韩国宜阳地方，夺取六个村邑。

[2]初，田常生襄子盘，盘生庄子白，白生太公和。是岁，齐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2]起初，齐国田常生襄子田盘，田盘生庄子田白，田白再生太公田和。这年，田和把国君齐康公流放到海边，让他保有一个城的赋税收入，以承继祖先祭祀。

十二年（辛卯、前390）

十二年（辛卯，公元前390年）

[1]秦、晋战于武城。

[1]秦国与晋国大战于武城。

[2]齐伐魏，取襄阳。

[2]齐国攻打魏国，夺取襄阳。

[3]鲁败齐师于平陆。

[3]鲁国在平陆击败齐国军队。

十三年（壬辰、前389）

十三年（壬辰，公元前389年）

[1]秦侵晋。

[1]秦国入侵晋国。

[2]齐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

[2]齐国田和在浊泽约会魏文侯及楚国、卫国贵族，要求作诸侯。魏文侯替他向周安王及各国诸侯申请，周安王准许。

十五年（甲午、前387）

十五年（甲午，公元前387年）*[1]秦伐蜀，取南郑。

[1]秦国攻打蜀地，夺取南郑。

[2]魏文侯薨，太子击立，是为武侯。

[2]魏国魏文侯去世，太子魏击即位，是为魏武侯。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

魏武侯顺黄河而下，在中游对吴起说："稳固的山河真美啊！这是魏国的宝啊！"吴起回答说："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当初三苗氏部落，左面有洞庭湖，右面有彭蠡湖，但他们不修德义，被禹消灭了。夏朝君王桀的居住之地，左边是黄河、济水，右边是泰华山，伊阙山在其南面，羊肠阪在其北面，但因朝政不仁，也被商朝汤王驱逐了。商朝纣王的都城，左边是孟门，右边是太行山，常山在其北面，黄河经过其南面，因他施政不德，被周武王杀了。由此可见，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君主您不修德政，恐怕就是这条船上的人，也要成为您的敌人。"魏武侯听罢说道："对。"

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

魏国设置国相，任命田文为相。吴起不高兴，对田文说："我和你比较功劳如何？"田文说："可以。"吴起便说："统率三军，使士兵乐于战死，敌国不敢谋算，你比我吴起如何？"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又问："整治百官，亲善百姓，使仓库充实，你比我吴起如何？"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再问："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向东侵犯，韩国、赵国依附听命，你比我吴起如何？"田文还是说："我不如你。"吴

起质问道："这三条你都在我之下，而职位却在我之上，是什么道理？"田文说："如今国君年幼，国多疑难，大臣们不能齐心归附，老百姓不能信服，在这个时候，是嘱托给你呢，还是嘱托给我呢？"吴起默默不语想了一会儿，说："嘱托给你啊！"

久之，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起为人刚劲自喜。子先言于君曰：'吴起，贤人也，而君之国小，臣恐起之无留心也。君盍试延以女，起无留心，则必辞矣。'子因与起归而使公主辱子，起见公主之贱子也，必辞，则子之计中矣。"公叔从之，吴起果辞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惧诛，遂奔楚。

过了很久，魏国国相公叔娶公主为妻而以吴起为忌。他的仆人献计说："吴起容易去掉，吴起为人刚劲而沾沾自喜。您可以先对国君说：'吴起是个杰出人才，但君主您的国家小，我担心他没有长留的心思。国君您何不试着要把女儿嫁给他，如果吴起没有久留之心，一定会辞谢的。'主人您再与吴起一起回去，让公主羞辱您，吴起看到公主如此轻视您，一定会辞谢国君的婚事，这样您的计谋就实现了。"公叔照此去做，吴起果然辞谢了与公主的婚事。魏武侯疑忌他，不敢信任，吴起害怕被诛杀，于是投奔了楚国。

楚悼王素闻其贤，至则任之为相。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游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者。

楚悼王平素听说吴起是个人才，到了便任命他为国相。吴起严明法纪号令，裁减一些不重要的闲官，废除了王族中远亲疏戚，用来安抚奖励征战之士，大力增强军队、破除合纵连横游说言论。于是楚国向南平定百越，向北抵挡住韩、魏、赵三国的扩张，向西征讨秦国，各诸侯国都害怕楚国的强大，而楚国的王亲贵戚、权臣显要中却有很多人怨恨吴起。

[3]秦惠公薨，子出公立。

[3]秦国秦惠公去世，其子即位，是为秦出公。*[4]赵武侯薨，国人复立烈侯之太子章，是为敬侯。

[4]赵国赵武侯去世，国中贵族又拥立赵烈侯的太子赵章即位，是为赵敬侯。

[5]韩烈侯薨，子文侯立。

[5]韩国韩烈侯去世，其子即位，是为韩文侯。

十六年（乙未、前386）

十六年（乙未，公元前386年）

[1]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

[1]周王朝开始任命齐国大夫田和为诸侯国君。

[2]赵公子朝作乱，奔魏；与魏袭邯郸，不克。

[2]赵国公子赵朝作乱，出奔魏国，与魏国军队一起进袭赵国邯郸，未能攻克。

十七年（丙申、前385）

十七年（丙申，公元前385年）

[1]秦庶长改逆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

[1]秦国名叫改的庶长在河西迎接秦献公，立为国君；把秦出公和他的母亲杀死，沉在河里。

[2]齐伐鲁。

[2]齐国攻打鲁国。

[3]韩伐郑，取阳城；伐宋，执宋公。

[3]韩国攻打郑国，夺取阳城。又攻打宋国，捉住宋国国君。

[4]齐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4]齐国太公田和去世，其子田午即位，是为齐桓公。

十九年（戊戌、前383）

十九年（戊戌，公元前383年）

[1]魏败赵师于兔台。

[1]魏国在兔台击败赵国军队。

二十年（己亥、前382）

二十年（己亥，公元前382年）

[1]日有食之，既。

[1]出现日全食。

二十一年（庚子、前381）

二十一年（庚子，公元前381年）

[1]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馀家。

[1]楚悼王去世。贵族国戚和大臣作乱，攻打吴起，吴起逃到悼王尸体边，伏在上面。攻击吴起的暴徒用箭射吴起，并射中了悼王的尸体。办完葬事，楚肃王即位，命令楚相全数翦灭作乱者，因射吴起之事而被灭族的多达七十余家。

二十二年（辛丑、前380）

二十二年（辛丑，公元前380年）

[1]齐伐燕，取桑丘。魏、韩、赵伐齐，至桑丘。

[1]齐国攻打燕国，夺取桑兵。魏、韩、赵三国攻打齐国，兵至桑丘。

二十三年（壬寅、前379）

二十三年（壬寅，公元前379年）

[1]赵袭卫，不克。

[1]赵国袭击卫国，未能攻克。

[2]齐康公薨，无子，田氏遂并齐而有之。

[2]流放的齐康公去世，没有儿子。田氏家族于是把姜氏的齐国全部兼并了。

是岁，齐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齐立。

当年，齐桓公也去世，其子田因齐即位，是为齐威王。

二十四年（癸卯、前378）

二十四年（癸卯，公元前378年）

[1]狄败魏师于浍。*[1]北方狄族在浍山击败魏国军队。

[2]魏、韩、赵伐齐，至灵丘。

[2]魏、韩、赵三国攻打齐国，兵至灵丘。

[3]晋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

[3]晋国晋孝公去世，其子姬俱酒即位，是为晋靖公。

二十五年(甲辰、前377)

二十五年（甲辰，公元前377年）

[1]蜀伐楚，取兹方。

[1]蜀人攻打楚国，夺取兹方。

[2]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2]孔，字子思，向卫国国君提起苟变说：“他的才能可统领五百辆车。”卫侯说：“我知道他是个将才，然而苟变做官吏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孔说：“圣人选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因此一根合抱的良木，只有几尺朽烂处，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扔掉它的。现在国君您处在战国纷争之世，正要收罗锋爪利牙的人才，却因为两个鸡蛋而舍弃了一员可守一城的大将，这事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卫侯一再拜谢说：“我接受你的指教。”

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已，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卫侯提出了一项不正确的计划，而大臣们却附和如出一口。孔说：“我看卫国，真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呀！”公丘懿子问道：“为什么竟会这样？”孔说：“君主自以为是，大家便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事情处理对了没有听取众议，也是排斥了众人的意见，更何况现在众人都附和错误见解而助长邪恶之风呢！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乐于让别人赞扬，是无比的昏暗；不判断事情是否有道理而一味阿谀奉承，是无比的谄媚。君主昏暗而臣下谄媚，这样居于百姓之上，老百姓是不会同意的。长期这样不改，国家就不象国家了。”

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公曰：“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

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孔对卫侯说：“你的国家将要一天不如一天了。”卫侯问：“为什么？”回答说：“事出有因。国君你说话自以为是，卿大夫等官员没有人敢改正你的错误；于是他们也说话自以为是，士人百姓也不敢改正其误。君臣都自以为贤能，下属又同声称贤，称赞贤能则和顺而有福，指出错误则忤逆而有祸，这样，怎么会有好的结果！《诗经》说：‘都称道自己是圣贤，乌鸦雌雄谁能辨？’不也像你们这些君臣吗？”

[3]鲁穆公薨，子共公奋立。

[3]鲁国鲁穆公去世，其子姬奋即位，是为鲁共公。

[4]韩文侯薨，子哀侯立。

[4]韩国韩文侯去世，其子即位，是为韩哀侯。

二十六年（乙巳、前376）

二十六年（乙巳，公元前376年）

[1]王崩，子烈王喜立。

[1]周安王去世，其子姬喜即位，是为周烈王。

[2]魏、韩、赵共废晋靖公为家人而分其地。

[2]魏、韩、赵三国一同把晋靖公废黜为平民，瓜分了他的残余领地。

烈王元年（丙午、前375）*周烈王元年（丙午，公元前375年）

[1]日有食之。

[1]出现日食。

[2]韩灭郑，因徙都之。

[2]韩国灭掉郑国，于是把国都迁到新郑。

[3]赵敬侯薨，子成侯种立。

[3]赵国赵敬侯去世，其子赵种即位，是为赵成侯。

三年（戊申、前373）

三年（戊申，公元前373年）

[1]燕败齐师于林狐。

[1]燕国在林狐击败齐国军队。

鲁伐齐，入阳关。

鲁国攻打齐国，进入阳关。

魏伐齐，至博陵。

魏国攻打齐国，抵达博陵。

[2]燕僖公薨，子桓公立。

[2]燕国燕僖公去世，其子即位，是为燕桓公。

[3]宋休公薨，子辟公立。

[3]宋国宋休公去世，其子即位，是为宋辟公。

[4]卫慎公薨，子声公训立。

[4]卫国卫慎公去世，其子卫训即位，是为卫声公。

四年（己酉、前372）

四年（己酉，公元前372年）

[1]赵伐卫，取都鄙七十三。

[1]赵国攻打卫国，夺取七十三个村镇。

[2]魏败赵师于北蔺。

[2]魏国在北蔺击败赵国军队。

五年（庚戌、前371）

五年（庚戌，公元前371年）

[1]魏伐楚，取鲁阳。

[1]魏国攻打楚国，夺取鲁阳。

[2]韩严遂弑哀侯，国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韩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令人刺韩于朝，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韩，兼及哀侯。

[2]韩国严遂杀死韩哀侯，国中贵族立哀侯之子，是为韩懿侯。当初，韩哀侯曾任命韩为国相却宠爱严遂，两人互相仇恨至深。严遂派人在朝廷行刺韩，韩逃到韩哀侯身边，韩哀侯抱住他，刺客刺韩，连带韩哀侯也被刺死。

[3]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与公中缓争立，国内乱。

[3]魏国魏武侯去世，没有立太子，他的儿子魏与公中缓争位，国内大乱。

六年（辛亥、前370）

六年（辛亥，公元前370年）

[1]齐威王来朝。是时周室微弱，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天下以此益贤威王。

[1]齐威王朝拜周烈王。当时周王室已十分衰弱，各诸侯国都不来朝拜，唯独齐王仍来朝拜，因此天下人愈发称赞齐威王贤德。

[2]赵伐齐，至鄄。

[2]赵国攻打齐国，直至鄄地。

[3]魏败赵师于怀。

[3]魏国在怀地击败赵国军队。

[4]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岷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4]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官，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然而我派人去即墨察看，却是田土开辟整治，百姓丰足，官府无事，东方因而十分安定。于是我知道这是你不巴结我的左右内臣谋求内援的缘故。"便封赐即墨大夫享用一万户的俸禄。齐威王又召见阿地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阿地镇守，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但我派人前去察看阿地，只见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当初赵国攻打鄄地，你不救；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道；于是我知道你用重金来买通我的左右近臣以求替你说好话！"当天，齐威王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于是臣僚们毛骨耸然，不敢再弄虚假，都尽力做实事，齐国因此大治，成为天下最强盛的国家。

[5]楚肃王薨，无子，立其弟良夫，是为宣王。

[5]楚国楚肃王去世，他没有儿子，弟弟良夫即位，是为楚宣王。

[6]宋辟公薨，子剔成立。

[6]宋国宋辟公去世，其子宋剔成即位。

七年（壬子、前369）

七年（壬子，公元前369年）

[1]日有食之。

[1]出现日食。

[2]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

[2]周烈王去世，弟弟姬扁即位，是为周显王。

[3]魏大夫王错出奔韩。公孙颀谓韩懿侯曰："魏乱，可取也。"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兵伐魏，战于浊泽，大破之，遂围魏。成侯曰："杀，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二国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杀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贪也。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患矣。"赵人不听。懿侯不悦，以其兵夜去。赵成侯亦去。遂杀公中缓而立，是为惠王。

[3]魏国大夫王错逃奔韩国。公孙颀对韩懿侯说："魏国内乱，可以乘机攻取。"韩懿侯于是与赵成侯联合出兵攻打魏国，在浊泽地方交战，大败魏军，包围了魏国都城。赵成侯说："杀掉魏，立公中缓为魏国国君，然后割地退兵，这对我们两国是有利的作法。"韩懿侯说："不妥。杀死魏国国君，是强暴；割地后才退兵，是贪婪。不如让两人分别治理魏国，魏国分为两半，比宋国、卫国还不如，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魏国的威胁了。"赵成侯不同意。韩懿侯不高兴，率领他的军队乘夜离去。赵成侯也只好退兵归国。魏于是杀死公中缓即位，是为魏惠王。

太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国之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魏必分矣。故曰："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

太史公司马迁曰：魏惠王之所以能自身不死，国家不被瓜分，是由于韩、赵两国意见不和。如果按照其中一家的办法去做，魏国一定会被瓜分。所以说："国君死时，无继承人，国家就会被击破。"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卷

周纪二 显王元年（癸丑、前368）

周纪二 周显王元年（癸丑，公元前368年）

[1]齐伐魏，取观津。

[1]齐国攻打魏国,夺取观津。

[2]赵侵齐，取长城。

[2]赵国入侵齐国，占领长城。

三年（乙卯、前366）

三年（乙卯，公元前366年）

[1]魏、韩会于宅阳。

[1]魏国、韩国在宅阳举行会议。

[2]秦败魏师、韩师于洛阳。

[2]秦国在洛阳击败魏国和韩国军队。

四年（丙辰、前365）B>

四年（丙辰，公元前365年）

[1]魏伐宋。

[1]魏国攻打宋国。

五年（丁巳、前364）

五年（丁巳，公元前364年）

[1]秦献公败三晋之师于石门，斩首六万。王赐以黼黻之服。

[1]秦献公在石门大败韩、赵、魏三国联军，斩首六万人。周王特地颁赏他绣有黑、白、青花纹的服饰。

七年（己未、前362）

七年（己未，公元前362年）

[1]魏败韩师、赵师于浍。

[1]魏国在浍地击败韩国和赵国军队。

[2]秦、魏战于少梁，魏师败绩；获魏公孙痤。

[2]秦国、魏国在少梁激战，魏国军队大败而逃，公孙痤被俘。

[3]卫声公薨，子成侯速立。

[3]卫国卫声公去世，其子卫速即位为卫成侯。

[4]燕桓公薨，子文公立。

[4]燕国燕桓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燕文公。

[5]秦献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

[5]秦国秦献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秦孝公。孝公已经二十一岁了。这时黄河、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淮河、泗水流域十几个小国林立，楚国、魏国与秦国接壤。魏国筑有一道长城，从郑县沿着洛水直到上郡；楚国自汉中向南占有巴郡、黔中等地。各国都把秦国当作未开化的夷族，予以鄙视，不准参加中原各诸侯国的会议盟誓。目睹此情，秦孝公决心发愤图强，整顿国家，修明政治，让秦国强大起来。

八年（庚申、前361）

八年（庚申，公元前361年）

[1]孝公下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

[1]秦孝公在国中下令说："当年我国的国君秦穆公，立足于岐山、雍地，励精图治，向东平定了晋国之乱，以黄河划定国界；向西称霸于戎翟等族，占地广达千里；被周王赐与方伯重任，各诸侯国都来祝贺，所开辟的基业是多么光大宏伟。只是后来历代国君厉公、躁公、简公及出子造成国内动乱不息，才无力顾及外事。魏、赵、韩三国夺去了先王开创的河西领土，这是无比的耻崐辱。到献公即位时，平定安抚边境，把都城迁到栎阳，亲往治理，准备向东征讨，收复穆公时

的旧地，重修穆公时的政策法令。我想到先辈的未竟之志，常常痛心疾首。现在宾客群臣中谁能献上奇计，让秦国强盛，我就封他为高官，给他封地。”卫国的公孙鞅听到这道命令，于是西行来到秦国。

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

公孙鞅，是卫国宗族旁支后裔，喜好法家刑名之学。他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做事，公叔痤深知他的才干，但还未来得及推荐，就重病不起。魏惠王前来看望公叔痤，问道：“您如果不幸去世，国家大事如何来处置？”公叔痤说：“我手下任中庶子之职的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有奇才，希望国君把国家交给他来治理！”魏惠王听罢默然不语。公叔痤又说：“如果国君您不采纳我的建议而重用公孙鞅，那就要杀掉他，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魏惠王许诺后告辞而去。公叔痤又急忙召见公孙鞅道歉说：“我必须先忠于君上，然后才能照顾属下；所以先建议惠王杀你，现在又告诉你。你赶快逃走吧！”公孙鞅摇头说：“国君不能听从你的意见来任用我，又怎么能听从你的意见来杀我呢？”到底没有出逃。魏惠王离开公叔痤，果然对左右近臣说：“公叔痤病入膏肓，真是太可怜了。他先让我把国家交给公孙鞅去治理，一会儿又劝我杀了他，岂不是糊涂了吗？”公孙鞅到了秦国后，托宠臣景监推荐见到秦孝公，陈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计划，孝公大喜过望，从此与他共商国家大事。

十年（壬戌、前359）

十年（壬戌，公元前359年）

[1]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

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1]公孙鞅想实行变法改革，秦国的贵族都不赞同。他对秦孝公说：“对下层人，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讲论至高道德的人，与凡夫俗子没有共同语言，要建成大业也不能去与众人商议。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大夫甘龙反驳说：“不对，按照旧章来治理，才能使官员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公孙鞅说：“普通人只知道安于旧习，学者往往陷于所知范围不能自拔。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商讨旧章之外开创大业的事。聪明的人制订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会受制于人；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秦孝公说：“说得好！”便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的要职。于是制定变法的法令。下令将人民编为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督，犯法连坐。举报奸谋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获同等赏赐，隐匿不报的人按临阵降敌给以同等处罚。立军功者，可以获得上等爵位；私下斗殴内讧的，以其轻重程度处以大小刑罚。致力于本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们的赋役。不务正业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收为国家奴隶。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不能享有宗族的地位。明确由低到高的各级官阶等级，分别配给应享有的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使有功劳的人获得荣誉，无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不能显耀。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崐予五十金。乃下令。

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公孙鞅怕百姓难以确信，于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没人动手去搬。公孙鞅又说：“能

拿过去的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立刻获得了五十金的重赏。这时，公孙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变法令颁布一年后，秦国百姓前往国都控诉新法使民不便的数以千计。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公孙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施行，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便将他的老师公子虔处刑，将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以示惩戒。第二天，秦国人听说此事，都小心翼翼地遵从法令。新法施行十年，秦国一片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太平景象，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这时，那些当初说新法不便的人中，有些又来说新法好，公孙鞅说：“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把他们全部驱赶到边疆去住。此后老百姓不敢再议论法令的是非。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臣司马光曰：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便无法维持国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只有蠢人才反其道而行之，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欺骗兄弟、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一败涂地。靠欺骗所占的一点儿便宜

救不了致命之伤，所得到的远远少于失去的，这岂不令人痛心！当年齐桓公不违背曹沫以胁迫手段订立的盟约，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地而遵守信用，魏文侯不背弃与山野之人打猎的约会，秦孝公不收回对移动木杆之人的重赏，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尚称不上完美，而公孙鞅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但他们处于你攻我夺的战国乱世，天下尔虞我诈、斗智斗勇之时，尚且不敢忘记树立信誉以收服人民之心，又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呢！

[2]韩懿侯薨，子昭侯立。

[2]韩国韩懿侯去世，其子即位为韩昭侯。

十一年（癸亥、前358）

十一年（癸亥，公元前358年）

[1]秦败韩师于西山。

[1]秦国在西山击败韩国军队。

十二年（甲子、前357）

十二年（甲子，公元前357年）

[1]魏、韩会于。

[1]韩国、魏国在地举行会议。

十三年（乙丑、前356）

十三年（乙丑，公元前356年）

[1]赵、燕会于阿。

[1]赵国、燕国在阿地举行会议。

[2]赵、齐、宋会于平陆。

[2]赵国、齐国、宋国在平陆举行会议。

十四年（丙寅、前355）*十四年（丙寅，公元前355年）

[1]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

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

[1]齐威王、魏惠王在效野约会狩猎。魏惠王问：“齐国也有什么宝贝吗？”齐威王说：“没有。”魏惠王说：“我的国家虽小，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大珍珠。以齐国之大，难道能没有宝贝？”齐威王说：“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可不一样。我的大臣中有位檀子，派他镇守南城，楚国不敢来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我的大臣中还有位盼子，使他守高唐，赵国人怕得不敢向东到黄河边来打渔。我的官吏中有位黔夫，令他守徐州，燕国人在北门、赵国人在西门望空礼拜求福，相随来投奔的多达七千余家。我的大臣中有位种首，让他防备盗贼，便出现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岂止是十二乘车子呢！”魏惠王听了面色十分惭愧。

[2]秦孝公、魏惠王会于杜平。

[2]秦孝公、魏惠王在杜平举行会议。

[3]鲁共公薨，子康公毛立。

[3]鲁国鲁共公去世，其子姬毛即位为鲁康公。

十五年（丁卯、前354）

十五年（丁卯，公元前354年）

[1]秦败魏师于元里，斩首七千级，取少梁。

[1]秦国在元里击败魏国军队，斩首七千余人，夺取少梁。

[2]魏惠王伐赵，围邯郸。楚王使景舍救赵。

[2]魏惠王率军攻打赵国，围困邯郸城。楚王派景舍为将出兵救赵。

十六年（戊辰、前353）

十六年（戊辰，公元前353年）

[1]齐威王使田忌救赵。

[1]齐威王派田忌率军救赵。

初，孙膑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仕魏为将军，自以能不及孙膑，乃召之；至，则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欲使终身废弃。齐使者至魏，孙

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者；齐使者窃载与之齐。田忌善而客待之，进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于是威王谋救赵，以孙膑为将；辞以刑馀之人不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

起初，孙膑与庞涓一起学兵法，庞涓在魏国做将军，自己估量才能不如孙膑，便召孙膑前来魏国，又设计依法砍断孙膑的双脚，在脸上刺字，想使他终身成为废人。齐国使者来到魏国，孙膑以受刑罪人身份与他暗中相见，说动了齐国使者，偷偷地把孙膑藏在车中回到齐国。齐国大臣田忌把他奉为座上客，又推荐给齐威王。威王向他请教了兵法，于是延请他为老师。这时齐威王计划出兵援救赵国，任命孙膑为大将，孙膑以自己是个残疾之人坚决辞谢，齐威王便以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让他坐在帘车里，出谋划策。

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以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十月，邯郸降魏。魏师还，与齐战于桂陵，魏师大败。

田忌准备率兵前往赵国，孙膑说："排解两方的斗殴，不能用拳脚将他们打开，更不能上手扶持一方帮着打，只能因势利导，乘虚而入，紧张的形势受到阻禁，就自然化解了。现在两国攻战正酣，精兵锐卒倾巢而出，国中只剩老弱病残；您不如率军急袭魏国都城，占据交通要道，冲击他们空虚的后方，魏军一定会放弃攻赵回兵救援。这样我们一举两得，既解了赵国之围，又给魏国国内以打击。"田忌听从了孙膑的计策。十月，赵国的邯郸城投降了魏国。魏军又急忙还师援救国内，在桂陵与齐国军队发生激战，魏军大败。

[2]韩伐东周，取陵观、廪丘。

[2]韩国攻打东周王朝，夺取陵观、廪丘。

[3]楚昭奚恤为相。江乙言于楚王曰："人有爱其狗者，狗尝溺井，其邻人见，欲入言之，狗当门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恶臣之见，亦犹是也。且人有好扬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扬人之恶者，王曰：'此小人也，'远之。然则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终已不知也。何者？以王好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王曰："善，寡人愿两闻之。"

[3]楚国任用昭奚恤为国相。江乙对楚王说："有个宠爱自己狗的人，狗向井里撒尿，邻居看见了，想到他家里去告诉他，却被狗堵住门咬。现在昭奚恤常常阻挠我来见您，就像恶狗堵门一样。况且一有专说别人好话的人，您就说：'这是君子啊！'便亲近他；而对爱指出别人缺点的人，您总是说：'这是个小人。'便疏远他。然而人世间有儿子杀父亲、臣下杀君主的恶人，您却始终不知道。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您只爱听对别人的称颂，不爱听对别人的指责呀！"楚王听后说："你说得对，今后我要听取两方面的言论。

十七年（己巳、前352）

十七年（己巳，公元前352年）

[1]秦大良造伐魏。

[1]秦国大良造率军攻打魏国。

[2]诸侯围魏襄陵。

[2]各诸侯国出兵围攻魏国襄陵城。

十八年（庚午、前351）

十八年（庚午，公元前351年）

[1]秦卫鞅围魏固阳，降之。

[1]秦国公孙鞅率军围攻魏国固阳，固阳归降。

[2]魏人归赵邯郸。与赵盟漳水上。

[2]魏国把夺来的邯郸城归还赵国，与赵国在漳水之畔缔结和约。

[3]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

[3]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国相。

申不害者，郑之贱臣也，学黄、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申不害，原是郑国的卑贱小臣，后来学习黄帝、老子著作和法家刑名学问，向韩昭侯游说。韩昭侯便用他为国相，对内整顿政治，对外积极开展交往，这样进行了十五年，直到申不害去世，韩国一直国盛兵强。

申子尝请仕其从兄，昭侯不许，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为学于子者，欲以治国也。今将听子之谒而废子之术乎，已其行子之术而废

子之请乎？子尝教寡人修功劳，视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将奚听乎？”申子乃辟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

申不害曾经请求让他的堂兄做个官，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很不高兴。韩昭侯对他说：“我之所以向你请教，就是想治理好国家。现在我是批准你的私请来破坏你创设的法度呢，还是推行你的法度而拒绝你的私请呢？你曾经开导我要按功劳高低来封赏等级，现在你却有私人的请求，我该听哪种意见呢？”申不害便离开了自己正式居室，另居别处，向韩昭侯请罪说：“您真是我企望效力的贤明君主！”

昭侯有弊裤，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颦有为颦，笑有为笑。今裤岂特颦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韩昭侯有条破裤子，让侍从收藏起来，侍从说：“您真是太吝啬了，不赏给我们还让收起来。”韩昭侯说：“我知道贤明君主珍惜一举一动，一皱眉头，一个笑脸，都是有感而发。现在这裤子比皱眉笑脸更重要，必须等到有人立功才给。”

十九年（辛未、前350）

十九年（辛未，公元前350年）

[1]秦商鞅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废井田，开阡陌。平斗、桶、权、衡、丈、尺。

[1]秦国公孙鞅在咸阳修建宫殿，将国都迁到那里。又下令禁止百姓家庭不分长幼尊卑地父子、兄弟混居一堂。把四散的小村落合并到一起，成为一个县，设置县令、县丞等官员，共设了三十一个县。还废除旧的井田制度，打破原来的土地疆界。并统一斗、桶、权、衡、丈、尺等计量单位。

[2]秦、魏遇于彤。

[2]秦军和魏军在彤地发生遭遇战。

[3]赵成侯薨，公子绁与太子争立；绁败，奔韩。

[3]赵国赵成侯去世，公子赵绁与太子争夺君位，赵绁失败，逃奔韩国。

二十一年（癸酉、前348）

二十一年（癸酉，公元前348年）

[1]秦商鞅更为赋税法，行之。

[1]秦国公孙鞅改革赋税制度，付诸实行。

二十二年（甲戌、前347）

二十二年（甲戌，公元前347年）

[1]赵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

[1]赵国公子范袭击邯郸，未能取胜却被杀死。

二十三年（乙亥、前346）

二十三年（乙亥，公元前346年）

[1]齐杀其大夫牟。

[1]齐国杀死大夫田牟。

[2]鲁康公薨，子景公偃立。

[2]鲁国鲁康公去世，其子姬偃即位为鲁景公。

[3]卫更贬号曰侯，服属三晋。

[3]卫国把自己的爵位降低为侯，臣服于韩、赵、魏三国。

二十五年（丁丑、前344）

二十五年（丁丑，公元前344年）

[1]诸侯会于京师。

[1]诸侯在京师举行会议。

二十六年（戊寅、前343）

二十六年（戊寅，公元前343年）

[1]王致伯于秦，诸侯皆贺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帅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

[1]周显王封秦国国君为诸侯之长，各国都来致贺。秦孝公命令公子少官率军队与诸侯在逢泽举行会议，以朝见周显王。

二十八年（庚辰、前341）

二十八年（庚辰，公元前341年）

[1]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

蚤救之。”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诉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阴许韩使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

[1]魏国庞涓率军攻打韩国。韩国派人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说：“是早救好呢，还是晚救好呢？”成侯邹忌建议：“不如不救。”田忌不同意，说：“我们坐视不管，韩国就会灭亡，被魏国吞并。还是早些出兵救援为好。”孙膑却说：“现在韩国、魏国的军队士气正盛，我们就去救援，是我们代替韩国承受魏国的打击，反而听命于韩国了。这次魏国有吞并韩国的野心，待到韩国感到亡国迫在眉睫，一定会向东再来恳求齐国，那时我们再出兵，既可以加深与韩国的亲密关系，又可以乘魏国军队的疲弊，正是一举两得，名利双收。”齐威王说：“对。”便暗中答应韩国使臣的求救，让他回去，却迟迟不出兵。韩国以为有齐国的支持，便奋力抵抗，但经过五次大战都大败而归，只好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东方齐国身上。

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田盼将之，孙子为师，以救韩，直走魏都。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魏人大发兵，以太子申为将，以御齐师。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峴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于是令齐师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到斫木下，见白书，以火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魏师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大破魏师，虏太子申。

齐国这时才出兵，派田忌、田婴、田盼为将军，孙膑为军师，前去援救韩国，仍用老办法，直袭魏国都城。庞涓听说，急忙放弃韩国，回兵国中。魏国集中了全部兵力，派太子申为将军，抵御齐国军队。孙膑对田忌说：“魏、赵、韩那些地方的士兵向来骠悍勇猛，看不起齐国；齐国士兵的名声也确实不佳。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必须因势利

导，扬长避短。《孙武兵法》说：‘从一百里外去奔袭会损失上将军，从五十里外去奔袭只有一半军队能到达。’”于是便命令齐国军队进入魏国地界后，做饭修造十万个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个灶，第三天再减为二万个灶。庞涓率兵追击齐军三天，见此情况，大笑着说：“我早就知道齐兵胆小，进入我国三天，士兵已逃散一多半了。”于是丢掉步兵，亲率轻兵精锐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计魏军的行程当晚将到达马陵。马陵这个地方道路狭窄而多险隘，可以伏下重兵，孙膑便派人刮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白树干上书写六个大字：“庞涓死此树下！”再从齐国军队中挑选万名优秀射箭手夹道埋伏，约定天黑后一见有火把亮光就万箭齐发。果然，庞涓在夜里赶到那棵树下，看见白树干上隐约有字，便令人举火照看，还未读完，两边箭如飞蝗，一齐射下，魏军大乱，溃不成军。庞涓自知败势无法挽回，便拔剑自尽，临死前叹息说：“让孙膑这小子成名了！”齐军乘势大破魏军，俘虏了太子申。

[2]成侯邹忌恶田忌，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执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临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2]齐国成侯邹忌嫉恨田忌的赫赫战功，便派人拿着十金，去集市上算卦，问道：“我是田忌手下的人，田将军率军作战三战三胜，现在是举行登位大事的时候了吗？”待到算卦人出来，邹忌令人把他抓住，准备以此倾陷田忌。田忌无法洗刷清楚，一气之下率亲丁攻打国都临淄，想抓住邹忌，却不能取胜，只好出逃楚国。

二十九年（辛巳、前340）

二十九年（辛巳，公元前340年）

[1]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将而御之。

[1]公孙鞅对秦孝公说：“秦国与魏国的关系，譬如人有心腹大患，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攻占魏国。为什么呢？魏国东面是险厄

山岭，建都于安邑城，与秦国以黄河为界，独享崤山以东的地利。它强盛时便向西侵入秦国，窘困时便向东收缩自保。现在秦国在您的贤明领导下，国势渐强；而魏国去年大败于齐国，各国都背弃了与它的盟约，我们可以乘此时攻伐魏国。魏国无法抵抗，只能向东迁徙。那时秦国据有黄河、崤山的险要，向东可以制服各诸侯国，就奠定了称王称霸的宏伟大业。”秦孝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派公孙鞅率兵攻打魏国。魏国也派公子为将军前来抵抗。

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因攻魏师，大破之。

两军对垒，公孙鞅派人送信给公子，写道：“当年我与公子您交情很好，现在都成为两军大将，不忍心互相攻杀。我们可以见面互相起誓结盟，畅饮之后罢兵回国，以使秦国、魏国的百姓安心。”公子信以为真，便前来赴会。两方盟誓已毕，正饮酒时，公孙鞅事先埋伏下的甲士冲出来，俘虏了公子，又乘势攻击魏军，使其大败。

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魏惠王闻知败讯，十分惊恐，派人向秦国献出河西一带的地方以求和。此后他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这时才叹息说：“我真后悔当年不听公叔痤的话杀掉公孙鞅！”

秦封卫鞅商於十五邑。号曰商君。

秦国封赏给公孙鞅商於地方的十五个县。于是他号称为商君。

[2]齐、赵伐魏。

[2]齐国、赵国攻打魏国。

[3]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3]楚国楚宣王去世，其子商继位为楚威王。

三十一年（癸未、前338）

三十一年（癸未，公元前338年）

[1]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

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1]秦国秦孝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秦惠文王。因公子虔的门下人指控商君要谋反，便派官吏前去捕捉他。商君急忙逃往魏国，魏国人拒不接纳，把他送回到秦国。商君只好与他的门徒来到封地商於，起兵向北攻打郑。秦国军队向商君进攻，将他斩杀，车裂分尸，全家老小也被杀光。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大夫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赵良曰："五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

起初，商君在秦国做国相时，制订法律极为严酷，他曾亲临渭河处决犯人，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他任国相十年，招致很多人的怨恨。一次，赵良来见商君，商君问他："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大夫百里奚谁更高明？"赵良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请允许我全部说出心里的意见，而您不加以怪罪，可以吗？"商君说："好吧！"赵良坦然而言："五大夫，原是楚国的一个乡野之人，秦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养牛郎，提拔到万民之上、无人可及的崇高职位。他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向东讨伐了郑国，三次为晋国扶立国君，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他做国相，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起伞盖。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众多车马随从前拥后呼，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五大夫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连儿童也不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再唱舂杵的谣曲，以遵

守丧礼。现在再来看您。您起初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景监为进身之途，待到掌权执政，就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弄得公子虔被迫杜门不出已经有八年之久。您又杀死祝欢，给公孙贾以刺面的刑罚。《诗经》中说：‘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上述几件事，可算不上是得人心。您的出行，后面尾随大批车辆甲士，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护卫，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这些保卫措施缺了一样，您就绝不出行。《尚书》中说：‘倚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上述的几件事，可算不上是以德服人。您的危险处境正像早晨的露水，没有多少时间了，却还贪恋商於地方的富庶收入，在秦国独断专行，积蓄下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有个三长两短，秦国用来逮捕您的罪名还会少吗？”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只过了五个月就大难临头了。

三十二年（甲申、前337）

三十二年（甲申，公元前337年）

[1]韩申不害卒。

[1]韩国申不害去世。

三十三年（乙酉、前336）

三十三年（乙酉，公元前336年）

[1]宋太丘社亡。

[1]宋国太丘县的祭祀神坛倒塌。

[2]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2]邹地人士孟轲求见魏惠王，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轲说：“君主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有了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主光说为国谋利益，大夫光说为家谋利益，士民百姓所说的也是如何让自身得到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只有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忠义的人不会把国君放到脑后。”魏惠王点头说：“对。”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起初，孟轲拜孔为师，曾经请教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孔说：“叫他们先得到利益。”孟轲问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孔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臣司马光曰：孔、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

三十四年（丙戌、前335）

三十四年（丙戌，公元前335年）

[1]秦伐韩，拔宜阳。

[1]秦国进攻韩国，攻克宜阳。

三十五年（丁亥、前334）

三十五年（丁亥，公元前334年）

[1]齐王、魏王会于徐州以相王。

[1]齐王、魏王在徐州会面，互相尊称为王。

[2]韩昭侯作高门，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往者君尝利矣，不作高门。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故曰不时。”

[2]韩昭侯修建一座高大的门楼，屈宜臼对他说：“您肯定走不出这座门的。为什么呢？因为时运不宜。我所说的时候，并不是指时间。人生在世有顺利、不顺利的时候。过去您曾经有好时运，却没有修建

高门楼。而去年秦国夺去了我们的宜阳，今年国内又大旱，您不在这时抚恤百姓的危难，反而奢侈挥霍，这正是古话所说的越穷越摆架子。所以我说时运不宜。”

[3]越王无强伐齐。齐王使人说之以伐齐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楚。楚人大败之，乘胜尽取吴故地，东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朝服于楚。

[3]越国国王姒无强攻打齐国。齐王派人向他游说：伐齐国不如去攻楚国好处大。越王于是去攻打楚国，却大败而归。楚国趁势占领了原先吴国的旧地，向东一直到浙江。越国从此分崩瓦解，各家贵族争相为王，或自立为国君，分散在沿海一带，各自向楚国臣服。*

三十六年（戊子、前333）

三十六年（戊子，公元前333年）

[1]楚王伐齐，围徐州。

[1]楚王攻打齐国，围困徐州。

[2]韩高门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

[2]韩国的高大门楼修成。韩昭侯却死了，其子即位为韩宣惠王。

[3]初，洛阳人苏秦说秦王以兼天下之术，秦王不用其言。苏秦乃去，说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

[3]当初，洛阳人苏秦向秦王进献兼并天下的计划，秦王却不采纳，苏秦于是离去，又游说燕文公道：“燕国之所以不遭受侵犯和掠夺，是因为南面有赵国做挡箭牌。秦国要想攻打燕国，必须远涉千里之外，而赵国要攻打燕国，只需行军百里以内。现在您不担忧眼前的灾患，反倒顾虑千里之外，办事情没有比这更错的了。我希望大王您能与赵国结为亲密友邦，两国一体，则燕国可以无忧无虑了。”

文公从之，资苏秦车马，以说赵肃侯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秦之所害亦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中于赵

矣。臣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秦成则其身富荣，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以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诸侯，以求割地。故愿大王熟计之也！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为从亲以畔秦，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结盟，约曰：'秦攻一国，五国各出锐师，或桡秦，或救之。有不如约者，五国共伐之！'诸侯从亲以摈秦，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肃侯大说，厚待苏秦，尊宠赐赉之，以约于诸侯。

燕文公听从苏秦的劝告，资助他车马，让他去游说赵肃侯。苏秦对赵肃侯说道："当今之时，崤山以东的国家以赵国最强，秦国的心腹之患也是赵国，然而秦国始终不敢起兵攻赵，就是怕韩国、魏国在背后算计。秦国要是攻打韩、魏两国，没有名山大川阻挡，只要吞并一些土地，很快就兵临国都。韩国、魏国不能抵挡秦国，必定会俯首称臣；秦国没有韩国、魏国的牵制，就立即把战祸蔓延到赵国头上。让我根据天下的地图来分析一下，各国的土地面积是秦国的五倍，估计各国的兵力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六国结成一气，向西进攻秦国，一定可以攻破。现在主张结好秦国的人都想割各国的土地去献给秦国，秦国成就霸业他们可以获得个人荣华富贵，而各国遭受秦国的践踏，他们却毫无分忧之感。所以这些人日日夜夜总是用秦国的威势来恐吓各国，以使各国割地。我劝大王好好地想一想！为大王着想，不如联合韩、魏、齐、楚、燕、赵各国为友邦，抵抗秦国，让各国派出大将、国相在洹水举行会议，互换人质，结成同盟，共同宣誓：'如果秦国攻打某一国，其他五国都要派出精兵，或者进行牵制，或者进行救援。哪一国不遵守盟约，其他五国就一起讨伐它！'各国结成盟邦来对抗秦国，秦国就再也不敢派兵出函谷关来侵害崤山以东各国了。"赵肃侯听罢大喜，将苏秦奉为上宾，赏赐丰厚，让他去约会各国。

会秦使犀首伐魏，大败其师四万馀人，禽将龙贾，取雕阴，且欲东兵。苏秦恐秦兵至赵而败从约，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

这时秦国派犀首为大将攻打魏国，大败四万多魏军，活捉魏将龙贾，攻取雕阴，又要引兵东下。苏秦担心秦兵到赵国会挫败联合各国

的计划，盘算没有别人可以到秦国去用计，于是用激将法挑动张仪，前往秦国。

张仪者，魏人，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纵横之术，苏秦自以为不及也。仪游诸侯无所遇，困于楚，苏秦故召而辱之。仪恐，念诸侯独秦能苦赵，遂入秦。苏秦阴遣其舍人赍金币资仪，仪得见秦王。秦王说之，以为客卿。舍人辞去，曰：“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也。”张仪曰：“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

张仪，魏国人，当年与苏秦一起在鬼谷先生门下，学习联合、分裂各国的崐政治权术，苏秦自认为才能不及张仪。张仪游说各国没有被赏识，流落楚国，这时苏秦便召他前来，又加以羞辱。张仪被激怒，心想各国中只有秦国能让赵国吃苦头，便前往秦国。苏秦又暗中派门下小官送钱去资助张仪，使张仪见到了秦王。秦王很高兴，以客卿地位礼待张仪。苏秦派来的人告辞时对张仪说明：“苏秦先生担心秦国攻打赵国会挫败联合各国计划，认为除了您没有人能操纵秦国，所以故意激怒您，又暗中派我来供给您费用，这些都是苏秦先生的计谋啊！”张仪感慨地说：“罢了！我在别人的计谋中还不自知，我不如苏秦先生是很明显的事了。请代我拜谢苏秦先生，只要他活着，我张仪就不说二话！”

于是苏秦说韩宣惠王曰：“韩地方九百馀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利剑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以韩卒之勇，被坚甲，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求无已，以有尽之地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韩王从其言。

于是苏秦又劝说韩宣惠王：“韩国方圆九百多里，有几十万甲士，天下的强弓、劲弩、利剑都产于韩国。韩国士兵双脚踏弩射箭，能连续百发以上。用这样勇猛的士兵，披上坚固的盔甲，张起强劲的弓弩，手持锋利宝剑，一个顶百个也不在话下。大王若是屈服秦国，秦

国必定索要宜阳、成皋两城，现在满足了它，明年还会要割别的地。再给它已无地可给，不给又白费了以前的讨好，要蒙受后祸。况且大王的地有限而秦国的贪欲无止，以有限的地来迎合无穷的贪求，这正是自找苦吃，没打一仗就丢了土地。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大王您这样贤明，拥有韩国的强兵，而落个尾从的名声，那时我也背地里要为您害羞了！”韩王听从了苏秦的劝说。

苏秦说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今窃闻大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魏王听之。

苏秦又对魏王说：“大王的领地方圆千里，表面上虽不算大，然而村镇房屋的稠密，已到了无处可放牧的地步。百姓、车马之多，日夜络绎不绝于道路，熙熙攘攘，好似千军万马。我私下估计，大王的国家不亚于楚国。现在听说大王有二十万武士、二十万苍头军、二十万敢死队、十万仆从、六百辆战车、五千匹战马，却打算听从群臣的浅见，去屈服秦国。所以我们赵王派我向您建议，订立盟约，望大王明察决断。”魏王也同意了苏秦的建议。

苏秦说齐王曰：“齐四塞之国，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渤海者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斗鸡、走狗、六博、蹋鞠。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当，不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经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喝、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夫不深料

秦之无柰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是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齐王许之。

苏秦再游说齐王说：“齐国四面要塞，广袤二千余里，披甲士兵几十万，谷积如山。精良的三军，郊外二十县的五都之兵，进攻像离弦利箭，作战如雷霆万钧，解散似风雨扫过。有了他们，即使遇到战事，也不用到泰山、清河、渤海一带去征兵。临淄城里有七万户，以我的猜度，每户男子不下三人，不用到边远县乡去征发，仅临淄城里的人已够二十一万兵了。临淄城富庶殷实，居民都斗鸡、赛狗、下棋、踢球。临淄的道路上，车多得互相碰撞，人多得摩肩接踵，衣服连起来成了帷帐，众人挥汗如同下雨。那韩国、魏国之所以十分害岷怕秦国，是因为与秦国接壤，出兵对阵，作战用不了十天，就到了存亡的生死关头。韩国、魏国如果打败了秦国，自身也损伤过半，边境难守；如果败给秦国，那么紧接着国家就濒临危亡。所以韩国、魏国对与秦国作战十分慎重，常常表示屈服忍让。而秦国来攻齐国就不一样了，要背靠韩国、魏国的国土，经过卫国阳晋之路，再经过亢父的险隘，车辆、骑兵都难以并行。只要有一百人守住险要，一千人也不敢通过。秦国即使想驱兵深入，也要顾忌韩、魏两国在它背后的活动，所以它虽骄横，却又疑心重重，虚张声势而不敢冒进攻齐，以此而见，秦国难以危害齐国是明显的。而你们不仔细考虑秦国对齐国的无可奈何，却要向西俯首称臣，这是齐国群臣的失策。现在听我的建议，齐国可以免去屈服于秦国的卑名，而获得强国的实际利益，因此我希望大王您能留意划算一下！”齐王也应允了苏秦的建议。

乃西南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六千馀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从亲以孤秦。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许之。

最后，苏秦又到西南劝说楚威王道：“楚国，是天下的强国，有方圆六千余里，百万甲士，千辆战车，万匹战马，存粮可支持十年，这是称霸天下的资本。秦国的心腹之患莫过于楚国，楚国强则秦国弱，秦国强则楚国弱，两国势不两立。所以我为大王着想，不如联合各国

孤立秦国。我可以让峭山以东各国四季向您进贡，以求得大王的抗秦明令；再把江山社稷、祖先宗庙都托付给您，练兵整军，听从您的指挥。由此而见，联合结盟则各国割地来归附楚国，横向亲秦则楚国要割地去归附秦国，这两种办法有天壤之别，大王您选择哪一种呢？”楚王也听从苏秦的劝说。

于是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北报赵，车骑辎重拟于王者。

于是苏秦成为主持六国联盟的纵约长，兼任六国的国相。他北归赵国复命时，车马随从之多，可与王君相比。

[4]齐威王薨，子宣王辟强立；知成侯卖田忌，乃召而复之。

[4]齐国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强即位为齐宣王；他知道成侯邹忌陷害田忌，于是召回田忌复位。

[5]燕文公薨，子易王立。

[5]燕国燕文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燕易王。

[6]卫成侯薨，子平侯立。

[6]卫国卫成侯去世，其子即位为卫平侯。

三十七年（己丑、前332）

三十七年（己丑，公元前332年）

[1]秦惠王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以败从约。赵肃侯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赵人决河水以灌齐、魏之师，齐、魏之师乃去。

[1]秦惠王派犀首逼迫齐国、魏国，共同出兵攻伐赵国，借此破坏各国盟约。赵肃侯斥责苏秦，苏秦十分恐惧，请求让他出使燕国，一定报复齐国。而苏秦一离开赵国，联合盟约便土崩瓦解。赵国引决黄河水淹灌齐国、魏国军队，齐国、魏国军队于是撤走。

[2]魏以阴晋为和于秦，实华阴。

[2]魏国献出阴晋向秦国求和，阴晋实际上就是华阴。

[3]齐王伐燕，取十城；已而复归之。

[3]齐王攻打燕国，夺取十座城，不久又归还燕国。

三十九年（辛卯、前330）

三十九年（辛卯，公元前330年）

[1]秦伐魏，围焦、曲沃。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1]秦国进攻魏国，围困焦城和曲沃。魏国向秦国献出少梁、河西之地。

四十年（壬辰、前329）

四十年（壬辰，公元前329年）

[1]秦伐魏，渡河，取汾阴、皮氏，拔焦。*[1]秦国进攻魏国，渡过黄河，夺取汾阴、皮氏，攻克焦城。

[2]楚威王薨，子怀王槐立。

[2]楚国楚威王去世，其子槐即位为楚怀王。

[3]宋公剔成之弟偃袭攻剔成；剔成奔齐，偃自立为君。

[3]宋国国君宋剔成的弟弟宋偃袭击宋剔成，宋剔成逃往齐国，宋偃自立为国君。

四十一年（癸巳、前328）

四十一年（癸巳，公元前328年）

[1]秦公子华、张仪帅师围魏蒲阳，取之。张仪言于秦王，请以蒲阳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仪因说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于秦。"魏因尽入上郡十五县以谢焉。张仪归而相秦。

[1]秦国公子华、张仪率军队围攻魏国蒲阳，予以攻占。张仪又建议秦王，把蒲阳还给魏国，并派公子繇到魏国去当人质。张仪于是劝说魏王道："秦国待魏国十分宽厚，魏国可不能对秦国不讲礼义。"魏国于是拿出上郡的十五个县来报答秦国。张仪回国后被任命为秦国国相。

四十二年（甲午、前327）

四十二年（甲午，公元前327年）

[1]秦县义渠，以其君为臣。

[1]秦国夺取西戎的义渠国，改为一个县，把国君当作臣下。

[2]秦归焦、曲沃于魏。

[2]秦国归还焦城、曲沃给魏国。

四十三年（乙未，前326）

四十三年（乙未，公元前326年）

[1]赵肃侯薨，子武灵王立；置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先问先君贵臣肥义，加其秩。

[1]赵国赵肃侯去世，其子即位为赵武灵王；设置“博闻师”的官职三人，又设左、右司过的官职三人。即位后先问候先王的贵臣肥义，增加了他的俸禄。

四十四年（丙申、前325）

四十四年（丙申，公元前325年）

[1]夏，四月，戊午，秦初称王。

[1]夏季，四月，戊午（初四），秦国君首次称王。

[2]卫平侯薨，子嗣君立。卫有胥靡亡之魏，因为魏王之后治病。嗣君闻之，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魏不与，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一胥靡，可乎？”嗣君曰：“非子所知也！夫治无小，乱无大。法不立，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诛必，失十左氏，无害也。”魏王闻之曰：“人主之欲，不听之不祥。”因载而往，徒献之。

[2]卫国卫平侯去世，其子嗣君即位。卫国有个苦役犯逃到魏国，为魏国王后治病。卫嗣君听说后，要求用五十金把他买回来，经过五次反复，魏国仍是不给，便打算用左氏城去换。左右侍臣劝谏说：“用一个城去买一个逃犯，值得吗？”嗣君答道：“这你们就不懂了！治理政事不忽略小事，就不会有大乱子。如果法度不建立，当杀的不杀，即使有十个左氏城，也是无用的。法度严明，违法必究，失去十个左氏城，也终无大害。”魏王听说这件事，感叹说：“国君的愿望，不满足他恐怕会不吉利。”于是用车把逃犯送回卫国，未取报偿。

四十五年（丁酉、前324）

四十五年（丁酉，公元前324年）

[1]秦张仪帅师伐魏，取陕。

[1]秦国张仪率军攻打魏国，夺取陕。

[2]苏秦通于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苏秦恐，乃说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重。”易王许之。乃伪得罪于燕而奔齐，齐宣王以为客卿。苏秦说齐王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齐而为燕。

[2]苏秦与已故燕文公的夫人私通，被燕易王发现。苏秦十分恐惧，于是对燕易王说："我留在燕国不能使燕国变得重要，而我要是在齐国，可以设法增强燕国的力量。"易王同意了，苏秦便伪装得罪燕国逃奔齐国，齐宣王留他崐做客卿。苏秦鼓动齐王增高宫殿、扩大林园，显示齐王的地位，想借此来削弱齐国的财力，为燕国效劳。

四十六年（戊戌、前323）

四十六年（戊戌，公元前323年）

[1]秦张仪及齐、楚之相会啮桑。

[1]秦国张仪与齐国、楚国的国相在啮桑举行会议。

[2]韩、燕皆称王。赵武灵王独不肯，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

[2]韩国、燕国都自称为王，唯独赵国赵武灵王当时还不愿称王，他说："没有这样的实力，怎么敢用这样的名分！"命令国中人称呼他为君。

四十七年（己亥、前322）

四十七年（己亥，公元前322年）

[1]秦张仪自啮桑还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听。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复阴厚张仪益甚。

[1]秦国张仪从啮桑归来后被免去国相职务，改任魏国国相。他想让魏国臣服秦国，为各国带头，但魏王没有听从。秦王便派兵进攻魏国，夺取曲沃、平周，又暗中送给张仪丰厚财物。

四十八年（庚子、前321）

四十八年（庚子，公元前321年）

[1]王崩，子慎靓王定立。

[1]周显王去世，其子姬定即位为周慎靓王。

[2]燕易王薨，子哙立。

[2]燕国燕易王去世，其子姬哙即位。

[3]齐王封田婴于薛，号曰靖郭君。靖郭君言于齐王曰："五官之计，不可不日听而数览也。"王从之；已而厌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专齐之权。

[3]齐王把薛城封给田婴，号称靖郭君。靖郭君对齐王说：“各主管大臣的报告，您应该每天亲自听取并反复审核。”齐王照此做去，不久就厌烦了，全部委托给靖郭君代办。于是，齐国的大权全部落到田婴手中。

靖郭君欲城薛，客谓靖郭君曰：“君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制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苟为失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

靖郭君想在薛建城，一个幕客对他劝阻说：“您没有看到海里的大鱼吗？海网罩不住它，鱼钩也牵不住它，然而它一离开海水，连小小蚂蚁也可以制它于死地。今天的齐国，就是您的汪洋大海。您能长期掌握住齐国，又要薛城做什么！如果失去齐国大权，即使把薛城城墙砌到天上，也保不住自己！”靖郭君于是放弃了扩建计划。

靖郭君有子四十人，共贱妾之子曰文。文通傥饶智略，说靖郭君以散财养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宾客，宾客争誉其美，皆请靖郭君以文为嗣。靖郭君卒，文嗣为薛公，号曰孟尝君。孟尝君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舍业厚遇之，存救其亲戚，食客常数千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由是孟尝君之名重天下。

靖郭君有四十个儿子，其中一个地位卑贱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叫田文。田文风流通达、富有智谋，他建议靖郭君广散钱财，蓄养心腹之士。靖郭君便让田文主持家政，接待宾客，宾客都在靖郭君面前争相称赞田文，建议让他做继承人。靖郭君死后，田文果然接班做了薛公，号为孟尝君。他四处招揽收留各国的游士和有罪出逃的人才，为他们添置家产，给以丰厚待遇，还救济他们的亲戚。这样，孟尝君门下收养的食客常达几千人，都各自认为孟尝君亲近自己。因此孟尝君的美名传遍天下。

臣光曰：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书》曰：“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

臣司马光曰：贤德的君子收养士人，是为了百姓的利益。《易经》说：“崐圣人收养贤良人才，恩泽及于天下百姓。”士人中贤良的人，道德操守足以匡正风俗，才干足以整顿纲纪，见识足以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毅力足以团结仁人志士；用到大处可以有利于天下，用到小处可以有利于一国。所以贤德的君子用丰厚的俸禄来收养他们，用尊崇的地位来礼待他们。蓄养一个人就能使天下百姓都普被恩泽，这是养贤之道的真谛。然而孟尝君的养士，不分聪明愚笨，不论好人坏人，一概收留；他盗用国库的薪俸，结立自己的私党，沽名钓誉，对上欺瞒国君，对下盘剥百姓，真是一个奸雄，决不值得颂扬！《尚书》说：“商纣王是收留天下罪人的窝主、藏污纳垢的匪巢。”孟尝君也正是这种情况。

[4]孟尝君聘于楚，楚王遗之象床。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谓孟尝君门人公孙戌曰：“象床之直千金，苟伤之毫发，则卖妻子不足偿也。足下能使仆无行者，有先人之宝剑，愿献之。”公孙戌许诺，入见孟尝君曰：“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以君能振达贫穷，存亡继绝，故莫不悦君之义，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床，则未至之国将何以待君哉！”孟尝君曰：“善。”遂不受。公孙戌趋去，未至中闺，孟尝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扬也？”公孙戌以实对。孟尝君乃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

[4]孟尝君代表齐国前往楚国访问，楚王送他一张象牙床。孟尝君令登徒直先护送象牙床回国。登徒直却不愿意去，他对孟尝君门下人公孙戌说：“象牙床价值千金，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损伤，我就是卖了妻子儿女也赔不起啊！你要是能让我躲过这趟差使，我有一把祖传的宝剑，愿意送给你。”公孙戌答应了。他见到孟尝君说：“各个小国家之所以都延请您担任国相，是因为您能扶助弱小贫穷，使灭亡的国家复存，使后嗣断绝者延续，大家十分钦佩您的仁义，仰慕您的廉洁。现在您刚到楚国就接受了象牙床的厚礼，那些还没去的国家又拿什么来接待您呢！”孟尝君听罢回答说：“你说得有理。”于是决定谢绝楚国的象牙床厚礼。公孙戌告辞快步离开，还没出小宫门，孟尝君就把他叫了回来，问道：“你为什么那么趾高气昂、神采飞扬呢？”公孙戌只得把赚了宝剑的事如实报告。孟尝君于是令人在门上贴出布告，写道：

“无论何人，只要能宏扬我田文的名声，劝止我田文的过失，即使他私下接受了别人的馈赠，也没关系，请赶快来提出意见。”

臣光曰：孟尝君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孟尝君有焉。

臣司马光曰：孟尝君可以算是能虚心接受意见的人了。只要提的意见对，即使是别有用心，他也予以采纳，更何况那些毫无私心的尽忠之言呢！《诗经》写道：“采集蔓菁，采集土瓜，根好根坏不要管它。”孟尝君是做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雅度。

[5]韩宣惠王欲两用公仲、公叔为政，问于缪留。对曰：“不可。晋用六卿而国分；齐简公用陈成子及阚止而见杀；魏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君两用之，其多力者内树党，其寡力者藉外权。群臣有内树党以骄主，有外为交以削地，君之国危矣。”

[5]韩宣惠王想让公仲、公叔来分别掌管国家政事，征求缪留的意见。缪留回答说：“不行。过去晋国重用六家大臣，而国家被瓜分了；齐简公让陈成子和阚止分别掌权，而自身被杀；魏国任用犀首和张仪，结果沦失了西河的大片领土。现在您打算两家并重，那么强的一方必然会在国内结党营私，弱的一方便要去寻求外国支援。群臣中有在国内结党营私、欺凌主上的，有里通外国卖国求荣的，您的国家就危险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三卷

周纪三 慎靓王元年（辛丑、前320）

周纪三 周慎靓王元年（辛丑，公元前320年）

[1]卫更贬号曰君。

[1]卫国国君再次把自己的爵位由侯降到君。

二年（壬寅、前319）

二年（壬寅，公元前319年）

[1]秦伐韩，取鄢。

[1]秦国进攻韩国，夺取鄢陵。

[2]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入见而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

[2]魏惠王去世，其子即位为魏襄王。孟轲前去拜见他，离开后对别人说："襄王的样子就不像一个君主，和他接触也无法产生敬畏之感。他猛然问我：'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我回答说：'统一才能安定。'他又问：'谁能统一？'回答：'不滥杀人的人能统一。''谁愿意让他统一呢？'我回答说：'天下的百姓都愿意。大王您知道禾苗吧，七八月间遇上大旱，禾苗都干枯萎靡。这时天上乌云密布，大雨滂沱，禾苗就生机勃勃，一片葱郁。这样的势头，谁能阻挡！'"

三年（癸卯、前318）

三年（癸卯，公元前318年）

[1]楚、赵、魏、韩、燕同伐秦，攻函谷关。秦人出兵逆之，五国之师皆败走。

[1]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联合讨伐秦国，进攻函谷关。秦国出兵迎敌，五国联军败退而回。

[2]宋初称王。

[2]宋国国君开始称王。

四年（甲辰、前317）

四年（甲辰，公元前317年）

[1]秦败韩师于鱼，斩首八万级，虏其将、申差于浊泽。诸侯振恐。

[1]秦国在鱼大败韩国军队，杀死八万人，于浊泽俘虏韩军大将和申差。各国震惊。

[2]齐大夫与苏秦争宠，使人刺秦，杀之。

[2]齐国大夫与苏秦争权，派人刺杀了苏秦。

[3]张仪说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无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韩、齐、赵之境，守亭、障者不过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夫诸侯之约从，盟于洹水之上，结为兄弟以相坚也。今亲兄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相杀伤，而欲恃反覆苏秦之馀谋，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则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魏王乃倍从约，而因仪以请成于秦。张仪归，复相秦。

[3]张仪劝说魏襄王道："魏国地方不满千里，士兵不足三十万，地势四下平坦，没有崇关大河的险要。防军分别守卫与楚、韩、齐、赵接壤的边界，用来扼守要塞的不过十万人，所以，魏国历来是厮杀的战场。各国约定联合抗秦，在洹水结盟，作为兄弟之邦互相救援。然而同一父母的亲兄弟，有时还为争夺钱财互相残杀，各国之间，想靠反复无常小人苏秦的一番伎俩，就结成同盟，明显是不足恃的。大王您不与秦国结好，秦国就会发兵进攻河外，占据卷县、酸枣等地，袭击卫国，夺取阳晋。那时，赵国不能南下，魏国也不能北上，南北隔绝，就谈不上联合抗秦，大王您的国家想避免危险也不可能了。所以我希望大王您能深思熟虑，拿定主意，让我辞去魏国相位，回秦国去筹划修好。"魏王于是背弃了联合抗秦的盟约，派张仪前往秦国去求和。张仪回到秦国，再次出任国相。

[4]鲁景公薨，子平公旅立。

[4]鲁国鲁景公去世，其子姬旅即位为鲁平公。

五年（乙巳、前316）

五年（乙巳，公元前316年）

[1]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犹豫未能决。司马错请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论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王从错计，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1]巴国、蜀国互相攻击，都来向秦国告急求救，秦惠王想出兵讨伐蜀国，但顾虑道路险峻难行，韩国又可能来侵犯，所以犹豫不决。司马错建议他仍旧出兵伐蜀，张仪却说：“不如去征讨韩国。”秦惠王说：“请谈谈你的见解。”张仪便陈述道：“我们应该与魏国、楚国亲善友好，然后出兵黄河、伊水、洛水一带，攻取新城、宜阳，兵临东西周王都，控制象征王权的九鼎和天下版图，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各国就不敢不从，这是称王的大业。我听人说，要博取名声应该去朝廷，要赚取金钱应该去集市。现在的黄河、伊洛一带和周朝王室，正好比天下的朝廷和集市，而大王您不去那里争雄，反倒纠缠于远方的戎狄小族争斗，这可不是帝王的大业啊！”司马错反驳张仪说：“不对。我也听说有这样的话：想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先开拓疆土，想要使军队强大必须先让老百姓富庶，想要成就帝王大业必须先树立德望。这三个条件具备，帝王大业也就水到渠成。现在大王的国家地小民

贫，所以我建议先从容易之事做起。蜀国，是西南偏僻之国，又是戎狄之族的首领，政治昏乱，如同夏桀、商纣；以秦国大兵攻蜀，就像狼入羊群一样。攻占它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疆域，夺取它的财富可以赡养百姓，而军队不须有大的伤亡就可以使蜀国屈服。这样，吞并一个国家而天下并不认为秦国强暴，获取广泛的利益天下也不认为秦国贪婪，我们一举两得、名利双收，更享有除暴安良的美誉。秦国若是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就会臭名远扬，也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利益。蒙受不义之名，攻打天下人所不愿攻占的地方，那可是很危险的！请让我细说其中的原因：周朝，是天下尊崇的王室；齐国，是韩国的亲睦友邦。周朝自知要失去九鼎，韩国自知要失去伊洛一带领土，两国将会齐心合力，共同谋划，求得齐国、赵国的援助，并与有旧怨的楚国、魏国和解，甚至不惜把鼎送给楚国，把土地割让给魏国，对此，大王您只能束手无策。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所在。所以，攻打蜀国才是十拿九稳的上策。”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仅用了十个月就攻克全境，把蜀王降为侯，又任命陈庄为蜀国国相。蜀国为秦国吞并以后，秦国更加富庶和强盛而轻视周围各国。

[2]苏秦既死，秦弟代、厉亦以游说显于诸侯。燕相子之与苏代婚，欲得燕权。苏代使于齐而还，燕王哙问曰：“齐王其霸乎？”对曰：“不能。”王曰：“何故？”对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鹿毛寿谓燕王曰：“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能让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是王与尧同名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于益。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绶，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

[2]苏秦死后，他的弟弟苏代、苏厉也以游说著称于各国。燕国相子之便岷与苏代结为通姻亲家，想谋得燕国大权。苏代出使齐国归来，燕王姬哙问他：“齐王能称霸吗？”苏代回答：“不能。”燕王又问：“为什么？”回答说：“他不信任臣僚。”于是燕王把大权交给子之。鹿毛寿也对燕王说：“人们称道尧是贤明君主，就是因为他能让出天下。现在燕王您要是把国家让给子之，就能与尧有同样的名声。”燕

王于是把国家嘱托给了子之。子之从此大权集于一身。还有人对燕王说："上古时禹推荐益为接班人，又任命儿子启的属下作益的官吏。到老时，禹说启不能胜任治理天下的重责，把君位传给益。然而启勾结自己的党羽攻击益，很快夺取了君位。因此天下人都说禹明着是传天下给益，而实际上是安排儿子启去自己夺位。现在燕王您虽然说了把国家交给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人，这同样是名义属于子之而实权在太子手里啊！"燕王便下令收缴所有官印，把三百石俸禄以上的官职都交给子之任命。从此，子之面南称王，姬哙年老，不再听理政事，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事都由子之来决断。

六年（丙午、前315）

六年（丙午，公元前315年）

[1]王崩，子赧王延立。

[1]周慎靓王去世，其子姬延即位为周赧王。

赧王上元年（丁未、前314）

周赧王元年（丁未，公元前314年）

[1]秦入侵义渠，得二十五城。

[1]秦国入侵义渠，夺取二十五个城镇。

[2]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归其人。又败韩于岸门，韩太子仓入质于秦以和。

[2]魏国反叛秦国，于是秦国讨伐魏国，攻占曲沃城，却将城中百姓驱归魏国。又在岸门打败韩国，韩国将太子韩仓送到秦国作为人质，以求和好。

[3]燕子之为王三年，国内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攻子之。齐王令人谓太子曰："寡人闻太子将饬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百姓恫恐。齐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

[3]燕国子之作国王三年，国内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姬平合谋攻打子之。齐王派人对燕太子说："我听说您将要整饬君臣大义，申明父子名位，我的国家愿意支持您的号召，做坚强后盾。"燕太子于是聚集

死党，派将军市被进攻子之，却没有得手，市被反倒戈攻打太子。国内动乱几个月，死亡达几万人，人心惶惶。此时，齐王命章子为大将，率领国都周围五城的军队及北方的部队征伐燕国。燕国士兵毫无战意，城门大开不守。齐国便捕获了子之，把他剁成肉酱。燕王姬哙也同时被杀。

齐王问孟子曰：“或谓寡人勿取燕，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齐王请教孟轲：“有人建议我不要攻占燕国，有人却建议我乘机吞并它。我想，以万乘兵车的大国去进攻另一个同样的大国，五十天就征服，这靠人的力量是作不到的，只能是天意。现在我若不吞并燕国，上天一定会降祸怪罪。我把燕国并入齐国，怎么样？”孟轲回答说：“吞并后如果燕国人民很高兴，那就吞并吧，古代有这样做的，比如周武王。吞并而使燕国人民气愤，就不要吞并，古代也有这样行事的，比如周文王。齐国以万乘兵车大国征讨另一个大国，那里的百姓都捧着食品、茶水来迎接齐军，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跳出水深火热的战祸啊！如果新统治下水更深，火更热，百姓又将转而投奔别的国家了。”

诸侯将谋救燕。齐王谓孟子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岷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齐王不听。

各国策划援救燕国。齐王又对孟轲问道：“各国都谋划来讨伐我，怎么办？”回答说：“我听说过只占有七十里而能统一号令天下的例子，就是商王汤。没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广的国家而总是畏惧别人的。《尚书》说：“盼望我们的君主，他来了我们就可以获得解救。’现在

燕国虐待它的百姓，大王前往征服它，燕国人民认为是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了他们，都箪食壶浆前来迎接仁义之师。您如果杀了他们的父兄，囚捕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祖庙，掠夺他们的国宝，那可就不行了。天下本来就畏惧齐国的强大，现在齐国土地又增加了一倍，如果不施行仁政，那么就会招致天下的讨伐。大王您应该立即下令，释放被捕的老幼百姓，停止掠夺燕国的财宝，与燕国民众商议，推举新的国君，然后离开燕国，这样做还来得及。”齐王却没有采纳孟轲的劝告。

已而燕人叛。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乃见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陈贾曰：“周公使管叔监商，管叔以商畔也。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陈贾曰：“然则圣人亦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不久，燕国人果然纷纷反叛齐国，齐王叹息道：“我真惭愧没听孟轲的话。”陈贾说：“大王不用担心。”于是他前去见孟轲，问：“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回答说：“是古代的圣人。”陈贾又说：“周公派管叔监视商朝旧地，管叔却在商地反叛。难道周公预先知道管叔会反叛而仍派他去吗？”回答：“周公预先不知道。”陈贾便说：“如此说来圣人也会犯错误吗？”孟轲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古代的君子，有了错误就改；现在的所谓君子，有了错误听之任之。古代的君子，他的过失像日食月食，人民都看得到；待到他改正，人民便更加景仰他。现在的君子，不但听任错误不改，反而寻找托辞。”

[4]是岁，齐宣王薨，子王地立。

[4]同年，齐国齐宣王去世，其子田地即位为齐王。

二年（戊申、前313）

二年（戊申，公元前313年）

[1]秦右更疾伐赵，拔蔺，虏其将庄豹。

[1]秦国派名叫疾的右更官员，率军讨伐赵国。攻占蔺地，俘虏赵将庄豹。

[2]秦王欲伐齐，患齐、楚之从亲，乃使张仪至楚，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嫁女娶妇，长为兄弟之国。”楚王说 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王怒曰：“寡人不兴师而得六百里地，何吊也？”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王曰：“有说乎？”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是王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也，两国之兵必俱至。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王曰：“愿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赐之。遂闭关绝约于齐，使一将军随张仪至秦。

[2]秦王想征伐齐国，又顾虑齐国与楚国有互助条约，便派张仪前往楚国。张仪对楚王说：“大王如果能听从我的建议，与齐国废除盟约，断绝邦交，我可以向楚国献上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土地，让秦国的美女 来做侍奉您的妾婢。秦、楚两国互通婚嫁，就能永远结为兄弟之邦。”楚王十分高兴，允诺张仪的建议。群臣都前来祝贺，只有陈轸表示哀痛。楚王恼怒地问：“我一兵未发而得到六百里土地，有什么不好？”陈轸回答：“您的想法不对。以我之见，商於的土地不会到手，齐国、秦国却会联合起来，齐、秦一联合，楚国即将祸事临门了。”楚王问：“你有什么解释呢？”陈轸回答：“秦国之所以重视楚国，就是因为我们有齐国作盟友。现在我们如果与齐国毁约断交，楚国便孤立了，秦国又怎么会偏爱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而白送商於六百里地呢！张仪回到秦国以后，一定会背弃对大王您的许诺。那时大王北与齐国断交，西与秦国生崐出怨仇，两国必定联合发兵夹攻。为您算计，不如我们暗中与齐国仍旧修好而只表面上绝交，派人随张仪回去，如果真的割让给我们土地，再与齐国绝交也不晚。”楚王斥责道：“请你陈先生闭上嘴巴，不要再说废话了，等着看我去接收大片土地吧！”于是把国相大印授给张仪，又重重赏赐他。随后下令与齐国毁约断交，派一名将军同张仪前往秦国。

张仪详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遗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以事秦，齐、秦之交合。张仪乃朝，见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

里。”使者怒，还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发兵而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赂之以一名都，与之并力而攻齐，是我亡地于秦，取偿于齐也。今王已绝于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楚王不听，使屈帅师伐秦。秦亦发兵使庶长章击之。

张仪回国后，假装从车上跌下，三个月不上朝。楚王听说后自语道：“张仪是不是觉得我与齐国断交做得还不够？”便派勇士宋遗借了宋国的符节，北上到齐国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立即降低身份去讨好秦国，齐国、秦国于是和好。这时张仪才上朝，见到楚国使者，故作惊讶地问：“你为何还不去接受割地？从某处到某处，有六里多见方。”使者愤怒地回国报告楚王，楚王勃然大怒，想发兵攻打秦国。陈轸说：“我可以开口说话吗？攻秦国还不如用一座大城的代价去收买它，与秦国合力攻齐国。这样我们从秦国失了地，还可以在齐国得到补偿。现在大王您已经与齐国断交，又去质问秦国的欺骗行为，是我们促使齐国、秦国和好而招来天下的军队了，国家一定会有大损失！”楚王仍是不听他的劝告，派屈率军队征讨秦国，秦国也任命魏章为庶长之职，起兵迎击。

三年（己酉，前312）

三年（己酉，公元前312年）

[1]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斩甲士八万，虏屈及列侯、执七十余人，遂取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战于蓝田，楚师大败。韩、魏闻楚之困，南袭楚，至邓。楚人闻之，乃引兵归，割两城以请平于秦。

[1]春季，秦、楚两国军队在丹阳大战，楚军大败，八万甲士被杀，屈及以下的列侯、执圭等七十多名官员被俘。秦军乘势夺取了汉中郡。楚王又征发国内全部兵力再次袭击秦国，在蓝田决战，楚军再次大败。韩、魏等国见楚国危困，也向南袭击楚国，直达邓。楚国听说了，只好率军回救，割让两座城向秦国求和。

[2]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昭王。昭王于破燕之后。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

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马且买之，况生者乎！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士争趣燕：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

[2]燕国贵族共同推举太子姬平为燕昭王。昭王是在燕国被齐国攻破后即位的，他凭吊死者，探访贫孤，与百姓同甘共苦。自己纡尊降贵，用重金来招募人才。他问郭隗：“齐国乘我们的内乱而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国小力少，不足以报仇。然而招揽贤士与他们共商国是，以雪先王的耻辱，始终是我的愿望。先生您如果见到合适人才，我一定亲自服侍他。”郭隗说：“古时候有个君主派一个负责洒扫的涓人用千金去购求千里马，那个人找到一匹已死的千里马，用五百金买下马头带回。君主大怒，涓人解释说：‘死马您还买，何况活的呢！天下人知道了，好马就会送上来的。’不到一年，果然得到了三匹千里马。现在大王您打算招致人才，就请先从我郭隗开始，比我贤良的人，都会不远千里前来的。”于是燕昭王为郭隗翻建府第，尊他为老师。各地的贤士果然争相来到燕国：乐毅从魏国来，剧辛从赵国来。昭王奉乐毅为亚卿高位，委托以国家大事。

[3]韩宣惠王薨，子襄王仓立。

[3]韩国韩宣惠王去世，其子韩仓即位为韩襄王。

四年（庚戌、前311）

四年（庚戌，公元前311年）

[1]蜀相杀蜀侯。

[1]蜀国国相杀死封侯的国君。

[2]秦惠王使人告楚怀王，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张仪闻之，请行。王曰：“楚将甘心于子，柰何行？”张仪曰：“秦强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尚得事幸姬郑袖，袖之言，王无不听者。”遂往。楚王囚，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将以上庸六县及美女赎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于是郑袖日夜泣于楚王曰：“臣各为其主耳。今杀张仪，秦必大怒。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王乃赦张仪而厚礼之。张仪因说楚王曰：“夫为从者无以异

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韩驱梁而攻楚，则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积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余里，不至十日而拒关，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为大王患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秦、楚长为兄弟之国，无相攻伐。”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乃许之。

[2]秦惠王派人通知楚怀王，想用武关以外的地方换黔中之地。楚王说：“我不愿换地，只想用黔中之地来换张仪。”张仪听说后，请求秦王同 意。秦王问：“楚国要杀死你才甘心，你为什么还要去？”张仪说：“秦国强，楚国弱，只要大王您在，估计楚国不敢把我怎么样。而且我和楚王的宠臣靳尚关系密切，靳尚又侍奉楚王的爱姬郑袖，郑袖的话，楚王没有不听的。”于是欣然前往楚国。楚王把他下在狱中，准备处死。靳尚对郑袖说：“秦王十分宠爱张仪，想用上庸等六个县及美女来赎回他。大王看重土地，又尊重秦国，那样秦国的美女将被宠幸，您就会遭到冷落。”于是郑袖日夜在楚王面前哭着哀求：“当年的事，不过是臣各为其主。现在要是杀了张仪，秦国必定震怒。我请求让我们母子两人先迁居江南，不要成为秦国刀下的鱼肉。”楚王于是赦免了张仪，还以厚礼相待。张仪劝说楚王道：“倡导各国联合抗秦，简直是赶着羊群去进攻猛虎，明显无法相斗。现在大王您不肯听命秦国，秦国如果逼迫韩国、驱使魏国来联合攻楚，楚国可就危险了。秦国西部有巴、蜀两地，备船积粮，沿岷江而下，一天可行五百余里，不到十天就兵临关。关惊动，则由此以东的各城都要修治守备，黔中、巫郡便不再是大王您的了。秦国如果大举甲兵攻出武关，那么楚国的北部就成为绝地，秦兵再南攻楚国，楚国的存亡只在三个月以内，而楚国等待各国来救援要在半年以上。坐等那些弱国来救，而忘记了强秦的威胁，我可要为大王您现在的做法担心啊！大王如果能诚心诚意地听我的意见，我可以让楚国、秦国永久结为兄弟之邦，不再互相攻杀。”楚王虽然已经得到了张仪，却又舍不得拿黔中之地来交换，于是同意了张仪的建议，让他离开。

张仪遂之韩，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国无二岁之食；见卒不过二十万。秦被甲百馀万。山东之士被甲蒙胄

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塞成皋，则王之国分矣，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转祸而悦秦，计无便于此者！”韩王许之。

张仪便前往韩国，劝说韩王：“韩国地方险恶多山，所产五谷，不是豆子而是杂麦，国家口粮积存不够两年，现在军中的士兵不过二十万，秦国却有甲兵一百余万。崤山以东的人要披上盔甲才可以参战，而秦国人个个赤膊便能上阵迎敌，左手提着人头，右手夹着俘虏。秦国用孟贲、乌获那些勇士们来进攻不肯臣服的弱国，正像在鸟蛋上压下千钧重石，无一可幸免。大王您不肯迎合秦国，若秦国发下甲兵占踞宜阳，扼守成皋，大王的国家就被分裂，鸿台的宫殿，桑林的园苑，就不再是您能享有的了。为大王着想，您不如结好秦国进攻楚国，既转嫁了祸灾又取得秦国欢心，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王听从了张仪的意见。

张仪归报，秦王封以六邑，号武信君。复使东说齐王曰：“从人说大王者崐必曰：‘齐蔽于三晋，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柰齐何。’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赵王入朝，割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即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齐王许张仪。

张仪回到秦国报告，秦王封赏给他六个城邑和武信君的爵位。又派他向东游说齐王说：“主张联合抗秦的人，必对您说：‘齐国有三晋作屏障，地广人多，兵强士勇，即使有一百个秦国，也拿齐国无可奈何。’大王您也总是称赞这种说法而不考虑实际情况。现在秦、楚两国互通婚姻，结为兄弟之国；韩国献给秦国宜阳；魏国交出河外之地；赵王也去朝见秦王，割让河间讨好秦国。大王若是不迎合秦国，秦国将驱使韩国、魏国之兵进攻齐国南部，再逼迫赵兵倾巢而出，渡过清河，直指博关。那时临淄、即墨等齐国心腹地带可就不属于您所有了。等到国家遭受攻击的那天，您再想讨好秦国，也来不及了！”齐王同样采纳了张仪的建议。

张仪去，西说赵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缮甲厉兵，力田积粟，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守白马之津。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正殷纣之事。谨使使臣先闻左右。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肩也。夫断右肩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告齐使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四国为一以攻赵，越服必四分其地。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面相约而口相结，常为兄弟之国也。"赵王许之。

张仪离开齐国，又向西游说赵王道："大王带头联合各国抵抗秦国，使秦兵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侵犯各国。大王的威望在崤山以东传扬，我们秦国十分恐惧，缮甲厉兵，积蓄粮草，时刻担忧您的威慑，不敢放松警惕，唯恐大王您兴兵前来问罪。现在我们秦国托福您大王的神力，一举攻下巴、蜀，吞并汉中，包围两周，兵抵白马津。我们秦国虽然地处偏远，然而对赵国心含愤怒已不是一天了。如今秦国有一支不成样子的败甲残兵驻在渑池，愿意渡过黄河，越过漳水，进据番吾，前来邯郸城下相会。希望用古时甲子会战形式，重演武王伐纣的故事。为此，特派使臣我来通知您的左右。现在楚国与秦国结为兄弟之邦，韩国、魏国俯首称臣，齐国献出盛产鱼盐的海滨之地，这就像砍断了赵国的右臂。被砍断了右臂而与别人争斗，失去同党而又孤立无援，想要不灭亡，能办到吗！如果秦国派出三支大军，一支军队扼守午道，通知齐国渡过清河，在邯郸之东驻军；另一支军队驻扎成皋，驱使韩、魏军队进军河外；第三支军队驻扎渑池，约定四国联合攻赵，征服后必定四分其地。我为大王着想，不如与秦王当面亲口结下盟约，使两国成为长久的兄弟之国。"赵王也接受了张仪的劝说。

张仪乃北之燕，说燕王曰："今赵王已入朝，效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时齐、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长无齐、赵之患矣。"燕王请献常山之尾五城以和。

最后，张仪北上到达燕国，对燕王说：“如今赵王已经去朝见秦王，并献出河间以迎合秦国。大王您不赶快结好秦国，秦国就会派甲兵到云中、九原，驱使赵国进攻燕国，易水、长城可就不是大王您的了！况且，现在齐国、赵国就像秦国的郡县一样，不敢妄起刀兵相攻伐。大王您服从秦国，就可以长年免除齐国、赵国的威胁了。”燕王于是请张仪献上恒山脚下的五个城以向秦国求和。

张仪归报，未至咸阳，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毁短之。诸侯闻仪与秦王有隙，皆畔衡，复合从。

张仪回国报告，还没到咸阳，秦惠王就去世了，其子秦武王继位。武王从做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等到他一即王位，郡臣中很多人便前来诽谤数说张仪的短处。各国听说张仪与秦王间发生矛盾,都放弃了对秦国的许诺，再次联合抗秦。

五年（辛亥、前310）

五年（辛亥，公元前310年）

[1]张仪说秦武王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闻齐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齐必伐之。臣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齐必伐梁，齐、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王许之。齐王果伐梁，梁王恐。张仪曰：“王勿患也！请令齐罢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谓齐王曰：“甚矣王之托仪于秦也！”齐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张仪之去秦也固与秦王谋矣，欲齐、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内罢国而外伐与国，而信仪于秦王也”。齐王乃解兵还。张仪相魏一岁，卒。

[1]张仪向秦武王建议：“为大王您考虑，东方发生事变，大王才能乘机多割得土地。我听说齐王十分憎恨我，我居留在哪里，齐国必定要去攻打。我请求让我这个不肖之人到魏国去，齐国必定要讨伐魏国，齐国、魏国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大王便可以乘机攻打韩国，进军三川，挟持天子，掌握天下的版图，这是帝王大业呀！”秦王允许张仪到魏国去。齐国果然出兵攻魏，魏王十分惊恐。张仪安慰说：“大王不要担心！让我来退掉齐兵。”于是派他的手下人到楚国，借使臣之口对齐王说：“大王把张仪托付给秦国的办法真厉害呀！”齐王问：“怎么讲？”楚国使者说：“张仪离开秦国本来就是与秦王定下的计谋，想

让齐、魏两国互相攻击而秦国乘机夺取三川地方。现在大王您果然攻打魏国，正是对内劳民伤财，对外结仇邻国，而使张仪重新获得秦王的信任。”齐王听罢，下令退兵回国。张仪在魏国做了一年的国相，便去世了。

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曰犀首，亦以谈说显名。其余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徒，纷纭遍于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纪；而仪、秦、衍最著。

张仪与苏秦都以合纵、连横的政治权术游说各国，达到富贵的高位，使天下人争相效法。还有个魏国人公孙衍，名号犀首，也以能说会道著称。其余的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流，纷纭而起，遍于天下，务必以诡辩诈术一争高下，多得举不胜举。然而还要数张仪、苏秦、公孙衍当时名声最为显赫。

孟子论之曰：或谓：“公孙衍张仪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恶足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是之谓大丈夫。”

孟轲论之曰：有人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一怒而使各国恐惧，安居时又能使兵火息灭。”孟轲说：“那岂能称得上大丈夫！君子处世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便带领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

扬子《法言》曰：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馀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扬雄《法言》曰：有人问：“张仪、苏秦学习鬼谷子的智术，运用合纵、连横的道理，各自使中国得到十几年的安定，是这样吗？”回答说：“骗人术。圣人对此十分厌恶。”又问：“读孔子的书而做张仪、苏秦那样的事，怎么样呢？”回答说：“这好像有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

鸟的羽毛，糟透了！”再问：“然而孔子的弟子子贡不正是这样干的吗？”回答说：“子贡为的是排难解纷，张仪、苏秦为的是谋取富贵，游说的目的不同。”有人问：“张仪、苏秦能不蹈前人旧辙，也算是卓越的人才吧？”回答说：“上古时舜帝对奸佞之人加以拒斥，能说不考虑才干吗？那种人才倒是有才，但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才干！”

[2]秦王使甘茂诛蜀相庄。

[2]秦王派甘茂诛杀蜀国国相陈庄。

[3]秦王、魏王会于临晋。

[3]秦王、魏王在临晋相会。

[4]赵武灵王纳吴广之女孟姚，有宠，是为惠后。生子何。

[4]赵武灵王娶吴广的女儿吴孟姚为惠后，十分宠爱她，生下儿子赵何。

六年（壬子、前309）

六年（壬子，公元前309年）

[1]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为右丞相。

[1]秦国设置丞相职务，任命樗里疾为右丞相。

七年（癸丑、前308）

七年（癸丑，公元前308年）

[1]秦、魏会于应。

[1]秦国、魏国在应城举行会议。

[2]秦王使甘茂约魏以伐韩，而令向寿辅行。甘茂令向寿还，谓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王迎甘茂于息壤而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其母织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孙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听也，请与子盟！”乃盟于息壤。秋，甘茂、庶长封帅师伐宜阳。

[2]秦王派甘茂去约定魏国共同进攻韩国，又让向寿作他的助手。甘茂命令向寿回国对秦王说：“魏国倒是听从了我的安排，不过我希望大王您不要进攻韩国！”秦王在息壤迎接甘茂，询问原因，甘茂回答说：“宜阳是个大县，其实应属郡一级。现在大王您下令面对多重险隘，不远千里，发兵进攻，是很困难的。鲁国有个与曾参同姓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他的母亲仍旧织布，泰然自若。等到先后来了三个人告诉她同样的事情，曾参母亲也扔下机杼，跳墙逃走了。我的贤良不如曾参，大王您对我的信任又不如曾参的母亲，猜疑我的人更不止三个人，所以我怕大王您将来也会有扔下机杼的举动。再说当年魏文侯任命乐羊为大将进攻中山国，三年才攻下。回来论功行赏，魏文侯向乐羊出示别人的指控书，多达一筐。乐羊一再叩头行礼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实在要归功于您信任啊！’现在我甘茂，是个寄居秦国的外籍人，樗里子、公孙将来抓住韩国的事情来攻击我，大王一定会听信他们。那时攻宜阳前功尽弃，结果是大王您背弃了与魏王的约定，而我遭受韩国国相公仲侈的怨恨。”秦王说：“我不会听他们的，可以和你起誓！”于是两人在息壤立下誓言。秋季，甘茂和名叫封的庶长率领大军前去攻打宜阳。

八年（甲寅、前307）

八年（甲寅，公元前307年）

[1]甘茂攻宜阳，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果争之。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 。”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公仲侈入谢于秦以请平。

[1]甘茂率军进攻宜阳，过了五个月还没有攻克。樗里子、公孙果然争相指责他。秦王便派人去召甘茂，想罢兵回国。甘茂只说：“息壤还在原来的地方。”秦王恍然大悟，说：“有这回事。”于是征发全部兵力去协助甘茂，结果杀死韩军六万人，攻陷宜阳。韩国相公仲侈只好来谢罪求和。

[2]秦武王好以力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八月，王与孟说举鼎，绝脉而薨；族孟说。武王无子，异母弟稷为质于燕，国人逆而立之，是为昭襄王。昭襄王母芈八子，楚女也，实宣太后。

[2]秦武王喜好习武较力，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说都先后做了大官。八月，秦王与孟说举大铜鼎时，用力过猛，血管破裂而死。孟说

及其家族被杀。秦武王没有儿子，异母弟弟嬴稷在燕国做人质，国中贵族于是迎回他立为秦昭襄王。秦昭襄王的母亲芈八子，是楚国女子，封为宣太后。

[3]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至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贤者察焉。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

赵武灵王向北进攻中山国，大兵经房子城，抵达代地，再向北直至大漠中的无穷，向西攻到黄河，登上黄华山顶，与大臣肥义商议让百姓穿短衣胡服，崐学骑马与射箭。他说："愚蠢的人会嘲笑我，但聪明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天下的人都嘲笑我，我也这样做，一定能把北方胡人的领地和中山国都夺过来！"于是带头改穿胡服。

国人皆不欲，公子成称疾不朝。王使人请之曰："家听于亲，国听于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议己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从政先信于贵，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孰图之也！"使者以报。王自往请之，曰："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微社稷之神灵，则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国中的士人有不少反对，公子成假称有病，不来上朝。赵王派人前去说服他："家事听从父母，国政服从国君，现在我向人民宣传改变服装，而叔父您不穿，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我徇私情。治理国家有一定章法，总以有利人民为根本；办理政事有一定常规，执行命令是最重要的。宣传道德要先针对卑贱的下层，而推行法令必须从贵族近臣做起。所以我希望能借助叔父您的榜样来完成改穿胡服的功业。"公子成拜谢道："我听说，中国是在圣贤之人教化下，用礼乐仪制，使远方国家前来游观，让四方夷族学习效法的地方。现在君王您舍此不顾，去仿效远方外国的服装，是擅改古代习惯、违背人心的举动，我希望您

慎重考虑。”使者回报赵王。赵王便亲自登门解释说：“我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面有燕国、东胡；西面是楼烦，与秦、韩两国接壤，如果没有骑马射箭的训练，怎么能守得住呢？先前中山国倚仗齐国的强兵，侵犯我们领土，掠夺人民，又引水围灌城，如果不是老天保佑，城几乎就失守了。此事先王深以为耻。所以我决心改变服装，学习骑射，想以此抵御四面的灾难，一报中山 国之仇。而叔父您一味依循中国旧俗，厌恶改变服装，已经忘记了城的奇耻大辱，我对您深感失望啊！”公子成翻然醒悟，欣然从命，赵王亲自赐给他胡服，第二天他便穿戴入朝。于是，赵王正式下达改穿胡服的法令，提倡学习骑马射箭。

九年（乙卯、前306）

<B/九年（乙卯，公元前306年）

[1]秦昭王使向寿平宜阳，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于王，以武遂复归之韩。向寿、公孙争之，不能得，由此怨谗甘茂。茂惧，辍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与魏讲而罢兵。甘茂奔齐。

[1]秦昭王派向寿去平抚宜阳，又令樗里子、甘茂去攻打魏国。甘茂向秦王建议，把武遂归还给韩国。向寿、公孙坚决反对，但未能阻止，于是怨恨甘茂。甘茂心中恐惧，便中断对魏国蒲阪的进攻，逃走了。樗里子只好与魏国讲和退兵。结果甘茂投奔到齐国去了。

[2]赵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 兵。

[2]赵王进攻中山国，兵抵宁葭；又向西攻打胡人，直至榆中。胡人的林胡王献马求和。赵王归来，派楼缓出使秦国，仇液出使韩国，王贲出使楚国，富丁出使魏国，赵爵出使齐国；命代相赵固主持胡人部落事务，召集胡兵。

[3]楚王与齐、韩合从。

[3]楚王与齐国、韩国订立同盟。

十年（丙辰、前305）

十年（丙辰，公元前305年）

[1]彗星见。

[1]天空出现彗星。

[2]赵王伐中山，取丹丘、爽阳、鸿之塞，又取、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以和。

[2]赵王进攻中山国，夺取丹丘、爽阳、鸿之塞，又攻占城、石邑、封岷龙、东垣。中山国只好献出四城求和。

[3]秦宣太后异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华阳君芈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薨，诸弟争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魏冉为将军，卫咸阳。是岁，庶长壮及大臣、诸公子谋作乱，魏冉诛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居于魏，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灭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为政，威震秦国。

[3]秦国宣太后异父弟为穰侯魏冉，同父弟为华阳君芈戎；秦王的同母弟为高陵君、泾阳君。其中魏冉最贤良，从秦惠王、秦武王时起，就担任要职。秦武王死后，各兄弟间争夺王位，只有魏冉能独力扶立秦昭王。秦昭王即位后，任命魏冉为将军，守卫咸阳。当年，名叫壮的庶长及大臣、诸公子阴谋作乱，被魏冉镇压下去；因受到牵连，惠文后被害死，悼武王后也离开秦国流落到魏国。与秦昭王不和的兄弟，全都被魏冉处死。因秦昭王年幼，宣太后便亲自管理国家，任用魏冉执政，使他的威势震慑全国。

十一年（丁巳、前304）

十一年（丁巳，公元前304年）

[1]秦王、楚王盟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

[1]秦王、楚王在黄棘会盟，秦国把上庸归还给楚国。

十二年（戊午、前303）

十二年（戊午，公元前303年）

[1]彗星见。

[1]天空出现彗星。

[2]秦取魏蒲阪、晋阳、封陵；又取韩武遂。

[2]秦国攻取魏国蒲阪、晋阳、封陵；又夺去韩国的武遂。

[3]齐、韩、魏以楚负其从亲，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横为质于秦以请救。秦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3]齐国、韩国、魏国因为楚国背叛抗秦同盟，联合出兵攻打楚国。楚王派太子芈横作为人质，向秦国求救。秦国派名叫通的客卿率军队援救楚国，三国联军于是退走。

十三年（己未、前302）

十三年（己未，公元前302年）

[1]秦王、魏王、韩太子婴会于临晋，韩太子至咸阳而归；秦复与魏蒲阪。

[1]秦王、魏王、韩国太子韩婴在临晋举行会议，韩国太子又前往秦国咸阳后才归去，秦国把蒲阪归还给魏国。

[2]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者，太子杀之，亡归。

[2]秦国有个大夫私下与楚国太子争斗，楚太子杀了他后，逃回楚国。

十四年（庚申、前301）

十四年（庚申，公元前301年）

[1]日有食之，既。

[1]出现日全食。

[2]秦人取韩穰。

[2]秦国夺取韩国穰城。

[3]蜀守辉叛秦，秦司马错往诛之。

[3]蜀地郡守嬴辉反叛秦国，秦国派司马错前去将他处死。

[4]秦庶长奂会韩、魏、齐兵伐楚，败其师于重丘，杀其将唐昧；遂取重丘。

[4]秦国派名叫奂的庶长联合韩、魏、齐三国出兵攻打楚国，在重丘大败楚军，杀死楚将唐昧，夺取重丘。

[5]赵王伐中山，中山君奔齐。

[5]赵王出兵攻打中山国，中山国君逃奔齐国。

十五年（辛酉、前300）

十五年（辛酉，公元前300年）

[1]秦泾阳君为质于齐。

[1]秦国泾阳君到齐国去充当人质。

[2]秦华阳君伐楚，大破楚师，斩首三万，杀其将景缺，取楚襄城。楚王恐，使太子为质于齐以请平。

[2]秦国派华阳君攻打楚国，大破楚军，杀死三万人，包括楚将景缺，夺取了襄城。楚王十分恐惧，把太子送到齐国，请求和解。

[3]秦樗里疾卒，以赵人楼缓为丞相。

[3]秦国樗里疾去世，任命赵国人楼缓为丞相。

[4]赵武灵王爱少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

[4]赵武灵王宠爱幼子赵何，想趁自己在世时立他为国君。

十六年（壬戌、前299）

十六年（壬戌，公元前299年）

[1]五月戊申，大朝东宫，传国于何。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肥义为相国，并傅王。武灵王自号“主父”。主父欲使子治国，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将自云中、九原南袭咸阳，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欲以观秦地形及秦王之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

[1]五月戊申（二十六日），赵王在东宫举行盛大仪式，把国君之位传给赵何。赵何祭祀宗庙之后，登位治理政事，他属下的大夫都成为朝廷大臣。又任命肥义为相国，并尊称为国君老师。赵武灵王自称“主父”。赵主父想让儿子在国中治事，身穿胡人服装率领文臣武将去攻打西北胡人领地。他计划从云中、九原向南袭击秦都咸阳，便自己扮作使者，前往秦国，想借此来侦察秦国地形及秦王的为人。秦王没有觉察，事后觉得此人相貌伟岸不凡，不像是臣子能有的风度，派人急忙去追赶他；而赵主父一行已经出了边关。经过一番盘问调查，秦国人才知道他就是赵主父，大惊失色。

[2]齐王、魏王会于韩。

[2]齐王、魏王在韩国相会。

[3]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兄弟，盟于黄棘，太子入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

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婚姻相亲；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

[3]秦国攻打楚国，夺取八座城市。秦王派人给楚王送信，写道：“起初我与你约定两国为兄弟之邦，在黄棘盟誓，派楚太子到秦国为人质，彼此关系欢洽。不料楚太子辱杀我的重臣，不辞而别，使我无比愤慨，才派兵攻入你的境内。现在听说你又让太子到齐国充当人质，以求和解。我国与你们楚国互相接壤，结为婚姻亲家，要是秦、楚关系如此恶化，就无法号令其他国家。我想与你在武关会面，当面约定，结成友好同盟。这是我真心的愿望！”

楚王患之，欲往恐见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诸侯之心，不可信也！”怀王之子兰劝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将军诈为王，伏兵武关，楚王至则闭关劫之，与俱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藩臣礼，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因不复许。秦人留之。

楚王十分为难，赴约怕落入圈套，不去又怕秦国更加恼怒。昭睢说：“大王不能去，应该赶快调兵固守。秦是虎狼之国，早有吞并各国的野心，决不可信任！”楚怀王的儿子芈兰却劝怀王去，于是怀王前往秦国。秦王让一位将军假扮为秦王，在武关伏下重兵，楚怀王一到便闭上关门，把他劫持到了西边的咸阳。又命令怀王朝拜秦国章台宫，行属国使臣的礼节，并逼迫怀王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怀王要求举行盟誓，秦王却坚持楚国先交出割地。楚怀王十分愤怒地斥责说：“秦王欺骗了我，还想用强暴逼迫我割地！”不再答应。秦国便把他扣留下来。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欲立王子之在国者。昭睢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齐王召群臣谋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齐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楚人立之。

楚国大臣十分震惊，互相商议说：“我们的君王扣在秦国回不来，被要胁岷割地，而太子又在齐国充当人质；如果齐国秦国一起算计我们，那楚国就完了。”便打算拥立一位在国内的王子继位为王。昭睢反对说：“君王和太子都被困在外国，现在我们违背君王的意旨去立其他儿子，实在不妥当。”于是假称楚王去世，到齐国去要求迎回太子。齐王召集群臣商议，有人建议：“不如扣下太子要求楚国割让淮河以北。”齐相说：“不可，如果楚国另立一王，我们就空有人质而落个天下指责的不义名声。”那人又说：“不怕，如果楚国新立一王，我们可以和新王作交易：‘给我下东国，我替你杀死太子，不然的话，我们就联合三个国家立太子为楚王。’”但齐王还是听从了国相的意见，归还楚太子，楚国便立太子为楚王。

[4]秦王闻孟尝君之贤，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请。孟尝君来入秦，秦王以为丞相。

[4]秦王听说孟尝君的贤德名望，派泾阳君为齐国人质，邀请孟尝君前来。孟尝君到了秦国，秦王任命他为丞相。

十七年（癸亥、前298）

十七年（癸亥，公元前298年）

[1]或谓秦王曰：“孟尝君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楼缓为相，囚孟尝君，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求解于秦王幸姬，姬曰：“愿得君狐白裘。”孟尝君有狐白裘，已献之秦王，无以应姬求。客有善为狗盗者，入秦藏中，盗狐白裘以献姬。姬乃为之言于王而遣之。王后悔，使追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时尚蚤，追者将至，客有善为鸡鸣者，野鸡闻之皆鸣。孟尝君乃得脱归。

[1]有人劝告秦王：“孟尝君做秦国丞相，一定会先照顾齐国而后才考虑秦国，秦国实在危险！”秦王于是仍任楼缓为丞相，囚禁孟尝君，想杀掉他。孟尝君派人向秦王宠爱的姬妾求情，姬妾说：“我希望得到你那件白狐皮袍。”孟尝君确实有件白狐皮袍，但已经献给了秦王，无法满足姬妾的要求。他的幕僚中有个人善于盗窃，便潜入秦宫藏库，盗出白狐皮袍送给那个姬妾。姬妾于是替孟尝君说情让秦王释放他回国。可是秦王又后悔了，就派人去追。孟尝君急急逃到边关，按照守关制度，要等鸡叫才能放行过客，而这时天色还早。秦王派来追的人

马上就到。幸亏孟尝君幕僚中有人善学鸡叫，四野的鸡一听他的叫声都引颈长鸣，孟尝君才得以出关脱身。

[2]楚人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秦王怒，发兵出武关击楚，斩首五万，取十六城。

[2]楚国通知秦国：“蒙上天神灵佑护，我们楚国又有君王了。”秦王恼羞成怒，发兵出武关进攻楚国，杀五万人，夺占十六座城。

[3]赵王封其弟为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尝数千人。有公孙龙者，善为坚白同异之辩，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鲁适赵，与公孙龙论臧三耳，龙甚辩析。子高弗应，俄而辞出，明日复见平原君。平原君曰：“畴昔公孙之言信辩也，先生以为何如？”对曰：“然。几能令臧三耳矣。虽然，实难！仆愿得又问于君：今谓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其亦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无以应。明日，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终必受诎。”

[3]赵王封弟弟赵胜为平原君。平原君好养士，门下的食客常有几千人。其中有个公孙龙，善于作“坚白同异”的辩论考证，平原君尊他为座上宾。孔穿从鲁国来到赵国，与公孙龙辩论“奴婢有三个耳朵”的观点，公孙龙辩解十分精微，孔穿无以对答，一会儿就告辞了。第二天他再见平原君，平原君问：“昨天公孙龙的一番论述头头是道，先生觉得如何？”回答说：“是的，他几乎能让奴婢真的长出三只耳朵来。说起来虽然如此，实际上是困难的。我想再请教您：现在论证三个耳朵十分困难，又非事实；论证两个耳朵十分容易而确属事实，不知道您将选择容易、真实的，还是选择困难、虚假的？”平原君也哑口无言。第二天，平原君对公孙龙说：“您不要再和孔穿辩论了，他的道理胜过言辞，而您的言辞胜过道理，最后肯定占不了上风。”

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邹子曰：“不可。夫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 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崐缴纫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衍不为也。”座皆称善。公孙龙由是遂诎。

邹衍路过赵国，平原君让他和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的观点。邹衍说：“不行。所谓辩论，应该区别不同类型，不相侵害；排列不同概念，不相混淆；抒发自己的意旨和一般概念，表明自己的观点，让别人理解，而不是困惑迷惘。如此，辩论的胜者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胜者也能得到他所追求的真理，这样的辩论是可以进行的。如果用繁文缛节来作为凭据，用巧言饰辞来互相诋毁，用华丽词藻来从偷换概念，吸引别人使之不得要领，就会妨害治学的根本道理。那种纠缠不休，咄咄逼人，总要别人认输才肯住口的作法，有害君子风度，我邹衍是绝不参加的。”在座的人听罢都齐声叫好。从此，公孙龙便受到了冷落。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四卷

周纪四 赧王中十八年（甲子、前297）

周纪四 周赧王十八年（甲子，公元前297年）

[1]楚怀王亡归。秦人觉之，遮楚道。怀王从间道走赵。赵主父在代，赵人不敢受。怀王将走魏，秦人追及之，以归。

[1]楚怀王逃脱看守，被秦国人发现，封锁通往楚国的道路。楚怀王从小路逃到了赵国，正逢赵主父外出在代郡，赵国官员不敢作主收留他。楚怀王又想逃奔魏国，却被秦国人追上，抓回秦国。

[2]鲁平公薨，子缗公贾立。

[2]鲁国鲁平公去世，其子姬贾即位为鲁缗公。

十九年（乙丑、前296）

十九年（乙丑，公元前296年）

[1]楚怀王发病，薨于秦，秦人归其丧。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

[1]楚怀王发病，死在秦国。秦国送回他的灵柩，楚国人见了都十分悲痛，像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各国诸侯因此也对秦国不满。

[2]齐、韩、魏、赵、宋同击秦，至盐氏而还。秦与韩武遂、与魏封陵以和。

[2]齐、韩、魏、赵、宋五国共同出兵攻打秦国，到了盐氏地方即行撤回。秦国把武遂归还韩国，把封陵归还魏国，以求和解。

[3]赵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3]赵主父视察新获取的领土，离开代郡，向西在西河会见楼烦王，接受了他的部队。

[4]魏襄王薨，子昭王立。

[4]魏国魏襄王去世，其子即位为魏昭王。

[5]韩襄王薨，子王咎立。

[5]韩国韩襄王去世，其子韩咎即位为韩王。

二十年（丙寅、前295）

二十年（丙寅，公元前295年）

[1]秦尉错伐魏襄城。

[1]秦国国尉司马错进攻魏国襄城。

[2]赵主父与齐、燕共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归，行赏，大赦，置酒，五日。

[2]赵主父与齐国、燕国联合灭掉中山国，把中山王迁到肤施居住。赵主父回来后，论功行赏，大赦罪人，设酒庆祝，全国欢宴五天。

[3]赵主父封其长子章于代，号曰安阳君。

[3]赵主父把长子赵章封到代，号称安阳君。

安阳君素侈，心不服其弟。主父使田不礼相之。李兑谓肥义曰：“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田不礼忍杀而骄，二人相得，必有阴谋。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不顾其害，难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而祸之所集也。子何不称疾毋出而传政于公子成，毋为祸梯，不亦可乎！”肥义曰：“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易而虑，坚守一心，以殁而世！’义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孰大焉！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则有赐而忠我矣。虽然，吾言已在前矣，终不敢失！”李兑曰：“诺，子勉之矣！吾见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

安阳君平素为人骄横，内心对弟弟立为王十分不服。赵主父派田不礼做他的国相。李兑对肥义说：“公子赵章身强力壮而怀有野心，党羽众多而贪欲极大，田不礼又残忍好杀，十分狂妄，两人互相勾结，必定会图谋不轨。小人有了野心，就要轻举妄动，他只看到想获取的利益，看不到带来的危害。一场灾难就在眼前了。你身居要职，权势很大，你将成为动乱的由头，灾祸也将集中在你身上。你何不称病不出，把朝政交给公子赵成去处理，免得被祸事牵连。这样不好吗！”肥义说：“当年赵主父把赵王嘱托给我，说：‘不要改变你的宗旨，不要改变你的心意，要坚守一心，至死效忠！’我再三拜谢承命并记录在案。现在如果怕田不礼加祸于我而忘掉当年的记录，就是莫大的背弃。俗话说崐：‘面对复生的死者，活着的人无需感到惭愧。’我要维护我的诺言，哪能光顾保全生命！你对我的建议是一片好心，但是我

已有誓言在先，决不敢放弃！”李兑说：“好，你勉力而为吧！能见到你恐怕只有今年了。”说罢流泪而出。

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肥义谓信期曰：“公子章与田不礼声善而实恶，内得主而外为暴，矫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难为也。今吾忧之，夜而忘寐，饥而忘食，盗出入不可以不备。自今以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以身先之，无故而后王可入也。”信期曰：“善。”

李兑几次入见公子赵成，商议防备田不礼。肥义对信期说：“公子赵章与田不礼语言动听而本质凶恶，在内讨得主父的欢心，在外恣意施暴。他们一旦假借主父的命令来发动政变，是很容易得手的。现在我忧虑此事，已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强盗在身边出入不能不防！从此以后，有人奉主父命来召见赵王必须先见我的面，我将先前往，没有变故，赵王才能去。”信期说：“好。”

主父使惠文王朝群臣而自从旁窥之，见其长子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公子章于代。计未决而辍。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田不礼以其徒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高信即与王战。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是时惠文王少，成、兑专政。

赵主父让赵惠文王朝见群臣，自己在旁边窥察，只见当哥哥的赵章反而俯首称臣，无精打采地听高高在上的弟弟赵何训示，心中有些不忍，于是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让赵章在代郡称王，但这个计划还没有最后决定就搁置起来。赵主父和赵王出游沙丘，分别住在两个行宫里。赵章、田不礼乘机率领门徒作乱，他们假称赵主父的命令召见赵王，肥义先进去，被杀死。高信便与赵王一同抵抗。公子赵成与李兑从国都邯郸赶来，发动四邑的军队入宫镇压叛乱，杀死赵章及田不礼，处死全部党羽。公子赵成担任相国，称为安平君；李兑被任命为司寇。当时赵惠文王还年幼，政权都掌握在公子赵成、李兑手中。

公子章之败也，往走主父；主父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公子章死，成、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之，令：“宫中人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而食之。三月馀，饿死沙丘宫。主父定死，乃发丧赴诸侯。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

乃废太子章而立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

赵章败退的时候，逃到赵主父那里，赵主父开门接纳了他。公子赵成、李兑于是带兵包围了赵主父的行宫。杀死赵章后，公子赵成、李兑商议道：“我们为追杀赵章，竟包围了主父的行宫，如此大罪，要是撤兵回去，会被满门抄斩的！”于是又下令围住赵主父行宫，宣布：“宫中人晚出来的杀！”宫中的人听见命令全部逃出，赵主父想出来却不被准许，又得不到食物，只好捕捉幼鸟吃，三个多月后，他终于饿死在沙丘行宫中。直到赵主父确死无疑，赵国才向各国报告丧事。起初，赵主父定长子赵章为太子，后来他娶了美女吴娃，十分宠爱，曾经几年不出宫上朝。生下儿子赵何后，便废去太子赵章，立赵何为太子。吴娃死后，赵主父对赵何的偏爱也逐渐减退，又可怜起原来的太子，想立两个王。他总是犹豫不决，所以引起了内乱。

[4]秦楼缓免相，魏冉代之。

[4]秦国罢免楼缓的丞相，由魏冉代任。

二十一年（丁卯、前294）

二十一年（丁卯，公元前294年）

[1]秦败魏师于解。

[1]秦国在解击败魏国军队。

二十二年（戊辰，前293）

二十一年（戊辰，公元前293年）

[1]韩公孙喜、魏人伐秦。穰侯荐左更白起于秦王以代向寿将兵，败魏师、韩师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级，虏公孙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为国尉。

[1]韩国派大将公孙喜联合魏国攻打秦国。秦国穰侯把任左更之职的白起推荐给秦王，代替向寿统率秦军，结果在伊阙大败韩、魏联军，杀死二十四万人，活捉公孙喜，夺取五座城。秦王便任命白起为国尉。

[2]秦王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愿王之饬士卒，得一岴乐战！”楚王患之，乃复与秦和亲。

[2]秦王送信给楚王，写道："楚国背叛了秦国，秦国将率领各国来讨伐楚国，希望你整顿好军队，我们痛痛快快地打一仗！"楚王十分恐惧，只好再与秦国修好结亲。

二十三年(己巳、前292)

二十三年（己巳，公元前292年）

[1]楚襄王迎妇于秦。

[1]楚襄王从秦国迎娶新娘。

臣光曰：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雠！乌呼，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论之曰："夫道，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

臣司马光曰：秦国真是太不讲道理了，害死楚怀王又逼迫其子楚襄王；楚国也太不争气了，忍下杀父之仇而与敌人通婚！呜呼！楚国君王如果能坚持正确的治国之道，对臣下任用得人，秦国虽然强大，又怎能肆意欺凌它呢！荀况说得好："治国之道，善于掌握则仅有百里方圆的地方也可以独立于天下，不善于掌握哪怕像楚国有六千里国土也只能被仇人所驱使。"所以君王不认真讲求治国之道，只一味制造声势，正是走向危亡的原因。

[2]秦魏冉谢病免，以客卿烛寿为丞相。

[2]秦国魏冉因病辞去职务，以客卿烛寿为丞相。

二十四年（庚午、前291）

二十四年（庚午，公元前291年）

[1]秦伐韩，拔宛。

[1]秦国进攻韩国，攻克宛。

秦烛寿免。魏冉复为丞相，封于穰与陶，谓之穰侯。又封公子于宛，公子悝于邓。

秦国免去烛寿职务，魏冉再度出任丞相，受封穰、陶两地，称为穰侯。秦国又把宛封给公子，把邓封给公子悝。

二十五年（辛未、前290）

二十五年（辛未，公元前290年）

[1]魏入河东地四百里、韩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

[1]魏国把河东地方圆四百里、韩国把武遂地方圆二百里献给秦国。

[2]魏芒卯始以诈见重。

[2]魏国芒卯以诈术开始受到重用。

二十六年（壬申、前289）

二十六年（壬申，公元前289年）

[1]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错伐魏，至轵，取城大小六十一。

[1]秦国派大良造白起、客卿司马错进攻魏国，抵达轵地，夺取大小城镇六十一座。

二十七年（癸酉、前288）

二十七年（癸酉，公元前288年）

[1]冬，十月，秦王称西帝，遣使立齐王为东帝，欲约与共伐赵。苏代自燕来，齐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愿王受之而勿称也。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后也。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且伐赵孰与伐桀宋利？今王不如释帝以收天下之望，发兵以伐桀宋，宋举则楚、赵、梁、卫皆惧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谓以卑为尊也。"齐王从之，称帝二日而复归之。十二月，吕礼自齐入秦。秦王亦去帝，复称王。

[1]冬季，十月，秦王自称西帝，派使者建议齐王立为东帝，想约定两国共同进攻赵国。苏代从燕国前来，齐王便问他："秦国派魏冉来劝我帝，你的意见如何？"苏代回答说："我建议大王先予以接受，但暂时不称帝。秦王称帝后，天下如果不表示反对，大王再称帝，也不算晚。秦王 称帝如果遭到天下指责，大王就不再称帝，趁势收买天下人心，这是个大资本。况且进攻赵国与进攻有夏桀恶名的宋国，哪个有利呢？现在大王不如暂时放弃帝号以使天下归心，然后发兵讨伐'桀宋'，征服宋国后，楚国、赵国、魏国、卫国都会恐崵惧臣服。这样，我们名义上尊重秦国而让天下去憎恨它，正是齐国反卑为尊的计策。"齐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只称帝两天便放弃了。十二月，吕礼从齐国到秦国，秦王也去掉帝号，仍旧称王。

[2]秦攻赵，拔杜阳。

[2]秦国攻打赵国，攻克杜阳。

二十八年（甲戌、前287）

二十八年（甲戌，公元前287年）

[1]秦攻赵，拔新垣、曲阳。

[1]秦国攻打赵国，夺取新垣、曲阳。

二十九年 （乙亥、前286）

二十九年（乙亥，公元前286年）

[1]秦司马错击魏河内。魏献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归之魏。

[1]秦国派司马错攻击魏国河内，魏国献出安邑求和，秦国将城内人民驱赶回魏国。

[2]秦败韩师于夏山。

[2]秦国在夏山打败韩国军队。

[3]宋有雀山于城之陬。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灭滕，伐薛，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与齐、魏为敌国，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以示威服鬼神。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之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天下之人谓之"桀宋"。齐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于温。

[3]宋国发生雀鸟在城边生下鹞鹰的怪事，太史卜了一卦，说："吉利。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宋康王大喜，起兵灭掉滕国，攻占薛地，向东击败齐国，夺取五座城，向南战胜楚国，占地方圆三百里，向西打垮魏军，宋国一时成为可与齐国、魏国相匹敌的国家，宋康王对成就霸业更加自信。他想早日完成霸业，便射天鞭地，砍倒神坛后烧毁，以表示自己的声威可以镇慑鬼神。他在宫室中整夜饮酒，令室中的人齐声高呼万岁，大堂上的人闻声响应，堂下的人接着响应，门外的人又继续响应，以至于国中没有人敢不呼万岁。天下的人都咒骂他是"桀宋"。齐王趁机起兵征伐宋国，人民四下逃散，弃城不守。宋王只好逃往魏国，死于温地。

三十年（丙子、前285）

三十年（丙子，公元前285年）

[1]秦王会楚王于宛，会赵王于中阳。

[1]秦王与楚王在宛相会，与赵王在中阳相会。

[2]秦蒙武击齐，拔九城。

[2]秦国派蒙武攻击齐国，夺取九座城。

[3]齐王既灭宋而骄，乃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狐正议，斫之檀衢。陈举直言，杀之东闾。

[3]齐王灭掉宋国后十分骄傲，便向南侵入楚国，向西攻打赵、魏、韩国，想吞并东西二周，自立为天子。狐义正辞严地劝谏他，被斩首于檀台大路上。陈举直言不讳地劝止，被杀死在东门。

燕昭王日夜抚循其人，益以富实，乃与乐毅谋伐齐。乐毅曰：“齐，霸国之馀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约赵及楚、魏。”于是使乐毅约赵，别使使者连楚、魏，且令赵啖秦以伐齐之利。诸侯害齐王之骄暴，皆争合谋与燕伐齐。

燕昭王却日夜安抚教导百姓，使燕国更加富足，于是他与乐毅商议进攻齐国。乐毅说：“齐国称霸以来，至今有余力，地广人多，我们独力攻打不易。大王一定要讨伐它，不如联合赵国及楚、魏三国。”燕王便派乐毅约定赵国，另派使者联系楚国、魏国，再让赵国用讨伐齐国的好处引诱秦国。各国苦于齐王的骄横暴虐，都争相赞成参加燕国的攻齐战争。

三十一年（丁丑、前284）

三十一年（丁丑，公元前284年）

[1]燕王悉起兵，以乐毅为上将军。秦尉斯离帅师与三晋之师会之。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并将秦、魏、韩、赵之兵以伐齐。齐王悉国中之众以嶇拒之，战于济西，齐师大败。乐毅还秦、韩之师，分魏师以略宋地，部赵师以收河间。身率燕师，长驱逐北。剧辛曰：“齐大而燕小，赖诸侯之助以破其军，宜及时攻取其边城以自益，此长久之利也。今过而不攻，以深入为名，无损于齐，无益于燕而结深怨，后必悔之。”乐毅曰：“齐王伐功矜能，谋不逮下，废黜贤良，信任谄谀，政令戾虐，百姓怨怼。今军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过恤下

而抚其民，则难虑也。”遂进军深入。齐人果大乱失度，王出走。乐毅入临淄，取宝物、祭器，输之于燕。燕王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为昌国君，遂使留徇齐城之未下者。

[1]燕王调动全部兵力，以乐毅为上将军。秦国尉斯离率军队与韩、赵、魏联军也前来会合。赵王把相国大印授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秦、魏、韩、赵大军发动进攻。齐王集中国内全部人力进行抵御，双方在济水西岸大战。齐国军队大败。乐毅便退回秦国、韩国军队，令魏国军队分兵进攻宋国旧地，布署赵国军队去收复河间。自己率领燕军，由北长驱直入齐国。剧辛劝说道：“齐国大，燕国小，依靠各国的帮助我们才打败齐军，应该及时地攻取边境城市充实燕国领土，这才是长久的利益。现在大军过城不攻，一味深入，既无损于齐国又无益于燕国，只能结下深怨，日后必定要后悔。”乐毅说：“齐王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不与下属商议，又罢黜贤良人士，专门信任谀谄小人，政令贪虐暴戾，百姓十分怨愤。现在齐国军队已溃不成军，如果我们乘胜追击，齐国百姓必然反叛，内部发生动乱，齐国就可以收拾了。如果不抓住时机，等到齐王痛改前非，体贴臣下而抚恤百姓，我们就难办了。”于是下令进军深入齐国。齐国果然大乱，失去常度，齐王出逃。乐毅率军进入齐都临淄，搜刮宝物和祭祀重器，运回燕国。燕王亲自到济水上游去慰劳军队，颁行奖赏，犒劳将士；燕王封乐为昌国君，让他留在齐国进攻其余未克的城市。

齐王出亡之卫，卫君辟宫舍之，称臣而共具。齐王不逊，卫人侵之。齐王去奔邹、鲁，有骄色；邹、鲁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为齐相。淖齿欲与燕分齐地，乃执王而数之曰：“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间，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当阙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则闻其声，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齿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当阙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诫焉，何得无诛！”遂弑王于鼓里。

齐王出逃到卫国，卫国国君让出宫殿给他居住，向他称臣并供给日常用度。齐王却傲慢不逊，卫国人气愤地攻击他，齐王又出奔到邹、鲁国，仍旧面有骄色；邹、鲁两地闭门不纳，齐王又出奔莒地。楚国派淖齿率军前来救援齐王，被任命为齐相。淖齿却想与燕国瓜分齐

国，于是抓住齐王数说他的罪过：“千乘、博昌之间的方圆几百里地，下血雨浸湿衣服，你齐王知道吗？”齐王回答：“知道。”“嬴、博之间，大地崩塌，泉水上涌，你齐王知道吗？”回答：“知道。”“有人堵着宫门哭泣，却不见人影，离开时又音响可闻，齐王你知道吗？”回答：“知道。”淖齿说：“天降血雨，是上天警告你；地崩泉涌，是大地警告你；人堵着宫门哭，是人心在警告你。天、地、人都警告，而你却不知改悔，你还想不死吗！”于是在鼓里这个地方将齐王处死。

荀子论之曰：国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宋献是也。

荀况论之曰：国家，集中了天下的利益和权势。有道行的人主持，可以得到大的安乐，大的荣耀，成为幸福的源泉。无道行的人主持，却带来大的危险，大的拖累，有君王的地位还不如没有；等到形势极度恶化，他即使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做不到了。齐王、宋康王便是如此。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所以治理国家的君主如果提倡礼义，就可以称王，树立信誉就可以称霸，玩弄权术则必然灭亡。

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响之者，则举崛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基定也。基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国济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领导国家提倡礼义，就无人可以加害于他。即使做一件坏事、杀一个无辜的人便可以得到天下，仁爱的人也不会去干。君主守定意志，维护国家，坚如磐石，以此礼待他人，就可以产生众多的仁人志士。以此条陈布置国家刑事法律，就可以制定出良好的法律。君主极力如此主张，再率领群臣以身作则，就可以树立起礼义的风尚。这样，属下能够以礼义纲常尊崇上司，统治基础就稳定了，基础稳定国家便安定，国家安定则天下平定。因此说：用国家的权力推行礼义，一天就

可以做到众人皆知，商汤王、周武王便是如此，即所谓的以提倡礼义而称王。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具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即使道德还未达到完美，礼义也没有做到完善，然而已经可以掌握治理天下的大致条理。做到赏罚分明，取得天下的信任，使臣属清楚地看到它的重要性。政令一经颁布，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欺骗百姓；条约已经缔结，不管有利还是无利，都不欺骗合作的邻国。这样，才能军队强劲，城池坚固，使敌对国家畏惧。国家的方针一贯而明确，友邦就予以信任。即使是偏僻的小国，也可以威震天下。春秋时期的齐、晋、宋、秦、楚五霸主便是如此，即所谓的以树立信誉而称霸。

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带领国家追逐功利，不申张正义，不遵守信用，唯利是图；对内不惜为 了一点小利去欺骗人民，对外为了追求大的利益不怕欺骗友邦。对内不好好治理自己已有的东西，却常常觊觎别人的成果。这样，臣下百姓就无不以奸诈之心对待上司。上欺下，下瞒上，于是上下关系分崩离析。这样，便使敌对国家轻视，友好国家不信任，权术泛滥而国家日益削弱，走向极端，终于灭亡，齐王、孟尝君便是如此。齐王要强大齐国，不去提倡礼义，不去修明政治，不去统一天下的思想，只是成年累月地骑马在外面征战。所以齐国强大的时候，向南能够打

败楚国，向西能够逼迫秦国，向北可以战胜燕国，在中原能够征服宋国。然而燕国、赵国一旦群起而攻齐，便如摧枯拉朽。齐王身死国亡，成为天下共同声讨的对象，后世提起暴君总要举他为例。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崇尚礼义而沉溺权术。

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以上三种，贤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地加以抉择，仁人志士必须认真地予以辨明。善于抉择的人可以控制别人，不善于抉择的人则被别人控制。

[2]乐毅闻昼邑人王贤，令军中环昼邑三十里无入。使人请，谢不往。燕人曰："不来，吾且屠昼邑！"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国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与其不义而生，不若死！"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而死。燕师乘胜长驱，齐城皆望风奔溃。乐毅修整燕军。禁止侵掠，求齐之逸民，显而礼之。宽其赋敛，除其暴令，修其旧政，齐民喜悦。乃遣左军渡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馀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馀人。六月之间，下齐七十馀城，皆为郡县。

[2]乐毅听说昼邑人王贤良，下令围绕昼邑三十里周围不得进入军队，又派人请王，王辞谢不去。燕国人威胁说："你要是不来，我们就在昼邑屠城！"王叹息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国破君亡，我不能使岷之保存，而自身又被燕人逼迫，我与其苟且偷生，不如一死！"于是把脖子系在树枝上，纵身一跃，自尽而死。燕国军队乘胜长驱直入，齐国大小城市望风崩溃。乐毅整肃燕军纪律，禁止侵掠，寻访齐国的隐士高人，致以荣誉礼待。还放宽人民赋税，革除苛刻的法令，恢复齐国旧的良好传统，齐国人民都十分喜悦。乐毅于是调左军在胶东东莱渡过胶水；前军沿泰山脚下向东到达渤海，进攻琅邪；右军循着黄河、济水而下，屯扎在东阿、鄄城，与魏国军队相连；后军沿北海镇抚千乘，中军占据临淄，镇守齐国国都。他还亲至城郊祭祀齐桓公、管仲，表彰齐国的贤良人才，赐封修治王的陵墓。经过收敛人心，齐国人接受燕国所封君号、领取俸禄的有二十余人；

接受燕国爵位的有一百多人。六个月之内，燕军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都设立郡县治理。

[3]秦王、魏王、韩王会于京师。

[3]秦王、魏王、韩王在周朝京师相会。

三十二年（戊寅、前283）

三十二年（戊寅，公元前283年）

[1]秦、赵会于穰。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还。

[1]秦国、赵国在穰地举行会议。秦国攻克魏国安城，一直打到魏国首都大梁才退回。

[2]齐淖齿之乱，王子法章变姓名为莒太史敫家佣。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常人，怜而常窃衣食之，因与私通。王孙贾从王，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门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处，汝尚何归焉！"王孙贾乃入市呼曰："淖齿乱齐国，杀王。欲与我诛之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与攻淖齿，杀之。于是齐亡臣相与求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己，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为齐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国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2]齐国发生淖齿杀王之乱时，齐王的儿子田法章改名易姓躲到莒地太史敫家做雇工。太史敫的女儿惊奇田法章的像貌伟岸，认为不是普通人的气质，便可怜他，常常私下送给他衣服和食物，久而久之，两人已暗中结为夫妻。王孙贾是齐王的随臣，乱中找不到主子的下落，他的母亲说："你早出晚归，我倚着大门盼望；你夜出不回，我靠着街门等待。你如今服侍君王，君王离开了，你却不知道他的下落，你还回来做什么！"王孙贾便来到集市振臂高呼："淖齿搞乱齐国，杀害王。愿意和我一起去干掉他的就把右臂伸出来！"集市上的人有四百多人随他前去攻击淖齿，把他杀掉了。于是齐国的大臣们四下搜寻齐王的儿子，想立他为王。田法章害怕人们加害自己，过了很久才敢自己说明身份，于是大家拥立他为齐王，坚守莒城以抵抗燕军。在全国宣布："齐王已经在莒地即位了！"

[3]赵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请易以十五城。赵王欲勿与，畏秦强；欲与之，恐见欺。以问蔺相如，对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

许，曲在我矣。我与之璧而秦不与我城，则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臣愿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请完璧而归之！”赵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无意偿赵城。相如乃以诈给秦王，复取璧，遣从者怀之，间行归赵，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以为贤而弗诛，礼而归之。赵王以相如为上大夫。

[3]赵王得到楚国宝玉和氏璧，秦昭王想要，愿意用十五座城来交换。赵王想不给他，又畏惧秦国的强大；给他，又怕被秦王欺骗。便征求蔺相如的意见。蔺相如回答说："秦国用城来换宝玉而大王不允许，是我们理屈。而我们给他宝玉，他不给我们城，是秦国理屈。衡量两种办法，我看宁可让秦国在道义上有负于我们。我愿护持宝玉前去，假如秦国不交出城来，我一定能完璧归赵。"赵王便派他前往。蔺相如到了秦国，看出秦王并无真意用城来换赵国的宝玉，就哄骗秦王，取回和氏璧，派随从藏在怀中，从小道潜回赵国，而他自己留下来听任秦王的处置。无奈之际，秦王只好称赞蔺相如的贤能，不但不杀他，反而以礼相待，送他回国。蔺相如回到赵国，赵王封他为上大夫。

[4]卫嗣君薨，子怀君立。嗣君好察微隐，县令有发褥而席弊者，嗣君闻之，乃赐之席。令大惊，以君为神。又使人过关市，赂之以金，既而召关市，问有客过与汝金，汝回遣之；关市大恐。又爱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爱重以壅己也，乃贵薄疑以敌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参也。"

[4]卫国卫嗣君去世，其子即位为卫怀君。卫嗣君在位时喜好侦察别人的岷隐私。有个县令曾掀开褥子，露出下面的破席子。卫嗣君听说了，便赏赐给他一领新席。县令大惊，以为国君料事如神。卫嗣君还曾派人经过关卡，用金钱贿赂掌关的官员。事后把掌关官员召来，指令说有客人过关时给了你金了，你快退回去。掌关官员十分惊恐。卫嗣君还宠爱泄姬，器重臣子如耳，但又怕这两人因受到宠爱器重而敢于欺瞒自己，于是提升另一个臣子薄疑来与如耳匹敌，尊崇魏妃来与泄姬分庭抗礼，说："以此可互相参列比较。"

荀子论之曰：成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

荀况论曰：卫成侯和卫嗣君，都是斤斤计较的小器量国君，没有做到招揽民心。郑国大臣子产，能招揽民心，但没有做到为政精明。齐国大臣管仲，能为政精明，但没有做到倡导礼义。由此而见，倡导礼义的人才能称王，治政精明的人可以使国家富强，招揽民心的人可以使国家安定，而搜刮者只能灭亡。

三十三年（己卯、前282）

三十三年（己卯，公元前282年）

[1]秦伐赵，拔两城。

[1]秦国攻打赵国，夺取两座城。

三十四年（庚辰、前281）

三十四年（庚辰，公元前281年）

[1]秦伐赵，拔石城。

[1]秦国又攻打赵国，夺取石城。

[2]秦穰侯复为丞相。

[2]秦穰侯魏冉再任丞相。

[3]楚欲与齐、韩共伐秦，因欲图周。王使东周武公谓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图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何不可图？”武公曰：“西周之 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然，攻之者名为弑君。然而犹有欲攻之者，见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犹攻之；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万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诎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器南，则兵至矣！”于是楚计辍不行。

[3]楚国想联合齐国、韩国共同进攻秦国，顺便灭掉周王朝。周王派东周的武公对楚国任令尹职的昭子说：“周朝可不能算计。”昭子说：“要说算计周朝，那是没有的事。尽管如此，我想问你，周朝为什么不能灭掉？”武公回答：“西周现在的地盘，取长补短，也不过方圆一百里。抢占这块地方并不足以使哪个国家富强，得到那里的百姓也不足以壮大军队。但西周却有天下共同拥戴的宗主名义，谁攻打它，谁就是犯上作乱。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想去攻占它，是何原因呢？就是因为古代传下来的祭祀重器在那里。老虎的肉腥臊而又有尖牙利

爪，仍有人猎取它；山林中的麋鹿没有爪牙之利，假如再给它披上一张诱人的虎皮，人们猎取它的欲望一定会增加万倍。楚国的情形正是这样，分割楚国的领土，足以使自己富庶；讨伐楚国的名义，又足以有尊崇周王室的声名。楚国要是残害了天下共同拥戴的周王朝，占有了夏、商、周三代相传的礼器，你刚把礼器运回南方，各国证讨的大兵也就到了！”令尹昭子觉得言之有理，于是放弃了楚国原来的打算。

三十五年（辛巳、前280）

三十五年（辛巳，公元前280年）

[１]秦白起败赵军，斩首二万，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献汉北及上庸地。

[１]秦国大将白起打败赵国军队，杀死二万人，夺取代地光狼城。秦国又派司马错调动陇西军队，从蜀地进攻楚国黔中郡，予以攻占。楚国被迫献出汉水以北及上庸地方。

三十六年（壬午、前279）

三十六年（壬午，公元前279年）

[1]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

[1]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占领鄢、邓、西陵等地。

[2]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愿为好会于河外渑池。赵王欲毋行，廉颇、蔺相岷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以绝秦望。”王许之。

[2]秦王派使者通知赵王，愿意在黄河外的渑池和好相会。赵王不想赴会，廉颇、蔺相如建议说：“大王若是不去，就显得赵国懦弱而又胆怯。”赵王于是决定前往，由蔺相如随行。廉颇送到边境，与赵王告别时说：“大王此行，估计加上路程时间，到会议仪式全部结束，不超过三十天就会回来，如果超过三十天您还没有回来，请允许我们立太子为赵王，以断绝秦国的要挟念头。”赵王同意。

会于渑池。王与赵王饮，酒酣，秦王请赵王鼓瑟，赵王鼓之。蔺相如复请秦王击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臣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怿，为一击

缶。罢酒，秦终不能有加于赵；赵人亦盛为之备，秦不敢动。赵王归国，以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渑池相会，秦王与赵王饮酒。酒兴之间，秦王请赵王表演鼓瑟，赵王便演奏了。蔺相如也请秦王表演敲击瓦盆的音乐，秦王却不肯。蔺相如厉色说道："在五步之内，我就可以血溅大王！"秦王左右卫士想上前杀死蔺相如，蔺相如怒目喝斥，左右人都畏缩不敢行动。秦王只好非常不情愿地敲了一下瓦盆。直到酒宴结束，秦国始终不能对赵国加以非分之求。再加上赵国人也早有军队戒备，秦国到底没敢轻举妄动。赵王回国，加封蔺相如为上卿之职，地位在大将廉颇之上。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素贱人，徒以口舌而位居 我上，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之，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争列。出而望见，辄引车避匿。其舍人皆以为耻。相如曰："子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至门谢罪，遂为刎颈之交。

廉颇不满地说："我作为赵国大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原不过是下层小民，只以能说善辩而位居我之上，我实在感到羞耻，忍不下这口气！"便宣称："我遇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一番！"蔺相如听说后，不愿意和他遇见。每逢上朝，常常称病，不和廉颇去争排列顺序。出门在外，远远望见廉颇的车驾，便令自己的车回避。蔺相如的门客下属都感到十分羞耻。蔺相如对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的威严比得上秦王吗？"回答都说："比不上。"蔺相如说："面对秦王那么大的威势，我都敢在他的朝廷上叱责他，羞辱他的群臣，我虽然无能，难道单单怕廉将军吗！我是考虑到：强暴的秦国之所以还不敢大举进犯赵国，就是因为我和廉将军在。我们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我所以避让，是先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而后才去想个人的私怨啊！"廉颇听说了这番话十分惭愧，便赤裸着上身到蔺相如府上来负荆请罪，两人从此结为生死之交。

[3]初，燕人攻安平，临淄市掾田单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铁笼傅车。及城溃，人争门而出，皆以折车败，为燕所擒；独田单宗人以铁

笼得免，遂奔即墨。是时齐地皆属燕，独莒、即墨未下，乐毅乃并右军、前军以围莒，左军、后军围即墨。即墨大夫出战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是多智习兵。"因共立以为将以拒燕。乐毅围二邑，期年不克，乃令解围，各去城九里而为垒，令曰："城中民出者勿获，困者赈之，使即旧业，以镇新民。"三年而犹未下。或谗之于燕昭王曰："乐毅智谋过人，伐齐，呼吸之间克七十馀城，今不下者两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齐人，南面而王耳。今齐人已服，所以未发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齐多美女，又将忘其妻子。愿王图之！"昭王于是置酒大会，引言者而让之曰："先王举国以礼贤者，非贪土地以遗子孙也。遭所传德薄，不能堪命，国人不顺。齐为无道，乘孤国之乱以害先王。寡人统位，痛之入骨，故广延群臣，外招宾客，以求报雠；其有成功者，尚欲与之同共燕国。今乐君亲为寡人破齐，夷其宗庙，报塞先仇，齐国固乐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乐君若能有齐，与燕并为列国，结欢同好，以抗诸侯之难，燕国之福，寡人之愿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斩之。赐乐毅妻以后服，赐其子以公子之服；辂车乘马，后属百崐两，遣国相奉而致之乐毅，立乐毅为齐王。乐毅惶恐不受，拜书，以死自誓。由是齐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莫敢复有谋者。

[3]当初，燕国军队攻打齐国安平时，临淄市的一个小官田单正在城中，他预先让家族人都用铁皮包上车轴头。待到城破，人们争相涌出城门，都因为车轴互相碰断，车辆损坏难行，被燕军俘虏，只有田单一族因铁皮包裹车轴得以幸免，逃到了即墨。当时齐国大部分地区都被燕军占领，仅有莒城、即墨未沦陷。乐毅于是集中右军、前军包围莒城，集中左军、后军包围即墨。即墨大夫出战身亡。即墨人士说："安平之战，田单一族人因铁皮包轴得以保全，可见田单足智多谋，熟悉兵事。"于是共同拥立他为守将抵御燕军。乐毅围攻两城，一年未能攻克，便下令解除围攻，退至城外九里处修筑营垒，下令说："城中的百姓出来不要抓捕他们，有困饿的还要赈济，让他们各操旧业，以安抚新占地区的人民。"过了三年，城还未攻下。有人在燕昭王面前挑拨说："乐毅智谋过人，进攻齐国，一口气攻 克七十余城。现在只剩两座城，不是他的兵力不能攻下，之所以三年不攻，就是他想倚仗兵威来收服齐国人心，自己好南面称王而已。如今齐国人心已服，他之所以还不行动，就是因为妻子、儿子在燕国。况且齐国多有

美女，他早晚将忘记妻子。希望大王早些防备！”燕昭王听罢下令设置盛大酒宴，拉出说此话的人斥责道：“先王倡导全国礼待贤明人才，并不是为了多得土地留给子孙。他不幸遇到继承人缺少德行，不能完成大业，使国内人民怨愤不从，无道的齐国趁着我们国家动乱得以残害先王。我即位以后，对此痛心疾首，才广泛延请群臣，对外招揽宾客，以求报仇。谁能使我成功，我愿意和他分享燕国大权。现在乐毅先生为我大破齐国，平毁齐国宗庙，报却了旧仇，齐国本来就应归乐先生所有，不是燕国该得到的。乐先生如果能拥有齐国，与燕国成为平等国家，结为友好的邻邦，抵御各国的来犯，这正是燕国的福气、我的心愿啊！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呢！”于是将挑 拨者处死。又赏赐乐毅妻子以王后服饰，赏赐他的儿子以王子服饰，配备君王车驾乘马，及上 百辆属车，派宰相侍奉送到乐毅那里，立乐毅为齐王。乐毅十分惶恐，不敢接受，一再拜谢，写下辞书，并宣誓以死效忠燕王。从此齐国人敬服燕国乐毅的德义，各国也畏惧他的信誉，没有再敢来算计的。

顷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与燕新王有隙，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 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赵。燕将士由是愤惋不和。

不久，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惠王从当太子时，就与乐毅有矛盾。田单听说了，便派人去燕国用反间计，散布说：“齐王已经死了，齐国仅有两座城未被攻克。乐毅与燕国新王有矛盾，害怕加祸不敢回国，他现在以攻打齐国为名，实际想率领军队在齐国称王。齐国人没有归附，所以他暂缓进攻 即墨，等待时机举行大事。齐国人所怕的，是燕王派别的大将来，那样即墨就城破受害了。”燕惠王本来就疑心乐毅，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便派骑劫代替乐毅为大将，召他回国。乐毅知道燕王换将居心不良，于是投奔了赵国。从此，燕军将士都愤愤不平，内部不和。

田单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当有神师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

乎？”因反走。田单起引还，坐东乡，师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单曰：“子勿言也！”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吾唯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见降者尽劓，皆怒，坚守，唯恐见得。单又纵反间，言“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冢墓，烧死人。齐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共欲出战，怒自十倍。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锸，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将，愿无虏掠吾族家！”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益懈。田单乃收城中，得牛千馀，为绛缯衣，画以五采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其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大惊，视牛皆龙文，所触尽死伤。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杀骑劫，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叛燕，复为齐。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走至河上，而齐七十馀城皆复焉。乃迎襄王于莒；入临淄，封田单为安平君。

这时，田单下令让城中人吃饭时，先在庭院里祭祀祖先，四处飞鸟争吃祭饭都盘旋落到城中，燕军很是惊讶，田单又让人散布说：“会有天神派军师下界来帮助我们。”有个士兵说：“我可以做神师吗？”说罢起身便走。田单急忙离座追回他，让他面东高坐，奉为神师。士兵说：“我犯上欺主了。”田单忙悄声嘱咐：“你不要说出去。”便以他为师，每当发布号令，都必称奉神师之命。田单又令人散布说：“我就怕燕军把齐国俘虏割去鼻子，作为前导，那样即墨城就完了！”燕国人听说，果然这样做了。城中守兵看到投降燕军的人都被割去鼻子，万分痛恨，决心坚守不降，唯恐被俘。田单再使出反间计，说：“我怕燕军掘毁我们的城外坟墓，那样齐国人就寒心了。”燕军又中计，把城外坟墓尽行挖毁，焚烧死尸。齐国人从城上远远望见，都痛哭流涕，争相请求出战，怒气倍增。田单知道这时军士已经可以死战，于是带头拿起版、锹和士卒一起筑城，把自己的妻妾编进军队，还分发全部食品犒劳将士。他下令让披甲士兵都潜伏在城下，只以老弱人员、女子登城守卫，又派人去燕军中约定投降，燕军都欢呼万岁。田单在城中百姓中募集到一千镒金银，让即墨城的富豪送给燕军大将，说：“我们马上就投降。请不要抢劫掠夺我们的家族！”燕国将军大喜，立刻应允。

燕军戒备更加松懈。田单在城中搜罗到一千余头牛，给牛披上大红绸衣，绘上五彩天龙花纹，在牛角上绑束尖刀，而在牛尾绑上灌好油脂的苇草，然后点燃，趁着夜色，从预先凿好的几十个城墙洞中，赶牛冲出，后而紧随着五千名壮士。牛尾部被火燎烧，都惊怒地奔向燕军大营。燕军大惊失色，看到牛身上都是天龙花纹，碰到的不是死就是伤。加上城中敲锣打鼓齐声呐喊，老弱居民也敲击铜器助威，响声惊天动地。燕国军队万分恐惧，纷纷败逃。齐军趁乱杀死燕军大将骑劫，追杀逃亡的燕军，所经过的城邑都叛离燕国，再度归顺齐国。田单的军队越来越多，乘胜而入，燕军日日望风而逃，逃到黄河边，齐国失去的七十几座城都复归。田单于是前往莒城迎齐襄王回国都临淄，襄王册封田单为安平君。

齐王以太史敫之女为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终身不见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见故失人子之礼。

齐襄王立太史敫的女儿为王后，生下太子田建。太史敫却说："我的女儿不经过媒人，自定婚嫁，不是我家的人，她败坏了我的家风！"终身不见王后，但王后并不因他不见而失去做儿女应有的礼数。

赵王封乐毅于观津，尊宠之，以警动于燕、齐。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毅报书曰："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唯君王之留意焉！"于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卒于赵，号曰望诸君。

赵王分封乐毅于观津，对他十分尊宠。以此来警戒燕国和齐国。燕惠王便派人去批评乐毅，并道歉说："乐将军你过于听信传言，因为与我有矛盾，就抛弃燕国跑到赵国。你这样做为自己打算是可以的，然而，又怎能报答先王对你的一片恩情呢？"乐毅回信答复道："从前伍子胥的建议被吴王阖闾采纳，吴国的势力一直扩展到郢地；而继任吴

王夫差不听他的话，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入皮囊抛进江中。夫差不明白伍子胥对先王的建议是吴国得以成就功业的根本，所以沉下伍子胥的尸体一点儿也不后悔。伍子胥不能早日看出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器量，所以尸体虽入江而魂灵仍怨愤不化。免去自身的灾祸，立就功业，以表明先王的心迹，是我的上策。自己遭到别人的诽谤，从而使先王的英名蒙上耻辱，是我最害怕的。但因为蒙受了不白之冤，就以新的宠幸为利益，谋算燕国，也是我在道义上绝不会做的。我听说古代的君子，与人断交绝不口出恶言；忠臣被迫离开祖国，也不去辩解洗雪自己的名声。我虽然不成器，也曾多次从古代君子身上得到教益。谨请大王明鉴。”于是燕王仍封乐毅的儿子乐为昌国君，而乐毅也为修好睦邻而往来燕国，最后死于赵国，谥号望诸君。

*田单相齐，过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单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田单之施于人，将以取我国乎！不早图，恐后之变也。”左右顾无人，岩下有贯珠者，襄王呼而问之曰：“汝闻吾言乎？”对曰：“闻之。”王曰：“汝以为何如？”对曰：“王不如因以为己善。王嘉单之善，下令曰‘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忧，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之，单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赐单牛酒。后数日，贯珠者复见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单而揖之于庭，口劳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饥寒者，收谷之。”乃使人听于闾里，闻大夫之相与语者曰：“田单之爱人，嗟，乃王之教也！”

田单出任齐国国相，有次路过淄水，见到一个老人渡淄水时冻得直哆嗦，走出水面时已不能前行。田单便解下自己的皮袍给他披上。齐襄王听说 后十分厌恶，说：“田单对别人施恩，是打算夺我的国位，我不早下手，恐怕以后会有变故！”说完一看左右无人，只在殿阶下有个穿珠子的人，襄王便召他过来问道：“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回答：“听见了。”襄王问：“你觉得怎么样？”回答说：“大王不如把此事变成自己的善行。大王可以嘉奖田单的善心，下令说：‘我忧虑人民的饥饿，田单就收养他们，供给饮食；我忧虑人民的寒冷，田单就脱下皮袍给他们披上；我忧虑人民的操劳，田单也因此忧虑。他正符合我的心意。‘田单有善行而大王嘉奖他，那么田单的善行也就是大王的善行了。”襄王说：“好。”于是赏赐田单酒宴。过了几天，穿珠子的人又来

见齐襄王说："大王应该在群臣朝见时召见田单，在殿庭上致谢，亲自慰劳他。然后布告国内寻找百姓中饥饿者，予以收养。"襄王这样做后，派人到街头里巷去探听，听到大夫等官员互相说："哦！田单疼爱百姓，是大王的教诲呀！"

田单任貂勃于王。王有所幸臣九人，欲伤安平君，相与语于王曰："燕之伐齐之时，楚王使将军将万人而佐齐。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谢于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属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觞之，数月不反。九人之属相与语曰："夫一人之身而牵留万乘者，岂不以据势也哉！且安平君之与王也，君臣无异而上下无别。且其志欲为不善，内抚百姓，外怀戎翟，礼天下之贤士，其志欲有为，愿王察之！"异日，王曰："召相单而来！"田单免冠、徒跣、肉袒而进，退而请死罪，五日而王曰："子无罪于寡人。子为子之臣礼，吾为吾之王礼而已矣。"貂勃从楚来，王赐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单而来！"貂勃避席稽首曰："王上者孰与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与齐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则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独曰'单'，安得此亡国之言乎！且自天地之辟，民人之始，为人臣之功者，谁有厚于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兴师而袭齐，王走而之城阳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人，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功也。当是之时，舍城阳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计之于道，归之于义，以为不可，故栈道木阁而迎王与后于城阳山中，王乃得反，子临百姓。今国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单'，婴儿之计不为此也。王亟杀此九子者以谢安平君；不然，国其危矣！"乃杀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

田单向齐王推荐貂勃。齐王的九个宠幸臣子都想中伤田单。争相对齐王说："燕国攻打齐国时，楚王曾派将军率一万军队来帮助齐国。现在齐国已经安定，社会也日趋稳固，何不派使者前去楚国道谢？"齐王问："左右的人谁合适？"九个人都说："貂勃可以。"貂勃出使楚国，楚王予以热情款待，几个月不放他回去。九个人又一齐对齐王说："以貂勃一个人的地位能受到万乘车马的楚国重视，难道不是倚仗了田单的权势吗！田单与大王之间，不分君臣上下，况且他心怀不良之志，

对内安抚百姓，对外关怀狄族，礼待天下的贤良人才，他的志向是想大有作为，希望大王明察！”过了几天，齐王喝道：“召国相田单来！”田单非常惊恐，摘下帽子，光着脚，赤裸上身前来，退下时请齐王治他的死罪。过了五天，齐王却说：“你没有得罪我。只不过要你行你臣子的礼节，我守我君王的礼节而已。”貂勃从楚国回来，齐王赐宴招待。饮到兴头上，齐王又喝道：“召国相田单来！”貂勃离开座位下拜说：“大王上比周文王如何？”齐王回答：“我不如。”貂勃说：“是的，我本知道大王不如崐。那么下比齐桓公如何？”齐王回答：“我也不如。”貂勃又说：“是的，我也知道大王不如。然而周文王得到吕尚，尊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敬为仲父。现在大王您得到安平君田单，却直呼‘田单’，怎么能说这种亡国的话呢？何况自开天辟地，有人民起，做臣子的功劳，谁能比安平君更高？当年大王不能承守祖业，在燕国起兵袭击齐国时，大王逃到城阳的山里，安平君以人心危恐的即墨方圆三五里城郭，疲惫不堪的七千名士兵，力擒敌军大将，收复齐国千里领土，这些都是安平君的功劳呀！如果当时他置城阳的大王不顾，自立为王，天下没有谁能阻止。然而他从道德礼义考虑，认为坚决不能那样做，所以修筑栈道木阁前去城阳山中迎接大王和王后，大王您才能得以回归，治理百姓子民。现在国家已经稳定，人民已经安宁，大王却‘田单、田单’地叫，小孩子也知道不该这样做。大王您赶快杀掉那九个家伙向安平君谢罪；不然，国家就危险了！”齐王听从指责，杀掉了那九个幸臣并流放其家族，加封给安平君掖邑地方的一万户俸禄收入。

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连。鲁仲连曰：“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曰：“臣以即墨破亡馀卒破万乘之燕，复齐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车弗谢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齐小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骨成丘。”田单乃惧，问鲁仲连曰：“先生谓单不能下狄，请闻其说。”鲁仲连曰：“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蒉，立则仗锸，为士卒倡曰：‘无可往矣！宗庙亡矣！今日尚矣！归于何党矣！’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田单曰：“单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厉气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鼓之；狄人乃下。

田单准备攻打狄族，前去见鲁仲连，鲁仲连说：“将军您去攻狄，恐怕攻不下来。”田单说：“当年我以即墨的残兵败将击破拥有万乘战车的燕军，光复齐国沦亡土地；现在会攻不下狄族，有什么道理？”上车扬长而去。于是田单率军进攻狄族，三个月也未能攻克。齐国小孩子在歌谣中讥讽唱道：“大冠像簸箕，长剑撑面皮，攻狄不能下，枯骨垒成丘。”田单开始惊惧起来，又去问鲁仲连：“先生早日说我攻不下狄族，请让我知道原因。”鲁仲连说：“将军在即墨的时候，坐着，手编草鞋；站着，手拿铁锹；带领士兵们唱歌道：‘无可往矣！宗庙亡矣！今日有没有救，看我们有没有胆！’当时，将军有战死的决心，士兵无偷生的念头，听见您的号召无不挥泪奋臂，决一死战，所以才能打败燕军。现在将军您东面有掖邑丰厚的俸禄，西边有淄上封地的游乐，腰系黄金带，驰骋于淄水、渑水之间，有的只是生活的乐趣，而无战死之心，所 以无法取胜啊！”田单说：“我田单有这样的决心，是先生您为我下的。”第二天，他振奋精神，亲临城下，站在箭雨弹雹之中，手持鼓捶，击鼓进军，于是攻克了狄族大营。

初，齐王既灭宋，欲去孟尝君。孟尝君奔魏，魏昭王以为相，与诸侯共伐破齐。王死，襄王复国，而孟尝君中立为诸侯，无所属。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之连和。孟尝君卒，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君绝嗣。

起初，齐王灭掉宋国以后，想驱逐在薛地的孟尝君，孟尝君便投奔魏国，魏昭王任用他为国相，与各国联合攻破齐国，齐王死后，齐襄王光复国土，而孟尝君独立于各国之间，无所依属。齐襄王因为新即位，害怕孟尝君，便与他和好。孟尝君死后，几个儿子争夺权力，齐国、魏国趁机共同灭掉薛地，于是孟尝君断了后代。

三十七年（癸未、前278）

三十七年（癸未，公元前278年）

[1]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烧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徙都于陈。秦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

[2]秦国派大良造白起进攻楚国，攻占郢城，火烧夷陵。楚襄王的军队四散，于是不再迎战，把国都向东北迁到陈地。秦国以郢城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

三十八年（甲申、前277）

三十八年（甲申，公元前277年）

[1]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1]秦国武安君平定巫、黔中，秦国在此设置黔中郡。

[2]魏昭王薨，子安王立。

[2]魏国魏昭王去世，其子即位为魏安王。

三十九年（乙酉、前276）

三十九年（乙酉，公元前276年）

[1]秦武安君伐魏，拔两城。

[1]秦国武安君进攻魏国，攻占两城。

[2]楚王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江南十五邑。

[2]楚王召集东部军队，得到十余万人，又向西攻取长江以南十五邑。

[3]魏安王封其弟无忌为信陵君。

[3]魏安王封他的弟弟魏无忌为信陵君。

四十年（丙戌、前275）

四十年（丙戌，公元前275年）

[1]秦相国穰侯伐魏。韩暴鸢救魏，穰侯大破之，斩首四万。暴鸢走开封。魏纳八城以和。穰侯得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魏人割温以和。

[1]秦国相国穰侯魏冉进攻魏国。韩国派暴鸢率军救魏，魏冉大破韩军，杀死四万人。暴鸢逃往开封。魏国只好献出八座城求和。魏冉却继续攻打魏国，赶走魏将芒卯，进军北宅。魏国又割让温邑再行求和。

四十一年（丁亥、前274）

四十一年（丁亥，公元前274年）

[1]魏复与齐合从。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斩首四万。

[1]魏国重新与齐国联合抗秦。秦国派魏冉进攻魏国，攻陷四城，杀四万人。

[2]鲁公薨，子顷公雠立。

[2]鲁国鲁公去世，其子姬仇即位为鲁倾公。

四十二年（戊子、前273）

四十二年（戊子，公元前273年）

[1]赵人、魏人伐韩华阳。韩人告急于秦，秦王弗救。韩相国谓陈筮曰：“事急矣，愿公虽病，为一宿之行！”陈筮如秦，见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来。”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陈筮曰：“彼韩急则将变而他从；以未急，故复来耳。”穰侯曰：“请发兵矣。”乃与武安君及客卿胡阳救韩，八日而至，败魏军于华阳之下，走芒卯，虏三将，斩首十三万。武安君又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于河。魏段干子请割南阳予秦以和。苏代谓魏王曰：“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欲玺者制地，魏地尽矣！夫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对曰：“夫博之所以贵枭者，便则食，不便则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魏王不听，卒以南阳为和，实修武。

[1]赵国、魏国联合进攻韩国华阳。韩国向秦国告急，秦王不救。韩国相国对陈筮说：“事情危急了！希望你能抱病连夜走一遭！”陈筮到了秦国，拜见魏冉。魏冉冷笑道：“事情危急了吧？所以让你来。”陈筮却说：“不着急。”魏冉生气地问：“为什么？”陈筮回答：“韩国要是真的逼急了，就会转而投靠别的国家。现在还不算急，所以再来秦国求救。”魏冉忙说：“我答应出兵了。”于是与武安君白起及客卿胡阳率军救韩，八天后到达，在华阳城下击败魏军，又赶跑芒卯，俘虏三员敌将，杀死十三万人。白起又与赵军大将贾偃交战，设计在黄河中淹死赵兵二万人。魏国的段干子建议割让南阳给秦国以求和。苏代对魏王说：“段干子想掌握秦国的相印，秦国想占据魏国的领土。现在大王您让想夺地的秦国控制相印，让想要相印的段干子来控制魏国土地，互相勾结，魏国的土地就会丧失干净！献地去向秦国讨好，好比抱着干柴去救火，干柴烧不完，火是不会灭的。”魏王说：“话虽是如此，但是，事情已经开始进行，无法改变了。”苏代又劝说：“下棋时之所以重视‘枭子’，是因为这个棋子方便时可以吃子，不便时可以停止。现在大王使用智谋为什么还不如下棋用‘枭子’那样灵活呢？”魏王到底没有听从苏代的劝告，割让了南阳求和。南阳，实际上就是修武。

[2]韩王薨，子桓惠王立。

[2]韩国韩王去世，其子即位为韩桓惠王。

[3]韩、魏既服于秦，秦王将使武安君与韩、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黄歇至，闻之，畏秦乘胜一举而灭楚也，乃上书曰："臣闻物至则反，冬、夏是也；致至 则危，累棋是也。今大国之地，偏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以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今王使盛桥守事于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入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后复之，又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丘，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单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后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昔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还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 之，杀智伯瑶于凿台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毁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夫楚国，援也；邻国，敌也。今王信韩、魏之善王，此正吴之信越也，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将十世矣，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且攻楚将恶出兵？王将借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而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如此，则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魏矣。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敛手而朝，王施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魏亦

关内侯矣。大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 注地于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王从之，止武安君而谢韩、魏，使黄歇归，约亲于楚。

[3]韩国、魏国已向秦国屈服，秦王便派武安君白起 联合韩、魏两军进攻楚国。尚未出发，楚国已派使臣黄歇前来。黄歇听说此事，怕秦国乘胜一举消灭楚国，于是急忙上书秦王说：“我听说物极必反，冬天、夏天的交替即是如此；走极端则危险，垒棋子即是如此。现在强大的秦国的地域，遍及天下，控制西、北两端，这是自古以来，拥有万乘车马的大国从未达到的。楚国三世先王都不忘与齐国接壤，以切断联合抗秦阵线的韩、魏中段。如今大王派盛桥在韩国掌权，盛桥迫使韩国割地给秦国，大王您不动甲兵，不施威势，就得到百里土地，大王可谓能干之极！大王又出兵攻魏，封堵魏国门户，攻下河内，夺取燕、酸枣、虚、桃等地，进入邢丘，魏兵云集而不敢前救，大王可谓战功累累！大王休息军队，两年后再举用兵，又吞并蒲、衍、首、垣等地，兵临仁、平丘，使黄、济阳据城自守，魏王只好屈服。大王又占据濮磨之北，使土地互相联结于齐国和秦国的腰部，切断楚国、赵国的联系中枢，各国三番五次地联合、聚会，终于不敢来救，大王可谓威名赫赫无双！现在，大王如果能保守功业威势，收敛继续进攻的雄心，而在领地上广施仁义，消除后患，那么，大王的功业绝不止是三代圣王之后的第四个，五位霸主之后的第六个！但是大王如果倚仗军队众多，凭借武器精良，乘平毁魏国的兵威，想以武力使天下各国君王都向您俯首称臣，我担心您会引来后患。《诗经》说：‘常见善始，少见善终。’《易经》说：‘小狐渡水，尾部浸湿。’这都是指开始容易，结束困难。当年吴国听信越国，出兵攻齐，已经在艾陵战胜齐国，回来却被越王在三江之滨擒杀。智伯瑶信任韩、魏两家，联合进攻赵家，围攻晋阳时，胜利已指日可待，韩家、魏家却突然反叛，智伯瑶终于在凿台之下被杀。如今大王忌恨楚国尚未灭亡，而忘记了楚国灭亡只会使韩国、魏国强大，臣下我认为您的这种做法不可取而为您忧虑。楚国，是您的援手；其他邻国，是您的敌人。现在大王相信韩国、魏国亲善秦国，这正像当年吴国信任越国。我以为，恐怕韩国、魏崐国表面上谦语卑辞是为了免除灾祸，而实际上却是想欺骗秦国。为什么呢？因为秦王对于韩、魏两国并无再世的恩德，却有累世

的积怨呀！韩国、魏国人中，父子兄弟接连死于秦国刀兵之下的，已近十代了。所以韩国、魏国只要不灭亡，终究是秦国的忧患。大王却要资助他们一起进攻楚国，这不是个大错误吗？况且，进攻楚国从何处出兵？大王是否准备向世仇魏、韩两国去借道？那样做，自秦兵出发之日大王就会担忧他们回不来。大王如果不向世仇韩、魏去借道，势必只有攻随水的西边，那里都是广川、大河、山林、深谷，不毛之地，大王徒有征服楚国的名义而没有得到土地的实际利益，而且大王进攻楚国时，四国必然全部起兵响应大王，当秦国、楚国军队打得难解难分时，魏国就会趁机出兵进攻留、方与、、湖陵、砀、萧、相等地，宋国旧地将尽入其手。齐国人也会向南攻楚，必然夺取泗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五卷

周纪五 赧王下四十三年（己丑、前272）

周纪五 周赧王四十三年（己丑，公元前272年）

[1]楚以左徒黄歇侍太子完为质于秦。

[1]楚国派左徒黄歇侍奉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芈完。

[2]秦置南阳郡。

[2]秦国设置南阳郡。

[3]秦、魏、楚共伐燕。

[3]秦国、魏国、楚国共同进攻燕国。

[4]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4]燕国燕惠王去世，其子即位为燕武成王。

四十四年（庚寅、前271）

四十四年（庚寅，公元前271年）

[1]赵蔺相如伐齐，至平邑。

[1]赵国派蔺相如进攻齐国，兵抵平邑。

[2]赵田部吏赵奢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之。赵奢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使治国赋，国赋太平，民富而府库实。

[2]赵国一个收田租的小官赵奢到平原君赵胜家去收租税，他的家人不肯交。赵奢以法处置，杀死平原君家中管事人九名。平原君十分恼怒，想杀死赵奢，赵奢便说："您在赵国是贵公子，如果纵容家人而不奉公守法，法纪就会削弱，法纪削弱国家也就衰弱，国家衰弱则各国来犯，赵国便不存在了。您还到哪里找现在的富贵呢！以您的尊贵地位，带头奉公守法则上下一心，上下一心则国家强大，国家强大则赵家江山稳固，而您作为王族贵戚，难道会被各国轻视吗？"平原君认

为赵奢很贤明，便介绍给赵王。赵王派他管理国家赋税，于是国家赋税征收顺利，人民富庶而国库充实。

四十五年（辛卯、前270）

四十五年（辛卯，公元前270年）

[1]秦伐赵，围阏与。赵王召廉颇、乐乘而问之曰："可救否？"皆曰："道远险狭，难救。"问赵奢，赵奢对曰："道远险狭，譬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兵救之。去邯郸三十里而止，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

[1]秦国进攻赵国，围困阏与城。赵王召见廉颇、乐乘问道："可以援救吗？"两人都说："道路遥远，更兼险峻，难救。"再问赵奢，赵奢回答说："道路遥远险峻，就好比两只老鼠在洞穴中咬斗，将是勇敢者取胜。"赵王于是令赵奢率领军队前去援救。赵奢刚离开邯郸三十里就停止不前，下令军中说："如有人谈及军事，一律处死！"

秦师军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赵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入赵军，赵奢善食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赵奢既已遣间，卷甲而趋，一日一夜而至，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师闻之，悉甲而往。赵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赵奢进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陈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曰："请受教！"许历请刑，赵奢曰："胥，后令邯郸。"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师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秦师，秦师大败，解阏与而还。赵王封奢为马服君，与廉、蔺同位；以许历为国尉。

秦国军队驻扎在武安城西，列阵大喊大擂，武安城内的屋瓦都为之震动。赵军中一个军吏忍不住提议急救武安，被赵奢立即斩首。赵奢军坚守二十八天不动，反倒增修营垒。秦国一个间谍潜入赵军，赵奢佯装不知，用好吃好喝招待他。间谍回去报告秦军大将，秦军大将十分高兴地说："援军离开国都三十里就按兵不动，还增修营垒，阏与一定不是赵国的了！"赵奢放走间谍以后，下令部队卷起盔甲悄声前进，一天一夜便到了离阏与五十里的地方，扎下营来，修起营垒。秦国军队听说后，披甲前往迎敌。赵奢军中有个军士许历要求提出军事建

议，赵奢便召他进来。许历说："秦军没想到赵军会到这里，他们来势盛气凌人。赵将军你一定要集中兵力排出战阵对付，不然必败。"赵奢说："我接受你的指教。"许历以自己违反了军纪，请处死刑，赵奢忙说："且慢，现在是邯郸那次军令以后的事了。"许历便再次提出建议说："先占领北山的人必胜，后到的必败。"赵奢点头称是，立即派出一万人前去北山，秦军后到，争夺北山无法攻上。于是，赵奢指挥全军猛击秦国军队，秦军大败，撤去对阏与的包围，退兵而还。赵王因此封赵奢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同等地位；又任命许历为国尉。

[2]穰侯言客卿灶于秦王，使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

[2]魏冉向秦王介绍名叫灶的客卿，派他率军进攻齐国，夺取刚、寿两地，用来扩大自己的陶邑封地。

初，魏人范睢从中大夫须贾使于齐，齐襄王闻其辩口，私赐之金及牛、酒。须贾以为睢以国阴事告齐也，归而告其相魏齐。魏齐怒，笞击范睢，折胁，折齿。睢佯死，卷以箦，置厕中，使客醉者更溺之，以惩后，令无妄言者。范睢谓守者曰："能出我，我心有厚谢。"守都请弃箦中死人。魏齐醉，曰："可矣。"范睢得出。魏齐悔，复召求之。魏人郑安平遂操范睢亡匿，更姓名曰张禄。

[2]起初，魏国人范睢随从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他能言善辩，私下赠给他金子及酒食。须贾以为范睢把魏国的秘密告诉了齐国，回国后便向魏国宰相魏齐告发。魏齐十分震怒，下令鞭打范睢，折断了肋骨，打脱了牙齿。范睢只好装死，被卷进竹席，抛到厕所，魏齐还派醉酒的宾客向他身上溺尿，以惩戒后人，不得妄言。范睢悄悄对看守说："你放出我，我必有重谢。"看守于是去请示把席中死人扔掉，魏齐正喝醉了酒，便说："可以。"范睢这才得以脱身。事后魏齐后悔，又派人去搜索范睢。魏国人郑安平把范睢藏匿起来，改换姓名叫张禄。

秦谒者王稽使于魏，范睢夜见王稽。稽潜载与俱归，荐之于王，王见之于离宫。范睢佯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谬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王微闻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对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

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补于秦而死，此臣之所大愿也。独恐臣死之后，天下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见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范睢拜，王亦拜。范睢曰：“以秦国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诸侯，譬若走韩卢而博蹇兔也，而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愿闻失计！”然左右多窃听者，范睢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王之俯仰。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非计也。齐王南攻 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敝，起兵而伐齐，大破之，齐几于亡，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用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附则韩、魏因可虏也。”王曰：“善。”乃以范睢为客卿，与谋兵事。

秦国任谒者之职的王稽出使魏国，范睢深夜前去求见。王稽把他暗中装上使车，一起带回国，推荐给秦王。秦王决定在离宫召见范睢。范睢假装不识道路走入宫中巷道。秦王乘轿舆前来，宦官怒声驱赶范睢说：“大王来了！”范睢故意胡说道：“秦国哪里有大王，秦国只有王太后和穰侯而已！”秦王略微听见了几句，便屏退左右随从，下跪请求说：“先生有什么指教我的？”范睢只说：“是的是的。”如此三次。秦王又说：“先生到底不愿对我赐教吗？”范睢才说：“我哪里敢呢！我是一个流亡在外的人，和大王没有什么交往，而想向您陈述的又都是纠正您失误的大事，关系到您骨肉亲人，我即使愿意一效愚忠却还不知大王的真心，所以大王三次下问我都不敢回答。我知道今天在您面前说出，明天就有处死的危险，但我还是不敢回避。死，是人人都无法免除的，如果我的死能对秦国有所裨益，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我只怕我被处死之后，天下的贤士都闭口不言，裹足不前，不再投奔秦国了。”秦王又下跪说：“先生您这是什么话啊！今天我能见到先生，是上天认为我混浊，为了保存秦国的祖业宗庙而把您赐给我的。无论事情大小，上及王太后，下至大臣，希望您都一一对我指教，不要再怀

疑我的真心了！”范雎于是下拜，秦王也急忙回拜。范雎这才说道：“以秦国的强大，士卒的勇猛，对付各国，就好比用韩卢那样的猛犬去追击跛脚兔子 。而秦国却坐守关外十五年，不敢派兵出击崤山以东，这是穰侯魏冉为秦国的谋划不忠心，但是大王您的方针 也有所失误。”秦王跪着说：“我想知道错在何处！”但是左右随从有不少人在侧耳偷听，范雎不敢提及内政，便先说到外事，以看秦王兴趣的高低。他于是说：“穰侯越过韩国、魏国去进攻齐国的刚、寿两地，不是好计划。当年齐王向南进攻楚国，破军杀将，开辟千里土地，而最后齐国连一尺一寸领土也未能得到，难道是他不想要地吗？实在是因为地理形势无法占有。而各国看到齐国征战疲劳，便起兵攻打齐国，大破齐军，使齐国几乎灭亡。这个结局就是因为齐国攻打楚国而使好处落到韩、魏两国手中。现在大王不如采取远交而近攻的方针，得一寸地就是您大王的一寸，得一尺地就是您大王的一尺。魏国、韩国，位于中原，是天下的中枢。大王如果想称霸，必须接近中原之地控制天下枢纽，以威逼楚国、赵国，楚国强就收附赵国，赵国强则收附楚国，楚国、赵国一旦归附您，齐国就惊慌失措了。齐国再归附，韩国、魏国便是秦国掌中之物了。”秦

王说：“好。”于是以范雎为客卿，与他商议军事。

四十六年（壬辰、前269）

四十六年（壬辰，公元前269年）

[1]秦中更胡伤攻赵阏与，不拔。

[1]秦国任中更之职的胡伤率军进攻赵国阏与，未能攻克。

四十七年（癸巳、前268）

四十七年（癸巳，公元前268年）

[1]秦王用范雎之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

[1]秦王听从范雎的计策，派五大夫绾攻打魏国，攻克怀地。

四十八年（甲午、前267）

四十八年（甲午，公元前267年）

[1]秦悼太子质于魏而卒。

[1]秦国太子悼到魏国做人质，死在那里。

四十九年（乙未、前266）

四十九年（乙未，公元前266年）

[1]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亲，用事，因承间说王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孟尝君，不闻有王；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有王。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征敌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战败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臣又闻之，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悬之于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管赵，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今臣观四贵之用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于臣，纵酒弋猎；其所授者妒贤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王以为然，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以范雎为丞相，封为应侯。

[1]秦国攻克魏国邢丘。秦王日益亲信范雎，使他掌权，范雎便趁机建议秦王道："我在崤山之东居住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不知道有齐王；只听说秦国有王太后、穰侯魏冉，不知道有秦王。所谓独掌国权称作王，决定国家利害称作王，控制生杀大权称作王。现在王太后擅自专行，不顾大王；穰侯出使外国也不报告大王；华阳君、泾阳君处事决断，无所忌讳；高陵君自由进退，也不请示大王。有这四种权贵而国家想不危亡，是不可能的。在这四种 权贵的威势之下，可以说秦国并没有王。穰侯魏冉派使者控制大王的外交重权，决断与各国事务，出使遍天下，征讨敌国，无人敢不听从。如果战胜了，他就把所获利益全部收归自己的封地陶邑；如果战败了，他就把百姓的怨愤推到国家身上。我还听说过，果实太多会压折树的枝干，枝干折断会损伤树根，封地过于强大会威胁到国家，大臣过于尊显会使君主卑微。当年淖齿管理齐国，用箭射齐王的大腿，抽去齐王的筋，把他吊在房梁上，过了一夜才折磨死。李兑统治赵国，把赵主父关在沙丘宫里，一百天后活活饿死。如今我看秦国四种权贵的所作所为，也正像淖齿、李兑一类。夏、商、周三代最后亡国的原因，都是因为君王把

专权转授给臣下，自己纵酒行猎；被授权者嫉贤妒能，欺下瞒上，以售其奸。他们不为主子考虑，而君主也不觉察醒悟，所以失去了国家。现在秦国自有秩小官直至各个大官，再到大王您的左右随从，无一不是丞相魏冉的人。我看到大王您孤孤零零地在朝廷上，真为您万分担忧。恐怕您去世后，拥有

秦国的将不是大王您的子孙了！”秦王听后深以为然，于是毅然废黜太后的专权，把穰侯魏冉、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到关外去；任用范雎为丞相，封为应侯。

魏王使须贾聘于秦，应侯敝衣间步而往见之。须贾惊曰：“范叔固无恙乎！”留坐饮食，取一绨袍赠之。遂为须贾御而至相府，曰：“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须贾怪其久不出，问于门下，门下曰：“无范叔；乡者吾相张君也。”须贾知见欺，乃膝行入谢罪。应侯坐，责让之，且曰：“尔所以得不死者，以绨袍恋恋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请诸侯宾客；坐须贾于堂下，置、豆于前而马食之，使归告魏王曰：“速斩魏齐头来！不然，且屠大梁！”须贾还，以告魏齐。魏齐奔赵，匿于平原君家。

魏王派须贾出使秦国，应侯范雎身穿破衣、徒步前去见他。须贾惊奇地问他：“范叔你还是很好啊！”留下他用饭，又拿出一件丝棉袍送给他。范雎便为须贾驾车前去丞相府，说：“我先为你去向丞相通报。”很久未出，须贾感到奇怪，便问丞相府守门人，守门人回答说：“没有什么范叔，刚才进去的是我们丞相张先生。”须贾大惊失色，知道自己落入圈套，只好用膝盖匍匐跪行进去谢罪。应侯坐在上面，怒斥他说：“你之所以还能不死，是我念你赠送丝袍还有一丝照顾故人的旧情！”于是大设酒宴，招待各国宾客，令须贾坐在堂下，放一盘黑豆、碎草之类的喂马饲料让他吃，然后命令他回国告诉魏王：“快快砍下魏齐的头送来，不然，我就杀尽魏都大梁城的人！”须贾回国，把这番话告诉魏齐，魏齐只好逃奔赵国，藏匿在平原君赵胜家里。

[2]赵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为相。

[2]赵国赵惠文王去世，其子赵丹即位为赵孝成王；任用赵胜为国相。

五十年（丙申、前265）

五十年（丙申，公元前265年）

[1]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1]秦国宣太后去世。九月，魏冉离开咸阳回到陶邑。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灾害；荐白起为将，南取鄢、郢，东属地于齐，使天下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虽其专恣骄贪足以贾祸，亦未至尽如范睢之言。若睢者，亦非能为秦忠谋，直欲得穰侯之处，故扼其吭而夺之耳。遂使秦王绝母子之义，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真倾危之士哉！

[1]臣司马光曰：穰侯魏冉拥立秦昭王，为他除去隐患威胁；举荐白起为大将，向南攻取鄢、郢两城，向东开拓地界到齐国，使各国向秦国俯首称臣。秦国能够更加强大，都是穰侯的功劳。虽然他恣意专权、骄傲贪婪已足以惹祸上身，但也没有到范睢说的那种地步。而范睢这个人，也并不能忠心为秦国谋划，就是想得到穰侯的位置，所以才扼住他的喉咙，予以抢夺。于是，使秦王断绝了母子间的情义，失去了舅甥间的恩爱。总之，范睢真是个颠覆他人的能手！

[2]秦王以子安国君为太子。

[2]秦王立儿子安国君为太子。

[3]秦伐赵，取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齐。齐人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太后不可。齐师不出，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入。左师公徐趋而坐，自谢曰：“老臣病足，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怜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昧死以闻！”太后曰：“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爱其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为之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王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位尊

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哉？”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师乃出，秦师退。

[3]秦国进攻赵国，夺取三座城市。因为赵王新即位，赵太后便执掌政事，派人向齐国求救。齐国答复：“必须以赵公子长安君做人质。”赵太后不答应，于是齐国的救兵便不出发。赵国大臣一再劝说赵太后，太后却公然对左右随从说：“谁再提让长安君去做人质的事，我老婆子就要往他脸上吐口水！”左师触龙求见赵太后，太后气冲冲地等待他进来。触龙却慢吞吞走过来坐下，道歉说：“老臣我腿脚不好，很久没有来看望太后了，常常以此自我宽恕。又担心太后的身体有什么不适，所以还是希望能见到太后。”赵太后说：“老婆子我只能靠人推车来往了。”触龙又问：“饭量也减少了吧？”太后说：“只喝粥而 已。”这时，太后脸上的不悦之色已稍稍宽解。触龙又说：“我的儿子舒祺，年岁最小，又不成器，而我因为年老，私下最怜爱他，想让他补个黑衣卫士的缺去护卫王宫，在此向您冒昧请求！”太后说：“可以。他年龄多大了？”回答说：“十五岁了。虽然还年轻，可我想趁我这把老骨头还没入土为他做个安排。”太后说：“大丈夫也知道疼爱小儿子吗？”回答说：“比妇人还厉害呢！”太后笑着说：“还是妇人更厉害！”触龙却说：“我觉得，老太太您爱女儿燕后胜过爱儿子长安君。”太后说：“你错了！我对燕后远不如对长安君。”触龙又说：“父母疼爱孩子，就要为他们考虑深远。老太太您送燕后出嫁时，抓住她的脚后跟直掉眼泪，想到她要到遥远的燕国去，心情十分哀伤。待到燕后离去，您不是不想她，可一逢祭祀就祝愿说：‘千万别让人把她退回来。’这难道不是为她长久打算，希望她的子孙能在燕国相继为王吗？”太后点头说：“是的。”触龙又说：“从现在起三代以前，赵王的子孙被封侯的，现在还有没有继承人在位的？”太后回答：“没有了。”触龙说：“这就是说，近的，灾祸殃及其身；远的，殃及其子孙。难道说君王封侯的儿子都不成才？只是因为他们地位尊贵而无军功，俸禄丰厚而无劳苦，却享有国家的许多宝器。如今老太太您提高小儿子长安君的地位，封给他良田美宅，赐给他许多宝器，却不让他趁现在为国家立功。一旦您不在世上，长安君靠什么在赵国自立呢？”太后恍然大悟

说："好吧，随你去安排他吧！"于是下令为长安君备齐一百乘车，去齐国做人质。齐国随即发兵，秦国军队便退回。

[4]齐安平君田单将赵师以伐燕，取中阳；又伐韩，取注人。

[4]齐国安平君田单指挥赵国军队进攻燕国，夺取中阳；又攻打韩国，夺取注城。

[5]齐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国事皆决于君王后。

[5]齐国齐襄王去世，其子田建即位。田建年幼，国事都由王太后决断。

五十一年（丁酉、前264）

五十一年（丁酉，公元前264年）

[1]秦武安君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

[1]秦国武安君白起进攻韩国，攻克九座城，杀死五万人。

[2]田单为赵相。

[2]田单任赵国国相。

五十二年（戊戌、前263）*五十二年（戊戌，公元前263年）

[1]秦武安君伐韩，取南阳；攻太行道，绝之。

[1]秦国武安君白起进攻韩国，夺取南阳；又攻打太行山道，予以切断。

[2]楚顷襄王疾病。黄歇言于应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不归，则咸阳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应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问疾，反而后图之。"黄歇与太子谋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太子因变服为楚使者御而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太子谢病。度太子已远，乃自言于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愿赐死！"王怒，欲听之。应侯曰："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王从之。黄歇至楚三月，秋，顷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黄歇为相，封以淮北地，号曰春申君。

[2]楚顷襄王病重。黄歇对应侯范雎说："现在楚王的病恐怕难以痊愈，秦国不如让楚太子回国。太子能够即位，一定会更加侍奉秦国，感戴相国您的无穷恩德，这样做既与邻国结好，又为秦国储存下一个有万乘兵车的帮手。如果不让太子回去，他只是咸阳城里一个普通老百姓而已。楚国再立一个君王，肯定不会侍奉秦国，那么秦国就失去友邦又断送了与一个有万乘兵车大国间的和平。不是上策。"应侯范雎把此话告诉秦王，秦王说："让太子的老师先去看看楚王病 的情况，回来再做商议。"黄歇与楚太子盘算道："秦国留下太子，想以此来换取利益。现在太子的力量又做不到什么有利秦国的事。阳文君的两个儿子都在楚国，楚王一旦去世，太子不在国中，阳文君的儿子肯定会被立为继承人，那么太子就不能接替祖业了。太子不如与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在这里，以死来对付秦王。"太子于是换上衣服扮作楚国使者的车夫混出关外；黄歇守在馆舍中，常常称太子生病谢绝来访。他估计太子已经走得很远，便自己去告诉秦王说："楚国太子已经归国，走得很远了。我黄歇情愿领受死罪。"秦王勃然大怒，想照此处理。应侯范雎劝道："黄歇作为臣下，献身以救他的主子，如果楚太子即位，一定会重用黄歇。我们不如赦免黄歇无罪放他回去，以与楚国结好。"秦王听从了劝告，放走黄歇。黄歇回到楚国三个月后的秋天，楚顷襄王去世，太子即位为楚考烈王；任命黄歇为国相，封给他淮河以北的领地，号称春申君。

五十三年（己亥、前262）

五十三年（己亥，公元前262年）

[1]楚人纳州于秦以平。

[1]楚国把州陵献给秦国，以求和平。

[2]武安君伐韩，拔野王。上党路绝，上党守冯亭与其民谋曰："郑道已绝，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受我，秦必攻之；赵被秦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矣。"乃遣使者告于赵曰："韩不能守上党，入之秦，其吏民皆安于赵，不乐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献之大王！"赵王以告平阳君豹，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曰："人乐吾德，何谓无故？"对曰："秦蚕食韩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也。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固

能得之于强大乎！岂得谓之非无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请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万户都三封其太守为华阳君，以千户都三封其县令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冯亭垂涕不见使者，曰：“吾不忍卖主地而食之也！”

[2]秦国武安君白起进攻韩国，攻克野王。上党与外界通道被切断。上党郡守冯亭与民间人士商议说：“去都城新郑的道路已经断绝，秦国军队每日推进，韩国又无法接应救援，不如以上党去归顺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国必定进攻他们；赵国面对秦兵，一定会与韩国亲善，韩、赵联为一体，就可以抵挡秦国了。”于是派使者去告诉赵国说：“我们韩国无法守住上党，想把它献给秦国，但郡中官员百姓都心向赵国，不愿做秦国的属下。我们现有大邑共十七个，愿意恭敬地献给赵王！”赵王把此事告诉平阳君赵豹，赵豹说：“圣人认为接受无缘无故的利益不是好兆头。”赵王说：“别人仰慕我的恩德，怎么能说是无缘无故呢？”回答说：“秦国蚕食吞并韩国土地，从中切断，不使他们相通，本来以为可坐待上党归降。韩国人之所以不把它献给秦国，就是想嫁祸于赵国。秦国付出千辛万苦而赵国坐收其利，即使我们强大也不能这样从弱小手中夺取利益，何况我们本来就弱小无法与强大秦国相争。这难道还不是无缘无故吗？我们不应该接受上党。”赵王又把此事告诉平原君赵胜，赵胜却劝赵王接受。赵王于是派赵胜前去接收，封原上党太守为华阳君，赐给他三个拥有万户百姓的城市做封地；又封县令为侯，赐给三个拥有千户百姓的城镇做封地。官员和地方人士都晋爵三级。冯亭不愿见赵国使者，垂着泪说：“我实在不忍心出卖君主的土地还去享用它！”

五十五年（辛丑、前260）

五十五年（辛丑，公元前260年）

[1]秦左庶长王攻上党，拔之。上党民走赵。赵廉颇军于长平，以按据上党民。王因伐赵。赵军数战不胜，止一裨将、四尉。赵王与楼昌、虞卿谋，楼昌请发重使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军矣，虽往请媾，秦将不听。不如发使以重宝附楚、魏，楚、魏受之，则秦疑天下之合从，媾乃可成也。”王不听，使郑朱媾于秦，秦受之。王谓虞卿曰：“秦内郑朱矣。”对曰：“王必不得媾而军破矣。何则？天下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夫郑朱，贵人也，秦王、应侯必显重

之以示天下。天下见王之媾于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显郑朱而不与赵媾。

[1]秦国派左庶长王进攻上党，予以攻克。上党百姓逃往赵国。赵国派廉颇率军驻守长平，接应上党逃来的百姓。王于是挥兵攻打赵国。赵军迎战，几战都不胜，一员副 将和四名都尉阵亡。赵王与楼昌、虞卿商议，楼昌建议派地位高的使节与秦国媾和。虞卿反对说：“和与不和，控制权在秦国；秦国现在已下决心要大破赵军。我们即使去求和，秦国也不会同意。我们不如派出使者用贵重珍宝拉拢楚国、魏国。楚国、魏国一接受，秦国就会疑心各国重新结成了抗秦阵线，那时媾和才可成功。”赵王不听虞卿的意见，仍派郑朱赴秦国求和。秦国接待了郑朱。赵王便对虞卿说：“秦国接纳郑朱了。”虞卿说：“大王肯定见不到和谈成功而赵军就被击破了。为什么呢？各国都派使者赴秦国祝贺胜利，郑朱是赵国地位很高的人，秦王、应侯肯定会把郑朱来求和的事向各国宣扬，各国看到赵王派人去求和，便不会再出兵援救赵国；秦国知道赵国孤立无援，就愈发不肯讲和了。”不久，秦国果然大肆宣扬郑朱来使，而不与赵国进行和谈。

秦数败赵兵，廉颇坚壁不出。赵王以颇失亡多而更怯不战，怒，数让之。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畏，独畏马服君之子赵括为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遂以赵括代颇将。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王不听。初，赵括自少时学兵法，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则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乃括将行，其母上书，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与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乡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 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称，妾请无随坐！”赵王许之。

赵兵屡次被秦军打败，廉颇便下令坚守营垒，拒不出战。赵王以为廉颇损兵折将后更加胆怯，不敢迎敌，气愤得多次斥责他。应侯范雎又派人用千金去赵国施行反间计，散布说：“秦国所怕的，只是马服君

赵奢的儿子赵括做大将。廉颇好对付，而且他也快投降了！”赵王中计，便用赵括代替廉颇为大将。蔺相如劝阻说：“大王因为赵括有些名气就重用他，这是粘住调弦的琴柱再弹琴呀！赵括只知道死读他父亲的兵书，不知道随机应变。”赵王仍是不听。起初，赵括从小学习兵法时，就自以为天下无人可比。他曾与父亲赵奢讨论兵法，赵奢也难不倒他，但终究不说他有才干。赵括的母亲询问原因，赵奢说：“带兵打仗，就是出生入死，而赵括谈起来却很随便。赵国不用他为大将也还罢了，如果一定要用他，灭亡赵军的必定是赵括。”待到赵括将要出发，他的母亲急忙上书，指出赵括不能重用。赵王问：“为什么？”回答说：“当年我侍奉赵括的父亲，他做大将时，亲自去捧着饭碗招待的有几十位，他的朋友有 几百人。大王及宗室王族给他的赏赐，他全部分发给将士。他自接受命令之日起，就不再理睬家事。而赵括刚刚做了大将，就向东高坐，接受拜见，大小军官没人敢抬头正脸看他。大王赏给他的金银绸缎，全部拿回家藏起来，每天忙于察看有什么良田美宅可买的就买下。大王您以为他像父亲，其实他们父子用心完全不同。请大王千万不要派他去。”赵王却说：“老太太你不用管，我已经决定了。”赵括母亲便说：“万一赵括出了什么差错，我请求不要连累我治罪。”赵王同意了赵母的请求。

秦王闻括已为赵将，乃阴使武安君为上将军而王为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军，悉更约束，易置军吏，出兵击秦师。武安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 。赵括乘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后，又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武安君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自如河内发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兵及粮食。齐人、楚人救赵。赵人乏食，请粟于齐，王弗许。周子曰：“夫赵之于齐、楚，捍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矣。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然。且救赵，高义也；却秦师，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强秦。不务为此而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九月，赵军食绝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急来攻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 出。赵括自出锐卒搏战，秦人射杀之。赵师大败，卒四十万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

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秦王听说赵 括已经上任为大将，便暗中派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改王为副将，下令军中："谁敢泄露白起为上将军的消息，格杀勿论！"赵括到了赵军中，全部推翻原来的规定，调换军官，下令出兵攻击秦军。白起佯装战败退走，预先布置下两支奇兵准备截击。赵括乘胜追击，直达秦军营垒，秦军坚守，无法攻克。这时，秦军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奇兵已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人的骑兵堵截住赵军返回营垒的通道，赵军被一分为二，粮道也断绝。武安君白起便下令精锐轻军前去袭击，赵军迎战失利，只好坚筑营垒等待救 兵。秦王听说赵军运粮通道已经切断，亲自到河内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百姓全部调往长平，阻断赵国救兵及运粮。齐国、楚国援救赵国。赵军缺乏粮食，向齐国请求接济，齐王不给。周子说："赵国对于齐国、楚国来说，是一道屏障，就像牙齿外面的嘴唇，唇亡则齿寒。今天赵国灭亡了，明天灾祸就会降临齐国、楚国。援救赵国这件事，应该像捧着漏瓦罐去浇烧焦了的铁锅那样，刻不容缓。何况援救赵国是高尚的道义；抵抗秦军，是显示威名的好事。必须主持正义援救亡国，显示兵威击退强秦。不致力于此事反而爱惜粮食，这样为国家决策是个大错！"齐王仍是不听。九月，赵军已断粮四十六天，士兵们都在内部暗中残杀，互相吞吃。赵括穷急，便下令进攻秦军营垒，想派出四支队伍，轮番进攻，到第五次，仍无法突围。赵括亲自率领精兵上前肉搏，被秦兵射死。赵军于是全线崩溃，四十万士兵全部投降。白起说："当初秦军已攻克上党，上党百姓却不愿归秦而去投奔赵国。赵国士兵反复无常，不全部杀掉，恐怕会有后乱。"于是使用奸计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只放出二百四十个年岁小的回到赵国，前后共杀死四十五万人，赵国大为震惊。

五十六年（壬寅、前259）

五十六年（壬寅，公元前259年）

[1]十月，武安君分军为三：王攻赵武安、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上党地。韩、魏使苏代厚币说应侯曰："武安君即围邯郸乎？"曰："然。"苏代曰："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欲无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

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由是与应侯有隙。

[1]十月，武安君白起把军队分为三支；王率军进攻赵国武安、皮牢，予以攻克。司马梗向北平定太原，全部占据上党地区。韩国、魏国派苏代用丰厚金银去劝说应侯范睢：“白起是否立即就要围攻邯郸？”范睢说：“是的。”苏代劝道：“赵国一亡，秦王便可以称王天下了；那时武安君白起将列入三公高位，您能甘心在他之下吗？即使不愿意屈居其下，也不得不如此了。秦国曾攻击韩国，围攻邢丘，困死上党，上党的百姓反而都去投奔赵国，天下人不愿做秦国的臣民，由来已久。现在把赵国灭亡了，北部地区的人逃到燕国，东部地区的人奔往齐国，南部地区的人流入韩国、魏国，你们能控制的老百姓就没有几个人了。你们不如乘势割去赵国的一些领土，就此罢手，不要让白起独享大功。”范睢动心，便向秦王建议：“秦兵已经疲惫不堪，请允许韩国、赵 国割地求和，让将士们暂时休息一下。”秦王听从了他的劝告，同意割韩国的垣雍、赵国的六座城后讲和。正月，双方都停战罢兵。白起从此与范睢产生矛盾。

赵王将使赵郝约事于秦，割六县。虞卿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遗馀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攻王，王无救矣。”赵王计未定，楼缓至赵，赵王与之 计之。楼缓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赵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敝，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乎！”虞卿闻之，复见曰：“危哉楼子之计，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与者，非固勿与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雠也，其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从秦为媾，韩、魏闻之 ，必尽重王，是王一举而

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赵王封虞卿以一城。

赵王准备派赵郝赴秦国订立和约，允以割让六个县。虞卿对赵王说：“秦国进攻赵国，是因为疲倦了自行撤退呢？还是余力尚能进攻，由于钟爱大王而不再进兵了呢？”赵王说：“秦国想灭掉赵国已是不遗余力，现在当然是因为疲倦了才退去。”虞卿说：“秦国用全部力量来进攻它不能得手的赵国，疲倦了才退去；那么大王您又把它力所不能夺取的地盘献上，实际上帮助秦国来进攻自己。明年秦国再来攻打赵国，大王您就没救了。”赵王尚未拿定主意，楼缓来到了赵国，赵王便与他商议。楼缓说：“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国、赵国互相征战，各国都很高兴，为什么呢？他们会说：‘我们可借着强国去获益于弱国。’现在赵国不如马上割地给秦国，一方面安慰了秦国，一方面使各国疑心秦、赵之间已达成默契，不敢再算计赵国。不然的话，各国将借着秦国的怒气，趁着赵国的疲惫不堪，群起而瓜分。赵国就要灭亡，还谈得上什么对付秦国！”虞卿听说这番话，又来见赵王说：“楼缓的计策太危险了！这样做更会使天下猜疑赵国，又哪里能安慰秦国的贪心呢！他为什么只字不提这样做是向天下暴露了赵国的怯懦？再说，我建议不割地给秦国，并非主张绝对不能割地；秦国向您索要六座城，大王却可以拿这六个城去贿赂齐国。齐国是秦国的世代仇家，齐王一定不会等到赵国使臣告辞就答应出兵，于是大王您虽然割地给了齐国，却可以从进攻秦国得到补偿，而且向天下显示赵国尚有所作为。大王如果以此先发制人，那么大兵还未开到边境，就会看到秦国派出使臣带着丰厚礼物，反而来向您讲和。那时再答应秦国的讲和要求，韩国、魏国知道了，一定会对赵国刮目相看，于是大王您一举而与三国结下友好，和秦国交涉也就主动了。”赵王说：“对。”便派虞卿赴东方去见齐王，与他商议联合对付秦国。虞卿尚未回国，秦国果然已经派使者来到赵国了。楼缓见此情形，只好逃离赵国。赵王封给虞卿一座城市。

秦之始伐赵也，魏王问于大夫，皆以为秦伐赵，于魏便。孔斌曰：“何谓也？”曰：“胜赵，则吾因而服焉；不胜赵，则可承敝而击之。”子顺曰：“不然，秦自孝公以来，战未尝屈，今又属其良将，何敝之

承！”大夫曰：“纵其胜赵，于我何损？邻之羞，国之福也。”子顺曰：“秦，贪暴之国也，胜赵，必复他求，吾恐于时魏受其师也。先人有言：燕雀处屋，子母相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不变，不知祸之将及己也。今子不悟赵破患将及己，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子顺者，孔子六世孙也。初，魏王闻子顺贤，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以为相。子顺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为治世也，虽蔬食饮水，吾犹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禄，吾犹一夫耳，魏王奚少于一夫！”使者固请，子顺乃之魏；魏王郊迎以为相。子顺改嬖宠之官以事贤才，夺无任之禄以赐有功。诸丧职者咸不悦，乃造谤言。文咨以告子顺。子顺曰：“民之不可与虑始久矣！古之善为政者，其初不能无谤。子产相郑，三年而后谤止；吾先君之相鲁，三月而后谤止。今吾为政日新，虽不能及贤，庸知谤乎！”文咨曰：“未识先君之谤何也？”子顺曰：“先君相鲁，人诵之曰：‘裘而芾，投之无戾。芾而裘，投之无邮。’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诵曰：‘裘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裘衣，惠我无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异乎圣贤矣。”子顺相魏凡九月，陈大计辄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见用，是吾言之不当也。言不当于主，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人谓子顺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将何之？山东之国将并于秦；秦为不义，义所不入。”遂寝于家。新垣固请子顺曰：“贤者所在，必兴化致治。今子相魏，未闻异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顺曰：“以无异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无良医。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义事之，固不获安；救亡不暇，何化之兴！昔伊挚在夏，吕望在商，而二国不治，岂伊、吕之不欲哉？势不可也。当今山东之国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齐、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乎！”

秦国攻打赵国之初，魏王征求群臣对此事的对策，大家都认为秦国进攻赵国，是对魏国有利的事。孔斌却质问：“为什么这样说？”回答是：“秦国战胜赵国，我们也顺势向它屈服；如果秦国打不赢赵国，我们就趁它疲惫不堪予以攻击。”孔斌反驳说：“不对。秦国自从秦孝公以来，没打过败仗，现在又重用良将白起，哪里有疲惫可让我们趁？”有个大夫说：“即使秦国战胜赵国，那对我们魏国有什么坏处呢？邻国的羞辱难堪，正是我国的幸运福气啊！”孔斌又反驳道：“秦国，是个

贪婪暴虐的国家，一旦战胜了赵国，必定要把矛头转向其他国家。我担心那时魏国就将面临秦军的攻击了。古人说过：燕雀筑窝在屋檐下，母鸟哺育小鸟，叽叽喳喳地都很快乐，自己以为很安适。灶上烟筒忽然窜起火苗，高大的房屋即将被焚，而燕雀面不改色，不知道灾祸就要殃及。现在你不明白，赵国一旦灭亡，灾难就会降临魏国的形势，难道人和燕雀一样吗？”孔斌，是孔子的第六世后人。当初，魏王听说孔斌贤明，便派使者携带黄金绸缎，聘请他为相。孔斌说：“如果大王能够采纳我的方针，可以为大王安邦治世，即使让我吃蔬菜，喝凉水，我也愿意。如果只是让我穿上一身贵服，供以丰厚俸禄，那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魏王哪里会缺少一个老百姓呢！”使者再三延请，孔斌才前往魏国，魏王亲自出城迎接，拜他为相。孔斌便撤换了一批靠关系受宠的官员，代之以贤良人才；剥夺去不干事者的俸禄，转赐给有功之臣。那些失去职位的人都不高兴，于是制造出谣言。文咨把这些话告诉了孔斌。孔斌说：“从来不能与老百姓共商创业大事！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起初时都免不了被诽谤。子产在郑国做相，三年以后流言蜚语才停止。我的祖先孔子在鲁国做相，也是三个月以后诽谤才终止的。现在我每日改革政事，虽然赶不上前代圣贤，难道还考虑诽谤之言！”文咨问：“不知道当年对尊祖上有什么诽谤？”孔斌说：“先祖在鲁国任相，有人唱道：‘穿鹿皮袍的权贵，抓起他来没有罪；权贵穿着鹿皮袍，抓起他来都叫好。’等到三个月以后，风气教化逐渐调养成型，百姓们又唱道：‘穿皮衣，戴殷帽，我们的心事他想到；戴殷帽，穿皮衣，一心为民不为已。’”文咨高兴地赞叹说：“我今天才知道先生您与古圣贤相比也不差。”孔斌在魏国任相共九个月，每次提出重大的建议都不被魏王采用，于是喟然长叹：“建议不被采纳，是我的建议有不合适的地方，建议不合君主的心意，我再做他的官，享用他的俸禄，是不做事白吃饭，我的罪过也太大了！”说完便称病辞去职务。有人对孔斌说：“魏王不用你，你为什么不到别处去呢？”孔斌回答：“到哪里去呢？崤山以东的各国都将被秦国吞并；秦国的行为不仁不义，我决不去那里。”于是在家休养。新垣固问孔斌：“圣贤所到之处，必定是振兴教化、修明政治。而你在魏国做相，没听说干出什么特殊的政绩就自行引退了，猜想你是不是不得志？否则为什么那么快就辞职呢？”孔斌说：“正因为没有特殊的政绩，所以自己引退了。而且在不治之症面前，显不出好医生的本领。现在秦国有吞并天

下之心，用仁义之道去事奉它，自然是得不到什么安全；所以，当今拯救危亡都来不及，还侈谈什么振兴教化！当年伊尹曾做过夏朝的官，吕望曾做过商朝的官，但这两个王朝最终无法救药，难道是伊尹、吕望不愿意吗？实在是因为大势已不可挽回。现在崤山以东各国都疲惫不堪、萎靡不振，韩、赵、魏三国争相割地以求偷安，二周折腰归顺秦国，燕国、齐国、楚国也屈服了。由此预见，不出二十年，天下都将归秦国所有了！”

[2]秦王欲为应侯必报其仇，闻魏齐在平原君所，乃为好言诱平原君至秦而执之。遣使谓赵王曰：“不得齐首，吾不出王弟于关！”魏齐穷，抵虞卿，虞卿弃相印，与魏齐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难见之，魏齐怒，自杀。赵王卒取其首以与秦，秦乃归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复将兵伐赵。武安君病，不任行。

[2]秦王想为应侯范睢报仇雪恨，听说魏齐逃到了赵国平原君赵胜家，便用花言巧语诱骗赵胜到秦国，把他扣留起来，并且派出使臣对赵王说：“不得到魏齐的人头，我决不放你的弟弟赵胜出关。”魏齐无可奈何，走投无路，只好去找虞卿，虞卿舍弃了相印，与魏齐一起逃走。到了魏国，他们想借助信陵君魏无忌，逃到楚国去。信陵君十分为难，没有立即与他们见面。魏齐非常悲愤，便自杀了。赵王于是取到魏齐的人头去献给秦国，秦王才下令放回平原君。九月，秦国又派五大夫王陵再次率军征伐赵国。武安君白起因患病，不能前去。

五十七年（癸卯、前258）

五十七年（癸卯，公元前258年）

[1]正月，王陵攻邯郸，少利，益发卒佐陵；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之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虽胜于长平，士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疾，不肯行；乃以王代王陵。

[1]正月，王陵进攻邯郸，几次失利，秦王便征发更多的兵丁去支援王陵；王陵损失了五校，仍不能胜。这时武安君白起病愈，秦王想派他去替代王陵。白起却说：“邯郸实在是不容易攻下的，而且诸侯救兵一天便可到达。那些国家对秦国的怨恨已经积蓄很久了。秦国虽然在长平一战大获全胜，但自己士兵也死亡过半，国内空虚，再长途跋

涉去远攻别人的国都，这时如果赵国在内抵抗，各国在外围进攻，秦军必然大败。”秦王见亲自下命令不行，又让应侯范睢去劝说白起。白起始终以病坚决推辞，不肯前去，于是秦王只得派王去代替王陵。

赵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约其门下食客文武备具者二十人与之俱，得十九人，馀无可取者。毛遂自荐于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乃与之俱，十九人相与目笑之。平原君至楚，与楚王言合从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决，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之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以从。”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以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从而归，至于赵，曰：“胜不敢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为上客。

赵王派平原君赵胜到楚国去求救，赵胜准备挑选门下食客中文武双全的二十个人一起前往，但只挑出十九个，剩下的都不足取。这时有个叫毛遂的人向赵胜自我推荐。赵胜说：“贤良人才为人处世，好比锥子在口袋中，锥尖立即能露出来。如今先生来到我赵胜门下已经三年，我左右的人没有谁称赞过你，我也未听说过你的作为，说明先生没有什么长处，先生不能干，先生留下吧！”毛遂说道：“我不过今天

才请你把我放到口袋里而已！如果早把我放进去，我早就脱颖而出了，岂止是露出个锥尖呢！”平原君赵胜于是让毛遂一同赴楚，另外十九个人都相视嘲笑他。赵胜到了楚国，向楚王阐述联合抗秦的必要性，从太阳升起时开始谈，一直谈到中午，楚王仍是犹豫不决。毛遂于是手按宝剑顺着台阶走上去，对平原君说：“联合抗秦的重要性，‘利’、‘害’两个字可以说清楚，作出决定！现在从日出时谈起，到中午还不能决断，是什么原因？”楚王怒斥毛遂道：“还不赶快滚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说话，你算是什么东西？”毛遂按着剑又上前几步说：“大王你之所以斥责我，是仗着楚国人多势众。现在咱们相距在十步以内，你不可能依仗楚国人多势众了！你的性命在我的手中。在我的主人面前，你为什么喝斥我？我毛遂听说商朝开国的汤王以七十里地方为开端，终于称王天下；周朝创业的周文王仅凭着一百里土地，使诸侯臣服。他们难道是仗着兵多将广、人多势众吗？只不过是顺应历史大势、振奋扬威而已。现在楚国有五千里广地，持戟战士一百万，这是称王称霸的资本呀！以楚国的强大，各国都难以抵挡。白起，不过是个小人物，带着几万兵，兴师动众与楚国作战，一战就夺去鄢、郢两城，再战便火烧夷陵，三战已将楚国宗庙平毁，侮辱楚王祖先。这是百世难解的仇怨，连赵国都替你羞愧，而大王却不以为难堪。现在提倡联合抗秦，实在是为了楚国，不是为赵国啊！我的主人在面前，你还喝斥我什么？”楚王只好说：“是的是的，正像先生指教的那样，我愿意以全国的力量与你们合作。”毛遂便说：“联合之事确定了吗？”楚王说：“确定了。”毛遂便对楚王左右随从说：“取鸡、狗、马的血来！”毛遂举起铜盘跪着上前对楚王说：“请大王歃血宣誓订立同盟，其次是我的主人，再次是我毛遂。”于是在大殿上订立了抗秦同盟。这时毛遂又左手持铜盘右手对随行的十九人招呼说：“你们也在堂下一起歃血宣誓吧！你们跟来跟去，还是靠着别人才办成了事情。”平原君赵胜与楚国订立盟约后回到赵国，叹息说：“从今后我不敢再说能识别天下人才了！”于是奉毛遂为上等宾客。

于是楚王使春申君将兵救赵，魏王亦使将军晋鄙将兵十万救赵。秦王使谓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遣人止晋鄙，留兵壁邺，名为救赵，实挟两端。又使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说赵王，欲共尊秦为帝，以却其兵。齐人鲁仲连在邯郸，闻之，往见新垣衍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

首功之国也。彼即肆然而为帝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不愿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先生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仲连曰：“固也，吾将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献之于纣，纣以为恶，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牖里之库百日，欲令之死。今秦，万乘之国也，梁，亦万乘之国也；俱据万乘之国，各有称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无已而帝，则将行其天子之礼以号令于天下，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矣！”

订立同盟后，楚王便派春申君黄歇率军救赵，魏王也令大将晋鄙统兵十万来救赵。秦王派人对魏王说：“我攻打赵国，早晚就会攻下，各国中谁敢来救赵国，我灭了赵国以后，必定调动大军先进攻它！”魏王惧怕，派人去让晋鄙停止前进，屯兵邺城坚守，名义上说是来救赵，实际上脚踩两边。魏王又派将军新垣衍潜入邯郸，通过平原君去劝说赵王，打算共同尊秦王为帝，以使他罢兵。齐国人士鲁仲连正在邯郸，听说此事，便来见新垣衍说：“那个秦国，是鄙弃礼义伦常而崇尚杀人立功的国家。如果它能公然称帝于天下各国，我鲁仲连只有去跳东海而死，绝不做秦国的臣民！况且，魏国还没有看到秦王称帝以后给它带来的危害，我将让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新垣衍怏怏不快地问鲁仲连：“你哪儿能让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呢？”鲁仲连说：“确实如此，听我慢慢说来。当年九侯、鄂侯、文王，是商纣王朝廷里的三公。九侯有个女儿，容貌姣好，将她献给纣王，纣王厌恶她，就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极力为九侯辩护，疾声呼冤，所以被纣王做成肉干；周文王听说了，只是喟然长叹，也被关押在牖里的仓库达一百天，想让他死。现在的秦国，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魏国，也是同样的大国；都据有雄厚的国家实力，各自有称王的名位，为什么看到秦国打胜了一次战役，就想听从它的指挥，尊秦王为帝，从而使自已落到被人宰割做成肉酱的地步呢！如果秦王未被制止而称帝，就将施行天子的礼仪，号令于天下各国，并且将更换各国君主的大臣。他将剥夺他所看不起的人职位，转授给他所器重的人；他将剥夺他所憎恨

的人职位，转授给他所宠爱的人；他又将使秦国的女子和惯说坏话的妾姬，指令婚配给各国君主。设想这些人在大梁宫殿中，魏王还能泰然处之吗？而将军你又有什么办法能保住在君主面前的旧日恩宠呢？”新垣衍听完心惊，离座再次拜谢说：“我今天才知道先生是天下高士啊！我这就告辞回国，不敢再提尊秦为帝的话了。”

[2]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2]燕国燕武成王去世，其子即位为燕孝王。

[3]初，魏公子无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谢客就车，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及秦围赵，赵平原君之夫人，公子无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于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纵公子轻胜弃之，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敕晋鄙令救赵，及宾客辩士游说万端，王终不听。公子乃属宾客约车骑百馀乘，欲赴斗以死于赵；过夷门，见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去，行数里，心不快，复还见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今公子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如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问计。侯嬴屏人曰：“吾闻晋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窃之。尝闻公子为如姬报其父仇，如姬欲为公子死无所辞。公子诚一开口，则得虎符，夺晋鄙之兵，北救赵，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晋鄙合符而不授兵，复请之，则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与俱。晋鄙若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请朱亥与俱。至邺，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独子无兄弟者，归养！”得选兵八万人，将之而进。

[3]当初，魏国公子魏无忌为人仁义而礼贤下士，收养食客三千人。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嬴，已经七十岁，家中贫穷，在魏都大梁任夷门守门官吏。一次，公子魏无忌设置盛大酒宴，招待宾客，来客已经坐定，魏无忌却吩咐备齐车马，空着左边位置，亲自去接侯嬴。侯嬴穿戴旧衣破帽，跳上车子，昂然上坐，也不谦让。魏无忌亲自驾车，更加恭敬。半途，侯嬴又对魏无忌说："我有个朋友在集市上当屠户，请让车子绕到他那里去一下。"魏无忌指挥车子进了集市，侯嬴下车见到朋友朱亥，故意久久地站在那里与他谈话；同时微微斜视魏无忌，只见他态度仍然十分谦和，于是告辞朋友登车，到了魏无忌府第。魏无忌引侯嬴坐在上座，向各位宾客介绍称赞他，宾客们都很惊讶。这时秦兵围困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无忌的姐姐。赵胜派到魏国求救的使者车马接连不断，指责魏无忌说："赵胜我之所以与您联成姻亲，就是仰慕您的高尚道义，能够急人之危。现在邯郸早晚要落入秦国手中而魏国援兵裹足不前，即使您看不起我赵胜鄙弃我，难道也不可怜您的姐姐吗？"魏无忌十分焦急，多次请魏王命令大将晋鄙进兵救赵，又派门下能说善辩的宾客百般游说，然而魏王始终不为所动。魏无忌只好聚集门下宾客百余乘车马，准备赴赵国以死相拼。他路过夷门，去见侯嬴。侯嬴只淡淡地说："公子您好自为之吧，我老了不能前去！"魏无忌离开后，走了数里，心中闷闷不快，又转回去见侯嬴。侯嬴笑着说："我早就知道公子会回来！如今您没有别的办法而亲身去迎战秦军，好比用肉去投打饿虎，能有什么结果！"魏无忌于是下车再拜请教计策。侯嬴屏退左右随从悄声说道："我听说晋鄙的调兵兵符在魏王卧室里，他最宠爱的如姬，有办法偷出来。曾听说公子您为如姬报过杀父之仇，如姬表示愿意为您办事，万死不辞。公子只要一开口，就可以得到调兵的虎符，夺去晋鄙的兵权，北上救赵，西抗强秦，建立五霸的功业了。"魏无忌照他的办法去做，果然拿到了兵符。临行前，侯嬴又说："大将出征在外，君王的命令可以不接受。假如晋鄙以此合验兵符后仍不交出兵权，再向魏王请示，那事情就危险了。我的朋友朱亥，是个勇猛力士，可以与您一齐去。晋鄙如果听从，最好不过。如果不听从，可以让朱亥打死他！"于是魏无忌又邀请朱亥前去。到了邺城，晋鄙合验兵符后，仍很怀疑，摆手看着魏无忌说："我率领十万大军在边境驻扎，而你只孤身单车前来替代我，是怎么回事呢？"朱亥立即从袖中掣出四十斤重的铁锥，打

死晋鄙，魏无忌便部署军队，下令说：“父子两人都在军队中的，父亲可以回去！兄弟两人都在军队中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一个没有兄弟的，可以回去奉养父母！”于是选定八万士兵，挥军前进。

王久围邯郸不拔，诸侯来救，战数不利。武安君闻之曰：“王不听吾计，今何如矣？”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称病笃，不肯起。

王围困邯郸已久，不能攻克，与各国救兵几次作战，也均失利。武安君白起听说后说：“大王不听我的建议，现在怎么办？”秦王听到此话，恼羞成怒，强令武安君前去统兵，白起又称病重，不肯起身。

五十八年（甲辰、前257）

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257年）

[1]十月，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诸侯攻王，数却，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王与应侯群臣谋曰：“白起之迁，意尚怏怏有馀言。”王乃使使者赐之剑，武安君遂自杀。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1]十月，秦王免除白起官爵，贬为士兵，把他迁到阴密。十二月，秦王调动更多士兵驻扎在汾城旁。被贬为士兵的白起因病，未能出征。各国援军向王进攻，王几次败退，告急使者往返于秦国，秦王羞恼，于是派人驱赶白起，不让他再滞留在咸阳城中。白起起身出了咸阳西门十里，到达杜邮。秦王又与应侯范睢等群臣议论说：“白起迁走时，怏怏不服，还有别的怨言。”秦王便派使者前去赐给他宝剑示意自裁，白起于是自杀。秦国人可怜他，城乡都祭祀他的灵位。

魏公子无忌大破秦师于邯郸下，王解邯郸围走。郑安平为赵所困，将二万人降赵，应侯由是得罪。

魏无忌率领援军在邯郸城下大破秦军，王撤除邯郸围军退走。另一秦将郑安平被赵军包围，率领二万人投降赵国，重用郑安平的范睢因此也被秦王治罪。

公子无忌既存赵，遂不敢归魏，与宾客留居赵，使将将其军还魏。赵王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赵王扫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

赵。赵王与公子饮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赵王以为公子汤沐邑。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隐于博徒，薛公隐于卖浆家，欲见之；两人不肯见，公子乃间步从之游。平原君闻而非之。公子曰："吾闻平原君之贤，故背魏而救 赵。今平原君所与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以无忌从此两人游，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为羞乎！"为装欲去。平原君免冠谢，乃止。

魏无忌救下赵国以后，也不敢再回魏国，与门下宾客留在赵国居住，派将军指挥军队回国。赵王与平原君赵胜商议，用五个城来赐封魏无忌。赵王布置打扫，亲自前去迎接魏无忌，以主人的礼节对待，引他由西面台阶登上大殿。魏无忌侧着身子辞让，从降一等级的东面台阶走上，自己口中说着罪过罪过，已经辜负了魏国，又对赵国没有什么功劳。赵王与魏无忌一直饮酒到天黑，因为魏无忌过于谦让，赵王始终不好意思说出送给他五个城的事。最后，赵王把城送给魏无忌，做为汤沐邑。后来，魏国也仍把魏无忌的原封地信陵送还给他。魏无忌听说赵国有个高士毛公隐居在赌徒之中，还有个薛公隐居在卖酒人家，想与他们见面，两人不肯见，魏无忌便徒步前去拜访，同他们出游。平原君赵胜听说后，不以为然。魏无忌便说："我听说平原君是个贤德之人，才背弃魏国前去援救赵国。现在看他与一些人结交出游，只不过是阔绰的举动，不是为访求人才。我魏无忌跟着毛、薛二位出游，心里还直怕他们不愿意接纳我，平原君竟然认为这是羞耻！"于是整备行装，想离开赵国。赵胜急忙前去摘下帽子谢罪，魏无忌才留下。

平原君欲封鲁连，使者三返，终不肯受。又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士，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平原君又想封赏鲁仲连，使者三次前往，他都不肯接受。赵胜又送去千金为鲁仲连祝寿，鲁仲连笑着说："天下名士最看重的是，为别人排除困难、解决纠纷而无所要求。如果有所谋取，那就是商人的行为了！"于是告别平原君赵胜而离去，终身不再来见他。

[2]秦太子之妃曰华阳夫人，无子；夏姬生子异人。异人质于赵；秦数伐赵，赵人不礼之。异人以庶 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

[2]秦国太子的夫人名叫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另一个夏姬生有儿子嬴异人。异人在赵国作人质，秦国几次攻打赵国，赵国人因此对他很不友善。异人又因为是秦王的庶孙，在国外作人质，车马及日常供给都不充盈，生活窘困，郁郁不得志。

阳翟大贾吕不韦适邯郸，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异人，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异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门！"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异人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不韦曰："秦王老矣。太子爱华阳夫人，夫人无子。子之兄弟二十馀人，子有秦国之业，士仓又 辅之。子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争为嗣矣。"异人曰："然则柰何？"不韦曰："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异人，令结宾客。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见华阳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献于夫人，因誉子异人之贤，宾客遍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异人也以夫人为天！"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则爱弛。今夫人爱而无子，不以繁华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以为适，即色衰爱弛，虽欲开一言，尚可得乎！今子异人贤，而自知中子不得为适，夫人诚以此时拔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也，则终身有宠于秦矣。"夫人以为然，承间言于太子曰："子异人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因泣曰："妾不幸无子，愿得子异人立以为子以托妾身！"太子许之，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嗣，因厚馈遗异人，而请吕不韦傅之。异人名誉盛于诸侯。

阳翟有个大商人吕不韦去邯郸，见到嬴异人，说："这是可以屯积起来卖好价钱的奇货呀！"于是前去拜见异人，说："我可以提高你的门第！"异人笑着说："你先提高自己的门第吧！"吕不韦说："你不知道，我的门第要靠你的门第来提高。"异人心中知道他有所指，便邀他一起坐 下深谈。吕不韦说："秦王老了。太子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你兄弟二十余人中，子是长子，有继承秦国的条件，又有士仓辅佐他。你排行居中，不太受重视，长久在外做人质。如果太子即位做秦王，你很难争得继承人的地位。"异人说："那怎么办呢？"吕不韦说："能够确立嫡子继承人的，只有华阳夫人。我吕不韦虽然不算富，也愿意拿出千金为你到西边去游说，让她立你为继承

人。”异人说：“如果能实现你说的计划，我愿意分割秦国与你共享。”吕不韦于是拿出五百金给异人，让他广交天下宾客，又有五百金置买奇宝珍玩，自己携带前去秦国。他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通过她把珍宝献给华阳夫人，趁机称赞异人贤明，宾客遍天下，常常日夜哭着思念太子和华阳夫人，说：“异人把夫人当做自己的上天！”华阳夫人听了大喜，吕不韦又通过她姐姐劝说华阳夫人：“靠容貌侍奉别人，年老色衰则恩爱松弛。现在夫人虽受到宠爱却没有儿子，不趁着年华正盛自己早些在各个儿子中选一个贤良孝顺的，推举他为嫡子，等到年老恩爱淡漠时，即便想说一句话，也做不到了。现在异人贤明，又知道自己排行居中，做不了嫡子，夫人如果这时候提拔他，异人就从无国变成了有国，夫人也从无子变成了有子，便会终身在秦国得到宠幸。”华阳夫人认为说的很对，抓住机会便对太子说：“儿子异人绝顶贤明，来来往往的人都称誉他。”又哭道：“我不幸没有生儿子，想把异人立为自己的儿子，使后半辈子有个依靠！”太子答应了她，与华阳夫人刻下玉符，约定异人为继承人，于是送给异人丰厚财物，并请吕不韦辅佐他。异人的名望声誉从此在各国盛传。

吕不韦娶邯郸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孕期年而生子政，异人遂以为夫人。邯郸之围，赵人欲杀之，异人与不韦行金六百斤予守者，脱亡赴秦军，遂得归。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吕不韦娶了一位邯郸美女中最美的，与他同居，知道她已怀孕。一次，异人与吕不韦饮酒，见到这位女子，便想要来。吕不韦假装动怒，不久又将她献给异人。这位女子怀孕一年后生下儿子，名叫嬴政，异人便把她立为正室夫人。邯郸被秦兵围困时，赵国人想杀死异人，异人与吕不韦用六百金送给看守，脱身逃到秦军中，于是得以回国。异人身穿楚国服装前去见华阳夫人，夫人说：“我是楚人啊！我把你当作亲生儿子。”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楚。

五十九年（乙巳、前256）

五十九年（己巳，公元前256年）

[1]秦将军伐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伐赵，取二十馀县，斩首虏九万。赧王恐，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

令无得通阳城。秦王使将军攻西周，赧王入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赧王于周。是岁，赧王崩。

[1]秦国派名叫的将军进攻韩国，夺取阳城、负黍，杀死四万人。再进攻赵国，夺取二十几个县，杀死、俘虏九万人。周赧王十分恐惧，便背弃秦国，与各国联合抗秦，派各国精锐部队出伊阙进攻秦国，使秦国不能通行到阳城。秦王派将军进攻西周，周赧王来到秦国，叩头领罪，献出全部三十六个城市，三万人口。秦王接受了他的进献，放周赧王回到东周。当年，周赧王驾崩。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六卷

秦纪一 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前255）

秦纪一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

[1]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弃市。应侯日以不怿。王临朝而叹，应侯请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郑安平、王稽等皆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应侯惧，不知所出。

[1]河东郡郡守王稽因犯通敌罪被判斩弃于市。应侯范睢为此闷闷不乐。昭襄王嬴稷在坐朝治事时发声长叹，范睢询问其缘故。昭襄王说：“现在武安君白起已死，郑安平、王稽等又都背叛了，国家内无良将，外却有许多敌国，我因此而忧虑！”范睢颇为恐惧，想不出用什么办法。

燕客蔡泽闻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于应侯曰：“蔡泽，天下雄辩之士；彼见王，必困君而夺君之位。”应侯怒，使人召之。蔡泽见应侯，礼又倨。应侯不快，因让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请闻其说。”蔡泽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君独不见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何足愿与？”应侯谬曰：“何为不可！此三子者，义之至也，忠之尽也。君子有杀身以成名，死无所恨。”蔡泽曰：“夫人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辱而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闳夭、周公，岂不亦忠且圣乎！三子之可愿，孰与闳夭、周公哉？”应侯曰：“善。”蔡泽曰：“然则君之主厚旧故，不倍功臣，孰与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泽曰：“君之功能孰与三子？”曰：“不若。”蔡泽曰：“然则君身不退，患恐甚于三子矣。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进退赢缩，与时变化，圣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雠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危之！”应侯遂延以为上客，因荐于王。王召与语，大悦，拜为客卿。应侯因谢病免。王新悦蔡泽计画，遂以为相国。泽为相数月，免。

燕国的客卿蔡泽听说了这件事，便向西进入秦国，先让人向范睢扬言说：“蔡泽是天下能言善辩之士，他一见到秦王，就必会使您为难，

进而夺取您的位置。”范睢很生气，遣人召蔡泽来见。蔡泽进见时态度傲慢不敬，使范睢大为不快，因此斥责他说：“你扬言要取代我做秦国的相国，那就让我听听你的根据。”蔡泽说：“吁，您见事何其迟啊！四个季节按春生、夏长、秋实、冬藏的次序，各完成它的功能而转换下去。您难道没有看到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文种的下场吗？这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范睢故意辩驳说：“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三个人的表现是节义的准则，忠诚的典范呀！君子可以杀身成名，并且死而无憾。”蔡泽说：“人们要建功立业，怎么会不期望着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呢！身命与功名都能保全的，是上等的愿望；功名可以为后人景仰效法而身命却已失去的，就次一等了；声名蒙受耻辱而自身得以苟全的，便是最下一等的了。商鞅、吴起、文种，他们作为臣子竭尽全力忠于君主取得了功名，这是可以为人仰慕的。但是闳夭、周公不也是既忠心耿耿又道德高尚、智慧过人吗！从君臣关系上说，那三人虽然令人仰慕，可又哪里比得上闳夭、周公啊？”范睢说：“是啊。”蔡泽说：“如此说来，您的国君在笃念旧情、不背弃有功之臣这点上能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哪一个相比呢？”范睢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比。”蔡泽说：“那么您与商鞅等三人相比，谁的功绩更大呢？”范睢说：“我不如他们。”蔡泽说：“这样的话，如果您还不引退，将遇到的灾祸恐怕要比那三位更严重了。俗话说：‘太阳升到中天就要偏斜而西，月亮圆满了即会渐见亏缺。’进退伸缩，随时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以求适应，是圣人的法则。现在您仇也报了，恩也报了，心愿完全得到满足却还不作变化的打算，我私下里为您担忧！”范睢于是将蔡泽奉为上宾，并把他推荐给昭襄王。秦王召见蔡泽，与他交谈，十分喜爱他，便授与他客卿的职位。范睢随即以生病为借口辞去了相国之职。昭襄王一开始就赞赏蔡泽的计策，便任命他为相国。但蔡泽任相国几个月后，即被免职。

[2]楚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荀卿者，赵人，名况，尝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之前。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荀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

兵者感忽悠暗，莫知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桡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

[2]楚国春申君黄歇任用荀卿为兰陵县令。荀卿是赵国人，名况，曾经与临武君在赵国国君孝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道。孝成王说：“请问什么是用兵的要旨？”临武君回答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比敌人后发兵而先到达，这即是用兵的关键方略。”荀况说：“不是这样。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的道理是，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统一百姓。弓与箭不协调，就是善射的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六匹马不协力一致，即便善御的造父也无法将马车赶往远方；士人与百姓不和亲附国君，即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在于使百姓依附。”临武君说：“并非如此。用兵所重视的是形势要有利，行动要讲究诡诈多变。善用兵的人，行事疾速、隐蔽，没有人料得到他会从哪里出动。孙武、吴起采用这种战术，天下无敌，不见得一定要依靠百姓的归附啊！”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之道和要统治天下的帝王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术、谋略、形势、利害。则仁人用的兵，是不能欺诈的。能够施用欺骗之术对付的，是那些骄傲轻慢的军队、疲惫衰弱的军队，以及君与臣、上级与

下属之间不和相互离心离德的军队。因此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还有使巧成功或使拙失败的可能。而用夏桀的骗计去对付尧，就如同拿鸡蛋掷石头，把手指伸进滚水中搅动，如同投身到水火之中，不是被烧焦，便是被淹死。故而仁人的军队，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出力；臣子对国君，下属对上级，犹如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犹如用手臂保护头颅、眼睛、胸膛和腹部。这样的军队，用欺诈之术去袭击它，与先惊动了它而后才去攻击它，是一回事。况且，仁人若统治着十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将布及百里，若统治着百里的国家，他的耳目便将布及千里，若统治着千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就会遍及天下，这样，他必将耳聪目明、机警而有戒备，和众如一。因此仁人的军队，集结起来即为一支支百人的部队，分散开时即成战阵行列；延长伸展好似莫邪宝剑的长刃，碰上的即被斩断；短兵精锐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遇到的即被瓦解；安营扎寨稳如磐石，顶撞它的，角即遭摧折而退却。再说那暴虐国家的君主，他所依靠的是什么呢？只能是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爱我就如同爱他的父母，喜欢我就如同喜欢芬芳的椒兰；反之，想起他的君主好似畏惧遭受烧灼黥刑，好似面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一般。人之常情，即便是夏桀、盗跖，也不会为他所厌恶的人去残害他所喜爱的人！这就犹如让人的子孙去杀害自己的父母，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百姓一定会前来告发君主，那又有什么诈术可施呢！所以，由仁人治理国家，国家将日益强盛，各诸侯国先来归顺的则得到安定，后来依附的即遭遇危难；相对抗的将被削弱，进行反叛的即遭灭亡。《诗经》所谓‘商汤竖起大旗，诚敬地握着斧钺，势如熊熊烈火，谁敢把我阻拦？’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则下可用也；上不足则下不可崐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其气力数年而衰，而复利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

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鰌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使以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选，隆势诈，上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譬之犹以锥刀堕泰山也。故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延募选，隆势诈，上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夫是谓之盗兵，君子不由也。”

孝成王、临武君说：“对啊。那么请问君王用兵，应该建立什么教令、如何行动才好呢？”荀况答道：“总的说来，君王贤明的，国家就太平；君王无能的，国家就混乱；推崇礼教、尊重仁义的，国家就治理得好，荒废礼教、鄙视仁义的，国家就动荡不安。秩序井然的国家便强大，纲纪紊乱的国家便衰弱，这即是强与弱的根本所在。君王的言行足以为人敬慕，百姓才可接受驱使，君王的言行不能为人景仰，百姓也就不会服从召唤。百姓可供驱使的，国家就强大，百姓不服调遣的，国家就衰弱，这即是强与弱的常理所在。齐国人重视兵家的技巧技击，施展技击之术，斩获一颗人头的，由官方赐八两金换回，不是有功同受赏。这样的军队遇到弱小的敌人，还可凑合着应付；一旦面对强大的敌军，就会涣然离散，如同天上的飞鸟，漫天穿行无拘无束，往返无常。这是亡国之军，没有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了，它与招募一群受雇佣的市井小人去作战相差无几。魏国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拔武勇的士兵。择取时，让兵士披挂上全副铠甲，拉开十二石重的强弓，身背五十支利箭，手持戈，头戴盔，腰佩剑，携带三天的食粮，每日急行军一百里。达到这个标准的便为武勇之卒，即可被免除徭役，并分得较好的田地和住宅。但是这些士兵的气力几年后便开始衰退，而分配给他们的利益却无法再行剥夺，即使改换办法也不容易做得周全。故而，魏国的疆土虽大，税收却必定不多。这样的军队便是

危害国家的军队了。秦国，百姓生计困窘，国家的刑罚却非常严酷，君王借此威势胁迫百姓出战，让他们隐蔽于险恶的地势，战胜了就给以奖赏，使他们对此习以为常，而战败了便处以刑罚，使他们为此受到箝制，这样一来，百姓要想从上面获得什么好处，除了与敌拼杀外，没有别的出路。功劳和赏赐成正比例增长，只要斩获五个甲士的头，即可役使乡里的五家，这就是秦国比其他国家强大稳固的原因。所以，秦国得以四代相沿不衰，并非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的。故此齐国善技击术的军队无法抵抗魏国择勇武士兵的军队，魏国择勇武士兵的军队无法抵抗秦国精锐、进取的军队；而秦国精锐的士兵却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士兵又不能抵挡商汤、周武王的仁义的军队，一旦遇上了，势必如用薄脆的东西去打石头，触之即碎。况且那几个国家培养的都是争求赏赐、追逐利益的将领和士兵，他们就如同雇工靠出卖自己的力气挣钱那样，毫无敬爱国君，愿为国君拼死效力，安于制度约束，严守忠孝仁义的气节、情操。诸侯中如果有哪一个能够精尽仁义之道，便可起而兼并那几个国家，使它们陷入危急的境地。故在那几个国家中，招募或选拔士兵，推重威势和变诈，崇尚论功行赏，渐渐染成了习俗。但只有尊奉礼义教化，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所以用诈术对付欺诈成俗的国家，还有巧拙之别；而若用诈术对付万众一心的国家，就犹如拿小刀去毁坏泰山了。所以商汤、周武王诛灭夏桀、商纣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为将。”荀卿曰：“知莫大于弃疑，行莫大于无过，事莫大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行吾所明，无行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怠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将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始终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 无旷，敬事无旷，敬吏无旷，敬众无旷，敬敌无

旷，夫是之谓五无旷。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旷，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孝成王、临武君说：“对啊。那么还请问做将领的道理。”荀况说：“谋虑最关键的是抛弃成败不明的谋划，行动最重要的是不产生过失，做事最关键的是不后悔；事情做到没有反悔就可以了，不必一定要追求尽善尽美。所以制定号令法规，要严厉、威重；赏功罚过，要坚决执行、遵守信义；营垒、辎重，要周密、严固；迁移、发动、前进、后退，要谨慎稳重，快速敏捷；探测敌情、观察敌人的变化，要行动机密，混入敌方将士之中；与敌军遭遇，进行决战，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些称为‘六术’。不要为保住自己将领的职位和权力而放弃自己取胜的策略，去迁就迎合君王的主张；不要因急于胜利而忘记还有失败的可能；不要对内威慑，而对外轻敌；不要见到利益而不顾忌它的害处；考虑问题要仔细周详而使用钱财要慷慨宽裕。这些称为‘五权’。此外，将领在三种情况下不接受君主的命令：可以杀死他，但不可令他率军进入绝境；可以杀死他，但不可令他率军攻打无法取胜的敌人；可以杀死他，但不可令他率军去欺凌百姓。这些称为‘三至’。将领接受君主命令后即调动三军，三军各自到位，百官井然有序，各项事务均安排停当、纳入正轨，此时即便君主奖之也不能使之喜悦，敌人激之也不能使之愤怒。这样的将领是最善于治军的将领。行事前必先深思熟虑，步步慎重，而且自始至终谨慎如一，这即叫作‘大吉’。总之，各项事业，如果获得成功，必定是由于严肃对待这项事业；如果造成失败，必定是由于轻视这项事业。因此，严肃胜过懈怠，便能取得胜利，懈怠胜过严肃，便将自取灭亡；谋划胜过欲望，就事事顺利，欲望胜过谋划，就会遭遇不幸。作战如同守备一样，行动如同作战一样，获得成功则看作是侥幸取得。严肃制订谋略，不可废止；严肃处理事务，不可废止；严肃对待下属，不可废止；严肃对待兵众，不可废止；严肃对待敌人，不可废止，这些称为‘五不废’。谨慎地奉行以上‘六术’、‘五权’、‘三至’，并恪守严肃不废止的原则，这样的将领便是天下无人能及的将领，便是可以上通神明的了。”

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荀卿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

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贼，则是亦贼也。以其顺刃者生，刃者死，奔命者贡。微子开封于宋，曹触龙断于军，商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敌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临武君曰：“善。”

临武君说：“有道理。那么请问圣明君王的军制又该怎样。”荀况说：“崐将领建旗击鼓号令三军，至死也不弃鼓奔逃；御手驾战车，至死也不放松缰绳；百官恪守职责，至死也不离开岗位；大夫尽心效力，死于战阵行列。军队听到鼓声即前进，听到钲声即后退，服从命令是最主要的，建功还在其次。命令不准前进而前进，犹如命令禁止后退而还要后退一样，罪过是相等的。不残杀老弱，不践踏庄稼，不追捕不战而退的人，不赦免相拒顽抗的人，不俘获跑来归顺的人。该诛杀时，诛杀的不是百姓，而是祸害百姓的人。但百姓中如果有保护敌人的，那么他也就成为敌人了。所以，不战而退的人生，相拒顽抗的人死，跑来归顺的人则被献给统帅。微子启因多次规劝商纣王，后归顺周王而受封为宋国国君，专门谄谀纣王的曹触龙被处以军中重刑，归附于周天子的商朝人待遇与周朝百姓没有区别，故而近处的人唱着歌欢乐地颂扬周天子，远方的人跌跌撞撞地前来投奔周天子。此外，不论是多么边远荒僻鄙陋的国家，周天子也派人去关照，让百姓安居乐业，以至四海之内如同一家，周王朝恩威所能达到的属国，没有不服从、归顺的。这样的君王即叫作‘人师’，即为人表率的人。《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就是指的这个。圣明君王的军队施行惩处而不挑起战争，固守城池而不发动进攻，与敌对阵作战而不先行出击，敌人上上下下喜悦欢欣就庆贺，并且不洗劫屠戮敌方的城镇，不偷袭无防备的敌人，不使将士们长久地滞留在外，军队出动作战不超越计划的时间，如此，便使混乱国家的百姓都喜欢这种施政方式，而不安心于受自己国君的统治，希望这种君王的军队到来。”临武君说：“你说的不错。”

陈嚣问荀卿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陈嚣问荀况说："您议论用兵之道，总是以仁义为根本，而仁者爱人，义者遵循情理，既然如此又怎么用兵打仗呢？一切用兵之事都是为了争夺、攻伐啊。"荀况说："并非像你所理解的这样。所谓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才憎恶害人的人；义者遵循情理，正因为循理，才憎恶反叛、作乱的人。所以，用兵的目的在于禁暴除害，而不是为了争夺、攻伐。"

[3]燕孝王薨，子喜立。

[3]燕国燕孝王去世，子姬喜继位。

[4]周民东亡。秦人取其宝器，迁西周公于狐之聚。

[4]周王朝的百姓向东逃亡。秦国人夺取了周王朝的宝鼎重器，并将西周文公姬咎迁移到狐之聚。

[5]楚王迁鲁于莒而取其地。

[5]楚国考烈王将鲁国国君迁到莒地，夺取了鲁国的封地。

五十三年（丁未、前254）

五十三年（丁未，公元前254年）

[1]伐魏，取吴城。韩王入朝。魏举国听令。

[1]秦国将领率军讨伐魏国，攻占了吴城。韩国国君前来朝见昭襄王。魏国全国听从秦王的号令。

五十四年（戊申、前253）

五十四年（戊申，公元前253年）

[1]王郊见上帝于雍。

[1]昭襄王在雍城南郊祭祀上帝。

[2]楚迁于钜阳。

[2]楚国迁都至钜阳。

五十五年（己酉、前252）

五十五年（己酉，公元前252年）

[1]卫怀君朝于魏，魏人执而杀之；更立其弟，是为元君。元君，魏婿也。

[1]卫国卫怀君到魏国都城大梁朝见魏王，魏国人将他抓住杀了，另立他的弟弟为卫国国君，是为元君。而元君是魏王的女婿。

五十六年（庚戌、前251）

五十六年（庚戌，公元前251年）

[1]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以子楚为太子。赵人奉子楚妻子归之。韩王衰入吊祠。

[1]秋季，秦昭襄王去世，子嬴柱继位，是为孝文王。孝文王尊奉生母唐八子为唐太后，立子嬴异人为太子。于是，赵国人便将嬴异人的妻子儿女送回秦国。韩国国君则穿着丧服来到秦国，入殡宫吊唁祭奠昭襄王。

[2]燕王喜使栗腹约欢于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反而言于燕王曰："赵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对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为可，乃发二千乘，栗腹将而攻，卿秦攻代。将渠曰："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攻之，不祥；师必无功。"王不听，自将偏军随之。将渠引王之绶，王以足蹴之。将渠泣曰："臣非自为，为王也！"燕师至宋子，赵廉颇为将，逆击之，败栗腹于，败卿秦、乐乘于代，追北五百余里，遂围燕。燕人请和，赵人曰："必令将渠处和。"燕王使将渠为相而处和，赵师乃解去。

[2]燕国国君姬喜派使臣栗腹与赵王缔结友好盟约，并以五百金设置酒宴款待赵王。栗腹返回燕国后对燕王说："赵国的壮年男子都死在长平之战中了，他们的孤儿还都没有长大成人，可以去进攻赵国。"燕王召见昌国君乐，询问他的意见。乐回答说："赵国的四境都面临着强敌，需要四面抵抗，故国中百姓均已习惯于作战，不能去攻伐。"燕王说："我可以用五个人来攻打赵国的一个人。"乐答道："那也不行。"燕王大怒。群臣都认为可以出兵攻赵，燕王便调动两千辆战车，一路由栗腹率领，进攻城，一路由卿秦率领，进攻代地。大夫将渠说："刚与赵国交换文件订立友好盟约，并用五百金置备酒席请赵王饮酒，而使臣一回来就发兵进攻人家，这是不吉利的，燕军队肯定无法获取战

功。”燕王不听将渠的劝阻，而且还亲自率领配合主力作战的部队随大军出发。将渠一把拉住燕王腰间结系印纽的丝带，燕王气得向他猛踢一脚，将渠哭泣着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大王您啊！”燕国的军队抵达宋子，赵王任命廉颇为将，率军迎击燕军，在击败栗腹的部队，在代战胜卿秦、乐乘的部队，并乘胜追击燕军五百余里，顺势包围了燕国国都蓟城。燕王只得派人向赵国求和。赵国人说：“一定得让将渠前来议和才行。”于是，燕王便任命将渠为相国，前往赵国议和，赵国的军队方才退走。

[3]赵平原君卒。

[3]这一年，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去世。

孝文王 元年（辛亥、前250）

秦孝文王元年（辛亥，公元前250年）

[1]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为庄襄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夏姬为夏太后。

[1]冬季，十月，己亥（初四），孝文王正式登王位。但孝文王在位仅三天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嬴异人继位，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尊奉嫡母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尊奉生母夏姬为夏太后。

[2]燕将攻齐聊城，拔之。或谮之燕王，燕将保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之，岁馀不下。鲁仲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为陈利害曰：“为公计者，不归燕则归齐。今独守孤城，齐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将何为乎？”燕将见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遂自杀。聊城乱，田单克聊城。归，言鲁仲连于齐，欲爵之。仲连逃之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2]燕国的一位将领率军攻克了齐国的聊城。但是有人却在燕王面前说这个将领的坏话。这位将领因此而据守聊城，不敢返回燕国。齐国相国田单率军反攻聊城，为时一年多仍然攻克不下。齐人鲁仲连便写了一封信，捆在箭上射入城中给那位燕将，向他陈述利害关系说：“替您打算，您不是回燕国就是归附齐国。而现在您独守孤城，齐国的军队一天天增多，燕国的援兵却迟迟不到，您将怎么办呢？”燕将见信后低声哭泣了好几天，但仍然犹豫不决。他想还归燕国，可是已与燕

国有了嫌隙；想投降齐国，又因杀戮、俘获的齐国人太多，而害怕降齐后会遭受屈辱。于是长声叹息着说：“与其让人来杀我，宁可我自杀！”便自刎身亡。聊城城内大乱，田单趁机攻下了聊城。田单凯旋后向齐王述说鲁仲连的功绩，并要授给他爵位。鲁仲连为此逃到海边，说：“我与其因获得富贵而屈从于他人，宁可忍受贫贱而能放荡不羁、随心所欲！”

魏安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

魏国国君安王魏圉向孔斌询问谁是天下高士。孔斌说：“世上没有这种人。如果说可以有次一等的，那么这个人就是鲁仲连了！”安厘王说：“鲁仲连是强求自己这样做的，而不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孔斌说：“人都是要强求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假如这样不停地做下去，便会成为君子；始终不变地这样做，习惯与本性渐渐相融合，也就成为自然的了。”

庄襄王 元年（壬子、前249）

秦庄襄王元年（壬子，公元前249年）

[1]吕不韦为相国。

[1]吕不韦任秦国的相国。

[2]东周君与诸侯谋伐秦；王使相国帅师讨灭之，迁东周君于阳人聚。周既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巩、缑氏。

[2]东周国国君与各诸侯国谋划着共同攻击秦国，庄襄王因此派吕不韦统帅军队讨灭了东周，将东周国君迁移到阳人聚。周王朝至此灭亡，再无人主持祭祀了。周朝至灭亡时共有七邑：河南、洛阳、城、平阴、偃师、巩、缑氏。

[3]以河南洛阳十万户封相国不韦为文信侯。

[3]庄襄王封相国吕不韦为文信侯，将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他的封地。

[4]蒙骜伐韩，取成皋、荥阳，初置三川郡。

[4]秦将蒙骜攻打韩国，夺取了成皋、荥阳，始设置三川郡。

[5]楚灭鲁，迁鲁顷公于，为家人。

[5]楚国灭亡了鲁国，把鲁顷公迁移到，贬为平民。

二年（癸丑、前248）

二年（癸丑，公元前248年）

[1]日有食之。

[1]出现日食。

[2]蒙骜伐赵，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2]秦将蒙骜攻打赵国，夺取了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3]楚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于齐，其事急，请以为郡而封于江东。"楚王许之。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盛。

[3]楚国春申君对楚考烈王说："淮北地区与齐国接壤，防务吃紧，请在那里设置边郡，并把我封到江东。"楚王答应了他的要求。春申君便在过去吴国的旧都上筑城，作为自己的都邑。他所营造的宫室都极为华丽。

三年（甲寅、前247）

三年（甲寅，公元前247年）

[1]王攻上党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1]秦国大将王率军进攻魏国上党郡各城，全部攻取，始设置太原郡。

[2]蒙骜帅师伐魏，取高都、汲。魏师数败，魏王患之，乃使人请信陵君于赵。信陵君畏得罪，不肯还，诫门下曰："有敢为魏使通者死！"宾客莫敢谏。毛公、薛公见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于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卒，信陵君色变，趣驾还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为上将军。信陵君使人求援于诸侯。诸侯闻信陵君复为魏将，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国之师败蒙骜于河外，蒙骜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关，抑之而还。

[2]秦将蒙骜率军进攻魏国，占领了高都和汲。魏军屡战屡败，魏安王为此而忧虑，便派人到赵国请信陵君魏无忌回国。信陵君惧怕归

国后被判罪，不肯返回，并告诫他的门客们说：“有胆敢给魏国使者通报消息的，处死！”于是，宾客们都不敢规劝他。毛公、薛公为此拜见信陵君说：“您所以受到各国的敬重，只是因为强大的魏国还存在。现在魏国的情势危急，而您却毫不顾惜，如此，一旦秦国人攻陷了国都大梁，将先王的宗庙铲为平地，您当以何面目立在天下人的面前啊！”二人的话还未说完，信陵君已脸色大变，即刻驾车赶回魏国。魏王见到信陵君后握着他的手啜泣不止，随即便任命他为上将军。信陵君派人向各诸侯国求援，各国听说信陵君重又担任魏国的大将，都纷纷派兵援救魏国。信陵君率领五国联军在黄河以西击败蒙骜的军队，蒙骜带残部逃岷走。信陵君督师追击到函谷关，将秦军压制在关内后才领兵还魏。

安陵人缩高之子仕于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谓安陵君曰：“君其遣缩高，吾将仕之以五大夫，使为执节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国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请之。”使吏导使者至缩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缩高曰：“君之幸高也，将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见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辞！”使者以报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犹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则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愿君生束缩高而致之！若君弗致，无忌将发十万之师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臣弑君，子弑父，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今缩高辞大位以全父子之义，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负襄王之诏而废太府之宪也，虽死，终不敢行！”缩高闻之曰：“信陵君为人，悍猛而自用，此辞必反为国祸。吾已全己，无违人臣之义矣，岂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颈而死。信陵君闻之，缟素辟舍，使使者谢安陵君曰：“无忌，小人也，困于思虑，失言于君，请再拜辞罪！”

魏国安陵人缩高的儿子在秦国供职，秦人让他负责守卫管城。信陵君率军攻管城不下，便派人去见安陵君说：“如果您能遣送缩高到我这里来，我将授给他五大夫的军职，并让他担任执节尉。”安陵君说：“安陵是个小国，百姓不一定都服从我的命令。还是请使者您自己前去邀请他吧。”于是就委派一个小官引导魏国的使者前往缩高的住地。使

者向缩高传达了信陵君的命令，缩高听后说：“信陵君之所以看重我，是为了让我出面去进攻管城。而为父亲的攻城，作儿子的却守城，这是要被天下人耻笑的。况且我的儿子如果见到我就放弃了他的职守，那便是背叛他的国君；作父亲的若是教儿子背叛，也不是信陵君所喜欢的行为。我冒昧地再拜，不能接受信陵君的旨令。”使者回报给信陵君，信陵君勃然大怒，又派使者到安陵君那里说：“安陵国也是魏国的领地。现在我攻取不下管城，秦国的军队就会赶到这里来攻打我，这样一来，魏国肯定就危险了。希望您能将缩高活着捆送到我这里！如果您不肯这么做，我就将调动十万大军开赴安陵城下。”安陵君说：“我的先代国君成侯奉魏襄王的诏令镇守此城，并亲手把太府中所藏的国法授给了我。国法的上篇说：‘臣子杀君王，子女杀父亲，常法规定绝不赦免这类罪行。即使国家实行大赦，举城投降和临阵脱逃的人也都不能被赦免。’现在缩高推辞不受您要授与他的高位，以此成全他们的父子之义，而您却说‘一定要将缩高活着捆送到我这里来’，如此便是要让我违背襄王的诏令并废弃太府所藏的国法啊，我纵然去死，也终归不敢执行您的指示！”缩高闻听这件事后说：“信陵君这个人，性情凶暴蛮横，且刚愎自用，那些话必将给安陵国招致祸患。我已保全了自己的名声，没有违背作为臣子应尽的道义，既然如此，我又岂可让安陵君遭到来自魏国内部的危害呀！”于是便到使者居住的客舍，拔剑刎颈，自杀而死。信陵君获悉这一消息后，身着素服避住到厢房，并派使者去对安陵君道歉说：“我真是个小人啊，为要攻取管城的思虑所困扰，对您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请让我再拜，为我的罪过向您道歉吧！”

王使人行万金于魏以间信陵君，求得晋鄙客，令说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复为将，诸侯皆属，天下徒闻信陵君而不闻魏王矣。”王又数使人贺信陵君：“得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将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娱，凡四岁而卒。韩王往吊，其子荣之，以告子顺，子顺曰：“必辞之以礼！‘邻国君吊，君为之主。’今君不命子，则子无所受韩君也。”其子辞之。

庄襄王为了挑拨离间信陵君与魏王的关系，遣人携带万金前往魏国，寻找到被信陵君所杀的晋鄙的门客，让他去劝说魏王道：“信陵君

流亡国外十年，现在重新担任了魏国的大将，各诸侯国的将领都隶属于他，致使天下的人只听说有信陵君这个人，而不知道还有魏王您了。”庄襄王又多次派人奉送礼物给信陵君表示庆贺说：“您做了魏国国君没有啊？”魏王天天都听到这类诽谤信陵君的话，不能不信，于是就令人代替信陵君统领军队。信陵君明白自己第二次因别人的诋毁而被废黜了，便以生病为由不再朝见魏王参与议事，日夜饮酒作乐，沉湎于女色中，过了四年就死去了。韩国国君桓惠王亲至魏国吊丧。信陵君的儿子颇以此为荣，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孔斌。孔斌却说：“你一定要按照崐礼制推辞掉韩王的悼念活动！礼制规定：‘邻国国君前往某国吊丧，这吊丧活动应由某国的国君来主持。’现在魏王并没有委命你代他主持吊丧仪式，因此你也就没有资格去接待韩王来进行吊丧了。”信陵君的儿子便未接受韩王的吊丧。

[3]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号称仲父。

[3]五月，丙午（二十六日），庄襄王去世，太子嬴政继位。嬴政这时只有十三岁，故一切国家大事都由文信侯吕不韦决定，号称他为“仲父”。

[4]晋阳反。

[4]秦国属地晋阳反叛。

始皇帝 上元年（乙卯、前246）

秦始皇帝元年（乙卯，公元前246年）

[1]蒙骜击定之。

[1]秦国大将蒙骜率军平定了晋阳的叛乱。

[2]韩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凿泾水自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中作而觉，秦人欲杀之。郑国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乃使卒为之。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锺，关中由是益富饶。

[2]韩国想要消耗秦国国力，使它不发兵东征，便派遣水利家郑国赴秦，游说秦国兴修水利，从仲山起，开凿一条引泾水、沿北山东注洛河的灌溉渠。工程进行中，秦王觉察到了韩国的意图，为此要杀郑国。郑国说：“我确是为韩国延长了几年的寿命，但是这条灌溉渠如果

修成了，秦国也可享万世之利啊。”秦王于是命他继续主持施工，完成了此项工程。这条水渠引淤浊而有肥效的水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每亩的收成都高达六斛四斗，秦国的关中一带因此更加富裕起来。

二年（丙辰、前245）

二年（丙辰，公元前245年）

[1]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

[1]秦国将领公率军进攻魏国的卷地，斩杀三万人。

[2]赵以廉颇为假相国，伐魏，取繁阳。赵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颇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赵师数困于秦，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廉颇见使者，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使者还报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楚人阴使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卒死于寿春。

[2]赵国任命廉颇代理相国之职，率军征伐魏国，攻取了繁阳。这时，赵国国君孝成王赵丹去世，他的儿子赵偃继位，是为悼襄王。悼襄王刚执政就令武襄君乐乘取代了廉颇。廉颇因此大怒，攻击乐乘，乐乘跑开了。廉颇便逃奔到魏国的都城大梁。但他在魏很久，仍得不到信任重用。此时，赵国的军队多次遭秦军围困，赵王想重新任用廉颇，廉颇也渴望着再为赵国效力。赵王于是派使者前往大梁，观察廉颇是否还能被任用。廉颇的仇人郭开以重金贿赂那位使者，让他在赵王面前说廉颇的坏话。廉颇会见使者时，有意一餐饭吃下一斗米、十斤肉，然后披挂铠甲，跃上战马，以此显示自己还可以率军去攻城陷阵。使者回到赵国后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饭量还好。只是陪我坐着的时候，不一会就去拉了三次屎。”赵王由此认为廉颇已经老了，便不再召他回国。楚王获悉了这一情况，即偷偷地派人到魏国去迎接廉颇。廉颇一担任楚国的将领后，就没有什么战功了。于是他感慨地说：“我真想指挥赵国的士兵啊！”最终死在了楚国的寿春。

三年（丁巳、前244）

三年（丁巳，公元前244年）

[1]大饥。

[1]秦国发生大饥荒。

[2]蒙骜伐韩，取十二城。

[2]秦将蒙骜率军进攻韩国，夺取了十二座城池。

[3]赵王以李牧为将，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尝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匈奴皆以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岁馀，屡出战，不利，多失亡，边不得田畜。王复请李牧，李牧杜门称病不出。王强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李牧至边，如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十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之，杀匈奴十馀万骑。灭襜，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赵边。

[3]赵国赵悼襄王任命李牧为大将，率军攻击燕 国，占领了武遂、方城。李牧是赵国防守北部边疆的优秀将领，曾经领兵驻扎在代、雁门防备匈奴。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他可以自行任用军吏官员，而城市的税收也都直接送到李牧的帐下，充作养兵的经费。李牧令人每天宰杀好几头牛，供给将士们食用，并指挥部队练习射箭和骑马，小心谨慎地把守烽火台，多多派出侦察人员打探敌情，同时申明约束，号令说："如果匈奴兵侵入边境进行掠夺，我军应立即收拾起人马、牛羊、物资等退入堡垒中固守，有胆敢逞强捕捉俘虏的，一律处斩！"如此，匈奴兵每次入侵，李牧的军队都严谨地点燃烽火报警，然后人马、物资退入堡垒中，只守不战。这样过了好几年，也没有什么伤亡损失。匈奴人因此全都认为李牧胆小，就连赵国的守边官兵也认为自己的将帅太胆小了。赵王为此而责备李牧，但李牧依旧维持老样子，不作变动。赵王怒不可遏，派其他人取代李牧统兵。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新任将领屡次率军迎击犯境的匈奴，可不但屡次作战失利，损失

惨重，而且使边境骚扰不断，百姓无法正常地耕作和放牧。赵王不得已又派人请李牧复出，李牧以生病为由闭门不出，拒绝接见来者。可是赵王坚持着非要让他重新出马不可，李牧无奈，便说："如果一定要用我，必须允许我仍照从前的办法行事，我才敢接受您的命令。"赵王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李牧重返北部边境，继续实行以往的约束。匈奴人几年来侵掠都毫无所获，却终究以为李牧是畏惧他们。守边军士每天得到赏赐却不被派用去抗击匈奴，故都希望与匈奴人打一仗。李牧于是备齐精选的战车一千三百辆，精选的战马一万三千匹，曾获过百金奖赏的勇士五万人，能拉硬弓的善射的士兵十万人，将他们全部组织起来，进行作战训练，并大力组织放牧，使放牧人遍布在边境田野。匈奴人小规模地入侵，李牧指令部队假败下来，且把数十人丢弃给匈奴。匈奴的单于听到这个消息后，即率军大举来犯。李牧多设奇阵，指挥部队从左、右两翼进行包抄，大破敌兵，斩杀匈奴十多万人马，乘胜灭掉了代地以北的胡族襤，攻破东胡，使林胡部族归降。匈奴单于领残兵逃奔而去，此后十多年不敢再接近赵国边境。

先是，天下冠带之国七，而三国边于戎狄：秦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赵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其后义渠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之，至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时，宣太后诱义渠王，杀诸甘泉，遂发兵伐义渠，灭之，始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馀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郡以拒胡。及战国之末而匈奴始大。

在此之前，天下的文明国家有七个，其中三国的边境与戎狄部族接壤，这即是秦国，自陇以西有诸、绲戎、翟、等部族，岐、梁、泾、漆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部族；赵国北部有林胡、楼烦等部族；燕国北部有东胡、山戎等部族。这些部族各自分散居住在山谷溪涧，有自己的君长，虽往往有一百多个部族聚集在一起，却没有一个部族能将各部族统一起来。稍后，义渠部开始修筑城池以求自守，而秦国则慢慢地对它进行蚕食，到了惠王嬴驷时，攻占了它二十五座

城池。及至昭襄王时，宣太后将义渠王引诱到甘泉杀了，随后即发兵进攻义渠，灭掉了该部族，始在陇西、北地、上郡等地修筑长城，峔以抵抗西北胡人的侵扰。赵国国君武灵王赵雍率军在北方击破林胡、楼烦等部族，自代经阴山下，到高阙，修筑长城，建立要塞，并设置了云中、雁门、代郡等郡。再以后，燕国的将领秦开因曾在东胡作过人质，深得东胡的信任，返回燕国后率军袭击东胡，大破东胡兵，迫使它向北退却了一千多里。燕国于是也在造阳至襄平一线筑起长城，同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以抵御胡人的攻掠。直到战国末期，匈奴部族才开始强大起来。

四年（戊午、前243）

四年（戊午，公元前243年）

[1]春，蒙骜伐魏，取、有诡。三月，军罢。

[1]春季，秦将蒙骜进攻魏国，夺取了、有诡。在三月间，停止了进军。

[2]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

[2]秦国送到赵国作人质的王子回归秦国，赵国在秦国充当人质的太子赵初也返回了赵国。

[3]七月，蝗，疫。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

[3]七月，秦国发生蝗灾，瘟疫流行。国家下令：百姓凡缴纳粮食一千石的，即授给一级爵位。

[4]魏安王薨，子景王立。

[4]魏国国君安王去世，子魏增继位，是为景王。

五年（己未、前242）

五年（己未，公元前242年）

[1]蒙骜伐魏，取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等三十城；初置东郡。

[1]秦将蒙骜讨伐魏国，攻克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等三十城；始设置东郡。

[2]初，剧辛在赵与庞善，已而仕燕。燕王见赵数困于秦，廉颇去而庞为将，欲因其敝而攻之，问于剧辛，对曰：“庞易与耳！”燕王使

剧辛将而伐赵。赵庞御之，杀剧辛，取燕师二万。

[2]当初，剧辛在赵国时与庞关系极好。不久，他到燕国做了官。燕王见到赵国的军队多次被秦军所困，廉颇离去而由庞担任赵军统帅，便想乘赵衰败之机进攻它。为此，燕王询问剧辛的意见。剧辛回答道："庞这个人是很容易对付的！"燕王便派剧辛率兵攻打赵国。赵军统帅庞指挥军队抵抗燕军，杀了剧辛，并俘获燕兵二万人。

[3]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

[3]各诸侯国为秦国不断地进行侵略兼并而担忧不止。

六年（庚申、前241）

六年（庚申，公元前241年）

[1]楚、赵、魏、韩、卫合从以伐秦，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取寿陵。至函谷，秦师出，五国之师皆败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强，君用之而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时，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厄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楚于是去陈，徙寿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于吴，行相事。

[1]楚、赵、魏、韩、卫结成南北合纵联盟，共同讨伐秦国。楚国楚考烈王担任纵约长，春申君执掌军务，夺取寿陵，挥师直逼函谷关。秦军出关迎战，五国的军队都大败而逃。楚王将联军的失利归罪于春申君，春申君因此渐渐被楚王疏远了。观津人朱英对春申君说："人们都认为楚国本是一个强国，只是因为由您执掌事务才衰弱下去了。但我不这么看。先王在世时，秦国与楚国相友善，二十年间从不攻击楚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秦国要越过黾要塞来进攻楚国，十分不便；而要借道西周与东周之间，背对着韩国和魏国来征伐楚国，又为有后顾之忧不可行。但是现在不同了。魏国朝不保夕，随时都会被灭亡，根本无力顾及它的属地许、鄢陵，一旦魏国将这两地割让给秦，秦国军队距离楚国的都城陈就不过一百六十里了。我所看到的是，秦楚两国天天陷于相互争斗之中了。"楚国于是将都城由陈迁至寿春，命名为郢。春申君即去到他的封国吴地，仍行使相国的职权。

[2]秦拔魏朝歌及卫濮阳。卫元君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

[2]秦军攻陷魏国的朝歌和卫国的都城濮阳。卫国卫元君率领他的宗族迁移到河内郡的野王居住，倚仗山势险阻，保有魏国的河内。

七年（辛酉、前240）

七年（辛酉，公元前240年）

[1]伐魏，取汲。

[1]秦军进攻魏国，夺取了汲。

[2]夏太后薨。

[2]秦国夏太后去世。

[3]蒙骜卒。

[3]秦将蒙骜去世。

八年（壬戌、前239）

八年（壬戌，公元前239年）

[1]魏与赵邺。

[1]魏国将邺割让给赵国。

[2]韩桓惠王薨，子安立。

[2]韩国国君桓惠王去世，子韩安继位。

九年（癸亥、前238）

九年（癸亥，公元前238年）

[1]伐魏，取垣、蒲。

[1]秦军征伐魏国，攻克垣、蒲两城。

[2]夏，四月，寒，民有冻死者。

[2]夏季，四月，天气骤然酷寒，秦国百姓有被冻死的。

[3]王宿雍。

[3]秦王嬴政住宿在雍城。

[4]己酉，王冠，带剑。

[4]己酉（二十日），秦王嬴政举行成年加冠礼，同时佩带宝剑。

[5]杨端和伐魏，取衍氏。

[5]秦国将领杨端和率军进攻魏国，夺取了衍氏。

[6]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时时与文信侯私通。王益壮，文信侯恐事觉，祸及己，乃诈以舍人为宦者，进于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为长信侯，以太原为国，政事皆决于；客求为舍人者甚众。王左右有与争言者，告实非宦者，王下吏治。惧，矫王御玺发兵，欲攻蕲年宫为乱。王使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战咸阳，斩首数百；败走，获之。秋，九月，夷三族；党与皆车裂灭宗；舍人罪轻者徙蜀，凡四千馀家。迁太后于雍阳宫，杀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断其四支，积于阙下！"死者二十七人。齐客茅焦上谒请谏。王使谓之曰："若不见夫积阙下者邪？"对曰："臣闻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来固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而逃。王大怒曰："是人也，故来犯吾，趣召镬烹之，是安得积阙下哉！"王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陛下欲闻之乎？"王曰："何谓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响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质。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愿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驾，虚左方，往迎太后，归于咸阳，复为母子如初。

[6]当初，秦王嬴政即位时年龄尚幼，太后赵姬时常与文信侯吕不韦私通。嬴政渐渐长大，吕不韦担心此事败露，给自己招致祸患，便将自己的舍人假充作宦官，进献给太后。太后非常宠幸，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并封为长信侯，把太原作为国，国家政事都由他来决定。宾客中请求作舍人的人非常之多。嬴政身边有人曾与发生过争执，因此告发实际并不是阉割过的宦官。嬴政于是下令将交给司法官吏治罪。惊恐异常，便盗用御玺，假托秦王之命调兵遣将，企图攻击嬴政居住的蕲年宫，进行叛乱。嬴政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讨伐，在咸阳展开大战，斩杀叛军数百人，在兵败逃亡时被秦王的军队抓获。秋季，九月，嬴政下令诛灭父族、母族、岷妻族三族，并将氏党羽都处以车裂刑，杀灭这些党羽的宗族，舍人中因罪过较轻被放逐到蜀地的

共四千多家。同时把太后迁移到雍城的阳宫囚禁起来，杀了她与所生的两个儿子。嬴政还下令说：“有敢于为太后事对我进行规劝的，一律斩首，砍断四肢，堆积在宫阙之下！”于是，有二十七人为此而死。自齐国来的客卿茅焦通名求见秦王。嬴政遣人告诉他说：“你难道没有看见那些堆积在宫阙之下的尸体吗？”茅焦回答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个星宿，现在已经死了二十七个人了，我来原本就是为了凑够那二十八位数的。我可不是那种怕死的人！”使者跑回去向嬴政报告了茅焦的话。与茅焦住在一起的同乡因害怕受牵连，都背负衣物四散逃亡了。嬴政闻听使者的回报后怒发冲冠，说：“这个家伙，竟敢故意冒犯我，快取大锅来把他煮杀了，看他还如何为凑满二十八星宿而堆尸在宫阙下！”嬴政手按宝剑坐在那里，口中唾沫星乱飞，随即令使者召茅焦入见。茅焦缓缓走上前来，伏地一拜再拜后起身，声言道：“我听说有生命的人不忌讳谈人死，有国家的人不忌讳谈国亡；忌讳死的人不能维持人的生命，忌讳亡的人也不能保证国家的生存。有关生死存亡的道理，是圣明的君主急于要了解的，陛下想不想听我说一说呢？”嬴政道：“你要谈的是什么啊？”茅焦说：“陛下有狂妄背理的行为，难道自己没有意识到吗？车裂假父，把两个弟弟装进囊袋中用刑具拷打致死，将母亲迁移到雍囚禁起来，并残杀敢于进行规劝的臣子，即使是夏桀、商纣王的行为也不至于暴虐到这个地步了！如今只要天下的人听说了这些暴行，人心便全都涣散瓦解，再也不会有人向往秦国了。我为此私下里替陛下担忧！我的话都说完了！”于是便解开衣服，伏身在刑具上，等待受刑。嬴政闻言顿悟，匆忙下殿，亲自用手接扶他说：“您请起身穿好衣服，我现在愿意接受您的劝告！”随即授给他上卿的爵位。嬴政还亲自驾车，空出左边的尊位，往雍城迎接太后返

[7]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甚众，进之，卒无子。赵人李园持其妹欲进诸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无宠，乃求为春申君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而还。春申君问之，李园曰：“齐王使人求臣之妹，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君遂纳之。既而有娠，李园使其妹说春申君曰：“楚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彼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常保此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之兄弟，兄弟立，祸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进妾于王，王必幸之。妾赖天而有

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祸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妹，谨舍而言诸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为太子。

[7]楚国楚考烈王没有儿子，春申君为此非常忧虑，遍寻许多能生育的妇女进献给楚王，但是她们最终仍没有为楚王生下儿子。赵国人李园带来他的妹妹想要献给楚王，可听说楚王不能养儿子，便担心时间久了，自己的妹妹会失去楚王的宠幸。于是他请求服侍春申君，做春申君的舍人。不久，李园告假回赵国探亲，故意超过期限才返归春申君处。春申君问他超假的原因，他说：“齐国国君派人求娶我的妹妹，我陪那位使者饮酒，所以耽误了归期。”春申君说：“已经下聘礼订婚了吗？”李园答道：“还没有。”于是春申君便将李园的妹妹纳为妾。没过多久，李园的妹妹怀了身孕。李园即让她去劝说春申君道：“楚王非常宠信您，即便是他的亲兄弟也比不上。如 今您任楚国的相国二十多年了，可楚王依旧没有得到儿子。如此，待他去世后将改立他的兄弟为国君，而新国君也必定要使他的旧亲信分别得到显贵，这样的话，您又如何能永久地保持住您的荣宠地位呀！非但如此，而且由于您受楚王宠幸，长期执掌国事，肯定对楚王的兄弟有过许多失礼的地方，一旦他们登上王位，您就要大祸临头了。现在我身怀有孕，可还无人知晓，何况我获您宠爱时间不长，倘若果真以您的尊贵身分，将我进献给楚王，一定会得到他的宠幸。如果我依赖上天的恩赐生下一个男孩儿，那么就是您的儿子要继位为王了。这样一来，楚国便全都是您的了，这与在新君主统治下身临难以预料的灾祸相比，哪一个结果更好呢？”春申君大为赞同，便将李园的妹妹送出府，安置在馆舍中居中，派人谨慎地守护，然后向楚王推荐她。楚王即把她召纳入宫中，并且很宠爱她。不久，李园的妹妹果然生了个儿子，被立为太子。

李园妹为王后，李园亦贵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语，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岷君以灭口；国人颇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无望之福，亦有无望之祸。今君处无望之世，事无望之主，安可以无无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无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其实王也。王今病，旦暮薨，薨而君相幼主，因而当国，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此所谓无望之福也。”“何谓无望

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无望之祸也。”“何谓无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薨，李园先入，臣为君杀之，此所谓无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惧而亡去。后十七日，楚王薨，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死士侠刺之，投其首于棘门之外；于是使吏尽捕诛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为幽王。

李园的妹妹成为王后后，李园也随着地位显赫，当权主事。但是他又深恐春申君将他曾指使妹妹说过的话泄漏出去，便暗中收养敢死的武士，准备让他们去杀春申君以灭口。居住在楚国都城中的人有不少知道这件事情的。不久，楚王卧病不起。朱英对春申君说：“世上有未预料到而来的洪福，也有未预料到而来的灾祸。现在您处于生死变化不定的社会之中，为喜怒无常的君王效力，身边怎么能没有您尚未预料却忽然来到的帮手呢？”春申君说：“什么叫作‘未预料到而来的洪福’呢？”朱英答道：“您担任楚国的相国二十多年了，虽然名义上是相国，实际上却已相当于国君了。如今楚王病重，随时都会死去，一旦病故，您即可辅助幼主，从而掌握国家大权，待幼主成年后再还政给他，或者干脆就面南而坐，自称为王。这便是所谓的‘未预料到而来的洪福’了”。春申君又问：“那么什么是‘未预料到而来的灾祸’呢？”朱英说：“李园不治理国事，却是您的仇敌；不管理军务统率军队，却长期以来豢养一些勇士。如此，楚王一去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廷夺权，杀您灭口。这即是所谓的‘未预料到而来的灾祸。’”春申君再问道：“这样说来，‘尚未预料却忽然来到的帮手’又是怎么回事呢？”朱英回答：“您将我安置在郎中的职位上，待楚王去世，李园抢先入宫时，我替您杀了他除掉后患。这就是所谓的‘尚未预料却忽然来到的帮手’。”春申君说：“您就不必过问这些事了。李园是个软弱无能的人，况且我又对他很好，哪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呀！”朱英明白自己的建议不会被春申君采纳了，便因担心发生变故累及自己而逃亡他乡。十七天后，楚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进宫，把他豢养的勇士坦伏在棘门里面。春申君一进来，勇士们即两面夹击，将他刺杀，并砍下他的头颅扔到宫门外面。接着，李园又派出官吏把春申君的家人全部捕获杀了。随后，太子芈悍继位，是为幽王。

扬子《法言》曰：“或问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奸臣窃国命，何其益乎！”

扬雄《法言》曰：“有人问，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是否有益于国家呢？”回答的是：“国君不理政事，奸臣窃取了国家权力，他们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啊！”

[8]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不忍诛。

[8]嬴政因吕不韦事奉先王功劳卓著，不忍心将他杀死。

十年（甲子、前237）

十年（甲子，公元前237年）

[1]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国。

[1]冬季，十月，吕不韦被罢免相国之职，离开京城，到他的封国河南洛阳。

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书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事秦。昭王得范睢，强公室，杜私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夫色、乐、珠、玉不产于秦而王服御者众；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臣闻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虌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所谓藉寇兵，赍盗粮者也。”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骊邑而还。王卒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

秦国的王族大臣们建议说：“各诸侯国到秦国来作官谋职的人，大都是为自己的君主来游说，以挑拨离间我们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因此，请大王将他们一律驱逐出境。”于是，秦王下令全国实行大搜索，驱逐外来人。客卿楚国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他在临离开前还上书秦

王说："从前穆公招纳贤才，由西部戎地选得由余，东方宛城物色到百里奚，在宋国迎取了蹇叔，晋国寻求到丕豹和公孙支。如此，秦国得以兼并二十多个封国，而称霸西戎。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使各国都亲和服从，以至今日天下大治，国势强盛。惠王采纳张仪的策略，拆散六国的合纵联盟，使它们为秦国效力。昭王得到范雎的辅佐，加强了王室的权力，遏制了贵族家族的势力。这四位君王都是依靠客卿的作用而建功立业的。如此看来，客卿有什么地方辜负了秦国啊！美色、音乐、宝珠、美玉都不产在秦国，可大王搜集来使用、享受的却很多。但对人的取舍偏不是这样，不问可不可用，不论是非曲直，凡非秦国人就一概不用，凡是客卿就一律驱逐。似此便是只看重美色、音乐、宝珠、美玉等，而轻视人才了。我听说泰山不辞让细小的泥土，故能成就其巍峨；河海不择除细流，故能成就其深广；圣贤的君王不抛弃民众，故能明示他的恩德。这便是五帝三王所以能无敌于天下的原因。现在您抛弃那些非秦国籍的平民百姓，使他们去帮助敌国，辞退那些外来的宾客，令他们去为各诸侯效力，这就是所谓的把武器借给入侵者，把粮秣送给盗匪了。"嬴政看了李斯上的这封信，即召他入见，要恢复他的官职，并撤销逐客令。此时李斯已走到了骊邑，接秦王召令后即刻回返。嬴政最终采用了李斯的计策，暗中派遣能言善辩的人携带金珠宝玉去游说各国国君。对各国有名望、有势力的人，凡是可以用钱财贿赂的，便出重金收买，结交他们，凡是不肯受贿的，便持利剑刺杀他们。挑拨各国国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离间他们的感情，然后派良将率兵攻打各国。这样，几年之内，秦国终于兼并了天下。

十一年（乙丑、前236）

十一年（乙丑，公元前236年）

[1]赵人伐燕，取阳。兵未罢，将军王翦、桓、杨端和伐赵，攻邺，取九城。王翦攻阏与、阳，桓取邺、安阳。

[1]赵国人进攻燕国，夺取阳。战事还未结束，秦国的大将王翦、桓、杨端和已率军征伐赵国，攻击邺地，战领了九个城邑。其中王翦领兵攻打阏与、阳，桓率军夺取了邺、安阳。

[2]赵悼襄王薨，子幽缪王迁立。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嫡子嘉而立之。迁素以无行闻于国。

[2]赵国国君悼襄王去世，子赵迁继位，是为幽缪王。赵迁的母亲原是妓女，深得悼襄王的宠幸。为此，悼襄王废掉了正妻所生的长子赵嘉，将赵迁立为太子。而赵迁向来以品行不端闻名全国。

[3]文信侯就国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之。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诛。

[3]秦国文信侯吕不韦返回封国一年多了，在这期间，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纷纷前往邀请他，车马络绎不绝，在道上前后相望。嬴政为此担心吕不韦会生出什么变故，便写信给他说："您为秦国立下了什么功劳呢？秦国封您在河南，享用十万户封地的收入？您与秦国有什么亲近关系？而要称您为'仲父'？您还是携家属迁往蜀地居住吧！"吕不韦自知在渐渐地受到侵害逼迫，很惧怕被杀掉。

十二年（丙寅、前235）

十二年（丙寅，公元前235年）

[1]文信侯饮鸩死，窃葬。其舍人临者，皆逐迁之。且曰："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不韦者，籍其门，视此！"

[1]秦国的吕不韦饮毒酒自杀身亡。他的家人暗地里将他埋葬了。嬴政下令，吕不韦的舍人凡参加了哭吊的，一律驱逐、迁徙出境；并说："从今以后崐，操持国家政事的人凡像、吕不韦一样淫乱无道的，将其家族的所有财产没收入官，照此办理！"

扬子《法言》曰：或问："吕不韦其智矣乎？以人易货。"曰："谁谓不韦智者欤！以国易宗。吕不韦之盗，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见担石矣，未见雒阳也。"

扬雄《法言》曰：有人问："吕不韦他聪明吗？拿人做货物，进行交易。"回答说："谁说吕不韦是聪明人啊！用封国换取了宗族的灭亡。吕不韦这个偷东西的人是穿墙行窃的奸雄啊！穿墙行窃的，我见过担负斗石之量，没见过窃取洛阳的。"

[2]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2]秦国自六月到八月，一直不降雨。

[3]发四郡兵助魏伐楚。

[3]秦国调动四个郡的兵力，援助魏国进攻楚国。

十三年（丁卯、前234）

十三年（丁卯，公元前234年）

[1]桓伐赵，败赵将扈辄于平阳，斩首十万，杀扈辄。赵王以李牧为大将军，复战于宜安、肥下，秦师败绩，桓奔还。赵封李牧为武安君。

[1]秦将桓率军征伐赵国，在平阳击败赵将扈辄的军队，斩杀十万人，并杀了扈辄。赵国国君任命李牧为大将军，领兵在宜安、肥下与秦军再战，秦师大败，桓逃奔回秦国。赵王因此封李牧为武安君。

十四年（戊辰、前233）

十四年（戊辰，公元前233年）

[1]桓伐赵，取宜安、平阳、武城。

[1]秦将桓进攻赵国，夺取了宜安、平阳、武城。

[2]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使韩非来聘。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善刑名法术之学，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十余万言。

[2]韩国国君韩安向秦国割让土地，并献出国君的大印，请求作为秦国的附庸，派遣韩非为使节往秦国拜谒问安。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之一，精通刑名法术的学说。他看到韩国国力日益削弱，多次写信给韩王求取录用，但总得不到韩王的任用。于是，韩非深恶韩国治国不致力于访求人才，选任贤能，反而推崇虚浮、淫乱无能的蠹虫之辈，把他们安置在与实际功劳不相称的高位上；国势宽松时骄纵宠爱那些徒有虚名的学者，国势紧急时就征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所培养的人不是所能任用的人，所能任用的人却又不是所培养的人。为廉洁正直的人遭受奸邪不正的权臣的排斥而悲伤。他考察了以往的得失变化，撰写了《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等五十六篇文章，约十多万字。

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因上书说王曰：“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

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王悦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秦王嬴政听说韩非是个德才兼备的人，便想约见他。韩非正好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就趁机写信呈给嬴政，劝说道：“现今秦国的疆域方圆数千里，军队号称百万，号令森严，赏罚公平，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而我鲁莽地冒死渴求见您一面，是想说一说破坏各国合纵联盟的计略。您若真能听从我的主张，那么，您如果不能一举拆散天下的合纵联盟，战领赵国，灭亡韩国，使楚国、魏国臣服，齐国、燕国归顺，不能令秦国确立霸主的威名，使四周邻国的国君前来朝拜，就请您把我杀了在全国示众，以此告诫那些为君主出谋划策不忠诚的人。”嬴政读后，心中颇为喜悦，但一时还没有任用他。李斯很嶋忌妒韩非，便对嬴政说：“韩非是韩国的一个公子，如今您想吞并各国，韩非最终还是要为韩国利益着想，而不会为秦国尽心效力的，这也是人之常情。现在您不用他，而让他在秦国长期逗留后再放他回去，这不啻是自留后患啊。还不如依法将他除掉算了。”秦王政认为李斯说得有理，便把韩非交司法官吏治罪。李斯又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及早自杀。韩非试图亲自向秦王嬴政陈述冤情，但却无法见到秦王。不久，秦王政有些后悔，就派人去赦免韩非，可是韩非已经死了。

扬子《法言》曰：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扬雄《法言》曰：有人问：“韩非著《说难》篇议论游说之难，而他自己最终竟又死于‘说难’，那么我冒昧地请问，是什么原因使他的行动与言论相违背呢？”回答是：“游说之难就是他致死的原因啊！”那

人问："这是为什么？"答道："君子依照礼制行动，按照道义停止，所鼓吹的学说合乎礼义就前进，不合乎礼义就后退。如此根本不用去担心自己的主张不合乎别人的意志。去劝说别人而又顾虑自己的说词不合别人的心意，那么也就会各种手段无所不用了。"有人问："韩非正是担忧自己的主张与对方的意志不相吻合，不是吗？"答道："游说他人却不遵照礼义准则，这是值得忧虑的。而如果遵循了礼义准则，只是主张与他人的心意不合，便不必担忧了。"

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臣司马光曰：我听说君子由亲近自己的亲人而至亲近别人的亲人，由热爱自己的国家而至热爱别人的国家，因此才能功勋卓著，名声美好，从而享有百福。如今韩非为秦国出谋献策，首先就是要以灭亡他的祖国来证实他的主张，犯下此类罪过，本来就是死有余辜的，哪里还值得怜悯啊！

十五年（己巳、前232）

十五年（己巳，公元前232年）

[1]王大兴师伐赵，一军抵邺，一军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还。

[1]秦王嬴政出动大军进攻赵国，一路军队抵达邺地，一路军队抵达太原，攻克了狼孟、番吾，因遇到李牧统领的赵军而撤回。

[2]初，燕太子丹尝质于赵，与王善。王即位，丹为质于秦，王不礼焉。丹怒，亡归。

[2]当初，燕国太子姬丹曾在赵国作人质，与生在赵国的秦王嬴政相友善。待到嬴政即位，姬丹又在秦国充当人质。但这时秦王嬴政却不以礼相待，太子丹一怒之下逃回了燕国。

十六年（庚午、前231）

十六年（庚午，公元前231年）

[1]韩献南阳地。九月，发卒受地于韩。

[1]韩国割献南阳地给秦国。九月，秦国派军队前往韩国接收。

[2]魏人献地。

[2]魏国人割献土地给秦国。

[3]代地震，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拆东西百三十步。

[3]代地发生地震，自乐徐以西，北到平阴，楼台房屋墙垣大半塌毁，土地开裂一条臣缝，东西宽一百三十步。

十七年（辛未、前230）

十七年（辛未，公元前230年）

[1]内史胜灭韩，虏韩王安，以其地置颍川郡。

[1]秦国的内史腾率军灭掉了韩国，俘获韩国国君韩安。秦国在韩国的土地上设置了颍川郡。

[2]华阳太后薨。

[2]秦王政的祖母华阳太后去世。

[3]赵大饥。*[3]赵国发生大饥荒。

[4]卫元君薨，子角立。

[4]卫国卫元君去世，子卫角继位。

十八年（壬申、前229）

十八年（壬申，公元前229年）

[1]王翦将上地兵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兵共伐赵。赵李牧、司马尚御之。秦人多与赵王嬖臣郭开金，使毁牧及尚，言其欲反。赵王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赵人捕而杀之；废司马尚。

[1]秦将王翦统率驻扎在上地的军队攻下井陉，杨端和率领河内驻军一同进攻赵国。赵国的大将李牧、司马尚领兵顽强抵抗秦军。于是，秦国派人用重金收买赵王的宠臣郭开，让他在赵王面前诋毁李牧和司马尚，说他们企图兴兵反叛赵国。赵王因此便派赵葱及齐国的将领颜聚取代他们。李牧不接受命令，赵国人便将他抓住杀了，并撤换了司马尚。

十九年（癸酉、前228）

十九年（癸酉，公元前228年）

[1]王翦击赵军，大破之，杀赵葱，颜聚亡，遂克邯郸，虏赵王迁。王如邯郸，故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还，从太原、上郡归。

[1]秦将王翦率军攻击赵军，大败赵兵，杀赵葱，颜聚逃亡。秦军于是攻陷邯郸，俘虏了赵国国君赵迁。秦王政亲自驾临邯郸，将过去与他母亲家有仇怨的人全部杀了。然后回驾，经太原、上郡返归秦都咸阳。

[2]太后薨。

[2]秦王政的母亲太后赵姬去世。

[3]王翦屯中山以临燕。赵公子嘉帅其宗数百人奔代，自立为代王。赵之亡，大夫稍稍归之，与燕合兵，军上谷。

[3]秦将王翦领兵驻扎在中山，以监视、威慑燕国。赵国的公子赵嘉统率他的宗族数百人逃往代地，自立为代王。赵国灭亡后，在逃的赵国官员们逐渐地投归代王，与燕国合兵一处，共同驻扎在上谷。

[4]楚幽王薨，国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负刍杀之，自立。

[4]楚国国君幽王去世，国人立他的弟弟芈郝为王。三月，芈郝的庶兄负刍杀死了他，自立为楚王。

[5]魏景王薨，子假立。

[5]魏国国君景王去世，子魏假继位。

[6]燕太子丹怨王，欲报之，以问其傅鞠武。鞠武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令人心然，恐不能须也。"顷之，将军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太子曰："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祸以为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太子不听。

[6]燕国太子姬丹怨恨秦王嬴政，想要实施报复，为此征求太傅鞠武的意见。鞠武建议太子丹西与韩、赵、魏三晋订约，南与齐、楚联合，北与匈奴媾和，赖此共同图谋秦国。太子丹说："太傅的计略虽好，但要实现它却是旷日持久的事情，令人内心烦闷、焦躁，恐怕不能再等待了。"不久，秦国将领樊於期在本国获罪，逃到燕国。太子丹接纳了他，并让他住下。鞠武规劝太子丹说："仅凭秦王的暴虐以及对燕国积存的愤怒、怨恨，就足以令人寒心的了，更何况他还将获悉樊

将军被收留在燕国了呢！这就等于把肉弃置在饿虎往来的小道上。希望您尽快将樊将军送到匈奴去！”太子丹说：“樊将军走投无路，归附于我，这本来就是我应当舍命保护他的时候了，请您还是考虑一下其他的办法吧！”鞠武说：“做危险的事情来求取安全，制造灾祸以祈求幸福，谋略浅薄而致积怨加深，为了结交一个新的朋友，而不顾及国家将遭受大的危害，这即是所谓的积蓄怨仇并助长灾祸了！”太子丹对鞠武的劝说置之不理。

太子闻卫人荆轲之贤，卑辞厚礼而请见之。谓轲曰：“今秦已虏韩王，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赵不能支秦，则祸必至于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峄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则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轲许之。于是舍荆卿于上舍，太子日造门下，所以奉养荆轲，无所不至。及王翦灭赵，太子闻之惧，欲遣荆轲行。荆轲曰：“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也！”荆轲乃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柰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计将安出？”荆卿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其胸，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遂自刎。太子闻之，奔往伏哭，然已无柰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药粹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轲，以燕勇士秦舞阳为之副，使入秦。

太子丹听说卫国人荆轲很贤能，便携带厚礼，以谦卑的言词求见他。太子丹对荆轲说：“现在秦国已俘虏了韩王，又乘势举兵向南进攻楚国，向北威逼赵国。赵国无力对付秦国，那么灾难就要降临到燕国头上了。燕国既小又弱，多次为战争所拖累，哪里还能够抵挡住秦国的攻势啊！各诸侯国都屈服秦国，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再合纵抗秦了。目前，我个人的计策颇愚鲁，认为如果真能获得一位天下最大无畏的勇士，让他前往秦国胁迫秦王政，迫使他将兼并来的土地归还给各

国，就像曹沫当年逼迫齐桓公归还鲁国丧失的领土一样。如此当然是最好的了。假若不行，便乘机刺杀掉秦王嬴政。秦国的大将拥兵在外，而国内发生动乱，于是君臣之间相互猜疑。趁此时机，各国如能够合纵抗秦，就一定可以击败秦军。希望您留心这件事情。”荆轲答应了充当刺客赴秦。太子丹于是安排荆轲住进上等客舍，并天天亲往舍中探望，凡能够进送、供给荆轲的东西，没有不送到的。及至秦将王翦灭亡了赵国，太子丹闻讯后惊恐不已，便想送荆轲出行。荆轲说：“我现在前往秦国，但没有令秦人信任我的理由，这就未必能接近秦王。倘若果真得到樊将军的头颅和燕国督亢的地图奉献给秦王，秦王必定很高兴召见我，那时我才能够刺杀他以回报您。”太子丹说：“樊将军在穷途末路时来投奔我，我实在不忍心杀他啊！”荆轲于是私下里会见樊於期说：“秦国对待您，可说是残酷之极，您的父母、宗族都被诛杀或没收为官奴了！现在听说秦国悬赏千斤黄金、万户封地购买您的头颅，您打算怎么办呢？”樊於期叹息地流着泪说：“那么能想出什么办法呢？”荆轲说：“希望能得到您的头颅献给秦王，秦王见此必定欢喜而召见我，那时我左手拉住他的袖子，右手持匕首刺他的胸膛。这样一来，您的大仇得报，燕国遭受欺凌的耻辱也可以消除了！”樊於期说：“这正是我日日夜夜切齿烂心地渴求实现的事情啊！”随即拔剑自刎。太子丹闻讯急奔而来，伏尸痛哭，但已经无可奈何了，就用匣子盛装起樊於期的头颅。此前，太子丹已预先求取到天下最锋利的匕首，令工匠把匕首烧红浸入毒药之中，又用这染毒的匕首试刺人，只需渗出一丝血，人就没有不立即倒毙的。于是便准备行装送荆轲出发，又派燕国的勇士秦舞阳当他的助手，二人作为使者前往秦国。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七卷

秦纪二 始皇帝下二十年（甲戌、前227）

秦纪二 秦始皇帝二十年（甲戌，公元前227年）

[1]荆轲至咸阳，因王宠臣蒙嘉卑辞以求见；王大喜，朝服，设九宾而见之。荆轲奉图而进于王，图穷而匕首见，因把王袖而之；未至身，王惊起，袖绝。荆轲逐王，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负剑！"负剑，王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匕首王，中铜柱。自知事不就，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遂体解荆轲以徇。王于是大怒，益发兵诣赵，就王翦以伐燕，与燕师、代师战于易水之西，大破之。

[1]荆轲抵达秦国都城咸阳，通过秦王嬴政的宠臣蒙嘉，以谦卑的言词求见秦王，秦王嬴政大喜过望，穿上君臣朝会时的礼服，安排朝会大典迎见荆轲。荆轲手捧地图进献给秦王，图卷全部展开，匕首出现，荆轲乘势抓住秦王的袍袖，举起匕首刺向他的胸膛。但是未等荆轲近身，秦王嬴政已惊恐地一跃而起，挣断了袍袖。荆轲随即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柱子奔跑。这时，殿上的群臣都吓呆了，事发仓猝，大出意料，群臣全都失去了常态。秦国法律规定，在殿上侍从的群臣不得携带任何武器。因此大家只好徒手上前扑打荆轲，并喊道："大王，把剑推上背！"秦王嬴政将剑推到背上，便剑套倾斜，剑柄向前，即拔出剑来回击荆轲，砍断了他的左大腿。荆轲肢体残废无法再追，便把匕首向秦王投掷过去，但却击中了铜柱。荆轲知道行刺之事已无法完成，就大骂道："此事所以不能成功，只是想活捉你以后强迫你订立契约，归还所兼并的土地，以此回报燕太子啊！"由是，荆轲被分尸示众。秦王为此勃然大怒，增派军队去到赵国，随王翦的大军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以西与燕军和代王的军队会战，大破燕、代之兵。

二十一年（乙亥、前226）

二十一年（乙亥，公元前226年）

[1]冬，十月，王翦拔蓟，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东保辽东，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遗燕王书，令杀太子丹以献。丹匿衍水中，燕王使使斩

丹，欲以献王，王复进兵攻之。

[1]冬季，十月，秦将王翦攻克燕都蓟城，燕国国君和太子姬丹率精兵向东图保辽东，秦将李信领兵急追。代王赵嘉送信给燕王，要他杀太子丹献给秦王。太子丹这时躲藏在衍水一带，燕王即派使节往衍水杀了太子丹，准备把他的头颅献给秦王嬴政。但秦王再次发兵攻燕。

[2]王贲伐楚，取十馀城。王问于将军李信曰："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王以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谢病归频阳。

[2]秦将王贲进攻楚国，攻陷十多座城。秦王嬴政询问将军李信说："我想要夺取楚国，根据你的推测，需要出动多少人的军队才够？"李信说："不过用二十万人。"秦王嬴政又询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的大军不可。"秦王说："王将军已经老了，怎么如此胆怯啊！"便派李信、蒙恬率领二十万人进攻楚国。王翦于是称病辞职，返回故乡频阳。

二十二年（丙子、前225）

二十二年（丙子，公元前225年）

[1]王贲伐魏，引河沟以灌大梁。三月，城坏。魏王假降，杀之，遂灭魏。

[1]秦将王贲率军征伐魏国，引汴河的水灌淹魏国都城大梁。三月，大梁城垣塌毁，魏王魏假投降，为秦军杀死。魏国灭亡。

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虽然，臣受地于魏之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王义而许之。

秦王嬴政遣人去通知安陵君说："我想要用五百里的土地换你的安陵国。"安陵君说："大王您施加恩惠给我，用大换小，真是太幸运了。但虽然如此，我这小国的土地是受封于魏国上代国君的，我愿意终生守护它，不敢交换！"秦王嬴政赞许他奉守道义，便应允了他的请求。

[2]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楚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崐，与蒙恬会城父。楚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李信奔还。

[2]秦将李信进攻平舆，蒙恬攻击寝，大败楚军。李信再攻鄢郢，攻克了该城，于是率军西进，到城父与蒙恬的队伍会合。楚军趁机尾随在后，三天三夜不停宿休息，反击中大败李信的军队，攻入秦军的两个营地，斩杀了七个都尉。李信率残部逃奔回秦国。

王闻之，大怒，自至频阳谢王翦曰："寡人不用将军谋，李信果辱秦军。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病不能将。"王曰："已矣，勿复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六十万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请美田宅甚众。王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晌臣，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国中之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王坐而疑我矣。"

秦王嬴政闻讯，暴跳如雷，亲自前往频阳向王翦道歉说："我没有采用将军你的计策，而李信果然使秦军蒙受了耻辱。现在将军你虽然患病，但难道就忍心抛下我不管吗？！"王翦仍推辞道："我实在病得不能领兵打仗了。"秦王嬴政说："好啦，不要再这么说了！"王翦说："如果不得已一定要用我的话，非用六十万人的军队不可！"秦王嬴政答道："就听从将军你的主张行事吧。"于是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征伐楚国，秦王亲自送行到霸上。王翦请求秦王赏赐他相当多的良田美宅。秦王说："你就出发吧，为什么还要担心日后贫穷呀！"王翦说："身为大王您的将领，虽立下战功，但最终仍不能被封侯，所以趁着大王现在正看重我，请求赏赐田宅，好为子孙留下产业啊。"秦王嬴政听后大笑不止。王翦率军开拔，抵达武关，又陆续派遣五位使者向秦王嬴政请求赏赐良田。有人说："将军您向秦王求讨东西也已是太过分了吧！"王剪答道："不是这样。大王心性粗暴而多猜忌，如今将国中的武装士兵调拨一空，专门托付给我指挥，我若不借多求赏赐田宅为子孙谋立产业，表示坚决为大王效力，大王反倒要无缘无故地对我有所怀疑了啊。"

二十三年（丁丑、前224）

二十三年（丁丑，公元前224年）

[1]王翦取陈以南至平舆。楚人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御之；王翦坚壁不与战。楚人数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战，乃引而东。王翦追之，令壮士击，大破楚师，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师遂败走。王翦因乘胜略定城邑。

[1]秦将王翦率大军取道陈丘以南抵达平舆。楚国人闻讯王翦增兵而来，便出动国中的全部兵力抵抗秦军。王翦下令坚守营寨不与楚军交锋。楚人多次到营前挑战，秦军始终也不出战。王翦每天让士兵休息、洗沐，享用好的饮食，安抚慰问他们，并亲自与他们共同进餐。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王翦派人打听：“军中进行什么嬉戏啊？”回答说：“军士们正在玩投石、跳跃的游戏。”王翦便说：“这样的军队可以用来作战了。”此时楚军既然无法与秦军交锋，就挥师向东而去。王翦即率军尾追，令壮士们发起突击，大败楚军，直至蕲县之南，斩杀楚国将军项燕，楚军于是溃败逃亡。王翦乘胜夺取并平定了楚国的一些城镇。

二十四年（戊寅、前223）

二十四年（戊寅，公元前223年）

[1]王翦、蒙武虏楚王负刍，以其地置楚郡。

[1]秦将王翦、蒙武俘获了楚国国君芈负刍，在楚地设置楚郡。

二十五年（己卯、前222）

二十五年（己卯，公元前222年）

[1]大兴兵，使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

[1]秦国大举兴兵，派王贲率兵进攻辽东，俘获了燕国国君姬喜。

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

臣司马光曰：燕太子丹不能忍受一时的激忿而去冒犯如狼似虎的秦国，虑岷事轻率，谋划浅薄，以致挑起怨恨，加速了灭亡之祸，使供奉燕国始祖召公的宗庙祭祀忽然中断，罪过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而

评论的人有的还把太子丹说成是德才兼备的人，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

对于治理国家的人来说，任命有才能的人为官，按照礼制确立政策法规，以仁爱之心安抚百姓，凭借信义结交邻邦。如此，官员由有才干的人担任，政事得到礼教的节制，百姓人心归向他的德行，四邻亲近友善他的恪守信义。这样，国家则会安如磐石，炽如火焰，触犯它的一定被撞得粉碎，挨着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似此，即便是有强暴的敌国存在，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太子丹放弃这条路不走，反而用万辆战车的大国去排解个人的私愤、炫耀盗贼式的谋略，结果是功名被毁坏、身命遭杀戮，江山社稷化作废墟，这难道不是很令人悲痛的事吗！

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复言、重诺，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决腹，非勇也。要之，谋不远而动不义，其楚白公胜之流乎！

跪着前进，伏地而行，并不表示恭敬；言必行，重承诺，并不表示守信义；过度耗费金钱，散发玉器，并不表示施恩惠；自割颈部，自剖肚腹，并不表示勇敢。这种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只顾眼前利益不能深谋远虑而行动不合乎礼义，似此不过是楚国的为复仇而丧生的白公胜之流罢了！

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又曰："荆轲，君子盗诸。"善哉！

荆轲心怀报答太子姬丹豢养的私情，不顾及全家七族之人会受牵连，想要用一把短小的匕首使燕国强大、秦国削弱，这难道不是愚蠢之极吗！所以扬雄对此评论说，要离的死是蜘蛛、蝥虫一类的死，聂政的死是壮士一类的死，荆轲的死是刺客一类的死，这些都不能算作

“义”。他又说：“荆轲，按君子的道德观念来看，是类如盗贼之辈了。”此话说得好啊！

[2]王贲攻代，虏代王嘉。

[2]秦将王贲率军攻代，俘获代王赵嘉。

[3]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会稽郡。

[3]秦将王翦全部平定楚国长江以南的地区，降服百越的首领，设置了会稽郡。

[4]五月，天下大。

[4]五月，秦国命令特许全国举行大规模的聚会宴饮。

[5]初，齐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以故齐王建立四十馀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忘矣。”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宾客入秦，秦又多与金。客皆为反间，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

[5]当初，齐国的君王后贤惠有才干，使齐国能小心周到地侍奉秦国，对其他各诸侯国奉守信义。齐国东靠大海，不与秦国相邻。而那时秦国日夜不停地进攻韩、赵、魏、燕、楚等国，这五国分别忙于调兵自救，无暇他顾，所以齐王田建即位四十多年未遭逢过战乱。君王后即将去世时，告诫田建说：“群臣中可以任用的是某某。”田建说：“请让我把名字写下来。”君王后说：“好吧。”但等到齐王取来笔和木牍，准备记下她的话时，君王后却说：“我已经忘记了。”君王后去世后，后胜出任齐国的相国，他大量接受秦国为挑拨齐国君臣关系而施给他的金银财宝。而齐国的宾客进入秦国时，秦国又给以重金，使这些宾客回国后都反过来为秦国说话，劝说齐王去朝拜秦王，不必整治、修建用作攻战的防备设施，不要去援助那五个国家进攻秦国。秦国也即因此得以灭掉了五国。

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耶？”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峮反。

齐王将要动身往咸阳朝拜秦王嬴政，齐国的雍门司马迎上前说："齐国所以要设立国君，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国君自己啊？"齐王说："是为国家。"司马道："既然是为了国家才设立君王，那您为什么还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到秦国去呢？"齐王于是下令掉转车头返回王宫。

即墨大夫闻之，见齐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人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岂特保其国家而已哉！"齐王不听。

即墨大夫闻讯进见齐王说："齐国国土方圆数千里，军队数百万。现韩、赵、魏三国的官员都不愿接受秦国的统治，逃亡在阿城、甄城之间的有数百人。大王您将这些人收拢起来，交给他们百万之多的兵士，让他们去收复韩、赵、魏三国旧日的疆土，如此，就是秦国的临晋关也可以进入了。楚国鄢郢的官员们不愿受秦国驱使，逃匿在南城之下的有数百人。大王您将这些人聚集起来，交给他们百万人的军队，让他们去收复楚国原来的土地，如此，即便是武关也可以进入了。这样一来，齐国的威望得以树立，秦国则可被灭亡，这又岂只是保全自己的国家而已！"但是齐王不接受这一建议。

二十六年（庚辰、前221）

二十六年（庚辰，公元前221年）

[1]王贲自燕南攻齐，猝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诱齐王，约封以五百里之地。齐王遂降，秦迁之共，处之松柏之间，饿而死。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

[1]秦将王贲率军从燕国向南进攻齐国，突然攻入都城临淄，齐国国民中没有敢于抵抗的。秦国派人诱降齐王，约定封给他五百里的土地，齐王于是便投降了。但是秦国却将他迁移到共地，安置在松柏之间，最终被饿死。齐国人埋怨君王田建不早参与诸侯国的合纵联盟，而却听信奸佞、宾客的意见，以致使国家遭到灭亡，故为此编歌谣说："松树啊，柏树啊！使田建迁住共地饿死的，是宾客啊！"恨田建任用宾客不审慎考察。

臣光曰：从衡之说虽反覆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昔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飨宴以相乐，会盟以相结者，无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国也。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

臣司马光曰：合纵、连横的学说虽然反复无常，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合纵符合六国的利益。从前，先王封立大量封国，亲近爱抚各国诸侯，使他们通过拜会、探访来增进相互交往，用酒宴招待他们以增进欢乐友好，实行会盟而增进团结联合，不为别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同心协力共保国家。假使当初六国能以信义相互亲善，那么秦国虽然强暴，六国又怎么能被它所灭亡掉呢！韩、赵、魏三国是齐、楚两国的屏障，而齐、楚两国则是韩、赵、魏三国的基础，它们形势上相依托，表里间相依赖。所以韩、赵、魏三国进攻齐、楚，是自断根基；而齐、楚两国征伐韩、赵、魏三国，则是自撤屏障。可哪里有自己拆毁屏障以讨好盗贼，还说“盗贼将会爱惜我而不攻击我”的，这难道不是荒谬得很吗?

[2]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2]秦王嬴政刚刚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自认为兼备了三皇的德行，功业超过了五帝，于是便改称号为“皇帝”，皇帝出命称“制书”，下令称“诏书”，皇帝的自称为“朕”。追尊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并颁布制书说：“君王死后依据他生前的行为加定谥号，这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王，实在没意思。从今以后，废除为帝王上谥号的制度。朕为始皇帝，后继者以序数计算崐，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无穷尽地传下去。”

[3]初，齐威、宣之时，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乃始皇并天下，齐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

德。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

[3]当初，齐威王、齐宣王的时候，邹衍研究创立了金、木、水、火、土终而复始的“五德相运”学说。到了始皇帝合并天下时，齐国人将此说奏报给他。始皇采纳了这套学说，认为周朝是火德，秦取代周，从火不能胜水来推算，秦应是水德。于是开始下令更改岁历，新年朝见皇帝与庄贺典礼都从十月初一开始，以十月初一为元旦；衣服、旗帜、符节等都崇尚用黑色；计数以六为一个单位。

[4]丞相绾言：“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4]丞相王绾说：“燕、齐、楚三国的故地距都城咸阳过于遥远，不在那里设置侯王，便不能镇抚。因此请分封诸位皇子为侯王。”始皇帝将这一建议交给大臣评议。廷尉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族人非常多，他们的后代彼此疏远，相互攻击如同仇敌，周天子也无法加以制止。现在四海之内，仰仗陛下的神灵而获得统一，全国都划分为郡和县，对各位皇子及有功之臣，用国家征收的赋税重重给予赏赐，这样即可以非常容易地进行控制，使天下人对秦朝廷不怀二心，才是安定国家的方略。分封诸侯则不适宜。”始皇说：“天下人都吃尽了无休止的战争之苦，全是因为有诸侯王存在的缘故。今日依赖祖先的在天之灵，使天下初步平定，假若又重新封侯建国，便是自己招引兵事、培植战乱，似此而想求得宁静、养息，岂不是极困难的事情吗？！廷尉的主张是对的。”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始皇帝于是下令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每个郡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

收天下兵聚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杰于咸阳十二万户。

又下令收缴全国民间所藏的兵器，运送汇集到咸阳，熔毁后铸成大钟和钟架，以及十二个铜人，各重千石，放置在宫庭中。并统一法制和度量衡，将各地富豪十二万户迁徙到咸阳置于朝廷的监控下。

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秦王朝祭祀祖先、神佛的宗庙等处所和章台宫、上林苑都设在渭水南岸。而秦国每征服一个国家，就摹画、仿照该国的宫室，在咸阳城北的山坡上同样建造一座。如此南临渭水，自雍门向东至泾水、渭水相交处，宫殿屋宇、天桥、楼阁相连接，所获得的各国美女、钟鼓等乐器都安置在里边。

二十七年（辛巳、前220）

二十七年（辛巳，公元前220年）

[1]始皇巡陇西、北地，至鸡头山，过回中焉。

[1]始皇帝出巡陇西、北地，到鸡头山而还，经过回中宫。

[2]作信宫渭南，已，更命曰极庙。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治驰道于天下。

[2]在渭水南岸兴建长信宫，竣工后改名为极庙宫。从极庙筑路通到骊山，兴造甘泉宫前殿，修筑甬道连接咸阳，又以咸阳为中心筑驰道通往全国各地。

二十八年（壬午、前219）

二十八年（壬午，公元前219年）

[1]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颂功业。于是召集鲁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议封禅。诸儒或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秸。"议各乖异。始皇以其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岖，上自太山阳至颠，立石颂德；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1]始皇帝出巡东部各郡、县，登上邹地的峄山，树立石碑赞颂秦朝的功勋业绩。召集过去鲁地崇信儒学的文人七十名，到泰山下商议祭祀天地的封禅之事。诸儒生中有的说："古时候的君王封禅，用蒲草

裹住车轮，不愿伤害山上的土石草木；扫地祭祀时所使用的席都是用草编成的。”各人的议论很不相同。始皇帝认为众人所说的很难实际采用，便因此而贬退儒生；并且下令开通车道，从泰山南麓上到顶峰，竖立石碑歌颂自己的功德，又从泰山北面顺道而下，到梁父山祭地。祭祀仪式颇采用秦国古时在雍城由太祝令主持的祭祀上帝的形式。而怎样封土埋藏却全都保密，世人无法获悉并记录下来。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颂德，明得意。

始皇帝随即又向东出游沿海各地，祭礼名山大川及天、地、兵、阴、阳、月、日、四时八神。然后南登琅邪山，兴致勃勃，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还建造琅邪台，立石碑颂德，表明自己得天下之意。

初，燕人宋毋忌、羡门子高之徒称有仙道、形解销化之术，燕、齐迂怪之士皆争传习之。自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风引船去。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乃始皇至海上，诸方士齐人徐等争上书言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

当初，燕国人宋毋忌、羡门子高一类人声称世上有一种成仙之道、人老死后尸解骨化升天的法术，燕国、齐国的迂腐、怪异之士都争相传授和学习。从齐威王、宣王到燕昭王都相信他们的话，派人到海上寻求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据说这三仙山在渤海之中，距离人间并不遥远。只是凡人将要到达，凡就把船吹走了。不过也曾有人到过这三山，看见各位神仙和长生不死的药均在那里。待到始皇帝出游海滨时，通晓神仙方术的人如故齐国人徐等纷纷争着上书谈这些事，请求准许斋戒清心洁身素食后率领童男童女往海上寻求神山。始皇于是派遣徐征发数千名童男女入海求仙。但是，船行海上后却均因风势不顺而返航。不过他们仍然说：“虽没能到达仙山，可是已经望见了。”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能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葬

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关归。

始皇帝还归咸阳途中经过彭城，举行斋戒，祈祷祭祀，想要打捞沉没在泗水中的周鼎。故而遣一千人潜入泗水寻找，结果毫无所得。于是，始皇又向西南渡过淮水，到达衡山、南郡；再泛舟长江，抵湘山，祭祀湘君。适逢大风，几乎不能渡过湘水。始皇问博士道：“湘君是什么神仙啊？”博士回答：“听说她是尧帝的女儿，舜帝的妻子，死后就葬在这里。”始皇大怒，令三千名被判刑服劳役的罪犯将湘山的树木砍伐殆尽，裸露出赤红的土壤和石块。然后从南郡经武关返回咸阳。

[2]初，韩人张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韩。及韩亡，良散千金之产，欲为韩报仇。

[2]早先，韩国人张良的父亲、祖父曾经做过五代韩相。乃至韩国灭亡，张良尽散千金家产，想要为韩国报仇。

二十九年（癸未、前218）

二十九年（癸未，公元前218年）

[1]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张良令力士操铁椎狙击始皇，误中副车。始皇惊，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1]始皇帝出巡东方，抵达阳武县的博浪沙时，张良让大力士手持铁锤袭击始皇，但却误中随天子车驾而行的副车。始皇大惊失色，想抓刺客却未能擒到，于是下令全国进行十天的大搜捕。

始皇遂登之罘，刻石；旋，之琅邪，道上党入。

始皇帝随后登上之罘山，刻石颂德。归途中前往琅邪，取道上党回到咸阳。

三十一年（乙酉、前216）

三十一年（乙酉，公元前216年）

[1]使黔首自实田。

[1]始皇帝下令全国百姓向朝廷自报所占土地的数额。

三十二年（丙戌、前215）

三十二年（丙戌，公元前215年）

[1]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坊。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卢生使入海还，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

[1]始皇帝出巡抵达碣石，派故燕国人卢生求访仙人羡门。又在碣石山门刻碑文歌功颂德。拆毁城郭，决通堤防。此后始皇帝巡视北部边境，从上郡返回都城。卢生受派遣入海寻仙后归来，随即抄录《录图书》上的谶语，上写："使秦朝灭亡的是'胡'。"奏报给始皇。始皇便派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向北征伐匈奴。

三十三年（丁亥、前214）

三十三年（丁亥，公元前214年）

[1]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

[1]秦朝廷征召那些曾经逃亡的人、因贫穷而入赘女家的男子、商贩等入伍当兵，攻掠夺取南越的陆梁地，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等郡；并将受贬谪的人五十万流放到五岭守边，与南越的本地人杂居一处。

[2]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蒙恬常居上郡统治之；威振匈奴。

[2]秦将蒙恬率军驱逐斥退匈奴人，收复了黄河以南地区，设置四十四个县。接着就修筑长城，凭借地形而建，用以控制险关要塞，起自临洮，直至辽东，绵延一万多里。蒙恬于是又领兵渡过黄河，占据阳山，向北曲折前进。军队在野外扎营风餐露宿十余年，蒙恬则常驻上郡指挥军队，威震匈奴。

三十四年（戊子、前213）

三十四年（戊子，公元前213年）

[1]谪治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筑长城及处南越地。

[1]秦朝廷将徇私枉法、知人有罪却释放出狱、无罪却下狱的司法官吏处罚流放去修筑长城，或到南越地区守边。

丞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

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曰：“可。”

丞相李斯上书说：“过去诸侯国纷争，以高官厚禄招徕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已定，法令统一出自朝廷，百姓理家就要致力于耕田做工，读书人就要学习法令规章。但今日的儒生却不学习现代事务，只知一味地效法古代，并借此非议现实，蛊惑、扰乱民众，相互非难指责现行制度，并以此教导百姓；闻听命令颁下，就纷纷根据自己的学说、主张妄加评议，入朝时口是心非，出朝后便街谈巷议，夸饰君主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煽动、引导一些人攻击诽谤国家法令。这种情况如不禁止，就势必造成君主的权势下降，臣下结党纳派活动蔓延民间。唯有禁止这些才有利于国家！因此我建议史官将除秦国史记之外的所有史书全部烧毁；除博士官按职责收藏书外，天下凡有私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人，一律按期将所藏交到郡守、郡尉处，一并焚毁；有敢于相对私语谈论《诗》、《书》的处死；借古非今的诛杀九族；官吏发现这种事情而不举报的与以上人同罪；此令颁布三十天后仍不将私藏书籍烧毁的，判处黥刑，并罚处修筑长城劳役的城旦刑。不予焚烧的，是医药、占卜、种植的书。如果想要学习法令，应以官吏为师。”始皇下制令说：“可以。”

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故魏国人陈馀对孔子的八世孙孔鲋说：“秦朝廷将要毁灭掉前代君王的书籍，而你正是书籍的拥有人，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孔鲋说：“我所治的是一些看来无用的学问，真正了解我的只有朋友。秦朝廷并不是我的朋友，我会遇到什么危险呀！我将把书籍收藏好，等待着有人征求，一旦来征求，我也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了。”

三十五年（己丑、前212）

三十五年（己丑，公元前212年）

[1]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数年不就。

[1]始皇帝派蒙恬负责开通大道，从九原直到云阳，挖掘大山，填塞峡谷，长达一千八百里，几年没有完工。

[2]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度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椁，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2]始皇认为都城咸阳的人口过多，而先代君王营造的宫廷又嫌小，便命人在渭南上林苑中建筑宫殿，先修前殿阿房宫，长宽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坐一万人，下面则能竖立五丈高的旗帜，周围是车马驰行的天桥，从前殿下直达南山，在南山的顶峰建牌楼作为标志。又筑造天桥，从阿房渡过渭水，与咸阳城相接，由此象征天上的北极星、阁道星横越银河抵达营室宿。征发遭受宫刑和判处其他徒刑的囚犯七十万人，分别修筑阿房宫或建造骊山始皇帝陵墓。并凿掘用作套棺的北山的石料，采伐蜀、荆两地的木材，都先后运到。在关中兴建宫殿计有三百座，关外营造宫殿四百多座。于是在东海郡的朐县界内刻立巨石，作为秦王朝东部的大门。又将三万家迁移到骊邑，五万家迁移至云阳，均免除十年的赋税徭役。

[3]卢生说始皇曰："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锺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捕时在旁者，尽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群臣受决事者，悉于咸阳宫。

[3]卢生劝说始皇帝道："有一种方法，这就是皇帝不时地暗中秘密出行，借此躲避恶鬼。而避开了恶鬼，神仙真人便会来到。故此希望您所居住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然后不死之药大概才可以得到！"始皇说："我敬慕真人！"于是就自称"真人"，不再称"朕"。并下令咸阳城周围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处宫殿楼台，都用天桥、甬道相连接，帷帐、钟鼓及美女充斥其间，各自按布署登记，不作迁移。始皇巡行到某处居住下来，有敢于透露出他的驻地的，即获罪处死。始皇帝曾前往梁山宫，从山上望见丞相李斯的随行车马非常多，很不赞许。宦官近臣中有人将这事告诉了李斯，李斯随即减少了他的车马。始皇愤怒地说："这一定是宫中人泄露了我的话！"于是审问随从人员，但是没有人承认。始皇就下令捉拿当时在场的人，全部杀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始皇到了什么地方。群臣中凡有事情要奏报并接受皇帝裁决的，便全都到咸阳宫等候。

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因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侯生、卢生相互讥讽、评议始皇帝的暴戾，并因此逃亡而去。始皇闻讯勃然大怒，说："卢生等人，我尊敬他们，并重重地赏赐他们，现在竟然敢诽谤我！这些人在咸阳的，我曾派人去查访过，其中有的人竟妖言惑众！"于是令御史逮捕并审问所有的儒生。儒生们彼此告发，始皇帝就亲自判处违法犯禁的人四百六十余名，把他们全部在咸阳活埋了。还向全国宣扬，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以惩戒后世。同时谪罚更多的人流放到边地戍守。始皇的长子扶苏为此规劝道："那些儒生们全诵读并效法孔子的言论。而今您全部用重法惩处他们，我担心天下会因此不安定。"始皇大为恼火，派扶苏赴上郡去监督蒙恬的军队。

三十六年（庚寅、前211）

三十六年（庚寅，公元前211年）

[1]有陨石于东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燔其石。

[1]有陨石坠落在东郡。有人于石上刻字说："始皇帝死而土地分。"始皇于是派御史逐个查问当地的人，但是没人承认此事是自己干的。始皇便下令将居住在陨石附近的人全部捉拿处死，并焚化了那块石头。

[2]迁河北榆中三万家；赐爵一级。

[2]秦朝廷迁移三万户到北河以北、榆中一带垦殖，每户授爵位一级。

三十七年（辛卯、前210）

三十七年（辛卯，公元前210年）

[1]冬，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余子，少子胡亥最爱，请从；上许之。

[1]冬季，十月，癸丑（疑误），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陪同前往，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小儿子胡亥最受宠爱，他要求随父皇出游，获始皇准许。

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藉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颂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之罘。见巨鱼，射杀之。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十一月，始皇帝一行到达云梦，向着九疑山遥祭葬在那里的舜帝。然后乘船顺长江而下，观览籍柯，渡经海渚，过丹阳，抵钱唐，到达浙江边。因钱塘江潮波涛汹涌，便向西行驶一百二十里，从富阳与分水之间的狭窄处渡江。随之始皇登上会稽山，祭祀禹帝，遥望南海，刻立巨石歌功颂德。然后起驾返回，归途中经过吴地，从江乘县渡过长江，沿海北上，抵达琅邪、之罘。始皇看见大鱼，即发箭将鱼射杀。接着又沿海西行，到了平原渡口后便病倒了。

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车府令行符玺事赵高为书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赵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凉车中，故幸宦者骖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车中可其奏事。独胡亥、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

始皇帝很厌恶谈论“死”，因此群臣中没有人敢于提关于死的事。待到他病势更加沉重时，才命中车府令、兼掌符玺事务的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说：“参加丧事处理，灵柩到咸阳后安葬。”诏书已封好，但却搁置在赵高处，没有交给使者送出。秋季，七月，丙寅（二十日），始皇在沙丘宫平台驾崩。丞相李斯因皇帝在都城外病逝，唯恐各位皇子及天下发生什么变故，于是就秘不发丧，将棺材停放在能调节冷暖的凉车中，由始皇生前最宠信的宦官在车的右边陪乘。所到一地，上呈餐饭、百官奏报事务与过去一样，宦官即从车中接受并批复奏事。只有胡亥、赵高及受宠幸的宦官五六个人知道内情。

初，始皇尊宠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将，蒙毅常居中参谋议，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赵高者，生而隐宫；始皇闻其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胡亥幸之。赵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当高法应死。始皇以高敏于事，赦之，复其官。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赵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乃见丞相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崐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数以不能辟地立功，士卒多耗，数上书，直言诽谤，日夜怨望不得罢归为太子；将军恬不矫正，知其谋；皆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当初，始皇帝尊重宠爱蒙氏兄弟，颇信任他们。蒙恬在外担任大将，蒙毅则在朝中参与商议国事，称为忠信大臣，即便是高级将领或丞相，也没有敢与他们一争高低的。赵高一生下来就被阉割了。始皇听说他办事能力很强，且通晓刑法，便提拔他担任了中车府令，并让他教小儿子胡亥学习审理判决诉讼案。胡亥非常宠爱他。赵高曾经犯下大罪，始皇派蒙毅惩治他。蒙毅认为赵高依法应被处死，但始皇因赵高办事灵活而赦免了他，并恢复了他的官职。赵高既然素来得到胡亥的宠幸，恰又怨恨蒙氏兄弟，便劝说胡亥，让他诈称始皇遗诏命杀

掉扶苏，立胡亥为太子。胡亥同意了赵高的计策。赵高又说：“这件事如果不与丞相合谋进行，恐怕不能成功。”随即会见丞相李斯，说：“皇上赐给扶苏的诏书及符玺都在胡亥那里。定立太子之事只在您我口中的一句话罢了。这件事将怎么办呢？”李斯说：“怎么能够说这种亡国的话呀！此事不是我们这些为人臣子的人所应当议论的啊！”赵高道：“您的才能、谋略、功勋、人缘以及获扶苏的信任，这五点全部拿来与蒙恬相比，哪一点比得上他呢？”李斯回答：“都比不上他。”赵高说：“既然如此，那么只要扶苏即位，就必定任用蒙恬为丞相，您最终不能怀揣通侯的印信返归故乡的结局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而胡亥仁慈忠厚，是可以担当皇位继承人的。希望您慎重地考虑一下，作出定夺！”丞相李斯听后认为赵高说的有理，便与他共同谋划，诈称接受了始皇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篡改始皇给扶苏的诏书，指斥他多年来不能开辟疆土、创立功业，却使士卒大量伤亡，并且数次上书，直言诽谤父皇，日日夜夜地抱怨不能获准解除监军职务，返归咸阳当太子；而将军蒙恬不纠正扶苏的过失，并参与和了解扶苏的图谋。因此令他们自杀，将兵权移交给副将王离。

扶苏发书，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谓蒙恬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属吏，系诸阳周；更置李斯舍人为护军，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会蒙毅为始皇出祷山川，还至。赵高言于胡亥曰：“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以为不可；不若诛之！”乃系诸代。

扶苏接到诏书，哭泣着进入内室，打算自杀。蒙恬说：“陛下在外地，并未确立谁是太子。他派我率领三十万军队镇守边陲，令您担任监军，这乃是天下的重任啊。现在仅仅一个使者前来传书，我们就自杀，又怎么能知道其中不是有诈呢？！让我们再奏请证实一下，然后去死也不晚呀。”但是使者多次催促他们自行了断，扶苏于是对蒙恬说：“父亲赐儿子死，还哪里需要再请示查实呢！”随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便将他交给官吏治罪，囚禁在阳周；改置李斯的舍人担任护军，然后回报李斯、赵高。胡亥这时已听说扶苏死了，便想释放蒙恬。恰逢蒙毅代替始皇外出祈祷山川神灵求福后返回，赵高即对胡亥

说："始皇帝想要荐举贤能确定你为太子已经很长时间了，可是蒙毅一直规劝他，认为不可如此。现在不如就把蒙毅杀掉算了！"于是逮捕了蒙毅，将他囚禁到代郡。

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之。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

皇室车队于是从井陉抵达九原。当时正值酷暑，装载始皇遗体的凉车散发出恶臭，胡亥等便指示随从官员在车上装载一石鲍鱼，借鱼的臭味混淆腐尸的气味。从直道抵达咸阳后，发布治丧的公告。太子胡亥继承了皇位。

九月，葬始皇于骊山，下锢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有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尽，闭之墓中。

九月，将始皇安葬在骊山皇陵，把铜熔化后灌入，堵塞住地下深处的水。岷又运来各种奇珍异宝，藏满墓穴。还下令工匠制作带有机关的弓弩，遇到穿入靠近墓穴的人，即自动射杀。用水银做成百川、江河、大海，以机械灌注输送。墓穴顶部布有天文图象，底部设置地理模型。后宫嫔妃凡未生子女的，令她们全部陪葬。下葬以后，有人说工匠们制造隐藏的机械装置，知道其中的全部秘密，如果他们再作第二重机关，就会将其中的秘密泄露出去。于是待送终的大事完毕后，那些工匠即被尽数封闭在墓穴中。

[2]二世欲诛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婴谏曰："赵王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卒皆亡国。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陛下欲一旦弃去之。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二世弗听，遂杀蒙毅及内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药自杀。

[2]二世皇帝胡亥想要杀掉蒙恬兄弟二人，他哥哥的儿子子婴规劝说："赵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国田建杀他前代的忠臣而用后胜，结果最终都亡了国。蒙恬兄弟是秦国的重臣、谋士，陛下却打算一下子就把他们抛弃、除掉。似此诛杀忠臣而扶立节操品行不端的人，是

在内失去群臣的信任，在外使将士们意志涣散啊！”但是二世不听从劝告，随即杀掉了蒙毅，并要杀内史蒙恬。蒙恬说：“我们蒙家自我的先人起直至子孙，在秦国建立功业和忠信已经三代了。如今我领兵三十多万，身体虽然被囚禁，但我的势力仍然足以进行反叛。可是我知道自己必定得死却还是要奉守节义，是因为我不敢辱没祖先的教诲，并表示我不忘先帝的大恩大德啊！”于是即吞服毒药自杀身亡。

扬子《法言》曰：或问：“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尸有馀，忠不足相也。”

扬雄《法言》曰：有人问：“蒙恬赤胆忠心却被杀掉了，忠诚还有什么用呢？”回答说：“开山填谷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接辽水，威力不足而造成的尸体却有余，蒙恬的这种忠诚是不足为辅助君王的。”

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

臣司马光曰：秦始皇正荼毒天下时，蒙恬甘受他的驱使，如此蒙恬的不仁义是可知的了。但是蒙恬明白为人臣子所应守的道义，虽然没有罪而被处死，仍能够宁死忠贞不渝，不生二心，故而这也是很值得称道的了。

二世皇帝上元年（壬辰、前209）

秦二世皇帝元年（壬辰，公元前209年）

[1]冬，十月，戊寅，大赦。

[1]冬季，十月，戊寅（初十），实行大赦。

[2]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还。

[2]春季，二世向东出巡郡县，李斯随从前往。一行人到达碣石后，又沿海南下至会稽。途中，二世将始皇帝过去所立的刻石全部加刻上了字，并在旁边刻上随从大臣的名字，以此表彰先帝的丰功盛德，然后返回。

夏，四月，二世至咸阳，谓赵高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虽然，有所未可，臣请言之：夫沙丘之谋，诸公子乃大臣皆疑焉；而诸

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曰：“为之柰何？”赵高曰：“陛下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灭大臣及宗室；然后收举遗民，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之。乃更为法律，务益刻深，大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鞠治之。于是公子十二人死咸阳市，十公主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逮者不可胜数。

夏季，四月，二世抵达咸阳，对赵高说：“人生在世，就犹如驾着六匹骏马飞奔过缝隙一般的短促。我既已经统治天下，就想要尽享我的耳目所喜闻、乐见的全部东西，享尽我心意中所喜欢的任何事物，直到我的寿命终结，你认为这行吗？”赵高说：“这是贤能的君主能做而昏庸暴乱的君王不能做的事情啰。虽然如此，还有不可做的地方，请让我来陈述一下：沙丘夺权之谋，诸位公子和大臣都有所怀疑。而各位公子都是您的哥哥，大臣又都是先帝所安置的。如今陛下刚刚即位，这些公子臣僚正怏怏不服，恐怕会发生事变。我尚且战战栗栗，生怕不得好死，陛下又怎么能够这样享乐呀！”二世道：“那该怎么办呢？”赵高说：“陛下应实行严厉的法律、残酷的刑罚，使有罪的人株连他人，这样可将大臣及皇族杀灭干净，然后收罗提拔遗民，使贫穷的富裕起来，卑贱的高贵起来，并把先帝过去任用的臣僚全都清除出去，改用陛下的亲信。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暗中感念您的恩德；祸害被除掉，奸谋遭堵塞，群臣没有不蒙受您的雨露润泽、大恩厚德的。如此，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纵情享乐了。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计策了！”二世认为赵高说得有理，于是便修订法律，务求更加严厉苛刻，凡大臣、各位公子犯了罪，总是交给赵高审讯惩处。就这样，有十二位皇子在咸阳街市上被斩首示众，十名公主在杜县被分裂肢体而死，他们的财产全部充公。受牵连被逮捕的人更是不可胜数。

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

室振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门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臣请从死，愿葬骊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书上，二世大说，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乎？"赵高曰："人臣当忧死不暇，何变之得谋！"二世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

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被囚禁在内宫，单单搁置到最后才议定罪过。二世派使臣去斥令将闾说："你不尽臣子的职责，罪该处死！由行刑官执法吧！"将闾说："在宫廷的礼仪中，我未曾敢不听从司仪人员的指挥；在朝廷的位次上，我未曾敢超越本分违背礼节；受皇上的命令应对质询，我未曾敢言辞失当说过什么错话，这怎么叫作不尽为臣子的职责啊？希望听你们说说我的罪过然后再去死！"使臣说："我不与你作什么商量，只奉诏书行事！"将闾于是便仰天大呼三声"天"，说："我没有罪！"兄弟三人都痛哭流涕，随即拔剑自杀。整个皇室均为此震惊恐惧。公子高打算逃亡，但又害怕株连族人，因此上书说："先帝未患病时，我入宫便赐给我饮食，外出便赐给我乘车，先帝内府的衣服，我得到赏赐，宫中马厩里的宝马，我也得到赏赐。我本应跟随先帝去死，却没能这样做。似此作为儿子便是不孝，作为臣子便是不忠。不孝不忠的人是没有资格生存在世上的。因此我请求随同先帝去死，愿被葬在骊山脚下。希望陛下垂怜。"书上给了二世，二世高兴异常，召见赵高，给他看公子高的上书，说："这可以算是急迫无奈了吧？"赵高道："作为臣子担心死亡还来不及呢，哪里能有空闲图谋什么造反的事呀！"二世随即允准了公子高的上书，并赐给他十万钱作为安葬费。

复作阿房宫。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

二世下令重新营修阿房宫，又尽行征调五万名身强力壮的人去咸阳驻防守卫，让他们教习射御。这批人和狗马禽兽要消耗的粮食很多，估计会供不应求，二世便下令到郡县中调拨，转运输送豆类、谷物、饲草、禾秆到都城，但规定押运民夫都自带口粮，同时还下令咸阳城三百里之内不准食用这批谷物。

[3]秋，七月，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起兵于蕲。是时，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因天下之愁怨，乃杀将尉，召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坛而盟，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拔之；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尉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不胜；守丞死，陈胜乃入据陈。

[3]秋季，七月，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在蕲县聚众起兵。当时，秦王朝征召闾左贫民百姓往渔阳屯戍守边，九百人途中屯驻在大泽乡，陈胜、吴广均被指派为屯长。恰巧遇上天降大雨，道路不通，推测时间已无法按规定期限到达渔阳防地。而按秦法规定，延误戍期，一律处斩。于是陈胜、吴广便趁着天下百姓生计愁苦、对秦的怨恨，杀掉押送他们的将尉，召集戍卒号令说："你们都已经延误了戍期，当被杀头。即使不被斩首，因长久在外戍边而死去的本来也要占到十之六七。何况壮士不死则已，要死就图大事！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众人全都响应。陈胜、吴广便诈以已死的扶苏和故楚国的大将项燕为名，培土筑坛，登到上面宣布誓约，号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起义军随即攻陷大泽乡，接着招收义兵扩军，进攻蕲。蕲夺取后，即令符离人葛婴率军攻掠蕲以东地区，相继攻打、、苦、柘、谯等地，全都攻下了。义军沿路招收人马，等到抵达陈地时，已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千余，步兵数万人。当攻打陈城时，郡守和郡尉都不在，只有留守的郡丞在谯楼下的城门中抵抗义军，不能取胜，郡丞被打死。陈胜于是领兵入城，占据了陈地。

初，大梁人张耳、陈馀相与为刎颈交。秦灭魏，闻二人魏之名士，重赏购求之。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里吏尝以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馀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馀谢之。陈涉既入陈，张耳、陈馀诣门上谒。陈涉素闻其贤，大喜。陈中豪桀父老请立涉为楚王，涉以问张耳、陈馀。耳、馀对曰："秦为无

道，灭人社稷，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则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懈也。”陈涉不听，遂自立为王，号“张楚”。

当初，大梁人张耳、陈馀结为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秦国灭魏时，听说两个人是魏国的名士，便悬重赏征求他们。张耳、陈馀于是改名换姓，一起逃到了陈地，充任里门看守来糊口。管理里巷的官吏曾经因陈馀出了小过失而鞭笞他，陈馀想要与那官吏抗争，张耳踩他的脚，让他接受鞭笞。待那小官离开后，张耳将陈馀拉到桑树下，数落他说：“当初我是怎么对你说的？现在遇上一点小的侮辱，就想跟一个小官吏拼命啊！”陈馀为此道了歉。及至陈胜率义军已进入陈地，张耳、陈馀便前往陈胜的驻地通名求见。陈胜一向听说他俩很贤能，故而非常高兴。恰逢陈地中有声望的地方人士和乡官请求立陈胜为楚王，陈胜就拿这件事来询问张耳、陈馀的意见。二人回答说：“秦王朝暴乱无道，兼灭别人的国家，残害百姓。而今您冒万死的危险起兵反抗的目的，就是要为天下百姓除害啊。现在您才到达陈地即要称王，是向天下人显露您的私心。因此希望您不要称王，而是火速率军向西，派人去扶立六国国君的后裔，替自己培植党羽，以此为秦王朝增树敌人。秦的敌人多了，兵力就势必分散，大楚联合的国家多了，兵力就必然强大。这样一来，在野外军队不必交锋，遇到县城没有兵为秦守城。铲除残暴的秦政权，占据咸阳，以号令各诸侯国。灭亡的诸侯国得到复兴，您施德政使它们服从，您的帝王大业就完成了！如今只在一个陈县就称王，恐怕会使天下人斗志松懈了。”陈胜不听从这一意见，即自立为楚王，号称“张楚”。

当是时，诸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涉。谒者从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怒，下之吏。后使者至，上问之，对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也。”上悦。

在那时，各郡县的百姓都苦于秦法的残酷苛刻，因此争相诛杀当地长官，响应陈胜。秦王朝的宾赞官谒者从东方归来，把反叛的情况奏报给二世。二世勃然大怒，将谒者交给司法官吏审问治罪。于是，以

后回来的使者，二世向他们询问情况，他们便回答说：“一群盗贼不过是鼠窃狗偷之辈，郡守、郡尉正在追捕他们，现在已经全部抓获，不值得为此忧虑了。”二世即颇为喜悦。

陈王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

陈胜任命吴广为代理楚王，督率众将领向西攻击荥阳。

张耳、陈馀复说陈王，请奇兵北略赵地。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赵。

张耳、陈馀又劝说陈胜，请出奇兵向北攻取原来赵国的土地。于是，陈胜便任命他过去的好友、陈地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拨给士卒三千人，攻取故赵国的土地。

陈王又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陈胜又令汝阴人邓宗率军攻略九江郡。这时，楚地数千人为一支的军队，数不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陈王诛杀葛婴。

葛婴到达东城后，立襄强为楚王。后来闻悉陈胜已立为楚王，就杀了襄强返回陈县奏报。但陈胜仍然将葛婴杀掉了。

陈王令周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陈胜令周率军向北攻取故魏国的土地。任命上蔡人、封号“房君”的蔡赐为上柱国。

陈王闻周文，陈之贤人也，习兵，乃与之将军印，使西击秦。

陈胜听说周文是陈地德才兼备的人，通晓军事，便授给他将军的印信，命他领兵向西进攻秦王朝。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桀，豪桀皆应之；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下赵十馀城，馀皆城守；乃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蒯彻说武信君曰：“足下必将战胜而后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窃以为过矣。诚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谓也？”彻曰：“范阳令徐公，畏死而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则边地之城

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君若赍臣侯印以授范阳令，使乘朱轮华毂，驱驰燕、赵之郊，即燕、赵城可无战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车百乘、骑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赵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武臣等人从白马津渡过黄河，分赵各县，劝说当地有声望的人士，这些地方人士都纷纷响应。武臣等便沿途收取兵众，得数万人，武臣号称为“武信君”。武臣的大军接连攻下故赵国的十几个城市，其他的城市都固守不降。武臣便率军向东北攻击范阳。范阳人蒯彻劝武信君说：“您一定要先打胜仗而后才扩大地盘，先进攻得手然后才取得城市，我私下里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您若果真听从我的计策，就可以不进攻便使城市投降，不作战便能夺取土地，传送一篇征召、声讨的文书，便可使千里之地平定，如此行吗？”武臣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蒯彻道：“范阳县令徐某，怕死且贪得无厌，他想在别的县之前投降。您若认为徐某是秦王朝所任用的官吏，就如同杀戮前面那十城的秦朝官员一样杀了他，那么边地所有的城市都将固若金汤，无法攻克了。假如您送给我侯印，让我授给范阳县令，使他乘坐王侯显贵所乘的车子，驱驰在旧燕、赵国的城外，那么燕、赵地的城市就可不战而降了。”武臣说：“好吧！”即拨给蒯彻一百辆车、二百名骑兵及君侯的印信去迎接徐县令。燕、赵旧地风闻此消息后，不战便举城投降的就有三十余个城市。

陈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乱，有轻秦之意，不复设备。博士孔鲋谏曰：“臣闻兵法：‘不恃敌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敌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无及也。”陈王曰：“寡人之军，先生无累焉。”

陈胜已经派出了周文的部队，便因秦王朝的政治混乱，而生有轻视秦的意思，不再设置防备。博士孔鲋规劝说：“我听兵法上说：‘不依靠敌人不来攻我，而是仰仗我之不可以被攻打。’如今您凭借敌人不来进攻，而不依靠自己设防不怕为敌所攻，一旦遭遇挫折不能奋起，则悔恨也来不及了。”陈胜说：“我的军队，就不必烦劳先生您操心了。”

周文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二世乃大惊，与群臣谋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军，大败之。周文走。

周文沿路收取兵众到达函谷关，已是战车千辆，士卒几十万，至戏亭，驻扎了下来。二世这时才大惊失色，连忙与群臣商议说："怎么办啊？"少府章邯道："盗贼已临城下，人多势强，现在征调附近各县的军队抵抗，已经来不及了。不过发配在骊山服营建劳作的夫役很多，请赦免他们，并授给他们兵器去迎击敌军。"二世于是下令大赦天下，命章邯免除骊山的刑徒、奴婢所生之崐子不能充当战士的限制，将他们全部征发去攻打楚军，大败周文的军队，周文逃跑。

张耳、陈馀至邯郸，闻周章却，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还者多以谗毁得罪诛，乃说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信君等家而发兵击赵。柱国房君谏曰："秦未亡而诛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武信君等家宫中，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使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入关。张耳、陈馀说赵王曰："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略上党。

张耳、陈馀抵达邯郸，听到周文撤退的消息，又闻悉为陈胜攻城掠地后归还的众将领，多因谗言陷害而获罪，遭到诛杀，便劝说武臣，让他自己称王。八月，武臣自立为赵王，任命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并派人报知陈胜。陈胜大怒，想要尽灭武臣等人的家族，发兵攻打赵王。柱国房君蔡赐规劝道："秦王朝尚未灭亡就杀武臣等人的家族，这是使又一个秦王朝复生啊。不如趁此庆贺他为王，令他火速率军向西进攻秦。"陈胜认为说得有理，便听从他的计策，把武臣等人的家属迁移到宫中软禁起来，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派使者前去祝贺赵王即位，催促他赶快发兵向西入函谷关。张耳、陈馀劝赵王武臣说："您在赵地称王，并非楚王陈胜的本意，所以祝贺您称王，不过是个权宜之计。一旦楚灭掉了秦，必定要发兵攻打赵国。因此希望您不要向西出兵，而是领兵往北攻占旧燕地、代地，向南收取河内，以此扩大自己的地盘。这样一来，赵国南面可以扼守黄河，北面有燕、代旧地可为声援，楚即便战胜了秦，也肯定不敢制

约赵国。楚如果不能胜秦，赵国的分量就必然加重。如此，赵国乘秦、楚两家疲惫衰败之机崛起，即可以得行己志，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了。”赵王认为说得不错，于是便不向西进军，而是派韩广领兵夺取燕国故土，李良攻取常山，张夺取上党。

九月，沛人刘邦起兵于沛，下相人项梁起兵于吴，狄人田儋起兵于齐。

九月，沛人刘邦在沛起兵，下相人项梁在吴起兵，狄人田儋在齐国旧地起兵。

刘邦，字季，为人隆准、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初为泗上亭长，单父人吕公，好相人，见季状貌，奇之，以女妻之。

刘邦，字季，为人高鼻梁、眉骨突起如龙额，左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对人友爱宽厚，喜欢施舍财物给人，心胸开阔，素来有远大的志向，不安于从事平民百姓的日常耕作。起初，刘邦担任泗水亭长，单父县人吕公，喜爱给人相面，看见刘邦的形状容貌，认为很不寻常，便将女儿嫁给了他。

既而季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馀人。

不久，刘邦以亭长身分奉县里委派遣送被罚服营建劳作的夫役到骊山去，途中许多夫役逃亡。刘邦据此推测待到骊山时人已经都跑光了，于是便在行至丰乡西面的泽中亭后，停下来休息饮酒，到了晚上即释放所送的夫役们说：“你们都走吧，我也从此逃命去了！”夫役中年轻力壮的汉子愿意跟随他的有十余人。

刘季被酒，夜径泽中，有大蛇当径，季拔剑斩蛇。有老妪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赤帝子杀之！”因忽不见。刘季亡匿于芒、砀山泽之间，数有奇怪；沛中子弟闻之，多欲附者。

刘邦喝醉了，夜间从小道走进湖沼地，遇到一条大蛇挡在道上，他随即拔剑斩杀了大蛇。一位老妇夫哭着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啊，化为蛇，挡在小道上，而今却被赤帝的儿子杀了！”说罢就忽然不见了踪影。刘邦随后逃亡、隐藏在芒、砀的山泽中，这山泽间于是常常出现怪异现象。沛县中的年轻人闻讯后，大都想要去归附他。

及陈涉起，沛令欲以沛应之。掾、主吏萧何、曹参曰：“君为秦吏，今欲畔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遗沛父老，为陈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门迎刘季，立以为沛公。萧、曹等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应诸侯。

及至陈胜起兵，沛县县令打算举城响应，主吏萧何、狱掾曹参说：“您身为秦朝官吏，现在想要背叛朝廷，以此率领沛县的青年，恐怕他们不会听从您的号令。望您把那些逃亡在外的人召集起来，可得数百人，借此威胁大众，众人便不敢不服从了。”县令于是便命樊哙去召刘邦来见，这时刘邦的部众已有百十来人了。县令事后很懊悔，担心召刘邦等人来会发生什么变故，就下令关闭城门，防守城池，并要诛杀萧何、曹参。萧、曹二人大为惊恐，翻过城去投奔刘邦以求自保。刘邦便在绸绢上草就一书，用箭射到城上，送给沛县的父老，陈说利害关系。父老们便率领年轻一辈一起杀掉了县令，敞开城门迎接刘邦，拥立他为“沛公”。萧何、曹参为刘邦召集沛县青年，得三千人，以此响应诸侯抗秦。

项梁者，楚将项燕子也，尝杀人，与兄子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籍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器过人。会稽守殷通闻陈涉起，欲发兵以应涉，使项梁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诫籍持剑居外，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籍是时年二十四。

项梁是故楚国大将项燕之子，因曾经杀过人，与他哥哥的儿子项羽逃到吴中躲避仇家。吴中有声望的士人能都在项梁之下，不及他。项

羽少年时学习识字和写字，学不成即抛开了，去习练剑法击刺之术，又未学成。项梁为此非常生气，项羽说：“识字写字，记名姓就行了！学剑也不过是只能抵挡一人，不值得去学。要学就学那可以抵抗万人的本事！”项梁因此便教授项羽兵法，项羽喜不自胜，但是在略知兵法大意之后，又不肯学下去。项羽身长八尺多，力能独自举鼎，才干、器度超过了一般人。会稽郡郡守殷通听到陈胜起兵抗秦的消息后，想要发兵响应陈胜，便令项梁和桓楚指挥所发动的兵马。这时，桓楚正亡命江湖之中。项梁说：“桓楚在逃亡中，没有人晓得他在什么地方，只有项羽知道他的行踪。”项梁就嘱咐项羽持剑候在外面，自己又进去与郡守同坐，说：“请您召见项羽，让他接受命令去召回桓楚。”殷通说：“好吧。”项梁唤项羽入内受命。不一会儿，项梁向项羽使了个眼色说：“可以动手了！”项羽随即拔剑斩下了殷通的头。项梁手提郡守的头颅，佩带上郡守的官印。郡守的侍从护卫们见状惊慌失措，混乱不堪，被项羽所击杀的有百十来人，一府之人都吓得趴在地上，没有一个敢于起身的。项梁随后便召集他从前熟悉的有势力的强干官吏，把所以要起事反秦的道理宣告给他们知晓，即征集吴中的兵员，命人收取郡下所属各县丁壮，得精兵八千人。项梁自己做了会稽郡郡守，以项羽为副将，镇抚郡属各县。项羽此时年方二十四岁。

田儋，故齐王族也。儋从弟荣，荣弟横，皆豪健，宗强，能得人。周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也；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周军还去。田儋率兵东略定齐地。

田儋是故齐国国君田氏的族人。他的堂弟田荣，田荣的弟弟田横，都势力雄厚，家族强盛，颇能博得人心。楚将周带兵巡行占领地方到达了狄县，狄县闭城固守。田儋假意将他的奴仆捆绑起来，让一伙年轻人跟着来到县衙门，想要进见县令，报请准许杀奴。待见到狄县县令时，田儋即趁势击杀了他，随后召集有声望有权势的官吏和青年说：“各诸侯都反叛秦朝自立为王了。齐国是古时候就受封建立的国家。我田儋，是齐王田氏族人，应当为齐王！”于是即自封为齐王，发兵攻击周。周的军队退还。田儋随即率军向东攻取、平岷定了旧齐国的土地。

韩广将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广为燕王。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家乎！”韩广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家属归之。

赵国将领韩广带兵往北攻掠故燕国的土地。燕地有势力的豪强打算共同拥立韩广为燕王。韩广说：“我的母亲尚在赵国，不可这么做。”燕地的人说：“赵国正西边担忧秦国的威胁；南面忧虑楚国的威胁，它自己的力量已不能禁止我们。况且以楚国的强大，还不敢杀害赵王将相的家属，赵国难道就敢加害您的家属吗？！”韩广于是就自立为燕王。过了几个月，赵国即将韩广的母亲和家属送回了燕国。

赵王与张耳、陈馀北略地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请，燕辄杀之。有厮养卒走燕壁，见燕将曰：“君知张耳、陈馀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赵养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棰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将相终已耶！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赵王武臣与张耳、陈馀在燕国边界处夺取土地。武臣抽空悄悄外出，被燕军俘获。燕国将他囚禁起来，想据此要求赵国割让土地。赵国的使者赴燕请求放人，都被燕国杀了。这时，赵军有一个火夫跑到燕军的营地，进见燕将说：“您知道陈耳、陈馀想要什么吗？”燕将答道：“只是想要得到他们的国王罢了。”赵军火夫笑着说：“您并不知道这两个人所要的是什么啊。武臣、张耳、陈馀，持马鞭，唾手攻克故赵国的数十城，张、陈二人也是各自想要面向南称王，哪里会甘心于一辈子做将相啊！不过是因为大势初定，不敢即三分土地自立为王，故暂且按年龄的长幼，先立武臣为王，以此安定赵国的民心。现在赵地已经平定顺服了，这两人便也想分赵国土地而称王，只是时机尚未成熟罢了。而今您正好囚禁了赵王，此二人名为求释赵王，实则想让燕国将赵王杀掉，以使他们俩分赵国而自立。一个赵国尚且不把燕国放在眼里，更何况两个贤能的国君相互扶持，来声讨您杀害赵王的罪

行啊。如此，灭掉燕国是很容易的了！”燕军将领于是便归还赵王，由那位火夫驾车送他返回了赵国。

[4]周自狄还，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宁陵君咎为王。咎在陈，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诸侯皆欲立周魏王。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诸侯固请立，终辞不受；迎魏咎于陈，五反，陈王乃遣之，立咎为魏王，为魏相。

[4]周从狄县还楚，到达故魏国土地时，想要立故魏国公子宁陵君魏咎为王。但魏咎恰巧在陈县陈胜那里，不能到魏地来，而魏地已经平定，诸侯便都想立周为魏王。周说："天下昏乱，忠臣即出现。如今天下共同反叛秦王朝，依此道义，必定要立故魏国国君的后裔才行。"诸侯坚持请求拥立周，周最终还是推辞不接受，派人往陈县迎取魏咎，往返五次，陈胜才将魏咎送还，立他为魏王，周担任魏相。

[5]是岁，二世废卫君角为庶人，卫绝祀。

[5] 这一年，二世将卫国国君卫角废黜为平民，卫国灭亡。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八卷

秦纪三 二世皇帝下二年（癸巳、前208）

秦纪三 秦二世皇帝二年（癸巳，公元前208年）

[1]冬，十月，泗川监平将兵围沛公于丰，沛公出与战，破之；令雍齿守丰。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壮兵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杀之。

[1]冬季，十月，秦王朝名叫平的泗川郡监，率军将刘邦包围在丰地，刘邦出兵应战，打败了秦军，即命雍齿守卫丰地。十一月，刘邦领兵去攻薛地，泗川郡守名叫壮的，在薛地吃了败仗后，逃到戚地。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将他捉住杀掉了。

[2]周章出关，止屯曹阳，二月馀，章邯追败之；复走渑池，十馀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刎，军遂不战。

[2]楚国将领周文率军退出函谷关，到曹阳亭后驻扎下来，过了两个多月，秦将章邯领兵追击打败了楚军。周文又逃跑到渑池，十余日后，章邯发起攻击，大败周文。周文自杀，楚军于是不再作战。

吴叔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叔弗能下。楚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足与计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于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以为上将。

吴广率军围攻荥阳，秦朝李由为三川郡守，固守荥阳，吴广不能攻下。楚将军田臧等便相互商议说：“周文的军队已被击败了，秦兵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围攻荥阳城不下，秦军一到，必将大败我军，不如留一小部分兵力围守荥阳，而调动全部精兵迎击秦军。但现在代理楚王的吴广自高自大，不懂得灵活用兵，不值得与他谋划对策，否则恐怕会坏事。”因此就一起假传楚王陈胜的命令杀掉了吴广，又将吴广的头颅献给陈胜。陈胜派使者把楚令尹的官印赐给田臧，并任命他为上将军。

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阳城人邓

说将兵居郯，章邯别将击破之。人伍逢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两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田臧于是令李归等将领继续围攻荥阳，自己亲率精兵向西至敖仓迎击秦军，与秦兵交锋中，田臧战死，楚军大败。章邯进军荥阳城下攻打李归等，击败了楚军，李归等将领战死。楚将阳城人邓说领兵屯居在郯地，章邯的另一路部将击败了邓的军队。地人伍逢率军驻扎在许地，章邯又发兵将伍逢打败。邓、伍两军都溃散而逃奔陈地，陈胜为此杀了邓说。

[3]二世数诮让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书对曰："夫贤主者，必能行督责之术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故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二世说，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

[3]二世多次谴责李斯："身居三公高位，如何使盗贼猖狂到这种地步！"李斯颇为恐惧，但他又很看重贪恋官爵利禄，不知怎么办才好，便迎合二世的心意，上书应答说："贤明的君主，必定是能对臣下施行考察罪过处以刑罚的统治术的人。所以申不害说：'拥有天下却不肆情放纵，称之为"把天下当作自己的桎梏"的原因，并不是别的，就在于不能对臣下明察罪过施行惩处，反而以自身之力为天下平民百姓操劳，即如唐尧、大禹那样，故此称之为'桎梏'。不能研习申不害、韩非的高明法术，实行察罪责罚的手段，一心将天下作为使自己快乐的资本，反而偏要劳身苦心地去为百姓效命，似此就成为平民百姓的奴仆，不能算是统治天下的君王了。这有什么值得崇尚的啊！所以贤明的君主能施行察罪责罚之术，在上独断专行，这样权力就不会旁落至下属臣僚手中，然后才能阻断实施仁义的道路，杜绝规劝者的论辩，独自称心如意地为崐所欲为，谁也不敢抵触反抗。如此，群臣、百姓

想补救自己的过失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敢去图谋什么变故！”二世十分高兴，便更加严厉地实行察罪惩处，以向百姓征收重税的人为有才干的官吏，以杀人多的官员为忠臣，结果使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受过刑罚的罪犯，死人的尸体天天成堆地积陈在街市中，秦朝的百姓因此愈加惊骇恐惧，思念着发生动乱。

[4]赵李良已定常山，还报赵王。赵王复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陉，未能前。秦将诈为二世书以招良。良得书未信，还之邯郸，益请兵。未至，道逢赵王姊出饮，良望见，以为王，伏谒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将，使骑谢李良。李良素贵，起，惭其从官。从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赵王素出将军下，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请追杀之！”李良已得秦书，固欲反赵，未决；因此怒，遣人追杀王姊，因将其兵袭邯郸。邯郸不知，竟杀赵王、邵骚。赵人多为张耳、陈馀耳目者，以故二人独得脱。

[4]赵国的将领李良已平定了常山，回报赵王武臣。赵王又派他去夺取太原。李良领兵抵达石邑时，秦军布防在井陉口，赵军无法继续前进。秦将伪造二世的书信，用以招降李良。李良接书后没有相信，率军返回邯郸，请求增援兵力。尚未到邯郸，在途中遇赵王的姐姐外出饮宴归来。李良望见，以为是赵王来了，连忙在道旁伏地拜谒。赵王的姐姐酩酊大醉，不知道他是将官，仅命随行骑兵向他致意。李良向来尊贵，起身后，回看他的随从官员，自觉羞惭极了。随员中有一人说道：“天下反叛秦朝，有能耐的人先立为王。况且赵王的地位一向比您低，而今一个女流之辈就不肯为您下车还礼，故请追杀她！”李良已得到过二世的书信，原本即想反叛赵国，只是还未最终作出决断。于是便借着一时的愤怒，遣人追上去杀掉了赵王的姐姐，并趁势率军袭击邯郸。邯郸守兵毫无察觉，致使李良终于杀掉了赵王和左丞相邵骚。赵国人中有许多是张耳、陈馀的耳目，及时通报消息，二人因此得以独自脱逃。

[5]陈人秦嘉、符离人朱鸡石等起兵，围东海守于郯。陈王闻之，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不受命，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5]陈人秦嘉、符离人朱鸡石等聚众起兵，将东海郡守围困在郯地。陈胜闻讯，即派名叫畔的武平君任将军，督率围郯城的各路军队。秦嘉不接受此命令，自立为大司马，并由于厌恶隶属于武平君而告诉他的军吏说："武平君年少，不懂用兵之事，不要听他的！"随即假传陈胜的命令，杀了武平君畔。

[6]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章邯已破伍逢，击陈柱国房君，杀之；又进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张贺死。

[6]二世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辅助章邯攻打盗贼。章邯已击败伍逢，并攻击在陈地的楚上柱国房君蔡赐，杀掉了他。接着又进击陈地西侧张贺的军队。陈胜亲自上阵督战。张贺还是战死了。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陈王以降。初，陈涉既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陈王以众宾待之，长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乱僭号，而傲长者，不能久矣！"不辞而去。陈王跪谢，遂不为顾。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防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辄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腊月，陈胜前往汝阴，返归时到达下城父，他的车夫庄贾将他刺杀，投降了秦军。当初，陈胜既已作了楚王，他过去的朋友们纷纷前往投靠。陈胜妻子的父亲也去了，但陈胜对他却以普通宾客相待，只是拱手高举行见面礼，并不下拜。陈胜的岳父因此生气地说："依仗着叛乱，超越本分自封帝王的称号，且对长辈傲慢无礼，不能长久！"即不辞而走。陈胜急忙跪下道歉，老人终究不予理会。陈胜的一位客人进进出出愈益放纵，谈论陈胜的往事。于是有人就劝陈胜道："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胡说八道，有损您的威严。"陈胜便把这位客人杀了。如此，陈胜昔日的朋友都自动离去，从此再也没有亲近他的人了。陈胜又任命朱防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专管督察群臣的过失。众将领攻城掠地到达目的地，凡有不听从陈胜命令的，即被抓起来治罪。以苛刻纠察同僚的过失为忠诚之举，对于所不喜欢的人，不送交司法官员审理，即擅自进行处置。众将领因此都不再亲近依附于陈胜。这是陈胜所以失败的原因。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葬陈王于砀，谥曰隐王。

过去在陈胜左右担任洒扫的近侍、将军吕臣建立了一支青巾裹头的苍头军，在新阳起兵，进攻陈地，克复后杀了庄贾，重又以陈地为楚都，将陈胜葬在砀县，谥号为“隐王”。

初，陈王令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以军降，二世车裂留以徇。

起初，陈胜命人宋留率军平定南阳，进入武关。宋留已攻下南阳，听到陈胜死亡的消息后，南阳重又被秦军占领，宋留领兵投降，二世将他车裂示众。

[7]魏周将兵略丰、沛，使人招雍齿。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即以丰降魏。沛公攻之，不克。

[7]魏国周率军夺取丰、沛，派人招降雍齿。雍齿平素就不愿意归属刘邦，于是即举丰邑降魏。刘邦攻丰邑，没能克复。

[8]赵张耳、陈馀收其散兵，得数万人，击李良；良败，走归章邯。

[8]赵国张耳、陈馀收集逃散的士卒，得数万人，随即攻打李良。李良兵败而逃，归降了章邯。

客有说耳、馀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可独立；立赵后，辅以谊，可就功。”乃求得赵歇。春，正月，耳、馀立歇为赵王，居信都。

宾客中有人劝说张耳、陈馀道：“二位作客他乡是外地人，要想使赵国人归附，是很难独立获得成功的。若拥立故赵国国君的后裔，并以仁义辅助他，便可以成就功业。”二人于是寻求到了赵歇。春季，正月，张耳、陈馀立赵歇为赵王，驻居信都。

[9]东阳宁君、秦嘉闻陈王军败，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欲与之并力俱进。齐王曰：“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田儋杀公孙庆。

[9]东阳人宁君和秦嘉闻听陈胜兵败，便拥立景驹为楚王，领兵前往方与，打算在定陶攻击秦军，即遣公孙庆出使齐国，想要与齐合力

共同进军攻秦。齐王说："陈胜战败，至今生死不明，楚国怎么能不请示齐国便自行立王呀！"公孙庆道："齐国不请示楚国即立王，楚国为什么要请示齐国后才立王呢！况且楚国首先起事，理当号令天下。"齐王田儋于是就将公孙庆杀了。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徼兵复聚，与番盗黥布相遇，攻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

秦朝的左、右校尉率军再次攻陷陈，吕臣兵败逃跑，收集散兵重新聚合后，与番阳县的盗贼黥布相遇，合兵攻打秦朝的左、右校尉，在青波击败秦军，重又以陈为楚都。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法黥，以刑徒论输骊山。骊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为群盗。番阳令吴芮，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布往见之，其众已数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将其兵击秦。

黥布是六地人，姓英，因犯法被判处黥刑，以刑徒定罪后被送往骊山做苦工。当时赴骊山服劳役的犯人有数十万，黥布与其中的头目和强横有势力的人都有交往，于是即率领他的一伙人逃亡至长江一带，聚结为盗匪。番阳县令吴芮，很受江湖中百姓的爱戴，被称号为"番君"。黥布便前往求见，这时黥布的部众已达数千人。番君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黥布，命他率领部众攻击秦军。

[10]楚王景驹在留，沛公往从之。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欲往从景驹，道遇沛公，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留不去。

[10]楚王景驹驻居留地，刘邦前往归附。张良也聚集青年一百余人，打算去投奔景驹，途中遇到刘邦，就归属了他，刘邦授给张良掌厩将之职。张良多次用《太公兵法》的道理向刘邦献策，刘邦很赏识他，常常采用他的计策。张良向其他人讲述《太公兵法》，那些人都不能领悟。张良因此说道："沛公大概是天赋之才吧！"于是便留下来不再他往。

沛公与良俱见景驹，欲请兵以攻丰。时章邯司马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

留。二月，攻砀峴，三日，拔之；收砀兵得六千人，与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还击丰，不下。

刘邦与张良一同去进见景驹，想请求增拨兵力，以反攻丰邑。这时秦将章邯的向北占领楚的土地，洗劫屠戮相后，抵达砀。东阳人宁君、刘邦随即领兵西进，在萧县的西面与秦军交锋，但因出战失利而退回，收拢兵力聚集在留。二月，刘邦等攻打砀，历时三日，攻克了该城，收编了砀的降兵，得六千人，与以前的兵力汇合一处，达九千人。三月，刘邦等又率军攻打下邑，克复后，回击丰，却仍然未能攻下。

[11]广陵人召平为陈王徇广陵，未下。闻陈王败走，章邯且至，乃渡江，矫陈王令，拜项梁为楚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遣使欲与连和俱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世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众从之，乃以兵属梁。

[11]广陵人召平为陈胜攻夺广陵，但没能攻陷。这时他闻悉陈胜兵败逃亡，章邯的军队就要来到，便渡过长江，假传陈胜的命令，授给项梁楚上柱国的官职，说："长江以东已经平定，应火速率军向西攻打秦军！"项梁于是就领八千人渡过长江往西进发。听到陈婴已经攻克了东阳的消息，项梁即派出使者，想要与陈婴联合起来共同西进。陈婴这个人，是过去东阳县的令史，居住在县城中，为人一向诚信谨慎，被称作长者。东阳县的年轻人杀掉了县令，相聚得两万人，欲拥立陈婴为王。陈婴的母亲因此对陈婴说："自从我作了你们家的媳妇以来，还不曾听说你的祖先中有过地位显赫的人。而今突然获得大名声，不是什么好兆头。不如依附归属于他人，这样，事情成功了，仍然得以封侯，事情失败了，也容易逃亡，因为不是世上被指名道姓的人物。"陈婴于是不敢称王，对他的军官们说："项姓世世代代为将门，在楚国享有盛名，如今想要办大事，将帅就非这种人不可。我们依靠名家望

族，灭亡秦朝便是必定的了！”他的部下听从了他的话，即让部队归项梁统帅。

英布既破秦军，引兵而东；闻项梁西渡淮，布与蒲将军皆以其兵属焉。项梁众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黥布已经击败了秦军，便领兵东进。听说项梁要西渡淮河，黥布和蒲将军就都将他们的部队归属于项梁指挥了。项梁这时的部众共达六七万人，驻扎在下邳。

景驹、秦嘉军彭城东，欲以距梁。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大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

楚王景驹、将领秦嘉驻军彭城东面，想要抵抗项梁。项梁对军官们说：“陈胜首先起事，作战不利，不知去向。现在秦嘉背叛楚王陈胜而拥立景驹，实属大逆不道！”便进军攻打秦嘉，秦嘉的军队大败而逃。项梁领兵追击到胡陵，秦嘉回师对战了一天，秦嘉战死，他的军队即归降了。景驹逃跑，死在了梁地。

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章邯军至栗，项梁使别将朱鸡石、馀樊君与战。馀樊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诛朱鸡石。

项梁已经兼并了秦嘉的军队，就驻扎在胡陵，将要率军西进。章邯的军队这时抵达栗，项梁便命另统一军的将领朱鸡石、馀樊君与章军交战。馀樊君战死，朱鸡石的队伍吃了败仗，逃奔胡陵。项梁于是率军进入薛，杀了朱鸡石。

沛公从骑百余往见梁；梁与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拔之。雍齿奔魏。

刘邦率百余名随从去拜见项梁。项梁给刘邦增拨了士兵五千名，五大夫级的军官十名。刘邦回去后，又领兵进攻丰邑，攻陷了该城。雍齿投奔魏国。

项梁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还报。

项梁派项羽从另一路攻打襄城，襄城坚守，一时攻不下。待到攻陷后，项羽即将守城军民全部活埋掉，然后回报项梁。

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沛公亦往焉。居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峄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怀王孙心于民间，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望也。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眙。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项梁听说陈胜确实死了，便将各部将领召集到薛议事，刘邦也前往参加。居人范增，年已七十，一向住在家中，好出奇计，前去劝说项梁道："陈胜的失败是本来就应当的。秦朝灭亡六国，楚国最没有罪过。且自从怀王到秦国后一去不返，楚国人怀念他直至今日。因此楚南公说：'楚国即便是只剩下三户人家，灭亡秦国的也必定是楚国。'如今陈胜首先起事反秦，不拥立楚王的后裔而自立为王，他的势力不能长久。现在您在江东起兵，楚地蜂拥而起的将领都争相归附您，正是因为您家世世代代是楚国的将领，故而能够重新拥立楚王后代的缘故啊！"项梁当时认为他说的很对，就从民间寻找到楚怀王的孙子芈心，芈心这时正在为人家放羊；到夏季，六月，项梁即拥立他为楚怀王，以顺从百姓的愿望。陈婴任楚国的上柱国，赐封五县，跟随怀王建都盱眙。项梁则自号为武信君。

张良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最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司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张良劝说项梁道："您已经拥立了楚王的后代，韩国的各位公子中，横阳君韩成最为贤能，可以立为王，以增树党羽。"项梁于是便派张良找到韩成，立他为韩王。由张良任韩国的司徒，随韩王率一千余人向西攻取过去韩国的领地，夺得数城，但秦军随即又夺了回去。如此韩军便在颍川一带来回游动。

[12]章邯已破陈王，乃进兵击魏王于临济。魏王使周出，请救于齐、楚；齐王儋及楚将项它皆将兵随救魏。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齐、楚军于临济下，杀齐王及周。魏王咎为其民约降；约定，自烧杀。其弟豹亡走楚，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齐田荣收其兄儋余

兵，东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齐人闻田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假为王，田角为相，角弟间为将，以距诸侯。

[12]章邯已经打败了陈胜，即进兵临济攻打魏王。魏王派周出临济城，向齐、楚两国求援。齐王田儋和楚将项它都率军随周去援救魏国。章邯便在夜间命士兵口中衔枚进行突袭，在临济城下大败齐、楚的军队，杀了齐王和周。魏王咎为他的百姓而订约投降，降约确定后，即自焚而亡。魏咎的弟弟魏豹逃奔楚国，楚怀王给了魏豹数千人，重新夺取魏国的领地。齐国田荣收集他的党兄田儋的余部，向东撤退到东阿。章邯随后追击包围了田荣的军队。齐国人这时听说田儋已死，便拥立已故齐王田建的弟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任相国，田角的弟弟田间为将军，以对抗诸侯国。

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引兵攻亢父，闻田荣之急，乃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章邯走而西。田荣引兵东归齐。武信君独追北，使项羽、沛公别攻城阳，屠之。楚军军濮阳东，复与章邯战，又破之。章邯复振，守濮阳，环水。沛公、项羽去，攻定陶。

秋季，七月，大雨连绵不止。武信君项梁率军攻打亢父，闻悉田荣危急，就领兵到东阿城下击败了章邯的军队。章邯向西逃跑。田荣于是率军往东返回齐国。项梁独自引兵追击败逃的秦军，派项羽、刘邦从另一路攻打城阳，屠灭了全城。楚军驻扎在濮阳东面，重又与章邯的军队交战，再次打败了秦军。章邯重新振作起来，坚守濮阳，挖沟引水环城自固。项梁、刘邦因此撤兵，去攻打定陶。

八月，田荣击逐齐王假，假亡走楚。田间前救赵，因留不敢归。田荣乃立儋子为齐王，荣相之。田横为将，平齐地。章邯兵益盛。项梁数使使告齐、赵发兵共击章邯。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角、间，乃出兵。”楚、赵不许。田荣怒，终不肯出兵。

八月，田荣追击齐王田假，田假逃奔到楚国。田间在此之间到赵国请求救兵，因此留在那里不敢回国。田荣便立田儋的儿子田为齐王，田荣自任齐相，田横为将军，平定齐国的领地。这时章邯的兵力增大，项梁几次派使者去通告齐国和赵国出兵共同攻打章邯。田荣说：“如果楚国杀掉田假，赵国杀了田角、田间，我就出兵。”楚、赵两国不答应，田荣于是大怒，始终不肯出兵。

[13]郎中令赵高恃恩专恣，以私怨诛杀人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说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常居禁中；赵高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13]秦朝郎 中令赵高仰仗着受皇帝恩宠而专权横行，因报他的私怨杀害了很多人，因此恐怕大臣们到朝廷奏报政务时揭发他，就劝二世说："天子之所以尊贵，不过是因为群臣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能见到他的容颜罢了。况且陛下还很年轻，未必对件件事情都熟悉，现在坐在朝廷上听群臣奏报政务，若有赏罚不当之处，就会把自己的短处暴露给大臣们，似此便不能向天下人显示圣明了。所以陛下不如拱手深居宫禁之中，与我和熟习法令规章的侍中们在一起等待事务奏报，大臣们将事务报上来才研究处理。这样，大臣们就不敢奏报是非难辨的事情，天下便都称道您为圣明的君主了。"二世采纳了赵高的这一建议，不再坐朝接见大臣，常常住在深宫之中，赵高侍奉左右，独掌大权，一切事情都由他来决定。

高闻李斯以为言，乃见丞相曰："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宫。吾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闲。"赵高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闲，语君。"于是赵高侍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闲，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赵高因曰："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先使人按验三川守与盗通状。

赵高听说李斯对此不满而有非议，便去会见丞相李斯说：“关东地区的盗贼纷纷起来闹事，现在皇上却加紧增征夫役去修建阿房宫，并搜集狗马一类无用的玩物。我想进行规劝，但因地位卑贱不敢言。这可实在是您的事情啊，您为什么不去劝谏呢？”李斯道：“本来是该如此啊，我早就想说了。但如今皇上不坐朝接见大臣听取奏报，经常住在深宫中，我所要说的话，不能传达进去，而想要觐见，又没有机会。”赵高说：“倘若您真的要进行规劝，就请让我在皇上得空的时候通知您。”于是赵高等到二世正在欢宴享乐、美女站满面前时，派人通告李斯：“皇上正有空闲，可以进宫奏报事情。“李斯即到宫门求见。如此接连三次。二世大怒道：“我常常有空闲的日子，丞相不来。我正在闲居休息，丞相就来请示奏报！丞相这岂不是轻视我年幼看不起我吗？”赵高便趁机说道：“沙丘伪造遗诏逼扶苏自杀的密谋，丞相参与了。现在陛下已立为皇帝，而丞相的地位却没有提高，他的意思也是想要割地称王了。而且陛下若不问我，我还不敢说，丞相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楚地盗贼陈胜等都是丞相邻县的人，因此这些盗贼敢于公然横行，以致经过三川城的时候，李由只是据城防守不肯出击。我听说他们还相互有文书往来，因尚未了解确实，所以没敢奏报给陛下。况且丞相在外面，权势比陛下大。”二世认为赵高说得有理，便想查办丞相，但又怕事实不确，于是就先派人去审核三川郡守与盗贼相勾结的情况。

李斯闻之，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昔田常相齐简公，窃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群臣，卒弑简公而取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矣，而又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其欲无穷，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必为变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二世雅爱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

李斯听说了这件事，即上奏书揭发赵高的短处说：“赵高专擅赏罚大权，他的权力跟陛下没有什么区别了。从前田常当齐国国君简公的

相国，窃取了齐简公的恩德威势，下得百姓拥戴，上获群臣支持，终于杀掉了简公，夺取了齐国，这是天下周知的吏事啊。如今赵高有邪恶放纵的心意，阴险反叛的行为，他私家的富足，与田氏在齐国一样，而又贪得无厌，追求利禄不止，地位权势仅次于君主，欲望无穷，窃取陛下的威信，他的野心就犹如韩当韩国国君韩安的相时那样了。陛下不设法对付，我怕他是必定会作乱的。”二世说：“这是什么话！赵高本来就是个宦官，但他却从不因处境安逸而放肆地胡作非为，不因处境危急而改变忠心，他行为廉洁向善，靠自己的努力才得到今天的地位。他因忠诚而得到进用，因守信义而保持职位，朕确实认为他贤能。但您却怀疑他，这是为什么呢？而且朕不依靠赵高，又当任用谁呀！何况赵高的为人，精明廉洁、强干有力，对下能了解人情民心，对上则能适合朕的心意，就请您不要猜疑了罢！”二世非常喜爱赵高，唯恐李斯把他杀掉，便暗中将李斯的话告诉了赵高。赵高说：“丞相所担心的只是我一个人，我死了，丞相就要干田常所干的那些事了。”

是时，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无已。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自杀；独李斯就狱。二世以属赵高治之，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

此时，盗贼日益增多，而秦朝廷不停地征发关中士兵去东方攻打盗贼，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便为此提出规劝说：“关东群盗同时起事，秦朝发兵进剿，所诛杀的非常多，但仍然不能止息。盗贼之所以多，都是由于兵役、水陆运输和建筑等事劳苦不堪，赋税太重的缘故啊。恳请暂时让修建阿房宫的役夫们停工，减少四方戍守

边防的兵役、运输等徭役。”二世说：“大凡所以能尊贵至拥有天下的原因，就在于能够为所欲为、极尽享乐，君主重在修明法制，臣下便不敢为非作歹，凭此即可驾驭天下了。虞、夏的君主，虽然高贵为天子，却亲自处于穷苦的实境，以为百姓献身，这还有什么可效法的呢？！况且先帝由诸侯起家，兼并了天下。天下已经平定，就对外排除四方蛮族以安定边境，对内兴修宫室以表达得意的心情，而你们是看到了先帝业绩的开创的。如今朕即位，两年的时间里，盗贼便蜂拥而起，你们不能加以禁止，又想要废弃先帝创立的事业，这即是上不能报答先帝，下不能为朕尽忠效力，如此你们凭什么占据着自己的官位呢？！”于是就将冯去疾、李斯、冯劫交给司法官吏，审讯责罚他们的其他罪过。冯去疾、冯劫自杀了，只有李斯被下至狱中。二世即交给赵高处理，查究李斯与儿子李由进行谋反的情况，将他们的家族、宾客全都逮捕了。赵高惩治李斯，笞打他一千余板，李斯不堪忍受苦痛，含冤认罪。

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欲上书自陈，幸二世寤而赦之。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逮秦地之狭隘，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饬政教，官斗士，尊功臣；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下。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当死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李斯之所以不自杀，是因为他自恃能言善辩，有功劳，实无反叛之心，而想要上书作自我辩解，希望二世能幡然醒悟，将他赦免。于是就从狱中上奏书说：“我任丞相治理百姓，已经三十多年了。曾赶上当初秦国疆土狭小，方圆不过千里，士兵仅数十万的时代。我竭尽自己微薄的才能，暗地里派遣谋臣，供给他们金玉珍宝，让他们去游说诸侯，同时暗中整顿武装，整治政令、教化崐，擢升敢战善斗的将士，尊崇有功之臣。故而终于能以此胁迫韩国，削弱魏国，击破燕国、赵国，铲平齐国、楚国，最终兼并六国，俘获了它们的国君，拥立秦王为天子。接着又在北方驱逐胡人、貉人，在南方戡定百越部族，以显扬秦王朝的强大。并改革文字，统一度量衡和制度，颁布于天下，以

树立秦王朝的威名。这些都是我的罪状啊，早就应当被处死了！只是由于皇上希望我竭尽所能，才得以活到今日。故望陛下明察！”奏书呈上后，赵高却命狱吏丢弃而不予上报，并且说道：“囚犯怎么能上书！”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则楚兵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高皆妄为反辞以相傅会，遂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皆决焉。

赵高派他的门客十多人假充御史、谒者、侍中，轮番审讯李斯，李斯则翻供以实情对答，于是赵高就让人再行拷打他。后来二世派人去验证李斯的供词，李斯以为还与以前一样，便终究不敢更改口供，在供词上承认了自己的罪状。判决书呈上去后，二世高兴地说：“如果没有赵君，我几乎就被丞相出卖了！”待二世派出去调查三川郡守李由的人抵达三川时，楚军已经杀死了李由。使者回来，正逢李斯被交给司法官吏审问治罪，赵高即捏造了李由谋反的罪证，与李斯的罪状合在一起，于是叛处李斯五刑，在咸阳街市上腰斩。李斯走出监狱时，与他的次子一同被押解，李斯便回头对次子说：“我真想和你重牵黄狗，共同出上蔡东门去追逐狡兔，但哪里还能办得到哇！”于是父子二人相对痛哭。李斯三族的人也都被诛杀了。二世便任命赵高为丞相，事无巨细，全由赵高决定。

[14]项梁已破章邯于东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沛公又与秦军战于雍丘，大破之，斩李由。项梁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二世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

[14]武信君项梁已在东阿击败了章邯的军队，就领兵西进，等到达定陶时，再度打垮秦军。项羽、刘邦又在雍丘与秦军交战，大败秦军，斩杀了三川郡守李由。项梁于是更加轻视秦军，显露出骄傲的神

色。宋义便规劝道："打了胜仗后，如若将领骄傲、士兵怠惰，必定会失败。现在士兵已有些怠惰了，而秦兵却在一天天地增多，我替您担心啊！"但项梁不听从劝告，竟又派宋义出使齐国。宋义在途中遇到齐国的使者高陵君显，问他道："您将要去会见武信君吗？"显回答说："是啊。"宋义道："我论定武信君必会失败。您慢点去当可免遭一死，快步赶去就将遭受祸殃。"这时二世调动全部军队增援章邯攻打楚军，在定陶大败楚军，项梁战死。

时连雨，自七月至九月。项羽、沛公攻外黄未下，去，攻陈留；闻武信君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徙怀王自盱眙都彭城。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时值连阴雨，自七月到九月雨落不止。项羽、刘邦攻打外黄，未能攻下，便撤军，转攻陈留，闻听项梁已死，楚兵惊恐，项羽、刘邦就和将军吕臣一起率军东撤，并把怀王芈心从盱眙迁出，建都彭城。吕臣驻军彭城东面，项羽驻扎在彭城西面，刘邦则屯驻砀地。

[15]魏豹下魏二十余城；楚怀王立豹为魏王。

[15]魏豹率军攻克了故魏国的二十多个城市，楚怀王即封立魏豹为魏王。

[16]后九月，楚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16]闰九月，楚怀王合并吕臣、项羽二人的军队，由自己统率，任命刘邦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统领砀郡兵马；封项羽为长安侯，号称鲁公；任命吕臣为司徒，他的父亲吕青为令尹。

[17]章邯已破项梁，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引兵岷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张耳与赵王歇走入钜鹿城，王离围之。陈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钜鹿北；章邯军钜鹿南棘原。赵数请救于楚。

[17]章邯已经击垮了项梁的部队，便认为楚地的兵事不值得忧虑，就渡过黄河，向北攻打赵，大败赵军，而后率军抵达邯郸，将城中百姓全部迁徙到河内，铲平了邯郸的城郭。张耳与赵王歇逃入钜鹿城，秦将王离领兵将钜鹿团团围住。陈馀向北收集常山的兵士，获得几万

人，驻扎在钜鹿北面，章邯驻军钜鹿南面的棘原。赵于是几次向楚请求救援。

高陵君显在楚，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徵，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以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

这时齐国的使者高陵君显正在楚，就进见楚怀王说："宋义推论武信君的军队必败，过了不几天，项军果然失败。军队尚未开战就预见到了败亡的征兆，这可以说是颇懂得兵法了！"楚怀王即召宋义前来商议事情，十分喜欢他，因此便任命他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领兵去援救赵国。各路部队的将领也都归宋义统领，号称他为"卿子冠军"。

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之杀项梁，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悍猾贼，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无侵暴，宜可下。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怀王乃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以伐秦。

当初，楚怀王与各路将领约定："谁先攻入关中，谁就在关中称王。"这时候，秦军还很强大，经常乘胜追击逃敌，故楚将中没有一个人认为先入关是有利的，唯独项羽怨恨秦军杀了项梁，激愤不已，愿同刘邦一起西进入关。楚怀王手下的老将们都说："项羽这个人，迅捷勇猛、狡诈凶残，曾经在攻破襄城时，将城中军民一个不留地统统活埋了。凡是他经过之处，无不遭到残杀毁灭。况且楚军几次进攻，在前的陈胜、项梁都失败了，因此不如改派敦厚老成的长者，以仁义为号召，率军向西进发，对秦国的父老兄弟们讲明道理。而秦国父老兄弟为他们君主的暴政所苦累已经很久了，如若现在真能有位宽厚的长者前往，不施侵夺暴虐，关中应当是可以攻下的了。项羽不可派遣，只有刘邦向来宽宏大量，有长者气度，可以派遣。"楚怀王于是没有答应项羽的请求，而派刘邦西进夺取土地，收容陈胜、项梁的散兵游勇，以攻击秦军。

沛公道砀，至阳城与杠里，攻秦壁，破其二军。

刘邦率军取道砀，到达阳城、杠里，攻打秦军营垒，击败了秦军的两支部队。

三年（甲午、前207）

三年（甲午，公元前207年）

[1]冬，十月，齐将田都畔田荣，助楚救赵。

[1] 冬季，十月，齐将田都背叛相国田荣的指令，领兵协助楚援救赵。

[2]沛公攻破东郡尉于成武。

[2]刘邦在成武打败了东郡郡尉。

[3]宋义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秦围赵急，宜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

[3]宋义带领军队到达安阳，停留了四十六天不进兵。项羽说："秦军围困赵军形势紧急，应火速领兵渡黄河，如此由楚军在外攻击，赵军在内接应，打败秦军就是一定的了！"宋义道："不对。要拍打叮咬牛身的大虻虫，而不可以消灭牛毛中的小虮虱。现在秦军攻赵，打胜了，军队就会疲惫，我们即可乘秦军疲惫之机发起进攻；打不胜，我们就率军擂鼓西进，这样便必定能够攻克秦了。所以不如先让秦、赵两军相斗。身披铠甲、手持锐利的武器冲锋陷阵，我不如您；但运筹帷幄、制定策略，您却不如我。"因此在军中下达命令说崐："凡是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倔强不服从指挥的人，一律处斩！"

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半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举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

宋义随后派他的儿子宋襄去齐为相，并亲自把他送到无盐县，大摆宴席招待宾客。当时天气寒冷，大雨不停，士兵饥寒交迫。项羽便道：“本当合力攻秦，却长久地滞留不前。而今年成荒歉，百姓贫困，士兵吃的是蔬菜拌杂豆子，军中没有存粮，竟还要设酒宴盛会宾客，不领兵渡黄河，取用赵地的粮食作军粮，与赵军合力击秦，却说什么‘乘秦军疲惫之机发动进攻’。以秦的强盛攻打新建立的赵，势必战胜。赵被攻占，秦军便将更加强大，哪里还会有疲惫的机会可乘！况且我军新近刚刚吃了败仗，楚王坐立不安，集中起全国的兵力交付给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现在不体恤士兵，而去屈从于一己私利，不是以国家为重的忠臣啊！”

十一月，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籍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羽为上将军。

十一月，项羽早晨去进见上将军宋义时，就在营帐中斩了宋义的头。出帐后即向军中发布号令说：“宋义与齐合谋反楚，楚王密令我杀了他！”这时，众将领都因畏惧而屈服，无人敢于抗拒，一致说：“首先拥立楚王的是将军您家中的人，如今又是您诛除了乱臣贼子。”于是就共同推立项羽为代理上将军。项羽即派人去追赶宋义的儿子宋襄，追至齐将他杀了。并遣桓楚向怀王报告情况，怀王便让项羽担任了上将军。

[4]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四千余人，并之；与魏将皇欣、武满军合攻秦军，破之。

[4]十二月，刘邦率军到达栗县时，遇上刚武侯，夺过他手中的部队四千多人，与自己的队伍合并起来，同魏将皇欣、武满的军队联合攻打秦军，击败了对手。

[5]故齐王建孙安下济北，从项羽救赵。

[5]故齐国国君田建的孙子田安攻下济水以北的地区，跟随项羽援救赵。

[6]章邯筑甬道属河，饷王离。王离兵食多，急攻钜鹿，钜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使人召前陈馀。陈馀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

数月，张耳大怒，怨陈馀，使张、陈泽往让陈馀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陈馀曰：“吾度前终不能救赵，徒尽亡军。且馀所以不俱死，欲为赵王、张君报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饿虎，何益！”张、陈泽要以俱死。馀乃使、泽将五千人先尝秦军，至，皆没。当是时，齐师、燕师皆来救赵，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馀旁，未敢击秦。

[6]章邯修筑甬道连接黄河，为王离供应军粮。王离军中粮食充足，即加紧攻打钜鹿。钜鹿城内粮尽兵少，张耳便几次派人去叫陈馀前来营救。陈馀估计自己兵力不足，打不过秦军，故不敢到钜鹿来。如此过了几个月，张耳勃然大怒，埋怨陈馀，派遣张、陈泽前去责备陈馀说：“当初我和你结为生死之交，而今赵王和我很快就要死了，你拥兵数万，却不肯出手救援，赴难同死的精神在哪里啊！如果真守信用，何不攻击秦军而与我们一同战死，似此还有十分之一二能打败秦军保全性命的希望。”陈馀道：“我揣测自己前去终究不能救赵，只会白白地使全军覆没。何况我之所以不和张耳同归于尽，是想为赵王、张耳向秦军报仇啊。现在一定要共同赴死，就如同把肉送给饿虎，有什么好处呢！”但张、陈泽要挟陈馀一同去死，陈馀于是便派张、陈泽率五千人先去试试秦军的力量，结果是到了那里就全军覆没了。当时，齐军、燕军都来救赵，张敖也到北面收集代地的士兵，得到一万多人，但是来后却都在陈馀军队的旁边安营所扎寨，不敢进攻秦军。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崌。战少利，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大破之；章邯引兵却。诸侯兵乃敢进击秦军，遂杀苏角，虏王离；涉不降，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军救钜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乃及楚击秦，诸侯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项羽已经杀了“卿子冠军”宋义，威震楚国，就派当阳君黥布和蒲将军领兵两万渡黄河援救钜鹿。战事稍稍有利，即截断章邯所修的甬

道，使王离的军队粮食短缺。陈馀于是又请求增援兵力。项羽便率全军渡过黄河，都凿沉船只，砸毁锅、甑，烧掉营舍，携带三天的口粮，以此表示军队将决一死战，毫无退还之意。因此楚军一到钜鹿就包围了王离，与秦军接战，经九次交锋，大败秦军。章邯领兵退却。各国的援兵这时才敢出击秦军。即杀了苏角，俘获了王离。涉不肯报降，自焚而死。此时，楚军的雄威压倒了诸侯军；援救钜鹿的诸侯国的军队有营垒十多座，却都不敢发兵出击。待到楚军攻打秦军的时候，诸侯军的将领都在营垒上观战。见楚军士兵无不以一当十，喊杀声惊天动地，诸侯军人人都惊恐不已。这样打败了秦军后，项羽便召见诸侯军将领。这些将领们进入辕门时，没有一个不是跪着前行的，谁也不敢仰视。项羽从此始成为诸侯军的上将军，各路诸侯都归他统帅了。

于是赵王歇及张耳乃得出钜鹿城谢诸侯。张耳与陈馀相见，责让陈馀以不肯救赵；及问张、陈泽所在，疑陈馀杀之，数以问馀。馀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为重去将印哉？"乃脱解印绶，推与张耳；张耳亦愕不受。陈馀起如厕。客有说张耳曰："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陈馀还，亦望张耳不让，遂趋出，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赵王歇还信都。

此时赵王赵歇、张耳才得以出钜鹿城拜谢各国将领。张耳与陈馀相见，责备陈馀不肯营救赵王。待问及张、陈泽的下落时，张耳怀疑是陈馀将他两人杀了，即几次追问陈馀。陈馀发怒道："想不到你对我的责怨如此之深啊！难道你以为我就舍不得放弃这将军的官印吗？"于是解下印信绶带，推给张耳。张耳也是愕然不肯接受。陈馀起身去上厕所，宾客中有人劝说张耳道："我听说：'上天的赐与如不接受，反会招致祸殃。'现在陈将军给您印信，您不接受，如此违反天意，很不吉祥。还是赶快取过来吧！"张耳便佩带上陈馀的官印，接收了他的军队。而等陈馀回来时，也颇怨恨张耳的不辞让，就急步走出，只偕同他手下的亲信几百人到黄河岸边的水泽中捕鱼猎兽去了。赵王赵歇返回信都。

春，二月，沛公北击昌邑，遇彭越；彭越以其兵从沛公。越，昌邑人，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泽间少年相聚百馀

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越谢曰：“臣不愿也。”少年强请，乃许；与期旦日日出会，后期者斩。旦日日出，十余人后，后者至日中。于是越谢曰：“臣老，诸君强以为长。今期而多后，不可尽诛，诛最后者一人。”令校长斩之。皆笑曰：“何至于是！请后不敢。”于是越引一人斩之，设坛祭，令徒属，皆大惊，莫敢仰视。乃略地，收诸侯散卒，得千余人，遂助沛公攻昌邑。

春季，二月，刘邦向北攻打昌邑，遇到彭越，彭越即带领他的部队跟随了刘邦。彭越是昌邑人，经常在钜野湖沼中捕鱼，与人结伙为强盗。陈胜、项梁起事抗秦时，水泽中的青年一百多人聚合起来，前去追随彭越，说道：“请您出任首领。”彭越推辞说：“我不愿意啊。”青年们竭力请求，彭越才答应了，并与他们约定次日清晨太阳出来时集合，迟到的即斩首。第二天日出后，有十多个人晚到，最迟的直至中午才来。彭越于是抱歉地说：“我已经老了，你们执意要推举我为头领。如今到了约定时间而许多人迟到，不能够都杀掉，那么就将最后到达的一个人斩首吧。”即命校长杀那个人。大家都笑道：“哪至于这样啊！以后再不敢如此就是了。”彭越这时拉出那人杀了，设立土坛以人头祭祀，号令所属部下。部属们都惊恐万状，无人敢抬头望他。彭越随后便领兵攻夺土地，收集诸侯军中的散兵游勇，得到一千余人，即协助刘邦攻打昌邑。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过高阳。高阳人郦食其，家贫落魄，为里监门。沛崐公麾下骑士适食其里中人，食其见，谓曰：“诸侯将过高阳者数十人，吾问其将皆握龊，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第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

昌邑城没有攻下，刘邦率军西进经过高阳。高阳人郦食其，家境贫寒，落魄飘零，做了个看管里门的小吏。刘邦部下中一名骑兵正好是郦食其的同乡，郦食其见到他时，对他说：“诸侯军将领路过高阳的有几十人，我打听得这些将领都器量狭小，好拘泥于繁文缛礼，自以为是，听不进气度豁达、抱负恢宏的言论。我还听说刘邦为人傲慢而看

不起人，富于远见卓识，这真是我所愿意结交的人啊，可惜没有人为我引荐。你如果见到刘邦，就告诉他说：‘我的乡里中有个郦生，六十多岁了，身高八尺，人们都称他为狂生。但他自己却说：我不是狂生。’”这名骑兵道：“沛公不喜欢儒生，每当宾客中有戴着儒生帽子来的，沛公总是脱下他的帽子，在里面撒尿。与人谈话的时候，也常常破口大骂。所以你不可以儒生的身分前去游说他。”郦食其说：“你只管把这些话告诉他吧。”骑兵便将郦食其所嘱托的话从容地转达给了刘邦。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天下同共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从横时。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引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郦食其为广野君。郦生言其弟商。时商聚少年得四千人，来属沛公，沛公以为将，将陈留兵以从。郦生常为说客，使诸侯。

刘邦到了高阳的旅舍，派人召郦食其来见。郦食其一到，即进见。这时刘邦正叉开两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如此便接见郦食其。郦其食进来，只是拱手高举行相见礼而不跪拜，说道：“您是想要协助秦朝攻打诸侯国呢，还是想要率领各路诸侯击败秦朝呢？”刘邦骂道：“没见识的儒生！天下的人共同受秦朝暴政苦累已经很久了，所以各国相继起兵攻秦，怎么说是帮助秦朝攻打诸侯呀！”郦食其说：“您若确是要聚集群众、会合正义的军队去讨伐暴虐无道的秦王朝，就不该如此傲慢无礼地接见年长的人！”刘邦于是停止洗脚，起身整理好衣服，请郦食其在尊客席上就坐，向他道歉。郦食其便谈起了六国合纵连横的史事。刘邦很高兴，赏饭给郦食其吃，并问道：“计策将如何制定啊？”郦食其说：“您从一群乌合之众中起事，收拢了一些散兵游勇，部众还不足一万人，就想靠此径直去攻打强大的秦朝，这即叫作

用手去掏虎口哇！陈留是天下的要冲，四通八达的枢纽地区，现在该城中又贮存有许多粮食，而我恰与陈留县令交情不错，请您让我出使陈留，劝他向您投降；假如他不听从劝告，您就领兵攻城，我作内应。”刘邦于是派郦食其出发，自己率军跟随，随即降服了陈留，便号封郦食其为广野君。郦食其对他的弟弟郦商说了这些事。当时郦商就召集青年，得四千人，前来归属刘邦，刘邦任用郦商为将军，命他率领陈留的部队相随。郦食其则常常作为说客，出使各诸侯国。

[7]三月，沛公攻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会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者斩之以徇。

[7]三月，刘邦攻打开封，没能攻下；便西进，在白马与秦将杨熊会战，又在曲遇东面打了一仗，大败秦军。杨熊逃到荥阳，二世派使者去将他斩首示众。

夏，四月，沛公南攻颍川，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时赵别将司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洛阳东。军不利，南出轘，张良引兵从沛公；沛公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

夏季，四月，刘邦向南进攻颍川，屠戮了一番。因得到张良的辅助，攻取了故韩国的领地。这时赵军所属部将司马正要渡黄河进入函谷关，刘邦于是崐就向北进攻平阴，切断黄河渡口南部地区，在洛阳东面与秦军交锋。但因作战不利，向南撤出轘关，张良领兵跟随刘邦；刘邦即命韩王韩成留守阳翟，自己与张良一起南下。

六月，与南阳守战东，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宛，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偃旗帜，迟明，围宛城三匝。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县连城数十，其吏民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阳守降，封为殷侯；封陈恢千户。

六月，刘邦率军在县东面与南阳郡守吕交战，击败了秦军，夺取了南阳郡。南阳郡守败逃，回保城池，固守郡的治所宛城。刘邦领兵绕

过宛城西进。张良劝他道："您虽然想要尽快入关，但是目前秦军尚兵多势众，且又可据险顽抗，倘若现在不攻下宛城，一旦宛城守敌从背后夹击，前面又有强大的秦军阻挡，将是很危险的！"刘邦于是连夜率军抄小道返回，放倒旗帜，在天没亮时，将宛城重重围住。南阳郡守见状想自杀，他的舍人陈恢说："想要寻死还早了点儿吧。"就翻越城墙去见刘邦说："我听说您曾受楚怀王之约，先攻入咸阳的即在关中称王。如今您滞留在这里攻打宛城，而宛城很大，连城数十座，城内军民自认为投降也是必死无疑，故都登城坚守。现在您整日停留在这里攻城，士兵死伤的必定很多，如若您率军撤离宛城，宛城的守军又肯定要尾随追击。这样一来，您在前则耽误了先入咸阳者称王的约定，在后则有遭到强大的宛城守军夹击的忧患。我为您着想，还不如订约招降，加封南阳郡守，仍让他留守郡中，而率领他的军队一道西进。这样，那些没有投降的城邑，闻讯就会争先恐后地打开城门等候您的到来，届时您就可以通行无阻了。"刘邦说："好！"秋季，七月，南阳郡守吕举城投降，刘邦封他为殷侯；并封给陈恢享用一千户的赋税收入。

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与偕攻析、郦，皆降。所过亡得卤掠，秦民皆喜。

于是刘邦率军西进，所过城邑没有不降服的。待到达丹水时，高武侯戚鳃、襄侯王陵也归降了。刘邦又回攻胡阳，遇见番君属下的将领梅，便与他一同攻打析和郦，二地都投降了。刘邦命令军队所过之处不得掳掠，秦地的百姓都非常喜悦。

[8]王离军既没，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

[8]王离的军队已经覆没，章邯的军队驻扎在棘原，项羽的军队则屯驻漳水的南面，两军对垒相持，尚未交战。秦军几次后撤，二世为此派人去责问章邯。章邯颇为恐惧，遣长史司马欣前去请示事务。司马欣抵达咸阳后，在皇宫的外门司马门逗留了三天，赵高也不予接见，表示出不信任的意思。长史司马欣惊恐，奔回他的军中，不敢再

走原路。赵高果然派人来追赶他，但是没追上。司马欣回到章邯军中，报告说：“赵高在朝中专权，下面的人没有能有所作 为的。现在作战如果能够获胜，赵高必定会嫉妒我们的功劳；不能取胜，便免不了一死。希望您对此仔细斟酌！”

陈馀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毙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质，妻子为戮乎？”

陈馀也写信给章邯说：“白起是秦国的大将，他率军南征楚国的都城鄢郢，北战活埋马服君赵括大军的降兵，攻城夺地，不可胜数，却终于被赐死。蒙恬是秦国的大将，他北逐匈奴，开拓榆中之地几千里，最后在阳周被斩杀。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功绩太多，秦国不能全部给以封赏，就趁机按法诛杀了他们。如今您任秦将已经三年了，所伤亡损失的兵力也以十万计，而诸侯国仍蜂拥而起，越来越多。那赵高一向阿谀奉承，时日已久，现在情势紧急，他也害怕被二世杀掉，所以就想用秦法杀您，借此搪塞罪责；派人替代您，借此逃脱他的灾祸。您领兵驻在外的时间颇久，朝廷内多有仇怨，有功也要被杀，无功也要被杀。况且上天要灭亡秦朝，这是无论愚蠢还是聪慧的人都知道的事情。而今您在内不能直言规劝，在外又将成亡国的将军，茕茕孑立，却想要长久地生存，难道不是很可悲吗！您何不就倒戈与各诸侯军联合，约定共同攻秦，瓜分秦朝的土地而称王，面向南称孤道寡呀！这与身伏斧砧遭斩杀，妻子儿女被杀戮相比，哪一个结局更好啊？”

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项羽，欲约。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渡三户，军漳南，与秦军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见项羽

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

章邯狐疑不决，暗地里派遣名叫始成的侦察官出使项羽军中，想要签订和约。和约未达成，项羽派蒲将军领兵昼夜兼行地渡过漳水三户渡口，驻扎在漳水南面，与秦军交锋，再次打败了他们。项羽随后又统领全军在污水边进攻秦军，大败敌兵。章邯于是派人求见项羽，想订立和约。项羽即召集军官们商议说：“现在军中粮食短缺，我想就答应他们议和的要求。”军官们都说：“可以。”项羽便与章邯约定在洹水南面的殷墟上会晤。订立盟约后，章邯进见项羽，流着泪向他诉说赵高的所作所为。项羽就立章邯为雍王，将他安顿在楚军中，并命长史司马欣任上将军，率领秦军为先头部队。

[9]瑕丘申阳下河南，引兵从项羽。

[9]瑕丘人申阳去到河南，领兵追随项羽。

[10]初，中丞相赵高，欲专秦权，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过。

[10]当初，中丞相赵高想独操秦朝大权，但又担心群臣不服，于是便先进行试验，牵来一只鹿献给二世说：“这是马啊。”二世笑道：“你错了吧？怎么把鹿叫作马？”即询问侍立左右的大臣们，群臣有的沉默不语，有的说是马以迎合赵高，有的则说是鹿。于是，赵高暗中借秦法陷害了那些明说是鹿的人。此后群臣都畏惧赵高，没有人敢谈他的过错。

高前数言“关东盗无能为也”；及项羽虏王离等，而章邯等军数败，上书请益助。自关以东，大抵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八月，沛公将数万攻武关，屠之。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赵高以前曾多次说“关东的盗贼成不了大事”，待到项羽俘获王离等人,而章邯等人的军队也多次被打败，赵高才上书请求增兵援助。这时自函谷关以东，大体上全都背叛秦朝官吏，响应诸侯；诸侯也都各自统率部众向西进攻。八月，刘邦率几万人攻打武关，屠灭了全城。赵高恐怕二世为此发怒，招致杀身之祸，就托病不出，不再朝见二世。

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战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水，沈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及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乃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馀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

二世梦见一只白虎咬他的左骖马，并把马咬死，但因此心中闷闷不乐，颇觉奇怪，便询问占梦的人。占梦人卜测说：“是泾水神在作祟。”二世于是就在望夷宫实行斋戒，想祭祀泾水神，将四匹白马沉入河中。并为盗贼的事派人去责问赵高。赵高愈加害怕，即暗中与他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他的弟弟赵成商议说：“皇上不听规劝，而今情势紧急，便想加祸于我。我打算更换天子，改立二世哥哥的儿子子婴为皇帝。子婴为人仁爱俭朴，百姓们都尊重他说的话。”随即命郎中令作为内应，诈称有大盗，令阎乐调兵遣将去追捕，同时劫持阎乐的母亲安置到赵高府中。又派阎乐率领官兵一千多人来到望夷宫殿门前，将卫令仆射捆绑起来，说：“大盗进里面去了，为什么不进行阻拦？”卫令道：“宫墙周围设置卫后，防守非常严密，怎么会有盗贼敢溜入宫中啊！”阎乐就斩杀了卫令，带兵径直闯进宫去，边走边射杀郎官和宦官。郎官、宦官惊恐万状，有的逃跑，有的抵抗，而反抗者即被杀死，这样死了几十人。郎中令和阎乐于是一同入内，箭射二世的蓬

帐、帷帐。二世怒不可遏，召唤侍候左右的卫士，但近侍卫士都慌乱不堪，不上前格斗。二世身旁只有一名宦官服侍着，不敢离去。二世入内对这个宦官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竟至于到了这个地步！”宦官道：“我不敢说，所以才能保全性命；倘若我早说了，已经被杀掉了，哪里还能活到今日！”阎乐这时走到二世面前，数落他说：“您骄横放纵，滥杀无辜，天下人都背叛了您，您还是自己打算一下吧！”二世说：“我可以见到丞相吗？”阎乐道：“不行！”二世说：“我希望得到一个郡来称王。”阎乐不准许。二世又道：“我愿意作万户侯。”阎乐仍不答应。二世于是说：“那么我甘愿与妻子儿女去作平民百姓，像各位公子的结局那样。”阎乐道：“我奉丞相的命令，为天下百姓诛杀您，您再多说，我也不敢禀告！”随即指挥他的兵士上前。二世就自杀了。阎乐回报赵高，赵高便召集全体大臣、公子，告诉他们诛杀二世的经过情形，并说道：“秦从前本是个王国，始皇帝统治了天下，因此称帝。现在六国重又各自独立，秦朝的地盘越来越小，仍然以一个空名称帝，不可如此。应还像过去那样称王才合适。”便立子婴为秦王，并用平民百姓的礼仪把二世葬在了杜县南面的宜春苑中。

九月，赵高令子婴斋戒，当庙见，受玉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诈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分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

九月，赵高让子婴斋戒，到宗庙参拜祖先，接受国君的印玺。斋戒五天后，子婴与他的两个儿子商量说：“丞相赵高在望夷宫杀了二世皇帝，害怕群臣将他杀掉，才假装依据礼义拥立我为王。我听说赵高曾经与楚军约定，消灭秦朝的宗室之后，在关中分别称王。如今他让我斋戒，赴宗庙参拜，这是想乘朝见宗庙之机杀了我啊。我若托病不去，丞相必定会亲自前来请我，他来了就杀掉他。”赵高派了几批人去请子婴，子婴就是不动身。赵高果然亲自前往，说道：“参拜宗庙是重大的事情，大王您为何不去啊？”子婴即在斋宫刺杀了赵高，并诛杀赵高家三族的人以示众。

遣将兵距关，沛公欲击之。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沛公欲许之。张良曰：“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懈怠击之。”沛公引兵绕关，逾蒉山，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又战其北，秦兵大败。

子婴调兵遣将到关增援，刘邦就想去攻打关的秦军。张良说：“秦军还挺强大的，不可轻视。希望您先派人上山去多多张挂旗帜，作为疑兵，再命崐郦食其、陆贾前往游说秦朝的将领，对他们加以利诱。”秦将果然想与刘邦的军队联合。刘邦打算准许他们联合的请求。张良道：“这还只是那些将领想要反叛秦朝，恐怕他们的士兵还不会服从。不如就乘着秦军麻痹大意时攻击他们。”刘邦于是便领兵绕过关，越过蒉山，袭击秦军，在蓝田的南面大败秦军。随后抵达蓝田，又在蓝田北面与秦军交战，秦军土崩瓦解。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九卷

汉纪—太祖高皇帝上之元年（乙未、前206）

汉纪—汉高帝元年（乙未，公元前206年）

[1]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

[1]冬季，十月，沛公刘邦率军抵达霸上。秦王子婴乘素车、驾白马，颈上系着绳子以示自己该服罪自杀，手捧封好的皇帝玉玺和符节，伏在轵道亭旁向刘邦投降。众将领中有人主张杀掉秦王。刘邦说：“当初怀王之所以派我前来，原本就是因为认定我能宽容人。何况人家已经降服了，还要杀人家，如此做是不吉利的。”于是便将秦王子婴交给了主管官员处置。

贾谊论曰：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然后以六合为家，、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论曰：秦国凭借一点点地盘发展到握有万乘大国的权势，控制冀、兖、青、徐、扬、荆、豫、梁八州，使与秦地位相等的六国诸侯来朝拜，经过了一百多年。然后以天下为家，以崤山、函谷关为宫。但是，一人发难便使七座宗庙被毁，自身终死于他人之手，令普天下的人讥笑，是因为什么呀？是由于不施仁义，且攻夺天下和保持业绩的形势不同啊！

[2]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所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2]刘邦领兵向西进入咸阳，众将领都争先恐后地奔往秦朝贮藏金帛财物的府库瓜分财宝，唯独萧何率先入宫取秦朝丞相府的地理图册、文书、户籍簿等档案收藏起来，刘邦借此全面了解了天下的山川要塞、户口的多少及财力物力强弱的分布。刘邦看到秦王朝的宫室、帷帐、名种狗马、贵重宝器和宫女数以千计，便想留下来在皇宫中居住。樊哙劝谏说："您是想拥有天下，还是只想作一个富翁啊？这些奢侈华丽之物，都是招致秦朝覆灭的东西，您要它们有什么用呀！望您尽快返回霸上，不要滞留在宫里！"刘邦不听。张良说："秦朝因为不施行仁政，所以您才能够来到这里。而为天下人铲除残民之贼，应如同丧服在身，把抚慰人民作为根本。现在刚刚进入秦的都城，就要安享其乐，这即是人们所说的'助桀为虐'了。况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望您能听取樊哙的劝告！"刘邦于是率军返回霸上。

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逾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十一月，刘邦将各县的父老和有声望的人全都召集起来，对他们说："父老们遭受秦朝严刑苛法的苦累已经很久了！我与各路诸侯约定，先入关中的人为王。据此我就应该在关中称王了。如今与父老们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和抢劫者抵罪。除此之外，秦朝的法律统统废除，众官吏和百姓都照旧安定不动。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为了替父老们除害，而不是来欺凌你们的，请你们不必害怕！况且我所以领兵回驻霸上，不过是为了等各路诸侯到来后订立一个约束大家行为的规章罢了。"随即派人和秦朝的官吏一起巡行各县、乡、城镇，向人们讲明道理。秦地的百姓都欢喜异常，争相拿着牛、羊、酒食来慰问款待刘邦的官兵。刘邦又辞让不肯接受，说道："仓库中的粮食还很多，并不缺乏，不想让百姓们破费。"百姓们于是更加高兴，唯恐刘邦不在秦地称王。

项羽既定河北，率诸侯兵欲西入关。先是，诸侯吏卒、繇使、屯戍过秦中崐者，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章邯以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又尽诛吾父母妻子，柰何？”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项羽已经平定了黄河以北的地区，就想率领各路诸侯军向西进入关中。在此之前，诸侯军中的官兵有的曾因服徭役或屯戍经过关中一带，秦地的官兵多无礼地对待他们。待到章邯率秦军投降了诸侯军后，诸侯军的官兵便凭借胜势，把秦军官兵多当作奴隶和俘虏来使唤，随便侮辱秦军官兵。秦军官兵大多因此而生出怨恨的情绪，暗地里议论说：“章将军等人骗咱们投降诸侯军，如今若能攻入关中击灭秦朝，当是大好事；倘若不能，诸侯军将咱们掠持到东方去，而秦朝又尽杀咱们的父母妻子儿女，那可怎么办啊？”诸侯军的将领们暗中查听到了这些议论，即报告给项羽。项羽于是召集黥布、蒲将军商量说：“目前军中秦朝的官兵还很多，他们内心并不顺服，如果到了函谷关不听从调遣，情势必会危急。所以不如将他们除掉，而只和章邯、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等进入秦地。”楚军便于夜晚在新安城南面袭击活埋了秦兵二十余万人。

[3]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闻项羽号章邯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 。

[3]有人劝说刘邦道：“关中地区比天下其他地方要富足十倍，而且地势险要。听说项羽封章邯为雍王，让他在关中称王。现在如果他来了，您恐怕就不能占据这个地方了。可以火速派兵把守函谷关，不让诸侯军进来，并逐步征召关中兵，以此增加自己的实力，抵御他们。”刘邦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

已而项羽至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项羽进至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项羽大怒，飨士

卒，期旦日击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在霸上。

不久，项羽到达函谷关，但是关门紧闭。项羽听说刘邦已经平定了关中，勃然大怒，派黥布等人攻破了函谷关。十二月，项羽进军至戏。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告诉项羽说："沛公想要在关中称王，任秦王子婴为相，奇珍异宝全都占有了。"企图借此求得项羽的封赏。项羽闻言怒不可遏，就让士兵们饱餐一顿，打算次日攻打刘邦的军队。这时，项羽拥兵四十万，号称百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邦拥兵十万，号称二十万，驻军霸上。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范增劝项羽说："刘邦住在崤山之东时，贪财而又好色。现今入关，却不搜取财物，不宠幸女色，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哇。我曾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都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宜赶快进攻他，不要错过了时机！"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张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与俱去，曰："毋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良曰："料公士卒足以当项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尝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崐！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羽许诺。

楚国的左尹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向来与张良要好，便连夜驰马到刘邦军中，私下里会见张良，将这些事情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了，想要叫

张良同他一起离开，说道：“可别跟刘邦一块儿死啊！”张良说：“我为韩王伴送沛公，而今沛公遇有急难，我却逃走了，这是不义的行为，我不能不告诉他。”于是张良即进去将项伯的话全都讲述给了刘邦。刘邦大吃一惊。张良说：“您估计一下您的兵力足够抵挡项羽的吗？”刘邦沉默了一会儿道：“的确是不如他呀。这可该怎么办呢？”张良说：“请让我去告诉项伯，说您是绝不敢背叛项羽的。”刘邦道：“您是怎么与项伯成为故交的啊？”张良说：“在秦的时候，项伯与我有交往，他曾经杀过人，我救了他。现在事情紧急，所以还幸亏他前来告我。”刘邦说：“你与他谁大谁小？”张良道：“他比我大。”刘邦说：“您替我唤他进来，我将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张良于是出去，坚持邀项伯入内，项伯便进去与刘邦相见。刘邦手捧酒杯向项伯敬酒祝福，并与他约定结为亲家，说：“我进入关中，连毫毛般微小的东西都不敢沾边，只是登记官民，封存府库，等待着项羽将军的到来。之所以派将领把守函谷关，是为了防备有其他盗贼出入和有非常情况发生。我日日夜夜盼望着将军驾临，哪里敢谋反啊！望您能把我不敢忘恩负义的情况详尽地反映给项将军。”项伯答应了，对刘邦说：“你明日不可不早些来亲自向项王道歉啊。”刘邦说：“好吧。”项伯于是当夜就赶了回去，到达军营后，将刘邦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给项羽，并趁机道：“要不是刘邦先攻下关中，您又怎么敢进来呀？！如今人家建立了大功却还要去攻打人家，是不义的。不如就因此好好地对待他。”项羽同意了。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羽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羽因留沛公与饮。范增数目项羽，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项羽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羽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第二天，刘邦带领一百多骑随从人员到鸿门来见项羽，道歉说：“我与将军您合力攻秦，您在黄河以北作战，我在黄河以南战斗，没料到自己能先进入关中破秦，得以在这里与您重又相见。如今有小人之

言搬弄是非，使您和我之间产生了隔阂。”项羽道：“这是您的左司马曹无伤散布的流言，不然的话，我何至于如此啊！”项羽于是就留刘邦与他一起喝酒。范增频频向项羽递眼色，并三次举起他所佩带的玉暗示项羽杀刘邦，项羽却只是默然不语，毫无反应。范增便起身出去招呼项庄，对他说：“项王为人心慈手软，还是你进去上前给刘邦敬酒，敬完酒，你就请求表演舞剑，然后乘势在坐席上袭击刘邦，杀了他。不然的话，你们这些人都将成为他的阶下囚了！”项庄即入内为刘邦祝酒，敬完酒后，项庄道：“军营中没有什么可用来取乐的，就请让我来为你们舞剑助兴吧。”项羽说：“好哇。”项庄于是拔剑起舞。项伯见状也起身拔剑起舞，并时时用身子遮护刘邦，使得项庄无法行刺。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目视项羽，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也。”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羽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其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羽曰：“壮士复能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还军霸上以待将军。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赏，而听细人之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将军不取也！”项羽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这时张良来到军门见樊哙。樊哙说：“今天的事情怎么样了？”张良说：“现在项庄拔剑起舞，他的用意却常在沛公身上啊。”樊哙道：“事情紧迫了岷，我请求进去，与他拼命！”樊哙随即带剑持盾闯入军门。军门的卫士想要阻止他进去，樊哙就侧过盾牌一撞，卫士扑倒在地。樊哙于是入内，掀开帷帐站立在那里，怒目瞪着项羽，头发直竖，两边的眼角都睁裂开了。项羽手按剑，跪起身，说道：“来客是干什么的？”张良说：“是沛公的陪乘卫士樊哙。”项羽道：“真是壮士啊！赐给他一杯酒喝！”左右的侍从即给了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起身站着一饮而尽。项羽说：“再赐给他猪腿吃！”侍从们便又拿给他一条生

猪腿。樊哙将他的盾牌倒扣在地上，把猪腿放在上面，拔出剑来切切就大口地吃了。项羽说："壮士，你还能再喝酒吗？"樊哙道："我连死都不逃避，一杯酒难道还值得我推辞吗！秦王的心肠狠如虎狼，杀人唯恐杀不完，用刑惩罚人唯恐用不够，致使天下的人都起而反叛他。怀王曾与各路将领约定说：'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城的人，在关中为王。'现在沛公最先击溃秦军，进入咸阳，毫毛般微小的东西都不敢染指，就率军返回霸上等待您的到来。这样劳苦功高，您非但不给予封地、爵位的奖赏，还听信小人的谗言，要杀有功之人。这是在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呀，我私下认为您的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项羽无话可答，就说："坐吧。"樊哙于是在张良的身边坐下了。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如今人方为刀俎，我方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鸿门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趣霸上。留张良使谢项羽，以白璧献羽，玉斗与亚父。沛公谓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将军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亚父足下。"项羽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羽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将军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坐了不一会儿，刘邦起身去上厕所，趁机招呼樊哙出来。刘邦说："我现在出来，没有告辞，怎么办啊？"樊哙道："现在人家正好比是屠刀和砧板，我们则是鱼肉，如此还告什么辞哇！"于是就这么走了。鸿门与霸上相距四十里，刘邦撇下车马，抽身独自骑马而行，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手拿剑和盾牌，快步相随，经骊山下，取道芷阳，抄小路奔向霸上。留下张良，让他向项羽辞谢，将白璧敬献给项羽，大玉杯给亚父范增。刘邦临行前对张良说："从这条路到我们的军营，只不过二十里地。您估计着我已经抵达军中时，再进去。"刘邦已走，抄小道回到军营，张良方才进去告罪说："沛公禁不起酒力，无法来告辞，谨派臣张良捧上白璧一双，以连拜两次的隆重礼节敬献给

将军您；大玉杯一双，敬呈给亚父您。”项羽说：“沛公现在哪里呀？”张良道：“他听说您有要责备他的意思，便抽身独自离去，现在已经回到军中了。”项羽就接受了白璧，放到坐席上。亚父范增接受玉杯后搁在地上，拔剑击碎了它们，说：“唉，这小子不值得与他共谋大业！夺取项将军天下的人，必定是刘邦。我们这些人眼看着就要被他俘获了！”刘邦到达军中，立即杀掉了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秦民大失望。

隔了几天，项羽领兵西进，洗劫屠戮咸阳城，杀了已投降的秦王子婴，放火焚烧秦朝宫室，大火燃烧三个月不熄。随即搜取秦朝的金银财宝和妇女向东而去。秦地的百姓为此大失所望。

韩生说项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见秦宫室皆已烧残破，又心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韩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闻之，烹韩生。

韩生劝说项羽道：“关中依恃山川河流为屏障，是四面都有险要可守的地方，土地肥沃，可以在此建都称霸。”项羽却一方面看到秦王朝的宫室都已焚烧得残破不堪，一方面又惦记着返回东方的家乡，便说：“富贵了而不归故乡，就如同身穿绵绣华服在夜间行走，谁能看得到啊！”韩生退下去后说道：“人家说楚人像是猕猴戴上人的帽子，果然如此！”项羽听到这话后，即将韩生煮死。

项羽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怒曰：“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怀王虽无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春，正月，羽阳尊怀王为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义帝于江南，都郴。

项羽派人去回报请示楚怀王，怀王说：“照先前约定的办。”项羽暴跳如雷，说：“怀王这个人是我们家扶立起来的，并非因为他建有什么功绩，怎么能够一个人作主定约呢！全国起兵反秦伊始，暂时拥立过去各诸侯国国君的后裔为王，以利讨伐秦王朝。但是，身披坚固的铠甲、手持锐利的兵器首先起事，风餐露宿三年之久，终于灭亡秦朝平

定天下，都是各位将相和我的力量啊！不过怀王虽然没什么功劳，却还是应当分给他土地，尊他为王。”众将领都说：“是啊！”春季，正月，项羽便假意尊推怀王为义帝，说道：“古代的帝王辖地千里，却必定要居住在江河的上游地带。”于是就把义帝迁移到长江以南，定都在长沙郡的郴县。

二月，羽分天下王诸将。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与范增疑沛公，而业已讲解，又恶负约，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路：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项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赵将司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治襄国。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番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齐将田都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荣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亦不封。客多说项羽曰：“张耳、陈馀，一体有功于赵，今耳为王，馀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闻其在南皮，因环封之三县。番君将梅功多，封十万户侯。

二月，项羽划分天下土地，封各位将领作侯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管辖原魏国和楚国的九个郡，建都彭城。项羽与范增怀疑刘邦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但双方已经讲和了，且又不愿意背上违约的罪名，于是就暗地里策划道：“巴、蜀两地道路艰险，秦朝所流放的人都居住在那里。”随即扬言：“巴郡、蜀郡也是关中的土地。”由此立刘邦为汉王，

统辖巴、蜀两地和汉中郡，建都南郑。接着又把关中分割为雍、塞、翟三部分，将秦朝的降将封在那里作王，借以抵御阻挡刘邦：封章邯为雍王，管制咸阳以西地区，建都废丘；长史司马欣过去是栎阳县的狱掾，曾经对项梁有恩；而都尉董翳，本来劝过章邯归降楚军，因此便立司马欣为塞王，统领咸阳以东至黄河一带，建都栎阳；封董翳为翟王，领有上郡地区，建都高奴。项羽打算自已占有魏地，就改封魏王豹为西魏王，统辖河东郡，建都平阳。瑕丘县的申阳是张耳的宠臣，曾经率先攻下河南郡，在黄河边迎接楚军，所以立申阳为河南王，建都洛阳。韩王成仍居旧都，建都阳翟。赵将司马平定了河内郡，屡立战功，因此封司马为殷王，管制河内地区，建都朝歌。改封赵王歇为代王；赵国的相国张耳向来贤能，又跟随入关，故立张耳为常山王，统领赵地，建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楚将，经常是勇冠三军，所以立黥布为九江王，建都六地。番君吴芮率领百越部族之兵协助诸侯军，也随从进关，因此封吴芮为衡山王，建都邾县。义帝怀王的柱国共敖领兵攻打南郡，功劳卓著，故封共敖为临江王，建都江陵。改封燕王韩广为辽东王，建都无终。燕将臧荼跟随楚军救援赵，随即跟着入关，由此立臧荼为燕王，建都蓟地。改封齐王田为胶东王，建都即墨。齐将田都随楚军救赵，即跟着进关，所以立田都为齐王，建都临淄。当项羽正要渡河救赵时，齐王田建的孙子田安攻下济北数城，率领他的军队投降项羽，因此封田安为济北王，建都崐博阳。田荣曾多次背弃项梁，又不肯领兵跟随楚军攻秦，所以不封。成安君陈馀抛弃将军的印信离去，不追随入关，也不封。宾客中有多人劝说项羽道：“张耳、陈馀一样对赵有功，如今既封张耳为王，陈馀也就不可不封。”项羽不得已，听说陈馀正在南皮，就把南皮周围的三个县封给了他。番君的部将梅功劳颇多，即封他为十万户侯。

汉王怒，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萧何谏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

汉王刘邦大怒，想要攻打项羽。周勃、灌婴、樊哙也都鼓动他打。萧何规劝他说：“在汉中当王虽然不好，但不是比死还强些吗？”汉王

道："哪里就至于死呀？"萧何说："如今您兵众不如项羽，百战百败，不死又能怎么样呢！能够屈居于一人之下而伸展于万乘大国之上的，是商汤王和周武王。我希望大王您立足汉中，抚养百姓，招引贤才，收用巴、蜀二郡的资财，然后回师东进，平定雍、翟、塞三秦之地，如此天下可以夺取了。"汉王说："好吧！"于是就去到他的封地，任用萧何为丞相。

汉王赐张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尽请汉中地，项王许之。

汉王赐给张良黄金百镒，珍珠两斗。张良把这些东西全都献给了项伯。汉王因此也命张良赠送厚礼给项伯，让项伯代他请求项羽将汉中地区全部封给刘邦，项羽答应了这一请求。

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兵，各就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汉王之国。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张良送至褒中，汉王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所过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

夏季，四月，各路诸侯都离开主帅项羽，回各自的封国去。项羽即派三万士兵随从汉王刘邦前往他的封国。楚军与其他诸侯军中因仰慕而追随汉王的有好几万人，他们从杜县南面进入蚀中通道。张良送行到褒中，汉王遣张良回韩王那里去。张良于是就劝说汉王烧断他们所经过的栈道，以防备诸侯的军队来犯，而且向项羽表示没有东还的意图。

[4]田荣闻项羽徙齐王于胶东，而以田都为齐王，大怒。五月，荣发兵距击田都，都亡走楚。荣留齐王，不令之胶东。畏项羽，窃亡之国。荣怒，六月，追击杀于即墨，自立为齐王。是时，彭越在钜野，有众万馀人，无所属。荣与越将军印，使击济北。秋，七月，越击杀济北王安。荣遂并王三齐之地，又使越击楚。项王命萧公角将兵击越，越大破楚军。

[4]田荣听说项羽改封齐王田到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即怒火中烧。五月，田荣出兵拦攻田都，田都逃往楚国。田荣就留下齐王田，不让他到胶东去。田惧怕项羽，便偷偷地逃向他的封国胶东。田荣恼怒之极，即在六月追击到即墨杀了田，自立为齐王。这时，彭越在钜野，拥有兵众一万多人，尚无归属。田荣就授给彭越将军官印，命他攻打济北王田安。秋季，七月，彭越击杀了济北王田安。田荣于

是兼并了齐、济北、胶东三齐的土地，随即又让彭越攻打楚国。项羽命萧公角率军迎击彭越，彭越大败楚军。

[5]张耳之国，陈馀益怒曰：“张耳与馀，功等也；今张耳王，馀独侯，此项羽不平！”乃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于丑地。今赵王乃北居代，馀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不听不义；愿大王资馀兵击常山，复赵王，请以赵为捍蔽！”齐王许之，遣兵从陈馀。

[5]张耳去到封国，陈馀更加愤怒了，说道：“张耳与我功劳相等，现在张耳为王，我却只是个侯，这是项羽分封不公平！”就暗中派遣张同、夏说去游说齐王田荣道：“项羽作为天下的主宰颇不公平，把好的地方全都分给了各将领，而把原来的诸侯国国王改封到坏的地方。现在赵王就往北住到代郡去了，我认为这是不行的。听说大王您起兵抗争，不听从项羽的不道义的命令，因此希望您能资助我一些兵力去攻打常山，恢复赵王的王位，并请把赵国作为齐国的外卫藩屏！”齐王田荣同意了，即派兵跟随陈馀。

[6]项王以张良从汉王，韩王成又无功，故不遣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穰侯；已，又杀之。

[6]项羽因为张良曾经追随汉王刘邦，且韩王韩成又毫无战功，所以就不让韩成到封国去，而是让他随自己一起到了彭城，把他废为穰侯，旋即又杀了他。

[7]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信钓于城下，有漂母见信饥，饭信。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因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下！”于是信孰视之，俯出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7]当初，淮阴人韩信，家境贫寒，没有好的德行，不能被推选去做官，又不会经商做买卖谋生，常常跟着别人吃闲饭，人们大都厌恶他。韩信曾经在城下钓鱼，有位在水边漂洗丝绵的老太太看到他饿了，就拿饭来给他吃。韩信非常高兴，对那位老太太说：“我一定会重重地报答您老人家。”老太太生气地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我不过是可怜你这位公子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图有什么报答

吗？！”淮阴县屠户中的青年里有人侮辱韩信道：“你虽然身材高大，好佩带刀剑，内心却是胆小如鼠的。”并趁机当众羞辱他说：“韩信你要真的不怕死，就来刺我。若是怕死，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于是仔细地打量了那青年一会儿，便俯下身子，从他的双腿间钻了过去，匍匐在地。满街市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胆小。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麾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知名。为连敖，坐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王。王拜以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

待到项梁渡过淮河北上，韩信持剑去投奔他，留在项梁部下，一直默默无闻。项梁失败后，韩信又归属项羽，项羽任他作了郎中。韩信曾多次向项羽献策以求重用，但项羽却不予采纳。汉王刘邦进入蜀中，韩信又逃离楚军归顺了汉王，仍然不为人所知，做了个接待宾客的小官。后来韩信犯了法，应判处斩刑，与他同案的十三个人都已遭斩首，轮到韩信时，韩信抬头仰望，刚好看见了滕公夏侯婴，便说道：“汉王难道不想得取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啊！”滕公觉得他的话不同凡响，又见他外表威武雄壮，就释放了他而不处斩，并与他交谈，欢喜异常，随即将这情况奏报给了汉王。汉王于是授给韩信治粟都尉的官职，但还是没认为他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汉王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数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王。王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王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

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韩信好几次与萧何谈话，萧何感觉他不同于常人。待汉王到达南郑时，众将领和士兵都唱歌思念东归故乡，许多人中途就逃跑了。韩信估计萧何等人已经多次向汉王荐举过他，但汉王没有重用他，便也逃亡而去。萧何听说韩信逃走了，没来得及向汉王报告，就亲自去追赶韩信。有人告诉汉王说：“丞相萧何逃跑了。”汉王大发雷霆，仿佛失掉了左右手一般。过了一两天，萧何来拜谒汉王。汉王又怒又喜，骂萧何道：“你为什么逃跑呀？”萧何说：“我不敢逃跑哇，我是去追赶逃跑的人啊。”汉王说：“你追赶的人是谁呀？”萧何道：“是韩信。”汉王又骂道：“将领们逃跑的已是数以十计，你都不去追找，说追韩信，纯粹是撒谎！”萧何说：“那些将领很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崛的人，却是天下无双的杰出人才啊。大王您如果只想长久地在汉中称王，自然没有用得着韩信的地方；倘若您要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没有可与您图谋大业的人了。只看您作哪种抉择了！”汉王说：“我也是想要东进的，怎么能够忧郁沉闷地老呆在这里呀！”萧何道：“如果您决计向东发展，那么能任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如若不能使用他，他终究还是要逃跑的。”汉王说：“那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任他作将军吧。”萧何说：“即便是做将军，韩信也不会留下来的。”汉王道：“那就任他为大将军吧。”萧何说：“太好了。”于是汉王就想召见韩信授给他官职。萧何说：“大王您向来傲慢无礼，现在要任命大将军了，却如同呼喝小孩儿一样，这便是韩信所以要离开的原因啊。您如果要授给他官职，就请选择吉日，进行斋戒，设置拜将的坛台和广场，准备举行授职的完备仪式，这才行啊。”汉王应允了萧何的请求。众将领闻讯都很欢喜，人人各自以为自己会得到大将军的职务。但等到任命大将军时，竟然是韩信，全军都惊讶不已。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辞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

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将相，又迁逐义帝置江南，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

授任韩信的仪式结束后，汉王就座，说道：“丞相屡次向我称道您，您将拿什么计策来开导我啊？”韩信谦让了一番，就乘势问汉王道：“如今向东去争夺天下，您的对手难道不就是项羽吗？”汉王说：“是啊。”韩信道：“大王您自己估量一下，在勇敢、猛悍、仁爱、刚强等方面，与项羽比谁强呢？”汉王沉默了许久，说：“我不如他。”韩信拜了两拜，赞许道：“我韩信也认为大王您在这些方面比不上他。不过我曾经事奉过项羽，就请让我来谈谈他的为人吧：项羽厉声怒斥呼喝时，上千的人都吓得不敢动一动，但是他却不能任用有德才的将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羽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别人生了病，他会怜惜地流下泪来，把自己所吃的东西分给病人；但当所任用的人立了功，应该赏封爵位时，他却把刻好的印捏在手里，把玩得磨去了棱角还舍不得授给人家。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妇人的仁慈啊。项羽虽然称霸天下而使诸侯臣服，但却不占据关中而是建都彭城；背弃义帝怀王的约定，把自己亲信偏爱的将领分封为王，诸侯忿忿不平；他还驱逐原来的诸侯国国王，而让诸侯国的将相为王，又把义帝迁移逐赶到江南；他的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遭残害毁灭的；老百姓都不愿亲近依附他，只不过是迫于他的威势勉强归顺罢了。如此种种，使他名义上虽然还是霸主，实际上却已经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所以他的强盛是很容易转化为虚弱的。现在大王您如果真的能反其道而行

之，任用天下英勇善战的人才，那还有什么对手不能诛灭掉啊！把天下的城邑封给有功之臣，那还有什么人会不心悦诚服的呢！用正义的军事行动去顺从惦念东归故乡的将士们，那还有什么敌人打不垮、击不溃呀？况且分封在秦地的三个王都是过去秦朝的将领，他们率领秦朝的子弟作战已经有好几年了，被杀死和逃亡的多得数也数不清；而他们又欺骗自己的部下，投降了诸侯军，结果是抵达新安时，遭项羽诈骗而活埋的秦军降兵有二十多万人，唯独章邯、司马欣、董翳得以脱身不死。秦地的父老兄弟们怨恨这三个人，恨得痛彻骨髓。现今项羽倚仗自己的威势，强行把此三人封为王，秦地的百姓没有爱戴他们的。大王您进峣入武关时，秋毫无犯，废除了秦朝的严刑苛法，与秦地的百姓约法三章，秦地的百姓没有不希望您在关中做王的。而且按照原来与诸侯的约定，大王您理当在关中称王，这一点关中的百姓都知道。您失掉了应得的王位而去到汉中，对此秦地的百姓没有不怨恨的。如今大王您起兵向东，三秦之地只要发布一道征讨的文书就可以平定了。”汉王于是大喜过望，自认为韩信这个人才得到得太迟了，随即就听从韩信的计策，部署众将领所要攻击的任务，留下萧何收取巴、蜀两郡的租税，为军队供给粮食。

八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雍王章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又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于废丘，而遣诸将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为渭南、河上、上郡。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吕后。项王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

八月，汉王领兵从故道出来，袭击雍王章邯。章邯在陈仓迎击汉军，兵败逃跑；在好停下来与汉军再战，又被打败，逃往废丘。汉王随即平定了雍地，东进到咸阳，率军在废丘包围了雍王章邯，并派遣将领们去攻夺各地。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都投降了，汉王便把他们的地盘设置为渭南、河上、上郡。又命将军薛欧、王吸领兵出武关，会合王陵的军队去迎接太公和吕后。项羽闻讯，出兵到阳夏阻拦，汉军于是无法前进。

王陵者，沛人也，先聚党数千人，居南阳，至是始以兵属汉。项王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

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终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亨陵母。

王陵是沛人，早先曾聚集党徒几千人，住在南阳，至这时起带领他的部队归属了汉王。项羽便把王陵的母亲抓到军中，王陵为此派出的使者来到项羽的军营后，项羽就让王陵的母亲面向东而坐，想要借此招降王陵。王陵母亲私下里为使者送行，老泪纵横地说："望您替我对王陵说：好好地事奉汉王，汉王是宽厚大度的人，终将取得天下。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对汉王怀有二心。我则用一死来送使者您！"说罢就伏剑自杀了。项羽勃然大怒，即将王陵的母亲煮杀了。

[8]项王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

[8]项羽用过去的吴县县令郑昌做韩王，以抵抗汉军。

[9]张良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项王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

[9]张良写信给项羽说："汉王失去应得的封职，想要得到关中，一实现先前的约定就会停止作战，不敢东进了。"接着又把齐国田荣、梁地彭越反叛楚国的文书送给项王，说："齐国想要同赵国一起灭掉楚国。"项羽于是因此无西进之意，而向北去攻打齐国。

[10]燕王广不肯之辽东；臧荼击杀之，并其地。

[10]燕王韩广不肯到辽东去作辽东王，臧荼就击杀了他，兼并了他的领地。

[11]是岁，以内史沛周苛为御史大夫。

[11]这一年，汉王任用内史、沛人周苛为御史大夫。

[12]项王使趣义帝行，其群臣、左右稍稍叛之。

[12]项羽派人催促义帝快到郴地去，义帝的群臣、近侍便逐渐背叛了义帝。

二年（丙申、前205）

二年（丙申，公元前205年）

[1]冬，十月，项王密使九江、衡山、临江王击义帝，杀之江中。

[1]冬季，十月，项羽秘密派遣九江王、衡山王、临江王去攻打义帝，在长江上杀死了他。

[2]陈馀悉三县兵，与齐兵共袭常山。常山王张耳败，走汉，谒汉王于废丘；汉王厚遇之。陈馀迎赵王于代，复为赵王。赵王德陈馀，立以为代王。陈馀为赵王弱，国初定，不之国，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

[2]陈馀出动三县的全部兵力，与齐军合力袭击常山。常山王张耳兵败逃奔到汉，在废丘拜见汉王刘邦。汉王很是优待他。陈馀到代地迎回了原来的赵崐王赵歇，恢复了他的王位。赵王因此对陈馀感恩戴德，立他为代王。陈馀考虑到赵王的力量尚弱小，国中局势又刚刚稳定，便不去自己的封国，留下来辅助赵王，而派夏说以相国的身分去镇守代国。

[3]张良自韩间行归汉：汉王以为成信侯。良多病，未尝特将，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

[3]张良从韩地抄小道回到汉王处，汉王封张良为成信侯。张良体弱多病，未曾独自领兵打仗，而是经常作为出谋划策的谋臣，时时跟随在汉王身边。

[4]汉王如陕，镇抚关外父老。

[4]汉王到陕县去，安抚关外的父老。

[5]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

[5]河南王申阳投降了汉王，汉王设置了河南郡。

[6]汉王以韩襄王孙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信急击韩王昌于阳城，昌降。十一月，立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汉王。

[6]汉王任用原韩襄王的孙子韩信为韩国太尉，领兵攻夺韩地。韩信在阳城加紧攻打韩王昌，昌被迫投降。十一月，汉王立韩信为韩王；韩王信常常率韩国军队跟随着汉王。

[7]汉王还都栎阳。

[7]汉王返回都城栎阳。

[8]诸将拔陇西。

[8]众将领们攻克了陇西。

[9]春，正月，项王北至城阳。齐王荣将兵会战，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项王复立田假为齐王。遂北至北海，烧夷城郭、室屋，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所过多所残灭。齐民相聚叛之。

[9]春季，正月，项羽往北抵达城阳。齐王田荣领兵与楚军会战，兵败后田荣逃到平原，平原的百姓把他杀了。项羽于是又重立田假为齐王。接着，项羽就北进至北海一带，焚烧、铲平城郭、房屋，活埋田荣的降兵，掳掠齐国的老弱、妇女，所经过的地方多遭破坏毁灭。齐国的百姓因此便纷纷聚集起来反叛项羽。

[10]汉将拔北地，虏雍王弟平。

[10]汉王的将领攻陷北地，俘获了雍王章邯的弟弟章平。

[11]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魏王豹降，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

[11]三月，汉王从临晋关渡过黄河。魏王魏豹投降，领兵追随汉王；汉军攻下河内，俘虏了殷王司马，设置河内郡。

[12]初，阳武人陈平，家贫，好读书。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于临济，为太仆，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平亡去。后事项羽，赐爵为卿。殷王反，项羽使平击降之；还，拜为都尉，赐金二十镒。

[12]起初，阳武人陈平，家境贫寒，喜好读书。乡里中祭祀土地神，陈平担当主持分配祭肉的人，将祭肉分得非常均匀。里中的父老们于是便说：“好哇，陈家的小子做主分祭肉的人了！”陈平却道：“唉呀，如果我能够主持天下，也会像分配这祭肉一样公平合理的！”到诸侯国反叛秦朝时，陈平在临济事奉魏王魏咎，任太仆。他曾向魏王献策，但是魏王不听。有的人就在魏王面前恶语中伤他，陈平于是逃离魏王而去。后来陈平又为项羽做事，项羽赐封给他卿一级的爵位。殷王司马反楚时，项羽即派陈平去攻打并降服了殷王。陈平领兵返回，项羽就授任他都尉之职，赏赐给他黄金二十镒。

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将吏。平惧，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挺身间行，杖剑亡，渡河，归汉王于武，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赐食，遣罢就舍。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

“为都尉。”是日，即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欢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

过了不久，汉王攻占了殷地。项羽为此怒不可遏，准备杀掉那些参与平定殷地的将领和官吏。陈平很害怕，便把他所得的黄金和官印封裹好，派人送还崐给项羽；随即毅然持剑抄小路逃亡，渡过黄河，到武去投奔汉王，通过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于是召陈平进见，赐给他酒饭，然后就打发他到客舍中去歇息。陈平说：“我是为要事来求见您的，所要说的不能够延迟过今日。”汉王即与他交谈，颇喜欢他的议论，便问道：“你在楚军中任的是什么官职呀？”陈平说：“任都尉。”刘邦当天就授陈平都尉之职，让他做自己的陪乘官，负责监督各部将领。将领们因不服气都喧哗鼓噪起来，说：“大王您得到一名楚军的逃兵才一天，还不了解他本领的高低，就与他同乘一辆车子，且还反倒让他来监护我们这些有资历的老将！”汉王听到这种种非议后，却更加宠爱陈平了。

[13]汉王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13]汉王率军南下渡过平阴津，抵达洛阳新城。新城县的三老董公拦住汉王劝说道：“我听说‘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师出无名，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说：‘点明要讨伐的人是乱臣贼子，敌人才可以被征服。’项羽行事大逆不道，放逐并杀害了他的君主义帝，实是令天下人痛恨的逆贼啊。仁德之士不逞一时之勇，正义之军不拼一己之力。大王您应当率领三军将士为义帝穿上丧服，以此通告诸侯王，共同讨伐项羽。这样一来，四海之内没有人不仰慕您的德行的，这可是像夏、殷、周三王那样的行为啊！”汉王于是便为义帝发丧，裸露着左臂痛哭流涕，全体举哀三天，并派使者向各路诸侯通报说：“天下共同拥立义

帝，对他北面称臣。现在项羽却把义帝杀害在江南，纯属大逆不道！我要出动关中的全部兵马，征收河南、河东、河内地区的士兵，乘船沿长江、汉水南下，愿意追随诸侯王去攻打楚国这个杀害义帝的逆贼！”

使者至赵，陈馀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馀；馀乃遣兵助汉。

汉王的使者到了赵国，陈馀说：“汉王如果能把张耳杀了，我就跟随汉王。”汉王于是就寻找到一个与张耳很相像的人，杀掉了他，拿他的头送给陈馀，陈馀便派兵援助汉军。

[14]田荣弟横收散卒，得数万人，起城阳；夏，四月，立荣子广为齐王，以拒楚。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虽闻汉东，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汉王以故得率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伐楚。到外黄，彭越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余城，欲急立魏后。今西魏王豹，真魏后。”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汉王遂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

[14]田荣的弟弟田横四处收拢散兵游勇，得到几万人，即从城阳起兵反楚。夏季，四月，田横拥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抗拒楚军。项羽为此留在齐地，与齐军接连作战，但没能攻下城阳。项羽虽然闻听汉王东进，可是既然已经在攻击齐国，就想待打败齐军后再去攻打汉王的军队。汉王因此得以统率各路诸侯军共约五十六万人讨伐楚国。汉军抵达外黄时，彭越率领他的部队三万多人归顺了汉王。汉王说：“彭将军您夺取了魏地的十多个城邑，想要尽快扶立原魏国国君的后代。如今西魏王魏豹便是真正的魏国后裔呀。”随即任命彭越为魏国的相国，让他独自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攻夺、平定梁地。汉王接着就攻入彭城，搜罗财宝美女，天天设置酒宴，大会部将宾朋。

项王闻之，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泗水，死者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会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

项王听到这个消息，即命令众将领继续攻打齐国，自己则亲领精兵三万人南进，从鲁地出胡陵，抵达萧地。清晨，楚军从萧地袭击汉军，向东直打到彭崐城，至中午时分，大败汉军。汉军将士都纷纷奔逃，相跟着涌入水、泗水，死了十几万人。这时汉军士兵全往南向山里逃去。楚军又穷追不舍，尾随到灵壁东面的瞧水边上。汉军仓皇退却，被楚军挤迫，十多万士兵全部落入睢水，致使河水都阻塞得流不动了。楚军将汉王重重包围起来。这时恰巧大风从西北刮起，风势摧枯拉朽，墙倒屋塌，飞沙走石，地暗天昏，迎头卷向楚军，楚军被吹得阵脚大乱，零落奔逃。汉王因此才得以偕同几十骑人趁乱溜走。汉王想经过沛去接取家眷，而楚国也派人到沛去掳掠汉王的家眷。家眷们于是都狼狈逃散，没能与汉王见面。

汉王道逢孝惠、鲁元公主，载以行。楚骑追之，汉王急，推堕二子车下。滕公为太仆，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今虽急，不可以驱，柰何弃之！”故徐行。汉王怒，欲斩之者十余；滕公卒保护，脱二子。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不相遇，反遇楚军；楚军与归，项王常置军中为质。

汉王在途中遇到他的嫡长子后来的孝惠帝刘盈和长女鲁元公主，就用车载着他们一起走。楚军骑兵疾追过来，汉王慌急，把两个孩子推下车去。滕公夏侯婴任掌管车马的太仆，他总要下车把两个孩子收载起来，这样做了三次，于是滕公说道：“现在尽管情势紧急，车子也不可赶得太快，怎么能抛下孩子啊！”所以就慢慢地行走。汉王很是恼火，有十多次想杀掉滕公。这样，滕公终于保护着两个孩子脱离了险境。审食其随太公、吕后从小路寻找汉王，没遇见汉王，反而碰上了楚军。楚军就将他们一起带回，项羽便经常把他们安置在军营中作人质。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诸侯皆背汉，复与楚。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此时，吕后的哥哥周吕侯为汉王领兵驻在下邑，汉王即走小路去投奔他，逐渐地收集到属下一些溃散的士兵。诸侯王于是又都背叛了汉王，重新去亲附楚王。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也逃亡降楚。

[15]田横进攻田假，假走楚，楚杀之；横遂复定三齐之地。

[15]田横进攻田假，田假逃到楚国。楚国杀掉了田假，田横于是重又平定了三齐的土地。

[16]汉王问群臣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曰：“九江王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

[16]汉王问群臣说：“我想舍弃函谷关以东地区作为封赏，你们看有谁可以与我共同建功立业呀？”张良道：“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的一员猛将，他同项王之间有些隔阂；另外彭越正联合齐王田荣在梁地起兵反楚。这两个人可以立即使用。再就是汉王您的将领中，唯有韩信可以托付大事，独当一面。如果您要把关东的地方作为赏地，赏给这三个人，楚国即可以打败了！”

初，项王击齐，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军数千人行。汉之破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楚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之击。

当初，项羽攻打齐国时，曾征调九江国的兵力，九江王黥布以生病为借口不亲自前往，而是派将领率军几千人去跟随项羽。汉军攻破楚国彭城时，黥布又托病不去援助楚军。楚王项羽因此非常怨恨黥布，多次派使者去责备他，并要召见他。黥布愈加害怕，不敢前往。项羽因正在为北方齐、赵两国和西面汉国的反楚势力担忧，而能够亲附的只有黥布一人，且又器重他的才能，打算亲近他加以重用，所以才没有攻打他。

汉王自下邑徙军砀，遂至虞，谓左右曰：“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谒者随何进曰：“不审陛下所谓。”汉王曰：“孰能为我使九江，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曰：“臣请使之！”汉王使与二十人俱。

汉王从下邑转移到砀地驻扎，随后到了虞，对身边的随行官员说：“像你们这样的人，没有够得上可以共商天下大事的！”谒者随何进言道：“不知陛下指的是什么？”汉王说：“有谁能为我出使九江王那里，让他起兵叛楚？只须把项羽拖住几个月，我夺取天下就十分有把握了。”随何便道：“我请求出使！”汉王就派他带领二十个人一同前往。

[17]五月，汉王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荥阳，汉军复大振。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

[17]五月，汉王抵达荥阳，诸路兵败溃散的队伍都会合到那里，萧何也征发关中不列入服役名册的老老少少，把他们全部送往荥阳，汉军于是重又士气大振。这时，楚军以彭城为据点，经常乘胜追逃逐败，与汉军在荥阳南面的京邑、索亭之间交战。

楚骑来众，汉王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汉王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

楚军来了许多骑兵，汉王于是就在军中挑选可以担当骑兵将领的人，大家都推举过去秦军的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出任，汉王便打算授任他俩。李必、骆甲说："我们原是秦朝的人，恐怕军中将士不信服我们，因此甘愿辅佐大王您身边善于骑射的将领。"汉王便任命灌婴为中大夫，任用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率骑兵在荥阳东面迎击楚军骑兵，大败楚军，楚军因此无法越过荥阳西进。汉王驻军荥阳，修筑甬道通向黄河，以靠它运取敖仓的粮食。

[18]周勃、灌婴等言于汉王曰："陈平虽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闻汉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18]周勃、灌婴等人对汉王说："陈平虽然外表俊美如装饰帽子的秀玉，但腹中却未必有什么真才实学。我们听说陈平在家时曾与他的嫂子私通；为魏王做事时因不能被容纳而逃走去投奔楚国；在楚依然得不到信用，就又逃奔来降汉。现在大王您却这么器重他，授给他很高的官职，命他来监督各部将领。我们获悉陈平接受将领们送的金钱，金钱给得多的人就能得到较好的对待，金钱赠得少的人就会遭到极差的待遇。如此看来，陈平是个反复无常的乱臣贼子，望大王您明察！"汉王于是对陈平有了猜疑，即召他的引荐人魏无知前来责问。魏无知说："我推荐陈平时说的是他的才能，陛下现在所责问的是他的品行。如今若有人虽具有尾生、孝已那样守信义、重孝顺的品行，却无对决定胜负命运有所补益的才能，陛下又哪会有什么闲心去使用他啊！现今楚汉抗衡，我荐举腹怀奇谋异计的人，只是考虑他的计策是否确实对国家有利，至于私通嫂子、收取贿赂，又有什么值得去怀疑的呢！"汉王随即再召陈平来见，责问他说："你事奉魏王意不相投，去事奉楚王而又离开，如今又来与我共事，守信义的人原本都是这样地三心二意吗？"陈平说："我事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纳我的主张，所以我才离开他去为项羽服务。项羽不能信任使用人才，他所任用宠爱的人，不是项姓本家，就是他老婆的兄弟，即便是有奇谋的人他也不用。我听说汉王能够用人，因此才来归附大王您。但我赤条条空手而来，不接受金钱就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倘若我的计策确有值得采纳的地方，便望大王您采用它；假如毫无价值不堪使用，那么金钱还都在这里，请让我封存好送到官府中，并请求辞去官职。"汉王于是向陈平道歉，重重地赏赐他，授任他为护军中尉，监督全军所有的将领。众将领们便也不敢再说三道四的了。

[19]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则绝河津，反为楚。

[19]魏王魏豹拜谒汉王，请求返回魏地，探视双亲的病。他一到魏国就绝断黄河渡口，倒戈降楚。

[20]六月，汉王还栎阳。

[20]六月，汉王返回栎阳。

[21]壬午，立子盈为太子；赦罪人。

[21]壬午（初五），汉王立嫡长子刘盈为太子，大赦罪犯。

[22]汉兵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尽定雍地，以为中地、北地、陇西郡。

[22]汉军引水灌淹废丘，废丘城守军投降，章邯自杀。汉军于是完全平定了雍地，设置了中地、北地、陇西等郡。

[23]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23]关中发生大饥荒，一斛米卖到万钱，人们饿得自相残食。汉王便让关中的百姓到蜀、汉去谋生。

初，秦之亡也，豪桀争取金玉，宣曲任氏独窖仓粟。及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数世。

当初，秦朝灭亡的时候，豪强之士都争先恐后地夺取金玉等财宝，唯独宣曲任氏挖窖贮存粮食。待到楚、汉在荥阳相持不下时，百姓无法耕种土地收获粮食，豪强们便把金玉全都给了任氏来交换粮食，任氏从此起家，数代富有。

[24]秋，八月，汉王如荥阳，命萧何守关中侍太子，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事有不及奏决者，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计关中户口，转漕、调兵以给军，未尝乏绝。

[24]秋季，八月，汉王前往荥阳，命萧何留守关中服侍太子。萧何着手制订法令规章，建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机构，遇事如来不及奏报汉王裁决，就酌情灵活处理，待汉王回来时再作汇报。他在关中还管理人口户籍，运输粮草，调拨士兵补给汉军兵员，从来没有缺乏、断绝过。

[25]汉王使郦食其往说魏王豹，且召之。豹不听，曰：“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吾不忍复见也！”于是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俱击魏。

[25]汉王派郦食其去劝说魏王豹，并召他前来。魏豹不听，说：“汉王为人傲慢无礼，好侮辱别人，责骂起诸侯、群臣来如同斥骂奴隶一般，我绝不愿意再去见他！”汉王于是就任命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一起去攻打魏国。

汉王问食其：“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

曹参。吾无患矣！”韩信亦问郦生：“魏得无用周叔为大将乎？”郦生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兵。

汉王问郦食其道：“魏国的大将是谁呀？”郦食其回答说：“是柏直。”汉王道：“这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怎么能抵挡得了韩信！”又问：“骑将是谁啊？”郦食其答：“是冯敬。”汉王说：“他是秦将冯无择的儿子，虽然贤能，却也无法抵抗灌婴。”接着再问道：“步兵的将领又是什么人呀？”郦食其说：“是项它。”汉王道：“这个人抵挡不了曹参。如此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啦！”韩信也问郦食其：“魏国不会用周叔作大将吗？”郦食其答道：“用的人确是柏直。”韩信于是说：“一个小子罢了！”随即进兵魏国。

魏王盛兵蒲坂以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九月，信击虏豹，传诣荥阳；悉定魏地，置河东、上党、太原郡。

魏王豹在蒲坂部署重兵以阻挡从临晋方面来的韩信军队。韩信便增设疑兵，排列出船只，好像要在临晋渡河发起进攻，而让埋伏的部队从夏阳乘坐大木瓮渡河，袭击安邑。魏王豹大惊失色，连忙领兵迎战韩信。九月，韩信进击俘获了魏豹，将他押解去荥阳，全部平定了魏地，设置了河东、上党、太原等郡。

[26]汉之败于彭城而西也，陈馀亦觉张耳不死，即背汉。韩信既定魏，使人请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汉王许之，乃遣张耳与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后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说于阏与。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26]汉军在彭城兵败西撤时，陈馀也已察觉到张耳并没有死，便立即背叛了汉王。韩信已经平定了魏地，就派人向刘邦请求增兵三万人，愿用这些兵力北进去攻克燕、赵的领地，向东去攻打齐国，往南断绝楚军的粮道。汉王准许了他的请求，并派张耳与他一起领兵东进，往北去攻打赵国和代国。闰九月，岷韩信击垮代军，在阏与抓获了代国的相国夏说。当韩信攻破魏、代两国后，汉王即派人调他的精锐部队去荥阳抵御楚军。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十卷

汉纪二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三年（丁酉、前204）

汉纪二 汉高帝三年（丁酉，公元前204年）

[1]冬十月，韩信、张耳以兵数万东击赵。赵王及成安君陈馀闻之，聚兵井陉口，号二十万。

[1]冬季，十月，韩信和张耳率领几万名士兵向东攻打赵。赵王赵歇和成安君陈馀闻讯，即在井陉口集结部队，号称二十万大军。

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韩信、张耳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麾下；否则必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尝自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韩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击，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矣。"

广武君李左车劝说成安君道："韩信、张耳乘胜势离开本国远征，锋芒锐不可当。我听说：'从千里之外供给军粮，士兵当会面有饥色；临时拾柴割草来做饭，军队当会常常食不果腹。'而今井陉这条路，车辆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成列，行军队伍前后拉开几百里，依此形势，随军的粮草必定落在大部队的后面。望您暂时拨给我三万人作为突击队，抄小路去截断对方的辎重粮草，而您则深挖壕沟、高筑营垒，坚守不出战。这样一来，他们向前无仗可打，退后无路可回，野外又无什么东西可抢，如此不到十天，韩信、张耳这两个将领的头颅就可以献到您的帐前了；否则便肯定要被他们二人所俘获。"但陈馀曾经自称是义兵，不屑于使用诈谋奇计，故说："韩信兵力单薄且又疲惫不堪，对这样的军队还避而不击，各诸侯便会认为我胆怯而随便来攻打我了。"

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广武君策，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餐，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

信，佯应曰“诺。”信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也。”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

韩信派人暗中打探消息，得知陈馀不采纳广武君的计策，高兴异常，因此便敢率军径直前进，在距离井陉口三十里的地方停下来宿营。到半夜时分，韩信传令部队出发，挑选两千名轻骑兵，每人手拿一面红旗，从小道上山隐蔽起来，观察赵军的动向；并告诫他们说：“交战时赵军看到我军退逃，必会倾巢出动来追赶我们，你们即趁机迅速冲入赵军营垒，拔掉赵军的旗帜，遍插汉军的红旗。”又命他的副将传送一些食品给将士，说道：“待今天打败赵军后再会餐！”众将领们都不相信，只是假意应承道：“好吧。”韩信说：“赵军已经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安营扎寨，而且他们没有看见我军大将的旗鼓，是不肯出兵攻打我们的先头部队的，这是因为他们怕我军到了险要的地方，遇阻后就会撤回去。”韩信随即派遣一万人打先锋，开出营寨，背靠河水摆开阵势。赵军望见后都哗然大笑。

平旦，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与张耳佯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见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赵军，斩成安君水上，禽赵王歇。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韩信打出了大将的旗鼓，鼓乐喧天地开出了井陉口。赵军洞开营门迎击，双方激战了很久。这时，韩信和张耳便假装丢旗弃鼓，逃回河边的阵营。河边部队大开营门放他们进去，然后又和赵军鏖战。赵军果然倾巢出动，争抢汉军抛下的旗鼓，追逐韩信和张耳。韩信、张耳进入河边的阵地后，全军即都拼死奋战，赵军无法打败他们。韩信派出的二千名骑兵突击队一起等到赵军将士全体出动去追逐争夺战利品时，立刻奔驰进入赵军营地，拔掉所有赵军旗帜，插上两千面汉军红旗。赵军已经无法抓获韩信等人，便想退峨回营地，但却见自己的营垒中遍是汉军的红旗，都惊慌失措，以为汉军已将赵王的将领全部擒获了，于是士兵们大乱，纷纷逃跑，赵将尽管

不停地斩杀逃兵，也无法禁止溃败之势。汉军随即又前后夹击，大败赵军，在水边杀了陈馀，活捉了赵王赵歇。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将领们献上敌人的首级和俘虏，都向韩信祝贺，并趁势问韩信说："兵法上提出：'布军列阵要右边和背面靠山，前面和左边临水。'而这次您却反而让我们背水布阵，还说什么'待打败赵军后再会餐'，我们当时都颇不信服，但是竟然取胜了，这是什么战术呀？"韩信说："这战术也是兵法上有的，只不过你们没有留意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况且我所率领的并不是平时训练有素的将士，这即是所谓的'驱赶着街市上的平民百姓去作战'，势必非把他们置于死地，使他们人人为各自的生存而战不可；倘若给他们留下活路，他们就会逃走了，那样一来，难道还能够用他们去冲锋陷阵吗！"将领们于是都心悦诚服地说："对啊！您的谋略的确非我们所能比呀！"

信募生得广武君者予千金。有缚致麾下者，信解其缚，东乡坐，师事之。问曰："仆欲北伐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仆委心归计，愿足下勿辞！"广武君曰："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东下井陉，不终朝而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敝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不得，攻之不拔，情见势屈；旷日持久，粮食单竭。燕既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此将军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按甲休兵，镇抚赵

民，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后遣辨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而东临齐，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遣使报汉，且请以张耳王赵，汉王许之。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张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

韩信悬赏千金征求能活捉广武君李左车的人。不久即有人将李左车绑送到韩信帐前。韩信立刻为他松绑，让他面朝东而坐，把他当作老师来对待，并问李左车道：“我想要北进攻打燕国，向东征伐齐国，该如何做才能建立功绩呢？”李左车推辞说：“我不过是一个兵败国亡的阶下囚罢了，哪里有资格来谋划大事啊！”韩信道：“我听说：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在秦国而秦国称霸，这并不是由于他在虞国时愚蠢，在秦国时却聪明，而是在于国君用不用他，接不接受他的建议。倘若果真让成安君陈馀采纳了您的计策，像我韩信这样的人也早就被俘虏啦；只是因为他不接受您的意见，所以我才能够侍奉在您身边向您请教啊。现在我全心全意地听从您的计策，还望您不要推辞。”李左车于是说：“如今您渡过西河，俘获魏王，生擒夏说；东下井陉口，用不到一个早上的时间就打垮了赵军二十万人马，杀了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使农民们慑于您的声势，无不放下农具停止耕作，只图穿好的吃好的，侧耳倾听，等候您进军的号令，这是您用兵的长处所在。但是百姓实已劳苦不堪，士兵确已疲惫之极，实际状况是很难再用他们去继续攻伐了。现在您想要调动疲惫困乏的全部军队去停扎在燕国防守坚固的城池下面，结果是想打打不了，要攻又攻不下，军队内情暴露在敌前，威势也就随之减弱，如此旷日持久，粮食必将耗尽。且燕国这样弱小的国家都不肯屈服，齐国当然也必定要据守边境逞一时之强。这么一来，燕、齐两国都与汉军对峙，相持不下，刘邦和项羽双方胜崐负的趋势便也难见分晓，这即是您用兵的短处所在了。善于用兵的人，从不以自己的短处去攻击他人的长处，而是要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他人的短处。”韩信说：“既然如此，那么该怎么办呢？”李左车答道：“现在为您谋算，不如按兵不动，暂作休整，镇守并安抚赵国的百姓，使方圆百里之内，天天都有人送来牛肉美酒，宴请犒劳众将士。将部队向北移动，指向通往燕的道路，然后派遣能言善辩的说客拿着一封书信去向燕国炫耀自己的长处，燕国肯定不敢不

听从。燕国已经顺服了，即可向东威临齐国，如此，纵使有聪明人，也不知道该怎样为齐国出谋划策了。这样，天下大事就都可图谋成功了。用兵之道原本便有先造声势而后才实际行动的，我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韩信说：“不错。”随即采用李左车的计策，派使者出使燕国，燕国听到消息就立即归降了。韩信于是派人回报汉王刘邦，并请求封张耳为赵王，刘邦应允了。这时楚国屡次派遣突击队渡过黄河袭击赵国，张耳、韩信往来奔波，救援赵国，乘势夺取所经过的赵国的城邑，随即又调兵遣将赴汉王处增援。

[2]甲戌晦，日有食之。

[2]甲戌晦（疑误），发生日食。

[3]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3]十一月，癸卯晦（疑误），发生日食。

[4]随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见。随何说太宰曰：“王之不见何，必以楚为强，汉为弱也。此臣之所以为使。使何得见，言之而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汉而与楚也。”太宰乃言之王。

[4]汉军谒者随何来到九江王黥布处，九江太宰出面接待他，连过三天仍未能见到黥布。于是随何便劝太宰说：“九江王之所以不接见我，必定是由于他认为楚国强大，汉国弱小。而这正是我此次出使的原因啊。假如能让我见到九江王，若说得有理，就是大王想要听到的；倘若说得不对，就把我们二十人斩首在九江国的街市上，这将足够表明九江王背叛汉王而与楚王相交好了。”太宰便把这些话报告给了黥布。

王见之。随何曰：“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九江王曰：“寡人北乡而臣事之。”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者，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负版筑，为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汉王入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乃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

杀义帝也。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深入敌国八九百里，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汉坚守而不动，楚进则不得攻，退则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请奉命。”阴许畔楚与汉，未敢泄也。

黥布于是召见随何。随何说：“汉王派我敬呈书信给大王您，是因为我们私下里有些疑惑，不知大王您和楚王是个什么关系。”黥布道：“我是面朝北以臣子的身分事奉他。”随何说：“大王您与楚王项羽同列诸侯，地位相等，而您却面北向他称臣，肯定是认为楚国强大，可以作为九江国的靠山了。但当项王攻打齐国，背负修筑营墙的墙版和筑杵，身先士卒地冲杀时，您本应出动九江国的全部兵力，亲自率领他们去为楚军打先锋，可如今却只调拨四千人去支援楚军。面向北事奉他人的臣子，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吗？汉王攻入彭城时，项王还没离开齐地回师，您理应率领九江国的全部兵力抢渡淮河，奔赴彭城投入与汉军的日夜会战，可您却拥兵万人，而无一人渡过淮河，只是袖手旁观人家的胜负。把江山社稷托付给别人的人，原本就该是这个样子的吗？您这是借依附楚国之名而想要行独立自主之实，我私下里认为您的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然而您还不背弃楚国，不过是因为您以为汉国弱小罢了。但是，楚国的崐军队虽然强大，天下的人却给它背上了不义的恶名，这是由于它既违背盟约又杀害义帝的缘故。而汉王联合诸侯，率军回守成皋、荥阳，运来蜀和汉中的粮食，深挖壕沟，加固营垒，分兵把守边防要塞。楚军则因反攻荥阳、成皋，深入反楚的梁地八九百里，老弱残兵从千里之外转运粮食，汉军却只坚守不出战。这么一来，楚军进不能攻取，退又无法脱身，所以说楚军是不足以依赖的。如果楚军战胜了汉军，各诸侯便会人人自危而相互救援。这么一来，楚军的强盛，倒恰好招致天下的军队都来与它抗衡了。所以楚国不如汉国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您不与万无一失的汉国结好，却要把自身托付给行将灭亡的楚国，我暗中对您的这种做法困惑不解。我并不是认为九江国的兵力足够用来消灭楚军了，而是觉得

您如能起兵反叛楚国，项王就必定得留下来，只要拖住项王几个月，汉王夺取天下就会万无一失了。我请求随您一起提剑归汉，汉王保证会划分一块土地封给您，又何况九江国必定也仍旧归您所有啊。”黥布于是说：“那就遵命了。”即暗中许诺随何叛楚归汉，只是一时还不敢走露风声。

楚使者在九江，舍传舍，方急责布发兵。随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说布曰，“事已构，可遂杀楚使者，无使归，而疾走汉并力。”布曰：“如使者教。”于是杀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楚国的使者在九江，住在客舍中，正加紧督促黥布发兵援楚。随何径直闯入客舍，坐到楚使者上面的座位上，说：“九江王已经归汉，楚国凭什么能来征调他的军队？”黥布听了大吃一惊。这时楚国使者便起身要走。随何乘势劝黥布说：“事已至此，可以就杀掉楚使者，不要让他回去，而您即火速投奔汉王，与汉军协力作战。”黥布道：“就按您指教的办。”于是杀掉了楚国使者，趁机起兵攻打楚国。

楚使项声、龙且攻九江，数月，龙且破九江军。布欲引兵走汉，恐楚兵杀之，乃间行与何俱归汉。十二月，九江王至汉。汉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及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皆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于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布使者颇得故人、幸臣，将众数千人归汉。汉益九江王兵，与俱屯成皋。

楚国派项声、龙且进攻九江国，历时几个月，龙且打败了九江国的军队。黥布便想领兵逃奔汉国，因害怕楚军会截杀他，就与随何捡小路行走，一起逃归了汉国。十二月，九江王黥布抵达汉军驻地。汉王刘邦当时正坐在床边洗脚，即召黥布进见。黥布为此怒火中烧，后悔来到这里，想要自杀。待出来后进入为自己安排的客舍，发现那里的陈设、饮食、侍从官员都与汉王的住所相同，便又喜出望外；于是即派人到九江国去联络。这时楚王已派项伯收编了九江军，并把黥布的妻子儿女都杀了。黥布的使者找到不少黥布的旧友和宠爱的臣僚，带领着几千人回到汉王处。汉王随即增拨兵力给黥布，与黥布的军队一起驻扎在成皋。

楚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汉王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社稷，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响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楚军屡次袭击截夺汉军运粮的通道，使汉军中粮食短缺。汉王因此与郦食其谋划如何削弱楚国的实力。郦食其说：“从前商汤讨伐夏桀，将夏桀王的后裔封在杞国；周武王讨伐商纣，将商纣王的子孙封在宋国。如今秦朝丧失德行、背弃道义，侵伐各诸侯国，灭掉各国后，使诸侯的后代生无立锥之地。陛下若真能重新扶立六国的后裔，当今六国的君臣、百姓都对陛下感恩戴德，无一不向往陛下的风范，仰慕陛下的仁义，都甘愿做陛下的臣民。如此德义已经施行，陛下即可面向南居帝位称霸天下，楚王也必定会整理衣冠，肃然起敬地前来朝拜了。”汉王说：“好！赶快去刻制印玺，您就可带上它们出使各国了。”

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郦生语告良，曰：“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对曰：“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昔汤、武封桀、纣之后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岷。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载干戈，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立六国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谁与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

郦食其尚未起程，张良从外面回来谒见汉王。汉王当时正在吃饭，说道：“子房，你过来！宾客中有人为我策划了削弱楚国实力的办

法。”随即把郦食其的话都告诉了张良，说：“你看怎么样呀？”张良道：“什么人为陛下谋划了这个计策？陛下统一天下的大事要完了！”汉王说：“为什么呢？”张良答道：“我请求借用您面前的筷子，来为您指划一下目前的形势：从前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封立夏桀、商纣王的后裔，是因为估量到自己可以掌握住对他们的生死大权。而如今陛下能够决定项羽灭亡的命运吗？这是不可封六国国君后代的第一个理由。周武王进入殷商的都城，在里门表彰商纣王时的贤人商容的德行，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翻修比干的坟墓。而如今陛下能够这样做吗？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二个理由。周武王曾经发放商纣王巨桥粮仓的粮食，散拨鹿台府库的金钱，以赈济贫苦百姓。如今陛下可以这么做吗？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三个理由。殷商灭亡后，周武王废弃战车，改作乘车，倒置兵器，以向天下人表示不再用兵。如今陛下能这样做吗？这是不可封六国后代的第四个理由。把战马放养在华山的南面，以显示让它们休息不再驱用。如今陛下可以这么做吗？这是不可封六国后代的第五个理由。将牛放牧到桃林的北面，以表示不再用它们运输粮草辎重。如今陛下能够这样做吗？这是不可封六国后代的第六个理由。天下远游的士子，所以要远离自己的父母兄弟，抛弃自己祖先的坟墓，离开自己的老友，跟随陛下辗转奔波，为的就是得到那日思夜想的一点点封地。倘若今天重新封立六国国君的后裔，使天下远游之士各自回去事奉他们的君主，伴随他们的父母妻儿，返归他们旧友、祖坟所在的故土，那么陛下还依靠谁去夺取天下呢？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七个理由。况且当今只有楚国强大，尚无超过它的，假如复立的六国后代重又屈从楚国，那么陛下还怎么使他们臣服于汉呢？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八个理由。如若真的采用了那位宾客的计策，陛下统一天下的大事可不就完了吗！”汉王听了这番话后饭也不吃了，吐出口中的食物，骂道：“这个书呆子几乎坏了老子的大事！”立即下令赶快销毁那些印玺。

荀悦论曰：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术不同也。

荀悦论曰：确立决定胜负策略的方法，要点有三：一是形，二是势，三是情。所谓形，说的是得与失大体上的趋向；所谓势，说的是对临时情况灵活应付和对进与退随机应变的形势；所谓情，则指的是心意志向上坚定还是懈怠的实际心理。所以采用的策略相同，所干的事情相等，而取得的功效却各异，即是由于这三个方法运用得不同的缘故。

初，张耳、陈馀说陈涉以复六国，自为树党；郦生亦说汉王。所以说者同而得失异者，陈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汉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项也。故立六国，于陈涉，所谓多已之党而益秦之敌也；且陈涉未能专天下之地也，所谓取非其有以与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也。立六国，于汉王，所谓割已之有而以资敌，设虚名而受实祸也。此同事而异形者也。

当初，张耳、陈馀劝说陈胜借恢复六国，来为自己培植党羽；郦食其也是这样劝说汉王刘邦的。之所以劝说的内容相同，得与失却各异，是因为陈胜起事时，天下的人都想要灭亡秦朝；而如今楚、汉的胜、负之分还无定势，天下的人未必都想要项羽覆灭。所以重立六国的后裔，对陈胜来说，是为自己广植党羽而给秦朝增树强敌。况且陈胜那时并没能独占天下之地，即所谓把不是自己的东西取来送给别人，行施恩惠之虚名，获得福益之实惠。但重立六国之后，对汉王来说，却是所谓的分割自己拥有的东西去资助敌人，空设虚名而实受崐祸害。这便是所做的事情相同，可得与失的趋向已各异的例子。

及宋义待秦、赵之毙，与昔卞庄刺虎同说者也。施之战国之时，邻国相攻，无临时之急，则可也。战国之立，其日久矣，一战胜败，未必以存亡也；其势非能急于亡敌国也，进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时，乘敌之毙，其势然也。今楚、赵所起，其与秦势不并立，安危之机，呼吸成变，进则定功，退则受祸。此同事而异势者也。

谈到宋义劝说项羽，先让秦、赵两国相斗，待秦军疲惫后再乘机攻秦，自己却终被项羽杀了，与卞庄子刺杀老虎时，管竖子劝他等待两虎与牛相搏，双方有伤亡时再乘机刺虎，卞庄子最后果然获得二虎，两次的游说之辞也都相同。但这套说辞，施用在战国时，邻国相互攻伐，没有临时情势变化的危急发生，还是可以的。因为战国局面的确立，日子已经很久了，一次战役的胜与败，未必就会决定一个国家的

生存和灭亡。那时的进退变化形势决定了一个国家不能够急于使敌国灭亡，而是进可以凭借有利条件，退也能够自保安全，故可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乘敌方精疲力尽，再去进攻。这是可以灵活行事、随机应变的形势所造成的。但今日楚、赵两国起兵抗秦，与秦的地位互不相同，安全与危亡的机会，在呼吸的一瞬间就会发生变化，因此进即能建立功绩，退就将遭受祸殃。这便是事情相同，而灵活应付和随机应变的形势、时机已各异的例子。

伐赵之役，韩信军于睢水之上而赵不能败。彭城之难，汉王战于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胜。何则？赵兵出国迎战，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怀内顾之心，无出死之计；韩信军孤在水上，士卒必死，无有二心，此信之所以胜也。汉王深入敌国，置酒高会，士卒逸豫，战心不固；楚以强大之威而丧其国都，士卒皆有愤激之气，救败赴亡之急，以决一旦之命，此汉之所以败也。且韩信选精兵以守，而赵以内顾之士攻之；项羽选精兵以攻，而汉以怠惰之卒应之。此同事而异情者也。

汉军攻打赵国的战役，韩信率军驻扎在地形不利的水边上，但赵军却无法打败他；彭城遭陷落一仗，汉王也在睢水岸边作战，但士兵却被赶入睢水，楚军大获全胜。这是为什么呢？赵军出国迎战汉军，见到可以打赢就前进，知道难于取胜就后退，怀着关顾自身存亡的心理，毫无出阵拼死一搏的打算；而韩信的军队孤立无援地列阵在水边，士兵背水作战，不进就必死无疑，故将士们都不怀二心，抱定决一胜负的信念。这即是韩信所以能获胜的原因。汉王深入敌国，摆设酒宴盛会宾朋，士兵们享受安逸欢乐，求战心理不稳固；而楚军凭着它的威势却丧失了自己的国都，将士们都义愤填膺，急于挽救败局，无畏惧地奔向死亡，以决出一时的胜败命运。这便是汉军所以又失败的原因。况且韩信挑选精兵坚守阵地，赵军却用瞻前顾后的士兵去攻打他；项羽选择精兵发动进攻，汉军却用怠惰散漫的将士去对付他。这就是所做的事情相同，而坚定与懈怠的心理已各异的例子。

故曰：权不可豫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

所以说，应事的权宜机变是不能够预先设计的，事态的变化是不能够事先谋划；随时机的转动而转动，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是制订策

略的关键。

[5]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曰：“善！”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平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

[5]汉王刘邦对陈平说：“天下纷扰混乱，到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呀？”陈平说：“项王身边刚直不阿的臣子，如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之辈，也不过几个人罢了。大王您如果确能拿出几万斤黄金，施用反间计，离间楚国的君臣关系，使他们内心互相猜疑，而项羽的为人原就猜忌多疑，易听信谗言，这样一来，他们内部必然会自相残杀，我们即可乘机发兵去攻打他们，如此击败楚军是一定的啦。”汉王说：“对啊！”便取出黄金四万斤交给陈平，任凭他自行活动，不过问他使用的情况。陈平于是用许多黄金雇请间谍到楚军中去进行离间活动，扬言说：“各位将领如钟离昧等人为项王领兵打仗，功劳卓著，但是却终究不能分得一块土地而称王，因此他们便想与汉军联合起来，借崐此灭掉项氏，瓜分楚国的土地，各自称王。”项羽果然有所猜忌，不再信任钟离昧等人。

夏，四月，楚围汉王于荥阳，急；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羽急攻荥阳；汉王患之。项羽使使至汉，陈平使为大牢具。举进，见楚使，即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夏季，四月，楚军在荥阳围攻汉王，形势紧急。汉王向项羽请求议和，将荥阳西面的地区划归汉国。但范增却劝项羽火速攻打荥阳，汉王为此忧心忡忡。这时项羽派使者前往汉王处，陈平置备了丰富盛大的宴席，命人端去款待楚国的使者，一见到楚使，就假装惊诧地说：“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原来竟是项王的使者啊！”随即将酒菜又端了出去，改换粗劣的饭菜送给楚使食用。楚使回国后，即把这些情

况汇报给了项羽，项羽果然又对范增大加猜疑。范增想要加紧攻下荥阳城，项羽不信任他，不肯听从他的意见。范增闻听项羽对他有怀疑，便怒气冲冲地说："天下事大体上已有定局了，您自己干吧，望能准许我辞职回家！"于是范增踏上了归途，还没有到达彭城时，就背上毒疮发作死去了。

五月，将军纪信言于汉王曰："事急矣！臣请诳楚，王可以间出。"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楚因四面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曰："食尽，汉王降。"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去，令韩王信与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羽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烧杀信。周苛、枞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豹。

五月，将军纪信告诉汉王说："势态紧急！我请求去迷惑一下楚军，您即可以悄悄地溜出荥阳城了。"随即由陈平趁着黑夜把二千多名妇女放出城东门，楚军即刻便从四面围攻这群妇女；纪信于是乘坐汉王的车驾，黄绸车盖、车衡左边的装饰物等一应俱全，驶到楚军前，说："我军粮食已经吃光了，汉王前来乞降。"楚军都山呼万岁，涌到城东观望。汉王因此得以带领几十骑人马从西门出城逃走，命韩王信与周苛、魏豹、枞公继续把守荥阳。项羽见到纪信后问道："汉王在哪里呀？"纪信说："已经出城了。"项羽于是烧死了纪信。周苛、枞公这时相互商议说："背叛汉国、反复无常的君王魏豹，很难让人和他一道守城！"随即就杀了魏豹。

汉王出荥阳，至成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战，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收兵。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

汉王出了荥阳，到达成皋，进入函谷关，收集兵马，准备再次东进。辕生劝汉王说："汉军与楚军已在荥阳相持好几年了，汉军常常陷入困境。现在希望您能从武关出兵，项羽见状必定会领兵南下。而您则修筑深沟高垒，坚守不出战，使荥阳、成皋一线的汉军得到休整；同时派韩信等人去安抚黄河以北赵地的军民，联合燕、齐两国，然后

您再奔赴荥阳。如此一来，楚军需要多处设防，兵力即会分散，汉军却得到了休整，这样重与楚军交锋，打垮他便是必定无疑的了！”汉王采纳了辕生的计策，出兵到宛、叶一带，并与黥布一路上收集兵马。项羽听说汉王在宛，果然领兵南下，汉王却只是坚守营垒，不与楚军接战。

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是月，彭越渡睢，与项声、薛公战下邳，破，杀薛公。羽乃使终公守成皋，而自东击彭越。汉王引兵北，击破终公，复军成皋。

汉王在彭城吃了败仗，军队向西溃退，彭越这时又失去了他原来攻下的所有城镇，便独自率领他的部队向北留住在黄河沿岸，经常作为汉军的游击部队往来袭击楚军，断绝楚军后方的粮草供给。这个月，彭越渡过睢水，与项声、薛公在下邳交战，打败了楚军，杀掉了薛公。项羽于是派终公守卫成皋，而自己率军向东去攻打彭越。汉王乘机领兵北进，击垮了终公的防军，重又在成皋屯驻扎下来。

六月，羽已破走彭越，闻汉复军成皋，乃引兵西拔荥阳城，生得周苛。羽谓苛：“为我，将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趋降汉，今为虏矣；若非汉王敌也！”羽烹周苛，并杀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宿小武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既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循行，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巩，令其不得西。

六月，项羽已打跑了彭越。获悉汉军重又驻军成皋后，项羽就领兵西进，攻下荥阳，生擒了周苛。项羽对周苛说：“你若归降我，我将任命你为上将军，并分给你三万户的封地。”周苛斥骂道：“你不赶快投降汉王，眼看着就要被俘虏了。你绝不是汉王的对手！”项羽便煮杀了周苛，并杀了枞公，俘获了韩王信，随即包围了成皋。汉王逃跑，只身与滕公夏侯婴共乘一辆车子出成皋城的玉门，往北渡过黄河，投宿在小修武驿站的客舍中。次日清晨，汉王自称是汉国的使者，奔驰进入赵军营地。这时张耳、韩信还没起床。汉王即闯入他们的卧室，夺

走他们的印信兵符，用指挥旗召集众将领们，调换了众将的职位。韩信、张耳起床后才知道汉王来了，大吃一惊。汉王就夺了两人手下的军队，即命张耳去巡行收集兵员，守备赵地。授韩信相国的职位，让他集结赵国尚未征发的部队去攻打齐国。汉军将领们陆陆续续地从成皋逃出，继续追随汉王。楚军于是便攻下了成皋，接着又打算西进。汉王即派兵在巩县抵御楚军，使他无法西进。

[6]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6]秋季，七月，有异星出现于大角星旁。

[7]临江王敖薨，子尉嗣。

[7]临江王共敖去世，他的儿子尉继位。

[8]汉王得韩信军，复大振。八月，引兵临河，南乡，军小武，欲复与楚战。郎中郑忠说止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王听其计，使将军刘贾、卢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而已。楚兵击刘贾，贾辄坚壁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

[8]汉王得到韩信的军队后，重又士气大振。八月，领兵来到黄河岸边，向南驻扎在小修武，想要与楚军再战。郎中郑忠劝阻汉王，让他高筑营垒、深挖壕沟，不要与楚军交锋。汉王听从了他的计策，派将军刘贾、卢绾率步兵两万人、骑兵几百人，渡过白马津，进入楚地，协助彭越，烧毁楚国积聚的粮草辎重，以破坏楚国的后备基础，使它无法再给前方项羽的军队供给粮草。楚军进攻刘贾，刘贾总是坚守营垒不肯与楚军接战，而与彭越相互呼应救援。

[9]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城。九月，项王谓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羽引兵东行，击陈留、外黄、睢阳等城，皆下之。

[9]彭越攻夺故梁国的土地，攻下了睢阳、外黄等十七个城邑。九月，项羽对大司马曹咎说：“谨慎地把守成皋！即使汉军要来挑战，你也千万不可应战，只须不让他能够东进就行了。我十五天之内必能平定梁地，重与你汇合到一起。”项羽随即领兵向东进发，攻打陈留、外黄、睢阳等城，都攻克了。

汉王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距楚。郦生曰：“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王从之，乃复谋取敖仓。

汉王想放弃成皋以东地区，驻扎到巩县、洛阳，以抗拒楚军的西进。郦食其说道：“我听说‘懂得民以食为天这一道理的人，帝王的事业可以成功’。治理天下的国君把百姓当作天，而百姓则把粮食当作天。敖仓，作为天下转运粮食的集散地已经很久了，我获悉那里贮藏的粮食非常之多。现在楚军攻下荥崐阳，竟然不坚守敖仓，而却领兵东去，只派些因获罪被罚充军的士兵分守成皋，这真是上天对汉军的帮助啊。目前楚军容易攻取，汉军反倒退却，自己贻误有利战机，我私下里认为这是个过错！而且两雄不可并立，楚、汉长久地相持不下，使得海内动荡不定，农夫放下农具停止耕作，织女离开织机不再纺纱织布，普天之下民心惶惶没有归属。因此希望您赶快再度进兵，收复荥阳，占有敖仓的粮食，扼守住成皋的险要，断绝太行的通道，在蜚狐隘口设防抵抗，把守白马津，向诸侯显示汉军已占据有利地形能够克敌制胜的态势，这么一来，天下人便都知道自己的归向了。”汉王接受了郦食其的建议，随即重又去谋取敖仓。

食其又说王曰：“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诸田宗强，负海、岱，阻河、济，南近于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上曰：“善！”

郦食其于是又劝说汉王道：“目前燕和赵都已平定，只有齐尚未攻克。而今齐的田氏宗族势力强大，以东海、泰山为依靠，黄河、济水为屏障，南面临近楚，百姓多狡诈善变，您即使派遣几万人的军队去征伐，也无法在一年或数月的短时间内攻下。为此我请求准许我奉您的诏令前去游说齐王田广，使他归顺汉，自称作汉东面的藩属。”汉王说：“好！”

乃使郦生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归？”郦生曰：“归汉！”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事归于汉天，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陉，诛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齐闻韩信且东兵，使华无伤、田解将重兵屯历下，军以距汉。及纳郦生之言，遣使与汉平，乃罢历下守战备，与郦生日纵酒为乐。

汉王即派郦食其去劝说齐王道：“大王您可知道天下的人心所向吗？”齐王说：“不知道啊。天下人都归向哪里呀？”郦食其说：“归向汉王！”齐王道：“您为什么这样说呢？”郦食其说：“是汉王率先攻入咸阳的，但项羽却背弃先前的盟约，让汉王到汉中去作王。项羽随后又迁徙并杀害了义帝。汉王闻讯，即调动蜀、汉的军队攻打三秦，出函谷关，责问义帝的下落。同时收集天下的兵员，扶立诸侯的后裔，降服了城邑就把它们封给有功的将领作侯王，获得了财物就把它们封赐给手下的士兵，与天下人同享利益，因此豪杰英雄和贤能才士都乐意为他驱使。而项羽有违约背信的恶名及杀害义帝忘恩负义的罪责；且对人家的功劳毫不记在心中，对人家的过失却总是耿耿于怀；将士打了胜仗得不到奖赏，攻陷了城镇得不到赐封，不是项姓的人就没有谁能够当权主事；致使天下人都反叛他，贤能才士都怨恨他，无一人愿意为他效力。所以天下大业将归属汉王，是可以坐着就算定的啦！汉王从蜀、汉出兵，平定三秦，渡过西河，打垮北魏，出井陉，杀成安君陈馀，这些并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仰赖上天降下的洪福啊！现在汉军已经占有了敖仓的粮食，扼守住了成皋的险要，控制了白马津，断绝了太行的山路，设防在蜚狐隘口。依此形势，天下诸侯后来归服的当会先遭覆灭的命运了。大王您若抢先降服汉王，齐国便可以得到保全，否则的话，危亡的结局片刻就会到来！”在此之前，齐国听

说韩信将要领兵东进，即派华无伤、田解率重兵驻扎在历下，以抵御汉军。待到齐王采纳了郦食其的建议，派使者与汉王媾和后，齐王便解除了历下城的战备防守，与郦食其天天纵情地饮酒作乐。

韩信引兵东，未度平原，闻郦食其已说下齐，欲止。辨士蒯彻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以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遂渡河。

这时韩信领兵东来，尚未从平原渡口渡过黄河，就听说郦食其已经劝说得齐国归降了，便想停止前进。辩士蒯彻劝韩信说："您受汉王诏命攻打齐国，崐而汉王只不过是另派密使去劝降齐国，难道又发出了诏令命将军您停止进攻了吗？您怎么能不继续前进了呢？况且郦食其这个人，不过是个说客，俯身在车前的横木上，驶入齐国去鼓弄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凭此便降服了齐国七十多个城池；而您统率着几万人马，历时一年多才攻下赵国的五十余座城池。这样看来，您作大将军几年，反倒不如一个书呆子的功劳大了！"韩信因此同意了蒯彻的意见，即率军渡过黄河。

四年（戊戌、前203）

四年（戊戌，公元前203年）

[1]冬，十月，信袭破齐历下军，遂至临淄，齐王以郦生为卖己，乃烹之；引兵东走高密，使使之楚请救。田横走博阳，守相田光走城阳，将军田既军于胶东。

[1]冬季，十月，韩信打败了齐国的历下守军，随后直打到齐国的都城临淄。齐王田广认为郦食其出卖了自己，就煮杀了他。然后领兵向东逃往高密，派使者到楚国去请求救援。田横这时逃奔博阳，守相田光逃奔城阳，将军田既驻扎在胶东。

[2]楚大司马咎守成皋，汉数挑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数日，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咎及司马欣皆自刭汜水上。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

[2]楚国大司马曹咎驻守成皋，汉军屡次挑战，楚军只是坚守不出。汉军于是派人到阵前百般辱骂曹咎，一连几天，激得曹咎暴怒，

即领兵横渡汜水。楚国的士兵刚渡过一半，汉军就对它发起攻击，大败楚军，缴获了楚国的全部金银玉器和财物。曹咎和长史司马欣都在汜水之畔自杀身亡。汉王随即领兵渡过黄河，再次收复成皋，驻扎到广武，取用敖仓的粮食作军粮。

项羽下梁地十余城，闻成皋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眛于荥阳东，闻羽至，尽走险阻。羽亦军广武，与汉相守。数月，楚军食少。项王患之，乃为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祇益祸耳！”项王从之。

项羽攻下了梁地十多个城邑后，听说成皋又被攻破，就率军返回。这时汉军正在荥阳东面围攻钟离眛，听说项羽大军到了，就全部撤往险要的地方。项羽也在广武驻扎下来，与汉军对峙。这样过了几个月，楚军粮食短缺。项羽很是担忧，便架设肉案，把刘邦的父亲放到上面，通告汉王说：“今日你如不赶快投降，我就煮杀了太公！”汉王道：“我曾与你一起面向北作为臣子接受楚怀王的命令，盟誓结为兄弟，因此我的父亲就犹如你的父亲。倘若你一定要煮杀你的父亲，那么望你也分给我一杯肉羹！”项羽怒不可遏，想要杀掉太公。项伯说：“天下的事情不可预料。况且有志争夺天下的人是不顾及自己家人的，即使杀了太公也没什么好处，不过徒增祸患罢了！”项羽依从了他的话。

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三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

项羽对汉王说：“天下沸沸扬扬地闹腾了好几年了，只是由于我们两个人相持不下的缘故。现在我愿意向你挑战，一决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的老百姓白白地忍受煎熬了！”汉王笑着推辞道：“我宁肯斗智，不肯斗力。”项羽便连着三次命楚军壮士出阵挑战，但次次都被汉营中善于骑射的楼烦射杀了。项羽因此勃然大怒，就亲自披甲持戟上阵挑

战。楼烦又想要射项羽，项羽这时愤怒地瞪着大眼厉声喝斥，使楼烦双眼不敢直视项羽的目光，双手不敢张弓发箭，随即奔回营垒，不敢再露面了。汉王派人悄悄地探听那挑战者是谁，才知道竟是项羽本人，汉王为此大吃一惊。

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羽曰："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矫杀卿子冠军。罪二；救赵不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罪四；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罪六；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峼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与，罪八；使人阴杀义帝江南，罪九；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馀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汉王出行军，疾甚，因驰入成皋。

这时项羽便靠近汉王，相互隔着广武涧对话。项羽想要单独向汉王挑战。汉王历数项羽的罪状说："你项羽违背先约，封我到蜀、汉为王，这是第一条罪状；假托怀王的命令，杀害卿子冠军宋义，是第二条罪状；救赵之后不回报怀王，竟擅自胁迫诸侯军入关，是第三条罪状；焚烧秦朝宫室，掘毁秦始皇陵墓，盗取财物据为私有，是第四条罪状；诛杀已经归降的秦王子婴，是第五条罪状；采用欺诈手段，在新安活埋了已经归顺的二十万秦兵，是第六条罪状；把好的地方封给各将领，却迁徙放逐原来的诸侯王，是第七条罪状；将义帝逐出彭城，自己在那里建都，侵夺韩王的封地，并在梁、楚之地称王称霸，竭力扩充自己的地盘，是第八条罪状；派人到江南暗杀了义帝，是第九条罪状；执政不公平，主持盟约不守信义，为天下所不容，实属大逆不道，是第十条罪状。如今我率领正义的军队随各诸侯一起征讨你这残虐的贼子，只须让那些受过刑罚的罪犯来攻打你就行了，又何苦要与你单独挑战呢！"项羽闻言大怒，用暗伏的弩箭射中了汉王。汉王胸部负伤，却摸着脚说："这贼子射中我的脚趾了！"汉王因受创伤而卧床休息，张良却坚持请他起身去军中抚慰将士，以安定军心，不要让楚军乘势取胜。汉王于是出去巡视军营，但终因伤势加重，而赶赴成皋养伤。

[3]韩信已定临淄，遂东追齐王。项王使龙且将兵，号二十万，以救齐，与齐王合军高密。

[3]韩信已经平定了临淄，即向东追赶齐王田广。项羽派龙且领兵，号称二十万大军，前来援救齐国，在高密与齐王的军队会师。

客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地，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寄食于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于下，无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也。"

宾客中有人劝龙且说："汉军远离本土，拼死战斗，它的锋芒锐不可当。而齐、楚两军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士兵容易逃散。因此不如修筑深沟高垒固守，让齐王派遣他的心腹大臣去招抚已经丢失的城邑。已丧汉军之手的城邑听说自己的君王还健在，楚军前来救援时，必定都会反叛汉军。汉军客居在远离本土二千里的齐地，如果齐国的城邑全起来反叛它，汉军势必无处取得粮草，这样即可以不战就使他们投降了。"龙且说："我一向了解韩信的为人，容易对付得很！他曾依赖漂洗丝绵的老太太分给他饭吃，毫无自己养活自己的办法；还曾蒙受从人胯下爬过去的耻辱，毫无胜过他人的勇气。这样的人实在不值得害怕。况且现在援救齐国，不打一仗便使汉军主动投降，我还有什么功劳可谈啊！如今与他交锋而战胜了他，半个齐国就可以归我了。"

十一月，齐、楚与汉夹潍水而陈。韩信夜令人为万馀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太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虏齐王广。汉将灌婴追得齐守相田光，进至博阳。田横闻齐王死，自立为齐王，还击婴，婴败横军于嬴下。田横亡走梁，归彭越。婴进击齐将田吸于千乘，曹参击田既于胶东，皆杀之，尽定齐地。

十一月，齐、楚两国军队隔潍水摆开阵势。韩信命人连夜赶做了一万多个袋子，装满沙土，投堵潍水的上游，然后率领一半部队渡河去袭击龙且，随即假装战败，往回奔逃。龙且果然高兴地说："我本来就

知道韩信胆小如鼠嘛！”于是渡潍水追击韩信。韩信即派人挖开堵塞在潍水上游的沙袋，大水立刻奔泻而下，龙且的军队因此大部分没能渡过河去。韩信迅速组织反击，杀了龙且，阻留在潍水东岸的楚军四散奔逃，齐王田广也逃走了。韩信随即追逐败兵到了城阳，俘获了田广。汉军将领灌婴这时追击捉住了齐国守相田光，进军到博阳。田横听说齐王田广已死，就自立为齐王，回头迎击灌婴的队伍，灌婴在嬴崐城下打败了田横的军队。田横逃往梁地，归顺了彭越。灌婴接着又进军到千乘攻打齐将田吸，曹参则在胶东进攻田既，将田吸、田既都杀掉了，全部平定了齐地。

[4]立张耳为赵王。

[4]汉王刘邦立张耳为赵王。

[5]汉王疾愈，西入关。至栎阳，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

[5]汉王箭伤痊愈后，西入函谷关。抵达栎阳时，斩杀过去的塞王司马欣，在栎阳街市中悬首示众。逗留栎阳四天后，汉王重返汉军，驻扎在广武。

[6]韩信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请为假王以镇之。”汉王发书，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春，二月，遣张良操印立韩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6]韩信派人向汉王上书说：“齐国伪诈多变，是个反复无常的国家，且它的南边又临近楚国。请让我暂时代理齐王去镇抚齐国。”汉王打开书信一看，即大发雷霆，骂道：“我被困在这里，朝思暮想地盼你来协助我，你却想要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连忙暗踩汉王的脚，接着就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汉军目前正处在不利的形势中，哪能禁止韩信擅自称王啊！倒不如就趁势立他为王，好好地对待他，让他自行镇守齐国。不然的话，就可能会发生兵变。”汉王这时也醒悟过来，乘机又改口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国，要做就做正式的君王，何必要当个代理国王呢！”春季，二月，汉王即派张良带着印信去封韩信为齐王，并征调他的部队去攻打楚军。

[7]项王闻龙且死，大惧，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必终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7]项羽获悉龙且已死，非常害怕，立刻派遣盱台人武涉去游说齐王韩信说：“天下人同受秦朝暴政的苦累已经很久了，因此同心协力攻打秦朝。秦王朝灭亡后，诸侯军将领按照功劳的大小，划分土地，分封为王，使士兵得到休整。而今汉王重又兴兵东进，侵犯人家的王位，掠夺人家的封地，已经攻陷了三秦，还要再领兵出函谷关，收集诸侯的军队向东去攻打楚国，他的心意是不吞并天下誓不罢休，贪得无厌竟到了如此过分的地步！况且汉王是靠不住的，他好几次身落项王的掌握之中，项王因可怜他而留给他活路，但是他一脱身就背弃盟约，重新攻打项王，不可亲近信赖竟也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您虽然自以为与汉王交情深厚，替他竭尽全力地用兵打仗，但是最终还是要被他拿下的。您之所以能苟延至今，就是由于项王还存在的缘故啊。目前楚、汉二王成败之事，关键就在您了。您向西依附汉王，汉王即获胜；向东投靠项王，项王即成功。倘若项王今日遭覆灭，那么接着就轮到灭您了。您和项王曾经有过交情，为什么不反叛汉国来与楚国联合，三家瓜分天下各立为王呢？！现在放过这个良机，自下决心投靠汉王来进攻楚国，作为智者难道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吗？”韩信辞谢道：“我事奉项王的时候，官职不过是个郎中，地位不过是个持戟的卫士；所说的话项王不听，所献的计策项王不用，为此我才背叛楚国归顺汉国。而汉王则授给我上将军的官印，拨给我几万人马，脱下他的

衣服让我穿，推过他的食物让我吃，并且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才能达到今天这个地位。人家如此亲近、信任我，我背叛人家是不吉利的。我即使死了也不会改变跟定汉峣王的主意！望您替我向项王致歉。”

武涉已去，蒯彻知天下权在信，乃以相人之术说信曰：“仆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彻曰：“天下初发难也，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走彭城，转斗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百姓罢极怨望，无所归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赵、燕，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乡利而倍义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陈泽之事，常山王杀成安君水之南，头足异处。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陈泽者；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已，亦误矣！大夫种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之于句践也：此二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后数日，蒯彻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

也；时乎时，不再来！”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彻。因去，佯狂为巫。

武涉走了后，蒯彻知道天下胜负大势就取决于韩信，便用看相人的说法劝韩信道：“我相您的面，不过是封个侯，而且又危险不安全；相您的背，却是高贵得无法言表。”韩信说：“这是什么意思呀？”蒯彻道：“天下开始兴兵抗秦的时候，所担忧的只是能否灭亡秦朝罢了。而如今楚、汉纷争，连年战火，使天下的百姓肝胆涂地横遭惨死，父子老少的尸骨暴露在荒郊野外，数也数不清。楚国人从彭城起兵，辗转作战，追逃逐败，乘着胜利势如卷席，威震天下。然而兵困京县、索城一带，被阻在成皋西面的山地中无法前进，于今已经三年了。汉王率十万大军，在巩县、洛阳一带抵御楚军，凭借山河地形的险要，一天之内打几次仗，却无法取得一点点功绩，而是受挫败逃，难以自救。这即叫作智者勇者都已困窘不堪了。百姓被折腾得精疲力尽，怨声载道，民心无所归倚。据我所料，这种形势如果没有天下各国的圣贤出面，天下的祸乱就必定无法平息。目前楚、汉二王的命运就牵系在您的手中，您为汉王效力，汉国就会获胜；您为楚王助威，楚国就会取胜。若您真肯听从我的计策，那就不如让楚、汉都不受损害，并存下去，您与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这种形势一构成，便没有谁敢先行举手投足了。再凭着您的圣德贤才和拥兵众多，占据强大的齐国，迫令赵、燕两国顺从，出击刘、项兵力薄弱的地区以牵制住他们的后方，顺应百姓的意愿，向西去制止楚、汉纷争，为百姓请求解除疾苦、保全生命。这样，天下的人即会闻风响应您，哪还有谁胆敢不听从号令！然后您就分割大国，削弱强国以封立诸侯。诸侯已被扶立起来，天下的人便将顺从，并把功德归给齐国。您随即盘据齐国原有的领地，控制住胶河、泗水流域，同时恭敬谦逊地对待各诸侯国，天下的各国君王就会相继前来朝拜齐国表示归顺了。我听说‘上天的赐与如不接受，反而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时机到来如不行动，反而会遭受贻误良机的灾祸’。因此，望您能对这件事仔细斟酌！”韩信说：“汉王对我非常优待，我怎么能因贪图私利而忘恩负义啊！”蒯彻道：“当初常山王张耳和成安君陈馀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彼此就结成了生死之交。待后来为张、陈泽的事发生争执构怨颇深时，常山王终于在水南面杀掉了成崐安君，使成安君落了个头脚分家的结局。这二人相互交往时，感情是天下最深厚的，但最终却彼此捕杀对方，这是为什么

呢？是由于祸患从无止境的欲望中产生，而这欲望使得人心难以预料啊。现在您想要凭忠诚和信义与汉王交往，但你们两人的友好关系肯定不会比常山王、成安君二人的友情牢固，而且你们之间所涉及的事情又多比张、陈泽类的事件大，故此我认为您坚信汉王绝不会危害您，也是大错特错的了！大夫文种保住了濒临灭亡的越国，使勾践称霸于诸侯国，但他自己功成名就却身遭杀害，犹如野兽捕尽，猎狗即被煮杀一样。从结交朋友的角度说，您与汉王的交情不如张耳和陈馀的交情深；从忠诚信义的角度说，您对汉王的忠信又比不过文种对勾践的忠信。这两点已经足够供您观察反思的了，望您能深深地考虑。况且我听说，‘勇敢和谋略过人，令君主为之震动的人，自

[8]秋，七月，立黥布为淮南王。

[8]秋季，七月，汉王立黥布为淮南王。

[9]八月，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

[9]八月，北方的貉族人和燕人派勇猛的骑兵前来协助汉军。

[10]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

[10]汉王下令：凡军士在战争中不幸死亡的，官吏要为他们用衣被棺木殓尸，并转送回死者家中。此令一施行，四面八方的人都心甘情愿地来归附汉王了。

[11]是岁，以中尉周昌为御史大夫。昌，苛从弟也。

[11]这一年，汉王任命中尉周昌为御史大夫。周昌是周苛的堂弟。

[12]项羽自知少助；食尽，韩信又进兵击楚，羽患之。汉遣侯公说羽请太公。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洪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楚归太公、吕后，引兵解而东归。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也。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

[12]项羽自己明白楚军颇为缺乏援助力量，而且军粮已经全部吃完，韩信又在进兵攻打楚军，为此十分忧虑。汉王这时派侯公前来劝说项羽，请求接汉王的父亲太公回去。项羽于是就同汉王定下条约：二人平分天下，以战国时魏惠王所开的名为“鸿沟”的运河为界，鸿沟以西划归汉王，鸿沟以东划归楚王。九月，楚军将太公、汉王王后吕

雉送归汉王，项羽随即领兵解阵而东行归去。汉王于是也想西行回国，张良、陈平便劝他道：“汉国已经得到了大半个天下，诸侯又都来归附，楚军却兵疲粮尽，这正是上天让我们灭亡楚国的大好时机啊。如今放走楚军而不去追击，这即叫作‘饲养猛虎给自己留下后患’呀。”汉王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十一卷

汉纪三 太祖高皇帝中五年（己亥、前202）

汉纪三 汉高帝五年（己亥，公元前202年）

[1]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固陵，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信、越不至，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坚壁自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柰何？"对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韩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破也。"汉王从之。于是韩信、彭越皆引兵来。

[1]冬季，十月，汉王刘邦追击项羽到达固陵，与齐王韩信、魏国的相国彭越约定日期合击楚军。但是韩信、彭越的军队没有来，楚军攻打汉军，大败了汉军。汉王于是重又坚固营垒加强防守，并对张良说："诸侯不遵守信约，怎么办啊？"张良答道："楚军即将被打败，而韩信、彭越二人没有分得确定的领地，因此他们不应约前来会合，原来是应当的。君王您如果能与他们一起共分天下，就可以立即把他们召来。齐王韩信的封立，并不是您的本意，韩信自己也不放心。彭越本来平定了梁地，当初您为了魏豹的缘故，封彭越为魏国相国。而今魏豹已死，彭越也想自己称王，但您却不早作决定。现在，您可以把从睢阳以北到城的地区都封给彭越，把从陈县以东到沿海地区的区域划给韩信。韩信的家乡在楚地，他的意思也是想要重新得到自己故乡的土地。您如果能拿出以上地区许给他们两人，让他们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而战，那么楚国就很容易攻破了。"汉王听从了这一建议。于是韩信、彭越都率军前来。

十一月，刘贾南渡淮，围寿春，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迎黥布，并行屠城父，随刘贾皆会。

十一月，刘邦的堂兄刘贾南渡淮河，包围了寿春，派人去诱降楚国的大司马周殷。周殷即反叛楚国，用舒地的兵力屠灭了六地，并调发

九江的部队迎接黥布，一同去屠灭了城父，接着便随同刘贾等人一齐会合。

十二月，项王至垓下，兵少，食尽，与汉战不胜，入壁；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则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于是项王乘其骏马名骓，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才百馀人。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

十二月，项羽到了垓下，兵少粮尽，与汉军交战未能取胜，便退入营垒固守。这时汉军和诸侯的军队将项羽的军营重重包围了起来。项羽在晚上听到汉军四面都唱起楚歌，就大惊道：“汉军已经全部得到楚国的土地了吗？是什么原因楚人这么多呀！”便连夜起身，在帐中饮酒，慷慨悲歌，泪下数行，侍从人员见状也都纷纷哭泣，全不忍心抬头观看。项羽于是骑上他的名叫骓的骏马，部下的壮士骑马相随的有八百多人，当夜即突围往南奔驰。天大亮时，汉军才发觉，便命令骑将灌婴率五千名骑士追赶。项羽渡过淮河，相随的骑兵能跟得上他的才一百多人。到达阴陵后，项羽一行人迷了路，就向一个农夫问路，农夫骗他说“往左”。但是项羽等往左走，却陷进了大沼泽地中。汉军因此便追上了他们。

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溃围，斩将，刈旗，三胜之，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郎中骑杨喜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项王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项羽于是又领兵向东奔走，到达东城，相随的只有二十八个骑兵了。而这时汉军骑兵追逐前来的有好几千人。项羽自已料想是不能脱身了，便对他的骑崐兵们说："我从起兵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身经七十多次战斗，不曾失败过，这才霸有了天下。但是今天终于被困在这里，这是上天要灭亡我啊，并不是我用兵有什么过错！今天定要一决生死，愿为你们痛快地打一仗，一定突破重围，斩杀敌将、砍倒汉旗，接连三次取胜，让你们知道是天要亡我，而不是我用兵的过错。"随即把他的人马分为四队，向四个方向冲杀。但汉军已将他们重重包围。项羽便对他的骑兵们说："看我为你们斩杀他一员将领！"就命令骑士们从四面奔驰而下，约定在山的东边分三处会合。接着项羽便大声呼喝着策马飞奔而下，汉军随即都溃败散乱，项羽就斩杀了一员汉将。这时，郎中骑杨喜追击项羽，项羽瞪着双眼厉声呵叱他，杨喜人马都受到惊吓，退避了好几里地。项羽便与他的骑兵们分三处相会合，汉军不知道项羽究竟在哪里，于是分兵三路，重又把他们包围了起来。项羽随即奔驰冲杀，又斩杀了汉军的一名都尉，杀掉了汉军百十来人，重新聚拢了他的骑兵，至此不过仅损失了两名骑士罢了。项羽就对他的骑兵们说："怎么样啊？"骑兵们都敬服地说："正像大王您所说的一样！"

于是项王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以所乘骓马赐亭长，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示中郎骑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杨喜、吕马童及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户，封五人皆为列侯。

这时项羽就想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把船停泊在岸边等着他，并对项羽说："江东虽然狭小，土地方圆千里，民众几十万人，却也足够用以称王的了。望大王您火速渡江！现在只有我有船，汉军到来，无船渡

江。”项羽笑着说：“上天要灭亡我，我还要渡江做什么呀！况且我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西征，而今没有一个人归还，纵使江东父老怜爱我，仍然以我为王，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啊！即便他们不说什么，难道我就不感到心中有愧吗！”于是就把自己所骑的骏马骓送给了亭长，命令他的骑兵都下马步行，手持短兵器与汉军交战。仅项羽一人就杀死了汉军几百人，项羽自己也身受十多处伤。这时项羽回头看见了汉军骑司马吕马童，就说：“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背过脸，指给中郎骑王翳说：“这就是项王！”项羽便说道：“我听说汉王悬赏千金买我的头颅，分给万户的封地，我就留给你一些恩德吧！”即自刎而死。王翳随即取下项羽的头颅。其余的骑兵便相互践踏着争抢项羽的躯体，互为残杀的有几十个人。到了最后，杨喜、吕马童和郎中吕胜、杨武各夺得项羽的一部分肢体。五个人把项羽的肢体会合拼凑到一起，都对得上，因此便分割原来悬赏的万户封地，将五人都封为列侯。

楚地悉定，独鲁不下；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犹闻弦诵之声；为其守礼义之国，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以示鲁父兄，鲁乃降。汉王以鲁公礼葬项王于城，亲为发哀，哭之而去。诸项氏枝属皆不诛。封项伯等四人皆为列侯，赐姓刘氏；诸民略在楚者皆归之。

楚地全部平定了，唯独鲁县仍不投降。汉王刘邦率领天下的兵马，打算屠灭它。大军抵达城下，仍然能听到城中礼乐弦诵的声音，由于鲁县是信守礼义的故国，为自己的君主尽忠守节，汉军便拿出项羽的头颅给鲁县的父老看，鲁县这才投降。汉王用葬鲁公的礼仪把项羽葬在城，并亲自为项羽发丧举哀，哭了一阵后离去。对项羽的家族亲属都不加杀害，还把项伯等四人都封为列侯，赐他们姓刘，将过去被掳掠到楚国来的百姓们仍归他们统治。

太史公曰：羽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太史公司马迁曰：项羽起于田野民间，才三年就率领着齐、赵、韩、魏、崐燕五诸侯国的军队灭亡了秦朝，分割天下而封授王侯，政

令全由项羽发布，他的王位虽然未获终结，却也是近古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了！待到项羽背弃关中而怀恋楚国故土，放逐义帝而自立为王，这时怨恨诸侯王们背叛自己，可就很难说得通了！还自我夸耀战功，一味逞个人小聪明而不效法古人，认为霸王的功业，就是要用武力征伐来经营治理天下。结果只五年的时间，终于失掉了自己的国家，自身死在东城，却还不觉悟、不责备自己，反倒借口“上天要灭亡我，而并非我用兵的过错”，这难道不是荒谬之极吗！

扬子《法言》：或问：“楚败垓下，方死，曰‘天也！’谅乎？”曰：“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

扬雄《法言》曰：有人问：“楚王兵败垓下，将要死的时候说道：‘是上天亡我！’可以相信这种说法吗？”回答说：“汉王刘邦尽量发挥、利用众人的计谋，这些计谋调动了众人的力量。楚王项羽憎恶采用众人的计谋，只发挥个人的作用。而善于发挥、利用众人智谋和力量的人就能取得胜利，只凭一己的智谋和力量的人就必定失败，这与上天有什么关系啊！”

[2]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

[2]汉王回军到达定陶县，奔入齐王韩信的营垒，接管了他的部队。

[3]临江王共尉不降，遣卢绾、刘贾击虏之。

[3]临江王共尉仍不归降，汉王便派卢绾、刘贾攻打并俘获了他。

[4]春，正月，更立齐王信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国建城侯彭越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4]春季，正月，汉王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统辖淮河以北地区，都城设在下邳。封魏相国建城侯彭越为梁王，统辖魏国故地，都城设在定陶。

[5]令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5]汉王下令说：“军队得不到休整已经八年了，万民饱受战乱之苦。现在夺取天下的大事已经完成，赦免天下判斩刑以下的所有罪犯。”

[6]诸侯王皆上疏请尊汉王为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于水之阳。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

[6]诸侯王一致上疏，请求推尊汉王为皇帝。二月甲午（初三），汉王便在水北面登上帝位。改称王后为皇后，王太子为皇太子；追尊先母为昭灵夫人。

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从百粤之兵，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芮为长沙王。"又曰："故粤王无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无诸身率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

颁布诏书说："原衡山王吴芮，率领百粤部族之兵，协助诸侯军，诛灭残暴的秦王朝，建有大功，诸侯立他为王，但项羽却侵夺了他的封地，称他作番君。现在改封吴芮为长沙王。"又说："原粤王无诸，世代供奉粤国的祖宗。秦王朝侵夺了他的土地，使粤国的社稷不能再享受祭祀。诸侯征伐秦朝，无诸亲自率领闽中的军队相协助，攻灭了秦王朝，项羽却将他废黜不予封立。现在封无诸为闽粤王，统辖闽中一带。"

[7]帝西都洛阳。

[7]高帝刘邦向西建都洛阳。

[8]夏，五月，兵皆罢归家。

[8]夏季，五月，士兵们都复员回家。

[9]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军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已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9]高帝刘邦颁布诏书："百姓中以前有的人相聚安守在深山大泽中躲避战乱，未登记入户籍中。如今天下已经平定，诏令这些百姓各自返回他们的所在县，恢复他们过去的爵位和田地住宅；官吏应依据法律义理进行教诲，处理纠纷，不得鞭笞侮辱军中官兵；凡爵位至七大夫以上的，都让他们享用封地民户的赋税收入，非七大夫爵位及其以下的，都免除其个人及一户之内的赋税徭役，不予征收。"

[10]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

[10]高帝刘邦在洛阳南宫举行酒宴，高帝说道："各位列侯、各位将军，不要对朕隐瞒，都来说说这个道理：我之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项羽之所以失掉天下的原因又是什么呀？"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派人攻城掠地，攻取了城邑、土地就分封给他，与大家同享利益；项羽却不是这样，他对有功的人嫉恨，对贤能的人猜疑，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高帝说："你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谈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持运粮道路畅通无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英杰，而我能够任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虽然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使用他，这便是项羽所以被我捕捉打败的原因了。"群臣都心悦诚服。

韩信至楚，召漂母，赐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为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此。"

韩信到了楚地，召见曾经分给自己饭吃的那位漂洗丝绵的老妇，赐给她一千金。又召见曾经羞辱自己、叫自己从胯下爬过去的那个人，任命他为楚国的中尉；并告诉将相们说："这是位壮士啊。当他侮辱我时，我难道就不能杀了他吗？只是杀他没有名义，所以忍了下来，才达到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11]彭越既受汉封，田横惧诛，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帝以田横兄弟本定齐地，齐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后恐为乱。乃使使赦横罪，召之。横谢曰："臣烹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商为汉将；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帝乃诏

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

[11]彭越已受汉封梁王，田横怕被杀掉，与他的部下五百多人进入大海，居住在岛上。高帝刘邦认为田横兄弟几人本来曾平定了齐地，齐地贤能的人大都归附了他，今流亡在海岛中，如不加以招抚，以后恐怕会作乱。于是就派使者去赦免田横的罪过，召他前来。田横推辞说：“我曾煮杀了陛下的使臣郦食其，现在听说他的弟弟郦商是汉的将领，我很害怕，不敢奉诏前往，只请求做个平民百姓，留守在海岛中。”使者回报，高帝便诏令卫尉郦商说：“齐王田横即将到来，有敢动一动他的随从人马的人，即诛灭家族！”随即再派使者拿着符节把高帝诏令郦商的情况对田横一一讲明，并说道：“田横若能前来，高可以封王，低也是个侯哇。如果不来，便要发兵加以诛除了。”

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因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刭，下从之。帝闻之，大惊。以横客皆贤，余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

田横便和他的两个宾客乘坐驿站的传车去到洛阳。离洛阳还有三十里，到达尸乡驿站。田横向使者道歉说：“为人臣子的人觐见天子时，应当沐浴。”随即住下来，对他的宾客说：“我起初与汉王一道面朝南称王，而今汉王做了天子，我却是作为败亡的臣虏，面北称臣伺候他，这耻辱本来已非常大了。何况我还煮死了人家的兄长，又同被煮人的弟弟并肩侍奉他们的君主呢。即便这位弟弟畏惧天子的诏令不敢动我，我难道内心就不感到惭愧吗？！况且陛下想要见我的原因，不过是想看一看我的容貌罢了。现在斩下我的头颅，奔驰三十里地送去，神态容貌还不会变坏，仍然可以看的。”于是就用刀割自己的脖子

崐，并让宾客捧着他的头颅，随同使者疾驰洛阳奏报。高帝说：“唉呀！从平民百姓起家，兄弟三人相继为王，这难道不是很贤能的吗！”为田横流下了眼泪。接着授给田横的两个宾客都尉的官职，调拨士兵二千人，按葬侯王的礼仪安葬了田横。下葬以后，那两位宾客在田横的坟墓旁挖了个坑，都自刎而死，倒进坑里陪葬田横。高帝听说了这件事，大为震惊，认为田横的宾客都很贤能，余下的五百人还在海岛上，便派使者去招抚他们。使者抵达海岛，这五百人听说田横已死，也都自杀了。

[12]初，楚人季布为项籍将，数窘辱帝。项籍灭，帝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钳为奴，自卖于鲁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买置田舍；身之洛阳见滕公，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职耳；项氏臣岂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汉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滕公待间，言于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复见之。

[12]当初，楚地人季布是项羽手下的将领，曾多次窘困羞辱汉王。项羽灭亡后，高帝刘邦悬赏千金捉拿季布，下令说有敢收留窝藏季布的，罪连三族。季布于是剃去头发，用铁箍卡住脖子当奴隶，把自己卖给鲁地的大侠朱家。朱家心里明白这个人是季布，就将他买下安置在田庄中。朱家随即到洛阳去进见滕公夏侯婴，劝他道：“季布有什么罪啊！臣僚各为他的君主效力，这是常理。项羽的臣下难道可以全都杀掉吗？如今皇上刚刚取得天下，便借私人的怨恨去寻捕一个人，怎么这样来显露自己胸襟的狭窄呀！况且根据季布的贤能，朝廷悬赏寻捕他如此急迫，这是逼他不向北投奔胡人，便往南投靠百越部族啊！忌恨壮士而以此资助敌国，这是伍子胥所以要掘墓鞭打楚平王尸体的缘由呀。您为什么不从容地向皇上说说这些道理呢？”滕公于是就待有机会时，按照朱家的意思向高帝进言，高帝便赦免了季布，并召见他，授任他为郎中。朱家从此也就不再见季布。

布母弟丁公，亦为项羽将，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顾谓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丁公引兵而还。及项王灭，丁公谒见。帝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季布的舅父丁公，也是项羽手下的将领，曾经在彭城西面追困过高帝刘邦。短兵相接，高帝感觉事态危急，便回头对丁公说：“两个好汉难道要相互为难困斗吗！”丁公于是领兵撤还。等到项羽灭亡，丁公来谒见高帝。高帝随即把丁公拉到军营中示众，说道：“丁公身为项王的臣子却不忠诚，是使项王失掉天下的人啊！”就把他杀了，并说：“让后世为人臣子的人不要效法丁公！”

臣光曰：高祖起丰、沛以来，罔罗豪桀，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馀年，宜矣！

臣司马光曰：汉高祖刘邦从丰、沛起事以来，网罗强横有势力的人，招纳逃亡反叛的人，也已经是相当多的了。待到登上帝位，唯独丁公因为不忠诚而遭受杀戮，这是为什么啊？是由于进取与守成，形势不同的缘故呀。当群雄并起争相取胜的时候，百姓没有确定的君主，谁来投奔就接受谁，本来就该如此。待到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臣服时，如果不明确礼义以显示给人，致使身为臣子的人，人人怀有二心以图求取厚利，那么国家还能长治久安吗！因此汉高祖据大义作出决断，使天下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身为臣子却不忠诚的人没有自己可以藏身的地方，怀揣个人目的布施恩惠给人的人，尽管他甚至于救过自己的命，依照礼义仍不予宽容。似此杀一人而使千万人畏惧，考虑事情难道不是既深刻又远广吗！汉高帝的子孙享有上天赐予的禄位四百多年，应当的啊！

[13]齐人娄敬戍陇西，过洛阳，脱挽辂，衣羊裘，因齐人虞将军求见上。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崐。”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见，问之。娄敬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积德累善，十有馀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诸侯自归之，遂灭殷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

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天下和洽，诸侯、四夷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上即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郎中，号曰奉春君，赐姓刘氏。

[13]故齐国人娄敬去防守陇西，经过洛阳，解下绑在车前牵引的横木，穿着羊皮袄，通过齐人虞将军求见高帝刘邦。虞将军想要给他穿华丽鲜亮的衣服，娄敬说："我若穿的是丝绸，就身着丝绸去谒见；若穿的是粗毛麻布，就身着粗毛麻布去谒见，终究不敢冒昧地更换衣服。"这时虞将军便进去向高帝报告。高帝即召见娄敬，并询问他。娄敬说："陛下定都洛阳，难道是想与周王朝一比隆盛威势吗？"高帝道："是啊。"娄敬说："陛下夺取天下的途径与周朝不同。周朝的祖先，从后稷被唐尧封在邰地起，积累德政善行十多代，以至于到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时期，诸侯自行归附，终于灭掉殷商作了天子。到了周成王登位，周公辅佐他，才营建洛邑，因为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各地诸侯前往交纳土贡和赋税，所走的道路里程相等。君主有德行就容易靠此统治天下，没有德行就容易由此而亡国。所以周王朝强盛的时候，天下和睦，诸侯、四方外族没有不臣服，奉上他们的贡赋的。待到周王朝衰弱时，天下没有谁前来朝贡，周王朝也已无法驾驭制约了。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德行微薄，而且是由于形势衰弱了的缘故。如今陛下从丰、沛起兵抗秦，席卷蜀郡、汉中郡，平定秦地

雍、塞、翟三国，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作战，经过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使天下百姓肝脑涂地惨遭杀戮，老老少少的尸骨暴露在荒野之中，数都数不过来，哭泣的悲声还未断绝，伤残的人员还不能行走，就想与周成王、康王时代的隆盛威势相比美，我私下里认为这是很不相称的。况且秦地依靠华山濒临黄河，四面都有险要关隘为屏障，如果突然有紧急情况发生，百万军队可以立即就调动停当。依靠秦地原有的基础，凭借那里富饶肥沃的土地，这即是所谓的天然府库的优势啊。陛下入函谷关在那里建都，崤山以东地区就算是乱了，秦国的旧地也仍然可以完整地据有。同别人争斗，不卡住他的咽喉，从后背拍击他，是不能大获全胜的。现在陛下如果能占据秦国的故地，这也即是扼住了天下的咽喉且又攻击它的后背了。”高帝询问群臣。群臣都是崤山以东地区的人，便抢着发言：“周朝统治了几百年，而秦朝经历两代就灭亡了。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洛二河，它的坚固也是足可依赖的了。”高帝又问张良。张良说：“洛阳虽然有这样稳固的地势，但它的中心地区狭小，方圆不过几百里，田地贫瘠，四面受敌，因此这里不是用武之地。而关中地区东有崤山、函谷关，西有陇山、蜀地的岷山，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饶资源，北有胡地草场畜牧的地利。倚仗三面险要的地形防守，只用东方一面来控制诸侯。倘若诸侯安定，即可通过黄河、渭河水路转运天下的粮食，西上供给京都；如若诸侯发生变故，也可顺流而下，足够用以转运物资。这就是所谓的坚固的城墙千里之长，富庶的天然府库之国啊。娄敬的建议是对的。”高帝当天就起驾动身向西进发，定都长安，并授任娄敬为郎中，崐称为奉春君，赐姓刘。

[14]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14]张良向来多病，随从高帝进入函谷关，就静居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道：“我家的人世代做韩国的宰相，及至韩国灭亡，我不吝惜万金资财，为韩国向强大的秦王朝报仇，使天下震动。如今凭借三寸之舌成为皇帝的军师，被封为万户侯，这已是一个平民所能

享有的最高待遇了，对我来说足够啦。我只望抛开人间俗事，将追随仙人赤松子去云游罢了。”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臣司马光曰：大凡有生就有死，犹如黑夜过后是白天一样的必然。自古至今，原本就没有超越自然而独立存在的事物。按张良的明辨是非通晓事理而论，他是完全知道神仙不过是些虚幻奇异的东西罢了。但他却要随同赤松子远游，他的聪明智慧是可以知道的了。功勋和名位之间，正是为人臣子的人所难于长久立足之处。即如高帝刘邦所称道的，不过只三个才能出众的人罢了。但是淮阴侯韩信被诛除，相国萧何被拘禁到狱中，这不就是由于功名已达到巅峰却还不止步的缘故吗！所以张良借与神仙交游相推脱，遗弃人间凡事，视功名如同身外之物，把荣誉利禄抛在脑后，所谓“明哲保身”者，张良即是个榜样。

[15]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15]六月，壬辰（初三），高帝大赦天下。

[16]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

[16]秋季，七月，燕王臧荼反叛，高帝亲自率军征讨臧荼。

[17]赵景王耳、长沙文王芮皆薨。

[17]赵景王张耳、长沙王吴芮都去世了。

[18]九月，虏臧荼。壬子，立太尉长安侯卢绾为燕王。绾家与上同里，绾生又与上同日；上宠幸绾，群臣莫敢望，故特王之。

[18]九月，高帝俘获了臧荼。壬子（二十六日），封太尉长安侯卢绾为燕王。卢绾家与高帝是同乡，卢绾又与高帝同一天出生，高帝宠幸卢绾，群臣没有敢埋怨的，因此就特立卢绾为王。

[19]项王故将利几反；上自击破之。

[19]项羽过去的将领利几反叛，高帝又亲自带兵击败了他。

[20]后九月，治长乐宫。

[20]闰九月，高帝改修长乐宫。

[21]项王将钟离昧，素与楚王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昧，闻其在楚，诏楚捕昧。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

[21]项羽手下的将领钟离昧，向来跟楚王韩信友好。项羽死后，他就逃出来归附了韩信。汉王刘邦很怨恨钟离昧，听说他在楚国，就诏令楚王逮捕他。这时韩信刚到他的封国，巡视所辖县邑，出入都有成队军队护卫。

六年（庚子、前201）

六年（庚子，公元前201年）

[1]冬，十月，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者。帝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又问陈平，陈平曰："人上书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上能过。"平曰："陛下诸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会诸侯。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

[1]冬季，十月，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高帝便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大家都说："赶快发兵，把这小子活埋罢了！"高帝默然不语。接着又询问崐陈平，陈平道："有人上书告韩信谋反，这事情韩信知道吗？"高帝说："不知道。"陈平说："陛下的精锐部队与楚王的相比谁更厉害呢？"高帝道："超不过他的。"陈平说："陛下的将领们，用兵之才有能比过韩信的吗？"高帝道："没有赶得上他的。"陈平说："现在军队不如楚国的精锐，将领又比不上韩信，却要举兵攻打他，这是促使他起兵反抗呀。我私下里为陛下感到危险！"高帝说："那该怎么办呢？"陈平说："古时候天子有时巡视诸侯镇守的地方，会见诸侯。陛下只管出来视察，假装巡游云梦，在陈地会见诸侯。而陈地在楚国的西部边界，韩信听说天子怀着友好会见诸侯的心意出游，必定是全国安稳无事，便会到郊外迎接谒见陛下。拜见时陛下就趁机捉拄他，这不过是一个力士即能办到的事罢了。"高帝认为说得不错，便派

出使者去通告诸侯到陈地聚会，说：“我将南游云梦”。高帝随即起程南行。

楚王信闻之，自疑惧，不知所为。或说信曰：“斩钟离昧以谒上，上必喜，无患。”信从之。十二月，上会诸侯于陈，信持昧首谒上；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以归，因赦天下。

楚王韩信闻听这个消息后，自己颇为疑心害怕，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有人劝韩信说：“杀了钟离昧去谒见皇上，皇上必定欢喜，如此就不会有什么祸患了。”韩信听从了他的建议。十二月，高帝在陈地会见诸侯，韩信提着钟离昧的头颅拜见高帝。高帝即命武士将韩信捆绑起来，装载到随皇帝车驾出行的副车上。韩信说：“果然如同人们所说：‘狡猾的兔子死了，奔跑的猎狗就遭煮杀；高飞的鸟儿没了，优良的弓箭就被收藏；敌对的国家攻破了，谋臣就要灭亡。’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我本来就应当被煮杀了！”高帝说：“有人告发你谋反。”随即用镣铐枷锁锁住韩信而归，接着大赦天下。

田肯贺上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上曰：“善！”赐金五百斤。

田肯前来向高帝祝贺说：“陛下拿住了韩信；又在关中建都。秦地是形势险要能够制胜的地方，以河为襟带山为屏障，地势便利，从这里向诸侯用兵，就好像在高屋脊上倾倒瓶中的水那样居高临下而势不可挡了。若说齐地，东有琅邪、即墨的富饶物产，南有泰山的峭峻坚固，西有浊河的险阻制约，北有渤海的渔盐利益，土地方圆二千里，拥有兵力百万，可以算作是东方的秦国了，因而不是陛下嫡亲的子弟，就没有可以去统治齐地的。”高帝说：“对啊！”随即便赏给田肯五百斤黄金。

上还，至洛阳，赦韩信，封为淮阴侯。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多称病，不朝从；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

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高帝归还，到了洛阳，就赦免了韩信，封他为淮阴侯。韩信知道汉王刘邦害怕并厌恶他的才能，于是就多次声称有病，不参加朝见和随侍出行。平日在家总是闷闷不乐，为与绛侯周勃、将军灌婴这样的人处于同等地位感到羞耻。韩信曾去拜访将军樊哙。樊哙用跪拜的礼节送迎，口称臣子，说道："大王竟肯光临我这里！"韩信出门后，讪笑着说："我活着竟然要和樊哙等人为伍了！"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高帝曾与韩信谈闲，议论将领们能带多少兵。高帝问道："像我这个样能率领多少兵呀？"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兵。"高帝说："对您来说怎样呢？"韩信道："我是越多越好啊。"高帝笑着说："越多越好，为什么却被我捉住了呀？"韩信说："陛下虽不能带兵却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我所以被陛下逮住的原因了。何况陛下的才能，是人们所说的'此为上天赐予的，而不是人力能够取得的'啊。"

[2]甲申，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崌"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皆不敢言。张良为谋臣，亦无战斗功；帝使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封陈平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

[2]甲申（初九），高帝开始用把表示凭证的符信剖分成两半，朝廷与功臣各执一半为证的办法来分封各功臣为彻侯。萧何封为侯，所享用的食邑户数最多。功臣们都说："我们身披坚硬铠甲手持锐利兵

器，多的身经百余战，少的也交锋了几十回合。如今萧何不曾有过汗马功劳，只是操持文墨发发议论，封赏却倒在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啊？”高帝说：“你们知道打猎是怎么回事吗？打猎，追杀野兽兔子的是猎狗，而放开系狗绳指示野兽所在地方的是人。现在你们只不过是能捕捉到奔逃的野兽罢了，功劳就如猎狗一样；至于萧何，却是放开系狗绳指示猎取的目标，功劳和猎人相同啊。”群臣于是都不敢说三道四的了。张良身为谋臣，也没有什么战功，高帝让他自己选择齐地三万户作为封地。张良说：“当初，我在下邳起兵，与陛下在留地相会，这是上天把我授给陛下。此后陛下采用我的计策，幸好有时能获得成功。我希望封得留地就足够了，不敢承受三万户的封地。”高帝于是便封张良为留侯。封陈平为户牖侯。陈平推辞说：“我没有那么多功劳哇。”高帝道：“我采纳您的计谋，克敌制胜，这不是功劳又是什么呀？”陈平说：“如果没有魏无知的举荐，我哪里能够进见啊？”高帝道：“像您这样，可以说是不忘本了！”随即又赏赐了魏无知。

[3]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惩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抚天下。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为二国：以淮东五十三县立从兄将军贾为荆王，以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微时外妇之子肥为齐王；诸民能齐言者皆以与齐。

[3]高帝由于天下刚刚平定，自己的儿子年幼，兄弟又少，便以秦王朝孤立而导致灭亡的教训为鉴戒，想要大肆分封同姓族人，借此镇抚天下。春季，正月，丙午（疑误），高帝把楚王韩信的封地分为两个王国，将淮河以东五十三个县封给堂兄将军刘贾做荆王，将薛郡、东海、彭城等地三十六个县封给弟弟文信君刘交为楚王。壬子（二十七日），把云中、雁门、代郡等地五十三个县封给哥哥宜信侯刘喜做代王，把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等地七十三个县封给自己平民时与同居的妇人所生的儿子刘肥当齐王，百姓中能讲齐国话的人都分给了齐国。

[4]上以韩王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

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寇；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

[4]高帝由于韩王信颇具雄才武略，所辖地区北面紧靠巩、洛阳，南面迫近宛、叶，东边有淮阳，都是天下可以驻扎重兵之处，令人放心不下的缘故，划出太原郡的三十一个县为韩国，调迁韩王信去管辖太原以北的新地区，防备抵御胡人，建都晋阳。韩王信上书说："韩国北靠边界，匈奴人屡次进来骚扰，都城晋阳离边塞遥远，请求改把马邑作为国都。"高帝允准。

[5]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亲爱，所诛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趋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5]高帝已经封赏了大功臣二十多人，其余的人日夜争功，一时决定不下来，便没能给予封赏。高帝在洛阳南宫，从天桥上望见将领们往往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地同坐在沙地中谈论着什么。高帝说："这是在说些什么呀？"留侯张良道："陛下不知道吗？这是在图谋造反啊！"高帝说："天下新近刚刚安定下来，为了什么缘故又要谋反呢？"留侯说："陛下由平民百姓起家，依靠这班人夺取了天下。如今陛下做了天子，所封赏的都是自己亲近喜爱的老友，所诛杀的都是自己生平仇视怨恨的人。现在军吏们计算功劳，认为即使把天下的土地都划作封国也不够全部封赏的了，于是这帮人就害怕陛下对他们不能全部封赏，又恐怕因往常的过失而被猜疑以至于遭到诛杀，所以就相互聚集到一起图谋造反了。"高帝于是担忧地说："这该怎么办呀？"留侯道："皇上平素最憎恶、且群臣又都知道的人，是谁啊？"高帝说："雍齿与我有旧怨，他曾经多次困辱我。我想杀掉他，但由于他功劳很多，所以

不忍心下手。”留侯说：“那么现在就赶快先封赏雍齿，这样一来，群臣也就人人都对自己的能受封赏坚信不疑了。”高帝这时便置备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并急速催促丞相、御史论定功劳进行封赏。群臣结束饮宴后，都欢喜异常，说道：“雍齿尚且封为侯，我们这些人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啦！”

臣光曰：张良为高帝谋臣，委以心腹，宜其知无不言；安有闻诸将谋反，必待高帝目见偶语，然后乃言之邪！盖以高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或时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纳忠以变移帝意，使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猜惧之谋，国家无虞，利及后世。若良者，可谓善谏矣。

臣司马光曰：张良作为高帝的谋臣，被当做为心腹亲信，应该是知无不言，哪有已听说诸侯将要谋反，却一定要等到高帝眼见有人成双成对地议论，然后才述说这件事的道理啊！这是由于高帝刚刚得到天下，屡次依据自己的爱憎来诛杀封赏，有时候就会有损于公平，群臣因此往往怀有抱怨和感到自己有危险的心理。所以张良借着这件事进送忠言，以改变转移高帝的心思，使在上者无偏袒私情的过失，在下者无猜疑恐惧的念头，国家无忧患，利益延及后世。像张良这样，可以说是善于劝谏的了。

[6]列侯毕已受封，诏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耳。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又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千秋所食邑，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户。

[6]列侯全都已受封，高帝就命令议定获第一级功的十八个人的位次。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身受七十处创伤，攻城掠地，立功最多，应当排在第一位。”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言说：“群臣们的议论

都错了。曹参虽然有野战夺地的功劳，却不过只是战场上一时间的事情罢了。陛下与楚军相持五年，军队丧失，部众逃亡，自己只身轻装逃脱就有好几次。当时萧何经常从关中派遣兵员补充汉军的缺额，这些都不是陛下发命令叫他干的，而关中好几万士兵开赴前线时恰好遇到陛下将少兵尽的危急时刻，这也有过好多次了。再说到军中无现成粮食，萧何从关中水陆运送，军粮供给从不缺乏。陛下尽管多次丢掉崤山以东的地盘，萧何却总能保全关中地区等待陛下随时归来。这些都是万世不朽的功勋啊。如今即便没有成百个曹参这样的人，对汉室又有什么损缺呢；汉室得到他们，未必就能靠着他们得以保全。怎么能将一时的功劳盖过万世的功勋呀！萧何应居第一位，曹参第二。”高帝说：“对啊！”随即便特许萧何可以带剑、穿鞋上殿，朝见皇帝时不必行小步快走表示恭敬的常礼。高帝说：“我听说‘举荐贤能的人要受到上等的封赏’。萧何的功劳虽然卓著，是得到鄂君的申辩才更加明确的。”因此就根据鄂千秋原来所受的封地，加封他为安平侯。这一天，全部封赏萧何父子兄弟十多人，都得到了食邑。又加封给萧何两千户。

[7]上归栎阳。

[7]高帝返归栎阳。

[8]夏，五月，丙午，尊太公为太上皇。

[8]夏季，五月，丙午（二十三日），高帝尊称父亲太公为太上皇。

[9]初，匈奴畏秦，北徙十余年。及秦灭，匈奴复稍南渡河。

[9]当初，匈奴畏惧秦朝，迁徙到北方十多年。待到秦朝灭亡，匈奴又逐渐往南渡过黄河。

单于头曼有太子曰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头曼欲立之。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乃使冒顿质于月氏。既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

匈奴单于头曼有太子叫冒顿。后来，头曼续有所宠爱的阏氏，又生了个小儿子，头曼便想把他立为太子。这时东胡部族强大，西域的月氏部族也很强盛。头曼于是派冒顿到月氏去当人质。不久，头曼加紧攻击月氏，月氏就想杀掉冒顿。冒顿即偷盗月氏人的好马骑上，逃回了匈奴。头曼由此认为冒顿强壮勇武，就让他统率万名骑兵。

冒顿乃作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冒顿乃以鸣镝自射其善马，既又射其爱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斩之。最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可用；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遂杀头曼，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冒顿便制作出响箭，训练部下骑射练习，使他们习惯于听从自己的号令。下令说：“看到我的响箭射出后不一齐发射的人，斩首！”冒顿随即用响箭自射他的好马，接着又射他的爱妻，左右的人凡有不敢跟着发射的，都被斩杀了。最后冒顿又拿响箭射头曼单于的好马，左右的骑兵也都跟着放箭射单于的马。由此冒顿知道这些兵士可以使用了，便在随同头曼出猎时，用响箭射头曼，他的部众即跟着响箭同射单于。最终杀死了头曼，并把他的后母和弟弟以及大臣中不听从调遣的人全部诛杀。冒顿自立为单于。

东胡闻冒顿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此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柰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居顷之，东胡又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柰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东胡与匈奴中间，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此弃地，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与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柰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出者斩！”遂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冒顿遂灭东胡。

东胡听说冒顿弑父自立，便派出使者去告诉冒顿说：“想要得到头曼在位时拥有的千里马。”冒顿询问群臣，群臣都说：“那是匈奴的一匹宝马，不能给人！”冒顿道：“怎么能与人家为友好邻国却还要吝惜区区一匹马呀！”随即把这匹马送给了东胡。过了不久，东胡又派使者来对冒顿说：“想要得到单于的一位阏氏。”冒顿再询问左右近侍，侍臣都愤怒地说：“东胡这般无礼，竟然索求阏氏！请发兵攻打它！”冒顿道：“和人家是邻国，怎么能舍不得一个女子呢！”就选取自己所宠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东胡王于是越来越骄横放纵。东胡与匈奴之间，有被丢弃的土地无人居住，方圆一千多里，双方各居其一边，设

立屯戍守望的哨所。东胡再次派使者对冒顿说："这些无人居住的荒地，我想得到它。"冒顿依旧召问群臣，群臣中有的说："这是块荒地，给他们也可以，不给也行。"冒顿这时却勃然大怒道："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够给人呢！"即将那些说可以给予的臣子都杀了。冒顿接着一跃上马，下令说："国中有晚出发的人，斩首！"随即领兵去袭击东胡。东胡起初非常轻视冒顿，不设防备，冒顿因此就灭掉了东胡。

既归，又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是时，汉兵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威服诸国。

冒顿获胜而归，又向西攻击赶跑了月氏，向南兼并了黄河以南的娄烦、白羊二王，随即侵掠燕、代地区，全部重新收复了当年被蒙恬夺走的匈奴旧地，崐并夺取了汉朝边关原河套以南诸要塞到朝那县、肤施县一带的大片土地。这个时候，汉军正与项羽相持，中原地区被战争拖累得疲惫不堪，因此冒顿得以强大起来，拥有操弓射箭的兵士三十多万，威势镇服各国。

秋，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九月，以马邑降匈奴。匈奴冒顿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

秋季，匈奴兵在马邑将韩王信重重包围。韩王信多次派使者出使匈奴，谋求和解。汉朝发兵救援，但又猜疑韩王信频繁私派使者是对汉室怀有二心，就派人去指责韩王信。韩王信害怕被杀，便在九月，举马邑城投降了匈奴。匈奴冒顿随即乘势领兵向南越过句注山，进攻太原，抵达晋阳。

[10]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

[10]高帝全部除去秦朝烦琐的礼仪，力求礼仪规则简单易行，这时群臣们饮酒争功，喝得酩酊大醉，有的人就胡喊狂呼，拔剑乱砍殿柱，高帝渐渐对这种现象产生了反感。叔孙通于是劝高帝说："那班儒生，很难和他们一道攻打天下，但可以与他们一起保守成业坐天下。我愿意去征召鲁地的众儒生，来同我的弟子一块儿制定臣子朝见君主的礼仪规则。"高帝说："该不会挺烦难的吧？"叔孙通道："五帝的乐制不一样，三王的礼制不相同。礼制，是根据时代、人情的变化对人们的言行所确定的节制规范。我想稍微采用一些古代礼制，与秦朝的仪法搀糅到一起制定出来。"高帝说："可以试着做做，但要使这礼仪容易被人们了解，估计我所能做得到的，据此去制定它。"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去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言于上曰："可试观矣。"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

于是，叔孙通就奉命作为使者，去征召了鲁地的儒生三十多人。鲁地有两个儒生不肯前往，说道："您所事奉的将近有十个君主了，都是依靠当面阿谀逢迎来赢得亲近、尊贵。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死亡的人尚未安葬，伤残的人还不能行动，又想要制礼作乐。而礼乐的产生，是积累德政上百年之后才能制作兴起的。我们不能忍心去做您所要做的事情。您去吧，不要玷污了我们！"叔孙通笑着说："你们真是浅陋迂腐的儒生啊，不懂得时势的发展变化！"随即偕同他所征召的三十人西行入关，又邀请高帝身边有学术修养的近臣和自己的弟子，共一百多人，用绳索拦出演习场所，插立茅草表示出尊卑位次，在野外演习礼仪。经过一个多月后，叔孙通告诉高帝说："可以试看了。"高帝于是就让他们举行礼仪演练，看完演练后说道："我能够做这些。"就命令群臣们进行练习。

七年（辛丑、前200）

七年（辛丑，公元前200年）

[1]冬，十月，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贺。先平明，谒者治礼，以次引入殿门，陈东、西乡。卫官侠陛及罗立廷中，皆执兵，张旗帜。于是皇帝传警，辇出房；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1]冬季，十月，长乐宫落成，诸侯、群臣都前来参加朝贺典礼。仪式是在天亮之前举行，谒者主持典礼，按次序将所有人员引导入大殿门，排列在东、西两方，侍卫官员有的在殿下台阶两旁站立，有的排列在廷中，都持握兵器，竖立旗帜。这时皇帝乘坐辇车出房，众官员举旗传呼警戒，引导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级的官员依次序朝拜皇帝，无不震恐肃敬。到典礼仪式完毕，又置备正式酒宴。众侍臣官员陪坐在殿上的，都俯伏垂首，按官位的高低次序起身给皇上敬酒祝福。斟酒连敬九次，谒者宣告“结束宴饮”。御史执行礼仪规则，凡遇不遵照仪式规则举手投足的人就将他领出去。由此从朝贺典礼和酒宴开始直到结束，没有出现敢大声喧哗、不合礼节的人。这时高帝便说：“我今天才知道身为皇帝的尊贵啊！”便授任叔孙通为太常，常赐黄金五百斤。

初，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礼，颇有所增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其书，后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民臣莫有言者焉。

当初，秦王朝统一了天下，收集六国的全部礼仪，选择出其中尊崇君主、卑抑臣下的规则保留下来。待到叔孙通制定礼仪规则，稍微作了一些增减，大体上都是沿袭秦朝的旧制，从天子称号以下到大小官吏及宫室、官名，更改变动不多。记载此礼仪规章的文本，后来和律、令收录在一起，收藏在司法机关。由于法家对此又不再传授，所以百姓臣僚也就没有谈论它的了。

臣光曰：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

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祖之明达，闻陆贾之言而称善，睹叔孙之仪而叹息；然所以不能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是以扬子讥之曰：“昔者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召先生于鲁，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则仲尼之开迹诸侯也非邪？’曰：‘仲尼开迹，将以自用也。如委已而从人，虽有规矩、准绳，焉得而用之！’”善乎扬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

臣司马光曰：礼的功能太大了！把它用到个人身上，动与静就有了规范，所有的行为就会完备无缺；把它用到家事上，内与外就井然有别，九族之间就会和睦融洽；把它用到乡里，长幼之间就有了伦理，风俗教化就会美好清明；把它用到封国，君主与臣子就尊卑有序，政令统治就会成功稳定；把它用到天下，诸侯就归顺服从，法制纪律就会整肃严正。难道仅仅只是把它用在宴会仪式之上、门户庭院之间维持秩序的吗？！就高祖刘邦的明智通达说来，他可以聆听陆贾关于以文治巩固政权的进言而称赞极好，目睹叔孙通所定尊崇君主的礼仪而发声慨叹，但是他所以终究不能与夏、商、周三代圣明君王并列，就错在他不肯学习啊。在那个时候，如果能得到大儒来辅佐他，与大儒一道用礼制来治理天下，他的功勋业绩又怎么会在这一步便止住了呢！可惜啊，叔孙通的器度太小了！他只不过是窃取礼制中糠般微末无用的东西，借以依附时世、迎合风俗、求取宠幸罢了，这样便使先代君王所建立的礼制沦没而不振兴，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难道不令人沉痛之极吗！因此扬雄对此指责说：“从前鲁地有大儒，史书中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有人问：‘为什么说他们是大儒呀？’回答道：‘叔孙通打算制定君臣的礼仪，便到鲁地去征召儒生，请不来的有两个，堪称大儒。’有人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应聘的足迹遍及诸侯国也是不对的了？’回答道：‘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要能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倘若放弃自己的立场来顺从迁就他人，那么即便是确定出了规矩、准绳，又怎么能够拿来应用呀！’”精彩啊，扬雄的评论！大儒，是不肯破坏自己原有的规矩、准绳去追求一时的功利的！

[2]上自将击韩王信，破其军于铜，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与信及匈奴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汉兵击之，匈奴辄败走，已复屯聚，汉兵乘胜追之。会天大寒，雨雪，士卒堕指者什二三。

[2]高帝亲自领兵出征攻打韩王信，在铜县大败韩王信的军队，斩杀了他的部将王喜。韩王信逃往匈奴，他手下的将领白土县人曼丘臣、王黄等拥立赵王的后代赵利为王，重新收拢韩王信的散兵败卒，与韩王信及匈奴一起合谋攻击汉军。匈奴派左、右贤王统率一万多名骑兵，同王黄等驻扎在广武以南，到晋阳作战，汉军攻打他们，匈奴兵立即败逃，随后又聚集起来，汉军乘胜追击他们。这时恰好碰上天气酷寒，天下大雪，汉军士兵冻掉了手指的占十分之二三。

上居晋阳，闻冒顿居代谷，欲击之。使人觇匈奴，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复使刘敬往使匈奴，未还；汉悉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逾句注。刘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

高帝驻居晋阳，听说冒顿单于驻居在代谷，便想要去攻打他，就派人去侦察匈奴。这时冒顿把他的精壮士兵、肥壮牛马都藏了起来，只让人看见老弱残兵和瘦小的牲畜。汉军派去的使者相继回来的有十批，都报告说匈奴可以攻打。高帝于是又派刘敬出使匈奴，尚未返回，汉军就全部出动兵力三十二万向北追击匈奴，越过了句注山。刘敬回来后报告说："两国相攻，这本该炫耀显示自己的优势。但现在我到匈奴方面去，只看见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这必定是想要显露自己虚弱不堪，而埋伏奇兵以争取胜利。我认为匈奴不能攻打。"这时候，汉军业已出动，高帝大为恼火，骂刘敬说："你这个齐国的混蛋伙，不过是靠着耍嘴皮子得到了一官半职，现在竟又来胡言乱语阻挠我的军队前进！"用刑具把刘敬拘禁到广武。

帝先至平城，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主亦有神

灵，单于察之！”冒顿与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乃解围之一角。会天大雾，汉使人往来，匈奴不觉。陈平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从解角直出。帝出围，欲驱；太仆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汉大军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令樊哙止定代地。

高帝先期抵达平城，军队尚未全部到来。冒顿便发出精兵四十万骑，把高帝围困在白登山达七天之久。汉军这时内外无法呼应救援，高帝于是就采用陈平的秘计，派使者暗中用重金贿赂冒顿的阏氏。阏氏随即便对冒顿说："两个君主不应彼此困窘迫害。如今即使夺得了汉朝的土地，单于您也终究不能居住在那里。况且汉朝的君主也有神灵保护，望您明察！"冒顿与王黄、赵利约定好时间会师，但王黄、赵利的军队却迟迟不来，由此就怀疑他们与汉军有什么谋划，这才解开包围圈的一角。正好遇到天降大雾，汉军便派人在白登山与平城之间往来走动，匈奴人毫无察觉。陈平这时请求高帝命令士兵们用强弩搭上两支箭，箭朝外御敌，从解围的一角直冲出去。高帝脱出包围后，想要策马疾奔，太仆滕公夏侯婴却坚持慢慢地行走。到了平城时，汉的大队人马也赶到了，匈奴的骑兵便解围而去。汉军于是也收兵返回，命樊哙留下来平定代地。

上至广武，赦刘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帝南过曲逆，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乃更封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平从帝征伐，凡六出奇计，辄益封邑焉。

高帝回到广武，赦免了刘敬，说道："我不采用您的意见，因此被围困在平城。我已经把先前十多批使者都杀掉了！"接着就封给刘敬二千民户，爵位为关内侯，称作建信侯。高帝回师向南经过曲逆县，说道："好壮观的县啊！我走遍天下，只见过洛阳和这里罢了。"就改封陈平为曲逆侯，享用全县民户的赋税收入。陈平跟随高帝南征北战，共六次进献妙计，每次都增加了封邑。

[3]十二月，上还，过赵。赵王敖执子婿礼甚卑；上箕踞慢骂之。赵相贯高、赵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乃说王曰："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无礼；请为王杀之！"张敖啮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先人亡国，赖帝得复国，德流子孙；秋豪皆帝力也。愿君无复出口！"贯高、赵午等皆相谓曰："乃吾等非也。吾

王长者，不倍德；且吾等义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杀之，何污王为！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

[3]十二月，高帝返回长安，途经赵国。赵王张敖对高帝行作为女婿的礼节，十分谦卑，高帝却叉开两腿坐着，态度轻慢地责骂张敖。赵国相国贯高、赵午等人都怒火中烧，说道：“我们的大王，真是个懦弱的王啊！”随即劝赵王说：“天下豪强并起，贤能的人先称王。现在您侍奉皇帝非常恭谨，而皇帝却如此无礼，请让我们替您把他杀了！”张敖咬破自己的手指流出血来，说道：“你们怎么说这种大错特错的话呀！先父亡国后，依赖皇帝才得以复国，德崐泽能流传给子孙，一丝一毫都是皇帝的力量啊。望你们不要再这么说了！”贯高、赵午等人都相互说道：“这是我们的不是了。我们的大王是忠厚的长者，不会背弃恩德。况且我们的原则是不受人侮辱，而今皇帝侮辱了我王，所以想要杀掉他，又何必连累我王呢！事情干成了，则功归我王，事情失败了，则我们独自承担罪责罢了。”

[4]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自归，赦为阳侯。辛卯，立皇子如意为代王。

[4]匈奴攻打代国。代王刘喜弃国，自己逃归洛阳。高帝免了他的罪，改封他为阳侯。辛卯（疑误），封皇子刘如意为王。

[5]春，二月，上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

[5]春季，二月，高帝抵达长安。萧何这时正主持营建未央宫，高帝见到未央宫如此壮丽，十分愤怒，对萧何说：“天下纷乱，连年受战事劳苦，如今成败尚未可知，为什么要把宫室修筑得过分豪华呢！”萧何说：“正是因为天下尚未安定，所以才可趁势营造宫室啊。何况天子以四海为家，宫殿不壮丽就不足以加重威严，而且也不能让后世宫室的建筑规模超过它呀。”高帝这才高兴起来。

臣光曰：“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示子

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无令后世有以加”，岂不谬哉！至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侯启之也！

臣司马光曰：圣明的君主以仁义为美丽，以道德为威，还不曾听说过有依靠宫室规模来镇服天下的。天下尚未安定，理当克制自己、节俭用度，前去解救百姓的危难，现却反倒以营建宫室为先任，这怎么可以说是明白自己所应有的职责啊！从前大禹住在简陋的宫室而夏桀仍修建奢华的倾宫。开创业绩把王位传给后代的君王，尽管身体力行于节俭为子孙作出表率，而他们的末流依旧还是沦落入骄奢淫逸之中，何况向后代子孙显示奢侈呢！萧何竟谈什么“不要让后世宫室的建筑规模超过它”，这难道不是荒谬吗！到了汉武帝时，终于因滥建宫室而致天下疲惫衰败，这种局面未必不是由侯萧开的头吧！

[6]上自栎阳徙都长安。

[6]高帝从栎阳迁都长安。

[7]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7]始设置宗正官，管理皇族宗室。

[8]夏，四月，帝行如洛阳。

[8]夏季，四月，高帝出行到洛阳去。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十二卷

汉纪四 太祖高皇帝下八年（壬寅、前199）

汉纪四 汉高帝八年（壬寅，公元前199年）

[1]冬，上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过柏人。贯高等壁人于厕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东垣至。

[1]冬季，汉高帝刘邦在东垣攻打韩王信的余党，经过赵国的柏人城。赵相贯高派人藏在厕所的夹墙中，准备行刺高帝。高帝正想留宿城中，忽然心动不安，问：“这个县叫什么？”回答说：“柏人。”高帝说：“柏人，就是受迫于人呀！”于是不住宿而离开。十二月，高帝从东垣城回长安。

[2]春，三月，行如洛阳。

[2]春季，三月，高帝前往洛阳。

[3]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操兵、乘、骑马。

[3]高帝下令，商人不准穿锦、绣、细绫、绉纱、细葛布、布、毛织品，不准持兵器、乘车、骑马。

[4]秋，九月，行自洛阳至；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皆从。

[4]秋季，九月，高帝一行从洛阳回长安。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都随行。

[5]匈奴冒顿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柰何？”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辨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知，不肯贵近，无益也。”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5]匈奴冒顿屡次侵扰汉朝北部边境。高帝感到忧虑，问刘敬对策，刘敬说；“天下刚刚安定，士兵们因兵事还很疲劳，不宜用武力去征服冒顿。但冒顿杀父夺位，把父亲的群妃占为妻子，以暴力建立权威，我们也不能用仁义去说服他。唯独可以用计策，使他的子孙长久做汉的臣属，然而我担心陛下做不到。”高帝问：“如何做呢？”回答说：“陛下如果能把嫡女大公主嫁给他为妻，又赠送丰厚俸禄，他一定仰慕汉朝，以公主为匈奴的阏氏，生下儿子，肯定是太子。陛下每年四季用汉朝多余而匈奴缺乏的东西，频繁地慰问赠送他们，乘机派能说善辩的人士前去讽劝和讲解礼节。这样，冒顿在世时，他本是汉朝的女婿辈；他死后，您的外孙便即位为匈奴王单于。难道曾听说过外孙敢和外祖父分庭抗礼的吗？我们可以不经一战而让匈奴渐渐臣服。如果陛下舍不得让大公主去，而令宗室及后宫女子假称公主，他们知道了，不肯尊敬亲近，还是没有用。”高帝说：“好！”便想让大公主去。但吕后日日夜夜哭泣着说：“我只有太子和一个女儿，为什么把她扔给匈奴！”高帝到底没有办法让大公主去。

九年（癸卯、前198）

九年（癸卯，公元前198年）

[1]冬，上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1]冬季，高帝在庶民家找来一名女子，称之为大公主，把她嫁给匈奴单于作妻子，同时派刘敬前往缔结和亲盟约。

臣光曰：“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义之人为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顿哉！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于妇翁！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况鲁元已为赵后，又可夺乎！

臣司马光曰：建信侯刘敬说冒顿残暴，不能用仁义道德去说服他，而又想与其联姻，为什么前后这样矛盾呀！骨肉亲人的恩情，长幼尊卑的次第，只有仁义的人才能明白，怎么要以此来降服匈奴呢？先代帝王驾御夷狄民族的对策是：他们归服就用德来安抚，他们叛扰就用威来镇慑，从没听说过用联姻的办崐法。况且，冒顿把生身父亲视为禽兽而猎杀，对岳父会怎么样！刘敬的计策本已粗疏了，何况公主鲁元已经成了赵王王后，又怎么能夺回来呢！

[2]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民，东有六国之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六国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桀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

[2]刘敬从匈奴归来，说：“匈奴的河南白羊、楼烦王部落，离长安城近的只有七百里，轻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关中。关中刚遭过战事洗劫，缺少百姓，但土地肥沃，应该加以充实。诸侯最初起事时，没有齐国田氏，楚国昭、屈、景氏就不能勃兴。现在陛下您虽然已经建都关中，实际却没有多少人民，而东部有旧六国的强族，一旦有什么事变，您也就不能高枕而卧了。我建议陛下把旧六国的后人及地方豪强、名门大族迁徙到关中居住，国家无事可以防备匈奴，如果各地旧诸侯有变，也足以征集大军向东讨伐。这是加强根本而削弱末枝的办法。”高帝说：“对。”十一月，便下令迁徙旧齐国、楚国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强到关中地区，给予便利的田宅安顿，共迁来十余万人。

[3]十二月，上行如洛阳。

[3]十二月，高帝前往洛阳。

[4]贯高怨家知其谋，上变告之。于是上逮捕赵王及诸反者。赵午等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天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乃车胶致，与王诣长安。高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笞数千，刺，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吕后数言：“张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不听。

[4]赵国相国贯高的阴谋被他的仇家探知，向高帝举报这桩不寻常的大事。高帝下令逮捕赵王及各谋反者。赵王属下赵午等十几人都争相表示要自杀，只有贯高怒骂道：“谁让你们这样做的？如今赵王确实没有参与谋反，而被一并逮捕。你们都死了，谁来申明赵王不曾谋反的真情？”于是被关进胶封的木栏囚车，与赵王一起押往长安。贯高对

审讯官员说：“只是我们自己干的，赵王的确不知道。”狱吏动刑，拷打鞭笞几千下，又用刀刺，直至体无完肤，贯高始终不再说别的话。吕后几次说：“赵王张敖娶了公主，不会有此事。”高帝怒气冲冲地斥骂她：“要是张敖夺了天下，难道还缺少你的女儿不成！”不予理睬。

廷尉以贯高事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赵国立义不侵、为然诺者也。”上使泄公持节往问之舆前。泄公与相劳苦，如生平欢，因问：“张王果有计谋不？”高曰：“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爱王过于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状。于是泄公入，具以报上。春，正月，上赦赵王敖，废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

廷尉把审讯情况和贯高的话报告高帝，高帝感慨地说：“真是个壮士，谁平时和他要好，用私情去探听一下。”中大夫泄公说：“我和他同邑，平常很了解他，他在赵国原本就是个以义自立、不受侵辱、信守诺言的人。”高帝便派泄公持节去贯高的竹床前探问。泄公慰问他的伤情，见仍像平日一样欢洽，便套问：“赵王张敖真的有谋反计划吗？”贯高回答说：“以人之常情，难道不各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吗？现在我的三族都被定成死罪，难道我爱赵王胜过我的亲人吗？因为实在是赵王不曾谋反，只是我们自己这样干的。”又详细述说当初的谋反原因及赵王不曾知道的情况。于是泄公入朝一一报告了高帝。春季，正月，高帝下令赦免赵王张敖，废黜为宣平侯，另调代王刘如意为赵王。

上贤贯高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张王已出。”因赦贯高。贯高喜曰：“吾王审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贯高曰：“所以不死、一身无馀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乃崐仰绝亢，遂死。

高帝称许贯高的为人，便派泄公去告诉他：“张敖已经放出去了。”同时赦免贯高。贯高高兴地问：“我的大王真的放出去了？”泄公说：“是的。”又告诉他：“皇上看重你，所以赦免了你。”贯高却说：“我之所以不死、被打得遍体鳞伤，就是为了表明赵王张敖没有谋反。现在赵王已经出去，我的责任也尽到了，可以死而无憾。况且，我作为臣

子有谋害皇帝的罪名，又有什么脸再去事奉皇上呢！即使皇上不杀我，我就不心中有愧吗！”于是掐断自己的颈脉，自杀了。

荀悦论曰：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

荀悦论曰：贯高带头谋反作乱，是个弑君的贼子。虽然他舍身证明赵王无罪，但小的优点掩盖不住大逆不道，个人的品行赎不了法律上的罪过。按照《春秋》大义，遵循正道最为重要，他的罪应是不可赦免的。

臣光曰：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

臣司马光曰：汉高祖因为骄横失去了臣下，贯高因为狠毒使他的主子失掉原有的封国。促使贯高谋反行逆的，是汉高祖的过失；致令张敖亡国的，是贯高的罪过。

[5]诏：“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

[5]高帝颁布诏书：“丙寅日以前犯罪者，死罪以下，都予以赦免。”

[6]二月，行自洛阳至。

[6]二月，高帝一行自洛阳回长安。

[7]初，上诏：“赵群臣宾客敢从张王者，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钳为王家奴以从。及张敖既免，上贤田叔、孟舒等。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上尽拜为郡守、诸侯相。

[7]当初，高帝颁布诏书：“赵王群臣及宾客有敢随从张敖者，满门抄斩。”但郎中田叔、孟舒等都自行剃去头发，以铁圈束颈，作为赵王家奴随从。待到张敖免罪，高帝称许田叔、孟舒的为人，下令召见，与他们交谈，发现他们的才干超过了汉朝朝廷的大臣。高帝任命两人为郡守、诸侯国相。

[8]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8]夏季，六月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9]更以丞相何为相国。

[9]改任丞相萧何为相国。

十年（甲辰、前197）

十年（甲辰，公元前197年）

[1]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栎阳宫。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万年，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赦栎阳囚。

[1]夏季，五月，太上皇于栎阳宫驾崩。秋季，七月癸卯（十四日），将太上皇安葬于万年。楚王、梁王都来送葬。高帝下令特赦栎阳囚犯。

[2]定陶戚姬有宠于上，生赵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谓如意类己；虽封为赵王，常留之长安。上之关东，戚姬常从，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长，常留守，益疏。上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大臣争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吕后侧耳于东厢听，既罢，见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

[2]定陶女子戚夫人受高帝宠爱，生下赵王刘如意。高帝因为太子为人仁慈懦弱，认为刘如意像自己，虽然封他为赵王，却把他长年留在长安。高帝出巡关东，戚夫人也常常随行，日夜在高帝面前哭泣，想要立如意为太子。而吕后因年老，常留守长安，与高帝愈发疏远。高帝便想废掉太子而立赵王为继承人，大臣们表示反对，都未能说服他。御史大夫周昌在朝廷上强硬地争执，高帝问他理由何在。周昌说话口吃，又在盛怒之下，急得只是说："臣口不能言，但臣期期知道不能这样做，陛下要废太子，臣期期不奉命！"高帝欣然而笑。吕后在东厢房侧耳聆听，事过后，她召见周昌，向他跪谢说："要不是您，太子几乎就废了。"

时赵王年十岁，上忧万岁之后不全也；符玺御史赵尧请为赵王置贵强相，岷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上曰："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赵，而以尧代昌为御史大夫。

当时赵王刚十岁，高帝担心自己死后他难以保全；符玺御史赵尧于是建议为赵王配备一个地位高而又强有力，平时能让吕后、太子及群臣敬惮的相。高帝问："谁合适呢？"赵尧说："御史大夫周昌正是这样的人。"高帝便任命周昌为赵国的相，而令赵尧代替周昌为御史大夫。

[2]初，上以阳夏侯陈为相国，监赵、代边兵；过辞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

[2]起初，高帝任命阳夏侯陈为相国，监管赵国、代国边境部队。陈拜访淮阴侯韩信并向他辞行。淮阴侯握着他的手，屏退左右随从，与他在庭院中散步，忽然仰天叹息道："有几句话，能和你说吗？"陈说："只要是将军您的指示，我都听从。"韩信说："你所处的地位，集中了天下精兵；而你，又是陛下信任的大臣。如果有人说你反叛，陛下肯定不信；然而再有人说，陛下就会起疑心；说第三次，陛下必定会愤怒地亲自率领大兵来攻打你。请让我为你做个内应，那么天下就可以谋取了。"陈平常便知道韩信的能力，相信他，于是说："遵奉你的指教！"

常慕魏无忌之养士，及为相守边，告归，过赵，宾客随之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赵相周昌求入见上，具言宾客甚盛，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上令人覆案客居代者诸不法事，多连引。恐；韩王信因使王黄、曼丘臣等说诱之。

陈常常羡慕当年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养士的行为，及至他做相国驻守边境，告假回来时，经过赵国，跟随他的宾客乘坐的车有一千多辆，把邯郸城的官舍都住满了。赵相周昌见此情况请求入京进见高帝，详述陈门下宾客盛多，又专擅兵权在外数年，恐怕会有事变等等。高帝令人再审查陈宾客在代国时的种种不法之事，很多牵连到陈。陈听说后十分恐慌，韩王信趁机派王黄、曼丘臣等人来劝诱他联成一伙。

太上皇崩，上使人召，称病不至；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上自东击之。至邯郸，喜曰："不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矣！"

太上皇驾崩时，高帝派人来召陈，陈称病不去；九月，他便与王黄等人公开反叛，自封为代王，率军劫掠赵国、代国。高帝领兵从东面进击，到达邯郸，高兴地说："陈不占据邯郸而去扼守漳水，我知道他没多大能耐了！"

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请诛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对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

周昌奏报说：“常山郡二十五城，有二十城都失陷了，请处死郡守、郡尉。”高帝问：“郡守、郡尉反叛了吗？”周昌回答：“没有。”高帝说：“这是他们力量不足，没有罪。”

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白见四人。上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皆伏地；上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陈反，赵、代地皆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

高帝又令周昌选挑赵国壮士中可充当将领的，周昌报告说有四个人，并让他们来进见。高帝谩骂道：“你们这群小子能当将军吗？”四人大为惭愧，都伏在地上；高帝却真的赏赐各人以一千户的封邑，任用为将领。左右随从劝阻说：“跟随您进兵蜀、汉，征讨楚王的功臣都没有全部封赏；今天封他们，凭的什么功劳？”高帝说：“这就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了。陈造反，赵国、代国一带都被他占有。我用紧急军书征调天下军队，至今还没有到来的，现在估计能够调遣的只有邯郸城中这些士兵而已，我为什么还要吝惜那四个千户封邑，不用来抚慰赵国子弟呢！”属下都点头说：“好主意。”

又闻将皆故贾人；上曰：“吾知所以与之矣。”乃多以金购将，将峴多降。

高帝又听说陈的部将很多过去都是商人，便说：“我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下令多用黄金去收买陈部将，果然有大部分来降。

十一年（乙巳、前196）

十一年（乙巳，公元前196年）

[1]冬，上在邯郸。陈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王黄将骑千余军曲逆，张春将卒万余人渡河攻聊城；汉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不下，攻残之。赵利守东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帝购王黄、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于是陈军遂败。

[1]冬季，高帝在邯郸城。陈的部将侯敞率一万余人游动袭击，王黄率骑兵一千余人屯军曲逆，张春率一万余士卒渡过黄河进攻聊城；汉朝将军郭蒙与齐国将军迎击，大破陈军。太尉周勃取道太原去平定代地，兵抵马邑，久攻不下，攻下后便大行杀戮。赵利守东垣城，高帝亲自率军攻克，将地名改为真定。高帝又悬赏千金捉拿王黄、曼丘臣，结果其部下都将他们活捉送来，于是陈军队溃败。

淮阴侯信称病，不从击，阴使人至所，与通谋。信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春，正月，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傥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淮阴侯韩信假称有病，不随从高帝去攻击陈，暗中却派人到陈那里，与他勾结谋划。韩信想在夜间与家臣用伪诏书赦免官府的有罪工匠及奴隶，打算发动他们去袭击吕后、太子。已经部署完毕，只等陈的消息。韩信有个门下舍人曾因得罪韩信，被囚禁起来，准备处死。春季，正月，舍人的弟弟上书举报事变，将韩信打算谋反的情况告诉吕后。吕后想把韩信召来，又担心他可能不服从，便与相国萧何商议，假装让人从高帝处来，说陈已经被擒，处死。列侯及群臣闻讯都到朝中祝贺。萧何又欺骗韩信说："你虽然病了，也应当强挺着来道贺。"韩信来到朝廷，吕后便派武士将他捆绑起来，在长乐宫钟室里斩首。韩信在斩首之前，叹息说："我真后悔没用蒯彻的计策，竟上了小孩子、妇人的当，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吕后随后下令将韩信三族都连坐杀死。

臣光曰：世或以韩信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旧恩，犹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

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夫乘时以侥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是故太史公论之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臣司马光曰：世人有的认为，韩信为汉高祖首先奠定开业大计，与他一同在汉中起事，平定三秦后，又分兵向北，擒获魏国，夺取代国，扑灭赵国，胁迫燕国，再向东攻击占领齐国，复向南在垓下消灭楚国，汉朝之所以能得到天下，大致都归功于韩信。再看他拒绝蒯彻的建议，在陈地迎接高祖，哪里有反叛之心呢！实在是因为失去诸侯王的权位后怏怏不快，才陷于大逆不道。卢绾仅仅有高祖里巷旧邻的交情，就封为燕王，而韩信却以侯爵身分奉朝请；高祖难道不也有亏待韩信的地方吗？我认为：汉高祖用诈骗手段在陈地抓获韩信，说他亏待是有的；不过，韩信也有咎由自取之处。当初，汉王与楚王在荥阳相持，韩信灭了齐国，不来奏报汉王却自立为王；其后，汉王追击楚王到固陵，与韩信约定共同进攻楚王，而韩信按兵不动；当时，高祖本已有诛杀韩信的念头了，只是力量还做不到罢了。待到天下已经平定，韩信还有什么可倚仗的呢！抓住机会去谋取利益，是市井小人的志向；建立大功以报答恩德，是有志操崐学问的君子的胸怀。韩信用市井小人的志向为自己谋取利益，而要求他人用君子的胸怀回报，不是太难了吗！所以，太史公司马迁评论说："假如让韩信学习君臣之道，谦虚礼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矜持自己的才能，情况大概就不同了！他对汉家的功勋，可以与周公、召公、太公吕尚等人相比，后代也就可以享有祭祀了！他不去这样做，反而在天下已定之时，图谋叛逆，被斩灭宗族，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2]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

[2]将军柴武在参合将韩王信斩首。

[3]上还洛阳，闻淮阴侯之死，且喜且怜之；问吕后曰："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彻计。"上曰："是齐辩士蒯彻也。"乃诏齐捕蒯彻。蒯彻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

乎！”上怒曰：“烹之！”彻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上曰，“置之。”

[3]高帝回到洛阳，知道淮阴侯韩信被杀，又是欣喜又是怜惜。他问吕后：“韩信临死有什么话？”吕后说：“韩信说后悔没用蒯彻的计谋。”高帝悟道：“是齐国的能辩之士蒯彻呀！”便诏令齐国逮捕蒯彻。蒯彻被押来后，高帝问：“你教韩信造反吗？”回答说：“是的，我确实教过。那家伙不听我的计策，所以才自取灭亡，落到这个地步；如果用我的计策，陛下怎么能够杀了他呢！”高帝勃然大怒，下令：“煮死他！”蒯彻大叫：“哎呀！煮我实在冤枉！”高帝问“你教韩信造反，还有何冤枉？”蒯彻说：“秦朝失去江山，天下人都群起争夺，有才能、动作快的人能先得到。古时跖的狗对尧吠叫，并不是尧不仁，而是狗本来就要对不是它主人的人吠叫。当时，我作为臣子只知道有韩信，不知道有陛下啊！何况，天下磨刀霍霍，想做陛下这般大业的人很多，只是力量达不到罢了，您又能都煮死吗？”高帝听罢说：“放了他。”

[4]立子恒为代王，都晋阳。

[4]高帝立儿子刘恒为代王，以晋阳为都城。

[5]大赦天下。

[5]高帝下令大赦天下。

[6]上之击陈也，征兵于梁；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上怒，使人让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梁太仆得罪，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遂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洛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枭越首洛阳，下诏：“有收视者，辄捕之。”

[6]高帝进攻陈时，向梁王彭越征兵，彭越称病，只派将军率兵赴邯郸。高帝大怒，令人前去斥责。彭越恐惧，想亲身入朝谢罪。部将扈辄说："您当初不去，受到斥责后才去，去就会被擒，不如就势发兵反了吧。"彭越不听劝告。他的太仆因获罪逃往长安，控告梁王彭越与扈辄谋反。于是高帝派人突袭彭越，彭越事先没有发觉，便被俘囚禁到洛阳。有关部门审讯结果是："已有谋反迹象，应按法律处死。"高帝赦免他为平民，押送到蜀郡青衣居住。彭越向西到了郑地，遇到吕后从长安来。彭越向吕后哭泣，说自己无罪，希望能到故地昌邑居住。吕后口中应允，与他一起东行。到了洛阳，吕后对高帝说："彭越是个壮士，如今把他流放到蜀郡，这是自留后患，不如就此杀了他。我已与他同来。"吕后又指使彭越门下舍人控告彭越再行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将彭越灭三族，高帝予以批准。三月，彭越三族都被斩首。还割下彭越的首级在洛阳示众，并颁布诏令："有来收敛尸体者，一律逮捕。"

梁大夫栾布使于齐，还，奏事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以闻。上召布，骂，欲烹之。方提趋汤，布顾曰："愿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于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烹！"于是上乃释布罪，拜为都尉。

梁王彭越的大夫栾布出使齐国，回来后，在彭越的头颅下奏报，祭祀后大哭一场。官吏将他逮捕，报告高帝。高帝召来栾布，痛骂一番，想煮死他。两旁的人正提起他要投入滚水中，栾布回头说："请让我说句话再死。"高帝便问："还有什么话？"栾布说："当年皇上受困于彭城，战败于荥阳、成皋之间，而项羽却不能西进，只是因为彭越守住梁地，与汉联合而使楚为难。当时，只要彭越一有倾向，与项羽联合则汉失败，与汉联合则楚失败。而且垓下会战，没有彭越，项羽就不会灭亡。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彭越接受符节，被封为王，也想传给子孙后代。而如今陛下向梁国征一次兵，彭越因病不能前来，陛下就疑心以为造反；未见到反叛迹象，便以苛细小事诛杀了他。我担心

功臣会人人自危。现在彭越已经死了，我活着也不如死，请煮死我吧！”高帝认为有理，便赦免了栾布的罪，封他为都尉。

[7]丙午，立皇子恢为梁王；丙寅，立皇子友为淮阳王。罢东郡，颇益梁；罢颍川郡，颇益淮阳。

[7]丙午（疑误），高帝立皇子刘恢为梁王，丙寅（十一日），立皇子刘友为淮阳王。废除东郡，较大地扩充了梁国；废除颍川郡，较大地扩充了淮阳国。

[8]夏，四月，行自洛阳至。

[8]夏季，四月，高帝一行从洛阳回长安。

[9]五月，诏立秦南海尉赵佗为南粤王，使陆贾即授玺绶，与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无为南边患害。

[9]五月，高帝下诏立原秦朝南海尉赵佗为南粤王，派陆贾前往授予印信绶带，颁发符节，互通使者，让他团结安抚百越，不要成为南方边境的祸害。

初，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闻陈胜等作乱，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当初，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重将死，他召来龙川县令赵佗，对赵佗说：“秦朝的政治暴虐无道，天下都十分怨愤。听说陈胜等人已起兵造反，天下不知怎样才能安定。我们南海虽然地处偏远，我也担心盗贼匪兵到这里来侵占地盘，想发动军队切断秦朝修筑的通往内地的新道，以自做准备，等待诸侯的变化，恰在此时我却病重。再说我们的番禺城后山势险要，前有南海阻隔，东西几千里，有很多中原人在辅佐治理，这也是一州之主，可以建立个国家。我看郡中的官员，没有人足以商议，所以召你前来，告诉你我的嘱托。”任嚣说完，便为赵佗写下委任书，请他代理南海尉的政事。任嚣死后，赵佗立即发出檄文通知横浦、阳山、湟关说：“盗匪军队就要来到，各地立即断绝通

道，聚兵自守。”随后又逐渐地利用法律诛杀秦朝所设官员，以他的同党做代理郡守。秦朝灭亡后，赵佗立即发兵进攻吞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陆生至，尉佗椎结、箕倨见陆生。陆生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崐贤也。”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耳，何乃比于汉！”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乃留陆生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帝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

陆贾来到南越，赵佗头上盘着南越族的头髻，伸开两脚坐着接见他。陆贾劝说赵佗：“您是中原人士，亲戚、兄弟、祖先坟墓都在真定。现在您违反天性，抛弃华夏冠带，想以区区南越之地与汉朝天子相抗衡成为敌国，大祸就要临头了！再说，秦朝丧失德政，各地诸侯、豪强纷纷起兵反抗，只有汉王能先入关中，占据咸阳。项羽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都成为他的部属，他可以说是极强大的了。但汉王起兵巴、蜀后，便横扫天下，终于诛杀了项羽，消灭了楚军。五年之间，海内获得平定，这并非人力所为，而是上天的建树啊！汉朝天子听说您在南越称王，却不协助天下诛杀暴逆，文武将相都请求派兵来剿灭您。但天子怜悯百姓刚刚经过兵事劳苦，所以暂且

休兵不发，派我前来授您君王印信，颁发符节，互通使臣。您应该亲自到郊外迎接，向北称臣才是，而您竟要凭借新近缔造尚未安定的越国，对汉朝如此倔强不服从！汉朝要是知道了，掘毁焚烧您祖先的坟墓，杀光您的宗族，再派一员偏将率领十万大兵压境，那么南越人杀您投降汉朝，是易如反掌的！”于是赵佗大惊失色，立即离开坐位，向陆贾谢罪说：“我在蛮夷民族中居住已久，太没有礼义了。”他又问陆贾：“我与萧何、曹参、韩信比，谁高明？”陆贾回答：“似乎是您高明些。”赵佗又问：“那么我与汉朝皇帝比，谁高明？”陆贾说：“皇帝继承三皇、五帝的伟业，统一治理中国；中原人口以亿计算，土地方圆万里，万物殷实丰富；皇帝能把政权集于一家之手，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您的臣民不过几十万，还都是蛮夷，散布在崎岖的崇山大海之间，好像是汉朝的一个郡而已，怎么可以与汉朝相提并论！”赵佗大笑着说：“我没有在中原兴起，所以在这里称王；如果我在中原，怎么就见得不如汉朝！”说完便留下陆贾与他畅饮。过了几个月，赵佗说：“南越没有可说话的人，直到你来，才让我每天听到从未听过的事。”又赏赐陆贾一袋珠宝，价值千金，其他馈赠也达千金之多。陆贾最后便拜赵佗为南越王，令他向汉朝称臣，遵守汉朝的约定。陆贾回朝报告，高帝大为高兴，封陆贾为太中大夫。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极武而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惭色，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陆贾时时在高帝面前称道《诗经》、《尚书》，高帝斥骂他说：“你老子是在马上打下的天下，哪里用得着《诗经》、《尚书》！”陆贾反驳道：“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朝汤王、周朝武王都是逆上造反取天下，顺势怀柔守天下。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当年吴王夫差、智伯瑶、秦始皇，也都是因为穷兵黩武而遭致灭亡。假使秦国吞并天下之后，推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今天怎能拥有天下！”高帝露出惭愧面容，说：“请你试为我写出

秦国所以失去天下，我所以得到天下及古代国家成败的道理。”陆贾于是大略阐述了国家存亡的征兆，共写成十二篇。每奏上一篇，高帝都称赞叫好，左右随从也齐呼万岁。该书被称为《新语》。

[10]帝有疾，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舞阳侯樊哙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10]高帝生了病，讨厌见人，躺在宫中，命令守宫门官员不准群臣进入，周勃，灌婴等群臣都不敢进去。这样过了十几天，舞阳侯樊哙闯开宫门直冲而岷入，各大臣也随后跟进。只见高帝正以一个宦官为枕头，独自躺在那里。樊哙等人见了高帝，流着眼泪说：“想当年，陛下与我们一同在丰、沛起事，平定天下，是何等的雄壮！现在天下已经安定，又是多么的疲惫不堪！而且，陛下病重，大臣们都感到震惊恐惧；陛下不接见我们商议国家大事，就只是和一个宦官到死吗！再说陛下难道不知道赵高篡权的事吗？”高帝便笑着起了身。

[11]秋，七月，淮南王布反。

[11]秋季，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叛。

初，淮阴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诛，醢其肉以赐诸侯。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赫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王疑其与乱，欲捕赫。赫乘传诣长安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读其书，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淮南王见赫以罪亡上变，固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反书闻，上乃赦贲赫，以为将军。

起初，淮阳侯韩信被杀，黥布已感到心惊。待到彭越也遭处死，高帝又把他的肉制成肉酱分赐各地诸侯。使者到了淮南，淮南王黥布正在打猎，见了肉酱，大为惊恐，便暗中派人部署军队，等候邻郡报警告急。黥布的一个宠姬，因病去就医，医生与中大夫贲赫住对门。贲赫便备下厚礼，陪同宠姬在医生家饮酒。黥布却怀疑贲赫与宠姬私通，想抓起贲赫治罪。贲赫觉察，乘传车跑到长安城向高帝告发事

变，说：“黥布谋反，已有迹象，应该趁他尚未发动先行诛杀。”高帝读了他的举报信，对萧何说起，萧何认为：“黥布不至于做这种事，恐怕是仇人妄行诬告他。可以先把贲赫抓起来，派人暗中查验黥布。”黥布见贲赫畏罪逃去向高帝控告，本来已经疑心他会说出本国的阴谋；汉朝使者又来，查验出不少证据；便杀光贲赫全家，发兵反叛。关于黥布造反的报告传至，高帝于是赦免贲赫，任命为将军。

上召诸将问计。皆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何能为乎！”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问之。令尹曰：“是固当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见，问薛公，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对曰：“出下计。”上曰：“何为废上、中计而出下计？”对曰：“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乃立皇子长为淮南王。

高帝召集众将询问对策，大家都说：“发兵征讨，坑杀这家伙罢了，他有什么能耐！”汝阴侯滕公夏侯婴召来原楚国的令尹薛公，向他征求意见。薛公说：“黥布当然要反。”夏侯婴问：“皇上割地封给他，又分赐爵位让他称王，还有什么造反的道理？”薛公回答道：“皇上前不久杀了彭越，再早些还杀了韩信，他们三人，功劳相同是三位一体的，他自己疑心大祸降临，所以便造反了。”夏侯婴将此话告诉高帝，高帝于是传来薛公，问他，薛公回答说：“黥布造反不足为怪。但是，如果他采用上策，崤山之东便不再是汉朝所有的了；如果他采用中策，两方谁胜谁负还难以预料；如果他采用下策，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高帝问：“什么是他的上策？”回答说：“向东攻取吴地，向西夺占楚地，吞并齐地，占据鲁地，传令给燕、赵两地，让他们固守本土，那么崤山以东就不在汉朝手中了。”“什么是他的中策？”“向

东攻取吴地，向西夺占楚地，吞并韩地，占据魏地，掌握敖仓的储粮，阻塞成皋通道，那么谁胜谁负就难以预料。”“什么是他的下策？”“向东攻取吴地，向西夺占下蔡，然后把辎重送回越地，自己回到长沙，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汉朝就没事了。”高帝又问：“他将会使哪种计策呢？”薛公说：“必使下策。”高帝问：“为什么他会舍弃上、中策而采用下策呢？”薛公答道：“黥布其人，原是个骊山的刑徒，自己奋力爬到王的高位，这些都使他只顾自身，不顾以后崐，更不会为百姓做长远打算。所以说他必采用下策。”高帝说：“好！”下令封薛公一千户。于是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

是时，上有疾，欲使太子往击黥布。太子客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说建成侯吕释之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无功则从此受祸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于是吕释之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

这时，高帝正有病，想让太子前去进攻黥布。太子的宾客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劝建成侯吕释之说：“太子统领大军，有了功劳地位已无以再增高，没有功劳便从此受祸。你何不赶快去请求吕后，抓个机会在皇上面前哭求说：‘黥布是天下闻名的猛将，擅长用兵。而我方众将领又都是过去与陛下平起平坐的旧人，要是让太子指挥这些人，无异于让羊去驱使狼，无人听命于他。况且假使黥布知道，便会击鼓向西，长驱直入了。皇上您虽然有病，也要勉强上帘车，躺着指挥，众将领就不敢不尽力。皇上虽然生病困苦，为了妻子儿女还是要自己振作一下！’”于是吕释之立刻连夜求见吕后。吕后找个机会对高帝流泪哀求，照四位宾客的意思说了。高帝说：“我本知道这小子不配派遣，还是我自己去吧！”

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争锋！”因说上令太子为将军，临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

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

于是高帝亲自统领大兵向东进发，君臣留守朝中，都送行到霸上。留侯张良生了病，也支撑身子，来到曲邮，对高帝说：“我本应随您出征，但实在病重。黥布那些楚国人剽悍凶猛，望皇上不要和他硬拼！”又建议高帝让太子为将军，监领关中军队。高帝说：“张先生虽然有病在身，请勉强躺着辅佐太子。”当时，叔孙通是太子的太傅，张良代理少傅之事。高帝又下令征发上郡、北地、陇西的车、骑兵，巴、蜀两地的材官及京师中尉的军队三万人，作为皇太子的警卫部队，驻扎在霸上。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东击荆。荆王贾走死富陵；尽劫其兵，渡淮击楚。楚发兵与战徐、僮间，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破其一军，其二军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黥布造反之初，对部将说：“皇上老了，讨厌兵事，肯定不能来。要是派各大将，其中我只怕韩信、彭越，但他们现在都死了。其他人全不值得担心。”所以决心反叛。他果然像薛公说的那样，向东攻击吴地的荆王刘贾，刘贾败逃死在富陵；黥布胁迫刘贾的全部兵士，渡过淮河攻打楚王刘交。刘交发兵在徐县、僮县一带迎战，他把军队分为三支，想以互相救援出奇制胜。有人劝说楚将道：“黥布善于用兵，人们平时就惧怕他。何况兵法说：‘诸侯在自己领土上作战，士兵极易逃散。’现在楚军分为三支，敌军只要打败一支，其余的就会逃跑，哪能互相援救呢！”楚王不听，结果被黥布攻破一支，另两支果然便四散了。黥布于是引兵西进。

十二年（丙午、前195）

十二年（丙午，公元前195年）

[1]冬，十月，上与布军遇于蕲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上令别将追之。

[1]冬季，十月，高帝刘邦与黥布军队在蕲西对阵。黥布军队十分精锐，高帝便在庸城坚壁固守。远远望去，黥布军队的布阵如同当年的项籍军队，高帝心中厌恶。他与黥布互相望见，远远地质问黥布："你何苦要造反？"黥布嵋回答说："想当皇帝而已！"高帝怒声斥骂他，于是双方大战。黥布军队败退而逃，渡过淮河，虽然几次停住阵脚再战，仍不能取胜。他只好与一百余人逃到长江南岸，高帝便另派一员将军继续追击。

[2]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道旧故为笑乐。酒酣，上自为歌，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乐饮十余日，乃去。

[2]高帝凯旋，路过沛县，留下来，在沛宫举行酒宴。把旧友、父老、女长辈、家族子弟全部召来陪同饮酒，共叙旧情，欢笑作乐。酒喝到畅快时，高帝自己作歌，欣然起舞，唱到慷慨伤怀之时，洒下了几行热泪。高帝对沛县父老兄弟说："游子悲故乡。我以沛公名义起事诛灭秦朝暴逆，才夺取了天下。现在把沛县当作我的汤沐邑，免除县中百姓的赋役，世世代代不予征收。"高帝在沛县饮酒欢乐十余天后，才离去。

[3]汉别将击英布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成王臣使人诱布，伪欲与亡走越，布信而随之。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

[3]汉朝将军在洮水南、北追击黥布残军，都大获全胜。黥布曾与番君吴芮结有婚姻之好，所以长沙成王吴臣便派人诱骗黥布，假称想和他一起逃到南越去。黥布果然相信，与使者前往，结果在布兹乡农民田舍被番阳人杀死。

[4]周勃悉定代郡、雁门、云中地，斩陈于当城。

[4]周勃全部平定代郡、雁门、云中等地，在当城将陈斩首。

[5]上以荆王贾无后，更以荆为吴国；辛丑，立兄仲之子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5]高帝因为荆王刘贾没有后人，便改荆国为吴国。辛丑（二十五日），立兄长刘仲的儿子刘濞为吴王，管辖三个郡五十三座城。

[6]十一月，上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6]十一月，高帝经过鲁地，用牛、羊、猪的太牢礼祭祀孔子。

[7]上从破黥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张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通谏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柰何以天下为戏乎！"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

[7]高帝自从击败黥布归来，病更加重，愈发想换太子。张良劝止未被接受，只好称病不过问政事。叔孙通又劝谏说："从前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废黜太子，另立奚齐，结果造成晋国几十年内乱，被天下耻笑。秦国也因为不早定扶苏为太子，使赵高得以用奸诈手段立胡亥为皇帝，自己使宗庙灭绝。这是陛下亲眼所见。如今太子仁义孝顺，天下都知道。吕后又与陛下艰苦创业，粗茶淡饭地共过患难，怎可背弃。陛下一定要废去嫡长子而立小儿子，我愿先受诛杀，用脖颈的血涂地！"高帝只好说："你不要这样，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叔孙通又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根本一旦动摇，天下就会震动；怎么能用天下来开玩笑呢！"当时大臣中坚持反对的人很多，高帝明白群臣的心都不向着赵王，于是放下此事不再提。

[8]相国何以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之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

入，徒跣谢。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8]相国萧何因为长安地方狭窄，而皇家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且荒弃不崐用，希望能让百姓入内耕种，留下禾杆不割，作为苑中鸟兽的饲料。高帝一听勃然大怒说："相国你一定收下了商人的大批财物，才替他们算计我的上林苑！"将萧何交付廷尉，用刑具锁铐。过了几天，一个姓王的卫尉侍奉高帝，上前探问："相国犯了什么大罪，陛下突然把他拘禁起来？"高帝说："我听说李斯做秦始皇的丞相时，有善行就归功于君主，有过失就自己承担。现在萧何接受了商人的大批财物，为他们要我的上林苑，以讨好下民，所以拘禁起来治罪。"王卫尉便劝说："份内的事只要对百姓有利就向皇帝建议，这是真正的宰相行为，陛下为什么竟疑心相国受了商人钱财呢？况且，陛下与楚霸王作战几年，陈、黥布造反，您亲自率军出征。当时，相国独守关中，只要关中一有动摇，函谷关以西就不再是陛下所有了！相国不在那时为自己谋利，反而在现在贪图商人的金钱吗？再说，秦朝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才丧失了天下，李斯为秦始皇分担过失的作为，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陛下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怀疑相国呢！"高帝听完很不高兴。当天，派人持符节赦免释放了萧何。萧何年纪已老，平时对高帝很恭谨，进宫后光着脚前去谢恩。高帝说："相国您不要这样！相国为人民讨要上林苑，我不准许，我不过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昏君，而相国您是贤相。我所以抓起相国，就是想让百姓知道我的过失啊！"

[9]陈之反也，燕王绾发兵击其东北。当是时，陈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言等军破。张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见张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等；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等击燕。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乃诈论他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

[9]陈造反时，燕王卢绾发兵进攻他的东北面。当时，陈派王黄向匈奴求救；燕王卢绾也派出使臣张胜去匈奴那里，声称陈的军队已经

失败了。张胜到了匈奴部落，原来的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正逃亡在那里，见了张胜便说：“先生您之所以在燕国受到重用，就是因为熟悉匈奴的事务；燕国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就是因为内地各诸侯屡次反叛，兵事连绵，久而不决。如今您为燕国考虑，想赶快灭掉陈等人；陈等人一消灭，接下来也就轮到燕国，你们也就将成为阶下囚了。您何不让燕王暂缓进攻陈，而与匈奴和好？情况缓和，便可以长期在燕称王；一旦汉廷有急变，也可以借外援保全本国。”张胜认为很对，于是私下让匈奴帮助陈等人攻击燕军。燕王卢绾疑心张胜勾结匈奴反叛，上书朝廷请将张胜全家斩首。这时张胜回来了，详细说明之所以这样行事的原因，燕王于是用诈术决罪他人，开脱了张胜家属，派他去匈奴作密使。同时暗中使范齐潜去陈那里，想让他长期逃亡在外，双方对峙，不作决战。

汉击黥布，常将兵居代。汉击斩，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所。帝使使召卢绾，绾称病；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氏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哙以相国将兵击绾，立皇子建为燕王。

汉朝攻击黥布时，陈时常率兵驻扎代郡。汉朝进攻杀死陈后，他的偏将投降，说出燕王卢绾曾派范齐去陈那里互通计谋。高帝于是派使者去召卢绾回朝，卢绾称病不来；又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前去迎接燕王，顺便查验盘问他左右随从。燕王卢绾更加恐惧，躲藏起来。他对心腹之臣说：“不是刘氏家族而称王的，只有我和长沙王了。去年春季，汉廷杀了韩信全家，夏季又处死彭越，这都是吕后的主意。如今皇上病重，大权委托吕后。吕后这个妇人，一心想找事诛杀异姓王和大功臣。”于是称病不动身，卢绾的左右心腹也都藏匿起来。卢绾的这些话有些泄露了出去，审食其听说后，回朝详细报告高帝，高帝更加愤怒，又得到匈奴中来投降的人，说出张胜逃亡在匈奴做燕王使臣。于是高帝认定说：“卢绾果真反了！”春季，二月，派樊哙以相国名义发兵攻击卢绾，另立皇子刘建为燕王。

[10]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

[10]高帝颁布诏书说：“南武侯织，也是南越的贵族世家，立为南海王。”

[11]上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曰：“疾可治。”上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疾，赐黄金五十斤，罢之。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长乐宫。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11]高帝刘邦进攻黥布时，曾被流箭射中，行军路上，病势沉重。吕后请来一位良医，医生入内诊视后说：“病可以治。”高帝却破口大骂：“我以一个老百姓手提三尺剑夺取了天下，这不是天命吗！我的生死在天，即使扁鹊复生又有什么用！”于是不让医生治病，而赏给医生黄金五十斤，让他回去。吕后问高帝：“陛下百年之后，萧何相国死了，让谁代替他呢？”高帝说：“曹参可以。”吕后再问曹参之后，高帝说：“王陵可以，但他有点憨，陈平可以帮助他。陈平智谋有余，但难以独自承担重任。周勃为人厚道不善言词，但将来安定刘家天下的必定是他，可任用为太尉。”吕后再追问其后，高帝只说：“这以后的事也就不是你能操心的了。”夏季，四月，甲辰（二十五日），高帝刘邦驾崩于长乐宫。丁未（二十八日），朝廷发布丧事消息，宣布大赦天下。

[12]卢绾与数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谢；闻帝崩，遂亡入匈奴。

[12]卢绾率领几千人住在边塞等候机会，希望高帝病愈，他好亲自入朝谢罪。他听到高帝驾崩的消息，便逃入匈奴。

[13]五月，丙寅，葬高帝于长陵。

[13]五月，丙寅（十七日），将高帝刘邦安葬在长陵。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

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当初，高帝刘邦不修习学术，而秉性聪明通达，喜谋略，能采纳旁人意见，纵是守门官或戍卒，见面时也如同老熟人一般。当年他顺应民心约法三章，天下平定以后，又命令萧何整理法律、法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订历法及度量衡章程，叔孙通规定礼仪；又与功臣剖分符节，立下誓言，用朱砂写就，以铁制成，放入国家收存重要文书的金柜石室，妥藏在宗庙中。高帝虽然众事繁多，日不暇给，但创立制度规模宏远。

[14]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14]己巳（二十日），太子登上皇帝大位，尊吕后为皇太后。

[15]初，高帝病甚，人有恶樊哙云："党于吕氏，即一日上晏驾，欲以兵诛赵王如意之属。"帝大怒，用陈平谋，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吕后弟吕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15]当初，高帝病重时，有人诬谄樊哙"与吕姓结党，只要有一天皇上过世，就要兴兵诛杀赵王如意及其从属"。高帝大怒，采纳陈平建议，召来绛侯周勃在床前接受诏令："陈平立刻乘驿车，载着周勃，让周勃代樊哙为将军；陈平一到军中，就砍下樊哙的头！"两人接受命令后，乘驿车前往，还未到军中，在路上商议道："樊哙是皇上的旧人，功劳很大，而且是吕后妹妹吕的丈夫，有皇亲关系又是尊贵之人，皇上因为一时动怒所以想杀他，恐怕日后会反悔。我们不如抓起他来送到皇上那里，让皇上自己去杀。"他们还没到军中，就筑了坛，用符节召樊哙前来。樊哙接受诏令后，立即将手放到背后叫人把他反绑起来，用木栏囚车押送到长安；而让绛侯周勃代他为将军，率军征讨燕国谋反的诸县。

平行，闻帝崩；畏吕谗之于太后，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岷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殊悲；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

乃以为郎中令，使傅教惠帝。是后吕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陈平一行走到中途，听到高帝驾崩消息。陈平怕吕太后的妹妹吕在吕太后面前说他的坏话，便驱驰驿车先行回都。路上他又遇到朝廷使者，传诏命令陈平与灌婴屯守荥阳。陈平接受诏书后，立即又疾驰到宫中，哭得十分悲哀，又坚决要求亲自守卫内宫。吕太后于是任命他为掌管宫殿门户的郎中令，还让他辅导汉惠帝刘盈。此后，吕便无法说陈平的坏话。樊哙到长安，便被赦免，恢复原来的爵位和封地。

[16]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遣使召赵王如意。使者三反，赵相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

[16]吕太后下令把戚夫人关在宫中永巷里，剃去头发，带上刑具，穿上土红色的囚服，做舂米的苦活。她又派使者去召赵王刘如意，使者三次往返，赵相周昌对使者说："高帝生前把赵王嘱托给我，赵王年纪小，我听说吕太后怨恨戚夫人，想把赵王召去一齐杀掉，我不敢让赵王去。而且赵王也病了，不能接受命令。"吕太后听到回报，大为愤怒，便先派人去召周昌。待周昌到了长安，才派人再去召赵王。赵王前来，还未到达时，汉惠帝听说吕太后要对赵王动怒，便亲自去霸上迎接赵王，与他一起入宫，自己带着他一同吃饭睡觉。吕太后想杀掉赵王，但找不到机会。

孝惠皇帝元年（丁未、前194）

汉惠帝元年（丁未，公元前194年）

[1]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鸩饮之。黎明，帝还，赵王已死。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帝观人彘。帝见，问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

[1]冬季，十二月，惠帝凌晨便出去打猎，赵王因为年纪小，不能早起同去，吕太后便派人拿着毒酒让赵王喝。黎明，惠帝回宫时，赵

王已经死了。吕太后又下令砍断戚夫人的手、脚，挖去眼珠，熏聋耳朵，喝哑药，让她呆在厕所里，称她为“人彘”。过了几天，吕太后便召惠帝来看“人彘”。惠帝见后，问知这就是戚夫人，便大哭起来，从此患病，一年多不能起身。他派人向吕太后请求说：“这种事不是人做的。我虽然是太后您的儿子，到底还是治不了这个天下。”惠帝因此每天饮酒淫乐，不理政事。

臣光曰：为人子者，父母有过则谏；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安有守高祖之业，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残酷，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若孝惠者，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

臣司马光曰：做儿子的，见父母有过失就应该劝谏；劝谏不听，就应该跟着痛哭。哪有继承汉高祖的伟业，当天下的君主，因为不忍心于母亲的残酷，便抛弃国家不顾念，纵情酒色自伤身体的道理！像汉惠帝这样，可以说只是固执于小的仁爱，而不知道大义啊！

[2]徙淮阳王友为赵王。

[2]朝廷改封淮阳王刘友为赵王。

[3]春，正月，始作长安城西北方。

[3]春季，正月，开始修筑长安西北面的城墙。

二年（戊申、前193）

二年（戊申，公元前193年）

[1]冬，十月，齐悼惠王来朝；饮于太后前，帝以齐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鸩酒置前，赐齐王为寿。齐王起，帝亦起取卮；太后恐，自起泛帝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佯醉去；问知其鸩，大恐。齐内史士说王，使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太后喜，乃罢归齐王。

[1]冬季，十月。齐悼惠王刘肥来朝见惠帝，在吕太后面前举行酒宴。惠帝认为齐王是自己的哥哥，便请他坐上座。吕太后非常恼怒，让人倒了一杯毒酒放在面前，赏赐给齐王，为他祝福。齐王刚起身要接，惠帝也起身来取酒杯巵。太后一见大惊，自己起来泼去惠帝手中的酒。齐王心知有怪，不敢再喝，假装酒醉离去。经打听知道那是杯毒酒，大为惊恐。齐国一个名叫士的内史向齐王建议，使齐王献出城

阳郡做吕太后女儿鲁元公主的汤沐邑。太后因此大喜，便放走了齐王。

[2]春，正月，癸酉，有两龙见兰陵家人井中。

[2]春季，正月，癸酉（初四），兰陵一平民家的井中出现两条龙。

[3]陇西地震。

[3]陇西发生地震。

[4]夏，旱。

[4]夏季，大旱。

[5]阳侯仲薨。

[5]阳侯刘仲去世。

[6]文终侯萧何病，上亲自临视，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6]文终侯萧何病重，惠帝亲自前去探视，问他："您百年之后，谁可以替接您？"萧何说："最了解臣下的还是皇上。"惠帝又问："曹参怎么样？"萧何立即叩头说："皇上已找到人选，我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穷僻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秋季，七月，辛未（初五），萧何去世。他生前购置田地房宅，必定选位于穷乡僻壤的；他主持家政，也从不起建高墙大屋。他说："如果我的后代贤德，就学我的俭朴；如果后代不贤，这些劣房差地也不会被权势之家抢夺。"

癸巳，以曹参为相国。参闻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始，参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贤惟参。参代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参辄饮以醇酒；间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见人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癸巳（二十七日），朝廷任命曹参为相国。曹参刚听说萧何去世时，就对门下舍人说：“快准备行装！我要进京去做相国了。”过了不久，使者果然前来召曹参入朝。起初，曹参当平民时，和萧何相交甚好；及至做了将相，两人有些隔阂。到萧何快死时，所推举接替自己的贤能之人惟独曹参。曹参接替做了相国后，所有的条令都不做变更，一律遵照萧何当年的规定。他挑选各郡各封国中为人质朴、拘谨不善言辞、敦厚的长者，召来任命为丞相的属官。对那些言谈行文苛刻、专门追逐名声的官员，都予以斥退。然后曹参日夜只顾饮香醇老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员及宾客见他不管政事，来看望时都想劝说，曹参却总是劝他们喝酒；喝酒间隙中再想说话，曹参又劝他们再喝，直到喝醉了回去，始终没机会开口说话。这样的情况成为常事。曹参见到别人犯有小错误，也一昧包庇掩饰，相国府中终日无事。

参子为中大夫，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使归，以其私问参。参怒，笞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参曰：“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曹参的儿子曹任中大夫之职，惠帝向他埋怨曹参不理政事，认为“难道是因为我年纪轻吗”？让曹回家时，以私亲身分探问曹参。曹参大怒，鞭笞曹二百下，喝斥：“快回宫去侍候，国家大事不是你该说的！”到上朝时，惠帝责备曹参说：“那天是我让曹劝你的。”曹参立即脱下帽子谢罪，说：“陛下自己体察圣明威武比高帝如何？”惠帝说：“朕哪里敢比高帝！”曹参又问：“陛下再看我的才能比萧何谁强？”惠帝说：“你好像不如他。”曹参便说：“陛下说得太对了。高帝与萧何平定天下，法令已经明确。如今陛下垂手治国，我们臣下恭谨守职，大家认真遵守不去违反旧时法令，不就够了吗！崐”惠帝说：“对。”

参为相国，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

曹参做相国，前后三年，百姓唱歌称颂他说：“萧何制法，整齐划一；曹参接替，守而不失；做事清净，百姓安心。”

三年（己酉、前192）

三年（己酉，公元前192年）

[1]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1]春季，朝廷征发长安周围六百里内的男女民工十四万六千人修筑长安城，三十天结束。

[2]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单于。是时，冒顿方强，为书，使使遗高后，辞极亵。高后大怒，召将相大臣，议斩其使者，发兵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中郎将季布曰："哙可斩也！前匈奴围高帝于平城，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不能解围。今歌吟之声未绝，伤夷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释报书，深自谦逊以谢之，并遗以车二乘，马二驷。冒顿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

[2]惠帝以宗室女子作为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当时，冒顿正强大，写信派人送给吕太后，措词极为亵污傲慢。吕太后大为愤怒，召集将相大臣，商议要杀掉匈奴来使，发兵攻打。樊哙说："我愿意率领十万军队去横扫匈奴！"中郎将季布却说："樊哙真该杀！从前匈奴在平城围困高帝，那时汉兵有三十二万，樊哙身为上将军，而不能解围。如今四方百姓哀苦之声尚未断绝，受伤兵士刚能起身，而樊哙却想搞乱天下，妄称以十万军队横扫匈奴。这是当面说谎！况且，匈奴好比禽兽一般，听了他的好话不必高兴，听了他的谩骂也不值得生气。"吕太后说："说得对。"便派大谒者张释送去回信，十分谦逊地致以歉意，并送给匈奴二乘车、八匹马。冒顿接信后又派使臣前来道歉，说："我们从不知道中国的礼义，感谢陛下的宽恕。"于是献上马匹，与汉朝和亲为好。

[3]夏，五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摇与无诸，皆越王句践之后也，从诸侯灭秦，功多，其民便附，故立之。都东瓯，世号东瓯王。

[3]夏季，五月，朝廷立名为摇的闽越君为东海王。摇与无诸，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曾跟随诸侯推翻秦朝，功劳不小，当地百姓归附，所以立他为王。建都东瓯，世人称之为东瓯王。

[4]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

[4]六月，朝廷征发各封国的王、侯属下刑徒奴隶二万人修筑长安城。

[5]秋，七月，都厩灾。

[5]秋季，七月，太仆的马厩起火。

[6]是岁，蜀湔氐反，击平之。

[6]本年，蜀郡湔氐部族反叛，朝廷出兵平定。

四年（庚戌、前191）

四年（庚戌，公元前191年）

[1]冬，十月，立皇后张氏。后，帝姊鲁元公主女也，太后欲为重亲，故以配帝。

[1]冬季，十月，惠季立张氏为皇后。张后是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吕太后想亲上加亲，所以将她嫁给惠帝。

[2]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

[2]春季，正月，朝廷下令推荐民间孝顺父母、和睦兄长、努力耕作的人，免除他们的赋役。

[3]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

[3]三月，甲子（初七），皇帝行成年加冠礼，大赦天下。

[4]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4]检查法令中对官民有防害的条目，废除秦律中禁止携带、收藏书籍的“挟书律”。

[5]帝以朝太后于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民。乃筑复道于武库南。奉常叔孙岷通谏曰：“此高帝月出游衣冠之道也，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上乃诏有司立原庙。

[5]惠帝认为去长乐宫朝见太后及平时前往时，经常清道警戒，使百姓惊忧，便在武库的南面修筑了一条空中道路。奉常叔孙通劝阻说：“那是每月举行高帝衣冠出巡仪式的道路啊！子孙后代怎么能在祖宗的道上行走呢！”惠帝惊惧地说：“快快拆去！”叔孙通又说：“天子没有错误的举动；现在路已经修了，百姓也都知道。希望陛下在渭河

北面再建个原庙，可以到那里去举行高帝衣冠出巡仪式，这样也扩大了宗庙，是大孝的根本。”惠帝便下令有关部门修建原庙。

臣光曰：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圣贤为能知而改之。古之圣王，患其有过而不自知也，故设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岂畏百姓之闻其过哉！是以仲虺美成汤曰：“改过不吝。”傅说戒高宗曰：“无耻过作非。”由是观之，则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今叔孙通谏孝惠，乃云“人主无过举”，是教人君以文过遂非也，岂不缪哉！

臣司马光曰：错误，是人人都必定无法避免的；但只有圣贤能知而改正。古代圣明的君主，怕自己有错误不知道，所以设置批评君主的诽谤木和劝阻君主的敢谏鼓，哪里会怕百姓知道自己的过错呢！所以仲虺赞美商汤王说：“改正错误决不吝惜。”傅说劝诫商王武丁道：“不要因为怕别人耻笑便不改正过失。”由此而见，做君王的人，本来就不是以不犯错误为贤明，而是以改正错误为美德。这里叔孙通却劝谏汉惠帝说“天子没有错误的举动”，正是在教做君主的文过饰非，岂不太荒谬了吗！

[6]长乐宫鸿台灾。

[6]长乐宫中鸿台发生火灾。

[7]秋，七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

[7]秋季，七月，乙亥（二十日），未央宫的藏冰室发生火灾。丙子（二十一日），织造室发生火灾。

五年（辛亥、前190）

五年（辛亥，公元前190年）

[1]冬，雷；桃李华，枣实。

[1]冬季，雷声响起，桃树、李树开花，枣树结果。

[2]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2]春季，正月，再次征发长安周围六百里内男女民工十四万五千人修筑长安城，三十天后结束。

[3]夏，大旱，江河水少，溪谷水绝。

[3]夏季，大旱，长江、黄河水少，溪谷干涸。

[4]秋，八月，平阳懿侯曹参薨。

[4]秋季八月，平阳侯曹参去世。

六年（壬子、前189）

六年（壬子，公元前189年）

[1]冬，十月，以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1]冬季，十月，任命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2]齐悼惠王肥薨。

[2]齐悼惠王刘肥去世。

[3]夏，留文成侯张良薨。

[3]夏季，留侯张良去世。

[4]以周勃为太尉。

[4]任命周勃为太尉。

七年（癸丑、前188）

七年（癸丑，公元前188年）

[1]冬，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

[1]冬季，征发战车和骑兵、步兵前往荥阳，由太尉灌婴统率。

[2]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2]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3]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3]夏季，五月，丁卯（二十九日），出现日全食。

[4]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安陵。

[4]秋季，八月，戊寅（十二日），汉惠帝刘盈在未央宫驾崩。大赦天下。九月，辛丑（初五），惠帝下葬在安陵。

初，吕太后命张皇后取他人子养之，而杀其母，以为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临朝称制。

当初，吕太后让张皇后找个别人的孩子来抚养，杀死他的母亲，以他为太子。惠帝下葬后，太子登上皇帝之位，因为年幼，便由吕太后在朝廷上行使天子权力。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十三卷

汉纪五 高皇后元年（甲寅、前187）

汉纪五 汉高后元年（甲寅，公元前187年）

[1]冬，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平、太尉勃，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喋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为帝太傅，实夺之相权；陵遂病免归。

[1]冬季，高太后吕雉在朝议时，提出准备册封几位吕氏外戚为诸侯王，征询右丞相王陵的意见，王陵回答说："高帝曾与群臣杀白马饮血盟誓：'假若有不是刘姓的人称王，天下臣民共同消灭他。'现在分封吕氏为王，不符合白马之盟所约。"太后很不高兴，又问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二人回答说："高帝统一天下，分封刘氏子弟为王；现在太后临朝管理国家，分封几位吕氏为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太后听了很高兴。朝议结束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说："当初与高皇帝饮血盟誓时，你们二位不在场吗？现在高帝驾崩了，太后以女主当政，要封吕氏为王，你们即使是要逢迎太后意旨而背弃盟约，可又有何脸面去见高帝于地下呢？"陈平、周勃对王陵说："现在，在朝廷之上当面谏阻太后，我二人确实不如您；可将来安定国家，确保高祖子孙的刘氏天下，您却不如我二人。"王陵无言答对。十一月，甲子（疑误），太后明升王陵为皇帝的太傅，实际上剥夺了他原任右丞相的实权；王陵于是称病，被免职归家。

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于太后，公卿皆因而决事。

太后升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任命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但不执行左丞相的职权，只负责管理宫廷事务，同郎中令一样。但审食其早就得太后宠幸，公卿大臣都要通过审食其裁决政事。

太后怨赵尧为赵隐王谋，乃抵尧罪。

太后对赵尧当年为高祖设谋保全赵王刘如意之事，一直耿耿于怀，便借故罗织罪名，罢免了他御史大夫的官职。

上党守任敖尝为沛狱吏，有德于太后；乃以为御史大夫。

上党郡的郡守任敖，曾做过沛县的狱吏，对太后有恩德，太后就任用任敖为御史大夫。

太后又追尊其父临泗侯吕公为宣王，兄周吕令武侯泽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

太后追尊其去世的父亲临泗侯吕公为宣王，追尊其兄周吕令武侯吕泽为悼武王，打算以此作为分封吕氏为王的开端。

[2]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2]春季，正月，太后下令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

[3]夏，四月，鲁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张偃为鲁王，谥公主曰鲁元太后。

[3]夏季，四月，太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去世，封公主之子张偃为鲁元王，议定公主的谥号为鲁元太后。

[4]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

[4]辛卯（二十八日），太后晋封号称是孝惠帝之子的刘山为襄城侯，刘朝为轵侯，刘武为壶关侯。

太后欲王吕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使大竭者张释风大臣。大臣乃请立悼武王长子郦侯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国。

太后图谋分封吕氏为王，为了安抚刘氏宗室，就先立号称是孝惠帝之子的刘强为淮阳王，刘不疑为恒山王。又指使宦官大谒者张释，委婉巧妙地向大臣们说明太后分封吕氏为王的本意。于是，大臣们识趣地奏请太后立悼武王吕泽的长子郦侯吕台为吕王，把属于齐国的济南郡割出来，另立为吕国。

[5]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

[5]五月，丙申（初四），赵王宫中的丛台，发生了火灾。

[6]秋，桃、李华。

[6]秋天，桃树、李树都不合时令地开了花。

二年（乙卯、前186）

二年（乙卯，公元前186年）

[1]冬，十一月，吕肃王台薨。

[1]冬季，十一月，吕肃王吕台去世。

[2]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

[2]春季，正月，乙卯（二十七日），发生大地震；羌道、武都道山体崩裂。

[3]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为上邳侯，齐悼惠王子章为朱虚侯，令入宿卫；又以吕禄女妻章。

[3]夏季，五月丙申（初九），太后封楚元王之子刘郢客为上邳侯，封齐悼惠王之子刘章为朱虚侯，令二人入宫担任侍卫，并把吕禄的女儿嫁给刘章为妻。

[4]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4]六月丙戌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5]秋，七月，恒山哀王不疑薨。

[5]秋季，七月，恒山哀王刘不疑去世。

[6]行八铢钱。

[6]朝廷下令，发行八铢钱。

[7]癸丑，立襄成侯山为恒山王，更名义。

[7]癸丑（二十七日），太后晋封原襄成侯刘山为恒山王，并为他改名刘义。

三年（丙辰、前185）

三年（丙辰，公元前185年

[1]夏，江水、汉水溢，流四千余家。

[1]夏季，长江、汉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四千多户人家。

[2]秋，星昼见。

[2]秋季，星星在白昼出现。

[3]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余家。汝水溢，流八百余家。

[3]伊水、洛水泛滥，冲毁了一千六百多户人家的房屋。汝水泛滥，冲毁了八百户人家的房屋。

四年（丁巳、前184）

四年（丁巳，公元前184年）

[1]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为昌平侯。

[1]春季，二月，癸未（初七），太后封立号称为孝惠帝之子的刘太为昌平侯。

[2]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为临光侯。

[2]夏季，四月，丙申（二十一日），太后封立她的妹妹吕为临光侯。

[3]少帝浸长，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壮，即为变！"太后闻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见。太后语群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乱，不能继嗣治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顿首言："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群臣顿首奉诏。"遂废帝，幽杀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轵侯朝为恒山王。

[3]少帝渐渐长大，自知并非惠帝张皇后的儿子，就发牢骚说："皇后怎么能杀了我的生身之母而冒充我的母亲！我成人之后，就要复仇！"太后得知，就把少帝幽禁于后宫的永巷中，宣称少帝患病。任何人不得与少帝相见。太后告诉群臣说："如今皇帝长期患病不愈，精神失常，不能继承皇统治理天下了；应该另立皇帝。"群臣都顿首回答："皇太后的旨意，是为天下百姓着想，对于安宗庙、保国家必定产生深远影响；群臣顿首奉诏。"于是就废掉少帝，并暗中杀死。五月，丙辰（十一日），太后立恒山王刘义为皇帝，改名为刘弘。由于太后称制治理天下，所以新皇帝即位不称元年。太后立轵侯刘朝为恒山王。

[4]是岁，以平阳侯曹为御史大夫。

[4]这一年，太后任命平阳侯曹为御史大夫。

[5]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

[5]有关官员奏请太后禁止南越国的关市中的铁器输出。南越王赵佗说："高帝立我为王，使节往来，贸易不断。现在高后听信谗言，视我南越为蛮夷之国，禁绝物品贸易交流；这一定是长沙王的计谋，他想倚仗朝廷的势力击灭我南越国，统治长沙和南越两国之地，自己立功。"

五年（戊午、前183）

五年（戊午，公元前183年

[1]春，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败数县而去。

[1]春季，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进攻长沙国，打败几个县的守军之后离去。

[2]秋，八月，淮阳怀王强薨，以壶关侯武为淮阳王。

[2]秋季，八月，淮阳王刘强去世，太后立壶关侯刘武为淮阳王。

[3]九月，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

[3]九月，征发河东郡和上党郡的骑兵，屯守北地郡。

[4]初令戍卒岁更。

[4]朝廷首次下令实行戍卒每年一轮换的制度。

六年（己未、前182）

六年（己未，公元前182年）

[1]冬，十月，太后以吕王嘉居处骄恣，废之。十一月，立肃王弟产为吕王。

[1]冬季，十月，太后因为吕王吕嘉在生活上骄恣乱法，废其王位。十一月，太后改立吕肃王吕台的弟弟吕产为吕王。

[2]春，星昼见。

[2]春季，星星白昼出现于天空。

[3]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3]夏季，四月，丁酉（初三），大赦天下。

[4]封朱虚侯章弟兴居为东牟侯，亦入宿卫。

[4]太后封朱虚侯刘章的弟弟刘兴居为东牟侯，又诏令他参预宫廷宿卫。

[5]匈奴寇狄道，攻阿阳。

[5]匈奴侵略狄道，进攻阿阳。

[6]行五分钱。

[6]朝廷下令，发行五分钱。

[7]宣平侯张敖卒，赐谥曰鲁元王。

[7]宣平侯张敖去世，赐谥号为鲁元王。

七年（庚申、前181）

七年（庚申，公元前181年）

[1]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

[1]冬季，十二月，匈奴发兵进攻狄道，掳掠去两千多人。

[2]春，正月，太后召赵幽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怒，去，谗之于太后曰："王言'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得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丁丑，赵王饿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

[2]春季，正月，太后召赵幽王刘友进京。刘友娶吕家之女为王后，但不爱她，而爱其他姬妾。这位吕姓王后一怒之下，离开赵国，向太后诬告刘友说："赵王曾说：'吕氏怎么能称王！待太后百年之后，我必定击灭吕氏。'"太后因此召赵王。赵王刘友到京，被安置于官邸中，见不到太后。太后令卫士包围其官邸，断绝饮食供应；赵国群臣有悄悄去给刘友偷送饮食的，一概逮捕论罪。丁丑（十八日），赵王刘友饿死，按平民的礼仪，葬于长安城外的平民墓地。

[3]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谓左右曰："此为我也！"

[3]己丑（三十日），发生日食，白昼之时一片晦暗。太后很厌恶这次日食，对左右侍从说："这是因为我而发生的！"

[4] 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

[4]二月，太后改封梁王刘恢为赵王，改封吕王吕产为梁王。梁王吕产并不到封国去，而在朝中做皇帝太傅。

[5]秋，七月，丁巳，立平昌侯太为济川王。

[5]秋季，七月，丁巳（疑误），太后立平昌侯刘太为济川王。

[6]吕女为将军、营陵侯刘泽妻。泽者，高祖从祖昆弟也。齐人田生为之说大谒者张卿曰："诸吕之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最长；今卿言太后王之，吕氏王益固矣。"张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齐之琅邪郡封泽为琅邪王。

[6]吕之女是将军、营陵侯刘泽的妻子。刘泽是高祖的远支堂弟。齐人田生为刘泽向大谒者张卿说："太后封诸吕为王，诸位大臣并不全都心服。营陵侯刘泽，在刘氏宗室中年龄最长，如果你现在能向太后建议封刘泽为王，那么，吕氏受封为王的格局就会更加稳定了。"张卿入宫报告太后，太后以为很有道理，就分割齐国的琅邪郡为诸侯国，封刘泽做了琅邪王。

[7]赵王恢之徙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鸩杀之。六月，王不胜悲愤，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

[7]赵王刘恢自从被改封到赵地之后，心情郁郁不乐。太后把吕产的女儿配给刘恢为王后，王后左右从官都是吕氏，擅权干政，并暗地监视赵王言行，赵王不能自做主张，处处受制。赵王所宠爱的一个美姬，也被王后派人用毒酒毒死。六月，赵王刘恢无法克制悲愤而自杀。太后闻知此事，认为赵王因一妇人而轻弃事奉宗庙的大礼，不许他的后人继承赵国王位。

[8]是时，诸吕擅权用事；朱虚侯章，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太后燕饮，太后令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请为《耕田歌》；太后许之，章曰："深耕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太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

[8]这一时期，诸吕把持朝政；朱虚侯刘章，年方二十，身强力壮，对刘氏宗室不能执掌政权心怀不满。他曾经在后宫侍奉太后参加酒宴，太后令刘章为监酒官。刘章自己请求说："我本是将门之后，请太后允许我按军法监酒。"太后回答："可以。"酒酣之时，刘章请求吟唱一首《耕田歌》；太后准许。刘章吟唱道："深耕播种，株距要疏；

不是同种，挥锄铲除！”太后知其歌中所指，默然无语。一会儿，参加宴席的诸吕中有一人醉酒，避席离去，刘章追上来，拔剑斩了此人，还报太后说：“有一人逃酒而走，我以军法将他处斩！”太后及左右人等都大吃一惊，但因业已同意他以军法监酒，也就无法将他治罪；于是散度。从此之后，诸吕都很惧怕朱虚侯刘章，即便是朝廷大臣也都要倚重他，刘氏宗室的势力由此而增强。

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恐祸及己；尝燕居深念，陆贾往，直入坐；而陈丞相不见。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柰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军掌握耳。臣尝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因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报亦如之。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陈平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陆生为饮食费。

陈平担忧诸吕横暴，自己又无力制止，恐怕大祸临头，曾独居静室，苦思对策。恰在此时陆贾来访，未经通报直入室中坐下，陈丞相正苦思冥想，竟未察觉。陆贾说：“丞相思虑何事，竟然如此全神贯注！”陈平说：“先生猜测我思虑何事？”陆贾说：“您富贵无比，不会有什么欲望了；但是，您却有忧虑，不外乎是担心诸吕和皇上年幼罢了。”陈平说：“先生猜得对。此事应该怎么办呢？”陆贾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与相关系和谐，士人就会归附；天下即使有重大变故，大权也不会被瓜分。安定国家的根本大计，就在你们二位文武大臣掌握之中。我曾想对太尉绛侯周勃说明这一利害关系，绛侯平素与我常开玩笑，不会重视我的话。丞相为何不与太尉交好，密岷切联合呢！”接着陆贾为陈平谋划将来平定诸吕的几个关键问题。陈平采纳陆贾的计谋，用五百斤黄金为绛侯周勃祝寿，举办丰盛的宴席，太尉周勃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报。陈平与周勃互相紧密团结，吕氏图谋篡国的心气渐渐衰减。陈平送给陆贾一百个奴婢、五十乘车马、五百万钱做为饮食费。

[9]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之，愿守代边。太后乃立兄子吕禄为赵王，追尊禄父建成康侯释之为赵昭王。

[9]太后派使臣告知代王刘恒，准备改封他到赵国为王。代王谢绝了，自称愿守代地边境。于是，太后封立其兄之子吕禄为赵王，追尊吕禄的父亲建成侯吕释之为赵昭王。

[10]九月，燕灵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国除。

[10]九月，燕王刘建去世；刘建本有美人所生一子，太后派人将其子杀死。燕国被废除。

[11]遣隆虑侯周灶将兵击南越。

[11]太后派遣隆虑侯周灶领兵进攻南越国。

八年（辛酉、前180）

八年（辛酉，公元前180年）

[1]冬，十月，辛丑，立吕肃王子东平侯通为燕王；封通弟庄为东平侯。

[1]冬季，十月，辛丑（疑误），太后封立吕肃王之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封吕通之弟吕庄为东平侯。

[2]三月，太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太后掖，忽不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太后遂病掖伤。

[2]三月，太后参加了除恶的祭仪后还宫，途经轵道，见到类似于灰狗的动物，猛扑太后腋窝，转眼间消失不再出现。太后令人占卜此事，回答说：“这是赵王刘如意在闹鬼。”从此，太后腋窝伤痛不止。

太后为外孙鲁王偃年少孤弱，夏，四月，丁酉，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王。又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以其劝王诸吕，赏之也。

太后因为外孙鲁王张偃年少孤弱，夏季，四月，丁酉（十五日），封张敖姬妾所生二子张侈为新都侯、张寿为乐昌侯，以辅助鲁王张偃。太后又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以奖赏他从前劝大臣奏请封立诸吕为王的功劳。

[3]江、汉水溢，流万余家。

[3]长江、汉水泛滥成灾，冲毁了一万多户百姓家园。

[4]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太后诫产、禄曰：“吕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

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遗诏：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

[4]秋季，七月，太后病重，于是下令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王吕产统领南军。太后告诫吕产、吕禄说：“封立吕氏为王，大臣心中多不服。我就要去世，皇帝年幼，恐怕大臣们乘机向吕氏发难。你们务必要统率禁军，严守宫廷，千万不要为送丧而轻离重地，以免被人所制！”辛巳（三十日），太后去世，留下遗诏：大赦天下，命吕王吕产为相国，以吕禄之女为皇后。高后丧事处理完毕，朝廷改任左丞相审食其为皇帝太傅。

[5]诸吕欲为乱，畏大臣绛、灌等，未敢发。朱虚侯以吕禄女为妇，故知其谋，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立齐王为帝。齐王乃与其舅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齐相召平弗听。八月，丙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闻之，乃发卒卫王宫。魏勃绐邵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王。”召平信之。勃既将兵，遂围相府，召平自杀。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

[5]诸吕打算作乱，因惧怕大臣周勃、灌婴等人，未敢贸然行事。朱虚侯刘章娶吕禄之女为妻，所以得知吕氏的阴谋，就暗中派人告知其兄齐王刘襄，让齐王统兵西征，朱虚侯、东牟侯为他做内应，图谋诛除吕氏，立齐王为皇帝。齐王就与他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暗中密谋发兵。齐相召平反对举兵。八月，丙午（二十六日），齐王准备派人杀国相召平；召平得知，就发兵包围了王宫。魏勃欺骗召平说：“齐王没有汉朝廷的发兵虎符，就要发兵，岷这是违法的。您发兵包围了齐王本是对的，我请求为您带兵入宫软禁齐王。”召平信以为真，让魏勃指挥军队。魏勃掌握统兵权之后，就命令包围相府；召平自杀。于是，齐王命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征发齐国的全部兵员。

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请大王幸之临，见齐王计事。”琅邪王信之，西驰见齐王。齐王因留琅邪王，而

使祝午尽发琅邪国兵，并将之。琅邪王说齐王曰：“大王，高皇帝适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济南；遗诸侯王书，陈诸吕之罪，欲举兵诛之。

齐王派祝午到东面的琅邪国，欺骗琅邪王刘泽说：“吕氏在京中发动变乱，齐王发兵，准备西入关中诛除吕氏。齐王因为自己年轻，又不懂得军旅战阵之事，自愿把整个齐国听命于大王的指挥。大王您在高祖时就已统兵为将，富有军事经验；请大王光临齐都临淄，与齐王面商大事。”琅邪王信以为真，迅速赶往临淄见齐王。齐王乘机扣留了琅邪王，而指令祝午全部征发琅邪国的兵员，一并由自己统领。琅邪王对齐王说：“大王是高皇帝的嫡长孙，应当立为皇帝；现在朝中大臣对立谁为帝犹豫不定，而我在刘氏宗室中年龄最大，大臣们本当等着由我决定择立皇帝的大计。现在大王留我在此处，我无所作为，不如让我入关计议立帝之事。”齐王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就准备了许多车辆为琅邪王送行。琅邪王走后，齐王就出兵向西攻济南国；齐王还致书于各诸侯王，历数吕氏的罪状，表明自己起兵灭吕的决心。

相国吕产等闻之，乃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灌婴至荥阳，谋曰：“诸吕拥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

相国吕产等人闻讯齐王举兵，就派颍阴侯灌婴统兵征伐。灌婴率军行至荥阳，与其部下计议说：“吕氏在关中手握重兵，图谋篡夺刘氏天下，自立为帝。如果我们现在打败齐军，回报朝廷，这就增强了吕氏的力量。”于是，灌婴就在荥阳屯兵据守，并派人告知齐王和诸侯，约定互相联合，静待吕氏发起变乱，即一同诛灭吕氏。齐王得知此意，就退兵到齐国的西部边界，待机而动。

[5]吕禄、吕产欲作乱，内惮张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

[5]吕禄、吕产想发起变乱，但内惧朝中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人，外怕齐国和楚国等宗室诸王的重兵，又恐手握军权的灌婴背叛吕氏，打算等灌婴所率汉兵与齐军交战之后再动手，所以犹豫未决。

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及鲁王张偃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也。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

此时，济川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及鲁王张偃，都年幼，没有就职于封地，居住于长安；赵王吕禄、梁王吕产分别统率南军和北军，都是吕氏一党。列侯群臣没有人能自保安全。

太尉绛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鲁郦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欲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

太尉绛侯周勃手中没有军权。曲周侯郦商年老有病，其子郦寄与吕禄交好。绛侯就与丞相陈平商定一个计策，派人劫持了郦商，让他儿子郦寄去欺骗吕禄说：“高帝与吕后共同安定天下，立刘氏九人为诸侯王，立吕氏三人为诸侯王，都是经过朝廷大臣议定的，并已向天下诸侯公开宣布，诸侯都认为理应如此。现在太后驾崩，皇帝年幼，您身佩赵王大印，不立即返回封国镇守，却出峄任上将，率兵留在京师，必然会受到大臣和诸侯王的猜忌。您为何不交出将印，把军权还给太尉，请梁王归还相国大印给朝廷，您二人与朝廷大臣盟誓后各归封国？这样，齐兵必会撤走，大臣也得以心安，您高枕无忧地去做方圆千里的一国之王，这是造福于子孙万代的事。”吕禄相信了郦寄的计谋，想把军队交给太尉统率；派人把这个打算告知吕产及吕氏长辈，有人同意，有人反对，计策犹豫未决。

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

吕禄信任郦寄，经常结伴外出游猎，途中曾前往拜见其姑母吕。吕大怒说：“你身为上将而轻易地离军游猎，吕氏如今将无处容身了！”吕把家中的珠玉、宝器全拿出来，抛散到堂下，说：“不要为别人守着这些东西了！”

九月，庚申旦，平阳侯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行耶！”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且趣产急入宫。平阳侯颇闻其语，驰告丞相、太尉。

九月，庚申（初十）清晨，行使御史大夫职权的平阳侯曹，前来与相国吕产议事。郎中令贾寿出使齐国返回，批评吕产说：“大王不早些去封国，现在即便是想去，还能够吗！”贾寿把灌婴已与齐、楚两国联合欲诛灭吕氏的事告诉了吕产，并且催吕产迅速入据皇宫，设法自保。平阳侯曹听到了贾寿的话，快马加鞭，赶来向丞相和太尉报告。

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纪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况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军，吕禄已去。太尉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太尉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丞相平乃召朱虚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

太尉想进入北军营垒，但被阻止不得入内。襄平侯纪通负责典掌皇帝符节，太尉便命令他持节，伪称奉皇帝之命允许太尉进入北军营垒。太尉又命令郦寄和典客刘揭先去劝说吕禄：“皇帝指派太尉代行北军指挥职务，要您前去封国。立即交出将印，告辞赴国！否则，将有祸事发生！”吕禄认为郦寄不会欺骗自己，就解下将军印绶交给典客刘揭，而把北军交给太尉指挥。太尉进入北军时，吕禄已经离去。太尉进入军门，下令军中说：“拥护吕氏的袒露右臂膀，拥护刘氏的袒露左臂膀！”军中将士全都袒露左臂膀。太尉就这样取得了北军的指挥权。但是，还有南军未被控制。丞相陈平召来朱虚侯刘章辅佐太尉。太尉令朱虚侯监守军门，又令平阳侯曹告诉统率宫门禁卫军的卫尉说：“不许相国吕产进入殿门！”

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至殿门，弗得入，徘徊往来。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公言诛之，乃谓朱虚侯曰：“急入宫卫帝！”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见产廷中。日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朱虚侯已杀产，帝命

谒者持节劳朱虚侯。朱虚侯欲夺其节，谒者不肯。朱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张偃。戊辰，徙济川王王梁。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事告齐王，令罢兵。

吕产不知吕禄已离开北军，进入未央宫，准备作乱。吕产来到殿门前，无法入内，在殿门外徘徊往来。平阳侯恐怕难以制止吕产入宫，策马告知太尉。太尉还怕未必能战胜诸吕，没敢公开宣称诛除吕氏，就对朱虚侯说：“立即入宫保卫皇帝！”朱虚侯请求派兵同往，太尉拨给他一千多士兵。朱虚侯进入未央宫门，见到吕产正在廷中。时近傍晚，朱虚侯立即率兵向吕产冲击，吕产逃走。天空狂风大作，因此吕产所带党羽亲信慌乱，都不敢接战搏斗；朱虚侯等人追逐吕产，在郎中府的厕所中将吕产杀死。朱虚侯已杀吕产，皇帝派谒者持皇帝之节前来慰劳朱虚侯。朱虚侯要夺皇帝之节，谒者不放手，朱虚侯就与持节的谒者共乘一车，凭着皇帝之节，驱车疾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事毕返回崐，驰入北军，报知太尉。太尉起立向朱虚侯拜贺说：“最令人担忧的就是吕产。现在吕产被杀，天下已定！”于是，太尉派人分头逮捕所有吕氏男女，不论老小一律处斩。辛酉（十一日），捕斩吕禄，将吕乱棒打死，派人杀燕王吕通，废除鲁王张偃。戊辰（十八日），改封济川王刘太为梁王，派朱虚侯刘章去告知齐王，吕氏已被诛灭，令齐罢兵。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举兵，使使召魏勃至，责问之。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丈人而后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魏勃。灌婴兵亦罢荥阳归。

灌婴驻扎荥阳，闻知魏勃原先教唆齐王举兵，便派人召魏勃来见，加以责问。魏勃回答说：“家中失火的时候，哪有空闲时间先请示长辈而后才救火呢！”随即退立一旁，两腿颤抖不止，吓得说不出话来，直到最后也说不出别的话，为自己辩解。灌将军仔细审视魏勃，笑着说：“人说魏勃武勇，其实不过是个狂妄而平庸的人罢了，能有什么作

为呢！”于是赦免魏勃不加追究。灌婴所统率的军队也从荥阳撤回长安。

班固赞曰：孝文时，天下以郦寄为卖友。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以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谊存君亲可也。

班固赞曰：孝文帝时，天下人都批评郦寄出卖朋友。所谓出卖朋友，是指见利忘义。至于郦寄，他的父亲本是汉室开国功臣，而且又被周勃等人劫持；郦寄的行为，虽使朋友吕禄被杀，却安定了国家，顾全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大义，还是可以的。

[6]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王，高帝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舅驷钧，虎而冠；即立齐王，复为吕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固顺，况以仁孝闻天下乎！”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

[6]诸位大臣暗地共同商量说：“少帝和梁王、淮阳王、恒山王，都不真是孝惠帝的儿子，当年吕后设计取他人的儿子，杀死他们的生母，把他们收养在后宫中，令孝惠帝认做儿子，立为继承人和诸侯王，用来加强吕氏的力量。现在，吕氏已被灭族，但吕氏所立的人，很快就要长大，等他们掌握实权，我们恐怕都要被灭族！不如从诸侯王中另选最贤者立为皇帝。”有人说：“齐王，是高帝的长孙，可立他为帝。”大臣们都说：“吕氏正因为外戚强横，几乎危及皇帝宗庙，摧残功臣，现在齐王的舅舅驷钧，为人暴恶好像戴着冠帽的老虎，假若立齐王为帝，驷钧一族就会成为第二个吕氏。代王是高帝在世诸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为人仁孝宽厚，太后薄氏一家谨慎温良。立年长的本来就名正言顺，更何况代王又以仁孝而闻名于天下呢！”于是，大臣们共同议定拥立代王为帝，并暗地派人召代王入京。

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

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北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阳、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于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

代王就此征询左右亲信大臣意见，郎中令张武等人说：“汉廷大臣都是当年高帝开国时的大将，精通军事，多有诡诈奇计。这些人的愿望并不止于已有的权位，只是畏惧高帝、吕太后的严威罢了。现在，他们已诛除诸吕，刚喋血京师，此来以迎接大王为名，实在不可轻信。希望大王自称有病，不要前去长安，静观政局变化。”中尉宋昌却说：“各位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当年，秦失去了政权，诸侯、豪杰蜂拥而起，自以为可以得天下的人，数以万计，但最后登上天子之位的是刘氏；天下人不敢再有称帝的奢望，这是第一条。高帝分封子弟为诸侯王，封地犬牙交错，可以控制天下，这就是所谓宗族稳如磐石，天下人信服它的强大，这是第二条。汉朝建立之后，废除秦的苛政，简省法令，推行德政，百姓安居乐业，很难动摇，这是第三条。以吕太后的威严，封立吕氏三人为王，独掌大权专制朝政，然而，太尉仅凭一个符节，进入北军一呼，军士全都左袒，拥护刘氏，背叛诸吕，终于消灭了吕氏。刘氏的帝位，来源于天授，不是靠人力争夺而得。现在，即使大臣另有异谋，百姓也不会为其所用，他们的党羽难道能够统一吗！现在，朝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宗室大臣，外面又畏惧吴、楚、淮阳、琅邪、齐、代等强大的宗室诸国，大臣谅必不敢另生他念。高帝诸子，现在只有淮南王与大王健在，大王又年长，天下人都知道您的贤圣仁孝，所以大臣们顺应天下人之心，要迎立大王为皇

帝。大王不必猜疑！”代王禀报太后商议此事，犹豫未定。卜问凶吉，得到了“大横”的征兆，所得卜辞说：“横线直贯多强壮，我做天王，夏启的事业得到光大发扬。”代王说：“我本来就是王了，又做什么王？”占卜的人说：“所谓天王，是指天子。”于是，代王派太后之弟薄昭前去拜见绛侯。绛侯等人向薄昭详细说明迎立代王为帝的本意。薄昭还报代王说：“迎立之事是真实的，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代王就笑着对宋昌说：“果然如您所说。”

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从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答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闲。”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

代王于是命令宋昌做为自己的陪乘，同车而行，张武等六人乘坐官府驿车，一起随代王到长安。行至高陵县，暂停休整，代王命宋昌先驰入长安观察动静。宋昌行至渭桥，丞相及以下百官都来迎接。宋昌回来报告。代王驰车赶到渭桥，群臣跪拜进见，俯首称臣，代王下车还礼。太尉周勃近前说：“希望与您单独谈话。”宋昌回答说：“您要说的，如果是公事，就公开说；如果是私事，做王的人是没有私情的。”太尉才跪下，呈上天子所专用的玺和符，代王辞谢说：“到代国官邸再商量此事。”

后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长安，舍代邸，群臣从至邸。丞相陈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当奉宗庙。大王，高帝长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礼次侍。

闰九月，己酉晦（二十九日），代王刘恒进入都城长安，住在长安的代国官邸，朝廷群臣都护送到官邸。丞相陈平等人再次跪拜启奏说：“刘弘等人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不应侍奉宗庙做天子。大王是高帝的年长之子，应继承皇统。我们恭请大王登基做皇帝！”代王谦逊地按宾主的礼仪面向西，辞谢了三次，又按君臣之仪面向南，辞谢了两次，于是，即皇帝位；群臣按朝见皇帝的礼仪和官秩高低排班侍立。

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臣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子，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者

掊兵罢去；有数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张释谕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于邸，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恒山王及少帝于邸。文帝还坐前殿，夜，下诏书赦天下。

东牟侯刘兴居说：“诛除吕氏，我没有立功，请皇帝允许我前去清理皇宫。”他和太仆汝阴侯滕公夏侯婴一道进入皇宫，逼近少帝说：“您不是刘氏后嵋代，不应做皇帝！”接着，刘兴居转身命令左右持戟卫士，放下兵器退出皇宫；有几个卫士不愿放下兵器，宦者令张释告知情由，他们也随之放下了兵器。滕公夏侯婴命令用车子将少帝送出宫外。少帝问：“你们要把我安置到何处？”滕公说：“让您住到皇宫外面。”就把他安置在少府的官衙中。于是，刘兴居和夏侯婴排列天子法驾前来代王官邸，恭迎代王入宫，他们报告说：“清理皇宫已毕。”代王于当晚进入未央宫。有十位持戟守卫端门的谒者阻拦说：“天子居住于宫中，您是干什么的，竟要入宫！”代王告知太尉周勃，周勃便前来谕告谒者有关废立皇帝的事，十位谒者都放下兵器离去，代王于是进入未央宫。当天夜间，代王就任命宋昌为卫将军，指挥南军和北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管理殿中事务。有关机构分别派人在梁王、淮阳王、恒山王和少帝的住处杀死他们。文帝返回未央宫前殿就坐，当夜颁布诏书，大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元年（壬戌、前179）

汉文帝前元年（壬戌，公元前179年）

[1]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泽为燕王；封赵幽王子遂为赵王。

[1]冬季，十月，庚戌（初一），文帝改封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封立赵幽王之子刘遂为赵王。

[2]陈平谢病；上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2]丞相陈平因病请求辞职，汉文帝询问原因，陈平说："高祖开国时，周勃的功劳不如我大，在诛除诸吕的事件中，我的功劳不如周勃；我请求将右丞相的职务让给周勃担任。"十一月，辛巳（初八），文帝将陈平调任为左丞相，任命太尉周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文帝还下令，把吕后当政时割夺齐、楚两国封立诸吕的封地，全部归还给齐国和楚国。

[3]论诛诸吕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户、赐金各有差。绛侯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谏曰："诸吕悖逆，大臣相与共诛之。是时丞相为太尉，本兵柄，适会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

[3]朝廷对诛灭诸吕的人论功行赏，右丞相周勃以下，都被增加封户和赐金，数量各有差别。绛侯周勃散朝时小步疾行退出，十分得意；文帝对绛侯以礼相待，很为恭敬，经常目送他退朝。担任郎中的安陵人袁盎谏阻文帝说："诸吕骄横谋反，大臣们合作将吕氏诛灭。那时，丞相身为太尉，掌握兵权，才天缘凑巧建立了这番功劳。现在，丞相好像已有对人主骄矜的神色，陛下却对他一再谦让；臣子和君主都有失礼节，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如此！"以后朝会时，文帝越来越庄重威严，丞相周勃也就越来越敬畏。

[4]十二月，诏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4]十二月，文帝下诏说："法律，是治理天下的依据。现在的法律对违法者本人做了处罚之后，还要株连到他本来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子、兄弟，以至将他们收为官奴婢，朕认为这样的法律十分不可取！自今以后废除各种收罪犯家属为奴婢及各种相连坐的律令！"

[5]春，正月，有司请早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吴王，兄也；淮南王，弟也：岂不豫哉？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优天下也！"有司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平天下为太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今释宜建

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

[5]春季，正月，有关官员请求文帝早日确立太子。文帝说：“朕已不德，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的人，将帝位禅让给他，而又说‘早立太子’，这是加重我的不德行为；还是暂缓议定吧！”有关官员说：“预先确立太子，是为了尊重宗庙和国家，不忘天下。”文帝说：“楚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淮南王，是我的弟弟；难道他们不是早就存在的继承人吗？如果我现在不选择贤能之人为帝位继承人，而说必须传位给儿子，世人将认为我忘记了崐贤能有德的人，而专私于自己的儿子，这不是以天下为重的作法！”有关官员坚持请求说：“古代殷、周建国之后，都经历了 一千多年的长治久安，它们都采用了早立太子的制度；天子必须从儿子之中确立继承人，这是由来已久的了。高帝平定天下而为汉室太祖，应当子孙相传世代不绝，如果现在舍弃了理应继承的皇子，不立太子，而另从诸侯王和宗室中选择继承人，这是违背高帝愿望的。在皇子之外另议继承人是不应该的。陛下诸子中，以刘启年龄最大，他为人纯厚仁慈，请陛下立刘启为太子。”文帝至此才同意臣下的奏请。

[6]三月，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皇后，清河观津人。有弟广国，字少君，幼为人所略卖，传十余家，闻窦后立，乃上书自陈。召见，验问，得实，乃厚赐田宅、金钱，与兄长君家于长安。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士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

[6]三月，立太子生母窦氏为皇后。窦皇后是清河郡观津县人。她有位弟弟窦广国，字少君，幼年时被人拐卖，先后转换了十多家，听说窦氏被立为皇后，便上书自言身世。窦皇后召见他，核验询问，证实无误，就赐给他大量的田宅和金钱，与其兄长君在长安安家居住。绛侯、灌将军等人议论说：“我等不 死，命运就将取决于此两人。他们两人出身微贱，不可不为他们慎选师傅和宾客；否则，他们又有可能效法吕氏以外戚专权，这是大事！”于是，大臣们从士人中精选有节行的人与二人同住。窦长君、窦少君由此成为退让君子，不敢 以皇后至亲的尊贵地位对人骄矜。

[7]诏振贷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又令："八十已上，月赐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赐帛、絮。赐物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

[7]文帝下诏救济鳏、寡、孤、独和穷困的人。文帝还下令："年龄八十岁以上者，每月赐给米、肉、酒若干；年龄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另外再赐给帛和絮。凡是应当赐给米的，各县的县令要亲自检查，由县丞或县尉送米上门；赐给不满九十岁的老人的东西，由啬夫、令史给他们送去；郡国二千石长官要派出负责监察的都吏，循环监察所属各县，发现不按诏书办理者给以责罚督促。"

[8]楚元王交薨。

[8]楚元王刘交去世。

[9]夏，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

[9]夏季，四月，齐国、楚国发生地震，二十九座山在同一天中崩裂，大水溃涌而出。

[10]时有献千里马者。帝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于是还其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

[10]这时，有人向皇帝进献日行千里的宝马。汉文帝说："每当天子出行，前有鸾旗为先导，后有属车做护卫，平时出行，每日行程不超过五十里，率军出行，每日只走三十里；朕乘坐千里马，能先单独奔到何处呢？"于是，文帝把马还给了进献者，并给他旅途费用；接着下诏说："朕不接受贡献之物。命令全国不必要求前来进献。"

[11]帝既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乃修代来功，封宋昌为壮武侯。

[11]文帝即位，先对天下普施恩惠，远近的诸侯和四夷部族与朝廷的关系都很融洽；然后，文帝才表彰和赏赐跟随他从代国来京的旧部功臣，封立宋昌为壮武侯。

[12]帝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曰："陛下

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崐自知其不如平远矣。居顷之，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久之，即祸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谢病，请归相印，上许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12]文帝越来越明习国家政事。朝会时，文帝问右丞相周勃说：“全国一年内判决多少案件？”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内全国钱谷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紧张和惭愧之下，周勃汗流浃背。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有专门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员。”文帝问：“由谁主管？”陈平回答：“陛下如果要了解诉讼刑案，应该责问廷尉；如果要了解钱谷收支，应该责问治粟内史。”文帝说：“假若各事都有主管官吏，那么您是负责什么事情的呢？”陈平谢罪说：“陛下由于不知道我的平庸低能，任命我为宰相。宰相的职责，对上辅佐天子，理通阴阳，顺应四季变化；对下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安抚四夷和诸侯，对内使百姓归附，使卿大夫各自得到能发挥其专长的职务。”文帝这才赞好。右丞相周勃极为惭愧，退朝之后责备陈平说：“就是您平素不教我如何回答！”陈平笑着说：“您身为宰相，却不知宰相的职责是什么吗？况且，如果陛下问长安城中有多少盗贼，您能勉强回答吗？”由此，绛侯周勃自知能力比陈平差得很远。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劝周勃说：“您诛灭吕氏，扶立代王为帝，威名震动天下。现在您接受朝廷厚赏，担任职位尊崇的右相，时间一长，将要大祸临头了。”周勃也为自己担忧，就自称有病，请求辞去丞相职务，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秋季，八月，辛未（二十日），文帝罢免了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一人担任丞相。

[13]初，隆虑侯灶击南越，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领。岁余，高后崩，即罢兵。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13]当初，隆虑侯周灶领兵进攻南越国，正值暑热潮湿，士卒中流行瘟疫，军队无法越过阳山岭。过了一年多，高后去世，便撤兵了。赵佗乘此机会，用兵威胁迫并以财物引诱闽越、西瓯、骆，使它们归属南越统治。南越国东西长达万余里，赵佗乘坐供天子专用的黄屋左纛车，自称皇帝，与汉朝皇帝相同。

帝乃为佗亲冢在真定者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复使陆贾使南越，赐佗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汉文帝于是下令，为赵佗在真定的父母亲的坟墓设置专司守墓的民户，按每年四季祭祀；又召来赵佗的兄弟，用尊贵的官位和丰厚的赏赐表示优宠。文帝又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国，带去文帝致赵佗的一封书信，信中说："朕是高皇帝侧室所生之子，被安置于外地，在北方代地做藩王。因路途辽远，加上我眼界不开阔，朴实愚鲁，所以那时没有与您通信问候。高皇帝不幸去世，孝惠帝也去世了；高后亲自裁决国政，晚年不幸患病，诸吕乘机谋反，幸亏有开国功臣之力，诛灭了吕氏。朕因无法推辞诸侯王、侯和百官的拥戴，不得不登基称帝，现已即位。前不久，得知大王曾致书于将军隆虑侯周灶，请求寻找您的亲兄弟，请求罢免长沙国的两位将军。朕因为您的这封书信，已罢免了将军博阳侯；您在真定的亲兄弟，朕已派人前去慰问，并修整了您先人的坟墓。前几日听说大王在边境一带发兵，不断侵害劫掠。当时长沙国受害，而南郡尤其严重；即便是大王治理下的南越王国，难道就

能在战争中只获利益而不受损害吗！战事一起，必定使许多士卒丧生，将吏伤身，造成许多寡妇、孤儿和无人赡养的老人；朕不忍心做这种得一亡十的事情。朕本来准备对犬牙交错的地界做出调整，征求官员意见，回答说‘这是高皇帝为了隔离长沙国而划定的’，朕不崐得擅自变更地界。现在，汉若夺取大王的领地，并不足以增加多少疆域；夺得大王的财富，也不足以增加多少财源。五岭以南的土地，大王尽可自行治理。即便大王已有皇帝的称号，但两位皇帝同时并立，互相之间没有一位使者相互联系，这是以力相争；只讲力争而不讲谦让，这是仁人所不屑于做的。愿与大王共弃前嫌，自今以后，互通使者往来，恢复原有的良好关系。”

贾至南越。南越王恐，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因为书，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曰：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蛮夷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处僻，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发兵以伐其边。老夫处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昧，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 改号，不敢为帝矣！”

陆贾到达南越。南越王赵佗见了文帝书信，十分惶恐，顿道谢罪；表示愿意遵奉皇帝明诏，永为藩国臣属，遵奉贡纳职责。赵佗随即下令于国中说：“我听说，两雄不能同时共立，两贤不能一时并存。汉廷皇帝，是贤明天子。从今以后，我废去帝制、黄屋、左纛。”于是写了一封致汉文帝的回信，说：“蛮夷大长、老夫臣赵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是供职于旧越地的官员，幸得高皇帝宠信，赐我玺印，封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后，根据道义，不忍心断绝与南越的关系，

所以对老夫有十分丰厚的赏赐。高后当政，歧视和隔绝蛮夷之地，下令说：‘不得给蛮夷南越金铁、农具、马、牛、羊；如果给它牲畜，也只能给雄性的，不给雌性的。’老夫地处偏僻，马、牛、羊也已经老了，自以为未能行祭祀之礼，犯下死罪，故派遣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等三批人上书朝廷谢罪，但他们都没有返回。又据风闻谣传，说老夫的父母坟墓已被平毁，兄弟宗族人等已被判罪处死。官员一同议论说：‘现在对内不能得到汉朝尊重，对外没有自我显示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才改王号，称皇帝，只在南越国境内称帝，并无为害天下的胆量。高皇后得知，勃然大怒，削去南越国的封号，断绝使臣往来。老夫私下怀疑是长沙王 阴谋陷害我，所以才发兵攻打长沙国边界。老夫在越地已生活了四十九年，现在已抱孙子了。但我夙兴夜寐，睡觉难安枕席，吃饭也品尝不出味道，目不视美女之色，耳不听钟鼓演奏的音律，就是因为不能侍奉汉廷天子。现在，有幸得到陛下哀怜，恢复我原来的封号，允许我像过去一样派人出使汉廷；老夫即是死去，尸骨也不朽灭。改号为王，不敢再称帝了！”

[14]齐哀王襄薨。

[14]齐哀王刘襄去世。

[15]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帝爱其辞博，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15]文帝得知河南郡守吴公治理地方的政绩为天下第一，就召他入朝做廷尉。吴公推荐洛阳人贾谊，文帝就召贾谊进京做博士官。当时贾谊年仅二十多岁。文帝很赏识贾谊的文辞可观和知识渊博，一年之中，就破格提升他做了太中大夫。贾谊请文帝改历法，变换朝服颜色，重新审定官名，确定汉室的礼仪和音乐，以建立汉朝制度，更改秦朝法度。文帝以谦让治国，无暇顾及这些事情。

二年（癸亥、前178）

前二年（癸亥，公元前178年）

[1]冬，十月，曲逆献侯陈平薨。

[1]冬季，十月，曲逆侯陈平去世。

[2]诏列侯各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2]汉文帝下诏，令列侯各自离京到所封领地去；身为朝廷官员和受诏书崐留居京师的列侯，则派遣他们的太子到封地去。

[3]十一月，乙亥，周勃复为丞相。

[3]十一月，乙亥（疑误），周勃再次出任丞相。

[4]癸卯晦，日有食之。诏："群臣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丐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罢卫将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4]癸卯晦（疑误），发生日食。文帝下诏书说："群臣都要认真思考朕的过失和朕所未知、未见的问题，并请大家告知朕。还请大家向朝廷荐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以便帮助朕的不足。"于是派他们分别任职。命令务必减轻徭役赋税以便利百姓；罢废卫将军；太仆将现有马匹仅留下够朝廷使用的，其余马匹全部拨给驿站使用。

颍阴侯骑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曰："臣闻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

颍阴侯的骑从贾山上书文帝，谈论治乱之道："我听说在雷霆的轰击下，无论什么都会被摧毁；在万钧之力的重压下，无论什么都会被压碎。君主的威严，远远超过了雷霆；君主的权势之重，也远远超过了万钧。君主即便是主动地请求大家进谏，和颜悦色地接受臣下的批评意见，采纳批评者意见并给以重用，臣子仍然惧怕而不敢将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更何况君主纵欲残暴，又不愿听到别人议论他的过失呢！在严威的震慑和权势的重压之下，即使人有尧和舜那样的智谋，有孟贲那样的勇力，难道能不被摧毁吗！这样，君主就听不到别人对他的过失的批评，国家就危险了。

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

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

“过去，在周朝时大约有一千八百个封国，用九州的百姓，奉事一千八百国的君主，君主有多余的财富，百姓也有宽裕的力量，到处都有歌功颂德的声音。秦始皇用一千八百国的百姓奉养自己，百姓筋疲力竭，负担不起他的徭役；倾家荡产，缴纳不足他的赋税。秦始皇只不过一位君主，他自己享受的也不过驰骋弋猎的娱乐，天下却无法供应他的需求。秦始皇自认为功德无量，估计他的子孙会世代相传以至于无穷；但是，他死后不过几个月，天下人四面进攻，宗庙就毁灭了。秦始皇处于被灭绝的危机之中，却没有察觉，原因何在？就在于天下人都不敢告知他实际情况。不敢告知他实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秦王朝没有尊老养老的道义，没有能够辅佐的大臣，罢免了批评朝政的官员，杀害了敢当面批评谏阻的士人。所以那些谄谀逢迎、只求自保利禄的无耻小人，吹捧秦始皇的德政高于尧舜，功业超过商汤和周武；天下已将土崩瓦解，而没有人告知秦始皇。

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欣欣焉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而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身猎，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古者大臣不得与宴游，使皆务其方而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臣窃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轨事之大者也。”上嘉纳其言。

“现在，陛下命令天下人荐举贤良方正的人士，天下人都为之欢欣鼓舞，说：‘皇帝将复兴尧舜治理天下之道，造就三王的功业了。’天

下的人才，莫崐不努力自我完善以求能被皇帝选用。现在方正之士，都已被选入朝廷了；又从中选择贤能者，让他们做常侍、诸吏，陛下与他们共同驰驱射猎，一天之内再三出宫。我担忧朝政由此而懈弛，百官因此而玩忽职守。陛下自即位以来，自我勉励，厚养天下，节省开支，慈爱臣民，断案公平，刑罚宽缓；对此，天下人莫不喜悦。我听说崤山以东官吏公布诏令时，百姓即使是老弱病残的人，也都拄着手杖前去聆听，希望暂时不死，想看到仁德教化的成功。现在功业刚刚建立，好名声刚刚传播，四方仰慕跟从；在此关键时刻，陛下却只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天天射猎，击兔捉狐，从而伤害国家大业，断绝天下人的期望，我私下为陛下痛惜！古代规定大臣不得参预安闲的游乐，为的是让他们都致力于保持大臣的品格和节操，这样，群臣就无人胆敢不严格约束自己，提高品行修养，尽心事君按君臣大礼办事。士的品行，养成于自己家中，却在天子的朝廷之上被破坏，我私下为之惋惜。陛下与群臣消闲游乐，与大臣、方正在朝廷之上议论国事，游娱不失乐，朝会不失礼，这是极为重大的事体。”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文帝每次上朝，郎官和从官进呈奏疏，他从来都是停下辇车接受。奏疏所说的，如不可采用就放过一边，如可用就加以采用，未尝不深加赞赏。

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中郎将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圣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骋六飞弛下峻山，有如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柰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汉文帝从霸陵上山，想要向西纵马奔驰下山。中郎将袁盎骑马上前，与文帝车驾并行伸手挽住马缰绳。文帝说：“将军胆怯了吗？”袁盎回答：“我听说‘家有千金资财的人，不能坐在堂屋的边缘’。圣明的君主不能冒险，不求侥幸。现在陛下要想放纵驾车的六匹骏马，奔驰下险峻的高山，如果马匹受惊，车辆被撞毁，陛下纵然是看轻自身安危，又怎么对得起高祖的基业和太后的抚育之恩呢！”文帝这才停止冒险。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与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也。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于是上乃说，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文帝所宠幸的慎夫人，在宫中经常与皇后同席而坐。等到她们一起到郎官府衙就坐时，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排在下位。慎夫人恼怒，不肯入坐；文帝也大怒，站起身来，返回宫中。袁盎借此机会上前规劝文帝说：“我听说‘尊卑次序严明，就能上下和睦’。现在，陛下既然已册立了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怎么能与主人同席而坐呢！况且如果陛下真的宠爱慎夫人，就给她丰厚的赏赐；而陛下现在宠爱慎夫人的做法，恰恰会给慎夫人带来祸害。陛下难道不见‘人彘’的悲剧吗！”文帝这才醒悟，转怒为喜，召来慎夫人，把袁盎的话告诉了她。慎夫人赐给袁盎黄金五十斤以示感谢。

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贾谊对文帝说：“《管子》书中说：‘仓库充实人们才会讲究礼节，衣服粮食充足人们才有荣辱观念。’假若百姓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却乐意听命于君主的统治，这种事情，从古到今，我都没有听说过。古代有人说：‘一个农夫不耕作，就有人要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要挨冻。’无论什么产品，生产它都有一定的季节时令，用起来如果毫无限制，物资就必会缺乏。古人治理天下，安排得很细微，很周到，所以国家的积贮足以仗恃。现在，脱离农桑本业而从事工商业的人太多了。这是危害天下的一大流弊；追求奢侈的风俗，日益增长，这是危害天下的一大公害。这两种流弊和公害盛行，没有谁给以制

止；政权面临毁坏，没有谁能挽救。天下财富，生产的人很少而挥霍的人却崛很多，怎能不枯竭！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大汉建国以来，已近四十年了，国库和私人积贮数量之少，仍然令人悲哀痛惜。一旦老天不按时降雨，百姓就惶恐不安；年景不好，没有收成，百姓或者出卖爵位，或者自卖儿女，换粮度日；此类事情，陛下已经听到了。哪有天下如此危险而主上不惊惧的！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啮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僭拟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世上有丰年有歉年，这是自然规律；古代圣王夏禹和商汤也都曾经历过。假若不幸出现了方圆二三千里的大面积旱灾，国家靠什么去救济百姓？突然间边境有紧急情况，征调数十百万将士，国家用什么供应军需？战争和旱灾同时发生，国家财力无法应付，就会天下大乱，有勇力的人啸聚部众劫掠地方，疲困和老弱的人，就相互交换子女吃人肉。政事的治理没有完全通畅，远方那些势力强大有称帝野心的人，就会一起举兵争着起事；若发展到这般田地才大吃一惊图谋制止，怎能来得及呢！积贮是国家的命脉；如果国家积贮了大量粮食而钱财有余，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以它为依凭，进攻就攻取，防守就牢固，作战就胜利，要感化、安抚敌人，或者吸引远方部族归附朝廷，怎么会招而不到！

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现在如果驱使民众归返农事，都依附于土地，让天下人都从事生产满足本人生活需要，让工商业者、游民都改为从事农耕，那么，国

家就会有充裕的积贮，百姓就会安居乐业了。可以使国家富足，安定天下，而却做出了这种令人危惧的事情，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

上感谊言，春，正月，丁亥，诏开藉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文帝被贾谊的话所打动，春季，正月，丁亥（十五日），下诏举行“藉田”仪式，皇帝亲自耕作，为天下臣民做出表率。

[5]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先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朱虚侯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然后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

[5]三月，有关官员请求文帝立皇子为诸侯王。文帝下诏，先立赵幽王的小儿子刘辟强为河间王，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然后才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6]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6]五月，文帝下诏说：“古代明君治理天下，朝廷专设鼓励献计献策的旌旗，树立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朝政的清明，鼓励臣民前来进谏。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罪’和‘妖言罪’，这就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之士到朝廷来呢！废除这些罪名！”

[7]九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7]九月，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依靠它而生存；有的百姓不从事农耕的本业，却去从事工商末业，所以百姓生活艰难。朕对此甚为担忧，所以现在亲自率领群臣从事农业耕作，以提倡重视农业；今年只向天下百姓征收田租的一半。”

[8] 燕敬王泽薨。

[8]燕王刘泽去世。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十四卷

汉纪六 太宗孝文皇帝中前三年（甲子、前177）

汉纪六 汉文帝前三年（甲子，公元前177年）

[1]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1]冬季，十月丁酉晦（疑误），出现日食。

[2]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2]十一月，丁卯晦（疑误），出现日食。

[3]诏曰："前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国。乙亥，以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3]文帝下诏说："先前诏令列侯回各自的封地，有的人辞别而未成行。丞相是朕所倚重的人，应为朕率领列侯返回各自封地！"十二月，文帝免去周勃的丞相职务，命令他前往封地。乙亥（十四日），文帝任命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废太尉之官，将其职责归属丞相。

[4]夏，四月，城阳景王章薨。

[4]夏季，四月，城阳景王刘章去世。

[5]初，赵王敖献美人于高祖，得幸，有娠。及贯高事发，美人亦坐系河内。美人母弟赵兼因辟阳侯审食其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杀。吏奉其子诣上，上悔，名之曰长，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后封长为淮南王。

[5]当初，赵王张敖向高祖献上一位美人，美人得宠幸而怀孕。等到赵相贯高谋杀高祖的计划败露，美人也受株连被囚禁于河内。美人的弟弟赵兼，请辟阳侯审食其向吕后求情，吕后嫉妒美人，不肯为她说话。美人这时已经生子，感到愤恨，便自杀身亡。官吏将其所生之子送给高祖，高祖也有后悔之意，为婴儿取名刘长，令吕后收养，并葬其生母于真定。后来，高祖封刘长为淮南王。

淮南王早失母，常附吕后，故孝惠、吕后时得无患；而常心怨辟阳侯，以为不强争之于吕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常宽假之。是岁，入朝，从上入苑囿猎，

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见辟阳侯，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驰走阙下，肉袒谢罪。帝伤其志为亲，故赦弗治。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淮南王。淮南王以此，归国益骄恣，出入称警跸，称制拟于天子。袁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上不听。

淮南王刘长自幼丧母，一直亲附吕后，所以在孝惠帝和吕后临朝时，没有受到吕后的迫害；但他心中却常常怨恨辟阳侯审食其，认为审食其没有向吕后力争，才使他的生母含恨而死。及至文帝即位，淮南王刘长自认为与文帝最亲近，骄傲蛮横，屡违法纪；文帝经常从宽处置，不予追究。本年，淮南王入朝，跟随文帝去苑囿打猎，与文帝同乘一车，经常称文帝为“大哥”。刘长有勇力，能举起大鼎。他去见辟阳侯审食其，用袖中所藏铁椎将他击倒，并令随从魏敬割他的脖子。然后，刘长疾驰到皇宫门前，袒露上身，表示请罪。文帝感念他的为母亲复仇之心，所以没有治他的罪。当时，薄太后及太子和大臣们都惧怕淮南王。因此，淮南王归国以后，更加骄横恣肆，出入称警跸，自称皇帝，上比于天子。袁盎进谏说：“诸侯过于骄傲，必生祸患。”文帝不听。

[6]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保塞蛮夷，杀掠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右贤王走出塞。

[6]五月，匈奴右贤王侵占河南之地，并纵兵盗掠居住于上郡边塞的少数部族，杀掠人民。文帝亲临甘泉，派遣丞相灌婴率征发的车骑八万五千人，到高奴进击右贤王；又征发中尉所掌领的步兵，由卫将军指挥，驻守长安。匈奴右贤王逃出塞外。

[7]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留游太原十余日。

[7]文帝从甘泉到高奴，因而临幸太原郡，接见他身为代王时的旧日部属，都给予赏赐；并诏令免征晋阳、中都人民三年的田税，在太原逗留游玩了十多天。

[8]初，大臣之诛诸吕也，朱虚侯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及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之。兴居自以失职夺功，颇怏怏；

闻帝幸太原，以为天子且自击胡，遂发兵反。帝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祁侯缯贺为将军，军荥阳。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长安。诏："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者，赦之。"八月，济北王兴居兵败，自杀。

[8]当初，朝廷大臣铲除诸吕之时，朱虚侯刘章功劳尤其大，大臣们曾许诺把全部赵地封给他为王，把全部梁地封给其弟东牟侯刘兴居为王。及至文帝得立为帝，得知朱虚侯、东牟侯当初打算拥立齐王刘襄为帝，故有意贬抑二人的功劳，等到分封皇子为王时，才从齐地划出城阳、济北二郡，分别立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刘兴居自认为失掉了应得的侯王之位，功劳被夺，颇为不满；现在听说文帝亲临太原，以为皇帝将亲自统兵出击匈奴，有机可乘，就发兵造反。汉文帝得知刘兴居举兵谋反，诏令丞相和准备出击匈奴的军队都返回长安，任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统领四位将军、十万军队出击刘兴居；任命祁侯缯贺为将军，率军驻守荥阳。秋季，七月，文帝自太原返抵长安。文帝下诏书："济北境内吏民，凡在朝廷大兵未到之前就归顺朝廷和率军献城邑投降的，都给以宽赦，且恢复原有的官职爵位；即便是追随刘兴居参预谋反的，只要归降朝廷，也可赦免其罪。"八月，济北王刘兴居兵败，自杀。

[9]初，南阳张释之为骑郎，十年不得调，欲免归。袁盎知其贤而荐之，为谒者仆射。

[9]当初，南阳人张释之当骑郎，历时十年未得升迁，曾打算辞官返归故里。袁盎知道张释之是个有德才的人，就向文帝推荐他，升为谒者仆射。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

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以审也！”帝曰：“善！”乃不拜啬夫。上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张释之跟随文帝，来到禁苑中养虎的虎圈，文帝向上林尉询问禁苑中所饲养的各种禽兽的登记数目，先后问了十多种，上林尉仓惶失措，左右观望，全都答不上来。站立于一旁的虎圈啬夫代上林尉回答了文帝的提问。文帝十分详细地询问禽兽登记的情况，想考察虎圈啬夫的才能；虎圈啬夫随问随答，没有一个问题被难倒。文帝说：“官吏难道不应像这样吗！上林尉不可信赖。”于是，文帝诏令张释之去任命啬夫为管理禁苑的上林令。张释之停了许久，走近文帝说：“陛下以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文帝回答说：“他是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呢？”文帝答：“长者。”张释之说：“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被称作长者，他们两人在论事时尚且有话说不出口，哪能效法这个啬夫的多言善辩呢！秦王朝重用刀笔之吏，官场之上争着用敏捷苛察比较高低，它的害处是空有其表而无实际的内容，皇帝听不到对朝政过失的批评，却使国家走上土崩瓦解的末路。现在陛下因啬夫善于辞令而破格升官，我只怕天下人争相效仿，都去练习口辩之术而无真才实能。在下位的受到在上位的感化，比影随景，响应声还快。君主的举动不可不审慎啊！”文帝说：“您说得好啊！”于是不给啬夫升官。文帝上车返回皇宫，令张释之为陪乘。一路上缓缓而行，文帝询问秦朝政治的弊端，张释之都给以质直的回答。车驾返抵宫中，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帝免冠，谢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

时隔不久，太子与梁王共乘一车入朝，经过司马门，二人也未曾下车示敬崐。于是，张释之追上太子和梁王，禁止他们二人进入殿门，并马上劾奏太子和梁王“经公门不下车，为不敬”。薄太后也得知此事，文帝为此向太后免冠赔礼，承认自己教子不严的过错。薄太后于是派专使传诏赦免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进入殿门。由此，文帝更惊奇和赏识张释之的胆识，升他为中大夫；不久，任命他为中郎将。

从行至霸陵，上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帝称善。

张释之随从文帝巡视霸陵，文帝对群臣说：“嗟乎！我的陵墓用北山岩石做外，把麻絮切碎填充在间隙中，再用漆将它们粘合为一体，如此坚固，难道有谁能打得开吗！”左右近侍都说：“对！”唯独张释之说：“假若里面有能勾起人们贪欲的珍宝，即便熔化金属把整个南山封起来，也会有间隙；假若里面没有珍宝，即便是没有石墩，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啊！”文帝称赞他说得好。

是岁，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这一年，张释之被任命为廷尉。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惊动了为皇帝驾车的马匹；于是，文帝令骑士追捕，并将他送交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处置意见：“此人违犯了清道戒严的规定，应当罚金。”文帝发怒说：“此人直接惊了我乘舆的马，仗着这马脾性温和，假若是其他马，能不伤害我吗！可廷尉却判他罚金！”张释之解释说：“法，是天下公共的。这一案件依据现在的法律就是这样定罪；加罪重判，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众。况且，在他惊动马匹之际，如果皇上派人将他杀死，也就算了。现在已把他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典范，稍有倾斜，天下用法就可轻可重，没有标准了，百姓还怎样安放自己的手脚呢！请陛下深思。”文帝思虑半晌，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按“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

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其后，有人偷盗高祖庙中神位前的玉环而被捕，汉文帝大怒，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判案意见：按照“偷盗宗庙服御器物”的律条，案犯应当在街市公开斩首。汉文帝大怒说：“此人大逆不道，竟敢盗先帝器物！我将他交给廷尉审判，是想将他诛灭全族；而你却依法判他死罪，这是违背我恭奉宗庙的本意的。”张释之见皇帝震怒，免冠顿首谢罪说：“依法这样判，满够了。况且，同样的罪名，还应该根据情节逆顺程度区别轻重。今天此人以偷盗宗庙器物之罪被灭族，若万一有愚昧无知之辈，从高祖的长陵上取了一捧土，陛下将怎样给他加以更重的惩罚呢？”于是，文帝向太后说明情况，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刑意见。

四年（乙丑、前176）

前四年（乙丑，公元前176年）

[1]冬，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薨。

[1]冬季，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去世。

[2]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阳武张苍为丞相。苍好书，博闻，尤邃律历。

[2]春季，正月甲午（初四），汉文帝任命御史大夫阳武县人张苍为丞相。张苍喜读书籍，博闻多识，尤精于律历之学。

[3]上召河东守季布，欲以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者；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3]文帝召河东郡郡守季布来京，想任命为御史大夫。有人说季布勇武难制、酗酒好斗，不适于做皇帝的亲近大臣，所以，季布到京后，在官邸中滞留一个月，才得到召见，并令他还归原任。季布对文帝说：“我本无功劳而有幸得到陛下宠信，担任河东郡守，陛下无故召我来京，必定是有人向陛下言过其实地推荐我。现在我来京，没有接

受新的使命，仍归原任，这一定是有人诋毁我。陛下因一人的赞誉而召我来，又因一人的诋毁而令我去，我深恐天下有识之士得知此事，会有人以此来窥探陛下的深浅得失！”文帝默然，面露惭色，过了好久才说：“河东郡，是我重要而得力的郡，所以特地召你来面谈。”

[4]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

[4]文帝提议让贾谊出任公卿，许多大臣贬责贾谊说：“这个洛阳人，太年轻，学问不深，极力要掌握大权，扰乱朝廷大事。”于是，文帝以后也就疏远贾谊，不采纳他的意见，把他外放为长沙王的太傅。

[5]绛侯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薄太后亦以为勃无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绛侯始诛诸吕，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5]绛侯周勃在前往封地之后，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巡行县级属地来到绛地，周勃都深怕他们是受命前来捕杀自己，经常身穿铠甲，令家中人手执兵器，然后与郡守、郡尉相见。其后，有人向皇帝上书，举告周勃要造反，皇帝交给廷尉处置，廷尉将周勃逮捕下狱，审讯案情。周勃极为恐惧，不知怎样对答才好；狱吏逐渐对周勃有所凌辱。周勃用千金行贿狱吏，狱吏就在公文木牍背面写了“以公主为证”，暗示周勃让公主作证。公主是指文帝的女儿，周勃的长子周胜之娶她为妻。薄太后也以为周勃不会谋反。文帝朝见太后时，太后恼怒地将护头的帽絮扔到文帝身上说：“绛侯周勃当初在诛灭诸吕的时候，手持皇帝玉玺，身统北军将士，他不利用这一时机谋反，今天住在一个小县，反而要谋反吗！”文帝此时已见到了周勃在狱中所写的辩白之辞，于是向太后谢罪说：“狱吏刚刚证实他无罪，就要释放他了。”汉文帝派使者持皇帝信节赦免绛侯周勃，恢复他原有的爵位和封地。绛

侯周勃获释之后说："我曾经统帅过百万雄兵，但怎知狱吏的尊贵呢！"

[6]作顾成庙。

[6]兴建顾成庙。

五年（丙寅、前175）

前五年（丙寅，公元前175年）

[1]春，二月，地震。

[1]春季，二月，发生地震。

[2]初，秦用半两钱，高祖嫌其重，难用，更铸荚钱。于是物价腾踊，米至石万钱。夏，四月，更造四铢钱；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

[2]当初，秦行用半两钱，高祖嫌半两钱过重，使用不便，另行铸造荚钱。至此时，物价暴涨，一石米贵至一万钱。夏季，四月，文帝下诏：另行铸造四铢钱；废除禁止私人铸钱的禁令，允许民间自行铸钱。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井，孰多于此！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崐。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柰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中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贾山亦上书谏，以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上不听。

贾谊提出批评说："现行法令允许天下公开雇人熔铸铜、锡为钱币，有敢掺杂铅、铁取巧谋利的人，就处以黥刑。但是，铸钱的人都以获利为目的，如果不杂以铅铁，就不可能获利；而只要掺上很小比例的铅和铁，就会获利丰厚。有的事容易引起后患，有的法令能导致违法犯罪；现在让平民百姓掌握铸币的大权，他们各自隐蔽地铸造，要想禁止他们在铸钱时为获厚利而取巧舞弊，即便是每天都有人因此而被判处黥刑，也禁止不住。以往，百姓因此犯罪而被判刑的，多的一县可至数百人，被官吏怀疑而受到逮捕拷打和为传讯而奔走的人，那就更多了。设立法律去引诱百姓犯罪受刑，还有什么能比这种铸钱令更严重呢！另外，民间习惯使用的钱币，各个地方有所不同：使用轻钱，一百枚须添若干枚，使用重钱，又不按标准数使用。官府规定的货币在交易中不具有权威地位，对此，如果官府采取强硬手段来统一市场币的话，事情一定会很繁琐、很苛酷，而且力难胜任；如果官府放纵的话，市场上流行各种钱币，币制就陷入混乱。可见，如果关于钱币的法律不完善，到哪里寻求标准呢！现在，放弃农业而开山采铜的人日益增多，扔下农具而去炼铜铸钱、烧制木炭；质量低劣的钱币每天都在增加，五谷粮食却无法增加。善良的人受此风气的引诱而做出了罪恶的事情，谨慎怕事的人也被裹挟犯罪而受到刑罚甚至于杀戳。惩罚杀戮百姓是很不吉祥的，为什么疏忽了呢！朝廷了解到它的祸患，大臣们必定会建议说'禁止私人铸钱'。但是，如果禁止的方法不对，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法令禁止私人铸钱，就必然导致钱币减少、币值增加；这样一来，铸币的获利就更大，私人违法铸币就如同风起云涌，用弃市的重刑也不足以禁上盗铸。违法犯罪防不胜防，法律禁令屡遭破坏，这是用于铸币的铜造成的后果。铜分布在天下百姓手中，所造成的祸害是很大的，所以，不如由朝廷控制铜的流通。"贾山也上书提出批评意见，认为："钱币，本是无用之物，却可以用来换取富贵。使人获得富贵，本来是由君主所掌握的权柄；让百姓铸币，是使百姓与君主共同掌握权柄，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文帝不采纳这些意见。

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吴王濞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于是吴、邓钱布天下。

这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得到文帝的宠幸，文帝为了使邓通成为巨富，就把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赏赐给他，让他采铜铸钱。吴王刘濞境内的豫章郡有产铜的矿山，他召集了许多不向官府登记户籍的流民开矿铸钱；在吴国东部用海水煮盐；所以，吴王刘濞不必向百姓收取赋税而官府费用却极为充裕。于是，吴国和邓通所铸造的钱币流通于全国。

[3]初，帝分代为二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是岁，徙代王武为淮阳王；以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

[3]当初，文帝把代国封地分为两国。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这一年，文帝把代王刘武改封为淮阳王；改封太原王刘参为代王，得到了原代国的全部封地。

六年（丁卯、前174）

前六年（丁卯，公元前174年）

[1]冬，十月，桃、李华。

[1]冬季，十月，桃树、李树都不合时令地开了花。

[2]淮南厉王长自作法令行于其国，逐汉所置吏，请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从之。又擅刑杀不辜及爵人至关内侯；数上书不逊顺。帝重自切责之，乃令薄昭与书风谕之，引管、蔡及代顷王、济北王兴居以为儆戒。

[2]淮南王刘长自设法令，推行于封国境内，驱逐了汉朝廷所任命的官员，请求允许他自己任命相和二千石官员；汉文帝违背自己的愿望同意了他的请求。刘长又擅自刑杀无罪的人，擅自给人封爵，最高到关内侯；多次给朝廷上书都有不逊之语。文帝不愿意亲自严厉地责备他，就让薄昭致书淮南王，委婉峮地规劝他，征引周初管叔、蔡叔以及本朝代顷王刘仲、济北王刘兴居骄横不法、最终被废被杀之事，请淮南王引以为戒。

王不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奏："长罪当弃市。"制曰："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徙处蜀郡严道邛邮。"尽诛所与谋者。载长以辎车，令县以次传之。

淮南王刘长接到薄昭书信，很不高兴，指派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余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合谋，准备用四十辆辇车在谷口发动叛乱；刘长还派出使者，去与闽越、匈奴联络。反情败露，有关机构追究此事来龙去脉；文帝派使臣召淮南王进京。淮南王刘长来到长安，丞相张苍、代行御史大夫职责的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等大臣启奏："刘长应被处以死刑。"文帝命令说："赦免刘长的死罪，废去王号；把他遣送安置在蜀郡严道县的邛邮。"与刘长通谋造反的人，都被处死。刘长被安置在密封的囚车中，文帝下令沿途所过各县依次传送。

袁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致此。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

袁盎进谏说："皇上一直骄宠淮南王，不为他配设严厉的太傅和相，所以才发展到这般田地。淮南王秉性刚烈，现在如此突然地摧残折磨他，我担心他突然遭受风露生病而死于途中，陛下将有杀害弟弟的恶名，可如何是好？"文帝说："我的本意，只不过要让刘长受点困苦罢了，现在就派人召他回来。"

淮南王果愤恚不食死。县传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今为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户。

淮南王刘长果然愤恨绝食而死。囚车依次传送到雍县，雍县的县令打开了封闭的囚车，向朝廷报告了刘长的死讯。文帝哭得很伤心，对袁盎说："我没听你的话，终于害死了淮南王！现在该怎么办？"袁盎说："只有斩杀丞相、御史大夫以向天下谢罪才行。"文帝立即命令丞相、御史大夫逮捕拷问传送淮南王的沿途各县不开启封门送食物的官员，把他们全都处死；用列侯的礼仪把淮南王安葬在雍县，配置了三十户百姓专管看护坟墓。

[3]匈奴单于遗汉书曰："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

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帝报书曰：“单于欲除前事，复故约，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

[3]匈奴单于给汉朝廷送来书信说：“前些时候，皇帝谈到和亲的事，与书信的意思一致，双方都很喜悦。汉朝边境官员侵夺侮辱我匈奴右贤王，右贤王未经向我请示批准，听从了后义卢侯难支等人的计谋，与汉朝官吏相互敌对，断绝了两家君主的和好盟约，离间了兄弟之国的情谊，为此我惩罚右贤王，命令他向西方寻找并攻击月氏国。由于苍天降福保佑，将士精良，战马强壮，现已消灭了月氏，其部众已全部被杀或投降，月氏已被我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附近的二十六国，都已归匈奴统辖，所有擅长骑射的游牧部族，都合并为一家，北部由此而统一和安宁。我愿意放下刀兵，休息士卒，牧养马匹，消除以前的仇恨和战争，恢复原来的结好盟约，以安定双方边境的民众。如果皇帝不希望我们匈奴靠近汉的边境，我就暂且诏令匈奴的官民远离边界居住。”汉文帝复信说：“单于准备消除双方以前的不愉快，恢复原来的盟约，朕对此极表赞赏！这是古代圣明君主追求的目标。汉与匈奴相约为兄弟，用来赠送单于的东西是很丰厚的；违背盟约、离间兄弟情谊的事情，多发生在匈奴一方。但右贤王那件事情发生在大赦以前，单于就不必过分责备他了！单于如果能岷按来信所说去做，明确告知大小部属官员，约束他们不再违背和约，守信用，就遵守单于信上的约定。”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初立，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其后不久，冒顿死去，他的儿子稽粥继位，称为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刚继位，文帝又指派一位宗室的女儿翁主嫁给他做单于阏氏，并派宦官、燕地人中行说去辅佐翁主。中行说不愿意去匈奴，汉朝廷逼迫

他去。中行说恼怒地说：“我一定要使汉朝廷深受祸患！”中行说到匈奴以后，就归降了单于，单于很宠信他。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牧。其遗汉书牍及印封，皆令长大，倨傲其辞，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当初，匈奴喜好汉朝的缯帛丝绵和食品。中行说劝单于说：“匈奴的人口，还不如汉朝一个郡的人口多，然而却是汉的强敌，原因就在于匈奴的衣食与汉不同，不需要仰仗于汉朝。现在，假若单于改变习俗，喜爱汉朝的东西；汉朝只要拿出不到十分之二的东西，那么匈奴就要都被汉朝收买过去了。最好的办法是：把所得的汉朝的丝绸衣裳，令人穿在身上冲过草丛荆棘，衣服裤子都撕裂破烂，以证明它们不如用兽毛制成的旃裘完美实用；把所得的汉朝的食物，都扔掉，以显示它不如乳酪便利和味美可口。”于是，中行说教单于的左右侍从学习文字，用以统计匈奴的人口和牲畜数量。凡是匈奴送给汉朝的书信木札以及印封，其规格都增长加宽，并使用傲慢不逊的言辞，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

汉使或訾笑匈奴俗无礼义者，中行说辄穷汉使曰：“匈奴约束径，易行，群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云有礼义，及亲属益疏则相杀夺，以至易姓，皆从此类也。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喋喋占占！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而稼穑耳！”

汉朝使者有人讥笑匈奴习俗不讲礼义，中行说总是驳难汉朝使者说：“匈奴的约束简捷明确，容易实行；君臣之间坦诚相见，可维持长久；一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那样容易统一协调。所以，匈奴的伦常虽乱，但却必定拥立宗族的子孙为首领。现在中原汉人虽自称有礼义，但随着亲属关系的日益疏远，就相互仇杀争夺，以至于改姓，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咳！你们这些居住于土室中的人，希望你们

不要多说了，喋喋不休，沾沾自喜！汉朝送给匈奴的缯帛丝绵、好米酒曲，要数量足够，质量好就行了，何必多说话呢！而且，你们所给的东西，如果数量足、质量好，就算了；如果数量不足、质量低劣，那就等到秋熟时，用我们匈奴的铁骑去践踏你们的庄稼！”

[4]梁太傅贾谊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4]梁国太傅贾谊向文帝上疏说：“我私下认为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涕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原则的事，很难在一篇上疏中一一列举。那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唯独我认为没有达到那种境界。那些说天下已经安定大治的人，不是愚蠢无知，就是阿谀逢迎，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来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之地；现在国家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在您面前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案，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使为治，劳志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崐诸侯轨道，兵革不动，匈奴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立经陈纪，为万世法；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

“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劳神苦思，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可以不加采纳；我的治国方策，享受的乐趣与现在相同，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匈奴归顺，百姓温良朴素，陛下在世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太宗，得以上配太祖共享祭祀，与大汉天下永存，创设准则，标立纪纲，成为万世的法度；即便是后世出现了

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仍可以安享太平。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使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能够辅佐您，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呼！

“封立的诸侯王过于强大，就必定产生君臣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势，封王多 次遭受祸殃，陛下经常为此担忧，这根本就不是安定君主保全臣子的好办法。现在有的诸侯王，本是陛下的亲弟弟，却图谋称东帝，有的本是陛下的亲侄子，却要发兵向西攻打京师；最近又有人检举吴王要图谋不轨了。现在陛下正当壮年，朝政没有过失，恩德有加，他们还做出这般事情；更何况那些最大的诸侯王国，权力几乎是上述几王的十倍呢！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但是，现在天下却基本安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许多大国的封王年龄还小，不到成人的时候，汉朝廷所任命的太傅、相正控制着王国的权力。再过几年，封立的诸侯王基本都成人，血气方刚，朝廷所任命的太傅、丞相只能称病辞职而被罢免，诸侯王在封地内，县丞、县尉以上的官员都是他所安置的私人党羽；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会做出不同于淮南王、济北王谋反的事情来吗！那时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是像尧和舜那样的圣人，也无法做到。

黄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呼！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加之何！

“黄帝说：‘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一定要晒东西！手中握有利刃的时候，就要不失时机地宰杀牲畜。’现在如果按照这一原则行事，要保

全臣子、安定君主很容易做到；如果不早采取措施，等到骨肉之亲已犯罪，再去诛杀他们，难道与秦朝末年君臣兄弟相互残杀有什么不同吗！那些自恃强大而谋反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廷已幸运地战胜了他们，却又不改变异姓王所以能够造反的客观条件；同姓诸侯王也会仿效他们而图谋叛乱，这已有征兆了，其形势又同以前一样。祸患的变化，不知它的去向，像陛下如此英明的皇帝在位都不能平安，保证社会安定，后世又会怎么样呢！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如此，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我私下追寻前事的踪迹，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诸侯王先造反。长沙王国嵋只有二万五千户百姓，在高祖封立的功臣王中，长沙王吴芮功劳小，但他的封国保存最完整，与朝廷的关系疏远，但却最忠心。这不仅因为吴芮的为人与其他诸侯王不同，也是国小势弱这种客观形势使他这样的。假设当初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各自占据数十城的封地而称王，到今天很可能已经残灭了；假若让韩信、彭越一类人物，受封为彻侯而安居，他们得以保全至今，也是可能的。那么，治理天下的根本大计就可知了：要想使受封的诸侯王都忠于朝廷，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国小势弱；要想使臣子不被诛杀剁成肉酱，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都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要想使天下长治久安，最好的方法是分封许多诸侯王国而削减每个王国的实际力量。王国势弱就容易约束诸侯遵守礼义，封地狭小诸侯就不会有野

心。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躯指挥胳臂，胳臂指挥手指，都能服从命令，诸侯王国的封君不敢产生异心，从四面八方一致听命于天子指挥。分割王国的封地，定立制度，把齐、赵、楚各分为若干个小国，使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后世子孙都按次序得到其祖先的一份封地，土地全部分割完毕为止；那些封地被划分为许多小国而国王的子孙很少的封国，先把分割的小国建立起来，暂时空悬封君之位，等生育了子孙之后，再让他们做先已建立的小国的封君；原属诸侯王国所有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天子都不贪图，这样做只是为了实现天下大治而已。如果做到这些，就是让婴儿做皇帝也会安宁无事，甚至于皇帝去世，只留下遗腹之子，群臣对先帝的衣物朝拜天下也不会发生动乱；这样，皇帝在世时可以实现大治，后代人也会称颂圣明。陛下是怕谁而迟迟不这样办呢！

天下之势方病大，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也，又苦。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也，又苦。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目前天下的形势，正如同一个人得了足肿病一样，一只小腿几乎与腰一样粗，一个脚指几乎与大腿一样粗，平常屈指伸腰的活动都不能如意，一两个脚指搐痛，全身都无法应付。错过目前时机不给以医治，必定成为无法医治的顽症，以后即便是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无能为力了。目前的病还不仅仅是得了浮肿，还遭受着脚掌反转不能行走的折磨。楚元王的儿子，是皇帝陛下的堂弟；可现在的楚王，却是陛下堂弟的儿子了。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的亲侄子；可现在的齐王，却是陛下侄子的儿子了。与陛下血缘很亲近的人，有的还没有被封立为王，以稳定天下，而那些与陛下血缘很疏远的人，有的却已经手握大权，开始形成对天子的威胁了。所以我才说国家形势之险恶，不仅仅如同人得了浮肿一样，还遭受着脚掌反转不能行走的折磨。我所说应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个疾病。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

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天下的形势，如同一个人正在脚朝上，头朝下倒吊着一样。天子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天子是尊贵的君主。被称为蛮夷的四方部族，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是卑贱的臣属。现在匈奴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夺地方，劫掠人民，极为不敬，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黄金、丝绵和采邑的丝织品。双脚反而在上，头颅却在下面，这样倒吊着，谁也不能解救，国家到了如此地步，能说国家有贤人吗？这是值得人们为之流涕悲伤的。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胜，可为流涕者此也。

“现在陛下不去进攻强敌而去猎取野猪，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圈养的兔子，沉湎于微不足道的娱乐之中而不考虑消除大患，威德声望本来可以远播，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外的地方，朝廷的威望和政令没有效力了。这又是值得为之流涕悲伤的事。

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峎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现在平民居住的房屋，可以用皇帝的衣饰材料装饰墙壁；地位下贱的妓女戏子，可以用皇后的头饰来打扮自己。况且，皇帝自己身穿粗丝黑衣服，而那些富民却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天子的皇后用来加在衣领的边饰，平民的小妾却用来装饰鞋。这就是我所说的悖乱。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满足不了一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不受寒冷之苦，怎么能办到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聚来分食吃，要想使天下人不受饥挨饿，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饥寒交迫，要想使他们不做奸邪的事，是不可能的。这是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分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

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今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鞅抛弃礼义和仁爱恩惠，心思全在于进取；他的新法在秦国推行了两年，使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的人，家中富有的，儿子长大成人就与父母分家，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后就出去当卑贱的赘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示出施恩的表情；母亲来拿簸箕扫帚，立即遭到责骂；儿媳抱着怀中吃奶的婴儿，竟与公爹并排而坐；媳妇与婆婆关系不好，就公开争吵。秦人只知慈爱儿子、贪求财利，这与禽兽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直到现在，秦人的这种残余风俗还未改变，抛弃礼义，不顾廉耻的风俗，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在发展，每年都有不同。人们在做某件事之前，并不考虑它是否应该做，而只考虑能不能获取利益。现在甚至已有子弟杀其父兄的了。而朝廷大臣只把郡县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安然不觉惊怪，耳闻目睹都不能引起注意，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归向正道，这不是庸俗的官吏能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能做一些处理文书档案的工作，而不知道治国的大体。陛下自己又不忧虑这些问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怎么不现在就确定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上下下各有等级，秩序井然，使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呢！这一制度一确立，后世子孙可以久安，而后代君主就有了可以遵循的准则了。如果不确立根本制度，就如同横渡江河却没有缆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

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嵋。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曰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夏朝、商朝、周朝的天子尊位都传袭了几十代，秦作天子却二世而亡。人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而维持了长期的统治，秦无道而十分短促呢？这个原因是可知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诞生时，就按照礼义对待他，有关官员衣冠整齐庄重肃穆，到南郊举行礼仪，沿途经过宫门就下车，经过宗庙就恭敬地小步快走，所以，太子从婴儿时起，就已经接受了道德礼义的教育。到太子儿童时期，略通人事，三公、三少等官员用孝、仁、礼、义去教育他，驱逐奸邪小人，不让太子见到罪恶的行为，这时，天子从天下臣民中审慎地选择为人正直、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博学多识而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拱卫、辅佐太子，使他们与太子相处，一起活动。所以，太子从诞生之时开始，所见到的都是正事，所听到的都是正言，所实行的都是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一直与正人相处，他的思想言行不可能不正，就好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方言一样；经常与不正的人相处，就会变成不正的人，就像生长在楚地的人不能不

说楚地方言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就如同天性，习惯就如同自然。’学习礼义与开发智力同步进行，一起增长，所以无论如何切磋都无愧于心；接受教化与思想见解一起形成，所以道德礼义观念就如同天生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有教育、辅佐太子的这套制度。到秦朝局面全变了，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断案判刑，胡亥所学到的，不是斩首、割人鼻子，就是灭人家的三族。胡亥头天当了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出以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朝政，把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惑众，把杀人看做割草一样随便。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胡亥天性凶恶吗?是由于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不符合正道。民间俗语说：‘前车覆，后车诫。’秦朝所以很快灭亡，覆车的辙迹是可见的；但如不避开，后车又将倾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亲随。当童心未失时就进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职责；至于使太子在习惯中养成善良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亲随的职责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的哭声一样，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长大之后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操自己的语言，虽经多重翻译都无法相互交谈，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到那里生活，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完全是教育和习惯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左右亲随、及早进行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就正了，太子正天下就可安定了。《周书》上说：‘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当务之急。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

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岷于将某一行为在它即将发生之前给以制止，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作用难知。用奖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如金石；实施这样的法令，准确无误如春夏秋冬四季；有了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能认为先王不使用奖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杜绝在尚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自己不知不觉地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孔子说：‘审理讼案，我与别人一样；然而我一定要使讼案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首先应审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在内确立，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于外。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完全覆灭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本来就是一个大器物；现在人来安置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情况，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周武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子孙相传数十代，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几乎祸及自身，而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这样说：‘要判断某人所说的道理正确与否，必须观察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

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去观察、分析呢！君主的尊贵，如同大堂，群臣好像堂下的台阶，百姓如同平地。所以，如果有九层台阶，堂的边角远离地面，那么，堂就显得很高大；如果台阶没有层，堂的边角接近地面，堂就很低矮。高大的堂难以攀登，低矮的堂屋就容易受到人的践踏，情势就是这样。所以古代明君设立了等级序列，朝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外有公、侯、伯、子、男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这个等级序列的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呼！被戮辱者不泰迫呼！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呼！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尊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

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俗语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尚且怕砸坏器物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对于那些接近皇帝的亲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君子，所以对大臣可以命令他自杀而不能刑杀和侮辱。正因为如此，刺面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都不施加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就在君主身边；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敢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 的年龄，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接受惩罚，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崐主有不敬行为。现在诸侯王、列侯、三公这些高级官员，都是天子要改容礼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现在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面、割鼻、剃须发、断脚、笞打、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正如同堂没有台阶了吗！遭受杀戮凌辱的人不是太迫近皇帝了吗！不提倡廉耻，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就要虽有朝廷大员的地位却像刑徒罪隶那样毫无羞耻之心了吗！望夷宫事变，秦二世被判重罪，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惯习。我听说：鞋不管怎样光鲜，都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不管怎样破旧，不能用来垫鞋底。如果一个人，曾经出任过高级官员，天子曾庄重地对他以礼相待，吏民曾对他俯伏表示敬畏，现在他有了过失，陛下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斥退也可以，命令他自杀也可以，诛灭也可以；如果陛下下令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管理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恐怕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熟知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贬责，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辱，这是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礼敬显贵的。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废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是‘不饰’；有犯了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罪名的，不说他淫秽，而是说他‘帷薄不’；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即是确实犯了罪，仍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还是迁就他，为他避讳。所以那些罪在严谴、斥问范围的大臣，听到严谴斥问就身穿丧服，白帽悬挂毛缨，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专用于官员请罪的请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有犯了中等罪行的，听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割他的脖子。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揪着他的头发

斩下首级。君主可以说：‘您自己犯有过失，我对您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爱；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臣子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习俗如果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都只考虑操行，而不去考虑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放心地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君位继承人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君主有什么损失啊！放着这样的事不做，却长期地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我说，这是值得深沉地叹息的。”

谊以绛侯前逮系狱，卒无事，故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贾谊是因绛侯周勃先前被逮捕下狱，直到最后也没有查出罪证，所以用这样的话来讽劝文帝。文帝认真地采纳他的建议，注意用礼义气节对待臣下，从此之后，大臣犯罪，全都自杀，不受刑杀的凌辱。

七年（戊辰、前173）

前七年（戊辰，公元前173年）

[1]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1]冬季，十月，文帝下诏令规定：对列侯的母亲、夫人、诸侯王的儿子以及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不经批准，不得擅自逮捕。

[2]夏，四月，赦天下。

[2]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3]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灾。

[3]六月，癸酉（初二），未央宫门前的东阙上的楼阁罘发生火灾。

[4]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

[4]民间传唱着有关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了感到不安。

八年（己巳、前172）

前八年（己巳，公元前172年）

[1]夏，封淮南厉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淮南王之悖逆无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峣，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上弗听。

[1]夏季，文帝封淮南厉王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文帝一定要重立淮南国，就上疏进谏说："淮南王刘长悖逆无道，天下臣民谁不知道他的罪恶！陛下免其死罪而流放他，这已是他的幸运了，他自己得病而死，天下臣民谁不说他该死！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恰恰会导致朝廷承担毁谤之言。刘安等人年岁渐长，怎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呢！春秋时期楚国的白公胜为了给父亲报仇，报复的对象是他的伯父和叔父。白公发动叛乱，并不想取代君主占有楚国，只是想发泄怒火实现自己的愿望，敏捷地用手把利刃插入仇人的胸膛，本是要同归于尽而已。淮南地虽小，但黥布曾用它起兵争夺天下，汉朝廷能战胜他，只是天幸。给予仇人足以危害朝廷的资本，这个决策并不高明。给予他们大量积蓄的资财，他们不是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在广阔的都市复仇，就可能像专诸、荆轲那样在朝廷之上行刺。这就是所说的给盗贼送上兵器，给猛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考虑！"文帝没有听他的话。

[2]有长星出于东方。

[2]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九年（庚午、前171）

前九年（庚午，公元前171年）

[1]春，大旱。

[1]春季，发生大旱灾。

十年（辛未、前170）

前十年（辛未，公元前170年）

[1]冬，上行幸甘泉。

[1]冬季，文帝去往甘泉宫。

[2]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2]将军薄昭杀了汉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以国法杀他，就派公卿去与他喝酒，想让他自杀，薄昭却不肯自杀；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才自杀。

臣光曰：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欲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

臣司马光曰：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确实很果断，但却有损于义。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见到舅父，似乎母亲仍然在世一样。何况当时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还健在，她只有这一个弟弟薄昭，文帝杀薄昭毫不留情，这不是孝顺母亲的做法。"我却认为，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不分关系亲疏，无所回避，这样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不敢依仗有人撑腰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素来被称为长者，文帝不为他选择贤人做师傅去约束他，却任用他掌握兵权；他骄横犯上，以至于敢杀朝廷使者，不是依仗有人撑腰而如此大胆吗！假设文帝赦免了他，那与后来成帝、哀帝时朝纲废弛的局面又有什么不同呢！魏文帝曾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却不赞成他杀薄昭，说："对舅父之家，皇帝应能让他们安享富贵，不应给他们干政的权力，既然违法犯罪，却又不得不按法律论处。"这是讽刺汉文帝不及早限制薄昭，才导致了以后的恶果，魏文帝的评论，是很正确的。由此看来，要想宽慰太后之心，还是从开始就谨慎地行事吧！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十五卷

汉纪七 太宗孝文皇帝下前十一年（壬申、前169）

汉纪七 汉文帝前十一年（壬申，公元前169年）

[1]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还。

[1]冬季，十一月，文帝巡行代国；春季，正月，文帝自代国返回长安。

[2]夏，六月，梁怀王揖薨，无子。贾谊复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藩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而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工哉！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而北著之河，淮阳包陈而南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敬身无事，畜乱，宿祸，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帝于是从谊计，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后岁余，贾谊亦死，死时年三十三矣。

[2]夏季，六月，梁怀王刘揖去世，他没有儿子。贾谊再次上疏说：“陛下如果不确立制度，从如今的趋势来看，封国不过传了一代或者两代，诸侯尚且自行其事不受朝廷节制，再扩张强大，朝廷的法度就没有办法实行了。陛下当做屏障和皇太子所能仗恃的，只有淮阳国、代国两个封国罢了。代国，北部与匈奴相接，与强敌为邻，能自我保全就足够了；淮阳国与那些强大的诸侯国相比，仅仅像一个黑痣附着在脸上一样，它恰恰只能诱发大国吞并的欲望，而无力对大国有所牵制。现在权在陛下手中；封立王国却使自已儿子的封国小得只能

做被人吞并的诱饵，怎能说设计得好呢！我有个愚笨的计谋，请皇帝把原属淮南国的封地，全划归淮阳国，使淮阳国增大，并且为梁王立继承人，把淮阳北边的两三个城和东郡划归梁国，以扩大梁国的封地。如果不妥，可以把代王改封为梁王，而以睢阳为都城。梁国封地起于新而北面直达黄河，淮阳国的封地囊括了原来陈国的全境并且南部直达长江，那么其他大诸侯国有二心的，也胆战心惊不敢图谋反叛朝廷了。梁国足以阻止齐国和赵国，淮阳国足以禁制吴国和楚国，陛下可以垫高枕头安睡，再没有对崤山以东的忧虑了。这可使两代君主安享太平。现在安然无事，是因为恰巧诸侯王都还年幼，几年之后，陛下就会看见诸侯王带来的危机了。秦始皇日日夜夜苦心劳力以铲除六国之祸；而现在陛下牢牢地控制着天下，一举一动都能如意，却高拱两手安坐，造成新的六国之祸，就难说您有智谋。即便是终您一生太平无事，但却留下了祸乱的根源，对这些危机早就看到了却不去解决，待您百年之后，把危机留给了年迈的老母，幼稚的弱子，使 他们不得安宁，不能说您是仁者。”文帝于是采纳了贾谊的计策，把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梁国封地北以泰山为界，西至高阳，共有大县四十多个。又过了一年多，贾谊死去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3]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

[3]文帝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

[4]匈奴寇狄道。

[4]匈奴侵犯狄道。

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颍川晁错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当时，匈奴经常挑起边境战争，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向文帝上书，谈论战争问题说：“《兵法》说：‘有战无不胜的将军，没有战无不胜的民众。’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不可不慎重地选择良将。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当一。士不选炼，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

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崐，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听说：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占据有利地形，二是士兵训练有素，三是武器精良。按照《兵法》所说，步兵、车骑兵、弓弩、长戟、矛铤、剑盾等不同的兵种和武器，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地形，各有所长；如果战场地形不利于发挥军队和武器的长处，就可能出现十个士兵不如一个士兵的情况。士兵不经过挑选，军队缺乏训练、起居管理混乱，动静不一致，胜利进攻时跟不上，退避危难时不能一致行动，前军已经刀兵相接，后军却仍松松垮垮，士兵不能随着鸣金击鼓进退，这是不训练军队的错误，这样的军队，一百个人不抵十个用。士兵手中的兵器不齐备不锋利，与徒手作战一样；将士身上的盔甲不坚固，与脱衣露体一样；弩箭射不到远处，与短兵器一样；射不中目标，与没有箭一样；箭虽然射中目标却射不进敌人身体，就与没有箭头一样。这是将领不检查武器导致的祸患，这样的军队，五个人不抵一个用。所以《兵法》说：‘器械不锋利，是把士卒奉送给敌人；士卒不听号令，是把统兵将领奉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兵法，是把他的君主奉送给敌人；君主不精心选择将领，是把国家奉送给敌人。’这四点，是用兵最重要的关键。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臣又听说：在用兵时，依据交战双方国家大小不同、强弱不同和战场地形险峻平缓的不同，应采取不同的对策。自我贬抑，去侍奉大国，这是小国应采取的方法；如果与敌方不分强弱，就应联合其他小国对敌作战；利用蛮夷部族去进攻蛮夷部族，这是中原王朝应该采取的战略。现在匈奴的地形、军事技术与中原有很大不同：奔驰于山上山下，出入于山涧溪流，中原的马匹不如匈奴；在危险的道路上，一边策马奔驰一边射击，中原的骑射技术不如匈奴；不畏风雨疲劳，不怕饥渴，中原将士不如匈奴人；这是匈奴的优势。如果到了平原、地势平缓的地方，汉军使用轻车和骁勇的骑兵精锐，那么匈奴的军队就很容易被打乱；汉军使用强劲的弓弩和长戟，箭能射得很远，长戟也能远距离杀敌，那么匈奴的小弓就无法抵御；汉军身穿坚实的铠甲，手中有锋利的武器，长兵器与短兵器配合使用，弓箭手机动出击，兵按什伍编制统一进攻，匈奴的军队就不能抵挡；有勇力的弓箭手，以特制的好箭射向同一个目标，匈奴用皮革和木材制造的防御武器就会失效；下马在平地作战，剑戟交锋，近身搏斗，匈奴人的脚力就不如汉军；这是中原的军事优势。由此看来：匈奴有三项优势，汉军有五项优势；陛下又动用了数十万军队，去攻伐只有数万军队的匈奴，从兵员数量计算，这是以一击十的战术。士

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故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尽管如此，刀兵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由大变小，由强变弱，瞬息之间就会发生。用人的生死去决胜负，失利就难以重振国威，后悔都来不及了。英明的君主在决策时，应立足于万无一失。现在已归降朝廷的胡人、义渠、蛮夷等，部众达数千人，他们的饮食习俗、善于骑射的特长，都与匈奴一样。赐给他们坚固的铠甲、绵衣、强劲的弓，锋利的箭，再加上边境各郡的精崐锐骑兵，起用通晓兵法并了解蛮夷部族风俗习惯，能笼络其人心的将领，用陛下明确的约定

统率他们。如果遇到险阻，就让这些人冲锋陷阵；在宽阔的平野，就用战车、步兵去制服敌人；两支军队互为表里，各自发挥他们的优势，再加上以众击寡，这是万无一失的战略。”

帝嘉之，赐错书，宠答焉。

文帝很赞赏他的意见，赐给晁错一封复信，以表示宠信。

错又上言曰“臣闻秦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扬、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愤怨，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已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晁错再一次上书说：“臣听说秦起兵攻打匈奴和百越，不是为了保卫边境安宁、防止人民死于战争，而是残暴贪婪，要想扩大它的疆域，所以，功业没有建立，天下已经大乱。而且如果用兵而不了解敌人的虚实强弱，进攻就会被敌人所俘虏，屯守就会被敌人所困死。北方的胡人和貉人，生性耐寒；南方扬、粤一带的人，生性耐暑。秦朝的戍卒不服南北两地的水土，戍守边疆的死在边境，输送给养的死于路上。秦朝百姓被征发当兵，就如同去刑场被处死，于是秦王朝就征发犯罪的人去戍边，称作‘谪戍’。先是征发犯罪的官吏以及赘婿和商人充军，后来又扩大到曾有市籍经过商的人，然后又扩大到祖父母、父母曾有市籍经过商的人，最后强迫居住于闾左按规定不负担兵役的人，也去当兵。胡乱征发，被强迫当兵的人都心怀愤恨，他们遭受必死无疑的厄运，朝廷 却不给以丝毫的报偿，死于战场，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国家免收一算赋税的回报，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秦的暴政祸及自己。陈胜前去戍边，来到达大泽乡，首先为天下人做出了反秦的表率。天下人响应陈胜，如同流水下泄势不可挡，这是秦以严威强制征兵的恶果。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

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冬夏衣、禀食，能自给而止。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

“匈奴人的衣食来源，不依靠土地，所以经常扰乱边境，往来转移，有时入侵，有时撤走；这是匈奴人的谋生之业，却使中原汉人离开了农田。现在匈奴人经常在边界一带放牧、打猎，察看汉军守边士兵的状况，发现汉军人少，就会入侵。如果陛下不发兵救援，边境百姓不能指望朝廷的救兵，就会萌发投降敌人的念头；如果陛下发兵救援，发兵太少就不起作用，多发援兵，来自于远方的各县援兵刚刚到达，匈奴军队又已撤走了。不撤走聚集在边境的大量军队，军费开支太大；撤走援兵，匈奴人又乘虚而入。这样连年折腾，那么中原地区就会陷入贫困，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了。幸得陛下担忧边境问题，派遣将吏发兵加强边塞防务，这是对边境百姓的很大恩惠。但是现在远方的士兵驻防边塞，一年轮换一批，不了解匈奴人的本领。不如选常居的人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并且用于防御匈奴入侵，利用有利地势建成高城深沟；在战略要地、交通要道，规划建立城镇，规模不小于千户人口。官府先在城中修建房屋，准备农具，再召募百姓来边城居住，赦免罪名，赏给爵位，免除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并向他们提供冬夏季衣服和粮食，直到他们能生产自足时为止。如果崐不给边塞民众优厚的利禄，就无法使他们长期定居在这片危险困苦的土地上。匈奴入侵，有人能从匈奴手中夺回所掠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给他，由官府为他赎买。边塞的百姓得到这样的待遇，就会邻里街坊相互救援帮助，冒死与匈奴搏斗。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对皇帝感恩戴德

想有所报答，而是要想保全亲戚邻居，贪恋财产；与那些不了解本地地形并且对匈奴心怀畏惧的东方戍卒相比，他们防御匈奴的功效要高出一万倍。在陛下当政之时，迁徙百姓以充实边防，使远方没有屯戍边境的徭役；而边塞的居民，父子相互保护，免受被匈奴俘虏的苦难；陛下这样做，利益传到后世，得到圣明的名声，这与秦征发满怀怨恨的百姓去戍守边疆，是不能相比的。”

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往边塞定居。

错复言：“陛下幸募民徒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各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民者，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先为筑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晁错再次上书说：“陛下召募迁徙的百姓以充实边塞，使屯戍的徭役越发减省，运输费用更加减少，这是对百姓很大的恩惠。下级官吏的表现如果真能与陛下对百姓的厚惠相称，遵奉陛下的法令，对迁来的应募百姓，照顾其中的老弱，厚待其中的壮士，争取他们的拥护而不去欺凌他们，使先来的人安居乐业而不思念自己的故乡，那么贫民就会感到羡慕，相互劝勉前往边塞了。臣听说古代明君迁徙百姓，要先察看当地是否阴阳调和，品尝水泉是否甘美可口，然后再营造集镇、修筑城池，设计乡里、划分住宅地，先为百姓修筑房屋，配置器物，百姓到达后有可居住的房屋，有可使用的器物。这正是百姓不留恋故乡而相互勉励迁往新居的原因。官府在迁徙的新居住区设置医生、巫神，为百姓医治疾病，主持祭祀。百姓得以男女婚配，生老病死相互照顾，坟墓相互依靠，栽种树木，喂养六畜，屋房完备安全。这样做正是为了让百姓乐于长期定居此地。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

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政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者，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臣又听说古代明君为了防御敌人入侵，在沿边境的各县创设如下建制：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每十个伍的民户为一里，里设置有假士；每四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每十连为一邑，邑设置假候，都选择邑中贤才里有保护能力、熟悉地形、了解民心的人担任这些职务；安居本地就教民众学习射箭，出临边境就教民众学习防御敌人。军事编制形成于内，军事政令就能在外有效地发挥作用。百姓训练有素，不许他们随便迁移，年幼时一同玩乐，成年后共事。夜间战斗，只要听到声音就能互相了解，足以相互救援；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就足以相互识别；友爱之心，足以使他们生死与共。在此基础上，朝廷再以厚赏奖励，以重罚威逼，百姓就会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了。所迁徙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有力的人，只能虚耗衣服粮食，不能用于充实边防；百姓虽然强壮有力，但如果没有好官去治理，也不会有功效。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

“陛下拒绝与匈奴和亲，我私下估计他们冬季会向南进犯；边境一旦大治，就可以重创匈奴，使他们终身不振恢复不了元气。如果想树立汉朝廷的威名，就应该在秋季匈奴刚纵兵入侵时就给以痛击；假若匈奴来犯而不能打败他们，使他们得志而去，以后就不容易降服了。”

错为人峭直刻深，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晁错为人刚直而又严峻苛刻，因辩才而得到太子的宠信，太子家里称他为“智囊”。

十二年（癸酉、前168）

前十二年（癸酉，公元前168年)

[1]冬，十二月，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东郡；大兴卒塞之。

[1]冬季，十二月，黄河在酸枣县决口，向东冲溃了金堤，淹没东郡；朝廷大量征发士卒堵塞决口。

[2]春，三月，除关，无用传。

[2]春季，三月，朝廷宣布废止关隘检查制度，吏民出行不必带证明身份的符传。

[3]晁错言于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減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夫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3]晁错对文帝说："英明的君主在位，百姓不受饥寒的折磨，这并不是君主能亲自耕作供给百姓食物，亲自织布为百姓做衣服，而是君主为百姓开辟了生财之路。所以尧遇到九年的大涝灾，商汤七年的大旱灾，而全国并没有被抛弃的病饿者，其原因就在蓄 积多而预先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海内大一统，土地之广、人口之众，不亚于商汤和夏禹时代，再加上没有持续几年的旱涝天灾，但蓄 积却没有那时多，原因何在？是因为土地还有余力没有利用，百姓还有余力没有发挥；可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山林川泽的财富还没有全部开发，不从事生产而消耗粮食的游民还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生产。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严寒之时人们急需衣服，不求轻暖，能御寒就穿；饥饿时急需食品，不求香甜可口，能充饥就吃。饥寒临身，人们顾不得讲究廉耻。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餐就会挨饿，一年不做衣服就会挨冻。如果腹中饥饿却得不到食物，肌肤寒冷却得不到衣服，即便是慈父也不能保有他的儿子，君主怎么能够控制住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引导百姓从事农桑耕织，少收赋税，多搞蓄积，用来充实府库，防备旱涝灾害，所以才能稳定对百姓的统治。百姓的善恶，就看君主如何去诱导、统治他们；百姓追求财利，就如同水只会向下流而不选择方向一样。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珠、玉、金、银等物品，饿的时候不能吃，冷的时候不能穿；但是大家都把它们视为珍宝，原因就在于君主使用它们。这些东西轻又小便于收藏，只要拿着握于手掌中的那么一点，就可以周游天下而不受饥寒之苦。这可以使臣子轻易地背叛他的君主，使百姓轻易地离开故乡，刺激了盗贼的贪欲，使逃亡者得到轻便 的资财。粟、米、布、帛等物，产于土地，按时成长，投入很多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重达数石的粟、米、布、帛，价值有限，一个体力中等的人却已无法搬运，它不会成为资贼劫夺的目标，但人们一天得不到它们，就得忍受饥寒。所以英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崐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现在家中有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为官府服徭役的不少于两个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百亩土地的收获量不超过一百石。农民春季耕种，夏季锄草，秋季收获，冬季贮藏，砍柴，修缮官府房屋，服徭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严寒，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日子；还有民间的人情往来，吊唁死者慰问病人、赡养父母、哺育子女等负担，也得从一百石的收获物中

支付。农民如此勤劳困苦，还要再蒙受旱涝灾害，官府政令严苛而赋税繁重，不按规定时间征收赋税，早上发布的政令晚上又有变化。农民家中有资财的，以半价折卖，家中贫穷的，只好去借利息双倍的高利贷，于是就有人卖土地房宅、卖妻卖子以偿还债务了。而那些行商坐贾，实力大的积贮钱财发放双倍利息的高利贷，实力小的坐在市肆中作买卖，依靠手中囤积的物品，每天游荡在都市之中，得知皇帝急需某种物品，就把价格提高到两倍以上。所以商人男的不去耕田耘草，女的不去养蚕纺织，但穿衣服却非穿华丽的绸缎不可，吃饭非吃好米好肉不可。商人不受农民那样的辛苦，却可以得到很多钱财。商人依仗手中大量的钱财，与王侯显贵结交，势力超过了一般官员，于是以财利进行倾轧；商人到千里之外遨游，车子在路上前后相望，络绎不绝。他们乘坐着坚实的车子，鞭策着肥马，踏着丝制的鞋子，穿着精美的白色绸缎衣服。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现在的当务之急，没有比使百姓从事农耕更重要的了。要想使百姓务农，关键在于使全社会把粮食看成为珍宝；使全社会把粮食看做珍宝的方法，在于朝廷 把粮食作为奖惩手段统治百姓。可以召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用以购买爵位免除罪名。这样，富人可以拥有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粮食就不会被屯积。那些能够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的人，都是粮食有余的，收取余粮供给国家使用，就可以减少对贫困百姓收取的赋税，这就是所说的‘损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公布

就可以给百姓带来利益。现行的律令规定：有一匹战马的人家，可免除三人的兵役；战马，是天下的重要军事装备，所以给予免除兵役的优待。神农的教令说：‘有高达十仞的石砌城墙，有宽达一百步的滚沸的护城河，有一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但没有粮食，那无法守住城池。’由此看来，粮食是君主的重要资本，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所在。现在百姓缴纳粮食要得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能免除一人的兵役，这与对有战马的人的优待相比较，差得太远了。封爵的权力，是君主所专有的，由口而出可以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种的，生长于土地而不会缺乏。得到高等爵位和免除罪名，是天下百姓最迫切的欲望；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以换取爵位、免除罪名，不用三年时间，边塞的粮食储备就必定会很多了。”

帝从之，令民入粟于边，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文帝采纳晁错的意见，下令规定：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塞，依据输送粮食的多少，分别授给高低不同的爵位。

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勤农，大富乐矣。”

晁错又上奏说：“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上复从其言，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正确道路，在于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朕亲自率领天下人务农耕种，至今已有十年了，但

荒地的开垦没有增加，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饥饿之色；这是从事农耕的人还不多，而官吏没有切实发展农业。朕屡次颁下诏书，每年都鼓励百姓种植，至今未见成效，这就证明官吏没有认真地执行诏令去勉励百姓。况且朕的农民生活很苦而官吏并不去照顾他们，又怎么能勉励他们从事农业呢！今年把原定征收的土地税的的一半赐给农民。”

十三年（甲戌、前167）

前十三年（甲戌，公元前167年）

[1]春，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其具礼仪！”

[1]春季，二月，甲寅（十六日），文帝下诏说：“朕亲自率领天下臣民进行农耕，供应宗庙祭祀的粮食，皇后亲自采桑养蚕，供应祭祀的祭服；制定有关此事的礼仪！”

[2]初，秦时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夏，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2]当初，秦朝的祝官中有秘祝，一旦出现了灾异，就把造成过失的责任从皇帝身上移到臣子身上。夏季，文帝下诏书说：“朕听说天之道，祸从怨而起，福由德而兴，百官的过失，都应该由朕一人负责。现在秘祝官员把过失的责任推给臣下，是显扬了朕的失德，朕很不赞成。应予废除！”

[3]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3]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当处以肉刑，被逮捕拘压在长安诏狱。他的小女儿缇萦向皇帝上书说：“我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他犯了罪，按法律应判处肉刑。我感到悲痛伤心的是，死人不能复生，受刑者残肢不能再接，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没入官府做官婢，以抵赎我父亲该受的刑罚，使他得以改过自新。”

天子怜悲其意，五月，诏曰：“《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文帝很怜悯和同情缇萦的孝心，五月，下诏书说：“《诗经》说‘开明宽厚的君主，是爱护百姓的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还没有加以教育就处以刑罚，有的人想改变行为向善，也无路可走了，朕很怜惜！肉刑的残酷，以至于切断人的肢体，摧残人的皮肉，使人终生无法生育，这是多么残酷和不合道德！难道这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应该废除肉刑，用别的惩罚去代替它；此外，应规定犯罪的人各依据罪名的轻重，只要不从服刑的地方潜逃，服刑到一定年数，就可以释放他。制定出有关的法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定律曰：“诸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髡者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而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为城旦、舂者，各有岁数以免。”制曰：“可。”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制定这样的法律条文：“原来应判处髡刑的，改为罚作城旦和城旦舂；原来应判处黥髡刑的，改作钳为城旦、钳为城旦舂；原来应判处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原来应判处斩左脚的，改为笞五百；原来崐判处斩右脚以及杀人之后先去官府自首的，官吏因受贿、枉法、监守自盗等罪名已被处置但后来又犯了应判处笞刑的，全都改为公开斩首。罪犯已被判处为城旦、城旦舂的，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数后赦免。”文帝下达批准文书：“同意。”

是时，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这一时期，文帝自身谦逊自守，而将相大臣都是老功臣，少文采而多质朴。君臣以导致秦灭亡的弊政为鉴诫，论议国政讲究以宽厚为本，耻于议论别人的过失；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改变了那种互相检

举、攻讦的风俗。官吏安于自己的官位，百姓乐于自已的生业，府库储蓄每年都有增加，人口繁衍。风俗归于笃实厚道，禁制法网宽松，有犯罪嫌疑的，从宽发落，所以，刑罚大量减少，甚至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现了停止动用刑罚的景象。

[4]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4]六月，文帝下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比农业更为重要。现在那些辛苦勤劳的农民，还要缴纳租税，这样做，使从事农耕本业和从事工商末业的人没有区别，说明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不完备，应当免除农田的租税！"

十四年（乙亥、前166）

前十四年（乙亥，公元前166年）

[1]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卒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三郡。上亲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皆为将军，击匈奴。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1]冬季，匈奴老上单于用十四万骑兵攻入朝那县和萧关，杀了北地郡都尉孙，掳掠了许多百姓和牲畜财产；匈奴骑兵直抵彭阳县境，并派一支奇兵深入腹地烧了回中宫，侦察骑兵一直到了雍地的甘泉宫。文帝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征发一千辆战车、十万骑兵驻扎在长安附近，以防御匈奴进攻；文帝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分别率军屯守上郡、北地郡和陇西郡。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操演军队，颁布军事训令，奖赏将士，准备亲自统兵去征伐匈奴。群臣劝阻他亲征，文帝不从；皇太后坚决阻止，文帝才打消了统兵亲征的念头。于是文帝任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为将军，迎击匈奴。匈奴单于在汉塞之内活动了一个多月，才撤退出塞。汉军把匈奴驱逐出边塞之外，就撤兵回境，未能对匈奴有所杀伤。

[2]上辇过郎署，问郎署长冯唐曰：“父家何在？”对曰：“臣大父赵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

[2]文帝乘辇车经过中郎的官府，问郎署长冯唐说：“您老人家原籍是何处？”冯唐回答说：“我的祖父是赵国人，父亲迁居代国。”文帝说：“我在代国时，我的尚食监高祛多次对我称赞当年赵国将军李齐的贤能，讲述他与秦兵大战于钜鹿城下的事情。现在，我每次吃饭，心思没有不在钜鹿的时候。老人家您知道吗？”冯唐回答说：“李齐还不如廉颇、李牧为将带兵的本领大。”文帝拍着大腿说：“唉！我偏偏得不到谦颇、李牧那样的人做将军！有了这样的将军，我难道还担忧匈奴的入侵吗！”冯唐说：“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

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上方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岷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覆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自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文帝大怒，起身返回宫中，过了许久，召见冯唐，责备说：“您为什么要当众侮辱我，难道没有适当的机会吗！”冯唐谢罪说：“我是个乡鄙之人，不懂得忌讳。”文帝正在担忧匈奴的入侵问题，于是终于再问冯唐说：“您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和李牧呢？”冯唐回答说：“我听说上古明君派遣将军出征时，跪着推将军的车辆前行，而且说：‘国门之内的事，由我来决定；国门以外的事情，请将军裁决。’一切军功、封爵、奖赏的事都由将军在外面决定，回国后再奏报君主。这并不是虚假的传言。我的祖父说：李牧为赵国将军，驻守边境时，把从军中交易市场上收得的税收，都自行用于犒劳将士；赏赐都由将军在外决定，不必向朝廷请示批准。对他委以重任而责令成功，所以李牧才能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干；他率领着精选出来的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名善于骑射的骑兵，十万训练有素的将士，所以能够在北方驱逐匈奴，击败东胡，消灭澹林，在西方抑制了强大的秦国，在南方抵御了韩国和魏国；在那个时候，赵国几乎成为一个霸主之国。后来，恰 逢赵王赵迁继位，他听信郭开的谗言，终于诛杀李牧，命令颜聚代替李牧而统兵；正因为如此，赵国军队溃败，将士逃散，被秦军消灭。现在我私下听说魏尚担任云中郡郡守时，把军中交易市场所得的税收全都用来犒劳士卒，还用自已的官俸钱，每五天宰杀一头牛，自已宴请宾客、军吏和幕僚属官，因此，匈奴远避，不敢接近云中边塞。匈奴曾经入侵云中郡一次，魏尚率领车骑部队出击，杀了很多匈奴人。那些士兵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从田间出来参军从征，怎能知道‘尺籍’‘伍符’之类的军令军规！整日拼死战斗，斩敌首级，捕获俘虏，在向幕府呈报战果军功时，只要一个字有出入，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员，就引用军法来惩治他们，他们应得到的赏赐就被取消了；而那些官吏所奉行的法令却必须执行。我认为陛下的赏赐太轻，而惩罚却太重。而且云中郡守魏尚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差了六个，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治罪，削去他的爵位，判罚他做一年的刑徒。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啊！”文帝高兴地接受了冯唐的批评。当天，就令冯唐持皇帝信节去赦免魏尚，重新任命魏尚做云中郡守，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

[3]春，诏广增诸祀坛场、币，且曰：“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3]春季，文帝诏令扩大祭祀的场所，增加祭祀所用的玉和币帛，并且说："朕听说祠官在祭祀的祈福祷告中，都将福归于朕个人，而没有为百姓祈福，朕对此很感惭愧。以朕这样的失德之人，独享神灵的福荫，而百姓们却不能分享，这是加重朕的过失。此后祠官在祭祀祷告时，不要再为朕个人祈祷祝福！"

[4]是岁，河间文王辟强薨。

[4]这一年，河间王刘辟强去世。

[5]初，丞相张苍以为汉得水德，鲁人公孙臣以为汉当土德，其应，黄龙见；苍以为非，罢之。

[5]当初，丞相张苍认为汉朝得"五行"中的水德。鲁国人公孙臣认为汉朝当属土德，与土德相应，应该出现黄龙；张苍认为公孙臣说的不对，不采纳崐他的观点。

十五年（丙子、前165）

前十五年（丙子，公元前165年）

[1]春，黄龙见成纪。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张苍由此自绌。

[1]春季，成纪县出现了黄龙。文帝召见公孙臣，任命他为博士，与其他学者论证汉得土德的观点，草拟改换历法和改变服色的方案。张苍从此自动黜退。

[2]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见五帝，赦天下。

[2]夏季，四月，文帝第一次亲自前往雍地，对五帝庙行郊祭之礼，并且宣布大赦天下。

[3]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太子家令晁错对策高第，擢为中大夫。错又上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上虽不尽听，然奇其材。

[3]九月，文帝下诏，令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的人，皇帝亲自策问考试。太子家令晁错的对策为高等，文帝提升他为中大夫。晁错又上书文帝，谈论应该削减诸侯王的实力以及应该改的法令，上书共计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用他的意见，却对他的才能另眼相看。

[4]是岁，齐文王则、河间哀王福皆薨，无子，国除。

[4]这一年，齐王刘则、河间王刘福去世，都无子，封国被废除。

[5]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于是作渭阳五帝庙。

[5]赵国人新垣平自称善于“望气”，得以进见文帝。他说长安东北有神，结成五彩之气。于是文帝下令在渭阳修建五帝庙。

十六年（丁丑、前164）

前十六年（丁丑，公元前164年)

[1]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阳五帝庙。于是贵新垣平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又于长门道北立五帝坛。

[1]夏季，四月，文帝在渭阳五帝庙郊祭五帝。这时，文帝宠贵新垣平，封为上大夫，赏赐黄金累计一千斤；文帝还让博士、诸生杂采《六经》中的记载，汇集成《王制》，谋划议论巡狩、封禅等事。又在长门亭的道北设立了五帝坛。

[2]徙淮南王喜为城阳王。又分齐为六国；丙寅，立齐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杨虚侯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志为济北王，武成侯贤为川王，白石侯雄渠为胶东王，平昌侯为胶西王，侯辟光为济南王。淮南厉王子在者三人：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

[2]文帝把淮南王刘喜再次封为城阳王。又把齐国分立为六国。丙寅（十七日），文帝封立齐悼惠王在世的六个儿子为王：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武成侯刘贤为川王，白石侯刘雄渠为胶东王，平昌侯刘为胶西王，侯刘辟光为济南王。文帝封立淮南厉王在世的三个儿子为王：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

[3]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决，通于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

[3]秋季，九月，新垣平指使人携带玉杯到皇宫门前上书，献宝给文帝。新垣平对文帝说："宫门前有一股宝玉之气移来。"过了一会，前去查看，果然有人来献玉杯，杯上刻有"人主延寿"四字。新垣平又说："我算出今天太阳将再次出现在中天。"过了一会儿，太阳向东退行，再次到达中天。于是，决定把文帝在位的第十七年改称为元年，并特许天下人聚会痛饮，以示庆贺。新垣平说："周朝的大鼎沉没在泗水中。现在黄河决口，与泗水相连通，我看东北正对着汾阴有金宝之气，估计周鼎可能会出世吧！它的征兆已经出现了，如果不去迎接，周鼎是不会来的。"这个时候，文帝派人在汾阴修庙，南面靠崌近黄河，想要通过祭祀求得周鼎出世。

/后元年（戊寅、前163）B>

后元年（戊寅，公元前163年）

[1]冬，十月，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皆诈也"；下吏治，诛夷平。是后，上亦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1]冬季，十月，有人向文帝上书，检举新垣平"所说的一切都是诈骗"，文帝命令司法官员审查，最后，新垣平被诛灭三族。从此之后，文帝对于改变历法、服色及祭祀鬼神的事，也就疏怠了，立于渭阳、长门的五帝庙，隶属于祠官管理，由祠官按照季节时令祭祀，文帝自己不再去了。

[2]春，三月，孝惠皇后张氏薨。

[2]春季，三月，孝惠帝的张皇后去世。

[3]诏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3]文帝下诏说："近来连续几年歉收，又有旱涝和疾病的灾害，朕十分担忧。朕愚蠢而不聪明，不知道出现这些灾害的祸根是什么：或

许是朕治国有失误、行为有过错吗？是天道不顺，或者是不得地利，人事多有失和，没有供奉鬼神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者是废弃了百官的奉养，所兴办的无用之事太多了吗？为什么百姓缺乏粮食充饥呢？估计土地没有比以前减少，而统计百姓的人口也没有比以前增加，按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来计算，现在比古代还要多；但百姓的粮食却严重缺乏，造成这种失误的根源在哪里？莫非是由于百姓之中从事工商末业而损害农耕本业的人多，造酒大量耗费了粮食，六畜吃得太多了吗？这些大大小小的原因，我不知道哪个是最主要的，可以由丞相、列侯、二千石官员、博士共同议论这个问题，有能够帮助百姓的意见，可按照各自的思路，去做深远的探讨，无所隐瞒地全都告诉我！”

二年（己卯、前162）

后二年（己卯，公元前162年）

[1]夏，上行幸雍阳宫。

[1]夏季，文帝前往雍地的阳宫。

[2]六月，代孝王参薨。

[2]六月，代王刘参去世。

[3]匈奴连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上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与匈奴和亲。

[3]匈奴连年入寇边境，杀害、掳掠了许多百姓及其牲畜财产，云中郡和辽东郡所受侵害最为严重，受害人数每郡多达一万余人。文帝担忧匈奴的入侵，就派使臣给匈奴送去书信，匈奴单于也派一位当户来汉朝廷 答谢，汉与匈奴恢复了和亲关系。

[4]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高帝时大臣，余见无可者。御史大夫梁国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封关内侯；庚午，以嘉为丞相，封故安侯。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钜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幸无比。嘉尝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

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令使人召若。"通诣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嘉坐自如，弗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命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上泣曰："丞相几杀臣！"

[4]八月，戊戌（疑误），文帝罢免了丞相张苍的职务。文帝因为皇后的崐弟弟窦广国贤能，品行好，想任命他为丞相，说："恐怕天下人会以为我偏爱窦广国。"考虑很久，认为不能用他为丞相，而高帝时代的大臣，现在健在的人中，又没有能胜任丞相职务的人。御史大夫梁国人申屠嘉，当年曾以步兵强弩射手的身份跟随高帝征战，封为关内侯；庚午（初四），文帝任命 申屠嘉为丞相，封为故安侯。申屠嘉为人廉洁正直，在家中不接见私人拜谒的人。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得皇帝宠幸，赏赐的财物累计万万钱；文帝曾在他家中欢宴饮酒，宠幸的程度无人能够相比。申屠嘉曾来朝见文帝，见到邓通正在文帝身边，礼节很简慢。申屠嘉奏报完了政事，就说："陛下如果宠信亲近臣子，可以让他富贵，至于朝廷之礼，却不能不整肃。"文帝说："你不必说了，我私下会告诫他。"散朝之后，申屠嘉坐在丞相府中，用公文召邓通来丞相府。邓通不来，申屠嘉便要斩杀邓通。邓通很恐惧，进宫去告知文帝，文帝说："你只管前去，我会派人召你。"邓通来到丞相府，摘下帽子，赤着双脚，向申屠嘉叩头请罪。申屠嘉坐着，安然自若，不予礼待，责备说："朝廷，那是高皇帝的朝廷。你邓通只不过是一个小臣，意在殿上戏闹，这是大不敬之罪，该判处斩首。来人！立即把邓通处斩！"邓通吓得一再磕头，磕得头到处流血，申屠嘉仍不表示宽恕。文帝估计丞相已让邓通吃了苦头，就派使者持皇帝信节前来传唤邓通，并且转达文帝向丞相表示歉意的话："这个人是我所戏弄的昵臣，您就赦免了他吧！"邓通回到宫中，哭着对文帝说："丞相差一点杀了我！"

三年（庚辰、前161）

后三年（庚辰，公元前161年）

[1]春，二月，上行幸代。

[1]春季，二月，文帝前往代国。

[2]是岁，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

[2]这一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其子军臣单于继位。

四年（辛巳、前160）

后四年（辛巳，公元前160年

[1]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1]夏季，四月，丙寅晦（疑误），出现了日食。

[2]五月，赦天下。

[2]五月，文帝宣布大赦天下。

[3]上行幸雍。

[3]文帝前往雍县。

五年（壬午、前159）

后五年（壬午，公元前159年）

[1]春，正月，上行幸陇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1]春季，正月，文帝前往陇西郡；三月，文帝前往雍县；秋季，七月，文帝前往代国。

六年（癸未、前158）

后六年（癸未，公元前158年）

[1]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驱。"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上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

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月余，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乃拜周亚夫为中尉。

[1]冬季，匈奴三万骑兵入侵上郡，三万骑兵入侵云中郡，杀害和掳掠了很多军民，报警的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和长安城。朝廷 任命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岷将军，率军屯守飞狐；任命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守句注；命将军张武屯守北地郡；命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细柳；命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扎霸上；命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扎棘门，以防备匈奴。文帝亲自犒劳军队，到达驻扎霸上和棘门的军营时，文帝一行人直接驰马进入营垒，将军和他的部属都骑着马迎送文帝出入。接着文帝到达细柳的军营，只见将士们身披铠甲，手执锋利的武器，张满弓弩。文帝的先导队伍到达，不能进入军营。先导说：“天子马上就到了！”把守军门的都尉说：“将军命令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天子的诏令。’”过了一会，文帝来到，也不能进入军营。于是文帝便派使者持节诏告将军：“朕想进入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才传达军令说：“打开军营大门。”守卫军营大门的军官向皇帝的车马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在军营内不许策马奔跑。”文帝一行人便拉着马缰绳缓慢地前进。来军营中，周亚夫手执兵器对着文帝拱手作揖说：“身上穿着盔甲的武士不能下拜，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陛下。”文帝被打动了，面容变得庄重肃穆，手扶车前的横木，向军营将士致意，并派人向周亚夫表示谦意，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完成了劳军的仪式后离去。走出营门，群臣都表示惊讶。文帝说：“唉！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呢！前面所经过的霸上和棘门的军队，如同儿戏罢了，那些将军很容易受到袭击而被人俘虏。至于周亚夫，谁能冒犯他呢！”文帝对周亚夫称赞了很久。过了一个多月，汉军到达边境，匈奴远远地离开了边界，汉军也就撤回来了。于是，文帝任命周亚夫为中尉。

[2]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民得卖爵。

[2]夏季，四月，大旱，出现蝗灾。文帝下令：诸侯封国停止向朝廷进贡；取消禁止百姓进入山林川泽的命令；减少御用衣服、车马等诸项开销；裁减专为皇帝服务的郎官人数；打开官府仓库救济百姓；允许百姓出卖爵位。

七年（甲申、前157）

后七年（甲申，公元前157年）

[1]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万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惧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跣；带毋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乙巳，葬霸陵。

[1]夏季，六月，己亥（初一），文帝在未央宫驾崩。文帝留下的遗诏说：“朕听说，天下万物萌生，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的常理，是万物的自然规则，有什么值得特别悲哀的呢！现在这个时代，世人都乐于生而厌恶死，为了厚葬而破产，为了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健康，朕很不赞成这些做法。况且，朕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德行，没有帮助百姓，现在死了，如果再让臣民们长期地为朕服丧哭悼，经历寒暑变化那么久，使民众父子悲哀，老人伤感，减少了他们的饮食，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这是加重了朕的失德，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朕获得了保护宗庙的权力，以渺小之身，托身于天下君王之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依赖上天的神灵，社稷的福运，才使境内安宁，没有战争。朕确实不聪明，时常害怕自己做出错事，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耻辱，惧怕年久日长，自己可能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又可在高庙奉养高帝，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诏告天下官员百姓：令到以后，哭吊三天，就都脱下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亲戚中应当参加丧事穿丧服哭吊的，都不要赤脚；孝带不要超过三寸粗；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蒙

盖丧布；不要调发百姓到宫中来哭吊；殿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晚哀哭十五次，礼仪完毕就停止哭祭；非早晚哭祭时间，禁止擅自前来哭祭崐；棺椁入土后，凡属‘大功’的宗室 亲戚，穿丧服十五天，‘小功’穿丧服十四天，‘纤服’穿丧服七天，然后脱下丧服。其他未在诏令中规定的问题，都要比照诏令的用意办理。此诏要向天下臣民公布，使大家清楚知道朕的心意。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有所改变。后宫中的妃嫔，从夫人以下到少使，都送归母家。”乙巳（初七），文帝被安葬在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尝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文帝即位已来，历时二十三年，宫室、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都没有增加；有对百姓不便的禁令条例，就予以废止以利于民众。文帝曾想修建一个露台，召来工匠计算，需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民户十家财产的总和，我居住着先帝的宫室，经常惧怕使它蒙羞，还修建露台干什么呢！”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他宠爱的慎夫人，所穿的衣服不拖到地面；所用的帷帐都不刺绣花纹，以显示朴素，为天下人做出表率。修建霸陵，都使用陶制器物，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利用山陵形势，不另兴建高大的坟堆。吴王刘濞伪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反而赐给他几案手杖。群臣之中，袁盎等人的进谏言辞激烈而尖锐，文帝常常予以宽容并采纳他们的批评意见。张武等人接受金钱贿赂，事情被觉察后，文帝反而赏赐他们钱财，使他们心中愧咎；他全力以德政去教化百姓。所以，国家安宁，百姓富裕，后世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2]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2]丁未（初九），太子刘启即位称帝。尊奉皇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3]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3]九月，在西方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

[4]是岁，长沙王吴著薨，无子，国除。

[4]这一年，长沙王吴著去世，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初，高祖贤文王芮，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

当初，高祖很赏识长沙文王吴芮的贤德，给御史下达诏令："长沙王吴芮忠于朝廷，应该写入令中，特封为王。"到孝惠帝、高后统治时期，将吴芮的两个庶子为列侯，各自传国数代之后断绝。

孝景帝上元年（乙酉、前156）

汉景皇帝前元年（乙酉，公元前156年）

[1]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制曰："可。"

[1]冬季，十月，丞相申屠嘉等大臣奏请："功勋没有大过高皇帝的，圣德没有超过孝文皇帝的。高皇帝的庙，应该做为本朝皇帝宗庙中的太祖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做为本朝皇帝宗庙中的太宗庙。后世的天子，应该世世代代供奉太祖、太宗庙，各郡和各国诸侯都应该在当地为孝文皇帝修建太宗庙。"景帝下达批复："可以。"

[2]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2]夏季，四月，乙卯（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3]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

[3]景帝派遣御史大夫陶青，到代国边塞，与匈奴和亲。

[4]五月，复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税一。

[4]五月，朝廷恢复向百姓征收田税的一半，税率为三十分之一。

[5]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岁，下诏曰："加笞

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5]当初，文帝废除肉刑，表面上有减轻刑罚之名，实际上却多杀了人；原判斩右脚的改死刑；原判斩左脚的改笞打五百下，原判割鼻的改笞打三百，这些人大多被打死。这一年，景帝下诏说：“增加笞打数与处死没有什么不同；即便侥幸而保住生命，也成了残废，无法维持生计。应制定法律：原定笞打五百下的罪，改为笞打三百下；原定笞打三百下的罪，改为笞打二百下。”

[6]以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张欧为廷尉，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宗正，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仁始为太子舍人，以廉谨得幸。张欧亦事帝于太子官，虽治刑名家，为人长者；帝由是重之，用为九卿。欧为吏未尝言按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

[6]景帝任命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任命张欧为廷尉，任命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宗正，任命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周仁原来做过太子舍人，因为人廉洁谨慎而得到宠幸。张欧也曾经在太子宫中侍奉过景帝，他虽然研究刑名法律的学问，为人却很宽厚；景帝因此很器重他们，任用他们为九卿。张欧做官，未曾说过要审查别人，专门以诚厚长者居官用事；他的部属认为他是一位宽厚长者，也不敢太欺蒙他。

二年（丙戌、前155）

前二年（丙戌，公元前155年）

[1]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1]冬季，十二月，西南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

[2]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2]景帝命令全国男子，从二十岁开始到官府登记成为正丁，承担国家的徭役和兵役。

[3]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为河间王，阏为临江王，馀为淮阳王，非为汝南王，彭祖为广川王，发为长沙王。

[3]春季，三月，甲寅（二十七日），景帝封立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刘阏为临江王，刘馀为淮阳王，刘非为汝南王，刘彭祖为广川王，刘发为长沙王。

[4]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

[4]夏季，四月，壬午（二十五日），太皇太后薄氏驾崩。

[5]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时内史晁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垣也。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内史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丞相嘉谢。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欧血而薨。错以此愈贵。

[5]六月，丞相申屠嘉去世。当时，内史晁错多次请求单独与景帝谈论国政，景帝每每采纳他的意见，受宠幸超过了九卿，经晁错的建议修改了许多法令。丞相申屠嘉因景帝不采用他的意见而自行黜退，很恨晁错。晁错作为内史，内史府的门东出不便，就另开了一个门南出。这个南门，开凿在太上皇庙外空地的围墙上。申屠嘉听说晁错打通了宗庙的墙，就上奏景帝，请诛杀晁错。有人把此事告知晁错，晁错很害怕，夜里入宫求见景帝，向景帝自首，寻求保护。到天亮上朝时，申屠嘉奏请诛杀内史晁错。景帝说："晁错所打通的墙，并不是真正的庙墙，而是宗庙外边的围墙，原来的一些散官住在那里；而且又是我让晁错这样做的，晁错没有罪。"丞相申屠嘉只好表示谢罪。散朝之后，申屠嘉对长史说："我后悔没有先把晁错斩首再去奏请皇上认可，现在却被晁错所欺。"回到府中，申屠嘉吐血而死。晁错因此越发尊贵。

[6]秋，与匈奴和亲。

[6]秋季，汉朝与匈奴和亲。

[7]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丁巳，以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7]八月，丁未（疑误），景帝任命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丁巳（初二），景帝任命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8]彗星出东北。

[8]彗星,出现在东北天空中。

[9] 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9]秋季，衡山国境内下了一场冰雹，大的直径有五寸，冰雹堆积最厚的地方达二尺。

[10]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廷中。

[10]火星逆行靠近了北极星，月亮反常地经过了北极星的天区；木星在太微星座逆行。

[11]梁孝王以窦太后少子故，有宠，王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地。赏赐不可胜道，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吴人枚乘、严忌，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人司马相如之属皆从之游。每入朝，上使使持节以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至，宠幸无比；入则侍上同辇，出则同车，射猎上林中；因上疏请留，且半岁。梁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

[11]梁孝王因为是窦太后的小儿子，受到宠爱，封国内有四十多座城，封地是全国最肥沃富饶的土地。给他的赏赐多得说不清，府库中所藏的金钱接近了一百万万，珠玉宝器比京城还要多。梁孝王修建了方圆三百余里的东苑，扩大其都城睢阳城的规模，使之达到周长七十里，大规模兴建宫室，修建了架于空中的通道，从宫室 连接到平台达三十余里。招揽延聘四方豪杰，如吴地人枚乘、严忌，齐地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地人司马相如之流，都跟随他交游。每当梁王入朝时，景帝都派出使者持皇帝符节、用四匹马拉着皇帝专用的车辆，到函谷关前迎接梁王。梁王到达长安之后，所受的宠幸无人可比；进入皇宫就陪侍景帝乘坐同一辇车，外出就与景帝乘坐同一御车，在上林苑中射猎。梁王借机向景帝上书，要求留居长安，一住将近半年。梁王的侍中、郎官、谒者都在名册上登记，可出入天子的殿门，与朝廷的宦官没有区别。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十六卷

汉纪八 孝景皇帝下前三年（丁亥、前154）

汉纪八 汉景帝前三年（丁亥，公元前154年）

[1]冬，十月，梁王来朝。时上未置太子，与梁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詹事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由此憎婴；婴因病免；太后除婴门籍，不得朝请。梁王以此益骄。

[1]冬季，十月，梁王来长安朝见景帝。当时，景帝没有立太子，与梁王宴饮时，景帝很舒缓地说："等我百年之后，把帝位传给你。"梁王表示谦谢，虽然知道这不是认真的话，但心中很高兴；窦太后也是如此。詹事窦婴捧着一杯酒献给景帝说："这个天下，是高祖的天下，帝位由父亲传给儿子，这是汉朝的规定，皇上怎么能够传给梁王！"窦太后因此憎恶窦婴；窦婴便借口有病而辞职；窦太后在准许出入皇宫殿门的名册上除去了窦婴的姓名，不许他参加春秋两季的盛大朝会。梁王因此更加骄横。

[2]春，正月，乙巳，赦。

[2]春季，正月，乙巳（二十二日），景帝下达赦令。

[3]长星出西方。

[3]彗星出现在西方天空。

[4]洛阳东宫灾。

[4]洛阳的东宫发生火灾。

[5]初，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疾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系治、验问吴使者；吴王恐，始有反谋。后使人为秋请，文帝复问之，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吴王恐，以故遂称病。夫'察见渊中鱼不祥'；唯上弃前过，与之更始。"于是文帝乃赦吴使者，归之，

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

[5]当初，孝文帝在位时，吴国太子进京朝见文帝，得以陪伴皇太子饮酒、博戏。吴太子在博戏过程中与太子争棋路，态度不恭；皇太子就拿起棋盘猛击吴太子，把他打死了。朝廷送他的灵柩回去安葬，灵柩到达吴国，吴王恼怒地说："天下都是刘氏一家的天下，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送回来安葬呢！"吴王又把太子的灵柩送回长安安葬。吴王从此渐渐失去藩臣的礼节，声称身体有病，不来朝见皇帝。京城知道吴王是为了儿子的缘故，就拘留和审问吴国的使者；吴王恐惧，开始产生了谋反的念头。后来，吴王派人代替他去长安行秋季朝见之礼，文帝再一次追问吴王不来朝见的原因，使臣回答说："吴王其实没有生病；朝廷拘留了几批吴国使者，又治他们的罪，吴王恐惧，所以才声称有病。有这么一句话，'察见深潭中的鱼，不吉利'；希望皇上不再追究他以前的过失，让他改过自新。"这样，文帝就释放了吴国使者，让他们回去；并且赏赐给吴王几案和拐杖，表示照顾他年事已高，不必前来朝见。吴王见朝廷不再追究他的罪名，谋反之心也就渐渐消除了。但是，因为他国内有冶铜、制盐的财源，便不向百姓征收赋税；百姓应该为官府服役时，总是由吴王发给代役金，另外雇人应役；每到年节时，慰问有贤才的士人，赏赐平民百姓；其他郡国的官吏要来吴国捕捉流亡的人，吴国公然阻止，不把罪犯交出去。这样，前后持续了四十多年。

晁错数上书言吴过，可削；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帝即位，错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 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及楚王戊来朝，错因言："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及前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

晁错多次上书奏说吴王的罪过，认为可以削减其封地；汉文帝宽厚，不忍心惩罚，所以吴王日益骄横。等到汉景帝即位，晁错劝说景帝：“当初，高帝刚刚平定天下，兄弟少，儿子们年幼，大封同姓诸侯王，封给齐国七十多座城，封给楚国四十多座城，封给吴国五十多座城；封给这三个并非嫡亲的诸侯王的领地，就去了全国的一半。现在，吴王以前因有吴太子之死的嫌隙，假称有病不来朝见，按照古法应当处死。文帝不忍心，因而赐给他几案手杖，对他是恩德极为深厚，他本应该改过自新；但他反而更加骄横无法，利用矿山采铜铸钱，熬海水制盐，招诱天下流亡人口，图谋叛乱。如今，削减他的封地他会叛乱，不削减他的封地，他也会叛乱；如果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快，祸害会小一些；如果不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慢，将来有备而发，祸害更大。”景帝下令公卿、列侯、宗室 共同讨论晁错的建议，没有人敢与晁错辩驳；只有窦婴一人坚决反对，从此与晁错之间产生了矛盾。等到楚王刘戊来京朝见，晁错借机说：“刘戊去年为薄太后服丧期间，在服丧的居室里私下奸淫，请求处死他。”景帝下诏，免去刘戊的死罪，但把原楚国封地东海郡收归朝廷。另外，在前一年，赵王有罪，朝廷削夺了他的常山郡；胶西王刘因在卖爵事上有不法行为，朝廷削夺了他封地中的六县之地。

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发谋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者，闻胶西王勇，好兵，诸侯皆畏惮之，于是使中大夫应高口说胶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贼，侵削诸侯，诛罚良重，日以益甚。语有之曰：‘糠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疾，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常患见疑，无以自白，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过。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将柰何？”高曰：“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于天下，意亦可乎？胶西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营惑天子，侵夺诸侯，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虫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所以起也。吴王内以晁错为诛，外从大王后车，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

不果，乃身自为使者，至胶西面约之。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诸侯地不能当汉十二，为叛逆以忧太后，非计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益生。”王不听，遂发使约齐、川、胶东、济南，皆许诺。

朝廷大臣们正在议论削夺吴王的封地。吴王刘濞恐怕削夺没有止境，就打算举兵叛乱；想到其他诸侯王没有足以共商大事的，听说胶西王刘勇武，喜欢兵法，诸侯都畏惧他，于是，吴王派中大夫应高去亲口游说胶西王刘，说：“现在，主上重用奸邪之臣，听信谗言恶语，侵夺削弱诸侯国，对诸侯王的惩罚极为严厉，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俗语有这样的说法：‘开头吃糠，后来就会发展到吃米。’吴国和胶西国，都是著名的诸侯王国，同时朝廷注意，不会有安宁了。吴王身体患有暗疾，已有二十多年不能朝见，时常担心受到朝廷怀疑，无法自己表白，缩紧肩膀、脚压着脚地自我约束，仍怕得不到朝廷的宽容，我私下听说大王因出卖爵位的过失而受朝廷处置。我所听到的其他诸侯被削夺封地的事情，若按所犯罪名来处理，都不应该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恐怕朝廷的用意，不仅仅是要削夺诸侯王的封地吧！”胶西王刘说：“我确实有被削夺的事。你认为该怎么办？”应高说：“吴王自认为与大王面临着共同的忧患，希望顺应时势，遵循情理，牺牲生命去为天下消除祸患，我想您也同意吧？”胶西王大吃一惊，说：“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天子待诸侯虽然很严苛，我只有一死了事，怎能起意反叛呢？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在天子身边蒙骗蛊惑，侵夺诸侯封地，诸侯王都有背叛之心，从人事来看，形势已发展到极点了。彗星出现，蝗灾发生，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而且愁恼困苦的局势，正是圣人挺身而出之时。吴王准备对朝廷提出清除晁错的要求，在战场上则跟随于大王之后，纵横天下，所向无敌，锋芒所指之处，没有人胆敢不服。大王若真能许诺一句话，吴王就率领楚王直捣函谷关，据守荥阳、敖仓的粮库，敌御汉军，整治好驻扎之地，恭候大王到来。有幸得到大王光临，就可以吞并天下，吴王和大王平分江山，不也很好吗！”胶西王说：“好！”应高返归崐吴国，向吴王汇报，吴王还怕胶西王不实行诺言，就亲自前往，到胶西国与刘当面约定。胶西国群臣中，有人得知胶西王的图谋，谏阻说：“诸侯王的封地还不到汉朝廷的十分之二，发动叛乱而使太后担忧，这不是高明的计策。现在侍奉一个天子，都说不容易；假设吴与胶西的计划能够成功，两位君主并立

相争，祸患就更多了。”胶西王不听，于是派使者与齐王、川王、胶东王、济南王约定共同举事，这些诸侯王都答应了。

初，楚元王好书，与鲁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诗》于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子夷王、孙王戊即位，常设，后乃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韦孟作诗讽谏，不听，亦去，居于邹。戊因坐削地事，遂与吴通谋。申公、白生谏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于市。休侯富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惧，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

当初，楚元王刘交喜爱书籍，和鲁地人申公、穆生、白生都拜浮丘伯为师，学习《诗经》；等到他当了楚王，就任命他们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喜欢喝酒；楚元王每次设宴饮酒时，都特意为穆生准备甜酒。等到楚元王的儿子夷王以及孙子刘戊为王时，也总在举行宴会时为穆生特备甜酒，但以后就忘记这样做了。穆生退席而出，说：“应该离去了！不特设甜酒，说明楚王对我已怠慢了；再不离去，楚王将会给我戴上刑具在街市上示众。”于是，穆生声称有病，卧床不起。申公、白生极力劝他继续为楚王效力，说：“你就不念先王的恩德吗？现在楚王一时稍有礼貌不周怎么至于这样！”穆生说：”《易经》上说：‘知道契机的神妙吗？契机，是动机的微妙变化，是显示吉凶的先兆。君子看到契机而采取行动，并不整天等待。’先王礼待我们三人的原因，是他心中有道义；现在楚王怠慢我们，是忘记了道义。怎么能和忘记了道义的人长期共处，难道我这样只是因为那区区的礼节吗！”于是，穆公声称有病，离开了楚国。申公和白生却继续留任楚国。楚王刘戊逐渐荒淫残暴，太傅韦孟作了一首诗，用来进行委婉的批评，楚王不加理睬，韦孟也离开楚国，去邹地居住。刘戊因犯罪被朝廷削夺封地，就与吴王刘濞通谋，准备叛乱。申公、白生去劝谏刘戊，刘戊将他们二人罚为罪徒，让他们被绳拴着，穿着刑徒的红褐色囚衣，

在街市上舂米。休侯刘富派人来劝阻楚王，楚王说："叔父不与我合作，我一旦起事，就先攻打叔父了！"休侯刘富害怕，就与他的母亲太夫人逃奔长安。

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吴王遂先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川、济南、楚、赵亦皆反。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王戊，戊杀尚、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谏王遂，遂烧杀建德、悍。齐王后悔，背约城守。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发兵。胶西王、胶东王为渠率，与川、济南共攻齐，围临灾。赵王遂发兵住其西界，欲待吴、楚俱进，北使匈奴与连兵。

及至朝廷削夺吴国会稽郡、豫章郡的文书到达，吴王刘濞就首先起兵，杀死朝廷任命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胶西王、胶东王、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也都举兵叛乱。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阻楚王刘戊，刘戊杀死了张尚和赵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谏止赵王刘遂，刘遂将他们两人烧死。齐王后悔通谋叛乱，违背与吴楚的盟约，依据城池进行抵御。济北王的城墙坏了没有修好，他的郎中令劫持了他，使他无法举兵参加叛乱。胶西王和胶东王为统帅，联合川王、济南王共同攻打齐国，围攻齐国都城临淄。赵王刘遂把军队调往赵国西部边境，准备与吴、楚等国军队联合进攻，又向北方的匈奴派出使者，联络匈奴一起举兵。

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凡二十余万人。南使闽、、东越，闽、东越亦发兵从。吴王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罪状晁错，欲合兵诛之。吴、楚共攻梁，破棘壁，杀数万人；乘胜而前，锐甚。梁孝王遣将军击之，又败梁两军，士卒皆还走。梁王城守睢阳。

吴王征发了所有士卒，下令全国说："我今年六十二岁了，亲自担任统帅；我的小儿子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有年龄上与我一样，下与我的小儿子一样的人，都征发从军！"吴国共征发了二十多万人。吴王向南方派出使者去联络闽、东越，闽和东越也发兵响应。吴王在广陵起兵，向西渡过淮河，随即与楚国的军队合并，派使者致书诸侯，指控晁错罪状，准备联合进兵诛杀晁错。吴、楚两国军队一起攻打梁国，攻破了棘壁，杀死数万人；吴、楚联军乘胜前进，兵锋锐不可

当。梁孝王派将军迎击，又有两支军队被吴楚联军打败，梁军士兵都向后逃跑。梁王固守都城睢阳。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及七国反书闻，上乃拜中尉周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复召窦婴，拜为大将军，使屯荥阳监齐、赵兵。

当初，汉文帝临终前，告诉太子说："假若国家有危难，周亚夫足以胜任军队统帅的重担。"等到七国叛乱的文书到达朝廷，景帝就任命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统帅三十六位将军及其部队，前去迎击吴、楚叛军；派遣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境叛军；景帝又召回窦婴，任命他为大将军，让他率军驻守荥阳，监督用兵于齐国和赵国境内的汉军。

初，晁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欢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

当初，晁错所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诸侯王纷纷议论表示反对。晁错的父亲得知消息，从颍川赶来京师，对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事，侵夺削弱诸侯，疏离人家的骨肉，舆论都怨恨你，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晁错说："本当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天子不尊贵，宗庙不安宁。"他的父亲说："这样做，刘氏的天下安宁了，但晁氏却危险了，我离开你回去了！"他父亲就服毒自杀，临死前说："我不忍心见到大祸临到我身上！"此后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就以诛除晁错为名一同举兵叛乱。

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素与吴相袁盎不善，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堂语。及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错谓丞、史曰："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错犹与未决。人有告盎，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愿至

前，口对状。婴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见，上方与错调兵食。上问盎：“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对曰：“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杰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杰，亦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以乱。”错曰：“盎策之善。”上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厢，甚恨。上卒问盎，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愚计出此，唯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密装治行。后十余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制曰：“可。”错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上乃使袁盎与吴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吴。

景帝与晁错商谈出军平叛的事情，晁错想让景帝统兵亲征而他自己留守长安；晁错又建议：“徐县、僮县附近一带，吴国没有攻占的地方，可以送给吴国，争取他们退兵。”晁错一直与吴相袁盎不友善，有晁错在某处就坐，袁盎总是避开；袁盎出现在何处，晁错也总是避开；两人未曾在同一个室内说过话。等到晁错升任御史大夫，派官员审查袁盎接受吴王财物贿赂的事，处以相当崐的刑罚，确定袁盎有罪；景帝下诏赦免袁盎，把他降为平民。吴、楚叛乱发生后，晁错对御史丞、侍御史说：“袁盎接受了吴王的许多金钱，专门为吴王掩饰，说他不会叛乱；现在，吴王果然反叛了，我想奏请严惩袁盎，他肯定知道吴王的密谋。”御史丞、侍御史说：“如果在吴国叛乱前，治袁盎的罪，可能会中止叛乱密谋；现在叛军大举向西进攻，审查袁盎，能有什么作用！况且，袁盎不会参预密谋。”晁错犹豫不决。有人把晁错的打算告知了袁盎，袁盎很害怕，连夜去见窦婴，对他说明吴王叛乱的原因，希望能面见景帝，亲口说明原委。窦婴入宫奏报景帝，景帝就召见袁盎。袁盎入宫晋见，景帝正与晁错在调度军粮。景帝问袁盎：“现在吴、楚叛乱，你觉得局势会怎样？”袁盎回答说：“不值得担

忧！”景帝说：“吴王利用矿山就地铸钱，熬海水为盐，招诱天下豪杰；到年老发白时举兵叛乱，如果他没有计出万全的把握，难道会起事吗？为什么说他不能有所作为呢？袁盎回答说：“吴王确实有采铜铸币、熬海水为盐的财利，但哪有什么豪杰被他招诱去了呢！假若吴王真的招到了豪杰，豪杰也会辅佐他按仁义行事，也就不会叛乱了。吴王所招诱的，都是些无赖子弟、没有户籍的流民、私铸钱币的坏人，所以才能相互勾结而叛乱。”晁错说：“袁盎分析得很好。”景帝问：“应采取什么妙计？”袁盎说：“请陛下让左右回避。”景帝让人退出，唯独还有晁错在场；袁盎说：“我要说的话，任何臣子都不应听到。”景帝就让晁错回避。晁错迈着小而快的步伐，退避到东边的厢房中，对袁盎极为恼恨。景帝突然问袁盎，袁盎回答说：“吴王和楚王互相通信，说高皇帝分封子弟为王，各自有封地，现在贼臣晁错擅自贬谪诸侯，削夺他们的封地，因此他们才造反，准备向西进军，共同诛杀晁错，恢复原有的封地才罢休。现在的对策，只有斩晁错，派出使臣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那么，七国的军队可以不经过战争就都会撤走。”于是，景帝沉默了很长时间，说：“不这样做，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不会为了爱惜他一个人而向天下谢罪的。”袁盎说：“我计策就是这样，请皇上认真考虑！”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收拾行装，做出使吴王的准备。过了十多天，景帝授意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上疏弹劾晁错：“辜负皇上的恩德和信任，要使皇上与群臣、百姓疏远，又想把城邑送给吴国，毫无臣子的礼节，犯下了大逆无道之罪。晁错应判处腰斩，他的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全部公开处死。”景帝批复说：“同意所拟判决。”晁错对此却一无所知。壬子（二十九日），景帝派中尉召晁错，欺骗他说坐着车巡察市中，于是，晁错穿着上朝的官服在东市被斩首。景帝就派袁盎与吴王的侄子、宗正德侯刘通为使臣，出使吴国。

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上书言军事，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谒者仆射邓公正担任校尉，向景帝上书分析战争情况，在进见皇帝时，景帝问道："你从军中而来，听到晁错被杀，吴国和楚国撤兵了没有？"邓公说："吴王准备叛乱已有几十年了；他是因朝廷削夺了他的封地发怒，杀晁错只是他的借口，他的本意不在晁错啊。再说，朝廷杀晁错，我担心天下的士大夫都不敢再向朝廷进忠言了！"景帝问："为什么？"邓公说："晁错忧虑诸侯王国势力过于强大，朝廷不能制服，所以，请求削减王国封地，从而尊崇朝廷，这本来是造福万世的好事。计划刚刚实行，他本人突然被杀。这样做，对内堵塞了忠臣的口，对外替诸侯王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该如此。"于是，景帝深深地感叹说："您说得对，我也很后悔杀了晁错！"

袁盎、刘通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令拜受诏。吴王闻袁盎来，知其欲说，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谁拜！"不肯见盎，而留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间，脱亡归报。

袁盎、刘通到达吴国，吴军和楚军已开始进攻梁国的壁垒了。宗正刘通因是同姓亲属，先入内会见吴王，告知吴王，让他跪拜接受皇帝的诏书。吴王听说袁盎来了，估计到他要劝说自己撤兵，就笑着回答说："我已经做了东方的崐皇帝了，还向谁跪拜呢！"吴王不肯与袁盎见面，把他留在军营中，准备强迫他担任吴军 的将领；袁盎不答应，吴王派人把他关押起来，准备杀死他。袁盎寻机逃脱回来向景帝汇报出使情况。

太尉亚夫言于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亚夫乘六乘传，将会兵荥阳。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渑厄狭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洛阳，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优者。"使吏搜、渑间，果得吴伏兵。乃请赵涉为护军。

太尉周亚夫对景帝说："楚军剽悍敏捷，与他们正面交锋很难取胜，我建议放弃梁国，先断绝吴、楚军队的粮道，这样才可以制服它们。"景帝同意了这个部署。周亚夫乘坐着六辆驿站的马车，将去荥阳

与大军会合。走到霸上，赵涉拦住去路，劝说周亚夫：“吴王一直很富有，早就收买了一批甘愿为他献身的刺客，现在得知将军将去前线，必定会在崤山、渑池之间的险要地段安排刺客对付您；况且军事行动最讲究秘密，将军为什么不改变路线，从此处向右走，经过蓝田，出武关，抵达洛阳！这样绕着走，不过差一两天，却可以直接进入洛阳武库，擂响战鼓。参与叛乱的诸侯王听到了，会认为将军是自天而降呢！”太尉按照他的计策行事，到达洛阳，高兴地说：“七国共同叛乱，我乘坐驿车平安到达此处，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现在我已驻守荥阳，荥阳以东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周亚夫派官吏搜索崤山、渑池之间，果然抓住了吴国的伏兵。周亚夫就向景帝奏请，让赵涉担任护军。

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吴攻梁急，梁数使使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诉条侯于上。上使告条侯救梁，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将轻骑兵出淮泗口，绝吴、楚兵后，塞其饷道。梁使中大夫韩安国及楚相张尚弟羽为将军；羽力战，安国持重，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条侯坚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终不出。条侯军中夜惊，内相攻击，扰乱至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士卒多饥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与壮士数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杀。

太尉周亚夫领兵向东北到达昌邑。吴军猛烈进攻梁国，梁王多次派使者向条侯周亚夫求救，周亚夫不答应。梁王又派使臣向景帝告状，说周亚夫不肯救援。景帝派使臣命令周亚夫援救梁国，周亚夫不执行皇帝诏令，仍坚守营垒，不派军队出战；但他却命令弓高侯韩颓当等人率领轻骑兵，奔袭淮泗口，断绝吴、楚军队的后路，堵塞吴、楚的粮道。梁国派中大夫韩安国及楚相张尚的弟弟张羽为将军；张羽作战勇猛，韩安国指挥持重，才得以挫败吴军。吴军想向西进兵，但因梁军据城死守，便不敢越过梁向西进兵；因此，吴军就前来进攻条侯周亚夫的军队，两军在下邑相遇，吴军急于求战。条侯坚守壁垒不肯交战；吴军粮道断绝，士卒饥饿，多次挑战，周亚夫始终不应战。周亚夫的军营中，夜间突然惊乱，内部互相攻击，甚至闹到了周亚夫的大

帐附近，周亚夫坚持睡着不起，过了一会儿，就恢复平静了。吴军向汉军营垒的东南角调集军队，周亚夫却命令营中加强对西北方向的防御，不久，吴、楚的精兵果然突袭汉营西北，因汉军早有防备，不能攻入。吴、楚军队中，有许多士卒饿死或者背叛离散，吴王就领兵撤退了。二月，周亚夫派出精锐军队追击，大败吴、楚军队。吴王刘濞丢下他的军队，与几千名精壮士兵连夜逃跑；楚王刘戊自杀。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他利害，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吴王刚开始举兵叛乱时，吴国臣子田禄伯担任大将军。田禄伯说："大军集结向西进攻，没有可以出奇兵的通道，难以成功。我请求给我五万人马，另外沿长江、淮河逆流而上，占领淮南、长沙，攻入武关，与大王主力军队会师，这也是一路奇兵。"吴王的太子劝阻说："大王以造反为名义，这样的军队不能让别人带领，假若别人也背叛您，又该怎么办？况且，让别人全权指挥一崐支军队，又走另外一条路，容易产生许多其他利害问题，只是白白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吴王就没有批准田禄伯的请求。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年少，椎锋可耳，安知大虑！"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吴国的青年将领桓将军劝吴王说："吴国军队步兵多，步兵利于在险阻的地方作战；汉军中以战车、骑兵为主力，战车和骑兵利于在平原地区作战。希望大王不进攻沿途的城池，挥兵直进，迅速向西进兵，占领洛阳武库，利用敖仓的粮食供应军队，凭借山势和黄河天险号令诸侯，这样，即使没有进入函谷关，天下就已经被您平定了。如果大王进军缓慢，因沿途攻占城邑而延误时机，汉军战车、骑兵到来，冲入梁国和楚国的郊野，您的大事就失败了。"吴王征询老将军们

的意见，老将们说：“这个青年人，让他去冲锋陷阵还可以，怎么懂得全局战略呢！”于是，吴王不采用恒将军的计策。

王专并将兵。兵未渡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候、司马，独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也，愿请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阳城，兵十余万，破阳城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

吴王独揽全军指挥权。在吴军尚未渡过淮河时，吴王就把投靠他的众宾客任命为将军、校尉、军候、军司马，唯独周丘没有得到任用。周丘是下邳人，流亡到吴国，以卖酒为生，品行不好；吴王刘濞很鄙视他，所以未予任用。周丘就自己求见吴王，说：“我因为没有本事，不能在军队中为您效力。我不敢要求带兵做官，只希望从大王处得到汉朝的一个符节，必定做成一番事业来回报大王。”吴王就给了他。周丘得到符节，连夜驱车进入下邳县城；这时，下邳的官民得知吴王叛乱，都据城防守。周丘到达驿站，传召县令进入室内，命令他的随从用罪名把县令杀死，于是召见与他的兄弟们友善的有权势的官吏说：“吴王已经造反，大军马上就到，屠灭下邳城不过用吃顿饭的时间；如果先归降吴王，家室必定保全，有本事的人还能立功封侯。”官吏出去后，转 告给其他人，下邳的官民就都归顺了吴王。周丘一夜之间得到了三万人，派人向吴王汇报，就率领他的军队向北方攻取城邑；打到城阳时，周丘的军队已有十多万人了，打败了城阳中尉指挥的军队。周丘得知吴王失败逃走，自已估计无法和他共同成就事业了，就领兵返回下邳，还没有到达，因背上生毒疮而死去。

[6]壬午晦，日有食之。

[6]壬午晦（三十日），发生日食。

[7]吴王之弃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条侯及梁军。吴王渡淮，走丹徒，保东越，兵可万余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出劳军，使人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太子驹亡

走闽越。吴、楚反，凡三月，皆破灭，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谋为是；然梁王由此与太尉有隙。

[7]因为吴王刘濞丢掉军队自己逃跑，吴军就崩溃瓦解了，许多部队渐渐向太尉条侯周亚夫和梁国的军队投降。吴王刘濞渡过淮河，逃到丹徒县，依附东越，以求自保，约有军队一万多人，并召集逃散的士兵。汉朝派人用金钱利禄收买东越首领，东越首领就骗吴王出来慰劳军队，派人用矛戟刺杀了吴王，装上他的头颅，派人乘传车疾驰到汉朝廷报告。吴国太子刘驹逃亡到闽越国。吴、楚叛乱，共三个月的时间，就全被平定了，这时，所有将领都认为太尉周亚夫的战略布署是正确的；但是，梁王却因此与太尉有了矛盾。

三王之围临也，齐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报，告齐王坚守，“汉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数重，无从入。三国将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路中大夫既许，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亚夫击破峔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路中大夫从汉来，其大臣乃复劝王无下三国。会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围已，后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饮药自杀。

当胶西王等三个诸候王的叛军围困临的时候，齐王派一位姓路的中大夫向景帝报告。景帝又命令这位姓路的中大夫返回齐国复命，告诉齐王坚守临，说：“朝廷军队已经打败吴楚叛军了。”路中大夫赶回时，三国的军队已把临城重重包围，无法入城。三国的将领迫使路中大夫与他们结盟，说：“你反过来说：‘汉朝廷的军队已被打败了，齐国赶快向三个王国的军队投降吧。不然，临就要被屠灭了。’”路中大夫应允了，到了城下，远远见到齐王，他就说：“汉已经派出了百万大军，让太尉周亚夫指挥，打败了吴楚军队，正领兵前来救齐，齐一定要坚守不降！”三个王国的将领杀死了路中大夫。齐都城当初被围紧急时，齐王曾暗中与三个王国联络，准备参预叛乱，盟约未定；恰好路中大夫从汉朝廷而来，齐王的大臣们又劝他不能向三国叛军投降。恰逢汉将栾布、平阳侯曹襄等率军到达齐国，打败了三国的军队。解除

了临之围以后，汉军将领听说齐王当初与三国密谋勾结，就准备调集军队攻打齐国。齐孝王害怕，服毒自杀。

胶西、胶东、川王各引兵归国。胶西王徒跣、席藁。饮水谢太后。王太子德曰：“汉兵还，臣观之，已罢，可袭，愿收王余兵击之！不胜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用。”弓高侯韩颓当遗胶西王书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除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王肉袒叩头，诣汉军壁谒曰：“臣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之罪！”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王苦军事，愿闻王发兵状。”王顿首膝行，对曰：“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诛错。今闻错已诛，等谨已罢兵归。”将军曰：“王苟以错为不善，何不以闻？及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徒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曰：“王其自图！”王曰：“如等死有余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王、川王、济南王皆伏诛。

胶西王、胶东王、川王分别领军队返回封地。胶西王赤着脚、坐卧在禾秆编的席上饮水，向太后请罪。胶西王的太子刘德说：“汉军已开始撤兵，据我观察，他们已很疲乏，可以突袭，希望召集大王的残余军队去袭击他们！如果突袭不能获胜，再逃入海岛隐蔽，也还不晚。”胶西王说：“我的部队都已残破，无法作战了。”弓高侯韩颓当给胶西王送来一封信，信中说：“我奉皇帝诏令诛杀不义的人，投降的，赦免他的罪名，恢复原有的官爵；不投降的，一定要消灭他。你准备选择哪一条道路？等待你做出选择，我好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胶西王光着上身、磕着头来到汉军营垒前请谒，他说：“我刘遵法不谨慎，惊骇了百姓，竟使将军辛苦地远道来到我们这个穷国，我请求处以剁成肉酱的惩罚！”弓高侯手持指挥作战用的金鼓来见他，说：“你被发兵的举动害苦了，我希望听你解释发兵的原因。”胶西王一边磕头一边跪着向前走，回答说：“当时，晁错是受天子信任的执政大臣，变更高皇帝的法令，侵夺诸侯王国的封地。我们认为他的做法不符合道义，恐怕他败坏、扰乱天下，所以我们七国才发兵，准备杀晁错。现在听说晁错已被皇帝处死，我们就很谨慎地撤兵回国了。”韩将军说：“你如果认为晁错不好，为什么不向皇上奏报？并在没有接到皇上诏令和调兵

虎符的情况下，擅自调发军队去进攻忠于朝廷的封国？由此看来，你们发兵的用意，不只是想杀晁错。”韩将军就拿出诏书，向胶西王宣读，然后说：“你自己考虑应该怎样处置吧！”胶西王说：“像我刘这样的人，死有余辜！”于是自杀了，胶西王国的太后、太子都死了。胶东王、川王、济南王都被处死。

郦将军兵至赵，赵王引兵还邯郸城守。郦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取闻吴、楚败，亦不肯入边。栾布破齐还，并兵引水灌赵城；城坏，王遂自杀。

郦将军的军队到达赵国，赵王领兵从边界返回都城邯郸，据城自守。郦寄发动进攻，连续用兵七个月，没有攻破邯郸城。匈奴得知吴军和楚军失败，也不肯进入边境援救赵王。栾布平定齐国率军返回，与郦将军的军队会合，引河水淹灌邯郸；城墙毁坏，赵王刘遂自杀。

帝以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召立齐孝王太子寿，是为懿王。

景帝因为齐国首先抵御叛军，后来因迫于形势与叛军有串联，不是齐王的罪过，就召来齐孝王的太子刘寿，立为齐王，他就是齐懿王。

济北王亦欲自杀，幸全其妻子。齐人公孙谓济北王曰：“臣请试为大王明说梁王，通意天子；说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孙遂见梁王曰：“夫济北之地，未接强齐，南牵吴、越，北胁燕、赵。此四分五裂之国，权不足以自守，劲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难也；虽坠言于吴，非其正计也。乡使济北见情实，示不从之端，则吴必先历齐，毕济北，招燕、赵而总之，如此，则山东之从结而无隙矣。今吴王连诸侯之兵，驱白徒之众，西与天子争衡；济北独底节不下，使吴失与而无助，跬步独进，瓦解土崩，破败而不救者，未必非济北之力也。夫以区区之济北而与诸侯争强，是以羔犊之弱而捍虎狼之敌也。守职不桡，可谓诚一矣。功义如此，尚见疑于上，胁肩低首，累足抚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职者疑之！臣窃料之，能历西山，径长乐，抵未央，攘袂而正议者，独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沦于骨髓，恩加于无穷，愿大王留意详惟之！”孝王大说，使人驰以闻；济北王得不坐，徙封于川。

济北王也准备自杀，以求侥幸保全他的妻子儿女。齐国人公孙对济北王说：“我请求试为大王去劝说梁王，通过他向皇上解释；如果我的

劝说不被采纳，大王再死也不晚。”公孙就去求见梁王，说：“济北国的封地，东边邻近强大的齐国，南面连接着吴国和越国，北面受到燕国和赵国的威胁。这是一个四面受敌，随时有可能被人瓜分的国家，济北王的权谋不足以自守封地，实力不足以防御外敌入侵，又没有什么奇方妙计可用来抵御灾难；虽然他曾失言答应与吴国联合行动，却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只不过是为形势所迫。假若当初济北王表露出忠于朝廷的真心，显示出不顺从吴王的痕迹，那么，吴国一定会先放过齐国，攻占济北国，招诱燕国、赵国而统领它们，这样，崤山以东的诸侯联盟就会形成，并可连成完整的一片。现在吴王会合七国的军队，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徒众，向西进军与天子争夺天下；而只有济北一国固守臣节不归降吴王，使吴国丧失盟友而孤立无援，只能艰难地单独进军，结果土崩瓦解，一蹶不振，追寻其原因，未必不是济北国坚守不降所做出的贡献。用微不足道的济北国，与几国叛军相抗衡，这就如同弱小的羊羔牛犊与凶猛的虎狼搏斗一样。济北王恪尽职守，不肯屈服，可称得上忠心耿耿了。济北王有这样的功业道义，竟然还受到朝廷的怀疑，整天缩肩低头，手足无措，使他产生了后悔当初没有与吴王联合行动的念头，这对国家是不利的。我害怕那些恪尽职守的封国诸侯，都由此而产生疑虑！我私下估计：在当今能够经过西方的山险，直入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太后和皇上面前勇于据理力争的，只有大王您一个人；这样，上有保全面临亡国厄运的济北国的功德，下有安定百姓的名誉，您的功德及于骨髓，您的恩惠世代相传，希望大王认真考虑这件事！”梁孝王听了很高兴，派人急速进京向朝廷奏报；因此，济北王得以不坐罪，被改封到川国为王。

[8]河间王太傅卫绾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绾以中郎将事文帝，醇谨无他。上为太子时，召文帝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属上曰：“绾长者，善遇之！”故上亦宠任焉。

[8]河间王太傅卫绾进攻吴、楚叛军有功，景帝任命他为中尉。卫绾曾以中郎将的身分侍奉文帝，除宽厚谨慎之外，没有其他特长。景帝做太子的时候，曾召请文帝的左右侍从饮酒，而卫绾推说身体有病不去参加宴会。文帝临终前，嘱咐景帝说：“卫绾是忠厚长者，你要好好对待他！”所以，景帝也宠幸信任他。

[9]夏，六月，乙亥，诏："吏民为吴王濞等所诖误当坐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

[9]夏季，六月，乙亥（二十五日），景帝下诏说："官吏百姓被吴王刘濞等人连累而应当判罪的，以及从军而逃亡的，都给予赦免。"

帝欲以吴王弟德哀侯广之子续吴，以楚元王子礼续楚。窦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不许吴，许立楚后。乙亥，徙淮阳王馀为鲁王；汝南王非为江都王，王故吴地；立宗正礼为楚王；立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

景帝打算让吴王之弟哀侯刘广的儿子刘德接续当吴王，让楚元王的儿子刘礼接续当楚王。窦太后说："吴王是宗室中的老人，理应为宗室做忠于朝廷的表率；但他却首先发难，率领七国叛乱，扰乱天下，为什么给他续后！"不许再立吴王，允许楚王续后。乙亥（二十五日），景帝改封淮阳王刘余为鲁王；改封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管辖原属吴国的封地；立宗正刘礼为楚王；立皇子刘端为胶西王，刘胜为中山王。

四年（戊子、前153）

前四年（戊子，公元前153年）

[1]春，复置关，用传出入。

[1]春季，重新设置关卡，凭符传出入。

[2]夏，四月，已巳，立子荣为皇太子，彻为胶东王。

[2]夏季，四月，己巳（二十三日），景帝立皇子刘荣为皇太子，刘彻为胶东王。

[3]六月，赦天下。

[3]六月，大赦天下。

[4]秋，七月，临江王阏薨。

[4]秋季，七月，临江王刘阏去世。

[5]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5]冬季，十月，戊戌晦（疑误），出现日食。

[6]初，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

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以故得完。

[6]当初，吴、楚七国叛乱，吴王的使者到达淮南国，淮南王想发兵响应吴王。他的丞相说：“大王如果一定要响应吴王，我愿意出任将领。”淮南王就把军队交给他指挥。淮南国的丞相掌握军权之后，就据城防守，不听从淮南王的指挥而效忠汉朝廷，汉朝廷也派曲城侯领兵援救淮南国，因此淮南王得以保全。

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不应，而往来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及吴、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为贞信，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王于济北以褒之。庐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徙为衡山王，王江北。

吴王的使者到庐江，庐江王不答应与吴王联合，而与南越国多次互通使臣。吴王的使者到衡山，衡山王坚守城池，对朝廷忠心不二。等到吴、楚叛军被打败后，衡山王入京朝见景帝。景帝认为他忠贞，就慰问他说：“南方地势低而潮湿。”改封衡山王为济北王，以示褒奖。庐江王因与南越国相邻，多次派使者与南越交结，景帝把他改封为衡山王，在长江以北为王。

五年（己丑、前152）

前五年（己丑，公元前152年）

[1]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

[1]春季，正月，兴建阳陵邑。夏季，景帝下令召募百姓迁居阳陵，赐给二十万铜钱。

[2]遣公主嫁匈奴单于。

[2]景帝送公主出嫁匈奴单于。

[3]徙广川王彭祖为赵王。

[3]景帝改封广川王刘彭祖为赵王。

[4]济北贞王勃薨。

[4]济北王刘勃去世。

六年（庚寅、前151）

前六年（庚寅，公元前151年）

[1]冬，十二月，雷，霖雨。

[1]冬季，十二月，天空打雷，降雨多日。

[2]初，上为太子，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及即位，为皇后，无宠。秋，九月，皇后薄氏废。

[2]当初，景帝做太子的时候，薄太后给他选定了一个薄氏女子为妃；及至景帝做了皇帝，薄氏就成了皇后，却不受景帝的宠幸。秋季，九月，皇后薄氏被废。

[3]楚文王礼薨。

[3]楚王刘礼去世。

[4]初，燕王臧荼有孙女曰臧儿，嫁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与两女而仲死；更嫁长陵田氏，生男、胜。文帝时，臧儿长女为金王孙妇，生女俗。臧儿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臧儿乃夺金氏妇，金氏怒，不肯予决；内之太子宫，生男彻。彻方在身时，王夫人梦日入其怀。

[4]当初，燕王臧荼有个孙女，名叫臧儿，嫁给槐里王仲为妻，生下儿子王信和两个女儿之后，王仲死了；臧儿便改嫁长陵人田氏，生下儿子田和田胜。汉文帝时，臧儿的大女儿嫁给金王孙为妻，生下女儿金俗。臧儿替子女占卜命 运，卜人说：“两个女儿都应当是尊贵的命。”臧儿就从金王孙家中夺回女儿，金王孙愤怒，不肯与妻子分手；臧儿却把大女儿送到太子宫中，生下儿子刘彻。王夫人怀着刘彻的时候，曾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

及帝即位，长男荣为太子；其母栗姬，齐人也。长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栗姬以后宫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帝，故怒而不许；长公主欲与王夫人男彻，王夫人许之。由是长公主日谗栗姬而誉王夫人之美；帝亦自贤之，又有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行请立栗姬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诛大行。

等到景帝即位，大儿子刘荣被立为太子；太子刘荣的生母栗姬，是齐国人。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刘嫖，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栗姬因为后宫中各位美人都是由长公主推荐给景帝的，所以对长公主很恼怒而未予同意。长公主又想把女儿嫁给王夫人所生的皇子刘彻，王夫人同意了。从此之后，长公主每天都在景帝面前说栗姬的坏话而称赞王夫人的美德；景帝自己也觉得王夫人贤惠，又有从前梦日入怀的祥瑞

符兆，对是否应改立太子和皇后的事，犹豫未定。王夫人知道景帝恨栗姬，趁着景帝怒火未熄，暗中派人去催促大行，让大行请求景帝立栗姬为皇后。景帝大怒，说："这是你应该说的话吗！"就把大行问罪处死了。

七年（辛卯、前150）

前七年（辛卯，公元前150年）

[1]冬，十一月，己酉，废太子荣为临江王。太子太傅窦婴力争不能得，乃谢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1]冬季，十一月，己酉（疑误），景帝废掉太子刘荣，改封他为临江王。太子太傅窦婴极力劝谏，未能改变景帝的决定，就自称有病，请求免职。栗姬愤恨而死。

[2]庚寅晦，日有食之。

[2]庚寅晦（疑误），出现日食。

[3]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亚夫为丞相。罢太尉官。

[3]二月，丞相陶青被罢免。乙巳（十六日），太尉周亚夫出任丞相。景帝诏令罢除太尉这一官职。

[4]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4]夏季，四月，乙巳（十七日），景帝立王氏为皇后。

[5]丁巳，立胶东王彻为皇太子。

[5]丁巳（二十九日），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皇太子。

[6]是岁，以太仆刘舍为御史大夫，济南太守郅都为中尉。

[6]这一年，景帝任命太仆刘舍任御史大夫，任命济南郡太守郅都为中尉。

始，都为中郎将，敢直谏。当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彘卒来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乃还，彘亦去。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为人，勇悍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谒无所听。及为中尉，先严酷，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从前，郅都担任中郎将，敢于直言进谏。他曾经跟随景帝进入上林苑，当贾姬去上厕所时，一头野猪突然闯入厕所。景帝用眼光示意郅都去救护贾姬，郅都站立不走；景帝打算自己拿着武器去救贾姬，郅都跪伏在景帝面前说："失去了一个姬妾，又会有另一个姬妾进宫，天下所缺少的，难道是贾姬这一类的人吗！陛下纵然不爱惜自己，又如何对待宗庙和太后！"景帝就走了回来，岷野猪也离去了。太后听说了这件事，赏赐给郅都一百斤黄金，从此器重郅都。郅都为人勇猛有力，公正廉洁，不拆阅私人给他的书信，不接受问候馈赠的礼品，不理睬托人情、拉关系的要求。及至做了中尉，倡导严厉酷苛的作风，执行法律进行赏罚，不避开皇亲国戚。列侯和宗室皇族见到郅都，都侧目而视，送他一个绰号叫"苍鹰"。

中元年（壬辰、前149）

中元年（壬辰，公元前149年）

[1]夏，四月，乙巳，赦天下。

[1]夏季，四月，乙巳（二十三日），景帝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2]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2]发生地震，衡山国的原都一带降冰雹，最大的冰雹直径达一尺八寸。

二年（癸巳、前148）

中二年（癸巳，公元前148年）

[1]春，二月，匈奴入燕。

[1]春季，二月，匈奴入侵燕国封地。

[2]三月，临江王荣坐侵太宗庙垣为宫，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后竟以危法中都而杀之。

[2]三月，临江王刘荣因为修建宫室侵占了太宗庙前空地上的围墙而犯了罪，景帝征他去中尉府接受审问。临江王想要写字用的刀笔，以写信向景帝谢罪，而中尉郅都禁止官吏提供刀笔。魏其侯派人把刀笔送给了临江王。临江王写完了向景帝谢罪的信之后，就自杀了。窦

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很恼怒；后来就加以严重的罪名，把郅都杀死了。

[3]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3]夏季，四月，在西北天空出现一颗异星。

[4]立皇子越为广川王，寄为胶东王。

[4]景帝封立皇子刘越为广川王，刘寄为胶东王。

[5]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5]秋季，九月，甲戌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6]初，梁孝王以至亲有功，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跸入警。王宠信羊胜、公孙诡，以诡为中尉。胜、诡多奇邪计，欲使王求为汉嗣。栗太子之废也，太后意欲以梁王为嗣，尝因置酒谓帝曰："安车大驾，用梁王为寄。"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帝以访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祸乱，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议格，遂不复言。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 。"袁盎等皆建以为不可。

[6]当初，梁孝王因为与景帝是一母所生，关系最为亲密，又有平定吴、楚叛乱的大功，被赐予天子使用的旌旗，有成千上万的车辆马匹做随从，出称"跸"，入称"警"，都要清道戒严。梁孝王宠信羊胜、公孙诡，任命公孙诡为中尉。羊胜和公孙诡有许多奇诡不正的计谋，想怂恿梁孝王争取成为汉景帝的继承 人。当栗太子被废的时候，窦太后想让梁王为帝位继承人，曾利用宴饮的时候对景帝说："你出入乘坐大驾和安车，要让梁王在你身旁。"景帝跪坐在席上，挺直了身回答说："好。"喝完了酒，景帝就此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大臣袁盎等人说："不成。过去宋宣公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因此产生了祸乱，祸乱持续了五代人。小处不忍心，会伤害大义，所以《春秋》赞成大义为主宰。"因此，太后的意见被阻止，也就再不提让梁王继承帝位了。梁王又曾经上书给景帝："希望赐给我能容得下车辆通过的地方，直达太后居住的长乐宫，我自己派梁国的士兵修筑一条甬道，以便朝见太后。"袁盎等大臣都建议不批准梁王的请求。

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谋，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贼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贼，果梁所为。上遣田叔、吕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孙诡、羊胜；诡、胜匿王后宫。使者十余辈至梁，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以下举国大索，月余弗得。安国闻诡、胜匿王所，乃入见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无良臣，故纷纷至此。今胜、诡不得，请辞，赐死！”王曰：“何至此！”安国泣数行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临岷江王亲？”王曰：“弗如也。”安国曰：“临江王适长太子，以一言过，废王临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用私乱公。今大王列在诸侯，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终不觉悟。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王泣数行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胜、诡。”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

梁王因此怨恨袁盎和参与议论的大臣，就和羊胜、公孙诡商量，暗中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参与议论的大臣十多人。刺客没有抓到，于是景帝估计与梁王有关；追查刺客，果然是梁王派来的。景帝派田叔、吕季主前往梁国查究此案，逮捕公孙诡和羊胜；公孙诡和羊胜躲藏在梁王的后宫中。朝廷派出的十多批使臣先后来到梁国，严厉地责问二千石官员。梁相轩丘豹和内史韩安国及以下官员，进行了全国性大搜捕，经过一个多月，没有抓到公孙诡和羊胜。韩安国得知公孙诡和羊胜藏匿在梁王宫中，就进入王宫去见梁王，哭着说：“君主蒙受耻辱，臣子应该为他而死。大王身边没有良臣辅佐，所以才闹到这种地步。现在捉不到羊胜、公孙诡，我请求与您诀别，赐我自杀！”梁王说：“为什么至于这样呢！”韩安国泪如泉涌，说：“大王自己估计您与皇上的关系，比起皇上和临江王来，哪一个更亲？”梁王说：“我不如临江王。”韩安国说：“临江王是皇上的亲生长子，又曾是太子，因为一句错话，被废去太子，封为临江王；又因为修宫侵占围墙的事，终于在中尉府自杀。为什么这样呢？皇上治理天下终究不能因为私情而干扰公事。现在大王身为诸侯，受奸臣胡言乱语的引诱，违犯皇上的禁令，扰乱尊严的法律。皇上因为太后疼爱您的缘故，才不忍心按国法来惩办您；太后日夜哭泣，希望大王能改过自新，大王却始终不觉悟。假若太后即刻去世，大王还依靠谁呢？话还没有说完，梁王泪流

满面，向韩安国赔罪说：“我现在就交出羊胜和公孙诡。”梁王就命令羊胜、公孙诡都自杀，交出了他们的尸体。景帝因此怨恨梁王。

梁王恐，使邹阳入长安，见皇后兄王信说曰：“长君弟得幸于上，后宫莫及，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穷竟，梁王伏诛，太后无所发怒，切齿侧目于贵臣，窃为足下忧之。”长君曰：“为之柰何？”阳曰：“长君诚能精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长君必固自结于太后，太后厚德长君入于骨髓，而长君之弟幸于两宫，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杀舜为事，及舜立为天子，封之于有卑。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藏怒，无宿怨，厚亲爱而已。是以后世称之。以是说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长君曰：“诺。”乘间入言之，帝怒稍解。

梁王恐惧，派邹阳到达长安，去见皇后的哥哥王信说：“您的妹妹得到皇上的宠幸，在后宫没人能比得上，但是您的行为却有许多不遵循道理的地方。现在如果袁盎被杀一事追究到底，梁王被依法处死，太后的怒火无处发泄，就会向贵臣咬牙侧目地痛恨，我私下为您担忧。”王信说：“那该怎么办呢？”邹阳说：“您如果能好好地劝告皇上，使他能 不深究梁王的事，您一定会受到太后的信任，太后从骨髓中深深感谢您的大德，而您的妹妹可以受到太后和皇上的宠幸，这就会使你们家的荣宠像金城一样牢固。当初，舜的弟弟象，整日只想杀死舜，等到舜做了天子，却把象封到了有卑。仁义的人对于自己的弟弟，不暗藏怒火，不记过去的怨仇，只是很好地对待他罢了。正因为如此，后代人都称赞舜。用这番道理去劝说皇上，梁王的事就可能侥幸不处置了。”王信说：“好”。他找到一个机会，入宫向景帝说了上面的这番道理，景帝对梁王的恼怒稍稍化解。

是时，太后忧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会田叔等按梁事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狱辞，空手来见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问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谒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在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已伏诛死，梁王无恙也。”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

这时，太后担心梁王的事情，不进饮食，日夜哭泣不止，景帝也很忧虑。正好田叔等人查办完梁王的事，返回长安，到达霸昌厩，田叔

等用火把在梁国办案取得的证词全部烧毁，空着手来见景帝。景帝问："梁王有罪吗？"田叔崐回答说："犯死罪的事是有的。"景帝问："他的罪证在哪里？"田叔说："陛下不要过问梁王的罪证了。"景帝问："为什么？"田叔说："有了罪证，如今不杀梁王，就废弃了汉朝的法律；如果处死梁王，太后会吃东西没有滋味，睡不好觉，这样就会给陛下带来忧愁。"景帝非常赞成他所说的道理，让田叔等人谒见太后，并且说："梁王不知情；主持这件事的，只有梁王的宠臣羊胜、公孙诡之流，这些人都已经按国法处死，梁王没有受到伤害。"太后听到这些话，立即起来坐着吃饭，情绪也稳定了。

梁王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果杀吾子！"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于阙下谢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帝益疏王，不与同车辇矣。帝以田叔为贤，擢为鲁相。

梁王乘机上书请求朝见景帝，已经到达函谷关，茅兰劝说梁王，让他乘坐着普通的布车，只带两名骑士为随从入关，藏匿在长公主的园内。朝廷派使臣迎接梁王，梁王已入关，随从的车骑都在关外，不知道梁王的下落。太后哭着说："皇帝果然杀了我儿子！"景帝很担忧害怕。这时，梁王来到皇宫门前，伏在刑具上面，表示认罪，请求处置。太后、景帝喜出望外，三人相对哭泣，恢复原来的骨肉手足之情，把梁王的随从官员都召入关内。但是，景帝愈发疏远梁王，不再和他乘坐一辆车出入了。景帝认为田叔贤能，就提升他做了鲁国的相。

三年（甲午、前147）

中三年（甲午，公元前147年）

[1]冬，十一月，罢诸侯御史大夫官。

[1]冬季，十一月，朝廷宣布废除诸侯王国的御史大夫官职。

[2]夏，四月，地震。

[2]夏季，四月，发生了地震。

[3]旱，禁酤酒。

[3]出现旱灾，朝廷禁止卖酒。

[4]三月，丁巳，立皇子乘为清河王。

[4]三月，丁巳（疑误），景帝封立皇子刘乘为清河王。

[5]秋，九月，蝗。

[5]秋季，九月，发生蝗灾。

[6]有星孛于西北。

[6]西北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

[7]戊戌晦，日有食之。

[7]戊戌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8]初，上废栗太子，周亚夫固争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让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生各以时行耳。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上与丞相议。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帝默然而止。其后匈奴王徐卢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劝后。承相亚夫曰："彼背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节者乎？"帝曰："承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九月，戊戌，亚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

[8]当初，景帝废掉栗太子，周亚夫坚决反对，没有产生作用；景帝因此疏远了周亚夫。而梁孝王每次来朝见，经常对太后说周亚夫的短处。窦太后说："皇后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景帝表示谦让说："当初，您的侄子南皮侯和您的弟弟章武侯，先帝都不封他们为侯；等到我即位后才封他们为侯；现在王信也不得封侯。"窦太后说："人生在世，只各自根据当时的情况办事罢了。当年我弟弟窦长君在世时，竟然不得封侯，死后，他的儿子窦彭祖反而得以封为南皮侯，我十分遗憾！皇帝赶快封王信为侯吧。"景帝说："请允许我和丞相商议此事。"景帝和丞相商议，周亚夫说："高皇帝约定：'不是刘氏宗亲不得封王，没有立功的人不得封侯。'现在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没有立功，如果封他为侯，就违背了前约。"景帝默然，只好把这件事放下了。后崐来，匈奴王徐卢等六人归降朝廷，景帝想封他们为侯，以鼓

励后来人继续归降。丞相周亚夫说：“他们背叛自己的君主投降陛下，陛下封他们为侯，那么还怎样责问不守节操的臣子呢？”景帝说：“丞相的议论不可采用。”于是把徐卢等人全封为列侯。周亚夫因此就自称有病，请求免职。九月，戊戌（三十日），景帝罢免了周亚夫，任命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

四年(乙未、前146）

中四年（乙未，公元前146年）

[1]夏，蝗。

[1]夏季，发生蝗灾。

[2]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2]冬季，十月，戊午（二十六日），出现日食。

五年（丙申、前145）

中五年（丙申，公元前145年）

[1]夏，立皇子舜为常山王。

>>>[1]夏季，景帝封立皇子刘舜为常山王。

[2]六月，丁已，赦天下。

[2]六月，丁巳（二十九日），大赦天下。

[3]大水。

[3]发生水灾。

[4]秋，八月， 己酉，未央宫东阙灾。

[4]秋季，八月，己酉（二十二日），未央宫东门阙发生火灾。

[5]九月，诏：“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5]九月，景帝下诏说：“诸项疑难案件，如果根据法律条文可以定为重罪，但却无法使人心服的，立即予以平议。”

[6]地震。

[6]发生地震。

六年（丁酉、前144）

<B中六年（丁酉，公元前144年）

[1]冬，十月，梁王来朝，上疏欲留；上弗许。王归国，意忽忽不乐。

[1]冬季，十月，梁王来京朝见，给景帝上书想留居长安；景帝不同意。梁王返回封国，心情郁郁不乐。

[2]十一月，改诸廷尉、将作等官名。

[2]十一月，景帝下诏，更改廷尉、将作少府等官名。

[3]春，二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

[3]春季，二月，乙卯（初一），景帝亲临雍地，在祭祀天地五帝的处所祭天。

[4]三月，雨雪。

[4]三月，降雪。

[5]夏，四月，梁孝王薨。窦太后闻之，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买为梁王，明为济川王，彭离为济东王，定为山阳王，不识为济阴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一餐。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物称是。

[5]夏季，四月，梁孝王去世。窦太后听到消息，哭得极其悲哀，不进饮食，说："皇帝果然杀了我儿子！"景帝悲哀恐惧，不知怎么办才好；与姐姐长公主商议，于是把梁国分为五国，把梁孝王的五个儿子全都封为诸侯王：刘买为梁王，刘明为济川王，刘彭离为济东王，刘定为山阳王，刘不识为济阴王；梁孝王的五个女儿也都封给汤沐邑。景帝把这一决定禀告窦太后，太后才高兴起来，为景帝这一做法而吃了一顿饭。梁孝王没死的时候，有数以万万计的财产，他死后，梁国府库中剩余的黄金还有四十多万斤，其他财物的价值也与此相当。

[6]上既减笞法，笞者犹不全；乃更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棰令：棰长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6]景帝减少了对罪犯的笞打次数之后，受笞刑的人还难保全生命；就再崐次减少笞刑，该笞打三百下的，减为笞打二百，该笞打二百下的，减为笞打一百。又制定了实施笞刑的法令：用于打人的笞杖，长为五尺，用竹子做成，根部手握之处，竹管的直径为一寸；末梢为半寸薄的竹片，竹节全要磨平。被判处笞刑的人，笞打他的臀部；一个罪人打完之后，才更换行刑的人。从此以后，受笞刑的人就得以保全了。但这样一来，死刑很重而不到死刑的其他惩罚又很轻，百姓就把违法犯罪看得很轻淡了。

[7]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陇西李广为上郡太守，尝从百骑出，遇匈奴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令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

[7]六月，匈奴攻入雁门郡，直到武泉县，并攻入上郡，抢去了官府牧马场的马匹；汉军将士二千人战死。陇西人李广担任上郡太守，曾率领一百名骑士出行，遇到几千匈奴骑兵。匈奴人看见李广的小队伍，以为是汉军大部队派出的诱兵，都吃了一惊，占据高山摆开阵势。李广所率领的一百名骑兵都很害怕，想驰马逃跑回去，李广制止说："我们离开大军数十里远，现在，如果就靠这一百骑兵的队伍逃跑，匈奴人追杀射击，我们马上就完了。现在我们留在这里，匈奴人必定把我们看成大军的诱敌队伍，一定不敢进攻我们。"李广命令骑兵们说："前进！"来到距离匈奴阵地约有二里的地方，停止下来，李广命令说："都下马解下马鞍！"他的骑兵说："敌人很多，而且离我们很近，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怎么办？"李广说："敌人估计我们会逃跑；我命令都解下马鞍，向他们表示不逃跑，用这个办法来坚定他们认为我们是诱敌部队的想法。"于是匈奴骑兵便 真的不敢进攻。有一位骑

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军队，李广上马，和十多个骑兵奔向前去，射死了匈奴的白马将军，又返回来，到达他的百骑阵营中，解下马鞍，命令战士们放开战马，卧地休息。这时，正好是黄昏，匈奴骑兵一直对李广部队的行为觉得奇怪，不敢进攻。到了半夜时分，匈奴军队仍然认为附近有埋伏的汉朝大军，想夜间袭击他们，便都领兵撤走了。到黎明时，李广才回到他的大军营垒。

[8]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8]秋季。七月，辛亥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9]自郅都之死，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济南都尉南阳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

[9]自从郅都死后，长安及附近的宗室 皇族有许多人凶暴犯法。景帝就征召济南都尉南阳人宁成出任中尉。宁成的治政仿效郅都，但清廉不及郅都，然而宗室皇族、地方豪强人人都恐惧不安。

[10]城阳共王喜薨。

[10]城阳王刘喜去世。

后元年（戊戌、前143）

后元年（戊戌，公元前143年）

[1]春，正月，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1]春季，正月，景帝下诏说：“审判案件，是国家的重大政务。人有智愚的不同，官有上下的区别。有疑问的案件要上交给有关机构复审；有关机构仍难以断案的，要上交廷尉复审。下级把疑案送呈上级复审，而发现断案有错误，送呈疑案的官员不必负担任何责任。主要是想让审案的司法官员，一定重视从宽判案。”

[2]三月，赦天下。

[2]三月，景帝下诏，大赦天下。

[3]夏，大五日，民得酤酒。

[3]夏季，景帝下诏，特许百姓相聚饮酒五天，允许百姓卖酒。

[4]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二十二日，坏城垣。

[4]五月，丙戌（初九），发生地震。上庸地震持续了二十二天，毁坏了城墙。

[5]秋，七月，丙午，丞相舍免。

[5]秋季，七月，丙午（三十日），丞相刘舍被免职。

[6]乙巳晦，日有食之。

[6]乙巳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7]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卫尉南阳直不疑为御史大夫。初，不疑为郎，同舍有告归，误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觉亡，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后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惭。以此称为长者，稍迁至中大夫。人或廷毁不疑，以为盗嫂。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7]八月，壬辰（疑误），景帝任命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任命卫尉南阳人直不疑为御史大夫。当初，直不疑做郎官，同住一处的某人告假回家，错拿了同处另一位郎官的黄金走了。不久，同住一处的郎官发觉自己丢了金子，怀疑是直不疑偷去了；直不疑向他道歉说确有其事，买来黄金还给了失金人。后来，告假回家的人回来，交还了错拿的黄金，丢失黄金的那位郎官大为惭愧。因此，直不疑被称为长者，他慢慢地升官直至做了中大夫。有人在朝廷上诋毁直不疑，说他与嫂子私通。直不疑听到了，就说："我并没有哥哥。"可是终究不自我辩白。

[8]帝居禁中，召周亚夫赐食，独置大，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8]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食物，只放了一大块肉，没有切开，又不准备筷子。周亚夫心中不高兴，回过头来吩咐主管宴席的官员取筷子来。景帝看着周亚夫，笑着问："这莫非不满足您的意思吗？"周亚夫摘下帽子向景帝谢罪，景帝说："起来！"周亚夫就快步退了出去，景帝目送着他走出去。说道："这位愤愤不平的人，不能做幼年君主的臣子。"

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书既闻，上下吏。吏簿责亚夫，亚夫不对。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欧血而死。

不久，周亚夫的儿子给父亲从工官那里买了专给皇室制造的可用于殉葬的五百件铠甲盾牌，虐待搬运这些东西的雇工，却不给他们工钱。雇工知道这是盗买皇室专用器物，怀着怨恨上书朝廷，检举周亚夫的儿子，事情牵连到周亚夫。景帝见到了检举信，就下令将此案交给司法官员审理。官员用簿书逐条审问周亚夫，周亚夫拒不回答。景帝得知，骂他说："朕不必要你的供词，也可以杀你！"下诏让周亚夫去廷尉处接受审判。廷尉审问说："您为什么要造反？"周亚夫说："我购买的东西，都是殉葬用的，怎能说是要造反呢？"审案的官员说："您即使不在地上造反，也要在地下造反！"官吏的审讯逼供越来越残酷。当初，官吏逮捕周亚夫的时候，周亚夫就想要自杀，他夫人劝阻了他，因此没有死，被关进了廷尉的牢狱。于是，周亚夫绝食五天，吐血而死。

[9]是岁，济阴哀王不识薨。

[9]这一年，济阴王刘不识去世。

二年（己亥，前142）

后二年（己亥，公元前142年）

[1]春，正月，地一日三动。

[1]春季，正月，一天中发生三次地震。

[2]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发车骑、材官屯雁门。

[2]三月，匈奴入侵雁门郡，太守冯敬与匈奴交战，战死。朝廷征发战车和骑兵、步兵驻防雁门郡。

[3]春，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没入之。

[3]春季，因为连年歉收，景帝下诏禁止内地各郡臣民用粮食喂养马匹；崏有违犯此禁令的，由官府没收他的马匹。

[4]夏，四月，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女工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4]夏季，四月，景帝下诏说：“追求器物的精雕细镂，就会损害农业；追求丝织物品的锦绣多彩，就会损害纺织业。农业受到损害，是造成天下饥荒的根本原因，纺织业受到损害，是导致百姓受寒的根本原因。天下百姓，在饥寒交迫时还能够不违法犯罪的，是很少的。朕亲身从事农耕，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以其收获作为供奉宗庙的粮食和祭服，为天下做表率；不接受进贡，减少太官的皇家饮食供应，节省徭役和赋税，想让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和纺织，平常都有储备，以防备灾害；强的不抢夺弱的，多的不欺凌少的，老年人可以安享天年，年幼的孤儿可以平安长大成人。而现在，只要有一年收成不好，百姓的食物就很缺乏，造成这种局面的祸根是什么？或许是因为奸诈的人做了官吏，公开行贿受贿，贪求钱财，剥削百姓，侵夺万民。县丞是重要官员，执法犯法，与盗贼共盗，太不像话！命令郡国守、相等二千石官员，各自严格遵守职责；不履行职责、政绩不好的官员，丞相要向朕奏报，议定处置的罪名。把诏书向全国公布，使天下吏民都知道朕的本意。”

[5]五月，诏算赀四得官。

[5]五月，景帝下诏规定，家中资财达到四万钱的，就可以做官。

[6]秋，大旱。

[6]秋季，发生大旱。

三年（庚子、前141）

后三年（庚子、公元前141年）

[1]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1]冬季，十月，发生了日食和月食，日月呈红色，持续了五天。

[2]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

[2]十二月月底，天空打雷；日光呈紫色；五大行星逆行，停留 在太微星座；月亮从天廷中部穿过。

[3]春，正月，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3]春季，正月，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珍珠、美玉之类的东西，饥饿时不能当饭吃，寒冷时不能做衣穿，把它当做货币使用，不知它何时使用何时废止。近来有时年成不好，或许是因为从事工商末业的人多，从事农业的人少。命令郡国官员，一定要提倡发展农桑，多种树，这样就可以得到衣服和食物等用品。官吏如果征发百姓，雇他们去开采黄金、珍珠、美玉，就按偷盗的罪名，把所得作为赃物来定罪处置。二千石官员如果听之任之，也按同样的罪名处置。"

[4]甲寅，皇太子冠。

[4]甲寅（十七日），皇太子成年，举行冠礼。

[5]甲子，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5]甲子（二十七日），景帝在未央宫驾崩。太子当上了皇帝，年仅十六岁。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6]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阳陵。

[6]二月，癸酉（初六），将孝景皇帝安葬在阳陵。

[7]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7]三月，封立皇太后的同母弟田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8]班固赞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岷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8]班固赞曰：孔子说："现在的民众，与三代圣明的君主推行王道达到天下大治所依靠的民众，没有什么不同。"确实是这样啊！周末、秦代政治的弊病，在于法网繁密，政令严苛，但奸邪盗寇却防不胜防。汉朝建国以后，废除繁苛的法令，让民众休养生息；到孝文帝时，用谨慎俭朴的作风治理国家；孝景皇帝遵守大业成规而不改。五六十年之间，就达到移风易俗，百姓淳朴敦厚。说到天下大治的时代，周代有成王和康王时期，汉代有文帝和景帝时期，真是好啊！

[9]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山 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继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诎辱焉。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9]汉朝建国，承接的是秦末营造繁多而财力匮乏的疲困社会，纵是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车，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平民百姓没有积蓄。天下平定之后，高祖就命令商人不许穿丝织的衣服、不许坐车，并且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用这些办法来控制和羞辱商人。孝惠帝和高后在位时，因为天下刚刚平定，又放松了限制商人的律令，但是商人的子孙，仍然不允许做官为吏。朝廷计算官吏俸禄和官府各项费用的总额，据此向百姓征收赋税。而自天子到封君的汤沐邑，都把山川、园池、市井商业税收作为各自费用的来源，而不向朝廷领取经费。经由陆路、水路运输到京师，供给各官府使用的来自于崤山以东地区的粮食，每年不超过数十万石。接着是孝文帝、孝景

帝先后治理国家，清静廉正，谨慎俭朴，安养天下百姓，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事，如果不发生旱涝灾害，百姓就可以人人自给，家家足用。城乡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中贮存了剩余的物资；京城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清点数目；京城粮仓中的陈旧粟米一层盖一层，装满太仓而流出仓外，只好在外面堆积着，以至于腐烂而不能食用。百姓居住的大街小巷都可看见马，在田野间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骑母马的人要受到排斥而不能与人聚会。把守里巷大门的人吃的是白米好肉；做官的人长期任职，可在任期内把子孙抚养成人，有的人则把官名做为自己的姓。所以人人自爱而不愿触犯法律，以行义为先而避免羞辱。在这个时期，法肉稀疏，百姓富足，有人依凭钱财骄横不法，以至于兼并土地；那些豪强之辈，在乡间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享有封地的宗室 贵族、公、卿、大夫及以下官员，互相比赛谁更奢侈，房屋、车辆、衣服都不顾地位名分地僭越于上，没有限度。事物发展到鼎盛就会走向衰败，这本是变化的规律。从此之后，孝武帝对内穷奢极侈，对外攻打夷狄各族，天下萧条，财富全都耗费完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十七卷

汉纪九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元年（辛丑、前140）

汉纪九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1]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 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1]冬季，十月，汉武帝下诏，令大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武帝亲自出题，围绕着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道”，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说：“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国家能安宁长存，但是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用人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周王朝有幽王、厉王时期出现衰败，并不是由于治国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到了周宣王在位时，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弥补残缺，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代的王道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说：‘人可以发扬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 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换代，统治权就不会丧

失；君主的作为悖理错误，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肃四方的夷狄各族。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肃完毕，远近没有胆敢不统一于正道的，就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因此阴阳谐和，风调雨顺，生物安和相处，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辛福的东西和可以招致吉祥事，全都出现，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这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捍，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也不出现图画，我算完了！’他认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但因为身分卑贱不能招致，而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致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爱护百姓而尊重贤士，可称得上是仁义君主了。但是，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祥瑞没有出现，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同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筑成堤，就不能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为王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事的。建立太学，以便在都城兴起教化，兴办学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开导民众，当时的刑罚很轻而没有人触犯法禁，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

化而社会风俗很好。圣明的君主继承乱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残余全部扫除，还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见明效，好的社会风俗已经形成，子孙后代沿袭不变，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毁弃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实行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所以立国仅有十四年就灭亡了。秦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清除，导致社会风俗浅薄恶劣，百姓不讲忠信德义，抵触冒犯，殊死反抗，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我私下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阻碍，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从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国家，但至今没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于应当实行改革的时候而没有实行改革。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时就学习知识， 成年后就给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颁给爵位俸禄以培养他的品德，实施刑罚以威慑他的罪恶念头，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了礼和乐来修饰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没有人犯罪，监狱空虚长达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浸润和仁义的流布，而不止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注重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罚，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

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弄虚作假，追逐财利，毫无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死人相连，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服从的，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一书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的知识，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真诚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与圣明的三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呼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由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能之臣， 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常常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杰了。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传播教化；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残酷地虐待百姓，与坏人勾结，贪求财利，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十分不合陛下的心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 谓功者，比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

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 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才，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搀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呼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 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徽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

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崐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

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 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呼！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 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

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得上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裕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

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 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进退举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刘非。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

[2]春，二月，赦。

[2]春季，二月，汉武帝颁布赦令。

[3]行三铢钱。

[3]朝廷发行三铢钱。

[4]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 武安侯田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4]夏季，六月，丞相卫绾被免职，丙寅（初七），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做丞相，任命武安侯田做太尉。武帝一向看重儒求，窦婴、田都喜好儒求，极力推荐代地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推荐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赵绾奏请兴建明堂以接受诸侯王的朝见，并且向武帝推荐了他的老师申公。秋季，武帝派出使者带着表示礼聘的帛和玉璧，驾着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入朝。申公到了京城，拜见武帝。武帝询问关于国家治乱*的事，申公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回答说："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说得多为完善，只看努力实干得怎样罢了。"这时，武帝正喜爱文辞，看到申公的对答，沉默不语；武帝虽然对申公的对答不满意，但既然已把他招来了，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安顿他住大鲁王

在京城的官邸中，商议有关兴建明堂、天子视察各地、改换历法和服色等事情。

[5]是岁，内史宁成抵罪髡钳。

[5]这一年，内史宁成犯罪，被判处髡钳刑。

二年（壬寅、前139）

[1]冬，十月，淮南王安来朝。上以安属为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见谈语，昏暮然后罢。

二年（壬寅，公元前139年）

[1]冬季，十月，淮南王刘安来朝见武帝。武帝因为刘安从辈份说是叔父，而且有很高的才能，很尊重他，每当安闲无事时，召他来交谈，总到黄昏后才停止。

安雅善武安侯田，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与语曰：“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安大喜，厚遗金钱财物。

刘安一直与武安侯田友好，他来京朝见时，武安侯到霸上迎接他，告诉他说：“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子，广行仁义，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假若皇帝突然去世，除了大王之外还有谁能继承帝位呢！”刘安闻言大喜，赠送给田丰厚的金钱财物。

[2]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2]太皇窦太后喜好黄老学说，不喜欢儒家学说。赵绾奏请， 国家政务不要再向太后奏报，窦太后勃然大怒说：“他想做第二个新垣平吧！”窦太后暗中搜集到赵绾、王臧贪赃的证据，以此责备景帝用人不当；景帝就废止了兴建明堂的事，赵绾等人主张的一切都被废止。赵绾、王臧被交付官吏处置，他们都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被免职，申公也以有病为借口，被免职归家。

初，景帝以太子傅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万石群无文学，而恭谨无与比。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责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

子相责，因长老肉袒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皆以孝谨闻乎郡国。及赵绾、王臧以文学获罪，窦太后以为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建在上侧，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上以是亲之。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

当初，汉景帝因为太子太傅石奋及其四个儿子，都有二千石的官秩， 就总计他一门父子五人的官秩之和，称石奋为“万石君”。万石君没有文才学问，但恭敬谨慎却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子孙做小官，回来看望他，万石君必定身穿朝服以礼相见，不叫他们的名字。子孙有了过错，他不加以责备，而为此离开正室坐到厢屋中，对着桌子不吃饭；然后，儿子们互相批评，有过失的人通过长辈人来求情，并且袒露上身前来请罪，表示一定要改正，石奋才答应他的要求而进餐。已经成年的子孙在身边，石奋即使闲居无事，也必定衣冠整齐。他主持丧事，表情极为悲痛。子孙遵循他的教导，都以孝顺谨慎闻名于各地。等到赵绾、王臧因有文采学问却犯了罪，窦太后就认为儒生富于文采却欠缺质朴，现在万石君一家人不多说话却能身体力行，就任命他的大儿子石建担任郎中令，任命他的小儿子石庆担任内史。石建在武帝身边任职，发现了应该进谏的事，让人回避之后，他对武帝畅所欲言，十分尖锐。到了朝廷上与百官朝见武帝时，石建却像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武帝因此很亲近他。石庆曾担任太仆，为武帝驾车外出，武帝问有几匹马拉车，石庆举起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举起手来回答：“有六匹马。”石庆在石奋的儿子中是最为随便的，做事还如此恭敬谨慎。

窦婴、田既免，以侯家居。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士吏趋势利者，皆去婴而归，日益横。

窦婴、田被罢免之后，以列侯的身份闲住在家中。 田虽然不担任官职，但因有与王太后是同母弟的关系，仍得到皇帝的亲近宠幸，多次议论国事大多被采纳；趋炎附势的士人和官吏，都离开了窦婴而归附田，田一天比一天地骄横起来。

[3]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3]春季，二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4]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许昌为丞相。

[4]三月，乙未（初四），武帝任命太常柏至侯许昌担任丞相。

[5]初，堂邑侯陈午尚帝姑馆陶公主嫖，帝之为太子，公主有力焉； 以其*女为太子妃，及即位，妃为皇后。窦太主恃功，求请无厌，上患之。皇后骄妒，擅宠而无子，与医钱凡九千万，欲以求子，然卒无之；后宠浸衰。皇太后谓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耳，宜深慎之！"上乃于长主、皇后复稍加恩礼。

[5]当初，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刘嫖下嫁给堂邑侯陈午，武帝能得以立为太子，馆陶公主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公主把她的女儿嫁给太子做正妃，等到武帝即位称帝，妃就做了皇后。窦太主即馆陶公主刘嫖，自恃援立武帝有功，无休无止地请求赏赐、干预国政，武帝对她很不满。陈皇后骄横嫉，独占君宠，却没有生育孩子，给医生的费用合计九千万，想求得生下儿子，但是终究没有生育；对陈皇后的宠爱渐渐衰退。皇太后对武帝说："你刚刚做上皇帝，大臣还没有归附你，就先兴建明堂，太皇太后已经很恼怒了；现在又得罪窦太主，必定会受到重责。妇人的性情是容易高兴的，你应该慎之又慎！"武帝于是就对窦太主、陈皇后母女俩又稍稍以恩礼相待。

上祓霸上，还，过上姊平阳公主，悦讴者卫子夫。子夫母卫媪，平阳公主家僮也；主因奉送子夫入宫，恩宠日隆。陈皇后闻之，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

武帝到霸上举行祓除仪式，返宫途中，去看望他的姐姐平阳公主，看中了平阳公主府中的歌女卫子夫。卫子夫的母亲卫媪，是平阳公主家的奴婢；平阳公主就把卫子夫送入宫中，卫子夫日益受到武帝的宠幸。陈皇后得知，极为恼怒，好几次几乎给气死；武帝对陈皇后更为恼怒。

子夫同母弟卫青，其父郑季，本平阳县吏，给事侯家，与卫媪私通而生青，冒姓卫氏。青长，为侯家骑奴。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篡取之。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赏赐数日间累千金。既而以子夫为夫人，青为太中大夫。

卫子夫的同母异父弟卫青的父亲郑季，本来是平阳县的县吏，去平阳侯家中供职当差，和卫媪私通而生了卫青，让他冒充姓卫。卫青长大了，在平阳侯家中当骑奴。大长公主刘嫖抓住卫青囚禁起来，想杀了他；卫青的好友骑郎公孙敖和勇士把他给抢了回来。武帝得知此事，就召见卫青并任命他为建章宫的宫监，还给他侍中的官衔，几天之内给卫青高达上千金的赏赐。不久，武帝立卫子夫为夫人，任命卫青为太中大夫。

[6]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6]夏季，四月，夜间出现了一颗光亮如同太阳的异星。

[7]初置茂陵邑。

[7]开始设立茂陵邑。

[8]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务摧抑诸侯王，数奏暴其过恶，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诸侯王莫不悲怨。

[8]当时，朝廷大臣的议论中多对晁错提出削藩之策被杀而表示冤枉，一心摧残和抑制诸侯王，经常弹劾揭露诸侯王的过失和罪恶，甚至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用笞刑罚威逼诸侯王的臣子屈服，迫使他们证明诸侯王有过失和罪恶；诸侯王没有一个不为此而悲愁怨恨。

三年（癸卯、前138）

三年（癸卯，公元前138年）

[1]冬，十月，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上置酒，胜闻乐声而泣。上问其故，对曰："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臣得蒙肺附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臣窃伤之！"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

[1]冬季，十月，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济川王刘明来京朝见武帝。武帝设酒宴款待，刘胜在席间听到音乐声就哭了起来。武帝问他为什么哭，刘胜回答："悲伤的人听不得抽噎的声音，忧愁的人听不得叹息的声音。现在我心中积压了许多忧伤，每当听到幽妙精微的音乐，不知不觉地就会涕泪横流。我有幸得到朝廷重用，受封为东方的藩臣，从亲属关系说来，又是皇上的哥哥。现在朝廷群臣

与皇上之间没有血缘亲情，没有承担国家的任何重任，却结成朋友党发出偏私的议论，相互勾结，使宗室皇族受到打击和排斥，骨肉亲情冰雪般融化，我私下为此而悲伤！”他就把官吏侵夺欺凌诸侯王的事，一一向武帝奏报。于是，武帝就增加诸侯的礼遇，废止了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对诸侯王施行优待亲属的恩惠。

[2]河水溢于平原。

[2]黄河在平原郡泛滥成灾。

[3]大饥，人相食。

[3]发生了大饥荒，人吃人。

[4]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4]秋季，七月，西北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异星。

[5]济川王明坐杀中傅，废迁房陵。

[5]济川王刘明因杀死中傅而犯罪，被废去王位，流放到房陵县。

[6]七国之败也，吴王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 闽粤从之，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田，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自秦时弃不属，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庄助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其众来，处于江、淮之间。

[6]七国叛乱失败时，吴王的儿子刘驹逃亡到闽越，怨恨东瓯诱杀了他的父亲，经常怂恿闽越进攻东瓯。闽越王听从了刘驹的意见，发兵包围了东瓯都城，东瓯王派人向天子告急求援。武帝征询田的意见，田回答说：“越人相互攻击，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又多次叛服不定，从秦朝时就被放弃，不属于中国，不值得烦劳中原朝廷去援救他们。”庄助说：“现在只怕力量小不能前去援救，朝廷德薄不能保护他们；假如能做到这些，为什么要抛弃他们呢！况且，秦朝连整个都城咸阳都抛弃，何止是抛弃了越人呢！现在东瓯这样的小国因走投无路来向朝廷告急，如果陛下不去救援，他们还能去何处求援告急呢；陛

下又怎样能使天下万国臣服呢！”武帝说：“太尉的见识，不值得我和他商议国家大事。我刚即位，不想用虎符征发郡国的军队去打仗。”于是派庄助持皇帝的符节去征发会稽郡的军队。会稽郡的郡守本想依据不见虎符不得发兵的法令，不给庄助征发军队，庄助杀了一位司马官，把武帝的意思告知郡守，于是发兵渡海前来援救东瓯。汉军尚未达到，闽越就领兵撤走了。东瓯请求全国人内迁中原归顺朝廷，得到朝廷批准之后，东瓯王领着所有部众迁来，他们被安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

[7]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7]九月，丙子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8]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然相如特以辞赋得幸；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朔亦观上颜色，时时直谏，有所补益。

[8]武帝从刚即位开始，就在招徕选拔博学有才智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天下士人很多人向朝廷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自我标榜和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武帝从中选拔杰出的人才给以宠信重用。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招致了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都成了武帝的左右亲信，武帝经常命令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中朝官与外朝官用义理文辞相互驳难，外朝大臣多次被驳得无法对答。但是，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幸；东方朔、枚皋的论点没有根据，喜欢幽默嘲讽，武帝仅把他们视做演戏的艺人收养，虽然经常赏赐财物，终究不把国事朝政委托他们处理。东方朔同样对武帝察颜观色，经常利用时机直言进谏，对朝政发挥了一定补益作用。

是岁，上始为微行，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与左右能骑射者期诸殿门。常以夜出，自称平阳侯；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驰骛禾稼之地，民皆号呼骂詈。、杜令欲执之，示以乘舆物，乃得免。又尝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

浆，主人翁曰：“无浆，正有溺耳！”且疑上为奸盗，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妪睹上状貌而异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备，不可图也。”翁不听，驱饮翁以酒，醉而缚之。少年皆散走，妪乃杀鸡为食以谢客。明日，上归，召妪，赐金千斤，拜其夫为羽林郎。

这一年，武帝开始改换装束暗中离宫外出，向北走到池阳县， 向西走到黄山宫，向南到长杨宫打猎，向东去宜春宫游乐。武帝与能骑马射箭的左右亲随相约在殿门前集会，经常在夜时出宫，自称平阳侯；黎明时，到达终南山脚下，射杀鹿、野猪、狐狸、野兔等动物，策马践踏农田庄稼，百姓都大声怒骂。县和杜县的县令想要收捕这批人，这批人拿了天子专用的物品为证，才得以脱身。又有一次，武帝等人曾在夜时到达柏谷，去旅店投宿，向旅店的主人要酒，主人说：“没有酒，只有尿！”而且， 旅店的主人怀疑武帝一行人是强盗，召集了一些青年后生准备收拾他们；店主的妻子见到武帝的体态容貌，觉得不同寻常，就劝阻丈夫说：“来客不是普通人，而且他们已有准备，不能图谋收拾他们。”丈夫不听她的劝告，她就让丈夫喝酒，等他喝醉了之后就把他捆绑起来。召集来的青年后生都走了，店主的妻子就杀鸡做饭招待客人。第二天，武帝返回宫中，召见那位妇人，赏赐千金，任命她的丈夫做羽林郎。后来，武帝就为处出巡游设立了秘密的更衣休息的地方，从宣曲宫向南共设了十二处，夜间投宿在长杨宫、五柞宫等宫殿。

上以道远劳苦，双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杜之民。寿王奏事，上大说称善。时东方朔在傍，进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良材，百工所取给，万民所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广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虚，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

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逆盛意，罪当万死！”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

武帝因为道路遥远身体劳苦，又给百姓带来祸患， 就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把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这一区域的土地及其价格，统计登记，准备把它修建成上林苑，连接到终南山。武帝又下诏命令中尉、左右内史，上报所属各县的荒田数量，准备给县和杜县的百姓作为补偿。吾丘寿王办理完毕回来报告，武帝很高兴连声称赞。当时，东方朔正在武帝身边，提出批评意见说：“终南山是国家的天然屏障。汉朝建国，离开了三河之地，在霸水、水之西，泾河、渭河之南建立都城，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像大海一般富饶的陆上之地，秦王朝凭借着它降服西戎，兼并峭山以东的地区。这一带山中出产玉、石、金、银、铜、铁、优质木材，各种手工业用它们做原料，百姓靠它们维持生活。又盛产、稻、梨、栗、桑、麻、竹箭等物品，土地适宜于种植和芋头，水中有许多青蛙和鱼类，贫穷的人可以人人温饱家家富足，不必担忧受饥寒之苦；所以酆水与镐水之间，号称肥沃之地，每亩土地价值一斤黄金。现在将这片土地划为上林苑，断绝了池沼湖泽的财利来源，夺取了百姓的肥沃土地，对上减少了国家财政费用的来源，对下破坏了农桑生产，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一个理由。荆棘之林得以蔓延，扩大狐狸、野兔、虎、狼的活动范围，破坏百姓的坟墓，拆毁百姓的房屋，使幼童怀恋故土而忧愁，老人痛哭流涕而悲伤，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二个理由。开拓并营建上林苑，周围筑墙以做为禁苑，策马东西奔驰，驱车南北追逐，其中有深沟大河。 为追求一天射猎的乐趣， 不值得尊贵无比的天子去涉险犯难，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三个理由。当年商纣王兴建了内有九市的宫殿导致诸侯背叛，楚灵王筑起章华台而导致楚国百姓四散逃走，秦始皇兴造阿房宫而导致天下大乱。我只是卑贱愚笨的臣仆，竟然冒犯陛下的旨意，真是罪该万死！”武帝就任命东方朔为太中大夫，并授以给事中的官衔，赐给他一百斤黄金以示奖励。但是，武帝仍然按照吾丘寿王所奏报的规模兴建了上林苑。

上又好自熊、豕，驰逐野兽。司马相如上疏谏曰："臣闻物有同类而殊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曾，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况乎涉丰草，骋丘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上善之。

武帝又喜欢亲自出击杀熊和野猪，策马追捕野兽。司马相如上疏劝谏说："我听说，有的东西类型相同而才能不同，所以力量大数得着乌获，行动敏捷要说庆忌，勇猛无敌应归于孟贲和夏育。依我的愚见，人确实有这样的情形，野兽也是这样。现在陛下喜爱攀登险要的地方，射杀猛兽，万一突然遇到力大凶猛的野兽，它在无路可逃的绝境，拼死冒犯陛下的随从车辆，陛下的车辆来不及调转方向，人来不及施展应变的巧计，即便是有乌获、逢蒙的超群技艺，也来不及使用，那么枯树朽木也会成为祸害了。这种情况，相当于胡人和越人突然出现在京城，而羌人和夷人接近了陛下的车辆，怎么能不危险万分呢！即便是万无一失而没有祸害，然而这种环境本来就不是陛下应该接近的啊。更何况陛下入都要在清道戒严之后才出发，车辆要在道路的正中间奔驰，即便如此谨慎，还经常遇到控驭马匹的铁勒折断，或是车轮脱出等意外变故，更何况穿过茂密的荒草，驰过丘陵废墟，前面有即将捕获猎物的诱惑，而心中没有预防意外的准备，野兽要对陛下形成危害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看轻皇帝的万乘尊位，不注意自身的安全，反则乐于行进在潜伏着危险的道路上寻求刺激和娱乐，我私下觉得陛下不该如此。大概聪明的人能预见到尚未萌芽的问题，有智慧的人能提前避开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灾祸，灾祸本来大多隐藏在不易被察觉的细微之处，而发生在容易被人忽略的环节上。所以俗语说：'家中积累有千金的家产，就不能坐在堂屋的边缘。'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比喻大事。"武帝认为他说得很好。

四年（甲辰、前137）

[1]夏，有风赤如血。

四年（甲辰，公元前137年）

[1]夏季，刮起了一场如同血红色的风。

[2]六月，旱。

[2]六月，出现旱灾。

[3]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3]秋季，九月，东北天空出现了异星。

[4]是岁，南越王佗死，其孙文王胡立。

[4]这一年，南越王赵佗死，他的孙子文王赵胡继承了王号。

五年（乙巳，前136）

[1]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乙巳，公元前136年）

[1]春季，朝廷宣布停止使用三铢钱，发行半两钱。

[2]置五经博士。

[2]朝廷设立五经博士。

[3]夏，五月，大蝗。

[3]夏季，五月，发生严重的蝗灾。

[4]秋，八月，广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无后，国除。

[4]秋季，八月，广川惠王刘越、清河哀王刘乘都死去，没有后代，他们的封国被废除。

六年（丙午、前135）

[1]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

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

[1]春季，二月，乙未（初三），辽东郡的高祖庙发生火灾。

[2]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2]夏季，四月，壬子（二十一日），高祖陵寝中的偏殿发生火灾；武帝因此穿戴了五天白色冠服，以示请罪。

[3]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3]五月，丁亥（二十六日），太皇太后驾崩。

[4]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侯田为丞相。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4]六月，癸巳（初三），丞相许昌被免职，武安侯田任丞相。田骄横奢侈：修建的住宅比所有官员的住宅都豪华，占有的田园最肥沃；从各郡各县购买的物品，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大量接受各地的贿赂；他家的金玉、美女、狗马、歌妓舞女、古董器物，多得数不过来。田每次进宫奏报政务，坐在那儿对着武帝一说就是大半天，所说的都被武帝所采纳；他推荐的人，有的从平民百姓直接做到了二千石的高官，侵夺了皇帝的权力。武帝不满地说："您任命的官吏，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官吏。"田曾经请求把考工官府的土地拨给他，以便扩建住宅，武帝愤怒地说："您为什么不干脆要武库！"从此以后，他的气焰才稍收敛了一些。

[5]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

[5]秋季，八月，东方天空出现了异星，长尾横扫天空。

[6]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南越王守天子约，不敢擅兴兵，使人上书告天子。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大为发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令韩安国出会稽，击闽越。

[6]闽越王郢发兵进攻南越国的边境城邑，南越王遵守武帝的约定，不敢擅自发兵，派人向武帝上书告急。因此，武帝很赞赏南越王的忠义，调集大批军队去援救南越，派大行王恢率军从豫章郡出发，派大农令韩安国率军从会稽郡出发，合力进攻闽越。

淮南王安上书谏曰："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淮南王刘安上书劝阻说："陛下统治天下，推行德政普施恩惠，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专心地从事自己的产业，自认为一生不会见到战争。现在听说有关官员将要率兵去进攻闽越，我刘安私下替陛下感到担扰。

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险阻、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奉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遇戆轻薄，负约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壹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越人生活在中原之外的土地上，是剪断头发、在身上刺刻花纹的野蛮人，不能用礼义之帮的法度进行治理。早在当年夏商周三代最强盛的时期，胡人和越人都不受中原的统治，并不是三代王朝的国势不能征服他们，也不是三代王朝的军威不能克制他们，而是因为三代王朝认为越人的土地无法居住，越人野蛮无法统治，不值得烦劳中原王朝。自从汉朝初定天下以来，七十二年间，越人自相攻击的事件，数都数不过来，但是天子从来没有发兵进入越人居住区域。我听说越人没有城池村庄，而生活在山谷溪流之间，丛林密竹之中，习惯于水上战斗，擅长划船行舟，地形复杂，草木丛生而且有许多河流险阻；中原地区的人不了解当地的地势险阻而进入其境内，即使一百个人也抵不过一个越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无法设置郡县进行统治，进攻他们，又不能迅速取胜。从地图上看，越地的山川河流屯兵要塞相距也不过只有几寸的地方，而实际距离却有几百里千里。国家依赖祖宗神灵的保佑，全境安宁，白发苍苍的老人没有见过兵器甲仗，百姓得以夫妻相互厮守，父子相互保养，这都是陛下恩德。越人名义上是国家的藩属国，实际上不向朝廷缴纳任何贡品和酎金，不为朝廷负担一兵一卒的徭役；他们自相攻击，陛下却派兵援救，这是反过来为了野蛮人而使中原遭受疲劳困苦啊！况且越人愚笨鄙薄，违背盟约，反复无常，他们不遵守朝廷的法度，并不是一天一日如此，而是由来已久。

如果越人一不奉行皇帝诏令，就发兵进攻他们，我恐怕以后的战争没有停止的时候了。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 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朝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最近，连续几年收成不好，百姓要靠出卖爵位、让儿子充当赘婿换回钱财维持生活。仰赖陛下的恩德救济百姓，百姓才得以不饿死在流亡途中；前年歉收，去年又闹蝗灾，百姓的生活没有恢复正常。现在调兵远征数千里之外，应征的人，自带衣物粮食，进入越人居住地区，抬着轿子翻越山岭，拉着船在水中跋涉，远行数百里甚至上千里，河两岸是繁密的树林和丛生的乱竹，船在河中上下行走，经常撞在石头上；树林中有许多蝮蛇、猛兽，夏季炎热之时，上吐下泄以及霍乱等瘟疫接连不断，不必等到交战，死伤的人必定就很多了。前些时期南海王反叛，陛下已去世的臣子、我的先父派遣将军间忌率军进攻他们，南海王率领他的军队归降，就把他们安置在上淦地区。后来他们再次叛乱，正是暑热多雨季节，前来平叛的楼船水军将士长期居住在水面上，还要划桨行船，有一大半的人还没有交战就死于疾病；年迈的父母流泪，幼小的孤儿哭号，变卖所有家财产业，到千里之外，去接亲人的尸体，肉已不存，只好包裹骸骨返乡。那种悲痛哀伤的气氛，持续几年没有消失，老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还没有进入越人的居住地区，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祸害。陛下的仁德如同天地一样广大，英明如同日月高照，恩惠施加到禽兽和草木，如果有一个人身受饥寒没有安享天年而死，陛下就为此而心中惨悲伤。现在境内没

有任何不安的现象，连犬吠的惊吓都没有，却使陛下的士兵丧生，尸身暴露原野，鲜血浸染山谷。边境的百姓因此在下午早早关闭城门，上午很晚才敢打开城门，这样每天早上还要为晚上能否平安无事而担忧，我刘安私下替陛下觉得此事应该三思而行。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生，疾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中以偿所亡。

“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大多认为越人由于人多兵强， 所以能攻扰边境城邑。当年淮南国领有它的全部封地的时候，大量任命边境的官吏，我私下听说，越人与中原人不同。有高山为界，行人绝迹，车道不通，这是天地用来限隔中原和边外的自然屏障。越人要进入中原地区，一定要沿着领水顺流而下，领水流经的地区山势险峻，水势湍急，能冲走巨石撞毁船只，不能用大船运载粮食顺流而下。越人要想图谋进犯，一定先要在余干县境内开垦土地，积蓄粮食，然后才进入境内，砍伐树木修造船只。边境防守戎备如果很谨慎很警惕，畹牧甘常　词褂幸话俑*越族，又能对边境城邑构成什么威胁呢！况且越人身单力薄，不能在陆地作战，又没有战车、骑兵、弓弩等军事装备。然而却不能进占其居住地，原因就在于越人据守险要的地势，而中原的将士又不服当地水土。我听说越人的士兵不少于数十万人，要想进占越地，必须有五倍的兵力才够，其中还不包括拉车运输粮饷的后勤部队。南方炎热潮湿，临近夏季容易流行瘟疫，出征的将士暴露在外，生活在水乡，蝮蛇繁衍为害，疾病频繁发作，兵器还没有见血，就会有十分之二三的将士死于疾病，这样，即便是把越国人全部俘虏了，也不足以补偿汉军所受的损失。

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民苦兵事，盗贼必起。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败，乃发适戍以备之。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耸。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

“我听到了这样的传言：闽越王的弟弟甲杀了闽越王，甲也因此被杀， 越国部众没有首领统辖。陛下如果想招越人归顺，把他们迁往中原安置，可以派重臣前去慰问，施加仁德，给予奖赏，以便招他们前来归顺，这些越人一定会扶老携幼来归顺圣明有德的天子。假若陛下没有什么地方用得着这些越人，就*延续越人已断绝的世系，保存越人已灭亡的国家，封立越人的王侯，用这种方法畜养越人，这些越人一定会送来人质朝廷的藩属臣子，世世代代缴纳贡品和赋税。陛下仅用一寸见方的印章，一丈二尺长的印绶，就能镇抚境外地区，不出一兵一卒，不损坏一支长戟，而产生威德并行的效果。现在用兵进占越地，越人一定震惊恐惧，以为将军们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必定会像野鸡野兔那样逃跑，进入山林险阻地区。汉军如果撤走，越人就重新结集；汉军如果留守越地，长年累月，就会使将士们疲倦困苦，缺乏粮食，百姓因军事行动而受困苦，就一定会出现盗贼。我听老人们说：秦朝统治时期，曾派郡都尉屠睢率兵进攻越人，又派一位名叫禄的监郡御史指挥开凿河渠，打通道路，越人逃入深山丛林之中，秦军无法进攻；留下军队驻守无人居住的空地，旷日持久，士兵困苦疲倦，越人出山袭击，秦军大败，这才调集罪犯和贱民充军用来防御越人。在那个时候，境内外动荡不安，百姓都无法正常生活，结伴逃亡，聚集成了盗贼，于是崤山以东的大规模变乱开始出现。战争是凶险的事

情，一方出现了危险局面，四面都会惊动。我担心变乱的产生，奸邪的出现，都从进攻越人而开始。

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陛下以四海为境，生民之属，皆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臣安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

"我听说天子的军队只有征伐而没有真正的战争， 这是说没有人敢于较量，假若越人怀着侥幸心理迎战领兵将领的先锋部队，哪怕是只有一个砍柴驾车之类的卑贱士兵乘着不备逃走了，即便是汉军得到了越王的头颅，我还是要私下为大汉朝廷而感到羞耻。陛下把四海之内广大区域做为疆域，所有生活在其中的百姓，都是陛下的男女奴仆。陛下降下德政恩惠，用来养育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就会使陛下的恩惠德泽普盖于万世，把它传给子孙后代，推行到永无终止的将来，国家的安宁，就如同泰山而又增加了四面维系的绳索一样稳定；野蛮人的土地，还不够天子用来做一天的游乐使用，怎么值得为它而兴师动众呢！《诗经》说：'大王仁德满天下，徐方部族自归顺。'这是说王道光明正大，远方的部族都很仰慕。我刘安私下认为，恐怕将官们的率军伐越，。

是时，汉兵遂出，未逾领，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馀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汉兵众强，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殒，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中郎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馀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制。上闻之，为馀善不足复兴师，曰："馀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这时，汉军已经出发，尚未越过阳山岭，闽越王郢发兵据守险要进行抵御。他的弟弟馀善就和相、宗族贵族商量说：“国王因为擅自发兵攻打南越，没有向天子请示，所以天子派军队来征伐问罪。汉军人多而且实力强大，即使一时侥幸战胜他们，后面来的军队会更多，直到我们的国家被灭亡才能罢休。现在我们杀了国王而向天子请罪，如果天子同意我们的要求则撤回汉军，自然会保全我们闽越全境；如果天子拒绝我们，我们就拼死与汉军作战；不能取胜，就逃亡到海上。”大家都说：“好！”当即用短矛刺杀了闽越王，派使臣带着他的头颅送给了大行王恢。大行王恢说：“汉军到来的目的，就是要杀闽越王。现在你们送来了闽越王的头，又向朝廷请罪；不经过战争闽越王就死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王恢就随机应变，停止进兵，把此事告知大农令韩安国所率领的军队，并派使者带着闽越王的头颅迅速入京报告天子。武帝下诏撤回两位将军统率的军队，诏书还说：“闽越王郢等人是罪魁，唯独无诸的孙子繇君丑没有参与阴谋。”武帝就派中郎将封立丑做越繇王，主持对闽越祖先的祭祀。馀善杀了郢之后，在闽越国内很有威望，国中民众大多拥护他，他就自行称王，繇王丑无力制止他。武帝得知，认为为了馀善不值得再次出动大军，就说：“馀善多次和郢策划叛乱，但后来能带头杀了郢，使朝廷大军免受劳苦。”于是，武帝就封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存。

上使庄助谕意南越。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还，过淮南，上又使助谕淮南王安以讨越事，嘉答其意，安谢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谏其王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

汉武帝派庄助向南越王说明朝廷的意旨。南越王赵胡磕头说：“天子竟为了我而兴兵讨伐闽越，我纵然身死也无法报答朝廷的大恩大德！”他就派遣太子婴齐入京充当皇帝的警卫，还对庄助说：“我的封国刚刚受到进犯，请使臣先行一步，我赵胡正日夜收拾行装，很快就入京朝见天子。”庄助返京途中，路过淮南国，武帝又让庄助向淮南王刘安说明讨伐闽越的用意，赞许刘安上书朝廷的好意，刘安表示自己

没有皇帝那样的远见，表示谢罪。庄助离开南越之后，南越国的大臣们都劝止他们的国王说：“汉朝发兵远征，杀闽越王郢，也是以此震惊南越国。况且，先王当初说：‘侍奉天子只求不失大礼就成了。’总之，不能因为喜欢汉朝使臣的甜言蜜语，就进京去朝见天子，您真的去了，就不能返回来了，这是亡国的情势啊！”因此，赵胡就自称有病，终于没有来朝见武帝。

[7]是岁，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7]这一年，任命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

[8]东海太守阳汲黯为主爵都尉。始，黯为谒者，以严见惮。东越相攻， 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其在东海，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

*[8]东海太守阳县人汲黯担任主爵都尉。当初，汲黯担任谒者，因他为人威严而被大家敬畏。东越部族相互攻击，武帝派汲黯前去巡视；他没有达到东越，仅走到吴地就回来了，向武帝报告说：“越人自相攻击，本来他们的习俗就是如此，不值得为此折辱天子的使臣。”河内郡失火，火势蔓延烧毁了一千多家民房，武帝派汲黯前去视察；返回之后，报告说：“平民百姓不慎失火，因为房屋毗连而蔓延燃烧起来，不值得陛下忧虑。我经过河南郡见河南郡的贫民遭受洪水干旱灾害磨难的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于到了父子相食的悲惨境地，我谨借出使的机会，用陛下的符节，命令发放河南官仓积粮以救济贫民。我请求归还符节，甘愿领受假托天子命令的惩罚。”武帝很赏识他，就赦免了他的罪。他在东海郡时，整肃官吏，治理百姓，喜好清静无为，谨慎地选择郡丞和各曹掾史，然后放手任用，他只关注大事，不苛求细枝末节。汲黯身体多病，躺在内室中不出门；过了一年多，东海郡治理得很好，百姓交口称赞汲黯。武帝听到了，召汲黯入朝，担任主

爵都尉，地位与九卿相同。他处理政务，主张清静无为，从大的方向引导，不拘泥法令条文。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汲黯为人，性情倨傲，缺少礼数，当面使人难勘，不能容忍别人的过失。当时武帝正招揽文学之士和儒家学者，武帝说："我想要怎样怎样。"汲黯应声回答说："陛下心中藏着许多欲望，而表面上却做出施行仁义的样子，怎么可能效法唐尧虞舜那样的治绩呢！"武帝沉默不语，接着勃然大怒，脸色很难看地宣布结束朝会，公卿大臣都替汲黯担忧。武帝退朝回到内官，对左右侍从说："汲黯的愚笨刚直也太过分了！"群臣中有人批评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立公卿等辅佐大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使君主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吗？况且，我既然已经处在公卿的位置上，如果只想顾全自身性命，那就会使朝廷蒙受耻辱，那怎么得了！"汲黯身体多病，病假将要接近三个月的限期了，武帝多次特许延长他休病假的时间，还是没有痊愈。最后病重时，庄助替他请假。武帝说："汲黯这个人怎么样呢？"庄助说："让汲黯任职当官，没有什么超越常人的才能；但要说到让他辅佐年幼的君主，会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先基业，有人以利禄引诱他，他不会前去投靠，君主严辞苛责地驱赶他，他*也不会离去，即使有人认为像孟贲、夏育那样勇猛无敌，也无法改变他的耿耿忠*心！"武帝说："说得对。古时有所谓的社稷之臣，说到汲黯，就很接近了！"

[9]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大行王恢，燕人也，习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韩安国曰："匈奴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自上古不属为人。今汉

行数千里与之争利，则人马罢乏；虏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9]匈奴前来请求和亲结好，武帝让群臣讨论。大行王恢，是燕地人，熟悉匈奴情况，他提议说：“汉与匈奴和亲，大概不过几年，他们就又背弃盟约；不如不同意和亲的要求，发兵攻打匈奴。”韩安国说：“匈奴经常迁徙；如同鸟飞一样，很难制服他们，自上古以来，都不把他们看做人类，现在如果汉军远征千里之外与匈奴争强斗胜，就会人马疲惫；敌人以逸待劳，这是很危险的。不如与匈奴和亲。”群臣参加议论的，大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因此，武帝允许汉匈和亲。

元光元年（丁未、前134）

[1]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

元光元年（丁未，公元前134年）

[1]冬季，十一月，武帝首次命令各郡国各自察举孝廉一人，这是采纳了董娭偈娴慕ㄒ槎　扇〉男鈤　*

[2]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六月，罢。广与程不识俱以边太守将兵，有名当时。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

[2]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驻守云中郡，中尉程不识担任车骑将军，驻守雁门郡。六月，朝廷罢免了他们二人的军事职务。李广和程不识都以边境郡守的身份指挥军队，当时很有名气。李广指挥行军没有固定编制和行列阵势，选择水甜草肥的地方驻扎下来，人人自便，夜间也不派设巡更士兵敲打着刁斗警卫营盘，军中指挥部的文书简单便宜；但是，也远远地派出监视敌军的侦察哨兵，军营未曾遭到袭击。程不识则整肃军事编制，讲究队列和布阵安营，夜间敲刁斗巡逻，军中官佐处理军队文书一直忙到天明，军队不能随意休息；然而也没有遇到危险。程不识说：“李广的军队很简单便宜，但是，如果敌人突然袭击它，就没有办法抵御；而李广的士兵也很自在，都心甘情

愿地为他拼力死战。我的军队虽然军务烦扰，但敌人也不能侵犯我。”但是，匈奴人更害怕李广的谋略，汉军士兵也多数愿意跟随李广作战，而苦于跟随程不识。

臣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臣司马光曰：《易经》说：“军队一出动就要有严格的军幻，否则，不论胜败都是凶。”这是说统领大军而不用法纪来控驭，没有不凶的。李广统领军队，使人人自便。凭李广的奇才，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他的方法引为楷模来效法。为什么呢？谁要继续沿用这一方法却很难，更何况与李广同时做将领的人呢！说到普通人的本来性情，都喜好安逸，而不知道接近祸害的危险，那些士兵们既然认为程不识治军严苛烦扰，而愿意跟随李广作战，势必将要仇视他们的长官而不服从指挥。这样说来，指挥军队简单便宜的危害，就不仅仅是李广的军队无法防御敌人突然袭击之一点了！所以说“军队的事情要始终严格”，统领军队，也就是严格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仿效程不识用兵，即便是打不了胜仗，还可以保证不失败；如果学习李广的方法，很少能避免全军覆灭的结局啊！

[3]夏，四月，赦天下。

[3]夏季，四月，武帝宣布大赦天下。

[4]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4]五月，下诏察举贤良、文学、武帝亲自出题考试。

[5]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5]秋季，七月，癸未（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十八卷

汉纪十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光二年（戊申、前133）

汉纪十汉武帝元光二年（戊申，公元前133年）

[1]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

[1]冬季，十月，武帝来到雍地，在五举行祭祀。

[2]李少君以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匿其年岷及其生长，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九十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寿可益，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2]李少君凭借祭祀灶神求长生不老的方术进见武帝，武帝很尊敬他。 李少君是已去世的深泽侯的舍人，他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出生成长的地方，凭借着他的方术周游结交诸侯，没有妻子儿女。人们听说李少君能役使鬼神万物，并有长生不老的方术，纷纷赠送财礼给他，所以他经常有余剩的金钱和衣食用品。人们都认为他不经营产业却很富裕，又不知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更加相信他，争着侍奉他。李少君善于用巧妙的语言猜中一些离奇的事情。他曾经陪武安侯田饮酒，座中有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就说起与老人的祖父一起游玩射猎的地方；老人还是儿童时曾跟随祖父，记得那个地方，满座的客人都大吃一惊。李少君对武帝说："祭祀灶神就能招来奇异之物，招来了奇异之物就可以使丹砂化为黄金，可以延年益寿，可以见到蓬莱的仙人。见到仙人，进而举行封禅仪式，就可以长生不死，黄帝就是这样的。我曾经在海上漫游，遇见了安期生，他给我枣吃，那枣如同瓜一般大。安期生是仙人，往来于蓬莱仙境，谁和他合，他就显身相见，谁

和他不合，他就隐身不见。”于是武帝就开始亲自祭祀灶神，派遣方士到大海中去寻找蓬莱安期生之类的仙人，并且从事熔化丹砂和其它药物，企图炼出黄金。过了很久，李少君病死，武帝认为他化身成仙，并没有死去；因此，燕地、齐地等沿海地区那些怪诞迂谬的方士，纷纷前来对武帝谈论有关神仙的事情了。

[3]毫人谬忌奏祠太一_ 7 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 ”于是天子立其祠长安东南郊。

[3]毫县人谬忌奏请武帝祭祀太一神。他在上奏的方形木牍上写道：“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神，太一神的辅佐是五帝神。”于是，武帝就在长安的东南郊建立了祭祀太一神的祭坛。

[4]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 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召问公卿。王恢曰：“臣闻全代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韩安国曰：“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公，故遣刘敬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臣窃以为勿击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坚执锐，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中国车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故曰击之便。”安国曰：“不然。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臣故曰勿击便。”恢曰：“不然。臣今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上从恢议。

[4]雁门郡马邑县的豪强之士聂壹，通过大行王恢向武帝建议：“匈奴刚刚与汉和亲结好，亲近信任边境吏民，可用财利引诱他们前来，汉军预设伏兵袭击，这是肯定会打败匈奴人的妙计。”武帝召集公卿讨论这个建议，战国之初，代国保有它的全境时，北面有强敌匈奴的威

胁，内受中原诸国军队的牵制，但仍然可以尊养老人，抚育幼童，按照季节时令种粮植树，粮仓中一直有充足的储粮，匈奴不敢轻易入侵。现在，凭陛下的神威，天下一统，但匈奴的入侵却持续不断，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为在于没有使匈奴恐惧罢了。我私下认为打击匈奴对国家有利。”韩安国说：“我听说高皇帝曾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七天没能吃上饭；等到解脱围困返回都城之后，却没有愤怒之心。圣人有包容天下的器度，不因自身的私怒而伤害天下大局，所以高皇帝派遣刘敬为使臣与匈奴和亲，到现在已为五世的人带来益处。我私下认为不打匈奴对国家有利。”王恢说：“不对。高帝身披铠甲，手执利器，征战将近几十年，他不向匈奴报复被困平城的怨恨，并不是因为力所不及，而是出于让天下人休息的仁心。现在边境经常受到匈奴侵扰，受伤战死的士兵很多，中原地区运载死亡士兵棺木的车辆络绎不绝，这是仁人所悲痛的事。所以说打匈奴是应当的。”韩安国说：“不对。我听说善于用兵的人，让自己的军队温饱以等待敌军饥饿，严明军纪以等待敌军混乱，安居军营以等待敌军疲劳。所以，崐一旦交战，就会全歼敌人；一旦进攻敌国，就会攻破城防，经常安坐不动地迫使敌人俯首听命，这是圣人的作战方法。现在如果轻易地对匈奴用兵，长驱直崐入，难以成功；如果孤军深入就会受到威胁，齐头并进就没有后继，进军太快就会缺乏粮食给养，进军缓慢就会丧失有利的战机，还没有走到一千里，就会人马都缺乏粮食。这正是《兵法》所说：‘派出军队，就会被敌人擒获。’所以我说不打匈奴为好。”王恢说：“不对。我现在所说的打匈奴的方法，本不是征发军队深入敌境；而是要利用单于的贪欲，引诱他们到我们的边境，我们挑选骁勇的骑兵和壮士，暗中埋伏，用来防备敌军，谨崐慎地据守险要的地势，以加强防御的力量。我们的部署已经完成，有的军队攻崐打敌军左翼，有的军队攻打敌军右翼，有的军队阻止敌人前进，有的军7断绝敌人的退路，这样就肯定能擒住单于，必定大获全胜。”武帝采纳了王恢的主张。

[5]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约单于入马邑纵兵。阴使聂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以为然而许之。聂壹乃诈斩死罪囚，悬

其头马邑城下，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入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雁门尉史，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罢兵。王恢主别从代出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亦不敢出。

[5]夏季，六月，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统率战车、骑兵、步兵共三十多万人暗中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约定等单于进入马邑就挥军出击。汉军暗地派聂壹当间谍，逃到匈奴人那儿，聂壹对单于说：“我能杀马邑县的县令和县丞，献城归降，您可以得到全城的所有财物。”单于很喜欢信任聂壹，认为他说得对，就同意了他的计划。聂壹返回马邑县城，就斩杀死刑囚犯，用来假冒县令、县丞，把他们的头挂在马邑城下，让单于的使者观看，以此做为证明，说：“马邑县的长官已经死了，你们可以赶快来！”于是，单于越过边塞，统率十万骑兵进入武州塞。走到距离马邑县城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单于见牲畜遍野，却没有一个放牧的人，感到奇怪。单于就派人攻打亭隧，俘虏了雁门郡的尉史，要杀掉他，这个尉史就告诉单于汉兵埋伏的地点。单于大吃一惊，说：“我本来就怀疑其中有诈。”就领兵撤退，在撤出汉境之后，单于说：“我俘虏了这个尉史，是天保佑我啊！”就称尉史为“天王”。边塞守军传报单于已率军退走，汉军追到边塞，估计追不上了，就全军撤回。王恢指挥另一支军队，从代地出发，准备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听说单于返回，军队很多，也不敢出击。

上怒恢。恢曰：“始，约为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 可得利。今单于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只取辱。固知还而斩，然完陛下士三万人。”于是下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当斩。”恢行千金丞相，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为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射天下。”于

是恢闻，乃自杀。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尚贪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其意。

武帝对王恢很恼怒。王恢说："根据原来的计划，约定引匈奴进入马邑县城，主力军队与单于交战，而我率军袭击他们的后勤给养，可以获胜。现在单于未到马邑就全军撤回，我用三万人的军队打不过匈奴大军，那样做只能是自辱。我本知道撤兵回来是要杀头的，但这样却保全了陛下的三万将士。"于是汉武帝就把王恢交附廷尉审判，廷尉判决："王恢避敌观望，不敢出击，判处斩首。"王恢暗中向丞相田行贿一千金，求他开脱罪名，田不敢向武帝说，就对太后说："王恢第一个提出了在马邑诱歼匈奴主力的计划，现在行动失败而杀了王恢，这是等于为匈奴报了仇啊。"武帝朝见太后时，太后就把田的话告诉了武帝。武帝说："王恢是马邑计划的主谋，我听从了他的建议，调集了天下几十万人马，安排了这次军事行动。况且，即使捉不到单于，王恢的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仍然可以安慰将士们的心。如今不杀王恢，无法向天下人谢罪。"王恢得知了武帝的话，就自杀了。从此之后，匈奴断绝了与汉的和亲，进攻扼守大路的要塞，常常入侵汉朝边境，不可胜数；但是匈奴仍然贪图在边关的互市贸易，喜爱汉朝的财物；汉朝也不关闭边境贸易市场，以投其所好。

三年（己酉、前132）

三年（己酉、公元前132年）

[1]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夏，五月，丙子，复决濮阳瓠子，注钜野，通淮、泗，泛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发卒十万塞之，辄复坏。是时，田奉邑食；居河北，河决而南，则无水灾，邑收多。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复事塞也。

[1]春季，黄河决口改道，从顿丘向东南方流去。夏季，五月，丙子（初三），黄河又一次在濮阳县的瓠子决口，注入钜野县，连通了淮河和泗水，十六个郡受水灾。武帝派汲黯、郑当时征发十万役夫堵塞黄河决口，刚刚堵住，就又被洪水冲毁。当时，田的食邑是县；县在黄河北岸，黄河决口向南泛滥，县就不会遭受水灾，食邑收入就会增加。田对武帝说："长江、黄河的决口都是天意的安排，用人力强行堵塞很不容易，堵住了未必符合天意。"而那些候望云气和使用法术的

方士们也认为是这样。这样一来，武帝很长时间不再征发人力从事堵塞决口的工程。

[2]初，孝景时，魏其侯窦婴为大将军，武安侯田乃为诸郎， 侍酒跪起如子侄；已而日益贵幸，为丞相。魏其失势，宾客益衰，独故燕相颍阴灌夫不去。婴乃厚遇夫，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夫为人刚直，使酒，诸有势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数因酒忤丞相。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属横颍川，民苦之。"收系夫及支属，皆得弃市罪。魏其上书论救灌夫，上令与武安东朝廷辨之。魏其、武安因互相诋讦。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唯汲黯是魏其，韩安国两以为是；郑当时是魏其，后不敢坚。上怒当时曰："吾并斩若属矣！"即罢。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魏其，得弃市罪。

[2]当初，孝景帝在位时，魏其侯窦婴担任大将军，武安侯田才是个普通的郎官，陪侍窦婴饮酒时，田下跪起立如同儿子、侄子一样；后来，田日益显贵受宠，出任丞相。而魏其侯窦婴失去了权势，依附他的宾客越来越少，唯独原来的燕相、颍阴县人灌夫不离去。窦婴就厚待灌夫，两人互相援引、互相倚重，来往如同父子一样。灌夫为人刚强正直，好借酒使气，对那些权势在自己之上的权贵，必定给予凌辱；他多因酒后闹事冒犯丞相田。丞相就向武帝弹劾："灌夫家属在颍川郡横行霸道，百姓都被害苦了。"于是收捕灌夫和包括旁支亲属在内的家人，都被判处公开斩首示众的罪名。魏其侯窦婴上书营救灌夫，武帝命令他和武安侯田到太后居住的东宫中，当廷申辩。魏其侯、武安侯就利用这个机会互相诋毁。武帝问朝廷群臣："他们两人谁对？"只有汲黯认为魏其侯对，韩安国认为两人都对；郑当时本认为魏其侯对，后来不敢坚持。武帝怒骂郑当时说："我把你这类的人一起斩了！"随即罢朝，站起来，进入内宫，侍奉太后用餐，太后气冲冲地不吃饭，说："如今我还活着，别人已经在欺负我的弟弟；假若我死了，他们就都来宰杀他了！"武帝没有办法，就下令将灌夫满门处斩；派执法官员审查魏其侯，判处魏其侯斩首示众。

四年（庚戌、前131）

四年（庚戌，公元前131年）

[1]冬，十二月晦，论杀魏其于渭城。春，三月，乙卯，武安侯亦薨。 及淮南王安败，上闻受安金，有不顺语，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1]冬季，十二月三十日，根据所定罪名在渭城处死了魏其侯窦婴。春季，三月，乙卯（十七日），武安侯田也死去了。等到后来淮南王刘安谋反失败，武帝得知田接受过刘安的黄金，并且说过大逆不道的话，就说:“假若武安侯还活着，就应该把他灭族了！”

[2]夏，四月，陨霜杀草。

[2]夏季，四月，出现寒霜，冻死了野草。

[3]御史大夫安国行丞相事，引，堕车，蹇。五月，丁巳， 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安国病免。

[3]御史大夫韩安国代理丞相职务，为武帝引导车驾，从车上摔下来，成了跛腿。五月，丁巳（二十日），汉武帝任命平棘侯薛泽为丞相；韩安国因病免职。

[4]地震；赦天下。

[4]发生了地震；大赦天下。

[5]九月，以中尉张欧为御史大夫。韩安国疾愈，复为中尉。

[5]九月，武帝任命中尉张欧为御史大夫。韩安国的腿疾痊愈，重新出任为中尉。

[6]河间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书， 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6]河间王刘德，努力钻研学问，喜好古代典籍、治学注重实事求是，用黄金丝帛购买各地的好书，购得的书，数量与汉朝廷的存书一样多。当时，淮南王刘安也喜爱书籍，他所征集到的大多是浮滑论辩的书；而刘德所征集的书，都是用古代文字书写的先秦时期的旧书。他搜集礼乐制度的古事，稍加增订，编辑成书，长达五百余篇。他的思想和言谈举止，都务求符合儒家学说，崤山以东的儒生大多追随他，与他交往。

五年（辛亥、前130）

五年（辛亥，公元前130年）

[1]冬，十月，河间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天子下太乐官常存肄河间王所献雅声，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间王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聪明睿知曰献'。谥曰献王。"

[1]冬季，十月，河间王刘德来京朝见，进献用于郊庙朝会的正乐，回答了有关三雍宫的典章制度及皇帝拟定的三十多个问题。他的回答，都是依据并阐明了儒学思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文字简捷，观点明确。武帝下令让掌管宫廷音乐的太乐官经常练习河间王所献的雅乐，作为年节典礼中的项目，但平常很少演奏。春季，正月，河间王刘德去世，中尉常丽向朝廷报告了他的死讯，并说："河间王立身端正，行为谨饬，温良仁义，恭敬俭朴，敬上爱下，聪明智慧，洞察隐微，恩惠及于鳏夫寡妇。"大行令奏报武帝："《谥法》说：'聪明睿智称之为献。'议定河间王刘德的谥号为献王。"

班固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无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沈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自凡人犹系于习俗，而况哀公之伦乎！"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

班固赞曰：过去鲁哀公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在深宫中出生，在妇人抚育下长大，从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从未体验过什么是恐惧。"这话说得多么真实啊。这样的人做君主，即便他不想使国家陷入危亡的绝境，也不可能啊！所以古人把安享太平看成为毒酒，把没有仁德而身居富贵之位称之为不幸。汉朝建国，直到孝平帝，诸侯王数以百计，大多骄横荒淫丧失道德。为什么这样呢？沉溺在放纵恣肆的环境中，他们所处的地位导致他们如此。即使是常人都要深受习俗的影响，何况鲁哀公之类的人呢！"学识渊博，出类拔萃"，河间献王刘德可说近似这样的人。

[2]初，王恢之讨东越也，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柯江。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

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

[2]当初，王恢率军讨伐东越的时候，派番阳县令唐蒙去向南越王说明进军意图。南越人让唐蒙吃蜀地所产的枸酱，唐蒙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南越人说：“是从西北方向的柯河运来的。柯江宽几数，从番禺城近旁流过。”唐蒙回到长安，又问蜀地的商人。商人说：“只有蜀地出产枸酱，许多人私自带着它出境去卖给夜郎。夜郎靠近柯江，柯江宽一百多步，行船毫无问题。南越国利用财物引诱和支配夜郎，向西一直影响到桐师人的居住地，但也不能让这一地区成为南越的臣属国，对它俯首听命。”唐蒙就向武帝上书说：“南越王使用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黄屋左纛，盘踞东西长达万余里的地区，名义上是朝廷的外臣，实际上是一州之主。现在如果从长沙国、豫章郡出兵征讨南越，水路大多淤塞断绝，难以通行。我听说夜郎的精兵总计可有十余万人，我军乘船顺柯江而下，出其不意，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奇计。只要真的使用汉朝的强威，再加上巴、蜀两地富裕的经济力量，那么，打通夜郎的道路，在那儿设置官吏实施统治，是很容易做到的。”武帝批准了唐蒙的建议。

乃拜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上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柯江，作者数万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使司马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还报。

于是，武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 率领士兵一千人和运输粮食衣物的民夫一万多人，经过巴蜀两郡，从关进入夜郎境内，于是见到夜郎侯多同。唐蒙带来厚重的赏赐，告知汉朝的严威圣德，约定由朝廷在当地任命官吏，并让多同的儿子担任县令一级官员。夜郎附近的小城邑都贪图得到汉朝的丝绸，他们以为从汉朝到当地来，道路艰险，汉

朝终究不可能占有这片地区，于是就暂且表示服从唐蒙的约定。唐蒙返京奏报，武帝就在这一地区设立了犍为郡，征发巴、蜀两郡的士卒修筑道路，从道指向柯江，修路的人有数万人，许多士卒死亡，有的士卒就逃跑了；唐蒙等人用“军兴法”诛杀逃亡士卒的头目，巴、蜀百姓极度惊恐。武帝得知此事，就派司马相如前去责备唐蒙等人，并公开告知巴蜀一带的百姓，唐蒙等人的作法并不是皇帝的本意；司马相如返京奏报处置情况。

是时，邛、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邛、、冉、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天子大说。

这时，邛人和人的部落酋长听说南夷与汉朝结交，得到很多的赏赐，大多甘愿做汉朝统治下的臣民，请朝廷仿照统治南夷的模式，在他们的居住地任命官吏。武帝询问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说：“邛、、冉都靠近蜀郡，道路也容易开通；秦朝时曾经开通，设置过郡县，到汉朝建国才罢废。现在如果真能再次开通，在那儿设置郡县，将胜过南夷地区。”天子认为他说得对，就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皇帝的符节出使西夷，相如和副使王然于等人乘坐驿车，利用巴蜀两郡的官府财物收买西夷；邛、、冉、斯榆各部族的酋长，都请求做汉朝直接统治下的臣民。废除了原有的边关，新设立的边关向外扩展，西部到达沫水、若水，南至柯江为界，开通了零关道，在孙水上架起了桥，用来接连邛都，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一个都尉、十多个县，隶属于蜀郡。武帝很高兴。

[3]诏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

[3]武帝下诏调集一万士卒修治雁门郡的险要关隘。

[4]秋，七月，大风拔木。

[4]秋季，七月，出现大风，拔起树木。

[5]女巫楚服等教陈皇后祠祭厌胜，挟妇人媚道；事觉， 上使御史张汤穷治之。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乙

巳，赐皇后册，收其玺绶，罢退，居长门宫。窦太主惭惧，稽颡谢上。上曰：“皇后所为不轨于大义。不得不废。主当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惧。后虽废，供奉如法，长门无异上宫也。”

[5]女巫师楚服等教陈皇后祭神祈祷，使用妇人诅咒的方法， 企图除去与陈皇后争宠的女人；事情败露，武帝指派御史张汤彻底查处。张汤深入地追究有关的人，相互牵联和被处死的有三百多人，楚服在街市被斩首，头颅高悬示众。乙巳（十四日），武帝赐给皇后一份册书，收回了皇后的印玺，废去尊号，贬入长门宫。陈皇后的母亲窦太主羞惭恐惧，向武帝叩头请罪。武帝说：“皇后的行为不符合大义，不得不把她废黜。你应该相信道义而放宽心怀，不要轻信闲言而产生疑虑和恐惧。皇后虽然被废了，仍会按照法度受到优待，居住在长门宫与居住在上宫并无区别。”

[6]初，上尝置酒窦太主家，主见所幸卖珠儿董偃，上赐之衣冠，尊而不名，称为“主人翁”，使之侍饮；由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上为窦太主置酒宣室，使谒者引内董君。是时，中郎东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谓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经》；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其罪三也。”上默然不应，良久曰：“吾业已设饮，后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乱之渐，其变为篡。是以竖貂为淫而易牙作患，庆父死而鲁国全。”上曰：“善！”有招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从东司马门入；赐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宠由是日衰。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矣。

[6]当初，武帝曾经在窦太主家中摆设酒席，窦太主引见了她宠幸的珠宝商人董偃，武帝赏赐给董偃衣服和冠帽，为了表示尊重，不称他的名字而称他为“主人翁”，让他陪侍饮酒；从此董偃尊贵受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董偃经常陪同武帝在北宫游戏，在平乐观骑马追逐、参与斗鸡、踢球，赛狗、赛马，武帝十分欢喜。武帝在宣室中摆酒款待窦太主，派谒者引导董偃入内。当时，中郎东方朔持戟立燥马

追逐、参与斗鸡、踢球，赛狗、赛马，武帝十分欢喜。武帝在宣室中摆酒款待窦太主，派谒者引导董偃入内。当时，中郎东方朔持戟立燥马追逐、参与斗鸡、踢球，赛狗、赛马，武帝十分欢喜。武帝在宣室中摆酒款待窦太主，派谒者引导董偃入内。当时，中郎东方朔持戟立在殿下，他放下戟走近武帝说："董偃犯有三项死罪，怎能让他进来呢！"武帝说："你说的是什么呢？"东方朔说："董偃以臣子的身份私通公主，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败坏男女风化　炖一橐隼穹ǎ 荔坏圣王制度，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陛下年轻，正在努力学习《六经》等儒学典籍，董偃不遵循经书教诲劝勉学习，反而崇尚豪华追求奢侈，尽情地享受斗狗赛马的欢乐，极力满足感官欲望，他是国家的大贼，君主的大害，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武帝沉默不答，过了很久才说："我今天已准备好宴席了，以后再自己改正吧。"东方朔说："宣室，本来是先帝处理政务的地方，不是讨论有关法度的政务的人都不得进入。所以淫乱的苗头发展，就会变成篡夺君位。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当年齐桓公因信用竖貂和易牙受害，而庆父死后，鲁国就得以保全。"武帝说："你说得好！"下诏让董偃停下来待命，重新在北宫设置酒宴，领董偃从东司马门入宫，赏赐给东方朔三十斤黄金。董偃所受的宠爱，自此以后日益衰减。此后，公主、贵人大多不按礼制行事了。

[7]上以张汤为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 拘守职之吏，作见知法，吏传相监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7]武帝任命张汤为太中大夫，张汤与赵禹共同制定了各项法律条令，务求繁密严苛。严格控制在职官吏，制定了官员知人犯罪而不举报就要判刑的"见知法"，使官吏互相监视、互相侦察。从此开始，用法更加严厉刻苛了。

[8]八月，螟。

[8]八月，庄稼发生螟虫之害。

[9]是岁，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令，令与计偕。

[9]这一年，武帝征召官吏百姓中明晓当世政务、熟知古代圣王治国之术的人到朝廷任职，命令应征者与各地进京的"上计吏"同行，由沿途各县供应饭食。

川人公孙弘对策曰："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则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则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

川人公孙弘在考试时答道："我听说上古尧舜那个时期， 没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奖赏，但百姓却相互勉励行善；不重刑罚，但百姓却不犯法，这是因为君主为臣民做出了正直的表率，而且对待百姓很讲信用；到了末代，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赏赐，但百姓却得不到劝勉，设立了严酷的刑罚却不能禁止违法犯罪，当时的君主本身不正，对待百姓又不讲信用。用丰厚的奖赏和严酷的刑罚，还不足以鼓励行善、禁止作恶，只有靠讲信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根据人的才能而委任的官职，就能各司其职，做好工作；抛弃无用的虚言，就能了解事情的真相；不制作无用的器物，就可以减少对百姓的赋税；不在农忙季节征发役夫，不妨害民力，百姓就会富裕；有德的人受到重用，无德的人被罢免，朝廷就尊贵威严；有功的人升职，无功的人降级，群臣就会明白退让的道理；判处刑罚与罪过相应，就能制止犯罪；给予奖赏与贤能相符，就能劝勉臣子。这八项，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天下百姓，让他们各自从事生产就不会发生争斗，事情得到合理的解决就不会怨恨，让他们接受教育知道礼义就不会使用暴力，君主爱护他们，他们就会亲近君主，此是统治天下的当务之急。礼义，是百姓甘愿服从的；再用奖赏和刑罚来推行礼义，百姓就不会违犯禁令了。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

“我听说：气相同就能互相影响带动，声相同就能互相呼应。现在，君主在上面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德义，百姓在下面与君主相谐调，所以心和就能气和，气和就能形和，形和就能声和，声和就会出现天地安和了。所以阴阳调和，风雨适时，甘露降下，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茁壮稻谷生机勃勃，红色瑞草萌生成长，山岭不光秃，湖泊不干涸，这是天地安和的最佳状态。”

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当时参加对策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太常奏报考试成绩，把公孙弘列为下等。对策上呈武帝，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成绩提升为第一名，任命他为博士，在金马门伺应召对。

齐人辕固，年九十余，亦以贤良征。公孙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儒多疾毁固者，固遂以老罢归。

齐人辕固，已经九十多岁了，也被选为贤良，征召入京。公孙弘斜着眼睛，不正视辕固，辕固说：“公孙先生，一定要依据儒学论事，可不要歪曲儒学来迎合当世！”儒生们有许多人嫉妒诽谤辕固，辕固就以年老为名免官回原籍了。

是时，巴、蜀四郡。凿山通西南夷，千余里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暑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费以巨万计而无功。上患之，诏使公孙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弘每朝会，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大说之，一岁中迁至左内史。

这时，巴、蜀等四郡开凿山险修筑连接西南夷的通道，千余里外转运粮饷。过了几年，道路没有开通，修路的士兵疲惫饥饿、遭受炎热潮湿折磨而死的人很多，西南夷又多次反叛，调集军队去进攻，军费开支以万万计，却不见功效。武帝很担忧，下诏派公孙弘前去该地视察情况。公孙弘返京奏报情况，极力批评开通西南夷没有什么作用，武帝不听从他的意见。公孙弘每当在朝廷讨论问题时，总是列举陈述事情的端绪，让武帝自己抉择，不肯在朝廷之上与武帝当面争辩。因此武帝看出他为人谨慎厚道，善于辩论，熟悉文书法令和具体的官府

公务，又会用儒术加以文饰，对他非常欣赏，一年之中升官到左内史。

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与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 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弘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廷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辛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公孙弘上奏，遇到武帝不同意时，他不在朝廷上争辩。 常与汲黯请求单独召见，先由汲黯提出问题，后由公孙弘进一步补充，武帝经常听得很高兴，所提的建议都加以采纳，因此，公孙弘越来越得到武帝的亲近和重用。公孙弘曾经和公卿商定某一问题的处置意见，到了武帝面前，他却完全背弃了原来的约定，而迎合武帝的心意。汲黯当即在朝廷上批评公孙弘说：“齐人大多欺诈而不忠诚老实；他开始和我们一道商定此条建议，现在却全都背弃了，这是不忠！”武帝责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武帝认为他说得对。武帝身边的亲信经常诋毁公孙弘，武帝对他却更加优待。

六年（壬子、前129）

六年（壬子，公元前129年）

[1]冬，初算商车。

[1]冬季，开始对商人的车辆征税。

[2]大司农郑当时言：“穿渭为渠，下至河，漕关东粟径易， 又可以溉渠下民田万余顷。”春，诏发卒数万人穿渠，如当时策；三岁而通，人以为便。

[2]大司农郑当时建议：“从渭水开辟一条河道，下连黄河，用来漕运函谷类以东地区的粮食，路线直而且方便，又可灌溉河道附近的一万多顷农田。”春季，武帝下诏调集数万役卒开掘河道，按照郑当时的建议办事；用了三年时间，河道开通了，大家都认为很方便。

[3]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卫青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为

胡所败，亡七千骑；李广亦为胡所败。胡生得广，置两马间，络而盛卧，行十余里；广佯死，暂腾而上胡儿马上，夺其弓，鞭马南驰，遂得脱归。汉下敖、广吏，当斩，赎为庶人；唯青赐爵关内侯。青虽出于奴虏，然善骑射，材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每出辄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3]匈奴入侵上谷郡，杀害抢掠官吏百姓。武帝派遣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郡出兵，骑将军公孙敖从代国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郡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郡出兵，各自率领一万骑兵，出击屯兵在边关贸易市场附近的匈奴军队。卫青进攻到龙城，斩首和俘获匈奴七百多人；公孙贺一无所得；公孙敖被匈奴打败，损失了七千骑兵；李广也被匈奴打败。匈奴人活捉了李广，把他安置在两匹并行的马匹中间，让他躺在用绳子结成的网袋中，走出了十多里路；李广先是装死，后来突然纵身跃起，跳到了一个匈奴人骑坐的马上，夺得他的弓箭，打着马向南奔驰，于是得以逃脱归来。汉朝廷把公孙敖、李广交付司法官吏审讯，罪当斩首，后出钱赎罪，做了平民；只有卫青被赏给关内侯的爵位。卫青虽然出身于奴仆，但是善于骑马射箭，勇力超过常人；对官吏士大夫以礼相待，对士兵有恩，众人都愿为他效力，他有做军事统帅的才能，所以每次率兵出征能立下战功。天下人由此都佩服武帝的知人善任。

[4]夏，大旱；蝗。

[4]夏季，大旱，出现蝗灾。

[5]六月，上行幸雍。

[5]六月，武帝亲临雍县。

[6]秋，匈奴数盗边，渔阳尤甚。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

[6]秋季，匈奴多次攻掠边境，渔阳郡受害最为严重。武帝任命卫尉韩安国担任材官将军，率兵驻守渔阳郡。

元朔元年（癸丑、前128）

元朔元年（癸丑，公元前128年）

[1]冬，十一月，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

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1]冬季，十一月，武帝下诏书说：“朕殷切嘱告官吏，奖励廉吏，举荐孝子，希望能养成风气，继承和发扬光大古代圣人的事业。有十户人家居住的小村落，其中必定有忠信之士；三人共同行走，其中必定有可做我老师的贤人。现在有的郡甚至不向朝廷举荐一个贤人，这说明政令教化不能贯彻下去，而那些积累了善行的贤人君子，被壅闭，使天子无法得知。况且，推荐贤人的人给以上等的奖赏，壅闭贤人的人给以公开的杀戮，这是古代的治世原则。应该议定二千石官员不向朝廷举荐人才的罪名！”有关官吏奏报：“凡是不举荐孝子的，属于不遵守诏令的行为，应当按‘不敬’的罪名论处；凡是不察举廉吏的，就是不胜任职务，应当免官。”武帝批准了这一建议。

[2]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

[2]十二月，江都王刘非去世。

[3]皇子据生，卫夫人之子也。三月，甲子，立卫夫人为皇后，赦天下。

[3]皇子刘据出生，他是卫夫人所生的儿子。三月，甲子（十三日），武帝立卫夫人为皇后，大赦天下。

[4]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 又入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安国益东徙，屯北平；数月，病死。天子乃复召李广，拜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4]秋季，匈奴用二万骑兵入侵汉境，杀死辽西郡的太守，掳去两千多人，围困韩安国指挥的汉军营垒；又侵入渔阳郡和雁门郡，在两地各杀害或掳掠了一千多人。韩安国迁往更远的东方，率军驻守北平；数月之后，病死。武帝就再次起用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匈奴称李广为“汉朝的飞将军”，畏避李广，连续几年不敢入侵右北平郡。

[5]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青斩首虏数千人。

[5]车骑将军卫青统率三万骑兵从雁门郡出击，将军李息领兵从代郡出击；卫青所部斩杀匈奴数千人。

[6]车夷君南闾等共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燕、齐之间，靡然骚动。

[6]东夷君南闾等二十八万人归降，朝廷在其居住区设置了苍海郡；因此而支付的安置徒众的费用，与南夷地区的相同，燕、齐一带，出现骚动。

[7]是岁，鲁共王馀、长沙定王发皆薨。

[7]这一年，鲁王刘馀、长沙王刘发都去世了。

[8]临人主父偃、严安，无终人徐乐，皆上书言事。

[8]临人主父偃、严安，无终县人徐乐，都向武帝上书议论政事。

始，偃游齐、燕、赵，皆莫能厚遇，诸生相与排摈不容；家贫，假贷无所得，乃西入关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亡战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当初，主父偃在齐、燕、赵各地活动，都没有受到人家的厚待，儒生们联合起来排斥他，不能相容；家中贫穷，借贷无门，主父偃就西入关中，到皇宫的门阙下上书，早晨把奏书呈上，晚上就被召入宫中拜见武帝。他上书谈了九项事情，其中八项是关于律令问题；另外一项是谏止征伐匈奴，他写道："《司马法》说：'国家虽大，喜好战争必定灭亡；天下虽太平，忘掉战事必定危险。'愤怒是背逆之德，兵器是不祥之物，争斗是最末的节操。那些追求战争胜利、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悔恨的。

昔秦皇帝并吞战国，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沮泽，咸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

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从前，秦始皇吞并列国，求胜的欲望没有止休，就想攻打匈奴。李斯劝阻说：‘不可这样做。匈奴没有城郭等定居的处所，没有储藏物资钱粮的仓库，迁徙不定，如同鸟飞，很难得以制服它。军队轻装深入敌境，粮食供应必定断绝；军队携带军粮行动，就会因负重而赶不上战机。夺得匈奴的土地，不足以为国家带来好处；俘获匈奴的民众，不可调教，也无法设置官员进行管理；如果战胜匈奴，只能杀掉他们，而这又不是为民父母的明君该有的行为；使中原地区疲敝，使匈奴人快意，这不是正确的决策。’泰始皇不听从劝告，就派蒙恬率军进攻匈奴，开辟疆土千里，与匈奴以黄河河套划界。这一带本来就是湖泊和盐碱地，不能种植五谷。后来，秦始皇又调集全国成年男子去戍守北河，军队暴露在外十多年，死者多得无法统计，终究不能越过黄河占领北部地区，这难道是因为兵力不足、装备不齐吗？是形势不允许啊。又使天下百姓急速地用车船运输粮草，从东、琅邪等沿海郡县开始，运输到北河，大约起运时的三十锺粮食，运到目的地仅存一石。男子拼命耕作，收获不够缴纳军粮，女子纺线绩麻，织出的布帛满足不了军营帐蓬的需要，百姓倾家荡产，无法养活孤寡老弱，路上死去的人一个接一个，天下人就从此开始反叛秦朝了。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

“等到高皇帝平定天下，到边境巡行，听说匈奴人集中在代谷的外面，就想去进攻他们。有位名叫成的御史进言劝阻说：‘不能这样做。匈奴人的习性，忽而如同野兽聚集，忽而如同鸟类分飞，追赶他们就好象与影子搏斗一样，无从下手。现在，凭陛下这样的盛大功德，却要去攻击匈奴，我私下认为很危险。’高皇帝不听从他的意见，于是就向北进军到达代谷，果然发生了被围困在平城的事变，高皇帝大概非

常后悔，才派遣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的盟约，从此之后全国上下就忘记了战争的事情了。

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

“匈奴难以制服，不是这一代才如此。 侵犯城邑劫掳人畜，这是他们的生业，天性本来就是这样。远到虞、厦殷、周统治时期，本来就不对匈奴征收贡赋、实施监督，只把他们视为禽兽，不当做人来看待。不向上回顾虞、夏、殷、周的传统，却向下沿用近代的失误，这是我所最忧虑的事，也是天下百姓所疾苦的事。”

严安上书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竟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赡，民离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众。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志定，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万物蕃也。昔秦王意广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以攻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灭世绝祀，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今徇西夷，朝夜郎，降羌、，略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

严安上书说:“现在全国的百姓，花费钱财，生活奢侈腐化， 车辆马匹、衣服裘装、房屋住宅竟相修饰得富丽堂皇，谐调音乐使它有节奏，混杂颜色使它色彩斑斓，美味佳肴广列于前，用来显示自己的欲望。那些百姓的本性，见到漂亮的东西就要仿效，这是用奢侈来引导民众；追求奢侈而无节制，就无法满足欲望，百姓就会脱离农桑本业而去从事工商末业了。工商末业的财利不能凭空飞来，所以穿官服的不忌惮作欺诈的事，带剑的竟相杀人以巧取豪夺，对这样的行径，世人不知羞愧，因此犯法的人很多。我希望结民众设立制度以约束他们

的过度欲望，使富有者不向贫困者夸耀以调和人心；人心安定了，盗贼就会消除，少用刑罚，阴阳和调，万物就会茂盛。过去，秦始皇踌躇满志，贪得无厌，想向海外显示威力，派蒙恬率兵向北进攻匈奴，又派尉屠雎率领水军将士去进攻越人。在这个时期，秦朝兵连祸结，北方与匈奴交战，南方和越人难分胜负，军队驻扎在无用之地，只能前进而无法退回。历时十多年，成年男子当兵打仗，成年女子运送粮饷，生活悲惨，活不下去，纷纷在路边树上上吊自杀，死者一个接一个。等到秦始皇死，天下反叛，秦被灭了后代，绝了祭祀，这是穷兵黩武产生的祸害啊。所以，周朝失之于衰弱，秦朝失之于强暴，都是不改变国政所产生的恶果。现在，朝廷要征服西夷地区，诱使夜郎入朝称臣，降服羌人和人，攻取州，建筑城邑，进军匈奴腹地，烧毁匈奴的龙城，议事的大臣们都赞美这些行动和计划；但这只能让主持其事的大臣得到好处，对于国家来说不是好计策。”

徐乐上书曰：“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

徐乐上书武帝，说：“我听说天下的最大祸害，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都是如此。

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什么叫‘土崩’？秦朝末年就是土崩。陈涉没有千乘之主的尊位，没有一尺的封地，本身不是王公贵人名门望族的后代，没有获得乡里的赞誉，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德，也没有陶朱公和猗顿那样的财富；但是，他起自贫民居住的街巷，举起长戟，袒露一个臂膀大呼，天下人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民众困苦而君主却不加体恤，臣民怨恨而君主却毫不知情，社会风俗已乱而国家政治却仍不进行整治。这三条，正是陈涉用来起事的资本，这就是所说的土崩。所以说天下最大的祸害在于土崩。

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

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

“什么叫‘瓦解’？吴、楚、齐、赵的举兵叛乱就是瓦解。七国之主图谋叛乱，他们都号称是拥有万辆战车的诸侯王，有数十万的军队，其威力足以控制封地全境，其财力足以奖励他属下的官吏百姓；但是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国家一尺一寸的土地，反而在中原地区被俘虏，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势比一个平民轻，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兵力比陈涉弱。在那时，先帝的德政影响还没有衰减，而且安土乐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得不到本人封地之外的援助，这就是所说的瓦解。所以说天下最大的祸害不在于瓦解。

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贤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

“这两个问题，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贤明的君主对此是应该注意并且认真观察的。

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

“近来，函谷关以东地区粮食连年歉收，年景没有恢复正常，百姓大多穷困，再加上还要承担边境战争的负担，按照规律和常理来看，百姓之中应该出现不安分守己的人了。不安分守己，就容易动乱；百姓容易动乱，这就是土崩的局势。所以贤明的君主只注意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明了安危的关键，治理于朝廷之上，就能消除尚未完全形成的祸患，其要领不过是设法使天下没有土崩的局势罢了。”

书奏，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为郎中。主父偃尤亲幸，一岁中凡四迁，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谓偃曰：“太横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奏书上呈武帝，武帝召见了他们三人，对他们说：“诸位原来都在何处，我们为什么相见得这样晚！”武帝都把他们任命为郎中。主父偃更受武帝信任宠幸，一年之内共升了四次官，担任了中大夫；大臣们都害怕主父偃贿崐赂赠送他的财物总计有千金。有人对主父偃说：“您

太蛮横了！”主父偃说：“我如果活着享受不到列五鼎进餐的贵人生活，死时就受五鼎烹的酷刑好了！”

二年（甲寅、前127）

二年（甲寅，公元前127年）

1冬，赐淮南王几杖，毋朝。

[1]冬季，武帝赏赐淮南王刘安几案和手杖，恩准他不必来京朝见。

[2]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上从之。春，正月，诏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2]主父偃劝说武帝道：“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方圆百里，朝廷强地方弱的这种格局，容易控制。现在的诸侯有的连城数十座，封地方圆千里，朝廷控制较宽时，他们就骄横奢侈，容易做出淫乱的事情，朝廷控制一紧时，他们就会凭借自身的强大而联合起来反叛朝廷；如果用法令来分割削弱他们，就会产生叛乱的苗头。以前晁错推行削藩政策而导致吴楚七国叛乱就是这种情况。现在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人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生骨肉，却不能享有一尺的封地，这就使得仁孝之道不明显了。希望陛下命令诸侯王可以把朝廷给他的恩惠推广到其他子弟的身上，用本封国的土地封他们做侯，他们人人都为得到了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欢喜；陛下用的是推行恩德的方法，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的封国领地，朝廷没有采用削夺的政策，而王国却逐渐衰弱了。”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春季，正月，武帝下诏说：“诸侯王中有想推广自己所享受的恩惠，分封领地给子弟的，命令各自一一奏报，朕准备亲自给他们确定封邑的名号。”从此之后，诸侯王国开始被分割，而诸侯王的子弟们都成了侯了。

[3]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卫青、李息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诏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张次公皆有功，封建为平陵侯，次公为岸头侯。

[3]匈奴入侵上谷郡、渔阳郡，杀害和掳掠官吏百姓一千多人。武帝派遣卫青、李息从云中郡出击，向西一直打到陇西，在黄河以南进攻匈奴的一方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获得匈奴首级和俘虏数千，夺得牛羊一百多万头，赶走了白羊王和楼烦王，于是就夺取了黄河以南地区。武帝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和张次功，都立了军功，武帝封苏建为平陵侯，封张次功为岸头侯。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议；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使苏建兴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

主父偃说："黄河以南地区，土地肥沃富饶，对外有黄河天险为屏障， 蒙恬当年在此地修筑城池以驱逐匈奴，对内节省了转运输送屯戍漕运的人力物力，又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这是消灭匈奴的根本方法。"武帝把他的意见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大家都说不便利。武帝终究还是采用了主父偃的计谋，设置了朔方郡，派遣苏建征调十多万民夫修筑朔方城，又修缮原秦王朝时期蒙恬所建造的要塞，利用黄河天险作屏障。水陆运输的路程十分遥远，自崤山以东的地区，人民都蒙受运输的劳苦，耗资高达数十百万万，钱府粮库被支付一空。汉朝还放弃了上谷郡所辖的与匈奴犬牙交错的僻远县份&#0;&#0;造阳县，把这片土地给了匈奴。

[4]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4]三月，乙亥晦（三十日），发生日食。

[5]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

[5]夏季，汉朝廷招募了十万百姓迁居朔方郡。

[6]主父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6]主父偃对武帝说："茂陵邑刚刚设立，天下有名的豪强人物、兼并他人的富家大户、鼓励大众动乱的人，都可以迁移到茂陵邑居住；这样对内充实了京师，对外消除了奸邪势力，这就是所说的不用诛杀就消除了祸害。"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迁徙各郡国的豪强人物和财产超过三百万钱以上的富户到茂陵邑居住。

轵人郭解，关东大侠也，亦在徙中。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杀人甚众，上闻之，下吏捕治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北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

轵县人郭解，是函谷关以东地区的著名侠士，也在被迁徙之列。卫将军替郭解说好话："郭解家中贫困，不合迁徙的标准。"武帝说："郭解是平民，他的权势大到使将军替他说情，这证明他家不穷。"终究迁徙了郭解全家。郭解平生因被人瞪视之类的小事杀了许多人，武帝听说了，就下令司法官吏把郭解逮捕，立案审查，审查的结果说明，郭解所犯的罪都在颁布赦令之前。轵县有位儒生陪侍前来审案的使者坐，座中客人赞扬郭解，儒生就说："郭解专门以奸邪触犯国法，怎么能说他贤能！"郭解的门客听了这话，就杀死了这个儒生，并割去他的舌头。审案官吏用这件事来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是谁杀的人，杀人凶手到最后也没有查清是谁。官吏向武帝奏报郭解无罪，公孙弘议论说："郭解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做行侠弄权的事情，看谁不顺眼就随意杀掉；轵县儒生的被杀，郭解虽然不知情，但这个罪比郭解亲手杀人还要大，应按大逆无道的罪名判决论罪。"于是就把郭解灭族。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

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陈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班固曰：古时候天子封立诸侯之国，诸侯封立大夫之家， 从卿大夫直到平民百姓，各有等级，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百姓诚心侍奉他们的上司，而臣下没有觊觎篡夺之心。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和征伐命令从诸侯发出；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世代掌握国家权力，又发展到大夫的家臣执掌一国政令。逐渐发展到战国，出现了合纵连横，于是列国的公子，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都凭借王公的权势，争着延揽游侠，连鸡鸣狗盗之徒都受到嘉宾的礼待。赵国的相虞卿，抛弃了国家和君主，去解救走投无路的朋友魏齐的厄运；信陵君魏无忌，偷盗兵符假传王命，杀害将领控制军队，用来解救平原君的危急；他们都因此增加了在诸侯中的影响，向天下人炫耀了名声，扼腕游说的人，把这四位豪杰当作最值得称道的人。于是，就形成了背叛国家而为私交献身的社会舆论，遵守职责侍奉君主的道义就被废弃了。等到汉朝建国，法网不严密，不知道改正这种弊端。所以代国的丞相陈用千辆车子做随从队伍，而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都招集宾客数以千计；外戚大臣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之类的人，在京师争权夺利，平民游侠剧孟、郭解之流，横行于乡里，称霸一方，其势力可挫败公卿王侯，众多的百姓都觉得这些人的名声事迹很光荣，向往羡慕他们。百姓即便是犯罪而陷入死地，自己却以杀身成名而引以自豪，就好象当年的季路、仇牧一样，到死也不后悔。所以曾子说：“君主丧失原则，百姓离心离德已有很长时间了。”如果没有贤明的君主在上，告知百姓什么行为是该受到表彰的，什么行为是应该摈弃的，并且用礼义法度去约束他们，那

些百姓怎么能知道什么是违犯禁令的行为，从而改邪归正呢！按照古代的公正法则：春秋时期的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而战国时期争雄的六国，是五霸的罪人；至于说到信陵君等四豪，又是六国的罪人。更何况象郭解之流的人，只不过是个渺小的平民百姓，却窃取生杀大权，他的罪恶已到了非杀不可的地步了。再看郭解的温良博爱，接济穷困，解救急难，谦虚退让而不自夸，也都不同凡响。可惜啊，象郭解这般人物，不按照道德规范行事，却在行侠这种社会末流中苟且放纵，最后自己身死，全族被杀，这并非是不幸。

荀悦论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

荀悦论曰：世上有三游，是破坏道德的奸贼：一是游侠，二是游说， 三是游行。树立名气声望，作威作福，结交私人党羽，用来称强于世的，称为游侠；修饰辩辞，设置诡计诈谋，周游天下以操纵时势的，称为游说；和言悦色，以此迎合当世君主的喜好，结连党羽，扩大虚名以谋取权利，这样的人，称作游行。这三类人，都是产生祸乱的根源；他们伤害道德，败坏法度，迷惑民心，所以先王慎重对待。国家有士、农、工、商四种民众，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凡是不从事这种种职业的人，称为奸民。没有奸民，王道政治就实现了。

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薄原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趣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

三游的形成，都出现在末世，周、秦两代的末世尤为严重。君上不明，臣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把社会舆论的褒贬作为尊荣或困辱的依据，不去核实这些舆论的真假；根据好恶来决定利害关系，不考虑是否属实；根据喜怒决定奖赏或惩罚，不去分析其中的道理。上下相互冒犯，万事全都混乱错误，因此，发表评论的人，看对方与自己交情的厚薄来决定怎样张口说话；负有推荐官员职责的人，估量对方和自己关系的亲疏而用笔写出推荐评语；善与恶的区分，错误地受众人评价的制约；功与罪的判定，也和国法的规定相矛盾。像这样的话，就不能遵循道义去谋求利益，也无法根据道义去避开祸害。所以君子违背礼义，小人触犯法律，奔走游说，越职侵权，破坏法度，追求浮华，摈弃实质，争着追求一时之利。轻视尊奉父兄的大义，而重视对待宾客的礼节，减少骨肉之间的亲恩，而加重朋友之间的情谊，忘记了自己修养的原则，而追求众人的赞誉，损伤衣食来源的农桑本业，用来满足盛宴豪饮的欲望，馈赠礼物的人挤满了门庭，探访问候的人在道路上随处可见，私人交往的书信比官府公文繁忙，处理的私事此官府公事还多，于是，流俗形成，而正道却衰败了。

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功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辩，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

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位时，治理国家，整顿百姓，严明有关制度；善与恶的区分主要取决于是立功还是犯罪，而不受舆论毁誉的扰乱，听其言还得责求行事，举出名还要指出实。所以，名不副实的称之为虚，表里不一的称之为伪，毁誉不符合实际的称之为诬，议论事情丧失原则的称之为罔。虚伪的行为不许出现，诬罔的言论不得流行，有罪恶的人不能侥幸逃避惩罚，没有罪恶过失的人不必担忧恐惧，私人请托处处碰壁，贿赂无人接受，抛弃浮华虚文，淘汰虚言巧语，禁止强词夺理，杜绝不正当的智谋，斥退百家之学的纷乱，统一于圣人的

最高道术，用仁爱恩惠来教育百姓，再用礼乐制度加以修饰，就会风俗稳定而达到天下大治了。

[7]燕王定国与父康王姬奸；夺弟妻为姬。杀肥如令郢人，郢人兄弟上书告之，主父偃从中发其事。公卿请诛定国，上许之。定国自杀，国除。

[7]燕王刘定国与他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又夺走他弟弟的妻子做姬妾。他杀了肥如县的县令郢人，郢人的兄弟上书朝廷告发了他的恶行，主父偃从中朝把这份弹劾文书转给外朝大臣。公卿议罪，请求武帝诛杀刘定国，武帝批准了。刘定国自杀，封国被废除。

齐厉王次昌亦与其姊纪翁主通。主父偃欲纳其女于齐王，齐纪太后不许。偃因言于上曰："齐临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又闻与其姊乱，请治之！"于是帝拜偃为齐相，且正其事。偃至齐，急治王后宫宦者，辞及王；王惧，饮药自杀。偃少时游齐及燕、赵，及贵，连败燕、齐。赵王彭祖惧，上书告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偃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齐厉王刘次昌也与他姐姐纪翁主私通。主父偃想把女儿嫁给齐王，齐王的母亲纪太后不同意。主父偃就趁机对武帝说："齐都临是有十万户居民的大都会，市井商税高达千金，人口众多而且地方富裕，超过长安，不是天子的亲弟和得宠的儿子，不得在此地为王。现在的齐王和陛下的血亲关系越发疏远了，又听说他和他姐姐通奸乱伦，请求查处齐王！"于是，武帝就任命主父偃担任齐国的相，并且负责审查齐王的问题。主父偃一到齐国，就立即捕审齐王后宫中的宦官，供词牵连到齐王；齐王害怕了，喝毒药自杀。主父偃年轻时曾游历齐和燕、赵三国之地，等到他身居高位，接连毁灭了燕、齐两国，赵王刘彭祖害怕自己成为主父偃的下一个迫害的目标，就上书给武帝，告发主父偃接受诸侯贿赂的金钱，由于这个原因诸侯王的子弟大多得以封侯。等到武帝得知齐王自杀的消息，勃然大怒，认为是主父偃劫持齐王迫使他自杀，就把主父偃召回，逮捕下狱。主父偃承认他接受诸侯金钱贿

赂，但实在没有强迫齐王自杀。武帝想不杀主父偃，公孙弘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继承，封国被废除改设为郡，领地归属朝廷。这件灭人之国的恶事，主父偃是罪魁。陛下如果不杀主父偃，就没有办法向天下人谢罪道歉。"于是，武帝就把主父偃全家灭族。

[8]张欧免，上欲以蓼侯孔臧为御史大夫。臧辞曰："臣世以经学为业，乞为太常，典臣家业，与从弟侍中安国纲纪古训，使永垂来嗣。"上乃以臧为太常，其礼赐如三公。

[8]张欧被罢免，武帝想任命蓼侯孔臧继任御史大夫。孔臧辞谢说："我家中世代以传习经学为业，请任命我担任太常，典掌我家世传的职业，与堂弟、侍中孔安国一道总结、归纳古人训诫，使儒学永传后世。"武帝就任命孔臧为太常，对他的礼仪赏赐如同三公一样。

三年（乙卯，前126）

三年（乙卯、公元前126年）

[1]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 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

[1]冬季，匈奴军臣单于死，他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进攻并打败了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於单逃到汉朝来归降。

[2]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通西南夷，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天子使朱买臣等难以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春。罢苍海郡。

[2]汉武帝任命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这时，朝廷正开通西南夷，在东方设置苍海郡，在北方修筑朔方郡的郡城。公孙弘多次进谏，认为以中原地区疲惫不堪为代价，去供奉那些无用之地，得不偿失，请求废止这些举动。武帝让朱买臣等人就设置朔方郡的便利，对公孙弘进行反驳，提了十个问题，公孙弘连一个也回答不了。公孙弘就表示请罪说："我是峭山以东的乡鄙之人，不知道设置朔方郡有这么多的好处，请求废止对西南夷、苍海地区的经营而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春季，罢废了苍海郡的建置。

弘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与小吏无差，诚饰诈，欲以钓名，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尊之。

公孙弘用麻布做被子，一顿饭不摆设两种肉菜。汲黯说：“公孙弘高居三公之位，朝廷给他的俸禄很多；但是他用布做被子，这是骗人的把戏。”武帝就此询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确有其事。说到九卿当中与我关系好的，没有人超过汲黯了，可是今天他在朝廷之上质问我，确实切中我的问题。说到以三公的显赫富贵，而制作布被，与小官吏没有区别，这确实是矫饰做作，想借此沽名钓誉，正象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如果没有汲黯的忠直，陛下怎么能听到这些话！”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越发尊重他。

[3]三月，赦天下。

[3]三月，大赦天下。

[4]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单为涉安侯，数月而卒。

[4]夏季，四月，丙子（初七），武帝封匈奴太子於单为涉安侯，过了几个月於单就死了。

[5]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之。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余众遁逃远去，怨匈奴，无与共击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汉中张骞以郎应募，出陇西，径匈奴中；单于得之，留骞十余岁。骞得间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为发导译抵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为王，既击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饶，少寇，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余，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乃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会伊稚斜逐於单，匈奴国内乱，骞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上拜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骞初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5]起初，匈奴归降朝廷的人说：“月氏原来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是一个强国，匈奴冒顿单于攻破了它。老上单于杀了月氏国王，把他的头骨做成了饮酒的器皿。其余的月氏部众逃走到远方，怨恨匈奴，但没有人与他们联合去进攻匈奴。”武帝就招募能出使月氏国的

人。汉中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从陇西郡出发，直接进入匈奴的腹地；匈奴单于捉住了张骞，把他拘留了十多年。张骞得到机会逃脱，向着月氏国所在的西方走去，过了数十日，到达大宛国。大宛国早就听说中国富有，想通使结好，却不能实现，见到张骞，十分高兴，替他安排了向导和翻译，抵达康居国，再转送到大月氏国。大月氏原来的太子做了国王，进攻大夏国之后，分割了大夏国的土地而安居下来，当地土地肥沃富饶，很少有外敌入侵，已没有丝毫向匈奴复仇的打算了。张骞滞留了一年多，终究不知道月氏人打的什么主意，就启程返回；张骞沿着南山走，想通过羌人的居住地返归，又被匈奴人捉住了，拘留了一年多。正逢伊雅斜驱逐於单，匈奴国内混乱，张骞就和堂邑氏的奴隶甘父逃脱归来。武帝任命张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张骞当初出发时有一百多人，离开汉朝十三年，只有他们二人得以生还。

[6]匈奴数万骑入塞，杀代郡太守恭，及略千余人。

[6]匈奴的几万骑兵越过边界，攻杀代郡太守恭，还掳掠了一千多人。

[7]六月，庚午，皇太后崩。

[7]六月，庚午（初二），皇太后驾崩。

[8]秋，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专力城朔方。

[8]秋季，朝廷罢废了在西夷地区的建置，只设了南夷、夜郎两县和一个都尉，后来又逐渐令犍为郡自行保全并完善地方建置，以便朝廷集中力量修筑朔方郡的郡城。

[9]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

[9]匈奴再次入侵雁门郡，杀害和掳掠一千多人。

[10]是岁，中大夫张汤为廷尉。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时上方乡文学，汤阳浮慕，事董仲舒、公孙弘等；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经平者；以千乘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上由是悦之。汤于故人子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汲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

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而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万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10]这一年，中大夫张汤出任廷尉。张汤为人十公狡诈， 玩弄巧智驾御他人。当时，武帝正倾心儒学，张汤就假装敬慕儒家大师的的样子，尊重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他任用千乘人宽担任奏谳掾，用古代的法令和经义判决疑难案件。张汤审判案件的手法是：倘若是皇上想加罪处治的人，就把他交给那些执法严苛的监、史审判；如果是皇上想要从宽解脱的人，就把他交给执法轻平的监、史审判；武帝国此对他很满意。张汤对于老朋友的子弟，照顾得特别周到；他去诸公重臣家中问候请安，不避严厉寒酷暑。所以，张汤虽然执法来苛、心怀妒忌，断狱不公平，却博得了好名声。汲黯多次在武帝而前质问、责备张汤说：“您身为正卿，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抑制天下百姓的邪心，使国家安定、百姓富裕，临狱空虚，为什么却只知把高皇帝所定的律令胡乱变更！而且您将会因此而断子绝孙了。”汲黯经常与张汤争辩，张汤的言论在紧扣律令条文，大小节上苛求，汲黯伉直严峻，坚守高沿的原则，却不能驳倒张汤，愤极发怒，大骂张汤说：“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能做公卿，果然如此！如果一切都按张汤的主张去做，将使天下人陷入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的恐惧之中了！”

四年（丙辰、前125）

四年（丙辰，公元前125年）

[1]冬，上行幸甘泉。

[1]冬季，武帝前往甘泉。

[2]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

[2]夏季，匈奴用三万骑兵分别入侵代郡、定襄郡和上郡，杀害和掳掠了数千人。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十九卷

汉纪十一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朔五年（丁巳、前124）

汉纪十一 汉武帝元朔五年（丁巳，公元前124年）

[1]冬，十一月，乙丑，薛泽免。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

[1]冬季，十一月乙丑（初五），汉武帝免除薛泽职务，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担任丞相而封侯，是从公孙弘开始的。

时上方兴功业，弘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每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学之臣与之论难。弘尝奏言：“十贼弩，百吏不敢前。请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侍中吾丘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秦兼天下，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锄、棰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大不便。”书奏，上以难弘。弘诎服焉。

当时汉武帝正在大规模建功立业，于是公孙弘开辟相府东门作为延揽人才的场所，与他们共同探讨国家大事。每当上朝奏事，便将于国家有益的见解奏闻朝廷，汉武帝也常常命身边的文学之臣与公孙弘进行辩论。公孙弘曾经上奏说：“十个强盗拉满了弓，能使上百名官吏不敢向前。请下令禁止老百姓携带弓箭，以利于地方治安。”汉武帝将此建议交朝臣讨论。侍中吾丘寿王表示反对，言道：“我听说古代人制造出五种兵器，并不是为了相互攻杀，而是用来制止暴力、诛讨邪恶。秦朝兼并天下，销毁兵甲，折断刀锋，后来老百姓用农具、棍棒等相互攻击，犯法之人日益增多，盗贼防不胜防，终因大乱而亡。因此，圣明的君主对百姓以教育感化为主，而减少防范和禁令，知道那是靠不住的。《礼记》上说：‘男孩诞生，用桑木制成的弓、蓬草杆制成的箭射天地四方。’以表明男子事业所在。大射之礼，上自天子，下到百

姓都要遵守，这是夏、商、周三代的传统。我听说圣明的君主用射礼教化百姓，没听说过禁止携带弓箭的。况且禁止使用弓箭的原因，是为了防止盗贼用弓箭攻杀和劫掠。攻杀、劫掠是死罪，却不能禁绝，说明那些大奸大恶之徒对重刑并不退避。我恐怕坏人持弓箭害人而地方官吏不能禁止，平民百姓却会因用弓箭自卫而触犯法律，这是助长坏人气焰而剥夺百姓的自救手段。我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奏章呈递上去，汉武帝以此诘问公孙弘，公孙弘无言答对。

弘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董种舒为人廉直，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端骄恣，数犯法，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弘乃荐仲舒为胶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毁儒，面触弘，弘欲诛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臣、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上从之。

公孙弘生性好猜忌，外表宽厚而内里心机很深。凡是曾经与他不合的人，不论关系远近，虽然表面上装作友善，后来终究要予以报复。董仲舒为人清廉正直，认为公孙弘阿谀奉承，引起公孙弘的嫉恨。胶西王刘端骄横放纵，多次违犯法令，杀伤国中二千石官多人。于是公孙弘推荐董仲舒为胶西国相，董仲舒因病而得免。汲黯经常诋毁儒生，当面触犯公孙弘，公孙弘想找借口将其杀死，便向汉武帝建议：“右内史管界居住着很多显贵的大臣、皇室子弟，难于治理，不是平素有威望的大臣不能胜任，请让汲黯改任右内史。”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2]春，大旱。

[2]春季，发生严重旱灾。

[3]匈奴右贤王数侵扰朔方。天子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凡十余万人，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远，不能至，饮酒，醉。卫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于是引兵而娍埂。

[3]匈奴右贤王多次率兵侵扰朔方郡。汉武帝任命车骑将军卫青率兵三万自高阙出塞，任命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

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他们都归车骑将军统属，一同率兵自朔方出塞；命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一同自右北平出塞，共调集了十几万人出击匈奴。匈奴右贤王认为汉军距自己路途遥远，不可能到达，经常饮酒而醉，毫不戒备。卫青等率兵出边塞六七百里，乘夜赶到，将右贤王大营团团包围。右贤王大惊，乘夜而逃，只率数百名精壮骑兵冲出包围圈向北逃奔。此战共俘获右贤王手下各部首领十余人，匈奴男女部众一万五千余人，牲畜近百万头，汉军于是班师回朝。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诸将皆属焉。夏，四月，乙未，复益青八千七百户，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为列侯。青固谢曰："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列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诸校尉功也。"乃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为龙侯，公孙贺为南侯，李察为乐安侯，校尉李朔为涉轵侯，赵不虞为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皆赐爵关内侯。

卫青率军回至边塞，汉武帝派使臣带着大将军印信来到， 在军中只拜卫青为大将军，各路将领皆归卫青统领。到该年夏季四月乙未（初八），又加封卫青食邑八千七百户，并将他的三个儿子卫伉、卫不疑、卫登都封为列侯。卫青坚决辞谢，说道："我有幸能够在军中效力，仰仗陛下的神灵，获得大胜，全都是诸位校尉奋力作战的功劳。陛下已增加了我的封邑，我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并无功劳，陛下却要划出土地封他们三人为侯，这就不是我效力军中，鼓励将士奋力战斗的本意了。"汉武帝说道："我并没有忘记诸位校尉的功劳。"于是，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为龙侯，公孙贺为南侯，李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为涉轵侯，赵不虞为虽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都被封为关内侯。

于是青尊宠，于群臣无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独汲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大将军虽贵，有时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汲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

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当时，汉武帝对卫青的尊崇宠信超过了任何一位朝廷大臣，三公、九卿及以下官员都对卫青卑身奉承，唯独汲黯用平等的礼节对待卫青。有人劝汲黯说：“皇上想让群臣全都居于大将军之下，大将军地位尊贵，您不可以不下拜。”汲黯说：“以大将军身份而有长揖不拜的平辈客人，大将军反而不尊贵了吗！”卫青得知，越发觉得汲黯贤明，多次向汲黯请教国家和朝廷的疑难大事，对待他比平日更为尊重。卫青虽然地位尊贵，但有时入宫，汉武帝就坐在床边接见他；丞相公孙弘大汉武帝空闲时谒见，没武帝有时不戴帽子；至于汲黯谒见时，汉武帝没戴上帽子就不接见。有一次，汉武帝正坐在陈列兵器的帐中，汲黯前来奏事，汉武帝当时没戴帽子，远远望见汲黯，急忙躲入后帐，派人传话，批准汲黯所奏之事。汲黯受到的尊重和礼敬就是这样的。

[4]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其令礼官劝学兴礼以为天下先！”于是丞相弘等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辄罢之。又，吏通一艺以上者，请皆选择以补右职。”上从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4]夏季，六月，汉武帝颁布诏书说：“据说，对百姓应以礼引导，用乐教化。现在礼已败坏，乐已丧失，朕非常忧虑。命令负责礼教的官员劝导百姓学习，振兴礼教，为天下树立榜样！”于是，丞相公孙弘等上奏说：“请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排列品学的高低，分别派充郎中、文学、掌故等官。如有异常优秀者，则提名推荐；对那些不学无术的庸材，则予以罢黜。再有，凡低级官员中有一种以上专长的，请全部选拔出来， 采汉武帝纳了公孙弘的建议，从此，公卿、大夫、士以及一般官吏，有学问的人越来越多。

[5]秋，匈奴万骑入代，杀都尉朱英，略千余人。

[5]秋季，一万余名匈奴骑兵侵入代郡，杀死都尉朱英，掳掠百姓一千余人。

[6]初，淮南王安，好读书属文，喜立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其群臣、宾客，多江、淮间轻薄士， 常以厉王迁死感激安。建

无六年，彗星见，或说王曰：“先吴军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然，乃益治攻战具，积金钱。

[6]当初，淮南王刘安喜欢读书做文章，又爱沽名钓誉，罗致四方宾客和各种技能之士数千人。他的臣僚、宾客，大多是江、淮一带的轻薄之徒，常常用厉王刘长在流放途中死于非命一事刺激刘安。建元六年时，天空出现彗星，有人向刘安游说道：“以前，吴王刘濞起兵时，彗星出现，长仅数尺，尚且流血千里。如今彗星贯穿天际，恐怕天下将有大规模战事发生。”刘安认为说得有道理，就加紧制造进攻性的武器，积好金钱。

郎中雷被获罪于太子迁，时有诏，欲从军者辄诣长安，被即愿奋击匈奴。太子恶被于王，斥免之欲以禁后。是岁。被亡之长安，上书自明。事下廷尉治，踪迹连王，公卿请逮捕治王。太子迁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王旁，汉使有非是者，即刺杀之，因发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讯王，王视中尉颜色和，遂不发。公卿奏：“安壅阏奋击匈奴者，格明诏，当弃市。”诏削二县。即而安自伤曰：“吾行仁义，反见削地。”耻之，于是为反谋益甚。

朗中雷被得罪了淮南王的太子刘迁，此时，汉武帝正颁下诏书，让有志参军报国的人到长安来应征，于是雷被表示愿意参军去打匈奴。但因刘迁在淮南王面前说了雷被的坏话，所以刘安将雷被斥责了一顿，并将其免职，以防止其他人效法。就在这一年，雷被逃到长安，上书朝廷说明自己的冤情。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因牵连到淮南王，公卿请求将刘安逮捕治罪。太子刘迁定计，让人身穿卫士服装，手持长戟站在淮南王刘安身边，如果朝廷派来的使者欲将淮南王治罪，则就立即将其刺杀，然后举兵反叛。汉武帝派中尉段宏到淮南王处询问有关情况，淮南王见段宏神色平和，于是没有发动。公卿大臣奏称：“刘安拒绝有志奋击匈奴的壮士的请求，是犯了阴碍圣旨的大罪，应当众斩首。”汉武帝下诏削减淮南国的两个县。事后，刘安自怨自艾说：“我做仁义之事，反而被削减封地。”他以此为耻，于是谋反的准备越发加紧了。

安与衡山王赐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衡山王闻淮南王有反谋，恐为所并，亦结宾客为反具，以为淮南已西，欲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

之。衡山王后徐来谮太子爽于王，欲废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宾客。宾客来者徽知淮南、衡山有逆计，日夜从容劝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陈喜作车、锻矢，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秋，衡山王当入朝，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隙，约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

刘安与衡山王刘赐在礼节方面相互指责，不能相容。 刘赐听说刘安有反叛朝廷的打算，害怕被刘安吞并，便也结交宾客，置备武器，打算在淮南王西进以后，要发兵攻下长江、淮河之间的地区，并占有他们。衡山王王后徐来在刘赐而前诋毁太子刘爽，企图废掉刘爽，改立刘爽之弟刘孝为太子。刘赐囚禁了刘爽，将衡山王印信交给刘孝，命刘孝延揽宾客。前来投效的宾客们隐约了解到刘安，刘赐的谋反计划，便日夜慢慢地劝刘赐起事。于是，刘赐命刘孝门下宾客江都人枚赫、陈喜造战车、锻箭矢，雕刻天子印玺和文武官员的印信。这年秋季，刘赐照例应入朝谒见皇帝，途经淮南国，刘安与他用亲兄弟的语言交谈，消除了已往的矛盾，约定共同反叛朝廷。于是刘赐上书朝廷，借口有病，不肯入朝。汉武帝赐书信给他，允许他不来朝见。

六年（戊午、前123）

汉武帝元朔六年（公戊午、元前123年）

[1]春，二月，大将军青出定襄，击匈奴；以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 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

[1]春季，二月，大将军卫青率兵自定襄郡出塞北击匈奴，汉武帝命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全都归大将军卫青统领，斩杀匈奴数千人后班师，在定襄、云中、雁门一带休养兵马。

[2]赦天下。

[2]大赦天下。

[3]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余人。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

尽。信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及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可八百降匈奴。建尽亡其军，脱身亡，自归大将军。

[3]夏季，四月，卫青再次率领公孙敖等六位将军自定襄出击匈奴，斩杀及俘虏匈奴一万余人。右将军苏建与前将军赵信合并了部队，共有骑兵三千余人，单独与匈奴单于亲自统帅的部队相遇，经过一天多的交战，汉军伤亡殆尽。赵信本是胡人的一位部落首领，投降汉朝后被封为翕侯。及至此次兵败，匈奴引诱他投降，便率领本部所余骑兵约八百人投降了匈奴。苏建全军覆没，脱身逃走独自返回卫青大营。

议郎周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军正闳、长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大将军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擅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诣行在所。

议郎周霸言道："自大将军出师以来，还从未斩过一位部将。如今苏建丢充了本部人马，应将其处死，以示大将军的权威。"军正闳、长史安说："不对。兵法上说：'小部队的战斗力再强，也会被大部队击败。'此次苏建以数千人马抵挡匈奴单于好几万人，奋战了一天多，将士伤亡殆尽，而苏建不敢有二心，独自返回。将其斩首，就等于告诉以后的将领战败不能返回，所以不应杀苏建。"卫青说："我有幸以皇上近亲身分统领大军，不怕没有权威，周霸劝我杀苏建来显示权威，是很不符合为人臣的本分的，况且，即使我有权处决将领，作为大臣，地位尊贵，又深受皇上的宠信，却也不敢擅自大诛杀大将于国境之外。而将此事全部交给皇上。由皇上亲自裁决，以显示做人臣的不敢专权，不也很好吗？"部下军官一致说"好！"于是将苏建囚禁起来，送到汉武帝所在的地方。

初，平阳县吏霍仲孺给事平阳侯家，与青姊卫少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击匈奴，为票姚校尉，与轻骑勇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天子曰"票姚

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余级，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封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捕斩首虏二千余级，封贤为众利侯。”

当初，平阳县小吏霍仲孺在平阳侯曹寿家做事， 与卫青的姐姐卫少私通，生下霍去病。霍去病十八岁时当了侍中，精通骑马、射箭之术。在第二次随卫青出击匈奴时，霍去病身为票姚校尉，率领八百名轻骑勇士，一直把大军抛弃到数百里之后去寻找战机，其斩杀和俘获的匈奴人数超过己方的损失。于是，汉武帝说：“票姚校尉霍去病斩杀及俘获匈奴二千余人，生擒匈奴的相国、当户，杀死匈奴单于祖父辈的藉若侯栾提产，活捉单于叔父栾提罗姑，战功屡次冠于全军，封霍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次跟随大将军出征，其斩杀、擒获匈奴二千余人，封郝贤为众利侯。”

是岁，失两将军，亡翕侯，军功不多，故大将军不益封，止赐千金。右将军建至，天子不诛，赎为庶人。

这一年，失去了两位将军，翕侯赵信投降了匈奴，军功也不多，所以汉武帝没有增加卫青的食邑，只赏给他千金。右将军苏建被解到长安，汉武帝没有诛杀他。苏建在赎身后成为平民。

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

匈奴单于得到赵信后，封其为自次王，又将自己的姐姐嫁给赵信为妻，与他商讨对付汉朝的方略。赵信建议单于进一步向北移动，穿过沙漠，以引诱汉军，使汉军疲劳，待到汉军极度疲劳时，再乘机攻取，不必接近汉朝边塞，单于听从了赵信的计谋。

是时，汉比岁发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经用竭，不足以奉战士。六月，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为吏。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废矣。

当时，汉朝连年征调十几万人出击匈奴，曾斩杀或俘获敌人的将士， 被赏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兵士马匹死亡也达十几万，还不算兵器衣甲和往前方运送粮草的费用。因此，大司农府库枯竭，无法供应军需。六月，汉武帝颁下诏书，允许百姓出钱买爵和以钱免除禁

锢，也可以交钱免除盗财贪赃之罪。又设“赏官”，称为“武功爵”，第一级为铜钱十七万枚，以上递增，共值黄金三十余万斤。凡购买武功爵至“千夫”的人，可以优先被任命为官吏。从此，作官的途径变得既杂且多，官职就混乱败坏了。

元狩元年（己未、前122）

元狩元年（己未，公元前122年）

[1]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获兽，一角而足有五蹄。 有司言：“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庆五，加一牛，以燎。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

[1]冬季，十月，汉武帝巡幸至雍，祭祀于王，捉到一头长有一只角、五个蹄子的怪兽，主管官员奏道：“陛下祭祀虔诚，上帝作为回报，赐陛下独角之兽，这大概就是麒麟。”于是将独角兽献于五祭坛，每个祭坛加上一头牛，一齐烧烤。过了一段时间，主管官员又奏道：“帝王的年号应用上天所降的祥瑞定名，而不宜使用一、二等数目字，陛下第一个年号称‘建’，第二个年号因长星出现而称‘光’，此次郊祀得到一头独角兽，所以应称‘狩’。”当时，济北王刘胡认为皇上将要前往泰山封禅，祭祀天地，便上书朝廷，表示愿献出泰山及其周围城邑。汉武帝将别的县划给他作为补偿。

[2]淮南王安与宾客左吴等日夜为反谋，按舆地图，部署失所从入。 诸使者道长安来，为妄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

[2]淮南王刘安与其门客左吴等日夜加紧谋反准备，察看地图，部署进兵的路线。刘安派往朝廷的使者们从长安回来，谎称说“皇上没有儿子，且朝政腐败”，他就高兴；如果说“汉廷政治清明，皇上有儿子”，他就生气，认为是胡言。

王召中郎伍被与谋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国之言乎？臣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复召问之，被曰：“昔秦为无道，穷奢极虐，百姓思乱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于行陈之中，立为天子，此所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王四郡，国富

民众，计定谋成，举兵而西；然破于大梁，奔走而东，身死祀绝者何？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万倍吴、楚之时，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弃千乘之君，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王涕泣而起。

刘安召来中郎伍被，与他商议谋反之事， 伍被说道：“大王您怎么能有这种亡国的言论呢？我好像已经看到王宫中生满荆棘，露水打湿人衣服的凄惨景象了！”刘安大怒，将伍被的父母逮捕，囚禁了三个月。刘安又将伍被召来询问，伍被说：“当初秦朝无道，极为奢侈暴虐，十分之六七的老百姓都希望天下大乱。高皇帝在行伍中崛起，最终成为天子，这是因为利用对方的缺点、把握时机，趁秦朝土崩瓦解的机会举兴大业。如今大王见到高皇帝得天下容易，却单单不看不久前‘七国之乱’的吴、楚吗！吴王刘濞统辖着四个郡婻牡胤剑 腋磺浚 丝谥诙啵 苊芗苹 3.泥肿急福 蝣判吭 鹛 *然而为什么大梁一战失败，向东逃亡，本人身死，祭祀灭绝？是因为他逆天行事，不知时势。现在，大王的兵力还不足吴、楚的十分之一，而天下的形势却比吴、楚兴兵时安定一万倍。大王如不听从我的劝告，马上就会看到您丢掉千乘之国的王位，接到赐死的命令，先于群臣死在东宫的惨景。”刘安听了，流着眼泪站了起来。

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阴使人告太子谋杀汉中尉事，下廷尉治。

刘安有一个庶出的儿子名叫刘不害，年龄最大。，刘安不喜欢他，王后不把他当儿子看待，太子刘迁也不将他视为兄长。刘不害有一个儿子叫刘建，才高而气盛，经常对刘迁心怀不满，暗中派人告发刘迁曾企图刺杀朝廷中尉，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

王患之，欲发，复问伍被曰：“公以为吴兴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闻吴王悔之甚，愿王无为吴王之所悔。”王曰：“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绝成皋之口，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举事如此，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什事九成，公独以为有祸无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计。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高赀于朔方，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诏狱书，逮诸侯

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士随而说之，倘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虽然，吾以为不至若此。”

刘安很害怕，想要举兵谋反，又一次和伍被商量， 说道：“先生认为当初吴王兴兵造反，是对呢，还是不对呢？”伍被道：“不对。我听说吴王后来非常后悔，希望大王不要像吴王那样后悔。”刘安说道：“吴王哪里懂得什么叫造反！当初朝廷的将领一天中有四十余人经过成皋。如今我截断成皋通道，占据三川的险要之地，再征召崤山以东的兵马，在这样的情况下举事，左吴、赵贤、朱骄如等都认为可以有九成把握，只有您认为是有祸无福，这是为什么呢？一定会像你说的那样，不可能侥幸成功吗？”伍被回答说：“如果大王一定要干的话，我有一计。当今各封国国君对朝廷都没有二心，老百姓也没有怨气。大王可以伪造丞相、御史的奏章，说是要请求皇上将各郡、国的豪杰之士和殷实富户迁徙到朔方郡，大量征发士兵，使集合期限紧迫。再伪造诏狱之书，声言要逮捕各封国的太子和宠臣。如此一来，就会百姓怨恨，诸侯恐惧，再派遣能言善道之人接着到各地游说，或许可以侥幸有十分之一的希望吧！”刘安道：“这是可以的。不过我觉得用不着这么麻烦。”

于是王乃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军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欲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一日发兵，即刺杀大将军。且曰：汉廷大臣，独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等，如发蒙振落耳！”

于是，刘安伪造了皇帝印玺和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军吏、 中二千石及周围各郡太守、都尉的印信，并伪造了朝廷使者的信节。又准备派人伪装在淮南国犯罪而西逃长安，投到大将军卫青门下，一旦发兵，立即将卫青刺死。刘安并且说：“朝廷大臣中，只有汲黯喜欢犯颜直谏，能够严守臣节，为忠义而死，难以迷惑，至于游说丞相公孙弘之流，就如同去掉物件上的覆盖物或摇掉树枝上的枯叶一般容易。”

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

刘安打算调动本国的军队，怕相和二千石官员不肯依从， 便与伍被商议，计划先将丞相和二千石官员杀死，同时打算派人身穿治安人

员服装，手持告急文书从东边奔来，高喊：“南越国的军队攻入我国边界了！”要以此为借口起兵。

会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闻之，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独杀相，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即自刭，不殊。

就在此时，廷尉前来逮捕淮南国太子刘迁。刘安听到消息后， 与刘迁密谋，召相和二千石官员前来，企图杀死他们，兴兵造反。召相，相一人应召来婧剑　谑贰⒅形救炊疾焕础ＡЬ醯ゥ毕嘁蝗嗣挥惺裁春么Γ　头潘　吡恕*刘安犹豫，拿不定主意，刘迁便刎颈自杀，但没有死成。

伍被自诣吏，告与淮南王谋反踪迹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上。下公卿治其党与，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

伍被自己前往廷尉那里，告发与刘安图谋反叛的情节。 廷尉于是派人逮捕了淮南国太子和王后，并且包围王宫，悉数搜捕在淮南国内与淮安王一道谋反的宾客，取得谋反证据后，奏闻朝廷。汉武帝命公卿处治刘安党羽，派宗正手持皇帝符节前往淮南国处治刘安。没等宗正来到，刘安便自刎而死。于是，将淮南王后荼、主子刘迁处死，所有参与谋反计划的人一律灭族。

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计，罪不可赦。”乃诛被。侍中庄助素与淮南王相结交，私论议，王厚赂遗助；上薄其罪，欲勿诛。张汤争，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而外与诸侯交私如此；不诛，后不可治。”助竟弃市。

汉武帝因为伍被平常的言论中曾多次赞美朝廷，所以想不杀他。廷尉张汤说：“伍被首先为淮南王作谋反计划，其罪不能赦免。”于是伍被被杀。侍中庄助平时与淮南王关系密切，二人曾私下议论事情，淮南王还曾送给庄助许多钱物。汉武帝认为这是小罪，想不杀他。但张汤坚持要杀，认为：“庄助出入宫廷是皇上心腹之臣，却外与诸侯如此私交，如不杀庄助，今后类似的事情就不能禁止。”庄助终于被当众斩首。

衡山王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其弟孝为太子。爽闻，即遣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车、锻矢，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会有司捕所与淮南王谋反者，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与谋反者枚赫、陈喜等。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刭死。王后徐来、太子爽及孝皆弃市，所与谋反者皆族。

衡山王刘赐上奏朝廷，请求废掉太子刘爽，立刘爽之弟刘孝为太子。刘爽听到消息后，立即派他的亲信白嬴到长安上书朝廷，揭发“刘孝私自造兵车、锻箭矢，并与父亲的姬妾通奸”，想除掉刘孝。正好主管官员在逮捕参与淮南王谋反计划的人时，在刘孝家中抓到陈喜，于是参劾刘孝窝藏陈喜。刘孝听说法律规定“先行自首的，可以免除罪责”，便自己先向朝廷告发了共同的密谋反叛枚赫、陈喜等人。公卿大臣奏请汉武帝逮捕衡山王治罪，衡山王自刎而死。王后徐来、太子刘爽及刘孝都被当众斩首，参与谋反计划的人一律灭族。

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

总计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两案，因受牵连而被处死的列侯、 二千石官员及地方豪侠人物达数万人。

[3]夏，四月，赦天下。

[3]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4]丁卯，立皇子据为太子，年七岁。

[4]丁卯（二十一日），汉武帝立皇子刘据为太子，时年七岁。

[5]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5]五月乙巳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6]匈奴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6]匈奴军队一万人侵入上谷地区，杀死数百人。

[7]初，张骞自月氏还，具为天子言西域诸国风俗：“大宛在汉正西， 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马，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国。其东北则乌孙，东则于。于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

南，与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7]当初，张骞从月氏国回到汉朝后，向汉武帝详细介绍了西域各国的风土民情：“大宛国在我国正西方约一万里处。当地人定居，耕种田地，多产好马，马汗像血一样红；有城郭、房屋，与中国相同。大宛国东北为乌孙国，它的东面为于阗国。于阗以西，河水都向西流入西海；以东的河水则向东流入盐泽。盐泽一带河流在地下流淌，成为暗河，往南就是黄河源头。盐泽距长安约五千里。匈奴国的西界在盐泽东面，直到陇西长城，南面与羌人部落接壤，将我国通往西域的道路隔断。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都是游牧国家。随牲畜逐水草而居，风俗与匈奴一样，大夏国在大宛西南方，其风俗与大宛相同。我在大夏时，曾见到我国邛山出产的竹杖和蜀地的布，我问他们：‘这东西是从哪里得来的？’大夏人说：‘是我国商人去身毒买来的。’身毒国在大夏东南约几千里之外，习俗是定居，与大夏一样。据我估计，既然大夏在我国西南一万二千里外的地方，而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几千里外，且有我国蜀地的东西，说明身毒距蜀地不太远。如今我国出使大夏，如取道羌人地区，道路险恶，羌人又厌恶；如从稍北一些的地区走，便会落入匈奴人手中；而通过蜀地，应当是直路，又没有强盗。”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王然于等四道并出，出，出冉，出徙，出邛、，指求身毒国，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南方闭、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于是汉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国。滇王当羌谓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乃复事西南夷。

汉武帝听到大宛及大夏、安息等都是大国，多产奇异之物， 人民定居，颇与中国相同，但军事力量薄弱，喜爱中国财物；北面大月氏、康居等国，兵力强盛，但可以用贿赂、引诱的方法使他们归附中国，如果真能不通过战争就争取到他们的归附，那么，中国的疆域可以扩大万里，远方的人将通过九重翻译来朝见，风俗各异的国家将归入中国版图，天子的威德将遍布四海。因此，汉武帝欣然同意了张骞的建议，命张骞从蜀郡、犍为派王然于等人作为使者，由、冉、徙及邛、间四道向身毒国进发。各路使者分别走出一二千里之后，北路被阻于氐、，南路被阻于、昆明。昆明一带没有君长，盗匪众多，经常劫杀汉朝使者，所以始终无人能通过其地。这次汉朝使者为寻访去往身毒国的道路，才第一次通滇国，滇王当羌问汉朝使者说：“汉朝与我国相比，谁大呢？”夜郎王也向汉朝使者提出相同的疑问。因为道路阻塞，他们都各霸一方为王，不知汉朝的广大。使者回国后，一再强调滇国是大国，值得争取它归附，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于是重新开始经营西南夷地区。

二年（庚申，前121）

二年（庚申、公元前121年）

[1]冬，十月，上幸雍，祠五。

[1]冬季，十月，汉武帝巡幸至雍，祭祀于五。

[2]三月，戊寅，平津献侯公孙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

[2]三月戊寅（初七），丞相、平津侯公孙弘去世。壬辰（二十一日），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

[3]霍去病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历五王国，转战六日， 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诏益封去病二千户。

[3]汉武帝命霍去病以票骑将军身份率骑兵一万，自陇西出发北击匈奴，经过五个王国，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出一千余里，杀匈奴折兰王，斩卢侯王，俘获浑邪王的王子及相国、都尉，其斩首俘获匈奴军

士八千九百余人，并夺得休屠王用以祭祀上天的金人。为此，汉武帝下诏书增加霍去病食邑二千户。

夏，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将数万骑俱出北地，异道。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广将四千骑先行，可数百里，骞将万骑在后。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独与数十骑驰贯胡骑，出其左 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曰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皆服其勇。明日，复力战，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会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而票骑将军去病深入二千余里，与合骑侯失，不相得。票骑将军逾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得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裨小王七十余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户，封其裨将有功者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票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辉渠侯。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票骑会，当斩，赎为庶人。

夏季， 霍去病又与合骑侯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同时从北地分两路出击匈奴，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也同时从右北平分路出击。李广率骑兵四千为先锋，距大部队约数百里，张骞率骑兵万余人殿后。匈奴左贤王率骑兵四万，将李广率领的先头部队团团包围。李广的军士都感到恐惧，李广便命自己的儿子李敢独自率领数十名骑兵直穿敌阵，从敌阵左右冲出后返回。李敢向李广报告说："匈奴兵很容易对付。"军士的情绪才安定下来。李广命部下将士面对敌军列成圆形战阵，匈奴兵向汉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箭如雨下，汉军士卒阵亡过半，箭也快用尽了。李广便命令部下拉满弓弦，但不发射，由他亲自用特大的黄色强弓射匈奴将领，一连射死好几名，敌人的攻势才渐渐缓和下来。此时天色已晚，汉军将士全都面无人色，只有李广神情自如，更愈发加紧巡视阵地，调整部署，全军上下全都钦佩他的勇气。第二天，汉军再次奋力与匈奴兵激战，虽然死亡大半，但消灭的敌人超过己方的损失。这时，张骞的大军也赶到，匈奴军才撤围而去。汉军疲惫，无力追击，也撤兵而还。根据汉朝的法律：博望侯张骞由于行动

迟缓，贻误军机，应处死，赎身后成为平民。李广功过相抵，没有封赏。票骑将军霍去病深入匈奴地区二千余里，与公孙敖部失去联络，未能会师。但霍去病率领部队跨越居延海，经过小月氏，抵达祁连山，生擒单桓、酋涂二王，丞相、都尉率众二千五百人投降，斩杀三万零二百人，俘获小王七十余人。汉武帝增加霍去病食邑五千户，封其部下有功将领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票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渠侯。合骑侯公孙敖因中途逗留，未能与霍去病会合，本应处斩，赎身后成为平民。~~

是时，诸宿将所将士、马、兵皆不如票骑，票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而诸宿将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矣。

当时，汉军中老资格的将领们统帅的将士、马匹、 兵器都不如霍去病，霍去病所用通常都经过挑选，但他也确敢深入敌军，经常与精壮骑兵走在大部队的前面；老天也似乎对他的部队特别照顾，从来没有陷入困绝之境。可是，老将们却经常因迟留落后而不能建功。困此，霍去病的地位越来越亲信尊贵，和大将军卫青差不多了。

匈奴入代、雁门，杀略数百人。

匈奴军队侵入代和雁门等地，屠杀掳掠了好几百人。

[4]江都王建与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奸。建游雷陂，天大风， 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杀不辜三十五人，专为淫虐。自知罪多，恐诛，与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诅上。又闻淮南、衡山阴谋，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玺，为反具，事发觉，有司请捕诛；建自杀，后成光等皆弃市，国除。

[4]江都王刘建与其父易王刘非宠爱的淖姬等人及妹妹徵臣通奸。有一次，刘建在雷陂游玩，刮起了大风，刘建命两名郎官乘小船到湖中，小船被风吹翻，二人落入水中，抓着船，在风浪中忽沉忽现。刘建看着大笑，下令不准援救，致使二人全被淹死。刘建专做荒淫暴虐之事，共有三十五人无辜遭他杀害。他知道自己罪多，怕被诛杀，便与他的妻子成光让越族婢女请神下降，对汉武帝进行诅咒。又听到了淮南、衡山二王的阴谋，便也制造兵器，刻皇帝印玺，准备谋反。事

情败露后，主管官员奏请汉武帝将其逮捕处决；刘建自杀，他的妻子成光等都被当众斩首，江都王国被取消。

[5]胶东康王寄薨。

[5]胶东王刘寄去世。

[6]秋，匈奴浑邪王降。是时，单于怒浑邪王、 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先遣使向边境要遮汉人，令报天子。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驰传以闻。天子闻之，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票骑将军将兵往迎之。休屠王后悔，浑邪王杀之，并其众。票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票骑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诣至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四万余人，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为列侯；益封票骑千七百户。

[6]秋季，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当时，匈奴浑邪王、休屠王住在西部地区，被汉军擒杀了好几万人，单于十分生气，想将他们召到王庭处死。浑邪王与休屠王感到害怕，计划投降汉朝，先派人在边境拦截经过当地的汉人，让他们向武帝报告。此时，大行李息正在黄河边筑城，见到浑邪王使者后，派传车急速去报告朝廷。汉武帝听到这一消息，担心他们是用诈降手段偷袭边塞，便命霍去病率兵前往迎接。休屠王对降汉之事后悔，浑邪王将他杀死，吞并其属下部众。霍去病渡过黄河之后，与浑邪王所部遥遥相望。浑邪王部下将领见到汉军后，很多人不愿投降，纷纷逃走。霍去病便纵马驰入浑邪王大营，与他相见，将其部下企图逃跑的八千人斩杀，又派遣浑邪王一人乘传车到江武帝所居之处。同时命其部下人众全部渡过黄河，投降的共四万余人，号称十万。浑邪王到长安后，汉武帝赏赐数十万，封浑邪王为漯阴侯，食邑一万户，其部下小王呼毒尼等四人全都被封为列侯。又增加霍去病食邑一千七百户。

浑邪之降也，汉发车二万乘以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暂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敝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

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臣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徽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

浑邪王归降时，汉朝征调车辆二万乘前往迎接，可是因朝廷无钱，只得向民间赊购马匹。有的老百姓将马匹藏匿起来，结果马不够用。汉武帝大怒，要斩杀长安县令，右内史汲黯言道：“长安令没有罪，只有将我杀了，老百姓才肯交出马匹。再说，浑邪王背叛他的主上投降我朝，我朝只须从容地按着县的顺序传送，何至于让天下不安，使中国贫困，来奉承异族呢！”汉武帝默不作声，及至浑邪王等来到长安，当地商人因与他们做买卖而犯死罪的达五百多人。汲黯请求汉武帝空闲时在未央宫高门殿接见他，奏道：“匈奴攻击我沿边道路上的要塞，断绝和亲，我朝兴兵征讨，死伤不可胜数，费用高达数百万。我原以为陛下得到匈奴人，一定会将他们全部作为奴婢，赏给牺牲于战场的将士之家，所缴获的财物，也一并赏赐，用以酬谢天下的痛苦，满足百姓的心。如今纵然不能做到，也不能因浑邪王率数万人前来归降，就用尽国库财富来赏赐他们，征调百姓服侍、奉养他们，好像供奉骄横的儿子一般，那些无知的百姓怎么知道在长安城中做买卖，竟会被法官以犯有使财物非法出边关的罪名受到惩处呢！陛下既不能用匈奴的财物答谢天下，又凭法律中一项不重要的条文杀死无知小民五百余人，正是所谓‘为保护树叶而伤害树枝’了。我觉得陛下这样做是不对的。”汉武帝沉默不语，没有应许。后来说道：“我很久没听到汲黯的声音了，如今又在这里胡说八道！”

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五属国。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侯者到而希矣。

不久之后，汉武帝将归降的浑邪王部属分别迁徙到沿边五郡的旧要塞之外，全部在黄河以南，保持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设立五个“属

国”。从此，金城河西岸，傍南山直到盐泽一带，便没有匈奴人了，偶尔有匈奴探马到来，但已稀少了。

休屠王太子日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久之，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独不敢。日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异而问之，具以本状对；上奇焉，即日赐汤沐、衣冠，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上闻，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赐日姓金氏。

休屠王太子日和他的母亲阏氏、弟弟伦都被罚为官府奴隶， 派到属于少府管辖的黄门养马。过了很久，汉武帝在一次游乐饮宴中检阅马匹，他的身边排满了后宫的美女，日等数十人牵马从殿下通过，没有人不偷偷窥视。而到日通过时，却唯独不敢。日身高八尺二寸，容貌十分庄严，所养的马匹又肥壮，汉武帝感到惊奇，召他上前询问，日便将自己的身世一一奏告。汉武帝对他另眼相看，当日便让他洗澡、赐给衣帽，任命为马监后升为侍中、驸马都尉，一直作到光禄大夫。日受到皇帝宠爱，从未有过过失，汉武帝对他十分信任，赏赐累计达黄金千斤，出门时让他陪乘车上，回宫后在左右随侍。很多皇亲国戚都私下抱怨说：“皇上不知从哪儿找来个‘胡儿’，竟然当成宝贝。”汉武帝听到后，愈发厚待日。因为休屠王曾制造金人用来祭祀天神，所以汉武帝赐日姓金。

三年（辛酉、前120）

三年（辛酉，公元前年120）

[1]春，有星孛于东方。

[1]春季，东方出现异星。

[2]夏，五月，赦天下。

[2]夏季，五有大赦天下。

[3]淮南王之谋反也，胶东康王寄徵闻其事，私作战守备。 及吏治淮南事，辞出之。寄母王夫人，即皇太后之女弟也，于上最亲，意自伤，发病而死，不敢置后。上闻而怜之，立其长子贤为胶东王；又封其所爱少子庆为六安五，王故衡山王地。

[3]当淮南王刘安密谋反叛时，胶东王刘寄听到一点风声，也曾在暗中作战争准备。及至司法官员处置刘安谋叛事件，有些人的口供道出刘寄的活动。刘寄的母亲王夫人就是皇太后的妹妹，与汉武关系最亲。事发后，刘寄自怨自艾，得病而死，不敢指定继承人。汉武帝听说后很可怜他，立他的大儿子刘贤为胶东王，又封刘寄生前最宠爱的小儿子刘庆为六安王，将原来衡山王辖地划归六安王所有。

[4]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知余人。

[4]秋季，匈奴分别以数万骑兵侵入右北平和定襄地区，屠杀，掳惊一千余人。

[5]山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以振贫民，犹不足， 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5]崤山以东地区发大水，很多百姓陷入饥饿、因苦境地。汉武帝派出使臣，将当地各郡县封国仓库中的粮食全部拿出来赈济灾民，仍然不够，又征集富豪、官吏、百姓，凡借钱粮给贫苦灾民的，将其姓名上报朝廷，但还是不能解救，于是将贫苦灾民迁徙到函谷关以西及朔方郡以南的新秦中地区，总共七十多万人，所需衣服、食物全部由官府供给，数年之中，由官府借给生产资料，朝廷派出使者分区进行管理，使者的车一辆接一辆。费用以亿计，多得数不清。

[6]汉既得浑邪王地，陇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诏减三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

[6]汉朝得到匈奴浑邪王辖地后，陇西、北地、上郡一带外族入侵日益减少。因此，汉武帝下诏将上述三郡的屯戍部队裁减一半，以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

[7]上将讨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习水战。是时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乃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以故吏弄法，皆谪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7]汉武帝计划要征讨昆明地区，因该地有方圆三百里的滇池，所以特修“昆明池”练习水战。此时，法令越发严苛，官吏被免职的很多。由于战事频繁，百姓多买爵到五大夫以免除劳役，所以官府能够

征调服役的人越来越少。于是，朝廷任命具有千夫、五大夫爵位的人充当低级官吏，不想当的人必须向官府交纳马匹。凡官吏玩弄法令的，都被发配到上林御苑去砍伐荆棘，挖昆明池。

[8]是岁，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上方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 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弦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诗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马，次以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

[8]这一年，在西北渥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马。汉武帝正在设立乐府，命司马相如等创作诗赋；任命宦官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带二千石印信。将新作的诗赋袖上弦乐，使它们符合八音曲调。由于这些诗赋中多用深奥的文辞，仅仅读通一部经书人自己看不懂，必须汇集五经专家共同研究诵读，才能全部了解它的含意。及至获得神马，汉武帝又命令创作诗赋，配成歌曲，汲黯劝道：“凡圣明的君主制作乐章，上应赞美祖先，下要教化人民。如今陛下得了一匹马，”就要将诗谱成歌曲，在宗庙中演唱，先帝和老百姓怎么能知道唱的是什么呢？”汉武帝听了不说话，很不高兴。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黯曰：“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无以臣为愚而不知理也。”上顾群臣曰：“黯自言为便辟则不可，自言为愚，岂不信然乎！”

汉武帝延揽士子文人，常常像怕人才不够用；但性情严厉刻薄，尽管是平日所宠信的群臣，或者犯点小错，或者发现有欺瞒行为，立即根据法律将其处死，从不宽恕。汲黯劝说道：“陛下求贤十分辛苦，但还未发挥他的才干，就已把他杀了。以有限的士子文人，供应陛下的无限诛杀，我恐怕天下的贤才将要丧尽，陛下和谁一同治理国家呢！”汲黯说这番话时非常愤怒，汉武帝笑着解释说：“什么时候也不

会没有人才，只怕人不能发现罢了，如果善于发现，何必怕无人！所谓‘人才’，就如同有用的器物，有才干而不肯充分施展，与没有才干一样，不杀他还等什么！”汲黯道：“我虽无法用言词说服陛下，但心里仍觉得陛下说得不对，希望陛下从今以后能够改正，不要认为我愚昧而不懂道理。”汉武帝转身对周围众臣说：“汲黯自称阿谀奏承，当然不是，但说他自己愚昧，难道不确实是这样吗！”

四年（壬戌、前119）

四年（壬戌、公元前119）

[1]冬，有司言：“县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贾冶铸、煮盐， 财或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请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龙，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马，直五百；小者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四年（壬戌，公元前119年）

[1]冬季，主管官员奏称：“国家的经费非常因难，而豪富的大商人通过冶炼金属和煮制食盐等，家财有的积蓄到黄金万斤，却不肯用来资助国家急需。请陛下重新制造钱币使用，以打击那些浮滑奸邪、吞并别人财物之徒。”当时，御苑中有一种白鹿，少府有很多银、锡。于是，汉武帝命人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边绣上五彩花纩，称为皮币，值四十万钱。同时下令：凡王侯、皇族进京朝觐，或相互聘问，以及参加祭祀大典时，都必须将呈献的玉璧放在皮币之上，然后才能通行。又用银、锡制造出三种白金币：大币为圆形，以龙为图，值三百钱。又命令地方官府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凡私自铸造各种钱币的人一律处死。但官吏和民间私自铸造白金币的人仍然不可胜数。

于是 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咸阳，齐之大煮盐，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因此，汉武帝任命东郭感阳、孔仅二人为大农丞，负责盐铁事务；桑弘羊也以擅长计算而受到重用。东郭咸阳本为齐地的大煮盐商，孔仅则是南阳的大冶炼商，二人都扩大产业而积聚千金。桑弘羊为洛阳

商人子弟，精于心算，十三岁就作了侍中。他们三人商讨谋利的事，连细微末节都能分析到。

诏禁民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没入其器物。公卿又请令诸贾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轺车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张汤。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骚动，不安其生，咸指怨汤。

汉武帝颁布诏书，禁止民间私铸铁器和煮盐，犯禁者受左脚穿铁鞋之刑，工具和产品没收。公卿大臣们又奏请汉武帝命令从事各种工商末业的人各自申报自己的财产，以一千钱为一缗，每二千缗纳税一百二十钱，作为一算。另外，凡百姓家有小形马车，或有五丈以上船只的，都要征算。凡隐匿财产不报，或申报不实的，戍守边塞一年，钱财没收。告发别人隐匿财产的人，赏给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这些法令大部分出自张汤。张汤每次朝会，奏报国家财用情况，都到很晚，汉武帝因此忘记了吃饭。丞相李蔡坐在位子上充数，天下大事都由张汤决策。百姓骚动，无法安心生活，都怨恨张汤。

[2]初，河南人卜式，数请输财县官以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 "式曰："臣少田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上由是贤之，欲尊显以风百姓，乃召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几，又擢式为齐太傅。

[2]当初。河南人卜式屡次请求捐赠家产给朝廷，援助边塞，汉武帝派使者问卜式："你想当官吗？"卜式回答说："我从小种田牧羊，不懂作官的规矩，不愿当官。"使臣又问他："难道你家有冤情，想要申诉吗？"卜式说："我平生与人没有纠纷，对同乡中贫穷的人则借给他钱，对为非作歹的人则教导他，所以周围的邻居都跟从我，我怎么会被人冤枉呢！没什么想申诉的。"使者说："若是如此，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卜式说："天子征讨匈奴，我认为有才能的人应战死边塞以

全臣节，有财的人应拿了钱财支援国家。这样才能将匈奴消灭。”汉武帝因此认为卜式贤能，打算尊崇并宣扬他的行动，以劝勉百姓，便将卜式召到京师，任命为中郎，赐左庶长爵位，赏给十顷土地，并宣告天下，使人人知晓。不久，又提升卜式为齐国太傅。

[3]春，有星孛于东北。夏，有长星出于西北。

[3]春季，在东北天空出现异星。夏季，在西北天空出现彗星。

[4]上与诸将议曰：“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乃粟马十万，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各将五万骑，私负从马复四万匹，步兵转者踵军后又数十万人，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票骑。票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票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李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以精兵待幕北。

[4]汉武帝与各位军事将领商议说：“翕侯赵信给匈奴单于出谋划策，常常认为我国军队不能够轻装穿过大沙漠，即使到了那里也不能久留。此次我们发动大军，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于是征选了用粟米饲养的战马十万匹，命大将军卫青、票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跟随官兵私人驮运行装的马匹也有四万匹，步兵和运送辎重的人夫跟在大军之后有数十万人，其中敢于深入 作战的都隶属于票骑将军霍去病，票骑将军霍去病才准备出塞，正面攻击匈奴单于。后从俘虏口中得知单于在东边，于是改命霍去病自代郡出塞，卫青自定襄出塞。郎中令李广屡次主动请求出征，汉武帝认为他年事已高，不准所请，过了很长时间才答应他，任命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被任命为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都隶属于大将军卫青。赵信为单于谋划说：“汉国横穿大沙漠后，人马必然疲惫，我军可以坐等擒获敌军。”于是将己方的辎重运到北方很远的地方，命精锐部队在沙漠以北等候汉军。

大将军既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将军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回远而水草少，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

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孙敖新失侯，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广不谢而起行，意甚愠怒。

卫青出塞后，自俘虏口中得知单于住地，便亲自率精兵挺进， 命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兵一处，由东路进军。李广因东路绕远，水草也少，主动请求说：“我的部队是前将军的部队，而今大将军却改命我部为东路军。我自少年时就开始与匈奴作战，今天才有机会正面对付单于，所以愿意作前锋，先去与单于死战。”卫青曾受汉武帝暗中告诫，认为：“李广年纪已老，运气又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正面作战，恐怕他不能完成擒获单于的任务。”而公孙敖不久前失去侯爵，卫青也想让他与自己一同正面与单于作战立功，所以将前将军李广调到东路。李广知道内情，坚决地向卫青推辞，遭到卫青拒绝。李广未向卫青告辞就动身出发，心中十分恼怒。

大将军出塞千余里，度幕，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砂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拿，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捕斩首虏万九千级，遂至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留一日，悉烧其城余粟而归。

卫青率大军出塞一千余里，横穿大沙漠，见匈奴单于的军队正列阵以待，便下令将兵车环绕一周结成营阵，派出五千骑兵攻击匈奴，匈奴也放出约一万骑兵迎战。恰好太阳将要西沉，狂风忽起，砂砾扑打人脸，两军士卒相互不能分辨。卫青增派左右两翼的军队包抄单于。单于见汉军人多，兵马仍然很强，估计自己打不过汉军，便乘坐六匹健骡，在约数百名精壮骑兵的保护下直冲汉军防线，向西北方向飞奔而去。这时天已黑，汉军与匈奴的将士们仍在激烈搏杀，双方损失大体相当。汉军左翼校尉报告卫青说，他从抓到的俘虏那里得知，单于已于天未黑时离去。于是卫青派出轻骑兵连夜追击，自率大军跟随其后，匈奴兵也四散逃走。将近天明时，汉军已追出二百余里，没有抓

到单于，但擒获和斩杀匈奴一万九千余人。于是到颜山赵信城，夺得匈奴的存粮供应军队。在该地停留一日之后，将该城和所余的粮食全部烧光，然后班师而还。

前将军广与右将军食其军无导，惑失道，后大将军，不及单于战。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遇二将军。大将军使长史责问广、食其失道状，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为人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猿臂，善射，度不中不发。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士以此爱乐为用。及死，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率领的东路军因没有向导， 在沙漠中迷失了道路，所以落到卫青的后面，没能赶上与单于的那一战。直到卫青率部班师，经过沙漠南部时才遇到李、赵二位将军。卫青派长史责问二人迷路的情况，并命李广马上到大将军处听候传讯。李广说道："校尉们没有罪，是我自己迷了路，我现在自己到大将军幕府去受审。"又对他的部下说："我从少年时开始作战，而大将军却将我部调到东路，路途本就绕远，又迷失了道路，难道这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六十多岁了，毕竟不能再去面对那些刀笔小吏！"于是拔刀自刎。李广为人清廉，得到赏赐就分给部下，与士卒一起吃喝，作了四十多年二千石官，家中却没有多余的财产。他的手臂像猿臂又长又灵活，擅长射箭，估计射不中目标，便不发箭。他带领军队，在困境中找到水，士卒没有都喝过，李广不沾水；士卒没有都吃过，李广不进食。士卒因此乐意被他使用。及至李广死去，全军都哭了。百姓听到死讯，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无论年老还是年轻，都为他流泪，右将军赵食其一人被交付审判，其罪当死，赎身后成为平民。

单于之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十余日，真单于复得其众，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单于号。

匈奴单于逃走后，其部下很多人混杂在汉军中追赶单于。单于长时间没有同他的军民大众会合。右谷蠡王认为单于已死，便自立为单于。十几天后，真单于重新与其部众会合，右谷蠡王才去掉单于称号。

票骑将军骑兵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无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绝大幕，直左方兵，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卤获七万四百四十三级。天子以五千八百户益封票骑将军；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为列侯，从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为关内侯，食邑；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而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皆无封侯者。

票骑将军霍去病率领的骑兵军车和辎重都与大将军卫青相同，但没有副将，将李敢等人全都任命为大校，充当副将，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塞二千余里，穿越大沙漠，与匈奴左部的军队遭遇，擒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在狼居胥山祭祀天神，姑衍山祭祀地神，又登上翰海旁边的山峰眺望，共俘获匈奴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汉武帝增加霍去病食邑五千八百户，又封其部将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为列侯，从票侯赵破奴等二人增加食邑，封校尉李敢为关内侯，赐食邑。低级军官和兵卒升官，受赏的人很多。而大将卫青却没有增加食邑，部下军吏士兵全都没有被封侯的。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

卫青与霍去病两支部队出塞时，曾在边塞检阅，官私马匹加起来共十四万匹，至班师重新入塞时，马匹不到三万。

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票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票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票骑日益贵。大将军故人、门下士多去事票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于是，汉武帝增设大司马一职，由卫青、霍去病同时担任，还规定霍去病的官级和俸禄与卫青一样。从此以后，卫青的权势日渐衰落，而霍去病日益尊贵。很多卫青以往的朋友和门客去改投霍去病，马上得到了官职、爵位，只有任安不肯这样做。

票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票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充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票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大将军为人仁，喜士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两人志操如此。

霍去病为人寡言沉稳，有勇气，敢于任事，汉武帝曾想教他学习孙武、吴起兵法，他说："作战只看谋略如何罢了，用不着古代兵法。"汉武帝为霍去病修建府第，让他前往观看，他说："匈奴还没有消灭，要家干什么呢！"因此，汉武帝更加爱重他了。但霍去病少年显贵，对部下不关心。他率军出征时，汉武帝派负责宫廷膳食的太官给他送来的食物装了数十辆车。班师时，车上装满吃剩下的粮食和肉类，而士兵却有饿肚子的。在塞外时，军队有时因缺粮而士气不振，可霍去病却修建蹋鞠的场地游戏。像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卫青为人仁和，尊重士子，谦虚退让，以温顺柔和博取汉武帝的喜爱。二人的志趣节操就是如此。

是时，汉所杀虏匈奴合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马少，不复大出击匈奴矣。

这时，汉朝消灭匈奴共八九万人，汉军也死亡了数万人。此后，匈奴迁往很远的地方，沙漠以南再没有匈奴的王庭了。汉军渡过黄河，从朔方以西到令居县，处处开通河渠，设置田官，派士卒五六万人屯垦，逐渐蚕食到匈奴旧地以北。但也因缺少马匹，不再大举出击匈奴了。

匈奴用赵信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任敞于单于，单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时，博士狄山议以为和亲便，上以问张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于是上遣山乘障；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之后，群臣震慑，无敢忤汤者。

匈奴采纳赵信的建议，派遣使节到汉朝，以友好的言语请求与汉朝和亲。汉武帝命群臣商议对策，有人主张和亲，有人建议利用这一机会使匈奴臣服。丞相长史任敞奏道：“匈奴刚刚被击败，处境困难，应该使它成为我朝属国，到边界请求朝拜。”汉武帝便派任敞出使匈奴，说服匈奴单于臣服汉朝。单于勃然大怒，将任敞扣留，不让他回国。此时，博士官狄山认为答应和亲于国家有利，汉武帝为此向张汤询问，张汤说：“这个愚笨的儒生什么都不懂。”狄山说：“我固然愚笨，但是我是愚忠；像御史大夫张汤，乃是诈忠。”于是汉武帝把脸一沉，说道：“我派你掌管一郡，你能不让匈奴进犯吗？”狄山说：“不能。”汉武帝又说：“管一个县呢？”狄山说：“不能。”汉武帝又说：“管一个要塞呢？”狄山自己忖度，如诘辩下去而无话回答，就将会被交司法官员审判，便答道：“能。”于是汉武帝派狄山去守要塞。过了一个多月，匈奴斩下狄山的人头而去。从此以后，文武百官震恐，没有人敢触犯张汤。

[5]是岁，汲黯坐法免，以定襄太守义纵为右内史，河内太守王温舒为中尉。

[5]该年，汲黯因触犯法律被免职，汉武帝任命定襄太守义纵为右内史，河内太守王温舒为中尉。

先是，宁成为关都尉，吏民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及义纵为南阳太守，至关，宁成侧行送迎；至郡，遂按宁氏，破碎其家；南阳吏民重足一迹。后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视亦二百余人，一捕，鞫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是时，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然其治尚辅法而行；纵专以鹰击为治。

先前，宁成担任函谷关都尉时， 官吏百姓出入此关的都说：“宁愿碰到正在喂奶的母老虎，也别遇上宁成发怒。”及至义纵被任为南阳太守，途经函谷关，宁成在迎、送时都恭敬地走在旁边。义纵到郡接任后，便调查宁氏一家的罪状，将其满门抄斩，南阳郡的官吏百姓震恐异常，重足而立，不敢迈步。后来义纵改任定襄太守，一到任，就突然封闭了定襄监狱，将狱中轻、重人犯二百余人，及私自入狱探视的犯人有二百余人，一起逮捕，宣判他们犯有“为死罪囚犯私自解脱枷镣”的罪名；当天将这四百余人全部判决处死，从此郡中人人不寒而

栗。当时，赵禹、张汤都因严苛而位列九卿，但他们还是以法律为辅治事，而义纵则专门用老鹰捕兽的手段治事。

王温舒始为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往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迁河内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马五十匹为驿，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国，追求。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王温舒开始作广平都尉时， 在郡中挑选了十几名豪勇敢闯的官吏充当爪牙，办好他想办的事的人，尽管此人犯过许多罪，也不处罚；如不能尽心尽力地为他办事，王温舒就根据此人的旧事杀他，甚至灭族。因此，齐国、赵国野外的盗贼都不敢靠近广平，使广平郡的治安良好，有"道不拾遗"的美誉。后调任河内太守，九月到任，命郡中为他准备五十匹传送信件的驿马，然后搜捕郡中豪勇奸猾之徒，相互牵连的有一千余家。王温舒奏请朝廷：罪大的诛杀全族，罪小的本人处死，其家产全部没收以抵往日的赃物。奏章送走不过两三天，就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对案件进行判决，致使血流十余里，河内郡的人们对他传送奏章的神速惊骇不已。到十二月底，郡中无人敢出声，无人敢夜间出门，乡村中也听不到因有人偷盗而引起的狗叫声。凡有逃亡的罪犯，王温舒都要派人到邻近的郡县或封国去追缉。恰好春天到了，照例停止行刑，王温舒跺着脚叹道："唉！如果冬季延长一个月，就够办我的事了。"

天子闻之，皆以为能，故擢为中二千石。

汉武帝听说义纵和王温舒的所作所为，认为二人都很有才干， 所以将他们提升为中二千石官。

[6]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 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又劝上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

乃为帛书以饭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

[6]齐国人少翁，因有召唤鬼神的方术而进见汉武帝，汉武帝宠爱的王夫人死了，少翁施展法术，在夜里召来了鬼魂与王夫人的容貌相同。汉武帝从帷帐遥见到鬼魂，于是汉武帝封少翁为文成将军，给了他很多赏赐，并对他待以客人之礼，以示尊敬。少翁又劝汉武帝兴建甘泉宫，在宫中修高台一座，台上筑屋，屋中画天、地、太一等各种鬼神，设置祭祀用的器具，用以招请天神。一年多以后，少翁的法术越来越不灵，神仙没有降临。于是少翁将写着字的绸缎让牛吞下，然后假装不知，对汉武帝说道：“这只牛肚子里有奇怪的东西。”将牛杀死后查看，取出写字的绸缎，见上面写了些非常古怪的话。然而汉武帝却认出是少翁的笔迹，逼问少翁，果然是伪造的。于是汉武帝将少翁杀死并把此事隐瞒起来。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十卷

汉纪十二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元狩五年（癸亥、前118）

汉纪十二 汉武帝元狩五年（癸亥，公元前118年）B>

[1]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盗孝景园地，葬其中，当下吏，自杀。

[1]春季，三月甲午（十一日），丞相李蔡被指控盗用汉景帝陵园外空地埋葬家人，其罪该当交付司法官吏审判，李蔡自杀。

[2]罢三铢钱，更铸五铢钱。于是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

[2]废止三铢钱，改铸五铢钱。因此很多百姓私自铸钱，以楚地最为严重。

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诏数强予，然后奉诏。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

汉武帝因为淮阳郡地处楚地交通要冲，所以召来汲黯，任命为淮阳太守。汲黯伏地辞谢，不肯接受印信，经汉武帝数次下诏强行授予，才接受这一职务。汲黯流着眼泪对汉武帝说："我自以为老死无用，将填沟渠，再也见不到陛下了，想不到陛下还会收用我。我时常患病，不能胜任一郡的繁重事务，愿意充当中郎之职，出入宫廷，为陛下弥补过失和提醒遗漏之事，这是我的心愿。"汉武帝说道："你看不起淮阳吗？我很快就会召你回来的。顾念到淮阳的官吏与老百姓不和，我只想借重你的威望，你能够躺在床上处理郡事就行。"

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曰："黯弃逐居郡，不得与朝廷议矣。御史大夫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汤，终不敢言；及汤败，上抵息罪。

汲黯辞行以后，拜访大行李息，说道：“我被弃置到地方郡县，不能再参预朝廷议事了。御史大夫张汤，其智谋足以拒绝规劝，狡诈足以掩饰错误，专门说乖巧、奸佞的话，用辞诡辩，不肯为天下正事发言，一心迎合主上的意思。凡是主上所不喜欢的，他就乘机诋毁；凡是主上所喜欢的，他就乘机称赞。他还爱制造事端，玩弄法律条文，心怀奸诈以左右主上的心意，依靠不法官吏来建立自己的威望。你身居九卿高位，如不早加揭露，您恐怕会与张汤一同受到惩处。”李息因惧怕张汤权势，始终未敢开口。及至张汤倒台时，汉武帝将李息一同治罪。

使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十岁而卒。

汉武帝给予汲黯诸侯国相的待遇，命其居守淮阳，十年后去世。

[3]诏徙奸猾吏民于边。

[3]汉武帝颁布诏书，命将奸猾不法的官吏和百姓放逐到边疆地区。

[4]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强侯庄青翟为丞相。

[4]夏季，四月乙卯（初二），汉武帝任命太子少傅武强侯庄青翟为丞相。

[5]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寿宫。神君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5]汉武帝在鼎湖宫得了重病，巫师、医生等想尽办法，仍然不愈。游水发根说，上郡有一巫师，生病时有鬼神附体。汉武帝将他召来安置在甘泉宫祭祀，及至发病时，派人问于神灵，神灵言道：“天子不必担心病，待稍有好转后，坚持来甘泉宫与我相会。”于是汉武帝病体稍愈，立即前往甘泉宫。彻底痊愈后，又在专门奉祀神灵的寿宫中摆设酒宴。人们并不能见到神灵，只能听到神灵的声音，与人声一样。神灵忽来忽去，来时肃然有风，居于帷帐之中。汉武帝命人将神灵说的话记录下来，命名为“画法”。神灵所说的话，是世俗之人所能

知晓的，毫无特殊之处，只有汉武帝一个人听了心中高兴。此事非常崐机密，外人并不知晓。

时上卒起，幸甘泉，过右内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义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衔之。

当时汉武帝突然起身前往甘泉宫，经过右内史管界，见道路大多毁坏失修，生气地说：“义纵难道认为我再也不能走这条道路了吗！”因而怀恨在心。

六年（甲子、前117）>/B

六年（甲子，公元前117年）

[1]冬，十月，雨水，无冰。

[1]冬季，十月，降雨，水未结冰。

[2]上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杨可告缗钱纵矣。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天子以纵为废格沮事，弃纵市。

[2]汉武帝颁布了“缗钱令”后，又尊崇卜式，但老百姓却始终不肯拿出自己的财产帮助国家，于是由杨可主持，对隐瞒财产者进行的告发和惩处大规模地进行。义纵认为此举骚扰了百姓，命官吏逮捕杨可派出的人员。汉武帝以义纵抗拒圣旨、阻挠告密之事，将其处死。

[3]郎中令李敢，怨大将军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票骑将军去病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为讳，云鹿触杀之。

[3]郎中令李敢怨恨大将军卫青使其父李广抱恨而死，将卫青打伤，但卫青却将此事隐瞒起来。不久，李敢随汉武帝到雍地甘泉宫狩猎，被票骑将军霍去病用箭射死。霍去病当时正受宠信，声势显赫，汉武帝为其隐瞒真相，宣称李敢是被鹿撞死的。

[4]夏，四月，乙巳，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初作诰策。

[4]夏季，四月乙巳（二十八日），汉武帝在太庙册封皇子刘闳为齐王，刘旦为燕王，刘胥为广陵王，从此开始用颁布“诰策”的形式册封诸王。

[5]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者不可胜计，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

[5]自从铸造白金币、五铢钱之后，官吏和百姓因私铸钱币而被处死的有数十万人，至于那些尚未发觉的更是多得无法计算，天下人几乎都在私铸钱币。由于犯此法的人太多了，官府不可能将他们全部诛杀。

[6]六月，诏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循郡国，举兼并之徒及守、相、为吏有罪者。

[6]六月，汉武帝下诏书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别到全国各郡和诸侯国视察，举劾各地并吞贫民耕地之人和违法犯罪的郡守、诸侯国丞相及其他地方官吏。

[7]秋，九月，冠军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为冢，像祁连山。

[7]秋季，九月，冠军景桓侯霍去病去世。汉武帝非常悲痛，为他仿照祁连山形状修了一座坟墓。

初，霍仲孺吏毕归家，娶妇，生子光。去病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仲孺。会为票骑将军，击匈奴，道出河东，遣吏迎仲孺而见之，大为买田宅奴婢而去；及还，因将光西至长安，任以为郎，稍迁至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当初，霍仲孺谢职返回家乡，娶了妻子，生下儿子霍光。霍去病长大后，才得知霍仲孺是自己的父亲，当他作为票骑将军北击匈奴，经过河东时，特派官吏将霍仲孺接来相见，为他购买了大量田宅奴婢而后离去。及至班师回朝时，又顺便将霍光西行带到长安，保荐为郎官，后逐渐升至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8]是岁，大农令颜异诛。

[8]这一年，大农令颜异被处死。

初，异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以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及人有告异以他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

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当初，颜异因廉洁正直逐步升到九卿高位。汉武帝和张汤商议要制造“白鹿皮币”时，曾询问颜导的意见，颜异说：“现在藩王和列侯朝贺时的礼物，岷都是黑色璧玉，价值才数千钱，而用作衬垫的皮币反而价值四十万，本末不相称。”汉武帝听了很不高兴。张汤又与颜异不和，这时有人告发颜异在一件别的事上触犯法令，汉武帝命张汤给颜异定罪。颜异的一位客人议论诏令初下时有不恰当的地方，颜异听到后没有应声，微微撇了一下嘴唇。张汤奏称：“颜异身为九卿，见到诏令有不当之处，不提醒皇上，却在心里加以诽谤，应处死刑。”从此以后，有了“腹诽”的案例，而公卿大臣们大多以阿谀谄媚的办法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元鼎元年（乙丑、前116）

元鼎元年（乙丑，公元前116年）

[1]夏，五月，赦天下。

[1]夏季，五月，大赦天下。

[2]济东王彭离骄悍，昏暮，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坐废，徙上庸。

[2]济东王刘彭离骄横凶悍，常在黄昏时率领家奴和亡命少年数十人抢劫杀人，夺取财物，并以此为嗜好，被他杀害的人，已发现的就有一百多个，因此他被废除王爵、封国，贬逐到上庸。

二年（丙寅、前115）

二年（丙寅，公元前115年）

[1]冬，十一月，张汤有罪自杀。

[1]冬季，十一月，张汤因有罪而自杀。

初，御史中丞李文，与汤有，汤所厚吏鲁谒居阴使人上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治，论杀之。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变事踪迹安起？”汤佯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汤亲为之摩足。赵王素怨汤，上书告：“汤大臣，乃与吏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汤亦治他囚导官，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佯不省。谒居弟弗知，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告

李文。事下减宣，宣尝与汤有，及得此事，穷竟其事，未奏也。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瘗钱，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至前，汤独不谢。上使御史按丞相，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丞相患之。丞相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皆故九卿、二千石，仕宦绝在汤前。汤数行丞相事，知三长史素贵，故陵折，丞史遇之，三长史皆怨恨，欲死之。乃与丞相谋，使吏捕案贾人田信等，曰：“汤且欲奏请，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不谢，又佯惊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等事。天子以汤怀诈面欺，使赵禹切责汤，汤乃为书谢，因曰：“陷臣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既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乃尽按诛三长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狱，自杀。

当初，御史中丞李文与张汤不和。张汤所赏识的官吏鲁谒居暗中唆使人上书汉武帝，告发李文有奸恶之事。汉武帝交张汤处理，张汤将李文判罪处死。张汤明知是鲁谒居所为，但当汉武帝问到：“告发的事是从哪里引起的呢？”张汤假装吃惊道：“这大概是李文的故人对他不满而引起的。”后来鲁谒居生病，张汤亲自给他按摩脚。赵王刘彭祖一向怨恨张汤，听说此事后，上书汉武帝告发说：“张汤身为大臣，竟给一个小吏按摩脚，我怀疑他们有大阴谋。”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鲁谒居病死了，此事又牵连到鲁谒居的弟弟，被囚禁在导官看守所。张汤也因审问别的囚犯到了导官，见到鲁谒居的弟弟，打算暗中救助，表面上却装作不理会。鲁谒居的弟弟不知张汤心意，怨恨张汤，便让人上书朝廷，揭发张汤与鲁谒居同谋告发李文。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减宣处理，减宣与张汤结怨，及至抓住此事，便穷追到底，但一时还没有结案奏报。就在此时，汉文帝陵园中所埋钱币被人盗挖，丞相庄青翟上朝，与张汤约定一同向汉武帝请罪，可到了汉武帝面前，张汤却独自不谢罪。汉武帝命张汤负责审理庄青翟在此事中的责任，张汤企图给庄青翟加上“丞相已知故纵”的罪名，庄青翟非常害怕。丞相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以前都曾作过九卿或二千石官，做官都比张汤早。张汤曾几次代行丞相职权，知道这三位长史一向尊贵，就故意欺凌折辱他们，将他们看作低级小吏一般，所以三位长史都对张汤心怀怨恨，想置张汤于死地。于是，他们与庄青翟商议，派

官吏逮捕审讯商人田岷信等，然后散布说：“张汤向皇上奏请政事，田信每每事先知道，囤积居奇赚了大钱，再分给张汤。”消息传到汉武帝耳中，便问张汤：“我做的事，商人每每事先知道，多屯积货物，好像有人将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张汤不谢罪，又作吃惊的样子说：“很可能有这回事。”减宣也将调查鲁谒居一事的结果奏闻。因此，汉武帝认为张汤心怀奸诈且当面欺瞒，派赵禹严厉谴责张汤，张汤只得上书向汉武帝谢罪，并指控：“陷害我的，是三名丞相长史。”然后自杀而死。张汤死后，所留家产价值不过五百金。张汤的兄弟子侄想要厚葬他，其母说：“张汤身为天子重臣，竟被污言秽语中伤而死，何必要厚葬呢！”便将张汤放在牛车上运到墓地，只有一口棺材，并无外椁。汉武帝听说后，就将三名丞相长史全部处死。十二月壬辰（二十五日），丞相庄青翟被逮捕下狱，自杀。

[2]春，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

[2]春季，汉武帝修筑柏梁台，在台上造了一个承露盘，高二十丈，大小要七人合抱，用铜制成。上面装有神仙手掌，用来承接露水，再拌上玉的粉末喝下去，据说可以长生不老。从此，宫室的修建，一天比一天兴盛。

[3]二月，以太子太傅赵周为丞相。

[3]二月，汉武帝任命太子太傅赵周为丞相。

[4]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庆为御史大夫。

[4]三月辛亥（十五日），汉武帝任命太子太傅石庆为御史大夫。

[5]大雨雪。

[5]天降大雪。

[6]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

[6]夏季，大水成灾，关东地区饿死的人数以千计。

[7]是岁，孔仅为大农令，而桑弘羊为大农中丞，稍置均输，以通货物。

[7]这一年，孔仅作了大农令，桑弘羊作了大农中丞，逐渐在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调节各地物资，互通有无。

[8]白金稍贱，民不宝用，竟废之。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惟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8]白金币价值逐渐下降，民间不愿使用，终于废弃。于是，汉武帝下令，各郡、国一律不许铸钱，专由朝廷上林三官负责铸钱，全国各地不是三官钱不得使用。民间私铸钱币的，因为成本太高，无利可图，所以日益减少。计算费用，收支不能相当，只有手艺高强的人或大奸之徒才私自铸钱。

[9]浑邪王既降汉，汉兵击逐匈奴于幕北，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于是张骞建言："乌孙王昆莫本为匈奴臣，后兵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攻不胜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恋故地，又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国。

[9]浑邪五归降汉朝以后，汉军将匈奴势力驱逐到大沙漠以北，自盐泽以东，不见匈奴踪迹，前往西域的道路可以通行。于是张骞建议说："乌孙王昆莫本来是匈奴的藩属，后来兵力渐强，不肯再事奉匈奴，匈奴派兵征服，未能取胜，于是远去。如今匈奴单于刚刚受到我朝的沉重打击，而过去的浑邪王辖地又空旷无人，蛮夷之族的习俗依恋故地，又贪图我朝的财物，如果现在我们用丰厚的礼物拉拢乌孙，招他们东迁，到过去的浑邪王辖地居住，与我朝结为兄弟之国，他们势将听从我朝的调遣，听从了就等于断了匈奴的右臂一般。与乌孙结盟之后，其西面的大夏等国也都能招来成为我朝的藩属。"汉武帝认为有理，便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人，每人马二匹，以及数以万计的牛羊和价值数千万钱的黄金缯帛，又任命多人为手持天子符节的副使，沿途如有通往别国的道路，既派一副使前往。

骞既至乌孙，昆莫见骞，礼节甚倨。骞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自以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骞留久之崐，不能得其要领，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

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乌孙发译道送骞还，使数十人，马数十匹，随骞报谢，因令窥汉大小。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域始通于汉矣。

张骞到达乌孙之后，乌孙王昆莫接见了他，但态度十分傲慢，礼数不周。张骞转达汉武帝的谕旨说："如果乌孙能够向东返回故土居住，那么我大汉将把公主许配给国王为夫人，两国结为兄弟之邦，共同抗拒匈奴，则匈奴不能不破败。"然而，乌孙自己因距汉朝太远，不知汉朝是大是小，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匈奴的藩属，与匈奴相距又近，朝中大臣全都畏惧匈奴，不愿东迁。张骞在乌孙呆了很久，一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便向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附近各国分别派出副使进行联络。乌孙派翻译、向导送张骞回国，又派数十人、马数十匹随张骞到汉朝报聘答谢，乘机让他们了解汉朝的大小强弱。本年，张骞回到长安，汉武帝任命他为大行。一年多以后，张骞所派出使大夏等国的副使大部分都与该国使臣一同回来，这样，西域各国就开始与汉朝联系往来了。

西域凡三十六国，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合流东注盐泽。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西域地区共有三十六个国家，南北为大山，中部有河流，东西长六千余里，南北宽千余里，东部与汉朝的玉门、阳关相连接，西部直到葱岭。中部河流有两个源头，一出于葱岭，一出于于阗，合流后注入盐泽。盐泽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从玉门、阳关前往西域有两条道路：从鄯善沿南山北麓前行，顺着河流向西到莎车，是南道；从南道向西越过葱岭，就到了大月氏、安息。从车师前王廷顺着北山沿河流西行到疏勒，是北道；从北道向西越过葱岭，就到了大宛、康居、奄蔡。以前，西域各国都受匈奴统治。匈奴西部的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

统辖西域各国，常驻于焉耆、危须、尉黎一带，向西域各国征收赋税，掠取各国的财富。

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

既然乌孙王不肯东还，汉朝便在浑邪王旧辖地区设置酒泉郡，逐渐从内地迁徙百姓来充实这一地区。以后，又从酒泉分出部分地区设置武威郡，用以隔绝匈奴与羌人部落的联络通道。

天子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从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汉武帝得到大宛出的汗血马，非常喜爱，命名为“天马”，去大宛搜求的使者在路上接连不断。汉朝出使外国的各个使团，大的一行数百人，小的一百多人，所带礼品等物与张骞出使时大致相当，以后随着对西域情况的日益熟悉，使团人员及携带之物也逐渐减少。大约在一年之中，汉朝派往西域各国的使者，多时十余批，少时五六批；其中路远的要八九年，较近的也要数年才能回来。

三年（丁卯、前114）

三年（丁卯，公元前114年）

[1]冬，徙函谷关于新安。

[1]冬季，把函谷关迁到新安。

[2]春，正月，戊子，阳陵园火。

[2]春季，正月戊子（二十七日），汉景帝陵园失火。

[3]夏，四月，雨雹。

[3]夏季，四月，天降冰雹。

[4]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

[4]关东地区十几个郡和封国严重饥馑，出现人吃人的惨景。

[5]常山宪王舜薨，子勃嗣，坐宪王病不侍疾及居丧无礼废，徙房陵。后月余，天子更封宪王子平为真定王，以常山为郡，于是五岳皆在天子之邦矣。

[5]常山宪王刘舜去世，其子刘勃承嗣王位。刘勃后被指控在刘舜病重时不侍奉父王，守孝时又违反礼仪规定，被废除王爵，放逐到房陵。一个多月以后，汉武帝改封刘舜的另一个儿子刘平为真定王，将常山改为郡，于是五岳全都归入朝廷直接管辖之内。

[6]徙代王义为清河王。.

[6]汉武帝将代王刘义改封为清河王

[7]是岁，匈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单于立。

[7]该年，匈奴单于伊稚斜去世，其子乌维即单于位。

四年（戊辰、前113）

四年（戊辰，公元前113年）

[1]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诏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其令有司议！"立后土祠于泽中圜丘。上遂自夏阳东幸汾阴。是时，天子始巡郡、国；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自杀。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上，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行幸荥阳，还，至洛阳，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

[1]冬季，十月，汉武帝巡幸至雍，在五举行祭祀典礼。汉武帝颁布诏书说："如今敬奉天帝，朕亲自祭祀，却未祭祀地神，于礼不合，着令主管官员研究办理！"主管官员建议，在水泽中圆形丘台上建立后土祠，以祭祀土地神。汉武帝于是自夏阳向东巡幸至汾阴。这是汉武帝第一次出巡各郡、国。河东郡守没想到皇上会突然驾到，一切供应都准备不及，惶恐自杀。十一月甲子（初八），在汾阴丘陵上建立后土祠，汉武帝亲自祭拜，与祭祀天帝之礼相同。祭拜结束后，汉武帝巡幸至荥阳，启程还京，到了洛阳，封周朝王室后裔姬嘉为周子南君。

[2]春，二月，中山靖王胜薨。

[2]春季，二月，中山王刘胜去世。

[3]乐成侯丁义荐方士栾大，云与文成将军同师。上方悔诛文成，得栾大，大说。大先事胶东康王，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

掩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为亲属，以客礼待之，乃可使通言于神人。”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旗，旗自相触击。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又拜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夏，四月，乙巳，封大为乐通侯，食邑二千户，赐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十万斤，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共给，相属于道。自太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于是海上燕、齐之间，莫不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3]乐成侯丁义向汉武帝推荐方士栾大，说栾大与文成将军少翁同出一个师门。汉武帝正后悔不该杀死少翁，所以见到栾大后非常高兴。栾大原来侍奉胶东康王刘寄，善于说好听的话，富于智谋，敢说大话，从不犹疑。栾大对汉武帝说：“我常常往来于大海之中，见过安期生、羡门等神仙，只因认为我地位微贱，所以他们不信任我；又认为康王不过是一位诸侯，没有资格得到长生不老的秘方。我师父说：‘黄金可以炼成，黄河决口可以堵塞，长生不老之药可以得到，神仙可以招致。’但我怕步少翁的后尘，如果那样，则所有的方士都将捂着嘴不敢说话，谁还敢谈长生不老之方呢！”汉武帝说道：“少翁不过吃 了马肝而死的。你要真能得到长生不老之方，我会吝惜什么呢！”栾大说：“我老师对别人无所求，都是别人求他。陛下如一定要将他请来，就应尊崇他的使者，让他的使者成为陛下的亲近的下属，以待客的礼节对待，这样才能让他将陛下的请求转达给神仙。”于是汉武帝让栾大试验小法术。栾大让旗帜相斗，旗帜果然相互撞击。此时，汉武帝正在忧虑黄河决口和黄金无法炼成，便封栾岠大为五利将军，后又封其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夏季，四月，乙巳（二十一日），汉武帝封栾大为乐通侯，食邑二千户，赐给上等府第以及僮仆一千人，并把自己用不着的车马、帷帐、器物等赏给栾大以充家用，又将亲生女儿卫长公主嫁给栾大为妻，送黄金十万斤。汉武帝还亲自到栾大家中看望，派去询问栾大家中供应情况的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汉武帝姑妈窦太主、丞相、将军及以下的人，都到栾大家中设摆酒宴，赠送礼品。汉武帝又刻了一枚“天道将军”的玉印，命使者身穿

用羽毛织成的衣服，于夜晚站在白茅上面；栾大也身穿羽衣，站在白茅上面接受玉印，表示他不是汉武帝的臣属。栾大自见到汉武帝后，数月之中，佩带六枚印信，其显贵使天下为之震动。于是，沿海一带燕、齐等地的人们无不振奋地握住手腕，自称有长生不老的秘方、能通神仙。

[4]六月，汾阴巫锦得大鼎于魏后土营旁，河东太守以闻。天子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上行，荐之宗庙及上帝，藏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

[4]六月，汾阴一位名叫锦的巫师，在魏后土祠旁边得到一个大鼎，河东太守将此事奏报朝廷。汉武帝派人核查，证实巫师得鼎并无欺诈，便以礼祭祀，将此鼎迎接到甘泉宫。皇上带着鼎同行，呈献给宗庙和皇天上帝，保存在甘泉宫中。文武百官都向汉武帝祝贺。

[5]秋，立常山宪王子商为泗水王。

[5]秋季，汉武帝封常山宪王的儿子刘商为泗水王。

[6]初，条侯周亚夫为丞相，赵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为少府，比九卿为酷急；至晚节，吏务为严峻，而禹更名宽平。

[6]当初，条侯周亚夫作丞相时，赵禹为丞相史，相府中人都称道赵禹的廉洁公平，可是周亚夫不重用他，周亚夫说：“我非常了解赵禹的公平，但他执法严苛，不可以在丞相府掌权。”及至赵禹作了少府，执法比其他九卿都严苛峻急。到赵禹晚年，其他官员都以严刑峻法为务，赵禹却一改名声，号称宽厚平和。

中尉尹齐素以敢斩伐著名，及为中尉，吏民益凋敝。是岁，齐坐不胜任抵罪。上乃复以王温舒为中尉，赵禹为廷尉。后四年，禹以老，贬为燕相。

中尉尹齐平素以敢于杀人闻名于世，及至他作了中尉，官吏和百姓越发凋敝。这一年，尹齐因被指控不能胜任其职而获罪。汉武帝又任命王温舒为中尉，越禹为廷尉。四年后，赵禹因年纪太老，被贬为燕国丞相。

是时吏治皆以惨刻相尚，独左内史宽，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务在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收

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

这一时期，用法严酷成为整个官场的风尚，只有左内史宽，鼓励农业生产，放宽刑罚，处理诉讼纠纷，争取人心。他选择心地忠厚的人加以任用，与下级推心置腹，不求名声，受到官吏和百姓的衷心爱戴。征收赋税时，调节缓急，借给百姓钱物，因此租税常常收不上来。后来国家有重大军事行动，宽因税收不足，政绩最差，应该免职。当地老百姓听说宽会被罢免，都唯恐失去这样一位好官，于是富室大家用牛车，究家小户用担挑，络绎不绝地将租税送到官府，宽征税的成绩一跃成为最好，汉武帝也因此对宽越发另眼相看。

[7]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婴齐入宿卫，在长安取邯郸氏女，生子兴。文王薨，婴齐立，乃藏其先武帝玺，上书请立氏女为后，兴为嗣。汉数使使者风谕婴齐入朝。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婴齐薨，谥曰明王。太子兴代立，其母为太后。

[7]当初，南越王赵胡派其子赵婴齐入宫为汉武帝充当侍卫，婴齐在长安娶邯郸女子氏为妻，生一子，取名赵兴。赵胡死后，赵婴齐断承王位，隐藏其先祖南越武帝赵佗的印玺，上书朝廷，请求立氏女为王后，赵兴为世子。朝廷多次派遣使臣，提醒赵婴齐入京朝觐。赵婴齐愿自操生杀予夺大权，随心所欲，害怕一旦入朝，朝廷会用法令像约束内地诸侯一样约束他，所以坚决岷称病，没有到长安朝见。赵婴齐死后，谥号称明王。太子赵兴即王位，其母氏为王太后。

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是岁，上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决，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国人；安国少季往，复与私通。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乱起，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

氏在没有成为赵婴齐的姬妾之前，曾与霸陵人安国少季有私情。这年，汉武帝派安国少季至南越国，告谕赵兴和他的母亲入京朝觐，同于内地诸侯；又派能言善辩的谏大夫终军等宣告朝廷的谕旨，勇士魏臣等帮助他们做决定；并命卫尉路博德率兵屯驻桂阳等待使臣。由于南越王年纪还小，王太后氏又是汉朝人，安国少季到南越国后，又与氏私通，国中之人颇有耳闻，所以多数人都不拥护氏。氏害怕发生变乱，也想倚靠朝廷的威势，多次劝赵兴和南越国群臣请求归属朝廷，于是便借这次朝廷使臣前来的机会，上书请求比照内地诸侯，每三年朝觐一次，解除边界关卡。于是汉武帝批准所请，赐南越国丞相吕嘉银质印信，内史、中尉、太傅等也都由朝廷赐给印信，其他官职允许南越王自行安排。废除南越国原有的脸上刺字和割鼻子的刑罚，使用汉朝法律，比照内地诸侯。所派使臣全部留在南越国，对该地区进行镇压和安抚。

[8]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悦，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黄帝接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与群臣后宫七十余人俱登天。'"于是天子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

[8]汉武帝巡幸至雍，将要举行祭天仪式，有人建议说："五帝为泰一神的助手，应建泰一庙，由皇上亲自祭祀。"汉武帝迟疑未决。齐国人公孙卿说道："今年得到宝鼎，冬季十一月初一清晨为冬至，与黄帝时一样。"公孙卿有简牍，上面说："黄帝得到宝鼎，该年十一月初一清晨为冬至，总共过了三百八十年，黄帝成仙升天。"公孙卿将简牍上的话通过汉武帝宠幸的人奏上，汉武帝非常高兴，召公孙卿前来询问，公孙卿回答说："此书是申公给我的，申公说：'汉朝兴盛还会与黄帝时一样，汉朝的圣人，是高祖皇帝的孙子至曾孙。宝鼎的出现，正好与神意相通，黄帝在祭祀神灵的"明庭"迎接万种神灵，"明庭"就是甘泉宫。黄帝在首山开采铜矿，在荆山下铸造宝鼎。宝鼎铸成之

后，天上有一条龙将龙须垂下来接引黄帝，于是，黄帝骑上龙背，和群臣及后宫妃嫔七十余人一起登天成了神仙。'"于是汉武帝说："唉！要真的能跟黄帝一样，我看待离开妻子儿女，就象抛弃拖鞋罢了！"于是任命公孙卿为郎官，派他到东方，在太室山等候天神降临。

五年（己巳、前112）

五年（己巳，公元前112年）

[1]冬，十月，上祠五于雍，遂逾陇，西登崆峒。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令，惶恐，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上又幸甘泉，立泰一祠坛，所用祠具如雍一而有加焉。五帝坛环居其下四方地，为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昼有黄气上属天。"太史令谈、祠官宽舒等请三岁天子一郊见，诏从之。

[1]冬季，十月，汉武帝在雍祭祀五，然后越过陇坻，西行登上崆峒山。陇西郡守因汉武帝来得突然，无法供应皇上随从官员的饭食，感到惶恐，自杀而死。于是汉武帝北出萧关，率数万骑兵至新秦中行猎，以整饬边疆军队，然后回京。汉武帝见新秦中一带有的地区千里之中竟没有设置亭障，便将北地崐太守及以下有关官员处死。汉武帝再次驾临甘泉，并在此修建泰一祭坛，所用祭祀器具仿照雍地五中一所用而有所增添。又建五帝祭坛环绕于泰一祭坛下方四周，祭祀群神的随从和北斗星。十一月辛巳朔（初一），冬至，黎明，汉武帝就开始祭拜泰一天神。早晨面对东方，向太阳作揖致敬；晚上面对西南，向月亮作揖致敬。祭祀时，烈火满坛，坛旁放置烹制祭品的饮具。主管官员宣称："祭坛上空有光。"又宣称："白天有一股黄气升到空中。"太史令司马谈、祭祀官宽舒等建议，天子每三年祭天一次，汉武帝下诏表示同意。

[2]南越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赍为入朝具。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势未能诛。王、王太后亦恐喜等先事发，欲介汉使者权，谋诛嘉

等，乃置酒请使者，大臣皆侍坐饮。嘉弟为将，将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仗，遂莫敢发。嘉见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称病，不肯见王及使者，阴与大臣谋作乱。王素无意诛嘉，嘉知之，以故数月不发。

[2]南越王赵兴、王太后氏置办行装和重礼，准备入京朝觐。南越国丞相吕嘉年事已高，历任三代国王的丞相，其家族成员在南越国担任重要官职的有七十余人，男子都娶了国王的女儿，女子都嫁给国王的子弟或王族成员，与苍梧秦王也有姻亲关系。吕嘉在南越国的地位十分重要，比南越王更得人心。南越王上书汉朝请求归附，吕嘉曾多次谏阴，但南越王不听，吕嘉便生出离叛之心，几次推说有病，不肯与汉使相见。汉使对吕嘉都很注意，但因其势力强大，未能铲除。南越王和王太后也害怕吕嘉先行发难，想利用汉使的权力杀死吕嘉等人，于是设摆酒宴，款待汉使，大臣都来陪坐饮酒。吕嘉的弟弟为南越国大将，率兵在宫外警戒。敬酒时，王太后对吕嘉说："南越国内附汉朝，于国家有利，而丞相你嫌这样做不便，为什么呢？"想以此来激怒汉使。汉使犹豫不决，相互观望，于是谁也没敢发动。吕嘉见气氛不对，马上起身退席。王太后大怒，想用矛刺死吕嘉，被南越王阻止。吕嘉便离开王宫，在其弟士兵簇拥下回到相府。他从此推说有病，不肯见南越王和汉使。暗中与大臣密谋造反。南越王一向无意杀吕嘉，吕嘉知道这一点，所以拖延数月，未曾发动。

天子闻嘉不听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无决；又以为王、王太后已附汉，独吕嘉为乱，不足以兴兵，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使。参曰："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辞不可，天子罢参。郏壮士故济北相韩千秋奋曰："以区区之越，又有王、王太后应，独相吕嘉为害，愿得勇士三百人，必斩嘉以报。"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吕嘉等乃遂反，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脱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王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而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其后越开直道给食，未至番禺

四十里，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处。

汉武帝听说吕嘉不肯听命，而南越王、王太后又势孤力弱，不能控制，所派使臣怯懦无决断；又认为既然南越王、王太后已肯于归附，只有吕嘉从中捣乱，用不着举兵，想派庄参率兵二千前往南越国。庄参奏道："要是以友好的目的前往，几个人就够了；如果是以武力去胁迫，二千人是不够用的。"推辞说不能去，汉武帝将庄参免职。郏县壮士、曾任济北国承相的韩千秋自告奋勇说："一个小小的南越国，又有其国王和王太后的响应，只丞相吕嘉一人捣乱，给我三百勇士，必能斩杀吕嘉回报。"于是汉武帝派韩千秋和南越王太后的弟弟乐率兵二千前往。汉军进入南越国境，吕嘉等便反叛，号令全国说："国王年轻；王太后本是汉朝人，又与汉使淫乱，一心想归附汉朝，将先王的宝器全都献给汉天子来讨好；还想带去大批随从之人，到达长安后卖为奴隶，只顾自己眼前利益，却不顾赵氏的江山社稷，没有为子孙万代着想的意思。"吕嘉与其弟率兵攻杀了南越王赵兴、王太后氏及汉朝使臣，派人告知苍梧秦王及各郡县，立南越明王赵婴齐大儿子赵越的南越妻子所生的儿子术阳侯赵建德为王。韩千秋率兵进入南越国后，攻破了几座小城。后南越人开辟直道，提供饭食，在距其都城番禺约四十里的地方将韩千秋所部汉军歼灭，然后派人把汉使的符节用函封好，放到边塞上，以动听的诳骗言辞谢罪，同时派兵加强边界要隘的镇守。

春，三月，壬午，天子闻南越反，曰："韩千秋虽无功，亦军锋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乐姊为王太后，首愿属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

春季，三月，壬午（初四），汉武帝听说南越国造反，说道："韩千秋虽然没能建功，但也是军队里最勇敢的先锋。"封其子韩延年为成安侯；乐的姐姐是南越王太后，首先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封乐的儿子广德为龙亢侯。

[3]夏，四月，赦天子。

[3]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4]丁丑晦，日有食之。

[4]丁丑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5]秋，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柯江，咸会番禺。

[5]秋季，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从桂阳沿湟水进发；楼船将军杨仆自豫章沿浈水进发；南越降将名叫严的归义侯被任命为戈船将军，率兵从零陵沿离水进发；名为甲的南越降将被任命为下濑将军，率兵进攻苍梧。各路军卒都由囚犯组成，并调集江、淮以南地区水军十万人。南越降将名叫遗的驰义侯也率领巴、蜀地区的囚犯，又征调夜郎国军队，沿柯江南下，与各路部队在番禺会师。

齐相卜式上书，请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诏褒美式，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是时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越。会九月尝酎，祭宗庙，列侯以令献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轻及色恶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夺爵者百六人。辛巳，丞相赵周坐知列侯酎金轻，下狱，自杀。

齐国丞相卜式上书朝廷，请求汉武帝批准他父子和齐国熟习舰船的人前往南越效死。为此，汉武帝颁布诏书，表扬卜式，封卜式为关内侯，赏金六十斤、土地十顷，并宣告全国，然而全国却无人响应。当时列侯数以百计，没有一个人要求从军打南越。正好举行酎祭活动，天下列侯奉命进献黄金助祭。少府检查所献黄金，凡重量不足或成色不好的，皇上命令一律以“不敬”罪加以参劾。结果，因此而被革去爵位的，有一百零六人。辛巳（初六），丞相赵周也被指控“明知列侯所献黄金重量不足，却纵容包庇”，被逮捕下狱，赵周自杀。

[6]丙申，以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封牧丘侯。时国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而宽等推文学，皆为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庆醇谨而已。

[6]丙申（二十一日），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封牧丘侯。当时，国家多事，桑弘羊等人谋取财利，王温舒等人推行严刑峻法，而宽等人则大力推崇儒家经典，他们都位列九卿，相继掌握朝政大权，国家大事不向丞相汇报，也不由丞相决定，丞相石庆只是敦厚、谨慎而已。

[7]五利将军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售，坐诬罔，腰斩；乐成侯亦弃市。

[7]五利将军栾大整装出发，东行入海寻找他的神仙老师。可后来没敢入海，而到太山去祭祀。汉武帝派人跟踪核查，确实未见神仙踪影，栾大回来后却妄称见到了他的老师。栾大的方术已经用尽，多不灵验，汉武帝便以“诈骗欺罔”之罪将栾大判处腰斩。推荐栾大的乐成侯丁义也被当众斩首。

[8]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罕。匈奴入五原，杀太守。

[8]西羌部族十万人反叛朝廷，与匈奴互通使者，进攻故安，包围罕。匈奴侵入五原，杀死五原太守。

六年（庚午、前111）

六年（庚午，公元前111年）

[1]冬，发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

[1]冬季，发兵十万人，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讨西羌，平定了西羌部族的叛乱。

[2]楼船将军杨仆入越地，先陷寻，破石门，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将军路博德至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吕嘉城守。楼船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伏波为营，遣使者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驱而入伏波营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师还，上益封伏波；封楼船为将梁侯，苏弘为海常侯，都稽为临蔡侯，及越降将苍梧王赵光等四人皆为侯。

[2]楼船将军杨仆率兵进入南越国，首先攻陷寻，击破石门，挫败南越军的前锋，然后率部下数万人等待伏波将军路博德到来一同前进。杨仆为前导，到达南越国都番禺。南越王赵建德、丞相吕嘉等据城垣坚守。杨仆屯兵城东南面，路博德屯兵城西北面。黄昏时，杨仆

军攻破南越军，放火烧城。路博德则设下营垒，派人招揽投降官兵，赏给印信、绶带，再命他们去招降同伴。杨仆军猛烈进攻，火烧敌军，南越军被驱赶到路博德营中。黎明时，城中南越人全部投降。赵建德、吕嘉已于半夜逃到海上，路博德派人追击。校尉司马苏弘生擒赵建德，原南越国郎官都稽活捉吕嘉。戈船将军、下濑将军的部队及驰义侯率领的夜郎军尚未赶到，南越国已被剿平。汉朝于是在南越旧地设位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大军返回后，汉武帝加封路博德食邑，封杨仆为将梁侯，苏弘为海常侯，都稽为临蔡侯；南越降将原苍梧王赵光等四人也都被封为列侯。

[3]公孙卿侯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春，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宽假，神不来。言神事如迂诞，积以岁月，乃可致也。"上信之。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3]公孙卿在河南等候神仙降临，声称在缑氏城上看到了神仙脚印。春季，汉武帝亲自来到缑氏城观看神仙脚印，问公孙卿说："你不是想效法少翁、栾大吧？"公孙卿说："神仙无求于人间君主，而人间君主有求于他，如果求神之道不宽裕，神仙就不会来。说到神仙之事，似乎很遥远荒诞，但积够了岁月，神仙就可请到。"汉武帝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各郡、国都扩建道路，修缮宫观和名山的神祠，希望有神仙驾临。

[4]赛南越，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

[4]为感谢神仙保佑征服南越，祭祀泰一神和后土神，并开始使用以音乐伴奏的舞蹈。

[5]驰义侯发南夷兵，欲以击南越。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将郭昌、卫广将而击之，诛且兰及邛君、侯，遂平南夷为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冉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郡，都为沈黎郡，冉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5]驰义侯征调南夷各部族的军队，想让他们去征讨南越国时，且兰族首领害怕率军远离后相邻部族会乘机掳掠本族的老弱，于是率领

部众背叛汉朝，杀死汉朝使臣和犍为太守。汉潮便征调应去攻打南越的由巴、蜀罪犯组成的八校尉部队，派中郎将郭昌、卫广率领他们攻击南越，诛杀且兰及邛都、都等部族首领，平定了南夷叛乱，并设置柯郡。夜郎国原本依赖南越国，南越国灭亡后，夜郎国君便到长安朝见，汉武帝封夜郎国君为夜郎王。冉等部族都非常害怕，纷纷请求臣属于汉朝，由朝廷设官管理。于是，汉朝在邛都设越郡，在都设沈黎郡，在冉设汶山郡，在广汉西部的白马设武都郡。

[6]初，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击吕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杨仆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以士卒劳倦，不许，令诸校屯豫章、梅岭以待命。馀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馀善自称武帝。

[6]当初，东越王馀善上书朝廷，请求率兵八千随楼船将军杨仆征讨吕嘉。但军队抵达揭阳后，又以海上风狂浪大为借口，停止前进，抱着向两头观望的态度，暗中派使者与南越国联络。及至汉军攻破南越国都番禺，东越军还未到达。杨仆上书朝廷，请求乘胜征讨东越，汉武帝因士卒疲劳，没有批准，令各路将领屯兵豫章、梅岭一带等待命令。馀善听说杨仆奏请诛讨东越，又见汉军屯兵边境，于是造反，派兵到汉军通道上进行抵抗，赐将军驺力等“吞汉将军”称号，率兵进入白沙、武林、梅岭地区，杀死汉军三名校尉。当时，汉潮派大农令张成、原山州侯刘齿率兵屯驻当地，他们不敢出击，反退到安全之处，所以都被以怯懦畏敌的罪名处死。馀善自称武帝。

上欲复使杨仆将，为其伐前劳，以书敕责之曰：“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非有斩将搴旗之实也，乌足以骄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使建德、吕嘉得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将军不念其勤劳，而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是四过也。问君蜀刀价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受诏不至兰池，明日又不对；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

过不？”仆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上乃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以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以击东越。

汉武帝想再派杨仆率兵征东越，因杨仆自恃先前的功劳而骄傲，下诏书责备他说：“你的功劳只是先攻破石门、寻而已，实际上并没有斩将夺旗，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先前攻破番禺城，你捕捉归降的人当俘虏，把死人挖出来冒充是战场斩杀，是一错。使赵建德、吕嘉得到东越的外援，是二错。将士们连年暴露于蛮荒之地，你不念及他们的辛劳，却请求乘坐驿车巡行边塞，乘机回家，怀揣金、银印信，垂下三条绶带，向乡里夸耀，是三错。你眷恋妻妾，误了回营日期，却以道路不好走作借口，是四错。问你蜀郡的刀价，你假装不知道，以欺诈手段冒犯君主，是五错。你接受诏书而不去兰池宫，第二天也不加以解释。如果你的部下，问他话不回答，命令他也不服从，该当何罪？在外怀有这种心肠，天下还有谁会相信你呢？如今东越军队已深入我国边境，你是否能率领部队补救你的过失呢？”杨仆惶恐地表示：“我愿拚死效力以赎罪！”于是，汉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出发，渡海从东面进击；楼船将军杨仆从武林出发，中尉王温舒从梅岭出发，派已封侯的南越降将为戈船将军、下濑将军，从若邪、白沙出发，进攻东越。

[7]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车师，小国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时遮击之。使者争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沮井而还；匈河将军赵破奴将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汉使，皆不见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7] 博望侯张骞因出使西域而获得尊贵的地位之后，他的部下争相上书朝廷，陈说外国的奇异之事和利害关系，要求出使。汉武帝因西域道路极为遥远，一般人不愿前往，所以听从所请，赐给符节，准许招募官吏百姓，不问出身，为他们治装配备人员后派出，以扩大出使的道路。这些人返回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偷盗礼品财物或违背朝廷旨意的现象。汉武帝因他们熟习出使之事，所以治以重罪，以激怒他们，让他们立功赎罪，再次请求出使。这些人反复出使外国，而对犯法之事看得很轻。使臣的随从官吏和士卒也每每盛赞外国事物，会说的被赐予正使符节，不大会说的就封为副使。因此，很多浮夸而无品行的人都争相效法。这些出使外国的人都是贫家子弟，他们将所带的国家财物据为私有，打算贱卖后私吞利益。西域各国也厌恶每个汉使所说之事轻重不一，估计汉朝军队路远难至，就拒绝为汉使提供食物，给他们制造困难。汉使在缺峎乏粮食供应的情况下，常常积怨，甚至和各国相互攻击。楼兰、车师两个小国，地处汉朝通往西域的通道上，攻击汉使。王恢等尤其厉害，匈奴军队也时常阻拦袭击汉使。使臣们争相报告朝廷，说西域各国都有城镇，兵力单弱，容易攻击。于是，汉武帝派浮沮将军公孙驾率骑兵一万五千人从九原出塞二千余里，至浮沮井而还，又派匈河将军赵破奴率骑兵一万余人从令居出塞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目的是为了驱逐匈奴，让汉使不受阻拦，但没有遇到一个匈奴人。于是分割武威、酒泉二郡土地，增设张掖、敦煌二郡，迁徙内地民众充实该地。

[8]是岁，齐相卜式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价贵，或强令民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上由是不悦卜式。

[8]该年，齐相卜式升任御史大夫。卜式到任后，言道：“各郡、国对盐铁由官府专营多感不便，官府专营的盐铁产品质次价高，有时还强迫百姓购买，船只也要交纳算赋，所以经商的人少，物价昂贵。”汉武帝因此不再喜欢卜式。

[9]初，司马相如病且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劝上封泰山。上感其言，会得宝鼎，上乃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而诸方士又言：“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

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采《尚书》、《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禅仪，数年不成。上以问左内史宽，宽曰：“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臣以为封禅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乃自制仪，颇采儒术以文之。上为封禅祠器，以示群儒，或曰“不与古同”，于是尽罢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

[9]当初，司马相如病重将死，临终时留下遗书，称颂汉武帝的功德，并谈及祥瑞之事，劝汉武帝到泰山封禅祭祀天地。汉武帝深受感动，适逢获得宝鼎，他便与公卿大臣和儒生们商议封禅之事。天子封禅泰山，是极为少见的事，又久未兴行，没有人懂得它的礼仪。方士们认为：“封禅的意义就是不死。黄帝以前的君主，封禅都招来怪物，以与神灵相通，而秦始皇就未能在泰山顶上祭天。陛下如一定要登泰山。应缓缓前进，如无风雨，就可以登上泰山山顶举行祭天大典了。”于是，汉武帝命儒生们采用《尚书》、《周官》、《王制》等书的记载，草拟封禅的礼仪。但数年之后，还未拟出。汉武帝询问左内史宽的意见，宽说：“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显扬祖先的姓氏，考求上天的瑞应，是帝王的盛典，但献礼的仪式，经书中却无记载。我认为，封禅典礼的完成，意味着同天地神灵的联系，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制定适当的礼仪，而非臣下所能拟就。如今将要举行大典，已经拖了数年时间，使群臣人人各自尽了全力，却始终未能拟出。只有天子才能掌握中正平和的最高原则，综合条理各种头绪，发出金玉般的声音，以顺利促成这一天下最大的庆典，作为万世遵奉的法则。”于是汉武帝自定礼仪，多采用儒家学说加以修饰。又制作封禅用的祭器，拿给儒生们观看，有的儒生说：“与古代的不一样。”于是汉武帝将儒生一律罢斥不用。又按着古代的作法，首先振奋军威，用酒食飨众，然后举行封禅大典。

元封元年（辛未、前110）

元封元年（辛未，公元前110年）

[1]冬，十月，下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乃行，

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遣使者郭吉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迁之北海上。然匈奴亦慑，终不敢出。上乃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知。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孙卿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思慕，葬其衣冠。”上叹曰：“吾后升天，群臣亦当葬吾衣冠于东陵乎？”乃还甘泉，类祠太一。

[1]冬季，十月，汉武帝颁布诏书说：“南越、东瓯都已受到应有的惩罚，而西蛮、北夷尚未平服和睦。朕将巡视边疆，亲自主持武道，设置十二路将军，由我统率。”于是汉武帝离京出巡，自云阳向北，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再向北登单于台，直至朔方，来到北河，派使臣郭吉通知匈奴单于说：“南越国王的人头已经悬挂到大汉皇宫的北门阙上。如今单于若是能战，天子亲自率军在边境等候；若是不能战，就应归降大汉，为什么偏要远远地逃避到大沙漠以北，寒冷、困苦而又缺乏水草的地方呢？实在是没意思！”话音一落，单于大怒，立即将引见郭吉的官员斩首，同时扣留郭吉，将他迁徙到北海之畔。但此时匈奴也已丧失斗志，始终未敢出战。于是，汉武帝起驾回朝，在桥山祭黄帝陵，行至须如，将征调的兵卒遣散。汉武帝问道：“我听说黄帝长生不老，可如今有他的陵墓，这是为什么呢？”公孙卿回答说：“黄帝成仙升天以后，群臣相念于他，所以建陵将他的衣冠埋葬。”汉武帝叹道：“我将来升天后，群臣也会把我的衣冠葬在东陵吗？”回到甘泉宫，祭祀太一神。

[2]上以卜式不习文章，贬秩为太子太傅，以宽代为御史大夫。

[2]汉武帝因卜式不善文辞，将其降为太子太傅，命宽代替卜式作御史大夫。

[3]汉兵入东越境，东越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楼船将军卒钱塘辕终古斩徇北将军。故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杀馀善，以其众降。上封终古为御侯，阳为卯石侯，居股为东成侯，敖为开陵侯；又封横海将军说为按道侯，横海校尉福为缭侯，东越降将多军为无锡侯。上以闽地险阻，数反覆，终为后世患，乃诏诸将悉其民徙于江、淮之间，遂虚其地。

[3]汉军进入东越国境，东越王早已派兵占据了险要地带，并命徇北将军镇守武林。杨仆部下士兵钱塘人辕终古将徇北将军斩杀。原东越衍侯吴阳率当地武装七百人背叛东越王，在汉阳进攻东越军队。名叫敖的东越建成侯与繇王骆居股杀死东越王骆馀善，率众归降。汉武帝封辕终古为御侯，吴阳为卯石侯，骆居股为东成侯，敖为开陵侯；又封横海将军韩说为按道侯，横海校尉福为缭侯，东越降将多军为无锡侯。汉武帝因闽越地区地势险恶，其人反覆无常，多次与汉朝为敌，终究是后世祸患，于是诏命各路将领将当地人全部迁到长江、淮河一带，于是闽越地区成为荒无人烟的地方。

[4]春，正月，上行幸缑氏，礼祭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三。诏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

[4]春季，正月，汉武帝出巡至缑氏城，祭祀于中岳太室，随从官员在山下似乎听到有声音连呼三次“万岁”。汉武帝命令主管祭祀的官员扩建太室祭祠，禁止砍伐山上草木，又将山下三百户百姓作为供奉太室的奉邑。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钜公’，已忽不见。”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神仙，人以千数。

汉武帝东巡大海，祭祀八位神仙。齐人上书陈述神怪之事和奇异方术的数以万计，于是汉武帝增派船只，命声称海中有仙山的数千人出海寻找蓬莱神仙。公孙卿常携带天子符节，先行前往名山等候神仙驾临，行至东莱，声称：“夜中见一巨人，身高数丈，凑上前去，却又看不见了，所留脚印甚为巨大，类似禽兽的蹄迹。”群臣中又有人说道：“看到一位老翁，手中牵着一条狗，说：‘我想见天子。’说完忽然踪迹全无。”汉武帝亲自察看了巨大脚印，但还未相信；及至听说老翁之事，才认定就是神仙，于是留宿海边。供给方士驿马车辆，随时访求神仙踪迹。寻仙之人，数以千计。

夏，四月，还，至奉高，礼祠地主于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效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尚黄，而书用乐焉。江、淮间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其封禅峴祠，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颂功德。诏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乐，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见景象，屑然如有闻，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历城、梁父，民田租逋赋，皆贷除之，无出今年算。赐天下民爵一级。"又以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夏季，四月，汉武帝起驾还朝，到达奉高，在梁父祭祀地主神。乙卯（十九日），汉武帝令担任侍中的儒家学者戴鹿皮帽，将笏板用丝带系在腰间，参加射牛仪式。在泰山东坡之下祭祀天神，如同祭祀泰一神的礼仪。祭坛宽一丈二尺，高九尺，坛下埋藏着汉武帝给神仙的玉牒书，内容隐秘。祭祀仪式结束后，汉武帝独自与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一起登上泰山，再行祭天之礼，一切过程都禁不示人。第二天，君臣从北道下山。丙辰（二十日），汉武帝在泰山脚下东北部的肃然山祭祀地神，如同祭祀后土神之礼，汉武帝身穿黄色衣服，在音乐的伴奏下一一亲自叩拜。用江淮地区出产的三棱茅草作为供神祭品的衬垫，用五种颜色的泥土做祭坛。在祭祀天地的神祠中，夜间仿佛有光，白天有白云从坛中产生。汉武帝祭完地神之 后，回到奉高，坐在明堂中，众大臣轮番上前歌功颂德，上寿祝福。汉武帝下诏说："朕以渺小的身躯，继承至尊高位，兢兢业业，唯恐德才不足，不懂得礼乐，所以供奉八神，祈求庇护。蒙天地神灵恩赐祥瑞，目有所见，耳有所闻，震惊于其事怪异，想阻止却又不敢，于是登泰山祭祀天神，至梁父，然后在肃然山升坛祭祀地神，反省自新，与士大夫一起吉祥地开始新的生活。十月，改年号为元封元年。此次巡行所到之博县、奉高、蛇丘、历城、梁父等地，一概免除百姓的田租及欠交的赋税，不收今年的算赋。并赐天下有爵百姓擢升一级。"又规定：天子每五年巡游一次，至泰山祭祀，各诸侯封国都要在泰山脚下修建官邸。

天子即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莱，群臣谏，莫能止。东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忧不得；若其无道，虽至蓬莱见仙人，亦无益也。臣愿陛下第还宫静处以须之，仙人将自至。”上乃止。会奉车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万八千里云。

汉武帝在泰山祭祀了天地，并无风雨，而方士们更加强调蓬莱山的神仙大概能够请到，于是汉武帝再次东至海边，兴高彩烈地盼望能遇到神仙。汉武帝打算亲自乘船出海去寻找蓬莱仙山，群臣劝谏，但无人能够阻止。东方朔说道：“与神仙相遇，要出于自然，不必急躁强求。若是有道述，就不愁遇不到；如果无道术，纵然到了蓬莱山，见到神仙，也没有益处。我希望陛下只管回到宫中，安静地等待，神仙自会降临。”汉武帝这才打消了出海的念头。正巧奉车都尉霍子侯突然重病，一日之间死去。霍子侯是霍去病的儿子，汉武帝非常难过，于是起驾离去，沿海岸北上至碣石，自辽西巡视北部边疆到九原，五月回到甘泉。此次出巡，行程共一万八千里。

先是，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弘羊作平准之法，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欲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至是，天子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弘羊又请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山东漕粟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当初，桑弘羊以治粟都尉的身分兼任大农令，主持全国的盐铁专营事务。桑弘羊创立平准法，令相距较远的地方官府以各自的特产作为贡赋，参考商人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地区转贩不同商品的作法，相互转输。又在京师设立平准官，负责全国各地的转输事务，大农令所属各官，控制天下全部货物，价高时卖出，价低时买进，目的是让大商人无法牟取暴利，使各种货物的价格不能高涨。如今，汉武帝出巡各地，所到之处，赏赐丝织品共一百多万匹，金钱以万万计，都由大农

令充分供应。桑弘羊又奏请以武帝批准，小吏可以用捐献粮食的办法升为官员，犯罪的人也可以用此法来赎罪。因此，崤山以东地区一年的漕粮比规定数目多出六百万石，一年之间，太仓、甘泉仓全部贮满，边塞地岷区的粮食储备也有盈余；各地货物相互流通，都有余裕，如丝织品就余出五百万匹。百姓赋税没有增加，而天下财物却变得富饶有余。于是，汉武帝赐给桑弘羊左庶长爵位和黄金二百斤。

是时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这时，发生小规模的旱灾，汉武帝命官员求雨。卜式说道："朝廷的衣食供应全靠赋税，如今桑弘羊却让官吏们坐在市场店铺之中，贩卖货物，追求利润。只有烹杀桑弘羊，天才会下雨。"

[5]秋，有星孛于东井，后十余日，有星孛于三台。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

[5]秋季，有异星出现在井宿。十几天后，三台星旁又出现异星。善观星象的王朔说道："观测时只看到土星独自出现，形状似瓜，一顿饭工夫后消失。"有关官员都说："陛下开创汉朝天子封禅记录，上天用'德星'回报陛下。"

[6]齐怀王闳薨，无子，国除。

[6]齐王刘闳去世，因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销。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十一卷

汉纪十三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元封二年（壬申、前109）

汉纪十三汉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公元前109年）

[1]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还，祝祠泰一，以拜德星。

[1]冬季，十月，汉武帝巡幸至雍，祭祀于五；回长安后，祭祀泰一神，并叩拜“德星”。

[2]春，正月，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时岁旱，天子既出无名，乃祷万里沙。夏，四月，还，过祠泰山。

[2]春季，正月，公孙卿报告说：“在东莱山看到神仙，他好像说要见天子。”于是汉武帝前往缑氏城，封公孙卿为中大夫，到东莱住了几天，却未见到神仙，只看到了巨人的足迹。汉武帝又派出数以千计的方士去寻访神，采摘灵芝。当时正逢旱灾，汉武帝外出巡游没有理由，便去祭祀万里沙神庙。夏季，四月，返回长安，中途祭祀泰山。

[3]初，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不复塞，梁、楚之地尤被其害。是岁，上使汲仁、郭昌二卿发卒数万人塞瓠子河决。天子自泰山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卒填决河。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宫。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3]先前，黄河在瓠子决口，后二十多年未将决口堵塞，梁、楚一带地方受害最深。本年，汉武帝派大臣汲仁、郭昌二人征调数万人堵塞瓠子决口。汉武帝从泰山回长安途中，亲自到黄河决口处视察，将白马、玉璧沉入河中，命随驾群臣和扈从官员自将军以下一律背负柴薪，终于将决口堵住。汉武帝命人在原决口处兴建宫室一座，名叫宣防宫；又开挖两条渠道，将黄河导入北行的两条河渠，恢复大禹治水时的旧状，梁、楚地区又安宁了，从此不受水灾之害。

[4]上还长安。

[4]汉武帝回到长安。

[5]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鸡卜。

[5]汉武帝开始命令越族巫师祭祀上帝和众鬼，并使用鸡骨进行占卜。

[6]公孙卿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作蜚廉、桂观，甘泉作益寿、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广诸宫室。

[6]据公孙卿说，神仙喜欢住在楼中，于是汉武帝命人在长安兴建蜚廉观、桂观，在甘泉兴建益寿观、延寿观，派公孙卿携带皇帝符节，布置好全部设备，恭候神仙降临。又兴建通天茎台，在台下摆设祭祀器具，兴建甘泉宫前殿，并对其他各处宫室进行扩建。

[7]初，全燕之世，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髻、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险。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辰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阏不通。是岁，汉使涉何诱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

[7]当初，燕国全盛之时，曾经占领真番、朝鲜为属地，设置官吏，修筑边防要塞。秦灭掉燕国之后，这一带成为辽东郡的外部边界。汉朝兴起后，因该地遥远，难于守御，所以只重修了辽东地区的原有边塞，以水作为边界，属燕国管辖。燕王卢绾谋反，逃入匈奴，燕国人卫满聚集亲信一千余人，头梳发髻，身穿蛮夷服装向东逃出边塞，渡过水，占据秦时旧有空地，自立为王，逐渐将真番、朝鲜的蛮夷部族和从燕国逃出的人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建都王险。到汉惠帝、汉高后时期，因天下刚刚安定不久，岷辽东太守便与卫满约定：由卫满作为汉朝的外臣，保护汉朝边塞之外的蛮夷部族不对汉朝边塞进行侵扰；如果各蛮夷部族的首领要到汉朝晋见天子，卫满不得禁

止。因此，卫满得以利用兵威和财物侵略和降服周围弱小部族，真番、临屯都来臣服归属，使其统治地域扩大到方圆数千里。王位传到卫满的孙子卫右渠时，卫氏朝鲜招降的汉朝逃亡之人越来越多，而卫右渠又从来未到长安朝见过汉朝天子；辰国国君想要上书汉朝，晋见汉天子，也因卫氏朝鲜的阻隔而不得通行。汉朝于本年派使臣涉何前去劝诱并卫右渠，但卫右渠却到底不肯接受诏令。涉何离开朝鲜，来到边界，在水河边，命驾车人将护送他的朝鲜副王长刺杀，然后立即渡过水，驰入汉朝边塞，回来报告汉武帝说："杀死了朝鲜将领。"汉武帝认为他有杀朝鲜人的美名，未加责问，任命他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恨涉何，派兵攻击辽东，将涉何杀死。

[8]六月，甘泉房中产芝九茎，上为之赦天下。

[8]六月，甘泉宫斋房中长出九茎灵芝。为此，汉武帝下令大赦天下。

[9]上以旱为忧，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

[9]汉武帝因为旱灾而忧虑，公孙卿说："黄帝时，封祀后便出现大旱，使封土干了三年。"汉武帝于是颁布诏书说："天旱，意旨是要使封土干吧！"

[10]秋，作明堂于汶上。

[10]秋季，在汶水边兴建明堂。

[11]上募天下死罪为兵，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左将军荀彘出辽东，以讨朝鲜。

[11]汉武帝下令招募天下犯有死罪的人当兵，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从齐国渡渤海，左将军荀彘从辽东出发，征讨朝鲜。

[12]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听。劳深、靡模数侵犯使者吏卒。于是上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12]当初，汉武帝派王然于利用南越败亡的事例和诛平南夷的兵威劝告滇国国王入朝归附。滇王拥有数万部众，邻近的东北方又有与之

同姓的劳深、靡莫两国相互支持，所以不肯听从汉朝。劳深、靡莫两国还多次侵袭汉朝使臣部下。于是汉武帝派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征调巴、蜀地区的军队灭掉劳深、靡莫两国，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请求汉朝派置官吏，并亲自入朝。汉朝在该地设置益州郡，并赐给滇王王印，命他继续管辖他的百姓。

是时，汉灭两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

此时，汉朝先后灭掉了南越和东越两国，剿平了西南夷各部族，新增设了十七个郡，并仍按当地原有风俗习惯进行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汉中等旧有各郡，则各根据距离的远近，为新设各郡的官吏和兵卒提供粮食、钱物、邮传车、马匹及配件用具。由于新设各郡时常发生小规模叛乱，杀死官吏，汉朝便征调南方各郡的官吏兵卒前往镇压，过了一年达一万多人，所需费用全部依靠大农。大农靠调剂各地的物资和盐、铁专卖的所得，补充赋税的不足，所以还可以供应。然而军队所过之处，地方官府供应军需，只不使缺乏而已，不敢再提专有赋税的法令了。

[13]是岁，以御史中丞南阳杜周为廷尉。周外宽，内深次骨，其治大放张汤。时诏狱益多，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

[13]这一年，汉武帝任命御史中丞南阳人杜周为廷尉。杜周外表宽厚，内心却苛刻至极，对事情的处理基本上效法张汤。当时，长安诏狱的犯人日益增多，二千石官被逮捕囚禁的，旧的未去，新的已来，不下一百余人；廷尉一年要处理的案件达到一千余件。一件大案，受牵连被逮捕或作证的人有几百，小案也有数十人；远的数千里，近的数百里，都要前来对质。廷尉和京中各官府崐因办理皇帝交下的案狱而逮捕的人达六七万人，再经过法官狱吏的牵连攀扯，增加到十万余人。

三年（癸酉、前108）

三年（癸酉，公元前108年）

[1]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马头。

[1]冬季，十二月，打雷；天降冰雹，像马头一般大小。

[2]上遣将军赵破奴击车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车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春、正月、甲申、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击楼兰，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2]汉武帝派将军赵破奴攻击西域车师国。赵破奴率轻骑兵七百余名先到西域，生擒楼兰王，然后大破车师国，并乘机以兵威困迫乌孙、大宛等国。春季，正月甲申（疑误），汉武帝封赵破奴为浞野侯。王恢因辅佐赵破奴攻袭楼兰国，被封为浩侯。于是从酒泉到玉门都有了汉朝设立的边防要塞。

[3]初作角戏、鱼龙曼延之属。

[3]角、鱼龙、曼延之类的杂技游戏开始兴起。

[4]汉兵入朝鲜境，朝鲜王右渠发兵距险。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遁山中十余日，稍求退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水西军，未能破。天子为两将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降，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复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余，持兵方渡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遂不渡水，复引归。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

[4]汉军进入朝鲜境内，朝鲜王卫右渠派兵占据险要之地进行抵抗。楼船将军杨仆率领齐国军队七千人先行抵达王险。卫右渠据城坚守，探知杨仆兵力单薄，便出城袭击杨仆。杨仆军兵败溃散，逃入山中十几天，后逐渐找回溃散的兵卒，重新聚集起来。左将军荀彘率部攻击朝鲜水西面的军队，未能攻破。汉武帝因为两位将军未能取胜，便派卫山前往朝鲜，用军事压力劝谕卫右渠归顺。卫右渠会见卫山，叩头道歉，说道：“我愿意归降，但害怕两位将军用诈术杀我；如今见到天子信节，所以请求再次归降。”卫右渠派太子前往汉朝谢罪，并献

马五千匹，又为汉军提供军粮。朝鲜太子率众一万余人，手持武器，将要渡过水，卫山和荀彘疑心要生出变故，便对太子说：“既然已经归降，应命你手下人不要携带兵器。”太子也怕卫山和荀彘用计杀他，于是不肯渡水，带人返回。卫山回京报告汉武帝，汉武帝将卫山诛杀。

左将军破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左将军所将燕、代卒多劲悍，楼船将齐卒已尝败亡困辱，卒皆恐，将心惭，其围右渠，常持和节。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往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就其约，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隙降下朝鲜，朝鲜不肯，心附楼船，以故两将不相能。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发。

荀彘攻破水岸上的朝鲜军队，于是向前推进，逼临王险城下，包围城西北。杨仆也率领部众前往会合，屯兵城南。卫右渠坚决守城，汉军一连数月未能攻下。荀彘率领的燕、代地区兵卒大多强劲剽悍；而杨仆所率齐国兵卒因曾经遭到败亡困辱，全都心怀恐惧，将领也感到惭愧不安，所以在围困王险城时，常常主张和平解决。荀彘督军猛攻，朝鲜大臣们就暗中派人与杨仆私下商议投降之事。使者往来磋商，还未肯作决定。荀彘几次和杨仆商约共同作战的日期，但杨仆想与朝鲜私定和约，所以不与荀彘会合。荀彘也派人寻找机会劝说朝鲜归降，而朝鲜不肯，而希望向杨仆投降，从而引起荀、杨两位将军的不和。荀彘认为，杨仆先前曾经兵败，犯下丧失所属部队之罪，而今与朝鲜私相友善，而朝鲜又不归降，所以怀疑他有背叛的阴谋，但未敢发动。

天子以两将围城乖异，兵久不决，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之不下者，楼船数期不会。”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遂亦以为然，乃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即命左将军麾下执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天子诛遂。

汉武帝因为荀彘、杨仆二人包围王险城后行动不一致，军队许久不决战，所以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往纠正，并授权公孙遂遇事可以相机行事。公孙遂到岷达后，荀彘说：“朝鲜早就应当攻下；所以拖了这么久还未攻下，是因为楼船将军好几次不按照约定的日期会合。”又将平

时自己对杨仆的怀疑一一告诉公孙遂，说道：“现在这样还不先发制人，恐怕会成大祸。”公孙遂也同意荀彘的看法，便用天子符节召楼船将军杨仆来左将军营中议事，当即命左将军帐下武士将楼船将军逮捕，并兼并了其所属部队。公孙遂将此事报告汉武帝，汉武帝将公孙遂处死。

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尼相参、将军王相与谋曰：“始欲降楼船，楼船今执，独左将军并将，战益急，恐不能与战；王又不肯降。”阴、、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夏，尼参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已。以故遂定朝鲜，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封参为清侯，阴为长苴侯，为平州侯，长为几侯，最以父死颇有功，为涅阳侯。

左将军荀彘将两支部队合并后，随即加紧对朝鲜发动进攻。朝鲜国相路人、国相韩阴、尼相参、将军王等相互商议道：“当初打算向楼船将军投降，今楼船将军已被逮捕，只有左将军一人指挥汉军，攻击越来越猛烈，恐怕我方无法抵挡，而国王偏又不肯向左将军投降。”于是韩阴、王、路人都逃亡投向汉军大营，路人死于半途之中。夏季，尼相参派人杀死朝鲜王卫右渠，前来投降。汉军尚未开进王险城时，原卫右渠的大臣成已降而复叛，再次进攻汉朝官吏。荀彘命卫右渠的儿子卫长、降相路人的儿子路最劝告朝鲜民众归顺汉朝，并诛杀成已。汉朝因此而平定朝鲜，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封参为清侯，韩阴为苴侯，王为平州侯，卫长为几侯；路最的父亲路人为降汉而死，颇有功劳，封为涅阳侯。

左将军征至，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楼船将军亦坐兵至列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

左将军荀彘被召回长安，汉武帝以争功相嫉、计谋乖戾的罪名将其当众斩首。楼船将军杨仆也因当初兵至列口时，本应等待与左将军会合，却擅自先行，造成很大伤亡，其罪本应斩首，赎身后成为平民。

班固曰：玄菟、乐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为民设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售。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

不淫辟。其田野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班固曰：玄菟、乐浪，本是箕子的封国。当初箕子居住在朝鲜，用礼义教导他的百姓，掌握种田、养蚕、纺织的方法，并为他们制定八条法令。凡杀人的，当即以本人性命相抵；伤人的，用谷物赔偿对方的损失；盗窃的，男子给被盗者做奴，女子做婢；想要自赎其罪的，一人要交赎金五十万钱，虽被免罪为平民，但按风俗仍被人看不起，想结婚都找不到对象。因此，当地百姓始终不偷不盗，不必为防偷盗而关门闭户；女子都守贞节，没有淫乱行为。在乡间，人们都用竹器和木器盛放食物；在城市中，人们颇仿效官吏的作法，往往用杯盘器皿盛放食物。郡的官员，最初是来自辽东，其中有些人和前来经商的商人看到这里的老百姓不闭门户，便在夜间进行偷盗，使当地淳朴的风俗渐遭破坏，以致如今犯禁者日益增多，法令也增加到六十余条。由此可见，仁人圣贤的教化是多么的可贵啊！然而，东夷民族天性柔顺，与南、西、北三方各民族不同。所以孔子哀痛他的道理不能得到推行时，打算乘筏出海，要到九夷地区去居住，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

[5]秋，七月，胶西于王端薨。

[5]秋季，七月，胶西王刘端去世。

[6]武都氐反，分徙酒泉。

[6]武都郡氐族叛乱，汉朝将他们分批迁往酒泉。

四年，(甲戌，前107)

四年(甲戌，公元前107年)>/B

[1]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以下。

[1]冬季，十月，汉武帝巡游至雍，祭祀于五。回中的道路已然打通，于是汉武帝北出萧关，经独鹿山、鸣泽湖，到代地返回、途中巡

察了河东郡。春季，三月，汉武帝祭祀后土神，下令赦免汾阴、夏阳、中都地区死刑以下囚犯。

[2]夏、大旱。

[2]夏季，大旱。

[3]匈奴自卫、霍度幕以来，希复为寇，远徙北方，休养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汉使北地人王乌等窥匈奴，乌从其俗，去节入穹庐，单于爱之，佯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汉使杨信于匈奴，信不肯从其俗，单于曰："故约汉尝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信既归，汉又使王乌往，而单于复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绐谓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约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汉予药，欲愈之，不幸而死。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往使，因送其丧，厚葬，直数千金，曰："此汉贵人也。"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诸所言者，单于特空绐王乌，殊无意入汉及遣太子。于是匈奴数使奇兵侵犯汉边。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及浞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

[3]匈奴自卫青、霍去病率军穿越大沙漠以来，很少再对汉朝进行侵扰，迁往北方很远的地方，休养士卒马匹，进行射猎训练，并多次派使臣到汉朝来，用甜言蜜语请求和亲。汉朝派北地人王乌等前去窥探匈奴的虚实，王乌遵从匈奴的风俗，放下使者的旄节，自己进入匈奴单于的毡帐之中。单于很喜欢他，假意用好听的话许诺，要为王乌派匈奴太子到汉朝做人质。汉朝又派杨信为使者前往匈奴。杨信不肯遵从匈奴的风俗，单于说："据从前的盟约，汉朝曾将其藩王的女儿嫁到匈奴来，供给一定数量的缯絮、食物，用这种方式和亲；匈奴也不再侵扰汉朝的边境。如今却要违反以往的盟约，让我的太子去做人质，那还能剩下什么呢？"杨信回来后，汉朝再次派王乌前往匈奴，单于又用好话献媚，希望多得到汉朝的财物，骗王乌说："我想亲自到汉朝去面见天子，相互结为兄弟。"王乌回来后报告汉武帝，汉武帝下令在长安为单于修建宫邸。匈奴又表示："除非汉朝派地位尊贵的人作为使者前来，否则我们不说实话。"匈奴派地位尊贵的人到汉朝来，来人生了病，汉朝给他药吃，想治好他的病，但他却不幸死去。于是，汉

朝派路充国佩带二千石官员的印绶，出使匈奴，顺便将匈奴使臣灵柩送回，并致送丰厚的丧葬费，价值数千金，又对匈奴介绍路充国说："这是汉朝地位尊贵的人。"单于认为是汉朝将其尊贵的使臣杀了，所以将路充国扣留匈奴，不放他回国。以前所说的话，都是单于故意用空言欺骗王乌，他根本就无意到汉朝去，也无意派太子去。因此匈奴屡次派出奇兵，侵犯汉朝边界。于是，汉武帝任命郭昌为拔胡将军，与浞野侯赵破奴屯兵于朔方以东地区防备匈奴。

五年(乙亥、前106)

五年(乙亥，公元前106年)

[1]冬，上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登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还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于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夏，四月，赦天下，所幸县毋出今年租赋。还，幸甘泉，郊泰。

[1]冬季，汉武帝向南巡游，到达盛唐，遥望九疑山，祭祀虞舜。又登县天柱山，然后从寻阳乘船游长江，在江中亲自射蛟，并将其捕获。汉武帝的船队首尾衔接，连绵千里，接近枞阳时弃船登陆，向北行至琅邪郡，沿海前行，一路祭祀名山大川。春季，三月，汉武帝于归途中经过泰山，命人将祭天神坛增大。甲子(二十一日)，汉武帝第一次在明堂中祭祀上帝，将汉高祖刘邦作为配祀，又命各诸侯王、列侯前来朝见，接受各郡、国记载户口赋税的薄册。夏季，四月，汉武帝下令大赦天下，凡此次巡游经过的各县一律免除今年的田租、赋税。回京后，巡幸甘泉宫，祭祀于泰。

[2]长平列侯卫青薨。起冢，象庐山。

[2]长平侯卫青去世。汉武帝为他修建了一座像匈奴国中的庐山一样形状的坟墓。

[3]上既攘却胡、越，开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

[3]汉武帝已经驱逐了北方的匈奴，消灭了南方的越族政权，开疆拓土，于是设置交趾、朔方二州，以及冀州、幽州、并州、兖州、徐

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共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全都设刺史。

[4]上以名臣文武欲尽，乃下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4]汉武帝因朝中有名的文武大臣快要没有了，所以颁布诏书，求取贤才：“凡是非同寻常的功业，必须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去完成。所以有的马虽然凶暴不驯，却能一口气奔驰千里；有的士人虽然遭到世俗的诟骂，却能建功立业。无论是容易翻车之马，还是放荡不羁之士，都只看如何驾御而已。命令各州、郡官长考察本地官吏和一般百姓中，是否有才干优秀或不同凡俗，能够胜任将相之职，或出使遥远国家的人，保荐给朝廷。”

六年(丙子、前105)

六年(丙子，公元前105年)

[1]冬，上行幸回中。

[1]冬季，汉武帝巡游回中地区。

[2]春，作首山宫。

[2]春季，兴建首山宫。

[3]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殊死以下。

[3]三月，汉武帝巡游河东地区，祭祀后土神，赦免汾阴地区死罪以下囚犯。

[4]汉既通西南夷，开五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岁遣使十余辈出此初郡，皆闭昆明，为所杀，夺币物。于是天子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斩首数十万。后复遣使，竟不得通。

[4]汉朝打通西南夷之后，增设五郡，希望在这一带找出一条通往大夏国的道路，每年都要派出十几批使者，从这些新郡出发，但都被困在昆明，使者被杀，财物被抢。于是汉武帝赦免京师的死罪之徒，命他们从军，派拔胡将军郭昌率领前往昆明地区进行征讨，共斩杀数十万人。可是以后再派出使者，到底还是不能通过此地。

[5]秋，大旱，蝗。

[5]秋季，大旱，并发生蝗灾。

[6]乌孙使者见汉广大，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匈奴闻乌孙与汉通，怒，欲击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属皆事汉；乌孙于是恐，使使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与群臣议，许之。乌孙以千匹马往聘汉女。汉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往妻乌孙，赠送甚盛；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昆莫，以为左夫人。公主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思归，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以帷帐锦绣给遗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孙岑娶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为昆弥。

[6]乌孙使臣看到汉朝地域广大，回国后向其国王报告，乌孙于是更加重视与汉朝的关系。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建立联系，感到恼怒，准备出兵攻打乌孙；而其旁边的大宛、月氏等国也都服从汉朝。乌孙国王害怕匈奴对其发动攻击，派使臣向汉朝表示愿意娶汉朝公主为妻，与汉结为兄弟。汉武帝与群臣商议，决定同意乌孙王的请求。于是，乌孙王以一千匹马作为聘礼，派人去迎接汉朝公主。汉武帝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王，并赠以十分丰盛的陪嫁；乌孙王昆莫封汉公主为右夫人。匈奴也嫁给乌孙王一女，被封为左夫人。汉朝公主自建宫室居住，一年四季于乌孙王见面一两次，在一起饮酒吃饭。由于乌孙王年老，语言又不通，所以公主悲伤忧愁，思念家乡。汉武帝听说后很可怜她，每隔一年派使臣给她送去锦帐、绸缎等物。乌孙王对汉公主说："我年纪已老。"想让公主嫁给他的孙子岑娶军须靡。汉公主不肯依从，并上书汉武帝报告此事。汉武帝回复她说："你应当遵从乌孙国的风俗，因为岷我国希望与乌孙共灭匈奴。"军须靡终于娶了汉公主。昆莫去世后，其孙军须靡即位，号为昆弥王。

是时，汉使西逾葱岭，抵安息。安息发使，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诸小国欢潜、大益、姑师、苏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西国使更来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名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为

酒；多苜蓿，天马嗜之；汉使采其实以来，天子种之于离宫别观旁，极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奴使，待之过于汉使焉。

此时，汉朝使者向西越过葱岭，抵达安息国。安息国也派出使者，并将大鸟蛋和精通魔术的黎轩人作为礼品献给汉朝。其他如潜、大益、姑师、、苏等诸小国也都派人随汉使来长安进献礼品，朝见天子，汉武帝非常高兴。西域各国派往汉朝的使臣此来彼去，络绎不绝，汉武帝每次到沿海地区巡游，都要将各国使臣全部带去，遇到大都会或人口稠密的地方，都要从中经过，散发财物丝帛进行赏赐，准备丰厚的物品充分供应，以显示汉朝的富有和宽厚。还进行大规模角抵游戏，演出奇戏，展示各种怪物等，聚集许多人观看。每逢赏赐，都要大摆酒宴，筑池蓄酒，悬肉为林；又让外国宾客到处参观各个仓库中储存的物品，以显示汉朝的广大富强，使他们倾慕惊骇。大宛周围盛产葡萄，可以造酒；还盛产苜蓿，大宛出的天马最喜欢吃；汉使将葡萄、苜蓿的果实采集带回，汉武帝大量种在行宫附近，一眼望不到头。然而，因西域各国靠近匈奴，常常对匈奴使者怀有畏惧，对他们比对汉使更为恭顺。

7是岁，匈奴乌维单于死，子乌师庐立，年少，号“儿单于。”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

7这一年，匈奴乌维单于去世，其子乌师庐即位，年纪幼小，号称儿单于。从此以后，匈奴单于更向西北方向迁徙；其左翼兵力抵达云中一带，右翼兵力抵达酒泉、敦煌郡地区。

太初元年(丁丑、前104)

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

[1]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东至海上，夸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1]冬季，十月，汉武帝巡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初一)清晨，冬至。汉武帝在明堂祭祀上帝。然后东到海滨，考查入海寻仙和方士求神的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的话应验。然而武帝却派出更多的人，希望能够遇到神仙。

[2]乙酉，柏梁台灾。

[2]乙酉(二十二日)，柏梁台遭火灾。

[3]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临渤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春，上还，以柏梁灾，故朝诸侯、受计于甘泉。甘泉作诸侯邸。

[3]十二月甲午朔(初一)，汉武帝在高里山亲自祭祀地神，又祭后土神，然后来到渤海边，准备遥祭蓬莱等仙山，希望能亲身到达神仙所在的仙庭。春季，汉武帝回返长安，因柏梁台失火，所以在甘泉宫接受各诸侯王的朝拜和各郡、国载录户口，赋税的簿册。在甘泉修建诸侯王宫邸。

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有个名叫勇之的越族人说："按照越族的风俗，如果火灾之后再建房屋，一定要比原来的大，以镇服火灾。"于是汉武帝下令兴建建章宫，计有千门万户。东面为凤阙，高二十余丈。西面为唐中，有方圆数十里的养虎园。北面挖一大池，命名为太液池，池中渐台高二十余丈，还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等处胜景，象征海中的神山和龟鱼之类。南面建有玉堂、璧门、大鸟像等。另外，建章宫中还修有神明台、井干楼、各高五十丈。各景之间有皇帝专用的辇道相连接。

[4]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上诏宽与博士赐等共议，以为宜用夏正。夏，五月，诏卿、遂、迁等共造崐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后世云。

[4]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上奏说："历法、纪年都已坏废，应当改正朔。"汉武帝命宽与名叫赐的博士等共同商议，认为应使用夏胡历法。夏季，五月，汉武帝下诏，命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共同制定汉朝《太初历》，以正月为一年的开始，崇尚黄颜色，以"五"为吉祥数字，重新定官名，协调音律，制定宗庙、百官的仪礼，作为国家常规，流传后世。

[5]匈奴儿单于好杀伐，国人不安；又有天灾，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上

乃遣因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以应之。

[5]匈奴儿单于性好杀戮，使国中百姓不安，又发生天灾，很多牲畜死亡。匈奴左大都尉派人偷偷对汉朝说：“我打算杀死单于，归降汉朝，但汉朝路远，如能派兵来接应，我马上就可以发动。”于是汉武帝派因将军公孙敖在塞外修建受降城，驻兵接应。

[6]秋，八月，上行幸安定。

[6]秋季，八月，汉武帝巡游安定郡。

[7]汉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之。宛王与其群臣谋越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柰我何。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王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

[7]汉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奏道：“大宛有好马，藏在贰师城中，不肯献给汉使。”于是汉武帝派壮士车令等带着黄金千斤和金马前往大宛，请求交换。大宛国王与其群臣商议道：“汉朝离我国很远，而盐中道路艰难，屡屡致人死亡；如从此北路来，有匈奴骚扰；从南路来，没有水草，又往往缺少城郭、食粮。汉朝派数百人作为使团前来，还常因缺乏粮食死亡过半，这怎能派大军前来呢！所以汉朝对我们无可奈何。贰师城的马，是我们大宛国的宝马。”于是不肯给汉使。汉使恼怒，破口大骂，用锤击破金马而去。大宛众贵族生气地说：“汉使太轻视我们！”让汉使离去，然后命驻守东部边境的郁成王率兵拦截，杀死汉使，夺取了汉使携带的财物。

于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可尽虏矣。”天子尝使浞野侯以七百骑虏楼兰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

汉武帝大怒。曾经出使大宛的姚定汉等奏道：“大宛军事力量薄弱，只要派去三千人马，用强弩射杀，就可将其全部俘获。”汉武帝因

曾经派浞野侯赵破奴率七百骑兵生擒过楼兰王，认为姚定汉等说得对；况且，汉武帝此时正想封宠姬李夫人家为侯，于是任命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征发附属国骑兵六千及各郡、国品行恶劣的青年数万人，前往征讨大宛国。期望李广利到贰师城取得好马，所以称他为贰师将军。另外又任命赵始成为军正官，原浩侯王恢为军前向导，李哆为校尉，负责军事指挥。

臣光曰：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

臣司马光曰：汉武帝想封自己宠爱的姬妾李夫人的娘家为侯，所以派李广利率兵征伐大宛，他的意思是，没有为国立功就不能封侯，不想改变高祖皇帝的约定。但军务大事关系着国家的安危、民众的生死，如果不辨贤愚就授予军事大权，希望拿侥幸的微小功劳，作为封自己所喜欢的人为侯的借口，还不如无功就封侯好些。汉武帝在处理封国事务上颇有见地，却在任命将领方面失当。所以，说他能够遵守先帝的约定，我认为是过分了。

[8]中尉王温舒坐为奸利，罪当族，自杀；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禄勋徐自为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

[8]中尉王温舒被指控犯有奸诈贪利之罪，应当灭族，王温舒自杀；当时，王温舒的两个弟弟和两个亲家也分别因其他罪名被灭族。光禄勋徐自为说：“可悲哪！古时候有灭三族的，而今王温舒的罪到了同时灭五族的地步！”

[9]关东蝗大起，飞西至敦煌。

[9]关东地区发生严重蝗灾，大批蝗虫向西飞去，到达敦煌。

二年(戊寅、前103)

二年(戊寅，公元前103年)

[1]春，正月，戊申，牧丘恬侯石庆薨。

[1]春季，正月戊申(疑误)，牧丘侯石庆去世。

[2]闰月，丁丑，以太仆公孙贺为丞相，封葛绎侯。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曰："我从是殆矣！"

[2]闰正月丁丑(疑误)，汉武帝任命太仆公孙贺为丞相，封葛绎侯。当时，国家多事，汉武帝对大臣督责严厉，自公孙弘之后，丞相连续被指控有罪而死。石庆虽然因为谨小慎微而得以善终，但也多次受到谴责。公孙贺被引来举行拜授丞相的仪式时，不接受印信，叩头在地上，哭着不肯起来。汉武帝不理他，起身而去。公孙贺不得已接受印信，出宫后叹道："我从此危险了！"

[3]三月，上行幸河东，祠后土。

[3]三月，汉武帝巡游河东郡，祭祀后土神。

[4]夏，五月，籍吏民马补车骑马。

[4]夏季，五月，登记征用官吏和百姓的马匹，补充军马。

[5]秋，蝗。

[5]秋季，发生蝗灾。

[6]贰师将军之西也，既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罢。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李哆、赵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6]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西征，过盐泽之后，沿途小国都据城自守，不肯供应汉军粮食，攻又攻不下；攻下之后，粮食自可得到补充；如不能攻破，数日后便离去。等到达郁成时，全军只剩下数千人，且全都饥饿疲惫。进攻郁成，反被镇守郁成的军队打得大败，伤亡惨重。李广利与李哆、赵始成等商议道："到郁成尚且不能攻破，更何况到大宛的国都呢！"于是领兵返回。到敦煌时，士兵只剩下出征时的十分之一二。李广利派人上奏汉武帝："道路遥远，粮食缺乏，将士们虽不惧战斗，但饥饿难忍；况且人数太少，不足以攻下大宛，希望

能暂且罢兵，待证调更多的军队后再前往征讨。”汉武帝闻奏大怒，派使臣至玉门阻拦，同时下令：“军队有胆敢退入玉门关的，一律斩首！”李广利大为惶恐，因而留在敦煌。

[7]上犹以受降城去匈奴远，遣浚稽将军赵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吏畏亡将而诛，莫相劝归者，军遂没于匈奴。儿单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边而去。

[7]汉武帝认为受降城仍离匈奴太远，又派浚稽将军赵破奴率二万余骑兵从朔方郡出塞，向西北方推进二千余里，准备到达浚稽山接应匈奴左大都尉后返回，赵破奴已经前来约会，匈奴左大都尉却在打算举事时被单于察觉。单于杀死左大都尉，派左翼军袭击赵破奴。赵破奴一路捕杀敌军，俘虏数千人，然后班师。行至距受降城四百里之处，被匈奴八万骑兵包围。赵破奴夜间亲自出营寻找水源，与匈奴侦察部队遭遇，赵破奴被俘。匈奴军乘势猛攻汉军，汉军军吏害怕回去后因丧失主将而被杀，所以无人劝同伴突围逃回，因而全军覆没。匈奴儿单于大喜，于是派出奇兵攻打受降城，未能攻下，便侵入边界，掳掠后离去。

[8]冬，十二月，宽卒。

[8]十二月，宽去世。

三年(己卯、前102)

三年(己卯，公元前102年)

[1]春，正月，胶东太守延广为御史大夫。

[1]春季，正月，胶东太守延广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2]上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皆无验，令祠官礼东泰山。夏，四月，还，修封泰山，禅石闾。

[2]汉武帝向东巡游海边，考查对神仙踪迹的寻访情况，发现都没有着落。命令祀官以礼祭告东泰山。夏季，四月，汉武帝返回长安，途中在泰山祭天，在石闾祭地。

[3]匈奴儿单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贤王犁湖为单于。

[3]匈奴儿单于去世，因其子年纪小，匈奴部众共立儿单于的叔父右贤王湖为单于。

[4]上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西北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军正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

[4]汉武帝派光禄勋徐自为从五原出塞数百里，最远处达千余里，修筑城墙、要塞、亭燧等，向西北直到庐朐，命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兵庐朐附近；命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泽筑城镇守。秋季，匈奴大举侵入定襄、云中二郡，杀掠数千人，打败汉朝好几名二千石官后方才离去，沿途破坏光禄勋徐自为所筑城墙、要塞、亭遂等；又派右贤王侵入酒泉、张掖二郡，掳掠数千人。正好汉军军正任文率兵前来救援，右贤王兵败，丧失了全部掳掠所得后退走。

[5]是岁，睢阳侯张昌坐为太常乏祠，国除。

[5]这一年，睢阳侯张昌被指控身为太常官，掌管祭祀事务有不到之处，被废除封爵食邑。

初，高祖封功臣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时兵革之余，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其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及高后时，尽差第列侯位次，藏诸宗庙，副在有司。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逸，多抵法禁，陨身失国，至是见侯裁四人，罔亦少密焉。

起初，汉高祖分封功臣为侯，共一百四十三人。当时正是战乱之后，大城和著名都会的百姓散失，国家掌握的户口数字，只有从前的十分之二三。所以汉初所封列侯，其食邑大的不过一万户，小的只有五六百家。分封时，汉高祖曾经立誓说："既使黄河变得像腰带一样狭窄，泰山变得像砥石一样矮小，各位列侯的封国食邑也将永存，传给后世子孙。"并将誓言用朱砂写下，杀白马祭告上苍，表示守信和郑重。到高后时，厘订全体列侯的位次高低，将记录存在宗庙之内，副

本存于有关官署。到汉文帝、汉景帝时，已过了四五世，流民已经回归故里，户口也有增加，列侯中，大的食邑达到三四万户，小的也增加了一倍，财富的增长也与食邑相同。列侯的子孙们骄奢淫逸，多触犯国家法律，不仅本人丧命，祖宗留下的食邑也因而失去，到如今，现存的功臣侯只剩下四家，而法网也稍微严密了。

[6]汉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议者皆愿罢宛军，专力攻胡。天子业出后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于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卫酒泉，而发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赘婿、贾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者市籍者凡七科，适为兵；及载给贰师，转车人徙相连属；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马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6]汉朝丧失了赵破奴这支部队后，议论此事的公卿大臣们都希望停止征讨大宛，集中全力对付匈奴。而汉武帝则认为，既已出兵征讨大宛，如果连大宛这样一个崐小国都不能征服，那么大夏等国将逐渐轻视汉朝，大宛的好马不会来，乌孙、轮台等国将随意虐待汉朝使团，从而使汉朝遭到外国的耻笑。于是汉武帝处罚了认为征讨大宛不利的邓光等人。赦免正在服刑的囚徒，征发品行恶劣的青年和边塞地区的骑兵，一年多的时间里，派到敦煌增援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人达六万多人，背负私人装备而跟从的人未计算在内。另外，又征调了牛十万头，马三万匹，驴、骆驼等数以万计，以及十分充足的粮食和兵器弓弩。全国都受到震动，从各地调到征讨大宛部队中的校尉军官也达五十余名。因大宛城中无井，靠汲引城外河水使用，所以汉武帝派水工随军前往，准备将大宛城外河水引向别处，利用旧水道挖洞攻城。又增调了十八万戍卒进驻酒泉、张掖以北地区，并在居延、休屠两地屯兵以卫护酒泉。汉武帝下令：全国犯罪的官吏、逃亡者、入赘妇家的男子、商人、原属商人户籍者、其父母或祖父母属商人户籍者，共七种人，一律谪罚为兵。为贰师运送粮食的车辆和役夫络绎不绝。汉

武帝还任命两名熟悉马匹情况的人充当执马校尉和驱马校尉，预备在攻破大宛后挑选好马。

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万。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贰师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其水原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宛贵人谋曰："王母寡匿善马，杀汉使，今杀王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王。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母寡头，遣人使贰师约曰："汉无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尽杀善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孰计之，何从？"是时，康居候视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计以为"来诛首恶者母寡，母寡头已至，如此不许则坚守，而康居候汉兵罢来救宛，破汉兵必矣；"乃许宛之约。宛乃出其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时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与盟而罢兵。

贰师将军李广利得到巨大的人力物力增援后，再次率兵出征。由于汉军兵多，所到之处，西域各小国无不迎接，为汉军提供粮食供应。行至轮台，轮台国不降，汉军攻城数日，在城中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自此向西，汉军一路平安推进，直抵大宛城下，到达的士兵共三万人。大宛军队出城迎击汉军，汉军以箭射杀，大宛军大败，逃入城中拒守。李广利本想攻取郁成城，又恐怕一时难于攻克，反使大宛生出其他计谋，于是先到大宛城，挖开水源，引向别处。城中的大宛军民本已忧愁困扰，汉军再将全城包围，攻击四十余日。大宛贵族密谋道："大王母寡将好马隐藏起来，又杀死汉朝使臣，如今我们将大王杀死，把好马献出，汉军就会解围而去；如仍不解围退兵，我们再拼死力战，也为时未晚。"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一起行动，将大宛王杀死。此时大宛的外城已破，大宛的贵族猛将煎靡被汉军俘获。大宛极为恐慌，逃入内城，派人手持大宛王母寡的人头，前去见李广利，相约说："汉军如不进攻我们，我们将把所有的好马都拿出来，任凭汉军随意挑选，并为汉军提供粮食。如不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将杀死所

有的好马。康居的援兵又即将到达，援兵一到，我们居内，康居兵居外，两面夹击汉军。请将军仔细考虑，怎么办好？”此时，康居探知汉军还很强盛，不敢前进。李广利闻知大宛城中新近抓到一些汉人，懂得了凿井技术，且城中粮食尚多，因而考虑：“此次前来主要是为了诛杀罪魁祸首毋寡，而今毋寡的人头已然送到，这样再不接受他们的请求，他们必定会坚守城池，而康居等到汉军疲惫来援救大宛，汉兵必为其所败。”所以接受了大宛的求和条件。于是，大宛将马献出，让汉军自己选择，并拿出大批粮食供给汉军。汉军挑选了数十匹好马，中等及以下的雌、雄马三千余匹，又扶立过去对汉朝态度友好的大宛贵族昧蔡登上大宛国王位，与其订立盟约后罢兵而还。

初，贰师起敦煌西，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将千余人别至郁成，郁成王击灭之，数人脱亡，走贰师。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出郁成王与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贰师。上骑士赵弟恐失郁成王，拔剑击斩其首，追及贰师。

当初，李广利自敦煌起兵西进时，分兵数路，分别从南、北两条道路进兵。校尉王申生另率一千余人到郁成，被郁成王消灭。只有数人得脱，逃到李广岷利大军。李广利命搜粟都尉上官桀率兵前往攻打郁成，郁成王逃到康居，上官桀也追到康居。康居王听说汉军已打败大宛，便将郁成王献给上官桀，上官桀命四名骑兵将郁成王捆绑押送李广利军营。上骑士赵弟怕郁成王在半路上逃跑，拔剑将郁成王人头砍下后，追上李广利大军。

四年(庚辰、前101)

四年(庚辰，公元前101年)

[1]春，贰师教军来至京师。贰师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见天子，因为质焉。军还，入马千余匹。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奂。天子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乃下诏封李广利为海西侯，封赵弟为新侯，以上官桀为少府，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谪过行，皆黜其劳，士卒赐直四万钱。

[1]春季，贰师将军李广利回到京城长安。沿途经过的西域小国听说大宛被汉军攻破，全都派其子弟跟随李广利来到长安向汉朝进贡，拜见汉武帝，并留在长安充当人质。大军回来时，入关的马有一千余匹。此番再次出征，并非缺乏军粮，战死的人也不太多，只因将领贪暴，不爱惜士卒，掠夺、虐待他们，因此死亡很多。汉武帝因李广利万里征伐，不计其过失，下诏书封李广利为海西侯，赵弟为新侯，任命上官桀为少府，其他军官为九卿的三人，任诸侯国相、郡太守、二千石官职的一百余人，任一千石及以下官职的一千余人。凡自愿随军出征的人，所授官职都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希望；凡因罪过而谪罚出征的人，一律免其罪而不记功劳；对士卒的赏赐价值四万钱。

匈奴闻贰师征大宛，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诣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

匈奴听说李广利率兵征讨大宛，曾经企图拦截，后见汉军声势浩大，不敢与汉军交战，便派骑兵前往楼兰国，等候袭击在大军后面的汉朝使臣，要断其通道。当时汉军军正任文正率兵屯驻玉门关，抓到匈奴俘虏，得知这一消息后报告朝廷。汉武帝下诏命任文率兵捕捉楼兰王，押到长安问罪。楼兰王分辩说："楼兰作为一个小国，夹在汉朝与匈奴两大国之间，如不两边听命，便无法自保平安，我愿率本国百姓迁入汉朝境内。"汉武帝放他回国，也让他协助探听匈奴动静。从此匈奴对楼兰国不十分信任。

自大宛破后，西域震惧，汉使入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自从大宛被打败后，西域各国十分震恐，派往西域的汉使因此越发顺利地完成使命。于是，从敦煌向西直到盐泽，处处建起亭燧，而轮台、渠等地都有汉朝的屯田兵卒数百人，分别设置使者、校尉加以统领护卫，用以供给出使外国的使团所需。

后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侍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

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

一年多以后，大宛贵族认为昧蔡善于讨好汉朝，使本国遭受屠戮，于是联合杀死昧蔡，立毋寡的弟弟蝉封为大宛王，派蝉封的儿子到汉朝充当人质。汉朝因而派出使者赏赐蝉封，对他进行镇扶。蝉封与汉朝约定，每年向汉朝进献天马二匹。

[2]秋，起明光宫。

[2]秋季，汉武帝兴建明光宫。

[3]冬，上行幸回中。

[3]冬季，汉武帝巡游回中地区。

[4]匈奴犁湖单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侯为单于。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且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因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使使来献。

[]匈奴湖单于去世，其弟左大都尉且侯被立为单于。汉武帝打算乘征伐大宛的兵威困扰匈奴，便颁发诏书说：“高皇帝给朕留下平城的忧恨，高后时，匈奴单于给我朝的书信又悖逆绝伦。当年齐襄公报九世先祖之仇，《春秋》认为他的行为符合了大义。”且侯单于刚刚即位，害怕汉军袭击他，便向汉朝表示：“我是小孩子，岂敢和大汉天子相比，汉朝天子是我的长辈。”于是将不愿投降而被扣留在匈奴的汉使路充国等全部放回，又派使臣前来进贡。

天汉元年(辛巳、前100)

天汉元年(辛巳，公元前100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春季，正月，汉武帝到甘泉，在泰祭祀天神。三月，汉武帝巡游河东郡，祭祀后土神。

[2]上嘉匈奴单于之义，遣中郎将苏武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

[2]汉武帝嘉许匈奴单于的义举，派中郎将苏武将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臣送回匈奴，顺便携带厚礼，答谢匈奴单于的好意。苏武与副使中

郎将张胜及暂时充任使团官吏的常惠等一同前往，到达匈奴后，将礼品送给单于。单于却更加骄横，不是汉朝原来所希望的样子。

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卫律者，父故长水胡人，律善协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于匈奴，使还，闻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单于爱之，与谋国事，立为丁灵王。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正在此时，曾经归降过汉朝的匈奴缑王和长水人虞常，以及卫律所率领的投降匈奴的原汉朝人暗中商议，企图劫持匈奴单于母亲阏氏回到汉朝。卫律的父亲原是长水地区的匈奴人，卫律本人则因与汉朝的协律都尉李延年关系很好，经李延年推荐，受汉朝派遣出使匈奴。卫律出使归来，听说李延年一家被收捕，便逃到匈奴投降。单于很喜欢他，与他商讨国家大事，封他为丁灵王，虞常在汉朝时一直与副使张胜关系密切，私下拜访张胜时说："听说大汉天子非常怨恨卫律，我可以埋伏弓弩手为汉朝将其射死。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朝，希望他们能得到赏赐。"张胜答应了虞常的要求，并送给他很多财物。一个多月以后，单于出外打猎，只有他母亲和部分子弟留在王庭。虞常等七十余人正准备发动政变，不料其中一人于夜间逃走，告发了虞常等人的政变计划。于是单于子弟调兵与虞常等人交战，缑王等全部被杀，虞常被活捉。

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匈奴单于派卫律处理此事。张胜听到消息后，害怕先前与虞常约定之事被查出，便向苏武报告。苏武说："发生了这样的事，肯定会涉及

到我，如受到侵犯再死，那就更加辜负国家了。”于是准备自杀，被张胜、常惠一起阻止。后虞常果然供出张胜，单于大怒，召集贵族们商议，打算杀死汉使。匈奴左伊秩訾说：“谋杀卫律就要处死，如果谋害单于，又应如何加重惩处呢！应让他们全部归降。”单于派卫律传话给苏武。苏武对常惠等人说：“如果卑躬屈节，有辱我们的使命，既使活着，又有何面目再回到我们大汉呢！”说完拔出佩刀刺入自己的身体。卫律大吃一惊，一把将苏武抱住，急忙召医生前来，在地上挖了一个土洞，点起炭火，将苏武放在洞上，用脚踩苏武的后背，使淤血流出。苏武气绝，半日才慢慢苏醒。常惠等痛哭，将苏武抬回驻地。单于很钦佩苏武的气节，早晚都派人问候，而将张胜逮捕。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欲降之，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崐，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且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曰“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苏武逐渐痊愈，单于派人来劝谕苏武，要苏武归降匈奴。正在此时，虞常被定为死罪，便打算借此机会逼苏武投降。用剑斩下虞常的人头之后，卫律说：“汉使张胜想谋杀单于的亲信大臣，其罪当死，单于招募归降，降者赦免。”说完举剑要刺张胜，张胜请求投降。卫律又对苏武说：“副使有罪，你作为正使，应连坐受罚。”苏武回答说：“我本未参与其事，与张胜又没有亲属关系，为什么要连坐受罚！”卫律又举剑威胁苏武，苏武纹丝不动。卫律说：“苏先生！我以前背叛汉朝，

归顺匈奴，有幸蒙单于大恩、赐号称王，并拥有数万人众，马匹牲畜满山，这样富贵！苏先生如果今日归降，明日就会和我一样，否则白白横尸荒野，又有谁知道呢！”苏武闭口大答。卫律又说：“你要是听我的话，归降匈奴，我与你就如兄弟一般；如今日不听我的建议，以后即使想再见我，还能够办得到吗？”苏武骂道：“你身为汉朝臣子，却不顾恩义，背叛君主、亲人、投降蛮夷异族，我见你干什么！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决定别人的生死，你不但不公平处理，反而想挑动两国君主相互争斗，在一旁坐观成败。南越国杀死汉使，被汉灭掉后变为九郡；大宛王杀死汉使，其人头被悬于长安宫廷北门；朝鲜杀死汉使，立即招来灭国之祸；只有匈奴还没有干过这种事。你明知我不会投降，却想借此挑起两国之间的战争，只怕匈奴的灾难，将会从我开始了。”卫律明白苏武终究不会受他的胁迫，只得禀报单于。单于见苏武如此忠心，越发想争取他归顺，便将苏武囚禁于一个大地窖中，断绝苏武的饮食，企图逼其就范。当时正下大雪，苏武躺在地上，靠吞食雪片和衣服上的毡毛，一同咽下，几天后竟然未死。匈奴人以为有神灵庇护，便将苏武放逐到北海荒无人烟之处，让他放牧一群公羊，并对苏武说：“等到公羊能产出羊奶，你就可以回国了。”常惠等使团中不肯投降的官员，也被分别扣留在其他地方。

[3]天雨白牦。

[3]天空降下硬而弯曲的白毛。

[4]夏，大旱。

[4]夏季，大旱。

[5]五月，赦天下。

[5]五月，大赦天下。

[6]发谪戍屯五原。

[6]征发贬谪有罪的人到五原郡屯垦戍边。

[7]浞野侯赵破奴自匈奴亡归。

[7]浞野侯赵破奴从匈奴逃回汉朝。

[8]是岁，济南太守王卿为御史大夫。

[8]这一年，济南太守王卿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二年(壬午、前99)

二年(壬午，公元前99年）

[1]春，上行幸东海。还幸回中。

[1]春季，汉武帝巡游东海郡。在回京途中巡游回中。

[2]夏，五月，遣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假司马陇西赵充国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贰师引兵随之，遂得解。汉兵物故什六七，充国身被二十余创。贰师奏状，诏征充国诣行在所，帝亲见，视其创，嗟叹之，拜为中郎。

[2]夏季，五月，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塞，在天岷山一带袭击匈奴右贤王，共擒斩匈奴一万余人后返回。途中被匈奴重兵包围。汉军一连几天缺乏粮食，伤亡惨重。代理司马的陇西人赵充国率精壮兵卒一百余人冲破匈奴的包围，李广利率大军紧跟其后，才得以解脱困境。这次战役，汉兵阵亡了十分之六七，赵充国受伤二十余处。李广利上奏朝廷，汉武帝将赵充国召到驻所，亲自接见，察看了他的的伤势，叹息不已，封赵充国为中郎。

汉复使因杅将军敖去西河，强弩都尉路博德会涿涂山，无所得。

汉武帝又派因杅将军公孙敖率兵从西河郡出塞，与强弩都尉路博德会师于涿涂山，但毫无收获。

初，李广有孙陵，为侍中，善骑射，爱人下士。帝以为有广之风，拜骑都尉，使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及贰师击匈奴，上诏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南以分单于分，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无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愿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引兵击匈奴于西河。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无所见，还，抵受降城休士。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悦，拜步乐为郎。

当初，李广的孙子李陵担任侍中，精通骑马射箭之术，爱护士卒，谦恭地对待贤士。汉武帝认为李陵颇有其祖父李广的风范，封他为骑都尉，命他带领丹阳和楚地人五千，在酒泉、张掖一带教习射箭之术，以防备匈奴。李广利出击匈奴时，汉武帝召见李陵，想命他为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叩头请求说："我所率领屯戍边塞的人，都是荆楚地区勇武之士和奇才剑客，论力量能够手扼猛虎，论箭术堪称百发百中，希望能让我自己率领一队人马，前往兰于山以南地区，用以分散匈奴单于的兵力，使其不能全力对抗贰师将军的部队。"汉武帝说："你不愿作别人的部下吗！这次我调动的军队太多，没有马匹分配给你。"李陵说："我用不着马匹，愿以少敌众，率五千步兵直捣匈奴单于的王庭。"汉武帝赞赏李陵的豪情壮志，同意了他的请求，下诏命路博德在半途中接应李陵。路博德也羞于做李陵的后援部队，便上奏说："如今正值秋季，匈奴马肥，不宜于此时与匈奴交战，希望陛下命李陵稍等，到明年春天再一同出征。"汉武帝很生气，怀疑是李陵胆怯后悔，不想出征，而让路博德上书，便下诏命路博德率兵赴西河袭击匈奴，同时命李陵于九月自居延遮虏障出发，深入东浚稽山南面的龙勒水边巡回观察匈奴动静，如果不见敌踪，便退回受降城休息士卒。于是，李陵率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向北推进，三十天后抵达浚稽山，停下扎营，沿途命人将所过之处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图，派部下骑兵陈步乐送回长安。汉武帝召见陈步乐，听他报告说李陵能使部下拚死效力，非常高兴，封陈步乐为郎官。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复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无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

李陵在浚稽山与单于率领的匈奴军队相遇，匈奴约三万骑兵将李陵的部队包围。李陵屯兵两山之间，用大车围成营寨，亲自率领士卒在营外列下战阵，前排手持戟、盾，后排手持弓、弩。匈奴兵见汉军人少，便直逼营前阵地。李陵率部迎击，展开搏斗，汉军千弩齐发，匈奴兵纷纷应弦倒地，只得退回山上，汉军追击，杀死匈奴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两翼军八万余骑兵岷前来围攻李陵。李陵率部且战且走，向南撤退，数日后，来到一个山谷之中。汉军接连作战，士卒大多身带箭伤，仍顽强苦战，受伤三处的坐在车上，受伤两处的驾车，受伤一处的手持武器坚持战斗，又斩杀匈奴三千余人。李陵率部沿着龙城旧道向东南方撤退，四五日后，退到一大片沼泽芦苇之中。匈奴在上风放火，企图烧死汉军；李陵也命部下放火烧光周围的芦苇以自救。汉军继续南行，来到一座山下。单于在南山上命他的儿子率领骑兵向汉军进攻。汉军在树林之中步战，又杀死匈奴数千人，并用连弩机射单于，单于下山逃避。这一天，汉军抓到部分匈奴俘虏，据他们说："我们听单于说：'这是汉朝的精兵，猛攻也没能将他们消灭，他们日夜引我们向南接近汉塞，莫非是有埋伏的军队吗？'各位当户、君长都说：'单于亲率数万骑兵攻击汉军数千人而不能将他们消灭，以后将无法再号令边臣，还会使汉朝更加轻视匈奴。所以要在山谷中再次力战，还有四五十里才到平原地区，如仍不能取胜就返回。'"

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韩延年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一片冰，期至遮虏障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

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

此时汉军处境越发凶险。匈奴骑兵多，一日交战数十回合，汉军又杀伤匈奴二千余人。匈奴作战不利，打算撤兵离去。然而就在此时，李陵军中有一个名叫管敢的军候，因受到校尉的欺辱，逃到匈奴军中投降，一一说出汉军实情：“李陵部队并无后援，箭矢也即将用尽，只有将军部下和校尉成安侯韩延年所属部队各八百人在前面开路，以黄旗和白旗作为标志。应当派精锐骑兵用弓箭射杀他们，汉军立即就可击破。”单于得到管敢，喜出望外，命匈奴骑兵一齐向汉军发起进攻，同时令人大声喊叫：“李陵、韩延年快快投降！”又派兵截断汉军的道路，猛攻李陵。李陵的部队被困在山谷之中，匈奴军在山上，从四面射箭，箭如雨下。李陵继续向南退却，尚未到达汗山，一天中五十万支箭已全部用尽，于是放弃辎重车辆，继续前往。此时军中士兵还有三千余人，只能砍下车的辐条拿在手中做武器，文职人员也手持短刀加入战斗行列。汉军退入狭谷之中，单于亲自率兵截断汉军后路，指挥匈奴兵卒将山上巨石滚入谷中，汉军多数死去，不能前进。黄昏以后，李陵独自一人身穿便衣走出大营，止住左右随从说：“不要跟着我，我要独自一人生擒单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李陵回到营中，叹道：“我们已然兵败，即将死于此地了！”于是将所有的旌旗尽行砍倒，与珍宝一起埋入地下，李陵叹了口气，对部下说道：“如果再有数十支箭，我们就足以逃脱了。现在已没有武器再战，天亮以后，就只能坐等被擒了，不如各自逃命，还有人能够侥幸逃脱回去报告天子。”于是命将士每人身带二升干粮，一片冰，约定到遮虏障会合。半夜时，李陵命人击鼓叫醒将士们，但战鼓已破，敲不响。李陵与韩延年都跨上战马，十几名壮士跟随。匈奴数千名骑兵随后追击，韩延年战死。李陵说道：“我已无面目报答皇帝陛下了！”于是投降。其他人分散突围，逃回边塞的有四百余人。

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

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李陵兵败之处距边塞只有一百余里，边塞将领将此事报告朝廷。汉武帝本希望李陵能死战，后听说李陵投降匈奴，十分愤怒，责问陈步乐，陈步乐自杀而死。满朝大臣都说李陵有罪，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竭力为李陵分辩说：“李陵对父母孝顺，对士人讲信义，常常奋不顾身，赴国家急难，这正是他平时的志愿所在，颇有国士的风范。如今出征偶然不幸失败，那些保全自身性命和妻子儿女的臣子就跟着捏造他的短处，实在令人痛心！况且李陵率领不到五千步兵，深入满是战马的匈奴腹地，抵挡数万敌军；匈奴被打得连救死扶伤都顾不过来，将全国所有能拉弓射箭的人全部调来围攻李陵。李陵率部转战千里，箭矢用尽，无路可走，将士们手拿着没有箭的空弩机，冒着敌人锋利的枪尖刀刃，仍然面向北方拚死力战，能够得到部下这样的拚死效力，既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虽然兵败，但他对匈奴的打击也足以使他名扬天下了。李陵之所以没有死节，当是想找机会报效国家。”汉武帝认为司马迁在诬陷欺骗，是为了诋毁李广利，为李陵游说开脱，下令对司马迁施以宫刑。

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

很久以后，汉武帝才对原先使李陵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表示后悔，说道：“应当在李陵率军出塞时，再让强弩将军路博德前去接应；而我预先就颁下诏书，使老将路博德生出奸诈之心，不肯接应李陵。”于是派使臣对逃脱回来的李陵余部进行慰劳赏赐。

[3]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二千石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轻犯法；东方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郡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行、饮食当连坐者，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

居，无可柰何。于是作《沉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3]汉武帝用法制来控制国家，喜欢任用执法严苛的官吏，各郡、国的二 千石官也大多以残暴的手段治理地方，而小吏和平民百姓对犯法却越发不当回事。东部地区盗贼兴起，大股数千人，攻打城邑，夺取府库的兵器，释放犯死罪的囚徒，捆缚、污辱郡太守、都尉，杀死二千石官；小股数百人，在乡村中劫杀抢掠，多得无法计算，致使道路断绝。汉武帝开始只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负责督察镇压，但未能禁绝；于是派光禄大夫范昆及曾经位居九卿的张德等身穿绣花官服，手持皇帝符节和调兵的虎符，调集军队进行围剿，有的大郡斩杀达一万余人；另外，各郡因帮助盗贼通行、提供食物而受到牵连、犯法被杀的普通百姓多的也达数千人。过了几年，抓获了大部分盗贼首领。一些被打散逃亡的人，往往重新聚集在一起，占据山川险要之处，官府无可奈何。于是，汉武帝命人制定《沉命法》，规定："凡有成帮结伙盗贼兴起，地方官不能及时发现，或虽然发现却未能全部擒获，自二千石官以下直至小吏，主持其事的一律处死；"从此以后，小吏畏惧朝廷治罪，既使发现有盗贼，也因害怕不能全部捕获而不敢报告；各郡长官因害怕受到牵连，也让下属不要报告。因此，盗贼越来越多，而地方官上下串通，隐瞒不报，空以虚文应付朝廷，逃避法网。

是时，暴胜之为直指使者，所诛杀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至勃海，闻郡人隽不疑贤，请与相见。不疑容貌尊严，衣冠甚伟，胜之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据地曰："窃伏海濒，闻暴公子旧矣，今乃承颜接辞。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功扬名，永终天禄。"胜之深纳其戒；及还，表荐不疑，上召拜不疑为青州刺史。济南王贺亦为绣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多所纵舍，以奉使不称免，叹曰："吾闻活千人，子孙有封，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

此时，暴胜之担任直指使者，经他之手处死的二千石以下官员尤其众多，因此威镇各州郡。暴胜之来到渤海郡，听说当地人隽不疑贤明练达，便请来相见。隽不疑容貌庄重严肃，衣冠十分华丽整齐，暴胜

之听说隽不疑到来，连鞋崐都没顾上穿好就急忙起来相迎，让进客厅坐定，隽不疑以手按地，欠身说道："我虽生活在偏僻的海滨，但也久闻暴公子的大名，想不到今天有幸蒙公子接见指教。我认为，作为一名官吏，过于刚强容易折断，过于柔弱则法令难行，应既展示威严，又施以恩惠，才能建立功业，立身扬名，永远保持上天所赐的福禄。"暴胜之对他的告诫深为赞同，回到京城后，上奏推荐隽不疑。汉武帝召隽不疑前来，任命为青州刺史。济南人王贺也曾担任绣花御史，负责驱捕魏郡的盗贼，他放过了很多人，因此被以不称职的罪名罢免。王贺叹道："我听说，救活一千人，子孙就可得到封爵，我救活的人有一万多，后代会有人兴起吧！"

[4]是岁，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

[4]这一年，汉武帝封归降汉朝的匈奴介和成娩为开陵侯，命其率领楼兰国军队袭击车师国。匈奴派右贤王率数万骑兵前往援救，汉军作战失利，退兵而去。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十二卷

汉纪十四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天汉三年(癸未、前98)

汉纪十四 汉武帝天汉三年(癸未，公元前98年)

[1]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杀，以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

[1]春季，二月，王卿因罪自杀，汉武帝任命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

[2]初榷酒酤。

[2]开始实行酒类专卖。

[3]三月，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还，祠常山，瘗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者终无有验，而公孙卿犹以大人迹为解，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犹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3]三月，汉武帝巡游泰山，扩建祭天神坛，祭祀于明堂，并在此接受各郡、国的户籍、财政簿册。回京途中，祭祀于常山，并将黑色玉石埋于祭坛之下。方士们在各地等候神仙降临和入海寻找蓬莱山等始终没有结果，而公孙卿仍以所谓"巨人的足印"进行辩解，从而使汉武帝对方士们的奇谈怪论日益厌倦，但仍与他们保持联系，并不禁绝，希望能遇到真有本领的人。从此以后，方士们谈论神灵之事的虽更加众多，但其效果是可想而知了。

[4]夏，四月，大旱。赦天下。

[4]夏季，四月，大旱。大赦天下。

[5]秋，匈奴入雁门。太守坐畏弃市。

[5]秋季，匈奴侵入雁门。雁门太守因畏缩惧敌被朝廷处死。

四年(甲申、前97)

四年(甲申，公元前97年)

[1]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

[1]春季，正月，汉武帝在甘泉宫接受各诸侯王的朝见。

[2]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骑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韩说将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因杆将军公孙敖将骑万、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闻之，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兵十万待水南，与贰师接战。贰师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斗十余日。游击无所得。因杆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2]汉武帝征发全国贱民“七科谪”和勇敢之士，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自朔方出塞，强弩都尉路博德率一万余人与李广利会合，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自五原出塞，因杆将军公孙敖率骑兵一万、步兵三万自雁门出塞，袭击匈奴。匈奴听到这一消息后，将其家属、财物等全部迁徙到余吾水以北地区，然后由单于亲率十万大军在余吾水南岸迎战李广利率领的汉朝军队。李广利率兵与单于大军连续交战十余日，撤兵而还。韩说所部没有收获。公孙敖与匈奴左贤王作战失利，撤兵而回。

时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军无功远，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于是族陵家。既而闻之，乃汉将降匈奴者李绪，非陵也。陵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单于以女妻陵，立为右校王，与卫律皆贵用事。卫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

汉武帝派公孙敖率兵深入匈奴腹地去接李陵，公孙敖无功而回，便上奏说：“据擒获的匈奴俘虏说，李陵教单于制造兵器，以防备汉军，所以我无所收获。”于是汉武帝下令将李陵的家属满门抄斩。不久听说，是投降匈奴的汉朝将领李绪所为，并非李陵。李陵派人将李绪刺杀。匈奴单于的母亲大阏氏要杀李陵，单于将他藏在北方，直到大阏氏死后，李陵才回到王庭。单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为妻，封其为右校王，与卫律同时都受到尊重，并握有权力。卫律经常在单于身边，李陵则在外地，有大事才到王庭会商。

[3]夏，四月，立皇子为昌邑王。

[3]夏季，四月，汉武帝封皇子刘为昌邑王。

太始元年(乙酉、前96)

太始元年(乙酉，公元前96年)

[1]春，正月，公孙敖坐妻巫蛊要斩。

[1]春季，正月，公孙敖因其妻以“巫蛊”害人而被腰斩。

[2]徙郡国豪桀于茂陵。

[2]汉武帝强迫各郡、国的富豪和有权势的人迁居茂陵。

[3]夏，六月，赦天下。

[3]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4]是岁，匈奴且鞮单于死；有两子，长为左贤王，次为左大将。左贤王未至，贵人以为有病，更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左贤王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谓曰：“即不幸死，传之于我。”左贤王许之，遂立，为孤鹿姑单于；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单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

[4]这一年，匈奴且鞮单于去世。且鞮有两个儿子，长子为左贤王，次子为左大将。且鞮死后，左贤王没有及时赶到，匈奴贵族们认为左贤王有病，改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听说后，不敢前来王庭。左大将派人将左贤王召来，让位给他。左贤王以自己有病为理由推辞不受，左大将不听，对他说：“如果你不幸死去，再传位给我。”左贤王这才答应，即单于位，称为孤鹿姑单于。封左大将为左贤王。几年后，左贤王病死，其子先贤掸因不能继承左贤王之位，所以改封为日逐王。单于封自己的儿子为左贤王。

二年(丙戌、前95)

二年(丙戌，公元前95年)

[1]春，正月，上行幸回中。

[1]春季，正月，汉武帝巡游回中。

[2]杜周卒，光禄大夫暴胜之为御史大夫。

[2]杜周去世，汉武帝任命光禄大夫暴胜之为御史大夫。

[3]秋，旱。

[3]秋季，干旱。

[4]赵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

[4]赵国中大夫白公奏请朝廷，从谷口至栎阳挖了一条长二百里的引水渠，将泾河水引到渭中地区，使四千五百余顷农田得到灌溉，因此命名为白渠。当地百姓因白渠而大大受益。

三年(丁亥、前94)

三年(丁亥，公元前94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宫。二月，幸东海，获赤雁。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而还。

[1]春季，正月，汉武帝前往甘泉宫。二月，巡游东海郡，捉到一只赤色大雁。又巡游琅邪郡，在成山拜日，并登上之罘山，然后乘船在海上巡游后返回长安。

[2]是岁，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间赵，居钩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

[2]这一年，皇子刘弗陵出生。刘弗陵的母亲是河间人，姓赵，受封为，住在钩弋宫，怀孕十四个月后生刘弗陵。汉武帝说："听说当年尧是十四十四个月才出生的，如今赵生这个孩子也是如此。"于是下令将钩弋宫宫门改称尧母门。

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臣司马光曰：作为君主，每一动静、措施都不能不慎重，内心想的事，外表必然会显露出来，天下人都会知道。那时，皇后、太子全部安然健在，汉武帝却下令将钩弋宫门称为尧母门，在名义上是不妥当的。正因为如此，才使奸猾之徒揣摩皇上的心意，认为他非常宠爱幼子，想立幼子为皇位继承人，于是产生出危害皇后、太子之心，终于酿成巫蛊祸难，可悲啊！

[3]赵人江充为水衡都尉。初，充为赵敬肃王客，得罪于太子丹，亡逃；诣崐阙告赵太子阴事，太子坐废。上召允入见。充容貌魁岸，被服轻靡，上奇之；与语政事，大悦，由是有宠，拜为直指锈衣使者，使督察贵戚、近臣逾侈者。充举劾无所避，上以为忠直，所言皆

中意。尝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3]赵国人江充被任命为水衡都尉。当初，江充本是赵敬肃王的门客，因为得罪了赵王太子刘丹，逃出赵国，来到朝廷告发了刘丹的隐私秘事，刘丹因此被废除赵国太子之位。汉武帝召江充入宫见面，见他仪表堂堂，身体魁梧，衣着轻暖而华丽，暗中称奇。与他谈论一番政事后，汉武帝大为高兴，从此对江充宠信，封其为直指绣衣使者，让他督察皇亲国戚、天子近臣中的违背体制、奢侈不法行为。江充检举参劾，毫无避讳，汉武帝因此认为他忠正直率，所说的话都合汉武帝的心意。江充曾随汉武帝前往甘泉宫，正遇上太子刘据派遣去甘泉宫问安的使者坐着马车皇帝专用的“驰道”上行走，江充便将其逮捕问罪。太子听说后，派人向江充求情说：“我并非爱惜车马，实在是不愿让皇上知道后，认为我平时没有管教左右，希望江先生宽恕！”江充并不理睬，径自上奏。汉武帝说：“作臣子的，就应当这样！”对江充大加信任，从而使江充威镇京师。

四年(戊子、前93)

四年(戊子，公元前93年)

[1]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禅石闾。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赦天下。

[1]春季，三月，汉武帝巡游泰山。壬午（二十五日），在明堂祭祀高祖刘邦，以之配祀上帝，并在此接受各郡、国记录户籍财政情况的簿册。癸未（二十六日），在明堂祭祀景帝刘启。甲申（二十七日），扩建祭天神坛。丙戌（二十九日），在石闾祭祀地神。夏季，四月，汉武帝巡游不其山。五月返回长安，前往建章宫，下诏大赦天下。

[2]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2]冬季，十月甲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3]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西至安定、北地。

[3]十二月，汉武帝巡游至雍，祭祀于五。然后西行，到达安定、北地二郡。

征和元年(己丑、前92)

征和元年(己丑，公元前92年)

[1]春，正月，上还，幸建章宫。

[1]春季，正月，汉武帝返回长安，前往建章宫。

[2]三月，赵敬肃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生男，号淖子。时淖姬兄为汉宦者，上召问："淖子何如？"对曰："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国子民。"问武始侯昌，曰："无咎无誉。"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为赵王。

[2]三月，赵王刘彭祖去世。刘彭祖娶的是江都易王刘非的宠姬淖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刘淖子。当时淖姬的哥哥在皇宫中当宦官，汉武帝便召他询问："淖子为人如何？"淖姬的哥哥回答说："他为人欲望太多。"汉武帝说道："欲望太多的人不适合当国君管理百姓。"又问武始侯刘昌的情况，淖姬的哥哥说："刘昌既无过错，也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汉武帝说："这样就可以了。"于是派使臣立刘昌为赵王。

[3]夏，大旱。

[3]夏季，大旱。

[4]上居建章宫，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冬，十一月，以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始起。

[4]汉武帝住在建章宫，看到一个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是不寻常的人，便命人捕捉。该男子弃剑逃跑，侍卫们追赶，未能擒获。汉武帝大怒，将掌管宫门出入的门候处死。冬季，十一月，汉武帝征调三辅地区的骑兵对上林苑进行大搜查，并下令关闭长安城门进行搜索，十一天后解除戒严。巫蛊事崐开始出现。

[5]丞相公孙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贺子敬声代父为太仆，骄奢不奉法，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大侠朱安世甚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

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祸及宗矣！”遂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上且上甘泉，使巫当驰道埋偶人，祝诅上，有恶言。”

[5]丞相公孙贺的夫人卫君孺，是卫皇后的姐姐，公孙贺因此受到宠信。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接替父亲担任太仆，骄横奢侈。不遵守法纪，擅自动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事情败露后被捕下狱。这时，汉武帝正诏令各地紧急通缉阳陵大侠客朱安世，于是公孙贺请求汉武帝让他负责追捕朱安世，来为其子公孙敬声赎罪，汉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后来，公孙贺果然将朱安世逮捕。朱安世却笑着说：“丞相将要祸及全族了！”于是从狱中上书朝廷，揭发说：“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他得知皇上将要前往甘泉宫，便让巫师在皇上专用的驰道上埋藏木偶人，诅咒皇上，口出恶言。”

二年(庚寅、前91)

二年(庚寅，公元前91年)

[1]春，正月，下贺狱，案验；父子死狱中，家族。以涿郡太守刘屈牦为丞相，封澎侯。屈牦，中山靖王子也。

[1]春季，正月，公孙贺被逮捕下狱，经调查罪名属实，父子二人都死于狱中，并被灭族。汉武帝任命涿郡太守刘屈牦为丞相，封其为澎侯。刘屈牦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

[2]夏，四月，大风，发屋折木。

[2]夏季，四月，狂风大作，房屋被掀起，树木被折断。

[3]闰月，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伉皆巫蛊诛。

[3]闰四月，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卫皇后之弟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都因巫蛊案而被处死。

[4]上行幸甘泉。

[4]汉武帝巡游甘泉。

[5]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

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5]当初，汉武帝二十九岁时才有了戾太子，对他非常喜爱。刘据长大后，性格仁慈宽厚、温和谨慎，汉武帝嫌他不像自己那样精明强干；汉武帝平日宠爱的王夫人也生一子名叫刘闳，李姬生二子刘旦、刘胥，李夫人生一子刘。皇后、太子因皇上对他们的宠爱逐渐减少，常常有不能自安的感觉。汉武帝察觉后，对大将军卫青说：“我朝有很多事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再加上周围的外族对我国的侵扰不断，朕如不变更制度，后代就将失去准则依据；如不出师征伐，天下就不能安定，因此不能不使百姓们受些劳苦。但倘若后代也像朕这样去做，就等于重蹈了秦朝灭亡的覆辙。太子性格稳重好静，肯定能安定天下，不会让朕忧虑。要找一个能够以文治国的君主，还能有谁比太子更强呢！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不安的感觉，难道真是如此吗？你可以把朕的意思转告他们。”卫青叩头感谢。皇后听说后，特意摘掉首饰向汉武帝请罪。每当太子劝阻征伐四方时，汉武帝就笑着说：“由我来担当艰苦重任，而将安逸留给你，不也挺好吗！”

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

汉武帝每次出外巡游，经常将留下的事交付给太子，宫中事务交付给皇后。如果有所裁决，待汉武帝回来后就将其中最重要的向他报告，汉武帝也没有不同意的，有时甚至不过问。汉武帝用法严厉，任用的多是严苛残酷的官吏；而太子待人宽厚，经常将一些他认为处罚过重的事从轻发落。太子这样做虽然得百姓之心，但那些执法大臣都不高兴。皇后害怕长此下去会获罪，经常告诫太子，应注意顺从皇上的意思，不应擅自有所纵容宽赦。汉武帝听说后，认为太子是对的，而皇后不对。群臣中，为人宽厚的都依附太子。而用法严苛的则都诋毁太子。由于奸邪的臣子大多结党，所以为太子说好话的少，说坏话

的多。卫青去世后，那些臣子认为太子不再有母亲娘家的靠山，便竟相陷害太子。

上与诸子疏，皇后希得见。太子尝谒皇后，移日乃出。黄门苏文告上曰：“太子与宫人戏。”上益太子宫人满二百人。太子后知之，心衔文。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过，辄增加白之。皇后切齿，使太子白诛文等。太子曰：“第勿为过，何畏文等！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上尝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处，而佯语笑，上怪之；更微问，知其情，乃诛融。皇后亦善自防闲，避嫌疑，虽久无宠，尚被礼遇。

汉武帝与儿子们很少在一起，与皇后也难得见面。一次，太子进宫谒见皇后，太阳都转过去半天了，才从宫中出来。黄门苏文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调戏宫女。”于是汉武帝将太子宫中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后来太子知道了这件事，便对苏文怀恨。苏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经常暗中寻找太子的过失，然后再去添枝加叶地向汉武帝报告。对此，皇后恨得咬牙切齿，让太子禀明皇上杀死苏文等人。太子说：“只要我不做错事，又何必怕苏文等人！皇上圣明，不会相信邪恶谗言，用不着忧虑。”有一次，汉武帝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派常融去召太子，常融回来后对汉武帝言道：“太子面带喜色。”汉武帝默然无语。及至太子来到，汉武帝观其神色，见他脸上有泪痕，却强装有说有笑，汉武帝感到很奇怪，再暗中查问，才得知事情真相，于是将常融处死。皇后自己也小心防备，远避嫌疑，所以尽管已有很长时间不再得宠，却仍能使汉武帝以礼相待。

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变幻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无道。上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上心既以为疑，尝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惊寤，因是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与太子及卫氏有隙，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狱。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为大逆无道；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这时，方士和各类神巫多聚集在京师长安，大都是以左道旁门的奇幻邪术迷惑众人，无所不为。一些女巫来于宫中，教宫中美人躲避灾难的办法，在每间屋里都埋上木头人，进行祭祀。因相互妒忌争吵时，就轮番告发对方诅咒皇上、大逆不道。汉武帝大怒，将被告发的人处死，后宫妃嫔、宫女以及受牵连的大臣共杀了数百人。汉武帝产生疑心以后，有一次，在白天小睡，梦见有好几千木头人手持棍棒想要袭击他，霍然惊醒，从此感到身体不舒服，精神恍惚，记忆力大减。江充自以为与太子及皇后有嫌隙，见汉武帝年纪已老，害怕皇上去世后被太子诛杀，便定下奸谋，说皇上的病是因为有巫术蛊作祟造成的。于是汉武帝派江充为使者，负责查出巫蛊案。江充率领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并逮捕了那些用巫术害人，夜间守祷祝及自称能见到鬼魂的人，又命人事先在一些地方洒上血污，然后对被捕之人进行审讯，将那些染上血污的地方指为他们以邪术害人之处，并施以铁钳烧灼之刑，强迫他们认罪。于是百姓们相互诬指对方用巫蛊害人；官吏则每每参劾别人为大逆不道。从京师长安、三辅地区到各郡、国，因此而死的先后共有数万人。

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上乃使充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求蛊；又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太子惧，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巉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太子将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计不知所出，遂从石德计。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诈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太子自临斩充，骂曰：“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

此时，汉武帝年事已高，怀疑周围的人都在用巫蛊诅咒于他；而那些被逮捕治罪的人，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谁也不敢诉说自己有冤。江充窥探出汉武帝的疑惧心理，便指使胡人巫师檀何言称："宫中有蛊气，不将这蛊气除去，皇上的病就一直不会好。"于是汉武帝派江充进入宫中，直至宫禁深处，毁坏皇帝的宝座，挖地找蛊；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江充先从后宫中汉武帝已很少理会的妃嫔的房间着手，然后依次搜寻，一直搜到皇后宫和太子宫中，各处的地面都被纵横翻起，以致太子和皇后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了。江充扬言："在太子宫中找出的木头人最多，还有写在丝帛上的文字，内容大逆不道，应当奏闻皇上。"太子非常害怕，问少傅石德应当怎么办。石德害怕因为自己是太子的老师而受牵连被杀，便对太子说："先前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以及卫伉等都被指犯有用巫蛊害人之罪而被杀死，如今巫师与皇上的使者又从宫中挖出证据，不知是巫师放置的呢，还是确实有，自己是无法解释清楚的。你可假传圣旨，将江充等人逮捕下狱，彻底追究其奸谋。况且皇上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您派去请安的人都没能见到皇上，皇上是否还在，实未可知，而奸臣竟敢如此，难道您忘了秦朝太子扶苏之事了吗！"太子说道："我这作儿子的怎能擅自诛杀大臣！不如前往甘泉宫请罪，或许能侥幸无事。"太子打算亲自前往甘泉宫，但江充却抓住太子之事逼迫甚急，太子想不出别的办法，于是按着石德的计策行事。秋季，七月壬午（初九），太子派门客冒充皇帝使者，逮捕了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是假的，不肯接受诏书，被太子门客杀死。太子亲自监杀江充，骂道："你这赵国的奴才，先前扰害你们国王父子，还嫌不够，如今又来扰害我们父子！"又将江充手下的胡人巫师烧死在上林苑中。

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长安扰乱，言太子反。苏文迸走，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上曰："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归报云："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上大怒。丞相屈牦闻变，挺身逃，亡其印绶，使长史乘疾置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

“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之。太子亦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侍郎马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又发楫棹士以予大鸿胪商丘成。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

太子派侍从门客无且携带符节乘夜进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长御女官倚华 将一切报告皇后，然后调发皇家马的马车运载射手，打开武器库拿出武器，又调发长乐宫的卫卒。长安城中一片混乱，纷纷传言：“太子造反”。苏文得以逃出长安，来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很不像话。汉武帝说道：“太子肯定是害怕了，又愤恨江充等人，所以发生这样的变故。因而派使臣召太子前来。使臣不敢进入长安，回去报告说：“太子已经造反，要杀我，我逃了回来。”汉武帝大怒。丞相刘屈牦听到事变消息后，抽身就逃，连丞相的官印、绶带都丢掉了，派长史乘驿站快马奏报汉武帝。汉武帝问道：“丞相是怎么做的？”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消息，没敢发兵。”汉武帝生气地说：“事情已经这样沸沸扬扬，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没有周公的遗风，难道周公能不杀管叔和蔡叔吗！”于是给丞相颁赐印有玺印的诏书，命令他：“捕杀叛逆者，朕自会赏罚分明。应用牛车作为掩护，不要和叛逆者短兵相接，杀伤过多兵卒崐！紧守城门，决不能让叛军冲出长安城！”太子发表宣言，向文武百官发出号令说：“皇上因病困居甘泉宫，我怀疑可能发生了变故，奸臣们想乘机叛乱。汉武帝于是从甘泉宫返回，来到长安城西建章宫，颁布诏书征调三辅附近各县的军队，部署中二千石以下官员，归丞相兼职统辖。太子也派使者假传圣旨，将关在长安中都官狱中的囚徒赦免放出，命少傅石德及门客张光等分别统辖；又派长安囚徒如侯持符节征发长水和宣曲两地的胡人骑兵，一律全副武装前来会合。侍郎马通受汉武帝派遣来到长安，得知此事后立即追赶前去，将如侯逮捕，并告诉胡人，：“如侯带来的符节是假的，不能听他调遣！”于是将如侯处死，带领胡人骑兵开进长安；又征调船兵楫棹士，交给大鸿胪商丘成指挥。当初，汉朝的符节是纯赤色，因太子用赤色符节，所以在汉武帝所发的符节上改加黄缨以示区别。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民间皆云“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丞相附兵浸多。

太子来到北军军营南门之外，站在车上，将护北军使者任安召出，颁与符节，命令任安发兵。但任安拜受符节后，却返回营中，闭门不出。太子带人离去，将长安四市的市民约数万人强行武装起来，到长乐宫西门外，正遇到丞相刘屈牦率领的军队，双方会战五天，死亡数万人，鲜血像水一样留入街边的水沟。民间都说“太子谋反”，所以人们不依附太子，而丞相一边的兵力却不断加强。

庚寅，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司直田仁部闭城门，以为太子父子之亲，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柰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惶恐，自杀。诏谴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后自杀。上以为任安老吏，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合从之，有两心，与田仁皆要斩。上以马通获如侯，长安男子景建从通获石德，商丘成力战获张光，封通为重合侯，建为德侯，成为侯。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

庚寅（十七日），太子兵败，南逃到长安城覆盎门。司直田仁正率兵把守城门，因觉得太子与皇上是父子关系，不愿逼迫太急，所以使太子得以逃出城外。丞相刘屈牦要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对丞相说：“司直为朝廷二千石大员，理应先行奏请，怎能擅自斩杀呢！”于是丞相将田仁释放。汉武帝听说后大发雷霆，将暴胜之逮捕治罪，责问他道：“司直放走谋反的人，丞相杀他，是执行国家的法律，你为什么要擅加阻止？”暴胜之惶恐不安，自杀而死。汉武帝下诏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携带皇帝下达的谕旨收回皇后的印玺和绶带，皇后自杀。汉武帝认为，任安是老官吏，见出现战乱之事，想坐观成败，看谁取胜就归附谁，对朝廷怀有二心，因此将任安与田仁一同腰斩，汉武帝因马通擒获如侯，封其为重合侯；长安男子景建跟随马通，擒获石德，封其为德侯；商丘成奋力战斗，擒获张光，封其侯。太子的众

门客，因曾经出入宫门，所以一律处死；凡是跟随太子发兵谋反的，一律按谋反罪灭族；各级官吏和兵卒凡非出于本心，而被太子挟迫的，一律放逐到敦煌郡。因太子逃亡在外，所以开始在长安各城门设置屯守军队。

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子乃孝顺。今皇太子为汉适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郡邪错缪，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行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书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敢崐显言赦之也。

汉武帝愤怒异常，群臣感到忧虑和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壶关三老令孤茂上书汉武帝说：“我听说：父亲就好比是天，母亲就好比是地，儿子就好比是天地间的万物，所以只有上天平静，大地安然，万物才能茂盛；只有父慈，母爱，儿子才能孝顺。如今皇太子本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将承继万世大业，执行祖宗的重托，论关系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本为一介平民，不过是个市井中 的奴才罢了，陛下却对他尊显重用，让他挟至尊之命来迫害皇太子，纠集一批奸邪小人，对皇太子进行欺诈栽赃、逼迫陷害，使陛下与太子的父子至亲关系隔塞不通。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忿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臣认为并非有什么险恶的用心。《诗经》上说：‘绿蝇往来落篱笆，谦谦君子不信谗。否则谗言无休止，天下必然出大乱。’以往，江充曾以谗言害死赵太子，天下人无不知晓。而今陛下不加调查，就过分地责备太子，发雷霆之怒，征调大军追捕

太子，还命丞相亲自指挥，致使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放宽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我以对陛下的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待罪于建章宫外。”奏章递上去，汉武帝见到后受到感动而醒悟，但还没有公开颁布赦免。

太子亡，东至湖，藏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屦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而发觉。八月，辛亥，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并皆遇害。上既伤太子，乃封李寿为侯，张富昌为题侯。

太子向东逃到湖县，隐藏在泉鸠里。主人家境贫寒，经常织卖草鞋来奉养太子。太子有一位以前相识的人住在湖县，听说很富有，太子派人去叫他，于是消息泄露。八月辛亥（初八），地方官围捕太子。太子自己估计难以逃脱，便回到屋中，紧闭房门，自缢而死。前来搜捕的兵卒中，有一山阳男子名叫张富昌，用脚踹开房门。新安县令史李寿跑上前去，将太子抱住解下。主人与搜捕太子的人格斗而死，二位皇孙也一同遇害。汉武帝感伤于太子之死，便封李寿为侯，张富昌为题侯。

初，上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宾客多以异端进者。

当初，汉武帝专门为太子建立了博望苑，让他与宾客交往，顺从他的喜好。所以太子的宾客，多以异端求进，不是正统的儒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

臣司马光曰：古代明君教养太子，为他选择正派敦厚、品质优良的人作为老师和朋友，让他们朝夕相处，使太子的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出入起居都合于正道。但仍然有淫邪放纵而陷于灾祸，最终身败名裂的。而今，汉武帝竟让太子自己延揽门客，顺从他的喜好。而正

直的人难于亲近，阿谀奉承的人却容易投合，这本是人之常情，难怪太子没有好结果！

[6]癸亥，地震。

[6]八月癸亥（二十日），发生地震。

[7]九月，商丘成为御史大夫。

[7]九月，商丘成出任御史大夫。

[8]立赵敬肃王小子偃为平干王。

[8]汉武帝立赵敬肃王刘彭祖的小儿子刘偃为平干王。

[9]匈奴入上谷、五原、杀掠吏民。

[9]匈奴侵入上谷、五原二郡，对当地的地方官和老百姓进行屠杀和劫掠。

三年(辛卯、前90)

三年(辛卯，公元前90年)

[1]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1]春季，正月，汉武帝巡游至雍，又到达安定、北地二郡。

[2]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三月，遣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二万人出西河，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击匈奴。

[2]匈奴侵入五原、酒泉、杀死二郡都尉。三月，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兵七万从五原出塞，商丘成率兵二万从西河出塞，马通率骑兵四万从酒泉出塞，袭击匈奴。

[3]夏，五月，赦天下。

[3]夏季，五月，汉武帝下诏大赦天下。

[4]匈奴单于闻汉兵大出，悉徙其辎重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渡姑且水。商丘成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马通军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偃渠将二万余骑要汉兵，见汉兵强，引去；通无所得失。是时，汉恐车师遮马通军，遣开陵侯成娩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共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贰师将军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

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贰师击破之，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

[4]匈奴单于得到汉朝大举出兵的消息，便将全部辎重向北转移到郅居水；左贤王驱赶他管辖的匈奴民众渡过余吾水，迁移六七百里，到兜衔山居住；单于亲自率领精兵渡过姑且水。商丘成率兵来到，走捷径追击匈奴，但未见匈奴人踪迹，撤兵而还。匈奴方面派遣大将与李陵一起率领骑兵三万余人追击汉军，双方转战九日，来到蒲奴水，匈奴军作战失利，退兵而去。马通部队来到天山，匈奴方面派大将偃渠率领骑兵二万余人拦截汉军，见汉军兵力强盛，只得退走。马通率领的汉军既没受什么损失，也没有什么收获。这时，汉朝怕车师国出兵阻截马通军，派开陵侯成娩率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军队共同包围车师，将车师王及其民众全部俘获后返回。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出塞，匈奴方面派右大都尉与卫律率领骑兵五千在夫羊地区的句山的狭道上拦击汉军，李广利打败匈奴军，乘胜追击败兵到范夫人城。匈奴军奔逃，不敢再抗拒汉军。

初，贰师之出也，丞相刘屈牦为祖道，送至渭桥。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牦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贰师女为屈牦子妻，故共欲立焉。会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诅上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按验，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诏载屈牦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妻子亦收。贰师闻之，忧惧，其胡亚夫亦避罪从军，说贰师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还，不称意适与狱会，郅居以北，可复得见乎！”贰师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虏已去，贰师遣护军将二万骑度郅居之水，逢左贤王、左大将将二万骑，与汉兵合战一日，汉军杀左大将，虏死伤甚众。军长史与决眭都尉辉渠侯谋曰：“将军怀异心，欲危众求功，恐必败，”谋共执贰师。贰师闻之。斩长史，引兵还至燕然山。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贰师遂降。单于素知其汉大将，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宗族遂灭。

当初，李广利出塞时，丞相刘屈牦为他祭祀路神送行到渭桥。李广利说：“希望您早日奏请皇上立昌邑王为太子。如果昌邑王能即皇帝位，您以后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刘屈牦应诺。昌邑王刘为李广利的

妹妹李夫人所生，李广利女儿又是刘屈牦的儿媳妇，所以二人都希望立昌邑王为太子。就在这时，内者令郭穰向朝廷告发说："丞相夫人诅咒皇上，又与贰师将军一起祈祷神灵，要让昌邑王为帝。"汉武帝命人调查属实，定为大逆不道之罪。六月，汉武帝下令逮捕丞相刘屈牦，将他放在装载食物的车上游街示众，然后押往长安东市腰斩，刘屈牦的夫人和儿子在华阳街斩首后悬首挂头颅示众；李广利的妻子儿女也被逮捕。李广利听到这一消息后，忧愁惊恐。一位因避罪而从军的幕僚胡亚夫劝说李广利道："将军的夫人和家属都已被逮捕下狱，将军若是回去，稍不如皇上之意，就等于自投罗网。那时候，郅居水以北，可以再得见吗？归降匈奴就不可能了。"李广利于是狐疑不定，但仍然希望能够深入匈奴腹地立功，则皇上或许还能回心转意，于是率军继续北进至郅居水畔。匈奴军已然退去，李广利命令护军将领率骑兵二万渡过郅居水，与匈奴左贤王、左大将率领崐的二万骑兵遭遇，双方交战一日，汉军杀死左大将，匈奴兵死伤甚众。汉军长史与决眭都尉辉渠侯商议道："贰师将军已怀有二心，却想将全军置于危险境地，以求自己建立功绩，恐怕一定要失败。"于是二人合谋共同将李广利擒住。李广利听到消息后，将长史处斩，率兵退至燕然山。单于知道汉军已疲劳不堪，便亲率骑兵五万拦击李广利，双方都伤亡惨重。入夜后，匈奴派人在汉军前进的路上挖了一条深达数尺的濠沟，然后在汉军背后发动猛烈攻击，汉军大乱，李广利于是投降。单于平时早就听说李广利是汉朝大将，便将女儿嫁给李广利为妻，对他的尊宠在卫律之上。汉武帝听说李广利投降匈奴，便将其满门抄斩。

[5]秋，蝗。

[5]秋季，发生蝗灾。

[6]九月，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倩诈称光禄大夫，言使督盗贼；淮阳太守田广明觉知，发兵捕斩焉。公孙勇衣绣衣、乘驷马车至圉，圉守尉魏不害等诛之。封不害等四人为侯。

[6]九月，原城父县令公孙勇与其门客胡倩等谋反。胡倩假称自己是光禄大夫，奉命缉捕盗贼。淮阳太守田广明发觉有诈，派兵将胡倩逮捕处死。公孙勇身穿绣衣，乘坐四匹马拉的车来圉县，被圉县守尉魏不害等杀死。汉武帝封魏不害等四人为侯。

[7]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会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一白头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7]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的，经过调查发现多为有不实。此时汉武帝也颇知太子刘据是因被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诛杀江充，并无他意，正好守卫汉高祖刘邦祭庙的郎官田千秋又上紧急奏章，为太子鸣冤说：“作儿子的擅自动用父亲的军队，其罪应受鞭打。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又有什么罪呢！我梦见一位白发老翁，教我上此奏章。”于是汉武帝霍然醒悟，召见田千秋，对他说：“我们父子之间的事，一般认为外人难以插言，只有你知道其间的不实之处。这时高祖皇帝的神灵派您来指教于我，您应当担任我的辅佐大臣。”立即就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并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将苏文烧死在横桥之上。曾在泉鸠里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后也遭满门抄斩。汉武帝怜惜太子无辜遭害，便特修一座思子宫，又在湖县建了一座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听说这件事后，都很悲伤。

四年(壬辰、前89)

四年(壬辰，公元前89年)

[1]春，正月，上行幸东莱，临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谏，上弗听；而大风晦冥，海水沸涌。上留十余日，不得御楼船，乃还。

[1]春季，正月，汉武帝巡游东莱，来到海边，想要乘船入海访求仙山。群臣劝阻，汉武帝不听。然而风势猛烈，吹得天昏地暗，海水像沸腾般汹涌。汉武帝在海边呆了十几天，无法控制楼船，于是返回长安。

[2]二月，丁酉，雍县无云如雷者三，陨石二，黑如。

[2]二月丁酉（初三），雍县上空没有乌云，却出现三声像打雷一样的声音，落下两颗陨石，色黑如漆。

[3]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以狂悖，使天下愁

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还，幸甘泉。

[3]三月，汉武帝到钜定县亲自耕田。回京途中巡游泰山，扩建祭天神坛。庚寅（二十六日），在明堂举行祭祀仪式。癸巳（二十九日），在石闾山祭祀地神，并接见群臣，汉武帝说道：“朕自即位以来，干了很多狂妄悖谬之事，使天下人愁苦，朕后悔莫及。从今以后，凡是伤害百姓、浪费天下财力的岷事，一律废止！”田千秋说：“很多方士都在谈论神仙之事，却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我请求皇上将他们一律罢斥遣散。”汉武帝说：“大鸿胪说得对。”于是将等候神仙降临的方士们全部遣散。此后，汉武帝每每对群臣自叹说：“我往日愚惑，受了方士的欺骗。天下怎会有神仙，全是胡说八道！节制饮食，服用药物，最多是可以少生些病而已。”夏季，六月，汉武帝返回，前往甘泉。

[4]丁巳，以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无他材能，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数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然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

[4]六月丁巳（二十五日），汉武帝擢升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田千秋没有其他的才干，又没有什么资历和功劳，只因一句话使汉武帝醒悟，就在数月之中登上丞相高位，晋封侯爵，这是世上从未有过的。然而田千秋为人敦厚，又有智慧，身居相位颇为称职，超过他前后的几位丞相。

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募民壮健敢徙者诣田所，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又，汉使者久

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乃言‘缚马者匈奴诅军事也。’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此五伯所弗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岂得行其计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在此之前，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道：“轮台东部有能够灌溉的农田五千顷以上，可派屯田卒前去屯田，设置校尉三人分别掌管，多种五谷；由张掖、酒泉派骑兵下级小吏担任警戒；招募民间强壮有力、敢于远赴边塞的人前往该地，垦荒灌溉；逐渐修筑亭燧，城墙向西延伸，用以威镇西域各国，辅助乌孙。”为此，汉武帝专门颁布诏书，对他已往的所作所为深表悔恨，说道：“前些时，有关部门奏请要增加赋税，每个百姓多缴三十钱，用以加强边防，这是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如今又奏请派遣兵卒赴轮台屯田。轮台在车师西面一千余里，上次开陵侯成娩攻打车师时，虽然取得了胜利，迫使车师王归降，但因路途遥远，粮食缺乏，死于途中的尚有数千人，何况再往西呢！过去是朕一时糊涂，听信了一个名叫作弘的军候上书所言：‘匈奴人将马的四 蹄捆住，扔到城下，扬言说：“中国人，我给你马匹。”’再加上匈奴长期扣留汉使不让回朝，所以才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兴兵征讨，为的是维护汉使的威信。古时候，与卿、大夫商讨国家大事，要参照求神问卜的结果，如果不吉利，就不能行动。先前，朕曾将军候弘关于‘匈奴人捆缚其马’的奏书交给丞相、御史、二千石大臣、各位大夫、郎官、研究经典的官员等传阅，又下达到各郡、属国都太尉等，都认为‘匈奴人捆缚自己的战马，是最大的不祥’，或者认为‘匈奴是为向我国显示强大，而凡是力量不足的人，总爱向别人显示自己的

强大’。方士、史官、星象家、望气家和负责求神问卜的官员也都认为‘是吉兆、匈奴必败，时机不可再得’，又说：‘遣将北伐，至山必胜。卦辞显示，诸将中，以派贰师将军前去最吉。’因此，朕亲自派遣李广利率兵前往山，并诏令他务必不要深入。如今计谋、卦兆全都与事实相反。重合侯马通曾擒获匈奴探马，奏报说：‘匈奴人捆缚战马，是为了对汉军进行诅咒。’匈奴人岷常说：‘汉朝极为广大，但汉人却不耐饥渴，放走一只狼，就要损失上千只羊。’从前李广利兵败，将士们或战死，或被俘，或四散逃亡，朕每念及此，常感悲伤。如今又奏请要派人远赴轮台屯垦，想修筑亭燧，这是使天下人困扰劳苦之举，而非对百姓的优待，这样的建议，朕不忍听！大鸿胪等又建议招募囚犯护送匈奴使者返回，以封侯作为奖赏，让他们刺杀匈奴单于，以发泄我们的怨忿，而这样的事是春秋五霸都不肯作的。况且匈奴得到汉朝归降的人，常常浑身上下，严密搜查，并加以盘问，此计又怎能施行呢！当今的急务，在于严禁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全力务农，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其徭役赋税的法令，用以补充战马损失的缺额，不使国家军备削弱而已。各郡、国二千石官员要分别进呈本地畜养马匹补充边备的计划，与呈送户籍、财政簿册的人员一同赴京奏对。”

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从此，汉武帝不再派兵出征，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示他要使百姓休息，希望能增加财富，养育百姓。汉武帝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精通轮耕保持地力的代田之法，在土地耕耘技术和农具制造方面都有改良。赵过将这些技巧教给老百姓，使老百姓用力少而收获多，因此都感到很便利。

臣光曰：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

臣司马光曰：天下果然并非没有人才。汉武帝先是喜欢征服四周蛮夷建功立业，便有许多武勇猛不怕死的人充满朝廷，使其开疆拓土，

无不如愿。到后来修养百姓，重视农业生产，又有赵过等人教导百姓耕耘，使百姓们获得很大的利益。同一位君王，前后的兴趣爱好迥然不同，而总有人才相应。假如汉武帝兼有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器度，来复兴商、周时期的太平盛世，难道会没有夏、商、周三代的辅佐之臣吗！

[5]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5]秋季，八月辛酉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6]卫律害贰师之宠，会匈奴单于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

[6]卫律对李广利在匈奴受到的尊宠感到忌恨，正好单于的母亲大阏氏生病，卫律便指使胡人巫师声称："已故老单于生气地说：'我们匈奴以前在出征时祭祀，常说：如能生擒李广利，就用他来祭祀土地之神。如今为什么不用呢？'"于是将李广利逮捕。李广利骂道："我死之后，作鬼也定要灭亡匈奴！"于是匈奴将李广利屠斩，用来祭祀。

后元元年(癸巳、前88)

后元元年(癸巳，公元前88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遂幸安定。

[1]春季，正月，汉武帝前往甘泉宫，在泰祭祀天神，然后巡游安定。

[2]昌邑哀王薨。

[2]昌邑哀王刘去世。

[3]二月，赦天下。

[3]二月，大赦天下。

[4]夏，六月，商丘成坐祝诅自杀。

[4]夏季，六月，商丘成因被指控诅咒皇帝而自杀。

[5]初，侍中仆射马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卫太子起兵，何罗弟通以力战封重合侯。后上夷灭宗族、党与，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侍中驸马都尉金日视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意，以故久不得发。是时上行幸林光宫，日小疾臣卧

庐，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明旦，上未起，何罗无何从外入。日奏厕，心动，立入，坐内户下。须臾，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见日，色变；走趋卧内，欲入，行触宝瑟，僵。日得抱何罗，因传曰："马何罗反！"上惊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止勿格。日投何罗殿下，得禽之。穷治缚，皆伏辜 。

[5]当初，侍中仆射马何罗与江充关系很好。太子刘据起兵时，马何罗的弟弟马通因奋力作战，被封为重合侯。后汉武帝诛灭江充全族之人及其同党，马何罗兄弟害怕牵连受害，便密谋反叛朝廷。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看到马氏兄弟的心思不同寻常，感到可疑，便独自在暗中注意他们的动静，与他们一起进出。马何罗也觉察到了金日的用意，所以过了很长时间没敢发动。这时，汉武帝前往林光宫，金日因身体有些不舒服，躺在值班室休息。马何罗、马通和小弟马安成假传圣旨，乘夜出宫，一同将朝廷使者杀死，发兵造反。第二天早上，汉武帝尚未起床，马何罗无故从外面闯进入宫中，金日正要去上厕所，忽然心中一动，立刻进入寝殿，坐在汉武帝的卧室门前。不久，马何罗袖中藏着利刃从东厢房上殿，看见金日，脸色一变，便跑向汉武帝的卧室，想要进去，奔跑中撞到陈放的宝瑟，摔倒在地。金日抱住了马何罗，大声叫道："马何罗谋反！"汉武帝惊起，身边的侍卫要刺杀马何罗，汉武帝怕一并伤到金日，急忙加以制止。金日将马何罗摔到殿前，侍卫上前将其捆绑起来。经过严厉的追究和审讯、所有参与谋反的人全部认罪伏法。

[6]秋，七月，地震。

[6]秋季，七月，发生地震。

[7]燕王旦自以次第当为太子，上书求入宿卫。上怒，斩其使于北阙；又坐藏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上由是恶旦。旦辩慧博学，其弟广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动作无法度，多过失，故上皆不立。

[7]燕王刘旦认为自己按长幼次序应被立为太子，便上书请求回京侍卫皇帝左右。汉武帝大怒，将燕王的使者斩于皇宫北门。又因刘旦被指控私藏逃犯，汉武帝下令削去燕国封地中的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汉武帝从此厌恶刘旦。刘旦聪明善辩，博学多才，其弟广陵王刘

胥勇武有力，但二人的举动都不合法度，多有过失，所以二人都未被汉武帝立为太子。

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与久之。欲以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住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此时，钩弋夫人所生的皇子刘弗陵，虽然只有几岁，却长得身体粗壮，聪明懂情，汉武帝对他极为疼爱，想立他为太子，只因其年纪幼小，母亲也太年轻，所以一直犹豫不决。汉武帝想选择合适的大臣辅佐刘弗陵，观察群臣，只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为人忠厚，可以当此重任。于是，汉武帝让黄门官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接受诸侯朝见的图画赐给霍光。几天后，汉武帝借故谴责钩弋夫人，钩弋夫人摘去首饰，叩头请求宽恕。汉武帝说："拉出去，送到掖庭狱中！"钩弋夫人回头看着汉武帝求饶，汉武帝说："快走，你不能活下去！"终于将她处死。不久之后，汉武帝闲居无事，向周围的人们问道："外面对处死钩弋夫人一事怎么说？"被问者回答说："人们都说'将要立她儿子为太子，为什么还要杀他母亲呢？'"汉武帝说道："是啊，这就不是你们这些愚蠢的人能够懂得的了。自古以来，所以出现乱国之事，都是因为国君年幼而其母青春正盛。女主一人独居，就会骄横不法，荒淫秽乱，为所欲为，而无人能够禁止。你没听说过吕后之事吗！所以不能先将她除掉。"

二年(甲午，前87)

二年(甲午，公元前87年)

[1]春，正月，上朝诸侯王于甘泉宫。二月，行幸五柞宫。

[1]春季，正月，汉武帝在甘泉宫接受诸侯王的朝见。二月，前往县五柞宫。

[2]上病笃，霍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日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轻汉矣！”乙丑，诏立弗陵为皇太子，时年八岁。丙寅，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嵋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光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祥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设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日在上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日长子为帝弄儿，帝甚爱之。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上闻之，大怒。日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为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爱己，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三人皆上素所爱信者，故特举之，授以后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宫；入殡未央宫前殿。

[2]汉武帝病重，霍光哭着问道：“万一陛下不幸离去，应当由谁继承皇位呢？”汉武帝说：“你难道没有理解先前赐给你的那幅画的含意吗？立我最小的儿子，由你担任周公的角色！”霍光叩头推辞说：“我不如金日！”金日也说：“我是外国人，不如霍光。况且由我辅政，会使匈奴轻视我大汉！”乙丑（十二日），汉武帝颁布诏书，立刘弗陵为皇太子、时年八岁。丙寅（十三日），汉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由他们三人接受遗诏，辅佐幼主，又任命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全都在汉武帝卧室床下叩拜受职。霍光出入宫廷二十余年，出外则陪同汉武帝乘车，入宫则侍奉在汉武帝的左右，小心谨慎，从未有过什么过失。他为人沉静仔细，每次出入宫廷、下殿门，止步和前进都有一定的地方，郎官、仆射们在暗中观察、默记，发现他尺寸不差。金日在汉武帝身边几十年，从不看他不该看的东西，赐给他宫女，他也不敢亲近；汉武帝想将他女儿纳为后宫嫔妃，他也不肯；其诚笃谨慎如此，汉武帝感到特别奇异。金日的长子是汉武帝的玩童，很受宠爱，长大后行为不检点，在殿下与宫女调情，正好被金日看到。金日对其子的淫乱行为

非常厌恶，便将他杀死。汉武帝听说后勃然大怒。金日叩头请罪，陈述了杀死其子的缘由。汉武帝深感悲哀，为此落下眼泪，后来对金日却由衷敬重。上官桀开始因膂力过人而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任命为未央厩令。有一次，汉武帝感到身体不舒服，等到痊愈后，检查御马，发现马匹大多瘦弱，于是汉武帝大发雷霆，说：“厩令认为我再也看不到这些马了吗！”便要将上官桀逮捕下狱。上官桀叩头说：“我听说皇上圣体欠安，日夜忧愁害怕，实在没心思照料马匹。”话未说完，已经流下几行眼泪。汉武帝认为上官桀爱自己，因此与他亲近，任命他为侍中，逐渐升到太仆。霍光、金日、上官桀三人都是汉武帝平时宠爱信任的人，所以特意将自己身后之事托付给他们。丁卯（十四日），汉武帝在五柞宫驾崩，遗体运到未央宫前殿入殓。

帝聪明能断，善用人，行法无所假贷。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上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系狱；廷尉以公主子上请。左右人人为言：“前又入赎，陛下许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 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待诏东方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雠，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觞昧死再拜上万寿！”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为中郎。

汉武帝人很聪明，遇事有决断，善于用人，执法严厉，毫不容情。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娶了汉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隆虑公主病危时，进献黄金千斤、钱千万，请求预先为儿子昭平君赎一次死罪，汉武帝答应了她的请求。隆虑公主去世后，昭平君日益骄纵，竟在喝醉酒之后将公主的保姆杀死，被逮捕入狱。廷尉因昭平君是公主之子而请示武帝，汉武帝身边的人都为昭平君说话：“先前隆虑公主又曾出钱预先赎罪，陛下应允了她。”汉武帝说：“我妹妹年纪很大了才生下一个儿子，临终前又将他托付给我。”当时泪流满面，叹息了很久，说：“法令是先帝创立的，若是因妹妹的缘故破坏先帝之法，我还有何脸面进高祖皇帝的祭庙！同时也对不住万民。”于是批准了廷尉的请求，将昭平君处死，但仍然悲痛难忍，周围的人也一起跟着伤感不已。待诏

官东方朔上前崐祝贺汉武帝说:“我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国政，奖赏不回避仇人，惩罚不区分骨肉。《尚书》上说:‘不偏向，不结党、君王的大道坦荡平直。’这两项原则，古代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非常重视，而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都难以做到，如今陛下却做到了，这是天下的幸运！我东方朔捧杯，冒死连拜两拜为陛下祝贺！”开始，汉武帝对东方朔非常恼火，接着又觉得他是对的、将东方朔任为中郎。

班固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涣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赞曰:“汉朝承接了历朝帝王的积弊，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则致力于修养百姓，而在研习古代的礼节仪式方面，尚有很多缺失。汉武帝即位之初，就以卓越的气魄、罢黜了各家学说，唯独尊崇儒家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经典，并向天下征召，选拔其中的优秀人才，共同建功立业。又兴办太学，整顿祭祀仪式，改变正朔，重新制定历法，协调音律，作诗赋乐章，到泰山封禅祭祀天地，礼敬各种神灵，封赐周朝的后裔等等。汉武帝的号令文章，都焕发光彩，值得称道，后继者得以继承他的大业，因而具有夏、商、周三代的遗风。如果以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不改变汉文帝、汉景帝时的俭朴作风，爱护百姓，既使是《诗经》、《尚书》上所称道的古代圣王也不过如此！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臣司马光曰:“汉武帝穷奢极欲，刑罚繁重，横征暴敛，对内大肆兴建宫室，对外征讨四方蛮夷，又迷惑于神怪之说，巡游无度，致使百姓疲劳凋敝，很多人被迫作了盗贼，与秦始皇没有多少不同。但为

什么秦朝因此而灭亡，汉朝却因此而兴盛呢？是因为汉武帝能够遵守先王之道，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守住基业、能接受忠正刚直之人的谏言，厌恶被人欺瞒蒙蔽，始终喜好贤才，赏罚严明，到晚年又能改变以往的过失，将继承人托付给合适的大臣，这正是汉武帝所以有造成秦朝灭亡的错误，却避免了秦朝灭亡的灾祸的原因吧！

[3]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养省中，霍光、金日、上官桀共领尚书事。光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欲收取玺。郎不肯授，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

[3]戊辰(十五日)，太子刘弗陵即皇帝位。因为只有八岁，所以他的姐姐鄂邑公主与他一起住在宫中，负责抚养照顾，霍光、金日、上官桀三人共同主管尚书事，负责主持朝政。霍光辅佐幼主，国家政令都由他自己发出，天下人都想一见他的风采。殿中曾出现怪物，一天夜里，群臣为怪物所惊，于是霍光召见担任尚符玺郎的官员，想要取走皇帝的玉玺。尚符玺郎不肯给他，霍光便要强夺。尚符玺郎手持宝剑说道：“我的头你可以拿去，但玉玺不能拿走！”霍光对他这种态度甚为嘉许。第二天，便以汉昭帝的名义将这位尚符玺郎的品秩提升了两级，众人无不因此对霍光更加尊敬。

[4]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4]三月甲辰（二十二日），将汉武帝安葬于茂陵。

[5]夏，六月，赦天下。

[5]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6]秋，七月，有星孛于东方。

[6]秋季，七月，东方出现异星。

[7]济北王宽坐禽兽行自杀。

[7]济北王刘宽因被指控行为如同禽兽而自杀。

[8]冬，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

[8]冬季，匈奴侵入朔方郡，屠杀掳掠当地官员和百姓。汉朝廷征调军队屯驻西河郡，左将军上官桀巡视北部边防。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十三卷

汉纪十五 孝昭皇帝上始元元年（乙未、前86）

汉纪十五 汉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公元前86年）

[1]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往击，大破之。

[1]夏季，益州所属二十四个夷人村寨三万余人全部背叛汉朝。汉朝廷派水衡都尉吕破胡招募官吏和百姓从军，又征调犍为、蜀郡的武勇精壮之人前往征讨，大破叛军。

[2]秋，七月，赦天下。

[2]秋季，七月，大赦天下。

[3]大雨，至于十月，渭桥绝。

[3]天降大雨，一直持续到十月，渭桥被大水冲断。

[4]武帝初崩，赐诸侯王玺书。燕王旦得书不肯哭，曰："玺书封小，京师疑有变。"遣幸臣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之长安，以问礼仪为名，阴刺候朝廷事。及有诏褒赐旦钱三十万，益封万三千户，旦怒曰："我当为帝，何赐也！"遂与宗室中山哀王子长、齐孝王孙泽等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备非常。郎中成轸谓旦曰："大王失职，独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国中虽女子皆奋臂随大王。"旦即与泽谋，为奸书，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传行郡国以摇动百姓。泽谋归发兵临，杀青州刺史隽不疑。旦招来郡国奸人，赋敛铜铁作甲兵，数阅其车骑、材官卒，发民大猎以讲士马，须期日。郎中韩义等数谏旦，旦杀义等凡十五人。会瓶侯成知泽等谋，以告隽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泽等以闻。天子遣大鸿胪丞治，连引燕王。有诏，以燕王至亲，勿治；而泽等皆伏诛。迁隽不疑为京兆尹。

[4]汉武帝去世时，朝廷以印有皇帝玉玺的正式诏书通知各诸侯王。燕王刘旦见到诏书后不肯哭泣，说道："诏书的印封过小，我怀疑京师已发生变故。"于是派他宠信的臣僚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前往长安，以询问祭悼汉武帝的礼仪为借口，暗中刺探朝廷动态。及至汉

昭帝下诏奖赏刘旦钱三十万，增加其封国人口一万三千户时，刘旦生气地说：“本来就应当由我作皇帝，用不着谁来赏赐我！”于是与皇室成员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之孙刘泽等密谋共同反叛朝廷，还伪称在汉武帝生前曾得到诏书，允许他掌握其封国内各级官吏的任免权，整顿封国的军队，防备非常事变。郎中成轸对刘旦说：“大王失去皇位继承权，只能起来索取，坐着不动是得不到的。大王一旦起兵，燕国之内，既使是妇女也都会奋臂追随大王。”于是刘旦与刘泽密商，编制造谣文书，宣称：“如今的小皇帝并非武帝之子，而是由朝中大臣共同拥立的，天下应当共同讨伐！”派人到各郡国广为传发，以动摇百姓之心。刘泽计划返回齐国后从临发兵，杀死青州刺史隽不疑。刘旦在燕国招揽各地奸邪之徒，征敛民间铜铁来制造铠甲武器，又多次检阅燕国的车骑、材官等各类军队，征调百姓进行大规模行围打猎活动，以训练将士、马匹的作战能力，等待与刘泽约定的日期一到，共同举兵叛乱。郎中韩义等多次劝阻刘旦，刘旦将韩义等共十五名官员处死。就在此时，瓶侯刘成得到刘泽谋反计划，便通知了隽不疑。八月，隽不疑逮捕了刘泽等人，并奏闻朝廷。汉昭帝王派大鸿胪丞负责处理此事。审讯中，燕王刘旦被供出。汉昭帝下诏，以燕王为至亲，下令不许追究，而将刘泽等全部处死。隽不疑调任京兆尹。

不疑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异于他时；或无所出，母怒，为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隽不疑担任京兆尹，官吏和百姓对他的威信都很敬服。每当他巡视各县，审查囚徒的判处情况归来，他的母亲总要问他：“给受冤屈的人平反了吗？救活了多少人？”如隽不疑为很多受冤屈的人平了反，其母便比平时高兴；如没有平反之事，其母便生气得不肯吃饭。因此，隽不疑为官，虽然执法严格，却并不残忍。

[5]九月，丙子，敬侯金日䃅。初，武帝病，有遗诏，封金日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皆以前捕反者马何罗等功封。日以帝少岷，不受封，光等亦不敢受。及日病困，光白封，日卧受印绶；一日薨。日两子赏、建俱侍中，与帝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及赏嗣侯，佩两绶，上谓霍将军曰：“金氏兄弟两

人，不可使俱两绶邪？”对曰：“赏自嗣父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对曰：“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5]九月丙子（初二），侯金日去世。当初汉武帝病危时，曾留下遗诏，封金日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都是因为先前逮捕叛逆者马何罗等人之功而赐与封爵。金日以新皇帝年纪幼小为理由，不肯接受封爵，霍光等也不敢接受。等到金日病重时，霍光才将武帝临终时封他们三人为侯的事报告汉昭帝，于是金日躺在病床上接受了侯的印信和绶带，一天后去世。金日的两个儿子金赏、金建都担任侍中，与汉昭帝年龄差不多一般大小，起床、睡觉都在一起。金赏的官职是奉车都尉，金建是驸马都尉。后来金赏继承了父亲金日的侯爵，佩戴两种绶带，汉昭帝便对霍光说道：“金氏兄弟二人，不能让他们都佩戴两种绶带吗？”霍光回答说：“只能由金赏一人继承他父亲的侯爵。”汉昭帝笑着说：“封侯不是由我和将军决定吗？”霍光说：“根据先皇的约定，对国家有功的人才能封侯。”于是汉昭帝作罢。

[6]闰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疾苦、冤、失职者。

[6]闰十月，汉昭帝派前任廷尉王平等五人携带皇帝符节巡视各郡、国，举荐贤良人士，察问民间疾苦、冤屈和地方官是否有失职行为。

[7]冬，无冰。

[7]冬季，气候温暖，不结冰。

二年（丙申、前85）

二年（丙申，公元前85年）

[1]春，正月，封大将军光为博陆侯，左将军桀为安阳侯。

[1]春季，正月，汉昭帝封大将军霍光为博陆侯，左将军上官桀为安阳侯。

[2]或说霍光曰：“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为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择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孙辟疆及宗室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疆守长乐卫尉。

[2]有人劝霍光说：“将军没有看到当初吕氏家族覆亡的教训吗？吕氏身处伊尹、周公的地位，主持朝政，专擅大权，却疏远皇族成员，不与他们共享朝权，因此失去了天下人的信任，最后终于灭亡。如今将军身居高位，皇上年幼，应当纳用皇族成员，并多与大臣共商政事，与吕氏家族的作法相反。如果这样，便可以免除祸患。”霍光认为有道理，便在皇室成员中选择可以担任官职的人才，任命楚元王之孙刘辟疆和皇室成员刘长乐都为光禄大夫，刘辟疆还兼任长乐宫卫尉。

[3]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无种、食者。

[3]三月，汉昭帝派使者向缺乏种子、口粮的贫苦农民发放赈贷。

[4]秋，八月，诏曰：“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4]秋季，八月，汉昭帝颁布诏书说：“往年灾害多有发生，今年的蚕桑、小麦也受到伤害。因此，朝廷赈贷给农民的种子和口粮都不必归还，并免除农民今年的田赋。”

[5]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马畜孕重堕，罢极，苦之，常有欲和亲意，未能得。狐鹿孤单于有异母弟为左大都尉，贤，国人乡之。母阏氏恐单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杀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复会单于庭。是岁，单于病且死，谓诸贵人：“我子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及单于死，卫律等与颛渠阏氏谋，匿其丧，矫单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为壶衍单于。左贤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众欲南归汉，恐不能自致，即胁卢屠王，欲与西降乌孙。卢屠王告之单于，使人验问，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卢屠王，国人皆冤之。于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复肯会龙城，匈奴始衰。

[5]当初，汉武帝派兵征伐匈奴，深入腹地，穷追猛打，前后二十余年，使匈奴的马匹牲畜不能正常孕育繁殖，受到严重消耗，百姓贫苦疲惫到了极点，常常希望与汉朝恢复和亲关系，但却一直未能实现。匈奴狐鹿孤单于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担任匈奴左大都尉，很是贤明，民心归附于他。单于的母亲怕单于不立儿子为继承人而传位给弟弟左大都尉，便私自派人将左大都尉杀死。此事引起左大都尉的同母哥哥的怨恨，从此不再去单于王庭。这一年，单于病重不起，临死前，对贵族们说：“我的儿子年纪幼小，不能治理国家，我决定将单

于之位传给弟弟右谷蠡王。”单于死后，卫律等人与单于的正室夫人颛渠阏氏密谋、隐瞒了单于去世的消息，并伪造单于命令，改立单于的儿子左谷蠡王为壶衍单于。左贤王、右谷蠡王心怀不满，打算率领部众向南归附汉朝，又怕自己的力量单薄，难以实现，于是胁迫卢屠王，打算与卢屠王一起向西归降乌孙。卢屠王将此事向壶衍单于告发，壶衍单于派人前去查问，右谷蠡王不肯承认，反将阴谋背叛之事推到卢屠王身上，匈奴人都认为卢屠王冤枉。于是左贤王和右谷蠡王离去，留居在自己的辖地，不肯再参与每年一次的龙城祭祀大典，匈奴从此衰落。

三年（丁酉、前84）

三年（丁酉，公元前84年）

[1]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

[1]春季，二月，西北方向出现异星。

[2]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2]冬季，十一月壬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3]初，霍光与上官桀相亲善。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决事。光女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岁，安欲因光内之宫中；光以为尚幼，不听。盖长公主私近子客河间丁外人，安素与外人善，说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诚因长主时得入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于足下。汉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忧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长主。长主以为然。诏召安女为 ，安为骑都尉。

[3]当初，霍光与上官桀关系亲密，每当霍光休假离朝，上官桀常代替霍光入朝裁决政事。霍光的女儿是上官桀之子上官安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只有五岁，上官安想通过霍光的关系使女儿进入后宫，霍光认为外孙女年纪还小，不肯答应。汉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与她儿子的门客河间人丁外人私通，上官安平时与丁外人关系很好，便对丁外人说：“我女儿容貌端正，如能得到长公主的帮助，入宫成为皇后，我与我父亲在朝为官就有皇后作为依靠，此事的成败全都在您。按汉朝的惯例，公主常常嫁给列侯，您又何愁不能封侯呢！”丁外人非常高兴，便将此事告诉长公主，长公主表示赞同，于是让汉昭帝颁布诏书，将上官安的女儿召入宫中，封为 ，并任命上官安为骑都尉。

四年（戊戌、前83）

四年（戊戌，公元前83年）

[1]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1]春季，三月甲寅（二十五日），汉昭帝颁布诏书，立上官氏为皇后，大赦天下。

[2]西南夷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益州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击之。

[2]西南夷姑缯、叶榆两部族再次背叛汉朝，汉朝廷派水衡都尉吕辟胡率领益州军队前往征讨。吕辟胡屯兵不前，致使叛乱的蛮夷杀死益州太守，并乘胜与吕辟胡所部汉军交战，汉军战死及溺水而死的士卒达四千余人。冬季，汉朝廷派大鸿胪田广明率兵前往征讨。

[3]廷尉李种坐故纵死罪弃市。

[3]廷尉李种因被指控故意为犯有死罪的人开脱罪名，被当众斩首。

[4]是岁，上官安为车骑将军。

[4]这一年，上官安被任命为车骑将军。

五年（己亥、前82）

五年（己亥，公元前82年）

[1]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赵父为顺成侯。顺成侯有姊君，赐钱二百万、岷奴婢、第宅以充实焉。诸昆弟各以亲疏受赏赐，无在位者。

[1]春季，正月，汉昭帝追尊外祖父赵父为顺成侯。顺成侯有位姐姐名叫赵君，汉昭帝赐给她钱二百万以及奴婢、住宅等，以充实她的财产。兄弟们也都按着血缘的亲疏得到赏赐，但没有授予封爵、官职的。

[2]有男子乘黄犊车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

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谊者。"繇是不疑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贵。坐诬罔不道，要斩。

[2]有一位男子，乘坐黄牛犊车来到未央宫北门，自称他是汉武帝的卫太子刘据，公车官将此事奏闻朝廷。汉昭帝下诏书命三公、九卿、将军、中二千石官等一同前往辨认。长安城中的一般官吏和百姓前去围观的达数万人。右将军为防止发生不测之事，率兵守在宫门前面。前往辨认的丞相、御史、中二千石官等，谁也不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最后赶到，命手下官吏将该男子逮捕。有人劝他说："是否真是前太子还不能确定，暂且不要处理！"隽不疑说道："各位又何必怕他是卫太子！春秋时期，卫国太子卫蒯聩因违抗卫灵公之命出逃，后其子卫辄继位，拒不接纳其父回国，此事得到《春秋》的肯定。卫太子得罪了先帝，逃亡在外，当时没死，如今自己又回来了，也是国家的罪人。"于是将该男子押送到诏狱。汉昭帝与大将军霍光听说后，称赞隽不疑说："公卿大臣就应当由这种精通经典、明白大义的人来担任。"于是隽不疑在朝中名重一时，其他身居高位的人都自认为比不上他。后经廷尉审讯核问那个人，竟然发现是一骗案。那位自称是卫太子的人本是夏阳人，姓成，名方遂，住在湖县，以占卜为职业。卫太子的一位侍从曾经请他占卜，并对他说："您的身材相貌都很像卫太子。"成方遂听到此言之后颇为动心，希望借此取得富贵。成方遂被定以诬罔不道之罪，腰斩。

[3]夏，六月，封上官安为桑乐侯。安日以骄淫，受赐殿中，对宾客言："与我婿饮，大乐！"见其服饰，使人归，欲自烧物。子病死，仰而骂天。其顽悖如此。

[3]夏季，六月，汉昭帝封上官安为桑乐侯。上官安日益骄纵淫乱，汉昭帝赐他在宫中饮宴，他回家后，对门客说："与我女婿一起喝酒，非常高兴。"看见汉昭帝的服饰，便派人回家，要将自己的东西烧掉。儿子因病去世，上官安竟仰面骂天。其顽劣狂悖到了如此地步。

[4]罢儋耳、真番郡。

[4]汉朝撤销儋耳、真番二郡。

[5]秋，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余人，获畜产五万余头。

[5]秋季，大鸿胪田广明、军正王平率兵征讨在益州叛乱的西南夷姑缯、叶榆两部族，共斩杀、捕获叛乱者三万余人，缴获牲畜五万余头。

[6]谏大夫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延年，故御史大夫周之子也。

[6]谏大夫杜延年看到汉武帝的奢侈和屡次兴兵出征给国家留下的困难，多次对大将军霍光说："连年收成不好，离乡背井的百姓还没有全部回到自己的家园，应当恢复孝文皇帝时的治国方针，提倡节俭，为政宽和，顺从天意，取悦民心，年景就会跟着好转。"霍光采纳了他的建议。杜延年是前御史大夫杜周的儿子。

六年（庚子、前81）

六年（庚子，公元前81年）

[1]春，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峴："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示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桑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于是盐铁之议起焉。

[1]春季，二月，汉昭帝下诏命有关官员向各郡、国举荐的贤良、文学询问，了解民间疾苦和教化百姓的要点，大家都建议："希望取消盐、铁、酒类的专卖制度，罢黜均输官，不要与天下人争利，向百姓表示节俭，然后才可以振兴、教化。"但桑弘羊表示反对，他认为："盐、铁、酒类的专卖制度和均输措施等，都是国家赖以控制四夷、保卫边疆，使财用充足的根本大业，不能废除。"于是，一场关于盐铁专卖等问题的辩论开始了。

[2]初，苏武既徙北海上，禀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武在汉，与李陵俱为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事自杀；来时，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

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武曰：“武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赐武牛羊数十头。

[2]当初，苏武被匈奴放逐到北海边以后，得不到粮食供应，便挖掘野鼠，吃鼠洞中的草籽。他手持汉朝的符节牧羊，无论睡卧还是起身都带着它，以致节杖上的毛缨全部脱落了。苏武在汉朝时，与李陵同为侍中，李陵投降匈奴后，不敢求见苏武。过了很长时间，单于派李陵来到北海边，为苏武摆下酒筵，并以乐队助兴。李陵对苏武说：“单于听说我与你一向情谊深厚，所以派我来劝你，单于愿意对你虚心相待。你终究不能再回汉朝，自己白白受苦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你的信义节操，又有谁看到呢！你的两个兄弟，先前已都因罪自杀；我来此时，你母亲也已不幸去世；你的夫人年轻，听说已经改嫁别人了；只剩下两个妹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如今又过了十几年，是否还在人世，不得而知。人的一生，就像早晨的露水一般短暂，你又何必长久地如此自苦！我刚投降匈奴时，精神恍惚，像要发疯，恨自己辜负汉朝，还连累老母被拘禁牢狱。你不愿归降匈奴的心情，怎么会超过我！况且皇上年事已高，法令变化无常，大臣无罪而被抄杀满门的达数十家，安危不可知，你还要为谁这样做呢！”苏武说：“我父子本无才德功绩，全靠皇上栽培，才得以身居高位，与列侯、将军并列，且使我们兄弟得以亲近皇上，所以我常常希望能够肝脑涂地，报答皇上的大恩。如今得以杀身报效皇上，既使是斧钺加身，汤锅烹煮，我也心甘情愿！为臣的侍奉君王，就如同儿子侍奉父亲一般，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遗憾。希望你不要再说了。”李陵与苏武一连饮酒数日，又劝道：“子卿你再听我一句话。”苏武说：“我自己料想必死已经很久了，大王你一定要我苏武投降，就请结束今日的欢聚，让我死在你的面前！”李陵见苏武一片至诚，长叹道：“唉！你真是义士！我

与卫律的罪过上通于天！”不觉泪湿衣衿，与苏武告别而去。赐给苏武牛羊数十头。

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以武帝崩。武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及壶衍单于立，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与汉和亲。汉使至，求苏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私见汉使，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乃归武及马宏等。马宏者，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国，为匈奴所遮；忠战死，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归此二人，欲以通善意。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后来，李陵又来到北海边，告诉苏武汉武帝已然去世。苏武一连数月，每天早晚面对南方号啕痛哭，甚至吐血。壶衍单于即位后，其母阏氏行为不正，国内分崩离析，常常害怕汉军前来袭击，于是卫律为单于定计，要求与汉朝和亲。汉使来到匈奴，要求放苏武等人回国，匈奴假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又来到匈奴，常惠暗中面见汉使，教使者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射猎，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系着一块写字的绸缎，上面说苏武等人在某湖泽之地。”使者大喜，按常惠之言责问单于。单于环视左右侍从，大吃一惊，然后向汉使道歉说：“苏武确实还活着。”这才将苏武及马宏等人放还。马宏先前是汉朝派往西域各国的使者，光禄大夫王忠的副使，因受到匈奴军队的拦截，王忠战死，马宏被俘，也不肯投降匈奴。所以匈奴这次将苏武、马宏二人放回，是想向汉朝表示他们的善意。于是，李陵摆设酒筵祝贺苏武说：“如今你返回祖国，名声传遍匈奴，功劳显扬于汉朝，既使是史籍所记载、丹青所描画的人物，又怎能超过你！我虽然愚笨怯懦，假如当年汉朝能宽恕我的罪过，保全我的老母，使我能够忍辱负重，春秋时曹刿劫持齐桓公于柯盟的壮举正是我当时念念不忘的志向。谁知汉朝竟将我满门抄斩，这是当世最残酷的杀戮，我还能再顾念什么呢！如今

一切都已过去，现在不过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罢了！”李陵泪流满面，便与苏武告别。

单于召会武官属，前已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既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霍光、上官桀与李陵素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陵曰：“归易耳，丈夫不能再辱！”遂死于匈奴。

单于召集当年随苏武前来的汉朝官员及随从，除先前已归降匈奴和去世的以外，共有九人与苏武一同回到汉朝。苏武一行来到长安后，汉昭帝诏令苏武用牛、羊、猪各一头，以最隆重的仪式祭拜汉武帝的陵庙，封苏武为典属国，品秩为中二千石，并赏赐苏武钱二百万、公田二顷 、住宅一所。苏武被扣留匈奴共十九年，去时正当壮年，归来时头发、胡须全都白了。霍光、上官桀一向都和李陵关系很好，所以特派李陵的旧友陇西人任立政等三人一同前往匈奴劝说李陵回国。李陵对他们说：“回去容易，但大丈夫不能两次受辱！”于是老死于匈奴。

[3]夏，旱。

[3]夏季，干旱。

[4]秋，七月，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

[4]秋季，七月，汉昭帝接受贤良、文学们的建议，撤销负责酒类专卖的官员。汉武帝末年，国家财力虚耗，户口减少了一半。霍光了解当时的要务，减轻赋税和徭役，使百姓得到休息。如今与匈奴恢复和亲，百姓生活充实，渐渐恢复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定安、繁荣局面。

[5]诏以钩町侯毋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有功，立以为钩町王。赐田广明爵关内侯。

[5]汉昭帝颁布诏书，因町侯毋波率领其所属部落的头人和部众镇压叛乱者有功，将毋波封为町王。赐田广明关内侯爵位。

元凤元年（辛丑、前80）

元凤元年(辛丑，公元前80年）

[1]春，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

[1]春季，武都郡氐族人造反，汉昭帝派执金吾马适建、龙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率领三辅地区及太常所属的刑徒，一律免其刑罚，前往镇压。

[2]夏，六月，赦天下。

[2]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3]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

[3]秋季，七月乙亥（疑误），出现日全食。

[4]八月，改元。

[4]八月，改年号为元凤元年。

[5]上官桀父子既尊，益德长公主，欲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许。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见，又不许。长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数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惭。又桀妻父所幸充国为太医监，阑入殿中，下狱当死；冬月且尽，盖主为充国入马二十匹赎罪，乃得减死论。于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盖主。自先帝时，桀已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并为将军，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顾专制朝事，由是与光争权。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怀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桀、安、弘羊皆与旦通谋。

[5]上官桀父子的地位既已尊贵，对长公主非常感恩，便想为丁外人谋求封侯，但霍光不许。上官桀父子又请求任命丁外人为光禄大夫，想使其取得受皇帝召见的资格，霍光仍然不许。长公主因此怨恨霍光，而上官桀、上官安几次为丁外人谋求官爵都未能实现，也觉脸上无光。上官桀的岳父所宠爱的一个叫充国的人，担任太医监，因私自闯入宫殿，被逮捕下狱，定为死罪。当时，处决犯人的冬季即将过去，长公主为充国交纳二十匹马赎罪，使其被免除死刑。于是，上官桀、上官安父子深怨霍光而更加感激长公主。自从汉武帝时，上官桀已位列九卿，地位高于霍光，及至上官桀父子同为将军，皇后又是上官安的亲女儿，而霍光只是皇后的外祖父，却反而专制朝政，因此上

官安父子与霍光争权。燕王刘旦觉得自己是汉昭帝的兄长，未能继承皇位，所以常常心怀怨恨。御史大夫桑弘羊创立盐、铁、酒类专卖制度，为国兴利，自认为于国有功，想为其子弟求取官职，遭到霍光拒绝，因而也怨恨霍光。于是，盖长公主、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都与刘旦串通一气，密谋除掉霍光。

旦遣孙纵之等前后十余辈，多赍金宝、走马赂遗盖主、桀、弘羊等。桀等又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称，太官先置。"又引"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敞无功，为搜粟都尉；又擅调益莫府校尉。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变。"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之广明都郎，近耳；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惧，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听。后桀党与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刘旦派遣孙纵之等人前后十余批，携带大批金银、珠宝、快马等前往长安，贿赂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上官桀等又命人伪造燕王上书，言称："霍光出外校阅郎官及羽林军时，就仿佛皇上出巡一般，命人清道，驱赶行人，派太官为其预先安排饮食。"又称："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二十年而不肯投降，回朝后只不过给了个典属国的官职；而大将军长史杨敞并无功劳，却被任命为搜粟都尉；另外，霍光还擅自增选大将军府的校尉。霍光独揽大权，为所欲为，是否会做出不利于朝廷的非常之举，令人怀疑。因此，我愿意交还燕王的印玺，进入宫廷，侍卫在皇上左右，监督奸臣的行动，以防有变。"等到霍光休假不在朝中时奏闻汉昭帝。上官桀本打算从朝廷中交给有关官员去查办，由桑弘羊与各大臣一起逮捕霍光，撤销其职。但上奏后，汉昭帝却扣留不发。第二天早晨，霍光入朝，听说此事后，停在画室中不敢贸然进殿。汉昭帝问："大将军在什么地方？"左将军上官桀回

答说："因燕王控告大将军的罪行，所以他不敢进殿。"汉昭帝下诏："召大将军进来。"霍光进殿后，脱下官帽，叩头请罪。汉昭帝说道："将军请戴上帽子。朕知道这道奏章是假的，将军并没有罪。"霍光说："陛下是怎么知道的呢？"汉昭帝说："将军去广明校阅郎官，是最近的事，选调校尉以来，也还不到十天，燕王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呢！况且将军如要谋反，也用不着选调校尉。"此时汉昭帝年仅十四岁，尚书及左右官员全都震惊了。后发现呈递这奏章的人果然逃亡，汉昭帝下令紧急追捕。上官桀等人心中害怕，便对汉昭帝说："区区小事，用不着穷追不放。"汉昭帝不听。后上官桀的同党中崐有人说霍光的坏话，汉昭帝立即怒斥道："大将军是忠臣，先帝托付他辅佐我，谁再胆敢诬蔑大将军，就问他的罪！"从此，上官桀等不敢再攻击霍光。

李德裕论曰：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明以照奸，则百邪不能蔽矣，汉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惭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闻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东。汉高闻陈平去魏背楚，欲舍腹心臣。汉文惑季布使酒难近，罢归股肱郡；疑贾生擅权纷乱，复疏贤士。景帝信诛晁错兵解，遂戳三公。所谓"执狐疑之心，来馋贼之口"。使昭帝得伊、吕之佐，则成、康不足侔矣。

李德裕论曰：君主最大的德，莫过于明察秋毫，明察可以洞悉奸诈，那么任何邪恶就都无法将其蒙蔽，汉昭帝就是这样。这一点，不仅周成王应当惭愧，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也都不如。周成王听信了管叔、蔡叔的流言，致使周公进退两难，只好东征。汉高祖听说陈平离开魏国，又背叛了西楚，便要舍弃这位心腹之臣。汉文帝误认为季布爱发酒疯，难作天子近臣，便将其放回地方作郡太守；又怀疑贾谊专擅权柄，可能造成混乱，便又疏远了这位贤士。汉景帝相信杀死晁错能结束七国之乱，便将位列三公的晁错杀死。正所谓："先有怀疑的心思，才召来奸贼的谗言。"假使汉昭帝能得到伊尹、吕尚的辅佐，那么周成王、周康王都不足以与之相比。

[6]桀等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旦置驿书往来相报，许立桀为王，外连郡国豪桀以千数。旦以语相平，平曰："大王前与刘泽结谋，事未成而发觉者，以刘泽素夸，好侵陵也。平闻左将军素轻易，车骑将军少而骄，臣恐其如刘泽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诣阙，自谓故太子，

长安中民趣乡之，正欢不可止。大将军恐，出兵陈之，以自备耳。我，帝长子，天下所信，何忧见反！”后谓群臣：“盖主报言，独患大将军与右将军王莽。今右将军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群臣皆装。

[6]上官桀等密谋由长公主设酒宴邀请霍光，埋伏武士将霍光杀死，然后乘机废掉汉昭帝，迎立燕王刘旦为皇帝。刘旦设置驿马传书，往来递送消息，许诺事成后封上官桀为王，并对外联络了数以千计的各郡、国的豪杰之士。刘旦将这一计划告诉燕国丞相，这位名叫平的燕国丞相说道：“大王以前与刘泽合谋，事情还未成功，消息已然走漏，是因为刘泽平时性情浮夸，好欺凌属下。我听说左将军一向办事不稳重，车骑将军又年轻骄横，我担心他们与刘泽那时一样成不了事，又担心他们事成之后背叛大王。”刘旦说：“前些日子，有一男子到皇宫门前，自称是前太子，长安城中的百姓纷纷上前，喧哗不绝。大将军感到害怕，派出军队，为的是保护自己。我本先帝长子，天下信任，还怕被人反对吗！”后又对其臣下说：“盖长公主告诉我，只是担心大将军霍光与右将军王莽。如今右将军去世，丞相又有病，大事必然成功，不久就可证实。”命臣下一律整治行装，随时准备出发。

安又谋诱燕王至而诛之，因废帝而立桀。或曰：“当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当顾菟邪！且用皇后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虽欲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时也！”会盖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仓知其谋，以告大司农杨敞。敞素谨，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闻。九月，诏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孙纵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诛之；盖主自杀。燕王旦闻之，召相平曰：“事败，遂发兵乎？”平曰：“左将军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发也！”王忧懑，置酒与群臣、妃妾别。会天子以玺书让旦，旦以绶自绞死，后、夫人随旦自杀者二十余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为庶人，赐旦谥曰剌王。皇后以年少，不与谋，亦霍光外孙，故得不废。

上官安又密谋将燕王刘旦引诱前来杀死，然后再废掉汉昭帝，拥立其父上官桀为皇帝。有人问他：“对皇后又当如何？”上官安说：“追逐大鹿的猎狗，会顾及兔子吗！况且因皇后而获得尊贵的地位，一旦皇上移情别爱，即使想作一名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了。这是百世难逢一时的好机会！”恰巧盖长公主一位舍人的父亲、担任稻田使者的燕仓

了解到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将此事告诉了大司农杨敞。杨敞平时为人谨慎怕事，不敢奏报朝廷，便上书称病，卧居在家，同时将此事告知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将此事奏闻朝廷。九月，汉昭帝下诏命丞相率领中二千石大臣缉捕孙纵之及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等人，连同他们的宗族，全部诛杀。盖长公主自杀。燕王刘旦得到消息后崐，召燕国丞相平前来商议道："事已败露，是否应随即发兵造反？"平说："左将军已被处死，老百姓都已知晓，不可发兵！"刘旦忧愤懊恼，摆设酒筵，与臣子和妻妾诀别。正好汉昭帝下达正式诏书责问刘旦，刘旦便用王印的绶带将自己绞死，刘旦的王后、夫人等二十余人也随其一起自杀。汉昭帝加恩，赦免燕王太子刘建死罪，废为平民，赐刘旦谥号"刺王"。上官皇后因年纪幼小，未曾参与政变阴谋，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未被废黜。

[7]庚午，右扶风王为御史大夫。

[7]庚午（初二），右扶风王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8]冬，十月，封杜延年为建平侯，燕仓为宜城侯，故丞相征事任宫捕得桀，为弋阳侯，丞相少史王山寿诱安入府，为商利侯。久之，文学济阴魏相对策，以为："日者燕王为无道，韩义出身强谏，为王所杀。义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宜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乃擢义子延寿为谏大夫。

[8]冬季，十月，汉昭帝封杜延年为建平侯，燕仓为宜城侯，原任丞相征事任宫捕获上官桀，被封为弋阳侯，丞相少史王山寿引诱上官安进入丞相府，被封为商利侯。过了很久，文学济阴人魏相在回答昭帝的策问时，认为："先前燕王刘旦大逆不道，韩义挺身而出，强行劝阻，被燕王所杀。韩义不像商朝比干那样与纣王有亲属关系，但却有比干劝谏纣王一样的节义，应在天下人面前公开奖励韩义的儿子，以明确为臣的大义。"于是，汉昭帝擢升韩义之子韩延寿为谏大夫。

[9]大将军光以朝无旧臣，光禄勋张安世自先帝时为尚书令，志行纯笃，乃白用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汤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节，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光持刑罚严，延年常辅之以宽。吏民上书言便宜，辄下延年平处复奏。可官试者，至为县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满岁，以状闻；或抵其罪法。

[9]大将军霍光因为朝廷中缺少旧臣，而光禄勋张安世在汉武帝时就担任尚书令，心地纯正真诚，便奏请汉昭帝任命张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作为自己的副手。张安世为前御史大夫张汤的儿子。霍光又因杜延年志节忠诚，特擢升其为太仆、右曹、给事中。霍光执法严厉，杜延年则常常以宽厚辅之。每当官吏或百姓上书朝廷有所建议，总是先交杜延年研究其是否当行，再上奏汉昭帝。凡参加朝廷考试合格的人，或派到地方，最高为县令，或交丞相、御史任用，一年后将其为官情况奏闻朝廷，有罪者依法惩治。

[10]是岁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瓯脱王在汉，恐，以为道击之，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

[10]这一年，匈奴派左、右两部骑兵二万人，分为四队，同时侵入汉朝边境进行袭扰。汉朝派兵追杀，斩杀、俘获匈奴兵九千人，生擒匈奴瓯脱王，汉军则没有什么伤亡。匈奴见瓯脱王为汉所擒，感到害怕，认为他将引导汉军袭击己方，便向西北方向远远退去，不敢再南下寻觅水草。汉朝征发百姓屯戍瓯脱地区。

二年（壬寅、前79）

二年(壬寅，公元前79年）

[1]夏，四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

[1]夏季，四月，汉昭帝从建章宫迁居到未央宫。

[2]六月，赦天下。

[2]六月，大赦天下。

[3]是岁，匈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水，令可度，以备奔走；欲求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汉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

[3]这一年，匈奴又派遣九千骑兵屯驻于受降城，以防备汉朝袭击，又在受降城以北的余吾水上架设桥梁，使军队能够渡河，准备一旦失败时迅速奔逃。匈奴单于打算请求与汉朝和亲，而怕汉朝不肯答应，所以不愿先提出，而是常常命其左右官员向汉朝派往匈奴的使节暗示。不过，匈奴对汉朝的侵扰掳掠已越来越少，对汉朝使节越来越

优待，希望通过这样的办法来逐渐达到和亲的目的。汉朝也对匈奴采取笼络的态度。

三年（癸卯、前78）

三年（癸卯，公元前78年）

[1]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有虫食其叶成文，曰“公孙病已立”。符节令鲁国眭弘上书，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匹庶为天子者。枯树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乎？汉家承尧之后，有传国之运，当求贤人禅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顺天命。”弘坐设妖言惑众伏诛。

[1]春季，正月，泰山上有一块大石自己立了起来；上林苑中有一棵枯死倒地的柳树自己立起复活，又有虫子在其树叶上啃咬出“公孙病已立”的字样。担任符节令的鲁国人眭弘，上书说：“大石自己站立，枯倒柳树复起，当有一位平民百姓成为天子。枯树复活，是不是预示着以前被废黜的公孙氏家族应当复兴呢？汉天子为帝尧的后代，有将国家传给别人的命运，应当访求贤明的人，将帝位禅让给他，自己退下，做一个拥有一百里封地的列侯，以顺应天命。”眭弘以制造妖言、蛊惑人心的罪名被处死。

[2]匈奴单于使犁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义渠王射杀犁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王。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

[2]匈奴单于派犁污王刺探汉朝边防情况。犁污王回报说，酒泉、张掖一带的汉朝兵力日益衰弱，如果派兵作试探性攻击，有希望收复旧有地区。此时，汉朝已先从归降的匈奴人口中听到这个计谋，汉昭帝便下诏命边塞地区加强戒备。没过多久，匈奴右贤王、犁污王率领骑兵四千分为三队，侵入日勒、屋兰、番和三县。汉朝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反击，匈奴军大败，仅数百人逃脱，属国的义渠部落王将匈奴犁污王射死，汉朝赏赐给他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并因此封他为犁污王。从此以后，匈奴不敢侵犯张掖。

[3]燕、盖之乱，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系狱。廷尉王平、少府徐仁杂治反事，皆以为

“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臧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者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覆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恐大将军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仆杜延年奏记光曰：“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下，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欢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卒下之狱。夏，四月，仁自杀，平与左冯翊贾胜胡皆要斩。而不以及丞相，终与相竟。延年论议持平，合和朝廷，皆此类也。

[3]燕王刘旦和盖长公主等人谋反时，桑弘羊之子桑迁出逃，曾投靠过桑弘羊从前的部下侯史吴。后桑迁被逮捕处死。时逢大赦，侯史吴投案自首囚禁在监狱。廷尉王平、少府徐仁共同负责审理谋反案件，都认为“桑迁受其父谋反的牵连，侯史吴窝藏他，并不是窝藏谋反者，而是窝藏连坐者”，于是按大赦令赦免了侯史吴之罪。后侍御史重新查处此事，认为“桑迁精通经典，明知其父背叛朝廷，却不加劝阻抗争，本身与谋反者并无两样。侯史吴原为三百石官吏，主谋窝藏桑迁，与一般百姓窝藏连坐者不同，侯史吴不能赦免。”奏请朝廷重新处治侯史吴之罪，并弹劾廷尉、少府开脱谋反者。少府徐仁是丞相田千秋的女婿，所以田千秋几次为侯史吴说情，他怕大将军霍光不听，便在公车门召集中二千石官及博士官，商议应按法律判侯史吴什么罪名。参与商议的人知道大将军的意向，所以一致指控侯史吴为大逆不道。第二天，田千秋将众人的意见上奏朝廷。于是霍光因田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及以下官员，朝内、朝外言论不一，将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逮捕入狱。朝廷上下都恐怕丞相会受到牵连。太仆杜延年致书霍光说：“官吏放纵罪人，有通常的处罚方法。如今进而诋毁侯史吴为大逆不道，只怕从法律上说是太过分了。再说，丞相崐平日并没有什么

成见，而是一向爱为下面的人说情；至于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则十分不对。但我觉得丞相在位已久，又是先帝任用的人，除非有什么重大过失，否则不可废弃。近来，不少百姓们说刑罚过重，官吏们执法苛刻，罗织罪名。而今丞相商议的又是有关刑罚之事，如果因此案而连累丞相，恐怕与民心相背，势必造成属下喧哗，小民私议，流言四布。我怕将军因此事而在天下人面前名声受损。”霍光认为廷尉、少府玩弄法律，终于还是将他们下狱治罪。夏季，四月，徐仁在狱中自杀，王平与左冯翊贾胜胡都被腰斩。丞相田千秋则未受牵连，终于与霍光共事到底。杜延年议论公平，使朝廷合睦，其所作所为，都类似于此。

[4]冬，辽东乌桓反。初，冒顿破东胡，东胡余众散保乌桓及鲜卑山为二族，世役属匈奴。武帝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至是，部众渐强，遂反。

[4]冬季，辽东乌桓部落反叛。当初，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东胡族，东胡残余部众分别占据乌桓及鲜卑山，形成了两个部族，世代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击破匈奴左翼地区，将乌桓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和辽东的塞外地区，令其为汉朝侦察匈奴动静。汉朝还设置了护乌桓校尉一官，负责对乌桓人的监督和管辖，使他们不能与匈奴建立联系。至此，乌桓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于是起兵反叛汉朝。

先是，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杀略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间数犯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明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蔽，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复出兵。

先前，匈奴骑兵三千余人侵入五原，杀掠数千人；后又派骑兵数万南下，沿着汉朝边塞移动，一路进攻汉朝设于塞外的堡垒，掳掠边塞

官吏和百姓而去。当时，汉朝边疆各郡的烽火报警设施严密，匈奴扰边没有什么收获，所以很少再来侵犯。后汉朝又获得归降的匈奴人，得知乌桓人曾经挖掘单于祖先的坟墓，引起匈奴的怨恨，正派出二万骑兵袭击乌桓。霍光打算发兵迎击匈奴军队，便询问护军都尉赵充国的意见。赵充国认为："乌桓连续几次进犯边塞，如今匈奴袭击他们，对我们很有利。再者匈奴很少前来侵扰，我国北部边疆所幸无事。蛮夷之族自相攻击，而我们却发兵迎战，招他们前来生事，这不是好计策！"霍光又向中郎将范明友询问，范明友说可以迎击，于是任命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率领骑兵二万从辽东出塞，迎击匈奴军。匈奴得到汉军出塞的消息后，撤退而去。当初，霍光曾告诫范明友说："大军不可空手而还，如落在匈奴军队后面，便袭击乌桓。"乌桓当时刚刚受到匈奴军的打击，范明友既然没能追上匈奴，便乘乌桓疲惫之机发动攻击，斩杀六千余人，取得乌桓三名首领的人头。匈奴从此大为惊恐，不能再向汉朝出兵。

四年（甲辰、前77）

四年（甲辰，公元前77年）

[1]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1]春季，正月丁亥（初二），汉昭帝举行加冠典礼。

[2]甲戌，富民定侯田千秋薨。时政事壹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自守而已。

[2]甲戌（疑误），富民侯田千秋去世。当时的国家政事全部由霍光一个人决定，田千秋身居丞相之位，只是谨慎稳重，自我保全而已。

[3]夏，五月，丁丑，孝文庙正殿火。上及群臣皆素服，发中二千石将五校作治，六日，成。太常及庙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会赦，太常阳侯德免为庶人。

[3]夏季，五月丁丑（疑误），汉文帝祭庙正殿失火。汉昭帝与群臣一律身穿素服，并派中二千石官员率领左、右、前、后、中五校令所属工匠修复，崐六天后修复完毕。太常以及负责管理、守卫祭庙的令丞、郎及所属官吏等全部因此而被以大不敬的罪名遭到参劾。正巧遇到大赦，太常、阳侯德被免除官爵，贬为平民。

[4]六月，赦天下。

[4]六月，大赦天下。

[5]初，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贰师击大宛还，将赖丹入至京师。霍光用桑弘羊前议，以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

[5]当初，国派太子赖丹到龟兹国去作人质，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击大宛回朝时，将赖丹带到京城长安。霍光采用桑弘羊以前的建议，任命赖丹为校尉，率领军队前往轮台屯田。龟兹贵族姑翼对龟兹国王说："赖丹本来是我国的臣属，如今却佩戴汉朝的印信、绶带前来，在逼近我国边境的地方屯垦，必将给我国造成危害。"于是龟兹王派人杀死赖丹，然后上书汉朝谢罪。

楼兰王死，匈奴先闻之，遣其质子安归归，得立为王。汉遣使诏新王令入朝，王辞不至。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其弟尉屠耆降汉，具言状。骏马监北地傅介子使大宛，诏因令责楼兰、龟兹。介子至楼兰、龟兹，责其王，皆谢服。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会匈奴使从乌孙还，在龟兹，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还，奏事，诏拜介子为中郎，迁平乐监。

楼兰国王去世，匈奴最先听到这一消息，便将在匈奴充当人质的楼兰国王子安归护送回国，安归得以当上楼兰国王。汉朝派使臣前往楼兰国传达汉昭帝的诏令，命新即位的楼兰王来长安朝见，楼兰王推辞不来。楼兰国位于西域的最东部，靠近汉朝，中间隔着白龙堆沙漠。此地缺乏水源、牧草，以往楼兰国经常负责派出向导，命人背水担粮，迎送汉朝派往西域各国的使者。因多次受到汉朝官吏和兵卒的欺扰，楼兰国逐渐对汉朝产生了戒惧，不愿再与汉朝来往。后来，又受了匈奴的离间，多次拦杀汉朝使臣。楼兰王安归的弟弟尉屠耆归降汉朝，将内情一一报告汉朝。担任骏马监的北地人傅介子出使大宛，汉昭帝下诏命其顺路去责问楼兰、龟兹两国。傅介子来到楼兰和龟兹，责问两国国王为何背叛汉朝，两国都表示道歉服罪。傅介子从大宛回来，又到龟兹，正好匈奴使臣从乌孙返回，正在龟兹，于是傅介子率

其随从官兵一同将匈奴使臣杀死。回国后，傅介子向朝廷报告了此事，汉昭帝诏封傅介子为中郎，改任平乐监。

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覆，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大将军曰："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于是白遣之。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贵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王，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自令灭国矣！"介子遂斩王安归首，驰传诣阙，悬首北阙下。

傅介子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两国多次反复，不诛杀，就无所惩戒。我经过龟兹时，发现龟兹王接近外人，对付他容易得手。我愿意去刺杀他，以此向西域各国显示汉朝之威。"大将军说道："龟兹路远，且先到楼兰去试试。"于是禀告汉昭帝，派傅介子前去刺杀楼兰国王。傅介子率领卫士，携带金银财物，宣称要赏赐外国，借此名义来到楼兰。楼兰王不愿亲近傅介子，傅介子便假装离去，到达楼兰西部边界时，让翻译人员对楼兰国王说："汉朝使者携带黄金、绸缎等一路对各国进行赏赐，大王如不来接受，我就离开这里到西边国家去了。"随即拿出黄金、财宝等给翻译看。翻译回去向楼兰王报告，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便前来面见汉使。傅介子与其共坐饮酒，故意将金宝等陈列显示。一直喝到大家都醉了，傅介子对楼兰王说："汉朝天子让我秘密报告大王。"于是楼兰王起身随傅介子进入后帐，屏退侍从人员密谈。突然岷，两名壮士从背后刺向楼兰王，利刃穿胸相交，楼兰王立即死亡。楼兰国的贵族大臣、侍从人员等四散逃亡。傅介子宣告楼兰王背叛汉朝之罪，说道："天子派我诛杀楼兰王，应改立在汉朝的王弟尉屠耆为王。汉军立即就到，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自己招来灭国之祸！"傅介子于是将楼兰王安归的人头割下，用驿马快速送到皇宫，悬于未央宫北门之外。

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

汉朝立尉屠耆为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并颁刻印章，赐给尉屠耆宫女做夫人，又为他准备了车马、辎重，由丞相率领文武百官送至长安横门之外，祭祀路神，置酒饯行，然后送其回国。尉屠耆自己向汉昭帝请求说："我久居汉朝，如今回国后势单力弱，况且前王之子尚在，恐怕被其报复杀害。我国有一处地方叫作伊循城，土地肥沃，希望汉朝能派一位将军，在伊循城一带屯田，聚积粮食，使我能够借重汉朝的兵威。"于是汉朝派司马一名、部属四十人到伊循城屯田，以镇抚鄯善国。

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为平陵侯，傅介子为义阳侯。

秋季，七月乙巳（二十三日），汉昭帝封范明友为平陵侯，傅介子为义阳侯。

臣光曰：王者之于戎狄，叛则讨之，服则舍之。今楼兰王既服其罪，又从而诛之，后有叛者，不可得而怀矣。必以为有罪而讨之，则宜陈师鞠旅，明致其罚。今乃遣使者诱以金币而杀之，后有奉使诸国者，复可信乎！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不亦可羞哉！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奇功，过矣！

臣司马光曰：圣明的君王，对待戎狄外族的态度应当是：如果背叛，就发兵征讨；如果臣服，就不再追究。如今楼兰王既已服罪，却又加以诛杀，则以后再有背叛者，就不能使他们归附了。如果认为楼兰王有罪，一定要征讨，也应堂堂正正地派遣军队，公开地施行惩罚。而今竟派使臣用金宝财物进行引诱，然后乘机将其杀死，以后再有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者，还能再让人信任吗！况且以大汉朝的强盛，竟然用盗贼的诡计来对付蛮夷外族，实在令人羞耻！有人评论此事，赞美傅介子立了一件奇功，未免太过分了。

五年（乙巳、前76）

五年(乙巳，公元前76年）

[1]夏，大旱。

[1]夏季，大旱。

[2]秋，罢象郡，分属郁林、柯。

[2]秋季，撤除象郡，将其地分别归属郁林、柯二郡。

[3]冬，十一月，大雷。

[3]冬季，十一月，大雷。

[4]十二月，庚戌，宜春敬侯王䜣薨。

[4]十二月庚戌（初六），宜春侯王去世。

六年（丙午、前75）

六年（丙午，公元前75年）

[1]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

[1]春季，正月，募集各郡、国服劳役的人修筑辽东、玄菟二城。

[2]夏，赦天下。

[2]夏季，大赦天下。

[3]乌桓复犯塞，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之。

[3]乌桓再次侵犯边塞，汉朝派度辽将军范明友率兵出击。

[4]冬，十一月，乙丑，以杨敞为丞相，少府河内蔡义为御史大夫。

[4]冬季，十一月乙丑（二十七日），汉昭帝任命杨敞为丞相，少府、河内人蔡义为御史大夫。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十四卷

汉纪十六 孝昭皇帝下元平元年（丁未、前74）

汉纪十六 汉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公元前74年）

[1]春，二月，诏减口赋钱什三。

[1]春季，二月，汉昭帝下诏书将七岁至十四岁百姓交纳的口赋减少十分之三。

[2]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宫；无嗣。时武帝子独有广陵王胥，大将军光与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光以其书示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光又白皇后，徙右将军安世为车骑将军。

[2]夏季，四月癸未（十七日），汉昭帝在未央宫驾崩，没有儿子。当时，汉武帝的儿子只有广陵王刘胥还在，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商议立谁为新皇帝，大家都认为应当立广陵王。广陵王本来因行为不合礼法，汉武帝不喜欢他，所以霍光心中感到不安。有一位郎官上书朝廷指出："周太王废弃年长的儿子太伯，立太伯的弟弟王季为继承人；周文王舍弃年长的儿子伯邑考，立伯邑考的弟弟周武王为继承人。这两个事例说明，只要适合继承皇位，即使是废长立幼也完全可以。广陵王不能继位。"这道奏章的内容正合霍光的心意。霍光将奏章拿给丞相杨敞等人观看，并提升这位郎官作了九江太守。当日，由上官皇后颁下诏书，派代理大鸿胪职务的少府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用七辆驿车将昌邑王刘贺迎接到长安的昌邑王官邸。霍光又禀明皇后，调右将军张安世为车骑将军。

贺，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国素狂纵，动作无节。武帝之丧，贺游猎不止。尝游方与，不半日驰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谏曰："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驰骋不止，口倦呼叱咤，手苦于棰辔，身劳呼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薄，数以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

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夫广厦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欣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衔橛之间哉！休则俯仰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圣，至今思慕未怠，于宫馆、囿池、弋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诸侯骨肉，莫亲大王，大王于属则子也，于位则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纤介有不具者，于以上闻，非飨国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后复放纵自若。

刘贺为昌邑哀王刘之子，他在封国中一向狂妄放纵，所作所为毫无节制。在汉武帝丧期中，刘贺依旧出外巡游狩猎不止。他曾经出游方与县，不到半天时间就驰骋了二百里远。中尉、琅邪人王吉上书劝说道：“大王不喜欢研读经书，却专爱游玩逸乐，驾驭着马车不停地驰骋，嘴因吆喝而疲倦，手因握缰挥鞭而疼痛，身体因马车颠簸而劳苦，清晨冒着露水雾气，白昼顶着风沙尘土，夏季忍受着炎炎烈日的烤晒，冬天被刺骨寒风吹得抬不起头来，大王总是以自己柔软脆弱的玉体，去承受疲劳痛苦的熬煎，这不能保全宝贵的寿命，也不能促进高尚的仁义品德。在宽敞的殿堂之中，细软的毛毡之上，在明师的指导下背诵、研读经书，讨论上至尧、舜之时，下至商、周之世的兴盛，考察仁义圣贤的风范，学习治国安邦的道理，欣欣然发奋忘食，使自己的品德修养每天都有新的提高，这种快乐，难道是驰骋游猎所能享受到的吗？休息的时候，作些俯仰屈伸的动作以利于形体，用散步、小跑等运动来充实下肢；吸进新鲜空气，吐出腹中浊气以锻炼五脏；专心专意，积聚精力，以调和心神。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养生，怎能不长寿呢！大王如果留心于此道，心中就会产生尧、舜的志向，身体也能像伯乔、赤松子一般长寿，美名远扬，让朝廷闻知，大王岷就会福禄一齐得到，封国就安稳了。当今皇上仁孝圣明，至今思念先帝不已，对于修建宫殿别馆、园林池塘或享受巡游狩猎等事一件未做，大王应日夜想到这一点，以符合皇上的心意。在诸侯王中，大王与皇上的血缘关系最近，论亲属关系，大王就如同是皇上的儿子，论地位，大王是皇上的臣僚，一人兼有两种身分的责任。因此，大王施恩

行义，如有一点不周全，被皇上知道，都不是国家之福。”刘贺阅读之后，下令说：“我的所作所为确有懈怠之处，中尉甚为忠诚，多次弥补我的过失。”于是命负责宾客事务的侍从千秋前去赏赐中尉王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干肉五捆。然而，刘贺后来依然放纵如故。

郎中令山阳龚遂，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过。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王尝久与驺奴、宰人游戏饮食，赏赐无度，遂入见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愿赐清闲，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胶西王所以为无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闻胶西王有谀臣侯得，王所为拟于桀、纣也，得以为尧、舜也。王说其谄谀，常与寝处，唯得所言，以至于是。今大王亲近群小，渐渍邪恶所习，存亡之机，不可不慎也！臣请选郎通经有行义者与王起居，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宜有益。”王许之。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居数日，王皆逐去安等。

郎中令山阳人龚遂忠厚刚毅，一向坚持原则，一方面不断规劝刘贺，一方面责备封国丞相、太傅没有尽到责任、他引经据典，陈述利害，说到声泪俱下，不断地冒犯刘贺，当面指责他的过失。刘贺甚至捂着耳朵起身离去，说道：“郎中令专门揭人短处！”刘贺曾经与他的车夫和厨师在一起长时间地游戏娱乐，大吃大喝，毫无节制地赏赐他们，龚遂入宫去见刘贺，哭着用双膝走到刘贺面前，连刘贺的左右侍从也全都感动得流下眼泪。刘贺问道：“郎中令为什么哭？”龚遂说：“我为社稷的危亡而痛心！希望您赐给我一个单独的机会，我将详细陈说我的看法！”刘贺命左右之人全部退出，龚遂说道：“大王可知道胶西王刘端为什么会因大逆不道罪而灭亡吗？”刘贺说：“不知道。”龚遂说：“我听说胶西王有一个专会阿谀奉承的臣子名叫侯得，胶西王的所作所为像夏桀、商纣一样暴虐，而侯得却说是像尧、舜一样贤明。胶西王对侯得的阿谀谄媚非常欣赏，经常与他住在一起。正是因为胶西王只听信侯得的奸邪之言，以至于落得如此下场。而今大王亲近奸佞小人，已经逐步沾染恶习，这是存亡的关键，不能不慎重对待！我请求挑选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郎官与大王一起生活，坐则诵读《诗经》、《尚书》，立则练习礼仪举止，对大王是会有益处的。”刘贺应

允。于是龚遂选择郎中张安等十人侍奉刘贺。可是没过几天，张安等就全被刘贺赶走了。

王尝见大白犬，颈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无尾，以问龚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侧者尽冠狗也，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后又闻人声曰"熊"！视而见大熊，左右莫见，以问遂；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叹曰："不祥何为数来！"遂叩头曰："臣大敢隐忠，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说。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愿王内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大王位为诸侯王，行污于庶人，以存难，以亡易，宜深察之！"后又血王坐席，王问遂；遂叫然号曰："宫空不久，妖祥数至。血者，阴忧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终不改节。

刘贺曾经见到一只白色大狗，脖颈以下长得与人相似，头戴一顶跳舞的人戴的"方山冠"，没有尾巴。刘贺为此事向龚遂询问，龚遂说："这是上天的警告，说您左右的亲信之人都是戴着冠帽的狗，赶走他们就能生存，不赶走他们就会灭亡！"后来，刘贺又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叫喊："熊！"刘贺一看，果然见到一只大熊，可左右侍从却谁也没看见。刘贺又向龚遂询问，龚遂说："熊是山野中的野兽，竟来到王宫之中，又只有大王一人看到，这是上天警告大王，恐怕王宫将要空虚，是危亡的征兆！"刘贺仰天长叹，说道："不祥之兆为何接连到来！"龚遂叩头说道："忠心使我不敢隐瞒真相，所以几次提到危亡的警告，使大王感到不快。然而国之存亡，又岂是我的话所能决定的！希望大王自己好好想想。大王诵读《诗经》三百零五篇，其中说道，只有'人事'恰当，'王道'才能周备。大王的所作所为，与《诗经》的哪一篇相符崐合呢！大王身为诸侯王，行事却比平民百姓污浊，想要生存困难，想要灭亡却是容易的，希望大王深思！"后来，又发现在刘贺的王座上出现血污，刘贺再问龚遂，龚遂大声号叫道："妖异之兆不断出现，王宫空虚就在眼前！血为阴暗中的凶险之象，大王应有所畏惧，谨慎反省！"然而刘贺的品行始终不改。

及征书至，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王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王吉奏书戒王曰："臣闻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

所发！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无以加也。今帝崩无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征召刘贺继承皇位的诏书到来时，正值初夜，刘贺在火烛下打开诏书。中午，刘贺出发前往长安，黄昏时就到定陶，走了一百三十五里，沿途不断有随从人员的马匹累死。王吉上书劝戒刘贺说：“我听说商高宗武丁在居丧期间，三年没有说话。如今大王因丧事而受征召，应当日夜哭泣悲哀而已，千万不可发号施令！大将军仁爱、智勇、忠信的品德，天下无人不知。他侍奉孝武皇帝二十余年，从未有过过失。孝武皇帝抛弃群臣而离开人世时，将天下和幼弱孤儿托付给大将军。大将军扶持尚在襁褓中的幼主，发布政令，教化万民，使国家得以平安无事，即使是周公、伊尹也不能超过他。而今皇上去世，没有儿子，大将军思考可以继承皇位的人，最终选拔了大王，其仁义忠厚的胸怀岂有限量！我希望大王能依靠大将军，尊敬大将军，国家政事全都听从大将军的安排，大王自己则只是垂衣拱手地坐在皇帝宝座上而已。希望大王注意，常常想到我这番话！”

王至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至湖，使者以让相安乐。安乐告龚遂，遂入问王，王曰：“无有。”遂曰：“即无有，何爱一善以毁行义！请收属吏，以湔洒大王。”即善属卫士长行法。

刘贺行至济阳，派人索求长鸣鸡，并在途中购买用竹子合制而成的积竹杖。经过弘农时，刘贺派一名叫作善的大奴用有帘幕遮闭的车运载随行的美女。来到湖县，朝廷派来迎接的使者以此事责备昌邑国相安乐。安乐转告龚遂，龚遂进见刘贺询问此事，刘贺说：“没有的事。”龚遂说：“如果并无此事，大王又何必为了庇护一个奴仆而破坏礼仪呢！请将善逮捕，交付有关官员惩处，以洗清大王的名声。”于是立即将善抓起来，交卫士长处死。

王到霸上，大鸿胪郊迎，驺奉乘舆车。王使寿成御，郎中令遂参乘。且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

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王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王曰：“诺。”到，哭如仪。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玺绶，袭尊号；尊皇后曰皇太后。

刘贺抵达霸上，朝廷派大鸿胪到郊外迎接，侍奉刘贺换乘皇帝乘坐的御车。刘贺命昌邑国太仆寿成驾车，郎中令龚遂相陪。即将到达广明、东都门时，龚遂说道：“按照礼仪，奔丧的人看到国都，便应痛哭。前面就是长安外郭的东门了。”刘贺说：“我咽喉疼痛，不能哭。”来到城门之前，龚遂再次提醒他。刘贺说：“城门与郭门一样。”将至未央宫东阙，龚遂说：“昌邑国吊丧的帐幕在阙外御用大道的北边，帐前有一条南北通道，马匹走不了几步，大王应当下车，朝着门阙，面向西方，伏地痛哭，极尽哀痛之情，方才停止。”刘贺答应道：“好吧。”于是步行上前，依照礼仪哭拜。六月丙寅（初一），刘贺接受皇帝玉玺，承袭帝位，尊上官皇后为皇太后。

[3]壬申，葬孝昭皇帝于平陵。

[3]壬申（初七），将汉昭帝安葬于平陵。

[4]昌邑王既立，淫戏无度。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乐迁长乐卫尉。龚遂见安乐，流涕谓曰：“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今哀痛未尽，日与近臣饮酒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旒，驱驰东西，所为悖道。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知，身死为世戮，柰何？君，陛岻下故相，宜极谏争！”

[4]昌邑王刘贺作了皇帝后，淫乱荒唐没有节制。原昌邑国官吏全部被征召到长安，很多人得到破格提拔。昌邑国相安乐被任命为长乐卫尉。龚遂见到安乐，哭着对他说：“大王被立为天子之后，日益骄纵，规劝他也不再听从。如今仍在居丧期间，他却每天与亲信饮酒作乐，观看虎豹搏斗，又传召悬挂着天子旌旗的虎皮轿车，坐在上面东奔西跑，所作所为违背了正道。古代制度宽厚，大臣可以辞职隐退，如今想走走不得，想伪装疯狂，又怕被人识破，死后还要遭人唾骂，教我如何是好？您是陛下原来的丞相，应当极力规劝才是。”

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

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王不听。

刘贺梦见在殿堂西阶的东侧，堆积着绿头苍蝇的粪便，约有五六石之多，上面盖着大片的屋瓦。刘贺向龚遂询问，龚遂说：“陛下所读的《诗经》中，不是有这样的话吗：‘绿蝇往来落篱笆，谦谦君子不信谗。’陛下左侧奸佞之人很多，就像陛下在梦中见到的苍蝇粪便一样。因此，应该选拔先帝大臣的子孙，作为陛下身边的亲信侍从。如若总是不忍抛开昌邑国的故旧，信任并重用那些进谗阿谀之人，必有祸事。希望陛下能反祸为福，将这些人全部逐出朝廷。我应当第一个走。”刘贺拒不接受龚遂的劝告。

太仆丞河东张敞上书谏，曰：“孝昭皇帝早崩无嗣，大臣忧惧，选贤圣承宗庙，东迎之日，唯恐属车之行迟。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王不听。

太仆丞河东人张敞上书劝说道：“孝昭皇帝早逝，没有儿子，朝中大臣忧虑惶恐，选择贤能圣明的人承继帝位，到东方迎接圣驾之时，唯恐跟随您的从车行进迟缓。如今陛下正当盛年，初即帝位，天下人无不擦亮眼睛，侧着耳朵，盼望看到和听到陛下实施善政。然而，辅国的重臣尚未得到褒奖，而昌邑国拉车的小吏却先获得升迁，这是个大过错。”刘贺不听。

大将军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

大将军霍光见此情景，忧愁烦恼，便单独向所亲信的旧部、大司农田延年询问对策。田延年说：“将军身为国家柱石，既然认为此人不行，何不禀告太后，改选贤明的人来拥立呢？”霍光说：“我如今正想如此，古代曾否有人这样做过吗？”田延年说：“当年伊尹在商朝为相，为了国家的安定将太甲废黜，后人因此称颂伊尹忠心为国。如今

将军若能这样做，也就成为汉朝的伊尹。”于是霍光命田延年兼任给事中，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秘密谋划废黜刘贺。

王出游，光禄大夫鲁国夏侯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妖言，缚以属吏。吏白霍光，光不举法。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鸿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侍中傅嘉数进谏，王亦缚嘉系狱。

刘贺外出巡游，光禄大夫鲁国人夏侯胜挡在车驾前劝阻道：“天气久阴不下雨，预示臣下有不利于皇上的阴谋。陛下出宫，要到哪里去？”刘贺大怒，认为夏侯胜口出妖言，命将其捆绑，交官吏治罪。负责处理此事的官员向霍光报告，霍光不处以刑罚。霍光以为是张安世将计划泄漏，便责问他。但张安世实际上并未泄漏，于是召夏侯胜前来询问，夏侯胜回答说：“《鸿范传》上说：‘君王有过失，上招天罚，常会使天气阴沉，此时就会有臣下谋害君上。’我不敢明言，只好说是‘臣下有不利于皇上的阴谋’。”霍光、张安世闻言大惊，因此更加重视精通经书的儒士。侍中傅嘉多次劝说刘贺，刘贺也将他绑起来关进监狱。

光、安世既定议，乃使田延年报丞相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

霍光、张安世计议已定，便派田延年前去报知丞相杨敞。杨敞闻言又惊又怕，不知该说什么好，汗流浃背，只是唯唯诺诺而已。田延年起身去换衣服，杨敞的夫人急忙从东厢房对杨敞说：“这是国家大事，如今大将军计议已定，派大司农来通知你，你不赶快答应，表示与大将军同心，却犹豫不决，就要先被诛杀了！”田延年换衣返回，杨敞夫人也参与谈话，表示同意霍光的计划，“一切听大将军吩咐！”

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

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

癸巳（二十八日），霍光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在未央宫开会。霍光说：“昌邑王行为昏乱，恐怕会危害国家，怎么办？”群臣闻言全都大惊失色，谁也不敢发言，只唯唯诺诺而已。田延年离开席位，走到群臣前面，手按剑柄说道：“先帝将幼弱孤儿托付将军，并把国家大事交与将军作主，是因为相信将军忠义贤明，能够保全刘氏的江山。如今朝廷被一群奸佞小人搞得乌烟瘴气，国家危亡；况且我大汉历代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为的就是江山永存，使宗庙祭祀不断。如果汉家祭祀断绝，将军即使死去，又有何脸面见先帝于地下呢？今日的会议，必须立即作出决断，群臣中最后响应的，我请求用剑将他斩首！”霍光点头认错，说道：“大司农对我的责备很对！国家不安宁，我应当受处罚。”于是参加会议的人都叩头说道：“万民的命运，都掌握在将军手中，一切听从大将军的命令！”

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天下，有杀主名。”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

霍光随即与群臣一同晋见太后，向太后禀告，陈述昌邑王刘贺不能承继皇位的情状。于是皇太后乘车驾前往未央宫承明殿，下诏命皇宫各门不许放昌邑国群臣入内。刘贺朝见太后之后，乘车准备返回温室殿，此时禁宫宦者已分别抓住门扇，刘贺一进去，便将门关闭，昌邑

国群臣不能入内，刘贺问道："这是干什么？"大将军霍光跪地回答说："皇太后有诏，不许昌邑国群臣入宫。"刘贺说："慢慢吩咐就是了，为什么竟如此吓人！"霍光命人将昌邑国群臣全部驱赶到金马门之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领羽林军将被赶出来的昌邑国群臣二百余人逮捕，全部押送廷尉所属的诏狱。霍光命曾在汉昭帝时担任过侍中的宦官守护刘贺，并命令手下人说："一定要严加守护！如果他突然死去或自杀，就会让我对不起天下人，背上杀主的恶名。"此时刘贺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废黜，问身边之人说："我以前的群臣、从属犯了什么罪？大将军为什么将他们全部关押起来呢？"

顷之，有太后诏召王。王闻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光与群臣连名奏王，尚书令读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弃天下，遣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衰，无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徘倡；召内泰壹、宗庙乐人，悉奏众乐。驾法驾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掖庭令：'敢泄言，要斩！'……"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曰："……;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谨与博士议，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由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臣请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皇太后诏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

虽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称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戆，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左右。”光涕泣而去。

不久，皇太后下诏召刘贺入见。刘贺听说太后召见，感到害怕，说道：“我犯了什么错？太后为什么召我？”太后身披用珠缀串而成的短衣，盛装打扮，坐在武帐之中，数百名侍卫全部手握兵器，与持戟的期门武士排列于殿下。文武群臣按照品位高低依次上殿，然后召昌邑王上前伏于地下，听候宣读诏书。霍光与群臣连名奏劾昌邑王，由尚书令宣读奏章：“丞相杨敞等冒死上奏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过早地抛弃天下而去，朝廷派使者征召昌邑王前来，主持丧葬之礼。而昌邑王身穿丧服，并无悲哀之心，废弃礼义，在路上不肯吃素，还派随从官员掳掠女子，用有帘幕遮蔽的车来运载，在沿途驿站陪宿。初到长安，谒见皇太后之后，被立为皇太子，仍经常私下派人购买鸡、猪肉食用。在孝昭皇帝灵柩之前接受皇帝的印玺，回到住处，打开印玺后就不再封存。派侍从官更手持皇帝符节前去召引昌邑国的侍从官、车马官、官奴仆等二百余人，与他们一起居住在宫禁之内，肆意游戏娱乐。曾经写信说：‘皇帝问候侍中君卿，特派中御府令高昌携带黄金千斤，赐君卿娶十个妻子。’孝昭皇帝的灵柩还停在前殿，竟搬来乐府乐器，让昌邑国善于歌舞的艺人入宫击鼓，歌唱欢弹，演戏取乐；又调来泰一祭坛和宗庙的歌舞艺人，遍奏各种乐曲。驾着天子车驾，在北宫、桂宫等处往来奔驰，并玩猪、斗虎。擅自调用皇太后乘坐的小马车，命官奴仆骑乘，在后宫中游戏。与孝昭皇帝的叫蒙的宫女等淫乱，还下诏给掖庭令：‘有敢泄漏此事者腰斩！’……”太后说：“停下！作臣子的，竟会如此悖逆荒乱吗！”刘贺离开席位，伏地请罪。尚书令继续读道：“……取朝廷赐予诸侯王、列侯、二千石官员的绶带及黑色、黄色绶带，赏给昌邑国郎官，及被免除奴仆身分的人佩带。将皇家仓库中的金钱、刀剑、玉器、彩色丝织品等赏给与其一起游戏的人。与侍从官、奴仆彻夜狂饮，酒醉沉迷。在温室殿设下隆重的九宾大礼，于夜晚单独接见其姐夫昌邑关内侯。尚未举行祭祀宗庙的大礼，就颁发正式诏书，派使者携带皇帝符节，以三牛、三羊、三猪的祭祀大礼前往祭祀其父昌邑哀王的陵庙，还自称‘嗣子皇帝’。即位以

来二十七天，向四面八方派出使者，持皇帝符节，用诏令向各官署征求调发，共一千一百二十七次。荒淫昏乱，失去了帝王的礼义，败坏了大汉的制度。杨敞等多次规劝，但并无改正，反而日益加甚，恐怕这样下去将危害国家，使天下不安。我们与博士官商议，一致认为：‘当今陛下继承孝昭皇帝的帝位，行为淫邪不轨。《孝经》上说：“五刑之罪当中，以不孝之罪最大。”昔日周襄王不孝顺母亲，所以《春秋》上说他：“天王出居郑国，”因其不孝，所以出居郑国，被迫抛弃天下。宗庙要比君王重要得多，陛下既然不能承受天命，侍奉宗庙，爱民如子，就应当废黜！’因此，臣请求太后命有关部门用一牛、一羊、一猪的祭祀大礼，祭告于高祖皇帝的祭庙。”皇太后下诏说：“可以。”于是霍光命刘贺站起来，拜受皇太后诏书。刘贺说道：“我听说：‘天子只要有七位耿直敢言的大臣在身边，既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霍光说：“皇太后已经下诏将你废黜，岂能自称天子！”随即抓住刘贺的手，将他身上佩戴的玉玺绶带解下，献给皇太后，然后扶着刘贺下殿，从金马门走出皇宫，群臣跟随后岷相送。刘贺出宫后，面向西方叩拜道：“我太愚蠢，不能担当汉家大事！”然后起身，登上御驾的副车，由大将军霍光送到长安昌邑王官邸。霍光道歉说：“大王的行为是自绝于上天，我宁愿对不起大王，不敢对不起社稷！希望大王自爱，我不能再常侍奉于大王的左右了。”说完洒泪而去。

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国除，为山阳郡。

文武群臣上奏太后说：“古时候，被废黜之人，要放逐到远方去，使其不能再参与政事。请将昌邑王刘贺迁徙到汉中房陵县。”太后下诏，命刘贺回昌邑居住，赐给他二千户人家作为汤沐邑，他当昌邑王时的家财也全部发还给他，其姐妹四人，各赐一千户人家作为汤沐邑；撤销昌邑国，改为山阳郡。

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皆下狱，诛杀二百余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髡为城旦。师王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

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

原昌邑国群臣都被指控在封国时不能举奏刘贺的罪过，使朝廷不了解真实情况，又不能加以辅佐、引导，使刘贺陷于罪恶，一律逮捕下狱，诛杀二百余人；只有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因忠正耿直，多次规劝刘贺，被免除死罪，剃去头发，罚以“城旦”之刑，白天守城，夜晚作苦工。刘贺的老师王式也被逮捕下狱，罪应处死，审案官员责问王式道：“你作为昌邑王的老师，为什么没有上述规劝？”王式回答说：“我每天早晚都为昌邑王讲授《诗经》三百零五篇，遇到涉及忠臣、孝子的内容，未曾不为其反复诵读、讲解；遇到关于无道之君使国家危亡的篇章，也未曾不流泪为他详细陈说。我是用《诗经》三百零五篇来规劝昌邑王，所以没有专门上书规劝。”审案官员将王式这番话奏闻朝廷，所以王式也被免除死罪。

霍光以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夏侯胜用《尚书》授太后，迁胜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

霍光因为国家大事都由群臣上奏于东宫，由太后省察决定，认为太后应通晓儒家经书，于是禀明太后，命夏侯胜为太后讲授《尚书》，并调夏侯胜担任长信少府，赐其关内侯爵位。

[5]初，卫太子纳鲁国史良娣，生子进，号史皇孙。皇孙纳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号皇曾孙。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诸妻、妾皆遇害，独皇曾孙在，亦坐收系郡邸狱。故廷尉监鲁国丙吉受诏治巫蛊狱，吉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皇曾孙无辜，择谨厚女徒渭城胡组、淮阳郭徵卿，令乳养曾孙，置闲燥处。吉日再省视。

[5]当初，卫太子刘据纳姓史的鲁国女子为良娣，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刘进，号称史皇孙。史皇孙娶涿郡女子王夫人，生一子名叫刘病已，号称皇曾孙。皇曾孙生下几个月，就赶上巫蛊之祸，卫太子刘据及其三子一女连同他的诸妻妾全部被害，只剩下皇曾孙一人，也因连坐被关入大鸿胪所属的郡邸狱。原廷尉监鲁国人丙吉受汉武帝诏命，负责审理巫蛊案。丙吉知道说刘据并无犯罪事实，对皇曾孙无辜受到连累深为哀怜，便选择谨慎忠厚的女囚犯渭城人胡组、淮阳人郭征卿，命她们住在宽敞干爽的地方哺养皇曾孙刘病已。丙吉每日前往探视两次。

巫蛊事连岁不决，武帝疾，来往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武帝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无轻重，一切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

巫蛊案连年不能结束。汉武帝患病，往来于长杨、五柞两宫。观望云气的方士说，长安监狱中有一股天子之气，于是汉武帝下诏命使臣分别通知京中各官府，凡各监狱在押的犯人，无论罪行轻重，一律处死。内谒者令郭穰于夜晚来到郡邸狱传达汉武帝诏令，丙吉关闭大门，不让郭穰进去，说道：“皇曾孙在此。其他人尚且不应无辜被杀，何况是皇上的亲曾孙呢！”双方僵持到天巉明，郭穰未能进去。郭穰返回，将此事奏明汉武帝，并弹劾丙吉。汉武帝也已醒悟，说道：“是上天让丙吉这样做的。”于是下诏大赦天下。在长安的监狱中，唯独郡邸狱的囚犯，靠丙吉得以保住了性命。

既而吉谓守丞谁如：“皇孙不当在官。”使谁如移书京兆尹，遣与胡组俱送；京兆尹不受，复还。及组日满当去，皇孙思慕，吉以私钱雇组令留，与郭徵卿并养，数月，乃遣组去。后少内啬夫白吉曰：“食皇孙无诏令。”时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给皇曾孙。曾孙病，几不全者数焉，吉数敕保养乳母加致医药，视遇甚有恩惠。吉闻史良娣有母贞君及兄恭，乃载皇曾孙以付之。贞君年老，见孙孤，甚哀之，自养视焉。

不久，丙吉对狱官谁如说：“皇曾孙不应住在监狱之中。”派谁如写信给京兆尹，将皇曾孙与胡组一起送去，因京兆尹不肯接受，又回到狱中。等到胡组服刑期满，应当离去时，皇曾孙对她甚为依恋，于是丙吉自己出钱雇胡组留下，让她与郭征卿一起抚养皇曾孙，又过了几个月，才放胡组离去。后少内啬夫禀告丙吉说：“没有得到皇上的诏令，不能供给皇曾孙饮食。”当时丙吉的俸禄里有米和肉，便按月供给皇曾孙。皇曾孙患病，好几次几乎性命不保，丙吉总是督促养育皇曾孙的乳母请医喂药，对皇曾孙恩惠很深。丙吉听说皇曾孙的祖母史良娣的母亲贞君和兄长史恭尚在，便用车将皇曾孙送给他们抚养。贞君年纪已老，见女儿的孙子如此孤苦无依，极为哀怜，便亲自抚养。

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贺欲以女孙妻之。是时昭帝始冠，长八尺二寸。贺弟安世为右将军。辅政，闻贺称誉皇曾孙，欲妻以女，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于是贺止。时暴室啬夫许广汉有女，贺乃置酒请广汉，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广汉重令人为介，遂与曾孙；贺以家财聘之。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诗》于东海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狗，以是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尝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之间，率常在下杜。时会朝请，舍长安尚冠里。

后汉武帝下诏，命掖庭抚养皇曾孙，并命宗正为其登记皇族属籍。当时，担任掖庭令的张贺曾经是原太子刘据的宾客，感念太子旧恩，哀怜皇曾孙，于是小心奉养，自己出钱供给其日用，教其读书。皇曾孙长大后，张贺想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他。此时汉昭帝刚刚举行完加冠礼，身高八尺二寸。张贺的弟弟张安世以右将军的身份辅政，听哥哥称赞皇曾孙，并想把女儿嫁给他，便生气地对哥哥说："皇曾孙为卫太子的后代，能以一个平民的身份由国家养着，已经是很侥幸的事，不要再提嫁女之事了！"于是张贺作罢。当时，暴室啬夫许广汉也有一个女儿，于是张贺摆下酒席，请许广汉前来赴宴。饮到兴浓时，张贺对许广汉说："皇曾孙为皇上近亲，将来最不济也是一个关内侯，你可将女儿嫁给她。"许广汉答应了。第二天，许广汉的妻子听说此事，非常生气。但许广汉主意已定，重新请人做媒，将女儿嫁给皇曾孙。张贺用自己的家财为皇曾孙备办婚事。从此，皇曾孙以许广汉兄弟和祖母娘家史家为依靠，又跟随东海人中翁学习《诗经》。皇曾孙聪明好学，但也喜爱游侠之事，斗鸡走狗，所以对下层社会的奸邪丑恶和官吏的好坏得失了解得十分清楚。皇曾孙多次周游往来于各皇陵所在，足迹遍及三辅地区，有一次，曾经在莲勺县盐池一带为人所困辱。他特别喜欢杜县、县一带地区，经常住在下杜。有时参加朝会，就住在长安尚冠里。

及昌邑王废，霍光与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丙吉奏记光曰："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

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壹举，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义，参以耆龟岂宜，褒显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

及至昌邑王刘贺被废黜之后，霍光与张安世及各位大臣商议重新确定皇位继承人，但一时未能决定。丙吉上书霍光说：“当年将军曾侍奉孝武皇帝崐，孝武皇帝临终前，将襁褓中的孤儿和整个国家都托付给了将军。孝昭皇帝又过早去世，没有留下后嗣，全国上下都非常忧愁恐惧，急切盼望听到新主继位。给孝昭皇帝发丧的时候，将军以大义为其选立后嗣，后发现所立之人不当，又以大义将其废黜，天下人无不敬服。如今，社稷、宗庙、百姓的命运全部系于将军的一举一动之中。我曾听百姓们议论，了解到民间对现在身为诸侯或居于高位的皇族成员，都没有好评。而奉遗诏养育在掖庭及其外曾祖史家的孝武皇帝曾孙刘病已，我以前在郡邸狱时，见他年纪幼小，如今已有十八九岁了，通晓儒家经术，很有才干，举止安详，性格平和。希望将军对刘病已的主要方面详加考察，再参考占卜的结果，看让他承继帝位是否合适。可先让他入宫侍奉太后，以显示对他的褒扬，使天下人都知道他，然后再决定大计。若能如此，天下人就太幸运了。”杜延年也知道皇曾孙刘病已品德美好，劝霍光、张安世立他为皇位继承人。

秋，七月，光坐庭中，会丞相以下议所立，遂复与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皇太后诏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孙家尚冠里，洗沐，赐御衣；太仆以猎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群臣奏上玺绶，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秋季，七月，霍光坐在庭中，召集丞相及以下大臣共同议定皇位继承人。于是，霍光再次会同丞相杨敞等上奏皇太后说：“孝武皇帝曾孙刘病已，年十八岁，从师学习《诗经》、《论语》、《孝经》，行为

节俭，仁慈爱人，可以作为孝昭皇帝的继承人，侍奉宗庙，治理天下百姓。我等冒死奏明太后！”皇太后下诏：“可以。”霍光派宗正刘德来到尚冠里刘病已家中，侍奉其洗浴，更换太后所赐御衣，由太仆用轻便车辆将刘病已迎接到宗正府进行斋戒。庚申（二十五日），刘病已进入未央宫，见皇太后，被封为阳武侯。随即，由群臣奉上皇帝玉玺、绶带，刘病已正式即皇帝位，拜谒汉高祖祭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侍御史严延年劾奏“大将军光擅废立主，无人臣礼，不道。”奏虽寝，然朝廷肃然敬惮之。

侍御史严延年上奏参劾大将军霍光：“擅自废立君上，不守人臣之礼，大逆不道！”此奏章虽然没有结果，但朝廷群臣都对严延年的勇气肃然敬畏。

[6]八月，己巳，安平敬侯杨敞薨。

[6]八月己巳（初五），安平侯杨敞去世。

[7]九月，大赦天下。

[7]九月，大赦天下。

[8]戊寅，蔡义为丞相。

[8]戊寅（疑误），蔡以被任为丞相。

[9]初，许广汉女适皇曾孙，一岁，生子。数月，曾孙立为帝，许氏为。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亲，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拟霍将军女，亦未有言。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许氏。霍光以后父广汉刑人，不宜君国；岁余，乃封为昌成君。

[9]当初，许广汉的女儿嫁给皇曾孙刘病已，一年后生下一子，名叫刘。数月之后，刘病已即皇帝位，封许氏为。此时，霍光有一小女儿，与皇太后有亲属关系，所以公卿大臣商议立皇后，心中都认为应立霍光的女儿，但也没有明说。汉宣帝下诏寻找微贱时用的宝剑，大臣们懂得皇上的心意，便奏请立许为皇后。十一月壬子（十九日），许氏被立为皇后。霍光认为其父亲许广汉是受过刑的人，不宜做封国的国君。一年多以后，才封许广汉为昌成君。

[10]太皇太后归长乐宫。长乐宫初置屯卫。

[10]太皇太后回到长乐宫居住。长乐宫开始驻兵守卫。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本始元年（戊申、前73）

汉宣帝本始元年（戊申，公元前73年）

[1]春，诏有司论定策安宗庙功。大将军光益封万七千户，与故所食凡二万户。车骑将军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赐爵关内侯者八人。

[1]春季，汉宣帝诏令有关部门议定对安定宗庙有功人员的褒奖。大将军嵋霍光增加食邑一万七千户，加上以前的，共享有二万户的赋税。车骑将军富平侯张安世以下，增加封邑户数的共十人，封为列侯的共五人，赐关内侯爵位的共八人。

[2]大将军光稽首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为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奏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及昌邑王废，光权益重，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

[2]大将军霍光在朝堂上以头触地，郑重请求归政于皇上，汉宣帝谦让，不肯接受。朝中各项事务都先向霍光报告，然后上奏。汉昭帝时，霍光的儿子霍禹和霍光兄长的孙子霍云都被任命为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被任命为奉车都尉、侍中，统率由胡人、越人组成的军队，霍光的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宫、西宫卫尉；霍光的兄弟、女婿、外孙全都参加朝会，担任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等职。霍氏一家的亲戚骨肉结成一体，在朝廷盘根错节。昌邑王被废黜以后，霍光的权势越发加重，每次朝见，汉宣帝总是以谦虚恭敬的态度对待他，甚至有些礼遇过分。

[3]夏，四月，庚午，地震。

[3]夏季，四月庚午（初十），发生地震。

[4]五月，凤皇集胶东、千乘。赦天下，勿收田租赋。

[4]五月，发现有凤凰聚集于胶东、千乘。汉宣帝下诏大赦天下，免收田赋。

[5]六月，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有司奏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

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愚以为亲谥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谥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5]六月，汉宣帝下诏说：“故皇太子葬在湖县，没有谥号，不能享受每年四季的祭祀。应当为故皇太子议定谥号，建立陵园。”后有关官员奏请说：“按礼仪规定，做了某人的继承人，就成了这个人的儿子，所以不能再祭祀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尊敬祖先的大义。陛下作为孝昭皇帝的继承人，接续祖宗的香火，我认为陛下的亲生父亲应定谥号为‘悼’，亲生母亲称为‘悼后’；故皇太子定谥号为‘戾’，史良娣称为‘戾夫人’。”全部重新择地安葬。

[6]秋，七月，诏立燕剌王太子建为广阳王；立广陵王胥少子弘为高密王。

[6]秋季，七月，汉宣帝下诏立燕剌王刘旦的太子刘建为广阳王，广陵王刘胥的小儿子刘弘为高密王。

[7]初，上官桀与霍光争权，光既诛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皆尚严酷以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阳黄霸独用宽和为名。上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吏急也，闻霸持法平，乃召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

[7]当初，上官桀与霍光争权，霍光诛杀上官桀之后，便遵从汉武帝时的制度，以严刑峻法控制部下官员。从此，很多世俗官吏都以用法严苛来表现自己的才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阳人黄霸却以为政宽和著称于世。汉宣帝在民间时，了解百姓都为官吏的执法峻急而困苦，听说黄霸执法平和，便将其召到长安，任命为廷尉正，多次裁决疑案，朝廷群臣都认为他公平。

二年（己酉、前72）

二年（己酉，公元前72年）

[1]春，大司农田延年有罪自杀。昭帝之丧，大司农僦民车，延年诈增僦直，盗取钱三千万，为怨家所告。霍将军召问延年，欲为道地。延年抵曰：“无有是事！”光曰：“即无事，当穷竟！”御史大夫田广明谓太仆杜延年曰：“《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之言，大事不成。今县官出三千万自乞之，何哉？愿以愚言白大将军！”延年言之大将军，大将军曰：“诚然，实勇士也！当发大议时，震动朝廷。”光因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谢田大夫晓大

司农，通往就狱，得公议之。”田大夫使人语延年。延年曰：“幸县官宽我耳，何面目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闭阁独居斋舍，偏袒，持刀东西步。数日，使者召延年诣廷尉。闻鼓声，自刎死。

[1]春季，大司农田延年因罪自杀。为汉昭帝发丧时，大司农雇用民间车崐辆，田延年假称雇车费用增加，贪污了三千万钱，被与他有仇怨的人告发。霍光召田延年来询间，本打算为他开脱。可是田延年拒不承认，说：“没有此事！”霍光说：“如果真的没有此事，就应当深入追究！”御史大夫田广明对太仆杜延年说：“按照《春秋》大义，可以用功劳掩盖过失。当初在废黜昌邑王时，若不是田延年站出来，则大事不能成功。如今就当作是他自己向朝廷乞求赐给他三千万钱，怎样呢？希望将我这番话禀告大将军。”杜延年把田广明的话告诉了大将军霍光，霍光说：“确实如此，田延年真是勇士。当初在决定大事时，多亏田延年挺身而出，震动朝廷。”霍光于是抬手按在自己的心口上，继续说：“当时的情景，使我至今还心有余悸。请你代我向田大夫道歉，让他明白告诉大司农田延年，到监狱去，会得到公平的裁决。”田广明派人通知田延年，田延年说道：“就算朝廷幸而宽恕我，我又有何面目进入牢狱，让众人对我指点、讥笑，让狱卒囚犯在我背后唾骂呢！”于是一个人住在大司农官衙旁边的屋子里，紧闭房门，袒露一臂，拿着刀在屋中徘徊。几天后，朝廷使者前来召田延年去廷尉。田延年听到开读诏书的鼓声，便自刎而死。

[2]夏，五月，诏曰：“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功德茂盛，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庭中，皆曰：“宜如诏书。”长信少府夏侯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御史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国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夏侯胜、黄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尚书》，胜辞以

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

[2]夏季，五月，汉宣帝颁布诏书说：“孝武皇帝行仁义，振威武，功德极盛，但祭祀时所用的音乐却与此不相称，朕感到非常难过。有关官员应与列侯、二千石、博士共同议定。”于是群臣齐集朝廷讨论此事，都说：“应按诏书的意思去做。”唯独长信少府夏侯胜说道：“孝武皇帝虽然有征服四夷、开疆拓土的功绩，但使得将士们大量死亡，人民财力枯竭，奢侈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失所，死亡过半，再加上蝗灾大起，数千里不见草木庄稼，以致民间竟出现杀人食用的惨景，积弊至今尚未消除。武帝并无恩泽于百姓，不应为其设立祭祀之乐。”公卿大臣们一齐责备他说：“这是皇上的诏命。”夏侯胜说：“虽然是诏命，也不能依从。人臣的大义，应当坚持原则，直言无隐，不能苟且阿谀皇上的意思。我说出自己的观点，即便死也不会后悔！”因此，丞相、御史等上奏汉宣帝，弹劾夏侯胜非议诏书，诋毁先帝，大逆不道，以及丞相长史黄霸附合纵容夏侯胜，不肯举劾，于是将二人一并逮捕下狱。于是由主管官员出面，奏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定《盛德舞》、《文始五行之舞》为祭祀用乐。凡武帝生前出巡到过的郡、国一律建庙祭祀，与高祖皇帝、太宗皇帝一样。夏侯胜、黄霸长期被关在狱中，黄霸想跟夏侯胜学习《尚书》，夏侯胜认为已经犯下死罪，学也没用，所以推辞不愿讲授。黄霸说：“早晨明白了真理，即使晚上就死也无遗憾。”夏侯胜赞赏他的话，便给他讲授《尚书》。在狱中经历了两个冬天，一直不倦地讲论。

[3]初，乌孙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妇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以国与季父大禄子翁归靡，曰：“泥靡大，以国归之。”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次曰大乐。昭帝时，公主上书言：“匈奴与车师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汉养士马，议击匈奴。会昭帝崩，上遣光禄大夫常惠使乌孙。乌孙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精兵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先是匈奴数侵汉边，汉亦欲讨之。秋，大发兵，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

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余里。以常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共击匈奴。

[3]当初，嫁到乌孙的汉朝公主去世后，汉朝又封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嫁给乌孙王。乌孙王的胡人妻子所生儿子泥靡年纪还小，乌孙王临死前，将国家交给叔父大禄的儿子翁归靡，嘱咐说："等泥靡长大成人后，你要把国家还给他。"翁归靡即乌孙王位之后，号称肥王，又娶汉公主刘解忧为妻，并生下三儿二女。长子名叫元贵靡，次子名叫万年，三子名叫大乐。汉昭帝时，公主曾上书说："匈奴与车师国联合进犯乌孙，盼天子救援！"于是汉朝秣马厉兵，打算进攻匈奴。适逢汉昭帝去世，汉宣帝派光禄大夫常惠出使乌孙。汉公主及乌孙王都派遣使臣，上书汉朝说："匈奴又接连派出大军袭击乌孙，还派使臣来对乌孙说：'速将汉朝公主交来！'企图断绝乌孙与汉朝的联系。乌孙王愿意派出国内精锐骑兵五万，全力抗击匈奴，请求天子派兵来救公主和乌孙王。"在此之前，匈奴曾几次侵扰汉朝边塞，汉朝也正想出兵征讨。秋季，汉朝派遣重兵，以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率骑兵四万余人，从西河出塞；度辽将军范明友率骑兵三万余人，从张掖出塞；前将军韩增率骑兵三万余人，从云中出塞；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率骑兵三万余人，从酒泉出塞；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率骑兵三万余人，从五原出塞。约定诸路大军各出塞二千余里。又派常惠为校尉，携带皇帝符节督乌孙军队共击匈奴。

三年（庚戌、前71）

三年（庚戌，公元前71年）

[1]春，正月，癸亥，恭哀许皇后崩。时霍光夫人显欲贵其小女成君，道无从。会许后当娠，病，女医淳于衍者，霍氏所爱，尝入宫侍皇后疾。衍夫赏为掖庭户卫，谓衍："可过辞霍夫人，行为我求安池监。"衍如言报显，显因心生，辟左右，字谓衍曰："少夫幸报我以事，我亦欲报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显曰："将军素爱小女成君，欲奇贵之，愿以累少夫！"衍曰："何谓邪？"显曰："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当免身，可因投毒药去也，成君即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贵与少夫共之。"衍曰："药杂治，常先尝，安可？"显曰："在少夫为之耳。将军领天下，谁敢言

者！缓急相护，但恐少夫无意耳。”衍良久曰：“愿尽力！”即捣附子，赍入长定宫。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并合大医大丸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懑，崩。衍出，过见显，相劳问，亦未敢重谢衍。后人有上书告诸医侍疾无状者，皆收系诏狱，劾不道。显恐急，即以状具语光，因曰：“既失计为之。无令吏急衍！”光大惊，欲自发举，不忍，犹与。会奏上，光署衍勿论。显因劝光内其女入宫。

[1]春季，正月癸亥（十三日），恭哀许皇后去世。当时，霍光的夫人叫作显，想要让她的小女儿霍成君成为皇后，却无机会。正巧许皇后怀孕，身体不适，有一位平时与霍家关系密的女医生名叫淳于衍，曾入宫侍奉许皇后之病。淳于衍的丈夫叫作赏，担任掖庭户卫，对淳于衍说道：“你可先去拜访霍夫人，向她辞行，乘机为我请求安池监一职。”淳于衍果然按照丈夫的话去向霍夫人请求。霍夫人于是心生一计，便屏退左右，称呼着淳于衍的表字说：“少夫有事托我，我也有事想拜托少夫，可以吗？”淳于衍说：“夫人吩咐，有什么事不可以呢！”霍夫人说：“霍将军一向最爱小女儿成君，希望她成为最尊贵的人，我想把此事托少夫成全。”淳于衍说：“此话怎么讲？”霍夫人说：“女人生孩子是一件大事，九死一生。如今皇后即将临盆，可以乘机下毒药将她除去，成君就成为皇后了。如蒙大力相助，事成之后，当与少夫共享富贵。”淳于衍说：“皇后吃的药，都是各位医生一起决定的，还要命人事先尝过，怎么行呢？”霍夫人说：“这就在少夫所为了。霍将军统领天下，谁敢说话！即使有什么急事，也有霍将军相护，只怕少夫不愿帮忙罢了。”淳于衍沉吟了很久，说：“愿意尽力效劳！”于是淳于衍将毒药附子捣碎，带入长定宫。皇后生产后，淳于衍取出附子，掺到御医为皇后开的丸药之中，让皇后服下。过了一会儿，皇后说：“我感到头昏发闷，药里莫非有毒药？”淳于衍说：“没有。”皇后更加烦闷难受，终于死去。淳于衍出宫来见霍夫人，互相道贺慰问，但霍夫人也不敢马上重谢淳于衍。后有人上书朝廷，控告各御医对皇后没有尽心侍奉、诊治，汉宣帝命将所有为皇后诊治的御医，一律以大逆不道罪逮捕，囚禁到诏狱。霍夫人大为惊恐，便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全部告诉霍光，并说：“既然作出如此失策之事，只能让审案官员不要逼迫淳于衍！”霍光大惊，想自己举发此事，可又于心不忍，犹豫不决。正好主管部门向朝廷奏报有关皇后病逝一峣案的处理

意见，霍光便在奏章上批示，此事与淳于衍无关，应免于追究。霍光夫人乘机劝霍光将女儿送入皇宫。

[2]戊辰，五将军发长安。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是以五将少所得。夏，五月，军罢。度辽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至蒲离候水，斩首、捕虏七百余级。前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至乌员，斩首、捕虏百余级。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西至候山，斩首、捕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闻虏已引去，皆不至期还。天子薄其过，宽而不罪。祁连将军出塞千六百里，至鸡秩山，斩首、捕虏十九级。逢汉使匈奴还者冉弘等，言鸡秩山西有虏众，祁连即戒弘，使言无虏，欲还兵。御史属公孙益寿谏，以为不可。祁连不听，遂引兵还。虎牙将军出塞八百余里，至丹馀吾水上，即止兵不进，斩首、捕虏千九百余级，引兵还。上以虎牙将军不至期，诈增卤获，而祁连知虏在前，逗遛不进，皆下吏，自杀。擢公孙益寿为侍御史。

[2]戊辰（十八日），奉命出征匈奴的五位将军从长安出发。匈奴听到汉朝派大兵前来征讨的消息后，便带着老弱，驱赶着牲畜向远方逃奔。因此，汉朝五位将领收获却不大。夏季，五月，汉军罢兵而还。度辽将军范明友出塞一千二百余里，到达蒲离候水，共斩杀和俘获匈奴七百余人。前将军韩增出塞一千二百余里，到达乌员，共斩杀、俘获匈奴一百余人。蒲类将军赵充国出塞一千八百余里，向西到达候山，共斩杀、俘获匈奴单于使臣蒲阴王及以下三百余人。以上三位将军因听说匈奴已然退走，所以不到预定目标就全都退兵而回。汉宣帝认为他们的过失并不严重，所以从宽处理，未加处罚。祁连将军田广明出塞一千六百里，到达鸡秩山，共斩杀、俘获匈奴十九人，正好与从匈奴回来的汉朝使臣冉弘等相遇。冉弘等说鸡秩山以西地区有匈奴军队，但田广明却警告冉弘，让他们对别人说没有看到匈奴人的踪迹，打算退兵。御史属官吏公孙益寿劝谏田广明，认为不可退兵，田广明不听，率兵而还。虎牙将军田顺出塞八百余里，到达丹馀吾水边，停兵不进，共斩杀、俘获匈奴一千九百余人，率兵而还。汉宣帝认为田顺未到预定目标就退兵而回，还虚报战果；田广明明知敌人就在前面，却畏缩逗留，不敢前进，下令将二人治罪，二人自杀。汉宣帝擢升公孙益寿为侍御史。

乌孙昆弥自将五万骑与校尉常惠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佗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上以五将皆无功，独惠奉使克获，封惠为长罗侯。然匈奴民众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

乌孙王亲自率领骑兵五万，与校尉常惠一起从西方进入匈奴地区，攻至匈奴右谷蠡王王庭，俘虏单于父辈贵族及单于之嫂、公主、名王、犁污都尉、千长、骑将及以下共四万人，缴获马、牛、羊、驴、骆驼七十余万头。乌孙国 将他们俘获的人、畜等全部留下自用。汉宣帝因所派五位将军都没有什么功劳，只有常惠出使乌孙，取得很大战果，所以封常惠为长罗侯。然而，匈奴经此打击，民众伤残逃亡和在长途迁徙中死亡的牲畜不可胜数，从此国力衰耗，所以怨恨乌孙。

上复遣常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惠因奏请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请便道击之。帝不许。大将军霍光风惠以便宜从事。惠与吏士五百人俱至乌孙，还，过，以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兵未合，先遣人责其王以前杀汉使状。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耳，我无罪。"惠曰："即如此，缚姑翼来，吾置王。"王执姑翼诣惠，惠斩之而还。

汉宣帝又派常惠携带黄金财物前往乌孙，赏赐有功的乌孙贵族。常惠因而上奏，称龟兹国曾经击杀校尉赖丹，尚未受到惩罚，请求顺路去征讨。汉宣帝不许，大将军霍光却暗示常惠可以相机行事。常惠率五百部属一起到达乌孙，回国时，征调途中经过的龟兹以西各国的军队二万人，又命副使征调龟兹以东各国军队二万人，以及乌孙国军队七千人，从三面进攻龟兹。在三路大军对龟兹国形成包围之前，常惠先派人前往龟兹，指责先前击杀汉使之事。龟兹王道歉说："此事是我国先王在世时，误听贵族姑翼之言而做出的错事，我没有罪。"常惠说："既然如此，将姑翼捆缚送来，我就饶了你。"于是，龟兹王将姑翼逮捕，送到常惠处，常惠将姑翼斩首，然后返回。[3]大旱。

[3]大旱。

[4]六月，己丑，阳平节侯蔡义薨。

[4]六月己丑（十一日），阳平侯蔡义去世。

[5]甲辰，长信少府韦贤为丞相。

[5]甲辰（二十六日），长信少府韦贤担任丞相。

[6]大司农魏相为御史大夫。

[6]大司农魏相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7]冬，匈奴单于自将数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滋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7]冬季，匈奴单于亲自率领骑兵数万袭击乌孙，俘获了不少乌孙国的老弱百姓。正准备退兵时，天降大雪，一天之中，积雪达一丈多厚。大雪使大批匈奴部众、牲畜冻死，活着回去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于是，丁令趁匈奴力量衰弱之机攻其北部，乌桓则进其东部，乌孙攻其西部，三国共斩杀匈奴部众数万人，马数万匹和大量的牛羊，再加上饿死的，使匈奴人口减少了十分之三，牲畜损失了十分之五。从此，匈奴更为虚弱，原来臣服于它的西域国家全部背叛，不断对其进行攻击和骚扰，而匈奴却无可奈何。后来，汉朝派出骑兵三千余人，分三路同时攻入匈奴，俘虏数千人，然后退兵，匈奴始终无力报复，却越发迫切地想与汉朝和亲，从而使汉朝边塞的战事大为减少。

[8]是岁，颍川太守赵广汉为京兆尹。颍川俗，豪桀相朋党。广汉为筒，受吏民投书，使相告讦，于是更相怨咎，奸党散落，盗贼不敢发。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名，由是入为京兆尹。广汉遇吏，殷勤甚备，事推功善，归之于下，行之发于至诚，吏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广汉聪明，皆知其能之所宜，尽力与否；其或负者，辄收捕之，无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时伏辜。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闾里铢两之奸皆知之。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其发奸伏如神。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治京兆者莫能及。

[8]这一年，颍川太守赵广汉被任命为京兆尹。颍川地区风俗，地方豪杰之人往往成帮结派。赵广汉设置了一个竹筒，接受官吏和百姓的举报控诉，鼓励人们彼此揭发。当地人因此相互结怨，不法帮派瓦解，盗贼不敢动作。据一些归降汉朝的匈奴人说，他们在匈奴时就都

听说过赵广汉的名字，赵广汉因此被调入长安担任京兆尹。赵广汉对待其属下官吏殷勤周到，遇有功劳或奖赏之事，总是归之于部下，他的行为是出于至诚，所以官吏都乐于受他差遣，即便赴死也不逃避。赵广汉很聪明，对他手下人的能力、特长及是否尽力办事，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如有人蒙骗于他，立即就会被抓住，谁也别想逃脱。审讯定案，证据确凿，立时服罪，无法抵赖。赵广汉还特别善于了解事情的真相，市井中一些细小的不法之事他都知道。有几个长安少年，曾在一处偏僻的空房中商议共同抢劫，坐下话没说完，赵广汉已派官吏前来将他们逮捕治罪，一个个都招认服罪。类似情形，说明赵广汉察觉奸邪之人，揭露隐秘之事有如神灵一般。赵广汉担任京兆尹时期，长安地区政治清明，官吏百姓们赞不绝口。老辈人认为，自汉朝建立以来，没有一个京兆尹能比得上赵广汉。

四年（辛亥、前70）

四年（辛亥，公元前70年）

[1]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为皇后，赦天下。初，许后起微贱，登至尊日浅，从官车服甚节俭。及霍后立，舆驾、侍从益盛，赏赐官属以千万计，与许后时悬绝矣。

[1]春季，三月乙卯（十一日），立霍光的女儿霍成君为皇后，大赦天下。当初，许皇后出身微贱，登上皇后宝座的时间不长，其侍从、车马、服饰等都非常节俭。及至霍成君立为皇后，车驾、侍从等日益盛大，对官属的赏赐以千万计，与许皇后时有天壤之别。

[2]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崐千余人。北海、琅邪坏祖宗庙。诏丞相、御史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殿五日。释夏侯胜、黄霸；以胜为谏大夫、给事中，霸为扬州刺史。

[2]夏季，四月壬寅（二十九日），四十九个郡、国同一天发生地震，有的地方发生山崩，毁坏城郭、房屋，死亡六千余人，北海、琅邪两郡的太祖、太宗庙也被震坏。汉宣帝下诏，命丞相、御史与列侯、中二千石官员等，向精通经书的学者广泛征询应付灾异事变的办法，不要有所避讳。又命三辅、太常、内郡国各举荐贤良、方正之士

各一人。大赦天下。汉宣帝身穿素服，避开皇宫正殿五天。释放夏侯胜、黄霸，任命夏侯胜为谏大夫、给事中，黄霸为扬州刺史。

胜为人，质朴守正，简易无威仪，或时谓上为君，误相字于前；上亦以是亲信之。尝见，出道上语，上闻而让胜，胜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朝廷每有大议，上知胜素直，谓曰："先生建正言，无惩前事！"胜复为长信少府，后迁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夏侯胜为人正直质朴，平易近人，没有威仪，有时竟称皇帝为"君"，或在皇帝面前直呼别人的表字，而汉宣帝却也因此而亲信他。有一次，夏侯胜晋见汉宣帝，出宫后将汉宣帝讲的话说给别人，汉宣帝知道后责备夏侯胜，夏侯胜说："陛下的话说得好，所以我才转告别人。昔日帝尧的话天下传扬，至今还被人背诵。我认为陛下的话值得传扬，所以才传扬。"每当朝廷商议国家大事，汉宣帝知道夏侯胜一向直率，便对他说："先生发表高论时，不要把以前的事放在心上。"不久，夏侯胜重新担任长信少府，后调任太子太傅。夏侯胜九十岁时去世，太后特赐奠仪二百万钱，并为夏侯胜之死穿了五天素服，以报答师恩。儒生们都引以为荣。

[3]五月，凤皇集北海安丘、淳于。

[3]五月，有凤凰聚集在北海郡的安丘、淳于二县。

[4]广川王去坐杀其师及姬妾十余人，或销铅锡灌口中，或支解，并毒药煮之，令糜尽，废徙上庸；自杀。

[4]广川王刘去被指控杀死自己的老师和姬妾十余人，或将熔化的铅汁、锡汁灌入口中，或被肢解，再掺上毒药烹煮，使之糜烂。汉宣帝废去刘去王爵，将其放逐到上庸。刘去自杀。

地节元年（壬子、前69）

地节元年（壬子，公元前69年）

[1]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

[1]春季，正月，西方天空出现异星。

[2]楚王延寿以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附助之，为其后母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因使何齐奉书遗广陵王曰：

“愿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何齐父长年上书告之，事下有司考验，辞服。冬，十一月，延寿自杀。胥勿治。

[2]楚王刘延寿认为，广陵王刘胥是汉武帝的儿子，一旦天下发生变故，肯定会被立为皇帝，于是在暗中依附、帮助广陵王，为自己王后母亲的弟弟赵何齐娶了广陵王的女儿为妻，因而派赵何齐送信给广陵王说：“希望您密切注意，争天下之事不要落到别人的后面！”赵何齐的父亲赵长年上书朝廷，告发了此事，汉宣帝命有关部门审讯调查，刘延寿供认服罪。冬季，十一月，刘延寿自杀，刘胥免予追究。

[3]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3]十二月癸亥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4]是岁，于定国为廷尉。定国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

[4]这一年，于定国担任廷尉。于定国处理疑难案件，执法公平，他一心同情鳏夫、寡妇，凡罪证不够确凿的，都从轻判决，十分审慎。朝廷赞扬他说：“张释之当廷尉，天下没有蒙冤之民；于定国当廷尉，人们自己就相信不会被冤枉。”二年（癸丑、前68）

二年（癸丑，公元前68年）

[1]春，霍光病笃。车驾自临问，上为之涕泣。光上书谢恩，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奉兄去病祀。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中二千石治冢，赐梓宫、葬具皆如乘舆制度，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土，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下诏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无有所与。

[1]春季，霍光病重，汉宣帝亲自前往探望，为他流泪。霍光上书谢恩，表示希望能在自己的封地中分出三千户，封兄长霍去病的孙子奉车都尉霍山为列侯，以祀奉霍去病的香火。当日，汉宣帝任命霍光之子霍禹为右将军。三月庚午（初八），霍光去世。汉宣帝与皇太后亲自前往霍光灵堂进行祭悼，命令中二千石官员负责霍光墓的修建事务，赏赐棺木、葬具等，都与御用规格一样；赐霍光谥号为“宣成侯”；征调三河地区的兵卒为霍光挖掘墓穴，将棺木埋葬后，在上面筑起坟茔；拨出三百家民户侍奉墓园，设置长、丞负责守墓和祭祀事

务。汉宣帝还下诏免除霍光后代子孙的赋税、徭役，让他们继承霍光的封爵、食邑，世世代代、永远不变。

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国家新失大将军，宜显明功臣以填藩国，毋空大位，以塞争权。宜以车骑将军安世为大将军，毋令领光禄勋事；以其子延寿为光禄勋。"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

御史大夫魏相向汉宣帝上了一道秘密奏章，其中说道："国家最近丧失了大将军，应当对另外的有功大臣明示尊崇、显扬，以镇抚各诸侯封国，不要使大将军之位空缺，以免引起朝臣争权。我认为应任命车骑将军张安世为大将军，不要再让他兼领光禄勋事务；任命张安世之子张延寿为光禄勋。"汉宣帝也想任用张安世。夏季，四月戊申（十七日），任命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主管尚书事务。

[2]凤皇集鲁，群鸟从之。大赦天下。

[2]凤凰在鲁国聚集，成群的飞鸟追随。大赦天下。

[3]上思报大将军德，乃封光兄孙山为乐平侯，使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魏相因昌成君许广汉奏封事，言"《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自后元以来，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复为右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浸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以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

[3]汉宣帝想报答大将军霍光拥立自己作皇帝的大德，便封霍光兄长霍去病的孙子霍山为乐平侯，命他以奉车都尉的身份主管尚书事务。魏相通过昌成君许广汉向汉宣帝上了一道秘密奏章，说道："《春秋》讥讽由贵族世代为卿的制度，厌恶春秋时宋国三代没有大夫和鲁国季孙氏专擅国政，都使国家陷于危亡混乱之中。我朝自孝武皇帝后元以来，皇室不能控制各级官员的俸禄，朝政大事都由职权最高的大臣决定。如今霍光虽死，他的儿子仍为右将军，侄儿掌管中枢事务，兄弟、女婿们都身居权要之职，或担任军事将领，霍光的夫人显以及几个女儿都在长信宫门录有姓名，甚至半夜也能叫开宫门出入。霍氏

一门骄奢放纵，恐怕会渐渐难以控制，所以应设法削弱他们的权势，消灭他们可能会生出的阴谋，以巩固皇家的万世基业，也保全功臣的后代子孙。”依照惯例，凡上书朝廷，都是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注明为副本，由主管尚书事务的人先打开副本审视，如所奏之事不妥，则不予上奏。魏相又通过许广汉向汉宣帝建议，取消奏章副本，防止阻塞言路而蒙蔽皇上。汉宣帝认为很对，下诏命魏相担任给事中，全部采纳了魏相的意见。

[4]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崐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史，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4]汉宣帝出身于民间，了解下层人民的艰难困苦。霍光死后，汉宣帝开始亲自主持朝政，励精图治，每隔五天，就要召集群臣，听取他们对朝政事务的意见。自丞相以下，群臣各就自己负责的事务分别奏报，再将他们陈述的意见分别下达有关部门试行，考察、检验其功效。凡任侍中、尚书的官员有功应当升迁，或有特殊成绩，就厚加赏赐，甚至及于他们的子孙，长久不改变。中枢机构严密，法令、制度完备，上下相安无事，没有人抱着苟且敷衍的态度办事。至于任命州刺史、郡太守、封国丞相等高级地方官吏，汉宣帝总是亲自召见询问，观察他的抱负和打算，再考察他的行为，看是否与他当初说的一样。凡查出有言行不统一的，一定要追究其原因何在。汉宣帝常说：“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家乡，没有叹息、怨愁，主要就在于为政公平清明，处理诉讼之事合乎情理。能与我一起做到这一点的，不正是那些优秀的郡太守和封国丞相等二千石官员吗！”汉宣帝认为，郡太守为治理官吏和百姓的关键，如变换频繁则容易引起治下百姓的不安。百姓们知道他们的郡太守将长期留任，不可欺罔，才能服从郡太守的教

化。所以，凡地方二千石官员治理地方有成效的，汉宣帝总是正式颁布诏书加以勉励，增加其官阶俸禄，赏赐黄金，甚至赐爵为关内侯，遇有公卿职位空缺，则按照他们平时所受奖励的先后、多少，依次挑选补任。因此，汉朝的好官，是以这一时期最多，号称中兴。

[5]匈奴壶衍单于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以右大将女为大阏氏，而黜前单于所幸颛渠瘀氏。颛渠瘀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时汉以匈奴不能为边寇，罢塞外诸城以休百姓。单于闻之，喜，召贵人谋，欲与汉和亲。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汉使来，兵随其后。今亦效汉发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请与呼卢訾王各将万骑，南旁塞猎，相逢俱入。行未到，会三骑亡降汉，言匈奴欲为寇。于是天子诏发边骑屯要害处，使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将五千骑，分三队，出塞各数百里，捕得虏各数十人而还。时匈奴亡其三骑，不敢入，即引去。是岁，匈奴饥，人民、畜产死什六七，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杀伤甚众，遂南降汉。

[5]匈奴壶衍单于死后，其弟左贤王即位，称为虚闾权渠单于，封右大将的女儿为大阏氏，废黜了前单于宠爱的颛渠阏氏，引起颛渠阏氏的父亲左大且渠的怨恨。这时，汉朝认为匈奴已无力侵扰边疆地区，将塞外各城的屯守士卒取消，使百姓休养。匈奴单于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召集贵族商议，打算与汉朝和亲。左大且渠想要破坏此事，便对单于说："以前汉朝使臣前面来，大兵跟随在后。如今我们也效法汉朝的办法，先派使臣到汉朝，然后发兵袭击。"于是请求单于派他与呼卢訾王各率骑兵万人，南下沿汉朝边塞一带打猎，相互会合后就一齐攻入汉朝。但是，匈奴两路大军尚未到达汉朝边塞，恰好先有三名骑兵逃到汉朝归降，报告了匈奴的入侵阴谋。于是汉宣帝下诏征调边疆骑兵屯守各要害地区，派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率领五千骑兵，分三路，各出塞数百里迎击，分别擒获匈奴数十人而回。当时匈奴见己方三名骑兵逃跑，便不敢进入汉边，于是率兵退走。这一年，匈奴发生饥荒，人民、牲畜死亡十分之六七，又征调两路骑兵各万人以防备汉朝袭击。秋季，匈奴以前所降服，居住在匈奴东部地区的西族部落，数千人在其首领的率领下，全都驱赶着自己的牲畜迁徙，与匈奴边防军遭遇，相互交战，杀伤极多，于是向南归降汉朝。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十五卷

汉纪十七 中宗孝宣帝上之下地节三年（甲寅、前67）

汉纪十七 汉宣帝地节三年（甲寅，公元前67年）

[1]春，三月，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1]春季，三月，汉宣帝颁布诏书说："人们常听说，如果有功不赏，有罪不罚，既使是唐尧、虞舜也无法将天下治理好。如今胶东国丞相王成，工作勤奋，当地申报户籍定居的流民达八万余人，治理成效为特等。赐王成关内侯爵位，并将其官阶提高到中二千石。"还没等到朝廷自行征召任用，王成就因病死于任上。后来，汉宣帝命丞相、御史向各郡、国来朝廷呈送财政、户籍薄册的长史、守丞等官员询问朝廷政令的得失，有人提出："前胶东国丞相王成自己虚报流民申报户籍的人数，以获得朝廷的表彰和重赏，从那以后，很多庸碌无能的官吏都靠虚假的成绩来骗取名誉。"

[2]夏，四月，戊申，立子为皇太子，以丙吉为太傅，太中大夫疏广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孙中郎将云为冠阳侯。

[2]夏季，四月戊申（二十二日），汉宣帝立儿子刘为皇太子，任命丙吉为太傅，太中大夫疏广为少傅。又封太子刘的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霍光的侄孙中郎将霍云为冠阳侯。

霍显闻立太子，怒恚不食，欧血，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邪？"复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数召太子赐食，保、阿辄先尝之；后挟毒不得行。

霍光的妻子霍显听说刘被立为太子，气得饭也吃不下，并吐了血，说："刘是皇上为平民时生的儿子，怎能被立为皇太子！如果将来皇后生了儿子，反倒只能作诸侯王吗？"于是霍显又教皇后霍成君毒死皇太

子。皇后几次召太子前来，赐给食物，但太子的保姆和奶妈总是先尝过之后再让太子吃，皇后拿着毒药，却无从下手。

[3]五月，甲申，丞相贤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丞相致仕自贤始。

[3]五月甲申（二十九日），丞相韦贤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汉宣帝赐给他黄金一百斤和一辆由四匹马拉的、可以坐乘的安车，允许他辞官回家。丞相退休，自韦贤开始。

[4]六月，壬辰，以魏相为丞相。辛丑，丙吉为御史大夫，疏广为太子太傅，广兄子受为少傅。

[4]六月壬辰（初七），汉宣帝任命魏相为丞相。辛丑（十六日），任命丙吉为御史大夫，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广兄长的儿子疏受为少傅。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上以问广，广对曰："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语魏相，相免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广由是见器重。

太子刘的外祖父平恩侯许广汉，因为太子年纪幼小，便向汉宣帝建议，让自己的弟弟中郎将许舜监护太子家。汉宣帝询问疏广对此事的看法，疏广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其师、友必须由天下的优秀人才来充任，不应只与其外祖父许氏一家亲密。况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经齐备，而今再让许舜监护太子家，将使人感到浅陋狭隘，不是向天下传扬太子品德的好办法。"汉宣帝认为疏广的话很有道理，便将此语转告丞相魏相，魏相摘下帽子，谢罪说："这种高超的见识是我等所不及的。"疏广因此受到汉宣帝的器重。

[5]京师大雨雹，大行丞东海萧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专权之所致。上素闻望之名，拜为谒者。时上博延贤俊，民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罢。所白处奏皆可。

[5]京师长安下了一场大冰雹，大行丞东海人萧望之向汉宣帝上了一道奏章，认为这场雹灾是由于朝政大事都由大臣把持，一姓人专权而招致上天警告。汉宣帝早就听说过萧望之的大名，于是任命他担任

谒者。当时，汉宣帝正广泛延揽贤能才俊之人，很多百姓上书朝廷提建议。汉宣帝总是将百姓的上书交给萧望之审查，才能高的，请丞相、御史试用，稍次的交给中二千石官员试用，满一年后，将试用情况奏闻朝廷；才能低的，则奏报皇帝，遣送回乡。萧望之提出的处理意见，都正合汉宣帝的心意，所以一律批准。

[6]冬，十月，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又诏："池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

[6]冬季，十月，汉宣帝颁布诏书说："先前在九月壬申（十九日）发生的地震，使朕非常恐惧。如有能指出朕的过失，以及各郡、国举荐的'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之士，要匡正朕的失误，对有关高级官员的错误也不必回避！由于朕的品德不足，不能使远方的蛮族归附，因而边境的屯戍事务一直不能结束。如今又调兵增加边塞屯戍力量，使百姓长期劳苦不止，不利于天下的安定。解散车骑将军张安世、右将军霍禹所属的两支屯戍部队！"又下诏命令："将未使用过的皇家池塘和禁苑借给贫苦百姓，让他们在其中从事生产活动。各郡、国的宫室、别馆，不要再进行修缮。返回原籍的流民，由官府借给公田，贷给种子、粮食，免除他们的财产税和徭役。"

[7]霍氏骄侈纵横。太夫人显，广治第室，作乘舆辇，加画，绣冯，黄金涂；韦絮荐轮，侍婢以五采丝挽显游戏第中；与监奴冯子都乱。而禹、山亦并缮治第宅，走马驰逐平乐馆。云当朝请，数称病私出，多从宾客，张围猎黄山苑中，使仓头奴上朝谒，莫敢谴者。显及诸女昼夜出入长信宫殿中，亡期度。

[7]霍氏一家在朝中势力强大，骄横奢侈。太夫人霍显大规模地兴建府第，又制造同御用规格相同的人拉辇车，绘以精美的图画，车上的褥垫用锦绣制成，车身涂以黄金，车轮外裹上熟皮和绵絮，以减轻车身的颠簸，由侍女用五彩丝绸拉着霍显在府中游玩娱乐。另外，霍显还与管家冯子都淫乱。霍禹、霍山也同时扩建宅第，常常在平乐馆中骑马奔驰追逐。霍云几次在朝会时称病而私自出游，带着许多宾

客，到黄山苑中行围打猎，派奴仆去朝廷报到，却无人敢于指责。霍显和她的几个女儿，昼夜随意出入上官太后居住的长信宫，没有限度。

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既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谓禹、云、山：“女曹不务奉大将军余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壹间女，能复自救邪！”后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门；御史为叩头谢，乃去。人以谓霍氏，显等始知忧。

汉宣帝早在民间时，就听说霍氏一家因长期地位尊贵，不能自我约束。亲掌朝政以后，命御史大夫魏相任给事中。霍显对霍禹、霍云、霍山说：“你们不设法继承大将军的事业，如今御史大夫当了给事中，一旦有人在他面前说你们的坏话，你们还能救自己吗！”后霍、魏两家的奴仆因争夺道路引起冲突，霍家奴仆闯入御史府，要踢魏家大门，御史为此叩头道歉，方才离去。有人将此事告诉霍家，霍显等才开始感到忧虑。

会魏大夫为丞相，数燕见言事；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出入省中。时霍山领尚书，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于是霍氏甚恶之。上颇闻霍氏毒杀许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出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塑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戊戌，更以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以霍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

当魏相成为丞相，多次在汉宣帝闲暇时受到召见，报告国事，平恩侯许广汉和侍中金安上也可以径自出入宫廷。当时，霍山主管尚书事务，汉宣帝崐却下令，允许官吏百姓直接向皇帝呈递秘密奏章，不必经过尚书，群臣也可直接晋见皇帝。这些都使霍氏一家人极为恼恨。汉宣帝听说不少关于霍显毒死许皇后的传闻，只是尚未调查，于是将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调任光禄勋，将霍光

的二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调出京师，任安定太守。几个月之后，又将霍光的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塑调出京师，任蜀郡太守，将霍光的孙女婿之一、中郎将王汉调任武威太守。稍后，又将霍光的大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调任少府。八月戊戌（十四日），改由张安世为卫将军，未央、长乐两宫卫尉，长安十二门的警卫部队和北军都归张安世统领。任命霍禹为大司马，却不让他戴照例应戴的大官帽，而戴小官帽，且不颁给印信、绶带，撤销他以前统领的屯戍部队和官属，只使他的官名和霍光同样为大司马。又将范明友的度辽将军印信和绶带收回，只让他担任光禄勋一职。霍光的另一个女婿赵平本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统领屯戍部队，如今也将赵平的骑都尉印信和绶带收回。所有统领胡人和越人骑兵、羽林军以及未央、长乐两宫卫所属警卫部队的将领，都改由汉宣帝所亲信的许、史两家子弟担任。

[8]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奸轨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8]当初，汉武帝时，征调频繁，百姓困乏，穷苦之人触犯法律＊＊，纷纷作乱，无法平息。于是，汉武帝命张汤、赵禹之类酷吏制定法令，定出有关“明知有人犯法而不举报”和“长官有罪，其僚属连坐”等惩罚条例。对犯有给人定罪过严或者栽赃陷害之罪的官吏，往往从宽处理；而对那些宽释犯人的官吏则加重惩处。以后，很多奸猾的官吏玩弄法律，转相引用比照苛刻的判例，使法网日益严密，律令更加繁苛，法律文件堆得满桌满屋，主管官员根本看不过来。因此各郡、国在引用法令时出现混乱，有的罪行相同而处罚各异，奸猾官吏借机进行交易，索取贿赂。想使罪犯活命，就附会能让他活命的法令；想致其于死地，就引用使其非死不可的条文。人们议论法律，都认为冤屈太多而感到悲伤。

廷尉史钜鹿路温舒上书曰：“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繇

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无嗣，昌邑淫乱，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廷尉史钜鹿人路温舒上书汉宣帝说：“我听说，春秋时齐国出现姜无知杀死齐襄公之祸，却使齐桓公因此兴起；晋国发生因骊姬的谗言而造成的灾难，却使晋文公后来称霸于诸侯；近世我朝赵王不得善终，吕氏一家作乱，却使孝文皇帝被尊为太宗。从这些往事看来，祸乱的发生，往往能造就出贤圣之人。大乱之后，必然会出现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变革措施，贤圣之人以此昭示上天的意旨。以前孝昭皇帝去世时，没有后嗣，昌邑王淫邪悖乱，这正是上天为造就至圣明君开辟道路。我听说，《春秋》将继承正统称作即位，因尊重正统，对开端必须慎重。陛下刚刚登上至尊之位不久，与天意正相符合，应当改正前代的失误，以显示是继承正统，删去繁杂琐碎的法令条文，解除百姓的疾苦，以顺应天意。我听说秦朝有十项重大失误，如今有一项尚存，即司法官吏的严苛。岷刑狱是天下重要的大事。处死的人不可能复生，截断肢体的人也不能再接上复原，所以《尚书》中说：‘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偶尔失之宽纵。’如今司法官吏则并非如此，他们上下相争，都以苛刻为贤明，判刑严厉的，获得‘公正’的美誉，而执法平和的人，却往往多有后患。所以，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吏都想将案犯定为死罪，并非憎恨犯人，而是保全自己的方法在于致人于死。因

此，死人的鲜血在街市上流淌，受刑的囚犯一个挨着一个，处以死刑的人每年数以万计。仁慈圣明的人对此感到悲哀，太平盛世不能到来，都是由于这个原因。按照人之常情，平安时，就愿意活，痛苦则希望死，严刑拷打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所以当囚犯无法忍受痛苦时，审案官就修饰词语进行暗示；审案官为使囚犯的供词对自己有利，就干脆明白告诉他应如何招供；为了怕向朝廷奏报时遭到批驳，就想方设法使定案的理由充分完备周密。上奏之后，既使是古代以善于审案定罪著称的皋陶听了，也会认为该犯是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屈打成招，罗织捏造的罪行既多且明。因此，俗话说：‘既使是在地上画一个圆圈作为监狱，也不能进去；将木头人做成审讯官，也不要去面对。’这些都是人们对严刑酷法痛心疾首的悲愤之词。希望陛下减省法令，放宽刑罚，太平之风才能呈现于当今。”汉宣帝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9]十二月，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每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9]十二月，汉宣帝下诏书说：“近来，官吏们舞文弄法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都是朕的错误。案狱处理不当，使有罪者愈发作恶，无辜者遭受严刑处罚，父子兄弟悲伤愤恨，朕对此甚为难过！如今派廷尉史参与各郡的司法事务，但职权小俸禄少，应再设置廷尉平四名，俸禄为六百石。务必使审判公平，以符合朕的心意！”于是每年秋天，当对一年中的案狱做最后决定时，汉宣帝经常到宣室殿，住那里实行斋戒，亲自裁决。从此，对各类刑罚案狱的判决号称公平。

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听怠，则廷平将交召权而为乱首矣。”

涿郡太守郑昌上奏章说：“如今圣明的主上亲自对刑罚诉讼作最后的判决，即使不设廷尉平一职，司法也自会公正；但若想为后世确立规范，则不如从删改、修定法律条文着手。各项律令一经确定，百姓

们知道怎样才能不触犯国家法律，奸猾官吏也就无计可施了。如今不从根本上加以纠正，只是靠设置廷尉平在末梢上补救，一旦朝政疏懈，陛下对判决案狱有所倦怠，则廷尉平将揽权弄法，成为祸乱天下的罪首。”

[10]昭帝时，匈奴使四千骑田车师。及五将军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10]汉昭帝时，匈奴曾派四千骑兵以行围打猎为名前往车师国。后汉朝派五将军出击匈奴，在车师打猎的匈奴骑兵惊恐不安，撤兵而去，车师国再次恢复了与汉朝的联系。匈奴得知后大为恼火，召车师国太子军宿前往匈奴，打算扣为人质。军宿是焉耆王的外孙，不愿去匈奴充当人质，便逃往焉耆，于是车师王改立另一个儿子乌贵为太子。乌贵当上车师国王之后，与匈奴结成婚姻，并建议匈奴截断汉朝与乌孙的联系通道。

是岁，侍郎会稽郑吉与校尉司马，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破之；车师王请降。匈奴发兵攻车师；吉、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传送长安。匈奴更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郑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车师地以实之。

这一年，侍郎会稽人郑吉和校尉司马，率领被免除刑罚的罪犯在渠犁屯田，积存谷物，并征调西域各城邦国家的军队一万余人，会合二人率领的屺屯田兵卒一千五百人共同攻击车师国，结果车师国大败，车师王乌贵请求归降。匈奴听到消息后，派兵进攻车师，郑吉、司马率兵北进迎击，匈奴军不敢向前逼近。郑吉、司马便留下一名候率领二十名兵卒负责监视车师王，自己率兵返回渠犁。车师王害怕匈奴再派军队前来将他杀死，便轻骑逃往乌孙，郑吉便即将车师王的妻子、儿女接来，用驿马送往长安。匈奴改立车师王乌贵的弟弟兜莫为车师王，召集车师国余下的百姓向东迁徙。不敢再留居原来的地方。郑吉便开始派官吏士卒三百人到车师屯田，以充实该地。

[11]上自初即位，数遣使者求外家；久远，多似类而非是。是岁，求得外祖母王媪及媪男无故、武。上赐无故、武爵关内侯。旬日间，赏赐以钜万计。

[11]汉宣帝自即皇位以来，多次派使者查访其外祖父家的消息。然而，因时间已相隔太久，查访到的人家，大多虽像而实际不是。这一年，找到了其外祖母王媪和王媪的儿子王无故和王武。汉宣帝赐王无故、王武关内侯爵。短短十天时间，对王家的赏赐就以万万计。

四年（乙卯、前66）

四年（乙卯，公元前66年）

[1]春，二月，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封舅无故为平昌侯，武为乐昌侯。

[1]春季，二月，汉宣帝赐其外祖母“博平君”称号，封其舅父王无故为平昌侯、王武为乐昌侯。

[2]夏，五月，山阳、济阴雹如鸡子，深二尺五寸，杀二十余人，飞鸟皆死。

[2]夏季，五月，山阳、济阴两地下了一场冰雹，如鸡蛋般大小，深二尺五寸，有二十多人被冰雹砸死，当地的飞鸟也全部丧生。

[3]诏：“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治。”

[3]汉宣帝下诏书说：“从今以后，凡属儿子窝藏父母、妻子窝藏丈夫、孙子窝藏祖父母的，一律不治罪。”

[4]立广川惠王孙文为广川王。

[4]汉宣帝立广川惠王的孙子刘文为广川王。

[5]霍显及禹、山、云自见日侵削，数相对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发扬大将军过失。又，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雠之。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书对事，多言我家者。尝有上书言我家昆弟骄恣，其言绝痛；山屏不奏。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使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又闻民间欢言‘霍氏毒杀许皇后’，宁有是邪？”显恐急，即具以实告禹、山、云。禹、山、云惊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县官离散、斥逐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诛罚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谋矣。

[5]霍显和霍禹、霍山、霍云眼看霍家的权势日益被削弱，多次聚在一起痛哭流涕，自怨自艾。霍山说：“如今丞相当权，受到天子的信任，将大将军在世时的法令全部更改，还专门宣扬大将军的过失。再者，那些儒生大都为贫贱出身，从偏远的地方来到京中，衣食无着，却爱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一向痛恨他们，但如今皇上却专爱和这些腐儒谈话。他们每人都上书奏事，纷纷指责我们霍家。曾经有人上书说我们兄弟骄横霸道，言词十分激烈，被我压下没有呈奏。后来上书者越来越狡猾，都改成秘密奏章，皇上总是让中书令出来取走，并不通过尚书，日益不信任我。又听说民间纷纷传言‘霍氏毒死许皇后’，难道有这回事吗？”霍显吓坏了，便将实情告诉霍禹、霍山、霍云。霍禹、霍山、霍云大惊，说道：“果真如此，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皇上将霍家女婿都贬斥放逐，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这是大事，一旦事发，必遭严惩，怎么办？”于是开始有反叛朝廷的阴谋。

云舅李竟所善张赦，见云家卒卒，谓竟曰：“今丞相与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诛此两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长安男子张章告之，事下廷尉、执金吾，捕张赦等。后有诏，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谓曰：“此县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恶端已见，久之犹发，发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诸女各归报其夫，皆曰：“安所相避！”

霍云的舅父李竟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名叫张赦，看到霍云一家人惊慌不安，便对李竟说：“如今是丞相魏相和平恩侯许广汉当权，可以让霍太夫人向上官太后进言，先将这两人杀死。废掉当今皇上，改立新君，全由皇太后决定。”后被长安男子张章告发，汉宣帝将此事交给廷尉和执金吾处理，逮捕了岷张赦等人。后来，汉宣帝下诏，命令不要抓人。霍山等更加慌恐，商议说：“这是皇上尊重太后，所以不深究，但已可看出苗头不妙，时间长了还会爆发。一旦爆发，就是灭门之祸，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命霍家女儿各自回家告知自己的丈夫，霍家各位女婿都说“大祸一来，我们谁也跑不了！”

会李竟坐与诸侯王交通，辞语及霍氏，有诏：“云、山不宜宿卫，免就第。”山阳太守张敞上封事曰：“臣闻公子季友有功于鲁，赵衰有功于晋，田完有功于齐，皆畴其庸，延及子孙。终后田氏篡齐，赵氏分晋，季氏颛鲁。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乃者大将军决大计，安宗庙，定天下，功亦不细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将

军二十岁，海内之命断于掌握。方其隆盛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足矣。间者辅臣颛政，贵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请罢霍氏三侯皆就第；及卫将军张安世，宜赐几杖归休，时存问召见，以列侯为天子师。’明诏以恩不听，群臣以义固争而后许之，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而朝臣为知礼，霍氏世世无所患苦。今朝廷不闻直声，而令明诏自亲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两侯已出，人情不相远，以臣心度之，大司马及其枝属必有畏惧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计也。臣敞愿于广朝白发其端，直守远郡，其路无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计，然不召也。

正巧李竟因受指控结交诸侯王而被朝廷治罪，审问中供词涉及霍氏家族，汉宣帝因而下诏命令：“霍云、霍山不适合再在宫中供职，免职回家。”山阳太守张敞向汉宣帝上了一道秘密奏章，说道：“我听说，春秋时期，公子季友有功于鲁国，赵衰有功于晋国，田完有功于齐国，都受到本国的酬劳，并延及子孙。但是后来，田氏篡夺了齐国政权，赵氏瓜分了晋国，季氏则专权于鲁国。因此，孔子作《春秋》，追踪考察各国的兴衰存亡，严厉批判卿大夫世袭制度。当年，大将军霍光作出重大决策，使宗庙平安、国家稳定，功劳也不算小。周公辅政才七年，就归政于周成王，而大将军掌握国家的命运长达二十年之久。在他执掌大权的鼎盛时期，威严震撼天地，势力侵凌日月。应由朝臣明确提出：‘陛下褒奖、宠信已故大将军，以报答他对国家的功德，已经足够了。而近来辅政大臣专擅朝政，外戚势力过大，君臣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别，请求解除霍氏三侯的官职，以侯的身份回家；对卫将军张安世，也应赐给几案与手杖，让他退休回家，以列侯的身分充当天子的老师，由陛下时常召见慰问。’陛下则公开下诏表示对他们施恩，听从大臣所请。群臣再据理力争，然后陛下予以批准。这样一来，天下人肯定会认为陛下不忘旧勋的功德而群臣又知礼，霍氏一家也可以世世代代无忧无患。如今，朝中听不到直言，而使陛下自己下诏，这不是好策略。现在霍氏两侯已被赶出宫廷，人情大致相同，因此以我的心来猜度，大司马霍禹和他的亲戚僚属等必然会心怀畏惧。使天子的近臣恐慌自危，总不是万全的办法。我愿在朝中公开提出我的意见作为开端，只是身在遥远的山阳郡，无法实现，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汉宣帝对张敞的建议甚为欣赏，然而却没有召他来京。

禹、山等家数有妖怪，举家忧愁。山曰：“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可以此罪也！”谋令太后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因废天子而立禹。约定，未发，云拜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会事发觉，秋，七月，云、山、明友自杀。显、禹、广汉等捕得；禹要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太仆杜延年以霍氏旧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废，处昭台宫。乙丑，诏封告霍氏反谋者男子张章、期门董忠、左曹杨恽、侍中金安上、史高皆为列侯。恽，丞相敞子；安上，车骑将军日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

霍禹、霍山等家中多次出现妖怪之事，全家人都非常忧虑。霍山说：“丞相擅自减少宗庙祭祀用的羊羔、兔子和青蛙，可以以此为借口向他问罪。”于是，密谋让上官太后设酒宴款待博平君王媪，召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及其属下作陪，然后让范明友、邓广汉奉太后之命将他们斩杀，乘机废掉汉宣帝，立霍禹为皇帝。密谋已定，尚未发动，汉宣帝任命霍云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就在此时，霍氏的政变阴谋被发觉。秋季，七月，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霍显、霍禹、邓广汉等被逮捕，霍禹被腰斩，霍显及霍氏兄弟姐妹全部被当众处死，因与霍氏有牵连而被诛杀的有数十家。太仆杜延年因为是霍家旧友，也被罢免官职。八月己酉（初一），霍皇后被废，囚禁幌于昭台宫。乙丑（十七日），汉宣帝下诏，将告发霍氏政变密谋的男子张章、期门董忠、左曹杨恽、侍中金安上、史高封为列侯。其中杨恽是前丞相杨敞的儿子，金安上是前车骑将军金日弟弟的儿子，史高是史良娣哥哥的儿子。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日：“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则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

请宾，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国无裂土出爵之费，臣无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上乃赐福帛十匹，后以为郎。

当初，霍氏一家骄横奢侈，茂陵人徐福就曾指出：“霍氏必亡。凡奢侈无度，必然傲慢不逊；傲慢不逊，必然冒犯主上；冒犯主上就是大逆不道。身居高位的人，必然会受到众人的厌恶。霍氏一家长期把持朝政，遭到很多人的厌恶，天下人厌恶，又作出大逆不道的事，怎么可能不灭亡呢！”于是，上书朝廷说：“霍氏一家权势太大，陛下既然厚爱他们，就应随时加以约束限制，不要让他们发展到灭亡的地步！”上书三次，天子听到了，未加采纳。后霍氏一家被诛杀，曾告发过霍氏的人都被封赏，有人上书汉宣帝，为徐福鸣不平说：“我听说，有一位客人到主人家拜访，见主人家炉灶的烟囱是直的，旁边又堆有柴薪，这位客人便对主人说：‘您的烟囱应改为弯曲的，并将柴薪搬到远处去，不然的话，将会发生火灾！’主人默然，不予理会。不久，主人家果然失火，邻居们共同抢救，幸而将火扑灭。于是，主人家杀牛摆酒，对邻居表示感谢，在救火中烧伤的被请到上座，其余则各按出力大小依次就坐，却没有请那位建议他改弯烟囱的人。有人对这家主人说：‘当初要是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就不用杀牛摆酒，终究不会有火灾。如今论功请客酬谢，建议改弯烟囱、移走柴薪的人没有功劳，而在救火时被烧得焦头烂额的人才是上客吗？’主人这才醒悟，将那位客人请来。茂陵人徐福多次上书说霍氏将会有叛逆行为，应预先加以防范制止。假如陛下接受徐福的劝告，则国家就没有划出土地分封列侯的费用，臣下也不会谋逆叛乱，遭受诛杀的大祸。现在事情已然过去，而只有徐福的功劳没有受到奖赏，希望陛下明察，嘉许其‘弯曲烟囱、移走柴薪’的远见，使他居于‘焦头烂额’者之上！”汉宣帝这才赐给徐福绸缎十匹，后又任命他为郎官。

帝初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后十二岁，霍后复徙云林馆，乃自杀。

汉宣帝初即皇位时，前往汉高祖庙祭拜，由大将军霍光同车陪乘，汉宣帝心中十分畏惧，有如芒刺在背，很不舒服。后改由车骑将军张安世同车陪乘，汉宣帝这才觉得轻松从容，十分安全亲近。等到霍光死后，其宗族最终遭到诛杀，所以民间传说，霍家的灾祸早在霍光陪同汉宣帝乘车时就已萌芽了。十二年后，霍皇后又被迁到云林馆囚居，自杀身亡。

班固赞曰：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班固赞曰：霍光身受辅佐幼主的重托，掌握着汉朝的安危存亡，匡扶国家，安定社稷，维护汉昭帝，拥立汉宣帝，即使是周公、伊尹，又怎能超过！然而，霍光不学无术，不明大理，隐瞒妻子的邪恶逆谋，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沉溺于过多的欲望，使覆亡的灾祸加剧，身死才三年，宗族就遭诛灭，实在令人悲哀！

臣光曰：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诈，固可以亲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聪明刚毅，知民疾苦，而光久专峸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虽然，向使孝宣专以禄秩赏赐富其子孙，使之食大县，奉朝请，亦足以报盛德矣；乃复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乃事丛衅积，更加裁夺，遂至怨惧以生邪谋，岂徒霍氏之自祸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昔斗椒作乱于楚，庄王灭其族而赦箴尹克黄，以为子文无后，何以劝善。夫以显、禹、云、山之罪，虽应夷灭，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

臣司马光曰：“霍光辅佐汉朝，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然而却终究未能庇护他的宗族，是什么原因呢？威严权柄，只有君王才能享有，如果由臣下享有，长期不归还君王，则很少能逃脱灭亡的命运。以汉昭帝的贤明，十四岁就能洞察上官桀的奸诈行为，原来可以亲理朝政了，更何况汉宣帝十九岁即皇位，聪明刚毅，了解民间疾苦，而霍光却依然长期专擅大权，不知引退，反在朝中广植私党，致使君王积蓄

怨愤于上，官、民积蓄不满于下，咬牙切齿，侧目而视，都在等待时机发动。霍光自己能够免祸，已然是侥幸了，何况子孙更加骄横奢侈呢！尽管如此，假如当初汉宣帝专用官阶和俸禄赏赐霍光的子孙，使他们富有，让他们享用大县的收入，定期前来朝见皇帝，也就足以报答霍光的盛德了；而汉宣帝仍然让他们主持朝政，授以兵权，等到事态严重，这才对他们加以裁夺，以至他们恐惧怨恨，生出反叛朝廷的阴谋。这难道只是霍氏一家自己招致的灾祸吗？这也是汉宣帝酝酿而成的。春秋时，斗椒在楚国作乱，楚庄王灭其宗族，却赦免了担任箴尹的斗克黄，认为如果不让当初于国有功的斗於菟留下后代，就不利于勉励人们行善立功。以霍显、霍禹、霍云、霍山犯下的罪行，当然应诛灭全族，但立下大功的忠臣霍光却不可无人祭祀，汉宣帝竟将其全族老小全部处死，一个不留，也未免刻薄寡恩了！

[6]九月，诏减天下盐贾。又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县、名、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6]九月，汉宣帝下诏降低天下盐价。又下令各郡、国，每年将本地因受刑或病饿而死的囚犯的县份、姓名、官爵和所居邑里呈报朝廷，由丞相、御史对地方官员考评，排出等级后奏报汉宣帝。

[7]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内乱废，迁房陵。

[7]十二月，清河王刘年因被指控乱伦，被废去王爵，贬居房陵。

[8]是岁，北海太守庐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勃海太守龚遂入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故昌邑郎中令龚遂，上拜为勃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勃海，息其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勃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

桑，各以口率种树畜养。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

[8]这一年，北海太守庐江人朱邑，以治理地方政绩和个人品行排名第一，被调入朝中担任大司农，勃海太守龚遂也调入朝中担任水衡都尉。当初，勃海周围各郡遇到荒年，百姓饥馑，盗贼并起，二千石官员不能擒获制止。汉宣帝下令征选有能力治理的官员，丞相、御史举荐前昌邑国郎中令龚遂，于是汉宣帝任命龚遂为勃海太守。召见时，汉宣帝问龚遂：“你用什么办法来治理勃海郡，平息那里的盗贼呢？”龚遂说：“勃海郡地处海滨，远离京师，得不到圣明君主的教化，当地百姓为饥寒所困苦，而地方官吏却不加体恤，所以才使陛下的子民盗取陛下的兵器，在小池溏中要弄罢了。如今陛下是打算派我镇压他们呢？还是安抚他们呢？汉宣帝说：“我征选贤良人才，当然是要安抚他们。”龚遂说：“我听说，治理作乱的百姓，就如同整理一团乱绳一般，不能操之过急，只有先将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然后才能治理。我希望丞相、崐御史不要用严格的法令约束我的行动，准许我相机行事。”汉宣帝批准了龚遂的请求，并加赏黄金，派他前往。龚遂乘坐国家的驿车，来到勃海郡界，郡中官员听说新太守来到，派军队前往迎接。龚遂将军队全部遣还，并下达文书给所属各县，命令：“将所有负责缉捕盗贼的官吏一律撤销，凡是手持锄头、镰刀和其他农具的，一律视为良民百姓，地方官吏不得刁难，只有手持兵器的才算是盗贼。”然后，龚遂单人独车前往郡衙门就职。盗贼们听说新太守的命令后，立即解散，抛弃兵器弓弩，拿起镰刀、锄头，于是盗贼全部平息，百姓安居乐业。于是，龚遂下令打开官仓，赈济贫苦百姓，选派品行优良的官吏对百姓们进行安抚、管理。龚遂发现齐地风俗奢侈，人们喜欢经营工商业，不愿在田间劳作，便以身作则，提倡勤俭节约，劝导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按各家人口的多少，规定必须种树若干，养家畜若干。凡百姓有带刀持剑的，让他们卖剑买耕牛，卖刀买牛犊，说道：“你为什么把壮牛和牛犊佩带在身上！”经过龚遂的辛勤劝勉，往来巡查，终于使勃海郡内各家各户都有了积蓄，刑狱讼案也大为减少。

[9]乌孙公主女为龟兹王绛宾夫人。绛宾上书言：“得尚汉外孙，愿与公主又俱入朝。”

[9]嫁给乌孙国王的汉朝公主刘解忧的女儿是龟兹国王绛宾的夫人。绛宾上书汉宣帝说："我有幸娶汉朝外孙女为妻，愿与公主的女儿同到长安朝见。"

元康元年（丙辰、前65）

元康元年（丙辰，公元前65年）

[1]春，正月，龟兹王及其夫人来朝；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赏赐甚厚。

[1]春季，正月，龟兹王及其夫人前来朝见汉宣帝。汉宣帝赐给他们印信、绶带，封其夫人公主称号，并给予十分丰厚的赏赐。

[2]初作杜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

[2]汉宣帝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杜陵，并将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官员以及拥有百万以上家财的人迁往杜陵。

[3]三月，诏以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赦天下。

[3]三月，汉宣帝下诏，因有凤凰聚集于泰山、陈留一带，又有甘露降于未央宫，所以大赦天下。

[4]有司复言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夏，五月，立皇考庙。

[4]有关官员再次进言：汉宣帝的父亲刘进应尊称为"皇考"。夏季，五月，建立皇考庙。

[5]冬，置建章卫尉。

[5]冬季，设置建章卫尉。

[6]赵广汉好用世吏子孙新进年少者，专厉强壮蜂气，见事风生，无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计，莫为持难，终以此败。广汉以私怨论杀男子荣畜，人上书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验。广汉疑丞相夫人杀侍婢，欲以此胁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广汉乃将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余人去。丞相上书自陈，事下廷尉治，实丞相自以过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广汉言。帝恶之，下广汉廷尉狱。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牧养小民！"广汉竟坐要斩。广汉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百姓追思歌之。

[6]京兆尹赵广汉喜欢任用那些世代为吏者的子孙中刚开始在官府任职的年轻人，专门锻炼他们的强猛和锐气。他们办事雷厉风行，无

所回避，大多有胆识，不知犹豫为难，但最终却因此而败亡。赵广汉出于私人的怨恨，将一名叫作荣畜的男子判处死刑。有人上书朝廷告发此事，汉宣帝命丞相、御史负责审查。赵广汉怀疑丞相魏相的夫人曾杀死婢女，便打算用此事来威胁丞相，但丞相却加紧了审查。于是，赵广汉亲自率领官吏、兵卒进入丞相府，召丞相夫人前来，跪在院中接受盘问，并抓走了相府奴婢十余人。丞相魏相上书汉宣帝为自己辩白，汉宣帝命廷尉负责处理。经调查证明，是丞相自己因一名婢女犯有过失，加以责打，送到外宅后才死去，并非像赵广汉说的那样。汉宣帝厌恶赵广汉的行为，下令将赵广汉逮捕，关押在廷尉狱中。官吏和百姓听说赵广汉被捕，纷纷守在皇宫门前号哭，达数万人之多。有人说："我活着对皇上并无益处，情愿代崐替赵京兆去死，让他留下来照管小民！"然而赵广汉终于被腰斩。赵广汉身为京兆尹，廉洁明察，以威严抑制豪强，使小民各得其所，受到百姓的思念和歌颂。

[7]是岁，少府宋畸坐议"凤皇下彭城，未至京师，不足美"，贬为泗水太傅。

[7]这一年，少府宋畸因声称"凤凰飞集彭城，未到长安，不足以赞美"，受到指控，被贬为泗水国太傅。

[8]上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以萧望之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悉出谏官以补郡吏。朝无争臣，则不知过，所谓忧其未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征望之入守少府。

[8]汉宣帝征选通晓政务的博士、谏大夫充任郡太守和封国丞相，任命萧望之为平原太守。萧望之上书汉宣帝说："陛下哀怜百姓，唯恐恩德不能遍及天下，将朝中谏官全部派到各郡、国掌管地方事务。但朝中缺少直谏之臣，就不能使陛下了解朝政的缺失，这正是所谓只忧虑末梢而忘记了根本。"于是汉宣帝征调萧望之担任少府。

[9]东海太守河东尹翁归，以治郡高第入为右扶风。翁归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贤、不肖及奸邪罪名尽知之。县县各有记籍，自听其政；有急名则少缓之。吏民小解，辄披籍。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其为扶风，选用廉平疾奸吏以为右职，接待有礼，好

恶与同之；其负翁归，罚亦必行。然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故尤得名誉于朝廷。

[9]东海太守河东人尹翁归，因治理郡务成绩优等，被调入京担任右扶风一职。尹翁归为人公正、廉洁、明察，对郡中官吏和普通百姓的好坏及奸邪之徒的罪状无不尽知。他对治下每个县的情况都有专门记载，亲自处理各县的政务。凡遇下属处理事务过于苛急，他便命其稍加平缓；如属下官吏办事稍有懈怠，他则亲自查阅有关记载督促。尹翁归逮捕罪犯，都在秋冬考核官吏大会中，或出巡各县之际，而不在平日无事时进行。他逮捕罪犯，目的在于以一警百。官吏和百姓全都敬服，心怀恐惧，改过自新。尹翁归出任右扶风，选用清廉公正、疾恶如仇的官员担任高级职务；待人接物注重礼节，无论自己喜欢还是厌恶，都同样对待；但对违抗命令者，也必加处罚。然而尹翁归为人温和谦虚，从不依恃自己的才能看不起别人，因此在朝中尤其受人赞誉。

[10]初，乌孙公主少子万年有宠于莎车王。莎车王死而无子，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说。

[10]当初，嫁与乌孙王的汉朝公主的小儿子万年受到莎车王的宠爱。莎车王死后，没有儿子，当时万年正在汉朝，莎车国人商议，既想托庇于汉朝，又想取得乌孙国的欢心，于是上书汉朝廷，请求立万年为莎车王。汉朝同意所请，派使者奚充国护送万年前往莎车。万年刚当上莎车国王，就非常残暴凶恶，莎车人深为不满。

上令群臣举可使西域者，前将军韩增举上党冯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循城。会故莎车王弟呼屠徵与旁国共杀其王万年及汉使者奚充国，自立为王。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各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皆在北道诸国间，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更立他昆弟子为莎车王。诸国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帝召见韩增曰：“贺将军所举得其人。”

汉宣帝命群臣举荐能够出使西域的人选。经前将军韩增举荐，上党人冯奉世以卫候身份充当使者，携带皇帝符节，护送大宛等国客人到达伊循城。正巧前莎车王的弟弟呼屠徵联合邻国势力一同杀死其王万年和汉朝使者奚充国，自立为莎车王。当时，匈奴再次出兵攻打车师城，未能攻下，撤兵而还。莎车国派使者扬言："西域北路各国已归属匈奴了。"于是派兵攻打南路各国，与各国结盟，背叛汉朝，使西域自鄯善国以西全部与汉朝绝交。此时都护郑吉嵋、校尉司马都在北路各国间，冯奉世与其副使严昌商议，认为如不立即攻击莎车，那么莎车将日益强盛，难以控制，必定危及整个西域。于是以皇帝符节告谕各国国王，征调各国军队，南北两路共一万五千人，进攻莎车。结果莎车城被攻克，莎车王自杀，首级被送至长安，改立前莎车王其他兄弟的儿子为莎车王，冯奉世率兵将各国全部平定，威震西域，然后罢兵，奏闻朝廷。汉宣帝召见韩增说："祝贺将军，你举荐的人非常出色。"

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他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上甚说，议封奉世。丞相、将军皆以为可，独少府萧望之以为"奉世奉使有指，而擅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议，以奉世为光禄大夫。

冯奉世于是西至大宛，大宛王听说他杀死了莎车王，所以对他特别恭敬，与对别的使臣不同，大宛国向汉朝皇帝进献了一匹叫作象龙的名马，冯奉世将其带回长安。汉宣帝大为高兴，与朝臣商议，打算封冯奉世为侯。丞相、将军等都认为可以，只有少府萧望之表示反对，他认为："冯奉世作为朝廷的使臣，有指定的任务，而他却违背使命，擅自用皇上的名义征调各国军队，虽然建立功勋，却不能让后人效法。如封冯奉世为侯，以后奉命出使的人将以他为榜样，争着征调各国军队，以图建功于万里之外，使国家在外族地区多生事端，此风不可渐长。因此，冯奉世不宜受封。"汉宣帝认为萧望之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任命冯奉世为光禄大夫，没有封侯。

二年（丁巳、前64）

二年（丁巳，公元前64年）

[1]春，正月，赦天下。

[1]春季，正月，大赦天下。

[2]上欲立皇后，时馆陶主母华及淮阳宪王母张、楚孝王母卫皆爱幸。上欲立张为后；久之，惩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选后宫无子而谨慎者，二月，乙丑，立长陵王为皇后，令母养太子；封其父奉光为邛成侯。后无宠，希得进见。

[2]汉宣帝打算立皇后。当时，馆陶公主的母亲华及淮阳宪王的母亲张、楚孝王的母亲卫都受到汉宣帝的宠爱。汉宣帝想立张为皇后，但迟迟不决，鉴于前皇后霍成君企图害死皇太子刘的教训，便挑选后宫中没有儿子且行为谨慎的人立为皇后。二月乙丑（二十六日），汉宣帝立长陵人王为皇后，命她作为皇太子的母亲，负起养育太子的责任；封其父王奉光为邛成侯。新皇后不受宠爱，很少能见到皇上。

[3]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如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3]五月，汉宣帝颁布诏书说:“刑狱，关系着万民的生命。只有能使生者不抱怨，死者不怀恨，才可以称得上是称职的官吏。如今却不是这样。有的官吏用诈使巧，玩弄法令，断章取义，对律文作出不同解释，判决案狱轻重不公，又不如实上奏，连朕也无法了解真相，四方万民还有什么仰仗、指望呢！二千石官员要分别督察自己的属下，不得任用这样的人。还有的官吏擅自征发徭役，装饰宾馆驿站，使过往使者和官员称心如意，超越职权，违反规定，以博取赞誉。这种情况，就如同踩在薄冰上等待太阳出来，岂不危险吗！现在天下不少地方有疾病瘟疫流行，朕十分怜悯，凡受灾重的郡、国，免除百姓今年的田租赋税。”

[4]又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其更讳询。”

[4]汉宣帝在诏书上还说:“听说，古代天子的名字，民间都不常用，容易避讳，所以我改名为刘询。”

[5]匈奴大臣皆以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由是数遣兵击车师田者。郑吉将渠犁田卒七千余人救之，为匈奴所围。吉上言：“车师去渠犁千余里，汉兵在渠犁者少，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崐得复扰西域。

[5]匈奴国的大臣们都认为：“车师国土地肥沃，又靠近匈奴，如被汉朝得到，在那里大量垦田，积聚谷物，必为我国之害，所以不能不将车师从汉朝手中夺过来。”于是多次派兵袭击在车师屯田的汉人。郑吉率领在渠犁屯田的汉朝兵卒七千余人前来援救，为匈奴兵围困。郑吉派人向汉宣帝报告说：“车师距渠犁一千余里，在渠犁的汉军兵力单薄，难以援救车师，希望能增派屯田军队。”汉宣帝与后将军赵充国等商议，打算乘匈奴国力衰弱的机会，出兵袭击其西部地区，使其不能再骚扰西域各国。

魏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务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令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按今年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上从相言，止遣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往车师，迎郑吉及其吏士还渠犁。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以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丞相魏相上书汉宣帝劝阻说：“我听说，为人解救危乱，诛除凶暴，可以称之为‘义兵’，兵行仁义，称王于天下。如果受到敌人的侵略，不得已起而应战，则称之为‘应兵’，也可以取得胜利。为了一点

细小的仇根，忍不住愤怒而起兵，称之为‘忿兵’，忿兵往往失败。贪图别国的土地、财富而起兵，称之为‘贪兵’，贪兵将为别人所破。自恃国家强大，人口众多，企图在敌方面前显示自己的威力，称之为‘骄兵’，骄兵将会灭亡。这五种情况，不仅是人事，实为上天的意志。近来，匈奴曾向我国表明善意，得到汉朝的百姓，马上就将他们送回，未曾侵略我国边境。虽与我国争着在车师屯田，我认为不足介意。现在听说各位将军打算兴兵攻入匈奴境内，恕我愚昧，不知此兵名义何在！？如今边境各郡都很困乏，百姓们父子共穿一件狗皮或羊皮衣服，靠野草野果充饥，他们对自己的生存常常感到忧心，难以征调他们去当兵打仗！《老子》说‘军事行动之后，必然会出现灾年’。就是说百姓们以他们的愁苦怨恨之气伤害了天地间的阴阳谐调。所以一旦兴兵，即使取得了胜利，也会带来后患，恐怕灾变从此产生。如今各郡太守、各封国丞相多不称职，风俗尤为不正，水旱灾害不时发生。就在今年，儿子杀父亲、弟弟杀哥哥、妻子杀丈夫的共二百二十二人，我认为这种情况绝不是小事。现在陛下左右的人不为此事担忧，却想发兵到遥远的蛮夷之地去报复细小的怨忿，恐怕正如孔子所说‘我担心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国，而在萧墙之内。’”汉宣帝接受了魏相的劝告，只派长罗侯常惠率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前往车师，接郑吉及其所率将士还回渠。又召前车师太子、正在焉耆的军宿，立为车师王；将车师国百姓全部迁徙，让他们到渠居住，将原车师国地区让给匈奴。汉宣帝任命郑吉为卫司马，负责鄯善以西的南路地区的安全。

[6]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相敕掾史按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不上，相辄奏言之。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政，上皆重之。

[6]魏相喜欢阅读有关汉朝旧事的记载和前人提出改良建议的奏章，多次列举汉朝建国以来推行的于国有益的措施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建议，奏请汉宣帝批准实行。丞相府的官员因公事到郡国及休假从家回到相府，魏相都命他们将各地发生的奇闻异事报告给他。如果有的地区出现逆贼，或自然灾害，郡府不向朝廷报告，总是由魏相奏闻朝廷。魏相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协力辅佐朝政，汉宣帝对二人都很倚重。

丙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言绝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峣其功也。会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问，则辞引使者丙吉知状。掖庭令将则诣御史府以视吉，吉识，谓则曰："汝尝坐养皇曾孙不谨，督笞汝，汝安得有功！独渭城胡组、淮阳郭徵卿有恩耳。"分别奏组等共养劳苦状。诏吉求组、徵卿；已死，有子孙，皆受厚赏。诏免则为庶人，赐钱十万。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终不言，上大贤之。

丙吉为人深沉忠厚，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自汉宣帝即位以来，丙吉绝口不提以前对汉宣帝的恩惠，所以朝中无人知道他的功劳。正巧一个名叫则的掖庭所属宫婢让自己的老百姓丈夫上书朝廷，陈述自己对皇帝曾有抚育之功，汉宣帝命掖庭令负责查问此事，宫婢则在供词中提到丙吉了解当时的情况。掖庭令将宫婢则带到御史府来见丙吉，丙吉认识她，对她说："你当年抚育皇曾孙时，因照顾不周，我还曾责打过你，你有什么功劳！只有渭城人胡组、淮阳人郭徵卿对皇曾孙有恩。"于是分别将胡组等当年共同辛勤抚养的情况上奏汉宣帝。汉宣帝下诏，命寻访胡组、郭徵卿，但二人已然去世，只有子孙尚在，都受到丰厚的赏赐。汉宣帝又下诏赦免则的官奴婢身分，使她成为平民，赐给她十万钱，并亲自召见，询问当年情况，这才知道丙吉对自己有旧恩，却一直不肯透露，对丙吉的贤德大为感动。

[7]帝以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闻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起视事。

[7]汉宣帝认为萧望之善于筹划，为人持重，很会分析议论，才能堪为丞相，打算仔细考察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便又任命他为左冯翊。萧望之本为少府，如今从宫廷被降到地方，担心皇上对自己有不满意之处，便上书汉宣帝，以有病为理由，打算辞去官职。汉宣帝知道后，派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向萧望之解释自己的意思说："这样做都是为了考察你治理百姓的能力。你以前当平原太守的时间太短，所以再调你到三辅地区试用，并非听到什么不利于你的议论。"于是萧望之立即起身处理政事。

[8]初，掖庭令张贺数为弟车骑将军安世称皇曾孙之材美及征怪；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及帝即位而贺已死，上谓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上追思贺恩，欲封其冢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贺有子早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与上同席研书指，欲封之，先赐爵关内侯。安世深辞贺封；又求损守冢户数，稍减至三十户。上曰："吾自为掖庭令，非为将军也！"安世乃止，不敢复言。

[8]当初，掖庭令张贺多次在其弟车骑将军张安世面前称赞皇曾孙的才干，并谈到与皇曾孙有关的一些奇异征兆。张安世总是禁止他说这些，认为上有年轻的皇上，不应称道皇曾孙。到汉宣帝即位时，张贺已然去世，汉宣帝对张安世说："掖庭令当初无端地称赞我，将军制止他是对的。"汉宣帝追念张贺对自己的恩惠，打算追封他为恩德侯，为他设置二百人家守墓。张贺的儿子去世很早，收张安世的小儿子张彭祖为养子。张彭祖幼年时又曾与汉宣帝一起读书，所以汉宣帝打算封张彭祖为侯，先赐他为关内侯。张安世对张贺封侯之事坚决辞谢，又请求减少为张贺守墓的户数，逐渐减至三十户。汉宣帝说："我本是为掖庭令，并不是为将军你！"张安世这才罢休，不敢再说。

[9]上心忌故昌邑王贺，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令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敞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曰："故昌邑王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臣敞尝与之言，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张等十人无子，留守哀王园，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上乃知贺不足忌也。

[9]汉宣帝心中对原昌邑王刘贺很是忌惮，赐给山阳太守张敞诏书，命他严防盗贼，注意察看来往的人，并命张敞不得将所赐诏书公布出去。于是，张敞一一奏报刘贺的起居行止，写明他被废黜后的反应，说："原昌邑王肤色青黑，眼睛很小，鼻尖塌陷，胡须眉毛稀少，身材高大，有肢体痿弱的病，行走不便。我曾经与他交谈，想在说话时观察他的内心活动，便借用恶鸟引诱他岷说：'昌邑地区猫头鹰很

多。'原昌邑王说：'是啊，以前我西至长安，一只猫头鹰也见不到；回来时，东行到济阳，才又听到猫头鹰的叫声。'我观察他的衣着、言语、跪下、起立的举止，就像一个糊涂的白痴。我曾经对他说：'令尊昌邑哀王的歌舞宫女张等十人都没有儿女，留守在哀王的墓地，请你放她们回家吧。'他听后说道：'宫女守墓，有病的不应医治，相互打架杀伤的也不应处置，我想让她们早早死去。太守为什么要放她们走呢？'可见其天性喜好走乱亡的路，到底不懂得什么叫作仁义。"于是汉宣帝知道刘贺不足忌惮。

三年（戊午、前63）

三年(戊午，公元前63年）

[1]春，三月，诏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

[1]春季，三月，汉宣帝下诏封原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

[2]乙未，诏曰："朕微眇时，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将史曾、史玄、长乐卫尉许舜、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皆与朕有旧恩，及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封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追赐贺谥曰阳都哀侯，吉为博阳侯，曾为将陵侯，玄为平台侯，舜为博望侯，延寿为乐成侯。"贺有孤孙霸，年七岁，拜为散骑、中郎将，赐爵关内侯。故人下至郡邸狱复作尝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禄、田宅、财物，各以恩深浅报之。

[2]乙未（初二），汉宣帝下诏说："朕在平民时，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将史曾、史玄，长乐卫尉许舜，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都对朕有旧恩。还有已故掖庭令张贺对朕辅导教育，使朕研习儒术，恩惠卓著，功劳最大。《诗经》上说：'没有不应报答的恩情。'今特封张贺的养子侍中、中郎将张彭祖为阳都侯，追赐张贺谥号为阳都哀侯，丙吉为博阳侯，史曾为将陵侯，史玄为平台侯，许舜为博望侯，许延寿为乐成侯。"张贺有一孤孙名叫张霸，年仅七岁，被任命为散骑、中郎将，赐爵为关内侯。凡是汉宣帝从前的老相识，下至当初在郡邸狱中按刑律服劳役的妇女中，曾对他有抚育之恩的人，都被赐给官禄、土地、房屋、财物，分别按照恩德的深浅予以报答。

吉临当封，病；上忧其不起，将使人就加印绋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

孙。今吉未获报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后病果愈。

丙吉在受封时身患疾病，汉宣帝担心他一病不起，准备派人将博阳侯印信送到他的身边，让他能在生前受封。太子太傅夏侯胜说：“丙吉这次不会死！我听说，凡是积有阴德的人，必然能在生前受到回报，并延及子孙。如今丙吉尚未得到陛下的报答而病重，这个病不会死。”后丙吉的病果然痊愈。

张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辞禄，诏都内别藏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安世谨慎周密，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弗复为通。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安世自见父子尊显，怀不自安，为子延寿求出补吏，上以为北地太守；岁余，上闵安世年老，复征延寿为左曹、太仆。

张安世自认为父子都被封侯，权位太盛，便向汉宣帝请求辞去俸禄。汉宣帝命大司农所属都内衙门单独为张安世收藏这笔无名钱，达到数百万。张安世谨慎周密，每次与皇帝商议大事，决定后，他总是称病退出。等听到皇帝颁布诏令后，再假装大吃一惊，派人到丞相府去询问。所以既使是朝廷大臣，无人知道他曾参与此事的决策。张安世曾向朝廷举荐过一个人，此人前来道谢，张安世非常生气，认为：“为国家举荐贤能，难道可以私相酬谢吗！”从此与此人绝交。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却没有调升，自己去求张安世为他说话。张安世对他说道：“你的功劳很大，皇上是知道的，作人臣子的，怎么能自说长短处！”坚决不答应他。不久，这位郎官果然升官了。张安世见自己父子地位尊显，内心深感不安，便为儿子张延寿请求出任地方官。汉宣帝任命张延寿为北地太守。一年多后，汉宣帝怜恤张安世年老，又将张延寿调回朝廷，担任左曹、太仆。

[3]夏，四月，丙子，立皇子钦为淮阳王。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太傅疏广谓少傅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室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

十斤。公卿故人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3]夏季，四月丙子（十四日），汉宣帝立皇子刘钦为淮阳王。皇太子刘年十二岁，已通晓《论语》、《孝经》。太傅疏广对少傅疏受说："我听说'知道满足的人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的人不会遇到危险。'而今我们作官已到二千石高位，功成名就，这样再不离去，恐怕将来会后悔。"于是，当天，叔侄二人就一起以身体患病为理由，上书汉宣帝请求退休。汉宣帝批准所请，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也赠送黄金五十斤。公卿大臣和故人在东都门外设摆酒宴，陈设帷帐，为他们送行，前来相送的人乘坐的车辆达数百辆之多。沿途观看的人都赞道："两位大夫真是贤明！"有人甚至为之感叹落泪。

广、受归乡里，日令其家卖金共具，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或劝广以其金为子孙颇立产业者，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堕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悦服。

疏广和疏受回到家乡，每天都命家人变卖黄金，设摆宴席，请族人、旧友、宾客等一起取乐。有人劝疏广用黄金为子孙购置一些产业，疏广说："我难道年迈昏庸，不顾子孙吗！我想到，我家原本就有土地房屋，让子孙们在上面勤劳耕作，就足够供他们饮食穿戴，过与普通人同样的生活。如今再要增加产业，使有盈余，只会使子孙们懒惰懈怠。贤能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愚蠢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况且富有的人是众人怨恨的目标，我既然无法教化子孙，就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而产生怨恨。再说这些金钱，乃是皇上用来恩养老臣的，所以我愿与同乡、同族的人共享皇上的恩赐，以度过我的余生，不也很好吗！"于是族人都心悦诚服。

[4]颍川太守黄霸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浮淫之费。其治，米盐

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见者，语次寻绎，问他阴伏以相参考，聪明识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豪厘不敢有所欺。奸人去入他郡，盗贼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因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顷之，坐法，连贬秩；有诏复归颍川为太守，以八百石居。

[4]颍川太守黄霸命郡内驿站和乡官一律畜养鸡、猪，用以救济独身男子、寡妇和贫穷之人；后来又定立规章制度，设置父老、师帅、伍长，在民间推行，教育百姓行善防恶，务农养蚕，节俭用度，增加财富，种植树木，饲养家蓄，不要将钱财浪费在表面或无益之处。黄霸治理地方，既杂且细，开始时似乎繁琐细碎，黄霸却能集中力量贯彻推行。接见属下官吏、百姓时，从交谈中寻找红索，询问其分潜伏的问题以相参考。黄霸聪明而能够认识事情的真相，属吏及百姓们不知其所以然，都称赞他如神明一般，不敢有丝毫欺瞒。奸邪坏人纷纷逃到别的郡，颍川地区盗贼日益减少。黄霸对下属官吏首先进行教育和感化，如有人不遵教化，再对其施以刑罚，力求成就、保全他们。许县县丞年老耳聋，郡督邮禀告黄霸，打算将其斥逐不用。黄霸说：“许县县丞是个清廉官吏，虽然年老，但尚能下拜起立，送往迎来，只不过有些耳聋，又有什么妨碍！应好好帮助他，不要使贤能的人失望。”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频繁地变更重要官吏，会增加送旧迎新的费用，奸猾官吏也会借机藏匿档案记载，盗取财物。公私费用耗费过多，全要由百姓们承担。新换的官吏也未必贤能，或许是还不如原来的，就会徒然增加混乱。治理的方法，不过是去掉太不称职的官吏而已。”黄霸外崐表宽厚，内心明察，很得官吏百姓之心，郡内户口年年增加，政绩天下第一，汉宣帝征召他担任京兆尹。不久，因被指控违法，连续受到降级处分。后汉宣帝下诏让他重新回到颍川，以八百石的官秩充任颍川太守。

四年（己未、前62）

四年（已未，公元前62年）

[1]春，正月，诏："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他皆勿坐。"

[1]春季，正月，汉宣帝颁布诏书说："年纪在八十以上的人，除犯有诬告、杀人、伤人之罪以外，其他罪一概免予论处。"

[2]右扶风尹翁归卒，家无余财。秋，八月，诏曰："翁归廉平乡正，治民异等。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

[2]右扶风尹翁归去世，家无余财。秋季，八月，汉宣帝下诏说："尹翁归廉洁公正，治理百姓成绩优异，赐给尹翁归之子黄金百斤，作为祭祀之用。"

[3]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孙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广汉等百三十六人，皆赐黄金二十斤，复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绝。

[3]汉宣帝命有关部门查访汉高祖功臣的子孙中失去侯爵的人，共查出槐里公乘周广汉等一百三十六人，一律赐予黄金二十斤，免除其家徭役赋税，命其负责祖先的祭祀事务，世世不绝。

[4]丙寅，富平敬侯张安世薨。

[4]丙寅（十一日），富平侯张安世去世。

[5]初，扶阳节侯韦贤薨，长子弘有罪系狱，家人矫贤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为后。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即阳为病狂，卧便利，妄笑语，昏乱。既葬，当袭爵，以狂不应召。大鸿胪奏状，章下丞相、御史按验。按事丞相史乃与玄成书曰："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故能垂荣于后。今子独坏容貌，蒙耻辱为狂痴，光曜而不宣，微哉子之所托名也！仆素愚陋，过为丞相执事，愿少闻风声；不然，恐子伤高而仆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圣王贵以礼让为国，宜优养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门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实不病，劾奏之，有诏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

5]当初，扶阳节侯韦贤去世后，韦贤的长子韦弘因罪被逮捕下狱，韦家假托韦贤生前有令，以二儿子大河都尉韦玄成作为韦贤的继承人。韦玄成深知这并不是父亲的本意，便假装疯癫，躺在粪尿之中，胡言乱语，又笑又闹。安葬了韦贤之后，韦玄成应当继承扶阳侯爵位，但他却继续假装疯癫，不肯应召袭爵。大鸿胪向汉宣帝奏报此

事，汉宣帝命丞相、御史核验是否属实。查办此事的丞相史便写信给韦玄成说："古人辞让爵位的，都著有文章，说明自己的仁义行为，因此才能留芳后世。如今你却只是毁坏容貌，忍受耻辱而伪装疯癫，有如微细的光亮，照不了多远，你所能得到的名声是很小的。我一向愚昧浅陋，勉强为丞相办事，希望能稍微听到外界对你的议论。不然的话，恐怕你会因清高而受到伤害，我成了检举你的小人。"韦玄成的朋友、一个叫做章的侍郎也上书说："圣明的君主为国尊崇礼让行为，应当优待韦玄成，不必违背他的意志，使他得以自安于清贫的生活。"而丞相、御史则以韦玄成本没有疯癫之病为理由弹劾他。汉宣帝下诏命不必弹劾，命领他来承袭爵位。韦玄成迫不得已，只得奉命袭爵。汉宣帝欣赏他的志节，任命他为河南太守。

6]车师王乌贵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汉遣使责乌孙，乌孙送乌贵诣阙。

[6]车师王乌贵逃到乌孙后，乌孙将其收留。汉朝派使臣责问乌孙，乌孙将乌贵送往长安。

[7]初，武帝开河西四郡，隔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即位，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后将军赵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

[7]当初，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隔断了羌人与匈奴联系的通道，并驱逐羌人各部，不让他们居住在湟中地区。及至汉宣帝即位，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查羌人各部。羌人先零部落首领对义渠安国说："我们希望能时常北渡湟水，到没有耕地的地方放牧。"义渠安国表示同意，并奏闻朝廷。后将军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不敬"，擅作主张。此后，羌人以汉使曾经许诺为借口岴，强行渡过湟水，当地郡县无力禁止。

既而先零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赵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数诱羌人，欲与之共击张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间者匈奴困于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与相结。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

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

不久，先零部落与其他各羌族部首领二百余人解除相互间怨仇，彼此交换人质，共同盟誓。汉宣帝听说后，就此询问赵充国的看法。赵充国说：“羌人之所以容易控制，是因为其部落各自有首领，彼此间多次互相攻击，势力不统一。三十多年前，西羌背叛朝廷时，也是先解除自身内部的仇怨，然后合力进攻令居，与汉朝对抗，历时五六年才平定。匈奴多次引诱羌人，企图与羌人联合进攻张掖、酒泉地区，让羌人在那里居住。近年来，匈奴西部地区受到困扰，我怀疑他们又派使者到羌中与羌人部落联合。我恐怕西羌事变并不局限于此，他们还会和其他部族再次联合，我们应提前做好准备。”一个多月以后，羌人首领、羌侯狼何果然派使者到匈奴去借兵，企图进攻鄯善、敦煌，隔断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赵充国认为：“狼何不可能独自订出此计，我怀疑匈奴使者已经到达羌中，先零、、等羌人部落才解除仇恨，订立盟约。一到秋季马匹肥壮之时，必有事变发生。应派出使臣，巡视边塞防御情况，预先备好敕令，设法阻止羌人各部落解除仇恨，瓦解他们的联盟，以揭露他们的阴谋。”于是丞相、御史再次禀明汉宣帝，派义渠安国巡视羌人各部，区分各部的善恶。

[8]是时，比年丰稔，谷石五钱。

[8]这时，因农业连年丰收，一石谷物的价格是五钱。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十六卷

汉纪十八 中宗孝宣皇帝中神爵元年（庚申、前61）

汉纪十八 汉宣帝神爵元年（庚申，公元前61年）

[1]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上颇修武帝故事，谨斋祀之礼，以方士言增置神祠；闻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蜀郡王褒使持节而求之。

[1]春季，正月，汉宣帝第一次前往甘泉宫，在泰祭祀天神。三月，前往河东郡，祭祀后土神。汉宣帝颇仿照武帝旧例，小心谨慎地遵守斋戒祭祀之礼，又采纳方士的意见增修神祠。汉宣帝听说益州有金马神和碧鸡神，可以通过祭礼请到，于是派谏大夫蜀郡人王褒携带皇帝符节前去寻找。

初，上闻褒有俊才，召见，使为《圣主得贤臣颂》。其辞曰："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故工人之用钝器也，劳筋苦骨，终日；及至巧冶铸干将，使离娄督绳，公输削墨，虽崇台五层、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敝策而不进于行；及至驾啮膝、骖乘旦，王良执靶，韩哀附舆，周流八极，万里一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故服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袭貂狐之暖者，不忧至寒之凄怆。何则？有其具者易其备。贤人、君子，亦圣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昔周公躬吐捉之劳，故有圉空之隆；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人臣亦然。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诚，则上不然非信；进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宁子饭牛，离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剖符锡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虎啸而风冽，龙兴而致云，蟋蟀俟秋，蜉蝤出以阴。《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故世平主圣，俊艾将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会神，相得益章，虽伯牙操递钟，逢门子弯乌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

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得意若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无穷。是以圣主不遍窥望而视已明，不殚倾耳而听已聪，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休征自至，寿考无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嘘呼吸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

当初，汉宣帝听说王褒很有才干，召见他，命他作了一篇《圣主得贤臣颂》。文中说到：“贤才，是国家的工具。任用的官吏贤能，办事进退简易，又能普遍获得良好的功效；使用的工具锋利，花费很少的力量就能取得很多的成果。所以，如果工匠使用的工具不够锋利，即使劳筋动骨，终日辛苦；而使用精巧的工具，则能铸造出‘干将’宝剑。假使派眼神好的离娄负责测量，鲁班砍削木材，测量百丈面积，修建五层高台也不会失误，这是因为用人得当。蠢人骑劣马，即使勒破马嘴，抽坏马鞭，也不能前进；而由精于骑术的王良骑乘名种良驹，由善于改进车辆的韩哀侯驾驶快疾的宝马拉着马车周游天下，即使是万里之遥，也不过喘口气的工夫就能到达，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人马相得益彰之故。所以，身穿凉爽的麻布衣的人，不苦于盛夏的暑热；身穿温暖柔软的貂、狐皮衣的人，不担忧严冬的寒冷。原因何在？因为他们拥有相应的工具而易于防备。贤人、君子，也正是圣明的君王易于治理天下的工具。从前，周公为了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停顿三次，沐浴一次要束起三次头发，所以才会出现监狱空闲的盛世；齐桓公在庭中燃起火炬，为的是不分昼夜地接待贤士，所以才能九合诸侯，称霸天下。由此看来，作为君王，只有首先不辞辛苦地访求贤才，然后才能享受所得贤才给他带来的安逸。作为人臣也是如此。过去，贤能的人在没有受到君王的赏识之前，贡献策略，君王不用；陈述建议，君王不听；作官不能施展他的能力，遭斥逐也并非有什么过失。所以，伊尹曾经背着饭锅菜板去做厨师，姜太公曾经操刀杀牛，百里奚曾经自卖，宁戚曾经喂牛，都经历过忧患及至遇到圣主明君，出谋划策都符合主上的心意，规劝进谏立即被主上接受，无论进退都能显示其忠心，担任官职也能施展其本领，接受君王赐给的封爵、土地，光宗耀祖。所以，世间必须先有圣明智慧的君王，然后才有贤能的臣子。虎啸而兴风，龙飞而生云，蟋蟀到秋天才鸣叫，甲虫在阴湿崐处才会出现。《易经》上说：‘飞龙在天，有利于选拔贤

才。’《诗经》上说：‘济济贤才，生于周国。’所以，世道太平，君主圣明，才俊之士自会来临。君王勉力于上，人臣恭谨于下，聚精会神，相得益彰，即使用伯牙演奏他的‘递钟’名琴，逢蒙使用他的‘乌号’神弓也不足以比喻君臣之间的融洽。所以圣主必须等待贤臣来辅佐，才能光大功业；贤臣只有等待圣主的赏识，才能显示才干。上下互相需要，彼此欣悦，这是千年一次的际遇，言论见解无所猜疑，犹如羽毛遇到顺风，巨鲸纵横大海，如此得意，那么何禁不止，何令不行？圣贤的教化，必将传播四方，永无穷尽。所以，圣主不必处处窥望就已看得明白，不必时时侧耳就已听得清楚，使天下太平的责任已经尽到，安乐悠闲的愿望已经实现，祥瑞自然降临，寿命自然无疆，何必像彭祖那样俯仰屈伸，像王侨、赤松子那样呼吸吐纳，去寻觅与世隔绝的仙境呢！”此时，汉宣帝颇喜好神仙之术，所以王褒在文中特别提及。

京兆尹张敞亦上疏谏曰：“愿明主时忘车马之好，斥远方士之虚语，游心帝王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上由是悉罢尚方待诏。初，赵广汉死后，为京兆尹者皆不称职，唯敞能继其迹；其方略、耳目不及广汉，然颇以经术儒雅文之。

京兆尹张敞也上书规劝汉宣帝说：“希望明主经常忘掉乘车骑马的嗜好，疏远方士的虚言妄语，留心于帝王之术，太平盛世可望出现。”于是汉宣帝将担任待诏的方士全部罢斥。最初，自赵广汉死后，担任京兆尹一职的人都不称职，只有张敞能继续赵广汉的政绩，他的谋略、聪明虽不如赵广汉，但能以儒家经术加以辅助。

[2]上颇修饰，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谏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躬圣质，总万方，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言听谏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也。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闻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也。圣主独行于深宫，得则天下称诵之，失则天下咸言之，故宜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

驱一世之民跻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谨条奏，唯陛下财择焉。”吉意以为：“世俗聘妻、送女无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又，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又言：“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不通古今，无益于民，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雕，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为迂阔，不甚宠异也。吉遂谢病归。

[2]汉宣帝颇注重修饰，其宫室、车马、服饰都超过汉昭帝之时。外戚许、史、王氏家族尊贵受宠。谏大夫王吉上书汉宣帝说：“陛下以圣明的资质总揽万方事务，专心思虑天下大事，将实现太平盛世。每次颁下诏书，百姓们就如同生命重新开始一样欢欣鼓舞。我想，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陛下对百姓的最大恩德，却不能说是为政的根本。想使国家大治的圣主并不经常出现，而如今的公卿大臣有幸遇到圣主出现，言听计从，但未能制定出建立万世基业的长远规划，未能辅助圣明君主创立可与夏、商、周三代媲美的太平盛世。当今的政务主要着眼于朝会、财政报告、审判、处理讼案而已，这并非建立太平盛世的基础。我听说，老百姓虽然软弱，却无法战胜他们；虽然愚昧，却不可欺骗他们。圣主独处深宫，所作的决定，恰当则受到天下人的称颂，失当则被天下人纷纷议论，所以应小心地挑选身边的助手，审慎地择用执行命令的官员。使身边的助手能够帮助君王端正自身，执行命令的官员能够宣示圣德，这才是君王的根本要务。孔子说：‘使君王平安、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推行礼更好的了。’这不是一句空话。作为君王，在尚未制定出新的礼仪之前，应引用古代圣明君王制定的、与当今情况相适应的礼付诸实施。我希望陛下能上承天心，发展崐大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一起研究古代的礼仪制度，推行圣王的制度，使全体百姓都能达到仁义、福寿的境地。果真如此，风俗怎会不如周成王、周康王之时，寿命怎能不像殷高宗武丁！谨将我看到的当前人们所追求的不合于正道的现象分别列出，奏明陛下，请陛下裁

决。”王吉认为：“当今世俗，娶妻、嫁女的费用没有节制，使贫苦的人无力承担，以至于不敢生孩子。再有，列侯娶天子的女儿，称为‘尚公主’，国人娶诸侯王之女，称为‘承翁主’，让男子事奉妇女，丈夫屈从妻子，颠倒了阴阳之位，所以才多次发生女人为乱的情况。古人在衣服、车马方面，严格规定了尊卑贵贱的区别；如今却上下不分，混乱一团，人人各随自己的喜好制作，所以贪图财物，追求利禄，甚至连死都不怕。周朝之所以能不用刑罚而使天下大治，是因为他们都将邪恶禁绝在发生之前。”又说：“舜、汤不用三公、九卿的后代而遴选皋陶、伊尹，不仁之人自然远去。如今却使庸俗官吏的子弟因其父兄的关系得以担任官职，这些人大多骄横傲慢，不通古今，无益百姓。应公开征选贤能人才，废除保荐子弟为官的‘任子令’；陛下的外家和故旧，可以赏赐丰厚的财物，却不宜让他们身居重要官位。除去‘角抵’游戏，减少乐府艺人，节省尚方用度，在天下人面前明确表示提倡节俭。古代的工匠不雕刻细致的装饰，商贾不贩卖奢侈物品，并非古代的工匠和商贾唯独贤明，而是政令教化使他们如此的。”汉宣帝认为王吉的话迂腐可笑，并不重视，于是王吉以有病为借口，辞职回乡。

[3]义渠安国至羌中，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者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怨怒，无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二千屯备羌；至浩，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安国引还，至令居，以闻。

[3]义渠安国到达羌中，召集先零部落众首领三十余人前来，将其中最为桀骜狡猾者全部杀死，又纵兵袭击先零人，斩首一千余级。于是引起归附汉朝的各羌人部落和归义羌侯杨玉的愤怒怨恨，不再信任、顺服汉朝，于是劫掠弱小种族，侵犯汉朝边塞，攻打城池，杀伤官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分率领二千骑兵防备羌人，进至浩，遭到羌人袭击，损失了很多车马辎重和武器。义渠安国率兵撤退，到达令居，奏闻朝廷。

时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无逾于老臣者矣！”上遣问焉，曰：“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遥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羌戎小

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上笑曰：“诺。”乃大发兵诣金城。夏，四月，遣充国将之，以击西羌。

此时，赵充国年纪已七十有余，汉宣帝认为他已老，派丙吉前去问他谁能担任大将。赵充国回答说：“谁也不如我合适。”汉宣帝又派人问他说：“你估计羌人会怎样？应当派多少人？”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行兵打仗之事难以遥测，我愿赶到金城，画出地图，制定方略，再上奏陛下。羌人不过是戎夷小种，逆天背叛，不久就会灭亡，希望陛下将此事交给老臣来办，不必担忧。”汉宣帝笑着说：“可以。”于是调发大兵前往金城。夏季，四月，派赵充国率领金城军队进攻西羌。

[4]六月，有星孛于东方。

[4]六月，东方天空出现异星。

[5]赵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遂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狭中无虏，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诸校司马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

[5]赵充国来到金城，等骑兵集结到一万名时，打算渡过黄河，怕遭羌军拦击，便于夜晚派出三名军校悄无声息地先行偷渡，渡河后立即设立营阵，正巧天色已明，于是大军依次全部渡过黄河。羌军约百名骑兵出现在汉军附近，赵充国说：“我军现在兵马劳乏，不能奔驰追击，这都是敌人的精锐骑兵，不易制服，又怕是敌人的诱兵。我们此战的目标是要将敌军全部消灭，不能贪图小利！”下令全军不准出击。赵充国派人到四望峡侦察，发现峡中并无敌兵。岿夜晚，赵充国率军穿过四望峡，抵达落都山，召集各位军校、司马说道：“我知道羌人不懂用兵之法了。假如羌人派兵数千，堵住四望峡，我军怎么进得去呢！”

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数责曰：“语汝无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壹斗而死，可得邪！”初，、

豪靡当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无罪，乃遣归告种豪："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仍以功大小赐钱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充国计欲以威信招降、及劫略者，解散虏谋，徼其疲剧。乃击之。

赵充国经常注意向远处派出侦察兵，行军时一定做好战斗准备，扎营时一定使营垒坚固，他特别老成持重，爱护士卒，必先制定好作战计划，然后再进行战斗。他率军向西来到西部都尉府，每天都用丰富的饮食让将士们饱餐，将士们都愿意为他所用。羌军多次挑战，赵充国坚守不出。汉军从抓到的羌军俘虏口中得知，羌人各部首领多次相互责备说："告诉你不要造反，如今天子派赵将军率军前来，赵将军已然八九十岁了，善于用兵，现在我们就是想一战而死，办不到吗！"最初，、两部首领靡当派其弟雕库来报告西部都尉说："先零部企图造反。"几天后，先零部果然造反。雕库同族的人有不少在先零部中，于是都尉将雕库留为人质。赵充国认为雕库无罪，便将其放回，让他转告羌人各部首领说："大兵前来，只杀有罪之人，请你们自相区别，不要与有罪者一同去死。天子要我告诉各部羌人，犯法者只要能主动捕杀同党，就可免罪，仍按功劳大小赐给数量不同的钱财，并将捕杀之人的妻子儿女和财物全部赐给他。"赵充国打算先以威信招降、及其他被先零部胁迫的羌人部落，瓦解羌人联合叛汉的人计划，等到他们疲惫不堪时，再发动攻击。

时上已发内郡兵屯边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久。若至秋冬乃进兵，此虏在境外之册。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出张掖、酒泉，合击、在鲜水上者。虽不能尽诛，但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令议之。充国以为："一马自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虏必商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先零首为畔逆，他种劫略，故臣愚册，欲

捐、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

此时，汉宣帝已征发内地郡国的军队达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各郡军队都屯扎在南山，使北部边疆空虚，其势难以长久。如等到秋冬季节再出兵，那是敌人远在边境之外的策略，如今羌人日夜不停地进行侵扰，当地气候寒冷，汉军马匹不能过冬，不如在七月上旬，携带三十日粮，自张掖、酒泉分路出兵，合击鲜水之畔的、两部羌人。虽不能全部剿灭，但可夺其畜产，掳其妻子儿女，然后率兵退还，到冬天再次进攻。大军频繁出击，羌人必定震恐。”汉宣帝将辛武贤的奏章交给赵充国，命他发表意见。赵充国认为：“每匹马要载负一名战士三十日的粮食，即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再加上行装、武器，难以奔驰追击。敌人必然会估计出我军进退的时间，稍稍撤退，追逐水草，深入山林。我军随之深入，敌人就占据前方险要，扼守后方通路，断绝我军粮道，必使我军有伤亡危险的忧虑，受到夷狄之人的嘲笑，这种耻辱千 年也无法报复。而辛武贤认为可以掳夺羌人的畜产、妻子儿女等，这怕是一派空话，不是最好的计策。先零为叛逆祸首，其他部族只是被其胁迫，所以，我的计划是：舍弃、两部昏昧不明的过失，暂时隐忍不宣，先诛讨先零，以震动羌人，他们将会悔过，反过来向善，再赦免其罪，挑选了解他们风俗的优秀官吏，前往安抚和解。这才是既能保全部队，又能获取胜利、保证边疆安定的策略。”

天子下其书，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之助，不先破、崐，则先零未可图也。”上乃拜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嘉纳其册。以书敕让充国曰：“今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臧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瘃，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敌，将军谁不乐此者！今诏破羌将军武贤等将兵，以七月击羌；将军其引兵并进，勿复有疑！”

汉宣帝将赵充国的奏章交给公卿大臣们讨论，大家都认为：“先零兵力强盛，又依仗、的帮助，如不先破、，就不能进攻先零。”于是汉宣帝任命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就地任命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颁赐诏书嘉勉辛武贤的建议，并写信责备赵弃国说：“如今到处都在向前方输送军粮，使百姓受到烦扰，将军率领大军一万余人，不及

早利用秋季水草茂盛的时机，争夺羌人的牲畜、粮食，却要等到冬季再行出击，但那时羌人都会积蓄粮食，多数藏匿于深山之中，据守险要，而将军士卒寒苦，手足皲裂，难道会有利吗！将军不念国家耗费巨大，只想拖延数年而取胜，哪位将军，不愿这样！现在诏令破羌将军辛武贤等率兵于七月进击、，将军率兵同时出击，不得再有迟疑！”

充国上书曰：“陛下前幸赐书，欲使人谕，以大军当至，汉不诛，以解其谋。臣故遣豪雕库宣天子至德；、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羌杨玉阻石山木，候便为寇，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击，释有罪，诛无辜，起壹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羌欲为敦煌、酒泉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无恐汉兵至而、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余人，迫胁诸小种，附著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浸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由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于臣之计，行诛先零已，则、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戊申，充国上奏。秋，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赵充国上书汉宣帝说：“陛下上次赐我书信，打算派人劝谕部羌人，大军将会前来，但汉朝并不是要征讨他们，以此来瓦解羌人联合叛汉的计划。所以我派部首领雕库去宣示天子盛德，、两部羌人都已听到了天子的明诏。如今先零羌首领杨玉凭借山中树木岩石自保，并寻机出山骚扰，而羌并无冒犯行为，却放过有罪的先零，先打无辜的羌，一个部族起来叛乱，却给两个部族留下伤害，实在违背陛下原来的计划！我听说兵法上讲：‘不足以进攻的力量，用于防守却能有余。’又说：‘善于打仗的人，能主动引诱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引诱。’如今羌企图进犯敦煌、酒泉，本应整顿兵马，训练士卒，等待敌人前来，坐在那里，用引诱敌人的战术，以逸击劳，这才是取胜之道。现在唯恐二郡兵力单薄，不足防守，却出兵进攻，放弃引诱敌人

的战术，而被敌人所引诱，我认为不利。先零羌打算背叛我朝，所以才与、化解怨仇，缔结盟约，但其内心深处不能不害怕汉军一到而、背叛他们。我认为先零时常希望能先为、解救危急，以巩固他们的联盟。先攻羌，先零肯定会援助他们。现在，羌人的马匹正肥，粮食正多，攻击他们，恐怕不能造成伤害，而正好使先零有机会施德于羌，巩固其联盟，团结其党羽。先零巩固其联盟之后，会合精兵二万余人，胁迫其他弱小部族，归附者逐渐增多，像莫须部羌人之类的弱小部族，要想脱离其控制就不容易了。果真如此，则羌人兵力逐渐增多，要征讨他们，就需增加几倍的力量，我恐怕国家的忧烦困扰，当以十年计，而不只二三年了。按我的计划，先诛杀了先零，则、之流不必再劳烦军队，就可顺服。如先零已经诛杀，而、等仍不肯屈服，等到明年正月再攻击他们，则不但合理，而且适时。现在进兵，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利益！”戊申（二十八日），赵充国奏闻朝廷。秋季，七月甲寅（初五），汉宣帝颁赐诏书，采纳赵充国的计划。

充国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懈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峎，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两。兵至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使人来言：“愿得还复故地。”充国以闻，未报。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护军以下皆争之曰：“此反虏，不可擅遣！”充国曰：“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语未卒，玺书报，令靡忘以赎论。后竟不烦兵而下。

于是赵充国率兵进抵先零地区。羌人屯兵已久，戒备松懈，忽见汉军大兵来到，慌忙抛弃车马辎重，企图渡过湟水，道路狭窄，赵充国率军缓缓前行，驱赶羌军。有人对赵充国说：“要取得战果，推进速度不宜迟缓。”赵充国说：“这是走投无路的敌兵，不可逼迫太急。缓慢追击，他们只逃跑不回头；逼迫太急，则回头死战。”各位军校都说：“有理。”羌人掉入水中淹死数百人，投降及被汉军所杀达五百余人，汉军缴获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汉军行至地，赵充国下令不得焚烧羌人村落，不得在羌人耕地中牧马。羌听说后，高兴地说：“汉军果然不打我们！”其首领靡忘派人前来对赵充国说：“希望能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赵充国上奏朝廷，未得到回音。靡忘亲自前来归降，赵充国赐其饮食，派他回去告谕本部羌人。护军及以下将领都说：“靡忘是国家叛逆，不能擅自放走！”赵充国说：“你们都只是为了文墨之便，自我营护，并不忠心为国家着想！”话未讲完，诏书来到，命靡忘将功赎罪。后羌终于未用兵而平定。

上诏破羌、强弩将军诣屯所，以十二月与充国合，进击先零。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充国子中郎将惧，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籴三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籴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羌人致敢为逆。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

汉宣帝下诏书命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率兵前往赵充国屯兵之处，于十二月与赵充国会合，进攻先零。当时，羌人投降汉军已一万有余了，赵充国估计羌人肯定要失败，打算撤除骑兵，以步兵在当地屯垦戍卫，等待羌人因自身疲惫而败亡。奏章写好，还未上奏，恰于此时接到汉宣帝命其进兵的诏书。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感到害怕，便让幕僚去劝赵充国说：“假如出兵会损兵折将，倾覆国家，将军坚持己见，防守不出也还可以。而如果只是利与弊的区别，又有什么可争执的呢？一旦违背了皇上之意，派御史前来责问，将军本身不能自保，又怎能保证国家的安全！”赵充国叹息说：“这话是多么不忠！若是原来就采纳我的意见，羌人能发展到这一步吗！当初，推荐先去西羌巡行的人选，我推荐了辛武贤；而丞相、御史又奏请皇上，派义渠安国前去，结果败坏了大事。金城、湟中地区谷价一斛八钱，我曾对司农中丞耿寿昌说：‘只要我们购买三百万斛谷物储备，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而耿寿昌请求购买一百万斛，实际只得四十万斛而已，义渠安国再次出行，又用去一半。这两项计划都未实现，才使羌

人敢于叛逆。正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如今战事长期不能结束，如果四方蛮夷突然动摇，借机相继起兵造反，即使高明的人也无法收拾，岂只是羌人值得忧虑！我誓死也要坚持我的意见，皇上圣明，可以向他陈述我的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所用粮谷、茭稿，调度甚广，难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他变，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且羌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万余枚，在水次。臣愿罢骑兵，留步兵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三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各千，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峴，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

于是，赵充国上书请求屯田说：“我率领的将士、马牛食用的粮食、草料须大范围地从各处征调，羌乱长久不能解除，则徭役不会止息，又恐发生其他变故，为陛下增加忧虑，确实不是朝廷克敌制胜的上策。况且，对羌人之叛，用智谋瓦解较易，用武力镇压则较难，所以我认为进攻不是上策！据估计，从临羌向东至浩，羌人旧有的私田和公田，民众没有开垦的荒地，约有二千顷以上，其间驿站多数颓坏。我以前曾派士卒入山，砍伐林木六万余株，存于湟水之滨。我建议：撤除骑兵，留步兵一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别屯驻在要害地区，待到河水解冻，木材顺流而下，正好用来修缮乡亭，疏浚沟渠，在湟以西建造桥梁七十座，使至鲜水一带的道路畅通。明年春耕时，每名屯田兵卒分给三十亩土地；到四月草木长出后，征调郡属骑兵和属国胡人骑兵各一千，到草地为屯田者充当警卫。屯田收获的粮食，运入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大量费用。现在大司农运来的粮食，足够一万人一年所食，谨呈上屯田区划及需用器具清册。”

上报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

汉宣帝下诏询问赵充国说：“如按照将军的计划，羌人叛乱当何时可以剿灭？战事当何时能够结束？仔细研究出最佳方案，再次上奏！”

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心离，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先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使生他变之忧，十也。治隍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诏采择！”

赵充国上奏说：“我听说，帝王的军队，应当不受什么损失就能取得胜利，所以重视谋略，轻视拚杀。《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并非高手中的高手，所以应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再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蛮夷外族的习俗虽与我们礼义之邦有所不同，但希望能躲避危害，争取有利，爱护亲属，惧怕死亡，则与我们一样。现在，羌人丧失了他们肥美的土地和茂盛的牧草，逃到遥远的荒山野地，为自己的寄身之地而发愁，骨肉离心，人人都产生了背叛之念。而此时陛下班师罢兵，留下万人屯田，顺应天时，利用地利，等待战胜羌人的机会。羌人虽未立即剿灭，然可望于一年之内结束战事。羌人已在迅速瓦解之中，前后共有一万七百余人投降，接受我方劝告，回去说服自己的同伴不再与朝廷为敌的共有七十批，这些人恰是瓦解羌人的工具。我谨归纳了不出兵而留兵屯田的十二项有益之处：九位步兵指挥官和万名官兵留此屯田，进行战备，耕田积粮，威德并行，此其一。因屯田而排斥羌人，不让他们回到肥沃的土地上去，使其部众贫困破败，以促成羌人相互背叛的趋势，此其二。居民得以一同耕作，不破

坏农业，此其三。骑兵，包括战马一个月的食用，能够屯田士兵维持一年，撤除骑兵可节省大量费用，此其四。春天来临，调集士卒，顺黄河和湟水将粮食运到临羌，向羌人显示威力，这是后世御敌的资本，此其五。农闲时，将以前砍伐的木材运来，修缮驿站，将物资输入金城，此其六。如果现在出兵，冒险而无必胜把握；暂不出兵，则使叛逆羌人流窜于风寒之地，遭受霜露、瘟疫、冻伤的灾患，我们则坐着得到必胜的机会，此其七。可以避免遭遇险阻、深入追击和将士死伤的损害，此其八。对内不使朝廷的岷威严受到损害，对外不给羌人以可乘之机，此其九。又不会惊动黄河南岸大部落而产生新的事变，增加陛下之忧，此其十。修建隍中的桥梁，使至鲜水的道路畅通，以控制西域，扬威千里之外，使军队从此经过如同经过自家的床头一般容易，此其十一。大费用既已节省，便可不征发徭役，以防止出现预想不到的变故，此其十二。留兵屯田可得此十二项便利，出兵攻击则失此十二项便利，请陛下英明抉择！”

上复赐报曰：“兵决可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将军孰计复奏！”

汉宣帝再次回复说：“你说可望于一年之中结束战事，是说今年冬季吗？还是何时？难道你不考虑羌人听说我们撤除骑兵，会集结精锐，攻袭骚扰屯田兵卒和道路上的守军，再次杀掠百姓，我们将用什么来制止？将军深入思考后再次上奏。”

充国复奏曰：“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精兵，今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畔还者不绝。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数千人，虏数以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骑兵虽罢，虏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亦不敢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也。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但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以自损，非所以示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

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更发也。臣愚以为不便。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赵充国再次上奏说：“我听说，军事行动以谋略为根本，所以多算胜于少算。先零羌之精兵，如今剩下不过七八千人，丧失了原有的土地，分散于远离家乡的地区，挨饿受冻，不断有人叛逃回家。我认为他们崩溃败亡的时间可望以日月计算，最远在明年春天，所以说可望于一年中结束战事。我看到，北部边疆自敦煌直到辽东，共一万一千五百多里，守卫边塞的官吏和戍卒有数千人，敌人多次以大兵攻击，都不能取胜。现在即使撤除骑兵，而羌人见有屯田戍卫的精兵万人，且从现在开始，到三月底，羌人马匹瘦弱，必不敢将妻子儿女丢在其他部族，远涉山河前来侵扰；也不敢将其家属送还家乡。这正是我预计他们必将就地瓦解，不战自破而制定的策略。至于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掳掠，偶尔杀伤百姓，原本就无法立刻禁绝。我听说，打仗如无必胜的把握，就不能轻易与敌人交手；进攻如无必取的把握，就不能轻易劳师动众。如果发兵出击，即使不能灭亡先零，但能禁绝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活动，则可以出兵。如果今天同样不能禁绝，却放弃坐而取胜的机会，采取危险的行动，到底得不到好处，还白白使自己内部疲惫、破败，贬低国家威严而损害自己，不能这样对付蛮夷外族。再者大兵一出，返回时便不可再留，而湟中又不能无人戍守，如果这样，则徭役又将兴起，我认为实无益处。我自己思量，如果尊奉陛下的诏令出塞，率兵远袭羌人，用尽天子的精兵，将车马、甲胄散落在山野之中，即使立不下尺寸之功，也能苟且避免嫌疑，过后还能不负责任，不受指责。然而，这些个人的好处却是对陛下的不忠，不是明主和国家之福！”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必可用也。”上于是报充国，嘉纳之；亦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以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出击。强弩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赵充国每次上奏，汉宣帝都给公卿大臣讨论研究。开始，认为赵充国意见正确的人为十分之三，后增加到十分之五，最后更增至十分之八。汉宣帝诘问开始不同意赵充国意见的人为什么改变观点，这些人都叩首承认自己原来的意见不对。丞相魏相说："我对军事上的利害关系不了解，后将军赵充国曾多次岷筹划军事方略，他的意见通常都很正确，我担保他的计划一定行得通。"于是汉宣帝回复赵充国，嘉勉并采纳了赵充国的计划，又因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多次建议进兵攻击，所以也同时批准，下诏命两将军与中郎将赵率部出击。许延寿出击羌人，招降四千余人；辛武贤斩首二千级；赵斩首及招降也有二千余人；而赵充国又招降了五千余人。汉宣帝下诏罢兵，只留下赵充国在当地负责屯田事务。

[6]大司农朱邑卒。上以其循吏，闵惜之，诏赐其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6]大司农朱邑去世。汉宣帝因他是个奉职守法的官吏，感到怜惜，下诏赐其子黄金一百斤，作为祭祀之用。

[7]是岁，前将军、龙侯韩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7]这一年，汉宣帝任命前将军、龙侯韩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8]丁令比三岁钞盗匈奴，杀略数千人。匈奴遣万余骑往击之，无所得。

[8]丁令国连续三年出兵劫掠匈奴，杀死及掳掠数千人。匈奴派遣骑兵一万余人前去攻击丁令国，但没有收获。

二年（辛酉、前60）

二年（辛酉，公元前60年）

[1]春，正月，以凤皇、甘露降集京师，赦天下。

[1]春季，正月，因有凤凰飞集长安，并有甘露降落，所以大赦天下。

[2]夏，五月，赵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

[2]夏季，五月，赵充国上奏说："羌人部众和军队本约五万人，前后被斩首共七千六百人，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在黄河、湟水中淹死以及饿死的有五六千人，计算起来，剩下跟随其首领煎巩、黄羝一起逃亡的不过四千人。现已归降的羌人首领靡忘等自己保证可以擒获这些人，所以我请求罢除屯田部队。"汉宣帝批准所奏。赵充国整顿部队返回。

所善浩星赐迎说充国曰："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多斩首、生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穷困，兵虽不出，即自服矣。将军即见，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非愚臣所及。如此，将军计未失也。"充国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壹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卒以其意对。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酒泉太守，官充国复为后将军。

赵充国的好友浩星赐前往迎接赵充国，对他说："大家都认为破羌、强弩二将军率兵出击，多有斩获、招降，所以才使羌人败亡。然而，有见识的人则认为羌人已到穷途末路，即使不发兵出击，也会很快自行投降。将军见到皇上时，应归功于破羌、强弩二位将军率兵出击，你自己并不能与之相比。这样做对你并无什么损失。"赵充国说："我年岁大了，爵位也到头了，岂能为避免夸耀一时功劳的嫌疑而欺骗皇上！军事措施是国家大事，应当为后人立下榜样。我如不利用自己的余生专为皇上明白分析军事上的利害，一旦去世，谁能再对皇上说这些呢！"终于将自己的想法奏明汉宣帝。汉宣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免除辛武贤破羌将军职务，派其仍回酒泉太守原任。赵充国恢复了后将军职务。

秋，羌若零、离留、且种、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雕、良、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余皆为侯、为君。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秋季，羌人若零、离留、且种、库共同将先零首领犹非、杨玉斩杀。羌人各部首领弟泽、阳雕、良、靡忘都分别率领煎巩、黄羝所属四千余人归降汉朝。汉宣帝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其他人都被封侯、封君。开始设置金城属国，安置归降的羌人。

诏举可护羌校尉者。时充国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充国遽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时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后临众病免，五府复举汤。汤数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国之言。辛武贤深恨充国，上书告中郎泄省中语，下吏，自杀。

汉宣帝下诏命保举能够担任护羌校尉一职的官员。此时赵充国正在生病，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前将军共同保举辛武贤的小弟弟辛汤。赵充国听说后崛，急忙从病床上起来，上奏说：“辛汤酗酒任性，不能派他负责蛮夷事务，不如派辛汤的哥哥辛临众担任此职。”此时辛汤已拜受了护羌校尉的印信和皇帝符节，汉宣帝下诏，命改任辛临众。后辛临众因病免职，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再次保举辛汤。辛汤多次在酒醉之后虐待羌人，使羌人再度反叛，到底同赵充国预料的一样。辛武贤深恨赵充国，上书朝廷，告发赵充国之子中郎将赵泄露中枢机密，赵被交付狱吏审讯，自杀而死。

[3]司隶校尉魏郡盖宽饶，刚直公清，数干犯上意。时上方用刑法，任中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微，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孙，官以传贤圣。”书奏，上以为宽饶怨谤，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旨意欲求禅，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伤宽饶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上书讼宽饶曰：“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上书陈国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从大夫之后，官以谏为名，不敢不言！”上不听。九月，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3]司隶校尉魏郡人盖宽饶刚直清正，数次冒犯汉宣帝。此时，汉宣帝正注重刑法事务，信任由宦官担任的中书官。盖宽饶上了一道秘密奏章说：“如今圣贤之道逐渐衰微，儒家经术难以推行，把宦官当作周公、召公，把法律当作《诗经》、《尚书》。”又引用《易传》说：“五帝将天下视为公有，三王将天下视为私有。视为私有则传给子孙，视为公有则传给圣贤。”奏章呈上，汉宣帝认为盖宽饶恶意诽谤，将其奏章交中二千石官员处理。当时，执金吾认为：“盖宽饶是想让皇上将

皇位禅让给他，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怜悯感伤盖宽饶忠直忧国，因议论国事辞不达意而遭文墨之吏诋毁陷害，于是上书为盖宽饶鸣冤说：“我听说，山中有猛兽，人们因此而不敢去摘采野菜；国家有忠臣，奸邪之辈因此而不敢抬头。司隶校尉盖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陛下亲属许、史两家的庇护，下无作为皇家近侍的金、张两家的支持；而身负监察职责，秉公行事，所以仇人多而朋友少。他上书陈述对国事的意见，却被有关官员弹劾，处以死刑。我有幸能跟随在各位大夫之后，身为谏官，不敢不说出自己的看法！”汉宣帝不听。九月，盖宽饶被交付狱吏审判。盖宽饶用佩刀自刎于未央宫北门之下。人们无不怜惜。

[4]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将十余万骑旁塞猎。欲入边为寇。未至，会其民题除渠堂亡降汉言状，汉以为言兵鹿奚鹿卢侯，而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四万万余骑屯缘边九郡备虏。月余，单于病欧血，因不敢入，还去，即罢兵。乃使题王都犁胡次等入汉请和亲，未报。会单于死。虚闾权渠单于始立，而黜颛渠阏氏。颛渠阏氏即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右贤王会龙城而去。颛渠阏氏语以单于病甚，且勿远。后数日，单于死，用事贵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诸王，未至，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将且渠都隆奇谋，立右贤王为握衍朐单于。握衍朐单于者，乌维单于耳孙也。

[4]匈奴虚闾权渠单于率领十几万骑兵沿汉朝边塞进行围猎，企图侵入汉境掳掠。大军到达之前，正好有一个名叫题除渠堂的匈奴人逃到汉朝来归降，将此事报告汉朝，汉宣帝封他为“言兵鹿奚鹿卢侯”，并派后将军赵充国率骑兵四万余人屯驻于沿边九郡以防备匈奴。一个多月之后，单于身患吐血之病，因而不敢入侵汉境，于是返回，随即罢兵。匈奴又派题王都犁胡次等来到汉朝，请求和亲，尚未得到答复，单于去世。虚闾权渠单于初即位时，贬黜了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便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右贤王参加龙城大会后离去，颛渠阏氏告诉他单于病重，暂时不要远离。几天后，单于去世，掌权的贵族郝宿王刑未央派人召诸王前来，尚未到达，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将且渠都隆奇商议，立右贤王为握衍朐单于。握衍朐单于是乌维单于的曾孙。

握衍朐单于立，凶恶，杀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尽免虚闾权渠子弟近亲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虚闾权渠单于子稽侯既不得立，亡归妻

父乌禅幕。乌禅幕者，本康居、乌孙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日逐王先贤掸，其父左贤王当为单于，让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许立之。国人以故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日逐王素与握衍朐单于有隙，即帅其众欲降汉，使人至渠犁，与骑都尉郑吉崐相闻。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握衍朐单于即位后，凶恶残暴，杀死刑未央等人，任用且渠都隆奇，又将虚闾权渠单于的子弟近亲全部罢免，用自己的子弟代替。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稽侯未能当上单于，逃到岳父乌禅幕那里。乌禅幕本为康居、乌孙之间一个小国的国王，因多次受到侵略，便率其众数千人归降匈奴，狐鹿姑单于将自己弟弟之子日逐王的姐姐嫁给乌禅幕为妻，命其统领原来的部众，居住在西部地区。日逐王先贤掸的父亲左贤王本当为单于，而让位给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曾许诺将来再传位给左贤王，因而匈奴人大都说日逐王先贤掸应当做单于。日逐王平时就与握衍朐单于有矛盾，便打算率其众归降汉朝。他派人前往渠犁，与骑都尉郑吉取得联系。郑吉征发渠犁、龟兹等国五万人前往迎接日逐王率领的一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跟随郑吉来到河曲。途中有很多人逃亡，郑吉派人追杀了他们，于是带领日逐王等来到京师长安。汉宣帝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为安远侯。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去关阳二千七百余里。匈奴益弱，不敢争西域，僮仆都尉由此罢。都护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不可者诛伐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郑吉攻破了车师国，招降了日逐王，威震西域，于是兼管车师以西的西域北路，所以号称“都护”。汉朝设置都护一职，即从郑吉开始。汉宣帝封郑吉为安远侯。郑吉于是在西域中部设立幕府，修筑乌垒城，离阳关二千七百余里。匈奴愈发衰弱，不敢与汉朝争夺西域，从此便取消统治西域的僮仆都尉。汉西域都护负责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动静，如发生事变，则奏闻朝廷，能安抚则安抚，不能安抚便进行讨伐，从而使汉朝的号令得以颁布于整个西域。

握衍朐单于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

握衍朐单于改立其堂兄薄胥堂为日逐王。

[5]乌孙昆弥翁归靡因长罗侯常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诏下公卿议。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上美乌孙新立大功，又重绝故业，乃以乌孙主解忧弟相夫为公主，盛为资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敦煌。未出塞，闻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娶子泥靡为昆弥，号狂王，常惠上书："愿留少主敦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弥，还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复以"乌孙持两端，难约结。今少主以元贵靡不立而还，信无负于夷狄，中国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将兴。"天子从之，征还少主。

[5]乌孙昆弥王翁归靡通过长罗侯常惠上书汉朝廷说："愿以汉朝外孙元贵靡为继承人，希望能让他再娶汉公主为妻，结成两代婚姻，与匈奴断绝关系。"汉宣帝下诏命公卿大臣商议此事。大鸿胪萧望之认为："乌孙在极为遥远的地方，难保不发生变故，不能答应。"汉宣帝赞赏乌孙新立大功，又毅然断绝了与匈奴的老关系，便封乌孙公主刘解忧的妹妹刘相夫为公主，赐给她丰厚的嫁妆，命她嫁往乌孙，派常惠护送她到敦煌。尚未出塞，听说翁归靡去世，乌孙贵族共同依从原来的约定，立岑娶之子泥靡为昆弥王，号称"狂王"。于是常惠上书说："希望将少公主暂时留在敦煌。"常惠赶到乌孙，责问为何不立元贵靡为昆弥王，并宣称，如不立元贵靡，则将少公主接回长安。汉宣帝命公卿大臣商议此事，萧望之再次提出："乌孙骑墙动摇，难以约束结交。如今少公主因元贵靡未被立为单于而回，并没有对不起夷狄，而是我国之福。少公主如不回来，又将兴起徭役。"汉宣帝接受了萧望之的意见，召还少公主。

三年（壬戌、前59）

三年（壬戌，公元前59年）

[1]春，三月，丙辰，高平宪侯魏相薨。夏，四月，戊辰，丙吉为丞相。吉上宽大，好礼让，不亲小事；时人以为知大体。

[1]春季，三月丙辰（十六日），高平侯魏相去世。夏季，四月戊辰（疑误），丙吉被任命为丞相。丙吉崇尚宽大，讲究礼让，一般小事并不过问，当时人认为他识大体。

[2]秋，七月，甲子，大鸿胪萧望之为御史大夫。

[2]秋季，七月甲子（二十六日），大鸿胪萧望之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3]八月，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3]八月，汉宣帝下诏书说："官吏如不清廉公正，国家就不能得到治理。现在低级官吏的事务繁忙，而薪俸却很微薄，若想不让他们侵夺、敲诈百姓，实在很难！从今以后，百石以下官吏增加俸禄十分之五。

[4]是岁，东郡太守韩延寿为左冯翊。始，延寿为颍川太守，颍川承赵广汉构会吏民之后，俗多怨仇。延寿改更，教以礼让；召故老，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又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阡陌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棰楚之忧，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欺负之者，延寿痛自刻责："岂其负之，何以至此！"吏闻者自伤悔，其县尉至自刺死。及门下掾自刭，人救不殊，延寿涕泣，遣吏医治视，厚复其家。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由是入为冯翊。

[4]这一年，东郡太守韩延寿被任命为左冯翊。当初，韩延寿担任颍川太守时，颍川郡在前任太守赵广汉鼓励人民相互告发之后，民间多结怨仇。韩延寿改变作法，教导百姓们讲究礼让，又征召年纪大、阅历丰的长者，与他们共同研究、决定嫁娶、丧葬、祭祀的礼仪，基本上依照古礼，不许超过规定。百姓们都遵从韩延寿的教导。凡贩卖纸车纸马以及其他陪葬用的各种假器物者，将其物品没收，抛弃于街市之上。后黄霸代韩延寿为颍川太守，继续遵循韩延寿的方法，将颍川治理得非常出色。韩延寿为官，崇尚礼义，爱好古人古事，推行教化，每到一地，必定聘请当地贤士，以礼相待，以广泛地听取建议，

采纳他们的批评意见。韩延寿还注意表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品行高尚之人，修建地方公立学校。每年春秋两季，都要进行古代的“乡射”之礼，用比赛射箭的办法选拔人才。届时，赛场上陈列钟鼓、管弦，举行隆重的仪式，人们上下赛场时，都相互作揖礼让。到每年检阅地方武装的“都试”举行时，在考场上设置斧、旌旗，命将士们演练骑马射箭之事。修理城池，收取赋税，都于事前明白布告日期，把按期集合作为一件大事。官吏和百姓非常敬服畏惧，都奔走前往。又在民间设置“正”、“伍长”等管理人员，督率百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禁止收留奸邪之人，街巷、村落之中如有不寻常之事发生，官吏立即就会闻知，所以奸邪之人不敢进入韩延寿管辖地界。开始时，各项事务似乎有些繁琐，但后来官吏却因此而不受追捕盗寇之苦，百姓也因此而不必担忧遭受杖责，所以都感到安全便利。对待下级官吏，既施以十分深厚恩德，又加以严格约束。如有人欺瞒、辜负韩延寿，韩延寿就痛切自责：“难道我有什么事对不起他，否则他怎会如此！”属下听说后，都深自愧悔，其所属某县尉甚至因此而自杀。有一位门下官吏也因此而自刎，被人救活，韩延寿感动得流下眼泪，派官吏和医生探视医治，并大大地减免他家的赋税徭役。韩延寿在东郡三年，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刑狱大为减少，因此而调入京师任左冯翊。

延寿出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太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阁思过。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郡中歙然，莫不传相敕厉，不敢犯。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

韩延寿出外巡视各县，来到高陵县，百姓中有两兄弟，因争夺田产而相互控告，分别向韩延寿申诉。韩延寿为此深感悲伤，说道：“我有幸被摆在左冯翊这一职位上，是全郡的表率，而今却不能宣明教化，致使民间出现亲骨肉因争夺产业而相互控告的事，既伤风化，又使贤德的地方长官及啬夫、三老、孝弟等民间乡官蒙受耻辱，过错在我，我应首先退下。”当天就自称有病，不再崐处理公事，躺在客舍中闭门

思过。全县官员见韩延寿如此，都不知如何是好，县令、县丞、啬夫、三老也都自己把自己关了起来，等待处罚。于是诉讼的两兄弟同宗族的人相互责备，两兄弟也深自悔恨，都自己剃去头发，袒露身体，前来谢罪，表示愿将土地让给对方，终生不敢再争。全郡上下一片和睦，都传播此事，互相告诫劝勉，不敢犯同样的错误。韩延寿的恩德威信遍及所属二十四县，无人敢自己挑起诉讼争端。韩延寿以至诚待人，官吏和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

[5]匈奴单于又杀先贤掸两弟；乌禅幕请之，不听，心恚。其后左奥王死，单于自立其小子为奥王，留庭。奥贵人共立故奥王子为王，与俱东徙。单于右丞相将万骑往击之。失亡数千人，不胜。

[5]匈奴单于又杀死先贤掸的两个弟弟。乌禅幕为其求情，遭到单于拒绝，因此心怀怨恨。后匈奴左奥王去世，单于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奥王，留居王庭。奥部落贵族共同拥立已故奥王之子为王，同他一起率部众向东迁徙。单于派右丞相率骑兵万人前往追击，损失数千人，未能取胜。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十七卷

汉纪十九 中宗孝宣皇帝下神爵四年（癸亥、前58）

汉纪十九 汉宣帝神爵四年（癸亥，公元前58年）

[1]春，二月，以凤皇、甘露降集京师，赦天下。

[1]春季，二月，长安有凤凰飞集、甘露降落，因而大赦天下。

[2]颍川太守黄霸在郡前后八年，政事愈治；是时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夏，四月，诏曰："颍川太守霸，宣明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无重罪囚；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后数月，征霸为太子太傅。

[2]颍川太守黄霸在颍川郡前后八年，郡中事务治理得愈加出色。当时，凤凰、神雀多次飞集各郡国，其中以颍川郡最多。夏季，四月，汉宣帝颁布诏书说："颍川太守黄霸，对各项诏令都明确宣示，大力推行，属下百姓向往礼义教化，孝顺父母的子女、相互友爱的兄弟、贞节的妇女、尊敬老人的孙子日益增多，田界相连的农民相互谦让，在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贪心拾取，奉养照顾孤寡老人，帮助贫苦穷弱，有的监狱连续八年没有重罪囚犯。赐黄霸关内侯爵位，黄金一百斤和中二千石俸禄。"对颍川郡中孝顺、友爱和其他具有仁义品行的百姓，以及三老、力田等乡官，都分别赐予不等的爵位和财帛。几个月后，汉宣帝又征调黄霸担任太子太傅。

[3]五月，匈奴单于遣弟呼留若王胜之来朝。

[3]五月，匈奴单于派其弟呼留若王胜之前来朝见汉宣帝。

[4]冬，十月，凤皇十一集杜陵。

[4]冬季，十月，十一只凤凰飞集杜陵。

[5]河南太守严延年为治阴鸷酷烈，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延年素轻黄霸为人，及比郡为守，褒赏反在己前，心内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虫，府丞义出

行蝗，还，见延年。延年曰："此蝗岂凤皇食邪？"义年老，颇悖，素畏延年，恐见中伤。延年本尝与义俱为丞相史，实亲厚之，馈遗之甚厚。义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乐，取告至长安，上书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饮药自杀，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验，得其语言怨望、诽谤政治数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弃市。

[5]河南太守严延年治理郡务阴狠酷烈，众人认为应处死罪的，被他突然释放；众人认为无死罪的，却被他无端处死。属吏、百姓谁都无法探知其心意如何，所以大家都战战兢兢，不敢违犯其禁令。每到冬季，严延年将所属各县的囚犯传到郡衙集中，进行审判，血流数里，所以河南郡百姓都称其为"屠夫长官"。严延年素来轻视黄霸的为人，及至在相邻的郡担任太守，见朝廷对黄霸的褒奖赏赐反倒超过自己，内心不服。河南郡中出现蝗虫，名叫义的府丞出外巡视蝗灾，回来后，去见严延年。严延年说："这些蝗虫岂不正好是凤凰的食物吗？"义年纪已老，有些糊涂，平时对严延年就很畏惧，生怕遭到严延年的中伤陷害。本来，严延年曾与义一起当过丞相史，实际上对他很亲厚，这次又送给义非常丰厚礼品。但义却更加恐惧，自己占卦，得到"死卦"，于是闷闷不乐，请假前往长安，上书控告严延年十大罪状。呈上奏章后，便喝毒药自杀，以表明自己不欺骗朝廷。此事被交与御史丞调查核实，查出严延年有在言谈话语中对朝廷心怀怨望，诽谤朝政等几桩罪名。十一月，严延年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斩首示众。

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洛阳，适见报囚，母大惊，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母闭阁不见。延年免冠顿首阁下，良久，母乃见之，因数责延年："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顿首谢，因为母御归府舍。母毕正腊，谓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言之。后岁余，果败，东海莫不贤智其母。

当初，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郡来看儿子，打算跟随严延年一起进行腊祭。到洛阳时，正遇到处决囚犯。其母大吃一惊，便留在驿站中，不肯进府。严延年来到驿站谒见母亲，其母紧闭房门，不肯见他。严

延年摘 下帽子，在门外崐叩头，过了很长时间，其母才与他相见，并一再责备严延年说：“你有幸当了郡太守，独自管辖方圆一千里的地区，没听说你以仁爱教育、感化百姓，使百姓们得到安定和保全，反而利用刑罚，大量杀人，企图借此树立威严，这岂是作百姓父母官的本意？”严延年再次叩头，表示服罪，并亲自为母亲驾车回到住所。其母在腊祭完毕以后，对严延年说：“天道悠悠，神明在上，杀人者必将为人所杀。想不到我到了暮年，却将看到正当壮年的儿子遭受刑戮！我要走了，离开你东归故乡，打扫墓地去了！”于是离去。回到东海郡，见到严延年的兄弟和族人，又将上面的话说与他们。一年多以后，严延年果然被杀，东海郡人无不赞叹其母的贤明、智慧。

[6]匈奴握衍朐单于暴虐，好杀伐，国中不附。及太子、左贤王数谗左地贵人，左地贵人皆怨。会乌桓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单于怒。姑夕王恐，即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稽侯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四五万人，西击握衍朐单于，至姑且水北。未战，握衍朐单于兵败走，使人报其弟右贤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发兵助我乎？”右贤王曰：“或不爱人，杀昆弟、诸贵人。各自死若处，无来污我！”握衍朐单于恚，自杀。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贤王所，其民尽降呼韩邪单于。呼韩单于归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间者，立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贤贵人，欲令杀右贤王。其冬，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人东袭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走。屠耆单于还，以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留居单于庭。

[6]匈奴握衍朐单于暴虐凶残，好杀人，全国上下都离心离德。太子、左贤王又多次诬陷东部地区的贵族，这些人全都感到怨恨。正在此时，乌桓派兵袭击居于匈奴东部边疆的姑夕王，获得大批人口，单于很恼怒。姑夕王害怕单于降罪，便与乌禅幕及东部地区贵族一同拥立稽侯为呼韩邪单于，并征发东部地区军队四五万人，向西进攻握衍朐单于，直抵姑且水北岸。尚未交战，握衍朐单于的军队已先行败逃，派人通知其弟右贤王说：“匈奴人一起攻击我，你肯发兵帮助我吗？”右贤王说：“你不爱惜别人，屠杀兄弟和各位贵族，你就死在自己那里吧，不要来玷污我！”握衍朐单于感到愤恨，自杀而死。左大且渠都隆奇逃到右贤王住地，属下部众全部归降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

于回到王庭。数月之后，将军队遣散，命各回本地，找到在民间的兄长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并派人煽动右贤王属下贵族，打算命其杀死右贤王。这年冬天，都隆奇与右贤王共同拥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向东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军队败逃。屠耆单于返回本地，立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小儿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命二人留居单于王庭。

五凤元年（甲子、前57）

五凤元年（甲子，公元前57年）

[1]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皇太子冠。

[2]皇太子刘举行加冠典礼。

[3]秋，七月，匈奴屠耆单于使先贤掸兄右奥王与乌藉都尉各二万骑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是时西方呼揭王来与唯犁当户谋，共谗右贤王，言欲自立为单于。屠耆单于杀右贤王父子；后知其冤，复杀唯犁当户，于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王闻之，即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亦自立为乌藉单于。凡五单于。屠耆单于自将兵东击车犁单于，使都隆奇击乌藉。乌藉、车犁皆败，西北走，与呼揭单于兵合为四万人。乌藉、呼揭皆去单于号，共并力尊辅车犁单于。屠耆单于闻之，使左大将、都尉将四万骑分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自将四万骑西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败，西北走。屠耆单于即引兵西南留敦地。

[3]秋季，七月，匈奴屠耆单于派先贤掸的哥哥右奥王与乌藉都尉各率二万骑兵屯驻于东部地区，以防备呼韩邪单于。此时，匈奴西部呼揭王前来与唯犁当户合谋，一同陷害右贤王，说他想自立为单于。屠耆单于杀死右贤王父子，后得知右贤王冤枉，便又将唯犁当户杀死，于是呼揭王心中害怕，叛逃而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王听说后，便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也自立为乌藉单于。于是匈奴一共有了五位单于。屠耆单于亲自率兵向东进攻车犁单崏于，派都隆奇率兵进攻乌藉单于。乌藉、车犁两单于战败，向西北方向退走，与呼揭单于合兵一处，共四万人，乌藉、呼揭都去掉单于称号，共同全力辅助车犁单于。屠耆单于听说后，派左大将、都尉率领骑兵四万分别屯

驻于东部，以防备呼韩邪单于，自己亲率骑兵四万向西进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兵败，向西北方向退去。屠耆单于遂即率兵转向西南，留居敦地区。

汉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诏问御史大夫萧望之，对曰：“《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乡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上从其议。

汉朝群臣议论匈奴的形势，多数人认为：“匈奴为害多年，可乘其衰败内乱的机会兴兵将其灭亡。”汉宣帝下诏向御史大夫萧望之询问，萧望之回答说：“《春秋》上记载，晋国士率兵征伐齐国，听说齐侯去世的消息，便率兵撤回。君子重视的是，不乘敌国丧乱的机会去进攻，认为恩足以使孝子心服，义足以使诸侯感动。匈奴前任单于仰慕汉朝的礼仪教化，一心向善，自称是汉的小弟弟，派使臣请求和亲，使天下人感到欣慰，四方夷狄外族无不知晓。不幸的是，尚未最后缔约，他已被奸臣所杀。如今若去征伐匈奴，是乘人之危，幸灾乐祸，他们肯定要向远方逃遁。我们兴此不义之师，恐怕会劳而无功。应派使者前去吊丧慰问，并扶助他们于衰弱之中，为之解救灾患，四方外夷听说后，都会尊敬中国的仁义。假如能使匈奴人因汉的恩德复位，必定会对我朝称臣服从，这才称得上是天子的盛德。”汉宣帝听从了萧望之的建议。

[4]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4]冬季，十二月乙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5]韩延寿代萧望之为左冯翊。望之闻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使御史案之。延寿闻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冯翊时廪牺官钱放散百余万。望之自奏：“职在总领天下，闻事不敢不问，而为延寿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寿，各令穷竟所考。望之卒无事实。而望之遣御史案东郡者，得其试骑士日奢僭逾制；又取官铜物，候月食铸刀剑，效尚方事；及取官钱私假徭使吏；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延寿竟坐狡

猾不道，弃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车毂，争奏酒炙。延寿不忍距逆，人人为饮，计饮酒石余。使掾、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5]韩延寿代替萧望之担任左冯翊。萧望之听说韩延寿在东郡太守任上，曾发放官府之钱一千余万，便派御史前去调查，韩延寿听到消息，也派人调查萧望之在左冯翊任内发放属于廪牺令掌管的一百多万钱之事。萧望之上奏说："我的职责是总领天下监察事务，听到有人检举，就不敢不闻不问，却受到韩延寿的要挟。"汉宣帝因此认为韩延寿不对，命分别调查到底。结果指控萧望之动用官钱一事并无事实根据，而萧望之派到东郡的御史却查出韩延寿在考试骑兵之日，奢侈豪华，超过规定；又动用官铜，仿照尚方铸造御用刀剑之法，等到月食时铸造刀剑；还动用官钱，私自雇用管理徭役的官吏；并加装自己车辆的防箭设施，花费在三百万钱以上。韩延寿竟因此被指控犯有"狡猾不道"之罪，斩首示众。行刑时，官吏和百姓数千人送他到渭城，人们扶老携幼，攀住韩延寿的囚车车轮不放，争相进奉酒肉。韩延寿不忍拒绝，一一饮用，共计喝酒一石有余，并让原属下官吏分别向前来送他的百姓致谢，说道："辛苦各位远程相送，我死而无恨！"百姓无不痛哭流涕。

二年（乙丑、前56）

二年（乙丑，公元前56年）

[1]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车骑将军韩增薨。五月，将军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大将军。

[2]车骑将军韩增去世。五月，将军许延寿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大将军。

[3]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萧望之意常轻吉，上由是不悦。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礼节倨慢，又使吏买卖，私所附益凡十万三千，请逮捕系治。秋，八岷月，壬午，诏左迁望之为太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

[3]丞相丙吉年事已高，汉宣帝很尊重他。萧望之常轻视丙吉，汉宣帝对此很不高兴。丞相司直上奏弹劾萧望之，说他对丞相时傲慢无

礼，又曾派属下官吏给自己家买卖东西，被派者私下贴钱共十万三千，请求将萧望之逮捕治罪。秋季，八月壬午（初二），汉宣帝下诏将萧望之降为太子太傅，任命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

[4]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袭屠耆单于屯兵，杀略万余人。屠耆单于闻之，即自将六万骑击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乃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亡归汉。车犁单于东降呼韩邪单于。冬，十一月，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累乌厉温敦皆见匈奴乱，率其众数万人降汉；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是时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单于捕斩之；遂复都单于庭，然众裁数万人。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呼韩邪单于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亦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在东边。

[4]匈奴呼韩邪单于派其中弟右谷蠡王等向西进攻屠耆单于的军队，斩杀、掳掠一万余人。屠耆单于闻知后，立即亲自率领骑兵六万袭击呼韩邪单于。结果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便与屠耆单于的小儿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逃到汉朝归降。车犁单于向东归降呼韩邪单于。冬季，十一月，呼韩邪单于属下左大将乌厉屈与其父呼累乌厉温敦见匈奴内乱不止，率领部众数万人归降汉朝。汉宣帝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此时，李陵之子又拥立乌藉都尉为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捕杀。于是，呼韩邪单于重新定都单于王庭，但部众只有数万人。屠耆单于的堂弟休旬王在匈奴西部边疆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的兄长左贤王呼屠吾斯也在东部边疆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

[5]光禄勋平通侯杨恽，廉洁无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由是多怨于朝廷。与太仆戴长乐相失；人有上书告长乐罪，长乐疑恽教人告之，亦上书告恽罪曰：“恽上书讼韩延寿，郎中丘常谓恽曰：‘闻君侯讼韩冯翊，当得活乎？’恽曰：‘事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谓“鼠不容穴，衔窭数”者也。’又语长乐曰：‘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事下廷尉。廷尉定国奏恽怨望，为妖恶言，大逆不道。上不忍加诛，有诏皆免恽、长乐为庶人。

[5]光禄勋平通侯杨恽，廉洁无私，但爱夸耀自己的才干，为人尖刻，好揭人隐私，所以在朝中结怨很多。杨恽与太仆戴长乐不合，有人上书控告戴长乐之罪，戴长乐怀疑是杨恽指使，便也上书控告杨恽说："杨恽上书为韩延寿辩护，郎中丘常对杨恽说：'听说你为韩延寿辩解，能救他一命吗？'杨恽说：'谈何容易！正直的人未必能保全！我也不能自保，正如人们所说："老鼠不为洞穴所容，只因它嘴里衔的东西太大。"'又曾对我说：'正月以来，天气久阴不下雨，这类事，《春秋》上有过记载，夏侯胜也说到过。意味着将有臣下犯上作乱。'"此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于定国上奏参劾杨恽心怀怨望，恶言诽谤，大逆不道。汉宣帝不忍心杀人，下诏将杨恽、戴长乐全都免官贬为平民。

三年（丙寅、前55）

三年（丙寅，公元前55年）

[1]春，正月，癸卯，博阳定侯丙吉薨。

[1]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六日），博阳侯丙吉去世。

班固赞曰：古之制名，必由象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故《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览其行事，岂虚呼哉！

班固赞曰：古代确定一件事物的名称，必定从与此相类似的事物中得来，远的取之于其他事物，近的取之于自身。所以在儒家经典中，将君王比喻为头颅，臣子比喻为大腿和手臂，表明君臣一体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君臣之间的密切配合，是古今的通常之理，自然之势。近观汉朝丞相，汉高祖开创基业，萧何、曹参政绩第一；汉宣帝中兴汉朝，丙吉、魏相最有声誉。当时，各级官员的降黜、升迁都有相应的标准，各类机构健全、适当，公卿大臣大都各称其职，礼让之风在国内兴起。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知道他们的政绩、名誉崐，并非偶然所致。

[2]二月，壬辰，黄霸为丞相。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功名损于治郡。时京兆尹张敞舍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为

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口虽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史、守丞对时，臣敞合有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史、守丞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爵。’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史、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所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史、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为检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霸甚惭。

[2]二月壬辰（疑误），黄霸被任命为丞相。黄霸的才能主要在治理百姓，当了丞相以后，声誉比作郡守时有所下降。当时，京兆尹张敞家的雀飞集丞相府，黄霸以为是神雀，与人商议，准备奏闻汉宣帝。张敞上奏说：“我看到丞相要求与中二千石大臣及博士等一同向来京报告本年度工作情况的各郡、国长史、守丞询问为民兴利除害、推行教化的情况，让他们逐条回答。有报告当地农民谦让田地界线，男女不走一条道，路不拾遗，以及能举出当地孝顺子孙、贞节妇女人数的，列为一等，先上殿；虽然举出，却不知其人数的，列为二等；说不出这方面政绩的，列在最后，向丞相叩头谢罪。丞相虽未明言，心中却是希望他们也能举出这方面的例子。长史、守丞对答时，我家有一群雀飞到丞相府，落在屋顶上，自丞相以下，看到的有数百人。那些从边地来的官吏，大多知道是雀，但丞相问他们，却都装作不知道。丞相与人商议，准备上奏说：‘我问各郡、国来京报告工作的长史、守丞各地的情况，都说礼义教化大兴，所以上天派下神雀以回报陛下的盛德。’后来得知是从我家飞来，方才停止。各郡、国官吏都暗笑丞相虽然仁厚有智，但有些轻信奇闻怪事。我并不是敢于诋毁丞相，只是怕群臣谁都不敢说明此事，而各郡、国长史、守丞又畏惧丞相指责，回去后废弃国家法令，人人执行自己的条令，竞相增多，使

原本淳朴的风气变得日益浮薄，人人行为虚伪，有名无实，动摇懈怠，严重的甚至做邪恶之事。假如京师长安率先倡导农民互相谦让田地界线，男女不同走一路，道不拾遗等等，实际上对区分廉洁贪婪、贞节淫乱的行为并无益处，反倒以虚伪的政绩列为天下第一，这当然是不对的。即使是封国先这样作，以虚假政绩欺骗朝廷，也不是小事。我大汉承接了秦朝的各种弊端，加以变通而制定法令，目的在于鼓励善行，禁止奸恶，条理详实周密，已不能再有增加。所以我认为，应派地位尊贵的大臣明确指示各郡、国长史、守丞，回去转告各地二千石官员，在保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及廉洁官吏时，务必选人得当，处理郡、国事务都应以国家法令为依据，不得擅自增加、修改。如有敢于靠弄虚作假来欺世盗名者，必须先受诛杀，用以明确显示朝廷的好恶。”汉宣帝对张敞的建议极为赞赏，予以采纳，召集各地来京报告工作的官员，派侍中前往发布指示，如同张敞的建议。黄霸深感惭愧。

又，乐陵侯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霸荐高可太尉。天子使尚书召问霸：“太尉官罢久矣。夫宣明教化，通达幽隐，使狱无冤刑，邑无盗贼，君之职也。将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乐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亲，君何越职而举之？”尚书令丞相对，霸免冠谢罪，数日，乃决，自是后不敢复有所请。然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

再有，乐陵侯史高依靠外戚的身分及对汉宣帝的旧时恩义，担任侍中，地位尊贵、显赫，黄霸推荐史高担任太尉。汉宣帝派尚书召见黄霸问道：“太尉一职早已撤销。你的职责是：宣明教化，让隐情上达，使国家无冤狱，城乡无盗贼。将相一类官员的任免是朕的任务。侍中、乐陵侯史高，是朕的亲近大臣崐，朕对他非常了解，你为何越权保举？”命尚书令听取黄霸的回答。黄霸摘下帽子谢罪。数日之后，汉宣帝才下令对此事不予追究。从此以后，黄霸再也不敢有所建议。然而，自汉朝建立以来。说到治理百姓的官吏，黄霸居第一位。

[3]三月，上幸河东，祠后土。减天下口钱；赦天下殊死以下。

[3]三月，汉宣帝巡游河东郡，祭祀后土神。下诏减少天下人头税，赦免天下死刑以下罪犯。

[4]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

[4]六月辛酉（十六日），汉宣帝任命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

[5]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5]设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安置归降汉朝的匈奴人。

[6]广陵厉王胥使巫李女须祝诅上，求为天子。事觉，药杀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绝口。公卿请诛胥。

[6]广陵王刘胥让巫师李女须诅咒汉宣帝，求神灵保佑他自己作皇帝。此事被人发觉，刘胥用毒药将巫师李女须以及宫女二十余人毒死，企图杀人灭口。公卿大臣请求将刘胥处死。

四年（丁卯、前54）

四年（丁卯，公元前54年）

[1]春，胥自杀。

[1]春季，刘胥自杀。

[2]匈奴单于称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

[2]匈奴单于向汉朝称臣，派其弟右谷蠡王到长安来充当人质。汉朝因边塞地区没有了外族入侵的战事，将屯戍兵卒减少十分之二。

[3]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岁数丰穰，谷贱，农人少利。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上从其计。寿昌又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

[3]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连续几年丰收，谷价低，农民获利少。按以往惯例，每年从函谷关以东地区运输粮食四百万斛以供应京师，需用运粮卒六万人。应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购买粮食，以供应京师，可以节省函谷关以东运粮卒一半以上。"汉宣帝接受了耿寿昌的建议。耿寿昌又禀告说："命令沿边各郡一律修建粮仓，在粮价低时加价买进，粮价高时减价售出，名为'常平仓'。"百姓因此受益。汉宣帝于是下诏赐耿寿昌关内侯爵。

[4]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4]夏季，四月辛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5]杨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以财自娱。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与恽书，谏戒之，为言“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恽，宰相子，有材能，少显朝廷，一朝以昧语言见废，内怀不服，报会宗书曰：“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常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人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恽兄子安平侯谭谓恽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复用！”恽曰：“有功何益！县官不足为尽力。”谭曰：“县官实然。盖司隶、韩冯翊皆尽力吏也，俱坐事诛。”会有日食之变，驺马猥佐成上书告“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验，得所予会宗书，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要斩；妻子徙酒泉郡；谭坐免为庶人，诸在位与恽厚善者，未央卫尉韦玄成及孙会宗等，皆免官。”

[5]杨恽失掉封爵、官位后，住在家里治理产业，用财富自我娱乐。杨恽的朋友安定太守西河人孙会宗写信劝戒他说：“大臣被罢黜贬谪之后，应当闭门在家，惶恐不安，以示可怜之意。不应治理产业，交结宾客，享有声誉。”杨恽为丞相杨敞之子，很有才干，年轻时就在朝廷中崭露头角，一时受到暧昧语言的中伤，遭到罢黜，内心不服，给孙会宗回信说：“我暗自思量，自己的岷过错已太大了，行为已有亏欠，将长久做一名农夫度过一生，所以率领妻子儿女，致力于农桑之事，想不到又因此受人讥评！人情所不能克制的事，连圣人都不加禁止。所以即使是至尊无上的君王，至亲无比的父亲，为他们送终，也有一定的时限。我得罪皇上，已三年了，农家劳作辛苦，每年伏日、腊月，煮羊炖羔，用酒一斗，自我犒劳，酒后耳热，仰面朝天，敲着瓦盆，放声吟唱，诗中写道：‘南山种田，荒芜杂乱，种一顷豆，落地成秧。人生不过及时乐，等待富贵何时来！’就算是荒淫无度，我不知不可以如此。”再有，杨恽兄长的儿子安平侯杨谭对杨恽说：“你的罪并不大，又曾于国有功，将会再次被任用。”杨恽说：“有功又有什么用！不值得为皇上尽力！”杨谭说：“皇上确实如此。司隶校尉盖宽饶、左冯翊韩延寿都是尽力的官吏，都因事被诛杀。”正巧出现日食，

一个名叫成的马夫头上书控告杨恽说："杨恽骄傲奢侈，不思悔过。这次出现日食，就是因为杨恽的关系。"奏章交给廷尉，经过核查，发现了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信，汉宣帝看了以后，对杨恽深恶痛绝。廷尉判处杨恽大逆不道之罪，腰斩；妻、儿放逐酒泉郡；杨谭受其牵连，也被贬为平民；几位与杨恽关系友善的在职官员，如未央卫尉韦玄成和孙会宗等，都被罢免官职。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可不谓能乎！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扬子以韩冯翊之诉萧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寿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寿独蒙其辜，不亦甚哉！

臣司马光曰：以汉宣帝的英明，加上魏相、丙吉当丞相，于定国当廷尉，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被杀都不能使众人心服，这实在是汉宣帝善政的最大污点！《周官》上关于司寇职责的规定，有"议贤"、"议能"，象赵广汉、韩延寿在治理百姓方面，能不说他们有才能吗！而盖宽饶、杨恽刚强正直，能不说他们贤明吗！既然这样，那么即使真有死罪，仍应宽恕，何况罪不至死呢！扬雄认为，韩延寿诽谤萧望之是自取其祸。但韩延寿之所以冒犯上官，则是因萧望之的逼迫。汉宣帝不察究竟，使韩延寿独受其辜，不是太过分了吗！

[6]匈奴闰振单于率其众东击郅支单于。郅支与战，杀之，并其兵；遂进攻呼韩邪。呼韩邪兵败走，郅支都单于庭。

[6]匈奴闰振单于率领军队向东进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其交战，杀死闰振单于，兼并了闰振单于的军队，于是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退走，郅支单于建都单于王庭。

甘露元年（戊辰、前53）

甘露元年（戊辰，公元前53年）

[1]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杨恽之诛也，公卿奏京兆尹张敞，恽之党友，不宜处位。上惜敞材，独寝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验，舜私归其家曰："五日

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昼夜验治，竟致其死事。舜当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乃弃舜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并编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敞前坐杨恽奏，免为庶人。敞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数月，京师吏民解弛，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薄俗化。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不辜，鞫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到部，盗贼屏迹。

[2]杨恽被杀之后，公卿上奏弹劾京兆尹张敞，说他是杨恽的朋党，不应再占据官位。汉宣帝爱惜张敞的才干，特将奏章压下不发。张敞派下属官员絮舜调查某事，絮舜私自回家，说道：“张敞这个京兆尹最多再干五天罢了，怎能再来查问！”张敞听说絮舜如此说他，立即派官吏将絮舜逮捕下狱，昼夜审崐讯，终于使他被定成死罪。絮舜被杀之前，张敞派主簿拿着他写的教，告诉絮舜：“我这个‘五天京兆尹’究竟怎么样？冬季已经过去，想多活几天吗？”于是将絮舜斩首示众。适逢立春，朝廷派出调查冤狱的使者，絮舜的家属抬着絮舜的尸体，将张敞写给絮舜的教联在辩冤状上，向使者控告张敞。使者上奏汉宣帝，称张敞残杀无辜。汉宣帝打算对张敞从轻发落，便先将以前弹劾张敞为杨恽朋党的奏章发下，将其免官，贬为平民。张敞到宫门前交还印绶，然后从宫门前逃走。数月之后，京师官吏百姓懈怠，多次敲响追捕盗贼的警鼓，冀州也出现巨盗。汉宣帝想起张敞为政的功效，派使臣前往张敞家征召张敞。张敞身遭严厉弹劾，当朝廷使臣到来，其妻子、家属都吓哭了，只有张敞笑着说：“我是一个逃亡的平民，应由郡中派官员来逮捕我。如今朝廷使臣到来，这是天子要起用我。”于是整治行装，随使臣前往公车府，上书汉宣帝说：“我先前有幸位列九卿，担任京兆尹，被指控杀死属员絮舜。絮舜本是我平时厚待的官吏，曾几次加恩宽恕他的过失。他认为我受人弹劾，当会免官，所以我派他去查办事情，他竟然回家睡大觉，说我只能再当五天

京兆尹，实在是忘恩负义，伤风败俗。我因他态度恶劣，便借法令以泄私愤，将他诛杀。我残杀无辜，判案故意不公，即使伏法，也死而无恨！”汉宣帝召见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张敞到任后，盗贼敛迹不敢再出。

[3]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柰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过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3]皇太子刘性格温柔仁厚，喜欢儒家经术，看到汉宣帝任用的官员大多为精通法令的人，依靠刑法控制臣下，曾在陪侍汉宣帝进餐的时候，从容进言说：“陛下过于依赖刑法，应重用儒生。”汉宣帝生气地说：“我大汉自有大汉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与‘霸道’兼用，怎能像周朝那样，纯用所谓‘礼义教化’呢！况且俗儒不识时务，喜欢肯定古人古事，否定今人今事，使人分不清何为‘名’，何为‘实’，不知所守，怎能委以重任！”于是叹息道：“败坏我家基业的人将是太子！”

臣光曰：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在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钜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暗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哉！非所以则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臣司马光曰：“王道”与“霸道”，并无实质的不同。过去，夏、商、周三代昌盛时，无论是制礼作乐，还是发动战争，都由天子决定，则称之为“王道”。天子微弱，不能控制诸侯时，诸侯中有能率领盟国共同征讨叛逆以尊奉王室的，则称之为“霸道”。无论行“王道”还是“霸道”，都以仁义为根据，任用贤能，奖赏善美，惩罚邪恶，禁绝凶残，

诛除暴乱。二者只不过于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泽上有深浅之别，功业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广狭之异罢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是因为君王没有去做，并不是古代圣王之道不能再行于后世。在儒者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像汉宣帝所说的那种“俗儒”，当然不能同他们治理天下，但难道就不能访求“真儒”而任用吗！像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如汉朝能得到他们而予以重用，汉朝的功业岂能只像现在这样！汉宣帝说太子懦弱不能自立，不懂得治国的方法，必然将败坏刘氏基业，这是可以的；可是说“王道”不可实行，儒者不可任用，岂不是太过分了！不能以此来训示子孙，留给后人效法。

[4]淮阳宪王好法律，聪达有材；王母张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宪王，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宪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倚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玄成尝让爵于兄，欲以感谕宪王；由是太子遂安。

[4]淮阳王刘钦喜欢研究法律，聪明通达，很有才干。其母张特别受汉宣帝宠爱。因此，汉宣帝疏远太子刘，疼爱淮阳王刘钦，曾几次赞叹刘钦说：“真是我的儿子！”曾有意要立刘钦为太子，但因刘生于自己微贱之时，那时自己曾靠刘的母亲许氏娘家照顾，而即位后，许皇后又被人害死，所以不忍心。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汉宣帝任命韦玄成为淮阳中尉，因韦玄成曾让爵位给其兄长，汉宣帝想以此感动、教育刘钦。于是太子的地位才稳固了。

[5]匈奴呼韩邪单于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曰：“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

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

[5]匈奴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打败之后，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单于出谋划策，劝他称臣归附汉朝，请求汉朝帮助，这样做了，才能平定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征求各位大臣的意见，都说："不行。我们匈奴的风俗，历来崇尚力量，耻于在下面服侍别人，靠马上征战建立国家，所以威名才传遍蛮夷各国。战死沙场，是壮士的本分。如今我们内部兄弟争国，不是哥哥得到，就是弟弟得到，即使战死，仍有威名，子孙永远统辖蛮夷各国。汉朝虽然强大，仍不能吞并匈奴，我们为何败坏先祖的制度，向汉朝称臣，使历代先王蒙受羞辱，被各国耻笑！即使能因此而得到安定，又怎能再统辖蛮夷各国！"左伊秩訾王说道："不对，强弱之势，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如今汉朝正当兴盛，乌孙等城邦国家都已向汉朝称臣。我国自且鞮单于以来，势力日益削减，不能恢复，尽管倔强至今，却未曾有一天安宁。而今，称臣于汉，则得以安全生存；如果不肯屈服，必陷于危亡境地。还有什么计策比这更好呢？"各位大臣不断对左伊秩訾王提出诘难，最后，呼韩邪单于终于接受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议，率众南下，向汉朝边塞靠近，派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到长安做人质。郅支单于也派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到长安做人质。

[6]二月，丁巳，乐成敬侯许延寿薨。

[6]二月丁巳（二十一日），乐成侯许延寿去世。

[7]夏，四月，黄龙见新丰。

[7]夏季，四月，在新丰发现黄龙。

[8]丙申，太上皇庙火；甲辰，孝文庙火；上素服五日。

[8]丙申（初一），太上皇祭庙失火；甲辰（初九），汉文帝祭庙失火。汉宣帝素服五日。

[9]乌孙狂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一男鸱靡，不与主和；又暴恶失众。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至乌孙。公主言："狂王为乌孙所患苦，易诛也。"遂谋置酒，使士拔剑击之。剑旁下，狂王伤，上马驰去。其子细沈瘦会兵围和意、昌及公主于赤谷城；数月，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帛；因收和意、昌系琐，从尉犁槛车至长安，斩之。

[9]乌孙狂王泥靡又娶楚公主刘解忧为妻，生下一子，取名鸱靡。狂王与公主关系不和睦，又暴戾凶恶，不得众人之心。汉朝派卫司马魏和意为使臣，卫侯任昌为副使来到乌孙。公主说：“狂王给乌孙带来灾患困苦，杀他很容易。”于是定计，设置酒宴，派武士拔剑刺杀狂王。但剑锋刺偏，狂王受伤，上马奔驰而去。狂王之子细沈瘦率兵将魏和意、任昌以及公主等包围在赤谷城中。数月之后，都护郑吉征调西域各国军队前来救援，围城之兵方才离去。汉朝派中郎将张遵携带医药来给狂王医治，并赏赐黄金丝帛；将魏和意、任昌锁拿，从尉犁用囚车押解到长安，处斩。

初，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狂王伤时，惊，与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是岁，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通渠积谷，欲以讨之。

当初，乌孙肥王翁归靡与匈奴妻子生的儿子乌就屠，在狂王受伤时惊恐不崐安，与乌孙诸翎侯一齐逃走，藏在北方的山中，扬言其母亲娘家匈奴派兵前来，所以乌孙百姓纷纷归附于他。后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王。这一年，汉朝派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一万五千来到敦煌，疏通河道，积聚粮食，准备征讨乌就屠。

初，楚主侍者冯，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以自处！”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后乌就屠不尽归翎侯人众，汉复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然众心皆附小昆弥。

当初，刘解忧的侍女冯能够撰写文书，了解汉朝与西域各国事务，所以曾携带汉朝符节为公主出使，各城邦国对她尊敬信任，称其为冯夫人。她是乌孙右大将的妻子。右大将与乌就屠是亲密朋友，所以都护郑吉派冯劝说乌就屠：汉朝军队即将出击，乌孙必将被汉军所灭，不如归降。乌就屠感到恐慌，说道：“希望汉朝封我一个小王名号，使我得以安身。”汉宣帝征召冯来京师，亲自询问乌孙情况，然后派冯乘

坐锦车，携带皇帝符节作为正使，以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使，护送冯来到乌孙，传达汉宣帝诏令，命乌就屠到赤谷城去见长罗侯常惠，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都赐予印信、绶带。破羌将军辛武贤未曾出塞，即率兵撤回。后乌就屠不肯将翎侯的部众全部归还，于是汉朝又派长罗侯常惠率领三位军校所属部队屯兵赤谷城，为乌孙划分人口和地界，大昆弥统辖六万余户，小昆弥统辖四万余户。然而，乌孙民众全都心向小昆弥。

二年（己巳、前52）

二年（己巳，公元前52年）

[1]春，正月，立皇子嚣为定陶王。

[1]春季，正月，汉宣帝立皇子刘嚣为定陶王。

[2]诏赦天下，减民算三十。

[2]汉宣帝颁布诏书，大赦天下，减少百姓的人头税三十钱。

[3]珠崖郡反。夏，四月，遣护军都尉张禄将兵击之。

[3]珠崖郡造反。夏季，四月，汉宣帝派护军都尉张禄率兵镇压。

[4]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国为御史大夫。

[4]杜延年因年老多病，被免除职务。五月己丑（初一），廷尉于定国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5]秋，七月，立皇子宇为东平王。

[5]秋季，七月，汉宣帝立皇子刘宇为东平王 。

[6]冬，十二月，上行幸阳宫、属玉观。

[6]冬季，十二月，汉宣帝巡游阳宫、属玉观。

[7]是岁，营平壮武侯赵充国薨。先是，充国以老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罢就弟。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7]这一年，营平侯赵充国去世。先前，赵充国因年老请求退休。汉宣帝赐给他安车、四匹马和黄金，解除他的职务，让他回家休养。每当朝廷有关于四方外夷的大事商议，赵充国仍参与议定战略，为朝廷顾问、筹划。

[8]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圣王之制，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单于朝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下诏曰：“匈奴单于称北蕃，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8]匈奴呼韩邪单于抵达五原边塞，表示愿奉献本国珍宝，于甘露三年正月来长安朝见汉宣帝。汉宣帝下诏命主管官员商议朝见仪式。丞相、御史大夫都说：“依古代圣王的制度，先京师而后诸侯，先诸侯而后夷狄。匈奴单于前崐来朝贺，其礼仪应与诸侯王相同，位次排在诸侯王之后。”太子太傅萧望之认为：“单于不奉汉朝正朔，本不是我国的臣属，所以称为匹敌之国，应不用臣属的礼仪对待他，使其位次在诸侯王之上。外夷向我国低头，自愿居于藩属地位；我国谦让，不以臣属之礼对待他，为的是笼络于他，显示我国的谦虚大度。《尚书》有言：‘戎狄外族很难驯服’，说明外夷的归附反复无常。如果将来匈奴的后代子孙突然像飞鸟远窜、老鼠潜伏一般不再前来朝见进贡，也不算我国的背叛之臣，这才是万代的长远策略。”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意见，下诏说：“匈奴单于自称我国北方藩属，将于明年正月初一前来朝见。朕的恩德不够，不能受此隆重大礼。应以国宾之礼相待，使单于的位次在诸侯王之上，拜谒时只称臣，不具名。”

荀悦论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势然也。《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礼，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若以权时之宜，则异论矣。

荀悦论曰：按照《春秋》大义，君王不分内外，以表示要天下一统。戎狄外族因相距遥远，人事隔绝，所以中国的“正朔”传不过去，中国的礼义教化不加之于他们身上，并非是尊重他们，而是形势所

致，不得不然。《诗经》上说："氐族、羌族全在内，谁敢不来朝天子。"所以距离极远的外族君主，也必向天子朝贡。如不前来朝贡，则向其发出斥责和号令，不应称之为匹敌之国。萧望之打算不以臣属之礼相待，使其位居王公之上，是僭越制度，丧失秩序，扰乱天理纲常，违背了礼！但如果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则又当别论。

[9]诏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单于，发所过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

[9]汉宣帝下诏派车骑都尉韩昌前去迎接单于，征调沿途七郡二千名骑兵陈列于道旁。

三年（庚午、前51）

三年（庚午，公元前51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长安。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二月，遣单于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幕南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先是，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轻汉；及呼韩邪朝汉后，咸尊汉矣。

[2]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拜见汉宣帝时，自称藩臣而不称名字。汉宣帝赐给他冠带、官衣服，黄金印玺、绿色绶带，玉石装饰的宝剑、佩刀、一张弓、四十八支箭，十支有戟套的长戟，安车一辆，马鞍马辔一套，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衫被褥七十一套，锦锈、绸缎、各种细绢八千匹，丝绵六千斤。朝会典礼结束后，汉宣帝派使臣带领单于先至长平阪住宿，自己也从甘泉前往池阳宫住宿。汉宣帝登上长平阪，下诏命单于不必参拜，允许单于左右的大臣列队观瞻，蛮夷各国的国君，各诸侯王、列侯等数万人，全部来到渭

桥下夹道迎接。汉宣帝登上渭桥，众人齐呼万岁。过后单于到长安居住。汉宣帝在建章宫设酒宴款待单于，请他观赏珍宝。二月，送单于回国。单于自己请求：“希望留居于大沙漠之南的光禄塞下，遇有紧急情况，退入汉受降城自保。”汉宣帝派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率领骑兵一万六千，又征发边疆各郡数以千计的士兵、马匹，送单于出朔方郡鸡鹿塞。下诏命董忠等留下保卫单于，帮助单于征讨不服其统治的匈奴人，又转运边疆的谷米干粮，前后共三万四千斛，供给匈奴人食用。以前，自乌孙以西直到安息，与匈奴接近的西域各国，全都畏惧匈奴，轻视汉朝；自呼韩邪单于至汉朝朝见后，则崐全部遵从汉朝号令了。

上以戎狄宾服，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汉宣帝因四方戎狄臣服，想到辅佐大臣的功劳，便命人在麒麟阁上，为他们绘制画像，描绘容貌，注明官爵、姓名，只有霍光不注名字，只写“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为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共十一人，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闻名于当世，所以表彰他们，表明他们对中兴汉朝的辅佐之功可以媲美于古代的方叔、召虎、仲山甫。

[3]凤皇集新蔡。

[3]凤凰飞集新蔡县。

[4]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黄霸薨。五月，甲午，于定国为丞相，封西平侯。太仆沛郡陈万年为御史大夫。

[4]三月己巳（疑误），建成侯黄霸去世。五月甲午（十二日），于定国被任命为丞相，封西平侯。太仆沛郡人陈万年任御史大夫。

[5]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梁《春秋》博士。

[5]汉宣帝下诏命儒家学者们讲述他们对五经的解释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由萧望之等公平上奏，再由汉宣帝亲自出席作出裁决。结果，

决定以梁丘贺注解的《易经》、夏侯胜、夏侯建注解的《尚书》、梁赤注解的《春秋》作为标准本，分别设置博士。

[6]乌孙大昆弥元贵靡及鸱靡皆病死。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冬，至京师，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后二岁卒。

[6]乌孙大昆弥元贵靡及鸱靡全都病死，公主刘解忧上书汉宣帝说：“我年纪已老，思念故乡，希望能让我返回家乡，葬在汉朝的土地上！”汉宣帝很觉可怜，派人将她接回汉朝。冬季，刘解忧回到长安，接待她的礼仪与真正的公主一般无二。两年后死去。

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之。都护奏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赐以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其后段会宗为都护，乃招还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元贵靡的儿子星靡继位为乌孙大昆弥，但年纪尚小。冯上书汉宣帝说：“我愿出使乌孙，镇抚星靡。”汉宣帝批准所请，派她出使乌孙。都护韩宣奏称，乌孙的大禄、大监等大臣都可赐予黄金印信、紫色绶带，让他们尊重、辅佐大昆弥。汉宣帝批准所请。后来段会宗担任都护，帮助乌孙招回流亡叛逃在外的乌孙人，使乌孙安定下来。星靡死去，其子雌栗靡接替他成为乌孙大昆弥。

[7]皇太子所幸司马良娣，病，且死，谓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诸娣妾、良人更祝诅杀我。”太子以为然。及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帝乃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娱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政君，故绣衣御史贺之孙女也，见于丙殿；壹幸，有身。是岁，生成帝于甲馆画堂，为世适皇孙。帝爱之，自名曰骜，字大孙，常置左右。

[7]皇太子刘所宠爱的司马良娣病重，临死前对太子说；“我死并不是因为寿数已尽，而是被其他妃妾轮番诅咒所杀。”太子认为她说得很对。及至司马良娣死去，太子悲伤怨恨而生病，感到闷闷不乐。汉宣帝命皇后在后宫妃嫔的娘家女子中，挑选可以供太子娱乐和侍奉太子的女子，挑到元城人王政君，送入太子宫。王政君是前绣衣御史王贺的孙女。太子在丙殿见到王政君，一经宠幸，便身怀有孕。这一年，

王政君在甲馆画堂生下汉成帝。因是嫡皇孙，汉宣帝非常疼爱他，亲自给他取名叫作刘骜，字大孙，常常将他带在身边。

四年（辛未、前50）

四年（辛未，公元前50年）

[1]夏，广川王海阳坐禽兽行、贼杀不辜废，徙房陵。

[1]夏季，广川王刘海阳，因被指控行为如同禽兽，残杀无辜，废去王爵岷，迁徙到房陵县。

[2]冬，十月，未央宫宣室阁火。

[2]冬季，十月，未央宫宣室阁失火。

[3]是岁，徙定陶王嚣为楚王。

[3]这一年，汉宣帝将定陶王刘嚣改封为楚王。

[4]匈奴呼韩邪、郅支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焉。

[4]匈奴呼韩邪、郅支两单于都派使臣前来朝贡汉朝，对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臣优于郅支单于的使臣。

黄龙元年（壬申、前49）

黄龙元年（壬申，公元前49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二月，归国。始，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兵弱，降汉，不能复自还，即引其众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单于小弟本侍呼韩邪，亦亡之右地，收两兄余兵，得数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道逢郅支，合战，郅支杀之，并其兵五万余人。郅支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欲其并力，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其使，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觉其谋，勒兵逢击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坚昆、丁令，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至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2]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汉宣帝，二月回国。起初，郅支单于认为呼韩邪单于兵力单薄，归降了汉朝，不能再自己返回旧地，于是便率领部众向西方推进，打算攻占匈奴西部地区。此外，屠耆单于的

小弟弟本为呼韩邪单于部下，也逃到西部地区，收集屠耆单于和闰振单于两位兄长的余部，共得数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路上遇到郅支单于，双方交战，郅支单于杀死伊利目单于，兼并其部下，共有五万余人。郅支单于听说汉朝出兵出粮帮助呼韩邪单于，便留居在西部地区。他估计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控制整个匈奴，于是继续向西推进，靠近乌孙，想与乌孙联合力量，因而派使臣去见乌孙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其使臣，派八千骑兵假意迎接郅支单于。郅支单于识破了乌就屠的企图，率兵迎战，打败乌孙军队，遂即向北部的乌揭、坚昆、丁令发动进攻，吞并了这三个国家。郅支单于多次派兵进攻乌孙，经常取得胜利。坚昆国东界距单于王庭七千里，南界至车师五千里，郅支单于留下来，建都于此。

[3]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阁道，入紫微宫。

[3]三月，有异星出现于王良星、阁道星座，进入紫微星座。

[4]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

[4]汉宣帝卧病在床，挑选可以嘱托后事的大臣，召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来到宫中，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共同接受遗诏，辅佐朝政，主管尚书事务。冬季，十二月甲戌（初七），汉宣帝在未央宫驾崩。

班固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班固赞曰：汉宣帝治理国家，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注重综合考核人事的名与实。主持政务的大臣、学者，以及执掌法令的官员，全都精通自己的本职。在技巧、工匠、器械方面，以后的汉元帝、汉成帝时，很少能与之相比，这也足以证明汉宣帝时确实做到了官吏各称其职，百姓各安其业。遇到匈奴内乱，汉宣帝讨伐无道，扶助有道，以

威严和信义震慑北方夷狄之国，匈奴单于仰慕汉朝仁义，俯首称臣，自居藩属地位。功勋光耀祖先，业绩永垂后世，实可称之为“中兴”，其功德可与商高宗、周宣王相比！

[5]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5]癸巳（二十六日），皇太子刘即皇帝位，拜谒汉高祖祭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十七卷

汉纪十九 中宗孝宣皇帝下神爵四年（癸亥、前58）

汉纪十九 汉宣帝神爵四年（癸亥，公元前58年）

[1]春，二月，以凤皇、甘露降集京师，赦天下。

[1]春季，二月，长安有凤凰飞集、甘露降落，因而大赦天下。

[2]颍川太守黄霸在郡前后八年，政事愈治；是时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夏，四月，诏曰：“颍川太守霸，宣明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无重罪囚；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后数月，征霸为太子太傅。

[2]颍川太守黄霸在颍川郡前后八年，郡中事务治理得愈加出色。当时，凤凰、神雀多次飞集各郡国，其中以颍川郡最多。夏季，四月，汉宣帝颁布诏书说：“颍川太守黄霸，对各项诏令都明确宣示，大力推行，属下百姓向往礼义教化，孝顺父母的子女、相互友爱的兄弟、贞节的妇女、尊敬老人的孙子日益增多，田界相连的农民相互谦让，在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贪心拾取，奉养照顾孤寡老人，帮助贫苦穷弱，有的监狱连续八年没有重罪囚犯。赐黄霸关内侯爵位，黄金一百斤和中二千石俸禄。”对颍川郡中孝顺、友爱和其他具有仁义品行的百姓，以及三老、力田等乡官，都分别赐予不等的爵位和财帛。几个月后，汉宣帝又征调黄霸担任太子太傅。

[3]五月，匈奴单于遣弟呼留若王胜之来朝。

[3]五月，匈奴单于派其弟呼留若王胜之前来朝见汉宣帝。

[4]冬，十月，凤皇十一集杜陵。

[4]冬季，十月，十一只凤凰飞集杜陵。

[5]河南太守严延年为治阴鸷酷烈，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延年素轻黄霸为人，及比郡为守，褒赏反在己前，心内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虫，府丞义出

行蝗，还，见延年。延年曰：“此蝗岂凤皇食邪？”义年老，颇悖，素畏延年，恐见中伤。延年本尝与义俱为丞相史，实亲厚之，馈遗之甚厚。义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乐，取告至长安，上书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饮药自杀，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验，得其语言怨望、诽谤政治数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弃市。

[5]河南太守严延年治理郡务阴狠酷烈，众人认为应处死罪的，被他突然释放；众人认为无死罪的，却被他无端处死。属吏、百姓谁都无法探知其心意如何，所以大家都战战兢兢，不敢违犯其禁令。每到冬季，严延年将所属各县的囚犯传到郡衙集中，进行审判，血流数里，所以河南郡百姓都称其为“屠夫长官”。严延年素来轻视黄霸的为人，及至在相邻的郡担任太守，见朝廷对黄霸的褒奖赏赐反倒超过自己，内心不服。河南郡中出现蝗虫，名叫义的府丞出外巡视蝗灾，回来后，去见严延年。严延年说：“这些蝗虫岂不正好是凤凰的食物吗？”义年纪已老，有些糊涂，平时对严延年就很畏惧，生怕遭到严延年的中伤陷害。本来，严延年曾与义一起当过丞相史，实际上对他很亲厚，这次又送给义非常丰厚礼品。但义却更加恐惧，自己占卦，得到“死卦”，于是闷闷不乐，请假前往长安，上书控告严延年十大罪状。呈上奏章后，便喝毒药自杀，以表明自己不欺骗朝廷。此事被交与御史丞调查核实，查出严延年有在言谈话语中对朝廷心怀怨望，诽谤朝政等几桩罪名。十一月，严延年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斩首示众。

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洛阳，适见报囚，母大惊，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母闭阁不见。延年免冠顿首阁下，良久，母乃见之，因数责延年：“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顿首谢，因为母御归府舍。母毕正腊，谓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言之。后岁余，果败，东海莫不贤智其母。

当初，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郡来看儿子，打算跟随严延年一起进行腊祭。到洛阳时，正遇到处决囚犯。其母大吃一惊，便留在驿站中，不肯进府。严延年来到驿站谒见母亲，其母紧闭房门，不肯见他。严

延年摘 下帽子，在门外崐叩头，过了很长时间，其母才与他相见，并一再责备严延年说："你有幸当了郡太守，独自管辖方圆一千里的地区，没听说你以仁爱教育、感化百姓，使百姓们得到安定和保全，反而利用刑罚，大量杀人，企图借此树立威严，这岂是作百姓父母官的本意？"严延年再次叩头，表示服罪，并亲自为母亲驾车回到住所。其母在腊祭完毕以后，对严延年说："天道悠悠，神明在上，杀人者必将为人所杀。想不到我到了暮年，却将看到正当壮年的儿子遭受刑戮！我要走了，离开你东归故乡，打扫墓地去了！"于是离去。回到东海郡，见到严延年的兄弟和族人，又将上面的话说与他们。一年多以后，严延年果然被杀，东海郡人无不赞叹其母的贤明、智慧。

[6]匈奴握衍朐单于暴虐，好杀伐，国中不附。及太子、左贤王数谗左地贵人，左地贵人皆怨。会乌桓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单于怒。姑夕王恐，即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稽侯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四五万人，西击握衍朐单于，至姑且水北。未战，握衍朐单于兵败走，使人报其弟右贤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发兵助我乎？"右贤王曰："或不爱人，杀昆弟、诸贵人。各自死若处，无来污我！"握衍朐单于恚，自杀。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贤王所，其民尽降呼韩邪单于。呼韩单于归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间者，立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贤贵人，欲令杀右贤王。其冬，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人东袭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走。屠耆单于还，以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留居单于庭。

[6]匈奴握衍朐单于暴虐凶残，好杀人，全国上下都离心离德。太子、左贤王又多次诬陷东部地区的贵族，这些人全都感到怨恨。正在此时，乌桓派兵袭击居于匈奴东部边疆的姑夕王，获得大批人口，单于很恼怒。姑夕王害怕单于降罪，便与乌禅幕及东部地区贵族一同拥立稽侯为呼韩邪单于，并征发东部地区军队四五万人，向西进攻握衍朐单于，直抵姑且水北岸。尚未交战，握衍朐单于的军队已先行败逃，派人通知其弟右贤王说："匈奴人一起攻击我，你肯发兵帮助我吗？"右贤王说："你不爱惜别人，屠杀兄弟和各位贵族，你就死在自己那里吧，不要来玷污我！"握衍朐单于感到愤恨，自杀而死。左大且渠都隆奇逃到右贤王住地，属下部众全部归降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

于回到王庭。数月之后，将军队遣散，命各回本地，找到在民间的兄长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并派人煽动右贤王属下贵族，打算命其杀死右贤王。这年冬天，都隆奇与右贤王共同拥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向东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军队败逃。屠耆单于返回本地，立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小儿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命二人留居单于王庭。

五凤元年（甲子、前57）

五凤元年（甲子，公元前57年）

[1]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皇太子冠。

[2]皇太子刘举行加冠典礼。

[3]秋，七月，匈奴屠耆单于使先贤掸兄右奥王与乌藉都尉各二万骑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是时西方呼揭王来与唯犁当户谋，共谗右贤王，言欲自立为单于。屠耆单于杀右贤王父子；后知其冤，复杀唯犁当户，于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王闻之，即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亦自立为乌藉单于。凡五单于。屠耆单于自将兵东击车犁单于，使都隆奇击乌藉。乌藉、车犁皆败，西北走，与呼揭单于兵合为四万人。乌藉、呼揭皆去单于号，共并力尊辅车犁单于。屠耆单于闻之，使左大将、都尉将四万骑分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自将四万骑西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败，西北走。屠耆单于即引兵西南留敦地。

[3]秋季，七月，匈奴屠耆单于派先贤掸的哥哥右奥王与乌藉都尉各率二万骑兵屯驻于东部地区，以防备呼韩邪单于。此时，匈奴西部呼揭王前来与唯犁当户合谋，一同陷害右贤王，说他想自立为单于。屠耆单于杀死右贤王父子，后得知右贤王冤枉，便又将唯犁当户杀死，于是呼揭王心中害怕，叛逃而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王听说后，便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也自立为乌藉单于。于是匈奴一共有了五位单于。屠耆单于亲自率兵向东进攻车犁单岷于，派都隆奇率兵进攻乌藉单于。乌藉、车犁两单于战败，向西北方向退走，与呼揭单于合兵一处，共四万人，乌藉、呼揭都去掉单于称号，共同全力辅助车犁单于。屠耆单于听说后，派左大将、都尉率领骑兵四万分别屯

驻于东部，以防备呼韩邪单于，自己亲率骑兵四万向西进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兵败，向西北方向退去。屠耆单于遂即率兵转向西南，留居敦地区。

汉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诏问御史大夫萧望之，对曰：“《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乡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上从其议。

汉朝群臣议论匈奴的形势，多数人认为：“匈奴为害多年，可乘其衰败内乱的机会兴兵将其灭亡。”汉宣帝下诏向御史大夫萧望之询问，萧望之回答说：“《春秋》上记载，晋国士率兵征伐齐国，听说齐侯去世的消息，便率兵撤回。君子重视的是，不乘敌国丧乱的机会去进攻，认为恩足以使孝子心服，义足以使诸侯感动。匈奴前任单于仰慕汉朝的礼仪教化，一心向善，自称是汉的小弟弟，派使臣请求和亲，使天下人感到欣慰，四方夷狄外族无不知晓。不幸的是，尚未最后缔约，他已被奸臣所杀。如今若去征伐匈奴，是乘人之危，幸灾乐祸，他们肯定要向远方逃遁。我们兴此不义之师，恐怕会劳而无功。应派使者前去吊丧慰问，并扶助他们于衰弱之中，为之解救灾患，四方外夷听说后，都会尊敬中国的仁义。假如能使匈奴人因汉的恩德复位，必定会对我朝称臣服从，这才称得上是天子的盛德。”汉宣帝听从了萧望之的建议。

[4]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4]冬季，十二月乙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5]韩延寿代萧望之为左冯翊。望之闻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使御史案之。延寿闻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冯翊时廪牺官钱放散百余万。望之自奏：“职在总领天下，闻事不敢不问，而为延寿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寿，各令穷竟所考。望之卒无事实。而望之遣御史案东郡者，得其试骑士日奢僭逾制；又取官铜物，候月食铸刀剑，效尚方事；及取官钱私假徭使吏；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延寿竟坐狡

猾不道，弃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车毂，争奏酒炙。延寿不忍距逆，人人为饮，计饮酒石余。使掾、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5]韩延寿代替萧望之担任左冯翊。萧望之听说韩延寿在东郡太守任上，曾发放官府之钱一千余万，便派御史前去调查，韩延寿听到消息，也派人调查萧望之在左冯翊任内发放属于廪牺令掌管的一百多万钱之事。萧望之上奏说：“我的职责是总领天下监察事务，听到有人检举，就不敢不闻不问，却受到韩延寿的要挟。”汉宣帝因此认为韩延寿不对，命分别调查到底。结果指控萧望之动用官钱一事并无事实根据，而萧望之派到东郡的御史却查出韩延寿在考试骑兵之日，奢侈豪华，超过规定；又动用官铜，仿照尚方铸造御用刀剑之法，等到月食时铸造刀剑；还动用官钱，私自雇用管理徭役的官吏；并加装自己车辆的防箭设施，花费在三百万钱以上。韩延寿竟因此被指控犯有“狡猾不道”之罪，斩首示众。行刑时，官吏和百姓数千人送他到渭城，人们扶老携幼，攀住韩延寿的囚车车轮不放，争相进奉酒肉。韩延寿不忍拒绝，一一饮用，共计喝酒一石有余，并让原属下官吏分别向前来送他的百姓致谢，说道：“辛苦各位远程相送，我死而无恨！”百姓无不痛哭流涕。

二年（乙丑、前56）

二年（乙丑，公元前56年）

[1]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车骑将军韩增薨。五月，将军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大将军。

[2]车骑将军韩增去世。五月，将军许延寿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大将军。

[3]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萧望之意常轻吉，上由是不悦。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礼节倨慢，又使吏买卖，私所附益凡十万三千，请逮捕系治。秋，八岷月，壬午，诏左迁望之为太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

[3]丞相丙吉年事已高，汉宣帝很尊重他。萧望之常轻视丙吉，汉宣帝对此很不高兴。丞相司直上奏弹劾萧望之，说他对丞相时傲慢无

礼，又曾派属下官吏给自己家买卖东西，被派者私下贴钱共十万三千，请求将萧望之逮捕治罪。秋季，八月壬午（初二），汉宣帝下诏将萧望之降为太子太傅，任命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

[4]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袭屠耆单于屯兵，杀略万余人。屠耆单于闻之，即自将六万骑击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乃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亡归汉。车犁单于东降呼韩邪单于。冬，十一月，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累乌厉温敦皆见匈奴乱，率其众数万人降汉；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是时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单于捕斩之；遂复都单于庭，然众裁数万人。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呼韩邪单于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亦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在东边。

[4]匈奴呼韩邪单于派其中弟右谷蠡王等向西进攻屠耆单于的军队，斩杀、掳掠一万余人。屠耆单于闻知后，立即亲自率领骑兵六万袭击呼韩邪单于。结果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便与屠耆单于的小儿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逃到汉朝归降。车犁单于向东归降呼韩邪单于。冬季，十一月，呼韩邪单于属下左大将乌厉屈与其父呼累乌厉温敦见匈奴内乱不止，率领部众数万人归降汉朝。汉宣帝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此时，李陵之子又拥立乌藉都尉为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捕杀。于是，呼韩邪单于重新定都单于王庭，但部众只有数万人。屠耆单于的堂弟休旬王在匈奴西部边疆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的兄长左贤王呼屠吾斯也在东部边疆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

[5]光禄勋平通侯杨恽，廉洁无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由是多怨于朝廷。与太仆戴长乐相失；人有上书告长乐罪，长乐疑恽教人告之，亦上书告恽罪曰：“恽上书讼韩延寿，郎中丘常谓恽曰：‘闻君侯讼韩冯翊，当得活乎？’恽曰：‘事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谓“鼠不容穴，衔窭数”者也。’又语长乐曰：‘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事下廷尉。廷尉定国奏恽怨望，为妖恶言，大逆不道。上不忍加诛，有诏皆免恽、长乐为庶人。

[5]光禄勋平通侯杨恽，廉洁无私，但爱夸耀自己的才干，为人尖刻，好揭人隐私，所以在朝中结怨很多。杨恽与太仆戴长乐不合，有人上书控告戴长乐之罪，戴长乐怀疑是杨恽指使，便也上书控告杨恽说："杨恽上书为韩延寿辩护，郎中丘常对杨恽说：'听说你为韩延寿辩解，能救他一命吗？'杨恽说：'谈何容易！正直的人未必能保全！我也不能自保，正如人们所说："老鼠不为洞穴所容，只因它嘴里衔的东西太大。"'又曾对我说：'正月以来，天气久阴不下雨，这类事，《春秋》上有过记载，夏侯胜也说到过。意味着将有臣下犯上作乱。'"此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于定国上奏参劾杨恽心怀怨望，恶言诽谤，大逆不道。汉宣帝不忍心杀人，下诏将杨恽、戴长乐全都免官贬为平民。

三年（丙寅、前55）

三年（丙寅，公元前55年）

[1]春，正月，癸卯，博阳定侯丙吉薨。

[1]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六日），博阳侯丙吉去世。

班固赞曰：古之制名，必由象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故《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览其行事，岂虚呼哉！

班固赞曰：古代确定一件事物的名称，必定从与此相类似的事物中得来，远的取之于其他事物，近的取之于自身。所以在儒家经典中，将君王比喻为头颅，臣子比喻为大腿和手臂，表明君臣一体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君臣之间的密切配合，是古今的通常之理，自然之势。近观汉朝丞相，汉高祖开创基业，萧何、曹参政绩第一；汉宣帝中兴汉朝，丙吉、魏相最有声誉。当时，各级官员的降黜、升迁都有相应的标准，各类机构健全、适当，公卿大臣大都各称其职，礼让之风在国内兴起。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知道他们的政绩、名誉崐，并非偶然所致。

[2]二月，壬辰，黄霸为丞相。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功名损于治郡。时京兆尹张敞舍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为

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口虽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史、守丞对时，臣敞合有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史、守丞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爵。’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史、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所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史、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为检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霸甚惭。

[2]二月壬辰（疑误），黄霸被任命为丞相。黄霸的才能主要在治理百姓，当了丞相以后，声誉比作郡守时有所下降。当时，京兆尹张敞家的雀飞集丞相府，黄霸以为是神雀，与人商议，准备奏闻汉宣帝。张敞上奏说：“我看到丞相要求与中二千石大臣及博士等一同向来京报告本年度工作情况的各郡、国长史、守丞询问为民兴利除害、推行教化的情况，让他们逐条回答。有报告当地农民谦让田地界线，男女不走一条道，路不拾遗，以及能举出当地孝顺子孙、贞节妇女人数的，列为一等，先上殿；虽然举出，却不知其人数的，列为二等；说不出这方面政绩的，列在最后，向丞相叩头谢罪。丞相虽未明言，心中却是希望他们也能举出这方面的例子。长史、守丞对答时，我家有一群雀飞到丞相府，落在屋顶上，自丞相以下，看到的有数百人。那些从边地来的官吏，大多知道是雀，但丞相问他们，却都装作不知道。丞相与人商议，准备上奏说：‘我问各郡、国来京报告工作的长史、守丞各地的情况，都说礼义教化大兴，所以上天派下神雀以回报陛下的盛德。’后来得知是从我家飞来，方才停止。各郡、国官吏都暗笑丞相虽然仁厚有智，但有些轻信奇闻怪事。我并不是敢于诋毁丞相，只是怕群臣谁都不敢说明此事，而各郡、国长史、守丞又畏惧丞相指责，回去后废弃国家法令，人人执行自己的条令，竞相增多，使

原本淳朴的风气变得日益浮薄，人人行为虚伪，有名无实，动摇懈怠，严重的甚至做邪恶之事。假如京师长安率先倡导农民互相谦让田地界线，男女不同走一路，道不拾遗等等，实际上对区分廉洁贪婪、贞节淫乱的行为并无益处，反倒以虚伪的政绩列为天下第一，这当然是不对的。即使是封国先这样作，以虚假政绩欺骗朝廷，也不是小事。我大汉承接了秦朝的各种弊端，加以变通而制定法令，目的在于鼓励善行，禁止奸恶，条理详实周密，已不能再有增加。所以我认为，应派地位尊贵的大臣明确指示各郡、国长史、守丞，回去转告各地二千石官员，在保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及廉洁官吏时，务必选人得当，处理郡、国事务都应以国家法令为依据，不得擅自增加、修改。如有敢于靠弄虚作假来欺世盗名者，必须先受诛杀，用以明确显示朝廷的好恶。”汉宣帝对张敞的建议极为赞赏，予以采纳，召集各地来京报告工作的官员，派侍中前往发布指示，如同张敞的建议。黄霸深感惭愧。

又，乐陵侯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霸荐高可太尉。天子使尚书召问霸：“太尉官罢久矣。夫宣明教化，通达幽隐，使狱无冤刑，邑无盗贼，君之职也。将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乐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亲，君何越职而举之？”尚书令丞相对，霸免冠谢罪，数日，乃决，自是后不敢复有所请。然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

再有，乐陵侯史高依靠外戚的身分及对汉宣帝的旧时恩义，担任侍中，地位尊贵、显赫，黄霸推荐史高担任太尉。汉宣帝派尚书召见黄霸问道：“太尉一职早已撤销。你的职责是：宣明教化，让隐情上达，使国家无冤狱，城乡无盗贼。将相一类官员的任免是朕的任务。侍中、乐陵侯史高，是朕的亲近大臣崐，朕对他非常了解，你为何越权保举？”命尚书令听取黄霸的回答。黄霸摘下帽子谢罪。数日之后，汉宣帝才下令对此事不予追究。从此以后，黄霸再也不敢有所建议。然而，自汉朝建立以来。说到治理百姓的官吏，黄霸居第一位。

[3]三月，上幸河东，祠后土。减天下口钱；赦天下殊死以下。

[3]三月，汉宣帝巡游河东郡，祭祀后土神。下诏减少天下人头税，赦免天下死刑以下罪犯。

[4]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

[4]六月辛酉（十六日），汉宣帝任命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

[5]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5]设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安置归降汉朝的匈奴人。

[6]广陵厉王胥使巫李女须祝诅上，求为天子。事觉，药杀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绝口。公卿请诛胥。

[6]广陵王刘胥让巫师李女须诅咒汉宣帝，求神灵保佑他自己作皇帝。此事被人发觉，刘胥用毒药将巫师李女须以及宫女二十余人毒死，企图杀人灭口。公卿大臣请求将刘胥处死。

四年（丁卯、前54）

四年（丁卯，公元前54年）

[1]春，胥自杀。

[1]春季，刘胥自杀。

[2]匈奴单于称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

[2]匈奴单于向汉朝称臣，派其弟右谷蠡王到长安来充当人质。汉朝因边塞地区没有了外族入侵的战事，将屯戍兵卒减少十分之二。

[3]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岁数丰穰，谷贱，农人少利。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上从其计。寿昌又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

[3]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连续几年丰收，谷价低，农民获利少。按以往惯例，每年从函谷关以东地区运输粮食四百万斛以供应京师，需用运粮卒六万人。应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购买粮食，以供应京师，可以节省函谷关以东运粮卒一半以上。"汉宣帝接受了耿寿昌的建议。耿寿昌又禀告说："命令沿边各郡一律修建粮仓，在粮价低时加价买进，粮价高时减价售出，名为'常平仓'。"百姓因此受益。汉宣帝于是下诏赐耿寿昌关内侯爵。

[4]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4]夏季，四月辛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5]杨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以财自娱。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与恽书，谏戒之，为言“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恽，宰相子，有材能，少显朝廷，一朝以昧语言见废，内怀不服，报会宗书曰：“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常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人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恽兄子安平侯谭谓恽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复用！”恽曰：“有功何益！县官不足为尽力。”谭曰：“县官实然。盖司隶、韩冯翊皆尽力吏也，俱坐事诛。”会有日食之变，驺马猥佐成上书告“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验，得所予会宗书，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要斩；妻子徙酒泉郡；谭坐免为庶人，诸在位与恽厚善者，未央卫尉韦玄成及孙会宗等，皆免官。”

[5]杨恽失掉封爵、官位后，住在家里治理产业，用财富自我娱乐。杨恽的朋友安定太守西河人孙会宗写信劝戒他说：“大臣被罢黜贬谪之后，应当闭门在家，惶恐不安，以示可怜之意。不应治理产业，交结宾客，享有声誉。”杨恽为丞相杨敞之子，很有才干，年轻时就在朝廷中崭露头角，一时受到暧昧语言的中伤，遭到罢黜，内心不服，给孙会宗回信说：“我暗自思量，自己的崐过错已太大了，行为已有亏欠，将长久做一名农夫度过一生，所以率领妻子儿女，致力于农桑之事，想不到又因此受人讥评！人情所不能克制的事，连圣人都不加禁止。所以即使是至尊无上的君王，至亲无比的父亲，为他们送终，也有一定的时限。我得罪皇上，已三年了，农家劳作辛苦，每年伏日、腊月，煮羊炖羔，用酒一斗，自我犒劳，酒后耳热，仰面朝天，敲着瓦盆，放声吟唱，诗中写道：‘南山种田，荒芜杂乱，种一顷豆，落地成秧。人生不过及时乐，等待富贵何时来！’就算是荒淫无度，我不知不可以如此。”再有，杨恽兄长的儿子安平侯杨谭对杨恽说：“你的罪并不大，又曾于国有功，将会再次被任用。”杨恽说：“有功又有什么用！不值得为皇上尽力！”杨谭说：“皇上确实如此。司隶校尉盖宽饶、左冯翊韩延寿都是尽力的官吏，都因事被诛杀。”正巧出现日食，

一个名叫成的马夫头上书控告杨恽说：“杨恽骄傲奢侈，不思悔过。这次出现日食，就是因为杨恽的关系。”奏章交给廷尉，经过核查，发现了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信，汉宣帝看了以后，对杨恽深恶痛绝。廷尉判处杨恽大逆不道之罪，腰斩；妻、儿放逐酒泉郡；杨谭受其牵连，也被贬为平民；几位与杨恽关系友善的在职官员，如未央卫尉韦玄成和孙会宗等，都被罢免官职。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可不谓能乎！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扬子以韩冯翊之诉萧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寿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寿独蒙其辜，不亦甚哉！

臣司马光曰：以汉宣帝的英明，加上魏相、丙吉当丞相，于定国当廷尉，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被杀都不能使众人心服，这实在是汉宣帝善政的最大污点！《周官》上关于司寇职责的规定，有“议贤”、“议能”，象赵广汉、韩延寿在治理百姓方面，能不说他们有才能吗！而盖宽饶、杨恽刚强正直，能不说他们贤明吗！既然这样，那么即使真有死罪，仍应宽恕，何况罪不至死呢！扬雄认为，韩延寿诽谤萧望之是自取其祸。但韩延寿之所以冒犯上官，则是因萧望之的逼迫。汉宣帝不察究竟，使韩延寿独受其辜，不是太过分了吗！

[6]匈奴闰振单于率其众东击郅支单于。郅支与战，杀之，并其兵；遂进攻呼韩邪。呼韩邪兵败走，郅支都单于庭。

[6]匈奴闰振单于率领军队向东进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其交战，杀死闰振单于，兼并了闰振单于的军队，于是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退走，郅支单于建都单于王庭。

甘露元年（戊辰、前53）

甘露元年（戊辰，公元前53年）

[1]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杨恽之诛也，公卿奏京兆尹张敞，恽之党友，不宜处位。上惜敞材，独寝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验，舜私归其家曰：“五日

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昼夜验治，竟致其死事。舜当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乃弃舜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并编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敞前坐杨恽奏，免为庶人。敞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数月，京师吏民解弛，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薄俗化。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不辜，鞠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到部，盗贼屏迹。

[2]杨恽被杀之后，公卿上奏弹劾京兆尹张敞，说他是杨恽的朋党，不应再占据官位。汉宣帝爱惜张敞的才干，特将奏章压下不发。张敞派下属官员絮舜调查某事，絮舜私自回家，说道：“张敞这个京兆尹最多再干五天罢了，怎能再来查问！”张敞听说絮舜如此说他，立即派官吏将絮舜逮捕下狱，昼夜审崐讯，终于使他被定成死罪。絮舜被杀之前，张敞派主簿拿着他写的教，告诉絮舜：“我这个‘五天京兆尹’究竟怎么样？冬季已经过去，想多活几天吗？”于是将絮舜斩首示众。适逢立春，朝廷派出调查冤狱的使者，絮舜的家属抬着絮舜的尸体，将张敞写给絮舜的教联在辩冤状上，向使者控告张敞。使者上奏汉宣帝，称张敞残杀无辜。汉宣帝打算对张敞从轻发落，便先将以前弹劾张敞为杨恽朋党的奏章发下，将其免官，贬为平民。张敞到宫门前交还印绶，然后从宫门前逃走。数月之后，京师官吏百姓懈怠，多次敲响追捕盗贼的警鼓，冀州也出现巨盗。汉宣帝想起张敞为政的功效，派使臣前往张敞家征召张敞。张敞身遭严厉弹劾，当朝廷使臣到来，其妻子、家属都吓哭了，只有张敞笑着说：“我是一个逃亡的平民，应由郡中派官员来逮捕我。如今朝廷使臣到来，这是天子要起用我。”于是整治行装，随使臣前往公车府，上书汉宣帝说：“我先前有幸位列九卿，担任京兆尹，被指控杀死属员絮舜。絮舜本是我平时厚待的官吏，曾几次加恩宽恕他的过失。他认为我受人弹劾，当会免官，所以我派他去查办事情，他竟然回家睡大觉，说我只能再当五天

京兆尹，实在是忘恩负义，伤风败俗。我因他态度恶劣，便借法令以泄私愤，将他诛杀。我残杀无辜，判案故意不公，即使伏法，也死而无恨！”汉宣帝召见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张敞到任后，盗贼敛迹不敢再出。

[3]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柰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过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3]皇太子刘性格温柔仁厚，喜欢儒家经术，看到汉宣帝任用的官员大多为精通法令的人，依靠刑法控制臣下，曾在陪侍汉宣帝进餐的时候，从容进言说：“陛下过于依赖刑法，应重用儒生。”汉宣帝生气地说：“我大汉自有大汉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与‘霸道’兼用，怎能像周朝那样，纯用所谓‘礼义教化’呢！况且俗儒不识时务，喜欢肯定古人古事，否定今人今事，使人分不清何为‘名’，何为‘实’，不知所守，怎能委以重任！”于是叹息道：“败坏我家基业的人将是太子！”

臣光曰：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在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钜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暗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哉！非所以则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臣司马光曰：“王道”与“霸道”，并无实质的不同。过去，夏、商、周三代昌盛时，无论是制礼作乐，还是发动战争，都由天子决定，则称之为“王道”。天子微弱，不能控制诸侯时，诸侯中有能率领盟国共同征讨叛逆以尊奉王室的，则称之为“霸道”。无论行“王道”还是“霸道”，都以仁义为根据，任用贤能，奖赏善美，惩罚邪恶，禁绝凶残，

诛除暴乱。二者只不过于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泽上有深浅之别，功业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广狭之异罢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是因为君王没有去做，并不是古代圣王之道不能再行于后世。在儒者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像汉宣帝所说的那种“俗儒”，当然不能同他们治理天下，但难道就不能访求“真儒”而任用吗！像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如汉朝能得到他们而予以重用，汉朝的功业岂能只像现在这样！汉宣帝说太子懦弱不能自立，不懂得治国的方法，必然将败坏刘氏基业，这是可以的；可是说“王道”不可实行，儒者不可任用，岂不是太过分了！不能以此来训示子孙，留给后人效法。

[4]淮阳宪王好法律，聪达有材；王母张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宪王，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宪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倚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玄成尝让爵于兄，欲以感谕宪王；由是太子遂安。

[4]淮阳王刘钦喜欢研究法律，聪明通达，很有才干。其母张特别受汉宣帝宠爱。因此，汉宣帝疏远太子刘，疼爱淮阳王刘钦，曾几次赞叹刘钦说：“真是我的儿子！”曾有意要立刘钦为太子，但因刘生于自己微贱之时，那时自己曾靠刘的母亲许氏娘家照顾，而即位后，许皇后又被人害死，所以不忍心。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汉宣帝任命韦玄成为淮阳中尉，因韦玄成曾让爵位给其兄长，汉宣帝想以此感动、教育刘钦。于是太子的地位才稳固了。

[5]匈奴呼韩邪单于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曰：“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

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

[5]匈奴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打败之后，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单于出谋划策，劝他称臣归附汉朝，请求汉朝帮助，这样做了，才能平定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征求各位大臣的意见，都说："不行。我们匈奴的风俗，历来崇尚力量，耻于在下面服侍别人，靠马上征战建立国家，所以威名才传遍蛮夷各国。战死沙场，是壮士的本分。如今我们内部兄弟争国，不是哥哥得到，就是弟弟得到，即使战死，仍有威名，子孙永远统辖蛮夷各国。汉朝虽然强大，仍不能吞并匈奴，我们为何败坏先祖的制度，向汉朝称臣，使历代先王蒙受羞辱，被各国耻笑！即使能因此而得到安定，又怎能再统辖蛮夷各国！"左伊秩訾王说道："不对，强弱之势，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如今汉朝正当兴盛，乌孙等城邦国家都已向汉朝称臣。我国自且侯单于以来，势力日益削减，不能恢复，尽管倔强至今，却未曾有一天安宁。而今，称臣于汉，则得以安全生存；如果不肯屈服，必陷于危亡境地。还有什么计策比这更好呢？"各位大臣不断对左伊秩訾王提出诘难，最后，呼韩邪单于终于接受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议，率众南下，向汉朝边塞靠近，派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到长安做人质。郅支单于也派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到长安做人质。

[6]二月，丁巳，乐成敬侯许延寿薨。

[6]二月丁巳（二十一日），乐成侯许延寿去世。

[7]夏，四月，黄龙见新丰。

[7]夏季，四月，在新丰发现黄龙。

[8]丙申，太上皇庙火；甲辰，孝文庙火；上素服五日。

[8]丙申（初一），太上皇祭庙失火；甲辰（初九），汉文帝祭庙失火。汉宣帝素服五日。

[9]乌孙狂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一男鸱靡，不与主和；又暴恶失众。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至乌孙。公主言："狂王为乌孙所患苦，易诛也。"遂谋置酒，使士拔剑击之。剑旁下，狂王伤，上马驰去。其子细沈瘦会兵围和意、昌及公主于赤谷城；数月，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帛；因收和意、昌系琐，从尉犁槛车至长安，斩之。

[9]乌孙狂王泥靡又娶楚公主刘解忧为妻，生下一子，取名鸱靡。狂王与公主关系不和睦，又暴戾凶恶，不得众人之心。汉朝派卫司马魏和意为使臣，卫侯任昌为副使来到乌孙。公主说："狂王给乌孙带来灾患困苦，杀他很容易。"于是定计，设置酒宴，派武士拔剑刺杀狂王。但剑锋刺偏，狂王受伤，上马奔驰而去。狂王之子细沈瘦率兵将魏和意、任昌以及公主等包围在赤谷城中。数月之后，都护郑吉征调西域各国军队前来救援，围城之兵方才离去。汉朝派中郎将张遵携带医药来给狂王医治，并赏赐黄金丝帛；将魏和意、任昌锁拿，从尉犁用囚车押解到长安，处斩。

初，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狂王伤时，惊，与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是岁，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通渠积谷，欲以讨之。

当初，乌孙肥王翁归靡与匈奴妻子生的儿子乌就屠，在狂王受伤时惊恐不崐安，与乌孙诸翎侯一齐逃走，藏在北方的山中，扬言其母亲娘家匈奴派兵前来，所以乌孙百姓纷纷归附于他。后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王。这一年，汉朝派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一万五千来到敦煌，疏通河道，积聚粮食，准备征讨乌就屠。

初，楚主侍者冯，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以自处！"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后乌就屠不尽归翎侯人众，汉复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然众心皆附小昆弥。

当初，刘解忧的侍女冯能够撰写文书，了解汉朝与西域各国事务，所以曾携带汉朝符节为公主出使，各城邦国对她尊敬信任，称其为冯夫人。她是乌孙右大将的妻子。右大将与乌就屠是亲密朋友，所以都护郑吉派冯劝说乌就屠：汉朝军队即将出击，乌孙必将被汉军所灭，不如归降。乌就屠感到恐慌，说道："希望汉朝封我一个小王名号，使我得以安身。"汉宣帝征召冯来京师，亲自询问乌孙情况，然后派冯乘

坐锦车，携带皇帝符节作为正使，以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使，护送冯来到乌孙，传达汉宣帝诏令，命乌就屠到赤谷城去见长罗侯常惠，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都赐予印信、绶带。破羌将军辛武贤未曾出塞，即率兵撤回。后乌就屠不肯将翎侯的部众全部归还，于是汉朝又派长罗侯常惠率领三位军校所属部队屯兵赤谷城，为乌孙划分人口和地界，大昆弥统辖六万余户，小昆弥统辖四万余户。然而，乌孙民众全都心向小昆弥。

二年（己巳、前52）

二年（己巳，公元前52年）

[1]春，正月，立皇子嚣为定陶王。

[1]春季，正月，汉宣帝立皇子刘嚣为定陶王。

[2]诏赦天下，减民算三十。

[2]汉宣帝颁布诏书，大赦天下，减少百姓的人头税三十钱。

[3]珠崖郡反。夏，四月，遣护军都尉张禄将兵击之。

[3]珠崖郡造反。夏季，四月，汉宣帝派护军都尉张禄率兵镇压。

[4]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国为御史大夫。

[4]杜延年因年老多病，被免除职务。五月己丑（初一），廷尉于定国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5]秋，七月，立皇子宇为东平王。

[5]秋季，七月，汉宣帝立皇子刘宇为东平王 。

[6]冬，十二月，上行幸阳宫、属玉观。

[6]冬季，十二月，汉宣帝巡游阳宫、属玉观。

[7]是岁，营平壮武侯赵充国薨。先是，充国以老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罢就弟。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7]这一年，营平侯赵充国去世。先前，赵充国因年老请求退休。汉宣帝赐给他安车、四匹马和黄金，解除他的职务，让他回家休养。每当朝廷有关于四方外夷的大事商议，赵充国仍参与议定战略，为朝廷顾问、筹划。

[8]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圣王之制，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单于朝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下诏曰：“匈奴单于称北蕃，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8]匈奴呼韩邪单于抵达五原边塞，表示愿奉献本国珍宝，于甘露三年正月来长安朝见汉宣帝。汉宣帝下诏命主管官员商议朝见仪式。丞相、御史大夫都说：“依古代圣王的制度，先京师而后诸侯，先诸侯而后夷狄。匈奴单于前崐来朝贺，其礼仪应与诸侯王相同，位次排在诸侯王之后。”太子太傅萧望之认为：“单于不奉汉朝正朔，本不是我国的臣属，所以称为匹敌之国，应不用臣属的礼仪对待他，使其位次在诸侯王之上。外夷向我国低头，自愿居于藩属地位；我国谦让，不以臣属之礼对待他，为的是笼络于他，显示我国的谦虚大度。《尚书》有言：‘戎狄外族很难驯服’，说明外夷的归附反复无常。如果将来匈奴的后代子孙突然像飞鸟远窜、老鼠潜伏一般不再前来朝见进贡，也不算我国的背叛之臣，这才是万代的长远策略。”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意见，下诏说：“匈奴单于自称我国北方藩属，将于明年正月初一前来朝见。朕的恩德不够，不能受此隆重大礼。应以国宾之礼相待，使单于的位次在诸侯王之上，拜谒时只称臣，不具名。”

荀悦论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势然也。《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礼，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若以权时之宜，则异论矣。

荀悦论曰：按照《春秋》大义，君王不分内外，以表示要天下一统。戎狄外族因相距遥远，人事隔绝，所以中国的“正朔”传不过去，中国的礼义教化不加之于他们身上，并非是尊重他们，而是形势所

致，不得不然。《诗经》上说：“氐族、羌族全在内，谁敢不来朝天子。”所以距离极远的外族君主，也必向天子朝贡。如不前来朝贡，则向其发出斥责和号令，不应称之为匹敌之国。萧望之打算不以臣属之礼相待，使其位居王公之上，是僭越制度，丧失秩序，扰乱天理纲常，违背了礼！但如果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则又当别论。

[9]诏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单于，发所过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

[9]汉宣帝下诏派车骑都尉韩昌前去迎接单于，征调沿途七郡二千名骑兵陈列于道旁。

三年（庚午、前51）

三年（庚午，公元前51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长安。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二月，遣单于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幕南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先是，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轻汉；及呼韩邪朝汉后，咸尊汉矣。

[2]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拜见汉宣帝时，自称藩臣而不称名字。汉宣帝赐给他冠带、官衣服，黄金印玺、绿色绶带，玉石装饰的宝剑、佩刀、一张弓、四十八支箭，十支有戟套的长戟，安车一辆，马鞍马辔一套，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衫被褥七十一套，锦锈、绸缎、各种细绢八千匹，丝绵六千斤。朝会典礼结束后，汉宣帝派使臣带领单于先至长平阪住宿，自己也从甘泉前往池阳宫住宿。汉宣帝登上长平阪，下诏命单于不必参拜，允许单于左右的大臣列队观瞻，蛮夷各国的国君，各诸侯王、列侯等数万人，全部来到渭

桥下夹道迎接。汉宣帝登上渭桥，众人齐呼万岁。过后单于到长安居住。汉宣帝在建章宫设酒宴款待单于，请他观赏珍宝。二月，送单于回国。单于自己请求："希望留居于大沙漠之南的光禄塞下，遇有紧急情况，退入汉受降城自保。"汉宣帝派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率领骑兵一万六千，又征发边疆各郡数以千计的士兵、马匹，送单于出朔方郡鸡鹿塞。下诏命董忠等留下保卫单于，帮助单于征讨不服其统治的匈奴人，又转运边疆的谷米干粮，前后共三万四千斛，供给匈奴人食用。以前，自乌孙以西直到安息，与匈奴接近的西域各国，全都畏惧匈奴，轻视汉朝；自呼韩邪单于至汉朝朝见后，则崐全部遵从汉朝号令了。

上以戎狄宾服，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汉宣帝因四方戎狄臣服，想到辅佐大臣的功劳，便命人在麒麟阁上，为他们绘制画像，描绘容貌，注明官爵、姓名，只有霍光不注名字，只写"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为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共十一人，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闻名于当世，所以表彰他们，表明他们对中兴汉朝的辅佐之功可以媲美于古代的方叔、召虎、仲山甫。

[3]凤皇集新蔡。

[3]凤凰飞集新蔡县。

[4]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黄霸薨。五月，甲午，于定国为丞相，封西平侯。太仆沛郡陈万年为御史大夫。

[4]三月己巳（疑误），建成侯黄霸去世。五月甲午（十二日），于定国被任命为丞相，封西平侯。太仆沛郡人陈万年任御史大夫。

[5]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梁《春秋》博士。

[5]汉宣帝下诏命儒家学者们讲述他们对五经的解释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由萧望之等公平上奏，再由汉宣帝亲自出席作出裁决。结果，

决定以梁丘贺注解的《易经》、夏侯胜、夏侯建注解的《尚书》、梁赤注解的《春秋》作为标准本，分别设置博士。

[6]乌孙大昆弥元贵靡及鸱靡皆病死。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冬，至京师，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后二岁卒。

[6]乌孙大昆弥元贵靡及鸱靡全都病死，公主刘解忧上书汉宣帝说：“我年纪已老，思念故乡，希望能让我返回家乡，葬在汉朝的土地上！”汉宣帝很觉可怜，派人将她接回汉朝。冬季，刘解忧回到长安，接待她的礼仪与真正的公主一般无二。两年后死去。

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之。都护奏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赐以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其后段会宗为都护，乃招还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元贵靡的儿子星靡继位为乌孙大昆弥，但年纪尚小。冯上书汉宣帝说：“我愿出使乌孙，镇抚星靡。”汉宣帝批准所请，派她出使乌孙。都护韩宣奏称，乌孙的大禄、大监等大臣都可赐予黄金印信、紫色绶带，让他们尊重、辅佐大昆弥。汉宣帝批准所请。后来段会宗担任都护，帮助乌孙招回流亡叛逃在外的乌孙人，使乌孙安定下来。星靡死去，其子雌栗靡接替他成为乌孙大昆弥。

[7]皇太子所幸司马良娣，病，且死，谓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诸娣妾、良人更祝诅杀我。”太子以为然。及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帝乃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娱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政君，故绣衣御史贺之孙女也，见于丙殿；壹幸，有身。是岁，生成帝于甲馆画堂，为世适皇孙。帝爱之，自名曰骜，字大孙，常置左右。

[7]皇太子刘所宠爱的司马良娣病重，临死前对太子说；“我死并不是因为寿数已尽，而是被其他妃妾轮番诅咒所杀。”太子认为她说得很对。及至司马良娣死去，太子悲伤怨恨而生病，感到闷闷不乐。汉宣帝命皇后在后宫妃嫔的娘家女子中，挑选可以供太子娱乐和侍奉太子的女子，挑到元城人王政君，送入太子宫。王政君是前绣衣御史王贺的孙女。太子在丙殿见到王政君，一经宠幸，便身怀有孕。这一年，

王政君在甲馆画堂生下汉成帝。因是嫡皇孙，汉宣帝非常疼爱他，亲自给他取名叫作刘骜，字大孙，常常将他带在身边。

四年（辛未、前50）

四年（辛未，公元前50年）

[1]夏，广川王海阳坐禽兽行、贼杀不辜废，徙房陵。

[1]夏季，广川王刘海阳，因被指控行为如同禽兽，残杀无辜，废去王爵崐，迁徙到房陵县。

[2]冬，十月，未央宫宣室阁火。

[2]冬季，十月，未央宫宣室阁失火。

[3]是岁，徙定陶王嚣为楚王。

[3]这一年，汉宣帝将定陶王刘嚣改封为楚王。

[4]匈奴呼韩邪、郅支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焉。

[4]匈奴呼韩邪、郅支两单于都派使臣前来朝贡汉朝，对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臣优于郅支单于的使臣。

黄龙元年（壬申、前49）

黄龙元年（壬申，公元前49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二月 ，归国。始，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兵弱，降汉，不能复自还，即引其众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单于小弟本侍呼韩邪，亦亡之右地，收两兄余兵，得数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道逢郅支，合战，郅支杀之，并其兵五万余人。郅支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欲其并力，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其使，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觉其谋，勒兵逢击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坚昆、丁令，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至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2]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汉宣帝，二月回国。起初，郅支单于认为呼韩邪单于兵力单薄，归降了汉朝，不能再自己返回旧地，于是便率领部众向西方推进，打算攻占匈奴西部地区。此外，屠耆单于的

小弟弟本为呼韩邪单于部下，也逃到西部地区，收集屠耆单于和闰振单于两位兄长的余部，共得数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路上遇到郅支单于，双方交战，郅支单于杀死伊利目单于，兼并其部下，共有五万余人。郅支单于听说汉朝出兵出粮帮助呼韩邪单于，便留居在西部地区。他估计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控制整个匈奴，于是继续向西推进，靠近乌孙，想与乌孙联合力量，因而派使臣去见乌孙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其使臣，派八千骑兵假意迎接郅支单于。郅支单于识破了乌就屠的企图，率兵迎战，打败乌孙军队，遂即向北部的乌揭、坚昆、丁令发动进攻，吞并了这三个国家。郅支单于多次派兵进攻乌孙，经常取得胜利。坚昆国东界距单于王庭七千里，南界至车师五千里，郅支单于留下来，建都于此。

[3]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阁道，入紫微宫。

[3]三月，有异星出现于王良星、阁道星座，进入紫微星座。

[4]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

[4]汉宣帝卧病在床，挑选可以嘱托后事的大臣，召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来到宫中，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共同接受遗诏，辅佐朝政，主管尚书事务。冬季，十二月甲戌（初七），汉宣帝在未央宫驾崩。

班固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班固赞曰：汉宣帝治理国家，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注重综合考核人事的名与实。主持政务的大臣、学者，以及执掌法令的官员，全都精通自己的本职。在技巧、工匠、器械方面，以后的汉元帝、汉成帝时，很少能与之相比，这也足以证明汉宣帝时确实做到了官吏各称其职，百姓各安其业。遇到匈奴内乱，汉宣帝讨伐无道，扶助有道，以

威严和信义震慑北方夷狄之国，匈奴单于仰慕汉朝仁义，俯首称臣，自居藩属地位。功勋光耀祖先，业绩永垂后世，实可称之为“中兴”，其功德可与商高宗、周宣王相比！

[5]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5]癸巳（二十六日），皇太子刘即皇帝位，拜谒汉高祖祭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十八卷

【汉纪二十】起昭阳作噩，尽屠维单阏，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四八年）

1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1春季，正月四日，孝宣皇帝刘洵被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

2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候。

2 三月十日，汉元帝刘奭封王政君为皇后，封王政君老父王禁为阳平侯。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刘奭 下诏：把三辅、太常、各郡各封国公田及 皇家林苑的节余经费跟产物赈济贫民，帮助创业；家产不满一千钱的，供给或借贷种子、食粮。

3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3刘奭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

4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4夏季，六月，传染病流行，刘奭命御厨房减少菜饭，减少音乐部的官员，减少皇家马匹，救济难民。

5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5秋季，九月，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与封国，大水成灾，发生大饥谨，有些地方，人民互相残杀，煮吃对方尸体，汉政府转运其它郡、其它封国的粮食救济。

6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

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刘奭早就听说琅邪王吉、贡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经，德行廉洁，特派使节把二人征召到长安。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了之后，被任命当谏议大夫。刘奭屡次谦恭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说：“古时候，君王都很节约，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御马不过百余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属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现在，宫殿的兴建，告一段落，已经无可奈何了，而其它的开支，应尽量减少。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

是岁，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车师故地。

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四七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昃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

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夏，四月，丁巳，立子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

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秋，七月，己酉，地复震。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亻 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快快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云者，好节

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底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是岁，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初，武帝灰南越，开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馀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

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馀，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

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四六年）

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夏，旱。

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六月，诏曰：“朕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

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四四年）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馀事。

陈万年卒。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乾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到庭。"上许焉。既到，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忧矣。"即使使到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馀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

冬，十二月，丁未，贡禹卒。丁已，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视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

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

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

“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2二月五日，御史大夫韦玄成当宰相；右扶风郑弘当御史大夫。

3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3三月一日，日食。

4夏，六月，赦天下。

4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5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5皇上问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衡匡上书说："陛下亲自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人民，误触法网，连年 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之福！不过，据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今 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没有停止。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日却又

犯法，重新坐牢，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现在的社会风气，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爱追逐声色 犬马，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用身家来博取财富；万变不离这种倾向，即使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认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阔斧，改变社会风气。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员如果怒目相对， 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争斗的祸患；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事，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 在上位的如果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面就会有偷盗抢窃的人民；这是因为墙版是墙的根本。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 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朝廷尊重礼仪，文武官员相敬互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 从最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诗经》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谁都要模仿。’而今 ，在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 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动时，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指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指日食），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 只有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开支，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 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刘奭欣赏匡衡的意见，升匡衡当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朝的兴盛，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刘邦约法三章，颁发大赦 命令，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后世，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在惠帝、文帝时，根本没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时，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了武敌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等到刘秀上台，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当。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十九卷

汉纪二十一 孝元皇帝下永光三年（庚辰、前41）

汉纪二十一 汉元帝永光三年（庚辰，公元前41年）

[1]春，二月，冯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

[1]春季，二月，冯奉世回长安，调任左将军，封关内侯。

[2]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2]三月，元帝赐封皇子刘康当济阳王。

[3]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3]夏季，四月，平昌侯王接去世。秋季，七月壬戌（疑误），任命平恩侯许嘉当大司马、车骑将军。

[4]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4]冬季，十一月己丑（初八），地震，降雨。

[5]复盐铁官；置博士弟子员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故也。

[5]恢复盐铁专卖制度。规定博士弟子的定员为一千人。这是因为朝廷经费不够开支，而民间又有许多人免除赋税徭役，使朝廷无法供应内外徭役的缘故。

四年（辛巳、前40）

四年（辛巳，公元前40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2]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帝。

[3]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3]夏季，六月甲戌（二十六日），孝宣皇帝陵园东门失火。

[4]戊寅晦，日有食之。上于是召诸前言日变在周堪、张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因下诏称堪、猛之美，徵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

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中书令石显管尚书，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

[4]戊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元帝召集那些先前说天变灾难都是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进行责问，他们都跪拜于地谢罪。于是，元帝下诏褒扬周堪、张猛，调回京师长安。任命周堪担任光禄大夫，支中二千石俸禄，主管尚书事务；任命张猛当太中大夫、给事中。而这时候，中书令石显兼管尚书，尚书五人都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很难见到元帝，虽有建议，往往不得不拜托石显代为转达，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被石显控制。正巧周堪得了失音病，不能说话而去世。石显又诬陷张猛，让他自杀于公车官署。

[5]初，贡禹奏言："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秋，七月，戊子，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

[5]当初，贡禹上奏章说："孝惠帝、孝景帝的祭庙，因为亲情已尽，应该撤除。各郡、各封国设置皇帝祭庙，不合古代礼制规定，应该改正。"元帝认为有理。秋季，七月戊子（初十），撤除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祭庙，都不再祭祀，只设置官吏兵卒守护。冬季，十月乙丑（十九日），撤除设置在各郡、各封国的祖宗祭庙。

[6]诸陵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勿置县邑及徙郡国民。

[6]元帝下诏，各位皇帝的陵园，以其所在地区，分属三辅管理。在渭城寿陵亭部原上预设坟墓，下诏不要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县，也不要强迫各郡、各崐封国移民到那里。

五年（壬午、前39）

五年（壬午，公元前39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1]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三月，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2]秋，颍川水流杀人民。

[2]秋季，颍川郡水灾，淹死百姓。

[3]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大猎。

[3]冬季，元帝前往长杨宫射熊馆，大肆游猎。

[4]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用韦玄成等之议也。

[4]十二月乙酉（十六日），元帝采用丞相韦玄成等的建议，下诏拆毁太上皇、孝惠皇帝的祭庙。

[5]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而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诗·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

[5]元帝喜好儒家的学说，又 喜爱文章辞语。对宣帝的法令制度多有改变。谈论政事，提出建议的人，多数都被召见，每人都认为受到皇帝的注意。这时候，傅昭仪和她的儿子济阳王刘康，正受到元帝特别的宠爱，超过皇后和皇太子刘骜。太子少傅匡衡上书说："我曾经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人主是不是慎重用心。接受天的旨意的君王，任务在于开创大业，使它世代相承，无穷无尽地传下去。而继任的君王，心思要放到继承和发扬祖先的恩德功勋上。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之后，追思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成功的道理，用以培养自

己的心性，把美好的声誉和荣耀，都归功于祖父和父亲两位先王，而不敢自己居功。因此，上天享受他的供品，连鬼神也都保佑他。陛下圣明的恩德，象天一样覆盖大地，象爱护儿女一样爱护四海之内的百姓。可是阴阳没有调和，奸诈邪恶也没有禁止。这大概是因为臣子未能发扬光大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先恐后地抨击过去的法令规章不可用，一定要加以改变。然而，很多制度改变了之后，无法执行，只好再恢复原状。结果是，在下位的人发生纠纷，官吏和平民无所遵信。我常在内心痛恨，国家放弃了人心所乐的已成的功业，而白白去做那些纷乱的事情。但愿陛下仔细回顾汉室世代相继的事业，留意遵守先帝的法制，弘扬先帝的功业，用以安定臣僚的心。《诗经·大雅》说：‘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达到‘德’的根本方法。《诗传》说‘知道应喜爱什么，应厌恶什么，使性情变好，圣王的道路就是如此。’修养性情的方法，必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弥补自己的缺欠。聪明通达的人，警惕苛察；见识不广的人，警惕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警惕没有决断；恬淡安静的人，警惕贻误时机；胸襟广阔的人，警惕疏忽大意。必须了解自己所应当注意纠正的缺失，以大义来弥补它，然后才能达到万事和谐的美好境界。那些伪善的乖巧之徒，才无法结党搭帮，企望挤进朝廷。务请陛下警惕自己，使陛下的圣德更为崇高。

臣又闻室家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适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适而卑庶也，适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崐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我又曾经听说，家庭如果安详和睦，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诗经》开头就是《国风》。《礼记》开头就讲冠礼、婚礼。用《国风》开头，追溯性情的根本，表明人伦之间的关系。用冠礼、婚礼开头，，为安详的家庭奠立基础，以防患于乱起之前。所以圣明的君

王，必须慎重处理妃嫔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注意区分‘嫡子’与‘庶子’的不同地位，把礼仪纳入自己家内。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新来的不能排在旧有的之前。必如此，才合乎人情，理顺乎阴气。嫡子尊贵，庶子卑贱，嫡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在高台上隆重举行，使用甜酒祝贺。其他的儿子，不能用这种仪式，其目的就在于显示嫡子的尊贵，使立于无可怀疑的地位，不仅仅是表面的礼节仪式而已，而是内心对待嫡子与其他儿子截然不同，所以用礼仪。把真情显露于外。圣人的一举一动，和谁欢宴娱乐，和谁亲近，都要使尊贵卑贱都有一定次序。如此的话，全国百姓都会自我修养，顺从归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重的反而放到卑贱的地位，那么乖巧的邪恶之徒就会乘机而动，使国家混乱。所以圣人谨慎小心，不愿有一个坏的开头。用心防范于乱起之前，决不因私人的恩情，伤害正大的原则。正如《易传》所说：‘家庭端正，则天下就安定了。’”

[6]初，武帝既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岁，河决于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

[6]当初，武帝曾经堵塞黄河决口，筑宣房宫。后来，黄河又在北面的馆陶决口，形成屯氏河，沿东北方向入海，因为河床广度深度跟黄河相同，所以听其自由发展，不再堵塞决口。本年，黄河在清河郡所属灵县鸣犊堤再度决口，屯氏河于是无水干涸。

建昭元年（癸未、前38）

建昭元年（癸未，公元前38年）

[1]春，正月，戊辰，陨石于梁。

[1]春季，正月戊辰（二十九日），陨石坠在梁国。

[2]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2]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帝。

[3]冬，河间王元坐贼杀不辜废，迁房陵。

[3]冬季，河间王刘元，被控残杀无罪之人，撤销爵位，贬逐房陵。

[4]罢孝文太后寝祠园。

[4]元帝下令撤除文帝母亲薄太后的陵园。

[5]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等皆惊走；冯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帝嗟叹，倍敬重焉。傅惭，由是与冯有隙。冯，左将军奉世之女也。

[5]元帝前往虎圈，观赏野兽搏斗，妃嫔们都在座奉陪。一只熊突然跳出圈外，攀着阑杆想上殿堂。元帝左右的侍从、贵族，包括傅婕妤在内的妃嫔们，都惊慌逃命。只有冯婕妤，一直向前站着挡住熊。武士把熊杀死。元帝惊魂初定后，问她："人人恐惧，你为什么上前阻挡熊？"冯婕妤说："猛兽凶性发作，只要抓着一个人，就会停止攻击，我恐怕它直扑陛下的座位，所以以身阻挡它。"元帝感激嗟叹，对冯婕妤倍加敬重。而傅婕妤大为惭愧，从此与冯婕妤产生隔阂。冯婕妤是左将军冯奉世的女儿。

二年（甲申、前37）

二年（甲申，公元前37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1]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三月，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2]夏，四月，赦天下。

[2]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3]六月，立皇子兴为信都王。

[3]六月，元帝赐封皇子刘兴为信都王。

[4]东郡京房学《易》于梁人焦延寿。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以孝廉为郎，上疏屡言灾异，有验。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

[4]东郡人京房跟从梁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常说："得到我的学问而丧失生命的，就是京房。"他的学说长于占卜天灾人祸，共分六十卦，轮流交替地指定日期，用风雨冷热作为验证，都很准确。京房运用这种学说，尤其功力深厚，被地方官府推荐为"孝廉"之后，他到朝廷充当郎，屡次上书元帝，议论天象变异，十分灵验。元帝喜欢他，数次召见，向他询问。京房回答说："古代帝王按功劳选拔贤能，万事都有成就，祥瑞显现。衰亡之世，任用官员则以遭诋毁还是受称赞为依据，所以政治腐败，因而招致天灾变异。应当考察文武百官的行政效率及其政绩，天灾变异才可停止。"元帝命京房主持这件事，京房于是拟定了考功课吏法，上奏元帝。元帝下令，公卿朝臣与京房在温室殿举行讨论会。大家都认为京房的办法过于琐碎，使上级和下级互相监督侦察，不可施行。但元帝却倾向京房。当时，正好各州刺史向朝廷奏报事宜，集中在京师长安。元帝召见他们，命京房向他们宣布考核之事，刺史们也认为不可施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时反对，后来转为支持。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悟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恒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

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房罢出，后上亦不能退显也。

这时，中书令石显正独揽大权。石显的好友五鹿充宗任尚书令，二人联合执政。有一次，元帝在闲暇时召见京房，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君王昏庸，任用的都是善于伪装的奸佞。”京房进一步问：“君王是明知奸佞而仍用他们？还是认为贤能才用他们？”元帝回答说：“是认为他们贤能。”京房说：“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却知道他们不是贤能呢？”元帝说：“根据当时局势混乱，君王身处险境便可以知道。”京房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任用贤能时国家必然治理得好，任用奸邪时国家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幽王、厉王不觉悟而另外任用贤能，为什么终究要任用奸佞以致后来陷入困境？”元帝说：“乱世君王，各自认为他所任用的官员全是贤能。假如都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天下怎么还会有危亡的君王？”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经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任用竖刁，秦二世任用赵高，以致政治日益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测验自己的行为，而觉悟到用人的不当？”元帝说：“只有治国有法的君王，才能依据往事而预测将来。”京房于是脱下官帽，叩头说：“《春秋崐》一书，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而今陛下登极以来，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百姓饥馑，瘟疫流行。盗贼制伏不住，受过刑罚的人充满街市。《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俱备。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说：“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问？”京房说：“陛下现在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今天的灾难变异和为政之道，幸而胜过前代。而且认为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说：“前世的那些君王，也是陛下这种想法。我恐怕后代看今天，犹如今天看古代。”元帝过了很久才说：“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回答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哪里还会用他？”京房说：“陛下最信任，跟他在宫廷之中共商国家大事，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就是他。”京房所指的是石显。元帝也知道，他对京房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京房告退。后来，汉元帝还是不能让石显退位。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

臣司马光曰：君王的德行不昌明，则臣属虽然想竭尽忠心，又从何着手呢？观察京房对元帝的诱导，可以说是把道理说得十分清楚透彻了，而最终仍不能使元帝觉悟，可悲啊！《诗经》说：“我不但当面把你教训过，而且提起过你的耳朵。不但是用手携带着你，而且指示了你许多事。”又说：“我教导你是那么的恳切细致，而你却漫不经心、听不进去。”这说的就是汉元帝啊！

[5]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

[5]元帝命京房推荐他的学生中通晓检验政绩和有能力考察官吏的人，准备试用。京房上奏：“中郎任良、姚平，希望能用为刺史，在各州试行考绩制度。请准许我留在朝廷，转报他们的奏章，免得下情不能上达。”然而石显、五鹿充宗都痛恨京房，想使京房远离元帝，于是向元帝建议，应该试任京房为郡守。元帝遂任命京房当魏郡太守，允许他以考功法去治理本郡。

房自请：“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与石显等有隙，不欲远离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后，恐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京房请求：“年终时候，请准许我乘坐驿车前来，向陛下当面报告。”元帝许可。京房自知数次因为议论受到大臣的非议，跟石显之间怨恨已成，不想远离元帝身边。于是上密封的奏章：“我一出京师，恐怕被当权大臣所害，身死而事败，所以盼望在年终之时，得以乘驿车到京师向陛下奏事，幸而蒙陛下哀怜而允许。然而，六月辛巳（二十日），阴云乱风四起，太阳光芒暗淡，显示高级官员蒙蔽天子，而天

子心里怀疑。六月己卯（十八日）、庚辰（十九日）之间，定有要隔绝陛下与我的关系，使我不得乘坐驿车奏事的事情发生。”

房未发，上令阳平侯王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京房还没有出发，元帝命阳平侯王凤奉诏通知京房，不要乘驿车回京师奏事。京房心中更加惊恐。秋季，京房出发，走到新丰，托朝廷传送文书的差人再上密封的奏章：“我先前于六月间曾上书陛下，所说《遁卦》虽未应验，但占候之法说：‘有道术的人刚刚离去，天气寒冷，大水涌出成灾。’到了七月，果然大水涌出。我的学生姚平告诉我：‘你可以说通晓道术，却不能说笃信崐道术。你所预测的天灾变异，没有一件事不应验。现在，大水已经涌出，有道术的人就要被放逐而死在外边，还有什么话可说！’我说：‘陛下最仁爱，对我尤其宽厚，即令因进言而死，我还是要进言。’姚平又说：‘你只能说是小忠，不算大忠。从前，秦朝赵高执政，有一位叫正先的人，因讥讽赵高而被处死，赵高的淫威从此形成。所以秦朝的衰乱，是正先推动的。’而今我出任郡守，把考核功效引为自己的责任，只恐怕还没有着手便被诛杀。求陛下不要使我应验大水上涌的预言，像正先那样死去，让姚平嘲笑。”

房至陕，复上封事曰：“臣前自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无色者也。臣去稍远，太阳侵色益甚，愿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

京房到陕县，再上密封奏章：“我先前建议由任良负责官员考绩，让我留在朝廷。议论此事的人知道这样对于他们自身不利，而且不可能把我和陛下隔绝开来，所以说：‘与其学生出面，不如试用老师。’可是，如果派我当刺史，又怕我面见陛下奏报，于是又说：‘当刺史，可能与太守不同心，不如当太守。’目的在于隔绝我们君臣。陛下没有反对他们的主张，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正是阴云乱风所以不散，太阳失去光辉的原因。我离京师长安渐远，太阳的昏暗越来越重。盼望陛下不要难于征我回京师而轻易地违背天意！邪恶阴谋，人虽不觉，上天却必有变化，所以人可以欺，天不可以欺，请陛下详察！”

房去月余，竟征下狱。初，淮阳宪王舅张博，倾巧无行，多从王求金钱，欲为王求入朝。博从京房学，以女妻房。房每朝见，退辄为博道其语。博因记房所说密语，令房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王，以为信验。石显知之，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皆下狱，弃市，妻子徙边。郑弘坐与房善，免为庶人。

京房离开一月余，竟被征回京师，逮捕入狱。当初，淮阳宪王刘钦的舅父张博是一个看风行事，无善行的人物，向刘钦要了许多金钱，到京师长安活动征召刘钦入朝。张博曾跟随京房学习《易经》，而且把女儿嫁给京房。京房每次朝见，回家之后，都把跟元帝之间问答的话告诉张博。张博于是暗中记下京房所说的机密言语，让京房代刘钦草拟请求入朝的奏章。他把这些密语记录和奏章草稿，都送给刘钦过目，作为他工作的证明。石显知道此事后，指控：“京房跟张博通谋，诽谤治国措施，把罪恶推到皇帝身上，贻误连累诸侯王。”于是京房跟张博都被捕入狱，在街市上斩首，妻子儿女被放逐到边塞。御史大夫郑弘，被控跟京房是朋友，遭免职，贬作平民。

[6]御史中丞陈咸数毁石显，久之，坐与槐里令朱云善，漏泄省中语，石显微伺知之，与云皆下狱，髡为城旦。

[6]御史中丞陈咸不断抨击石显。过了一段时间，石显指控他跟槐里令朱云是好友，泄露宫禁之中的机密，这是石显暗暗侦察得知的。于是陈咸、朱云都被捕下狱，判处髡刑，罚做苦工。

石显威权日盛，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

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

石显的淫威和权势日益增长，公卿及以下的官员都害怕他，人人自危，不敢稍有宽纵。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死党密友，凡依附他们的人，都得到了高官厚禄。民间有歌谣说：“你是姓牢的人，还是姓石的人，是五鹿家的门客吗？官印何其多，绶带何其长！”

显内自知擅权，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以间己，乃时归诚，取一信以为验。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徵发，显先自白：“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上许之。显故投夜还，称诏开门入。后果有上书告“显颛命，矫诏开宫门”，天子闻之，笑以其书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属任以事，群下无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类如此非一，唯独明主知之。愚臣微贱，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财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初，显闻众人多匈匈，言己杀前将军萧望岷之，恐天下学士讪己，以谏大夫贡禹明经著节，乃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礼事之甚备。议者于是或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矣。显之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类也。

石显心知自己专权，把持朝政，怕元帝一旦听取亲信的抨击而疏远自己，便时常向元帝表示忠诚，取得信任，验证元帝对自己的态度。石显曾经奉命到诸官府征集人力和物资，他先向元帝请求：“恐怕有时回宫太晚，漏壶滴尽，宫门关闭，我可不可以说奉陛下之命，教他们开门！”元帝允许。一天石显故意到夜里才回来，宣称元帝命令，唤开宫门入内。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专擅皇命，假传圣旨，私开宫门。”元帝听说了这件事，笑着把奏章拿给石显看。石显抓住时机，流泪说：“陛下过于宠爱我，委任我办事，下面无人不妒火中烧，想陷害我，类似这种情形已不止一次，只有圣明的主上才知道我的忠心。我出身微贱，实在不能以我一个人去使万人称心快意，担负起全国所有的怨恨。请允许我辞去中枢机要职务，只负责后宫的清洁洒扫，死而无恨。唯求陛下哀怜裁择，再给我一次宠幸，以此保全我的性命。”元帝认为石显说得对而怜悯他，不断慰问勉励，又重重赏赐。这样的赏赐及百官赠送的资金达一亿。当初，石显听说人们议论愤

激，都说是他逼死前将军萧望之，怕招来全国儒生的抨击。由于谏大夫贡禹深明儒家经典，节操高尚而有名望，石显便托人向贡禹表示问候之意，用心结交，并向元帝推荐，使贡禹擢升九卿，并对他以礼相待，很是周详。于是舆论也有赞扬石显的，认为他不曾妒恨陷害萧望之。石显谋略变诈，善于为自己解围，以取得皇帝的信任，用的都是此类手法。

荀悦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远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远而绝之，隔塞其源，戒之极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援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荀悦说：奸佞迷惑君主的方法太多了。所以孔子说：“要远离奸佞！”不仅不用他而已，还要驱逐到远方，跟他隔绝，把源头塞住，态度至为坚决。孔子说：“政治的意思，就是端正。”治理国家最基本的一件事，无非端正自己而已。梗直诚实，则是端正的主干。对于品德，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授给他官位。对于能力，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让他做事。对于功劳，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颁发奖赏。对于罪恶，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加以惩罚。对于行为，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尊重。对于言谈，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相信。对于物器，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使用。对于事情，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去做。所以各种端正风气都汇集到朝廷，则下面万事没有虚伪。古代圣王的道理，不过如此而已。

[7]八月，癸亥，以光禄勋匡衡为御史大夫。

[7]八月癸亥（初三），元帝擢升光禄勋匡衡任御史大夫。

[8]闰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8]闰八月丁酉（初八），上官太皇太后驾崩。

[9]冬，十一月，齐、楚地震，大雨雪，树折，屋坏。

[9]冬季，十一月，齐、楚地区地震，下大雪，树木折断，民房倒塌。

三年（乙酉、前36）

三年（乙酉，公元前36年）

[1]夏，六月，甲辰，扶阳共侯韦玄成薨。

[1]夏季，六月甲辰（十九日）丞相扶阳侯韦玄成去世。

[2]秋，七月，匡衡为丞相。戊辰，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

[2]秋季，七月，元帝擢升匡衡作丞相。戊辰（十四日），擢升卫尉李延寿当御史大夫。

[3]冬，使西域都护、骑都尉北地甘延寿、副校尉山阳陈汤共诛斩郅支单于于康居。

[3]冬季，命西域都护、骑都尉、北地郡人甘延寿，和副校尉、山阳郡人陈汤一同出兵，在康居王国斩杀郅支单于。

始，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岷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而因都护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其骄如此。

最初，郅支单于自以为匈奴汗国是一个大国，威名远扬，颇受别国尊重，又乘军事胜利而十分骄傲。因为不得康居王礼敬，一怒之下杀了康居王的女儿及康居贵族、平民数百人，有的还截其四肢，扔到都赖水里。他强迫康居人为他建筑城垣，每日有五百名工匠施工，历时二年才完成。又派出使节，前往阖苏王国、大宛王国，责令每年进贡。二国畏惧郅支单于，不敢不给。汉朝前后派出三批使节，前往康居郅支单于处，查问谷吉等人的遗体下落。郅支对于汉朝使节窘困侮辱，不肯接受汉朝皇帝的诏书，只是通过西域都护上书，说：“居住的地方环境困苦，愿意归顺强大的汉朝，还打算派儿子去当人质。”其态度傲慢如此。

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略，喜奇功，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

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阗贵人伊奴毒。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具色子男开牟以为导。具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

陈汤为人沉着勇敢，能深思熟虑，富有计策谋略，渴望建立奇特的功勋，他向甘延寿建议说：“边境各族畏惧匈奴，这是天性。西域各国，本来都属匈奴管辖，而今郅支单于的威名传播很远，不断侵略乌孙王国和大宛王国，经常给康居王国出谋划策，企图使乌孙、大宛投降归顺。如果把这两国征服，只要几年时间，西域城邦国家都会陷于危险的境 地。郅支单于性情剽悍，喜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日子一久，必将成为西域的灾难。虽然他现在地处遥远，幸而他们没有坚固的城堡和强劲的弓弩，无法固守。我们如果征发屯田的军队，并率领乌孙王国的军队，一直挺进到他的城堡之下，他要逃没有地方可逃，要守则兵力不足以自保，千载难逢的功业可以在一天早上完成。”甘延寿认为有理，准备先奏请朝廷批准。陈汤说：“圣上一定会召集公卿商议，远大的策略，不是平庸的官僚所能了解，肯定不同意。”甘延寿迟疑，不肯听他的话。正好甘延寿久病卧床，陈汤单独行动，假传圣旨，征发各城邦国家的军队、车师戊己校尉的屯田部队。甘延寿听说了这件事，大惊而起，要加阻止，陈汤大怒，手按剑柄，叱责甘延寿说：“大军已经集中会合，你小子打算阻止大军吗？”甘延寿于是顺从。他俩部署、集结汉朝和西域多国兵力，共有四万余人。甘延寿、陈汤上奏章自我弹劾假传圣旨之罪，陈述所以如此做的理由。发出奏

章的当天，大军出发，分成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越过葱岭，穿过大宛王国。另三路纵队，由都护甘延寿亲自率领，从温宿国出发，由北道经乌孙王国首府赤谷城，穿过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阗池西岸。而这时康居王国的副王抱阗，率领数千骑兵，在赤谷城东方攻击乌孙王国大昆弥地区，屠杀及俘虏千余人，抢走牛、羊、马等大批牲畜，然后从后面追上汉军，夺取汉军后部的大批辎重。陈汤命西域兵迎战，杀四百六十人，夺回抱阗所掳掠的乌孙百姓四百七十人，交给大昆弥。而夺回的马匹、牛、羊，则留下来作为军队食物。又逮捕到抱阗手下的贵族伊奴毒。进入康居王国东部国界后，陈崐汤严明军纪，不准烧杀抢掠。秘密召康居王国的贵族屠墨来会晤，向他展示汉朝的威力与决心，摆下酒筵席，共同盟誓，然后送他回去。大军继续挺进，在距新筑的单于城约六十里处，安营扎寨。这时，又俘虏康居王国另一贵族具色子男开牟，让他作向导。具色子男开牟是屠墨的舅父，也痛恨郅支单于的凶暴。汉朝军队于是对郅支单于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第二天，大军继续挺进，距单于城三十里，扎营。

单于遣使问：“汉兵可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答报，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

郅支单于派使节前来询问：“汉朝军队到这里来的目的何在？”汉军的官员回答说：“你们单于曾经上书汉朝皇帝，说：‘居住环境困苦，愿意归降强大的汉朝，亲身到长安朝见。’皇帝怜悯单于放弃幅员广大的国土，委屈地住在康居，所以派遣都护将军，率军前来迎接单于及妻子儿女。恐怕单于的左右惊动，所以没有敢于直接到达城下。”双方使节来往了几次之后，甘延寿、陈汤出面，责备郅支单于的使节说：“我们为了单于，不远万里来到此地，然而，一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派出一位名王、显贵，前来晋见都护将军，接受命令而供事，为什么单于对大事这么疏忽，不讲主人待客人的礼节？我们从遥远的地方到

此，人马困乏已极，而粮草又快用完，恐怕连回程都不够用，请单于跟大臣们慎重考虑。”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馀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馀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为前，戟弩为后，仰射城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

次日，大军挺进到都赖水畔，在距单于城三里外扎营，构筑阵地，遥望单于城上，五色旗帜迎风飘扬，数百匈奴人披甲戴胄，登上城楼守备。又从城中冲出一百余名骑兵，往来奔驰城下。一百余名匈奴步兵，在城门两侧，结成“鱼鳞阵”，正作战斗演习。城上守军还向汉朝军队挑战：“来打吧！”一百余名匈奴骑兵直冲汉营，汉营的强弩全部拉满，箭矢外指。匈奴骑兵不敢攻击，撤退。强弩部队射击城门外操练的匈奴骑兵、步兵，匈奴兵全部退入城内。甘延寿、陈汤下令总攻：“听到鼓声，都直扑城下，四面包围，各军记住所分配的位置，开凿洞穴，堵塞射击孔。盾牌在前，戟弩在后，仰射城楼上的守军。”攻击开始，城楼上的匈奴守军退下逃走。土城之外，还有由两层木樯构成的重木城。匈奴人由木城射击，使汉朝远征军多有伤亡。于是远征军以薪纵火，焚烧木城。入夜，匈奴守军骑兵数百名突围，汉军予以迎头痛击，箭如雨下，全部歼灭。

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乃下。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辄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

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当初，郅支单于听说汉朝军队到达，打算离开此城。可是，怀疑康居王对他怨恨，与汉朝勾结，里应外合，又听说乌孙王国等西域各国，都派出军队，自以为无处可以投奔。所以，他已逃出单于城，却又返回，说："不如坚守。汉朝军队远征万里，不可能持久进攻。"郅支单于全身披甲，在城楼上指挥作崐战。他的阏氏、夫人共数十名，也都用弓箭射城外的汉军。汉朝的弩兵射中郅支单于的鼻子，而他的夫人也多有死亡。郅支单于于是从城楼下来。午夜之后，木城被攻破，木城中的匈奴军退入土城，登上城头，呼号呐喊。这时，康居王国一万余人的骑兵援军来到郅支城附近，分散在十余处，环绕城的东西南北四面部署，跟城上的匈奴守军互相呼应。乘着夜色，多次向汉朝军队的营地冲击，然而不能得手，每次都退下来。天将亮时，四面火起，官兵振奋，乘火势大喊，钲鼓之声动地。康居军队再向后撤。汉朝军队推举盾牌，从四面同时冲入土城中。郅支单于率匈奴男女一百余人逃入王宫，汉朝军队纵火焚烧王宫，官兵争先冲入，郅支单于身受重伤而死。军候假丞杜勋，砍下郅支单于人头。在王宫中搜出汉朝使臣的节两只以及谷吉等携带的写在帛上的书信。凡是抢掠的财物，都归抢掠者所有。斩阏氏、太子、名王及以下共一千五百一十八人，生擒一百四十五人，投降的一千余人，分配给领兵共围单于的西域十五个国王。

四年（丙戌、前35）

四年（丙戌，公元前35年）

[1]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师。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丞相匡衡等以为："方春掩骼，埋之时，宜勿县。"诏县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

[1]春季，正月，郅支单于的人头被送到长安。甘延寿、陈汤上书说：“我们曾经听说，天下的大道理莫过于统一。从前有唐尧、虞舜，今有强大的汉朝。匈奴呼韩邪单于已成为我们北方的藩属，只有郅支单于背叛汉朝，没有伏罪。他逃亡到大夏王国以西，认为强大的汉朝不能使他称臣归顺。郅支单于对百姓残忍狠毒，巨大的罪恶上通于天。臣甘延寿、陈汤，率领仁义的军队，替天讨伐，幸赖陛下神异威灵，阴阳配合，天气晴明，攻破敌阵，打败敌人，斩杀郅支单于及名王以下。应该把郅支单于的头悬挂在长安槁街蛮夷馆舍之间，以昭示万里，胆敢冒犯强大汉朝的，距离虽远也必诛杀！”丞相匡衡等认为：“现在春季，正是掩埋尸骨之时，不应悬挂人头。”元帝下令悬挂郅支单于的头示众十日，然后掩埋。并祭告位于郊外的祖先祭庙，大赦天下。满朝文武向元帝祝贺，举行酒宴。

[2]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哀王者，帝之少弟，与太子游学相长大。及薨，太子前吊。上望见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是时驸马都尉、侍中史丹护太子家，上以责谓丹，丹免冠谢曰：“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损。向者太子当进见，臣窃戒属，毋涕泣，感伤陛下；罪乃在臣，当死！”上以为然，意乃解。

[2]六月甲申（初五），中山王刘竟去世。刘竟是元帝的幼弟，跟皇太子刘骜年龄相仿，在一起游玩、读书，一起长大。刘竟去世后，刘骜前往吊丧。元帝看到太子，怀念幼弟，悲哀不能自制。可是已经走到面前的太子，却并不悲哀，元帝对此非常怨恨，说：“天下哪有一点慈爱心肠都没有的人，可以继承祖宗祭庙香火，做人民父母的？”这时，驸马都尉、侍中史丹，正充当太子刘骜的监护人。元帝责备史丹，史丹脱下官帽，请罪说：“我确实看见陛下哀痛中山王，以致身体瘦损。前些时，太子应当进见，我暗中嘱咐他，不要流泪哭泣，免得引起陛下伤感。罪过在我，我应该被处死。”元帝认为史丹说的是事实，才息怒。

[3]蓝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泾水，泾水逆流。

[3]蓝田发生地震，山崩，霸水壅塞。安陵堤岸崩塌，泾水壅塞，向西逆流。

五年（丁亥、前34）

五年（丁亥，公元前34年）

[1]春，三月，赦天下。

[1]春季，三月，大赦天下。*[2]夏，六月，庚申，复戾园。

[2]夏季，六月庚申（十七日）恢复刘据的陵园戾园。

[3]壬申晦，日有食之。

[3]壬申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4]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时上寝疾，久不平，以为祖宗谴怒，故尽复之；唯郡国庙遂废云。

[4]秋季，七月庚子（二十八日），恢复太上皇祭庙、陵园及原庙，恢复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的陵园。当时元帝卧病，长时间不能痊愈，认为是祖宗发怒谴责，所以将以上祭庙、陵园全部恢复。但各郡、各封国的祭庙却废除了。

[5]是岁，徙济阳王康为山阳王。

[5]本年，元帝改封济阳王刘康为山阳王。

[6]匈奴呼韩邪单于闻郅支既诛，且喜且惧；上书，愿入朝见。

[6]匈奴呼韩邪单于得到郅支单于已被诛杀的消息，既高兴，又恐惧。于是，向汉朝皇帝上书，请求入朝觐见。

竟宁元年（戊子、前33）

竟宁元年（戊子，公元前33年）

[1]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

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才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罢乘塞，则生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岁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嘉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塞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嘉晓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

[1]春季，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请求准许他当汉家女婿，使他有缘亲近汉朝。元帝把后宫良家女子王嫱，别名王昭君，赏赐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非常欢喜，上书汉元帝："愿保护东起上谷，西至敦煌的汉朝边塞，永远相传。请撤销边境防务和守塞的官吏士卒，使天子的小民获得休息。"元帝把呼韩邪单于的建议交给有关官员讨论，参与讨论的官员都认为可以接受。郎中侯应了解边塞事务，认为不可以允许。元帝问他原因，侯应说："周朝和秦朝以来，匈奴暴戾强悍，不断侵略边境。汉王朝建立之初，尤其受到它的伤害。据我了解，北方边塞，东到辽东，外有阴山，东西长达一千余里，草木茂盛，禽兽众多，本来冒顿单于依赖这里地势险要，制造弓箭，出来

抢劫，正是匈奴畜养禽兽的圈地。直到孝武皇帝出军北征，把这一地区夺到手，而将匈奴赶到大漠以北。在这一地区，建立城堡，修筑道路，兴建外城，派遣军队前往屯戍守卫。然后，边境才比从前稍稍安宁。漠北土地平坦，草木稀少，沙漠相连。匈奴前来侵扰，缺少隐蔽之地。边塞之南，道路深远，山谷起伏，往来十分困难。边塞老一辈的人说：‘匈奴丧失阴山之后，每次经过那里都伤心痛哭。’如果撤销边防军队，对夷狄大为有利，这是不能答应的理由之一。现在，圣上的恩德宽阔广大，如天一样覆盖着匈奴。匈奴人得到拯救，才能活下去。感激救命之恩，叩头称臣。不过，夷狄的性情，穷困时谦卑顺从，强大时骄傲横逆，天性如此。前些时，已撤除了外城，减少了亭、燧等军事建筑，现在的边防军队，仅够担任望，互通烽火而已。古人居安思危，边防不可再撤除，这是理由之二。中国有礼义的教育，有刑罚的惩处，愚昧的小民还要犯禁。何况匈奴单于，他能绝对保证他的部众不违犯规定吗？这是理由之三。即令在中国境内，还在水陆要道设立关卡，用以控制封国王侯，使做臣属的断绝非分之想。在边塞设置亭障，屯田戍守，不仅仅是为了防备匈奴，也是因为各属国的降民，他们本是匈奴的人，恐怕他们念旧而逃亡。这是理由之四。近年来，接近边塞的西羌部落，与汉人来往。汉朝的官吏小民贪图财利，掠夺盗取他们的牲畜，甚至强占他们的妻子，因为这些怨恨，激起他们叛变。现在如果撤除边防军队，可能发生这种因欺侮而起的纷争。这是理由之五。过去，从军的战士，很多人没有回来，留在匈奴，他们的子孙生活贫困，有可能大批前往匈奴投靠亲友。这是理由之六。沿边一带，奴仆婢子忧愁悲苦，想逃亡的人多，都说：‘听说匈奴那里快乐，无可奈何的是边塞的监视太紧！’然而时常仍有逃出边塞的人。这是理由之七。窃贼强盗凶暴狡诈，结成团伙触犯法令，如被追捕得急了，就会北逃匈奴，则不可以制裁。这是理由之八。自从沿边设立要塞，已有一百余年，并不完全用土筑墙，有的利用山岩，有的利用石木，有的利用山谷，有的利用水峡，稍加连接增补，征发士兵、刑徒修建，长年累月，用去的劳力经费，无法计算。我恐怕主张撤除边塞的官员，没有深刻考虑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想暂时减少戍边的负担。十年之后，百年之内，如果突然发生变化，而边塞已经破坏，烽火亭已经湮没，还要再征发戍卒修建。可是，百余年累积下来的工程，不可能马上恢复。这是理由之九

初，左伊秩訾为呼韩邪划计归汉，竟以安定。其后或谗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韩邪疑之；伊秩訾惧诛，将其众千余人降汉，汉以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绶。及呼韩邪来朝，与伊秩訾相见，谢曰："王为我计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宁，王之力也，德岂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复顾留，皆我过也。今欲白天子，请王归庭。"伊秩訾曰："单于赖天命，自归于汉，得以安宁，单于神灵，天子之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汉，又复归匈奴，是两心也。愿为单于侍使于汉，不敢听命！"单于固请，不能得而归。

当初，左伊秩訾建议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匈奴竟然因此安定。后来，有人进谗言，说左伊秩訾自以为他有安定匈奴的功劳，却没有得到什么封赏，心里常常不满。呼韩邪对他产生怀疑。左伊秩訾担心被杀，于是率领他的部下一千余人投降汉朝。朝廷封他关内侯，拥有三百户人家的封地。佩戴王爵的官印和绶带。等到呼韩邪单于到汉朝朝见，与左伊秩訾会面，呼韩邪单于向他道歉崐说："大王为我谋划策略，待我非常厚道。匈奴能有今天太平安宁的局面，都是大王的力量，恩德岂能忘记？我却使大王失望，离我而去，不再顾念而留住匈奴，都是我的过失。如今我想向圣上报告，请大王重回王庭。"左伊秩訾说："单于承受上天的旨意，自从归附汉朝，使匈奴得到安定太平。这是单于神异威灵，汉朝天子的保，我怎么会有这种力量？既然已经归降汉朝，而又再回匈奴，是有二心。愿留在汉朝作为单于的一个使臣，不敢听从您的命令。"呼韩邪单于坚决请求，不能得到左伊秩訾的允许，于是回国。

单于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呼韩邪单于称王昭君为宁胡阏氏；生下一个男孩，名叫栾提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

[2]皇太子冠。

[2]皇太子刘骜行加冠礼。

[3]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卒。

[3]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去世。

[4]初，石显见冯奉世父子为公卿著名，女又为昭仪在内；显心欲附之，荐言："昭仪兄谒者逡修敕，宜侍幄帷。"天子召见，欲以为侍中。逡请间言事。上闻逡言显专权，大怒，罢逡归郎官。及御史大夫

缺，在位多举逡兄大鸿胪野王；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问显，显曰："九卿无出野王者；然野王，亲昭仪兄，臣恐后世必以陛下度越众贤，私后宫亲以为三公。"上曰："善，吾不见是！"因谓群臣曰："吾用野王为三公，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属，以野王为比。"三月，丙寅，诏曰："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洁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

[4]当初，中书令石显，看到冯奉世父子都当公卿，名声显著，女儿又是元帝后宫的昭仪，存心要亲近这家权贵。于是向元帝推荐："冯昭仪的哥哥谒者冯逡，品格美好，行为端正，应该侍奉左右。"于是，元帝召见冯逡，打算任命他当侍中。冯逡请求单独接见谈事情。元帝听他抨击石显专擅权力，大怒，让他仍然回到原来郎官的位置。等到御史大夫出缺，很多官员推荐冯逡的哥哥大鸿胪冯野王继任。元帝命尚书在二千石官员中遴选，而冯野王以品行好，能力强被评为第一。元帝询问石显的意见，石显说；"九卿中，没有比冯野王更恰当的人选。然而冯野王是冯昭仪的亲哥，我恐怕后世评论起来，必然认为陛下越过许多贤能，对后宫亲属徇私而任命为三公。"元帝说："好，我没有看到这一点！"于是，告诉众位大臣说："我如果用冯野王当三公，后世一定抨击我对后宫亲属徇私，会把冯野王拿出来作为例证。"三月丙寅（疑衰），元帝下诏说："刚强正直，宁静淡泊，大鸿胪冯野王就是这种人。心辨是非，善于辞令，可以代表皇帝出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就是这种人。廉洁而又节俭，太子少傅张谭就是这种人。现在，提拔少傅张谭当御史大夫。"

[5]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为少府。信臣先为南阳太守，后迁河南，治行常第一。视民如子，好为民兴利，躬劝耕稼，开通沟渎，户口增倍。吏民亲爱，号曰"召父"。

[5]河南郡太守九江人召信臣，被任命当少府。召信臣原先是南阳郡太守，后来才调到河南郡，考绩在全国常常列于第一。他看待黎民跟看待儿女一样，热心为百姓谋求福利，亲自劝导人们务农，开凿疏通灌溉用的沟渠，使户口成倍增加。官员和平民都敬爱他，称他"召父"。

[6]癸卯，复孝惠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6]三月癸卯（疑误），恢复孝惠皇帝祭庙陵园、孝文太后陵园、孝昭太后陵园。

[7]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甘延寿，延寿不取。及破郅支还，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延寿等。陈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出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

[7]当初，中书令石显，曾经打算把姐姐嫁给甘延寿，甘延寿拒绝。等到峄甘延寿打败郅支单于，返回长安，丞相、御史也对假传圣旨这件事深恶痛绝，对甘延寿的功勋并不赞许。而陈汤又一向贪财，把在外国掳掠的金银财宝带入塞内，违反了多项法令。司隶校尉用公文通知沿途郡县，逮捕陈汤的部下，加以审问。陈汤上书元帝说："我和我的部下共同诛讨郅支单于，幸而将他擒获歼灭，从万里之外，凯旋班师，应有朝廷派出的使者在道上迎接慰劳。然而今天司隶校尉反而逮捕审问，这是替郅支单于报仇啊！"元帝下令，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官兵，命沿途地方官府用酒和食品慰劳通过的军队。甘延寿、陈汤返回长安后，评论功劳，石显、匡衡认为："甘延寿、陈汤假传圣旨，擅自调动军队，不诛杀他们，已是宽大，如果再赐他们爵号，封他们土地，那么以后派出的使节，就会争先恐后地采取冒险行动，以图侥幸成功，在蛮夷中间生事，给国家招来灾难。"元帝内心嘉许甘延寿、陈汤的功劳，而又难于违反匡衡、石显的意见。过了很久，事情仍不能定下来。

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

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獫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獫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厉有功，劝戎士也。昔齐桓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馀人。今康居之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此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于是天子下诏赦延寿、汤罪勿治，令公卿议封焉。议者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夏，四月，戊辰，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

前任宗正刘向上书说：“郅支单于囚禁和杀害的中国使节以及随从官员，数以百计。这种事在外国广为传播，严重地伤害中国的威望，朝廷群臣都为此而痛苦难过。陛下大怒，要诛杀郅支单于，这一欲念从未忘怀。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秉承圣上旨意，倚仗神灵，统率百蛮的君主，集结各城邦的军队，百死一生，深入极远的地域，于是击破康居，攻杀郅支单于的三层城防。拔掉歙侯大旗，砍下郅支单于人头，悬挂战旗于万里之外，为国家扬威到昆仑山之西。洗刷掉谷吉被杀的耻辱，建立了光辉的功勋，所有的夷民全都慑服，无不震恐。呼韩邪单于看到郅支单于已经伏诛，既高兴又害怕，归化慕义，驱驰而来，叩首朝觐，愿为中国守卫北方边疆，世代做中国的臣

属。建立千年永垂的功劳，为国家奠定万世和平，所有官员都没有这么大的贡献。从前，周王朝大夫方叔、吉甫，为周宣王诛杀猃狁部落酋长，而后四方的蛮民全都归附。所以《诗经》赞扬说：‘战车是那么众多威武，犹如雷霆轰鸣一般。如此光明诚实的方叔，率师征伐猃狁，荆地的蛮人畏威都来归附。’《易经》说：‘应该嘉奖的是：斩敌首、获敌虏。’说的是赞美诛杀首恶，则所有不愿顺从的人都会来归顺的。而今，甘延寿、陈汤，他们的诛杀所引起的震动，即令《易经》的‘斩敌首’，《诗经》的‘雷霆’，都无法相比。评价一项重大的功勋，崐不能计较小的过失错误，推举重大的善行，不能抓着一点瑕疵不放。《司马法》说：‘对于军事上的赏赐，不要超过一个月。’目的在于使人迅速得到为善的利益。这是为了以武功为先，以用人为重。尹吉甫班师，周王朝对他重赏，《诗经》上形容说：‘尹吉甫既得宴乐的喜庆，又多受赏赐。只因从镐归来，路遥日久。’千里之外的镐城尚且认为路远，何况万里之外，辛苦已极。可是，甘延寿、陈汤不但没有受到祝福，得到报赏，反而抹杀他们浴血奋战的功劳，在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前被挑剔，这不是奖励有功，劝勉战士的方法。从前齐桓公，前有尊崇周王室的功劳，后有消灭项国的罪过，儒家学派的君子，认为他功大于过，为他掩饰。贰师将军李广利，丧失五万军队的性命，耗费了亿万钱的费用，经过四年之久的辛劳，而仅仅获得三十匹好马而已，虽然砍下大宛王国国王母寡的人头，还不足以抵消耗费，他自身的罪恶很多。但武帝认为，这是万里之外的征讨，不追究过失，于是赐封两位侯爵，擢升三位卿，提拔二千石一百余人。而今，康居王国，比大宛强大，郅支单于的地位，比大宛国王尊贵，诛杀中国使节的罪行，超过不向汉朝献出汗血马。而甘延寿、陈汤，并没有调用汉朝内地的部队，也没有由中国供应一斗粮食。比起李广利来，他们的功德要超过百倍。而且常惠凭他个人的意见，从乌孙王国进攻龟兹；郑吉没有得到命令，擅自接受匈奴日逐王的投降；他们都享受采邑，晋封侯爵。所以说，甘延寿、陈汤的威武功劳，大于方叔、尹吉甫；功大过小，优于刘桓公、李广利；近世功劳，更高过郑吉、常惠。然而震动天下的功勋还没有受到褒扬，而微小的过失却不断传播，我深感痛惜。建议陛下，应立即解除对甘延寿、陈汤的惩处，恢复他们的自由之身。不再搜寻他们的过失，赐给他们爵位，用以奖励功业。”于

是元帝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不准指控，命公卿讨论如何赐封他们爵位。大家认为应该按照军法"捕

于是杜钦上疏追讼冯奉世前破莎车功。上以先帝时事，不复录。钦，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当时，杜钦上书追述冯奉世从前击破莎车王国，击斩莎车王的功勋。元帝认为那是他父亲汉宣帝在位时的往事，不再受理。杜钦是原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儿子。

荀悦论曰：诚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荀悦论曰：如果冯奉世的功勋大义应该封爵，纵是过去的事，照样应该受理。《春秋》大义，鲁文公拆毁泉台则受谴责，撤销中军则受到赞许，各有各的原因。假传圣旨这件事，先王看得很严重，但那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作。如果功勋小，处罚他是可以的。如果功勋大，就应该赏赐。功过相等，如此也就算了。应该权衡功过大小而作出适当的决定。

[8]初，太子少好经书，宽博谨慎；其后幸酒，乐燕乐，上不以为能。而山阳王康有才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阳王为嗣。上晚年多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铜丸以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山阳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史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鼙鼓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

[8]当初，太子刘骜从小就喜爱儒家经典，宽厚、博学、谨慎。可是后来却爱饮酒，喜欢安乐，元帝认为他没有能力。而另一位皇子山阳王刘康有才干，他的母亲傅昭仪又受到宠爱，元帝因此常有意改封刘康为太子。元帝晚年多病，不过问国家大事，喜爱音乐。有时候把军中所用的骑鼓放在殿下，元帝亲自走到廊上，凭倚栏杆，用铜丸从远处投击鼓面，发出紧密的节奏。侍妾们与左右对音乐有素养的人，都办不到，可是刘康却能够，元帝多次夸奖他的才干。史丹进言说："才干的意义是，聪明而喜好学问，温习旧的知识，能够得到崐新的理

解和体会，皇太子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是用演奏乐器的能力衡量人，那么陈惠、李微比匡衡高明，可以辅助国政了。”元帝沉默不语，一笑了之。

及上寝疾，傅昭仪、山阳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史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适长立，积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山阳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见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太子、两王幼少，意中恋恋，亦何不念乎！然无有此议。且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指！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丹即却，顿首曰：“愚臣妄闻，罪当死！”上因纳，谓丹曰：“吾病加，恐不能自还，善辅道太子，毋违我意！”丹嘘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为嗣。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中书令石显亦拥佑太子，颇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

及至元帝卧病，长久不能起床。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山阳王刘康，经常在病床前侍奉。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很少能够进见。元帝的病势渐渐沉重，心绪不宁，几次向尚书查问汉景帝废掉皇太子刘荣，改立胶东王刘彻当皇太子的旧事。这时，太子的大舅父阳平侯王凤当卫尉、侍中，和皇后、太子忧心忡忡，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挽救危局。史丹是元帝最亲密的大臣之一，因此能够直接进入寝殿探病，等到元帝单独躺着的时候，他径直进入寝殿，在地面的青蒲上叩头，流泪说：“刘骜以嫡长子的身份，被封作太子，已十多年了，他的尊号家喻户晓，天下无不归心，愿做他的臣子。我见山阳王刘康一向得到陛下的宠爱，如今道路上纷纷传言，既为国家也有个人考虑，认为太子的地位不稳。如果是这样，三公、九卿及其以下高级官员，必然必死相争，拒绝接受这样的诏令。我请求陛下先赐我死，作为群臣的表率。”元帝素来仁慈，不忍看到史丹伤心流泪，而史丹的话又恳切中肯，甚为感动，有所觉悟，喟然叹息说：“我的病日益沉重，太子刘骜、山阳王刘康、信都王刘兴、年纪都小，心中思恋，对他们的未来

怎不悬念！可是，并没有改立太子的念头。而皇后王政君一向谨慎小心，先帝又喜爱太子，我怎么能违背他的意旨？你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些话？”史丹立即向后退，叩头说：“我愚昧妄信传言，罪当处死。”汉元帝于是接受劝谏，对史丹说：“我的病势越来越沉重，恐不能痊愈，你要好好辅导刘骜，不要辜负了我的重托。”史丹唏嘘起身告退。太子的地位，从此才告巩固。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中书令石显，也都站在刘骜一边，用力拥戴保助。夏季，五月壬辰（二十四日），汉元帝在未央宫驾崩。

班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班彪赞曰：我外祖父的兄弟曾当过元帝的侍中，告诉我说：“元帝多才多艺，能写一笔好篆书，会弹琴鼓瑟，吹奏洞箫。自己谱出曲调，填词歌唱，厘定音节，极其精妙。从小就喜欢儒学，即位后征召任用儒生，把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们。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相继担任丞相。但是，他为儒家经书的文义所牵制，优柔寡断，汉宣帝的大业因此衰退。然而，他宽厚而能容人，谦恭节俭，态度温雅，有古代君王的风范。

[9]匡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案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亲未尽。孝惠、孝景庙，亲尽，宜毁。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请悉罢勿奉。”奏可。

[9]丞相匡衡奏称：“前些时，因为先帝身体不适，所以把废除的祭庙和陵园予以恢复，结果仍不能蒙受祖先的赐福。据查，卫思后陵园、戾太子陵园、戾后陵园，亲情未尽，不当撤除。孝惠皇帝、孝景皇帝的祭庙，亲情已尽，应该撤除。至于太上皇、孝文帝、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王、武哀王的庙堂，也请一并撤除，不再奉祭。”刘骜批准。

[10]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

领尚书事。

[10]六月己未（二十二日），太子刘骜即帝位，拜谒汉高祖的祭庙。尊祖母皇太后张氏“太皇太后”，尊母亲皇后王政君“皇太后”。任命大舅父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主管尚书事务。

[11]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

[11]秋季，七月丙戌（十九日），将元帝安葬于渭陵。

[12]大赦天下。

[12]大赦天下。

[13]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上敬纳其言。

[13]丞相匡衡上书说：“陛下天性非常孝顺，对先帝的哀伤思念，永存内心，没有游乐射猎的欢娱，确实是重视孝道的始终，不忘祖先，永无穷尽。陛下虽然得到了上天赐予的圣人之性，但仍望陛下不断以圣人之心去加强它。《诗经》说：‘悲伤忧郁犹如大病在身’，这是形容周成王服丧后思念祖先，内心的忧郁难解。这正是他之所以能够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勋业，并加以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我听我的老师告诉我：‘夫妻婚配的时候，是人生的开始，千万幸福的源头。

婚姻的礼仪端正，然后事物成就，而天命全备。’孔子论《诗经》，从《关雎》入手，因为这婚姻是纲纪的起首，是礼教的开端。自从上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起和衰落，没有不以此为缘由的。希望陛下考查过去的得失兴衰，用以巩固根本。物色有品德的人，排除靡靡之音和女色，接近严肃自尊的人，远离花言巧语、诡计多端的人。我听说，儒家的《六经》是圣人用来统御天下人心，把善恶分别归类，显明吉凶祸福，指示做人的正道，使人不违背本性的著作。还有《论语》，《孝经》，也都是圣人们重要言行的记录，应该探求其中的深意。我还听说：圣明君王的作为，无论动静周旋，奉天之命，承亲之意，当朝处理国事，面对群臣，事事都有节制法度，以发扬人伦的美德。敬重小心，是侍奉上天的仪容。和悦恭顺敬谨，是事奉祖先的礼仪。严以律己，正直谨慎，是统御文武百官的原则。给予恩惠，和颜悦色，是待下的态度。举止行为，凡事都遵循一定的礼仪，因而在形貌上就是一派仁义气象，一举一动都可以成为效法的榜样。今正月初一，陛下驾临正殿，接受百官朝贺，设置筵席，慰劳四方。经传书上说：‘君子开始时就要谨慎。’建议陛下留意动静时的仪节，使臣子们得以仰望高贵品德的光彩，为国家奠立坚固的基础，则天下万福。”成帝谦敬地采纳了他的规劝。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三十卷

汉纪二十二 孝成皇帝上之上建始元年（己丑、前32）

汉纪二十二 汉成帝建始元年（己丑，公元前32年）

[1]春，正月，乙丑，悼考庙灾。

[1]春季，正月，乙丑（初一），史皇孙刘进的祭庙发生火灾。

[2]石显迁长信中太仆，秩中二千石，显既失倚，离权，于是丞相、御史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懑不食，道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者，皆废罢；少府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为雁门都尉。

[2]石显调任长信中太仆，官秩为中二千石。石显已失去了靠山，又被调离中枢要职，于是丞相、御史上奏成帝，列数石显过去的罪恶。石显及其党羽牢梁、陈顺均被免官，石显与妻子儿女也被逐归原郡。石显忧郁愤懑，不进饮食，死在途中。那些因结交石显而得到官位的人，全部被罢黜。少府五鹿充宗被贬为玄菟郡太守，御史中丞伊嘉被谪调雁门都尉。

司隶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谭，知显等颛权擅势，大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后，衡、谭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称，失大臣体！"于是衡惭惧，免冠谢罪，上丞相、侯印绶。天子以新即位，重伤大臣，乃左迁尊为高陵令。然群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司隶校尉、涿郡人王尊上书弹劾："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明知石显等专权擅势，作威作福，是海内祸害，却不及时奏报皇上，予以惩罚，反而百般谄媚，曲意奉承，攀附臣下，欺瞒主上，心怀邪恶，迷惑君王，丧失大臣辅政的原则，都为大逆不道！这些罪恶发生在大赦之前，尚可不究。然而，在大赦之后，匡衡、张谭指控石显时，不自责不忠之罪，反而故意宣扬突出先帝任用倾覆小人的失误。妄言什么'文武百官畏惧石显，超过了皇上'。这种卑君尊臣的言论，

是不该说的，有失大臣体统！”于是匡衡惭愧恐惧，脱掉官帽谢罪，缴还丞相、侯爵的印信、绶带。成帝因新即位，不愿伤害大臣，就下令贬王尊为高陵县令。可是百官中很多人都认为王尊之言有道理。匡衡沉默而心不自安，每逢遇到水旱天灾，都接连请求退休让位。而皇上则下诏安抚慰留，不批准他辞职。

[3]立故河间王元弟上群库令良为河间王。

[3]汉成帝封已故河间王刘元的弟弟、上郡库令刘良为河间王。

[4]有星勃于营室。

[4]有异星出现于营、室二星旁。

[5]赦天下。

[5]大赦天下。

[6]壬子，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夏，四月，黄雾四塞，诏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于是大将军凤惧，上书乞骸骨，辞职；上优诏不许。

[6]壬子（疑误），成帝封舅父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父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关内侯。夏季，四月，黄雾四起，遮天盖日。成帝下诏广泛地征求公卿大夫的意见，希望大臣们各谈因由，不得隐讳。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都认为：“是阴气太盛，侵抑阳气的缘故。高祖曾立约：臣属非功臣不得封侯。如今太后诸弟全都无功而封侯，如此施恩外戚，是从未有先例的。因而上天为示警而显现异象。”大将军王凤闻奏恐惧，上书请求退休，辞去官职。成帝不准，下诏慰留。

[7]御史中丞东海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及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隔，和气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诗》岷云：‘民之失德，干糇以愆。’鄙语曰：‘苛政不亲，烦苦伤思。’方刺史奏

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上嘉纳之。

[7]御史中丞、东海人薛宣上书说：“陛下至德仁厚，然而祥和之气仍然未通，阴阳不和，大概是因为官吏多实行苛政的缘故。被委派巡查地方的刺史，有人不遵循六条规则，随心所欲地行事，过多干预郡县行政。甚至开私门，听信谗言，来搜求吏民的过失。严辞呵责，对细微的过错也不放过；苛求吏民，而不考虑他们是否力所能及。郡县在压力的逼迫下，也不得不互相采取严厉苛刻的手段，流毒祸及百姓。因此，乡党邻里缺少和睦交往的欢悦，家族亲属也忘了血缘之间的亲情。互相帮助、周济急难的淳厚风俗衰落了，送往迎来的礼节也不再实行。人情不通，那么阴阳自然阻隔，和气不通，未必不是由此而引起！《诗经》说：‘百姓失德，因小犯过。’俚语说：‘苛政之下无亲情，烦苦之中伤恩义。’陛下在刺史奏事时，应明确敕告他们，使他们明了本朝施政的切要所在。”成帝欣然采纳。

[8]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

[8]八月，清晨时，东方一上一下出现两个月亮。

[9]冬，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及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驹、龙马、石坛之属。

[9]冬季，十二月，汉成帝在长安南郊、北郊兴建祭天、祭地之所。下令撤除甘泉和汾阴两地的祭祀之所，以及甘泉泰紫坛的装饰、女子歌乐、鸾路、驹、龙马、石坛等。

二年（庚寅、前31）

二年（庚寅，公元前31年）

[1]春，正月，罢雍五及陈宝祠，皆从匡衡之请也。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赦奉效县及中都官耐罪徒；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1]春季、正月，撤除位于雍城的五帝祭坛及陈宝祠。这都是听从了匡衡建议的举动。辛巳（疑误），成帝初次到长安南郊祭天。赦免侍奉郊祀之县及在京师诸官府的保留鬓发的轻罪刑徒。减天下赋钱，原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现每一算减少四十钱。

[2]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

[2]闰正月，成帝下令在渭城延陵亭兴建自己的陵墓。

[3]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3]三月，辛丑（十四日），成帝初次在长安北郊祭祀后土。

[4]丙午，立皇后许氏。后，车骑将军嘉之女也。元帝伤母恭哀后居位日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太子。

[4]丙午（十九日），成帝立许氏为皇后。许后是车骑将军许嘉的女儿。汉元帝哀悼母亲恭哀后在位时间很短而惨遭霍氏毒手，因此特选许嘉之女婚配太子。

[5]上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以备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说王凤曰："礼，一娶九女，所以广嗣重祖也；娣侄虽缺不复补，所以养寿塞争也。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徕异态；后徕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适之心；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今圣主富于春秋，未有适嗣，方乡术入学，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声色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凤白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凤素重钦，故置之莫府，国家政谋常与钦虑之，数称达名士，裨正阙失；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

[5]成帝从当太子时，就以好色出名。等到即位后，皇太后诏令挑选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劝王凤说："按古礼，天子大婚，一次就娶九个女子，是为了让她们多生儿子，以对得起祖宗。其中有人死亡，虽空缺其位，也不再补充，为的是使君王保养长寿，也避免后宫争宠。因此皇后嫔妃有贞洁贤淑的德行，而子孙后裔就有圣贤之君。制度有严格的节制，君王就会有高寿之福。废弃而不采用这些古礼，君王就会沉湎于女色；沉湎于女色，就崐不会享有高寿。男子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仍未衰退；可是妇人到了四十岁，容貌便不同从前。以变丑了的容貌，去侍奉处在好色之心未衰年龄的君王，而不以古礼去约束克制，就不能挽救君王本来的好色，而后还要发生不正常的变化。发生不正常变化的结果是，正宫皇后自我猜疑，恐怕后位不稳，而庶妻宠妃产生夺嫡的野心。这正是晋献公被人指责采纳

谗言，使申生无罪而蒙受冤死的原因。现在圣主还很年轻，没有嫡子，刚刚开始研习学问，还没有因亲近后妃而受到批评。将军身为辅政大臣，应该趁着本朝初期的隆盛，建立九妻制度。仔细选择德行高尚的仁义之家，物色品貌端庄的淑女，不一定要有声色技能。把这个制度定为万世不改之法。年轻人要戒色。《诗经·小卞》这首诗，就是讽刺周幽王废申后立褒姒，哀伤太子被放逐，使人听了十分寒心。请将军常以此为忧！”王凤将杜钦之言转告皇太后，太后认为九妻之制，汉朝没有前例。王凤不能自立法度，只是因循惯例而已。王凤一向器重杜钦，因此把他安置在幕府作官，国家的政治大计，常与他一起研究考虑。杜钦多次称赞推荐有名望的士人，使他们补救改正政治上的欠缺和失误。当世的善政，多出于杜钦的建议和筹划。

[6]夏，大旱。

[6]夏季，大旱。

[7]匈奴呼韩邪单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长女颛渠阏氏，生二子，长曰且莫车，次曰囊知牙斯；少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长于且莫车，少子咸、乐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他阏氏子十馀人。颛渠阏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馀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曰：“且莫车虽少，大臣共持国事。今舍贵立贱，后世必乱。”单于卒从颛渠阏氏计，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单于。复株累若单于以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7]匈奴呼韩邪单于宠爱左伊秩訾的两位侄女。长女为颛渠阏氏，生二子：长子且莫车、幼子囊知牙斯。幼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子雕陶莫皋，次子且麋胥，二人都比且莫车年长。三子咸，四子乐，都比囊知牙斯年幼。此外还有其他阏氏所生的儿子十余人。颛渠阏氏的地位最高，长子且莫车也深受单于喜爱。呼韩邪病危将死，打算立且莫车为继承人。颛渠阏氏说：“匈奴内乱十余年，国家命脉象发丝一样勉强维持，依赖汉朝的力量，才重新转危为安。如今平定未久，人民

畏惧战争。且莫车年少，不能令百姓心服归附，立他恐怕又会给国家带来危险。我与大阏氏是亲姐妹，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说：“且莫车虽年幼，但可由大臣们共同主持国事。如今舍弃高贵的嫡子，而立低贱的庶子，后世必然要发生内乱。”单于最后采纳了颛渠阏氏的建议，立雕陶莫皋为继承人，并立约，命令雕陶莫皋将来传位给弟弟且莫车。呼韩邪死，雕陶莫皋即位，称复株累若单于。他任命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按照匈奴的习俗，再娶王昭君为妻，生下二女：长女云公主，嫁匈奴贵族须卜氏；小女嫁匈奴贵族当于氏。

三年（辛卯、前30）

三年（辛卯，公元前30年）

[1]春，三月，赦天下徒。

[1]春季，三月，赦免天下囚犯。

[2]秋，关内大雨四十余日。京师民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上于是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而凤大惭，自恨失言。

[2]秋季，关内大雨连绵四十余日。京师百姓惊恐相告，传言洪水就要来到。百姓纷纷奔逃，混乱中互相践踏，老弱呼号，长安城中大乱。成帝亲临前崐殿，召集公卿商议。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后跟皇上以及后宫嫔妃可以登上御船。命令官吏百姓登上长安城墙，以避洪水。”群臣都附合王凤的意见，只有左将军王商说：“自古以来，即令是无道的王朝，大水都没有淹没过城郭。如今政治和平，世上没有战争，上下相安，凭什么会有洪水一天内突然涌来？这一定是谣言！不应该下令让官吏百姓登城墙，那样会更增加百姓的惊恐。”成帝于是作罢。不久，长安城中逐渐平定下来，经查问，果然是谣言。成帝因而对王商固守不动的建议十分赞赏，多次称赞。而王凤则大感惭愧，自恨失言。

[3]上欲专委任王凤，八月，策免车骑将军许嘉，以特进侯就朝位。

[3]成帝打算把国家大事完全委托给王凤。八月，下策书免去车骑将军许嘉的官职，命他以特进侯的身分参加朝见。

[4]张谭坐选举不实，免。冬，十月，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

[4]张谭因举荐人才不真实而获罪，被免去官职。冬季，十月，擢升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

[5]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杜钦及太常丞谷永上对，皆以为后宫女宠太盛，嫉妒专上，将害继嗣之咎。

[5]十二月，戊申朔（初一），出现日食。当夜，未央宫殿中发生地震。成帝下诏，要求举荐贤良、方正和能直言规谏的人士。杜钦及太常丞谷永上书，都认为："发生日食地震，都是因为后宫美女太盛，有人心怀嫉妒，使皇帝专宠自己。这样下去，将会有危害皇位继承人的灾祸。"

[6]越山崩。

[6]越发生山崩。

[7]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顷，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为庶人。

[7]丁丑（三十日），匡衡因多取封邑土地四百顷，及手下属官盗取所主管的财物价值十金以上而获罪，免官，贬为平民。

四年（壬辰、前29）

四年（壬辰，公元前29年）

[1]春，正月，癸卯，陨石于亳四，陨于肥累二。

[1]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六日），有四颗陨石在亳县坠落，有两颗陨石在肥累坠落。

[2]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

[2]撤销中书宦官。初次规定尚书定员为五人。

[3]三月，甲申，以左将军乐昌侯王商为丞相。

[3]三月，甲申（初八），任用左将军、乐昌侯王商为丞相。

[4]夏，上悉召前所举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是时上委政王凤，议者多归咎焉。谷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乃曰："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北无荤粥、冒顿之患，南无赵佗、吕嘉之难，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无吴、楚、燕、梁之势。百官盘互，亲疏相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属属，小心畏忌，无重合、安阳、博陆之乱。三者无毛发之辜，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忽天地之明戒，听暗昧之瞽说，归咎乎无辜，倚异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诚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驳之爱，奋乾刚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毋论年齿。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得继嗣而已，母非有贱也。后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广求于微贱之间，以遇天所开右，慰释皇太后之忧愠，解谢上帝之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讫息！"杜钦亦仿此意。上皆以其书示后宫，擢永为光禄大夫。

[4]夏季，皇上把前些时候被举荐的直言之士，都召集到白虎殿，进行考试，回答皇帝的策问。此时，成帝把国家大事都委托给王凤，直言之士在回答策问时，很多人将天变归咎于王凤。谷永知道王凤正受信用，掌握权柄，想暗中投靠，于是上书说："而今四方外族都已降服，均成为汉朝的臣属。北方没有匈奴荤粥、冒顿那样的祸害，南方也没有赵佗、吕嘉的发难，三边晏然，没有战争的警报。大的诸侯国食邑不过数县，由朝廷委派的官吏控制那里的权柄，使诸侯王不能有所作为，不会形成当年吴、楚、燕、梁等诸侯国尾大不掉的局势。文武百官互相交结制衡，与皇帝有亲戚关系的官员与没有亲戚关系的官员互相掺杂。皇亲国戚中有象申伯那样的忠臣，他们恭敬谨慎、小心翼翼，没峎有重合侯莽通、安阳侯上官桀、博陆侯霍禹那样的阴谋。以上三种人都没有丝毫的罪行，我担心陛下放过明显的错误，忽略天地的明显警告，听信愚昧盲目之言，归罪于无辜，把政事托附给不可靠的人，那将大失上天之心，是太不应该了。陛下如果能深思我的建议，抗拒沉溺之心，解除专宠之爱，振奋起阳刚之威，将天子之恩平均施布，使后宫各位嫔妃得以人人轮流侍奉君王。增添选纳能生男孩的妇人，不挑剔美丑，不在意曾否嫁过人，也不论年龄。照古法推算来说，陛下若能使身份微贱的人生下皇嗣，则反而为福。目的只是要得到皇位继承人，勿论其母的贵贱。后宫女史、使令中若有皇上中意

的女子，也可选纳，广泛地求嗣于微贱者之中，遇上天保佑，生下皇子，皇太后的忧虑和烦恼，因得到安慰而解除，上帝的谴责和愤怒也会平息化解，后代繁衍，灾异自然消除。”杜钦也仿效谷永的意思上书。成帝把他们两人的奏书都拿给后宫看，擢升谷永为光禄大夫。

[5]夏，四月，雨雪。

[5]夏季，四月，降雪。

[6]秋，桃、李实。

[6]秋季，桃树、李树结果。

[7]大雨水十余日，河决东郡金堤。先是清河都尉冯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灭难明，屯氏河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许商行视，以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及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

[7]大雨连下十余日，黄河在东郡金堤决口。在此之前，清河郡都尉冯逡奏报说：“清河郡位于黄河下游，土壤松脆，容易崩塌。暂时没有发生大灾害，是由于屯氏河通畅，可以两河分流。如今屯氏河已经淤塞，灵鸣犊口也越来越不通畅，只有一条河，却要兼容数条河流的水量，虽然加高堤防，最终却无法使它顺畅宣泄，若有大雨，十日不停，河水必然满盈泛滥。夏禹时代的九河故道，如今既已湮没难寻，而屯氏河刚刚淤塞不久，容易疏通。再有，黄河与屯氏河分流的叉口处地势较高，实施分减水力的工程，施工起来也方便。可重新疏通屯氏河，以帮助黄河宣泄洪水，防备非常情况的发生。如果不预先修治，黄河一旦在北岸决口，将危害四、五郡；在南岸决口，将危害十余郡。事后再忧虑，就晚了！”成帝将冯逡的奏章交给丞相和御史去处理，他们奏请派遣博士许商去巡视那一地区。根据许商视察的结果，他们认为：“现在国家经费不足，可暂且不疏通。”三年后，黄河果然在馆陶及东郡金堤决口，洪水泛滥兖州、豫州以及平原郡、千乘郡、

济南郡，共淹了四郡三十二县，十五万余顷土地变为泽国，水深的地方达三丈。冲毁官署驿站及民间房舍近四万所。

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对方略疏阔，上切责其不忧职，自杀。遣大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

冬季，十一月，由于御史大夫尹忠的救灾方案疏漏而不切实际，成帝严厉斥责他不尽心职守，尹忠自杀。成帝派大司农非调调拨均平钱谷救济受淹各郡，又派两名谒者向河南以东地区征调船舶五百艘，从洪灌区中抢救灾民九万七千余人，把他们迁移到丘陵高地。

[8]壬戌，以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

[8]壬戌（二十日），任命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

[9]南山群盗宗等数百人为吏民害。诏发兵千人逐捕，岁余不能禽。或说大将军凤，以“贼数百人在毂下，讨不能得，难以示四夷；独选贤京兆尹乃可。”于是凤荐故高陵令王尊，征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间，盗贼清；后拜为京兆尹。

[9]南山一带盗匪宗等数百人在地方作乱，使官吏百姓受害。成帝诏令发兵一千人剿捕，费时一年多，仍不能擒灭。有人向大将军王凤建议说：“盗匪数百人在天子脚下作乱，而讨伐不能奏效，难以向四边蛮族显示汉朝之威。崐只有选任贤明能干的京兆尹才行。”于是王凤推荐前高陵令王尊，征召入京任命为谏大夫，署理京辅都尉，代行京兆尹的职责。他上任不到一个月，盗匪肃清。而后正式擢升王尊为京兆尹。

[10]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复奏：“射声校尉陈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覆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汤坐免。

[10]成帝即位初期，丞相匡衡再次上奏说：“射声校尉陈汤，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出使西域，专门负责西域蛮夷事务，他不能持身以正，做部下的表率，反而盗取所没收的康居王国财物，并告诫下属官员说：‘远在外域发生的事，不会核察追究。’此事虽发生在大赦之前，但他已不适宜再担任官职。”陈汤获罪被免官。

后汤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斩郅支，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鼙鼓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

后来，陈汤上书说："康居王送来当人质的王子，并不是真王子。"然而经过查验，确实是真王子。陈汤被捕入狱，依罪应被处死。太中大夫谷永上书为陈汤辩护说："我听说楚国因为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因此 坐不安席；赵国有廉颇和马服君赵奢，强大的秦国便不敢进犯井陉；近代汉朝有郅都、魏尚，匈奴则不敢从沙漠南下。因此可说，能征善战、克敌制胜的将领，是国家的爪牙，不可以不重视他们。这正是：君子听到战鼓之声，则思念将帅之臣。我看关内侯陈汤，从前击斩郅支单于，威震蛮夷各国，所向披靡，一直打到西海。自汉朝开国以来，在疆域之外作战的将领，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战功！如今，陈汤因报告失实而获罪，长期囚禁监狱，历时这么久仍不能结案，执掌刑法的官吏意欲致他死罪。从前，白起为秦国的大将，南伐楚，攻陷郢都；北击赵国，坑杀赵括降卒四十万，却因极微小的过失，在杜邮被赐死。秦国百姓怜惜他，无不流涕。而今陈汤亲执武器，席卷匈奴，喋血于万里之外。把战功呈献在皇家祖庙，向上帝禀告，天下武士无不思慕。他不过因为说错话而获罪，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罪恶。《周书》说：'记人之功，忘人之过，这才适合当人君。'犬马对人有劳苦之功，死后尚且要用车帷伞盖将它们好好埋葬，作为回报，何况是国家的功臣呢！我恐怕陛下忽略了战鼓的声者，不领会《周书》的深意，忘记报答功臣的效劳，象对待平庸臣子那样对待陈汤，终于听从

掌刑官吏的建议，将他处死，使百姓心中耿耿，有秦民那样的遗恨。这不是勉励大臣为国赴难效死的作法！”奏章上去后，天子下令释放陈汤，但剥夺爵位，贬为士伍。

会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将军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陈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寒，病两臂不屈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雠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屈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壹决于汤。

正好，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王国的军队围困，段会宗用驿马上书，请求成帝征发西域诸国军队，以及汉朝在敦煌的军队救援。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崐以及百官会议数天也作不出决定。王凤说："陈汤富于谋略，又熟悉外国的情况，可以询问他。”成帝在宣室殿召见陈汤。陈汤在进攻郅支单于时，中了风寒，两臂不能屈伸，入见时，成帝下诏准许他不必跪拜，把段会宗的奏书拿给他看。陈汤回答说："我认为这件事一定没什么可忧虑的。”成帝说："你为什么这样讲？”陈汤说："五个胡兵才能抵挡一名汉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刀剑不锋利，弓弩也不强。最近听说颇学得一些汉人制作兵器的技巧，然而仍是三个胡兵抵挡一个汉兵。再说，《兵法》上说：'客兵必须是守军人数的两倍，才能对敌。'现在围困段会宗的敌兵人数不足以战胜他，请陛下不必忧虑！况且军队轻装日行五十里，重装备则日行三十里。现在段会宗打算征发西域诸国和敦煌的军队，部队行军需较长时间才能赶到，这成了所谓报仇之军，而不是救急之兵了。”成帝说："那怎么办呢？围困一定可以解除吗？你估计什么时候可以解围？”陈汤知道乌孙之兵，不过是乌合之众，不能久攻，以经验推测，不过数日。因此回答说："现在已经解围了！”又屈指计算日期，然后说："不出五日，

就会听到好消息。”过了四天，军书到，声称已经解围。大将军王凤上奏，要求任命陈汤为从事中郎。从此大将军幕府的大事，均由陈汤一人决定。

河平元年（癸巳、前28）

河平元年（癸巳，公元前28年）

[1]春，杜钦荐犍为王延世于王凤，使塞决河。凤以延世为河堤使者。延世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三月，诏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1]春季，杜钦向王凤推荐犍为人王延世，让他负责堵塞黄河决口的工程。王凤任命王延世为河堤使者。王延世命人用竹子编成长四丈，九人合抱那么大的竹笼，里面装上小石头，用两条船夹着搬运，沉入决口处。三十六天后，河堤修好。三月，成帝下诏任命王延世为光禄大夫，官秩为中二千石，封为关内侯，赐黄金一百斤。

[2]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诏公卿百僚陈过失，无有所讳；大赦天下。光禄大夫刘向对曰：“四月交于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继嗣。”是时许皇后专宠，后宫希得进见，中外皆忧上无继嗣，故杜钦、谷永及向所对皆及之。上于是减省椒房、掖庭用度，服御、舆驾所发诸官署及所造作，遗赐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宁以前故事。

[2]夏季，四月，己亥晦（三十日），出现日食。成帝下诏要求公卿百官指陈过失，不得有所隐讳。又传命大赦天下。光禄大夫刘向上书说：“四月衔接五月，出现日食的月份与孝惠帝时相同，出现日食的日子与孝昭帝时相同，孝惠、孝昭二帝均无嗣，这种巧合，预示不利于继嗣。”此时成帝专宠许皇后，后宫其他美女很少有机会进见皇帝，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没有继承人而忧愁，所以杜钦、谷永以及刘向的上书都提及这个问题。成帝于是削减皇后椒房殿和妃嫔掖庭的开支，由各官署征调及制作的衣服用具、轿舆车马等，以及给皇后的亲属和众嫔妃的赏赐，与竟宁元年以前的旧例完全相同。

皇后上书自陈，以为：“时世异制，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纤微之间未必可同。若竟宁前与黄龙前，岂相放哉！家吏不晓，今壹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设妾欲作某屏风张於某所，曰：‘故事无

有。’或不能得，则必绳妾以诏书矣。此诚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等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当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诏读记，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复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约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

皇后上书为自己辩解说：“时代不同，制度也不一样，有长有短，互相补充，只要不超出汉家的制度就行，细微之间不一定要求一致。比如元帝竟宁年之前与宣帝黄龙年之前，难道是一样的吗？主管后宫的官吏并不了解这个道理，如今一旦接受这样的诏书，将使我连摇手都不成了。比如我想做个屏风摆放在某个地方，他们就会说：‘没有这种先例。’我有所需要，他们不肯备办，就一定会拿诏书来限制我。这种办法实在不可行，请陛下明察！按照原先的规定，祖父母是用特牛&#0;&#0;一只牛来祭祀的，而我的祖父戴侯、敬侯都蒙恩准许用太牢&#0;&#0;一牛一猪一羊祭祀。而今要一律依照旧例，两位祖父就只能用特牛祭祀了，请陛下哀怜！现在宫廷官吏刚刚接受诏书，宣读完毕，就径直来预先岷告诫我，让我知道，以后对宫廷财物不可再象对私家财物一样随意索取。这些规定的初始用意，就是要约束限制我，恐怕会失去人情常理。请陛下明察！”

上于是采谷永、刘向所言灾异咎验皆在后宫之意以报之，且曰：“吏拘于法，亦安足过！盖矫枉者过直，古今同之。且财币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为华宠也。咎根不除，灾变相袭，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传》不云乎：‘以约失之者鲜’，审皇后欲从其奢与？朕亦当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则甘泉、建章可复兴矣。孝文皇帝，朕之师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今见亲厚，又恶可以逾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谦约为右，垂则列妾，使有法焉！”

成帝于是将谷永、刘向奏章所说灾异责任全在后宫的意思，转告给皇后，并且说：“官吏按照法制行事，又怎么可以怪罪呢！要矫枉，就要过正，古今同理。况且节省钱财，改用特牛祭祀，对于皇后而言，正有助于发扬美德，为你博得更多的赞誉。如果不铲除祸根，灾变接连发生，祖宗的祭祀尚且不保，还谈什么你的祖父戴侯呢！经传上不是说：‘俭约之人，犯过失的很少。’皇后果真要追求奢侈吗？那我也该效法孝武皇帝了，这样的话，甘泉宫、建章宫可就要重新兴建了。

不过，节俭的孝文皇帝才是我的老师。皇太后、皇后的待遇都有成文规定。假使皇太后在当年做皇后时，不能达到规定的标准，而你如今受到宠爱，又怎么可以超过她呢！皇后应当着意修德，以谦和节俭为上。这样才能做诸妃的榜样，使她们得以效法！”

[3]给事中平陵平当上言：“太上皇，汉之始祖，废其寝庙园，非是。”上亦以无继嗣，遂纳当言。秋，九月，复太上皇寝庙园。

[3]给事中、平陵人平当上奏说：“太上皇是汉王朝的始祖，废除他的祭庙墓园是不对的。”成帝也正在为没有继嗣而忧愁，就采纳了平当的建议。秋季，九月，恢复了太上皇的墓园、祭庙。

[4]诏曰：“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他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无辜，岂不哀哉！其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时有司不能广宣上意，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

[4]成帝下诏说：“如今，关于死刑的规定有千余条。律令繁多，有百余万言。条文之外的‘奇请’、‘他比’等附加条文，日益增多。即使专门研究和熟悉法律的官吏，都弄不清头绪，想让天下百姓都知晓，不是太难了吗！用这么繁琐的刑律，去对付善良的百姓，斩杀无辜之人，岂不可悲！主管机关应讨论减少死刑，及可以取消或省略的法令，使法律条文简明易懂。具体回奏！”当时主管官吏不能弘扬皇上的旨意，只是在细微枝节上，举出数件毫毛般的小事，以敷衍诏书而已。

[5]匈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

[5]匈奴单于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来朝进贡，并参加元旦的朝贺大典。

二年（甲午、前27）

二年（甲午，公元前27年）

[1]春，伊邪莫演罢归，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归。”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屈体称臣，列为北藩，遣使朝贺，无有二心；汉家接之，

宜异于往时。今既享单于聘贡之质，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以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责直；此诚边境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勿受，以诏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对奏，天子从之。遣中郎将王舜往问降状，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归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见汉使。

[1]春季，伊邪莫演朝贡完毕，回国前，自称想归降汉朝，说：“如果汉朝不接受我归降，我就自杀，我至死不敢回匈奴。”使者据实奏报。成帝让公卿讨论。有人说：“应该按照旧例，接受他归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则认为：“自汉王朝兴起以来，匈奴多次为害边疆，因此才设立黄金、爵位的赏赐，以优待归降者。如今单于低头称臣，匈奴成为中国北方的藩国，派遣使崐者朝贺进贡，没有二心。汉朝对待匈奴的政策，就应与过去不同。如今既然接受了单于朝贡的诚意，却又收纳他的反叛逃亡之臣，为了贪图得到一个人，而将失却一国之心；为了拥有一个有罪之臣，而与一位仰慕仁义的君王绝交。此外，还可作这样的假设；单于新即位，想依靠中国，但不知这样做的利害，暗中指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占卜吉凶。中国如果接受，便有亏道义，败坏美德，使单于同中国疏远，不与中国边疆的官员友好相处。或许是单于故意设下的反间计，想借此生仇，如果中国接纳他的归降，正好中了单于的计策，使匈奴可以把过错归到中国头上，从而理直气壮地责备我们。此事实在是边境安危的本源，是战争与和平的关键，不可以不慎重。我的意见，不如不接受，以显示我们光明磊落的信义，抑制欺诈的阴谋，安抚单于的归附亲善之心，这样才有利！”他们将此意见上奏，被采纳。派中郎将王舜去查问归降的情况，伊邪莫演说：“我有发狂的病，只是胡说罢了。”汉朝遣送他回国。回到匈奴后，他的官职仍和从前一样，但单于不再准许他会见汉朝的使者。

[2]夏，四月，楚国雨雹，大如釜。

[2]夏季，四月，楚国降下冰雹，大的如同饭锅。

[3]徙山阳王康为定陶王。

[3]改封山阳王刘康为定陶王。

[4]六月，上悉封诸舅：王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为河内苟宾妻，生子参；太后欲以田为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4]六月，成帝给他的舅父们全部封侯：王谭封为平阿侯；王商封为成都侯；王立封为红阳侯；王根封为曲阳侯；王逢时封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侯，因此世人称他们为“五侯”。皇太后的母亲李氏，改嫁给河内人苟宾为妻，生子叫苟参。太后想比照田的先例封苟参为侯爵。成帝说：“封田，并不合正理！”只任命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5]御史大夫张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称惜之。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拨剧整乱，诛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将所不及；虽拜为真，未有殊绝褒赏加于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伤害阴阳，为国家忧，无承用诏书意，“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杨辅，素与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画为此议，傅致奏文，浸润加诬，臣等窃痛伤。尊修身洁己，砥节首公，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诛不制之贼，解国家之忧，功著职修，威信不废，诚国家爪牙之吏，折冲之臣。今一旦无辜制于仇人之手，伤于托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听，独掩怨雠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恶，无所陈冤诉罪。尊以京师废乱，群盗并兴，选贤征用，起家为卿；贼乱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废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岂不甚哉！孔子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矣。’愿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伤害阴阳’，死诛之罪也；‘靖言庸违’，放殛之刑也。审如御史章，尊乃当伏观阙之诛，放于无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饰文深诋以诉无罪，亦宜有诛，以惩谗贼之口，绝诈欺之路。唯明主参详，使白黑分别！”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

[5]御史大夫张忠上奏，弹劾京兆尹王尊残暴傲慢。王尊获罪被免官，官吏百姓多称惋惜。湖县三老公乘兴等上书，为王尊辩护说：“王尊治理京师，清理繁难的事务，整顿混乱的局面，诛灭凶暴，禁止邪恶，这都是前所罕见的功绩，很多有名的郡太守都比不上。虽然被正式任命为京兆尹，却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奖赏。如今御史大夫指控王

尊‘伤害阴阳，令国家忧愁，没有接受执行皇帝诏令的心意，如《书经》所说：“托言治理，实际上行为违拗；外表恭敬，实际上傲慢欺天。”’究其来源，这些攻击是出自御史丞杨辅。杨辅一向与王尊有私人怨恨，利用职权，策划这一指控，罗织罪名，写成弹劾的奏章，逐步对王尊加以诬陷，使我们十分痛心。王尊廉洁自爱，砥砺节操，一心为公。讥刺过失，不畏将相；诛除邪恶，不避豪强。消灭了难以制服的盗匪，解除了国家之忧，功勋卓著，忠于职守，维护了朝廷的威信，他实在是国家的锐利爪牙和御敌之臣。而今一旦无辜陷入仇人之手，被诬陷不实的奏文中伤，上不能以功赎罪，下不能在公堂上为自己辩冤，只能独自蒙受仇家的片面之辞的诬陷崐，背上共工那样的恶名，无处陈诉冤屈。王尊在京师秩序混乱、法令不行、盗匪蜂起之时，被推选为贤才，受到征召，担任重要官职。盗匪叛乱既已铲除，大奸巨猾也都伏罪，他却随即被指控奸佞狡猾而遭罢黜。同是一个王尊，三年之间，一会儿被称赞贤能，一会儿被指斥奸佞，岂不是太过份了！孔子说：‘爱他时，要他活下去；恨他时，希望他死。这便是迷惑。’孔子又说：‘使如水般渗透的谗言无法奏效，那就可称得上是明智了。’请陛下下令让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审定王尊平素的行为！作为人臣，如果‘伤害阴阳’是诛杀之罪，‘托言治理，实际上行动违拗’，则应放逐诛杀。果真如御史奏章所指控，王尊就应伏诛示众，或流放蛮荒绝域，不能让他侥幸免刑。至于保荐王尊的人，则应获举荐不实之罪，不可原谅。假如查出奏章与事实不符，是在巧饰文字，着意诬蔑陷害无辜，也应对诬陷者予以处罚，以惩诫好进谗言的贼人之口，断绝欺诈之路。请求明主详细考虑，使黑白分明。”奏章呈上，成帝就又任命王尊为徐州刺史。

[6]夜郎王兴、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

[6]夜郎王兴、钩町王禹、漏卧侯俞，先后起兵互相攻击。柯太守请求朝廷发兵讨伐兴等。朝廷会议时，发言的人认为路途太远，不可以动兵讨伐，于是派遣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持符节前往，劝说他们和解。兴等不听从命令，还用木头雕刻成汉朝官吏的形象，树立道旁，用箭射击。

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蛮夷王侯轻易汉使，不惮国威，恐议者选，复守和解；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如此，则复旷一时，王侯得收猎其众，申固其谋，党助众多，各不胜忿，必相殄灭。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远臧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贲、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智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谏士马，大司农豫调谷积要害处，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无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亦宜因其萌牙，早断绝之，及已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于是凤荐金城司马临邛陈立为柯太守。

杜钦向大将军王凤献策说："蛮夷王侯轻视汉使，不惧怕朝廷的权威，我担心参议这个问题的人胆小怯懦，仍然坚持和解之策。等太守觉察情况有变，呈报上来，则又要耽搁三个月的时间。蛮夷王侯利用这段时间，可以集结部众，宣布并完善他们的计划。蛮夷各国党羽众多，各不相容，定会互相残杀。他们自知罪恶已经铸成，便疯狂地进攻郡守尉，并远远地藏身于暑热毒草地区，即令军事家孙武、吴起为将，古代勇士孟贲、夏育为兵，也会如入火坑深潭，被烧焦淹没，智慧和勇敢都无处施展。而如果屯田戍守，费用将会大得无法计算。应当趁他们还未铸成大错，还没疑心朝廷会对他们进行讨伐，暗中命令邻近各郡守尉操练兵马。大司农预先征调军粮，储积在要害地点。遴选胜任的太守前往，在秋凉时节进兵，诛杀蛮夷王侯中特别横暴的人。倘若认为这是不毛之地，无用之民，那么圣王就不必因此而劳动中国，应撤销郡县，放弃当地的人民，与蛮夷王侯断交，不再来往。如果认为是先帝所建立的累世功业，不可毁坏，也应该趁变乱处在萌芽之时，及早扑灭。等到变乱已经形成，然后再劳师作战，则万民要蒙受战祸。"于是王凤推荐金城司马、临邛人陈立为柯太守。

立至柯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无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钩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立还归郡。

陈立到达柯郡，下令给夜郎王兴，兴不从命。陈立请求朝廷准许他诛杀兴，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率领随从官吏数十人出巡属县，到达了夜郎王兴控制地区的且同亭，召兴面见。兴率数千部众来到且同亭，由数十位部落王陪同，进见陈立。陈立对他进行谴责，并乘机将他砍头。部落王们说："将军诛杀这种悖逆无行的人，是为民除害，我们愿出去告知部众！"他们把兴的人头拿给部众看，部众全都放下武器投降。钩町王禹、漏卧侯俞十分震惊恐惧，于是献上粟米千斛及牛羊来慰劳官吏将士。陈立返回郡城。*兴妻父翁指，与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厄为垒，立使奇兵绝其饷道，纵反间以诱其众。都尉万年曰："兵久不决，费不可共。"引兵独进；败走，趋立营。立怒，叱戏下令格之。都尉复还战，立救之。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

兴的岳父翁指，和他的儿子邪务，收集残兵，胁迫周围二十二村落谋反。到了冬季，陈立奏报朝廷，征募各部落夷人当兵，由他与都尉、长史分别率领，进攻翁指等。翁指据险为堡垒。陈立用奇兵切断了他的粮道，又施反间计引诱翁指的部众。都尉万年说："大军迟迟不决战，军费粮草将无法供给。"于是独自率兵进攻翁指，败退而逃，奔向陈立的大营。陈立大怒，喝令部下将他打出。万年回军再战，陈立率军救援。当时天正大旱，陈立攻占水源，断敌水道。蛮夷部众一同斩杀翁指，手持人头出来投降。于是西夷平定。

三年（乙未、前26）

三年（乙未，公元前26年）

[1]春，正月，楚王嚣来朝。二月，乙亥，诏以嚣素行纯茂，特加显异，封其子勋为广戚侯。

[1]春季，正月，楚王刘嚣到长安朝见。二月，乙亥（十六日），成帝下诏，因刘嚣一向行为良好，特意给予特殊奖赏，封他的儿子刘勋为广戚侯。

[2]丙戌，犍为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

[2]丙戌（疑误），犍为发生地震，引起山崩，壅塞了长江，使江水逆流。

[3]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3]秋季，八月，乙卯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4]上以中秘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4]成帝因为皇宫藏书有许多已经散失，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去搜求失传的书籍。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正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正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正占卜之书；侍医李柱国校正医药书。每一部书校正完毕，刘向就条列出它的篇目，写出内容摘要，呈报成帝。

[5]刘向以王氏权位太盛，而上方向《诗》、《书》古文，向乃因《尚书·洪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傅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5]刘向因外戚王氏权位太盛，而皇上现在正在留意《诗经》、《书经》等古书，就根据《尚书·洪范篇》，汇集自上古以来，历经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所有关于祥瑞、天灾、变异的记载，推测天象变迁的原因，联系比附人间的祸福，突出其占卜与应验，分门别类，各立条目，共十一篇，书名为《洪范五行传论》，呈献成帝。成帝心里明白刘向忠心耿耿，是因为王凤兄弟权势太盛，才著作此书。然而他到底不能剥夺王氏的权柄。

[6]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复遣王延世与丞相史杨焉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复赐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繇六月。

[6]黄河再次在平原郡决口，洪水灌入济南、千乘，所造成的损失是建始年间洪灾的一半。朝廷再次派遣王延世跟丞相史杨焉，以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共同负责治理工程。六个月后，工程才完工。再次赏赐王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没有发给工钱的，都登记姓名在册，折合抵消徭成六个月。

四年（丙申、前25）

四年（丙申，公元前25年）

[1]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

[1]春季，正月，匈奴单于来长安朝见。

[2]赦天下徒。

[2]赦免天下囚犯。

[3]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3]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4]琅邪太守杨肜与王凤连昏，其郡有灾害，丞相王商按问之。凤以为请，商不听，竟奏免肜，奏果寝不下。凤以是怨商，阴求其短，使频阳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乱，奴杀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为暗昧之过，不足以伤大臣。凤固争，下其事司隶。太中大夫蜀郡张匡，素佞巧，复上书极言诋毁商。有司奏请召商诣诏狱，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险，制曰：“勿治！”凤固争之。夏，四月，壬寅，诏收商丞相印绶。商免相三日，发病，欧血薨，谥曰戾侯。而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莫得留给事、宿卫者。有司奏请除国邑；有诏：“长子安嗣爵为乐昌侯。”

[4]琅邪太守杨肜与王凤是姻亲，琅邪郡发生灾害，由丞相王商查问此事，王凤为杨肜向王商说情，王商不听，竟上奏请求罢免杨肜的官职。奏章上去后，果然留中不下。王凤因此怨恨王商，秘密搜求他的短处，指使频阳人耿定上书弹劾王商说：“王商与他父亲身边的婢女通奸。他妹妹淫乱，奴仆把奸夫杀死，我怀疑奴仆杀人是王商教唆指使的。”天子认为，这些都是无法证明的暧昧过失，不足以构成大罪而伤害大臣。王凤则极力争辩，坚持把此事交付司隶查办。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一向险恶谄媚，也上书极力诋毁王商。主管官员上奏要求召王商到诏狱进行审讯。成帝一向器重王商，知道张匡的话多为阴险不实之词，于是批示说：“不许究治！”王凤仍坚持追究。夏季，四月，壬寅（二十日），成帝下诏，收缴王商的丞相印信、绶带。王商被免相三天后，发病，吐血而死。谥号为戾侯。而王商的子弟亲属担任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等官职的，全部被调出宫廷补任其他官职，不许留在给事、宿卫等可接近皇帝的位置上。主管官员还上奏，要求撤销王商的封地。成帝却下诏说：“王商长子王安继承爵位为乐昌侯。”

[5]上之为太子也。受《论语》于莲勺张禹，及即位，赐爵关内侯，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禹与王凤并领尚书，内不自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欲退避凤；上不许，抚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为丞相，封安昌侯。

[5]成帝当太子时，由莲勺人张禹教授《论语》，及至即位，赐张禹为关内侯，拜为诸吏、光禄大夫，官秩中二千石，兼任给事中，主管尚书事务。张禹与王凤共同主管尚书事务，张禹内心不自安，多次称病，上书请求退休，想退让避开王凤。成帝不准，反而待他愈加优厚。六月，丙戌（初五），成帝任命张禹为丞相，封安昌侯。

[6]庚戌，楚孝王嚣薨。

[6]庚戌（二十九日），楚孝王刘嚣去世。

[7]初，武帝通西域，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独不服，数剽杀汉使。久之，汉使者文忠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合谋攻杀其王；立阴末赴为宾王。后军候赵德使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其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

[7]当初，汉武帝通西域，宾国自以为地处绝远，汉兵不能到达，因此只有宾一国不归顺汉朝，还多次劫杀汉使。很久以后，汉朝使者文忠与容屈国王的儿子阴末赴合谋攻杀了宾王，于是立阴末赴为宾王。后来，军候赵德出使宾国，与阴末赴失和，阴末赴用铁链把赵德锁起来，又诛杀汉副使及以下七十余人，然后派使者赴长安上书谢罪。孝元帝因宾远在域外，无法审核此案，就把使节放逐到县度，断绝与宾的来往。

及帝即位，复遣使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王凤曰：“前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骄慢，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惬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今县度之厄，非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

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峎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坠，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敝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壹至云。

等到成帝即位后，宾王再次派遣使节到长安谢罪。汉朝打算派使者护送宾使节回国，作为答礼。杜钦劝王凤说："从前，宾 王阴末赴本是汉朝所立，后来却突然反叛，世上最大的恩德，莫过于使其拥有王位和人民；而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拘杀使者。阴末赴之所以不肯报恩，也不怕讨伐，是由于自知离中国遥远，汉兵无法到达。他有求于汉朝时，就卑辞谦恭；无求时，就骄横傲慢，始终无法使他降服。中国之所以交往厚待周边蛮夷，满足他们的要求，是因为疆土相邻，他们易于入境劫掠。如今县度的险阻，宾军队不能越过。他们即使仰慕归顺，对整个西域的安定也起不了太大作用；即令不归顺汉朝，也不能威胁西域诸国的安全。从前，宾王亲自冒犯汉朝使节，罪恶暴露在西域各国面前，中国因此断绝与其来往。如今他们宣称悔过来朝，但所派之人，不是国王的亲属和重要官员，奉献者全是从事商业的贱人，他们是想通商贸易，而以进贡为名，因此本朝烦劳使者护送他们到县度，恐怕不符合他们实际低微的身份，受了他们的欺骗。凡派使者护送客使，目的是保护他们不受盗匪伤害。自皮山国往南走，要经过四、五个不受汉朝管辖的王国。护送的汉军士兵有一百余名，入夜后轮班五次击打刁斗警戒守卫，仍然时常遭到劫掠。用驴子驮载口粮，须由沿途诸国供给食物，才能满足。有些王国又小又贫穷，无法供应食物；有些王国奸猾不肯供给。使者带着强大的汉朝的符节，在山谷之间忍受着饥饿的煎熬，乞讨无门，缺粮一二十天，人畜就会倒毙旷野，不得生还。沿途还要经过大头痛山、小头痛山、赤土坂、身热坂。走到这里，会让人浑身发烧，面无人色，头痛呕吐，驴畜也都

如此。又有三池盘、石坂道，窄的地方只有一尺六、七寸宽，而长度却有三十里。山径旁是陡峭不测的深谷，马匹与行人互相扶持，用绳索前后牵引。走二千余里，才能到达县度。牲畜失足坠落，在离谷底还不到一半距离时，就已粉身碎骨；人坠落，便不能为他收殓尸体。艰难险阻，无法尽言。古代圣王将天下分为九州，又制定五服，是务求本国的强盛，而不管域外之事。如今派遣使者，奉天子之命，护送外族商贾，劳动众多中国官员士兵，跋涉危险艰难的路程，使所倚赖的中国人罢惫，去为无用的外族效劳，这不是长久之计。既然使者已经派定，可以护送到皮山国就回来。”于是王凤将杜钦的建议转告成帝，被成帝采纳。宾国实际上是贪图中国的赏赐，和想跟中国通商，它的使者数年来中国一次。

阳朔元年（丁酉、前24）

阳朔元年（丁酉，公元前24年）

[1]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1]春季，二月，丁未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2]三月，赦天下徒。

[2]三月，赦免天下囚犯。

[3]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狱，死。

[3]冬季，京兆尹、泰山人王章被捕入狱，处死。

时大将军凤用事，上谦让无所颛。左右尝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悦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

当时，大将军王凤掌握国家大权，成帝谦让软弱，没有实权。成帝身边的侍臣，曾向他推荐光禄大夫刘向的幼子刘歆，说他博学卓识有奇才。成帝召见刘歆，刘歆为他诵读诗赋。成帝非常喜欢他，想任命他为中常侍，命左右取来中常侍的衣冠，正准备行拜官礼时，左右侍从之人都说：“还没有让大将军知道。”成帝说：“这是小事，何必通报大将军！”左右之人叩头力争，于是成帝便告诉了王凤。王凤认为不可以，此事便作罢。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杜钦见凤专政泰重，戒之曰：“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损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崐徒得间其说！”凤不听。

王氏子弟全都当上卿、大夫、侍中、诸曹，分别占据显官要职，达官显贵充满朝廷。杜钦见王凤过于专权，告诫他说：“我希望将军采取周公的谦恭谨慎态度，减少穰侯魏冉的威风，放弃武安侯田的贪欲，不要使范睢之流得以从中挑拨离间！”王凤不听。

时上无继嗣，体常不平。定陶共王来朝，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他王，不以往事为纤介；留之京师，不遣归国。上谓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讳，一朝有他，且不复相见，尔长留侍我矣！”其后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国邸，旦夕侍上；上甚亲重之。大将军凤心不便共王在京师，会日食，凤因言：“日食，阴盛之象。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决。

这时，成帝没有继嗣，身体又常患病。定陶王刘康来朝见，太后与成帝禀承先帝的遗愿，待他十分优厚，给予的赏赐是其他诸侯王的十倍，对当初夺嫡之事，也不存丝毫芥蒂。成帝把他留在京师，不让他归国，还对他说：“我没有儿子，人命无常，不必避讳，一旦有别的变化，将再也看不见你了。你就长期留在京师，随侍在我身边吧！”后来，成帝病情渐渐减轻，刘康于是留居在封国驻京府邸，日夜进宫服侍成帝，成帝对他十分亲近看重。大将军王凤对刘康留居京师感到不方便，恰好发生日食，王凤就乘机说：“发生日食，是阴气过盛的征象。定陶王虽亲，按礼应当在自己的封国当藩王。如今留在京师侍奉天子，是不正常的，因此天现异象发出警告。陛下应遣送定陶王返回封国！”成帝无法违抗王凤，只好同意。刘康辞行，成帝和他相对流泪而别。

王章素刚直敢言，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凤专权蔽主之过。”上召见章，延问以事。章对曰：“天道聪明，佑善而灾恶，以瑞应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继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议善事，当有祥瑞，何故致灾异！灾异之发，为大臣专政者也。今闻大将军猥归

日食之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国，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阴侵阳，臣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壹举手，凤不内省责，反归咎善人，推远定陶王。且凤诬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乐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属，内行笃，有威重，位历将相，国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节随凤委曲；卒用闺门之事为凤所罢，身以忧死，众庶之。又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苟以私其妻弟；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也。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见，足以知其馀及他所不见者。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

王章一向刚直敢言，他虽由王凤举荐，但不赞成王凤专权，不亲近依附王凤。他上密封奏书说：“发生日食，都应归咎于王凤专权，蒙蔽主上。”成帝召见王章，进一步询问。王章回答说：“上天行事，耳聪目明，保佑善良，惩罚邪恶，用祥瑞或灾异作为效验的征兆。如今陛下因为没有亲子，而召见亲近定陶王，这是为了承接宗庙，以国家为重，上顺天意，下安民心，这是正确的决定和善事，上天应当报以祥瑞，怎么会招致灾异！灾异的发生，是因为大臣专权的缘故。现在听说大将军错将日食的发生归咎于定陶王，建议遣送他回封国。假如是想使天子在上面孤立，而由他专擅朝政，以便实现私欲，那他就不是忠臣了。而且发生日食，是阴气侵抑阳气，应归咎于臣下专权而压抑君王。如今大小政事都由王凤决定，天子连手都没有举过一次，王凤不从内心反省自责，反而归咎于善良的人，把定陶王排挤到远方。而且王凤诬陷欺骗不忠之事，不止一件。前丞相、乐昌侯王商，本是先帝的亲戚，品行敦厚，威望很高，历任将相，是国家栋梁之臣。他坚持正义，不肯违心地屈膝追随王凤。最后被王凤用闺房阴私之事而致罪罢黜，忧伤而死，百姓都怜惜他。又如，王凤明知他小妾的妹妹张美人已嫁过人，按礼不适宜上配至尊的皇帝，王凤却托言张美人适宜生男孩，将她献入后宫，用不正当的手段为小妾的妹妹谋取私利。然而，听说到现在张美人也未曾怀孕。而且，即使是羌人、胡人，还要杀死头胎婴儿，以洗女人的肠肚，使未来所生之子血统纯正。何况是天子，怎能亲近已嫁过人的女子！以上所说的三件都是大事，是陛下亲眼所见到的，根据它们，峎足以推知其余和另外那些所看不到的事

情。陛下不可让王凤长期主持国事，应让他退官回到府第，另选忠诚贤能的人代替他！”

自凤之白罢商，后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闻章言，天子感寤，纳之，谓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闻社稷计。且唯贤知贤，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于是章奏封事，荐信都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忠信质直，智谋有馀。上自为太子时，数闻野王名，方倚以代凤。章每召见，上辄辟左右。时太后从弟 子侍中音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凤闻之，甚忧惧。杜钦令凤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辞指甚哀。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亲倚凤，弗忍废，乃优诏报凤，强起之；于是凤起视事。

自从因王凤的弹劾，王商被罢黜，到后来遣送定陶王归国，成帝心里一直郁愤不平，此时听了王章的话，有所感触而醒悟，打算采纳他的建议。成帝对王章说：“若不是京兆尹直言，我听不到国家大计。况且只有贤能者才了解贤能者，请你试为朕找一位能够辅政的人。”于是王章再上密封奏书，举荐信都王刘兴的舅父、琅邪太守冯野王，说他忠诚正直，又富于谋略。成帝从当太子时，就多次听说冯野王的声名，于是准备依靠他代替王凤。王章每次进见，成帝都命左右随从退出。但当时太后堂弟之子、侍中王音独自窃听，全部了解王章谈话的内容，并报告了王凤。王凤听了甚为忧虑恐惧。杜钦劝王凤搬出大将军府，回到原来的侯府，上书请求辞职退休，措词十分哀痛。太后闻讯，为王凤流下眼泪，不肯进食。成帝从小就亲近倚靠王凤，不忍心罢黜他，就下诏优礼安抚，勉强他继续任职。于是王凤复行视事。

上使尚书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为“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章竟死狱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

成帝让尚书弹劾王章，说：“王章明知冯野王先前因为是诸侯王的舅父，而外放补官，而却因私心，违制推荐，想让他在朝中任职，以阿谀攀附诸侯。又明知张美人已入宫侍奉皇帝，却狂妄地引述羌胡杀子肠的风俗，这不是所应说的话。”把王章交付司法官吏处理。廷尉罗织成大逆罪，认为：“把皇帝比做羌胡蛮族，想使皇上绝嗣，背叛天

子，私心为定陶王打算。”王章终于死在狱中，妻子儿女流放到合浦。从此，公卿见到王凤，都侧目而视。

冯野王惧不自安，遂病；满三月；赐告，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大将军凤风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归家，奉诏不敬。”村钦奏记于凤曰：“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传》曰：‘赏疑从予’，所以广恩劝功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阙难知也。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违‘阙疑从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郡，将以制刑为后法者，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赏大信，不可不慎!”凤不听，竟免野王官。

冯野王恐惧不自安，就得了疾病。病假满三个月后，成帝批准他带职养病，他就跟妻子回到故乡杜陵就医。大将军王凤暗示御史中丞弹劾他说：“冯野王被皇上赐准带职养病，却私自趁便拿着虎符越过郡界回家，犯了奉诏不敬之罪。”杜钦给王凤上书说：“官秩为二千石的官员得了病，被批准带职养病而就此回家的，有前例可援。法令中并没有不许离郡的条文。经传上说：‘拿不准该不该赏赐的，姑且给予赏赐。’目的在于广施恩德，勉励有功之人。还说：‘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姑且赦免。’目的在于谨慎刑罚，免生差错。现在，不顾法令和前例，而以不敬的法条治罪，完全违背了‘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姑且赦免’的古训。即使认为二千石的高级官员管辖千里之地，负有军事上的重任，不应轻易离开辖郡，准备制定律条作为以后的法令，那么冯野王的罪过也在新的条文制定之前。刑罚和赏赐，关系国家的重大信誉，不可不慎重！”王凤不听，竟然罢免了冯野王的官职。

时众庶多冤王章讥朝廷者，钦欲救其过，复说凤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师不晓，况於远方！恐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如是，塞争引之原，损宽明之德。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并见郎从官，展尽其意，加天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则流言消释，疑惑著明。”凤白行其策焉。

当时百姓大多认为王章冤枉而讽刺朝廷。杜钦为了挽救王凤的过错，再次崐劝王凤说：“京兆尹王章，被指控的罪状密不外传，连京师的人都不知道，何况远方的人呢！恐怕天下人不了解王章确实有罪，

而以为他直言规谏才蒙祸下狱。这样的话，就会堵塞谏争的言路，有损宽容贤明的圣德。我认为，应该借王章这件事，命令举荐直言极谏之士，加上现有的郎、从官，也让他们尽量发表意见，使朝廷的言路比前加宽，以向四方显示，使天下都知道主上圣明，不会因直言而责罚臣下。若能如此，则流言便会消释，疑惑之心也会明白。”王凤将杜钦的意见报告成帝，并施行了他的建议。

[4]是岁，陈留太守薛宣为左冯翊。宣为郡，所至有声迹。宣子惠为彭城令，宣尝过其县，心知惠不能，不问以吏事。或问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职？”宣笑曰：“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众人传称，以宣言为然。

[4]本年，任用陈留太守薛宣为左冯翊。薛宣担任郡长官，所到之处有治绩政声。薛宣的儿子薛惠当彭城令，薛宣曾经过彭城，他心里清楚儿子没有才干，便不问他行政方面的事。有人问薛宣说：“你为何不指教、告诫儿子官吏的职责？”薛宣笑着说：“为吏之道，以法令为师，可向法令讨教而学会。至于能干不能干，自有天分，怎么能够学呢？”众人传播称赞他的这番话，认为他的见解正确。

二年（戊戌、前23）

二年（戊戌，公元前23年）

[1]春，三月，大赦天下。

[1]春季，三月，大赦天下。

[2]御史大夫张忠卒。

[2]御史大夫张忠去世。

[3]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于是王氏愈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宾客满门，竞为之声誉。刘向谓陈汤曰：“今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遂上封事极谏曰：“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 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於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侯权，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弟，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圣思！”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然终不能用其言。

[3]夏季，四月，丁卯（二十七日），任命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当时王氏家族的权势越来越盛，郡和封国的太守、国相及州刺史都出自王氏门下。五侯的弟弟们竞争奢华，行贿之人呈献的珍宝，从四面八方涌来。五侯全都通达人事，好士人，养贤才，倾财施予，互相攀比，以此为荣。宾客满门，崐竞相为王氏家族传播声誉。刘向对陈汤说：“如今灾异如此严重，而外戚权势日盛，发展下去，必然危害刘氏。我有幸是刘姓皇族的后裔，几代蒙受汉朝的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前后侍奉过三位天子。皇上因为我是先帝旧臣，每次进见，总以优礼待我。我若不说，还有谁应当说呢！”于是上密封奏书，极力劝谏成帝说：“我听说，君王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的，然而却常常出现危机；没有不希望国家长存的，然而却常常亡国。这是由于君王失去了

驾驭臣下的手段。大臣掌握权柄，主持国政，没有不危害君王的。因此《书经》说：‘臣子作威作福，就会危害家族，给国家带来凶险。’孔子说：‘皇家不能支配俸禄，政事都由大夫主持，’这是危亡的征兆啊！如今王氏一姓，乘坐红色车轮彩色车毂的华车的，就有二十三人。佩青色、紫色绶带，帽上有貂尾跟绣蝉的，充满朝廷，象鱼鳞一样排列左右。大将军主持国事，操持权柄，五侯骄傲奢侈，超过制度的规定，共同作威作福，肆意攻击诛杀大臣。品行卑鄙肮脏，却声称为治国效劳；身怀私心，却假托为公。依靠太后的尊位，凭借与皇帝的甥舅之亲，树立自己重大的权威。尚书、九卿、州牧、郡守全都出自王氏的门下，主管掌握国家中枢机要部门，结党营私。受他们夸奖的，得以拜官高升；被他们憎恨的，受到诛杀伤害。帮闲者帮他们宣传；掌权者为他们说话。排斥宗室，使刘氏皇族孤立、削弱，对皇族中有智慧才干的人，尤其非要进行诋毁不可，决不使他们得到提升，让他们同宗室的责任远远隔绝，不让他们在朝廷和宫中任职，生怕他们与自己分权。多次提起昭帝时发生的燕王、盖主之乱，使天子对宗室产生疑心，但却避讳吕氏、霍光等外戚擅权之事，不肯涉及。内心如管叔、蔡叔那样，反叛企图已经萌芽，外表却借用周公的言论。王氏兄弟占据重要位置，家族盘根错节，从上古至秦汉，外戚越分尊贵没有象王氏这样严重的。物忌太盛，太盛则必然会有非常的变异先行显现，成为预示其人将要衰微的征兆。孝昭帝时，泰山上忽然有大石矗立，上林苑枯倒的柳树复苏而起，接着昭帝驾崩，宣帝即位。而今王氏在济南的先祖坟墓，木柱生出枝叶，枝叶茂盛上出屋顶，根扎地中。这种异象，即使是大石起立，枯柳复活，也没有比这更明显了。根据事物的规律，两大势不共存。王氏与刘氏也不能并立。如果王氏家族有泰山那样的安稳，则皇上就有累卵那样的危险。陛下身为刘姓子孙，有守持宗庙的责任，而让国统转移到外戚手中，反使刘姓皇族降为卑贱的皂隶，陛下纵然不为自身打算，又怎样对待宗庙！妇人本应亲近夫家，而疏远父母家。今天的状况，也不是皇太后的福气。孝宣皇帝不把权柄交给舅父平昌侯，目的是为了保全他。因此，明智的人，造福于幸福还未形成之时，消灾于灾祸还未发生之前。陛下应公开下诏，作出有德于祖宗天下的决定，引进任用宗室为左右辅臣，亲近信任他们，采纳他们建议。罢黜疏远外戚，不把国家的权柄授予他们，全部罢免他们的官职，让他们回到府邸，以效法先

帝的作法，厚待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才真正是太后的本意，外戚的福份。王氏可以永存，保持爵位和俸禄；刘氏可以长安，不失国家社稷。这正是褒美和睦内外亲属，使刘氏皇统子子孙孙绵延不绝的办法。

[4]秋，关东大水。

[4]秋季，关东大水泛滥成灾。

[5]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

[5]八月，甲申（疑误），定陶王刘康去世。

[6]是岁，徙信都王兴为中山王。

[6]本年，改封信都王刘兴为中山王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三十一卷

汉纪二十三 孝成皇帝上之下阳朔三年（己亥、前22）

汉纪二十三 汉成帝阳朔三年（己亥，公元前22年）

[1]春，三月，壬戌，陨石东郡八。

[1]春季，三月，壬戌（疑误），东郡坠落八块陨石。

[2]夏，六月，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逐捕，以军兴从事，皆伏辜。

[2]夏季，六月，颖川铁官徒申屠圣等一百八十人，杀官员，盗取军械库兵器，自称“将军”，经历九个郡。成帝派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追捕，按战时征调军队的有关规定行事。申屠圣等全部伏诛。

[3]秋，王凤疾，天子数自临问，亲执其手涕泣曰：“将军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谭次将军矣！”凤顿首泣曰：“谭等虽与臣至亲，行皆奢僭，无以率导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谨敕，臣敢以死保之！”及凤且死，上疏谢上，复固荐音自代，言谭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谭倨，不肯事凤，而音敬凤，卑恭如子，故凤荐之。八月，丁巳，凤薨。九月，甲子，以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王谭位特进，领城门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谭失职，劝谭辞让，不受城门职；由是谭、音相与不平。

[3]秋季，王凤患病，成帝数次亲临探望，并亲自握着王凤的手流泪说：“将军染病，如有意外，我想让平阿侯王谭接替大将军！”王凤叩头哭泣说：“王谭等虽与我是至亲，但他们行事追求奢侈，超越本份，无法统率百姓，不如御史大夫王音谨慎小心，行事走正道。我敢用生命保举他！”及至王凤将死时，上书感谢皇恩，再次坚决推荐王音接替自己，说王谭等五人必不可用。成帝同意了。早先，王谭倨傲，不肯奉迎王凤。而王音则对王凤礼敬有加，卑恭如子，所以王凤保举他。八月，丁巳（二十四日），王凤去世。九月，甲子（初二），任命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赐王谭为特进，主管城门兵。安定太守谷永，因为王谭没有得到大将军的职位，劝他辞让，不接受主管城门的职务。自此王谭、王音互相不满，结下怨恨。

[4]冬，十一月，丁卯，光禄勋于永为御史大夫。永，定国之子也。

[4]冬季，十一月，丁卯（初六），任命光禄勋于永为御史大夫。于永是于定国的儿子。

四年（庚子、前21）

四年（庚子，公元前21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夏，四月，雨雪。

[2]夏季，四月，降雪。

[3]秋，九月，壬申，东平思王宇薨。

[3]秋季，九月，壬申（十六日），东平王刘宇去世。

[4]少府王骏为京兆尹。骏，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至骏，皆有能名，故京师称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

[4]任命少府王骏为京兆尹。王骏是王吉的儿子。先前，担任过京兆尹的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到王骏，全都以才干出名，因而京师人称赞说："前有赵、张，后有三王。"

[5]闰月，壬戌，于永卒。

[5]闰十二月，壬戌（初七），于永去世。

[6]乌孙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贰所杀。汉遣使者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亡阻康居；安日使贵人姑莫匿等三人诈亡从日贰，刺杀之。于是西域诸国上书，愿复得前都护段会宗；上从之。城郭诸国闻之，皆翕然亲附。

[6]乌孙王国小昆弥乌就屠去世，他的儿子拊离接替小昆弥，拊离又被弟弟日贰杀死。汉朝派遣使者扶立拊离的儿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逃亡到康居王国，以阻止安日的追杀。安日指使贵族姑莫匿等三人，诈作反叛逃亡，追随日贰，将他刺杀。于是西域诸国纷纷上书，要求仍派原先的都护段会宗担任西域都护。成帝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西域诸城邦王国听到消息，都一致亲近归附汉朝。

[7]谷永奏言：“圣王不以名誉加于实效；御史大夫任重职大，少府宣达于从政，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

[7]谷永上奏说：“圣明的君王用人时，不仅注意声誉，更重要的是考察办事的实际能力和效果。御史大夫责任重大，我看少府薛宣，处理政事通达干练，请陛下对他留意考察！”成帝同意了。

鸿嘉元年（辛丑、前20）

鸿嘉元年（辛丑，公元前20年）

[1]春，正月，癸巳，以薛宣为御史大夫。

[1]春季，正月，癸巳（初九），任命薛宣为御史大夫。

[2]二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丰之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

[2]二月，壬午（二十八日），成帝前往自己的陵墓初陵，赦免在墓园作工的刑徒。把新丰的戏乡改为昌陵县，以供奉初陵。

[3]上始为微行，从期门郎或私奴十馀人，或乘小车，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甘泉、长杨、五柞，斗鸡、走马，常自称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张安世四世孙放也。放父临，尚敬武公主，生放，放为侍中、中郎将，娶许皇后女弟，当时宠幸无比，故假称之。

[3]成帝开始微服出行，跟随的期门郎或私奴有十余人，或乘小车，或全部骑马，出入市内街巷和郊野，远到邻县的甘泉、长杨、五柞，斗鸡走马，成帝还常自称是富平侯家人。所谓富平侯，是张安世的四世孙张放。张放的父亲张临，娶敬武公主为妻，生下张放。张放为侍中、中郎将，娶许皇后的妹妹为妻，当时所受荣宠，没有可以比得上的。因此成帝假称自己是富平侯家人。

[4]三月，庚戌，张禹以老病罢，以列侯朝朔、望，位特进，见礼如丞相；赏赐前后数千万。

[4]三月，庚戌（二十七日），张禹因年老多病免官，以列侯的身分，在每月一日、十五日朝见皇帝，并加位特进，朝见时的礼节一如丞相，前后赏赐数千万钱。

[5]夏，四月，庚辰，薛宣为丞相，封高阳侯；京兆尹王骏为御史大夫。

[5]夏季，四月，庚辰（二十七日），任命薛宣为丞相，封高阳侯。任命京兆尹王骏为御史大夫。

[6]王音既以从舅越亲用事，小心亲职。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为将军，不获宰相之封，六月，乙巳，封音为安阳侯。

[6]王音既然以堂舅的身份，超过其他亲舅得到重用，因而小心供职。成帝因王音是从御史大夫直接擢升为将军，没有得到宰相应当封的爵位。六月，乙巳（疑误），封王音为安阳侯。

[7]冬，黄龙见真定。

[7]冬季，真定发现黄龙。

[8]是岁，匈奴复株累单于死，弟且糜胥立，为搜谐若单于；遣子左祝都韩王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车为左贤王。

[8]本年，匈奴复株累单于去世，弟弟且糜胥继位，为搜谐若单于。单于派遣儿子左祝都韩王留斯侯到长安，作为人质侍奉汉皇。单于又任命且莫车为左贤王。

二年（壬寅、前19）

二年（壬寅，公元前19年）

[1]春，上行幸云阳、甘泉。

[1]春季，成帝前往云阳、甘泉。

[2]三月，博士行大射礼。有飞雉集于庭，历阶登堂而；后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之府，又集未央宫承明殿屋上。车骑将军音、待诏宠等上言："天地之气，以类相应；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听察，先闻雷声，故《月令》以纪气。《经》载高宗雉之异，以明转祸为福之验。今雉以博士行礼之日历阶登堂，万众睢睢，惊怪连日，径历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庙骨肉之官，然后入宫，其宿留告晓人，具备深切；虽人道相戒，何以过是！"后帝使中常侍晁闳诏音曰："闻捕得雉，毛羽颇摧折，类拘执者，得无人为之？"音复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语！不知谁主为佞谄之计，诬乱圣德如此者！左右阿谀甚众，不待臣音复谄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觉寤，惧大祸且至身，深责臣下，绳以圣法，臣音当先诛，岂婼幸宰越庠眨〗窦次皇　迥锛　趟貌涣iii　杖占莩刀　觯　辛魑牛缓Ｄ诖甚于京师。外有微行之害，内有疾病之忧，皇天数见灾

异，欲人变更，终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动陛下，臣子何望！独有极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处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当以谁属乎！宜谋于贤智，克己复礼，以求天意，继嗣可立，灾变尚可销也。”

[2]三月，博士举行大射礼时。有野鸡飞来，群集于庭院，经过台阶登上大堂鸣叫。而后，又飞集于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官府，接着，又飞集于未央宫承明殿的屋顶上。车骑将军王音、待诏宠等上奏说：“天地之气，以类别互相呼应验证，向君王示警的变异，虽然甚为微小，但很显著。野鸡听觉敏锐，能最先听到雷声，因而《月令》用野鸡的鸣叫来记录节气。《书经》记载：高宗武丁祭成汤时，曾出现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的不祥异象，而高宗坚守正道，从而消弭了灾祸，这是转祸为福的明显验证。而今，野鸡在博士举行典礼之日，经过台阶登堂，在万人瞩目之下，引起连日的惊怪，一直飞过三公之府，飞过太常、宗正等主持宗庙祭典和皇族事务的官署，然后入宫。野鸡的停留所告诫人们的内容，是深刻而切要的。虽然人们之间也常常互相告诫，但哪里能赶上这个呢！”而后，成帝派中常侍晁闳传诏询问王音说：“听说捕捉到的野鸡，很多羽毛都折断了，好象曾被抓住关过，莫非有人故意制造变异？”王音回答说：“陛下怎能说这种亡国的话！不知谁敢主谋策划这种奸巧的计策，诬蔑扰乱圣德到如此地步！圣上左右善阿谀的大有人在，不必等我王音再逢迎也已足够。公卿及以下，为保官位，人人自守，不敢说出一句正直的话。如果能让陛下觉悟，惧怕大祸就要降到身上，从而深责臣下，绳之以法，我王音会首先伏诛，岂有自我解脱的道理！陛下即位已十五年，没有继承皇位的嗣子，却天天驾车出游，干些有失德行的不道之举，在社会上流传，海内的传闻，更甚于京师。陛下外有微服出游的毛病，内有疾病缠身的忧愁，上天屡次降下灾异，希望人能改正过失，然而终至不改。上天尚且不能感动陛下，臣子又能企盼什么呢！只有直言极谏，等候处死，命在旦夕间而已。如有不测，我的老母都没有安生的地方，更何况皇太后，就更没有安全的处所了。到那时，高祖的天下该当托嘱给谁呢？陛下应当与贤能智慧之人磋商，象孔子所说那样，克制个人的俗望，恢复以礼治国的正道，以求天意保佑，太子降生，灾害变异也才会消失。”

[3]初，元帝俭约，渭陵不复徙民起邑；帝起初陵，数年后，乐霸陵曲亭南，更营之。将作大匠解万年使陈汤为奏，请为初陵徙民起邑，欲自以为功，求重赏。汤因自请先徙，冀得美田宅。上从其言，果起昌陵邑。

[3]当初，汉元帝十分俭省节约，他的陵墓渭陵，不再让居民迁来，建立县邑。而成帝建筑他的初陵，经营数年后，又看上霸陵曲亭以南，就更改地点，重新营建。将作大匠解万年，让陈汤替他上奏，请求为成帝新建陵墓迁移居民，建立县邑，想以此为自己邀功，求得重赏。陈汤因而请求准许他最先搬迁，希图分到肥沃的田地和美好的住宅。皇上听从他们的建议，果然设立了昌陵邑。

夏，徙郡国豪桀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

夏季，下令迁移郡国豪族资产在五百万以上的五千户，充实昌陵地区。

[4]五月，癸未，陨石于杜邮三。

[4]五月，癸未（初六），杜邮坠落三颗陨石。

[5]六月，立中山宪王孙云客为广德王。

[5]六月，封中山宪王的孙子刘云客为广德王。

[6]是岁，城阳哀王云薨；无子，国除。

[6]本年，城阳王刘云去世，由于没有儿子，封国撤除。

三年（癸卯、前18）

三年（癸卯，公元前18年）

[1]夏，四月，赦天下。

[1]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2]大旱。

[2]大旱。

[3]王氏五侯争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尝病，欲避暑，从上借明光宫。后又穿长安城，引内沣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张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崐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后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象白虎殿，于是上怒，以让车骑将军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谢太后。上闻之，大怒，

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轨，藏匿奸猾，皆阿纵，不举奏正法；二人顿首省户下。又赐车骑将军音策书曰：“外家何甘乐祸败！而欲自黥、劓，相戮辱于太后前，伤慈母之心，以危乱国家！外家宗族强，上一身弱日久，今将一施之，君其召诸侯，令待府舍！”是日，诏尚书奏文帝诛将军薄昭故事。车骑将军音藉稿请罪，商、立、根皆负斧质谢，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实无意诛也。

[3]王氏五侯竞相崇尚奢华。成都侯王商曾得病，想找个避暑的地方，就向皇上借用明光宫。后来，他又凿穿长安城墙，引来沣水，注入他家宅第中的大水池，使可以行船取乐。游船上树立羽毛华盖，四周全都张挂帷幔，还命令划船的人唱越歌。有一次，成帝到王商的府第，看见池水是穿城挖渠引来的，十分恼怒，但只含恨隐忍，没有说话。后来，成帝微服出行时，经过曲阳侯府第，看见园中修筑土山、渐台，模仿白虎殿，于是成帝大怒，用五侯僭越的罪行指责车骑将军王音。王商、王根兄弟十分恐慌，就想用在自己脸上刺字割鼻的办法，向太后谢罪。成帝听说后，更加怒不可遏，就派尚书去责问司隶校尉和京兆尹；明知成都侯王商等奢侈、僭越等种种不轨行为，甚至窝藏坏人，却都阿谀纵容，不举奏揭发，将他们绳之以法。司隶校尉和京兆尹两人在禁宫门外叩头请罪。成帝又给车骑将军王音下策书说：“外戚为什么自己甘愿犯罪从而败落呢？竟然打算给自己刺面割鼻，在太后面前摆出一副受戮辱的样子，大伤太后的慈母之心，从而危害搅乱国家。外戚宗族势力过强，朕在他们的包围熏染下，很长一段时间都软弱无所作为，今天我要对他们一一处罚。你立即把王商等人召到你那里，等待处理！”这天，成帝还诏令尚书，奏报汉文帝诛杀将军薄昭的旧事。车骑将军王音坐在草垫子上，请罪待刑。王商、王立、王根都背负刀斧和砧板，表示谢罪待刑。过了很久，此事才平息。成帝不过是要恐吓他们，实在并没有诛杀他们的意思。

[4]秋，八月，乙卯，孝景庙北阙灾。

[4]秋季，八月，乙卯（十五日），孝景帝祭庙北门失火。

[5]初，许皇后与班皆有宠于上。上尝游后庭，欲与同辇载，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

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班进侍者李平得幸，亦为，赐姓曰卫。

[5]最初，许皇后与班都受成帝宠爱。有一次，成帝在后宫庭院游玩，想跟班同乘一辆车，班推辞说：“我观看古代的图画，圣贤的君王身旁，都跟随着名臣，而三代末世的君王身旁，才有宠妾。现在陛下想让我同车，是不是有些相似呢！”成帝对她的回答很赞赏，也就不再勉强。太后听说了，高兴地说：“古代有樊姬，今天有班！”班把侍者李平进献成帝，李平受到宠幸，也被封为，赐姓“卫”。

其后，上微行过阳阿主家，悦歌舞者赵飞燕，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姿性尤粹，左右见之，皆啧啧嗟赏。有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姊、弟俱为，贵倾后宫。许皇后、班皆失宠。于是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许后废处昭台宫，后姊谒皆诛死，亲属归故郡。考问班，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赦之，赐黄金百斤。赵氏姊、弟骄妒，恐久见危，乃求共养太后于长信宫。上许焉。

此后，成帝微服出行，到阳阿公主的家，喜欢上公主家的歌舞女赵飞燕，把她召入宫中，大加宠爱。赵飞燕有个妹妹，也被召入宫，姿容特别美艳，毫无瑕疵。成帝左右的人看见她，都惊叹赞赏。有位汉宣帝时的披香博士淖方成，当时正站在成帝身后，却唾口水说：“这是祸水呀，定会扑灭汉王朝之火！”赵飞燕姐妹俩都被封为，一时尊贵荣宠，压倒后宫。许皇后、班都失宠了。于是赵飞燕向成帝进谗言说，许皇后，班用妖术诅咒后宫得宠的美人，甚至连皇上都骂到了。冬季，十一月，甲寅（十六日），许后被废，迁居昭台宫。许后的姐姐许谒等人全被诛杀，许后的亲属被逐归原郡。审讯班岠时，班回答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修行持正，尚且没有享到幸福，如果做邪的事，就更不用想有好结果了。假使鬼神有知，不会听取诅咒主上的恶诉；假使鬼神无知，向鬼神诉说又有什么用呢？所以用妖术诅咒之事，我不会做的。”成帝认为她说的有道理，就赦免了她，并赐黄金百斤。赵氏姐妹骄横妒嫉，班怕时间长了，终为所害，就请求到长信宫侍奉太后。皇上予以批准。

[6]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

[6]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打官府，劫走囚犯，盗取军械库兵器。郑躬自称山君。

四年（甲辰、前17）

四年（甲辰，公元前17年）

[1]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平陵李寻奏言："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朝臣数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处业振赡之。

[1]秋季，黄河在勃海、清河、信都泛滥成灾，淹没三十一个县、邑，冲毁官亭、民房四万余所。平陵人李寻上奏说："讨论治河之策的人，总想寻找九河故道，按照故道挖掘治理。而今趁着黄河自己决口，可以暂时不堵塞缺口，以观察水的走势，要想让黄河有固定的水道，就应当让它自己逐渐形成河川，再沿河川挑出河床的沙土。然后按照上天的意愿加以规划治理，必能取得成功，而且所用财力、人力都可节省。"于是就停下来，不堵塞黄河缺口。朝臣屡次提出灾区百姓处境悲惨，成帝派使者安置赈济灾区百姓。

[2]广汉郑躬党与广，犯历四县，众且万人；州郡不能制。冬，以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郡中及蜀郡合三万人击之，或相捕斩除罪；旬月平，迁护为执金吾，赐黄金百斤。

[2]广汉郑躬的党羽日益增加，势力范围愈来愈广，曾攻击四个县，人众将近万人，州郡也镇压不住。冬季，朝廷任命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征发广汉郡及蜀郡兵共三万人，攻击郑躬。有贼人互相捕捉斩杀，官府赦免其罪。不到一个月，叛乱平息。擢升赵护为执金吾，赐黄金百斤。

[3]是岁，平阿安侯王谭薨。上悔废谭使不辅政而薨也，乃复进成都侯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

[3]这年，平阿侯王谭去世。成帝后悔弃置王谭，使他没有担任辅政大臣就去世了。于是再次任用成都侯王商，让他以特进身份主管城

门兵，设置幕府，使他与将军同样有举荐官吏的权力。

魏郡杜邺时为郎，素善车骑将军音，见音前与平阿侯有隙，即说音曰：“夫戚而不见殊，孰能无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讥焉。周、召则不然，忠以相辅，义以相匡，同己之亲，等己不尊，不以圣德独兼国宠，又不为长专受荣任，分职于陕，并为弼疑，故内无感恨之隙，外无侵侮之羞，俱享天，两荷高名者，盖以此也。窃见成都侯以特进领城门兵，复有诏得举吏如五府，此明诏所欲必宠也。将军宜承顺圣意，加异往时，每事凡议，必与及之。发于至诚，则孰不说谕！”音甚嘉其言，由是与成都侯商亲密。二人皆重邺。

魏郡人杜邺，当时官职为郎，他一向与车骑将军王音要好，见王音从前与平阿侯有嫌隙，就劝王音说：“亲人之间不应该疏远，谁能没有点怨恨呢？从前秦景公拥有千乘战车那么强大的国家，却容不下自己的同母胞弟，《春秋》因此而讥刺他。周公、召公则不然，忠心为国而互相辅助，深明大义而互相匡扶。相互间，把对方当作自身一样亲密和尊重。不因自己德高望重，而独享国家的荣宠；又不因自己年长，而专揽所有显要的职务。将国家从陕地划开，分别主持，二人同为天子的左辅右弼。因此内无遗憾怨恨的嫌隙，外无遭受抨击侮辱的羞耻，同享上天的福佑，也同时负有高名的原因，就在于此吧。我看成都侯王商，以特进的身份主管城门兵，皇上还下诏，使他一如五府有举荐官吏的职权。诏书的意思十分明显，说明圣上一定要对他格外宠信。将军应该禀承顺从圣上的旨意，加倍改变过去的作法，每件政事，凡有建议奏章，都必与王商磋商。只要发自内心的至诚，则谁又会不高兴呢！”王音非常赞许他的看法崐，从此与成都侯王商亲密。两人都很看重杜邺。

永始元年（乙巳、前16）

永始元年（乙巳，公元前16年）

[1]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戊午，戾后园南阙火。

[1]春季，正月，癸丑（二十二日），太官冰室发生火灾。戊午（二十七日），戾后陵园南门发生火灾。

[2]上欲立赵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难之。太后姊子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通语东宫；岁馀，乃得太后指，许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父临为成阳侯。谏大夫河间刘辅上书，言：“昔武王、周

公，承顺天地以飨鱼、乌之瑞，然犹君臣祗惧，动色相戒。况于季世，不蒙继嗣之福，屡受威怒之异者乎！虽夙夜自责，改过易行，畏天命，念祖业，妙选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庙，顺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孙之祥犹恐晚暮！今乃触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人婢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祸而无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窃伤心，不敢不尽死！"书奏，上使侍御史收缚辅，系掖庭秘狱，群臣莫知其故。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琅邪师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书曰："窃见刘辅前以县令求见，擢为谏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诡切至当圣心者，故得拔至于此；旬月之间，收下秘狱。臣等愚以为辅幸得托公族之亲，在谏臣之列，新从下土来，未知朝廷体，独触忌讳，不足深过。小罪宜隐忍而已，如有大恶，宜暴治理官，与众共之。今天心未豫，灾异屡降，水旱迭臻，方当隆宽广问，褒直尽下之时也，而行惨急之诛于谏争之臣，震惊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辅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户晓。同姓近臣，本以言显，其于治亲养忠之义，诚不宜幽囚于掖庭狱。公卿以下，见陛下进用辅亟而折伤之暴，人有惧心，精锐销，莫敢尽节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听，广德美之风！臣等窃深伤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辅系共工狱，减死罪一等，论为鬼薪。

[2]成帝想封赵飞燕为皇后，但皇太后嫌她出身太微贱，从中阻拦。太后姐姐的儿子淳于长任侍中，多次往来于东宫，为成帝传话。经过一年多，才得到太后的旨意，予以允许。夏季，四月，乙亥（十五日），成帝先封赵飞燕的父亲赵临为成阳侯。谏大夫、河间人刘辅上书说："往昔武王、周公承顺天地，因而有白鱼入王舟、火焰变乌鸦的祥瑞，然而君臣仍然心怀恭敬和恐惧，脸为变色，互相戒勉。何况现在正处末世，没有太子降生的福气，却屡次遭受上天降威震怒的变异呢！虽然日夜自责检讨，改过易行，敬畏天命，思念祖宗大业，精选品德高尚的家族，从中稽考挑选窈窕淑女，以承奉宗庙，顺从神灵之心，满足天下人的希望，然而要想有生子生孙的福气，仍然恐怕太晚！可是陛下现在却放纵情欲，倾心迷恋卑贱之女，想让这样的女子作天下之母，既不畏于天，又不愧于人，陛下的迷惑，没有比现在更大的了！俚语说：'腐木不可用做梁柱，婢女不可成为主人。'上天和人民都不赞成的事情，必然有祸而无福，这是街市小民和路人都懂得

的道理，朝廷却没有人肯说一句话，我为此痛心，不敢不冒死劝谏。”奏章上去后，成帝派侍御史逮捕了刘辅，囚禁在宫廷秘密监狱里。群臣都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当时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琅邪人师丹、太中大夫谷永，都上书说：“我们看到刘辅从前以县令的身份求见陛下，被陛下擢升为谏大夫，这说明他的话必具卓异的见识，正好深合圣心，所以才能够被提拔到这样的地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却突然被逮捕，关押在秘密监狱。我们愚昧地认为，刘辅有幸为皇族宗亲之一，位列谏臣。他新近才从下面的县邑来到，不懂朝廷规矩，独自触犯了陛下的忌讳，不足以深加追究。若是小罪，陛下还是应该隐忍一下；如有大罪，就应公开揭露，让司法官吏去查办，使大家都知道他的罪恶。现在天心不悦，屡降灾异，水旱迭至。正处在应该施恩宽容，广求建议，褒奖直言，使臣下尽言的时候，却对谏诤之臣施以惨痛激烈的处罚，使群臣震惊，丧失尽忠直言之心。假如刘辅不是因直言获罪，罪名又不公布，那么就不能使天下家喻户晓。刘辅是同姓近臣，本因直言而获显达，从管理亲族、培养忠良的意义上说，实在不该把他幽禁在宫廷监狱。公卿及以下官员，见陛下很快地擢升任用刘辅，又迅速加以摧折，人人怀有恐惧之心，精气顿销，锐气减弱，不敢为国尽忠直言了。这就不能显示出陛下具有虞舜倾听直谏的贤德，也不能推广美好的道德风范。我们深深为岷此痛心，希望陛下留意考察！”成帝于是把刘辅转移到共工狱，减免死罪，判处做三年苦工的“鬼薪”徒刑。

[3]初，太后兄弟八人，独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怜之。曼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太后又数以为言。五月，乙未，封莽为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者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尝私买侍婢，昆弟或

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3]最初，太后有兄弟八人，唯独弟弟王曼早死，没有封侯。太后怜惜他，把王曼的遗孀渠供养在东宫。王曼的儿子王莽，从小成孤儿，不能与其他人相比。那些兄弟的父亲都是将军、王侯，可以凭父亲当时的地位恣意奢华，在车马声色放荡游乐方面互相竞赛。而王莽是屈己下人，态度谦恭，勤学苦修，学识渊博，穿着像儒生。侍奉母亲跟寡嫂，抚养亡兄的孤儿，十分尽心周到。同时，在外结交的都是些俊杰之士，在内对待诸位伯父叔父，能委曲迁就，礼敬有加。大将军王凤病重时，王莽侍候他，亲口尝药，一连几个月都不能解衣入睡，因而蓬头垢面。王凤将死时，把王莽托付给太后及成帝，王莽因此被封为黄门郎，以后又升任射声校尉。很久以后，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表示愿分出自己封地上的土地和百姓，请求皇上封给王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都是当代名士，也都为王莽美言。成帝因而认为王莽贤能，太后又屡次以此嘱咐成帝。五月，乙未（初六），封王莽为新都侯，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廷服务谨慎尽心，爵位越尊贵，他的礼节操守越谦恭。他把自己的车马、衣物、皮裘周济给门下宾客，而自己却家无余财。他收罗赡养名士，结交很多将、相、卿、大夫。因而在位的官员轮番向皇帝推荐他，善游说的人也为他到处宣传，虚假不实的声誉隆盛无比，压过了他的诸位伯父叔父。他敢于做违俗立异的事情，而又安然处之，毫无愧色。王莽曾私下买了一个婢女，兄弟中有人听说了，王莽于是辩解：“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我听说此女有宜男相。”当天就把婢女奉送给朱博。他就是这样隐匿真情博取名声！

[4]六月，丙寅，立皇后赵氏，大赦天下。

[4]六月，丙寅（七日），成帝封赵飞燕为皇后，大赦天下。

皇后既立，宠少衰；而其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赵后居别馆，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昭仪尝谓帝曰：“妾姊性刚，有如为人构陷，则赵氏无种矣！”因泣下凄恻。帝信之，有白后奸状者，帝辄杀之。由是后公为淫恣，无敢言者，然卒无子。

赵飞燕当上皇后以后，成帝对她的宠爱稍有衰退。而她的妹妹却受宠空前，被封为昭仪，赐住昭阳舍，居处中庭全用朱红色，而殿上则漆成黑色。门限全用铜包，再涂以黄金。台阶用白玉雕成。屋内墙壁上带状的横木，处处嵌有黄金环，环内镶上蓝田玉璧、明珠、翠羽来装饰。其奢华是后宫从来没有过的。赵皇后居住在另外一个宫殿，跟侍郎和多子的宫奴屡次私通。赵昭仪曾对成帝说：“我姐姐性格刚烈，假如被人构陷，则我们赵氏就要绝种了！”趁势哭得十分凄恻。成帝相信了她的话，有报告皇后奸情的人，成帝就把他杀死。从此，赵皇后公然恣意宣淫，没有人敢报告了，然而始终不生孩子。

光禄大夫刘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光禄大夫刘向认为，国家的道德风化教育，应该由内及外，先从皇帝身边的人开始。于是摘录《诗经》、《书经》所记载的贤妃、贞妇使国家振兴、家崐族显达的事迹，以及君王因宠爱嫔妃，造成天下大乱、国家灭亡的故事，按次序，编成《列女传》，共八篇；并采录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共五十篇。书成，奏请成帝阅览。他还屡次上书，谈论国家政治得失，陈述应当效法或鉴戒的史事。前后上书数十次，想帮助天子观察政事，补救错误和遗漏。成帝对他的建议，虽不能都采用，但内心却很赞同，常感叹不已。

[5]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刘向上疏曰：“臣闻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孝文皇帝尝美石椁之固，张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丘垅皆小，葬具甚微；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坟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坟掩坎，其高可隐。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

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牧儿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垅弥高，宫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庳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臣甚闵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唯陛下上览明圣之制以为则，下观亡秦之祸以为戒，初陵之模，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上感其言。

[5]昌陵工程规划宠大、奢华，历时很久都未能完成。刘向上书说：“我听说君王必须通达天、地、人三统，明白天命可以授与的人，是很多的，并非只一姓。自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孝文皇帝曾经赞美石棺椁的坚固，张释之说：‘假使其中有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就是用铜铁浇铸南山，人们仍会凿出隙缝。’死亡的事永远不会有完，国家有兴有废，因此张释之的话，是为文帝作长远的打算。孝文帝醒悟，于是采用薄葬。安葬使用棺椁，自黄帝开始。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坟冢都很小，葬具极简单。他们的贤臣孝子也禀承命令顺从意旨，实行薄葬，这才是令君父平安的至为忠孝的作法。孔子把母亲安葬在防，坟高四尺。延陵人季子埋葬他的儿子，隐蔽坟丘，低矮得几乎看不出来。所以说，孔子是孝子，而季子是慈父，舜、禹是忠臣，而周公能友爱兄弟。他们安葬君王、父母、骨肉亲人都很简单微薄。并非草率而实行节俭，实在是为了便于实行。秦始皇葬在骊山旁，堵塞了地下深处的三重泉，把坟丘堆得象山一样高，墓室里用水银做成江、海，用黄金做成野鸭、飞雁。珍宝的收藏、机械的巧妙、棺椁的华丽、宫殿的宏伟，后世不能超越、重现。天下不堪修陵徭役的困苦，纷纷反叛。骊山坟墓还没修完，周章率领的百万抗秦大军已打到骊山脚下。项羽烧了宫殿、屋宇，牧童手持火把到墓中寻找丢失的羊，失火烧毁了隐藏其中的棺椁。自古到今，厚葬还没有超过秦始皇的，然而数年之间，外受项羽纵火之灾，

内遭牧童失火之祸，岂不可悲！因而恩德越深厚者，安葬越简陋，智慧越高深者，安葬越微薄。反而是无德又无智慧的人，安葬越奢华，坟墓也越高大，宫殿十分宏丽，必然迅速被人发掘。由此观之，明显与隐蔽的不同效果，安葬的吉祥与凶险，不是昭然可见吗？陛下即位之初，亲自推行节俭，最早营建的陵，规模很小，天下没有不称颂陛下贤明的。然而后来改迁昌陵，把低下的地方增高，堆土成山，挖掘人民的祖先坟墓，累计达到一万多座，而又设立县邑，修建房舍，限期急迫，功时费用超过万百。 工程中死去的人在地下含恨，活着的人在地上愁苦，使人无限痛惜！如果认为死后有知，那么铲除别人坟墓，灾害恐怕无法估计；如果认为死后无知，又 何必把坟墓修得如此之大？贤能的人不会喜悦，而小民却怀无边怨恨。假定只为了使愚昧奢侈的人高兴，却又何必？请陛下上观圣明的制度，作为效法，下看秦朝灭亡的祸害，作为鉴戒。预定墓地的规模，最好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安抚人民！”皇上深为他的话感动。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三十二卷

汉纪二十四 孝成皇帝中永始四年（戊申、前13）

汉纪二十四 汉成帝永始四年（戊申，公元前13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大赦天下。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1]春季，正月，成帝前往甘泉，在泰祭天。大赦天下。三月，又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2]夏，大旱。

[2]夏季，大旱。

[3]四月，癸未，长乐临华殿、未央宫东司马门皆灾。六月，甲午，霸陵园门阙灾。

[3]四月，癸未（十一月），长乐宫临华殿和未央宫东司马门都发生火灾。六月，甲午（二十三日），霸陵墓园门阙发生火灾。

[4]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4]秋季，七月，辛未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5]冬，十一月，庚申，卫将军王商病免。

[5]冬季，十一月，庚申（二十一日），卫将军王商因病免职。

[6]梁王立骄恣无度，至一日十一犯法。相禹奏"立对外家怨望，有恶言。"有司按验，因发其与姑园子奸事，奏"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书曰："臣闻礼，天子外屏，不欲见外也；是以帝王之意，不窥人闺门之私，听闻中之言。《春秋》为亲者讳。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始以恶言按验，既无事实，而发闺门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辞又不服，猥强劾立，傅致难明之事，独以偏辞成罪断狱，无益于治道；污蔑宗室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于天下，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德之风化也。臣愚以为王少而父同产长，年齿不伦；梁国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丽；父同产亦有耻辱之心；按事者乃验问恶言，何故猥自发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过误失言，文吏蹑寻，不得转移。萌牙之时，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按验举宪，宜及王辞不服，诏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吏更审考清问，

著不然之效，定失误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广公族附疏之德，为宗室刷污乱之耻，甚得治亲之谊。”天子由是寝而不治。

[6]梁王刘立骄横放纵，没有节制，甚至一天之内犯法十一次。梁相禹奏报说：“刘立对外戚抱有怨恨，恶言相加。”主管机关追查验证，由此揭露出刘立与姑妈刘园子通奸乱伦的丑事。奏报说：“刘立有禽兽行为，请求处以死刑。”太中大夫谷永上书说：“臣听说，依照礼仪，天子要在门外修建屏障之墙，是不想直接看见外面的情景。帝王的本意，是不愿窥视别人的闺门隐私，窃听人家在内室的谈话。《春秋》为亲者讳言过失。而今梁王年少，疯癫病颇厉害，最初追查验证的是对外戚恶言相加的事，既然无事实证据，却又转而揭露闺门隐私，已不属原本指控的内容了。梁王的诉辞又不承认，用鄙陋的手段勉强弹劾刘立，附会罗织一些难以查明的事，仅仅以片面之辞定罪，对国家的治理是无益的。玷污宗室，把内部淫乱的恶行，披露宣扬于天下，这不是为皇族掩饰过失，为朝廷增加光彩，彰明圣德之风化的作法。我愚昧地认为，梁王年少，而姑母年长，两人年龄不相当；以梁国的富裕，足可以用金钱厚聘美女，罗致妖艳；姑母也有耻辱之心，追查者本来是追问诟骂外戚的事，她为什么胡乱揭发起自己的乱伦之事呢？从这三点揣测，通奸之事，恐怕不合人情。我怀疑供词是在逼迫的情况下，讲错了话，文吏抓住不放，顺此穷追，使供词没有回转的余地。在事情还处于萌芽之时，请陛下开恩，不要处治，这才是上策。既然已对此事进行了追查验证，打算依法处理，那就应以梁王对罪状不服为理由，下诏命令廷尉挑选道德高尚、通情达理的官员，重新审理，详加讯问，公布查不属实的结论，确定当初审理的失误，反过来将梁王清白的情况交给有关官员处理，以推广使疏远的皇族亲附的美德，洗刷宗室被诬蔑的耻辱，从而符合处理亲属关系的原则。”成帝于是把此案搁置，不予处理。

[7]是岁，司隶校尉蜀郡何武为京兆尹。武为吏，守法尽公，进善退恶，所居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

[7]这年，任命司隶校尉、蜀郡人何武为京兆尹。何武做官吏，奉公守法，引进良善之人，斥退邪恶之辈。在位时虽没有赫赫名声，但离开后，常常被人怀念。

元延元年（己酉、前12）

元延元年（己酉，公元前12年）

[1]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己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2]壬戌，王商复为大司马、卫将军。

[2]壬戌（二十四日），再次任命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

[3]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3]三月，成帝前往雍城，祭祀五。

[4]夏，四月，丁酉，无云而雷；有流星从日下东南行，四面耀耀如雨，自晡及昏而止。

[4]夏季，四月，丁酉（初一），天空无云而响雷声。有流星从太阳下面划过，直奔东南而去，光辉照耀四面天空，象在下星雨，自从傍晚申时直到天黑才停止。

[5]赦天下。

[5]大赦天下。

[6]秋，七月，有星孛于东井。

[6]秋季，七月，有异星出现于井宿。

上以灾变，博谋群臣。北地太守谷永对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则五征时序，百姓寿考，符瑞并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则咎征著邮，妖孽并见，饥馑荐臻；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质有修短，时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内则为深宫后庭，将有骄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败，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闲之处徵舒、崔杼之乱；外则为诸夏下土，将有樊并、苏令、陈胜，项梁奋臂之祸。安危之分界，宗庙之至忧，臣永所以破胆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变见于上，可不致慎！祸起细微，奸生所易。愿陛下正君臣之义，无复与群小黩宴饮；勤三纲之严，修后宫之政，抑远骄妒之宠，崇近婉顺之行；朝觐法驾而后出，陈兵清道而后行，无复轻身独出，饮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乱之路塞矣。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

而赋敛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咎亡。’比年郡国伤于水灾，禾麦不收，宜损常税之时，而有司奏请加赋，甚缪经义，逆于民心，市怨趋祸之道也。臣愿陛下勿许加赋之奏，益减奢泰之费，流恩广施，振赡困乏，敕劝耕桑，以慰绥元元之心，诸夏之乱庶几可息！”

因为发生灾害和变异，成帝广泛地征求群臣的意见。北地太守谷永回答说：“作为君主，若亲身实行道德，承顺天地的旨意，那么自然的五种征候，会按顺序正常运转，百姓会长寿，祥瑞征兆会同时降临。若不按正道行事，违背上天的旨意，浪费财物，则罪责的征兆就会尤其显著，妖孽同时出现，饥馑连 续发生。若终不醒悟改悔，恶行普遍，上天就不再作谴责的警告，而将天命归于另一位有德的君王。这是天地的正常规律，它对所有的君王都是一视同仁的。此外，还会考虑到君王的功德有厚有薄，期限有长有短，资质有高有低，所处时代有中期、晚期，同时天道本身的变化也有盛有衰。陛下继承西汉八位皇帝的功业，正当阳数中的末季，接近二百一十年的劫数，遭逢《易经》上‘无妄’卦的命运，正当‘百六’之灾难，三种灾难性质都不一样，但却掺杂会合在一起。建始元年以来，二十年间，各种灾害和大的天象变异，如群蜂四起，比《春秋》记载的还要多。这表示：对内来说，深宫后庭之中，将有骄横的内臣和凶悍的姬妾、醉酒狂乱，猝起败坏国家。北宫花园街巷之中，侍臣和姬妾家里的幽静之处，将会发生夏征舒、崔杼那样的变乱；对外来说，普天之下，将会发生樊并、苏令、陈胜、项梁之辈奋臂造反的灾祸。现在正处在平安和危机的分界线上，是宗庙能否保存的最为忧愁的时期，所以我谷永甘冒胆破心寒 的杀头之祸，连年发出这种预言。下面有变乱的萌芽，然后才会在上面演化成变乱，怎能不谨慎！祸患是从细微逐渐发展而来，奸恶是因轻视忽略而产生。愿陛下端正君臣大义，再不要与那群小人亲狎，玷污身份，同他们在一起饮宴。应严格按照‘三纲’的原则，治理后宫，压制疏远那些骄横妒嫉的宠妃，尊崐崇贞婉、顺服的德行。出门时，要先朝见皇太后，使用皇帝仪仗，然后才可出宫，在街上布列士兵，清道戒严之后才可走上街头。不要再仅带几个随从就独自出宫，到臣妾家吃饭饮酒。以上三点除去以后，发生内乱的道路就被堵死了。而今天下到处举兵谋反，变乱萌发于人民饥谨，而官吏不加体恤，产生于百姓困苦，而赋敛沉重，发端于下层人民怨恨背离，而上

面却不知道。《洪范·传》说：‘人民饥馑，不减少赋税，却宣称国泰民安，一定蒙祸而死。’郡国连年遭受水灾的损失，禾麦不收，这正是应该减免常税的时候，而有关官署却奏请增加赋税，这与儒家经典的大义甚为不符，不顺民心，是招怨惹祸的作法。我请求陛下不批准加赋的奏文，再减少一些奢华的费用，广泛地布施恩泽，赈济赡给困乏之人，下敕书劝民勤于耕田植桑，以此来安抚小民之心，各地的叛乱也许就可平息！”

中垒校尉刘向上书曰：“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中垒校尉刘向上书说：“我听说，帝舜曾警告伯禹：‘不要像丹朱那么骄傲。’周公曾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纣王。’圣明的帝王，常以败亡变乱的事例告戒自己，不忌讳谈论王朝的废兴，因此我才敢极力陈述愚昧的见解，请陛下留神考察！

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皆有变异著于汉纪。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臣幸得托末属，诚见陛下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恳恳数奸死亡之诛！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间，指图陈状！”上辄入之，然终不能用也。

“查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里，日食不过才三十六次。可是现在连续三年发生日食，自建始年间以来，二十年的时间，就出现日食八次，平均每二年六个月就出现一次，古今罕有。天象变异有大小、疏密之分，而占验结果也有迟早、缓急的区别。观秦、汉的改朝换代，看汉惠帝、昭帝都没有后嗣，察昌邑王刘贺被废夺太子位，览孝宣皇帝承天命崛起继位，都有变异明确地记载在汉的编年史书上。上天的舍弃和俯就，岂不是十分清楚么！我有幸为皇族弱枝后裔，诚然看到陛下有宽厚贤明的圣德，希望能消除变异，而复兴商高宗、周成王那样的声誉，以增高刘氏的功业，因此才不断恳切地冒死上书。天象复杂，难以向陛下述说清楚，我虽呈献上天文图表，但仍需口说解释，

然后才能使陛下明白，请陛下赐一点清闲的时间，让我指着图表向陛下详述。”成帝立即召刘向进宫，但是到底不能采纳他的建议。

[7]红阳侯立举陈咸方正；对策，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丞相方进复奏“咸前为九卿，坐为贪邪免，不当蒙方正举，备内朝臣”；并劾“红阳侯立选举故不以实。”有诏免咸，勿劾立。

[7]红阳侯王立举荐陈咸为方正，通过御前殿试，被任命为光禄大夫、给事中。丞相翟方进再次上奏说：“陈咸从前位列九卿，因为贪鄙邪恶而获罪免官，不该以方正资格被举荐，并担任中朝官。”同时弹劾说：“红阳侯王立，在选拔举荐人才时，故意不报告真实情况。”成帝下诏免去陈咸的官职，但不许弹劾王立。

[8]十二月，乙未，王商为大将军。辛亥，商薨。其弟红阳侯立次当辅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上书以入县官，贵取其直一亿万以上，丞相司直孙宝发之，上由是废立，而用其弟光禄勋曲阳侯根。庚申，以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8]十二月，乙未（初二），任命王商为大将军。辛亥（十八日），王商去世。他的弟弟红阳侯王立，按照顺序应被任命为辅政大臣。先前，王立曾派他的门客，通过南郡太守李尚以草田名义占夺百姓新开垦田地数百顷，然后上书，把这些田卖给国家，多收取田价约一亿万以上。丞相司直孙宝揭发了这件事，成帝因此废黜王立，而任用他的弟弟、光禄勋、曲阳侯王根。庚申（二十七日），任命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9]特进、安昌侯张禹请平陵肥牛亭地；曲阳侯根争，以为此地当平陵寝庙崐，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赐禹他地。上不从，卒以赐禹。根由是害禹宠，数毁恶之。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辄以起居闻，车驾自临问之，上亲拜禹床下，禹顿首谢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数视其小子；上即禹床下拜为黄门郎、给事中。禹虽家居，以特进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

[9]官位特进的安昌侯张禹，请求成帝把平陵肥牛亭那片土地赐给他。曲阳侯王根表示反对，认为此片地在平陵墓园寝庙附近，正当衣冠出游的必经之路，应换一块地赐给他。成帝不听，终于把那块地赐给了张禹。王根因此对张禹的得宠十分妒恨，多次在成帝面前诋毁张禹。但是，成帝却越发尊敬厚待张禹，张禹每次患病，成帝都打听他

的饮食休息情况，甚至坐车到张禹家问候，亲自在病床前拜见张禹，张禹叩头谢恩。张禹的幼子没有官职，张禹频频用眼看那个孩子，成帝就在张禹床前封他为黄门郎、给事中。张禹虽然家居，但以“特进”的身份当天子的老师，国家每有大事，成帝必与他磋商后才决定。

时吏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应，讥切王氏专政所致，上意颇然之，未有以明见；乃车驾至禹弟，辟左右，亲问禹以天变，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见年老，子孙弱，又与曲阳侯不平，恐为所怨，则谓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为诸侯相杀，夷狄侵中国。灾变之意，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贡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 经术断之！”上雅信爱禹，由此不疑王氏。后曲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知禹言，皆喜说，遂亲就禹。

当时吏民中有很多人上书，谈论灾异的出现，讽刺指摘王氏专权招致灾异。成帝也认为颇有道理，但又觉得，事实不明显。就坐车来到张禹的宅邸，屏退左右，亲自询问张禹关于天象变异的事，把吏民上书谈到的王氏之事告诉张禹。张禹清楚自己已年老，子孙太弱，又与曲阳侯王根不和，恐怕被王氏怨恨，就对成帝说：“《春秋》上记载的日食、地震，或者因为诸侯互相攻杀，或者因为夷狄犯中国。上天降下灾害变异，含意十分深远，难以明见。因此圣人很少谈论天命，也不说有关神怪的事。性命与天道，连子贡之辈，也未能听到孔子谈论，更何况那些见识肤浅鄙陋的儒生所说的话呢。陛下应该使政治修明，用善来应对上天的警戒，与臣下一同多行善举，这才是儒家经义的本意。那些新学小生，胡言乱语，误人不浅，不要相信和任用他们。一切只按儒学经术。”成帝一向信任爱戴张禹，因此不再怀疑王氏。后来曲阳侯王根以及诸位王氏子弟听说了张禹的话，都感到欢喜，于是亲近张禹。

故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

下从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曾做过槐里县令的朱云，上书求见皇帝。在公卿面前，朱云对成帝说：“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扶主上，下不能有益于人民，都是些白占着官位领取俸禄而不干事的人，正如孔子所说：‘卑鄙的人不可让他侍奉君王，他们害怕失去官位，会无所不为。’我请求陛下赐给我尚方斩马剑，斩断一个佞臣的头颅，以警告其他人！”成帝问：“谁是佞臣？”朱云回答说：“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小小官员在下，竟敢诽谤国家重臣，公然在朝廷之上侮辱帝师。处以死罪，决不宽恕！”御史将朱云逮下，朱云紧抓住宫殿栏杆，栏杆被他拉断，他大呼说：“我能够追随龙逄、比干，游于地下，心满意足了！却不知圣明的汉王朝将会有什么下场！”御史挟持着朱云押下殿去。当时左将军辛庆忌脱下官帽，解下印信绶带，伏在殿下叩头说：“朱云这个臣子，一向以狂癫耿直闻名于世，假使他的话说的对，不可以杀他；即使他的话说的不对，也本该宽容他。我敢以死请求陛下！”辛庆忌叩头流血，成帝怒意稍解，杀朱云之事遂作罢。后来，当要修理宫殿栏杆时，成帝说：“不要变动！就原样补合一下，我要用它来表彰直臣！”

[10]匈奴搜谐单于将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车立，为车牙若单于；以囊知牙斯为左贤王。

[10]匈奴搜谐单于将要到长安朝见，还没进入边塞，就在半途得病而死。他的弟弟且莫车继位，为车牙若单于。他任命囊知牙斯为左贤王。

[11]北地都尉张放到官数月，复征入侍中。太后与上书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复来，其能默乎！”上谢曰：“请今奉诏！”上于是出放为天水属国都尉；引少府许商、光禄勋师丹为光禄大夫，班伯为水衡都尉，并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东宫，常从；及大政，俱使谕指于公卿。上亦稍厌游宴，复修经书之业；太后甚悦。

[11]北地都尉张放到任才数月，就又被征召入宫当侍中。皇太后致书成帝说：“先前我交待你的事，你尚未办，怎么富平侯反而又回到京

师，我能不说话吗？”成帝谢罪说：“请让我现在就奉诏去办！”于是命令张放离京，出任天水属国都尉；擢升少府许商、光禄勋师丹为光禄大夫，班伯为水衡都尉，并兼侍中。官秩都是中二千石。成帝每次朝见太后，常常让他们跟从前去。遇有国家大事，都派他们向公卿传达皇帝的谕旨。成帝也逐渐厌倦了游乐，又重新学习儒家经书。太后大为欢喜。

[12]是岁，左将军辛庆忌卒。庆忌为国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

[12]本年，左将军辛庆忌去世。辛庆忌是国家御敌的虎将，适逢天下承平之世，匈奴、西域都亲附中国，也都崇敬他的威信。

二年（庚戌、前11）

二年（庚戌，公元前11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既祭，行游龙门，登历观，陟西岳而归。

[1]春季，正月，成帝前往甘泉，在泰祭天。三月，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祭毕，游览龙门，登上历观。归途又登华山，然后回长安。

[2]夏，四月，立广陵孝王子守为王。

[2]夏季，四月，命广陵孝王的儿子刘守继承王位。

[3]初，乌孙小昆弥安日为降民所杀，诸侯大乱；诏征故金城太守段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使安辑乌孙；立安日弟末振将为小昆弥，定其国而还。时大昆弥雌栗靡勇健，末振将恐为所并，使贵人乌日领诈降，刺杀雌栗靡；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遣中郎将段会宗立公主孙伊秩靡为大昆弥。久之，大昆弥、倏难栖杀末振将，安日子安犁靡代为小昆弥。汉恨不自诛末振将，复遣段会宗发戊己校尉诸国兵，即诛末振将太子番丘。会宗恐大兵入乌孙，惊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发兵垫娄地，选精兵三十弩径至昆弥所在，召番丘，责以末振将之罪，即手剑击杀番丘。官属以下惊恐，驰归。小昆弥安犁靡勒兵数千骑围会宗，会宗为言来诛之意，“今围守杀我，如取汉牛一毛耳。宛王、郅支头县稿街，乌孙所知也。”昆弥以下服，曰：“末振将负汉，诛其子可也，独不可告我，令饮食之邪！”会宗曰：“豫告昆

弥，逃匿之，为大罪。即饮食以付我，伤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弥以下号泣罢去。会宗还，奏事，天子赐会宗爵关内侯、黄金百斤。会宗以难栖杀末振将，奏以为坚守都尉。责大禄、大监以雌粟靡见杀状，夺金印、紫绶，更与铜、墨云。末振将弟卑爰本共谋杀大昆弥，将众八万北附康居，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汉复遣会宗与都护孙建并力以备之。

[3]最初，乌孙王国小昆弥安日，被投降乌孙的人杀死，各翎侯陷于大乱。成帝下诏征召原先的金城太守段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命他恢复乌孙秩序，使各方和睦。段会宗扶立安日的弟弟末振将为小昆弥，安定乌孙之后，就返回了。当时乌孙大昆弥雌栗靡勇猛剽悍，末振将害怕被他吞并，就派遣贵族乌日领诈降，乘机刺杀了雌栗靡。汉朝准备出兵讨伐，而一时未能做到，便派遣中郎将段会宗扶立解忧公主的孙子侯秩靡为大昆弥。很久之后，大昆弥和翎侯难栖杀死了末振将，让安日的儿子安犁靡代替末振将为小昆弥。汉朝悔恨没有亲自诛杀末振将，就又派遣段会宗征发戊己校尉统领的诸国兵马，前往诛杀末振将的太子番丘。段会宗恐怕大军进入乌孙，会使番丘受惊，若亡命逃跑，就找不到他了。于是让所征发的大军留驻垫娄地，仅挑选三十名精兵，人人带着弓弩，径直来到昆弥住地，召见番丘，向他谴责末振将的罪状，随即亲手举剑刺杀了番丘。番丘手下官兵惊恐万分，骑马逃奔回去，小昆弥安犁靡崐率领数千骑兵包围了段会宗。段会宗向他讲了诛杀番丘的来意，又说：“今天你们包围了并杀死我，就象拔下汉牛的一根牛毛罢了。可是大宛国王、郅支单于的人头高挂在长安街上，也是你们乌孙所知道的。”昆弥及手下人等都畏服了。小昆弥说：“末振将有负于汉朝，诛杀他的儿子是可以的，为什么偏偏不告诉我呢？也好让我为他饯别！”段会宗说：“预先告诉昆弥，你会让他逃跑藏起来，这就犯了大罪。如果你为他饯别后，再把他交给我，会伤害你们的骨肉恩情。因此没有事先告诉你。”昆弥和手下人等号哭撤兵而去。段会宗回到长安，奏报事情经过，成帝赐给段会宗关内侯的爵位，赏黄金百斤。段会宗奏告：由于难栖诛杀了末振将，请封他为坚守都尉。追究大禄、大监因不能救护雌栗靡而使他被杀的责任，收回他们的金印、紫绶，换为铜印、墨绶。末振将的弟弟卑爰，本是共谋刺杀大昆弥的主凶之一，率领部众八万人逃往北方，依

附康居王国，图谋借用康居兵马兼并两昆弥。汉朝又再一次派遣段会宗，与都护孙建合力防范卑爰。

[4]自乌孙分立两昆弥，汉用忧劳，且无宁岁。时康居复遣子侍汉，贡献，都护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距。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悔自卑之意。宜归其侍子，绝不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不绝。

[4]自从乌孙王国分立两个昆弥，汉朝忧虑和辛劳，几乎没有一年安宁。这时，康居王国又派王子到长安，作为人质入侍汉朝皇帝，并向汉朝进贡。都护郭舜上书说："过去匈奴强盛，并非因为兼并了乌孙和康居两国；现在向中国称臣归降，也不是因为失去了这两国。汉朝虽然都接受了他们送来做人质的王子，但三国之间互相贸易、赠送，来往跟从前一样。他们也互相窥伺、等待，一有机会即发动攻击。合好时不能互相亲近信任，分离时也不能将对方当做臣属来役使。以现在的状况来说，汉朝与乌孙缔结婚姻，终究没有得到利益，反而为中国惹事。然而乌孙既然与汉朝早已结好，现在和匈奴都臣服于中国，从大义出发，不可拒绝他们朝贡。而康居傲慢狡猾，一直不肯对汉使行叩拜礼。都护府官员到他们国都，接见时座位排在乌孙等国使者之下。吃饭时，国王以及贵族先饮食完毕，才让都护府官员进餐。故意做出不注意汉使的样子，向旁国夸耀。由此推测，他们为什么要派王子入侍呢？是想做买卖，而用好话来行诈。匈奴是众多的外族中最强大的国家，而今侍奉汉朝十分周到。假使听说康居不拜汉使，而且使匈奴单于产生后悔自卑之心。应该送回康居王子，和康居断绝关系，不再派使者前去，以表明汉朝不跟无礼的国家交往。"朝廷认为，康居第一次派遣王子入侍，汉朝应重视远方之人。终于还是采取笼络政策，没有断绝交往。

三年（辛亥、前10）

三年（辛亥，公元前10年）

[1]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刘向大恶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

[1]春季，正月，丙寅（初十），蜀郡岷山发生山崩，土石堵塞长江达三日之久，下游江水枯竭。刘向对此异常现象非常厌恶，说：“从前，周朝时，岐山发生山崩，三条河川都枯竭了，结果周幽王被杀。岐山是周朝的兴起之地。汉朝本由蜀、汉兴起，而今初兴之地山崩川竭，彗星长尾又扫过摄提、大角，从参宿一直走到辰宿的位置。汉朝恐怕一定要亡了。”

[2]二月，丙午，封淳于长为定陵侯。

[2]二月，丙午（二十日），封淳于长为定陵侯。

[3]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3]三月，成帝前往雍城，在五祭祀。

[4]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岷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罘，捕熊罴禽兽，载以槛车，输之长杨射熊馆，以罔为周，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

[4]成帝准备在胡人面前夸耀自己有很多禽兽，秋季，命令右扶风发动百姓进入南山，西自褒、斜二谷，东到弘农，南达汉中，张设罗网，捕猎熊罴等禽兽，用槛车装运至长杨宫射熊馆，用网围成围障，把禽兽放到里面，命胡人赤手与野兽搏斗，杀死的野兽归斗兽人所有。成帝亲临观看。

四年（壬子、前9）

四年（壬子，公元前9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

[1]春季，正月，成帝前往甘泉，在泰祭天。

[2]中山王兴、定陶王欣皆来朝，中山王独从傅，定陶王尽从傅、相、中尉。上怪之，以问定陶王，对曰：“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

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故尽从之。”上令诵《诗》，通习，能说。他日，问中山王：“独从傅在何法令？”不能对；令诵《尚书》，又废；及赐食于前，后饱；起下，袜系解。帝由此以为不能，而贤定陶王，数称其材。是时诸侯王唯二人于帝为至亲，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赂遗赵皇后、昭仪及票骑将军王根。后、昭仪、根见上无子，亦欲豫自结，为长久计，皆更称定陶王。劝帝以为嗣。帝亦自美其材，为加元服而遣之，时年十七矣。

[2]中山王刘兴和定陶王刘欣，都到长安朝见。中山王只由傅陪同，而定陶王则把傅、相、中尉都带来了。成帝奇怪，就询问定陶王，他回答说：“汉朝法令规定：诸侯王朝见天子，可以由王国中官秩在二千石的官员陪同。傅、相、中尉都是国中二千石的官员，因此让他们全都来了。”成帝又命令他背诵《诗经》，他不仅能熟练地背诵，而且还能解释。另一天，成帝问中山王刘兴说：“你只由师傅一人陪同前来，有什么法令根据？”刘兴不能回答。命他背诵《尚书》，又背不下去。成帝赐饮食与他共餐，成帝已用完餐，他还在吃，吃饱才罢休。吃完起身下去，袜带松开了，他还不知道。成帝因此认为刘兴没有能力，而认为刘欣贤能，屡次称赞他的才干。当时诸侯王中，只有他们两人跟皇帝血缘关系最为亲近，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一起来朝见，私下馈赠礼物贿赂赵皇后、赵昭仪以及骠骑将军王根。皇后、昭仪和王根见皇帝无子，也想预先私自结交诸侯王，以为长久之计，因而轮流在成帝面前称赞定陶王，劝说成帝立他为继嗣。成帝自己也很欣赏他的才能，亲自为他主持加冠礼后送他回国。刘欣这年十七岁。

[3]三月，上行幸河东，祠后土。

[3]三月，成帝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4]陨石于关东二。

[4]关东一带，坠落两颗陨石。

[5]王根荐谷永，徵入，为大司农。永前后所上四十馀事，略相所覆，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为大司农岁余，病；满三月，上不赐告，即时免。数月，卒。

[5]王根推荐谷永，征召谷永入朝，被任命为大司农。谷永前后上书四十余次，内容互相略有重复，专门抨击成帝与后宫而已。谷永是王氏党羽，成帝也清楚，不怎么亲近信用他。谷永任大司农一年多，

患了病，休假满三个月后，成帝不批准他继续带职病休，即时免去他的官职。谷永数月后去世。

绥和元年（癸丑、前8）

绥和元年（癸丑，公元前8年）

[1]春，正月，大赦天下。

[1]春季，正月，大赦天下。

[2]上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入禁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根、褒、博皆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后者，为之子也。’定陶王宜为嗣。”光独以为：“礼，立嗣以亲。以《尚书·盘庚》殷之及王为比，兄终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亲弟，宜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礼，兄弟不得相入庙，”不从光议。二月，癸丑，诏立定陶王欣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益中山国三万户，以慰其意；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徵定陶王。定陶王谢曰：“臣材质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宫；臣愿且得留国邸，旦夕奉问起居，俟有圣嗣，归国守藩。”书奏，天子报“闻”。戊午，孔光以议不合意，左迁廷尉；何武为御史大夫。

[2]成帝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进宫，讨论中山王刘兴和定陶王刘欣，谁更适合继承帝位。翟方进、王根、廉褒、朱博都认为：“定陶王是皇上弟弟的儿子，《礼记》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立他为后嗣，就成为儿子。’定陶王适合立为嗣子。”只有孔光认为：“依礼，立后嗣应以血缘关系亲疏为根据。此照《尚书·盘庚》记载的商朝君王传位的方式，是哥哥去世，弟弟继位。中山王是先帝的儿子，皇上的亲弟弟，应立他为后嗣。”成帝认为：“中山王没有才干；再者，依礼，兄弟的牌位不能一同进入宗庙”为理由，没有听从孔光的建议。二月，癸丑（初九），成帝下诏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封中山王的舅父、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再增加中山国采邑三万户人家，以示安慰。成帝派执金吾任宏，暂时署理大鸿胪职，持符节征召定陶王入京。定陶王上书辞谢说：“以我的才能资质，不足以充当太子。我愿暂时留住京师的定陶国邸，早晚进宫问安，等到皇上有了亲子，我就返回藩国守土。”成帝览奏，批

复说："已阅。"戊午（十四日），成帝因为孔光的建议不合自己心意，将他贬调为廷尉。任命何武为御史大夫。

[3]初，诏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为宜封孔子世为汤后，上从之，封孔吉为殷绍嘉侯。三月，与周承休侯皆进爵为公，地各百里。

[3]最初，成帝下诏访求殷商的后裔，发现已分散为十余个姓，无法推算寻找出嫡系子孙。匡衡、梅福都认为，应该封孔子的家族为商汤的后裔。成帝听从他们的建议，封孔吉为殷绍嘉侯。三月，孔吉为周承休侯都晋封为公爵，采邑各一百里。

[4]上行幸雍，祠五。

[4]成帝前往雍城，在五祭祀。

[5]初，何武之为廷尉也，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上从之。夏，四月，赐曲阳侯根大司马印绶，置官属，罢票骑将军官；以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封汜乡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备三公焉。

[5]当初，何武担任廷尉时，曾上书建议说："末世习俗的弊病是政事繁多，当今宰相的才能又赶不上古代，而丞相一人却独兼三公主管的事务，因而国家长时间不能治理好。应该重新建立三公官职。"成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夏季，四月，赐曲阳侯王根大司马印信绶带，设置大司马官属，取消骠骑将军官职；任命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封汜乡侯。大司马、大司空的俸禄都增加到与丞相相同，使三公结构齐备。

[6]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兴薨。

[6]秋季，八月，庚戌（初九），中山王刘兴去世。

[7]匈奴车牙单于死；弟囊知牙斯立，为乌珠留若单于。乌珠留单于立，以弟乐为左贤王，舆为右贤王，汉遣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容使匈奴。

[7]匈奴车牙单于死，弟弟囊知牙斯继位，为乌珠留若单于。乌珠留单于继位后，任命弟弟乐为左贤王，舆为右贤王。汉朝派遣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容出使匈奴。

或说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箭竿、鹫羽；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实，将军显功垂于穷。"根为上言其利，上直欲从单于求之，为有不得，伤命损威。根即但以上指晓藩，令从藩所说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语次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单于宜上书献此地，直断割之，省两都尉士卒数百人，以复天子厚恩，其报必大！"单于曰："此天子诏语邪，将从使者所求也？"藩曰："诏指也；然蕃亦为单于画善计耳。"单于曰："此温偶王所居地也，未晓其形状、所生，请遣使问之。"

有人劝王根说："匈奴有块楔入汉边的土地，直达张掖郡，出产奇异的木材、箭竿和鹫鹰羽毛。如果能得到这块地，可使边疆大为富饶，国家有开疆拓土的实惠，将军也可因功业卓著而名垂千古。"王根就对成帝陈述了要这块地的利益。成帝想直接向单于要地，又担心单于不答应，有伤诏命尊严，也损害中国的威信。王根就将皇帝要地的意思告诉夏侯蕃，指示他以他个人的意见向崐单于要地。夏侯藩到匈奴后，在与单于交谈时说："我看匈奴有块土地突出楔入汉朝边地，直达张掖郡，汉朝要委派三名都尉驻守在塞上，士卒则需数百人，在这种苦寒之地，守候时间长了，非常辛苦。单于应主动上书，呈献此地，划道直线，把突出部分割让。可以省去两名都尉数百士卒，以此报答天子的厚恩，天子必然大大回报！"单于说："这是天子给你的诏命中所说的话，还是你作为使者提出的要求呢？"夏侯藩说："天子诏命中有这个意思，不过，我也是 替单于筹划好的计策。"单于说："这是温偶王居住的地方，我不清楚它的地形、物产等情况，请让我派人去打听。"

藩、容归汉后，复使匈奴，至则求地。单于曰："父兄传五世，汉不求此地，至知独求，何也？已问温偶王，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还，迁太原太守。单于遣使上书，以藩求地状闻。诏报单于："藩擅称诏，从单于求地，法当死；更大赦二，今徙藩为济南太守，不令当匈奴。"

夏侯藩、韩容归国后，又再一次出使奴。到匈奴后，就提出土地的要求。单于说："我们匈奴父子兄弟已传位五世，汉朝从不要求此地，偏偏到我继位就提出要求，这是为什么？我已问过温偶王，匈奴西部

各诸侯制作帐幕及车子，都依赖此地山上出产的木材。况且这是先父留下的土地，不敢轻易失去。”夏侯藩回国复命，被调任太原太守。单于派使者到长安上书，讲了夏侯藩求地的情况。成帝下诏回复单于说：“夏侯藩擅自假称诏旨，向单于求地，依法应当处死。因为经过两次大赦，现在把他调往济南，任太守，不使他再面对匈奴。”

[8]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8]冬季，十月，甲寅（十四日），王根患病，被免去官职。

[9]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后，不得顾私亲，十一月，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太子议欲谢；少傅阎崇以为“为人后之礼，不得顾私亲，不当谢”；太傅赵玄以为“当谢”，太子从之，诏问所以谢状，尚书劾奏玄，左迁少府；以光禄勋师丹为太傅。

[9]成帝因太子既然已继承大宗，就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人，于是在十一月，封楚孝王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使刘欣生父一脉得以延续。刘欣与左右商议，准备上书叩谢皇恩。少傅阎崇认为：“既当别人的继承人，依礼，就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人，不应当叩谢。”太傅赵玄却认为：“应当叩谢。”太子听从了赵玄的建议。成帝诏问太子因何叩谢的情况后，尚书上奏弹劾赵玄，赵玄被贬降为少府，而任命光禄勋师丹为太傅。

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养视；及为太子，诏傅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国邸，不得相见。顷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统，当共养陛下，不得复顾私亲。”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养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养太子，独不得。

最初，太子幼年时，是由祖母傅太后亲自抚养。等到成为太子，成帝诏令傅太后和太子亲母丁姬留居京师的定陶国邸，不许相见。不久，皇太后想让傅太后、丁姬十天一次去太子宫探望，成帝说：“太子已承继正统，理当奉养太后陛下，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人。”太后说：“太子小时候是傅太后抱养大的，现在允许他到太子宫探望，不过是以乳娘的恩情对待她，不足以造成什么妨碍。”于是下令傅太后可以到太子家探望，丁姬因为没有抚养太子，只有她不能去。

[10]卫尉、侍中淳于长有宠于上，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赂遗、赏赐累巨万，淫于声色。许后姊为龙雒思侯夫

人，寡居；长与私通，因取为小妻。许后时居长定宫，因赂遗长，欲求复为婕好。长受许后金钱乘舆、服御物前后千余万，诈许为白上，立为左皇后。每入长定宫，辄与书，戏侮许后，易无不言；交通书记，赂遗连年。

[10]卫尉、侍中淳于长在成帝面前很得宠，大受信任和重用，权贵压倒公卿。他在外结交诸侯、州牧、太守，那些人贿赂他的钱财，和皇帝给予的赏赐，累积巨万，他整日放纵于声色之中。许皇后的姐姐许，是龙雒思侯夫人，寡居在家，淳于长与她私通，因而娶她为妾。许皇后这时居住在长定宫，通过姐姐许贿赂淳于长，谋求再当婕好。淳于长接受了许后的金钱和御用的车马崐、衣物器具等，前后千余万钱的贿赂，欺骗许后，假装许诺为她向成帝请求，立为左皇后。许每次到长定宫探望许后，淳于长就让许捎书信给许后，戏弄侮辱她，侮辱轻薄，无所不言。这种书信往来及贿赂，连续很多年。

时曲阳侯根辅政，久病，数乞骸骨。长以外亲居九卿位，次第当代根。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心害长宠，私闻其事。莽侍曲阳侯病，因言：“长见将军久病意喜，自以当代辅政，至对衣冠议语署置；”具言其罪过。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将军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东宫！”莽求见太后，具言长骄佚，欲代曲阳侯；私与长定贵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儿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长官，勿治罪，遣就国。

这时曲阳侯王根为辅政大臣，久病在床，多次请求辞职。淳于长以外戚的身份，又位居九卿，按顺序应当代替王根而掌权柄。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对淳于长的得宠心怀妒忌，就暗中打听他的那些坏事。王莽在伺候曲阳侯王根的病时，趁机说：“淳于长见将军久病，感到高兴，自以为应当代替将军辅政，甚至已对士大夫及贵族子弟谈论到任官设署等事。”接着一一说出淳于长的罪过。王根大怒说：“如果有这等事，为什么不告诉我！”王莽说：“不知将军心里的想法，因此没敢说。”王根说：“快去禀告太后！”王莽求见太后，详细讲述了淳于长骄奢淫佚，想代替曲阳侯，以及与废后许氏的姐姐私通，收取许氏的衣物等贿赂。太后也发怒说：“这孩子放肆到这种地步！快去奏告皇上！”王莽又报告了成帝，成帝因为淳于长是太后的亲属的缘故，虽免去了他的官职，但不治其罪，把他遣送回封国。

初，红阳侯立不得辅政，疑为长毁谮，常怨毒长；上知之。及长当就国，立嗣子融从长请车骑，长以珍宝因融重遗立。立因上封事，为长求留曰："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诚不可吏有他计。"于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验。吏捕融，立令融自杀以灭口。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长具服戏侮长定宫，谋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妻子当坐者徙合浦；母若归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丞相方进复劾奏"红阳侯立，狡猾不道，请下狱。"上曰："红阳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国。"于是方进复奏立党友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皆免官，与故光禄大夫陈咸皆归故郡。咸自知废锢，以忧死。

最初，红阳侯王立不能得到辅政不臣的位置，怀疑是淳于长诽谤诬陷的结果，时常怨恨他。这种情况，皇上也清楚。等到淳于长将回封国，王立的嫡长子王融，请求淳于长把车辆马匹送给他，淳于长让王融捎回赠送给王立的珍宝重礼。王立因此上密封奏书，请求成帝把淳于长留在京师。他说："陛下既然在诏书中说因皇太后的缘故不加罪淳于长，就实在不应该再有其他惩罚。"于是引起成帝怀疑，就把此事交付有关官署去追查验证。主管官吏逮捕了王融，王立令王融自杀以灭口。成帝愈发怀疑这其中有大的奸谋，就逮捕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诏狱，对他严厉追究，淳于长全部供出戏弄侮辱废后许氏、承诺立她为左皇后等事，罪名达到"大逆"，就在狱中处死。妻儿们依法当牵连的，被放逐到合浦。母亲王若遣送回原郡。成帝派廷尉孔光持节，赐给废后许氏毒药，许氏自杀。丞相翟方进又弹劾说："红阳侯王立，狡猾不遵正道，请求将他逮捕，关进监狱。"成帝说："红阳侯是联的舅父，我不忍心让他受法律制裁，遣送回他的封国。"于是翟方进又上奏弹劾王立的党羽和密友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他们都被免去官职，和以前的光禄大夫陈咸一起回归原郡。陈咸自知从此被废黜禁锢，忧愤而死。

方进智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饰，号为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奏事无不当意。方淳于长用事，方进独与长交，称荐之；及长坐大逆诛，上以方进大臣，为之隐讳，方进内惭，上疏乞骸骨。上报曰："定陵侯长已伏其辜，君虽交通，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君何疑焉！其专心壹意，毋怠医药，以

自持。”方进起视事，复条奏长所厚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余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业，素与方进不平，方进奏“业受红阳侯书听请，不敬，”免，就国。

翟方进的智谋才能绰绰有余，又兼精通法令条文和行政事务，善用儒学经典装饰自己的举止谈吐，使其高雅不俗，被人称为通达明理的丞相，受到天子的器重。他又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所奏之事，没有不合皇上心意的。当淳于岷长受重用时，翟方进只与淳于长结交，在成帝面前称赞和推荐他。等到淳于长犯大逆罪被处死，成帝因为翟方进是朝廷重臣，为他隐瞒掩饰。翟方进内心惭愧，上疏请求退休，成帝回报说：“定陵侯淳于长已伏罪，你虽与他交往，古书不是说：‘早上的过失，晚上改正了，君子都赞许。’你还疑虑什么呢！请专心一意休养，不要耽误了医药，自己保重。”于是翟方进起来办公，再次上奏，分列条目弹劾与淳于长亲近友善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等人，因他指控而被罢免的刺史、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有二十余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业，一向与翟方进不合，翟方进上奏说：“杜业接受红阳侯书信嘱托，犯了不敬罪。”杜业因而被罢免，遣回封国。

上以王莽首发大奸，称其忠直；王根因荐莽自代。丙寅，以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逐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其饰名如此。

成帝因为王莽首先揭发重大奸恶，称赞他忠心正直。王根因而保荐王莽代替自己。丙寅（二十六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王莽既然超出同列受到提拔，继四位伯父叔父，成为辅政大臣，就想让自己的名誉超越前人，于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修养不倦。聘请各位贤良做掾、史等属官，将皇帝的赏赐和封国的收入全部用来供养名士。他越发俭朴节约，母亲患病，公卿列侯都派夫人去探问，王莽的妻子出来迎客，衣裙的长度不拖地，穿着布围裙，看见她的人，还以为是奴婢，询问之下，才知是王莽夫人。他就是这样矫饰做作，以博取名声。

[11]丞相方进、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臣请罢刺史，更置

州牧以应古制！”十二月，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11]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奏称：“《春秋》所昭示的大义，是用尊贵者治理卑贱者，而不是让卑贱者控制尊贵者。刺史的职位是相当于下大夫的小官，却能够督察二千石官，轻重的标准不合。我们请求撤销刺史，另行设置州牧，以合古制。”十二月，下诏撤销刺史，改设州牧，官秩二千石。

[12]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由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痈，按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而罢。时又有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

[12]犍为郡有人在水畔得到十六枚古磬，议论者认为这是一种祥瑞。刘向因而劝成帝说：应该在京城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学堂，陈列礼器乐器，大力提倡《雅》《颂》之类的诗歌，使礼貌谦让的举止盛行起来，以教化天下。如果这样做了，仍治理不好天下，还从未有过。或许会有人说：‘置备礼器无法周全’。礼以培养人为根本目的，如出现过错，这是虽有错，却培养了人。刑罚出现过错，或许会致人死伤，今天的刑法也不是皋陶时代的刑法了，而有关机构请求制定刑法，删的删，加的加，用其救治时弊。至于提到礼乐，则推辞说：‘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培养人啊。就因为俎、豆等礼器，管、弦等乐器稍有不备，因而放弃礼乐，这是舍弃小不备而趋就于大不备，受迷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与刑法比较起来，刑法为轻。不兴礼乐，就是舍弃重的而关注轻的。教化是治理国家的依

靠，而刑法是治理国家的辅助，而今废弃了依靠，而单单把辅助树立起来，不可能导致太平。连京城都存在悖逆不孝顺的子孙，陷于死刑，遭受刑戮的人不断，都是因为不学习五常&#0;崐&#0;仁、义、礼、智、信的道理的缘故。汉代承袭了千年衰落的周朝，又继承了残暴的秦朝遗留下的弊病，人民逐渐浸染上恶劣的风俗，贪婪奸险，不熟悉仁义、道理。如果不显示崇高道德去教化他们，而单靠刑罚强迫，这种状况终究不会改变！”成帝把刘向的建议交付公卿讨论，丞相、大司空奏请设立京师太学，并请巡行长安城城南，选址和树立标记。还未开工，即作罢。这时，又有人说：“孔子是一介平民，却有门徒三千人，如今天子太学的弟子太少。“于是又增加太学弟子名额到三千人。实行一年多，又恢复原来的名额。

刘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而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刘向自认为已得到成帝的信任，因而常常公开为刘氏宗室进行争辩，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词往往沉痛恳切，出于内心至诚。成帝多次想任用刘向为九卿，然而得不到王氏占据高位的人，以及丞相、御史的附和支持，因此刘向始终得不到升迁，他处在大夫的行列前后三十余年而死。过了十三年后，王氏取代汉朝。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三十三卷

汉纪二十五 孝成皇帝下绥和二年（甲寅、前7）

汉纪二十五 汉成帝绥和二年（甲寅，公元前7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成帝前往甘泉，在泰祭天。

[2]二月，壬子，丞相方进薨。

[2]二月，壬子（十三日），丞相翟方进去世。

时荧惑守心，丞相府议曹平陵李寻奏记方进，言："灾变迫切，大责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阖府三百馀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方进忧之，不知所出。会郎贲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责让以政事不治，灾害并臻，百姓穷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策赠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他相故事。

当时星象显示火星停留在心宿。丞相府议曹平陵人李寻向翟方进上呈文说："灾害天变逼迫，严厉的谴责天天增加，怎样才能做到只受斥逐的惩罚！整个丞相府有三百余人，请您从中挑选合适的人与他一起尽节，转移凶险。"翟方进感到忧愁，不知如何是好。正好郎官贲丽精通天文星象，说大臣应当代替天子身当灾祸。于是成帝召见翟方进。翟方进从宫里回来，还没来得及自裁，成帝就下策书，斥责他把国家政事管理得乱七八糟，天灾人祸同时并作，百姓穷困。并说："本打算把你免职，但尚未忍心，派尚书令赐与你上等好酒十石，肥牛一头，你好自为之！"翟方进即日自杀。成帝对此事保密，派九卿拿着皇帝的策书，赠翟方进印信绶带，赐御用冥器，由少府供设帷帐，房柱和栏杆都裹以白布。成帝数次亲临吊唁，礼仪之隆重，赏赐之多，不同于其他丞相，前所未有。

臣光曰：晏婴有言："天命不，不贰其命。"祸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曰："移腹心之疾，置诸股肱，何益也！"藉其灾可移，仁君犹不忍为，况不可乎！使方进罪不至死而诛

之，以当大变，是诬天也；方进有罪当刑，隐其诛而厚其葬，是诬人也；孝成欲诬天、人而卒无所益，可谓不知命矣。

臣司马光曰：晏婴有句话说："天命不容怀疑，命运只有一个，无法改变。"祸福降临，难道可以转移吗？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将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说："把心腹的疾患，转移到四肢，有什么好处呢！"假如灾祸可以转移，仁慈的君王还不忍心那样做，何况不可转移呢！假使翟方进罪不至死而诛杀了他，以承当天变，这是诬蔑上天；假使翟方进有罪应当处以死刑，却秘密诛杀，又赐以厚葬，这是欺骗人心。孝成皇帝想欺天、欺人，但最后并没有好处，可以说是不知天命。

[3]三月，上行幸河东，祠后土。

[3]三月，成帝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4]丙戌，帝崩于未央宫。

[4]丙戌（十八日），成帝在未央宫驾崩。

帝素强无疾病，是时，楚思王衍、梁王立来朝，明旦，当辞去，上宿供张白虎殿；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昏夜，平善，乡晨，傅绔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民间欢哗，咸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

成帝一向身体强壮，没有疾病。当时，楚王刘衍、梁王刘立来京朝见，第二天早晨就要辞行归国。成帝铺设帷帐，宿于白虎殿。成帝又想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好侯爵的印信，准备了封拜诏书。黄昏和夜间，还一切平静如常，清晨，成帝穿裤袜要起床，突然衣服滑落，不能言语，当计时的昼漏到十刻时，成帝驾崩。民间喧哗，都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诏令大司马王莽，与御史、丞相、廷尉一起追究审理，查问成帝起居和发病的情况。赵昭仪自杀。

班彪赞曰：臣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班彪赞曰：我的姑母曾在后宫充当婕妤，她的父亲、兄弟都在宫廷皇帝身边侍奉，他们多次对我说：“成帝善于修饰仪表。上车后端正地站立，不向内回顾，说话不急，不指指划划。临朝时仪态深沉、平静，象神一样尊严，可称之为肃穆温和的天子之容。成帝博览群书，融贯古今，对臣下直率的言辞，能宽容接受，公卿的奏议有可称道的内容。正逢承平之世，上下和睦。然而，他耽于酒色，使赵氏秽乱于内宫，外戚擅权于朝廷，说起来令人叹息！”建始元年以来，王氏开始执掌国家命运，哀帝、平帝都短命，于是王莽篡夺了皇位。王氏的威福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5]是日，孔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5]成帝驾崩当天，孔光在大行皇帝灵柩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信、绶带。

[6]富平侯张放闻帝崩，思慕哭泣而死。

[6]富平侯张放听到成帝驾崩的消息，追思仰慕哭泣，悲痛而死。

荀悦论曰：放非不爱上，忠不存焉。故爱而不忠，仁之贼也！

荀悦论曰：张放并非不爱成帝，而是光有爱，没有忠。因此，爱而不忠，是仁义的大害！

[7]皇太后诏南、北郊长安如故。

[7]皇太后下诏：恢复长安南北郊祭祀天地大典。

[8]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

[8]夏季，四月，丙午（初八），太子即皇帝位。拜谒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初立，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哀帝即位之初，亲自厉行节俭，减省各项费用，政事由自己裁决处理，朝廷上下一致希望能天下大治。

[9]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9]己卯（疑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10]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

[10]太皇太后下诏，命傅太后、丁姬每十天一次到未央宫探望皇帝。

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丞相孔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不欲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 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言："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师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纲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称尊号。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哀帝下诏询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应当居住在什么地方才合适？"丞相孔光素来听说傅太后为人刚强暴烈，工于心计，善于弄权，哀帝在襁褓中时，便由她抚养教导，以至成人，哀帝能继位，她又出了大力，孔光担心傅太后会干预政事，不想使她与皇帝早晚接近，于是就建议说："定陶太后应另行修筑宫室居住。"大司空何武却说："可以住在北宫。"哀帝听从何武的建议。北宫有紫房复道通到未央宫，傅太后果然从复道早晚去哀帝住所，请求哀帝加封她尊号，提拔宠信她的亲属，使哀帝无法以正道行事。高昌侯董宏迎合哀帝、傅太后的心意，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来是夏氏，后来庄襄王被华阳夫人认为嗣子。等到继位后，夏氏、华阳夫人都被尊称为太后。应该尊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哀帝把此奏章交给有关官署讨论，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师丹联合上奏弹劾董宏说："董宏明知皇太后是最为尊贵的称号，现今天下一统，他却援引亡秦的事例作为比喻，贻误圣朝，这不是应该说的话，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哀帝新继位，态度谦让，采纳了王莽、师丹的意见，把董宏免官，贬为平民。傅太后勃然大怒，要挟哀帝，非要称崐尊号不可。哀帝于是转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同意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11]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从弟晏之子也。

[11]五月，丙戌（十九日），立傅氏为皇后，她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

[12]诏曰："《春秋》，母以子贵。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追尊傅父为崇祖侯，丁父为褒德侯；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子满为平周侯，皇后父晏为孔乡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书令诏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乃复令莽视事。

[12]哀帝下诏说："《春秋》说，母以子贵。所以应尊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尊丁姬为恭皇后。各自设置左右詹事，采邑如同长信宫皇太后和中宫皇后。"同时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的父亲为褒德侯。封哀帝舅父丁明为阳安侯，舅父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傅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又封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王政君诏令大司马王莽离开朝廷，回到府第，以避开哀帝的外戚。王莽上书请求退休。哀帝派尚书令持诏书命令王莽出来任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向太皇太后报告说："皇上听到太皇太后的诏书，十分悲痛！如果大司马不出来任职，皇上就不敢听政了。"太皇太后于是又命令王莽上朝处理政事。

[13]成帝之世，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至与人主争女乐。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六月，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别属他官。"凡所罢省过半。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13]汉成帝时代，靡靡之音特别盛行。以致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流，都以富有闻名于世。皇亲国戚甚至与天子竞赛女乐。哀帝在当定陶王时，就对这种风气十分厌恶，生性又不喜好音乐，于是在六月下诏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抛弃郑国音乐，郑国音乐太淫荡。'兹撤销乐府官。经书上记载的郊祀大典的音乐以及古代兵法武乐，不属于郑国、卫国的音乐，由其他官署管理。"裁减人员超过一半。但是百姓受

靡靡之音熏染的时间很长了，又没有制定其他高雅的音乐来替换，因此富有的官吏百姓，依然沉湎其中，一如往昔。

[14]王莽荐中垒校尉刘歆有材行，为侍中，稍迁光禄大夫，贵幸；更名秀。上复令委典领《五经》，卒父前业；秀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从横，曰杂，曰农，以为："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治诸侯，其言虽殊，譬如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或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14]王莽举荐中垒校尉刘歆，说他有才干德行，任命为侍中，逐步升为光禄大夫，地位显贵，受到皇帝宠信。刘歆改名为刘秀。哀帝又命令刘秀负责审核校对儒学《五经》，完成其父刘向未完成的事业。刘秀于是汇总群书，编成七略上奏，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记录书目的共有六略，包括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叙述诸子的，分为九大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他认为："九家都兴起于王道已经衰微、诸侯以实力为政的时代，当时的君主们的喜好厌恶大不相同，因此九家学派同时兴起，各持一端，推崇所喜好的学说，并用这些学说去游崌说各国，争取诸侯的赞同。主张虽然不同，但就象水火相灭，同时也相生一样，它们也是相反相成的。比如仁与义，敬与和，虽然相反，但也都是相成的。《易经》说：'天下人都回到同一个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人们却有许多种思虑。'而今，各个不同学派的人推崇自己学派的长处，如果深入研究，

弄清它们的宗旨，虽然都有掩蔽短处的现象，但综合各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宗旨，也不过是儒学《六经》的支派或末流。倘若这些人能遇到圣王明主，将他们的主张折中修正，那么他们都可成为栋梁之才。孔子说：‘礼仪失传，到乡野去寻找。’现在距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的道术不是缺失，就是废止了，无处追寻，这九家学派，不是胜过乡野吗！如果能钻研儒学《六艺》，再参考这九家学说，舍弃短处，采取精华，就可以精通万种方略了。”

[15]河间惠王良能修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诏益封万户，以为宗室仪表。

[15]河间王刘良，能学习献王的高尚品行，母亲王太后去世，他完全按照礼仪的规定服丧。哀帝下诏褒奖，增加采邑万户，使他成为宗室奉行礼仪的表率。

[16]初，董仲舒说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师丹复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请：“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奴婢毋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又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16]早先，董仲舒曾劝说汉武帝：“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田地一望无际，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县邑有尊贵如君王一样的人，乡里有富比公侯的财主，小民怎能不困乏呢？古代的井田法现在虽然难以仓猝实行，但也应该少有恢复，应限制人民占田的数额，将多余的土地补给不足者，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取消奴婢，除去主人可以随便杀害奴婢的特权。减少赋税，减轻徭役，使人民得以休息。然后才可把国家治理好。”等到哀帝即位，师丹又建议说：“而今连续几代的太平盛世，豪有的吏民的家产

数目达数万万，而贫弱的人却愈加困乏，应该略为限制一下占田数额。”哀帝把这个奏议让大家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从诸侯王开始，诸侯王、列侯、公主占田各定限额。关内侯、官吏、庶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期限定为三年，三年后有违犯规定的，财产没收入官。”这一来，造成一时田宅、奴婢的价格下跌，皇帝贵戚和天子的亲信都感到对自己不利，于是哀帝就下诏书说：“暂且等待以后再说。”这个办法遂停止不行。哀帝又下诏：“设于齐国的三服官以及其他主管皇家服装的官署，由于绮罗的纺织刺绣，十分艰难，因而全部停止不再制作和向京师运送；废除二千石官员可以保荐子弟当官的任子令以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女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令其出宫嫁人；官奴婢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民；增加官秩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俸禄。”

[17]上置酒未央宫，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马莽按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中黄门，为莽家给使，十日一赐餐。又下诏益封曲阳侯根、安阳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户各有差。以莽为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又还红阳侯立于京师。

[17]哀帝在未央宫摆设酒席，内者令把傅太后的座位设在太皇太后座位旁边。大司马王莽巡视后，斥责内者令说：“定陶太后不过是藩王妃而已，怎配跟至尊的太皇太后并排而坐！”下令撤去原先的座位，重新摆放。傅太后听说嶇后，大怒，不肯赴宴会，极端愤恨王莽。王莽再次上书请求退休。秋季，七月，丁卯（初一），哀帝赐给王莽黄金五百斤、四匹马驾的安车一辆，让他辞官回到府邸。公卿大夫大多称赞王莽，哀帝于是给予他更多的恩宠，特意派中黄门到王莽家，以供差使。每隔十天，哀帝赐餐一次。又下诏，增加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新都侯王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采邑人户各不等。赐王莽为特进、给事中，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可以朝见皇帝，朝见时的礼节一如三公。又召回红阳侯王立，使居京师。

傅太后从弟右将军喜，好学问，有志行。王莽既罢退，众庶归望于喜。初，上之官爵外亲也，喜独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庚午，以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喜黄金百斤，上右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以光禄勋淮阳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修洁，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万金以疏亚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上亦自重之，故寻复进用焉。

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喜好学问，有大志德行。王莽既已罢职退下，大众希望傅喜接替王莽的位置。当初，哀帝加封外戚官爵，唯独傅喜自称有病而谦让推辞。傅太后刚开始干预政事，傅喜就多次进言规谏，因此傅太后不想让傅喜辅政。庚午（初四），任命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傅喜黄金百斤，缴还右将军的印信绶带、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养病。任命光禄勋、淮阳人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傅喜行事仁义，品德高尚廉洁，忠诚忧国，适宜做内朝辅弼大臣。现在以有病为借口，突然被遣返回家，使大众感到失望，都说：'傅氏是贤能之人，只因见解与定陶太后不合，因此被斥退。'百官没有不为国深深痛惜的。忠臣是国家的卫士。春秋时，鲁国因任用季友，治理好了混乱；楚国以子玉是否活着，决定被别国看重或轻视；魏国依仗有公子无忌，才能战胜强敌；项羽则由范增决定他的生存与灭亡。百万人之众，不如一个贤才。因此秦国用千金去离间廉颇和赵王的关系；汉高祖散万金使项羽疏远范增。傅喜能担当朝廷大任，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决定傅氏兴废的关键。"哀帝自己也很器重傅喜，因此，不久就再次征召任用他。

[18]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曲阳侯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荐朱博。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优之。后月余，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

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义！”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归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

[18]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毁曲阳侯王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推荐朱博。哀帝小时候就听说王氏骄横，心里对他们没有好感。因为继位时间短，因此对他们暂且优待。杜业上书一个多月后，司隶校尉解光上奏说：“曲阳侯王根，在先帝还没入陵安葬之时，就公然聘娶后宫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在家置酒歌舞。王根的侄子、成都侯王况，也公然聘娶先帝后宫的贵人为妻。他们都没有人臣之礼，犯了大不敬、不道之罪！”于是天子说：“先帝对待王根、王况叔侄，极为优厚，现在他们竟背恩忘义！”由于王根曾有立定陶王为太子的建议，因此仅遣送回封国。王况被夺爵，贬为平民，遣归原郡。由王根以及王况的父亲王商所举荐而当官的人，全部罢免。

[19]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师到北边郡国三十余处，坏城郭，凡压杀四面余人。上以灾异问待诏李寻，对曰：“夫日者，众阳之长，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昧亡光。间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夺失色，邪气珥、数作。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卑辞之托，断而勿听。勉强大义，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货财，不可私以官位，诚皇天之禁也！

[19]九月，庚申（二十五日），发生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有三十余处地方毁坏了城郭，共压死四百余人。哀帝因为发生灾异而询问待诏李寻，他崐回答说：“太阳，是所有阳性物质的主宰，是君王的象征。君王不行正道，则太阳会失去常度，暗淡无光。最近，太阳尤其不明亮，光彩被侵夺而失去原来的颜色，邪气插入，晕霓屡次出现。我地位卑微，不了解内廷的情况，只以太阳的变化来观察陛下，志节和行为都比即位初期大为衰退了。请陛下振奋阳刚之气，意志坚决，严守法度，不听女人的请求，不受邪臣的摆布，那些保姆乳娘甜言卑辞的请托，绝不要听。努力实现大义，不要在小处不忍。实在不得已时，可以赐予他们钱财珍宝，不可用官职去殉私情，因为这实在是皇天之大忌！

臣闻月者，众阴之长，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间者月数为变，此为母后与政乱朝，阴阳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

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唯陛下亲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我听说，月亮是阴性物质的主宰，是后妃、大臣、诸侯的象征。近来，月亮多次发生变异，这显示母后干政乱朝，阴阳俱伤，两相妨碍。外臣不知朝廷大事，我只是相信天象。如果应对天象这样解释，那么陛下所亲近的大臣已不足依赖。陛下应亲自另行寻求贤能之士，不要使邪恶之人的势力强大起来，这样才能使国家昌盛，汉王朝强大。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涌溢为败。今汝、颍漂涌，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百川沸腾’，咎在皇甫卿士之属。唯陛下少抑外亲大臣！

“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水是公平的标准。实行王道，政治公平修明，则会百川治理，脉络畅通。如果政治偏离正道，失去了纲常，则会江河泛滥成灾。而今汝水、颍水腾涨漫溢，与雨水一起肆虐，给人民造成危害。这正象《诗经》里所说的‘百川沸腾’，这些灾害应归咎于外戚之类。请陛下稍稍抑制外戚大臣！

臣闻地道柔静，阴之常议也。间者关东地数震，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弘，汉之名相，于今无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

“我听说大地行事温柔平静，这是阴性事物的正常状态。近来关东地区多次发生地震，为了挽救上天怪罪而降下的灾祸，应该崇阳抑阴。陛下要坚定意志，建树威严，关闭断绝私下请托之路，提拔引进英俊人才，罢退不称职的官吏，使本朝强大！根本强大了，就会精神振奋，所向无敌；根本衰弱了，则招灾惹祸，被邪恶的阴谋侵凌危害。听说当年淮南王谋反之时，他所害怕的只有汲黯一个人，认为公孙弘等都不值得一提。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今天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尚且被人看轻，何况今天连公孙弘之辈都没有呢！所以说，朝廷无人，就会被乱臣贼子轻视，这是自然的道理。”

[20]骑都尉平当使领河堤，奏："九河今皆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群以东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从之。

[20]骑都尉平当，被委派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河，现在全都堙灭难寻。查考儒学经义，治水有决开堵塞的河道、深挖河床等方法，而没有高筑堤防、约束水流的记载。黄河从魏郡以东多次发生泛滥决口，水道难以确定，四海之内那么多人，是欺骗不得的。应该广泛征求有浚川疏河能力的人。"哀帝听从他的建议。

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岷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互有石堤，激水使还，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人修筑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时，一定放弃在川泽之水汇聚之处，而要选择在估计水势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修堤防，而小河小溪可以流入，在地势低下的地方，利用山坡修筑围坝，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利用它蓄水，水面宽阔，水流缓慢不急迫。大地上有河流，就象人有口一样，用土石修筑堤防来阻止河水，就象塞住小孩的嘴制止他啼哭一样。难道不是很快就止住了吗？但是孩子的死期也跟着到了。所以说：'优秀的治水专家，决开堤防，疏导水势；杰出的政治家，使人民心中的想法宣泄出来，畅所欲言。'堤防的修筑，历时未久，兴起于战国时代。各自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齐

国与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山，而齐国地势低下，于是齐国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河水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岸泛滥，使赵、魏遭受水灾。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当时河床宽，足以容纳。洪水时常到来，又走了，淤泥沉积成为肥沃的土壤，人民在上面耕种，或许赶上很久都没有发生水灾，于是陆续在这里兴建住宅，遂成村落。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漂没田宅人畜，为了自救，就把堤防修筑得更高、更多，然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水，居住下来。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就会经常发生被洪水冲没淹死的惨剧。而今黄河堤防，近的距河仅数百步，远的有数里，在旧有的大堤之内又修筑数重堤防，人们居住其间，这都是前代的排水设施。黄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两岸都互有石筑的堤防，疾驰的洪峰受到石堤的阻挡，急剧回转，百余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猛拐、三次向东弯折，挤迫到这种程度，自然不得安宁。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如今若实行上策，则迁移冀州洪泛区人民，决开黎阳遮害亭的堤坝，放黄河向北溃决，流入渤海。黄河西邻大山，东近金堤，依水势不会流得太远。洪水泛滥一个月，自然就会稳定下来。有人将会诘难说：‘如果这样，势必毁坏数以万计的城市、田地、房舍、坟墓，人民会怨恨的。’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则摧毁山陵，因此凿通龙门、打开伊阙、劈分底柱、击破碣石，使天地的原貌改观。而城郭、田舍、坟墓不过是人工所造，何值得提起！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每年整修河堤的费用，将近万万钱，一旦发生大的决口，将毁坏无数。如果拿出数年治河的费用，可以安置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贤的作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都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况且大汉国

土广阔万里，何必与黄河去争那一点土地呢！这计划一旦实现，黄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千年没有水患，因此称为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至于在冀州地区大量修筑运河渠道，一方面可使人民用来灌溉良田，另一方面又可分减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作法，但也是挽救危局的良策。可从淇口开始，往东修筑石堤，多设水门。恐怕有人会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用渠道水门难以控制得住，而荥阳粮道运河的功能，就足可以验证。冀州灌溉水渠，从头到尾，正应仰赖于这种水门。各个水渠往往都要从这里取水分流。天旱则打开东方下水门，使冀州田地得以灌溉；一旦洪水到来，则打开西方高处的水门，分散水流。这种方法，可使民田得到适当管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控制水患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为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至于只是修理完善原有的堤防，把低的地方增高，薄的地方加厚，消耗人力物力没有止境，却仍然频繁地遭受洪灾。因此这是最下策。”

[21]孔光何武奏：“迭毁之次当以时定，请与群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21]孔光、何武上奏说：“应撤除的亲情已尽的祖先祭庙的名次，应当及时确定下来。请陛下与群臣讨论。”当时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应撤除祭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却提出异议，说：“按照《礼记》，天子的祭庙应有七座。七是正规的数量，可以作为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此数

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被尊为‘宗’，因此不可预先规定宗的数量。我们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勋那样大，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地尊崇他，不应该撤除他的祭庙！”哀帝观看奏议后，指示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22]何武后母在蜀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归国。癸酉，以师丹为大司空。丹见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书言：“古者谅暗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溷浊之应也。

[22]何武的后母在蜀郡，何武派府吏回家乡去接她。正逢成帝驾崩，府吏恐怕道上有盗贼，就留下没有继续赶路。哀帝左右亲信有人指摘何武奉养后母不厚道，哀帝也想更换大臣，于是在冬季，十月，颁策书罢免何武官职，命以列侯身份回到封国。癸酉（初九），任命师丹为太司空。师丹见哀帝对成帝的施政措施多有更改，就上书说：“古代，新君居丧期间沉默不语，国家大事，悉听宰相处理。三年之中，不能改变先父的主张。先前，先帝的尸体棺柩尚在灵堂，就给我们这些臣属以及亲属任官封爵，全都赫然显贵荣宠起来。如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未确定，就预先封她父亲为孔乡侯，并解除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的职务等等。诏书连下，政事变动仓猝突然，急剧得没有逐渐发展的过程。我固然不能公开表明大义，又不能坚决辞让爵位，随波逐流，凭空接受封侯，更增加了陛下的过失。最近，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涌出大水，淹死人民。太阳和月亮昏暗没有光彩，五星也失去正常的运行。这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令制度悖于常理，阴阳混浊不清的反映。

臣伏惟人情无子，年虽六七十，犹博取而广求。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 姓不惧，此先帝圣德，当合天人之功也。臣闻‘天

威不违颜咫尺’，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附何患不富贵，不宜仓卒若是，其不久长矣。”丹书数十上，多切直之言。

“我看人之常情，若没有儿子，年纪虽然六七十了，仍然多娶妻妾广为求子。孝成皇帝深刻认识天命，明了陛下有至高的德行，以壮年之身，为公去私，立陛下为嗣子。先帝突然抛弃天下，陛下继位，四海安宁，百姓不惊，这是先帝的圣德，正合天人合一的功效。我听说：‘不要违逆天帝的威严，因为他离你只有咫尺之远。’愿陛下深思先帝之所以选择你为继承人的深意，暂且克制自己，亲自实行新君不言的古制，观察群臣如何从善向化。天下者，是陛下的私产，陛下的亲属亲信们又何愁不会富贵起来，不应该如此仓猝、迫不急待，那样也不会长久。”师丹上书数十次，言词多是痛切直率。

傅太后从弟子迁在左右，尤倾邪，上恶之，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丞相光与大司空丹奏言：“诏书前后相反，天下疑惑，无所取信。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卒不得遣，复为侍中。其逼于傅太后，岷皆此类也。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侍奉在哀帝左右，特别阴险奸邪，哀帝很厌恶他，就下令免去他的官职，遣回原郡。傅太后知道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只好又留下傅迁。丞相孔光与大司空师丹上奏说：“两个诏书的内容，前后相反，使天下人疑惑，无法取信于民。请陛下仍把傅迁遣回原郡，以清除奸党。”但傅迁终于没有被遣归，而且恢复了侍中的官职。哀帝受傅太后逼迫的窘况，都类乎此。

[23]议郎耿育上书冤讼陈汤曰：“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垂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见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

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23]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鸣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大汉在边远的异域血战扬威，雪洗了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绝域不服从中国的君主，捕捉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强虏，难道有谁的功劳可与他们相比！先帝赞美他们，因而发布公开诏书，突出宣扬他们的功绩，为此而更改年号，使英雄的事绩，传之无穷。与此相合，南郡贡献白虎，边陲再无警报，不用戒备。当先帝卧病在床，可是仍然念念不忘，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他们迅速拟定功劳等级。唯独丞相匡衡，从中排斥阻扰，仅封甘延寿、陈汤数百户的采邑，使功臣战士大失所望。孝成皇帝继承的是前人已功成业就的基业，乘讨伐战胜之威，不须动一兵一卒，而国家安宁。可是大臣倾轧邪恶，意欲独专朝廷的权威，排挤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只身被拘入狱，无法向陛下剖白辩冤，终于以无罪年老之身，被抛弃在边陲。敦煌正当前往西域的通道，从前威震远方战无不胜的名将，现在一转眼却成了罪徒，还要遭受郅支单于残部的讥笑，实在可悲！至今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节，无不用击杀郅支单于的事情来宣扬汉朝的强盛。借助英雄的功绩去威吓敌人，却抛弃英雄本人，使进谗之人称心快意，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安定不可忘记危险，强盛必须忧虑衰弱。而今国家平时没有文帝累年节俭积蓄的大量财富，又没有武帝延揽的众多勇猛善战令敌胆寒的名将，所有的，只是一个陈汤而已！假使陈汤已经过世，没有赶上陛下当政的时代，尚且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聚土高筑他的坟墓，以鼓励后来的仁人志士。陈汤有幸得逢圣世，现在距他立功的时间又不太久，如果再听信奸臣的谗言，用鞭子把他驱逐到偏远的边塞，使他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有远见之人莫不思量，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世以来无人可及，而陈汤的过错却是人情难免。陈汤尚且落到如此下场，那么我辈之人纵使粉身碎骨，疆场捐躯，仍免不了还会受制于奸臣的口

舌，被嫉妒之臣陷害成罪徒。这正是我为国家特别忧愁的地方。”奏章呈上去后，哀帝下令让陈汤回到长安，后来就在长安去世。

孝哀皇帝上建平元年（乙卯、前6）

汉哀帝建平元年（乙卯，公元前6年）

[1]春，正月，陨石于北地十六。

[1]春季，正月，北地坠落十六颗陨石。

[2]赦天下。

[2]大赦天下。

[3]司隶校尉解光奏言：“臣闻许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产子；子隐不见。臣遣吏验问，皆得其状：元延元年，宫有身；其十月，宫乳掖庭牛官令舍。中黄门田客持诏记与掖庭狱丞籍武，令收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崐、女，谁儿也！’宫曰：‘善臧我儿胞。丞知是何等儿也！’后三日，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武对：‘未死。’客曰：‘上与昭仪大怒，奈何不杀！’武叩头啼曰：‘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唯留意！’奏入，客复持诏记取儿，付中黄门王舜。舜受诏，内儿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官婢张弃为乳母。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并药以饮宫。宫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得闻之？’遂饮药死。弃所养儿，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3]司隶校尉解光奏报说：“我听说许美人和前中宫史曹宫，都曾蒙孝成皇帝召幸而生下儿子，而两个孩子下落不明。我派官员追查，他们都报告说：元延元年，曹宫怀孕，同年十月，在掖庭牛官令舍生下一个孩子。中黄门田客将皇帝手诏拿给掖庭狱丞籍武，命令他把曹宫关到暴室狱，并吩咐说：‘不许问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不许问是谁的孩子！’曹宫说：‘请把我儿子的胞衣好好藏起来，你知道我儿是什么人吗？’三天后，田客又拿着皇帝手诏给籍武，并说：‘男孩死了没有？’籍武回答：‘没死。’田客说：‘皇上和昭仪大怒，你为什么不动手杀掉？’籍武叩头大哭说：‘不杀这个男孩，自知难逃一死；杀了，也是死！’便让田客代为呈递密封奏书，说：‘陛下还未有嗣子，儿子不分贵贱，请陛下留意三思！’密奏呈上去后，田客又拿着皇帝的

手诏来取走了孩子，把小孩交给中黄门王舜。王舜接受手诏，把孩子带到宫中，为他挑选官婢张弃做乳娘，并告诉她说：‘好好喂养这个男孩，会有赏赐的。千万不可泄漏消息！’三天后，田客又拿着皇帝的手诏和毒药，让曹宫自尽。曹宫说：‘果然，她姐妹俩想独擅天下！我的孩子，是个男孩，额上有‘壮发’，跟他祖父孝元皇帝一样。现在我儿在哪里？她们会害他、杀他的！怎样才能让太后知道呢？’遂饮毒药而死。张弃喂养那个男孩，刚十一天，宫长李南就拿着皇帝的诏书，把孩子抱走了。此后就再不知下落。

许美人元延二年怀子，十一月乳。昭仪谓帝曰：‘常给我言从中宫来，即从中宫来，许美人儿何从生中！许氏竟当复立邪！’怼，以手自捣，以头击壁户柱，从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当安置我，我欲归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为，殊不可晓也！’帝亦不食。昭仪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为！陛下尝自言：“约不负女！”今美人有子，竟负约，谓何？’帝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毋忧也！’后诏使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取儿去，盛以苇箧，置饰室帘南去。帝与昭仪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箧缄，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闭户，独与昭仪在。须臾开户，呼客子，使缄封箧，及诏记令中黄门吴恭持以与籍武曰：‘告武，箧中有死儿，埋屏处，勿令人知！’武穿狱楼垣下为坎，埋其中。

“许美人元延二年怀孕，十一月生下一个男孩。赵昭仪对成帝说：‘你常常欺骗我，说从中宫皇后那里来，既然从中宫来，许美人的孩子从哪里生出来！难道许氏竟然要重当皇后吗！’赵昭仪十分怨恨，用手捶打自己，用头撞墙壁和门柱，还从床上自己跌到地下，哭泣不肯进食。哭叫着说：‘你现在就得安排我，我要回家！’成帝说：‘我今天特地告诉你，你反而发怒吗，真不懂你这是为什么！’成帝也不吃饭。昭仪说：‘陛下既然自认为对，为什么不吃饭！陛下曾亲口说：“决不负你！”现在许美人生了孩子，终究负约背誓，还有什么话可说？’成帝说：‘我是说因为赵氏的缘故，所以不立许氏，使天下没有人能在赵氏之上。你不用忧虑！’后来成帝下诏派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那里把男孩子取走，装在苇草编的小箱子里，放到饰室门帘的南边。成帝与昭仪坐着，命侍者于客子解开苇箱绳子。一会儿，成帝令于客子和侍者都退出去，自己关闭门户，单独和昭仪留下。一会儿，打开

门，呼叫于客子，让他封好箱子，并写下手诏，命中黄门吴恭拿着手诏和箱子去给籍武，并说：‘告诉籍武，箱子里有死孩子，把他埋在隐蔽处所，不许让人知道！’籍武在狱楼墙下挖了个坑，把死孩子掩埋了。

其他饮药伤坠者无数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谨按：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诏曰：‘此朕所以不当得赦也！’穷治，尽伏辜。天下以为当。赵昭仪倾乱全朝，亲灭继嗣，家属当伏天诛。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迫近帷幄，天下寒心，请事穷竟！丞相以下议正法，帝于是免新成侯赵钦、钦兄子咸阳侯䜣皆为庶人，将家属徙辽西郡。

“其他强迫吞服毒药、堕胎等事，无法计算了，都发生在四月丙辰（十八日）赦令发布前。据我考察：永光三年，名忠的男子等发掘长陵傅夫人墓，罪行发生在两次大赦前，然而孝元皇帝下诏说：‘这种罪行是朕不应当赦免的。’于是严厉究治，全部伏诛。天下人都认为处理得当。赵昭仪倾覆扰乱圣朝，亲手杀害皇帝的继嗣，家属应受上天诛杀。可是她的同母兄弟姐妹都处在显贵的位置，迫近皇帝，使天下人寒心。请陛下严厉追究此事。”丞相及以下朝臣议决，认为应该依法制裁。于是哀帝罢免了新成侯赵钦和其侄子咸阳侯赵䜣的爵位，全都贬为平民。将赵氏家属迁移到辽西郡。

议郎耿育上疏言：“臣闻继嗣失统，废适立庶，圣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见历知适，逡循固让，委身吴、粤，权变所设，不计常法，致位王季，以崇圣嗣，卒有天下，子孙承业，七八百载，功冠三王，道德最备，是以尊号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变，然后乃有非常之谋。孝成皇帝自知继嗣不以时立，念虽末有皇子，万岁之后未能持国，权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骄盛则耆欲无极，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世无周公抱负之辅，恐危社稷，倾乱天下。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仁孝子爱之恩，怀独见之明，内断于身，故废后宫就馆之渐，绝微嗣祸乱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庙。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匮之计，又不知推演圣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诬污先帝倾惑之过，成结宠妾妒之诛，甚失贤圣远见之明，逆负先帝忧国之意！夫论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众，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万万于众臣，陛下圣德盛茂所以符合于皇天也，岂当世庸庸斗筲

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广将顺君父之美，匡救销灭既往之过，古今通义也。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各随指阿从以求容媚；晏驾之后，尊号已定，万事已讫，乃探追不及之事，讦扬幽昧之过，此臣所深痛也！愿下有司议，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晓知先帝圣意所起。不然，空使谤议上及山陵，下流后世，远闻百蛮，近布海内，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盖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帝亦以为太子颇得赵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赵太后，赵太后亦归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

议郎耿育上书说：“我听说，皇位继承顺序失去准则，废嫡立庶，这是圣人立法严厉禁止，也是古今绝对不能容许的事。但是，太伯发现季历适合当王位继承人，便退下来，坚决辞让，甚至逃到吴、粤。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应变之法，不应算作常法。太伯把嫡子的地位让给季历，以尊崇圣嗣，结果姬昌终于统一天下，子孙承业，达七八百年之久，功勋居三王之首，道德最为完备，因此尊号追加到始祖，称为太王。所以，世上必有非常的变化，然后才有非常的决策。孝成皇帝自知早年没有及时生下嗣子，考虑到，虽然暮年也有可能得皇子，但自己去世之后，孩子年幼，未能掌握国家权力，重要的权柄，必然控制在母后之手，母后过于骄横，就会贪欲无边，无所不为。少主幼弱，则大臣也不会俯首从命，那时如果没有周公那样的大臣忠心辅佐，恐怕将会危害国家，倾覆扰乱天下。先帝知道陛下有贤圣明达的品德，仁爱孝顺的恩义，独具慧眼，暗下决心，因此就不再去后宫美人们的住所，断绝了由于主幼而带来祸乱的根苗，一心想把皇位传给陛下，以保证汉家宗庙的安定。有些愚昧的臣子，既不能全力挽救国家的安危，制定长远大计，又不知推广圣王的恩德，遵循先帝的志向，却反复在禁宫内调查审讯，暴露宫闱的隐私生活。诬蔑先帝有惑于美色的过失，造成宠妾因妒嫉杀人。这样便大大地抹煞了先帝圣贤远见的英明，违背辜负了先帝忧国的本意！论大德，就不能拘于世俗的见解；立大功，不必与众人相合。这正是孝成皇帝高明的思维胜过众臣万万倍的原因，这也是陛下圣德广大正符合皇天选择的缘故。这岂是当世庸碌短识之臣所能理解的道理呢！况且赞美发扬遵循君父的美德，补救消除已往的过失，这是古今共同的大义。事情发生时，不在当时坚持力争，防患于未然，反而各自顺从迎合，阿谀献媚。等到先帝去世后，尊号已定，万事都已完毕，才开始深究无法挽回的往

事，攻击宣扬宫闱幽深昏暗处谁也说不清的过错，这实在令我深深痛心！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付主管官署讨论，假如正如我所说，就应该公开向天下宣布，使小民都知道先帝神圣旨意的起因。不然的话，白白地让诽谤言论伤害到先帝坟陵，再流传到后世，远达边疆蛮族和外国，近则传遍海内，这与先帝将后事托付给陛下的本意，大相径庭了。孝顺的人，善于遵照先父的遗志，善于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请陛下考虑。”哀帝也认为，当年能被立为太子，赵太崐后出了大力，也就不再追究此事。傅太后感激赵太后当年的厚恩，赵太后也倾心相结，因此太皇太后以及王氏家族都感到怨恨。

[4]丁酉，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4]丁酉（初四），任命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5]秋，九月，甲辰，陨石于虞二。

[5]秋季，九月，甲辰（十五日），虞地坠落两颗陨石。

[6]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复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藩国之名，以冠大号；车马、衣服宜皆称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职；又宜为共皇立庙京师。”上复下其议，群下多顺指言：“母以子贵，宜立尊号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马喜、大司空丹以为不可。丹曰：“圣王制礼，取法于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者，母从子，妻从夫之义也。欲立官置吏，车服与太皇太后并，非所以明‘尊无二上’之义也。定陶共皇号谥已前定，义不得复改。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无爵父之义，尊父母也。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故为共王立后，奉承祭祀，令共皇长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备。陛下既继体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庙、天地、社稷之祀，义不可复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庙。今欲立庙于京师，使臣下祭之，是无主也，又，亲尽当毁，空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礼，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6]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上奏说：“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都不应再把定陶藩国的名称，加到尊号之上。车马、衣裳服饰也都应与‘皇’的身份相称。应设置二千石以下官员在那里供职。还应为共皇在京师建立祭庙。”哀帝又将此建议交付臣下讨论，大多数官员都承顺

哀帝的旨意说："母以子贵，应该建立尊号，以重孝道。"只有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师丹认为不可以。师丹说："圣王制定礼，是取法于天地。上尊下卑的原则，是摆正天地位置的依据，不可以混乱。现在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表示母从子、妻从夫的。要建立官属，设置官吏，车马衣裳服饰与太皇太后一样，是无法表明'至尊不能有二'的原则的。定陶共皇的尊号、谥号前已确定，从大义出发，不能再改动。《礼记》说：'父亲是士，儿子成了天子，祭祀父亲时，虽可使用天子的祭仪，但父亲的殡服仍必须穿士的服装。'说明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是表示尊重父母。成为人家的后嗣，也就成为人家的儿子，因此要为人家穿不缝边的粗麻衣服守三年孝，而对生身父母，则要缩短守孝期，用以表明尊崇被继承人的祖先，重视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特意为共皇选定继承人，以承奉共皇一脉的祭祀，使共皇能长久为藩国的太祖，祭庙香火万世不灭，恩义已经备至。陛下既为先帝的继承人，身居嫡系大宗，承袭了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从大义出发，就不能再承奉定陶共皇，到共皇祭庙去祭祀。现在要在京师为共皇立庙，派臣下去祭祀，这是无主的祭祀。再有，皇帝的祭庙，当亲情已尽时，就应当撤除。白白放弃一个藩国太祖万世不堕的祭祀，而去趋就一个既无主，将来应撤除，又不符合正道的祭祀，这不是尊崇厚待共皇的作法。"师丹从此渐渐不称哀帝的心意。

会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丹老人，忘其前语，复从公卿议。又丹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丁、傅子弟闻之，使人上书告"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书。"上以问将军、中朝臣，皆对曰："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言："丹经、行无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发愤懑，奏封事，不及深思远虑，使主簿书，漏泄之过不在丹，以此贬黜，恐不厌众心。"上贬咸、钦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怀谖迷国，进退违命，反覆异言，甚为君耻之！以君尝托傅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乐侯印绶，罢归！"

正巧，有人上书说：“古代用龟甲、贝壳作为货币，而今改成钱币，小民因此贫困，应该改变货币。”哀帝问师丹的意见，师丹回答可以改。于是把奏章交付主管官署讨论，主管官员都认为，使用钱币的时间已很长，难以仓猝地改变。师丹人老神衰，忘记了他以前说过的话，就又去附合公卿们的意见。此崐外，师丹让属吏书写奏章，属吏私自抄写了一份草稿。丁、傅两家子弟知道了，派人出面控告师丹说：“师丹呈上的密封奏书，街上行路之人都拿着副本。”哀帝问将军和宫廷官员的看法，都回答说：“忠臣不会显示他对君王的劝谏，大臣奏事的内容不应该泄漏。应该将师丹交廷尉治罪。”此案交付廷尉审理，廷尉弹劾师丹犯了大不敬罪。事情还未最后裁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说：“师丹的经学和品行没人能赶得上。自近世以来，大臣能象师丹那样的很少了。由于师丹心中愤懑，呈递密奏，来不及深思熟虑，而命主簿书写，泄露的过错不在师丹。用这个理由把他贬黜，恐怕不能令众人心服。”哀帝命将申咸、炔钦的官秩各降二等。接着下策书罢免师丹说：“朕见你官位尊贵，责任重大，却怀诈惑国，言行违抗诏令，反复无常，言词矛盾，朕深为你感到羞耻！由于你曾担任过朕的师傅，不忍心将你依法究治。今交还大司空、高乐侯的印信、绶带，罢官免爵回家。”

尚书令唐林上疏曰：“窃见免大司空丹策书，泰深痛切。君子作文，为贤者讳。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亲傅圣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见其大过。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师识者咸以为宜复丹爵邑，使奉朝请。唯陛下裁览众心，有以尉复师傅之臣！”上从林言，下诏，赐丹爵关内侯。

尚书令唐林上书说：“我看了罢免大司空师丹的策书，深深地感到痛心。君子作文章时，会为贤者讳言过失。师丹精通五经，是儒学一代宗师，品德高洁，是国家的老前辈，亲自教导辅佐陛下，位列三公，而所犯下的过失极其微小，海内之人都没见他有什么大错。事情既然已成过去，免爵的处罚太重。京师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应恢复师丹的封爵采邑，使他有机会朝见陛下。请陛下考虑大家的心愿，用以安慰报答当过师傅的大臣。”哀帝听从了唐林的意见，下诏封师丹为关内侯。

上用杜业之言，召见朱博，起家复为光禄大夫；迁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为大司空。

哀帝采纳杜业的建议，召见朱博，恢复他的官职，任命为光禄大夫。不久，又升迁京兆尹。冬季，十月，壬午（二十三日），任命朱博为大司空。

[7]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祖母冯太后自养视，数祷祠解。上遣中郎谒者张由将医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发，怒去，西归长安。尚书簿责由擅去状，由恐，因诬言中山太后祝诅上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并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按验；数十日，无所得。更使中谒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治冯太后女弟习及弟妇君之，死者数十人，诬奏云："祝诅，谋弑上，立中山王。"责问冯太后，无服辞。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还谓左右："此乃中语，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饮药自杀。宜乡侯参、君之、习及夫、子当相坐者，或自杀，或伏法，凡死者十七人。众莫不怜之。

[7]中山王刘箕子，幼年就患有眼病，祖母冯太后亲自抚养看护，不断祈祷，求神免去他的病灾。哀帝派遣中郎谒者张由去医治刘箕子的病。张由一直患有疯狂变态病，到中山国后，突然犯病，狂怒而离开中山国，西行返回长安。尚书用文簿一一责问张由擅自离开中山的原因，张由恐惧，就编造谎言，说中山国冯太后诅咒皇帝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都是汉元帝的妃子，傅太后追想旧恨，于是派遣御史丁玄去追查，调查数十天，没有结果，就又派中谒者令史去追查究治。史立接受傅太后的旨意，希图能因此立功封侯，于是究治冯太后的妹妹冯习以及弟媳君之，严刑拷问之下，死者竟达数十人。随后史立诬告上奏说："冯太后进行诅咒，阴谋害死皇上，好另立中山王。"但审问冯太后时，并没有认罪的供辞。史立说："当年熊扑上殿时，你何等勇敢，今天又害怕什么呢？"冯太后回宫后对左右说："挡熊之事，是旧时宫中的话，这个官吏怎么会知道了？这是宫中有人要陷害我的证明！"于是服毒自杀。宜乡侯冯参、君之、冯习和她的丈夫、儿子，凡被牵连进此案的，或自杀，或受刑被诛，死者共十七人。人们无不对此感到哀怜。

司隶孙宝奏请覆治冯氏狱，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隶，主使察我！冯氏反事明白，故欲抉以扬我恶，我当坐之！”上乃顺指，下宝狱。尚书仆射唐林争之，上以林朋党比周，左迁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固争，上为言太后，出宝，复官。张由以先告，赐爵关内侯；史立迁中太仆。

司隶孙宝奏请重新审理冯氏一案，傅太后怒气冲冲地说：“皇帝设置司隶崐，是用来追查我！冯氏谋反事实明白，孙宝却故意要挑剔，来宣扬我的过错，我应当被治罪！”哀帝顺从傅太后的旨意，把孙宝关进监狱。尚书仆射唐林为孙宝争辩，哀帝却认为唐林营私结党，把他贬为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坚持为孙宝辩护，哀帝把情况禀告傅太后，才释放孙宝，官复原职。张由因首先揭发逆案的功劳，赐爵关内侯。擢升史立为中太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三十四卷

汉纪二十六 孝哀皇帝中建平二年（丙辰、前5）

汉纪十二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1]春，正月，有星孛于牵牛。

[1]春季，正月，有异星出现在牵牛星旁。

[2]丁、傅宗族骄奢，皆嫉傅喜之恭俭。又，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孔光、师丹共执以为不可。上重违大臣正议，又内迫傅太后，依违者连岁。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朱博与孔乡侯傅晏连结，共谋成尊号事，数燕见，奏封事，毁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2]丁、傅宗族的人骄横奢侈，都对傅喜的谦恭节俭十分忌恨。还有，傅太后要求称尊号，想与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一样尊贵，傅喜与孔光、师丹共同坚持认为不可以。哀帝难以违背朝廷大臣的正当议论，又内受傅太后的逼迫，犹豫不决，拖延了一年多。傅太后大发雷霆，哀帝不得已，就先把师丹免职，希望借此使傅喜受到影响和触动。傅喜却始终不顺从。朱博与孔乡侯傅晏勾结，共谋促成变更傅太后的尊号。他们多次在皇帝闲暇时被召见，并经常呈递密封奏书，攻击诽谤傅喜以及孔光。丁丑（疑误），哀帝下策书免去傅喜的官职，以侯爵的身份离开朝廷，返回宅邸。

御史大夫官既罢，议者多以为古今异制，汉自天子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于是朱博奏言："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为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罢，复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上从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阳安侯明为大司马、卫将军，置官属；大司马冠号如故事。

御史大夫的官位既已撤销，很多人认为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上自天子的称号，下至佐史的名称，都与古时不同，而单单改三公，职权责任难以分明，对治理国家的混乱，没有益处。于是朱博奏言："依照前

例：选拔郡国守、相，考绩优异者，可被定为官秩中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再从中二千石的官员中物色御史大夫的人选。御史大夫能任职的，则晋升为丞相。这样晋升官位有一定的顺序，目的在于尊崇圣德，加重国相的权威。现在中二千石的官员，不经御史大夫这一官阶，就直接被任命为丞相，权威轻，不是加强国家的统治的方法。我愚昧地认为，大司空官职可以撤销，应重新设置御史大夫，遵照奉行旧的制度。撤销大司空后，我愿在较低一阶的御史大夫的官位上尽力供职，成为百官的表率！”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夏季，四月，戊午（初二），改变朱博的官职，拜为御史大夫。又任命丁太后的哥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设置官属。大司马的头衔如同旧例。

[3]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请，其遣就国！"

[3]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附会臣下，欺骗主上，与前任大司空师丹同心背叛，不听教令，损害宗族。不应给予奉朝请的名义，再让他朝见皇帝，立即遣送他回封国去。"

[4]丞相孔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博为表里，共毁谮光。乙亥，策免光为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

[4]丞相孔光，自先帝讨论立皇位继承人时，就对定陶王持有异议，因而与傅太后和哀帝有嫌隙，后来又大大违逆傅太后的旨意。于是傅氏在朝廷任官的人，与朱博内外勾结，共同诋毁孔光。乙亥（十九日），哀帝下策书罢免了孔光的官职和爵位，贬为平民。任命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又任命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当二人准备登殿接受皇帝的策书时，忽然传来一种宏大的声音，象钟鸣一样，殿中的郎、吏和阶前的武士，全都听到了。

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及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崐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扬雄亦以为

“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上不听。

哀帝为这件怪事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以及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里所说的那种鼓妖，施法术，往往是在认为君主耳目不明，被人迷惑，使空有虚名的人进入朝廷，升任重要职位时，那时鼓妖就会发声，但无形，让人不知声音从哪里发出。《洪范·传》说：‘鼓妖发声出现在年、月、日的中期者，预示正卿要承受灾难。’现在是四月，又是一天的辰时、巳时，出现怪异，正是中期。所谓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罢退丞相、御史，以应付天变。即使现在不罢退，不出一年，本人也自会蒙受灾难。”扬雄也认为：“鼓妖的出现，是君王耳目失灵的象征。朱博为人强悍坚毅，富于权谋，适宜为将，而不适宜为相，如不引退，恐怕会招致上天发怒，降下凶险激切的灾难。”哀帝没有理睬他们的话。

朱博既为丞相，上遂用其议，下诏曰：“定陶共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共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于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太皇太后语，至谓之“妪”。时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为公卿列侯者甚众；然帝不甚假以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朱博既已当上丞相，哀帝就采用他的建议，下诏说：“定陶共皇这个称号，不应再称‘定陶’二字。现尊共皇太后的称号为‘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尊共皇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在京师建立寝庙，比照宣帝的父亲悼皇考的寝庙规格建立。”于是，四位太后各自设置少府、太仆官职，品秩都为中二千石。傅太后取得尊号以后，尤为骄横，与太皇太后说话时，甚至称她为“老太婆”。当时丁、傅两家在一二年间突然崛起，特别贵盛，被封为公卿列侯的人很多。但是哀帝不太赋予他们权势，他们的势力不如成帝在世时的王氏。

[5]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关内侯师丹所劾奏，免为庶人。时天下衰粗，委政于丹，丹不深惟褒广尊号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圣，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奏可。

[5]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奏称："前高昌侯董宏，首先倡议改尊号之事，因遭关内侯师丹的弹劾，而被罢免官爵，贬为平民。当时天子正在守孝期，把国事委托给师丹，师丹不深思褒美推崇尊号的大义，反而狂妄地胡说，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忠了。但陛下仁慈圣明，昭然确定了尊号。董宏以其忠孝，也恢复了高昌侯的封爵。师丹的罪恶逆行，已经暴露，虽然蒙赦令不治死罪，但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哀帝予以批准。

又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皆遣就国。

朱博、赵玄又奏称："新都侯王莽，先前为大司马，不能阐扬尊崇尊号的大义，反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罪当公开诛杀。幸蒙赦令得免死罪，但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哀帝说："因为王莽是太皇太后的亲属，不免去封爵采邑，而将他遣送回封国。"此外，还有平阿侯王仁，因藏匿赵昭仪的亲属，也都被遣送回封国。

天下多冤王氏者！谏大夫杨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行道之人为之陨涕，况于陛下！登高远望，独不惭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复封成都侯商中子邑为成都侯。

天下人多为王氏感到冤枉。谏大夫杨宣上密封奏书说："孝成皇帝深思宗庙的重要，称赞陛下有至高的品德，使陛下继承帝位。圣明的决策，意义深远，对陛下的恩德也再厚不过了。追想先帝的本意，岂不是希望陛下代替他本人侍奉太皇太后吗！太皇太后现已七十高龄，数次经历国丧的忧伤，还下令要自己的亲属引退，以避开丁、傅两家，路上的行人都会为此流泪，更何况陛下呢崐！陛下若登高远望，望见成帝之陵，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哀帝深为此言感动，就又封成都侯王商的二儿子王邑为成都侯。

[6]朱博又奏言："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上从之。

[6]朱博又奏称："汉家旧例，设置部刺史，官秩较低，但奖赏丰厚，前程远大，因此人人劝勉立功，乐于进取。前几年，撤销了刺史，改为设置州牧，品秩为真二千石，官位仅次于九卿，九卿一有出缺，便由州牧中名次靠前者递补。这样一来，州牧中的才干平庸者，则只求苟且自保而已。做出督察官的功效就会逐渐减退丧失，奸邪不轨的行为就无法禁止。我请求撤销州牧，还和从前一样设置刺史。"哀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7]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诏归葬定陶共皇之园，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

[7]六月，庚中（初五），帝太后丁氏驾崩。哀帝下诏，丁氏棺柩运回定陶，葬于定陶共皇的陵园。征发陈留、济阴靠近定陶地区的民夫五万人，挖土填坟，完成合葬。

[8]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以教渤海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复私以相教。上即位，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无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上久寝疾，冀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8]当初，成帝在位时，齐人甘忠可假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正逢天地的一次大终结，应当重新受命于天。并把这些传授给渤海人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上奏说，甘忠可假借鬼神，欺骗皇上，蛊惑民众。于是将甘忠可逮捕下狱，并取得服罪的口供，还没等判决，他就病死了。然而夏贺良等人仍然暗中私相传授。哀帝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向哀帝介绍夏贺良等人，

使他们都成为待诏得以在黄门伺应召对。夏贺良等人多次被哀帝召见，向哀帝述说："汉朝的历运中衰，应当重新受命。孝成皇帝没有应合天命，因此断绝了后嗣。如今陛下患病已久，天象变异屡屡发生，这是上天在谴责和警告人们。应该赶快改换年号，才能延年益寿，诞生皇子，平息灾害变异。明白了这个道理，却不实行，灾祸就会无所不有：洪水将会涌出，大火将会燃起，冲淹和焚毁人民。"哀帝久病在床，希望更改年号能得到些益处，就听从夏贺良等人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并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把计时漏器的刻度改为一百二十度。

[9]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

[9]秋季，七月，哀帝在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一带修筑自己的陵墓，没有令郡国的百姓迁往陵区。

[10]上既改号月余，寝疾自若。夏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如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无验，八月，诏曰："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冀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10]哀帝已经改年号一个多月，病情仍不见好转。夏贺良等人还想胡乱变更国家政事，大臣们争辩，认为不能允许。夏贺良等奏称："大臣们都不知天命，应该辞退丞相、御史，任用解光、李寻辅政。"哀帝因为他们的预言没有应验，八月，下诏说："待诏夏贺良等人，建议改换年号，增加漏器刻度，认为这样可以永保国家平安。由于朕对天道的信奉还不够真诚，误听了他们的话，希望能因此为百姓谋求幸福，可是终于没有好的效验。有过失而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失！六月甲子（初九）发布的诏书，除了大赦令以外，其余措施全部废除。夏贺良等人违反正道，蛊惑民众，奸恶行为应予彻底追究。"夏贺良等崐人全部被逮捕入狱，论罪处死。李寻和解光减死罪一等，放逐到敦煌郡。

[11]上以寝疾，尽复前世所尝兴诸神祠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11]哀帝因为卧病在床，把过去成帝时曾祭祀过的各种神祠全部予以恢复，共七百余所。一年之中，祭祀的次数达三万七千次。

[12]傅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乡侯风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与御史大夫赵玄议之，玄言："事已前决，得无不宜？"博曰："已许孔乡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许可。博恶独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前亦坐过免就国，事与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无益于治，虽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当也；皆请免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尝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玄辞服，有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请召诣廷尉诏狱。"上减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博自杀，国除。

[12]傅太后对傅喜怨恨不已，派孔乡侯傅晏去暗示丞相朱博，命他上奏书要求罢免傅喜的侯爵爵位。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赵玄说："皇上先前已作了裁决，再提是否不合适？"朱博说："我已许诺孔乡侯了。匹夫之间互相约定的事，尚且不惜以死相报，何况至尊的傅太后呢！朱博我只有效死罢了！"赵玄也就同意了。朱博不愿意单独指控傅喜一个人，由于前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先前也因过失被免去官职遣回封国，情况与傅喜相似，因此同时弹劾他们二人说："傅喜、何武从前在位时，对治理国家都没有什么贡献，尽管已经退位免官，但尚有封爵采邑，这是不妥当的。请求陛下将他们都贬为平民。"哀帝知道傅太后一直怨恨傅喜，怀疑朱博、赵玄是受傅太后的指使，便召赵玄到尚书处询问究竟，赵玄承认了。哀帝下诏说："命左将军彭宣和中朝官共同审问。"彭宣等上奏弹劾说："朱博、赵玄、傅晏都犯有不道、不敬之罪。请求陛下召他们到廷尉诏狱。"哀帝减赵玄死罪三等，削减傅晏采邑封户四分之一。又给谒者符节，使他召丞相朱博到廷尉那里接受审判。朱博自杀，封国撤除。

[13]九月，以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迁为丞相；以冬月故，且赐爵关内侯。以京兆尹平陵王喜为御史大夫。

[13]九月，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季，十月，甲寅（初一），擢升平当为丞相。由于正赶上不宜封侯的冬月，因此暂时赐爵前关内侯。任命京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

[14]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是岁，策免左将军淮阳彭宣，以关内侯归家，而以光禄勋丁望代为左将军。

[14]哀帝打算让丁、傅两家族的人担任重要武官。本年，下策书罢免左将军淮阳人彭宣，以关内侯身份回家去，而任命光禄勋丁望代替彭宣为左将军。

[15]乌孙卑爰侵盗匈奴西界，单于遣兵击之，杀数百人，略千馀人，驱牛畜去。卑爰恐，遣子趋逯为质匈奴，单于受，以状闻。汉遣使者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爰质子；单于受诏遣归。

[15]乌孙王国的卑爰侵犯劫掠匈奴西部边境地区，匈奴单于派兵还击，杀死数百人，抢掠千余人，驱赶牛畜而归。卑爰大为恐慌，派遣儿子趋逯到匈奴充当人质。匈奴单于接受了他，并将此事呈报给汉王朝。汉朝派使节到匈奴责备单于，命令单于将人质归还卑爰。单于接受诏令，把趋逯送回。

三年（丁卯、前4）

三年（丁巳，公元前4年）

[1]春，正月，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

[1]春季，正月，封广德夷王的弟弟刘广汉为广平王。

[2]帝太太后所居桂宫正殿火。

[2]帝太太后居住的桂宫正殿发生火灾。

[3]上使使者召丞相平当，欲封之；当病笃，不应。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邪？"当曰："吾居大位，已负素餐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馀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遂上书乞骸骨，上不许，三月，己酉，当薨。

[3]哀帝派使者召丞相平当，打算封他为侯爵。平当病重，没有应召前往。家中有的人对平当说："难道不能为子孙勉强起来接受侯印吗？"平当说："我居丞相高位，已经背着白吃饭不干事的罪责了。若起来接受侯印，回家倒崐在床上就死去，是死有余辜。现在我所以不起来，正是为子孙打算啊！"遂上书请求退休，哀帝不准。三月，己酉（二十八日），平当去世。

[4]有星孛于河鼓。

[4]有异星出现于河鼓星旁。

[5]夏，四月，丁酉，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骏之子也。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遣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十数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苛细，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司隶、刺史，或上书告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故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爱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皆故二千石有名称者，天子纳而用之。

[5]夏季，四月，丁酉（十七日），哀帝任命王嘉为丞相，任命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嘉感到当时的政治严苛，担任郡国守、相的官员变动频繁，就上书说："我听说圣王的成功，在于得到贤能人才的辅佐。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

样吗！’因此，‘选立诸侯的继承人，只要多少像其父祖的贤能就可以了。’虽然不能完全和父祖一样贤能，但天子可以为他选择良臣，任命贤卿来辅佐他。他住在此封国里，代代受到尊重，然后广大士民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而大治的功业得以建立。现今郡守的职权重于古代的诸侯，过去总是精选贤才担任郡守职务，然而贤才难得，为了擢升提拔可以胜任的人，或有起用囚犯的事例。从前魏尚犯罪被羁押监狱，汉文帝被冯唐的一席话所感动，派使者持符节去赦免了他的罪，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对他深为畏惧。武帝从囚徒中选拔出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国内史，使得刘氏骨肉得以平安。张敞为京兆尹，犯了罪应当被免职，狡猾的小吏知道后故意冒犯，张敞逮捕他，把他杀死。死者家属鸣冤，使者再次进行审查，弹劾张敞凶残杀人，上奏天子要求逮捕他，宣帝搁置不批，不久，免罪。张敞逃亡十来天后，宣帝征召他，授为冀州刺史，终于能够才为所用。前代君王并非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看重他们的才干对国家有益。孝文帝时，官吏担任公职长期不变动，有些人养了儿子、孙子，就以官名为姓氏，如仓氏、库氏就是管理仓库的官吏的后裔。那些官秩在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安于官位，乐于任职。然后上下互相期待勉励，没有苟且混世之心。以后情况逐渐有所改变，公卿以下官员层层互相督促，要求严苛紧迫，又多次更改政事，司隶、部刺史检举弹劾官吏十分苛刻，细微的过失都不放过，还揭发宣扬别人的阴私，有的官吏在位只数月就被罢免，送旧官回乡和迎新官上任的人，交错行走在道路上。中等才干的人，苟且容身以求保全；下等才干的人，常心怀恐惧反省自己，一切都为自己打算的人很多。二千石官员越来越被人轻视，属下官吏和百姓对他们很轻慢，有的抓住他们的轻微过错，扩大成罪状，向司隶、刺史报告，或岷者上书朝廷检举。广大百姓发现二千石官吏那么容易扳倒，遇到小不如意，就产生背叛之心。前些时，山阳亡命徒苏令等纵横郡国，官吏和武士面对危难，没有一个肯以死尽节的，这是因为郡国守、相的威信和权力早就被夺去了。孝成皇帝感到懊悔，下诏书说，对二千石的官员不加以‘故意放纵’的罪名，派遣使者去赏赐他们黄金，安抚他们的情绪。这确实是由于国家有急难，需要二千石的官员出力解决，只有二千石官员受到尊重而难以被危害，才能驱使属下。孝宣皇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有弹劾他们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批复，逢到颁发赦令时便一切都解决了。以前的惯例：尚书

很少把弹劾奏章交付有关机构查办，为的是怕骚扰百姓，取证、审查、逮捕下狱、处治，有些人就死在狱中。弹劾奏章上都必须写有‘胆敢控告’的字样才交付有关机构查办。希望陛下留意选择贤能的人才，记住他们的善绩、忘掉他们的过失，容忍臣下的缺点，不要求全责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干称职的官员，从人情来看，难免会有过错，应该宽容忽略他们那些小过失，使尽力供职者受到鼓励。这是当前最紧迫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前些时苏令造反，朝廷打算派大夫驱逐盗贼，并调查苏令起兵的原因，当时现有的大夫中没有可用的人选，就征召令尹逢，授为谏大夫，派遣他去。如今众位大夫中有才能的非常少，应该预先培养可造就的人才，才能使其赴难时不惜以死报国。如果事到临头，才仓猝寻求，这就不能表明朝廷有人才了。”王嘉并趁势举荐儒家学者公孙光、满昌，以及干练能干的官吏萧咸、薛，他们都曾是卓有声誉的二千石官员。哀帝采纳了王嘉的建议，任用了他们。

[6]六月，立鲁顷王子部乡侯闵为王。

[6]六月，立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刘闵为王。

[7]上以寝疾未定，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诏复甘泉泰、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上亦上能亲至甘泉、河东，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

[7]哀帝因病情仍未见好，冬季，十一月，壬子（初五），让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祠、汾阴后土祠的祭祀。撤销长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典礼。哀帝也不能亲自到甘泉、河东祭祀，就派遣有关主管官员作为代表去祭祀。

[8]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东平王云及后谒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河内息夫躬、长安孙宠相与谋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计也！”乃与中郎右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是时上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服“祠祭诅祝上，为云求为天子，以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云自杀，谒及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弃市。事连御史大夫王崇，左迁大司农。擢宠为南阳太守，谭颍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8]无盐境内的危山，山土忽然自己翻起压盖住青草，形状就象一条驰道。此外，境内瓠山上有块大石突然转侧立起。东平王刘云和王后谒亲自前往大石跟前祭拜。并在王宫树立一块与瓠山立石相似的石头，又捆扎了一些黄倍草，一并祭祀。河内人息夫躬、长安人孙宠共同谋划要一起去揭发此事，说："这是取得封侯的妙计啊！"于是与中郎右师谭一起通过中常侍宋弘，上书告发事变。奏书呈上，这时哀帝正患病，对很多事都很厌恶，就把此事交付主管机构查办，主管官员逮捕了东平王后谒，关进监狱进行审讯惩处。王后承认："祭祀山石，诅咒皇上，为刘云谋求当天子。因为山石立起曾是宣帝应天命为天子的预兆。"主管官员请求诛杀东平王，哀帝下诏，废黜刘云王位，放逐到房陵。刘云自杀。王后谒与刘云舅父伍宏，以及成帝的舅母安成共侯夫人放，一起被绑赴闹市处死，将尸体暴露街头。事情牵连到御史大夫王崇，他被贬谪为大司农。擢升孙宠为南阳太守，右师谭为颍川都尉，宋弘、息夫躬都升为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四年（戊午、前3）

四年（戊午，公元前3年）

[1]春，正月，大旱。

[1]春季，正月，大旱。

[2]关东民无故惊走，持稿或一枚，转相付与，曰"行西王母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郡国二十六至京师，不可禁止。民又聚会里巷阡陌，设博具，歌舞崐祠西王母，至秋及止。

[2]函谷关以东地区人民无故惊恐奔走，拿着一枝禾秆或麻秆，互相传递，说："将西王母的筹策传递天下。"在道路中相遇转手，多达一千余枝。有的披头散发光着脚，有的夜里绕关而行，有的翻墙而过，有的乘车骑马奔驰，利用国家设置的驿传车马赶路传递。经过二十六个郡国，传递到了京师，无法禁止。人们又在街巷、田间小路上聚会，设赌具赌博，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一直闹到秋天才停止。

[3]上欲封傅太后从父弟侍中、光禄大夫商，尚书仆射平陵郑崇谏曰："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黄，昼昏，日中有黑气。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缘。今无故复欲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愿以身命当国咎！"崇因持诏书案起。

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颛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诏封商为汝昌侯。

[3]哀帝打算封傅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为侯爵。尚书仆射平陵人郑崇劝谏说："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人为侯，天色因此而变成赤黄，白昼昏暗，太阳中有黑气。孔乡侯是皇后的父亲，高武侯位列三公，他们封侯还有根据和理由。现在无缘无故又要封傅商，破坏搅乱了汉家制度，违背天意、人心，这不是傅氏的福气！我愿以身家性命承当国家的惩罚！"说罢，拿着诏书草稿站起来。傅太后大怒说："哪有贵为天子，却反受一个臣子控制的道理！"二月，癸卯（二十八日），哀帝便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

[4]驸马都尉、侍中云阳董贤得幸于上，出则参乘，入御左右，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又诏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以贤父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土木之功，穷极技巧。赐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及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匣，豫以赐贤，无不备具。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

[4]驸马都尉、侍中、云阳人董贤很得哀帝的宠爱，出则陪同乘车，入则随侍左右，赏赐累积有巨万，他的显贵震动了朝廷。董贤常与哀帝睡在一张床上，有一次睡午觉，董贤斜身压住了哀帝的袖子，哀帝想起床，但董贤还没睡醒，哀帝不愿惊动他，于是就把袖子割断了再起床。哀帝又诏命董贤的妻子可以经向门使通报姓名记录在案后进入皇宫，住在董贤在宫中的住所。又召董贤的妹妹入宫，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昭仪与董贤夫妻日夜侍奉哀帝，一同跟随左右。哀帝还任命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哀帝又下诏，命令将作大匠为董贤在北宫门外建筑宏大的宅邸，里面有前后大殿，殿门宽阔，工程浩大，豪华精巧绝伦。又赐给他武器库里宫中专用的兵器和皇宫的珍宝，宫中珍宝物品上等的，全都被挑选进了董贤的家里，而皇帝所用的不过是次一等的了。甚至连皇家丧葬用的棺木、珍珠连缀制成的寿衣、玉璧制成的寿裤，都预先赐给了董贤，无不齐

备。又下令让将作大匠在哀帝的陵墓义陵帝为董贤建筑墓园，内修别室，还用坚实的柏木，大头朝内排垒在棺外。墓园外修筑巡察道路，围墙有数里之长。门阙和用作守望防御的网状障墙十分堂皇。

郑崇以贤贵宠过度谏上，由是重得罪，数以职事见责；发疾颈痈，欲乞骸骨，不敢。尚书令赵昌佞谄，素害崇；知见疏，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上责崇曰：“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愿得考复！”上怒，下崇狱。司隶孙宝上书曰：“按尚书令昌奏仆射崇狱，复治，榜掠将死，卒无一辞；道路称冤。疑昌与崇内有纤介，浸润相陷。自禁门枢机近臣，蒙受冤谮，亏损国家，为谤不小。臣请治昌以解众心。”书奏，上下诏曰：“司隶宝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诋欺，遂其奸心，盖国之贼也。免宝为庶人。”崇竟死狱中。

郑崇因为董贤贵宠过度而劝谏哀帝，因此深深得罪了哀帝，哀帝多次借公事谴责他。郑崇脖子上长了毒痈，想奏请退休，又不敢提出。尚书令赵昌奸邪、善于谄谀，素来痛恨郑崇，知道哀帝已疏远了郑崇，就趁机上奏说：“郑崇与刘氏宗族中人交往密切，我怀疑有什么奸谋，请追查惩处。”哀帝责问郑崇说”你家人来人往门庭若市，为什么要约束我交？”郑崇回答说：“我家虽门庭若市，但我心里却清静如水。希望陛下考察。”哀帝大怒，将郑崇逮捕下狱崐。司隶孙宝上书说：“尚书令赵昌指控仆射郑崇一案，经过反复调查审讯，郑崇被拷打将死，终究不吐一句口供。道路上的行人都说郑崇冤枉。我怀疑赵昌与郑崇私人之间有宿怨，因此才用谗言来陷害他。假如连宫禁之内皇帝身边主管机要的大臣，都遭诬陷蒙受冤屈，将使国家受到损失，会招来很多诽谤。我请求追查赵昌，以解众人心中的困惑。”奏章呈上后，哀帝下诏说：“司隶孙宝附会臣下，欺骗主上，想利用春月是宽大赦免的时期，进行诋毁和欺骗，以满足他的奸诈之心，是国家的大害。将孙宝免去官职，贬为平民。”郑崇最终死在狱中。

[5]三月，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5]三月，任命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6]上欲侯董贤而未有缘，侍中傅嘉劝上定息夫躬、孙宠告东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赐爵关内侯。顷之，上欲封贤等而心惮王嘉，乃先使孔乡侯晏持诏书示丞相、御史。

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窥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余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暴评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其事亦议，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余责，知顺指不迕，可得容身须臾；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上不得已，且为之止。

[6]哀帝想封董贤侯爵，又没有什么借口。侍中傅嘉劝哀帝更改息夫躬、孙宠告发东平王的奏章，抹去宋弘的名字，改说成是由于董贤报告，皇上才得以知晓。哀帝想用这个功劳封董贤侯爵，就先把进行告发的有功人员全赐封为关内侯。不久，哀帝想封董贤等人，又心里顾忌王嘉反对，便先派孔乡侯傅晏将诏书拿给丞相、御史看。于是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密封奏书说："我们看到董贤等三人当初被赐封关内侯时，众人议论纷纷，都说董贤是因为贵宠而得赐封，捎带着其余两人也一起蒙恩受封，至今流言没有平息。陛下对董贤等施加仁恩不已，就应该公布董贤等人的奏章原文，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请他们考查是否合乎古今前例，使此事能名正名顺，然后再加封他们爵位采邑。不然的话，恐怕会大失众心，天下人要伸长脖子议论抨击。若公开评论此事，必有说应当加封的人，陛下不过是听从采纳其建议，如此，天下人虽然不高兴，责任也有人分担，不单在陛下一人了。从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爵之时，也曾经有议论，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当加封，众人怪罪于谷永，先帝因而没有单独蒙受讥刺。臣王嘉、臣贾延，无才无能不称职，虽死仍有余责，明知顺从陛下的旨意，不违逆陛下，可以暂时保全身家性命。所以不敢这样做，是想报答陛下的厚恩啊。"哀帝不得已，暂且停止这样做。

[7]夏，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7]夏季，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为皇太太后。

[8]秋，八月，辛卯，上下诏切责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今东平王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故也。赖宗

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厥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子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议论无所避，上疏历诋公卿大臣。众畏其口，见之仄目。

[8]秋季，八月，辛卯（十九日），哀帝下诏严厉斥责公卿说：“从前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此忧愁得侧身而坐；近世有汲黯，挫败了淮南王的阴谋。而今东平王刘云等甚至有杀死天子反叛作乱的阴谋，这是身为国家栋梁的公卿们不能尽心职守、致力于察觉阴谋，以把祸患消灭在还未萌发阶段的缘故啊。幸赖祖宗在天之灵的保，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发觉以后报告了我，使奸人全部伏诛。《书经》不是说吗，‘用恩德表彰善行。’现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位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傅郑恽的儿子傅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蒙哀帝亲近，就频繁进见哀帝言事，议论无所避讳顾忌，上书逐个诋毁公卿大臣。百官畏其口舌，遇见他不敢正眼相看。

[9]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执金吾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任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上不说。

[9]哀帝派中黄门到武库拿兵器，前后十次，送到董贤和哀帝乳母王阿的住所。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武库兵器，是天下公用的东西。国家武器装备的建造制作，都是用大司农的钱。大司农的钱，连天子的生活费用等都不供给。天子的生活费用和犒劳赏赐臣下的钱，一律出自少府。这就是不把国家用于根本的储藏用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不以民财人力供应无谓的消耗。区别公私，以表示所行是正路。古代诸侯、方伯受命主持讨伐，天子才赐给他们斧钺。汉朝边疆官吏接受抗

拒侵略的任务和职务时，也赐给他们武库兵器，都是先接受军事和军职，然后接受兵器。《春秋》之义，强调臣民之家不可以私藏武器铠甲，目的在于抑制臣子的武威，削弱私家的力量。而今董贤等不过是陛下亲近宠爱的弄臣、对陛下有私情的卑贱奴仆，而陛下却把国家公用的东西送进私人家门，取走国家的威武之器，供应他们家用，使人民的财力分散于弄臣，国家的武库兵器摆设在卑贱奴仆之家，所做不当，将使骄横僭越愈演愈烈，不能够给四方做出好的榜样。孔子说：‘雍乐怎么会出现在三家的庙堂！’我请陛下把兵器收还武库。”哀帝不高兴。

顷之，傅太后使谒者贱买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买贱，请更平直。”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伤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国之言，左迁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为谏大夫，尝奏封事言：“古者选诸侯入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不久，傅太后派谒者用低价买进了执金吾官府的八个官奴婢。毋将隆上奏说：“买官婢的价太贱了，请改用平价。”哀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说：“毋将隆位列九卿，既不能匡正朝廷的过失，反而奏请与永信宫争执买价的贵贱，有伤教化，败坏风俗。姑念他以前有安国的建议，贬降为沛郡都尉。”当初，成帝末年，毋将隆为谏大夫，曾上密封奏书说：“古代遴选诸侯入京担任公卿，以褒奖功德。应该征召定陶王到长安，让他住在定陶王府邸，以镇守万方。”所以哀帝念及他的这个建言而宽恕了他。

[10]谏大夫渤海鲍宣上书曰：“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

[10]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我见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把持权柄，人人引荐他们各自的亲信来充塞朝廷，妨碍贤能之士的进身之路，混乱天下，又奢侈无度，使百姓穷困，因此发生了将近十次日食，四次彗星。这些危险覆亡的征兆，都是陛下所亲眼见到的。如今为什么反而更甚于从前呢！

今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现在人民生业有七失：阴阳不和，出现水旱灾，是一失；国家加重征收更赋和租税，苛责严酷，是二失；贪官污吏借口为公，勒索不已，是三失；豪强大姓蚕食兼并小民土地，贪得无厌，是四失；苛吏横征滥发徭役，耽误种田养蚕的农时，是五失；发现盗贼，村落鸣鼓示警，男女追捕清剿，是六失；盗贼抢劫，夺民财物，是七失。七失尚可勉强忍受，然而还有七死：被酷吏殴打致死，是一死；入狱被虐致死，是二死；无辜被冤枉陷害而死，是三死；盗贼劫财残杀致死，为四死；怨仇相报残杀而死，为五死；荒年饥馑活活饿死，为崐六死；瘟疫流行染病而死，为七死。人民生业有七失而没有一得，想让国家安定，也实在困难；百姓有七条死路而没有一条生路，想要无人犯法，废弃刑罚，也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守相贪婪残忍成风所造成的后果吗?

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诚冀有益豪毛，岂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

“群臣有幸得以身居高官，享受丰厚的俸禄，难道有肯对小民存有怜悯之心，帮助陛下推广教化的人吗！群臣的志向，不过是经营私产，满足宾客的要求，为图个人奸利而已。他们以苟且纵容、曲意顺从为贤能，以拱手沉默、尸位素餐为明智，认为象我这样的人是愚蠢的。陛下把我从村夫野民提拔为朝臣，实在是希望我能有毫毛般微小的贡献，难道仅仅是让我吃美食，当大官，尊贵地站在高门大殿上吗！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藿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的儿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是为上天象牧养牛马一样牧养人民。对待人民应当一视同仁，就如《尸鸠》一诗中尸鸠爱它的七个儿子一样。而今贫民连菜都吃不饱，又衣衫褴褛，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酸鼻。陛下若不救助，将让他们到哪里去讨生路呢！为什么只供养外戚和弄臣董贤，给他们大量赏赐，以巨万来计算！使他们的仆从、宾客把酒当水，把肉当豆叶来挥霍，他们的奴仆侍从都因而成了富翁。这不是皇天的本意啊！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剧者也，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急徵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宣语虽刻切，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再说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爵。官爵，并不是陛下的官爵，乃是天下的官爵。陛下选取之人不配受此官，此官也不应加给此人，却希望上天高兴，民众心服，岂不困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改变众人的观点，强悍能够独立，这是奸人中的魁首，乱世惑众最为厉害的人物，应及时罢黜斥退他们。那些外戚和幼童不懂儒学经术的，都应让他们辞职，去找老师学习儒术。请速征召前大司马傅喜，使他领导外戚。前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儒学经术都学自名师，而官位都高列三公。龚胜任司直，郡国都慎重地向朝廷推荐人才。这些人都可委以重任。陛下前些时因一点小事不能容忍，就罢退了何武等人，使天下人失望。陛下对

那么多没有功劳德行的人尚且能容忍，难道不能容忍何武这些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不能光图自己高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鲍宣措词虽然尖刻激烈，但哀帝因为他是名儒而优待宽容了他。

[11]匈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11]匈奴单于上书汉朝，请求明年到长安朝见天子。这时哀帝正患病在身，有人说：“匈奴从黄河上游的方向来，气势压人，不利。自黄龙、竟宁年间起，单于每到中原朝见，中原就会发生大变故。”哀帝因而感到为难，询问公崐卿，公卿也认为朝见一次要白白花费国库很多钱，可以暂且拒绝。单于使节告辞离去，还没动身，黄门郎扬雄上书规谏说：“我听说，儒学《六经》中所说治理国家之道，推崇在变乱未形成时就把它消弭于无形。军事上的取胜之术，推崇不通过战争厮杀就把敌人制服。以上二者都是高明精妙的策略，然而也都是大事之本，不能不留意。现在单于上书请求朝见，汉朝不准许而辞谢。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之间从此种下了嫌隙猜忌的种子。匈奴原本是五帝不能使其臣服，三王对其无法控制的强国，不能使汉匈之间产生嫌隙猜忌是至为明显的。我不敢追溯太远的历史，谨以秦朝以来的史实说明这个问题：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棘门、细柳、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颜，袭王庭，穷极其

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以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雄威，仍然不敢窥伺西河，而是修筑长城作为边界。等到汉朝兴起之初，以高祖的威力和英明，三十万汉军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当时高祖手下，善于出奇计的谋士、筹划决策的谋臣非常多，最后所以能脱身的原因，世人无法知道，因而也无法言说。又如吕后时，匈奴悖理傲慢，幸赖大臣们灵活处置，将言辞谦卑的回信送给单于，才把危机化解。到了孝文帝时，匈奴大举侵犯北部边境，侦察骑兵甚至深入雍城、甘泉，京师震骇。朝廷派三位将军率军驻扎在棘门、细柳、霸上以防备匈奴，数月才撤回。孝武皇帝即位，设下马邑之谋，想引诱匈奴主力深入，结果白白浪费钱财，劳顿军队，连一个匈奴人都没看见，更何况单于本人的面目呢！此后，武帝深思国家存亡大计，规划安定万年的策略，于是动员数十万大军，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前后十余年，渡过西河，横穿大漠，攻破颜山，袭击单于王庭，跑遍了匈奴的国土，追逐奔逃的单于和匈奴的残兵败将，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到达瀚海，擒获名王、贵族数百人之多。自此之后，匈奴震惊恐惧，越发迫切要求和亲。然而，仍不肯向汉朝称臣。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

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再说，前世之人难道乐于耗费无法计量的钱财，征发无罪的国民，到边塞狼烟以北去求一时痛快吗？那是由于没有一次的辛劳，就得不到长久的安逸；不暂时花费钱财，就不能有永远的安宁。因此狠下心投入百万大军、摧之于饿虎之口，搬运国库的钱财，填平匈奴卢山的沟壑，而不后悔。到本始初年，匈奴有凶暴不驯之心，企图劫掠乌孙，侵夺乌孙公主。于是朝廷派五员大将，率领十五万骑兵去袭击他们。当时很少有所斩获，仅仅是宣扬了我朝的武威，表明我军势如万钧雷霆，行动如疾风罢了。虽然空去空返不失兵卒，但由于没有斩获，朝廷还是诛杀了两位将军，因为北方的蛮族不顺服，中原就不能高枕安卧。及至元康、神爵年间，朝廷政治异常清明，社会风气十分良好，皇恩广施。而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和呼韩邪单于率领本国百姓崐死心踏地归顺朝廷，匍匐称臣，然而朝廷仍然对他们采取笼络政策，打算不把他们置于直接统治之下。自此以后，匈奴希望朝见的，朝廷不拒绝，不想来的，也不勉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天性凶猛好怒，体魄魁梧健壮，凭借一身蛮力和盛气，教化他们从善很难，引导他们作恶却很容易。他们性格倔强难以屈服，与他们保持和平状态十分难得。所以他们未顺服时，朝廷劳师远攻，耗尽国力，伏尸沙场，血流成河，攻坚破城，打败敌人，是那样的艰难；已经降服之后，朝廷慰藉安抚，赠送礼物，接待的礼节隆重威严，是这样完备周详。过去汉军曾攻破大宛的都城，踏平乌桓的堡垒，袭击姑缯的大营，扫荡荡姐的战场，砍断朝鲜的旌旗，拔取两越的旗帜，历时短的战役，不过一个月，长的也不超过半年，就已在蛮夷王庭耕田种植，扫除原来的聚落设置郡县，犹如云被扫净，席被卷起，不给后世留下祸根。唯独北方的匈奴却不能如此，他们才是中国真正强硬的敌手，与东西南三方的敌人相比有天壤之别。前世对匈奴甚为重视，现在也不能轻易改变态度而等闲视之。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

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不然，一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上许之。

“而今，匈奴单于归心仁义，怀着诚恳之心，准备离开王庭，来长安朝见陛下，这乃是前代遗留下的和平之策，神灵所盼望出现的太平盛景。国家虽然为此要有所破费，也是不得不如此。怎么能用‘匈奴从上游来，气势压人’这样的话加以拒绝，推说以后再来而不约定确切日期，使匈奴与朝廷疏远，勾消往昔的恩德，打开将来的裂痕！如果单于由猜疑而生嫌隙，含恨在心，仗恃以前有和好之言，将借着上述那些话，把怨恨归于汉朝，趁势断绝与汉朝的关系，最终放弃臣服之心。那时，威慑不住他，劝谕不了他，怎能不成为大患呢！眼明的人能看到无形的东西，耳聪的人能听到无声的音响，假如真能事先防患于未然，即使不动兵革，也会令忧患不生。否则，一旦产生嫌隙之后，虽然智者辛苦策划于内，善辩者出使奔忙于外，还是不如嫌隙没有发生的时候。况且从前开拓西域，制服车师，设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三十六个城邦国家，岂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沙漠，进犯我西部边境呢？乃是为了扼制匈奴。一百年艰苦奋斗获得的和平安定局面，却要在一天之内破坏掉；花费十分费用取得的胜利成果，却因爱惜一分而令其全部付之东流，我私下里为国家感到不安。望陛下在尚未发生变乱和尚未爆发战争时稍加留意，以遏止边疆战祸的萌生！”奏章呈上，哀帝醒悟，于是召回匈奴使者，更换致单于的国书，表示允许单于朝见。随后赏赐扬雄丝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还未动身，就赶上生病，于是又派使节到汉朝，希望将朝见推迟一年。哀帝同意了。

[12]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单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强盛，东结单于，

遣子往侍，恐其合势以并乌孙；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使者来上书，欲因天子威告单于归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

[12]董贤尊宠日盛，丁、傅两家之人十分嫉妒他的得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取得辅政大臣的地位，正巧匈奴单于因病不能来朝见，息夫躬趁机上奏，认为：“单于应当在十一月入塞，后来自己说有病不能来，怀疑可能有其他变化。乌孙两位昆弥势力弱，逃亡在外的卑爰则强盛，他东去与匈奴单于勾结，还派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后，则匈奴势力强盛而西域陷于险境。可以让归降朝廷的西域胡人假扮卑爰的使节来长安上书，请求借天子之威对单于施加压力，让其归还人质，崐趁把奏书交与主管机关处理时，让匈奴的使者知道。这就是所谓：‘上等的战术是破坏敌人的谋略，其次的是断绝敌人的外援。’”

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进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藩；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躬掎禄曰：“臣为国家计，冀先谋将然，豫图未形，为万世虑。而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

奏书呈上，哀帝召见息夫躬，然后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规模的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经常依靠威望和信义，令蛮族归附，而伏首听命，息夫躬却先设诈谋对付匈奴，进献这种不讲信义的计策，是不能允许的。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属，替汉朝保卫边塞。现在单于因患病不能来朝贺，派使者前来陈告，并不失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敢保证，直到我死，也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拉扯公孙禄说：“我为国家着想，才希望在事变未发生前，就先设下防范的计策，预先推测出还未形成的阴谋，我这是为万世安危着想，而公孙禄却只想以他的有生之年保证看不见事变，我与公孙禄的不同意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哀帝说：“好！”便命群臣退下，单独与息夫躬磋商。

躬因建言：“灾异屡见，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上然之，以问丞相

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欲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惠、深刻也。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其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愿陛下观览古戒，反复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上不听。

息夫躬乘机建议说：“灾异屡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事变。可以派遣大将军巡查边塞部队，整顿武备，斩一个郡守以树威，震动四边蛮族。用这个方法应合天象应异。”哀帝认为有道理，就用这个建议去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我听说引导下民，靠行动不靠言辞；应验天变，靠实质内容而不靠表面文章。下民虽然卑微弱小，仍然不可以对他们使用诈术，更何况对于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告诫人间的君王，想让他们觉悟，改正过失，诚心诚意推行善政，民心欢悦，上天就满意了。善辩之士只看见事物的某一方面，有时荒谬地用自己的意思附会星象，凭空捏造出匈奴、西羌将要发难的预言，谋划大动干戈，设下权变的计策，这不是应合上天的正道。郡太守、封国相有罪，就应驱车奔驰到皇宫门前，反缚双臂赴死，恐惧到如此地步，而摇唇鼓舌之人却妄图动摇国家的安全，把国家推向危难，雄辩的口舌只图一逞痛快罢了，实际不可听从。讨论国家大事，最让人头痛的是那些谄谀、阴险、诡辩、用心恶毒的建言。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因而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误国的大臣，想起白发老人的忠告，作《秦誓》以悔过，并得以名垂后世。愿陛下观览古代的戒鉴，反复思考，不要被先提出的建议所左右。”哀帝不听他的劝告。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三十五卷

汉纪二十七 孝哀皇帝下元寿元年（己未、前2）

汉纪二十七 汉哀帝元寿元年（己未，公元前2年）

[1]春，正月，辛丑朔，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习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1]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哀帝下诏，要求将军、中二千石官员，各推举通晓军事、熟悉兵法者一人，借此授任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2]是日，日有食之。上诏公卿大夫悉心陈过失；又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2]当天，出现日食。哀帝诏令公卿大夫尽心陈述过失。又令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尝幸上林，后宫冯贵人从临兽圈，猛兽惊出，贵人前当之，元帝嘉美其义，赐钱五万。掖庭见亲，有加赏赐，属其人勿众谢。示平恶偏，重失人心，赏赐节约。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见钱多也。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加以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内充实也。孝成皇帝时，谏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宠专爱，耽于酒色，损德伤年，其言甚切，然终不怨怒也。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育数贬退，家赀不满千万，放斥逐就国，长榜死于狱，不以私爱害公义，故虽多内讥，朝廷安平，传业陛下。

丞相王嘉上密封奏书说："孝元皇帝继承大业，温良谦恭，少有欲望，国库存钱达四十亿。元帝曾前往上林苑，后宫冯贵人跟随一起到了兽圈，猛兽受惊窜出，冯贵人挺身向前，用身体遮挡住皇帝。元帝嘉勉她的义勇，赏赐不过五万钱。在深宫后庭，对宠爱的人加以特别的赏赐，元帝总要嘱咐她，不要在众人面前谢恩。这是为了表示公平，不愿被人指责不公，看重人心的得失，而且赏赐节约。当时外戚资产达千万的很少，因而少府、水衡的积钱才很多。虽然遭受初元、

永光年间的灾荒饥馑，再加西羌部族的叛变，对外要供给作战部队的需要，对内要赈济贫苦的灾民，然而国家始终没有倾覆崩溃的忧虑，是因为国库积藏充实。孝成皇帝时，谏臣大多提出皇帝私自出宫的危害，并说到专宠美女，耽于酒色，有损德行，伤身短寿等，言词非常激烈，然而成帝始终不怨恨发怒。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三人，史育多次被贬退，家资不满千万；张放被斥退逐回封国；淳于长在监狱中被拷打致死。成帝并不以私爱而妨害公义，因此，虽然因宠爱内宫而招致很多讥讽，但是朝廷安定平稳，这才能把大业传给陛下。

陛下在国之时，好《诗》、《书》，上俭节，征来，所过道上称诵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帐，去锦绣，乘舆席缘绨缯而已。共皇寝庙比当作，忧闵元元，惟用度不足，以义割恩，辄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驸马都尉董贤亦起官寺上林中，又为贤治大第，开门乡北阙，引王渠灌园池，使者护作，赏赐吏卒，甚于治宗庙。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为贤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赐其工；自贡献宗庙、三宫，犹不至此。贤家有宾婚及见亲，诸官并共，赐及仓头、奴婢人十万钱。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道路欢哗，群臣惶惑。诏书罢苑，而以赐贤二千馀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奢僭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言，持筹相惊，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讥。

“陛下在封国之时，喜好《诗经》、《书经》，崇尚节俭。征召前来长安时，一路经过的地方，都称颂陛下的美德，这正是天下之人把希望转而寄托在陛下身上的原因。初即位时，陛下更换帷帐，撤去锦绣，车马和座席的靠垫不过用绨缯包边而已。每逢共皇寝庙应当兴建，都因怜悯百姓劳苦，考虑国家经费不足，为了公义割舍亲情，总是暂停修建，直到最近才开始动工。可是附马都尉董贤，也在上林苑中兴建官衙，陛下还为他修建了宏大的宅第，开门朝着皇宫的北门，引王渠灌注园林水池，陛下派使者监督施工，赏赐吏卒，超过修建宗庙之时。董贤母亲患病，由官家长安的厨官提供祈祷的用具和食品，道路过往行人都可获得施舍的饮食。陛下为董贤制造器具，做成后，必须奏报陛下审查，才可送去。如果工艺精巧，还特别赏赐工匠。即便是奉献宗庙、奉养三宫太后，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遇到董贤家招待宾客、举办婚礼以及亲戚相见崐，由各官署一起供献财物，甚至赏

赐仆人、奴婢的钱，一人达十万钱。董贤家去街市购买物品，有圣上派的使者陪同，监视交易，百商震恐，路人喧哗，群臣为之惶惑。陛下诏令裁撤皇家苑林，却用来赏赐董贤两千余顷土地，官员限田的制度从此破坏。奢侈僭越，横行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流言在百姓中传播，路人手持禾秆麻秆惊恐奔走，上天也对百姓的流言和奔走感到迷惑，不能使他们自行停止。陛下一向仁慈智慧，行事谨慎，而今却有这些过失被人大肆嘲讽。

孔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备位，窃内悲伤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于国，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独乡，察众人之所共疑！往者邓通、韩嫣，骄贵失度，逸豫无厌，小人不胜情欲，卒陷罪辜，乱国亡躯，不终其禄，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览前世，以节贤宠，全安其命。”上由是于嘉浸不说。

“孔子说：‘国家有危险不去解救，见颠覆不去匡扶，要你们这些宰相有什么用！’臣王嘉有幸能够位居丞相，自已私下常内心悲伤，无法使陛下相信我的愚忠。如果身死能够有益于国家，我不敢爱惜自已的生命。请陛下审慎地对待自己的偏宠，细察众人共同的疑惑！从前邓通、韩嫣骄横显贵没有限度，逸乐无厌，小人不能克制情欲，终于犯下大罪，把国家搞乱，使自己丧生，不能最终保全富贵。正所谓‘爱他，却恰恰足以害他’。应该深察前世的教训，节制对董贤的宠爱，以保全他的生命。”哀帝由此对王嘉渐渐不满。

前凉州刺史杜邺以方正对策曰：“臣闻阳尊阴卑，天之道也。是以男虽贱，各为其家阳；女虽贵，犹为其国阴。故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于子。昔郑伯随姜氏之欲，终有叔段篡国之祸；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难，而遭居郑之危。汉兴，吕太后权私亲属，几危社稷。窃见陛下约俭正身，欲与天下更始，然嘉瑞未应，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日食，明阳为阴所临。坤以法地，为土，为母，以安静为德；震，不阴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问从令之义，孔子曰：‘是何言与！’善闵子骞守礼不苟从亲，所行无非理者，故无可间也。今诸外家昆弟，无贤不肖，并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卫，或将军屯，宠意并于一家，积贵之势，世所希见、所希闻也。至乃并置大司马、将军之官，皇甫虽盛，

三桓虽隆，鲁为作三军，无以甚此！当拜之日，然日食。不在前后，临事而发者，明陛下谦逊无专，承指非一，所言辄听，所欲辄随，有罪恶者不坐辜罚，无功能者毕受官爵，流渐积猥，过在于是，欲令昭昭以觉圣朝。昔诗人所刺，《春秋》所讥，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后视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镜见，则以为可，计之过者。愿陛下加致精诚，思承始初，事稽诸古，以厌下心，则黎庶群生无不说喜，上帝百神收还威怒，祯祥福禄，何嫌不报！”

前凉州刺史杜邺，以方正的身份，回答策问说：“我听说阳尊阴卑，是上天之道。因而男子即便卑贱，仍然各自是本家之阳；女子即便尊贵，仍然是本国之阴。因此礼教明确规定‘三从’的内容。即令有文王之母的盛德，也必须依附于儿子。从前郑伯放任母亲姜氏对幼子的溺爱，终于酿成叔段篡国的大祸。周襄王内迫母亲惠后的压力，而遭受流亡郑国的危难。汉朝兴起，吕太后把朝廷大权私自交给她的亲属，几乎动摇了社稷。我看陛下节俭克已，持身以正，想要振兴天下，开创新的局面。然而，祥瑞没有应验降临，反而发生了日食、地震。考察《春秋》记载灾异，是以景象所指示的含意作为语言，来警告世人。日食，表明阳被阴侵犯。阴为坤，坤被用来表示地，所以称‘坤’为‘土’，为‘母’，以安静为美德。发生地震，是阴气失控，不遵循常轨的证明。占验情况非常明显，我岂敢不直言此事！从前，曾参问孔子听从父命可算孝顺的道理，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孔子赞扬闵子骞守礼，不苟且听从父母的命令，所行之事没有非理的，所以别人无法离间他与父母及亲人的关系。而今诸外戚家的兄弟，不管贤能或败类，都在宫廷任职，分布要位。或者掌管禁卫，或者率军屯驻，恩宠集中于一家，越来越显贵的声势，世所罕见，世所罕闻。甚至发展到同时设立两个大司马、将军的官职。古时皇甫虽强盛，三桓虽势大，鲁国虽建立三军，然而与今天的皇亲国戚相比，就逊色了！就在拜大司马、将军官职的当天，太阳昏暗，发生日食。不前不后，在拜官的时刻发生日食，说明陛下太过谦逊，不敢专断，不只一次地顺承太后的旨意，所说的话都听从，所要求的东西都满足。外戚中有罪恶的，不受法律制裁；无功无能的，全岷都加封官爵。这类事情逐渐发展加剧，越积越多，陛下的过失正在于此。我想讲清这些过失，从而使圣明的天子醒悟。过去被诗人所抨击、被《春秋》所讥讽的，正是这类现象，恐怕不是针对其他。由后世来看前代发生的事情，会忿怒

忧郁地指摘其错误。等到自己去做，就不能像照镜子一样看见自己的过失，自以为合适，其实计策已失误了。但愿陛下更加精诚治国，回顾即位之初，每事都参考遵照古代的规定，以满足下民的心愿。如此，则黎民百姓无不喜悦，上帝和众神灵也会收回怒气，为什么要疑心吉祥福禄不回报降临！”

上又征孔光诣公车，问以日食事，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位次丞相。

哀帝又征召孔光到公车，询问关于日食之事。授任孔光为光禄大夫，官秩中二千石，任给事中，地位仅次于丞相。

初，王莽既就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民上书冤讼莽者百数。至是，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复深讼莽功德；上于是征莽及平阿侯仁还京师，侍太后。

当初，王莽返回封国后，闭门不见宾客，以求自保。他的次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责备王获，命他自杀。在封国三年，官吏百姓上书为王莽呼冤的，数以百计。到本年，贤良周护、宋崇等在朝廷对策时，又大大颂扬王莽的功德，为他辩冤。哀帝于是征召王莽以及平阿侯王仁回到京师，让他们侍奉太皇太后。

[3]董贤因日食之变以沮傅晏、息夫躬之策，辛卯，上收晏印绶，罢就第。

[3]董贤利用发生日食这一变异，阻止傅晏、息夫躬对匈奴挑动战争的计策。辛卯（疑误）哀帝收缴傅晏印信绶带，罢免官职，让他离开朝廷，回到宅第。

[4]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称孝元傅皇后。

[4]丁巳（正月十七日），皇太太后傅氏驾崩，与元帝合葬渭陵，称为“孝元傅皇后”。

[5]丞相、御史奏息夫躬、孙宠等罪过，上乃免躬、宠官，遣就国；又罢侍中、诸曹、黄门郎数十人。

[5]丞相、御史上奏，弹劾息夫躬、孙宠等人的罪过。哀帝于是罢免息夫躬、孙宠官职，遣回封国。又罢黜侍中、诸曹、黄门郎等数十人。

鲍宣上书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养黎民；即位以来，父亏明，母震动，子讹言相惊恐。今日食于三始，诚可畏惧。小民正朔日尚恐毁败器物，何况于日亏乎！陛下深内自责，避正殿，举直言，求过失，罢退外亲及帝仄素餐之人，征拜孔光为光禄大夫，发觉孙宠、息夫躬过恶，免官遣就国，众庶歙然，莫不说喜。天人同心，人心说则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连阴不雨，此天下忧结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驸马都尉董贤，本无葭莩之亲，但以令色、谀言自进，赏赐无度，竭尽府臧，并合三第，尚以为小，复坏暴室。贤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将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赏赐，上冢有会，辄太官为供。海内贡献，当养一君，今反尽之贤家，岂天意与民意邪！天不可久负，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诚欲哀贤，宜为谢过天地，解仇海内，免遣就国，收乘舆器物还之县官，可以父子终其性命；不者，海内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孙宠、息夫躬不宜居国，可皆免，以视天下。复征何武、师丹、彭宣、傅喜，旷然使民易视，以应天心，建立大政，兴太平之端。"上感大异，纳宣言，征何武、彭宣；拜鲍宣为司隶。

鲍宣上书说："陛下把上天当作父亲，把大地当作母亲来侍奉，把人民当作儿女来抚养。即位以来，上天缺少光明，大地发生震动，百姓流传讹言，互相惊扰。而今，元旦年月日'三始'之时就发生日食，实在令人畏惧。小民在平常元旦之日尚且害怕毁坏器物，何况发生日食呢！陛下深刻地在内心责备自己，避开正殿，举荐直言之士，征求对过失的批评，罢黜斥退外戚以及身边白吃饭不干事的人，征召任命孔光为光禄大夫，察觉了孙宠、息夫躬的罪恶，把他们免官遣回封国。民众一致，无不欢喜。天人同心，人心欢悦了，则天心的愤怒自然化解。然而，二月丙戌（十六日），白气侵犯太阳，天气连阴不雨，这表示天下尚有忧愁纠结在一起没有化解，百姓还有怨气没有平息。侍中、驸马都尉董贤，本来与陛下无丝毫亲戚关系，可是凭着他的媚色和巧言阿谀，博取了陛下的欢心，对他赏赐没有限度，竭尽了府库的积藏，合并三座宅第赐给他，还认为太小，又拆除宫廷暴室来扩充面积。董贤和他的父亲可以坐着支使唤天子的使者，将作大匠为他修建宅第，连夜间为他巡逻的吏卒都得到赏赐。他家祭扫祖坟和举行聚会，都由太官供应。各地的贡献，本应当奉养一位君主，而今反而全到了董贤的家里。这难道是天意和民意吗！天意不可长久地背

逆，对董贤如此厚待，反而会因此害了他！如果真要怜惜董贤，应该为他向天地谢罪，解除天下对他的仇视，罢免他的官职，遣回封国，没收所赐的御用器具，归还皇上。只有这样，才可保全他父子的性命。不然的话，作为全国所仇恨的人，他不可能获得长久的安宁。孙宠、息夫躬不应该再拥有封国，应该全部免去，以向天下表示彻底改过。重新征召何武、师丹、彭宣、傅喜，使百姓看到一个全新明朗的局面，以顺应天意，建立大政，开始复兴太平盛世。”哀帝感到非常惊奇，采纳了鲍宣的建议，征召何武、彭宣，并授任鲍宣为司隶。

[6]上托傅太后遗诏，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贤二千户，赐孔乡侯、汝昌侯、阳新侯国。王嘉封还诏书，因奏封事谏曰：“臣闻爵禄、土地，天之有也。《书》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则众庶不服，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今圣体久不平，此臣嘉所内惧也。高安侯贤，佞幸之臣，陛下倾爵位以贵之，单货财以富之，损至尊以宠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财皆民力所为，孝文欲起露台，重百金之费，克己不作。今贤散公赋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遗诏诏丞相、御史，益贤户，赐三侯国，臣嘉窃惑。山崩、地动、日食于三朝，皆阴侵阳之戒也。前贤已再封，晏、商再易邑，业缘私横求，恩已过厚，求索自恣，不知厌足，甚伤尊尊之义，不可以示天下，为害痛矣！臣骄侵罔，阴阳失节，气感相动，害及身体。陛下寝疾久不平，继嗣未立，宜思正万事，顺天人之心，以求福，乃何轻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传之于无穷哉！臣谨封上诏书，不敢露见；非爱死而不自法，恐天下闻之，故不敢自劾。”

[6]哀帝假托傅太后的遗诏，请太皇太后下令给丞相、御史，要他们增加董贤采邑二千户人家，并赐给孔乡侯、汝昌侯、阳新侯封国。王嘉把诏书封起来退回，并上密封奏书劝谏说：“我听说爵位、俸禄、土地，是上天所有的。《书经》说：‘皇天命有德之人列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位，穿表示尊卑的五种服装，色彩图案各不相同。’君王代表上天给人封爵，尤其应该谨慎。划地分封采邑，如果处理不当，则民心不服，民众的怨气感动阴阳，就会深深损害陛下的身

体。现在陛下圣体久不康复，这是我内心所恐惧的事情。高安侯董贤，是奸佞的宠臣，陛下把爵位封给他，使他显贵，竭尽财货赐与他，使他富足，损害圣上的利益去宠爱他，君王的权威已被降低，国库的储积已经枯竭，还唯恐不足。财富都是百姓创造的，孝文帝想兴建露台，因为看重那百金的修建费而克制自己不去兴建。如今董贤却把国家的赋税作为私人恩惠随意施舍，甚至一家就可得到千金的赏赐。古往今来的贵臣，还从未有这样的。有关董贤的流言传播四方，人们全都怨恨他。俗谚说：‘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我常为他感到寒心。现在，太皇太后根据永信宫傅太后的遗诏，而下诏给丞相、御史，要增加董贤采邑人户，赐给三位侯爵封国，臣王嘉感到十分困惑。山崩、地震、日食，同时发生在元旦‘三始’之日，这都是上天因为阴侵阳而显示的警告啊。前些时，董贤已再次封爵，傅晏，傅商也再次改换封国采邑，郑业则利用私情横求。陛下所施恩惠已太厚了，他们仍恣意求索，不知满足。这已深深伤害了尊崇傅太后的本意，无法向天下人公布，为害至大！臣属骄横，就会冒犯欺骗主上，使阴阳失去调节，阴气阳气互相冲突，伤害身体。陛下卧病久不痊愈，又未立继承人，应该考虑使万事步入正轨，顺应天心民心，以求上天的保佑，怎么能忽视自身健康而肆意放纵，不念高祖创业的勤奋艰苦，留下所建立的制度，要使它传于无穷呢！我谨把诏书封还，不敢显露让别人看见。并非因爱惜生命而不敢以违抗诏旨之法自劾，实而是恐怕天下人知道，因此不敢自我弹劾。”

初，廷尉梁相治东平王云狱时，冬月未尽二旬，而相心疑云冤狱，有饰辞，奏欲传之长安，更下公卿复治。尚书令鞫谭，仆射宗伯凤以为可许。天子以为相等皆见上体不平，外内顾望，操持两心，幸云逾冬，无讨贼疾恶主仇之意，免相等皆为庶人。后数月，大赦，嘉荐“相等皆有材行，圣王有计功除过，臣窃为朝廷惜此三人。”书奏，上不能平。后二十余日，嘉封还益董贤户事，上崐乃发怒，召嘉诣尚书，责问以“相等前坐不为忠，罪恶著闻，君时辄已自劾；今又称誉，云‘为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谢罪。

当初，廷尉梁相审理东平王刘云一案时，冬月只剩下二十日，而梁相心里怀疑刘云一案是冤案，供辞有虚饰不实的地方，因而上奏哀帝，请求把一干人犯押解长安，改由公卿复审。尚书令鞫谭、仆射宗

伯凤认为可以准许。哀帝则认为，梁相等人都见皇上病情没有起色，内外顾望，怀有二心，希图刘云一案侥幸拖过冬季，则可减刑免死，没有痛恨奸恶、为主上讨贼报仇的忠心，于是罢免了梁相等人的官职，都贬为平民。数月后，大赦天下。王嘉举荐说："梁相等人都有才干德行，圣明的君王对臣下总是计其功劳、抹去过失，我私下里为朝廷怜惜这三个人才。"奏书呈上，哀帝愤愤不平。过了二十余日，王嘉封还为董贤增加封国户数的诏书，哀帝于是大怒，召王嘉到尚书那里，令尚书责问他："梁相等人前些时犯了对天子不忠之罪，罪恶昭著，人所共闻，当时你也曾自我弹劾。现在却又称誉赞美他们，说'为朝廷怜惜他们'，这是为什么？"王嘉脱下官帽谢罪。

事下将军朝者，光禄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谒者召嘉诣廷尉诏狱。"议郎龚等以为"嘉言事前后相违，宜夺爵土，免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为"嘉罪名虽应法，大臣括发关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国，褒宗庙也。"上不听，诏"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诏狱。"

哀帝把此案交付将军和当时入朝的官员讨论。光禄大夫孔光等弹劾王嘉说："王嘉迷惑国家，欺骗主上，大逆不道，请派谒者召王嘉前往廷尉诏狱。"议郎龚等认为："王嘉的奏言前后不一致，应该剥夺爵位采邑，免去官职，贬为平民。"永信少府猛等认为："王嘉的罪名虽然应该依法惩处，但是把大臣束住头发，锁上刑具，裸露身体，鞭笞拷打，这不是使国家受到尊重，宗庙受到褒美的作法。"哀帝不听猛的劝告，诏令使者："凭谒者的符节，召丞相到廷尉诏狱。"

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药进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使者危坐府门上，主簿复前进药。嘉引药以击地，谓官属曰："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嘉遂装，出见使者，再拜受诏；乘吏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缚嘉载致都船诏狱。上闻嘉生自诣吏，大怒，使将军以下与五二千石杂治。吏诘问嘉，嘉对曰："案事者思得实。窃见相等前治东平王狱，不以云为不当死，欲关公卿，示重慎，诚不见其外内顾望、阿附为云验，复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窃为国惜贤，不私此三人。"狱吏曰；"苟如此，则君何以为罪？犹当

有以负国，不空入狱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叹曰：“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余责。”吏问贤、不肖主名。嘉曰：“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乱朝，而不能退。罪当死，死无所恨！”嘉系狱二十余日，不食，欧血而死。

使者到了丞相府，丞相府的掾、史等官员流泪哭泣，共同调和毒药请王嘉喝，王嘉不肯服用。主簿说：“将相不面对执法官为自己诉冤，这种作法世代相沿，已成为惯例，君侯应当自裁！”使者严肃地坐在府门那边，主簿再次上前送上前送上毒药。王嘉拿起药杯扔到地下，对相府官属们说：“丞相我有幸位居三公，如果奉职不谨慎，辜负了国家，理应在都市上伏刑受死，向万众宣告。丞相难道是小儿小女吗！为什么要吃毒药而死！”于是王嘉穿戴官服，出来见使者，再拜，接受诏书，然后乘上小吏坐的小车，去掉车篷，脱下官帽，随使者到了廷尉官衙。廷尉收缴了王嘉的丞相和新甫侯印信绶带，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都船诏狱。哀帝听说王嘉活着亲自去见廷尉，勃然大怒，派将军以下官员和五名二千石官员，共同审讯。官吏审问王嘉时，他回答说：“审理案件的人，希望得到事实真相。我见梁相等过去审理东平王一案，并不认为刘云不该处死，只是希望公卿参与审理，以表示慎重。实在看不出他们有内外顾望怀有二心，阿谀攀附刘云的罪证。以后他们又有幸蒙恩获得大赦。梁相等都是优秀的官吏，我是为国惜才，并不是偏袒他们三人。”狱吏说：“假如是这样，那么你为什么有罪？你还是有负国的行为，不是凭白入狱的。”狱吏逐渐开始侵犯凌辱王嘉，王嘉喟然仰天叹息说：“我有幸能够充任丞相，不能引进贤能，斥退奸佞，因此是犯有负国之罪，死有余辜。”狱吏问贤者和奸佞者的名崐字，王嘉说：“贤者，前丞相孔光、前大司空何武，却不能举荐引进他们；恶者，高安侯董贤父子奸佞乱朝，却不能斥退他们。罪当处死，死无所憾！”王嘉被关押在监狱二十余天，不进饮食，吐血而死。

已而上览其对，思嘉言，会御史大夫贾延免，夏，五月，乙卯，以孔光为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以光为丞相，复故国博山侯；又以乡侯何武为御史大夫。上乃知孔光前免非其罪，以过近臣毁短光者，曰：“傅嘉前为侍中，毁谮仁贤，诬诉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其免嘉为庶人，归故郡。”

不久，哀帝看到王嘉的供词，考虑他的话，正好御史大夫贾延被免去官职，于是在夏季五月乙卯（十七日），任命孔光为御史大夫，秋季，七月，丙午（初九），再擢升孔光为丞相，恢复他从前的博山侯爵位和封国。又任用乡侯何武为御史大夫。哀帝这才明白，孔光以前被免职，并不是他真有罪，而是自己所亲近的那些臣子诋毁诬陷孔光造成的。于是说："傅嘉先前为侍中，诋毁仁智贤能者，诬陷大臣，使杰出的人才长时间失去官位。现在罢免傅嘉的官职，贬为平民，遣返原郡。"

[7]八月，何武徙为前将军。辛卯，光禄大夫彭宣为御史大夫。

[7]八月，调任何武为前将军。辛卯（二十四日），任命光禄大夫彭宣为御史大夫。

[8]司隶鲍宣坐摧辱丞相，拒闭使者，无人臣礼，减死髡钳。

[8]司隶鲍宣因折辱丞相，闭门拒绝使者，违背臣子之礼而获罪，被减免死罪，剃发，身带刑具服役。

[9]大司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怜之；九月，乙卯，册免明，使就第。

[9]大司马丁明一向敬重王嘉，对他的死感到怜惜。九月，乙卯（十九日），哀帝下策书，罢免丁明的官职，让他离开朝廷，回到宅第。

[10]冬，十一月，壬午，以故定陶太傅、光禄大夫韦赏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己丑，赏卒。

[10]冬季，十一月，壬午（疑误），任用前定陶国太傅、光禄大夫韦赏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己丑（疑误），韦赏去世。

[11]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驸马都尉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册曰："建尔于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匡正庶事，允执其中！"是时贤年二十二，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事，百官因贤奏事。以父卫尉恭不宜在卿位，徙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宽信代贤为驸马都尉。董氏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宠在丁、傅之右矣。

[11]十二月，庚子（初六），任命侍中、驸马都尉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任命策书上说："树立你为三公，作为汉朝的辅佐！我一向知道你的忠心，能匡正众事，真诚地坚持中庸之道。"当时董贤二十二

岁，虽然为三公，但常在宫中随侍，主管尚书事务，百官必须通过董贤才可奏事。哀帝又因为董贤的父亲卫尉董恭不再适合处在卿位，就把他调升为光禄大夫，官秩为中二千石。董贤的弟弟董宽信，接替董贤为驸马都尉。董氏亲属都成为侍中、诸曹，能够定期朝见皇帝，荣宠在丁、傅两家之上。

初，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贤父恭为御史，事光；及贤为大司马，与光并为三公。上故令贤私过光。光雅恭谨，知上欲尊宠贤。及闻贤当来也，光警戒衣冠出门待，望见贤车乃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阁，既下车，乃出，拜谒、送迎甚谨，不敢以宾客钧敌之礼。上闻之，喜，立拜光两兄子为谏大夫、常侍。贤自是权与人主侔矣。

当初，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时，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御史，要事奉孔光。等到董贤当上大司马，与孔光同为三公。哀帝故意让董贤私下去孔光家拜访。孔光素来恭谨小心，知道皇上要尊宠董贤。一听说董贤要到了，孔光布置警戒，穿上官服、戴上官帽，出大门等候。望见董贤的车队，才退入大门。董贤到达中门，孔光进入客厅，等董贤下车后，孔光才出来，拜见、迎送之礼非常恭敬谨慎。不敢用接待同等地位宾客的礼节来接待董贤。哀帝听说后，喜在心头，立即授孔光的两个侄子为谏大夫、常侍。从此，董贤的权势与皇帝相等了。

是时，成帝外家王氏衰废，唯平阿侯谭子去疾为侍中，弟闳为中常侍。闳妻父中郎将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贤父恭慕之，欲为子宽信求咸女为妇，使闳言之。咸惶恐不敢当，私谓闳曰：“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言‘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崐闳性有知略，闻咸言，亦悟；乃还报恭，深达咸自谦薄之意。恭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畏如是！”意不说。后上置酒麒麟殿，贤父子、亲属宴饮，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王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上默然不说，右左皆恐。于是遣闳出归郎署。

这时，成帝的外戚王氏家族已经衰微了，只有平阿侯王谭的儿子王去疾担任侍中，弟弟王闳担任中常侍。王闳的岳父是中郎将萧咸，萧咸是过去的前将军萧望之的儿子。董贤的父亲董恭对萧咸很仰慕，想

为儿子董宽信求娶萧咸的女儿为妻，就请王闳去对萧咸说明这个意思。萧咸惶恐不敢答允，私下对王闳说："任命董公为大司马时，策书上说：'真诚地坚持中庸之道。'这是尧将大位禅让给舜时所说的一句话，不是拜三公所惯用的语言。前辈们见到的，元不感到恐惧。这岂是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所能承当得起的？"王闳生性聪明，有谋略，听了萧咸的话，也醒悟了。于是回报董恭，转达了萧咸自感地位卑微，高攀不上的意思，代致深深的歉意。董恭叹息说："我家怎么对不起天下，而竟被人畏惧到这种程度！"感到不悦。后来，哀帝在麒麟殿设酒宴，与董贤父子、亲属一起宴饮，侍中、中常侍都在旁边侍候。哀帝喝多了点酒，从容地看着董贤，笑着说："我打算效法尧禅位于舜，怎么样？"王闳插话说："天下乃高皇帝的天下，并非陛下所有！陛下承继宗庙，应当传子孙于无穷。王统帝业是至关重大的事情，天子不可戏言！"哀帝默然不悦，左右都感到震惊。于是哀帝命王闳出宫，回到郎署，不许再随侍禁中。

久之，太皇太后为闳谢，复召闳还。闳遂上书谏曰："臣闻王者立三公，法三光，居之者当得贤人。《易》曰：'鼎折足，覆公'，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邓通，不过中大夫，武帝幸韩嫣，赏赐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马、卫将军董贤，无功于汉朝，又无肺腑之连，复无名迹高行以矫世，升擢数年，列备鼎足，典卫禁兵，无功封爵，父子、兄弟横蒙拔擢，赏赐空竭帑藏，万民喧哗，偶言道路，诚不当天心也！昔褒神变化为人，实生褒姒，乱周国，恐陛下有过失之讥，贤有小人不知进退之祸，非所以垂法后世也！"上虽不从闳言，多其年少志强，亦不罪也。

很久之后，太皇太后为王闳向哀帝表示道歉，哀帝才又召回王闳。王闳就上书规谏说："我听说君王设立三公的官职，是效法日、月、星三光，居此位者必须是贤能的人。《易经》说：'鼎折了脚，里面的食物就会倾倒出来。'用来比喻担任三公的人不是贤能者所造成的后果。从前孝文皇帝宠爱邓通，不过让他担任中大夫而已；武帝宠爱韩嫣，也不过加以赏赐而已，他们二人都不在高位。而今大司马、卫将军董贤，对汉朝没有什么功劳，跟皇家又没有丝毫亲属关系，又没有清白的名声、优秀的事迹、高尚的品行，可以作为世人的表率，却一连数年擢升，列位三公，成为鼎足之一，而且掌管禁卫军队。他无功加封

侯爵，父了兄弟凭空受到提拔擢升，赏赐之多，使国库空虚。万民喧哗，在道路上议论纷纷，实在是不合天意！从前，褒国的神蛇变化为人，生下美女褒姒，从而使周朝大乱。我恐怕陛下会因过失受到讥讽，董贤会有小人不知进退的灾祸。陛下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不可以传给后世效法的！”哀帝虽然听不进王闳的劝告，但欣赏他年少志壮，也就没有加罪。

二年（庚申、前1）

二年（庚申，公元前1年）

[1]春，正月，匈奴单于及乌孙大昆弥伊秩靡皆来朝，汉以为荣。是时西域凡五十国，自译长至将、相、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自黄龙以来，单于每入朝，其赏赐锦绣、缯絮辄加厚于前，以慰接之。单于宴见，群臣在前，单于怪董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是时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单于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不悦。

[1]春季，正月，匈奴单于以及乌孙大昆弥伊秩靡都到长安朝见，汉朝认为很荣耀。这时西域共有五十个王国，自译长到将、相、侯、王，都佩带汉朝颁赐的印信、绶带，共有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宾、乌弋等国，都因离汉朝太远，不包括在五十国之内。当他们来贡献，汉朝就给予相当的还报，不把他们归属在西域都护管辖范围。自黄龙年间以来，单于每次来岷长安朝见，天子赏赐的锦绣、丝绸、丝绵，都比前一次多，用安抚来接待他们。单于在天子闲暇时进见天子，群臣正在殿前，单于对董贤的年轻感到惊奇，就向翻译询问，哀帝命翻译回答说：“大司马虽年轻，却是因为有大贤能才居高位的。”单于于是起身，拜贺汉朝得此贤臣。这年，哀帝因太岁在申，压伏南方，就安排单于住在长安之南的上林苑蒲陶宫，告诉单于说，为了更加尊敬单于才这样安排。后来单于知道了内情，感到不悦。

[2]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2]夏季，四月，壬辰晦（疑误），出现日食。

[3]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职。大司马、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丞相孔光为大司徒；彭宣为大司空，封长平侯。

[3]五月，甲子（初二），正式确定三公官名和各自的分工职掌。任命大司马、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丞相孔光为大司徒；彭宣为大司空，封长平侯。

[4]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宫。

[4]六月，戊午（二十六日），哀帝在未央宫驾崩。

帝睹孝成之世禄去王室，及即位，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然而宠信谗谄，憎疾忠直，汉业由是遂衰。

哀帝目睹了孝成皇帝时代政权脱离王室情形，及至登极，他屡次诛杀大臣，想效法汉武帝和汉宣帝，加强君主之威。然而他宠任奸佞，听信谗言，憎恨忠直的之臣，汉朝的大业从此便衰落了。

太皇太后闻帝崩，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箱，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吾令莽佐君。"贤顿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莽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宫殿司马中；贤不知所为，诣阙免冠徒跣谢。己未，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即阙下册贤曰："贤年少，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即日，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死；有司奏请发贤棺，至狱诊视，因埋狱中。太皇太后诏"公卿举可大司马者。"莽故大司马，辞位避丁、傅，众庶称以为贤，又太皇太后近亲，自大司徒孔光以下，举朝皆举莽。独前将军何武、左将军公孙禄二人相与谋，以为"往时惠、昭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方当选立近亲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权；亲疏相错，为国计便。"于是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而禄亦举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

太皇太后得到哀帝驾崩的消息，当天就驾临未央宫，收走了皇帝的玉玺、绶带。太后召大司马董贤，在东厢接见，询问他关于哀帝丧事的布置安排。董贤内心忧惧，不能回答，只有脱下官帽谢罪。太后说："新都侯王莽，先前曾以大司马身份，办理过先帝的丧事，熟悉旧例，我命他来辅佐你。"董贤叩头说："那就太好了！"太后派使者骑马

速召王莽，并下诏给尚书：所有征调军队的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和期门武士等，都归王莽掌管。王莽遵照太后旨令，命尚书弹劾董贤，说他在哀帝病重时不亲自侍奉医药，因此禁止董贤进入宫殿禁卫军中。董贤不知如何才好，到皇宫大门，脱下官帽，赤着脚叩头谢罪。己未（二十七日），王莽派谒者拿着太后诏书，就在宫门口罢免了董贤，说："董贤年轻，未经历过事理，当大司马不合民心。着即收回大司马印信、绶带，免去官职，遣回宅第。"当天，董贤与妻子都自杀了。其家人惶恐万分，趁夜将他悄悄埋葬。王莽疑心他诈死，于是主管官员奏请发掘董贤棺柩，把棺柩抬到监狱验视，就将他埋葬在狱中。太皇太后诏令"公卿举荐可担任大司马的人选。"王莽从前是大司马，为避开丁、傅两家才辞去职务，众人都认为他贤能，又是太皇太后的近亲，满朝文武百官自大司徒孔光以下，全都推举他担任大司马，只有前将军何武和左将军公孙禄持异议，两人相互磋商，认为："往昔，惠帝、昭帝时，外戚吕、霍、上官氏把持朝政，几乎危及刘氏江山，而今孝成、孝哀两帝接连没有后嗣，正应当选立刘氏近支亲属为新帝，不应再让外戚大臣独专朝廷大权。应让外戚跟其他官员互相掺杂，治国之策以此为宜。"于是何武举荐公孙禄为大司马人选，而公孙禄也举荐何武。庚申（二十八日），太皇太后自定任用王莽为大司马，主管尚书事务。

太皇太后与莽议立嗣。安阳侯王舜，莽之从弟，其人修饬，太皇太后所信毘爱也，莽白以舜为车骑将军。秋，七月，遣舜与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中山王箕子以为嗣。

太皇太后与王莽商议选立皇位继承人。安阳侯王舜，是王莽的堂弟，为人正直谨慎，受到太皇太后的信任宠爱，王莽就奏请太皇太后，任命王舜为车骑将军。秋季，七月，派王舜和大鸿胪左咸持符节迎接中山王刘箕子，立为皇位继承人。

莽又白太皇太后，诏有司以皇太后与女弟昭仪专宠锢寝，残灭继嗣，贬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又以定陶共王太后与孔乡侯晏同心合谋，背恩忘本，专恣不轨，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宫，傅氏、丁氏皆免官爵归故郡，傅晏将妻子徙合浦。独下诏褒扬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悫，论识忠直，虽与故定陶太后有属，终不顺指从邪，介然守节，以故斥逐就国。《传》不云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其还喜

长 安，位特进，奉朝请。’喜虽外见褒赏，孤立忧惧；后复遣就国，以寿终。莽又贬傅太后号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号曰丁姬。莽又奏董贤父子骄恣奢僭，请收没入财物县官，诸以贤为官者皆免；父恭、弟宽信与家属徙合浦，母别归故郡钜鹿。长安中小民欢哗，乡其第哭，几获盗之。县官斥卖董氏财，凡四十三万万。贤所厚吏沛朱诩自劾去大司马府，买棺衣，收贤尸葬之；莽闻之，以他罪击杀诩。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诸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为请奏草，令邯持与光，以太后指风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辄可其奏。于是劾奏何武、公孙禄互相称举，皆免官，武就国。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为佞邪，夺爵。又奏南郡太守毋将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关内侯张由诬告骨肉，中太仆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内太守赵昌谮害郑崇，幸逢赦令，皆不宜处位在中士，免为庶人，徒合浦。中山之狱，本立、玄自典考之，但与隆连名奏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挤之。

王莽又奏报太皇太后，让她下诏书给主管官署：因为皇太后赵飞燕与妹妹赵昭仪，专宠专房，禁锢其他美女进御，残害灭绝成帝嗣子，将赵飞燕贬为孝成皇后，迁到北宫居住；又因定陶共王太后傅氏与孔乡侯傅晏同心合谋，背恩忘本，专断放肆，图谋不轨，现将孝哀皇后贬到桂宫，傅氏、丁氏两家族全部免官罢职，剥夺爵位，遣回原郡，傅晏带同妻儿全家迁居合浦。太皇太后唯独下诏褒奖赞扬傅喜说：“高武侯傅喜，性情端正谨严，言论和主张忠诚正直。虽然跟已故定陶太后有亲属关系，但始终不肯顺从旨意，附合邪恶，孤高耿直，严守节操，因此才被斥逐回封国。经传书不是说：‘岁寒，然后才知松柏不易凋谢。’现召傅喜回到长安，官位特进，可以定期朝见天子。”傅喜虽在外表上受到褒奖，但内心深感孤立和忧惧。以后又被遣回封国，终其天年。王莽又把傅太后的称号贬为定陶共王母，贬丁太后为丁姬。王莽又上奏：董贤父子骄横放纵，奢侈僭越，请求没收他家财物入官府。凡因董贤的关系做官的，一律罢免。董贤的父董恭、弟弟董宽信及其家属迁往合浦。特准董贤的母亲回归原郡钜鹿。长安城中的小民喧闹纷纷，向着董贤的府第哭泣，企图进行盗窃。官府变卖董氏财产，一共四十三亿之多。与董贤交厚的官吏沛人朱诩自我弹劾，辞去大司马府的职务，买了棺材寿衣等，收殓董贤的尸体安葬。王莽听说

后，用其他的罪名杀了朱诩。王莽因为大司徒孔光是名儒，在三位皇帝手下担任过丞相，太皇太后对他也很敬重，天下人也信赖他，因此对孔光毕恭毕敬，引荐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王莽对自己平素不喜欢的人，都附会罗织罪名，写下弹劾奏章草稿，让甄邯拿给孔光，用太后的意思暗示孔光。孔光一向胆小谨慎，不敢不以自己的名义呈递。然后王莽再向太后陈述自己的意见，太后总是予以批准。于是，弹劾何武、公孙禄互相称颂保举，两个都被免去官职，何武被遣回封国。又弹劾高昌侯董武的父亲董宏行为奸佞邪恶，剥夺董武爵位。又奏称：南郡太守毋将隆，先前担任冀州牧时，审理中山冯太后一案，冤枉陷害无辜；关内侯张由诬告皇家骨肉；中太仆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害人至死刑；河内太守赵昌，诬害郑崇。他们幸而遇到大赦令，可免一死，但都不适宜留住中原地区，将他们免去官职，贬为平民，放逐到合浦。中山一案，本是史立、丁玄亲自刑讯处理的，只与毋将隆联名上奏而已。王莽年轻时仰慕毋将隆，想与其结交，但毋将隆却不太接近他，王莽因此找借口把他排挤掉了。

红阳侯立，太后亲弟，虽不居位，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峴令已不得肆意，复令光奏立罪恶：“前知定陵侯长犯大逆罪，为言误朝；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太后不听。莽曰：“今汉家衰，比世无嗣，太后独代幼主统政，诚可畏惧。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从；今以私恩逆大臣议，如此，群下倾邪，乱从此起。宜可且遣就国，安后复征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国。莽之所以胁持上下，皆此类也。

红阳侯王立，是太皇太后的亲弟弟，虽已不在官位，但王莽因他是叔父的缘故，内心对他又尊敬又忌惮，害怕王立在太后面前可以从容谈论朝廷政事，使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就又让孔光弹劾王立的罪恶说；“从前，王立明知定陵侯淳于长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却为他辩护说情，贻误朝廷。以后，又提议以官婢杨寄的私生子为皇子，大家都说：‘吕氏跟少帝的局面要再度出现。’天下人对他的动机纷纷表示怀疑，使他难以向后世交待，完成辅立幼主的功业。请求遣送王立回封国。”太后不同意。王莽说：“现在汉王朝已衰落，连续两个皇帝都没有子嗣，太后独自代替幼主主持国政，实在令人畏惧。即使勉力做到

公正无私，先为天下着想，仍然恐怕人心不服。现在因为私人亲情而反对大臣的建议，这样一来，群下将倾轧作恶，祸乱将由此而起。最好先暂时让王立返回封国，等局势安定后，再把他召回。”太后不得已，只好遣王立回封国。王莽胁持上下的手段，都类似于此。

于是附顺莽者拔擢，忤恨者诛灭，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秀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秀子、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焉。

于是，攀附、顺从王莽的人，得到提拔；忤逆王莽、被他忌恨的人，被诛杀灭绝。王莽任用王舜、王邑作为心腹骨干；甄丰、甄邯主管弹劾及司法刑狱；平晏主管机要；刘秀掌管起草诏书文告；孙建负责军事。甄丰的儿子甄寻、刘秀的儿子刘、涿郡人崔发、南阳人陈崇，都因为有才干而受到王莽的器重。王莽外表严厉，言谈方直，想要做什么，只略微做出一点暗示，底下的党羽就会按照他的意图公然上奏。王莽却叩头涕泣，坚持推让。用这种办法，他对上迷惑太后，对下向众人显示他的谦恭可信。

[5]八月，莽复白太复太后，废孝成皇后、孝哀皇后为庶人，就其园。是日，皆自杀。

[5]八月，王莽再次上奏太皇太后，要求废黜孝成皇后、孝哀皇后，贬为平民，遣送到成帝和哀帝的陵园守墓。当天，两位皇后都自杀子。

[6]大司空彭宣以王莽专权，乃上书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美实。臣资性浅薄，年齿老耄，数伏疾病，昏乱遗忘，愿上大司空、长平侯印绶，乞骸骨归乡里，俟填沟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国。莽恨宣求退，故不赐黄金、安车、驷马。宣居国数年，薨。

[6]大司空彭宣因王莽专权，上书说：“三公象鼎的三只脚，一起承奉君王，如果有一只脚不能胜任，就会使鼎倾覆，破坏里面的美食。我资质浅薄，年纪又老，多次患病卧床，头脑昏乱，记忆力衰退。愿缴上大司空、长平侯的印信、绶带，请求批准我辞职退休，返回乡里，等待辞世。”王莽报告太后，太后下策书，免去彭宣的官职，让他

返回封国。王莽对彭宣的请求退休深为忌恨，故意不按惯例赐给他黄金、安车、驷马。彭宣在封国居住数年后去世。

班固赞曰：薛广德保县车之荣，平当逡巡有耻，彭宣见险而止，异乎苟患失之者矣！

班固赞曰：薛广德能保持悬车的荣耀；平当拒绝封爵，明礼知耻；彭宣发现危险而中止做官。他们与苟且患失之辈，截然不同！

[7]戊午，右将军王崇为大司空，光禄勋东海马宫为右将军，左曹、中郎将甄丰为光禄勋。

[7]戊午（二十七日），任命右将军王崇为大司空，光禄勋、东海人马宫为右将军，左曹、中郎将甄丰为光禄勋。

[8]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

[8]九月，辛酉（初一），中山王刘箕子即帝位，大赦天下。

平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莽权日盛，孔光忧惧，不知所出，上书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师傅，徙光岷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以马宫为大司徒，甄丰为右将军。

平帝时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大司马王莽把持国政。百官各自负责本职，最后都听王莽裁决。王莽的权势日益上升，孔光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才好，上书请求退休。王莽奏报太后，认为皇帝年幼，应该为他配置师傅。于是调任孔光为皇帝的太傅，位居四辅，兼给事中，负责皇宫宿卫和皇帝的供养，兼管禁中官署门户、察看皇帝服饰、御用、食物等。任命马宫为大司徒，甄丰为右将军。

[9]冬，十月，壬寅，葬孝哀皇帝于义陵。

[9]冬季，十月，壬寅（十二日），将孝哀皇帝安葬在义陵。

孝平皇帝上元始元年（辛酉、1）

汉平帝元始元年（辛酉，公元1年）

[1]春，正月，王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于是群臣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太后诏尚书具其事。莽上书言：“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定策；今愿独条光等功赏，寝置臣莽，勿随辈列。”甄邯白太后

下诏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君有安宗庙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隐不扬，君其勿辞！"莽复上书固让数四，称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夺莽意，但条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诏："以太傅、博山侯光为太师，车骑将军、安阳侯舜为太保，皆益封万户；左将军、光禄勋丰为少傅，封广阳侯；皆授四辅之职。侍中、奉车都尉邯封承阳侯。"四人既受赏，莽尚未起。群臣复上言："莽虽克让，朝所宜章，以时加赏，明重元功，无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诏："以大司马、新都侯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益封二万八千户。"于是莽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事，云："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群臣复争，太后诏曰："公自期百姓家给，是以听之，其令公奉赐皆倍故。百姓家给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闻。"莽复让不受，而建言褒赏宗室群臣，立故东平王云太子开明为王；又以故东平思王孙成都为中山王，奉孝王后；封宣帝耳孙信等三十六人皆为列侯；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皆赐爵关内侯。又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无子而有孙若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下及庶民鳏寡，思泽之政，无所不施。

[1]春季，正月，王莽暗示益州地方官，命令塞外蛮族自称越裳氏部落，通过几道翻译，向天子进献一只白野鸡，两只黑野鸡。王莽向太皇太后报告此事，建议太后下诏，用白野鸡祭献宗庙。于是群臣大肆歌颂王莽的功德，认为他"像周公姬旦使周成王获得白野鸡的祥瑞一样。姬旦活着时就被称为'周公'，因此王莽也应该被赐号为'安汉公'，并增加他的采邑人户，使与公爵爵位相称。"太皇太后诏令尚书备办此事。王莽上书说："我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制定迎立今上的国策，现在我希望仅让孔光等人论功行赏，抛开我王莽，不要与他们列在一起。"甄邯向太皇太后报告，太皇太后下诏说："《尚书》说：'不偏向，不结党，圣王之道，宽广坦荡。'你有安定宗庙的大功，不能因为你是我的骨肉亲戚，就遮盖隐讳，不加宣扬褒奖。请你不要推辞了。"王莽又四次上书坚持推让，称病不上朝。左右臣子对太后说："还是不要硬改变王莽谦让的心意，只论功赏赐孔光等人吧。"王莽才肯起床。二月，丙辰（二十八日），太皇太后下诏："任命太傅、博山侯孔光为太师，车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保，均增加采邑民户到万户。任命左将军、光禄勋甄丰为少傅，封广阳侯。以上三人

都分别授与四辅的职务。封侍中、奉车都尉甄邯为承阳侯。”四人接受封赏后，而王莽尚未起来上朝理事。群臣又进言：“王莽虽然克己谦让，但朝廷对应当表彰的大臣，还是应及时加以封赏，以表明重视元勋，不要使百官和人民失望！”于是太皇太后下诏：“任命大司马、新都侯王莽为太傅，主管四辅事务，称‘安汉公’，增加采邑民户到二万八千户。”于是王莽惶恐，不得已而起来，接受太傅、安汉公的封号，但推辞了增加的采邑民户。他说：“我愿等到百姓家家自足，然后才能接受赏赐。”群臣又力争，太皇太后下诏说：“安汉公自己约定要等到百姓家家自足之后才接受赏赐，因此，听从安汉公的意见，不过要让俸禄和赏赐都增加一倍。等到百姓家家自崐足时，大司徒、大司空再行奏报。”王莽仍然谦让不接受，而建议褒奖赏赐宗室和群臣。于是，立已故东平王刘云的太子刘开明为东平王；又立已故东平思王的孙子刘成都为中山王，为中山孝王的后嗣；封汉宣帝的曾孙刘信等三十六人都为列侯；又赐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爵位，均为关内侯；又命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凡无儿子，但有孙子或同母兄弟的儿子的，都可作为继承人；皇族近亲支系的后裔，因犯罪而被开除宗室谱籍的，恢复原来的身份；全国官秩为比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年老退休的，以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退休金，直到死亡。下至平民百姓、鳏夫寡妇，都使用恩惠照顾政策，无所不施。

莽既媚说吏民，又欲专断；知太后老，厌政，乃风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州部所举茂材异等吏，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亲省小事。”令太后下诏曰：“自今以来，唯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于是莽人人延问，密致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王莽已经讨好取悦于吏民，又想独断专行。他知道太皇太后年老了，厌倦政事，就暗示公卿上奏说：“以往根据官吏的功绩和资历，按顺序逐阶提升到二千石。各州部刺史所举荐的茂材、异能等被委任为官吏，大多数不称职。应该让他们都去谒见安汉公。另外，太皇太后年事已高，不适宜亲自过问这些小事。”让太皇太后下诏说：“从今以后，只有封爵之事才禀告我，其他事项，由安汉公和四辅裁决处理。

新任命的州牧、二千石以及茂材出身的官吏奏报情况，就直接引到安汉公官署回答所问问题，安汉公考核过去官吏的治绩，询问到任后打算如何施政，以了解他们是否能称职。”于是王莽对这些官员一一接见询问，关怀备至，示以恩意，赠送厚重的礼品。对那些不迎合他的旨意的人，就公开奏报，予以免职。王莽的权力几乎与皇帝相等了。

[2]置羲和官，秩二千石。

[2]设置羲和官，官秩为二千石。

[3]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以下举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3]夏季，五月，丁巳朔（初一），出现日食。大赦天下。让公卿及以下官员举荐：“敦厚”和“直言”各一名。

[4]王莽恐帝外家卫氏夺其权，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义，自贵外家丁、傅，挠乱国家，几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复奉大宗为成帝后，宜明一统之义，以戒前事，为后代法。”六月，遣甄丰奉玺绶，即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赐帝女弟三人号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

[4]王莽恐怕平帝的外戚卫氏夺去他的权力，禀告太后说：“从前哀帝即位，背叛恩义，自行使外戚丁、傅两家显贵，扰乱了国家，几乎危害社稷。而今平帝年岁幼小，又奉大宗，成为成帝后嗣，应该明确一统的大义，以防备再出现从前的事情，作为后代效法的榜样。”六月，派甄丰奉玺印、绶带，就在中山国拜平帝的母亲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平帝舅父卫宝、卫宝的弟弟卫玄为关内侯。赐平帝三个妹妹尊号为君。命令这些亲属全部留居中山国，不准许到京师。

扶风功曹申屠刚以直言对策曰：“臣闻成王幼少，周公摄政，听言下贤，均权布宠，动顺天地，举措不失；然近则召公不说，远则四国流言。今圣主始免襁褓，即位以来，至亲分离，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征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时朝见，又召冯、卫二族，裁与冗职，使得执戟亲奉宿卫，以抑患祸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诏曰：“刚所言僻经妄说，违背大义！”罢归田里。

扶风功曹申屠刚，以“直言”身份，在朝廷策问时回答说：“我听说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能听取直言，礼贤下士，平均权力，广布恩宠，所为均顺天地之心，举措没有失当之处。然而，近处的召公不高兴，远处的四国都传布流言。如今圣主刚离襁褓，即位以来，就与至亲骨肉分离，与外戚断绝来往，不能互通亲情。况且汉家制度，虽然任用英杰贤才，仍然要引进外戚，使亲疏交错，阻塞间隙，这实在是为了安定宗庙，以国家为重。所以应该赶快派遣使者征召中山太后到京师，安顿在另外的宫殿，使时常能够朝见。再征召冯、卫崐两家亲属到京，只安排担任闲散官职，使他们能亲执武器，充当宿卫，以抑止祸患的发生。上可以令国家安定，下可以保全四辅。”王莽让太皇太后下诏说：“申屠刚的话，违反儒家经典，背叛大义！”罢免他的官职，遣回家乡。

[5]丙午，封鲁顷公之八世孙公子宽为褒鲁侯，奉周公祀；封褒成君孔霸曾孙均为褒成侯，奉孔子祀。

[5]丙午（六月二十日），封鲁顷公的八世孙公子宽为褒鲁侯，事奉周公的祭祀。封褒成君孔霸的曾孙孔均为褒成侯，事奉孔子的祭祀。

[6]诏“天下女徒已论，归家，出雇山钱，月三百。复贞妇，乡一人。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劝农桑。”

[6]太皇太后下诏：“天下凡已判定徒刑的女犯人，准予释放回家，但每月须缴三百钱的雇山钱，由官府雇人从事劳役；每乡核定一名贞节女子，免除她家的徭役；派遣十三名大司农部丞，一人一州，劝导农民从事耕田植桑。”

[7]秋，九月，赦天下徒。

[7]秋季，九月，赦免天下囚犯。

二年（壬戌、2）

二年（壬戌，公元2年）

[1]春，黄支国献犀牛。黄支在南海中，去京师三万里。王莽欲威德，故厚遗其王，令遣使贡献。

[1]春季，黄支国贡献犀牛。黄支国在南海，距京师三万里。王莽想要炫耀他的威望和盛德，所以先向黄支国王赠送厚重的礼物，让国

王派遣使节到长安贡献。

[2]越郡上黄龙游江中，太师光、大司徒宫等咸称“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庙。”大司农孙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今风雨未时，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声，得无非其美者？”时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时承制罢议者。会宝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独遣妻子。司直陈崇劾奏宝，事下三公即讯。宝对曰：“年七十，悖眊，恩衰共养，营妻子，如章。”宝坐免，终于家。

[2]越郡官员奏报，发现有黄龙在长江中游动。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等都称赞说：“王莽的功德可以比得上周公，应该把他的功德禀告祭祀宗庙。”大司农孙宝说：“周公是崇高的圣人，召公是伟大的贤人，这两人仍然有不和，这种情况被记载在儒学经典中，但对两人的形象，都没有损伤。如今风雨不依时节，百姓衣食不足，然而每遇到一件事，群臣都异口同声赞颂，难道就没有不赞美的人吗？”当时大臣们都大惊失色。甄邯立即宣布：奉旨停止讨论。这时正赶上孙宝派遣属吏去迎接母亲，母亲在途中患病，就留居孙宝弟弟家里，只让孙宝的妻儿赶到长安。司直陈崇上奏弹劾孙宝。此案交付三公立即审讯，孙宝回答说：“我年纪已七十，糊涂昏聩，供养母亲的恩义衰退，只知照顾妻儿，正如奏章所说。”孙宝因而获罪，被免去官职，寿终于家。

[3]帝更名。

[3]平帝改名为刘。

[4]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谢病免，以避王莽。

[4]三月，癸酉（二十一日），大司空王崇为了避开王莽，称病要求辞职，被免去官职。

[5]夏，四月，丁酉，左将军甄丰为大司空，右将军孙建为左将军，光禄勋甄邯为右将军。

[5] 夏季，四月，丁酉（十六日），任命左将军甄丰为大司空，右将军孙建为左将军，光禄勋甄邯为右将军。

[6]立代孝王玄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江都易王孙盱台侯宫为广川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绍封汉兴以来大功臣之后周共等皆为列侯及关内侯，凡百一十七人。

[6]立代孝王玄孙的儿子刘如意为广宗王；江都易王的孙子、盱台侯刘宫为广川王；广川惠王的曾孙刘伦为广德王；赐汉朝兴起以来大功臣的后裔周共等人继承爵位，都被封为列侯及关内侯，共一百一十七人。

[7]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缯练，颇损膳，以示天下。莽因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于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献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𡺸二百区，以居贫民。莽帅群臣奏太后言："幸赖陛下德泽，间者风雨时，甘露降，神芝生，蓂、朱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愿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复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尽欢心，备共养！"莽又令太后下诏，不许。每有水旱，莽辄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诏莽曰："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孰，公以时食肉，爱身为国！"

[7]郡国发生大旱灾、蝗灾，青州尤其严重，人民逃荒流亡。王莽禀告太皇太后：应该改穿没有花纹的丝帛服装，减省御用膳食，以向天下表示克已节约。王莽乘机上书，愿意拿出百万钱的捐款和献田三十顷，交付大司农以救助贫民。于是公卿大臣都敬仰而仿效，共有二百三十人捐献田宅，把这些田宅按人口数分配给贫民。又在长安城中兴建五个里，盖民宅二百所，用来安置贫民居住。然后王莽率领群臣奏报太皇太后说："有幸仰赖陛下的盛德恩泽，最近以来，风雨依时，甘露从天而降，灵芝生长，蓂、朱草、嘉禾等诸般美好祥瑞的征兆，同时并至。愿陛下仍然遵照规定穿帝王正常的服装，恢复太官的正常膳食供应。使做臣子的各自都能尽力使陛下有和乐之心，精心周到地供养陛下。"王莽又让太皇太后下诏，表示不同意。每遇水旱灾害，王莽就吃素食。左右侍臣将此情况报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派使者诏令王莽说："听说安汉公只吃素食，真是忧民至深。今年秋天幸而庄稼丰收，请公及时吃肉，为国家爱护自己的身体！"

[8]六月，陨石于钜鹿二。

[8]六月，两颗陨石坠落在钜鹿。

[9]光禄大夫楚国龚胜、太中大夫琅邪邴汉以王莽专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诏之曰："朕愍以官职之事烦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终高年。"皆加优礼而遣之。

[9]光禄大夫楚国人龚胜、太中大夫琅邪人邴汉，因为王莽专权，都请求辞职退休。王莽教太后下策书诏令他们说：“朕不忍心用官职上的事务烦扰两位大夫，你们就好自为之，修养品德，严守正道，以终高年吧。”对他们都给予优厚的待遇，遣送回家。

[10]梅福知王莽必篡汉祚，一朝弃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姓名为吴市门卒云。

[10]梅福知道王莽必定要篡夺汉朝皇位，有一天，忽然抛弃妻子而走开，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后，有人在会稽看见了他，他已改换姓名，当吴城市场的守门卒了。

[11]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赦天下徒。

[11]秋季，九月，戊申晦（三十日），出现日食，赦免天下囚犯。

[12]遣执金吾候陈茂谕说江湖贼成重等二百余人皆自出，送家所在收事。重徙云阳，赐公田宅。

[12]派遣执金吾候陈茂，劝说江湖盗匪成重等二百余人投降，使盗匪全部出来自首，把他们送回各自家乡，为当地官府供应劳役。成重则迁移安顿在云阳，赐给他公田和屋宅。

[13]王莽欲悦太后以威德至盛，异于前，乃风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赏赐之甚厚。

[13]王莽想显示太皇太后的威望和恩德已达至盛，超过了前代，以此取悦于太皇太后，就暗示单于，让单于派遣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云到长安侍奉太后，因此而给予单于的赏赐非常丰厚。

[14]车师后王国有新道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之。车师后王姑句以当道供给使者，心不便也。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系之。其妻股紫陬谓姑句曰：“前车师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今久系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来王唐兜与赤水羌数相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单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书言状曰：“臣谨已受。”诏遣中郎将韩隆等使匈奴，责让单于；单于叩头谢罪，执二虏还付使者。诏使中郎将王萌待于西域恶都奴界上。单于遣使送，因请其罪；使者以闻。莽不听，诏会西域诸国王，陈军斩姑句、唐兜以

示之；乃造设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将王骏、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寻使崐匈奴，班四条与单于，杂函封，付单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为约束封函还。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说，白太后，遣使者答谕，厚赏赐焉。

[14]车师后王国有一条新道直通玉门关，往来交通比原先的道路要近。戊己校尉徐普打算开辟它。车师后王姑句因为车师后王国正当新道，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的旅途供给将由他们负担，心感不便。徐普想要勘明新道的路线分界，然后奏报朝廷，就召来姑句，让他对新道线路给以证实，姑句不肯，徐普就把姑句关押起来。姑句的妻子股紫陬对姑句说："从前车师前王被都护司马杀死，如今你被囚禁这么久，必死无疑，不如投降匈奴。"姑句等人就骑马突围，冲出高昌城，逃到匈奴。此外，去胡来王唐兜与赤水羌多次相互侵犯，这次唐兜战败，向西域都护告急，都护但钦没有及时救助，唐兜被困危急，怨恨但钦不救援，于是往东退走，想拒守玉门关，玉门关守将不准许他入关，他便率妻儿、百姓千余人逃亡投降匈奴。单于接纳了姑句和唐兜，把他们安置在左谷蠡王所居地区，并派遣使者到长安上书，讲明情况，说："我已经接纳了他们。"太皇太后下诏派遣中郎将韩隆等出使匈奴，责备单于。单于叩头谢罪，拘捕了姑句和唐兜，交付给使者。太皇太后下诏派中郎将王萌在西域恶都奴边界上等待接收两个俘虏。单于派遣使者护送汉使押解俘虏，乘机请求汉朝宽恕两王的背叛之罪。汉使回到长安，向王莽报告了单于的意思，王莽不听，下诏召集西域各国国王到长安，陈列军队，当众斩杀姑句、唐兜给大家看。又制定四条规定：凡逃亡到匈奴的中国人，凡逃亡到匈奴的乌孙国人，凡投降匈奴的西域诸国佩带中国印信绶带者，凡投降匈奴的乌桓人，匈奴一律不准接纳。派遣中郎将王骏、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寻出使匈奴，向单于颁布四条规定，把四条文件与诏书同函封好，交付单于，命令他执行。并就此收回先前宣帝制定的约束匈奴的诏令，封好带回。这时王莽上奏，要求命令中国人不准取两个字的名字。因而让使者暗示单于应该上书表示仰慕中国古代文化风俗，要改成一个字的名字，汉朝必定加以优厚的赏赐。单于听从了，就上书说："我有幸能充

当中国的藩国臣属，对太平圣制十分喜欢，我原名囊知牙斯，现在谨改名叫‘知’”。王莽大为高兴，奏报太皇太后，派遣使者到匈奴致以答辞，并给单于以丰厚的赏赐。

[15]莽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长秋宫未建，掖庭媵未充。乃者国家之难，本从无嗣，配取不正，请考论《五经》，定取后礼，正十二女之义，以广继嗣，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适子女。”事下有司，上众女名，王氏女多在选中者，莽恐其与己女争，即上言：“身无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太后以为至诚，乃下诏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 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咸言：“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莽遣长史以下分部晓止公卿及诸生，而上书者愈甚。太后不得已，听公卿采莽女。莽复自白：“宜博选众女。”公卿争曰：“不宜采诸女贰正统。”莽乃曰：“愿见女。”

[15]王莽想把女儿嫁给平帝为皇后，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就上奏说：“陛下即位已三年，还没有立皇后，后宫嫔妃也空缺。以往国家的灾难，本由于无继承人，后妃的来路不正所引起。请考查讨论儒学五经的有关记载，制定聘娶皇后之礼，使古代天子娶十二个女子的规定，纳入正轨，以广求继嗣。广泛地在殷、周天子的后裔，周公、孔子的后代，以及在长安的列侯之家中，挑选合适的女子。”太皇太后将此事交付有关主管机关办理，主管官员呈上众女的名单，王氏家族的女子多在被选中。王莽恐怕王氏其他人的女儿会与自己的女儿争当皇后，就上书说：“我本身没有高尚的品德，女儿的资质才能又为下等，她不适宜与众女子一起被挑选。”太皇太后以为他是诚心诚意谦虚，就下诏说：“王氏家族的女子，是我娘家人，就不要参加挑选了。”平民、诸生、郎吏及以上官吏，守候在皇宫大门上书的，每天有一千余人。公卿大夫，有的前往廷中，有的俯伏在宫内官署的门下，都要求说：“安汉公的盛大功勋，如此辉煌，如今应当立他的女儿为皇后，为什么单单剔除了安汉公的女儿，天下人将把期望归聚到哪一位身上呢！我们希望能让安汉公的女儿做天下之母！”王莽派遣长史及以下官员，分别去劝说阻止公卿及诸生的请愿，然而上书请愿的人崐反而愈来愈多。太皇太后不得已，就听从公卿的意见，挑选王莽的女儿为皇

后。王莽又为自己辩白说：“应该广选众女。”公卿争辩说：”再选取其他女子，就会出现两个正统，是不应当的。”王莽只好说：“请察看我的女儿吧。”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三十六卷

汉纪二十八 孝平皇帝下元始三年（癸亥、3）

汉纪二十八 汉平帝元始三年（癸亥，公元3年）

[1]春，太后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尚书令平晏纳采见女。还，奏言："公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师光、大司徒宫、大司空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尹赏、行太常事、太史大夫刘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积，以礼杂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庙。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莽深辞让，受六千三百万，而以其四千三百万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贫者。

[1]春季，太皇太后王政君派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尚书令平晏，前往王莽家，呈上礼物，并与王莽的女儿相见。回来后，向王政君奏报："安汉公的女儿，受到最好的教育，有美丽善良的容貌，适宜承受天命，侍奉皇家宗庙祭祀。"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尹赏、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刘秀，以及太卜、卜史令，都戴上鹿皮帽，穿上素色衣裳，依照仪式，共同卜卦。都说："这是金、水互相辅佐的吉兆，父母和睦喜悦的卦象。正是所谓康乐、强健的预示，子孙大吉的征兆。"接着，又用猪牛羊各一头祭祀，以策书禀告宗庙。主管官吏报告："按照成例，聘皇后的彩礼是黄金二万斤，折合钱二万万。"王莽执意推辞，只愿接受钱六千三百万，而又在其中拨出四千三百万，分赠给被选为从嫁媵妾的十一家，以及王姓家九族以内的贫苦亲属。

[2]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郡国、县邑、乡聚皆置学官。

[2]夏季，安汉公王莽奏报关于车马和衣服穿着的制度，全国官吏平民的日常生活，丧葬送终，男婚女嫁，以及奴婢的买卖和待遇，田地房产的转移，各种用具等等，分别定立等级。又设置祭祀五谷的神庙。并在各郡、各封国、各县、各城、各乡、各村，都设置学官。

[3]大司徒司直陈崇使张敞孙竦草奏，盛称安汉公功德，以为："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亦皆如之，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群公。群公方议其事，会吕宽事起。

[3]大司徒司直陈崇，命张敞的孙儿张竦起草奏章，歌颂王莽的功德，说："应该扩大安汉公的封国，让他象周公一样；赐封安汉公的长子，让他象伯禽一样，赏赐的等级也完全相同。其他儿子的封赏，都像周公的六个儿子一样。"太皇太后王政君把奏章交给大臣们看，大臣们正在讨论这件事，恰巧吕宽事件发生了。

初，莽长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久后受祸，即私与卫宝通书，教卫后上书谢恩，因陈丁、傅旧恶，冀得至京师。莽白太皇太后，诏有司褒赏中山孝王后，益汤沐邑七千户。卫后日夜啼泣，思见帝面，而但益户邑；宇复教令上书求至京师。莽不听。宇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其故，章以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章因推类说令归政卫氏。宇即使宽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莽执宇送狱，饮药死。宇妻焉怀子，系狱，须产子已，杀之。甄邯等白太后，下诏曰："公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朕甚嘉之！"莽尽灭卫氏支属，唯卫后在。吴章要斩，磔尸东市门。

当初，王莽的长子王宇反对王莽隔离卫姓家族，恐怕将来受到报复，便暗中跟卫宝通信，让卫后上书谢恩，并借机陈述丁姓家族和傅姓家族的罪恶，盼望被召到京师长安。王莽报告太皇太后，下诏让主管官吏褒扬赏赐卫后，增加汤沐邑七千户人家。卫后日夜哭泣，思念与平帝见面，然而只是增加了汤沐邑的户数。王宇再次教她上书要求前来京师探望。王莽不听。王宇与他的老师吴章和内兄吕宽商量这件事，吴章认为王莽不可规劝，但相信鬼神，可以制造怪异来恐吓他，再由吴章乘势推演，劝说他把政权移交卫姓家族。王宇便让吕宽于夜晚拿血涂洒王莽的住宅，守门的小吏发觉了这件事，王莽捉拿王宇送到牢狱里，令服毒药而死。王宇的妻子吕焉正怀孕，被囚禁在监狱里，等到生小孩后再杀掉。右将军甄邯等报告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诏褒扬王莽："阁下身居周公的地位，辅佐象周成王这样的幼主，而实施对管叔、蔡叔的诛杀，不以骨肉私情伤害君臣之间的大义，朕非常嘉勉这种大义灭亲的壮举。"王莽于是下令崐把卫姓家族全部屠杀，只留下卫后一人。吴章遭腰斩，在长安东市门施以分裂肢体的酷刑。

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平陵云敞时为大司徒掾，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归，棺敛葬之，京师称焉。

原先，吴章是当时著名的儒家学派学者，广收学生，有千余人之多。王莽认为那些学生全是恶人的党徒，都应当禁锢起来，不得为官。学生们全都改换自己的身份，改投别的老师。平陵人云敞，当时任大司徒掾，上书自我弹劾，声称是吴章的学生，把吴章的尸体领回，买一口棺材收殓埋葬。长安人称道他的高义。

莽于是因吕宽之狱，遂穷治党与，连引素所恶者悉诛之。元帝女弟敬武长公主素附丁、傅，及莽专政，复非议莽；红阳侯王立，莽之尊属；平阿侯王仁，素刚直；莽皆以太皇太后诏，遣使迫守，令自杀。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临其丧，莽固争而止。甄丰遣使者乘传案治卫氏党与，郡国豪杰及汉忠直臣不附莽，皆诬以罪法而杀之。何武、鲍宣及王商子乐昌侯安、辛庆忌三子护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皆坐死。凡死者数百人，海内震焉。北海逢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

王莽于是假借吕宽案件，下令追究吕宽党羽，牵连自己平素所厌恶的人，都予以诛杀。其中包括汉元帝的妹妹敬武长公主，她一向跟丁姓家族、傅姓家族友善，及至王莽专权，又非议王莽；王莽的亲叔父红阳侯王立，平阿侯王仁性格一向刚强正直；王莽都以太皇太后的名义，颁下诏书，并派使节监督，强迫他们自杀。王莽报告太皇太后说，敬武长公主患急病死亡。太皇太后要亲自前往祭悼，王莽竭力劝阻，才罢。大司空甄丰派遣专人，乘坐朝廷驿车，前往各地诛杀卫姓家族党羽。各郡、各封国的豪杰，跟汉王朝的忠臣义士，凡不顺附王莽的，都被诬陷有罪，依法处决。前任前将军何武、前任司隶校尉鲍宣，以及王商的儿子乐昌侯王安、前任左将军辛庆忌的三个儿子：护羌校尉辛通、函谷都尉辛遵、水衡都尉辛茂，以及南郡太守辛伯，全都被处死。共诛杀数百人，全国震惊。北海郡人逢萌对朋友说："君臣、父子、夫妇之道都废绝了，再不离开，大祸临头。"说完就摘下帽子挂在东都城门，回到故乡，带着家属乘船渡海，到辽东客居。

莽召明礼少府宗伯凤入说为人后之谊，白令公卿、将军、侍中、朝臣并听，欲以内厉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议。先是，侯金日子赏、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以无子国绝，莽以曾孙当及安上孙京兆尹钦绍其封。钦谓“当宜为其父、祖立庙，而使大夫主赏祭也。”甄邯时在旁，廷叱钦，因劾奏“钦诬祖不孝，大不敬”；下狱，自杀。邯以纲纪国体，无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户。更封安上曾孙汤为都成侯。汤受封日，不敢还归家，以明为人后之谊。

王莽征召深明古礼的少府宗伯凤，到宫廷讲解充任继承人的大义。建议由太皇太后下令，公卿、将军、侍中及文武百官，都要参加听讲。目的在于对内教训天子，对外消除百姓的议论。在此之前，侯金日的儿子金赏，都成侯金安上的儿子金常，都因为没有儿子，封国撤除。王莽命金日的曾孙金当，金安上的孙儿京兆尹金钦，分别继承爵位。金钦说：“金当应给他父亲、祖父建立祭庙，而派大夫主持伯祖父金赏的祭祀。”这时，甄邯正在旁边，当着平帝及文武百官，叱责金钦，弹劾他：“诬蔑祖先，不孝，犯大不敬之罪。”逮捕金钦，金钦在狱中自杀。甄邯因维护国家纲纪，不徇私情，忠孝双全，增加封地人家一千户。改封金安上的曾孙金汤当都成侯。金汤受封的当天，不敢回家，用以显示作为大宗继承人应遵循的大义。

[4]是岁，尚书令颍川钟元为大理。颍川太守陵阳严诩本以孝行为官，谓掾、史为师友，有过辄闭自责，终不大言。郡中乱。王莽遣使征诩，官属数百人为设祖道，诩据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征，不宜若此！”诩曰：“吾哀颍川士，身岂有忧哉！我以柔弱征，必选刚猛代；代到，将有僵仆者，故相吊耳！”诩至，拜为美俗使者；徙陇西太守何并为颍川太守。并到郡，捕钟元弟威及阳翟轻侠赵季、李款，皆杀之；郡中震栗。

[4]本年，尚书令颍川人钟元，被任命为大理。颍川太守陵阳人严诩，当初，以对父母的孝顺行为而被推荐当官，他把掾、史等属官当作教师或朋友，崐遇到过错，就关起来门来，自我责备，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后来，郡中大乱，王莽派使节征召严诩，郡府官吏数百人，设宴给严诩饯行，严诩坐着以手按地大哭，官吏们说：“朝廷征召明府君，这对明府君来说是一件喜事，不应该这么悲伤。”严诩说：“我为颍川人悲伤，岂是为我自己忧愁？我因为柔弱的原因被调走，必

选强硬猛烈的人代替我。代替我的人到了，必然有人身死，所以我才悲伤。”严诩到了京师，王莽任命他当美俗使者，改任陇西太守。何并接任颍川太守，他一到任，就逮捕钟元的弟弟钟威及阳翟侠士赵季、李款，一齐诛杀，全郡深为恐惧。

四年（甲子、4）

四年（甲子，公元4年）

[1]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1]春季，正月，平帝在长安郊外用祭祀天地之礼祭祀高祖，以配享上天；在明堂用祭祀祖宗之礼祭祀文帝，以配享上帝。

[2]改殷绍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郑公。

[2]改封殷绍嘉公为宋公、周承休公为郑公。

[3]诏：“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已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他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

[3]平帝下诏：“妇女除非本人犯法，以男子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其家除非被指控为大逆不道，或朝廷指名逮捕，一概不准囚禁。必须调查时，官员应到妇女或老幼所住的地方调查，本诏书自即日起成为法律。”

[4]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宫、大司空丰等奉乘舆法驾迎皇后于安汉公第，授皇后玺绂，入未央宫。大赦天下。

[4]二月丁未（初七），派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等，带着御用车轿跟皇家仪仗队，前往安汉公王莽家宅，迎接王莽的女儿，呈上皇后印信，将她载回未央宫。大赦天下。

[5]遣太仆王恽等八人各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5]派太仆王恽等八人为使节，各人再设副手，持节，分别巡视全国各地，考察社会风俗。

[6]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书者八千余人，咸请“如陈崇言，加赏于安汉公。”章下有司，有司请“益封公以召陵、新息二县及黄邮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为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称‘敢言之’；赐公太夫人号曰功显君；封公子男二人安为褒新侯，临为赏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万，合为一万万，以明大礼；太后临前殿亲封拜，安汉公拜前，二子拜后，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辞让，出奏封事：

“愿独受母号，还安、临印及号位户邑。”事下，太师光等皆曰：“赏未足以直功；谦约退让，公之常节，终不可听。忠臣之节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义。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节承制诏公亟入视事；诏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奏可。莽乃起视事，止减召陵、黄邮、新野之田而已。

[6]夏季，太保王舜等以及官民八千余人上书朝廷，一致请求：“请按照大司徒司直陈崇的建议，增加对安汉公王莽的赏赐。”奏章交给主管官吏，主管官吏奏报：“增加安汉公王莽的封地，把召陵、新息二县，跟黄邮聚、新野两地的耕田全都划入。采用伊尹和周公的称号，给安汉公加上宰衡的官号，位居上公。三公向安汉公报告工作，自称‘冒昧陈辞’。封王莽的母亲为功显君，封王莽的两个儿子王安为褒新侯，王临为赏都侯。增加皇后彩礼三千七百万钱，合成一万万钱，用来表明礼仪的隆重。太皇太后来到前殿，亲自赐封爵位和称号。王莽在前面下拜，两个儿子在后面下拜，一如周公的旧例。”王莽叩头辞让，出宫以后送上密封的奏章，说：“仅愿接受对我母亲的封号，而退还王安、王临的印玺绶带和爵位称号、封邑民户。”太师孔光等都说：“赏赐不足以抵过功劳，谦虚辞让是安汉公的一贯作风，到底不可以听从。忠臣的气节有时应该自己屈服，使主上的大义得以伸张。应该派遣大司徒、大司空拿着符节，奉皇帝命令征召安汉公赶快入宫主持朝政。并下令尚书，拒绝接受安汉公任何推辞退让的奏章。”奏章被批准了。王莽这才起来办理公务，仅减少召陵、黄邮聚、新野三地的封土罢了。

莽复以所益纳征钱千万遗太后左右奉共养者。莽虽专权，然所以诳耀媚事太后，下至旁侧长御，方故万端，赂遗以千万数。白尊太后姊、妹号皆为君，食汤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誉莽，莽又知太后妇人，厌居深宫中，莽欲虞乐以㠯市其权，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所至属县，辄施恩惠，赐民钱帛、牛酒，岁以为常。太后旁弄儿病，在外舍，莽自亲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

王莽又在所增加彩礼的三千七百万中，提出一千万，送给太皇太后左右侍从人员。王莽虽然独裁，但他千方百计迷惑谄媚取悦太皇太后，甚至太皇太后身旁那些常侍的随从，都使用多种方法，致送数以千万计的贿赂。又建议封太后的姐、妹为君，各有汤沐邑。因此，太

皇太后身旁的人日夜共同赞美王莽。此外，王莽知道，太皇太后仍是一个女人，厌恶居住在深宫之中。他打算用娱乐换取在太后手里的权力，于是，春夏秋冬四季，都请太后到长安四郊游览，慰问孤儿、寡妇和贞妇。所到长安各属县，都布施恩惠，赏赐平民钱币、丝织品、牛肉、美酒，每年都是如此。太后身旁供支使的小子有病，王莽亲自前往探望。王莽想得到太后的好感，所用手段大致类此。

太保舜奏言："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辞万金之币，莫不乡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于是孔光愈恐，固称疾辞位。太后诏："太师毋朝，十日一入省中，置几杖，赐餐十七物，然后归；官属按职如故。"

太保王舜奏报："全国百姓听到安汉公不接受相当于可以出一千辆兵车的国家的封地，推辞万斤黄金的彩礼，没有人不仰慕。蜀郡男子路建等人停止诉讼，惭愧地回去了，就是周文王感化虞君、芮君，让他们自动停止争执返回本国，也不能超过安汉公！应当把这些事情宣告全国。"当时太师孔光愈来愈恐惧，声称有病，坚决辞职。太后下诏："太师不必再参加朝会，只要每隔十天入宫一次就可以了。宫廷当为你置备几案手杖，赏赐吃十七种食物，然后再回家；太师府的属官各行其职如故。"

[7]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前后至者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7]王莽提议兴建明堂、辟雍和灵台，给学者建筑宿舍一万间，规模十分宏伟。在太学设立《乐经》课程，并增加博士名额，每一经各五人。征求全国精通一经，而且教授弟子十一人以上的经师，以及藏有散失的《礼经》、古文《尚书》、天文、图谶、音乐、《月令》、《兵法》、《史籀篇》文字，通晓它们意义的人，都前往公车衙门。收罗全国具有卓越才能的士人，来到京师的前后数以千计，都让他们到朝廷上记录他们的学说，打算让他们订正流传的错误，统一各种分歧的说法。

又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其大略异者，长水校尉平陵关并言：“河决率常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虽时易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室而已。”御史临淮韩牧以为：“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宜却徙完平处吏开空，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司空掾沛国桓谭典共议，为甄丰言：“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验，皆可豫见。计定然后举事，费不过数亿万，亦可以事诸浮食无产业民。空居与行役，同当衣食，衣食县官而为之作，乃两便，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时莽但崇空语，无施行者。

王莽又征求能够治理黄河的人才以百计算，各人的主张并不相同。长水校尉平陵人关并认为：“黄河溃决的地点，经常在平原、东郡左右，那一带地势低下，土质松软。据说夏禹治理黄河时，原本把这一带地区空出来，认为水大时就到那里倾泄，水小时自会逐渐干涸。虽然时常改变地方，但还没能离开这一带。上古时代往事，难以考察。考察近代秦、汉以来的状况，黄河在古曹国、古卫国的地域决口，南北相距不过百八十里。可以把这一带腾空，不再兴建官亭、民居罢了。”御史临淮人韩牧认为：“《禹贡》有九条河流的记载，我岷们应大略地在故道上挖掘，即令不能凿出九条河流，只要能开凿四五条，应该也有裨益。”大司空掾王横进言：“黄河注入渤海的出口，比韩牧打算挖掘地带的地势要高。过去，降雨频繁，东北风起，海水倒灌，黄河向西南倒流，淹没数百里，古九河的故道，早就被海水吞没了。禹当初疏通黄河，本来是要顺着西山，流向东北。《周谱》说：‘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说明今天的黄河，并非禹当年挖掘的故河道。还有，秦国攻击魏国时，决开黄河堤岸，用河水灌入魏国京都大梁，决口于是扩大，无法再次堵塞。所以，应把平地的百姓全部迁移，重新开凿河道，使河水顺着西山脚下，居高临下，向东北注入大海，就没有水患了。”大司空掾沛国人桓谭，主持这项讨论，向少傅甄丰说：

“这几项建议中，肯定有一个是对的。应详细考察，都可以预先发现。计划既定而后行动，费用不过数亿万，而且可以使一些无产业的游民找到工作。他们闲着不事生产，与他们参与劳动，同样都需要那么多衣服和粮食。由国家供应他们的衣食，而他们为国家劳作，这对两方面都有好处。这样上可以继承禹的大业，下可以为人民除害。”然而，当时王莽崇尚的只是空话，并没有具体施行。

[8]群臣奏言：“昔周公摄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汉公辅政四年，营作二旬，大功毕成，宜升宰衡位在诸侯王上。”诏曰：“可。”仍令议九锡之法。

[8]文武百官奏称：“从前，周公代周成王处理国政七年，国家的制度才厘订妥当。而今，安汉公辅助国政四年，修建明堂等用了二十天，却大功全部完成。所以，应该把宰衡的地位，提高到侯爵亲王之上。”下诏说：“可以。”同时下令讨论九锡之法。

[9]莽奏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又奏毁孝宣皇考庙勿修；罢南陵、云陵为县。奏可。

[9]王莽奏请：将宣帝祭庙尊为中宗，元帝祭庙尊为高宗。又奏请：废弃刘询父亲刘据祭庙，不再修建；撤销南陵、云陵，改成两个普通县。下诏批准。

[10]莽自以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宪等奏言：“羌豪良愿等种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与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问良愿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孰，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天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宜以时处业，置属国领护。”事下莽，莽复奏：“今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分天下为十二州，应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

[10]王莽自以为他的德威，北边感化了匈奴，东边招来了海外国家，南边怀柔了黄支，只有西边没有施加影响。便派遣平宪等人多多携带金钱礼物，去招引边界以外的羌人，使他们献出土地，归属汉朝。平宪等人奏报说：“羌人以良愿等为首的部落，人口约一万二千，

愿意成为汉朝的臣民，献出鲜水海和允谷、盐池，该地区地平草茂，都交给汉朝百姓，自己住到险阻之处，作为汉朝的屏障。我们询问良愿归降的用意，他回答说：‘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最仁慈，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有的禾苗长到一丈多长，有的一粒谷子包含三粒米，有的不须种植自己生长，有的茧不要蚕吐丝就可以自织而成，甘露从天上降下，甘泉从地下涌出，凤凰前来朝贺，神雀飞临聚集。四年来，羌人没有遭遇过艰难困苦，所以希望并喜欢归属汉朝。’应及时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设置属国统辖保护他们。”事情交给王莽处理，王莽回奏说：“现在已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请接受良愿等所献土地设置西海郡。全国分为十二州，以符合古代制度。”平帝批准。冬季，设置西海郡。又增订法律五十条，违犯者被流放到西海郡去。被流放的人数以千万，百姓开始怨恨了。

[11]梁王立坐与卫氏交通，废，徙南郑；自杀。

[11]梁王刘立被指控跟卫姓家族勾结，废去王位，放逐到南郑。刘立自杀。

[12]分京师置前辉光、后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国所属，罢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矣。

[12]分割京师长安，设置前辉光郡、后丞烈郡。更改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等级以及十二州州名、分界。更改各郡、各封国的管辖区域，或取消峮，或新设，或变更，从此天下事端增多，官吏记不胜记。

五年（乙丑、5）

五年（乙丑，公元5年）

[1]春，正月，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礼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

[1]春季，正月，平帝在明堂对远近祖先进行大合祭。受征助祭的有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一百二十人，皇家子弟九百余人。典礼完毕，全部增加封地户数，赐封爵位，赏赐金银、丝织品，提高俸禄，任命当官，各有差别。

[2]安汉公又奏复长安南、北郊。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凡五徙焉。

[2]安汉公王莽再奏请：恢复长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大典。三十余年间，祭祀天地的地方已经变更了五次。

[3]诏曰："宗室子自汉元至今十余万人，其令郡国各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

[3]平帝下诏："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皇家子弟已有十余万人。各郡、各封国，应设置宗师，负责纠察训导皇家子弟。"

[4]夏，四月，乙未，博山简烈侯孔光薨，赠赐、葬送甚盛，车万余辆。以马宫为太师。

[4]夏季，四月乙未（初一），太师、博山侯孔光去世。赐赠丰厚，葬礼十分盛大，送葬的车就有一万多辆。任命马宫当太师。

[5]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于是莽上书言："诸臣民所上章下议者，事皆寝勿上，使臣莽得尽力毕制礼作乐；事成，愿赐骸骨归家，避贤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诏曰："公每见辄流涕叩头言，愿不受赏；赏即加，不敢当位。方制作未定，事须公而决，故且听公制作；毕成，群公以闻，究于前议。其九锡礼仪亟奏！"

[5]官吏、平民因为王莽不接受新野县的田地而上书的，前后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以及诸侯王、公卿、列侯和皇族被接见的，都叩头说："应该赶快对安汉公加以奖赏。"于是王莽上书说："官民所上奏章交下来讨论的，应全部搁置不再呈上，使我得以尽力完成制作礼仪和乐章。等到制作完成，我愿退休返回故乡，避开贤能人才上进的道路。"右将军甄邯等奏报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下诏给王莽："安汉公每次进见，都流着眼泪，叩头陈情，不愿接受奖赏。如果加以奖赏，您就不敢处在高位。现在制作礼乐制度的工作没有完成，这件大事，必须靠您决定，所以暂且由您制作礼乐。等工作完成，群臣报告之后，再研究大家从前的建议。但关于九锡礼仪，仍要迅速制定奏报。"

五月，策命安汉公莽以九锡，莽稽首再拜，受绿，衮冕，衣裳，、、句履，鸾路，乘马，龙九旂，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

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二，朱户，纳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

五月，颁策书加赐王莽九锡，王莽叩头再拜，接受了绿色的蔽膝和龙冠、礼服，用金玉装饰的佩刀，鞋头突出的履，有铃大车和套马，装饰着九束绦子的大龙旗，皮帽子和细褶白布衫，军车和套马，红色的弓和箭，黑色的弓和箭，立在左边的红色钺斧，立在右边的有金饰的戚斧，铠甲和头盔一套，美酒二卣，玉勺两只，九级青玉两枚，规定家里可以安装红漆大门和修建檐内台阶。设置宗官、祝官、卜官、史官，拥有护卫勇士三百人。

[6]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闰月，丁酉，诏以羲和刘秀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

[6]王恽等八位使者考察风俗回京，说全国风俗整齐划一，并编造各地民歌民谣，颂扬功德，共有三万字。闰月丁酉（初四），平帝下诏命羲和刘秀等四人，负责兴建明堂、辟雍，使汉朝的土木工程，跟周朝文王兴建灵台、周公兴建洛阳城相符。太仆王恽等八人，周游全国，考察风俗，宣扬阐明朝廷的恩德教化，使风俗整齐划一。刘秀等四人和王恽等八人，全封列侯。

时广平相班稚独不上嘉瑞及歌谣；琅邪太守公孙闳言灾害于公府。甄丰遣属驰至两郡，讽吏民，而劾“闳空造不祥，稚绝嘉应，嫉害圣政，皆不道。”岷稚，班弟也。太后曰：“不宣德美，宜与言灾害者异罚。且班稚后宫贤家，我所哀也。”闳独下狱，诛。稚惧，上书陈恩谢罪，愿归相印，入补延陵园郎；太后许焉。

当时，只有广平国丞相班稚，不报告祥瑞和民间歌谣，琅邪太守公孙闳在郡府谈论灾害。御史大夫甄丰，派属官前往两地，暗示官史平民，上书弹劾：“公孙闳伪造灾害的消息，班稚拒绝报告祥瑞。二人嫉恨朝廷的圣政，都犯了不道之罪。”班稚是班的弟弟。太皇太后说：“不宣扬美德，应该跟伪造灾害消息分开处罚。而且班稚是后宫有贤德的姬妾的家人，是我所哀怜的人。”于是，单独逮捕公孙闳入狱，诛

杀。班稚恐惧，上书陈述世受国恩，请求恕罪，愿缴回封国丞相印信，到长安当延陵园郎，掌守成帝陵寝。太皇太后批准。

[7]莽又奏为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

[7]王莽又奏报说，做买卖没有两样价格，官府没有诉讼案件，城市没有盗贼，乡野没有饥民，大路上没有人拾取丢下的财物，实行男女不一同走路的制度，对于违犯者处予象征性刑罚。

[8]莽复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冢高与元帝山齐，怀帝太后、皇太太后玺绶以葬。请发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玺绶；徙共王母归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为既已之事，不须复发。莽固争之，太后诏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请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钱帛，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凡十余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间，皆平。莽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又隳坏共皇庙，诸造议者泠褒、段犹皆徙合浦。

[8]王莽又奏报说："定陶共王的母亲傅太后、汉哀帝的母亲丁姬，先前不遵守藩臣姬妾的规矩，坟墓竟然跟元帝一般高，而且身挟帝太后、皇太太后的印玺绶带埋葬。我建议发掘定陶共王母亲和丁姬的坟墓，取回印玺绶带。然后把定陶共王母亲的遗体运回到定陶国，安葬在共王的墓园。"太皇太后认为，这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不必再发掘坟墓。王莽坚持自己的意见，太皇太后于是下令用傅太后原来的棺木改葬。王莽又奏报说："定陶共王母亲和丁姬的棺材，都是用最名贵的梓木制成，而且尸体上还穿着用珠子串缀的外套、金镂玉衣，这都不是藩臣姬妾应该享有的。我请求用普通木棺休替，剥去玉衣。将丁姬埋葬在嫔妃坟墓间。"太皇太后批准。公卿和在位的朝廷文武官员都迎合王莽的意旨，捐出钱币、丝织品，派遣子弟，以弟儒生、四方的夷族，总共十多万人，拿着工具，帮助将作大匠挖掘铲平傅太后和丁姬的坟墓。二十天之间，全部铲平。王莽又用荆棘把原地围绕一圈，作为世人的鉴戒。又下令拆除共皇祭庙，将当初提议造庙者泠褒、段犹，全都放逐合浦。

征师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数月，更封丹为义阳侯；月余，薨。

征召师丹前往长安公车官署，赐封关内侯，恢复他原来的食邑。数月后，改封他义阳侯。一月余，师丹去世。

初，哀帝时，马宫为光禄勋，与丞相、御史杂议傅太后谥曰孝元傅皇后。及莽追诛前议者，宫为莽所厚，独不及。宫内惭惧，上书言：“臣前议定陶共王母谥，希指雷同，诡经僻说，以惑误主上，为臣不忠。幸蒙洒心自新，诚无颜复望阙庭，无心复居官府，无宜复食国邑。愿上太师、大司徒、扶德侯印绶，避贤者路。”八月，壬午，莽以太后诏赐宫策曰：“四辅之职，为国维纲；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鲜明固守，无以居位。君言至诚，不敢文过，朕甚多之。不夺君之爵邑，其上太师、大司徒印绶使者，以侯就第。”

当初，汉哀帝时，马宫为光禄勋，与丞相、御史一同议定傅太后的谥号为孝元傅皇后。等到王莽追究诛杀从前参与议定的人时，马宫因与跟王莽私交笃厚，单独得以幸免。但马宫内心惭愧恐惧，上书说：“从前，在讨论定陶共王母亲谥号时，我迎合上峰的意旨，附和别人的意见，违反儒家经典，坚持偏邪的说法，用来迷惑贻误圣上。作为臣子，没有尽到忠心。虽然幸运地准许我悔改自新，但实在无颜面再看到宫门金殿，也没有心思再居住官府，不应该再拥有封爵食邑。我愿上交太师、大司徒、扶德侯的印信，避开贤能人才上进之路。”八月壬午（二十日），王莽以太皇太后的诏命赐给马宫策书说：“四辅的崐职务，是为国家维持纲纪。三公的责任，象鼎的三脚，支持君王。不坚持原则，就无法居于高位。你的陈述，至为诚恳，不敢掩饰自己的过失，我十分尊重。现在，不剥夺你的封爵和食邑，仅上交太师、大司徒印信绶带给使者。以侯爵身份离开朝廷，返回家宅。”

[9]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

[9]王莽因皇后有了生男育女的吉兆，修通子午道，从杜陵县穿过终南山，直通汉中郡。

[10]泉陵侯刘庆上书言：“周成王幼小，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郡臣皆曰：“宜如庆言。”

[10]泉陵侯刘庆上书：“周成王年龄幼小，由周公居位摄政。当今圣上年龄还轻，应当让安汉公代行天子的职务，象周公一样。”群臣都说：“应当照刘庆所说的办。”

[11]时帝春秋益壮，以卫后故，怨不悦。冬，十二月，莽因腊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请命于泰，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敛孝平，加元服，葬康陵。

[11]这时，平帝的年龄渐长，因母亲卫皇太后的缘故，怨恨不快。冬季，十二月，王莽借着腊日向平帝进献椒酒，在椒酒中下了毒。平帝中毒害病。王莽写下策书，到泰祈祷，请求保全平帝的性命，愿意用自身代平帝去死。他把策书收藏在金柜里，放在前殿，告诫各大臣不准说出去。丙午（疑误），平帝在未央宫驾崩。大赦天下。王莽命令官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一律服丧三年。又上书太皇太后，建议尊称成帝庙叫作统宗，平帝庙叫作元宗。收殓孝平帝，戴上成人冠帽，埋葬在康陵。

班固赞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处百蛮，无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至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班固赞曰：平帝在位期间，由王莽发号施令，褒扬善行，宣扬功德，用来显示他自己的尊贵威严。从文辞上来看，中原以外的众多蛮族，没有不想归附臣服的。吉祥的征兆纷呈，歌颂的声音四起。至于上有天象的变异，下有沸腾的民怨，王莽也无法掩饰。

[12]以长乐少府平晏为大司徒。

[12]任命长乐少府平晏当大司徒。

[13]太后与群臣议立嗣。时元帝世绝，而宣帝曾孙有见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悉征宣帝玄孙，选立之。

[13]太皇太后与文武百官，商议遴选继任皇帝。这时元帝的后代断绝了，而宣帝的曾孙有为王的五人，为列侯的四十八人，王莽厌恶他们已经长大，便说："兄弟之间不能互相作为后代。"于是全部征召宣帝玄孙，逐一选择。

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谓太后曰："事已

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为可，然力不能制，乃听许。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诏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征孝宣皇帝玄孙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后。玄孙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汉公莽，辅政三世，与周公异世同符。今前辉光嚣、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具礼仪奏！”于是群臣奏言：“太后对德昭然，深见天意，诏令安汉公居摄。臣请安汉公践祚，服天子冕，背斧依立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以奉顺皇天之心，辅翼汉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托之义，隆治平之化。其朝见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复臣节。自施政教于宫家国采，如诸侯礼仪故事。”太后诏曰：“可。”

这个月，前辉光谢嚣奏报，武功县长孟通疏浚水井挖得了一块白石头，上头是圆形，下部是四方形，有朱红文字写在石头上，文字是“宣告安汉公王莽崐为皇帝”。符命的兴起，从此开始了。王莽使各大臣把这件事上报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说：“这是欺骗天下，不可以施行！”太保王舜告诉太皇太后：“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想要制止，力量也达不到。而且王莽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要公开宣告代行皇帝的职权来加强他的权力，好去镇服全国罢了。”太皇太后心里知道不可以这样做，但自己的力量不能制止，只好答应。王舜等人就一起让太皇太后下诏书道：“孝平皇帝短命驾崩，已经命令主管官吏征召孝宣皇帝曾孙二十三人，选择合适的，让他做孝平皇帝的后嗣，玄孙年龄还很幼小，如果不求得有最高德行的君子，谁能够维护他？安汉公王莽，辅佐朝政已经三代，跟周公时代虽异而功业相同。现在前辉光谢嚣和武功县长孟通上报丹书白石的符命，我深深地思索它的意思，说‘为皇帝’的含义，就是代行皇帝的职权。现命令安汉公登上皇位，代行职权，仿照周公的旧例。开列典礼仪式上报。”于是群臣上书说：“太后圣德英明，深深地看到了天意，下诏书让安汉公居位摄政。我们请求安汉公登上皇位，代行职权，穿着天子的礼服，戴着天子的礼帽，背靠着设置在门窗之间的斧形图案屏风，向着南面接受臣子们的朝见，处理政事。他的车驾进出要戒严，平民和臣下向他自称为男奴女奴，

全部按照天子的礼仪制度办事。在郊外祭祀天地，在明堂和宗庙祭祀祖宗，祭礼各种神祇，赞辞称‘假皇帝’，平民和臣下称他为‘摄皇帝’，自称为‘予’。讨论决定朝廷大事，通常用皇帝的诏书形式，称为‘制’，从而秉承和遵循上天的心意，辅佐汉朝，抚育孝平皇帝的幼小继承人，完成委托的义务，振兴治平的教化。在朝见太皇太后和孝平皇后时，都恢复臣下的礼节。在他的官署、家宅、封国、采邑，可以独立地实行政治教化，按照诸侯礼仪的成例办。”太皇太后下诏批准。

王莽上居摄元年（丙寅、6）

王莽居摄元年（丙寅，公元6年）

[1]春，正月，王莽祀上帝于南郊，又行迎春、大射、养老之礼。

[1]春季，正月，王莽到长安南郊祭祀上帝。又举行迎春、大射、养老的仪式。

[2]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婴，广戚侯显之子也。年二岁；托以卜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

[2]三月己丑（初一）册立宣帝玄孙刘婴作皇太子，称号叫作孺子。刘婴是广戚侯刘显的儿子，年仅二岁。王莽声称，卜卦的结果，认为他最吉利，所以才册立。尊王皇后为皇太后。

[3]以王舜为太傅、左辅，甄丰为太阿、右拂，甄邯为太保、后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3]任命王舜当太傅、左辅，甄丰当太阿、右拂，甄邯当太保、后承。又设置四少官位，官秩都是二千石。

[4]四月，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谋曰：“安汉公莽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莫敢先举，此乃宗室之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绍等从者百余人遂进攻宛；不得入而败。

[4]四月，安众侯刘崇跟封国丞相张绍商量道：“安汉公王莽一定要危害刘家。天下人反对他，竟没有人敢首先起事，这是我们皇族的耻辱。我率领同族的人倡首，全国必定响应。”张绍等跟随者共一百多人于是进攻宛城，没有攻进去就失败了。

绍从弟竦与崇族父嘉诣阙自归；莽赦弗罪。竦因为嘉作奏，称莽德美，罪状刘崇：“愿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负笼荷锸，驰之南阳，猪崇宫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赐诸侯，用永监戒！”于是莽大

说，封嘉为率礼侯，嘉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后又封辣为淑德侯。长安为之语曰："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自后谋反皆污池云。

张绍的堂弟张辣和刘崇的远房伯叔刘嘉前往朝廷自首，王莽赦免了他们，没有加罪。张辣代替刘嘉撰写奏章，歌颂王莽美德，痛斥刘崇有罪，声称："愿意给皇族带头，父子兄弟背着箩筐，扛着锸锹，跑到南阳郡去，掘毁刘崇的宫室使成为蓄积污水的池沼，像古代的制度一样。还有，刘崇的土地神社应当象亡国的毫社一样毁掉，把它分赐给各王侯，用来作永远的鉴戒！"于是王莽非常高兴，封刘嘉为率礼侯，刘嘉的七个儿子都封为内关内侯。后来又封张辣为淑德侯。长安人为这件事编成俗语说："要想封，去找张柏松。拚命斗，不崐如巧上奏。"从此以后，凡是谋反的人，都把他们的房屋掘毁成污池。

群臣复白："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五月，甲辰，太后诏莽朝见太后称"假皇帝"。

群臣又上报："刘崇等人敢于造反，就是因为王莽的权力还小。应当提高他的权力地位去镇服全国。"五月甲辰（十七日），太皇太后命令王莽在朝见她的时候自称"假皇帝"。

[5]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5]冬季，十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6]十二月，群臣奏请以安汉公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奏可。

[6]十二月，群臣上书，请把安汉公在皇宫中的处所称为摄省，官署称为摄殿，住宅称为摄宫。奏章被批准了。

[7]是岁，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莽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

[7]这一年，西羌庞恬和傅幡等人怨恨王莽夺取他们的土地，反攻西海郡太守程永，程永逃跑。王莽处死了程永，派遣护羌校尉窦况进击西羌。

二年（丁卯、7）

二年（丁卯，公元7年）

[1]春，窦况等击破西羌。

[1]春季，窦况等人打败了西羌。

[2]五有，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民多盗铸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直。

[2]五月间，改铸货币：错刀，一枚值五千钱；契刀，一枚值五百钱；大钱，一枚值五十钱，跟五铢钱同时流通。民间有很多私铸货币的。王莽下禁令，从列侯以下不准私藏黄金，送交御府可以得到相当的代价。然而始终没有付给代价。

[3]东郡太守翟义，方进之子也，与姊子蔡陈丰谋曰：“新都侯摄天子位，号令天下，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义，且以观望，必代汉家，其渐可见。方今宗室衰弱，外无强蕃，天下倾首服从，莫能亢国难。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以安社稷；欲举兵西，诛不当摄者，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设令时命不成，死国埋名，犹可以不惭于先帝。今欲发之，汝肯从我乎？”丰年十八，勇壮，许诺。义遂与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信弟武平侯刘璜结谋，以九月都试日斩观令，因勒其车骑、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将帅。信子匡时为东平王，乃并东平兵，立信为天子；义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移檄郡国，言“莽鸩杀孝平皇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罚！”郡国皆震。比至山阳，众十余万。

[3]东郡太守翟义是翟方进的儿子，与姐姐的儿子上蔡人陈丰密谋说：“新都侯王莽代理皇位，向全国发号施令，故意在皇族中挑选一个幼年孩子，称为孺子，假托周公辅佐成王的作法，试探天下人心，他必然取代汉家，迹象已经逐渐可见。而今，皇族衰弱，长安以外又没有强大的封国，天下全都低头顺从，没有人能挽救国家的灾难。我有幸是宰相的儿子，自己又是一个大郡的郡守，父子都受汉朝的厚恩，有义务为国家讨伐叛贼，使国家安定。我打算发动军队西进，诛杀不应当代理皇位的人，而另行选择、辅助皇族子弟当皇帝。即使事情不能成功，为国而死，身虽埋葬，名却长存，还可以无愧于先帝。如今我准备行动，你肯追随我吗？”陈丰十八岁，勇猛强壮，一口承诺。翟义于是与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刘信的弟弟武平侯刘璜合谋，在九月检阅军队的日子斩杀观县县令，控制了本地的战车、骑兵、弓

箭手，再征召郡中勇士，部署将帅。刘信的儿子刘匡，当时是东平王，于是与东平国的防卫部队合兵一处，拥立刘信为皇帝。翟义自称大司马，兼柱天大将军。通报各郡、各封国，指出：“王莽用鸩酒毒死孝平皇帝，代理皇位，目的在铲除汉朝政权。现在，天子已经即位，当共同代天行罚！”各郡、各封国大为震动。大军抵达山阳时，已有十余万人。

莽闻之，惶惧不能食。太皇太后谓左右曰：“人心不相远也。我虽妇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拜其党、亲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光崐禄勋、成都侯王邑为虎牙将军，明义侯王骏为强弩将军，春王城门校尉王况为震威将军，宗伯、忠孝侯刘宏为奋冲将军，中少府、建威侯王昌为中坚将军，中郎将、震羌侯窦况为奋威将军，凡七人，自择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义焉。复以太仆武让为积弩将军，屯函谷关；将作大匠蒙乡侯逯并为横将军，屯武关；羲和、红休侯刘秀为扬武将军，屯宛。

王莽得到消息，惊惶失措，连饭都吃不下。太皇太后对她的侍从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虽然是一个女人，也知道王莽必定因此而自危。”王莽于是任命他的同党和亲属，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光禄勋、成都侯王邑为虎牙将军，明义侯王骏为强弩将军，春王城门校尉王况为震威将军，宗伯、忠孝侯刘宏为奋冲将军，中少府、建威侯王昌为中坚将军，中郎将、震羌侯窦况为奋威将军，共七人，由各人自己选择任命函谷关以西地区的人当校尉和军吏，率领以函谷关以东地区的士兵，再征调各郡临时召集的部队，向翟义军发动攻击。王莽又任命太仆武让为积弩将军，驻防函谷关；命将作大匠、蒙乡侯逯并为横将军，驻防武关；羲和、红休侯刘秀为扬武将军，驻防宛城。

三辅闻翟义起，自茂陵以西至二十三县，盗贼并发。槐里男子赵朋、霍鸿等自称将军，攻烧官寺，杀右辅都尉及令，相与谋曰：“诸将精兵悉东，京师空，可攻长安！”众稍多至十余万，火见未央宫前殿。莽复拜卫尉王级为虎贲将军，大鸿胪、望乡侯阎迁为折冲将军，西击朋等。以常乡侯王恽为车骑将军，屯平乐馆；骑都尉王晏为建威将军，屯城北；城门校尉赵恢为城门将军；皆勒兵自备。以太保、后

承、承阳侯甄邯为大将军，受钺高庙，领天下兵，左杖节，右把钺，屯城外。王舜、甄丰昼夜循行殿中。

京城附近地区听到翟义起兵的消息，自茂陵以西到县，共二十三县，盗贼一齐爆发。槐里男子赵朋、霍鸿等自称为将军，攻击、焚烧官府，击杀右辅都尉及县县令。他们会商说：“众将和精兵全部东征，京师空虚，我们可以进攻长安！”军队渐渐增多到十余万人，未央宫前殿可以见到火光。王莽又任命卫尉王级为虎贲将军，大鸿胪、望乡侯阎迁为折冲将军，向西攻击赵朋等。任命常乡侯王恽为车骑将军，驻防平乐馆；骑都尉王晏为建威将军，驻防城北；城门校尉赵恢为城门将军，都各自统率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再任命太保、后承、承阳侯甄邯为大将军，在高帝庙接受斧钺，统率全国的军队，左边执持符节，右边把握斧钺，驻扎在城外。王舜和甄丰昼夜在宫殿之中巡查。

莽日抱孺子祷郊庙，会群臣，称曰：“昔成王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群臣皆曰：“不遭此变，不章圣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书》作《大诰》曰：“粤其闻日，宗室之俊有四百人，民献仪九万夫，予敬以终于此谋继嗣图功。”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天下，以当反位孺子之意。

王莽每天抱着孺子到郊祀祭坛和宗庙祷告，集合群臣宣称：“从前周成王年幼，周公代君主处理国政，管叔、蔡叔挟持禄父叛变。而今，翟义也挟持刘信作乱。连古代的大圣人都还怕这种事情，何况我王莽这样渺小的人！”群臣都说：“不遭受这次大难，就不能展示你的圣德！”冬季，十月甲子（十五日），王莽仿效《周书》，也撰写《大诰》，说：“当翟义反书传到的那天，刘姓皇族在京师的俊杰有四百人，而民众的贤者有九万男子。我谨依靠这些俊杰和贤人，保卫皇家继承人，建立功业。”派大夫桓谭等前往全国各地，将自己会把政权归还孺子的意图晓喻全国。

诸将东至陈留，与翟义会战，破之，斩刘璜首。莽大喜，复下诏先封车骑都尉孙贤等五十五人皆为列侯，即军中拜授。因大赦天下。于是吏士精锐遂攻围义于圉城，十二月，大破之。义与刘信弃军亡，至固始界中，捕得义，尸磔陈都市；卒不得信。

各位将军率军东征，抵达陈留郡县，与翟义的军队进行会战，取得胜利，斩杀刘璜。王莽大喜，再次下诏，将车骑都尉孙贤等五十五人都封为列侯，就在军中授予爵位。因此大赦天下。于是，用精兵围攻翟义于圉城，十二月，大败翟义。翟义与刘信放弃军队逃亡。逃到固始县界内，翟义被捕，押解到淮阳国所属陈县，施以分裂肢体的酷刑，在市上示众。而刘信最终没有抓到。

始初元年（戊辰、8）

始初元年（戊辰，公元8年）*[1]春，地震。大赦天下。

[1]春季，发生地震。大赦天下。

[2]王邑等还京师，西与王级等合击赵朋、霍鸿。二月，朋等殄灭，诸县息平。还师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劳赐将帅。诏陈崇治校军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奋怒，东指西击，羌寇、蛮盗，反虏、逆贼，不得旋踵，应时殄灭，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当赐爵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数百人。莽发翟义父方进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烧其棺柩；夷灭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又取义及赵朋、霍鸿党众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阳、无盐、圉、槐里、凡五所，建表木于其上，书曰：“反虏逆贼鲵。”义等既败，莽于是自谓威德日盛，遂谋即真之事矣。

[2]王邑等人回到长安，再向西与王级等会合，共同进击赵朋、霍鸿。二月，赵朋等人被消灭，各县秩序恢复。胜利凯旋，整顿军队，王莽于是在白虎殿举行酒宴，慰劳和赏赐将帅。命令陈崇审核军功，排列高低。依照周朝的制度，把爵位分为五等，赐封功臣为侯、伯、子、男，共三百九十五人。指出：“他们都怀着愤怒的心情，东征西讨，羌寇、蛮盗、反叛、逆贼，还没有转过脚跟，便即时扑灭，天下人都敬服。”封爵全用这项理由。应当赐爵为关内侯的，改名附城，又有数百人。王莽下令挖掘翟义父亲翟方进和他祖先在汝南的墓坟，焚烧棺材，屠杀三族，连幼儿都不能幸免。甚至还将尸体都放进同一个大坑，用荆棘跟五毒羼杂一并埋葬。又下令把翟义、赵朋、霍鸿党羽们的尸体，堆积在濮阳、无盐、圉城、槐里、五个地方的交通大道旁边，把木牌竖立在尸堆上，上面写道：“反虏逆贼鲸鲵。”翟义等人已

经失败，王莽于是认为自己的声威德行一天天兴盛，便考虑正式登皇位了。

[3]群臣复奏：进摄皇帝子安、临爵为公；封兄子光为衍功侯。是时莽还归新都国；群臣复白以封莽孙宗为新都侯。

[3]文武官员又建议："晋升王莽的儿子王安、王临为公爵。赐封王莽哥哥的儿子王光为衍功侯。这时，王莽交还了新都国，文武官员又建议赐封王莽的孙子王宗当新都侯。

[4]九月，莽母功显君死。莽自以居摄践阼，奉汉大宗之后，为功显君缌弁而加麻环，如天子吊诸侯服。凡壹吊再会；而令新都侯宗为主，服丧三年云。

[4]九月，王莽的母亲功显君去世。王莽自以为他代理皇位，登上宫廷的宝座，尊奉汉室大宗的后嗣，于是为功显君守五服中最轻的缌麻服，在细麻布帽上面加上用麻环绕而成的孝带，如同天子吊唁诸侯的丧服。总共一次吊唁，两次会祭，让新都侯王宗为丧主，由他守三年的丧服。

[5]司威陈崇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报执金吾窦况，令杀人；况为收系，致其法。莽大怒，切责光。光母曰："汝自视孰与长孙、中孙！"长孙、中孙者，宇及获之字也。遂母子自杀，及况皆死。初，莽以事母、养嫂、抚兄子为名，及后悖虐，复以示公义焉。令光子嘉嗣爵为侯。

[5]司威陈崇奏报：王莽哥哥的儿子、衍功侯王光私下告知执金吾窦况，让窦况替他杀人。窦况替他拘禁了那个人，用法律把那个人处死了。王莽大怒，严厉地责备了王光。王光的母亲对王光说："你看自己和长孙、仲孙相比怎么样？"长孙、仲孙是王莽长子王宇、次子王获的表字。王光母子便自杀了，连窦况也死了。起初，王莽由于服事母亲，供养嫂子，抚育兄长的儿子求得了名誉，等到后来狂妄凶暴，又这样来显示公正无私。令王光的儿子王嘉继承爵位为侯。

[6]是岁，广饶侯刘京言齐郡新井，车骑将军千人扈云言巴郡石牛，太保属臧鸿言扶风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广饶侯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

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骑都尉崔发等视说。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崐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其号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始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令与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万方，期于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复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众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公博议别奏，以示即真之渐矣。

[6]这一年，广饶侯刘京奏报齐郡冒出一口新井，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奏报巴郡发现一头石牛，太保属臧鸿奏报扶风雍县发现仙石。王莽都欢迎接受了。十一月甲子（二十一日），王莽上奏给太皇太后说：“陛下现在的处境是汉王朝已经十二世，正碰上‘三七’数字的危险命运，秉承上天威严的命令，陛下下诏让我暂居皇帝之位，处理政务。广饶侯刘京上奏说，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夜作了几个梦，梦见有声音对他说：‘我是天公的使者。天公打发我告诉亭长：代理皇帝应当作真皇帝。如果不相信我，这个驿亭里会出现一口新井。’亭长早晨起来查看亭中，确实出现了一口新井，深入地下将近一百尺。十一月壬子（初九），节令交替正赶上冬至，巴都的石牛，戊午（十五日），雍县的石文，都到达未央宫的前殿。我和太保安阳侯王舜等人去看时，天空刮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大风停止，在石头前面得到了铜符帛图，上面的文字是：‘上天告示皇帝的符信，进献的人可以封侯。’骑都尉崔发等人看到并进行解说。孔子说：‘畏惧上天的意旨，畏惧尊长辈，畏惧圣人的教导。’我王莽敢不遵照执行！我请求在服事神祇、宗庙，向太皇太后和孝平皇后奏报时，都自称‘假皇帝’。至于向全国臣民发号施令，全国臣民向我奏报，都不要说是‘代理’。把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铜壶滴漏的刻度改为一百二十度，以符合上天的意旨。我王莽一定日夜养育孺子成长，让他能够跟周成王的品德相媲美，把太皇太后的声威德行传播到各地，让各地富足并施行教化。等到孺子举行冠礼以后，再把明君的权力归还给他，如同周公旧例。”奏章被批准了。大众知道他信奉符

命，指使大臣们广泛议论，分别奏报太皇太后，以显示正式登上皇位的发展趋势。

[7]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谋共劫莽，立楚王。发觉，诛死。

[7]期门郎张充等六人策划一道劫持王莽，拥立楚王作皇帝。被发觉后处死。

[8]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日"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禅，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8]梓潼县人哀章在长安学习，一向品行不好，喜欢说大话。他看见王莽居位摄政，就制造了一只铜柜，做了两道标签，一道写作"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道写作"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所谓某，就是高皇帝的名字。那策书说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应遵照天意行事。图和策书都写明王莽的大臣八人，又加上两个好名字王兴和王盛，哀章乘机把自己的姓名也塞在里面，共十一人，都写明了官职和爵位，作为辅佐。哀章听到齐郡新井和巴郡石牛事件下达了，当天黄昏时候，穿着黄衣，拿着铜柜到高帝祭庙，把它交给了仆射。仆射奏报。戊辰（二十五日），王莽到高帝祭庙拜受天神命令转让统治权的铜柜。他戴上王冠，进见太皇太后，回来便坐在未央宫的前殿，发布文告说："我德行不好，幸赖是皇初祖黄帝的后代，是皇始祖虞帝的子孙，又是太皇太后的微末亲属。皇天上帝予以隆厚的庇佑，令我继承大统。符命、图文，金柜中的策书，都是神明的诏告，把天下千百万

人民托付我。赤帝汉朝高皇帝的神灵，秉承上天的命令，传给我转让政权的金策书，我非常敬畏，敢不敬谨接受！根岷据占卜，戊辰日（二十五日）是吉日，我戴上王冠，登上真天子的座位，建立‘新王朝’。决定改变历法，改变车马、服饰的颜色，改变供祭祀用的牲畜的毛色，改变旌旗，改变用器制度。把今年十二月朔癸酉（初一）定为始建国元年正月的初一，把鸡鸣之时作为一天的开始。车马、服饰的颜色配合土德崇尚黄色，祭祀用的牲畜与正月建丑相应而使用白色，使者符节的旄头旗幡都采用纯黄色，写上‘新使五威节’，表明我们是秉承皇天上帝的威严命令。”

莽将即真，先奉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惊。是时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

王莽将要即位当真皇帝，先捧来各种符命祥瑞向太皇太后报告，太皇太后大吃一惊。这时，因孺子刘婴并没有即位，所以皇帝御玺仍放在太皇太后所住的长乐宫。等到王莽即位，向太后请求交出御玺，太皇太后不肯给。王莽让安阳侯王舜规劝。王舜一向谨慎恭敬，太后平素喜欢他、信任他。王舜见到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知道他是为王莽索求御玺，怒骂他道：“你们父子宗族，靠着汉朝的力量，几代富贵，不但没有回报，反而利用人家托孤寄子的机会，夺取政权，不再顾念恩义。这样的人，连猪狗都不吃他剩余的东西，天下难道会容下你们兄弟吗！而且你们自己以金匮符命当新皇帝，改变历法，改变车马、服饰颜色，改变制度，也应该自己另刻御玺，使它传到万世，用这个亡国不祥的玺作什么，而想得到它？我是汉朝的老寡妇，早晚就要

死，打算跟御玺一同埋葬。你们终究得不到！”太后一面说，一面哭泣。身边的常侍随从及下面的人都跟着哭泣。王舜也哀恸落泪，不能自止。过了很久，王舜才抬头问太后：“我等已无话可说，只是王莽一定要得到传国御玺，太后难道能够最终不给他吗？”太后听王舜的话恳切，又怕王莽用暴力胁迫，于是拿出汉朝的传国御玺扔到地上，对王舜说：“待我老死后，你们兄弟将被灭族！”王舜得到传国御玺后，报告王莽。王莽万分喜悦，于是为太皇太后在未央宫渐台设酒宴，让众人纵情欢乐。

莽又欲改太后汉家旧号，易其玺绶，恐不见听；而莽疏属王谏欲谄莽，上书言：“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当随汉废，以奉天命。”莽以其书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悖德之臣也，罪当诛！”于是冠军张永献符命铜壁文，言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诏从之。于是鸩杀王谏而封张永为贡符子。

王莽又打算改变王太后在汉朝时的旧封号，更换她的印玺绶带，但又怕她拒绝。而王莽的远族王谏打算向王莽献媚，上奏说：“皇天废除汉朝，而命令建立新朝，太皇太后不宜再称尊号，应该跟汉朝同时废除，顺应天命。”王莽把奏章呈报太后，太后说：“此话有理！”王莽于是说：“这是违背德义之臣，罪当杀！”当时冠军人张永呈献璧形铜片，上有符命文字，说太皇太后应称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下诏接受。于是用鸩酒毒死王谏，封张永为贡符子。

班彪赞曰：三代以来，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宠。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小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

班彪赞曰：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无论天子或诸侯失去权势，很少不是因为被宠爱的女人。及至王莽的兴起，也是如此。孝元帝皇后王政君经历了汉朝四世皇帝，身居国母高位，享受国家奉养六十余年。王姓家族的众小人世代掌权，轮换把握国家命脉，共计有五个大司马、十个侯爵，而终于权归王莽。君王的宝座和名号已经完全丧失，而孝元后王政君还恋恋不舍地握着一颗印玺，不想交给王莽。妇人之仁，使人生悲！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三十七卷

汉纪二十九王莽中始建国元年（己巳、9）

汉纪二十九 王莽始建国元年（己巳，公元9年）

[1]春，正月，朔，莽帅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焉。

[1]春季，正月朔（初一），王莽率领公侯卿士捧着新制的皇太后御玺，呈上太皇太后，遵从上天的符命，去掉汉朝的名号。

初，莽娶故丞相王孙宜春侯咸女为妻，立以为皇后；生四男，宇、获前诛死，安颇荒忽，乃以临为皇太子，安为新嘉辟。封宇子六人皆为公。大赦天下。

当初，王莽娶了原丞相王的孙子宜春侯王咸的女儿为妻，如今立她作皇后。生有四个儿子，王宇、王获先前已被处死，王安又很有点糊里糊涂的样子，便把王临立为皇太子，把王安封为新嘉辟。赐封王宇的儿子六人都为公。大赦天下。

莽乃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王莽下策书命孺子为定安公，把居民一万户，土地纵横各一百里，赐封给他。在封国里建立汉朝祖宗的祠庙，与周朝的后代一样，都使用自己的历法和车马服饰的颜色。把孝平皇后立为定安太后。宣读策书完毕，王莽亲自握着孺子的手，流着眼泪抽泣道："从前周公代理王位，最后能够把明君的权力归还周成王；现在我偏偏迫于上天威严的命令，不能够如自己的意！"悲伤叹息很久。中傅带着孺子下殿，向着北面自称臣下。百官陪在旁边，没有人不受感动。

又按金匮封拜辅臣：以太傅、左辅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刘秀为国师，嘉新公；广汉梓潼哀章为国将，美新公；是为四辅，位上公。太保、后承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丕进侯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将军王邑为大司空，隆

新公；是为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丰为更始将军，广新公；京兆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轻车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京兆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是为四将。凡十一公。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示神焉。

王莽又按照金匮图书的说明，对辅政大臣举行授任仪式：任命太傅、左辅王舜为太师，赐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为太傅，赐封就新公；少阿、羲和、刘秀为国师，赐封嘉新公；广汉郡梓潼县人哀章为国将，赐封美新公。这是四辅，位列上公。太保、后承甄邯为大司马，赐封承新公；丕进侯王寻为大司徒，赐封章新公；步兵将军王邑为大司空，赐封隆新公。这是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丰为更始将军，赐封广新公；京兆王兴为卫将军，赐封奉新公；轻车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赐封成新公；京兆王盛为前将军，赐封崇新公。这是四将。总共十一公。王兴原是城门令史，王盛是卖饼的。王莽按照符命，找到十多个有这样姓名的人，而这两人的相貌符合占卜和看相的要求，便直接从平民起用，以显示神奇。

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凡数百人，诸刘为郡守者皆徒为谏大夫。改明光宫为定安馆，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皆置门卫使者监领。敕阿乳母不得与婴语，常在四壁中，至于长大，不能名六畜；后莽以女孙宇子妻之。

这一天，授任卿大夫、侍中、尚书官职总共几百人。各刘姓皇族担任郡太守的，都调任谏大夫。王莽把明光宫改为定安馆，让定安太后住在那里。把大鸿胪官署作为定安公住宅，都设置门卫、使者监护管理。告诫保育人员和奶妈不准跟定安公谈话，让他常在四壁合围的屋子里。一直到长大，定安公还不能叫出六畜的名称。后来王莽把孙女王宇的女儿嫁给了他。

莽策命群司各以其职，如典诰之文。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分属三公。置二崐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又更光禄勋等名为六监，皆上卿。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

尉，县令、长曰宰；长乐宫曰常乐室，长安曰常安；其余百官、宫室、郡县尽易其名，不可胜纪。

王莽颁发策书规定百官的职责，犹如典谟训诰的文章一样。设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职位都是孤卿。将大司农改名叫羲和，后来又改为纳言；大理改名叫作士；太常改名叫秩宗；大鸿胪改名叫典乐；少府改名叫共工；水衡都尉改名叫予虞，加上三公司卿，分别归三公管辖。设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别主管京师各官府的所有职务。又把光禄勋等改名，称为六监，职位都是上卿。将郡太守改名叫大尹，都尉改名叫大尉，县令、县长改名叫宰；长乐宫改名叫常乐室，长安改名叫常安；其余百官、宫室、郡县都改了名，不能一一记录了。

封王氏齐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其女皆为任。男以“睦”，女以“隆”为号焉。

赐封王氏丧服为齐的亲属为侯爵，丧服为大功的亲属为伯爵，丧服为小功的亲属为子爵，丧服为缌麻的亲属为男爵；这样的女亲属都为任爵。男的用“睦”字作称号，女的用“隆”字作称号。

又曰：“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于是汉诸侯王三十二人皆降为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为子，其后皆夺爵焉。

王莽又说道：“汉朝有的诸侯称王，以至四方的夷民也仿效这样称呼，这违反了古代制度，背离了一统的原则。如今确定诸侯王的名号都称为公，以及四方夷民，冒用帝王尊号的都改为侯。”于是汉诸侯王三十二人的名号都降为公，诸侯王的子弟名号为侯的一百八十一人都降为子，他们在后来都被剥夺了爵号。

[2]莽又封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之后皆为公、侯，使各奉其祭祀。

[2]王莽又赐封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的后代都为公、侯，使他们各自奉行对自己祖先的祭祀。

[3]莽因汉承平之业，府库百官之富，百蛮宾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欲更为疏阔。乃自谓黄帝、虞舜之后，至齐王建孙济北王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故以

黄帝为初祖，虞帝为始祖。追尊陈胡公为陈胡王，田敬仲为田敬王，济北王安为济北愍王。立祖庙五，亲庙四。天下姚、妫、陈、田、王五姓皆为宗室，世世复，无所与。封陈崇、田丰为侯，以奉胡王、敬王后。

[3]王莽承接汉朝盛世的庞大基业，以及国库和诸官府资产的丰厚，众多蛮族归附顺从，天下一派升平。王莽一时攫为己有，他的心意仍不满足，认为汉朝的格局太小，想要更为宏大。于是，自称是黄帝、虞舜的后裔，一直传到齐王田建的孙儿济北王田安，才失去政权。齐人称齐国的王族为“王家”，于是就以“王”为姓氏。所以，以黄帝为王姓的初祖，以虞舜帝为始祖。王莽追尊陈胡公为陈胡王，田敬仲为田敬王，济北王田安为济北愍王。他建造五座祖宗祭庙，四座皇族祭庙。天下姚、妫、陈、田、王五姓都是皇族，世代不纳税，不服役，不负担义务。封陈崇、田丰二人为侯爵，使他们分别作陈胡王妫满、田敬王田完的后嗣。

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义、赵朋等作乱，领州郡，怀忠孝，封牧为男，守为附城。

全国州牧、郡守，都因先前在翟义、赵朋等人作乱时，领导州郡，忠于新朝，所以州牧都封男爵，郡守都封附城。

以汉高庙为文祖庙。汉氏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诸刘勿解其复，各终厥身；州牧数存问，勿令有侵冤。

王莽将汉高庙改为文祖庙。在京师的刘姓皇帝陵园中的宗庙，仍维持原状，祭祀同原来一样。刘姓皇族继续免缴赋税，免服差役，直到去世。各州州牧不断慰问安抚，不让他们遭受侵害和冤枉。

[4]莽以刘之为字“卯、金、刀”也，诏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

[4]王莽认为刘字由“卯、金、刀”组成，因而下诏，“正月刚卯”佩饰和金刀钱都不准再使用。于是，废除错刀币、契刀币以及五铢钱，改铸小钱，直径六分，重量一铢，上面有“小钱值一”的字样，加上以前的“大钱五十”的货币为两类，同时发行。为了防止民间私自铸造，便下禁令不准挟带铜、炭。

[5]夏，四月，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快兄殷，故汉胶东王，时为扶崇公。快举兵攻即墨，殷闭城门，自系狱。吏民距快；快败走，至长广死。莽赦殷，益其国满万户，地方百里。

[5]夏季，四月间，徐乡侯刘快集结党羽几千人，在他的封国里起兵。刘快的哥哥刘殷，是原汉朝的胶东王，这时已经改为扶崇公。刘快集结兵力，进攻即墨城，刘殷关闭城门，自投监狱。官民抵抗刘快，刘快失败逃跑，退到长广县死了。王莽赦免刘殷，增加他的封国达一万户人家，面积方圆一百里。

[6]莽曰："古者一夫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秦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制于民臣，颛断其命，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6]王莽下诏："古代一夫分田一百庙，按十分之一交租税，就能够国家丰裕，百姓富足，于是歌颂的舆论兴起来了。秦破坏圣人制度，废除井田，因此并吞土地的现象出现了，贪婪卑鄙的行为发生了，强者占田数千亩，贫者竟没有立锥之地。又设置买卖奴婢的市场，与牛马一同关闭在栅栏之内，被地方官吏控制，专横地裁决他们的命运，违背了天地之间的生命，人类最宝贵的原则。汉朝减轻土地税，按三十分之一征税，但是经常有代役税，病残而丧失劳力的都要交纳。加以土豪劣绅侵犯欺压，利用租佃关系掠夺财物，于是名义上按三十分之一征税，实际上征收了十分之五的税。所以富人的狗马有吃不完的粮食，因骄奢而作邪恶的事；穷人却吃不饱酒渣糠皮，因贫困而作邪恶的事。他们都陷于犯罪，刑罚因此不能搁置不用。现在把全国的田改名叫'王田'，奴婢叫'私属'，都不准买卖。那些家庭人口男性不满八人，而占有田亩超过一井的，把多余的田亩分给亲属、邻居和同乡亲友。原来没有田，现在应当分得田的，按照规定办。敢有反对井田这

种圣人首创的制度，无视法律惑乱民众的，把他们流放到四方极远的地方，去抵挡妖怪鬼神，如同我的始祖虞舜帝惩罚四凶的旧例。”

[7]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大赦天下。

[7]秋季，王莽派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颁符命四十二篇到全国。其中德祥类五篇，符命类二十五篇，福应类十二篇。五威将恭敬地捧着符命，带着印信，王侯及以下和官吏更改名称的，中原以外到匈奴、西域和远方的蛮夷，都被就地授予新朝的印信，并收缴原来汉朝的印信。大赦天下。

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五帅，将持节，帅持幢。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南出者逾徼外，历益州，改句町王为侯；西出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言章。

五威将坐着绘有天文图象的车子，套着六匹母马，背上插着锦鸡的羽毛，服装佩饰很威武。每一位五威将下面各设置五个元帅。五威将手执符节，五帅举着旗幡，东行的到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南行的到边塞之外，经过益州郡，把句町王改为句町侯。西行到西域，把各国国王都改为侯爵。北行到匈奴王庭，授予单于印信，更改了汉朝印信的文字，去掉："玺"改称"章"。

[8]冬，雷，桐华。

[8]冬季，响雷，桐树开花。

[9]以统睦侯陈崇为司命，主司察上公以下。又以说符侯崔发等为中城、四岷关将军，主十二城门及绕、羊头、肴黾、陇之固，皆以五威冠其号。

[9]任命统睦侯陈崇当司命，负责监视上公及以下所有朝廷官员。又任命说符侯崔发等当中城、四关将军，负责京师十二城门，跟绕、羊头、肴黾、陇四处防务。官衔前都加五威二字。

[10]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

[10]王莽派遣又谏大夫五十人，分别到各郡、各封国铸钱。

[11]是岁，真定、常山大雨雹。

[11]这一年，真定、常山天降大冰雹。

二年（庚午、10）

<B二年（庚午，公元10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无违命者。独故广阳王嘉以献符命，鲁王闵以献神书，中山王成都以献书言莽德，皆封列侯。

[2]五威将帅七十二人回来奏报，汉朝的诸侯王去掉王号改称为公的，全部缴上印信成为平民，没有违抗命令的。只有原广阳王刘嘉因向王莽呈献符命，鲁王刘闵因向王莽呈献神书，中山王刘成都因向王莽呈书歌颂功德，都封为列侯。

班固论曰：昔周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所以亲亲贤贤，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召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共守；天下谓之共主，强大弗之敢倾。历载八百余年，数极德尽，降为庶人，用天年终。秦讪笑三代，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梃，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秦不及期，国势然也。

班固论曰：从前，周王朝分封诸侯国八百个，其中同姓家族有五十余个。这正是为了友爱亲属，尊重贤才，它关系到政权的兴衰。根深植，本坚固，使外人就无法动摇。所以强盛之时，周公、召公共同治理，使刑罚停止。哀弱之时，五霸在下扶助，共同守护。天下认为周王是共主，诸侯国的力量再强大，也不敢倾灭周。历时八百余年，气数恩德已尽，被降为平民，但仍终其天年。秦讥笑夏商周三代君王，自称“皇帝”，却让子弟当平民。这个政权内没有骨肉至亲辅佐，外没有藩属封国护卫，一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项羽随之而进，也就覆亡了。所以说，周王朝的统治能够超过期限，秦王朝则短到没有达到期限，是国家形势造成了这样的结局。

汉兴之初，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济，渐于海，

为齐、赵；、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汉朝建立的初期，警觉到秦王朝覆亡的原因，是皇族的孤立，所以大封皇族子弟为王，建立九个封国。从雁门郡以东到辽阳，是燕国、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山以东，渡过黄河、济水，直到大海，是齐国、赵国。水、泗水以南，龟山、蒙山一带，是梁国、楚国。东边围绕长江、太湖，接近会稽郡，是荆国、吴国。北边与淮河附近接界，庐山、衡山一带，是淮南国。汉水之北，顺着汉水而下，九嶷山一带，是长沙国。各封国边界相接，环绕着东方、北方、南方三面边疆，外与匈奴、南越国接壤。皇帝直接控制的地区，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从江陵以西到巴郡、蜀郡，北起云中到陇西，加上京师、内史，共十五个郡。公主和列侯的食邑，大都分布在十五郡之内。而大的封国面积跨州，有几个郡那么大，数十个城镇相连，宫殿、百官制度与京师相同。对秦朝来说，可称是矫枉过正了。尽管如此，高祖创立大业，事务繁多，没有空闲，惠帝在位时间又短，高后以女主身份代理皇位，临朝执政，而全国却一派崐升平，没有叛乱的忧患。后来终于摧毁吕姓家族的篡权阴谋，完成文帝的功业，也依赖于这些封国。

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监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分齐、赵，景帝削吴、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祚，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

弱，无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

然而，封国国君本是皇族的末流，末流太滥，就会满溢出来，造成灾害。小者荒淫触犯法律，大者谋反叛逆，结果自己断送性命，封国也被撤除。所以文帝分割齐国、赵国，景帝削减吴国、楚国，武帝颁布推恩令，使封国自己分解。从此以后，齐国剖分成七国，赵国剖分成六国，梁国剖分成五国，淮南国剖分成三国。皇子封亲王之时，大的封国不过十多个城镇。长沙国、燕国、代国，虽然仍是旧名，都不再紧邻南北边疆了。景帝遭遇七国之乱，更贬抑诸侯王地位，减少封国官员编制。武帝时衡山王刘赐、淮南王刘安图谋不轨，于是颁布左官律，制定附益法。封国国君只能得到供穿衣吃饭的租税，不参与政事。到了哀帝、平帝时代，封国国君都是后代苗裔，跟皇帝的血缘和亲情疏远。生长在封闭的王宫之中，不为人民所尊敬，势力与当地富翁没有什么不同。而本朝君王在位的时间短促，又一连三代没有后嗣。因此王莽知道汉家宫廷内外衰微，根本和末梢都同样脆弱，他无所顾虑惧怕，萌生了邪恶之心。依靠太皇太后的权势，假托伊尹、周公的美名，在朝廷上作威作福，用不着走下台阶就把汉朝政权全部夺取。诈谋完成之后，王莽正式称帝，分别派遣五威将之类的官员，驾着传车急行全国，颁行符命。汉朝封国国君叩头至地，双手呈上印信，只怕落后。有些人更歌功颂德，奉承献媚，以取得王莽的欢心，岂不令人哀痛！

[3]国师公刘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洛阳、邯郸、临、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钱府官。司市常以四时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贾，各为其市平。民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不售者，均官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物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又民有乏绝欲赊贷者，钱府予之；每月百钱收息三钱。

[3]国师公刘秀奏称："周王朝有泉府之官，收购民间卖不出去的产品，供应民间缺乏的货物，也就是《易经》说：'治理财富，端正言行，禁止人民为非作歹。'"于是王莽下诏说："《周礼》上有由官府办理赊贷的记载，《乐语》上有五均的设立，史书上有关于诸的记载。现在，开展赊贷、设立五均、诸，目的在于使民众均平，遏止富豪侵吞兼并。"于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宛、成都设立五均司市、钱府官。司市于每季的第二个月，对货物定出上、中、下三等价钱，保持市价的稳定。民间卖不出去的五谷、麻布、丝绸、棉絮等，均官经过调查，认为确实之后，依照成本收购。一旦物价上涨，超过平价一钱，均官将所藏货物以平价卖给百姓。如物价比平价低，则听凭百姓自由交易。另外百姓如果无钱需要赊贷，则钱府可以借给，每月一百钱收利息三钱。

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金、银、连、锡、鸟、兽、鱼、鳖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贩、贾人，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

同时，新朝朝廷依照古书《周礼》，规定：凡有田不耕种，称为不殖，要崐罚交三个人的赋税，城市中房宅不种树的称为不毛，罚交三个人的布匹；平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处罚布匹一匹。缴纳不出布匹的，则应为官府做工，由官府给他衣食。凡是在山林水泽开采金矿、银矿、铅矿、锡矿的工人，捕捉鸟兽的猎人，捞取鱼鳖的渔夫，以及从事畜牧业的牧民，种桑养蚕、织布纺线、缝纫的妇女，工匠、医生、巫师、算卦的人，祭司及有其他技能的人等和小贩、商人，全都要在所前往的地方自己申报经营所得，由地方官府除去其成本，在纯利中征收十分之一作为贡税。胆敢不自行申报，或申报不实的，把经营所得没收，并处罚为官府服役一年。

羲和鲁匡复奏请榷酒酤，莽从之。又禁民不得挟弩、铠，犯者徙西海。

羲和鲁匡又奏请酒类由官府专卖，王莽批准。又下令禁止民间挟带弩弓和铠甲，违犯者流放到西海郡。

[4]初，莽既班四条于匈奴，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遣使者责税，收乌桓酋豪，缚，倒悬之。酋豪兄弟怒，共杀匈奴使。单于闻之，发左贤王兵入乌桓，攻击之，颇杀人民，驱妇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乌桓曰："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持财畜往赎，匈奴受，留不遣。

[4]最初，王莽给匈奴颁布了关于处理降人的四项条例。后来，护乌桓使者通告乌桓民众，不要再向匈奴进贡兽皮布匹。匈奴派人催促乌桓进贡，并逮捕乌桓部落酋长，捆绑起来，倒着悬挂。酋长的兄弟勃然大怒，共同击杀匈奴使者。匈奴单于听说了这件事，征发左贤王的属兵进入乌桓，展开攻击，杀戮许多百姓，掳掠妇女儿童近千人而去，安置到东部地区，告诉乌桓："拿牛马、兽皮和布匹来赎！"乌桓人带着财物牲畜去赎俘虏，匈奴收下，但却不遣返俘虏。

及五威将王骏等六人至匈奴，重遗单于金帛，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将率既至，授单于印绂，诏令上故印绶。单于再拜受诏。译前，欲解取故印绂，单于举掖授之。左姑夕侯苏从旁谓单于曰："未见新印文，宜且勿与。"单于止，不肯与。请使者坐穹庐，单于欲前为寿。五威将曰："故印绂当以时上。"单于曰："诺。"复举掖授译，苏复曰："未见印文，且勿与。"单于曰："印文何由变更！"遂解故印绂奉上将帅；受著新绂，不解视印。饮食至夜，乃罢。右帅陈饶谓诸将帅曰："向者姑夕侯疑印文，几令单于不与人。如令视印，见其变改，必求故印，此非辞说所能距也。既得而复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绝祸根。"将帅犹与，莫有应者。饶，燕士，果悍，即引斧椎坏之。明日，单于果遣右骨都侯当白将帅曰："汉单于印言'玺'不言'章'，又元'汉'字；诸王已下乃有'汉'，言'章'。今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将帅示以故印，谓曰："新室 顺天制作，故印随将帅所自为破坏。单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当还白，单于知已无可奈何，又多得赂遗，即遣弟右贤王舆奉马牛随将帅入谢，因上书求故印。将帅还左犁污王咸所居地，见乌桓民多，以问咸；咸具言状。将帅曰："前封四条，不得受乌桓降者。亟还之！"咸曰："请密与单于相闻，得

语，归之。”单于使咸报曰：“当从塞内还之邪，从塞外还之邪？”将帅不敢颛决，以闻。诏报：“从塞外还之。”莽悉封五威将为子，帅为男；独陈饶以破玺之功，封威德子。

及至五威将王骏等六人抵达匈奴，致送单于黄金、丝绸等厚重礼物，说明新朝接受天命取代汉朝的情况，并更换单于印信。原来的印文是“匈奴单于玺”，王莽更改后的印文是“新匈奴单于章”。已经到达的五威将到达后，授给单于新印信，宣读诏书要求交回汉朝旧印信。单于再拜，接受诏书。翻译官上前，打算从单于身上解取旧印信，单于抬起手臂交印。左姑夕侯苏从旁对单于说：“没有看到新印的印文，应该暂且不交旧印。”单于放下手臂，不准翻译官解绶带。单于请使节坐在穹庐里，要上前敬酒祝寿。五威将说：“旧印信应当按时交上。”单于说：“好”。再抬起手臂，让翻译官解带。左姑夕侯苏再提醒说：“我们汉有看见印文，暂且不要给他们。”单于说：“印文怎么会变！”于是解下旧印信呈交五威将，而接收新印信，没有立刻打开新印查看审视。酒宴至夜方散。五威右帅陈饶对大家说：“刚才姑夕侯怀疑印文，几乎使单于不予交出。如果他们查看新印，发现印文变改，必然要索求旧印，这不是用说辞所能阻挡的。假使旧印已经到手而又失去，是对我们的使命最大的侮辱。不如击破旧印，以断绝祸根。”五威将帅们犹豫不决，没有响应的。陈饶是燕崐地壮士，果断而勇悍，当即拿起斧锥把旧印击坏。第二天，单于果然派遣右骨都侯当对五威将帅说：“汉朝发给我们的印信称‘玺’，不称‘章’，而且没有‘汉’字，王以下的印才有‘汉’字，称‘章’。而今，不但把‘玺’改成‘章’，而且又加上‘新’字，使单于与臣属之间没有分别。希望得到旧印。”五威将帅把已损坏了的旧印拿给他看，解释说：“新朝顺应天命，制定新的印信。所以旧印由我们自行击毁。单于应该接受上天旨意，奉行新朝制度！”当回去报告单于，单于知道事已无可奈何，而且又得到很多新朝的赏赐，便派他的弟弟右贤王舆带着进贡的马牛，随五威将帅前往新朝致谢，并上书新朝，要求重用旧印。五威将帅回国途中，经过左犁污王咸居住的地区，看到很多乌桓人，询问咸，咸详细报告了事件的经过。五威将帅说：“从前，中国对匈奴有四项约束，不可以接受逃亡投降的乌桓人，速 送他们回去！”咸说：“请允许我秘密报知单于，得到单于指示，就让他们回去。”单于教咸询问：“应当从塞内遣回他们呢？还是从塞外遣回他们呢？五威将帅不敢决定，报告朝廷。王莽下

诏答复："从塞外遣返。"王莽把出使匈奴的五威将等，一律封为子爵，五威帅一律封为男爵。只有五威右帅陈饶因为有毁坏匈奴旧印的功劳，赐封威德子。

单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拒汉语，后以求税乌桓不得，因寇掠其人民，衅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十余人将兵众万骑，以护送乌桓为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闻。莽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惮于供给烦费，谋亡入匈奴；都护但钦召置离，斩之。置离兄辅国侯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亡降匈奴；单于受之，遣兵与狐兰支共入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及狐兰兵复还入匈奴。

匈奴单于栾提知，当初曾因夏侯藩要求割地而说过拒绝汉朝的话，后来因为向乌桓索取贡品而没有得到，攻击劫掠乌桓百姓，中国和匈奴从此产生裂痕。加以印文改换，所以对中国怨恨。于是派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十余人，率领一万多骑兵，以护送乌桓俘虏回国的名义，屯军于朔方郡边塞之外。朔方太守奏报朝廷。王莽任命广新公甄丰作右伯，准备取道西域出兵。车师后王国国王须置离听到这个信息，对于送往迎来的庞大开支感到害怕，谋划逃入匈奴。西域都护但钦召来须置离，将他斩杀。须置离的哥哥辅国侯狐兰支，率领须置离部众二千余人，逃入匈奴归降。匈奴单于受降，派兵与狐兰支联合攻击车师，斩杀车师后王国后城长，击伤西域都护司马，然后连同狐兰支的部队又返回匈奴。

时戊己校尉刁护病，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相与谋曰："西域诸国颇背叛，匈奴大侵，要死，可杀校尉，帅人众降匈奴。"遂杀护及其子男、昆弟，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单于号良、带曰乌贲都尉。

当时，戊已校尉刁护有病，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共同商议说："西域各国多有背叛，匈奴大举侵袭，我们面临死亡的危险。可以杀掉校尉，率领众人投降匈奴。"于是，杀死刁护跟他的儿子、兄弟，裹胁戊己校尉全部文武官员，及眷属男女，约二千余人，投奔匈奴。匈奴单于任命陈良、终带同为乌贲都尉。

[5]冬，十一月，立国将军孙建奏；"九月，辛巳，陈良、终带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

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违命，大逆无道。汉氏宗庙不当在常安城中，及诸刘当与汉俱废。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众侯刘崇等更聚众谋反，令狂狡之虏复依托亡汉，至犯夷灭连未止者，此圣恩不蚤绝其萌芽故也。臣请汉氏诸庙在京师者皆罢；诸刘为吏者皆待除于家。”莽曰：“可。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告反虏，厥功茂焉。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赐姓曰王。”唯国师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赐姓。

[5]冬季，十一月，立国将军孙建奏称：“九月辛巳，（疑误），陈良、终带自称废汉大将军，逃入匈奴。此外，本月癸酉（十二日），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挡在我的车前，自称：‘我是汉朝皇族刘子舆，成帝小妻的儿子。刘家就要重登宝座，快去把宫殿腾出来。’把该男子逮捕，原来是常安人，姓武崐，名仲。这些人都违背天命，大逆不道。因此，我认为：汉朝宗庙不应当在常安城里，而刘姓家族为官者应该跟汉朝同时废弃。陛下最为仁慈，许久未下决定。先前原安众侯刘崇等人更聚众图谋反叛，使一些狂妄狡猾的家伙，又依托已经灭亡的汉朝，以至犯下夷族灭家大罪的事接连不断发生，这就是由于您的圣恩未及早杜绝他们的奢望萌芽的缘故。我建议：汉朝君王在京师的祠庙，全部废除；刘姓当官的，都予以罢免，在家里等待授予新官职。”王莽说：“可以。嘉新公、国师刘秀应符命当我的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三十二人都懂得天命，有的进献天符，有的提出好意见，有的拘捕、告发反贼，他们的功劳巨大。刘姓皇族成员中跟这三十二人同宗共祖的不予罢免，赐他们姓王。”只有国师公把女儿许配给了王莽的儿子，所以不赐姓。

[6]定安公太后自刘氏之废，常称疾不朝会。时年未二十，莽敬惮伤哀，欲嫁之，乃更号曰黄皇室主，欲绝之于汉；令孙建世子盛饰，将医往问疾。后大怒，鞭笞其傍侍御，因发病，不肯起。莽遂不复强也。

[6]定安太后自从汉朝灭亡，时常称病，不去朝见。当时她还不满二十岁，王莽对她既尊敬害怕，又忧伤哀怜，打算让她改嫁。于是取消定安太后称号，改称黄皇室主，想使她跟汉朝一刀两断。命孙建的

儿子刻意装扮，带着御医，前往问病。定安太后大怒，鞭打她身旁的侍从，于是真的患病，不肯起床。王莽便不再勉强她。

[7]十二月，雷。

[7]十二月，响雷。

[8]莽恃府库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取服于”，下诏遣立国将军孙建等率十二将分道并出：五威将军苗、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相威将军李、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诛貉将军杨俊、讨将军严尤出渔阳；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张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输衣裘、兵器、粮食，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先至者屯边郡，须毕具乃同时出；穷追匈奴，内之丁令。分其国土人民以为十五，立呼韩邪子孙十五人皆为单于。

[8]王莽仗恃国库储藏丰富，打算对匈奴显示国威，于是把匈奴单于改称为“降奴服于”，下诏派立国将军孙建率领十二位将领，分道并进，讨伐匈奴：五威将军苗、虎贲将军王况从五原出击；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从云中出击；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从代郡出击；相威将军李、镇远将军李翁从西河出击；诛貉将军杨俊、讨将军严尤从渔阳出击；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从张掖出击。此外，还有偏裨将领一百八十人。募集天下囚犯、成年男子、兵士，共三十万人。转运军服皮衣、兵器和粮食，从沿海、长江、淮河流域到北部边郡，使者乘坐倚车疾行，监督催促，按战时法令行事。先到达的部队在边郡驻扎，等全部到齐才同时出击。目标是穷追匈奴，直追到丁零部落。把匈奴国土百姓分成十五个部分，物色呼韩邪单于的子孙十五人，全都立为单于。

[9]莽以钱币讫不行，复下书曰：“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于是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铸作钱布。皆用铜，淆以连、锡。百姓溃乱，其货不行。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吏民出入持钱，

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侠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9]王莽因为钱币一直不流通，又下诏说："钱币都是大面额，则不能应付小额交易；钱币都是小面额，则运输装载就麻烦费事。轻重大小各有等级，那么使用方便，百姓就欢迎。"于是，更铸宝币六种：金币、银币、龟币、贝币、钱币、布币。其中钱币六种，金币一种，银币二种，龟币四种，贝币五种崐，布币十种。总计，货币共有五类、六种名称，二十八个等级。钱币、布币都用铜铸作，其中混杂铅锡。因为货币的种类太多，百姓生活陷于混乱，货币不能流通。王莽了解人民的怨愁，于是只使用值一钱的小钱和值五十的大钱，两种并行，龟币、贝币、布币暂且停止使用。私自铸钱的无法禁止，便加重那方面的刑罚，一家铸钱，邻居五家连坐，将这些人送到官府作奴婢。官吏和平民外出要携带钱币作为通行副证，不携带的人，旅舍不允许住宿，关卡和渡口要盘问留难，公卿大臣都要携带它才能进入宫殿大门，想要用这样的办法提高它的身价从而得以流通。当时，百姓认为汉五铢钱方便适用，而王莽钱因有大有小，两种钱同时发行，难以分辨，并且不断变化，所以不信任它，都私下用五铢钱在市场上购买商品，并谣传说大钱会废除，没有人肯于挟带。王莽深感烦恼，再下诏书："凡是挟带五铢钱，说大钱要废除的人，比照'诽谤井田制'罪状，放逐到四方边远地区！"连同被指控买卖田宅、买卖奴婢、盗铸钱币的人，从封国国君、朝廷官员到平民，犯法的人不计其数。于是农民、商人失业，全国经济崩溃，百姓甚至在街市道路上哭泣。

[10]莽之谋篡也，吏民争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司命陈崇白莽曰："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莽亦厌之，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非五威将帅所班，皆下狱。

[10]王莽篡夺汉王朝政权时，官吏小民争先恐后地呈献符命，都被封侯爵。有些没有干这种勾当的人，互相开玩笑说："你独独没有接到

天帝的任命状吗？”司命陈崇向王莽奏称：“这将为奸臣开辟追求利禄之路，混 乱天命，应该断其根源。”王莽对这些符命也感到厌倦，于是派尚书大夫赵并负责审查，凡不属于五威将帅所颁布的符命，自行制造者一律逮捕入狱。

初，甄丰、刘秀、王舜为莽腹心，唱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秀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居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莽辄复封舜、秀、丰等子孙以报之。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秀内惧而已。丰素刚强，莽觉其不说，故托符命文，徙丰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同列；丰父子默默。时子寻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从之，拜丰为右伯。当述职西出，未行，寻复作符命，言故汉氏平帝后黄皇室主为寻之妻。莽以诈立，心疑大臣怨谤，欲震威以惧下，因是发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收捕寻。寻亡，丰自杀。寻随方士入华山，岁余，捕得，辞连国师公秀子隆威侯、弟右曹、长水校尉、伐虏侯泳、大司空邑弟左关将军、掌威侯奇及秀门人侍中、骑都尉丁隆等，牵引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乃流于幽州，放寻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驿车传致其尸云。

当初，甄丰、刘秀、王舜都是王莽的心腹死党，首先提议让王莽据有高位大权，赞美表彰他的功德。安汉公和宰衡的称号以及赐封王莽的母亲、两个儿子和侄儿，都是甄丰等人所共同策划的，而甄丰、王舜和刘秀也得到恩赐，都名利双收了，没有再想要王莽居位摄政。居位摄政的发端，来自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和长安令田终术。王莽的羽毛已经丰满，内心想要代掌政权。甄丰等人顺从他的意图，王莽就再封赏王舜和刘秀的两个儿子以及甄丰的孙子。甄丰等人爵位已经尊显，欲望已经满足，又实在害怕汉朝的皇族和天下豪杰。而那些王莽疏远的人想要向上爬，纷纷制作符命，王莽就是依靠这些力量正式登上皇位的，王舜和刘秀内心恐惧而已。甄丰一向刚强，王莽察觉他不高兴，所以假借符命文辞，把他调任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处于

同等地位。甄丰父子默不吭声。这时甄丰的儿子甄寻任职侍中、京兆大尹，封爵茂德侯，便制作符命，说新朝应当把京师附近地区以陕县为界分开治理，设立两个地区长官，任命甄丰作右伯，太傅平晏作左伯，仿照周公、召公的成例。王莽就照着这样办了，授任甄丰作右伯。甄丰正要述职后西行时，还没有动身，甄寻又制作了一道符命，说原汉朝平帝的皇后黄皇室主是甄寻的妻子。王莽靠骗术登上皇位，心里怀疑大臣怨恨诽谤，正想要显示威严来慑服臣下，因此发怒说："黄皇室主是国母，这是什么话！"便下命令拘捕甄寻。甄寻逃跑了，甄丰自杀。甄寻跟着方士躲进了华山，过了一年多，被捉到了，供词牵涉到国师公刘秀的儿子崏隆威侯刘，刘的弟弟右曹、长水校尉、代虏侯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左关将军、掌威侯王奇，以及刘秀的学生侍中、骑都尉丁隆等人，牵连公卿、亲族、列侯及以下，死的有几百人。于是把刘流放到幽州，把甄寻驱逐到三危，把丁隆杀死在羽山。死者的尸体都是用驿车装载递送的。

[11]是岁，莽始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台成万金；又种五粱禾于殿中，先以宝玉渍种，计粟斛成一金。

[11]本年，王莽开始崇拜神仙，听信方士苏乐的建议，兴建八风台，用费达黄金万两。又在宫殿上种植五色秫粟，播种之前，先用煮玉的水泡养。计算起来，一斛粟米成本要黄金一两。

三年（辛未、11）

三年（辛未，公元11年）

[1]遣田禾将军赵并发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军粮。

[1]新朝朝廷派田禾将军赵并，征发边防兵士在五原、北假一带，开荒屯垦，补助军粮。

[2]莽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诏诱呼韩邪诸子，欲以次拜为十五单于。苞、级使译出塞，诱呼左犁污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助为顺单于，皆厚加赏赐；传送助、登长安。莽封苞为宣威公，拜为虎牙将军；封级为扬威公，拜为虎贲将军。单于闻之，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卢訾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是后，单于

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郡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

[2]王莽派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率领一万骑兵，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前往云中边塞，招致引诱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儿子们，打算依照顺序封他们为十五个单于。蔺苞、戴级派翻译出塞，将左犁污王栾提咸，以及栾提咸的儿子栾提登、栾提助等三人，诱骗到云中塞下。他们到达后，就用威胁的手段，封栾提咸为孝单于，栾提助为顺单于，都给予厚重的赏赐，用朝廷驿车把栾提登、栾提助送到长安。王莽封蔺苞为宣威公、任命为虎牙将军，封戴级为扬威公、虎贲将军。匈奴单于栾提知听到上述消息，勃然大怒，说："先单于受过汉宣帝的恩惠，不能辜负。现在中国皇帝并不是宣帝子孙，凭什么坐上宝座？"于是派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栾提呼卢訾、左贤王栾提乐，率军进攻云中郡益寿塞，大肆屠杀中国官吏和平民。从这以后，匈奴单于栾提知逐个地告诉左右部都尉、各沿边亲王，侵入中国边塞进行攻掠，规模大时有一万余人，中等规模有数千人，规模小时则数百人。他们击杀雁门太守、朔方太守，及这两郡的都尉，掳掠官吏百姓、牲畜财产，不可胜数，沿边一带郡县空虚衰败。

是时诸将在边，以大众未集，未敢出击匈奴。讨秽将军严尤谏曰："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今天下遭阳九之厄，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自当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

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薪炭，重不可胜，食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今既发兵，宜纵先至者，令臣尤等 深入霆击，且以创艾胡虏。”莽不听尤言，转兵谷如故，天下骚动。

这时，在北方边塞的各位将军因大军集结没有完成，不敢出击匈奴。讨岷将军严尤上书建议说：“我听说匈奴侵害中国，为时已久，汉有听说上古之世有非征伐不可的事。后来，周、秦、汉三代王朝才用武力攻击，然而所用的全不是上等策略。周朝用的是中策，汉朝用的是下策，秦朝则没有策略。周宣王时代，猃狁部落侵扰中原，前锋直抵泾阳，周朝命将领征伐，把他们逐出境外，即行班师。宣王看待外族的侵扰，犹如蚊子、虱子，驱赶掉也就算了，所以天下称颂英明，这是中等策略。汉武帝挑选将领，训练军队，携带轻便的装备和粮草，深入遥远的敌人心脏地带，虽然有克敌制胜和获得战利品的功勋，但匈奴反攻，以致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疲惫虚耗，匈奴也受到创伤，从而天下人称之为‘武帝’，这是下等策略。秦始皇忍不住小的耻辱，轻率地浪费民力，修筑长城，坚固结实，长达万里，运输调动，从海滨开始，虽然保持疆界完整，但中国内部枯竭，因而丧失政权，应是没有策略。而今，国家正遭受灾荒，连年饥馑，西北边陲，尤其严重。而朝廷却动员大军三十万人，供给三百天口粮，东方搜刮到海滨、贷山，南方搜刮到长江、淮河，然后才齐备。计算道路，大军一年都还不能集合。先到边塞的军队聚居在露天，士气已衰，武器已钝，在气势上已不可以作战，这是困难之一。边塞既然已经空虚，无法供应粮秣，从内地各郡各封国征集运送，又相互接续不上，这是困难之二。总计一个士兵三百天所用干粮，就要十八斛，不用牛力运输，是不能胜任的。而牛本身也要饲养，再加二十斛，负担就更重了。匈奴境内，都是沙漠碱地，大多缺乏水草，拿往事揣度，大军出发不满一百天，牛一定几乎全部倒毙，剩下的粮秣还很多，士兵却无法携带，这是困难之三。匈奴地区秋冬之季天气苦寒，而春夏又有大风，军队要多带炊具、木柴、炭火，重得几乎搬运不动。吃干粮饮水，经历一年四季，军队里会有发生疾病瘟疫的忧虑。因此从前讨伐

匈奴的军事行动不超过一百天，并不是不想持久，而是力量不够，这是困难之四。大军自己携带物资补给品，则轻装的精锐部队很少，不能快速推进，即使敌人慢慢撤退，也无法追及。幸而追及，又被物资等拖累。如果遇到险要而难于通行的地方，大军鱼贯而进，后面马头紧接前面马尾，敌人前后夹攻，危险不能测度，这是困难之五。大量使用民力，功业又未必能够建立，所以我深深地忧虑！而今既然已经征调军队，应该让先到边塞的部队发动攻击。命令臣严尤等深入敌境，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击，给匈奴一个重创。”王莽不听严尤的建议，如同从前一样，把战士跟粮秣输往边塞，于是天下动乱不安。

咸既受莽孝单于之号，驰出塞归庭，具以见胁状白单于；单于更以为於栗置支侯，匈奴贱官也。后助病死，莽以登代助为顺单于。

栾提咸被王莽封为孝单于以后，纵马飞驰出边塞，回归匈奴王庭，向单于栾提知报告了自己被胁迫的经过。栾提知单于改封他为于栗置支侯，这是匈奴低贱的官称。后来，被王莽封为顺单于的栾提助去世，王莽让栾提登接替他成为顺单于。

吏士屯边者所在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始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号皆兼称将军，遣著武将军逯并等镇名都，中郎将、乡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镇缘边大郡，督大奸猾擅弄兵者。皆乘便为奸于外，挠乱州郡，货赂为市，侵渔百姓。莽下书切责之曰：“自今以来，敢犯此者，辄捕系，以名闻！”然犹放纵自若。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驻扎在边塞的部队在当地放纵扰民，而内地各郡因征兵催税，苛刻迫急，百姓不堪愁苦，纷纷抛弃家园，开始流浪逃亡，成为盗贼，并州、平州尤其严重。王莽下令七公、六卿都兼任将军，派著武将军逯并等，镇守各大名城；另派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别镇守沿边大郡，监察擅动干戈兴兵作乱的刁徒。而这些人都利用镇守之便在外地干坏事，扰乱州郡，行贿受贿像做买卖一样，掠夺百姓的财物。王莽下诏书严厉斥责：“自今以后，胆敢再犯这类罪行的，就逮捕监禁，把名字报上来。”然而还是照样胡作非为。中国北部边疆，自从汉宣帝以来，百姓已数代看不见烽火的警报，人口繁殖，牛马遍野。

及至王莽扰乱匈奴，与匈奴结成仇怨，沿边百姓或死亡，或被俘虏，几年之间，北方边疆一片荒凉，野外有无人掩埋的白骨。

[3]太师王舜自莽篡位后，病悸剧，死。

[3]太师王舜自王莽篡夺皇位后，得了心悸病，渐渐加剧，终于病故。*[4]莽为太子置师、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马宫等为师 疑、傅丞、阿辅、保拂，是为四师；故尚书令唐林等为胥附、奔走、先后、御侮，是为四友。又置师友、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

[4]王莽为太子设置师、友各四人，俸禄按照大夫发给。任命前大司徒马宫等，分别担任师疑、傅丞、阿辅、保拂，称为四师。任命前尚书令唐林等分别为胥附、奔走、先后、御侮，称为四友。又设置师友祭酒、侍中祭酒、谏议祭酒，以及《六经》祭酒各一人，共九个祭酒，俸禄按照上卿发给。

遣使者奉玺书、印绶、安车、驷马迎龚胜，即拜为师友祭酒。使者与郡太守、县长吏、三老、官属、行义、诸生千人以上入胜里致诏。使者欲令胜起迎，久立门外。胜称病笃，为床室中户西、南牖下，东首加朝服拖绅。使者付玺书，奉印绶，内安车、驷书，进谓胜曰：“圣朝未尝 忘君，制作未定，待君为政；思闻所欲施行，以安海内。”胜对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随使君上道，必死道路，无益万分！”使者要说，至以印绶就加胜身；胜辄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热，胜病少气，可须秋凉乃发。”有诏许之。使者五日壹与太守俱问起居，为胜两子及门人高晖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虽疾病，宜移动至传舍，示有行意；必为子孙遗大业。”晖等白使者语，胜自知不见听，即谓晖等：“吾受汉家厚恩，无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胜因敕以棺敛丧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语毕，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死时，七十九矣。

王莽派使者带着诏书、印信，驾着四匹马的安车去接龚胜，在龚胜家拜授他为师友祭酒。使者与郡太守、县府高级官员、三老、郡县属官、行义、学生千人以上，到龚胜所住的街巷宣读诏书。使者打算让龚胜站起来迎接，长久地站在门外。龚胜声称病情严重，把床放到卧室 门西侧、南窗之下，头向东方，穿上官服。使者把皇帝诏书、印信

交给他，把四匹马驾的安车拉到院子里，向龚胜致意说：“圣明的新朝未曾忘记先生。制度的厘订还没有完成，等待先生主持。想听到您的治国之道以安定天下。”龚胜回答：“我向来愚昧，加上年纪老迈，而又身染重病，命在旦夕，如果随阁下上道，一定死在途中，实在是极端无益！”使者要挟劝说，甚至要把印信佩戴到他身上，龚胜却总是推辞。使者只好奏报：“现在正值盛夏，天气酷热，龚胜有病，缺少气力，是不是可以等到秋季凉爽时再动身？”王莽下诏允许。使者每隔五天，就与郡太守一同去问候龚胜起居，并告诉龚胜的两个儿子和学生高晖等说：“朝廷这么虚心地用爵位封地等待龚先生，他虽然身患疾病，但应该移住在驿站官舍，表示有应征进京的意思，这样做必将为子孙留下巨大的家产。”高晖等人把使者的话转告龚胜，龚胜自己知道推辞没有用，便对高晖等人说：“我接受汉朝的厚恩，无法报答，而今年已衰老，随时都会埋入地下，从道义出发，岂可以一身而侍奉两姓君王？在地下如何面对故主？”龚胜于是吩咐他们准备后事，说：“衣服只要能包住身体就够了，棺材只要能包住衣服就够了。不要随时下流行的风俗一样，在墓上动土，种植松柏，建立祠堂！”说完，就不再喝水吃饭，历时十四日而死，终年七十九岁。

是时清名之士，又有琅琊纪逡、齐薛方、太原郇越、郇相、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经饬行显名于世。纪逡、两唐皆仕莽，封侯，贵重，历公卿位。唐林数上疏谏正，有忠直节。唐尊及敝、履空，被虚伪名。郇相为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以衣衾，其子攀棺不听，曰：“死父遗言：‘师友之送，勿有所受！’今天皇太子得托友官，故不受也。”京师称之。莽以安车迎薛方，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使者以闻。莽说其言，不强致。

这时有名望的人士，还有琅邪人纪逡、齐人薛方、太原人郇越和郇相、沛人唐林和唐尊，都以深明儒家经典，行为谨慎端正而闻名当世。纪逡、唐林、唐尊，都在新朝作官，被封侯爵，受到重视，得以尊贵，历任公卿。唐林多次上书规劝，纠正过失，有忠诚正直的品质。唐尊则身着破衣服，脚穿磨出洞的鞋子，假冒俭朴，享受虚名。郇相是王莽太子王临的四友之一，去世后，王临派人赠送随葬的衣被，郇相的儿子手攀棺木拒绝，说：“死去的父亲留下遗言：‘对师友

们的馈赠，不可接受。’而今，皇太子自称是我父亲的朋友，所以不能接受。”京师的人称道此事。王莽派安车去接薛方，薛方通过使者推辞说崐：“唐尧、虞舜在上，民间准许有巢父、许由。而今，圣明的主上正在尊崇唐尧、虞舜的美德，小臣我愿像许由隐居箕山一样，不再入世。”使者奏报，王莽喜欢听这番话，不再勉强。

初，麋郭钦为南郡太守，杜陵蒋诩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为名。莽居摄，钦、诩皆以病免官，归乡里，卧不出户，卒于家。哀、平之际，沛国陈咸以律令为尚书。莽辅政，多改汉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鲍宣死，咸叹曰：“《易》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为掌寇大夫；咸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钦、丰皆在位，咸悉令解官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悉收敛其家律令、书文，壁藏之。又，齐栗融、北海禽庆、苏章、山阳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

当初，麋人郭钦任南郡太守，杜陵人蒋诩任兖州刺史，都以廉洁正直闻名。王莽暂居皇位处理政务时，二人都以患病为由被免去官职，回到故乡，躺着闭门不出，在家去世。哀帝、平帝在位期间，沛郡人陈咸由于通晓律令，担任尚书。王莽辅政，大量更改汉朝制度，陈咸心里反对。到何武、鲍宣被诛杀，陈咸叹息说：“《易经》说：‘看破事机的变化，果断行动，不要整天迟疑等待。’我可以走了。”便请求退休去职。等到王莽篡夺帝位，征召陈咸当掌寇大夫，陈咸声称有病不肯接受。当时，他的三个儿子陈参、陈钦、陈丰都在当官，陈咸教他们全都辞职回家，闭门不出，不跟外界来往。祭路神和年终祭众神，仍用汉朝规定的日子。人们问他这样做的缘故，陈咸说：“我祖先难道知道王氏祭祀的日子吗？”他把家中所有有关法令的书籍都收敛起来，藏到墙壁之中。另有齐郡人栗融，北海郡人禽庆、苏章，山阳人曹竟，都是儒生，辞去官位，不在王莽新朝任职。

班固赞曰：“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贡之材，优于龚、鲍。守死善道，胜实蹈焉。贞而不谅，薛方近之。郭钦、蒋诩，好遁不污，绝纪、唐矣。

班固赞曰：从春秋时代各封国卿、大夫，到汉朝的将军、丞相、名臣，为了保护自己的荣华富 贵而丧失立身处世原则的人多了。因此，节操纯洁的人士至为可贵。然而，大多数只能约束自己，不能影响别人。王商、贡禹的才能，强于龚胜、鲍宣。但以死来坚持原则，龚胜付出了实际行动。薛方的行迹相近于用诡诈言语达到忠贞目的，郭钦、蒋诩，逃出污秽，与纪逡、唐林、唐遵完全不同。

[5]是岁，濒河郡蝗生。

[5]本年，濒临黄河的各郡，发生蝗虫灾害。

[6]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

[6]黄河在魏郡决口，在清河以东数郡泛滥成灾。最初，王莽害怕黄河决口淹没元城王姓皇族祖宗坟墓，及至黄河决口向东泛滥，元城没有水患，所以决定不堵塞河堤。

四年（壬申、12）

四年（壬申，公元12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上言："捕得虏生口验问，言虏犯边者皆孝单于咸子角所为。"莽乃会诸夷，斩咸子登于长安市。

[2]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上书说："在边塞捕得匈奴人审问，供称匈奴屡次侵犯边塞，都是孝单于栾提咸的儿子 栾提角所为。"王莽于是召集各族驻在京师的使节，在长安的街市上把栾提咸的儿子栾提登斩首。

[3]大司马甄邯死。

[3]大司马甄邯去世。

[4]莽至明堂，下书："以洛阳为东都，常安为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为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其余以是为差。今已受封者，公侯以下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五十一人；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岷，月钱数千。"诸侯皆困乏，至有佣作者。

[4]王莽到明堂下诏："把洛阳定为东都，常安定为西都。国家疆域联合一体，男女各有封地。遵从《禹贡》的记载，全国划为九州。依照周王朝制度，分为五等爵位，共一千八百个封国，附城的数量也是如此，以等待有功之士。凡是公爵，一律平等，封一万户人家。其他爵位，由此等差而下。现在已经受封的，公侯及以下共七百九十六人，附城一千五百五十一人。只因户籍地簿还没有调查测量完竣，没有授予封地。所以暂且让他们向属于大司农的都内专领薪俸，每月钱数千。"诸侯都贫困，有的甚至受雇为人做工。

[5]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嗷嗷，陷刑者众。莽知民愁怨，乃下诏："诸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然他政悖乱，刑罚深刻，赋敛重数，犹如故焉。

[5]王莽性格浮躁，不能安静下来，每干一件事情，总想模拟古代，不管是否适合现实社会。而制度始终未能确定，贪官污吏乘机为非作歹，天下一片悲愁，被处以刑罚的人很多。王莽知道老百姓忧愁怨恨，于是下诏："凡是持有国家土地的，都可以自由变卖，不受法律限制。犯法私自买卖平民的，暂且都不处罚。"然而，其他政令荒谬混乱，刑罚残酷，捐税沉重而频繁，则依然如故。

[6]初，五威将帅出西南夷，改句町王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柯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起兵杀歆，州郡击之，不能服。莽又发高句骊兵击匈奴；高句骊不欲行，郡强迫，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莽志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专念稽古之事，复下书："以此年二月东巡狩，具礼仪调度。既而以文母太后体不安，且止待后。

[6]当初，五威将帅去西南夷，把句町王改为侯，句町王邯怨恨愤怒，不愿服从。王莽示意柯郡大尹周歆采用欺骗手段杀死了邯。邯的弟弟承起兵杀死周歆。州郡官府发兵讨伐，不能征服。王莽又调动高

句丽的军队进攻匈奴，高句丽人不想去，受到郡府强迫，就都逃出边界。于是触犯法律，抢劫杀人。辽西郡大尹田谭追击他们，被他们杀死了。州郡长官把罪责归在高句丽侯驺的身上，严尤报告说："貉人犯法，不是从驺起始的，即使他们有别的用心，应当命令州郡权且安抚他们。现在滥加重大罪名，恐怕他们会因此叛乱，而夫馀等部族一定会有附和的。匈奴没有打败，夫馀和秽貉又起来，这是大忧患啊！"王莽不加安抚，秽貉于是反叛。王莽下诏命严尤进击。严尤引诱高句丽侯驺到来而把他杀了，传递首级到长安。王莽非常高兴，把高句丽改名为下句骊。于是貉人更加侵犯边境，东部、北部和西南的各蛮夷族都乱起来了。王莽正在志得意满，认为四方蛮夷各族用不着费多大力气就能够加以吞并、消灭，一心想查考古代的作法加以仿效，又下诏书说："在本年二月，我要到东方巡行视察，有关部门要把礼仪程序开列出来。"随后，因为文母皇太后身体有病，下令暂缓出发。

[7]初，莽为安汉公时，欲谄太皇太后，以斩郅支功奏尊元帝庙为高宗，太后晏驾后，当以礼配食云。及莽改号太后为新室文母，绝之于汉，不令得体元帝，堕坏孝元庙，更为文母太后起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食堂，既成，名曰长奉宫，以太后在，故未谓之庙。莽置酒长寿宫，请太后。既至，见孝元庙废彻涂地，太后惊泣曰："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与何治而坏之！且使鬼神无知，又何用庙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岂宜辱帝之堂以陈馈食哉！"私谓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乎！"饮酒不乐而罢。自莽篡位后，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者无不为，然愈不说。莽更汉家黑貂著黄貂；又改汉正朔、伏腊日。太后令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食。

[7]当初，王莽做安汉公时，打算谄媚太皇太后，借口斩杀郅支单于的功劳，报告尊称汉元帝的祭庙为高宗，待太皇太后去世后，就将按照礼仪跟丈夫分享祭祀香火。到新朝建立后，王莽改太皇太后号为"新室文母"，断绝她跟汉朝的关系，不让她跟元帝一体享受汉朝的祭祀，把高宗祭庙摧毁，而另给文崐母太后盖一座祭庙，只保留高宗祭庙的一个殿作为文母的膳堂。落成之后，名叫长寿宫。只因太皇太后仍在人世，所以不称庙。王莽在长寿宫摆设酒席，宴请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到了之后，看见孝元祭庙被彻底废弃，无法收拾，惊骇悲伤地

哭着说："这些汉朝的祭庙，都是神灵的，什么地方得罪了你，非把它摧毁！况且假使没有鬼神，何必盖庙？假使有鬼神，我是他的妻子，难道应该羞辱元帝的庙堂来摆放祭祀我的食品！"她悄悄对侍从说："这个人得罪神灵的地方太多了，能够长久得到神灵的保吗？"这次饮酒在不愉快中结束。王莽篡权之后，知道太皇太后怨恨，所以凡是可以取悦讨好她的手段，全部使用。然而，太皇太后愈发不高兴。汉朝的宫廷服装，都用黑色貂皮，王莽下令改穿黄色貂皮。汉朝以正月一日作为元旦，王莽改十二月一日作为元旦。汉朝每年十二月举行腊祭，祭祀天地神灵，王莽改在九月举行。太皇太后教她的官属仍穿汉朝的黑色貂皮，在汉朝元旦和腊祭之日，独自与身边的人聚餐。

五年（癸酉、13）

五年（癸酉，公元13年）

[1]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与元帝合，而沟绝之。新室世世献祭其庙；元帝配食，坐于床下。莽为太后服丧三年。

[1]春季，二月，文母皇太后驾崩，终年八十四岁，安葬在渭陵，与元帝合葬一处，中间开了一条沟把它们隔开来。在常安设立祠庙，规定新朝要世世代代祭祀。元帝配享，神主安放在太后神主的龛架下面。王莽为太后服丧三年，表示哀悼。

[2]乌孙大、小昆弥遣使贡献。莽以乌孙国人多亲附小昆弥，见匈奴诸边并侵，意欲得乌孙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弥使坐大昆弥使上。师友祭酒满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国有礼谊，故诎而服从。大昆弥，君也。今序臣使于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2]乌孙国的大昆弥和小昆弥派遣使者来进贡。王莽因为乌孙国的人多亲近归附小昆弥，又看到匈奴从它与新朝之间的所有边界上一齐侵掠，想要博得乌孙人的欢心，便派使者带领小昆弥的使节坐在大昆弥使节的上位。师友祭酒满昌上奏章弹劾使者道："夷狄因为中国讲究礼义，所以屈服。大昆弥是国君，现在安排臣子的使节坐在国君的使节的上位，这不是统治夷狄的办法。被派遣担任招待的使者大不敬！"王莽大怒，罢免了满昌的官职。

[3]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叛，杀都护但钦；西域遂瓦解。

[3]西域各国由于王莽长期没有恩惠和信用，焉耆国首先背叛，杀死了西域都护但钦。于是，西域各国与内地关系崩溃解体。

[4]十一月，彗星出；二十余日，不见。

[4]十一月间，彗星出现，经过二十多天，消失。

[5]是岁，以挟铜炭者多，除其法。

[5]这一年，由于私挟铜炭的人太多，废除了该项法令。

[6]凶奴乌珠留单于死，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又素与伊栗置支侯咸厚善，见咸前后为莽所拜，故遂立咸为乌累若单于。乌累单于咸立，以弟舆为右谷蠡王。乌珠留单于子苏屠胡本为左贤王，后更谓之护于，欲传以国。咸怨乌珠留单于贬己号，乃贬护于为左屠耆王。

[6]匈奴乌珠留若单于去世，当权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正是王昭君的女儿伊墨居次栾提云的丈夫。栾提云时常打算跟中国和亲，又一向与栗置支侯栾提咸友善，看到栾提咸曾经被王莽封作孝单于，于是拥立栾提咸为乌累若单于。乌累单于栾提咸即位后，封弟弟栾提舆当右谷蠡王。乌留珠单于的儿子栾提苏屠胡，本封左贤王，后来把左贤王改称护于，打算把单于的宝座传给他。栾提咸怨恨乌留珠单于贬低自己的称号，就把护于栾提苏屠胡贬作左屠耆王。

天凤元年（甲戌、14）

天凤元年（甲戌，公元14年）

[1]春，正月，赦天下。

[1]春季，正月，大赦天下。

[2]莽下诏：“将以是岁四仲月遍行巡狩之礼，太官赍、乾肉，内者行张坐卧；所过毋得有所给。俟毕北巡狩之礼，即于土中居洛阳之都。”郡公奏言：“皇帝至孝，新遭文母之丧，颜色未复，饮食损少；今一岁四巡，道路万里，春崐秋尊，非、乾肉之所能堪。且无巡狩，须阕大服，以安圣体。”莽从之，要期以天凤七年巡狩；厥明年，即土之中，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洛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云。

[2]王莽下诏："兹定于本年每个季节的仲月周游全国，行巡狩之礼，太官携带干粮干肉，内者令布置帐篷床席，所经过的地方不要有什么供给。等结束北方的巡视活动之后，就在全国的中心洛阳定都。"众大臣奏报："皇帝最孝顺，新近遭逢文母的丧事，容颜没有恢复，饮食减少。现在要一年四次出巡，路程万里，年岁这样高，不是吃干粮干肉所能适应得了的。请暂时不要去巡行视察，等待国丧期满，从而保养圣体。"王莽听从，改到天凤七年巡行视察，再过一年，前往全国的中心洛阳城。派遣太傅平晏和大司空王邑前往洛阳，选择基地，打算兴建皇家宗庙、土谷神社和祭祀天地的坛址。

[3]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以灾异策大司马逯并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领尚书事。以利苗男为大司马。莽即真，尤备大臣，抑夺下权，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孔仁、赵博、费兴等以敢击大臣，故见信任，择名官而居之。国将哀章颇不清，莽为选置和叔，敕曰："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诸公皆轻贱，而章尤甚。

[3]三月壬申晦（疑误），出现日食。大赦天下。因日食天象变异之故，王莽颁策将大司马逯并免职，仅以侯爵身份参加朝会；免去太傅平晏主管尚书事的职务，任命利苗男王担任大司马。王莽正式登上皇位以后，特别防备大臣，限制、削弱大臣的权力，朝官有指责大臣错误的，总是受到提拔。孔仁、赵博、费兴等人因为敢于挟击大臣，所以受到信任，选择显赫的官职让他们担任。国将哀章行为颇不端正，王莽为他挑选设置了和叔之官，告诫道："不仅要在公府里保全国将本人，还应当保全他在西州的亲属。"王莽对他所封的公都瞧不起，而以哀章为甚。

[4]夏，四月，陨霜杀草木，海濒尤甚。六月，黄雾四塞。秋，七月，大风拔树，飞北阙直城门屋瓦。雨雹，杀牛羊。

[4]夏季，四月间，降了霜，冻死了草木，沿海尤其厉害。六月间，黄雾弥漫。秋季七月间，大风拔起树木，刮走了北阙直城门屋上的瓦。落下冰雹，打死了牛羊。

[5]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又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分长安城旁六卿，置帅各一人。分三辅为六尉郡；河内、河东、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更名

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属县满三十，置 六郊州长各一人，人主五县。及他官名悉改。大郡至分为五，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又仿古六服为惟城、惟宁、惟翰、惟屏、惟垣、惟藩，各以其方为称，总为万国焉。其后，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云。

[5]王莽按照《周官》和《王制》的记载，设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务象太守一样。又设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把长安郊区划分为六乡，每乡设置乡帅一人。把三辅地区划分为六尉郡，把河内郡、河东郡、弘农郡、河南郡、颍川郡、南阳郡作为六队郡。把河南郡大尹改名叫保忠信卿。增加河南郡属县达三十个。设置六郊州长各一人，每人管辖五县。其他官名全都改动。还将大郡划分，最多的划分为五个郡，合计共一百二十五个郡。九州的范围里，有二千二百零三县。又模仿古代的六服，把国土划分为惟城、惟宁、惟翰、惟屏、惟垣、惟藩，各以其方位称呼，总共有一万个封国。这以后，每年都有变动，一郡甚至改了五次名称，而还是恢复原来的名称。官吏和平民，无法记忆，每次下诏书，总要在新名之下附记原来的名称。

[6]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伊墨居次云劝单于和亲，遣人之西虎猛制虏塞下，告塞吏云："欲见和亲侯。"和亲侯者，王昭君兄子歙也。中部都尉以闻，莽遣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飒使匈奴，贺单于初立，赐黄金、衣被、缯帛；给言侍子登在，因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收陈良等二十七人，皆械槛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飒。莽作焚如之刑，烧杀陈良等。

[6]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伊墨居次云，建议单于栾提咸与中国和亲。栾提咸同意，派人到西河郡虎猛县制虏塞，告诉边塞的官吏："匈奴单于想见和亲侯。"和亲侯就是王昭君哥哥的儿子王歙。中部都尉奏报朝廷，王莽派遣王歙与王歙的弟弟骑都尉、殿德侯王飒出使匈奴，祝贺匈奴单于栾提咸即位，赏崐赐黄金、衣服、被褥、丝织品，欺哄说作为人质的单于的儿子栾提登还在人间，并趁机要求用钱财引渡陈良和终带等人。单于便把陈良等二十七人逮捕，全部带上刑具，装进囚车，交付中国使节。派厨唯姑夕王栾提富等四十余人护送王歙、王飒回国。王莽特别制定一种烧杀刑，把陈良等人活活烧死。

[7]缘边大饥，人相食。谏大夫如普行边兵还，言“军士久屯寒苦，边郡无以相赡。今单于新和，宜因是罢兵。”校尉韩威进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赍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莽壮其言，以威为将军。然采普言，征还诸将在边者，免陈钦等十八人，又罢四关镇都尉诸屯兵。

[7]边境地区发生严重饥馑，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谏大夫如普巡视边境驻军，回来说：“士兵长期驻扎在寒苦之地，边郡没有东西供应。现在单于刚刚与我们和好，应该趁此机会解散部队。”校尉韩威建议说：“凭新朝的威力去吞并匈奴，就好象吃掉口里的跳蚤虱子一样。我愿意求得勇敢的士兵五千人，不要携带一斗粮食，饿了就吃敌人的肉，渴了就喝他们的血，可以在匈奴境内横冲直撞。”王莽认为他的话很豪壮，任命韩威作将军。然而采纳如普的意见，调回驻扎在边境的各将领。免去陈钦等十八人的将军职务，又撤回了四关镇都尉的屯兵。

单于贪莽赂遗，故外不失汉故事，然内利寇掠；又使还，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虏从左地入不绝。使者问单于，辄曰：“乌桓与匈奴无状黠民共为寇入塞，譬如中国有盗贼耳！咸初立持国，威信尚浅，尽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复发军屯。

匈奴乌累若单于栾提咸贪图王莽的厚重礼物，所以外貌上仍保持汉朝时代与中国和睦的成例，事实上却不断侵扰劫掠。同时，匈奴使节从中国回去后，知道单于儿子栾提登已被处死，心怀怨恨，不断从东部边境一带攻击侵袭。中国使节向单于栾提咸诘问，栾提咸每次都回答：“乌桓跟匈奴的一些奸猾无赖，合伙干出这种坏事，侵入边塞，就像中国有强盗匪徒一样。我刚刚即位管理国家，威信还不高，我当尽力禁止，不敢有二心！”王莽再次派遣军队进驻北方边塞。

[8]益州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降。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之。

[8]益州蛮夷因忧愁而骚扰，同时叛乱，击杀益州大尹程降。王莽派遣平蛮将军冯茂调发巴郡、蜀郡、犍为郡等地方官兵，粮秣军饷直接向百姓征收，进击益州郡叛乱民众。

[9]莽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货泉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

令民且独行大钱；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

[9]王莽又下令恢复金币、银币、龟币、贝币，对价值略加调整。取消大钱、小钱，改由新发行的货布、货泉二种钱币代替。但是，因为大钱流通已久，一旦废除，恐怕无法禁绝人们携带，于是特准百姓暂且使用大钱，以六年为期，六年后完全禁绝。每改变一次币制，百姓随着破产一次，往往因而陷于刑网。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三十八卷

汉纪三十 王莽下天凤二年（乙亥、15）

汉纪三十 王莽天凤二年（乙亥，公元15年）

[1]春，二月，大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民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莽恶之，捕系，问所从起；不能得。

[2]民间谣传有黄龙摔死在黄山宫中，老百姓奔走前往看热闹的有一万人之多。王莽讨厌这件事，拘捕了一些人讯问谣言从哪里传起，没能找到。

[3]单于咸既和亲，求其子登尸。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当诛侍子者故将军陈钦，以他罪杀之。莽选辩士济南王咸为大使。夏，五月，莽复遣和亲侯歙与咸等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归前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单于遣云、当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之。咸到单于庭，陈莽威德，莽亦多遗单于金珍，因谕说改 其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赐印绶，封骨都侯当为后安公，当子男奢为后安侯。单于贪莽金币，故曲听之；然寇盗如故。

[3]匈奴单于栾提显既已跟中国和好，便向新朝索取他儿子的尸体。王莽想要派遣使者送去，恐怕栾提咸怨恨伤害使者，便逮捕从前提议要处死栾提咸儿子的原将军陈钦，用别的罪名处死。王莽挑选擅长交涉对答的儒生济南郡人王咸作特使。夏季，五月，再加派和亲侯王歙，与王咸等护送右厨唯姑夕王，一并归还从前所斩首的人质栾提登和他的侍从贵族们的棺材。匈奴单于派栾提云、右骨都侯须卜当的儿子大且渠须卜奢，到边塞迎接。王咸到了单于的王庭，陈述王莽的声威德行，加上王莽又致送栾提咸大量财物，顺势吩咐他改变称号，改匈奴为恭奴，单于为善于，赐予新朝颁发的印信，封骨都侯须卜当为后安公，须卜当之子须卜奢为后安侯。单于栾提咸贪图王莽的财物，所以勉强听从。但攻击掳掠依然如故。

[4]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论议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

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按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多。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者至三岁。谷籴常贵，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莽遣捕盗将军孔仁将兵与郡县合击，岁余乃定。

[4]王莽认为制度一经确定，那么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精心思考划分地域，制定礼仪，创作乐教，都讲求符合《六经》的说法。公卿大臣早晨上朝，傍晚退朝，议论连年，不能够作出决断，没有时间处理诉讼冤案和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县宰缺额往往好几年都是派人代理，各种贪赃枉法的行径，一天比一天厉害。派驻郡和封国的中郎将、绣衣执法，纷纷利用权势，互相检举弹劾。还有十一公士分布各地，督促农耕和蚕桑，安排每季每月的工作，检查各种规章的实行情况，车水马龙，在路上络绎不绝。召集官民，逮捕取证，郡县官府征收赋税和财物，层层贿赂，是非清浊不分，前往朝廷申诉冤苦的人很多。王莽看到自己从前因专权而取得了汉朝政权，所以总想自己包揽众事，而有关官员只按既定的政令办事，以图能够免除罪责。各宝库、国库和钱粮官，都由宦官管理；官吏和平民的密奏，由宦官和左右随从开拆，尚书不得知道。他提防臣下就是这样。又喜欢改变制度，政令繁多，本来应当由下面奉命执行的，总要考察过问以后才交去办理，以致前面的事情没有完，后面的事情又赶上了，昏乱糊涂，没完没了。王莽时常在灯光下办公，直到天明还没有办完。尚书借此机会舞弊，阻塞下情，奏报后等待回答的人连年无法离去，被关押在郡县监狱里的人要遇到大赦才得出来，京城卫戍士兵不能轮换甚至达到三年之久。谷物常常很贵，边疆的军队二十多万人仰赖官府供应吃穿。五原郡和代郡尤其遭殃，有的人成为盗贼，几千人成群结队，转

到邻近各郡。王莽派遣捕盗将军孔仁率领军队会同地方官兵联合进击，经过一年多才平定。

[5]邯郸以北大雨，水出，深者数丈，流杀数千人。

[5]邯郸以北地区降了大雨，地下水涌出，水深的地方有几丈深，冲走淹死几千人。

三年（丙子、16）

三年（丙子，公元16年）

[1]春，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书，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许，曰：“夫地有动有震，震者有害，动者不害。《春秋》记地震，《易·系》坤动；动静辟翕，万物生焉。”其好自诬饰，皆此类也。

[1]春季，二月乙酉（疑误），发生地震，天降大雪，关东地区尤其厉害，雪深的地方有丈把深，竹子、柏树有的枯死了。大司空王邑上书，以地震为由，请求退休。王莽不准，说：“大地有震有动，震有害而动无害。《春秋》记载地震，《易经·系辞上传》只说地动，动的时候就张开，静的时候就合拢，万物由此发生。”王莽喜爱自我欺骗掩饰，都是此类。

[2]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夏，五月，莽下书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尝不戚焉。今厄会已度，府帑虽未能充，略颇稍给。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赋吏禄皆如制度。”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称。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莽又曰：“古者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其用上计时通计，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膳焉。自十一公、六司、六卿以下，各分州郡、国邑保其灾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损其禄。郎、从官、中都官吏食禄都内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备损而为节。冀上下同心，劝进农业，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焉。

[2]从前，王莽以厘订制度未完为由，上自公爵侯爵，下到小吏，全都停发俸禄。夏季，五月，王莽下诏书说：“我遭遇不幸的命运，灾

难难避，国家财政开支不足，人民骚动，从公卿以下，一个月的俸禄只有十布二匹，或丝帛一匹。我每想到这件事，没有不忧愁的。现在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国库储备虽然还不充足，但已略微宽裕，将从六月朔（初一）庚寅开始，按照制度发给官吏俸禄。”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共十五等。僚的俸禄每年六十六斛，按照等差逐渐上升，到四辅则是一万斛。王莽又下诏：“古时候，年岁丰收则俸禄增加，年岁歉收则俸禄减少，表示官吏与平民同喜同忧。现在，利用年终统计作为统一计算的根据，天下幸而没有灾害的时候，御厨房各种膳食全备。如有灾害，则以十为率，计算数量而减少膳食。十一位公爵、六司、六卿及以下，各分到若干州郡、封国，保护这些地区渡过灾害，也以十为率，计算受灾多少而削减俸禄。从京师仓库的储积粮里面领取俸禄的郎官、侍从官和京师官吏，以太官膳食的齐备或减少作为尺度。希望上下同心同德，鼓励、促进农业生产，安抚善良的老百姓。”王莽的制度如此琐碎，核算课计很难办理，官吏到底还是领不到俸禄，于是纷纷利用自己的职权干坏事，靠收受贿赂来解决自己的费用开支。

[3]戊辰，长平馆西岸崩，壅泾水不流，毁而北行。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双灭亡这祥也。莽乃遣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将兵击匈奴，至边止屯。

[3]戊辰（初九），长平馆西岸坍塌，把泾河水流阻塞，河水决口向北流去。群臣向王莽祝贺，认为这就是《河图》所说的“用土去镇服水”，是匈奴灭亡的好兆头。于是王莽派遣并州牧宋弘和游击都尉任萌等人统率军队进击匈奴，到达边境驻扎下来。

[4]秋，七月，辛酉，霸城门灾。

[4]秋季，七月辛酉（疑误），霸城门发生火灾。

[5]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

[5]戊子晦（疑误）出现日食。大赦天下。

[6]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征还，下狱死。冬，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莽征丹、熊，丹、熊愿益调度，必克乃还，复大赋敛。就都

大尹冯英不肯给，上言："自西南夷反叛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续用冯茂，苟施一切之政；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罹毒气死者什七。今丹、熊惧于自诡，期会调发诸郡兵谷，复訾民取其什四，空破梁州，功终不遂。宜罢兵屯田，明设购赏。"莽怒，免英官；后颇觉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复以英为长沙连率。越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

[6]平蛮将军冯茂攻打句町，士兵因瘟疫而死亡的有十分之六七，征收百姓财物，十中取五，弄得益州民穷财尽，而战斗却没有取得胜利，王莽把他调回来关进监狱，冯茂死于狱中。冬季，王莽再派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举征发天水、陇西骑兵，广汉、巴郡、蜀郡、犍为等郡官员丁壮十万人，加上负责粮秣运输的共计二十万人，发动攻击。刚到达时，斩杀敌人数千。后来军粮供应不上，士兵饥饿，又染上瘟疫。王莽征召廉丹、史熊回京师。廉丹、史熊要求增加支援，表示一定要战胜句町才班师还朝。于是，捐税更重了。就都大尹冯英不肯给，奏报说："自从西南夷叛变以来，前后差不多十年了，郡县地方军民进行抗击没有停止过。接着任用冯茂，苟且推行不顾后果的政策。道县以南地区，山势险峻深邃，冯茂把许多百姓赶到远地居住，费用以亿计，官兵遭受毒气而死亡的达到十分之七。现在廉丹和史熊对于自己保证的规定期限感到害怕，限期征集调发各郡的士兵和粮食，又搜索民间财物，拿走了民财的十分之四，弄得梁州地区民穷财尽，战功到底还是不能够完成。应该停止战斗，派军队驻守并开垦耕种田地，公开设置封赏，召诱夷人。"王莽大怒，免掉了冯英的官职。后来有所觉悟，说道："冯英也不便深加责怪。"又任命冯英作长沙郡连率。越郡蛮夷酋长任贵，也杀害了太守枚根。

[7]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臧，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7]翟义的党羽王孙庆被捉，王莽命太医、药剂师和高明的屠手一道解剖他，测量五脏，用竹签贯通他的经脉，弄清来龙去脉，说是可以用来治疗疾病。

[8]是岁，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骏欲袭击之，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命郭钦及佐帅何封别将居后。骏

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封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骏，皆杀之。钦后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袭击，杀其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莽拜钦为填外将军，封胡子；何封为集胡男。李崇收余士，还保龟兹。及莽败，崇没，西域遂绝。

[8]本年，新朝派特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和戊已校尉郭钦出使西域，各国都到郊外迎接并供应民夫和粮秣。王骏想要袭击他们，焉耆假装投降，却秘密集结部队防备。王骏等率领莎车、龟兹的军队七千余人分作数队，命令郭钦和佐帅何封另率一支军队作为后卫。王骏等进入焉耆，焉耆伏兵突起，拦截袭击王骏。而姑墨、封犁、危须等国军队叛变，回兵同向王骏等发动攻击，把王骏等人全部斩杀。郭钦稍后抵达焉耆，焉耆军队还没有返回，郭钦发动袭击，屠杀老弱，取道车师入塞回国。王莽任命郭钦当填外将军，封为胡子，封何封为集胡男。李崇收集残余部队，退保龟兹。等到王莽败亡，李崇去世，西域于是跟中国隔绝。

四年（丁丑、17）

四年（丁丑，公元17年）

[1]夏，六月，莽更授诸侯王茅土于明堂；亲设文石之平，陈菁茅四色之土，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吝啬，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

[1]夏季六月间，王莽重新在明堂把象征封国的茅草与泥土授予诸侯王，亲自设置有文采的石制几案，陈列菁茅和四色泥土，祭告泰山、国家宗社、后土和先代的祖父祖母，然后进行封授。王莽喜好说空话，羡慕古代的制度，多给人赐封爵位，为人却实在吝啬小气，托辞土地规划没有确定，所以权且先授予象征封国的茅土，用来安慰喜欢封爵的人。

[2]秋，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2]秋季八月，王莽亲自到京师南郊，铸作威斗。威斗是用铜掺进五色石子铸成的，形状象北斗，长二尺五寸，想要以此来诅咒战胜各

地兵马。威斗铸成了，让司命扛着它，王莽外出置于前头，王莽进宫就放在旁边。

[3]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为之，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是岁，莽复下诏申明六管，每一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民猾吏并侵，众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纳言冯常以六管谏，莽大怒，免常官。法令烦苛，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别，贫者无以自存，于是并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临淮瓜田仪依阻会稽长州；琅邪吕母聚党数千人，杀海曲宰，入海中为盗，其众浸多，至万数。荆州饥馑，民众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者南阳马武、颍川王常、成丹等，皆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臧于绿林山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等与王匡俱起，众皆万人。莽遣使者即赦盗贼，还言："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莽大怒，免之。其或顺指言"民骄黠当诛"及言"时运适然，且灭不久"，莽说，辄迁官。

[3]王莽设置羲和命士，督促实行管理财政的五均、六管制度。每郡有几个名额，都由富豪、大商人担任。这些官员乘坐驿车，谋求奸利，往来全国。乘机与郡县官吏勾结，设立假帐。国库未能充实，而百姓更加穷苦。本年，王莽再下诏，重申肯定六管。每一项管理制度下达，总要为它设置条规禁令，违犯的人罪重的甚至处死。奸猾之徒与贪官污吏同时侵害百姓，百姓不得平安。此外，上公及以下有奴婢的人一律交税金，每一奴婢要缴纳三千六百钱，天下愈发愁苦。纳言冯常就六管制度进行规劝，王莽大怒，把冯常免职。新朝的法令，琐碎苛刻，百姓动辄触犯禁网，农民没有时间耕田种桑，徭役繁重。而旱灾、蝗虫灾接连发生，诉讼和监狱中在押的囚犯长久不能结案。官吏用残暴的手段建立威严，利用王莽的禁令侵占民间财产。富人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穷人不能活命。于是，无论贫富都当起强盗。他们

依靠高山大泽的险阻，官吏无法制服，只好蒙蔽上级，以致盗贼渐渐地越来越多。临淮瓜田仪盘据会稽郡长州，琅邪吕母聚集党羽几千人，诛杀海曲县宰，乘船入海，当起海盗，人数越来越多，有一万左右。荆州发生大饥馑，百姓逃入山野沼泽，挖掘荸荠而食，互相攻击争夺。新市人王匡、王凤出面为大家评理，排解纠纷，于是被推做首领，拥有数百人。这时亡命客南阳马武、颍川王常、成丹等，都来投奔。他们一同攻击距城市较远的村落，藏在绿林山中，数月之间，集结到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等，与王匡同时崛起，都有一万人之众。王莽派出使者，到当地赦免这些强盗。使者回京之后，奏称：“强盗们解散之后，不久就又聚合，问他们原因，都说：‘忧愁法令既多又苛刻，动辄犯法。努力劳动所得到的报酬，还不够缴纳捐税。就是闭门自守，又往往因邻居私自铸钱或携带铜，要连坐入狱，贪官污吏，逼人欲死。’百姓走投无路，便都起来做盗贼。”王莽大怒，免其官职。有人顺着王莽的意思，说：“小民猖狂刁猾，应该诛杀。”或者说：“这只是偶然的时运，不久将会消灭。”王莽高兴，便升其官职。

五年（戊寅、18）

五年（戊寅，公元18年）

[1]春，正月，朔，北军南门灾。

[1]春季，正月初一，北军南营门失火。

[2]以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见，问到部方略，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冀可以解释安集。”莽怒，免兴官。

[2]王莽任命大司马司允费兴作荆州牧，接见并询问他到任后的施政方案，费兴回答说：“荆州、扬州的百姓大都依靠山林湖沼，以捕捞、樵采为业。前一段时间，国家推行六管制度，征收山林湖沼税，损害、剥夺了百姓的利益，加上连年久旱，百姓饥饿穷困，所以沦为盗贼。我到任后，想要明令晓喻盗贼返回家园，贷放农具、耕牛、种子、粮食，减免他们的赋税，希望可以解散、安抚他们。”王莽大怒，免掉了费兴的官职。

[3]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莽乃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奸，而奸愈甚。

[3]全国的官吏因为得不到俸禄，纷纷去牟取非法利益，郡尹、县宰家里积累上千斤黄金。王莽于是检查始建国二年匈奴扰乱中国以来，所有军官和边境官吏大夫以上牟取非法利益增加产业发了财的，没收他们家中所有财产的五分之四，用来资助边防急需。各公府官吏乘坐驿站快车跑遍全国，审查贪污案件，动员官吏告发他们的上级，奴婢告发他们的主人，希望用这样的办法来禁止奸邪，可是奸邪却越加厉害。

[4]莽孙功崇公宗坐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三印，发觉，自杀。宗姊妨为卫将军王兴夫人，坐祝诅姑，杀婢以绝口，与兴皆自杀。

[4]王莽的孙子功崇公王宗由于给自己画了一幅像，穿着天子的衣服，戴着天子的冠冕，刻了三枚印章，被发觉，王宗自杀。王宗的姐姐王妨是卫将军王兴的夫人，被指控祈祷鬼神给她婆母降灾祸，为了灭口而杀死婢女，与王兴都自杀了。

[5]是岁，扬雄卒。初，成帝之世，雄为郎，给事黄门，与莽及刘秀并列；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莽、贤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徒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好古乐道，欲以文章成名于后世，乃作《太玄》以综天、地、人之道；又见诸子各以其智舛驰，大抵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号曰《法言》。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唯刘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巨鹿侯芭师事焉。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仪，非礼学，然后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则必度越诸子矣！"

[5]本年，杨雄去世。最初，汉成帝刘骜时，杨雄当郎官，在黄门服务，与王莽、刘秀一起当官。哀帝刘欣初年，又与董贤同官。王莽、董贤后来当了三公高官，权力超越皇帝，所推荐保举的人，没有不升迁的。可是，杨雄经历了三代皇帝，仍是原官。到王莽篡夺皇位，杨雄才以受尊敬的老前辈的资格，擢升为大夫。杨雄对势利看得很淡，爱好古代的典章制度，喜欢儒家学派的道理，打算用文章使自己留名于后代，于是撰写《太玄》一书，讨论天地人三方面的综合关系。杨雄看到其他学派的学说，各用智慧的语言，与儒家背道而驰，大多诋毁訾骂儒家学派的圣人，荒唐怪异，巧言诡辩，以扰乱时政。虽然都是小节小目，但最终破坏儒家学派的大道理而迷惑众人，使众人信奉他们，却不知道错误何在。所以当时常常有人向杨雄提出问题，杨雄总是用合乎礼法的言论回答，收集成书，称为《法言》。只求内省，不向外宣扬，因而当时人都忽略了杨雄。而只有刘秀与范逡尊敬他，而桓谭则认为他无以伦比，巨鹿人侯芭拜他为师。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说杨雄去世，问桓谭说："您常称道杨雄的著作，难道能留传后世吗？"桓谭回答："一定能留传，只是您与我都看不到了。大凡人之常情，对眼前的看得轻贱，而把遥远的看得贵重。大家亲眼看到杨雄的俸禄、地位、容貌，没有一项动人之处，所以瞧不起他的著作。从前，李耳把他的虚无思想写成文章两篇，贬低仁义，抨击礼学，然而后来喜欢它的人，还认为它的价值超过儒家的《五经》，从汉文帝、汉景帝等君王到司马迁，都有这种言论。而今杨雄著作的文字含义十分深刻，而所发议论又不违背儒家学派的圣人，那么将来一定会超越诸子了！"

[6]琅邪樊崇起兵于莒，众百余人，转入太山。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崇 同郡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共还攻莒，不能下，转掠青、徐间。又有东海刀子都，亦起兵钞击徐、兖。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6]琅邪樊崇 在莒城聚众起兵，有一百多人，辗转进入泰山。盗贼们因樊崇勇猛，纷纷归附。一年之间，集结到一万余人。樊崇的同郡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也分别起兵，总共有数万人之多，又带着部下跟随樊崇 ，并一同回军进攻莒城，未能攻下。他们就

在青州、徐州一带流窜，抢掠。又有东海人刁子都，也起兵，在徐州、兖州一带抢劫掠夺。王莽派遣使者征调各郡、各封国军队进击，未能取胜。

[7]乌累单于死，弟左贤王舆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单于。舆既立，贪利赏赐，遣大且渠奢与伊墨居次云女弟之子醯椟王俱奉献至长安。莽遣和亲侯歙与奢等俱至制虏塞下，与云及须卜当会；因以兵迫胁云、当，将至长安。云、当小男从塞下得脱，归匈奴。当至长安，莽拜为须卜单于，欲出大兵以辅立之，兵调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并入北边为寇。

[7]匈奴乌累若单于栾提咸去世，他的弟弟左贤王栾提舆继位，为呼都而尸道皋若单于。栾提舆继位后，贪图赏赐，派大且渠奢与伊墨居次栾提云的妹妹的儿子醯椟王，同到长安进贡。王莽派和亲侯王歙与奢等一同到制虏塞下，与栾提云、须卜当会面。并趁机用兵逼迫、威胁栾提云、须卜当，送至长安。二人的小儿子从塞下得以逃脱，回归匈奴。须卜当到长安，王莽封他须卜单于，打算出动大军，帮助他在匈奴即位，然而大军一时无法集结。而匈奴对新朝更加恼怒，纷纷侵入北方边境掳掠抢劫。

六年（己卯、19）

六年（己卯，公元19年）

[1]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 天下；下书自言“己当如黄帝仙升天”，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

[1]春季，王莽发现

全国盗贼很多，于是命令太史推算出三万六千年的日历。下令每隔六年改换一次年号，布告天下。又下诏书：“我会跟黄帝一样成仙升天”想以此对百姓欺骗和夸耀，使盗贼瓦解。众人都觉得可笑。

[2]初献《亲乐》于明堂、太庙。

[2]王莽第一次把《新乐》呈献于明堂、太庙。

[3]更始将军兼丹击益州，不能克。益州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夷人大牟亦叛，杀略吏人。莽召丹还，更遣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击蛮夷若豆等、太傅羲叔士孙喜清洁江湖之盗贼。而匈奴寇

边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勇，以为锐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缣帛皆输长安。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吏尽复以与民。又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莽知其不可用，敬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待发。

[3]更始将军廉丹攻打益州郡，不能取胜。益州郡夷人栋蚕、若豆等起兵，击杀郡守。越郡夷人大牟也叛变了，屠杀官吏平民，并侵占他们的财产。王莽召廉丹回来，改派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去攻打蛮夷若豆等部落，派太傅羲叔士孙喜去平定江湖的盗贼。同时匈奴侵犯边境很厉害，王莽便大规模招集全国的壮丁以及死刑罪犯和官吏、平民的家奴，起名叫猪突、勇，把他们作为精锐的士兵。向全国一切官吏和平民征税，抽取财产三十分之一，绸绢都运送到长安。命令公卿及以下直到郡县佩带黄色绶带的官吏都要保养军马，马匹的多少根据各人的官秩规定等级，而官吏都把这个负担转嫁给老百姓。又广泛招集有奇巧技术可以用来攻打匈奴的人才，打算越级提升他们。于是上言建议者有万人左右，有的说能够不用舟船桨楫渡过江河，连接马匹，可以渡过百万军队；有的说不要携带一斗粮食，只要服食药物，军队可以不饥饿；还有的说能够飞行，一天飞行一千里，可以去侦察匈奴。王莽就进行试验，那个人拿大鸟的羽毛做成两扇翅膀，头上和身上都附上羽毛，翅膀用扣环纽带操纵，飞行几百步就掉下来了。王莽知道他们不能起作用，但硬要博取珍惜人才的名声，将他们都任命作理军，赏赐车马，等待出发。

初，莽之欲诱迎须卜当也，大司马严尤谏曰：“当在匈奴右部，兵不侵边，单于动静辄语中国，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当置长安稿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听。既 得当，欲遣尤与廉丹击匈奴，皆赐姓徵氏，号二徵将军，令诛单于舆而立当代之。出车城西横厩，未发。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数谏不从；及当出，廷议，尤固言“匈奴可且以为后，先忧山东盗贼。”莽大怒，策免尤。

最初，王莽想要引诱须卜当，大司马严尤规劝道："须卜当在匈奴右部，他的军队没有侵犯过边境，总是把单于的消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方面的巨大帮助。现在迎接须卜当并安置到长安槁街，就不过是一个胡人罢了，不如让他留 在匈奴有益。"王莽没有听从。已经把须卜当弄来了，想要派遣严尤和廉丹攻打匈奴，都给赐姓征氏，称为二征将军，命令他们诛杀单于栾提舆而立须卜当去代替他。兵车出发到长安城西马圈，没有起行。严尤一向具有智谋和才干，反对王莽攻打四方蛮夷各族，屡次规劝王莽而没有被听从。等到将要出兵时，朝廷进行讨论，严尤坚决说："匈奴可以权且放在后面，首先要忧虑山东地区的盗贼。"王莽怒火万丈，下策书把严尤免职。

[4]大司空议曹史代郡范升奏记王邑曰："升闻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今众人咸称朝圣，皆曰公明；盖明者无不见，圣者无不闻。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则元元焉所呼天！公以为是而不言，则过小矣；知而从令，则过大矣；二者于公无可以免，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今动与时戾，事与道反，驰骛覆车之辙，踵循败事之后，后出益可怪，晚发愈可惧耳。方春岁首而动发远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吏民陷于汤火之中，非国家之民也。如此，则胡、貊守阙，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县，免元元之急；不可书传，愿蒙引见，极陈所坏。"邑不听。

[4]大司空议曹史代郡人范升向大司空王邑提出签呈："我听说，作儿子的，不离间父母之间的感情，才称为孝子；作臣子的，不诋毁君王，才称为忠臣。而今，大家异口同声，歌 颂皇上神圣，赞扬阁下英明。然而，英明的意思是无所不见，神圣的意思是无所不闻。而今天下的大事，比日月在天上还要明显，比雷霆万钧还要震撼。然而，皇上说没看见，阁下说听不到。那么善良的百姓，去哪里呼唤苍天？阁下误认为措施是对的而不开口，这样过失还小；认为是错的而奉命执行，那么过失就大了。两者之中，你一定居于一项，就怪不得天下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到您身上。皇上认为远方不服从是最大的忧虑，我却认为国内百姓的不满才值得特别担心。现在的举动不合时宜，所决定的事跟常理相反。在翻车的道路上奔驰，在失败的轨迹上步步跟进，

往后降临的灾祸将更加可怪，爆发得越晚就越是可怕。而今，正逢一年开始的春季，却征调壮丁到远方服役，粗劣的饭菜都不够吃，田地荒芜，无人耕种，粮谷价格猛涨，一斛竟高达数千钱，官吏和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将不再做国家的人民。不久，胡人、貊人就要来把守宫阙，而青州、徐州的强盗匪徒就要进入帷帐了。我有一番话，可以解除天下倒悬的痛苦，免除民众的窘迫，不可以用文字表达，请求引见，愿毫无保留地陈述我心中的想法。”王邑不予理会。

[5]翼平连率田况奏郡县訾民不实，莽复三十取一；以况忠言忧国，进爵为伯，赐钱二百万，众庶皆詈之。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

[5]翼平郡连率田况奏报，郡县对民间财产估计不实，王莽按三十分之一又征税一次。他认为田况说话忠实，关心国家，把他的爵位提升为伯爵，赏赐钱二百万。广大民众都咒骂田况。青州和徐州很多百姓抛弃家园流亡，老弱者死于路上，强壮者加入盗贼。

[6]夙夜连率韩博上言：“有奇士，长丈，大十围，来至臣府，欲奋击胡虏，自谓巨毋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濒，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即日以大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霸卧则枕鼓，以铁箸食，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愿陛下作大甲、高车、贲·育之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以示百蛮，镇安天下。”博意欲以风莽；莽闻，恶之，留霸在所新丰，更其姓曰巨母氏，谓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征博，下狱，以非所宜言，弃市。

[6]夙夜连率韩博奏报说：“有个奇士，身高一丈，体大十围，来到我的府中，说想要奋力去攻打匈奴。自称名叫巨毋霸，生长在蓬莱东南五城西北的昭如海边，小车装不下，三匹马拖不动。我当天用大车套四马，竖立虎旗，装载巨毋霸前来京城。巨毋霸睡觉就枕在鼓上，用铁筷子吃饭，这是上天派来辅佐新朝的！希望陛下准备一领特大的铠甲，一辆高车，一套古代勇士孟贲、夏育穿的衣服，派遣大将一人和虎贲武士一百人到路上来迎接他。京师的门户不能够容纳他的，把它们开高些、开大些。以此向各蛮族显示，可以镇慑安定天下。”韩博是想以此来讥讽王莽。王莽听到了，痛恨韩博，让巨毋霸留在他所到达的新丰县，更改他的姓氏为巨母，意思是说，因文母太后而出现此

人，这是使自己成为霸王的符命。征召韩博，关进监狱，以出言不当为由，将其处死。

[7]关东饥旱连年，刁子都等党众多，至六七万。

[7]函谷关以东连年饥馑、大旱，刁子都等党羽部众渐多，达六七万人。

地皇元年（庚辰、20）

地皇元年（庚辰，公元20年）

[1]春，正月，乙未，赦天下；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

[1]春季，正月乙未（疑误），大赦天下，根据三万六千年日历，改年号为“地皇”。

[2]莽下书曰：“方出军行师，敢有趋欢犯法者辄论斩，毋须时！”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

[2]王莽下文告说：“正当出兵行军的时候，敢有奔跑吵闹触犯法律的，就判处杀头，不要等到行刑季节！”于是春季、夏季都在都市里杀人，百姓震恐，路上相见只有以目示意，不敢交谈。

[3]莽见四方盗贼多，复欲厌之，又下书曰：“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将兵为大将军，内设大将，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至士吏凡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万人。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将条备焉。”于是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赐诸州牧至县宰皆有大将军、偏、裨、校尉之号焉 。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

[3]王莽看见四方盗贼很多，又想进行压制，再次下文告说：“我的皇初祖黄帝平定天下，自己统率军队担任大将军，内设大将，外设大司马五人，从大将军至士官共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兵士一千三百五十万人。我接受符命的文辞，取法古人，将一一设置起来。”于是设置前大司马、后大司马、左大司马、右大司马、中大司马的职位，各州牧至县宰都赐予大将军、偏将军、裨将军、校尉的称号。乘坐驿站传车的使者经过各郡国，每天将近十批，仓库里没有现存的粮食供给，驾传车的马匹不够，就取于民间，征用路上的车马。

[4]秋，七月，大风毁王路堂。莽下书曰：“乃壬午时，有烈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立安为新迁王，临国洛阳，为统义阳王，议者皆曰：‘临国洛阳为统，谓据土中为新室统也，宜为皇太子。’自此后，临久病，虽瘳不平。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谷稼鲜耗，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人民征营，无所错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王。”

[4]秋季，七月，大风损毁了王路堂。王莽下文告说：“壬午（疑误）傍晚时，发生了暴风大雷雨毁坏房屋、摧折树木的变故，我对此非常恐惧。考虑十天，才解除了迷惑。从前符命文辞说要立王安为新迁王，让王临在洛阳建国，为统义阳王，大家都说：‘王临在洛阳建国为统义阳王，是说他据有全国的中心，是新朝的继承者，应当作皇太子。’从此以后，王临久病，后来虽然痊愈，但没有完全康复。王临有哥哥而称皇太子，名分不正。我登上皇位以来，阴阳不和，粮食减少，蛮族扰乱中国，盗贼奸邪捣乱，人民惶恐不安，不知道怎么办。深深地思考这些罪责，是由于名分不正。应当立王安为新迁王，立王临为统义阳王。”

[5]莽又下书曰：“宝黄厮赤。其令郎从官皆衣绛。”

[5]王莽又下文告说：“黄色宝贵，红色轻贱，应当让郎官、侍从官都穿着深红色的衣服。”

[6]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土功象；九月，甲申，莽起九庙于长安城南，黄帝庙方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制度甚盛。博征天下工匠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者，骆驿道路；穷极百工之巧；功费数百余万，卒徒死者万数。

[6]很多观察云气的人都说出现了大兴土木的征象；九月甲申（疑误），王莽在长安城南兴建皇家九座祭庙。其中黄帝庙东西南北四方各长四十丈，高十七丈，其它祭庙只有黄帝庙的一半，规模十分宏伟。广泛征召全国工匠及捐助钱粮者，人马粮草在道路上络绎不断。九庙的设计与施工，都极尽各种工匠的持巧。支出数百万钱，而役夫丧生的有一万人左右。

[7]是月，大雨六十余日。

[7]从本月开始，倾盆大雨下了六十余日。

[8]钜鹿男子马适求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大司空士王丹发觉，以闻。莽遣三公大夫逮治党与，连及郡国豪杰数千人，皆诛死。封丹为辅国侯。

[8]钜鹿郡男子马适求等人策划发动燕、赵等地的兵马来讨伐王莽，大司空的属吏王丹发觉后，将此事奏报。王莽派遣三公大夫去逮捕审讯马适求的党羽，牵连到各郡、各封国才能出众的人士几千人，都被处死。赐封王丹为辅国侯。

[9]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

[9]王莽规定：凡是私自铸钱的处死；抨击败坏宝货的一律流放到四方遥远荒凉的地方。可是犯法的太多，多到无法执行。于是，把处罚减轻，私自铸钱的连同妻子儿女被收为官府的奴婢，官吏和邻居知道而不检举告发的同罪。散布谣言破坏钱币信誉的，平民罚做苦工一年，官吏免职。

[10]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为太傅。尊曰："国虚民贫，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袖，乘牝马、柴车，藉稿，以瓦器饮食，又以历遗公卿。出，见男女不异路者，尊自下车，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莽闻而说之，下诏申敕公卿："思与厥齐；"封尊为平化侯。

[10]太傅平晏去世，任命予虞唐尊作太傅。唐尊说："国家空虚，人民贫困，灾祸的根源在于奢侈过度。"于是身穿小袖短衣，乘坐母马拉的简陋车子，坐卧时用禾秆作衬垫，用瓦器作餐具，并将这些东西一一分赠给公卿。外出时，看到不分开走路的男女，唐尊自己下车，采用象征性的刑罚，拿红土水浸过的旗幡污染他们的衣服。王莽听到了，赞赏他的作法，下诏书告诫公卿："希望你们同他一样。"赐封唐尊为平化侯。

[11]汝南郅恽明天文历数，以为汉必再受命，上书说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莽大怒，系恽诏狱，逾冬，会赦得出。

[11]汝南人郅恽深明天文星象与历法，认为汉王朝一定复兴，上书劝说王莽："上天所以发生异象，是在想使陛下觉悟，使你回到臣僚的

位置上。取之于天，应该交还给天，才算是知道天命。”王莽大怒，逮捕郅恽，下入诏狱，过了冬天，逢到赦免，才从狱中出来。

二年（辛巳、21）

二年（辛巳，公元21年）

[1]春，正月，莽妻死，谥曰孝睦皇后。初，莽妻以莽数杀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临居中养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临亦通焉；恐事泄，谋共杀莽。临妻，国师公女，能为星，语临宫中且有白衣会，临喜，以为所谋且成；后贬为统义阳王，出在外第，愈忧恐。会莽妻病困，临予书曰：“上于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见其书，大怒，疑临有恶意，不令得会丧。既葬，收原碧等考问，具服奸、谋杀状。莽欲秘之，使杀案事使者司命从事，埋狱中，家不知所在。赐临药；临不肯饮，自刺死。又诏国师公：“临本不知星，事从起。”亦自杀。

[1]春季，正月，王莽的妻子去世，谥号为孝睦皇后。当初，王莽的妻子由于王莽几次杀死了她的儿子，器瞎了眼睛。王莽让太子王临住在宫中照顾她。王莽奸淫了妻子身边的侍女原碧，后来王临也跟她通奸，恐怕事情泄漏，两个人便计划一同杀死王莽。王临的妻子刘，是国师公的女儿，会观察星象，告诉王临宫中将会有白衣之会。王临喜悦，以为自己计划的事会成功。后来被贬降作统义阳王，又被打发到外面的宅第居住，更加忧虑恐惧。当王莽的妻子病得厉害的时候，王临给她一封信说：“皇上对于子孙极为严厉，从前我的哥哥长孙和仲孙都是三十岁的年纪就死了。现在我又刚好三十岁，恐怕一旦母后有什么不幸，我就不知道会死在哪里！”王莽来探望妻子的病情，看见了那封信，大怒，怀疑王临有恶意，不让他参加丧礼。安葬结束逮捕原碧等审问，原碧完全承认了通奸、谋杀等情况。王莽想要掩盖这件事，派人杀死了奉命办案的司命及属官，尸体埋在狱中，死者家里都不知所在。赐给王临毒药，王临不肯喝，自杀而亡。王莽又命令国师公说：“王临本来不懂得星象，事情是从刘发端的。”刘也自杀了。

[2]是月，新迁王安病死。初，莽为侯就国时，幸侍者增秩、怀能，生子兴、匡，皆留新都国，以其不明故也。及安死，莽乃以王车遣使者迎兴、匡，封兴为功公，匡为功建公。

[2]本月，新迁王王安病故。当初，王莽为列侯去到封国的时候，宠爱侍女增秩、怀能，生下儿子王兴、王匡，都留在新都国，这是因为他们身份不明的缘故。等到王安死了，王莽才派遣使者用王车把王兴、王匡接来，封王兴为功公，王匡为功建公。

[3]卜者王况谓魏成大尹李焉曰：“汉家当复兴，李氏为辅。”因为焉作谶书，合十余万言。事发，莽皆杀之。

[3]占卦先生王况对魏成大尹李焉说：“汉会复兴，姓李的人将当辅佐大臣。”遂替李焉编写谶书共有十多万字。事情败露，王莽把二人都杀了。

[4]莽遣太师羲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将兵击青、徐贼，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皆不能克。军师放纵，百姓重困。

[4]王莽派遣太师羲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领军队攻打青州和徐州的盗贼，国师和仲曹放帮助郭兴攻击句町，都不能够取胜。军队胡作非为，百姓更加困苦。

[5]莽又转天下谷帛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一郡以百万数，欲以击匈奴。须卜当病死，莽以庶女妻其子后安公奢，所以尊宠之甚厚，终欲为出兵立之者。会莽败，云、奢亦死。

[5]王莽又转运全国的粮食、丝帛前往西河郡、五原郡、朔方郡和渔阳郡，每一郡以百万计，想要用去攻打匈奴。这时须卜当因病去世，王莽把他的庶女嫁给须卜当的儿子后安公须卜奢，因为最终要用武力送他回匈奴即位，所以对他尊荣宠爱都很深厚。当王莽败亡的时候，栾提云、须卜奢也在中原去世。

[6]秋，陨霜杀菽，关东大饥，蝗。

[6]秋季，严霜伤害豆类庄稼，函谷关以东发生大饥馑，蝗虫成灾。

[7]莽既轻私铸钱之法，犯者愈众，及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女子步，以铁琐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

[7]王莽减轻私自铸钱的处罚后，犯法的就更多了，加上邻居连坐，都被收作官府的奴婢。其中男子坐囚车，妇女步行，用铁锁链套

住他们的脖子，前往铸钱的官府，以十万计。到达后拆散夫妻，另行改配，愁苦而死的十有六七。

[8]上谷储夏自请说瓜田仪降之；仪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为起冢、祠室，谥曰瓜宁殇男。

[8]上谷人储夏自动请求去劝说瓜田仪归降。瓜田仪还没有出发就死了。王莽要来他的尸体进行安葬，给他修建坟墓和祠庙，赐谥号瓜宁殇男。

[9]闰月，丙辰，大赦。

[9]闰八月，丙辰（二十七日），大赦天下。

[10]郎阳成献符命，言继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于是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

[10]郎官阳成进献符命，说应当再立皇后，又说："黄帝靠着一百二十个女子成了神仙。"王莽于是派遣中散大夫和谒者各四十五人分别巡视全国，广泛选取被邻里所推崇的有淑女的人家，送上名册。

[11]莽恶汉高庙神灵，遣虎贲武士入高庙，四面提击，斧坏户牖，桃汤、赭鞭鞭洒屋壁，令轻车校尉居其中。

[11]王莽对汉高祖刘邦祭庙的神灵深为厌恶，派虎贲武士到刘邦祭庙，用武器四面掷击，用斧子砍坏门窗，用桃木汤浇洒墙壁，用土红色鞭子抽打墙壁，让轻车较尉住在里面。

[12]是岁，南郡秦丰聚众且万人；平原女子迟昭平亦聚数千人在河阻中。莽召问群臣禽贼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将军公孙禄徵来与议，禄曰："太史令宗宣，典星历，候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饰虚伪以偷名位，贼夫人之子；国师嘉信公秀，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羲和鲁匡，设六管以穷工商；说符侯崔发，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当与和亲。臣恐新室 忧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贲扶禄出，然颇采其言，左迁鲁匡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诽故也；六管非匡所独造，莽厌众意而出之。

[12]这一年，南郡人秦丰聚集部众将近一万人。平原郡女子迟昭平也在黄河之畔的险要地区聚集了几千人。王莽召集群臣询问捉拿盗贼的方略，群臣都说："这些都是触犯天的罪犯，行走的死尸，活不多久了。"原左将军公孙禄应召来议事，他说："太史令宗宣掌管星象历法，测候天气，把匈险的征象当作吉利的征象，扰乱天文，贻误 朝廷。太傅、平化侯唐尊用虚伪的言行来窃取名誉地位，害了人家的子弟。国师、嘉信公刘秀颠倒《五经》，毁坏了经师的家法，造成学士思想混乱。明学男张邯和地理侯孙阳制作井田制，使得民众丧失土地产业。羲和鲁匡设立六管制度，使得手工业者和商人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说符侯崔发吹牛拍马来取悦讨好，弄得下情不能上达。应当处死这几个人来安慰天下！"又说："匈奴不可以攻打，应当跟他们和亲。我恐怕新朝的忧患不在匈奴，而在国家内部。"王莽大怒，让虎贲武士搀扶公孙禄走了。然而采纳了他的一些意见，把鲁匡降职去作五原郡卒正，因为老百姓怨恨抨击鲁匡。六管制度并不是鲁匡一个人搞起来的，王莽为了满足众人的愿望而把他抛弃。

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不敢略有城邑，日阕而已；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而莽终不谕其故。是岁，荆州牧发奔命二万人讨绿林贼；贼帅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牧欲北归，马武等复遮击之，钩牧车屏泥，刺杀其驂乘，然终不敢杀牧。贼 遂攻拔竟陵，转 击云杜、安陆，多略妇女，还入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州郡不能制。又，大司马士按章豫州，为贼所获，贼送付县。士还，上书具言状。莽大怒，以为诬罔，因下书责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养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奸，捕诛盗贼，义之节也。今则不然。盗发不辄得，至成群党遮略乘传宰士。士得脱者又妄自言：'我责数贼："何为如是？"贼曰："以贫穷故耳。"贼护出我。'今俗人议者率多若此。惟贫困饥寒犯法为非，大者群盗，小者偷穴，不过二科，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岂饥寒之谓邪！七公其严敕卿大夫、卒正、连率、庶尹，谨牧养善民，急捕殄盗贼！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黠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州郡又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

起初，各地人民都由于饥寒贫苦才起来做盗贼，众人聚集在一起，时常盼望着年景好时能够返回家园。聚众虽然以万计，但不敢攻占城市，劫掠到食物，当天吃完而已。各县长官和州牧、郡太守都是自己乱斗被武器杀伤而死的，盗贼并不敢存心杀死他们，可是王莽始终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一年，荆州牧动员称做奔命的部队二万人攻击绿林贼寇，贼寇首领王匡等率部众在云杜迎战，大破州府官军，杀数千人，把所有的军用物资全部掳获。荆州牧准备向北撤退，绿林将领马武等再予截击，钩住荆州牧车上挡泥的装饰板，刺杀在车上陪乘的人。然而，却始终不敢杀害州牧。贼寇于是攻陷竟陵，转而袭击云杜、安陆，大量掳掠妇女，退回绿林山中。此时已增加到五万余人，州郡官府已无法制止。此外，有个大司马的属吏到豫州办案，被盗贼俘虏了，盗贼把他送交县里。此人回来后，上书详细报告情况。王莽大怒，认为这是诬蔑欺骗。于是下文告责备四辅、三公道："吏的意思就是管理。宣扬德政，彰明恩泽，去管教养育人民，这是仁政的原则。压制豪强，督察奸邪，逮捕诛杀盗贼，这是正义的节操。而今却不是这个样子。盗贼发生了，总是不能够逮捕，直到结成大帮大伙，拦劫乘坐传车的官吏。官吏脱了身的，又妄自说'我曾谴责盗贼："为什么干这种事？"回答说："是因为贫穷的缘故。"盗贼还护送我出来。'现在庸俗的人谈论事情多是这样。想想看，由于贫困饥寒，犯法胡作非为，大的是一伙人去抢劫，小的是一个人去偷窃，不过这样两类。现在竟然谋划结党，人数以千百计算，这是大规模的叛乱，难道是饥寒可以解释得了的吗？四辅、三公应当严肃告诫卿大夫、卒正、连率和各庶尹，认真管教抚养善良的平民，迅速捉拿歼灭盗贼。如有人不同心合力，不憎恨狡猾的盗贼，而胡说他们是由于饥寒所迫才这样干的，就逮捕监禁，查办罪行！"于是官吏们更加惶恐，没有谁敢说盗贼的真实情况，州和郡又不能擅自调动军队，盗贼因此无法制服。

唯翼平连率田况素果敢，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与刻石为约；樊崇等闻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莽让况："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以况自诡必禽灭贼，故且勿治。"后况自请出界击贼，所向皆破。莽以玺书令况领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长吏不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至延蔓边州，乃遣将帅，多使者，传相监趣。郡县力事上官，应塞

诘对，共酒食，具资用，以救断斩，不暇复忧盗贼、治官事。将帅又不能躬率吏士，战则为贼所破，吏气浸伤，徒费百姓。前幸蒙赦令，贼欲解散，或反遮击，恐入山谷，转相告语；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恐见诈灭，因饥馑易动，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阳以东，米石二千，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二人爪牙重臣，多从人众，道上空竭，少则无以威示远方。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臧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今空复多出将帅，郡县苦之，反甚于贼。宜尽征还乘传使者以休息郡县；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莽畏恶况，阴为发代，遣使者赐况玺书。使者至，见况，因令代监其兵，遣况西诣长安，拜为师尉大夫。况去，齐地遂败。

只有翼平郡连帅田况一向果断勇敢，他发动年龄在十八岁上以上的民众四万多人，发给他们库存的武器，把军令刻在石碑上向他们宣布。樊崇等听说了，不敢进入郡界。田况自动弹劾自己，王莽责备田况：“没有发给虎符而擅自调集军队，这是擅动干戈，这种罪过与耽误军事调动一样。因为你自己保证一定捉拿消灭盗贼，所以姑且不予处分。”后来田况自动请求越过郡界攻打盗贼，他所攻击的盗贼都被打败了。王莽用诏书命令田况代理青州和徐州两州牧的职务。田况奏报说：“盗贼刚起事，他们的基础很薄弱，当地的治安官吏和邻里相保的伍人就能捉拿得了。责任在于县府主要官吏不在意，县欺骗郡，郡欺骗朝廷，实际上有一百人，只说十人，实际上有一千人，只说一百人。朝廷忽略，不及时进行督察，给予责罚，终于发展到蔓延几州，才派遣将帅，多派出使者，层层督促。郡县忙着服事上司，应付责问检查，供给酒饭，准备物资和费用，来解救自己的死罪，没有工夫去忧虑盗贼和办理公事。将帅又不能亲自率领官兵去冲锋陷阵，一交战就被盗贼打败，士气逐渐低落，徒然耗费了老百姓的钱财。前次幸而得到了赦免的命令，盗贼打算解散，有人反而加以截击，他们惶恐地退入山谷，辗转相告，所以各郡县已经投降的盗贼都更加惊骇，害怕被欺骗和消灭，由于饥荒时期人心容易动摇，十来天的时间，又是十多万人，这就是盗贼所以众多的缘故。现在洛阳以东地区，米价每石值两千钱。我看见诏书，说要派遣太师和更始将军前来，他们两人是权威的武臣，一定会多带人员，沿途民穷财尽，将无法供给，而如果

随从人员太少，则无法用来威震远方。应当迅速在州牧、大尹以下挑选官吏，明确规定对他们的赏罚，让他们收集分散的乡聚和没有城堡的小封国，把它们的老弱居民迁移安顿到大城里，储积粮食，合力坚守。盗贼来攻城，就不能攻下，所经过的地方没有粮食，势必不能群集。这样，招抚他们，他们就一定会投降，攻打他们，他们就一定会被消灭。如今白白地再多派出将帅，地方官民害怕他们，反而比害怕盗贼还厉害。应该把乘坐传车的各位使者全部召回，让郡县官民得到休息。陛下把平定两州盗贼的任务委托我，我一定能够平定。”王莽畏忌、厌恶田况，悄悄地派出了接替他的人，遣使者赐给田况盖了御玺的诏书。使者到达，会见了田况，于是命令由另外的人代替他监管部队。田况则随同使者西行，到了长安，任命他作师尉大夫。田况走了以后，齐地的局势便不可收拾了。

三年（壬午、22）

三年（壬午，公元22年）

[1]春，正月，九庙成，纳神主。莽谒见，大驾乘六马，以五采毛为龙文衣，著角，长三尺。又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载以四轮车；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车，非仙物也。”

[1]春季，正月，九庙建筑竣工，安放了神主。王莽去拜见，车队按照最高规格组成：他的乘车套着六匹马，每匹马都披着用五彩羽毛织成龙形图案的套子，头上装着角，有三尺长。又制造华丽的车盖九层，高八丈一尺，用四轮大车装载，拉车的人都呼喊“登仙”的口号。王莽外出时，让它走在前头。官吏们私下时说：“这象灵柩车，不是神仙的用物。”

[2]二月，樊崇等杀景尚。

[2]二月，樊崇等杀死了太师羲仲景尚。

[3]关东人相食。

[3]函谷关以东地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4]夏，四月，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东讨众贼。初，樊崇等众既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其中最尊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及闻太师、更始将讨之，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

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匡、丹合将锐士十余万人，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守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卒如田况之言。

[4]夏季，四月，王莽派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东征讨伐众盗贼。最初，樊崇等人的部众既然逐渐强盛，于是互相约定：“杀人的抵命，伤人的养创。”其中最尊贵的称号是三老，其次是从事，再其次是卒史。等到听说太师与更始将军率军前来讨伐他们，恐怕部众跟王莽军队在混战时难于辨别，于是下令都用朱砂涂抹双眉，以便互相认识辨别，因此号称赤眉。王匡、廉丹一起率领精兵十余万人，一路放任士兵，不加约束。东部地区为此出现民谣说：“宁遇赤眉，不遇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确实象田况所说的一样。

[5]莽又多遣大夫、谒者分教民煮草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费。

[5]王莽又派遣很多大夫和谒者分别告诉百姓把草木熬成糊状食品。但这种糊状食品无法吃，反倒增加人力、物力的浪费。

[6]绿林贼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凤、王匡、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莽遣司命大将军孔仁部豫州，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荆州，各从吏士百余人，乘传到部募士。尤谓茂曰：“遣将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是犹绁韩卢而责之获也。”

[6]绿林盗贼遇到瘟疫，死亡的将近一半，于是分兵离开了绿林山。王常、成丹等向西进入南郡，称“下江兵”；王凤、王匡、马武及其部下朱鲔、张等向北进入南阳，称“新市兵”。他们都自称将军。王莽派遣司命大将军孔仁巡察豫州，派遣纳言大将军严尤和秩宗大将军陈茂攻打荆州，各随带官员一百多人，乘坐传车，到辖区招募士兵。严尤对陈茂说：“派出将领不发给兵符，遇事一定要先请示然后才能行动，这犹如牵着猎犬而要求它去捉野兽呢。”

[7]蝗从东方来，飞蔽天。

[7]蝗虫从东方飞来，铺天盖地。

[8]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禀食之，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禀，饥死者什七八。

[8]流民进入函谷关的有几十万人，于是设置养赡官发粮食给他们吃，由使者监管。而使者却与小吏一起盗窃那些粮食，流民饿死的十有七八。

先是，莽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买，贱取于民；民甚患之。业以省费为功，赐爵附城。莽闻城中饥馑，以问业。业曰："皆流民也。"乃市所卖粱饭、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在此以前，王莽指令中黄门王业管理长安市场的买卖，他压低价格向百姓收购物品，百姓以此为患。王业由于节省收购费用立了功，被赏赐附城的爵位。王莽听说城里发生了饥荒，向王业询问情况。王业说："都是流民。"于是买些市场上的精米饭和肉汁，拿进宫给王莽看，说："居民的食物都是这样。"王莽相信了他的话。

[9]秋，七月，新市贼王匡等进攻随；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

[9]秋季，七月，新市盗贼王匡等进攻随县。平林人陈牧、廖湛又聚众一千余人，称"平林兵"，以响应新市兵的攻势。

[10]莽诏书让廉丹曰："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丹惶恐，夜，召其掾冯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张良以五世相韩，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周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从之。今方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厉其节，纳雄杰之士，询忠智之谋，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丹不听。衍，左将军奉世曾孙也。

[10]王莽下诏书责备廉丹说："仓库粮食已尽，国库财物已空，真该愤怒，真该出战了。将军身受朝廷委托的重任，如果不捐躯于荒野之中，就无法报答朝廷的厚恩，尽到所负的重大责任。"廉丹慌恐，晚上，召来他的属官冯衍，把诏书拿给看。冯衍趁机对廉丹说："张良因为五代都是韩国的相国，所以在博浪沙中用铁椎谋刺秦始皇。将军的先人是汉朝的诚实臣属，新朝兴起，天下英雄豪杰没有人心悦诚服。现在全国崩溃大乱，百姓怀念汉朝恩惠，超过周朝百姓对召公的思念。人们所歌颂的，上天定会追随。现在我为将军设计，不如把部众

屯驻在一个大郡，安抚官员，磨炼他们的品质，延揽英雄豪杰之士，询问忠直智慧的谋略，为国家兴利，替万人除害。那么，你的福禄将保持无穷，功业将永垂青史。何必连同你的军队一齐在荒野中毁灭，使你的尸体跟草木同时腐烂，身败名裂，使祖先蒙耻？”廉丹拒绝接受。冯衍是汉朝左将军冯奉世的曾孙。

冬，无盐索卢恢等举兵，反城附贼，廉丹、王匡攻拔之，斩首万余级。莽遣中郎将奉玺书劳丹、匡，进爵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余人。

冬季，无盐县索卢恢等人占据县城起兵造反，响应赤眉。谦丹和王匡攻陷无盐，斩杀一万余人。王莽派遣中郎将捧着加盖了御玺的诏书去慰劳廉丹和王匡，进封二人为公，赐封有功的官员十多人。

赤眉别校董宪等众数万人在梁郡，王匡欲进击之；廉丹以为新拔城罢劳，当且休士养威。匡不听，引兵独进，丹随之。合战成昌，兵败，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绂、节付匡曰：“小儿可走，吾不可！”遂止，战死。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人别斗，闻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谁为生！”驰奔贼，皆战死。

赤眉军别部校尉董宪等人的部队几万人在梁郡活动，王匡想要进攻他们，廉丹认为新近攻下县城，士兵疲劳，应当暂时让士兵休息一下，以恢复战斗力。王匡不听，单独带领军队前进，廉丹只好跟着他。在成昌地方会战，王匡兵败逃走。廉丹吩咐军官拿着自己的印、绶带和符节交给王匡，说道：“小儿可以逃走，我不可以！”便留下来，战斗而死。校尉汝云和王隆等二十多人在另外的地方进行战斗，听到这个消息，都说：“廉公已经死了，我们还为谁活着？”飞马冲向贼军，都战斗而死。

国将哀章自请愿平山东，莽遣章驰东与太师匡并力。又遣大将军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洛阳，镇南宫；大司马董忠养士习射中军北垒；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职。

国将哀章自愿请求去平定崤山以东地区。王莽派遣哀章赶往东方，跟太师王匡合作。又派遣大将军阳浚去防守敖仓；司徒王寻统领十多万人驻扎洛阳，坐镇南宫；大司马董忠在北军中垒营地训练士兵，演习武艺；大司空王邑兼理三公的职务。

[11]初，长沙定王发生春陵节侯买，买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湿，徙封南阳之白水乡，与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

嗣；值莽篡位，国除。节侯少子外为郁林太守，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娶湖阳樊重女，生三男；，仲，秀，兄弟早孤，养于叔父良。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秀隆准日角，性勤稼穑；常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秀姊元为新野邓晨妻，秀尝与晨俱过穰人蔡少公，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秀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

[11]最初，汉朝长沙定王刘发，生了舂陵节侯刘买，刘买生了戴侯刘熊渠，刘熊渠生了考侯刘仁。刘仁因南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被改封到南阳郡的白水乡，与宗族迁居于此。刘仁死，儿子刘敞继承爵位，正逢王莽篡夺帝位，封国撤除。舂陵节侯刘买的小儿子刘外当郁林太守，刘外生了钜鹿都尉刘回，刘回生了南顿令刘钦。刘钦娶湖阳樊重的女儿为妻，生了三个儿子：刘、刘仲、刘秀。兄弟幼年丧父，由叔父刘良抚养。刘性情刚强有毅力，慷慨有大节。自从王莽篡夺汉朝政权之后，刘时常愤愤不平，心怀光复汉朝的志向，不经营家产，反而卖田卖宅，用来结交天下英雄俊杰。刘秀生得鼻梁高耸，额角隆起，性格勤勉，爱好种田。刘常讥笑他，把他比作刘邦的哥哥刘喜。刘秀的姐姐刘元，是新野县邓晨的妻子，刘秀曾经跟邓晨一块儿拜访穰县蔡少公，少公对图谶颇有研究，说"刘秀当作天子！"有人接着说"这说的是国师公刘秀吧？"刘秀开玩笑说："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呢？"在座的人都哄堂大笑。只有邓晨暗喜。

宛人李守，好星历、谶记，为莽宗卿师，尝谓其子通曰："刘氏当兴，李氏为辅。"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阳骚动，通从弟轶谓通曰："今四方扰乱，汉当复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会秀卖谷于宛，通遣轶往迎秀，与相见，因具言谶文事，与相约结，定计议。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试骑士日，劫前队大夫甄阜及属正梁丘赐，因以号令大众，使轶与秀归舂陵举兵以相应，于是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众皆然之。于是分遣亲客于诸县起兵，自发舂陵子弟。诸家子弟恐惧，皆亡匿，曰："伯升杀我！"及见秀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

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秀时年二十八。李通未发，事觉，亡走；父守家属坐死者六十四人。

宛城人李守，喜好星象与谶书，担任王莽的宗卿师，曾对他的儿子李通说：“刘姓当会复兴，李姓将做辅佐大臣。”等到新市兵、平林兵崛起，南阳郡人心浮动，李通的堂弟李轶对李通说：“现在天下动乱，汉朝当会重新兴盛。南阳刘姓皇族，只有刘伯升兄弟博爱，对人宽大，可以与其磋商大事。”李通笑着说：“我正有此意。”正好刘秀运粮食到宛城贩卖。李通派李轶前往迎接刘秀，与其相见，详细地谈了谶文的事，于是互相结交，商定了计划。李通打算在立秋那天，趁着骑兵武士大检阅的时候，劫持前队大夫甄阜和属正梁丘赐，然后发号施令，聚众起兵，让李轶与刘秀回到舂陵起兵，以互相呼应。于是刘召集当地豪杰商量说：“王莽凶残暴虐，百姓分崩离析，而今又连年大旱，到处兵荒马乱，这是上天灭亡他的时候，是恢复高祖的大业，建立千秋万世的功劳的时候！”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分别派出亲友宾客到各县起事，刘自己则发动舂陵的子弟。各家子弟都感到害怕，纷纷逃避躲藏，说：“刘害死我了！”到看见刘秀身着红衣，头戴大冠，改穿将军服装，都吃了一惊，说：“谨慎忠厚的人也干上了呀！”心里才逐渐安定。共集结子弟七八千人，安排下属，自称柱天都部。刘秀当时二十八岁。李通的起兵计划还未付诸实施，就泄漏了，因而逃亡。他的父亲李守与家属因罪被诛杀，共死六十四人。

使族人嘉招说新市、平林兵，与其帅王凤、陈牧西击长聚；进屠唐子乡，又杀湖阳尉。军中分财物不均，众恚恨，欲反攻诸刘；刘秀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进拔棘阳，李轶、邓晨皆将宾客来会。

刘让同族人刘嘉去说服了新市、平林兵，与他们的首领王凤、陈牧一起西击长聚。进攻唐子乡杀伤很多人，又杀死了湖阳尉。由于军中分配财物不公平，众人愤怒怨恨，打算反击刘姓家族的部队。刘秀收拢同宗族人所得到的财物，全部交出，大家才高兴了。再向前挺进，攻陷棘阳。李轶、邓晨，各带着他们的宾客前来会合。

[12]严尤、陈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张等收散卒入蒌，略钟、龙间，众复振；引军与荆州牧战于上唐，大破之。

[12]严尤、陈茂打败下江兵；下江兵首领成丹、王常、张等，收集逃散的士兵，退入蒌，大三钟山跟石龙山之间展开战斗，人数增多，声势又振。随后与荆州牧在上唐会战，大破州府官军。

[13]十一月，有星孛于张。

[13]十一月，有异星出现在张六星旁。

[14]刘欲进攻宛，至小长安聚，与甄阜、梁丘赐战；时天密雾，汉军大败。秀单马走，遇女弟伯姬，与共骑而奔；前行，复见姊元，趣令上马，元以手挥曰："行矣，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会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弟仲及宗从死者数十人。

[14]刘打算进攻宛城，挺进到小长安聚，与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交战。当时，大雾迷漫，刘率领的汉军大败。刘秀单骑逃命，遇到妹妹刘伯姬，兄妹共乘一马奔跑。向前行进，又遇到姐姐刘元，刘秀叫她火速上马。刘元挥手说："跑吧，你们无法救我，不要死在一起！"这时追兵已到，刘元跟她的三个女儿都被官府军诛杀。刘的弟弟刘仲及刘姓宗族一同死亡的有数十人。

复收会兵众，还保棘阳。阜、赐乘胜留辎重于蓝乡，引精兵十万南渡潢淳，临水，阻两川间为营，绝后桥，示无还心。新市、平林见汉兵数败，阜、赐军大至，各欲解去，甚患之。会下江兵五千余人至宜秋，即与秀及李通造其壁曰："愿见下江一贤将，议大事。"众推王常。见常，说以合从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残虐，百姓思汉。今刘氏复兴，即真主也；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曰："如事成，岂敢独飨之哉！"遂与常深相结而去。常还，具为余将成丹、张言之。丹、负其众曰："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晓说其将帅曰："王莽苛酷，积失百姓之心，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故使吾属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以秦、项之势，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泽，以此行之，灭亡之道也。今南阳诸刘举兵，观其来议者，皆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与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属也！"下江诸将虽屈强少识，然素敬常，乃皆谢曰："无王将军，吾属几陷于不义！"即引兵举汉军、新市、平林合。于是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

大飨军士，设盟约，休卒三日，分为六部；十二月，晦，潜师夜起，袭取蓝乡，尽获其辎重。

刘又集结兵众，退到棘阳据守。甄阜、梁丘赐乘胜把物资留在蓝乡，率领精兵十万南渡潢淳水，到达了水，在潢淳水与水之间扎营布防，破坏身后的桥梁，表示绝不回师的决心。新市兵、平林兵看到汉兵多次遭到挫败，而甄阜、梁丘赐的军队要大举进攻，纷纷打算逃走，刘忧心如焚。正好下江兵五千余人进抵宜秋聚，刘带着刘秀、李通亲自到他们营寨拜访，说："我们愿见下江的一位贤明将领，商议大事。"下江兵推举王常。刘见到王常，陈述联合作战的利益。王常大大省悟，说："王莽残酷暴虐，百姓思念汉朝。而今刘姓家族复兴，就是真正的天下之主。我愿挺身而出效力，辅佐大业成功。"刘说："如果事业成功，我岂敢独自享受？"于是与王常深相结交，告辞而去。王常回来，把他的想法告诉下江兵的其他将领成丹、张。成丹、张自负他们的兵力强大，说："大丈夫既然起事，应该自己当主子，为什么受别人控制呢？"王常于是不慌不忙地向他们分析说："王莽苛刻残酷，不断丧失民心。百姓歌唱吟咏，思念汉朝，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趁机崛起。民心怨恨的，上天定会铲除；民心盼望的，上天定会赐予。兴起大事业，必须下顺民心，上合天意，然后大功才可以成就。如果仗恃自己强大勇猛，感情用事，为所欲为，虽然得到天下，必然会再失掉它。以秦王朝和西楚霸王项羽的势力，尚且归于消灭，何况而今我们这些平民，在山林水泽聚集成群，如果也任情纵欲，那是走灭亡之路。而今，南阳郡刘姓家族起兵，观察他们派来跟我们商谈的这几位，都有深谋远虑，有王爵公爵的才能。与他们合作，必然成就大功，这是上天用来保我们的啊！"下江兵的将领们虽然倔强，而又缺少见识，然而向来尊敬王常，于是一致道歉说："如果没有王将军，我们几乎陷于不义！"立即率军与汉军、新市兵、平林兵会合。于是各部同心协力，士气高昂。刘用丰盛的酒食招待军队，订立盟约，让士兵休息三天，然后，把军队分为六路。十二月三十日，军队秘密行动，乘夜出发，攻取兰乡，把甄阜军的物资全部夺获。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三十九卷

汉纪三十一 淮阳王更始元年（癸未、23）

汉纪三十一 淮阳王更始元年（癸未，公元23年）

[1]春，正月，甲子朔，汉兵与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赐，斩之，杀士卒二万余人。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引兵欲据宛，刘与战于阳下，大破之，遂围宛。先是，青、徐贼众虽数十万人，讫无文书、号令、旌旗、部曲；及汉兵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移书称说。莽闻之，始惧。

[1]春季，正月甲子朔（初一），汉军与下江兵一同攻打向甄阜、梁丘赐军，斩甄阜、梁丘赐，杀士卒二万余人。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率军前进，打算驻防宛城。刘与他们在阳会战，大破严尤、陈茂军，于是包围宛城。在此之前，青州和徐州的盗贼虽有几十万人，但一直没有文书、号令、旗帜、军队组织。但等到汉兵起事，大家都自称将军，进攻城市，夺取土地，传递文书，声讨王莽的罪恶。王莽听到了，开始担心害怕起来。

春陵戴侯曾孙玄在平林兵中，号更始将军。时汉兵已十余万，诸将议以兵多而无所统一，欲立刘氏以从人望。南阳豪杰及王常等皆欲立刘；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威明，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召示其议。曰：“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不如且称王以号令，王势亦足以斩诸将。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必不夺吾爵位；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诸将多曰：“善！”张拔剑击地曰：“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众皆从之。二月，辛巳朔，设坛场于水上沙中，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于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由是豪杰失望，多不服。

春陵戴侯刘熊渠的曾孙刘玄，在平林兵中，称更始将军。这时汉兵已有十余万人，将领们议论，军队虽多，却没有共同的领袖。于是打算拥立一位汉朝的刘姓皇族，以便顺从大家的希望。南阳郡的豪杰与下江兵王常等，都主张立刘。而新市兵、平林兵的将领乐于放纵，害怕刘的威武严明，贪图刘玄的懦弱，抢先共同定下策略拥立刘玄，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召来刘告知决议。刘说："各位将军要尊立刘姓皇族，对我们太厚爱了！然而现在赤眉在青州、徐州崛起，拥有数十万人，听到南阳拥立刘姓皇族的消息，恐怕他们也会拥立一位刘姓皇族。王莽还没有消灭，而刘姓皇族互相进攻，这将使天下疑心而损害自己的力量，不是消灭王莽的办法。而且，春陵离宛城不过三百里，仓猝自称皇帝，成为天下攻击的目标，让后来人承受衰败，不是好的计谋。不如暂且称王以发号施令，国王的权力也足以斩杀将领。如果赤眉拥立的人贤能，我们就一起前去投奔归附他，绝不会剥夺我们的官爵的。如果赤眉没有立皇帝，那么，等我们消灭了王莽，收服了赤眉，然后再称皇帝，也不算晚。"将领们大都说："好！"张却拔出宝剑，砍击地面，说："对自己做的事情，抱着怀疑态度，一定不能成功。今天这项决定，不允许有第二种想法！"众人都赞成。二月辛巳朔（初一），在水畔沙滩中设置坛场，刘玄登极，面向南方站立，接受群臣朝拜。他感到羞愧，满脸流汗，只举手而说不出话来。于是宣布大赦，改变年号，任命堂叔刘良当国三老，王匡当定国上公，王凤当成国上公，朱鲔当大司马，刘当大司徒，陈牧当大司空，其他将领都当九卿将军。从此，英雄豪杰感到失望，多有不服。

[2]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须发，立杜陵史谌女为皇后；置后宫，位号视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

[2]王莽想要显示自己的心情是安定的，于是染黑了胡子和头发，立杜陵人史谌的女儿作皇后。此外还设置后宫，遴选嫔妃一百二十人，地位封号分别比照公、卿、大夫、元士。

[3]莽赦天下，诏："王匡、哀章等讨青、徐盗贼，严尤、陈茂等讨前队丑虏，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复迷惑不解散，将遣大司空、隆新公将百万之师绝之矣。"

[3]王莽大赦天下，宣布诏命："王匡、哀章等讨伐青州、徐州地区的盗贼，严尤、陈茂等讨伐前队地区的盗贼，明白地向他们宣告来降

者不杀、守约不变；如果仍然迷惑而不解散，即将派遣大司空、隆新公王邑带领百万大军剿灭他们。”

[4]三月，王凤与太常偏将军刘秀等徇昆阳、定陵、郾，皆下之。

[4]三月，王凤和太常偏将军刘秀等率领汉军攻掠昆阳、定陵、郾等城，都予攻克。

[5]王莽闻严尤、陈茂败，乃遣司空王邑驰传，与司徒王寻发兵平定山东；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备军吏，以长人巨毋霸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邑至洛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三万人，号百万；余在道者，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夏，五月，寻、邑南出颍川，与严尤、陈茂合。

[5]王莽知道了严尤、陈茂失败，就派遣司空王邑乘坐传车急速出发，和司徒王寻一起发兵去平定崤山以东地区。同时征召通晓六十三家兵法的人为军官，任用巨人巨毋霸为垒尉，又赶来虎、豹、犀、象等猛兽以助军威。王邑到了洛阳，各州郡选派精锐的士兵，由州郡的长官亲自带领，定期会集起来的有四十三万人，号称百万；其余的正在路上走，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夏季，五月，王寻、王邑离开颍川南下，同严尤、陈茂会合。

诸将见寻、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阳，惶怖，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刘秀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拔，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秀笑而起。会候骑还，言：“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素轻秀，及迫急，乃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秀复为图画成败，诸将皆曰：“诺。”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凤与廷尉大将军王常守昆阳，夜与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于外收兵。

汉军的将领们看到王寻、王邑兵多势众，都往回跑，进入昆阳城，惊慌不安，担忧老婆孩子，想从这里分散而到其他城邑去。刘秀对他们说：“现在城内兵、粮既少，而城外敌军又强大，合力抵抗敌军，也许可以立功；如果分散，势必不能一一保全。况且刘部队还没有攻下宛城，不能前来救援；假如昆阳被敌军占领，只要一天的功夫，我军各部也就都完了。现在怎么能不同心胆，共举大业，反而想要守着妻

子财物呢？”将领们发怒说：“刘将军怎么敢这样说！”刘秀笑而起身。正在此时，侦察的骑兵回来，报告说：“敌人大军即将来到城的北面，军阵达几百里，看不到它的尾巴。”将领们一向轻视刘秀，到了这样紧急的时候，才互相议论道：“再去请刘将军谋划这件事。”刘秀又给将领们描述成败因素，将领们都说：“是的。”这时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刘秀让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守卫昆阳，自己夜里同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人骑马驰出昆阳城的南门，在外面收集士兵。

时莽兵到城下者且十万，秀等几不得出。寻、邑纵兵围昆阳，严尤说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邑曰：“吾昔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当先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遂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钲鼓之声闻数十里，或为地道、冲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等乞降，不许。寻、邑自以为功在漏刻，不以军事为忧。严尤曰：“《兵法》：‘围城为之阙’，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听。

当时开到昆阳城下的王莽军将近十万，刘秀等人几乎不能出去。王寻、王邑纵兵包围昆阳，严尤向王邑献策说：“昆阳城小而坚固，现在假冒皇帝名号的刘玄在宛城，我们大军迅速向那里进兵，他必定奔逃；宛城方面的汉军一旦失败，昆阳城里的汉军自然向我军降服。”王邑说：“我以前围攻翟义，因没有活捉住他而受到责备，如今带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攻下，这就不能显示军威了。应当先攻陷屠杀此城，踏着血泊前进，前歌后舞，难道不痛快吗？”于是把昆阳包围了几十重，列营上百个，钲鼓之声响彻几十里，还挖掘地道，用战车撞城；用许多弓弩向城内乱射，矢下如雨，城内的人为了躲避飞矢，背着门板出外打水。王凤等乞求投降，不被理睬。王寻、王邑自以为片刻就可成功，不担心军事上会出其它事故。严尤建议说：“《兵法》上写着：‘围城要留下缺口’，应让被围之敌得以逃出，从而使围攻宛城的绿林军害怕。”王邑又不听取这个建议。

[6]棘阳守长岑彭与前队贰严说共守宛城，汉兵攻之数月，城中人相食，乃举城降；更始入都之。诸将欲杀彭，刘曰：“彭，郡之大吏，执心固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

[6]棘阳守长岑彭和前队副将严说同守宛城，汉军围攻了几个月，城中因为缺粮而人吃人，于是全城报降。更始皇帝进城，并在宛城建都。将领们打算杀掉岑彭，刘说："岑彭是郡的大官，决心固守，是有气节的表现。现在我们办大事，应当表彰义士，不如封他。"更始帝就封岑彭为归德侯。

[7]刘秀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诸将贪惜财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乃悉发之。六月，己卯朔，秀与诸营俱进，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秀奔之，斩首数十级。诸将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秀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诸将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秀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易之，自将万余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寻、邑陈乱，汉兵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伏尸百余里。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赴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士卒奔走，各还其郡，王邑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洛阳，关中闻之震恐。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7]刘秀到了郾、定陵等地，调发各营的全部军队；将领们贪惜财物，想要分出一部分兵士留守。刘秀说："现在如果打垮敌人，有万倍的珍宝，大功可成；如果被敌人打败，头都被杀掉了，还有什么财物！"于是征发了全部军队。六月己卯朔（初一），刘秀和各营部队一同出发，亲自带领步兵和骑兵一千多人为先头部队，在距离王莽大军四五里远的地方摆开阵势。王寻、王邑也派几千人来交战，刘秀带兵冲了过去，斩了几十人首级。将领们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看到弱小的敌军都胆怯，现在见到强敌反而英勇，太奇怪了！还是我们在前面吧，请让我们协助将军！"刘秀又向前进兵，王寻、王邑的部队退却；汉军各部一同冲杀过去，斩了数百上千个首级。汉军接连获胜，继续进兵，将领们胆气更壮，没有一个不是以一当百。刘秀就和敢于牺牲

的三千人从城西水岸边攻击王莽军的主将营垒。王寻、王邑轻视汉军，亲自带领一万余人巡行军阵，戒令各营都按兵不动，单独迎上来同汉军交战，不利，大部队又不敢擅自相救；王寻、王邑所部阵乱，汉军乘机击溃敌军，终于杀了王寻。昆阳城中的汉军也击鼓大喊而冲杀出来，里应外合，呼声震天动地；王莽军大溃，逃跑者互相践踏，倒在地上的尸体遍布一百多里。适值迅雷、大风，屋瓦全都被风刮得乱飞，大雨好似从天上倒灌下来，水暴涨，虎豹都吓得发抖，掉入水中溺死的士兵上万，河水因此不能流动。王邑、严尤、陈茂等以轻骑踏着死人渡过水逃走。汉军获得王莽军抛下的全部军用物资，不可胜计，接连几个月都运不完，有些余下的就被烧掉。王莽军的士兵奔跑，各还故乡，只有王邑和他带领的长安勇士几千人回到洛阳，关中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惊惧。于是海内豪杰一致响应，都杀掉当地的州郡长官，自称将军，用更始年号，等待更始皇帝的诏命；一个月之内，这种形势遍于天下。

[8]莽闻汉兵言莽鸩杀孝平皇帝，乃会公卿于王路堂，开所为平帝请命金之策，泣以示群臣。

[8]王莽听说汉军说他用鸩酒毒杀了汉平帝，便集合公卿到王路堂，打开收藏在金柜中的他替平帝请求解除疾病、愿以身代死的策书，流着泪出示给群臣看。

[9]刘秀复徇颍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车乡。颍川郡掾冯异监五县，为汉兵所获。异曰："异有老母在父城，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秀许之。异归，谓父城长苗萌曰："诸将多暴横，独刘将军所到不虏略，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遂与萌率五县以降。

[9]刘秀再向颍川一带夺取土地，进攻父城，未能攻克，大军驻扎巾车乡。颍川郡掾冯异督察五县，被汉兵生擒。冯异说："我有老母在父城，我愿意回去，献上这五座县城，以功来报答恩德。"刘秀许诺。冯异回去后，告诉父城县长苗萌说："刘玄的将领们多数凶暴蛮横，只有刘秀将军所到的地方，不抢劫人和财物。看他的言谈举止，不是一个平庸之人。"于是和苗萌一起率领五县军民投降。

[10]新市、平林诸将以刘兄弟威名益盛，阴劝更始除之。秀谓曰："事欲不善。"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会诸将，取宝剑视之；绣衣御史申徒建随献玉；更始不敢发。舅樊宏谓曰："建得无有范增之意

乎？”不应。李轶初与兄弟善，后更谄事新贵；秀戒曰：“此人不可复信！”不从。部将刘稷，勇冠三军，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更始以稷为抗威将军，稷不肯拜；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先收稷，将诛之；固争。李轶、朱鲔因劝更始并执，即日杀之；以族兄光禄勋赐为大司徒。秀闻之，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秀，秀不与交私语，惟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惭，拜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10]新市兵、平林兵的将领们因为刘兄弟威名日盛，秘密建议更始帝刘玄除掉他俩。刘秀对刘说：“看情况，更始帝打算跟我们过不去。”刘笑着说：“一向就是如此。”不久，刘玄集合全体将领，教刘拿出他的宝剑，接过来仔细观察。这时，绣衣御史申徒建跟着呈上玉，暗示更始帝早下决断，但更始不敢发动。刘的舅舅樊宏对刘说：“申徒建莫非有范增的意图？”刘不作回答。李轶最初跟刘兄弟感情很好，可是后来转而谄媚拥有权柄的新贵，刘秀告诫刘：“对这个人不能再信任了！”刘不听从。刘的部将刘稷，勇冠三军，听说刘玄即位的消息，大怒说：“当初起兵图谋大事的，是刘兄弟。而今更始是干什么的呢！”刘玄任命刘稷当抗威将军，刘稷不肯拜受这一任命。刘玄于是与将领们部署数千军队，先逮捕刘稷，准备诛杀。刘坚持反对。李轶、朱鲔趁机建议刘玄同时逮捕刘，并于当天跟刘稷一齐斩首。刘玄任命堂兄光禄勋刘赐当大司徒。刘秀听到这个消息，从父城奔回宛城，向刘玄请罪。司徒所属官员迎接刘秀，表示哀悼，刘秀不与他们谈一句私话，唯有深自责备而已，不曾自己夸耀保卫昆阳的战功，又不敢为刘服丧；饮食言谈欢笑跟平常一样。刘玄因此惭愧，任命刘秀当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11]道士西门君惠谓王莽卫将军王涉曰：“谶文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遂与国师公刘秀、大司马董忠、司中大赘孙谋，以所部兵劫莽降汉，以全宗族。秋，七月，以其谋告莽，莽召忠诘责，因格杀之，使虎贲以斩马剑忠，收其宗族，以醇醯、毒药、白刃、丛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杀。莽以其骨肉、旧臣、恶其内溃，故隐其诛。莽以军师外破，大臣内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复远念郡国，乃召王邑还，为大司马，以大长秋张邯为大司徒，崔发为大司空，司中

寿容苗为国师。莽忧懑不能食，但饮酒，啖鳆鱼；读军书倦，因冯几寐，不复就枕矣。

[11]道士西门君惠对王莽的卫将军王涉说：“谶文说刘姓应当复兴，国师公的姓名就是。”王涉于是与国师公刘秀、大司马董忠、司中大赘孙商量，准备用所属的部队劫持王莽，投降更始政权，以保全自己的家族。秋季，七月，孙向王莽告密。王莽召见董忠责问，趁机当场格杀，命虎贲武士用斩马剑剁董忠的尸体，逮捕董忠的家族，用浓醋、毒药、利刀、荆棘合成一穴埋葬了他们。刘秀和王涉都自杀了。王莽因为这两个人是至亲和老部下，嫌厌人家说他的内部崩溃了，所以不公开宣布对他们的惩罚。王莽因为军队在外面打了败仗，大臣们又在内部叛变，身边没有人可信任了，不能够再考虑远方的郡国，于是召王邑回来，任命为大司马。同时，任命大长秋张邯担任大司徒，崔发担任大司空，司中寿容苗担任国师。王莽忧闷得吃不下饭了，只喝酒，吃鳆鱼。阅读军书疲倦了，便靠着几案打盹儿，不再上床睡觉了。

[12]成纪隗崔、隗义、上杨广、冀人周宗同起兵以应汉，攻平襄，杀莽镇戎大尹李育。崔兄子嚣，素有名，好经书，崔等共推为上将军；崔为白虎将军，义为左将军。嚣遣使聘平陵方望，以为军师。望说嚣立高庙于邑东；己巳，祠高祖、太宗、世宗，嚣等皆称臣执事，杀马同盟，以兴辅刘宗；移檄郡国，数莽罪恶。勒兵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大尹王向。分遣诸将徇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12]成纪人隗崔和隗义、上人杨广、冀人周宗同时聚众起兵，响应刘玄的汉军。他们进攻平襄，击杀王莽镇戎大尹李育。隗崔哥哥的儿子隗嚣一向有很好名声，喜爱儒家经典，隗崔等共同推举隗嚣当上将军，隗崔当白虎将军，隗义当左将军。隗嚣派遣使者聘请平陵人方望担任军师。方望建议隗嚣，在平襄东郊兴建汉高祖刘邦祭庙。己巳（二十二日），祭祀汉高祖、太宗、世宗，隗嚣等都称臣执事，杀马盟誓，同心合力辅佐刘姓皇族。向各郡、各封国传递文告，声讨王莽罪行。统率军队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大尹王向。然后，分别派出将领，攻打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全部攻克。

[13]初，茂陵公孙述为清水长，有能名；迁导江卒正，治临邛。汉兵起，南阳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汉中以应汉，杀王莽庸部牧宋遵，众合数万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虏掠暴横。述召郡中豪杰谓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此寇贼，非义兵也。"乃使人诈称汉使者，假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选精兵西击成等，杀之，并其众。

[13]最初，茂陵公孙述当清水县长，以才能干练闻名于世。后调升导江郡卒正，郡府设于临邛。汉兵崛起时，南阳人宗成、商县人王岑也起兵响应，夺取汉中，杀死王莽庸部牧宋遵，集结数万人。公孙述派人迎接宗成等。宗成等到成都，劫夺抢掠，残暴蛮横。公孙述召集郡中豪杰，对他们说："天下人不堪新朝的迫害，怀念汉朝很久了，所以听说汉朝的将军来到，奔走相告，到道路上迎接。而今人民无罪，妻子儿女却受到凌辱，这些人是强盗，而不是义军。"于是，派人假冒更始政权的使者，授予公孙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的印信。公孙述选派精兵西击宗成等，把他们杀死，兼并了他们的部队。

[14]前钟武侯刘望起兵汝南，严尤、陈茂往归之；八月，望即皇帝位，以尤为大司马，茂为丞相。

[14]前汉朝钟武侯刘望在汝南起兵，严尤、陈茂前往归附。八月，刘望登极，任命严尤当大司马，陈茂当丞相。

[15]王莽使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守洛阳。更始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关，三辅震动。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以应汉，攻武关都尉朱萌，萌降；进攻右队大夫宋纲，杀之；西拔湖。莽愈忧，不知所出。崔发言："古者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气尽，伏而叩头。诸生、小民旦夕会哭，为设餐粥；甚悲哀者，除以为郎，郎至五千余人。

[15]王莽命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守卫洛阳，更始皇帝派遣定国上公王匡进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进攻武关，三辅地区为之震动。析县人邓晔和于匡在南乡起兵以响应汉军，进攻武关都尉朱萌，朱萌投降；进攻右队大夫宋纲，把宋纲杀掉；向西挺进，攻陷湖县。王莽更加忧虑，不知所措。崔发说："古时候国家有了大灾难，就用哭向上天告哀来战胜它。应该祷告上天祈求救助。"王莽于是

率领群臣到南郊，陈述他承受符命的首尾经过，仰天大哭，声嘶气绝，伏地叩头。众儒生和老百姓每天早晚会集起来哭，给他们准备了稀饭。哭得非常悲哀的人，被任命作郎官，郎官达到五千多人。

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以东，内其妻子宫中以为质。时省中黄金尚六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莽愈爱之，赐九虎士人四千钱；众重怨，无斗意。九虎至华阴回，距隘自守。于匡、邓晔击之，六虎败走；二虎诣阙归死，莽使使责死者安在，皆自杀；其四虎亡。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师仓。

王莽任命将军九人，都用“虎”作为将军的名号，率领禁卫军精锐士兵几万人向东方开去，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收容到皇宫里作为人质。这时宫中储存的黄金还有六十多万斤，其他的贵重珍宝差不多也是这个数目，王莽更加爱不释手，对九虎将军部属，每人仅赏赐四千钱。大家很怨恨，毫无斗志。九虎将军到达华阴县回，扼守险要。于匡、邓晔率军攻击他们，六位虎将军战败逃走，其中两位虎将军回到朝廷接受死刑处分，王莽让使者责问他们死的人在哪里，于是二人自杀，其他四位虎将军逃亡。还有三位虎将军收集散兵，保卫渭口京师仓。

邓晔开武关迎汉兵。李松将三千余人至湖，与晔等共攻京师仓，未下。晔以弘农掾王宪为校尉，将数百人北渡渭，入左冯翊界。李松遣偏将军韩臣等径西至新丰击莽波水将军，追奔至长门宫。王宪北至频阳，所过迎降。诸县大姓各起兵称汉将军，率众随宪。李松、邓晔引军至华阴，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又闻天水隗氏方到，皆争欲入城，贪立大功、卤掠之利。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杀，饮其血，与誓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使更始将军史谌将之。渡渭桥，皆散走；谌空还。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

邓晔打开武关关门，迎接汉兵。李松率三千人抵达湖县，与邓晔等会合，共同进攻京师仓，没有攻下。邓晔任命弘农掾王宪当校尉，率领数百人北渡渭河，进入左冯翊境内。李松派遣偏将军韩臣等，一直向西推进到新丰，攻击王莽波水将军窦融。窦融败退，韩臣追击，直抵长门宫。王宪部队推进到频阳，沿途地方官府都迎而降服。各县大姓分别起兵，自称是汉朝将军，率领部众追随王宪。李松、邓晔率军抵达华阴时，长安附近的部队已从四方汇集到城下。大家听说天水隗

家军也将抵达，都争着要第一个入城，贪图建立大功和抢劫财宝。王莽赦免城里监狱的犯人，都发给武器，杀猪饮血，跟他们立誓说：“如有不为新朝效力的人，社鬼记住他！”让更始将军史谌率领着他们。这些人渡过渭桥，都四散逃跑了，只剩史谌一个人回来。各路士兵挖掘王莽的妻子、儿子、父亲、祖父的坟墓，焚烧他们的棺材以及九庙、明堂和辟雍，火光映照城中。

九月，戊申朔，兵从宣平城门入。张邯逢兵见杀；王邑、王林、王巡、惲等分将兵巨击北阙下，会日暮，官府、邸第尽奔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恐见卤掠，趋欢并和，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黄皇室主所居。黄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

九月戊申朔（初一），攻城军队从宣平门入城。张邯遇到士兵，被杀。王邑、王林、王巡和惲等人分别带兵在北阙下抗击。恰好天黑，官府和豪门大宅的人全都逃跑了。己酉（初二），城里青年朱弟和张鱼等人恐怕遭抢劫，奔跑喧哗，聚集成群，焚烧尚方工场门，用斧子劈开敬法殿的小门，喊道：“反贼王莽，怎么不出来投降？”大火蔓延到掖庭、承明殿，这里是黄皇室主居住的地方。黄皇室主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汉朝人？”自己纵身投入火中而死。

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莽绀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于前，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庚戌，且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渐台，公卿从官尚千余人随之。王邑昼夜战，罢极，士死伤略尽；驰入宫，间关至渐台，见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还，父子共守莽。军人入殿中，闻莽在渐台，众共围之数百重。台上犹与相射，矢尽，短兵接；王邑父子、惲、王巡战死，莽入室。下时，众兵上台，苗、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吴杀莽，校尉东海公宾就斩莽首；军人分莽身，节解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公宾就持莽首诣王宪。宪自称汉大将军，城中兵数十万皆属焉；舍东宫，妻莽后宫，乘其车服。癸丑，李松、邓晔入长安，将军赵萌、申屠建亦至；以王宪得玺绶不上，多挟宫女，建天子鼓旗，收斩之。传莽首诣宛，悬于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王莽避火到了未央宫宣室前殿，火总是跟着他。王莽穿着全套天青色的衣服，拿着虞帝匕首。天文郎在前面按着占测时日的，王莽转动

坐席随着斗柄所指的方向坐着，说道：“上天把这样的品德赋予我，汉军能把我怎么样？”庚戌（初三），天快亮了，群臣搀扶着王莽，从前殿去渐台，公卿等随从官吏还有一千多人跟着他。王邑白天黑夜都在战斗，疲倦极了，士兵死伤快完了，他飞马进入宫中，辗转来到了渐台，看见他的儿子侍中王睦脱下衣帽想要逃走，王邑喝住他，让他转回，父子俩一同守卫着王莽。兵士进入殿中，听说王莽在渐台，众人将其包围了数百重。台上仍用弓箭与包围的士兵对射，箭用尽了，便短兵相接。王邑父子、恽、王巡战斗而死，王莽躲进内室。下午五时三刻，大批士兵上了渐台，苗、唐尊、王盛等人都死在台上。商县人杜吴杀死了王莽，校尉东海人公宾就砍下了王莽的脑袋。兵士们分裂了王莽的身躯，四肢关节、肌肉被切割成许多块，争着去砍杀的有几十人。公宾就拿着王莽的脑袋前往王宪那里。王宪自称汉朝的大将军，城里的军队几十万人都归属了他。王宪住在长乐宫，把王莽的妃嫔都作为妻妾，使用王莽的车马、衣服和器物。癸丑（初六），李松、邓晔进入长安，将军赵萌和申屠建也来到。因为王宪缴获了御玺没有上交，私藏了许多宫女，使用了天子的仪仗，便把他捉来杀掉了。传送王莽的脑袋前往宛城，挂在街市示众，百姓都去掷击它，有人切下他的舌头来吃了。

班固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及居位辅政，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岂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害遍生民，自书传所载乱臣贼之，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皆圣王之驱除云尔。

班固赞曰：王莽最初以外戚起家，降低身份，勉力而行，以博取名誉。等到他登上高位，辅佐朝政，为国家辛勤工作，本着正直的原则行事。难道他就是孔子所说的“表面上仁义，行动中却违背它”的人

吗？王莽本来没有仁义的品德，却有奸佞邪恶的才能，又利用四个伯父、叔父经历了元帝、成帝两代所掌握的权力，遇到汉朝中途衰落，皇位三代没有继承人，而皇太后王政君寿命很长，为他作主，因此得以施逞奸诈邪恶的手段，从而造成篡夺政权，窃取皇位的灾祸。根据这些事实推论起来，这也是天命，不是人力所能作得到的！等到窃取了皇帝的宝座，败亡的趋势比夏桀、商纣的时候还要危险，而王莽却安然地认为自己就是黄帝、虞舜再世复出。于是开始放纵暴戾，滥施威力诈术，流毒全国，灾祸蔓延到外族，还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因此天下陷于忧愁，人民丧失了乐生的心意，朝廷和地方都怨愤，远近同时反叛，城池失守，躯体分裂，终于使得全国的城市变成废墟，害尽了百姓。根据书籍传述上所记载的乱臣贼子以来，考察他们引起的苦难，与失败的凄惨，从没有一个超过王莽。从前秦朝焚毁《诗经》、《书经》等典籍从而确立自己的一家主张，王莽引用《六经》来装饰谬论，他们走的路不同，而目的完全一样，都由此而导致灭亡，全是为圣明的帝王开道铺路罢了！

[16]定国上公王匡拔洛阳，生缚莽太师王匡、哀章，皆斩之。冬，十月，奋威大将军刘信击杀刘望于汝南，并诛严尤、陈茂，郡县皆降。

[16]定国上公王匡攻陷洛阳，生擒新莽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将他们全都斩首。冬季，十月，奋威大将军刘信在汝南击杀刘望，并诛杀严尤、陈茂。所属郡县全都降服。

[17]更始将都洛阳，以刘秀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秀乃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莫不笑之；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

[17]刘玄将要建都洛阳，任命刘秀代理司隶校尉，派他先到洛阳修建宫殿官府。刘秀于是设置下属官吏，用正式公文通知地方官府，处理政事完全按照西汉旧制。当时三辅的官员们派代表到洛阳迎接更始刘玄，看见将领们经过，都用布包头，穿着女人的衣裳，没有不耻笑的。等到看见司隶校尉的下属官员，都高兴得不能自制，有些年纪大的官员流泪说："想不到今天重新看到了汉朝官员威武的仪表！"从此，有见识的人都归心刘秀。

更始北都洛阳，分遣使者徇郡国，曰：“先降者复爵位！”使者至上谷，上谷太守扶风耿况迎，上印绶；使者纳之，一宿，无还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见使者，请之，使者不与，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胁之邪！”恂曰：“非敢胁使君，窃伤计之不详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节衔命，郡国莫不延颈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堕大信，将复何以号令他郡乎！”使者不应。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进取印绶带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诏之，况受而归。

刘玄北上定都洛阳，分别派出使节到各郡各封国巡行，宣布：“先投降的，恢复他的封爵和官位。”使节到了上谷，上谷太守扶风人耿况迎接，缴纳印信，使节接受。可是，过了一夜，并无发还的意思。郡功曹寇恂率兵拜访使节，请求发还印信。使节不给，说：“我是皇帝的使臣，你打算威胁吗？”寇恂说：“我并不敢威胁阁下，只是替你的思虑不够周密而感到惋惜。而今天下刚刚安定，阁下代表皇帝驾临，各郡各封国没有不伸长脖子洗耳恭听的。可是现在才到上谷，便先自毁信誉，还有什么方法再对别的郡国发号施令？”使节不作答复。寇恂大声呵斥左右随从，教他们用使节名义召唤耿况。等到耿况来到，寇恂自己把印信交给耿况。使节无可奈何，只好用皇帝名义下诏，耿况受命后告辞。

宛人彭宠、吴汉亡命在渔阳，乡人韩鸿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以汉为安乐令。

宛城人彭宠、吴汉逃亡到渔阳。同乡韩鸿，担任更始政府使节，前往北方州郡巡行，用皇帝名义下诏，任命彭宠当偏将军，代理渔阳太守，任命吴汉当安乐县令。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闻汉室复兴，即留其兵，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更始皆封为列侯。崇等既未有国邑，而留众稍有离叛者，乃复亡归其营。

更始皇帝刘玄派人说降赤眉。樊崇等听说汉朝复兴，便留下部众，率将领二十余人，随同使节来到洛阳。刘玄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可是，樊崇等既没有采邑，而留在原地的部众又逐渐有背叛离去的，于是又逃回他的营地。

[18]王莽庐江连率颍川李宪据郡自守，称淮南王。

[18]王莽朝中的庐江连率颍川人李宪占据本郡自守，自称淮南王。

[19]故梁王立之子永诣洛阳；更始封为梁王，都睢阳。

[19]前汉朝梁王刘立的儿子刘永到洛阳朝见刘玄，刘玄封刘永为梁王，首府设在睢阳。

[20]更始欲令亲近大将徇河北，大司徒赐言："诸家子独有文叔可用。"朱鲔等以为不可，更始狐疑，赐深劝之；更始乃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

[20]刘玄打算派亲信大将巡行河北，大司徒刘赐说："南阳刘姓宗族子弟中，只有刘秀可以胜任。"朱鲔等认为不可以，刘玄疑惑不决。刘赐恳切规劝他，刘玄才任命刘秀代理大司马，持节北渡黄河，镇抚慰问各州郡。

[21]以大司徒赐为丞相，令先入关修宗庙、宫室。

[21]刘玄赐封大司徒刘赐当丞相，命令他先进入函谷关内，修建宗庙、宫室。

[22]大司马秀至河北，所过郡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秀皆不受。

[22]大司马刘秀到达黄河以北在所经的郡县，考察官吏政绩，根据能力的大小任用或罢免，公平审理诉讼刑狱，废除王莽残酷的政令，恢复汉朝官名制度。官民喜悦，争先恐后地拿着牛肉与美酒迎接慰劳。刘秀一律不接受。

南阳邓禹杖策追秀，及于邺。秀曰："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秀曰："即如是，何欲为？"禹曰："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间语；禹进说曰："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历观往古圣人之兴，二科而已，天时与人事也。今以天时观之，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以人事观之，帝王大业非凡夫所任，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悦，因令禹宿止于中，与定计议；每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皆当其才。

南阳人邓禹执鞭驱马而行，追赶刘秀，直追到邺城才追到。刘秀说：“我有权封爵任官，先生这么远前来，难道想进入仕途？”邓禹说：“不愿意。”刘秀说：“既然如此，你想干什么？”邓禹说：“只愿阁下的威望和恩德普及四海，我能在你的属下尽一尺一寸之力，使我的声名记载在史书上而已。”刘秀笑起来，于是留邓禹住下，私下交谈。邓禹建议说：“如今，崤山以东还没有安定，赤眉和青犊的人马都有数以万计。刘玄本是一个平凡人物，而且又不亲自处理政事，所以将领都是庸碌之辈，靠着机运爬到高位，志向在于发财，争着卖弄权势，从早到晚自我快乐罢了，没有忠诚正直，没有聪明智慧，没有深思熟虑，没有远大眼光，不是想要尊主安民的人。观察古代圣明君王的兴起，不过两个条件：天时和人事。现在从天时来看，刘玄即位后，天象变异却兴起了；从人事来看，帝王大业，不是平凡人物所能胜任的。土崩瓦解的形势，已经可见。阁下虽然立下了辅佐的功勋，但恐怕还是没有什么成就。况且您一向具有盛大的德能和功勋，受到天下人的向往和敬佩。无论带兵或从政，纪律严肃，赏罚公开而守信。当今之计，不如招揽英雄，务求取悦民心，创立高祖当年的功业，拯救万民的生命。以阁下的远虑，天下不难统一。”刘秀非常高兴，因而命邓禹在营中下榻，和他进行磋商。刘秀每次任命或派出将领，多征求邓禹的意见。邓禹对将领的判断都与他们的才能相称。

秀自兄之死，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主簿冯异独叩头宽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异因进说曰：“更始政乱，百姓无所依戴。夫人久饥渴，易为充饱。今公专命方面，宜分遣官属徇行郡县，宣布惠泽。”秀纳之。

刘秀自从哥哥刘被杀，每逢单独居住，总是不吃酒肉，枕席上有他悲泣的泪痕。主簿冯异单独叩头进言宽慰。刘秀阻止他说：“你可别乱讲！”冯异趁机建议说：“更始帝政治混乱，百姓无所依服拥戴。一个人饥渴得太久，容易使他吃饱。而今阁下得以不待命令而独行事于自己控制的一大块土地，应该分别派遣官属巡行郡县，传播善政恩德。”刘秀采纳了他的建议。

骑都尉宋子耿纯谒秀于邯郸，退，见官属将兵法度不与他将同，遂自结纳。

骑都尉宋子人耿纯在邯郸晋见刘秀。退下后，发现刘秀的官属带领军队的法令制度，跟其他将领不同，于是留下来跟刘秀结交。

[23]故赵缪王子林说秀决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从；去之真定。林素任侠于赵、魏间，王莽时，长安中有自称成帝子子舆者，莽杀之。邯郸卜者王郎缘是诈称真子舆，云“母故成帝讴者，尝见黄气从上下，遂任身；赵后欲害之，伪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林等信之，与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谋共立郎。会民间传赤眉将渡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当立刘子舆”，以观众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车骑数百晨入邯郸城，止于王宫，立郎为天子；分遣将帅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望风响应。

[23]汉朝已故赵缪王刘元的儿子刘林，建议刘秀，在列人县境内决开黄河，用以淹没赤眉军。刘秀没有听从，前往真定。刘林在赵、魏之间，一向讲义气，好打抱不平。新朝时，有人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王莽把他处死了。此时，邯郸一位占卜先生王郎因此谎称他才是真正的刘子舆。他解释说：“母亲本是成帝的歌女，曾经看见一股黄气罩到身上，就怀了孕。赵后打算谋害她，幸而用别人家的婴儿顶替，所以能保全一命。”刘林等相信这项解释，与赵国有影响力的豪杰李育、张参等谋划共同拥戴王郎当皇帝。恰好此时民间传说赤眉将渡过黄河，刘林等趁此机会传播谣言：“赤眉当立刘子舆，”以试探众人的反应，而百姓大多数相信不疑。十二月，刘林等率领车骑数百人，于早晨进入邯郸城，在赵王王宫停下来，立王郎当皇帝。然后，分别派出将领，向幽州、冀州夺取土地，把文告分送各州、各郡。赵国以北、辽东以西，都望风响应。

二年（甲申、24）

二年（甲申，公元24年）

[1]春，正月，大司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蓟。

[1]春季，正月，大司马刘秀因为王郎刚刚崛起，正处于兴盛状态，于是北向蓟州夺取土地。

[2]申屠建、李松自长安迎更始迁都；二月，更始发洛阳。初，三辅豪杰假号诛莽者，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斩王宪，又扬言“三辅儿大黠，共杀其主。”吏民惶恐，属县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长安，乃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于是三辅悉平。

[2]申屠建、李松自长安迎接刘玄迁都。二月，刘玄从洛阳出发。当初，三辅的英雄人物借用汉将军号诛杀了王莽，人人都盼望封侯。申屠建既把王宪杀了，又宣扬说：“三辅男子太凶狠狡黠，一起杀死了他们的首领。”官员百姓一片恐慌，三辅所属各县聚兵自保，申屠建等不能攻下。刘玄到了长安，才下诏大赦，除王莽后代外，其他都免其罪，于是三辅尽得安定。

时长安唯未央宫被焚，其余宫室、供帐、仓库、官府皆按堵如故，市里不改于旧。更始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视。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惊愕相视。

当时长安只有未央宫被焚，其余宫室、供具张设、仓库、官府，都安然无恙，犹如以前，城市街巷和原来一样没有改变。刘玄在长乐宫居住，登上前殿，官吏们按照次序，排列在正殿前的院子里。刘玄羞愧惭怍，俯下头用手刮席，不敢看人。将领们有后到的，刘玄问：“抢了多少东西？”左右侍官都是宫禁中的旧吏，对此惊愕不已，相视无语。

李松与棘阳赵萌说更始宜悉王诸功臣；朱鲔争之，以为高祖约，非刘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诸宗室：祉为定陶王，庆为燕王，歙为元氏王，嘉为汉中王，赐为宛王，信为汝阴王；然后立王匡为阳王，王凤为宜城王；朱鲔为胶东王，王常为邓王，申屠建为平氏王，陈牧为阴平王，卫尉大将军张为淮阳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尚书胡殷为随王，柱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骠骑大将军宗佻为颍阴王，尹尊为郾王。唯朱鲔辞不受；乃以鲔为左大司马，宛王赐为前大司马，使与李轶等镇抚关东，又使李通镇荆州，王常行南阳太守事。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秉内任。

李松与棘阳人赵萌建议刘玄尽封功臣为王。朱鲔与他们争辩，认为汉高祖刘邦事先说定，不是刘姓皇族不能当王。刘玄于是首先赐封刘姓宗族：刘祉当定陶王，刘庆当燕王，刘歙当元氏王，刘嘉当汉中王，刘赐当宛王，刘信当汝阴王。然后立王匡当阳王，王凤当宜城王，朱鲔当胶东王，王常当邓王，申屠建当平氏王，陈牧当阴平王，卫尉大将军张当淮阳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当穰王，尚书胡殷当随

王，柱天大将军李通当西平王，五威中郎将李轶当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当襄邑王，骠骑大将军宗佻当颍阴王，尹尊当郾王。只有朱鲔推辞不肯接受。于是任命朱鲔当左大司马，宛王刘赐当前大司马，让他们与李铁等人安抚函谷关以东地区。又让李通镇守荆州，王常代理南阳太守。任命李松当丞相，赵萌当右大司马，共同承担朝廷之内的责任。

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故委政于萌，日夜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与语。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邪！"起，抵破书案。赵萌专权，生杀自恣。郎吏有说萌放纵者，更始怒，拔剑斩之，自是无敢复言。以至群小、膳夫皆滥授官爵，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军师将军李淑上书谏曰："陛下定业，虽因下江、平林之势，斯盖临时济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与器，圣人所重；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万分，犹缘木求鱼，升山采珠。海内望此，有以窥度汉祚！"更始怒，囚之。诸将在外者皆专行诛赏，各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由是关中离心，四海怨叛。

刘玄娶赵萌女儿当夫人，所以把政事都给赵萌去管，日夜在后宫饮宴。臣属们想向君主奏闻或议论政事，刘玄总是因醉酒而不能相见，有时不得已，就命侍中坐帐幕之中与群臣说话。韩夫人尤其爱好喝酒，每当侍奉刘玄喝酒，见中常侍向天子奏事，总是发怒说："皇上正和我喝酒，你偏利用这时奏事呀！"于是起身，击破书案。赵萌专擅大权，自己随意杀人。郎官中有人说赵萌放纵，刘玄大怒，拔剑斩杀了那个人，从此没有人敢再说赵萌的不是。以至众小人、厨子，都被滥授官爵。长安人把这件事编成歌谣："灶下炊烹忙，升为中郎将。烹煮烂羊胃，当了骑都尉。烹煮烂羊头，当了关内侯。"军师将军李涉上书规劝说："陛下创业，虽然是利用下江兵、平林兵的势力，但这是临时措施，不可把它施用于已经安定的时期。只有名份与车服仪制，是圣人所看重的，现在给了不应该给的人，希望他们有万分益处，这犹如上树找鱼，登山采珠。四海之内看到这样，会有人暗中窥伺汉朝的皇位。"刘玄大怒，把他囚禁起来。将领们在朝廷外的都自行赏罚，各设

官吏，各州、各郡交叉错杂，不知服从谁好。因此关中地区离心，全国怨恨叛乱。

[3]更始征隗嚣及其叔父崔、义等。嚣将行，方望以更始成败未可知，固止之；嚣不听，望以书辞谢而去。嚣等至长安，更始以嚣为右将军，崔、义皆即旧号。

[3]刘玄征召隗嚣和他的叔父隗崔、隗义等人。隗嚣将要出发，方望因为刘玄成败尚不可知道，坚决地制止他，隗嚣不听他的建议，方望留下一封书信，告辞而去。隗嚣等到达长安，刘玄任命隗嚣当右将军，对隗崔、隗义都按旧有的称号赐封。

[4]耿况遣其子弇奏诣长安，时年二十一。行至宋子，会王郎起，从吏孙仓、卫包曰："刘子舆，成帝正统；舍此不归，远行安之！"弇按剑曰："子舆弊贼，卒为降虏耳！我至长安，与国家陈上谷、渔阳兵马，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观公等不识去就，族灭不久也！"仓、包遂亡，降王郎。

[4]耿况派遣他的儿子耿弇带着上呈奏章到长安，耿弇当时二十一岁。走到宋子，正值王郎起事，耿弇的从官孙仓、卫包说："刘子舆乃是汉成帝一脉相传的嫡子，舍弃他不归附，远行到哪里去？"耿弇用手握着剑柄说："刘子舆是个欺骗蒙混的贼子，最终要成为投降的俘虏。我到长安，向朝廷叙说上谷郡和渔阳郡的兵马状况，回去后征发能冲突军队的骑兵，用来践踏那些乌合之众，犹如摧枯拉朽一般。看你等没有择主而从的眼光，灭族之祸不远了！"孙仓、卫包于是逃亡，投降了王郎。

弇闻大司马秀在卢奴，乃驰北上谒；秀留署长史，与俱北至蓟。王郎移檄购秀十万户，秀令功曹令史颍川王霸至市中募人击王郎，市人皆大笑，举手邪揄之，霸惭而反。秀将南归，耿弇曰："今兵从南方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秀官属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耿弇听说大司马刘秀在卢奴，于是骑马奔驰北上拜见。刘秀让他留在府中任长史，与他一块儿北上到达蓟。王郎命人传递檄书，用十万户的采邑作悬赏，擒杀刘秀。刘秀命令大司马功曹令史颍川人王霸到市中召募人打击王郎。市人都发声大笑，举手挖苦他，王霸惭愧而回。

刘秀即将南归，耿说：“如今兵从南方来，不可以南行。渔阳太守彭宠，是您的同乡；上谷太守，是我的父亲。征发这两郡弓箭骑兵一万人，王郎就不值得忧虑了。”刘秀的属官和亲信都不肯，说：“人死了，头还要向着南方，为何向北进发入人囊中？”刘秀指着耿说：“这是我北路的主人。”

会故广阳王子接起兵蓟中以应郎，城内扰乱，言邯郸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秀趣驾而出，至南城门，门已闭；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驰，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芜蒌亭，时天寒烈，冯异上豆粥。至饶阳，官属皆乏食。秀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传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给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秀升车欲驰，既而惧不免，徐还坐，曰：“请邯郸将军入。”久，乃驾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

正巧原广阳王的儿子刘接在蓟中起兵，以响应王郎，城内搅扰，混乱不堪，传说王郎的使节刚到，二千石及以下的官吏都出来迎接。于是刘秀急催车辆而出，到南城门，城门已经关闭。攻击南城门，才得出城。于是昼夜向南奔驰，不敢进入城市，食宿都在路旁。到芜蒌亭，当时天气酷寒，冯异呈上豆粥。到饶阳，属官都缺乏食品。刘秀于是自称邯郸的使节，进入客馆。客馆的官吏正在吃饭，刘秀的随从饥饿难忍，争抢食物。官吏怀疑刘秀是假使节，于是用棒槌敲打鼓数十遍，欺哄说：“邯郸将军到。”刘秀的属官都吓得变了脸色。刘秀登车打算逃走，随后又怕逃不掉，慢慢回到座位上，说：“请邯郸将军进来。”过了很久，才乘车辆离开。日夜兼程，顶霜冒雪，满面裂痕。

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济”。秀使王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度。”官属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护渡，未毕数骑而冰解。至南宫，遇大风雨，秀引车入道傍空舍，冯异抱薪，邓禹火，秀对灶燎衣，冯异复进麦饭。

刘秀等到了下曲阳，传言王郎追兵在后，随从的官员都很害怕。到滹沱河，探听消息的官员回来说：“河水解冻，冰随水流，没有船，不可以渡。”刘秀派王霸前往观看。王霸恐怕惊吓众人，打算暂且向前，受到水的阻挡再回来，就狡诈地说：“河水结冰，坚实可渡。”属官都

很高兴。刘秀笑着说："去探听的官吏果然瞎说！"于是向前。等到了河畔，河水却也结冰了。刘秀命令王霸监护渡河，只剩下几个骑马的人还没有到达河对岸时，冰就融解了。到了南宫，遇到大风雨，刘秀引车进入路旁的空房，冯异抱来柴草，邓禹点燃火，刘秀对灶烤衣，冯异又呈上麦饭。

进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驰赴之。是时郡国皆已降王郎，独信都太守南阳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从。光自以孤城独守，恐不能全，闻秀至，大喜；吏民皆称万岁。邳彤亦自和戎来会，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汉久矣，故更始举尊号而天下响应，三辅清宫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势，驱集乌合之众，遂振燕、赵之地，无有根本之固。明公奋二郡之兵以讨之，何患不克！今释此而归，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堕损威重，非计之得者也。若明公无复征伐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明公既西，则邯郸势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

刘秀等人前进到下博城西，惊惶迷惑，不知道往哪里去。有身着白衣的老人在路旁，指着前面说："努力干吧！信都郡是长安的门户，离这里还有八十里。"刘秀立即奔赴那里。当时各郡国都已投降王郎，只有信都太守南阳人任光、和戎太守信都人邳彤不肯归附。任光自己认为独守孤城，恐怕不能保全，听说刘秀到来，非常高兴，官民齐呼万岁。邳彤也从和戎来相会。议论的人多数说可以依靠信都兵护送，西回长安。邳彤说："官民歌咏思念汉朝很久了，所以刘玄举起尊贵的称号而天下响应，三辅清理宫室，修治道路，来迎接他。今占卜先生王郎，冒充汉成帝庶子之名，顺应着事物发展的趋势，驱赶汇集乌合之众，于是声振燕、赵之地，但并无坚固的基础。您使信都、和戎两郡的军队彭起劲来讨伐王郎，为什么担忧不能取胜！现在放弃这样的条件而归，岂不是白白地失去了黄河以北，而且势将惊动三辅，大损您的威信，不是良策。如果阁下没有讨伐王郎的意图，那么即使是信都的地方部队，也难以召集。为什么？阁下既然西行，邯郸方面就控制了局势。百姓不肯抛弃父母妻子，背叛现成的主人，千里迢迢去护送您。他们离散逃亡是必然的。"刘秀于是决定不走。

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军中；任光以为不可。乃发傍县，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为左大将军，信都都尉李忠为右大将军，邳彤为后大将军、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万为偏将军，皆封列侯。留南阳宗广领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万将兵以从；邳彤将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力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击诸反虏！"遣骑驰至钜鹿界中。吏民得檄，传相告语。秀投暮入堂阳界，多张骑火，弥满泽中，堂阳即降；又击贳县，降之。城头子路者，东平爰曾也，寇掠河、济间，有众二十余万，力子都有众六七万，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刘植聚兵数千人据昌城，迎秀；秀以植为骁骑将军。耿纯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迎秀于育；拜纯为前将军。进攻下曲阳，降之。众稍合，至数万人，复北击中山。耿纯恐宗家怀异心，乃使从弟宿归，烧庐舍以绝其反顾之望。

刘秀因为两郡的兵力太弱，打算投奔城头子路、力子都的部队。任光认为不可以。于是下令征集邻县丁壮，得精锐部队四千人，任命任光当左大将军，信都都尉李忠当右大将军，邳彤当后大将军，仍兼和戎太守，信都令万当偏将军，都封列侯。刘秀任命南阳人宗广暂任信都太守，让任光、李忠、万跟随自己向王郎反击。邳彤带兵充当前锋。任光于是大量编写声讨文告说："大司马刘秀率城头子路、力子都的大军百万，从东方前来，讨伐叛逆！"派骑兵到钜鹿郡内散发。官民看到文告后，互相传播。刘秀到晚上抵达堂阳县界，命许多骑兵打起火把，水畔一片光亮，堂阳县误以为大军压境，马上投降。刘秀又进击贳县，贳县也投降了。城头子路本是东平郡人爰曾，在黄河、济水一带抢劫掳掠，有部众二十余万人，而力子都也有部众六七万人，所以刘秀曾想前往投靠。昌城人刘植集结士兵数千人，占据昌城，迎接刘秀。刘秀任命刘植当骁骑将军。耿纯率领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年老患病的都随身带着棺木，在育地迎接刘秀。刘秀任命耿纯当前将军。进攻下曲阳，下曲阳投降。刘秀的部队渐渐汇合，达数万人。再向北进攻中山。耿纯恐怕宗族怀有二心，就派他的堂弟耿回到故乡，烧掉了房舍，以断绝他们的反顾之心。

秀进拔卢奴，所过发奔命兵，移檄边郡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时真定王杨起兵附王郎，众十余万，秀遣刘植说杨，杨乃降。秀因留

真定，纳杨甥郭氏为夫人以结之。进击元氏、防子，皆下之。至，击斩王郎将李恽；至柏人，复破郎将李育。育还保城；攻之，不下。

刘秀进军，攻陷卢奴。在所经过的郡县，征发急用的非常部队，向沿边郡县发布文告，号召共击邯郸，各郡县纷纷响应。这时真定王刘杨起兵投靠王郎，部众十余万人。刘秀派刘植游说刘杨，刘杨便投降了。刘秀于是进入真定，并娶刘杨的甥女郭氏当夫人，用以团结刘杨。继续前进，攻击元氏、防子，都攻下了。到达县，击杀王郎的将军李恽。进抵柏人，又击败王郎的将军李育。李育撤退，固守柏人城。刘秀进攻，未能攻下。

[5]南郑人延岑起兵据汉中；汉中王嘉击降之，有众数十万。校尉南阳贾复见更始政乱，乃说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为书荐复及长史南阳陈俊于刘秀。复等见秀于柏人，秀以复为破虏将军，俊为安集掾。

[5]南郑人延岑起兵占据汉中。汉中王刘嘉进击，延岑投降。刘嘉部众多至数十万。校尉南阳人贾复，眼见更始朝廷政治混乱，向刘嘉建议："如今天下还没安定，大王却对你目前所有的东西心满意足。这些东西就没有不保的可能吗？"刘嘉说："您说大话，不是我所能任用的。大司马刘秀在黄河以北，一定能任用您。"于是写信给刘秀，推荐贾复与长史南阳人陈俊。贾复等抵达柏人，刘秀任命贾复当破虏将军，陈俊当安集掾。

秀舍中儿犯法，军市令颍川祭遵格杀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贳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刘秀家里的年轻仆人犯了法，军市令颍川人祭遵把他打死了。刘秀大怒，命人逮捕了祭遵。主簿陈副劝谏说："您常要求军队军纪整肃，现在祭遵执法毫不回避，这是您的教令得到了贯彻执行呀！"刘秀于是饶恕了祭遵，用他担任刺奸将军。刘秀跟众将说："你们应该小心祭遵！我家里的小仆人犯法，尚且给杀了，他必定不会偏袒你们。"

[6]初，王莽既杀鲍宣，上党都尉路平欲杀其子永；太守苟谏保护之，永由是得全。更始征永为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将兵安集河

东、并州，得自置偏裨。永至河东，击青犊，大破之。以冯衍为立汉将军，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以捍卫并土。

[6]最初，王莽诬杀鲍宣以后，上党郡都尉路平便打算杀鲍宣的儿子鲍永。郡太守苟谏进行保护，鲍永才得以活命。刘玄征召鲍永，任命为尚书仆射，代理大将军，率领军队安抚河东郡及并州所属郡县，可以自行任命偏将和裨将。鲍永到河东郡，攻击青犊，大获全胜。任命冯衍当立汉将军，驻守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修理装备，供养并训练士兵，以捍卫并州疆土。

[7]或说大司马秀以守柏人不定钜鹿，秀乃引兵东北拔广阿。秀披舆地图，指示邓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淆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7]有人向大司马刘秀建议，用柏人当基地，不如用钜鹿。于是刘秀率军向东北进发，攻陷广阿。刘秀翻阅地图，指给邓禹看，说："天下郡国如此之多，到今天我才得到其中的一个。你先前认为我忧虑天下不能平定是多余的，为什么？"邓禹回答说："现在天下混乱，人民想要英明的君王，好象初生的婴儿思慕慈母。古代兴起的帝王，只在他品德的厚薄，不在他地盘的大小。"

[8]蓟中之乱，耿与刘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况，因说况击邯郸。时王郎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北州疑惑，多欲从之。上谷功曹寇恂、门下掾闵业说况曰："邯郸拔起，难可信向。大司马，刘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可以归之。"况曰："邯郸方盛，力不能独拒，如何？"对曰："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可以详择去就。恂请东约渔阳，齐心合众，邯郸不足图也！"况然之，遣恂东约彭宠，欲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诣大司马秀。

[8]蓟中之乱时，耿与刘秀失散，向北逃到昌平，回到他父亲耿况那里，趁机劝说耿况攻击邯郸。而这时候，王郎派出的将领，正在渔阳、上谷夺取土地，并紧急征调那里的部队，北方沿边郡县疑惑，但多数都打算服从。上谷郡功曹寇恂、门下掾闵业向耿况建议说："邯郸仓猝崛起，前途难测。而大司马刘秀，是刘的亲弟弟，礼贤下士，我们可以归附他。"耿况说："邯郸的势力正兴盛，我们不能单独抵抗，应该怎么办？"寇恂说："现在上谷郡完好充实，拥有射箭骑兵一万

人，可以认真选择自己的前途。我愿意前往东方的渔阳，与彭宠约定，同心合力，就用不着把邯郸放在心上。”耿况同意，派寇恂东行进见彭宠，互相约定，打算每郡出动骑兵突击队两千人、步兵一千人，到大司马刘秀那里去支援他。

安乐令吴汉、护军盖延、狐奴令王梁亦劝宠从秀，宠以为然；而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问以所闻。生言：“大司马刘公，所过为郡县所称，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秀书，移檄渔阳，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会寇恂至，宠乃发步骑三千人，以吴汉行长史，与盖延、王梁将之，南攻蓟，杀王郎大将赵闳。

安乐令吴汉、护军盖延、狐奴令王梁也劝彭宠归附刘秀，彭宠同意。可是，郡府的下属官员都愿归附王郎，彭宠不能决定。吴汉到城外巡查，在一个行人停留宿食的处所，遇到一位儒生，请来一块进餐，询问他听到的消息。儒生说：“大司马刘秀，受到他所经过的郡县的官民的称赞；而在邯郸举起尊贵称号的人，实际上不是刘氏子弟。”吴汉非常高兴，立即伪造了一份刘秀致送渔阳郡的文告，教那儒生拿着送给彭宠，让他把听到的消息告诉彭宠。恰好寇恂到达，彭宠于是派出步骑兵三千人，命吴汉代理长史，与盖延、王梁共同率领部队，南下进攻蓟县，杀死王郎大将赵闳。

寇恂还，遂与上谷长史景丹及耿将兵俱南，与渔阳军合，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凡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钜鹿、清河、河间凡二十二县。前及广阿，闻城中车骑甚众，丹等勒兵问曰：“此何兵？”曰：“大司马刘公也。”诸将喜，即进至城下。城下初传言二郡兵为邯郸来，众皆恐。刘秀自登西城楼勒兵问之；耿拜于城下，即召入，具言发兵状。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郸将帅数言我发渔阳、上谷兵，吾聊应言‘我亦发之’，何意二郡良为吾来！方与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盖延、吴汉、王梁皆为偏将军，使还领其兵，加耿况、彭宠大将军；封况、宠、丹、延皆为列侯。

寇恂返回上谷，便与上谷长史景丹以及耿率军一同南下，与渔阳部队会合，所经过的地方，斩杀王郎任命的大将、九卿、校尉及以下，共计三万人，夺取涿郡、中山、巨鹿、清河、河间等二十二县。前锋

到达广阿，听说城里兵马很多，景丹等停兵打听道："这是什么人的军队？"回答说："是大司马刘秀的。"将领们喜悦，立即来到城下。广阿城下最初谣传上谷、渔阳二郡的军队是王郎派来的，大家都很恐慌。刘秀整治军队，亲自登上西城楼，询问来意。耿就在城下拜见。刘秀立即请他进城，耿说明了两郡发兵经过，刘秀于是把景丹等将领全部请到城中，笑着说："邯郸将领屡次说：'我们征发了渔阳、上谷部队。'我姑且应付说：'我也征发了渔阳、上谷部队。'想不到两郡真的为我而来！我正要与各位官员共同建立功名。"于是任命景丹、寇恂、耿、盖延、吴汉、王梁都当偏将军，让他们回去统领自己的部队。擢升耿况、彭宠为大将军。封耿况、彭宠、景丹、盖延四人列侯。

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然沈厚有智略，邓禹数荐之于秀，秀渐亲重之。

吴汉为人朴实忠厚，不善言辞，遇到遇急情况，辞不达意，然而沉着而有谋略。邓禹多次向刘秀推荐，刘秀逐渐对他亲近器重。

更始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讨王郎，不能下；秀至，与之合军，东围钜鹿，月余未下。王郎遣将攻信都，大姓马宠等开门内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还，行太守事。王郎遣将倪宏、刘奉率数万人救钜鹿，秀逆战于南，不利。景丹等纵突骑击之，宏等大败。秀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见其战，乐可言邪！"

刘玄派尚书令谢躬率领六位将军讨伐王郎，没有进展。刘秀到，两军相合，向东围攻钜鹿，一月有余不能取胜。王郎派将攻信都，城中大姓马宠等打开城门迎接。刘玄派兵攻破信都，刘秀让李忠返回信都，代理太守。王郎派遣将领倪宏、刘奉率数万人救钜鹿，刘秀在南迎战，不顺利。景丹等人发骑兵突击部队进行攻击，倪宏等大败。刘秀说："我听说骑兵突击部队是天下的精兵，今天看见它战斗，高兴得不能用言语来表达。"

耿纯言于秀曰："久守钜鹿，士众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锐，进攻邯郸，若王郎已诛，钜鹿不战自服矣。"秀从之。夏，四月，留将军邓满守钜鹿；进军邯郸，连战，破之，郎乃使其谏大夫杜威请降。威雅称郎实成帝遗体，秀曰："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威请求万户侯，秀曰："顾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余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开门内汉兵，遂拔邯郸。郎夜亡

走，王霸追斩之。秀收郎文书，得吏民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秀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耿纯向刘秀建议：“我们长期围守钜鹿，官兵将会疲惫。不如趁大军士气旺盛进攻邯郸，如果王郎被诛，钜鹿用不着战斗自会服从。”刘秀采纳。夏季，四月，刘秀留下将军邓满继续围困钜鹿。自率大军向邯郸挺进，连续战斗，打败敌人。王郎于是派谏大夫杜威请求投降。杜威强调王郎确实是汉成帝刘骜的嫡亲骨肉，刘秀说：“假使汉成帝复活，也不能得到天下，何况他的冒牌儿子？”杜威请求封王郎万户侯，刘秀说：“饶他不死已经够了。”杜威大怒离去。刘秀发动猛烈攻击，历时二十余日。五日甲辰（初一），王郎少傅李立打开城门让汉兵入内，于是邯郸陷落。王郎乘夜逃走，王霸追捕擒获，就地斩首。刘秀检查王郎的文书，发现有自己的官吏与平民的奏章数千，奏章上除了向王郎表示效忠外，还有谤毁刘秀的内容。刘秀并不察看，他集合全体将领，用火烧毁奏章，说：“使背叛的人安心。”

秀部分吏卒各隶诸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大树将军者，偏将军冯异也，为人谦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战受敌，常行诸营之后。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故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刘秀把新官兵分配给各将领。大家都说愿属大树将军。所谓大树将军是指偏将军冯异。冯异为人谦逊退让，不夸耀自己的才能、功劳，他命令他的部队，除非跟敌人交战或遭受敌人的攻击，通常要排在别的部队的后面。每到一个地方停留，当将领们坐在一起谈论功劳时，冯异常常独自躲到树下。所以军中称他“大树将军”。

护军宛人朱祜言于秀曰：“长安政乱，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奸收护军！”祜乃不敢复言。

护军宛城人朱祜向刘秀建议：“长安政令混乱，阁下有帝王的相貌，这是天命！”刘秀说：“快教刺奸来逮捕护军！”朱祜不敢再开口。

更始遣使立秀为萧王，悉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诣行在所；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并北之部。

刘玄派遣使节封刘秀当萧王，下令所有部队一律复员。命刘秀与有功将领，一同到长安。派苗曾当幽州牧，韦顺当上谷太守，蔡充当渔阳太守，同时到北方赴任。

萧王居邯郸宫，昼卧温明殿，耿入，造床下请间，因说曰：“吏士死伤者多，请归上谷益兵。”萧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复用兵何为？”曰：“王郎虽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听也。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百万人，所向无前，圣公不能办也，败必不久。”萧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斩卿！”曰：“大王哀厚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萧王曰：“我戏卿耳，何以言之？”曰：“百姓患苦王莽，复思刘 氏，闻汉兵起，莫不欢喜，如去虎口得归慈母。今更始为天子，而诸将擅命于山东，贵戚纵横于都内，虏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败也。公功名已著，以义征伐，天下可传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萧王乃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始贰于更始。

刘秀住在邯郸赵王宫，白天在温明殿睡觉。耿闯入，来到床前请求单独谈话。乘机说：“官兵死伤太多，请准许我回上谷补充兵员。”刘秀说：“王郎已经消灭，黄河以北略微平定，还用兵干什么？”耿说：“王郎虽被打败，天下争战却刚刚开始。现在，朝廷的使节从西方来，要让我们的士兵复员，不可听从。铜马、赤眉一类的部队有数十支，而每一支都有数十万人，甚至一百万人，所向无敌。刘玄没有能力应付，不久就会溃败。”刘秀从床上起来坐下说：“你说了不该说的话，我杀了你！”耿说：“大王怜爱厚待我如同父子，所以我敢赤诚相待。”刘秀说：“我和你开玩笑罢了，你为什么这样说？”耿说：“全国百姓被王莽害得很苦，因而再次思念刘氏，听说汉兵崛起，无不高兴，如同逃脱虎口，回到慈母那里一样。现在刘玄当皇帝，将领们在崤山以东不受节制，皇亲国戚在长安胡作非为，随意抢劫掠夺，百姓捶打胸口，转而思念王莽新朝。因此，我知道刘玄必定失败。您的丰功英名传播海内，为了正义进行征伐，天下可以靠传递文告而安定。天下最重要的是政权您应该自己取得，莫让非刘姓皇族的人占有！”刘秀于是以河北还没有平定为推辞的理由，没有接受征召，开始与刘玄离异。

是时，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萧王欲击之，乃拜吴汉、耿俱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幽州十郡突骑；苗曾闻之，阴敕诸郡不得应调。吴汉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

曾出迎于路，汉即收曾，斩之。耿到上谷，亦收韦顺、蔡充，斩之。北州震骇，于是悉发其兵。

当时，各路盗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自率领部曲，总数有数百万人，在当地抢夺掳掠。刘秀打算进攻他们，于是任命吴汉、耿同时当大将军，持节征调幽州所属十郡的骑兵突击部队。幽州牧苗曾听到这个消息，暗中吩咐各郡不服从征调。吴汉率二十余骑兵先行驰马到达幽州无终县。苗曾出城在路上迎接吴汉，吴汉当即逮捕苗曾，将他斩杀。耿到上谷，又逮捕韦顺、蔡充，将他们斩杀。北方州郡震惊，于是全都发兵听候调遣。

秋，萧王击铜马于，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士马甚盛，汉悉上兵簿于莫府，请所付与，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将军沛国朱浮为大将军、幽州牧，使治蓟城。铜马食尽，夜遁，萧王追击于馆陶，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余众合；萧王复大战于蒲阳，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诸将未能信贼，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归营勒兵，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赤眉别帅与青犊、上江、大肜、铁胫、五幡十余万众在射犬，萧王引兵进击，大破之；南徇河内，河内太守韩歆降。

秋季，刘秀在县进击铜马。吴汉率领骑兵突击部队，赶到清阳跟刘秀会合，兵马十分雄壮。吴汉把全军官兵名册呈报给幕府，然后再请拨付，不敢有私心，刘秀对他愈发器重。刘秀任命偏将军沛人朱浮当大将军，兼幽州牧，把州府设在蓟城。铜马粮食吃完了，乘夜逃跑，刘秀追击到馆陶，大败铜马。刘秀受降尚未完毕，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还没有投降的铜马残军汇合。刘秀尾在蒲阳再次与铜马等大战，铜马等全都战败投降。刘秀把他们的首领封为列侯。刘秀的部将们不敢相信降将们的诚意，而降将们内心也不能自安。刘秀了解他们的想法，命令降将们各自回到他们的军营整顿好部队，自己则轻装乘马，巡视部署。降将们互相说道：“萧王对我们推心置腹，我们怎么能不为他效命？”因此大家都心悦诚服。刘秀把投降的部队都分配给各将领，部众于是达到数十万。赤眉的一位分支部队的首领与青犊、上

江、大彤、铁胫、五幡，约有十余万人，在射犬集结，刘秀率军进击，大获全胜。于是向南夺取河内，河内太守韩歆投降。

[9]初，谢躬与萧王共灭王郎，数与萧王违戾，常欲袭萧王，畏其兵强而止；虽俱在邯郸，遂分城而处，然萧王有以慰安之。躬勤于吏职，萧王常称之曰："谢尚书，真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戒之曰："君与刘公积不相能，而信其虚谈，终受制矣！"躬不纳。既而躬率其兵数万还屯于邺。及萧王南击青犊，使躬邀击尤来于隆虑山，躬兵大败。萧王因躬在外，使吴汉与刺奸大将军岑彭袭据邺城。躬不知，轻骑还邺，汉等收斩之，其众悉降。

[9]最初，谢躬与刘秀曾一同消灭王郎，但谢躬与刘秀多次冲突对立，谢躬时常想袭击刘秀，却因为畏惧刘秀兵力强大而不敢发动。两支部队，虽都在邯郸，却分城而处，然而刘秀不时对谢军慰问安抚。谢躬对于行政工作非常勤奋，刘秀经常称赞："谢尚书是真正的官吏！"谢躬因此不再自己猜疑。他的妻子听说了这件事，经常告诫他："你跟刘秀有积怨，势不两立，可是你却相信他那套虚言，最终会受到挟制的。"谢躬不接受。稍后，谢躬率领他的数万部队返回，屯驻邺城。等到刘秀南击青犊，让谢躬在隆虑山截击尤来，谢躬的军队大败。刘秀利用谢躬领兵在外，让吴汉与刺奸大将军岑彭袭击占据了邺城。谢躬不知道邺城的变化，率领轻装骑兵返回邺城，吴汉等把谢躬逮捕斩首，他的部队全部投降。

[10]更始遣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李忠将兵万余人徇蜀、汉；公孙述遣其弟恢击宝、忠于绵竹，大破走之。述遂自立为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

[10]刘玄派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李忠率军万余人，夺取汉中郡、蜀郡。公孙述派他的弟弟公孙恢在绵竹迎击李宝、李忠，大败敌军，李宝、李忠逃跑。公孙述于是自立为蜀王，建都成都。当地百姓和夷族全都归附于他。

[11]冬，更始遣中郎将归德侯飒、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因送云、当余亲属、贵人、从者还匈奴。单于舆骄，谓遵、飒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

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遵与相拒，单于终持此言。

[11]冬季，刘玄派中郎将归德侯刘飒、大司马护军陈遵出使匈奴，向单于颁发与汉朝旧制相同的印信，并就此把栾提云与他丈夫须卜当剩下的亲属、贵族、随从送回匈奴。匈奴单于栾提舆态度傲慢，对陈遵、刘飒说："匈奴与汉朝本来是兄弟，匈奴中期发生内乱，孝宣皇帝帮助立呼韩邪单于，所以匈奴称臣，以尊敬汉朝。而今汉朝也有大乱，被王莽所篡夺，匈奴也曾出兵攻击王莽，使边境荡然一空，引起天下骚动，产生'人心思汉'的后果，王莽最终失败，汉王朝复兴，这也是靠我们匈奴的力量，汉朝应该反过来尊我！”陈遵守住立场，进行辩驳，但单于始终坚持他的这种观点。

[12]赤眉樊崇等将兵入颍川，分其众为二部，崇与逢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赤眉虽数战胜，而疲弊厌兵，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于是崇、安自武关，宣等从陆浑关，两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与抗威将军刘均等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

[12]赤眉首领樊崇等率军进入颍川，把他的部众分为两部分：樊崇、逢安率领一部分，徐宣、谢禄、杨音率领另一部分。赤眉军虽然不断打胜仗，但已精疲力尽，对战争感到厌倦，都日夜哭泣，想要回到东方。樊崇等商议，担心部众回到东方必然一哄而散，不如向西攻击长安。于是，樊崇、逢安从武 关，徐宣等从陆浑关，分两路一同向长安进军。刘玄命王匡、成丹和抗威将军刘均等人，分别驻防河东、弘农，堵截赤眉军。

[13]萧王将北徇燕、赵，度赤眉必破长安，又欲乘衅并关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邓禹为前将军，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可与俱者。时朱鲔、李轶、田立、陈侨将兵号三十万，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阳；鲍永、田邑在并州。萧王以河内险要富实，欲择诸将守河内者而难其人，问于邓禹，邓禹曰："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萧王谓恂曰："昔高祖留萧何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当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拜冯异为孟津将军，统魏郡、河内

兵于河上，以拒洛阳。萧王亲送邓禹至野王，禹既西，萧王乃复引兵而北。寇恂调糇粮、治器械以供军；军虽远征，未尝乏绝。

[13]刘秀将要向北夺取燕、赵，估计赤眉军必然攻破长安，所以又打算利用更始朝与赤眉军相争并吞关中，但不知道把任务交给谁好。于是任命邓禹当前将军，分出麾下精兵二万人，派他西入函谷关，并让他自己选择可以同行的偏将裨将及以下幕僚。这时，更始朝将领朱鲔、李轶、田立、陈侨率军号称三十万，与河南郡太守武勃共同守卫洛阳。另外两位将领鲍永、田邑则驻军并州。刘秀因河内郡地势险要，物产丰富而充实，打算在将领中物色一位守河内的人而难于物色到，便向邓禹询问。邓禹说："寇恂文武全才，有统御众人的能力，除了他再没有合适的人。"刘秀于是任命寇恂当河内郡太守，并代理大将军职务。他对寇恂说："从前，高祖把关中交给萧何，而今我把河内交给你。应当保证军粮供应，训练兵马，阻挡其他军队，不要让他们北渡黄河。"又任命冯异当孟津将军，在黄河之畔统辖魏郡、河内郡的军队，以抗拒洛阳方面的进攻。刘秀亲自送邓禹到野王。邓禹向西出发以后，刘秀才率军北上。寇恂征集粮食，制造武器，以供应军需。大军虽然远征，物资却从不匮乏。

[14]隗崔、隗义谋叛归天水；隗嚣恐并及祸，乃告之。更始诛崔、义，以嚣为御史大夫。

[14]隗崔、隗义密谋背叛更始朝，返回天水。隗嚣恐怕事情败露而自己被牵连，于是向朝廷检举。刘玄诛杀隗崔、隗义，任命隗嚣当御史大夫。

[15]梁王永据国起兵，招诸郡豪杰，沛人周建等并署为将帅，攻下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凡得二十城。又遣使拜西防贼帅山阳佼强为横行将军，东海贼帅董宪为翼汉大将军，琅邪贼帅张步为辅汉大将军，督青、徐二州，与之连兵，遂专据东方。

[15]梁王刘永，凭依他的封国起兵，招揽各郡英雄豪杰。沛人周建等都被任命当将帅，攻陷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等地，共占领二十八城。又派遣使者任命西防贼首领山阳人佼强当横行将军，东海贼首领董宪当翼汉大将军，琅邪贼首领张步当辅汉大将军，监管青州、徐州两州，将军队合并，于是在东方称霸。

[16]人秦丰起兵于黎丘，攻得、宜城等十余县，有众万人，自号楚黎王。

[16]人秦丰在黎丘起兵，攻陷县、宜城等十余县，有部众一万人，自称楚黎王。

[17]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自称扫地大将军；转寇郡县，众数万人。

[17]汝南人田戎攻陷夷陵，自称扫地大将军，转战劫掠各郡县，有部众数万人。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四十卷

汉纪三十二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建武元年（乙酉、25）

汉纪三十二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公元25年）

[1]春，正月，方望与安陵人弓林共立前定安公婴为天子，聚党数千人，居临泾。更始遣丞相松等击破，皆斩之。

[1]春季，正月，方望和安陵人弓林共同拥立前定安公刘婴当皇帝，聚集党徒数千人，占据临泾。更始皇帝刘玄派遣丞相李松讨伐方望等，将他们全部斩杀。

[2]邓禹至箕关，击破河东都尉，进围安邑。

[2]邓禹的军队进抵箕关，打败了河东郡都尉的军队，进军包围了安邑县。

[3]赤眉二部俱会弘农。更始遣讨难将军苏茂拒之；茂军大败。赤眉众遂大集，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三月，更始遣丞相松与赤眉战于乡，松等大败，死者三万余人；赤眉遂转北至湖。

[3]赤眉军的两支队伍在弘农会师。更始皇帝刘玄派遣讨难将军苏茂抵挡，苏茂的军队大败。赤眉军于是大为集结，分成一万人为一营，共计三十营。三月，刘玄派遣丞相李松同赤眉军在乡展开大战，李松等大败，死三万余人，于是赤眉军向北推进到湖城。

[4]蜀郡功曹李熊说公孙述宜称天子。夏，四月，述即帝位，号成家，改元龙兴；李熊为大司徒，述弟光为大司马，恢为大司空。越任贵据郡降述。

[4]蜀郡功曹李熊劝说蜀王公孙述应当称皇帝。夏季，四月，公孙述在成都即帝位，号称“成家”，改年号为“龙兴”。公孙述任命李熊为大司徒，任命弟弟公孙光为大司马，公孙恢为大司空。越人任贵献郡降附公孙述。

[5]萧王北击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追至北平，连破之；又战于顺水北，乘胜轻进，反为所败。王自投高岸，突骑王丰下马授王，王仅而得免；散兵归保范阳。军中不见王，或云已杀，诸将不知所为，吴汉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阳，何忧无主！”众恐惧，数日

乃定。贼虽战胜，而惮王威名，夜，遂引去。大军复进至安次，连战，破之。贼退入渔阳，所过虏掠。强弩将军陈俊言于王曰：“贼无辎重，宜令轻骑出贼前，使百姓各自坚壁以绝其食，可不战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将轻骑驰出贼前，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王谓俊曰：“困此虏者，将军策也。”

[5]萧王刘秀率军北进，在元氏攻打尤来、大枪、五幡等几支贼寇军队，一直追到北平，连续打败贼军，又在顺水河的北岸交战。刘秀乘胜率军冒进，反被贼军打败。刘秀自己从悬崖上跳下，骑兵突击队的王丰把战马给了刘秀，刘秀仅得免死。败兵退归范阳据守。军中见不到刘秀，有人说刘秀已经被杀，将领们不知如何是好。吴汉说：“大家努力！大王哥哥的儿子就在南阳，我们何必忧愁没有主君！”大家感到恐慌，几天后才安定下来。贼军虽然战胜了刘秀，但害怕刘秀的威名，于是乘夜撤走。刘秀的军队再次进军，到达安次，接连进攻，打败贼军。贼军撤退进入渔阳郡，所到之处，大肆掳掠。强弩将军陈俊向刘秀进言：“贼寇没有辎重 ，应该派轻骑兵到贼寇的前面，让沿途的百姓各自坚壁清野，以断绝贼寇的粮食。可以不用攻打，贼寇自会消灭。”刘秀赞同，派遣陈俊率轻骑兵飞奔至贼军前面，对那些坚固完整的壁垒，则下令固守；对那些分散在郊野的，则乘机掠取到手。贼寇到达之后，一无所得，于是溃散。刘秀对陈俊说：“使这群贼寇陷入困境，是靠将军您的策略。”

[6]冯异遗李轶书，为陈祸福，劝令归附萧王；轶知长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报书曰：“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令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轴，千载一会，思成断金。唯深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民。”轶自通书之后，不复与异争锋，故异得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东十三县，降者十余万。武勃将万余人攻诸畔者，异与战于士乡下，大破，斩勃；轶闭门不救。异见其信效，具以白王。王报异曰：“季文多诈，人不能得其要领。今移其书告守、尉当警备者。”众皆怪王宣露轶书；朱鲔闻之，使人刺杀轶，由是城中乖离，多有降者。

[6]冯异给更始将领舞阳王李轶写信，为他陈述利害，劝他归附刘秀。李轶知道长安已危，却因刘之死而心不自安，于是回信给冯异

说："我本来同刘秀最早合谋重建汉王朝。现在我守洛阳，你守孟津，全都据于战略要地。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你我二人同心，力可断金。请你转达萧王，我甘愿进献愚策，帮助他定国安民。"李轶自从和冯异互通书信之后，便不再同冯异交兵，因此冯异能够向北进攻天井关，攻取上党地区的两个城，又南下，攻取河南成皋以东的十三个县，收受降军十余万人。更始朝将领武勃率领一万余人攻打叛变者，冯异和武勃在士乡交战，大破武勃军，斩武勃。李轶紧闭城门，不予救助。冯异见劝降的书信奏效，一五一十地向刘秀禀报。刘秀回复冯异说："李轶诡诈多端，一般人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把他给你的信转送给应当警备的各郡太守和都尉。"大家全都奇怪刘秀为什么要泄露李轶的书信。更始朝将领朱鲔听说了这件事，派人刺杀了李轶。这样一来，洛阳城中离心离德，有不少人投降。

朱鲔闻王北征而河内孤，乃遣其将苏茂、贾强将兵三万余人渡巩河，攻温；鲔自将数万人攻平阴以缀异。檄书至河内，寇恂即勒军驰出，并移告属县，发兵会温下。军吏皆谏曰："今洛阳兵渡河，前后不绝；宜待众军毕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之。旦日，合战，而冯异遣救及诸县兵适至，恂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陈动；恂因奔击，大破之。冯异亦渡河击朱鲔，鲔走；异与恂追至洛阳，环城一匝而归。自是洛阳震恐，城门昼闭。

朱鲔得知刘秀大军北征而河内势孤力单，于是派遣部将苏茂、贾强领兵三万余人渡过巩河，进攻温县。朱鲔亲自领兵数万人进攻平阴，以牵制冯异的军队。文书传到河内，寇恂马上集结军队急速出发，并传令下属各县发兵到温县城下会师。军吏们全都劝阻说："眼下洛阳大军渡过巩河，前后不绝；我们应该等到各县军队全都聚集，才能够出战。"寇恂说："温县是本郡的屏障，如果温县陷落，那么郡城就守不住。"于是率军驱驰迎敌。第二天，寇恂和敌军交战，而此时冯异派出的救兵和各县的军队恰好赶到。寇恂命士兵在城上呐喊，大声呼叫："刘公大军来了！"苏茂的部众听到后，阵列骚动。寇恂乘势冲击，大破敌军。冯异也率军渡过巩河袭击朱鲔的军队，朱鲔逃走。冯异和寇恂追到洛阳，绕城一周而还。从此洛阳全城震恐，白天也紧闭城门。

异、恂移檄上状，诸将入贺，因上尊号。将军南阳马武先进曰："大王虽执谦退，奈宗庙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议征伐。今此谁贼而驰骛击之乎？"王惊曰："何将军出此言？可斩也！"乃引军还蓟。复遣吴汉率耿、景丹等十三将军追尤来等，斩首万三千余级，遂穷追至浚靡而还。贼散入辽西、辽东，为乌桓、貊人所钞击略尽。

冯异、寇恂发送文书呈报战果，将领们进帐祝贺，乘机请刘秀称帝。将军南阳人马武首先说："大王您虽然谦恭退让，但国家宗庙社稷托付给谁？您应先即帝位，然后再讨论征讨的事。像现在名号未正，东闯西杀，到底谁是贼呢？"刘秀很吃惊，说："将军怎么说出这种话？够杀头的罪了！"于是率军返回蓟县，又派吴汉率领耿、景丹等十三位将军追击尤来等贼军，斩首一万三千余人，紧接着穷追到浚靡县才返回。贼军散入辽西、辽东，被乌 桓、貊人抢掠击杀，几乎死尽。

都护将军贾复与五校战于真定，复伤创甚；王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称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追及王于蓟，相见甚欢。

都护将军贾复同五校的贼军在真定交战，贾复身负重伤。刘秀大惊，说："我所以不让贾复率军独当一面，是因为他轻敌。果然如此，我丧失了一员名将！听说他妻子怀有身孕，如果生下女孩儿，将来我的儿子娶她为妻；如果生男孩儿，将来我的女儿嫁给他。不要让他为妻子儿女担忧。"贾复的伤势不久痊愈，在蓟县追上刘秀，两人见面非常高兴。

还至中山，诸将复上尊号；王又不听。行到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王不许。诸将且出，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纯言甚诚切，王深感曰："吾将思之 。"

刘秀回到中山县，将领们再次请求他称帝，他再次拒绝。大军走到南平棘，将领们再次坚决恳请，他仍然不答应。将领们将要退出，耿纯进谏说："天下的士大夫舍弃亲属，背井离乡，在弹雨之中跟随大王，他们一心向往的，本是攀龙附凤，以成就志向。现在您拖延时

间，违背众意，不确定尊号，我恐怕士大夫会失去希望，无计可施，从而产生退归故里的想法，不会长期忍耐下去。众人一散，就很难再聚合到一处了。”耿纯的话非常诚恳殷切，刘秀十分感谢，说：“我将予以考虑。”

行至，召冯异，问四方动静。异曰：“更始必败，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会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来诣王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请。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南；改元，大赦。

刘秀的军队走到县，刘秀召见冯异打听各方军情。冯异说：“更始必败，忧虑宗庙的大任在您身上，您应当听从大家的建议。”这时，恰好儒生强华从关中拿着《赤伏符》来晋见刘秀，符上说：“刘秀发兵惩奸贼，四方云集龙斗野，四七二八汉当立。”群臣因此再次奏请。六月，己未（二十二日），刘秀在县之南即皇帝位，改年号，大赦天下。

[7]邓禹围安邑，数月未下，更始大将军樊参将数万人渡大阳，欲攻禹；禹逆击于解南，斩之。王匡、成丹、刘均合军十余万，复共击禹，禹军不利。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甲子，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毋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之。匡等皆走，禹追斩均及河东太守杨宝，遂定河东，匡等奔还长安。

[7]邓禹率军包围安邑，经过几个月也未能攻下。更始大将军樊参率领数万人从大阳渡河，准备攻打邓禹。邓禹在解县南迎击，斩杀樊参。王匡、成丹、刘均纠集十余万军队，再次一起攻打邓禹，邓禹军交战失利。第二天，癸亥（二十六日），王匡等因为当天是六十甲子记日的最后一天，所以闭门不出。而邓禹因此得以整顿部署军队。甲子（二十七日），王匡等全军出击攻打邓禹，邓禹下令军队不得轻举妄动，等到王匡军逼进营垒后，才传令各将领，击鼓并进，大破敌军。王匡等全都逃跑，邓禹追击，斩杀了刘均以及河东太守杨宝，于是平定河东。王匡等逃回长安。

张与诸将议曰：“赤眉旦暮且至，见灭不久，不如掠长安，东归南阳；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乃共入，说更始；更始怒不应，莫敢复言。更始使王匡、陈牧、成丹、赵萌屯新丰，李松军，以拒赤

眉。张、廖湛、胡殷、申屠建与隗嚣合谋，欲以立秋日时共劫更始，俱成前计。更始知之，托病不出，召张等入，将悉诛之；唯隗嚣称疾不入，会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狐疑不决，、湛、殷疑有变，遂突出；独申屠建在，更始斩建，使执金吾邓晔将兵围隗嚣第。、湛、殷勒兵烧门，入战宫中，更始大败；嚣亦溃围，走归天水。明旦，更始东奔赵萌于新丰。更始复疑王匡、陈牧、成丹与张等同谋，乃并召入；牧、丹先至，即斩之。王匡惧，将兵入长安，与张等合。

张同将领们商议："赤眉军早晚就会到达，我们不久就会被消灭。不如抢掠了长安，向东逃回南阳。事情如果办不成，我们再到江湖中，重新做强盗！"于是一同晋见，说服刘玄。刘玄愤怒而不发一言，没有人敢再说话。刘玄命王匡、陈牧、成丹、赵萌驻屯新丰，命宰相李松屯兵城，以抗拒赤眉军。张、廖湛、胡殷、申屠建与隗嚣合谋，准备借立秋这一天杀牲祭宗庙的时候，共同劫持刘玄，实现先前的计划。刘玄得知后，称病不出门。他召张等进宫，准备全都斩首。当时只有隗嚣自称有病没有进宫，召集他的宾客王遵、周宗等率军士自守。刘玄犹疑不决。张、廖湛、胡殷怀疑有变化，于是冲出宫去。只有申屠建还留在宫中，刘玄斩杀了申屠建，命执金吾邓晔领兵包围隗嚣的宅第。张、廖湛、胡殷率兵烧毁宫门，杀入宫中，刘玄大败。隗嚣也突破包围，逃回天水。第二天早晨，刘玄出皇宫向东投奔在新丰屯兵的赵萌。刘玄又怀疑王匡、陈牧、成丹和张等是同谋，于是一块儿召见他们。陈牧、成丹先到，立刻被斩首。王匡恐惧，率军进入长安，与张等人会合。

[8]赤眉进至华阴，军中有齐巫，常鼓舞祠城阳景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方望弟阳说樊崇等曰："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从！"崇等以为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郑，乃相与议曰："今迫近长安，而鬼神若此，当求刘氏共尊立之。"

[8]赤眉军进抵华阴，随军有一位齐地的巫师，常常击鼓舞蹈，祭祀城阳景王刘章。巫师口出狂言："景王大怒说：'应当做天子，为什么当盗贼！'"凡是嘲笑巫师的人，都患了病，为此全军震惊。方望的

弟弟方阳劝说樊崇等人：“现在将军拥有百万大军，向西面对帝王都城，却没有称号，被人称作盗贼，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不如拥立一位刘氏宗室，挟天子的名义诛杀讨伐，以此号令天下，谁敢不服从！”樊崇等认为说得很对，而巫师的狂言也越来越厉害。向前进军抵达郑县，于是共同商议说：“现在已经逼近长安，而鬼神的旨意是这样，应该寻求一位刘氏宗室，共同尊他为皇帝。”

先是，赤眉过式，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随。恭少习《尚书》，随樊崇等降更始于洛阳，复封式侯，为侍中，在长安。茂与盆子留军中，属右校卒史刘侠卿，主牧牛。及崇等欲立帝，求军中景王后，得七十余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为近属。崇等曰：“闻古者天子将兵称上将军”，乃书札为符曰“上将军”。又以两空札置笥中，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诸三老、从事皆大会；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诸将皆称臣，拜。盆子时年十五，被发徒跣，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茂谓曰：“善臧符！”盆子即啮折，弃之。以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逢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其余皆列卿、将军。盆子虽立，犹朝夕拜刘侠卿，时欲出从牧儿戏；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复候视也。

早先，赤眉军经过式县，劫持故式侯刘萌的儿子刘恭、刘茂、刘盆子，让三人随军。刘恭幼时学习《尚书》，后来跟从樊崇等在洛阳投降更始皇帝刘玄，重新封为式侯，担任侍中，后到长安。刘茂和刘盆子留在军中，归右校卒史刘侠卿管辖，负责放牛。等到樊崇等想要拥立皇帝时，在军中寻找景王刘章的后代，找到七十余人，其中只有刘茂、刘盆子以及前西安侯刘孝血统最为亲近。樊崇等人说：“听说古时候，天子亲自领兵，称为上将军。”于是用一片木简做符，上写“上将军”三个字，又把两片未写字的木简也放在竹筒中。在郑县北面修筑坛场，祭祀城阳景王刘章，各位三老、从事全都聚会于此。请刘盆子等三人居台中排列站立，按照长幼顺序抽签。刘盆子年纪最小，最后抽，抽中了符。将领们全都向刘盆子称臣叩拜。刘盆子当时十五岁，披散着头发，光着双脚，穿着破衣服，紫涨着脸，浑身冒汗。他看见众将跪拜，惊恐得要哭出来。刘茂对他说：“把你的符藏好！”刘盆子却立即把木简放到口中咬断，扔掉。他任命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

大夫，逢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其余的全被任命为卿、将军。刘盆子虽被立为皇帝，但每天早晚还要叩拜刘侠卿。他时常想到外面去和牧童们嬉戏，刘侠卿愤怒地制止他。樊崇等人也不再来问候探视。

[9]秋，七月，辛未，帝使使持节拜邓禹为大司徒，封侯、食邑万户；禹时年二十四。又议选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丁丑，以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又欲以谶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壬午，以吴汉为大司马。

[9]秋季，七月辛未（初五），汉光武帝刘秀派使者持符节任命邓禹当大司徒，封为侯，食邑一万户。当时邓禹二十四岁。又商议选任大司空，刘秀凭《赤伏符》上说的“王梁主卫作玄武”，丁丑（十一日），任命野王县令王梁为大司空。刘秀又打算按照谶文中的话任命平狄将军孙咸代理大司马，对此大家都不高兴。壬午（十六日），任命吴汉为大司马。

初，更始以琅邪伏湛为平原太守；时天下兵起，湛独晏然，抚循百姓。门下督谋为湛起兵、湛收斩之；于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赖湛以全。帝征湛为尚书，使典定旧制。又以邓禹西征，拜湛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

起初，刘玄以琅邪人伏湛为平原郡太守。当时各地起兵，只有伏湛安抚百姓，安然不动。门下督为伏湛策划起兵的事，伏湛将他逮捕处斩。因此官民信赖向往伏湛，整个平原境内仗着伏湛而保全下来。刘秀征召伏湛当尚书，让他负责整理旧有的典章制度。又因邓禹率军西征，任命伏湛当司直，代理大司徒职务。刘秀每次外出亲征，往往留伏湛镇守。

[10]邓禹自汾阴渡河，入夏阳，更始左辅都尉公乘歙引其众十万与左冯翊兵共拒禹于衙；禹复破走之。

[10]邓禹从汾阴渡过黄河，进入夏阳。更始朝左辅都尉公乘歙率领部众十万人和左冯翊的军队在衙县共同抗拒邓禹。邓禹再次打败敌人，公乘歙等逃走。

宗室刘茂聚众京、密间，自称厌新将军，攻下颍川、汝南，众十余万人。帝使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强弩将军陈俊攻之；茂来降，封为中山王。

刘氏宗室刘茂在京县和密县聚集兵众，自称厌新将军，攻下颖川、汝南，部众达十余万人。刘秀派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强弩将军陈俊攻打刘茂。刘茂前来投降，刘秀封他为中山王。

[11]己亥，帝幸怀，遣耿、陈俊军五社津，备荥阳以东；使吴汉率建议大将军朱祜等十一将军围朱鲔于洛阳。八月，进幸河阳。

[11]己亥（二十九日），刘秀来到怀县，派遣耿、陈俊在五社津屯驻，防备荥阳以东的变化。命吴汉率领建议大将军朱祜等十一位将军包围朱鲔镇守的洛阳。八月，刘秀前往河阳。

[12]李松自引兵还，从更始与赵萌共攻王匡、张于长安。连战月余，匡等败走，更始徙居长信宫。

[12]更始朝宰相李松从城领兵返回，跟从刘玄与赵萌一同进攻王匡、张，战于长安。一连打了一个多月，王匡等败逃，刘玄迁居到长信宫。

赤眉至高陵，王匡、张等迎降之，遂共连兵进攻东都门。李松出战，赤眉生得松；松弟况为城门校尉，开门纳之。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单骑走。从厨城门出。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系诏狱；闻更始败走，乃出，见定陶王祉，祉为之除械，相与从更始于渭滨。右辅都尉严本，恐失更始为赤眉所诛，即将更始至高陵，本将兵宿卫，其实围之。更始将相皆降赤眉，独丞相曹竟不降，手剑格死。

赤眉军到达高陵，王匡、张等迎接并投降赤眉，于是共同连兵攻打长安东都门。李松出战，赤眉军生擒李松。李松的弟弟李况担任城门校尉，他打开城门把赤眉军放了进来。九月，赤眉军进入长安，刘玄一个人骑马从厨城门逃出长安。刘玄所封的式侯刘恭因为赤眉军拥立他的弟弟刘盆子做皇帝，就自己绑缚起来，囚禁诏狱。听说刘玄兵败逃跑，才出狱，去见定陶王刘祉。刘祉替他除去身上的刑具，一起到渭水河畔跟随刘玄。右辅都尉严本害怕刘玄被赤眉军所杀，就挟持刘玄到高陵，严本亲自率兵守卫，实际是把刘玄包围起来。刘玄的文武官员全都投降了赤眉军，只有丞相曹竟不降，手持宝剑格斗而杀。

[13]辛未，诏封更始为淮阳王；吏民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其送诣吏者封列侯。

[13]辛未（初六），刘秀下诏封刘玄为淮阳王。诏书说，无论官吏或百姓敢有杀害刘玄的，罪与大逆相同；有把刘玄送到官府的，封为

侯爵。

[14]初，宛人卓茂，宽仁恭爱，恬荡乐道，雅实不为华貌，行己在于清浊之间，自束发至白首，未尝与人有争竞，乡党故旧，虽行能与茂不同，而皆爱慕欣欣焉。哀、平间为密令，视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民亲爱，不忍欺之。民尝有言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曰："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民曰："往遗之耳。"茂曰："遗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窃闻贤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遗之；吏既卒受，故来言耳。"茂曰："汝为敝民矣！凡人所以群居不乱，异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礼义，知相敬事也。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邪！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初，茂到县，有所废置，吏民笑之，邻城闻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为置守令；茂不为嫌，治事自若。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迁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及王莽居摄，以病免归。上即位，先访求茂，茂时年七十余。甲申，诏曰："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

[14]起初，宛城人卓茂宽厚仁义而谦恭爱人，性情恬淡坦荡而乐守圣贤之道，朴实无华而不修饰，行动在清浊之间而不偏激。从少年到白发的老年，从未跟人争执过，家乡的亲朋故友虽然品行才干与卓茂不同，却全都很爱慕他。卓茂在西汉哀帝、平帝时当密县县令，把老百姓看做自己的儿女，推行仁政教化百姓，口无恶言，官民亲近热爱他，不忍心欺骗他。曾经有一个人上告说，卓茂属下的亭长接受了他所送的米和肉。卓茂说："是亭长跟你要的吗，还是你有事托他而送给他，还是平时自有恩惠情义而送给他的呢？"那个人说："是我自己送给他的。"卓茂说："是你自己送去他接受的，为什么还要上告呢？"那个人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让老百性不惧怕官吏，官吏也不向老百姓索取东西。而现在我畏惧官吏，所以送东西给他。而他最终接受了，所以我来报告。"卓茂说："你是个坏百姓！人所以聚集在一起有秩序地生活而不同于禽兽的原因，就在于人有仁爱礼义，懂得互相尊重。

而你偏偏想不在乎这些，难道你能够远走高飞，脱离人间吗？官吏固然不应当凭权力强求索取。亭长向来是一位善良的官吏，每年按时送他一点东西，是符合礼的。”那个人说：“如果这样，法律为什么禁止呢？”卓茂笑着说：“法律设立行为的规范，礼则顺应人之常情。现在我用礼教诲你，你一定没有怨恨恶感；如果我用法律惩罚你，你将有什么举动呢？同一个门内，罪过小的可以论罪，罪过大的可以杀头。你且回去想想吧！”当初，卓茂到密县上任后，有废除的事项，也有新设立的措施。官民嘲笑他，邻城的人听说以后都讥笑他没有才干。河南郡为他设置了一位县令。卓茂并没有感到厌恶不满，照常办公。几年以后，他所推行的教化形成风气，以致路不拾遗。后卓茂升迁当京部丞，密县的老少全流着眼泪，一路跟随着为他送行。等到王莽摄政，卓茂因病辞官，回归故里。刘秀称帝后，首先寻访卓茂的下落。卓茂当时已七十余岁。九月甲申（十九日），刘秀下诏书：“名誉满天下，应当受最重的奖赏。现任命卓茂当太傅，封为褒德侯。”

臣光曰：孔子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是以舜举皋陶，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实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

臣司马光曰：孔子说：“推举善行，教育能力弱的人，人们就能互相劝勉。”所以，虞舜推荐皋陶，商汤推荐伊尹，邪恶不仁的人远去，是因为这两人品德高尚的缘故。光武帝刚刚即位，群雄竞逐，四海之内像滚水般沸腾。那些冲锋陷阵的人，有权谋而善辩的人，正为世人所敬重。而唯独光武帝能起用忠厚之臣，表彰奉公守法的官吏，从社会最底层选拔人才，安排在公卿首位。他所以能光复汉室，长治久安，是由于他知道首先必须做什么才能达到根本目的的缘故。

[15]诸将围洛阳数月，朱鲔坚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尝为鲔校尉，令往说之。鲔在城上；彭在城下，为陈成败。鲔曰：“大司徒被害时，鲔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不敢降！”彭还，具言于帝。帝曰：“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复往告鲔，鲔从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鲔见其诚，即许降。辛卯，朱鲔面缚，与岑

彭俱诣河阳。帝解其缚，召见之，复令彭夜送鲔归城。明旦，与苏茂等悉其众出降。拜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世。

[15]刘秀的将领们包围洛阳达几个月，因朱鲔坚守而未能攻下。刘秀因为廷尉岑彭曾经当过朱鲔的校尉，所以派岑彭前去说服朱鲔。朱鲔在城上，岑彭在城下向朱鲔陈述利害得失。朱鲔说："大司徒刘被害时，我曾经参与谋 划，又曾劝更始不要派遣萧王北伐。我确知自己罪孽深重，不敢投降。"岑彭返回，把这些话向刘秀禀报。刘秀说："做大事的人不计较小怨。朱鲔现在如果投降，可保全官职和爵位，怎么能够治罪呢？有黄河水在此作证，我决不食言！"岑彭又前去向朱鲔转告刘秀的话。朱鲔从城上垂下大绳子，说："如果你说的确实是真的，请用绳子上城。"岑彭向前准备攀登，朱鲔看到他的诚意，就答应投降。九月辛卯（二十六日），朱鲔把自己反绑起来，和岑彭一起到河阳。刘秀解下他身上捆绑的绳索，接见了他，又让岑彭连夜送他返回洛阳城。第二天早晨，朱鲔和苏茂等带领全体官兵出城投降。刘秀任命朱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朱鲔后当少府，封爵世代相传。

帝使侍御史河内杜诗安集洛阳。将军萧广纵兵士暴横，诗敕晓不改，遂格杀广，还，以状闻。上召见，赐以棨戟，遂擢任之。

刘秀派侍御史河内人杜诗安抚洛阳民心。将军萧广纵容部下为非作歹，杜诗劝戒告谕但萧广不改。于是杜诗杀了萧广，回来后把情况报告刘秀。刘秀接见杜诗，赐给他官吏出行时作前导的戟，并提升官职。

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遂定都焉。

冬季，十月癸丑（十八日），刘秀进入洛阳，临幸南宫，于是定都。

[16]赤眉下书曰："圣公降者，封为长沙王；过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刘恭请降，赤眉使其将谢禄往受之。更始随禄，肉袒，上玺绶于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将杀之；刘恭、谢禄为请，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刘恭追呼曰："臣诚力极，请得先死！"拔剑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为畏威侯。刘恭复为固请，竟得封长沙王。更始常依谢禄居，刘恭亦拥护之。

[16]赤眉拥立的刘盆子颁布诏书说："刘玄如果投降，封为长沙王。超过二十天就不再接受。"刘玄 派遣刘恭去请降。赤眉命右大司

马谢禄前往接受刘玄投降。刘玄跟着谢禄，光着臂膀，向刘盆子呈上玉玺、绶带。赤眉将领们让刘玄坐在大庭中央，准备杀他。刘恭、谢禄替他求情，不被采纳。然后赤眉将领们把刘玄拉出去行刑。刘恭一面追一面大声喊：“陛下！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请让我先死！”拔剑就要自刎，樊崇等急忙一同上前救助，制止了他。这才赦免了刘玄，封为畏威侯。刘恭又坚持替刘玄请求，刘玄终于得以被封为长沙王。刘玄常常依靠谢禄，和他在一起居住，刘恭也支持保护他。

[17]刘盆子居长乐宫，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暴掠吏民，由是皆复固守。

[17]刘盆子住在长乐宫，三辅各郡县和营寨的首领派使节进贡。兵士们每每在途中劫夺财物，又多次残暴地掠夺官民，官民因此全都又回到各自的营寨坚守。

百姓不知所归，闻邓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禹所止，辄停车住节以劳来之，父老、童稚，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

三辅百姓不知应归附谁，听说唯独邓禹的军队连打胜仗，且军纪严明，于是全都扶老携幼，老远看见邓禹的军队即迎上前去，归顺的人每天以千数计算，部众号称百万。邓禹所到之处，都停车竖起符节，慰劳归顺的百姓。父老儿童满满地围在邓禹车下，没有不感激喜悦的。于是邓禹的威名震动关西。

诸将豪杰皆劝禹径攻长安，禹曰：“不然。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 拔长安，财谷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 ，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敝，乃可图也。”于是引军北至邑，所到，诸营保郡邑皆开门归附。

各位将领豪杰都劝邓禹直接攻打长安。邓禹说：“不能这样。眼下我们的人数虽然多，可是能打仗的人少。前面没有可依靠的粮草，后面没有运送给我们的物资。赤眉军刚刚攻占长安，钱粮充足，锐不可当。一群强盗匪徒纠合到一起没有长远打算，他们钱粮虽然多，但变故太多，岂能长期固守！上 郡、北地、安定三郡，地广人稀，粮食丰富，牲畜繁多。我暂且领兵向北，到粮多的地方休养军队，以等待赤

眉军疲惫，那时才可图谋消灭他们。”于是率军向北到达邑。所到之处，各营寨郡邑全都开门归顺。

[18]上遣岑彭击荆州群贼，下、叶等十余城。

[18]刘秀派岑彭攻打荆州一带的众贼军，攻下、叶等十余城。

[19]十一月，甲午，上幸怀。

[19]十一月甲午（三十日），刘秀到达怀地。

[20]梁王永称帝于睢阳。

[20]梁王刘永在睢阳称帝。

[21]十二月，丙戌，上还洛阳。

[21]十二月丙戌（十一日），刘秀返回洛阳。

[22]三辅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欲盗出之；张等深以为虑，使谢禄缢杀之。刘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诏邓禹葬之于霸陵。中郎将宛人赵熹将出武关，道遇更始亲属，皆裸跣饥困，熹竭其资粮以与之，将护而前；宛王赐闻之，迎还乡里。

[22]三辅人民苦于赤眉军的暴虐，全都怜悯刘玄，想把他从赤眉军中救出来。张等深感忧虑，于是让谢禄勒死刘玄。刘恭连夜前往，收藏刘玄的尸体。刘秀听说，命邓禹把他安葬在霸陵。原刘玄的中郎将宛城人赵熹将要出武关，在道上遇到刘玄的亲属，全都光着脚，饥饿困乏。赵熹拿出自己的全部财物粮食给他们，护送他们前行。宛王刘赐得到消息，派人迎接，送还故乡。

[23]隗嚣归天水，复招聚其众，兴修故业，自称西州上将军。三辅士大夫避乱者多归嚣。嚣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平陵范逡为师友，前凉州刺史河内郑兴为祭酒，茂陵申屠刚、杜林为治书，马援为绥德将军，杨广、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阳王捷、长陵王元为大将军，安陵班彪之属为宾客，由此名震西州，闻于山东。马援少时，以家用不足辞其兄况，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谓宾 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后有畜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财产，贵其能赈施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于亲旧。闻隗嚣好士，往从之。嚣甚敬重，与决筹策。班彪，稚之子也。

[23]隗嚣回到天水，又招集部众，重整旧时功业，自称西州上将军。三辅的士大夫为了避乱，大都归附隗嚣。隗嚣热诚接待，像平民一样交为朋友。他任命平陵人范逡为师友，以前凉州刺史河内人郑兴为祭酒，以茂陵人申屠刚、杜林为治书，以马援为绥德将军，以杨广、王遵、周宗以及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为大将军，以安陵人班彪等为宾客，由此威名震动西方州郡，闻名于崤山以东。马援年轻时，因家庭贫困，辞别哥哥马况，准备到边郡一带种田放牧。马况说："你是大器晚成的人，能工巧匠不把未雕琢的玉石拿给人看。权且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于是马援到北地种田放牧。他常对宾客们说："大丈夫立志，穷困的时候应当更坚定，年老的时候应当更雄壮。"后来，他拥有数千头牲畜，数万斛粮食。不久又叹息说："增长财富，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赈济施舍，否则的话，不过是守财奴罢了！"于是把全部家产分送给亲友故旧。得知隗嚣礼贤下士，就去投奔他。隗嚣十分敬重马援，让他参与筹划决策。班彪是班的儿子。

[24]初，平陵窦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与更始右大司马赵萌善，私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乃因萌求往河西。萌荐融于更始，以为张掖属国都尉。融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是时，酒泉太守安定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并州郡英俊，融皆与厚善。及更始败，融与梁统等计议曰："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议既定，而各谦让。以位次，咸共推梁统；统固辞，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并孤立无党，乃共移书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绶去。于是以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融居属国，领都尉职如故；置从事，临察五郡。河西民欲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羌、胡皆震服亲附，内郡流民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24]当初，平陵人窦融一家几代人曾在河西地区做官，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窦融和刘玄的右大司马赵萌关系很好。窦融私下跟他的弟弟说：“天下是安定还是混乱，不可预测。河西一带殷实富足，有黄河作为牢固的屏障。张掖属国有一万精锐骑兵，一旦有什么变化，切断黄河渡口，完全可以自守。这是保全我们子孙免于灭绝的地方！”于是，窦融凭借赵萌的关系请求前往河西。赵萌向刘玄举荐窦融，窦融被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他到任后，抚慰结交豪杰，笼络西羌各部族，深得他们的欢心。当时，酒泉太守安定人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都尉茂陵人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都是州郡的英雄俊杰，窦融全都和他们交往甚厚。等到更始朝覆亡，窦融跟梁统等计议说：“现在天下大乱，我们不知应归往何处。河西一带偏处在羌人和胡人之间，如果不同心协力，就不能自守。大家的权力和力量都相等，又谁也不能统率谁。我们应当推举一人做大将军，共同保全五郡，观察时局的变化。”商定之后，大家各自谦让。按照地位的高低，一致推举梁统当大将军。梁统坚决推辞，于是推举窦融代理河西五郡大将军职务。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全都孤立没有党援，于是窦融等写信给他们，告知形势。二人马上交出印章绶带离开。于是任命梁统当武威太守，史苞当张掖太守，竺曾当酒泉太守，辛肜当敦煌太守。窦融居住在张掖属国，依然同以前一样任都尉职，同时设置从事，监督五郡。河西一带民风质朴，而窦融等也为政宽厚平和，上下相亲，一片安乐富足的景象。并训练兵马，学习射箭，点燃烽火。羌人和胡人进犯边塞，窦融就亲自领兵和各郡的军队相救助，每次出击都不失期约，每战大都破敌军。以后，羌人胡人全都被威名所震，由此亲近归附。内地躲避战乱饥饿的百姓也络绎不绝地归顺窦融。

[25]王莽之世，天下咸思汉德，安定三水卢芳居左谷中，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云：“曾祖母，匈奴浑邪王之姊也”；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间。王莽末，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更始至长安，徵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更始败，三水豪杰共立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单于以为：“汉氏中绝，刘氏来归，我亦当如呼韩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将数千骑迎芳兄弟入匈奴，立芳为汉帝，以芳弟程为中郎将，将胡骑还入安定。

[25]王莽当政时，天下人都思念汉朝的恩惠。安定三水人卢芳住在左谷中，诈称自己是汉武帝的曾孙刘文伯，说：“我的曾祖母是匈奴浑邪王的姐姐。”他常用这些话在安定一带欺骗迷惑人。王莽末年，他和三水属国的羌人、胡人一同起兵。刘玄到达长安，征召卢芳做骑都尉，让他镇守安抚安定以西地区。刘玄败亡，三水豪杰共同拥立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卢芳派使节同西羌、匈奴建立和亲关系。匈奴单于认为：“汉朝政权中断，刘氏皇族前来归附，我也应当像当年汉朝扶立呼韩邪那样，扶立卢芳，让他尊敬事奉我。”于是命句林王率领数千骑兵迎接卢芳兄弟到匈奴，立卢芳为汉帝；任命卢芳的弟弟卢程为中郎将，让他们率领胡人的骑兵回到安定。

[26]帝以关中未定，而邓禹久不进兵，赐书责之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民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禹犹执前意，别攻上郡诸县，更徵兵引谷，归至大要。积弩将军冯、车骑将军宗歆守邑，二人争权相攻，遂杀歆，因反击禹，禹遣使以闻。帝问使人：“所亲爱为谁？”对曰：“护军黄防。”帝度、防不能久和，势必相忤，因报禹曰：“缚冯者，必黄防也。”乃遣尚书宗广持节往降之。后月余，防果执，将其众归罪。更始诸将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诣广降，广与东归；至安邑，道欲亡，广悉斩之。

[26]刘秀因为关中还未平定，而邓禹久不发兵进攻长安，写信责备他说：“你作为大司徒，应是圣明的唐尧；亡命的贼寇，应是暴虐的夏桀。长安城的官民们担惊受怕，无依无靠，你应该抓住时机进军讨伐，坐镇抚慰长安，维系民心！”邓禹还是坚持以前自己的意见，另去攻打上郡各县，继而征兵运粮，返回大要。积弩将军冯、车骑将军宗歆同守邑，二人因争权而互相攻打。冯于是杀了宗歆，并乘机反过来攻打邓禹。邓禹派人向刘秀报告。刘秀问使人：“冯最亲近的人是谁？”使人回答说：“是护军黄防。”刘秀估计冯、黄防两人不可能长久和睦，势必互相冲突，因此回答邓禹说：“逮捕冯的人，一定是黄防。”于是刘秀派遣尚书宗广持符节前往招降。过了一个多月，黄防果然抓获了冯，率领他的军队回来请罪。刘玄的几位将领王匡、胡殷、成丹等全都到宗广处投降。宗广和他们一同东归。走到安邑，王匡等半路上打算逃跑，宗广把他们全部处斩。

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嚣逆击，破之于高平，尽获其辎重。于是禹承制遣使持节命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

冯叛变时，曾领兵向西攻打天水，隗嚣迎击，在高平打败冯，夺得全部辎重。于是邓禹代表皇帝派遣使者持符节任命隗嚣为西州大将军，能够全权处理凉州、朔方的事务。

[27]腊日，赤眉设乐大会，酒未行，群臣更相辩斗；而兵众遂各逾宫，斩关入，掠酒肉，互相杀伤。卫尉诸葛稚闻之，勒兵入，格杀百余人，乃定。刘盆子惶恐，日夜啼泣；从官皆怜之。

[27]腊祭这一天，赤眉安排奏乐，举行盛大宴会。还没开始喝酒，群臣互相吵闹争斗。兵众于是各自跳墙进皇宫，劈开宫门而入，掠夺酒肉，互相残杀。卫尉诸葛得到消息，率军队进入皇宫，格杀一百余人，才平息了骚乱。刘盆子惶恐不安，日夜哭泣，左右侍从官都很可怜他。

[28]帝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与田邑连战十余合，延不得进。乃更始败，邑遣使请降；即拜为上党太守。帝又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鲍永；永未知更始存亡，疑不肯从，收系大伯，遣使驰至长安，问虚实。

[28]当初，刘秀派遣宗正刘延攻打天井关，同田邑连战十余回合，刘延不能前进。等到更始朝覆亡，田邑派使者请求投降。刘秀就任命田邑为上党太守。刘秀又派谏议大夫储大伯持符节征召鲍永。鲍永不知道更始朝的存亡，心怀疑虑不肯归顺，逮捕囚禁了储大伯，派使者骑马驱驰到长安，探听虚实。

[29]初，帝从更始在宛，纳新野阴氏之女丽华。是岁，遣使迎丽华与帝姊湖阳公主、妹宁平公主俱到洛阳；以丽华为贵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宁平公主，上征通为卫尉。

[29]起初，刘秀跟随刘玄在宛城时，娶新野县阴氏的女儿阴丽华为妻。本年，派人前去迎接阴丽华以及自己的姐姐湖阳公主、妹妹宁平公主一起来到洛阳。刘秀封阴丽华为贵人。更始朝西平王李通先前娶宁平公主为妻，刘秀征召李通，任命为卫尉。

[30]初，更始以王闳为琅邪太守，张步据群拒之。闳谕降，得赣榆等六县；收兵与步战，不胜。步既受刘永官号，治兵于剧，遣将徇泰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郡，皆下之。闳力不敌，乃

诣步相见。步大陈兵而见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见攻之甚！”闳按剑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拥兵相拒。闳攻贼耳，何谓甚邪！”步起跪谢，与之宴饮，待为上宾，令闳关掌郡事。

[30]当初，刘玄任命王闳当琅邪太守，张步占据琅邪郡抗拒王闳。王闳劝谕招降，先后获取赣榆等六个县。他聚集兵力同张步作战，不能取胜。张步接受了刘永任命的官职以后，就在剧县训练军队，派出将领攻打泰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郡，全部陷落。王闳的力量不能和他对抗，于是到张步的驻地见张步。张步安排大军列队，迎见王闳，发怒说：“我有什么罪，你先前攻打我那么厉害！”王闳手按着剑柄说：“我奉朝廷的命令到任，而阁下领兵抗拒，我只是攻打贼寇罢了，叫做厉害呢！”张步起身跪拜谢罪，设宴和王闳一起喝酒，待他为尊贵的客人，并由他掌管本郡事务。

二年（丙戌、26）

二年（丙戌，公年26年）

[1]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甲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2]刘恭知赤眉必败，密教弟盆子归玺绶，习为辞让之言。及正旦大会，恭先曰：“诸君共立恭弟为帝，德诚深厚！立且一年，淆乱日甚，诚不足以相成，恐死而无益，愿得退为庶人，更求贤知，唯诸君省察！”樊崇等谢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复固请，或曰：“此宁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床解玺绶，叩头曰：“今设置县官而为贼如故，四方怨恨，不复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愿乞骸骨，避贤圣路！必欲杀盆子以塞责者，无所离死！”因涕泣嘘唏。崇等及会者数百人，莫不哀怜之，乃皆避席顿首曰：“臣无状，负陛下，请自今已后，不敢复放纵！”因共抱持盆子，带以玺绶；盆子号呼，不得已。既罢出，各闭营自守。三辅翕然，称天子聪明，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后二十余日，复出，大掠如故。

[2]刘恭已知赤眉政权必定会瓦解，秘密嘱咐弟弟刘盆子交出玉玺绶带，并教他练习推辞谦让的话。及至元旦大会群臣，刘恭首先说：“各位共同拥立我的弟弟做皇帝，恩德深厚。但即位将近一年，天下混乱，一天比一天厉害。我的弟弟实在不能胜任大家的重托，恐怕就是死了也不会对国家有好处。希望能够让我的弟弟退位做一个老百姓，

再另求贤达智慧的人选。谨请各位将军仔细考虑！”樊崇等道歉说：“这都是我们的过失。”刘恭再次坚持请求退位。有人说：“这难道是式侯你的事吗？”刘恭害怕，起身离去。于是刘盆子下了宝座解下玉玺绶带，叩头说：“现在虽然立了皇帝，可是大家像过去一样做强盗，四方怨恨，不再信服向往我们，这全都是因为立皇帝立错了人的缘故。恳请各位将军让我退下，为圣贤让路！如果一定要杀我来抵塞罪责，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逃离一死！”说完，痛哭流涕。樊崇等及朝会的数百人，听到刘盆子的话，没有不哀怜的，于是全都离开座位叩头说：“我们不好，对不起陛下。从今往后，不敢再有放纵的行为！”于是一起把刘盆子抱上宝座，给他挂上玉玺绶带。刘盆子又号又呼，但身不由己。朝会完毕，将领们出宫，各自紧闭营门自守。三辅地区的人一致称颂皇帝聪明，老百姓争着返回长安，街市里人群拥挤。可是，过了二十多天，官兵们又跑出营门，照旧大肆抢劫。

[3]刁子都为其部曲所杀，余党与诸贼会檀乡，号檀乡贼，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弟陆谋反城迎檀乡，或以告魏郡太守颍川铫期，期召问熊，熊叩头首服，愿与老母俱就死。期曰：“为吏傥不若为贼乐者，可归与老母往就陆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陆，将诣邺城西门；陆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期嗟叹，以礼葬之，而还熊故职。于是郡中服其威信。

[3]刁子都被他的部曲杀害，余党和其他贼寇在檀乡汇集，被称做檀乡贼。攻掠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的弟弟李陆阴谋叛变，迎接檀乡贼进城。有人把李陆的阴谋报告魏郡太守颍川人铫期。铫期召见李熊质问，李熊磕头承认，表示愿意和老母亲一起赴死。铫期说：“做官如果不像做贼那样快乐，可以和老母亲一块儿去投奔李陆！”铫期派官吏把李熊母子送出城。李熊出城，找到李陆，带他到郡治邺城的西门，李陆不胜惭愧，自杀身亡，以向铫期谢罪。铫期叹息，按照礼节安葬李陆，恢复了李熊原来的官职。于是，魏郡的人都敬服铫期的威望。

帝遣吴汉率王梁等九将军击檀乡于邺东漳水上，大破之，十余万众皆降。又使梁与大将军杜茂将兵安辑魏郡、清河、东郡，悉平诸营保，三郡清静，边路流通。

刘秀派遣吴汉率领王梁等九位将军，在邺城东面的漳水河畔攻击檀乡贼，大败贼兵，十余万人全部投降。刘秀又派王梁和大将军杜茂率领军队安抚魏郡、清河、东郡，扫平各个自保的营寨保垒，使这三郡平安清静，边疆的道路畅通无阻。

[4]庚辰，悉封诸功臣为列侯；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皆食四县。博士丁恭议曰："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阴乡侯阴识，贵人之兄也，以军功当增封，识叩头让曰："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众，臣托属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为亲戚受赏，国人计功也。"帝从之。帝令诸将各言所乐，皆占美县；河南太守颍川丁独求封本乡。或问其故，曰："能薄功微，得乡亭厚矣！"帝从其志，封新安乡侯。帝使郎中魏郡冯勤典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轻重，国土远近，地势丰薄，不相逾越，莫不厌服焉。帝以为能，尚书众事皆令总录之。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次补之，帝始用孝廉为尚书郎。

[4]正月庚辰（十七日），刘秀把所有的功臣都封为侯爵。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都亭有四个县的封地。博士丁恭发表意见，说："古时候，分封诸侯不过百里。树干强壮，树枝弱小，以此来把国家治理好。现在封四个县，不合法制。"刘秀说："古时候的亡国全是因为无道，从来没有听说过因功臣封地多而亡国的。"阴乡侯阴识，是贵人阴丽华的哥哥，因为战功应当增加封地。阴识磕头辞谢说："天下刚刚安定，有战功的将帅很多，我作为后宫的亲属，仍然要增加封地，就无法面对天下。这是因为皇亲国戚受到封赏，全国百姓都评价他的功绩。"刘秀表示接受。刘秀让将领们各自说出所愿封的地方，众人全都指出富庶的县分。河南太守颍川人丁只请求分封自己的故乡。有人问他原因，丁说："我的能力小，功劳又少，能够封乡亭侯就很优厚了！"刘秀听从他的意愿，封他为新安乡侯。刘秀命郎中魏郡人冯勤主持分封诸侯事宜。冯勤估量每个人功劳的大小，分封国土的远近，土地的肥沃贫瘠，使谁也不超越谁，没有不满足不服气的。刘秀认为冯勤有才干，将尚书众事都交给他负责。以前的做法是，尚书郎的位置由尚书令史按年资依次递补，刘秀开始用孝廉当尚书郎。

[5]起高庙于洛阳，四时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庙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5]刘秀在都城洛阳建立高庙。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联合祭祀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在宗庙的右边建起祭祀土神和谷神的社稷坛。在洛阳城南建立祭祀天地等众神的神坛。

[6]长安城中粮尽，赤眉收载珍宝，大纵火烧宫室、市里，恣行杀掠，长安城中无复人行；乃引兵而西，众号百万，自南山转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邓禹引兵南至长安，军昆明池，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送诣洛阳；因巡行园陵，为置吏士奉守焉。

[6]长安城中粮食耗尽，赤眉将领们把搜来的金银财宝装上车，大举纵火焚烧宫室、街巷民宅，恣意烧杀掳掠，长安城中再也看不见行人。赤眉于是领兵向西，号称百万大军。从南山起，对所经过的城邑进行抢掠。随后进入安定、北地。邓禹率领军队向南到达长安，驻屯昆明池，拜谒祭祀高庙，收集西汉十一位皇帝的神位，送往洛阳。同时巡行陵园，安排官兵事奉守护。

[7]真定王杨造谶记曰：“赤九之后，瘿杨为主。”杨病瘿，欲以惑众；与绵曼贼交通。帝遣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徵之，杨闭城门不内。帝复遣前将军耿纯持节行幽、冀，所过劳慰王、侯，密敕收杨。纯至真定，止传舍，邀杨相见。纯，真定宗室之出也，故杨不以为疑，且自恃众强，而纯意安静，即从官属诣之；杨兄弟并将轻兵在门外。杨入，见纯，纯接以礼敬，因延请其兄弟皆入；乃闭阁，悉诛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帝怜杨谋未发而诛，复封其子为真定王。

[7]真定王刘杨制造谶文说：“赤九之后，瘿杨为主。”刘杨脖子上生有赘瘤，想以此惑乱民众，并同绵曼县的盗寇互相勾结。刘秀派遣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去召刘杨，刘杨紧闭城门不让他们入内。刘秀又派遣前将军耿纯持符节巡视幽州、冀州，沿途慰劳各处的王侯，并密令他逮捕刘杨。耿纯到达真定，住在驿站，邀请刘杨见面。耿纯的母亲是刘杨本家，所以刘杨不怀疑他。而且又仗着自己人多势众。而耿纯神情安祥，刘杨就带着随从官属前去见耿纯。刘杨的兄弟们全都带领轻装的士兵守在门外。刘杨走进耿纯的住所，拜见耿纯，耿纯以礼敬的态度迎接，乘机邀请刘杨的兄弟们全都进屋。于是关闭

房门，把他们全部诛杀，然后率领军队离开。整个真定都处于震撼和恐怖之中，没有人敢有所举动。刘秀怜悯刘杨谋反还没有行动就被诛杀，又封他的儿子刘德继任真定王。

[8]二月，己酉，车驾幸武。

[8]二月己酉（十六日），刘秀前往武。

[9]鲍永、冯衍审知更始已亡，乃发丧，出储大伯等，封上印绶，悉罢兵，幅巾诣河内。帝见永，问曰："卿众安在？"永离席叩头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诚惭以其众幸富贵，故悉罢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既而永以立功见用，衍遂废弃。永谓衍曰："昔高祖赏季布之罪。诛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忧哉！"衍曰："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其长者骂而少者报之。后其夫死，取其长者。或谓之曰：'夫非骂尔者邪！'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也！'夫天命难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9]鲍永、冯衍确实了解到刘玄已死，于是发布文告追悼，放出储大伯等，封存好印信绶带，遣散所有的部众，用头巾包头到河内归降。刘秀召见鲍永，问："你的部队在什么地方？"鲍永离开座位磕头说："我效忠刘玄，却不能保全他。靠他的部众企望富贵，使我感到惭愧，所以全都把他们遣散了。"刘秀说："你的话格调很高。"而心里却不高兴。不久，鲍永因立战功而被刘秀重用，冯衍被废弃不用。鲍永对冯衍说："过去汉高祖刘邦奖赏有罪的季布，诛杀有功的丁固。现在我们遇到了圣明的君主，还有什么忧虑呢？"冯衍说："有一个人挑逗邻居的妻妾，年纪大的唾骂他，年纪轻的答应他。后来她们的丈夫死了，这个人娶年 纪大的人为妻。有人对他说：'她不是那个骂你的人吗？'这个人说：'她是别人的妻子，我希望她答应我；她是我的妻子，我希望她唾骂别人！'人的命运很难预料，而做人的道理却易于遵守。遵守做人道理的臣子，还怕什么死亡？"

[10]大司空王梁屡违诏命，帝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即军中斩梁；广槛车送京师。既至，赦之，以为中郎将，北守箕关。

[10]大司空王梁多次违背刘秀的命令。刘秀大怒，派遣尚书宗广持符节到军营中就地处死王梁。宗广逮捕王梁，用囚车把他送到首都洛阳。囚车到后，刘秀赦免了王梁 ，任命他为中郎将，到北方镇守箕关。

[11]壬子，以太中大夫京兆宋弘为大司空。弘荐沛国桓谭，为议郎、给事中。帝令谭鼓琴，爱其繁声。弘闻之，不悦；伺谭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且曰：“能自改邪，将令相举以法乎？”谭顿首辞谢；良久，乃遣之。后大会群臣，帝使谭鼓琴；谭见弘，失其常度。帝怪而问之，弘乃离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帝改容谢之。

[11]壬子（十九日），刘秀任命太中大夫京兆人宋弘当大司空。宋弘举荐沛国人桓谭当了议郎、给事中。刘秀让桓谭弹琴，喜爱那种复杂的音调。宋弘听说后，感到不高兴。打听到桓谭从宫中出来，宋弘穿戴好公服坐在大司空府中，官吏去召桓谭。桓谭到来之后，宋弘不给他座位就责备他，并且说：“能自己改正过失吗？还是让我根据法律检举你呢？”桓谭磕头谢罪。过了很久，宋弘才打发他走。后来，刘秀大会群臣，让桓谭弹琴。桓谭看见宋弘，失却常态。刘秀感到奇怪，问宋弘是怎么回事。宋弘于是离开座席，摘下帽子，谢罪说：“我所以举荐桓谭，是盼望他能用忠心和正义辅导君主；而他却让朝廷上下沉缅于郑国的音乐，这是我的罪过。”刘秀一听，表情由奇怪变为惭愧，向宋弘表示歉意。

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新近守寡，刘秀和她一块儿评论朝臣，暗中察看她的心意。公主说：“宋弘的威仪容貌，道德气度，群臣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刘秀说：“我正计划这件事。”不久宋弘被刘秀召见，刘秀事先让公主坐在屏风后，然后对宋弘说：“谚语说‘地位高了换朋友，财富多了换妻子’，这符合人情吧？”宋弘说：“我听说，贫贱时的朋友不能忘记；贫贱时的妻子不能分离。”刘秀回头对公主说：“事情办不成了！”

[12]帝之讨王郎也，彭宠发突骑以助军，转粮食，前后不绝。及帝追铜马至蓟，宠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

及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叹曰：“如此，我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

[12]刘秀征讨王郎时，彭宠征调骑兵突击部队协助作战，转运粮草，前后不断。等到刘秀追击铜马军到蓟城，彭宠仗着自己的功劳，期望很高。但是，刘秀没有满足彭宠的期望，彭宠因此心怀不平。及至刘秀称帝，吴汉、王梁都是彭宠的部将，并列为三公，而唯独彭宠没有加官，更加不满意、不得志，叹息说：“既然他们列为三公，我应当封王。仅仅现在这样，是陛下把我给忘了吗！”

是时北州破散，而渔阳差完，有旧铁官，宠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厉风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发诸郡仓谷禀赡其妻子。宠以为天下未定，师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属以损军实，不从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宠亦狠强，嫌怨转积。浮数谮构之，密奏宠多聚兵谷，意计难量。上辄漏泄令宠闻，以胁恐之。至是，有诏征宠，宠上疏，愿与浮俱征；帝不许。宠益以自疑；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固劝无受征，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为雄，渔阳大郡，兵马最精，何故为人所奏而弃此去乎！”宠又与所亲信吏计议，皆怀怨于浮，莫有劝行者。帝遣宠从弟子后兰卿喻之；宠因留子后兰卿，遂发兵反，拜署将帅，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又以与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赏并薄，数遣使邀诱况；况不受，斩其使。

这时，北方州郡残破零散，而渔阳郡还较为完整。这里有旧时设置的铁官。彭宠运铁矿来换取谷物，积蓄珍宝，一天比一天富强。幽州牧朱浮，年纪轻而才华出众，想要严格风俗教化，收拢士人之心，征召州中素有名望的人，和王莽时俸禄二千石的旧官吏，全都招致安置在州府中；调拨各郡大量粮食赡养他们的妻子儿女。彭宠认为天下没有完全安定，军事行动方兴未艾，不应该多设置官员来消耗军事物资，因此不服从朱浮的命令。朱浮一向骄矜急躁，自以为高人一等。彭宠也倔强不让步，两人之间的嫌隙怨恨越来越深。朱浮多次向刘秀进谗言，陷害彭宠，密奏彭宠集结大量军队和粮草，意图很难预料。刘秀就故意泄露这些话让彭宠听到，以此胁迫，使他害怕。到最后，有诏令征召彭宠，彭宠给刘秀上疏，请求和朱浮一块儿去洛阳，刘秀不准。彭宠因此更加疑心。他的妻子一向刚强，不能忍受这种压抑屈

辱，坚决劝丈夫不要接受征召，说："天下还没有平定，四方英雄各自称雄。渔阳是个大郡，兵马最强，为什么要放弃这里的一切离去呢？"彭宠又和自己亲信的官员商议，大家都怨恨朱浮，没有一个劝他去洛阳的。刘秀派彭宠的堂弟子后兰卿去劝导鼓宠，彭宠便留下子后兰卿，随后起兵叛变。他任命了将帅，自己率领二万余人攻打朱浮所在的蓟城。彭宠又因和耿况都有大功而封赏同样微薄，几次派人邀请引诱耿况。耿况不肯接受，将彭宠派去的人斩杀。

[13]延岑复反，围南郑。汉中王嘉兵败走，岑遂据汉中，进兵武都；为更始柱功侯李宝所破，岑走天水。公孙述遣将侯丹取南郑；嘉收散卒得数万人，以李宝为相，从武都南击侯丹，不利，还军河池、下辨，复与延岑连战。岑引北，入散关，至陈仓；嘉追击，破之。

[13]延岑再次叛变，包围南郑。汉中王刘嘉兵败逃跑，延岑于是占据汉中随后进攻武都，被原刘玄的柱功侯李宝打败，延岑逃往天水。公孙述派遣将领侯丹夺取南郑。刘嘉收容散兵，得到数万人，用李宝为宰相，从武都向南袭击侯丹，战斗失利，军队退回河池、下辨。又同延岑连打了几仗。延岑领兵向北，进入散关，抵达陈仓。刘嘉追击，打败延岑。

公孙述又遣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捍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

公孙述又派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向东占据关，于是全部占有益州地区。

[14]辛卯，上还洛阳。

[14]辛卯（疑误），刘秀返回洛阳。

[15]三月，乙未，大赦。

[15]三月乙未（疑误），刘秀实行大赦。

[16]更始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诸将议兵事，以檄叩地曰："郾最强，宛为次，谁当击之？"贾复率然对曰："臣请击郾。"帝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大司马当击宛。"遂遣复击郾，破之；尹尊降。又东击更始淮阳太守暴，降。

[16]更始朝在南方未投降的大将还有很多。刘秀召集将领们商议出兵的事，用檄书敲打地面，说："郾城最强，宛城其次，谁承担此任攻

击这两个地方？”贾复不加思索地说：“我请求攻打郾城。”刘秀笑着说：“执金吾攻郾城，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大司马应去攻宛城。”于是派遣贾复攻打郾城。贾复破城，尹尊投降。又向东攻打更始朝淮阳太守暴，暴投降。

[17]夏，四月，虎牙大将军盖延督驸马都尉马武等四将军击刘永，破之；遂围永于睢阳。

[17]夏季，四月，虎牙大将军盖延统率驸马都尉马武等四位将军进击刘永，打败刘永。于是把刘永围困在睢阳。

故更始将苏茂反，杀淮阳太守潘蹇，据广乐而臣于永；永以茂为大司马、淮阳王。

原更始朝将领苏茂叛变，杀淮阳太守潘蹇，占据广乐，向刘永称臣。刘永任用苏茂当大司马，封淮阳王。

[18]吴汉击宛，宛王赐奉更始妻子诣洛阳降；帝封赐为慎侯。叔父良、族父歙、族兄祉皆自长安来。甲午，封良为广阳王，祉为城阳王；又封兄子章为太原王，兴为鲁王；更始三子求、歆、鲤皆为列侯。

[18]吴汉攻打宛城。宛王刘赐带着刘玄的妻子儿女到洛阳投降。刘秀封刘赐为慎侯。刘秀的叔父刘良、族父刘歙、堂兄刘祉全从长安来到洛阳。甲午（初二），刘秀封刘良为广阳王，封刘祉为城阳王；又封哥哥刘的儿子刘章为太原王、刘兴为鲁王。刘玄的三个儿子刘求、刘歆、刘鲤全封为侯爵。

[19]邓王王常降，帝见之甚欢，曰：“吾见王廷尉，不忧南方矣！”拜为左曹，封山桑侯。

[19]邓王王常归降。刘秀见到他非常高兴，说：“我看到王廷尉，不担心南方了。”任命王常为左曹，封山桑侯。

[20]五月，庚辰，封族父歙为泗水王。

[20]五月庚辰（十九日），刘秀封族父刘歙为泗水王。

[21]帝以阴贵人雅性宽仁，欲立以为后。贵人以郭贵人有子，终不肯当。六月，戊戌，立贵人郭氏为皇后，以其子强为皇太子；大赦。

[21]刘秀因为贵人阴丽华性情温柔宽厚，想立她为皇后。阴贵人因为郭贵人已有儿子，始终不肯承受这一封号。六月戊戌（初七），刘

秀封贵人郭氏为皇后，以她生的儿子刘强为皇太子。实行大赦。

[22]丙午，封泗水王子终为淄川王。

[22]丙午（十五日），刘秀封泗水王的儿子刘终为淄川王。

[23]秋，贾复南击召陵、新息，平之。复部将杀人于颍川，颍川太守寇恂捕得，系狱。时尚草创，军营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于市。复以为耻。还，过颍川，谓左右曰："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为其所陷，今见恂，必手剑之！"恂知其谋，不欲与相见。姊子谷崇曰："崇，将也，得带剑侍侧；卒有变，足以相当。"恂曰："不然，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乃敕属县盛供具，储酒醪；执金吾军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馔。恂出迎于道，称疾而还。复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过去。恂遣谷崇以状闻，帝乃徵恂。恂至，引见；时贾复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23]秋季，贾复南下，进攻召陵、新息，占领了两地。贾复的部将在颍川杀人，颍川太守寇恂将其捕获，囚禁狱中。当时新的秩序还在创建，军人触犯法律，大多互相包容，而寇恂将那个部将在街市上处死。贾复以此为耻辱，回来时经过颍川，对左右说："我和寇恂同样都是将帅，而我却被他所欺侮。今天见到寇恂，我一定要亲手给他一剑！"寇恂知道贾复的打算，不想和他见面。寇恂姐姐的儿子谷崇说："我是一名武将，能够佩带宝剑在旁边侍候。一旦有变化，足可以抵挡。"寇恂说："不能这么做。从前蔺相如不畏惧秦王而受屈于廉颇，那是为了国家。"于是下令所属各县，预备丰盛的供应，储存含渣的酒浆。执金吾的军队进入颍川境内，每人全都是两份饮食。寇恂出城在道上迎接贾复，然后声称有病返回城内。贾复率军要追寇恂，而官兵们都喝醉了，于是只好过境而去。寇恂派谷崇到洛阳把情况向刘秀汇报，刘秀于是征召寇恂 。寇恂 到达洛阳，被引见刘秀。当时贾复已先在座，想起身回避。刘秀说："天下还未安定，两虎怎么能私下相斗！今天我替你们调解。"于是两人并肩而坐，都非常高兴，随后乘一辆车出宫，结为好友而离去。

[24]八月，帝自率诸将征五校；丙辰，幸内黄，大破五校于阳，降其众五万人。

[24]八月，刘秀亲自统率众将领征讨五校军。丙辰（二十六日），到达内黄。在阳大败五校军，接收投降的部众五万人。

[25]帝遣游击将军邓隆助朱浮讨彭宠；隆军潞南，浮军雍奴，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吏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彭宠果遣轻兵击隆军，大被之；浮远，遂不能救。

[25]刘秀派遣游击将军邓隆协助朱浮讨伐彭宠。邓隆的军队在潞城南屯驻，朱浮的军队在雍奴屯驻，然后派官吏向刘秀奏报军情。刘秀看过文书，非常生气，对那个充当专使的官吏说："官营相距一百里，这种形势怎么能够相互支援！等你回去，驻扎在北面的潞城的军队必定吃了败仗。"彭宠果然派遣轻装部队攻袭邓隆的军队，大败邓隆军。朱浮离得远，结果无法相救。

[26]盖延围睢阳数月，克之。刘永走至虞，虞人反，杀其母、妻；永与麾下数十人奔谯。苏茂、佼强、周建合军三万余人救永；延与战于沛西，大破之。永、强、建走保湖陵，茂奔还广乐；延遂定沛、楚、临淮。

[26]盖延包围睢阳数月后，攻克睢阳。刘永逃到虞县，虞县人反叛，杀了刘永的母亲和妻子。刘永和部下数十人逃往谯县。苏茂、佼强、周建集合大军三万余人来救刘永。盖延和他们在沛县西交战，大败苏茂等人。刘永、佼强、周建逃跑，据守湖陵，苏茂逃回广乐。盖延于是平定了沛、楚、临淮三郡。

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节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国。青、徐群盗闻刘永破败，皆惶怖请降。张步遣其掾孙昱随隆诣阙上书，献鳆鱼。隆，湛之子也。

刘秀派太中大夫伏隆持符节出使青州、徐州，招降刘永统治下的各郡、各封国。青州、徐州的盗寇听说刘永失败，全都惊惶恐怖，请求归降。张步派他的属官孙昱跟随伏隆到洛阳，奉上奏章，献上鳆鱼。伏隆是伏湛的儿子。

[27]堵乡人董反宛城，执南阳太守刘。扬化将军坚镡攻宛，拔之；走还堵乡。

[27]堵乡人董在宛城反叛，捉住南阳太守刘。扬化将军坚镡进攻宛城，攻陷宛城。董逃回堵乡。

[28]吴汉徇南阳诸县，所过多侵暴。破虏将军邓奉谒归新野，怒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屯据阳，与诸贼合从。

[28]吴汉夺取南阳各县，在经过的地方，多有侵暴行为。破虏将军邓奉请求回新野省亲，他对吴汉抢劫他的乡里十分愤怒，于是叛变，击溃吴汉的军队，在阳屯据，同各路贼寇联合起来。

[29]九月，壬戌，帝自内黄还。

[29]九月壬戌（初二），刘秀从内黄返回洛阳。

[30]陕贼苏况攻破弘农；帝使景丹讨之。会丹薨，征虏将军祭遵击弘农、柏华、蛮中贼，皆平之。

[30]陕县贼寇苏况攻破弘农。刘秀派景丹征讨。正赶上景丹去世，便改派征虏将军祭遵攻打弘农、柏华、蛮中等地贼寇，把他们全部荡平。

[31]赤眉引兵欲西上陇，隗嚣遣将军杨广迎击，破之；又追败之于乌氏、泾阳间。赤眉至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凡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贼遂污辱吕后尸。邓禹遣兵击之于郁夷，反为所败；禹乃出之云阳。赤眉复入长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将逢安击之。邓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袭长安；会谢禄救至，禹兵败走。延岑击逢安，大破之，死者十余万人。

[31]赤眉军打算向西去陇地，隗嚣派遣将军杨广迎击。打败赤眉；又乘胜追击，在乌氏、泾阳一带击败赤眉。赤眉抵达阳城、番须地区，天降大雪，把坑坑谷谷都填满了，很多士兵冻死。于是又返回来，挖掘西汉的皇陵，掠取其中的财宝。凡是用玉衣装殓的尸体，大都栩栩如生。贼寇于是侮辱了吕后的尸体。邓禹派兵在郁夷攻打赤眉，反被赤眉打败。邓禹于是撤军，抵达云阳。赤眉又进入长安。延岑驻扎在杜陵，赤眉将领逢安攻打延岑。邓禹因逢安的精兵离开长安，便率军袭击长安。恰巧谢禄的救兵赶到，邓禹战败逃跑。延岑攻击逢安，逢安大败，死十余万人。

廖湛将赤眉十八万攻汉中王嘉；嘉与战于谷口，大破之，嘉手杀湛，遂到云阳就谷。嘉妻兄新野来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邓禹招嘉，嘉因歙诣禹降。李宝倨慢，禹斩之。

廖湛率领十八万赤眉军进攻汉中王刘嘉。刘嘉和廖湛在谷口交战，廖湛大败，刘嘉亲手杀死廖湛，于是到云阳筹备军粮。刘嘉妻子的哥哥新野人来歙，是刘秀姑姑的儿子，刘秀派邓禹招降刘嘉。刘嘉依靠来歙的关系到邓禹的营垒归降。刘嘉的宰相李宝态度傲慢，邓禹斩杀李宝。

[32]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帝于大会中指王常谓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常为汉忠将军，使与岑彭率建义大将军朱祜等七将军讨邓奉、董。彭等先击堵乡，邓奉救之。朱祜军败，为奉所获。

[32]冬季，十一月，刘秀任命廷尉岑彭当征南大将军。刘秀在大会群臣时，指着王常对群臣说："此人率领下江将领辅佐保卫汉朝，心像金石一般坚硬，真是忠臣呵！"当天，任命王常为汉忠将军，派他和岑彭率领建义大将军朱祜等七位将军征讨邓奉、董。岑彭等先攻打堵乡的董，邓奉出兵援救董。朱祜战败，被邓奉俘获。

[33]铜马、青犊、尤来余贼共立孙登为天子。登将乐玄杀登，以其众五万余人降。

[33]铜马、青犊、尤来等贼军残部共同拥立孙登当皇帝。孙登的部将乐玄杀死孙登，率领部众五万多人投降刘秀。

[34]邓禹自冯叛后，威名稍损，又乏粮食，战数不利，归附者日益离散。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将军冯异代禹讨之，车驾送至河南，敕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 岑之丑，元元涂炭，无所依诉。将军今奉辞讨诸不轨，营保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异顿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盗多降。

[34]邓禹自从冯叛变后，声望逐渐降低，再加上缺乏军粮，和赤眉军交战屡次不利，归附他的人逐渐离散。赤眉军和延岑军同时在三辅地区横暴作乱，郡县的大家族各自集结兵众自保，邓禹无能为力。刘秀于是派遣偏将军冯异接替邓禹讨伐赤眉等贼军。刘秀送冯异到河南，告诫冯异说："三辅地区遭受王莽、更始的灾难，又加上赤眉、延岑的暴行，生灵涂炭，没有地方哀告倾诉。将军现在奉命讨伐叛逆，

对那些投降的营寨，将其首领送到京城洛阳，遣散小民，让他们回家耕田种桑；摧毁营寨堡垒，使他们不能再聚集起来。出征讨伐并不是一定要夺取土地、屠杀城池，关键在于平息叛乱、安抚百姓而已。将领们不是不善于战斗，但喜好掳掠。你本可以驾驭部众，要常常告诫自己，不要给郡县的百姓造成痛苦！”冯异叩头，接受命令，率军向西进发。他在所经过的地方传播威望和信誉，很多盗贼投降。

臣光曰：昔周人颂武王之德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陈威德安民而已。观光武之所以取关中，用是道也。岂不美哉！

臣司马光曰：从前，西周时代的人称颂周武王的恩德说：“宣扬令人怀念的美德，我的追求只是天下安定。”这是说君王的军事行动，目的仅在于传布威望美德，使人民安乐而已。刘秀所以能夺取关中，所用的就是这个原则。这难道不是美好的事吗?

[35]又诏征邓禹还，曰：“慎毋与穷寇争锋！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折棰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

[35]刘秀又下诏征召邓禹回洛阳，说：“要慎重，不要同穷途末路的敌人争高低！赤眉军断粮，自然会来东方。我们以饱食等待饥饿，以安逸等待疲劳，折断策马用的杖便可抽打他们，大家不用担心。不许再轻率进攻！”

帝以伏隆为光禄大夫，复使于张步，拜步东莱太守，并与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东。诏隆辄拜令、长以下。

刘秀任命伏隆当光禄大夫，又派他出使到张步处，任命张步当东莱太守，并同新任命的青州牧、太守、都尉一起东下。刘秀授权伏隆可以自行任命县令、县长及其以下的各级官员。

[36]十二月，戊午，诏宗室列侯为王莽所绝者，皆复故国。

[36]十二月戊午（三十日），刘秀发布诏令：凡被王莽新朝废除的刘氏皇族列侯，全都恢复原来的封国。

[37]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民往往聚为营保，各坚 壁清野。赤眉虏掠无所得，乃引而东归，众尚二十余万，随道复散。帝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等屯宜阳，以要

其还路，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冯异与赤眉遇于华阴，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座五千余人。

[37]三辅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城郭全空，白骨遍野。生存下来的人往往聚在一起兴筑营寨自保，各自坚壁清野。赤眉军掳掠不到东西，于是领兵东归，部众还有二十余万，一路上又纷纷逃散。刘秀派遣破奸将军侯进等驻屯新安，派遣建威大将军耿等驻屯宜阳，以截断赤眉军的归路。他命令将领们说：“贼寇如果向东逃跑，可率宜阳部队去与新安部队会师；贼寇如果向南逃跑，可率新安部队去与宜阳部队会师。”冯异和赤眉军在华阴遭遇，互相对抗六十余天，交锋数十次，赤眉军将士有五千余人投降。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四十一卷

汉纪三十三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建武三年（丁亥、27）

汉纪三十三 汉光武帝建武三年（丁亥，公元27年）

[1]春，正月，甲子，以冯异为征西大将军。邓禹惭于受任无功，数以饥卒徼赤眉战，辄不利；乃率车骑将军邓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冯异共攻赤眉。异曰："异与贼相拒数十日，虽虏获雄将，余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渑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弘遂大战移日。赤眉阳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异与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异以士卒饥倦，可且休；禹不听，复战，大为所败，死伤者三千余人，禹以二十四骑脱归宜阳。异弃马奔走，上回阪，与麾下数人归营，收其散卒，复坚壁自守。

[1]春季，正月甲子（初六），刘秀任命冯异为征西大将军。邓禹对于自己身受重任而没有功劳感到惭愧，多次用饥饿的士卒去攻击赤眉军，却总是打败仗。于是他率领车骑将军邓弘等通过河北县抵达湖县，邀冯异和他一起攻打赤眉。冯异说："我同赤眉对抗数十天，虽然俘虏了他们的干将，但剩下的人数还很多。可逐渐用恩德信义动摇引诱他们，很难一下子就用武力打败。现在皇上派将领们屯驻在渑池，威胁赤眉的东翼，而我攻打赤眉的西翼，一举消灭他们，这是万全之计！"邓禹、邓弘不接受冯异的主张。于是邓弘同赤眉军大战了一整天。赤眉假装战败，丢弃辎重逃走。辎重车上装的全是土，用豆子覆盖在最上面。邓弘的士卒饥饿，争着去取豆子。赤眉军乘机返回，攻打邓弘，邓弘的军队大乱。冯异和邓禹联合起来救助邓弘，赤眉军稍稍退却。冯异认为士兵们又饿又累，应该暂且休息。邓禹不听，又去交战，被赤眉打得大败，死伤三千余人。邓禹带着二十四名骑兵逃出战场回到宜阳。冯异抛弃战马奔逃，上了回阪，和部下数人回到营寨，招集离散的士兵，重新固垒自保。

[2]辛巳，立四亲庙于雒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

[2]辛巳（二十三日），刘秀在洛阳建立四亲祭庙。祭祀父亲南顿君，往上直到高祖父舂陵节侯。

[3]壬午，大赦。

[3]壬午（二十四日），大赦天下。

[4]闰月，乙巳，邓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绶；诏还梁侯印绶，以为右将军。

[4]闰月乙巳（十八日），邓禹呈上大司徒、梁侯的印信绶带。刘秀下诏还给邓禹梁侯的印信绶带，任命他为右将军。

[5]冯异与赤眉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少出兵以救之；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之于崤底，降男女八万人。帝降玺书劳异曰："始虽垂翅回，终能奋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

[5]冯异同赤眉军定好日期会战。他挑选精壮的士兵，让他们改换服装，穿戴和赤眉军一样，在路边埋伏下来。第二天，赤眉派出一万人攻击冯异军的前部，冯异出动少数军队救援。赤眉见冯异军势弱，于是全军进攻冯异，冯异这才发兵同赤眉军大战。到太阳偏西，赤眉军士气衰落，路边的伏兵突然杀出来，因衣服混杂，赤眉军不能再辨别谁是自己人，于是惊恐溃散。冯异军追击，在崤底大败赤眉军，收降赤眉军男女八万人。刘秀下诏书慰劳冯异说："你虽然开始时在回阪垂下翅膀，但最终能在渑池奋起双翼。可以说早上在东方丢了东西，晚上在西方找回来。正在为你论功行赏，以报答你卓越的功勋。"

赤眉余众东向宜阳。甲辰，帝亲勒六军，严陈以待之。赤眉忽遇大军，惊震不知所谓，乃遣刘恭乞降曰："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赤眉众尚十余万人，帝令县厨皆赐食。明旦，大陈兵马临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观之。帝谓樊崇等曰："得无悔降乎？朕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头曰："臣等出长安东都门，君臣计议，归命圣德。百姓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故不告众耳。今日得降，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也！"帝曰："卿所谓铁中铮

铮，佣中佼佼者也！”戊申，还自宜阳。帝令樊崇等各与妻子居雒阳，赐之田宅。其后樊崇、逄安反，诛；杨音、徐宣卒于乡里。帝怜盆子，以为赵王郎中；后病失明，赐荥阳均输官地，使食其税终身。刘恭为更始报仇，杀谢禄，自系狱；帝赦不诛。

赤眉军残部向东方的宜阳移动。甲辰（十七日），刘秀亲率大军，严阵以待。赤眉突然遇到大军，震惊得不知所措。于是，刘盆子派刘恭向刘秀乞降，说："我率领百万部众投降陛下，陛下怎样对待呢？"刘秀说："饶恕你不死罢了！"丙午（十九日），刘盆子和丞相徐宣及以下三十余人袒露出臂膀投降，献出所得的传国玉玺和绶带。赤眉的兵器堆积在宜阳城西，和熊耳山一样高。赤眉部众还有十余万人，刘秀命令宜阳县厨房赐给所有的人食物。第二天，刘秀在洛水边陈列大军，命刘盆子君臣排队观看。刘秀对樊崇等人说："该不会后悔投降吧？我今天送你们回营，统率军队鸣起战鼓再战，一决胜负。不想强迫你们服输。"徐宣等叩头说："我们走出长安东都门，君臣商议，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陛下。可以和百姓同享受成果，难以和他们同谋开端，所以没有告诉众人。今天能够投降，就像离开虎口，回到慈母的怀抱，确实欢乐欣喜，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刘秀说："你就是所谓铁中的刚利部分，凡人中的出类拔萃者！"戊申（二十日），刘秀从宜阳返回洛阳。他让樊崇等人各自偕妻子儿女住在洛阳，赐给他们田地和住宅。后来樊崇、逄安谋反，被诛杀。杨音、徐宣在他们的故乡去世。刘秀可怜刘盆子，任命他当赵王刘良的郎中。后来刘盆子患病，双目失明，刘秀把荥阳均输官掌握的国有土地赏赐给他，使他终身以收取地租为生。刘恭替刘玄报仇，杀了谢禄，自己投入临狱。刘秀赦免了他，不予诛杀。

[6]二月，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永闻伏隆至剧，亦遣使立张步为齐王。步贪王爵，犹豫未决。隆晓譬曰："高祖与天下约，非刘氏不王；今可得为十万户侯耳！"步欲留隆，与共守二州；隆不听，求得反命，步遂执隆而受永封。隆遣间使上书曰："臣隆奉使无状，受执凶逆；虽在困厄，授命不顾。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愿以时进兵，无以臣隆为念！臣隆得生到阙廷，受诛有司，此其大愿。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长累陛下。陛下与皇后、太子永享万国，与天无极！"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许而遽求还

也！”其后步遂杀之。帝方北忧渔阳，南事梁、楚，故张步得专集齐地，据郡十二焉。

[6]二月，刘永封董宪为海西王。刘永听说伏隆到达剧县，便也派遣使者封张步为齐王。张步贪图王爵，犹豫不决。伏隆解释说：“高祖曾向天下规定，除刘姓皇族外不能封王爵，现在你仅能成为做十万户侯罢了！”张步想留下伏隆，与他共同据守青、徐二州。伏隆不同意，要求能返回洛阳报告情况。于是张步拘捕伏隆而接受刘永的封爵。伏隆派密使上书说：“我奉命出使，不能完成使命，被叛逆拘捕，处于险境。我虽然身处艰难窘迫之中，但为完成陛下授予的使命，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再有，官民们知道张步叛变，民心不能归附。希望陛下及时进军，不要顾念我。我能够活着回到朝廷，被主管官吏诛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假如我死于叛贼之手，就把父母兄弟长期托付给陛下。祝福陛下和皇后、太子永远享受万国的拥戴，同上天一样无穷无尽！”刘秀得到伏隆的奏书，召见他的父亲伏湛，流着眼泪把奏书拿给他看，说：“我恨不得暂且许诺张步封王而马上求得伏隆返回！”后来，张步终于杀了伏隆。当时，刘秀北方担心渔阳，南方担心梁国、楚国，所以张步能够独霸齐地，占据十二个郡。

[7]帝幸怀。

[7]刘秀到达怀县。

[8]吴汉率耿、盖延击青犊于轵西，大破降之。

[8]吴汉率领耿、盖延在轵县西攻打青犊军，大破青犊军并使之归降。

[9]三月，壬寅，以司直伏湛为大司徒。

[9]三月壬寅（十六日），刘秀提拔司直伏湛当大司徒。

[10]涿郡太守张丰反，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朱浮以帝不自征鼓宠，上疏求救。诏报曰：“往年赤眉跋扈长安，吾策其无谷必东；果来归附。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浮城中粮尽，人相食，会耿况遣骑来救，浮乃得脱身走，蓟城遂降于彭宠。宠自称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数县，赂遗匈奴，借兵为助；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贼，皆与交通。

[10]涿郡太守张丰反叛，自称无上大将军，和彭宠的军队联合起来。朱浮因为刘秀不亲自讨伐彭宠，向刘秀上书求援。刘秀下诏回答说："去年赤眉军在长安飞扬跋扈，我叛定他们在没有粮食的时候一定向东撤。后果然前来归顺。现在估计这些叛逆，势必不能长期保全，他们内部一定会出现互相斩杀的情况。现在我军的军事物资不充足，所以要等小麦收割以后才行。"朱浮所在的蓟城粮食吃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正赶上耿况派骑兵来救援，朱浮才能够脱身逃跑。于是蓟城向彭宠投降。彭宠自称为燕王，进攻夺取右北平、上谷的几个县。他还送礼物贿赂北方的匈奴，向匈奴借兵作为援军，又向南结交张步及富平、获索各路贼军，与他们全都建立了联系。

[11]帝自将征邓奉，到堵阳；奉逃归阳，董降。夏，四月，帝追奉至小长安，与战，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祜降。帝怜奉旧功臣，且衅起吴汉，欲全宥之。岑彭、耿谏曰："邓奉背恩反逆，暴师经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亲在行陈，兵败乃降；若不诛奉，无以惩恶！"于是斩之 。复朱祜位。

[11]刘秀亲自率军讨伐邓奉，抵达堵阳。邓奉逃回阳，董投降。夏季，四月，刘秀追击邓奉到小长安，同邓奉交战，大败邓奉。因朱祜从中调和，邓奉露出臂膀投降。刘秀怜惜邓奉是功臣故旧，而且反叛是因吴汉所逼，想要保全宽恕他。岑彭、耿进谏说："邓奉背叛恩主，起兵叛变，一连几年残暴掳掠。陛下亲征抵达堵阳，他不知悔过从善，反而亲自上阵和您交战，打败了才被迫投降。如果不杀邓奉，就不能惩办邪恶。"于是，斩邓奉，恢复朱祜的官职。

[12]延岑既破赤眉，即拜置牧守，欲据关中。时关中众寇犹盛，岑据蓝田，王歆据下，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杨周据谷口，吕鲔据陈仓，角闳据，骆延据，任良据，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人，少者数千人，转相攻击。冯异且战且行，屯军上林苑中。延岑引张邯、任良共击异；异击，大破之，诸营保附岑者皆来降，岑遂自武关走南阳。时百姓饥饿，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冯异军士悉以果实为粮。诏拜南阳赵匡为右扶风，将兵助异，并送缣、谷。异兵谷渐盛，乃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诸营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威行关中。唯吕鲔、张邯、蒋震遣使降蜀，其余悉平。

[12]延岑打败赤眉军以后，即刻任命州牧郡守等官职，打算占据关中。当时关中地区各路盗贼气势还很旺盛。延岑占据蓝田，王歆占据下，芳丹占据新丰，蒋震占据霸陵，张邯占据长安，公孙守占据长陵，杨周占据谷口，吕鲔占据陈仓，角闳占据，骆延占据，任良占据，汝章占据槐里。他们各称将军，拥有士兵，多的一万余人，少的数千人，各军之间互相攻击。冯异一边作战，一边向前推进，军队屯驻于上林苑中。延岑联合张邯、任良一起攻打冯异，冯异迎击，大败延岑等联军，归附延岑的营垒都来投降冯异，延岑于是从武关向南阳逃跑。当时百姓饥饿，用一斤黄金才换五升豆子。道路断绝，运送的粮食不能到达，冯异的士兵都以果实充饥。刘秀下诏任命南阳人赵匡当右扶风，率军协助冯异，并运送绢帛、粮食。冯异的军队逐渐强盛，粮食渐渐充足，于是逐步诛杀打击不服从命令的豪强，褒扬奖赏归降有功劳的人，把各营寨的首领全都送到洛阳，遣散他们的徒众，使徒众回到各自本来的行业，冯异威振关中。只有吕鲔、张邯、蒋震派出使者投降了占据西蜀的公孙述，其余全部平定。

[13]吴汉率骠骑大将军杜茂等七将军围苏茂于广乐；周建招集得十余万人救之。汉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诸将谓汉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飨士，慰勉之，士气自倍。旦日，苏茂、周建出兵围汉；汉奋击，大破之，茂走还湖陵。睢阳人反城迎刘永，盖延率诸将围之；吴汉留杜茂、陈俊守广乐，自将兵助延围睢阳。

[13]吴汉率领骠骑大将军杜茂等七位将军在广乐包围苏茂。周建招集到十余万人援救苏茂。吴汉迎战周建，不能取胜，从马上摔下，膝盖受伤，回到大营。于是周建等带兵进城。将领们对吴汉说："大敌当前，而您受伤躺在床上，大家心里感到恐惧。"吴汉于是包扎伤口，勃然而起，杀牛犒劳战士，慰问勉励他们，军中士气倍增。第二天，苏茂、周建出兵包围吴汉，吴汉奋力反击，大败敌军。苏茂逃回湖陵。这时，睢阳人在城内叛乱，迎接刘永进城。东汉大将盖延率众将领包围睢阳。吴汉留下杜茂、陈俊守卫广乐，自己带兵协助盖延包围睢阳。

[14]车驾自小长安引还，令岑彭率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万余人南击秦丰。五月，己酉，车驾还宫。

[14]刘秀从小长安率军返回。命令岑彭率领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万余人向南攻打秦丰。五月己酉（二十四日），刘秀回到洛阳皇宫。

[15]乙卯晦，日有食之。

[15]乙卯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6]六月，壬戌，大赦。

[16]六月壬戌（初七），大赦天下。

[17]延岑攻南阳，得数城；建威大将军耿与战于穰，大破之。岑与数骑走东阳，与秦丰合；丰以女妻之。建义大将军朱祜率祭遵等与岑战于东阳，破之；岑走归秦丰。祜遂南与岑彭等军合。

[17]延岑进攻南阳，夺取了几座城。东汉建威大将军耿同延岑在穰城交战，大败延岑。延岑和几个人骑马逃向东阳，与秦丰联合。秦丰把女儿嫁给延岑。东汉建义大将军朱祜率领祭遵等同延岑在东阳交战，打败延岑。延岑逃跑回到秦丰所在的黎丘。于是朱祜南下与岑彭等军队汇合。

延岑护军邓仲况拥兵据阴县，而刘歆孙龚为其谋主。前侍中扶风苏竟以书说之，仲况与龚降。竟终不伐其功，隐身乐道，寿终于家。

延岑的护军邓仲况领兵占据阴县，而刘歆的孙子刘龚是他的主要谋士，前侍中扶风人苏竟写信劝说他们。邓仲况与刘龚便投降了刘秀。苏竟始终不夸耀这份功劳，隐退故里，乐守圣人之道，在家乡寿终。

秦丰拒岑彭于邓，秋，七月，彭击破之。进围丰于黎丘，别遣积弩将军傅俊将兵徇江东，扬州悉定。

秦丰在邓县抗拒岑彭。秋季，七月，岑彭击败秦丰。又进军在黎丘包围秦丰，另外派遣积弩将军傅俊领兵攻占长江以东地区，扬州全部平定。

[18]盖延围睢阳百日，刘永、苏茂、周建突出，将走；延追击之急，永将庆吾斩永首降。苏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纡为梁王。佼强奔保西防。

[18]盖延包围睢阳达一百天。刘永、苏茂、周建突围而出，准备逃往县。盖延急速追击，刘永的将领庆吾砍下刘永的人头投降。苏茂、周建逃到垂惠，一齐拥立刘永的儿子刘纡当梁王。刘永的另一将领佼强逃到西防据守。

[19]冬，十月，壬申，上幸舂陵，祠园庙。

[19]冬季，十月壬申（十九日），刘秀到达故乡舂陵，祭祀祖先的陵园祭庙。

[20]耿从容言于帝，自请北收上谷兵未发者，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帝壮其意，许之。

[20]耿从容地向刘秀说，他请求北上招收上谷郡还没有调动的士兵，在渔阳铲除彭宠，在涿郡打败张丰；返回洛阳时消灭富平、获索军；向东攻击张步，从而平定齐地。刘秀认为他很有雄心壮志，答应了他的要求。

[21]十一月，乙未，帝还自舂陵。

[21]十一月乙未（十二日），刘秀从舂陵返回。

[22]是岁，李宪称帝，置百官，拥九城，众十余万。

[22]这一年，李宪在庐江称帝，设置百官，拥有九座城，部众十余万人。

[23]帝谓太中大夫来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歙曰："臣尝与隗嚣相遇长安。其人始起，以汉为名。臣愿得奉威命，开以丹青之信，嚣必束手自归；则述自亡之势，不足图也！"帝然之，始令歙使于嚣。嚣既有功于汉，又受邓禹爵署，其腹心议者多劝通使京师，嚣乃奉奏诣阙。帝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甚厚。

[23]刘秀对太中大夫来歙说："现在西州没有归附，公孙述自称皇帝，道路阻塞遥远，将领们正把力量用在关东。思量攻相西州的策略，不知道怎么办好。"来歙说："我曾经和隗嚣在长安会见。这个人最初起兵时，以恢复汉王朝为名义。我请求奉陛下之命，开诚布公，他一定会束手归附。那样的话，公孙述会处于自亡的境地，不值得费力图谋了！"刘秀同意来歙的话，便派他出使去见隗嚣。隗嚣既对更始朝建有功勋，又接受东汉大司徒邓禹任命的官职。他的心腹以及谋士们多劝他和洛阳取得联系。于是隗嚣到洛阳奉上奏章。刘秀用特殊的礼仪进行回报，交谈时对隗嚣用表字，用对待地位平等国家的礼仪相待，安慰推许他，充满了深情厚谊。

四年（戊子、28）

四年（戊子，公元28年）

[1]正月，甲申，大赦。

[1]正月甲申（初二），刘秀实行大赦。

[2]二月，壬子，上行幸怀；壬申，还雒阳。

[2]二月壬子（初一），刘秀前往怀县。壬申（十一日），返回洛阳。

[3]延岑复寇顺阳；遣邓禹将兵击破之。岑奔汉中；公孙述以岑为大司马，封汝宁王。

[3]延岑又攻打顺阳。刘秀派邓禹率领军队击败延岑。延岑逃往汉中。公孙述任命延岑当大司马，封为汝宁王。

[4]田戎闻秦丰破，恐惧，欲降。其妻兄辛臣图彭宠、张步、董宪、公孙述等所得郡国以示戎曰：“雒阳地如掌耳，不如且按甲以观其变。”戎曰：“以秦王之强，犹为征南所围，吾降决矣！”乃留辛臣使守夷陵，自将兵沿江溯沔上黎丘。辛臣于后盗戎珍宝，从间道先降于岑彭，而以书招戎曰：“宜以时降，无拘前计！”戎疑臣卖己，灼龟卜降，兆中坼，遂复反，与秦丰合；岑彭击破之，戎亡归夷陵。

[4]田戎听说秦丰被打败，感到恐慌，准备投降。田戎妻子的哥哥辛臣画出彭宠、张步、董宪、公孙述等占有的郡国给田戎看，对他说：“洛阳这块地方，不过像手掌那么大罢了，我们不如暂且按兵不动，以观察局势的变化。”田戎说：“凭着秦丰的强盛，还陷于征南大将军岑彭的包围之中，我决心投降了！”于是留下辛臣，让他守卫夷陵，自己率领军队沿着长江至 沔江，逆流而上进军黎丘。辛臣在田戎出发后，盗取田戎的珍宝，抄小路逃跑，先向岑彭投降，然后写信招降田戎说：“你应该及时投降，不要拘泥于我们以前的打算！”田戎怀疑辛臣出卖自己，烧龟甲占卜应否投降。龟甲从中裂开，大凶。于是又进行反叛，同秦丰联合。岑彭打败田戎，田戎逃回夷陵。

[5]夏，四月，丁巳，上行幸邺；己巳，幸临平，遣吴汉、陈俊、王梁击破五校于临平。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吴汉曰：“使鬲反者，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

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诸将乃服，曰：“不战而下城，非众所及也！”

[5]夏季，四月丁巳（初七），刘秀前往鄴城。己巳（十九日），前往临平。派遣吴汉、陈俊、王梁在临平击败五校军。鬲县五大家族联合起兵，驱逐代理县长，占据县城反叛。将领们争先恐后地要前去攻打。吴汉说：“促使鬲县人反叛的，是代理县长的罪过。胆敢轻率进兵的，一律斩首！”于是用公文通告郡府拘捕代理县长，并派人酬谢。城中五大家族非常高兴，立刻相继投降。将领们于是佩服吴汉，说：“不经过战斗就能得到城池，这种本领不是一般人所能赶得上的！”

[6]五月，上幸元氏；辛巳，幸卢奴，将亲征彭宠。伏湛谏曰：“今兖、豫、青、冀，中国之都，而寇贼从横，未及从化。渔阳边外荒耗，岂足先图！陛下舍近务远，弃易求难，诚臣之所惑也！”上乃还。

[6]五月，刘秀前往元氏。辛巳（初一），抵达卢奴，准备亲自征讨彭宠。伏湛劝阻说：“现在，兖州、豫州、青州、冀州本是中国的内地，而盗匪贼寇横行无忌，还没有来得及使他们顺从，接受教化。渔阳不过是临近北方外族的荒凉地方，怎么值得先去图谋呢？陛下舍近求远，放弃容易做的事，去做难做的事，真使我感到迷惑！”刘秀这才返回。

[7]帝遣建议大将军朱祐、建威大将军耿、征虏将军祭遵、骁骑将军刘喜讨张丰于涿郡。祭遵先至，急攻丰；禽之。初，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遂反。既执，当斩，犹曰“肘石有玉玺”。傍人为椎破之，丰乃知被诈，仰天叹曰：“当死无恨！”

[7]刘秀派遣建议大将军朱祐、建威大将军耿、征虏将军祭遵、骁骑将军刘喜在涿群讨伐张丰。祭遵先行到达，猛烈攻打张丰，把他生擒。当初，张丰喜好法术，有个道士说张丰会做皇帝，并用五彩的口袋包裹石头绑在张丰的肘上，说：“石头中有皇帝用的玉玺。”张丰相信道士的话，于是叛变。把他捉住以后，应当斩首，他还说：“我肘上的石头里有玉玺。”旁人为他用槌子打破石头，张丰才知受骗了。他仰天长叹说：“我应当死，死而无恨！”

上诏耿进击彭宠。以父况与宠同功，又兄弟无在京师者，不敢独进，求诣雒阳。诏报曰：“将军举宗为国，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

求徵！”况闻之，更遣弟国入侍。时祭遵屯良乡，刘喜屯阳乡，彭宠引匈奴兵欲击之；耿况使其子舒袭破匈奴兵，斩两王，宠乃退走。

刘秀颁下诏书，命令耿进攻彭宠。耿因为父亲耿况和彭宠有同样的功劳，再加上兄弟没有人在洛阳做人质，不敢单独进军，请求返回洛阳。刘秀下诏回答说：“将军全家为国效忠，功劳卓著，有什么嫌疑而要求征召回洛阳呢？”耿况听说以后，另外派耿的弟弟耿国前往洛阳，到宫廷服务。这时，祭遵驻屯良乡，刘喜驻屯阳乡，彭宠率领匈奴的军队准备袭击。耿况命他的儿子耿舒击败匈奴军，诛杀匈奴两位亲王，彭宠这才退兵。

[8]六月，辛亥，车驾还宫。

[8]六月辛亥（初二），刘秀返回洛阳。

[9]秋，七月，丁亥，上幸谯，遣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围刘纡、周建于垂惠。

[9]秋季，七月丁亥（初八），刘秀到谯城。派遣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在垂惠包围刘纡、周建。

[10]董宪将贲休以兰陵降；宪闻之，自郯围之。盖延及平狄将军山阳庞萌在楚，请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捣郯，则兰陵自解。”延等以贲休城危，遂先赴之。宪逆战而阳败退，延等因拔围入城。明日，宪大出兵合围；延等惧，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让之曰：“间欲先赴郯者，以共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贼计已立，围岂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宪遂拔兰陵，杀贲休。

[10]董宪的将领贲休献出兰陵县投降。董宪得到消息，从郯县率军包围兰陵。盖延与平狄将军山阳人庞萌在楚驻屯，请求前往兰陵救援贲休。刘秀告诫说：“大军可以去直捣郯县，兰陵之围自然就会解除。”盖延等认为贲休所守的兰陵城危险，于是先奔赴兰陵救援。董宪迎战，然后假装战败撤退。盖延等因此攻破围军进城内。第二天，董宪率大军合围。盖延等恐惧，迅速突围逃跑，于是前往攻打郯县。刘秀责备盖延等人说：“先前要进攻郯县，是由于出其不意的缘故罢了！现在既然败逃，敌人的计谋已经确定，怎么还能解除兰陵之围呢！”盖延等到达郯县，果然不能攻克。而董宪终于攻陷兰陵，诛杀贲休。

[11]八月，戊午，上幸寿春，遣扬武将军南阳马成率诛虏将军南阳刘隆等三将军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九月，围宪

于舒。

[11]八月戊午（初十），刘秀到寿春县。派遣扬武将军南阳人马成率领诛虏将军南阳人刘隆等三位将军，征调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个郡的兵力攻打李宪。九月，在舒县包围李宪。

王莽末，天下乱，临淮大尹河南侯霸独能保全其郡。帝征霸会寿春，拜尚书令。时朝廷无故典，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王莽末年，天下大乱，唯独临淮郡大尹河南人侯霸能够保全一郡平安。刘秀征召侯霸在寿春见面，任命他当尚书令。当时朝廷没有旧法则可依，又缺少旧臣，侯霸熟悉过去的典章制度，搜集失散的文献档案，列出前朝好的政策和法令制度上奏，予以施行。

冬，十月，甲寅，车驾还宫。

冬季，十月甲寅（初七），刘秀返回洛阳。

[12]隗嚣使马援往观公孙述。援素与述同里，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交让冠，会百官于宗庙中，立旧交之位，述鸾旗、旄骑，警跸就车，磬折而入，礼飨官属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位。宾客皆乐留。援晓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辞归，谓嚣曰："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12]隗嚣派马援前往成都观察公孙述的情况。马援和公孙述是同乡，关系很好，他以为到达之后，公孙述一定像平时那样和他握手言欢。但公孙述让许多卫士排列在殿阶下，戒备森严，然后请马援进入。行过交拜礼之后，公孙述让马援出去，到宾馆休息。又替马援制做布衣服和交让寇。在宗庙中召集百官，设立了旧交老友的座位。公孙述用绣着鸾鸟的旗帜、披头散发的骑士作前导，开路清道，实行警戒，登车出发。他向左向迎侯的官员屈身作答后，进入宗庙。礼仪祭品及百官的阵容十分盛大。公孙述准备封马援侯爵，任命当大将军。马援带领的宾客们都乐意留下来。马援向他们解释说："天下胜负未定，公孙述不懂得吐出口中的饭，奔走迎接有才干的人，与他共同图谋成败的大事，他反而注重繁琐的小节，就像一个木偶人，这种人怎么能够长久留住天下有志之士呢？"因此告辞返回，对隗嚣说："公孙

述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却妄自尊大！我们不如一心与东方的刘秀往来。”

嚣乃使援奉书雒阳。援初到，良久，中黄门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庑下，但帻，坐，迎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援曰：“天下反复，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于是隗嚣派马援带着给刘秀的信到洛阳去。马援初到，等了很久，中黄门引进。刘秀在宣德殿南面的廊屋里，只戴着头巾，坐在那里，笑迎马援。刘秀对马援说：“您在两个皇帝之间游历，今天见到您，令人非常惭愧。”马援叩头辞谢，于是说：“当今的天下，不但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选择君主。我和公孙述同是一县的人，自幼关系很好。我前些时候到成都，公孙述让武士持戟立在殿阶下，然后才接见我。我今天远道而来，您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或奸恶的人，而这样平易地接见我！”刘秀又笑着说：“您不是刺客，不过是说客罢了。”马援说：“天下大局，反复未定，盗用帝王称号的人不计其数。今天我看见您恢宏大度，和高祖一样，才知道自有真正的天子。”

[13]太傅卓茂薨。

[13]太傅卓茂去世。

[14]十一月，丙申，上行幸宛。岑彭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丰余兵裁千人，食且尽。十二月，丙寅，帝幸黎丘，遣使招丰，丰不肯降；乃使朱祐等代岑彭围黎丘，使岑彭、傅俊南击田戎。

[14]十一月丙申（十九日），刘秀前往宛城。岑彭围攻秦丰三年，斩杀九万余人。秦丰剩余的军队才一千人，粮食将要耗尽。十二月丙寅（二十日），刘秀抵达黎丘，派使者招降秦丰，秦丰不肯投降。于是派遣朱祐等代替岑彭包围黎丘；派遣岑彭、傅俊率军南下，攻打田戎。

[15]公孙述聚兵数十万人，积粮汉中；又造十层楼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将军李育、程乌将数万众出屯陈仓，就吕鲔，将徇三辅；

冯异迎击，大破之，育、乌俱奔汉中。异还，击破吕鲔，营保降者甚众。

[15]公孙述聚集军队数十万人，在汉中囤积粮食。又建造十层高的楼船，大量刻制天下州郡长官的印章。公孙述派遣将军李育、程焉率领数万军队进军，在陈仓驻屯，去和吕鲔合兵，准备攻占三辅地区。冯异迎击，大败敌军。李育、程焉都逃往汉中。冯异返回，击败吕鲔，有大量营寨投降。

是时，隗嚣遣兵佐异有功，遣使上状，帝报以手书曰："慕乐德义，思相结纳。昔文王三分，犹服事殷，但驽马、铅刀，不可强扶，数蒙伯乐一顾之价。将军南拒公孙之兵，北御羌、胡之乱，是以冯异西征，得以数千百人踯躅三辅。微将军之助，则咸阳已为他人禽矣！如令子阳到汉中，三辅愿因将军兵马，彭旗相当。傥肯如言，即智士计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自今以后，手书相闻，勿用傍人间构之言。"其后公孙述数遣将间出，嚣辄与冯异合势，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绶授嚣；嚣斩其使，出兵击之，以故蜀兵不复北出。

当时，隗嚣派遣军队协助冯异作战有功，派使者人给刘秀上书报告情况。刘秀亲笔写信回答说："因为思慕道德仁义，盼望与将军结交。从前周文王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仍向商朝称臣，但劣马和铅质的刀，不能勉强扶持，我却几次承蒙您这位伯乐看顾一眼的荣耀。您在南方抗拒公孙述的军队，在北方抵御羌、胡外族的骚扰。因此冯异西征，能够仅用数千人在三辅地区周旋。如果没有将军的帮助，咸阳就已被别人占领了。假如公孙述到汉中，三辅地区愿凭借将军的军队和他对抗，使双方力量旗鼓相当。如果您肯像我说的这样做，那就是给智士贤人计算功劳、分封土地的时候！管仲说过：'生养我的是父母，使我成功的是鲍叔牙。'从今以后，我们之间用亲笔书信互通消息，不要听信别 人挑拨离间的话。"从那以后，公孙述几次派将领秘密出兵，隗嚣都同冯异联合起来，一齐将公孙述军挫败。公孙述派使者将大司空、扶安王的印信绶带授给隗嚣，隗嚣诛杀使者，派出军队攻击。因此公孙述的军队不再向北进攻。

[16]泰山豪杰多与张步连兵。吴汉荐强弩大将军陈俊为泰山太守，击破步兵，遂定泰山。

[16]泰山郡的豪强大多和张步的军队联合。吴汉举荐强弩大将军陈俊做泰山太守，击败张步的军队，因而平定了泰山郡。

五年（己丑、29）

五年（己丑，公元29年）

[1]春，正月，癸巳，车驾还宫。

[1]春季，正月癸巳（十七日），刘秀回到洛阳。

[2]帝使来歙持节送马援归陇右。隗嚣与援共卧起，问以东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燕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辨，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邪！"

[2]刘秀派遣来歙持符节送马援回到陇右。隗嚣和马援一同睡觉、起床，询问东方的情况。马援说："先前到朝廷，皇上接见我有数十次。每次接见，都在一起闲谈，从晚上一直到天亮。他的聪明才智，勇气谋略，不是他人所能匹敌的。并且心胸开阔，坦率真诚，无所隐藏，豁达而注重大节，和汉高祖很相像。他博读经书，政事处理得条理清楚，前世的帝王没人能够和他相比。"隗嚣说："你认为他和汉高祖相比，怎样？"马援说："不如。高祖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而当今皇上喜好处理政务，行动符合规矩，又不喜欢喝酒。"隗嚣感到不高兴，说："要像你说的那样，皇上反而比高祖更高明了！"

[3]二月，丙午，大赦。

[3]二月丙午（初一），刘秀实行大赦。

[4]苏茂将五校兵救周建于垂惠。马武为茂、建所败，奔过王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两败，努力而已！"乃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锐，其众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虏与吾相恃，两军不一，此败道也。今闭营固守，示不相援，贼必乘胜轻进；捕虏无救，其战自倍。如此，茂众疲劳，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数十人断发请战，霸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霸、武各归营。茂、建复聚兵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飨士作倡乐；茂雨射营中，

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动。军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击也！”霸曰：“不然，苏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数挑战，以徼一时之胜。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战，乃引还营。其夜，周建兄子诵反，闭城拒之：建于道死；茂奔下邳，与董宪合；刘纡奔佼强。

[4]苏茂率领五校军在垂惠援救周建。马武被苏茂、周建打败，奔逃时经过王霸营垒，大声呼救。王霸说：“贼军的士气很盛，我如果出兵，你我两军一定会都被打败，你只有自己努力了！”于是关闭营门，严密戒备。军官们全表示反对，王霸说：“苏茂的军队很精锐，人数又多，我们的将士内心恐惧。而马武依赖我军，两支军队不一致，这是失败之道。现在我们闭营坚守，表示我们不援助马武，贼军定会乘胜轻举冒进。马武得不到救兵，战斗力自然培增。这样，苏茂的军队就会疲劳，我们趁他疲劳的时候进攻，才可以打败他。”苏茂、周建果然出动所有的军队进攻马武。交战了很长时间，王霸军中有数十名壮士割断头发请战。于是王霸打开营垒后门，派出精锐骑兵从背后袭击苏茂、周建。苏茂、周建前后受敌，在惊慌混乱中败阵逃跑，王霸、马武各自回营。苏茂、周建又聚集起军队挑战。王霸坚守不出战，正在大宴部下，唱歌取乐，苏茂向王霸营中放箭，箭如雨下，射中王霸面前的酒杯，王霸安然坐在那里不动。军官们都说：“我们昨天已经击败了苏茂，现在容易打他！”王霸道：“不是这样，苏茂的军队从远道而来，粮食不足，所以频繁挑战，想取得一时的胜利。现在我们关闭营门，休整军队，正是所谓‘不用打仗就能使敌人屈服’！”苏茂、周建既然不能和王霸交战，只好率军回营。夜里，周建哥哥的儿子周诵反叛，关闭垂惠城门，不让他们进城。周建死在途中，苏茂逃奔到下邳，与董宪会合。梁王刘纡投奔佼强。

[5]乙丑，上行幸魏郡。

[5]乙丑（二十日），刘秀前往魏郡。

[6]彭宠妻数为恶梦，又多见怪变；卜筮、望气者皆言兵当从中起。宠以子后兰卿质汉归，不信之，使将兵居外，无亲于中。宠斋在便室，苍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寐，共缚著床，告外吏云：“大王斋禁，皆使吏休。”伪称宠命，收缚奴婢，各置一处。又以宠命呼其妻，妻入，惊曰：“奴反！”奴乃其头，击其颊。宠急呼曰：“趣为诸将军办

装！”于是两奴将妻入取宝物，留一奴守宠。宠谓守奴曰：“若小儿，吾素所爱也。今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缚，当以女珠妻汝，家中财物皆以与若。”小奴意欲解之，视户外，见子密听其语，遂不敢解。于是收金玉衣物，至宠所装之，被马六匹，使妻缝两缣囊。昏夜后，解宠手，令作记告城门将军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兰卿所，勿稽留之。”书成，斩宠及妻头置囊中，便持记驰出城，因以诣阙。明旦，阁门不开，官属逾墙而入，见宠尸，惊怖。其尚书韩立等共立宠子午为王，国师由韩利斩午首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为不义侯。

[6]彭宠的妻子多次做恶梦，又常常看到奇异反常的现象。占卜师、望气先生都说兵乱要从内部兴起。彭宠因为堂弟子后兰卿在洛阳做人质后归来，不信任他，派他率领军队住在外地，远离宫中。彭宠在供休息用的便室斋戒，奴仆子密等三人趁彭宠在躺着睡觉，一起把他绑在床上，告诉外面的官员：“大王 正在斋戒，官吏们全都放假。”又假传彭宠的命令，把男女奴仆全都捆起来，分别囚禁。又以彭宠的命令唤请他的妻子，彭宠的妻子进入便室，一惊，说：“奴才反了！”家奴们竟然揪着她的头，狠打她耳光。彭宠急忙叫道：“赶快为将军们置办行装！”于是两个奴仆押着彭宠妻子到后宫收取珍珠财宝，留一个奴仆看守彭宠。彭宠对看守自己的奴仆说：“你这个小孩子，我一向爱护你。而今你不过被子密胁迫罢了！替我解开绳索，我将把女儿彭珠给你做妻子，家里的财宝全都给你。”小奴仆想要解开绳索，看看门外，见子密正听他们说话，便不敢去解。于是子密等人收取了后宫中的财宝衣物，回到彭宠所在的便室装好，备好六匹马，命彭宠的妻子缝制两个细绢做的口袋。天黑以后，解开彭宠的手，命他给守卫城门的将军亲笔下命令：“今派子密等人到子后兰卿处，不要留难。”写好之后，子密等人斩杀彭宠和他的妻子，把人头放到口袋里，就拿着彭宠的手令骑马疾驰出城，将人头等送到东汉京师洛阳。第二天，宫门不开，彭宠的官属们翻墙而入，看到彭宠的尸体，惊慌恐怖。彭宠的尚书韩立等共同拥立彭宠的儿子彭午为燕王。国师韩利诛杀彭午，砍下人头，带到东汉征虏将军祭遵处投降。祭遵把彭宠家族全部杀死。刘秀封子密为不义侯。

权德舆议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归于乱，罪不相蔽，宜各致于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不义’为名。且举以不

义，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汉爵为不足劝矣。《春秋》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义，无乃异于是乎！

权德舆议曰：彭宠叛变，子密杀君，同样是乱臣贼子，罪恶不能相遮盖，应当分别绳之以法，使王法显示于天下。但刘秀反而封子密做五等爵，又冠以“不义”的称号。既然提出他不义，就不可以封侯。如果这样的行为可以封侯的话，汉朝的爵位就失去劝勉的意义了。《春秋》把因私仇杀害卫侯兄孟絷的卫国司寇齐豹称为强盗；记载庶其、牟夷、射三个叛徒的名字，它的原则恐怕与此不同吧！

[7]帝以扶风郭为渔阳太守。承离乱之后，养民训兵，开示威信，盗贼销散，匈奴远迹；在职五年，户口增倍。

[7]刘秀任命扶风人郭做渔阳太守。郭接受的是流离战乱后的烂摊子，他休养百姓，训练士兵，建立威信。不久盗贼消散，匈奴人的踪迹远去。郭在职五年，户口增加一倍。

[8]帝使光禄大夫樊宏持节迎耿况于上谷，曰：“边郡寒苦，不足久居。”况至京师，赐甲第，奉朝请，封牟平侯。

[8]刘秀命光禄大夫樊宏持符节在上谷郡迎接耿况，说：“边疆郡县，寒冷贫穷，不能长期居住。”耿况到达洛阳，被赐予上等住宅，有权参加朝会封他为牟平侯。

吴汉率耿、王常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之；追讨余党，至勃海，降者四万余人。上因诏进讨张步。

吴汉率领耿、王常在平原郡攻打富平、获索贼军，大败贼军。追击余部至勃海郡，有四万余人投降。刘秀接着颁诏书，命耿进军讨伐张步。

[9]平敌将军庞萌，为人逊顺，帝信爱之，常称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使与盖延共击董宪。时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为延谮已，自疑，遂反袭延军，破之；与董宪连和，自号东平王，屯桃乡之北。帝闻之，大怒，自将讨萌，与诸将书曰：“吾尝以庞萌为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老贼当族，其各厉兵马，会睢阳！”

[9]平敌将军庞萌为人谦逊和顺，刘秀信任并喜爱他，常常称赞他说：“可以托付六尺高的孤儿，托付一县百里土地的是庞萌。”派他和

盖延共同攻打董宪。当时诏书只颁给盖延而没有颁给庞萌，庞萌以为是盖延在刘秀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起了疑心，于是叛变，袭击盖延军，打败盖延和董宪联合起来，自称东平王，在桃乡以北驻扎军队。刘秀听到庞萌叛变的消息，大怒，亲率军队讨伐庞萌，他给将领们写信说："我曾经以为庞萌是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的重臣，将军们恐怕要笑我说的话吧？庞萌这个老贼应当灭族，你们加紧操练军队，在睢阳会师！"

庞萌攻破彭城，将杀楚郡太守孙萌。郡吏刘平伏太守身上，号泣请代其死，身被七创；庞萌义而舍之。太守已绝复苏，渴求饮，平倾创血以饮之。

庞萌攻下彭城，要杀楚郡太守孙萌。楚郡官吏刘平趴在太守身上，哭号着请求代替太守去死，身上受了七处伤。庞萌觉得他很讲义气而赦免了孙萌。孙萌已经气绝，又苏醒过来，口渴想要喝水，刘平将伤口流出的血倒给孙萌喝。

[10]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尽获其妻子、士众数万人。公孙述以戎为翼江王。

[10]岑彭攻下夷陵，田戎逃入蜀地。岑彭全部俘获了田戎的妻子儿女及部众数万人。公孙述封田戎为翼江王。

岑彭谋伐蜀，以夹川谷少，水险难漕，留威虏将军冯骏军江州，都尉田鸿军夷陵，领军李玄军夷道；自引兵还屯津乡，当荆州要会，喻告诸蛮夷降者，奏封其君长。

岑彭策划攻打蜀地。因长江两岸粮食不足，水势险恶，而漕运困难，留下威虏将军冯骏驻屯江州、都尉田鸿驻屯夷陵，领军李玄驻屯夷道。岑彭自己率领军队返回，驻屯津乡，把守荆州要冲，通告投降的各夷蛮族，已经上奏请求封他们的首领。

[11]夏，四月，旱，蝗。

[11]夏季，四月，天旱，出现蝗灾。

[12]隗嚣问于班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数世然后定。意者从横之事将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彪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

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能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杰带州域者，皆无六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必复兴，已可知矣。”

[12]隗嚣问班彪说：“从前，周朝灭亡，战国时期群雄争战，几代以后天下才统一。大概合纵连横的旧事将会在今天重演吧？将由一个人承受天命，再度兴起吗？”班彪说：“周朝的兴亡，同汉朝完全不同。过去周朝把爵位分成五等，诸侯各自为政。衰微以后，枝叶强大，所以到了末期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汉朝继承秦朝的政治制度，改置郡县，君主有专制独裁的威严，臣下没有积累到一百年的权力。到了汉成帝时，把皇帝的威严让给外戚。以后汉哀帝、汉平帝在位时间都很短，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三次断绝。所以王莽专擅朝政，得以篡夺皇位。国家的危机来自最上层，没有伤害到百姓。所以王莽篡夺皇位成为事实以后，天下人无不伸长脖子叹息。在十余年时间里，内扰外乱，远近一齐爆发。各路人马风起云涌，全都假借刘姓宗室的名号，大家不谋而合。当今拥有州郡的英雄豪杰，都没有六国那种世代积累的资本，而老百姓讴歌、吟咏、思念、仰慕的是汉朝，汉朝必然复兴，已经可以知道了。”

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时民复知汉乎？”彪乃为之著《王命论》以风切之曰：“昔尧之禅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汤、武而有天下。刘氏承尧之祚，尧据火德而汉绍之，有赤帝子之符，故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由是言之，未见连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夫饿馑流隶，饥寒道路，所愿不过一金，然终转死沟壑，何则？贫穷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质，亨醢分裂；又况幺麽尚不及数子，而欲暗奸天位者呼！昔陈婴之母以婴家世贫贱，卒富贵不祥，止婴勿王；王陵之母

知汉王必得天下，伏剑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呼！是故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婴母知废，陵母知兴，审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加之高祖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若乃灵瑞符应，其事甚众，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诚知觉寤，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冀，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嚣不听。彪遂避地河西；窦融以为从事，甚礼重之。彪遂为融画策，使之专意事汉焉。

隗嚣说：“先生讲的周朝、汉朝的形势是对的，至于只看见愚昧的人习惯于刘氏宗室统治的缘故，就说汉朝一定复兴，看法就不周密了。从前，秦朝失去了天下，刘邦奋起而夺得天下，当时的老百姓又能知道汉朝吗？”于是班彪为他撰写了《王命论》，用深刻的话进行讽喻，劝告隗嚣说：“从前，尧把天下禅让给舜时说：‘上天的大命落在你的身上。’舜也将同样的话告诉禹。到后稷、子契，他们都辅佐唐尧、虞舜。一直到商汤、周武王而拥有天下。刘姓继承的是尧的大业，尧是火德，而汉朝承袭下来，刘邦有赤帝儿子的符命，因此被鬼神祝福供奉，天下全都归附于他。由此可以说，从未见过命运没有基础，功德不为人所记，而能够崛起处在帝王之位的。按照世俗的观点，看到刘邦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登上皇帝的宝座，不明白其中的缘故，甚至认为争夺天下就像追逐奔跑的鹿，幸运腿快的就能捉到，却不知帝王的权力自有命运注定，不能凭借智慧和力量追求。可悲呵，这就是世上所以多有乱臣贼子的原因。饥饿的流民在路途上挨饿受冻，他们的愿望不过是能有一点钱，然而最终辗转死于沟壑。为什么？因为贫穷也是命运注定的。况且帝王的尊贵，拥有四海的富饶，受到神明的赐福，能够随便处置吗？“所以，虽然国家遇到忧患和战乱，有的人窃取了权力，但是勇猛如同韩信、英布；强大如同项梁、项羽；成功如同王莽，尚且最终败亡，被烹杀斩首，剁成肉酱，肢体分裂。又何况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还不如上述这几个人，却想趁着黑暗篡夺天子的尊位呢！过去，陈婴的母亲因为陈婴家世代贫贱，突然富贵，认为是不吉祥，阻止陈婴当王。王陵的母亲知道刘邦一定

会得到天下，用宝剑自杀，以坚定和勉励王陵效忠刘邦的决心。凭一个老妇人的明智，还能够推断事理的精到之处，探知祸福的关键，而永久保全家族，使事迹记载在史书上。何况大丈夫的业绩呢？因此，贫贱富贵由命运安排，吉凶由自己掌握。陈婴的母亲知道谁会灭亡，王陵的母亲知道谁会兴起。详知这两个方面，帝王何在就清楚了。加上刘邦宽厚英明，仁爱忠恕，知人善任。正在吃饭的时候，能够吐出口中的饭食，接受张良提出的策略；正在洗脚的时候，能够拔出脚，为郦食其的话而作揖，在军队的行列中选拔韩信，在逃亡奔命后任用陈平。英雄们献出力量，各种计策都被提出，这就是高祖的雄才大略，他因此而成就了帝王大业。至于灵验的预兆，瑞符的应验，这种事很多。所以韩信、张良认为是上天授予，而不是由于人的力量。英雄如果能够知道觉悟，高瞻远瞩，深刻认识，学习王陵、陈婴的明白自己的本分，弃绝韩信、英布的野心，抵制‘逐鹿’的那些盲人瞎话，认识到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不贪图不可希冀的东西，不被陈婴、王陵的母亲嘲笑，那么，福分就会流传给子孙，上天将永远赐福！”隗嚣不听班彪的劝告。班彪于是躲避到河西。窦融任命他当从事，十分礼敬尊重。班彪于是替窦融谋划，使窦融专心一意为东汉朝廷效力。

[13]初，窦融等闻帝威德，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乃从隗嚣受建武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说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也！今即所有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败，虽悔无及。方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杰议之，其中识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皆言汉有再受命之符，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西门君惠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观者曰：‘谶文不误，刘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众所共见者也。况今称帝者数人，而雒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当也！”众议或同或异。

[13]当初，窦融等听说刘秀的威望恩德，一心向往东方，因为河西和洛阳相隔遥远，自己不能直接联系，于是自隗嚣那里接受东汉“建武”的年号。隗嚣一并授给他将军印信和绶带。隗嚣表面上顺应众望，

实际上怀有二心，他派善辩之士张玄劝说窦融等人道：“更始的大事已经成功，但很快又灭亡，这是刘氏一姓不能再起的证明。如果马上就认定君主，隶属于他，一旦受到束缚和制约，自己就会失掉权力。以后跟着他败亡，后悔莫及。当今英雄豪杰相互竞争，胜败未定。我们应当各守地盘，和陇西隗嚣、西蜀公孙述结成合纵联盟。搞得好可以成为战国时代的六国之一，搞不好也可成为南海尉佗。”窦融等召集豪杰们商议，其中有见识的人都说：“当今皇帝的名字，在预言书中可以看到，前辈的法术大师谷子云、夏贺良等都认为，汉朝有再度兴起的祥瑞征兆，所以刘歆改名为刘秀，希望应和预言书上的话。等到王莽末年，西门君惠谋划拥立刘歆做皇帝，事情败露被杀。西门在被绑缚刑场的途中，对围观的人说：‘预言书上的话不错，刘秀确实是你们的君主！’这是近年发生的事，人人皆知，大家亲眼所见。何况当今号称皇帝的几个人中，刘秀拥有的土地最多，兵力最为强盛，军令最为严明。观察预言书上的话，考察世间的事情，其他姓氏的人恐怕不能担当君主。”大家商议，有的赞同，有的反对。

融遂决策东向，遣长史刘钧等奉书诣雒阳。先是，帝亦发使遗融书以招之，遇钧于道，即与俱还。帝见钧欢甚，礼飨毕，乃遣令还，赐融玺书曰：“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教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因授融为凉州牧。玺书至河西，河西皆惊，以为天子明见万里之外。

窦融于是决定归顺东方的刘秀，派长史刘钧等人带着给刘秀的信到洛阳去。在这之前，刘秀也派使者给窦融送信招致他。刘秀的使者在路上遇到刘钧，就和刘钧一起返回洛阳。刘秀见到刘钧十分高兴，和他以礼相见，设宴款待，然后，让他回去汇报，赐给窦融诏书说：“现在益州有公孙述，天水有隗嚣。公孙述和隗嚣两家正互相攻打，胜败的命运掌握在将军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说来，您打算帮助某一方时，力量岂能计量！如果要创立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辅佐我这个弱小的政权，就应当努力完成这一功业；如果想实现三足鼎立的局面，连横合纵，也应该抓住时机决定。天下还没有统一，我和

您土地不接壤，不会互相吞并。现在谈论这件事的人，一定有像任嚣让尉佗控制七个郡那样的计策。君王可以分封土地，便不分割百姓。，自己做适合自己的事情罢了。”于是任命窦融当凉州牧。诏书传到河西，整个地区震惊，认为天子明察，远到万里之外。

[14]朱祜急攻黎丘，六月，秦丰穷困出降；槛车送雒阳。吴汉劾祜废诏命，受丰降；上诛丰，不罪祜。

[14]朱祜猛烈攻打黎丘。六月，秦丰因处于困境而出城投降。朱祜用囚车把秦丰送到洛阳。吴汉弹劾朱祜不顾诏命，接受秦丰投降。刘秀杀掉秦丰，不怪罪朱祜。

[15]董宪与刘纡、苏茂、佼强去下邳，还兰陵，使茂、强助庞萌围桃城。帝时幸蒙，闻之，乃留辎重，自将轻兵晨夜驰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听，复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诸将请进，庞 萌等亦勒兵挑战；帝令诸将不得出，休士养锐以挫其锋。时吴汉等在东郡，驰使召之。萌等惊曰：“数百里晨夜行，以为至当战，而坚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闻车驾至，众心益固；萌等攻二十余日，众疲困，不能下。吴汉、王常、盖延、王梁、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众军进救桃城，亲自搏战，大破之。庞萌、苏茂、佼强夜走从董宪。

[15]董宪和刘纡、苏茂、佼强离开下邳，回到兰陵，让苏茂、佼强协助庞萌围攻桃城。刘秀当时正在蒙县，听说之后，就留下辎重，亲自率领轻装的部队，日夜奔驰赶赴救援。到达亢父县，有人说官员们都很疲劳，可暂且停止行军，住宿休息。刘秀不同意，又行军十里路，在任城住宿，距离桃城六十里。第二天，将领们请求进军，庞萌等也派军挑战。刘秀命令将领们不得出击，休整部众，养精蓄锐，以挫败敌军的锐气。当时吴汉等在东郡，刘秀派人骑快马招他前来。庞萌等吃惊说：“数百里路日夜行军，以为就会投入战斗，可是刘秀却稳坐任城，招别人到城下。我们确实不能前往！”于是全力进攻桃城。城内的人听说皇帝自来救援，军心更加牢固。庞萌等攻打二十多天，将士们疲劳不堪，不能攻陷。吴汉、王常、盖延、王梁、马武、王霸等都到达后，刘秀便率领各路大军进攻桃城，亲自参加战斗，大破敌军。庞萌、苏茂、佼强连夜逃跑，投奔董宪。

秋，七月，丁丑，帝幸沛，进幸湖陵。董宪与刘纡悉其兵数万人屯昌虑；宪招诱五校余贼，与之拒守建阳。帝至蕃，去宪所百余里，诸将请进；帝不听，知五校乏食当退，敕各坚壁以待其敝。顷之，五校果引去。帝乃亲临，四面攻宪，三日，大破之；佼强将其众降，苏茂奔张步，宪及庞萌走保郯。八月，己酉，帝幸郯，留吴汉攻之，车驾转徇彭城、下邳。吴汉拔郯，董宪、庞萌走保朐。刘纡不知所归，其军士高扈斩之以降。吴汉进围朐。

秋季，七月丁丑（初四），刘秀到达沛县，又到达湖陵。董宪和刘纡带领全部兵马数万人屯驻在昌虑县。董宪招致引诱五校军残部，和他们防守建阳。刘秀到达蕃县，距离董宪的营垒一百余里，将领们请求进攻。刘秀不同意，知道五校军缺乏粮食，就会撤退。告诫各路大军坚守营垒，以等待敌军疲惫。不久，五校军果然离去。刘秀于是亲临战场，四面围攻董宪。三天后，大破董宪的军队。佼强率领部众投降，苏茂投奔张步，董宪和庞萌逃跑，据守郯县。八月己酉（初六），刘秀到达郯县，留下吴汉攻城，自己转而攻取彭城、下邳。吴汉攻占郯县，董宪、庞萌逃到朐县据守。刘纡不知该逃往何处，被他的军士高扈所斩，高扈投降刘秀。吴汉进军包围朐县。

[16]冬，十月，帝幸鲁。

[16]冬季，十月，刘秀到达鲁城。

[17]张步闻耿将至，使其大将军费邑军历下，又令兵屯祝阿，别于泰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之。渡河，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恐惧，遂空壁亡去。

[17]张步听说耿将要到达，命他的大将军费邑驻屯历下城；又派军队驻屯祝阿县；另外在泰山、钟城排列数十个营垒，等待耿军。耿渡过黄河，先攻打祝阿。从早晨开始攻城，还没到中午就攻陷城池。故意打开一个缺口，让城里的残兵得以跑出，投奔钟城。钟城的军队听说祝阿已经陷落，极度恐慌，于是留下一座空城逃走。

费邑分遣弟敢守巨里。进兵先胁巨里，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宣敕诸部，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阴缓生口，令得亡归，以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之。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致之耳。野兵不击，何以城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

冈阪，乘高合战，大破之，临陈斩邑；既而收首级以示城中，城中凶惧。费敢悉众亡归张步。复收其积聚，纵兵击诸未下者，平四十余营，遂定济南。

费邑派遣弟弟费敢据守巨里 。耿进兵先威胁巨里，严令军队立即准备攻城工具，通告全军，三天后将要全力进攻巨里城。暗中释放几名俘虏，让他们逃回，把耿的行动日期告诉费邑。费邑在三天后，果然亲自率领精锐部队三万余人赶来援救。耿非常高兴，对将领们说："我准备攻城工具的目的，就是要引诱费邑前来。不攻打他们的野战部队，要城干什么！"马上分兵三千人看守巨里；自己统率精兵登上山坡，占据高地和费邑交战，大破敌军，在阵地上斩杀费邑。然后把费邑的人头带给巨里城中的人看，城中震恐。费敢率全体部众逃跑，投奔张步。耿又收取费敢留下的粮草，派兵攻取那些未归附的营寨，扫平四十余座，于是平定济南郡。

时张步都剧，使其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相去四十里。进军画中，居二城之间。视西安城小而坚，且蓝兵又精，临名虽大而实易攻，乃敕诸校后五日会攻西安。蓝闻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敕诸将皆蓐食，会明，至临城。护军荀梁等争之，以为"攻临，西安必救之，攻西安，临不能救，不如攻西安。"曰：" 不然，西安闻吾欲攻之，日夜为备，方自忧，何暇救人！临出不意而至，必惊忧，吾攻之一日，必拔。拔临，即西安孤，与剧隔绝，必复亡去，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顿兵坚城，死伤必多。纵能拔之，蓝引军还奔临，并兵合势，观人虚实；吾深入敌地，后无转输，旬月之间，不战而困矣。"遂攻临；半日，拔之，入据其城。张蓝闻之，惧，遂将其众亡归剧。

当时张步以剧县作为都城。他派弟弟张蓝率领精兵二万人驻守西安县，派各郡太守集合一万余人守卫临县，两地相距四十里。耿率军进军画中，画中位于西安和临之间。耿看到西安城垣小，但很坚固，而且张蓝的军队又很精锐，临虽有盛名，但实际上却容易攻取。于是，耿命令各指挥官，五天以后联合攻打西安。张蓝听说以后，日夜警戒守卫。到了预定日期，夜半时分，耿命将领们全都在住宿地吃饭。到天亮时，抵达临城。护军荀梁等表示反对，认为："攻打临，西安必定救援；攻打西安，临不能救援，不如攻打西安。"耿说："不是这样。

西安方面知道我们要攻打他们，日夜戒备，正担心自己的安全，哪有功夫援救别人！临方面想不到我们会去攻打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我用一天的时间，必能攻破。攻陷了临，西安立即变得孤立，和剧县的交通被我们切断，西安守军必然再弃城逃跑。这正是所谓‘击一而得二’。如果先攻打西安，不能很快攻下，军队被困在坚城之下，伤亡一定很多。纵使能够攻破，张蓝将率军逃回临，和那里的守军合并，观察我们的虚实。我们深入敌地，后面没有补给运送，一个月之内，不打仗就已困窘不堪了。”于是进攻临，半天时间后攻陷，进占该城。张蓝听到消息，十分恐惧，于是率领军队逃回到剧县。

乃令军中无得虏掠，须张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闻，大笑曰：“以尤来、大彤十余万众，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大耿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惧乎！”乃与三弟蓝、弘、寿及故大彤渠帅重异等兵号二十万，至临大城东，将攻。上书曰：“臣据临，深堑高垒；张步从剧县来攻，疲劳饥渴。欲进，诱而攻之；欲去，随而击之。臣依营而战，精锐百倍，以逸待劳，以实击虚，旬日之间，步首可获。”于是先出水上，与重异遇；突骑欲纵，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使都尉刘歆、泰山太守陈俊分陈于城下。步气盛，直攻营，与刘歆等合战。升王宫坏台望之，视歆等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飞矢中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至暮，罢；明旦复勒兵出。

耿于是下令军队不能掳掠，等到张步到来时才取财物，以激怒张步。张步听后，大笑说：“以尤来、大彤的十余万人之多，我都到他们的营垒摧毁他们。现在耿的军队比他们少，又全疲劳不堪，有什么可怕的？”于是联合三个弟弟张蓝、张弘、张寿以及前大彤军首领重异等的军队，号称二十万人，抵达临大城东，准备进攻耿。耿向刘秀报告军情说：“我占据临城，挖深壕，筑高墙。张步从剧县前来攻打，军队疲劳饥渴。他要推进，我就引诱而攻打他；他要撤退，我尾随而追击他。我依靠自己的营垒作战，精锐百倍，以逸待劳，以实攻虚，十天之内，可以获得张步首级。”于是耿率军先出营到水边，与重异遭遇。骑兵突击队就进攻，耿恐怕挫败敌军锐气，使张步不敢前进，就有意显示自己懦弱而助长对方的骄气，率军回到临小城，陈兵城内，派都尉刘歆、泰山太守陈俊分别在城下布阵。张步气盛，径直攻打耿军

营，同刘歆等交战。耿登上原齐国宫殿残破的高台观望，察看刘歆等同张步作战的情况，于是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在东城下横冲进张步的军队，大败敌军。流箭射中耿大腿。耿用佩刀截断箭杆，左右没人知道主帅受伤。战到天黑，收兵。第二天早晨，耿又率军出营。

是时帝在鲁，闻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陈俊谓曰："剧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曰："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酾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邪！"乃出兵大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杀伤无数，沟堑皆满。知步困将退，豫置左右翼为伏以待之；人定时，步果引去，伏兵起纵击，追至钜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收得辎重二千余两。步还剧，兄弟各分兵散去。

这时刘秀在鲁城，听说耿被张步攻击的消息，亲自率军前去援救。还未抵达，陈俊对耿说："剧县敌兵士气正盛，我们可以暂且关闭营门，休养军士，等皇上前来。"耿说："皇上将到，臣子应当杀牛备酒等待百官，反而要把盗贼匪徒送给君王吗！"于是出兵大战，从早晨到黄昏，再次大败敌军。杀伤敌人无数，尸体填满了水沟战壕。耿料到张步受到重创以后将会撤军，预先在左右两翼设下伏兵等候。深夜，张步果然率军离去。伏兵奋起攻击，一直追到臣水畔。前后八九十里，死尸相连。耿缴获张步的辎重车两千余辆。张步逃回剧县，兄弟们各自带兵离开。

后数日，车驾至临，自劳军，群臣大会。帝谓曰："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敌，其功又难于信也。又，田横亨郦生，及田横降，高帝诏卫尉不听为仇；张步前亦杀伏隆，若步来归命，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又事尤相类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进幸剧。

又过了几天，刘秀抵达临，亲自慰劳军队，大会文武百官。刘秀对耿说："过去韩信攻破历下，开创了大业的基础；今天将军攻破祝阿，建立了功绩，这些地方全是故齐国的西方边界，你们二人的功劳足可以相比。而韩信攻击的是已经投降的军队，将军单独打败强大的敌人，建功又比韩信艰难了。再有，田横曾经烹杀郦食其，等到田横投降刘邦，刘邦下诏卫尉郦商不要报仇。张步先前也杀了伏隆，今天如果他来归顺，我将下诏让大司徒伏湛解除怨恨，这两件事情又尤其相

似。将军以前在南阳时，曾提出建树这项功业的重大策略。我总感到计划庞大，难以实现。但对于有志的人，事情终究可以成功！”刘秀进抵剧县。

耿复追张步，步奔平寿，苏茂将万余人来救之。茂让步曰：“以南阳兵精，延岑善战，而耿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营？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负负，无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步遂暂茂，诣耿军门肉袒降；传诣行在所，而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诣旗下，众尚十余万，辎重七千余两，皆罢遣归乡里。张步三弟各自系所在狱，诏皆赦之，封步为安丘侯，与妻子居雒阳。

耿又追击张步。张步逃奔平寿县，苏茂率领一万余人前来援救。苏茂责备张步说：“以南阳军队的精锐，延岑的勇敢善战，耿却击败了他们。大王为什么靠近并攻击耿的阵地呢？您既然征召我，就不能等待吗？”张步说：“惭愧惭愧，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刘秀派人告诉张步、苏茂，能诛杀对方而投降的，封侯。于是张步杀了苏茂，到耿军营门前，露出臂膀投降。耿用驿车把张步送到刘秀驻地，自己率军进入平寿城。树起十二个郡的旗帜，在旗下设鼓，命张步的士兵分别到本郡的旗下。此时，张步军队还有十余万，辎重车七千余辆，全部遣散返回乡里。把张步的三个弟弟分别囚禁在当地的监狱，刘秀下诏全都赦免，封张步为安丘侯，让他和妻子儿女住在洛阳。

于是琅邪未平，上徙陈俊为琅邪太守；始入境，盗贼皆散。

当时琅邪郡还没有平定，刘秀调陈俊当琅邪太守。陈俊刚刚入境，盗贼全都散去。

耿复引兵至城阳，降五校余党，齐地悉平，振旅还京师。为将，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焉。

耿又率军抵达城阳，收降五校军残部，齐地全部平定。耿整军返回洛阳。耿为将领，一共平定四十六个郡；屠城三百座，未曾被敌人击败过。

[18]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稽式古典，修明礼乐，焕然文物可观矣！

[18]东汉开始兴建太学。刘秀返回洛阳，到太学视察。效法古代的旧规，昌明礼乐，典章制度焕然一新，大为可观。

[19]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为大司徒。霸闻太原闵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劳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惧。今见明公，喜惧皆去。以仲叔为不足问邪？不当辟也。辟而不问，是失人也！"遂辞出，投劾而去。

[19]十一月，免去大司徒伏湛的职务，任命侯霸当大司徒。侯霸听说太原人闵仲叔的名声，征召他到洛阳。闵仲叔到洛阳后，侯霸不与他谈国家大事，只是慰劳他旅途的辛苦。闵仲叔不满地说："刚刚接到征召的命令时，又高兴又害怕。今天见到您，高兴和害怕全都消失了。如果认为我不值得您发问，那么就不应征召我。您征召我而不询问我，是失去人才。"于是告辞出来，递送自责的辞呈然后离去。

[20]初，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各起兵自称将军。匈奴单于遣使与兴等和亲，欲令卢芳还汉地为帝。兴等引兵至单于庭迎芳；十二月，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兵侵苦北边。

[20]当初，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分别起兵，自称将军。匈奴单于派人同李兴等人结亲通好，想让卢芳返回中国当皇帝。李兴等率军到匈奴单于的王庭迎接卢芳。十二月，卢芳和李兴一起进入边塞，在九原县建都，夺取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设置郡守、县令，和匈奴军队一起侵扰、掠夺北方边境地区。

[21]冯异治关中，出入三岁，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陈谢。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21]冯异治理关中地区，历经三年，上林像都市一样繁华。有人给刘秀上奏章说："冯异威望和权力太大，人心归附，号称咸阳王。"刘秀把奏章给冯异看。冯异十分惶恐，上书谢罪。刘秀下诏书回答说："将军对于我，从道义上讲是君臣关系，从情义上讲就像父子，你有什么嫌疑而要害怕！"

[22]隗嚣矜己饰智，每自比西伯，与诸将议欲称王。郑兴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诸侯不谋同会，犹还兵待时；高帝征伐累年，犹以沛公行师。今令德虽明，世无宗周之祚；威略虽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举未可之事，昭速祸患，无乃不可乎！"

嚣乃止。后又广置职位以自尊高，郑兴曰："夫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制也。无益于实，有损于名，非尊上之意也。"嚣病之而止。

[22]隗嚣夸耀自己，矫饰弄巧，常常自比周文王。他和将领们商议，想要称王。郑兴说："过去周文王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还向商朝称臣。周武王和八百个诸侯事先没有商量而一同集结起来，还要退兵等待时机。高帝连年征战，还用'沛公'的名义指挥军队。如今您的恩德虽然显明，但是没有周朝世代相承的王位；您的威望才略虽然高，但没有高帝的战功。想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显然会加速祸患的降临，恐怕不能这样做吧！"隗嚣于是放弃自己的打算。后来隗嚣又大量任命官员，以示自己的尊严和高贵。郑兴说："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都是帝王的规格，不是臣子所应设置的。对实际并无好处，对名义却有损害，不是尊重主上的本意。"隗嚣很不满意，但也只好作罢。

时关中将帅数上书言蜀可击之状，帝以书示嚣，因使击蜀以效其信。嚣上书，盛言三辅单弱，刘文伯在边，未宜谋蜀。帝知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于是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帝以嚣与马援、来歙相善，数使歙、援奉使往来，劝令入朝，许以重爵。嚣连遣使，深持谦辞，言无功德，须四方平定，退伏闾里。帝复遣来歙说嚣遣子入侍，嚣闻刘永、彭宠皆已破灭，乃遣长子恂随歙诣阙；帝以为胡骑校尉，封镌羌侯。

当时，关中将领们多次向刘秀上书，说明可以攻打西蜀公孙述的理由。刘秀把这些奏书送给隗嚣看，趁势让隗嚣攻打公孙述，以证明他的信义。隗嚣上书，大谈三辅的孤单薄弱，卢芳在北方边境的威胁，不适宜谋取西蜀。刘秀知道隗嚣想要脚踩两只船，不愿天下统一，于是逐渐降低对他的礼节，以端正君臣之间的礼仪。刘秀因为隗嚣和马援、来歙关系很好，多次派来歙、马援遵奉使命前往隗嚣处，规劝他到洛阳朝见，并许诺封给他尊贵的爵位。隗嚣接连派遣使者到洛阳去，用十分谦恭的语言，说自己没有建树功德，等到四方平定，就隐退回乡。刘秀又派来歙劝说隗嚣派长子到宫廷服务。隗嚣听说刘永、彭宠都已败亡，于是派遣长子隗恂跟随来歙到洛阳去。刘秀任命隗恂当胡骑校尉，封镌羌侯。

郑兴因恂求归葬父母，嚣不听，而徙兴舍，益其秩礼。兴入见曰：“今为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亲为饵也，无礼甚矣，将军焉用之！愿留妻子独归葬，将军又何猜焉！”嚣乃令与妻子俱东。马援亦将家属随恂归雒阳，以所将宾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

郑兴趁隗恂之行，请求返回故乡安葬父母，隗嚣不同意，却让郑兴迁居舍，增加俸禄和礼遇。郑兴来见隗嚣，说：“我如今因为父母没有安葬，请求返回家乡。如果以增加俸禄，迁移住所，就改变主意留下来，是用双亲做诱饵，太无礼了！将军怎么能够任用这样的人呢？我情愿留下妻子儿女，只身返回故乡安葬双亲，将军还猜疑什么呢？”隗嚣于是允许郑兴和妻子儿女一起东行。马援也带着家属随同隗恂东回洛阳，因为所带的宾客太多，请求在长安上林苑垦田耕种，刘秀准许。

嚣将王元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愿专心内事，说嚣曰：“昔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一旦坏败，将军几无所厝。今南有子阳，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欲牵儒生之说，弃千乘之基，羁旅危国以求万全，此循覆车之轨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敝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与蚯蚓同！”嚣心然元计，虽遣子入质，犹负其险厄，欲专制方面。

隗嚣的将领王元认为天下胜败还不能预料，不愿意专心经营境内，劝说隗嚣道：“过去刘玄定都西安，四方群起响应，天下人心归向，认为已太平。一旦败亡，将军几乎没有安身之地。现在，南方有公孙述，北方有卢芳，江湖山海，称王称公的有十数人。而要听从儒生的劝说，舍弃诸侯的基业，寄居在危险的国家以求万全，这是沿着翻车的轨迹走下去。当今天水完整富饶，兵马最强。我请求用一丸泥土替大王在东边封闭函谷关，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如果计议不到这里，可暂且休养军士，训练战马，占据险要关口自守，旷日持久，以等待四方发生变化。图谋王位不成，败落时还足可以称霸一方。重要的是，鱼不能脱离水，神龙失去凭借，和蚯蚓相同！”隗嚣心里赞同王

元的计策，他虽然派遣长子到洛阳当人质，但仍然依靠地势的险阻，想要专制一方。

申屠刚谏曰：“愚闻人所归者天所与，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诚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玺书数到，委国归信，欲与将军共同吉凶。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变，上负忠孝，下愧当世。夫未至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是以忠言至谏，希得为用，诚愿反覆愚老之言！”嚣不纳，于是游士长者稍稍去之。

申屠刚劝谏隗嚣说：“我听说，人心归附他时，上天就会赐与他；人心背叛他时，上天就会除掉他。当今王朝确实是天所赐福，不是人力所及。现在诏书不断到来，托付国土，表达信任，愿同将军同当祸福。平民相交，还有终身不忘承诺的信义，何况对于君王呢？如今你害怕什么？贪图什么？为何这样长时间地迟疑不决？一旦发生异乎寻常的变化，将上违背忠孝，下愧对世人。事情没有发生时的预言，原本常被认为是虚幻。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用忠言恳切地规劝，希望能够被采纳，真心希望您再三考虑我这个愚昧老人的话！”隗嚣不听，于是外来的士人及长者逐渐地离开他。

[23]王莽末，交趾诸郡闭境自守。岑彭素与交趾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锡光者，汉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礼义；帝复以宛人任延为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种嫁娶；故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

[23]王莽末年，交趾所属各郡封闭边境自守。岑彭平素和交趾牧邓让友情深厚，给邓让写信，陈述东汉朝廷的威望和恩德；又派遣偏将军屈充在江南地区传布文告，颁行皇上的命令。于是，邓让和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国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继派遣使者向朝廷进贡。刘秀将他们全部封为侯爵。锡光是汉中人，在交趾用中原的礼仪教导百姓和外族。刘秀又任命宛城人任延当九真太守。任延教当地百姓耕种以及婚配的礼仪。所以岭南地区接受中原的文化习俗，是从锡光、任延两位郡太守开始的。

[24]是岁，诏征处士太原周党、会稽严光等至京师。党入见，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书奏，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罢之。”

[24]这一年，刘秀下诏征召隐居的士人。太原人周党、会稽人严光等到洛阳。周党晋见时，伏下身子，不叩头拜谒，也不通报姓名，对刘秀说愿意恪守自己的志向。博士范升上奏章说：“我看到，太原人周党、东海人王良、山阳人王成等，承蒙陛下的厚恩，使者三次聘请，才肯上车动身。到宫廷晋见陛下时，周党不顾礼仪，仅伏下身子不叩头，行动随便迟缓，骄横无理，同时一起离开。周党等人文不能引申、发挥大义，武不能替君王去死，沽名钓誉，期望三公的高位。我愿意和他们同坐在珍藏图书典籍的云台下面，考究治理国家之道。如果我说得不对，则担当虚夸妄诞的罪名；如果他们胆敢盗窃虚名，向上夸耀，谋求高位，全应以‘大不敬’的罪名惩处。”奏章呈给刘秀，刘秀下诏说：“自古以来，英明的君王，圣贤的天子，都必定会遇到不服从的士人。伯夷、叔齐不吃周王朝的粮食，太原人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是各有志向。赐给周党帛四十匹，送回故乡。”

帝少与严光同游学，及即位，以物色访之，得于齐国，累征乃至；拜谏议大夫，不肯受，去，耕钓于富春山中。以寿终于家。

刘秀幼时和严光同窗读书，等到刘秀即帝位，派人按照形貌察访，在齐地找到了严光。刘秀多次征召后，严光才到洛阳。任命他当谏议大夫，严光不肯接受。他离开了洛阳，在富春山种田钓鱼，最后在故乡寿终。

王良后历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不应，卒于家。

王良后来历任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时谦恭节俭，用的是布做的被子和瓦质的器具，妻子儿女，从来不进官署。后因病返回故乡，一年后又被征召。走到荥阳，病情加重，不能再走。他去拜访朋友，那位朋友不肯见他，说:“没有忠言和奇谋，却取得高位，怎么这样来来往往不怕烦！”于是拒绝王良登门。王良感到惭愧。从此以后，接连征召全都不应征，在家乡寿终。

[25]元帝之世，莎车王延尝为侍子京师，慕乐中国。及王莽之乱，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属；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延卒，子 康立。康率旁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城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

[25]西汉元帝时代，莎车王延曾经在京都长安当人质，羡慕喜欢汉朝。等到王莽之乱时，匈奴夺取占有西域各国，只有延不肯归附。他常常告诫儿子们:“应当世代事奉汉朝，不能背叛！”延去世，儿子康继位。康率领邻国抗拒匈奴，保护原都护官员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千余人，写文书给河西，询问中原的情况。窦融于是承旧制，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全隶属于莎车。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四十二卷

汉纪三十四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建武六年（庚寅、30）

汉纪三十四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庚寅，公元30年）

[1]春，正月，丙辰，以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复摇役，比丰、沛。

[1]春季，正月丙辰（十六日），东汉把舂陵乡改为章陵县，按照刘邦祖籍丰县和沛县的作法，世世代代免除赋税徭役。

[2]吴汉等拔朐，斩董宪、庞萌，江、淮、山东悉平。诸将还京师，置酒赏赐。

[2]吴汉等攻下朐县，斩杀董宪、庞萌，长江、淮河、崤山以东全部平定。将领们返回洛阳，刘秀设酒宴赏赐。

帝积苦兵间，以隗嚣遣子内侍，公孙述远据边垂，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因休诸将于雒阳，分军士于河内，数腾书陇、蜀，告示祸福。

刘秀被多年的戎马生活所苦，因为隗嚣又派遣长子做人质，公孙述又在遥远的边陲，就对将领们说："暂且应当把这两个人置之度外。"于是命将领们在洛阳休养，把军队调防到河内，多次向隗嚣、公孙述传送书信，告诉他们祸福利害。

公孙述屡移书中国，自陈符命，冀以惑众。帝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姓当涂，其名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署曰"公孙皇帝"。述不答。

公孙述屡次向中原地区发送文书，说自己有将当皇帝的天赐符命，想以此迷惑众人。刘秀给公孙述写信说："符命上说的'公孙'，是指汉宣帝取代汉朝的人姓当涂，名高。您难道是高本人吗？您又把掌纹'公孙帝'作为祥瑞，王莽怎么值得效法呢？如今您不是我的乱臣贼子，只不过在仓猝之时，人人都想做君主罢了。您已经年老，妻子儿女还

小，应当早作决定。天下帝王之位，不可以凭人力争得。您应当三思！”信封上写的是“公孙皇帝”。公孙述不予答复。

其骑都尉平陵荆邯说述曰：“汉高祖起于行陈之中，兵破身困者数矣；然军败复合，疮愈复战。何则？前死而成功，愈于却就于灭亡也！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发间使，召携贰，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则五分而有其四；若举兵天水，必至沮溃，天水既定，则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万乘，外给三军，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将有王氏自溃之变矣！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述以问群臣，博士吴柱曰：“武王伐殷，八百诸侯不期同辞，然犹还师以待天命。未闻无左右之助而欲出师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东帝无尺土之柄，驱乌合之众，跨马陷敌，所向辄平，不亟乘时与之分功，而坐谈武王之说，是复效隗嚣欲为西伯也！”

公孙述的骑都尉平陵人荆邯向公孙述建议：“汉高祖刘邦从军队中崛起，好几次兵败被困。然而溃败之后又重新聚合，养好了创伤再投入战斗。为什么呢？冒死前进反而获得成功，胜过后退归于灭亡。隗嚣遭逢时世的机运，占据雍州，军队强盛，士人归附他，威望传到崤山之东。遇到更始朝政治混乱，刘玄又失去天下，天下老百姓伸长脖子盼望太平，全国陷于土崩瓦解，隗嚣不趁此时除去危险赢得胜利，争得皇帝的宝座，而退却打算做周文王式的西方霸主。他尊崇并学习儒家经典，招揽宾客隐士，停止扩充和训练军队，低声下气地事奉汉朝，还感叹地以为自己是周文王再世。使刘秀将对隗嚣的忧虑置之一边，专心倾注力量在东边征讨群雄，四分天下，刘秀占有三分。又派出秘密使节，招纳叛离的人，使西州一带英雄豪杰都心向崤山以东，于是五分天下，刘秀占有四分。如果向天水进攻，必定击溃隗嚣。天水平定以后，则九分天下，刘秀占有八分。陛下依靠梁州这块地方，

对内要供奉皇帝，对外要供给军队。百姓愁苦困顿，不能忍受上面的驱使，将会发生王莽那种内部自己瓦解的变化。以我的愚见，应该趁着天下百姓要求太平的愿望没有断绝，英雄豪杰还可以招纳罗致，赶紧在此时，征调国内的精锐部队，命田戎占据江陵，面对长江的会合处，依靠巫山的险阻，修筑壁垒坚守；向吴、楚各地发布文书，长沙以南一定会望风归降；命延岑出兵汉中，平定三辅，天水、陇西会拱手自己臣服。这样一来，天下震撼，希望有最大的利益可图。”公孙述以荆邯的话询问群臣，博士吴柱说：“周武王讨伐商王朝，八百个诸侯不约而同地表示赞成，然而仍退兵等待上天的旨意。没有听说过没有周围邻国的协助，而打算出兵千里之外的事！”荆邯说：“刘秀并没有一尺土地的凭藉，驱驰一群乌合之众，但跨上战马冲锋陷阵，所向无敌。不赶快抓住时机和刘秀分享功业，却坐在那里大谈周武王的主张，这是再次效法隗嚣想当周文王的做法。”

述然邯言，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述终疑不听，唯公孙氏得任事。

公孙述同意荆邯的话，准备征发所有北军屯垦的士兵以及由崤山以东地区的人组成的客籍军队。命令延岑、田戎分两路出发，和汉中各将领的部队合并，共同进击。可是蜀地人士和公孙述的弟弟公孙光认为，不应倾全国之力征战千里之外，以此一举决定成败。他们极力反对，公孙述才作罢。延岑、田戎也多次请求带兵建立功绩，公孙述始终疑虑不接受，只有公孙氏家族的人能够掌权。

述废铜钱，置铁钱，货币不行，百姓苦之。为政苛细，察于小事，如为清水令时而已。好改易郡县官名。少尝为郎，习汉家故事，出入法驾，鸾旗旄骑。又立其两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或谏曰：“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爱子，示无大志也！”述不从，由此大臣皆怨。

公孙述下诏令废除铜钱，铸铁钱，结果货币不通行，老百姓苦不堪言。公孙述为政苛细，对于很小的事也要过问，就像当初做清水县令时那样。并喜欢改换郡县官名。他年轻时曾经出任过郎的官职，熟悉汉朝的旧典，称帝后出宫入宫都用法驾，以绣着鸾鸟的大旗、枪杆上

挂着牦牛尾的骑士作前导。又封他的两个儿子为王，各以犍为、广汉两郡的几个县做食邑。有人向公孙述进谏：“成败还未可知，战士们暴露在沙场上，而先封自己的爱子为王，这表示没有远大的志向！”公孙述不听规劝。从此大臣们全都怨恨。

[3]冯异自长安入朝，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赐珍宝、钱帛，诏曰：“仓卒芜蒌亭豆粥，呼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留十余日，令与妻子还西。

[3]冯异从长安到洛阳入朝晋见。刘秀对公卿说：“冯异是我当初起兵时的主簿，为我披荆斩棘，平定关中。”晋见已毕，赏赐珍宝、钱、帛，颁下诏书说：“当初在仓猝之时，你在芜蒌亭进献豆粥，在滹沱河进献麦饭，深情厚意，长时间未能回报。”冯异叩头拜谢说：“我听说管仲对齐桓公说：‘愿君王不忘我射您带钩的事，我不忘被装入囚车的事。’齐国依靠这两个人强盛起来，我今天也愿陛下勿忘河北的苦难，我不会忘记在巾车乡您对我的恩德。”冯异在洛阳逗留十余天，刘秀命他和妻子儿女西行返回任所。

[4]申屠刚、杜林自隗嚣所来，帝皆拜侍御史。以郑兴为太中大夫。

[4]申屠刚、杜林从隗嚣那里来到洛阳，刘秀任命二人当侍御史。任命郑兴当太中大夫。

[5]三月，公孙述使田戎出江关，招其故众，欲以取荆州，不克。

[5]三月，公孙述命田戎出江关，招集其旧部，准备夺取荆州。不能取胜。

帝乃诏隗嚣，欲从天水伐蜀。嚣上言：“白水险阻，栈阁败绝。述性严酷，上下相患，须其罪恶孰著而攻之，此大呼响应之势也。”帝知其终不为用，乃谋讨之。

刘秀于是给隗嚣下诏，打算让他从天水出兵攻打公孙述。隗嚣上书说：“白水关险恶，难以通过，栈道残破断绝，无法利用。公孙述性情严厉残暴，上下相互不信任，等到他的罪恶显露出来再攻打他，就能造成一呼而内外响应的形势。”刘秀知道隗嚣终不能被己所用，于是策划出兵讨伐他。

[6]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长安，谒园陵，遣耿、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先使中郎将来歙奉玺书赐嚣谕旨。嚣复多设疑故，事久冘豫不决。歙遂发愤质责嚣曰："国家以君知臧否，晓废兴，故以手书畅意。足下推忠诚，既遣伯春委质，而反欲用佞惑之言，为族灭之计邪！"因欲前刺嚣。嚣起入，部勒兵将杀歙，歙徐杖节就车而去，嚣使牛邯将兵围守之。嚣将王遵谏曰："君叔虽单车远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杀之无损于汉，而随以族灭。昔宋执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祸。小国犹不可辱，况于万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为人有信义，言行不违，及往来游说，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为其言，故得免而东归。

[6]夏季，四月丙子（初八），刘秀前往长安，拜谒汉朝历代皇帝的陵墓。派遣耿、盖延等七位将军取道陇西征讨公孙述。刘秀先派中郎将来歙赐给隗嚣诏书，告诉他自己的意图。隗嚣又反复考虑，疑虑重重，很长时间不能决断。来歙生气地责备隗嚣说："皇上认为您懂得善恶是非，通晓胜衰兴亡，所以亲自写信，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您推诚效忠，已经派您的儿子隗恂到洛阳做人质，却反而要听从小人的蛊惑之言，要做灭族的打算吗？"于是准备向前刺杀隗嚣。隗嚣起身入内，召集部众要杀来歙。来歙从容地拿着符节登车离去。隗嚣让牛邯率兵把来歙的车团团围住。隗嚣的部将王遵劝谏说："来歙虽然是单独充任远方的使节，但他是刘秀的表哥。杀了他无损于汉朝，却会随之召来灭族之灾。从前，宋国捕杀楚国的使节，招来用人骨作木柴、易子而食的大祸。对小国尚且不可以侮辱，何况对于万乘之尊的帝王。您要以隗恂的性命为重啊！"来歙为人讲信义，言行一致，往来游说，诚实可信，都可一一对证。西州的士大夫都信任、尊重他，很多人替他求情。所以能够免于死难，回到洛阳。

五月，己未，车驾至自长安。

五月己未（二十三日），刘秀从长安回到洛阳。

隗嚣遂发兵反，使王元据陇坻，伐木塞道。诸将因与嚣战，大败，各引兵下陇；嚣追之急，马武选粗骑为后拒，杀数千人，诸军乃得还。

隗嚣于是起兵叛变。命王元防守陇坻，砍伐树木，堵塞道路。东汉将领们因此和隗嚣交战，被打得大败，各自率兵逃下陇山。隗嚣急速

追赶，东汉将军马武挑选精锐骑兵断后，杀敌数千人，各路军队才得以返回。

[7]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者并之。"于是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7]六月辛卯（二十四日），刘秀下诏说："设置官吏，是替老百姓服务。而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国家官吏的设置还很繁多。现令司隶、州牧各自在所辖范围核实实际需要，裁减官员。无论是县还是封国，不足以设置长吏的，予以合并。"于是合并减少四百余个县，官吏的职位也减少了，十个官员，留任一个。

[8]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执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尧、舜之盛，犹加三考；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至长子孙。当时吏职，何能悉治，论议之徒，岂不喧哗！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应也。夫物暴长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坏；如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后，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代易颇简。

[8]九月丙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执金吾朱浮给上书说："从前，在尧、舜时的太平盛世，还每隔三年对官员进行考核。大汉王朝兴起，也是被功绩所带累，官吏在职的时间都很长，甚至传给长子长孙。当时的官吏办事，怎么能够治理得好，评论抨击的人，怎不喧哗？我认为，创建天地那样大的功业，不可能仓促完成；艰难的事业应当逐日积累，才能成功。近来郡县长官频繁地被替换，迎新送旧，在路途上疲于奔波。探究起来，他们在任的时间很短，不足以明确显示他们的政绩就已遭到严厉的责备，官吏不能自保，为检举、弹劾所迫，又害怕讽刺讥笑，所以争着装扮自己，用欺诈伪装的手段求得虚浮的美名。这正是导致日月不能正常运行、出现日食的原因。生物突然暴长必定会夭折，功业一下子成功必定会很快衰败。如果摧毁长久的大业，而求速成的功效，不是陛下的福分。希望陛下高瞻远瞩，从

长远考虑，直看到三十年之后，天下有幸！”刘秀采纳朱浮的建议，从此以后，地方州牧太守更换的次数大为减少。

[9]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

[9]十二月壬辰（二十七日），免去大司空宋弘的职务。

[10]癸巳，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10]癸巳（二十八日），刘秀下诏：“前些时战事不息，国家经费不足，所以按十分之一收税。如今粮食储备增多，从现在起，各郡、各封国收取现有田地的田租，按三十分之一征税，恢复原来的制度。”

[11]诸将之下陇也，帝诏耿军漆，冯异军邑，祭遵军，吴汉等还屯长安。冯异引军未至邑，隗嚣乘胜使王元、行巡将二万余人下陇，分遣巡取邑，异即驰兵欲先据之。诸将曰：“虏兵盛而乘胜，不可与争锋，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异曰：“虏兵临境，忸小利，遂欲深入；若得邑，三辅动摇。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潜往，闭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驰赴之。异乘其不意，卒击鼓、建旗而出。巡军惊乱奔走，追击，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悉畔隗嚣降。诏异进军义渠，击破卢芳将贾览、匈奴奥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11]东汉将领们兵败退下陇山之后，刘秀命耿在漆县驻屯，命冯异在邑驻屯，命祭遵在县驻屯，命吴汉等率军返回长安驻屯。冯异率军还没到达邑，隗嚣乘胜派王元、行巡率领二万余人下陇山，分派行巡夺取邑。冯异马上急行军挺进，要抢先占据邑。将领们说：“敌人强盛，又乘着胜利的锐气，不能和他们争锋。应停止行军，在有利的地点安营，慢慢图谋策划。”冯异说：“敌军压境，是习惯于获取小利，因而打算深入。敌人如果取得邑，三辅就会动摇。采取攻势不足时，采取守势则有余。我们抢先占据邑，是以逸待劳，不是和敌人决高下。”于是秘密进城，关闭城门，偃旗息鼓。行巡完全蒙在鼓里，急忙赶赴邑。冯异乘其不备，突然间战鼓齐鸣、旌旗招展，率军而出。行巡的军队惊慌散乱，四下奔逃。冯异追击，大破敌军。祭遵也在县打败王元的军队。于是北地郡诸豪强首领耿定等全都背叛隗嚣，投降东汉。刘秀命令冯异进军义渠。冯异击败卢芳的将领贾览以及匈奴奥日逐王。北地郡、上郡、安定郡全部归降。

[12]窦融复遣其弟友上书曰："臣幸得托先后末属，累世二千石，臣复假历将帅，守持一隅，故遣刘钧口陈肝胆，自以底里上露，长无纤介。而玺书盛称蜀、汉二主三分鼎足之权，任嚣、尉佗之谋；窃自痛伤。臣融虽无识无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此三者，虽问狂夫，犹知去就，而臣独何以用心！谨遣弟友诣阙，口陈至诚。"友至高平，会隗嚣反，道不通，乃遣司马席封间道通书。帝复遣封赐融、友书，所以慰藉之甚厚。

[12]窦融又派弟弟窦友前往洛阳，向刘秀上书说："我很幸运，能够成为先皇后亲属的后代，好几代都是二千石俸禄。我又暂任将帅，镇守一方。所以派遣刘钧，向您口头表达我的赤胆忠心，从内心深处对您没有丝毫隐瞒。而您的诏书却称赞公孙述、隗嚣两位君主三分天下、形成鼎足之势的权力，提到任嚣、尉佗的谋划，我深感忧伤悲痛。我窦融虽然无知无识，但在利与害之际、顺与逆之间，岂能背叛真主旧主，去事奉奸恶、假冒的人！岂能废弃忠贞的节操，去做颠覆国家的坏事！岂能抛弃已经成就的基础，去追求并无希望的利益！就此三项，即使去问一个疯子，还知道如何决定，而我为什么偏偏会别有用心！谨派我的弟弟窦友前往，亲口陈述我的至诚。"窦友走到高平县，正赶上隗嚣叛变，道路不通，于是派遣司马席封从小路把信带到洛阳。刘秀又派席封给窦融、窦友带信，安慰他们，感情深厚。

融乃与隗嚣书曰："将军亲遇厄会之际，国家不利之时，守节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义，愿从役于将军者，良为此也！而忿之间，改节易图，委成功，造难就，百年累之，一朝毁之，岂不惜乎！殆执事者贪功建谋，以至于此。当今西州地势局迫，民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计若失路不反，闻道犹迷，不南合子阳，则北入文伯耳。夫负虚交而易强御，恃远救而轻近敌，未见其利也。自兵起以来，城郭皆为丘墟，生民转于沟壑。幸赖天运少还，而将军复重其难，是使积不得遂瘳，幼孤将复流离，言之可为酸鼻；庸人且犹不忍，况仁者乎！融闻为忠甚易，得宜实难。忧人太过，以德取怨，知且以言获罪也！"嚣不纳。

窦融于是给隗嚣写信说："当年，将军亲身遭遇艰难时世，国家蒙受不幸之际，能够坚守节操，义无返顾，效忠汉朝。我等所以钦佩您

的高义，愿意听从您的役使，原因的确在此。然而您在愤怒急躁之间，改变自己的节操和意图，舍弃已成之功，去开创难成之业。百年积累的成果，毁于一旦，难道不可惜吗？恐怕是在下面管事的人贪功，设计阴谋，以至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前西州地区地势狭窄局促，人民和军队分散，辅助别人是容易的，自己单独开创局面是艰难的。假若迷途而不返，听到道理仍然迷惑，那么，不是向南投向公孙述，就是向北加入卢芳罢了。依靠虚假的交情而轻视敌人的强悍，仗恃远方的援救而轻视眼前的敌人，看不到有什么好处。自从战争发生以来，城市全变成废墟，百姓辗转于沟壑之间。幸运的是，天运稍有回转，可是将军又要重复当初的灾难。这是使旧病不能痊愈，幼童孤儿将再度流离失所，提起这些就可以使人悲痛酸鼻。庸人还都不忍心，何况仁慈的人呢？我听说做忠诚的事很容易，但做得得当确实很难。替人担忧过分，就是以恩德换取怨恨。我知道我将因为上述这些话而获罪。”隗嚣不采纳。

融乃与五郡太守共砥厉兵马，上疏请师期；帝深嘉美之。融即与诸郡守将兵入金城，击嚣党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并河，扬威武，伺侯车驾。时大兵未进，融乃引还。

窦融于是和五郡太守共同厉兵秣马，并向刘秀上书，请求指示出兵日期。刘秀深切嘉勉赞美窦融。窦融随即和各郡太守率军进入金城，攻击隗嚣同党先零羌首领封何等，大破羌军。于是沿着黄河，显扬军威，恭侯圣驾。当时大军还未进发，窦融于是率军返回。

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修理融父坟墓，祠以太牢，数驰轻使，致遗四方珍羞。

刘秀因为窦融很讲信义，清楚地表明了立场，更加嘉奖他。下令整修窦融父亲的坟墓，用牛羊猪各一祭祀，屡次派出轻装使者，送给窦融四方进贡的珍奇食物。

梁统犹恐众心疑惑，乃使人刺杀张玄，遂与隗嚣绝，皆解所假将军印绶。

梁统仍然担心大家犹豫疑惑，便派人刺杀隗嚣的使者张玄，于是同隗嚣绝交。把隗嚣授予的将军印信绶带全都解下。

[13]先是，马援闻隗嚣欲贰于汉，数以书责譬之，嚣得书增怒。及嚣发兵反，援乃上书曰：“臣与隗嚣本实交友，初遣臣东，谓臣

曰：‘本欲为汉，愿足下往观之，于汝意可，即专心矣。’及臣还反，报以赤心，实欲导之于善，非敢谲以非义。而嚣自挟奸心，盗憎主人，怨毒之情，遂归于臣。臣欲不言，则无以上闻，愿听诣行在所，极陈灭嚣之术。”帝乃召之，援具言谋画。

[13]先前，马援听说隗嚣对汉朝怀有二心，准备独立，几次写信责备 劝说他。隗嚣收到信后更加愤怒。等到隗嚣发兵反叛，马援于是给刘秀上书说：“我和隗嚣本是朋友，开始派我东来时，他对我说：‘我本打算拥戴汉朝，请你前往洛阳观察，你认为可以，我就专心一意拥戴汉王朝。’等我返回，真心诚意地以实汇报，确实想引导他从善，不敢用不义欺诈他。可是隗嚣自怀奸恶之心，就像强盗憎恨主人，怨恨的感情，于是集中在我的身上。我如果不说明，陛下就无法知道。我请求前往陛下所在之地，向您详尽地陈述消灭隗嚣的策略。”刘秀于是召见马援。马援一五一十地提出作战方案。

帝因使援将突骑五千，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援又为书与嚣将杨广，使晓劝于嚣曰：“援窃见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闭拒背畔，为天下表的，常惧海内切齿，思相屠裂，故遗书恋恋，以致恻隐之计。乃闻季孟归罪于援，而纳王游翁谄邪之说，因自谓函谷以西，举足可定。以今而观，竟何如邪！

刘秀遂命马援率领骑兵突击队五千人，往来劝说隗嚣的将领高峻、任禹等，以及羌族的首领，为他们分析利害，以离间瓦解隗嚣部属。马援又写信给隗嚣的将领杨广，让他劝说隗嚣，信中说：“我看到四海之内已经平定，万民都有同感。可是隗嚣封闭边界，起兵反叛，成了天下众矢之的。我常害怕大家对隗嚣咬牙切齿，要争相扑杀，因此以眷恋之情给他写信，表达我的伤痛和忧虑。然而竟听说隗嚣把罪过都推到我身上，并采纳王元谄媚邪恶的意见，宣称函谷关以西，一抬脚就可以平定。从现在的局势来看，究竟怎样呢?

援间至河内，过存伯春，见其奴吉从西方还，说伯春小弟仲舒望见吉，欲问伯春无他否，竟不能言，晓夕号泣。又说其家悲愁之状，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毁，援闻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爱，曾、闵不过。夫孝于其亲，岂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我不久前曾到过河内，拜访慰问隗嚣的儿子隗恂。看见他的奴仆吉从西州回来，说隗恂的小弟弟隗仲舒看见吉，想问隗恂是否已遭意外，竟然说不出口，早晚哀号哭泣。又说到全家悲苦忧愁的情况，无法用言语表达。有怨仇可以指责，不可以用毁灭的手段报复，我听说这些事后，不知不觉流下眼泪。我一向了解隗嚣孝顺慈爱，曾参、闵子骞也比不过。孝敬的父母，哪能不爱孩子！可有儿子身戴刑具，而父亲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并想分一杯用儿子的肉做成肉羹这类事吗?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拥兵众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国而完坟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将破亡之，所欲完者将伤毁之，所欲厚者将反薄之。季孟尝折愧子阳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陆陆往附之，将难为颜乎！若复责以重质，当安从得子主给是哉！往时子阳独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归老，更欲低头与小儿曹共槽枥而食，并肩侧身于怨家之朝乎！

“隗嚣平时自己说，他所以拥有军队，是用来保全乡土和父母的坟墓，又说不过是为了厚待士大夫罢了。可是现在，所要保全的乡土将要分裂丧失，所要保全的父母坟墓将被毁掉，所要等待的将反而要受到轻视。隗嚣曾折辱公孙述而不接受他的爵位，今天却乖乖地去依附他，将有惭愧之色吧！如果公孙述也要求用长子做人质，隗嚣又从何再得一个长子给他呢？从前，公孙述要单独封你为王，而你拒绝。现在你年纪老了，还要低着头和小孩子们挤一个食槽吃食，并着肩侧着身在怨恨的朝中作官吗?

今国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共说季孟，若计画不从，真可引领去矣。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义，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当谏争；语朋友邪，应有切磋。岂有知其无成，而但萎咋舌，叉手从族乎！及今成计，殊尚善也，过是，欲少味矣！且来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独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负约。缓不得久留，愿急赐报。”广竟不答。

“现在朝廷对你的期望很大，你应该请牛邯和各位前辈尊长共同劝说隗嚣。如果说服不了他，确实应该离开他。前些天我观看地图，见天下有一百零六个郡和封国，怎么要用区区两个郡对抗中国的其余的

一百零四个郡呢？你事奉隗嚣，从外部讲是君臣关系，从内部讲是朋友关系。说君臣呢，本应该直言进谏；说朋友呢，应该切磋协商。哪有知道他不能成功，却只是懦弱畏缩，咬着舌头，拱手跟他一起陷入灭族之灾的呢？趁现在定下大计还是很好的，过了这一步，就不同了。况且，来歙是天下忠信之士，朝廷尊重他，他对隗嚣依依不舍，常独自为西州说话。我认为朝廷尤其要在这件事情上建立信誉，必不负约。我不能久留，愿你急速给我回信。”杨广竟然不作答复。

诸将每有疑议，更请呼援，咸敬重焉。

将领们每有疑惑争议，都向马援请教，对他十分敬重。

[14]隗嚣上疏谢曰：“吏民闻大兵卒至，惊恐自救，臣嚣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废臣子之节，亲自追还。昔虞舜事父，大杖则走，小杖则受。臣虽不敏，敢忘斯义！今臣之事，在于本朝，赐死则死，加刑则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嚣言慢，请诛其子；帝不忍，复使来歙至，赐嚣书曰：“昔柴将军云：‘陛下宽仁，诸侯虽有亡叛而后归，辄复位号，不诛也。’今若束手，复遣恂弟归阙庭者，则爵禄获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即不欲，勿报。”嚣知帝审其诈，遂遣使称臣于公孙述。

[14]隗嚣上书向刘秀请罪说：“官吏百姓听说大军突然到来，惊慌惧怕，只求自救，我不能禁止。我的部队虽然获得胜利，但我不敢废弃做臣子的节操，亲自把他们追回来。过去虞舜侍奉父亲，如父亲用大棍子打就跑掉，如用小棍子打则承受。我虽然不聪明，怎敢忘此君臣大义！如今我在朝廷掌握之中，赐我死我就死，给我加刑我就受刑。如能再使我有机会洗面革心，我就是变成一堆死骨，也不会忘记。”主管部门认为隗嚣言语傲慢，请求杀他的儿子隗恂。刘秀不忍心，又派来歙到县送亲笔信给隗嚣，说：“从前，高祖的大将柴武说：‘陛下宽厚仁爱，诸侯中虽有逃亡反叛的，以后归顺，就恢复爵位封号，不予诛杀。’现在你如果能约束自己，再派隗恂的弟弟到朝廷来做人质，那你的爵位和俸禄都可保全，洪福齐天。我年近四十，在军旅中度过十年，厌恶花言巧语。如果你不愿意，不必答复。”隗嚣知道刘秀已看穿他的欺骗术，于是派使者向公孙述称臣。

[15]匈奴与卢芳为寇不息，帝令归德侯飒使匈奴以修旧好。单于骄倨，虽遣使报命，而寇暴如故。

[15]匈奴和卢芳不断侵扰，刘秀命归德侯刘飒出使匈奴，谋求恢复以前的良好关系。匈奴单于骄横傲慢，虽然也派使节到洛阳回报，但侵扰如故。

七年（辛卯、31）

七年（辛卯，公元31年）

[1]春，三月，罢郡国轻车、骑士、材官，令还复民伍。

[1]春季，三月，免去郡县、封国的轻车、骑士、材官，命他们回归为民。

[2]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遣兵往来，为之援势。

[2]公孙述封隗嚣为朔宁王，让他派出军队往来造声势，作为援助。

[3]癸亥晦，日有食之。诏百僚各上封事，其上书者不得言圣。太中大夫郑兴上疏曰："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愿陛下屈己从众，以济群臣让善之功。顷年日食多在晦，先时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帝躬勤政事，颇伤严急，故兴奏及之。

[3]癸亥晦（三十日），出现日食。刘秀诏命百官各自呈递密封奏章，奏章中不得有"圣"字。太中大夫郑兴上书说："国家没有善政，上天的谴责就在太阳月亮上显现。关键在于顺应人心，用人得当。现在公卿大夫多数推举渔 阳太守郭，认为可以做大司空，而陛下不及时决定。道路上谣言四起，都说'朝廷打算任用功臣'，但任用功臣就会人和职位不相配。请求陛下委曲自己，听从大家的意见，以鼓励群臣谦让的美德。近来，日食多发生在每月三十日，太阳和月亮提前重合，都是由于月亮运行快的缘故。太阳象征君主，月亮臣子。君主急促而臣子迫切，所以月亮运行得快。当今陛下高明而群臣遑急不安，应当考虑用柔和而行之有效的政治手段，请陛下留心《尚书·洪范》的做法。"刘秀亲自处理政事，往往过于严苛急迫，所以郑兴上书提及。

[4]夏，四月，壬午，大赦。

[4]夏季，四月壬午（十九日），刘秀实行大赦。

[5]五月，戊戌，以前将军李通为大司空。

[5]五月戊戌（初五），刘秀任命前将军李通做大司空。

[6]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陈元上疏曰：“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宗假宰辅之权。及亡新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以偷天下，况己自喻，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激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谋，身为世戮。方今四方尚扰，天下未一，百姓观听，咸张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帝从之。

[6]大司农江冯上书说：“应当命司隶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陈元上书说：“我听说把臣子当做老师的，是帝王；把臣子当做宾客的，是霸主。所以周武王以姜太公为老师，齐桓公以管仲为仲父。乃至近代，汉高祖对相国萧何的礼遇特别优待，汉文帝授予宰相申屠嘉生杀予夺的权力。到王莽时，逢汉朝中衰，王莽专断，把持最高权力，窃国篡位。他以自己做比方，不信任群臣，剥夺三公的职权，降低宰相的威严，把揭发隐私当作高明，把攻击过失作为正直。以至于奴仆告发主人，儿子、弟弟告发父亲、哥哥。法网严密，刑法苛刻，使大臣无所措手足。然而仍不能禁止董忠的叛变，王莽自己也遭世人杀戮。现在四方仍然纷扰不安，天下没有统一，百姓全都睁大眼睛观看，竖起耳朵倾听。陛下应当研究、学习周文王、周武王时代的圣典，承袭祖先留下的美德，用心结交下面的有识之士，屈身对待贤能的人，实在不应派有关部门监视三公的名声。”刘秀接受了他的意见。

[7]酒泉太守竺曾以弟报怨杀人，自免去郡；窦融承制拜曾武锋将军，更以辛肜为酒泉太守。

[7]酒泉太守竺曾，因自己的弟弟报仇杀人，自行辞职离郡。窦融代表皇帝，任命竺曾做武锋将军，改以辛肜为酒泉太守。

[8]秋，隗嚣将步骑三万侵安定，至阴，冯异率诸将拒之；嚣又令别将下陇攻祭遵于；并无利而还。

[8]秋季，隗嚣率领步、骑兵三万人侵犯安定，到达阴县，冯异率领诸将抵挡。隗嚣又命其他将领下陇山，在县攻打祭遵。都不能取胜，返回。

帝将自征隗嚣，先戒窦融师期，会遇雨，道断，且嚣兵已退，乃止。

刘秀准备亲自征讨隗嚣，先和窦融约定出兵日期。正赶上大雨，道路断绝，而且隗嚣的军队已经撤退，才停止进攻。

帝令来歙以书招王遵，遵来降，拜太中大夫，封向义侯。

刘秀命来歙写信招降王遵，王遵前来投降。刘秀任命他当太中大夫，封向义侯。

[9]冬，卢芳以事诛其五原太守李兴兄弟；其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乔扈各举郡降，帝令领职如故。

[9]冬季，卢芳因事诛杀五原太守李兴兄弟。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乔扈各自献郡投降。刘秀命他们照旧留任原官职。

[10]帝好图谶，与郑兴议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10]刘秀喜好运用隐语或预言占验吉凶的图谶，和郑兴讨论到郊外祭祀的事，说：“我想用图谶来推断，怎么样？”郑兴回答：“我不从事预言。”刘秀发怒说：“你不从事预言，是认为它不对吗？”郑兴惶惧，说：“我未学过图谶之书，并没有认为它不对。”刘秀的怒气才消。

[11]南阳太守杜诗政治清平，兴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11]南阳太守杜诗，为政清廉公正，兴利除害，百姓安逸无忧。杜诗又兴修水利，大量开垦荒地，南阳郡内家家户户殷实富足。当时的人们把他比作汉元帝时的召信臣，南阳流传着称颂他的歌谣：“从前有召父，现在有杜母。”

八年（壬辰、32）

八年（壬辰，公元32年）

[1]春，来歙将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袭略阳，斩隗嚣守将金梁。嚣大惊曰："何其神也！"帝闻得略阳，甚喜，曰："略阳，嚣所依阻，心腹已坏，则制其支体易矣！"

[1]春季，来歙率领两千余人伐山开路，从番须、回中径直袭击略阳县，斩隗嚣的守将金梁。隗嚣大为震惊，说："怎么这么神速！"刘秀听说攻取略阳，非常高兴，说："略阳是隗嚣所依据的屏障，心脏腹部已坏，那么制服他的肢体就容易了。"

吴汉等诸将闻歙据略阳，争驰赴之。上以为嚣失所恃，亡其要城，势必悉以精锐来攻；旷日久围而城不拔，士卒顿敝，乃可乘危而进。皆追汉等还。隗嚣果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嚣自悉其大众数万人围略阳，公孙述遣将李育、田助之，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来歙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发屋断木以为兵。嚣尽锐攻之，累月不能下。

吴汉等将领听说来歙占据略阳，争着率军驱驰前往。刘秀认为，隗嚣失去所依据的险阻，丢掉了重要的城市，势必出动所有的精锐部队前来进攻，等到旷日持久，敌军包围城市而不能攻占城市，士兵困顿疲惫的时候，东汉军队才可以乘敌人之危挺进。于是，把吴汉等全都追回。隗嚣果然派王元在陇坻抵御，派行巡把守番须口，派王孟堵住鸡头道，派牛邯在瓦亭驻屯。隗嚣亲自率领大军数万人包围略阳。公孙述派遣将领李育、田协助作战。他们挖山筑堤，企图放水灌城。来歙和将士们誓死坚守，箭射完了，就拆掉房屋把木头断开作为兵器。隗嚣用全部精锐部队攻城，几个月都不能攻下。

夏，闰四月，帝自将征隗嚣，光禄勋汝南郭宪谏曰："东方初定，车驾未可远征。"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帝不从，西至漆。诸将多以王师之重，不宜远入险阻，计冘犹豫未决；帝召马援问之。援因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昭然可晓。帝曰："虏在吾目中矣！"明旦，遂进军，至高平第一。

夏季，闰四月，刘秀亲自率军征伐隗嚣。光禄勋汝南人郭宪劝阻说："东方刚刚平定，陛下不能远征。"于是挡住车，拔出佩刀，砍断引车前行的皮带。刘秀不听，西行至漆县。将领们多数都认为，皇上率领的军队重要，不宜远行深入到险恶、阻塞的地方。刘秀拿不定主

意，召见马援询问意见。马援于是说，隗嚣的将领们已有土崩瓦解之势，如果进军，就会有必破之状。他又在刘秀面前，用米聚成山谷，指出敌我双方的形势，展示大军进攻的路线，来回分析，十分清晰明白。刘秀说："敌人的情况都在我的眼里了！"第二天一早，大军出发，抵达高平县第一城。

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是时军旅草创，诸将朝会礼容多不肃，融先遣从事问会见仪适。帝闻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会，待融等以殊礼。

窦融率领五郡太守以及羌族、小月氏等步骑兵数万人、辎重车五千余辆，和刘秀的大军会合。当时军队还处于草创时期，将领们朝拜皇帝的礼仪多不整肃。窦融先派从事请示朝见的恰当礼仪。刘秀听后认为很好，宣告百官让他们效法。于是设置盛大的酒宴，用特别的尊贵礼仪招待窦融等。

遂共进军，数道上陇。使王遵以书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于是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嚣将妻子奔西城，从杨广，而田、李育保上。略阳围解。帝劳赐来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赐歙妻缣千匹。

于是，联军共同进军，分成几路上陇山。刘秀命王遵写信招降牛邯。牛邯投降，刘秀任命他当太中大夫。于是隗嚣的十三位大将、所属的十六个县、部众十余万人全部归降。隗嚣带着妻子儿女逃往西城，投奔杨广。公孙述的将领田、李育退保上县。略阳县解围。刘秀慰劳、赏赐来歙，把席位单独设

在将领们的上首，赐给来歙的妻子一千匹绢帛。

进幸上，诏告隗嚣曰："若束手自诣，父子相见，保无他也。若遂欲为黥布者，亦自任也。"嚣终不降，于是诛其子恂。使吴汉、岑彭围西城，耿、盖延围上。

刘秀到达上，下诏给隗嚣说："你如果放弃武力，自己前来投降，父子能够相见，保证没有其他事故。你如果要做黥布，也随你便。"隗嚣到底不肯投降。于是刘秀诛杀他的儿子隗恂。派吴汉、岑彭包围西城，派耿、盖延包围上。

以四县封窦融为安丰侯，弟友为显亲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还所镇。融以久专方面，惧不自安，数上书求代；诏报曰："吾与将

军如左右手耳，数执谦退，何不晓人意！勉循士民，无擅离部曲！”

刘秀用四个县的土地封窦融为安丰侯，封窦融的弟弟窦友为显亲侯。五郡太守全封为列侯，命他们回到西方的任所。窦融因长期在一个地方独揽大权，心里畏惧不自安，几次上书请以别人接替。刘秀下诏回答说：“我和将军的关系，就像左右手，你几次谦虚退让，怎么不明了我的心意？你要尽力安抚士人百姓，不要擅自离开自己的部曲。”

颍川盗贼群起，寇没属县，河东守兵亦叛，京师骚动。帝闻之曰：“吾悔 不用郭子横之言。”秋，八月，帝自上晨夜东驰，赐岑彭等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颍川郡盗贼蜂起，攻陷本郡所属县城，河东郡的守军也叛变了，京都洛阳震动。刘秀听到消息说：“我后悔没有听郭宪的话！”秋季，八月，刘秀从上县日夜向东奔驰。他写信给岑彭等，说：“如果攻陷两城，就可率领军队向南攻打公孙述。人被不知足所苦，已经平定了陇，又想得到蜀。每一次出兵，头发胡须都因此变白。”

九月，乙卯，车驾还宫。帝谓执金吾寇恂曰：“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惟念独卿能平之耳，从九卿复出以忧国可也！”对曰：“颍川闻陛下有事陇、蜀，故狂狡乘间相诖误耳。如闻乘舆南向，贼必惶怖归死，臣愿执锐前驱。”帝从之。庚申，车驾南征，颍川盗贼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长社，镇抚吏民，受纳余降。

九月乙卯（初一），刘秀回到洛阳皇宫。刘秀对执金吾寇恂说：“颍川靠近洛阳，应当及时平定。我想到只有你能扫平盗贼。请你以九卿的身分，再次出征为国解忧！”寇恂回答说：“颍川盗贼听说陛下远征陇、蜀，所以那些狂徒、狡诈之辈想乘机作乱。如果他们听说陛下南行，一定吓得要死，我愿手持兵器充当前锋。”刘秀同意。庚申（初六），刘秀南征，颍川盗贼全部投降。寇恂最终没有被任命为郡守。百姓在道路上挡住车驾的去路说：“愿陛下把寇君再借给我们一年。”刘秀于是把寇恂留在长社县，命他镇慑安抚官民，收容投降的残余贼寇。

东郡、齐阴盗贼亦起，帝遣李通、王常击之。以东光侯耿纯尝为东郡太守，威信著于卫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与大兵会东郡。东郡闻

纯入界，盗贼九千余人皆诣纯降，大兵不战而还；玺书复以纯为东郡太守。戊寅，车驾还自颍川。

东郡、济阴也有盗贼兴起，刘秀派遣李通、王常予以打击。因东光侯耿纯曾经当过东郡太守，在卫地很有威信，刘秀派使者任命耿纯当太中大夫，让他和李通、王常率领的大军在东郡会合。东郡人听说耿纯进入郡界，九千多名盗贼全都向耿纯投降，大军没有经过战斗就返回了。刘秀再度任命耿纯当东郡太守。戊寅（二十四日），刘秀从颍川返回洛阳。

[2]安丘侯张步将妻子逃奔临淮，与弟弘、蓝欲招其故众，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陈俊追讨，斩之。

[2]安丘侯张步带领妻子儿女逃往临淮，和弟弟张弘、张蓝打算招集旧部，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陈俊追击，将张步斩首。

[3]冬，十月，丙午，上行幸怀；十一月，乙丑，还雒阳。

[3]冬季，十月丙午（二十二日），刘秀前往怀城。十一月乙丑（十二日），刘秀返回洛阳。

[4]杨广死，隗嚣穷困，其大将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汉军曰：“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军亟罢，请自杀以明之。”遂自刎死。

[4]杨广去世，隗嚣处于穷途末路。他的大将王捷另外在戎丘城驻扎，王捷登上城楼向汉军高喊：“替大王隗嚣守城的人，全都必死，但没有二心。请你们赶快停止进攻，我用自杀来表明我们的决心。”于是自刎而死。

初，帝敕吴汉曰：“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汉等贪并力攻嚣，遂不能遣，粮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没丈余。会王元、行巡、周宗将蜀救兵五千余人乘高卒至，鼓噪大呼曰：“百万之众方至！”汉军大惊，未及成陈，元等决围殊死战，遂得入城，迎嚣归冀。吴汉军食尽，乃烧辎重，引兵下陇，盖延、耿亦相随而退。嚣出兵尾击诸营，岑彭为后拒，诸将乃得全军东归；唯祭遵屯不退。吴汉等复屯长安，岑彭还津乡。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复反为嚣。

当初，刘秀对吴汉下令说：“各郡来的士兵只坐着消耗粮食，如果有人逃亡，就会动摇军心，应当全部遣散。”吴汉等贪图用众多的军队围攻隗嚣，因而未能遣散。粮食日渐减少，官兵疲惫，逃跑的人很多。岑彭堵住谷水，把水灌进西城，水位离城头还有一丈多。这时，王元、行巡、周宗率领公孙述派的救兵五千余人，从高处突然到来，擂起战鼓大声呼喊：“百万大军来了！”东汉军队大惊失色，没有来得及布阵。王元等突破包围，殊死战斗，于是得以进入西城，接隗嚣回到冀县。吴汉的军队粮食吃尽，就烧掉辎重装备，领兵下陇山。盖延、耿也相继撤退。隗嚣出兵尾随攻打各部队。岑彭率军断后，将领们才得以全军东归。只有祭遵驻屯县没有撤退。吴汉等又驻屯长安，岑彭回到津乡。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又反被隗嚣占领。

校尉太原温序为嚣将苟宇所获，宇晓譬数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虏何敢迫胁汉将！”因以节杀数人。宇众争欲杀之，宇止之曰：“此义士，死节，可赐以剑，序受剑。’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杀，无令须污土！”遂伏剑而死。从事王忠持其丧归雒阳，诏赐以冢地，拜三子为郎。

校尉太原人温序被隗嚣的将领苟宇俘获，苟宇再三再四地劝说温序投降。温序大怒，呵斥苟宇等说：“你们这些匪徒怎么敢胁迫汉将！”然后用手中符节击杀数人。苟宇的左右争着要杀温序。苟宇制止说：“这是一位义士，以死来保全名节。可以赐他宝剑。”温序接受宝剑，把胡须衔到嘴里，对左右说：“既然被贼寇所杀，不要让胡须被土玷污。”于是用剑自杀。从事王忠把他的尸首送回洛阳，刘秀下诏赐给他墓地，任命他的三个儿子为郎。

[5]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帝复其王号。

[5]十二月，高句丽王派使者朝贡，刘秀恢复了他的王号。

[6]是岁，大水。

[6]这一年，发生水灾。

九年（癸巳、33）

九年（癸巳，公元33年）

[1]春，正月，颍阳成侯祭遵薨于军；诏冯异并将其营，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尽与士卒；约束严整，所在吏民不知有

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临终，遗戒薄葬；问以家事，终无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丧至河南，车驾素服临之，望哭哀恸；还，幸城门，阅过丧车，涕泣不能已；丧礼成，复亲祠以太牢。诏大长秋、谒者、河南尹护丧事，大司农给费。至葬，车驾复临之；既葬，又临其坟，存见夫人、室家。其后朝会，帝每叹曰："安得忧国奉公如祭征虏者乎！"卫尉铫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群臣各怀惭惧。"帝乃止。

[1]春季，正月，颍阳成侯祭遵在军中去世。刘秀下诏，命冯异接管他的军队。祭遵为人廉洁、节俭，小心谨慎，克己奉公，所得赏赐全都分给士卒。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地方官民不知有大军屯驻。取用人才，全以儒家的思想方法为准则，在酒席宴上设乐，一定用儒家喜爱的雅歌，并有古老的投壶游戏。临终时，祭遵嘱咐薄葬。当人问起家里的事情，他始终不说话。刘秀对祭遵去世异常哀痛。祭遵的棺木运到河南，刘秀穿着丧服亲临吊丧，望着棺木痛哭。回宫时，经过城门，看灵车经过，泪流满面不能克制。举行丧礼之后，又亲自用牛、羊、猪各一祭奠。下诏令大长秋、谒者、河南尹共同主持丧事，由大司农负担费用。到下葬时，刘秀又亲到现场。下葬以后，又到墓前致哀，慰问祭遵夫人和全家。以后在朝会时，刘秀往往叹息说："我怎能得到像祭遵这样爱国奉公的人啊！"卫尉铫期说："陛下极其仁爱，哀悼祭遵不已，使群臣各自感到惭愧惶恐。"刘秀才停止念叨。

[2]隗嚣病且饿，餐糗，恚愤而卒。王元、周宗立嚣少子纯为王，总兵据冀。公孙述遣将赵匡、田助纯。帝使冯异击之。

[2]隗嚣患病，又赶上饥荒，只能吃到黄豆干饭，愤恨而死。王元、周宗拥立隗嚣的幼子隗纯为王，统兵据守冀县。公孙述派遣将领赵匡、田协助隗纯。刘秀派遣冯异攻击。

[3]公 孙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泛将数万人下江关，击破冯骏等军，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据荆门、虎牙，横江水起浮桥、关楼，立柱以绝水道，结营跨山以塞陆路，拒汉兵。

[3]公孙述派遣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率领数万人下江关，击败东汉将领冯骏等的军队，于是攻陷巫县和夷道、夷陵，随后占据荆门山、虎牙山。在长江上驾起浮桥，建筑关楼。把木柱集

中在一起，竖立在江中阻断水道，跨山连接营垒堵塞陆路，以抗拒汉军。

[4]夏，六月，丙戌，帝幸缑氏，登轘。

[4]夏季，六月丙戌（初六），刘秀到缑氏县，登上轘山。

[5]吴汉率王常等四将军兵五万余人击卢芳将贾览、闵堪于高柳；匈奴救之，汉军不利。于是匈奴转盛，钞暴日增。诏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破奸将军侯进屯渔阳，以讨虏将军王霸为上谷太守，以备匈奴。

[5]吴汉率领王常等四位将军统领五万余人，在高柳县攻打卢芳部将贾览、闵堪。匈奴派兵救援，东汉军队不能取胜。于是匈奴气势变得强盛，烧杀掳掠日益严重。刘秀命朱祐驻屯常山郡、王常驻屯涿郡、破奸将军侯进驻屯渔阳郡，任命讨虏将军王霸当上谷郡太守，以防备匈奴。

[6]帝使来歙悉监护诸将屯长安，太中大夫马援为之副。歙上书曰："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荡，则述智计穷矣。宜益选 兵马，储积资粮。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馑，若招以财谷，则其众可集。臣知国家所给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于是诏于积谷六万斛。秋八月，来歙率冯异等五将军讨隗纯于天水。

[6]刘秀命来歙统帅驻屯长安的所有将领，太中大夫马援做他的副手。来歙上书说："公孙述把陇西、天水作为屏障，所以能够苟延残喘。现在这两郡如能平定，公孙述就无计可施了。我们应当增派兵马，储备粮草。现在西州刚刚破败，军民疲劳饥饿，如果用金钱粮食招引他们，那么当地军民就能够集结起来 。我知道国家所要供给的不止一支军队，经费不足，然而这样做也是不得已！"刘秀表示赞同。于是下诏，在县储备六万斛粮食。秋季，八月，来歙率领冯异等五位将军在天水讨伐隗纯。

[7]骠骑将军杜茂与贾览战于繁，茂军败绩。

[7]骠骑将军杜茂同贾览在繁县交战，杜茂的军队失败。

[8]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所有。隗嚣不能讨，因就慰纳，发其众与汉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

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治其怨结，岁时巡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译，通导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帝从之。以牛邯为护羌校尉。

[8]西羌各部落从王莽末年迁徙到边塞以内，金城郡所属各县多被占据。隗嚣无力征讨，便就势慰问笼络，征调他们的部众和汉朝相对抗。司徒掾班彪上书说："现在凉州各地都有归降的羌人。羌族人披散着头发，衣服在左边开襟。他们和汉族人混杂生活在一起，风俗习惯既不同，语言也不通，经常被小 官小吏、奸滑之人侵害掠夺，穷困愤懑，无所依赖，所以导致反抗。夷人和蛮人的叛乱，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旧的制度规定，益州地区设置蛮夷骑都尉，幽州地区设置领乌桓校尉，凉州地区设置护羌校尉。都持符节，统辖守护当地，处理纷争，每年定时巡行各地，询问疾苦。并不断派出翻译，疏通关系，了解动静，让边塞之外的羌人夷人充当官吏耳目，州郡因此可以有所戒备。现在应恢复昔日制度，以示威严，加强防备。"刘秀接受班彪的建议。任命牛邯当护羌校尉。

[9]盗杀阴贵人母邓氏及弟。帝甚伤之，封贵人弟就为宣恩侯。复召就兄侍中兴，欲封之，置印绶于前。兴固让曰："臣未有先登陷陈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诚所不愿！"帝嘉之，不夺其志。贵人问其故，兴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

[9]强盗杀害阴贵人的母亲邓氏和弟弟阴。刘秀非常悲伤，封阴贵人的弟弟阴就为宣恩侯。又召见阴就的哥哥侍中阴兴，也要封侯，把印信绶带放到他面前。阴兴坚持推辞，说："我没有冲锋陷阵的功劳，而一家人中，已有好几个人承蒙封爵赐土，使天下人不满，这确实是我不愿意的！"刘秀赞美他的举动，不强迫他改变想法。阴贵人问阴兴为什么要这样做，阴兴说："皇帝的外戚家往往被不知谦让退避所害。嫁女儿要配侯王，娶媳妇要打公主的主意，我心里实在不安。富贵有

极限，人应当知足，夸耀奢侈会增加世人的指责。”阴贵人为他的话所感动，深深地自我贬抑，始终不替亲属要求官爵。

[10]帝召寇恂还，以渔阳太守郭为颍川太守。招降山贼赵宏、召吴等数百人，皆遣归附农；因自劾专命，帝不以咎之。后宏、吴等党与闻威信，远自江南，或从幽、冀，不期俱降，骆驿不绝。

[10]刘秀征召寇恂回洛阳，任命渔阳太守郭当颍川太守。郭招降山贼赵宏、召吴等数百人，全都遣送回乡务农，他因此弹劾自己擅自放回降贼，刘秀没有怪罪他。后来，赵宏、召吴等人的同党听到郭的威望和信誉，从遥远的江南，或从幽州、冀州，不约而同都来投降，路途上络绎不绝。

[11]莎车王康卒，弟贤立，攻杀拘弥、西夜王，而使康两子王之。

[11]莎车王康去世，弟弟贤继位，攻打诛杀拘弥国王、西夜国王，而让康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两国国王。

十年（甲午、34）

十年（甲午、公元34年）

[1]春，正月，吴汉复率捕虏将军王霸等四将军六万人出高柳击贾览，匈奴数千骑救之，连战于平城下，破走之。

[1]春季，正月，吴汉又率领捕虏将军王霸等四位将军六万人出高柳县攻打贾览，匈奴数千名骑兵援救贾览，接连在平城附近交战。吴汉打败赶走匈奴骑兵。

[2]夏阳节侯冯异等与赵匡、田战且一年，皆斩之。隗纯未下，诸将欲且还休兵，异固持不动，共攻落门，未拔。夏，异薨于军。

[2]夏阳节侯冯异等同隗纯的将领赵匡、田交战将近一年，斩杀赵匡、田。隗纯尚未被打败，东汉将领们想暂且返回休整部队，冯异坚决主张留下 不动。于是共同攻打隗纯据守的落门，未能攻陷。夏季，冯异在军中去世。

[3]秋，八月，己亥，上幸长安。

[3]秋季，八月己亥（二十五日），刘秀到达长安。

[4]初，隗嚣将安定高峻拥兵据高平第一，建威大将军耿等围之，一岁不拔。帝自将征之，寇恂谏曰：“长安道里居中，应接近便，安定、陇西必怀震惧；此从容一处，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马疲倦，方履

险阻，非万乘之固也。前年颍川，可为至戒。”帝不从，进幸。峻犹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玺书至第一，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将诛之。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应，遂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

[4]最初，隗嚣的将领安定人高峻带领军队据守高平县第一城。建威大将军耿等包围该城，一年未能攻陷。刘秀准备亲自征伐，寇恂劝告说：“长安的位置在洛阳和高平的中间，接应近便。陛下坐镇长安，安定、陇西之人必定心中震恐。这样，从容地呆在一处，就可以控制四方。现在人困马乏，要到险阻的地方，对陛下是不安全的。去年颍川郡盗贼蜂起的往事，应当引以为大戒。”刘秀不听。进军到县。高峻依然不降，刘秀派遣寇恂前往劝降。寇恂带着刘秀的诏书到达第一城，高峻派遣军师皇甫文出城拜见。皇甫文的言辞礼节毫不卑屈。寇恂大怒，准备诛杀。将领们劝阻说：“高峻有精兵一万人，多半都是强弩射手，在西面堵塞陇道，连年不能攻下。现在准备招降高峻，却反而屠戮他的来使，恐怕不行吧？”寇恂不答应，于是诛杀皇甫文。放他的副使回去。转告高峻说：“军师无礼，已经杀死了！要投降，赶快投降；不想投降，继续坚守！”高峻惊慌恐惧，当天打开城门投降。将领们全都向寇恂祝贺，顺便问他：“请教您，杀了他的使节而又能使他献城投降，为什么呢？”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是为高峻谋划的智囊。这次前来，言辞态度强硬，肯定没有归降的意思。如果保全他则皇甫文的计策得逞，杀掉他则使高峻丧胆，所以高峻投降。”将领们全都叹服说：“您的智慧不是我们所能赶得上的！”

[5]冬，十月，来歙与诸将攻破落门，周宗、行巡、苟宇、赵恢等将隗纯降，王元奔蜀。徙诸隗于京师以东。后隗纯与宾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诛之。

[5]冬季，十月，来歙和将领们攻陷落门。周宗、行巡、苟宇、赵恢等献出隗纯投降。王元投奔公孙述。刘秀把隗氏家族迁徙到洛阳以

东。后来，隗纯和宾客们逃跑，企图投奔匈奴。逃到武威县，被捕获，处死。

[6]先零羌与诸种寇金城、陇西，来歙率盖延等进击，大破之，斩首虏数千人。于是开仓廪以赈饥乏，陇右遂安，而凉州流通焉。

[6]先零羌部落和其他羌人部落侵犯金城、陇西。来歙率领盖延等出击，大败羌人，斩首及俘虏数千人。然后打开粮仓，赈救饥民，陇右于是安定，凉州的道路就打通了。

[7]庚寅，车驾还宫。

[7]庚寅（十七日），刘秀回到洛阳。

十一年（乙未、35）

十一年（乙未，公元35年）

[1]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阳，还幸章陵；庚午，车驾还宫。

[1]春季，三月己酉（初九），刘秀到南阳。又到章陵。庚午（三十日），回到洛阳皇宫。

[2]岑彭屯津乡，数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吴汉率诛虏将军刘隆等三将，发荆州兵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与彭会荆门。彭装战船数千艘，吴汉以诸郡棹卒多费粮谷，欲罢之；彭以为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

[2]岑彭驻屯津乡，几次攻打田戎等，不能取胜。刘秀派遣吴汉率领诛虏将军刘隆等三位将领，征调荆州军队共六万余人、骑兵五千人，与岑彭在荆门会师。岑彭武装战船数千艘，吴汉因为各郡派来的水兵消耗粮食太多，打算遣散。岑彭认为公孙述的兵力强盛，不能遣散，上书说明情况。刘秀答复岑彭说："大司马习惯用步兵骑兵，不懂水战。荆门方面的事，全凭征南大将军岑彭作主。"

闰月，岑彭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东风狂急，鲁奇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而柱有反杷钩，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岑彭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斩任满，生获程泛，而田戎走保江州。

闰三月。岑彭在军中招募攻击浮桥的战士，下令先登上浮桥的，给予上等奖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前行。当时东风刮得十分猛烈，鲁奇的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但密排在江中的木柱装有反拉的杷钩，钩住鲁奇的船，进退不能。鲁奇等乘势作殊死战斗，便掷火炬焚烧浮桥。风狂火烈，桥楼烧毁崩塌。岑彭率领全军顺风并进，所向披靡。公孙述的军队大乱，落水淹死数千人。岑彭斩杀任满，活捉程；田戎逃跑，据守江州。

彭上刘隆为南郡太守；自率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长驱入江关。令军中无得虏掠，所过百姓皆奉牛酒迎劳，彭复让不受；百姓大喜，争开门降。诏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辄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号付后将军。选官属守州中长吏。

岑彭奏请刘秀任命刘隆为南郡太守，自己率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长驱直入江关。下令军中，不得掳掠。军队所到之处，百姓们都奉献牛肉美酒迎接慰劳大军。岑彭一再推辞，不肯接受。百姓大喜，争着打开城门归降。刘秀下诏，任命岑彭代理益州牧；攻下某郡，则兼任某郡太守，岑彭如果离开某郡，就把太守的职位交付后面接防的将领。岑彭挑选属官作为益州的代理行政官员。

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粮多，难卒拔，留冯骏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垫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吴汉留夷陵，装露桡继进。

岑彭抵达江州，因为江州城池坚固，粮食充足，难以很快攻陷，便留冯骏看守，自己乘胜直指垫江县，攻占平曲，获得稻米数十万石。吴汉留在夷陵，乘坐只露桨楫的战船，继续前进。

[3]夏，先零羌寇临洮。来歙荐马援为陇西太守，击先零羌，大破之。

[3]夏季，先零羌部落侵犯临洮。来歙举荐马援当陇西太守。马援率军进击，大败先零羌部落。

[4]公孙述以王元为将军，使与领军环安拒河池。六月，来歙与盖延等进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胜遂进。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殊，驰召盖延。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臣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邪！”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曰：“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

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投笔抽刃而绝。帝闻，大惊，省书揽涕；以扬武将军马成守中郎将代之。歙丧还洛阳，乘舆缟素临吊，送葬。

[4]公孙述任命王元为将军，命他和领军环安在河池御敌。六月，来歙和盖延等进攻王元、环安，大败敌军。于是攻克下辨，乘胜前进。蜀人十分恐慌，派刺客行刺来歙，来歙未死，命人紧急召来盖延。盖延看到来歙，伏地哀痛，不能抬头仰视。来歙斥责盖延说：“你怎么敢这个样子！现在我被刺客刺中，不能报效国家，所以叫你来，要把军事托付给你，你反而学小儿女那样哭吗！刀虽然在我身上，我就不能用兵杀了你吗? “盖延收住眼泪，勉强起身接受嘱托。来歙亲手书写奏章，说：“我在深夜时，不知被什么人刺伤，中了要害。我不敢痛惜自己，深恨没有尽到职责，给朝廷带来羞辱。治理国家以能够任用贤才为根本，太中大夫段襄，正直刚强，可以重用，望陛下裁决明察。此外我的兄弟不贤，最终恐会获罪，请陛下可怜他们，时常都诲监督。”写罢，扔掉笔，拔出凶器，气绝身亡。刘秀听到消息，极为震惊，一面看奏章，一面流泪。任命扬武将军马成代理中郎将，接替来歙。来歙的灵车运回洛阳。刘秀乘车，身穿丧服，亲自吊丧、送葬。

[5]赵王良从帝送歙丧还，入夏城门，与中郎将张邯争道，叱邯旋车；又诘责门侯，使前走数十步。司隶校尉鲍永劾奏“良无藩臣礼，大不敬。”良尊戚贵重，而永劾之，朝廷肃然。永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

[5]赵王刘良跟随刘秀为来歙送葬回来，进入夏城门，和中郎将张邯争夺道路，呵斥张邯掉转车头；又责骂守卫城门的门候，罚他往前走数十步。司隶校尉鲍永弹劾刘良：“刘良不守藩臣的礼节，犯了大不敬之罪。”刘良是尊贵显要的皇族，而鲍永弹劾他，朝廷对鲍永肃然起敬。鲍永任命扶风鲍恢当都官从事。鲍恢也刚正不屈，不畏强权显贵。刘秀常说：“皇亲贵戚姑且收敛，以避开二鲍。”

永行县到霸陵，路经更始墓，下拜，哭尽哀而去；西至扶风，椎牛上苟谏冢。帝闻之，意不平，问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 ”太中大夫张湛对曰：“仁者，行之宗，忠者，义之主也；仁不遗旧，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释。

鲍永到霸陵巡查，途经刘玄坟墓，下拜，哭泣尽哀才离开。向西到达扶风，杀牛祭奠苟谏的坟墓。刘秀知道后，心里不痛快，问公卿说：“奉皇帝的使命，做这样的事，怎么样呢？”太中大夫张湛回答说：“仁，是行为的宗旨；忠，是道德的主宰。仁者不忘故旧，忠者不忘君王，鲍永的行为是高尚的。”刘秀的不满才消除。

[6]帝自将征公孙述；秋七月，次长安。

[6]刘秀将亲率大军征讨公孙述。秋季，七月，抵达长安。

[7]公孙述使其将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率二万余人拒黄石。岑彭使臧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溯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击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震骇。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

[7]公孙述派将领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调动所有的兵力，据守广汉和资中。又派将领侯丹率领二万余人据守黄石。岑彭命臧宫率领归降士兵五万人，沿涪水而上到平曲，对抗延岑。岑彭自己率领军队从垫江乘船由长江而下返回江州，又逆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敌军。然后日夜兼程，急行军二千余里，径直攻陷武阳。又派出精锐骑兵，疾驰袭击广都，离成都数十里。攻势如暴风骤雨，兵锋所至，公孙述的军队全都奔逃四散。当初，公孙述听说东汉军队在平曲，所以派大军迎击。等到岑彭进抵武阳县，绕到延岑军队的背后，蜀地之人震骇。公孙述大惊，用杖敲打地面，说：“怎么这样神速！”

延岑盛兵于沅水。臧宫众多食少，转输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复更保聚，观望成败。宫欲引还，恐为所反；会帝遣谒者将兵诣岑彭，有马七百匹，宫矫制取以自益，晨夜进兵，多张旗帜，登山鼓噪，右步左骑，挟船而引，呼声动山谷。岑不意汉军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宫因纵击，大破之，斩首溺死者万余人，水为之浊。延岑奔成都，其众悉降，尽获其兵马珍宝。自是乘胜追北，降者以十万数。军至阳乡，王元举众降。

延岑在沅水布下大军。臧宫人多粮少，粮草等物资运输不继，投降的官兵都想逃散背叛，当地郡县城邑又重新屯聚堡垒自守，以观望成

败输赢。臧宫想率军撤退，，恐怕会引起大规模反叛。正巧，刘秀派谒者带兵到岑彭那里，有战马七百匹。臧宫假传圣旨，全部收取充实自己。不分昼夜地进军，树起许多旗帜，登上山头擂鼓呐喊。右岸是步兵，左岸是骑兵，护卫着战船推进，呼喊声震动山谷。延岑想不到东汉的军队会突然到来，登上山头眺望，大为震恐。臧宫趁机纵兵攻击，大败敌军，斩首、淹死的有一万余人，水流都因此变得混浊了。延岑逃奔成都，他的军队全都投降，臧宫夺得延岑所有的兵马珍宝。于是乘胜追击败兵，投降的公孙述军队数以十万计。大军抵达阳乡，王元率部众投降。

帝与公孙述书，陈言祸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书太息，以示所亲。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皆劝述降。述曰："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复言。少、隆皆以忧死。

刘秀给公孙述写信，陈述利害祸福，表示坚决信守的承诺。公孙述看信叹息，把它给亲信传阅。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全都劝公孙述投降。公孙述说："一废一兴，都是天命，岂有投降的天子呢？"左右不敢再说话。常少、张隆都因过度忧虑而死。

[8]帝还自长安。

[8]刘秀从长安返回洛阳。

[9]冬，十月，公孙述使刺客诈为亡奴，降岑彭，夜，刺杀彭；太中大夫监军郑兴领其营，以俟吴汉至而授之。彭持军整齐，秋豪无犯。邛谷王任贵闻彭威信，数千里遣使迎降；会彭已被害，帝尽以任贵所献赐彭妻子。蜀人为立庙祠之。

[9]冬季，十月，公孙述派刺客谎称是逃亡的奴仆，归降岑彭，在夜间刺杀了岑彭。太中大夫、监军郑兴统领他的军队，等待吴汉率军赶到后移交。岑彭治军严格，秋毫无犯。公孙述封的邛谷王任贵听说了岑彭的威望信誉，从几千里之外派使者来投降。正赶上岑彭已被杀害，刘秀把任贵所献的礼品全都赐予岑彭的妻子儿女。蜀郡人为岑彭立庙来祭祀他。

[10]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先零诸种羌数万人，屯聚寇钞，拒浩隘。成与马援深入讨击，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陇西、扶风。

[10]东汉将军马成等攻陷河池，于是平定武都郡。先零部落和其他羌人部落共计数万人，屯聚起来，进行侵扰掠夺，据守在浩隘。马成

和马援深入其地讨伐，大败羌人。把投降的羌人迁徙安置在天水、陇西、扶风。

是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坚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帝从之。民归者三千余口，援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沟洫，劝以耕牧，郡中乐业。又招抚塞外氐、羌，皆来降附，援奏复其侯王君长；帝悉从之。乃罢马成军。

这时，朝臣们认为，金城郡破羌县以西路途遥远，盗贼又多，主张放弃。马援上书说：“破羌县以西，城多坚固，易于固守。那里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如果让羌人占有湟中地区，就会为害不止，不可以放弃。”刘秀同意。老百姓回归的有三千余人。马援为他们设置官吏，修缮城郭，筑起坞堡亭候，开挖沟渠，鼓励耕田放牧，郡中人民安居乐业。马援又招抚塞外的氐人、羌人，使他们都来归附，并奏请刘秀恢复他们侯王首领称号。刘秀全都赞同。于是命马成班师。

[11]十二月，吴汉自夷陵将三万人溯江而上，伐公孙述。

[11]十二月，吴汉从夷陵率领三万大军，逆长江而上，讨伐公孙述。

[12]郭为并州牧，过京师，帝问以得失，曰：“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是时在位多乡曲故旧，故言及之。

[12]郭担任并州牧，经过京城洛阳，刘秀询问他为政的得失，郭说：“选拔补充各级官吏，应当从全国这个大范围选取贤能和俊杰，不应专用陛下的那些南阳郡同乡。”这时担任官职的很多都是刘秀的同乡或故旧，所以郭谈到这一点。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四十三卷

汉纪三十五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建武十二年（丙申、36）

汉纪三十五 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丙申，公元36年）

[1]春，正月，吴汉破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于鱼涪津，遂围武阳。述遣子婿史兴救之，汉迎击，破之，因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诏汉直取广都，据其心腹。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公孙述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诏谕述曰："勿以来歙、岑 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宗族完全。诏书手记，不可数得。"述终无降意。

[1]春季，正月，吴汉在鱼涪津打败公孙述的将领魏党、公孙永，随后包围武阳县。公孙述派遣女婿史兴救援。吴汉迎击，打败史兴，于是进入犍为郡内。郡内各县都闭城坚守。刘秀命令吴汉径直夺取广都，占据敌人心腹。吴汉于是进军广都，占领该地，又派遣轻骑兵烧毁成都市桥。公孙述的将帅十分恐惧，日夜逃离叛变。尽管公孙述诛杀了叛离逃亡将领的全家，还是不能禁止。刘秀一定要公孙述投降，又一次下诏告诉公孙述说："不要因来歙、岑彭两个人被害的事而自己疑虑，现在及时投降，家族就可以保全。诏书和亲笔信，不可能屡屡得到。"公孙述始终没有投降的意思。

[2]秋，七月，冯骏拔江州，获田戎。

[2]秋季，七月，东汉将军冯骏攻陷江州，俘获田戎。

[3]帝戒吴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汉乘利，遂自将步骑二万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为营相去二十余里。帝闻之大惊，让汉曰："比敕公千条万端 ，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他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将众十许万，分为二十余营，出攻汉，使别将将万余人劫刘尚，令不得相救。汉与大战一日，兵败，走入壁，丰因围之。汉乃召诸将厉之曰："吾与诸君逾越险阻，转战千里，遂深入敌

地，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皆曰：“诺。”于是飨士秣马，闭营三日不出，乃多树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兵迎战，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斩丰、吉。于是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具以状上，而深自谴责。帝报曰：“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遂军于其郭中。

[3]刘秀告诫吴汉说：“成都有十余万大军，不能轻视。只可坚守广都，等待敌人来攻，千万不要和敌人一争高下。如果敌人不敢来攻，你就移动军营逼迫他们，等到敌人精疲力尽，才可发起攻击。”而吴汉却乘着胜利，自己率领步、骑兵二万人进逼成都，离城十余里，隔江在北岸扎营，架浮桥，命副将武威将军刘尚率领一万余人在江南屯兵，军营相隔二十余里。刘秀听说以后十分震惊，责备吴汉说：“我不久前告诫你千言万语，怎料想事到临头就乱来！你既然轻敌深入，又和刘尚分别扎营，一旦发生危急，就不再能互相顾及。敌人如果出兵牵制你，用主力攻击刘尚，刘尚失败，你也就失败了。幸而还没有其他变故，你要火速率军返回广都。”诏书还未到达，已进入九月。公孙述果然派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率领军队大约十万人，分成二十余营，攻打吴汉；另派其他将领率领一万余人牵制刘尚，使他不能救援。吴汉大战了一整天，兵败，退回到营垒。谢丰趁机包围。于是吴汉召集将领们，勉励他们说：“我和你们各位越过险阻，转战千里，才深入敌境，进逼城下。可是现在和刘尚分别困在两地，既然不能互相援救，大祸不可估量。我准备悄悄率军到南岸和刘尚会师，合力抵抗敌人。如果能够同心协力，人人全力奋战，可以建立大功业；否则的话，定会一败涂地。成败的关键，在此一举。”将领们都说：“听您的吩咐！”于是犒劳士兵，喂饱战马，关闭营门，三天不出。并多多竖立旌旗，使烟火不断。入夜，吴汉悄悄率领军队与刘尚会合。谢丰等没有发觉。第二天，兵分两路，一路在江北据守，谢丰自己率军进攻江南。吴汉投入所有兵力迎战，从早晨打到下午，大败敌军，斩杀谢丰、袁吉。于是率军返回广都，留下刘尚抗拒公孙述。吴汉把情况一

一向刘秀报告，深刻地谴责自己。刘秀回答说：“你回到广都，最恰当不过。公孙述必定不敢绕过刘尚而攻打你。他如果先攻打刘尚，你从广都救援，五十里的路程，出动全部步兵骑兵赶赴，这时正是敌军危险困顿的时候，打败他们是必定的！”自此，吴汉和公孙术在广都和成都之间交战，八战八胜，东汉大军终于进入成都外城。

臧宫拔绵竹，破涪城，斩公孙恢；复攻拔繁、郫，与吴汉会于成都。

臧宫占领绵竹，又攻陷涪城，斩杀公孙恢。又接连攻克繁县、郫县，和吴汉大军在成都会师。

[4]李通欲避权势，乞骸骨；积二岁，帝乃听上大司空印绶，以特进奉朝请。后有司奏封皇子，帝感通首创大谋，即日，封通少子雄为召陵侯。

[4]李通想避开权势，请求退休。过了两年，刘秀才允许他交出大司空的印信绶带，要他以特进身分参加朝会。后来，有关部门上奏章请封皇子爵位，刘秀感念李通首先拥戴他谋划大事功绩，当天，封李通的幼子李雄为召陵侯。

[5]公孙述困急，谓延岑曰：“事当奈何？”岑曰：“男儿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财物易聚耳，不宜有爱。”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以配岑。芩于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汉坠水，缘马尾得出。汉军余七日粮，阴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阳张堪闻之，驰往见汉，说述必败、不宜退师之策。汉从之，乃示弱以挑敌。

[5]公孙述危困窘迫，对延岑说：“事情应当怎么办？”延岑说：“男子汉应当死里逃生，怎么能坐着等死？财物容易聚敛，不应爱惜。”于是公孙述散发所有的黄金、绢帛，招募敢死队五千余人分配给延岑。延岑在成都市桥先布疑阵，树立旌旗，擂鼓向东汉军队挑战。同时悄悄派出奇兵绕到吴汉军队的后面，打败吴汉军。吴汉堕马落水，抓着马尾才脱离险境。吴汉的军队只剩下七天用的粮草，秘密准备战船，打算撤退。蜀郡太守南阳人张堪听说以后，火速前往求见吴汉，陈述公孙述必然灭亡、不应退军的策略。吴汉接受他的意见，于是故意示弱，挑动敌人出战。

冬，十一月，臧宫咸阳门；戊寅，述自将数万人攻汉，使延岑拒宫。大战，岑三合三胜，自旦及日中，军士不得食，并疲。汉因使护军高午、唐邯将锐卒数万击之，述兵大乱；高午奔陈刺述，洞胸堕马，左右舆入城。述以兵属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吴汉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帝闻之怒，以谴汉。又让刘尚曰："城降三日，吏民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尚宗室子孙，更尝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放、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斩将吊民之义也！"

冬季，十一月，臧宫进驻成都咸阳门。戊寅（十八日），公孙述亲自率领数万人攻打吴汉，派延岑抗击臧宫。双方展开大战，延岑三战三胜，从早晨打到中午，官兵得不到饭食，全都感到疲劳。吴汉于是派遣护军高午、唐邯率领精锐部队数万人攻打公孙述，公孙述的军队大乱。高午直奔阵前，猛刺公孙述，公孙述胸被刺穿，掉下战马，左右将他抬入城中。公孙述把军队交给延岑，当夜去世。第二天，延岑献城投降。辛巳（二十一日），吴汉诛杀公孙述的妻子儿女，屠杀公孙氏家族，长幼不留。并将延岑灭族，然后纵兵大肆掳掠，焚烧公孙述宫室。刘秀听说以后大怒，因此谴责吴汉。又谴责刘尚说："成都城投降已经三天，官民都服从归顺。连同孩子和母亲，人口数以万计，一旦纵兵放火，听到的人都会酸鼻掉泪。你是汉宗室子弟，又曾经当过官吏，怎么忍心做出这种事！仰视苍天，俯视大地，比较秦西巴释放小鹿、乐羊吃他儿子的肉羹，这两个人谁仁义？你们真是失掉了斩杀敌将、拯救百姓的道义！"

初，述征广汉李业为博士，业固称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鸿胪尹融奉诏命以劫业，"若起则受公侯之位，不起赐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区区之身试于不测之渊乎！朝廷贪慕名德，旷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时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为子孙，身名俱全，不亦优乎！"业乃叹曰："古人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为此故也。君子见危授命，何乃诱以高位重饵哉！"融曰："宜呼室家计之。"业曰："丈夫断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为！"遂饮毒而死。述耻有杀贤之名，遣使吊祠，赙赠百匹，业子逃，辞不受。述又聘巴郡谯玄，玄不诣；亦遣使者以毒药劫之，太守自诣玄庐，劝之

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药。玄子瑛泣血叩头于太守，愿奉家钱千万以赎父死，太守为请，述许之。述又征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系其妻子，使者谓嘉曰：“速装，妻子可全。”对曰：“犬马犹识主，况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诛皓家属。王嘉闻而叹曰：“后之哉！”乃对使者伏剑而死。犍为费贻不肯仕述，漆身为癞，阳狂以避之。同郡任永、冯信皆托青盲以辞征命。帝既平蜀，诏赠常少为太常，张隆为光禄勋。谯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还其家钱，而表李业之闾。征费贻、任永、冯信，会永、信病卒，独贻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将程乌、李育有才干，皆擢用之。于是西土咸悦，莫不归心焉。

当初，公孙述征召广汉人李业当博士，李业坚持说有病而不肯接受。公孙述因不能把李业召来而感到羞耻，派大鸿胪尹融拿着诏书胁迫李业：“你如果接受职位就封公侯，如果不接受职位就赐予毒酒。”尹融解释说：“当今天下分崩离析，谁知道什么是是和非，而敢用区区身体去试探不可测的深渊？朝廷仰慕您的名望品德，给您留下官位，到现在已七年了。四季进贡的山珍美味，不会忘记送给您。您应该让奉知己，下为子孙，性命和名誉都可保全，这样做不是上策吗？”李业于是叹息说：“古人说，危险之邦不进入，混乱之邦不居住，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君子遇到危险而肯献出生命，为什么竟用高官厚禄引诱呢？”尹融说：“应该叫家人来商量。”李业说：“大丈夫决心断绝仕途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要和妻子儿女商量？”于是饮毒酒而死。公孙述耻于背上杀死贤才的名声，派使者吊丧祭祀，赠送一百疋绢帛助丧。李业的儿子李逃跑，推辞不接受。公孙述又聘请巴郡人谯玄，谯玄不接受任命。公孙述也派使者用毒药相威胁。太守亲自到谯玄家拜访，劝他动身，谯玄说：“坚持我的志向，保全我的气节，死又有何遗憾！”于是接受毒药。谯玄的儿子谯瑛通哭，向太守磕头，情愿捐献家产一千万钱，以赎父亲的死罪。太守为此请示公孙述，公孙述应允。公孙述又征召蜀郡人王皓、王嘉，怕他们不来，先拘捕他们的妻子儿女。使节对王嘉说：“赶快整理行装，妻子儿女可以保全。”王嘉回答说：“狗、马还认识主人，何况人呢？”王皓先自刎而死，使者用首级上报。公孙述大怒，于是诛杀王皓的家属。王嘉听说后叹息说：“我走在后面了！”于是面对使节用剑自杀而死。犍为郡人费贻，不肯做公孙述的官，身涂油漆成为癞疮，假装疯狂以逃避做官。同郡人任永、冯信

全都假托患青光眼而辞谢征召。刘秀平定蜀地后，下诏追赠常少为太常，追赠张隆为光禄勋。谯玄已经去世，用羊、猪各一头祭祀，命令当地官府还给他家赎死的钱。在李业家所居地的里门刻石，表彰他的节操。征召费贻、任永、冯信，正巧任永、冯信病逝，只有费贻官至合浦太守。刘秀因公孙述的将领程乌、李育有才干，一齐提拔任用。于是蜀地上下喜悦，百姓无不归顺。

初，王莽以广汉文齐为益州太守，齐训农治兵，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公孙述时，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不降。闻上即位，间首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

起初，王莽任命广汉人文齐当益州郡太守。文齐劝导农民耕田，训练军队，招降各部夷人，郡内十分和平。公孙述时代，文齐据守险要。公孙述拘捕他的妻子儿女，向他许愿封做侯爵，文齐不肯投降。后来他听说刘秀即位，派人从小路到洛阳，为自己呈上奏章。蜀郡平定后，刘秀征召文齐当镇远将军，封成义侯。

[6]十二月，辛卯，杨武将军马成行大司空事。

[6]十二月辛卯（初一），杨武将军马成代理大司空职务。

[7]是岁，参狼羌与诸种寇武都，陇西太守马援击破之，降者万余人，于是陇右清静。援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从令，此乃太守事耳。"傍县尝有报仇者，吏民惊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长诣门，请闭城发兵。援时与宾客饮，大笑曰："虏何敢复犯我！晓狄道长，归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后稍定，郡中服之。

[7]这一年，参狼羌部落和其他羌人部落侵犯武都。陇西太守马援，击败羌军，一万余人投降，于是陇右一带平安无事。马援的宗旨是要对人有恩德，讲求信誉，对下宽厚，任用官吏职责分明，自己只总揽大局。因此，宾客故旧每天都挤满大门。各部门主管有时向他报告外面的公事，马援就说："这是丞、掾分内的事，哪值得麻烦我！可怜可怜我这老头子，让我能够游乐玩耍。如果豪强大姓侵犯小民，或者狡猾的官吏枉法，这才是太守的事。"邻县曾有人报私仇，官民震惊，传言羌人反叛，百姓跑到城内。狄道县长上门，请求关闭城门征调军队。当时马援正和宾客喝酒，大笑说："羌人怎么敢再来侵犯我?

告诉狄道县长，回去守在官舍，害怕得太厉害的话，可以伏在床底下。”后来，情况逐渐安定，全郡人都佩服马援。

[8]诏：“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逗留法。”

[8]刘秀下诏：“边疆官吏如果没有力量交战就采取守势；追击敌人时要估量敌人的情况，或远或近，不要拘泥于军法中的‘逗留法’。”

[9]山桑节侯王常、牟平烈侯耿况、东光成侯耿纯皆薨。况疾病，乘舆数自临幸，复以弟广、举并为中郎将，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医药，当世以为荣。

[9]山桑节侯王常、牟平烈侯耿况、东光成侯耿纯都已去世。耿况患病时，刘秀好几次亲自探望，又任命耿的弟弟耿广、耿举同时担任中郎将。耿兄弟六人，全都身佩青紫色印信绶带，在病榻前控视、侍奉汤药，当世认为是荣耀。

[10]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数寇边。帝遣骠骑大将军杜茂等将兵镇守北边，治飞狐道，筑亭障，修烽燧，凡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终不能克。

[10]卢芳和匈奴、乌桓的军队联合，多次侵犯边境。刘秀派遣骠骑大将军杜茂等率军镇守北方边境，整修飞狐道，修筑碉堡，建造烽火台。和匈奴、乌桓大大小小共打了数十上百次战斗，始终不能取胜。

[11]上诏窦融与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诏而行，官属兵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既至，诣城门，上印绶。诏遣使者还侯印绶，引见，赏赐恩宠，倾动京师。寻拜融冀州牧。又以梁统为太中大夫，姑臧长孔奋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为富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检操，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力行清洁，为众人所笑，以为身处脂膏不能自润。及从融入朝，诸守、令财货连毂，弥竟川泽；唯奋无资，单车就路，帝以是赏之。

[11]刘秀诏令窦融和五郡太守到京都洛阳朝见。窦融等接到诏令后动身前往，官属和兵客跟随，车队有一千多辆，马牛羊遍野。到达以后，窦融前往城门，奉上印信绶带。刘秀下诏派使者发还侯爵印信绶带。接见窦融，对他的赏赐恩宠轰动了洛阳。不久，刘秀任命窦融当冀州牧。又任命梁统当太中大夫，姑臧县长孔奋当武都郡丞。姑臧县在河西是最富饶的地方，当时全国还未平定，士人多不检点，没有节操，在县长的位置上不满几个月就积累起大量财富。孔奋在职四年，

行为清正廉洁，被众人所讥笑，认为他身在油脂之中却不能滋润自己。等到跟随窦融到京都洛阳，各郡守、县令的钱财货物装了一车又一车，布满平川洼泽，唯独孔奋没有财产，只乘一辆车上路。刘秀因此奖赏他。

帝以睢阳令任延为武威太守，帝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

刘秀任命睢阳县令任廷当武威太守。刘秀亲自召见，告诫他说："好好侍奉长官，不要丢掉名誉。"任延回答说："我听说忠诚的臣子与人不和睦，与人和睦的臣子不忠诚。履行正道，奉公守法，是臣子的节操。如果下级对上级随声附和，那不是陛下的福分。陛下说要好好侍奉长官，我不敢接受。"刘秀叹息说："你说得对呀！"

十三年（丁酉、37）

十三年（丁酉，公元37年）

[1]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

[1]春季，正月庚申（初一），大司徒侯霸去世。

[2]戊子，诏曰："郡国献异味，其令太官勿复受！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自如旧制。"时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价直百金。诏以剑赐骑士，马驾鼓车。上雅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尝不猎，车驾夜还，上东门候汝南郅恽拒关不开。上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上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昔文王不敢于游田，以万民惟正之供。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书奏，赐恽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

[2]戊子（二十九日），刘秀下诏："各郡、封国进贡山珍海味，太官不能再接受。远方进献祭祀宗庙食物，则依照旧例。"当时外国有进献良马的，可日行千里；又有人进献宝剑，价值一百两黄金。刘秀下诏，把宝剑赏赐给骑士，让良马去驾皇家的鼓车。刘秀平素不喜欢听音乐，手不持珍珠宝玉。有一次外出打猎，车驾夜里返回，上东门候汝南人郅恽拒绝开门。刘秀命随从在门缝间和郅恽见面，郅恽说："灯火太远，看不清是谁。"于是不接受诏命。刘秀只好返回，从东中门进城。第二天，郅恽上书规劝说："从前，周文王不敢沉溺于狩猎，全身

心地为万民服务。可是陛下远到山林中打猎，夜以继日，这对社稷和宗庙有什么好处呢？”奏章呈上后，刘秀赏赐郅恽一百匹布，贬逐东中门候当参封县尉。

[3]二月，遣捕虏将军马武屯呼沱河以备匈奴。

[3]二月，刘秀派遣捕虏将军马武屯军滹沱河，以防备匈奴。

[4]卢芳攻云中，久不下。其将随昱留守九原，欲胁芳来降；芳知之，与十余骑亡入匈奴，其众尽归随昱，昱乃诣阙降。诏拜昱五原太守，封镌胡侯。

[4]卢芳进攻云中，久攻不下。卢芳的将领随昱在九原留守，想胁迫卢芳投降东汉。卢芳得知后，与十余名骑兵卫士逃入匈奴地区。卢芳的部众全都属随昱所有，随昱于是到洛阳投降。刘秀下诏，任命随昱当五原太守，封为镌胡侯。

[5]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诏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降爵为侯：丁巳，以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是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平侯张纯，安世之四世孙也，历王莽世，以敦谨守约保全前封；建武初，先来诣阙，为侯如故。于是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上曰：“张纯宿卫十有余年，其勿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5]朱祐上奏章说：“古时候，臣子受封，不是直系皇族，不封王爵。”丙辰（二十七日），刘秀下诏，长沙王刘兴、真定王刘得、河间王刘邵、中山王刘茂，都降爵为侯。丁巳（二十八日），改封赵王刘良为赵公，太原王刘章为齐公，鲁王刘兴为鲁公。这时，刘氏皇族以及原封国撤销而由后世继承爵位的，共一百三十七人。富平侯张纯，是张安世的四世孙，曾经历王莽时代，因敦厚谨慎守法而能保全爵位。建武初年，张纯先来归附，照旧为侯。现在主管部门上奏：“侯爵中除非刘姓宗室，不应恢复封国。”刘秀说：“张纯在宫禁中值宿警卫已十余年，不要废除。”改封为武始侯，封地为富平县的一半。

[6]庚午，以绍嘉公孔安为宋公，承休公姬常为卫公。

[6]庚午（疑误），封绍嘉公孔安为宋公，承休公姬常为卫公。

[7]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

[7]三月辛未（十二日），刘秀任命沛郡太守韩歆当大司徒。

[8]丙子，行大司空马成复为杨武将军。

[8]丙子（十七日），代理大司空职务的马成又担任杨武将军。

[9]吴汉自蜀振旅而还，至宛，诏过家上冢，赐谷二万斛；夏四月，至京师。于是大飨将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邓禹为高密侯。食四县；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侯，食六县；余各有差。已殁者益封其子孙，或更封支庶。

[9]吴汉从蜀地整军返回，到达宛城。刘秀下诏，准许他到家乡祭祀祖坟，赐谷二万斛。夏季，四月，吴汉回到洛阳。于是刘秀举行盛大宴会犒赏将士。有功之臣封土调整增加的，共计三百六十五人。外戚及加恩分封的，有四十五人。封邓禹为高密侯，辖地四个县。封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侯，辖地都是六个县。其他侯爵的封地各有等差。对已经死去的，加封他的子孙，或改封其宗族旁支。

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邓禹、贾复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遂罢左、右将军官。耿等亦上大将军、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

刘秀在军旅中时间很长，厌倦战争，而且知道天下百姓疲惫贫困，渴望休息。自从陇、蜀平定之后，除非有危险紧急的情况，未曾再谈论军事。皇太子曾向他请教打仗的事，刘秀说："从前卫灵公请教战争的事，孔子不肯答复。这不是你应该问的。"邓禹、贾复知道刘秀决定放下武器，用礼乐教化进行统治，不愿功臣们身在洛阳而拥有重兵，于是二人交出军权，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刘秀也考虑到功臣们今后的去向，想保全他们的爵位和封地，不让他们因为职务而有过失，于是撤销左将军、右将军的官职。耿等也交出大将军、将军的印信绶带，全都以侯爵的身份离开朝廷，回到自己的宅第。他们被加以特进之衔，定期参加朝会。

邓禹内行淳备，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

邓禹性格敦厚，有十三个儿子，让他们各自研习一种技能。他治家的严谨，对子孙的教育，都可以作为后世效法的榜样。家里的开支取自封地的收入，不从其他产业营利。

贾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朱祐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余，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

贾复刚毅正直，有大节。回到宅第以后，关起门来修身养性。朱祐等举荐贾复，认为他适宜做宰相，而刘秀正责成三公整顿官吏制度，所以一律不任用功臣。这时，侯爵中只有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和三公九卿一起议论国家大事，恩宠特别深厚。刘秀虽然控制功臣，但往往能维护包容他们，原谅他们的小过失。远方进贡珍味美食，一定先赏赐所有诸侯，而太官都没有多余的，因此功臣全都保持他们的爵位财产，没有被诛杀或谴退的。

[10]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效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

[10]益州把公孙述的盲人乐师、祭祀用的乐器、用五采羽毛编成篷盖的车，以及帝王后妃专用的各种车辆等，送到洛阳，于是帝王仪伏所用的器物才开始完备。当时战事已经平息，天下少事，各种公文的往来和差役的调遣，力求从简从少，只有从前的十分之一。

[11]甲寅，以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导以经艺，不令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守道，不愿其有才能，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故诸侯王国哉！"因复请间求见，帝不许。后朝罢，逡巡席后，帝知欲有让，遂使右左传出。他日会见，迎诏融曰："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宜论他事，勿得复言。"融不敢重陈请。

[11]甲寅（疑误），刘秀任命冀州牧窦融当大司空。窦融因自己不是刘秀的旧臣，一旦入朝，官位在那些功臣之上，所以朝会晋见，神情和言辞都十分卑谦，刘秀因此更加亲近厚待他。窦融小心翼翼，内

心却总是不安，几次请求辞去官职和爵位。他上书说："我有儿子，每天早晚用儒家经典教导他。不让他学习天文，不准他研究预知祸福的谶记，只想让他恭敬怕事，恪守正道，不愿他有才能，何况竟要把连接几个城市的广大土地传给他，让他享受继承诸侯王国呢！"因此又请求单独晋见刘秀。刘秀不准。后来，有一次朝会完毕，窦融在席位后面徘徊，刘秀知道他要谈辞职的事，就让左右传旨催他离开。几天以后，有一天刘秀见到窦融，对他说："那天，我知道你要辞职，归还封土，所以让左右告诉你，天气太热，暂且去自己凉快一下。今天见面，应当谈论别的 事，不能再说辞职。"于是窦融不敢再提这件事。

[12]五月，匈奴寇河东。

[12]五月，匈奴侵犯河东郡。

十四年（戊戌、38）

十四年（戊戌，公元38年）

[1]夏，邛谷王任贵遣使上三年计，即授越太守。

[1]夏季，邛王任贵派使者呈递三年的计簿，报告人口、赋税、治安等情况。刘秀任命任贵当越太守。

[2]秋，会稽大疫。

[2]秋季，会稽郡瘟疫流行。

[3]莎车王贤、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献。西域苦匈奴重敛，皆愿属汉，复置都护；上以中国新定，不许。

[3]莎车王贤、鄯善王安都派使者进贡。西域各国被匈奴的大量征敛所苦，都愿归属汉朝，愿朝廷重新设置都护。刘秀因为中原刚刚平定，不肯应许。

[4]太中大夫梁统上疏曰："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是之后，著为常准，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臣闻立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正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正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无取于轻。高帝受命，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余皆率由旧章。至哀、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数年之间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

愿陛下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禄勋杜林奏曰：“大汉初兴，蠲除苛政，海内欢欣；及至其后，渐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赃，小事无防于义，以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统复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严刑。《经》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内称治，至初元、建平而盗贼浸多，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事寝，不报。

[4]太中大夫梁统上书说：“我看到，元帝初元五年，死罪减刑的有三十四件。哀帝建平元年，死罪减刑的有八十一件，其中四十二件是亲手杀人，而作减死一等判决。从此以后，成为惯例，所以人们轻率犯法，官吏轻视杀人。我听说做君主的道义，是以仁义为主。仁是爱人，义是坚持原则。爱人就要以除暴为目的，坚持原则就要以消灭祸乱为中心。设置刑罚在于适中，不能偏轻。高祖承受天命，制订法令，确实都很恰当。文帝只取消了肉刑和连坐法，其余全都遵循旧制。到哀帝、平帝继位，在位时间短，处理案子还很少。丞相王嘉轻率地穿凿附会，删减先辈君王的既定法律规章，几年之间有一百余件事，有的不合道理，有的不得民心。我谨把其中对大体为害最严重的，附在后边，向您陈奏。希望陛下命令主管部门，仔细选择好的律条，制订一部不容更改的法典。”刘秀把梁统的奏章交给公卿讨论。光禄勋杜林上奏说：“汉朝初兴时，废除苛政，四海之内欢欣鼓舞。等到以后，法令逐渐增多，连果桃、菜蔬之类的馈赠，都集中起来成为赃物。小的事不妨害大义，也要判处死刑。以至于发展到有法不禁，有令不止，上下互相掩护逃避，弊病更加严重。我认为应沿袭原有的法令条文，不宜于重新制订修改。”梁统又上奏说：“我所奏请的，并不是说要有严刑峻法。《书经》上说：‘治理百姓，刑法要适中。’适中的意思是不轻也不重。从高祖到宣帝，天下被称为治平，到元帝、哀帝时，盗贼渐渐增多，都是因为刑罚不适中，愚昧的人轻视犯法所造成的。由此看来，减轻刑罚的作法，反而酿成大祸。对奸诈不轨的人施恩，就是伤害善良的人。”这件事情被搁置，没有再交付讨论。

十五年（己亥、39）

十五年（己亥，公元39年）

[1]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歆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

[1]春季，正月辛丑（二十三日），免去大司徒韩歆的职务。韩歆性格刚直，说话不隐讳，刘秀往往不能容忍。韩歆在刘秀面前有根有据地说天下将有严重的饥馑荒年出现，并指天划地，言辞非常激烈，因此被免职，回归故里。韩歆走后，刘秀仍然不能消气，又派使者宣读诏书责备他。韩歆和儿子韩婴全都自杀。韩歆平素享有重名，无罪被逼死，人多不服，刘秀于是追赠钱谷，以完整的礼仪安葬他。

臣光曰：昔高宗命说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惧弗得闻。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韩歆用直谏死，岂不为仁明之累哉！

臣司马光曰：从前，商王武丁对傅说说："如果药物不能使人感到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激烈直率的话，对臣子不利，却是国家的福分。所以君王日夜寻求这样的话，唯恐听不到。可惜呵，在光武帝时代，韩韵竟因直言进谏而死，岂不是仁义圣明的缺欠吗！

[2]丁未，有星孛于昴。

[2]丁未（二十九日），有异星出现在昂宿。

[3]以汝南太守欧阳歙为大司徒。

[3]刘秀任命汝南太守欧阳歙当大司徒。

[4]匈奴寇钞日盛，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吴汉率马成、马武等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民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部数千人。

[4]匈奴的侵扰掠夺一天比一天厉害，州、郡无力禁止。二月，派遣吴汉率领马成、马武等北上打击匈奴。迁徙雁门郡、代郡、上谷郡的官民六万余人，安置到居庸关、常山关以东，以避开匈奴的骚扰。匈奴左部于是又转移到边 塞以内居住。朝廷为此担忧，在边塞增派武装部队，每个据点达数千人。

[5]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辅为右翊公，英为楚公，阳为东海公，康为济南公，苍为东平公，延为淮阳公，荆为山阳公，衡为临淮

公，焉为左翊公，京为琅邪公。癸丑，追谥兄为齐武公，兄仲为鲁哀公。帝感功业不就，抚育二子章、兴，恩爱甚笃；以其少贵，欲令亲吏事，使章试守平阴令，兴缑氏令；其后章迁梁郡太守，兴迁弘农太守。

[5]夏季，四月丁巳（十一日），刘秀封皇子刘辅为右翊公，刘英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康为济南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为淮阳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为左翊公，刘京为琅邪公。癸丑（十七日），刘秀追封大哥刘为齐武公，二哥刘仲为鲁哀公。刘秀感念大哥刘功业未成。抚育刘的两个儿子刘章、刘兴，十分宠爱。因为他们年轻而地位尊贵，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了解行政事务，派刘章暂时代理平阴县令，刘兴暂时代理缑氏县令。后来刘章升任梁郡太守，刘兴升任弘农太守。

[6]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诏下州郡检核。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

[6]刘秀因为全国的耕地面积自行申报，多不据实，并且户口、年龄都有增减，于是下诏，令各州郡进行检查核实。当时州刺史、郡太守多行诡诈，投机取巧，他们胡乱地以丈量土地为名，把农民聚集到田中，连房屋、乡里村落也一并丈量，百姓挡在道路上啼哭呼喊；有的官吏优待豪强，侵害苛待贫弱的百姓。

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颖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东海公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东海公对。上由是益奇爱阳。

当时各郡各自派使者呈递奏章，刘秀发现陈留郡官吏的简牍上面有字，看到上面写的是："颖川、弘农可以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责问陈留的官吏是怎么回事，官吏不肯承认，抵赖说"是在长寿街上捡到的。"刘秀大怒。当时东海公刘阳只有十二岁，在帐子后面说："那是官吏接受郡守下的指令，将要同其他郡丈量土地的情况作比较。"刘秀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刘阳回答

说："河南是京都，有很多陛下亲近的臣僚；南阳是陛下的故乡，有很多皇亲国戚。他们的田地住宅都超过规定，不能做标准。"刘秀命虎贲中郎将责问陈留官吏，那个官吏才据实承认，正像东海公刘阳所回答的一样。刘秀于是更加喜爱刘阳。认为他不同寻常。

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坐前为汝南太守，度田不实，赃罪千余万，下狱。歙世授《尚书》，八世为博士，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求代歙死；帝竟不赦，歙死狱中。

刘秀派遣谒者对二千石官员中循私枉法的行为进行考察核实。冬季，十一月甲戌（初一），有大司徒欧阳歙因先前在汝南太守任内丈量土地作弊，获赃款一千余万，被逮捕下狱。欧阳歙家世代教授《尚书》，有八代人是博士。学生门徒守在宫门外替欧阳歙求情的有一千余人，甚至有人把自己的头发剃掉，自处髡刑。平原人礼震才十七岁，请求替欧阳歙去死。刘秀终究未赦免，欧阳歙死在狱中。

[7]十二月，庚午，以关内侯戴涉为大司徒。

[7]十二月庚午（二十七日），刘秀任命关内侯戴涉当大司徒。

[8]卢芳自匈奴复入居高柳。

[8]卢芳从匈奴地区又返回内地，住在高柳。

[9]是岁，骠骑大将军杜茂坐使军吏杀人，免。使杨武将军马成代茂，缮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备匈奴。使骑都尉张堪领杜茂营，击破匈奴于高柳。拜堪渔阳太守。堪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劝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秀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9]这年，骠骑大将军杜茂因指使军官杀人而被免职。命杨武将军马成代替杜茂的职务。马成修缮要塞，每隔十里有一个烽燧，以防备匈奴进犯。刘秀命骑都尉张堪率领杜茂的部队，在高柳击败匈奴。任命张堪为渔阳太守。张堪任职八年，匈奴不敢进犯边塞。他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使他们生活富足。百姓用歌颂他："桑树无繁枝，麦子两穗多，张君当太守，百姓真安乐。"

[10]安平侯盖延薨。

[10]安平侯盖延去世。

[11]交趾泠县雒将女子征侧，甚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征侧忿怨。

[11]交趾泠县雒将的女儿征侧，十分层悍勇猛。交趾太守苏定用法律约束她，征侧怨恨。

十六年（庚子、40）

十六年（庚子，公元40年）

[1]春，二月，征侧与其妹征贰反，九真、日南、合浦蛮俚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都泠。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

[1]春季，二月，征侧和她的妹妹征贰反叛。九真、日南，合浦的蛮人全都起来响应，共攻占六十五个城。征侧自立为王，建都泠。交趾郡刺史和各郡太守仅能自守。

[2]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2]三月，辛丑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3]秋，九月，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皆坐度田不实，下狱死。后上从容谓虎贲中郎将马援曰："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对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上大笑。

[3]秋季，九月，河南尹张和各郡太守十余人，都因丈量土地中作弊，被逮捕入狱处死。后来，刘秀语气和缓地对虎贲中郎将马援说："我十分悔恨先前杀了很多太守和相。"马援回答说："他们的死和罪过相当，有什么多不

多呢？只是已经死了的人，不能再复生了。"刘秀大笑。

[4]郡国群盗处处并起，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余、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

[4]各郡、封国的盗贼处处并起，郡县追击征剿，军队到时盗贼就散开，军队离开后又重新屯聚集结，青州、徐州、幽州、冀州四个州尤其厉害。冬季，十月，朝廷派使节到各郡、封国，听凭盗贼们自相

检举攻击。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个人，免除五个人的罪。即使官吏畏怯逗留、逃避、故意放纵盗贼，也一律不追究，允许以擒贼讨贼立功。州、郡太守、县令县长在所辖界内有盗贼而不拘捕，或因畏惧懦弱弃城放弃职责的，全都不予处罚，只看捕获盗贼的多少来排列先后名次。仅对窝藏盗贼的人才加罪。于是，大捕盗贼，盗贼全部解散。把他们的头领迁徙到其他郡，给他们土地，供应粮食，使他们安心生产。从此以后，放牧的牛马晚上不用牵回，城门夜间不用关闭，一片升平景象。

[5]卢芳与闵堪使使请降，帝立芳为代王，堪为代相，赐缯二万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谢，自陈思望阙庭；诏报芳朝明年正月。

[5]卢芳和闵堪派使者请求投降。刘秀封卢芳为代王，任命闵堪当代相，赏赐绸缎二万匹，让他为朝廷安抚匈奴，建立和睦的关系。卢芳上书谢恩，并说自己思念想往朝廷。刘秀下诏回答卢芳，让他明年正月来朝见。

初，匈奴闻汉购求芳，贪得财帛，故遣芳还降。既而芳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单于复耻言其计，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起初，匈奴听说汉朝悬赏捉拿卢芳，因贪图得到财帛，所以送回卢芳让他投降。后来卢芳以自动归附为功，不说是匈奴所遣，匈奴单于也耻于提到当初的谋划，因而汉朝没有进行赏赐。匈奴从此大为愤恨，入境侵扰得更厉害。

[6]马援奏，宜如旧铸五铢钱，上从之；天下赖其便。

[6]马援上奏建议，应当按旧币制铸造五铢钱。刘秀赞同。百姓都因这一措施而感到方便。

[7]卢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诏止，令更朝明岁。

[7]卢芳入朝，南下到达昌平。刘秀下诏命他停止，改为明年朝见。

十七年（辛丑、41）

十七年（辛丑，公元41年）

[1]春，正月，赵孝公良薨。初，怀县大姓李子春二孙杀人，怀令赵穷治其奸，二孙自杀，收系子春。京师贵戚为请者数十，终不听。

及良病，上临视之，问所欲言，良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无复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贳出子春。迁为平原太守。

[1]春季，正月，赵孝公刘良去世。当初，怀县大姓李子春的两个孙子杀人，怀县县令赵深入追究凶犯，两个孙子自杀，李子春被捕入狱。洛阳的皇亲国戚有数十人替李子春说情，赵始终不答应。及至刘良病重，刘秀到他家探望，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刘良说：“我一向和李子春交往深厚。现在他犯罪，怀县县令赵要杀他，我愿乞求饶他一命。”刘秀说：“官吏尊奉法律，不能歪曲。请另外说其他的愿望。”刘良不再说话。刘良去世后，刘秀追念刘良，才赦免释放了李子春，提拔赵为平原太守。

[2]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2]二月乙未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3]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五月，乙卯，还宫。

[3]夏季，四月乙卯（初二），刘秀前往章陵。五月乙卯（二十一日），返回洛阳皇宫。

[4]六月，癸巳，临淮怀公衡薨。

[4]六月癸巳（二十九日），临淮怀公刘衡去世。

[5]妖贼李广攻没皖城，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讨之。秋，九月，破皖城，斩李广。

[5]盗贼李广攻陷皖城。朝廷派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征讨。秋季，九月，攻破皖城，斩杀李广。

[6]郭后宠衰，数怀怨怼，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废皇后郭氏，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诏曰：“异常之事，非国休福，不得上寿称庆。”郅恽言于帝曰：“臣闻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帝曰：“恽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轻天下也！”帝进郭后子右翊公辅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国，郭后为中山太后；其余九国公皆为王。

[6]郭皇后失宠，常怀有怨恨，刘秀对她很生气。冬季，十月辛巳（十九日），废黜皇后郭氏，立贵人阴氏皇后。下诏说：“这是一件异

常的事，不是国家之福，不准祝福庆贺。”郅恽对刘秀说：“我听说夫妇之间的私情，做父亲的尚且不能干涉儿子，何况我们做臣子的，能够干涉君王吗？所以，我不敢说什么。尽管如此，希望陛下考虑是否可行，不要让天下人议论社稷而已。”刘秀说：“你善于用自己的心揣度君王，知道我一定会适当处理，不会轻视天下人的反应。”刘秀封郭后的儿子右翊公刘辅为中山王，把常山郡并入中山国。封郭后为中山太后。其余九位皇子，全从公爵晋封为王。

[7]甲申，帝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二月，还自章陵。

[7]十月甲申（二十二日），刘秀前往章陵。修葺先人墓园祭庙，祭祀旧宅，巡视田地农舍，摆设酒宴，演奏乐曲，进行赏赐。当时刘氏宗室的伯母、姑母、婶娘们因喝酒喝得酣畅高兴，在一起说：“刘秀小时候谨慎守信，和人交往不殷勤应酬，仅知柔和而已，今天竟能如此！”刘秀听说以后，大笑说：“我治理天下，也要推行柔和之道。”十二月，刘秀从章陵回到洛阳。

[8]是岁，莎车王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帝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其使不肯易，遵迫夺之。贤由是始恨，而犹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

[8]这一年，莎车王贤又派使者进贡，请求设置都护。刘秀赐给贤西域都护印信绶带，以及车辆、旗帜、黄金、绵绣。敦煌太守裴遵上书说：“对于夷狄，不可以授给他们大权，而且这样做会使其他各国失望。”刘秀于是下诏书收回都护印信、绶带，把大将军印信、绶带改赐给贤。莎车使者不肯交换，裴遵强行夺回。贤从此开始怨恨，而仍诈称是西域都护，向西域各国发送文书，各国全都服从、归附。

[9]匈奴、鲜卑、赤山乌桓数连兵入塞，杀略吏民；诏拜襄贲令祭肜为辽东太守。肜有勇力，虏每犯塞，常为士卒锋，数破走之。肜，遵之从弟也。

[9]匈奴、鲜卑、赤山乌桓多次联合军队攻入边塞，屠杀官吏百姓，大肆掠夺。刘秀下诏任命襄贲令祭彤当辽东太守。祭彤勇猛有力，每当蛮族侵犯边境，他总是身先士卒，多次打败击退来犯者。祭彤是祭遵的堂弟。

[10]征侧等寇乱连年，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南击交趾。

[10]征侧等连年为寇作乱，朝廷命长沙、合浦、交趾等郡准备车辆船只，修筑道路、桥梁，打通山间溪谷的道路，储备粮食。任命马援当伏波将军、扶乐侯刘隆当副统帅，南征交趾。

十八年（壬寅、42）

十八年（壬寅，公元42年）

[1]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反，攻太守张穆，穆逾城走；宕渠杨伟等起兵以应歆。帝遣吴汉等将万余人讨之。

[1]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反叛，攻打太守张穆，张穆越城逃跑。宕渠人杨伟等起兵响应史歆。刘秀派遣吴汉等率领一万余人进行讨伐。

[2]甲寅，上行幸长安；三月，幸蒲坂，祠后土。

[2]甲寅（疑误），刘秀前往长安。三月，到达蒲坂，祭祀后土神。

[3]马援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至浪泊上，与征侧等战，大破之，追至禁，贼遂散走。

[3]马援缘着大海推进，沿山开道一千余里，抵达浪泊。同征侧等交战，大败征侧，追到禁，征侧部众于是四散奔逃。

[4]夏，四月，甲戌，车驾还宫。

[4]夏季，四月甲戌（十五日），刘秀返回洛阳。

[5]戊申，上行幸河内；戊子，还宫。

[5]戊申（疑误），刘秀前往河内郡。戊子（二十九日），返回洛阳皇宫。

[6]五月，旱。

[6]五月，发生旱灾。

[7]卢芳自昌平还，内自疑惧，遂复反，与闵堪相攻连月。匈奴遣数百骑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余年，病死。

[7]卢芳从昌平返回后，内心疑虑恐惧，于是再度反叛，同闵堪互相攻击，连战数月。匈奴派数百名骑兵接卢芳到塞外。卢芳留在匈奴，十余年后，病死。

[8]吴汉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围成都百余日，秋，七月，拔之，斩史歆等。汉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杨伟等惶恐解散。汉诛其渠帅，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

[8]吴汉征调广汉、巴、蜀三郡的部队，包围成都一百余天。秋季，七月，攻陷成都，斩杀史歆等。吴汉于是乘筏顺江而下，抵达巴郡。扬伟等惊恐瓦解。吴汉诛杀了叛军首领，把他们的党羽数百家迁到南郡、长沙，然后返回。

[9]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还，祠章陵；十二月，还宫。

[9]冬季，十月庚辰（二十四日），刘秀前往宜城。返回时，在章陵祭祀父祖。十二月，回到洛阳。

[10]是岁，罢州牧，置刺史。

[10]这一年，撤销州牧，设置刺史。

[11]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当除今亲庙四，以先帝四庙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庙。”上自以昭穆次第，当为元帝后。

[11]五官中郎将张纯和太仆朱浮上奏上建议：“按照礼制，既做某人的儿子，就应尊奉大宗，降低自己父母亲的地位。应当撤除现在章陵的四座父祖祭庙，用陛下即位前四位先帝的祭庙代替。”大司徒戴涉等上奏：“请建立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座祭庙。”刘秀认为，按照宗族的辈份，他应是元帝刘的后代。

十九年（癸卯、43）

十九年（癸卯，公元43年）

[1]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舂陵节侯以下于章陵；其长安、章陵，皆太守、令、长侍祠。

[1]春季，正月庚子（十五日），刘秀追尊宣帝刘询为中宗。开始在太庙祭祀昭帝、元帝。在长安祭祠成帝、哀帝、平帝，在章陵祭祀刘秀高祖父舂陵节侯刘买及以下的先人。长安、章陵两地的祭庙，全由当地太守、县令、县长负责侍奉祭祀。

[2]马援斩征侧、征贰。

[2]马援诛斩征侧、征贰姐妹。

[3]妖贼单臣、傅镇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称将军。诏太中大夫臧宫将兵围之，数攻不下，士卒死伤。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皆曰："宜重其购赏。"东海王阳独曰："妖巫相劫，势无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围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缓，令得逃亡，逃亡，则一亭长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宫彻围缓贼，贼众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斩臣、镇等。

[3]贼寇单臣、傅镇等聚众进入原武城，自称将军。刘秀下诏，命太中大夫臧宫率兵包围原武城，屡次攻城不克，士兵有不少伤亡。刘秀召集公卿、诸王询问方略，众人都说："应该提高悬赏价格。"唯独皇子东海王刘阳说："这群人被妖师、巫师所胁迫，势必不能长久。其中一定有后悔想逃跑的，只是外面围攻太急，不能逃走罢了。应该稍稍放松，让他们能够逃亡。逃亡溃散，有一个亭长就可以对付了。"刘秀认为说得很对，命臧宫撤围，放走贼兵，于是贼军四散。夏季，四月，攻陷原武城，斩杀单臣、傅镇等。

[4]马援进击征侧余党都阳等，至居风，降之；峤南悉平。援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4]马援进军追击征侧余党都阳等，追到居风，都阳等投降，峤南全部平定。马援向越人申明原有的制度，约束他们。从此以后，南越土著一直奉行马援的规定。

[5]闰月，戊申，进赵、齐、鲁三公爵皆为王。

[5]闰四月戊申（二十五日），赵公刘栩、齐公刘章、鲁公刘兴都晋封为王。

[6]郭后既废，太子强意不自安。郅恽说太子曰："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辞位以奉养母氏。"太子从之，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藩国。上不忍，迟回者数岁。六月，戊申，诏曰：

“《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强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

[6]郭皇后被废，皇太子刘强心不自安。郅恽劝告太子说：“长久地处在不稳定的位置上，上违背孝道，下靠近危险。不如辞去太子之位，以奉养母亲。”刘强听从劝告。多次托刘秀左右亲信和诸王表达他的诚意，希望退居藩国。刘秀不忍心这样做，迟疑徘徊了几年。本年六月戊申（二十六日），刘秀下诏：“《春秋》大义，选立继承人，以身份高贵为标准。东海王刘阳是皇后之子，应该继承皇位。皇太子刘强，坚决谦让，愿退居藩国。出于父子之情，难以长久违背他的愿望。今封刘强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改名刘庄。”

袁宏论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统，一民心也，非有大恶于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兴汉业，宜遵正道以为后法。今太子之德未亏于外。内宠既多，嫡子迁位，可谓失矣。然东海归藩，谦恭之心弥亮；明帝承统，友于之情愈笃；虽长幼易位，兴废不同，父子兄弟，至性无间。夫以三代之道处之，亦何以过乎！

袁宏论曰：设立太子，为的是尊重宗法统绪，统一民心，如果不是对天下有重大罪恶，就不该变动。光武帝中兴汉家大业，应当遵循正道以作为后世的楷模。如今太子的德行对外无所亏损，对内又多得恩宠，将嫡子改易位次，可以说是一个失误了。然而东海王刘强归于藩王地位，谦恭的心更加豁亮；明帝刘庄承继大统，对兄弟的情谊更加深厚。虽然长幼位置改变，一兴一废结局不同，但是父子兄弟之间，存在着真情，没有隔阂。即使以三代之道来处理，又怎能超过呢！

[7]帝以太子舅阴识守执金吾，阴兴为卫尉，皆辅导太子。识性忠厚，入虽极言正议，及与宾客语，未尝及国事。帝敬重之，常指识以敕戒贵戚，激厉左右焉。兴虽礼贤好施，而门无游侠，与同郡张宗、上谷鲜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犹称所长而达之；友人张汜、杜禽，与兴厚善，以为华而少实，俱私之以财，终不为言；是以世称其忠。

[7]刘秀任命皇太子刘庄的舅父阴识代理执金吾，任命另一位舅父阴兴当卫尉，一齐辅导太子。阴识天性忠厚，在朝廷中虽然直言正谏，但等到和宾客们一起谈话时，从不涉及国事。刘秀敬重他，常常指着他告诫皇亲贵戚，勉励左右仿效。阴兴虽然礼贤下士，乐于助

人，但宾客中没有豪杰侠客。他和同郡人张宗、上谷人鲜于裒关系不好，但知道他们对国家有用，仍然称赞其长处推荐他们做官。友人张汜、杜禽，和阴兴交往很深，阴兴认为他们华而不实，都只在钱财上帮助他们，始终不替他们说话，所以世人称赞他对国家的忠诚。

上以沛国桓荣为议郎，使授太子经。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辨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歌击磬，尽日乃罢。帝使左中郎将汝南钟兴授皇太子及宗室诸侯《春秋》，赐兴爵关内侯。兴辞以无功，帝曰："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非大功耶？"兴曰："臣师少府丁恭。"于是复封恭，面兴遂固辞不受。

刘秀任命沛国人桓荣当议郎，命他教授太子儒家经典。刘秀亲自到太学，召集众博士在他面前讨论问题，提出质疑。桓荣辩析和阐述经典的精义，每每以礼让的态度使人折服，不以言辞锋利压倒对方，其他儒家学者都赶不上他。刘秀对他特加赏赐。刘秀又命学生们一面击磬，一面唱儒家的雅歌。一整天才结束。刘秀让左右郎将汝南人钟兴教授皇太子和宗室诸侯爵读《春秋》，封钟兴为关内侯。钟兴以自己没有功劳而推辞。刘秀说："你教训太子和亲王侯爵，不是大功劳吗？"钟兴说："我是从师于少府丁恭。"刘秀于是又封丁恭为关内侯。而钟兴则坚决推辞，没有接受。

[8]陈留董宣为雒阳令。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棰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能搏击豪强，京师莫不震。

[8]陈留人董宣担任洛阳令。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白天杀人，就藏在公主家里，官吏不能逮捕他。后来公主出门，让这奴仆陪同乘车。董宣在夏门亭等候，叫车停下，上前扣住了马缰绳，用刀划

着地，大声数落公主的过失，怒喝那奴仆下车，接着就杀死了他。公主立即回宫告诉了刘秀。刘秀大怒，召董宣前来，要用刑杖把他打死。董宣叩头说：“我请求说句话再死。”刘秀说：“打算说什么？”董宣说：“陛下圣德，复兴汉室，却放纵奴仆杀人，将怎么治理天下呢？我不等着被打死，请让我自杀吧！”就头撞大柱，流了一脸血，刘秀命太监拽住他。后来让董宣叩头向公主道歉，董宣不服从，就叫人使劲按他的脑袋。董宣两手撑着地面，到底不肯低头。公主对刘秀说：“你当平民百姓的时候，窝藏逃犯，官吏不敢上门来找；现在当了皇帝，威权就不能行使在一个县令的身上吗？”刘秀笑着说：“天子跟平民不同！”接着命令：“硬脖子县令出去！”刘秀赏钱三十万，董宣都分给了手下官吏。从此他能够打击豪强，京城的人，无不震惊害怕。

[9]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民，复南顿田租一岁。父老前叩头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识知寺舍，每来辄加厚恩，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岁乎！”吏民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进幸淮阳、梁、沛。

[9]九月壬申（二十一日），刘秀前往南阳。又前往汝南郡南顿县，设置盛大酒宴，赏赐官民，下令免除南顿县田租一年。父老们上前叩头，说：“陛下的父亲住在本县时间很长，陛下对本县的官俯衙门也很熟悉，每次圣驾来临都赐予厚恩。愿陛下免除本县田租十年。”刘秀说：“帝王之位是天下大器，常常担心不能胜任，过一天是一天，怎么敢远推到十年呢？”大家又说：“陛下实际是吝惜，为什么要说谦恭的话呢？”刘秀大笑。于是又增加一年。接着，刘秀前往淮阳县、梁郡、沛国。

[10]西南夷栋蚕反，杀长吏；诏武威将军刘尚讨之。路由越，邛谷王任贵恐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多酿毒酒，欲先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邛都，遂掩任贵，诛之。

[10]西南夷栋蚕部落反叛，诛杀地方官员。刘秀下诏，命武威将军刘尚讨伐。大军路过越郡，邛谷王任贵害怕刘尚平定南方边境以后，朝廷的政令和法律必定得以推行，而自己不能再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于是聚集军队，筑起营寨，酿制了大量毒酒，想先用毒酒慰劳军

队，然后进攻袭击。刘尚得知了他的阴谋，即刻分兵先去攻取邛都，然后袭击任贵，把他诛杀。

二十年（甲辰、44）

二十年（甲辰，公元44年）

[1]春，二月，戊子，车驾还宫。

[1]春季，二月戊子（初十），刘秀返回洛阳皇宫。

[2]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仓令奚涉罪，下狱死。帝以三公连职，策免大司空窦融。

[2]夏季，四月庚辰（初三）大司徒戴涉被指控陷害前太仓令奚涉，被逮捕入狱，处死。刘秀认为三公的职务相连，颁策书免去大司空窦融的职务。

[3]广平忠侯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惟愿陛下慎无赦而已。"五月，辛亥，汉薨；诏送葬如大将军霍光故事。

[3]广平忠侯吴汉病重，刘秀亲往探望，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吴汉回答说："我愚昧没有知识，只希望陛下特别谨慎，不要赦免罪犯而已。"五月辛亥（初四），吴汉去世。刘秀下诏，命隆重安葬，礼仪如同安葬大将军霍光的旧例。

汉性强力，每从征伐，帝未安，常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吏士。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则引道，初无辨严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谨质，形于体貌。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故能任职以功名终。

吴汉性格刚强有力。每当跟随刘秀出征，刘秀没有安顿好，他就总是小心地侍立。将领们看到战斗形势不利，多数人惊慌失措，失去常度，而吴汉却神态自若，同时加紧准备兵器，激励官兵的士气。刘秀有时派人去看吴汉在干什么，回报就说正在准备作战进攻的装备。刘秀于是叹息说："吴汉比较令人满意，他的威重使人感到就像一个敌国。"吴汉每次出征，早上接到命令，晚上就踏上征途，从来没有时间

准备行装。及至在朝廷，他处处谨慎，表现在举止和态度上。有一次吴汉率军出征，妻子儿女在后方购置田产。吴汉回来，责备她说：“军队在外，官兵供给不足，为什么要大量购置田地房舍呢！”于是全都分给兄弟和舅父家。吴汉因此能够终身任职，享有功名。

[4]匈奴寇上党、天水，遂至扶风。

[4]匈奴入侵上党郡、天水郡，到达扶风进犯。

[5]帝苦风眩，疾甚，以阴兴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兴叩头流涕固让，曰：“臣不敢惜身，诚亏损圣德，不可苟冒！”至诚发中，感动左右，帝遂听之。太子太傅张湛，自郭后之废，称疾不朝，帝强起之，欲以为司徒，湛固辞疾笃，不能复任朝事，遂罢之。

[5]刘秀被一种头痛目眩的病所折磨，病得很严重。任命阴兴兼任侍中，在云台广室向他托付身后之事。等到病好以后，刘秀召见阴兴，打算让他接替吴汉担任大司马。阴兴叩头，流着眼泪，坚决推辞。他说：“我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实在是担心有损于陛下的圣德，所以不能随便冒充。”诚意发自内心，感动了刘秀左右的侍从，刘秀于是依从了他。太子太傅张湛，自从郭皇后被废之后，便称病不再上朝。刘秀勉强他上朝，要任命他当司徒。张湛说自己病得很重，不能再担任朝廷官员，坚决推辞。于是刘秀把他免职。

六月，庚寅，以广汉太守河内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壬辰， 以左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

六月庚寅（十四日），刘秀任命广汉太守河内人蔡茂当大司徒，任命太仆朱浮当大司空。壬辰（十六日），任命左中郎将刘隆当骠骑将军，代理大司马的职务。

[6]乙未，徙中山王辅为沛王。以郭况为大鸿胪，帝数幸其第，赏赐金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

[6]乙未（十九日），刘秀把中山王刘辅改封沛王。任命郭况当大鸿胪。刘秀多次到郭况家，赏赐金帛，丰盛无比，洛阳人称郭况家是“金穴”。

[7]秋，九月，马援自交趾还，平陵孟冀迎劳之。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

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是矣！”

[7]秋季，九月，马援从交趾返回，平陵人孟冀迎接、慰劳他。马援说：“现在匈奴、乌桓还在侵扰北部边疆，我想请求出兵讨伐。男子汉只应当战死在疆场，用马革裹尸送回家乡安葬罢了，怎么能躺在床上，死在女人手中呢？”孟冀说：“确实如此！做烈士就应当这样！”

[8]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鲁、东海、楚、沛国。

[8]冬季，十月甲午（二十日），刘秀前往鲁国、东海国、楚国、沛国。

[9]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风、上党。

[9]十二月，匈奴入侵天水、扶风、上党。

[10]壬寅，车驾还宫。

[10]壬寅（二十八日），刘秀返回洛阳皇宫。

[11]马援自请击匈奴，帝许之，使出屯襄国，诏百官祖道。援谓黄门郎梁松、窦固曰：“凡人富贵，当使可复贱也；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统之子；固，友之子也。

[11]马援请求攻打匈奴，刘秀准许，让马援出兵驻屯襄国，下诏命令百官祭祀路神，为马援饯行。马援对黄门郎梁松、窦固说：“一个人富贵以后，还可以回到贫贱地位。如果你们不希望再贫贱，就要身居高位而自己谨慎小心。请考虑我说的话！”梁松是梁统的儿子，窦固是窦友的儿子。

[12]刘尚进兵与栋蚕等连战，皆破之。

[12]刘尚进兵和栋蚕等交战，连战连捷。

二十一年（乙巳、45）

二十一年（乙巳，公元45年）

[1]春，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西南诸夷悉平。

[1]春季，正月，刘尚追击到不韦县，斩杀栋蚕。西南夷人地区全都平定。

[2]乌桓与匈奴、鲜卑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乌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发穹庐，莫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边陲萧条，无复人迹。秋，八月，帝遣马援与谒者分筑堡

塞，稍兴立郡县，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人民。乌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援将三千骑击之，无功而还。

[2]乌桓和匈奴、鲜卑的军队联合起来进行侵扰。代郡以东受乌桓部落的伤害，尤其严重。乌桓部落的居住地接近边塞，早晨从他们的帐篷中出发，傍晚就能抵达城郭，沿边五郡的百姓，家家户户受到侵害。以至于郡县遭到破坏，人民流亡，边境萧条，不见人烟。秋季，八月，刘秀派遣马援和谒者分别修筑城堡要塞，逐渐恢复郡县，在有些地方虚设太守、县令、县长，招集百姓返回故乡。乌桓部落中，以聚居在上谷郡塞外白山地区的最为强悍富庶。马援率领三千名骑兵袭击，不能取胜，返回。

[3]鲜卑万余骑寇辽东，太守祭彤率数千人迎击之，自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是后鲜卑震怖，畏彤，不敢复窥塞。

[3]鲜卑部落一万余骑兵侵犯辽东郡。辽东太守祭彤率领数千人迎击。祭彤亲自身穿盔甲上阵冲杀。鲜卑骑兵大举奔逃，落水而死的超过一半，祭彤于是穷追至塞外。鲜卑人在急迫中，全都抛弃武器，赤身裸体四散逃命。从此以后，鲜卑人感到震恐，畏惧祭彤，不敢再窥伺边塞。

[4]冬，匈奴寇上谷、中山。

[4]冬季，匈奴进犯上谷、中山。

[5]莎车王贤浸以骄横，欲兼并西域，数攻诸国，重求赋税，诸国愁惧。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帝许之。

[5]莎车王贤逐渐骄横跋扈，想要兼并西域，不断进攻邻国，索求沉重的赋税，西域各国忧虑恐惧。于是车师前王国、鄯善国、焉耆国等十八国，同时派他们的王子到洛阳充当人质，奉献珍宝。等到晋见皇帝刘秀时全都痛哭流涕地叩头，希望汉朝再派西域都护。刘秀因中原刚刚安定，北方异族还未顺服，所以让各国的人质全都返回，赏赐他们丰厚的礼物。西域各国听说汉朝不肯派出都护，而让人质全都返

回，十分忧愁恐惧，于是给敦煌太守裴遵呈送公文：“希望您留下我们的人质，向莎车国宣称：人质已被留下，汉朝的都护不久就会出关，望暂且停止军事行动。”裴遵将情况奏报，刘秀应允。

二十二年（丙午、46）

二十二年（丙午，公元46年）

[1]春，闰正月，丙戌，上幸长安；二月，己巳，还雒阳。

[1]春季，闰正月丙戌（十九日），刘秀去长安。二月己巳（疑误），返回洛阳。

[2]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2]夏季，五月乙未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3]秋，九月，戊辰，地震。

[3]秋季，九月戊辰（疑误），发生地震。

[4]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以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

[4]冬季，十月壬子（十九日），免去大司空朱浮的职务。癸丑（二十日），任命光禄勋杜林当大司空。

初，陈留刘昆为江陵令，县有火灾，昆向火叩头，火寻灭；后为弘农太守，虎皆负子渡河。帝闻而异之，徵昆代林为光禄勋。帝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叹曰：“此乃长者之事言也！”顾命书诸策。

起初，陈留人刘昆当江陵令，县里发生火灾，刘昆对着烈火磕头，大火随即熄灭。后来刘昆当弘农太守，郡中老虎都背着幼虎渡过黄河远去。刘秀听说以后感到惊奇，征召刘昆代替杜林当光禄勋。刘秀问刘昆：“以前你在江陵，转变风向，扑灭烈火；后在弘农任太守，老虎向北渡过黄河。你推行的什么德政，竟至发生这样的事？”刘昆回答：“不过是偶然碰上罢了。”左右侍从都忍不住笑起来。刘秀叹息说：“这才是年高有德的人说的话。”下令把这件事记载在史书上。

[5]是岁，青州蝗。

[5]这一年，青州发生蝗灾。

[6]匈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侯立；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春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帝遣中郎将李茂报命。

[6]匈奴单于舆去世。儿子左贤王乌达侯继位，不久又去世。乌达侯的弟弟左贤王蒲奴继位。匈奴所辖地区连年发生旱灾、蝗灾，数千里荒无生机，人和牲畜因饥饿和瘟疫流行，已死去多半。匈奴单于畏惧东汉朝廷乘其疲惫进行攻击，就派使节到渔阳请求和亲。刘秀派遣中郎将李茂回报。

[7]乌桓乘匈奴之弱，击破之，匈奴北徙数千里，幕南地空。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以币帛招降乌桓。

[7]乌桓部落乘着匈奴汗国衰落，发起攻击，击败匈奴。匈奴向北迁徙数千里，沙漠以南地区成为一片空地。刘秀下诏撤销沿边各郡亭候和边防官兵。又用金钱和绢帛招降乌桓部落。

[8]西域诸国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归。莎车王贤知都护不至，击破鄯善，攻杀龟兹王。鄯善王安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帝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

[8]西域各国充当人质的王子长期留在敦煌，都愁眉不展，因思乡而逃回本国。莎车王贤知道东汉朝廷不会派都护来，于是出兵击败鄯善，击杀龟兹国王。鄯善王安给汉朝上书说："愿意再派王子到洛阳做人质，再次请求汉朝廷派都护。如果汉朝廷不派都护，只能被迫向匈奴屈服。"刘秀回答说："现在使节和军队无力派遣，如果西域各国感到力不从心，东西南北，何去何从，自己选择。"于是鄯善国、车师国又归附匈奴。

班固论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瑁，则建珠崖七郡；感酱、竹杖，则开柯、越；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开苑囿，广宫室，盛帷帐，美服玩，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

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班固论曰：汉武帝时代，图谋制服匈奴。担忧匈奴吞并西域各国，同西羌各部落结成联盟。于是在黄河以西设立四郡，打开玉门关，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以此切断匈奴右臂，隔绝匈奴同南羌、月氏各部落的交通。单于失去外力援助，因此不得不逃向远方，浩瀚沙漠以南没有匈奴王庭。西汉文帝、景帝时代长期宁静，人民休养生息，历经五朝，财富有余，兵强马壮。所以看到南方的犀布、瑁，就设置珠崖等七郡；为酱、竹杖所动，就设置柯、越两郡；听说天马、葡萄，则远交大宛、安息。从此各方的珍奇物品，从四面八方进入中国。于是，朝廷开辟园林，扩建宫殿，帷帐豪华，衣服玩物艳丽。建立酒池肉林以款待远道而来的各国使节宾客，又作“鱼龙”“角抵”的游戏来观赏。加上贿赂馈赠，万里相送，所耗军旅费用，不可胜计。以至于国库开支不足，只好实行酒专卖、盐专卖、铁专卖。铸造白金币、鹿皮币。连坐车乘船，以及饲养牛羊猪狗等六畜，都要征税。用尽民力，财源枯竭。接着又发生灾荒，盗贼蜂起，道路断绝。为此，朝廷派出使节，穿着锦绣的衣服，手持代表权力的斧钺，到各郡各封国惩罚诛斩，而后才克服了困难局面。所以到汉武帝末年，决心放弃新疆轮台，颁下哀痛的诏书。这难道不是表示仁圣之君的悔意吗?

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悬度之厄，淮南、杜钦、杨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

再说通使西域，距离近的有龙堆，距离远的则有葱岭，那里有身热、头痛、悬度等险恶地段，按照刘安、杜钦、扬雄的看法，都认为那里是天地用以划分疆界、隔绝内外之处。西域各国，各有君王，士兵分散力弱，无法统一。虽然归附匈奴，却并不心悦诚服。匈奴能得

到他们的马匹牲畜、毛织品，但却不能统率他们的军队，和他们共进退。西域各国和西汉朝廷互相隔绝，又路途遥远。得到它，对汉室没有利益；丢弃它，对汉室没有损害。盛大的恩德出自汉室，汉室对他们却没任何索取。所以，自从光武帝刘秀以来，西域各国思念汉朝的威望高德，全都乐意归降，多次派出使节，把王子送到汉朝充当人质，请求设置都护。圣明的皇帝纵览古今，因时机还没有成熟，推辞而没有承诺。从前，虽然有大禹的善待西戎部落，周公的退回白野鸡，汉文帝的不接受千里马，而刘秀的做法，却包含了上述所有的意义。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四十四卷

汉纪三十六 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二十三年（丁未、47）

汉纪三十六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丁未，公元47年）

[1]春，正月，南郡蛮叛；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

[1]春季，正月，南郡蛮人反叛。东汉朝廷派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伐，将蛮人击败。

[2]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2]夏季，五月丁卯（初八），大司徒蔡茂去世。

[3]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3]秋季，八月丙戌（疑误），大司空杜林去世。

[4]九月，辛未，以陈留玉况为大司徒。

[4]九月辛未（十三日），任命陈留人玉况为大司徒。

[5]冬，十月，丙申，以太仆张纯为大司空。

[5]冬季，十月丙申（初九），任命太仆张纯为大司空。

[6]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反，遣刘尚发兵万余人溯沅水入武击之。尚轻敌深入，蛮乘险邀之，尚一军悉没。

[6]武陵蛮人首领相单程等反叛。东汉朝廷派刘尚发兵一万余人，沿沅水逆流而上，到武进行讨伐。刘尚轻敌而深入蛮地，蛮人据险邀战，刘尚全军覆没。

[7]初，匈奴单于舆弟右谷蠡王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次即当为单于。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乌珠留单于有子曰比，为右日逐王，领南边八部。比见知牙师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遂内怀猜惧，庭会稀阔。单于疑之，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及单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诣西河太守求内附。两骨都侯颇觉其意，会五月龙祠，劝单于诛比。比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闻之，驰以报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万人，待两骨都侯还，欲杀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谋，亡去。单于遣万骑击之，见比众盛，不敢进而还。

[7]起初，匈奴单于舆的弟弟右谷蠡王知牙师依照顺序当为左贤王，而左贤王即王储，依照顺序当为单于。但单于舆打算将其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杀死了知牙师。舆的前任、乌珠留单于的儿子名叫比，为右日逐王，统领南边八大部落。比见知牙师被诛，口出怨言道："若以兄弟次序来说，右谷蠡王应当继位；若伦传子，则我是前单于长子，我应当继位！"于是心怀猜忌恐惧，很少去单于王庭朝会。单于怀疑他，就派两名骨都侯去监督统领比部下的兵马。及至单于蒲奴继位，比愈发怒恨。他秘密派遣汉人郭衡诣见西河太守，献上匈奴地图，请求归附。两名骨都侯对比的意图颇有觉察，适逢五月龙城祭祀，他们便劝单于杀比。比的弟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中，闻知此讯，便跑去告诉比。于是比召集八部兵马四五万人，等待两骨都侯归来，要杀死他们。两骨都侯在将要到达时，发觉了比的计划，便逃走了。单于派出万名骑兵去攻打比，因见到比的军容强大，未敢进兵就撤回了。

[8]是岁，鬲侯朱祜卒。祜为人质直，尚儒学；为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虏掠百姓，军人乐放纵，多以此怨之。

[8]同年，鬲侯朱祜去世。朱祜为人质朴正直，崇尚儒学，身为将领，他愿意接受敌人投降，以夺取城池为目的，而不贪图用人头报功。他还禁止士卒掳掠百姓，而军人喜欢自由放纵，因此对朱祜多怀怨恨。

二十四年（戊申、48）

二十四年（戊申，公元48年）

[1]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1]春季，正月乙亥（十九日），大赦天下。

[2]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日逐王比为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五官中郎将耿国。独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帝从之。

[2]匈奴八大部落首领共同议定，拥立日逐王比为呼韩邪单于，派使者前往五原塞，表示愿永远做汉王朝的藩属屏障，抵御北方敌人。光武帝将此事交付公卿商议。大家都认为："天下方才安定，中原空

虚，而夷狄意图真假难辨，不可应许。”唯独五官中郎将耿国认为：“应当依照孝宣皇帝的先例，接受归附，命他们在东面抵御鲜卑，在北面抗拒匈奴，做四方蛮夷的表率，修复沿边诸郡。”光武帝听从了耿国的意见。

[3]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马援请行，帝愍其老，未许，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送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等将四万余人征五溪。援谓友人杜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左右，或与从事，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

[3]秋季，七月，武陵蛮人攻打临沅。东汉朝廷派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伐，未能取胜。马援请求出征，光武帝怜他年迈，不肯应允。马援说：“我还能够身穿盔甲，上马驰骋。”光武帝命他一试身手。马援跨在鞍上，转身回视，以示仍可征战。光武帝笑道：“好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翁啊！”于是派马援带领中郎将马武、耿舒等率四万余众进军五溪。马援对友人杜说：“我受皇恩深重。但年事已高，去日无多，总是担心不能为国而死。今日得遂所愿，我心甘情愿，死也瞑目。只是顾虑那些权贵子弟，他们或者近在左右，或者随从办事，很难调动，我唯独有此心病！”

[4]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遣使诣阙奉藩称臣。上以问朗陵侯臧宫。宫曰：“匈奴饥疫分争，臣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笑曰：“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

[4]冬季，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派使节到汉廷，愿做藩国，自称臣属。光武帝询问朗陵侯臧宫的意见。臧宫说：“匈奴发生了饥荒瘟疫和分裂争斗，我愿得到五千骑兵去 立战功。”光武帝笑道：“面对常胜将军，难以商议敌情。我要自己考虑此事。”

二十五年（己酉、49）

二十五年（己酉，公元49年）

[1]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边，太守祭彤招降之。彤又双财利抚纳鲜卑大都护偏何，使招致异种，骆驿款塞。彤曰：“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即击匈奴，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

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彤为人质厚重毅，抚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爱之，得其死力。

[1]春季，正月，辽东郡塞外的貊人侵犯边境，太守祭彤招诱他们归降。祭彤还用财物来安抚结纳鲜卑首领偏何，让他招集其他外族部落，陆续到边塞归降。祭彤说："你们要是真想立功，就应当回去打匈奴，斩下匈奴首领的头送来，我才会信任你们。"偏何等就去攻打匈奴，斩杀二千余人，将人头献到辽东郡官府。此后，他们每年都去打匈奴，送来人头，接受赏赐。匈奴势力从此衰落，而汉王朝边境不再有敌侵的警报，鲜卑、乌桓一同入朝进贡。祭彤为人质朴敦厚，沉着坚毅，用恩惠和信义招抚外族，因此外族对他既怕又爱，拼死效力。

[2]南单于遣其弟左贤王莫将兵万余人击北单于弟左贤王，生获之；北单于震怖，却地千余里。北部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三万余人归南单于。三月，南单于复遣使诣阙贡献，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

[2]南单于派他的弟弟左贤王莫率兵一万余众进攻北单于的弟弟左贤王，将他生擒。北单于十分震恐，后撤了一千余里。北匈奴所属的骨都侯和右骨都侯带领三万余人归附南单于。三月，南单于再度遣使者到朝廷进贡，请汉朝派使者进行监护，并要求将王子送到汉朝作人质，重修旧日和约。

[3]戊申晦，日有食之。

[3]三月戊申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4]马援军至临乡，击破蛮兵，斩获二千余人。

[4]马援的军队到达临乡，攻破蛮兵，斩杀、俘获二千余人。

初，援尝有疾，虎贲中朗将梁松来候之，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

起初，马援曾经患病，虎贲中郎将梁松前往探望。梁松独自在床下拜见，而马援没有还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问道："梁伯孙是皇上的女婿，朝廷显贵，公卿以下的官员没有不惧怕他的，为何唯独您对他不礼敬？"马援答道："我是他父亲的朋友，他身份虽贵，可怎能不讲辈份呢？"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通轻侠，援前在交趾，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长龙述也；季良者，越骑司马杜保也；皆京兆人。会保仇人上书，讼“保为行浮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与之交结，将扇其轻伪，败乱诸夏。”书奏，帝召责松、固，以讼书及援诫书示之，松、固叩头流血，而得不罪。诏免保官，擢拜龙述为零陵太守。松由是恨援。

马援的侄子马严、马敦都爱发议论，结交游侠。马援先前在交趾时，曾写信回家告诫他们：“我希望你们在听到他人过失的时候，就像听到自己父母的名字一样，耳可以听，而口却不能讲。好议论他人是非，随意褒贬时政和法令，这是我最厌恶的事情。我宁可死，也不愿听到子孙有此类行径。龙伯高为人宽厚谨慎，言谈合乎礼法，谦恭而俭朴，廉正而威严，我对他既敬爱，又尊重，希望你们效法他。杜季良为人豪侠仗义，将别人的忧虑当作自己的忧虑，将别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他父亲去世开吊，几郡的客人全来了。我对他又敬爱又尊重，却不希望你们效法他。效法龙伯高不成，还可以做恭谨之士，正如人们所说的‘刻鸿鹄不成还象鸭’；若是效法杜季良不成，就会堕落成天下的轻浮子弟，正如人们所说的‘画虎不成反似狗’了。”龙伯高，即山都县长龙述；杜季良，即越骑司马杜保，两人都是京兆人。适逢杜保的仇人上书，指控杜保：“行为浮躁，蛊惑人心，伏波将军马援远从万里之外写信回家告诫侄儿不要与他来往，而梁松、窦固却同他结交，对他的轻薄伪诈行为煽风点火，败坏扰乱国家。”奏书呈上，光武帝召梁松、窦固责问，出示指控的奏书和马援告诫侄儿的书信。梁松、窦固叩头流血，才未获罪。诏命免去杜保官职，将龙述擢升为零陵太守。梁松由此憎恨马援。

及援讨武陵蛮，军次下隽，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从充则涂夷而运远。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其

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耿舒与兄好侯书曰：“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得书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

到后来，马援征讨武陵蛮人，大军到达下隽。有两条道路可入蛮界：一从壶头，这条路近而水势深险；一从充县，这条路是坦途，但运输线太长。耿舒主张走充县，马援却认为那样会消耗时日和军粮，不如进军壶头，扼住蛮人咽喉，则充县之敌将不攻自破。两种意见上报朝廷，光武帝批准了马援的战略。于是汉军进兵壶头。蛮贼登高，把守险要，水流湍急，汉军舰船不能上行。适逢酷暑，很多士兵患瘟疫而死，马援也被传染，于是在河岸凿窟栖身以避暑热。每当蛮贼爬到高处擂鼓呐喊，马援便蹒跚跛行着察看敌情，左右随从无不为他的壮志所感而哀痛流泪。耿舒在给他哥哥好侯耿的信中写道：“当初我曾上书建议先打充县，尽管粮草运输困难，但兵马前进无阻，大军数万，人人奋勇争先。而如今竟在壶头滞留，官兵忧愁抑郁，行将病死，实在令人痛惜！前在临乡，敌兵无故自来，如果乘夜出击，就可以将他们全歼。但马援就像个作生意的西域商人，所到之处，处处停留，这就是 失利的原因。现在果然遇到了瘟疫，完全同我预言的一样。”耿收到信后上奏朝廷，于是光武帝派梁松乘驿车前去责问马援，并就此代理监军事务。

会援卒，松因是构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能轻身，胜障气，军还，载之一车。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帝益怒。

正当此时，马援去世，梁松乘机陷害马援。光武帝大怒，下令收回马援的新息侯印信。当初，马援在交趾时经常服食薏苡仁，因为此物可使身体轻健，抵御瘴气。班师时，曾载回了一车。等到马援死后，却有人上书诬告他当初用车载的全是上好的珍珠和犀角。于是光武帝益发愤怒。

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稿葬域西，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

马援的妻子儿女又慌又怕，不敢将马援的棺柩运回祖坟，便草草葬在城西。他门下的宾客旧友，没有人来祭吊。马严和马援的妻子把自己用草绳捆绑起来，连在一起，到皇宫门口请罪。于是光武帝拿出梁松的奏书给他们看，他们方才得知马援的罪名，便上书鸣冤，前后共六次，情辞十分哀伤悲切。

前云阳令扶风朱勃，指阙上书曰："窃见故伏波将军马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经营陇、冀，谋如涌泉，势如转规，兵动有功，师进辄克。诛锄先零，飞矢贯胫；出征交趾，与妻子生诀。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怨隙并兴，宗亲怖栗，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为之讼，臣窃伤之！夫明主于用赏，约于用刑，高祖尝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军，不问出入所为，岂复疑以钱谷间哉！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厌海内之望。"帝意稍解。

前任云阳县令、扶风人朱勃前往皇宫门阙上书说："我看见已故的伏波将军马援，从西州崛起，钦敬仰慕皇上圣明仁义，历经艰险，万死一生，在陇、冀两地征战。他的智谋如泉水一样喷涌不绝，行动如转动圆规一样灵活迅速。他用兵战无不胜，出师攻无不克。剿伐先零时，飞箭曾射穿他的小腿；出征交趾时，以为此行必死，曾与妻儿诀别。过了不久又再度南征，很快攻陷临乡，大军已经建立功业，但未完成而马援先死。军官士兵虽然遭受瘟疫，而马援也没有独自生还。战争有以持久而取胜的，也有因速战而败亡的；深入敌境未必就正确，不深入也未必为不对。论人之常情，难道有乐意久驻危险之地不生还的吗？马援得以为朝廷效力二十二年，在北方出塞到大漠，在南方渡江漂海。他触冒瘟疫，死在军中，名声被毁，失去爵位，封国失传。天下不知他所犯的过错，百姓不知对他的指控。他的家属紧闭门

户，遗体不能归葬祖坟。对马援的怨恨和嫌隙一时并起，马氏家族震恐战栗。已死的人，不能自己剖白；活着的人，不能为他分辩，我为此感到痛心！圣明的君王重于奖赏，轻于刑罚。高祖曾经交给陈平四万斤金用以离间楚军，并不问账目与用途，又岂能疑心那些钱谷的开销呢？请将马援一案交付公卿议论，评判他的功罪，决定是否恢复爵位，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光武帝之怒稍有消解。

初，勃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援兄况，辞言娴雅，援裁知书，见之自失。况知基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及援为将军封侯，而勃位不过县令。援后虽贵，常待以旧恩而卑侮之，勃愈身 自亲。及援遇谗，唯勃能终焉。

起初，朱勃十二岁时就能背诵《诗经》、《书经》，经常拜望马援之兄马况，言辞温文尔雅。当时马援才开始读书，看到朱勃，他自况不如，若有所失。马况觉出了马援的心情，就亲自斟酒安慰他说：“朱勃是小器，早成，聪明才智尽此而已，他最终将从学于你，不要怕他。”朱勃还不到十二岁，右扶风便试用他代理渭城县宰。而等到马援做了将军并封侯的时候，朱勃的官位还不过是个县令。马援后来虽然身居显贵，仍然常常以旧恩照顾朱勃，但又卑视和怠慢他，而朱勃本人的态度却愈发亲近。及至马援受到诬陷。唯有朱勃能够最终保持忠诚不渝。

谒者南阳宗均监援军，援既卒，军士疫死者太半，蛮亦饥困。均乃与诸将议曰：“今道远士病，不可以战，欲权承制降之，何如？”诸将皆伏地莫敢应。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守沅陵长，命种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因勒兵随其后。蛮夷震怖，冬十月，共斩其大帅而降。于是均入贼营，散其众，遣归本郡，为置长吏而还，群蛮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矫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赐以金帛，令过家上冢。

谒者、南阳人宗均任马援大军的监军。马援去世后，官兵因瘟疫而死的已超过半数，蛮军也饥困交迫。于是宗均同将领们商议道：“我们如今道路遥远，官兵染疾，不可以再作战了，我打算权且代表皇上发布命令招降敌人，怎么样？”将领们全都伏在地上不敢应声。宗均说：“忠臣远在境外，若有保护国家安全之策，可以专断专行。”于是假传

诏旨，调伏波司马吕种代理沅陵县长，命他带着诏书进入敌营，宣告朝廷的恩德和信义，而自己率军尾随其后。蛮人十分震恐，冬季十月，他们一道杀死首领投降。于是宗均进入蛮贼大营，遣散兵众，命他们各回本郡，又委任了地方官吏，然后班师。蛮人之乱于是平定。宗均还没到京成，先自我弹劾假传诏旨之罪。光武帝嘉奖他的功绩，派人出迎，赏赐金帛，命他经过家乡时祭扫祖坟。

[5]是岁，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内属，诏封乌桓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时司徒掾班彪上言："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帝从之，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

[5]同年，辽西郡乌桓部落大人郝旦等率领部众归附汉朝。光武帝下诏将乌桓各级首领封为侯、王、君长，共计八十一人，让他们移居塞内，分布在沿边各郡。并命令他们招徕本族之人，由官府供给衣服饭食。于是这些人便成为汉朝边疆的警哨，协助击讨匈奴和鲜卑。其时，司徒掾班彪上书道："乌桓人天性轻薄狡黠，喜做强盗，如果长久放纵而无人统领，必将再度劫掠汉朝居民。只委派主持受降的低级官吏，恐怕不能控制他们。我认为应当再度设置护乌桓校尉，这必将有益于招抚外族，减少国家的边疆忧患。"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在上谷宁城重新设置护乌桓校尉，建立大营和官府，负责对鲜卑的赏赐、接送人质和每年四季的双边贸易等事务。

二十六年（庚戌、50）

二十六年（庚戌，公元50年）

[1]正月，诏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

[1]正月，光武帝下诏，增加百官的俸禄。千石以上的官吏，低于西汉旧制；六百石以下的官吏，高于西汉旧制。

[2]初作寿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

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兴之后，与丘陇同体。”

[2]开始兴建皇陵。光武帝说：“古代帝王的随葬之物，全都是陶人、瓦器、木制之车、茅编之马，使后世的人不知道陵墓所在。文帝明了生死的真义，景帝能够遵从孝道，所以经历了天下大乱的变故之后，霸陵唯独有幸保全，这岂不是美事吗！现在设计的陵墓，占地不过二三顷，不起山陵，不修池，只令不积水而已。使陵墓在改朝换代之后，能与丘陇泥土成为一体。”

[3]诏遣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单于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拜讫，令译晓使者曰：“单于新立，诚惭于左右，愿使者众中无相屈折也。”诏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

[3]光武帝下诏，派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出使南匈奴，为南匈奴建立王庭，距五原西部塞八十里。汉朝使者命令单于伏地跪拜，接受诏书。单于犹豫片刻，于是伏地，自称臣属。跪拜完毕后，他命翻译告诉汉朝使者说：“单于新近即位，在左右群臣面前跪拜实在羞惭，希望使者不要在大庭广众中使单于屈节。”光武帝下诏，听任南单于进入云中郡居住。汉朝自此设置使匈奴中郎将，领军护卫。

[4]夏，南单于所获北虏左贤王将其众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畔归，去北庭三百余里，自立为单于。月余，日更相攻击，五骨都侯皆死，左贤王自杀，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

[4]夏季，南单于所俘虏的北匈奴左贤王带领旧部及南匈奴的五位骨都侯，共计三万多人，叛变北逃，在距北匈奴王庭三百余里处，自立为单于。一个多月以后，发生了内讧，每天互相攻击，五位骨都侯全部死去，左贤王自杀，五位骨都侯的儿子们各自拥兵独立。

[5]秋，南单于遣子入侍。诏赐单于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什器。又转河东米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令中郎将将弛刑五十人，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赐单于及阏氏、左·右贤王以下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弛刑，补治城郭，

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给粮食。时城郭丘墟，扫地更为，上乃悔前徙之。

[5]秋季，南单于派遣儿子到汉朝做人质。光武帝下诏，赐给南单于官帽、腰带、印玺、车马、金帛、武器及日用什物。又从河东郡调粮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供给南匈奴。命令中郎将率领免刑囚徒五十人，跟随南单于，参与处理诉讼案件，并伺察动静。到了年底，南单于便派使者呈送奏书，护送做新人质的王子到汉朝。汉朝则派谒者将上一次充当人质的王子送回单于王庭，赐给单于和王后、左右贤王及以下官员彩色丝绸一万匹，每年如此，成为常例。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等八郡的流亡居民回到本土。汉朝派出谒者，分别带领免刑囚徒修补整治城墙。并遣送内迁中原的边疆居民回到各县，对返归的人全都赐给治装费，调粮供应。此时沿边城郭已成废墟，需要清除瓦砾，重新建设，于是光武帝对先前的徙民之举感到后悔。

[6]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北单于使骑追击，悉获其众。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彬、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汉捍戍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逻耳目。北单于惶恐，颇远所掠汉民以示善意，钞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日逐耳，非敢犯汉民也。"

[6]冬季，南匈奴五位骨都侯之子率领部众三千人回归南匈奴，北匈奴单于派骑兵追击，将他们全部俘获。南匈奴单于发兵抵抗北匈奴，迎战失利。于是光武帝再次下诏，让南单于移居西河郡美稷县，命段彬、王郁留驻西河护卫。又命西河长史每年冬天带领二千骑兵、五百免刑囚徒协助中郎将护卫南单于，冬天屯驻，到夏天时撤走，从此成为常例。南单于移民西河郡以后，依旧设立诸部落王，协助汉朝戍守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诸部落王全都率领部众为郡县巡逻侦察。北单于十分惊恐，送回了不少被掠走的汉朝居民，以表示善意。每当其突击部队南下南匈奴，经过汉朝的边塞亭

燧，便致歉道：“我们只是讨伐叛徒日逐王而已，不敢侵犯汉朝居民。”

二十七年（辛亥、51）

二十七年（辛亥，公元51年）

[1]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况薨。

[1]夏季，四月戊午（二十一日），大司徒玉况去世。

[2]五月，丁丑，诏司徒、司空并去“大”名，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2]五月丁丑（十一日），光武帝下诏，命将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全都去掉，并将大司马改为太慰。将骠骑大将军、代理大司马刘隆即日罢免，任命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3]北匈奴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帝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3]北匈奴派使者到武威郡请求和亲。光武帝召集公卿在朝堂商议，决定不下。皇太子说道：“南单于新近归附，北匈奴害怕遭到讨伐，所以倾耳听命，争着要归顺汉朝。如今我们没能为南匈奴出兵，却反与北匈奴交往，我担心南匈奴将生二心，而想要投降的北匈奴也不会再来了。”光武帝赞同这一见解，告知武威太守不要接待北匈奴使者。

[4]朗陵侯臧宫、杨虚侯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究则稽首，安则侵盗。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

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4]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说：“匈奴贪图利益，没有礼仪和信义，困难时向汉朝叩头，太平时便侵边掳掠。如今北匈奴遇到瘟疫，人马、牲畜病死，又遭旱灾、蝗灾，赤地千里，疲惫困顿不堪，实力抵不过汉朝的一个郡。万里之外的垂死性命，悬在陛下之手。福运不会再来，时机容易丧失，难道应当死守斯文道德而放弃武力吗?现在应当命令将领进驻边塞，悬以重赏，命高句骊、乌桓、鲜卑进攻北匈奴左翼。如果这样，北匈奴的灭亡，不过数年之事。我们担心陛下仁慈恩厚，不忍开战，而参谋之臣又犹豫不决，使刻石铭记流传万代的功业不能在圣明的今世建立！”光武帝用诏书回报道：“《黄石公记》说：‘柔能克刚，弱能胜强。舍弃近处 而经营远方，劳碌而无功效；舍弃远方而经营近处，轻松而有成果。所以说：一心扩充地盘就会精疲力尽，一心推广恩德就会壮大强盛。拥有自己所有的人，得到安宁；贪图别人所有的人，变得凶恶。残暴的政令，既便一时成功，也终将失败。’如今国家没有为民造福的政策，灾祸变异不断，百姓惊慌不安，不能保全自己，难道还要再去经营遥远的塞外吗？孔子说：‘我恐怕季孙家的祸患不是外部之敌颛臾，而在内部。’况且北匈奴的实力仍然强盛，而我们屯兵边境，开垦田地，戒备敌侵，传闻的事，总是多有失实。果真能以一半国力消灭大敌，岂不是我最高的愿望！若是时机未到，不如让人民休息。”从此，将领们不敢再建议用兵。

[5]上问赵熹以久长之计，熹请遣诸王就国。冬，上始遣鲁王兴、齐王石就国。

[5]光武帝向赵熹垂问永保帝业之策。赵熹建议派遣诸侯王各回封国就位。冬季，光武帝开始派遣鲁王刘兴、齐王刘石前往封国就位。

[6]是岁，帝舅寿张恭侯樊宏薨。宠为人，谦柔畏慎，每当朝会，辄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书写，毁削草本；公朝访逮，不敢众对。宗族染其化，未尝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遗令薄葬，一无所用。以 为棺柩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

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侯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

[6]本年，光武帝的舅父寿张恭侯樊宏去世。樊宏为人谦和谨慎，每逢朝会，总是提前到达，俯身待命。所上奏章都由他亲手书写，销毁底稿。朝会时皇上有所询问，他不敢当众对答。宗族受到他的影响，没有人触犯法令。光武帝对他十分敬重。他病重的时候，遗命实行薄葬，不用任何随葬物品。他认为，棺柩一旦掩埋，便不应再见。如果棺木朽烂，会使子女伤心，所以他吩咐要与夫人同坟不同穴而葬。光武帝赞赏他的遗嘱，把他的遗书出示百官，并说："如今不顺从寿张侯的意愿，便无法显示他的品德；况且在我去世之后，也要依照此法。"

二十八年（壬子、52）

二十八年（壬子，公元52年）

[1]春，正月，己巳，徙鲁王兴为北海王；以鲁益东海。帝以东海王强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食二十九县，赐虎贲、旄头，设钟之乐，拟于乘舆。

[1]春季，正月己巳（疑误），改封鲁王刘兴为北海王，将鲁国并入东海国。光武帝认为东海王刘强去就有礼，所以对他特别优待，加大封国，食封二十九县，并赐予虎贲武士、骑兵仪仗，以木架钟磬设礼乐，同帝王相仿。

[2]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2]夏季，六月丁卯（初七），沛太后郭氏去世。

[3]初，马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败，磐拥富赀为游侠，有名江、淮间。后游京师，与诸贵戚友善，援谓姊子曹训曰："王氏，废姓也，子石当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师长者，用气自行，多所陵折，其败必也。"后岁馀，磐坐事死；磐子肃复出入王侯邸第。时禁罔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招游士。马援谓司马吕种曰："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忧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书告肃等受诛之家，为诸王宾客，虑因事生乱。会更始之子寿光侯鲤得幸于沛王，怨刘盆子，结客杀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系诏狱，三

日乃得出。因诏郡县收捕诸王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千数；吕种亦与其祸，临命叹曰："马将军诚神人也！"

[3]当初，马援的侄婿王磐是平阿侯王仁的儿子。王莽败亡之后，王磐拥有巨额资产而成为游侠，闻名于长江、淮河之间。后来他前往京城，与皇亲国戚结为好友。马援对姐姐的儿子曹训说："王姓是败落之家，王磐本应深居自保，可他反而与京城显贵交往，又意气用事，得罪了很多人，他必遭祸事。"过了一年多，王磐获罪被杀，而他的儿子王肃却重新出入王侯府第。当时禁令还不严密，诸侯王全在京城，竞相博取声誉，招揽宾客。马援对司马吕种说："建武开国，重建天下，从今以后，海内当日益安定。我只是忧虑皇子们同时长大，而旧有的禁令未能恢复，如果广纳宾客，那么将会大狱兴起了。你们要警戒小心！"在这时，有人上书控告王肃等人出身受诛之家，却成为诸侯王们的宾客，恐怕会寻找机会，制造变乱。恰巧刘玄之子、寿光侯刘鲤受到沛王宠信，而刘鲤对刘盆子心怀怨恨，纠结宾客杀死了刘盆子之兄、前式侯刘恭。光武帝大怒，沛王因此获罪，囚禁诏狱，三天后才被释放。于是下诏在全国各郡县搜捕诸 侯王的宾客，加之互相牵连，诛杀者数以千计。吕种也遭此祸，他在处决前叹息道："马将军真是神人啊！"

[4]秋，八月，戊寅，东海王强、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始就国。

[4]秋季，八月戊寅（十九日），东海王刘强、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 王刘康、淮南王刘延才前往各自封国。

[5]上大会群臣，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 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博，以博士桓荣为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5]光武帝召集百官，询问："谁人可任太子的师傅？"百官迎合光武帝的意思，一致说："太子的舅父、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以担当此任。"博士张佚严肃地说："如今陛下立太子，是为阴家呢，还是为天

下呢？若是为阴家，那么阴识可用；若是为天下，那么就定当用天下贤才！”光武 帝表示赞许，说道：“我所以要设太子太傅，是为了辅佐太子，今天博士不难匡正朕的偏误，何况对于太子呢！”随即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任命博士桓荣为太子少傅，赐予帷车、马匹。桓荣召集全体学生聚会，摆出光武帝赏给他的车马、印绶，说道：“我今日蒙此荣幸，是得力于对古书的钻研，你们岂可不勉励自己吗！”

[6]北匈奴遣使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洛俱献见。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单于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报答之辞，令必有适。今立稿草并上，曰：‘单于不忘汉恩，追念先祖旧约，欲修和亲，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往者匈奴数有乖乱，呼韩邪、郅支自相雠隙，并蒙孝宣帝垂恩救护，故各遣侍子称藩保塞。其后郅支忿戾，自绝皇泽，而呼韩附亲，忠孝弥著。及汉灭郅支，遂保国传嗣，子孙相继。今南单于携众向南，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而侵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扫北庭，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未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献马裘！今赍杂缯五百匹，弓污丸一，矢四发，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故未以赍。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便宜所欲，遣驿以闻。’”帝悉纳从之。

[6]北匈奴派使节进贡马匹、皮衣，再次乞求和亲，并请求传授汉朝音乐，还要求率领西域各国使节一同进贡朝见。光武帝命令太尉、

司徒、司空三府研究如何答复。司徒掾班彪说：“我听说，孝宣皇帝曾训令守边官员道：‘匈奴是个大国，多变狡诈，同它交往，如能得它的真心，那么它可为我冲锋杀敌；但如果落入它的圈套，那么反而会受到轻视欺侮。’现在北单于见南单于前来归附，害怕他的国家受到谋算，所以屡次来求和亲，并从远方赶来牛羊同汉朝贸易，还几番派遣地位显赫的藩王前来，大量进贡。这些都是对外显示富强以欺骗我们的举动。我见北匈奴的贡品越贵重，知它国家的实力越空虚，见它求和的次数越多，知它的恐惧越大。然而我们如今既然未能帮助南匈奴，那么也不便与北匈奴绝交。依据安抚笼络的原则，外族致礼，无不酬答。我建议可多给些赏赐，其价值大致同贡品相等，而回信之辞，必须恰当。我今天拟好草稿，一并呈上。信的内容如下：‘单于不忘汉朝恩德，追念先祖订立的旧和约，想同汉朝通好亲善，以求安身保国，这是十分高明的国策，朕对单于的眼光表示赞赏！以往匈奴多次内乱，呼韩邪、郅支两单于自相敌视，但他们同蒙孝宣皇帝的救助保护之恩，所以分别派遣王子到汉朝做人质，自称藩属，保卫汉朝边塞。后来郅支翻脸，自己同汉朝决裂而断绝皇恩。而呼韩邪却依旧依附亲近汉朝，忠孝愈发显明。及至汉朝消灭了郅支，呼韩邪于是得以保国传位，子孙相继为单于。如今南单于带领部众南来，到边塞归附，自认为是呼韩邪嫡传之长，依照顺序当立为单于，因被人侵夺而失去王位，又因遭到猜忌而分裂出走。他屡次请求汉朝出兵，要返回故土，扫荡北匈奴王庭。为了说动汉朝，使用种种计谋，穷思极虑，没有不到之处。我们认为对他的话不可偏听，又因北单于年年进贡，想建立亲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应许南单于的请求，目的是要成全北单于的忠孝之心。汉朝凭着威望和信义统率天下各国，但凡太阳月亮照耀之处，都是汉朝的臣属。对待风俗不同的众蛮夷，汉朝在道义上不分亲疏。对归顺者褒奖赏赐，对叛逆者诛杀讨伐。奖善惩恶，在呼韩邪、郅支两人身上得到效验。如今单于想建立和亲关系，已经表达了诚意，还有什么嫌疑顾虑，要带领西域各国一同来进贡朝见！西域各国臣属匈奴与臣属汉朝有什么不同！北匈奴连遭战乱，国内财力枯竭，进贡只是交往的礼节，何必献马匹和皮衣！现将各色丝绸五百匹，弓箭套一副、箭四支，赠与单于；并赏赐前来献马的左骨都侯和右谷蠡王，每人各色丝绸四百匹，斩马剑一柄。单于先前曾说：“汉朝先帝赐给呼韩邪单于的竽、瑟和箜篌都已毁坏，望能再度赏赐。”我念

及您的国家尚未安定，正在秣马厉兵而推崇武功，以打仗攻敌为主要目的，竽和瑟的用途，不及精良的弓、剑，所以没有相赠。朕不吝惜小物件，这样是为了对单于有益。如有所需，可派遣信使告知。'"光武帝对他的建议全部采纳。

二十九年（癸丑、53）

二十九年（癸丑，公元53年）

[1]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1]春季，二月丁巳朔（初一），发生日食。

三十年（甲寅、54）

三十年（甲寅，公元54年）

[1]春，二月，车驾东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于是郡臣不敢复言。

[1]春季，二月，光武帝乘车去东方巡视。大臣们向光武帝建议："陛下即位已三十年，应当到泰山封禅，祭祀天地。"光武帝下诏答复道："朕即位三十年来，百姓怨恨满腹，《论语》说：'我欺骗谁？难道欺骗上天吗？''居然以为泰山的神灵不如林放吗？'为什么要玷污记载七十二位封禅贤君的史册！若是各郡县远道派官吏前来上寿，用虚浮溢美之辞歌功颂德，朕一定剃去他们的头发，处以髡刑，并命他们去边疆屯垦。"于是大臣们不敢再建议封禅。

甲子，上幸鲁济南；闰月，癸丑，还宫。

二月甲子（十三日），光武帝临幸鲁国济南。闰三月癸丑（初三），回到京城皇宫。

[2]有星孛于紫宫。

[2]紫宫星座出现异星。

[3]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为中山王。

[3]夏季，四月戊子（初九），改封左翊王刘焉为中山王。

[4]五月，大水。

[4]五月，发生水灾。

[5]秋，七月，丁酉，上行幸鲁；冬，十一月，丁酉，还宫。

[5]秋季，七月丁酉（疑误），光武帝出行，临幸鲁国。冬季，十一月丁酉（疑误），回到京城皇宫。

[6]胶东刚侯贾复薨。复从征伐，未尝丧败，数与诸将溃围解急，身被十二创。帝以复敢深入，希令远征，而壮其勇节，常自从之，故复少方面之勋。诸将每论功伐，复未尝有言。帝辄曰："贾君之功，我自知之。"

[6]胶东刚侯贾复去世。贾复从军征战，从未打过败仗，曾多次同将领们冲破敌围解救急难，身受创伤达十二处。光武帝由于贾复敢于冲锋陷阵，勇猛过度，很少命他出征远行，但赞赏贾复的忠勇，常让他跟随自己，所以贾复少有独当一面的功勋。每当将领们议论战功，贾复从不开口。光武帝便说："贾君的功劳，我自己知道。"

三十一年，（乙卯、55）

三十一年（乙卯，公元55年）

[1]夏，五月，大水。

[1]夏季，五月，发生水灾。

[2]癸酉晦，日有食之。

[2]癸酉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3]蝗。

[3]发生蝗灾。

[4]京兆掾第五伦领长安市，公平廉介，市无奸枉。每读诏书，常叹息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等辈笑之曰："尔说将尚不能下，安能动万乘乎！"伦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后举孝廉，补淮阳王医工长。

[4]京兆掾第五伦负责管理长安的市，他公平正直，清廉耿介，市中奸邪冤枉之事绝迹。第五伦每次阅读诏书，总叹息道："这是一位圣明的君主，见一次面便可以决定大事。"同辈们嘲笑他道："你连地方长官都不能说动，又怎能说动皇上！"第五伦道："只因没有遇到知己，道不同不能与谋罢了。"后来，他被推举为孝廉，任淮阳王医工长。

中元元年（丙辰、56）

中元元年（丙辰，公元56年）

[1]春，正月，淮阳王入朝，伦随官属得会见。帝问以政事，伦因此酬对，帝大悦；明日，复特召入，与语至夕。帝谓伦曰："闻卿为吏，妇公，不过从兄饭，宁有之邪？"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实不敢妄过人食。众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语耳。"帝大笑。以伦为扶夷长，未到官，追拜会稽太守；为政清而有惠，百姓爱之。

[1]春季，正月，淮阳王入京朝觐，第五伦随同其他官属得以会见光武帝。光武帝垂问政事，第五伦乘机应对，光武帝十分高兴。第二天，又特地召第五伦入宫，交谈直至黄昏。光武帝对第五伦说："听说你做了官，曾拷打过你的岳父；又听说你拜访堂兄家而不肯留下吃饭，难道有这等事吗？"第五伦回答说："我先后娶过三次妻，但她们都没有父亲。我小时候遭受过饥荒动乱，实在不敢随便到别人家吃饭。人们认为我愚笨不开窍，因此制造了这些谣言。"光武帝大笑，任命第五伦为扶夷县长。第五伦还没到任，又被任命为会稽郡太守。他主持地方政务，清明廉正，施惠于民，受到百姓的爱戴。

[2]上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诏虎贲中郎将梁松等按察《河雒谶文》，言九世当封禅者凡三十六事。于是张纯等复奏请封禅，上乃许焉。诏有司求元封故事，当用方石再累，玉检、金泥。上以石功难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等争以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无必五色。

[2]光武帝读《河图会昌符》，书中写道："赤刘之九，会命岱宗。"光武帝为这句话所触动，于是下诏命令虎贲中郎将梁松等人对《河洛谶文》进行考证。该书提到汉朝九世应去泰山封禅的地方共有三十六处。于是张纯等人再次上书建议去泰山行封禅之礼。光武帝这才批准了这一建议，下诏命令有关官员查考汉武帝元封时期封禅的旧典。查出：需要"方石再累"——可以对合的巨型方石，"玉检"——玉制封检，"金泥"——用水银和黄金制成的封泥。光武帝认为刻石费功难成，打算利用汉武帝时的旧方石，将上奏天神的玉牒存放其内。梁松等人力争，认为不可。于是光武帝命令石工采用完整的青石刻制，不一定五色俱备。

丁卯，车驾东巡，二月己卯，幸鲁，进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事毕，至食时，天子御辇

登山，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晡时，升坛北面，尚书令奉玉牒检，天子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驺骑二千余人发坛上方石，尚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天子再拜。群臣称万岁，乃复道下。夜半后，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讫。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正月丁卯（二十八日），光武帝东行巡视。二月己卯（初十），临幸鲁国，前往泰山。辛卯（二十二日），清晨，燃起柴火，在泰山南麓之下祭天，并随同祭祀众神，使用礼乐，一如在京城南郊举行的祭天之礼。此项仪式结束后，至“食时”，即上午辰时，光武帝乘坐御用挽车登泰山，“日中”后，即中午午时之后，到达山顶，更换祭服。至“晡时”，即傍晚申时，光武帝登上祭坛，面对北方。尚书令献上玉牒及玉检，光武帝亲手用一寸二分的御玺钤封。封好后，太常命骑士二千余人抬起坛上的方石，尚书令将玉牒藏入其内以后，再用方石盖好，其后又由尚书令用五寸之印钤封石检。仪式完毕，光武帝再次叩拜，百官齐呼万岁。于是又从原路下山。“夜半”后，即深夜子时之后，光武帝才抵达山下。而群臣到“明旦”——即次日清晨寅时才全部下山。二月甲午（二十五日），在梁阴祭地神，以高后配享，随同祭祀山川众神，一如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在京城北郊举行祭地之礼的旧典。

[3]三月，戊辰，司空张纯薨。

[3]三月戊辰（三十日），司空张纯去世。

[4]夏，四月，癸酉，车驾还宫；己卯，赦天下，改元。

[4]夏季，四月癸酉（初五），光武帝返回京城皇宫。己卯（十一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5]上行幸长安；五月，乙丑，还宫。

[5]光武帝出巡，临幸长安。五月乙丑（二十八日），返回京城皇宫。

[6]六月，辛卯，以太仆冯鲂为司空。

[6]六月辛卯（二十四日），任命太仆冯鲂为司空。

[7]乙未，司徒冯勤薨。

[7]六月乙未（二十八日），司徒冯勤去世。

[8]京师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灵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帝自谦无德，于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8]京城有甘泉涌出，又有朱红之草生在水畔，各郡、各封国也纷纷上报天降甘露。百官奏称：“祥瑞频繁降临，应当命令太史予以收集，载入史册，以流传后世。”光武帝不采纳这个建议。他谦虚地认为自己并无多少德行，对各郡各封国所上关于祥瑞的奏报，每每表示退让而不敢当，因此史官很少得以记录。

[9]秋，郡国三蝗。

[9]秋季，有三个郡和封国发生蝗灾。

[10]冬，十月，辛未，以司隶校尉东莱李为司徒。

[10]冬季，十月辛未（初六），任命司隶校尉、东莱人李为司徒。

[11]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庙，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

[11]十月甲申（十九日），命令司空在汉高祖庙祭祀禀告：尊称薄太后为高太后，在地神之旁配享祭飨。将吕太后的牌位迁到墓园，保留四季的祭祀。

[12]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12]十一月甲子晦（疑误），出现日食。

[13]是岁，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

[13]本年，兴建用于朝会和祭祀大典的明堂、皇家观测天象的灵台、太学辟雍。向天下公布预言吉凶的符命之书图谶。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谶文，多以决定嫌疑。给事中桓谭上疏谏曰：“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 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疏奏，帝不悦。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

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

当初，光武帝认为自己是应验了《赤伏符》的预言而登上帝位的，因此相信符谶，多用来解决疑难困惑。给事中桓谭上书劝谏道：“但凡人之常情，总是忽略眼前的常见事物而看重奇异的传闻。察看圣明先王的史迹，都以仁义正道作为根本，并无奇异怪诞的事情。天道与命运，是圣人也难以阐说的高深莫测的问题，自子贡以后，已听不到孔子讲述。何况后世学识浅陋的儒生，能通晓吗？如今一些有聪明、小技能的人，编造图书，伪称这就是符谶，用来欺骗迷惑贪心大、不正派的人，连累了君主，对他们怎能不拒而远之呢！我听说陛下对方士烧炼丹药点化金银之术穷根究底，百般质疑，甚是英明，但却愿意听从符谶之言，这又是何等的失误！符谶的预言虽然有时与事实相符，但这不过如同占卜单双之类，总有巧合。陛下应当听取正确意见，发扬圣明思想，摒弃那些小人的邪说，遵循儒学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所讲述的正道。”奏书呈上，光武帝感到不快。适逢朝廷为灵台选址进行讨论，光武帝便对桓谭说：“我打算用符谶来决定此事，怎么样？”桓谭沉默不语，过了很久才说：“我不读符谶之书。”光武帝问原因，桓谭再次极力论说符谶之书不是经典。光武帝大怒道：“桓谭诽谤圣圣，目无国法，把他带下去，斩首！”桓谭叩头请罪，直至头部流血。过了很久，光武帝之怒才告平息。桓谭调走担任六安郡丞，在赴任途中病死。

范晔论曰：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傅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哉！

范晔论曰：桓谭因反对符谶而流亡，郑兴也反对符谶，但由于言辞恭顺，仅免一死；而贾逵却以能对符谶附会演绎，最为显贵。 世上的君主用这种标准来对待学术，真是可悲啊！

逵，扶风人也。

贾逵是扶风人。

[14]南单于比死，弟左贤王莫立，为丘浮尤单于。帝遣使赍玺书拜授玺绶，赐以衣冠及缯彩，是后遂以为常。

[14]南匈奴单于比去世。他的弟弟左贤王莫继位，此即丘浮尤单于。光武帝派使者带着诏书会见单于，举行授玺仪式，并赏赐单于官

服、官帽和什色绸缎。自此以后，便成为常例。

二年（丁巳、57）

二年（丁巳，公元57年）

[1]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1]春季，正月辛未（初八），在京城北郊始立社坛，祭祀后土神。

[2]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朗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2]二月戊戌（初五），光武帝在南宫前殿驾崩，享年六十二岁。光武帝生前，每日早晨主持朝会，午后才散，屡屡召见卿、郎将讲说经书义理，到半夜才睡。皇太子见光武帝辛勤劳苦而不知疲倦，找机会劝谏道：“陛下有夏禹、商汤的圣明，却没有黄帝、老子涵养本性的福分。希望您爱惜身体而颐养精神，悠游岁月而自求宁静。”光武帝说：“我自己乐于作这些事，不为此感到劳累！”光武帝虽以武力建立帝业，但到了天下安定之后，却并不重用有功的武将，反而提拔文官。他清醒谨慎地制定国策，大权总揽，审时度势，量力而为，措施得当，所以能恢复前代的功业，在有生之年实现了天下太平。

太尉越熹典丧事。时经王莽之乱，旧典不存，皇太子与诸王杂止同席，藩国官属出入宫省，与百僚无别。熹正色，横剑殿阶，扶下诸王以明尊卑；奏遣谒者将护官属分止他县，诸王并令就邸，唯得朝晡入临；整礼仪，严门卫，内外肃然。

太尉赵熹主持治丧。当时经历了王莽之乱，旧的典章制度已不复存在。皇太子与诸亲王杂处，不分座次。封国的官员出入宫禁，与朝廷百官没有区别。赵熹神情严肃，在殿阶上手按剑柄，将诸亲王扶下大殿，以明尊卑之分。并上奏书，请求派谒者护送封国官员分别迁到外县，命诸亲王一一回到本封国设在京城的官邸，只准在上午和下午入宫哭悼。使礼仪分明，门禁森严，朝廷内外井然有序。

[3]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3]皇太子刘庄即帝位，将阴皇后尊称为皇太后。

[4]山阳王荆哭临不哀，而作飞书，令苍头诈称大鸿胪郭况书与东海王强，言其无罪被废，及郭后黜辱，劝令东归举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长，陛下兴白水，何况于王，陛下长子、故副主哉！当为秋霜，毋为槛羊。人主崩亡，闾阎之伍尚为盗贼，欲有所望，何况王邪！"强得书惶怖，即执其使，封书上之。明帝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

[4]山阳王刘荆在哭悼先帝时不悲伤，却写了一封匿名信，让他的奴仆诈言大鸿胪郭况写信给东海王刘强。说刘强无罪而被废去皇太子之位，母亲郭后也遭罢黜屈辱，劝刘强回到东方起兵，夺取天下。并且说："高祖起兵时，只是一个亭长；陛下在白水乡间，兴起了大业；何况大王身为陛下长子、原来的储君？您应当做秋天寒霜，肃杀万物；莫做圈栏之羊，受人宰割。皇上驾崩，民间百姓尚且要做强盗，准备有所图谋，何况大王呢！"刘强收到此信，又惊又怕，立即抓住冒充信使的奴仆，将原信封好，上呈明帝。明帝因刘荆是同母胞弟，便将此事保密，命令刘荆离开京城，移居到河南宫。

[5]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

[5]三月丁卯（初五），将光武帝葬在原陵。

[6]夏，四月，丙辰，诏曰："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若涉渊水而无舟楫。夫万乘至重而壮者虑轻，实赖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其以禹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苍恳辞，帝不许。又诏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苍尝荐西曹掾齐国吴良，帝曰："荐贤助国，宰相之职也。萧何举韩信，设坛而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

[6]夏季，四月丙辰（二十四日），明帝下诏："朕如今在上没有先帝，在下没有重臣，就像涉越深渊而没有舟船桨辑。皇上的责任，至为重要，而年轻人的思虑，往往轻率，朕实在有赖于年高德劭的长辈辅佐。高密侯邓禹是功臣的首领，东平王刘苍宽厚渊博而有谋略。兹任命邓禹为太傅，刘苍为骠骑将军。"刘苍恳切地推辞这一任命，但明帝不许。明帝又下诏命令骠骑将军府设置长史、掾史等属官四十人，使骠骑将军的地位高于三公。刘苍曾向朝廷举荐西曹掾、齐国人吴

良，明帝说："为国举荐贤才，是宰相的职责。当初萧何推举了韩信，便设坛授官，不再考试。今任命吴良为议郎。"

[7]初，烧当羌豪滇良击破先零，夺居其地；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转盛。秋，滇吾与弟滇岸率众寇陇西，败太守刘盱于允街，于是守塞诸羌皆叛。诏谒者张鸿领诸郡兵击之，战于允吾，鸿军败没。冬，十一月，复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等二将军、四万人讨之。

[7]起初，西羌烧当部落首领滇良打败先零，夺取了先零的领地。滇良死后，他的儿子滇吾继位，该部落日趋强盛。在本年秋季，滇吾同他的弟弟滇岸率领部众入侵陇西郡，在允街打败了陇西太守刘盱。于是，原来为陇西郡守卫边塞的羌人全部背叛了汉朝。明帝下诏命令谒者张鸿率领各郡郡兵讨伐羌人。双方在允吾县交战，张鸿被打败，全军覆没。冬季，十一月，明帝又派中郎将窦固监督捕虏将军马武等两名将军，率领四万兵众讨伐羌人。

[8]是岁，南单于莫死，弟汗立，为伊伐於虑单于。

[8]本年，南匈奴单于莫去世，他的弟弟汗继位，此即伊伐於虑单于。

显宗孝明皇帝上永平元年（戊午、58）

汉明帝永平元年（戊年，公元58年）

[1]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议。乘舆拜神坐，退，坐东厢；侍卫官皆在神坐后，太官上食，太常奏乐；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谷价及民所疾苦。是后遂以为常。

[1]春季，正月，明帝率领公卿及百官在原陵朝拜，如同光武帝生前举行元旦朝会的仪式。明帝先在光武帝的牌位前叩拜，然后退下，坐在东厢。侍卫官全都围列在牌位之后，由太官献上御膳，太常演奏乐曲。各郡、各封国呈送年终考绩的官员——上计吏依次上前，在供奉光武帝牌位的大堂上奏报本地的粮价和人民疾苦之事。从此以后，这项仪式便成为固定的常例。

[2]夏，五月，高密元侯邓禹薨。

[2]夏季，五月，高密元侯邓禹去世。

[3]东海恭王强病，上遣使者太医乘驿视疾，骆驿不绝。诏沛王辅、济南王康、淮阳王延诣鲁省疾。戊寅，强薨，临终，上书谢恩，言："身既夭命，孤弱复为皇太后、陛下忧虑，诚悲诚惭！息政，小人也，猥当袭臣后，心非所以全利之也，愿还东海郡。今天下新罹大忧，惟陛下加供养皇太后，数进御餐。臣强困劣，言不能尽意，愿并谢诸王，不意永不复相见也！"帝览书悲恸，从太后出幸津门亭发哀，使大司空持节护丧事，赠送以殊礼，诏楚王英、赵王栩、北海王兴及京师亲戚皆会葬。帝追惟强深执谦俭，不欲厚葬以违其意，于是特诏："遣送之物，务从约省，衣足敛形，茅车瓦器，物减于制，以彰王卓尔独行之志。"将作大匠留起陵庙。

[3]东海恭王刘强病重，明帝派使者和太医乘驿车前往诊治疾病，车马络绎不绝。明帝还下诏命令沛王刘辅、济南王刘康、淮南王刘延去东海国首府鲁城探望刘强的病情。五月戊寅（二十二日），刘强去世。临死前，他曾上书叩谢皇恩，书中写道："我自身已是短命，留下的孤儿寡妇还要让皇太后和陛下操心忧虑，我真是又悲伤又惭愧！我的儿子刘政是个幼童，本当勉强继承我的爵位和封土，但这必定不是保护他的万全之计，我请求交还封国，将东海国恢复为东海郡。如今天下刚刚经历了大变故，我盼望陛下加倍奉养皇太后，多进餐饭。我困顿衰颓，言辞不能表达全部心意，愿一并向各位亲王辞别，想不到我们永远不能再相见了！"明帝见到遗书，十分悲痛，跟随太后出城，临幸津门亭，为刘强举哀。明帝命令大司空持御赐符节督治丧事，对刘强的赏赐赠送超过通常的礼仪，下诏命令楚王刘英、赵王刘栩、北海王刘兴以及在京城的亲戚们都去参加葬礼。明帝追念刘兴以及在京城的亲戚们都去参加葬礼，明帝追念刘强坚持谦恭节俭，不愿违背他的原意实行厚葬，于是发布特诏："东海王的随葬物品，务必符合简单俭省的原则，寿衣足以包住身体即可，要用茅草之车，陶瓦之器，物品少于通常制度，以此显示东海王卓尔不群独行特立的志节。"并命令将作大匠留在东海国兴建王陵祭庙。

[4]秋，七月，马武等击烧当羌，大破之，余皆降散。

[4]秋季，七月，马武等攻打烧当羌，烧当羌大败。一同叛乱的其他羌人部落全部投降或逃散。

[5]山阳王荆私迎能为星者，与谋义，冀天下有变；帝闻之，徙封荆广陵王，遣之国。

[5]山阳王刘荆下聘请利用星象占险吉凶的星家，与他们一同谋划，希望天下发生变乱。明帝听说此事，便将刘荆改封为广陵王，命他前往广陵国。

[6]辽东太守祭肜使偏何讨赤山乌桓，大破之，斩其魁帅。塞外震慑，西自武威，东尽玄菟，皆来内附，野无风尘，及悉罢缘边屯兵。

[6]辽东郡太守祭肜派鲜卑首领偏何讨伐赤山的乌桓部落，大败乌桓人，斩杀其首领。塞外震恐，西起武威郡，东到玄菟郡，各异族部落都来归附汉朝。边疆不再有烽烟与战尘，于是东汉朝廷将屯驻边境的军队全部撤走。

[7]东平王苍以为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上之。

[7]东平王刘苍认为东汉中兴三十多年，四方安宁无忧，应当建立礼乐制度。于是，他和公卿一同商讨制定了在京城南效祭天、北郊祭地时所用的冠帽、车马、衣服等制度，以及祭祀光武庙时所用的歌乐和八佾舞的形式，向明帝呈报。

[8]好畤侯耿薨。

[8]好畤侯耿去世。

二年（己未、59）

二年（己未，公元59年）

[1]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礼毕，登灵台，望云物。赦天下。

[1]春季，正月辛未（十九日），在明堂为光武帝举行祭祀大典。明帝及公卿、诸侯，初次戴上特制的专用冠帽和玉佩参加仪式。典礼结束后，登上灵台，察看天象。大赦天下。

[2]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

[2]三月，明帝临幸辟雍。第一次举行大射礼。

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初行养老礼；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三老服都大袍，冠进贤，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舆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于太学讲堂，天子迎

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祝鲠在前，祝鲠在后。五更南面，三公进供，礼亦如之。礼毕，引桓荣及弟子升堂，上自为下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于是下诏赐荣爵关内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冬季，十月壬子（初五），明帝临幸辟雍，第一次举行养老礼。命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三老身穿麻布大袍，头戴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的黑布进贤冠，手扶玉杖。五更的装束也同三老一样，但不用玉杖。明帝来到辟雍的礼殿，坐在东厢，派使者用单马牵拉的安车将三老和五更接到太学讲堂。明帝在门屏处亲迎，互相行礼。然后明帝自东阶引路，三老从西阶而上。到达阶顶，明帝依礼作揖。三老登堂，面向东方，三公摆设几案，九卿将鞋放正。明帝亲自卷起衣袖切割祭肉，捧上酱汁请三老食用，手执盛酒之爵向三老敬酒。先祝进餐不梗，后祝咽食不噎。五更面向南方，由三公进奉肉、酒，礼仪和进奉三老相同。仪式结束后，召桓荣和他的学生登堂。明帝亲自讲论经书，儒生们则手执经书在明帝面前询问疑难。环绕在辟雍大门外桥头观看和聆听的官吏和士人，不计其数。于是明帝下诏，赐封桓荣为关内侯，三老、五更都终身享受二千石俸禄。并赏赐全国的三老，每人一石酒，四十斤肉。

上自为太子，受《尚书》于桓荣，及即帝位，犹尊荣以师礼。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及荣门生数百人，上亲自执业；诸生或避位发难，上谦曰：“太师在是。”既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荣每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及笃，上疏谢恩，让还爵土。帝幸其家问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赐以床茵、帷帐、刀剑、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诸侯、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荣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冢茔于首山之阳。子郁当嗣，让其兄子泛；帝不许，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与之。帝以郁为侍中。

明帝当太子时，曾向桓荣学习《尚书》。及至登上帝位，仍以师生之礼尊奉桓荣。他曾临幸太常府，命桓荣朝东而坐，为桓荣设置几案和手杖，集合文武百官和桓荣的学生数百人，而他本人则亲手拿着经

书听讲。儒生们有离开座位向明帝提出疑难的，明帝便谦虚地说："有老师在这里，我怎能讲解呢？"事后，明帝将太官供应的食具全套赏赐给桓荣家。每当桓荣患病，明帝便派使者慰问，送食物的太官和治病的太医在路上前后相望，来往不断。桓荣病重时，上书叩谢皇恩，请求奉还爵位和封地。明帝亲临桓家问候病情，一到街口，便下了车，手抱经书来到病榻之前。他手抚桓荣，泣涕流泪，赐给桓荣床垫、帷帐、刀剑、衣服、被褥，停留许久才走。从此，前来探病的诸侯、将军、大夫们不敢再乘车直抵桓家大门，全都步行到桓荣床前拜见。桓荣去世后，明帝亲自改换丧服吊唁送葬，在首山南麓赐给桓荣一块墓地。桓荣之子桓郁本应继承爵位，但他要让给哥哥的儿子桓。因明帝不许，桓郁才接受了封爵，但将封地上的田赋收入全部送给桓。明帝任命桓郁为侍中。

[3]上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爱之，故独留京师，至是始与诸王俱就国，，赐以虎贲、官骑，恩宠尤厚，独得往来京师。帝礼待阴、郭，每事必均，数受赏赐，恩宠俱渥。

[3]明帝因中山王刘焉是郭太后的小儿子，又深得阴太后的宠爱，所以唯独让他留在京城，直到本年才同其他亲王一起前往封国。赏给他虎贲卫士和骑士，恩宠特厚，只准他一人来往京城。明帝对阴太后和郭太后所生的儿子，都以礼相待，事事必定一律平等。这些亲王经常得到赏赐，都蒙受深厚的皇恩和眷顾。

[4]甲子，上行幸长安。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过，式其墓。进幸河东；癸卯，还宫。

[4]十月甲子（十七日），明帝出行，临幸长安。十一月甲申（初七），派使者用中牢——以一猪一羊为祭牲祭祀萧何和霍光。明帝经过他们的墓地时，在车上手按横木，俯身致敬。明帝又从长安前往河东郡。十一月癸卯（二十六日），返回京城皇宫。

[5]十二月，护羌校慰窦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狱死。林者，融之从兄子也。于是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及林诛，帝数下诏切责融，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归第养病。

[5]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因欺骗主上及贪赃枉法之罪，下狱处死。窦林是窦融堂兄之子。当时的窦氏家族，有一个公、两个侯、三

个公主和四个二千石官。从祖父到孙儿，他们的官府和私邸遍布京城地区，可以彼此相望。窦氏的富贵与显赫，皇帝国戚和功臣中无人能够与之相比。及至窦林被诛，明帝接连下诏严厉责备窦融。窦融惶恐不安，请求退休，明帝便下诏命令他回家养病。

[6]是岁，初迎气于五郊。

[6]本年，第一次举行“五郊迎气”典礼。

[7]新阳侯阴就子丰尚郦邑公主。公主骄妒，丰杀之，被诛，父母皆自杀。

[7]新阳侯阴就之子阴丰娶郦邑公主为妻，公主骄横嫉妒，阴丰将她杀死，因此获罪被诛。他的父母阴就夫妇自杀。

[8]南单于汗死，单于比之子适立，为僮尸逐侯单于。

[8]南匈奴单于汗去世，前单于比的儿子适继位，此即僮尸逐侯单于。

三年（庚申、60）

三年（庚申，公元60年）

[1]春，二月，甲寅，太尉赵熹、司徒李免。丙辰，以左冯郭丹为司徒。己未，以南阳太守虞延为太尉。

[1]春季，二月甲寅（初九），将太尉赵熹、司徒李免职。二月丙辰（十一日），任命左冯翊郭丹为司徒。二月己未（十四日），任命南阳太守虞延为太尉。

[2]甲子，立贵人马氏为皇后，皇子为太子。

[2]二月甲子（十九日），将贵人马氏立为皇后，皇子刘立为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时，以选入太子宫，能奉承阴后，傍接同列，礼则修备，上下安之，遂见宠异；及帝即位，为贵人。时后前母姊女贾氏亦以选入，生皇子；帝以后无子，命养之，谓曰：“人未必当自生子，但患爱养不至耳！”后于是尽心抚育，劳悴过于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笃，母子慈爱，始终无纤介之间。后常以皇嗣未广，荐达左右，若恐不及。后宫有进见者，每加慰纳；若数所宠引，辄加隆遇。

马皇后是马援的女儿，光武帝时被选入太子宫。她能够侍奉顺承阴皇后，和同辈友好相处，礼数周全，上下和睦，于是特别受到宠幸。

及至明帝即位，便将她立为贵人。当初，她的异母姐姐的女儿贾氏也被选入太子宫，生下 儿子刘。明帝因马氏没有儿子，便命她抱养刘，对她说：“人不一定非得亲自生儿子，只担心爱心不够、养护不周罢了。”于是马氏全心全意地抚育刘，操劳辛苦胜过亲母对待亲子。刘也天性孝顺，于是母慈子爱，两人始终亲密无间。马氏常因明帝子嗣不多，向明帝推荐左右的美女，唯恐做的不周全。每当后宫有人陪伴了明帝，她总是加以慰存和接见；若是有人被多次召幸，便给予崇厚的待遇。

及有司奏立长秋宫，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宫闱，愈自谦肃，好读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疏粗，以为绮，就视，乃笑。后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群臣奏事有难平者，帝数以试后，后辄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尝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宠敬，始终无衰焉。

及至有关官员上书建议选立皇后，明帝还没有开口，阴太后便说：“马贵人在后宫中品德最佳，就选这个人吧。”马氏登上皇后之位以后，越发自谦庄重，爱好读书。她常穿粗丝之服，裙脚不加边缘。每月初一、十五，嫔妃和公主们入宫请安，远远看见皇后衣著简单粗糙，还以为是特制的丝绸，走近一看，才笑了起来。皇后道：“这种绸料特别适于染色，所以用它。”百官上书中有难以决定的事项，明帝曾多次用来试验皇后的才识。皇后便分析推理，一一得到了真实情况。然而她从不为家人私情干预政事。明帝因此对她既宠爱，又敬重，始终不衰。

[3]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以椒房之亲，独不与焉。

[3]明帝怀念创立东汉中兴大业的功臣，于是在南宫云台画上二十八位将领的肖像。邓禹居第一位，以下是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

宫、马武、刘隆。又增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计三十二人。因为马援是皇后之父，所以唯独他不在其内。

[4]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为千乘王，羡为广平王。

[4]夏季，四月辛酉（十七日），将皇子刘建封为千乘王，刘羡封为广平王。

[5]六月，丁卯，有星孛于天船北。

[5]六月丁卯（二十四日），天船星座北方出现异星。

[6]帝大起北宫。时天旱，尚书仆射会稽钟离意诣阙、免冠、上疏曰："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民疾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民失农时；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民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诏因谢公卿百僚，遂应时澍雨。

[6]明帝大兴土木，兴建北宫。当时正逢天旱，尚书仆射会稽人种离意来到皇宫门前，摘去官帽，上书道："人前商汤遇到旱灾，曾用六件事责问自己：'是执政用权不节制吗？是使用民力过度吗？是修建宫殿建筑太多吗？是女人、宦官掌权吗？是贿赂贪污盛行吗？是进谗言的小人得势吗？'如今，我看到正在大修北宫，农民不能适时耕作。自古以来，忧患之事不是宫室狭小，只是担心人民不安。应当暂且停止修建北宫，以顺应天心。"明帝下诏答复道："商汤提到的六件事，错误只在一人身上。钟离意可以戴上官帽，穿上鞋，不要请罪！"并命令大匠停止营建一切宫室，减少不急的开支。他还因此下诏向公卿和百官谢罪，承认过失。于是上天应时降雨。

意荐全椒长刘平，诏征拜议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刺史、太守行部，狱无系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问，唯班诏书而去。

钟离意向朝廷举荐全椒县长刘平，明帝下诏将刘平征召入京，任命为议郎。刘平在全椒主持政务时施惠于民，当地百姓中，有人增报资产以多纳赋税，有人自减年龄来主动服役。刺史、太守等州郡官员到县视察，发现监狱中没有羁押的囚犯，百姓认为各得其所。因找不出有何问题应当查问，只得宣布诏书，然后离去。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曳。常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明帝性情狭隘而苛察，好用耳目窥探群臣的隐私，认为这就是英明。公卿等高级官员屡屡被辱骂，陪伴近侧的尚书以下官员甚至遭到殴打。明帝曾因事对郎官药崧发火，用手杖责打药崧。药崧逃跑，躲到床下。明帝十分愤怒，厉声喊道：“郎官出来！”药崧便说：“‘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哪有皇上，动手打郎！”明帝这才将他放过。

是时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唯钟离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会连有变异，上疏曰：“陛下敬畏鬼神，忧恤黎元，而天气未和，寒暑违节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职，而以苛刻为俗，百官无相亲之心，吏民无雍雍之志，至于感逆和气，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力服，《鹿鸣》之诗必言宴乐者，以人神之心洽 ，然后天气和也，愿陛下垂圣德，缓刑罚，顺时气以调阴阳。”帝虽不能时用，然知其至诚，终爱厚之。

当时朝中群臣无不胆战心惊，争着表现出严厉苛刻的态度，以逃避诛杀或斥责。唯独钟离意敢于同明帝争辩，直言劝谏，屡次将他认为不妥的诏书封起 来奉还。官员有了过错，他便设法解救。适逢天象接连出现怪异，钟离意上书道：“陛下尊敬畏惧鬼神，怜悯体恤百姓，然而却出现气候失调，寒暑不合时令的现象，其过错在于百官不能推广皇恩和尽到职守，而以苛刻作为时尚。群臣之间没有相亲的心愿，官民之间没有谐调的感情，以至影响违逆了祥和之气，招致天灾。百姓可以用恩德来感化，却难以用强力来压服。《诗经·鹿鸣》之诗一定要提到欢宴的缘故，是由于人神之心相通，然后气候才能调和。希望陛下赐恩德，宽刑罚，使天时之气和顺，以谐调阴阳。”明帝虽未采纳钟离意的建议，但知道他是出于至诚之心，因而始终爱护和厚待他。

[7]秋，八月，戊辰，诏改太乐官曰太予，用谶文也。

[7]秋季，八月戊辰（二十五日），明帝下诏：依照谶文，将太乐官改称为太予。

[8]壬申晦，日有食之。诏曰：“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谴。今之动变，傥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

[8]壬申晦（疑误），出现日食，明帝下诏："从前楚庄王因本国无灾而生怕上天遗忘了自己，以至生出警戒恐惧之心；鲁哀公昏庸乱政，但因无可挽救，上天也没有降下灾异进行谴责。如今出现了日食，表示我们或许还可以救药。各部门主管官员要努力尽心于职责，以助我完成天子的重任！"

[9]冬，十月，甲子，车驾从皇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贺，官有殊政，上赐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帷，使百姓见其容服，以章有德。戊辰，还自章陵。

[9]冬季，十月甲子（二十二日），明帝随同皇太后临幸章陵县。荆州刺史郭贺政绩优异，明帝赐给他三公穿用的礼服，上面绣有黑白相间的斧形花纹和黑青相间的双"己"形花纹，并赐给他悬有七条玉串的礼冠。命郭贺在巡行所部时除去车前的帘帐，让百姓观瞻仪容服饰，以表彰他的德行。十月戊辰，明帝一行从章陵返回京城。

[10]是岁，京师及郡国七大水。

[10]本年，京城洛阳及七个郡和封国发生水灾。

[11]莎车王贤以兵威逼夺于、大宛、妫塞王国，使其将守之。于人杀其将君德，立大人休莫霸为王，贤率诸国兵数万击之，大为休莫霸所败，脱身走还。休莫霸进围莎车，中流矢死，于人复立其兄子广德为王，广德使其弟仁攻贤。广德父先拘在莎车，贤乃归其父，以女妻之，与之和亲。

[11]莎车国王贤用武力强占了于阗、大宛、妫塞等三王国，派莎车将领镇守。于阗人杀死了莎车守将君德，拥立本族首领休莫霸为王。于是贤率领西域各国数万兵众攻打于阗，却被休莫霸大败，贤脱身逃回到本国。休莫霸进军包围莎车，身中流箭而死。于是于阗人又推立休莫霸哥哥的儿子广德为王。广德便派弟弟仁去攻打贤。广德的父亲先前被扣在莎车，至此，贤便送还广德之父，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同于阗建立了和亲关系。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四十五卷

汉纪三十 显宗孝明皇帝下永平四年（辛酉、61）

汉纪三十七汉明帝永平四年（辛酉，公元61年）

[1]春，帝近出观览城第，欲遂校猎河内；东平王苍上书谏；帝览奏，即还宫。

[1]春季，明帝出宫，在附近观览洛阳城楼宅第，打算随后去河内郡行猎。东平王刘苍上书劝止。明帝看到奏书后，立即回宫。

[2]秋，九月，戊寅，千乘哀王建薨，无子，国除。

[2]秋季，九月戊寅（十二日），千乘哀王刘建去世。因无子嗣，封国撤除。

[3]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冯鲂免，以河南尹沛国范迁为司徒，太仆伏恭为司空。恭，湛之兄子也。

[3]冬季，十月乙卯（十九日），将司徒郭丹、司空冯鲂免职，将河南尹、沛国人范迁任命为司徒，太仆伏恭任命为司空。伏恭是伏湛哥哥的儿子。

[4]陵乡侯梁松坐怨望、县飞书诽谤，下狱死。

[4]陵乡侯梁松因怨恨朝廷、悬挂匿名书进行诽谤而被捕入狱，处以死刑。

初，上为太子，太中大夫郑兴子众以通经知名，太子及山阳王荆因梁松以缣帛请之，众曰："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松曰："长者意，不可逆。"众曰："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败，宾客多坐之，唯众不染于辞。

当初，皇上做太子的时候，太中大夫郑兴之子郑众以精通儒家经典而闻名于世。太子和山阳王刘荆曾让梁松用绸缎作礼物聘请郑众做门客，郑众说："太子是王储，没有同外界随便交往的道理。汉朝有旧时禁令，亲王也不应私自招徕宾客。"梁松说："这是上面的意思，不可忤逆。"郑众说："与其违禁犯罪，不如坚守正道而死。"便拒绝梁松之请，没有应聘前往。及至梁松获罪，宾客们多被指控有罪，唯独郑众不受案中供辞的牵连。

[5]于王广德将诸国兵三万人攻莎车，诱莎车王贤，杀之，并其国。匈奴发诸国兵围于，广德请降。匈奴立贤质子不居徵为莎车王，广德又攻杀之，更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

[5]于阗王广德率领各国兵众三万人进攻莎车，用计引诱莎车王贤，将他杀死，吞并了莎车国。于是，匈奴调发西域诸国军队包围了于阗，广德请求投降。匈奴便将贤生前送来做人质的儿子不居徵立为莎车王。后来，广德再次进攻莎车，杀死了不居徵，改立他的弟弟齐黎为莎车王。

[6]东平王苍自以至亲辅政，声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后累上疏称：“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骠骑将军印绶，退就藩国。”辞甚恳切，帝乃许苍还国，而不听上将军印绶。

[6]东平王刘苍由于自己是明帝至亲而辅佐大政，又声望日高，内心感到不安，曾先后多次上书道：“自从汉朝开国以来，皇族子弟无一人身居公卿要位，我请求奉还骠骑将军的印信绶带，退官并前往封国。”奏书辞意十分恳切。于是明帝便允许刘苍返回封国，但不准他奉还骠骑将军的印信绶带。

五年（壬戌、62）

五年（壬戌，公元62年）

[1]春，二月，苍罢归藩；帝以骠骑长史为东平太傅，掾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家郎，加赐钱五千万，布十万匹。

[1]春季，二月，刘苍免官返回封国。明帝任命骠骑将军府长史为东平国太傅，掾史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府郎。特赐东平王五千万钱，十万匹布。

[2]冬，十月，上行幸邺；是月，还宫。

[2]冬季，十月，明帝出行，临幸邺。当月返回京城皇宫。

[3]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云中，南单于击却之。

[3]十一月，北匈奴侵犯五原郡；十二月，侵犯云中郡，被南匈奴单于击退。

[4]是岁，发遣边民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

[4]本年，征发遣返迁到内地的边疆居民，赏赐治装费，每人二万钱。

[5]安丰戴侯窦融年老，子孙纵诞，多不法。长子穆尚内黄公主，矫称阴太后诏，令六安侯刘盱去妇，以女妻之。盱妇家上书言状，帝大怒，尽免穆等官。诸窦为郎吏者，皆将家属归故郡，独留融京师；融寻薨。后数岁，穆等复坐事与子勋、宣皆下狱死。久之，诏还融夫人与小孙一人居雒阳。

[5]安丰戴侯窦融年事已高，他的子孙放纵荒唐，作了许多不法之事。窦融的长子窦穆是内黄公主的夫婿，他假传阴太后的旨意，命令六安侯刘盱休掉原妻，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刘盱。刘盱原妻的娘家上书控告此事，明帝大怒，将窦穆兄弟全部罢免。凡窦氏家族中作官的，一律带着家属返回原郡，只留窦融一人在京城。窦融不久便去世了。几年后，窦穆等人再次遭到指控，连同窦穆的儿子窦勋和窦宣，一道被捕入狱，处以死刑。又过了很久，明帝才下诏准许窦融的夫人和小孙一人回到洛阳居住。

六年（癸亥、63）

六年（癸亥，公元63年）

[1]春，二月，王雒山出宝鼎，献之。夏四月，甲子，诏曰：“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公’，岂公卿奉职得其理邪！其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间者章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蚩也。”

[1]春季，二月，有宝鼎在王洛山出土，献给明帝。夏季，四月甲子（初七），明帝下诏：“祥瑞降临，是德行的感应。如今政治多有邪僻，怎么能够引来祥瑞！《易经》说：‘鼎是三公的象征，’莫非是公卿奉职尽责符合了天理吗？今赐予三公每人五十匹帛，九卿和二千石官每人二十五匹。先帝曾有诏旨，禁止人们在上书时称颂圣明，而近来奏章中虚浮之辞较之。从今以后，如果再有溢美的言词，尚书应一律拒不受理，以示朕不为谄媚者欺骗嘲弄。”

[2]冬，十月，上行幸鲁；十二月，还幸阳城；壬午，还宫。

[2]冬季，十月，明帝出行，临幸鲁城。十二月，在归途中临幸阳城县。十二月壬午（二十九日），返回京城皇宫。

[3]是岁，南单于适死，单于莫之子苏立，为丘除车林单于；数月，复死，单于适之弟长立，为湖邪尸逐侯单于。

[3]本年，南匈奴单于适去世，前单于莫的儿子苏继位，此即丘除车林单于。数月后，苏又去世，单于适的弟弟长继位，此即湖邪尸逐侯单于。

七年（甲子、64）

七年（甲子，公元64年）

[1]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阴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

[1]春季，正月癸卯（二十日），皇太后阴氏驾崩。二月庚申（初八），光烈皇后阴氏入葬。

[2]北匈奴犹盛，数寇边，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复为寇，许之。

[2]北匈奴依然实力强盛，屡次侵犯边境，又派使者请求与汉朝进行双边贸易。明帝希望利用通商手段使匈奴不再入侵，便应许了这一要求。

[3]以东海相宗均为尚书令。初，均为九江太守，五日一听事，悉省掾、史，闭督邮府内，属县无事，百姓安业。九江旧多虎暴，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均下记属县曰："夫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无复虎患。帝闻均名，故任以枢机。均谓人曰："国家喜文法、廉吏，以为足以止奸也；然文吏习以欺谩，而廉吏清在一己，无益百姓流亡、盗贼为害也。均欲叩头争之，时未可改也，久将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会迁司隶校尉。后上闻其言，追善之。

[3]任命东海国相宗均为尚书令。先前，宗均曾任九江郡太守。任上，他每五天处理一次政务，将掾、史等官员一律裁撤，不让督邮外出巡查而留在府内，下属各县全都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九江一向多虎害，官府经常招募猎手设栅栏陷阱捕捉，但猛虎仍然造成了很多伤害。宗均颁下公文命令所属各县："长江、淮河一带有猛兽，正如北方有鸡、猪，本是平常之事。如今猛虎为害民间，原因在于官吏残暴，而使人辛苦捕猎，也不符合怜悯体恤百姓的原则。如今务必要清除贪官污吏，考虑提拔忠诚善良之士，可一举撤去栅栏陷阱，并减免赋锐。"从此以后，九江便不再出现虎害。明帝听说了宗均的名声，所以让他负责中枢机要。宗均对人说："皇上喜用处理公文法令的文吏和

廉洁的清官，认为有他们便足以禁止奸恶发生。然而文吏常常利用文字技巧欺上瞒下，而清官又只能独善一身，不能阻止百姓流亡、盗匪作乱。我要向皇上叩头力争，虽然一时不能改变现状，但长此以往皇上将自受其苦，到那时我便可以说话了！”宗均还没来得及进谏，恰好转任司隶校尉，离开了尚书台。后来，明帝听说了宗均的这番言论，表示赞同。

八年（乙丑、65）

八年（乙丑，公元65年）

[1]春，正月，己卯，司徒范迁薨。

[1]春季，正月己卯（初二），司徒范迁去世。

[2]三月，辛卯，以太尉虞延为司徒，卫尉赵熹行太尉事。

[2]三月辛卯（疑误），将太尉虞延任命为司徒，命卫尉赵熹代理太尉职务。

[3]越骑司马郑众使北匈奴，单于欲令众拜，众不为屈。单于围守，闭之不与水火；众拔刀自誓，单于恐而止，乃更发使，随众还京师。

[3]越骑司马郑众出使北匈奴，北匈奴单于想要让郑众叩拜，郑众没有屈从。单于派人包围看守，关闭起来，断绝了水火供应。郑众拔出佩刀发誓。单于恐惧，这才罢休，于是重新派遣使者，随郑众回到都城洛阳。

初，大司农耿国上言：“宜置度辽将军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从。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内怀嫌怨，欲畔，密使人诣北虏，令遣兵迎之。郑众出塞，疑有异；伺侯，果得须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由是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

先前，大司农耿国曾上书说：“应当设置度辽将军屯兵五原郡，以防备南匈奴逃亡。”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等人听到汉朝同北匈奴互通使者的消息，心怀怨恨，打算反叛，于是秘密派人前往北匈奴，要北匈奴派兵接应。郑众出塞时，疑心情况有异，便伺察等侯，果然抓到了须卜的信使。郑众便上书说：“应当重新在边境设置大将，以防备南北匈奴互相联络。”从此，汉朝便开始设置度辽

营，命中郎将吴棠代理度辽将军事务，率领黎阳虎牙营的兵士，屯驻在五原郡曼柏县。

[4]秋，郡国十四大水。

[4]秋季，十四个郡和封国发生水灾。

[5]冬，十月，北宫成。

[5]冬季，十月，北宫落成。

[6]丙子，募死罪系囚诣度辽营，有罪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黄缣、白纨诣国相曰："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6]十月丙子（初四），募集犯有死罪的囚徒前往度辽营。命令逃亡的罪犯赎罪，依据不同的情况，各分等级。楚王刘英带着黄色细绢和素色薄绸去见国相，说道："我身居藩国，罪过积累，我非常高兴，蒙受大恩。献上细绢薄绸，以赎我罪。"国相将此事上报朝廷，明帝下诏答复说："楚王口念黄帝、老子的精微之言，崇尚佛家的仁爱慈悲，曾戒斋三个月，对佛立誓。有什么猜嫌和疑问，应当悔恨？把那些赎罪之物退还，赞助他以美食款待佛门弟子。"

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练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起初，明帝听说西域有一神祇，名字叫作"佛"，于是派使者前往天竺国寻求佛教道义。使者在西域找到了佛经，并带着沙门回到中原。佛经大抵以一切虚无为本，崇尚慈悲不杀生。认为人死之后，精神不灭，可以再次投胎转世，而人生前所作的善事恶事，全都会有报应。因此，提倡修炼精神，直至成"佛"。佛家擅于使用恢弘博大的言词，以劝化诱导愚昧的凡夫俗子。精通佛家道义的人，称为"沙门"。于是佛教便开始在中原传播，图画佛门形像。在天子、诸王和显贵当中，唯独楚王刘英最先喜好佛教。

[7]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诏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民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竦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7]十月壬寅晦（三十日），出现日全食。明帝下诏，勉励百官各尽职守，用最直率的态度批评朝政而无所忌讳。于是官员们全都呈上密封的奏章，各自议论朝政的得失。明帝观看奏章，深自责备，便将这些奏章向百官公布，并下诏说：“群臣指摘之事，都是朕的过错。人民冤屈不能申雪，贪官污吏不能查禁，却轻率地使用民力，营建宫室，开支与征税无节制，而且喜怒无常。回顾古人的鉴戒，十分恐惧，只怕朕品德寡薄，日久生怠！”

[8]北匈奴虽遣使入贡，而寇钞不息，边城昼闭。帝议遣使报其使者，郑众上疏谏曰：“臣闻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示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足狐疑，怀士之人绝望中国耳。汉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苦复遣之，虏必自谓得谋，其群臣驳议者不敢复言。如是，南庭动摇，乌桓有离心矣。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报答，不敢为患。”帝不从。复遣众往，众因上言：“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陵折，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独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帝不听。众不得已，既行，在路连上书固争之；诏切责众，追还，系廷尉，会赦，归家。其后帝见匈奴来者，闻众与单于争礼之状，乃复召众为军司马。

[8]北匈奴虽然派使者入朝进贡，但侵掠不断，致使边疆城镇白日关闭城门。明帝同群臣商议，打算派遣使者回报匈奴来使。郑众上书劝谏道：“我听说，北匈奴单于所以要挟汉朝派出使者，目的是想离散南匈奴单于的部众，坚定西域三十六国对北匈奴的效忠之心。他还将吹嘘已同汉朝和解通好，向邻近敌国夸耀，使西域那些打算归附汉朝的国家畏缩猜疑，使流亡在外怀念故土的人对汉朝绝望。汉朝使者到过北匈奴以后，单于便已十分傲慢自负，如果再派使者，他一定会自以为得计，而北匈奴群臣中反对与汉朝为敌的人也不敢再说话了。这

样，南匈奴王庭便会发生动摇，乌桓也将与我们离心离德。南匈奴单于长期居住在中国内地，对我方的情况与地形一一知晓，万一同汉朝分裂，即刻便成为边境的祸患。如今，幸而有度辽营的大军在北疆扬威镇守，即便我们不派使者回报北匈奴，他们也不敢作乱。”明帝不接受郑众的劝谏，再次派他做使者前往北匈奴。于是郑众上书说：“我前次奉命出使北匈奴时，因不肯行叩拜之礼，单于十分愤恨，曾派兵把我围困起来。如今我再次领命前往，定会遭到凌辱，我实在不愿自己手持大汉的符节，对着毛毡皮衣独拜。而如果我迫于形势向匈奴屈服，则将有损于汉朝的国威。”明帝不听郑众的劝谏，郑众不得已而动身。出发后，他在路上接连上书力争，坚持自己的主张。于是明帝下诏严厉责备郑众，将他追回，囚禁于廷尉监狱。适逢赦免，他便回到家乡。后来，明帝会见北匈奴的来客，听到郑众与单于因礼仪相争的情况，便再次征召郑众，任命为军司马。

九年（丙寅、66）

九年（丙寅，公元66年）

[1]夏，四月，甲辰，诏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已上、治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闻。

[1]夏季，四月甲辰（疑误），明帝下诏命令司隶校尉、部刺史：每年各从任职三年以上、考绩最优异的县令以下官员中选拔一人上报，让此人随同呈送年终考绩的官员进京。对于考绩最劣者，也要上报朝廷。

[2]是岁，大有年。

[2]本年，粮食大丰收。

[3]赐皇子恭号曰灵寿王，党号曰重熹王，未有国邑。

[3]明帝将皇子刘恭赐号为灵寿王，皇子刘党赐号为重熹王，都没有封国。

[4]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国姓小侯”。置《五经》师，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

[4]明帝尊崇儒学，上自太子、诸王、侯爵，下至高官的子弟、功臣的子孙，无人不学习儒家经典。明帝还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的儿子们在南宫设立学校，这些学生号称“四姓小侯”。明帝给他们安排讲解儒家《五经》的老师，寻找选拔学问高超的贤才授课。即便是期门、羽林等禁卫武官，也都命令通晓《孝经》章句的含义。匈奴也派出贵族子弟到汉朝学习。

[5]广陵王荆复呼相工谓曰：“我貌类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诣吏告之，荆惶恐，自系狱，帝加恩，不考极其事，诏不得臣属吏民，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诅。诏长水校尉樊等杂治其狱，事竟，奏请诛荆。帝怒曰：“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邪？”对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臣等以荆属托母弟，陛下留圣心，加恻隐，故敢请耳；如令陛下子，臣等专诛而已。”帝叹息善之。，宏之子也。

[5]广陵王刘荆又召来相面的术士，说道：“我的容貌和先帝相像。先帝三十岁时即位称帝，我如今也三十岁了，可以起兵了吗？”相面的术士向有关官员告发了此事。刘荆惊慌恐惧，到狱中将自己囚禁起来。明帝特别加恩，不对事情进行追究。下诏不许他统治封国的官员和百姓，只可继续享用租税收入。并命令封国国相和中尉对他严密监护。刘荆又让巫师进行祭祷和诅咒。明帝下诏，命令长水校尉樊等人联合审判此案。审判结束后，樊等人上书，请将刘荆处死。明帝生气地说道：“你们因广陵王是我弟弟的缘故，所以要杀他，如果是我的儿子，你们敢这样吗？”樊回答道：“天下是高帝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根据《春秋》大义，君王至亲不得有弑逆图谋，有则必杀。我们因为刘荆是陛下同母之弟，陛下特别留意，恻隐有加，所以才敢请示。如果是陛下的儿子，我们只专断诛杀而已。”明帝叹息着表示赞许。樊是樊宏之子。

十年（丁卯、67）

十年（丁卯，公元67年）

[1]春，二月，广陵思王荆自杀，国除。

[1]春季，二月，广陵王刘荆自杀，封国撤除。

[2]夏，四月，戊子，赦天下。

[2]夏季，四月戊子（二十四日），大赦天下。

[3]闰月，甲午，上幸南阳，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奏埙和之，以娱嘉宾。还，幸南顿。冬，十二月，甲午，还宫。

[3]闰十月甲午（初三），明帝临幸南阳，召集地方学校的学生演奏庙堂正乐。当演奏《诗经·鹿鸣》时，明帝亲自吹起陶埙和竹应和，以娱乐嘉宾。回京途中，明帝临幸南顿。冬季，十二月甲午（初四），返回京城皇宫。

[4]初，陵阳侯丁卒，子鸿当袭封，上书称病，让国于弟盛，不报，既葬，乃挂衰于冢庐而逃去。友人九江鲍骏遇鸿于东海，让之曰："昔伯夷、吴札，乱世权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绝父不灭之基，可乎？"鸿感悟垂涕，乃还就国。鲍骏因上书荐鸿经学至行，上征鸿为侍中。

[4]当初，陵阳侯丁去世时，他的儿子丁鸿应当继承封国。但丁鸿上书自称有病，要将封国让给弟弟丁盛，朝廷未予答复。丁鸿安葬父亲以后，便将丧服挂在守墓的小屋里逃走了。丁鸿的朋友、九江人鲍骏在东海国遇到了丁鸿，责备他道："从前孤竹君之子伯夷和吴王之子季札推让王位，是乱世中的权宜行为，那样作才能表明他们的志节。根据《春秋》大义，不可以因家事废弃国事。如今您由于兄弟手足之情而断送父亲建立的永不毁灭的基业，这样行吗？"丁鸿醒悟过来，流下眼泪，便回去继承了封国。鲍骏于是上书向朝廷举荐丁鸿，称赞他精通经学，行为高尚。明帝便征召丁鸿进京，任命他为侍中。

十一年（戊寅、68）

十一年（戊寅，公元68年）

[1]春，正月，东平王苍与诸王俱来朝，月余，还国。帝临送归宫，凄然怀思，乃遣使手诏赐东平国中傅曰："辞别之后，独坐不乐，因就车归，伏轼而吟，瞻望永怀，实劳我心。诵及《采菽》，以增叹息。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

[1]春季，正月，东平王刘苍和诸位亲王一同进京朝见。一个多月后，返回封国。明帝亲自送行，回到皇宫后，凄然思念，便亲手动笔写诏，派使者送给东平国中傅。诏书写道："分别之后，朕孤身独坐，

心中郁郁不乐，便乘车而归。俯身车前横木而低吟，遥远的瞻望与长久的怀念，真让我心神劳苦。朗诵《诗经·采菽》之章，更增加我的叹息。日前我曾问东平王：‘居家做什么事最快乐？’东平王说：‘行善最快乐。’这句话口气甚大，正与他的腰围肚量相称。如今送去列侯印信十九枚，东平王的儿子们年满五岁并懂得行礼的，让他们全都佩带印信。”

十二年（己巳、69）

十二年（己巳，公元69年）

[1]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万余户内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兰仓，为他人。”

[1]春季，哀牢王柳貌率领属民五万余户旧附汉朝。朝廷在原地设立哀牢、博南两县，并开始进行开辟博南山通道和渡越兰仓水的工程。服役者因工程艰苦，作歌道：“汉德广大，开辟荒蛮，渡越兰仓，全为他人。”

[2]初，平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仪令乐俊止言，民新被兵革，未宜兴役，乃止。其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他役，不先民急。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诏发卒数十万，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焉。

[2]最初，在西汉平帝时，黄河、汴水曾经决口，久不修复。到了建武十年，当光武帝打算动工治理时，浚仪县令乐俊上书说：“人民新近经历了战争，不宜征发徭役。”于是将此事作罢。后来汴渠向东泛滥，区域日益扩展。兖州、豫州的百姓哀怨叹息，认为朝廷总在办其它工程，而不优先解救人民急难。恰好有人向朝廷举荐乐浪人王景，说他有治水才能。本年夏季，四月，明帝下诏征发役夫数十万人，派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修筑汴渠堤岸。从荥阳向东，直到千乘的入海口，共一千余里，每隔十里修建一个水闸，使水闸之间的水流相互调节，不再有决堤和漏水的忧患。王景虽然节省工程费用，然而仍消耗了数以百亿计的钱财。

[3]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罢；乙未，以大司农牟融为司空。

[3]秋季，七月乙亥（二十四日），将司空伏恭免职。七月乙未（疑误），将大司农牟融任命为司空。

[4]是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4]此时，天下太平，无人服事徭役，粮食连年丰收，百姓殷实富裕，谷价每斛三十钱，牛羊遍野。

十三年（庚午、70）

十三年（庚午，公元70年）

[1]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辛巳，帝行幸荥阳，巡行河渠，遂渡河，登太行，幸上党，壬寅，还宫。

[1]夏季，四月，汴渠治水工程完成。从此黄河与汴水的水流分离，重新回到各自原来的河道。四月辛巳（初四），明帝出行，临幸荥阳，视察水利工程。然后渡过黄河，登上太行山，临幸上党郡。四月壬寅（二十五日），返回京城皇宫。

[2]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2]冬季，十月壬辰晦（疑误），出现日食。

[3]楚王英与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为符瑞。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十一月，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许太后勿上玺绶，留住楚宫。先是有私以英谋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亲，不然其言。及英事觉。诏书切让延。

[3]楚王刘英和方士制作金龟、玉鹤，刻上文字，用作将为皇帝的天赐凭证。有个叫燕广的男子，告发刘英与渔阳人王平、颜忠等编造符谶之书，蓄谋造反。朝廷将此事下交有关部门追查核实。主管官员上奏道："刘英大逆不道，请将他处死。"明帝因手足之亲而不忍批准。十一月，废掉刘英王位，将他迁往丹阳郡泾县，赏赐五百户赋税。刘英的儿子女儿当侯、当公主的，依旧享用原有食邑。命刘英的母亲许太后不必上交她的印玺印绶带，留在楚王宫中居住。先前，曾有人暗中将刘英的逆谋告诉司徒虞延，但虞延认为刘英是明帝手足至亲，不相信密报。及至刘英逆谋暴露，明帝下诏严厉责备虞延。

十四年（辛未、71）

十四年（辛未，公元71年）

[1]春，三月，甲戌，延自杀。以太常周泽行司徒事；顷之，复为太常。夏，四月，丁巳，以钜鹿太守南阳邢穆为司徒。

[1]春季，三月甲戌（初三），虞延自杀。明帝命令太常周泽代理司徒职务。不久，周泽又为太常。夏季，四月丁巳（十六日），将钜鹿太守南阳人邢穆任命为司徒。

[2]楚王英至丹阳，自杀。诏以诸侯礼葬于泾。封燕广为折奸侯。

[2]楚王刘英抵达丹阳郡后自杀。明帝下诏，命令以诸侯之礼将他葬在泾县。将燕广封为折奸侯。

是时，穷治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按吏，阿附坐死、徒者以千数，而系狱者尚数千人。

当时，朝廷极力追究楚王之案，以至连年不止。案中的供词互相牵连，从京城皇亲国戚、诸侯、州郡豪杰，直到审案官吏，因附从反逆而被处死、流放的数以千计，而关在狱中的还有几千人。

初，樊弟鲔。为其子赏求楚王英女，闻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并受荣宠，一宗五侯。时特进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贵宠过盛，即为祸患，故不为也。且尔一也，奈何弃之于楚乎！"鲔不从。及楚事觉，已卒，上追念谨恪，故其诸子皆得不坐。

当初，樊的弟弟樊鲔曾为儿子樊赏求娶楚王刘英的女儿为妻。樊听到消息后制止他说："建武年间，咱们全家同受恩宠，一门之内，曾出了五个侯爵。当时只要当特进的父亲一句话，女可以配亲王，男可以娶公主。但父亲认为尊贵恩宠过度就成为祸患，所以不作这种事。况且你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把他丢给楚国呢？"樊鲔不听劝告。及至楚王谋反事发，樊已经去世。明帝追念樊为人严谨恭敬，所以他的儿子们都没有连坐。

英阴疏天下名士，上得其录，有吴郡太守尹兴名，乃徵兴及掾史五百余人诣廷尉就考。诣吏不胜掠治，死者大半；惟门下掾陆续、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备受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续母自吴来雒阳，作食以馈续。续虽见考，辞色未尝变，而对食悲泣不自胜。治狱使者问其故，续曰："母来不得见。，故悲耳。"问："何以知之？"续

曰：“母截肉未尝不方，断葱以寸为度，故知之。”使者以状闻，上乃赦兴等，禁锢终身。

刘英曾暗中将天下名人记录在册。明帝得到这个名单，见上面有吴郡太守尹兴的名字，便召尹兴及其属官五百多人到廷尉受审。属官们经受不住苦刑拷打，大部分人死去。唯有门下掾陆续、主簿梁宏、功曹吏驷勋，虽受尽五种毒刑，肌肉溃烂，但到底也不改口供。陆续的母亲从吴郡来到洛阳，作了食物送给陆续。陆续以往虽遭拷打，言辞神色从不改变，但面对饭菜却痛哭流涕，不能自制。审案官问是何缘故，陆续说：“母亲来了，而我们不能相见，所以悲伤。”审案官问：“你怎么知道她来了？”陆续说：“我母亲切肉无不方方正正，切葱也总是一寸长短。我见到这食物，所以知道她来了。”审案官将此情况上报后，明帝便赦免尹兴等人，但限制他们终生不准作官。

颜忠、王平辞引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建等辞未尝与忠、平相见。是时，上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侍御史朗心伤其冤，试以建等物色，独问忠、平，而二人错不能对。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对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对曰：“臣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帝怒曰：“吏持两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帝曰：“谁与共为章？”对曰：“臣独作之。”上曰：“何以不与三府议？”对曰：“臣自知当必族灭，不敢多污染人。”上曰：“何故族灭？”对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穷尽奸状，反为罪人讼冤，故知当族灭。然臣所以言者，诚冀陛下一觉悟而已。臣见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公卿朝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冤，无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陈，诚死无悔！”帝意解，诏遣朗出。

颜忠、王平的供词牵连到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耿建等人声称从未同颜忠和王平见过面。当时，明帝十分愤怒，审案官员全都惶恐不安，凡被牵连者，几乎一律判罪定案，无

人敢根据实情予以宽恕。侍御史朗怜悯耿建等人冤枉，便以耿建等人的形貌特征，单独讯问颜忠和王平。颜、王二人仓皇惊愕不能应对。朗知道其中有诈，便上书说：“耿建等人没有罪过，只是被颜忠和王平诬陷了。我怀疑天下的无辜罪人，遭遇多与此相似。”明帝问：“如果是这样，那么颜忠、王平为什么要牵连他们？”朗回答道：“颜忠、王平自己知道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所以虚招了许多人，企图以此来表白自己。”明帝问：“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不早报告？”朗回答说：“我担心国内另有人真能揭发出耿建等人的奸谋。”明帝生气地说：“你这审案官，骑墙滑头！”便催人把朗拉下去责打。左右侍卫刚要拉走朗，朗说：“我想说一句话再死。”明帝问：“谁和你一起写的奏章？”回答说：“是我一个人写的。”明帝问：“为什么不和三府商议？”回答说：“我自己知道一定会有灭族之罪，不敢多连累他人。”明帝问：“为什么是灭族之罪？”回答说：“我审案一年，不能彻底清查奸谋的实情，反而为罪人辩冤，所以知道该当灭族之罪。然而我所以上奏，实在是盼望陛下能一下子觉悟罢了。我见审问囚犯的官员，众口一词地说臣子对叛逆大罪应同仇敌忾，如今判人无罪不如判人有罪，可以以后免受追究。因此，官员审讯一人便牵连十人，审讯十人便牵连百人。还有，公卿上朝的时候，当陛下询问案情处理是否得当，他们全都直身跪着回答：‘依照以往制度，大罪要诛杀九族，而陛下大恩，只处决当事者，天下人太幸运了！’而等他们回到家里，口中虽无怨言，却仰望屋顶暗自叹息。没有人不知道这里多有冤枉，但不敢忤逆陛下而直言。我今天说出这番话，真是死而不悔！”明帝怒气消解，便下令将郎放走。

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时天旱，即大雨。马后亦以楚狱多滥，乘间为帝言之，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两天以后，明帝亲临洛阳监狱甄别囚犯，释放了一千多人。当时正值天旱，立刻降下了大雨。马皇后也认为楚王之案多有滥捕滥杀，便乘机向明帝进言。明帝醒悟过来，恻然而悲，夜间起床徘徊。从此对罪犯多所宽赦。

任城令汝南袁安迁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狱事，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

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

任城县令汝南人袁安被擢升为楚郡太守。到达楚郡之后，他不进太守府，而先去处理楚王之案，查出缺少确凿证据的囚犯，登记上报而准备释放。郡府的大小官员全都叩头力争，认为“附从反逆，依法同罪，万万不可”。袁安说：“如果违背了朝廷，太守自当承担罪责，不因此牵连你们。”于是便与其他官员分别奏报。此时明帝已经醒悟，便批准了袁安的奏书。有四百多家因此获得了释放。

[3]夏，五月，对故广陵王荆子元寿为广陵侯，食六县。又封窦融孙嘉为安丰侯。

[3]夏季，五月，将已故广陵王刘荆的儿子刘元寿封为广陵侯，享有六县食邑。又将窦融的孙子窦嘉封为安丰侯。

[4]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无得起坟。万年之后，扫地而祭，杅水脯而已。过百日，唯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给洒扫。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

[4]开始预建皇陵。明帝下令：“修建陵墓，只要使水能够流淌出去而已，不许堆高坟丘。我去世以后，清扫地面设祭，有一碗水和干肉干粮即可。一百天以后，只在每年四季设祭。安排官兵数人，负责洒扫之事。若有人胆敢重修扩建陵墓，将以擅自篡改非议宗庙法论罪。”

十五年（壬申、72）

十五年（壬申，公元72年）

[1]春，二月，庚子，上东巡。癸亥，耕于下邳。三月，至鲁，幸孔子宅，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又幸东平、大梁。夏，四月，庚子，还宫。

[1]春季，二月庚子（初四），明帝去东方巡视。二月癸亥（二十七日），在下邳举行耕籍之礼，明帝亲耕。三月，到达鲁城，临幸孔子故居，亲自登上讲堂，命皇太子和亲王们阐说儒家经典。然后临幸东平、大梁。夏季，四月庚子（初五），返回京城皇宫。

[2]封皇子恭为钜鹿王，党为乐成王，衍为下邳王，畅为汝南王，为常山王，长为济阴王；帝亲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阳。马后曰：

“诸子数县，于制不亦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岁给二千万足矣！”

[2]将皇子刘恭封为钜鹿王，皇子刘党封为乐成王，皇子刘衍封为下邳王，皇子刘畅封为汝南王，皇子刘封为常山王，皇子刘长封为济阴王。明帝亲自划定封国疆域，使各封国的面积只有楚国、淮阳国的一半大小。马皇后说：“皇子们只分得了几个县，同旧制相比，不是太少了吗？”明帝说：“我的儿子怎应与先帝的儿子相等？每年有两千万钱的收入就足够了！”

[3]乙巳，赦天下。

[3]四月乙巳（初十），大赦天下。

[4]谒者仆射耿秉数上言请击匈奴，上以显亲侯窦固尝从其世父融在河西，明习边事，乃使秉、固与太仆祭彤、虎贲中郎将马廖、下博侯刘张、好侯耿忠等共议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类，并左衽之属，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虏失其肥饶畜兵之地，羌、胡分离；唯有西域，俄复内属；故呼韩邪单于请事款塞，其势易乘也。今有南单于，形势相似；然西域尚未内属，北虏未有衅作。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上善其言。议者或以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当分其东以离其众。”上从之。十二月，以秉为驸马都尉，固为奉车都尉；以骑都尉秦彭为秉副，耿忠为固副，皆置从事、司马，出屯凉州。秉，国之子；忠，之子；廖，援之子也。

[4]谒者仆射耿秉屡次上书请求攻打北匈奴。皇上因显亲侯窦固曾在河西跟随伯父窦融，熟悉边疆事务，便让耿秉、窦固和太仆祭彤、虎贲中郎将马廖、下博侯刘张、好侯耿忠等人共同会商。耿秉说：“从前匈奴有游猎部落的援助和其他蛮族的依附，所以不能将它制服。在孝武皇帝得到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以后，匈奴便失去富饶的养兵之地，断绝了羌、胡关系，势力范围只剩下西域，而西域不久也依附了汉朝。所以，呼韩邪单于到边塞请求归属，乃是大势所趋。如今的南匈奴单于，情形与呼韩邪相似。但目前西域尚未依附汉朝，而北匈奴也没有挑衅作乱。我认为应当首先进攻白山，夺取伊吾，打败车师，派使者联合乌孙各国以切断匈奴的右

臂。在伊吾还有一支匈奴南呼衍的军队，如果将他们打败，便又折断了匈奴的左角，此后就可以对匈奴本土发动进攻了。”明帝对他的建议表示赞许。会商的大臣中有人认为：“如今进攻白山，匈奴必定集合部队救援，我们还应当在东方分散匈奴兵力。”明帝同意。十二月，任命耿秉为驸马都尉，窦固为奉车都尉，骑都尉秦彭为耿秉的副手，耿忠为窦固的副手，全都设置从事、司马等属官，出京屯驻凉州。耿秉是耿国之子，耿忠是耿之子，马廖是马援之子。

十六年（癸酉、73）

十六年（癸酉，公元73年）

[1]春，二月，遣彤与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窦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张掖居延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窦固、耿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卢城。耿秉、秦彭击匈林王，绝幕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而还。来苗、文穆至匈河水上，卢皆奔走，无所获。祭彤与南匈奴左贤王信不相得，出高阙塞九百余里，得小山，信妄言以为涿邪山，不见虏而还。彤与吴棠坐逗留畏懦，下狱，免。彤自恨无功，出狱数日，欧血死；临终，谓其子曰：“吾蒙国厚恩，奉使不称，身死诚惭恨，义不可以无功受赏。死后，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诣兵屯，效死前行，经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陈遗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闻之，大惊，嗟叹良久。乌桓、鲜卑每朝贺京师，常过彤冢拜谒，抑天号泣；辽东吏民为立祠，四时奉祭焉。窦固独有功，加位特进。

[1]春季，二月，派祭彤与度辽将军吴棠率领河东、河西的羌人胡人部队和南匈奴单于的部队，共一万一千骑兵，出高阙塞；派窦固、耿忠率领酒泉、敦煌、张掖三郡郡兵和卢水的羌人胡人部队，共一万二千骑兵，出酒泉塞；派耿秉、秦彭率领由武威、陇西、天水等三郡募士和羌人胡人部队，共一万骑兵，出张掖居延塞；派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率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等七郡郡兵和乌桓、鲜卑部队，共一万一千骑兵，出平城塞，一同讨

伐北匈奴。窦固和耿忠抵达天山，进攻北匈奴呼衍王，斩杀一千余人。又追击到蒲类海，夺取伊吾卢地区，设置了宜禾都尉，在伊吾卢城留下将士开荒屯垦。耿秉和秦彭进攻北匈奴匈林王，横越沙漠六百里，到达三木楼山后班师。来苗和文穆抵达匈河水畔，北匈奴部众全都溃散逃跑，没有斩获。祭彤与南匈奴左贤王信不合，他们出高阙塞九百余里，占领一座小山，信便谎称此山是涿邪山，结果他们没有找到敌人就回师了。祭彤和吴棠被指控犯有率军逗留、畏缩不前之罪，逮捕入狱，免去官职。祭彤自恨没有建立功勋，出狱几天后，吐血而死。临终时，他对儿子说："我蒙受国家厚恩，没有完成使命，身死而心怀愧恨。根据道义，不可以无功而接受赏赐。我死后，你要将我所得的赏赐之物全部登记上缴，自己到兵营投军，在阵前效死，以称我心。"祭彤死后，他的儿子祭逢上书朝廷，一一陈述父亲的遗言。明帝一向器重祭彤，正要重新任用，听到他的遗言后，大为震惊，叹息了许久。后来，乌桓、鲜卑部落每次派使者到京城朝贺，总要经过祭彤的坟墓祭拜，仰天大哭。辽东郡的官吏和人民为祭彤建立了祠庙，四季祭祀。在这次战役中，唯独窦固一人有功，擢升特进。

固使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官属曰："胡人不能常久，无他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超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

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告以汉威德，“自今以后，勿复与北虏通。”广叩头，“愿属汉，无二心”，遂纳子为质。还白窦固，固大喜，具上超攻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

窦固派副司马班超和从事郭恂一同出使西域。班超到达鄯善国时，鄯善王广用十分尊敬周到的礼节接待他，但后来忽然变得疏远懈怠了。班超对他的部下说：“你们可曾觉出广的态度冷淡了吗？”部下说：“胡人行事无常性，并没有别的原因。”班超说：“这一定是因为有北匈奴的使者前来，而鄯善王心里犹豫，不知所从的缘故。明眼人能够在事情未发生前看出端倪，何况事情已显著暴露！”于是他召来胡人侍者，假装已知实情，说：“匈奴使者来了几天，如今在什么地方？”胡人侍者慌忙答道：“已经来了三天，离此地三十里。”于是班超就把胡人侍者关起来，召集全体属员，共三十六人，和他们一同饮酒。饮到酣畅之时，班超借酒激怒众人说：“你们和我同在绝远荒域，如今北匈奴使者才来了几天，而鄯善王就已不讲礼节了，若是使者命令鄯善把我们抓起来送给匈奴，那么我们的骨头就要永远喂给豺狼了。我们应该怎么办？”部下一致回答：“如今处在危亡之地，我们跟随司马同生共死！”班超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如今可行的办法，只有乘夜用火进攻匈奴人，使对方不知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马，必定大为震恐，这样便可将他们一网打尽。除掉了北匈奴使者，那么鄯善人就会胆战心惊，我们便成功了。”众人说：“应当和从事商议此事。”班超生气地说：“命运的吉凶就在今天决定，而从事不过是平庸的文吏，听到我们的打算定要害怕，计谋便会泄露，到那时候，我们死得没有名堂，就不是英雄了。”众人说：“好！”一入夜，班超便带领部下奔向北匈奴使者的营地。当时正刮着大风，班超命令十人拿鼓，躲到匈奴人的帐房后面，相约道：“看见火起，就要一齐擂鼓呐喊。”其余的人全都手持刀剑弓弩，埋伏在帐门两侧。于是班超顺风放火，大火一起，帐房前后鼓声齐鸣，杀声震耳。匈奴人惊慌失措，一时大乱。班超亲手格杀三人，下属官兵斩杀北匈奴使者及其随从共三十余人，其余约一百人全部被火烧死。班超等人次日返回，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郭恂。郭恂大为震惊，接着神色一变。班超明白了他的意思，举手声称：“从事虽然没有前去参与行动，可班超怎有心一人居功！”郭恂这才大喜。于是班超叫来鄯善王广，给他看匈奴使者的首级，鄯善全国

震恐。班超将汉朝的国威和恩德告诉鄯善王，并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同北匈奴来往。"广叩头声称："我愿臣属汉朝，没有二心。"于是将王子送到汉朝充当人质。班超归来后，向窦固讲述了出使经过，窦固十分高兴，将班超的功劳一一上报，并请求重新选派使者出使西域。明帝说："有班超这样的官员，为什么不派遣，而要另选他人呢？现任命班超为军司马，让他完成先前的功业。"

固复使超使于，欲益其兵；超愿但将本所从三十六人，曰："于国大而远，今将数百人，无益于强；如有不虞，多益为累耳。"是时于王广德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至于，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遣国相私来比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收私来比，鞭笞数百。以巫首送广德，因责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杀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超，彪之子也。

窦固又让班超出使于阗国，想为他增加随行兵马，但班超只愿带领原来跟从的三十六人。他说："于阗是个大国，道路遥远，如今率领几百人前往，无益于显示强大。而如有不测之事发生，人多反而成为累赘。"当时，于阗王广德称雄于西域南道，但该国仍受匈奴使者的监护。班超到达于阗后，广德待他礼仪态度十分疏淡。于阗又有信巫之俗，而巫师声称："神已发怒，问我们为何要倾向汉朝？汉朝的使者有一匹黑唇黄马，快去找来给我做祭品！"于是广德派宰相私来比向班超索求赠马。班超暗中获知底细，便答应此事，但要巫师亲自前来取马。不久，巫师来了，班超便立刻将他斩首，并逮捕了私来比，痛打数百皮鞭。班超将巫师的首级送给广德，借机对他进行谴责。广德早已听说过班超在鄯善斩杀北匈始使者的事迹，大为惊恐，便随即杀死匈奴使者投降。班超重赏于阗王及其大臣，就此镇服安抚于阗。于是西域各国全都派出王子到汉朝做人质。西域与汉朝的关系曾中断了六十五年，至此才恢复交往。班超是班彪之子。

[2]淮阳王延，性骄奢，而遇下严烈。有上书告"延与姬兄谢及姊婿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按验。五月，癸丑，、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连及死徙者甚众。

[2]淮阳王刘延生性骄横而奢侈，对待下属严酷无情。有人向朝廷上书控告："刘延同姬妾之兄谢及姐夫韩光招揽奸猾之人，编造图谶，进行祭祷诅咒。"此案下交有关官员追查核实。五月癸丑（二十五日），谢、韩光和司徒邢穆都因罪被判处死刑，受此案牵连而被处死或流放者众多。

[3]戊午晦，日有食之。

[3]五月戊午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4]六月，丙寅，以大司农西河王敏为司徒。

[4]六月丙寅（初八），将大司农西河人王敏任命为司徒。

[5]有司奏请诛淮阳王延；上以延罪薄于楚王英，秋，七月，徙延为阜陵王，食二县。

[5]有关官员奏请将淮阳王刘延处死。而明帝认为刘延之罪轻于楚王刘英，秋季，七月，将刘延改封为阜陵王，以两个县作为他的食邑。

[6]是岁，北匈奴大入云中，云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众少，欲移书傍郡求救，范不许。会日暮，范令军士各交缚两炬，三头火，营中星列。虏谓汉兵救至，大惊，待旦将退。范令军中蓐食，晨，往赴之，斩首数百级，虏自相辚藉，死者千余人，由此不敢复向云中。范，丹之孙也。

[6]本年，北匈奴大举进攻云中郡。云中郡太守廉范进行抵抗。下属官员因本郡兵少，想要送信给邻郡请求救援，廉范不许。这时天已黄昏，廉范命令军士各将两支火把交叉捆绑成十字形，点燃三端，在军营中排开，状如繁星。匈奴人以为汉朝援军已到，大为震惊，打算等到天亮时便撤走。廉范命令部队在夜宿之地进餐。清晨，汉军出击，斩杀数百人。而匈奴军队自相践踏而死的有一千余人。北匈奴从此不敢再侵扰云中郡。廉范是廉丹之孙。

十七年（甲戌、74）

十七年（甲戌，公元74年）

[1]春，正月，上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

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1]春季，正月，明帝正准备去拜祭原陵，夜间梦见先帝和太后，如生前一样欢乐团聚。醒来后，心中悲伤不能入眠，便查看历书，发现第二天就是吉日，于是带领百官出宫祭陵。祭陵之日，天降甘露，洒在原陵的树上。明帝命令百官收集甘露作为祭品。仪式结束后，明帝从席垫前向御床俯身，观看太后镜匣中的梳妆用品，悲伤痛哭，命人更换化装品和化装用具。左右随从之人全都流下眼泪，不能抬头仰视。

[2]北海敬王睦薨。睦少好学，光武及上皆爱之。尝遣中大夫诣京师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敢不以实对！"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乃为相爱耳。"其智虑畏慎如此。

[2]北海王刘睦去世。刘睦自幼喜爱读书，光武帝和明帝对他都很宠爱。他曾派中大夫进京朝贺，召这位使者前来，对他说："假如朝廷问到我，你将用什么话回答？"使者说："大王忠孝仁慈，尊敬贤才而乐与士子结交，我敢不据实回答！"刘睦说："唉！你可要害我了！这只是我年轻时的进取行为。你就说我自从袭爵以来，意志衰退而懒惰，以淫声女色为娱乐，以犬马狩猎为爱好。你要这样说才是爱护我。"刘睦就是这样聪明多虑和小心谨慎。

[3]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

[3]二月乙巳（疑误），司徒王敏去世。

[4]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鲍昱为司徒。昱，永之子也。

[4]三月癸丑（二十九日），将汝南太守鲍昱任命为司徒。鲍昱是鲍永之子。

[5]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木等百余国，皆举种称臣奉贡。白狼王唐作诗三章，歌颂汉德，辅使犍为郡掾由恭译而献之。

[5]益州刺史梁国人朱辅宣扬汉朝的德政，使朝廷威望远播到遥远的蛮夷之邦。从汶山以西，前代汉人足迹所不到、朝廷力量所未及的

白狼、木等一百余国，全都举国称臣进贡。白狼王唐曾作诗三首，歌颂汉朝的恩德。朱辅命犍为郡掾由恭译成汉文，献给朝廷。

[6]初，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杀疏勒王，立其臣兜题为疏勒王。班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虑先往降之，敕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超问忠及官属："当杀兜题邪，生遣之邪？"咸曰："当杀之。"超曰："杀之无益于事，当令龟兹知汉威德。"遂解遣之。

[6]当初，龟兹王建是匈奴所立，他倚仗匈奴的威势，控制西域北道，进攻并杀死了疏勒王，将自己的臣子兜题立为新王。班超等人由偏僻小道抵达疏勒，在距离兜题所居住的城九十里处扎营，派属官田虑先去，劝兜题投降。班超吩咐田虑道："兜题本来不是疏勒族人，人民一定不听他的命令。如果他不立即投降，便可将他逮捕。"田虑一行到达城以后，兜题见他们势单力薄，丝毫没有投降之意。田虑乘人不备，便上前劫持了兜题，将他捆绑起来。兜题的左右随从不料会出此事，全都又慌又怕地逃跑了。田虑急忙驰马向班超报告。班超立即赶赴城，召集全体疏勒文武官员，数说龟兹王的罪行，于是将前疏勒王哥哥的儿子忠立为疏勒王，人民十分欢喜。班超问忠及其属官："应当杀死兜题呢，还是活着放他走呢？"众人都说："应当杀死兜题。"班超说："杀他无益于大事，应当让龟兹知道汉朝的恩威。"于是放走兜题。

[7]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并集朝堂奉殇上寿。制曰："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圣德所被，不敢有辞，其敬举觞，太常择吉日策告宗庙。"仍推恩赐民爵及粟有差。

[7]夏季，五月戊子（初五），公卿百官认为，圣上的恩德和威望遍及远方，有祥瑞应合，于是一同聚集朝堂，举酒向明帝上寿。明帝下诏说："上天降下神物，是应合贤君的出现；边远民族仰慕归化，实由于贤君的德政。以朕的孱弱浅薄，有何资格担当？只因蒙受高祖皇帝和光武皇帝的圣恩大德才能如此。我不敢推辞，谨与众人一起举

酒。命太常选定良辰吉日，策书祭告宗庙。”于是推广皇恩，赐给人民爵位和谷物，各有等级差别。

[8]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附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西域，秉、张皆去符、传以属固。合兵万四千骑，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进击车师。车师前王，即后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余里。固以后王道远，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为先赴后王，并力根本，则前王自服。固计未决，秉奋身而起曰：“请行前。”乃上马引兵北入，众军不得已，并进，斩首数千级。后王安得震怖，走出门迎秉，脱帽，抱马足降，秉将以诣固；其前王亦归命，遂定车师而还。于是固奏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恭，况之孙也。

[8]冬季，十一月，派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都出敦煌郡昆仑塞，进攻西域。命耿秉、刘张都交出调兵符传，归属窦固。汉军集合部队共一万四千人，在蒲类海边打败了白山的北匈奴部队，于是进军攻打车师。车师前王是车师后王的儿子，两个王庭相距五百余里。窦固认为后王之地路远，山谷深险，士兵将受到寒冷的折磨，因而打算进攻前王。但耿秉认为应当先去打后王，集中力量除掉老根，那么前王将不战自降。窦固思虑未定，耿秉奋然起身道：“请让我去打先锋！”于是跨上战马，率领所属部队向北挺入。其他部队不得已而一同进军，斩杀数千敌人。车师后王安得震惊恐慌，便走到城门外面迎接耿秉，摘去王冠，抱住马足投降。耿秉便带着他去拜见窦固。车师前王也随之投降。车师便全部平定，大军回国。于是窦固上书建议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明帝将陈睦任命为西域都护，将司马耿恭任命为戊校尉，屯驻后车师金蒲城；将谒者关宠任命为己校尉，屯驻前车师柳中城，各设置驻军数百人。耿恭是耿之孙。

十八年（乙亥、75）

十八年（乙亥，公元75年）

[1]春，二月，诏窦固等罢兵还京师。

[1]春季，二月，明帝下诏，命令窦固等解散部队，返回京城洛阳。

[2]北单于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击车师，耿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皆为所没，匈奴遂破杀车师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药傅矢，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虏中矢者，视疮皆沸，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2]北匈奴单于派左鹿蠡王率领两万骑兵进攻车师。戊校尉耿恭派司马领兵三百人前去救援，全军覆没。于是匈奴打败车师后王安得，将他杀死，继而攻打金蒲城。耿恭把毒药涂在箭上，对匈奴人说："这是汉朝神箭，中箭者必出怪事。"中箭的匈奴人一看伤口，全都烫如沸水，大为惊慌。当时正好出现了狂风暴雨，汉军乘雨出击，杀伤众多。匈奴人十分震恐，互相说道："汉军有神力，真可怕啊！"于是解围撤退。

[3]夏，六月，己未，有星孛于太微。

[3]夏季，六月己未（十二日），太微星处出现异星。

[4]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引兵据之。秋，七月，匈奴复来攻，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马粪汁而饮之。恭身自率士挽笼，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4]耿恭因疏勒城边有溪流可以固守，便率军占据该城。秋季，七月，匈奴再次前来进攻，堵绝了溪流。耿恭在城中掘井十五丈，仍不出水。官兵焦渴困乏，甚至挤榨马粪汁来饮用。耿恭亲自带领士兵挖井运土，不久，泉水涌出，众人齐呼万岁。耿恭便命官兵在城上泼水给匈奴人看。匈奴人感到意外，以为有神明在帮助汉军，便撤走了。

[5]八月，壬子，帝崩于东宫前殿，年四十八。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

[5]八月壬子（初六），明帝在东宫前殿驾崩，年四十八岁。遗诏说："不要为我兴建寝殿祭庙，可将牌位放在阴太后陵寝的便殿中。"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所变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莫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尚书阎章二妹为贵人，章精力晓旧典，久次当迁重职，帝

为后宫亲属，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明帝遵守奉行光武帝创建的制度，无所改变更动。皇后妃子之家都不得封侯参政。馆陶公主曾为儿子请求郎官之职，明帝不许，只赏了一千万钱。他对群臣说："郎官与天上的星宿相应，派到地方是一县之长，如果任人不当，那么人民将受其害，所以我拒绝这一请求。"掌管皇宫大门的官署公车，每逢"反支日"都不接受奏章。明帝听到这一情况后责怪道："人民丢掉自己的农耕桑蚕之业，远行到宫门拜谒投诉，却又受到这种禁忌的限制，这难道是为政的本意吗！"于是取消了这项制度。尚书阎章有两个妹妹是贵人，他本人研究并且精通过去的典章和制度，早就应当提升要职，但明帝因他是后宫妃子的亲属，竟不擢用。由于明帝施政得当，所以官吏称职胜任，人民安居乐业，远近蛮夷敬畏臣服，国家户口繁衍增殖。

[6]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

[6]太子即帝位，年十八岁。将马皇后尊称为皇太后。

明帝初崩，马氏兄弟争欲入宫。北宫卫士令杨仁被甲持戟，严勒门卫，人莫敢轻进者。诸马乃共谮仁于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为什邡令。

明帝刚驾崩时，马皇后家的兄弟争着要进宫。北宫卫士令杨仁身穿甲胄，手持长戟，严密部署卫士在宫门把守，没有人敢随便入内。马氏兄弟便一同向章帝诬告杨仁，说他苛刻。章帝知道杨仁的忠诚，愈发厚待他，将他任命为什邡县令。

[7]壬戌，葬孝明皇帝于显节陵。

[7]八月壬戌（十六日），将明帝安葬在显节陵。

[8]冬，十月，丁未，赦天下。

[8]冬季，十月丁未（初二），大赦天下。

[9]诏以行太尉事节乡侯熹为太傅，司空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

[9]章帝下诏，将代理太尉职务的节乡侯赵熹任命为太傅，将司空牟融任命为太尉，一同主管尚书事务。

[10]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伦在郡公清，所举吏多得其人，故帝自远郡用之。

[10]十一月戊戌（二十四日），将蜀郡太守第五伦任命为司空。第五伦在蜀郡时，为官公正清廉，所举荐的官吏多能称职胜任，所以章帝将他从边远之郡调到朝廷任用。

[11]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北匈奴围关宠于柳中城。会中国有大丧，救兵不至，车师复叛，与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厉士众御之，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卒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11]焉耆和龟兹两国进攻西域都护陈睦，陈睦全军覆没。北匈奴的军队则在柳中城包围了己校尉关宠。当时明帝驾崩，汉朝出了大丧事，没有派出救兵。于是车师再度反叛，同匈奴一道进攻耿恭。耿恭率领勉励官兵进行抵抗。几个月后，汉军粮食耗尽，便用水煮铠甲弓弩，吃上面的兽筋皮革。耿恭和士卒推诚相见，同生共死，所以众人全无二心。但死者日渐增多，只剩下了数十人。北匈奴单于知道耿恭已身陷绝境，定要让他投降，便派使者去招抚道："你如果投降，单于就封你做白屋王，给你女子为妻。"耿恭引诱使者登城，亲手将他杀死，在城头用火炙烤。单于大为愤怒，更增派援兵围困耿恭，但仍不能破城。

关宠上书求救，诏公卿会议，司空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力尽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以救之。

关宠上书请求救兵，章帝下诏，命令公卿会商。司空第五伦认为不宜援救。司徒鲍昱说："如今派人前往危险艰难之地，发生了紧急情况，便将他们抛弃，这种作法是对外纵容蛮夷的暴行，对内伤害效死的忠臣。果真要衡量 时势而采取权宜之计，以后边界太平无事则可，若是匈奴再度侵犯边塞作乱，陛下将如何使用将领！此外，耿恭、关

宠两校尉仅各有数十人，而匈奴围攻他们，历久不能攻克，这是匈奴兵弱力竭的证明。我建议，可命令敦煌、酒泉两郡太守各率领精锐骑兵二千人，多带旗帜，以加倍的速度日夜兼行，去解救急难。北匈奴的军队疲惫已极，一定不敢抵挡。在四十天之内，足以返回塞内。”章帝表示同意。于是派征西将军耿秉屯驻酒泉郡，代理太守职务；派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征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郡兵及鄯善的军队，共七千余人，前往救援。

[12]甲辰晦，日有食之。

[12]十一月甲辰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3]太后兄弟虎贲中郎廖及黄门郎防、光终明帝世未尝改官。帝以廖为卫尉，防为中郎将，光为越骑校尉。廖等倾身交结，冠盖之士争赴趣之。第五伦上疏曰：“臣闻《书》曰：‘臣无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近世光烈皇后虽友爱天至，而抑损阴氏，不假以权势。其后梁、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诛之。自是洛中无复权戚，书记请托，一皆断绝。又谕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为国。戴盆望天，事不两施。’今之议者，复为马 氏为言。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私赡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又闻腊日亦遗其在雒中者钱各五千。越骑校尉光，腊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为不应经义，惶恐，不敢不以闻。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诚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13]马太后的兄弟、虎贲中郎将马廖和黄门郎马防、马光三人，在明帝当政时一直没有升迁。章帝将马廖任命为卫尉，马防任命为中郎将，马光任命为越骑校尉。马廖等人热衷于结交宾朋，官吏士人争相趋附马家。第五伦上书说：“我听说《尚书》中写道：‘臣子不得作威作福，否则加祸于家，危害于国。’近代光烈阴皇后虽然天性友爱，却压抑约束阴家之人，不为他们求官求权。后来的梁家、窦家，都有人犯法，明帝即位以后，竟多加诛杀。从此洛阳城中不再有专权的外戚，写信请托之事，一概消除。明帝还告诫外戚说：‘辛苦结交士子，不如全心报效国家。戴盆而望天，两事不能全。’如今人们的议论，又集中在马家。我听说卫尉马廖用三千匹布，城门校尉马防用三百万钱，私下供给长安一带的士人，无论认识与否，无不给予馈赠。还听

说在腊祭之日，又送给洛阳地区的士人每人五千钱。越骑校尉马光，曾在腊祭时用掉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我认为这些行为与儒家经典大义不合，心中惶恐不安，不敢不让陛下知晓。陛下的本意是要厚待他们，但也应使他们平安。我今天说这番话，确实是盼望上能效忠陛下，下能保全太后一家。”

[14]是岁，京师及兖、豫、徐州大旱。

[14]本年，京城及兖州、豫州、徐州出现大旱。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第四十六卷

汉纪三十八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元年（丙子、76）

汉纪三十八汉章帝建初元年（丙子，公元76年）

[1]春，正月，诏兖、豫、徐三州禀赡饥民。上问司徒鲍昱：“何以消复旱灾？”对曰：“陛下始践天位，虽有失得，未能致异。臣前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夫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者骨肉离分，孤魂不祀。宜一切还诸徙家，蠲除禁锢，使死生获所，则和气可致。”帝纳其言。

[1]春季，正月，章帝下诏，命令兖州、豫州、徐州等三州官府开仓赈济饥饿的难民。章帝问司徒鲍昱：“怎样消除旱灾？”鲍昱答道：“陛下刚即位，即使有失当之处，也不会导致灾异出现。我先前曾任汝南太守，负责审理楚王之案，在当地拘禁了一千多人，这些囚犯恐怕不是全都有罪。大案一发，被冤枉者往往超过半数。此外，由于被流放的人和亲属分离，死后的孤魂得不到祭祀。我建议，让流放者全都返回家乡，除去不准作官的禁令，使死者生者各得其所，这样便可召致祥和之气，消除旱象。”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校书郎杨终上疏曰：“间者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姓频年服役，转输烦费；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伦亦同终议。牟融、鲍昱皆以为：“孝子无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终复上疏曰：“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之曰：“先祖为之而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无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军，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复古，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兵久而未还，非天意也。”帝从之。

校书郎杨终上书说：“近年在北方讨伐匈奴，在西方开通三十六国，致使百姓连年服事徭役，转运繁巨而费用浩大。忧愁苦难的人民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应当留意省察！”章帝将杨终的奏书下交群臣讨论。第五伦也同杨终的意见一致，而牟融、鲍昱都认为：“孝顺之子不改父亲的主张。讨伐匈奴、屯驻西域，都是先帝的决策，不应有所变

化。”杨终再度上书说：“秦始皇修长城，工程浩大，徭役频征，胡亥不改前代政策，终于失去了天下。因此，孝元皇帝放弃了珠崖郡，光武皇帝拒绝了西域各国的归附，不能让鱼鳖去掉鳞甲，而穿上我们的衣服。春秋时，鲁文公拆毁了泉台，《春秋》讥讽道：‘先祖造台而子孙自毁台，还不如只留着它不去居住。’这是由于泉台的存在不会妨害人民。鲁襄公曾建立三军，而被鲁昭公裁撤，君子却赞扬他的复古举动，认为不裁撤便会妨害人民。如今在伊吾屯田和在楼兰驻防的士卒久不还乡，这不合上天之意。”章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2]丙寅，诏：“二千石勉劝农桑；罪非殊死，须秋按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尚书沛国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无滥。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征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未悉奉承，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蒲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

[2]正月丙寅（二十三日），章帝下诏：“二千石官员应大力劝勉百姓从事农耕和桑蚕之业，除非犯有该当斩首之罪，一切案件都等到秋后审理。各部门要审慎地任命官吏，提拔温和良善之士，排除贪婪奸滑的小人，顺应天时节令，清理冤案。”当时沿袭明帝旧制，官吏政风崇尚严苛，尚书所作裁决，大多从重。尚书沛国人陈宠认为，章帝新近即位，应当改革前代的这种严苛风气，便上书道：“我听说古代贤君为政，奖赏不过度，刑罚不滥施。在不得已时，宁可过度奖赏，也不滥施刑罚。以往官员判案严厉，因此能够以威力惩治奸恶；而在奸恶清除以后，就必应以宽厚相补。陛下即位以来，多根据这个宗旨行事，屡次诏告群臣，劝勉温和之政。然而有关官员未能完全顺承圣上的旨意，仍然追求苛刻。审案官急于采取严刑拷打的残酷手段，执法者则纠缠于肆意诬陷的文书，或假公济私，作威作福。执政就象琴瑟上弦，如果大弦太紧，小弦就会崩断。陛下应当发扬古代贤君的治国之道，清除那些繁琐苛刻的法令，减轻苦刑以拯救生命，全面推行德

政以顺奉天心！”章帝将他的意见全部采纳，在处理政务时总是依据宽厚的原则。

[3]酒泉太守段彭等兵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北匈奴惊走，车师复降。会关宠已殁，谒者王蒙等欲引兵还；耿恭军吏范羌，时在军中，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宜蒙显爵，以厉将帅。”恭至雒阳，拜骑都尉。诏悉罢戊、己校尉及都护官，徵还班超。

[3]酒泉郡太守段彭等人率军在柳中集结，进击车师，攻打交河城，斩杀三千八百人，俘虏三千余人。北匈奴惊慌而逃，车师再度投降。这时，关宠已经去世，谒者王蒙等人打算引兵东归。耿恭的一位军吏范羌当时正在王蒙军中，他坚持要求去救耿恭。将领们不敢前往，便分出两千救兵交给范羌。范羌经由山北之路去接耿恭，途中曾遇到一丈多深的积雪。援军精疲力尽，仅能勉强到达。耿恭等人夜间在城中听到兵马之声，以为匈奴来了援军，大为震惊。范羌从远处喊道：“我是范羌，汉朝派部队迎接校尉来了！”城中的人齐呼万岁。于是打开城门，大家互相拥抱，痛哭流涕。次日，他们便同救兵一道返回。北匈奴派兵追击，汉军边战边走。官兵饥饿已久，从疏勒城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沿途不断死亡，到三月抵达玉门时，只剩下了十三人。这十三人衣衫褴褛，鞋履洞穿，面容憔悴，形销骨立。中郎将郑众为耿恭及其部下安排洗浴，更换衣帽，并上书说：“耿恭以微弱的兵力固守孤城，抵抗匈奴数万大军，经年累月，耗尽了全部心力，凿山打井，煮食弓弩，先后杀伤敌人数以千计，忠勇俱全，没有使汉朝蒙羞。应当赐给他荣耀的官爵，以激励将帅。”耿恭到达洛阳后，被任命为骑都尉。章帝下诏，将戊校尉、己校尉和西域都护一并撤销，召班超回国。

超将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超还至于，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已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

班超将要运身返回，疏勒全国一片忧虑恐慌。疏勒都尉黎说：“汉朝使者抛弃我们，疏勒必定再次被龟兹毁灭，我真不忍见汉朝使者离去！”于是拔刀刎颈自杀。班超在归途中经过于阗，于阗王和贵族群臣全都号啕痛哭，说道：“我们依赖汉朝使者，犹如依赖父母，您确实不能走啊！”他们抱住班超的马腿，使他不能前进。班超也想实现自己本来的志愿，于是重新返回疏勒。这时疏勒已有两城投降了龟兹，并与尉头国结盟。班超逮捕斩杀了叛变者，打败尉头国，杀死六百余人。疏勒再度恢复安定。

[4]甲寅，山阳、东平地震。

[4]三月甲寅（十二日），山阳、东平两地发生地震。

[5]东平王苍上便宜三事。帝报书曰：“间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浅短，或谓傥是，复虑为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思惟嘉谋，以次奉行。特赐王钱五百万。”后帝欲为原陵、显节陵起县邑，苍上疏谏曰：“窃见光武皇帝躬履俭约之行，深睹始终之分，勤勤恳恳，以葬制为言；孝明皇帝大孝无违，承奉遵行；谦德之美，于斯为盛。臣愚以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上违先帝圣心，下造无益之功，虚费国用，动摇百姓，非所以致和气、祈丰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祢之深思，臣苍诚伤二帝纯德之美不畅于无穷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辄驿使谘问，苍悉心以对，皆见纳用。

[5]东平王刘苍上书提出三项建议，章帝下诏答复说：“最近在官员和百姓的奏书中也有此类建议，但我见识才智浅薄，有时认为或许可行，后来又认为不可行，不知如何裁定。读到您深思熟虑写就的奏书，我心豁然开朗。我思考您的治国良策，依次实行。特别赏赐给您五百万钱。”后来，章帝打算在光武帝的原陵和明帝的显节陵两地设县，刘苍上书劝谏说：“我曾见光武皇帝亲身履行节俭的原则，他深明什么是生命之始与生命之终，恳切地指示丧葬后事。孝明皇帝大孝而

不敢有所违背，遵从执行了父命。自谦的美德，这是最为盛大的了。我认为，在皇陵设邑这一制度的出现，始于强暴的秦朝。古代有墓无坟，连葬身的土垅都不要它显著突出地面，何况建立城市、修筑墙垣！上违先c帝的圣意，下造无用的工程，白白浪费国家资财，使百姓不得安宁，这不是招致祥和之气、祈求丰年的作法。望陛下履行虞舜的至孝，追念先人的深意。我实在担忧两位先帝的纯洁美德不能够永久流传！”章帝这才作罢。从此，每当朝廷遇到疑难，就派使者乘坐驿车前往咨询，刘苍则尽心答复。他的意见，全都被采纳实施。

[6]秋，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

[6]秋季，八月庚寅（二十日），天市星座出现异星。

[7]初，益州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奉珍内附；明帝为之置永昌郡，以纯为太守。纯在官十年而卒。后人不能抚循夷人，九月，哀牢王类牢杀守令反，攻博南。

[7]先前，益州西部都尉、广汉人郑纯为政清廉，教化夷人貊人。夷人貊人首领对他十分敬慕，全都献上珍宝，归附汉朝。明帝在当地设立了永昌郡，任命郑纯为太守。郑纯在任十年去世。后任太守不能安抚夷人，到本年九月，哀牢王类牢杀死郡县长官反叛，进攻博南。

[8]阜陵王延数怀怨望，有告延与子男鲂造逆谋者；上不忍诛，冬十一月，贬延为阜陵侯，食一县，不得与吏民通。

[8]阜陵王刘延屡屡心怀不满，有人告发他与儿子刘鲂密谋造反。章帝不忍将刘延处死，冬季十一月，将他贬为阜陵侯，只享有一个县的封地，不许他与官员人民来往。

[9]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将众还居涿邪山，南单于与边郡及乌桓共击破之。是岁，南部次饥，诏禀给之。

[9]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率领部众返回涿邪山居住。南匈奴单于和汉朝边境郡兵及乌桓部落一同出击，将北匈奴打败。本年，南匈奴发生饥荒，章帝下诏为南匈奴供应粮食。

二年（丁丑、77）

二年（丁丑，公元77年）

[1]春，三月，甲辰，罢伊吾卢屯兵，匈奴复遣兵守其地。

[1]春季，三月甲辰（初八），撤销在西域伊吾卢的屯田部队。于是北匈奴再度派兵占领该地。

[2]永昌、越、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卤承等击哀牢王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

[2]永昌、越、益州三郡郡兵及昆明夷人卤承等在博南进攻哀牢王类牢，大败哀牢军，斩杀类牢。

[3]夏，四月，戊子，诏还坐楚、淮阳事徙者四百余家。

[3]夏季，四月戊子（二十二日），章帝下诏，准许因楚王之案、淮阳王之案而被流放的四百余户返回故乡。

[4]上欲封爵诸舅，太后不听。会大旱，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请依旧典。太后诏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夫外戚贵盛，鲜不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又言'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且阴卫尉，天下称之，省中御者至门，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新阳侯虽刚强，微失理，然有方略，据地谈论，一朝无双；原鹿贞侯，勇猛诚信；此三人者，天下选臣，岂可及哉！马氏不及阴氏远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亏先后之法，有毛发之罪吾不释，言之不舍昼夜，而亲属犯之不止，治丧起坟，又不时觉，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

[4]章帝打算赐封各位舅父，但马太后不同意。适逢天旱，有人上书说是因为未封外戚的缘故，于是有关部门奏请依照旧制赐封。马太后下诏说："那些上书建议封外戚的人，都是要向朕献媚，以谋求好处罢了。从前，王氏家族一日之内有五人一起封侯，而当时黄雾弥漫，并未听说有天降好雨的反应。外戚富贵过盛，很少不倾覆的。所以先帝对他的舅父慎重安排，不放在朝廷要位，还说：'我的儿子不应与先帝的儿子等同。'如今有关部门为什么要将马家同阴家相比呢！况且卫尉阴兴，受到天下人的称赞，宫中的使者来到门前，他连鞋都来不及穿，便急忙出迎，如同蘧伯玉一样恭敬有礼；新阳侯阴就，虽然性格刚强，略失规矩，然而胸有谋略，以手撑地，坐着发表议论，朝中无人能与他相比；原鹿贞侯阴识，勇敢忠诚而有信义。这三个人都是天下群臣中的出类拔萃者，难道能比得上吗！马家比阴家差远了。我没有才干，日夜因恐惧而喘息不安，总怕有损先后订立的法则。即便是

细小的过失，我也不肯放过，日夜不停地告诫。然而我的亲属们仍然不断犯法，丧葬时兴筑高坟，又不能及时察觉错误，这表明我的话没有人听，我的耳目已被蒙蔽。

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薰之饰者，欲身率下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故不加谴怒，但绝岁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犹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固不许。

“我身为天下之母，然而身穿粗丝之服，饮食不求香甜，左右随从之人只穿普通帛布，不使用熏香饰物，目的就是要亲身做下面的表率。本以为娘家人看到我的行为当会痛心自责，但他们只是笑着说‘太后一向喜爱节俭’。前些时候，我经过濯龙门，看见那些到我娘家问候拜访的人们，车辆如流水不断，马队如游龙蜿蜒，奴仆身穿绿色单衣，衣领衣袖雪白。回视我的车夫，差得远了。我所以对娘家人并不发怒谴责，而只是裁减每年的费用，是希望能使他们内心暗愧。然而他们仍然懈怠放任，没有忧国忘家的觉悟。了解臣子的，莫过于君王，更何况他们是我的亲属呢！我难道可以上负先帝的旨意，下损先人的德行，重蹈前朝外戚败亡的灾祸吗！”她坚持不同意赐封。

帝省诏悲叹，复重请曰：“汉兴，舅氏之封侯，犹皇子之为王也。太后诚存谦虚，奈何令臣独不加恩三舅乎！且卫尉年尊，两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讳，使臣长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时，不可稽留。”太后报曰：“吾反覆念之，思令两善，岂徒欲获谦让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条侯言：‘高祖约，无军功不侯。’今马氏无功于国，岂得与阴、郭中兴之后等邪！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且人所以愿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饱耳；今祭祀则受太官之赐，衣食则蒙御府余资，斯岂不可足，而必当得一县乎！吾计之孰矣，勿有疑也！

章帝看到马太后的诏书后悲哀叹息，再次请求道：“自从汉朝建立，舅父封侯，犹如皇子为王，乃是定制。太后固然存心谦让，却为何偏偏使我不能赐恩给三位舅父！而且卫尉马廖年老，城门校尉马防、越骑校尉马光身患大病，如果发生意外，将使我永怀刻骨之憾。

应当趁着吉时赐封，不可延迟。”太后回答说：“我反复考虑此事，希望能对国家和马氏双方有益，难道只是想博取谦让的名声，而让皇帝蒙受不施恩于外戚的怨恨吗？从前窦太后要封王皇后的哥哥，丞相条侯周亚夫进言：‘高祖有规定，无军功者不得封侯。’如今马家没有为国立功，怎能与阴家、郭家那些建武中兴时期的皇后家相等呢！我曾观察那些富贵之家，官位爵位重迭，如同一年之中再次结果的树木，它的根基必受损伤。况且人们所以愿封为侯，不过是希望上能以丰足的供物祭祀祖先，下能求得衣食的温饱罢了。如今皇后家的祭祀由太官供给，衣食则享受御府的剩余之物，这难道还不够，而定要拥有一县的封土吗？我已深思熟虑，你不要再有疑问！

夫至孝之行，安亲为上。今数遭变异，谷价数倍，忧惶昼夜，不安坐卧，而欲先营外家之封，违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刚急，有匈中气，不可不顺也。子之未冠，由于父母，已冠成人，则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专之。若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行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上乃止。

“儿女孝顺，最好的行为是使父母平安。如今不断发生灾异，谷价上涨数倍，我日夜忧愁惶恐，坐卧不安，而皇帝却打算先为外戚赐封，违背慈母的拳拳之心！我平素刚强性急，胸有气痛之症，不可以不顺气。儿子未成年，听从父母的教导，成年以后，则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想，你是皇帝，人之君主，当然可以自行其是。但我因你尚未超过三年的服丧期，又事关我的家族，故此专断裁决。如果天地阴阳之气调和，边境宁静无事，此后你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我则只管含糖逗弄小孙，不再干预政事。”章帝这才放弃了这一打算。

太后尝诏三辅：诸马婚亲有属托郡县、干乱吏治者，以法闻。太夫人葬起坟微高，太后以为言，兄卫尉廖等即时减削。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辄假借温言，赏以财位；如有纤介，则先见严恪之色，然后加谴。其美车服、不遵法度者，便绝属籍，遣归田里。广平、钜鹿、乐成王，车骑朴素，无金银之饰，帝以白太后，即赐钱各五百万。于是内外从化，被服如一；诸家惶恐，倍于永平时。置织室，蚕于濯龙中，数往观视，以为娱乐。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论语》经书，述叙平生，雍和终日。

太后曾对三辅下诏："马氏家族及其亲戚，如有因请托郡县官府，干预扰乱地方行政的，应依法处置、上报。"马太后的母亲下葬时堆坟稍高，马太后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她的哥哥卫尉马廖等人就立即将坟减低。在马家亲属和亲戚中，有行为谦恭正直的，马太后便以温言好语相待，赏赐财物和官位。如果有人犯了微小的错误，马太后便首先显出严肃的神色，然后加以谴责。对于那些车马衣服华美、不遵守法律制度的家属和亲戚，马太后就将他们从皇亲名册中取消，遣送回乡。广平王刘羡、钜鹿王刘恭和乐成王刘党，车马朴素无华，没有金银饰物。章帝将此情况报告了太后，太后便立即赏赐他们每人五百万钱。于是内外亲属全都接受太后的教导和影响，一致崇尚谦逊朴素。外戚家族惶恐不安，超过了明帝时期。马太后曾设立织室，在濯龙园中种桑养蚕，并频频前往查看，把这当成一项娱乐。她经常与章帝早晚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教授年幼的皇子读《论语》等儒家经书，讲述平生经历，终日和睦欢洽。

马廖虑美业难终，上疏劝成德政曰："昔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素简所安，发自圣性，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况于行令乎！"太后深纳之。

马廖担心马太后倡导的美好的事情难以持久，上书劝太后完成德政。他说："从前元帝取消服官，成帝穿用洗过的衣袍，哀帝撤除乐府，然而奢侈之风不息，最终导致衰落而发生动乱的原因，就在于百姓跟随朝廷所行，而不听信朝廷所言。改变政风民风，一定要从根本着手。经传说：'吴王好剑客，百姓多伤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有谚语说：'城中喜爱高发髻，乡下的发髻高一尺；城中喜爱宽眉毛，乡下的眉毛半前额；城中喜爱大衣袖，乡下的衣袖用了整匹帛。'这些话有如戏言，但切近事实。前些时候，朝廷颁布制度后没有多久，便有些推行不下去了，虽然这或许是由于官吏不遵奉法令，但实际上是由于京城率先怠慢。如今陛下安于俭朴的生活，是出自神

圣的天性，假如能将此坚持到底，那么天下人都要称诵道德，美好的名声将传遍天地，同神灵都可以相通，何况是推行法令呢！”太后认为他的话很正确，全部采纳。

[5]初，安夷县吏略妻卑种羌人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吾良二种相结为寇。于是烧当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诸种俱反，败金城在太守郝崇。诏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为护羌校尉，自安夷徙居临羌。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秋，八月，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射士三万人击之。第五伦上疏曰：“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任以职事。何者？绳以法则伤恩，私以亲则违宪。伏闻马防今当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纤介，难为意爱。”帝不从。

[5]起初，安夷县有官吏强抢羌人卑部落的妇女为妻，被那个妇女的丈夫杀死。安夷县长宗延追捕凶手，直至塞外。该部落的羌人害怕受到处罚，就一同杀掉宗延，而与勒姐、吾良两个部落联合，起兵叛变。在此形势下，烧当羌人部落首领滇吾的儿子迷吾便率领各部落一同造反，打败了金城太守郝崇。章帝下诏，任命武威太守北地人傅育为护羌校尉，由安夷迁往临羌。迷吾又和封养部落首领布桥等集结五万余人，一同进攻陇西、汉阳二郡。秋季，八月，章帝派代理车骑将军马防和长水校尉耿恭率领北军的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等五校兵以及各郡的弓弩射手，共三万人，讨伐羌人。第五伦上书说：“我认为，对于皇亲国戚，可以封侯使他们富有，但不应当委派职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若是有了过失，以法制裁就会伤害感情，以亲徇私就会违背国法。听说马防如今将要率军西征，我认为，太后恩德仁慈，皇上至为孝顺，如果突然有了小差错，怕将难以维护亲情。”章帝不采纳他的意见。

马防等军到冀，布桥等围南部都尉于临洮，防进击，破之，斩首虏四千余人，遂解临洮围；其众皆降，唯布桥等二万余人 屯 望曲谷不下。

马防等人的部队到达冀县时，布桥正率羌军在临洮围攻南部都尉。马防发动进攻，打败了布桥，斩杀、俘虏四千余人，于是临洮解围。羌军全部投降，只剩下布桥等二万余人，盘踞在望曲谷，未被攻克。

[6]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宫。

[6]十二月戊寅（十六日），紫宫星座出现异星。

[7]帝纳窦勋女为贵人，有宠。贵人母，即东海恭王女阳公主也。

[7]章帝将窦勋的女儿选为贵人，十分宠幸。窦贵人的母亲，就是东海恭王刘强的女儿阳公主。

[8]第五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并以刻薄之姿，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失经义；非徒应坐豫、协，亦宜谴举者。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臣尝读书记，知秦以酷急亡国，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故勤勤恳恳，实在于此。又闻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上善之。伦虽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论议每依宽厚云。

[8]第五伦上书说："光武帝继承王莽以后的局面，为政多采用严厉手段，后代沿袭，便成为风气。各郡各封国所举荐的人，多属只会应付公务的庸官，绝少宽宏博学之才，以满足朝廷的需求。陈留县令刘豫和冠军县令驷协，全都作风刻薄，务求严苛，使官民忧伤哀怨，无不痛恨他们。然而如今的舆论，反而认为他们有能力，这是违反天意，背离经书的义理。不仅应对刘豫、驷协加以惩处，还应谴责那些保举他们的人。一定要提拔任用仁慈贤能者为政，不过几个人，而风气自会转化。我曾阅读史书，知道秦朝由于残酷暴虐而亡国，又亲眼看见王莽新朝也因法令苛刻而自行毁灭。我所以恳切地上书劝谏，原因就在于此。我还听说诸亲王、公主和外戚骄傲奢侈超过了规定，京城尚且这样，如何做外地的榜样！所以孔子说：'自身不正，虽有令而不被执行。'以身为教，众人跟从；以言为教，众人争讼。"章帝对他的意见表示赞许。第五伦虽然天性严厉梗直，却常常痛恨庸俗官吏的苛刻。他的政论，总是以宽厚为其原则。

三年（戊寅、78）

三年（戊寅，公元78年）

[1]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灵台，赦天下。

[1]春季，正月己酉（十七日），章帝在明堂祭祀列祖列宗。登上灵台，观察天象。大赦天下。

[2]马防击布桥，大破之，布桥将种人万余降，诏征防还。留耿恭击诸未服者，斩首虏千余人，勒姐、烧何等十三种数万人，皆诣恭降。恭尝以言事忤马防，监营谒者承旨，奏恭不忧军事，坐征下狱，免官。

[2]马防进攻布桥，布桥大败，率领部众一万余人投降。章帝下诏，命令马防回朝。留下耿恭讨伐那些尚未归顺的部落，斩杀俘虏了一千余人。于是，勒姐、烧何等十三个部落共数万羌人，全部向耿恭投降。耿恭曾因上书奏事冒犯过马防，监军谒者便秉承马防的意思，弹劾耿恭不留意军事。耿恭因罪被召回，逮捕入狱，免去官职。

[3]三月，癸巳，立贵人窦氏为皇后。

[3]三月癸巳（初二），将贵人窦氏立为皇后。

[4]初，显宗之世，治呼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连年无成，死者不可胜算。帝以郎中邓训为谒者，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知其难成，具以上言。夏，四月，己巳，诏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训，禹之子也。

[4]当初，明帝时曾经治理过滹沱河和石臼河，打算让都虑到羊肠仓两地通航，以运送漕粮。工程艰巨，太原的官吏和百姓苦于徭役，连年不能完工，死亡者不可胜数。章帝任命中郎将邓训为谒者，主持这一工程。邓训经过考察测量，明白此事难以完成，便将实情一一奏报。本年夏季，四月己巳（初九），章帝下诏，撤销该项工程，改用驴车运粮。停工以后，每年节省开支以亿万计，得以活命的役夫有数千人。邓训是邓禹之子。

[5]闰月，西域假司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

[5]闰九月，西域副司马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等国军队，共一万人，进攻姑墨国石城，将石城攻破，斩杀七百人。

[6]冬，十二月，丁酉，以马防为车骑将军。

[6]冬季，十二月丁酉（十一日），任命马防为车骑将军。

[7]武陵中蛮反。

[7]武陵郡中蛮人反叛。

[8]是岁，有司奏遣广平王羡、钜鹿王恭、乐成王党俱就国；上性笃爱，不忍与诸王乖离，遂皆留京师。

[8]本年，有关部门上奏，请派遣广平王刘羡、钜鹿王刘恭、乐成王刘党一同前往他们的封国就位。章帝因手足情深，不忍心与诸亲王分离，便将他们全都留在京城。

四年（己卯、79）

四年（己卯，公元79年）

[1]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1]春季，二月庚寅（初五），太尉牟融去世。

[2]夏，四月，戊子，立皇子庆为太子。

[2]夏季，四月戊子（初四），将皇子刘庆立为太子。

[3]己丑，徙钜鹿王恭为江陵王，汝南王畅为梁王，常山王为淮阳王。

[3]四月己丑（初五），章帝将钜鹿王刘恭改封为江陵王，汝南王刘畅改封为梁王，常山王刘改封为淮阳王。

[4]辛卯，封皇子伉为千乘王，全为平春王。

[4]四月辛卯（初七），章帝将皇子刘伉封为千乘王，皇子刘全封为平春王。

[5]有司连据旧典，请封诸舅；帝以天下丰稔，方垂无事，癸卯，遂封卫尉廖为顺阳侯，车骑将军防为颍阳侯，执金吾光为许侯。太后闻之曰：“吾少壮时，但慕竹帛，志不顾命。今虽已老，犹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厉，思自降损，冀乘此道，不负先帝。所以化导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无所复恨，何意老志复不从哉！万年之日长恨矣！”廖等并辞让，愿就关内侯，帝不许。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书辞位，帝许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进就第。

[5]有关部门接连以旧制为依据，请章帝赐封各位舅父。章帝因全国丰收，四方边境太平无事，四月癸卯（十九日），便将卫尉马廖封为顺阳侯，将车骑将军马防封为颍阳侯，将执金吾马光封为许侯。太

后听到消息后说："我年轻的时候，只羡慕古人留名史册，心中不顾惜性命。如今虽已年老，仍然告诫自己不要贪得无厌。我所以日夜警惕，想自我贬损，是希望遵循这一宗旨，不辜负先帝。因此我劝导兄弟，共守此志，要使闭目身死之日，不再遗憾。不料我这老人的心愿不再被遵从！身死之日，我将永怀长恨了！"马廖等人一同辞让，愿降为关内侯，但章帝不许。马廖等人不得已而接受了封爵，但又上书请求辞去官职，章帝应允。五月丙辰（初二），马防、马廖、马光都以特进身份离开朝廷，前往邸第。

[6]甲戌，以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

[6]五月甲戌（二十日），将司徒鲍昱任命为太尉，将南阳太守桓虞任命为司徒。

[7]六月，癸丑，皇太后马氏崩。帝既为太后所养，专以马氏为外家，故贾贵人不登极位，贾氏亲族无受宠荣者。及太后崩，但加贵人王赤绶，安车一驷，永巷宫人二百，御府杂帛二万匹，大司农黄金千斤，钱二千万而已。

[7]六月癸丑（三十日），皇太后马氏驾崩。章帝被马太后抱养以后，只认马氏家族为外家，所以章帝的生母贾贵人不能登御太后之位，贾氏家族没有一人蒙受恩宠荣耀。及至太后驾崩，章帝只将贾贵人的绿色绶带改为与诸侯王同级的红色绶带，并赐四马牵拉的座车一辆，永巷宫女二百人，御府各色丝绸二万匹，大司农所藏黄金一千斤，钱两千万，如此而已。

[8]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8]秋季，七月壬戌（初九），安葬马太后。

[9]校书郎杨终建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帝从之。冬，十一月，壬戌，诏太常："将、大夫、博士、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羡皆与焉。固，超之兄也。

[9]校书郎杨终建议："宣帝曾广召儒生，在石渠阁讨论儒家《五经》&#0;&#0;《诗经》、《书经》、《仪礼》、《易经》和《春

秋》。如今天下太平，学者们得以完成事业，但那些只知分析注释文章辞句的人，却破坏了《五经》的主旨。应当依照石渠阁的先例，重新研究宏扬经书大义，作为后世永久的法则。”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冬季，十一月壬戌（十一日），章帝对太常下诏说：“命诸将、大夫、博士、郎官及儒生们在白虎观集会，就众人对《五经》的相同与不同的见解进行讨论。”章帝命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命发问，侍中淳于恭向上奏报，由章帝亲自出席，作出裁决，将结果记录下来，撰成《白虎议奏》。著名儒家学者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刘羡都曾参与此会。班固是班超之兄。

五年（庚辰、80）

五年（庚辰，公元80年）

[1]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诏举直言极谏。

[1]春季，二月庚辰朔（初一），出现日食。章帝下诏，命令举荐“直言极谏”&#0;&#0;敢于直率批评朝廷的人士。

[2]荆、豫诸郡兵讨中蛮，破之。

[2]荆州、豫州诸郡郡兵讨伐中蛮人，打败蛮人叛军。

[3]夏，五月，辛亥，诏曰：“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已发愤吐懑，略闻子大夫这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

[3]夏季，五月辛亥（初三），章帝下诏说：“朕希望会见正直的人士，侧坐在席上，聆听新的言论。先来到的，都已倾吐各自的愤懑，朕大致了解贤才们的志趣了。朕打算将你们全都安排在身边，以备顾问咨询。但光武皇帝在诏书中曾说：‘尧以任职能力来考察官员，而不单看他们的言论和文字。’如今地方上有很多官员出缺，你们可一并去补充接任。”

[4]戊辰，太傅赵熹薨。

[4]五月戊辰（二十日），太傅赵熹去世。

[5]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请兵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

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延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领可通，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者；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殇，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徐干上疏，愿奋身佐超，帝以干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

[5]班超想要完成平定西域的事业，上书请求用兵。他说：“我看到先帝打算开拓西域，所以向北进攻匈奴，向西派使者与各国交往，鄯善、于阗两国立即归附了汉朝。如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及康居等国都愿再度归附，并准备联合力量消灭龟兹，铲平通往中国道路上的障碍。如果攻下龟兹，那么西域地区不服从汉朝的，只剩百分之一而已。前代谈论西域的人都说：‘征服三十六国，可称作斩断匈奴的右臂。’如今西域各国，自太阳落山处以东，无不向往归顺汉朝，大国小国全都十分踊跃，不断地进贡奉献，唯独焉耆和龟兹拒不服从。先前，我曾率领部下三十六人出使绝远的异域，备受艰难困苦，自从孤守疏勒，到如今已有五年。对于异族的情况，我颇有了解。无论询问西域的大国小国，全都一致回答：依赖汉朝，等于依赖上天。从这一点能够证明，葱岭可以打通，龟兹可以讨伐。如今应将龟兹派到汉朝做人质的王子白霸封为龟兹王，用步骑兵数百人护送，让他同西域各国组成联合部队，数月到一年间便可夺取龟兹。利用夷狄去打夷狄，这是计策中最高明的计策！我看到莎车、疏勒的土地肥沃广袤，牧草茂盛，牲畜成群，不象敦煌、鄯善一带，用兵无须消耗中原物资，而粮秣却自给自足。而且姑墨、温宿两国国王系由龟兹特别委任，他们与本国人既非同种，又相互厌恶敌对，迫于形势，一定会有人投降。如果这两国归顺了汉朝，那么龟兹便不攻自败。请将我的奏章交付朝廷讨论，作为决事的参考。真的有一点可行之处，死又有何

遗憾！但微臣班超特别幸运地得到了神灵的保佑，我希望且不要倒下死去，愿亲眼看到西域归顺，陛下举起祝福万年的酒觞，向祖庙祭告献功，向天下宣布大喜。”奏书呈上，章帝知道这一事业可以成功，便召集群臣商议，准备给班超派兵。平陵人徐干上书朝廷，愿奋勇出征，做班超的助手。于是章帝将徐干任命为副司马，率领免刑囚徒及志愿从军的义勇，共一千人，到西域听候班超指挥。

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会徐干适至，超遂与干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

此前，莎车认为汉朝不会出兵，便向龟兹投降，疏勒都尉番辰也背叛了汉朝。恰好徐干赶到，班超便和他一同进攻番辰。他们大败番辰，斩杀了一千多人。班超打算攻打龟兹，认为乌孙兵强，应当利用乌孙的力量，于是上书说：“乌孙是个大国，有善射之兵十万，因此武帝把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到孝宣皇帝时，终于收到成效。如今应当派使者去招抚慰问，使乌孙与我们同心合力。”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六年（辛巳、81）

六年（辛巳，公元81年）

[1]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

[1]春季，二月辛卯（十七日），琅邪王刘京去世。

[2]夏，六月，丙辰，太尉鲍昱薨。

[2]夏季，六月丙辰（十五日），太尉鲍昱去世。

[3]辛未晦，日有食之。

[3]六月辛未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4]秋，七月，癸巳，以大司农邓彪为太尉。

[4]秋季，七月癸巳（二十二日），将大司农邓彪任命为太尉。

[5]武都太守廉范迁蜀郡太守。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以为便，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无襦，今五绔。”

[5]武都太守廉范调任蜀郡太守。成都人民富有，物产丰盛，城中房屋十分拥挤。以往制度规定：禁止人民夜间劳作，以防火灾。然而人们互相隐瞒，暗中用火，结果火灾连日不断。于是廉范便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只严格规定储水防火而已。百姓感到便利，他们歌颂廉范道："廉叔度，来太晚！不禁火，民平安。从前没有短上衣，今有五条裤子穿。"

[6]帝以沛王等将入朝，遣谒者赐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大鸿胪窦固持节郊迎。帝亲自循行邸第，豫设帷床，其钱帛、器物无不充备。

[6]章帝因沛王等诸亲王即将入京朝见，派谒者赐给他们貂皮袍、太官食物和珍奇的果品，并让大鸿胪窦固持符节到郊外迎接。章帝亲自到各封国设在洛阳的官邸巡视，预备帐床。接待沛王等人所需的钱帛、什器、物品等十分齐备。

七年（壬午、82）

七年（壬午，公元82年）

[1]春，正月，沛王辅、济南王康、东平王苍、中山王焉、东海王政、琅邪王宇来朝。诏沛、济南、东平、中山王赞拜不名；升殿乃拜，上亲答之，所以宠光荣显，加于前古。每入宫，辄以辇迎，至省阁乃下，上为之兴席改容，皇后亲拜于内；皆鞠躬辞谢不自安。三月，大鸿胪奏遣诸王归国，帝特留东平王苍于京师。

[1]春季，正月，沛王刘辅、济南王刘康、东平王刘苍、中山王刘焉、东海王刘政、琅邪王刘宇来京城朝见。章帝下诏，命沛王、济南王、东平王和中山王朝拜时不唱名。四王上殿后才向章帝叩拜，章帝则亲自还礼，以显示对他们的恩宠和给予的荣耀，超过了前代。每当他们进宫的时候，章帝就派辇车去接，他们直到禁宫门口才下车步行。章帝见到他们以后，起身迎接，神态恭敬，皇后则亲自在内室参拜。四王全都鞠躬辞谢，心不自安。三月，大鸿胪上奏，请命令诸亲王返回封国。章帝特命东平王刘苍留在京城。

[2]初，明德太后为帝纳扶风宋杨二女为贵人，大贵人生太子庆；梁松弟竦有二女，亦为贵人，小贵人生皇子肇。窦皇后无子，养肇为子。宋贵人有宠于马太后，太后崩，窦皇后宠盛，与母阳公主谋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纤过，内使御者侦伺得失。宋贵人病，思生兔，令

家求之，因诬言欲为厌胜之术，由是太子出居承禄观。夏六月，甲寅，诏曰：“皇太子有失惑无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庙。大义灭亲，况降退乎！今废庆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训怀衽。今以肇为皇太子。”遂出宋贵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门蔡伦案之。二贵人皆饮药自杀，父议郎杨免归本郡。庆时虽幼，亦知避嫌畏祸，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怜之，敕皇后令衣服与太子齐等。太子亦亲爱庆，入则共室，出则同舆。

[2]当初，马太后为章帝选纳扶风人宋杨的两个女儿为贵人，其中大贵人生下了太子刘庆。梁松的弟弟梁竦有两个女儿，也是章帝的贵人，其中小贵人生下了皇子刘肇。窦皇后没有儿子，便抚养刘肇，做为自己的儿子。宋贵人姐妹得到马太后的宠爱。马太后驾崩以后，窦皇后大受章帝恩宠，便同母亲阳公主阴谋陷害宋氏姐妹。她命自己的兄弟在外面搜求宋家的微小过失，让宫中的侍者在内部伺察宋氏姐妹的行动。宋贵人患病，想吃鲜兔，曾吩咐娘家寻找，于是窦皇后就诬告宋贵人要作法诅咒。章帝因此命太子搬出太子宫，到承禄观居住。夏季，六月甲寅（十八日），章帝下诏说：“皇太子精神恍惚失常，不能够侍奉宗庙。大义之下，亲情可灭，何况是贬降？今废去刘庆的皇太子名号，改封为清河王。皇子刘肇，由皇后抚育，在怀抱中就承受教诲。现将刘肇立为皇太子。”于是将宋贵人姐妹逐出内宫，囚禁丙舍，命小黄门蔡伦负责审问。两位贵人双双喝下毒药自杀，她们的父亲、议郎宋杨被免官，逐回原郡。当时刘庆虽然年幼，也知道躲避嫌疑，畏惧灾祸，口中不敢提到宋氏。章帝又生怜惜之心，命令皇后：要使刘庆的衣服和太子一样。太子刘肇也和刘庆十分友爱，他们入则同在一室，出则同乘一车。

[3]己未，徙广平王羡为西平王。

[3]六月己未（二十三日），将广平王刘羡改封为西平王。

[4]秋，八月，饮酎毕，有司复奏遣东平王苍归国，帝乃许之，手诏赐苍曰：“骨肉天性，诚不以远近为亲疏；然数见颜色，情重昔时。念王久劳，思得还休，欲署大鸿胪奏，不忍下笔，顾授小黄门；中心恋恋，恻然不能言。”于是车驾祖送，流涕而诀；复赐乘舆服御、珍宝、舆马，钱布以亿万计。

[4]秋季，八月，在宗庙举行酎礼之后，有关官员再度上奏，请命令东平王刘苍返归封国。章帝这才应允，并亲手写诏赐给刘苍。诏书说："骨肉之情，乃是天性，确实不因相隔远近而有亲疏之别。然而我们数次见面，感情愈重于昔时。想到大王久在京师劳累，希望能回国休养，我打算签署大鸿胪的奏书，却又不忍落笔，回望小黄门，授命传送此信。心中恋恋不舍之情，悲伤不能尽言。"于是章帝亲自祭祀路神，为刘苍送行，洒泪而别。并再次赐给东平王御用衣服器物、珍宝、车马、钱布，价值亿万。

[5]九月，甲戌，帝幸偃师，东涉卷津，至河内，下诏曰："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他辎重。不得辄修道桥，远离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后，以为烦扰。动务省约，但患不能脱粟瓢饮耳。"己酉，进幸邺；辛卯，还宫。

[5]九月甲戌（初十），章帝临幸偃师县，东行，在卷县渡口渡过黄河，到达河内郡。下诏说："朕巡视秋季庄稼，查看收获情况，因而进入河内郡界。一路都是轻装前进，并无其它辎重。地方官府不得为此筑路修桥，不得派官吏远离城郭迎接，打听伺候饮食行卧，出出进进，跑前跑后，带来烦扰。一切举动务求简省，朕只恨自己不能食糙米之饭，饮瓢中之水罢了！"九月己酉（疑误），章帝临幸邺城。九月辛卯（二十七日），返回京城皇宫。

[6]冬，十月，癸丑，帝行幸长安，封萧何末孙熊为侯。进幸槐里、岐山；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十二月丁亥，还宫。

[6]冬季，十月癸丑（十九日），章帝出行，临幸长安，将萧何的末代子孙萧熊封为侯。并前往槐里、岐山。又临幸长平和池阳宫，东行到高陵。十二月丁亥（疑误），返回京城皇宫。

[7]东平献王苍疾病，驰遣名医、小黄门侍疾，使者冠盖不绝于道。又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

[7]东平献王刘苍患病，章帝贤急派遣名医和小黄门前往诊治。问病的使者车驾在路上前后不断。又设专用驿马，在千里之间传达问候东平王的病情。

八年（癸未、83）

八年（癸未，公元83年）

[1]春，正月，壬辰，王薨。诏告中傅“封上王自建武以来章奏，并集览焉。”遣大鸿胪持节监丧，令四姓小侯、诸国王、主悉会葬。

[1]春季，正月壬辰（二十九日），东平王刘苍去世。章帝下诏，命令东平国中傅：“将东平王自建武以来的奏章加封上送，我要集中阅览。”并派大鸿胪持符节主持治丧，命令樊、阴、郭、马四姓小侯和各封国的亲王、公主都去参加葬礼。

[2]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余人款五原塞降。

[2]夏季，六月，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余人到五原塞归降。

[3]冬，十二月，甲午，上行幸陈留、梁国、淮阳、颍阳；戊申，还宫。

[3]冬季，十二月甲午（初七），章帝出行，临幸陈留、梁国、淮阳、颍阳。十二月戊申（二十一日），返回京城皇宫。

[4]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庆；诸窦闻而恶之。皇后欲专名外家，忌梁贵人姊妹，数谮之于帝，渐致疏嫌。是岁，窦氏作飞书，陷梁竦以恶逆，竦遂死狱中，家属徙九真，贵人姊妹以忧死。辞语连及梁松妻舞阴公主，坐徙新城。

[4]皇子刘肇被立为太子以后，梁家私下互相庆贺。窦家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厌恶。窦皇后想使窦家成为刘肇唯一的舅家，因而忌恨梁贵人姐妹，不断地在章帝面前进行诋毁，逐渐使章帝与她们日益疏远而产生嫌弃之心。本年，窦家用匿名书诬告梁竦，使他陷入谋反大罪。梁竦死在狱中，家属被流放到九真，梁贵人姊妹则忧愁而死，梁竦的供词牵连到梁松的妻子舞阴公主，舞阴公主因罪被贬逐到新城。

[5]顺阳侯马廖，谨笃自守，而性宽缓，不能教勒子弟，皆骄奢不谨。校书郎杨终与廖书，戒之曰：“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黄门郎年幼，血气方盛，既无长君退让之风，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纵而莫诲，视成任性，览念前往，可为寒心！”廖不能从。防、光兄弟资产巨亿，大起第观，弥恒街路，食客常数百人。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帝不喜之，数加谴敕，所以禁遏甚备。由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

[5]顺阳侯马廖为人谨慎小心，但天性厚道宽容，不能管教约束马家子弟。因此，马家子弟全都骄傲奢侈，为所欲为。校书郎杨终曾给马廖写信，告诫他说：“阁下的地位尊贵显要，四海之内，众人瞩望。您的弟弟、黄门郎马防、马光都还年轻，血气方刚，他们既没有文帝窦皇后的哥哥长君的退让精神，却反而结交一些轻浮狡猾、品行不端的宾朋。您对他们放纵而不加教诲，眼看他们养成了任性的作风。回顾前事，我要为马家感到寒心！”马廖未能接受他的劝告。马防、马光兄弟的财产无数，他们大规模地建造宅第，使房屋连绵相接，占满街巷，食客经常有数百之多。马防还饲养了大批马匹牲畜，对羌人胡人征收赋税。章帝对此感到不悦，屡次下令进行谴责，并处处予以限制。于是马家的权势稍有减损，宾朋也逐渐离去。

廖子豫为步兵校尉，投书怨诽。于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奢侈逾僭，浊乱圣化，悉免就国。临上路，诏曰：“舅氏一门俱就国封，四时陵庙无助祭先后者，朕甚伤之。其令许侯思田庐，有司勿复请，以慰朕渭阳之情。”光比防稍为谨密，故帝特留之，后复位特进。豫随廖归国。考击物故，后复有诏还廖京师。

马廖的儿子马豫任步兵校尉，投书表示怨恨不满。于是有关部门对马豫连同马防、马光兄弟一并进行弹劾，称马防、马光的豪华奢侈，超过他们的身份，扰乱了圣明的礼教。建议将马氏兄弟一律免官，命他们前往各自封国。马廖等人即将上路时，章帝下诏说：“舅父一家全都前往封国，四季祭祀陵庙时便没有助祭先后的人了，朕甚感悲伤。今命许侯马光留下，在乡间田庐闭门思过。有关部门不要再提出异议，以慰朕的甥舅之情。”马光较马防谨慎收敛一些，所以章帝特别将他留下，后又恢复他的特进之位。马豫随马廖到封国，被审讯拷打致死。后来，章帝又下诏书，命马廖返回京城。

诸马既得罪，窦氏益贵盛。皇后兄宪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笃为黄门侍郎，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喜交通宾客。司空第五伦上疏曰：“臣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年盛志美，卑让乐善，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然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尤少守约安贫之节；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云集其门，盖骄使所从生也。三辅论议者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也。’险趣势之徒，诚不可亲近。臣愚愿陛下、

中宫严敕宪等闭门自守，无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虑于无形，令宪永保福禄，君臣交欢，无纤介之隙，此臣之所至愿也！”

马家获罪以后，窦家地位愈加显赫。窦皇后的哥哥窦宪任侍中、虎贲中郎将，弟弟窦笃任黄门侍郎，二人同在宫中服务，受到大量赏赐，喜欢结交宾朋。司空第五伦上书说：“我看到虎贲中郎将窦宪，身为皇后的亲属，统御皇家禁军，出入宫廷，正值壮年，志向美好，恭敬谦让，乐于为善，这诚然是他喜好结交士子的原因。然而那些奔走出入于皇亲国戚门下的人，多有劣迹和罪过，在政治仕途上受到压制，特别缺少守分安贫的节操。官僚中的志趣低下之辈，更互相推荐吹捧，大量涌向他的家门，这将是骄傲放纵产生的根源。三辅地区喜好议论的人甚至说：‘因贵戚连累而遭贬黜压制，应当重新由贵戚来清洗罪过，犹如应当用酒来解醉一样。’那些邪僻阴险、趋炎附势之辈，实在不能亲近。我希望陛下和皇后严令窦宪等人闭门自守，不得随便结交官僚士子。防备于祸患萌芽以前，思虑于灾害无形之时，使窦宪永保荣华富贵。而君臣同欢，没有丝毫隔阂，是我最大的愿望！”

宪恃宫掖声势，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宪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后帝出过园，指以问宪，宪阴喝不得对。后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昔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纠察，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民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还主。虽不绳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窦宪倚仗皇后的影响和势力，从亲王、公主，到阴家、马家等外戚，没有人不怕他。窦宪曾以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庄园，公主害怕他的权势而不敢计较。后来章帝出行时经过那里，指着庄园向窦宪询问，窦宪暗中喝阻左右的人不得照实回答。后来，章帝发现了真相，大为愤怒，把窦宪叫来严厉责备道：“深思以前经过你强夺的公主庄园时，你为什么要采取甚于赵高指鹿为马的欺骗手段！此事多想令人震惊。从前，在永平年间，先帝经常命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互相监察，所以诸贵戚中没有人敢触犯法律。如今尊贵的公主尚且横遭掠夺，何况小民呢！国家抛弃窦宪，就像丢掉一只小鸟和腐臭的死鼠！”窦宪大为恐惧，窦皇后也因此脱去皇后的衣饰深切地表示谢罪。过了

很久，章帝的愤怒才告平息，命窦宪将庄园还给公主。章帝虽对窦宪没有依法治罪，但也不再委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善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臣司马光曰：臣子的罪恶，莫过于欺骗君主，所以圣明的君主痛恨这种行为。孝章皇帝称窦宪的行为无异于指鹿为马，这是对的；然而他最终不能降罪于窦宪，那么奸臣在哪里受惩诫呢！君主对待臣子，困难在于不知道谁是邪恶之辈，假如已经知道而又将他赦免，那还不如不知道更好。为什么这样讲？奸臣为非作歹而君主不知，奸臣心中还有所畏惧；君主已知而又不能予以处罚，奸臣便明白君主不值得畏惧，就会放纵大胆而无所顾忌了！因此，已知良臣而不能任用，已知恶人而不能铲除，乃是君主的大戒。

[6]下邳周纡为雒阳令，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数。纡厉声怒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此卖菜佣乎！"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贵戚局，京师肃清。窦笃夜至止奸亭，亭长霍延拔剑拟笃，肆詈恣口。笃以表闻，诏召司隶校尉、河南尹诣尚书谴问；遣剑戟士收纡，送廷尉诏狱，数日，贳出之。

[6]下邳人周纡被任命为洛阳令。他下车伊始，首先询问当地大族的户主姓名。下属官吏便历数里巷豪强的姓名向他报告。周纡厉声怒喝："我问的本是象马家、窦家那样的皇亲国戚，难道会管这些卖菜的贩夫吗！"于是下属官吏按照他的意图，争着用激烈的手段行事。贵戚们畏缩不安而举止收敛，京城不法行为绝迹，秩序井然。窦笃曾夜行到止奸亭，遭到亭长霍延的阻拦。霍延拔剑指向窦笃，并肆意谩骂。窦笃将此事上报章帝。章帝下诏，命司隶校尉、河南尹去见尚书，接受申斥责问；派武装士兵逮捕周纡，押送廷尉诏狱。数日后，将他赦免释放。

[7]帝拜班超为将兵长史，以徐干为军司马，别遣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邑到于，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

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干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7]章帝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徐干为军司马。又另派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国。李邑到达于阗时，正值龟兹进攻疏勒，他因恐惧而不敢前进，便上书声称西域的功业不可能成功，还大肆诋毁班超，说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在外国享安乐，没有思念中原之心。”班超听到消息后叹息道：“我虽不是曾参，却碰到曾参所遇的三次谗言，恐怕要受到朝廷的猜疑了！”于是将妻子送走。章帝知道班超的忠心，便严厉斥责李邑说：“纵然班超拥爱妻，抱爱子，而思念家乡的汉军还有一千余人，为什么能都与班超同心呢！”章帝命令李邑到班超那里听候指挥，并下诏给班超说：“如果李邑在西域能够胜任，就留他随从办事。”但班超却随即派李邑带领乌孙送往汉朝做人质的王子返回京城。徐干对班超说：“先前李邑亲口诋毁阁下，想要破坏我们在西域的事业，如今为何不以诏书为理由将他留下，另派其他官员送人质呢？”班超说：“这话是多么的浅陋！正是因为李邑诋毁我，所以如今才派他回去。我自问内心无愧，为什么要怕别人的议论！为求自己称心快意而留下李邑，不是忠臣所为。”

[8]帝以侍中会稽郑弘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自是夷通，遂为常路。在职二年，所省息以亿万计。遭天下旱，边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积。弘又奏宜省贡献，减徭费以利饥民；帝从之。

[8]章帝将侍中会稽人郑弘任命为大司农。以往，交趾州所属的七个郡向京城输送贡品，全都经东冶渡海运来。海上风浪颠簸，航程艰险，不断发生船沉人亡的事故。于是郑弘上书，建议开辟零陵、桂阳的山道。自此，从交趾到内地畅通无阻，这条路便成为常用的干线。郑弘在任两年，节省了亿万经费。当时全国大旱，边疆又有警报，人

民粮食不足，但国库充实，积存的物资很多。郑弘还上书提出应当免除若干地区的进贡，减轻徭役开支，以利于饥民。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元和元年（甲申、84）

元和元年（甲申，公元84年）

[1]春，闰正月，辛丑，济阴悼王长薨。

[1]春季，闰正月辛丑（十五日），济阴悼王刘长去世。

[2]夏，四月，己卯，分东平国，封献王子尚为任城王。

[2]夏季，四月己卯（二十四日），分出东平国部分封土，将前东平王刘苍之子刘尚封为任城王。

[3]六月，辛酉，沛献王辅薨。

[3]六月辛酉（初七），沛献王刘辅去世。

[4]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寝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大鸿胪韦彪上议曰："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间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宜鉴啬夫捷急之对，深思绛侯木讷之功也。"帝皆纳之。彪，贤之玄孙也。

[4]许多人上书指出："各郡、各封国举荐人才，多不依据功劳大小，因此官吏越来越不尽职，办事效率日趋低落，其责任在于州郡官府。"章帝下诏命令公卿大臣对此进行讨论。大鸿胪韦彪上书说："朝廷以选拔贤才为职责，而贤才则以孝顺父母为第一要务。因此，要想得到忠臣，就必须到孝子之门访求。人的才干、品行很少能够兼备，所以孟公绰能轻松胜任晋国赵、魏两家的家臣，却做不了滕、薛两国的大夫。忠孝的人，心地较为仁厚；而干练苛刻的官吏，性情较为凉薄。选拔人才，应当首先考虑才干品行，不能只根据资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二千石官的选用。如果二千石官贤能，那么他所举荐的必定都是人才。"他还上书说："朝廷的机要在尚书，尚书的任命，岂

能不慎重！然而近来尚书多由郎官升任，他们虽然通晓法令条文，擅长应对，但这只是一点小聪明，多没有处理大事的才能。虎圈啬夫曾敏捷地回答文帝的询问，但张释之认为不能因此而予以提拔；绛侯周勃质朴而不善于辞令，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圣上应当借鉴史事，三思而行。”章帝将他的意见全部采纳。韦彪是韦贤的玄孙。

[5]秋，七月，丁未，诏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棰长短有数。自往者大狱以来，掠考多酷，钻钻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宜及秋冬治狱，明为其禁。”

[5]秋季，七月丁未（二十三日），章帝下诏：“汉律规定：‘拷问犯人只许使用以下手段：杖击、鞭打、罚站。’此外，《令丙》对刑棍的长短有具体的规定。自从先前大狱兴起以来，审案拷问多采用残酷的方式，诸如铁钳锁c颈、锥刺肌肤之类，真是惨痛无比。想到毒刑的苦楚，令人恐惧而心惊！今后应当等到秋冬两季再审理案件，并明确规定禁止事项。”

[6]八月，甲子，太尉邓彪罢，以大司农郑弘为太尉。

[6]八月甲子（十一日），将太尉邓彪免官，任命大司农郑弘为太尉。

[7]癸酉，诏改元。丁酉，车驾南巡。诏：“所经道上州县，毋得设储。命司空自将徒支拄桥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当坐。”

[7]八月癸酉（二十日），下诏改变年号。八月丁酉（疑误），章帝到南方巡视。下诏说：“沿途所经各州、各县，不得事先积蓄用品。命司空自带工人修架桥梁。若有派遣使者接驾，打探行踪动静的，要向郡太守问罪。”

[8]九月，辛丑，幸章陵；十月己未，进幸江陵；还，幸宛。召前临淮太守宛人朱晖，拜尚书仆射。晖在临淮，有善政，民歌之曰：“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时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十一月，己丑，车驾还宫。尚书张林上言：“县官经用不足，宜自煮盐，及复修武帝均输之法。”朱晖固执以为不可，曰：“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民穷怨，诚非明主所宜行。”帝因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三日，诏敕出之，曰：“国家乐闻驳义，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晖因称病笃，不肯复署议。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临得谴让，奈何称病，其祸不细！”晖

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仗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帝意解，寝其事。后数日，诏使直事郎问晖起居，太医视疾，太官赐食，晖乃起谢；复赐钱十万，布百匹，衣十领。

[8]九月辛丑（十八日），章帝临幸章陵。十月，己未（初七），又临幸江陵。在归途之中，又临幸宛城。章帝召见前任临淮太守、宛人朱晖，将他任命为尚书仆射。朱晖在临淮任上作了不少好事，人民歌颂道："刚强自专，南阳朱季，官怕其威，民怀其惠。"当时朱晖因犯法免职，正在家中闲居，因此章帝召他出来任用。十一月己丑（初七），章帝返回京城皇宫。尚书张林上奏说："国家经费不足，应当由官府自行煮盐专卖，并恢复武帝时的均输法。"朱晖坚决反对这一建议，他说："实行均输法，会使官员和商贩没有区别。而将卖盐所得之利归于官府，盐民就会因为贫困产生怨恨，这实在不是圣明君王所应作的事情。"于是章帝大怒，严厉斥责尚书台官员，朱晖等人全都自投监狱等待问罪。三天以后，章帝下诏将他们释放，说道："我乐于听反对的意见，老先生并没有罪，只是诏书的斥责过分罢了，你们为什么要自投监狱！"朱晖于是自称病重，不肯再在奏议上署名。尚书令以下官员十分惊慌恐惧，对朱晖说："如今正面临谴责，怎么可以称病，此祸不小！"朱晖说："我年近八十，而蒙受皇恩，能够参与尚书机密，应当以死相报。如果我心知事不可行，却顺从旨意附合，那就违背了做臣子的大义！如今我耳不听，眼不见，伏身等待诛杀。"便闭口不再说话。尚书们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一同上书弹劾朱晖。章帝怒气已平，便将此事搁置。又过了几天，章帝下诏，命值班的郎官问候朱晖，派御医前往诊病，太官送去食物。朱晖这才起来谢恩。章帝又赏赐他十万钱，一百匹布，十套衣服。

[9]鲁国孔僖、涿郡崔同游太学，相与论"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邻房生梁郁上书，告"、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诣吏受讯。僖以书自讼曰："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为恶，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

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位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为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书奏，帝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9]鲁国人孔僖、涿郡人崔同在太学读书，他们在一起谈论道：“孝武皇帝刚即位的时候，信仰圣人之道，最初五六年的政绩，被人称作胜过文、景二帝。但到后来放纵自己，抛弃了从前的善政。”邻屋的另一位太学生梁郁听到议论，上书控告他们：“崔、孔僖诽谤先帝，讽刺当朝。”此案交付有关部门审理。崔去见官吏。孔僖上书自我申辩说：“但凡说到诽谤，是指无中生有地进行诬蔑。至于孝武皇帝，他政绩上的得失，都显示在汉史上，清楚如日月一样，而我们的议论，只是直述史书记载的事实，并不是诽谤。身为皇帝，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天下人无不知晓，那都是能够了解到的，因此不能对议论者进行责备。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治、礼教没有过失，而恩德增加，这是天下人俱知的事实。我们偏要讽刺什么呢！假如我们批评的是事实，那么本应诚心改正，倘若不当，也应包涵，又为什么要向我们问罪！陛下不推求研究国家命运，深入考虑本朝国策，而只是大搞个人忌讳，以求快意。我们被诛杀，死就死罢了，只怕天下人定将转过目光，改变看法，以这件事来窥测陛下的心思。从今以后，即使见到不对的事，却终不肯再出来说话了。春秋时，齐桓公曾亲自公布前任国君的罪恶，向管仲请教处理的办法，从此以后，群臣才尽心地为他效力。而如今陛下却要为远在十世的武帝掩盖事实真相，这岂不是与齐桓公大相径庭！我担心有关部门会突然定案，让我衔恨蒙冤，不能自作申辩，因而使后世评论历史的人擅将陛下有所比喻，难道可以再要子孙为陛下掩饰吗？我谨来到皇宫门前，伏身等候严厉的处罚。”奏书呈上，章帝立即下诏停止追究，并将孔僖任命为兰台令史。

[10]十二月，壬子，诏：“前以妖恶禁锢三属者，一皆蠲除之，但不得在宿卫而已。”

[10]十二月壬子（初一），章帝下诏：“以往因犯有妖言惑众之罪，而父族、母族、妻族遭到禁锢而不准做官的，一律解除禁锢，只是不准到宫廷值宿警卫。”

[11]庐江毛义、东平郑均，皆以行义称于乡里。南阳张奉慕义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安阳令，义捧檄而入，喜动颜色；奉心贱之，辞去。后义母死，征辟皆不至，奉乃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均兄为县吏，颇受礼遗，均谏不听，乃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臧，终身捐弃。”兄感其言，遂为廉洁。均仕为尚书，免归。帝下诏褒宠义、均，赐谷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问起居，加赐羊酒。

[11]庐江人毛义、东平人郑均，都以仁义的行为，称道于乡里。南阳人张奉仰慕毛义的名声，前往拜访。坐定后，恰好官府来了公文，任命毛义代理安阳县令。毛义手捧公文进入内室，喜形于色。张奉心中看不起这种举动，便告辞而去。后来，毛义的母亲去世了，朝廷又召毛义出来作官，却被他全部拒绝。于是张奉叹道：“对贤人本不可以妄测。毛义当时的喜悦，乃是为了母亲而屈就。”郑均的哥哥在县里做官，接受了不少礼物贿赂。郑均规劝他，但遭到了拒绝。于是郑均离家出走，为人帮佣。过了一年多，他把所得钱帛带回家送给哥哥，说道：“钱物用光，可以再得，而当官犯下赃罪，就要终生罢黜。”哥哥被他的话所感动，此后便成为清官。郑均官至尚书，后来免官回乡。章帝下诏嘉奖毛义、郑均，各赏赐一千斛谷。每年八月，地方官员都要去拜访他们，问候起居平安，并加赐羊、酒。

[12]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匈奴复愿与吏民合市；”诏许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交易，南单于遣轻骑出上郡钞之，大获而还。

[12]武威太守孟云上书说：“北匈奴愿意恢复同汉朝官民的贸易。”章帝下诏批准。于是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人，驱赶牛马一万余匹前来，准备同汉朝交易。南匈奴单于派轻装骑兵从上郡出发对他们进行袭击，夺取大批牲畜后返回。

[13]帝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将兵八百人诣班超。超因发疏勒、于兵击莎车。莎车以赂诱疏勒王忠，忠遂反，从之，西保乌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说康居王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

[13]章帝又派副司马和恭等率领八百援兵到班超那里去。班超于是征调疏勒、于阗军队进攻莎车。莎车向疏勒王忠进行贿赂，忠便背叛了汉朝，跟随莎车，西行到乌即城据守。于是班超改立疏勒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征发所有未叛变的疏勒军队去进攻忠。又派人游说康居王将忠捉住，带回本国。于是乌即城向班超投降。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第四十七卷

汉纪三十九肃宗孝章皇帝下元和二年（乙酉、85）

汉纪三十九汉章帝元和二年（乙酉，公元85年）

[1]春，正月，乙酉，诏曰："令云：'民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又诏三公曰："安静之吏，悃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民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1]春季，正月乙酉（初五），章帝下诏说："法令规定：'凡有百姓生育，免收人头税三年。'如今再作规定：所有怀孕的妇女，由官府赏赐胎养谷，每人三斛，免收其丈夫人头税一年。将此诏书定为法令！"又对三公下诏说："踏实稳重的官吏，诚恳而无虚华，考察他每日的劳绩，好象不足，而考察他每月的劳绩，便绰绰有余了。例如襄城县令刘方，当地官民异口同声地说他为政从简，不烦扰百姓。他虽然没有其它特殊的表现，但这也接近了朕的要求了！如果以苛求为明察，以刻薄为智慧，以对过失从轻发落为德，从重惩处为威，一旦有了这四种观念，那么下面的人民就会心怀怨恨。朕曾不断地下诏，颁行诏书的使者车驾在路上前后相接，然而吏治不见好转，有些百姓仍然不守本份，毛病出在哪里？希望各位官员，努力牢记以往的法令，以称朕意！"

[2]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

[2]北匈奴首领车利涿兵等叛逃，投奔到汉朝边塞，前后共有七十三批人。当时北匈奴力量衰弱，各部落纷纷离散反叛，南匈奴进攻它的南部地区，丁零进攻北部地区，鲜卑进攻东部地区，西域各国进攻西部地区。北匈奴四面受敌，不再能独立自保，便离开故地向远方迁移。

[3]南单于长死，单于汗之宣立，为伊屠于闾单于。

[3]南匈奴单于长去世，前单于汗的儿子宣继位，此即伊屠於闾单于。

[4]《太初历》施行百余年，历稍后天。上命治历编、李梵等综校其状，作《四分历》；二月，甲寅，始施行之。

[4]《太初历》已经实施了一百多年，渐与天象不合，略微向后延迟。章帝命令治历官编、李梵等整理校正误差，制定了《四分历》。本年二月甲寅（初四），开始实施这一新历法。

[5]帝之为太子也，受《尚书》于东郡太守汝南张。丙辰，帝东巡，幸东郡，引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赏赐殊特，莫不沾洽。行过任城，幸郑均舍，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时人号为"白衣尚书"。

[5]章帝做太子的时候，曾师从现任东郡太守汝南人张学习《尚书》。二月丙辰（初六），章帝前往东方巡视，临幸东郡。章帝带领张及其学生，连同郡县官吏在郡府庭中集会，章帝先行弟子之礼，让张讲解《尚书》一篇，然后改行君臣之礼。章帝特别颁发赏赐，与会者无不满意欢喜。途经任城时，章帝临幸郑均家，赐给他尚书俸禄，享用终身。因平民穿白衣，所以当时人称郑均为"白衣尚书"。

[6]乙丑，帝耕于定陶。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进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丙子，赦天下。进幸济南。三月，己丑，幸鲁；庚寅，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帝谓孔僖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6]二月乙丑（十五日），章帝在定陶举行耕藉之礼。二月辛未（二十一日），临幸泰山，燃柴祭告岱宗。继而前往奉高。二月壬申（二十二日），在汶上明堂祭祀五帝。二月丙子（二十六日），大赦天下。继而临幸济南。三月己丑（初十），临幸鲁。三月庚寅（十一日），在阙里祭祀孔子以及孔子的七十二位弟子，奏黄帝、尧、舜、禹、汤、周等六代古乐，并举行大会，召见孔家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共六十二人。章帝对孔僖说："今天的大会，对你们家族是不是很荣

耀？”孔僖回答道：“我听说，圣明的君王无不尊重师道。如今陛下以天子的身份亲自屈驾，光临我们卑微的乡里，这是崇敬先师，发扬君王的圣德。至于说荣耀，我们可不敢当！”章帝大笑，说道：“不是圣人的子孙，怎能说出这样的话！”于是将孔僖任命为郎中。

[7]壬辰，帝幸东平，追念献王，谓其诸子曰：“思其人，至其乡；其处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献王陵，祠以太牢，亲拜祠坐，哭泣尽哀。献王之归国也，骠骑府吏丁牧、周栩以献王爱贤下士，不忍去之，遂为王家大夫数十年，事祖及孙。帝闻之，皆引见，既愍其淹滞，且欲扬献王德美，即皆擢为议郎。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卯，还宫。庚申，假于祖祢。

[7]三月壬辰（十三日），章帝临幸东平国，追念前东平王刘苍，对刘苍的儿子们说：“我想念他，来到他的故地，屋舍尚在，人已死亡！”说着，流下眼泪，沾湿衣襟。于是来到刘苍陵墓，命人用牛、羊、猪三牲设祭。章帝亲自在祠庙祭拜刘苍的牌位，尽情地哭泣。当年东平王刘苍从京城归国时，原骠骑将军府官员丁牧、周栩因刘苍礼贤下士，不忍离去，便留下来做了亲王府的家臣，至今已数十年，曾事奉刘苍祖孙三代。章帝听说后，召见丁、周二人，既怜惜他们久居下位，又要宣扬刘苍的美德，便将他们全都擢升为议郎。三月乙未（十六日），章帝临幸东阿，北行，登上太行山，到达天井关。夏季，四月乙卯（初六），返回京城皇宫。四月庚申（十一日），到宗庙祭告出巡经过。

[8]五月，徙江陵王恭为六安王。

[8]五月，章帝将江陵王刘恭改封为六安王。

[9]秋，七月，庚子，诏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9]秋季，七月庚子（二十三日），章帝下诏说：“《春秋》重天、地、人‘三正’，而慎‘三微’，即‘三正’的开始。现制定法律：每年的十一月、十二月，不许判决罪人。只准在冬初十月判决罪人。”

[10]冬，南单于遣兵与北虏温禺犊王战于涿邪山，斩获而还。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虏以前既和亲，而南部复往抄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塞，谓宜还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诏百官议于朝堂。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可许，司徒桓虞及太仆袁安以为当与之。

弘因大言激厉虞曰："诸言当还生口者，皆为不忠！"虞廷叱之，伦及大鸿胪韦彪皆作色变容。司隶校尉举奏弘等，弘等皆上印绶谢。诏报曰："久议沈滞，各有所志，盖事以议从，策由众定，，得礼之容，寝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谢！其各冠履！"帝乃下诏曰："江海所以长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与匈奴君臣分定，辞顺约明，贡献累至，岂宜违信，自受其曲！其敕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还北虏；其南部斩首获生，计功受赏，如常科。"

[10]冬季，南匈奴单于发兵，同北匈奴温禺犊王在涿邪山交战。南匈奴得胜，斩杀并俘虏北匈奴的人民和牲畜后返回。武威太守孟云上书说："北匈奴先前已同汉朝和解，而南匈奴又去进行抢掠，北匈奴单于会说汉朝是在欺弄他，因而打算进犯边塞。我建议，应当让南匈奴归还抢来的俘虏和牲畜，以安抚北匈奴。"章帝下诏，命群臣在朝堂会商。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认为不应归还，司徒桓虞和太仆袁安则认为应当归还。双方意见争执不下，郑弘因而大声激怒桓虞说："凡是声称应当归还俘虏和牲畜的，都是不忠之人！"桓虞也在朝堂呵斥郑弘，第五伦和大鸿胪韦彪全都愤怒得变了脸色。于是司隶校尉上书弹劾郑弘等人，郑弘等人全都交上印信绶带谢罪。章帝下诏答复道："问题反复讨论，迟迟不决，群臣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大事需要集思广益，政策需由众人商定。忠诚、正直而和睦，这才符合朝廷之礼，而缄默不语压抑情志，更不是朝廷之福。你们有什么过失要谢罪？请各自戴上官帽，穿上鞋！"于是章帝便下诏决定："江海所以成为百川的首领，是由于其地势低下。汉朝略受委屈，又有什么危害！何况如今在汉朝与北匈奴之间，君臣的名分已确定。北匈奴言辞恭顺而守约，不断进贡，难道我们应当违背信义，自陷于理亏的境地？现命令度辽将军兼中郎将庞奋，用加倍的价格赎买南匈奴所抢得的俘虏和牲畜，归还给北匈奴。而南匈奴曾杀敌擒虏，应当论功行赏，一如惯例。"

三年（丙戌、86）

三年（丙戌，公元86年）

[1]春，正月，丙申，帝北巡；辛丑，耕于怀；二月，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过毋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避，引避之，马

可辍解，辍解之。”戊辰，进幸中山，出长城；癸酉，还，幸元氏；三月，己卯，进幸赵；辛卯，还宫。

[1]春季，正月丙申（二十二日），章帝到北方巡视。正月辛丑（二十七日），在怀县举行耕藉之礼。二月乙丑（二十一日），训令侍御史、司空说：“如今正值春季，我所经过的地方，不得造成任何伤害。车辆可以绕行便绕行，驾车的边马能够解除便解除。”二月戊辰（二十四日），前往中山国，穿越长城。二月癸酉（二十九日），返回，临幸元氏县。三月己卯（初六），前往赵国。三月辛卯（十八日），返回京城皇宫。

[2]太尉郑弘数陈侍中窦宪权势太盛，言甚苦切，宪疾之。会弘奏宪党尚书张林、雒阳令杨光在官贪残。书奏，吏与光故旧，因以告之，光报宪。宪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诘让弘。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绶。弘自诣廷尉，诏敕出之，因乞骸骨归，未许。病笃，上书陈谢曰：“窦宪奸恶，贯天达地，海内疑惑，贤愚疾恶，谓‘宪何术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祸，然可见’。陛下处天子之尊，保万世之祚，而信谗佞之臣，不计存亡之机；臣虽命在晷刻，死不忘忠，愿陛下诛四凶之罪，以厌人鬼愤结之望！”帝省章，遣医视弘病，比至，已薨。

[2]太尉郑弘屡次上书，指出侍中窦宪的权势太盛，言辞极具苦心而恳切，窦宪对他十分怀恨。后来，当郑弘弹劾窦宪的党羽尚书张林和洛阳令杨光，说他们为官贪赃枉法而行为残暴的时候，奏书呈上，处理奏书的官吏却是杨光的旧交，此人便通知杨光，杨光又报告了窦宪。于是窦宪弹劾郑弘身为重臣，泄露机密。章帝因此责问郑弘。夏季，四月丙寅（二十三日），收回郑弘的印信绶带。郑弘亲自到廷尉投案待审，章帝下诏将他释放。于是他请求退休回乡，但未被批准。郑弘病重，上书谢恩说：“窦宪的奸恶，上通于天，下达于地，天下人疑惑不解，贤者愚者心怀憎恶，都说：‘窦宪用什么方法迷住了主上！近代王莽之祸，依然历历在目。’陛下居于天子的尊位，守护万世长存的帝业，却信任进谗献媚的奸臣，而不计较这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关键！我虽然命在顷刻之间，死而不忘效忠，愿陛下如舜帝除掉‘四凶’一样惩办奸臣之罪，以平息人与鬼神共同的愤恨！”章帝看到奏书后，派医生为郑弘诊病。当医生到达郑家的时候，郑弘已经去世。

[3]以大司农宋由为太尉。

[3]将大司农宋由任命为太尉。

[4]司空第五伦以老病乞身；五月，丙子，赐策罢，以二千石俸终其身。伦奉公尽节，言事无所依违。性质悫，少文采，在位以贞白称。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亦终不用也。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

[4]司空第五伦因年老患病请求退休。五月丙子（初三），章帝赐策书，将第五伦免官，赏给他二千石的终身俸禄。第五伦奉公尽节，发表政见时观点鲜明，从不模棱两可。他天性质朴诚实，少有文采，为官以清白著称。有人问第五伦说："阁下有私心吗？"他回答道："从前曾有人送我千里马，我虽未接受，但每当要三公举荐人才的时候，心中总不忘此事，只是最终也没有举荐这个人。像这样，难道能说没有私心吗？"

以太仆袁安为司空。

章帝将太仆袁安任命为司空。

[5]秋，八月，乙丑，帝幸安邑，观盐池。九月，还宫。

[5]秋季，八月乙丑（二十四日），章帝临幸安邑，视察盐池。九月，返回京城皇宫。

[6]烧当羌迷吾复与弟号吾及诸种反。号吾先轻入，寇陇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号吾，将诣郡。号吾曰："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陇西太守张纡放遣之，羌即为解散，各归故地。迷吾退居河北归义城。

[6]羌人烧当部落首领迷吾又与弟弟号吾和其他部落起来造反。号吾率先轻装入侵，进犯陇西郡边界。督烽掾李章进行追击，将号吾生擒，押送到郡府。号吾说："杀我一人，羌人并无损失，如果放我活着回去，我一定设法使羌军全部撤兵，不再侵犯边塞。"陇西太守张纡便将号吾放走，羌军果然随即被号吾解散，各自返回故地。迷吾退居到黄河以北的归义城。

[7]疏勒王忠从康居王借兵，还据损中，遣使诈降于班超；超知其奸而伪许之。忠从轻骑诣超，超斩之，因击破其众，南道遂通。

[7]疏勒王忠向康居王借兵，回到损中据守，派使者向班超诈降。班超看穿他的诡计，假意应允。于是忠便带领轻装骑兵前来拜见班超，班超将他斩首，又乘机击败他的部众。西域南道从此畅通。

[8]楚许太后薨。诏改葬楚王英，追爵谥曰楚厉侯。

[8]楚国许太后去世。章帝下诏，改建楚王刘英之墓，将他追封为楚厉侯。

[9]帝以颍川郭躬为廷尉。决狱断刑，多依矜恕，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

[9]章帝将颍川人郭躬任命为廷尉。郭躬在审案判刑的时候，多采取宽大慎重的态度。他从关于判处重刑的律文中，找出四十一条可以从轻判处的，加以整理，上奏章帝。他的建议被一一采纳实施。

[10]博士鲁国曹褒上疏，以为“宜定文制，著成汉礼”。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诸儒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以时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马班固以为“宜广集诸儒，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

[10]博士鲁国人曹褒上书指出：“应当建立典章制度，编写汉朝礼仪大典。”太常巢堪认为：“这是一代大典，非曹褒这样地位的人所能制定，不可应许。”章帝知道儒生拘谨，难以一同创新，而朝廷的礼仪规章，却应当及时确立，于是就任命曹褒为侍中。玄武司马班固认为：“应当广招儒家各派学者，综合不同的意见，共同讨论。”章帝说：“俗话说：‘路边建房，三年不成。’众人会商讨论礼仪制度，就像在一起吵架，相互生出各种疑问和分歧，无法下笔。从前舜帝作《大章》时，有夔一人就足够了。

章和元年（丁亥、87）

章和元年（丁亥，公元87年）

[1]春，正月，帝召褒，受以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修正，使可施行。”

[1]春季，正月，章帝召见曹褒，将叔孙通制定的《汉仪》十二篇交给他，说道：“这套制度松散精略，多与儒家经义不合，现在应当依据正规礼仪一一订正，使它能够颁布实施。”

[2]护羌校尉傅育欲伐烧当羌，为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斗诸羌、胡；羌、胡不肯，遂复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请发诸郡兵数万人共击羌。未及会，三月，育独进军。迷吾闻之，徙庐落去。育遣精骑三千穷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设备，迷吾袭击，大破之，杀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诸郡兵到，羌遂引去。诏以陇西太守张纡为校尉，将万人屯临羌。

[2]护羌校尉傅育想要讨伐烧当羌人部落，但由于该部落新近投降，便不打算出兵，而收买内探去挑拨羌人与胡人的关系，使二者互相争斗。羌人和胡人看穿傅育的企图，不肯相斗，于是再次反叛出塞，重新依附了迷吾。傅育请求征调各郡郡兵数万人，一同进攻羌人。还没等各郡郡兵集结，本年三月，傅育率部单独出击。迷吾得到消息后，便和部众带着帐幕撤离。傅育派遣三千精锐骑兵穷追不舍。夜里，汉军抵达三兜谷，放松了戒备。迷吾乘机发动袭击，大败汉军，杀死傅育及其部下将士八百八十人。及至各郡郡兵到达，迷吾便率军离去。章帝下诏，将陇西太守张纡任命为护羌校尉，率领汉军万人屯驻临羌。

[3]夏，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以司空袁安为司徒，光禄勋任隗为司空。隗，光之子也。

[3]夏季，六月戊辰（初二），将司徒桓虞免官。六月癸卯（疑误），将司空袁安任命为司徒，将光禄勋任隗任命为司空。任隗是任光之子。

[4]齐王晃及弟利侯刚，与母太姬更相诬告。秋，七月，癸卯，诏贬晃爵为芜湖侯，削刚户三千，收太姬玺绶。

[4]齐王刘晃和弟弟利侯刘刚，与他们的母亲太姬互相诬告。秋季，七月癸卯（初八），章帝下诏，将刘晃的爵位贬为芜湖侯，将刘刚的封地削减三千户，收回太姬的玺印绶带。

[5]壬子，淮阳顷王薨。

[5]七月壬子（十七日），淮阳顷王刘去世。

[6]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而还。

[6]鲜卑部族进入北匈奴东部地区，并发动攻击，大败北匈奴，斩杀优留单于后返回故地。

[7]羌豪迷吾复与诸种寇金城塞，张纡遣从事河内司马防，与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纡纳之。迷吾将人众诣临羌，纡设兵大会，施毒酒中，伏兵杀其酋豪八百余人，斩迷吾头以祭傅育冢，复放兵击其余众，斩获数千人。迷吾子迷唐，与诸种解仇，结婚交质，据大、小榆谷以数，种众炽盛，张纡不能制。

[7]羌人首领迷吾再次联合其他羌人部落进攻金城塞。张纡派从事河内人司马防在木乘谷迎战。迷吾战败退却，于是派翻译充当使者向汉军请降，被张纡接受。于是迷吾率领部众到临羌归附。张纡严阵以待，大张筵席，将毒药下在酒中，用伏兵杀死羌军首领八百余人，并斩下迷吾的人头，用来祭祀傅育的陵墓。他还发兵攻打迷吾的余部，斩杀俘获数千人。然而迷吾的儿子迷唐，与其他部落解除了仇怨，他们互相通婚，交换人质，据守在大、小榆谷反叛。这些人数量众多，实力强盛，张纡无法制服。

[8]壬戌，诏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时，京师四方屡有嘉瑞，前后数百千，言事者咸以为美。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独恶之，谓宋由、袁安曰："夫瑞应依德而至，灾异缘政而生。今异鸟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际，不可不察！"由、安惧不敢答。

[8]七月壬戌（二十七日），章帝下诏，因祥瑞频出而数量众多，将年号改为"章和"。当时，京城和四方不断发现祥瑞，前后有千百次，谈论的人都认为是美事。然而太尉掾平陵人何敞却偏偏表示厌恶。他对太尉宋由、司徒袁安说："祥瑞伴随恩德而来，灾异由于恶政而生。如今有奇特的鸟飞到皇家殿堂，怪异的草生在宫廷庭院，不可不小心注意！"宋、袁二人感到恐惧，不敢回答。

[9]八月，癸酉，帝南巡。戊子，幸梁，乙未晦，幸沛。

[9]八月癸酉（初八），章帝到南方巡视。八月戊子（二十三日），临幸梁国。八月乙未晦（三十日），临幸沛国。

[10]日有食之

[10]出现日食。

[11]九月，庚子，帝幸彭城。辛亥，幸寿春，复封阜陵侯延为阜陵王。己未，幸汝阴。冬，十月，丙子，还宫。

[11]九月庚子（初五），章帝临幸彭城。九月辛亥（十六日），临幸寿春。将阜陵侯刘延重新封为阜陵王。九月己未（二十四日），临幸汝阴。冬季，十月丙子（十二日），返回京城皇宫。

[12]北匈奴大乱，屈兰储等五十八部、口二十八万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12]北匈奴发生大乱，屈兰储等五十八个部落、人口二十八万，到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归降。

[13]曹褒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

[13]曹褒以旧典为基础，加入儒家《五经》和《谶记》上的记载，依次编写由皇帝到平民的成年加冠礼、婚嫁礼、祭祀礼、丧葬凶灾礼等仪程，共一百五十篇，奏报章帝。章帝认为众人的意见很难统一，所以就接受了曹褒制定的典章，不再命有关部门进行评议。

[14]是岁，班超发于诸国兵共二万五千人击莎车，龟兹王发温宿、姑墨、尉头兵合五万人救之。超召将校及于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阴缓所得生口。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余级；莎车遂降，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14]本年，班超征调于阗等各国军队，共二万五千人，进攻莎车。龟兹王则征调温宿、姑墨、尉头三国军队，共五万人，前往救援。班超召集部下将校和于阗王商议道："如今我方兵少，打不过敌人，不如各自分散撤离。于阗军队由此向东，长史也同时动身，从这里西行返回疏勒，可等到夜间鼓声起时出发。"然后假意放松戒备，让俘虏逃跑。龟兹王得知消息后大喜，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到西面拦截班超。温宿王则率领八千骑兵，到东面拦截于阗军队。班超听说龟兹、温宿两国军队已经出动，就秘密集结部队备战，急速奔袭莎车军营。莎车人大为惊慌，乱作一团，四处奔逃，班超等追击斩杀五千余人，于是莎车投降。龟兹等国军队只好各自撤退散去。从此，班超的威名震动西域。

二年（戊子、88）

二年（戊子，公元88年）

[1]春，正月，济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来朝。上性宽仁，笃于亲亲，故叔父济南、中山二王，每数入朝，特加恩宠，及诸昆弟并留京师，不遣就国。又赏赐群臣，过于制度，仓帑为虚。何敞奏记宋由曰："比年水旱，民不收获；凉州缘边，家被凶害；中州内郡，公私屈竭；此实损膳节用之时。国恩覆载，赏赉过度，但闻腊赐，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损耗国资。寻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赐赉，宜有品制；忠臣受赏，亦应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责深负大，上当匡正纲纪，下当济安元元，岂但空空无违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还所得赐，因陈得失，奏王侯就国，除苑囿之禁，节省浮费，赈恤穷孤，则恩泽下畅，黎庶悦豫矣。"由不能用。

[1]春季，正月，济南王刘康、阜陵王刘延、中山王刘焉来京城朝见。章帝天性宽厚仁爱，重视骨肉亲情。因此，每当叔父刘康和刘焉二位亲王进京朝见时，都受到特别的优待。章帝还将兄弟们全都留在京城，不派遣他们去封国就位。并大量赏赐百官，超过了制度规定，国库因此而空虚。何敞对宋由上书说："如今年年发生水旱灾害，人民收不到粮食；凉州边境一带，居民遭到羌军的侵害；中原内地各郡，公私财力都已枯竭，这正是减少消费、节约用度的时机。皇恩如同天复地载，无与伦比，但陛下的赏赐超过了限度。听说仅在腊日，对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官员的赏赐，就使国库一空，损耗了国家储备。追究公家的经费来源，都是出自百姓的血汗。贤明的君王进行赏赐，应当根据等级制度；忠臣接受赏赐，也应有一定的法规。因此尧帝赐给禹黑色的玉圭，而召公则赐给周公五匹帛。如今阁下地位尊贵而责任重大，对上应当匡正朝廷纲纪，对下应当安抚人民，难道只恭谨忠诚而不违上命就够了吗！您应当首先端正自身，做下官的表率，交还所得的赏赐；向皇上陈述利害得失，奏请遣送亲王侯爵各往封国就位；解除禁止人民在皇家园林耕种的法令，节省不必要的开支，赈济抚恤穷苦孤独的人，那么恩泽就会下达，百姓就会喜悦安乐。"宋由未能接受他的建议。

尚书南阳宋意上疏曰："陛下至孝，恩爱隆深，礼宠诸王，同之家人，车入殿门，即席不拜，分甘损膳，赏赐优渥。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国，陛下恩宠逾制，礼敬过度。《春秋》之义，诸父、昆弟，无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强干弱枝者也。陛下德业隆盛，当为万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损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羡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属备具，当早就蕃国，为子孙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骄奢僭拟，宠禄隆过。宜割情不忍，以义断恩，发遣康、焉，各归蕃国，令羡等速就便时，以塞众望。"帝未及遣。

尚书南阳人宋意上书说："陛下大孝，皇恩深厚，宠爱诸王，亲情如同凡人之家。亲王们可以乘车进入殿门，就座时不叩拜，分享御膳房的饭食，获得优厚的赏赐。刘康和刘焉，有幸以旁支庶子的身份享有巨大的封国，陛下对他们的恩宠超过了常制，优礼尊敬超过了限度。根据《春秋》大义，对皇帝来说，伯父、叔父和兄弟，无不都是臣属，这是为了使尊者受到尊敬，卑者自守卑位，加强主干而削弱旁枝的缘故。陛下恩德伟业隆盛，当永为后世的典范，不应该由于亲情而破坏上下等级，失掉君臣间的正常秩序。此外，西平王刘羡等六位亲王，都已娶妻生子而自成一家，官属齐备，应当尽早去封国就位，为自己的子孙奠定基业。然而他们广修宅第，前后相望，长久地盘踞在京城，骄傲奢侈，超越本分，自比于居上位者；所得的恩宠和俸给，也都过度。陛下应当抛开亲情，不再容忍，以大义切断私恩，遣送刘康、刘焉各回封国，命刘羡等择日速往封国就位，以平息人们的怨言。"然而章帝已来不及遣送。

[2]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一。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

[2]正月壬辰（疑误），章帝在章德前殿驾崩。享年三十一岁。遗诏命令："不要在墓地修建祠庙寝殿，一切依照先帝之制。"

范晔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平徭简赋，而民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谓之长者，不亦宜乎！

范晔论曰：魏文帝称明帝明辨洞察，而章帝则是忠厚之人。章帝一向通达人情，他不喜明帝的苛刻严厉，事事依从宽厚的原则；侍奉马

太后，尽心地履行孝道；减轻徭役和赋税，使人民受到恩惠。并以忠恕之道为体，以礼乐教化为文。将他称为忠厚之人，不是很恰当吗?

[3]太子即位，年十岁，尊皇后曰皇太后。

[3]太子即位，时年十岁。将窦皇后尊称为皇太后。

[4]三月，用遗诏徙西平王羡为陈王，六安王恭为彭城王。

[4]三月，根据章帝遗诏，将西平王刘羡改封为陈王，将六安王刘恭改封为彭城王。

[5]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

[5]三月癸卯（十一日），将章帝安葬于敬陵。

[6]南单于宣死，单于长之弟屯屠何立，为休兰尸逐侯单于。

[6]南匈奴单于宣去世，前单于长的弟弟屯屠何继位，此即休兰尸逐侯单于。

[7]太后临朝，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弟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并为中常侍，兄弟皆在亲要之地。宪客崔以书戒宪曰："《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生富贵而能不骄者，未之有也。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终誉'乎！昔冯野王以外戚居位，称为贤臣；近阴卫尉克己复礼，终受多福，外戚所以获讥于时，垂愆于后者，盖在满而不挹，位有余而仁不足也。汉兴以后，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书》曰：'鉴于有殷'，可不慎哉！"

[7]窦太后临朝摄政，窦宪以侍中的身份，入宫主持机要，出宫宣布太后的命令。他的弟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窦笃的弟弟窦景、窦同为中常侍。窦家兄弟全都在接近皇帝、皇后的显要位置上。窦宪的门客崔上书告诫窦宪说："古书说：'生来就富有的人骄横，生来就尊贵的人倨傲。'生于富有尊贵而能不骄横倨傲的人。未曾有过。如今您的恩宠和官位正开始上升，朝中百官都在观察您的所作所为，怎能不象《诗经·周颂》所说'望能以终日的小心谨慎，求得终身的荣耀'呢！从前冯野王以外戚身份居于官位，被人称作贤臣；近代阴兴克己守礼，最终成为多福之人。外戚之所以被当时的人讥嘲，被后世的人责备，原因在于权势太盛而不知退让，官位太高而仁义不足。从汉朝建立以后，直到哀帝、平帝，皇后家族共计二十，而能保全家族和自身的，

只有四位皇后。《尚书》说：‘以殷商的覆亡，作为鉴戒，’岂能不谨慎吗！”

[8]庚戌，皇太后诏：“以故太尉邓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窦宪以彪有义让，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随，故尊崇之。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宪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报复。永平时，谒者韩纡考劾宪父勋狱，宪遂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冢。

[8]庚戌（十八日），窦太后下诏：“将前任太尉邓彪任命为太傅，赐爵为关内侯，主管尚书机要。百官各统已职，听命于太傅。”窦宪因邓彪仁义礼让，受到先帝的敬重，其为人又忠厚随和，所以把他捧上高位。窦宪要有所举动的时候，就在外面教邓彪奏报，自己到内宫向太后说明，无一事不被批准。邓彪身居太傅之位，只是修身自好而已，不能匡正朝廷纲纪。窦宪性情暴烈，连瞪他一眼的小怨恨，都无不报复。明帝永平年间，谒者韩纡曾审理过窦宪之父窦勋的案件，窦宪便命令门客斩杀韩纡的儿子，用人头祭祀窦勋之墓。

[9]癸亥，陈王羡、彭城王恭、乐成王党、下邳王衍、梁王畅始就国。

[9]癸亥（疑误），陈王刘羡、彭城王刘恭、乐成王刘党、下邳王刘衍、梁王刘畅开始前往封国就位。

[10]夏，四月，戊寅，以遗诏罢郡国盐铁之禁，纵民煮铸。

[10]夏季，四月戊寅（十七日），根据章帝遗诏，撤销各郡各封国盐铁专卖的规定，允许民间煮盐铸铁，自由经营。

[11]五月，京师旱。

[11]五月，京城发生旱灾。

[12]北匈奴饥乱，降南部者岁数千人。秋，七月，南单于上言：“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共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义，愿发国中及诸郡故胡新降精兵，分道并出，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敕诸部严兵马，唯裁哀省察！”太后

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秉因自陈受恩，分当出命效用。太后议欲从之。尚书宋意上书曰："夫戎狄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有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民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捍，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

[12]北匈奴因饥荒而发生内乱，每年有数千人向南匈奴投降。秋季，七月，南匈奴单于上书朝廷："应当趁着北匈奴内乱分裂的机会，派出军队进行讨伐，打败北匈奴，成全南匈奴，让南北匈奴统一成为整体，使汉朝永无北方之忧。我们长期生活在汉朝境内，仰仗汉朝，才能张口吃饭。汉朝每年四季给我们赏赐，动不动就达亿万之数。我们虽然无须操劳而安享太平，却因未能实行报效之义而感到惭愧。我们愿征调本部和分散在各郡的匈奴精锐，包括老兵和新近归降的北匈奴军队，分为几路，同时进发，约定十二月在北匈奴会师。我的部队力量单薄，不足以内外兼顾，请汉朝派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郡太守，合力北征。望能凭着圣上的神威，一举平定北方敌害。我匈奴国的成败，就在今年决定。我已命令各部厉兵秣马，准备作战。请陛下节哀审定。"窦太后把南单于的奏书给耿秉看，耿秉进言："从前武帝耗尽天下之力，想使匈奴臣服，但时机未到，便没有成功。如今遇到天赐良机，北匈奴内部分裂争斗，我们让外族打外族，对国家有利，应当答应南匈奴的请求。"耿秉于是表示自己身受皇恩，应该出征效命。窦太后在商议时打算采纳他的意见。尚书宋意上书说："匈奴人轻视礼仪，没有君臣上下之分。强悍者则称雄，弱小者便屈服。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讨伐他们的次数已很频繁了，但所得的收获，不能补偿国家的损失。光武皇帝亲身经历过战乱，显示天地间无与伦比的英明，乘匈奴人前来归降的机会，

对他们采取了笼络豢养的政策。于是边疆人民获得生机，减除了劳役，至今已经四十余年了。现在鲜卑顺服汉朝，斩杀及俘虏北匈奴数万人，汉朝坐观成败，安享巨大成果，而百姓并不感到辛劳。汉朝建立以来的功业，这是最伟大的一项。所以如此，是因为异族相互攻伐，而汉军却全无损失。据我观察，鲜卑攻击北匈奴，是由于抢掠对他们有利；而将战功献给汉朝，实际上是贪图得到重赏。如今若是允许南匈奴回到北匈奴王庭建都，那就不得不限制鲜卑的行动。鲜卑外不能实现抢掠的愿望，内不能因功而得到赏赐，以其豺狼般的贪婪，必将成为边疆的祸患。现在北匈奴已经向西逃遁，请求与汉朝通好，应当乘他们归顺的机会，使之成为外藩。巍巍的功业，莫过于此。如果征调军队，消耗国家经费，以听从南匈奴的意愿，那就是平白丢掉了最佳策略，放弃安全，走向危亡。对南匈奴的请求，实在不可应许。”

会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太后数召见之，窦宪惧畅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而归罪于畅弟利侯刚，乃使侍御史与青州刺史杂考刚等。尚书颍川韩棱以为“贼在京师，不宜舍近问远，恐为奸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责棱，棱固执其议。何敞说宋由曰：“畅宗室肺府，茅土藩臣，来吊大忧，上书须报，亲在武卫，致此残酷。奉宪之吏，莫适讨捕，踪迹不显，主名不立。敞备数股肱，职典贼曹，欲亲至发所，以纠其变。而二府执事以为三公不与贼盗，公纵奸慝，莫以为咎。敞请独奏案之。”由乃许焉。二府闻敞行，皆遣主者随之。于是推举，具得事实。太后怒，闭宪于内宫。宪惧诛，因自求击匈奴以赎死。

适逢齐殇王刘石的儿子都乡侯刘畅到京城来祭吊章帝。窦太后频繁地召见他。窦宪怕刘畅分去自己在内宫的权势，便派刺客在皇宫禁卫军中将刘畅暗杀，而归罪于刘畅的弟弟利侯刘刚。于是朝廷派侍御史和青州刺史一同审讯刘刚等人。尚书颍川人韩棱认为：“凶手就在京城，不应舍近求远。而现在的作法，怕要让奸臣讥笑。”太后大怒，严厉地责备韩棱，但韩棱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何敞对太尉宋由说：“刘畅是皇室宗亲，封国藩臣，到京城来祭吊先帝，上书听候命令，身在武装卫士当中，却遭到这样的惨死。执法官吏盲目地追捕凶手，既不见凶手的踪影，也不知他们的姓名。我充数为您属下的要员，主管捕

审罪犯，打算亲自到判案场所，以督察事态的进展。但司徒和司空二府的负责人认为，三公不应参与地方刑事案件，于是公然放纵奸恶，而并不认为是过错，因此我打算单独奏请，参与审案。”宋由便答应了何敞的请求。司徒、司空二府听说何敞将去参与审案，都派主管官员随同前往。于是清查案情，得到全部事实。窦太后知道真相后大怒，将窦宪禁闭在内宫。窦宪害怕被杀，就自己请求去打匈奴，以赎死罪。

冬，十月，乙亥，以宪为车骑将军，伐北匈奴，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

冬季，十月乙亥（十七日），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讨伐北匈奴。任命执金吾耿秉为副统帅，征调北军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兵和黎阳营、雍营、边疆十二郡的骑兵，以及羌人、胡人部队，出塞征战。

[13]公卿举故张掖太守邓训代张纡为护羌校尉。迷唐率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小月氏胡。训拥卫小月氏胡，令不得战。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不宜禁护。训曰：“张纡失信，众羌大动，凉州吏民，命县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追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遂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群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教谕，大小莫不感悦。于是赏赂诸羌种，使相招诱，迷唐叔父号吾将其种人八百户来降。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颇岩谷，众悉离散。

[13]公卿推举前张掖太守邓训接替张纡任护羌校尉。烧当羌人部落首领迷唐率领一万骑兵，逼近边塞，但没有敢进攻邓训，而准备先胁迫小月氏胡人臣服。由于邓训的庇护，迷唐未能与小月氏胡人交战。议论此事的官员一致认为，羌人和胡人互相攻击，是对汉朝有利的事情，不应采取制止和庇护的策略。邓训说：“由于张纡失信，致使羌人各部落群起反叛，凉州官民的性命，就像悬在一根发丝上那样危险。推求胡人所以难与汉朝同心的原因，全都是因为我们的恩德信义不厚。现在乘胡人受到逼迫的机会，以恩德相待，希望将来能为我所

用。”于是下令打开城门和他所居住的护羌校尉府后园大门，将胡人的妻子儿女全部驱赶接纳入内，派兵严密守卫。羌兵抢掠没有收获，又不敢对小月氏胡人各部落进行逼迫，便撤退离去。因此，湟中地区的胡人部族都说：“汉朝官吏总是要我们相斗，而如今邓使君却用恩德信义对待我们，开门收容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如同得到了父母的庇护！”他们全都十分欢喜，向邓训叩头说：“我们一切听从您的命令！”邓训便进行安抚教化，胡人大小无不心悦诚服。于是邓训又悬赏招降羌族各部落，让已降的羌人引诱其他羌人前来归顺。迷唐的叔父号吾率领本部落羌人八百户前来依附汉朝。于是，邓训征调湟中地区的汉人、胡人、羌人部队四千人出塞，在写谷袭击迷唐，将他打败。于是迷唐撤离大、小榆谷，移居到颇岩谷，部众全部离散。

孝和皇帝上永元元年（己丑、89）

汉和帝永元元年（己丑，公元89年）

[1]春，迷唐欲复归故地；邓训发湟中六千人，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击迷唐，大破之，斩首前后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一种殆尽。迷唐收其余众西徙千余里，诸附落小种皆畔之。烧当豪帅东号，稽颡归死，余皆款塞纳质。于是训绥接归附，威信大行，遂罢屯兵，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余人，分以屯田、修理坞壁而已。

[1]春季，迷唐打算重新回到故地。邓训在湟中征调六千士兵，命长史任尚率领，用皮革缝制小船，放在木筏上，作为渡河工具。汉军发动袭击，大败迷唐，先后斩杀一千八百余人，俘虏二千人，缴获马牛羊三万余头，迷唐的整个部落几乎全被消灭。迷唐收集残余的部众，向西迁移了一千余里，原来依附他的那些小部落全部叛变。烧当部落贵族东号前来归降，叩头请死。其余的贵族都将人质送到边塞投诚。于是邓训安抚接纳归顺的羌人，他的威望和信誉广为传播。由于边境安宁，便撤除驻军，命士兵各回本郡，只留下免刑囚徒二千余人，分别从事开荒垦田和修缮堡垒亭障而已。

[2]窦宪将征匈奴，三公、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前后且十上，众皆为之危惧，安、隗正色自

若。侍御史鲁恭上疏曰："国家新遭大忧，陛下方在谅暗，百姓阙然，三时不闻警跸之音，莫不怀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夷，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民者必有天报。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今匈奴为鲜卑所破，远藏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议郎京兆乐恢，皆上疏谏，太后不听。

[2]窦宪将要出征讨伐匈奴。三公及九卿到朝堂上书劝阻，认为："匈奴并未侵犯边塞，而我们却要无缘无故地劳师远行，消耗国家资财，求取万里以外的功勋，这不是为国家着想的策略。"奏书接连呈上，却都被搁置下来。太尉宋由感到恐惧，便不敢再在奏章上署名，九卿也逐渐自动停止劝谏。唯独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严守正道，坚定不移，甚至脱去官帽在朝堂力争，先后上书约达十次。众人都为他们感到危险和恐惧，但袁、任二人却神情镇定，举止如常。侍御史鲁恭上书说："我国新近有大忧，陛下正在守丧，百姓失去了先帝的庇护，夏、秋、冬三季听不到圣上出巡时禁卫军警戒喝道的声音，人们无不因思念而惶惶不安，如同有求而不能得。如今却在盛春之月征发兵役，为了远征匈奴而搅扰全国，这实在不符合恩待自己国家、改年号而变更朝代、由内及外地处理政务的原则。万民百姓，乃是上天所生。上天爱所生，犹如父母爱子女。天下万物中，只要有一物不能安适，那么天象就会为此发生错乱，何况对于人呢？因此，爱民的，上天必有回报。戎狄异族，如同四方的异气，与鸟兽没有分别，如果让他们混居在中原内地，就会扰乱天象，玷污良善之人。所以，圣明君王的作法，只是对他们采取不断笼络和约束的政策而已。如今北匈奴已被鲜卑打败，远远地躲藏到史侯河以西，距离汉朝边塞数千里，而我们打算乘他们空虚之机，利用他们的疲弱，这不是仁义的举动。现在刚刚开始征发，而物资已不能满足大司农的调度，上官下官互相逼

迫，人民的困苦也已到了极点。群臣和百姓都说此事不可行，而陛下为什么只为窦宪一人打算，因而毁弃万人的性命，不体恤他们忧患的呼声呢！上观天心，下察民意，便足以明白事情的得失了。我担心中国将不再是真正的中国，岂只匈奴不把中国当中国看待而已！”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京兆人议郎乐恢，也都上书劝谏，但太后不听。

又诏使者为宪弟笃、景并起邸第，劳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平城之围，慢书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为捐躯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诛。今匈奴无逆节之罪，汉朝无可惭之耻，而盛春东作，兴动大役，元元怨恨，咸怀不悦。又猥为卫尉笃、奉车都尉景缮修馆第，弥街绝里。笃、景亲近贵臣，当为百僚表仪。今众军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县官无用，而遽起大第，崇饰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无穷也。宜且罢工匠，专忧北边，恤民之困。”书奏，不省。

太后又下诏命令使者为窦宪的弟弟窦笃、窦景同时兴建宅第，役使百姓。侍御史何敞上书说：“我听说，匈奴凶暴叛逆由来已久。高祖在平城被围，吕后收到冒顿傲慢的书信，为了这两次侮辱，臣子一定要捐躯而死，但高祖和吕后却忍怒含忿，放过匈奴而未加惩处。如今北匈奴没有叛逆之罪，汉朝也没有值得羞惭的耻辱，而时值盛春时节，农民正在田中耕作，大规模地征发兵役，会使百姓产生怨恨。人人心怀不满。又为卫尉窦笃、奉车都尉窦景滥修宅第，屋舍占满了街巷。窦笃、窦景是陛下的亲近贵臣，应当成为百官的表率。现在远征大军已经上路，朝廷焦灼不安，百姓愁苦，国家财政空虚，而此时骤然兴建巨宅，重视和装饰喜好的东西，这不是发扬恩德、使后世永远仿效的作法。应当暂且停工，专心考虑北方边疆的战事，体恤人民的困难。”奏书呈上，未被理睬。

窦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尚书仆射郅寿，有所请托，寿即送诏狱，前后上书，陈宪骄恣，引王莽以诫国家；又因朝会，刺讥宪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厉音正色，辞旨甚切。宪怒，陷寿以买公田、诽谤，下吏，当诛，何敞上疏曰：“寿机密近臣，匡救为职，若怀默不言，其罪当诛。今寿违众正议以安宗庙，岂其私邪！臣所以触死瞽言，非为寿也。忠臣尽节，以死为归；臣虽不知寿，度其甘心安之。诚不欲圣朝行诽谤之诛，以伤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讥无穷。臣敞谬与机密，

言所不宜，罪名明白，当填牢狱，先寿僵仆，万死有余。”书奏，寿得减死论，徙合浦，未行。自杀。寿，恽之子也。

窦宪曾派他的门生带信去见尚书仆射郅寿，有私事请托，郅寿立即将该门生送到诏狱。他还屡次上书，指出窦宪的骄横，引用王莽的史事来告诫朝廷。又趁着上朝的机会，就讨伐匈奴和大肆兴建宅第之事抨击窦宪等人，厉声正色，辞意十分激切。窦宪大怒，反诬郅寿私买公田，诽谤朝廷。郅寿被交付官吏审讯，当处斩刑。何敞上书说："郅寿是圣上身边参与机密的官员，纠正大臣的错误，是他的职责。如果他面对错误而沉默不语，就罪该处死。如今郅寿为了宗庙的平安而反对群臣，提出正确主张，这难道是为了个人吗？我所以冒死上言，并不是为了郅寿。忠臣尽节，视死如归，我虽不了解郅寿，但估计他会心甘情愿地安然赴死。我实在不希望圣明的朝廷会对诽谤罪进行诛杀，那将伤害宽厚的教化，堵塞忠诚正直之士的道路，永远被后人讥笑。我参与国家机密，却说出了这些不应由我说出的话，罪名十分清楚，该当入狱，先于郅寿被杀，卧尸在地，死有余辜。"奏书呈上，郅寿被判减死一等之刑，流放合浦。还没有动身，他便自杀了。郅寿是郅恽的儿子。

夏六月，窦宪、耿秉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出阳塞，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洛山，大破之，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北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宪、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遣军司马吴、梁讽奉金帛遗北单于，时虏中乖乱，、讽及北单于于西海上，宣国威信，以诏致赐，单于稽首拜受。讽因说令修呼韩邪故事，单于喜悦，即将其众与讽俱还；到私渠海，闻汉军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王奉贡入侍，随讽指阙。宪以单于不自身到，奏还其侍弟。

夏季，六月，窦宪、耿秉从朔方鸡鹿塞出发，南匈奴单于从满夷谷出发，度辽将军邓鸿从阳塞出发。三路大军预定在涿邪山会师。窦宪分别派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领南匈奴一万余精锐骑兵，同北匈奴单于在稽洛山会战。大败北匈奴军，北匈奴单于逃走。汉军追击北匈奴各部落，于是到达了私渠北海，共斩杀大部落王以下

一万三千人，生擒者甚多，还俘获了各种牲畜百余万头。由副王、小王率众前来投降的，先后有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上燕然山，命令中护军班固刻石建立功碑，记录汉朝的国威和恩德，然后班师。窦宪派军司马吴、梁讽带上金帛财物送给北匈奴单于。当时北匈奴内部大乱，吴、梁二人到西海之畔才追上单于，向他宣布汉朝的国威和信誉，并以皇帝的名义进行赏赐，单于叩首接受。于是梁讽向单于游说，让他效法呼韩邪单于的先例，做汉朝的藩属。单于欣然同意，立即率领部众同梁讽一道南归。抵达私渠海时，听说汉军已经入塞，单于便派他的弟弟右温禺王带着贡物去汉朝做人质，随梁讽一同入京朝见。窦宪因北匈奴单于没有亲自前来，便奏报窦太后，把单于派来充当人质的弟弟送回去了。

[3]秋，七月，乙未，会稽山崩。

[3]秋季，七月乙未（十一日），会稽发生山崩。

[4]九月，庚申，以窦宪为大将军，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封宪武阳侯，食邑二万户；宪固辞封爵，诏许之。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至是，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封耿秉为美阳侯。

[4]九月庚申（初七），将窦宪任命为大将军，中郎将刘尚任命为车骑将军；并将窦宪封为武阳侯，享有二万户食邑。窦宪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封爵，窦太后下诏准许。依照旧例，大将军的地位原在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下。至此，太后下诏规定：窦宪的地位在太傅以下，三公以上；大将军府的长史、司马的品秩为中二千石。将耿秉封为美阳侯。

窦氏兄弟骄纵，而执金吾景尤甚，奴客缇骑强夺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雠；又擅发缘边诸郡突骑有才力者。有司莫敢举奏，袁安劾景"擅发边民，惊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当伏显诛。"又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阿附贵戚，不举劾，请免官案罪。"并寝不报。附马都尉，独好经书，节约自修。

窦氏兄弟骄傲放纵，而执金吾窦景尤为突出。他的奴仆和部下骑士抢夺人民的财物，非法夺取罪犯，并奸淫掳掠妇女。商人们不敢出门经商，如同躲避敌寇。窦景还擅自征发边疆各郡骑兵部队的精锐，为己所用。有关部门无人胆敢举报。司徒袁安弹劾窦景："擅自征发边疆

人民，惊扰欺骗官吏百姓，边郡太守不等待调兵的符信，却即刻奉行窦景的檄书，应当处死示众。”他还上书说：“司隶校尉、河南尹阿谀攀附地位尊贵的外戚，不举报弹劾他们的不法情事，建议免官治罪。”这些奏书全部被搁置下来，得不到答复。窦家兄弟中，唯独驸马都尉窦喜好儒家经书，约束节制而修身自好。

尚书何敞上封事曰：“昔郑武姜之幸叔段，卫庄公之宠州吁，爱而不教，终至凶戾。由是观之，爱子若此，犹饥而食之以毒，适所以害之也。伏见大将军宪，始遭大忧，公卿比奏，欲令典干国事；宪深执谦退，固辞盛位，恳恳勤勤，言之深至，天下闻之，莫不说喜。今逾年未几，入礼未终，卒然中改，兄弟专朝，宪秉三军之重，笃、景总宫卫之权，而虐用百姓，奢侈僭逼，诛戮无罪，肆心自快。今者论议汹汹，咸谓叔段、州吁复生于汉。臣观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极言者，以为宪等若有匪懈之志，则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宪等陷于罪辜，则自取陈平、周勃顺吕后之权，终不以宪等吉凶为忧也！臣敞区区诚欲计策两安，绝其绵绵，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损文母之号、陛下有誓泉之讥，下使宪等得长保其福也。驸马都尉，比请退身，愿抑家权，可与参谋，听顺其意，诚宗庙至计，窦氏之福！”时济南王康尊贵骄甚，宪乃白出敞为济南太傅。康有违失，敞辄谏争，康虽不能从，然素敬重敞，无所嫌牾焉。

尚书何敞呈上密封奏书，书中写道：“从前，春秋时郑国太后武姜宠爱幼子叔段，卫国国君庄公宠爱庶子州吁，都是只宠爱而不管教，终使叔段和州吁成为凶恶暴戾之人。由此看来，像这样宠爱子弟，就好象在他们饥饿时喂给毒药，恰恰是害了他们。我看到大将军窦宪，在先帝驾崩后不久，公卿曾接连上奏，希望由他主持国家事务，但他严守谦恭退让的原则，坚决辞去高位，态度十分诚恳，言辞极为深挚。天下人听到以后，无不感到欣喜。现在一年过去没有多久，国丧尚未告终，窦宪却中途突然改变了态度。如今窦家兄弟都在朝廷专权，窦宪掌握全国的武装，窦笃、窦景统领宫廷禁卫部队。他们苛刻暴虐，役使百姓；生活奢侈，超过本来的身份；诛杀无罪之人，随心所欲而只求自己快意。如今人们议论纷纷，都说叔段和州吁在汉朝再次出现。据我观察，公卿所以采取骑墙态度，不肯直言，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如果窦宪等人有始终效忠朝廷的志节，那么他们自己就有周

代吉甫褒扬中国国君的功劳；而如果窦宪等人陷于重罪，那么自己则只是采取了汉初陈平、周勃顺从吕后的权宜之计，到底不忧虑窦宪兄弟的命运吉凶！微臣何敞真诚地愿为朝廷和窦家筹划两全的方法，斩断灾难的绳索，堵塞祸患的涓流。上不愿使太后如周代文母的美誉受到损害，不愿陛下如郑庄公怨恨母亲那样发誓'黄泉相见'而留下话柄；下使窦宪等人永远保有所获得的福分和庇佑。驸马都尉窦，曾多次请求从高位退下，希望抑制窦家的权势，陛下可以同他进行磋商，听取他的意见。这才确实是维护江山社稷的最佳策略，也是窦氏家族的福分！"当时济南王刘康地位尊贵而十分骄横，于是窦宪就告诉太后，让何敞离开京城，出任济南国太傅。每当刘康有失误的时候，何敞便进行劝谏。刘康虽然不能听从何敞的意见，但他一向敬重何敞，并没有什么嫌隙和冲突。

[5]冬，十月，庚子，阜陵质王延薨。

[5]冬季，十月庚子（疑误），阜陵质王刘延去世。

[6]是岁，郡国九大水。

[6]本年，九个郡和封国发生水灾。

二年（庚寅、90）

二年（庚寅，公元90年）

[1]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1]春季，正月丁丑（二十六日），大赦天下。

[2]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2]二月壬午（初二），出现日食。

[3]夏，五月，丙辰，封皇弟寿为济北王，开为河间王，淑为城阳王；绍封故淮南顷王子侧为常山王。

[3]夏季，五月丙辰（初七），将皇弟刘寿封为济北王，皇弟刘开封为河间王，皇弟刘淑封为城阳王。将前淮南顷王的儿子刘侧封为常山王，继承其父刘。

[4]窦宪遣副校尉阎砻将二千余骑掩击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复取其地。车师震慑，前、后王各遣子入侍。

[4]窦宪派副校尉阎砻率领骑兵二千余人袭击北匈奴在伊吾的守军，重新占领该地。车师深感震恐，前后王国的国王都分别派遣王子

到汉朝充当人质。

[5]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钞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食，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5]月氏王求娶汉朝的公主。班超拒绝，并遣回月氏派来的使者。月氏王因此心怀怨恨，派副王谢率领七万大军进攻班超。班超兵少，众人都大为恐慌。班超告诉士兵们说：“月氏兵虽然多，但他们远从数千里之外翻越葱岭而来，没有运输补给，有什么值得忧虑呢！我们只要将粮食收割干净，据城固守，而敌方饥饿困顿，自会降服，不过数十天，便可以见分晓了！”谢领兵到达后，便前来进攻班超，不能取胜。又在城外抢掠，也没有收获。班超估计敌方的军粮快要吃完，一定会向龟兹求援，便派出数百伏兵在东方路上拦截。谢果然让人骑马带着金银珠玉去龟兹换取粮秣。班超的伏兵发动突袭，将他们全部杀死，斩下使者的人头送给谢看。谢大吃一惊，立即派人向班超请罪，希望放他们活着回去。班超便把他们放走了。月氏因此受到巨大震动，每年都向汉朝进贡。

[6]初，北海哀王无后，肃宗以齐武王首创大业而后嗣废绝，心常愍之，遗诏令复齐、北海二国。丁卯，封芜湖侯无忌为齐王，北海敬王庶子威为北海王。

[6]当初，北海哀王刘基死后没有继承人。章帝因齐武王刘首创王朝大业而后嗣断绝，心中常常哀怜。他留下遗诏，命令恢复齐国和北海国两个封国。本年五月丁卯（十八日），和帝将芜湖侯刘无忌封为齐王，将前北海敬王刘睦的庶子刘威封为北海王。

[7]六月，辛卯，中山简王焉薨。焉，东海恭王之母弟，而窦太后，恭王之甥也；故加赙钱一亿，大为修冢茔，平夷吏民冢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凡徵发摇动六州十八郡。

[7]六月辛卯（十二日），中山简王刘焉去世。因刘焉是东海恭王刘强的同母弟，而窦太后是刘强的外孙女，因此赏赐丰厚，增加助丧

钱一亿，为刘焉大修陵墓。在这项工程中，铲平的官民坟墓数以千计，使用的役夫达一万余人。因征发受到扰动的地区，共计六州十八郡。

[8]诏封窦宪为冠军侯，笃为郾侯，为夏阳侯；宪独不受封。

[8]诏书宣布将窦宪封为冠军侯，将窦笃封为郾侯，将窦封为夏阳侯。唯独窦宪不肯接受赐封。

[9]秋七月，乙卯，窦宪出屯凉州，以侍中邓叠行征西将军事为副。

[9]秋季，七月乙卯（初七），窦宪出京屯驻凉州。命侍中邓叠代理征西将军职务，充当副统帅。

[10]北单于以汉还其侍弟，九月，复遣使款塞称臣，欲入朝见。冬十月，窦宪遣班固、梁讽迎之。会南单于复上书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袭击北单于。夜至，围之，北单于被创，仅而得免，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还。是时，南部党众益盛，领户三万四千，胜兵五万。

[10]北匈奴单于因汉朝遣回他送去做人质的弟弟，本年九月，再次派遣使者到边塞表示服臣，并请求入京朝见。冬季，十月，窦宪派班固、梁讽前往迎接。适逢南匈奴单于再度上书请求消灭北匈奴王庭，听到这个消息，他便派左谷蠡王师子等人率领左右两部八千骑兵出鸡鹿塞，由中郎将耿谭派遣的从事充当监军，袭击北匈奴单于。大军夜间到达，向北匈奴单于发动围攻。北匈奴单于受伤，仅得活命。南匈奴俘虏了北匈奴王后及其子女五人，斩首八千人，生擒数千人。班固等抵达私渠海后返回。此时，南匈奴的势力日益强盛，拥有人口三万四千户，兵员达五万人。

三年（辛卯、91）

三年（辛卯，公元91年）

[1]春，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礼，加元服；擢褒监羽林左骑。

[1]春季，正月甲子（十九日），和帝用曹褒制定的新礼仪，举行了成年加冠礼。擢升曹褒督领羽林左骑。

[2]窦宪以北匈奴微弱，欲遂灭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名王已下五千余级，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封夔为粟邑侯。

[2]窦宪因北匈奴力量微弱，想趁势将它消灭。二月，他派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在金微山包围了北匈奴单于。汉军大败北匈奴军队，俘虏了北匈奴单于之母阏氏，斩杀大部落王以下五千余人。北匈奴单于逃走，不知去向。汉军出塞五千余里后班师，其距离之远，是自汉朝出兵匈奴以来未曾达到过的。将耿夔封为粟邑侯。

[3]窦宪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赋敛吏民，共为赂遗。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举奏诸二千石并所连及，贬秩免官四十余人，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书仆射乐恢，刺举无所回避，宪等疾之。恢上书曰："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业，诸舅不宜干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义自割，下以谦自引，四舅可长保爵土之荣，皇太后永无惭负宗庙之忧，诚策之上者也。"书奏，不省。恢称疾乞骸骨，归长陵；宪风厉州郡，迫胁恢饮药死。于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无敢违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喑呜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

[3]窦宪立下大功以后，威名越发显赫。他以耿夔、任尚等人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用班固、傅毅之辈为他撰写文章。州刺史、郡太守和诸县县令，大多由窦氏举荐任命，这些人搜刮官吏百姓，一同进行贪污贿赂的勾当。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弹劾了一批二千石官员，连同受牵连者，被贬官或免职的达四十余人。窦家兄弟对此十分怨恨，但由于袁安、任隗二人一向行为高尚，声望甚重，因此也没有加害于他们。尚书仆射乐恢，监察检举无所忌讳，窦宪等人对他很是厌恶。乐恢上书说："陛下正年轻，继承了帝业，各位舅父不应控制中央大权，向天下显示私心。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在上位的人以大义自行割爱，在下位的人以谦让的态度主动引退。这样，四位国舅才可以长久保有封爵和国土的荣耀，皇太后才可以永远没有辜负宗庙的忧虑。确实这是最佳的良策。"奏书呈上，未被理睬。于是乐恢称病，上

书请求退休，返回故乡长陵。窦宪暗中严令州郡官府，胁迫乐恢服毒而死。于是朝廷官员十分震恐，全都观望风色而逢迎窦宪的意思，无人胆敢违抗。袁安因和帝年幼单弱，外戚专权，每当朝会进见之际，以及与公卿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未曾不呜咽流泪。上自天子，下至大臣，全都依靠信赖袁安。

[4]冬，十月，癸未，上行幸长安，诏求萧、曹近亲宜为嗣者，绍其封邑。

[4]冬季，十月癸未（十二日），和帝出行，临幸长安，下诏在萧何、曹参的近亲中寻访适合做后嗣的人，继承萧、曹的封土。

[5]诏窦宪与车驾会长安。宪至，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尚书韩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尚书左丞王龙私奏记、上牛酒于宪，棱举奏龙，论为城旦。

[5]和帝下诏，命令窦宪到长安会面。窦宪到达时，尚书下面的官员中有人提出要向窦宪叩拜，伏身口称"万岁"。尚书韩棱正色说道："同上面的人交往，不可谄媚；同下面的人交往，不可轻慢。在礼仪上，没有对人臣称'万岁'的制度！"倡议者都感到惭愧，因而作罢。尚书左丞王龙私自向窦宪上书，并奉献牛、酒，受到韩棱的弹劾。王龙被判处服苦役四年。

[6]龟兹、姑墨、温宿诸国皆降。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以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拜龟兹侍子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送之。超与光共胁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将尤利多还诣京师。超居龟兹它乾城，徐干屯疏勒，惟焉耆、危须、尉犁以前没都护，犹怀二心，其余悉定。

[6]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都向汉朝投降。十二月，朝廷重新设置西域都护，骑都尉和戊校尉、己校尉。将班超任命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将龟兹送到汉朝做人质的王子白霸封为龟兹王，派司马姚光护送回国。班超和姚光共同胁迫龟兹，废掉国王尤利多而改立白霸，让姚光带着尤利多返回京城洛阳。班超的西域都护府设在龟兹的它乾城，徐干则驻扎疏勒。只有焉耆、危须、尉犁三国，因先前曾经杀死过汉朝的都护，所以仍旧怀着二心，而西域其它各国全都降服。

[7]初，北单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于除自立为单于，将众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窦宪请遣使立于除为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事下公卿议，宋由等以为可许；袁安、任隗奏以为：“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捍御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无缘更立于除以增国费。”事奏，未以时定。安惧宪计遂行，乃独上封事曰：“南单于屯先父举众归德，自蒙恩以来四十余年，三帝积累以遗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业。况屯首创大谋，空尽北虏，辍而弗图，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计，违三世之规，失信于所养，建立于无功。《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行焉。’今若失信于一屯，则百蛮不敢复保誓矣。又，乌桓、鲜卑新杀北单于，凡人之情，咸畏仇雠，今立其弟，则二虏怀怨。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诏下其议，安又与宪更相难折。宪险急负势，言辞骄讦，至诋毁安，称光武诛韩歆、戴涉故事，安终不移；然上竟从宪策。

[7]起初，北匈奴单于不知去向以后，他的弟弟右谷蠡王于除便自称为单于，率领数千部众驻扎在蒲类海一带，派使者到汉朝边塞请求归附。窦宪建议派使者将于除立为单于，设置中郎将进行监护，如同对待南匈奴单于的先例。此事交付公卿进行商议。宋由等人认为可以批准窦宪的建议。袁安、任隗上奏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光武皇帝招抚南匈奴，并不是说可以让他们永远安居内地，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为的是能利用他们去抵御北匈奴。如今北方大漠已经平定，应当命令南匈奴单于返回他的北方王庭，统领归降部众。没有理由再另封于除做单于来增加国家的经费开支。”两种意见奏报后，一时决定不下。袁安担心窦宪的主张会被批准实行，便独自呈递密封奏书，奏书写道：“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的先人曾率领部众归降，蒙受汉朝的大恩，至今已四十余年，历经三位汉帝经营而交到陛下手中。陛下应当深切地追思继承先帝的遗愿，完成他们的事业。况且屯屠何是首先提出北征重大方案的人，消灭北匈奴以后，我们停下来不再进取，却要另立一个新降服的北单于。为了一时的打算，违背三世以来的规划，失信于我们所养护的南匈奴单于，而去扶植无功的北匈奴单于。《论语》说：‘言辞忠诚而守信，行为敦厚而恭敬，即便在荒蛮之地也通行无

阻。’如今要是失信于一个屯屠何，那么将有一百个蛮族不敢再相信汉朝的承诺了。再说乌桓、鲜卑新近斩杀了北匈奴优留单于，凡人之常情，全都忌惮仇人，现在扶植优留单于的弟弟，那么乌桓鲜卑就会心怀怨恨。况且依照汉朝旧制，供给南匈奴单于的费用，每年达一亿九十余万；供给西域的费用，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如今北匈奴距离更远，费用超过一倍，这将耗尽国家的财富，不是制定政策的正确原则。”和帝下诏，命令将此奏章交付群臣讨论，袁安又与窦宪进一步争执，互相诘难。窦宪仗势凌人，言辞骄横，甚至诋毁袁安，提出光武帝诛杀韩歆、戴涉的旧事进行威胁，但袁安始终不动摇。然而和帝终于听从了窦宪的建议。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第四十八卷

汉纪四十 孝和皇帝下永元四年（壬辰、92）

汉纪四十 汉和帝永元四年（壬辰，公元92年）

[1]春，正月，遣大将军左校尉耿夔授于除印绶，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

[1]春季，正月，派遣大将军左校尉耿夔授予北匈奴于除印信绶带，命中郎将任尚持符节护卫，屯驻伊吾，一如南匈奴单于先例。

初，庐江周荣辟袁安府，安举奏窦景及争立北单于事，皆荣所具草，窦氏客太尉掾徐深恶之，胁荣曰："子为袁公腹心之谋，排奏窦氏，窦氏悍士、刺客满城中，谨备之矣！"荣曰："荣，江淮孤生，得备宰士，纵为窦氏所害，诚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飞祸，无得殡敛，冀以区区腐身觉悟朝廷。"

当初，庐江人周荣在司徒袁安府中供职。袁安弹劾窦景和反对封立北匈奴单于等事所上的奏章，都由周荣起草。窦家的门客、太尉掾徐深为痛恨，他威胁周荣说："您做袁公的心腹谋士，排斥弹劾窦家，窦家的壮士、刺客遍布京城，请好生防备吧！"周荣说："我周荣是长江、淮河地区的一介孤单书生，有幸能在司徒府中任职，纵然被窦家所害，也确实心甘情愿！"于是他告诫妻子："如果我突然遭遇飞来横祸，不要收殓安葬，我希望借此区区遗躯使朝廷省悟。"

[2]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

[2]三月癸丑（十四日），司徒袁安去世。

[3]闰月，丁丑，以太常丁鸿为司徒。

[3]闰三月丁丑（初九），将太常丁鸿任命为司徒。

[4]夏，四月，丙辰，窦宪还至京师。

[4]夏季，四月丙辰（十八日），窦宪回到京城洛阳。

[5]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鸿上疏曰："昔诸吕擅权，统嗣几移；哀、平之末，庙不血食。故虽有周公之亲而无其德，不得行其势也。今大将军虽欲敕身自约，不敢僭差；然而天下远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谒辞、求通待报，虽奉符玺，受台敕，不敢

便去，久者至数十日，背王室，向私门，此乃上威损，下权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虽有隐谋，神照其情，垂象见戒，以告人君。禁微则易，救末则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大，恩不忍诲，义不忍割，去事之后，未然之明镜也。夫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宰牧从横。宜因大变，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5]六月戊戌朔（初一），出现日食。丁鸿上书说：“当年吕氏家族专权，皇统几乎移位；哀帝、平帝末年，皇家宗庙祭祀中断。所以，即便是像周公那样的近亲，如果其人没有品德，也不能让他得势。如今大将军窦宪虽然希望自我约束，不敢有所僭越等级，但天下远近之人，全都对他诚惶诚恐地奉承听命。新任命的刺史、二千石官员，要到窦家拜谒辞行，求通姓名，听候答复。尽管已敬受皇上赐予的印信，接受过尚书台的训令，也不敢就此离去。等待召见的时间，久的要长达数十天。背对朝廷，趋向私门，这是君王威望受损、臣下权势过盛的表现。人间的伦常如果在下面被扰乱，天象就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尽管事有隐密，神灵也能洞察内情，用天象示警，以告诫人间的君王。在灾祸之初，可以轻易地加以禁绝，而到了灾祸之末，则难以挽救。人们无不是因疏忽了微小的祸端，以致酿成了大祸。出于恩情而不忍教诲，由于仁义而不忍割爱，而事过之后，再看灾祸发生前的迹象，便昭如明镜了。上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日、月、星三光不亮；君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大小官员横行无道。应当趁着天象示警，改正朝政的失误，以回报天意！”

[6]丙辰，郡国十三地震。

[6]丙辰（十九日），有十三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7]旱，蝗。

[7]发生旱灾和蝗灾。

[8]窦氏父子兄弟并为卿、校，充满朝廷，穰侯邓叠、叠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举父长乐少府璜共相交结。元、举并出入禁中，举得幸太后，遂共图为杀害，帝阴知其谋。是时，宪兄弟专权，帝与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阉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宪，独中常侍钩盾令郑众，谨敏有心几，不事豪党，遂与众定议诛宪，以宪在外，虑其为乱，忍而未发；会宪与邓叠皆还京师。

时清河王庆，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将发其谋，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令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郑众，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捕郭璜，郭举、邓叠、邓磊，皆下狱死。遣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与笃、景、皆就国。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

[8]窦氏父子兄弟同为九卿、校尉，遍布朝廷。穰侯邓叠，他的弟弟、步兵校尉邓磊，母亲元，窦宪的女婿、射声校尉郭举，郭举的父亲、长乐少府郭璜等人，相互勾结在一起。其中元、郭举都出入宫廷，而郭举又得到窦太后的宠幸，他们便共同策划杀害和帝。和帝暗中了解到他们的阴谋。当时，窦宪兄弟掌握大权，和帝与内外臣僚无法亲身接近，一同相处的只有宦官而已。和帝认为朝中大小官员无不依附窦宪，唯独中常侍、钩盾令郑众谨慎机敏而有心计，不谄事窦氏集团，便同他密谋，决定杀掉窦宪。由于窦宪出征在外，怕他兴兵作乱，所以暂且忍耐而未敢发动。恰在此刻，窦宪和邓叠全都回到了京城。当时清河王刘庆特别受到和帝的恩遇，经常进入宫廷，留下住宿。和帝即将采取行动，想得《汉书·外戚传》一阅。但他惧怕左右随从之人，不敢让他们去找，便命刘庆私下向千乘王刘伉借阅。夜里，和帝将刘庆单独接入内室。又命刘庆向郑众传话，让他搜集皇帝诛杀舅父的先例。六月庚申（二十三日），和帝临幸北宫，下诏命令执金吾和北军五校尉领兵备战，驻守南宫和北宫；关闭城门，逮捕郭璜、郭举、邓叠、邓磊，将他们全部送往监狱处死。并派谒者仆射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信绶带，将他改封为冠军侯，同窦笃、窦景、窦一并前往各自的封国。和帝因窦太后的缘故，不愿正式处决窦宪，而为他选派严苛干练的封国宰相进行监督。窦宪、窦笃、窦景到达封国以后，全都强迫命令自杀。

初，河南尹张，数以正法绳治窦景，及窦氏败，上疏曰："方宪等宠贵，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宪受顾命之托，怀伊、吕之忠，至乃复比邓夫人于文母，今严威既行，皆言当死，不顾其前后，考折厥衷。臣伏见夏阳侯每存忠善，前与臣言，常有尽节之心，检敕宾客，未尝犯法。臣闻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义，过厚不过薄。今议者欲

为选严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贷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独得全。窦氏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故郡。

当初，河南尹张曾屡次依法制裁过窦景。及至窦氏家族败亡，张上书说：“当初窦宪等人受宠而身居显贵的时候，群臣阿谀附从他们唯恐不及，都说窦宪接受先帝临终顾命的嘱托，怀有辅佐商汤之伊尹、辅佐周武王之吕尚的忠诚，甚至还将邓叠的母亲元比作周武王的母亲文母。如今圣上的严厉诏命颁行以后，众人又都说窦宪等人该当处死，而不顾他们的前前后后，推究他们的真实思想。我看到夏阳侯窦一贯忠诚善良，他曾与我交谈，经常表露出为国尽节之心。他约束管教宾客，从未违犯法律。我听说圣明君王之政，对于亲属的刑罚，原则上能够赦免三次，可以过于宽厚，而不过于刻薄。如今有人建议为窦选派严厉干练的封国宰相，我担心这样会使窦遭到迫害，必不能保全性命而免去一死。应只对窦予以宽大，以增厚恩德。”和帝被他的言辞所感动，因此窦独得保全。窦氏家族及其宾客，凡因窦宪的关系而当官的，一律遭到罢免，被遣回原郡。

初，班固奴尝醉骂洛阳令种兢，兢因逮考窦氏宾客，收捕固，死狱中。固尝著《汉书》，尚未就，诏固女弟曹寿妻昭踵而成之。

当初，班固的奴仆曾因醉酒辱骂过洛阳令种兢。种兢便借着捉拿审讯窦家宾客的机会，逮捕了班固。班固死在狱中。班固曾编著《汉书》，当时尚未完稿。和帝下诏，命班固的妹妹、曹寿的妻子班昭继续撰写，完成此书。

华峤论曰：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讥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甚矣！

华峤论曰：班固记述史事，不偏激，不诋毁，不贬抑，不抬举，丰富而不芜杂，周详而有系统，令人一读再读，不知厌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得以成名。班固讥刺司马迁所是所非颇违背圣人之道，然而他自己的议论，却常常排斥死节，否定公正刚直，而且不记述杀身成仁者的美德。如此看来，班固本人则是太轻仁义、贱守节了！

[9]初，窦宪纳妻，天下郡国皆有礼庆。汉中郡亦当遣吏，户曹李谏曰：“窦将军椒房之亲，不修德礼而专权骄恣，危亡之祸，可翘足而

待；愿明府一心王室，勿与交通。”太守固遣之，不能止，请求自行，许之。遂所在迟留以观其变，行至扶风而宪就国。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汉中太守独不与焉。

[9]当初，窦宪娶妻的时候，天下各郡各封国都致送贺礼。汉中郡也要派官员前去送礼，户曹李劝谏太守说：“窦将军身为皇后的亲属，不修养德礼，却专权骄横，他的危险败亡之祸，马上就要来临。愿阁下一心效忠王室，不要与他来往。”但太守坚持要派人送礼，李不能阻止，就请求让自己前去。太守应允。李便随处拖延停留，以观察形势变化。当他走到扶风时，窦氏家族倾覆。窦宪被遣送封国。凡与窦宪交往的官员，全都因罪免官，而汉中郡太守独不在内。

帝赐清河王庆奴婢、舆马、钱帛、珍宝，充其第。庆或时不安，帝朝夕问讯，进膳药，所以垂意甚备。庆亦小心恭孝，自以废黜。尤畏事慎法，故能保其宠禄焉。

和帝赏赐清河王刘庆奴婢、车马、钱帛、珍宝，装满他的府第。刘庆身体偶有不适，和帝就派人早晚探问，送去饮食和医药，垂顾关怀十分周到。而刘庆也小心谨慎而恭敬孝友，因自身曾遭废黜，他特别怕事，唯恐触犯法律，所以能够保住恩宠和厚禄。

[10]帝除袁安子赏为郎，任隗子屯为步兵校尉，郑众迁大长秋。帝策勋班赏，众每辞多受少，帝由是贤之，常与之议论政事，宦官用权自此始矣。

[10]和帝将袁安的儿子袁赏任命为郎，将任隗的儿子任屯任命为步兵校尉，将郑众擢升为大长秋。和帝论功行赏，郑众总是谦让多而接受少。和帝因此认为郑众是位贤臣，常常同他一起讨论政事。宦官掌权，便从此开始了。

[11]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以窦氏党策免，自杀。

[11]秋季，七月己丑（二十三日），太尉宋由被指控为窦氏党羽，由和帝颁策罢免。宋由自杀。

[12]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

[12]八月辛亥（十五日），司空任隗去世。

[13]癸丑，以大司农尹睦为太尉。太傅邓彪以老病上还枢机职，诏许焉，以睦代彪录尚书事。

[13]癸丑（十七日），将大司农尹睦任命为太尉。太傅邓彪因年老多病，请求辞去主管中枢机要的职务。和帝下诏应允，命令尹睦代替邓彪主管尚书事务。

[14]冬，十月，以宗正刘方为司空。

[14]冬季，十月，将宗正刘方任命为司空。

[15]武陵、零陵、澧中蛮叛。

[15]武陵、零陵、澧中蛮人反叛。

[16]护羌校尉邓训卒，吏、民、羌、胡旦夕临者日数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执，不听，以状白校尉徐，叹息曰："此为义也！"乃释之。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请祷求福。

[16]护羌校尉邓训去世。宦吏、百姓、羌人和胡人从早到晚前往哀悼的，每日有数千人。有的羌人和胡人甚至用刀自刺，并杀死自己的狗马牛羊，说："邓使君已死，我们也一起死吧！"邓训先前担任护乌桓校尉时的部下，全都上路奔丧，以至城郭为之一空。有关官员用逮捕奔丧者的手段进行阻拦，但人们并不理会。有关官员将情况报告了护乌桓校尉徐，徐叹道："这是为了义呵！"便下令将被捕者释放。于是，当地家家户户为邓训立祠进行供奉，每当疾疫发生，人们就向邓训祭告祈福。

蜀郡太守聂尚代训为护羌校尉，欲以恩怀诸羌，乃遣译使招呼迷唐，使还居大、小榆谷。迷唐既还，遣祖母卑缺诣尚，尚自送至塞下，为设祖道，令译田汜等五人护送至庐落。迷唐遂反，与诸种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诅，复寇金城塞。尚坐免。

蜀郡太守聂尚接替邓训担任护羌校尉。他打算对羌人各部落实行怀柔政策，便派翻译做使者招抚迷唐，让他返回大、小榆谷居住。迷唐回到大、小榆谷以后，派他的祖母卑缺来拜见聂尚。聂尚亲自将卑缺送到边塞之外，为她饯行，命翻译田汜等五人护送她回到羌人驻地。但迷唐又一次反叛，会同各部落一道生屠田汜等人，割裂他们的肢体，用鲜血盟誓，再度侵犯金城塞。聂尚因罪 而免官。

五年（癸巳、93）

五年（癸巳，公元93年）

[1]春，正月，乙亥，宗祀明堂，登灵台，赦天下。

[1]春季，正月乙亥（十一日），和帝在明堂祭祀祖宗。登上灵台，观察天象。大赦天下。

[2]戊子，千乘贞王伉薨。

[2]戊子（二十四日），千乘贞王刘伉去世。

[3]辛卯，封皇弟万岁为广宗王。

[3]辛卯（二十七日），将皇弟刘万岁封为广宗王。

[4]甲寅，太傅邓彪薨。

[4]甲寅（疑误），太傅邓彪去世。

[5]戊午，陇西地震。

[5]戊午（疑误），陇西郡发生地震。

[6]夏，四月，壬子，绍封阜陵殇王兄鲂为阜陵王。

[6]夏季，四月壬子（二十日），将已故阜陵殇王刘冲的哥哥刘鲂封为阜陵王。

[7]九月，辛酉，广宗殇王万岁薨。无子，国除。

[7]九月辛酉（初一），广宗王刘万岁去世。因无子嗣，封国撤除。

[8]初，窦宪既立於除为北单于，欲辅归北庭，会宪诛而止。於除自畔还北，诏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讨，斩之，破灭其众。

[8]当初，窦宪将於除立为北匈奴单于以后，曾计划护送他返回北匈奴王庭。遇到窦宪败亡，该计划作罢。於除自行叛离，返回北方。和帝下诏，派将兵长史王辅率领一千余骑兵，同中郎将任尚一同追击讨伐。汉军将於除斩杀，消灭了他的部众。

[9]耿夔之破北匈奴也，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9]自从耿夔大败北匈奴，鲜卑人便乘此机会辗转迁徙，占据了北匈奴的故地。匈奴人残存的还有十余万户，全都自称为鲜卑人。鲜卑从此日益强盛。

[10]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

[10]冬季，十月辛未（疑误），太尉尹睦去世。

[11]十一月，乙丑，太仆张为太尉，与尚书张敏等奏“射声校尉曹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书凡五奏。帝知守学不通，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11]十一月乙丑（初六），将太仆张任命为太尉。张与尚书张敏等人上书指出：“射声校尉曹褒，擅自制定汉朝礼仪，破坏扰乱圣人之道，应当处以刑罚。”先后共上书五次。和帝知道张严守儒学正统，但僵固而不通达。他虽然不理会张的奏书，但从此便不再实行曹褒制定的汉礼。

[12]是岁，武陵郡兵破叛蛮，降之。

[12]本年，武陵郡郡兵打败叛乱的蛮人，接受蛮人投降。

[13]梁王畅与从官卞忌祠祭求福，忌等谄眉云：“神言王当为天子。”畅与相应答，为有司所奏，请征诣诏狱。帝不许，但削成武、单父二县。畅惭惧，上疏深自刻责曰：“臣天性狂愚，不知防禁，自陷死罪，分伏显诛。陛下圣德，枉法曲平，横赦贷臣，为臣受污。臣知大贷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约妻子，不敢复出入失绳墨，不敢复有所横费，租入有余，乞裁食睢阳、谷熟、虞、蒙、宁陵五县，还余所食四县。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愿还本家，自选择谨敕奴婢二百人，其余所受虎贲、官骑及诸工技、鼓吹、仓头、奴婢，兵弩、厩马，皆上还本署。臣畅以骨肉近亲，乱圣化，污清流，既得生活，诚无心面目以凶恶复居大宫，食大国，张官属，藏杂物，愿陛下加恩开许。”上优诏不听。

[13]梁王刘畅与随从官卞忌一道祭祀祈福。卞忌等谄媚说：“神灵说大王应当做皇帝。”刘畅便同他对答谈论起来。有关官员对此提出弹劾，请求下令将刘畅征召进京，囚禁诏狱。和帝没有批准，只将刘畅的封土削去成武、单父两县。刘畅惭愧而又惶恐，上书痛切地自责道：“我生性狂妄愚昧，不知禁忌，自陷于死罪，按理该当诛杀示众。但陛下恩德深厚，违背法律和公平，而硬将我予以赦免，为我受到了玷污。我心知宽大的赦免不可再得，因此发誓约束自己和妻子儿女，不敢再有越轨的举动，也不敢再有浪费的行为。封国租税收入有余，我请求只享用睢阳、谷熟、虞、蒙、宁陵五县，将剩下的四县封土交

还国家。我有妾三十七人，其中没有子女的，愿将她们送回娘家。我自己挑选谨慎规矩的奴婢二百人留下，除此之外，将赐给我的虎贲武士、骑兵仪仗，以及各种技艺的工匠、乐队、仆隶、奴婢、兵器、马匹，全部上缴原来所属官署。我身为圣上的骨肉近亲，竟扰乱圣明的教化，玷污纯洁的风气，如今既然已经保全性命，我实在无心无颜以罪恶之身再在巨大的宫室居住，拥有广袤的封国，设置官员僚属，收罗享用各种器具。愿陛下开恩准许我的请求。”和帝下诏表示宽大，温和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14]护羌校尉贯友遣译使构离诸羌，诱以财货，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人，收麦数万斛，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度兵击迷唐。迷唐率部落远徙，依赐支河曲。

[14]护羌校尉贯友派翻译官做使者，离间羌人诸部落，并用财物进行引诱，羌人诸部落联盟因此瓦解。于是贯友派兵出塞，在大、小榆谷对迷唐展开进攻，斩杀及俘虏八百余人，缴获小麦数万斛，然后又在逢留大河两岸修筑城堡，制造大船，兴建河桥，打算派兵渡河去追击迷唐。迷唐率领部落向远方迁徙，到达赐支河曲。

[15]单于屯屠何死，单于宣弟安国立。安国初为左贤王，无称誉；及为单于，单于适之子右谷蠡王师子以次转为左贤王。师子素勇黠多知，前单于宣及屯屠何皆爱其气决，数遣将兵出塞，掩击北庭，还，受赏赐，天子亦加殊异。由是国中尽敬师子而不附安国，安国欲杀之；诸新降胡，初在塞外数为师子所驱掠，多怨之。安国委计降者，与同谋议。师子觉其谋，乃别居五原界，每龙庭会议，师子辄称病不往。度辽将军皇甫棱知之，亦拥护不遣，单于怀愤益甚。

[15]匈奴单于屯屠何去世，前单于宣的弟弟安国继位。安国曾为左贤王，声誉不佳，及至他当了单于，前单于适的儿子右谷蠡王师子按照顺序转升为左贤王。师子一向勇猛狡黠而足智多谋，前单于宣和屯屠何二人都喜爱他的勇气和果敢，屡次派他领兵出塞，去袭击北匈奴。他回师后，受到赏赐，汉朝皇帝也对他特别看重。因此，匈奴国内都尊敬师子而不依附安国，安国想杀死师子。而那些新投降的北匈奴人，当初在塞外曾屡遭师子的袭击掳掠，多对他十分痛恨。安国便将自己的打算寄托在投降者身上，和他们一同策划。师子察觉了他们

的阴谋，就分居五原郡界。每逢匈奴王庭集会，他总是称病而不肯前往。度辽将军皇甫棱知悉这一内情，也支持保护师子而不派他前往王庭。单于安国愈发怀恨。

六年（甲午、94）

六年（甲午，公元94年）

[1]春，正月，皇甫棱免，以执金吾朱徽行度辽将军。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相平，乃上书告崇；崇讽西河太守令断单于章，单于无由自闻。崇因与朱徽上言："南单于安国，疏远故胡，亲近新降，欲杀左贤王师子及左台且渠刘利等；又，右部降者，谋共迫胁安国起兵背畔，请西河、上郡、安定为之儆备。"帝下公卿议，皆以为："蛮夷反覆，虽难测知，然大兵聚会，必未敢动摇。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单于庭，与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观其动静。如无他变，可令崇等就安国会其左右大臣，责其部众横暴为边害者，共平罪诛。若不从命，令为权时方略，事毕之后，裁行赏赐，亦足以威示百蛮。"于是徽、崇遂发兵造其庭。安国夜闻汉军至，大惊，弃帐而去，因举兵欲诛师子。师子先知，乃悉将庐落入曼柏城；安国追到城下，门闭，不得入。朱徽遣吏譬和之，安国不听；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发诸郡骑追赴之急，众皆大恐，安国舅骨都侯喜为等虑并被诛，乃格杀安国，立师子为亭独尸逐侯单于。

[1]春季，正月，将皇甫棱免官，命执金吾朱徽代理度辽将军职务。当时因匈奴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和，单于便上书控告杜崇。杜崇暗示西河太守截留单于的奏章，使单于无法申诉自己的意见。杜崇自己却乘机与朱徽一同上书说："南匈奴单于安国，疏远旧部，亲近新降之人，想要杀害左贤王师子和左台且渠刘利等。再者，匈奴右部的投降者正在策划共同胁迫安国起兵反叛。请西河、上郡、安定三郡为此警戒备战。"和帝将此事交付公卿进行讨论。众人都认为："匈奴反复无常，尽管难以预料，但由于汉朝有重兵集结，它必定不敢有大的举动。如今应派遣有谋略的使者前往单于王庭，与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合作，观察匈奴的动静。如果没有其它变化，可命令杜崇等人在安国那里召集他的左右大臣，责罚横行凶暴侵害边疆的部众，共同评议，论罪诛杀。倘若安国不听从命令，则授权使者随机应变，采取权宜之计，等事情结束之后，再酌情进行赏赐，也足以向所有蛮族显示

汉朝的国威。”朱徽、杜崇便率军来到匈奴王庭。安国夜里听到汉军抵达的消息，大为震惊，丢弃庐帐而逃，随即调集军队，要诛杀师子。师子事先得到消息，便率领全体部众进入曼柏城。安国追到城下，城门关闭，不能进入。朱徽派官员进行调停，安国不肯接受。城既不能攻克，安国便率兵驻扎五原。于是杜崇、朱徽调发各郡骑兵急速追击，匈奴人全都大为恐慌。安国的舅父、骨都侯喜为等担心一并被诛，便将安国格杀，拥立师子为亭独尸逐侯单于。

[2]己卯，司徒丁鸿薨。

[2]正月己卯（二十一日），司徒丁鸿去世。

[3]二月，丁未，以司空刘方为司徒，太常张奋为司空。

[3]二月丁未（二十日），将司空刘方任命为司徒，将太常张奋任命为司空。

[4]夏，五月，城阳怀王淑薨，无子，国除。

[4]夏季，五月，城阳怀王刘淑去世。因无子嗣，封国撤除。

[5]秋，七月，京师旱。

[5]秋季，七月，京城发生旱灾。

[6]西域都护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余人讨焉耆，到其城下，诱焉耆王广、尉犁王泛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6]西域都护班超征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军队，共七万余人，讨伐焉耆。大军抵达焉耆城下，把焉耆王广、尉黎王等引诱到已故西域都护陈睦驻扎过的故城，然后斩杀，将人头送往京城洛阳。班超乘胜放纵士兵抄劫掳掠，斩杀五千余人，生擒一万五千人，改立焉耆左侯元孟为焉耆王。班超留驻焉耆半年，进行安抚。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全都派送人质，归附汉朝。远至西海之滨，四万里外的国家，都经过几重翻译来汉朝进贡。

[7]南单于师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袭师子，安集掾王恬将卫护士与战，破之。于是降胡遂相惊动，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胁立前单于屯屠何子日逐王逢侯为单于，遂杀略吏民，燔烧邮亭、庐帐，将车

重向朔方，欲度幕北。九月，癸丑，以光禄勋邓鸿行车骑将军事，与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郡国迹射、缘边兵，乌桓校尉任尚将乌桓、鲜卑，合四万人讨之。时南单于及中郎将杜崇屯牧师城，逢侯将万余骑攻围之。冬，十一月，邓鸿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围去，向满夷谷。南单于遣子将万骑及杜崇所领四千骑，与邓鸿等追击逢侯于大城塞，斩首四千余级。任尚率鲜卑、乌桓要击逢侯于满夷谷，复大破之，前后凡斩万七千余级。逢侯遂率众出塞，汉兵不能追而还。

[7]南匈奴单于师子即位后，有五六百投降的北匈奴人乘夜袭击师子。安集掾王恬率领卫士迎战，将他们击败。于是投降的北匈奴人互相惊扰，十五个部落、二十余万人全部叛变。他们胁迫前单于屯屠何的儿子日逐王逢侯，将他立为单于。然后，屠杀抢劫官吏百姓，焚烧邮亭和庐帐，带着辎重前往朔方，打算穿越大漠北去。九月癸丑（疑误），和帝命光禄勋邓鸿代理车骑将军职务，同越骑校尉冯柱、代理度辽将军朱徽一道率领左右羽林军、北军五校士及各郡各封国的弓箭手、边郡士兵，另由乌桓校尉任尚率领乌桓、鲜卑部队，共计四万人，进行讨伐。当时，南匈奴单于和中郎将杜崇驻扎在牧师城，逢侯率领万余骑兵向他们发动围攻。冬季，十一月，邓鸿等到达美稷，逢侯这才解围离去，向满夷谷行进。南单于派他的儿子率领一万骑兵及杜崇部下四千骑兵，会同邓鸿的部队，在大城塞追击逢侯，斩杀四千余人。任尚则率领鲜卑、乌桓兵在满夷谷进行截击，再次大败叛军。先后共斩杀一万七千余人。于是逢侯率领部众逃出塞外，汉军因无法追击而返回。

[8]以大司农陈宠为廷尉。宠性仁矜，数议疑狱，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刻敝之风，于此少衰。

[8]和帝将大司农陈宠任命为廷尉。陈宠生性仁厚端庄，曾多次审理疑难案件，总是引用儒家经典，力求遵循宽恕之道。苛刻的风气，从此稍有衰减。

[9]帝以尚书令江夏黄香为东郡太守，香辞以：“典郡从政，才非所宜，乞留备冗官，赐以督责小职，任之宫台烦事。”帝乃复留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甚见亲重。香亦只勤物务，忧公如家。

[9]和帝任命尚书令江夏人黄香为东郡太守。黄香推辞道：”主管郡的地方行政，我的能力并不适宜。请让我留下充当散官，赐予从事督察的微职，承担宫中尚书台的繁琐事务。”于是和帝便重新任命黄香为尚书令，而将官秩增加为二千石，对他很是亲近器重。黄香本人也谦恭勤奋，忠于职守，忧公事如忧家事。

七年（乙未、95）

七年（乙未，公元95年）

[1]春，正月，邓鸿等军还，冯柱将虎牙营留屯五原；鸿坐逗留失利，下狱死。后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书，以致胡反，皆征，下狱死。

[1]春季，正月，邓鸿等率军班师，冯柱率虎牙营留驻五原。邓鸿被指控逗留不进、坐失军机，下狱处死。后来，和帝发现了朱徽、杜崇与匈奴不和，并使单于无法上书，致使匈奴反叛，于是将朱、杜二人征召进京，下狱处死。

[2]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2]夏季，四月辛刻朔（初一），出现日食。

[3]秋，七月，乙巳，易阳地裂。

[3]秋季，七月乙巳（二十六日），易阳发生地裂。

[4]九月，癸卯，京师地震。

[4]九月癸卯（二十五日），京城洛阳发生地震。

[5]乐成王党坐贼杀人，削东光、二县。

[5]乐成王刘党被指控有杀人之罪，削去封国的东光、县二县。

八年（丙申、96）

八年（丙申，公元96年）

[1]春，二月，立贵人阴氏为皇后。后，识之曾孙也。

[1]春季，二月，将贵人阴氏立为皇后，阴皇后是阴识的曾孙女。

[2]夏，四月，乐成靖王党薨。子哀王崇立，寻死，无子，国除。

[2]夏季，四月，乐成靖王刘党去世。他的儿子哀王刘崇继位为王，不久也去世了。因无子嗣，封国撤除。

[3]五月，河内、陈留蝗。

[3]五月，河内、陈留两郡发生蝗灾。

[4]南匈奴右温禺犊王乌居战畔出塞。秋，七月，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追击破之，徙其余众及诸降胡二万余人于安定、北地。

[4]南匈奴右温禺犊王乌居战反叛出塞。秋季，七月，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出兵追击，打败乌居战，将他的残余部众及归降的匈奴部落二万余人迁徙到安定、北地二郡。

[5]车师后部王涿反，击前王尉毕大，获其妻子。

[5]车师后部王涿反叛，攻击车师前王尉毕大，俘虏了尉毕大的妻子儿女。

[6]九月，京师蝗。

[6]九月，京城洛阳发生蝗灾。

[7]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以非敬王子，又坐诽谤，自杀。

[7]冬季，十月乙丑（二十三日），北海王刘威由于不是前北海王刘睦的亲子，并被指控犯有诽谤之罪，因而自杀。

[8]十二月，辛亥，陈敬王羡薨。

[8]十二月辛亥（初十），陈敬王刘羡去世。

[9]丁巳，南宫宣室殿火。

[9]丁巳（十六日），南宫宣室殿失火。

[10]护羌校尉贯友卒，以汉阳太守史充代之。充至，遂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迷唐迎败充兵，杀数百人。充坐征，以代郡太守吴祉代之。

[10]护羌校尉贯友去世。命汉阳太守史充接替贯友之职。史充到任后，便征发湟中的羌人、胡人出塞攻打迷唐。迷唐迎战，打败史充的部队，杀死数百人。史充因罪被召回京城，命代郡太守吴祉接替史充之职。

九年（丁酉、97）

九年（丁酉、公元97年）

[1]春，三月，庚辰，陇西地震。

[1]春季，三月庚辰（初十），陇西郡发生地震。

[2]癸巳，济南安王康薨。

[2]癸巳（二十三日），济南安王刘康去世。

[3]西域长史王林击车师后王，斩之。

[3]西域长史王林进攻车师后王，将他斩杀。

[4]夏，四月，丁卯，封乐成王党子巡为乐成王。

[4]夏季，四月丁卯（二十八日），将乐成王刘党的儿子刘巡封为乐成王。

[5]五月，封皇后父屯骑校尉阴纲为吴房侯，以特进就第。

[5]五月，将皇后的父亲、屯骑校尉阴纲封为吴房侯，阴纲以特进身份离开官位，前往邸第。

[6]六月，旱，蝗。

[6]六月，发生旱灾和蝗灾。

[7]秋，八月，鲜卑寇肥如，辽东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

[7]秋季，八月，鲜卑侵犯肥如。辽东太守祭参被指控怯懦无能、作战失利，下狱处死。

[8]闰月，辛巳，皇太后窦氏崩。初，梁贵人既死，宫省事秘，莫有知帝为梁氏出者。舞阴公主子梁扈遣从兄奏记三府，以为"汉家旧典，崇贵母氏，而梁贵人亲育圣躬，不蒙尊号，求得申议。"太尉张言状，帝感恸良久，曰："于君意若何？"请追上尊号，存录诸舅。帝从之。会贵人姊南阳樊调妻上书自讼曰："妾父竦冤死牢狱，骸骨不掩；母氏年逾七十，及弟棠等远在绝域，不知死生。愿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归本郡。"帝引见，乃知贵人枉殁之状。三公上奏，"请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贬窦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诏曰："窦氏虽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减损。朕奉事十年，深惟大义：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恩不忍离，义不忍亏。按前世，上官太后亦无降黜，其勿复议！"丙申，葬章德皇后。

[8]闰八月辛巳（十四日），皇太后窦氏驾崩。当初，梁贵人死后，宫廷保守秘密，没有人知道和帝是梁贵人所生。至此，舞阴公主之子梁扈派堂兄梁向太尉、司徒、司空三府上书，提出："汉朝旧制，一向尊崇皇帝生母。然而梁贵人亲自诞育皇上，却没有尊号，请求得到申理讨论。"太尉张向和帝报告了实情。和帝伤感哀痛良久，说道："您认为应当怎样？"张建议为梁贵人追加尊号，并查找各位舅父，给

予他们应有的名份。和帝听从了他的建议。适逢梁贵人的姐姐、南阳人樊调的妻子梁上书自诉道：“我的父亲梁竦屈死在牢狱之中，尸骨不得掩埋；母亲年过七十，同弟弟梁堂等在极远的边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请求准许安葬父亲的朽骨，让我的母亲和弟弟返回故郡。”和帝召见梁，这才知道生母梁贵人枉死的惨状。三公上书：“请依照光武帝罢黜吕太后的先例，贬去窦太后的尊号，不应让他与先帝合葬。”文武百官也纷纷上言。和帝亲手写诏作答：“窦氏家族虽不遵守法律制度，但窦太后却常常自我减损。朕将她当作母亲，侍奉了十年。深思母子大义：依据礼制，为臣、为子者没有贬斥尊长的道理。从亲情出发，不忍将太后之墓与先帝之墓分离；从仁义考虑，不忍作有损于窦太后的事情。考察前代，上官桀被诛杀，而上官太后也不曾遭到贬降罢黜。对此事不要再作议论！”丙申（二十九日），安葬窦太后。

[9]烧唐羌迷唐率众八千人寇陇西，胁塞内诸种羌合步骑三万人击破陇西兵，杀大夏长。诏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赵骑校尉赵世副之，将汉兵、羌、胡共三万人讨之。尚屯狄道，世屯罕；尚遣司马寇盱监诸郡兵，四面并会。迷唐惧，弃老弱，奔入临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斩虏千余人。迷唐引去，汉兵死伤亦多，不能复追，乃还。

[9]烧当羌部落首领迷唐率领部众八千人侵犯陇西郡，并裹胁塞内各羌人部落，共计步兵、骑兵三万人，打败了陇西郡郡兵，杀死大夏县长。和帝下诏，派遣刘尚代理征西将军，以越骑校尉赵世为刘尚的副手，率领汉兵和羌、胡兵，共三万人，进行讨伐。刘尚驻扎在狄道，赵世驻扎在罕。刘尚派司马寇盱监督各郡郡兵，从四面一同会合。迷唐感到恐惧，抛弃了部落中的老弱成员，逃到临洮之南。刘尚等人追击到高山，大败迷唐军，斩杀、俘获一千余人。迷唐退走。汉军也有大量死伤，不能再继续追赶，于是回师。

[10]九月，庚申，司徒刘方策免，自杀。

[10]九月庚申（二十四日），和帝颁策将刘方免官。刘方自杀。

[11]甲子，追尊梁贵人为皇太后，谥曰恭怀，追复丧制。冬，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贵人于西陵。擢樊调为羽林左监。追封谥皇太后父竦为褒亲愍侯，遣使迎其丧，葬于恭怀皇后陵旁。征还竦妻子；封子棠为乐平侯，棠弟雍为乘氏侯，雍弟翟为单父侯，位皆特进，赏赐以巨万计，宠遇光于当世，梁氏自此盛矣。

[11]甲子（二十八日），和帝追尊梁贵人为皇太后，谥号“恭怀”，追补服丧。冬季，十月乙酉（十九日），将梁太后及她的姐姐梁大贵人之墓改葬到章帝陵墓之西。将樊调擢升为羽林左监。追封皇太后之父梁竦为褒亲侯，谥号为“愍”，派使者迎接他的灵柩，葬在梁太后墓旁。召回梁竦的妻子儿女，将梁竦的儿子梁棠封为乐平侯，将梁棠的弟弟梁雍封为乘氏侯，将梁雍的弟弟梁翟封为单父侯，全都位居特进。他们所得的赏赐极多，所蒙受的的恩宠和优待荣耀于当世。梁氏家族从此兴盛了。

清河王庆始敢求上母宋贵人冢，帝许之，诏太官四时给祭具。庆垂涕曰：“生虽不获供养，终得奉祭祀，私愿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怀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为没齿之恨。后上言：“外祖母王年老，乞诣雒阳疗疾，”于是诏宋氏悉归京师，除庆舅衍、俊、盖、暹等皆为郎。

清河王刘庆这才敢请求为母亲宋贵人祭扫坟墓。和帝应许，下诏命令太官春夏秋冬四季供应祭祀之物。刘庆流泪说道：“虽然不能在母亲生前供养，但最终能为她进行祭祀，我的心愿满足了！”他想请求为母亲建造祠堂，但又害怕有自比梁太后的嫌疑，于是不敢开口。他经常对左右随从哭泣，认为这是终身之憾。后来，他上书说：“我的外祖母王氏年事已高，请准许她到洛阳治病。”于是和帝下诏准许宋氏全家返回京城，并将刘庆的舅父宋衍、宋俊、宋盖、宋暹等全都任命为郎。

[12]十一月，癸卯，以光禄勋河南吕盖为司徒。

[12]十一月癸卯（初八），将光禄勋、河南人吕盖任命为司徒。

[13]十二月，丙寅，司空张奋罢。壬申，以太仆韩棱为司空。

[13]十二月丙寅（初一），将司空张奋免官。十二月壬申（初七），将太仆韩棱任命为司空。

[14]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条支，穷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及安息西界，临大海，欲渡，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乃止。

[14]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派遣属官甘英出使大秦帝国和条支王国。甘英走遍了西海一带，沿途所经，都是前代之人所未到过的地

方，他在各处都全面了解风土人情，收集带走珍奇的物产。当他到达安息国西部边界的时候，遇到了大海。他打算渡过大海，船夫告诉他说：“海水广阔，航海者遇到顺风，要用三个月才能到达彼岸；如果遇到逆风，也有用两年的。所以，渡海的人都带上三年的口粮。海上容易使人怀恋乡土，经常有人死亡。”甘英这才作罢。

十年（戊戌、98）

十年（戊戌，公元98年）

[1]夏，五月，京师大水。

[1]夏季，五月，京城洛阳发生水灾。

[2]秋，七月，己巳，司空韩棱薨。八月，丙子，以太常太山巢堪为司空。

[2]秋季，七月己巳（疑误），司空韩棱去世。八月丙子（十五日），将太常太山人巢堪任命为司空。

[3]冬，十月，五州雨水。

[3]冬季，十月，有五个州大雨成灾。

[4]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坐畏懦征，下狱，免。谒者王信领尚营屯罕，谒者耿谭领世营屯白石。谭乃设购赏，诸种颇来内附。迷唐恐，乃请降；信、谭遂受降罢兵。十二月，迷唐等帅种人诣阙贡献。

[4]代理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被指控畏惧敌人、怯懦无能，被召回京城，下狱，免去官职。谒者王信率领刘尚的部队，驻扎在罕；谒者耿谭率领赵世的部队，驻扎在白石。耿谭便悬赏招降，有不少羌人部落前来依附。迷唐感到恐惧，就向汉军请降。于是王信、耿谭接受归降而罢兵。十二月，迷唐等率领本族人到京城朝见进贡。

[5]戊寅，梁节王畅薨。

[5]戊寅（十九日），梁节王刘畅去世。

[6]初，居巢侯刘般薨，子恺当嗣，称父遗意，让其弟宪，遁逃久之，有司奏绝恺国。肃宗美其义，特优假之，恺犹不出。积十余岁，有司复奏之，侍中贾逵上书曰：“孔子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有司不原乐善之心，而绳以循常之法，惧非长克让之风，成含弘

之化也。”帝纳之，下诏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听宪嗣爵；遭事之宜，后不得以为比。”乃征恺，拜为郎。

[6]起初，居巢侯刘般去世，他的儿子刘恺应当继位。但刘恺声称遵从父亲的遗愿，要将爵位让给弟弟刘宪，自己却逃走了。刘恺逃走后很久，有关部门上书请求撤除他的封国。章帝赞美刘恺的义行，特别优待宽容，可刘恺还是不肯露面。过了十余年，有关部门重申原来的请求。侍中贾逵上书说：“孔子说：‘能够以礼让治国吗？这有什么困难？’有关部门不推究刘恺乐于为善的本意，而依照平常的法则处理此事，这恐怕不能鼓励礼让的风气，也不能成全宽容仁厚的教化。”和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说：“王法推崇善举，助人完成美事。现准许刘宪袭爵。这是对特殊情况的权宜处理，以后不得以此为例。”于是征召刘恺，将他任命为郎。

[7]南单于师子死，单于长之子檀立，为万氏尸逐单于。

[7]南匈奴单于师子去世，前单于长的儿子檀继位，此即万氏尸逐单于。

十一年（己亥、99）

十一年（己亥，公元99年）

[1]夏，四月，丙寅，赦天下。

[1]夏季，四月丙寅（初九），大赦天下。

[2]帝因朝会，召见诸儒，使中大夫鲁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衣冠。丕因上疏曰：“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无令刍荛以言得罪，幽远独有遗失也。”

[2]和帝利用朝会之机召见儒生，让中大夫鲁丕和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就儒家经书中的难点互相质疑。和帝赞同鲁丕的观点，散朝后，特别赏赐他礼服冠帽。于是鲁丕上书说：“我听说，讨论经书，乃是传述先师的理论，并非发表个人见解，不能相互退让。如果相互退让，道理就难以明白，如同圆规、方矩、秤锤、尺寸的标准不可随意增减一样。质疑的一定要说清根据，解答的务必讲明观点。那些华

而不实的言辞，不在人前铺陈办列，因此神思不劳苦而道理却愈发明白。当意见分歧时，让各自申说先师的理论，以便面了解经典的大义，不使儒生们因言辞不当而获罪，不可唯独让那些精微深刻的见解有所遗漏。”

十二年（庚子、100）

十二年（庚子，公元100年）

[1]夏，四月，戊辰，秭归山崩。

[1]夏季，四月戊辰（十六日），秭归山发生山崩。

[2]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2]秋季，七月辛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3]九月，戊午，太尉张免。丙寅，以大司农张禹为太尉。

[3]九月戊午（初九），将太尉张免职。丙寅（十七日），将大司农张禹任命为太尉。

[4]烧当羌豪迷唐既入朝，其余种人不满二千，饥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迷唐将其种人还大、小榆谷；迷唐以汉作河桥，兵来无常，故地不可复居，辞以种人饥饿，不肯远出。护羌校尉吴祉等多赐唐金帛，令谷市畜，促使出塞，种人更怀猜惊。是岁，迷唐复叛，胁将湟中诸胡寇钞而去，王信、耿谭、吴祉皆坐征。

[4]烧当羌人部落首领迷唐到京城洛阳朝见以后，他的残余部众已不足两千人，饥饿穷困无法生存，全部迁入金城居住。和帝命令迷唐率领部众返回大、小榆谷。而迷唐认为，汉朝修筑了河桥，军队来往无常，而旧地已不能再去居住，于是推辞说部众饥饿，不肯远行。护羌校尉吴祉等赐给迷唐很多金帛，命他购买谷物牲畜，催促早日出塞。但羌人却更加猜疑和惊恐。本年，迷唐再度叛乱，裹胁湟中地区各胡人部落，攻杀抢掠而去。王信、耿谭、吴祉三人全都因罪被征召入京。

十三年（辛丑、101）

十三年（辛丑，公元101年）

[1]秋，八月，己亥，北宫盛馔门阁火。

[1]秋季，八月己亥（二十五日），洛阳北宫盛馔门楼失火。

[2]迷唐复还赐支河曲，将兵向塞。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羌、胡合三万人至允川。侯霸击破迷唐，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迷唐遂弱，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久之，病死，其子来降，户不满数十。

[2]迷唐又回到赐支河曲，率兵接近汉朝边塞。护羌校尉周鲔和金城太守侯霸，率领各郡郡兵、附属国的羌兵、胡兵，共三万人，到达允川。侯霸打败迷唐，烧当部落瓦解，六千余人投降，将他们分别迁徙到汉阳、安定和陇西。迷唐从此势力衰弱，他越过赐支河源头远逃，投靠到发羌部落定居。多年以后，迷唐病死，他的儿子前来归降，部众已不足数十户。

[3]荆州雨水。

[3]荆州大雨成灾。

[4]冬，十一月，丙辰，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4]冬季，十一月丙辰（十四日），和帝下诏说："幽州、并州、凉州地区户口大多稀少，而边境差役繁重，奉公守法的优秀官吏升迁困难。安抚外族和与异国交往，人才最为重要。现规定：边疆人口十万以上的郡，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人口不足十万的郡，每两年推举孝廉一人；人口五万以下的郡，每三年推举孝廉一人。"

[5]鲜卑寇右北平，遂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

[5]鲜卑进攻右北平，继而侵入渔阳。渔阳太守迎战，打败鲜卑军。

[6]戊辰，司徒吕盖以老病致仕。

[6]戊辰（二十六日），司徒吕盖因年老患病退休。

[7]巫蛮许圣以郡收税不均，怨恨，遂反；辛卯，寇南郡。

[7]巫山蛮人许圣因本郡官府征收赋税不均，心怀怨恨，于是起兵造反。辛卯（疑误），攻打南郡。

十四年（壬寅、102）

十四年（壬寅，公元102年）

[1]春，安定降羌烧何种反，郡兵击灭之。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麋相曹凤上言："自建武以来，西羌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鱼盐之利，阻大河以为固。又，近塞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拳勇，招诱羌、胡。今者衰困，党援坏沮，亡逃栖窜，远依发羌。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上从之，缮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屯龙耆。后增广屯田，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会永初中，诸羌叛，乃罢。

[1]春季，安定郡原已归降的羌人烧何部落造反，被郡兵剿平。至此，西海及大、小榆谷一带，不再有羌人叛乱。麋国相曹凤上书说："自从光武帝建武年代以来，西羌人犯法作乱，常由烧当部落发起。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于烧当部落所居住的大、小榆谷，土地肥沃，享有西海的渔业、盐业收益，以大河作为固守的屏障。再者，靠近边塞的各部落，易于作乱，而汉朝又难以进行讨伐，所以他们能够强大起来，经常称雄于其他部落，并倚仗自己的实力和骁勇，招揽引诱羌人、胡人。如今烧当部落衰落困窘，孤立无援，仓惶逃亡，到远方投靠发羌部落。我认为应当乘这个时机重建恢复西海郡县，规划、控制大、小榆谷，广设屯田，切断边塞内外羌人、胡人的交往通道，遏止切断狂妄狡猾者觊觎的源泉。同时广种粮食，使边疆富庶，减少由内地向边塞运输粮秣的差役。这样，国家便可以没有西方的忧虑。"和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对原西海郡进行修缮整治，命金城西部都尉府迁往该地戍守。又将曹凤任命为金城西部都尉驻扎龙耆。随后扩大垦田面积，在黄河西岸屯兵，共计有三十四部。这一事业即将告成时，恰逢安帝永初年间羌人各部落叛乱，于是废止。

[2]三月，戊辰，临辟雍飨射，赦天下。

[2]三月戊辰（二十七日），和帝临幸太学，饮宴射箭，举行飨射之礼。大赦天下。

[3]夏，四月，遣使者督荆州兵万余人，分道讨巫蛮许圣等，大破之。圣等乞降，悉徙置江夏。

[3]夏季，四月，派使者督领荆州兵一万余人，分路讨伐巫山蛮人许圣等，大败叛军。许圣等乞求投降。东汉朝廷将巫山蛮人全部迁徙安置到江夏。

[4]阴皇后多妒忌，宠遇浸衰，数怀恚恨。后外祖母邓朱，出入宫掖，有言后与朱共挟巫蛊道者；帝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案之，劾以大逆无道，朱二子奉、毅，后弟辅皆考死狱中。六月，辛卯，后坐废，迁于桐宫，以忧死。父特进纲自杀，后弟轶、敞及朱家属徙日南比景。

[4]阴皇后忌妒心十分强烈，因和帝对她的宠幸逐渐减退，心中常怀怨恨。她的外祖母邓朱，出入往来于内宫，有人指控阴皇后和她一同施用巫蛊。和帝让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审讯核实，张、陈二人以“大逆无道”的罪名进行弹劾。邓朱的两个儿子邓奉、邓毅，以及阴皇后的弟弟阴辅都在狱中被拷打而死。六月辛卯（二十二日），阴皇后因罪罢黜，被迁到桐宫，忧愁而死。她的父亲特进阴纲自杀，弟弟阴轶、阴敞及邓朱的家属被流放到日南郡比景县。

[5]秋，七月，壬子，常山殇王侧薨，无子，立其兄防子侯章为常山王。

[5]秋季，七月壬子（十三日），常山殇王刘侧去世。因无子嗣，将他的哥哥防子侯刘章立为常山王。

[6]三州大水。

[6]有三个州发生水灾。

[7]班超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书乞归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谨遣子勇随安息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朝廷久之未报，超妹曹大家上书曰：“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之原，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故妾敢触死为超求哀，丐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家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征超还。八月，超至雒阳，拜为射声校尉；九月，卒。

[7]班超久在遥远的边域，因年老而思念故乡，上书请求回国。奏书说："我不敢企望能到酒泉郡，但愿能活着进入玉门关。现在派遣我的儿子班勇随同安息国的进贡使者入塞，趁我尚在人世，让班勇亲眼看到中原的风土。"奏书呈上，朝廷久不答复。班超的妹妹曹大家上书说："蛮夷生性欺老，而班超已经年迈，随时可能故世，却久不被人替代。我担心这将打开奸恶的源泉，使蛮夷萌生叛逆之心。但大臣们都只顾眼前，不肯作长远考虑。如果猝然有变，班超力不从心，将对上损害国家累世建立的功业，对下毁弃忠臣竭力经营的成果，实在是令人痛惜！因此，班超万里之外表示忠诚，陈述困苦急迫之情，伸长脖颈遥望，至今已经三年，但朝廷却没有考虑批准他的请求。我曾听说，在古代，十五岁当兵，六十岁复员，也有休息之日，年老便不再任职。因此我胆敢冒死代班超哀求，请在班超的余年，让他能够活着回来，再次看到京都城阙和皇家宫庭，使国家没有远方的忧虑，西域没有猝然的变故，而班超也能蒙受周文王埋葬骸骨的厚恩和田子方哀怜老马的仁慈。"和帝被班超的奏书所感动，于是召班超回国。本年八月，班超抵达洛阳，被任命为射声校尉。九月，班超去世。

超之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代为都护，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后竟失边和，如超所言。

班超被召，戊己校尉任尚受命继任西域都护。任尚对班超说："您在外国三十多年，而由我接替您的职务，责任重大，但我的见识短浅，希望您能予以指教！"班超说："我年纪已老，智力衰退，而您多次担任高官，难道我班超能比得上吗！一定要我提建议，我就想贡献一点愚见。塞外的官吏士兵，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都是因为犯有罪过，而被迁徙塞外，守边屯戍。而西域各国，心如鸟兽，难于扶植，却容易叛离。如今您性情严厉急切，但清水无大鱼，明察之政不得人心，应当采取无所拘束、简单易行的政策，宽恕他们的小过，只总揽大纲而已。"班超走后，任尚私下对自己的亲信说："我以为班君会有

奇策，而他今天所说的这番话，不过平平罢了。”任尚后来终于断送了西域和平，正如班超的预言。

[8]初，太傅邓禹尝谓人曰：“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后世必有兴者。”其子护羌校尉训，有女曰绥，性孝友，好书传，常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叔父陔曰：“尝闻活千人者子孙有封。兄训为谒者，使修石臼河，岁活数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绥后选入宫为贵人，恭肃小心，动有法度，承事阴后，接抚同列，常克己以下之，虽宫人隶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尝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亲医药，不限以日数，贵人辞曰：“宫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讥，下使贱妾获不知足之谤，上下交损，诚不愿也！”帝曰：“人皆以数入为荣，贵人反以为忧邪！”每有宴会，诸姬竞自修饰，贵人独尚质素，其衣有与阴后同色者，即时解易，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行则偻身自卑，帝每有所问，常逡巡后对，不敢先后言。阴后短小，举指时失仪，左右掩口而笑，贵人独怆然不乐，为之隐讳，若己之失。帝知贵人劳心曲体，叹曰：“修德之劳，乃如是乎！”后阴后宠衰，贵人每当御见，辄辞以疾。时帝数失皇子，贵人忧继嗣不广，数选进才人以博帝意。阴后见贵人德称日盛，深疾之；帝尝寝病，危甚，阴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贵人闻之，流涕言曰：“我竭诚尽心以事皇后，竟不为所。今我当从死，上以报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人豕之讥。”即欲饮药。宫人赵玉者固禁止之，因诈言“属有使来，上疾已愈”，贵人乃止。明目，上果瘳。及阴后之废，贵人请救，不能得；帝欲以贵人为皇后，贵人愈称疾笃，深自闭绝。冬，十月，辛卯，诏立贵人邓氏为皇后；后辞让，不得已，然后即位。郡国贡献，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郎将。

[8]当初，太傅邓禹曾对人说：“我率领百万兵众，却不曾错杀一人，后世必有子孙兴起。”他的儿子、护羌校尉邓训，有个女儿名叫邓绥，性情孝顺友爱，喜好读书，经常白天学习妇女的活计，晚上诵读儒家经典，家人称她为“女学生”。她的叔父邓陔说：“我曾听说，救活一千人的，子孙将会受封。我的兄长邓训当谒者时，奉命修石臼河，每年救活数千人。天道可以信赖，我家必定蒙福。”后来，邓绥被选入

后宫，当了贵人。她谦恭小心，举止合乎法度，侍奉阴皇后和同其他嫔妃相处时，总是克制自己，居人之下。即使是对宫人和作杂役的奴仆，也都施以恩惠和帮助。和帝对她深为赞赏。邓绥曾患病，和帝特命她的母亲和兄弟入宫照料医药，不限定天数。邓绥辞让说："皇宫是最重要的禁地，而让外戚久住在内，上会给陛下召来宠幸私亲的讥讽，下将使我遭到不知足的非议，上下都要受损，我实在不愿如此！"和帝说："人们都以亲属多次进宫为荣耀，你反而以此为忧虑吗！"每逢宴会，嫔妃们都争着修饰自己，唯独邓贵人喜欢朴素无华。她的衣服如有和阴皇后一样颜色的，便立即脱下换掉。若是和阴皇后同时进见，则不敢正坐或并立，行走时微躬上身，表示自己身分卑微。每当和帝有所询问，她总是退让在后，不敢先于阴皇后开口。阴皇后身材矮小，举止时有不合礼仪之处，左右随从之人掩口窃笑，唯独邓贵人忧而不乐，为阴皇后隐瞒遮掩，仿佛是自己的过失一样。和帝知道邓贵人的苦心和委屈，叹息道："修养德性的辛劳，竟达到这种样子！"后来，阴皇后失宠，邓贵人每当遇到和帝召见，就借病推辞。当时和帝接连失去皇子，邓贵人担心后嗣不多，屡次挑选才人进献，以博取和帝的欢心。阴皇后见邓贵人的德望一天比一天高，十分嫉妒。和帝曾经卧病，情况非常危险，阴皇后暗中说："我若是能够得意，就不让邓家再留下活口！"邓贵人听到这番话，流泪说道："我全心全意地侍奉皇后，竟然得不到她的护佑。我今天应当跟随皇上去死，上报皇上的大恩，中解家族的灾祸，下不使阴氏如吕太后那样有'人彘'的讥讽。"说完，就要喝毒药自杀。有个叫赵玉的宫人坚决阻止她，于是谎称："适才有差人来，皇上的病已经好了。"邓贵人这才作罢。次日，和帝果然病愈。及至阴皇后被罢黜，邓贵人求情挽救，没有成功。和帝打算将邓贵人立为皇后，而邓贵人却愈发谦恭，她声称病重，闭门深居，把自己隔绝起来。本年冬季，十月辛卯（二十四日），和帝下诏，将邓贵人立为皇后。邓贵人表示辞让，不得已，然后才即位为皇后。她下令：各郡、各封国一律不再进贡物品，每年四季只供应纸墨而已。每当和帝想封邓氏家族官爵时，邓皇后总是苦苦哀求，表示谦让。因此，在和帝生前，她

[9]丁酉，司空巢堪罢。

[9]十月丁酉（三十日），和帝将司空巢堪罢免。

[10]十一月，癸卯，以大司农沛国徐防为司空。防上疏，以为："汉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代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上从之。

[10]十一月癸卯（初六），和帝将大司农、沛国人徐防任命为司空。徐防上书指出："汉朝设立十四家博士，规定科别等级，用以鼓励学者。但是，我看到，太学考察博士弟子，都是凭个人的意见立说，并不钻研本家的理论，而私自互相包容，生出邪门歪道。每当进行策试，总是发生争执，议论纷纷，互相批驳。孔子称自己'阐述先代圣贤的成说，自己并不创作'。又说：'在我年轻时，还曾赶上见到史书上有缺文。'如今人们不依照经书原文的章句，自己妄加发挥，认为遵循先师是错误的，而自己的意见才正确合理，对传统经典学术轻蔑不敬，逐渐成为风气，这实在不符合陛下遴选人才的本意。改变浅薄的习俗，遵从忠诚之道，这是夏、商、周三代的一贯法则。专注而精心地研究经典大师的理论，是儒家学者的首要任务。我认为，对于博士和科别等级的策试，应当依从各家的经典传本，设立五十个问答来考试他们，解释周详的为上等，引文出处明确的为优秀。如果不根据先师学说，而是个人见解发生冲突，都一律作为错误予以纠正。"和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11]是岁，初封大长秋郑众为乡侯。

[11]本年，和帝打破常例，首次将大长秋郑众封为乡侯。

十五年（癸卯、103）

十五年（癸卯，公元103年）

[1]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时帝遵肃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师，有司以日食阴盛，奏遣诸王就国。诏曰："甲子之异，责由一人。诸王幼稚，早离顾复，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凯风》之哀。选懦之恩，知非国典，且复宿留。"

[1]夏季，四月甲子晦（三十日），出现日食。当时，和帝遵循章帝的前例，把兄弟们都留在京城。有关部门认为，日食意味着阴气过盛，上书请求派遣诸位亲王前往封国就位。和帝下诏说："甲子那天出现日食，责任在朕一人身上。诸位亲王幼年时便早早地失去了父母的照顾，长大以后互相扶持，经常有《诗经》《蓼莪》篇和《凯风》篇中所吟咏的悲哀。手足亲情使我恋恋不舍，明知这样违背国法，但姑且再次让他们留居京城。"

[2]秋，九月，壬午，车驾南巡，清河、济北、河间三王并从。

[2]秋季，九月壬午（二十日），和帝去南方巡视。清河王、济北王、河间王三王一同随从前往。

[3]四州雨水。

[3]有四个州大雨成灾。

[4]冬，十月，戊申，帝幸章陵；戊午，进幸云梦。时太尉张禹留守，闻车驾当幸江陵，以为不宜冒险远游，驿马上谏。诏报曰："祠谒既讫，当南礼大江；会得君奏，临汉回舆而旋。"十一月，甲申，还宫。

[4]冬季，十月戊申（十七日），和帝临幸章陵。十月戊午（二十七日），又临幸云梦。当时太尉张禹在京城留守，他听说和帝要临幸江陵，认为不应冒险远行，便派官府驿马传送奏书进行劝阻。和帝下诏答复道："祭祀先祖陵庙已毕，本当南下观瞻长江，恰好收到阁下的奏书，我只到达汉水便掉转车驾返回。"十一月甲申（二十三日），返回京城皇宫。

[5]岭南旧贡生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临武长汝南唐羌上书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炎热，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

[5]以往，岭南地区进贡鲜龙眼和荔枝，十里设一个驿站，五里设一个岗亭，日夜不停地传送。临武县长汝南人唐羌上书说："我听说，在上位的人不因享受美味而为有德，在下位的人不因进贡美味而为有功。我看到交趾州的七郡进贡鲜龙眼等物，一路疾驰，鸟惊风动。南

方州郡土地炎热，毒虫猛兽在路上到处可见，传送贡物的人甚至会遭到死亡的危害。已死的人不能复活，后来的人仍可挽救。而将这两种水果献上殿堂，也不一定能使人延年益寿。”和帝下诏说：“边远地区进贡珍奇的美味，本是用来供奉宗庙。如果因此造成伤害，岂是爱护人民的本意！现在下令：太官不再接受此类贡品！”

[6]是岁，初令郡国以日北至按薄刑。

[6]本年，首次命令各郡、各封国从夏至日开始审理轻刑案件。

十六年（甲辰、104）

十六年（甲辰，公元104年）

[1]秋，七月，旱。

[1]秋季，七月，发生旱灾。

[2]辛酉，司徒鲁恭免。

[2]辛酉（初四），将司徒鲁恭免职。

[3]庚午，以光禄勋张为司徒；八月，己酉，薨。冬，十月，辛卯，以司空徐防为司徒，大鸿胪陈宠为司空。

[3]庚午（十三日），将光禄勋张任命为司徒。八月己酉（二十二日），张去世。冬季，十月辛卯（初五），将司空徐防任命为司徒，将大鸿胪陈宠任命为司空。

[4]十一月，己丑，帝行幸缑氏，登百山。

[4]十一月己丑（疑误），和帝出行，临幸缑氏，登上百山。

[5]北匈奴遣使称臣贡献，愿和亲，修呼韩邪故约。帝以其旧礼不备，未许；而厚加赏赐，不答其使。

[5]北匈奴派遣使者称臣进贡，愿意和亲通好，请求重新修订呼韩邪单于00时代的旧约。和帝认为北匈奴不具备呼韩邪单于的礼数，没有接受请求，只给厚重的赏赐，不派使者回报。

元兴元年（乙巳、105）

元兴元年（乙巳，公元105年）

[1]春，高句骊王宫入辽东塞。寇略六县。

[1]春季，高句丽国王宫侵入辽东郡边塞，抢掠该郡下属六县。

[2]夏，四月，庚午，赦天下，改元。

[2]夏季，四月庚午（疑误），大赦天下，改年号。

[3]秋，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击高句骊，破之。

[3]秋季，九月，辽东郡太守耿夔进攻高句丽，将高句丽军打败。

[4]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初，帝失皇子，前后十数，后生者辄隐秘养于民间，群臣无知者。及帝崩，邓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间。长子胜，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余日，迎立以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是时新遭大忧，法禁未设，宫中亡大珠一箧；太后念欲考问，必有不辜，乃亲阅宫人，观察颜色，即时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蛊事，下掖庭考讯，辞证明白。太后以吉成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无恶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见实核，果御者所为，莫不叹服以为圣明。

[4]冬季，十二月辛未（二十二日），和帝在章德前殿驾崩。当初，和帝的儿子接连夭亡，前后达十余人。后出生的皇子就被秘密地送到民间养育，群臣无人知晓。及至和帝驾崩，邓皇后才将皇子从民间收回。长子刘胜，身患久治不愈的顽疾；幼子刘隆，出生才一百多天。于是邓皇后将刘隆接回宫中，立为皇太子。当夜，刘降即位为皇帝。邓皇后被尊称为皇太后，临朝摄政。当时刚刚遭受大丧，法律、禁令还不完备，宫中丢失大珠一箱。邓太后想到，如果要审问，必会牵累无罪受冤的人。于是她亲自查看宫人，审视涉嫌者的面容神色。盗珠人当即自首认罪。再有，和帝的一个宠幸者叫吉成，侍从们一同诬陷他施用巫蛊害人。吉成被交付掖庭进行审讯，供词、证据都很清楚。但邓太后认为吉成是和帝身边的人，对他有恩，平时尚且不讲自己的坏话，如今反而采取这种手段，不合人情。于是她亲自下令传见吉成，重新核实，查出果然是出自侍从们的陷害。众人无不赞叹佩服，认为太后圣明。

[5]北匈奴重遣使诣敦煌贡献，辞以国贫未能备礼，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太后亦不答其使，加赐而已。

[5]北匈奴再次派遣使者到敦煌进贡，解释说：由于我国贫穷，不能礼数周全，希望能请汉朝使者前来，北匈奴将派遣王子到汉朝充当人质。邓太后也没有派使者回报，只给予赏赐而已。

[6]雒阳令广汉王涣，居身平正，能以明察发奸伏，外行猛政，内怀慈仁。凡所平断，人莫不悦服，亦师以为有神，是岁卒官，百姓市道，莫不咨嗟流涕。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案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雒，为吏卒所钞，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雒阳民为立祠、作诗，每祭，辄弦歌而荐之。太后诏曰："夫忠良之吏，国家之所以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涣子石为郎中，为劝劳勤。"

[6]洛阳令广汉人王涣，为人正直，办事公平，能够洞察暗藏的奸邪，予以惩治。从表面看，他施行苛猛之政，而内心却十分仁慈。凡是他所作的判决，人们无不心悦诚服，整个京城都认为他似有神明相助。本年，王涣在任上去世，百姓们围住道路，无不叹息流泪。王涣的灵柩向西运回家乡，途经弘农时，当地人民全都在路旁设案摆盘，进行祭祀。官吏询问缘故，他们一致说道："我们以往运米到洛阳，受到官吏和士卒的掠夺，总要损失一半。而自从王君到任，我们就不再遭受侵害和冤屈了，因此前来报恩。"洛阳人民为王涣建立祠庙，并作诗纪念他。每逢祭祀的时候，就奏乐歌唱这些诗篇。邓太后下诏说："有了忠良的官吏，国家才得到治理。朝廷十分殷切地寻求这种官吏，但却极少得到。现任命王涣的儿子王石为郎中，以勉励那些任职劳苦而勤奋的官吏。"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第四十九卷

汉纪四十一 孝殇皇帝延平元年（丙午、106）

汉纪四十一 汉殇帝延平元年（丙午，公元106年）

[1]春，正月，辛卯，以太尉张禹为太傅，司徒徐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舍宫中，五日一归府；每朝见，特赞，与三公绝席。

[1]春季，正月辛卯（十三日），将太尉张禹任命为太傅，将司徒徐防任命为太尉，参与主管尚书事务。邓太后因皇帝是个婴孩，尚在襁褓怀抱之中，打算让重要的大臣住在宫内，于是下诏，命张禹留居宫中，每五天回家一次；每逢朝见，都专门为他唱名，让他单独就座，不与三公同席。

[2]封皇兄胜为平原王。

[2]将皇兄刘胜封为平原王。

[3]癸卯，以光禄勋梁鲔为司徒。

[3]正月癸卯（二十五日），将光禄勋梁鲔任命为司徒。

[4]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庙曰穆宗。

[4]三月甲申（初七），将和帝安葬在慎陵，庙号称为穆宗。

[5]丙戌，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常山王章始就国；太后特加庆以殊礼。庆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远虑不虞，留祜与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耿姬，况子曾孙也；祜母，犍为左姬也。

[5]丙戌（初九），清河王刘庆、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常山王刘章从此前往封国就位。邓太后对刘庆特别优待，礼遇超过其他亲王。刘庆的儿子刘祜，当时十三岁，邓太后因皇帝幼小单弱，担心将来发生不测，就让刘祜和他的嫡母耿姬留下，住在清河国设在京城的官邸。耿姬是耿的曾孙女。刘祜的生母是犍为人左姬。

[6]夏，四月，鲜卑寇渔阳，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曰："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遂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授力

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主簿卫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显，俱没于陈。

[6]夏季，四月，鲜卑侵犯渔阳。渔阳太守张显率领数百人出塞追击。兵马掾严授劝谏道：“前方道路险恶而阻碍重重，敌人的实力难以估量，我军应暂且安营扎寨，先命轻装骑兵进行侦察。”张显锐气正盛，听后大怒，要将严授处斩。于是汉军向前挺进。途中遇到鲜卑军伏兵袭击，汉军全部逃散，唯独严授奋力迎战，身受十处创伤，亲手格杀数人后战死。渔阳郡主簿卫福、郡功曹徐咸二人自动赶来营救张显，一同阵亡。

[7]丙寅，以虎贲中郎将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骘弟黄门侍郎悝为虎贲中郎将，弘、阊皆侍中。

[7]丙寅（十九日），将虎贲中郎将邓骘任命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待遇与三公相同。将邓骘的弟弟、黄门侍郎邓悝任命为虎贲中郎将，邓弘、邓阊二人皆为侍中。

[8]司空陈宠薨。

[8]司空陈宠去世。

[9]五月，辛卯，赦天下。

[9]五月辛卯（十五日），大赦天下。

[10]壬辰，河东垣山崩。

[10]壬辰（十六日），河东郡垣山发生山崩。

[11]六月，丁未，以太常尹勤为司空。

[11]六月丁未（初一），将太常尹勤任命为司空。

[12]郡国三十七雨水。

[12]有三十七个郡和封国大雨成灾。

[13]已未，太后诏减太官、导官、尚方、内署诸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自非供陵庙，稻粱米不得导择，朝夕一肉饭而已。旧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自是裁数千万。及郡国所贡，皆减其过半；悉斥卖上林鹰犬；离宫、别馆储峙米、薪炭，悉令省之。

[13]六月已未（十三日），邓太后下诏，削减太官、导官、尚方、内署的各种御用衣服车马、珍羞美味，和各色奢靡富丽精巧难成的物

品。除非供奉皇陵祠庙，否则稻谷粱米不得加工精选，每日早晚只吃一次肉食。以往太官、汤官的费用每年将近二万万钱，至此才数千万钱。连同各郡、各封国的贡物，都削减一半以上。将上林苑的猎鹰、猎犬全部卖掉。各地离宫、别馆所储备的存米、干粮、薪柴、木炭，也一律下令减少。

[14]丁卯，诏免遣掖庭宫人及宗室没入者皆为庶民。

[14]六月丁卯（二十一日），下诏遣散掖庭部分宫人，并将罚入掖庭当奴婢的皇族成员一律免罪，使他们成为平民。

[15]秋，七月，庚寅，敕司隶校尉、部刺史曰："间者郡国或有水灾，妨害秋稼，朝廷惟咎，忧惶悼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掩匿盗贼，令奸恶无惩，署用非次，选举乖宜，贪苛惨毒，延及平民。刺史垂头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贷之恩，不可数恃，自今以后，将纠其罚。二千石长吏其各实核所伤害，为除田租刍稿。"

[15]秋季，七月庚寅（十五日），敕令司隶校尉和部刺史："近来有些郡和封国发生水灾，伤害了秋天的庄稼，朝廷思考自己的过失，深为忧虑惶恐。然而各地方官府为了要得到丰产的虚名假誉，便隐瞒灾情，夸大垦田面积；不去统计逃亡人数，却竞相增加户口；掩盖盗匪活动情况，使罪犯得不到惩处；不依照规定次序任用官吏，举荐人才不当，将贪婪苛刻的祸害，加在人民的身上。而刺史却低头塞耳，循私包庇，在下面互相勾结，不知畏惧上天，也不知愧对于人。不能让他们一再地仗恃朝廷的宽容恩典，从今以后，将加重对不法官员的处罚。现命令二千石官员各自核查百姓受灾情况，免除他们应向国家交付的田赋禾秆。"

[16]八月，辛卯，帝崩。癸丑，殡于崇德前殿。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骘、虎贲中郎将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清河王子祜，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陪位，引拜祜为长安侯。乃下诏，以祜为孝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读策毕，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太后犹临朝。

[16]八月辛卯（疑误），皇帝驾崩。癸丑（初八），将皇帝入殓后，灵柩停放在崇德前殿。邓太后与她的哥哥车骑将军邓骘、虎贲中郎将邓悝等在宫中商议大计，决定了继位人选。当夜，派邓骘持符

节，用已封王的皇子才能乘坐的青盖车将清河王的儿子刘祜接来，在殿中斋戒。皇太后登上崇德殿，文武百官都穿上吉服陪同出席。刘祜被引导上殿，皇太后将他封为长安侯。随即下诏，将刘祜立为和帝的后嗣。接着又撰写了册立皇帝的诏命。有关官员宣读完诏令，太尉献上皇帝的御玺，刘祜便正式即位。邓太后仍旧临朝摄政。

[17]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浊乱 奉公，为民患苦，咎在执法怠懈，不辄行其罚故也。今车骑将军骘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其明加检敕，勿相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

[17]邓太后对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下诏说："每每查阅前代史事，看到皇后家族及其宾客仗势横行，使奉公而不徇私情的官员陷于混乱，给人民带来痛苦，这是由于执法不严，没有立即施行惩罚的缘故。如今车骑将军邓骘等虽然怀有恭敬顺从的心意，但家族庞大，亲戚不少，宾客奸诈狡猾，对国家的法律禁令多有冒犯。现命令对邓氏家族的不法行为要公开地加以检束，不许包容袒护。"从此以后，邓氏家族亲属犯罪，官员都不予以宽免。

[18]九月，六州大水。

[18]九月，有六个州发生水灾。

[19]丙寅，葬孝殇皇帝于康陵。以连遭大水，百姓苦役，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减约十分居一。

[19]丙寅（疑误），将殇帝安葬于康陵。因国家接连遭受水灾，人民苦于徭役，所以陵墓中的随葬之物及各项工程都予以裁减，只留十分之一。

[20]乙亥，殒石于陈留。

[20]乙亥（初一），陈留郡天降陨石。

[21]诏以北地梁为西域副校尉。行至河西，会西域诸国反，攻都护任尚于疏勒；尚上书求救，诏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驰赴之。未至而尚已得解，诏征尚还，以骑都尉段禧为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以为不可固，乃谲说龟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许之，吏民固谏，白霸不听。既入，遣将急迎段禧、赵博，合军八九千人。龟兹吏民并叛其王，而与温宿、姑墨数万

兵反，共围城，等出战，大破之。连兵数月，胡众败走，乘胜追击，凡斩首万余级，获生口数千人，龟兹乃定。

[21]朝廷任命北地人梁为西域副校尉。梁到达河西时，恰逢西域各国背叛了汉朝，在疏勒向西域都护任尚发动进攻。任尚上书朝廷求救，朝廷便命令梁率领河西四郡&#0;&#0;敦煌、武威、酒泉、张掖的羌、胡骑兵五千人急速前去救援。梁还没有到达，任尚已经解围。朝廷将任尚召回，任命骑都尉段禧为西域都护，任命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段禧和赵博据守在它乾城。它乾城是个小城，梁认为不能固守，于是用诈术游说龟兹王白霸，声称愿意进入龟兹，和他共同守城。白霸同意了梁的建议。龟兹的官员和百姓极力进行劝阻，但白霸不听。梁进入龟兹城以后，派将领急速前去迎接段禧和赵博，汉军汇合为八九千人。龟兹的官员和百姓一同背叛了龟兹王，与温宿、姑墨两国联合造反，军队达数万人，一同围攻龟兹城。梁等出城迎战，大破联军。战争持续了数月，联军兵败退走。梁乘胜追击，共斩杀一万余人，生擒数千人，龟兹局势才告平定。

[22]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

[22]冬季，十月，有四个州发生水灾和雹灾。

[23]清河孝王庆病笃，上书求葬樊濯宋贵人冢旁。十二月，甲子，王薨。

[23]清河王刘庆病重，上书请求死后葬在樊濯宋贵人墓旁。十二月甲子（二十一日），刘庆去世。

[24]乙酉，罢鱼龙曼延戏。

[24]十二月乙酉（疑误），废止杂戏“鱼龙曼延”。

[25]尚书郎南阳樊准以儒风衰，上疏曰：“臣闻人君不可以不学。光武皇帝受命中兴，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孝明皇帝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廊庙，每宴会则论难，共求政化，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化自圣躬，流及蛮荒，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今学者益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蹇蹇之忠，习之辞。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宠进儒雅，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太后深纳其

言，诏：“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务取高行，以劝后进，妙简博士，必得其人。”

[25]尚书郎、南阳人樊准因儒家学风日渐衰颓，上书说：“我听说，君主不可以不学习。光武皇帝承受天命，使汉朝中兴，东征西伐，顾不上安居休息。但他仍然放下武器，讲说儒家学问；停鞍歇马，讨论圣人之道。孝明皇帝日理万机，事事经心，但却爱好古籍，留意儒家经典，每当行过飨射礼，在学校举办宴会和射箭比赛之后，都坐在正位上，亲自讲解经书，儒生们则一同聆听，四方都欢欣喜悦。他还广召著名的儒家学者，将他们安置在朝廷，每逢宴会，便亲切地和他们讨论疑难，共同研究治国和教化之道。即便是期门、羽林的武士军官，也都人人通晓《孝经》。儒学的影响从圣明的君王身上开始，扩展到野蛮荒凉之地。因此，每当人们称颂盛世的时候，都谈到明帝永平年代。如今学者日益减少，京城以外的远方尤其严重。博士把坐席放在一旁，不再讲学，儒生则竞相追求华而不实的理论，忘掉了正直忠诚的原则，只熟悉谄媚阿谀的言词。我认为应当颁布诏书，明告天下，广泛寻访隐居的学者，提拔渊博的儒士，等到将来圣上上学的时候，为他讲解经书。”邓太后认为樊准的意见很对，予以采纳，下诏说：“三公、九卿和中二千石官员，要各自举荐隐士、大儒；被举荐者务必具有高尚的德行，以劝导晚生后进。从中精选博士，一定可以得到适当的人选。”

孝安皇帝上永初元年（丁未、107）

汉安帝永初元年（丁未，公元107年）

[1]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

[1]春季，正月癸酉朔（初一），大赦天下。

[2]蜀郡徼外羌内属。

[2]蜀郡边境外的羌人归附汉朝。

[3]二月，丁卯，分清河国封帝弟常保为广川王。

[3]二月丁卯（二十五日），分割清河国部分封土，将安帝的弟弟刘常保封为广川王。

[4]庚午，司徒梁鲔薨。

[4]庚午（二十八日），司徒梁鲔去世。

[5]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5]三月癸酉（初二），出现日食。

[6]已卯，永昌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举种内附。

[6]已卯（初八），永昌郡边境外夷人僬侥部落的首领陆类等人，率领全体部众归附汉朝。

[7]甲申，葬清河孝王于广丘，司空、宗正护丧事，仪比东海恭王。

[7]三月甲申（十三日），将清河孝王刘庆安葬在广丘，由司空、宗正负责治丧，礼仪比照东海恭王刘强。

[8]自和帝之丧，邓骘兄弟常居禁中。骘不欲久在内，连求还第，太后许之。夏，四月，封太傅张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车骑将军邓骘，城门校尉邓悝、虎贲中郎将邓弘、黄门郎邓阊皆为列侯，食邑各万户，骘以定策功增三千户；骘及诸弟辞让不获，遂逃避使者，间关诣阙，上疏自陈，至于五六，乃许之。

[8]自从和帝驾崩，邓骘兄弟一直住在皇宫。邓骘不愿久在宫中，一再请求回家，太后应允。夏季，四月，将太傅张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车骑将军邓骘、城门校尉邓悝、虎贲中郎将邓弘、黄门郎邓阊全都封为侯爵，各自享有一万户的食邑。邓骘因协助册立皇帝有功，增加三千户。邓骘和他的弟弟们推辞谦让，但未获批准。于是他们躲开朝廷的使者，绕路前往皇宫大门，上书陈述自己的请求，前后达五六次，邓太后这才应允。

[9]五月，甲戌，以长乐卫尉鲁恭为司徒。恭上言：“旧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徵召农民，拘对考验，连滞无已；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按《月令》‘孟夏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又奏：“孝章皇帝欲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断狱皆以冬至之前。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谳正。可令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朝廷皆从之。

[9]五月甲戌（初三），将长乐卫尉鲁恭任命为司徒。鲁恭上书说：“以往制度规定，立秋之日才开始审理轻刑案件。但自从永元十五

年以来，将时间改到了孟夏四月。而州刺史、郡太守便在盛夏时节传讯农民，拘捕、审讯、拷问、核实，连续拖延不断。对上违背了天时，对下伤害了农业。考查《月令》所说‘孟夏四月判决轻刑’的含义，是说对于罪行轻微并已定案的犯人，不愿使他们长期地遭受囚禁，因此要及时判决。我认为，如今的孟夏四月判决制度，可以照此施行；而其它案件的审讯、拷问、核实，则都从立秋开始。”他还上书说：“孝章皇帝想有助于天、地、人‘三正’的开端，制订律令，规定审理判决罪案一律在冬至之前结束。而那些不与国家同心的执法小官，却大都在十一月捕到被控犯有死罪的犯人后，不问是非曲直便立即处死，尽管罪状可疑，也不再重新审理。我建议，对死刑重罪的判决，可延长到十二月底再截止。”朝廷将他的建议全部采纳。

[10]丁丑，诏封北海王睦孙寿光侯普为北海王。

[10]丁丑（初六），邓太后下诏，将前北海王刘睦的孙子、寿光侯刘普封为北海王。

[11]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

[11]九真郡边境外的蛮夷及夜郎国蛮夷，以全部领土归属汉朝。

[12]西域都护段禧等虽保龟兹，而道路隔塞，檄书不通。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六月，壬戌，罢西域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禧及梁、赵博，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而还。

[12]西域都护段禧等虽然保住了龟兹，但通往中原的道路已被堵塞，命令、文件无法传递。公卿中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西域阻碍重重而距离遥远，又屡次反叛；官兵在那里屯戍垦田，经费消耗没有止境。”六月壬戌（二十二日）东汉朝廷撤销西域都护，派遣骑都尉王弘征调关中兵，将段禧和梁、赵博以及伊吾庐和柳中的屯田官兵接回汉朝本土。

[13]初，烧当羌豪东号之子麻奴随父来降，居于安定。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民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及王弘西迎段禧，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与俱，郡县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颇有散叛，诸郡各发兵邀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与种人俱西出塞，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

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诸羌相连结谋叛逆者罪。

[13]起初，烧当羌人部落首领东号的儿子麻奴跟随父亲前来归降，居住在安定郡。当时，归降的羌人诸部落分散于各个郡县，全都遭受汉人官吏和民间豪强的役使，悲愁怨恨日益深重。后来，王弘西行迎接段禧，要征调金城、陇西、汉阳千百羌人充当骑兵，一同前往。于是郡县官府紧急征发遣调。羌人们担心会被派到远方屯戍，不能再返回家乡，行进到酒泉的时候，已有不少人逃散叛离。诸郡各自派兵进行拦截，有些郡兵捣毁了羌人住宿的庐落。于是勒姐、当煎部落的首领东岸等人愈发惊恐，便一同急速地大举逃亡。麻奴兄弟因此与本部落的人一同西行出塞。而滇零与钟羌各部落则大肆抢掠，切断了陇道。这时，羌人因归附汉朝已久，不再拥有武器，他们便有人手持竹竿、树枝代替戈、矛，有人用木板桌案当作盾牌，还有人拿着铜镜，伪装兵器。郡县官府畏惧怯懦，不能制止。六月丁卯（二十七日），朝廷赦免羌人各部落中互相勾结进行谋反叛逆者的罪行。

[14]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免，自防始。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14]秋季，九月庚午（初一），太尉徐防因天灾、天象异常和叛匪作乱而被颁策罢免。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由于天灾或天象异常而遭罢免，徐防乃是首例。辛未（初二），司空尹勤因大雨水灾被颁策罢免。

仲长统《昌言》曰：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治，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州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食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泣血者矣！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悫谨慎，循常习故者，是乃妇女之检押，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

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也！今人主诚专委三公，分任责成，而在位病民，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仲长统《昌言》曰：光武皇帝因西汉数世失去权柄而愤慨，对强悍之臣窃取帝位深为痛恨。因此他矫枉过正，权力不交给臣下，虽然设立了三公，政事却归尚书台总理。从此以后，三公的作用，只是充数而已，但当国家治理不善的时候，仍对三公加以谴责。而实权却转移到皇后家族，宠信则施加到皇帝身边的宦官。这些人亲近自己的同类同党，任用私已，在内充斥京城，在外遍布州郡。他们颠倒贤能与愚劣，利用举荐人才的机会，进行私人交易。使无能不才者守卫疆土，贪婪凶残者统治人民。黎民百姓受到搅扰，四方外族又被激怒，终于导致反叛，带来战乱流亡和忧患疾苦。怨愤之气一时并发，阴阳失和，日、月、星三光出现亏缺，怪异不断降临，害虫吃掉庄稼，水旱带来灾难。这样的局面都是外戚宦官所造成的，而朝廷反而颁策责备三公，甚至将三公处死、免官，足以使人为此呼叫苍天，号啕泣血！再者，从中期开始，选任三公，都务必从清廉忠厚而又谨慎小心、循规蹈矩而又熟悉旧典的人中擢拔。这乃是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之人罢了，怎么足以身居三公高位呢！三公的势力既然已是那样低落，人选又是如此平庸，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为人民取得政绩，这岂不是遥远的事情吗！从前，汉文帝对待邓通，可以说是宠爱之至，但仍使申徒嘉得以实现自己的意图，惩罚了邓通。受到这般信任，那么对皇帝左右的小臣又有什么顾忌呢！可是到了近代，对待外戚、宦官，官员如果不执行他们的请托，馈献不够丰足，立刻便会陷入意外的灾祸，哪里还能够弹劾纠正他们呢！从前，对三公信任多而责罚轻，如今，对三公信任少而责罚重。光武帝夺去三公的大权，如今则剥夺得更为彻底；光武帝制定不让皇后家族掌权的政策，几代之后却已不再遵行，其原因就在于皇帝与三公和外戚的亲疏关系不同。如今，若是君主真能信赖三公，将权力交给他们，责令完成重任，而三公身居高位却为害人民，不能举荐任用贤才，致使百姓不安，纠纷

不断，天地变化无常，人间妖物大量出现，到了那个时候，才可以让三公分担此罪！

[15]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诸所造作，非供宗庙园陵之用，皆且止。

[15]九月壬午（十三日），诏书命令：太仆、少府裁减黄门乐队，用来增补羽林武士的名额；厩苑中的官马，凡不是皇上经常使用的，一律将食料减半；各项工程，凡不是用来供应皇家宗庙和陵园的，一律暂停。

[16]庚寅，以太傅张禹为太尉，太常周章为司空。

[16]庚寅（二十一日），将太傅张禹任命为太尉，将太常周章任命为司空。

大长秋郑众、中常侍蔡伦等皆秉势豫政，周章数进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胜有痼疾，而贪殇帝孩抱，养为己子，故立焉。及殇帝崩，群臣以胜疾非痼，意咸归之；太后以前不立胜，恐后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众心不附，密谋闭宫门，诛邓骘兄弟及郑众、蔡伦，劫尚书，废太后于南宫，封帝为远国王而立平原王。事觉，冬，十一月，丁亥，章自杀。

大长秋郑众和中常侍蔡伦等依靠权势干预朝政，周章曾多次直率地进言劝谏，但邓太后未能采纳。当初，邓太后认为平原王刘胜有久治不愈的顽疾，而贪图殇帝是个怀抱中的婴孩，便将他收养为自已的儿子，立为皇帝。及至殇帝驾崩，群臣认为刘胜的病并非不可痊愈，便一致属意于刘胜。但邓太后因先前没有立刘胜，怕他将来怀恨，就将刘祜接来，立为皇帝。周章认为群臣并不归心于太后，于是密谋关闭宫门，诛杀邓骘兄弟及郑众、蔡伦，胁迫尚书写诏，于南宫罢黜邓太后，把安帝贬到遥远的封国为王，将平原王立为皇帝。但事机泄露。冬季，十一月丁亥（十九日），周章自杀。

[17]戊子，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

[17]十一月戊子（二十日），太后训令司隶校尉及冀州、并州两州刺史：“人民受到谣言的惊扰，抛弃了旧居，扶老携幼，在路上贫困交加。司隶校尉及冀州、并州两位刺史，要命令下属官员亲自对百姓进

行劝导，说明情况：如果他们愿意返回原郡，由当地官府为他们出县公文；如果不愿返回，也不勉强。”

[18]十二月，乙卯，以颍川太守张敏为司空。

[18]十二月乙卯（十八日），将颍川太守张敏任命为司空。

[19]诏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将五营及诸郡兵五万人，屯汉阳以备羌。

[19]诏书命令车骑将军邓骘和征西校尉任尚，率领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五营兵及各郡郡兵，共五万人，进驻汉阳，以防备羌军进攻。

[20]是岁，郡国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大风，雨雹。

[20]本年，有十八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四十一个郡和封国大水成灾，二十八个郡和封国发生风灾和雹灾。

[21]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

[21]鲜卑首领燕荔阳到汉朝宫廷朝贺。邓太后将王爵印信绶带和三匹马驾驶的赤车赐给燕荔阳，命他定居在乌桓校尉的驻地宁城附近，开通边塞贸易，还特地修建了南北两个宾馆，用来接待人质。鲜卑一百二十个部落分别将人质送到汉朝。

二年（戊申、108）

二年（戊申，公元108年）

[1]春，正月，邓骘至汉阳；诸郡兵未至，钟羌数千人击败骘军于冀西，杀千余人。梁还，至敦煌，逆诏留为诸军援。至张掖，破诸羌万余人，其能脱者十二三；进至姑臧，羌大豪三百余人诣降，并慰譬，遣还故地。

[1]春季，正月，邓骘抵汉阳。各郡郡兵还没有到达，钟羌部落数千人便在冀县以西打败邓骘军，杀死一千余人。当时梁刚从西域回国，到达敦煌郡时，接到诏书，让他留下来担任各部队的后援。梁军到达张掖，打败羌军各部队一万余人，逃脱者仅占十分之二三。梁军开到姑臧，羌人首领三百余人向他投降。梁对他们全都进行安抚开导，遣送他们返回故地。

[2]御史中丞樊准以郡国连年水旱，民多饥困，上疏：“请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又，被灾之郡，百姓凋残，恐非赈给所能胜赡，虽有其名，终无其实。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节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今虽有西屯之役，宜先东州之急。”太后从之，悉以公田赋与贫民，即擢准与议郎吕仓并守光禄大夫。二月，乙丑，遣准使冀州、仓使兖州禀贷，流民咸得苏息。

[2]御史中丞樊准因各地连年水旱成灾，许多百姓饥饿贫困，上书说：“请命令太官、尚方、考工、上林等各官署，核实裁撤无用之物；太傅、太尉、司徒、司空、车骑将军等五府，调整削减中央官吏及在京城营造建筑的工匠。再者，受灾各郡的百姓凋零残破，恐怕官府的赈济不能拯救他们，虽然有赈济之名，却最终收不到赈济之实。建议依照汉武帝征和元年的先例，派遣使者持符节前往灾区进行慰问，将特别贫困的灾民迁徙安置到荆州、扬州所属的丰产郡。目前虽然西方有战事，也应先解救东方的急难。”邓太后听从了樊准的建议，将国家所有的公田全部交给贫民使用，并随即擢升樊准，将他和议郎吕仓一同任命为代理光禄大夫。二月乙丑（二十九日），派遣樊准为使者前往冀州，派遣吕仓为使者前往兖州，对灾民进行赈济，流亡的百姓全都得以复苏。

[3]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雒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雒阳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羸困舆见，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即时收雒阳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大降。

[3]夏季，发生旱灾。五月丙寅（初一），邓太后亲临洛阳地方官府及若卢监狱，审查囚犯的罪状。有个洛阳的囚犯，实际上并没有杀过人，但被屈打成招，自认有罪。他十分瘦弱，身有伤残，被人抬上来进见，却因惧怕官吏而不敢开口。将要离去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像要为自己申诉。邓太后看到后，有所察觉，便马上把他叫回来询问情况，查清了全部冤屈事实。于是立即将洛阳令逮捕入狱，抵偿罪过。太后起驾，还没有回到皇宫，一场丰沛的及时雨便从天而降。

[4]六月，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

[4]六月，京城及四十个郡和封国出现水灾、风灾和雹灾。

[5]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5]秋季，七月，金星进入北斗星座。

[6]闰月，广川王常保薨，无子，国除。

[6]闰七月，广川王刘常保去世。因无子嗣，封国撤除。

[7]癸未，蜀郡徼外羌举土内属。

[7]癸未（疑误），蜀郡边境外的羌人以全部土地归属汉朝。

[8]冬，邓骘使任尚及从事中郎河内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尚军大败，死者八千余人，羌众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而转运难剧。故左校令河南庞参先坐法输作若卢，使其子俊上书曰："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徵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臣愚以为万里运粮，远就羌戎，不若总兵养众，以待其疲。车骑将军骘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然后畜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边民之仇报，奔北之耻雪矣。"书奏，会樊准上疏荐参，太后即擢参于徒中，召拜谒者，使西督三辅诸军屯。十一月，辛酉，诏邓骘还师，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遣使迎拜骘为大将军。既至，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宠灵显赫，光震都鄙。

[8]冬季，邓骘命令任尚及从事中郎、河内人司马钧率领各郡郡兵，在平襄同滇零率领的数万羌军交战。任尚军大败，八千余人战死。羌军于是声势大振，实力强盛，朝廷不能控制。湟中地区各县的谷价，每石达一万钱，死亡的百姓多得无法统计，但粮食运输十分艰难。原左校令河南人庞参因先前被控犯法而在若卢监狱作苦工，让他的儿子庞俊上书说："目前，西部地区的流民动荡不宁，但徭役征发仍然不停，水灾没有止休，地力不能恢复，又加上大军出动，因戍守远方而人民疲劳。农业劳动力被消耗于运输，百姓资财因征发而枯竭。田地得不到开垦，庄稼无法收割，人们急得击掌而一筹莫展。既使到了明年秋天，也不会有指望，百姓的力量已经用尽，不能再承受负担。我认为，从万里之外运粮到遥远的羌人地区，还不如集合部队，休养生息，等待敌人衰败。车骑将军邓骘应当暂且整军回师，留下征

西校尉任尚，命他负责将凉州的士人和平民迁居到三辅地区。停止征发徭役，使百姓不误农时；免除繁重的赋税，以增加百姓的资财。让男子能够耕种田地，女子能够从事纺织。然后养精蓄锐，乘着敌人懈怠的机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么便可以为边疆人民报仇，为往昔的失败雪耻了。”奏书呈上，恰好樊准正上书保荐庞参，邓太后便召见庞参，将他由刑徒擢拜为谒者，命令他西上三辅，监督驻扎在该地区的各部队。十一月辛酉（二十九日），邓太后下诏，命邓骘回师，留下任尚驻扎汉阳，负责各军的调度。邓太后派使者迎接邓骘，将他任命为大将军。邓骘到达洛阳以后，邓太后又派大鸿胪亲自出迎，中常侍前往效外慰劳。亲王、公主以下的群臣则在路旁等候。邓骘所得的恩宠和荣耀极为显赫，声势震动京城内外。

[9]滇零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羌断陇道，寇钞三辅，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梁受诏当屯金城，闻羌寇三辅，即引兵赴击，转战武功、美阳间，连破走之，羌稍退散。

[9]羌人首领滇零在北地自称天子，招集武都的参狼部落，以及散布在上郡、西河的杂种羌人，切断陇道，进攻抢掠三辅地区，并南下进入益州，杀死汉中太守董炳。梁接受诏命，本当驻守金城，但听说羌军进攻三辅，便立即率兵赶来迎敌。他转战于武功、美阳一带，接连将敌军击败赶跑。羌人略向后撤，有所离散。

[10]十二月，广汉塞外参狼羌降。

[10]十二月，广汉郡边塞外的羌人参狼部落归降。

[11]是岁，郡国十二地震。

[11]本年，有十二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三年（己酉、109）

三年（己酉，公元109年

[1]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1]春季，正月庚子（初九），安帝举行成年加冠礼。大赦天下。

[2]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仁战数不利，当煎、勒姐羌攻没破羌县，钟羌攻没临洮县，执陇西南部都尉。

[2]派遣骑都尉任仁率领各郡驻军救援三辅。任仁屡战屡败。羌人当煎、勒姐部落攻陷破羌县，钟羌部落则攻陷临洮县，俘虏了陇西南

部都尉。

[3]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务思变复，以助不逮。”

[3]三月，京城洛阳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壬辰（初二），三公九卿前往宫门请罪。诏书回答：“大家要一心改过向善，以助我完成力所不及的重任。”

[4]壬寅，司徒鲁恭罢。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门下耆生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诸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亦不借之议论。学者受业，必穷核问难，道成，然后谢遣之。学者曰：“鲁公谢与议论，不可虚得。”

[4]三月壬寅（十二日），将司徒鲁恭罢免。鲁恭曾两次出任三公，由他遴选征召的成绩优秀的官吏，升任九卿和郡太守的有几十人。而那些长期跟随他的学生门徒，却往往得不到举荐，有人甚至产生了怨恨。鲁恭听到这个情况后，说：“学问讲解得不明白，才是我所操心的事。诸位儒生不是可以由故乡郡县来举荐吗！”他到底不肯开口举荐，也不借此发表议论。学生向他学习，他总是对难点穷根究底地下断提问。学业完成以后，才同学生辞别，让他们离去。学者们说：“鲁公的辞别和议论，都不可凭空得到。”

[5]夏，四月，丙寅，以大鸿胪九江夏勤为司徒。

[5]夏季，四月丙寅（初七），将大鸿胪九江人夏勤任命为司徒。

[6]三公以国用未足，奏令吏民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

[6]三公因国家经费不足，上书请求准许官吏和百姓在缴纳钱财和谷物之后，成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官、大夫、政府官吏、缇骑武士、五校营士。依缴纳数量的多少，各分等级。

[7]甲申，清河愍王虎威薨，无子。五月，丙申，封乐安王宠子延平为清河王，奉孝王后。

[7]四月甲申（二十五日），清河愍王刘虎威去世，没有子嗣。五月丙申（初七）将乐安王刘宠的儿子刘延平封为清河王，作为清河孝王刘庆的后嗣。

[8]六月，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上谷。

[8]六月，渔阳郡的乌桓部落与右北平的胡人部落，共一千余人，进攻代郡、上谷。

[9]汉人朝琮随匈奴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反。

[9]汉人韩琮随同南匈奴单于进京朝见。回去以后，他向南匈奴单于建议：“函谷关以东发生水灾，人民因饥饿几乎死尽，我们可以向汉朝发动攻击。”单于听信了他的主张，于是反叛。

[10]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滨海九郡，杀二千石、令、长；遣侍御史巴郡庞雄督州郡兵击之，伯路等乞降，寻复屯聚。

[10]秋季，七月，海匪张伯路等攻打沿海九郡，杀死郡县长官。东汉朝廷派遣侍御史、巴郡人庞雄指挥州郡地方军进行讨伐。张伯路等人求降，但不久又再度集结。

[11]九月，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允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及南匈奴骨都合七千骑寇五原，与太守战于高渠谷，汉兵大败。

[11]九月，雁门郡的乌桓率众王无何允与鲜卑大人丘伦等，联合南匈奴的骨都，共七千骑兵，进攻五原郡，与五原郡太守在高渠谷交战，汉军大败。

[12]南单于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冬十一月，以大司农陈国何熙行车骑将军事，中郎将庞雄为副，将五营及边郡兵二万余人，又诏辽东太守耿夔率鲜卑及诸郡共击之。以梁行度辽将军事。雄、夔击南匈奴日逐王，破之。

[12]南匈奴单于在美稷包围了中郎将耿仲。冬季，十一月，东汉政府任命大司农陈国人何熙代理车骑将军职务，以中郎将庞雄为副手，统领五营兵及边境各郡郡兵，共二万余人。又命令辽东郡太守耿夔率领鲜卑兵及诸郡兵，一同参战。任命梁代理度辽将军职务。庞雄、耿夔进攻南匈奴日逐王，打败南匈奴军。

[13]十二月，辛酉，郡国九地震。

[13]十二月辛酉（初五），有九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14]乙亥，有星孛于天苑。

[14]十二月乙亥（十九日），天苑星座出现异星。

[15]是岁，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

[15]本年，京城洛阳和四十一个郡和封国大雨成灾，并州、凉州发生严重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16]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岁终飨遣卫士勿设戏作乐，减逐疫子之半。

[16]邓太后因天地阴阳失调，又接连发生战事，征调军队，于是下诏：在年终为退役的皇家卫士举行宴会时，不再安排游戏和奏乐。将参加大傩仪式的逐疫童子的数量减少一半。

四年（庚戌、110）

四年（庚戌，公元110年）

[1]春，正月，元会，撤乐，不陈充庭车。

[1]春季，正月，在举行元旦朝会时，取消奏乐和在庭中陈列御用车驾的仪式。

[2]邓骘在位，颇能推进贤士，荐何熙、李等列于朝廷，又辟弘农杨震、巴郡陈禅等置之幕府，天下称之。震孤贫好学，明欧阳《尚书》，通达博览，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教授二十余年，不答州郡礼命，众人谓之晚暮，而震志愈笃。骘闻而辟之，时震年已五十余，累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2]邓骘身居大将军之位，颇能推举贤能人才。他保荐何熙、李等进入朝廷任职，还延聘弘农人杨震、巴郡人陈禅等做自己的幕僚，受到天下人的称赞。杨震自幼孤弱贫困而好学，通晓欧阳氏解释的《尚书》，而且知识丰富，博览群书，儒家学者们称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他教生授徒二十多年，不接受州郡官府的延聘征召。人们认为杨震年岁已大，步入仕途已晚，但他的志向却愈发坚定。邓骘听到杨震的名声以后，将他聘为幕僚。当时，杨震已经五十多岁，接连出任荆州刺史和东莱太守。在前往东莱郡的路上，途经昌邑，他先前所举荐

的荆州茂才王密正担任昌邑县令。夜里，王密揣着十斤金来送给杨震。杨震说：“故人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故人，这是为什么？”王密说：“黑夜之中，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没有人知道！”于是王密惭愧地出门走了。杨震后转任涿郡太守。他公正清廉，子孙经常以蔬菜为食，徒步出行。有的故人旧友劝杨震为子孙置办产业，但杨震不肯，他说：“使后代人说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把这当作遗产留下，不也很丰厚吗？”

[3]张伯路复攻郡县，杀守令，党众浸盛；诏遣御史中丞王宗持节发幽、冀诸郡兵，合数万人，征宛陵令扶风法雄为青州刺史，与宗并力讨之。

[3]张伯路再次进攻郡县，杀死郡太守和县令，跟随他的人逐渐增多。朝廷下诏，派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符节，征调幽州、冀州的各郡郡兵，合计数万人。征召宛陵县令扶风人法雄，将他任命为青州刺史，与王宗合作，一道进行讨伐。

[4]南单于围耿种数月，梁、耿夔击斩其别将于属国故城，单于自将迎战，等复破之，单于遂引还虎泽。

[4]南匈奴包围耿种已达数月，梁、耿夔在原先是属国都尉治所的旧城与南匈奴军交锋，斩杀敌将。单于亲自率兵迎战，梁等再次败敌军。于是单于引军退回虎泽。

[5]丙午，诏减百官及州郡县奉各有差。

[5]正月丙午（二十一日），下诏削减文武百官及州郡县各级官吏的俸禄，依照等级，各有差别。

[6]二月，南匈奴寇常山。

[6]二月，南匈奴军进攻常山。

[7]滇零遣兵寇褒中，汉中太守郑勤移屯褒中。

[7]滇零派兵进攻褒中。汉中郡太守郑勤进驻褒中，以抵抗羌军。

任尚军久出无功，民废农桑，乃诏尚将吏民，还屯长安，罢遣南阳、颍川、汝南吏士。

任尚的大军出征已久而没有战功，人民无法从事农业和桑蚕之业。于是朝廷下诏命令任尚率领官吏和百姓回到长安，让南阳、颍川、汝南的官兵复员，返归本郡。

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都尉于雍，如西京三辅都尉故事。

乙丑（初十），首次在长安设置京兆虎牙都尉，在雍设置扶风都尉，如同西汉在三辅地区设置都尉的旧制。

谒者庞参说邓骘，“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骘然之，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骘曰：“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郎中陈国虞诩言于太尉张禹曰：“若大将军之策，不可者三：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此不可一也。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二也。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凉州士民所以推锋执锐，蒙矢石于行陈，父死于前，子战于后，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弃之，民庶安土重迁，必引领而怨曰：‘中国弃我于夷狄！’虽赴义从善之人，不能无恨。如卒然起谋，因天下之饥敝，乘海内之虚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帅，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如此，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此不可三也。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几败国事！”诩因说禹：“收罗凉土豪桀，引其牧守子弟于朝，令诸府各辟数人，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州豪桀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之。

谒者庞参向邓骘建议：“将边疆各郡因贫困而无法生存的人民迁徙到三辅居住。”邓骘同意庞参的建议，打算放弃凉州，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边患。于是他召集公卿进行商议，说道：“这就好比是破衣服，牺牲其中的一件去补另一件，还能得到一件整衣，不然的话，就两件全都不保了。”郎中陈国人虞诩对太尉张禹说：“大将军邓骘的计策不可行，理由有三点：先帝开疆拓土，历尽辛劳，才取得了这块土地，而现在却因害怕消耗一点经费，便将它全部丢弃，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丢弃凉州以后，便以三辅为边塞，皇家祖陵墓园便失去屏障而暴露在外，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俗话说：‘函谷关以西出将，函谷关以东出相。’猛士和武将，多数出在凉州，当地民风雄壮勇武，惯于从军

作战。如今羌人、胡人所以不敢占据三辅而在我汉朝心腹之地作乱的缘故，是因为凉州在他们的背后。而凉州的人民所以手执兵器，冒着流矢飞石冲锋陷阵，父亲死在前面，儿子继续作战，并无反顾之心的缘故，是由于他们归属于汉朝。如今将凉州推开不管，割断抛弃，而人民安于乡土而不愿迁徙，必然引颈哀叹：‘朝廷把我们丢给了夷狄！’虽然是忠义善良之人，也不能没有怨恨。假如突然有人起事，乘着天下饥馑和国力虚弱的时机，郡雄聚会，依据才能推选领袖，驱使氐人、羌人做前锋，席卷东来，即使是用古代勇士孟贲和夏育当士兵，用姜太公做大将，仍然恐怕难以抵挡。果真如此，那么函谷关以西，历代帝陵和旧京长安将不再归汉朝所有，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倡议者用补破衣做比喻，认为还可以保留一件，而我担心局势正如恶疮，不断侵蚀溃烂而没有止境！”张禹说：“我没有考虑到这些，如果没有你这番话，几乎要坏了国家大事！”于是虞诩向张禹建议：“收揽网罗凉州当地的英雄豪杰，将州郡长官的子弟带到朝廷来，命中央各官府分别任用数人，表面上是一种奖励，用来回报他们父兄的功勋劳绩，而实质上是将他们控制起来，做为人质，以防叛变。”张禹赞赏他的意见，再次召集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等四府进行商议。众人一致同意虞诩的意见。于是征辟凉州地区有势力和有影响的人士到四府担任属官，并将当地刺史、太守和其他州郡高级官员的子弟任命为郎，进行安抚。

邓骘由是恶诩，欲以吏法中伤之。会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故旧皆吊之，诩笑曰：“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根错节，无以别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谒河内太守马棱。棱曰：“君儒者，当谋谟庙堂，乃在朝歌，甚为君忧之！”诩曰：“此贼犬羊相聚，以求温饱耳，愿明府不以为忧！”棱曰：“何以言之？”诩曰：“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不过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今其众新盛，难与争锋；兵不厌权，愿宽假辔策，勿令有所拘阂而已。”及到官，设三科以募求壮士，自掾史以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不事家业者为下，收得百余人。诩为飨会，悉贯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

衣，以采线缝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辄禽之。贼由是骇散，咸称神明，县境皆平。

邓骘因放弃凉州的计划未被采纳，从此对虞诩怀恨，打算用吏法进行陷害。恰好朝歌县叛匪宁季等数千人造反，杀死官吏，聚众作乱连年，州郡官府无法镇压。于是邓骘便任命虞诩为朝歌县长。虞诩的故人旧友都为他深感忧虑，虞诩却笑着说："做事不避艰难，乃是臣子的职责。不遇到盘根错节，就无法识别锋利的刀斧，这正是我建功立业的时机！"他一到任，便去拜见河内太守马棱。马棱说："您是一位儒家学者，应当在朝廷做谋士，如今却到了朝歌，我很是为您担忧！"虞诩说："朝歌的这群叛匪，只是象狗群羊群那样聚在一起，以寻求温饱罢了，请阁下不要担忧！"马棱问："为什么这样讲？"虞诩说："朝歌位于古代韩国与魏国的交界处，背靠太行山，面临黄河，离敖仓不过百里，而青州、冀州逃亡的难民数以万计，但叛匪却不懂得打开敖仓，用粮食招揽民众，抢劫武库中的兵器，据守成皋，斩断天下的右臂，这说明对他们不值得忧虑。如今他们的势力正在高涨，我们难于以强力取胜，兵不厌诈，请允许我放开手脚去对付他们，只不要有所约束阻碍即可。"及至上任以后，虞诩制定了三个等级，用来召募勇士，命掾史及以下官员各自就所了解的情况进行保举：行凶抢劫的，属上等；打架伤人，偷盗财物的，属中等；不经营家业、不从事生产的，属下等。共收罗了一百多人。虞诩设宴招待他们，将他们的罪行一律赦免，命混入匪帮，诱使叛匪进行抢劫，而官府则设下伏兵等候，于是杀死叛匪数百人。虞诩还秘密派遣会缝纫的贫民为叛匪制作服装。这些人用彩线缝制裙衣，叛匪穿上以后，在集市街巷一露面，就被官吏抓获。叛匪因此惊骇四散，都说有神灵在帮助官府。于是朝歌县境内全部平定。

[8]三月，何熙军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进；遣庞雄与梁、耿种将步骑万六千人攻虎泽，连营稍前。单于见诸军并进，大恐怖，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死尽，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许之。单于脱帽徒跣，对庞雄等拜陈，道死罪。于是赦之，遇待如初，乃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会熙卒，即拜梁为度辽将军。庞雄还，为大鸿胪。

[8]三月，何熙率军到达五原曼柏，突然身患急病，不能继续前进。于是派庞雄与梁、耿种率领步骑兵一万六千人，进攻虎泽。汉军连营行动，逐渐向前推进。南匈奴单于见汉朝各路兵马一同进军，大为惊恐，责备韩琮道："你说汉人已经死光，现在来的是什么人！"于是派使者求降，汉军表示准许。南匈奴单于脱掉帽子，赤着双足，向庞雄等人下拜，责备自已犯了死罪。于是东汉朝廷将他赦免，待遇照旧。单于则送还所掳掠的男女汉民，以及被羌人劫走后转卖到匈奴的汉民，共计一万余人。适逢何熙病故，朝廷便将梁任命为度辽将军。庞雄回到京城，被任命为大鸿胪。

[9]先零羌复寇褒中，郑勤欲击之，主簿段崇谏，以为"虏乘胜，锋不可当，宜坚守待之。"勤不从，出战，大败，死者三千余人，段崇及门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捍刃，与勤俱死。徙金城郡居襄武。

[9]羌人先零部落再次进攻褒中。汉中郡太守郑勤准备回击，主簿段崇进行劝阻，认为："敌人乘胜而来，锐不可当，我们应当坚守城池，等待时机。"郑勤不听，出城迎战。汉军大败，死亡三千余人。段崇及门下史王宗、原展用身躯抵挡兵刃，保护郑勤，与郑勤一同战死。金城郡府迁移到襄武。

[10]戊子，杜陵园火。

[10]戊子（初四），汉宣帝陵园杜陵园失火。

[11]癸巳，郡国九地震。

[11]癸巳（初九），有九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12]夏，四月，六州蝗。

[12]夏季，四月，有六个州发生蝗灾。

[13]丁丑，赦天下。

[13]四月丁丑（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14]王宗、法雄与张伯路连战，破走之。会赦到，贼以军未解甲，不敢归降。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议，皆以为当遂击之，法雄曰："不然。兵凶器，战危事，勇不可恃，胜不可必。贼若乘船浮海，深入远岛，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罢兵以慰诱其心，势必解散，然后图之，可不战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罢兵。贼闻，大喜，乃还所略人；而东莱郡兵独未解甲，贼复惊恐，遁走辽东，止海岛上。

[14]王宗、法雄与张伯路连续交战，张伯路兵败而逃。当赦令到达时，张伯路等因官兵没有解去盔甲，不敢投降。王宗召集州刺史和郡太守共同商议对策。众人都认为，敌人既然不投降，就应当进行攻击。而法雄却说："这种见解不对。刀枪是凶恶的器物，战争是危险的行为，不可仗恃勇猛，没有必胜之人。叛匪如果乘船渡海，深入到遥远的岛屿，攻击他们就不容易了。我们乘着朝廷发布赦令的机会，可暂且放下武器，进行安抚劝诱，叛匪势必溃散瓦解。然后再打他们的主意，就可以不经过战斗而取胜。"王宗赞同他的意见，立即解除了官军的武装。叛匪听到消息后，十分高兴，便将所劫掠的俘虏释放。而唯独东莱郡官军没有解去盔甲，叛匪见了，再次惊疑恐慌，逃往辽东郡，停留在海岛上。

[15]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

[15]秋季，七月乙酉（初三），有三个郡发生水灾。

[16]骑都尉任仁与羌战累败，而兵士放纵，槛车征诣廷尉，死。护羌校尉段禧卒，复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张掖。

[16]骑都尉任仁与羌军交战，接连失利，而士兵放纵。朝廷下令将任仁用囚车押送到洛阳，交付廷尉后处死。护羌校尉段禧去世。朝廷再度委任前护羌校尉侯霸接替此职，并将校尉府迁到张掖。

[17]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

[17]九月甲申（初三），益州郡发生地震。

[18]皇太后母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连日宿止；三公上表固争，乃还宫。冬，十月，甲戌，新野君薨，使司空护丧事，仪比东海恭王。邓骘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许，以问曹大家，大家上疏曰："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太后乃许之。及服除，诏骘复还辅朝政，更授前封，骘等叩头固让，乃止。于是并奉朝请，位次三公下，特进、侯上，其有大议，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

[18]邓太后的母亲新野君患病。邓太后前往新野君府省亲，连续留居数日。三公上表坚决反对这种举动，邓太后这才回宫。冬季，十月甲戌（二十三日），新野君去世。邓太后命令司空负责治丧，礼仪比照东海恭王刘强。邓骘兄弟请求辞官服丧，邓太后打算拒绝，询问曹

大家的意见。曹大家上书说："我听说，谦让的风格，是最大的美德。如今四位舅父坚持忠孝原则，自动引身退下高位，而陛下却因边境战乱不宁，不肯应允。然而，如果将来有人对今日的作法提出毫毛般的指摘，我担心那谦让的美名便不可再得。"邓太后这才答应了邓骘等人的请求。及至服丧期满，邓太后下诏命令邓骘重新回来辅佐朝政，并再次授予以前曾欲加封的爵位。邓骘等一再叩头，坚决地辞让，邓太后这才罢休。于是邓氏兄弟全都被赐予"奉朝请"的名义，他们的地位在三公之下，在特进及侯之上，遇到国家大事，便前往朝堂，与三公九卿一同参议。

[19]太后诏阴后家属皆归故郡，还其资财五百余万。

[19]邓太后下诏，准许被贬逐的阴皇后的家属全部返回原郡，发还被官府没收的资产五百余万。

五年（辛亥、111）

五年（辛亥，公元111年）

[1]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庚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2]丙戌，郡国十地震。

[2]丙戌（初七），有十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3]已丑，太尉张禹免。甲申，以光禄勋颍川李修为太尉。

[3]已丑（初十），将太尉张禹免职。甲申（初五），将光禄勋颍川人李任命为太尉。

[4]先零羌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南奔渡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转盛，而缘边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治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劫掠，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复以任尚为侍御史，击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乃罢孟津屯。

[4]羌人先零部落攻打河东郡，到达河内郡。百姓惊慌不安，很多人南逃，渡过黄河。东汉朝廷派遣北军中候朱宠率领五营兵在孟津驻

防，下诏命令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等地修建堡垒，共六百一十六座。羌人势力已经转盛，但沿边郡县的二千石官员、县令、县长多数是内地人，并没有守土抗战的决心，全都争着上书请求将郡县官府内迁，以躲避兵灾祸难。三月，朝廷下令，将陇西郡府迁到襄武，安定郡府迁到美阳，北地郡府迁到池阳，上郡官府迁到衙县。百姓眷恋乡土，不愿离开故地，于是官府下令割去庄稼，拆除房屋，铲平营垒，毁掉粮仓。当时接连发生旱灾、蝗灾和饥荒，加上驱赶劫掠，百姓流离四散，沿路死亡，或者抛弃老弱，或者沦为他人的奴仆婢妾，人口损失超过半数。朝廷再次任命任尚为侍御史，在上党郡羊头山与羌军交战，打败了羌军。于是朝廷撤销在孟津的驻兵。

[5]夫馀王寇乐浪。高句骊王宫与秽貊寇玄菟。

[5]夫馀国国王进攻乐浪郡。高句骊国国王宫和貊部落进攻玄菟郡。

[6]夏，闰四月，丁酉，赦凉州、河西四郡。

[6]夏季，闰四月丁酉（十九日），在凉州与河西四郡实行大赦。

[7]海贼张伯路复寇东莱，青州刺史法雄击破之；贼逃还辽东，辽东人李久等共斩之，于是州界清静。

[7]海匪张伯路再次进攻东莱郡，被青州刺史法雄击败。叛匪逃回辽东郡，辽东人李久等一同将张伯路斩杀。于是青州全境平静。

[8]秋，九月，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据上城。冬，十二月，汉阳太守赵博遣客杜习刺杀琦；封习讨奸侯。杜季贡、王信等将其众据樗泉营。

[8]秋季，九月，汉阳人杜琦和他的弟弟杜季贡、同郡人王信等与羌军勾结，聚众占领了上城。冬季，十二月，汉阳郡太守赵博派遣刺客杜习杀死了杜琦。朝廷将杜习封为讨奸侯。杜季贡、王信等率领部众据守在樗泉营。

[9]是岁，九州蝗，郡国八雨水。

[9]本年，有九个州发生蝗灾，有八个郡和封国大雨成灾。

六年（壬子、112）

六年（壬子，公元112年）

[1]春，正月，甲寅，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芽，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种。

[1]春季，正月甲寅（十一日），诏书说：“各地进贡的新鲜食物，多数违反时令。或者用火熏暖，强使成熟；或者萌芽时便从土中掘出，还未生出滋味，便已夭折。这难道是顺应天时化育万物吗！《论语》说：‘不合乎时令的东西不吃。’从今以后，供奉皇家陵园宗庙及御用的食物，一律等到成熟时再进献。”省减的食物共有二十三种。

[2]三月，十州蝗。

[2]三月，有十个州发生蝗灾。

[3]夏，四月，乙丑，司空张敏罢。已卯，以太常刘恺为司空。

[3]夏季，四月乙丑（疑误），将司空张敏罢免。四月己卯（初七），将太常刘恺任命为司空。

[4]诏建武元功二十八将皆绍封。

[4]诏书宣布，光武帝建武时期的元勋&#0;&#0;二十八将的封爵，无论曾否撤销，一律由其后裔继承。

[5]五月，旱。

[5]五月，发生旱灾。

[6]丙寅，诏令中二千石下至黄绶，一切复秩。

[6]丙寅（二十五日），诏书命令全国官员，上自中二千石，下至黄绶&#0;&#0;四百石到二百石的小吏，一律恢复原来的俸禄。

[7]六月，壬辰，豫章员溪原山崩。

[7]六月壬辰（二十一日），豫章郡员溪原山发生山崩。

[8]辛巳，赦天下。

[8]辛巳（初十），大赦天下。

[9]侍御史唐喜讨汉阳贼王信，破斩之。杜季贡亡，从滇零。是岁，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尚少，同种狼莫为其计策，以季贡为将军，别居丁奚城。

[9]侍御史唐喜讨伐汉阳叛匪王信。打败叛军，将王信斩杀。杜季贡逃亡，投奔羌人首领滇零。本年，滇零去世，他的儿子零昌继位。零昌年龄还小，同一部族的狼莫为他出谋划策，将杜季贡任命为将军，分兵驻扎到丁奚城。

七年（癸丑、113）

七年（癸丑，公元113年）

[1]春，二月，丙午，郡国十八地震。

[1]春季，二月丙午（疑误），有十八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2]夏，四月，乙未，平原怀王胜薨，无子；太后立乐安夷王宠子得为平原王。

[2]夏季，四月乙未（二十九日），平原怀王刘胜去世，没有子嗣。邓太后将乐安夷王刘宠的儿子刘得封为平原王。

[3]丙申晦，日有食之。

[3]丙申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4]秋，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击先零别部牢羌于安定，获首虏千人。

[4]秋季，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在安定郡进攻羌人先零部落的分支牢羌，斩首俘获一千人。

[5]蝗。

[5]发生蝗灾。

元初元年（甲寅、114）

元初元年（甲寅，公元114年）

[1]春，正月，甲子，改元。

[1]春季，正月甲子（初二），改年号。

[2]二月，乙卯，日南地坼，长百余里。

[2]二月乙卯（二十四日），日南郡发生地裂，长一百余里。

[3]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3]三月癸亥（初二），出现日食。

>>>[4]诏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六所，皆作坞壁，设鸣鼓，以备羌寇。

[4]朝廷下诏，派兵驻守河内郡关隘要冲三十六处，各处全都修筑堡寨，设置传警之鼓，以防备羌人进攻。

[5]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5]夏季，四月丁酉（初七），大赦天下。

[6]京师及郡国五旱，蝗。

[6]京城洛阳及五个郡和封国发生旱灾、蝗灾。

[7]五月，先零羌寇雍城。

[7]五月，羌人先零部落进攻雍城。

[8]蜀郡夷寇蚕陵，杀县令。

[8]罗郡夷人进攻蚕陵县，杀死县令。

[9]九月，乙丑，太尉李罢。

[9]九月乙丑（初七），将太尉李罢免。

[10]羌豪号多与诸种钞掠武都、汉中，巴郡板蛮救之，汉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与蛮共击破之。号多走还，断陇道，与零昌合，侯霸、马贤与战于罕，破之。

[10]羌人首领号多与诸部落在武都、汉中二郡掳掠抢劫。巴郡的析蛮人前往救援。汉中郡五官掾程信率领郡兵与蛮人一同作战，打败羌军。号多逃归，切断陇道，与零昌会合。侯霸、马贤同羌军在罕交战，打败羌军。

[11]辛未，以大司农山阳司马苞为太尉。

[11]九月辛未（十三日），将大司农山阳人司马苞任命为太尉。

[12]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12]冬季，十月戊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13]凉州刺史皮杨击羌于狄道，大败，死者八百余人。

[13]凉州刺史皮杨在狄道与羌军交战，皮杨大败，八百余人战死。

[14]是岁，郡国十五地震。

[14]本年，有十五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二年（乙卯、115）

二年（乙卯，公元115年）

[1]春，护羌校尉庞参以恩信招诱诸羌，号多等帅众降；参遣诣阙，赐号多侯印，遣之。参始还治令居，通河西道。

[1]春季，护羌校尉庞参用恩德信义招抚引诱各羌人部落，号多等率领部众归降。庞参派他们前往京城朝见。东汉朝廷赐予号多侯爵印信，让他返回。庞参从此将护羌校尉府迁回令居，打通了河西走廊与内地之间的道路。

[2]零昌分兵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讨之。

[2]零昌分兵攻打益州，朝廷派遣中郎将尹就进行讨伐。

[3]夏，四月，丙午，立贵人荥阳阎氏为皇后。后性妒忌，后宫李氏生皇子保，后鸩杀李氏。

[3]夏季，四月丙午（二十一日），将贵人荥阳人阎氏立为皇后。阎皇后生性忌妒，宫女李氏生下皇子刘保，阎皇后便将她毒死。

[4]五月，京师旱，河南及郡国十九蝗。

[4]五月，京城洛阳发生旱灾。河南及十九个郡和封国发生蝗灾。

[5]六月，丙戌，太尉司马苞薨。

[5]六月丙戌（初二），太尉司马苞去世。

[6]秋，七月，辛巳，以太仆泰山马英为太尉。

[6]秋季，七月辛巳（二十八日），将太仆泰山人马英任命为太尉。

[7]八月，辽东鲜卑围无虑；九月，又攻夫犁营，杀县令。

[7]八月，辽东郡鲜卑人包围了无虑县。九月，又进攻夫犁营，杀死县令。

[8]壬午晦，日有食之。

[8]九月壬午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9]尹就击羌党吕叔都等，蜀人陈省、罗横应募刺杀叔都，皆封侯，赐钱。

[9]尹就讨伐与羌军勾结的吕叔都等，招募蜀郡人陈省、罗横刺杀了吕叔都。朝廷将陈、罗二人封为侯爵，并赏赐钱财。

[10]诏屯骑校尉班雄屯三辅。雄，超之子也。以左冯翊司马钧行征西将军，督关中诸郡兵八千余人。庞参将羌、胡兵七千余人，与钧分

道并击零昌。参兵至勇士东，为杜季贡所败，引退。钧等独进，攻拔丁奚城，杜季贡率众伪逃。钧令右扶风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违钧节度，散兵深入，羌乃设伏要击之，钧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败，并没，死者三千余人，钧乃遁还。庞参既失期，称病引还。皆坐征，下狱，钧自杀。时度辽将军梁亦坐事抵罪。校书郎中扶风马融上书称参、智能，宜宥过责效。诏赦参等，以马贤代参领护羌校尉，复以任尚为中郎将，代班雄屯三辅。

[10]诏书命令屯骑校尉班雄在三辅驻防。班雄是班超之子。命左冯翊司马钧代理征西将军职务，指挥关中各郡郡兵八千余人。庞参率领羌、胡兵七千余人，与司马钧分路进军，一同攻打零昌。庞参军到达勇士县以东，被杜季贡击败，庞参撤退。司马钧孤军挺进，攻克丁奚城，杜季贡带领兵众假装逃跑。司马钧命右扶风仲光率兵收割羌人的庄稼，仲光等却违背司马钧的调度，分散兵力，深入敌区。于是羌人设下埋伏，对仲光进行拦腰袭击。司马钧在城中得到消息，大为愤怒，不肯救援。冬季，十月乙未（十三日），仲光等战败，全军覆没，死亡三千余人。于是司马钧逃归内地。庞参既然未能按期到达预定地点，便声称患病，撤退返回。司马钧和庞参都被指控有罪，召回京城，逮捕下狱。司马钧自杀。当时，度辽将军梁也因遭到指控而被判罪。校书郎中、扶风人马融上书说，庞参、梁机智而有才干，应当宽宥过失，让他们戴罪立功。于是朝廷下令将庞参、梁赦免，任命马贤接替庞参，兼任护羌校尉，再次任命任尚为中郎将，接替班雄驻防三辅。

怀令虞诩说尚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里，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虽屯兵二十余万，旷日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计，遣轻骑击杜季贡于丁奚城破之。

怀县县令虞诩向任尚建议道："依据兵法，弱的不去进攻强的，走的不去追赶飞的，这是自然之势。如今羌兵全都骑马，每天可行数百里，来时像急风骤雨，去时像离弦飞箭，而我军用步兵追赶，是势必追不上的。所以，尽管集结兵力二十余万，旷日持久，却没有战功。

我为阁下打算，不如让各郡郡兵复员，命他们每人出数千钱，二十人合买一匹马，这样便可用一万骑兵去驱逐数千敌寇，尾追截击，羌人自然走投无路。既方便了人民，也有利于战事，大功便可以建立了！”于是任尚根据虞诩的建议上书，被朝廷采纳。任尚派轻骑兵在丁奚城打败了杜季贡。

太后闻虞诩有将帅之略，以为武都太守。羌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钞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诩因出城奋击，多所伤杀。明日，悉陈其兵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虏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斩获甚众，贼由是败散。诩乃占相地势，筑营壁百八十所，招还流亡，假赈贫民，开通水运。诩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年，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民增至四万余户，人足家给，一郡遂安。

邓太后听说虞诩有将帅的韬略，将他任命为武都郡太守。数千羌军在陈仓崤谷集拦截虞诩。虞诩得知后，立即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宣称：“我已上书请求援兵，等援兵到后，再动身出发。”羌军听说以后，便分头前往邻县劫掠。虞诩乘羌军兵力分散的机会，日夜前进，兼程行进了一百余里。他让官兵每人各作两个灶，以后每日增加一倍。于是羌军不敢逼近。有人问虞诩：“以前孙膑使用过减灶的计策，而您却增加灶的数量；兵法说每日行军不超过三十里，以保持体力，防备不测，而您如今却每天行军将近二百里，这是什么道理？”虞诩说：“敌军兵多，我军兵少，走慢了容易被追上，走快了对方便不能测知我军的底细。敌军见我军的灶数日益增多，必定以为郡兵已来接应。我军人数既多，行动又快，敌军必然不敢追赶。孙膑有意向敌人

示弱，我现在有意向敌人示强，这是由于形势不同的缘故。”虞诩到达郡府以后，兵员不足三千，而羌军有一万余人，围攻赤亭达数十日。虞诩便向部队下令，不许使用强弩，只许暗中使用小弩。羌人误认为汉军弓弩力量微弱，射不到自己，便集中兵力猛烈进攻。于是虞诩命令每二十只强弩集中射一个敌人，射无不中。羌军大为震恐，纷纷退下。虞诩乘胜出城奋战，杀伤众多敌人。次日，他集合全部兵众，命令他们先从东门出城，再从北门入城，然后改换服装，往复循环多次。羌人不知城中有多少汉军，于是更加惊恐不安。虞诩估计羌军将要撤走，便秘密派遣五百余人在河道浅水处设下埋伏，守住羌军的逃路。羌军果然大举奔逃，汉军乘机突袭，大败羌军，杀敌擒虏数量极多。羌军从此溃败离散。于是虞诩查看研究地形，修建营堡一百八十处，并招回流亡的百姓，赈济贫民，开通水路运输。虞诩刚到任时，谷价每石一千钱，盐价每石八千钱，仅存户口一万三千户。而在任三年之后，米价每石八十钱，盐价每石四百钱，居民增加到四万多户。人人富足，家家丰裕，从此一郡平安。

[11]十一月，庚申，郡国十地震。

[11]十一月庚申（初九），有十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12]十二月，武陵澧中蛮反，州郡讨平之。

[12]十二月，武陵郡澧中蛮人反叛，被州郡官府剿平。

[13]已酉，司徒夏勤罢。

[13]已酉（二十八日），将司徒夏勤罢免。

[14]庚戌，以司空刘恺为司徒，光禄勋袁敞为司空。敞，安之子也。

[14]庚戌（二十九日），将司空刘恺任命为司徒，将光禄勋袁敞任命为司空。袁敞是袁安之子。

[15]前虎贲中郎将邓弘卒。弘性俭素，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有司奏赠弘骠骑将军，位特进，封西平侯。太后追弘雅意，不加赠位、衣服，但赐钱千万，布万匹；兄骘等复辞不受。诏封弘子广德为西平侯。将葬，有司复奏发五营轻车骑士，礼仪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听，但白盖双骑，门生挽送。后以帝师之重，分西平之都乡，封广德弟甫德为都乡侯。

[15]前虎贲中郎将邓弘去世。邓弘生性节俭朴素，研究欧阳氏解释的《尚书》，曾在宫中教授安帝。有关部门建议追赠邓弘为骠骑将军，位居特进，并封为西平侯。邓太后追念邓弘平素的志向，不加赠官爵及衣服，只赐钱一千万，布一万匹。邓弘的哥哥邓骘等人仍然辞让，不肯接受。太后下诏，将邓弘的儿子邓广德封为西平侯。下葬之前，有关部门再次上奏，请求征调北军五营的轻车骑士护灵，礼仪如同西汉霍光的旧例。邓太后一概不准，只许使用白盖丧车，派两名骑士护卫，由邓弘的学生门徒送葬。后来，因邓弘曾做过安帝的师傅，地位重要，便分割西平国的封土，将邓广德的弟弟邓甫德封为都乡侯。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第五十卷

汉纪四十二 孝安皇帝中元初三（丙辰、116）

汉纪四十二 汉安帝元初三年（丙辰，公元116年）

[1]春，正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二月，遣侍御史任督州郡兵讨之。

[1]春季，正月，苍梧、郁林、合浦三郡蛮夷反叛。二月，朝廷派遣侍御史任指挥州郡兵进行讨伐。

[2]郡国十地震。

[2]有十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3]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3]三月辛亥（初二），出现日食。

[4]夏，四月，京师旱。

[4]夏季，四月，京城洛阳发生旱灾。

[5]五月，武陵蛮反，州郡讨破之。

[5]五月，武陵郡蛮人反叛，州郡官府进行讨伐，打败叛军。

[6]癸酉，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击零昌于灵州，斩首八百余级。

[6]癸酉（二十五日），度辽将军邓遵率领南匈奴单于，在灵州进攻零昌，斩杀八百余人。

[7]越徼外夷举种内属。

[7]越边境外的夷人，整个部落归附汉朝。

[8]六月，中郎将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

[8]六月，中郎将任尚派兵在丁奚城打败羌人先零部落。

[9]秋，七月，武陵蛮复反，州郡讨平之。

[9]秋季，七月，武陵蛮人再次反叛，被州郡官府剿平。

[10]九月，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以备羌。

[10]九月，在冯翊北部边界修筑堡寨五百处，防备羌军。

[11]冬，十一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降。

[11]冬季，十一月，苍梧、郁林、合浦三郡蛮夷投降。

[12]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司徒刘恺以为“非所以师表百姓，宣美风俗”。丙戌，初听大臣行三年丧。

[12]以往制度规定：三公、九卿、二千石官员、刺史，不得守丧三年。司徒刘恺认为：“这种作法不能成为百姓的表率和倡导优良风俗。”十一月丙戌（十一日），首次允许大臣守丧三年。

[13]癸卯，郡国九地震。

[13]十一月癸卯（二十八日），有九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14]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击零昌于北地，杀其妻子，烧其庐舍，斩首七百余级。

[14]十二月丁巳（十二日），任尚派兵在北地进攻零昌，杀死零昌的妻子儿女，焚烧他们的住舍，将七百余人斩首。

四年（丁巳、117）

四年（丁巳，公元117年）

[1]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1]春季，二月乙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2]乙卯，赦天下。

[2]二月乙卯（十一日），大赦天下。

[3]壬戌，武库灾。

[3]二月壬戌（十八日），武库失火。

[4]任尚遣当阗种羌榆鬼等刺杀杜季贡，封榆鬼为破羌侯。

[4]任尚派遣羌人当阗部落的榆鬼等人刺杀了杜季贡。朝廷将榆鬼封为破羌侯。

[5]司空袁敞，廉劲不阿权贵，失邓氏旨。尚书郎张俊有私书与敞子俊，怨家封上之。夏，四月，戊申，敞坐策免，自杀；俊等下狱当死。俊上书自讼；临刑，太后诏以减死论。

[5]司空袁敞为人廉正刚直，不肯阿附权贵，不合邓氏家族之意。尚书郎张俊有一封写给袁敞之子袁俊的私信，被仇家得到，仇家上书告密。夏季，四月戊申（初五），袁敞被指控有罪，颁策免官，自杀

而死。张俊等人下狱，被判处死刑。张俊上书鸣冤，为自己辩护。临刑时，邓太后下诏免他一死，判处轻于死刑一等的刑罚。

[6]己巳，辽西鲜卑连休等入寇，郡兵与乌桓大人于秩居等共击，大破之，斩首千三百级。

[6]四月己巳（二十六日），辽西郡鲜卑人连休等入侵边塞。辽西郡郡兵与乌桓大人於秩居等一同迎战，大败鲜卑军，斩杀一千三百人。

[7]六月，戊辰，三郡雨雹。

[7]六月戊辰（二十六日），有三个郡发生雹灾。

[8]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张乔领其军屯，招诱叛羌，稍稍降散。

[8]中郎将尹就因未能平定益州，被召回京城问罪。朝廷命令益州刺史张乔接管尹就的部队。张乔招抚引诱羌人投降，羌军稍有瓦解。

[9]秋，七月，京师及郡国十雨水。

[9]秋季，七月，京城洛阳及十个郡和封国大雨成灾。

[10]九月，护羌校尉任尚复募效功种羌号封刺杀零昌；封号封为羌王。

[10]九月，护羌校尉任尚又收买羌人效功部落的号封，刺杀了零昌。朝廷封号封为羌王。

[11]冬，十一月，己卯，彭城靖王恭薨。

[11]冬季，十一月己卯（初九），彭城靖王刘恭去世。

[12]越夷以郡县赋敛烦数，十二月，大牛种封离等反，杀遂久令。

[12]赵夷人因郡县官府征收赋税繁重，十二月，大牛部落封离等人反叛，杀死遂久县令。

[13]甲子，任尚与骑都尉马贤共击先零羌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余日，战于富平河上，大破之，斩首五千级，狼莫逃去。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人诣邓遵降，陇右平。

[13]十二月甲子（二十五日），任尚与骑都尉马贤一同进攻羌人先零部落首领狼莫，追击到北地。双方相持六十多天，在富平县黄河之

畔交战，大败羌军，斩杀五千人，狼莫逃走。于是西河郡的羌族虔人部落一万人前往度辽将军邓遵处归降，陇右地区平定。

[14]是岁，郡国十三地震。

[14]本年，有十三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五年（戊午、118）

五年（戊午，公元118年）

[1]春，三月，京师及郡国五旱。

[1]春季，三月，京城洛阳及五个郡和封国发生旱灾。

[2]夏，六月，高句骊与秽貊寇玄菟。

[2]夏季，六月，高句丽国与貊部落一同进攻玄菟郡。

[3]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应封离，众至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

[3]永昌、益州、蜀郡三郡的夷人全体反叛，响应封离，部众多达十余万。他们攻陷二十余县，杀死官吏，放火焚烧房屋，抢劫百姓，致使尸骨堆积，千里无人。

[4]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4]秋季，八月丙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5]代郡鲜卑入寇，杀长吏；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冬，十月，鲜卑寇上谷，攻居庸关，复发缘边诸郡、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二万人屯列冲要。

[5]代郡的鲜卑人向内地进攻，杀死官吏。朝廷征调沿边地方军队和黎阳营兵驻扎上谷，加以防御。冬季，十月，鲜卑军入侵上谷，攻打居庸关。朝廷再次增调沿边各郡郡兵和黎阳营兵、弓弩手等，步、骑兵共二万人，分驻要塞。

[6]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刺杀狼莫；封雕何为羌侯。自羌叛十余年间，军旅之费，凡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边民及内郡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及零昌、狼莫死，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警。诏封邓遵为武阳侯，邑三千户。遵以太后从弟，故爵封优大。任尚与遵争功，又坐诈增首级、受赇枉法赃千万已上，

十二月，槛车徵尚，弃市，没入财物。邓骘子侍中凤尝受尚马，骘髡妻及凤以谢罪。

[6]度辽将军邓遵收买上郡羌人全无部落的雕何刺杀了狼莫，朝廷将雕何封为羌侯。自从羌人反叛，十余年间，军费开支共计二百四十多亿，国库枯竭，边疆及内地百姓的死亡人数多得无法统计，并州、凉州两州因此而空虚衰败。及至零昌、狼莫死后，羌人各部落瓦解，三辅和益州不再有战争的警报。朝廷将邓遵封为武阳侯，享有三千户食邑。因邓遵是邓太后的堂弟，所以封赐优厚。任尚与邓遵争功，又被指控虚报斩杀敌人数量、枉法贪赃一千万钱以上，十二月，将他用囚车押回京城，在闹市斩首，尸体暴露街头，财产没收。邓骘的儿子、侍中邓凤曾接受过任尚的赠马，于是邓骘用剃发的髡刑来惩罚自己的妻子和邓凤，向朝廷谢罪。

[7]是岁，郡国十四地震。

[7]本年，有十四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8]太后弟悝、阊皆卒，封悝子广宗为叶侯，阊子忠为西华侯。

[8]邓太后的弟弟邓悝、邓阊都在本年去世。将邓悝的儿子邓广宗封为叶侯，将邓阊的儿子邓忠封为西华侯。

六年（己未、119）

六年（己未，公元119年）

[1]春，二月，乙巳，京师及郡国四十二地震。

[1]春季，二月乙巳（十二日），京城洛阳及四十二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2]夏，四月，沛国、勃海大风，雨雹。

[2]夏季，四月，沛国、勃海刮大风，下冰雹。

[3]五月，京师旱。

[3]五月，京城洛阳发生旱灾。

[4]六月，丙戌，平原哀王得薨，无子。

[4]六月丙戌（二十六日），平原哀王刘得去世，没有子嗣。

[5]秋，七月，鲜卑寇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及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追击，大破之。

[5]秋季，七月，鲜卑军攻打马城要塞，杀死官吏。度辽将军邓遵和中郎将马续率领南匈奴单于进行追击，大败鲜卑军。

[6]九月，癸巳，陈怀王竦薨，无子，国除。

[6]九月癸巳（初四），陈怀王刘竦去世。因无子嗣，封国撤除。

[7]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

[7]冬季，十二月戊午朔（初一），出现日全食。

[8]郡国八地震。

[8]有八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9]是岁，太后征和帝弟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之所从来也。"

[9]本年，邓太后征召和帝的弟弟、济北王刘寿和河间王刘开五岁以上的子女，共四十余人，以及邓氏家族的近亲子孙三十余人，为他们建立官舍，教学儒家经书，邓太后亲自监督考试。她下诏给堂兄、河南尹邓豹和越骑校尉邓康等人说："处于末世的皇亲国戚和官宦人家，穿暖衣，吃美食，乘坚车，驱良马，但对待学术，却如面向墙壁而目无所见，不知道善恶得失，这就是灾祸与败亡的由来。"

[10]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刘祇欲上之，以问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岂嘉瑞乎！"祇乃止。

[10]豫章郡发现灵芝草，太守刘祇打算作为祥瑞献给朝廷，询问本郡人唐檀的意见。唐檀说："如今外戚之势大盛，君王权力衰微，这怎能是祥瑞呢！"刘祇这才作罢。

[11]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杨竦将兵至楡，击封离等，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封离等惶怖，斩其同谋渠帅，诣竦乞降。竦厚加慰纳，其余三十六种皆来降附，竦因奏长吏奸猾，侵犯蛮夷者九十人，皆减死论。

[11]益州刺史张乔派从事杨竦率兵进驻楡，攻打封离等，打败了封离等，斩杀三万余人，俘虏一千五百人。封离等十分惊恐，杀死共同谋反的其他首领，前来拜见杨竦，请求归降。杨竦对封离进行安抚，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其余的三十六个部落也都前来归降。于是杨竦上

书，举报奸恶狡猾、欺压蛮夷的地方官吏共九十人。这些人全都被判处轻于死刑一等的刑罚。

[12]初，西域诸国既绝于汉，北匈奴复以兵威役属之，与共为边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复来降。

[12]起初，西域各国同汉朝断绝关系以后，北匈奴重新以武力相威胁，驱使西域各国向自己臣服，并一同侵犯汉朝边境。敦煌太守曹宗对此感到忧虑，便请示朝廷，派遣代理长史索班率领一千余人驻扎伊吾，对西域各国进行招抚。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再度前来归降。

[13]初，疏勒王安国死，无子，国人立其舅子遗腹为王；遗腹叔父臣磐在月氏，月氏纳而立之。后莎车畔于，属疏勒，疏勒遂强，与龟兹、于为敌国焉。

[13]当初，疏勒王安国去世时，没有子嗣，国人将安国舅父之子遗腹拥立为王。遗腹的叔父臣磐在月氏国，月氏国与臣磐亲善，因而又将他改立为疏勒王。后来，莎车国背叛了于阗国而臣属于疏勒国，疏勒国便强盛起来，与龟兹、于阗两国互相抗衡。

永宁元年（庚申、120）

永宁元年（庚申，公元120年）

[1]春，三月，丁酉，济北惠王寿薨。

[1]春季，三月丁酉（十一日），济北惠王刘寿去世。

[2]北匈奴率车师后王军就共杀后部司马及敦煌长史索班等，遂击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绝西域。太后闻军司马班勇有父风，召诣朝堂问之。勇上议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于是开通西域，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

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

[2]北匈奴率领车师后王军就，一同杀死后部司马及敦煌长史索班等人，乘胜赶走车师前王，控制了西域北道。鄯善国形势危急，向曹宗求救。于是曹宗上书朝廷，请求出兵五千人进攻匈奴，为索班雪耻，就此重新收回西域。朝中公卿多数认为应当关闭玉门关，和西域断绝关系。邓太后听说军司马班勇有其父之风，便召他到朝堂进见，询问他的意见。班勇建议道：“从前孝武皇帝因匈奴强盛而感到忧虑，于是开通了西域。评论者认为，这一举动是夺取了匈奴的宝藏，切断了匈奴的右臂。光武帝使大业中兴，未能顾及外部事务，因此匈奴得以仗恃强力，驱使各国服从。到了永平年间，匈奴再次进攻敦煌，致使河西地区各郡的城门白天关闭。孝明皇帝深思熟虑，制定国策，命虎将出征西域，匈奴因此向远方逃遁，边境才得到了安宁。及至永元年间，异族无不归附汉朝。但不久之前又发生了羌乱，汉朝与西域的关系再度中断。于是北匈奴派遣使者，督责各国缴纳拖欠的贡物，并提高价值，严格规定缴纳期限。鄯善、车师两国全都心怀怨愤，愿意臣属于汉朝，但却找不到途径。从前西域所以时常发生叛乱，都是由于汉朝官员对他们管理不当，并加以迫害的缘故。如今曹宗只是为先前的失败感到羞耻，要向匈奴报仇雪恨，并不研究从前的战史，也未衡量当前战略的利弊。在遥远的蛮荒建立功业，可能性极其微小，如果导致战争连年，祸事不断，则将后悔不及。况且如今国库并不充足，大军没有后继力量。这是向远方的异族显示我们的弱点，向天下暴露我们的短处，我认为不可批准曹宗的请求。从前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现在应当恢复，并重新设置护西域副校尉，驻扎敦煌，如同永元年间的旧例。还应派遣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驻扎楼兰，在西方控制焉耆、龟兹的通道，在南方增强鄯善、于阗的信心和胆量，在北方抵抗匈奴，在东方捍卫敦煌。我确信这是上策。”

尚书复问勇：“利害云何？”勇对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

有所侵扰，故外夷归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还，汉人外孙，若匈奴得志，则尤还必死。此等虽同鸟兽，亦知避害，若出屯楼兰，足以招附其心，愚以为便。”

尚书又向班勇询问：“这个计策利害如何？”班勇回答说：“从前，在永平末年，刚刚恢复与西域的交通，第一次派遣中郎将驻守敦煌，后来又在车师设置了副校尉。既指挥胡人，调解他们的冲突；又防禁汉人，不许对胡人有所侵扰。所以外族归心于汉朝，匈奴畏惧汉朝的威望。当今的鄯善王尤还，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得逞，那么尤还必死。这些外族虽然如同鸟兽，也知道逃避危害，我们如果在楼兰驻军，便足以使他们归心，我认为这样做是有利的。”

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难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今车师已属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对曰：“今中国置州牧者，以禁郡县奸猾盗贼也。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须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此，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

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提出诘难，说：“朝廷先前所以放弃西域，是由于西域不能给汉朝带来利益，而且费用庞大，难以供应的缘故。目前车师已经臣属于匈奴，鄯善也不可信赖，一旦局势有变，班将军能担保北匈奴不来侵害边疆吗？”班勇回答说：“如今汉朝设置州牧，是为了禁止郡县的奸人盗匪。如果州牧能够担保盗匪不作乱，我也愿以腰斩来担保匈奴不侵害边疆。现在若是开通西域，那么匈奴的势力就必定削弱；匈奴的势力削弱，那么危害也就轻微了。这与把宝藏交还给匈奴，并为它接上断臂能相比吗？如今设置西域校尉，是用来保护安抚西域；设置长史，是用来招揽怀柔各国。假如放弃西域而不设置校尉、长史，那么西域就会对汉朝绝望，绝望之后就会屈从北匈奴，汉朝的沿边各郡就将受到侵害，恐怕河西地区必定又将有白天关闭城门的警报了！现在不推广朝廷的恩德，而吝惜

屯戍的费用，这样下去，北匈奴就会气焰高涨，这难道是保护边疆安全的长久策略吗！”

太尉属毛轸难曰：“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一旦为匈奴所迫，当复求救，则为役大矣。”勇对曰：“今设以西域归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汉，不为钞盗，则可矣。如其不然，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而疑匈奴觊觎之情，而无费财耗国之虑也。且西域之人，无他求索，其来入者不过禀食而已；今若拒绝，势归北属夷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十亿。置之诚便。”

太尉属毛轸诘难道：“如今要是设置了校尉，那么西域各国就会络绎不断地派遣来使，索求赏赐，不知满足。若是给予他们，那么费用太多而难以供应，若是不给他们，就会失掉归顺之心。而一旦受到匈奴的逼迫，还要再向汉朝求救，那时便需动用兵力，费事就更大了。”班勇答复道：“假设我们现在把西域交给匈奴，使匈奴感激汉朝的恩德，以使它从此不再侵略作乱，那么就可以这样办。假如不然，匈奴就会因为得到了西域，而利用西域丰厚的贡物和众多的兵马，骚扰攻击汉朝的边境。这是为仇人增加财富，为横暴的敌国增强实力。设置校尉，是为了宣扬推广汉朝的国威和恩德，以维系西域各国的归附之心，动摇匈奴的觊觎之意，不会带来消耗国家资财的忧虑。况且西域之人，并没有其它的要求，使节来到汉朝，不过是供应他们膳食而已。现在若是拒绝西域各国，它们势必归属北方的匈奴人。如果各种力量联合起来，一同侵略并州、凉州，那么国家的开支将不止十亿。我相信，设置西域校尉确实是有利的。”

于是从勇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河西大被其害。

于是朝廷采纳了班勇的建议，向敦煌郡重新派遣营兵三百人，并设置西域副校尉驻守敦煌。朝廷虽然再次控制西域，却未能越出边境，到西域驻兵。后来，匈奴果然屡次同车师一道侵犯内地，河西地区受到严重伤害。

[3]沈氐羌寇张掖。

[3]羌人沈氏部落攻打张掖郡。

[4]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为太子，改元，赦天下。

[4]夏季，四月丙寅（十一日），将皇子刘保立为太子。改年号。大赦天下。

[5]己巳，绍封陈敬王子崇为陈王，济北惠王子苌为乐成王，河间孝王子翼为平原王。

[5]己巳（十四日），将前陈敬王刘羡的儿子刘崇封为陈王，继承刘羡。将济北惠王刘寿的儿子刘苌封为乐成王，将河间孝王刘开的儿子刘翼封为平原王。

[6]六月，护羌校尉马贤将万人讨沈氏羌于张掖，破之，斩首千八百级，获生口千余人，余虏悉降。时当煎等大豪饥五等，以贤兵在张掖，乃乘虚寇金城，贤还军出塞，斩首数千级而还。烧当、烧何种闻贤军还，复寇张掖，杀长吏。

[6]六月，护羌校尉马贤率领一万兵众，在张掖郡讨伐羌人沈氏部落。打败羌军，斩杀一千八百人，俘虏一千余人，其余的全部投降。当时，当煎部落首领饥五等人，因马贤的部队集中在张掖，便乘虚而入，攻打金城。马贤率军由张掖返回，追击直到塞外，斩杀数千人后班师。烧当、烧何二部落听说马贤大军返回金城，又再次进攻张掖，杀害官吏。

[7]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7]秋季，七月乙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8]冬，十月，己巳，司空李免。癸酉，以卫尉庐江陈褒为司空。

[8]冬季，十月己巳（十六日），将司空李免官。癸酉（二十日），将卫尉、庐江人陈褒任命为司空。

[9]京师及郡国三十三大水。

[9]京城洛阳及三十三个郡和封国发生水灾。

[10]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王雍曲调遣使者献乐及幻人。

[10]十二月，永昌郡边境外的掸国国王雍曲调派遣使者进献乐队和魔术艺人。

[11]戊辰，司徒刘恺请致仕；许之，以千石禄归养。

[11]戊辰（十六日），司徒刘恺请求退休，获得批准，被赐予每年一千石的终身俸禄，回乡养老。

[12]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各以其众诣度辽将军邓遵降。

[12]辽西郡的鲜卑大人乌伦和其至，各自率领部众向度辽将军邓遵投降。

[13]癸酉，以太常杨震为司徒。

[13]癸酉（二十一日），将太常杨震任命为司徒。

[14]是岁，郡国二十三地震。

[14]本年，有二十三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15]太后从弟越骑校尉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太后，以为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太后不从。康谢病不朝，太后使内侍者问之；所使者乃康家先婢，自通"中大人"，康闻而诟之。婢怨恚，还，白康诈疾而言不逊。太后大怒，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

[15]邓太后的堂弟、越骑校尉邓康，因邓太后摄政已久，家庭权势过盛，屡次向邓太后上书，认为应当抬高朝廷的威望，自行削减外戚的私权，言辞极其恳切。邓太后拒不采纳。于是邓康声称有病，不去朝见。邓太后派内宫侍者前去探问。这位侍者先前做过邓康家的婢女，而通报自己是"中大人"，邓康听到以后，辱骂了这位侍者。侍者心怀怨恨，回宫后，便报告说邓康装病，并且出言不逊。邓太后大怒，将邓康免官，遣回封国，取消了他的族籍。

[16]初，当煎种饥五同种大豪卢、忍良等千余户别留允街，而首施两端。

[16]当初，与饥五同族的当煎部落首领卢、忍良等一千余户单独居住在允街，而摇摆不定。

建光元年（辛酉、121）

建光元年（辛酉，公元121年）

[1]春，护羌校尉马贤召卢，斩之，因放兵击其种人，获首虏二千余，忍良等皆亡出塞。

[1]春季，护羌校尉马贤征召卢，将他斩杀，乘机发兵攻击卢的部众，斩杀两千余人。忍良等全部逃亡出塞。

[2]幽州刺史巴郡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击高句丽，高句丽王宫遣子遂成诈降而袭玄菟、辽东，杀伤二千余人。

[2]幽州刺史巴郡人冯焕、玄菟郡太守姚光、辽东郡太守蔡讽等率兵进攻高句丽，高句丽国王宫派遣他的儿子遂成诈降而袭击玄菟郡和辽东郡，杀伤二千余人。

[3]二月，皇太后寝疾，癸亥，赦天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邓氏崩。未及大敛，帝复申前命，封邓骘为上蔡侯，位特进。

[3]二月，邓太后卧病。癸亥（十二日），大赦天下。三月癸巳（十三日），邓太后驾崩。还未等到大敛，安帝便重申先前发布的命令，将邓骘封为上蔡侯，位居特进。

丙午，葬和熹皇后。

丙午（二十六日），安葬邓太后。

太后自临朝以来，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民饥，或达旦不寐，躬自减彻以救灾厄，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自从邓太后临朝摄政以来，水旱灾害达十年，四方异族从外入侵，盗贼叛匪在内纷起。每当听说民间饥馑，邓太后往往通宵不眠，亲自裁膳撤乐，削减个人享受，以拯救灾难。因此天下重新安定，恢复了丰收年景。

上始亲政事，尚书陈忠荐隐逸及直道之士颍川杜根、平原成翊世之徒，上皆纳用之。忠，宠之子也。初，邓太后临朝，根为郎中，与同时郎上书言："帝年长，宜亲政事。"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既而载出城外，根得苏；太后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成翊世以郡吏亦坐谏太后不归政抵罪。帝皆征诣公车，拜根侍御史，翊世尚书郎。或问根曰："往者遇祸，天下同义，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亲知，故不为也。"

安帝开始亲自接管政事。尚书陈忠举荐"隐逸"及"直道"之士颍川人杜根、平原人成翊世等人，安帝全部接纳而予以任用。陈忠是陈宠之子。当初，邓太后主持朝政，杜根任郎中，他与当时的一位郎官共同上书说："皇上已经长大，应当亲自主持政事。"邓太后大怒，命人将他们全都装入白绢制的袋中，在殿上当场打死，然后用车运出城外。

杜根苏醒过来，邓太后派人查看尸体时，他便装死。三天之后，他的眼中长出了蛆虫，才得以逃走，成为宜城山中一家酒铺的佣工，长达十五年。成翊世原是郡府的官吏，也因劝谏邓太后归还大权而被判罪。安帝命二人前往公车——主管征召事务的官署报到，将杜根任命为侍御史，将成翊世任命为尚书郎。有人问杜根说:“从前您遇到灾祸时，天下人都认为您是义士，您的知交故人不少，何至于让自己这样受苦? ”杜根说:“奔走躲藏于民间，那不是隐匿踪迹的处所，一旦被人碰见而暴露身份，就会给亲友带来灾祸，所以我不肯那样作。”

[4]戊申，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祖妣宋贵人曰敬隐后。初，长乐太仆蔡伦受窦后讽旨诬陷宋贵人，帝敕使自致廷尉，伦饮药死。

[4]戊申（二十八日），安帝将生父、清河孝王刘庆追尊为孝德皇，生母左氏为孝德后，祖母宋贵人为敬隐后。当初，长乐太仆蔡伦曾秉承窦皇后的旨意诬陷宋贵人，安帝命他自己前往廷尉受审。蔡伦服毒而死。

[5]夏，四月，高句丽复与鲜卑入寇辽东，蔡讽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以身捍讽，俱殁于陈。

[5]夏季，四月，高句丽又和鲜卑一同入侵辽东郡。辽东太守蔡讽在新昌追击敌军，战死。功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奋身保卫蔡讽，一同阵亡。

[6]丁巳，尊帝嫡母耿姬为甘陵大贵人。

[6]四月丁巳（初七），安帝将嫡母耿姬尊为甘陵大贵人。

[7]甲子，乐成王苌坐骄淫不法，贬为芜湖侯。

[7]四月甲子（十四日），乐城王刘苌因骄奢淫逸，触犯法律，被贬为芜湖侯。

[8]己巳，令公卿下至郡国守相各举有道之士一人。尚书陈忠以诏书既开谏争，虑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广帝意曰:“臣闻仁君广山薮之大，纳切直之谋，忠臣尽謇谔之节，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孝文喜袁盎人豕之讥，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今明诏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诚，引咎克躬，谘访群吏。言事者见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录，显

列二台，必承风响应，争为切直。若嘉谋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妄有讥刺，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宽容，以示圣朝无讳之美；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书御，有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

[8]四月己巳（十九日），安帝命令三公九卿，下至郡太守、封国相，各举荐一位“有道”——品德学问优秀的人士。尚书陈忠认为，皇帝既然已经下诏公开征求意见，恐怕提意见的人必定多有激烈的言辞，或许导致皇帝不能相容，于是上书预先开阔皇帝的胸襟。奏书说：“我听说，仁爱的君王开阔自己的胸怀，象高山和湖泽一样博大，容纳尖锐直率的批评，使忠臣能够尽到勇于直言的职责，不怕因讲出逆耳的意见而遭到迫害。因此，高祖不计较周昌将他比作夏桀、商纣，文帝嘉奖袁盎警惕‘人彘’再现的讥讽，武帝采纳东方朔对错用宣室殿招待公主宠臣的批评，元帝宽容薛广德以自刎相逼的举动。如今陛下公布诏书，发扬商王武丁的圣德，推广宋景公的赤诚，引咎自责，征求官员们的批评。议论时事的人看到杜根、成诩世等人新近受到表彰擢用，荣耀地身居御史台和尚书台，必然闻风响应，竞相贡献恳切直率的意见。如果是良谋奇策，应当立即采纳，而如果是狭隘浅陋的管穴之见，或是狂妄的讥讽，尽管难吸取，不顺耳，与事实不符，也请暂且大度宽容，以显示圣明王朝百无禁忌的美德。假若被举荐的人在对答时有高明的见解，则应留意查看，特别提升一级任用，以提倡直率批评，广开言路。”安帝看了奏书，下诏，将有道之士中考试成绩优秀者沛国人施延任命为侍中。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后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驱扑，不得已，庐于舍外，旦入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于里门，晨昏不废。积岁余，父母惭而还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曰：“吾少时所治，意所恋也。”器物取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帝闻其名，令公车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诏赐告归，加礼如毛义。

当初，汝南人薛包在少年时就有突出的孝行。薛包的父亲在娶了继母之后，便厌恶薛包，让他分出去另立门户。薛包日夜号哭，不肯离

开，以致遭到殴打。不得已，就在房舍之外搭起一个小屋居住，早晨便回家洒扫庭院。父亲发怒，再次把他赶走，他就把小屋搭在乡里大门的旁边，每日早晚都回家向父母请安。过了一年多，他的父母感到惭愧而让他回家。及至父母去世，薛包的侄儿要求分割家财并搬出去居住，薛包不能阻止，便将家产分开，挑出年老的奴婢，说：“他们和我一起作事的时间长，你使唤不动。”田地房舍则选择荒芜破旧的，说：“这些是我年轻时经营过的，有依恋之情。”家什器具则选择朽坏的，说：“这些是我平素所使用的，身、口觉得安适。”侄儿曾屡次破产，薛包总是重新给予赈济。安帝听到了他的名声，便命公车单独将他征召入京。到达后，任命为侍中。薛包以死请求辞官，于是安帝下诏，准许他离官回乡，对他的礼敬优待如同毛义前例。

[9]帝少号聪明，故邓太后立之。及长，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帝乳母王圣知之。太后征济北、河间王子诣京师；河间王子翼，美容仪，太后奇之，以为平原怀王后，留京师。王圣见太后久不归政，虑有废置，常与中黄门李闰、江京候伺左右，共毁短太后于帝，帝每怀忿惧。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罚者怀怨恚，因诬告太后兄弟悝、弘、阊先从尚书邓访取废帝故事，谋立平原王。帝闻，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无道，遂废西平侯广宗、叶侯广德、西华侯忠、阳安侯珍、都乡侯甫德皆为庶人，邓骘以不与谋，但免特进，遣就国；宗族免官归故郡，没入骘等赀财田宅。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郡县迫逼，广宗及忠皆自杀。又徙封骘为罗侯；五月，庚辰，骘与子凤并不食而死。骘从弟河南尹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遵、将作大匠畅皆自杀；唯广德兄弟以母与阎后同产，得留京师。复以耿夔为度辽将军，征乐安侯邓康为太仆。丙申，贬平原王翼为都乡侯，遣归河间。翼谢绝宾客，闭门自守，由是得免。

[9]安帝在幼年时，人们都说他聪明，所以邓太后将他立为皇帝。但等到长大以后，却有很多不好的品质，渐渐不合太后的心意。安帝的奶娘王圣了解这个情况。邓太后曾征召济北王和河间王的儿子们前来京城，其中，河间王的儿子刘翼相貌堂堂，邓太后认为他不同寻常，便让他做平原怀王刘隆的继承人，留在京城，王圣见邓太后久不归还政权，担心安帝会被废黜，经常同中黄门李闰和江京围在安帝身边，一同诋毁太后，安帝每每感到怨愤和恐惧。及至邓太后驾崩，先

前因受处罚而怀恨的宫人便诬告邓太后的兄弟邓悝、邓弘、邓阊曾向尚书邓访索取废黜皇帝的历史档案，策划改立平原王刘翼。安帝听到后，回想往事而大怒，命令有关部门弹劾邓悝等大逆无道。于是废掉西平侯邓广宗、叶侯邓广德、西华侯邓忠、阳安侯邓珍都乡侯邓甫德的爵位，将他们全部贬为平民；邓骘因不曾参与密谋，只免去特进之衔，遣回封国；邓氏宗亲一律免去官职，返回原郡；没收邓骘等人的资财、田地和房产；将邓访及其家属，放逐到边远的郡县。在郡县官员的迫害下，邓广宗、邓忠二人自杀。后又将邓骘改封为罗侯。五月庚辰（初一），邓骘和他的儿子邓凤一同绝食而死。邓骘的堂弟、河南尹邓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邓遵，以及将作大匠邓畅，全部自杀。唯独邓广德兄弟因母亲与阎皇后是亲姐妹，得以留在京城。安帝重新任命耿夔为度辽将军。征召乐安侯邓康，任命为太仆。五月丙申（十七日），将平原王刘翼贬为都乡侯，遣回河间。刘翼不再会见宾客，紧闭大门而深居自守，因此得以免罪。

初，邓后之立也，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欲与司空陈宠共奏追封后父训，宠以先世无奏请故事，争之，连日不能夺；及训追加封谥，禹、防复约宠俱遣子奏礼于虎贲中郎将骘，宠不从；故庞子忠不得志于邓氏。骘等败，忠为尚书，数上疏陷成其恶。

当初，邓氏立为皇后，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曾打算同司空陈宠一同奏请追封邓皇后的父亲邓训。但陈宠认为前代没有这种奏请先例，便与他们争辩，一连数日不能定夺。及至和帝为邓训追加封号和谥号时，张禹、徐防又约陈宠一同派儿子向虎贲中郎将邓骘送礼祝贺，陈宠不肯答应。因此，陈宠的儿子陈忠在邓氏家族当政时未能得志。及至邓骘等人失势，陈忠被任命为尚书，屡次上书弹劾，终于使邓氏家庭陷于重罪。

大司农京兆朱宠痛骘无罪遇祸，乃肉袒舆榇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圣善之德，为汉文母。兄弟忠孝，同心忧国，社稷是赖；功成身退，让国逊位，历世贵戚，无与为比，当享积善履谦之。而横为宫人单辞所陷，利口倾险，反乱国家，罪无申证，狱不讯鞫，遂令骘等罹此酷陷，一门七人，并不以命，尸骸流离，冤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丧气。宜收还冢次，宠树遗孤，奉承血祀，以谢亡灵。"宠知其言

切，自致廷尉；陈忠复劾奏宠，诏免官归田里。众庶多为骘称枉者，帝意颇悟，乃谴让州郡，还葬骘等于北芒，诸从兄弟皆得归京师。

大司农、京兆人朱宠，痛心于邓骘无罪而遭遇祸难，于是脱光上衣，抬着棺材，上书为邓骘鸣冤。奏书说："我认为和熹邓皇后具有圣明善良的品德，是汉朝的文母。她的兄弟忠孝，共同忧心国事，受到王室的倚重；迎立皇上以后，大功告成，而引身自退，拒受封国，辞去高位，历代的皇后家庭，都不能与他们相比。他们应当由于善良和谦让的行为而得到保佑，但却横遭宫人片面之辞的诬陷。口舌锋利，危言耸听，扰乱了国家。罪名没有明白的证据，判案也没有经过审讯，结果竟使邓骘等人遭受这样的惨祸，一家七口，全都死于非命，尸骨分散各地，冤魂不能返回家乡，违背天意而震动人心，全国各地一片颓丧。应当准许他们的尸骨还葬祖坟，优待保护留下的孤儿，让邓家的宗祠有人祭祀，以告慰亡灵。"朱宠知道他的言辞激切，自动前往廷尉投案。于是陈忠又弹劾朱宠。安帝下诏将朱宠免官，让他返归乡里。民众多为邓骘鸣冤，安帝有所觉悟，于是责备迫害邓氏家族的州郡官员，准许邓骘等人的尸骨运回北芒山安葬，邓骘的堂兄弟们也都得以返回京城洛阳。

[10]帝以耿贵人兄牟平侯宝监羽林左军车骑；封宋杨四子皆为列侯，宋氏为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吏十余人；阎皇后兄弟显、景、耀，并为卿、校、典禁兵。于是内宠始盛。

[10]安帝将嫡母耿贵人的哥哥牟平侯耿宝任命为羽林左军车骑总监，将祖母宋贵人之父宋杨的四个儿子全都封为列侯，宋氏家族中担任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官的有十余人。阎皇后的兄弟阎显、阎景、阎耀，全都担任卿、校，统御皇家禁军。从此，安帝内宠的权势开始兴盛。

帝以江京尝迎帝于邸，以为京功，封都乡侯，封李闰为雍乡侯，闰、京并迁中常侍。京兼大长秋，与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及王圣、圣女伯荣扇动内外，竞为侈虐；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司徒杨震上疏曰："臣闻政以得贤为本，治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扰

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幸皆怀忿恚。

安帝因江京当年曾前往清河国驻京官邸迎接自已入宫即位，认为江京有功，将他封为都乡侯，将李闰封为雍乡侯，二人全都提升为中常侍。江京兼任大长秋，与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以及王圣和王圣的女儿伯荣在内外活动，竟相显示奢侈和暴虐。伯荣能够出入皇宫，便从事串通奸恶和传送贿赂的勾当。司徒杨震上书说：“我听说，执掌政权，以得到贤才为基本条件；治理国家，以铲除奸恶为主要任务。因此唐尧虞舜时代，俊杰之士当权，‘四凶’之类的恶人遭到流放，天下全都敬服，因此达到人心和睦。如今具备《尚书》所提出的‘九德’的人未在朝中任职，而嬖幸奸佞之辈却充斥宫廷。奶娘王圣，出身微贱，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奉养皇上，虽然有精心侍候的辛勤，但先后对她的赏赐与恩德，已经超过对功劳的报答。然而她贪得无厌，不知法纪的限度，勾结宫外之人，接受请托贿赂，扰乱大局，损害朝廷，玷污了陛下日月般的圣明。女子和小人，接近他们便高兴，疏远他们便怨恨，委实难以豢养。陛下应当尽早让奶娘出宫，命她在外面居住，切断伯荣和宫廷的联系，不许她往来奔走。这样可以同时发扬皇恩与圣德，对上对下两全其美。”奏书呈上，安帝让奶娘等人传阅，他们全都心怀愤慨和怨恨。

而伯荣骄淫尤甚，通于故朝阳侯刘护从兄，遂以为妻，官至侍中，得袭护爵。震上疏曰：“经制，父死子继，兄亡弟及，经防篡也。伏见诏书，封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袭护爵为侯；护同产弟威，今犹见在。臣闻天子专封，封有功；诸侯专爵，爵有德。今无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时之间，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旧制，不合经义，行人喧哗，百姓不安。陛下宜鉴镜既往，顺帝之则。”尚书广陵翟上疏曰：“昔窦、邓之宠，倾动四方，兼官重绂，盈金积货，至使议弄神器，改更社稷，岂不以势尊威广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坏，头颡堕地，愿为孤豚，岂可得哉！夫致贵无渐，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宠幸，功均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陛下诚仁恩周洽，以亲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门，覆车重寻，宁无摧折！此最安危之极戒，社稷之深计也。昔文帝爱百金于露台，饰帷帐于皂囊，或有讥其俭者，上

曰："朕为天下守财耳，岂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以来，日月未久，费用赏赐，已不可算。敛天下之财，积无功之家，帑藏单尽，民物雕伤，卒有不虞，复当重赋，百姓怨叛既生，危乱可待也。愿陛下勉求忠贞之臣，诛远佞谄之党，割情欲之欢，罢宴私之好，心存亡国所以失之，鉴观兴王所以得之，庶灾害可息，丰年可招矣。"书奏，皆不省。

而伯荣在这些人当中，最为骄奢淫逸。她与已故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通奸，刘便娶她做妻子，官位达到侍中，得以继承刘护的爵位。杨震上书说："传统制度规定：父亲去世，儿子继承；兄长去世，弟弟继承，这是为了防止篡位。我看到诏书颁下，命令已故朝阳侯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继承刘护的爵位，封为侯爵。然而刘护的亲弟弟刘威，如今还在人世。我听说，天子有赐封的权力，赐封给有功的人；诸侯有赏爵的权力，赏爵给有德的人。如今刘并没有其他的功劳德行，只因娶了奶娘的女儿，一时之间，既官居侍中，又晋封侯爵，与传统制度不符，与儒家经义不合，使行人在路上喧哗，百姓感到不安。陛下应当以史为鉴，遵循帝王的法则。"尚书、广陵人翟上疏说："先前窦家、邓家的荣宠，使四方震动，他们身兼数官，家中黄金满门，财物堆积，甚至干涉摆布皇帝，这难道不是由于他们的权势太尊而威望太大，才导致了这种祸患吗！及至他们败亡之时，人头落地，即使是想做一只猪仔，难道能办得到吗！尊贵的身份如果不是逐步达到，就会突然地丧失；爵位如果不是通过正道获得，祸殃必定迅速来临。如今外戚宠幸，功劳与天地相等，自汉初以来未曾有过。陛下诚然是仁爱恩宠备至，以亲近九族，然而官爵禄位不由朝廷掌握，政权转移到了私门，重蹈前人的覆车之路，难道会不危险！这是关系王位安危的最深刻的戒条，是重要的国家大计。从前文帝吝惜花费百金修建露台，用包装奏章的黑色布袋制成帷帐，有人讥笑他的俭省，他却说：'朕只是为天下守财罢了，难道可以随意浪费吗？'如今自陛下亲政以来，时间不长，赏赐费用已经无法统计。聚敛天下之财，堆积到无功之家，使国库空虚，民间凋敝，一旦突然发生不测的变故，还要再加重赋税，百姓有了怨恨背叛之心，危险和动乱就会随之而来。愿陛下尽力物色忠贞之臣，惩罚疏远奸佞之辈，割舍情欲的欢娱，放弃宴乐和求得私恩的爱好，不忘亡国之君如何失败的教训，研究创业之君如何成

功的原因，众灾害便可止息，丰年便可到来了。”奏书呈上，安帝全都不予理会。

[11]秋，七月，已卯，改元，赦天下。

[11]秋季，七月已卯（初一），改年号。大赦天下。

[12]壬寅，太尉马英薨。

[12]七月壬寅（二十四日），太尉马英去世。

[13]烧当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烧当世嫡，而校尉马贤抚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结，共胁将诸种寇湟中，攻金城诸县。八月，贤将先零种击之，战于牧苑，不利。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郡兵于令居，因胁将先零、沈氐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追到鸾鸟，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

[13]羌人烧当部落的忍良等人，认为麻奴兄弟本是烧当首领的嫡系子孙，但校尉马贤却没有给予适当的抚恤优待，因而常怀怨恨之心，便互相勾结，一同裹胁其他部落侵犯湟中地区，进攻金城郡各县。八月，马贤率领羌人先零部落进行回击，在牧马场交战，未能取胜。麻奴等又在令居打败了武威、张掖两郡的郡兵，乘胜裹胁先零、沈氐各部落四千余户，沿山向西而行，进攻武威。马贤追到鸾鸟县，采用招抚引诱的手段，各部落归降的有数千户。麻奴向南返回湟中地区。

[14]甲子，以前司徒刘恺为太尉。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锢二世。至是，居延都尉范复犯臧罪，朝廷欲依光比；刘恺独以“《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陈忠亦以为然。有诏：“太尉议是。”

[14]甲子（十六日），将前任司徒刘恺任命为太尉。当初，清河国相叔孙光因贪污被判罪，禁止他的子孙两代当官。本年，居延都尉范也犯了贪污罪，朝廷准备依照叔孙光的先例进行处罚。唯独刘恺认为：“根据《春秋》大义，对善行的报偿应当延及子孙，对恶行的惩处应当限于罪犯自身，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向善。如今禁止赃官的子孙当官，以轻从重，让善良无罪之人感到恐惧，这不符合先王慎于使用刑罚的原意。”尚书陈忠也赞同刘恺的意见。安帝下诏说：“太尉的主张正确。”

[15]鲜卑其至寇居庸关。九月，云中太守成严击之，兵败，功曹杨穆以身捍严，与之俱殁；鲜卑于是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发广阳、渔阳、涿郡甲卒救之，鲜卑解去。

[15]鲜卑首领其至侵犯居庸关。九月，云中郡太守成严进行回击，战败。功曹杨穆用身体保卫成严，和他一同战死。于是鲜卑军在马城包围了乌桓校尉徐常。度辽将军耿夔和幽州刺史庞参征调广阳、渔阳、涿郡三郡部队救援，鲜卑军解围离去。

[16]戊子，帝幸卫尉冯石府，留饮十余日，赏赐甚厚，拜其子世为黄门侍郎，世弟二人皆为郎中。石，阳邑侯鲂之孙也，父柱尚显宗女获嘉公主，石袭公主爵，为获嘉侯，能取悦当世，故为帝所宠。

[16]戊子（初十），安帝临幸卫尉冯石家，留居饮宴十余天，赏赐十分丰厚，将冯石的儿子冯世任命为黄门侍郎，将冯世的两个弟弟全都任命为郎中。冯石是阳邑侯冯鲂的孙子，他的父亲冯柱娶明帝的女儿获嘉公主为妻。冯石继承了公主的爵位，被封为获嘉侯。他很会取悦于人，所以受到安帝的宠爱。

[17]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

[17]京城洛阳及二十七个郡和封国大雨成灾。

[18]冬，十一月，已丑，郡国三十五地震。

[18]冬季，十一月已丑（十二日），有三十五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19]鲜卑寇玄菟。

[19]鲜卑军进攻玄菟郡。

[20]尚书令讽等奏，以为“孝文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断大臣行三年丧。”尚书陈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告宁而群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雕损。陛下听大臣终丧，圣功美业，靡以尚兹。《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臣愿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则海内咸得其所。”时宦官不便之，竟寝忠奏。庚子，复断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

[20]尚书讽等人上书指出："孝文皇帝制订简单的礼仪，光武皇帝革除官吏告假奔丧的制度，这是给万世留下的法则，实在不应更改。应当重新取消大臣守丧三年的规定。"尚书陈忠上书说："高祖承受天命，萧何创立制度，大臣有守丧三年的规定，合乎孝子哀悼父母的原则。光武帝建武初年，刚刚经受了大乱，国家的各项规章制度，多趋于简单易行。既然大臣不得告假奔丧，而下面的官员们追求私利，便很少有人守丧三年，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就使礼义方面确实受到了损害。陛下准许大臣守丧三年，在神圣美好的功业中，没有哪一项比这更为崇高。《孟子》说：'尊敬我的长辈，推及到别人的长辈；爱护我的幼儿，推及到别人的幼儿，天下便可把握运转在手掌上。'我愿陛下登高遥望北方，用陛下对甘陵的思念推想臣子的心情，那么天下之人就可以各得其所。"当时，宦官认为守丧三年的制度对自己不便，竟将陈忠的奏章搁置下来。庚子（二十三日），安帝重新取消二千石以上官员守丧三年的规定。

袁宏论曰：古之帝王所以笃化美俗，率民为善，因其自然而不夺其情，民犹有不及者，而况毁礼止哀，灭其天性乎！

袁宏论曰：古代的帝王所以能使美好的风俗更为淳厚，率领百姓向善，是由于顺其自然而不强行剥夺人的感情，然而有些百姓仍然不能受到教化，更何况破坏礼制而不让为父母尽哀，毁灭了天性呢！

[21]十二月，高句丽王宫率马韩、貊数千骑围玄菟，夫馀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是岁，宫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使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帝从之。

[21]十二月，高句丽国国王宫率领马韩、貊的数千骑兵包围玄菟郡。夫馀国国王派儿子尉仇台率领二万余人同州郡官府一同进行讨伐，打败敌军。本年，宫去世，他的儿子遂成即位。玄菟郡太守姚光上书，打算乘宫去世的机会，发兵进攻高句丽。朝中讨论此事的人都认为可以批准这个建议。陈忠却说："原先由于宫的凶恶狡猾，姚光没有能够打败高句丽。如今宫去世而我们乘机进攻，这是不义。我们应当派使节前去吊丧，借此机会责备他们先前的罪过，予以宽恕而不施加惩罚，以便将来取得善意的回报。"安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延光元年（壬戌、122）

延光元年（壬戌，公元122年）

[1]春，三月，丙午，改元，赦天下。

[1]春季，三月丙午（初二），改年号。大赦天下。

[2]护羌校尉马贤追击麻奴，到湟中，破之，种众散遁。

[2]护羌校尉马贤追击羌人烧当部落首领麻奴，到达湟中地区，打败羌军，麻奴的部众纷纷逃散。

[3]夏，四月，京师，郡国四十一雨雹，河西雹大者如斗。

[3]夏季，四月，京城洛阳及四十一个郡和封国下冰雹。河西地区的冰雹，有的巨大如斗。

[4]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数纠发奸恶，怨者诈作玺书，谴责焕、光，赐以欧刀，又下辽东都尉庞奋，使速行刑。奋好斩光，收焕。焕欲自杀，其子绲疑诏文有异，止焕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他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自上，甘罪无晚。”焕从其言，上书自讼，果诈者所为，征奋，抵罪。

[4]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曾多次督察举发奸人恶行，他们的仇人便伪造诏书，谴责冯焕、姚光，赐剑让他们自尽；并下令给辽东郡尉庞奋，命他迅速行刑。庞奋立即将姚光斩首，逮捕了冯焕。冯焕打算自杀，他的儿子冯绲疑心诏书文字不同寻常，劝阻冯焕说：“您担任州刺史时，一心铲除奸恶，确实没有其他的事故。一定是凶狠的仇人妄自造假，发泄奸恶怨毒。希望您自己就此事上书朝廷，再安心去死，也不算晚。”冯焕按照他的主意，上书为自己辩护，才发现果然是仇人策划的阴谋。于是朝廷征召庞奋入京，处以应得的刑罚。

[5]癸巳，司空陈褒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刘授为司空。

[5]癸巳（十九日），将司空陈褒免官。五月庚戌（初七），将宗正、彭城人刘授任命为司空。

[6]己巳，封河间孝王子德为安平王，嗣乐成靖王后。

[6]己巳（二十六日），将河间孝王刘开的儿子刘德封为安平王，作为乐成靖王刘党的继承人。

[7]六月，郡国蝗。

[7]六月，各郡和封国普遍发生蝗灾。

[8]秋，七月，癸卯，京师及郡国十三地震。

[8]秋季，七月癸卯（初一），京城洛阳及十三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9]高句丽王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其后貊率服，东垂少事。

[9]高句丽国国王遂成将所劫掠的俘虏、牲畜还给中国，到玄菟郡投降。随后，貊也归顺了中国。东部边境从此平安无事。

[10]虔人羌与上郡胡反，度辽将军耿夔击破之。

[10]羌族虔人部落与上郡的胡人一同反叛，被度辽将军耿夔击败。

[11]八月，阳陵园寝火。

[11]八月，汉景帝的陵墓阳陵的陵园及寝庙失火。

[12]九月，甲戌，郡国二十七地震。

[12]九月甲戌（疑误），有二十七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13]鲜卑既累杀郡守，胆气转盛，控弦数万骑，冬，十月，复寇雁门、定襄；十一月，寇太原。

[13]鲜卑部落多次杀害汉朝的郡太守之后，胆量越来越大，拥有射箭骑兵数万人。冬季，十月，再次侵犯雁门、定襄。十一月，侵犯太原。

[14]烧当羌麻奴饥困，将种众诣汉阳太守耿种降。

[14]羌人烧当部落首领麻奴饥饿困窘，率领部众向汉阳太守耿种投降。

[15]是岁，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

[15]本年，京城洛阳及二十七个郡和封国大雨成灾。

[16]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尚书仆射陈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屡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滋生，荆、扬稻收俭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匮。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轩骈马，相望道路，可谓孝至矣。然臣窃闻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发民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赂遗仆从，人数百

匹，顿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间托叔父之属，清河有陵庙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陛下不问，必以为陛下欲其然也。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灾之发，必起于此。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正乾刚之位，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重察左右，得无石显漏泄之奸？尚书纳言，得无赵昌谮崇之诈？公卿大臣，得无朱博阿傅之援？外属近戚，得无王凤害商之谋？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已，则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书奏，不省。

[16]安帝屡次派遣黄门、常侍等宦官及宫廷使者伯荣在甘陵与京城之间往来。尚书仆射陈忠上疏说：“如今未能上合天心，水旱灾害不断发生。青州、冀州，雨水不停而河堤溃漏；徐州、泰山沿海一带，海水倒灌；兖州、豫州，蝗虫滋生；荆州、扬州，水稻歉收；并州、凉州，羌人叛乱，又加上百姓贫穷，国库空虚。陛下因不能亲自侍奉孝德皇的陵园寝庙，连续派遣宫廷使者到甘陵祭祀，朱红色的车辆由并辔双马驾驶，在道路上前后相望，可以说尽了最大的孝心。然而我听说，使者经过各地，威风权势显赫，震动了郡县，亲王、侯爵和二千石官员甚至为伯荣在车前独拜。征发百姓筑路，修缮驿站，储备大量物资，徭役没有限度，老弱相随受到差遣，役夫动辄就数以万计。赠送使者仆从缣帛，每人达数百匹。百姓倒在地上呻吟哀汉，无不捶胸哀痛。河间王是陛下的叔父，清河王国内有陛下父母的陵墓，以及皇帝任命的大臣，他们全都为伯荣在车下屈节。如果陛下不加追问，人们必然认为陛下的本意就是如此。伯荣的威风超过了陛下，陛下的权柄掌握在臣仆婢妾手中，水灾的发生，必定是由于这个原因。从前武帝的宠人韩嫣乘坐备用御车，领受巡察的使命，江都王误以为皇帝驾临而为之下拜，韩嫣因此受到了刑刀的诛杀。我愿圣上加强元首的尊严，端正君权的位置，不应再让女人做使者干预政务。慎重地考察左右，有没有石显攻击陈咸泄露机密那种奸恶？尚书和纳言，有没有赵昌诬陷郑崇那种欺诈？公卿大臣，有没有朱博依附傅氏皇后家族而取得援助那种事情？外戚近亲，有没有王凤谋害王商那种阴谋？如果国家大事一律由皇帝发号施令，大政方针总是由陛下自己决定，那么在下位的人就不能威胁在上位的人，臣子就不能干预君王，连续不断的

大雨和洪水就必然会停止，四方各种灾异就不能造成危害。”奏书呈上，安帝未予理会。

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变咎，辄切免三公，陈忠上疏曰：“汉兴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臣忠心常独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陈褒，今者灾异，复欲切让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诚；故知是非之分，较然有归矣。又尚书决事，多违故典，罪法无例，诋欺为先，文惨言丑，有乖章宪。宜责求其意，割而勿听，上顺国典，下防威福，置方员于规矩，审轻重于衡石，诚国家之典，万世之法也！”

当时，太尉、司徒、司空三府没有实权，机密要事由尚书专门负责。然而每当认为过失而导致了灾异的时候，就谴责罢免三公。陈忠上书说：“汉朝建立以来形成了一个传统，丞相所提的建议，皇上无不听从。但如今的三公，尽管有一样的名称，而实质却已不同。选拔、举荐、处罚、奖赏，一概由尚书负责，尚书受到的信任，超过了三公。这一颓势产生以来，逐渐发展，为时已久了。我内心常常独自不安。最近由于发生地震，颁策罢免了司空陈褒，如今又有灾异，还要谴责三公。从前孝成皇帝因火星靠近心宿，把责任推给了丞相，但到底没有得到上天的赐福，而徒然违背了宋景公爱护大臣的美德。所以，知道是非的标准，责任就明确地有所归属了。还有，尚书裁决事务，多数违背旧有的制度，定罪判刑不依照律例，从一开始就诋毁和欺骗，语言尖刻恶毒，违背规章和法律。陛下应当追究其中的用意，弃割而不听从，对上遵循国家法典，对下防止臣子作威作福，用方矩圆规制定方圆，依据称砣审度轻重。这诚然是国家的制度，万世的法则！”

[17]汝南太守山阳王龚，政崇宽和，好才爱士。以袁阆为功曹，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阆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蕃性气高明，龚皆礼之，由是群士莫不归心。

[17]汝南太守山阳人王龚，为官崇尚宽厚平和，喜爱人才贤士。他任命袁阆为功曹，本郡人黄宪、陈蕃等受到举荐。尽管黄宪不肯服从征召，陈蕃却因此就任官职。袁阆并不标新立异，当时却很有名望，

陈蕃则性格气质清高爽朗。王龚对他们全都以礼相待，因此士人们无不对王龚十分向往。

宪世贫贱，父为牛医。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阆所，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阆曰：“见吾叔度耶？”是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邪？”对曰：“良不见叔度，自以为无不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固难得而测矣。”陈蕃及同郡周举尝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过袁阆，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泰，曰：“奉高之器，譬诸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即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

黄宪家世贫贱，父亲是一名牛医。颍川人荀淑来到慎阳，在旅店遇到黄宪，黄宪当时十四岁，荀淑对他大感惊异，拱手为礼而交谈，很久都不肯离去。他对黄宪说：“您就是我的老师。”接着他前往袁阆处，没来得及讲寒暄的话，迎面便说：“贵郡有个像孔子学生颜回那样的人，你可认识他？”袁阆说：“是遇到了我们的黄叔度吗？”当时，同郡人戴良富有才华而心气高傲，而见了黄宪，却总是十分恭敬，等到回家后，则感到惘然若有所失。他的母亲问道：“你又是从牛医儿子那里来吗？”戴良回答说：“我没看到黄叔度时，自以为没有地方不如他，相见以后，却好象看他就在前面，而忽然又在后面出现，实在高深莫测。”陈蕃与同郡人周举曾交谈，一致认为：“如果三个月不见黄宪，那么卑鄙可耻的念头就会重新在内心萌芽了。”太原人郭泰，少年时曾在汝南郡游历。他先去拜访袁阆，没有留下过夜便告辞了。又去拜访黄宪，却一连住了几天才返回。有人问郭泰是什么原因，郭泰说：“袁奉高的才具，好比泉水，虽清但容易舀取。而黄叔度却象千顷汪洋，无法使它澄清，也无法使它混浊，不可估量。”黄宪最初曾被本郡推举为孝廉，后来又受到三公府的征召。黄宪的友人劝他去做官，他也并不拒绝，但只是暂时前往京城，随即就回来了，竟什么官也没做。黄宪四十八岁时去世。

范晔论曰：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吝，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

范晔论曰：黄宪的言论与见解，没有留下有关的传闻。然而那些有节操有学问的人见了他，无不佩服他的高深，清除了自己的不良杂念。莫非是由于他的道德灵性至全至圣，因而无法言说吗？我的曾祖父穆侯范汪认为："黄宪其人，处身立世柔然温顺，像大道理一样渊浩，或浅或深都不能达到他的分寸，或清或浊都不能道出他的境界。如果能赶上成为孔子门下的学生，大概差不多是这样的吧！"

二年（癸亥、123）

二年（癸亥，公元123年）

[1]春，正月，旄牛夷反，益州刺史张乔击破之。

[1]春季，正月，旄牛夷人反叛，被益州刺史张乔击败。

[2]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圣为野王君。

[2]夏季，四月戊子（二十日），将奶娘王圣封为野王君。

[3]北匈奴连与车师入寇河西，议者欲复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敦煌太守张上书曰："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谨陈西域三策：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朝廷下其议，陈忠上疏曰："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孝武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非良计也。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按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帝纳之，于是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3]北匈奴接连与车师侵入河西地区，议论此事的官员主张再次关闭玉门关和阳关，以杜绝外患。敦煌太守张上书说："我在京城时，也曾认为应当放弃西域，而如今亲自踏上这块土地，才知道如果放弃西域，那么河西地区就不能独自存在。我谨献上有关西域的上中下三策：北匈奴呼衍王经常辗转来往于蒲类海和秦海之间，控制西域地区，带领西域各国一同侵略汉朝。现在可以派酒泉属国的部队二千余人集合到昆仑塞，先去攻打呼衍王，除掉祸根，随即征调鄯善国军队五千人威胁车师后国，这是上策。如果不能出兵，可以设置军司马，领兵五百人，由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供给犁、牛、粮食，出塞进据柳中，这是中策。如果还不行，那么就应放弃交河城，收揽鄯善等友好国家的人民，让他们全部进入塞内。这是下策。"朝廷让群臣讨论张的建议。陈忠上书说："西域归心汉朝已久，有不少国家热诚地向往东方，到边关探询请求，这是他们不满匈奴、仰慕汉朝的证明。如今北匈奴已经打败了车师，势必向南进攻鄯善。如果我们放弃他们而不去援救，各国就要归附北匈奴了。若是如此，那么北匈奴的财富就会愈发增多，胆量就会愈发变大，威势逼近南羌地区，与羌人联络，这样河西四郡就危险了。河西地区既然危险，不可不去救援，那么就要征发百倍的徭役，动用无数的资财了。议论此事的人，只想到西域距离极远，照顾这一地区花费太多，却看不到孝武皇帝苦心操劳的本意。目前敦煌孤立危险，从远方向朝廷告急，再不给予帮助，对内无法安慰官吏和人民，对外无法向各异族示威，势必削减自己的领土，这不是好计策。我认为应当在敦煌设置校尉，依照旧例增加河西四郡的驻军，以镇抚四方各国。"安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重新将班勇任命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人出塞，驻扎柳中。

[4]秋，七月，丹阳山崩。

[4]秋季，七月，丹阳郡发生山崩。

[5]九月，郡国五雨水。

[5]九月，有五个郡和封国大雨成灾。

[6]冬，十月，辛未，太尉刘恺罢；甲戌，以司徒杨震为太尉，光禄勋东莱刘熹为司徒。大鸿胪耿宝自候震，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宝大恨而去。执金吾阎显亦荐所亲于

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见怨。时诏遣使者大为王圣修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灾害滋甚，百姓空虚，三边震扰，帑藏匮乏，殆非社稷安宁之时。诏书为阿母兴起第舍，合两为一，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攻山采石，转相迫促，为费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国无肺府枝叶之属，依倚近幸奸佞之人，与之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黑浑淆，清浊同源，天下欢哗，为朝结讥。臣闻师言，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人，不可复使，惟陛下度之！”上不听。

[6]冬季，十月辛未（初六），将太尉刘恺罢免。甲戌（初九），将司徒杨震任命为太尉，将光禄勋、东莱人刘熹任命为司徒。大鸿胪耿宝亲自去见杨震，向他推荐中常侍李闰的哥哥，说：“李常侍受到圣上的倚重，想让三公征召他的哥哥当官。我只是传达上面的意思罢了。”杨震说：“如果圣上有意让主管官员征召，本应有尚书发出的敕令。”耿宝十分恼恨地离去。执金吾阎显也向杨震推荐自己亲近的人。杨震又未听从。司空刘授听说后，便立即征召这两个人作自己的掾属。从此杨震愈发受到怨恨。当时安帝下诏派遣使者为王圣大修宅第，而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人更互相怂恿，结党营私，扰乱动摇了朝廷纲纪。杨震上书说：“我认为，如今灾害越发严重，百姓贫困，西北东三方边境战乱不息，国库空虚，这恐怕不是国家安宁之时。但诏书颁下，要为奶娘兴修宅第，将两坊合为一体，占据整条街道；雕刻装饰，极为精巧；为了凿山采石，官员层层催逼，耗费资财亿万计。周广和谢恽兄弟，本非王室的近亲或旁支，而依靠皇上身边得宠的奸佞，和他们一同作威作福，窃取权力，向州郡官府请托，势倾大臣，主管官员征辟人才的时候，也要顺从他们的意思。他们招揽天下贪婪之人，收受贿赂，甚至有些因赃罪而被禁止当官的人，也新出任显要的官职。黑白混淆，清浊不分，天下人为此大哗，纷纷讥刺朝廷。我听先师说过，在上面的人向人民索取，财富尽时人民便会怨恨，精力尽时人民便会背叛，怨恨和背叛的人民不可再供驱使，请陛下思量！”安帝不肯听取他的意见。

[7]鲜卑其至自将万余骑攻南匈奴于曼柏，日逐王战死，杀千余人。

[7]鲜卑首领其至亲率骑兵一万余人，在曼柏向南匈奴发动进攻。南匈奴日逐王战死，一千余人被杀。

[8]十二月，戊辰，京师及郡国三地震。

[8]十二月戊辰（初四），京城洛阳和三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

[9]陈忠荐汝南周燮、南阳冯良学行深纯，隐居不仕，名重于世；帝以玄纁币聘之；燮宗族更劝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为国，君独何为守东冈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其时而动，动而不时，焉得亨乎！"与良皆自载至近县，称病而还。

[9]陈忠举荐汝南人周燮、南阳人冯良，称赞他们学识高深，品行纯正，隐居乡间而不入仕途，在当世享有盛名。于是安帝用黑色绸缎和纁皮做礼品，征聘他们做官。周燮家庭的人进一步劝说周燮道："培养道德，砥砺品行，目的是为国效力，您为什么偏偏要守在东山坡呢？"周燮说："培养品德学问的人，要等待时机而动。时机未到就动，怎么能行得通呢！"他和冯良都自己坐车到本县县府，声称有病，然后回家。

三年（甲子、124）

三年（甲子，公元124年）

[1]春，正月，班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还，屯田柳中。

[1]春季，正月，班勇抵达楼兰。因鄯善王归附汉朝，朝廷特别赐给他三条绶带的印信。然而龟兹王白英仍然独自犹豫不定。班勇用恩德和信义进行开导，白英这才带领姑墨、温宿两国王，将自己捆绑起来，向班勇归降。班勇乘机征调龟兹等国的步骑兵一万余人，前往车师前王国王庭，在伊和谷赶走匈奴伊蠡王，收容车师前王国军队五千余人。于是车师前王国开始重新与汉朝建立联系。班勇返回，在柳中垦田屯戍。

[2]二月，丙子，车驾东巡。辛卯，幸泰山。三月，戊戌，幸鲁；还，幸东平，至东郡，历魏郡、河内而还。

[2]二月丙子（十三日），安帝到东方巡视。二月辛卯（二十八），临幸泰山。三月戊戌（初五），临幸鲁，归途中临幸东平，后到达东郡，经过魏郡、河内而返回京城。

[3]初，樊丰、周广、谢恽等见杨震连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冢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震复上疏曰："臣备台辅，不能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师地动，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持权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边境未宁，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倾倚，枝拄而已。而亲近幸臣，未崇断金，骄溢逾法，多请徒士，盛修第舍，卖弄威福，道路欢哗，地动之变，殆为此发。又，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惟陛下奋乾刚之德，弃骄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后所言转切，帝既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会河间男子赵腾上书指陈得失，帝发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曰："臣闻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今赵腾所坐，激讦谤语，为罪与手刃犯法有差，乞为亏除，全腾之命，以诱刍荛舆人之言。"帝不听，腾竟伏尸都市。及帝东巡，樊丰等因乘舆在外，竞修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丰等所诈下诏书，具奏，须行还 上之，丰等惶怖。会太史言星变逆行，遂共谮震云："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壬戌，车驾还京师，便时太学，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震于是柴门绝宾客。丰等复恶之，令大鸿胪耿宝奏："震大臣，不服罪，怀恚望。"有诏，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祀！"因饮鸩而卒。弘农太守移良承樊丰等旨，遣吏于陕县留停震丧，露棺道侧，谪震诸子代邮行书；道路皆为陨涕。

[3]起初，樊丰、周广、谢恽等人见杨震接连进谏却未被采纳，因而无所顾忌，后来便伪造诏书，征调大司农的钱粮、大匠的现有徒夫、木材，各自兴建巨宅、林园池塘和亭台楼阁，劳役及费用无法统

计。杨震再次上书说：“我身在三公之位，未能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城发生地震，那一天是‘戊辰’日，地与戊、辰三者都属‘土’，而地震的位置在中宫，这是宦官幸臣掌权用事的征象。我想到，陛下由于边境平静，自己十分俭省，皇宫的墙垣殿堂倾斜，只用支柱撑起而已。然而那些亲近的宠臣，却不能尊崇与陛下同心的原则，他们骄傲奢侈超过法律的限制，大量征调役夫，大修宅第，作威作福，致使行人在路上喧哗，地震的灾变，恐怕就是为此而发。还有，去冬无积雪，春天未下雨，百官感到心焦，但修缮未停止，这诚然是导致干旱的征兆。愿陛下振奋帝王的阳刚之德，抛弃那些骄傲奢侈之臣，以回报上天的警告！”杨震前后的言论由温和转为激烈，安帝已感到不满，而樊丰等人全都对杨震侧目而视，十分愤恨。但由于杨震是知名的儒者，他们未敢加害于他。恰在此时，河间男子赵腾上书分析批评朝廷得失，安帝发怒，于是将赵腾逮捕，送到诏狱审问，以欺骗主上、大逆不道定罪。杨震上书营救赵腾，说：“我听说殷代、周代的圣明君王，受到小人的抱怨和诟骂后，反而自我警戒，进一步修养品德。如今赵腾受到指控的原因，是用激烈的言辞进行诽谤，罪行与持刀杀人犯法有所不同。我请求为赵腾减刑，保全他的性命，以劝诱草野民众为国进言。”安帝不听。赵腾终于被处死，横尸于都市街头。及至安帝去东方巡视，樊丰等因皇上在外而竞相大修宅第。太尉部掾高舒叫来大匠令史询问核查，得到了樊丰等人伪造发下的诏书。杨震将全部情况写成奏书，准备等安帝回京后呈上，樊丰等人大为惶恐。这时，恰好太史报告说星象发生变化，出现了逆行现象。于是樊丰等人便一同诋毁杨震说：“自从赵腾死后，杨震深为不满，而且他是邓氏家族的旧人，有怨恨之心。”三月壬戌（二十九日），安帝回到京城洛阳，临时在太学休息。当夜，派使者颁策，收回杨震的太尉印信。于是杨震紧闭门户，不再会见宾客。樊丰等人又感到厌恶，指使大鸿胪耿宝上奏说：“杨震本是大臣，竟不服罪而心怀怨恨。”安帝下诏，将杨震遣回原郡。杨震来到洛阳城西的夕阳亭，便满怀慷慨地对他的儿子、门徒们说：“死亡，乃是士的平常遭遇。我蒙受皇恩而身居高位，痛恨奸臣狡诈，却不能进行惩罚；痛恨淫妇作乱，却不能予以禁止，还有什么面目再见日月！我死以后，要以杂木作棺材，用单被包裹，仅够盖住身体即可，不要归葬祖坟，不要祭祀！”于是服毒而死。弘农郡太守移良遵照樊丰等人的意思，派官吏在陕县留住杨震的丧车，使棺木暴露

在大道之旁，并谪罚杨震的儿子们为驿站传递文书。路上的行人都为他们洒泪。

太仆征羌侯来历曰：“耿宝托元舅之亲，荣宠过厚，不念报国恩，而倾侧奸臣，伤害忠良，其天祸亦将至矣。”历，歙之曾孙也。

太仆、征羌侯来历说：“耿宝是圣上的嫡亲舅父，荣耀和恩宠过分，但却不想着报效国恩，反而倾向奸臣，伤害忠良，上天给他的灾祸也快要来临了。”来历是来歙的曾孙。

[4]夏，四月，乙丑，车驾入宫。

[4]夏季，四月乙丑（初二），安帝入宫。

[5]戊辰，以光禄勋冯石为太尉。

[5]戊辰（初五），将光禄勋冯石任命为太尉。

[6]南单于檀死，弟拔立，为乌稽侯尸逐单于。时鲜卑数寇边，度辽将军耿夔与温禺犊王呼尤徽将新降者连年出塞击之，还使屯列冲要。耿夔征发烦剧，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胁呼尤徽欲与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众欲杀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将其众亡去。中郎将马翼与胡骑追击，破之，斩获殆尽。

[6]南匈奴单于檀去世，他的弟弟拔继位，此即乌稽侯尸逐单于。当时，鲜卑屡次侵犯边境，度辽将军耿夔与南匈奴温禺犊王呼尤徽率领新归降的部落连年出塞作战，返回后，则让他们到各要塞驻守。耿夔的征调频繁而辛苦，新归降的人都十分怨恨，其首领阿族等人于是反叛，胁迫呼尤徽，要呼尤徽与他们一同离去。呼尤徽说：“我老了，身受汉朝之恩，宁可死，也不能跟随你们！”阿族等要把他杀掉，因有人相救，才得免一死。阿族等便率领部众逃走。中郎将马翼率胡人骑兵进行追击，打败叛军，叛变者几乎全部被斩杀、俘获。

[7]日南徼外蛮夷内属。

[7]日南郡边境外的蛮夷之人归附汉朝。

[8]六月，鲜卑寇玄菟。

[8]六月，鲜卑军侵犯玄菟郡。

[9]庚午，阆中山崩。

[9]六月庚午（初八），阆中县发生山崩。

[10]秋，七月，辛巳，以大鸿胪耿宝为大将军。

[10]秋季，七月辛巳（疑误），将大鸿胪耿宝任命为大将军。

[11]王圣、江京、樊丰等谮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杀之，家属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数为叹息。京、丰惧有后害，乃与阎后妄造虚无，构谗太子及东宫官属。帝怒，召公卿以下，议废太子。耿宝等承旨，皆以为当废。太仆来历与太常桓焉、廷尉犍为张皓议曰："经说，年未满十五，过恶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谋，太子容有不知；宜选忠良保傅，辅以礼义。废置事重，此诚圣恩所宜宿留！"帝不从。焉，郁之子也。张皓退，复上书曰："昔贼臣江充造构谗逆，倾覆戾园，孝武久乃觉寤，虽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岁，未习保傅之教，可遽责乎！"书奏，不省。九月，丁酉，废皇太子保为济阴王，居于德阳殿西下。来历乃要结光禄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伥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帝与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诏胁群臣曰："父子一体，天性自然；以义割恩，为天下也。历、讽等不识大典，而与群小共为欢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岂事君之礼！朝廷广开言路，故且一切假贷；若怀迷不反，当显明刑书。"谏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顿首曰："固宜如明诏。"历怫然，廷诘皓曰："属通谏何言，而今复背之？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帝大怒，尚书令陈忠与诸尚书遂共劾奏历等，帝乃免历兄弟官，削国租，黜历母武安公主不得会见。

[11]王圣、江京、樊丰等人诋毁太子的奶娘王男和厨监邴吉等人。王男等被杀，家属被流放到比景。太子刘保思念王男和邴吉，屡屡为此叹息。江京、樊丰怕有后患，便与阎皇后凭空妄造证据，罗织罪名诬陷太子和太子宫的官员。安帝发怒，召集三公九卿及以下群臣，讨论废黜太子。耿宝等人秉承旨意，一致认为应当废黜。太仆来历、太常桓焉、廷尉犍为人张皓提出异议说："经典说，年龄不到十五岁的人，过失与罪恶不由自身负责。况且王男、邴吉的奸谋，太子或许并不知晓，应当为他挑选忠良之臣做保傅，用礼义进行辅佐。废黜太子之事重大，这实在是圣恩所应留驻之处！"安帝不听。桓焉是桓郁之子。张皓退下，又上书说："从前奸臣江充捏造证据，进行诬陷，使戾太子遇祸，武帝很久以后才觉悟过来，尽管追补从前的过失，但后悔

又怎么来得及！如今皇太子年方十岁，没有受过保傅的教育，能够骤然责备他吗？”奏书呈上，安帝置之不理。九月丁酉（初七），将皇太子刘保废黜，贬为济阴王，居住在德阳殿西侧钟楼下。于是来历约集光禄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人朱伥等十余人，一同到鸿都门谏诤，说太子没有过失。安帝和他的左右亲信感到不安，便让中常侍用诏命威胁群臣说："父子一体，本是天性，以大义割断亲情，乃是为了天下。来历、讽等不识大节，与众小人一同鼓噪喧哗，表面上看是忠诚直正，而内心却是在希求以后的好处。掩饰邪念，违背正义，这难道是事奉君王之礼！朝廷广开言路，所以姑且全部宽恕，倘若执迷不返，就要显示刑法的威严。"劝谏的人无不大惊失色。薛皓首先叩头道："我们自然要服从诏命。"来历愤然，当廷诘问薛皓说："刚才一道进谏时说的是什么话？而现在又背叛它！大臣乘坐朝廷之车，处理国家的大事，原本可以这样反复不定吗？"于是进谏的官员们逐渐各自起身退下。来历独自一人，守在鸿都门下，一连几天不肯离去。安帝大怒，尚书令陈忠和各位尚书便一同上书弹劾来历等人。于是安帝将来历兄弟免官，削减来历的封国赋税收入，贬黜来历的母亲武安公主，不许她入宫晋见。

[12]陇西郡始还狄道。

[12]陇西郡官府开始迁回狄道。

[13]烧当羌豪麻奴死，弟犀苦立。

[13]羌人烧当部落首领麻奴去世，他的弟弟犀苦继位。

[14]庚申晦，日有食之。

[14]庚申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5]冬，十月，上行幸长安；十一月，乙丑，还雒阳。

[15]冬季，十月，安帝出行，临幸长安。十一月乙丑（初六），返回洛阳。

[16]是岁，京师及诸郡国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水、雨雹。

[16]本年，京城洛阳与二十三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有三十六个郡和封国发大水、下冰雹。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五十一卷

汉纪四十三 孝安皇帝下延光四年（乙丑、125）

汉纪四十三 汉安帝延光四年（乙丑，公元125年）

[1]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衍薨。

[1]春季，二月乙亥（疑误），下邳惠王刘衍去世。

[2]甲辰，车驾南巡。

[2]甲辰（十七日），安帝去南方巡视。

[3]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3]三月戊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4]庚申，帝至宛，不豫。乙丑，帝发自宛；丁卯，至叶，崩于乘舆。年三十二。

[4]庚申（初三），安帝抵宛，身体顿觉不适。乙丑（初八），从宛出发。丁卯（初十），抵达叶县，就死在车上。年仅三十二岁。

皇后与阎显兄弟、江京、樊丰等谋曰："今晏驾道次，济阴王在内，邂逅公卿立之，还为大害。"乃伪云"帝疾甚"，徙御卧车。所在上食、问起居如故。驱驰行四日，庚午，还宫。辛未，遣司徒刘熹诣效庙、社稷，告天请命；其夕，发丧。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以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为嗣。济阴王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内外群僚莫不哀之。

皇后和她的兄弟阎显等，以及宦官江京、樊丰等密谋说："如今皇帝死在道上，他的亲生儿子济阴王却留在京都洛阳。消息一旦传出，如果公卿大臣集会，拥立济阴王继承帝位，将给我们带来大祸。"于是谎称皇帝病重，将尸首抬上卧车，所过之处，贡献饮食、问候起居，和往常一样。车队急行四天，于庚午（十三日）返抵皇宫。辛未（十四日），派司徒刘熹前往郊庙、社稷，祷告天地。当晚，发丧，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主政，任命其兄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太后为了长期把持朝廷大权，想选立一个年幼的皇帝。于是和阎显等在禁宫中定策，决定迎立济北惠王的儿子、北乡侯刘懿继位。而济阴

王因在此前已遭废黜，反而不得上殿在棺木前哀悼父亲，他悲痛号哭，饮食不进。宫廷内外文武百官，无不为之哀伤。

[5]甲戌，济南孝王香薨，无子，国绝。

[5]甲戌（十七日），济南孝王刘香去世，无子继承，封国撤除。

[6]乙酉，北乡侯即皇帝位。

[6]乙酉（二十八日），北乡侯刘懿即皇帝位。

[7]夏，四月，丁酉，太尉冯石为太傅，司徒刘熹为太尉，参录尚书事；前司空李为司徒。

[7]夏季，四月丁酉（十一日），任命太尉冯石为太傅，司徒刘熹为太尉，参与主管尚书事务。前任司空李为司徒。

[8]阎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威行前朝，乃风有司奏“宝及其党与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野王君王圣、圣女永等更相阿党，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丰、恽、广皆下狱，死；家属徙比景。贬宝及弟子林虑侯承皆为亭侯，遣就国；宝于道自杀。王圣母、子徙雁门。于是以阎景为卫尉，耀为城门校尉，晏为执金吾，兄弟并处权要，威福自由。

[8]阎显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威望又高，于是指使有关官吏弹劾：“耿宝和他的同党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野王君王圣、王圣的女儿永等人，互相结党营私，作威作福，都大逆不道。”辛卯（初五），樊丰、谢恽、周广都被捕下狱处死，家属流放比景。耿宝和侄儿林虑侯耿承都贬为亭侯，遣归封国。耿宝在途中自杀。王圣母子，流放雁门。于是，阎显又任命其弟阎景为卫尉，阎耀为城门校尉，阎晏为执金吾，兄弟同居权力中枢，任意作威作福。

[9]已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庙曰恭宗。

[9]已酉（二十三日），将安帝埋葬在恭陵，庙号恭宗。

[10]六月，乙巳，赦天下。

[10]六月乙巳（二十日），大赦天下。

[11]秋，七月，西域长史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获首虏八千余人，生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索班没处斩之，传首京师。

[11]秋季，七月，西域长史班勇征发敦煌、张掖、酒泉等郡六千骑兵和鄯善、疏勒、车师前王国的军队，进击车师后王国国王军就，大捷，斩首八千余人，生擒军就和匈奴持节使者，将其带到索班阵亡处斩首，把人头传送到京都洛阳。

[12]冬，十月，丙午，越山崩。

[12]冬季，十月丙午（二十二日），越郡发生山崩。

[13]北乡侯病笃，中常侍孙程谓济阴王谒者长兴渠曰："王以嫡统，本无失德；先帝用谗，遂至废黜。若北乡侯不起，相与共断江京、阎显，事无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黄门南阳王康，先为太子府史，及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等并附同于程。江京谓阎显曰："北乡侯病不解，国嗣宜以时定，何不早征诸王子，简所置乎！"显以为然。辛亥，北乡侯薨；显白太后，秘不发丧，更征诸王子，闭宫门，屯兵自守。

[13]北乡侯刘懿病重，中常侍孙程对济阴王谒者长兴渠说："济阴王是皇帝嫡子，原本没有过失，先帝听信奸臣谗言，竟被废黜。如果北乡侯的病不能痊愈，我与你联合除掉江京、阎显，没有不成功之理。"长兴渠同意。此外，中黄门、南阳郡人王康，先前曾担任太子府史，以及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等人，也都赞成孙程的意见。江京对阎显说："北乡侯的病不愈，继位人应该按时确定，何不及早征召诸王之子，从中选择可以继位的人？"阎显认为有理。辛亥（二十七日），北乡侯去世。阎显急忙禀告太后，暂时秘不发丧，再征召诸王之子进宫，关闭宫门，驻兵把守。

十一月，乙卯，孙程、王康、王国与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聚谋于西钟下，皆截单衣为誓。丁巳，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会崇德殿上，因入章台门。时江京、刘安及李闰、陈达等俱坐省门下，程与王康共就斩京、安、达。以李闰权势积为省内所服，欲引为主，因举刃胁闰曰："今当立济阴王，毋得摇动！"闰曰："诺。"于是扶闰起，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即皇帝位，时年十一。召尚书令、仆射以下从辇幸南宫，程等留守省门，遮捍内外。帝登云台，召公卿、百僚，使虎贲、羽林士屯南、北宫诸门。

十一月乙卯（初二），孙程、王康、王国和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在西钟楼下秘密聚会，每人撕下一幅衣襟进行盟誓。丁巳（初四），京都洛阳和十六个郡和封国发生地震。当晚，孙程等先在崇德殿上集合，然后进入章台门。当时，江京、刘安和李闰、陈达等正好都坐在禁门下，孙程和和王康一齐动手，斩杀江京、刘安和陈达。因李闰长久享有权势，为宫内人所信服，想让他来领头。所以举刀胁迫李闰说："你必须答应拥戴济阴王为帝，不得动摇！"李闰回答："是。"于是，大家将李闰扶起来，都到西钟楼下迎济阴王即皇帝位，当时济阴王十一岁。接着召集尚书令、仆射以下官吏跟随御车，进入南宫。孙程等留守禁门，断绝内外交通。皇帝登上云台，召集公卿百官。派遣虎贲和羽林卫士分别驻守南宫和北宫的所有宫门。

阎显时在禁中，忧迫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显以太后诏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将兵屯平朔门以御程等。显诱诗入省，谓曰："济阴王立，非皇太后意，玺绶在此。苟尽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济阴王者，封万户侯；得李闰者，五千户侯。"诗等皆许诺，辞以"卒被召，所将众少。"显使与登迎吏士于左掖门外，诗因格杀登，归营屯守。

阎显这时正在宫中，闻讯后惊惶失措，不知如何应变。小黄门樊登劝阎显用太后诏命征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率军驻守平朔门，以抵御孙程等人。于是，阎显用征召的办法引诱冯诗入宫，并对他说："济阴王即位，不是皇太后的旨意，皇帝玺印还在这里。如果你能尽力效劳，可以得到封侯。"太后派人送来印信说："能拿获济阴王的，封万户侯。拿获李闰的，封五千户侯。"冯诗等人虽都承诺，但报告说："因仓猝被召，带兵太少。"阎显派冯诗等和樊登去左掖门外迎接增援的将士，冯诗等趁机斩杀樊登，归营固守。

显弟卫尉景遽从省中还外府，收兵至盛德门。孙程传召诸尚书使收景。尚书郭镇时卧病，闻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车门，逢景从吏士拔白刃呼曰："无干兵！"镇即下车持节诏之，景曰："何等诏！"因斫镇，不中。镇引剑击景堕车，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狱，即夜死。

阎显的弟弟卫尉阎景仓猝从宫中返回外府，收兵抵达盛德门。孙程传诏书命令尚书们逮捕阎景。当时，尚书郭镇正卧病在床，一听到命令，立即率领值班的羽林卫士，从南止车门出来，正遇上阎景的部属拔刀大叫：“不要挡道！”郭镇立即下车持节宣读诏书，阎景说：“什么诏书！”于是举刀砍郭镇，没有砍中。郭镇拔剑将阎景击落车下，羽林卫士用戟叉住他的胸脯，将其活捉，送至廷尉狱囚禁，当夜死去。

戊午，遣使者人省，夺得玺绶，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节收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执金吾晏，并下狱，诛；家属皆徙比景。迁太后于离宫。已未，开门，罢屯兵。壬戌，诏司隶校尉：“惟阎显、江京近亲，当伏辜诛，其余务崇宽贷。”封孙程等皆为列侯：程食邑万户，王康、王国食九千户，黄龙食五千户，彭恺、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户，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食四千户，魏猛食二千户，苗光食千户：是为十九侯，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李闰以先不豫谋，故不封。擢孙程为骑都尉。初，程等入章台门，苗光独不入。诏书录功臣，令王康疏名，康诈疏光入章台门。光未受符策，心不自安，诣黄门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诈主上；诏书勿问。以将作大匠来历为卫尉。讽、闾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为郎。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皆见拔用，后至公卿。徵王男、邴吉家属还京师，厚加赏赐。帝之见废也，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皆坐徙朔方；帝即位，并擢为中常侍。

戊午（初五），派使者入北宫，夺到皇帝玺印。于是，皇帝亲临嘉德殿，派遣侍御史持符节，将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阎耀、执金吾阎晏一并逮捕，下狱处死，家属全都流放比景。将太后迁往离宫。己未（初六），打开宫门，撤走驻兵。壬戌（初九），下诏给司隶校尉：“只有阎显、江京近亲应当被诛杀，其他的人，均须从宽处理。”孙程等都被封为列侯：孙程食邑万户，王康、王国食邑九千户，黄龙食邑五千户，彭恺、孟叔、李建各食邑四千二百户，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各食邑四千户，魏猛食邑二千户，苗光食邑千户，号为十九侯。同时，分别等级，赏赐车马、金银和钱帛。李闰因没有参与首谋，所以没有封侯。擢升孙程为骑都尉。起初，孙程等进入章台门，唯独苗光没有进去。诏书命王康

呈报功臣名单时，王康谎报苗光进入章台门。苗光未得到封赏的符策，内心惶恐不安，便向黄门令自首。于是，有关官吏弹劾王康和苗光欺蒙皇上。皇帝下诏不必追究。任命将作大匠来历为卫尉。因讽、闾丘弘等前已病故，将他俩的儿子都任命为郎。朱伥、施延、陈光和赵代，也都得到提拔任用，后来官至公卿。征召王男、邴吉家属，返回京都洛阳，给予厚赏。先前皇帝被废黜时，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都坐罪，被流放到朔方郡。皇帝即位后，全都擢升为中常侍。

初，阎显辟崔之子瑗为吏，瑗以北乡侯立不以正，知显将败，欲说令废立，而显日沈醉，不能得见，乃谓长史陈禅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蛊先帝，废黜正统，扶立疏孽。少帝即位，发病庙中，周勃之徵，于斯复见。今欲与君共求见说将军，白太后，收京等，废少帝，引立济阴王，必上当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则将军兄弟传诈于无穷；若拒违天意，久旷神器，则将以无罪并辜元恶；此所谓祸福之会，分功之时也。”禅犹豫未敢从。会显败，瑗坐被斥；门生苏祇欲上书言状，瑗遽止之。时陈禅为司隶校尉，召瑗谓曰：“弟听祇上书，禅请为之证。”瑗曰：“此譬犹儿妾屏语耳，愿使君勿复出口！”遂辞归，不复应州郡命。

起初，阎显征聘崔的儿子崔瑗为下属官员，崔瑗因北乡侯非先帝嫡子而继位为帝，预见阎显肯定要失败，打算说服阎显，废黜北乡侯，改立济阴王为帝。可是阎显日日沉醉，见不到面，他于是对长史陈禅说：“中常侍江京等迷惑先帝，废除皇家正统，另立旁支。北乡侯即位后，就在宫中发病。周勃废黜吕后所立惠帝后宫子为少帝的迹象，今又重复出现。我打算和你一同面见将军阎显，说服他禀告太后，逮捕江京等人，废黜少帝，拥立济阴王为帝，定然上得天心，下合人望。这样，伊尹、霍光的功劳，我们不必离开座位，便可建立；而将军兄弟的封爵也可世代相传。如果抗拒天意，使帝位久缺，我们虽无罪，却要和首恶同罪，这正是福祸交关的关键时机，分取胜利果实的时刻。”陈禅犹豫，未敢听从。正逢阎显破败，崔瑗坐罪免官，崔瑗的门生苏祇，准备上书呈报上述往事，崔瑗急忙加以制止。当时，陈禅正担任司隶校尉，召见崔瑗说：“你尽管让苏祇上书，我愿出面为你作

证。”崔瑗说：“这就如同小孩、妇女私下谈话一样，愿您不要再提此事！”于是告辞归乡，不再接受州郡的征聘。

[14]已卯，以诸王礼葬北乡侯。

[14]已卯（二十六日），用诸侯王礼仪埋葬北乡侯。

[15]司空刘授以阿附恶逆，辟召非其人，策免。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为司空。

[15]司空刘授因阿附叛逆，所征聘的官吏也不是适当人选，被免官。十二月甲申（初一），擢升少府、河南郡人陶敦为司空。

[16]杨震门生虞放、陈翼诣阙追讼震事；诏除震二子为郎，赠钱百万，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远近毕至。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郡以状上。帝感震忠，诏复以中牢具祠之。

[16]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到宫阙为杨震鸣冤。皇帝下诏，任命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赠钱一百万，用三公的礼仪将杨震改葬在华阴潼亭。远近之人全都赶来吊丧。当时有一只一丈余高的大鸟降落在灵堂之前，郡太守府将此情景呈报朝廷，皇帝为杨震的忠心所感，下诏再用中牢即一羊、一猪进行祭祀。

[17]议郎陈禅以为：“阎太后与帝无母子恩，宜徙别馆，绝朝见，”群臣议者咸以为宜。司徒掾汝南周举谓李曰：“昔瞽瞍常欲杀舜，舜事之逾谨；郑武姜谋杀庄公，庄公誓之黄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绝，后感颍考叔、茅蕉之言，复修子道；书传美之。今诸阎新诛，太后幽在离宫，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将何以令于天下！如从禅议，后世归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群臣朝觐如旧，以厌天心，以答人望！”即上疏陈之。

[17]议郎陈禅认为：“阎太后与皇帝既无母子恩情，应该将太后迁到另外的馆舍，不再朝见。”议论此事的群臣全都赞同。但司徒掾、汝南郡人周举却对李说：“从前，瞽瞍多次想要谋杀儿子虞舜，而舜对父亲更为孝顺。郑庄公的母亲武姜谋杀庄公，庄公发誓：不到黄泉之下，不再相见。秦始皇怨恨母亲淫乱失行，久不见面。后来他们分别被颍考叔，茅蕉的劝谏所感动，重修孝道。史书上对这些事，都十分称道。现在，阎显兄弟刚刚伏诛，太后被幽禁在离宫，如果悲愁生病，一旦发生意外，皇上将何以号令天下！如果采纳陈禅的意见，后世将把罪过归到您的身上。应该密奏朝廷，请求皇帝供养太后，跟过

去一样率领文武百官朝见，以顺天心，以回答人们的愿望！”李立即向皇帝上书陈辞。

孝顺皇帝上永建元年（丙寅、126）

汉顺帝永建元年（丙寅，公元126年）

[1]春，正月，帝朝太后于东宫，太后意乃安。

[1]春季，正月，汉顺帝前往东宫朝见阎太后，太后的心情才安定下来。

[2]甲寅，赦天下。

[2]甲寅（初二），大赦天下。

[3]辛未，皇太后阎氏崩。

[3]辛未（十九日），阎太后去世。

[4]辛巳，太傅冯石、太尉刘熹以阿党权贵免。司徒李罢。

[4]辛巳（二十九日），太傅冯石和太尉刘熹因巴结权贵被免职。同日，司徒李也被罢官。

[5]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

[5]二月甲申（初二），埋葬安思皇后。安思皇后，即阎太后。

[6]丙戌，以太常桓焉为太傅；大鸿胪朱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长乐少府朱伥为司徒。

[6]丙戌（初四），擢升太常桓焉为太傅；大鸿胪朱宠为太尉，参与主管尚书事务；长乐少府朱伥为司徒。

[7]封尚书郭镇为定颍侯。

[7]封尚书郭镇为定颍侯。

[8]陇西钟羌反，校尉马贤击之，战于临洮，斩首千余级，羌众皆降；由是凉州复安。

[8]陇西钟羌反叛，校尉马贤率军进击。在临洮会战，斩杀钟羌一千余人，钟羌部众全都归降。从此以后，凉州重新得到安定。

[9]六月，已亥，封济南简王错子显为济南王。

[9]六月己亥（十九日），封济南简王刘错的儿子刘显为济南王。

[10]秋，七月，庚午，以卫尉来历为车骑将军。

[10]秋季，七月庚午（二十一日），任命卫尉来历为车骑将军。

[11]八月，鲜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战殁。

[11]八月，鲜卑攻打代郡，太守李超阵亡。

[12]司隶校尉虞诩到官数月，奏冯石、刘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侧目，号为苛刻。三公劾奏："诩盛夏多拘系无辜，为吏民患。"诩上书自讼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罚者，民之衔辔。今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百姓怨穷；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臣所发举，臧罪非一。三府恐为臣所奏，遂加诬罪。臣将从史鱼死，即以尸谏耳！"帝省其章，乃不罪诩。

[12]司隶校尉虞诩到任数月，上奏弹劾太傅冯石和太尉刘熹，使他们被免官，又上奏弹劾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都感到不满，指责他苛刻。于是，三公上奏弹劾："虞诩违反常法，于盛夏之季，大肆逮捕和关押无罪的人，吏民深受其害。"虞诩也向顺帝上书，为自己申辩说：" 法令是整齐风俗的堤防，刑罚是驾驭百姓的衔铁和缰绳。然而，现在的官府，州一级委任给郡，郡一级委任给县，层层往下推卸责任，百姓怨恨，投诉无门。并且，当今的风气，都以苟且容身为贤能，尽忠职守为愚蠢。我所查获的贪赃枉法案件，各种各样，盘根错节。三公因恐被我举报，于是先来诬陷我。我将追随史鱼去死，向皇上尸谏！"顺帝看了虞诩的奏章，于是不对虞诩降罪。

中常侍张防卖弄权势，请托受取；诩案之，屡寝不报。诩不胜其愤，乃自系廷尉，奏言："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交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书奏，防流涕诉帝，诩坐论输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四狱。狱吏劝诩自引，诩曰："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喑呜自杀，是非孰辨邪！"浮阳侯孙程、祝阿侯张贤相率乞见，程曰："陛下始与臣等造事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今者即位而复自为，何以非先帝乎！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被拘系；常侍张防臧罪明正，反构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狱，以塞天变。"时防立在帝后，程叱防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趋就东箱。程曰："陛下急收防，无令从阿母求请！"帝问诸尚书，尚书贾朗素与防善，证诩之罪；帝疑焉，谓程曰："且出，吾方思之！"于是诩子与门生百余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

叩头流血，诉言枉状。梵入言之，防坐徙边，贾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诩。程复上书陈诩有大功，语甚切激。帝感悟，复徵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

因中常侍张防利用权势，接受贿赂和请托，虞诩曾多次请求将他法办，都被搁置，没有回音。虞诩不胜愤慨，于是自投廷尉监狱，上书顺帝说："过去，安帝任用樊丰，废黜皇室正统，几乎使社稷灭亡。现在，张防又玩弄权势，亡国之祸，将再降临。我不忍心和张防同列朝廷，谨自囚廷尉狱以报，免得让我重蹈杨震的覆辙！"奏章呈上后，张防在顺帝面前流泪哭诉，于是，虞诩坐罪，被遣送到左校罚作苦役。而张防仍然不肯放过虞诩，必欲置之死地。两天之内，虞诩被传讯拷打四次。狱吏劝虞诩自杀，虞诩回答说："我宁愿伏刑刀死于市，让远近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声不响地自杀，谁能分辨是非呢？"浮阳侯孙程和祝阿侯张贤相继请求面见顺帝，孙程说："陛下当初和我们起事的时候，常痛恨奸臣，深知他们会使国家倾覆。而今即位以后，却又自己纵容和包庇奸佞，又怎么能责备先帝不对？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却被逮捕囚禁。中常侍防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反而陷害忠良。今观天象，客星守羽林，是宫中有奸臣的征兆。应该急捕张防下狱，以堵塞上天所降的灾异。"当时，张防站在顺帝背后，孙程大声呵斥张防说："奸臣张防，为何不下殿去！"张防迫不得已，小步疾走退入东厢。孙程又对顺帝说："陛下，请立即下令逮捕张防，不要让他去向您的奶母求情！"顺帝征求尚书们的意见，尚书贾朗跟张防素来交情很好，争辩说虞诩有罪。顺帝疑惑，对孙程说："你们先出去，朕正在考虑！"于是，虞诩的儿子虞和门生一百余人，举着旗帜，等候中常侍高梵的车子，向高梵叩头流血，申诉虞诩被冤枉的情况。高梵入宫后将报告给顺帝。结果，张防因罪被流放到边疆，尚书贾朗等六人，有的处死，有的免官，并于当天释放虞诩。孙程又上书陈述虞诩有大功，措辞甚为直率激烈。顺帝感动醒悟，又任命虞诩为议郎。几天后，擢升为尚书仆射。

诩上疏荐议郎南阳左雄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节，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

虞诩上书顺帝，保荐议郎、南阳郡人左雄说：“我看到，当今公卿以下的官吏，大多属于专会拱手作揖而不敢说话的好好先生，把到处讨好广结善缘的人，视为贤能，而把为国尽忠尽职的人，视作愚蠢，甚至还互相告诫说：‘不可做白璧，和气多后福。’我认为议郎左雄，具有作为朝廷大臣必须具备的忠直气节，应该提拔为出纳王命的喉舌之官，一定会对扶正和辅佐朝廷，有所裨益。”因此，顺帝任命左雄为尚书。

[13]浮阳侯孙程等怀表上殿争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乱悖逆，王国等皆与程党，久留京都，益其骄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远县；因遣十九侯就国，敕雒阳令促期发遣。

[13]浮阳侯孙程等人因带着奏章，上殿争功，顺帝勃然大怒。于是，有关官吏弹劾：“孙程等人干乱朝政，抗命叛逆。王国等人和孙程结党，长期逗留京都洛阳，更使他们骄纵放肆。”因此，顺帝将孙程等人免官，全都改封到偏远地区，又下令十九侯各自前往他们的封国，命洛阳令督促他们，限期动身。

司徒掾周举说朱伥曰：“朝廷在西钟下时，非孙程等岂立！今忘其大德，录其小过；如道路夭折，帝有杀功臣之讥。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诏指方怒，吾独表此，必致罪谴。”举曰：“明公年过八十，位为台辅，不于今时竭忠报国，惜身安宠，欲以何求！禄位虽全，必陷佞邪之讥；谏而获罪，犹有忠贞之名。若举言不足采，请从此辞！”伥乃表谏，帝果从之。

司徒掾周举劝说司徒朱伥：“当初，皇帝在西钟楼下时，如果不是孙程等人尽力，怎能即位为帝？现在却忘记人家的大德，计较他们的微小过失。如果他们在回封国的途中有人死亡，则皇帝就会遭受屠杀功臣的非议。趁着孙程等人尚未动身，应该迅速奏明皇上，加以劝阻。”朱伥回答说：“现皇上正在发怒，如果我单独为此事上奏，一定会受到皇帝的降罪谴责。”周举又说：“您年龄已经超过八十岁，位居宰相高位，不在此时尽忠报国，而珍惜自己，安于尊宠，您想得到什么？尽管能保全自己的俸禄和官位，但定会被人谴责为奸佞之辈；而因谏诤而获罪，还能留下忠贞的美名。如果我的意见不值得采纳，我请求从此告别！”于是朱伥上表劝谏，顺帝果然采纳。

程徙封宜城侯；到国，怨恨恚怼，封还印绶、符策，亡归京师，往来山中。诏书追求，复故爵土，赐车马、衣物，遣还国。

孙程被改封为宜城侯。他到封国以后，怨恨不满，将印信和符策都退还朝廷，擅自逃归京都洛阳，往来于山中。顺帝下诏搜寻孙程，找到以后，恢复他原来的封爵和食邑，赏赐车马和衣物，遣送他回到封国。

[14]冬，十月，丁亥，司空陶敦免。

[14]冬季，十月丁亥（初九），将司空陶敦免官。

[15]朔方以西，障塞多坏，鲜卑因此数侵南匈奴；单于忧恐，上书乞修复障塞。庚寅，诏："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

[15]朔方郡以西，障塞多已损坏，鲜卑因此不断侵犯南匈奴，单于忧愁恐惧，上书朝廷，请求修复障塞。庚寅（十二日），顺帝下诏："征调黎阳营兵到中山北界驻防。令沿边各郡增设步兵，分布驻扎在各边塞，进行军事训练。"

[16]以廷尉张皓为司空。

[16]擢升廷尉张皓为司空。

[17]班勇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亦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

[17]班勇改立车师后王国前任国王的儿子加特奴为王。又派遣部将斩杀东且弥王，并另立其本族人为王。于是，车师等西域六国，全都归附汉朝。

勇遂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亡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生得单于从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马曹俊救之，单于引去，俊追斩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

班勇于是征发西域各国的军队，进击匈奴，呼衍王逃走，其部众二万余人全都投降。单于的堂兄被活捉，班勇让加特奴亲手将他斩杀，以此结下车师和匈奴之间的仇恨。于是，北单于亲自率领一万余骑兵攻打车师后王国，抵金且谷。班勇派遣假司马曹俊前去救援，单于率

军后撤，曹俊追击，并斩杀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迁到枯梧河畔居住，车师此后不再有匈奴的足迹。

<二年（丁卯、127）>

<二年（丁卯，公元127年）>

[1]春，正月，中郎将张国以南单于兵击鲜卑其至，破之。

[1]春季，正月，中郎将张国率领南单于军队进击鲜卑首领其至，将其击破。

[2]二月，辽东鲜卑寇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出塞击之，斩获甚众；鲜卑三万人诣辽东降。

[2]二月，辽东鲜卑攻打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征发沿边各郡郡兵和乌桓的军队出塞讨伐，斩杀和俘虏甚多，鲜卑三万人到辽东郡投降。

[3]三月，旱。

[3]三月，发生旱灾。

[4]初，帝母李氏瘗在雒阳北，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发哀，亲到瘗所，更以礼殡。六月，乙酉，追谥为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北。

[4]当初，顺帝的母亲李氏埋葬在洛阳城北，顺帝先前不知道。直到现在，顺帝身边的人才将此事禀报。于是，顺帝为母亲发丧举哀，亲自到埋葬的地方，改以皇后的礼仪殡殓。六月乙酉（十一日），追谥为恭愍皇后，埋葬在恭陵的北面。

[5]西域城郭诸国皆服于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请攻之。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赎，遂先期至爵离关，遣司马将兵前战，获首虏二千余人，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朗得免诛，勇以后期徵，下狱，免。

[5]西域所有的城邦国家都已归服汉朝，只有焉耆王元孟未投降。班勇上奏朝廷，请求出兵讨伐。于是，朝廷派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之兵三千人，配合班勇。班勇便征发西域各国之兵，共四万余人，分两路进击焉耆。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约定日期，到焉耆城下

会师。而张朗因先前有罪，急于求功，为自己赎罪，就赶在约定日期之前，抵达爵离关，并派遣司马率军提前进攻，斩首二千余人，元孟害怕被杀，于是派使者请求投降。张朗便直接进入焉耆城，受降而回。结果，张朗得以免除诛杀，而班勇因迟到而被征回京都洛阳，下狱，免官。

[6]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6]秋季，七月甲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7]壬午，太尉朱宠、司徒朱伥免。庚子，以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勋汝南许敬为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于和、安之间，当窦、邓、阎氏之盛，无所屈桡；三家既败，士大夫多染污者，独无谤言及于敬，当世以此贵之。

[7]壬午（初九），太尉朱宠和司徒朱伥，都被免官。庚子（二十七日），擢升太常刘光为主尉，主管尚书事务，将光禄勋、汝南郡人许敬任命为司徒。刘光是刘矩的弟弟。许敬曾在和帝与安帝时期作官，当窦、邓、阎氏权势鼎盛之时，他也无所畏缩和屈服。待三家垮台后，许多居官在位的人，都沾有污点，唯独许敬没有遭到非议。因此，当时人都很敬佩他。

[8]初，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隐于壶山之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是岁，帝复以策书、玄，备礼征英，英固辞疾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强舆入殿，犹不能屈。帝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其后帝乃为英设坛，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英辞位不受，有诏譬旨，勿听。

[8]当初，南阳郡人樊英，从小学问、品行兼优，闻名天下，隐居在壶山南麓，州郡官府曾先后多次征聘他出来当官，他不应命。朝廷公卿大臣荐举他为贤良、方正、有道，他都不肯动身。安帝赐策书征召，他还是不去。同年，安帝又用策书和黑色的缯帛，非常礼敬地征召樊英，而他以病重为理由坚决推辞。诏书严厉谴责州郡官府办事不得力，于是州郡官府把樊英抬到车上上路。樊英不得已，来到京都洛阳。到洛阳后，樊英又称病不肯起床，于是，用轿子强行将他抬进宫

殿，但他还是不肯屈从。安帝让他出去，到太医处养病，每月送给羊和酒。其后，安帝又特地为樊英设立讲坛，命公车令在前面引路，尚书陪同，赏赐小桌和手杖，用尊敬老师的礼节来对待他，询问朝廷大政的得失，将他任命为五官中郎将。数月之后，樊英又声称病重，安帝下诏，将他任命为光禄大夫，准许回家养病，令当地官府送谷米，每年四季送给牛和酒。樊英请求辞去职位，有诏书晓告皇帝旨意，不予批准。

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谕，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而至；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俱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樊英刚接到诏书时，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不会贬抑自己的志气，而去应命。南郡人王逸平素和樊英很要好，因而特地写信给他，引用了许多古人的事进行比喻，劝他接受朝廷的征召。于是，樊英听从了王逸的建议，而前往洛阳。可是，后来他在应对皇帝的提问时，没有什么奇谋远策，大家都很失望。河南人张楷和樊英同时接受征聘，他对樊英说：“天下只有两条路，即出仕和隐退。我先前认为，如果你应召出仕，一定会辅佐君王，拯救百姓。而你开始时以贵重之极的生命，去激怒君王，等到享受爵禄之后，却又听不到你有扶正补救的方法，这是进退没有依据。”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而致之，屈已以访之，克已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臣司马光曰：古代的正人君子，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暴虐时，他就隐退为民。隐退为民，本来不是正人君子所愿意的。但他们深知，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则正道不能得到推行，而和一群奸佞之辈共事，终将伤害自己，所以，才隐藏自己的才能，远远躲开。圣明的君王之所以选用避世隐居的逸民和提拔出身卑

微的人，原本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益，并不是以此来迎合世俗的视听。所以，在道德上足以使君主尊敬，在智慧和才能上足以庇护百姓的人，就犹如身穿粗布衣而怀有美玉一样，深藏不售。而圣明的君王应该竭尽礼节，将他征聘到手；降低自己的身分，向他请教；克制自己，听从他的意见。然后，才能使恩泽普施于四方，功业留传千古。因为圣明的君王所用的是隐士逸民的治国方法，而不是隐士逸民本身，因此，必须注重实际效果，而不是徒求虚名。

其或礼备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则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岂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乱而不可辅乎？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诚心不至而忧其言之不用乎？何贤者之不我从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远矣，诚心至矣，彼将扣阍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使彼诚君子邪，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贪位畏刑之人也，乌足贵哉！

如果礼节很完备，情意很殷勤，而贤才仍不愿出来做官，则圣明的君王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而应该冷静地深自反省：难道是我的品德太薄，而不值得他仰慕？政治太混乱使他无法辅佐？奸佞当权，使他不敢出来做官？我的诚意不够，使他忧虑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为什么贤才不接受我的征聘？假如我的品德已厚，朝政已清明，奸佞已疏远，诚意已到，那么，贤才定将叩门求见而自荐，哪里会有再三征召而不肯应聘的！荀子说："晚上燃火捕蝉，必须把火光照亮，再摇动树枝就行了。如果火光不亮，只摇树枝，也没有用处。而今，君王如能发扬厚德，则天下的人都会归心，犹如蝉去投奔亮光。"有些人主因贤才不应征聘而感到羞耻，于是，用高位来引诱他，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则对高位一定不贪婪，对严刑一定不畏惧，君主最终还是得不到他。能够得到的，都是贪图高位和贪生怕死的人，又怎么值得尊重呢？

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谊隆于乡曲，利不苟取，仕不苟进，洁己安分，优游卒岁，虽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当褒优

安养，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韩福，光武之遇周党，以励廉耻，美风谷，斯亦可矣，固不当如范升之诋毁，又不可如张楷之责望也。

如果能以孝悌著称于家庭，品行高尚闻名于乡里，不要不义之财，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谋求做官，洁身自好，安守本分，悠然自得地过日子，虽然才能不足以辅佐君主和造福百姓，但也还属于品行洁美的善人。圣明的君王，应该给予褒奖和优待，成全他的志向。如汉昭帝对待韩福，光武帝对待周党，用以砥砺廉耻之心，美化风俗，这也就可以了。实在不应该如范升，去加以诋毁，也不要如张楷，加以指责和抱怨。

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圣王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至于那些作假伪装来窃取荣誉，以奇特的举动惊动世人，提高声望，不要朝廷俸禄而和屠夫酒贩一样争利，拒绝做小官而想爬上宰相和九卿的高位的人，他们的名与实恰恰相反，心里想的和行动做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华士、少正卯之流，得免于圣明君王的诛杀，就是很幸运的了，还有什么值得征召的?

[9]时又征广汉杨厚、江夏黄琼。琼，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陈汉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为戒，拜议郎。琼将至，李固以书逆遗之曰："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间，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士行其志终无时矣。尝闻语曰：'者易缺，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琼昔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数上疏言事，上颇采用之。

[9]这时，朝廷又征召广汉郡人杨厚、江夏郡人黄琼。黄琼，即黄香的儿子。杨厚到洛阳以后，向朝廷上奏，预言汉朝到三百五十年左右，将会面临险恶的命运，提出了警告。他被任命为议郎。黄琼快到

洛阳时，李固派人送给他一封信，信上说："正人君子认为伯夷心胸太狭隘，而柳下惠则又太傲慢，既不效法伯夷，又不效法柳下惠，而是选择在两者之间，这才是圣贤做人的准则。如果真正愿意头枕山峰，身卧山谷，步巢父、许由的后尘，那就罢了。如果认为应该出来辅佐朝廷，拯救百姓，现在正是时候。自从有人类以来，善政少而暴政多，一定要等有了唐尧、虞舜一样的君主，才出来推行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恐怕永远没有这种机会。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山太高易崩，玉太白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最近，鲁阳人樊英受到征召，初到时，朝廷专门为他设立讲坛，犹如对待神明。他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奇谋深策，但言行谨慎，也没有什么失误。可是，对他的诋毁和谴责到处流传，他的声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岂不是因为大家对他的期望太高，他的声名太盛！因而，世俗的舆论都说：'所谓隐居之士，纯粹盗取虚名。'但愿先生这次能够提出深远的建议，让大家赞叹佩服，以洗刷这种舆论。"黄琼到达洛阳以后，先被任命为议郎，后来逐渐被擢升为尚书仆射。黄琼过去曾跟随其父黄香在尚书台，熟悉典章制度，等到后来他自己在这里任职时，对尚书诸曹的事务都很精通。每当在朝堂争议国家大事时，大家都不能驳倒他的意见。他曾经多次上奏言事，往往被皇帝所采纳。

李固，之子，少好学，常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从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为世大儒。每到太学，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业诸生知其为子也。

李固是李的儿子，自幼喜爱读书，经常改换姓名，执鞭赶驴，载着书箱，不远千里，投奔名师。于是遍览各种古本秘籍，成为当代的大儒。他每次到太学，都要秘密地进入三公府，去向父母请安，不让同学们知道他是李的儿子。

三年（戊辰、128）

三年（戊辰，公元128年）

[1]春，正月，丙子，京师地震。

[1]春季，正月丙子（初六），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2]夏，六月，旱。

[2]夏季，六月，发生旱灾。

[3]秋，七月，茂陵园寝灾。

[3]秋季，七月，汉武帝陵园茂陵寝殿发生火灾。

[4]九月，鲜卑寇渔阳。

[4]九月，鲜卑侵犯渔阳郡。

[5]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

[5]冬季，十二月己亥（初四），太傅桓焉被免官。

[6]车骑将军来历罢。

[6]车骑将军来历被罢官。

[7]南单于拔死，弟休利立，为去特若尸逐就单于。

[7]南单于栾提拔去世，他的弟栾提休利继位，号为去特若尸逐就单于。

[8]帝悉召孙程等还京师。

[8]顺帝将孙程等十九侯，全都召回京都洛阳。

四年（己巳、129）

四年（己巳，公元129年）

[1]春，正月，丙寅，赦天下。

[1]春季，正月丙寅（初一），大赦天下。

[2]丙子，帝加元服。

[2]丙子（十一日），顺帝行成年加冠礼。

[3]夏，五月，壬辰，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太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还之！"

[3]夏季，五月壬辰（二十九日），顺帝下诏说："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灾异。朝廷正在整顿政治，太官减省皇帝饮食，不再进献珍贵的玩赏物品。然而，桂阳郡太守文砻，不尽忠施行朝廷的善政，反而从遥远的地区进贡大颗珍珠，以谄媚邀宠，今将原物封好退回！"

[4]五州雨水。

[4]五个州下了大雨。

[5]秋，八月，丁巳，太尉刘光、司空张皓免。

[5]秋季，八月丁巳（二十五日），太尉刘光和司空张皓，都被免官。

[6]尚书仆射虞诩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险厄，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顷遭元元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弃沃壤之饶，捐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听，考行所长。"九月，诏复安定、北地、上郡还旧土。

[6]尚书仆射虞诩上书说："安定郡、北地郡、上郡，山川险要，沃野千里，土地适合畜牧，河水可以灌溉农田和运输粮秣。可是，近遭安帝永初元年以来战乱，诸羌部落纷纷溃逃到中国境内，郡县战乱饥荒，历时二十余年。舍弃富饶肥沃的土地，抛掉自然的财富，不能说是有利。并且，现在的边界远离山川要隘，在无险之处难以固守。因三郡没有恢复，在长安的皇帝园陵没有屏障。然而，公卿怯懦，得过且过，故意夸大其辞，提出种种疑难，只知计算耗费，而不管国家安全。建议陛下广泛听取意见，采用最好的策略。"九月，顺帝下诏，命安定郡、北地郡、上郡的郡治，重新迁回原来的地方。

[7]癸酉，以大鸿胪庞参为太尉、录尚书事。太常王龚为司空。

[7]癸酉（十二日），擢升大鸿胪庞参为太尉，主管尚书事务。太常王龚为司空。

[8]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许敬免。

[8]冬季，十一月庚辰（二十日），司徒许敬被免官。

[9]鲜卑寇朔方。

[9]鲜卑侵犯朔方郡。

[10]十二月，乙卯，以宗正弘农刘崎为司徒。

[10]十二月乙卯（二十五日），擢升宗正、弘农郡人刘崎为司徒。

[11]是岁，于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讨之。帝赦于阗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

[11]同年，西域于国王放前诛杀拘弥国王兴，擅自立他的儿子为国王，尔后，派遣使者向朝廷进贡。敦煌郡太守徐由请求朝廷出兵讨

伐。顺帝下诏，赦免于阗国王放前擅自诛杀的大罪，仅令他归还拘弥国，放前不肯遵命。

五年（庚午、130）

五年（庚午，公元130年）

[1]夏，四月，京师旱。

[1]夏季，四月，京都洛阳发生旱灾。

[2]京师及郡国十二蝗。

[2]京都洛阳和十二个郡国蝗虫成灾。

[3]定远侯班超之孙始尚帝姑阴城公主。主骄淫无道；始积忿怒，伏刃杀主。冬，十月，乙亥，始坐腰斩，同产皆弃市。

[3]定远侯班超的孙子班始，娶顺帝的姑姑阴城公主为妻。因公主骄横荒淫，班始久积愤怒，于是，用刀剑杀死公主。冬季，十月乙亥（二十日），班始因坐罪被腰斩，他的同母兄弟姊妹，都在闹市处死，陈尸示众。

六年（辛未、131)

六年（辛未、公元131年）

[1]春，二月，庚午，河间孝王开薨；子政嗣。政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擢为河间相。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峙不为礼，问王所在。虎贲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别！今相谒王，岂谒无礼者邪！"王惭而更服，景然后拜；出，住宫门外，请王傅责之曰："前发京师，陛见受诏，以王不恭，相使检督。诸君空受爵禄，曾无训导之义！"因奏治其罪，诏书让政而诘责傅。景因捕诸奸人，奏案其罪，杀戮尤恶者数十人，出冤狱百余人。政遂为改节，悔过自修。

[1]春季，二月庚午（十七日），河间孝王刘开去世，儿子刘政做他的继承人。刘政骄傲凶狠，不遵守法令。顺帝认为，侍御史、吴郡人沈景刚强而有能力，于是擢升他为河间国相。沈景到国就任，晋见河间王刘政时，刘政衣冠不整，双腿叉开，傲慢无礼地坐在殿上。侍郎唱名，让沈景拜见刘政，但沈景站在那里不行礼，反问："大王在哪里？"虎贲卫士说："这不是大王吗？"沈景说："大王不穿大王的衣服，和常人有何区别？今天是诸侯王国宰相晋见诸侯王，岂是晋见无

礼之徒？”刘政感到惭愧，更换衣服，沈景这才参拜。沈景参拜完毕出来，在宫门外，请出河间王傅，责备说：“先前我从京都洛阳动身，拜见皇上，接受诏书，皇上认为河间王态度不恭敬，命我检查督责。你们空受朝廷爵禄，连一点教导的工作都没做？”于是沈景奏请朝廷，要求将他们治罪。顺帝下诏责备刘政和河间王傅。其后，沈景又逮捕一批奸佞之徒，奏请查办他们的罪恶，诛杀其中情节特别恶劣的数十人，还平反冤狱，释放出一百余人。刘政于是改变节操，悔过自新。

[2]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三月，辛亥，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

[2]顺帝认为伊吾一带土地肥沃，又靠近西域，匈奴一直利用这个地区，进行劫掠和骚扰。三月辛亥（二十九日），下令恢复伊吾屯田，与和帝永元年间一样，设置伊吾司马一人。

[3]初，安帝薄于艺文，博士不复讲习，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或牧儿、荛竖薪刈其下。将作大匠翟上疏请修缮，诱进后学，帝从之。秋，九月缮起太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二十室。

[3]当初，由于安帝轻视典籍，博士不再讲习，门徒学生互相看着学业荒怠，人员离散，太学的房舍倒塌敝旧，破败得成为菜园，牧童、樵夫在附近砍柴割草。将作大匠翟上奏，请求加以修缮，诱导后生求学，顺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秋季，九月，重新修缮太学，共建房二百四十幢，一千八百五十间。

[4]护乌桓校尉耿晔遣兵击鲜卑，破之。

[4]护乌桓校尉耿晔派兵攻击鲜卑，将其击破。

[5]护羌校尉韩皓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间，以逼群羌。皓坐事征，以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间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续上移田还湟中，羌意乃安。

[5]护羌校尉韩皓将湟中地区的屯田，转移到两河即赐支河和逢留大河之间，以逼近西羌诸部落。正当这时，韩皓因事获罪，被调回京都洛阳，由张掖郡太守马续接任护羌校尉。两河之间的羌人诸部落，认为屯田地区靠近他们，恐怕受到攻击，于是，互相解除仇怨，订立誓约，各自加强戒备。马续上奏朝廷，将屯田地区仍然迁回到湟中，羌人这才放心。

[6]帝欲立皇后，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议欲探筹，以神定选。尚书仆射南郡胡广与尚书冯翊郭虔、史敞上疏谏曰："窃见诏书，以立后事大，谦不自专，欲假之筹策，决疑灵神；篇籍所记，祖宗典故，未尝有也。恃神卜筮，既未必当贤；就值其人，犹非德选。夫岐嶷形于自然，天必有异表，宜参良家，简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钧以貌；稽之典经，断之圣虑。"帝从之。

[6]顺帝打算选立皇后，而贵人中受到宠爱的共有四人，不知选定哪一位。有人建议抽签，抽到谁，由神灵决定人选。尚书仆射南郡人胡广与尚书冯翊人郭虔、史敞联名上书进谏说："我们看到诏书，陛下认为选立皇后是件大事，谦恭地不愿意自己决定，希望用抽签的方法，请求神灵决定。可是，所有古书记载，以及祖宗前例，都未曾采取过这种方法。依靠在神灵前祷告占卜，未必能得到贤良，即使得到，也不是根据衡量品德来选定的。聪明智慧会形于外表，大贤大德一定与众不同。最好的办法是，除了四位贵人外，再增选良家女儿，从其中物色品德最好的；品德一样好，物色年龄较大的；年龄一样大，挑选外貌美丽的；稽查典籍，最后由陛下考虑决定。"顺帝采纳。

恭怀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选入掖庭为贵人，常特被引御，从容辞曰："夫阳以博施为德，阴以不专为义。《螽斯》则百福所由兴也。愿陛下思云雨之均泽，小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贤之。

和帝刘肇母亲梁贵人的侄女，即乘氏侯梁商的女儿梁，被选进皇宫，封为顺帝的贵人，唯独她常被召唤侍奉顺帝，但她总是婉言推辞说："阳刚应以广泛施舍为德；阴柔应以不专享有为义。螽斯所以子孙繁盛，就是这个缘故。希望陛下想到云雨之恩，应该大家均沾，使我得以免罪。"因此，顺帝认为她最贤淑。

阳嘉元年（壬申、132）

阳嘉元年（壬申，公元132年）

[1]春，正月，乙巳，立贵人梁氏为皇后。

[1]春季，正月乙巳（二十八日），封贵人梁为皇后。

[2]京师旱。

[2]京都洛阳发生旱灾。

[3]三月，扬州六郡妖贼章河等寇四十九县，杀伤长吏。

[3]三月，扬州六郡妖贼章何等，攻打四十九个县，杀伤地方官吏。

[4]庚寅，赦天下，改元。

[4]庚寅（十三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5]夏，四月，梁商加位特进；顷之，拜执金吾。

[5]夏季，四月，皇后梁之父梁商，被赐为特进，位在三公之下。不久，又被任命为执金吾。

[6]冬，耿晔遣乌桓戎末魔等钞击鲜卑，大获而还。鲜卑复寇辽东属国，耿晔移屯辽东无虑城以拒之。

[6]冬季，耿晔派乌桓酋长戎末魔等攻击鲜卑，大胜而回。鲜卑部落遂反攻辽东属国，耿晔移兵屯驻辽东郡所属的无虑城，以抵御鲜卑的进攻。

[7]尚书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汉世良吏，于兹为盛。今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治已安民为劣弱，奉法循理为不治。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昔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或考奏捕案，是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贱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禁，不式王命，锢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齿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边郡，以惩其后。其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宽其负算，增其秩禄；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如此，威福之路塞，虚伪之端绝，送迎之役损，赋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宁其所矣。"帝感其言，复申无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考吏治真伪。详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终不能行。

[7]尚书令左雄上书说：“过去宣帝认为，地方官吏经常调动，人民就不能安居乐业；任职的时间长，人民就能接受教化。对于有政绩的官吏，每每用诏书勉励，增加官秩，赏赐黄金，公卿大臣职位空缺，就按照次序录用他们。所以，地方官吏都很称职，人民安居乐业，汉代优秀的地方官吏，以那一时期最为鼎盛。而现在，一个县的县令或县长经常更换，各人都抱着临时观点，没有长久打算。滥杀无罪小民的被认为有威严，擅长搜刮钱财的被认为贤良能干。相反，能够约束自己安定人民的被认为低劣懦弱，奉公守法被认为没有治理能力。一点小的怨恨，则处以髡钳之刑，一时的喜怒，可以酿成伏尸惨祸。把人民看作仇敌，征收苛捐杂税，比虎狼还要凶暴。朝廷派出的监察官吏，前后相继，他们和地方官吏具有同样的弊病，见到错误不检举，听到邪恶不调查。仅在驿站视察政情，要求地方官吏做出政绩，而把期限定在一年之后。赞扬地方官吏的善政，和他的品德不相符合；褒奖功绩，则没有事实根据。善于弄虚作假的获得声誉，踏实肯干的遭到诋毁。有人因罪状无法掩盖，就声称轻视富贵，弃官而去，以表示清高；有人因瞧见上司的脸色不好，就立即辞职，以表示自己有先见之明。而州官不审查内情，争相延聘，反而使他们得到越级提升，比正常的升迁更为迅速。有的人虽被弹劾缉捕，却逃亡而免罪，遇到大赦，或者行贿，便将过去的罪行，重新洗刷，朱和紫同色，清和浊不分。遂使奸猾之辈，到处充斥，他们不在乎被任官和被免职，任免官吏如流水一样，官职缺额动不动数以百计。乡官、部吏，由于职位卑微，俸禄不多，他们的车马衣服，都是出自人民，清廉的只要自己够用就满足了，贪婪的还要满足他的家属。于是，又巧立所谓特选、横调等名目，不断搜刮人民。送往迎来，费用浩大，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难不消，原因都在于此。我认为，郡太守、封国相和县令、长等官吏中，恩惠和慈爱人民有明显成效者，可以就地增加官秩，不要调动；不是因父母死亡，不让离职。而不遵守法令，不尊奉王命的人，要将其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即使遇到赦令，也不把他们包括在内。对于受到弹劾，就弃官逃亡，不愿接受法办的人，将他和家属放逐到边郡，以惩诫以后的赃官。对于在乡、部直接和人民接触的官吏，都选用家世清白、有能力从政的儒生担任，减免他们应交的算赋，增加俸禄。任职一年以后，丞相和州郡官府才能征辟保举。如能这样，地方官吏作威作作福的路被堵塞，弄虚作假的端绪被断绝，送

旧迎新的差役减少，横征暴敛的根源止息，奉职守法的官吏得以完成其教化，全国各地的人民就能各得其所了。”顺帝深为他的话所感动，重申官吏不能无故离职的禁令，并命有关方面制订出考核官吏政绩真伪的详细规则，呈报后予以施行。但宦官认为这对他们不利，所以到底不能实行。

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

左雄又上书说：“孔子曰：‘四十岁而不惑。’《礼记·曲礼》曰：‘四十岁智力强盛，才出来做官。’请从现在开始，孝廉科的人选，年龄未满四十岁的，地方官府不得举荐。凡是被举荐的孝廉，都应先到司徒府报到。如果是儒生，则要考试他所师承的那门学问；如果是在职的文吏，则要考试起草上奏朝廷的表章。并将他们的副本，送到皇宫的端门，由尚书检查虚实，以观察他们的杰出才能，以建立良好的风气。凡是不遵守上述规定的，依法定罪。如果有特殊的才干和能力，当然也可以不限年龄。”顺帝听从。

胡广、郭虔、史敞上书驳之曰：“凡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显用，年乖强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前世以来，贡举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铲戾旧章，便利未明，众心不厌。矫枉变常，政之所重，而不访台司，不谋卿士；若事下之后，议者剥异，异之则朝失其便，同之则王言已行。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参其同异，然后览择胜否，详采厥衷。”帝不从。

胡广、郭虔、史敞上书反驳说：“凡选举，都是根据才能，不要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制度。陈平六出奇计以佐高帝，不是出自儒家的经学。子产在郑国和晏子在东阿的政绩，也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善于起草上奏的表章。甘罗和子奇受到重用时，年龄离四十岁还差得很远。终军和贾谊名扬天下，都在二十岁左右。从前世以来，实行荐举制度，从来没有改变过。现在，陛下以一位臣子的建议，违背先朝的传统典章，便利并不明显，而人心不满。纠正错误和变更常规，是重要的政事，而既未征求三公府等有关官署的意见，也未和官员们商议；如果

诏书颁下，有人会有反驳的意见。要是不准有异议，则朝廷难以实行；要是准许有异议，则圣旨已经下达。我以为，应把这件事交付百官，充分听取赞成和反对的意见，然后查找优劣，仔细地作出公允的决定。”顺帝不听从。

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辛卯（疑误），顺帝初次命令：“郡、国荐举孝廉，限年四十岁以上；儒生必须精通儒家经典，文吏必须善于起草上奏的表章，才得应选。如果有像颜回和子奇那样的特殊才能，则不受年龄的限制。”

久之，广陵所举孝廉徐淑，年未四十；台郎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左雄诘之曰：“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岁邪？”淑无以对；乃罢却之。郡守坐免。

后来，广陵郡所荐举的孝廉徐淑，年龄不满四十岁。尚书郎诘问他，他回答说：“诏书上说：‘如果有像颜回和子奇一样的特殊才能，则不受年龄的限制。’所以本郡让我来应选。”尚书郎无法反驳。尚书令左雄又诘问说：“颜回听到一件事，可知道十件事，孝廉听到一件事，可知道几件事呀？”徐淑无话可说，于是，被罢黜送回故乡，郡太守也受到牵连而被免官。

袁宏论曰：夫谋事作制，以经世训物，必使可为也。古者四十而仕，非谓弹冠之会必将是年也，以为可仕之时在于强盛，故举其大限以为民衷。且颜渊、子奇，旷代一有，而欲以斯为格，岂不偏乎！

袁宏论曰：计划一件事情，建立一项制度，用来治世教人，一定要使它可以实施才行。古人所说的四十岁而做官，不是说一定要四十岁才可以做官；而是认为当官之时应在强盛之年，所以举出一个大的界限，以作为一般人的适中标准。况且，颜回、子奇，乃是一代奇才，而要用他们作标准，岂不太偏了吗?

然雄公直精明，能审核真伪，决志行之。顷之，胡广出为济阴太守，与诸郡守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嘉，察选清平，多得其人。

然而左雄公正精明，能洞察真伪，坚决地推行自己的主张。不久，胡广出任济阴郡太守，他与其他郡的太守共十余人，都因为受到荐举不实的指控，或被免职，或被贬黜。在被荐举的孝廉中，仅有汝南郡人陈蕃、颍川人李膺、下邳人陈球等三十余人，被任命为郎中。从此以后，州牧和郡太守深怀恐惧，不敢轻率举荐。直到永嘉年间，举荐和选拔，始终清廉公正，国家得到了很多人才。

[8]闰月，庚子，恭陵百丈庑灾。

[8]闰月庚子（二十八日），安帝陵园恭陵寝殿百丈庑，发生火灾。

[9]上闻北海郎精于阴阳之学。

[9]顺帝听说北海国人郎精通阴阳之学。

二年（癸酉、133）

二年（癸酉，公元133年）

[1]春，正月，诏公车征，问以灾异。上章曰："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亡天下之忧。栖迟偃仰，寝疾自逸，被策文，得赐钱，即复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兴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选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得不归责举者！而陛下崇之弥优，自下慢事愈甚，所谓'大网疏，小网数'。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发愤忘食，恳恳不已者，诚念朝廷，欲致兴平。臣书不择言，死不敢恨！"因条便宜七事："一，园陵火灾，宜念百姓之劳，罢缮修之役。二，立春以后阴寒失节，宜采纳良臣，以助圣化。三，今年少阳之岁，春当旱，夏必有水，宜遵前典，惟节惟约。四，去年八月，荧惑出入轩辕，宜简出宫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闰十月，有白气从西方天苑趋参左足，入玉井，恐立秋以后，将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告诸郡，严为备御。六，今有十四日乙卯，白虹贯日，宜令中外官司，并须立秋然后考事。七，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时三期，宜大蠲法令，有所变更。王者随天，譬犹自春徂夏，改青服绛也。自文帝省刑，适三百年，而轻微之禁，渐已殷积。王者之法，譬犹江、河，当使易避而难犯也。"

[1]春季，正月，顺帝下诏，命公车征召郎，询问有关天象变异之事。郎上书说："三公在上与天之台阶相应，在下和帝王同等重要，政

治离开正道，则寒阴违反时节。现在身居朝廷显职的人，只知争相请托，谋求高位，享受丰厚的俸禄，却不知忧国忧民。他们整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甚至佯装卧病在床，贪图安逸，可是，一旦接到封官授爵的策书，能得到皇帝的赐钱时，则会重新从病床上爬起来了。患病为何那么容易而痊愈又那么迅速！采取这种态度，想要消除灾难，建立太平盛世，怎么能够作到？现在举荐州牧和郡太守，全都委托三公负责。既然州郡属吏不能称职，就责备州牧和郡太守；那么州牧和郡太守有过失，又为何不去责备举荐他们的人？而陛下不仅不责备举荐者，反而更加优待他们，这就滋长他们怠慢政事的劣习，愈演愈烈。正如俗语所说：‘大网疏，小网密，’即朝廷要求三公过于宽缓，而责备州牧、郡太守，又过于严急。三公不是我的仇人，我也不是疯子在这里发狂，我所以发愤忘食，不断地恳切陈辞的原因，实在是惦念朝廷，希望达到兴盛和太平。我的奏书不选择言词，我就是死，也不敢怨恨！”于是，向朝廷提出七项建议：“一，皇帝坟墓园陵失火，应该体恤老百性的劳苦，停止修缮的差役。二，立春以后，气候阴寒，不合时节，应该选择良臣，辅佐圣王教化。三，今年是少阳之年，春季当有旱灾，夏季必有水患，应该遵照以前的典章制度，厉行节约。四，去年八月，火星出入轩辕星座，应该挑选合乎释放条件的宫女出宫，准许她们自由婚嫁。五，去年闰十月，有白色的云气从西方天苑星座向着参宿的左足移动，进入玉井星座，恐怕立秋以后，将有西羌进犯和反叛，应该事先通知有关各郡，严加守备防御。六，本月十四日乙卯，白色的虹穿过太阳，应该下令朝廷和地方官府，一律等到立秋以后，再审理诉讼。七，汉朝建立以来，迄今三百三十九年，已经超过了三个周期，应该大幅度删除修改法令，有所变更。圣明的君王，应该顺应天心，犹如由春入夏，大地脱去青色衣服，改穿绛色衣服。自从文帝减轻刑罚，已三百年了，然而那些微小的禁令，已渐渐积少成多。圣明君王的法令，犹如长江和黄河，应该使百姓容易避开，而难于冒犯。”

二月，复上书荐黄琼、李固，以为宜加擢用。又言：“自冬涉春，讫无嘉泽，数有西风，反逆时节，朝廷劳心，广为祷祈，荐祭山川，暴龙移市。臣闻皇天感物，不为伪动；灾变应人，要在责已。若令雨可请降，水可攘止，则岁无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书奏，特拜郎中；辞病不就。

二月，郎再次上书举荐黄琼、李固，认为朝廷应对他们二人加以擢用。又说："自去冬到今春，一直没有降雨，并且多次刮西风，违反了时节，朝廷忧虑，到处祈祷，祭祀山川，在烈日之下，舞龙过市，祈求上天降雨。我曾经听说，上天虽然爱护万物，但决不会为虚伪的祈求所感动。灾异是针对人世而降的，最重要的在于责备自己。如果人们一祈求天就降雨，或者一祭祀就没有水灾，岂不是年年丰收，太平可以坐到？然而，灾害所以不能停息，是由于病源并不在这里。"奏忆呈上后，顺帝拜授郎为郎中，郎称病，不肯就职。

[2]三月，使匈奴中郎将赵稠遣从事将南匈奴兵出塞击鲜卑，破之。

[2]三月，使匈奴中郎将赵稠派从事率南匈奴军队，出塞攻击鲜卑部落，将其击破。

[3]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与其谋，帝封娥为山阳君，又封执金吾梁商子冀为襄邑侯。尚书令左雄上封事曰："高帝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等，遂致地震之异。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又有日食之变。数术之士，咸归咎于封爵。今青州饥虚，盗贼未息，诚不宜追录小恩，亏失大典。"诏不听。

[3]当初，顺帝被立为皇帝，奶妈宋娥曾参与密谋，顺帝便封她为山阳君。另外，又封执金吾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尚书令左雄上密封奏章说："高帝曾经约定，非姓刘的不封王，非有功的不封侯。安帝封江京、王圣等人，于是导致地震的灾异。永建二年赐封参与密谋的功臣时，又有日食的灾变。天文、历法和占卜之士都把这些灾害的原因归罪于封爵。而今，青州正发生饥馑，盗贼还没有平息，实在不应该顾念小恩，而使大典受到伤害。"顺帝下诏，不予听从。

雄复谏曰："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幸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时俗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以至于危亡。臣伏见诏书，顾念阿母旧德宿恩，欲特加显赏，按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时阿母王圣为野王君，圣造生谗贼废立之祸，生为天下所咀嚼，死为海内所欢快。桀、纣贵为天子，而庸仆羞与为比者 ，以其无义也；夷、齐贱为匹夫，而王侯争与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俭

约，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风；而与王圣并同爵号，惧违本操，失其常愿。臣愚以为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惩王圣倾覆之祸，民萌之命危于累卵，常惧时世复有此类，怵惕之念未离于心，恐惧之言未绝于口。乞如前议，岁以千万给奉阿母，内足以尽恩爱之欢，外可不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机急，宜过灾厄之运，然后平议可否。”于是冀父商让还冀封；书十余上，帝乃从之。

左雄再次进谏说：“我曾听说，虽然没有一个君主，不喜爱忠良正直，而厌恶阿谀谄媚。然而，历代的忧患，无不是由于忠良正直而获罪，而阿谀谄媚的受宠。这大概是因为听忠直的言词困难，听阿谀奉承的话容易的缘故。犯罪服刑，甚为人心所厌恶；而富贵宠荣，甚为人心所喜好，所以，时俗风气都是做忠良正直的人少，习惯阿谀谄媚的人多。因此，让君主经常听到的，都是为他歌功颂德的话，而批评他的过错的话，却很难听到，君主执迷不悟，以至于 危亡。我拜读诏书，陛下眷念乳母宋娥过去的恩德，要特别加以重赏。但是，根据尚书台所掌握的成例，没有给乳母封爵食邑的制度，只有先帝时曾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而王圣造谣陷害，酿成了罢黜皇太子的大祸。她在世时，遭到天下人的诅咒；身死时，天下人无不拍手称快。夏桀王和商纣王贵为天子，可是，连奴仆都羞于与他们为伍，是因为他们暴虐无道。伯夷和叔齐是卑贱小民，而王侯都争着与他们为伍，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品德。而今，乳母宋娥亲身实行节俭，以身作则，朝廷文武百官和全国百姓，无不闻风仰慕。而竟然和王圣一样，封爵赐号，恐怕违背她本人的节操，不是她的宿愿。我认为，凡是人心，按理都不会相差很远，乳母也会于心不安，古今是一样的。百姓对于王圣颠覆国家的祸害，记忆犹深，人民的性命，危如累卵，常常害怕今世会再出现王圣这类人，警惕之心并没有消失，恐惧之言还在口中不断地议论。请求陛下采纳我从前的建议，每年供奉乳母一千万钱，对内足以尽恩爱的欢娱，对外可以不遭到吏民的责怪。梁冀的封爵不是紧急的事，应该等到度过这段灾难时期，然后讨论是否可行。”于是，梁冀的父亲梁商，辞退朝廷给梁冀的封爵，前后上书十余次，顺帝才允许。

夏，四月，已亥，京师地震。五月，庚子，诏群公、卿士各直言厥咎，仍各举敦朴士一人。左雄复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汉阳地震，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专政在阴，其灾尤大。臣前后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财，不可以官，宜还阿母之封以塞灾异。今冀已高让，山阳君亦宜崇其节。”雄言切至，娥亦畏惧辞让；而帝恋恋不能已，卒封之。

夏季，四月己亥（二十九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五月庚子（初一），顺帝下诏，命三公、九卿等朝廷大臣，对朝政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并各向朝廷荐举一名淳真朴实之士。左雄又上书说：“先帝封王圣为野王君，汉阳郡发生地震，而今陛下封宋娥为山阳君，京都洛阳以发生地震。女人握权，灾难尤其严重。我前后说了许多犹如瞎子一样的妄言，是为了提醒陛下注意，封爵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帝王可以因私情赏人钱财，不可以因私情赏人官爵，应该让乳母宋娥归还封爵，用以堵塞灾异。而今，梁冀已经高姿态地让还封爵，山阳君也应该尊重她原本的节操。”由于左雄措辞至为激烈恳切，宋娥也很畏惧，表示辞让。可是，顺帝仍眷恋不已，终于赐封。

是时，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雄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则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帝纳之，是后九卿无复捶扑者。

这时，大司农刘据因职事受到谴责。他应召到尚书台，被人大声吆喝催促快走，还遭到殴打。左雄上书说：“九卿的地位，仅次于三公，在大臣行列中，行有佩玉的礼节，动有学校的礼仪。明帝时，才开始有扑打大臣的处罚，但全不是古典的制度。”顺帝采纳。从此，九卿不再受到殴打。

[4]戊午，司空王龚免。六月，辛未，以太常鲁国孔扶为司空。

[4]戊午（十九日），司空王龚被免官。六月辛未（初二），擢升太常、鲁国人孔扶为司空。

[5]丁丑，雒阳宣德亭地坼，长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举敦朴之士，使之对策，及特问以当世之敝，为政所宜。李固对曰：“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改乱嫡嗣，至今圣躬狼狈，亲遇其艰。既拔自困殆，龙兴即位，天下喁喁，属望风政。积敝之后，易

致中兴，诚当沛然，思惟善道，而论者犹云‘方今之事，复同于前’；臣伏在草泽，痛心伤臆！实以汉兴以来三百余年，贤圣相继十有八主，岂无阿乳之恩，岂忘贵爵之宠？然上畏天威，俯案经典，知义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虽有大功、勤谨之德，但加赏赐，足以酬其劳苦；至于裂土开国，实乖旧典。闻阿母体性谦虚，必有逊让，陛下宜许其辞国之高，使成万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岂天性当然？但以爵位尊显，颛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致颠仆。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老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为椒房，礼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从，荣显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任，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千万，所以轻厚赐，重薄位者，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窃闻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无他功德，初拜便真，此虽小失而渐坏旧章。先圣法度，所宜坚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复，《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刺周王变祖法度，故使下民将尽病也。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乎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诚宜审择其人，以毗圣政。今与陛下共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刺史、二千石，外统职事，内受法则。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由此言之，本朝号令，岂可蹉跌！天下之纪纲，当今之急务也。夫人君之有政，犹水之有堤防；堤防完全，虽遭雨水霖潦，不能为变，政教一立，暂遭凶年，不足为忧。诚令堤防穿漏，万夫同力，不能复救；政教一坏，贤智驰骛，不能复还；今堤防虽坚，渐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则四支不举。故臣之所忧，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坚堤防，务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虽有寇贼、水旱之变，不足介意也；诚令堤防坏漏，心腹有疾，虽无水旱之灾，天下固可以忧矣。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

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

[5]丁丑（初八），京都洛阳的宣德亭发生地裂，长八十五丈。于是，顺帝召集三公九卿荐举的淳真朴实之士，让他们对策，并特别向他们询问当代的弊病和应该如何为政。李固回答说：“从前，安帝破坏传统的典章制度，赐给乳母王圣封爵，因而使王圣得以兴风作浪，竟至改变皇太了的继承地位，以致使陛下陷于危境，亲遇艰险。现在，陛下既已摆脱困境，高升帝位，，天下人民，抬头张口，渴望善政。政治腐败到了极点之后，反而容易成就中兴大业。诚然应该放宽胸襟，谋求实行善政。可是，人们还是议论说：现在的事，仍是跟从前一个样。我在草泽民间，听到这种议论，痛彻心肝！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圣贤世代相继，共有十八位帝王，有哪一位帝王没有乳母的恩情？难道都不知道给乳母尊贵的封爵？只是因为畏惧上天的威严，而又考查经典，在大义上不许可这样做，所以，才没有赐给乳母封爵。现在，宋乳母虽有大功，而又有勤劳谨慎的大德，但是只要加以赏赐，就足够报答她的劳苦。如果分割土地，建立封国，的确是违背汉朝的传统制度。听说宋乳母秉性谦虚，定会辞让，陛下应该赞许她辞让封国的高贵品德，使她成全万安之福。皇后、妃妾之家，所以很少能够保全的原因，难道是他们天性自然邪恶？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封爵太尊，官位太高，又总揽权柄。天道厌恶满盈，而他们却不知道自我克制，所以导致衰败。先帝宠爱阎皇后及其家属，封爵和官位赏赐得太快，所以不久就遭受大祸。正如《老子》所说：‘凡是前进太快的，后退也一定很快。’现在，梁商的女儿身为皇后，按照《礼经》所说，天子不把妻子的父母当作臣属。所以，对梁商本人尊之以高爵，还是可以的。然而，梁家的子弟晚辈却兼有荣耀和显贵，明帝永平年间和章帝建初年间的旧例，恐怕不是这样的。陛下应该命步兵校尉梁冀，以及梁氏家族中担任侍中的人，仍退回到原来所居的黄门之官，使权力离开外戚，归还国家，岂不是一项美政？再说，诏书之所以禁止侍中、尚书以及宫廷中其他官吏的子弟，不得为吏、不得被州郡官府举荐为孝廉，是因为他们手中把持着威势和权力，可以私相请托的缘故。而中常侍在皇帝和皇后身边，其声名和威势震动天下，他们的子弟享受俸禄，担任官职，都没有限度。尽管中常侍表面上保持谦让和沉默，不干预州郡官府，然而谄媚之徒望风举

荐他们的子弟。因此，从现在起，也应该为他们设立固定的禁令，和宫廷中其他官吏一样。过去，馆陶公主请求任命她的儿子为郎，明帝没有答应，仅赏给她一千万钱。明帝之所以不在乎巨额赏赐，而在乎小小官位，是因为如果任命官吏失才，将会危害百姓。我又听说，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没有

扶风功曹马融对曰："今科条品制，四时禁令，所以承天顺民者，备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犹有不平之效，民犹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屡闻恩泽之声而未见惠和之实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赡而人足之，量其财用，为之制度。故嫁娶之礼俭，则婚者以时矣；丧祭之礼约，则终者掩藏矣；不夺其时，则农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产业以重其志，舍此而为非者，有必不多矣！"

右扶风功曹马融回答说："现在，各种法令条规，以及春夏秋冬等四时的禁令，用来承受天命，顺应民心的，都已具备，而且很完整，不能再有增添了。可是，上天仍然有不平的反应，百姓仍然嗟叹抱怨，原因在于，百姓虽多次听到朝廷要施行善政的声音，却没有见到善政的实惠。上古所谓使人民富裕，并不是能做到家给人足，而只是酌量财富的多少，制定适当的用度。所以，出嫁和娶妻的礼节俭省，男女就可以及时婚配。丧葬和祭奠的礼节简单，死者就可以及时掩埋。只要不误农时，农夫就能取得好的收成。既有妻子儿女的牵挂，又有家庭财产的顾虑，抛弃这些而去为非做歹的人，即使还有，也肯定不多了。"

太史令南阳张衡对曰："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行有余力，始学文法。辛卯诏书，以能章句、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此弃本而取末。曾子长于孝，然实鲁钝，文学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廉之志矣。且郡国守相，剖符宁境，为国大臣，一旦免黜十有余人，吏民罢于送迎之役，新故交际，公私放滥，或临政为百姓所便而以小过免之，是为夺民父母使嗟号也。《易》不远复，《论》不惮改，朋友交接且不宿过，况于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为公者乎！中间以来，妖星见于上，震裂著于下，天诫详矣，可为寒心！明者销祸于未萌，今既见矣，修政恐惧，则祸转为福矣。"

太史令、南阳郡人张衡回答说："自从创立荐举孝廉制度，迄今已有二百年之久，都是优先修养孝行，有了孝行，仍有余力，才开始学习法令条文。而陛下颁布的辛卯诏书，却限于能读懂经书的章节和句子，会写上奏皇帝的表章。虽有大孝，还是不能应选，这是弃本逐末的办法。曾参对父母至孝，然而，实在迟钝笨拙，论文学不如言偃、卜商，论政事不如冉有、仲由。现在想使一个兼备这些本领，纵然外表可观，内在必有欠缺，这就违背选举孝廉的本意了。而且，郡太守和封国相，接受朝廷的任命，负责维护所辖境内的安宁，是国家的大臣，却一下子被罢黜了十余人，官吏和人民都疲于送往迎来的差役，新旧交接时，公私发放浪费。有些人本来治理得不错，深得百姓的好感，却因一点小过，将其免职，这是强夺人民的父母，使他们哀叹。《易经》上说：不要走得太远才回头。《论语》上也说：有错不要害怕改正。连朋友之间相交，都不应该包庇过失错误，何况帝王承受天命，治理万物，以天下为公呢！今年上半年以来，天上出现妖星，地下发生地震，上天的警告，已经非常明显，令人寒心！聪明的人，当灾祸还没有萌芽时，便把它消灭。而今，灾祸已经出现，应该心怀恐惧地整顿朝政，才会转祸为福。"

上览众对，以李固为第一，即时出阿母还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诈为飞章以陷其罪。事从中下，大司农南郡黄尚等请之于梁商，仆射黄琼复救明其事。久乃得释，出为洛令，固弃官归汉中。融博通经籍，美文辞；对奏，亦拜议郎。衡善属文，通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作浑天仪，著《灵宪》。性恬，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

顺帝看了大家的对策，以李固为第一名，并立即命乳母宋娥搬出皇宫，回到她自己的私舍。各位中常侍都向皇帝叩头，请求恕罪，朝廷一片肃然。于是，任命李固为议郎。然而，乳母宋娥和宦官都非常痛恨李固，于是伪造匿名黑信，罗织罪状，诬谄李固。顺帝下令查办李固，诏书没有经过尚书台而直接下达。大司农、南郡人黄尚等请求梁商营救，尚书仆射黄琼进行挽救，重新辩明事实真相。过了很久，李固才被释放，调离朝廷担任洛县县令。李固辞官，回到故乡汉中。马融十分博学，精通儒家经书，文辞也很优美，对策后，也被任命为议

郎。张衡擅长撰写文章，通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虽然才华盖世，但毫不骄傲。他善于制做灵巧的装置，尤其致力于研究天文、阴阳、历算,制作浑天仪，著述《灵宪》一书。他性情恬静，不慕当世名利；所任官职多年得不到提升。

[6]太尉庞参，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数为左右所毁。会所举用忤帝旨，司录承风案之。时当会茂才、孝廉，参以被奏，称疾不会。广汉上计掾段恭因会上疏曰：“伏见道路行人、农夫、织妇皆曰：‘太尉参竭忠尽节，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夫以谗伤毁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臣之至诫也！昔白起赐死，诸侯酌酒相贺；季子来归，鲁人喜其纾难。夫国以贤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贤，愿卒宠任以安社稷。”书奏，诏即遣小黄门视参疾，太医致羊酒。后参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杀之；雒阳令祝良奏参罪。秋，七月，已未，参竟以灾异免。

[6]太尉庞参，在三公之中，声名最为忠直，曾多次遭到皇帝左右的诋毁。一次，正遇上所举用的人和皇帝的旨意相抵触，司隶校尉便顺着风向，对庞参进行弹劾。当时，朝廷正召集茂才和孝廉，庞参因遭到弹劾，于是声称有病，没有出席。广汉郡上计掾段恭乘与会之机上书说：“我看到，道路上的行人、农夫、织妇都说：‘太尉庞参，竭尽忠节，只因为他奉行正直之道，不肯委曲已意去奉承别人，孤立于那群奸之徒中间，使自己处于被中伤的境地。’奸陷害忠良，这是天地间最大的禁忌，君主最重要地戒律。过去，白起被逼自杀，各国的国君斟酒祝贺。姬友来归附，鲁国人欢庆他来拯救国难。国家任用贤能，才可治理；君王依靠忠良，才会安全。而今，天下之人都庆幸陛下有庞参这样忠良和贤能的辅佐，希望陛下最终还是宠信他，以此来安定国家。”奏章呈上后，顺帝下诏，立即派遣小黄门代表皇帝问候庞参的病情，并派御医送去羊和酒。后来，庞参的后妻忌恨前妻的儿子，将其投入井中谋杀，于是洛阳县令祝良上奏弹劾庞参有罪。秋季，七月已未（二十日），庞参终以天降灾异而被免官。

[7]八月，已巳，以大鸿胪施延为太尉。

[7]八月已巳（初一），擢升大鸿胪施延为太尉。

[8]鲜卑寇马城，代郡太守击之，不克。顷之，其至犍死。鲜卑由是抄盗差稀。

[8]鲜卑进犯马城，代郡太守率军讨伐，未能取胜。不久，鲜卑首领其至鞬去世。从此以后，鲜卑对内地的抢劫和骚扰，较以前减少。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冶通鉴第五十二卷

汉纪四十四 孝顺皇帝下阳嘉三年（甲戌、134）

汉纪四十四 汉顺帝阳嘉三年（甲戌，公元134年）

[1]夏，四月，车师后部司马率后王加特奴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大破之；获单于母。

[1]夏季，四月，汉朝驻车师后王国的车师后部司马，率领后王国国王加特奴，在阊吾陆谷向北匈奴发动突然袭击，大破北匈奴，俘虏了单于的母亲。

[2]五月，戊戌，诏以春夏连旱，赦天下。上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以尚书周举才学优深，特加策问。举对曰："臣闻阴阳闭隔，则二气否塞。陛下废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之效，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诚无益也，陛下但务其华，不寻其实，犹缘木希鱼，却行求前。诚宜推信革政，崇道变惑，出后宫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费。《易传》曰：'阳感天下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帝复召举面问得失，举对以"宜慎官人，去贪污，远佞邪。"帝曰："官贪污、佞邪者为谁乎？"对曰："臣从下州超备机密，不足以别群臣。然公卿大臣数有直言者，忠贞也；阿谀苟容者，佞邪也。"

[2]五月戊戌（初四），顺帝下诏，因春季和夏季连续大旱，大赦天下。顺帝亲到德阳殿东厢庭院中，露天而坐，祈求上天降雨。因尚书周举才学兼优，顺帝特地就此征询他的意见。周举回答说："我曾经听说，阴阳闭隔，则二气一定闭塞不通。陛下废弃文帝、光武帝所建立的朴素节俭传统，而因袭促使秦朝灭亡的奢侈欲望，使宫廷内增加了许多怨恨的美女，而宫廷外却增加了许多已到婚龄而不得婚配的男子。自从发生大旱以来，整整过去一年了，而没有听说陛下有改过的表现，徒劳至尊之体露坐风尘，实在无益。陛下只是在问题的表面上下功夫，不去寻找它的实质所在，犹如缘木求鱼，也好比向后倒退，却想前进一样，于事无补。应该诚心诚意地革除弊政，遵守先王制订的规章制度，改变目前奢侈腐化的混乱局面，放走后宫中未曾召幸过的美女，省去御膳房制作奢侈菜肴的费用。《易传》上说：'天子为善

一日，上天立刻以善来回报。’请陛下留意裁夺！”顺帝再次召见周举，当面询问朝政上的得失，周举回答说：“应该慎重地任命官吏，铲除贪污，疏远奸佞。”顺帝又问：“谁是贪官污吏？谁是奸佞之臣？”周举回答说：“我从下面的州刺史府，被擢升到掌管朝廷机密的尚书台，还没有能力辨别群臣。然而，在三公、九卿等朝廷大臣中，凡是多次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的，是忠贞之臣。而阿谀奉承和随声附和的，则是奸佞之臣。”

太史令张衡亦上疏言：“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扰也。窃惧圣思厌倦，制不专己，恩不忍割，与众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后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

太史令张衡也上书说：“去年，京都洛阳发生地震，大地崩裂。土地崩裂象征着权威分割；地震象征着人民受到惊扰。我深恐陛下厌倦处理政务，政令不专由自己决定，或者不忍心割断私恩，导致与众人共享威权。然而，威权是不可分割的，恩德也是不可共有的。但愿陛下考虑古代君主所制定的规章，千万不要使刑、德八种权柄，脱离帝王之手。然后，神圣的威严就获得充实，灾异就消失而不再来了。”

衡又以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上疏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又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皆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欺罔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张衡又因为东汉王朝建立以来，儒家学派的学者争相学习《图》、《纬》这种神秘的预言书，于是上书说：“《春秋元命包》一书中，载有公输般和墨翟，他俩的事都发生在战国时期；又提到别有益州，而益州的设置，是在汉代。并且，刘向、刘歆父子主管皇家图书馆，校订群书，查阅审定九家学说时，也没有发现《谶录》这部书。由此可以推断，《图谶》成书于哀帝、平帝之际，都是虚妄之徒用来欺世盗名和骗取钱财的，欺骗的意图非常明显，但朝廷却没有加以查禁。而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所作的预测，曾不断应验，世人不肯学

习，却争相称赞谶纬之书，正犹如画工厌恶画狗画马，却喜好画鬼怪，确实是因为实在的事物很难画好，而虚无飘渺的东西可以信笔乱画。因此，对《图谶》这些神秘的预言书，朝廷应该加以收缴，一律禁绝，这样，朱色和紫色才不会混淆，圣人典籍也不致受到玷污！”

[3]秋，七月，钟羌良封等复寇陇西、汉阳。诏拜前校尉马贤为谒者，镇抚诸种。冬，十月，护羌校尉马续遣兵击良封，破之。

[3]秋季，七月，钟羌种首领良封等再次进犯陇西郡和汉阳郡。顺帝下诏，任命前任护羌校尉马贤为谒者，负责镇压和安抚诸种羌人。冬季，十月，护羌校尉马续派兵进击良封，将其击破。

[4]十一月，壬寅，司徒刘崎、司空孔扶免，用周举之言也。乙巳，以大司农黄尚为司徒，光禄勋河东王卓为司空。

[4]十一月壬寅（十一日），司徒刘崎和司空孔扶，均被免职，这是由于顺帝采纳周举谏言的结果。乙巳（十四日），擢升大司农黄尚为司徒，光禄勋、河东郡人王卓为司空。

[5]耿贵人数为耿氏请，帝乃绍封耿宝子箕为牟平侯。

[5]因耿贵人多次为她的娘家向顺帝说情，于是，顺帝封耿宝的儿子耿箕继承其父为牟平侯。

四年（乙亥、135）

四年（乙亥，公元135年）

[1]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车师后部。帝令敦煌太守发兵救之，不利。

[1]春季，北匈奴呼衍王侵犯车师后王国，顺帝命敦煌太守发兵救援，战事不利。

[2]二月，丙子，初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初，帝之复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宠，参与政事。御史张纲上书曰：“窃寻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赏赐，裁满数金，惜费重民，故家给人足。而顷者以来，无功小人，皆有官爵，非爱民重器、承天顺道者也。”书奏，不省。纲，皓之子也。

[2]二月丙子（十六日），首次允许宦官以养子继承爵位。当初，顺帝之所以能够恢复帝位，是靠宦官的力量，因此，宦官得到皇帝的庞信，参与朝廷的政事。御史张纲上书说：“据我考察，文帝和明帝，

德行教化，最有成就。而当时的中常侍不过二人，对宠爱亲信的赏赐，不过黄金数斤。珍惜经费，关心人民，所以，百姓家家富足。可是，近几年来，没有功劳的小人，都得到官禄爵位，这不是爱护人民，重视国家，顺应天道的作法。”奏章呈上后，顺帝不理。张纲，即张皓的儿子。

[3]旱。

[3]发生旱灾。

[4]谒者马贤击钟羌，大破之。

[4]谒者马贤进击并大破钟羌种人。

[5]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戊寅，以执金吾梁商为大将军，故太尉庞参为太尉。

[5]夏季，四月甲子（初五），术尉施延被免官。戊寅（十九日），擢升执金吾梁商为大将军，任命前任太尉庞参为太尉。

商称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诣阙受命。商少通经传，谦恭好士，辟汉阳巨览、上党陈龟为掾属，李固为从事中郎，杨伦为长史。

梁商称病不起将近一年。于是，顺帝命太常桓焉，捧着任命策书到梁商家中，要拜授他为大将军，梁商这才到皇宫接受任命。梁商自幼通晓儒家的经传，谦虚恭谨，喜爱人才，他延聘汉阳郡人巨览、上党郡人陈龟为掾属，李固为从事中良，杨伦为长史。

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记于商曰：“数年以来，灾怪屡见。孔子曰：‘智者见变思形，愚者睹怪讳名。’天道无亲，可为祗畏。诚令王纲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誉，岂与此外戚凡辈耽荣好位者同日而论哉！”商不能用。

李固因梁商为人柔弱温和，能守住自己，但没有能力整顿法纪，于是向梁商上书说：“数年以来，灾变怪异不断出现。孔子说：‘聪明的人见到灾变，考虑它形成的原因；愚蠢的人见到怪异，却假装没有看见。’天道不论亲疏，所以可敬可畏。如果能够整顿朝廷纲纪，推行正道，选立忠良，则您就能继伯成之后，建立崇高的功业，成全不朽的荣誉，那些沉湎于荣华富贵，追求高位的一般外戚，怎能与你同日而语？”梁商不能采用。

[6]秋，闰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6]秋季，闰八月丁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7]冬，十月，乌桓寇云中。度辽将军耿晔追击，不利。十一月，乌桓围晔于兰池城；发兵数千人救之，乌桓乃退。

[7]冬季，十月，乌桓侵犯云中郡。度辽将军耿晔率军追击，不利。十一月，乌桓将耿晔包围在兰池城，东汉朝廷派兵数千人前去救援，于是乌桓解围而去。

[8]十二月，丙寅，京师地震。

[8]十二月丙寅（疑误），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永和元年（丙子、136）

永和元年（丙子，公元136年）

[1]春，正月，己巳，改元，赦天下。

[1]春季，正月己巳（十五日），改年号。大赦天下。

[2]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

[2]冬季，十月丁亥（初七），承福殿发生火灾。

[3]十一月，丙子，太尉宠参罢。

[3]十一月丙子（二十七日），太尉庞参被免职。

[4]十二月，象林蛮夷反。

[4]十二月，象林县蛮夷起兵反叛。

[5]乙巳，以前司空王龚为太尉。龚疾宦官专权，上书极言其状。诸黄门使客诬奏龚罪；上命龚亟自实。李固奏记于梁商曰："王公以坚贞之操，横为谗佞所构，众人闻知，莫不叹栗。夫三公尊重，无诣理诉冤之义，纤微感概，辄引分决，是以旧典不有大罪，不至重问。王公卒有他变，则朝廷获害贤之名，群臣无救护之节矣！语曰：'善人在患，饥不及餐。'斯其时也！"商即言之于帝，事乃得释。

[5]乙巳（二十六日），任命前任司空王龚为太尉。王龚痛恨宦官专权，上书极力陈述他们的罪状。黄门宦官们指使门客，向朝廷诬告王龚有罪。顺帝命王龚及早亲自讲明真实情况。李固向梁商上书说："王龚具有坚贞的节操，无端遭受奸佞的陷害，大家听说这个消息，无不为之叹息恐惧。以三公的尊严地位，没有前往司法部门为自己申辩

诉冤的道理。即令他对朝廷稍有不满，往往让他自杀，所以，按照惯例，没有大逆不道之罪，不至于审问三公。假如王龚突然发生其他意外，则朝廷就会蒙受谋害贤能的恶名，群臣就没有营救和保护忠良的气节了！俗话说：‘好人正处在患难之中，我们即使再饿，也顾不上吃饭。’这正是救人的时候。”于是，梁商立即向顺帝进言，事情才告平息。

[6]是岁，以执金吾梁冀为河南尹。冀性嗜酒，逸游自恣，居职多纵暴非法。父商所亲客雒阳令吕放以告商，商以让冀。冀遣人于道刺杀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请以放弟禹为雒阳令，使捕之；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

[6]本年，任命执金吾梁冀为河南尹。梁冀生性喜好饮酒，纵情作乐，为所欲为，居官多有暴虐不法的行为。其父梁商所亲信的门客、洛阳县令吕放，将上述情况报告梁商，梁商因此责备了梁冀。梁冀怀恨在心，竟派人在道路上刺死了吕放。而他又恐怕被父亲发觉，于是把罪行推到吕放的仇人身上，并请求任命吕放的弟弟吕禹为洛阳县令，让他来逮捕刺杀吕放的凶手。结果，吕禹将吕放的宗族、亲戚和宾客等一百余人全部诛杀。

[7]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 。尚书令虞诩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先帝旧典，贡赋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帝不从。中、中蛮各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

[7]武陵郡太守向朝廷上书，认为武陵郡内的蛮夷已归服了汉朝，可以比照汉人，增加他们的田租和赋税。参加集议论的人都认为可行，但尚书令虞诩却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对风俗习惯跟我们不同的民族，不当作自己的臣民。先帝已制定了规章，明确规定武陵蛮夷应缴纳的赋税额，时间已经很久了。而今滥行增加，必然引起他们的怨恨和反叛，计算所能得到的，抵偿不了所耗费的，定会后悔。”顺帝没有采纳。其后，中和中蛮人各因所征收的贡布不是原来规定的数量而起来抗争，于是杀掉征收赋税的乡吏，全族反叛。

二年（丁丑、137）

二年（丁丑，公元137年）

[1]春，武陵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

[1]春季，武陵郡蛮族二万人包围充城，八千人攻打夷道。

[2]二月，广汉属国都尉击破白马羌。

[2]二月，广汉属国都尉击破白马羌。

[3]帝遣武陵太守李进击叛蛮，破平之。进乃简选良吏，抚循蛮夷，郡境遂安。

[3]顺帝派武陵郡太守李进率军进击反叛的蛮人，将其击破平定。于是，李进选用贤良的官吏，安抚蛮人，郡境之内方告安宁。

[4]三月，司空王卓薨。丁丑，以光禄勋郭虔为司空。

[4]三月，司空王卓去世。丁丑（三十日），擢升光禄勋郭虔为司空。

[5]夏，四月，丙申，京师地震。

[5]夏季，四月丙申（十九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6]五月，癸丑，山阳君宋娥坐构奸诬罔，收印绶，归里舍。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等九侯坐与宋娥更相赂遗，求高官增邑，并遣就国，减租四分之一。

[6]五月癸丑（初六），山阳君宋娥因勾结奸佞，以不实之辞诬陷他人而坐罪，顺帝下令收缴她的印信，并将她遣送回乡。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王道、李元、李刚等九侯，因与宋娥互相贿赂，谋求高官和增加食邑，一律遣回他们的封国，减少所享用的封国租税的四分之一。

[7]象林蛮区怜等攻县寺，杀长吏。交趾刺史樊演发交趾、九真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虽击破反者，而蛮势转盛。

[7]象林郡蛮族首领区怜等攻打所在县的官府，杀害地方官吏。交趾刺史樊演征发交趾郡和九真郡兵一万余人，前往救援。由于士兵害怕远征，秋季，七月，两郡士兵反叛，攻打太守府。太守府虽将反叛士兵击败，然而蛮人的势力转强。

[8]冬，十月，甲申，上行幸长安。扶风田弱荐同郡法真博通内、外学，隐居不仕，宜就加兖职。帝虚心欲致之，前后四徵，终不屈。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真，雄之子也。

[8]冬季，十月甲申（初十），顺帝巡视长安。扶风人田弱向顺帝推荐同郡人法真，称法真精通儒家的内学和外学，即《七纬》和《六经》，隐居乡里，不肯出来做官，应就地任命他为三公。顺帝非常虚心地想请到他，前后四次征召，但法真始终不肯屈从。他的朋友郭正称赞说："法真，可以听见他的名，却很难见到他这个人。他越是逃避名声，名声越是随着他，越是躲开名声，名声越是追着他，他这个人真可以说是百世之师了！"法真，即法雄的儿子。

[9]丁卯，京师地震。

[9]丁卯（疑误），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10]太尉王龚以中常侍张等专弄国权，欲奏诛之。宗亲有以杨震行事谏之者，龚乃止。

[10]太尉王龚因中常侍张等独揽朝廷大权，打算提出弹劾，要求皇帝诛杀他们。后由于宗族和亲戚中有人用杨震的遭遇进行劝阻，王龚这才作罢。

[11]十二月，乙亥，上还自长安。

[11]十二月乙亥（初二），顺帝从长安返回京都洛阳。

三年（戊寅、138）

三年（戊寅，公元138年）

[1]春，二月，乙亥，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崩。

[1]春季，二月乙亥（初三），京都洛阳及金城郡、陇西郡发生地震，二郡发生山崩。

[2]夏，闰四月，已酉，京师地震。

[2]夏季，闰四月已酉（初八），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3]五月，吴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斩之。

[3]五月，吴郡丞羊珍反叛，攻打郡太守府。太守王衡将叛军击败，并斩杀羊珍。

[4]侍御史贾昌与州郡并力讨区怜，不克，为所攻围；岁余，兵谷不继。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李固驳曰："若荆、扬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磐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徵发，如复扰

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徵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日南兵单无谷，守即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静之后，乃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裂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

[4]侍御史贾昌和州郡官府合力讨伐区怜，没有取胜，反而受到区怜的围攻，过了一年多，援兵和粮秣都无法接济。顺帝召集三公、九卿、百官以及四府掾属询问对策。大家都主张派遣大将，征发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四州士兵共四万人，前往交趾增援。李固反驳说："如果荆州和扬州太平无事，便可以征发二州的士兵。而今，二州的盗贼，犹如磐石一样结合在一起，不肯离散；武陵郡和南郡的蛮族反叛，还没有安定。而长沙郡和桂阳郡的士兵，已被征发多次，如果再次征发，骚扰人民，必然发生新的变乱，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一个理由。再者，兖州和豫州的人民，突然被征入伍，远征万里之外，没有归期，而诏书逼迫和催促急如星火，必然导致叛乱和逃亡，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二个理由。南方州郡，水土潮湿，气候炎热，再加上瘴气，以致死亡的人必占十分之四五，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三个理由。长途跋涉，行军万里，士卒疲劳不堪，等军队到达岭南，士卒已经没有战斗

能力，这是不可征发的第四个理由。按照规定的正常速度，每天行军三十里，而离日南郡有九千余里，需要行军三百天才可到达，按每人每天口粮五升计算，需要用米六十万斛，还不包括将领、军吏的口粮和驴、马的饲料，仅士兵自己携带，费用就如此巨大，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五个理由。军队战斗的地方，死亡的人一定很多，即然抵御不了敌人的进攻，就将再次征调援兵，这就犹如挖割心腹去补四肢，这是不可征发的第六个理由。九真和日南，两郡相隔仅一千里，征发当地的吏民，尚且不堪忍受，更何况征发四州的士兵，让他们忍受万里远征的痛苦？这是不可征发的第七个理由。从前，朝廷派中郎将尹就去讨伐益州的叛羌，益州有谚语说："叛羌来了，还可；尹就来了，杀我。"其后，将尹就调回京都，把军队交付给益州刺史张乔。张乔依靠原有军队的将领和军吏，一个月之内，便将叛羌击破歼灭。这证明由朝廷派遣大将没有益处，而州郡地方官吏却足以胜任。应该重新选派即勇敢而又有谋略，即仁惠而又可胜任将帅的人，担任州刺史和郡太守，命他们都驻守在交趾郡。而今，日南郡兵力单薄，又无粮秣，守既守不住，战又不能战，可以暂时放弃它，先把官吏和人民迁徙到北方的交趾郡，等到乱事平定之后，再命他们返回日南郡。另外，招募和收买蛮夷，让他们互相攻杀，朝廷 则供给金帛资助他们。如果有能够使用反间计离间敌人内部、斩杀蛮夷首领的，朝廷则许以封侯，赐以食邑。前任并州刺史、长沙人祝良，勇敢果断；南阳人张乔，从前在益州建立过平定叛羌的功勋，他们都可以受到信任和重用。过去，汉文帝就在原地任命魏尚为云中郡太守，哀帝命使者到楚地拜授龚舍为泰山郡太守。应该就在原地拜授祝良等人，命他们直接前往交趾郡任职。"四府完全同意李固的意见。于是，顺帝在原地任命祝良为九真郡太守，张乔为交趾州刺史。张乔到任以后，对叛蛮开诚布公地进行安抚和诱劝，叛军全部投降或解散。祝良到九真郡之后，单独乘车进入叛军大营，给他们指出生路，用威力和信誉进行招抚，叛军投降的有数万人，他们一同为祝良修筑郡太守府的官舍。从此，五岭以外地区恢复和平。

[5]秋，八月，己未，司徒黄尚免。九月，己酉，以光禄勋长沙刘寿为司徒。

[5]秋季，八月己未（二十日），司徒黄尚被免官。九月己酉（疑误），擢升光禄勋、长沙人刘寿为司徒。

[6]丙戌，令大将军、三公举刚毅、武猛、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6]丙戌（十七日），顺帝命大将军、三公向朝廷举荐刚毅、武猛、有谋略，可以担任将帅的人才，每人推荐二人；特进、九卿、校尉，每人推荐一人。

初，尚书令左雄荐冀州刺史周举为尚书；既而雄为司隶校尉，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任将帅。直尝坐臧受罪，举以此劾奏雄。雄曰："诏书使我选武猛，不使我选清高。"举曰："诏书使君选武猛，不使君选贪污也！"雄曰："进君，适所以自伐也。"举曰："昔赵宣子任韩厥为司马，厥以军法戮宣子仆，宣子谓诸大夫曰：'可贺我矣！吾选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举之不才误升诸朝，不敢阿君以为君羞；不寤君之意与宣子殊也。"雄悦，谢曰："吾尝事冯直之父，又与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过也！"天下益以此贤之。

最初，尚书令左雄，推荐冀州刺史周举为尚书。接着，左雄任司隶校尉，又推荐前任冀州刺史冯直有将帅之才。因冯直曾经犯过贪污罪，周举便就此弹劾左雄。左雄说："圣旨让我推荐武猛的人才，不是让我推荐品行清白高洁的人才。"周举回答说："圣旨是让你推荐武猛的人才，但也没有教你推荐犯有贪污罪的人。"左雄又说："我推荐了您，反受您的打击，恰恰是自作自受。"周举回答说："过去，赵宣子任用韩厥为司马，韩厥却用军法将赵宣子的奴仆杀掉，赵宣子对各位大夫说：'你们应该向我祝贺，我推荐韩厥，他果然尽忠职守。'而今，承蒙您不嫌弃我没有才能，而误将我推荐到朝廷，所以，我不敢迎合您，让您蒙羞。可是，想不到您的看法和赵宣子完全不一样。"左雄大为高兴，向周举道歉说："我曾经做过冯直父亲的部属，又和冯直是好朋友。如今你因此而弹劾我，正是我的过错。"从此，天下的人对左雄更为尊敬。

是时，宦官竞卖恩势，唯大长秋良贺清俭退厚。及诏举武猛，贺独无所荐。帝问其故，对曰："臣生自草茅，长于宫掖，既无知人之明，又未尝交加士类。昔卫鞅因景监以见，有识知其不终。今得臣举者，匪荣伊辱，是以不敢！"帝由是赏之。

这时，宦官倚仗皇帝的庞信，争相卖弄权势，唯有大长秋良贺清廉淡泊，谦让敦厚。等到皇帝下诏，命各人推荐武力勇猛的人才时，唯独良贺没有举荐。顺帝问他什么原因，良贺回答说：“我出生于荒野民间，在宫廷中长大，既没有识别人的聪明，又没有和有才能的人士交往。过去，卫鞅由宦官景监推荐，有识之士就预见到他没有好结果。现在，能得到我推荐的人，他不仅不会引以为荣，反而觉得是一种耻辱。因此我不敢举荐。”顺帝从此赏识良贺。

[7]冬，十月，烧当羌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校尉马贤击破之。

[7]冬季，十月，烧当羌人首领那离等，率领三千余骑兵，侵犯金城郡，护羌校尉马贤将其击破。

[8]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

[8]十二月戊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9]大将军商以小黄门南阳曹节等用事于中，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而宦官忌其宠，反欲陷之。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与左右连谋，共谮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请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惧迫，遂出，矫诏收缚腾、贲于省中。帝闻，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腾、贲释之；收逵等下狱。

[9]大将军梁商因为小黄门、南阳人曹节等在宫中当权，就命自己的儿子梁冀、梁不疑和曹节等结交。而其他宦官忌妒曹节受宠，反而想要陷害他。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和他们左右的亲信勾结密谋，一同向顺帝诬告梁商和中常侍曹腾、孟贲，说：“梁商等准备征召诸王的儿子前来京都洛阳，图谋废黜皇上，另立新的皇帝，请将梁商等收捕治罪。”顺帝说：“大将军父子是我所亲信的，曹腾、孟贲是我所宠爱的，一定没有这回事，只是你们都忌妒他们罢了。”张逵等知道他们的谗言没有被顺帝采纳，恐惧杀身大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于是退下，假传圣旨，在宫中逮捕曹腾和孟贲。顺帝闻讯大发雷霆，命宦官李歙急速传命释放曹腾、孟贲。并将张逵等人逮捕下狱。

四年（己卯、139）

四年（己卯，公元139年）

[1]春，正月，庚辰，逵等伏诛；事连弘农太守张凤、安平相杨皓，皆坐死；辞所连染，延及在位大臣。商惧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大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久系，纤微成大，非所以顺迎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以止逮捕之烦。”帝纳之，罪止坐者。

[1]春季，正月庚辰（十三日），张逵等人伏法被诛。弘农郡太守张凤和 安平国相杨皓，因被张逵等人牵连，都坐罪处死。受口供牵连的，还涉及到在位的朝廷大臣。梁商担心冤枉许多无辜者，于是上书说：“按照《春秋》上面所讲的道理，功勋归于元帅，罪恶仅惩办首恶。大狱一起，无辜受害的人将会很多，身犯死罪的囚犯长久关押的监狱，细微小事会牵连成大事，这样不能顺应和气，治平政事，成就教化。应该及早结案，停止逮捕的烦扰。”顺帝采纳，治罪仅限于当事人犯。

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贲中郎将不疑为步兵校尉。商上书辞曰：“不疑童孺，猥处成人之位。昔晏平仲辞殿以安其富，公仪休不受鱼飧以定其位；臣虽不才，亦愿固福禄于圣世！”上乃以不疑为侍中、奉车都尉。

二月，顺帝任命梁商的小儿子虎贲中郎将梁不疑为步兵校尉。梁商上书辞让说：“梁不疑是个孩子，竟担任成人才可以担任的官职。过去，晏婴辞让殿的土地，用来保全自己的财富；公仪休不接受别人的赠鱼，用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虽然没有才能，也希望在圣主之世保全我的财富和地位。”于是，顺帝任命梁不疑为侍中、奉车都尉。

[2]三月，乙亥，京师地震。

[2]三月乙亥（初九），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3]烧当羌那离等复反；夏，四月，癸卯，护羌校尉马贤讨斩之。获首虏千二百余级。

[3]烧当羌人首领那离等再次反叛。夏季，四月癸卯（初八），护羌校尉马贤率军进行讨伐，将那离斩首，并斩杀和俘虏一千二百余人。

[4]戊午，赦天下。

[4]戊午（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5]五月，戊辰，封故济北惠王寿子安为济北王。

[5]五月戊辰（初三），将已故济北惠王刘寿的儿子刘安封为济北王。

[6]秋，八月，太原旱。

[6]秋季，八月，太原郡发生旱灾。

五年（庚辰、140）

五年（庚辰，公元140年）

[1]春，二月，戊申，京师地震。

[1]春季，二月戊申（十七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2]南匈奴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反，寇西河；招诱右贤王合兵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吏。夏，五月，度辽将军马续与中郎将梁并等发边兵及羌、胡合二万余人掩击，破之。吾斯等复更屯聚，攻没城邑。天子遣使责让单于；单于本不预谋，乃脱帽避帐，诣并谢罪。并以病征，五原太守陈龟代为中郎将。龟以单于不能制下，逼迫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令自杀。龟又欲徙单于近亲于内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龟坐下狱，免。

[2]南匈奴句龙王吾斯和车纽等反叛，攻打西河郡，并引诱右贤王，合兵包围美稷，杀害朔方郡、代郡的地方官吏。夏季，五月，度辽将军马续和护匈奴中郎将梁并等征发边防军及羌人、胡人的军队，共二万余人，向南匈奴叛军发动突然袭击，将其击破。吾斯等收拾残部，又重新聚集起来，攻陷城邑。顺帝派使者严辞谴责南匈奴单于。单于休利本来没有参与吾斯等人的反叛阴谋，但因受到朝廷的谴责，感到惶恐不安，于是摘下帽子，离开营帐，亲自跑到梁并那里去认罪。正在这时，梁并因病被朝廷召回京都洛阳，任命五原郡太守陈龟接替护匈奴中郎将。陈龟认为单于不能控制部下，于是逼迫单于及他的弟弟左贤王一道自杀。陈龟还打算将单于的近亲都迁徙到内地各郡，因而已经降附的 南匈奴部众更加狐疑不安。结果，陈龟坐罪下狱，被免官。

大将军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极；穷鸟困兽，皆知救死，况种类繁炽，不可单尽。今转运日增，三军疲苦，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度辽将军马续，素有谋谟，且典边日久，深晓兵要；每得续

书，与臣策合。宜令续深沟高垒，以恩信招降，宣示购赏，明为期约，如此，则丑类可服，国家无事矣！”帝从之，乃诏续招降畔虏。

大将军梁商上书说：“匈奴背叛，四处劫掠，自知罪大恶极。穷鸟和困兽都知道救死，何况匈奴种族繁盛，不可能消灭净尽。如今粮秣的转运日益增加，军队疲劳艰苦，挖空内地，填补边疆，不是中国之福。度辽将军马续素有谋略，并且主管边防时间已经很久，深晓用兵的要术。每次接到马续的书信，他的谋略总与我相合。应命马续深挖壕沟，高筑壁垒，用恩德信义招抚归降，公布悬赏条例，明确规定期限。这样，匈奴就可以归附，国家就可以无事了！”顺帝采纳，于是下诏命马续招降反叛的匈奴。

商又移书续等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夜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期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务先所长而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勿贪小功以乱大谋。”于是右贤王部抑等万三千口皆诣续降。

梁商又给马续等人发送文书说：“中国境内安宁，忘掉战争的时间已经很久。善骑良马进行夜袭，交锋时迅速放箭，当时一决胜负，这是匈奴的长处，而是中国的短处。可是，利用强弩，登城守卫，深沟坚壁，固守军营，等待敌人气势衰竭，这是中国的长处，而中匈奴的短处。应该先发挥我们的长处，观察敌人的变化，设立奖赏，宣布朝廷的招降之意，启发匈奴人的反悔之心，不要贪图小功而乱大谋。”于是，右贤王的部下抑等一万三千人，都向马续投降。

[3]己丑晦，日有食之。

[3]己丑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4]初，那离等既平，朝廷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机等天性虐刻，多所扰发；且冻、傅难种羌遂反，攻金城，与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等并坐徵。于是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为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

[4]当初，烧当羌人首领那离等反叛被平定后，朝廷任命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来机等人天性暴虐刻薄，他们多方侵扰，大量征调，使羌族人民不堪忍受。于是且冻种和傅难种羌人反叛，攻打金城郡，又与其他种的羌人、胡人联合，大举侵犯三辅地区，杀害

地方官吏。来机、刘秉都坐罪，被调回京都洛阳。于是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骑都尉耿叔为他的副手，率左右羽林五校士，以及各州郡郡兵，共十万人，屯驻汉阳郡。

[5]九月，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

[5]九月，命右扶风、汉阳修筑陇道坞壁三百座，每座坞壁都派兵把守 。

[6]辛未，太尉王龚以老病罢。

[6]辛未（十四日），太尉王龚因年老有病被罢官。

[7]且冻羌寇武都，烧陇关。

[7]且冻羌人攻打武都，焚烧陇关。

[8]壬午，以太常桓焉为太尉。

[8]壬午（二十五日），擢升太常桓焉为太尉。

[9]匈奴句龙王吾斯等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将幽州、乌桓诸郡营兵击车纽等，战于马邑，斩首三千级，获生口甚众。车纽乞降，而吾斯犹率其部曲与乌桓寇钞。

[9]南匈奴句龙王吾斯等，拥立车纽为单于，东方和乌桓联合，西方集结羌人、胡人，约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大营，杀死上郡都尉和军司马，于是劫掠并州、凉州、幽州和冀州。东汉朝廷便将西河郡太守府迁往离石，上郡太守府迁往夏阳，朔方郡太守府迁往五原。十二月，派遣使匈奴中郎将张耽率领幽州乌桓部众及各郡的地方军，进击车纽等，在马邑会战，斩杀匈奴军三千人，俘虏了很多人。车纽请求投降，而吾期仍率领其部众跟乌桓结合，继续劫掠。

[10]初，上命马贤讨西羌，大将军商以为贤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汉；帝不 从。汉，由之子也。贤到军，稽留不进。武都太守马融上疏曰：“今杂种诸羌转相钞盗，宜及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后，则必侵寇三辅，为民大害。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闻吴起为将，暑不张盖，寒不披裘；今贤野次垂幕，珍肴杂，儿子

侍妾，事与古反。臣惧贤等专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东，且其将士将不堪命，必有高克溃叛之变也。”安定人皇甫规亦见贤不恤军事，审其必败，上书言状。朝廷皆不从。

[10]最初，顺帝命马贤率军讨伐西羌，大将军梁商认为马贤年纪已老，不如任命太中大夫宋汉，顺帝没有听从。宋汉，即宋由的儿子。马贤到军中上任以后，一直停留不肯前进。武都郡太守马融向朝廷上书说：“如今西羌诸种部众互相攻劫抢掠，应该趁他们还没有汇合到一起，迅速派兵深入叛军，击破各个支党，可是马贤等却处处逗留拖延。羌人和胡人，在百里以外，即可望见他们扬起的尘土；在千里以外，即可听到他们行军的声音。他们躲开汉军的锋芒，避免正面冲突，绕到汉军的背后，直接侵犯和劫掠三辅地区，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祸害。我请求把马贤认为不能作战的关东地区的军队五千人交给我，仅借用部队的称号，我愿尽力率领和激励他们，誓不后退，为官兵带头，在三十天之内，必然可以打败叛羌。我又听说，吴起为将，夏天再炎热，也不张开伞盖；冬天再寒冷，也不穿皮衣。而今，马贤在野外垂挂帐幕，珍味佳肴杂陈，儿子、侍妾侍奉左右，事事和古代名将相反。我恐怕马贤等专守一个城池，声称攻打西方，而羌人却在东方出现，使得他部下的将领和士兵不堪奔命，必将有 同郑国高克一样溃败反叛的变故。”与此同时，安定人皇甫规也发现马贤不忧虑军事，估计他一定会失败，于是上书汇报情况。朝廷都没有采纳。

六年（辛巳、141）

六年（辛巳，公元141年）

[1]春，正月，丙子，征西将军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没，东、西羌遂大合。闰月，巩唐羌寇陇西，遂及三辅，烧园陵，杀掠吏民。

[1]春季，正月丙子（二十一日），征西将军马贤和且冻羌人在射姑山会战，马贤的军队大败。马贤和他的两个儿子全都陈亡。于是，东羌和西羌大规模地汇合。闰月，巩唐羌人攻打陇西郡，军锋到达三辅地区，焚烧西汉历代皇帝坟墓陵园，屠杀劫掠官吏和人民。

[2]二月，丁巳，有星孛于营室。

[2]二月丁巳（初三），有异星出现在营室星座。

[3]三月，上巳，大将军商大会宾客，宴于雒水；酒阑，继以《薤露之歌》。从事中郎周举闻之，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

[3]三月上巳日，大将军梁商在洛水之滨大宴宾客。酒席将散时，又演奏常用来作挽歌的《薤露之歌》。从事中郎周举听到后，叹息说："这正是所谓的哀乐不合时，歌唱得不合场所，难道祸殃将要降临了吗？"

[4]武都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斩首四百余级，降二千余人。诏冲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

[4]武都郡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人，斩杀四百余人，招降二千余人。顺帝下诏，命赵冲督率河西四郡的地方军队，负责节制。

安定上计掾皇甫规上疏曰："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知其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县师之费，且百亿计，出于平民，回入奸吏，故江湖之人，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因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 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叛则经年，臣所以搏手扣心而增叹者也！愿假臣两营、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兵势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以涤患，下可以纳降。若谓臣年少、官轻，不足用者，凡诸败将，非官爵之不高，年齿之不迈。臣不胜至诚，没死自陈！"帝不能用。

安定郡上计掾皇甫规上书说："我近年以来，曾经多次向陛下提出建议。当羌人尚未发动时，我预计他们将要反叛；马坚统率大军刚开始出发时，我观察到他必然失败；要是有人认为这是侥幸说中的意见，那么可以进行查考核对。我每每想到，马贤等人统军四年，没有得到成功，出兵远征的费用，已将近一百亿，这些经费，虽然出自齐民百姓，却都流入贪官污吏之手，所以，江湖之人群起而为盗贼，青州和徐州一片饥荒，百姓背负小孩，四散逃亡。羌人之所以反叛，不是由于天下太平而引起的，全是因为守边将帅不懂安抚治理之道，对

于平常安分守己的羌人，则加以虐待，只贪图小利，终于招致大祸。获得 微小的胜利，则向朝廷虚报斩杀人头的数量；打了败仗，便隐瞒不上报。战士辛苦怨愤，受制于奸猾的官吏，进不能速战以立功，退不得温饱以保全性命，饿死在沟渠里，尸骨暴露在原野之中。只看见朝廷的军队出塞御敌，却听不到他们凯旋归来的消息。羌人的首领极其悲痛地无声哭泣，非常惧怕会发生意外的变故，所以，不能保持长期的安定，一旦起兵反叛，就要经年累月。我所以搓手捶胸，叹息不已，就是这个原因。我请求陛下，将扶风雍营和京兆虎牙营两营以及安定、陇西两郡暂时没有战斗任务的五千士兵借拨给我，我将对羌人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和赵冲前后呼应。羌人地区的土地和山谷等地理形势，我素来很熟悉，用兵的战略和战术，我也已有经验。用不着一寸见方的印信，也用不着赏赐一尺布帛，最好的结果是铲除祸患，最低限度也可以使羌人降服。如果认为我年轻，官位又低，不足以任用，可那些战败的将帅，并不是官爵不高，年龄不老。我以万分至诚，冒着死罪向陛下陈述自己的见解！”顺帝不能采纳。

[5]庚子，司空郭虔免。丙午，以太仆赵戒为司空。

[5]庚子（十六日），司空郭虔被免官。丙午（二十二日），擢升太仆赵戒为司空。

[6]夏，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度辽将军马续率鲜卑到城，击乌桓于通天山，大破之。

[6]夏季，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度辽将军马续率领鲜卑部众到达城，在通天山进击乌桓，乌桓大败。

[7]巩唐羌寇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之，不利。

[7]巩唐羌人攻打北地郡，北地郡太守贾福和赵冲率军迎战，失利。

[8]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笃，敕子冀等曰：“吾生无以辅益朝廷，死何可耗费帑藏！衣衾、饭含、玉匣、珠贝之属，何益朽骨！百僚劳扰，纷华道路，祇增尘垢耳。宜皆辞之。”丙辰，薨；帝亲临丧。诸子欲从其诲，朝廷不听，赐以东园秘器、银镂、黄肠、玉匣。及葬，赐轻车、介士，中宫亲送。帝至宣阳亭，瞻望车骑。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为大将军，冀弟侍中不疑为河南尹。

[8]秋季，八月，乘氏侯梁商病重，告诫他的儿子梁冀等人说：“我活着的时候，没能辅佐朝廷，死后怎可耗费国家库藏？装殓的衣服单被，放在口中的含饭含玉，用作葬服的金缕玉衣，以及珠宝贝壳之类东西，对死人又有什么益处？劳累和骚扰文武百官，一路上弄得繁华盛丽，只是增加尘土和污垢罢了，应该都加以谢绝。”丙辰（初四），梁商去世，顺帝亲来吊丧。他的儿子们准备遵照遗嘱来办理丧事，朝廷不许，赏赐东园制作的葬具一副，棺用白银雕花，椁用黄心柏木，以及玉衣一件。等到安葬时，又派武装士兵驾兵车护送。皇后梁亲自送灵。顺帝到宣阳亭，遥望丧葬车队。壬戌（初十），擢升河南尹、乘氏侯梁冀为大将军；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为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选任贤俊，委政舅家，可谓暗矣；犹知王立之不材，弃而不用。顺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顽凶暴，著于平昔，而使之继父之位，终于悖逆，荡覆汉室；校于成帝，暗又甚焉！

臣司马光曰：汉成帝不能选任贤能，把政权交给舅父家族，可谓昏庸。但他总还知道王立没有才能，摒弃不用。顺帝把朝廷大权交给皇后家族，而梁冀顽钝嚣张，凶狠暴虐，平时已很明显，却使他继承其父官位，终于导致狂悖叛逆，颠覆东汉王朝。跟成帝比较，昏庸更甚！

[9]初，梁商病笃，帝亲临幸，问以遗言。对曰：“臣从事中郎周举，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举谏议大夫。

[9]当初，梁商病重，顺帝亲自到梁家探望，问他遗言。梁商回答说：“我的从事中郎周举，清廉高洁，忠良正直，可以委以重任。”因此，顺帝任命周举为谏议大夫。

[10]九月，诸羌寇武威。

[10]九月，羌人诸种攻打武威郡。

[11]辛亥晦，日有食之。

[11]辛亥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2]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凉部震恐，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十一月，庚子，以执金吾张乔行车骑将军事，将兵万五千人屯三辅。

[12]冬季，十月癸丑（初二），因处处有羌人劫掠，凉州震动惊恐，又把安定郡太守府迁到右扶风，把北地郡太守府迁到左冯翊。十一月庚子（二十日），擢升执金吾张乔代理车骑将军事务，率军一万五千人，驻守三辅。

[13]荆州盗贼起，弥年不定；以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劳问境内，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于是贼帅夏密等率其魁党六百余人自缚归首，固皆原之，遣还，自相招集，开示威法；半岁间，余类悉降，州内清平。奏南阳太守高赐等臧秽；赐等重赂大将军梁冀，冀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为泰山太守。时泰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满岁，贼皆弭散。

[13]荆州盗贼纷起，经年不能平定。于是，朝廷任命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为荆州刺史。李固到任后，派遣官吏到所管辖的境内各地进行慰问，对盗贼从前的行为一律予以赦免，让他们重新做人。于是，盗贼首领夏密等，率领他手下的头目六百余人，都将自己捆绑起来，自首投降。李固一律宽赦他们，让他们回去，互相招集，宣扬朝廷的声威和法令。半年之内，其余的盗贼全都投降，州内恢复平静。李固向朝廷弹劾南阳郡太守高赐等贪赃枉法。高赐等用贵重礼物贿赂大将军梁冀，于是梁冀为高赐等发出一日奔驰千里的紧急文书，向李固求情。然而，李固却追查得更急。于是，梁冀将李固调任为泰山郡太守。当时，泰山郡的盗贼聚集经年，郡太守府常派出上千名郡兵追剿和讨伐，都不能取胜。李固到任后，将郡兵全部解散，遣送回家务农，仅选择善战的郡兵约一百余名留下，用恩德和威信招降盗贼。不到一年，盗贼全部散去。

汉安元年（壬午、142）

汉安元年（壬午，公元142年）

[1]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癸巳（十四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2]秋，八月，南匈奴句龙吾斯与、台耆等复反，寇掠并部。

[2]秋季，八月，南匈奴句龙王吾斯和、台耆等再次反叛，攻打劫掠并州。

[3]丁卯，遣侍中河内杜乔、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魏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行州郡，表贤良，显忠勤；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乔等受命之部，张纲独埋其车轮于雒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劾奏"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以外威蒙恩，居阿衡之任，而专肆贪叨，纵恣无极，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时皇后宠方盛，诸梁姻戚满朝，帝虽知纲言直，不能用也。杜乔至兖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为天下第一，上征固为将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亲党；互为请救，事皆寝遏。侍御史河南种皓疾之，复行案举。廷尉吴雄、将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纠，宜急诛罚。"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

[3]丁卯（二十一日），东汉朝廷派遣侍中河内人杜乔、周举，代理光禄大夫周栩、冯羡，魏郡人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别到各州郡进行视察，表扬有德行和忠于职守的地方官吏。对于贪赃枉法的人，属于刺史、郡太守等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将他们的罪行用驿马迅速上奏朝廷；属于县令、县长及以下的官吏，便就地直接逮捕法办。杜乔等接受使命后出发到各州郡，唯独张纲把车轮埋在洛阳城的都亭，他说："豺狼当道，怎么去问狐狸？"于是上书弹劾："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因身为外戚而蒙受皇恩，肩负辅佐皇帝的重任，却大肆贪污，任情纵欲。谨列举出他目无君王、贪赃枉法的十五件大事，这都是做臣子的人所切齿痛恨的。"奏章呈上去后，京都洛阳为之震惊。当时，皇后梁正大受庞幸，梁氏家族亲戚布满朝廷，顺帝虽知道张纲说得对，但不能采纳。杜乔到兖州视察以后，向朝廷上表，称泰山郡太守李固的政绩为天下第一。于是，顺帝将李固征召到京都洛阳，任命他为将作大匠。八位使者向朝廷所弹劾的地方官吏，多数是梁冀和宦官的亲友和同党。由于皇亲和宦官互相请托和庇护，所有的弹劾案都被搁置。侍御史、河南人种对此感到痛恨，再次进行举报。廷尉吴雄、将作大匠李固也上书说："八位使者所指控的地方官吏，应迅速惩处。"顺帝这才把八位使者的弹劾奏章，重新交付给有关官吏，命令审查定罪。

梁冀恨张纲，思有以中伤之。时广陵贼张婴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纲为广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马，纲独

单车之职。既到，径诣婴垒门；婴大惊，遽走闭垒。纲于门罢遣吏民，独留所亲者十余人，以书喻婴，请与相见。婴见纲至诚，乃出拜谒。纲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故致公等怀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为之者又非义也。今主上仁圣，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来，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罚相加，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若闻义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扬、兖、豫大兵云合，身首横分，血嗣俱绝。二者利害，公其深计之！”婴闻，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复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须臾间耳！今闻明府之言，乃婴等更生之辰也！”乃辞还营。明日，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归降。纲单车入婴垒，大会，置酒为乐，散遣部众，任从所之；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子孙欲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朝廷论功当封，梁冀遏之。在郡一岁，卒；张婴等五百余人为之制服行丧，送到犍为，负土成坟。诏拜其子续为郎中，赐钱百万。

梁冀痛恨张纳，想找一个机会来陷害他。当时，广陵郡的盗贼首领张婴在扬州、徐州一带，作乱已有十余年，历任郡太守都无法镇压下去。于是，梁冀就任命张纲为广陵郡太守。以前的广陵郡太守都请求朝廷多派兵马，而张纲却只乘一车前去上任。抵达广陵以后，就径直到张婴营垒大门，求见张婴。张婴大吃一惊，急忙下令紧闭营门。张纲在门外将所有跟他前来的官吏和百姓都打发回去，仅留下十几个亲信，然后写信告诉张婴，请他出来见面。张婴看到张纲十分诚恳，于是出营拜见。张纲让张婴坐在上座，开导他说：“过去历任郡太守，多数一味贪婪和残暴，使得你们心怀愤怒，聚众起兵。郡太守的确有罪，然而你们这样做也不符合大义。如今主上仁爱圣明，准备用恩德消除叛乱，所以才派我来，想赐给你们封爵和官位，使你们荣耀，不愿意对你们施加刑罚，今天确实是转祸为福的大好时机。如果听到这些道理而不肯归附朝廷，天子赫然盛怒，征调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的大军，象云一样集合，你们就将身首异处，子孙灭绝。二者的利害，请你好好考虑。”张婴听后流着眼泪说：“我们这些野蛮的愚民，自己不能上通朝廷，不堪忍受残酷迫害，才聚集在一起苟且偷生，象鱼游锅中，自己也知道不能长久，只不过暂时苟延残喘而已。今日听到您的开导，正是我们再生之时。”于是，张婴告辞回营。次日，张婴率领他的部众一万余人和妻子儿女，把手臂捆绑在背后，向张纲投

降。然后，张纲独自乘车进入张婴的营垒，大摆筵席，饮酒作乐，遣散张婴的部众，听任他们去愿意投奔的地方。张纲还亲自为张婴选择住宅，查看田地，张婴的子孙想当地方官吏的，他都加以推荐任用。人们心悦诚服，当地一片和平。朝廷评论功绩，应当封张纲侯爵，但受到了梁冀的阻挠。张纲在广陵郡任职一年后去世。张婴等五百余人，为他穿上丧服举哀，将他的灵柩送回家乡犍为，还为他运送泥土，筑成坟墓。顺帝下诏，任命张纲的儿子张续为郎中，并赐钱一百万。

是时，二千石长吏有能政者，有雒阳令任峻、冀州刺史京兆苏章、胶东相陈留吴。雒阳令自王涣之后，皆不称职；峻能选用文武吏，各尽其用，发奸不旋踵，民间不畏吏，其威禁猛于涣，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为冀州刺史；有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奸臧，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肃然。后以摧折权豪忤旨，坐免。时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论者日夜称章，朝廷遂不能复用也。为胶东相，政崇仁简，民不忍欺。啬夫孙性，私赋民钱，市衣以进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归伏罪。性惭惧诣阁，持衣自首。屏左右问其故，性具谈父言。曰："掾以亲故受污秽之名，所谓'观过斯知仁矣'。"使归谢其父，还以衣遗之。

当时，有才能和政绩的二千石官吏，包括洛阳令任峻、冀州刺史京兆尹人苏章、胶东国相陈留人吴。自从王涣以后，所有的洛阳令都不称职。任峻接任洛阳令后，善于选用文武官吏，使他们各尽其才，举发奸罪十分迅速，转足之间即可破案，民间也不再畏惧官吏。任峻的威严和震慑能力超过王涣，然而在礼文仪节、政治教化方面不如王涣。苏章任冀州刺史，他的一位故人是清河郡太守，苏章在辖区巡视，准备查问他的贪赃枉法罪行。于是他请这位太守备下酒和菜肴，畅叙平生友情，甚为欢洽。太守高兴地说："别人都只有一个天，唯独我有两个天！"以为老朋友苏章定能为他遮盖罪恶。苏章说："今天晚上，我苏孺文跟故人喝酒，这是私情；明天，冀州刺史调查案情，则是国法。"于是举发并判定了他的罪名，全州肃然。苏章后因打击权贵而违背皇帝圣旨，获罪免官。当时，朝政日趋凋敝，人民更加忧愁困

苦，议论时事的人日夜称赞苏章，但朝廷却不能再任用他。吴出任胶东国相，为政崇尚仁爱简约，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有一位乡啬夫，名叫孙性，私自赋敛百姓钱财，买衣服送给自己的父亲。父亲得到衣服，大怒说："你有这样的长官，怎么忍心欺骗他？"催促他回去认罪。孙性怀着惭愧和畏惧的心情，拿着衣服，到官府自首。吴教左右退出，询问缘故，孙性就把父亲所说的话，全都告诉了吴。吴安慰他说："你为父亲的缘故而蒙受了贪污的恶名，真是所谓：看他的过失，知道他有仁爱的品德。"他命孙性回家向父亲道谢，又把衣服赠给了孙性的父亲。

[4]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刘寿免。

[4]冬季，十月辛未（二十六日），太尉桓焉和司徒刘寿均被免官。

[5]罕羌邑落五千余户诣赵冲降，唯烧何种据参未下。甲戌，罢张乔军屯。

[5]罕羌村落五千余户，都向赵冲投降，唯有烧何种羌人，仍据守参，不肯归附。甲戌（二十九日），撤销张乔在三辅地区的军事防御。

[6]十一月，壬午，以司隶校尉下邳赵峻为太尉，大司农胡广为司徒。

[6]十一月壬午（初七），擢升司隶校尉、下邳人赵峻为太尉，大司农胡广为司徒。

二年（癸未、143）

二年（癸未，公元143年）

[1]夏，四月，庚戌，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当羌于参，破之。

[1]夏季，四月庚戌（初八），护羌校尉赵冲和汉阳郡太守张贡，对据守在参的烧当种羌人发动攻击，将其击破。

[2]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时兜楼储在京师，上亲临轩授玺绶，引上殿，赐车马、器服、金帛甚厚。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

[2]六月丙寅（二十五日），东汉朝廷封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单于，号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这时，兜楼储正在京都洛阳，顺帝亲自主持仪式，颁授单于玺印，引单于上殿，赏赐车马、器物、衣服、金银、丝织品，甚为丰厚。又下令，命太常、大鸿胪，以及所有外国派到中国充当人质的王子，在广阳门 外聚集祭祀路神，给兜楼储饯行，奏乐，还表演了摔跤和杂技等节目。

[3]冬，闰十月，赵冲击烧当羌于阿阳，破之。

[3]冬季，闰十月，赵冲率军在汉阳郡的阿阳县，进击烧当种羌人，将其击破。

[4]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将扶风马实遣人刺杀句龙吾斯。

[4]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将右扶风人马，派人刺杀了句龙王吾斯。

[5]凉州自九月以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民压死者甚众。

[5]自九月以来，凉州共发生地震一百八十次。山崩谷裂，城郭和官府房舍全都遭到破坏，被压死的百姓很多。

[6]尚书令黄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为四科；帝从之。

[6]尚书令黄琼认为，先前左雄所上奏的关于孝廉的选举制度，只限于推荐精通经学的“儒学”和通晓公文格式的，对于选拔人才的原则还有遗漏。于是上书皇帝，请求增加“孝悌”和“有能力从政”两科，加上原有的“儒学”、“文吏”两科，共为四科。顺帝采纳。

建康元年（甲申、144）

建康元年（甲申，公元144年）

[1]春，护羌从事马玄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琚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赵冲复追叛羌到建威阴河；军渡竟，所将降胡六百余人叛走；冲将数百人追之，遇羌伏兵，与战而殁。冲虽死，而前后多所斩获，羌遂衰耗。诏封冲子为义阳亭侯。

[1]春季，护羌从事马玄，因受羌人的引诱，率领塞内的羌人，逃出塞外。兼任护羌校尉卫琚追击马玄等人，斩杀八百余人。赵冲又追击叛羌，到达建威阴河，军队渡河完毕，他所率领的六百余名归降的胡人叛逃。赵冲率领数百人前往追击，在途中遭到叛羌的伏击，赵冲

在与叛羌的战斗中陈亡。赵冲虽然战死，但前后斩杀和俘虏的叛羌甚多。于是，羌人的势力衰退下去。顺帝下诏，封赵冲的儿子为义阳亭侯。

[2]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击南匈奴左部，破之。于是胡、羌、乌桓悉诣降。

[2]夏季，四月，使匈奴中郎将马攻击南匈奴左部，将其击破。于是，胡人、羌人、乌桓人全向马归降。

[3]辛巳，立皇子炳为太子，改元，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宫，帝使侍御史种监太子家。中常侍高梵从中单驾出迎太子，时太傅杜乔等疑不欲从而未决，乃手剑当车曰：“太子，国之储副，人命所系。今常侍来，无诏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辞屈，不敢对，驰还奏之。诏报，太子乃得去。乔退而叹息，愧临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称善者良久。

[3]辛巳（十五日），立皇子刘炳为太子，改年号。大赦天下。太子住在承光宫，顺帝派侍御史种做太子宫中的总管。中常侍高梵从内宫乘一辆车子出来迎接太子。当时，太傅杜乔等感到怀疑，不想让高梵把太子接走，但又决定不下。于是，种手提宝剑，挡住车说：“太子是国家的王位继承人，关系着人民的生命。如今常侍前来，没有诏书和符信，怎么知道不是奸谋呢？今天，只有一死而已。”高梵说不过种，不敢回答，急忙驱车回宫奏报。拿来顺帝诏书后，太子才得以离开。杜乔退下后叹息，自愧不如种遇事不乱。顺帝也夸奖种持重谨慎，称赞了很久。

[4]扬、徐盗贼群起，盘互连岁。秋，八月，九江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屯据历阳，为江、淮世患；遣御史中丞冯绲督州兵讨之。

[4]扬州、徐州的盗贼蜂拥而起，相互联合，连年不息。秋季，八月，九江贼帅范容、周生等，攻打劫掠城市和村落，屯驻据守历阳县，已经成为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巨大祸害。东汉朝廷派遣御史中丞冯绲，督率州的地方军队，前往讨伐。

[5]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太子即皇帝位，年二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丁丑，以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5]庚午（初六），顺帝在玉堂前殿驾崩。太子刘炳即皇帝位，年仅二岁。尊皇后梁为皇太后。皇太后临朝主管朝政。丁丑（十三日），任命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参与主持尚书事务。

[6]九月，丙午，葬孝顺皇帝于宪陵，庙曰敬宗。

[6]九月丙午（十二日），将顺帝安葬在宪陵，庙号敬宗。

[7]是日，京师及太原、雁门地震。

[7]当日，京都洛阳，以及太原郡、雁门郡，均发生地震。

[8]庚戌，诏举贤良方正之士，策问之。皇甫规对曰："伏惟孝顺皇帝初勤王政，纪纲四方，几以获安；后遭奸伪，威分近习，受赂卖爵，宾客交错，天下扰扰，从乱如归，官民并竭，上下穷虚。陛下体兼乾坤，聪哲纯茂，摄政之初，拔用忠贞，其余维纳，多所改正，远近翕然望见太平，而灾异不息，寇贼纵横，殆以奸臣权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无状者，宜亟黜遣，披扫凶党，收入财贿，以塞痛怨，以答天诫。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谦节，辅以儒术，省去游娱不急之务，割减庐第无益之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驰，将沦波涛，可不慎乎！夫德不称禄，犹凿墉之趾以益其高，岂量力审功，安固之道哉！凡诸宿猾、酒徒、戏客，皆宜贬斥，以惩不轨；令冀等深思得贤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归，州郡承冀旨，几陷死者再三，遂沉废于家，积十余年。

[8]庚戌（十六日），皇太后下诏，命举荐"贤良方正"的人才，策问政事。皇甫规对策说："我认为，顺帝即位初年，勤于帝王政事，治理四方，几乎使天下得到安宁。后来受到奸佞的包围，朝廷大权旁落到左右亲近之手。他们收取贿赂，出卖官爵，宾客相互往来，使天下大乱。人民不堪忍受，投奔乱匪的心情，犹如还归故乡一样的迫切。全国的官吏和人民，都已穷困殆尽；举国上下，空虚到了极点。陛下以慈母之身君临天下，聪明圣哲，纯洁高尚，刚一开始摄政，就选拔任用忠诚坚贞的人才，对其他法令规章，也多有改正，远近一致企望看到太平盛世。然而，灾异并没有止息，盗贼横行，大概是奸佞的权力太重所造成的。常侍中表现特别不好的，应该迅速罢黜和遣退，不

仅要驱除这群作恶的人，还要没收他们所受的贿赂赃物，以此来安抚人民的痛苦和怨恨，回答上天的告诫。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也应该努力加强修养谦恭的节操，辅之以学习儒术，省去娱乐方面不急需的开支，削减家宅房舍没有益处的装饰。君王是船，人民是水，群臣是船上的乘客，将军兄弟是划桨的水手。如果大家齐心尽力，普渡众生，这就是福。如果懈怠松弛，势将被波涛所吞没，能不慎重吗？一个人的德行，如果和他所担任的职位不相称，就犹如用挖墙脚来使墙壁加高一样，这岂是量力审功，追求安全的方法？凡是老奸巨滑、酒徒、嬉戏宾客，都应该贬黜斥退，以此惩罚不轨的行为。应命梁冀等人好好考虑得到贤才的福气和结交非人的严重后果。”梁冀对皇甫规非常愤恨，将他的对策列为下等，拜授他为郎中，然后又借口说皇甫规有病，将他免职，并遣送回乡。州郡地方官吏顺承梁冀的意旨陷害皇甫规，皇甫规好几次差点都被他们害死。于是，皇甫规被埋没困顿在家，长达十余年之久。

[9]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讨范容等于历阳，败殁。

[9]扬州刺史尹耀和九江郡太守邓显在历阳讨伐范容等人，兵败被杀。

[10]冬，十月，日南蛮夷复反，攻烧县邑。交趾刺史九江夏方招诱降之。

[10]冬季，十月，日南郡的蛮夷再次起兵反叛，攻打焚烧县城和村落。交趾刺史九江郡人夏方招诱他们归降。

[11]十一月，九江盗贼徐凤、马勉攻烧城邑；凤称无上将军，勉称皇帝，筑营于当涂山中，建年号，置百官。

[11]十一月，九江郡盗贼徐凤、马勉，攻打焚烧城市和村落。徐凤自称无上将军，马勉自称皇帝，在当涂山中建筑营垒，建立年号，设置百官。

[12]十二月，九江贼黄虎等攻合肥。

[12]十二月，九江郡盗贼黄虎等攻打合肥县。

[13]是岁，群盗发宪陵。

[13]本年，一群盗贼发掘了安葬顺帝的宪陵。

孝冲皇帝永嘉元年（乙酉、145）

汉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公元145年）

[1]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梁太后以扬、徐盗贼方盛，欲须所征诸王侯到乃发丧。太尉李固曰："帝虽幼少，犹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动，岂有人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沙丘之谋及近日北乡之事，皆秘不发丧，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从之，即暮发丧。

[1]春季，正月戊戌（初六），冲帝在玉堂前殿驾崩。梁太后因扬州、徐州的盗贼正在兴盛之时，打算等受征召的诸侯王、王子们抵达京都洛阳以后再发布冲帝去世的消息。太尉李固说："冲帝虽然年龄幼小，但他仍然是全国的君父，今天已经去世，人民和神明，无不为之悲痛，哪里有做子民的反而共同隐瞒君父去世消息的作法？从前，秦始皇死后的沙丘之谋，以及最近的迎立北乡侯之事，都是秘不发丧，这是天下最大的禁忌，绝对不可以这样作。"梁太后听从，便于当天晚上发丧。

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鸿之子缵皆至京师。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鸿皆乐安夷王宠之子，千乘贞王伉之孙也。清河王为人严重，动止有法度，公卿皆归心焉。李固谓大将军冀曰："今当立帝，宜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愿将军审详大计，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邓、阎之利幼弱！"冀不从，与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缵入南宫。丁巳，封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岁。蒜罢归国。

受到征召的清河王刘蒜及渤海孝王刘鸿的儿子刘缵，都来到京都洛阳。刘蒜的父亲是清河恭王刘延平。刘延平和刘鸿，都是乐安王刘宠的儿子，千乘王刘伉的孙子。清河王刘蒜为人严肃庄重，行动举止遵循法令制度，三公九卿都从心里归服。李固对大将军梁冀说："现在确定继位皇帝，应当选择年长，高超明智而有道德，能够亲自处理朝廷政事的人，请将军仔细考虑国家大计，体察当初周勃所以选立文帝、霍光之所以选立宣帝的道理，以邓氏家族和阎氏家族选立幼弱的前事为戒。"梁冀不听，与梁太后在宫中决策。丙辰（二十四日），由梁冀持节，用封王的皇子乘用的青盖车迎接刘缵进入南宫。丁巳（二十五日），刘缵被封为建平侯，并于当天即皇帝位，年仅八岁。清河王刘蒜则被遣回封国。

[2]将卜山陵，李固曰："今处处寇贼，军兴费广，新创宪陵，赋发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于建陵茔内，依康陵制度。"太后从之。己未，葬孝冲皇帝于怀陵。

[2]朝廷准备为冲帝刘炳选择墓地，修建陵园，李固说："现在处处都是盗贼，军事费用浩大。如果要重新修建一个象宪陵那么大的陵园，征收赋税和调发徭役，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而且，冲帝年龄幼小，可以在顺帝宪陵之内修建一个陵园安葬，依照殇帝康陵的制度。"梁太后听从。己未（二十七日），安葬冲帝，陵墓称为怀陵。

[3]太后委政宰辅，李固听言，太后多从之，宦官为恶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

[3]梁太后将朝廷大权交给三公等辅佐大臣，李固所提出的建议，梁太后大都予以采纳。凡是作恶的宦官，一律被排斥和遣退。天下人都期望政治清平，然而梁冀却对此深恶痛绝。

初，顺帝时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诬奏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间近戚，自隆支党。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山陵未成，违矫旧政，善则称己，过则归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恶莫深于毁君，固之过衅，事合诛辟。"书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书；太后不听。

当初，顺帝时所任命的官吏，多数不按常规次序。等到李固当政时，奏准免职的有一百余人。这批被免职的官吏，既对李固怨恨，又迎合梁冀的意旨，于是共同写匿名信诬告李固说："太尉李固，假公济私，表面上依照正道办事，实际上却从事邪恶的勾当，挑拨离间皇室和近亲的关系，培植和加强自己的党羽。冲帝停柩在堂，路上的行人都掩面哭泣，唯独李固在脸上用胡粉修饰容貌，搔首弄姿，盘旋俯仰，不慌不忙地按照常规走路，没有凄惨悲伤的心情。冲帝的陵园还没有建成，就改变原来的朝政，将功劳归于自己，过失归于君王。排斥逐退皇帝身边的近臣，使他们不能侍奉送葬。作威作福，没有李固这样厉害的了！做儿子最大的罪恶，莫过于连累父母；做臣子最大的罪恶，莫过于诽谤君王。李固的过错和罪恶，理应诛杀。"奏章呈上

后，梁冀面见梁太后，请求将奏章下交有关官吏查办，梁太后没有听从。

[4]广陵贼张婴复聚众数千人反，据广陵。

[4]广陵郡盗贼张婴又聚众数千人反叛，攻占广陵郡。

[5]二月，乙酉，赦天下。

[5]二月乙酉（二十四日），大赦天下。

[6]西羌叛乱积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左冯翊梁并以恩信招诱叛羌；离、狐奴等五万余户皆诣并降，陇右复平。

[6]西羌诸种连年起兵反叛，东汉朝廷支出的军事费用达八十多亿。将领们多数都控制并盗取军饷，以饱私囊，又都用珍宝贿赂左右。上下放纵，不忧虑军事，士卒不应死而死的，白骨相望，堆积旷野。左冯翊梁并用朝廷恩德和信义招揽引诱叛变的羌人，于是离、狐奴等五万余户，都向梁并投降，陇石恢复安宁。

[7]太后以徐、扬盗贼益炽，博求将帅。三公举涿令北海滕抚有文武才；诏拜抚九江都尉，与中郎将赵序助冯绲，合州郡兵数万人共讨之。又广开赏募，钱、邑各有差。又议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抚等进击众贼，大破之，斩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级。徐凤以余众烧东城县。夏，五月，下邳人谢安应募，率其宗亲设伏击凤，斩之。封安为平乡侯。拜滕抚中郎将，督扬、徐二州事。

[7]梁太后因为徐州、扬州的盗贼日益炽烈，广泛征求可以胜任将帅的人才。三公举荐涿县县令、北海人滕抚，称他有文武全才。梁太后下诏，任命滕扶为九江郡都尉，和中郎将赵序一道协助御史中丞冯绲，汇合州郡地方军队数万人，共同征剿。又公开悬出赏格，按照剿灭盗贼功劳的高下赏赐金钱或食邑。还商议派太尉李固出征，还没有来得及动身，三月，滕抚等进击众盗贼，将其击破，斩杀贼帅马勉、范容、周生等一千五百人。贼帅徐凤率领残余部众焚烧东城县。夏季，五月，下邳国人谢安响应朝廷的悬赏招募，率领他的宗族和亲戚设下埋伏，击斩徐凤。封谢安为平乡侯。擢升滕抚为中郎将，督率扬州和徐州二州的事务。

[8]丙辰，诏曰：“孝殇皇帝即位逾年，君臣礼成。孝安皇帝承袭统业，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后相逾，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8]丙辰（二十六日），梁太后下诏说：“殇帝即位超过了一年，君臣名分已经确定，后又由安帝继承了传统帝业。然而前朝却将安帝的陵园恭陵排列在殇帝的陵园康陵之上，先后差错，次序颠倒，现在加以改正。”

[9]六月，鲜卑寇代郡。

[9]六月，鲜卑攻打代郡。

[10]秋，庐江盗贼攻寻阳，又攻盱台。滕抚遣司马王章击破之。

[10]秋季，庐江郡的盗贼攻打寻阳县，其后，又攻打盱台县。滕抚派遣司马王章将其击破。

[11]九月，庚戌，太傅赵峻薨。

[11]九月庚戌（二十二日），太傅赵峻去世。

[12]滕抚进击张婴；冬，十一月，丙午，破婴，斩获千余人。丁未，中郎将赵序坐畏懦、诈增首级，弃市。

[12]滕抚进击贼帅张婴。冬季，十一月丙午（十九日），击破张婴，斩杀和俘虏一千余人。丁未（二十日），中郎将赵序因临阵胆小怯懦和虚报斩杀贼人数目，被斩于闹市，尸体暴露街头。

[13]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滕抚进击，破之，斩孟等三千八百级，虏获七百余人。于是东南悉平，振旅而还。以抚为左冯翊。

[13]历阳盗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郡太守杨岑。滕抚率军进击，将其击破，斩杀华孟等三千八百人，俘虏七百余人。于是，东南地区全部平定。滕抚整顿军队，班师而回。任命滕抚为左冯翊。

[14]永昌太守刘君世，铸黄金为文蛇，以献大将军冀；益州刺史种纠发逮捕，驰传上言。冀由是恨。会巴郡人服直聚党数百人，自称天王，皓与太守应承讨捕，不克，吏民多被伤害；冀因此陷之，传逮、承。李固上疏曰：“臣伏闻讨捕所伤，本非、承之意，实由县吏惧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详。比盗贼群起，处处未绝。、承以首举大奸而相随受罪，臣恐沮伤州县纠发之意，更共饰匿，莫复尽心！”太后省

奏，乃赦、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输司农，冀从大司农杜乔借观之，乔不肯与；冀小女死，令公卿会丧，乔独不往；冀由是衔之。

[14]永昌郡太守刘君世，用黄金铸成一条有花纹的蛇，奉献给大将军梁冀。益州刺史种将刘君世举发逮捕，并派人驾驿站车马将此情况上奏朝廷。梁冀因此痛恨种。正在此时，巴郡人服直聚集同党数百人，自称天王，种和巴郡太守应承讨伐剿捕未能取胜，许多官吏和人民受到了伤害。梁冀于是对种进行陷害，逮捕种和应承，押解到京都洛阳。李固上书说："根据我所得到的情报，这次讨伐的剿捕造成的伤害，本不是种和应承的指示，实际是由于县级官府的官吏畏法惧罪，极力强迫和驱赶人民作战，以致造成这场伤害。盗贼连续不断地纷纷而起，处处都未断绝，如果像种和应承这样首先向朝廷举发盗贼，却紧跟着就受到惩罚，我恐怕将使州县官吏举发盗贼的忠心受到伤害，以后便改为一同掩饰隐瞒真实情况，没有人再尽忠心！"梁太后看到奏章，于是赦免了种和应承的罪，仅将他们二人免官。金蛇被交付给掌管国库的司农。梁冀向大司农杜乔借看，杜乔不肯给他。另外，梁冀的小女儿去世，命三公和九卿都去吊丧，唯独杜乔不肯前往，梁冀从此对杜乔衔恨。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第五十三卷

汉纪四十五 孝质皇帝本初元年（丙戌、146）

汉纪四十五 汉质帝本初元年（丙戌，公元146年）

[1]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诣太学，自大将军以下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1]夏季，四月庚辰（二十五日），命各郡、各封国推荐通晓经书的"明经"到太学。大将军以及文武官员，也都送自己的儿子到太学上课。学习期满一年后进行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的高下，分别任命不同的官职。又命令官秩为千石或六百石的官吏，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等四府的掾属，五官、左、右等三署的郎，以及四姓外戚小侯中已能通晓经书的人，让他们每自遵守师承的"家法"，凡考试成绩优良，能被列入高第的，则登记在名册上，依照次序升迁官职。从此以后，各地到太学留学的人大大增多，太学生增加到三万余人。

[2]五月，庚寅，徙乐安王鸿为勃海王。

[2]五月庚寅（初六），改封乐安王刘鸿为勃海王。

[3]海水溢，漂没民居。

[3]海水倒灌，淹没人民的住宅。

[4]六月，丁巳，赦天下。

[4]六月丁巳（初三），大赦天下。

[5]帝少而聪慧，尝因朝会，目梁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闰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于煮饼而进之；帝苦烦盛，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问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饼。今腹中闷，得水尚可活。"时冀亦在侧，曰："恐吐，不可饮水。"语未绝而崩。固伏尸号哭，推举侍医；冀虑其事泄，大恶之。

[5]质帝年幼，但聪明智慧，曾在一次早朝时，眨眼看着梁冀，说："这是跋扈将军！"梁冀听到以后，对质帝深恶痛绝。闰六月甲申（初一），梁冀让质帝身边的侍从把毒药放在汤饼里，给质帝进上。

药性发作，质帝非常难受，派人急速传召太尉李固。李固进宫，走到质帝榻前，询问质帝得病的来由。质帝还能讲话，说：“我吃过汤饼，现在觉得腹中堵闷，给我水喝，我还能活。”梁冀这时也站在旁边，阻止说：“恐怕呕吐，不能喝水。”话还没有说完，质帝已经驾崩。李固伏到质帝的尸体上号哭并弹劾侍候质帝的御医。梁冀担心会泄露下毒的真相，对李固非常痛恨。

将议立嗣，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与冀书曰：“天下不幸，频年之间，国祚三绝。今当立帝，天下重器，诚知太后垂心，将军劳虑，详择其人，务存圣明；然愚情眷眷，窃独有怀。远寻先世废立旧仪，近见国家践祚前事，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求群议，令上应天心，下合众望。《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昔昌邑之立，昏乱日滋；霍光忧愧发愤，悔之折骨。自非博陆忠勇，延年奋发，大汉之祀，几将倾矣。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冀得书，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议所立。固、广、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朝廷莫不归心。而中常侍曹腾尝谒蒜，蒜不为礼，宦者由此恶之。初，平原王翼既贬归河间，其父请分蠡吾县以侯之；顺帝许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征到夏门亭。会帝崩，梁冀欲立志。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曹腾等闻之，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皆曰：“惟大将军令！”独李固、杜乔坚守本议。冀厉声曰：“罢会！”固犹望众心可立，复以书劝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说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大将军冀参录尚书事；太仆袁汤为司空。汤，安之孙也。庚寅，使大将军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蠡吾侯志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

在商议确定继承帝位的人选之前，李固和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给梁冀写信说：“天下不幸，连续几年间，帝王之位，三次断绝。现在将立新的皇帝，帝位是天下最重要的，我们深知皇太后的关切和大将军的苦虑，将仔细地选择一位合适的人选，得到一位圣明的帝王。然

而，我们也愚昧地思念关切着这件大事。无论是远求先代有关废黜和选立皇帝的旧制，还是近观皇帝登极的前例，没有一次不询问三公九卿，广泛征求大家意见的，使继承帝位的人选，上应天心，下合众望。经传上说：‘把天下送人是容易的，为天下得人却非常困难。’过去，昌邑王登极之后，昏乱日甚一日，霍光忧愁惭愧而又愤慨，悔恨至极。如果不是霍光的忠贞和勇气，田延年的奋发举动，汉朝的宗庙祭祀几乎被昌邑王倾覆。确定继承帝位的人选，的确是一件最令人忧虑，也是最重要的大事，岂可不深思熟虑！天下的事千头万绪，都可暂缓，只有选择继承帝位的人选是最重大的事，国家兴衰，在此一举。”梁冀看到这封信，于是召集三公、二千石官员和列侯，共同讨论继承帝位的人选。李固、胡广、赵戒及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刘蒜以完美的德行而著称，皇家的血统又最尊、最亲，应该立为皇位继承人，朝廷的文武官员，全都归心于他。然而，中常侍曹腾曾经有一次去拜见刘蒜，刘蒜没有向他施礼，宦官们从此憎恨刘蒜。当初，平原王刘翼被贬逐回到河间国以后，他的父亲河间王刘开曾请求分出蠡吾县，将刘翼封为蠡吾侯，顺帝批准。刘翼去世后，他的儿子刘志继位为蠡吾侯。梁太后想把她的妹妹嫁给刘志为妻，征召刘志来京都洛阳。刘志抵达夏门亭时，正遇上质帝驾崩，梁冀便打算立刘志为帝。既然群臣的议论都与自己的主张不同，梁冀愤然不快，但又没有办法强迫别人。曹腾等人听到消息后，夜间去对梁冀说：“将军几代都是皇亲国戚，又亲自掌握朝廷大权，宾客布满天下，有许多过失和差错。清河王严厉明察，假如真立为皇帝，那么将军不久就会大祸临头了！不如拥戴蠡吾侯为帝，富贵可以长久保全。”梁冀赞成他们的意见。于是，次日，重新召集三公、九卿进行讨论。梁冀在会上气势汹汹，言辞激烈率直，从司徒胡广和司空赵戒以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感到畏惧，都说：“我们只听大将军的命令！”唯独太尉李固和大鸿胪杜乔坚持原来的主张。梁冀厉声喝道：“散会！”可是，李固仍认为刘蒜是众望所归，有被立的可能，于是再次写信劝说梁冀，梁冀更加激怒。丁亥（初四），梁冀劝说梁太后，先颁策将太尉李固免职。戊子（初五），任命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和大将军梁冀共同主管尚书事务。又擢升太仆袁汤为司空。袁汤是袁安的孙子。庚寅（初七），梁太后派大将军梁冀持符节，用封王的皇子乘用的青盖车迎接

蠡吾侯刘志进入南宫。当天，刘志即皇帝位。当时，他年十五岁。梁太后仍然临朝听政。

[6]秋，七月，乙卯，葬孝质皇帝于静陵。

[6]秋季，七月乙卯（初二），将质帝安葬于静陵。

[7]大将军掾朱穆奏记劝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易经》龙战之会，阳道将胜，阴道将负。愿将军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为皇帝置师傅，得小心忠笃敦礼之士，将军与之俱入，参劝讲授，师贤法古，此犹倚南山、坐平原也，谁能倾之！议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将军察焉！”又荐种、栾巴等，冀不能用。穆，晖之孙也。

[7]大将军掾朱穆上书劝诫梁冀说：“明年是丁亥年，刑罚和恩德，都集合在北方的乾位。《易经》上说：龙战于野，表示阳道将获得胜利，阴道将受到挫败。愿将军尽忠朝廷，割舍私欲，广泛征求贤能人才，排斥和疏远奸佞和邪恶之辈。为皇帝选置师傅时，要选择谨慎小心、忠良朴实、笃信礼义之士。将军与师傅一道进宫，参与劝学，效法古圣先贤。这就犹如背靠南山，稳坐平原一样，非常安全，有谁能倾覆您？议郎和大夫的职位，本来应该任用精通儒术和德行高尚的人士，可现在任职的多数不是这样的人，九卿中也有不能胜任的，请将军留心考察。”又推荐种、栾巴等人，梁冀不能任用。朱穆，即朱晖的孙子。

[8]九月，戊戌，追尊河间孝王为孝穆皇，夫人赵氏曰孝穆后，庙曰清庙，陵曰乐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庙曰烈庙，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奉策书玺绶，祠以太牢。

[8]九月戊戌（疑误），桓帝刘志追尊其祖父河间孝王刘开为孝穆皇，祖母赵氏为孝穆后，祭庙名为清庙，陵园名为乐成陵；追尊其父蠡吾侯刘翼为孝崇皇，祭庙名为烈庙，陵园名为博陵；都设置令、丞掌管，并派司徒持节，捧着皇帝颁发的策书和玺印绶带前往，用牛、羊、猪各一头的太牢之礼进行祭祀。

[9]冬，十月，甲午，尊帝母氏为博园贵人。

[9]冬季，十月甲行（十二日），桓帝尊母亲氏为博园贵人。

[10]滕抚性方直，不交权势，为宦官所恶；论讨贼功当封，太尉胡广承旨奏黜之；卒于家。

[10]滕抚性情方正刚直，不肯结交权贵，宦官对他非常憎恨。评定讨伐盗贼的功劳，滕抚应该封侯，但太尉胡广秉承权贵的意旨，对滕抚进行弹劾，使他遭到罢黜。后来，滕抚死在家里。

孝桓皇帝上之上建和元年（丁亥、147）

汉桓帝建和元年（丁亥，公元147年）

[1]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辛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2]戊午，赦天下。

[2]戊午（初八），大赦天下。

[3]三月，龙见谯。

[3]三月，龙在谯县显现。

[4]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

[4]夏季，四月庚寅（十一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5]六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为阜陵王。

[5]封阜陵王刘代的哥哥勃遒亭侯刘便为阜陵王。

[6]六月，太尉胡广罢，光禄勋杜乔为太尉。自李固之废，朝野丧气，群臣侧足而立；唯乔正色无所回桡，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6]六月，太尉胡广被免职，擢升光禄勋杜乔为太尉。自从李固遭废黜后，朝廷和民间都感到沮丧。群臣害怕得不敢正立。唯独杜乔保持一身正气，不肯屈服。因此，朝廷和民间都依赖并寄希望于他。

[7]秋，七月，勃海孝王鸿薨，无子；太后立帝弟蠡吾侯悝为勃海王，以奉鸿祀。

[7]秋季，七月，勃海孝王刘鸿去世，没有儿子。梁太后封桓帝的弟弟蠡吾侯刘悝为勃海王，以祭祀刘鸿做他的继承人。

[8]诏以定策功，益封梁冀万三千户，封冀弟不疑为颍阳侯，蒙为西平侯，冀子胤为襄邑侯，胡广为安乐侯，赵戒为厨亭侯，袁汤为安国侯。又封中常侍刘广等皆为列侯。

[8]桓帝下诏，因拥立皇帝决策有功，增封梁冀食邑一万三千户，封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为颍阳侯，梁蒙为西平侯，梁冀的儿子梁胤为襄邑侯，胡广为安乐侯，赵戒为厨亭侯，袁汤为安国侯。又将中常侍刘广等人，都封为列侯。

杜乔谏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贤、赏罚为务。失国之主，其朝岂无贞干之臣，典诰之篇哉？患得贤不用其谋，韬书不施其教，闻善不信其义，听谗不审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属心，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带无功之绂，裂劳臣之土，其为乖滥，胡可胜言！夫有功不赏，为善失其望；奸回不诘，为恶肆其凶。故陈资斧而人靡罪，班爵位而物无劝。苟遂斯道，岂伊伤政为乱而已，丧身亡国，可不慎哉！"书奏，不省。

杜乔上书进谏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都以任用贤能和赏功罚罪，作为头等大事。亡国的君王，他的朝廷，难道没有忠贞干练的栋梁之臣和赏功罚罪的典章制度吗？问题在于，虽有贤能，而不能任用；虽有典章制度，而不能施行；听到忠直的建议，却不相信；而听到谗言时，又不能洞察奸邪。陛下从诸侯王登上至尊宝座，天人归心，不先去礼敬忠贞贤能，而是先封自己身边的人。梁家一门和宦官卑微之辈，都佩带上无功而得到的官印和绶带，分得了只有功臣才应得到的封土，乖谬而无节制，不能用言语形容！对有功的人不加赏赐，就会使为善的人感到失望；对邪恶的人不加惩罚，就会使作恶的人更加肆无忌惮地逞凶。所以，即使将砍头的利斧放在面前，人也不畏惧，将封爵官位悬在面前，人也不动心。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岂只是伤害政事，使朝正混乱而已，甚至还要丧身亡国，可以不慎重吗！"奏章呈上后，桓帝没有理睬。

[9]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礼迎之，杜乔据执旧典，不听。冀属乔举汜宫为尚书，乔以宫为臧罪，不用。由是日忤于冀。九月，丁卯，京师地震。乔以灾异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广为司空。

[9]八月乙未（十八日），桓帝册封梁太后和梁冀的妹妹梁女莹为皇后。梁冀打算用厚礼迎亲，杜乔根据旧有的典章，予以反对。梁冀又嘱托杜乔推荐宫担任尚书，杜乔因宫曾经犯过贪污罪，不肯答应。从此，杜乔越来越为梁冀所忌恨。九月丁卯（二十一日），京都洛阳

发生地震。杜乔因天降灾异而被免官。冬季，十月，任命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任太尉胡广为司空。

[10]宦者唐衡、左共谮杜乔于帝曰：“陛下前当即位，乔与李固抗议，以为不堪奉汉宗祀。”帝亦怨之。

[10]宦官唐衡、左一道向桓帝诬陷杜乔说：“陛下先前将即位时，杜乔和李固反对，认为您不能胜任侍奉汉朝宗庙的祭祀。”因此桓帝对杜乔和李固也心生怨恨。

十一月，清河刘文与南郡妖贼刘鲔交通，妄言“清河王当统天下”，欲共立蒜。事觉，文等遂劫清河相谢曰：“当立王为天子，以为公。”骂之，文刺杀。于是捕文、鲔，诛之。有司劾奏蒜；坐贬爵为尉氏侯，徙杜阳，自杀。

十一月，清河人刘文和南郡的妖贼刘鲔相勾结，胡妄宣称：“清河王刘蒜应当统御天下。”打算共同拥立刘蒜为皇帝。此事被发觉，刘文等人便劫持清河国相谢，对他说：“应当拥立清河王刘蒜当皇帝，由您当三公。”谢诟骂他们，刘文将他刺杀。于是，朝廷逮捕刘文和刘鲔，将其诛杀。有关官吏上奏弹劾刘蒜，刘蒜因罪被贬爵为尉氏侯，并被放逐到桂阳，刘蒜自杀。

梁冀因诬李固、杜乔，云与文、鲔等交通，请逮按罪；太后素知乔忠，不许。冀遂收固下狱；门生渤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要诣阙通诉；太后诏赦之。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大将军长史吴伤固之枉，与冀争之；冀怒，不从。从事中郎马融主为冀作章表，融时在坐，谓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若诛，卿何面目视天下人！”冀怒，起，入室；亦径去。固遂死于狱中；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惭，皆长叹流涕而已。

于是，梁冀诬陷李固、杜乔，指控他们和刘文、刘鲔等人互相勾结，请求将其逮捕治罪。梁太后一向了解杜乔忠直，不肯答应。梁冀便将李固一个人逮捕下狱。李固的门生、渤海人王调，身戴刑具向朝

廷上书谏争，说李固冤枉。河内人赵承等数十人，也带着执行腰斩时用的刑具到宫门上诉。于是，梁太后下诏释放李固。等到李固出狱之时，京都洛阳的大街小巷都齐呼万岁。梁冀听到消息后，大为惊骇害怕李固的声名和品德终将伤害自己，于是重向新朝廷弹劾李固和刘文、刘鲔相勾结的旧案。大将军长史吴对李固的冤狱深为伤感，向梁冀据理力争。梁冀大怒，不肯听从。从事中郎马融负责为梁冀起草奏章，当时他正好在座，吴便责问马融说："李固的罪状，是你一手罗织出来的，李固如果被诛杀，你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人！"梁冀一怒而起，进入内室，吴也迳直离去。李固于是死在狱中。他临死之前，写信给胡广、赵戒说："我李固受国家厚恩，所以竭尽忠心，不顾死亡大祸，目的是想辅佐皇室，使它在功业上可以和汉文帝、宣帝时期比美。怎料梁氏一时荒廖作乱，你们曲意顺从，将吉祥化作凶恶，成功之事化为失败！汉王朝衰落，从此开始。你们接受帝王丰厚的俸禄，眼看朝廷就要倒塌，却不肯扶持。倾覆朝廷的大事，后世优秀史官怎会有所偏袒！我的生命已完结了，但是尽到了大义，还要再说什么！"胡广、赵戒看到李固所写的遗书后，感到悲伤惭愧，但也都不过是长叹流泪而已。

冀使人胁杜乔曰："早从宜，妻子可得全。"乔不肯。明日，冀遣骑至其门，不闻哭者，遂白太后收系之；亦死狱中。

其后，梁冀又派人威胁杜乔说："你应该快点自杀，妻子和儿女可以得到保全。"杜乔不肯接受。第二天，梁冀派人骑马到杜乔家门，没有听到里面有人啼哭，于是报告梁太后，将杜乔逮捕下狱。杜乔也死在狱中。

冀暴固、乔尸于城北四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钺，右秉，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报；与南阳董班俱往临哭，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诏书，欲干试有司乎！"亮曰："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邪！"太后闻之，皆赦不诛。杜乔故掾陈留杨匡，号泣星行，到雒阳，著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护尸丧，积十二日；都官从事执之以闻，太后赦之。匡因诣阙上书，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归葬，太后许之。匡送乔丧还家，葬讫，行服，遂与郭亮、董班皆隐匿，终身不仕。

梁冀把李固、杜乔的尸首，放在洛阳城北十字路口示众，下令：“有敢来哭泣吊丧的，予以惩治。”李固的学生、汝南人郭亮，还不到二十岁，左手拿着奏章和斧子，右手抱着铁砧，到宫门上书，乞求为李固收尸，没有得到答复。郭亮又和南阳人董班一同去吊丧哭泣，守着尸体不走。夏门亭长喝斥说：“你们是何等迂腐的书生！公然冒犯皇帝的圣旨，想试试官府的厉害吗！”郭亮回答说：“我们为他们的大义所感动，岂知顾及自己的性命？为什么要用死来威胁呢？”梁太后听到后，将郭亮、董班二人全都赦免。杜乔从前的属吏、陈留杨匡，悲号哭泣，星夜赶到京都洛阳，穿上旧官服，头戴束发的赤巾，假称是夏门亭吏，在杜乔的尸体旁护丧，达十二天之久。都官从事将他逮捕，奏报朝廷，梁太后将他赦免。于是杨匡到宫门上书，向朝廷请求使李固和杜乔的尸体得以归葬家乡。梁太后批准。于是，杨匡将杜乔的灵柩送回家乡，安葬完毕，又为他服丧，于是和郭亮、董班都藏匿起来，终身不出来做官。

梁冀出吴为河间相，自免归，卒于家。

梁冀命吴出任河间国相，吴自己辞官归家，后在家中去世。

冀以刘鲔之乱，思朱穆之言，于是请种为从事中郎，荐栾巴为议郎，举穆高第，为侍御史。

梁冀因刘鲔谋反，想起朱穆以前向他提出的建议，于是聘请种担任从事中郎，推荐栾巴为议郎。并因朱穆考绩最优而进行保举，将他任命为侍御史。

[11]是岁，南单于兜楼储死，伊陵尸逐就单于车儿立。

[11]同年，南匈奴单于兜楼储去世，车儿继位，号为伊陵尸逐就单于。

二年（戊子、148）

二年（戊子，公元148年）

[1]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

[1]春季，正月甲子（十九日），桓帝行成年加冠礼。庚午（二十五日），大赦天下。

[2]三月，戊辰，帝从皇太后幸大将军冀府。

[2]三月戊辰（二十四日），桓帝跟随梁太后临幸大将军梁冀府。

[3]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蛮讨破之。

[3]白马种羌人攻打广汉属国，杀害地方官吏。益州刺史率领板蛮人将其击破。

[4]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顾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为孝崇园贵人。

[4]夏季，四月丙子（初三），梁太后下诏，封桓帝的弟弟刘顾为平原王，侍奉孝崇皇的祭祀；尊孝崇皇夫人为孝崇园贵人。

[5]五月，癸丑，北宫掖庭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宫。

[5]五月癸丑（初十），北宫掖庭中的德阳殿和左掖门失火，桓帝移住南宫。

[6]六月，改清河为甘陵。立安平孝王得子经侯理为甘陵王，奉孝德皇祀。

[6]六月，改清河国为甘陵国。封安平孝王刘得的儿子、经侯刘理为甘陵王，侍奉孝德皇的祭祀。

[7]秋，七月，京师大水。

[7]秋季，七月，京都洛阳发生水灾。

三年（己丑、149）

三年（己丑，公元149年）

[1]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1]夏季，四月丁卯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2]秋，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

[2]秋季，八月乙丑（三十日），有异星出现在天市星旁。

[3]京师大水。

[3]京都洛阳发生水灾。

[4]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

[4]九月己卯（十四日），发生地震。庚寅（二十五日），再次发生地震。

[5]郡、国五山崩。

[5]有五个郡和封国发生山崩。

[6]冬，十月，太尉赵戒免；以司徒袁汤为太尉，大司农河内张歆为司徒。

[6]冬季，十月，太尉赵戒被免职，任命司徒袁汤为太尉，擢升大司农、河内人张歆为司徒。

[7]是岁，前朗陵侯相荀淑卒。淑少博学有高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皆师宗之。在朗陵，莅事明治，称为神君。有子八从：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所居里旧名西豪，颍阴令渤海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阳里。

[7]同年，前任朗陵侯国相荀淑去世。荀淑年轻时，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德行高尚，当时最著名的贤人李固、李膺，都像对待老师一样地尊崇他。荀淑在朗陵侯国任职，治理政事明快果断，被人们奉若神明。荀淑共有八个儿子：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专，都享有盛名，当时人称他们为“八龙”。荀淑所居住的里名，原来叫西豪里，颍阴县令渤海人苑康，因从前高阳氏有八个多才的儿子，就将西豪里改名为高阳里。

膺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淑为师，以同郡陈为友。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即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

李膺性格简朴正直，跟人很少交往，只把荀淑当作老师，和同郡人陈结交。荀爽曾经去拜见李膺，就势给李膺驾车。回来后，他高兴地说：“今天，我竟得以为李君驾车了！“李膺就是这样被人倾慕。

陈出于单微，为郡西门亭长。同郡钟皓以笃行称，前后九辟公府，年辈远在前，引与为友。皓为郡功曹，辟司徒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可。”闻之曰：“钟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独识我！”太守遂以为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终无所言。伦后被徵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纶氏，伦谓众人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后为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民归附者，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民有讼者，白欲禁之；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

勿有所拘。”司官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冤于人乎！”亦竟无讼者。以沛相赋敛违法，解印绶去；吏民追思之。

陈出身贫贱，担任颍川郡西门亭长。同郡人钟皓，以行为厚著称，前后九次被三公府征聘，年龄和辈份都远在陈之上，却跟陈成为好友。钟皓原任郡功曹，后被征聘到司徒府去任职，他向郡太守辞行时，郡太守问：“谁可以接替你的职务？”钟皓回答说：“如果您一定想要得到合适的人选，西门亭长陈可以胜任。”陈听到消息后说：“钟君似乎不会推荐人，不知为什么单单举荐我？”于是，郡太守就任命陈为郡功曹。当时，中常侍侯览嘱托郡太守高伦任用自己所推荐的人为吏，高伦便签署命令，将这个人命为文学掾。陈知道这个人不能胜任，就拿着高伦签署的命令求见，对高伦说：“这个人不可任用，然而侯常侍的意旨也不可违抗。不如由我来签署任命，这样的话，就不会玷污您完美的品德。”高伦听从。于是，乡里的舆论哗然，都奇怪陈怎么会举用这样不合适的人，而陈始终不作分辩。后来，高伦被征召到朝廷去担任尚书，郡太守府的官吏和士绅们都来为他送行，一直送到纶氏县。高伦对大家说：“我前些时把侯常侍推荐的人任命为吏，陈却把我签署的任命书秘密送还，而改由他来任用。我接连听说议论此事的人因此轻视陈，而这件事的责任，是因为我畏惧侯览的势力太大，才这样做的，而陈君可以称得上把善行归于主君，把过错归于自己的人。”但陈仍然坚持是自己的过失，听到的人无不叹息。从此，天下的人都佩服他的品德。后来，陈担任太丘县的县长，修饬德教，无为而治，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邻县的人民都来归附，陈总是对他们进行开导和解释，然后遣送他们回到原县。上级官员来县视察，本县的官吏恐怕人民上诉，请求陈加以禁止。陈说：“上诉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公平，如果加以禁止，将怎样讲理！不要限制。”前来视察的主管官员听到后，叹息说：“陈君说这样的话，难道会冤枉人吗？”终究也没有人来越级上诉。后来陈担任沛国相，被指控违法征收赋税，他便解下印信，离职而去。官吏和人民都很怀念他。

钟皓素与荀淑齐名，刘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之风，与膺同年，俱有声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复以膺妹妻之。膺谓瑾曰：“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

心，非人也’，弟于是何太无皂白邪！”瑾尝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礼祖、父在位，诸宗并盛，故得然乎！昔国子好招人过，以致怨恶，今岂其时邪！必欲保身全家，尔道为贵。”

钟皓一向和荀淑享有同等的声誉，李膺经常叹息说：“荀君的清高和见识，很难学习；钟君的高贵品德，可以为人师表。”钟皓的侄儿钟瑾的母亲，是李膺的姑妈。钟瑾喜爱读书，效法古人，有退让的风度，和李膺同岁，都有名声。李膺的祖父、太尉李经常说：“钟瑾像我们李家人的性格，国家有道，不会久居人下；国家无道，不会受到诛杀。”于是，又把李膺的妹妹嫁给钟瑾为妻。李膺对钟瑾说：“孟子认为，‘人要是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你对于黑白，为何太不分明？”钟瑾曾经将李膺的话，告诉钟皓，钟皓安慰他说：“李膺的祖父、父亲都身居高位，整个家族都很兴盛，所以才能那样做。从前，齐国的国佐专好挑剔别人的过失，以致招来怨恨和报复。现在哪里是黑白分明的时代？如果一定想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还是你的办法最为高明。”

和平元年（庚寅、150）

和平元年（庚寅，公元150年）

[1]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甲子（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2]乙丑，太后诏归政于帝，始罢称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2]乙丑（初二），梁太后下诏，将朝政大权归还给桓帝，从此开始不再行使皇帝权力。二月甲寅（二十二日）梁太后去世。

[3]三月，车驾徙幸北宫。

[3]三月，桓帝迁回北宫居住。

[4]甲午，葬顺烈皇后。增封大将军冀万户，并前合三万户；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阴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寿善为妖态以蛊惑冀，冀甚宠惮之。冀爱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威权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谒辞之。冀与寿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金玉珍怪，充积藏室；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

车，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酣讴竟路，或连日继夜以骋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县，起兔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移檄所在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口，名曰自卖人。冀用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示谦让，而实崇孙氏。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饕凶淫，各使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他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又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藏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其赀财亿七千余万。冀又遣客周流四方，远至塞外，广求异物，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殴击吏卒；所在怨毒。

[4]甲午（疑误），安葬梁太后，谥号为顺烈皇后。增封大将军梁冀食邑一万户，连同以前所封食邑，共三万户。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同时阳翟和租税，每年收入达五千万钱之多，加赐红色的绶带，与长公主相同。孙寿善于作出各种妖媚的姿态来迷惑梁冀，梁冀对她既很宠爱，又非常害怕。梁冀所宠爱的管家奴秦宫，做官做到太仓令，可以出入孙寿的住所，威势和权力都很大，州刺史和郡太守等二千石高级地方官吏，在赴任之前都要谒见秦宫，向他辞行。梁冀和孙寿分别在街道两旁相对兴建住宅，建筑工程穷极奢华，互相竞争夸耀，金银财宝，奇珍怪物，充满房舍。又大举开拓园林，从各处运来土石，堆砌假山，十里大道，有九里都紧傍池塘，林木深远，山涧流水，宛如天然生成。奇异的珍禽和驯养的走兽在园林中飞翔奔跑。梁冀和孙寿共同乘坐人力辇车，在家宅之内游玩观赏，后面还跟随着许多歌舞艺人，一路欢唱。有时，甚至夜以继日地纵情娱乐。客人登门拜访和求见，也不许通报。求见的人全都向看门的人行贿，以致看门的人家产达千金之多。梁冀在京都洛阳邻近各县都修筑了园林，在河南洛阳城西建立了一处兔苑，面积纵横数十里，发布文书，命令当地官府向人民征调活兔，每只兔都剃掉一撮兔毛，作为标志。若有人胆敢猎取苑兔，甚至要判处死刑。曾有一位西域的胡商，不知道这个兔苑的禁令，误杀了一只兔，结果人们互相控告，因罪至死的达十余人。梁冀又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一座别墅，用来收容奸民和藏匿逃亡

犯。甚至抢夺良家子女，都用来充当奴婢，多达数千人，称他们为“自卖人”。梁冀采纳孙寿的建议，罢免了许多梁姓家族成员的官职，表面上显示梁冀的谦让，而实际上却抬高了孙氏家族的地位。在孙氏家族中假冒虚名担任侍中、卿、校、郡守、长吏的，共有十余人，全都贪得无厌、穷凶极恶。他们派自己的私人宾客，分别到所管辖的各县，调查登记当地富人，然后加以罪名，将富人逮捕关押，严刑拷打，让富人出钱赎罪。家财不足的，因为出不起那么多钱，甚至活活被打死。扶风人士孙奋，富有而吝啬，梁冀曾送给他一匹乘马，要求借贷五千万钱，而士孙奋只借给他三千万钱。梁冀大怒，于是派人到士孙奋所在的郡县，诬告士孙奋的母亲是梁冀家里看守库房的婢女，曾经偷盗白珍珠十斛、紫金一千斤逃亡。于是将士孙奋兄弟逮捕下狱，严刑拷打至死，全部没收士孙奋的家产，共值一亿七千余万钱。梁冀还派遣门客周游四方，甚至远到塞外，四处征求各地的异物，而这些被派出的门客，又都仗着梁冀的势力横征暴敛，抢夺百姓的妻子和女儿，殴打地方官吏和士卒，他们所到之处，都激起怨恨。

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记谏曰：“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顷者官民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民如虏，或绝命于棰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叹嗟。昔永和之末，纲纪少弛，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今百姓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岂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时困而莫之恤乎！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迩清壹，则将军身尊事显，德耀无穷矣！”冀不纳。冀虽专朝纵横，而犹交结左右宦官，任其子弟、宾客为州郡要职，欲以自固恩宠。穆又奏记极谏，冀终不悟，报书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侍御史朱穆，因为自己是梁冀过去的属吏，向梁冀上书进谏说：“大将军的地位，和申国国君一样的尊贵，位居三公之上，只要一天行善，天下无不感恩；只要一天作恶，四海立即沸腾。近来，官府和民间都已十分穷困，又加上水灾和虫灾的侵害，京都洛阳各官府的费用增多，皇帝下诏征调的款项，有时高达平时的十倍。而地方的各级官府都说库里没有现钱，全都要向百姓征收，于是用鞭子抽打，残酷榨取，强迫凑足数目。朝廷征收的赋税已经十分沉重，官吏私人的聚敛更是变本加厉。州牧和郡太守等地方高级官吏，大多数不是有品德的人选，他们都贪得无厌，对待百姓如同对待盗贼和仇敌。百姓有的在官府的鞭击棒打之下毙命，有的不堪忍受追逼勒索而自杀。而且，这些掠夺百姓的暴行，都用于大将军府的名义，就使将军受到天下的怨恨，官吏和百姓，都感到伤心悲痛，在路上嗟叹。过去，在永和末年，朝廷纲纪稍有松弛，颇让百姓失望，只不过四五年时间，就弄得全国财政空虚，户口流散，百姓离心离德。马勉之徒乘机起兵，在荆州和扬州之间，几乎酿成大祸。幸赖梁太后开始主持朝政，清静无为，朝廷内外齐心合力，才得以讨平。现在，百姓的忧惧，较之永和末年更为严重。如果对内不能发扬仁爱之心予以容忍，对外又没有保全国家的方略，是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的。大将相等朝廷大臣，跟国家君主同为一体，共乘一车奔驰，共坐一船渡河，车辆一旦颠翻，舟船一旦倾覆，大家实际上是患难与共的。怎么可以抛弃光明，投向黑暗？怎么可以走在危险的路上，却自以为平安？又怎么可以在主上孤单而时局艰难之际，毫不在意？应该及时裁撤那些不称职的州牧和郡太守，减省兴建宅第和园林池塘的费用，拒绝接受各郡和各封国奉送的礼物，对内表明自己的高贵品德，对外解除人民的疑惑，使仗势为恶的奸吏无所依靠，负责监察的官吏得以尽职。法纪伸张以后，远 近将一片清平。将军就会地位更加尊贵，事业更加显赫，明德将永垂于世。”梁冀没有采纳。梁冀虽然垄断朝政，专横跋扈，然而，仍交结皇帝左右的当权宦官，任命他们的子弟和宾客亲友担任州郡官府的重要职务，目的在于巩固皇帝对自己的恩德和宠信。因此，朱穆又向梁冀上书极力劝谏，但梁冀始终不觉悟，他给朱穆回信说：“照你这样说，我是一无是处吗！”然而，梁冀一向尊重朱穆，所以也不很怪罪他。

冀遣书诣乐安太守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称他客求谒蕃；蕃怒，笞杀之。坐左转武令。

梁冀写信给乐安郡太守陈蕃，托他办事，但陈蕃拒绝会见梁冀派来的使者。于是，使者冒充是其他客人，请求谒见陈蕃。陈蕃大怒，将使者鞭打而死。陈蕃因罪被贬为武县县令。

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市珍药；而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京兆尹南阳延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笃以病免。

这时，皇子有病，下令各郡县购买珍贵的药材。梁冀也趁此机会，派门客带着他写的书信去京兆，要求同时购买牛黄。京兆尹南阳人延笃打开梁冀所写的书信一看，便将梁冀派来的门客逮捕，说："大将军是皇亲国戚，而皇子有病，必应进献医方，怎么会派门客到千里之外谋利呢？"于是将其斩杀。梁冀虽然感到羞惭，但不能开口。其后，有关官吏奉承梁冀的意旨，追查这一杀人案件，以延笃有病为理由，将他免职。

[5]夏，五月，庚辰，尊博园贵人曰孝崇后，宫曰永乐；置太仆、少府以下，皆如长乐宫故事。分钜鹿九县为后汤沐邑。

[5]夏季，五月庚辰（十九日），桓帝尊其母博园贵人为孝崇后，所住宫室称作永乐宫，设置太仆、少府及以下官吏，一切都遵照西汉时期长乐宫的前例。从钜鹿郡分割九个县，作为孝崇后的汤沐邑，收取赋税以供个人奉养。

[6]秋，七月，梓潼山崩。

[6]秋季，七月，广汉郡梓潼县发生山崩。

元嘉元年（辛卯、151）

元嘉元年（辛卯，公元151年）

[1]春，正月朔，群臣朝会，大将军冀带剑入省。尚书蜀郡张陵呵叱令出，敕虎贲、羽林夺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百僚肃然。河南尹不疑尝举陵孝廉，乃谓陵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愧色。

[1]春季，正月朔（初一），群臣朝见桓帝，大将军梁冀佩戴宝剑，进入宫中。尚书蜀郡人张陵厉声斥责梁冀，让他退出，并命令虎

贲和羽林卫士，夺下他所佩带的宝剑。于是，梁冀跪下向张陵认错，张陵没有答应，立即向桓帝上书弹劾梁冀，请求将他交给廷尉治罪。桓帝下诏，罚梁冀一年的俸禄赎罪。因此，文武百官都对张陵肃然起敬。河南尹梁不疑，曾经荐举张陵为孝廉，于是对张陵说："过去荐举你，今天正好来惩罚我们梁家自己！"张陵回答说："您不认为我没有才能，错误地将我提拔任用，我今天伸张朝廷法度，以报答您的私恩！"梁不疑面有愧色。

[2]癸酉，赦天下，改元。

[2]癸酉（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3]梁不疑好经书，喜待士，梁冀疾之，转不疑为光禄勋；以其子胤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蚩笑。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过谒不疑；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于路。

[3]梁不疑喜好儒家的经书，乐于接待有学问的人士，梁冀对此很是憎恶，于是调他担任光禄勋，而任命自己的儿子梁胤为河南尹。当时，梁胤年仅十六岁，容貌非常丑陋，穿上官服以后不堪入目，道路上的行人见到他这副模样，没有一个不嘲笑的。梁不疑认为兄弟之间有嫌隙，对自己是一种耻辱，于是辞去官职，回到自己的宅第，和弟弟梁蒙闭门在家自守。梁冀不愿意他再与外面的宾客交往，于是暗地里派人更换衣服，到梁不疑的大门前，记下和他交往的宾客。南郡太守马融、江夏郡太守田明，刚被任命时，路过梁不疑家，曾经去晋见梁不疑，向他辞行。梁冀便授意有关官吏弹劾马融在南郡贪污，并用其他的事诬陷田明，将他们二人都处以髡刑、笞刑，放逐到朔方郡。马融自杀未遂，田明就死在发配途中。

[4]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风拔树，昼昏。尚书杨秉上疏曰："臣闻天不言语，以灾异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跸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銮旗不驾。故诸侯入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诫；况于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游，降乱尊卑，等威无序，侍卫守空宫，玺绂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上负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纳。秉，震之子也。

[4]夏季，四月己丑（初三），桓帝秘密出行，临幸河南尹梁胤家。当天，突刮大风，拔起树木，白昼一片昏暗。尚书杨秉上书说："我曾经听说，上天不会说话，用灾异谴责告诫君王。君王至为尊贵，出入皇宫都有常规。凡是出宫，前面有人清道和警戒行人，左右有人侍卫；凡是入宫，必先派人清宫，然后才能居住。除非是到郊外祭祀天地，或者到皇庙祭祀祖宗，君王的銮旗御车，从不离开皇宫。所以，各国的诸侯到臣属之家，《春秋》尚且举出，作为鉴戒，更何况是穿着先王规定的朝服，私自外出游玩？尊贵和卑贱混乱不分，威仪失去等级秩序，侍卫守护空宫，天子的玺印交给妇女保管，万一发生非常的变化，出现任章一类的谋反事件，上则辜负先帝的希望，下则后悔莫及！"桓帝不能采纳。杨秉，即杨震的儿子。

[5]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5]京都洛阳发生旱灾，任城、梁国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6]司徒张歆罢，以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6]司徒张歆被罢官，擢升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7]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败伊吾司马毛恺，攻伊吾屯城。诏敦煌太守马达将兵救之；至蒲类海，呼衍王引去。

[7]北匈奴呼衍王攻打伊吾，击败伊吾司马毛恺，又乘胜进攻伊吾屯城。桓帝下诏，命敦煌太守马达率军援救，当援军到达蒲类海时，呼衍王率兵退走。

[8]秋，七月，武陵蛮反。

[8]秋季，七月，武陵郡蛮人起兵反叛。

[9]冬，十月，司空胡广致仕。

[9]冬季，十月，司空胡广辞官退休。

[10]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衰而不改，习乱安危，不自睹。或荒耽耆欲，不恤万机；或耳蔽诲，厌伪忽真；或犹豫岐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10]十一月辛巳（二十八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桓帝下诏，命朝廷的文武百官推荐志节高尚，不随俗浮沉的“独行”人才。涿郡太守推荐崔。崔到达京都洛阳皇宫负责接待的公车衙门时，声称有病，没有参加回答皇帝策问的考试。回乡后，撰写了一篇评论当代政事的文章，篇名叫作《政论》。文章说：“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由于人主继承太平盛世为时太久。风俗已经逐渐敝败，却仍不觉悟；政令已经逐渐衰败，却不知道改弦更张。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有的沉溺于酒色，荒淫纵欲，不忧虑国事；有的听不进任何规劝，爱听假话而听不进真话；有的不能分辨人的忠和奸，事情的是和非，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所从；于是，亲信的辅佐大臣，害怕得罪奸邪，闭口不言，只求保全自己的高官厚禄；而疏远的臣下，虽然敢说真话，但因为地位卑微，意见不能受到重视和采用。因此，朝廷的法度在上面遭到破坏，才智之士在下面感到无可奈何，真是可悲！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在于补决坏，枝拄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 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听，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贤智之论所以常愤郁而不伸者也。

“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经三百五十余年，政令已经严重荒废，上下松懈怠惰，百姓怨声载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兴，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时世办法，在于把裂缝补好，把倾斜支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目的只是要使整个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而已。所以，圣人掌权，就会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措施。虽然采取的步骤会有差异，设置的制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会强迫人们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会不做当前急需的事，而只是追求遥远空洞的思想。孔子回答叶公说，为政在于使远处的人都来归服；他回答鲁哀公说，为政在于选用贤才；他回答齐景公说，为

政在于节约财富。并不是孔子对为政本身有不同的见解，而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不同的要务。庸俗的人，只知拘泥于古书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据不同的情势，制订不同的制度和措施的道理。只看重从书中听来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现实，怎么可以和这种人讨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属上书奏事，虽然主上愿意聆听，但每每遭到牵制和破坏。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些顽劣的人士不懂审时度势，只知安于所见到过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经成功，也不知快乐，何况在操心事情的开端时，就让他同意？只是马马虎虎地说，大致遵循原来的法令规章而已；有的人，虽然见识通达，但居名自负，忌妒贤能，因为计策不是出于自己而感到羞耻，于是舞文弄墨，去诋毁别人提出的计策。即便是最好的计策，因为寡不敌众，也终于遭到摈弃，纵使后稷、子契重生，也束手无策。这就是持贤能智慧的言论的人，所以常常悲愤压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勒以救之，岂暇鸣和銮，调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瑗之子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则采用严厉的手段，就能够治理；采用宽纵的手段，国家就混乱。何以知道会是这样？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统治人民的道理，知道为政的真谛，所以，

采用严刑峻法，使为非作歹的人心胆俱裂，海内清平，天下安静，总结他的政绩，高于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政令，终使朝政衰败，皇帝的威势和权力开始下降，汉王朝的大祸，在他手中奠下基础。为政之道的得失，从这里可以明鉴。过去，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公，夸奖晋文公，赞叹管仲。那么，孔子难道不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道？实在是为了通达权变、拯救时弊的道理。圣人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改变制度和措施，然而，庸人却苦于不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认识，以为上古时代所采用的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仍然可以治理纷乱如麻的秦王朝；以为舞弄红色的盾牌和玉石制作的斧&#0;&#0;干戚之舞，足可以解除汉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围。像熊那样攀援树木，伸手展足，象鸟那样飞翔高空，伸腿展翅，虽然可以延年益寿，却治不了伤寒重病。用口不断吐出浊气，用鼻不断吸进清气，虽然可以使身体健康，却不能连接折断的骨骼。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养护身体相类似，平时注意营养和保护，有病时则使用药物进行治疗。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药物，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美食佳肴。如果用德教去铲除凶残，就好比用美食佳肴去治疗疾病；反之，如果用刑罚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比用药物去营养和保护身体，都是不合适的。可是，现在继承历代帝王遗留下来的弊病，又正逢艰难的时局，自最近几代以来，政令大多宽容，如同驾马车的人扔掉了缰绳，马匹脱掉了衔勒，四匹牡马横冲直撞，前面的道路又非常艰险，应该紧急勒马刹车，进行拯救，怎么还有闲暇一边听着车铃的节奏声，一边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呢？过去，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是，将应当砍掉右脚趾的改为斩首示众，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汉文帝仍是用严而非用宽的办法，实现了天下太平。”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郡人仲长统曾经看到了这篇文章，叹息说：“凡是君主，都应把它抄写下来，放在座位旁边，作为座右铭。”

臣光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臣司马光曰：汉朝的法令已经是严厉的了，然而，崔还嫌它宽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衰败之世的君王大多懦弱，平庸愚昧的辅佐之臣，只知道姑息。所以，有权势而得君王宠幸的臣下，即使有罪，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豪强和不守法度的刁徒，即使违法，也不被诛杀；施加仁爱恩惠，只限于眼前；使为非作歹的人得逞，纲纪不能维持。所以，崔的评论是用来矫正一时的弊端，不是百代通用的法则。孔子说："为政太宽大，则人民不在乎，人民一旦不在乎，则用严刑峻法来纠正。施行严刑峻法，则人民感到暴虐，人民一旦感到暴虐，则改施宽大之政。用宽大和严厉两种手段互相补充，政局才能稳定。"这是永世不变的常轨。

[11]闰月，庚午，任城节王崇薨；无子，国绝。

[11]闰十二月庚午（十八日），任城节王刘崇去世，没有子嗣，封国灭绝。

[12]以太常黄琼为司空。

[12]擢升太常黄琼为司空。

[13]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勋德宜比周公，锡之山川、土田、附庸。黄琼独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万三千户；又其子胤亦加封赏。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朝廷从之。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阳成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

[13]桓帝想要褒奖和尊崇梁冀，命朝廷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集会讨论有关礼仪。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称赞梁冀的功德，应该比拟周公，赏赐给他山川、土地、以及附属于他的小封国。唯独司空黄琼提出异议说："梁冀以前因亲自迎立桓帝的功劳，已增封食邑一万三千户；而且，他的儿梁胤也得到了封赏。现在，诸侯的封国都是用食邑的户、县数为标准，而不以面积大小为限，所以，梁冀可以比拟邓禹，赏赐给他共合四县的食邑。"桓帝批准。当时，有关官吏上奏："梁冀入朝之时，可以不必小步疾行，可

以带剑穿鞋上殿，拜见皇帝时，礼宾官只称他的官衔，不报姓名，礼仪比照萧何；加封定陶县、阳成县余下的全部 户数，连同以前封的两县，使食邑增为四县，比照邓禹；赏赐金钱、奴婢、采色丝织物、车马、衣服、住宅，比照霍光；以表示不同于其他的元勋。每次朝见皇帝时，梁冀不与三公同席，另设一个专席。每隔十天，入朝一次，处理尚书台事务。并把这项殊荣，布告天下，作为万世的表率。”可是，梁冀还认为有关官吏所上奏的礼仪太轻，心里不高兴。

二年（壬辰、152）二年（壬辰，公元152年）

[1]春，正月，西域长史王敬为于所杀。初，西域长史赵评在于，病痈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拘弥王成国与于王建素有隙，谓评子曰：“于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以告敦煌太守马达。会敬代为长史，马达令敬隐核于事。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必服矣。”敬贪立功名，前到于，设供具，请建而阴图之。或以敬谋告建，建不信，曰：“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杀我？”旦日，建从官属数十人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侯、将输等遂会兵攻敬，敬持建头上楼宣告曰：“天下使我诛建耳！”输不听，上楼斩敬，县首于市。输自立为王；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马达闻王敬死，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帝不听，徵达还，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亮到，开募于，令自斩输；时输死已经月，乃断死人头送敦煌而不言其状，亮后知其诈，而竟不能讨也。

[1]春季，正月，西域长史王敬被于阗国诛杀。起初，前任西域长史赵评在于阗，因生恶性脓疮而死，赵评的儿子前往迎接灵柩，路上经过拘弥国。因拘弥王成国和于阗王建一向有怨隙，于是成国对赵评的儿子说：“于阗王让匈奴医生将毒药放在伤口上，所以使令尊致死。”赵评的儿子信以为真，回来后，将此情况报告敦煌太守马达。当时，正逢王敬接任西域长史，马达命王敬秘密调查核实此事。王敬去于阗，先经过拘弥国，拘弥王成国又对王敬说：“于阗国人打算拥戴我当国王，现在可以用害死西域长史的罪名将于阗王建诛杀，于阗一定归服。”王敬贪图建立功名，来到于阗后，摆设酒席，请于阗王建赴宴，而暗中却图谋杀害他。有人将王敬的密谋报告于阗王建，但建并

不相信，说："我没有罪，王长史为什么要杀我？"次日，于阗王建率领随从官属数十人去拜见王敬。宾主坐定后，于阗王建起身敬酒，王敬喝令左右的人将他逮捕。当时，官吏和卫士都没有杀建的意思，所以，跟随建来赴宴的随从官属全都突围逃走。当时拘弥王成国的主簿秦牧也在宴会上，他持刀站出来说："大事已定，为什么还疑惑！"随即上前将建斩首。于是，于阗国侯、大将输等集合部队攻打王敬，王敬拿着建的人头上楼宣告说："是天子派我来诛杀建的！"输不听，冲到楼上，斩杀王敬，将他的人头悬挂在街市上示众。输自立为于阗王，国人将他杀死，另行拥立建的儿子安国为于阗王。马达听说王敬被杀死后，准备率领各郡的地方兵，出塞攻击于阗国。桓帝不批准，将马达征召回京都洛阳，任命宋亮接任敦煌郡太守。宋亮到任以后，开导和招募于阗人，命他们自己斩杀输。这时，输已经死了一个月，于是他们将死人的头砍下，送到敦煌郡太守府，但没有说斩杀的具体情况。宋亮后来才知道其中有诈，但到底不能再出兵讨伐。

[2]丙辰，京师地震。

[2]丙辰（疑误），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3]夏，四月，甲辰，孝崇皇后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为丧主，敛送制度比恭怀皇后。五月，辛卯，葬于博陵。

[3]夏季，四月甲辰（疑误），桓帝的母亲孝崇皇后氏去世，由桓帝的弟弟平原王刘石主持丧事，装殓和送葬的制度，比照和帝的母亲恭怀皇后。五月辛卯（十二日），将她安葬在博陵。

[4]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4]秋季，七月庚辰（初二），出现日食。

[5]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

[5]冬季，十月乙亥（二十八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6]十一月，司空黄琼免。十二月，以特进赵戒为司空。

[6]十一月，司空黄琼被免官。十二月，任命特进赵戒为司空。

永兴元年（癸巳、153）

永兴元年（癸巳，公元153年）

[1]春，三月，丁亥，帝幸鸿池。

[1]春季，三月丁亥（十二日），桓帝前往鸿池。

[2]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

[2]夏季，四月丙申（疑误），大赦天下。改年号。

[3]丁酉，济南悼王广薨；无子，国除。

[3]丁酉（疑误），济南悼王刘广去世，没有子嗣，封国撤除。

[4]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者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以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部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及到，奏劾诸郡贪污者，有至自杀，或死狱中。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玉匣；穆下郡案验，吏畏其严，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大学书生颍川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曰："伏见弛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张理天纲，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烦兴，才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衔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纲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输作。"帝览其奏，乃赦之。

[4]秋季，七月，有三十二个郡和封国发生蝗灾，黄河河水上涨，泛滥成灾。百姓饥饿和贫穷所困迫，四处流散的达数十万户，冀州的情况尤为严重。桓帝下诏，任命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州所属的各县县令和县长，听说朱穆已渡过黄河，解下印信绶带自动离职而去的有四十余人。乃至到任，朱穆便向朝廷上奏弹劾各郡的贪官污吏。这些官吏有的甚至自杀，有的死在狱中。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将棺材运回故乡安平国埋葬。他超越身份，制作了皇帝和王侯才准许穿的玉衣来装殓死者。朱穆命令郡太守调查核实。郡太守等地方官吏畏惧他的严厉，于是挖开坟墓，劈开棺木，把尸首抬出来进行检查。桓帝得到报告后，大怒，征召朱穆到廷尉问罪，判处他到左校罚作苦役。于是，太学的学生、颍川人刘陶等数千人前往宫门上书，为朱穆申辩说："我们认为，减刑囚徒朱穆，秉公处事，尽忠报国，从他被任命为冀州刺史的那一天起，就立志铲除奸佞和邪恶。的确是因为中常侍居

位尊贵，又受到皇帝的宠信，他们的父亲、养子、兄弟散布在各州各郡，象虎狼一样地竞相吞食小民，所以朱穆才伸张国法，修补连缀破漏的法纲，惩处残暴和作恶的人，以合天意。因此，宦官们对他都很痛恨，非议和责难四起，谗言接踵而来，使他遭受刑罚，被送到左校营罚作苦役。天下的有识之士，都认为朱穆勤于王事，如同禹和后稷，却与共工和鲧一样，遭到惩罚，如果死了的人仍有知觉，则唐尧帝将会在崇山坟墓里发怒，虞舜帝也会在苍梧坟墓里忿恨。当今，宦官等皇帝左右的亲信，窃据和把持着国家的权力，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说的话，就等于是皇帝的旨意，行赏时可使快要饿死的奴隶变得比季孙还要富有，不高兴时，也可将将伊尹、颜渊顷刻化作桀和盗跖。然而朱穆却昂然而出，奋不顾身，并不是因为他憎恶荣耀而喜爱羞辱，憎恶生命而喜爱死亡，只是因为他深感朝廷的纲纪不振，畏惧国家法令长久丧失，所以竭尽忠心，报答国家，为皇上深谋远虑。我们愿意接受黥刑，在脸上刺字，脚戴铁镣，代替朱穆去服苦役。”桓帝看到他们的奏章后，于是，下令赦免朱穆。

[5]冬，十月，太尉袁汤免，以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免，以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5]冬季，十月，太尉袁汤被免官，擢升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和司空赵戒，均被免官，擢升太仆黄琼为司徒，擢升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6]武陵蛮詹山等反，武陵太守汝南应奉招降之。

[6]武陵蛮人首领詹山等起兵反叛，武陵郡太守汝南郡人应奉招抚他们归降。

[7]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忿戾而反，攻围屯田，杀伤吏士。后部侯炭遮领余民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从百余骑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严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陈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更立阿罗多为王，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与之。

[7]车师后王国国王阿罗多，和戊部候严皓不投合，阿罗多因愤怒而起兵反叛，攻打和包围屯田，杀伤将吏和士卒。后部侯炭遮率领其余的百姓背叛了阿罗多，向汉朝的官吏归降。阿罗多处于危急之中，

被迫率领一百余骑兵投奔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奏朝廷，请求批准封立后王国以前的国王军就送到汉朝当人质的儿子卑君为王。后来，阿罗多又从北匈奴返回，和卑君争夺王位，得到不少国人的归附。戊校尉严详担心阿罗多招引北匈奴，扰乱西域，就开诚布公地晓告阿罗多，允许他重新为王。阿罗多便向严详归降。于是，改立阿罗多为后王国国王，而将卑君护送回敦煌，将后王国三百个帐篷的民户交给他管辖。

二年（甲午、154）

二年（甲午，公元154年）

[1]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1]春季，正月甲午（二十四日），大赦天下。

[2]二月，辛丑，复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

[2]二月辛丑（初二），恢复许可刺史和官秩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制度。

[3]癸卯，京师地震。

[3]癸卯（初四），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4]夏，蝗。

[4]夏季，发生蝗灾。

[5]东海朐山崩。

[5]东海朐山发生山崩。

[6]乙卯，封乳母马惠子初为列侯。

[6]乙卯（疑误），桓帝封乳母马惠的儿子马初为列侯。

[7]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7]秋季，九月丁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8]太尉胡广免；以司徒黄琼为太尉。闰月，以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8]太尉胡广被免官，任命司徒黄琼为太尉。闰九月，擢升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9]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

[9]冬季，十一月甲辰（初九），桓帝前往上林苑打猎，随后到函谷关。

[10]泰山、琅邪贼公孙举、东郭窦等反，杀长吏。

[10]泰山郡、琅邪郡贼帅公孙举、东郭窦等起兵叛，杀害地方官吏。

永寿元年（乙未、155）

永寿元年（乙未，公元155年）

[1]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戊申（十四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2]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

[2]二月，司隶、冀州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3]太学生刘陶上疏陈事曰："夫天之与帝，帝之与民，犹头之与足，相须而行也。陛下目不视鸣条之事，耳不闻檀车之声，天灾不有痛于肌肤，震食不即损于圣体，故蔑三光之谬，轻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伤，克成帝业，勤亦至矣；流福遗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虎豹窟于场，豺狼乳于春囿，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臣又闻危非仁不扶，乱非智不救；窃见故冀州刺史南阳朱穆、前乌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贞高绝俗，斯实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臣也，宜还本朝，夹辅王室。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书奏，不省。

[3]太学生刘陶上书评论政事说："上天和皇帝之间，皇帝和人民之间，犹如头和脚的关系，必须互相配合才行。陛下的眼睛没有看见过鸣条战争的情况，耳朵没有听见过战车厮杀的声音。天灾并没有伤害到陛下的肌肉和皮肤，地震和日食也没有损毁陛下的身体；所以，陛下轻视日月星辰的变异，也不在乎上天的发怒。我想到高祖当初起事

时，原是一个平民，集结流散之人，救死扶伤，才得以完成帝王大业，其艰苦勤劳已到极点。福禄和帝位，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下来，直到陛下。陛下既不能为祖先创立的法制增添光彩，而又辜负高祖的千辛万苦，随便地将刑赏和兵权给予人家，把国家权力委付他人，致使一群丑恶的宦官宰割小民，如同虎豹在幼鹿场中挖洞，豺狼在春天的林园中生下幼崽。富人惨死于严刑酷法，成为冤魂，穷人死于饥饿和寒冷，成为冻馁之鬼。已死的人在长夜中悲鸣，活着的人无论在朝、在野，无不愁苦，这就是我所以长怀叹息的原因。而且，秦王朝将要灭亡时，直言进谏的人遭到诛杀，阿谀奉承的人得到封赏，规劝的忠言被堵塞，国家的政令，出于奸佞之口，纵容阎乐在京都咸阳横行，任命赵高为中车府令，权力离开自己而不知，威严已经丧失而不顾。古往今来，成功和失败的情势都是一样的。希望陛下远观强大的秦王朝倾覆的往事，近察哀帝、平帝时期的政局变乱，得失祸福将看得非常清楚。我又听说，危难时没有仁爱之心就不能扶持，变乱时没有智慧之人就不能拯救。我个人认为，前冀州刺史、南阳人朱穆，前乌桓校尉、我的同郡人李膺，都遵行正道，清廉公平，忠贞高尚，与众不同，他们真正是中兴的优良辅佐，国家的栋梁之臣，应该将他们召回朝廷任职，共同辅佐陛下。我胆敢在忌讳讲真话的朝廷，说出不合时宜的道理，犹如冰霜见到太阳，一定会被消灭；我刚刚为天下人的可悲而感到悲伤，现在天下人也要为我的愚昧困惑而悲伤。”奏章呈上去后，桓帝没有理会。

[4]夏，南阳大水。

[4]夏季，南阳郡发生大水灾。

[5]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韩为司空。

[5]司空房植被免官；擢升太常韩为司空。

[6]巴郡、益州郡山崩。

[6]巴郡和益州郡，发生山崩。

[7]秋，南匈奴左台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东羌复举种应之。安定属国都尉敦煌张奂初到职，壁中唯有二百许人，闻之，即勒兵而出；军吏以为力不敌，叩头争止之。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龟兹县，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共击等，破之。伯德惶恐，将其众降，郡界以宁。羌豪

遗奂马二十匹，金八枚。奂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还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财货，为羌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无不悦服，威化大行。

[7]秋季，南匈奴左台耆、且渠伯德等起兵反叛，攻打美稷，东羌诸种全体起来响应。安定属国都尉、敦煌郡人张奂刚刚到任，军垒中只有二百余人，得到消息后，他立即率军出击，军营中的属吏都认为无法抵挡，跪下来叩头劝阻，但张奂不听。于是，进兵屯守长城要塞，征集兵士，派部将王卫招诱东羌诸种降服，因而得以进据龟兹县，使南匈奴和东羌诸种之间不能来往。于是，东羌诸种豪帅相继和张奂共同进击左等，将其击破。且渠伯德感到非常惶恐，率领部众投降，郡境内得到安宁。东羌诸种豪帅赠送给张奂战马二十匹，金耳环八枚。张奂在诸种豪帅面前，用酒洒地，发誓说：“即使赠送的马匹像羊群，我也绝不能牵入马棚；即使黄金像粟米，我也绝不能装进自己的腰包。”将它们全部退还。在此之前，八任都尉大都贪图金钱和财物，使羌人感到愁苦。及至张奂继任，他端正自身，清廉克己，东羌人无不心悦诚服，政令和教化，推行无阻。

二年（丙申、156）

二年（丙申，公元156年）

[1]春，三月，蜀郡属国夷反。

[1]春季，三月，蜀郡属国的夷人起兵反叛。

[2]初，鲜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檀石槐立庭于弹山、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

[2]起初，鲜卑人檀石槐勇敢健壮，又有谋略，在部落中深受众人的敬畏和信服。檀石槐制定法令，审理诉讼，没有人敢违犯，于是被推举为部落的首领。檀石槐在弹污山和仇水畔建立了王庭，位于高柳以北三百余里，兵强马壮，非常强盛；东部和西部的部落首领都向他归附。于是，鲜卑人在南方劫掠沿边各郡，北方抗拒丁零，东方击退夫余，西方进击乌孙，完全占领匈奴的故土，东西广达一万四千余里。

秋，七月，檀石槐寇云中。以故乌桓校尉李膺为度辽将军。膺到边，羌、胡皆望风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诣塞下送还之。

秋季，七月，檀石槐攻打云中郡，桓帝任命前任乌桓校尉李膺为度辽将军。李膺到任以后，羌人和胡人都望风敬畏归服，把先前掠夺的男女俘虏全部送到塞下归还。

[3]公孙举、东郭窦等聚众至三万人，寇青、兖、徐三州，破坏郡县。连年讨之，不能克。尚书选能治剧者，以司徒掾颍川韩韶为嬴长。贼闻其贤，相戒不入嬴境。余县流民万余户入县界；韶开仓赈之，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无所坐。韶与同郡荀淑、钟皓、陈皆尝为县长，所至以德政称，时人谓之"颍川四长"。

[3]公孙举、东郭窦等聚集部众达三万人，攻打青州、兖州、徐州，使三州所管辖下的郡县受到破坏。连年进行讨伐，都不能取胜。尚书挑选能够处理繁重难办事务的官吏，将司徒掾、颍川人韩韶任命为嬴县县长。盗贼听说他很贤能，互相告诫不进入嬴县境内。其他县的流民一万余户逃到嬴县，韩韶打开粮仓，进行赈济。主管粮仓的官吏反对，认为不能这样做。韩韶说："救活了水沟和山谷里面的人，而因此被处死，我会含笑入地的。"泰山郡太守一向知道韩韶的名声和品德，竟然没有给他处罚。韩韶和同郡人荀淑、钟皓、陈，都曾经担任过县长，在他们任职的所在县，都以施行德政而著称，当时人们称他们为"颍川四长"。

[4]初，鲜卑寇辽东，属国都尉段率所领驰赴之。既而恐贼惊去，乃使驿骑诈赍玺书召，于道伪退，潜于还路设伏；虏以为信然，乃入追，因大纵兵，悉斩获之。坐诈为玺书，当伏重刑；以有功，论司寇；刑竟，拜议郎。至是，诏以东方盗贼昌炽，令公卿选将帅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颂荐，拜中郎将，击举、窦等，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余党降散。封为列侯。

[4]起初，鲜卑攻打辽东郡，属国都尉段率领所统辖的军队驰马前去迎战。随后担心鲜卑惊恐逃走，于是，派驿骑假装送来皇帝诏书，征召段回京都洛阳。段在行军路上假装向后撤退，后又秘密返回原来的地方，设下埋伏。鲜卑信以为真，于是入境追击段，段因而纵兵大战，将鲜卑全部斩杀、俘虏。因段伪造诏书，应该判处死刑；但因讨

伐鲜卑有功，判处两年徒刑；刑期满后，被任命为议郎。到了本年，桓帝下诏，因为东方盗贼昌獗，命三公九卿推荐文武双全的将帅人才。司徒尹颂推荐了段，段被任命为中郎将，于是率军进击公孙举、东郭窦等，取得大胜，斩杀了一万多人，余众有的归降，有的解散。封段为列侯。

[5]冬，十二月，地震。

[5]冬季，十二月，发生地震。

[6]封梁不疑子马为颍阴侯，梁胤子桃为城父侯。

[6]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五十四卷

汉纪四十六 孝桓皇帝上之下永寿三年（丁酉、157）

汉纪四十六汉桓帝永寿三年（丁酉，公元157年）

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1]春季，正月己未（疑误），大赦天下。

[2]居风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等与蛮夷同反，攻杀令， 聚众至四五千人。夏， 四月，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式战死。诏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

[2]居风县县令贪污暴虐没有限度，县民朱达等和蛮夷联合反叛，攻打县城，杀死县令，聚集群众四五千人。夏季，四月，进攻九真郡，九真郡太守式战死。桓帝下诏，命九真郡都尉魏朗率军将朱达等击败。

[3]闰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3]闰五月庚辰晦（疑误），出现日食。

[4]京师蝗。

[4]京都洛阳发生蝗灾。

[5]或上言："民之贫困以货轻钱薄，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议之。太学生刘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窃见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轴空于公私之求。民所患者，岂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愍海内之忧戚，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瞰三光之文耀，视山河之分流，天下

之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无有遗惑者矣。伏念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鸟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厌。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版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虽方尺之钱，何有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钱。

[5]有人上书说：“人民所以贫困，原因在于钱币的重量太轻，厚度太薄，应该改铸大钱。”奏章交付给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等四府的官员，以及太学中有见解的学生，共同讨论。太学生刘陶上书说：“我们当前面临的忧患，不在于钱币，而在于人民饥荒。我看到，连年以来，茂盛的庄稼都被蝗虫和螟虫吃光；民间所织的布匹都被朝廷和官吏私人搜刮一空。人民所忧患的，难道是钱币的厚薄和铢两的轻重吗？即令当前能把沙砾化作南方出产的黄金，把瓦片变成和发现的白玉，而让百姓渴了没有水喝，饿了没有饭吃，尽管有天皇氏、伏羲氏的纯洁美德，唐尧和虞舜的清明政治，仍不能保证宫室门屏之内的安全。人民可以有一百年不用钱币，不可以有一天饥饿，所以吃饭才是最急迫的问题。主张改铸钱币的人，不了解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多数只说改铸钱币的好处。但是，如果一万个人铸钱，一个人掠夺，仍是不能满足。何况现在是一个人铸钱，而有一万个人来掠夺！尽管把天地间的阴阳二气都当作炭火，把万物都当成铜，驱使不吃饭的人民，使用不饥饿的役夫，仍不能满足永无止境的需求。要想使人民富裕，财富充足，最要紧的在于停止征役，禁止掠夺，则百姓不必劳苦而自然富足。如果陛下哀怜天下百姓的忧愁，想改铸钱币，使其整齐划一，用来拯救时弊，这就犹如将鱼养在鼎的沸水之中，让鸟栖息在燃烧着烈火的树木之上。水和树木，本来是鱼和鸟赖以生存的，用的不是时候，一定会被烧焦煮烂。希望陛下放宽刻薄的禁令，暂缓实行改铸钱币的建议，倾听民间百姓流传的评议时政的歌谣和谚语，询问路旁老人的忧患，观察日、月、星辰等三光的变异，察视山峰崩裂和河水干涸的警告。天下人民的心愿，国家急需办理的大事，就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没有遗漏和疑惑的地方。我想到，当今田地虽然宽广却得不到耕种，人民虽然很多却得不到食物。众小人争相抢夺官爵，掌握国家的高位，犹如兀鹰凶残而横行天下，犹如乌鸦掠夺而贪婪无厌，连皮带骨，把人民一口吞下，而仍不能满足。我担心役夫和穷困的工匠会突然从版筑之间崛起，扔掉斧头，捋衣出臂，登高向远

方呐喊，使忧愁怨恨的人民起来响应，犹如云一样纷纷集合，到那时候，即令有一尺见方的钱币，营怎能挽救危亡！”于是不改铸钱币。

[6]冬，十一月，司徒尹颂薨。

[6]冬季，十一月，司徒尹颂去世。

[7]长沙蛮反，寇益阳。

[7]长沙郡蛮人反叛，攻打益阳县。

[8]以司空韩为司徒；以太常北海孙朗为司空。

[8]任命司空韩为司徒；擢升太常、北海人孙朗为司空。

延熹元年（戊戌、158）

延熹元年（戊戌，公元158年）

[1]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陈“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冀”。冀闻之，讽雒阳收考授，死于狱。帝由是怒冀。

[1]夏季，五月甲戌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徐璜，奏称：“出现日食灾异，罪过在于大将军梁冀。”梁冀听到这个消息后，于是，授意洛阳县令逮捕和拷问陈授，陈授死在狱中。桓帝因此恼恨梁冀。

[2]京师蝗。

[2]京都洛阳发生蝗灾。

[3]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

[3]六月戊寅（初四），大赦天下。改年号。

[4]大雩。

[4]举行求雨的祭祀大典。

[5]秋，七月，甲子，太尉黄琼免；以太常胡广为太尉。

[5]秋季，七月甲子（二十日），太尉黄琼被免官，擢升太常胡广为太尉。

[6]冬，十月，帝校猎广成，遂幸上林苑。

[6]冬季，十月，桓帝前往广成苑打猎，随后到上林苑。

[7]十二月，南匈奴诸部并叛，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帝以京兆尹陈龟为度辽将军。龟临行，上疏曰：“臣闻三辰不轨，擢士为相；

蛮夷不恭，拔卒为将。臣无文武之材而忝鹰扬之任，虽殁躯体，无所云补。今西州边鄙，土地，民数更寇虏，室家残破，虽含生气，实同枯朽。往岁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穑荒耗，租更空阙。陛下以百姓为子，焉可不垂抚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归仁，岂复舆金辇宝以为民惠乎！陛下继中兴之统，承光武之业，临朝听政而未留圣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呼嗟之声，招致灾害，胡虏凶悍，困衰缘隙；而令仓库单于豺狼之口，功业无铢两之效，皆由将帅不忠，聚奸所致。前凉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纠罚，太守令长，贬黜将半，政未逾时，功效卓然，实应赏异，以劝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奸残；又宜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宽赦罪隶，扫除更始；则善吏知奉公之，恶者觉营私之祸，胡马可不窥长城，塞下无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选幽、并刺史，自营、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诏为陈将军除并、凉一年租赋，以赐吏民。龟到职，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经用，岁以亿计。

[7]十二月，南匈奴各部部众同时反叛，和乌桓、鲜卑等联合侵犯沿边九郡。桓帝任命京兆尹陈龟为度辽将军。陈龟临行前，向桓帝上书说：“我曾经听说，当日、月、星辰不顺着轨道运行时，应该选拔士人为相；蛮夷不恭顺朝廷时，应该选拔士卒为将。我没有文武双全的才能，却担当大军统帅的重任，即令身死，也难以报答。而今，西方边界地区，土地瘠薄多石，人民不断受到外族的侵犯掳掠，家家户户都已经残破不堪，虽然还有一口气可以呼吸，但实际上如同一具枯干的朽骨。往年并州下大雨，同时发生水灾和虫灾，农作物荒废，人民缴纳不起租税和更赋。陛下把百姓当作子女，怎么能够不尽抚养的恩惠？古公姬父、西伯姬昌，天下的人都已纷纷归向他俩，哪里还需要再用车辆载着金银财宝，向人民施行恩惠？陛下继承中兴的皇统，接续光武帝的帝业，临朝处理政务，然而对这一方面却没有特别留意。并且，州牧和郡太守都不贤良，有的人甚至是出自宦官的推荐，他们畏惧冒犯圣上的旨意，就只求得过且过。人民呼喊和嗟叹的声音，招来更大的灾害。外族凶猛强悍，趁着政治衰败，利用人民的怨恨，起兵作乱。至使仓库的粮秣，全被豺狼吃光；朝廷屡次出兵讨伐，却收不到丝毫功效。这都是由于将帅不忠，贪官聚敛所造成的。前凉知刺史祝良，初被任命到州上任后，对贪官污吏多有举发和惩处，郡太守

和县令、长，受到贬谪和撤职的将近半数，任职不到一年，功绩和效果卓著，实在应该给他特别的奖赏，以勉励他的功绩和才能。还应更换其他不称职的州牧和郡太守，罢免邪恶贪残的官吏。并应该重新遴选护匈奴、乌桓、羌等中郎将及校尉，要求具备文武全才，授予行使法令的权力。免除并州、凉州今年应该缴纳的田租和更赋，宽大和赦免罪犯，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善吏知道奉公守法的福气，恶吏知道营私舞弊的祸害，胡马将不会再暗中窥伺长城，边塞也将没有候望烽火的忧患。”于是，桓帝重新任命幽州、并州刺史，京兆虎牙营、扶风雍营的都尉，郡太守和都尉及以下的官吏，也多有更换。并且下诏：“为了陈将军的请求，免除并州、凉州一年的田租和更赋，以表示朝廷对官吏和人民的恩赐。”陈龟到职以后，所在州郡官府的官吏，都大为震恐，节省下来的经费，每年以亿计算。

诏拜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以讨匈奴、乌桓等。匈奴、乌桓烧度辽将军门，引屯赤坑，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军士稍安。乃潜诱乌桓，阴与和通，遂使斩匈奴、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胡悉降。奂以南单于车儿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为单于。诏曰：“《春秋》大居正；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

桓帝下诏，任命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率军讨伐匈奴、乌桓等。 匈奴、乌桓用火焚烧屯驻在五原的度辽将军府大门，又前往赤据守， 烟火可以看得很清楚。张奂的部队，大为惊恐，纷纷准备逃亡。可是，张奂仍然安坐帐中，跟他的门徒和学生照样自如地讲解和朗诵经书，军心才稍微安定下来。于是，张奂秘密派使者劝说乌桓，暗中和乌桓和好。然后，命乌桓斩杀匈奴以及匈奴的旁支屠各的首领，大破匈奴部众，匈奴人全部投降。张奂认为南匈奴单于车儿没有能力统御和治理匈奴国事，于是将他软禁，奏请朝廷改立左谷蠡王为单于。桓帝下诏说：“《春秋》主张大居正，以君位传子为常道。车儿一心归向朝廷，有什么罪过要罢黜他？送他返回王庭！”

[8]大将军冀与陈龟素有隙，谮其沮毁国威，挑取功誉，不为胡虏所畏， 坐征还，以种为度辽将军。龟遂乞骸骨归田里，复征为尚书。冀暴虐日甚，龟上疏言其罪状，请诛之，帝不省。龟自知必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种到营所，先宣恩信，诱降诸胡，其有不服，然

后加讨；羌虏先时有生见获质于郡县者，悉遣还之；诚心怀抚，信赏分明，由是羌、胡皆来顺服。乃去烽燧，除候望，边方晏然无警；入为大司农。

[8]大将军梁冀和陈龟之间一向有怨恨。梁冀诬陷陈龟毁坏国家的威严，牟取个人的功劳和名誉，不能得到匈奴人的敬重和畏服。陈龟因罪被征召，返回京都洛阳，种被任命为度辽将军。于是，陈龟请求退休，回归故乡。后来，朝廷又征召他担任尚书。这时，梁冀暴虐的程度，一天比一天厉害，陈龟向桓帝上书弹劾他的罪状，请求诛杀梁冀，桓帝不予理会。陈龟知道自己一定会被梁冀所害，于是绝食七天而死。种到度辽将军大营以后，首先宣布朝廷的恩德和信义，劝诱外族归降；有不归降的，再进行讨伐。有些羌人先前被生擒，现囚禁在郡县官府做人质，种命令将他们全部释放。他诚心诚意地进行怀柔和安抚，赏罚分明，因此羌人、胡人都纷纷前来归服。于是，种下令拆除烽火台和了望亭，边境地区一片安宁，没有警报。种被调回京都洛阳担任大司农。

二年（己亥、159）

二年（己亥，公元159年）

[1]春，二月，鲜卑寇雁门。

[1]春季，二月，鲜卑侵犯雁门郡。

[2]蜀郡夷寇蚕陵。

[2]蜀郡夷人攻打蚕陵县。

[3]三月，复断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

[3]三月，再次取消刺史和二千石官吏为父母服丧三年的规定。

[4]夏，京师大水。

[4]夏季，京都洛阳发生水灾。

[5]六月，鲜卑寇辽东。[5]六月，鲜卑侵犯辽东郡。

[6]梁皇后恃姊、兄荫势，恣极奢靡，兼倍前世，专宠妒忌，六宫莫得进见。及太后崩，恩宠顿衰。后既无嗣，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帝虽迫畏梁冀，不敢谴怒，然进御转希，后益忧恚。秋，节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献皇后于懿陵。

[6]梁皇后仗恃姊姊梁太后和哥哥大将军梁冀的庇护和势力，穷极奢华，比前世加倍，独占桓帝的宠爱，嫉妒成性，六宫的其他嫔妃都不得侍奉桓帝。等到梁太后去世，桓帝对她的恩宠顿时衰退。梁皇后自己没有儿子，每当其他嫔妃怀有身孕，很少能得到保全。桓帝虽然畏惧梁冀，不敢谴责和发怒，然而让梁皇后来陪侍的次数变得稀少，梁皇后越来越忧愁愤恨。秋季，七月丙午（初八），梁皇后去世。乙丑（二十七日），将她安葬在懿陵，谥号为懿献皇后。

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冀专擅威柄，凶恣日积，宫卫近侍，并树所亲，禁省起居，纤微必知。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民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下邳吴树为宛令，之官辞冀，冀宾客布在县界，以情托树，树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诛。明将军处上将之位，宜崇贤善以补朝阙。自侍坐以来，未闻称一长者，而多托非人，诚非改闻！"冀默然不悦。树到县，遂诛杀冀客为人害者数十人。树后为荆州刺史，辞冀，冀鸩之，出，死车上。辽东太守侯猛初拜，不谒冀，冀托以他事腰斩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诣阙上书曰："夫四时之运，功成则退，高爵厚宠，鲜不致灾。今大将军位极功成，可为至戒；宜遵县车之礼，高枕颐神。传曰：'木实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损盛权，将无以全其身矣！"冀闻而密遣掩捕，著乃变易姓名，托病伪死，结蒲为人，市棺殡送；冀知其诈，求得，笞杀之。太原郝、胡武，好危言高论，与著友善，、武尝连名奏记三府，荐海内高士，而不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诛武家，死者六十余人。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舆榇奏书冀门，书入，仰药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贵人薨，冀从贵人从子林虑侯承求贵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余人。涿郡崔琦以文章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鹄赋》以风；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齐，乐闻讥谏之言；萧何佐汉，乃设书过之吏。今将军屡世台辅，任齐伊、周，而德政未闻，黎元涂炭，不能结纳贞良以救祸败，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将使玄黄改色、鹿马易形乎！"冀无以对，因遣琦归。琦惧而亡匿，冀捕得，杀之。

梁冀家族一门，前后共有七个侯，三个皇后，六个贵人， 两个大将军，夫人和女儿享有食邑而称君的七人，娶公主为妻的三人，其他担任卿、将、尹、校等官职的五十七人。梁冀把持朝廷威权，独断专行，凶暴放肆，日甚一日。宫廷禁军和皇帝最亲近的侍卫和随从中，都有他的亲信，皇宫内部皇帝的起居，再细小的情况，他都必定了如指掌。向四方征调的物品，以及各地每年按时向皇帝贡献的礼品，都先将最好的呈送给梁冀，皇帝还得排在他的后面。官吏和百姓带着财物，到梁冀家里请求做官或者免罪的，在道路上前后相望。文武百官升迁或被征召，都要先到梁冀家门呈递谢恩书，然后才敢到尚书台去接受指示。下邳国人吴树被任命为宛县县令，上任之前向梁冀辞行，梁冀的宾客散布在宛县县境的很多，梁冀托吴树照顾他们。吴树说："邪恶的小人是残害百姓蛀虫，即令是近邻，也应诛杀。将军高居上将之位，应该崇敬贤能，弥补朝廷的缺失。可是，自从我随同您坐下以后，没有听见您称赞一位长者，而嘱托我照顾很多不恰当的人，我实在不敢听！"梁冀沉默不语，心里很不高兴。吴树到县上任后，便将梁冀的宾客中为人民所痛恨的数十人诛杀。吴树后来升任荆州刺史，上任前向梁冀辞行，梁冀请他喝下了毒酒。吴树出来，死在车上。东郡太守侯猛，刚刚接受任命时，没有去谒见梁冀，梁冀就另外找了一个罪名将他腰斩。郎中、汝南人袁著，年方十九岁，到宫门上书说："春夏秋冬的运转，每个季节都在达到极盛时便消退。太高的官职爵位，过分的宠爱信任，很少不招来灾祸。如今大将军已经位极人臣，功成名遂，应该特别警戒；最好是效法汉元帝时的御史大夫薛广德，把皇帝赏赐他的安车悬挂起来，高卧家中，颐养精神，不再过问政事。经传上说：'树木果实太多，会劈开树枝，伤害树根。'如果不抑制和减损他手中所掌握的过盛的权力，恐怕不能保全他的性命。"联冀听到这个消息后，秘密派人搜捕袁著。于是，袁著改名换姓，假装有病身死，家里人用蒲草结扎成尸体，买来棺木殡葬。梁冀识破这是一个骗局，继续追捕，终于抓到袁著，将他鞭打至死。太原人郝、胡武，好说惊人的话，喜欢高谈阔论，和袁著交情很好。郝、胡武曾经联名上书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府，推荐天下的高明人士，却没有将推荐书送给梁冀。袁著死后，梁冀记起旧恨，命京师有关官署发文书逮捕郝、胡武。于是，胡武全家被杀，死了六十余人。郝起初逃亡，后来知道无法逃掉，于是带着棺木，亲自到梁冀家门上书，将书递进去

后，便服毒而死，家属才得以保全。安帝的嫡母耿贵人去世，梁冀向耿贵人的侄儿、林虑侯耿承索取耿贵人的珍宝玩物，但没有得到手。于是梁冀恼羞成怒，诛杀耿承及他的家属十余人。涿郡人崔琦因擅长于撰写文章，而得到梁冀的喜爱。崔琦作《外戚箴》、《白鹄赋》向梁冀讽劝。梁冀大怒。崔琦对梁冀说："从前，管仲担任齐国的宰相，喜欢听讥刺和规劝的话；萧何辅佐汉室王朝，专门设置记录自己过失的官吏。而今，将军身居辅政高位两朝，责任和伊尹、周公同等重大，可是没有听说您推行德政，却只生灵涂炭，灾难深重。将军不但不能结交忠贞贤良来拯救大祸，反而想要堵塞士人的口，蒙蔽主上的耳目，使天地颜色颠倒，鹿马换形吗？"梁冀无法回答，便将崔琦遣送回乡。崔琦因恐惧而离家，四处逃亡躲藏。梁冀派人将他搜捕到手，加以诛杀。

冀秉政几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亲与，帝既不平之；及陈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从兄子郎中邓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适梁纪；纪，孙寿之舅也。寿以猛色美，引入掖庭，为贵人，冀欲认猛为其女，易猛姓为梁。冀恐猛姊婿议郎邴尊沮败宣意，遣客刺杀之。又欲杀宣，宣家与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觉之，鸣鼓会众以告宣。宣驰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厕，独呼小黄门史唐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谁乎？"衡对："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与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于是帝呼超、入室，谓曰："梁将军兄弟专朝，迫胁内外，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如何？"超等对曰："诚国奸贼，当诛日久；臣等弱劣，未知圣意如何耳。"帝曰："审然者，常侍密图之。"对曰："图之不难，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奸臣胁国，当伏其罪，何疑乎！"于是召璜、瑗五人共定其议，帝啮超臂出血为盟。超等曰："陛下今计已决，勿复更言，恐为人所疑。"

梁冀把持朝政将近二十年，威势和权力震动内外，桓帝只好拱手，什么事都不能亲自参与。对于这种情况，桓帝早已忿忿不平，及至陈授死去，他愈发愤怒。和熹皇后邓绥的侄儿、郎中邓香的妻子宣，生下女儿邓猛。邓香死后，宣改嫁给梁纪为妻。梁纪，即梁冀之妻孙寿的舅父。孙寿因邓猛美貌，把她送进掖庭，被桓帝封为贵人。梁冀打

算把邓猛认作自己的女儿，将邓猛改姓为梁猛，可是害怕邓猛的姊夫、议郎邴尊从中破坏，说服岳母宣予以拒绝，于是派刺客将邴尊杀死。其后，梁冀又想杀害邓猛的母亲宣。宣家和中常侍袁赦的家相邻，当梁冀派遣的刺客爬上袁赦家的屋顶，准备进入宣家时，被袁赦发觉。于是袁赦擂鼓聚集众人，通知宣家。宣急忙奔入皇宫，向桓帝报告，桓帝勃然大怒。于是，他单独招呼小黄门史唐衡跟随他上厕所，问道："我的左右侍卫，和皇后娘家不投合的，有谁？"唐衡回答说："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和梁不疑有仇。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经常私下对皇后娘家放纵骄横表示愤恨，只是不敢开口。"于是，桓帝将单超、左叫进内室，对他俩说："梁将军兄弟在朝廷专权，胁迫内外，三公、九卿以下，都得按着他们的旨意行事，现在，我想要诛杀他们，你们二位的意思如何？"单超等回答说："梁冀兄弟的确是国家的奸贼，早就应该诛杀；只是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不知圣意如何罢了。"桓帝又说："确实如你们所说，那么，请你们秘密谋划。"单超等回答说："谋划并不困难，只恐怕陛下心中狐疑不决。"桓帝说："奸臣威胁国家，应当定罪伏法，为什么狐疑不决呢！"于是，把徐璜、具瑗叫来，桓帝和五个宦官共同定计，桓帝将单超的手臂咬破出血，作为盟誓。单超等人对桓帝说："陛下如今既然已下定决心，千万不要再提这件事，怕会引起猜疑。"

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敕吏收恽，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帝御前殿，召诸尚书入，发其事，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敛诸符节送省中，使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使光禄勋袁&#0;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冀及妻寿即日皆自杀；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少长皆充市；他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太尉胡广、司徒韩、司空孙朗皆坐阿附梁冀，不卫宫，止长寿亭，减死一等，免为庶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是时，事猝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

梁冀果然对单超等产生猜疑，八月丁丑（初十）， 派遣中黄门张恽入宫住宿，以防范意外变故。具瑗命令属吏逮捕张恽，罪名是：“擅自从外入宫，想要图谋不轨。”桓帝登上前殿，召集各位尚书前来，揭发了这件事，派遣尚书令尹勋持节统率丞、郎以下官吏，命全都手执兵器，守卫省阁，将所有代表皇帝和朝廷的符节收集起来，送进内宫。又派遣具瑗率领左右御厩的骑士、虎贲、羽林卫士、都候所属的剑戟士，共计一千余人，和司隶校尉张彪一同包围梁冀的府第。派光禄勋袁持节，向梁冀收缴了他的大将军印信，将他改封为比景都乡侯。梁冀和他的妻子孙寿，当天双双自杀。梁不疑、梁蒙在此以前已经去世。将梁氏和孙氏家族，包括他们在朝廷和地方的亲戚，全部逮入诏狱，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押往闹市斩首，尸体暴露街头。受牵连的公卿、列校、州刺史、二千石官员，被诛杀的有数十人。太尉胡广、司徒韩、司空孙郎，都因阿附梁冀，没有去保卫宫廷而停留在长寿亭，被指控有罪，以减死罪一等论处，免去官职，贬为平民。此外，梁冀的旧时属吏和宾客，被免官的有三百余人，整个朝廷，为之一空。当时，事情突然从皇宫中发动，使者来往奔驰，三公九卿等朝庭大臣都失去常态，官府和大街小巷犹如鼎中的开水一片沸腾，数日之后，方才安定，百姓们无不称快，表示庆祝。桓帝下令没收梁冀的财产，由官府变卖，收入共计三十余亿，全都上缴国库，减收当年全国租税的一半。并将梁冀的园林分散给贫民耕种。

[7]壬午，立梁贵人为皇后，追废懿陵为贵人冢。帝恶梁氏， 改皇后姓为薄氏，久之，知为邓香女，乃复姓邓氏。

[7]壬午（十五日），桓帝立梁贵人为皇后，并将梁冀的妹妹、梁皇后的坟墓懿陵贬称为贵人冢。桓帝厌恶梁氏，便将皇后梁猛的姓，改为薄氏。过了许久，才知道皇后是邓香的女儿，于是，又重新改姓邓氏。

[8]诏赏诛梁冀之功，封单超、徐璜、具瑗、左、唐衡皆为县侯，超食二万户，璜等各万余户，世谓之五侯。仍以、衡为中常侍。又封尚书令尹勋等七人皆为亭侯。

[8]桓帝下诏，赏赐诛杀梁冀的功臣，将单超、徐璜、具瑗、左、唐衡，都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二万户，徐璜等四人各一万余户，当世

称他们为“五侯”。擢升左、唐衡为中常侍。又将尚书令尹勋等七人都封为亭侯。

[9]以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 大鸿胪梁国盛允为司空。

[9]擢升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国人祝恬为司徒，大鸿胪、梁国人盛允为司空。

是时，新诛梁冀，天下想望异政，黄琼首居公位，乃举奏州郡素行暴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翕然称之。

这时，刚刚诛杀梁冀，天下人都希望政治改观。黄琼位居三公之首， 于是，他举发弹劾各州郡一向行为残暴贪婪的官吏，有十余人被处死或流放，全国齐声称赞。

琼辟汝南范滂。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尝为清诏使，案察冀州，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领臧污者，皆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会诏三户掾属举谣言，滂奏制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间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尚书不能诘。

黄琼征聘汝南人范滂。范滂从少年时，便磨砺清高的节操， 受到州郡和乡里的佩服。他曾经担任清诏使，到冀州巡视考察。出发时，他登上车，手揽缰绳，慷慨激昂，大有澄清天下吏治的壮志。贪赃枉法的郡太守和县令、县长 * 一听说范滂要来巡察，都自动解下印信，辞职离去。凡是范滂所举发和弹劾的，全都符合众人的愿望。当时，正好遇上皇帝下诏，命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府掾属品评地方官吏的为政善恶和得失，反映民间疾苦。于是范滂弹劾刺史、二千石官员、权贵党羽，共二十余人。尚书责备他弹劾得太滥太多，怀疑他有私人恩怨。范滂回答说：“我所举发弹劾的官吏，假如不是奸邪暴戾，为害百姓，怎么会让他们来玷污我的奏章吗？只是因为迫于朝会的日期太紧，所以先举发应该急待惩处的，还有一些没有查清的，待调查核实后再行弹劾。我听说，农夫必须除草，庄稼才能茂盛，忠臣必须铲除奸臣，王道才能清平。如果我的弹劾有差错，我甘愿公开被处决！”尚书无法责问。

[10]尚书令陈蕃上疏荐五处士，豫章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帝悉以安车、玄备礼征之，皆不至。

10尚书令陈蕃向桓帝上书， 推荐五位隐居不肯出来作官的士人：豫章人徐稚、彭城人姜肱、汝南人袁闳、京兆人韦著、颍川人李昙。桓帝对所有的人都送给用一马牵拉的安车和黑色的币帛，礼仪周全地征聘他们，但他们都不肯应聘。

稚家贫，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陈蕃为豫章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稚不之免，既谒而退。蕃性方峻，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后举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稚虽不应诸公之辟，然闻其死丧，辄负笈赴吊。常于家豫炙鸡一只，以一两绵絮渍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绵，使有酒气，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酒毕，留谒则去，不见丧主。

徐稚家境贫穷，经常亲自耕种，不吃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食物，谦恭节俭，待人礼让，当地的人都很佩服他的品德。三公府多次前来征聘，他都没有答应。陈蕃担任豫章郡太守时，曾很礼敬地请他出来担任功曹。徐稚也不推辞，但在晋见陈蕃后，即行告退，不肯就职。陈蕃性格方正严峻，从不接见宾客，唯独徐稚来时，特地为他摆设一张坐塌，徐稚走后，他就把坐榻悬挂起来。后来，徐稚又被推举为“有道”之士，在家中被任命为太原郡太守，他仍不肯就任。徐稚虽然不肯接受诸公的征聘，但是听到他们的死讯，一定背着书籍前往吊丧。他通常是先在家里烤好一只鸡，另外将一两绵絮浸泡在酒中，再晒干，然后用绵絮包裹烤鸡，一直来到死者的坟墓隧道之外，用水将绵絮泡湿，使酒味溢出，准备一斗米饭，以白茅草为垫，把鸡放在坟墓前面，将酒洒在地上进行祭吊后，留下自己的名帖，立即离去，不去见主丧的人。

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闻，常同被而寝，不应征聘。肱尝与弟季江俱诣郡，夜于道为盗所劫，欲杀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怜，又未聘娶，愿杀身济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宝，国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盗遂两释焉，但掠夺衣资而已。既至，郡中见肱无衣服，怪问其故，肱托以他辞，终不言盗。盗闻而感悔，就精庐求见徵君，叩头谢罪，还所略物。，肱不受，劳以酒食而

遣之。帝既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画工图其形状。肱卧于幽暗，以被韬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风，工竟不得见之。

姜肱和两个弟弟姜仲海、姜季江，都以教敬父母、友爱兄弟而著称， 经常同盖一条被子睡觉。他们不肯答应官府的征聘。姜肱曾经和他的弟弟姜季江一道前往郡府，夜间在道路上遇到强盗抢劫。强盗要杀他俩，姜肱对强盗说：“我的弟弟年龄还小，受到父母怜爱，又没有定亲娶妻，我希望你们把我杀死，保全我弟弟的性命。”然而，姜季江却对强盗说：“我的哥哥年龄比我大，品德比我高，是我家的珍宝，国家的英才，请来杀我，我愿代哥哥一死。”强盗听后很受感动，便将他俩都释放了，只将衣服和财物抢光而已。兄弟二人到了郡府，人们看见姜肱没有穿衣服，觉得奇怪，问他是什么缘故。姜肱用其他原因进行推托，到底不肯指控强盗。强盗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惭愧和后悔，就到姜肱的学舍来拜见他，叩头请罪，奉还所抢走的衣物。姜肱不肯接受，用酒饭招待强盗，送走他们。桓帝既然不能将姜肱征聘到京都洛阳，于是下诏，命彭城地方官派画工画出姜肱的肖像。姜肱躺卧在一间幽暗的房屋里，用被子蒙住脸，声称患了昏眩病，不愿出来受风，画工竟然未能见到他的面目。

闳，安之玄孙也，苦身修节，不应辟召。

袁闳，即袁安的玄孙，刻苦修养自己的节操，不接受官府和朝廷的征召。

著隐居讲授，不修世务。

韦著隐居在家，讲授经书，不肯过问世事。

昙继母苦烈，昙奉之逾谨，得四时珍玩，未尝不先拜而后进，乡里以为法。

李昙的继母非常凶暴，可是李昙对她的奉养却愈发恭谨， 得到四季的珍贵玩物，从来没有不先行礼，而后送上给继母的，乡里都将他作为榜样。

帝又征安阳魏桓，其乡人劝之行，桓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桓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出。

桓帝又征召安阳人魏桓，魏桓家乡的人都劝他前往应聘。魏桓对他们说：“接受朝廷的俸禄，追求升迁高级官职，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如今后宫美女数以千计，能缩小数目吗？御厩骏马一万匹，能减少吗？皇帝左右的权贵豪门，能排除吗？”大家都回答说：“不能。”于是，魏桓慨然长叹说：“让我活着前去就聘，死后再被送回，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于是隐居不出。

[11]帝既诛梁冀，故旧恩私，多受封爵：追赠皇后父邓香为车骑将军，封安阳侯；更封后母宣为昆阳君，兄子康、秉皆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将，赏赐以巨万计。中常侍侯览上缣五千匹，帝赐爵关内侯，又托以与议诛冀，进封高乡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势专归宦官矣；五侯尤贪纵，倾动内外。时灾异数见，白马令甘陵李云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曰：“梁冀虽恃权专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扼杀之耳，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解体！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剑戟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延尉杂考之。时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鸿胪陈蕃上疏曰：“李云所言，虽不识禁忌，干上逆旨，其意归于忠国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讳之谏，成帝赦朱云腰领之诛，今日杀云，臣恐剖心之讥，复议于世矣！”太常杨秉、雒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并上疏请云。帝恚甚，有司奏以为大不敬；诏切责蕃、秉，免归田里，茂、资贬秩二等。时帝在濯龙池，管霸奏云等事，霸跪言曰：“李云草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不足加罪。”帝谓霸曰：“‘帝欲不谛’，是何等语，而常侍欲原之邪！”顾使小黄门可其奏，云、众皆死狱中，于是劈宠益横。太尉琼自度力不能制，乃称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李固、杜乔既以忠言横见残灭，而李云、杜众复以直道继踵受诛，海内伤惧，益以怨结，朝野之人，以忠为讳。尚书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势，见冀将衰，乃阳毁示忠，遂因奸计，亦取封侯。又，黄门挟邪，群辈相党，自冀兴盛，腹背相亲，朝夕图谋，共构奸轨；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托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加清微，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并时显封，

粉墨杂糅，所谓抵金玉于砂砾，碎壁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臣世荷国恩，身轻位重，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书奏，不纳。

[11]桓帝诛杀梁冀以后，跟他有旧交私情的，大多受了封爵：追赠皇后的父亲邓香为车骑将军，封安阳侯；改封皇后的母亲宣为昆阳君，侄儿邓康、邓秉，都被封为列侯。邓氏宗族，都被任命为列校或郎将，赏赐数目以亿计算。中常侍侯览，进献缣帛五千匹，桓帝就封赐他为关内侯，又托言曾经参与诛杀梁冀的密谋，进封为高乡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以后，朝廷的大权和威势全都归属宦官。其中，“五侯”尤其贪残放纵，权势震动朝廷内外。当时屡次出现灾异，白马县县令、甘陵人李去，用不缄封的文书公开上奏桓帝，并将副本呈送太尉、司待、司空等三府，说：“梁冀虽然仗恃权势，独断专行，残害天下，如今论罪处死，不过如同召来家奴掐死他罢了。然而却滥封参与密谋的臣子，赏赐万户以上的食邑，如果高祖知道的话，能不被他怪罪吗？西北边疆保卫国土的各位将领听说此事，能不人心叛离？孔子说‘帝就是审谤的意思’。而今官位错乱，奸佞小人依靠谄媚追求升迁，贿赂公行，政令和教化日益败坏。任命官员的诏书，不经皇帝过目，是皇帝不打算审谤吗？”桓帝看到奏章后，大发雷霆，下令有关官吏逮捕李云，命尚书率领皇宫内的剑戟士将他押送到黄门北寺狱，派遣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一同拷问李云。氮时，弘农郡五官掾杜众因李云忠心进谏遭到惩罚而感到以痛心，上书桓帝说：“我甘愿和李云同日受死。”桓帝愈发生气，于是将杜众和李去一道交由廷尉审理。大鸿胪陈蕃上书说：“李云所说的话，虽然不知道禁忌，冒犯主上，违背圣旨，但他的本意只在于效忠国家而已。从前，高祖容忍周昌毫不隐讳的进谏，成帝赦免朱云的杀身之罪。今天如果诛杀李云，我恐怕世人会将这件事比作商纣王对尽忠劝谏他的比干施行挖心的酷刑，因而再次进行谴责。”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等，都上书请求赦免李云。桓帝十分愤恨，有关官吏弹劾陈蕃等上书的人犯了对皇帝“大不敬”的罪行。桓帝下诏，严厉责备陈蕃、杨秉，将他们免职，逐回故乡；沐茂、上官资被贬降官秩二级。当时，桓帝正在濯龙池，管霸向桓帝奏报对李去等人的判决情况，他跪下劝说桓帝说：“李云是荒野草泽中的一个愚蠢儒生，杜众是郡府中的小吏，他们言行是出于狂妄和愚昧，不足以给予处罚。”桓帝对管霸说：“‘皇帝不打算审谤’，这是什么话？而你想宽赦他吗！”于是，回

头命令小黄门批准奏章。李云和杜众都死在狱中。从此，皇帝左右的宦官和亲信，更加骄纵横行。太尉黄琼自知没有能力控制他们，于是声称有病，卧床不起，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胜过前朝的善政，梁姓家族擅弄威权，宦官充斥朝廷，李固、杜介因为口吐忠言已经惨遭屠杀，而李云、杜众又因为直言劝谏相继遭到诛杀。四海之内悲伤恐惧，日益怨恨，无论是在朝的官吏，或者是在野的百姓，都把尽忠朝廷视为禁忌。尚书周永，一向侍奏梁冀，假借梁冀的威风和权势，在发现梁冀快要败亡时，又在表面上抨击梁冀，以此向陛下表示忠心。正因为他采取这样的奸计，竟然也被封侯。还有，宫廷内的黄门宦官，挟持邪恶势力，互相结党。自从梁冀权势兴盛，他们和梁冀之间互相勾结，犹如腹背一样地相亲相爱，朝夕相处，共同图谋不轨，狼狈为奸。当梁冀将要被诛杀时，他们无计可施，于是翻过脸来，揭发和攻击梁冀的罪恶，以此来邀取封爵赏赐。陛下不加以澄清，也不辨别真假，使他们又和真正的忠臣同时受到显赫的封赏。黑白被混淆，真可谓把黄金抛掷在沙石中，将玉璧敲碎扔进泥泞的道路，四方的人听到后，无不愤恨叹息。我累世蒙受朝廷的恩惠，身虽微贱，但居位重要，所以胆敢在临死之日，向陛下说出不隐讳的话。”奏章呈上后，桓帝不肯采纳。

[12]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长安。

[12]冬季，十月壬申（初五），桓帝前往长安巡视。

[13]中常侍单超疾病；壬寅，以超为车骑将军。

[13]中常侍单超患病。壬寅（疑误），任命单超为车骑将军。

[14]十二月，己巳，上还自长安。

[14]十月己巳（初三），桓帝从长安返回京都洛阳。

[15]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金城塞，护羌校尉段击破之，追至罗亭，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余人。

[15]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部种羌，侵犯陇西金城塞， 护羌校尉段将其击破。并追到罗亭，斩酋长、豪帅及以下二千余人，俘虏一万余人。

[16]诏复以陈蕃为光禄勋，杨秉为河南尹。单超兄子匡为济阴太守，负势贪放。兖州刺史第五种使从事卫羽案之，得臧五六千万，种

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赂客任方刺羽。羽觉其奸，捕方，囚系雒阳。匡虑杨秉穷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狱亡走。尚书召秉诘责，秉对曰："方等无状，衅由单匡，乞槛车征匡，考核其事，则奸慝绪，必可立得。"秉竟坐论作左校。时泰山贼叔孙无忌寇暴徐、兖，州郡不能讨，单超以是陷第五种，坐徙朔方；超外孙董援为朔方太守，怒以待之。种故吏孙斌知种必死，结客追种，及于太原，劫之以归，亡命数年，会赦得免。种，伦之曾孙也。

[16]桓帝下诏，重新任命陈蕃为光禄勋，杨秉为河南尹。单超哥哥的儿子单匡，担任济阴郡太守，仗势贪污放纵。兖州刺史第五种派从事卫羽调查审问，查出赃款五六千万钱。第五种立即上奏告发单匡，并弹劾单超。单匡困迫，于是贿赂刺客任方行刺卫羽。卫羽发觉奸谋，将任方逮捕，囚禁在洛阳监狱。单匡害怕河南尹杨秉穷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秘密命令任方等越狱逃跑。尚书召见杨秉责备质问，杨秉回答说："任方等人为非作歹，实由单匡主使，请用囚车把单匡押解到京都洛阳，当面考问这件事，他们作奸犯科的行踪影迹定会立刻清楚。"然而杨秉竟被判罪，送到左校营去罚作苦役。当时，正好遇上泰山郡的叔孙无忌攻打劫掠徐州、兖州，州郡官府都无力讨伐。于是，单超就以椽为理由陷害第五种。第五种因罪被放逐到朔方郡。单超的外孙董援，当时正担任朔方郡太守，蓄积愤怒，等待着第五种的到来。第五种过去的属吏孙斌知道第五种到朔方后必死，就集结宾客追赶第五种，一直追赶到太原，将第五种劫走，救归家乡，逃亡了好几年，遇到大赦才得以免罪。第五种是第五伦的曾孙。

是时，封赏逾制，内宠猥盛。陈蕃上疏曰："夫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国；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而闻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书令黄隽先人之绍封，近习以非义授邑，左右以无功传赏，至乃一门之内，侯者数人，故纬象失度，阴阳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无及，诚欲陛下从是而止。又，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鄙谚言'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帝颇采其言，为出宫女五百余人，但赐隽爵关内侯，而封万世南乡侯。

这时，封爵和赏赐超出正常的制度，皇宫内的美女过于滥盛。陈蕃上书说："封国的诸侯王好像天上的二十八宿，拱卫着帝王。高祖曾

经约定，不是有功之臣不能封侯。然而，我听说，皇上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的父亲邓遵的微小功劳而赐封邓万世，并重新恢复尚书令黄隽祖先已经断绝的封爵。对亲近的人，不按照正常的制度授予食邑，对左右随从，没有功劳而颁给赏赐。甚至一家之内，被封为侯爵的有数人之多。所以天象失去常度，阴阳秩序错乱颠倒。我也知道，爵位已封，再谈论也来不及，只是希望陛下到此为止。还有，在皇宫之中有美女数千人，她们吃的是肉，穿的是绫罗绸缎，用的是胭脂粉黛，费用无法计算。民间有谚语说：‘偷盗不经过五女之门。’因为女儿多会使一家贫穷。如今后宫有这么多美女，难道不使国家贫穷？”桓帝对陈蕃的建议颇为采纳，释放宫女五百余人，只赐给尚书令黄隽关内侯的封爵，而封邓万世为南乡侯。

帝从容问侍中陈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对曰：“陛下为汉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治，中常侍黄门与政则乱：是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帝曰：“昔朱云廷折栏槛，今侍中面称朕违，敬闻阙矣。”拜五官中郎将，累迁大鸿胪。会客星经帝坐，帝密以问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邓万世有龙潜之旧，封为通侯，恩重公卿，惠丰宗室；加顷引见，与之对博，上下黩，有亏尊严。臣闻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惟陛下远谗谀之人，纳謇謇人士，则灾变可除。”帝不能用。延称病，免归。

桓帝曾经语气和缓地询问侍中、 陈留人爰延说：“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爰延回答说：“在汉王朝的君主中，陛下属于中等。”桓帝又问：“为什么这么说？”爰延又回答说：“尚书令陈蕃管事时，国家得到治理，中常侍黄门参与政事时，国家混乱。所以说，可以辅佐陛下您为善，也可以辅佐您作恶。”桓帝说：“过去，朱云曾在朝廷上折断栏杆强谏成帝，而今你又当面指责朕的过失，朕知道自己的缺点了。”于是，任命爰延为五官中郎将，后又擢升，官至大鸿胪。正好，天象有变，一颗异常的星经过帝座星座，桓帝秘密向爰延询问此事。爰延呈上密封的奏章说：“陛下跟河南尹邓万世是未即位以前的旧友，于是，封他为列侯，对他的恩惠，重于三公九卿，厚于皇族。并且，经常召见他，和他相对玩博塞等博戏，上下亲昵而不讲礼仪，有损至尊的威严。我听说，皇帝左右的人，都是商量政事和德教的。和善人相处，

则每天都能听到有益的训勉；和恶人一起游娱，则每天都要产生邪恶之情。但愿陛下疏远好进谗言和阿谀奏承的小人，接纳忠贞的人士，则灾变可以消除。”桓帝不能采纳。于是，爰延声称有病，被免官，回归故乡。

三年（庚子、160）

三年（庚子，公元160年)

[1]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诏求李固后嗣。初，固既策罢，知不免祸，乃遣三子基、兹、燮皆归乡里。时燮年十三，姊文姬为同郡赵伯英妻，见二兄归，具知事本，默然独悲曰：“李氏灭矣！自太公已来，积德累，仁何以遇此！”密与二兄谋，豫藏匿燮，托言还京师，人咸信之。有顷，难作，州郡收基、兹，皆死狱中。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曰：“君执义先公，有古人之节；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其在君矣！”成乃将燮乘江东下，入徐州界，变姓名为酒家佣，而成卖卜于市，各为异人，阴相往来。积十余年，梁冀既诛，燮乃以豹末告酒家，酒家具车重厚遣之，燮皆不受。遂还乡里，追行丧服，姊弟相见，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将绝，弟幸而得济，岂非天邪！宜杜绝众人，勿妄往来，慎无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谨从其诲。后王成卒，燮以礼葬之，每四节为设上宾之位而祠焉。

[1]春季，正月丙申（初一），大赦天下。桓帝下诏寻找李固的后裔。当初，李固被颁策罢官以后，知道免不了要遭大祸，于是，就把他的三个儿子李基、李兹、李燮，都送回故乡。当时，李燮十三岁，他的姐姐李文姬嫁给同郡人赵伯英为妻，看到两位哥哥从京都洛阳回来，全部了解了事情的本末，暗暗独自悲叹：“李家要灭亡了。自祖父李以来，积德积仁，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她秘密地跟两位哥哥商议，事先把三弟李燮藏匿起来，然后传出消息说李燮已回京都洛阳，人们全都相信。不久，大祸发生，州郡官府逮捕李基、李兹，二人全都死在狱中。于是，李文姬亲自拜托父亲的学生王成说：“您为我的先父坚持正义，有古人的气节。而今，我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您。李家是存还是灭，就在您的身上了！”王成便带着李燮乘船沿长江东下，进入徐州境内。李燮改名换姓，在一家酒店里做佣工，王成则在街市上给人占卦算命，二人假装不认识，暗地里互相来往。过了十余年之

久，当梁冀被诛杀后，李燮才将自己身世告诉酒店老板。酒店老板大为震惊，准备了车马和丰厚的礼物，要送李燮回乡，李燮都不肯接受。李燮于是回到故乡为他的父亲追补服丧。姐弟机见，十分悲伤，旁边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姐姐李文姬告诫李燮说："我们李家的祭祀几乎灭绝，你幸而逃得活命，岂不是天意吗？应该闭门自守，不要随便和别人往来，千万不要对梁家有一言抨击，如果抨击梁家，势必牵连到主上，大祸就会重新降临了，我们只有引咎自责而已。"李燮遵从了姐姐的教诲。后来，王成去世，李燮按照礼节将他安葬，每年的春夏秋冬等四季，都将王成的牌位，摆放在上宾之位，进行祭祀。

[2]丙午，新丰侯单超卒，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及葬，发五营骑士、 将作大匠起冢茔。其后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皆竞起第宅，以华侈相尚，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无异，虐遍天下；民不堪命，故多为盗贼焉。

[2]丙午（十一日），新丰侯单超去世。桓帝赏赐给他御用棺木和玉衣。等到埋葬时，又调发五营的骑士，由将作大匠督率，为他兴筑坟墓。其后，剩下的"四侯"，更加骄横跋扈，天下的人民流传着一句刻划他们形象的歌谣说："左有回天之力，具瑗是唯我独尊，徐璜的威风如卧虎，唐衡的势力像大雨。"他们竞相修建宅第，追求豪华奢侈，连仆从都乘坐牛车，有骑马卫士跟随。他们的兄弟和有婚姻关系的亲戚中，担任州刺史和郡太守的，搜刮和掠夺百姓的财富，和盗贼没有区别，暴虐遍及全国各地。民不聊生，所以很多人去做盗贼。

中常侍侯览，小黄门段，皆有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杀数十人，陈尸路衢。览、以事诉帝，延坐徵诣廷尉，免。

中常侍侯览，小黄门段，都在邻近济北国边界的地方有田产， 他们的奴仆和宾客仗势公开抢劫来往的旅客。济北国相滕延将他们一律逮捕，诛杀了数十人，把尸首放在路口示众。侯览、段为此事向桓帝告状，于是，滕延被征召回京都洛阳，送往廷尉治罪，免官。

左兄胜为河东太守，皮氏长京兆赵岐耻之，即日弃官西归。唐衡兄为京兆尹，素与岐有隙，收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逃难

四方，靡所不历，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安丘孙嵩见而异之，载与俱归，藏于复壁中。及诸唐死，遇赦，乃敢出。

左的哥哥左胜担任河东郡太守，下属皮氏县长京兆人赵岐， 对此感到耻辱，当天便自动离职，西归故乡。唐衡的哥哥唐担任京兆尹，他和赵岐之间向来有怨恨，于是逮捕赵岐的家属、宗族和亲戚，扣上重大的罪名，全部加以诛杀。赵岐只身外逃，走遍全国，后来隐姓埋名，在北海国的街市上以卖饼为生。安丘县人孙嵩，发现他不同寻常，就带他一同乘车回家，把他藏在夹墙之中。等到唐衡兄弟死后，遇到了赦令，才敢出来。

[3]闰月，西羌余众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晨，薄校尉段军。下马大战，* 至日中，刀折矢尽，虏亦引退。追之，且斗且行，昼夜相攻， 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降其余众而还。

[3]闰正月，西羌的残余部众，再度与烧何种的大豪帅联合攻打张掖郡。早晨，逼进护羌尉段的军营。段下马大战，一直打到中午，刀刃折断，箭已射尽，诸羌部众也向后退却了。段率军追击，一边战斗，一边前进，昼夜不停地进行攻击，饥饿时吃战马的肉，口渴时饮雪水，历时四十余天，终于抵达积石山，追出塞外二千余里，斩杀烧何种的大豪帅，接受残余部众的投降，班师而还。

[4]夏，五月，甲戌，汉中山崩。

[4]夏季，五月甲戌（十一日），汉中郡发生山崩。

[5]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

[5]六月辛丑（初九），司徒祝恬去世。

[6]秋，七月，以司空盛允为司徒，太常虞放为司空。

[6]秋季，七月，任命司空盛允为司徒，擢升太常虞放为司空。

[7]长沙蛮反，屯益阳，零陵蛮寇长沙。

[7]长沙郡蛮人起兵反叛，进驻益阳。零陵蛮人起兵攻打长沙。

[8]九真余贼屯据日南，众转强盛；诏复拜桂阳太守夏方为交趾刺史。 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贼二万余人相率诣方降。

[8]九真郡残余盗贼，攻占和据守日南郡，势力转强。桓帝下诏，擢升桂阳郡太守夏方为交趾刺史。夏方一向以威严和恩德著称。冬

季，十一月，日南郡盗贼二万余人相继向夏方投降。

[9]勒姐、零吾种羌围允街；段击破之。

[9]勒姐、零吾种羌人包围允街，段将其击破。

[10]泰山贼叔孙无忌攻杀都尉侯章；遣中郎将宗资讨破之。诏徵皇甫规，拜泰山太守。规到官，广设方略，寇虏悉平。

[10]泰山郡贼帅叔孙无忌，攻杀郡都尉侯章。朝廷派遣中郎将宗资率军讨伐，将其击破。桓帝下诏征召皇甫规，任命他为泰山郡太守。皇甫规到任后，采取多种计谋和策略，将盗贼全平部息下去。

四年（辛丑、161）

四年（辛丑，公元161年）

[1]春，正月，辛酉，南宫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

[1]春季，正月辛酉（初二），南宫嘉德殿失火。戊子（二十九日），丙署失火。

[2]大疫。

[2]发生大瘟疫。

[3]二月，壬辰，武库火。

[3]二月壬辰（初三），兵器库失火。

[4]司徒盛允免，以大司农种为司徒。

[4]司徒盛允被免官，擢升大司农种为司徒。

[5]三月，太尉黄琼免；夏，四月，以太常沛国刘矩为太尉。

[5]三月，太尉黄琼被免官。夏季，四月，擢升太常、太常沛国刘矩为太尉。

初，矩为雍丘令，以礼让化民；有讼者，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

当初，刘矩担任雍丘县令时，用礼义谦让教化人民。凡是有人到县府进行诉讼，他经常把告状的人带到跟前，耳提面命地训告他们：愤怒可以忍耐，而县府法庭，不可以进，让他们回去重新考虑。投诉的人被他的话所感动，总是各自作罢离去。

[6]甲寅，封河间孝王子参户亭侯博为任城王，奉孝王后。

[6]甲寅（二十六日），封河间孝王刘开的儿子、参户亭侯刘博为任城王，做已故任城孝王刘尚的继承人，侍奉祭祀。

[7]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

[7]五月酉（初四），有异星出现在心宿星座。

[8]丁卯，原陵长寿门火。

[8]丁卯（初十），光武帝陵园原陵长寿门失火。

[9]己卯，京师雨雹。

[9]己卯（二十二日），京都洛阳降雹。

[10]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

[10]六月，京光、扶风及凉州发生地震。

[11]庚子，岱山及博尤来山并颓裂。

[11]庚子（十三日），岱山以及博县境内的尤来山都发生了山崩。

[12]己酉，赦天下。

[12]己酉（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13]司空虞放免，以前太尉黄琼为司空。

[13]司空虞放被免官，任命前太尉黄琼为司空。

[14]犍为属国夷寇钞百姓。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

[14]犍为属国夷人劫掠百姓。益州刺史山昱将其击破。

15零吾羌与先零诸种反，寇三辅。

[15]零吾羌人和先零诸种反叛，攻打三辅地区。

[16]秋，七月，京师雩。

[16]秋季，七月，京都洛阳举行求雨大典。

[17]减公卿已下奉，王侯半租，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

[17]朝廷削减三公九卿以下官吏的俸禄。向各封国的王、侯， 借贷他们所食租税的一半。出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等官爵，价钱各有差别。

[18]九月，司空黄琼免，以大鸿胪东莱刘宠为司空。

[18]九月，司空黄琼被免官，擢升大鸿胪、东莱人刘宠为司空。

宠尝为会稽太守，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他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宠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为人选一大钱受之。

刘宠曾经担任过会稽郡太守，削减和废除烦琐的苛捐杂税， 禁止和督察官吏的非法行为，郡内大治。朝廷征召他去京都洛阳担任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位老翁，从若邪山山谷里出来，每人带着一百钱，送给刘宠说：“我们都是山谷里的鄙陋之人，从来没有见过郡太守。只知道别人担任郡太守时，派官吏到民间征发赋税和徭役，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有时狗叫的声音通宵不停，人民不得安宁。自从您下车任职以来，狗在晚上从来没有叫过，人民也看不见官吏。在我们年老之时，遇到了圣明的太守。而今，听说您要抛弃我们离去，所以，我们互相扶持，为您送行。”刘宠说：“我的政绩，哪里有您们所夸奖的那么好！各位父老辛苦了！”为每人选一枚大钱收下。

[19]冬，先零、沈氐羌与诸种羌寇并、凉二州，校尉段将湟中义从讨之。凉州刺史郭闳贪共其功，稽固军，使不得进；义从役久恋乡旧，皆悉叛归。郭闳归罪于，坐征下狱，输作左校，以济南相胡闳代为校尉。胡闳无威略，羌遂陆梁，覆没营坞，转相招结，唐突诸郡，寇患转盛。泰山太守皇甫规上疏曰：“今猾贼就灭，泰山略平，复闻群羌并皆反逆。臣生长岐，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豫筹其事，有误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马齿穷，不报大恩，愿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以所习地形兵势佐助诸军。臣穷居孤危之中，坐观郡将已数十年，自鸟鼠至于东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孙、吴，未若奉法。前变未远，臣诚戚之，是以越职尽其区区。”诏以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十一月，规击羌，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

[19]冬季，先零、沈氐羌和其他诸种羌人攻打并、凉二州， 护羌校尉段率领湟中志愿从行的胡人部队前往讨伐。凉州刺史郭闳，贪图分享段的功劳，故意拖住段的军队，使段无法前进。志愿从行的胡人部

队因为服役的时间太久，思念故乡，全都起来反叛，逃归家乡。郭闳把罪过推到段头上，段因罪被征回京都洛阳，投入监狱，被送往左校营罚作苦役。朝廷任命济南国相胡闳接任护羌校尉。胡闳既无威信，又没有谋略，诸种羌人于是气焰嚣张，不断攻陷军营和鄣塞，辗转招聚集结，在各郡之间横冲直撞，攻劫掠夺的祸患豹得严重起来。泰山郡太守皇甫规上书说：“现在，奸猾的盗贼已经就地剿灭，泰山郡大致恢复太平，又听说诸种羌人都同时反叛。我生长在山、岐山一带，今年五十九岁，过去曾任郡吏，经历过两次羌人叛乱，我曾事先筹划平乱，不幸而言中。我一向身患顽疾，恐怕自己象犬马一样牙齿掉尽，而不能报答皇上大恩，但愿陛下让我做一个有官阶而无职事的散官，给我备一辆车，我将做朝廷的使者，到三辅地区进行慰问和鼓励，宣扬朝廷的声威和恩德，用我所熟悉的地理形势知识和用兵的谋略帮助各军。我处于孤单危险的境地中，静坐观察郡太守已达数十年，从鸟鼠山到泰山，弊病全都一样。与其着力访求勇猛的将领，不如施行清平的政治；与其精通孙子和吴起的兵书，不如郡太守奉公守法。前次羌人反叛，距今时间并不很久，我的确为此而忧虑，所以，虽然已经超越了我的职责范围，仍尽量陈述我的意见。”于是桓帝下诏，任命皇甫规为中郎将，命他持节督察函谷关以西的军队，讨伐零吾等诸种羌人。十一月，皇甫规进击羌军，将其击破，斩杀八百人。先零等诸种羌人敬慕皇甫规的威望和信誉，他们互相规劝，归降的有十余万人。

五年（壬寅、162）

五年（壬寅，公元162年）

[1]春，正月，壬午，南宫丙署火。

[1]春季，正月壬午（二十九日），南宫丙署失火。

[2]三月，沈氐羌寇张掖、酒泉。皇甫规发先零诸种羌，共讨陇右， 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

[2]三月，沈氐种羌攻打张掖郡、酒泉郡，皇甫规征发先零等诸种羌，共同前往陇右地区进行讨伐。然而，道路已经被断绝，军中又流行瘟疫，死亡的人数达十分之三四。皇甫规亲自到各军营巡视和安抚将士，整个军队都感动得心悦诚服。东羌于是派人前来请求投降，通往凉州的道路重新得到恢复。

先是安定太守孙隽受取狼藉，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到，悉条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闻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复诣规降。

在此以前，安定郡太守孙隽贪婪无厌，声名狼藉；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滥杀归降的羌人；凉州刺史郭闳、汉阳郡太守赵熹，又都年老软弱，不能胜任。可是，他们全部倚仗朝廷权贵的势力，不遵守法令和制度。皇甫规到职后，将他们的罪状一一上奏，进行弹劾。这些人有的被免官，有的被诛杀。羌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一致改变态度，跟汉王朝亲善。沈氐羌大豪帅滇昌、饥恬等率领十余万人，再度向皇甫规投降。

[3]夏，四月，长沙贼起，寇桂阳、苍梧。

[3]夏季，四月，长沙盗贼反叛，攻打桂阳郡、苍梧郡。

[4]乙丑，恭陵东阙火。戊辰，虎贲掖门火。五月，康陵园寝火。

[4]乙丑（疑误），安帝陵园恭陵寝殿东门失火。戊辰（疑误），虎贲卫士所在地的厕门失火。五月，殇帝陵园康陵寝殿失火。

[5]长沙、零陵贼入桂阳、苍梧、南海，交趾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 遣御史中丞盛督州郡募兵讨之，不能克。

[5]长沙郡、零陵郡盗贼攻入桂阳、苍梧、南海等郡，交趾刺史和苍梧郡太守望风而逃。朝廷派遣御史中丞盛督率州郡募兵讨伐，未能取胜。

[6]乙亥，京师地震。

[6]乙亥（二十三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7]甲申，中藏府丞禄署火。秋七月，己未，南宫承善闼火。

[7]四申（疑误），中藏府丞掌管的俸禄署失火。秋季，七月己未（初八），南宫承善闼失火。

[8]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

[8]鸟吾羌攻打汉阳，陇西、金城等郡军队将其讨伐击破。

[9]艾县贼攻长沙郡县，杀益阳令，众至万余人； 谒者马睦督荆州刺史刘度击之，军败，睦、度奔走。零陵蛮亦反。冬十月，武陵蛮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奔走，主簿胡爽扣马首谏曰：“蛮夷见郡无

儆备，故敢乘间而进。明府为国大臣，连城千里，举旗鸣鼓，应声十万，奈何委符守之重，而为逋逃之泉乎！”肃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计！”爽抱马固谏，肃遂杀爽而走。帝闻之，征肃，弃市；度、睦减死一等；复爽门闾，拜家一人为郎。

[9]艾县盗贼攻打长沙郡所属各县，杀死益阳县令，部众发展到一万余人。谒者马睦督率荆州刺史刘度前往讨伐，结果大败，马睦、刘度逃走。零陵郡蛮人也起兵反叛。冬季，十月，武陵蛮人起兵反叛，攻打江陵。南郡太守李肃逃跑，主簿胡爽拦住马头劝阻说：“蛮夷发现郡府没有戒备，所以敢乘隙进攻。阁下身为国家大臣，管辖的城池和地区，连接有千里之广，如果发出军令，高举大旗，擂响战鼓，可以有十万军队应声而来。怎么能抛弃剖符守土的重任，而做临阵脱逃的人呢？”李肃抽刀直指胡爽说：“你快走开！我现在正急，哪有空谈这些？”胡爽抱住马颈，执意进行劝阻，李肃就用佩刀杀死胡爽而逃。桓帝听到报告后，将李肃召回京都洛阳，在街市斩首示众。刘度、马睦被判处低于死刑一等的刑罚。免除胡爽全家的赋税徭役，并任命胡爽家一人为郎。

尚书朱穆举右校令山阳度尚为荆州刺史。辛丑，以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将兵十余万讨武陵蛮。先是，所遣将帅，宦官多陷以折耗军资，往往抵罪，绲愿请中常侍一人监军财费。尚书朱穆奏“绲以财自嫌，失大臣之节”；有诏勿劾。绲请前武陵太守应奉与俱，拜从事中郎。十一月，绲军至长沙，贼闻之，悉诣营乞降。进击武蛮夷，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荆州平定。诏书赐钱一亿，固让不受，振旅还京师，推功于应奉，荐以为司隶校尉；而上书乞骸骨，朝廷不许。

尚书朱穆向朝廷推荐右校令、山阳人度尚为荆州刺史。辛丑（二十二日），朝廷任命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率领大军十余万人，讨伐反叛的武陵郡蛮人。在此以前，朝廷所派遣的将帅，多被宦官以损耗军用物资的罪名而加以诬陷，并往往受到相应的处罚。冯绲于是请求桓帝派遣一位中常侍去监督军用财物的开支。尚书朱穆上书弹劾说：“冯绲躲避财物方面的嫌疑，有失大臣的节操。”桓帝下诏，不要弹劾。冯绲又向朝廷请求派遣前任武陵郡太守应奉和自己一道前往，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十一月，冯绲所率领的军队抵达长沙，盗贼听到这个消

息，都到军营请求投降。冯绲于是率领军队进击武陵郡蛮夷，斩杀四千余人，接受十余万人归降，荆州得以平定。桓帝下诏，赏给冯绲一亿钱，冯绲执意推辞，不肯接受。他振旅班师，返回京都洛阳，将功劳全都归于应奉，举荐应奉担任司隶校尉，而他自己却上书请求退休，朝廷没有批准。

[10]滇那羌寇武威、张掖、酒泉。

[10]滇那羌攻打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

[11]太尉刘矩免，以太常杨秉为太尉。

[11]太尉刘矩被免官，擢升太常杨秉为太尉。

[12]皇甫规持节为将，还督乡里，既无他私惠，而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群羌，令其文降，帝玺书诮让相属。

[12]皇甫规持节担任大军统帅，回到故乡，督率军政， 既没有树立个人的私恩，反而不断举奏弹劾贪官污官，而且对宦官深恶痛绝，不跟他们结交往来。当时朝廷和地方都对他有怨言，于是众人一同诬陷他用货财贿赂诸种叛羌，命令他们在表面上假装投降。因此，桓帝谴责他的诏书相继而来。

规上书自讼曰：“四年之秋，戎丑蠢戾，旧都惧骇，朝廷西顾。臣振国威灵，羌戎稽首，所省之费一亿以上。以为忠臣之义不敢告劳，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践州界，先奏孙隽、李翕、张禀；旋师南征，又上郭闳、赵熹，陈其过恶，执据大辟。凡此五臣，支党半国，其余墨绶下至小吏，所连及者复有百余。吏托报将之怨，子思复父之耻，载贽驰车，怀粮步走，交构豪门，竞流谤，云臣私报诸羌，雠以钱货。若臣以私财，则家无担石；如物出于官，则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遗匈奴以宫姬，镇乌孙以公主；今臣但费千万以怀叛羌，则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贵，将有何罪负义违理乎！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动资巨亿，有旋车完封，写之权门，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还本土，纠举诸郡，绝交离亲，戮辱旧故，众谤阴害，固其宜也！”

皇甫规上书为自己辩解说：“去年秋季，西羌诸种蠢动，背叛朝廷， 旧都长安恐惧震骇，朝廷深为西方的形势而担忧。我重振国家的声威，使诸种叛羌都低头请求归降，所节省的经费达一亿以上。我认

为这是忠臣应尽的义务，不敢向朝廷自称有功，所以，耻于以片言只语谈及自己的微薄贡献，然而，豹起前面那些败军之将，我也许可以无罪无悔。当初，我一进入凉州境内，先行弹劾孙隽、李翕、张禀；随即率师南征，又弹劾郭闳、赵熹，列举他们的罪状，依据这些罪状，他们应被判处死刑。这五位臣子，党羽遍布半个中国，其余身佩黑色绶带印信的官员，直至小吏，所牵连的还有一百余人。属吏借口要为长官报仇，儿子一心想为父亲雪耻，他们载着礼物，驾车奔驰，有的怀揣口粮，徒步前往，交结有权势的豪门，竞相散布诽谤谣言，说我私下贿赂反叛的羌人，用财物酬谢他们。假如说我用的是自己的私财，那么我家清贫，没有一石以上的存粮；如果说我用的是官府的财物，那么有官府的文书帐簿，很容易考查。特别让我疑惑不解的是，即令他们所说的都是真话，那么，前朝还把宫女赏赐给匈奴单于，将公主嫁到乌孙王国；而今，我不过仅仅花费一千万钱，却收到了怀柔和安抚叛羌的效果，这是良臣的才干，是军事家所推崇的谋略，又有什么罪过违背了义理？并且，从安帝永初年间以来，朝廷派出的将帅不少，其中全军覆灭的就有五位，动用资财多达万万。有人在班师之日，将朝廷调拨给军队使用的钱币，连封条都没打开，就原封不动运回京都洛阳，直接送进权贵的家门。然而，他们却都名成功就，加官晋爵，得到丰厚的封赏。而今我返回故乡，纠察和弹劾各郡的官吏，断绝和朋友、亲戚的关系，杀戮侮辱过去的老朋友，于是，招来众多的诽谤和暗害，的确是在情理之中。”

帝乃徵规还，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官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余寇不绝，坐系迁尉，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

于是桓帝把皇甫规征召回京都洛阳，任命他为议郎，按照他的功勋， 本来应该加封侯爵，可是中常侍徐璜、左却打算从中勒索财物，多次派遣宾客向皇甫规询问立功的情况，但皇甫规始终不肯出财物酬答。于是徐璜等人恼羞成怒，重提前事进行诬陷，将皇甫规交付有关官吏审问治罪。皇甫规的部属打算收集钱财送给徐璜等人，向他们道歉，但皇甫规誓不听从这种建议。于是，皇甫规就以没有肃清叛羌余众的罪名，被关押到廷尉狱，判处到左校服苦役的刑罚。三公以及太

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前往宫门为皇甫规诉冤。正遇到朝廷颁布赦令，皇甫规才回到家中。

六年（癸卯、163）

六年（癸卯，公元163年）

[1]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

[1]春季，二月戊午（十一日），司徒种去世。

[2]三月，戊戌，赦天下。

[2]三月戊戌（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3]以卫尉颍川许栩为司徒。

[3]擢升卫尉、颍川人许栩为司徒。

[4]夏，四月，辛亥，康陵东署火。

[4]夏季，四月辛亥（初五），康陵东署失火。

[5]五月，鲜卑寇辽东属国。

[5]五月，鲜卑攻打辽东属国。

[6]秋，七月，甲申，平陵园寝火。

[6]秋季，七月甲申（初十），昭帝陵园平陵墓园寝殿失火。

[7]桂阳贼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蛮复反；太守陈举讨平之。宦官素恶冯绲，八月，绲坐军还，盗贼复发，免。

[7]桂阳郡贼李研等攻打郡界，武陵郡蛮族再度起兵反叛，太守陈举将他们讨平。宦官一向憎恨冯绲，八月，冯绲因班师后盗贼重新起兵反叛而被问罪，免官。

[8]冬，十月，丙辰，上校猎广成，遂幸函谷关、上林苑。光禄勋陈蕃上疏谏曰：“安平之时，游畋宜有节，况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加之兵戎未，四方离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以待旦之时也，岂宜扬旗曜武，骋心舆马之观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贤圣恤民之意也。”书奏，不纳。

[8]冬季，十月丙辰（十三日），桓帝去广成苑打猎，随后临幸函谷关和上林苑。光禄勋陈番上书进谏说：“天下太平的时候，游猎还应当有节制，何开今天有‘三空’的严重灾难呢！农田空，朝廷空，仓库

空。加上战事没有停止，四方人民逃亡，正是陛下忧心如焚，损毁容颜，坐等天明的时候，怎么能够扬旗耀武，把心思用到驾着车马观光上呢！而且，先前秋季多雨，农民才开始种麦，而今失去鼓励他们耕种的时机，而命令他们供应驱赶禽兽、修筑道路的劳役，这不是圣贤体恤人民的本意。”奏章呈上，桓帝不采纳。

[9]十一月，司空刘宠免。十二月，以卫尉周景为司空。景，荣之孙也。

[9]十一月，司空刘宠被免官。十二月，擢升卫尉周景为司空。周景是周荣的孙子。

时宦官方炽，景与太尉杨秉上言：“内外吏职，多非其人。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而今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请下司隶校尉、中二千石、城门、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实核所部；应当斥罢，自以状言三府，廉察有遗漏，续上。”帝从之。于是秉条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

这时，宦官的势力正象烈火一样炽盛， 周景和太尉杨秉上书说：“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官吏，有很多人都不是合适的人选。按照过去的典章制度，宦官子弟不准许担任官职，掌握权力。可是如今宦官的亲戚和宾客遍布各级官府；有些年纪轻轻而才能平庸的人，也都担任郡太守或县令、长等地方要职。上下怨愤，四方愁惨。应该遵守传统的法令规章，斥退贪婪和凶残之人以堵塞天象变异和人民的非议。请求陛下命令司隶校尉、中二千石官员、城门和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自切实清查自己的部属，应当斥退和罢黜的，自动将情况呈报给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府，如果发现还有遗漏，再继续向上呈报。”桓帝采纳。于是，杨秉上书逐条弹劾青州刺史羊亮等州牧和郡太守五十余人，他们有的被诛杀，有的被免官，天下人无不肃然起敬。

[10]诏征皇甫规为度辽将军。初，张奂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锢，凡诸交旧，莫敢为言；唯规荐举，前后七上，由是拜武威太守。及规为度辽，到营数月，上书荐奂，“才略兼优，宜正元帅，以从众望。若犹谓愚臣宜充举事者，愿乞冗官，以为奂副”。朝廷从之。以奂代规为度辽将军，以规为使匈奴中郎将。

[10]桓帝下诏征召皇甫规，任命他为度辽将军。当初，张奂因被指控为梁冀的旧属而遭到免官和终身不准再出来做官的惩罚，他的故交老友没有一个人胆敢为他说话，只有皇甫规向朝廷推荐张奂，前后一连呈递了七次奏章，朝廷因而任命张奂为武威郡太守。及至皇甫规为度辽将军，到军营数月后，便向朝廷推荐张奂说："才能和谋略都很优秀，应该担任大军统帅的重任，以顺从众人的期望。如果认为我还适合担任军职，就请给让我当一个只有官阶没有职事的散官，做张奂副手。"朝廷采纳皇甫规的建议，任命张奂接替皇甫规担任度辽将军，任命皇甫规为使匈奴中郎将。

[11]西州吏民守阙为前护羌校尉段讼冤者甚众；会滇那等诸种羌益炽，凉州几亡，乃复以为护羌校尉。

[11]西方州郡的官吏和百姓，守在宫门为前任护羌校尉段诉冤的人很多；正遇到滇那等诸部羌人的势力日益强盛，凉州几乎灭亡，于是朝迁重新任命段为护羌校尉。

[12]尚书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放滥骄溢，莫能*禁御，穷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兆庶黎萌，蒙被圣化矣！"帝不纳。后穆因进见*，复口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帝怒，不应。穆伏不肯起，左右传"出"！良久，乃趋而去。自此中官数因事称诏底毁之。穆素刚，不得意，居无几，愤懑发疽卒。

[12]尚书朱穆痛恨宦官集团的恣意专横，上书说："按照汉朝的传统制度，中常侍并非全是宦官，也参选士人担任。从光武帝建武年间以后，才全部任用宦官。自殇帝延平年间以来，宦官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尊贵，他们的权势也元来越大，帽子上截着金，貂尾垂到右侧，身居侍中的重任，凡是朝廷的政事，一律要经过他们的手；权力大得可以倾覆全国，宠信和尊贵无与伦比，他们的子弟和亲戚，都担负着荣

耀的职务，肆意骄纵专横，谁都无法控制和驾驭，致使天下穷困，小民枯竭。我认为应该将他们全都罢黜，恢复从前的制度，重新选择天下高洁淳朴而又通晓国家制度的人士，来补任留下的官位，这样，使黎民百姓就都能受到圣明的教化了！”桓帝不肯采纳。后来，朱穆有事进见，又口头向桓帝陈述说：“我听说汉朝的传统制度，设置侍中、中常侍名一人，负责省览尚书呈报皇帝的奏章；设置黄门侍郎一人，传达皇帝的命令，收受臣下的奏章，全都选用有声望的家族出身的人士。自从和熹太后以女主的地位主持朝政，不跟三公和九卿接触，于是用宦官担任常侍，由小黄门奔走于皇宫和后宫之间。从此以后，宦官的权力压倒人主，使天下困苦。应该将掌权的宦官全部罢黜遣退，广选年老博学而又有德望的儒者参与政事。”桓帝勃然大怒，不肯应允。朱穆伏在地上，不肯起来。桓帝左右的人传命：“出去！”过了很久，朱穆才快步离去。从此以后，宦官多次借故用皇帝的名义对朱穆进行诋毁。朱穆一向性格刚直，很不如意，过了不久，因愤恨和郁闷而生毒疮，身死。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五十五卷

汉纪四十七 孝桓皇帝中延熹七年（甲辰、164）

汉纪四十七 汉桓帝延熹七年（甲辰，公元164年）

[1]春，二月，丙戌，乡忠侯黄琼薨。将葬，四方远近名士会者六七千人。

[1]春季，二月丙戌（疑误），乡侯黄琼去世。临下葬时，四方远近知名人士前来吊丧的有六七千人。

初，琼之教授于家，徐稚从之咨访大义，及琼贵，稚绝不复交。至是，稚往吊之，进爵，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诸名士推问丧宰，宰曰："先时有一书生来，衣粗薄而哭之哀，不记姓字。"众曰："必徐孺子也。"于是选能言者陈留茅容轻骑追之，及于涂。容为沽酒市肉，稚为饮食。容问国家之事，稚不答。更问稼穑之事，稚乃答之。容还，以语诸人，或曰："孔子云：'可与言 而不与言，失人。'然则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为人，清洁高廉，饥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为季伟饮酒食肉，此为已知季伟之贤故也！所以不答国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最初，黄琼在家中教授经书时，徐稚曾经向他询问要旨，到黄琼的地位尊贵以后，徐稚就和黄琼绝交，不再来往。黄琼去世，徐稚前往吊丧，以酒洒地表示祭奠，放声痛哭后离去，别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吊丧的知名人士们询问主持丧事的人，他说："早些时候的确有一位儒生来过这里，他衣着粗糙单薄，哭声悲哀，不记得他的姓名。"大家都说："肯定是徐稚。"于是选派善于言辞的陈留人茅容，跨上快马急忙去追赶他，在半途追到。茅容为徐稚沽酒买肉，请他一道饮食。当茅容问及国家大事时，徐稚不作回答。茅容改变话题，谈论耕种和收获谷物的事，徐稚才回答他。茅容返回以后，将上述情况告诉大家。有人说："孔子曾经说过：'遇上可以交谈的人，却不和他谈论，未免有失于人。'这样说来，徐稚岂不是有失于人吗？"太原人郭泰说："不是这样。徐稚为人清高廉洁，他饥饿时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食物，寒冷时不会随便穿别人的衣服。而他答应茅容的邀请，一道饮酒食肉，这

是因为已经知道茅容贤能的缘故。所以不回答国家大事，是由于他的智慧我们可以赶得上，他的故作愚昧我们却赶不上。”

泰博学，善谈论。初游雒阳，时人莫识，陈留符融，一见嗟异，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膺与相见，曰：“吾见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聪识通朗，高雅密博，今之华夏，鲜见其俦。”遂与为友，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膺唯与泰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郭泰学问渊博，善于言谈议论。他刚到京都洛阳留学时，当时的人并不认识他。陈留人符融一见他就赞叹惊异，因而将他推荐给河南尹李膺。李膺跟他见面后说：“我所见到过的读书人很多，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像郭泰您这样的人。您聪慧通达，高雅慎密，在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能与您相比。”便和他结交为好友，于是郭泰的名声立刻震动京城洛阳。后来，郭泰从洛阳启程返回家乡时，官员和士绅以及儒生将他送到黄河渡口，车子多达数千辆。只有李膺和郭泰同船渡河，前来送行的各位宾客望着他俩，认为简直是神仙。

泰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周游郡国。茅容，年四十余，耕于野，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泰见而异之，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泰谓为已设；容分半食母，余半庋置，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泰曰：“卿贤哉远矣！郭林宗犹减三牲之具以供宾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对之揖，劝令从学，卒为盛德。钜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泰见而问其意，对曰：“甑已破矣，视之何益！”泰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因劝令游学，遂知名当世。陈留申屠蟠，家贫，佣为漆工；鄢陵庾乘，少给事县廷为门士；泰见而奇之，其后皆为名士。自余或出于屠沽、卒伍，因泰奖进成名者甚众。

郭泰善于识别人的贤愚善恶，喜欢奖励和教导读书人，足迹遍布四方。茅容年龄已经四十余岁，在田野中耕作时和一群同伴到树底下避雨，大家都随便地坐在地上，只有茅容正襟危坐，非常恭敬。郭泰路过那里，见此情景，大为惊异，因而向茅容请求借宿。第二天，茅容杀鸡作为食品，郭泰以为是为自己准备的，但茅容分了半只鸡侍奉母亲，将其余半只鸡收藏在阁橱里，自己用粗劣的蔬菜和客人一同吃饭。郭泰说：“你的贤良大大地超过了普通人。我自己尚且减少对父母

亲的供养来款待客人，而你却是这样，真是我的好友。”于是崐，郭泰站起身来，向他作揖，劝他读书学习。茅容最终成为很有德行的人。巨鹿人孟敏，在太原郡客居，肩上扛的瓦罐掉在地上，他一眼不看便离开了。郭泰见此情景，问他为什么这样，孟敏回答说：“瓦罐已经破碎了，看它有什么益处? ”郭泰认为他有分辨和决断能力，于是和他交谈，了解他的天赋和秉性，因而劝他外出求学。结果孟敏成为闻名当世的人。陈留人申屠蟠家境贫困，受雇于人做漆工，鄢陵人庾乘年少时在县府担任门卒，郭泰见到他们，对他们另眼相待，后来他们都成为知名的人士。其他人，有的是屠户出身，有的是卖酒出身，有的是士卒出身，因受到郭泰的奖励和引进而成名的很多。

陈国童子魏昭请于泰曰：“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愿在左右，供给洒扫。”泰许之。泰尝不佳，命昭作粥，粥成，进泰，泰呵之曰：“为长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掷地。昭更为粥重进，泰复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无变。泰乃曰：“吾始见子之面，而今而后，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陈国少年魏昭向郭泰请求说：“教授经书的老师容易遇到，但传授做人道理的老师却难遇到。我愿意跟随在您的身边，给您洒扫房屋和庭院。”郭泰许诺。后来，郭泰曾因身体不适，命魏昭给他煮稀饭。稀饭煮好以后，魏昭端给郭泰，郭泰大声喝斥魏昭说：“你给长辈煮稀饭，不存敬意，使我不能进食。”将杯子扔到地上。魏昭又重新煮好稀饭，再次端给郭泰，郭泰又喝斥他。这样一连三次，魏昭的态度和脸色始终没有改变。于是郭泰说：“我开始只看到你的表面，从今以后，我知道你的内心了！”就把魏昭当做好友，善意对待。

陈留左原，为郡学生，犯法见斥，泰遇诸路，为设酒肴以慰之。谓曰：“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段干木，晋国之大驵，卒为齐之忠臣，魏之名贤；蘧瑗、颜回尚不能无过，况其余乎！慎勿恚恨，责躬而已！”原纳其言而去。或有讥泰不绝恶人者，泰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原后忽更怀忿结客，欲报诸生。其日，泰在学，原愧负前言，因遂罢去。后事露，众人咸谢服焉。

陈留人左原是郡学的学生，因违反法令，被郡学斥退。郭泰在路上遇见他，特地摆设酒和菜肴，对他进行安慰，说：“从前，颜涿聚原是梁甫地区的大盗，段干木本是晋国的大市侩，可是，前一位终于成了

齐国的忠臣，后一位终于成了魏国的著名贤人。蘧瑗、颜回尚且不能没有过错，何况其他的人？你千万不要心怀怨恨，只是反躬责问自己而已。”左原虚心听取郭泰的劝导后离去。有人讥讽郭泰不能和恶人断绝关系，郭泰说：“对于不合于仁的人，如果厌恶他太甚，就会使他为乱。”左原后来忽然重新心怀忿怒，结集宾客，想要报复郡学的学生。可是，这一天，郭泰正在郡学，左原惭愧自己辜负了郭泰以前的劝导，于是终于离去。后来这件事传开，大家全都佩服郭泰。

或问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有人询问范滂说：“郭泰是个什么样的人？”范滂回答说：“隐居而不离开双亲，坚贞而不隔绝世俗，天子不能使他为臣下，诸侯不能使他为友，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

泰尝举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为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尝劝之仕。泰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吾将优游卒岁而已。”然犹周旋京师，诲诱不息。徐稚以书戒之曰：“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泰感寤曰：“谨拜斯言，以为师表。”

郭泰曾经被地方官府推荐为“有道”人才，郭泰不肯接受。同郡人宋冲一向佩服郭泰的品德和学问，认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没有人能超过他，曾经劝他出去作官。郭泰说：“我夜间观看天象，白天考察人事，上天要灭亡的，人力不能支持，我将悠闲地过日子而已。”但他还是经常到京都洛阳，不停地教诲和劝诱人们读书求学。徐稚写信警告他说：“大树快要倒下，不是一根绳子所能拴住的，为何奔波忙碌，不能安定下来！”郭泰有所感而觉悟说：“恭敬地拜受你的话，当做老师的指教。”

济阴黄允，以隽才知名，泰见而谓曰：“卿高才绝人，足成伟器，年过四十，声名著矣。然至于此际，当深自匡持，不然，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妻请大会宗亲为别，因于众中攘袂数允隐慝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废于时。

济阴人黄允，以才智出众而知名。郭泰跟他见面时，对他说：“你才华很崛高，超过常人，一定会成为大器，年过四十岁以后，名声一

定显著。然而，到了那时候，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匡正持重，不然，将丧失声名。”后来，司徒袁隗想为他的侄女选择丈夫，见到黄允，赞叹说：“能得到像黄允这样的女婿，就心满意足了。”黄允听说后，便将妻子休掉，让她回娘家。黄妻请求同所有宗族和亲戚见面辞别，于是当着众人的面，揎袖捋臂历数黄允的十五件隐私，然后登车而去。黄允因此名声败坏。

初，允与汉中晋文经并恃其才智，曜名远近，征辟不就。托言疗病京师，不通宾客，公卿大夫遣门生旦暮问疾，郎吏杂坐其门，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符融谓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并以罪废弃。

起初，黄允和汉中人晋文经，同时仗恃他们的才能智慧而远近闻名，官府征聘他们做官，都不肯接受。他俩托辞到京都洛阳疗养疾病，拒绝任何来访的宾客。三公九卿和大夫等派遣他们的门生早晚前来探问病情，郎吏错杂挤坐门房，仍然不能见面。三公府征聘属吏，往往先去征求他俩的意见，根据他俩的品评和褒贬，再决定任用或罢黜。符融对李膺说：“他俩的操行和事业都没有声名，却以豪杰自居，以致三公九卿都派人前往探病，朝廷命臣都去坐在门房等候召见。我怕他们的小道术会破坏儒家大义，徒具虚名而和实际不相符合，特别应该留意考察。”李膺赞同符融的意见。黄允和晋文经二人的名誉从此逐渐衰落，宾客和门徒稍稍减少，不到十天的时间，他俩惭愧叹息而逃走。后来，他俩都因有罪而被人们抛弃。

陈留仇香，至行纯嘿，乡党无知者。年四十，为蒲亭长。民有陈元，独与母居，母诣香告元不孝，香惊曰：“吾近日过元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弃历年之勤乎！且母养人遗孤，不能成济，若死者有知，百岁之后，当何以见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亲到元家，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感悟，卒为孝子。考城令河内王奂署香主簿，谓之曰：“闻在蒲亭，陈元不罚而化之，得无少鹰之志邪？”香曰：“以为鹰不若鸾凤，故不为也。”奂曰：“枳棘之林非鸾凤所集，百里非大贤之路。”乃以一月奉资香，使入太学。郭泰、符融赍

刺谒之，因留宿；明旦，泰起，下床拜之曰：“君，泰之师，非泰之友也。”香学毕归乡里，虽在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严君；妻子有过，免冠自责，妻子庭谢思过，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终不见其喜怒声色之异。不应征辟，卒于家。

陈留人仇香虽德行高尚，但沉默寡言，乡里无人知道他。年龄四十岁时，担任蒲亭亭长。有个叫陈元的老百姓，一个人和母亲同住，他的母亲向仇香控告陈元忤逆不孝。仇香吃惊地说：“我最近经过陈元的房舍，院落整理得干干净净，耕作也很及时，说明他不是一个恶人，只不过没有受到教化，不知道如何做罢了。你年轻时守寡，抚养孤儿，劳苦一生，而今年纪已老，怎能为了一时的恼怒，抛弃多年的勤劳和辛苦？而且，你抚养丈夫遗留的孤儿，有始无终，倘若死者在地下有知，你百年之后，在地下怎么跟亡夫相见？”陈元的母亲哭泣着起身告辞。于是仇香亲自来到陈元家里，教导伦理孝道，讲解祸福的道理。陈元感动省悟，终于成为孝子。考城县令河内人王奂任命仇香为主簿，对他说：“听说你在薄亭，对陈元没有进行处罚，而是用教化来改变他，恐怕是缺少苍鹰搏击的勇气吧？”仇香回答说：“我认为苍鹰搏击不如鸾凤和鸣，所以不肯那样去做。”王奂又对他说：“荆棘的丛林，不是鸾凤栖身之所，百里之内的县府官职，不是大贤的道路。”于是用一个月的俸禄资助仇香，让他进入太学。郭泰、符融拿着名帖求见仇香，于是留宿。第二天早上，郭泰起来，在床前向仇香下拜说：“您是我的老师，不是我的朋友。”仇香在太学学成，回归乡里，即令是在闲暇无事的时候，也一定是衣服整齐。妻子和儿女侍奉他，就像对待严正的君王一样。妻子和儿女有了过错，仇香就摘下帽子，责备自己，妻子和儿女在院子里道歉思过，仇香才戴上帽子，妻子和儿女才敢进入堂屋。平常，从来看不见仇香因喜怒而改变声音脸色。他不接受官府的征聘，后来在家里去世。

[2]三月，癸亥，陨石于。

[2]三月癸亥（疑误），县坠落陨石。

[3]夏，五月，已丑，京师雨雹。

[3]夏季，五月己丑（十九日），京都洛阳降下冰雹。

[4]荆州刺史度尚募诸蛮夷击艾县贼，大破之，降者数万人。桂阳宿贼卜阳、潘鸿等逃入深山，尚穷追数百里，破其三屯，多获珍宝。

阳、鸿党众犹盛，尚欲击之，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计缓之则不战，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阳、潘鸿作贼十年，习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进，当须诸郡所发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军中恣听射猎，兵士喜悦，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亲客潜焚其营，珍积皆尽；猎者来还，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劳，深自咎责，因曰：“卜阳等财宝足富数世，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众咸愤踊。尚敕令秣马蓐食，明旦，径赴贼屯，阳、鸿等自以深固，不复设备，吏士乘锐，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封右乡侯。

[4]荆州刺史度尚招募蛮人和夷人士卒，讨伐艾县的盗贼，将其大破，投降的有数万人之多。在桂阳郡作乱已久的贼帅卜阳、潘鸿等逃入深山，度尚率军穷追不舍，深入数百里，攻破三座屯堡，抢获到不少珍珠财宝。卜阳、潘鸿的党徒势力还很强盛。度尚准备继续进击，可是，他的部队既骄傲而又富有，没有斗志。度尚深知，如果缓兵不继续前进，则不能对盗贼发动攻击；如果强迫部队继续前进，一定会发生士卒逃亡。于是宣称：“卜阳、潘鸿，已经作了十年盗贼，无论是进攻或防守，都很擅长。而今，我们的军队寡不敌众，不能轻率前进，必须等到各郡征发的援军全部赶到，才能合力进行攻讨。”并且发布命令，准许军中将士们自由打猎。士兵听到命令后，非常喜悦，上自将领，下到小兵，几乎全体都出营打猎取乐。于是度尚秘密派遣自己的心腹亲信，暗中纵火焚毁军营，抢获来的珍珠财宝也全都被烧尽。出营打猎的将士们回来，见此情景，无不哭泣流泪。度尚一方面安慰他们，另一方面，又深深责备自己对火灾疏于防备，然后，激励大家说：“卜阳等积蓄的金银财宝，足够我们用几辈子，只怕你们不肯尽力。所焚烧的那点东西，何必放在心上？”全体将士都发愤踊跃，请求出击。度尚下令喂饱战马，让将士们早晨未起在寝席上进食，于拂晓前直接攻打盗贼的屯堡。卜阳、潘鸿等自以为山寨坚固，没有戒备。军吏和士兵们乘着锐气，将卜阳、潘鸿等盗贼一举剿灭。度尚出兵三年，将盗贼全部平定，被封为右乡侯。

[5]冬，十月，壬寅，帝南巡；庚申，幸章陵；戊辰，幸云梦，临汉水，还，幸新野。时公卿、贵戚车骑万计，徽求费役，不可胜极。护驾从事桂阳胡腾上言：“天子无外，乘舆所幸，即为京师。臣请以荆州刺史比司隶校尉，臣自同都官从事。”帝从之。自是肃然，莫敢妄干

扰郡县。帝在南阳，左右并通奸利，诏书多除人为郎，太尉杨秉上疏曰："太微积星，名为郎位，入奉宿卫，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断求欲之路。"于是诏除乃止。

[5]冬季，十月壬寅（初五），桓帝前往南方巡视。庚申（二十三日），抵达章陵。戊辰（疑误），抵云梦，到达汉水水滨，返回，抵达新野。当时，随行的三公九卿和皇亲国戚的车辆、马匹以万计，沿途向地方官府征发各种费用和差役，不可胜数。护驾从事桂阳人胡腾上书说："天子本来没有内外之分，凡是皇帝所到之处，就是京城。我请求将荆州刺史比照司隶校尉，将我视同都官从事。"桓帝批准。从此纪律肃然，没有谁敢妄自扰乱郡县官府。当桓帝在南阳时，左右宦官亲信都营私谋取奸利，桓帝不断下诏，任命了很多人为郎。太尉杨秉上书说："太微宫五帝座后，积聚着二十五星，名叫郎位。入则在宫中值宿，担任警卫；出则在地方官府任职，牧守百姓。陛下应该割舍不忍拒绝的恩惠，断绝左右谋取奸利的道路。"桓帝这才不再颁布任命为郎的诏书。

[6]护羌校尉段击当煎羌，破之。

[6]护羌校尉段，率军进击当煎羌民，将其击破。

[7]十二月，辛丑，车驾还宫。

[7]十二月辛丑（初四），桓帝返回京都洛阳皇宫。

[8]中常侍汝阳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8]中常侍汝阳侯唐衡、武原侯徐璜二人全都病故。

[9]初，侍中寇荣，恂之曾孙也，性矜洁，少所与，以此为权宠所疾。荣从兄子尚帝妹益阳长公主，帝又纳其从孙女于后宫。左右益忌之，遂共陷以罪，与宗族免归故郡，吏承望风旨，持之浸急。荣恐不免，诣阙自讼。未至，刺史崐张敬追劾荣以擅去边，有诏捕之。荣逃窜数年，会赦，不得除，积穷困，乃自亡命中上书曰："陛下统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齿以上，咸蒙德泽；而臣兄弟独以无辜，为专权之臣所见批抵，青蝇之人所共构会，令陛下忽慈母之仁，发投杼之怒。残谄之吏，张设机网，并驱争先，若赴仇敌，罚及死没，髡剔坟墓，欲使严朝必加滥罚；是以不敢触突天威而自窜山林，以俟陛下发神圣之听，启独睹之明，救可济之人，援没溺之命。不意滞怒不为春夏息，淹恚不为岁时怠，遂驰使邮驿，布告远近，严文克剥，痛于霜

雪，逐臣者穷人途，追臣者极车轨，虽楚购伍员，汉求季布，无以过也。臣遇罚以来，三赦再赎，无验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则见扫灭，行则为亡虏，苟生则为穷人，极死则为冤鬼，天广而无以自覆，地厚而无以自载，蹈陆土而有沈沦之忧，远岩而有镇压之患。如臣犯元恶大憝，足以陈原野，备刀锯，陛下当班布臣之所坐，以解众论之疑。臣思入国门，坐于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阊阖九重，陷阱步设，举趾触罘，动行罗网，无缘至万乘之前，永无见信之期。悲夫，久生亦复何聊！盖忠臣杀身以解君怒，孝子殒命以宁亲怨，故大舜不避涂廪、浚井之难，申生不辞姬氏谗邪之谤；臣敢忘斯义，不自毙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责，愿陛下丐兄弟死命，使臣一门颇有遗类，以崇陛下宽饶之惠。先死陈情，临章泣血！”帝省章愈怒，遂诛荣，寇氏由是衰废。

[9]起初，侍中寇荣，即寇恂的曾孙，性格矜持清高，很少跟人交往，因此遭到权贵的憎恨。寇荣堂兄的儿子娶桓帝的妹妹益阳长公主为妻，而桓帝又纳寇荣的孙女作妃子，所以桓帝左右的宦官亲信对寇荣愈发嫉妒，于是共同诬陷寇荣有罪。寇荣被免官，和宗族一道回到本郡。地方官吏根据朝廷权贵们的意旨，对寇荣加紧进行迫害。寇荣害怕不能免罪，就前往京都洛阳，准备到宫门上书，为自己辩解。走到中途，幽州刺史张敬又以寇荣擅自离开边郡住所为理由，追加弹劾他的内容。桓帝下诏逮捕寇荣。寇荣逃亡流窜了好几年，遇到实行大赦，也不能免罪，备受贫穷困苦，于是在逃亡中向桓帝上书说：“陛下统治天下，治理万物，当人民的父母，自长出牙齿的年龄以上的人民，都能得到陛下的恩德。然而，只有我们兄弟，本来无罪，却遭到朝廷专权大臣的百般排挤，被苍蝇一样的谗佞小人阴谋陷害，以致陛下忽略了慈母的仁爱，跟曾参的母亲一样，误信曾参杀人的传闻，发出投梭的愤怒。残暴谄媚的的执法官吏，张开罗网，设立陷阱，并驾齐驱，争先恐后，好似追赶仇敌一样。刑罚甚至加到死人的尸体上，坟墓也被铲平。他们为了表示朝廷的严明，必须滥加惩罚。所以，我不敢冒犯天威，而私自逃亡流窜深山老林，以等待陛下圣耳垂听，神目明察，拯救可以济度的人，援助将要淹死的生命。不料陛下的积怒并不因为春夏二季的降临而平息，蓄恨也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松懈，于是派出使者，奔驰于驿站之间，贴出布告，传播远近，文辞苛刻，比霜雪还要严厉。追逐我的人走遍天下道路，缉拿我的官吏，布满有

车辆轨道的地方。即令是当初楚国悬赏捉拿伍员，汉王朝悬赏捉拿季布，都没有超过对我这样严厉的追捕。我自从受到处罚以来，朝廷实行过三次大赦，又颁布过两次可以用金钱粟米赎罪的诏令，我所犯的属于没有证据的罪，有足够的理由被赦免。可是，陛下却对我恨得更深，有关官吏追究我的罪过更加厉害。我如果停下来，就会被消灭，如果前进，就是逃亡的罪人。苟活则为无路可走的人，拼死则为含冤的鬼，苍天辽阔，却不能复盖我；大地厚实，却不能使我立足。脚踏陆地，而有被埋没的忧患；远离岩石筑成的高墙，而有被高墙压倒的危险。如果我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完全应该身受死刑，陈尸原野，那么，陛下应当公开宣布我的罪状，以解除舆论的疑惑。我曾经想进入京都洛阳的大门，坐在宫廷门外的赤色肺石上，让三公九卿公正评判我的罪过。然而，皇宫之门紧闭九重，每走一步都是陷阱，举足便触犯法网，挪步就遭陷害，我无法来到陛下面前，永远没有获得陛下相信的日子。真是可悲，我长久活下去，又还有什么意思！忠臣为了化解君王的愤怒而不惜杀身；孝子为了宁息双亲的怨恨而不惜殒命，所以虞舜不逃避刷抹仓房和穿井挖土的苦难，申生不逃避骊姬恶意的诽谤和陷害。我岂敢忘记这个道理，不自杀以化解圣明陛下的忿怒？我请求用我一个人来抵塞罪责，愿陛下饶恕我兄弟的死罪，使我一家能留下后人，以显示陛下宽厚的恩惠。临死之前，向陛下陈诉苦情，面对奏章，泪尽泣血！”桓帝看到寇荣的奏章后，更加愤怒，于是诛杀寇荣。寇家从此衰败。

八年（乙巳、165）

八年（乙巳，公元165年）

[1]春，正月，帝遣中常侍左之苦县祠老子。

[1]春季，正月，桓帝派遣中常侍左前往苦县祭祀老子。

[2]勃海王悝，素行险僻，多僭傲不法。北军中候陈留史弼上封事曰：“臣闻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兴，骨肉之恩遂矣。窃闻勃海王悝，外聚剽轻不逞之徒，内荒酒乐，出入无常，所与群居，皆家之弃子，朝之斥臣，必有羊胜、伍被之变。州司不敢弹纠，傅相不能匡辅，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绝，恐遂滋蔓，为害弥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处其法。法决罪定，乃下不忍之诏；臣下固执，然后少有所许：如是，则圣朝无

伤亲之讥，勃海有享国之庆；不然，惧大狱将兴矣。”上不听。悝果谋为不道，有司请废之，诏贬为瘿陶王，食一县。

[2]勃海王刘悝，行为一向邪恶，经常超越本分，骄横不法。北军中候陈留人史弼向桓帝上呈密封的奏章说：“我听说，帝王对于亲戚，虽然爱得深厚，但一定要他们知道帝王的威严；身份虽然尊贵，但一定要他们遵守国家的法令。必须如此，才能使上下和睦相处，骨肉之间的恩惠得以成全。我听说勃海王刘悝在外集结一批强悍轻浮不得志的歹徒，在内荒废政务，酗酒作乐，出入无常。整天和他住在一起的人，都是被家庭抛弃的浪子，朝廷废黜的官吏，必然会发生羊胜、伍被那样的变乱。州刺史府不敢弹劾纠察，王国傅、相不能匡正辅佐，陛下手足情深，不忍心加以阻止，恐怕会越来越滋长蔓延，为害更大。我请求将我的奏章向百官公布，公平地依法对他进行处理。等到判决定罪以后，陛下再颁布不忍惩罚的诏令，臣下坚持要对他进行处理，然后陛下再稍稍让步。这样，圣明朝廷就不会受到伤害亲戚的讥讽，勃海国就能够庆幸保全，不然的话，恐怕将会兴起大狱。”桓帝不听。刘悝果然图谋反叛朝廷，有关官吏请求将他废黜。桓帝下诏，将刘悝贬为瘿陶王，只享有一个县的食邑。

[3]丙申晦，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3]丙申晦（三十日），发生日食。桓帝下诏，命三公、九卿、校尉向朝廷推荐“贤良方正”人才。

[4]千秋万岁殿火。

[4]千秋万岁殿失火。

[5]中常侍侯览兄参为益州刺史，残暴贪婪，累臧亿计。太尉杨秉奏槛车徵参，参于道自杀，阅其车重三百余两，皆金银锦帛。秉因奏曰：“臣案旧典，宦者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而今猥受过宠，执政操权，附会者因公褒举，违忤者求事中伤，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中常侍侯览弟参，贪残元恶，自取祸灭；览顾知衅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昔懿公刑邴之父，夺阎职之妻，而使二人参乘，卒有竹中之难。览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请免官送归本郡。”书奏，尚书召对秉掾属，诘之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经典、汉制，何所依据？其开公具对！”秉使对曰：“《春秋传》

曰：‘除君之恶，唯力是视。’邓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诘责，文帝从而请之。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尚书不能诘，帝不得已，竟免览官。司隶校尉韩因奏左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称皆自杀。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征诣廷尉。瑗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绶，诏贬为都乡侯。超及璜、衡袭封者，并降为乡侯，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刘普等贬为关内侯，尹勋等亦皆夺爵。

[5]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担任益州刺史，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一亿。太尉杨秉进行弹劾，朝廷用囚车把侯参押解回京，侯参在途中自杀。查看他携载物资的三百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锦帛。因此，杨秉又上书弹劾说：“我查考朝廷旧有的典章制度，宦官本来只限于在皇宫内听候差遣，负责早晚看守门户，而今却大多倍受过份的宠信，掌握朝廷大权。凡是依附宦官的人，宦官就趁着朝廷征用人才时推荐他们做官；凡是违背和冒犯宦官的人，宦官便随便找一个借口对他们进行中伤。宦官的居处效法王公，他们拥有的财富可与帝王相比，饮食极尽佳肴珍膳，奴仆侍妾都穿精致洁白的细绢。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是贪赃残暴的首恶，自取灾祸和灭亡。侯览深知罪恶深重，一定会自感疑惧不安，我愚昧地认为，不应该把侯览再放在陛下左右。过去，齐懿公给邴歜的父亲加刑，又夺去阎职的妻子，却使他们二人陪同乘车，终于发生竹林中的大祸。因此，侯览应被急速斥退，投到豺狼虎豹群中。像这一类人，不能施行恩德宽恕罪行，请免除官职，送回本郡。”奏章呈上以后，尚书召来杨秉的属吏，责问说：“朝廷设立官职，各有各的职责范围。三公对外管理政务，御史对内监察官吏。而今，三公超越的职责范围，弹劾皇宫内的宦官，无论是经书典籍，还是汉朝制度，有什么根据？请公开作具体答复。”杨秉派遣的属吏回答说：“《春秋左传》上说：‘为君王排奸去恶，要使出全身的力量。’邓通懈怠轻慢，申屠嘉召邓通进行责问，汉文帝因而为邓通说情。汉朝的传统制度是，三公的职责，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过问。”尚书无法反驳。桓帝迫不得已，终于将侯览免职。司隶校尉韩乘机弹劾左的罪恶，以及左的哥哥、南乡侯左称向州郡官府请托，搜刮财货，作奸犯科，宾客放纵，侵犯官吏和百姓的罪过。左、左称都自杀了。韩又弹劾中常侍具瑗的哥哥、沛国相具恭贪赃枉法。桓帝下令将具恭征召回京都洛阳，送到廷尉狱治罪。于是，具瑗也主动到廷尉狱

认罪，并向上交东武侯印信。桓帝下诏将具瑗贬封为都乡侯。单超及徐璜、唐衡的封爵继承人都被贬为乡侯，子弟得到分封的，全部取消封爵和食邑。刘普等被贬为关内侯，尹勋等也都被取消封爵。

[6]帝多内宠，宫女至五六千人，及驱役从使复兼倍于此，而邓后恃尊骄忌，与帝所幸郭贵人更相谮诉。癸亥，废皇后邓氏，送暴室，以忧死。河南尹邓万世、虎贲中郎将邓会皆下狱诛。

[6]桓帝拥有许多后妃，宫女达到五六千人，其他供驱使的仆役，还是这个数目的两倍。邓皇后仗恃她的尊贵地位，骄傲忌妒，跟桓帝宠幸的郭贵人互相诬陷和控告。二月癸亥（二十七日），邓皇后被废，送往暴室监禁。邓皇后忧愤而死。河南尹邓万世、虎贲中郎将邓会，都被逮捕下狱诛杀。

[7]护羌校尉段击罕姐羌，破之。

[7]护羌校尉率军进击罕姐羌人部落，将其击破。

[8]三月，辛巳，赦天下。

[8]三月辛巳（十六日），大赦天下。

[9]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臧污狼藉；郡舍溷轩有奇巧，亦载之以归。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群行赂宦官，膺竟反坐。单超弟迁为山阳太守，以罪系狱，廷尉冯绲考致其死；中官相党，共飞章诬绲以罪。中常侍苏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业，州郡不敢诘，大司农刘移书所在，依科品没入之；帝大怒，与膺、绲俱输作左校。

[9]宛陵县的大族羊元群，在北海郡太守任上被罢免。他贪赃枉法，声名狼藉，郡府中厕所里装有精巧的设备，都被他载运回家。河南尹李膺向朝廷上表，请求审查和验问羊元群的罪行。羊元群向宦官们行贿，李膺竟被宦官们指控为诬告，遭受“反坐”之罪。单超的弟弟单迁担任山阳郡太守，因为犯法被囚禁在监狱，廷尉冯绲将他拷打下致死。于是宦官们互相结党，共同起草匿名信，诬告冯绲有罪。中常侍苏康、管霸用贱价强买天下良田美业，州郡官府不敢责问，大司农刘向当地发送公文，依照法令，予以没收。桓帝大为震怒，下令把刘和李膺、冯绲，都一道送往左校营，罚服苦役。

[10]夏，四月，甲寅，安陵园寝火。

[10]夏季，四月甲寅（十九日），西汉惠帝陵园安陵寝殿失火。

[11]丁巳，诏坏郡国诸淫祀，特留雒阳王涣、密县卓茂二祠。

[11]丁巳（二十二日），桓帝下诏，命各郡各封国拆除滥设的祠庙，仅准许保留京都洛阳王涣和密县卓茂这两处祠庙。

[12]五月，丙戌，太尉杨秉薨。秉为人，清白寡欲，尝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12]五月丙戌（二十二日），太尉杨秉去世。杨秉为人清白，欲望很少，曾经自称“我有三不惑：美酒、女色、钱财。”

秉既没，所举贤良广陵刘瑜乃至京师上书言：“中官不当比肩裂土，竞立胤嗣，继体传爵。又，嬖女充积，冗食空宫，伤生费国。又，第舍增多，穷极奇巧，掘山攻石，促以严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赇赂，皆为吏饵。民愁郁结，起入贼党，宫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习之家，私幸宦者之舍，宾客市买，熏灼道路，因此暴纵，无所不容。惟陛下开广谏道，博观前古，远佞惃邪之人，放郑、卫之声，则政致和平，德感祥风矣。”诏特召瑜问灾咎之徵。执政者欲令瑜依违其辞，乃更策以他事，瑜复悉心对八千余言，有切于前。拜为议郎。

杨秉去世后，他所推荐的贤良、广陵人刘瑜前往京都洛阳上书说：“宦官不应当都裂土分封，竞相选立养子，继承他们的爵位。而美女充斥，无事坐食空宫，不但伤害民生，而且耗费国家财富。还有，宅第巨舍不断增多，式样极其奇异精巧，用严刑峻法催逼人民营造。州郡官府，各审各的官司，为非作恶的人利用贿赂买通官吏，逍遥法外。人民愁苦忧闷，有冤无处伸诉，被迫加入了盗贼之党，官府就征调军队，讨伐他们的罪行。贫困的人民，有的甚至出卖自己的人头，去向官府领取悬赏，父亲和兄长互相替代杀身，妻子和儿女眼看着亲人死去。陛下又喜好微服出行到左右亲近的人家里，私自到宦官的住宅，使他们的宾客到处兜售这些消息，把整个道路弄得乌烟瘴气，他们因此凶暴骄纵，无所不用其极。请陛下广开言路，听取臣下的规劝和进谏，多多观察上古的经验和教训，疏远奸佞邪恶的人，不听郑国、卫国的淫荡音乐，则政治达到和平，恩德普降天下，吉祥的和风自然来临。”桓帝下诏，特召刘瑜，向他询问灾异的迹象和预兆。掌握朝政大权的官员想让刘瑜在回答时含糊其辞，于是改问别的事情。可是刘瑜

再次尽心回奏，共八千余言，言辞比从前的上书更为激烈。桓帝任命他为议郎。

[13]荆州兵朱盖等叛，与桂阳贼胡兰等复攻桂阳，太守任胤弃城走，贼众遂至数万。转攻零陵，太守下邳陈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湿，编木为城，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避难，球怒曰："太守分国虎符，受任一邦，岂顾妻孥而沮国威乎！复言者斩！"乃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多所杀伤。贼激流灌城，球辄于内因地势，反决水淹贼，相拒十余日不能下。时度尚征还京师，诏以尚为中郎将，率步骑二万余人救球，发诸郡兵并势讨击，大破之，斩兰等首三千余级，复以尚为荆州刺史。苍梧太守张叙为贼所执，及任胤皆征弃市。胡兰余党南走苍梧，交趾刺史张磐击破之，贼复还入荆州界。度尚惧为己负，乃伪上言苍梧贼入荆州界，于是征磐下廷尉。辞状未正，会赦见原，磐不肯出狱，方更牢持械节。狱吏谓磐曰："天恩旷然，而君不出，可乎？"磐曰："磐备位方伯，为尚所枉，受罪牢狱。夫事有虚实，法有是非，磐实不辜，赦无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为恶吏，死为敝鬼。乞传尚诣廷尉，面对曲直，足明真伪。尚不征者，磐埋骨牢槛，终不虚出，望尘受枉！"廷尉以其状上，诏书征尚，到廷尉，辞穷，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13]荆州士兵朱盖等反叛，和桂阳郡贼帅胡兰等，再次攻打桂阳城。太守任胤充城逃走，盗贼的人数于是多达数万。转而攻打零陵郡，零陵郡太守下邳人陈球坚决进行守御和抵抗。因零陵地势低洼，十分潮湿，城墙是用木头编筑而成的，所以城中的人们恐慌不安。太守府的属吏建议陈球把家属送走避难，陈球大怒说："我身为太守，掌握国家的兵符，负责一郡的安全，岂可以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而败坏国家的声威呢？有再说这种话的人，处斩！"于是，用大木制造弓弦，在矛上粘上羽毛当箭，用机械发射，杀伤不少的盗贼。盗贼又堵塞河流，引水灌城，陈球在城内，随即顺着地势，反过来决水去淹盗贼，抵抗了十余天，盗贼无法攻破。这时，正遇上度尚被调回京都洛阳，桓帝下诏，任命他为中郎将，并率领步兵和骑兵共二万余人，南下援救陈球。度尚征发各郡的地方军队，联合进行讨伐，大破朱盖、胡兰等叛军，斩杀胡兰等三千余人。朝廷重新任命度尚为荆州刺史。苍梧郡太守张叙曾被盗贼军队俘虏，他和桂阳郡太守任胤都被召回京

都洛阳，在街市斩首示众。胡兰的残余部众南逃到苍梧郡，交趾刺史张磐将其击破，盗贼又重新返回荆州境内，荆州刺史度尚害怕成为自己的过失，于是上书谎称苍梧郡盗贼进入荆州境界。于是朝廷将张磐征召回京都洛阳，囚入廷尉狱。供辞和罪状尚未确定，正遇上大赦而被免罪，可是张磐不肯出狱，而将所带刑具的接合处加固。狱吏对张磐说："皇恩浩荡，而你不肯出狱，能这样做吗？"张磐回答说："我身为一州的地方长官，被度尚诬告，投入监狱，备受苦刑。事情应该分清虚假和真实，法律应该辨明谁是谁非。我确实没有犯罪，赦罪之令与我无干。如果我忍气吞声，只求免除眼前的痛苦，却要遭受永远的耻辱，活着是恶吏，死后是恶鬼。我请求用传车将度尚征召到廷尉狱，当面对质，一定可以辨明真假。如果不准许征召度尚，我将把骨头埋葬在监狱之中，始终不能背着虚假的罪名出狱，蒙受飞来的冤枉。岷"廷尉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桓帝，桓帝下诏，将度尚征召回京，到廷尉狱和张磐对质。度尚理屈辞穷，本应治罪。但因他先前有功劳，免予惩处。

[14]闰月，甲午，南宫朔平署火。

[14]闰月甲午（初一），南宫北门朔平署失火。

[15]段击破西羌，进兵穷追，展转山谷间，自春及秋，无日不战，虏遂败散，凡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降者万余落。封都乡侯。

[15]段率军击破西羌，乘胜穷追，转战山谷之间，从春季直到秋季，没有一天不战斗，反叛的羌民终于溃败和逃散，共计斩杀二万三千人，俘虏数万人，投降的有一万余落。朝廷封段为都乡侯。

[16]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蕃让于太常胡广、议郎王畅、弛刑徒李膺，帝不许。

[16]秋季，七月，擢升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陈蕃先后提出，将太尉之位让给太常胡广、议郎王畅和弛刑徒李膺，桓帝没有批准。

畅，龚之子也；尝为南阳太守，疾其多贵戚豪族，下车，奋厉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功曹张敞奏记谏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皆以温厚为政，流闻后世。发屋伐树，将为严烈，虽欲惩恶，难以闻远。郡为旧都，侯甸之国，园庙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自中兴以来，功臣将相，继世而隆。愚以为恳恳用刑，

不如行恩；孳孳求奸，未若礼贤。舜举皋陶，不仁者远，化人在德，不在用刑。”畅深纳其言，更崇宽政，教化大行。

王畅是王龚的儿子，曾担任过南阳郡的太守。他痛恨南阳郡有许多的皇亲国戚和豪门大族，所以到职以后雷厉风行，遇到有大姓人家犯法，便派官吏摧毁他们的家宅房屋，砍伐树木，填平水井，铲平厨房炉灶。功曹张敞向他上书劝阻说：“文翁、召父、卓茂等人，都是因为为政温和宽厚，从而流芳后世。摧毁家宅房屋，砍伐树木，实在太严厉酷烈，虽然是为了惩治奸恶，可是效果难以长久。南阳郡原是古都，又在京都洛阳千里的范围之内，皇帝祖先的陵园就在章陵，三位皇后都出生于新野，自从光武帝中兴以来，功臣将相，一代接着一代崛起。我愚昧地认为，与其急切地用刑，不如推行恩德；与其孜孜不倦地去缉拿奸恶之徒，不如礼敬贤能。虞舜推荐皋陶，邪恶的人自然远离。教化人民，靠的是恩德，不是靠严刑峻法。”王畅诚恳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改为崇尚宽厚为政，使教化得以普遍推行。

[17]八月，戊辰，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

[17]八月戊辰（初六），首次命令各郡、各封国，对有田者以亩为单位征收赋税。

[18]九月，丁未，京师地震。

[18]九月丁未（十五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19]冬，十月，司空周景免；以太常刘茂为司空。茂，恺之子也。

[19]冬季，十月，司空同景被免官，擢升太常刘茂为司空。刘茂是刘恺的儿子。

[20]郎中窦武，融之玄孙也，有女为贵人。采女田圣有宠于帝，帝将立之为后。司隶校尉应奉上书曰：“母后之重，兴废所因；汉立飞燕，胤礼泯绝。宜思《关雎》之所求，远五禁这所忌。”太尉陈蕃亦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辛巳，立窦贵人为皇后，拜武为特进、城门校尉，封槐里侯。

[20]郎中窦武是窦融的玄孙，他的女儿是桓帝的贵人。采女田圣受到桓帝的宠爱，桓帝打算立田圣为皇后。司隶校尉应奉上书说：“皇后的地位非常重要，关系着国家的兴废。汉朝曾立赵飞燕为皇后，使后嗣断绝。陛下选立皇后，应该想到《关雎》诗篇中的追求，而疏远五

种禁忌。”太尉陈蕃也认为田圣出身卑微，而窦姓家族却是良家，并为此竭力争辩。桓帝不得已，于辛巳日（二十日），立窦贵人为皇后，擢升窦武为特进、城门校尉，封为槐里侯。

[21]十一月，壬子，黄门北寺火。

[21]十一月壬子（二十一日），黄门北寺失火。

[22]陈蕃数言李膺、冯绲、刘之枉，请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诚辞恳切，以至流涕；帝不听。应奉上疏曰：“夫忠贤武将，国之心膂。窃见左校弛刑徒冯绲、刘、李膺等，诛举邪臣，肆之以法；陛下既不听察，而猥受谮诉，遂令忠臣同元恶，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迩观听，为之叹息。夫岷立政之要，记功忘失；是以武帝舍安国于徒中，宣帝征张敞于亡命。绲前讨蛮荆，均吉甫之功；数临督司，有不吐茹之节；膺著威幽、并，遗爱度辽。今三垂蠢动，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备不虞。”书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复拜司隶校尉。时小黄门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膺威严，逃还京师，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帝召膺，诘以不先请便加诛之意。对曰：“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乃遣出。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时朝廷日乱，纲纪颓，而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云。

[22]太尉陈蕃多次向桓帝陈诉李膺、冯绲、刘所遭受的冤枉，请求加以原谅，恢复官职。再三请求，言辞恳切，甚至流泪，但桓帝不肯接受。应奉上书说：“忠臣良将，是国家的心腹和脊梁。我认为，左校营弛刑徒冯绲、刘、李膺等人诛杀和弹劾奸臣，完全符合国家法令。陛下既不听取他们的陈述，调查了解事情的真相，却轻信别人的诬告，结果使忠臣良将跟大奸大恶同罪，自春季直到冬季，仍然不能蒙受宽恕。远近的人们看到和听到后，无不为之叹息。处理政事的关键在于，要记住臣下的功劳，忘掉他们的过失。所以，汉武帝从囚徒中选拔韩安国，宣帝从逃亡犯中征召张敞。冯绲从前讨伐荆州的叛蛮，曾有和吉甫同等的功劳。刘曾多次主持司法，有不畏惧强暴和不欺侮

柔弱的气节。李膺的声威震动幽州、并州，在北疆留下仁爱。而今，三面的边陲都有战事，而朝廷的军队又都没有班师回京，请求陛下宽赦李膺等人，以备发生意料不到的变化。”奏章呈上，桓帝这才下令免除三人全部的刑罚。过了很久，李膺被重新任命为司隶校尉。当时小黄门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的县令，贪污残暴，没有德政，因为畏惧李膺的严厉，逃回京都洛阳，躲在他哥哥张让家的合柱中。李膺得知这个情况以后，率领吏卒破开合柱，将张朔逮捕，交付洛阳监狱，听完供词，立即处决。张让向桓帝诉冤，桓帝召见李膺，责问他为什么不先请求批准就加以诛杀。李膺回答说：“从前孔子担任鲁国的大司寇，七天便把少正卯处决，而今我到职已经十天，害怕因拖延时间而获罪，想不到竟会因行动太快而获罪。我深知自己罪责严重，死在眼前，特地向陛下请求，让我再在职位上停留五天，一定拿获元凶归案，然后再受烹刑，这才是我的愿望。”桓帝不再说话，回过头来对张让说：“这都是你弟弟的罪，司隶校尉有什么过失？”于是，命李膺退出。从此，所有的黄门、中常侍，都谨慎恭敬，不敢大声呼吸，甚至连休假日也不敢出宫。桓帝觉得很奇怪，问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一齐叩头哭泣说：“我们害怕司隶校尉李膺。”当时，朝廷的政治，一天比一天混乱，法度崩塌破坏，然而，只有李膺仍然维护朝纲，执法裁夺，因此声望一天比一天高，凡是读书的士人，能够被他容纳或接见的，都称之为“登龙门”。

[23]东海相刘宽为尚书令。宽，崎之子也，历典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尝疾言遽色。吏民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每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皆悦而化之。

[23]朝廷征召东海国相刘宽担任尚书令。刘宽是刘崎的儿子。他先后担任过三个郡的太守，温和仁爱，多行宽恕，即令是时间再匆促，也从来没有疾言厉色过。凡是官吏和人民犯了错误，只用蒲草做的鞭子抽打，使对方精神上感到羞辱而已，始终不肯给对方增加肉体上的痛苦。每次延见地方父老，总是鼓励他们努力从事农耕。遇到年轻人，则训勉他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人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他的教化。

九年（丙午、166）

九年（丙午，公元166年）

[1]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诏公卿、郡国举至孝。太常赵典所举荀爽对策曰："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众礼之中，昏礼为首。阳性纯而能施，阴体顺而能化，以礼济乐，节宣其气，故能丰子孙之详，致老寿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无节，阳竭于上，阴隔于下，故周公之戒曰：'时亦罔或克寿。'《传》曰：'趾适屦，孰云其愚，何与斯人，追欲丧躯。'诚可痛也岷。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此诚国家之大福也。"诏拜郎中。

[1]春季，正月辛卯朔（初一），发生日食。桓帝下诏，命三公、九卿、各郡、各封国向朝廷推荐"至孝"人才。太常赵典推荐的孝廉荀爽在考试卷上回答说："过去，圣人采集天地间的法则称之为礼。在各种礼之中，婚礼是第一位。阳性刚纯而能施舍，阴体柔顺而能消化。用礼来节制欢乐，调和生气，所以，既能得到子孙繁衍的吉利，又能享受到延年益寿的幸福。可是，等到夏、商、周三代的末世，君王淫乱，没有节制，阳气在上面枯竭，阴气在下面阻隔，所以，周公告诫说：'有时候，也会减少寿命。'经传上说：'有人脚大鞋小，为了能够穿鞋，不惜截掉脚趾，谁说他蠢？还有比他更蠢的人，为了追求淫欲，甚至不惜丧失自己的生命。'实在令人悲痛。我听说皇宫之中，采女竟有五六千人之多，而侍从的女官、宫女还不在此限。徒然赋敛无辜的人民，来供养无用的女子，百姓在外面贫穷困苦，阴阳在皇宫里面隔绝，所以，冲击了和谐之气，天象才不断发生变异。我愚昧地认为，应将那些没有被陛下召幸过的女子，一律都遣出皇宫，使她们婚配，这确实是国家的大福。"桓帝下诏，任命荀爽为郎中。

[2]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

[2]司隶、豫州发生饥荒，饿死的人有十分之四五，有的家庭甚至没有留下一个人。

[3]诏征张奂为大司农，复以皇甫规代为度辽将军。规自以为连在大位，欲求退避，数上病，不见听。会友人丧至，规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规擅远军营，当急举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涂，故激发我耳。吾当为朝廷爱才，何能申此子计邪！"遂无所问。

[3]桓帝下诏，征召张奂，任命他为大司农，重新任命皇甫规接替张奂担任度辽将军。皇甫规因自己一连担任高官职位，为了谋求退避，不断上书称病，要求辞职，朝廷都不批准。正好有朋友灵柩运回故乡安葬，皇甫规越过辖区边界迎接，然后派他的宾客秘密告诉并州刺史胡芳，指控皇甫规擅自远离军营，应当紧急向朝廷检举弹劾。胡芳说："皇甫规为了想早日脱离官场，所以，对我采取这种激将法。我应该为朝廷爱惜人才，不能中他的计。"便不闻不问。

[4]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

[4]夏季，四月，济阴郡、东郡、济北国、平原郡等地黄河河水澄清。

[5]司徒许栩免；五月，以太常胡广为司徒。

[5]司徒许栩被免官。五月，擢升太常胡广为司徒。

[6]庚午，上亲祠老子于濯龙宫，以文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

[6]庚午（疑误），桓帝在濯龙宫亲自祭祀老子。祭坛用西方夷族纺织的毛毡装饰，陈列纯金镶边的祭器，座位上设置豪华的伞盖，演奏郊外祭天时的乐曲。

[7]鲜卑闻张奂去，招结南匈奴及乌桓同叛。六月，南匈奴、乌桓、鲜卑数道入塞，寇掠缘边九郡。秋七月，鲜卑复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缘边大被其毒。诏复以张负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

[7]鲜卑听说张奂被调回京都洛阳，于是召集南匈奴和乌桓一齐起兵反叛。六月，南匈奴、乌桓、鲜卑分兵数路，攻入边塞，劫掠沿边九郡。秋季，七月，鲜卑再次攻入边塞，引诱东羌部落共同盟誓。于是上郡的沈氐、安定郡的先零等部羌民联合攻打武威郡、张掖郡，使沿边的郡县深受其害。桓帝下诏，重新任命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领取和九卿同等的薪俸，督察幽、并、凉三州和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两营的军事，兼负责考核州刺史和郡太守的政绩。

[8]初，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

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8]起初，当桓帝还是蠡吾侯的时候，曾经跟着甘陵国人周福读过书。等崐到他当了皇帝以后，擢升周福担任尚书。当时，和周福同郡的河南尹房植，在朝廷也很有名望。于是，乡里的人编了一首歌谣说：“天下为人言行正派，有房植；靠当老师做官，有周福。”两家的宾客，互相讥笑和攻击，于是各人树立自己的党羽和门徒，逐渐结成怨仇。因此，甘陵国的士人便分为南北两个部党，对党人的议论从此开始。

汝南太守宗资以范滂为攻曹，南阳太守成以岑为功曹，皆委心听任，使之褒善纠违，肃清朝府。滂尤刚劲，疾恶如雠。滂甥李颂，素无行，中常侍唐衡以属资，资用为吏；滂寝而不召。资迁怒，捶书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宁受笞而死，滂不可违。”资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于是二郡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但坐啸。”

汝南郡太守宗资任命范滂为功曹，南阳郡太守成任命岑为功曹，都非常信任，让他们奖励善良，惩罚邪恶，整顿和澄清太守府的吏治。范滂尤其刚毅强劲，看见罪恶犹如见到仇敌。范滂的外甥李颂一向没有德行，中常侍唐衡将他托付给汝南郡太守宗资，宗资任用李颂为吏，范滂却将公文搁置案头，不肯召见。宗资迁怒他人，捶打书佐朱零。朱零抬头对宗资说：“这是范滂刚正的决断，今天我宁愿被笞打而死，也不违背范滂的决定。”宗资方才作罢。郡太守府中的中级官吏以下无不怨恨。于是，两郡就传出讽刺性的谣言说：“汝南郡的太守是范滂，南阳郡人宗资只不过负责在文书上签字。南阳郡的太守是岑，弘农郡人成只是闲坐着吟咏。”

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泰及颍川贾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太学学生共有三万余人，郭泰和颍川郡人贾彪是他们的首领。他俩和李膺、陈蕃、王畅互相褒扬标榜。学生中间流行这样一句赞美他们的话：“天下楷模是李膺，不怕强梁横暴是陈蕃，天下才智出众是王

畅。”于是朝廷内外受这样的风气影响，竞相以品评朝政的善恶得失为时尚，自三公九卿以下的朝廷大臣，无不害怕受到这种舆论的谴责和非议，都争先恐后地登门和他们结交。

宛有富贾张泛者，与后宫有亲，又善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得显位，用势纵横。岑与贼曹史张牧劝成收捕泛等；既而遇赦，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暴放恣，为一县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刘使郡吏王允讨捕，亦于赦后杀之。于是中常侍侯览使张泛妻上书讼冤，宦者因缘谮诉、。帝大怒，征、，皆下狱。有司承旨，奏、罪当弃市。

宛县有一位富商名叫张泛，他和皇宫的某一位妃子沾点亲戚，而又善于雕刻供人赏玩嗜好的物品，经常不断地送给宦官作礼物，因此，在地方上很有地位，仗恃权势横行霸道。岑和贼曹史张牧说服太守成，将张泛等人逮捕。不久遇着朝廷颁布大赦令，成竟然不顾，将张泛诛杀，并收捕他的宗族和宾客共二百余人，全部处死，事后方才奏报朝廷。小黄门晋阳县人赵津，贪污残暴，骄纵恣肆，成了全县的大祸害。太原郡太守平原郡人刘，派遣郡吏王允将赵津逮捕，也是在朝廷颁布赦令之后，将赵津诛杀。于是中常侍侯览指使张泛的妻子，向朝廷上书替张泛鸣冤，宦官又趁着这个机会，诬陷成和刘。桓帝勃然大怒，将成、刘二人征召回京都洛阳，囚禁监狱。有关官吏秉承宦官的意旨，弹劾成、刘罪大恶极，应当绑赴市场，斩首示众。

山阳太守翟超以郡人张俭为东部督邮。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览丧母还家，大起茔冢。俭举奏览罪，而览伺候遮，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奏其状，复不得御。徐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尝求故汝南太守李女不能得，遂将吏卒至家，载其女归，戏射杀之。东海相汝南黄浮闻之，收宣家属，无少长，悉考之。掾史以下固争，浮曰：“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弃市，暴其尸。于是宦官诉冤于帝，帝大怒，超、浮并坐髡钳，输作左校。

山阳郡太守翟超任命该郡人张俭担任东部督邮。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县，残害百姓。侯览母亲病故时，他回到家乡兴建高大的坟墓。张俭向朝廷上书，弹劾侯览的罪行，然而侯览伺机拦截张俭的奏章，使奏章无法呈送到皇帝面前。于是张俭便摧毁侯览的坟墓和住宅，没收

所有的家赀和财产，再详细奏报侯崐览的罪状。奏章仍然不能上达。中常侍徐璜的侄儿徐宣，担任下邳县令，更加残暴酷虐。他曾经要求娶前汝南郡太守李的女儿为妻，因为没有得到手，就率领吏卒冲进李家里，将李的女儿抢回自己家中，以箭射女作为游戏，将她杀死。东海国宰相汝南郡人黄浮听说这件事后，逮捕徐宣和他的家属，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用严刑拷问。掾史以下的属吏竭力劝阻，黄浮说："徐宣是国家的蟊贼，今天杀掉他，明天我坐罪抵命，死也瞑目。"立即判处将徐宣绑赴市场斩首，尸体示众。于是宦官向桓帝控诉，桓帝勃然大怒，翟超、黄浮两人都被坐罪，判处髡刑，并送往左校营罚服苦役。

太尉陈蕃、司空刘茂共谏，请、、超、浮等罪；帝不悦。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复言。蕃乃独上疏曰："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已，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议，冀当小平；明鉴未远，覆车如昨，而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泛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南阳太守成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乎去恶，至于陛下，有何！而小人道长，荧惑圣听，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必加刑谴，巳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桡，疾恶如雠，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览之从横，没财巳幸；宣犯衅过，死有余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雒阳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闻臣是言，当复啼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士，简练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岂远乎哉！"帝不纳。宦官由此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史以下多至抵罪，犹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太尉陈蕃和司空刘茂联名上书劝说桓帝，请求赦免成、刘、翟超、黄浮等人的罪，桓帝很不高兴。于是有关官吏便对陈蕃和刘茂进行弹劾，刘茂不敢再说话。陈蕃仍单独上书说："现在，外面的盗贼，只不

过是人体四肢的毛病；而内政不能治理，才是心腹的祸患。我寝不能安，食不能饱，真正忧虑的是，陛下的左右亲近，越发受到宠信，忠言却越发稀少，内患一天比一天严重，外忧一天比一天加深。陛下从列侯超登，继承帝位。即令是小民之家，好容易积蓄到百万钱的家产，做子孙的尚且深以财坏祖先的产业为羞耻，更何况陛下祖先的产业，兼有整个天下。承受先帝的重托，然而却打算松懈怠惰，自己把它看轻和忽视？即令陛下真的不爱惜自己，难道也不应该顾念先帝创业的辛勤劳苦？从前，梁姓家族的五位侯爵，毒遍全国，上天启发陛下做出决断，将他们收捕杀戮。天下人民的意愿，希望能过上一段太平日子。往事鉴戒不远，覆车如在昨天，可是陛下左右亲信，重新互相勾结。小黄门赵津、大奸商张泛等人放肆贪污暴虐，谄媚陛下左右，分别被前太原郡太守刘、南阳郡太守成检举杀戮。虽然说赦令颁布后不应该诛杀，但应当原谅他俩的本意，只在除去奸恶；对于陛下来说，怎会对此产生忿怒？然而邪恶小人的办法很多，迷惑陛下的视听，便使天威震怒，一定要加以处罚。这就已经过分了，何况更要从重处理，将他们诛杀。还有，前山阳郡太守翟超、东海国宰相黄浮秉公执法，不屈服于权贵，痛恨邪恶，犹如仇敌。翟超没收侯览的财产，黄浮依法诛杀徐宣，都遭到坐罪惩处，不能蒙受赦免和宽恕。侯览恣肆横行，没收他的财产已是幸事。徐宣所犯的罪过，死有余辜。过去，丞相申屠嘉征召邓通当面责备，洛阳县令董宣屈辱公主。然而，文帝出面请求从轻处理，光武帝加以重赏，并没有听说指控二人专擅，把二人处死。而今陛下左右一群宦官小臣，因为怨恨他们的党羽受到伤害，多方设法，妄加诬陷，以致遭受这样的刑罚。他们听到我的这些言辞，定会再向陛下哭泣申诉。我盼望陛下应该切断和堵塞宦官参与朝政的本源，任用尚书台和朝廷大臣，精心挑选清廉高洁的人士，斥退和废黜奸佞小人。如能这样，则上天气和，地下融洽，吉利和祥瑞的征兆，难道还需很长时间才能出现？”桓帝没有采纳。宦官因此更加痛恨陈蕃，凡是遇到陈蕃上呈有关选择举用贤能的奏章，都宣称是皇帝的指示，严加谴责，加以退回。长史以下的官吏，很多都被判处罪刑。只因陈蕃是朝廷的著名大臣，暂时还不峮敢对他加以谋害。

平原襄楷诣阙上疏曰：“臣闻皇天不言，以文象设教。臣窃见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罚星扬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

房、心，法无继嗣。前年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臣闻于师曰：‘柏伤竹枯，不出二年，天子当之。’今自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雷电，臣作威作福，刑罚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刘，南阳太守成，志除奸邪，其所诛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阉竖之谮，乃远加考逮，三公上书乞哀等，不见采察而严被谴让，忧国之臣，将遂杜口矣。臣闻杀无罪，诛贤者，祸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来，频行诛罚，梁、寇、孙、邓并见族灭，其从坐者又非其数。李云上书，明主所不当讳；杜众乞死，谅以感悟圣朝；曾无赦宥而并被残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诞致十子；今宫女数千，未闻庆育，宜修德省刑以广《螽斯》之祚。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之以为异也。愿赐清闲，极尽所言。”书奏，不省。

平原郡人襄楷前往宫门上书说：“我听说，皇天不会说话，只是用天象变异来显示它的旨意。我观察太微星，见天廷五方帝王的星座上，有金、火这样的罚星在其中闪烁。根据占卜，这是天子的凶象。而且金、火二星又都串入房、心二星宿之中，这说明天子不会有继承人。前年冬季，气候严寒，地面上的鸟兽，水中的鱼鳖，都被冻死，京都洛阳紧傍城墙的竹林和柏树，枝叶全都枯萎。我的老师曾经告诉过我：‘柏树受伤，竹林枯萎，不出二年，后果就要在天子身上显示。’如今从春季和夏季以来，接连不断地降霜、降冰雹，以及下大雨、巨雷、闪电，这是臣下作威作福，刑罚峻急苛刻的反应。太原郡太守刘、南阳郡太守成，他俩立志铲除奸佞邪恶，所诛杀和翦除的人，都符合人民的愿望。然而陛下却听信宦官的谗言，把他俩从远处逮捕到京都洛阳，严加拷问。三公上书，哀求陛下宽恕刘等人，不但没有采纳，反而受到谴责。这样，忧心国事的大臣，势必闭口无言。我曾经听说，杀害无罪的人，诛杀贤能的人，大祸会延及三世。自从陛下即位以来，频繁地进行诛杀惩罚，梁冀、寇荣、孙寿、邓万世等家族，都先后被诛灭，而因此被牵连坐罪的又不计其数。李云上书，圣明的君主本来不应该忌讳；杜众请求和李云一道处死，不过是希望以此感悟朝廷。结果，他俩没有得到赦免，同时遭受杀戮，天下的人

都知道他俩的冤枉。自从汉王朝建立以来，从来没有拒绝规劝，诛杀贤能，刑罚苛刻，像今天这么严重的。过去，周文王只有一个妻子，就生了十个儿子。而今宫女有数千人之多，却没有听说谁有生育。陛下应该增修恩德，减省刑罚，使后嗣象螽斯一样的繁衍。自从春秋时代以来，包括远古的帝王，黄河的河水从来没有澄清过。我认为，黄河象征着王国的封君。河水澄清，属于阳刚；河水浑浊，属于阴柔。黄河的河水本当浑浊，却反而澄清，显示阴柔将要变成阳刚，王国封君将要篡取帝位。京房《易传》说：'河水澄清，天下太平。'而今天降灾异，地吐妖怪，人间发生瘟疫，三者同时发生而又出现黄河的水清。这犹如春秋时代的麒麟，本来不应该出现的，却竟然出现了，所以，孔丘记录它认为是怪诞的事。如果承蒙陛下有空闲时间召见我，我当详细地陈述我所要说的话。"奏章呈上后，桓帝没有理睬。

十余日，复上书曰："臣闻殷纣好色，妲已是出；叶公好龙，真龙游廷。今黄门、常侍，天刑之人，陛下爱待，兼倍常宠，系嗣未兆，岂不为此！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耆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书上，即召入，诏尚书问状。楷言："古者本无宦臣，武帝末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尚书承旨，奏："楷不正辞理，而违背经艺，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雒阳狱。"帝以楷言虽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犹司寇论刑。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

过了十多天，襄楷再次上书说："我听说，殷纣王好色，于是出现妲已；岷叶子高好龙，于是真龙降临。而今黄门、常侍，都是被上天谴责，受过阉割的人，陛下宠爱他们，超过普通人数倍，陛下所以无子，岂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又听说，皇宫之中建立黄帝、老子、佛陀等庙宇。他们都主张清心寡欲，崇尚清静无为，喜爱生命，厌恶杀戮，克制欲望，力戒奢侈。而今陛下的嗜好和欲望不能去掉，杀戮和刑罚又超过正常情理，既然违背他们的教义，岂能获得神灵的福佑？佛教信徒不在一棵桑树下连住三夜，为的是避免住久了，会生出爱恋

之心，道理至为精密。正因为始终如一地坚持，才能得道成佛。而今陛下拥有美女艳妇，极尽天下的绝色，吃的喝的，又极尽天下的美味，怎么能和黄帝、老子一样？”奏章呈上后，桓帝立即召他进宫，命尚书代表皇帝接见和询问。襄楷说：“古代本来没有设置宦官，汉武帝末年，多次宴游后宫，才开始设置。”尚书秉承宦官的旨意，向桓帝回奏：“襄楷的言辞和道理完全不端正，而且违背儒家的经书和典籍，纯粹是假借上天的星宿，牵强附会个人的私意，诬蔑皇帝，歪曲事实，请交付司隶校尉，确定他应得之罪，收捕和送往洛阳监狱关押。”桓帝认为，襄楷的言辞虽然激烈，却都是说的天文星象的演变，所以，不肯诛杀，仅判处两年的徒刑。自明帝永平年间以来，臣下和人民虽然有崇信和传习佛教的人，然而皇帝尚没有接受和喜好。到了桓帝时，才开始笃信佛教，经常亲自祭祀和祈祷，从此佛教越发盛行。所以，襄楷才在上书中谈到它。

符节令汝南蔡衍、议郎刘瑜表救成、刘，言甚切厉，亦坐免官。、竟死狱中。、素刚直，有经术，知名当时，故天下惜之。岑、张牧逃窜获免。

符节令汝南郡人蔡衍、议郎刘瑜上书营救成、刘，因为言辞非常激烈严厉，也都坐罪被免官。而成、刘竟然死在狱中。成、刘一向刚强正直，通晓经学，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所以，天下的人无不惋惜。岑、张牧逃亡流窜在外，幸免于难。

之亡也，亲友竞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时人望之。彪曰：“《传》言‘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公孝以要君致衅，自遗其咎，吾已不能奋戈相待，反可容隐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彪尝为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按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按致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人养子者以千数。曰：“此贾父所生也。”皆名之为贾。

岑逃亡时，亲戚朋友都竞相掩护藏匿。唯独贾彪闭门不肯接纳，当时人们对于贾彪的这种行为全都怨恨指责。贾彪说：“《左传》上说：‘等到时机来时才发动，不要连累别的人。’岑胁迫他的长官，闯出大祸，是他自己遗害自己。我恨不得挥动兵器来对待他，岂能反过

来掩护隐匿他？”于是，大家都佩服他的处裁公正。贾彪曾经担任过新息县长，人民困苦贫穷，生下儿女多不能养育。贾彪下令严厉禁止，认为杀婴和杀人同罪。有一次，城南有强盗劫掠杀人，城北有妇人杀害自己的儿子，贾彪出车前往巡查验问，属吏打算引着他的车往城南去，贾彪发怒说：“强盗劫掠杀人，这是常理；母亲杀害儿子，违背天道。”便驱车前往城北，判决杀子之罪。城南强盗听到消息后，也将两手反绑于身后，到官府自首。数年之间，民间养育儿子的，以千计数。大家说：“这是贾父生的儿子。”并且，都用“贾”作为名字。

[9]河南张成，善风角，推占当赦，教子杀人。司隶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意按杀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讯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书，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太仆颍川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陈、范滂之徒二百余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自往请囚。范滂至狱，狱吏谓曰：“凡坐系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亦止。陈蕃复上书极谏，帝讳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

[9]河南尹人张成精通占候之术，他预先推算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就教他的儿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督促属吏，逮捕张成父子。不久，果然遇着朝廷颁布赦令，应该赦免。李膺心中更加愤怒，竟将张成父子处斩。但张成一向用占候术和宦官结交，桓帝有时候也向张成讯问占候。于是宦官指使张成的徒弟牢修上书，控告“李膺等人专门蓄养太学的游士，结交各郡派到京都洛阳求学的学生和门徒，互相标榜，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迷惑和扰乱风俗。”奏章呈上后，桓帝盛怒，下诏各郡、各封国，逮捕党人，并且明白布告天下，使大家同仇敌忾。公文经过太尉、司徒、司空三府，太尉陈蕃将诏书退回，说：“这次所搜捕的，都是海内享有盛名，忧心国事，忠于国家的大臣，即令他们犯了什么罪过，也应该宽恕十世。岂有罪名暧昧不明，而遭致

逮捕拷打？”拒绝联合签署。桓帝更加发怒，便直接下令，逮捕李膺等人，囚禁在黄门北寺监狱。李膺等人的供词牵连涉及到的有太仆颍川郡人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太学学生陈、范滂等二百余人。有的人事先逃亡，未能逮捕归案，朝廷则悬赏缉拿，派遣出去搜捕党人的使者，到处可以见到。陈说：“我不到监狱，大家都没有依靠。”于是，自己前往监狱请求囚禁。范滂被捕，送到监狱，狱吏对他说：“凡是获罪系狱的人犯，都要祭拜皋陶。”范滂回答说：“皋陶是古代的正直大臣，如果他知道我范滂没有犯罪，将会代我向天帝申诉，如果我犯了罪，祭祀他又有什么裨益？”所以，其他的囚犯也都不再祭祀。陈蕃再次上书，极力规劝桓帝。桓帝忌讳陈蕃言辞激切，假托陈蕃推荐征召的官员不称职，下诏免除陈蕃的官职。

时党人狱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贤，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与，乃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常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

当时，因党人之狱而被牵连逮捕入狱的人，都是天下知名的贤才。度辽将军皇甫规认为自己是西州的英雄豪杰，而竟没有被捕入狱，觉得耻辱，于是自己上书说：“我以前曾经推荐过前任大司农张奂，是阿附党人。并且，我过去被判处送往左校营罚服苦役时，太学生张凤等曾经上书为我申诉辩护，是为党人所依附，我应该坐罪。”朝廷知道后，也不过问。

杜密素与李膺名行相次，时人谓之李、杜，故同时被系。密尝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见郑玄为乡啬夫，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卒成大儒。后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扫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密知昱以激已，对曰：“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已，自同寒蝉，此罪人也。今志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赏刑得中，令问休扬，不亦万分之一乎！”昱惭服，待之弥厚。

杜密一向和李膺声名相等。当时人们并称李、杜，所以他俩同时被捕入狱。杜密曾经担任过北海国的宰相，在一次春季例行巡视中，走到高密县，遇见担任乡啬夫的郑玄，知道郑玄不是平凡的人，就聘请

他担任郡职。不久，又选派他到京都洛阳的太学求学，最后终于成为大儒。后来，杜密离职回乡，每次晋见郡太守或县令，大多都要请托一些事情。同郡的刘胜也从蜀郡离职回乡，却闭门和外界隔绝，对地方事务从不打扰。郡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胜是清高雅士，三公九卿中有很多人都推荐他。"杜密知道王昱以此激发自己，于是回答说："刘胜具有大夫的高位，而郡太守待他敬如上宾，可是，对善良的人，他不举荐；对邪恶的事，他不言语；隐瞒真情，明哲保身，闭口不言如同寒蝉一样，这是国家的罪人。而今对于有志大义，身体力行的贤才，我竭力推举；遇到违反正道，丧失节操的人士，我检举纠发；使阁下的奖赏刑罚，能够公平允当，美名远扬，我岂不是也尽到了万分之一的微薄力量？"王昱惭愧佩服，对待杜密更为殷厚。

[10]九月，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10]九月，擢升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11]司空刘茂免；冬，十二月，以光禄勋汝南宣酆为司空。

[11]司空刘茂被免官。冬季，十二月，擢升光禄勋汝南郡人宣酆为司空。

[12]以越骑校尉窦武为城门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丐施贫民，由是众誉归之。

[12]任命越骑校尉窦武为城门校尉。窦武在任期间，多方延聘知名人士，洁身自爱，疾恶如仇，杜绝贿赂；妻子儿女的衣服饮食费用，仅够开支而已，得到皇帝和皇后两宫的赏赐，全都发散给太学的学生和施舍给贫民，因此，受到大家的一致赞赏和称誉。

[13]匈奴乌桓闻张奂至，皆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诛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绶封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馀、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领之。

[13]南匈奴和乌桓听到张奂回任护匈奴中朗将，都相继归附投降，共计有二十万人。张奂仅诛杀其中煽动起兵反叛的首恶分子，对于其他的人，都进行安慰接纳。唯有鲜卑部落不肯归降，径行出塞而去。

东汉朝廷忧虑不能控制鲜卑酋长檀石槐，于是派遣使节，带着印信，打算封他为王，并且跟他和亲，可是，檀石槐不但不肯接受，反而对缘边要塞的侵犯和劫掠更为厉害。他将自己占领的地区分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直至辽东郡，连接夫馀、貊等二十余个城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直至上谷郡等十余个城邑，为中部；从上谷郡以西，直至敦煌群、乌孙等二十余个城邑，为西部。每一部设置一名大人，负责统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五十六卷

汉纪四十八 孝桓皇帝下永康元年(丁未、167)

汉纪四十八 汉桓帝永康元年(丁未，公元167年)

[1]春，正月，东羌先零围，掠云阳，当煎诸种复反。段击之于鸾鸟，大破之，西羌遂定。

[1]春季，正月，东羌先零部包围县，劫掠云阳县。当煎等诸部羌民再度起兵反叛。护羌校尉段率军在鸾鸟县邀击，大破叛羌，将西羌平定。

[2]夫馀王夫台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

[2]夫馀王国国王夫台攻打玄菟郡，玄菟郡太守公孙域率军将其击破。

[3]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辅，攻没两营，杀千余人。

[3]夏季，四月，先零部羌民大举进犯三辅地区，攻灭京兆虎牙营和扶风雍营，杀害一千余人。

[4]五月，壬字晦，日有食之。

[4]五月壬子晦（三十日），发生日食。

[5]陈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复为党人言者。贾彪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乃入雒阳，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魏郡霍等，使讼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常侍、黄门，竞行谲诈，妄爵非人。伏寻西京，佞臣执政，终丧天下。今不虑前事之失，复循覆车之轨，臣恐二世之难，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近者奸臣牢修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等逮考，连及数百人，旷年拘录，事无效验。臣惟膺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此诚陛下稷、、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时见理出，以厌神鬼喁喁之心。今台阁近臣，尚书朱、荀绲、刘、魏郎、刘矩、尹勋等，皆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内外之职，群才并列。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膂，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

得其所，宝爱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应可待。间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书奏，因以病上还城门校尉、槐里侯印绶。霍亦为表请。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狱讯党人范滂等，皆三木囊头，暴于阶下，甫以次辩诘曰：“卿等更相拔举，迭为辱齿，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 宦官子弟，宦官惧，请帝以天时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

[5]陈蕃被免职以后，朝廷文武大臣大为震动恐惧，再没有人敢向朝廷替党人求情。贾彪说：“我如果不西去京都洛阳一趟，大祸不可能解除。”于是，他就亲自来到洛阳，说服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魏郡人霍等人，使他们出面营救党人。窦武上书说：“自陛下即位以来，并没有听说施行过善政。常侍、黄门却奸诈百出，竞相谋取封爵。回溯西京长安时代，阿谀奉承的官员掌握朝廷大权，终于失去天下。而今不但不忧虑失败的往事，反而又走到使车辆翻覆的轨道上，我恐怕秦朝二世胡亥覆亡的灾难，一定会再度降临，赵高一类的变乱，也早晚都会发生。最近，因奸臣牢修捏造出朋党之议，就逮捕前司隶校尉李膺等入狱，进行拷问，牵连到数百人之多，经年囚禁，事情并无真实证据。我认为，李膺等人秉着忠心，坚持节操，志在筹划治理王室大事，他们都真正是陛下的后稷、子契、伊尹、吕尚一类的辅佐大臣，却被加上虚构罪名，遭受奸臣贼子的冤枉陷害，以致天下寒心，海内失望。唯有请陛下留心澄清考察，立即赐予释放，以满足天地鬼神翘首盼望的心愿。而今，尚书台的亲近大臣，如尚书朱、荀绲、刘、魏郎、刘矩、尹勋等人，都是国家的忠贞之士，朝廷的贤良辅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人，举止文雅，嵋通达国家的典章制度，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英才并列。然而，陛下却偏偏信任左右亲近，依靠奸佞邪恶，让他们在外主管州郡，在内作为心腹。应该把这批奸佞邪恶之徒陆续加以废黜，调查和审问他们的罪状，进行惩罚。信任忠良，分辨善恶和是非，使邪恶和正直、诽谤和

荣誉各有所归。遵照上天的旨意，将官位授给善良的人。果真如此，天象灾异的征兆可以消除，上天的祥瑞指日可待。近来，虽偶尔也有嘉禾、灵芝草、黄龙等出现，但是，祥瑞发生，一定是因为有贤才，福佑降临，一定是由于有善人，如果有恩德，它就是吉祥，没有恩德，它就是灾祸。而今陛下的行为不符合天意，所以不应该庆贺。”奏章呈上后，窦武即称病辞职，并缴还城门校尉、槐里侯的印信。霍也上书营救党人。桓帝的怒气稍稍化解，派中常侍王甫前往监狱审问范滂等党人。范滂等人颈戴大枷，手腕戴铁铐，脚挂铁镣，布袋蒙住头脸，暴露在台阶下面。甫逐一诘问说：“你们互相推举保荐，象嘴唇和牙齿一样地结成一党，究竟有什么企图？”范滂回答说：“孔丘有言：‘看见善，立刻学习都来不及。看见恶，就好象把手插到滚水里，应该马上停止。’我希望奖励善良使大家同样清廉，嫉恨恶人使大家都明白其卑污所在。本以为朝廷会鼓励我们这么做，从没有想到这是结党。古代人修德积善，可以为自己谋取多福。而今修德积善，却身陷死罪。我死后，但愿将我的尸首埋葬在首阳山之侧，上不辜负皇天，下不愧对伯夷、叔齐。”王甫深为范滂的言辞而动容，可怜他们的无辜遭遇，于是命有关官吏解除他们身上的刑具。而李膺等人在口供中，又牵连出许多宦官子弟，宦官们也深恐事态继续扩大。于是请求桓帝，用发生日食作为借口，将他们赦免。六月庚申（初八

范滂往候霍而不谢。或让之，滂曰：“昔叔向不见祁奚，吾何谢焉！”滂南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两，乡人殷陶、黄穆侍卫于帝，应对宾客。滂谓陶等曰：“今子相随，是重吾祸也！”遂遁还乡里。

范滂前往拜访霍，却不肯道谢。有人责备他，范滂回答说：“过去，叔向不见祁奚，我何必多此一谢。”范滂南归汝南郡时，南阳的士绅乘车来迎接他的有数千辆之多。他的同乡殷陶、黄穆站在他身边侍卫，为他应接对答宾客。范滂对殷陶等人说：“而今你们跟随我，是加重我的灾祸！”于是，他便悄悄逃回故乡。

初，诏书下举钩党，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百数，唯平原相史弼独无所上。诏书前后迫切州郡，笞掾史。从事坐传舍责曰：“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治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

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即收郡僚职送狱，遂举奏弼。会党禁中解，弼以俸赎罪。所脱者甚众。

最初，下诏搜捕党人，各郡、各封国奏报检举，牵连所及，多的以百计数，只有平原国宰相史弼，一个党人也没有奏报。诏书前后多次下达，严厉催促州郡官府，限期奏报；掾史等属吏甚至受到刑和鞭刑。青州从事坐在平原国的传舍，质问史弼说：“诏书对党人痛恨入骨，皇帝的旨意如此诚恳痛切。青州共有六个郡国，其中五个郡国都有党人，平原国何治理得独无党人？”史弼回答说：“先王治理天下，划分州郡国县境界，水土有不同，风俗有差异。其他郡国有的，平原国恰恰就没有，怎么能够相比。如果仰望上司长官的旨意，诬陷善良无辜的人，甚至依靠严刑酷罚，使非理的举动得逞，则平原国的人民，家家户户都是党人。我这个封国宰相，只有一死而已，坚决不能做出这种事情。”从事勃然大怒，立即逮捕史弼的所有属吏，送往监狱囚禁，然后弹劾史弼。正好遇着桓帝下令解除党禁，史弼用薪俸赎罪，所救脱的人很多。

窦武所荐：朱、沛人；苑康，勃海人；杨乔、会稽人；边韶，陈留人。乔容仪伟丽，数上言政事，帝爱其才貌，欲妻以公主，乔固辞，不听，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

窦武所推荐的人有：朱，沛国人；苑康，勃海郡人；杨乔，会稽郡人；边韶，陈留郡人。杨乔容貌和仪表壮美，多次上书奏陈朝廷政事，桓帝喜爱他的才华和美貌，打算把公主嫁给他为妻，杨乔坚决推辞。桓帝不许，杨乔闭口崐绝食，七日而死。

[6]秋，八月，巴郡言黄龙见。初，郡人欲就池浴，见池水浊，因戏相恐，“此中有黄龙，”语遂行民间，太守欲以为美，故上之。郡吏傅坚谏曰：“此走卒戏语耳。”太守不听。

[6]秋季，八月，巴郡上报说，发现黄龙。最初，一群人想去池塘洗澡，看到池塘的水浑浊，因此大家互相开玩笑地恐吓说：“里面有一条黄龙！”于是这句开玩笑的话在民间传播开来，郡太守认为这是美事，所以将它上报朝廷。郡府属吏傅坚劝阻说：“这只是差役的一句戏言，怎能当真？”郡太守不听规劝。

[7]六月，大水，勃海溢。

[7]六月，发生大水灾，勃海海水倒灌泛滥。

[8]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辅，张奂遣司马尹端、董卓拒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奂论功当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封，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奂辞不受，请徙属弘农。旧制，边人不得内徙，诏以奂有功，特许之。拜董卓为郎中。卓、陇西人，性粗猛有谋，羌胡畏之。

[8]冬季，十月，先零部羌民攻打三辅地区，张奂派遣司马尹端、董卓率军阻击，大败羌民，斩杀酋长、豪帅等，加上俘虏，共一万余人。幽州、并州、凉州等三州动乱全部平定。张奂按照功劳应该晋封侯爵，但他不肯奉承宦官，结果没能晋封侯爵，只赏赐钱二十万，任命他家中一人为郎。张奂推辞不肯接受，只请求朝廷准许将他家的户籍迁移到弘农郡著籍。按照过去的法令规定，边郡人士不准迁居内地。桓帝下诏，因张奂有功，特别给予批准。任命董卓为郎中。董卓是陇西郡人，性情粗暴勇猛而有智谋，羌人、胡人都畏惧他。

[9]十二月，壬申，复瘿陶王悝为勃海王。

[9]十二月壬申（二十三日），重新改封瘿陶王刘悝为勃海王。

[10]丁丑，帝崩于德阳前殿。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初，窦后既立，御见甚稀，唯采女田圣等有宠。后素忌忍，帝梓宫尚在前殿，遂杀田圣。城门校尉窦武议立嗣，召侍御史河间刘，问以国中宗室之贤者，称解渎亭侯宏。宏者，河间孝王之曾孙也，祖淑，父苌，世封解渎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守光禄大夫，与中常侍曹节并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奉迎宏，时年十二。

[10]丁丑（二十八日），桓帝在德阳前殿驾崩。戊寅（二十九日），尊皇后窦妙为皇太后。窦太后临朝主持朝政。起初，窦妙被立为太后，但很少能见到桓帝，只有采女田圣等人受到桓帝的宠爱。窦后忌妒而又残忍，当桓帝的棺材还停在德阳前殿时，她就下令处死田圣。城门校尉窦武为了商议确定新皇帝人选，征召侍御史河间国人刘，向他询问刘姓皇族中的贤才，刘推荐解渎亭侯刘宏。刘闳是河间王刘开的曾孙，祖父刘淑，父亲刘苌，两世都封为解渎亭侯。于是窦武入宫秉报窦太后，在宫禁中决策。任命刘为守光禄大夫，和中常侍曹节共同持节，率领中黄门、虎贲武士、羽林军等一千人，前往迎接刘宏。当时，刘宏年仅十二岁。

孝灵皇帝上之上建宁元年(戊申、168)

汉灵帝建宁元年(戊申，公元168年)

[1]春，正月，壬午，以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

[1]春季，正月壬午（初三），升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任命前太尉陈蕃为太傅，和窦武以及司徒胡广统领尚书台事宜。

时新遭大丧，国嗣未立，诸尚书畏惧，多托病不朝。陈蕃移书责之曰："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自偃在床，于义安乎！"诸尚书惶怖，皆起视事。

这时，正逢桓帝死亡的大丧，继位皇帝还没有即位，尚书们都内心畏惧，很多人假装生病不敢入朝理事。陈蕃写信责备他们说："古人树立名节，君王虽然死亡，我们事奉他，犹如他仍生存。而今新皇帝尚未即位，政事更加紧迫，各位怎么可以在这样艰苦的处境中，推卸自己应尽的职责，而躺在床上休息？这在大义上又怎么能够安心？"尚书们惶惧恐怖，都纷纷入朝治理政事。

[2]已亥，解渎亭侯至夏门亭，使窦武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改元。

[2]已亥（二十日），解渎亭侯刘宏抵达夏门亭。窦太后命窦武持节，用皇子封王时专用的青盖车，将刘宏迎接入宫。庚子（二十一日），刘宏即皇帝位，为汉灵帝，改年号。

[3]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庙曰威宗。

[3]二月辛酉（十三日），将桓帝安葬在宣陵，庙号为威宗。

[4]辛未，赦天下。

[4]辛未（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5]初，护羌校尉段既定西羌，而东羌先零等种犹未服，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招之连年，既降又叛。桓帝诏问曰："先零东羌造恶反逆，而皇甫规、张奂各拥强众，不时辑定，欲令移兵东讨，未识其宜，可参思术略。"上言曰："臣伏见先零东羌虽数叛逆，而降于皇甫规者，已二万许落；善恶既分，余寇无几。今张奂踌躇久不进者，当虑外离内合，兵往必惊。且自冬践春，屯结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势，欲更招降，坐制强敌耳。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

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计东种所余三万余落，近居塞内，路无险折，非有燕、齐、秦、赵从横之势，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诸羌、并擅其地，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得反本土。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 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余孽复起，于兹作害。今不暂疲民，则永宁无期。臣庶竭驽劣，伏待节度。”帝许之，悉听如所上。于是将兵万余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虏兵盛，众皆恐。乃令军中长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谓将士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众皆应声腾赴，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众大溃，斩首八千余级。太后赐诏书褒美曰：“须东羌尽定，当并录功勤；今且赐钱二十万，以家一人为郎中。”敕中藏府调金钱、彩物增助军费，拜破羌将军。

[5]起初，护羌校尉段既已平定西羌，然而，东羌先零等部尚未归服。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连年不断地进行招抚，羌人不断归降，又不断起兵进行反叛。桓帝下诏询问段说：“东羌先零等部羌民作恶反叛，然而皇甫规、张奂各拥有强兵，不能及时平定，我想命令你率军到东方讨伐，不知道是否恰当，请认真考虑一下战略。”段上书说：“我认为先零以及东羌诸部，虽然数度反叛，但向皇甫规投降的，已有二万余大小帐落，善恶已经分明，残余的叛羌所剩无几。而今张奂所以徘徊踌躇，久不进兵，只因为顾虑已归服朝廷的羌人，仍跟叛羌相通，大军一 动，他们必然惊慌。并且，从冬天开始，直到现在，已是春季，叛羌屯聚集结不散，战士和马匹都十分疲惫，有自行灭亡的趋势，想再一次招降他们，坐着不动便可制服强敌。我认为，叛羌是狼子野心，很难用恩德感化。当他们势穷力屈时，虽然可以归服，一旦朝廷军队撤退，又重新起兵反叛。唯一的办法，只有用长矛直指他们的前胸，用大刀直加他们的颈项。共计东羌诸部只剩下三万余个帐落，全部定居在边塞之内，道路没有险阻，并不具备战国时代燕、齐、秦、赵等国纵横交错的形势。可是，他们却长久地扰乱并、凉二

州，不断侵犯三辅地区，迫使西河郡和上郡的太守府都已迁徙到内地，安定郡、北地郡又陷于孤单危急。自云中郡、五原郡、西到汉阳郡，二千余里，土地全被匈奴人、羌人据有。这就等于恶疮暗疾，停留在两胁之下，如果不把他们消灭，势力将迅速膨胀。倘若用骑兵五千人、步兵一万人、战车三千辆，用三个冬季和两个夏季的时间，足可以击破平定，约计用费为钱五十四亿。这样，就可以使东羌诸部尽破，匈奴永远归服，迁徙到内地的郡县官府，也可以迁回故地。据我计算，自安帝永初年代中期起，诸部羌人起兵反叛，历时十四年，用费二百四十亿。顺帝永和年代末期，羌人再度起兵反叛，又历时七年，用费八十余亿。如此庞大的消耗，尚且不能把叛羌诛杀灭尽，以致残余羌众重新起兵反叛，遗害至今天。而今如果不肯使人民忍受暂时劳累的痛苦，则永久的安宁便遥遥无期。我愿竭尽低劣的能力，等待陛下的节制调度。”桓帝批准，完全采纳段所提出的上述计划。于是，段率军一万余人，携带十五日粮食，从彭阳直接插到高平，在逢义山跟先零等部羌民决崐战。羌军强大，段部众都很恐惧。段便下令军中，使用长箭头和锋利的大刀，前面排列三重举着长矛的步兵，挟持着强劲有力能够射远的弓弩，两边排列着轻装的骑兵，掩护着左右两翼。他激励将士说：“现在，我们远离家乡数千里，向前进则事情成功，逃走一定大家全死，共同努力争取功名！”就大声呐喊，全军跟随呐喊，步兵和骑兵同时发动攻击，先零羌军崩溃，段军队斩杀羌众八千余人。窦太后下诏褒奖说：“等到东羌全部平定，再合并论功行赏。现在，暂时赏赐段钱二十万，任命段家一人为郎中。”并且，命令中藏府调拨金钱等钱帛财物，帮助军费，擢升段为破羌将军。

[6]闰月，甲午，追尊皇祖为孝元皇，夫人夏氏为孝元后，考为孝仁皇，尊帝母董氏为慎园贵人。

[6]闰月甲午（疑误），追尊灵帝祖父刘淑为孝元皇，祖母夏氏为孝元后，父亲刘苌为孝仁皇，母亲董氏为慎园贵人。

[7]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以长乐卫尉王畅为司空。

[7]夏季，四月戊辰（疑误），太尉周景去世。司空宣酆被免官；擢升长乐卫尉王畅为司空。

[8]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8]五月丁未朔（初一），发生日食。

[9]以太中大夫刘矩为太尉。

[9]擢升太中大夫刘矩为太尉。

[10]六月，京师大水。

[10]六月，京都洛阳发生大水灾。

[11]癸巳，录定策功，封窦武为闻喜侯，武子机为渭阳侯，兄子绍为侯，靖为西乡侯，中常侍曹节为长安乡侯，侯者凡十一人。

[11]癸巳（十七日），论拥立皇帝的功劳，封窦武为闻喜侯，窦武的儿子窦机为渭阳侯，侄儿窦绍为侯，窦靖为西乡侯，中常侍曹节为长安乡侯，共封侯爵十一人。

郡卢植上书说武曰："足下之于汉朝，犹旦、之在周室，建立圣主，四海有系，论者以为吾子之功，于斯为重。今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何勋之有！岂可横叨天功以为已力乎！宜辞大赏，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锺，性刚毅，有大节。少事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盼，融以是敬之。

郡人卢植上书劝说窦武说："你现在在汉王朝中所处的地位，犹如姬旦、姬在周王朝所处的地位一样，拥戴圣明君主，关系到全国人民，谈论者认为你的功劳中，这是最为重大的了。皇室的血统关系，本是一脉先后相传，你只不过按照图牒的次序，确立皇帝人选，这又有什么功勋？岂可贪天之功，当作自己的力量。我建议你，应该辞去朝廷给你的大赏，保全你的身分和名誉。"窦武不能采纳。卢植身长八尺二寸，说话的声音犹如洪钟一样响亮，性情刚正坚毅，有大节。年少时跟随马融学习儒家经书，马融性格豪放不羁，常让女伎在面前载歌载舞。卢植在座下听讲多年，从来没有斜视一眼，马融因此对他十分敬重。

太后以陈蕃旧德，特封高阳乡侯。蕃上疏让曰："臣闻割地之封，功德是为。臣虽无素洁之行，窃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让，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灾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许。蕃固让，章前后十上，竟不受封。

窦太后为了感激陈蕃旧日对她的恩德，特封他为高阳乡侯。陈蕃上书辞让说：“我听说分割国家土地，作为封爵食邑，应该以功劳或恩德作为标准。我虽然没有清白廉洁的品行，但我羡慕正人君子‘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东西，不能接受。’倘若我接受封爵而不辞让，捂住脸面坐上这个位置，将使皇天盛怒，降灾祸于百姓。这样，我渺小的身子，又向何处寄托！”窦太后不准。陈蕃坚决辞让，奏章前后上呈有十次之多，终于不肯接受封爵。

[12]段将轻兵追羌，出桥门，晨夜兼行，与战于奢延泽、落川、令鲜水上，连破之。又战于灵武谷，羌遂大败。秋，七月，至泾阳，余寇四千落，悉散入汉阳山谷间。

[12]破羌将军段，率领轻装部队穷追残余羌众，出桥门谷，日夜兼程，先后在奢延泽、落川、令鲜水等地接连发生战斗，取得一连串胜利。尔后，又崐追到灵武谷，大败羌众。秋季，七月，段率军追击到泾阳，残余羌众只剩下四千余个帐落，全都逃散进入汉阳郡的各个山谷里。

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上言：“东羌虽破，余种难尽，段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诏书下，复上言：“臣本知东羌虽众，而软弱易制，所以比陈愚虑，思为永宁之算；而中郎将张奂说虏强难破，宜用招降。圣朝明监，信纳瞽言，故臣谋得行，奂计不用。事势相反，遂怀猜恨，信叛羌之诉，饰润辞意，云臣兵‘累见折’，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污野，伤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际，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覆，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昔邢为无道。卫国伐之，师兴而雨；臣动兵涉夏，连获甘澍，岁时丰稔，人无疵疫。上占天心，不为灾伤；下察人事，众和师克。自桥门以 西、落川以东，故宫县邑，更相通属，非为深险绝域之地，车骑安行，无应折。案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蛇虺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

根，不使能殖。本规三岁 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

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向朝廷上书说：“东羌虽然被击破，但是残余羌民很难全部消灭，段性情轻率而果敢，应考虑到东羌诸部 的失败，难以保持经常。最好是以恩德招降，就永远不会后悔。”朝廷下诏，将张奂的建议转告段，段再次向朝廷上书说：“我原本知道东羌虽然人数众多，然而，他们的力量软弱，容易制服。所以，才不断向朝廷陈述我的愚见，想做永远安宁的打算。可是，中郎将张奂总是强调羌人力量强大，难以击破，应该采用招降的策略。圣明朝廷明镜高悬，采纳我的犹如瞽者的妄说，所以，我的谋略才得以施行，而张奂的计划才被搁置不用。只因为事态的发展，跟张奂原来所预料的恰恰相反，张奂便心怀猜疑忌妒，听信叛羌的申诉，润饰言辞和文意，指责我的军队‘不断受到挫折’，又宣称：‘羌人和汉人都是上天所生，不能诛杀灭尽，山谷广阔高大，不能空着无人居住。流血污染原野，有伤和气，招致天灾。’我低头思考，周王朝、秦王朝时代，西戎、北狄为害。汉王朝中兴以来，羌人的侵犯为害最大，杀也杀不完，虽然归降，不久又起兵反叛。而今先零等诸部 羌人，多次反复无常，攻陷县邑，抢夺人民财物，挖掘坟墓棺木，暴露死尸，使生人和死者都遭受灾祸。于是上天盛怒，才借我所统御的大军之手，对他们进行诛杀。过去，春秋时代，邢国暴虐无道，卫国对它进行讨伐，大军出动之日，上天及时降雨。我率军征战，经过夏天，接连获降及时雨，庄稼丰收，人民也没有瘟疫疾病。上应天心，不降灾异伤害；下受人民拥戴，大众齐心，出师获胜。从桥门以西，落川以东，旧有的宫殿和县城聚邑，互相连接，并不是穷山恶水的绝域地带，车辆马匹，都能安全行驶，不会遭到毁伤损坏。张奂身为汉朝官吏，担任武职，到任二年，仍不能扫平贼寇，徒想兴修文教，止息干戈，招降八凶悍的敌人，这纯粹是虚诞无用之说，安全不能得到验证。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先零羌众侵犯边塞，赵充国把他们迁居到边塞之内；煎当羌众扰乱边塞，马援把他们迁移到三辅地区。他们开始时全都降服，而后来终于起兵反叛，至今仍为祸害。所以，凡是有远见卓识的人士，都深感忧虑。而今沿边各郡，汉人户口稀少，常常遭受羌人的毒害。如果再把大批降羌内迁，让他们和汉人杂居在一起，这就犹如把荆棘种到良田，把毒

蛇豢养在卧室一样。所以，我依靠大汉朝廷的威名，建立长久安宁的计策，打算彻底地铲除病根，使它再不能发生。本来规划三年的经费，支用五十四亿，迄今一载，消耗不到一半，然而，残余的叛羌，已象灰烬一样，濒临灭绝。我每次拜读诏书，对军事行动朝廷绝不干预。但愿把这个精神贯彻到底，凡事都交由我全权处理，临事应变，不失军机。”

[13]八月，司空王畅免，宗正刘宠为司空。

[13]八月，司空王畅被免官，擢升宗正刘宠为司空。

[14]初，窦太后之立也，陈蕃有力焉。及临朝，政无大上，皆委于蕃。蕃岷与窦武同心戮力，以奖王室，徵天下名贤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皆列于朝廷，与共参政事。于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赵娆及诸女尚书，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共相朋结，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尝共会朝堂，蕃私谓武曰：“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今不诛之，后必难图。”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于是引同志尚书令尹勋等共定计策。

[14]起初，窦妙被册封为皇后，陈蕃曾经尽过力量。等到窦妙当上太后，临朝主持朝政时，就把大小政事全部交付陈蕃。陈蕃和窦武同心合力，辅佐皇室，征召天下闻名的贤才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都进入朝廷，共同参与朝廷政事。于是，天下的士人，无不伸长脖子殷切盼望太平盛世的来临。然而，灵帝的奶妈赵娆跟女尚书们，早晚都守候在窦太后身边，和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互相勾结，奉承窦太后。于是，得到窦太后的宠信，多次颁布诏书，封爵拜官。陈蕃、窦武对此深为痛恨。有一次，在朝堂上共同商议朝廷政事，陈蕃私下对窦武说：“曹节、王甫等人，从先帝时起，就操纵国家大权，扰乱天下，今天如果不杀掉他们，将来更难下手。”窦武也很同意陈蕃的意见。陈蕃大为高兴，用手推席起身。于是，窦武便和志同道合的尚书令尹勋等人，共同制定计策。

会有日食之变，蕃谓武曰：“昔萧望之困一石显，况今石显数十辈乎！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门户，主近署财物耳；今乃使与政事，任重权，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匈匈，

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太后曰：“汉元以来故事，世有宦官，但当诛其有罪者，岂可尽废邪！”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苏康等，皆坐死。武复数白诛曹节等，太后豫未忍，故事久不发。蕃上疏曰：“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尚书并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东西，耽禄畏害。陛下今不急诛此曹，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愿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纳。

正好遇上发生日食的灾变，陈蕃对窦武说：“过去，萧望之困在一个石显手里，何况今天有数十个石显！我今年已八十岁，只想帮助将军铲除祸害。正可抓住发生日食这个机会，斥退废黜宦官，来消除天象变异。”于是窦武禀告太后说：“按照旧日的典章制度，黄门、常侍只在宫内供职，负责管理门户，保管宫廷财物。而今却教他们参与朝廷政事，掌握重要权力，家人子弟，布满天下，专门贪赃暴虐。天下舆论沸腾，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应该将他们全部诛杀或废黜，以肃清朝廷。”窦太后吃惊地说：“自从汉王朝建立以来，按照旧日的典章制度，世世代代都有宦官，只应当诛杀其中犯法有罪的，怎么能够将他们全都消灭？”当时，中常侍管霸，很有才能和谋略，在禁宫独断专行。窦武请准窦太后，先行逮捕管霸，以及中常侍苏康等，都坐罪处死。窦武又多次向窦太后请求诛杀曹节等，窦太后犹豫不决，不忍批准，所以，便把事情拖延下去。于是陈蕃又上书说：“而今京都洛阳人心不安，道路喧哗，传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疯等，和赵妖、尚书们共同扰乱天下。凡是依附和服从他们的升官进爵，违背和抗拒他们的中伤陷害。举朝的文武官员，好象河水中漂流的树木一样，一会漂到东，一会漂到西，只知道贪图俸禄，畏惧权势。陛下如果现在不迅速诛杀此辈，一定会发生变乱，危害国家，灾祸难以预计。请求把这份奏章，宣示左右，并命天下的奸佞们都知道我对他们深恶痛绝。”窦太后不肯采纳。

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将，入太微。侍中刘瑜素善天官，恶之，上书皇太后曰：“案《占书》：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又与武、 蕃书、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于是武、蕃以朱寓为司隶校尉，刘为河南尹、虞祁为雒阳令。武奏免黄门

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长乐尚书郑飒，送北寺狱。蕃谓武曰："此曹子便当收杀，何复考为！"武不从，令冰与尹勋、侍御史祝杂考飒，辞连及曹节、王甫。勋、冰即奏收节等，使刘瑜内奏。

同月，金星侵犯房宿上将星，深入太微星座。侍中刘瑜一 向精于天文，对上述天象感到厌恶，于是向窦太后上书说："根据《占书》，天上有此星象崐，宫门应当关闭，将对将相不利，奸人近在咫尺，但愿紧急防备。"同时，又写信警告窦武、陈蕃，指出星辰错乱，对大臣不利，应该迅速确定大计。于是窦武、陈蕃任命朱寓为司隶校尉，刘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县令。窦武奏准将黄门令魏彪免官，任命所亲信的小黄门山冰接替。然后由山冰出面，弹劾和逮捕长乐尚书郑飒，送往北寺监狱囚禁。陈蕃对窦武说："对于这批家伙，抓住便应当场诛杀，还用审问? "窦武没有听从，命山冰、尹勋、侍御史祝共同审问郑飒。郑飒在供辞中，牵连到曹节、王甫。尹勋、山冰根据郑飒的口供，立即奏请窦太后准予逮捕曹节等人，奏章交由刘瑜呈递。

九月，辛亥，武出宿归府。典中书者先以告长乐五官史朱、盜发武奏，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因大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血共盟，谋诛武等。曹节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令帝拔剑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信，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冰疑，不受诏，甫格杀之，并杀勋；出郑飒，还兵劫太后，夺玺绶。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使郑飒等持节及侍御史谒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其兄子步兵校尉绍共射杀使者。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令军士曰："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陈蕃闻难，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到尚书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王甫时出与蕃相遇，适闻其言，而让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并封三侯！又设乐饮宴，多取掖庭宫人，旬日之间，赀财巨万，大臣若此，为是道邪！公为宰辅，苟相阿党，复何求贼！"使剑士收蕃，蕃拔剑叱甫，辞色逾厉。遂执蕃，送北寺狱。黄门从官驺蹋蕃曰："死老魅！复

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即日，杀之。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徵还京师，曹节等以奂新至，不直本谋，矫制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奂率五营士讨武。夜漏尽，王甫将虎贲、羽林等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奂等合，已而悉军阙下，与武对陈。甫兵渐盛，使其士大呼武军曰：“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兵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武、绍走，诸军追围之，皆自杀，枭首雒阳都亭；收捕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谮虎贲中郎将河间刘淑、故尚书会稽魏郎，云与武等通谋，皆自杀。迁皇太后于南宫，徙武家属于日南；自公卿以下尝为蕃、武所举者及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议郎勃海巴肃，始与武等同谋，曹节等不知，但坐禁锢，后乃知而收之。肃自载诣县，县令见肃，入，解印绶，欲与俱去。肃曰：“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诛。

九月辛亥（初七），窦武休假，出宫回家住宿。负责主管奏章的宦官得到消息，先行报告长乐五官史朱、朱秘密拆阅窦武的奏章，诟骂说：“宦官放任犯罪，自然可以诛杀，可是我们又有什么罪过，却应当全都遭到灭族？”因而大声呼喊说：“陈蕃、窦武奏请皇太后废黜皇帝，大逆不道！”便连夜召集一向亲近的健壮宦官、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歃血共同盟誓，合谋诛杀窦武等人。曹节急忙向灵帝报告说：“外面情况紧急，请陛下赶快登上德阳前殿。”并且，教灵帝拔出佩剑，做出欢欣奋起的模样，派奶妈赵娆等在灵帝左右保护，收取符信，关闭宫门，召唤尚书台官属，用利刀威胁，命他们撰写诏书，任命王甫为黄门令，持节到北寺监狱，逮捕尹勋、山冰。山冰怀疑诏书不是真的，拒不受诏，王甫格杀山冰，接着又杀死尹勋，将郑飒释放出狱。随后，王甫又率领卫士回宫，劫持窦太后，夺取皇帝的玺印。命中谒者守卫南宫，紧闭宫门，切断通往北宫的复道。派郑飒等持节，率领侍御史、谒者，逮捕窦武等人。窦武拒不受诏，投奔步兵校尉军营，跟他的侄儿、步兵校尉窦绍，共同射杀使者。召集会合北军五校尉营将士数千人，进屯都亭，对军士下令说：“黄门、中常侍谋反，努力作战的，封侯、重赏。”陈蕃听到事变，率领他的部属官员，和学生门徒八十余人，各人拔出刀剑，闯入承明门，一直走到尚书台门前，振臂大声呼喊说：“大将军忠心卫国，黄门反叛，为何反说窦武

大逆不道？”当时，王甫出来，正好和陈蕃相遇，听见他的呼喊、斥责陈蕃说：“先帝刚刚去世，修筑坟墓尚未竣工，窦武有什么功劳，兄弟父子三人同时赀财产累积上万，朝廷大臣这种行为，不是无道，又是什么？你是宰辅大臣，苟且互相结党，还去什么地方捉拿奸贼？”命令武士逮捕陈蕃，陈蕃拔剑斥责王甫，言辞和脸色都更加严厉。可是，武士终于把陈蕃拘捕，送到北寺监狱囚禁。黄门从官骑士用脚踢着陈蕃得意洋洋地说：“死老精怪，还能不能裁减我们的人员数目，克扣我们的俸给和借贷？”并于当天在狱中将陈蕃杀死。这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正好被召回京都洛阳。曹节等人因张奂新到，不了解政变的内幕。于是假传皇帝圣旨，擢升少府周靖为行车骑将军、加节，和张奂率领五校尉营留下的将士前往讨伐窦武。此时，天已微明，王甫率领虎贲武士、羽林军等共计一千余人，出朱雀掖门布防，跟张奂等会合。不久，全部抵达宫廷正门，和窦武对阵。这样，王甫的兵力渐盛，他教士兵向窦武军队大声呼喊说：“窦武谋反，你们都是皇帝的警备部队，应当保卫皇宫，为什么追随谋反的人？先投降的有赏！”北军五营校尉府的官兵，一向畏惧归服宦官，于是窦武的军队开始有人投奔王甫，从清晨到早饭时，几乎全部归降。窦武、窦绍被迫逃走，各路军队追捕包围，他们两人都自杀身亡，被砍下人头悬挂在洛阳都亭示众。紧接着，又大肆搜捕窦武的亲族、宾客、姻戚，全部加以诛杀。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被屠灭全族。宦官又诬陷虎贲中郎将河间国人刘淑，前尚书会稽郡人魏郎，说他俩和窦武等人通谋，他俩也都自杀。将窦太后迁到南宫，把窦武的家属放逐到日南郡。从三公、九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所推荐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学生门徒和过去的部属，全都免官，从此不许再出来作官。议郎、勃海郡人巴肃开始时参与窦武共同密谋，曹节等人不知道，只是坐罪禁锢不许再做官，后来才被发现，于是，下令逮捕巴肃。巴肃自己乘车来到县廷，县令见到巴肃以后，迎到后阁，解下县令印信，打算和巴肃一起逃走。巴肃说：“做臣下的，有谋略不敢隐藏，有罪过不敢逃避刑罚，既然没有隐藏谋略，又怎么敢逃避应得的刑罚？”便被诛杀。

曹节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朱、共普、张亮等六人皆为列侯，十一人为关内侯。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丧气。

曹节升任长乐卫尉，封为育阳侯。王甫升任中常侍，仍照旧兼任黄门令。朱、共普、张亮等六人，都封为列侯。另外，还有十一人封为关内侯。于是，一群小人得志，士大夫们都垂头丧气。

蕃友人陈留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觉，系狱，合门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阳胡腾殡敛武尸，行丧，坐以禁锢。武孙辅，年二岁，腾诈以为己子，与令史南阳张敞共匿之于零陵界中，亦得免。

陈蕃的朋友、陈留郡人朱震，收殓埋葬陈蕃的尸体，把陈蕃的儿子陈逸秘密藏匿起来。事情被发觉以后，朱震全家被捕，男女老幼都被戴上刑具。朱震虽遭严刑拷打，誓死不肯吐露真情，陈逸因此得以逃命。窦武大将军府的掾吏、桂阳郡人胡腾收殓殡葬窦武的尸体，为窦武吊丧，受到禁锢，不许做官的处分；窦武的孙子窦辅，年仅二岁，胡腾将他冒充是自己的儿子，跟大将军府令史、南阳郡人张敞把他藏到零陵郡境内，也得以逃命。

张奂迁大司农，以功封侯。奂深病为曹节等所卖，固辞不受。

张奂升任大司农，因功封侯。张奂懊悔中了曹节等人的奸计，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封侯。

[15]以司徒胡广为太傅，录尚书事，司空刘宠为司徒，大鸿胪许栩为司空。

[15]任命司徒胡广为太傅，主管尚书事务；司空刘宠为司徒；擢升大鸿胪许栩为司空。

[16]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16]冬季，十月甲辰晦（三十日），发生日食。

[17]十一月，太尉刘矩免，以太仆沛国闻人袭为太尉。

[17]十一月，太尉刘矩被免官，升太仆、沛国人闻人袭为太尉。

[18]十二月，鲜卑及貊寇幽、并二州。

[18]十二月，鲜卑和貊侵犯幽、并二州。

[19]是岁，疏勒王季父和得杀其王自立。

[19]同年，西域疏勒王国国王的叔父和得，杀掉国王，自立为王。

[20]乌桓大人上谷难楼有众九千余落，辽西丘力居有众五千余落，自称王。辽东苏仆延有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有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

[20]乌桓酋长上谷难楼拥有部众九千余个帐落；辽西郡的丘力居拥有部众五千余个帐落，自己称王；辽东郡的苏仆延拥有部众一千余人帐落，自称峭王；右北平郡的乌延拥有部众八百余个帐落，自称汗鲁王。

二年(己酉、169)

二年(己酉，公元169年)

[1]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1]春季，正月丁丑（疑误），大赦天下。

[2]帝迎董贵人于河间。三月，乙巳，尊为孝仁皇后，居永乐宫；拜其兄宠为执金吾，兄子重为五官中郎将。

[2]灵帝将母亲董贵人从河间国迎接到京都洛阳。三月乙巳（初三），尊董贵人为孝仁皇后，住永乐宫。任命董贵人的哥哥董宠为执金吾，侄儿董重为五官中郎将。

[3]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见于御坐上。癸巳，大风，雨雹，霹雳，拔大木百余。诏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农张奂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窦武、陈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收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上深嘉奂言，以问诸常侍，左右皆恶之，帝不得自从。奂又与尚书刘猛等共荐王畅、李膺可参三公之选，曹节等弥疾其言，遂下诏切责之。奂等皆自囚廷尉，数日，乃得出，并以三月俸赎罪。

[3]夏季，四月壬辰（二十一日），金銮宝殿的皇帝御座上发现一条青蛇。癸巳（二十二日），刮大风，降冰雹，雷霆霹雳，拔起大树一百余棵。灵帝下诏，命三公、九卿以下官员，每人各呈密封奏章。大司农张奂上书说："过去，周公姬旦埋葬时，因违背礼制，上天震怒。而今窦武、陈蕃对国家一片忠贞，还没有得到朝廷公开的宽恕，天降怪异反常的事物，都是为此而发。应该迅速地收敛安葬他们，召回他们被放逐边郡的家属，因跟从他们受连坐而遭到禁锢的，全部撤

除。还有，皇太后虽然居住南宫，可是恩遇礼敬都不及时周到，朝廷大臣无人敢说，远近的人都很失望。应该思念大义，回报父母养育的亲恩。”灵帝深以为有理，询问中常侍们的意见，宦官们都大为反感，而灵帝又不能自作决定。张奂又与尚书刘猛等联名推荐王畅、李膺是担任三公的合适人选，曹节等人更加痛恨张奂等人多嘴，便让灵帝下诏严厉责备。张奂等人自动投入廷尉狱，请求囚禁，数日之后，才被释放，但仍罚俸三月赎罪。

郎中东郡谢弼上封事曰：“臣闻‘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宫闼，援立圣明，书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窦氏之诛，岂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如有务露之疾，陛下当何面目以见天下！孝和皇帝不绝窦氏之恩，前世以为美谈。《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今以桓帝为父，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哉！愿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凯风尉母之念。臣又闻‘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宠私，乃享大封，大风雨雹，亦由于兹。又，故太傅陈蕃，勤身王室，而见陷群邪，一旦诛杀，其为酷滥，骇动天下；而门生故吏，并离徙锢。蕃身已往，人百何赎！宜还其家属，解除禁网。夫台宰重器，国命所系，今之四公，唯司空刘宠断断守善，余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覆之凶，可因灾异，并加罢黜，征故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膺并居政事，庶灾变可消，国祚惟永。”左右恶其言，出为广陵府丞，去官，归家。曹节从子绍为东郡太守，以他罪收弼，掠死于狱。

郎中东郡人谢弼上呈密封奏章说：“我曾经听说：‘蟒蛇毒蛇，女子征兆’，我认为，当初是皇太后在深宫之中决定迎立陛下的大计。《尚书》说：‘父子兄弟，罪行不相连及’，窦姓家族的诛杀，岂能把罪过加到皇太后身上？如今被幽禁隔离在空宫之中，忧伤之情上感天心。万一发生措手不及的急病，陛下还有什么面目再见天下？和帝不断绝窦太后的养育之恩，前世传为美谈。《礼记》上说：‘作为谁的后嗣，就是谁的儿子’而今陛下承认桓帝为父，岂能不承认皇太后为母？盼望陛下仰慕虞舜孝顺的教化，回想《凯风》歌颂思念母亲的恩情。我又听说：‘开国承家，不能任用小人。’而今功臣久在外面，没有得到封爵和增加薪俸，然而，陛下的奶妈却私下得到宠爱，享受很高的封爵。刮大风以及降冰雹，也都是由于这个缘故。还有，前太傅陈蕃毕

生为王室尽力，竟被一群邪恶小人陷害，一旦被杀，全族灭绝，其酷刑滥罚，天下为之震骇。甚至连他的学生门徒，以及过去的部署，都遭到贬谪放逐，禁锢不许做官。岷陈蕃已经死去，即令一百条生命也不能赎他生还。应该将他的家属召回京都洛阳，解除禁令。尚书令和太尉、司徒、司空都是社稷大臣，国家命脉所在。可是现在的四公，只有司空刘宠还能推行善政，其他三位都是无德食禄，招贼引寇之辈，必然发生鼎足折断，食物倾覆的凶事。正好趁着天降灾异，把他们全部罢免。征召前司王畅、长乐少府李膺等参与政事。差不多能使灾变消除，国运永昌。”灵帝左右近侍，对谢弼的建议非常痛恨，于是贬他出任广陵郡太守府的府丞。谢弼自动辞职，回到家乡。曹节的堂侄曹绍正担任东郡的郡太守，用其他的罪名逮捕谢弼，在监狱中把他严刑拷打而死。

帝以蛇妖问光禄勋杨赐，赐上封事曰：“夫善不妄来，灾不空发。王者心有所想，虽未形颜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阴阳为其变度。夫皇极不建，则有龙蛇之孽，《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刚之道，别内外之宜，抑皇甫之权，割艳妻之爱，则蛇变可消，祯祥立应。”赐，秉之子也。

灵帝向光禄勋杨赐询问有关蛇妖的事，杨赐上呈密封奏章说：“祥瑞不会妄自降临，灾异也不会无故发生。君王心里有所思想，虽然没有形诸脸色，但金木水火土等五星已经为之推移，阴阳也都随之改变。君王的权威不能建立，就会发生龙蛇一类灾孽。《诗经》上说：‘蟒蛇毒蛇，女子征兆。’只有请陛下思虑阳刚的道理，应该有内外之别，抑制皇后家族的权力，割舍娇妻艳妾的宠爱，则蛇变可以消失，祥瑞立刻就会出现。”杨赐是杨秉的儿子。

[4]五月，太尉闻人袭、司空许栩免；六月，以司徒刘宠为太尉，太常汝南许训为司徒，太仆长沙刘嚣为司空。嚣素附诸常侍，故致位公辅。

[4]五月，太尉闻人袭、司空许栩都被免官。六月，任命司徒刘宠为太尉，擢升太常汝南人训为司徒，太仆长沙郡人刘嚣为司空。刘嚣一向阿谀奉承中常侍，所以才得以擢升到三公高位。

[5]诏遣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段以春农，百姓布野，羌虽暂降，而县官无廪，必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势必殄灭。于是自

进营，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骑司马田晏、假司马夏育将五千人先进，击破之。羌众溃东奔，复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门，规一举灭之，不欲复令散走。秋七月，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将七千人衔枚夜上西山，结营穿堑，去虏一里许，又遣司马张恺等将三千人上东山，虏乃觉之。因与恺等挟东、西山，纵兵奋击，破之，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堑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冯禅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汉阳、陇西三郡。于是东羌悉平。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余级，获杂畜四十二万七千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更封新丰县侯，邑万户。

[5]灵帝下诏，派遣谒者冯禅前往汉阳郡，说服残余的羌众投降。破羌将军段认为，春天是农耕季节，农夫布满田野，羌众即使暂时投降，地方官府也无能力供给他们的粮食，最后一定再次起兵为盗贼，不如趁他们空虚的时候，纵兵出击，一定可以将他们杀绝。于是段亲自率军出征，挺进到离羌众所驻守的凡亭山四五十里的地方，派遣骑司马田晏、假司马夏育率领五千人作先锋，击破羌众的大营。羌众向东撤退，重新聚集在射虎谷，并且分兵把守射虎谷的上下门。段计划一举将他们全部歼灭，不许他们再溃散逃亡。秋季，七月，段派遣一千余人在西县用木柱结成栅栏，纵深二十步，长达四十里，进行遮挡。然后，分别派遣田晏、夏育率领兵士七千人，口中衔枚不许言语，乘夜攀登上西山，安营扎寨，挖凿壕沟，进到距羌众屯聚一里许的地方。又派遣司马张恺等率领三千人攀登上东山。这时，被羌众发觉。段因而和张恺分别由东山和西山纵兵夹击，大破羌众，追击到射虎谷的上下门和穷山深谷之中，势如破竹，斩杀叛羌酋长以下共一万九千余人。冯禅等所招降的四千人，被分别安置在安定、汉阳、陇西等三郡。于是，东羌诸部的叛乱全部被平定。段先后共经历一百八十次战役，斩杀三万八千余人，俘获各种家畜四十二万七千余头，用费四十四亿，军吏和士兵死亡四百余人。东汉朝廷改封段为新丰县侯，每年征收一万户人家的租税。

臣光曰：《书》称“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

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处之四裔，不使乱礼义之邦而已。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为崐郡县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诛者，将帅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将驱而出之塞外，择良吏而牧之，则疆埸之臣也，岂得专以多杀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

臣司马光曰：《尚书》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而人是万物的精灵。其中特别聪明的人，作为天子。天子是人民的父母。"蛮夷戎狄各族的气质虽然跟我们不一样，但趋利避害，乐生恶死，也跟我们是相同的。治理得法，则归顺服从；治理不得法，则背叛侵扰，自在道理之中。所以，从前圣明君王的为政，背叛则进行讨伐，归服就进行安抚，把他们安置在四方极远的边疆地带，不使他们扰乱中原的礼义之邦而已。如果把他们当作草木禽兽，不区分善和恶，不辨别背叛和归服，竟然都象割草似的将他们一律杀掉，岂是作人民父母的本意？况且羌族之所以起兵反叛，是由于不堪忍受郡县官府侵刻，而心中衔冤的缘故。而对于叛乱者，不能当时就加以诛杀，这是由于统帅将领都不是合适人选的缘故。假如派遣优秀的将领把他们驱逐到塞外，再选择优秀的文吏进行治理，则奔驰疆场的大臣，岂能再有机会用大肆杀戮去称心快意？如果治理不得法，即令是中原地区的汉民，也会蜂拥而起，成为寇盗，又怎能把他们斩尽杀绝？所以，段这个将领，虽然克敌有功，但是，正人君子对他并不赞许。

[6]九月，江夏蛮反，州郡讨平之。

[6]九月，江夏郡蛮族起兵反叛，州郡官府出兵，将其讨伐平定。

[7]丹杨山越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

[7]丹杨郡山越族起兵反叛，包围郡太守陈夤，被陈夤率军击破。

[8]初，李膺等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标榜，为之称号：以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者，言一 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魏郎、赵典、朱为八 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及南阳宗慈、陈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人者也；张俭、翟超、岑、苑康及山阳刘表、汝南陈翔、鲁国孔昱、山

阳檀敷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及东平张邈、王孝、东郡刘儒、泰山胡母班、陈留秦周、鲁国蕃向、东莱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及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

[8]起初，李膺等虽然遭到废黜和禁锢，但天下的士族和文人都很尊敬他们，认为是朝廷政治恶浊，盼望能跟他们结交，唯恐不被他们接纳，而他们也互相赞誉，各人都有美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郡，所谓君，说他们是一代宗师；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魏郎、赵典、朱为八俊，所谓俊，说他们是一代英雄俊杰；郭泰、范滂、尹勋、巴肃，以及南阳郡人宗慈、陈留郡人夏馥、汝南郡人蔡衍，泰山郡人羊陟为八顾，所谓顾，说他们是一代德行表率；张俭、翟超、岑、苑康，以及山阳郡人刘表、汝南郡人陈翔、鲁国人孔昱、山阳郡人檀敷为八及，所谓及，说他们是一代导师；度尚、以及东平国人张邈、王孝、东郡人刘儒、泰山郡人胡母班、陈留郡人秦周、鲁国人蕃响、东莱郡人王章为八厨，所谓厨、说他们是一代舍财救人的侠士。等到后来，陈蕃、窦武掌握朝廷大权，重新举荐和提拔李膺等人。陈蕃、窦武被诛杀，李膺等人再度被废黜。

宦官疾恶膺等，每下诏书，辄申党人之禁。侯览怨张俭尤甚，览乡人朱并素佞邪，为俭所弃，承览意指，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诏刊章捕俭等。冬，十月，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诸钩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是时上年十四，问节等曰：“何以为钩党？”对曰：“钩党者，即党人也；”上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曰：“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上曰：“不轨欲如何？”对曰：“欲图社稷。”上乃可其奏。

宦官们对李膺等人非常痛恨，所以皇帝每次颁布诏书，都要重申对党人的禁令。中常侍侯览对张俭的怨恨尤为厉害。侯览的同郡人朱并素来奸佞邪恶，曾被张俭尖刻抨击过，便秉承侯览的旨意，上书检举说，张俭和同郡二十四人，分别互起称号，共同结成朋党，企图危害国家，而张俭是他们的首领。灵帝下诏，命将朱并的姓名除掉，公布奏章，逮捕张俭等人。冬季，十月，大长秋曹节暗示有关官吏奏报：“互相牵连结党的，有前司空虞放，以及李膺、杜密、岷朱、荀翌、翟

超、刘儒、范滂等，请交付州郡官府拷讯审问。”当时，灵帝年仅十四岁，问曹节说：“什么叫做互相牵连结党？”曹节回答说：“互相牵连结党，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有什么罪恶，一定要诛杀？”曹节又回答说：“他们互相推举，结成朋党，准备有不轨行动。”灵帝又问：“不轨行动，想干什么？”曹节回答说：“打算推翻朝廷。”于是，灵帝便批准。

或谓李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门生故吏并被禁锢。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未有录牒，不及于谴，毅慨然曰：“本谓膺贤，谴子师之，岂可以漏脱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

有人告诉李膺说：“你应该逃了。”李膺说：“侍奉君王不辞艰难，犯罪不逃避刑罚，这是臣属的节操。我年已六十，生死有命，逃向何方？”便主动前往诏狱报到，被酷刑拷打而死。他的学生和过去的部属都被禁锢，不许再做官。侍御史蜀郡人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学生，因为在名籍上没有写他的名字，所以没有受到处罚。景毅感慨地说：“我本来就认为李膺是一代贤才，所以才教儿子拜他为师，岂可以因为名籍上脱漏而苟且偷安？”便自己上书检举自己，免职回家。

汝南督邮吴导受诏捕范滂，至征羌，抱诏书闭转舍，伏床而泣，一县不知所为。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龙舒君者，滂父龙舒侯相显也。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汝南郡督邮吴导接到逮捕范滂的诏书，抵达征羌侯国时，紧闭驿站旅舍的屋门，抱着诏书伏在床上哭泣，全县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范滂得到消息后说：“一定是为我而来。”即自行到监狱报到。县令郭揖大吃一惊，把他接出来，解下印信，要跟范滂一道逃亡，说：“天下大得很，你怎么偏偏到这个地方来？”范滂回答说：“我死

了，则灾祸停止，怎么敢因为我犯罪来连累你，而又使我的老母亲流离失所！”他的母亲来和他诀别，范滂告诉母亲说：“范仲博孝顺恭敬，足可供养您。我则跟从龙舒君归于九泉之下。生者和死者，都各得其所。只求您舍弃不能忍心的恩情，不要增加悲伤。”范仲博是范滂的弟弟。龙舒君是范滂的父亲，即已故的龙舒侯国宰相范显。母亲说：“你今天得以和李膺、杜密齐名，死有何恨！既已享有美名，又要盼望长寿，岂能双全？”范滂跪下，聆听母亲教诲，听完以后，再拜而别。临行时，回头对儿子说：“我想教你作恶，但恶不可作；教你行善、即我不作恶。”行路的人听见，无不感动流涕。

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桀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因党人案而死的共有一百余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被放逐到边郡。天下英雄豪杰，以及有良好品行和道义的儒家学者，宦官一律把他们指控为党人。有私人怨恨的，也乘机争相陷害，甚至连瞪了一眼的小积忿，也滥被指控为党人。州郡官府秉承上司的旨意，有的人和党人从来没有牵连和瓜葛，也遭到惩处。因此而被处死、放逐、废黜、禁锢的人，又有六七百人之多。

郭泰闻党人之死，私为之恸曰：“《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耳！”泰虽好臧否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焉。

郭泰听到党人相继惨死的消息，暗中悲恸说：“《诗经》上说：‘人才丧亡，国家危亡。’汉王朝行将灭亡，但不知道‘乌鸦飞翔，停在谁家。’”郭泰虽然也喜爱评论人物的善恶是非，但从不危言耸听、苛刻评论，所以才能身处浑浊的乱世，而没有遭到怨恨和灾祸。

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就席曰：“张俭负罪亡命，笃岂得藏之！峎若审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宁宜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专取仁义！”笃曰：“今欲分之，明廷载半去矣。”钦叹息而去。笃导俭以北海戏子然家，遂入渔阳出塞。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连引收考者布遍天下，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俭与鲁国孔褒有旧，亡抵褒，不遇，褒弟融，

年十六，匿之。后事泄，俭得亡走，国相收褒、融送狱，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及党禁解，俭乃还乡里，后为卫尉，卒，年八十四。夏馥闻张俭亡命，叹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乃自翦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姓名，为冶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馥弟静载缣帛追求饷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载祸相饷乎！"党禁未解而卒。

张俭逃亡，困急窘迫，每当望见人家门户，便投奔请求收容。主人无不敬重他的声名和德行，宁愿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也要收容他。后来他辗转逃到东莱郡，住在李笃家里。外黄县令毛钦手持兵器来到李笃家中，李笃领着毛钦就座以后说："张俭是背负重罪的逃犯，我怎么会窝藏他！假如他真的在我这里，这人是有名的人士，您难道非捉拿他不可？"毛钦因而站起身来，抚摸着李笃的肩膀说："蘧伯玉以单独为君子而感到耻辱，你为何一个人专门获得仁义？"李笃回答说："而今就想和你分享，你已经获得了一半。"于是毛钦叹息告辞而去。李笃便引导张俭经由北海郡戏子然家，再进入渔阳郡，逃出塞外。张俭自逃亡以来，所投奔的人家，因为窝藏和收容他而被官府诛杀的有十余人，被牵连遭到逮捕和审问的几乎遍及全国，这些人的亲属也都同时被灭绝，甚至有的郡县因此而残破不堪。张俭和鲁国人孔褒是旧友，当他去投奔褒时，正好遇上孔褒不在家，孔褒的弟弟孔融年仅十六岁，作主把张俭藏匿在家。后来事情被泄露，张俭虽然得以逃走，但鲁国宰相将孔褒、孔融逮捕，送到监狱关押，不知道应该判处谁来坐罪？孔融说："接纳张俭并把他藏匿在家的，是我孔融，应当由我坐罪。"孔褒说："张俭是来投奔我的，不是弟弟的罪过。"负责审讯的官吏征求他俩母亲的意见，母亲说："一家的事，由家长负责，罪在我身。"一家母子三人，争相赴死，郡县官府疑惑不能裁决，就上报朝廷。灵帝下诏，将孔褒诛杀抵罪。等到党禁解除以后，张俭才返回家乡，后来又被朝廷任命为卫尉，去世时，享年八十四岁。当初，夏馥听到张俭逃亡的消息，叹息说："自己作孽，应由自己承当，却凭空去牵连善良的人。一人逃命，使万家遭受灾祸，何必活下去！"于是他把胡须剃光，改变外貌，逃入林虑山中，隐姓埋名，充当冶铸金属人家的佣工，亲自挖掘烟炭，形容憔悴，为时二三年，没有人知道他是

谁。夏馥的弟弟夏静带着缣帛，追着要馈赠与他。夏馥不肯接受，并且对夏静说：“你为什么带着灾祸来送给我？”党禁还没有解除，他便去世了。

初，中常侍张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陈独吊焉。及诛党人，让以故，多所全宥。南阳何，素与陈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变名姓匿汝南间，与袁绍为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阳，从绍计议，为诸名士罹党事者求救援，设权计，使得逃隐，所全免甚众。

起初，中常侍张让的父亲去世，棺柩运回颍川郡埋葬，虽然全郡的人几乎都来参加丧礼，但知名的人士却没有一个人前来，张让感到非常耻辱。只有陈单独前来吊丧。等到大肆诛杀党人，张让因为陈的缘故，曾出面保全和赦免了很多人。南阳郡人何一向和陈蕃、李膺友善，也在被搜捕之列。于是他就改名换姓，藏匿在南阳郡和汝南郡之间，与袁绍结为奔走患难之交。他经常私自进入京都洛阳，和袁绍一道合计商议，为陷入党人案的名士们寻求救援，为他们策划，想方设法使其逃亡或隐藏，所保全和免于灾祸的人很多。

初，太尉袁汤三子，成、逢、隗，成生绍，逢生术。逢、隗皆有名称，少历显官。时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与之同姓，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他公族同。绍壮健有威容，爱士养名，宾客辐凑归之，辎、柴毂，填接街陌。术亦以侠气闻。逢从兄子闳，少有操行，以耕学为业，逢、隗数馈之，无所受。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矣。”及党事起，闳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母思闳时，往就视，母去，便自掩闭，兄弟妻子莫得见也。潜身岷十八年，卒于土室。

当初，太尉袁汤生有三个儿子：袁成、袁逢、袁隗。袁成生袁绍，袁逢生袁术。袁逢、袁隗都有声望，自幼便担任显要官职。当时，中常侍袁赦认为袁逢、袁隗出身宰相之家，又和他同姓，特别推崇和结纳作为自己的外援，所以袁姓家族以尊贵荣宠著称当世，非常富有奢侈，跟其他三公家族绝不相同。袁绍体格健壮，仪容庄重，喜爱结交天下名士，宾客们从四面八方前来归附于他，富人乘坐的有帘子的辎

车，贱者乘坐的简陋小车，填满街巷，首尾相接。袁术也以侠义闻名当世。袁逢的堂侄袁闳少年时便有良好的品行，以耕种和读书为业，袁逢、袁隗多次馈赠于他，袁闳全不接受。袁闳眼看时局险恶昏乱，而袁姓家族富有贵盛，常对兄弟们叹息说："我们先祖的福禄，后世的子孙不能用德行保住，而竞相骄纵奢侈，与乱世争权夺利，这就会如晋国的三大夫一样。"等到党人之案爆发，袁闳本想逃到深山老林，但因母亲年老，不适宜远逃，于是在庭院里建筑了一间土屋，只有窗而没有门，饮食都从窗口递进。母亲思念儿子时，到窗口去看看他，母亲走后，就自己把窗口关闭，连兄弟和妻子儿女都不见面。一直隐身居住了十八年，最后在土屋中去世。

初，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之祸，唯蟠超然免于评论。

起初，范滂等非议和抨击朝廷政事。自三公、九卿以下文武官员，都降低自己的身份，对他恭敬备至。太学学生争先恐后地仰慕和学习他的风度，认为文献经典之学将再度兴起，隐居的士人将会重新得到重用。只有申屠蟠独自叹息说："过去，战国时代隐居的士人肆意议论国家大事，各国的国王甚至亲自为他们执帚扫除，作为前导，结果产生焚书坑儒的灾祸。这正是今天所面临的形势。"于是在梁国和砀县之间，再也见不到他的行迹。他靠着大树，建筑一栋房屋，把自己变成佣工模样。大约居住了两年，范滂等果然遭受党锢大祸，只有申屠蟠超脱世事，才免遭抨击。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 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 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臣司马光曰：天下政治清明，正人君子在朝廷上扬眉吐气，依法惩治小人的罪过，没有人敢不服从。天下政治混乱，正人君子闭口不

言，以躲避小人的陷害，尚且不能避免。党人生在政治昏暗混乱的时代，又不担任朝廷的高官显位，面对天下民怨沸腾，却打算用舆论去挽救。评论人物的善恶，斥恶奖善，这就犹如用手去撩拨毒蛇的头，用脚践踏老虎和豺狼的尾巴，以致自身遭受酷刑，灾祸牵连朋友。读书人被大批杀害，王朝也跟着覆亡，岂不可悲！其中只有郭泰最为明智，竟能择安去危，保全自身。申屠蟠见机行动，不到一天，立刻回头，他的卓识远见，不是平常人所能赶得上的！

[9]庚子晦，日有食之。

[9]庚子晦（疑误），发生日食。

[10]十一月，太尉刘宠免；太仆扶沟郭禧为太尉。

[10]十一月，太尉刘宠被免官，擢升太仆扶沟县人郭禧为太尉。

[11]鲜卑寇并州。

[11]鲜卑侵犯并州。

[12]长乐太仆曹节病困，诏拜车骑将军。有顷，疾廖，上印绶，复为中常侍，位特进，秩中二千石。

[12]长乐太仆曹节病危，灵帝下诏，任命他为车骑将军。不久，病愈，交回印信，仍担任中常侍，官位为特进，官秩为中二千石。

[13]高句骊王伯固寇辽东，玄菟太守耿临讨降之。

[13]高句丽国王伯固侵犯辽东郡，玄菟郡太守耿临率军前往讨伐，伯固归降。

三年(庚戌、170)

三年(庚戌，公元170年)

[1]春，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1]春季，三月丙寅晦（三十日），发生日食。

[2]段还京师，拜侍中。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甘苦，故皆乐为死战，所向有功。

[2]征调段返回京都洛阳，任命他为侍中。段在边疆十余年，从来没有一天安心睡觉，和将士同甘共苦，所以部属都甘愿奋不顾身地拚死战斗，大军所到之处都能建立功勋。

[3]夏，四月，太尉郭禧罢；以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

[3]夏季，四月，太尉郭禧被罢免，擢升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

[4]秋，七月，司空刘嚣罢；八月，以大鸿胪梁国桥玄为司空。

[4]秋季。七月。司空刘嚣被罢免。八月，擢升大鸿胪、梁国人桥玄为司空。

[5]九月，执金吾董宠坐矫永乐太后属请，下狱死。

[5]九月，执金吾董宠因假传他的妹妹董太后的谕旨有所请托，被下狱处死。

[6]冬，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皆内属，受冠带，开置七县。

[6]冬季，郁林郡太守谷永用恩德和威信招降乌浒蛮族十余万人，归服朝廷，授给帽子和腰带，设立了七个县。

[7]凉州刺史扶风孟佗谴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已校尉曹宽、西域长史张宴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功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复治。

[7]凉州刺史、右扶风郡人孟佗派遣从事任涉率领敦煌郡兵五百人，会同戊已校尉曹宽、西域长史张宴，动员焉耆王国、龟兹王国、车师前王国、车师后王国军队，共三万余人，前往讨伐疏勒王国，功打桢中城，经过四十余天不能攻克，只好撤退。从此以后，疏勒国王接连不断地被杀害，朝廷再也没有力量进行干预。

初，中常侍张让有监奴，典任家事，威形喧赫。孟佗资产饶赡，与奴朋结，倾竭馈问，无所遗爱。奴咸德之，问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时宾客求谒让者，车常数百千两，佗诣让，后至，不得进，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遂共车入门，宾客咸惊，谓佗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 遗让，让大喜，由是以佗为凉州刺史。

最初，中常侍张让府中有一位负责掌管家务的奴仆，威风和权势显赫。孟佗家资财产富足，跟这位奴仆结成好友。孟佗倾尽所有馈赠给他，对其他的家奴也都一样巴结奉承，毫不吝啬。因此，家奴们对他大为感激，问他希望什么。孟佗回答说：“我只希望你们向我一拜就足够了。”家奴们满口答应。当时，每天前往求见张让的宾客，车辆常常有数百甚至上千之多。有一天，孟佗也前往晋见，稍后才到达，车辆

无法前进，于是那位奴仆总管率领他的属下奴仆前来迎接，就在路旁大礼参拜，引导孟佗车辆驶进大门。宾客们见此情景，全都大吃一惊，认为孟佗和张让的关系不同平常，便争相送给孟佗各种珍贵的玩赏物品。孟佗将这些馈赠的物品分送给张让，张让大为欢喜。由于这个缘故，于是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

四年(辛亥、171年)

四年(辛亥，公元171年)

[1]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党人不赦。

[1]春季，正月甲子（初三），灵帝行成年加冠礼，大赦天下，只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

[2]二月，癸卯，地震。

[2]二月癸卯（十三日），发生地震。

[3]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3]三月辛酉朔（初一），发生日食。

[4]太尉闻人袭免；以太仆汝南李咸为太尉。

[4]太尉闻人袭被免官，擢升汝南郡人李咸为太尉。

[5]大疫。司徒许训免；以司空桥玄为司徒；夏，四月，以太常南阳来艳为司空。

[5]发生大瘟疫。司徒许训被免官，任命司空桥玄为司徒。夏季，四月，擢升太常南阳郡人来艳为司空。

[6]秋，七月，司空来艳免。

[6]秋季，七月，司空来艳被免官。

[7]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后，执金吾酆之女也。

[7]癸丑（疑误），灵帝封宋贵人为皇后。宋皇后是执金吾宋酆的女儿。

[8]司徒桥玄免；以太常南阳宗俱为司空，前司空许栩为司徒。

[8]司徒桥玄被免官，擢升太常、南阳郡人宗俱为司空，任命前任司空许栩为司徒。

[9]帝以窦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群臣朝太后于南宫，亲馈上寿。黄门令董萌因此数为太后诉冤，帝深纳之，供养资

奉，有加于前。曹节、王甫疾之，诬萌以谤讪永乐宫，下狱死。

[9]灵帝认为窦太后援立自己继承帝位有功，冬季，十月戊子朔（初一），他率领朝廷文武百官，前往南宫朝见窦太后，并亲自向窦太后进食和祝寿。因此，黄门令董萌多次为窦太后申诉冤枉，灵帝深为采纳，对于供养窦太后的财物，都比以前增加。曹节、王甫对此非常痛恨，于是诬告董萌诽谤灵帝母亲董太后，将董萌下狱处死。

[10]鲜卑寇并州。

[10]鲜卑攻打并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五十七卷

汉纪四十九 孝灵皇帝上之下熹平元年（壬子、172）

汉纪四十九 汉灵帝熹平元年（壬子，公元172年）

[1]春，正月，车驾上原陵。司徒掾陈留蔡邕曰："吾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易夺也。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此之谓也。"

[1]春季，正月，灵帝前往光武帝原陵祭祀。司徒掾陈留郡人蔡邕说："我曾经听说，古代君王从不到墓前祭祀。皇帝有上陵举行墓祭的礼仪，最初认为可以减损。而今亲眼看到墓祭的威仪，体察它的本来用意，方才了解明帝的至孝隐衷，的确不能取消。有的礼仪似乎多余，但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大概就是指此。"

[2]三月，壬戌，太傅胡广薨，年八十二。广周流四公，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极优，罢免未尝满岁，辄复升进。所辟多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练达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

[2]三月壬戌（初八），太傅胡广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胡广，字伯始，历任太傅、太尉、司徒和司空，前后任职三十余年，曾侍奉过安、顺、冲、质、桓、灵等六个皇帝，受到极优厚的礼遇，每次被免职，不出一年，即又复职。他所聘用的大都是天下的知名人士，曾和他过去的部属陈蕃、李咸并列三公。他非常熟悉先朝的典章制度，通晓当代的朝廷规章，所以京都洛阳有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不偏不倚有胡公。"然而，胡广温柔敦厚，谨小慎微，以此取媚朝廷，没有忠贞正直的气节，天下的人因此而轻视他。

[3]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3]五月己巳（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4]长乐太仆侯览坐专权骄奢，策收印绶，自杀。

[4]长乐太仆侯览因专权跋扈和骄横奢侈获罪，灵帝下令收回印信，侯览自杀。

[5]六月，京师大水。

[5]六月，京都洛阳发生大水灾。

[6]窦太后母卒于比景，太后忧思感疾，癸巳，崩于云台。宦者积怨窦氏，以衣车载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数日，曹节、王甫欲用贵人礼殡。帝曰："太后亲立朕躬，统承大业，岂宜以贵人终乎！"于是发丧成礼。

[6]窦太后的母亲于比景病故，窦太后过度忧伤，思念成疾。癸巳（初十），在南宫云台去世。因宦官们对窦姓家族积怨甚深，所以用运载衣服的车，把窦太后的尸体运到洛阳城南的市舍，停放数日后，曹节、王甫想用贵人的礼仪来埋葬窦太后。灵帝说："窦太后亲自拥立朕为皇帝，继承大业，怎么能用贵人的礼仪为她送终？"于是仍照皇太后的礼仪发丧。

节等欲别葬太后，而以冯贵人配。诏公卿大会朝堂，令中常侍赵忠监议。太尉李咸时病，扶舆而起，捣椒自随，谓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还矣！"既议，坐者数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赵忠曰："议当时定！"廷尉陈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忠笑而言曰："陈廷尉宜便操笔。"球即下议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聪明母仪之德；遭时不造，援立圣明承继宗庙，功烈至重。先帝晏驾，因遇大狱，迁居空宫，不幸早世，家虽获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诚失天下之望。且冯贵人冢尝被发掘，骸骨暴露，与贼并尸，魂灵污染，且无功于国，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议，作色俯仰，蚩球曰："陈廷尉建此议甚健！"球曰："陈、窦既冤，皇太后无故幽闭，臣常痛心，天下愤叹！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愿也！"李咸曰："臣本谓宜尔，诚与意合。"于是公卿以下皆从球议。曹节、王甫犹争，以为："梁后家犯恶逆，别葬懿陵，武帝黜废卫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窦氏罪深，岂得合葬先帝！"李咸复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窦后虐害恭怀，安思阎后家犯恶逆，而和帝无异葬之议，顺朝无贬降之文。至于卫后，孝武皇帝身所废弃，不可以为比。今长乐太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子无黜母，臣无贬君，宜合葬宣陵，一如旧制。"帝省奏，从之。

曹节等人又打算将窦太后埋葬到别处，而把冯贵人的尸体移来和桓帝合葬。灵帝下诏，召集三公、九卿等文武百官，在朝堂上集会议论，命中常侍赵忠监督集议。当时，太尉李咸正卧病在床，挣扎着抱病上车，并且随身携带了毒药，临走时对妻子说："倘若皇太后不能随桓帝一同祭祀，我决不活着回家！"会议开始后，与会者数百人，互相观望了很久，没有人肯先发言。赵忠催促说："议案应当迅速确定！"廷尉陈球说："皇太后品德高尚，出身清白，以母仪治理天下，应该配享先帝，这是毫无疑问的。"赵忠笑着说："那就请陈廷尉赶快执笔起草议案。"陈球立即下笔写道："窦太后身处深宫之中，天赋聪明，兼备天下之母的仪容和品德。遭逢时世艰危，窦太后援立陛下为帝，继承皇家宗庙祭祀，功勋卓著。先帝去世后，不幸兴起大狱，窦太后被迁往空宫居住，过早离开人世。窦家虽然有罪，但事情并非太后主使发动。而今倘若改葬别处，确实使天下失望。并且冯贵人的坟墓曾经被盗贼发掘过，骨骸已经暴露，与贼寇尸骨混杂，魂灵蒙受污染。何况冯贵人对国家又没有任何功劳，怎么有资格配享至尊？"赵忠看完陈球起草的议案，气得脸色大变，全身发抖，嗤笑说："陈廷尉起草的议案真好！"陈球回答说："陈蕃、窦武既已遭受冤枉，窦太后又无缘无故地被幽禁，我一直很痛心，天下之人无不愤慨叹息！今天，我既然已经把话说了出来，即使是会议之后遭到报复，决不后悔，这正是我一向的愿望。"太尉李咸紧接着说："我原来就认为应该如此，陈廷尉的议案和我的意见完全相同。"于是三公、九卿以下的文武百官全都赞成陈球的意见。曹节、王甫仍继续争辩，他们认为："梁皇后为先帝正妻，后因梁家犯恶逆大罪，将梁皇后别葬在懿陵。汉武帝废黜正妻卫皇后，而以李夫人配享。现在窦家罪恶如此深重，怎么能和先帝合葬？"太尉李咸又向灵帝上书说："我俯伏回想，章帝窦皇后陷害梁贵人，安帝阎皇后家犯恶逆大罪，然而和帝并没有提出将嫡母窦皇后改葬别处，顺帝也没有下诏贬降嫡母阎皇后。至于废黜卫皇后，那是武帝在世时亲自作出的决定，不可以用来相比。而今长乐太后一直拥有皇太后的尊号，又曾亲身临朝治理天下，况且援立陛下为帝，使皇位光大兴隆。皇太后既然把陛下当作儿子，陛下怎能不把皇太后当作母亲？儿子没有废黜母亲的，臣属没有贬谪君王的。所以应将窦太后与先帝合葬宣陵，一切都要遵从旧制。"灵帝看了奏章，完全采纳李咸的意见。

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秋季，七月甲寅（初二），将窦太后安葬在宣陵，谥号为桓思皇后。

[7]有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十日一会。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代之。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节等又使以他事奏猛，论输左校。

[7]有人在朱雀门上书写，说：“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禁谋杀太后，三公、九卿，空受俸禄而不治事，没有人敢说忠言。”灵帝下诏，命司隶校尉刘猛负责追查搜捕，每十天作一次汇报。刘猛认为所书写的话与实际情况相符，因此不肯加紧搜捕。过了一月有余，仍然没有搜捕到书写的人犯。刘猛因此坐罪，被贬为谏议大夫，又任命御史中丞段接替刘猛。于是段派人四出追查搜捕，包括在太学游学的学生在内，逮捕和关押的有一千余人。曹节等人又指使段寻找别的借口弹劾刘猛，判处将他遣送到左校营罚服苦役。

初，司隶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荐于太常张奂，奂拒之，寓遂陷奂以党罪禁锢。奂尝与段争击羌，不相平，为司隶，欲逐奂归敦煌而害之；奂奏记哀请于，乃得免。

最初，前司隶校尉王寓依靠宦官的势力，曾请求太常张奂推荐，被张奂拒绝。王寓便诬陷张奂为党人，使他遭受禁锢，不许做官。而张奂跟段之间曾经因对西羌战争有过争执，互相怨恨不平。所以段担任司隶校尉以后，打算把张奂驱逐到敦煌郡，然后加以杀害。后因张奂向段写信苦苦哀求，才免于难。

初，魏郡李为司隶校尉，以旧怨杀扶风苏谦；谦子不韦瘗而不葬，变姓名，结客报仇。皓迁大司农，不韦匿于中，凿地旁达之寝室，杀其妾并小儿。大惧，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父冢，断取其头，标之于市。求捕不获，愤恚，呕血死。不韦遇赦还家，乃葬父行丧。张奂素睦于苏氏，而段与善，辟不韦为司隶从事，不韦惧，称病不诣。怒，使从事张贤就家屘杀之，先以鸩与贤父曰：“若贤不得不韦，便可饮此！”贤遂收不韦，并其一门六十余人，尽诛之。

当初，魏郡人李担任司隶校尉，因为从前的怨恨而杀害左扶风人苏谦。苏谦的儿子苏不韦将父亲的尸体浅埋在地面上，不肯入土下葬。然后，改名换姓，结交宾客，决心为父报仇。稍后，李擢升为大司农，苏不韦躲藏在草料库中，挖掘地道，一直通到李的卧室，杀死李的妾和幼儿。李十分恐惧，用木板遍铺地面，一夜之间，搬动九次。苏不韦又挖掘李父亲的坟墓，砍下死尸的头，悬挂到集市上。李请求官府派人缉捕，未能抓获，他愤恨以极，竟至吐血而死。后来，苏不韦遇到朝廷颁布赦令，才敢回到家乡，安葬父亲，举行丧礼。张奂一向和苏家和睦，而段和李亲善。段延聘苏不韦为司隶从事，苏不韦感到恐惧，声称有病不肯就职。段勃然大怒，派遣从事张贤在苏家将苏不韦杀死。行前，段先将一杯毒酒交给张贤的父亲，并且威胁他说："如果张贤此去杀不了苏不韦，你就把这杯毒酒喝下去！"张贤便逮捕苏不韦，连同他的一家共六十余人，全都杀死。

[8]勃海王悝之贬瘿陶也，因中常侍王甫求复国，许谢钱五千万；既而桓帝遗诏复悝国，悝知非甫功，不肯还谢钱。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数与悝交通，甫密司察以告段。冬，十月，收飒送北寺狱，使尚书令廉忠诬奏"飒等谋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诏冀州刺史收悝考实，迫责悝，令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悉伏诛。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8]勃海王刘悝当初被贬降为瘿陶王时，请托中常侍王甫游说桓帝，如果能够恢复原来的封国，愿送给五千万钱作为谢礼。不久，桓帝去世，遗诏恢复刘悝原来的封国。刘悝知道，这不是王甫的功劳，因此不肯送给王甫这笔谢钱。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经常和勃海王刘悝来往，王甫秘密派人监督，将情况告诉段。冬季，十月，逮捕郑飒，羁押北寺监狱。王甫又指使尚书令廉忠诬告说："郑飒等人阴谋迎立勃海王刘悝当皇帝，大逆不道。"于是灵帝下诏，命冀州刺史逮捕刘悝，就地审问核实，责令他自杀。刘悝的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歌舞伎女二十四人，全都死在狱中。封国太傅、宰相以下官吏，全都伏诛。王甫等十二人都因此有功被朝廷封为列侯。

[9]十一月，会稽妖贼许生起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众以万数；遣扬州刺史臧、丹阳太守陈寅讨之。

[9]十一月，会稽郡妖贼许生在句章县聚众起兵，自称“阳明皇帝”，部众多达以万计数。朝廷派遣扬州刺史臧、丹阳郡太守陈寅率军前往讨伐。

[10]十二月，司徒许栩罢；以大鸿胪袁隗为司徒。

[10]十二月，司徒许栩被罢免，擢升大鸿胪袁隗为司徒。

[11]鲜卑寇并州。

[11]鲜卑侵犯并州。

[12]是岁，单于车儿死，子屠特若尸逐就单于立。

[12]同年，南匈奴汗国伊陵若尸逐就单于栾提车儿去世，儿子继位，号为屠特若尸逐就单于。

二年（癸丑、173）

二年（癸丑，公元173年）

[1]春，正月，大疫。

[1]春季，正月，发生大瘟疫。

[2]丁丑，司空宗俱薨。

[2]丁丑（二十七日），司空宗俱去世。

[3]二月，壬午，赦天下。

[3]二月壬午（初三），大赦天下。

[4]以光禄勋杨赐为司空。

[4]擢升光禄勋杨赐为司空。

[5]三月，太尉李咸免。

[5]三月，太尉李咸被免官。

[6]夏，五月，以司隶校尉段为太尉。

[6]夏季，五月，擢升司隶校尉段为太尉。

[7]六月，北海地震。

[7]六月，北海国发生地震。

[8]秋，七月，司空杨赐免；以太常颍川唐珍为司空。珍，衡之弟也。

[8]秋季，七月，司空杨赐被免官，擢升太常颍川郡人唐珍为司空。唐珍是唐衡的弟弟。

[9]冬，十二月，太尉段罢。

[9]冬季，十二月，太尉段被罢免。

[10]鲜卑寇幽、并二州。

[10]鲜卑侵犯幽州、并州。

[11]癸酉晦，日有食之。

[11]癸酉晦（二十九日），发生日食。

三年（甲寅、174）

三年（甲寅，公元174年）

[1]春，二月，己巳，赦天下。

[1]春季，二月己巳（十六日），大赦天下。

[2]以太常东海陈耽为太尉。

[2]擢升太常东海郡陈耽为太尉。

[3]三月，中山穆王畅薨，无子，国除。

[3]三月，中山王刘畅去世，无子继承，封国被撤除。

[4]夏，六月，封河间王利子康为济南王，奉孝仁皇祀。

[4]夏季，六月，封河间王刘利的儿子刘康为济南王，侍奉灵帝父亲、孝仁皇刘苌的祭祀。

[5]吴郡司马富春孙坚召募精勇，得千余人，助州郡讨许生。冬，十一月，臧、陈寅大破生于会稽，斩之。

[5]吴郡司马富春县人孙坚招募精锐强悍的勇士，集结千余人，帮助州郡官府讨伐妖贼许生。冬季，十一月，臧、陈寅在会稽郡大破许生，并将许生斩杀。

[6]任城王博薨，无子，国绝。

[6]任城王刘博去世，无子继承，封国撤销。

[7]十二月，鲜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击，破之。迁育为护乌桓校尉。鲜卑又寇并州。

[7]十二月，鲜卑攻入北地郡，太守夏育率领屠各兵前往追击，将其击破。夏育被朝廷擢升为护乌桓校尉。鲜卑又侵犯并州。

[8]司空唐珍罢，以永乐少府许训为司空。

[8]司空唐珍被罢免，擢升永乐少府许训为司空。

四年（乙卯、175）

四年（乙卯，公元175年）

[1]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为古文、篆、隶三体书之，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使后儒晚学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1]春季，三月，灵帝下诏，命儒学大师们校正《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用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太学门外，使后来的儒生晚辈，都以此作为标准。石碑刚竖立时，坐车前来观看以及临摹和抄写的，每天有一千余辆之多，填满大街小巷。

[2]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蔡邕上疏曰："伏见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比年兵饥，渐至空耗。今者阙职经时，吏民延属，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臣怪问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复限以岁月，狐疑迟淹，两州悬空，万里萧条，无所管系。愚以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灵，明其宪令，对相部主，尚畏惧不敢营私；况乃三互，何足为嫌！昔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于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岂复顾循三互，系以末制乎！臣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朝廷不从。

[2]最初，朝廷集议，因州郡之间互相勾结，徇私舞弊，于是制定法律，规定有婚姻关系的家庭，以及两州的人士，不得互相担任负责督察对方的上官。到现在，更制定"三互法"，禁忌更加严密，朝廷选用州郡等地方官员时非岷常艰难。所以，幽州、冀州的刺史，职位空缺很久，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来接任。于是蔡邕上书说："我俯伏观察，幽州、冀州故土，本来是盛产铠甲和骑马的地方，连年以来，遭受兵灾和饥馑，逐渐使得两州的物力和财力损耗殆尽。而今两州刺史职位长期空缺，官吏和人民都延颈盼望。可是三公推荐的人选，却

长期不能确定。我深感奇怪，打听原因何在，据有关官吏回答说，是为了避免‘三互法’。其他十一州也都同样存在禁止‘三互法’的问题，非独这两州应当禁止而已。此外，这两州的人士，有的又因受年资的限制，狐疑不定，拖延时间。结果，使两州刺史的职位长期空缺，万里疆域一片萧条，没有人去管理。我认为，‘三互法’不过是最轻微的禁令。而今只要利用朝廷的威权，申明国家的法令，即使是两州的人士互相交换担任刺史尚且畏惧，不敢结党营私，何况还有‘三互法’的限制，又有什么嫌疑？过去，韩安国拔起于囚徒之中，朱买臣出身于微贱家庭，都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胜任，才被派回他们出身的本郡、本封国为官，难道还要顾及‘三互法’的禁忌，受这种非根本制度的束缚？我希望陛下对上效法先帝，撤消最近制定的‘三互法’禁令，对于各州刺史，凡是才能可以胜任的，应该及时任命和调换，不再受年资、‘三互法’的限制，使之成为定制。”朝廷不肯听从。

臣光曰：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臣司马光曰：叔向曾经说过：“国家行将灭亡，法令规章一定繁多。”圣明君王治理国家，谨慎选择忠良贤能加以任用。无论是对朝廷和地方的臣属，凡是有功的加以奖赏，有罪的则加以诛杀，没有任何偏袒。法令规章并不繁多，却能做到天下大治。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抓住了治理国家的根本。等到国家行将衰败灭亡之时，文武百官不能选择合适的人才担任，各种禁令愈来愈多，防范措施也愈来愈严密。有功的因碍于条文得不到奖赏，作奸犯罪的却巧妙地利用法律，得以免除诛杀，上下劳苦骚扰，天下反而大乱。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治理国家舍本逐末的缘故。汉灵帝时，州刺史、郡太守贪婪暴虐，如狼似虎，残害人民，无以复加。然而，朝廷却还在严格遵守“三互法”的禁令，以防止官吏结党营私。现在回顾起来，岂不正好是一场笑话，应该深深地引为鉴戒。

[3]封河间王建孙佗为任城王。

[3]封河间王刘建的孙子刘佗为任城王。

[4]夏，四月，郡、国七大水。

[4]夏季，四月，有七个郡、封国发生大水灾。

[5]五月，丁卯，赦天下。

[5]五月丁卯（初一），大赦天下。

[6]延陵园灾。

[6]汉成帝陵园延陵失火。

[7]鲜卑寇幽州。

[7]鲜卑侵犯幽州。

[8]六月，弘农、三辅螟。

[8]六月，弘农郡和三辅地区螟虫成灾。

[9]于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戊已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人众裁千口。

[9]于阗王国国王安国攻打拘弥王国，大破拘弥军。斩杀拘弥王。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分别出兵援救，并帮助拥立拘弥王国送到朝廷当人质的王子定兴为拘弥王国的国王，全国的人口只有一千人。

五年（丙辰、176）

五年（丙辰，公元176年）

[1]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1]夏季，四月癸亥（疑误），大赦天下。

[2]益州郡夷反，太守李讨平之。

[2]益州郡夷族起兵反叛，太守李率军前往讨伐，将其平定下去。

[3]大雩。

[3]朝廷举行祈雨祭祀大典。

[4]五月，太尉陈耽罢；以司空许训为太尉。

[4]五月，太尉陈耽被罢免，任命司空许训为太尉。

[5]闰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曰："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谋反

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诏州郡更考党人们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锢，及五属。

[5]闰月，永昌郡太守曹鸾上书说：“所谓党人，有的是老年高德，有的是士大夫中的英俊贤才，都应该辅佐皇室，在陛下左右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然而竟被长期禁锢，不许做官，甚至被驱逐到泥泞地带，备受羞辱。犯了谋反大逆的重罪，尚且能蒙陛下的赦免，党人又有什么罪过，独独不能受到宽恕？之所以灾异经常出现，水灾和旱灾接踵而至，原因都由于此。陛下应该赐下恩典，以符合上天的心意。”灵帝看完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命司隶和益州官府逮捕曹鸾，用囚车押到京都洛阳监禁，严刑拷打而死。于是灵帝又下诏各州、各郡官府，重新调查党人的学生门徒、旧时的部属、父亲、儿子、兄弟，凡是当官的，全都被免职，加以禁锢，不许再做官。这种处分，扩大到包括党人同一家族中五服之内的亲属。

[6]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阳刘逸为司空。

[6]六月壬戌（初三），擢升太常南阳郡人刘逸为司空。

[7]秋，七月，太尉许训罢；以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7]秋季，七月，太尉许训被罢免，擢升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8]冬，十月，司徒袁隗罢；十一月，丙戌，以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8]冬季，十月，司徒袁隗被罢免。十一月丙戌（疑误），擢升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9]是岁，鲜卑寇幽州。

[9]同年，鲜卑侵犯幽州。

六年（丁巳、177）

六年（丁巳，公元177年）

[1]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1]春季，正月辛丑（十五日），大赦天下。

[2]夏，四月，大旱，七州蝗。

[2]夏季，四月，大旱，有七个州蝗虫成灾。

令三公条奏长吏苛酷贪污者，罢免之。平原相渔阳阳球坐严酷，徵诣廷尉。帝以球前为九江太守讨贼有功，特赦之，拜议郎。

灵帝下诏，命三公分别举奏苛刻酷虐和贪污的地方官员，一律将他们罢免。平原国宰相渔阳郡人阳球被指控为严刑酷罚，征召回京都洛阳，送往廷尉处治罪。灵帝因阳球从前担任九江郡太守时，讨伐盗贼建立过功勋，特别下令将他赦免，任命他为议郎。

[3]鲜卑寇三边。

[3]鲜卑侵犯东、西、北等三边。

[4]市贾小民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诏皆除太子舍人。

[4]京都洛阳有数十名小市民共同聚集到桓帝陵园宣陵，自称是“宣陵孝子”。灵帝下诏，一律将他们任命为太子舍人。

[5]秋，七月，司空刘逸免；以卫尉陈球为司空。

[5]秋季，七月，司空刘逸被免官，擢升卫尉陈球为司空。

[6]初，帝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待制鸿都门下；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置其间，喜陈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亲行郊庙之礼。会诏群臣各陈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气五郊，清庙祭祀、养老辟雍，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数以蕃国疏丧、宫内产生及吏卒小污，废阙不行，忘礼敬之大，任禁忌之书，拘信小故，以亏大典。自今斋制宜如故典，庶答风霆、灾妖之异。又，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崐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

固当志其大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臣闻孝文皇帝制丧服三十六日，虽继体之君，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从制，不敢逾越。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仕之实，恻隐之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秽，难得胜言。太子官属，家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书奏，帝乃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

[6]起初，灵帝喜好文学创作，自己撰写《皇羲篇》五十章，遴选太学中能创作辞赋的学生，集中到鸿都门下，等待灵帝的诏令。后来，善于起草诏书和擅长书写鸟篆的人，也都加以征召引见，便达到数十人之多。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又引荐了许多没有品行，趋炎附势之徒，夹杂在他们中间。每当灵帝召见时，喜欢说一些民间街头巷尾的琐碎趣事，灵帝非常喜悦，于是不按照通常的次序，往往对他们越级擢升。而灵帝很久没有亲自前往宗庙祭祀祖宗，到郊外祭祀天地。正好遇到灵帝下诏，命朝廷文武百官分别上书陈述施政的要领，于是蔡邕上密封奏章说：“迎接四季节气于五郊，到宗庙去祭祀祖宗，在太学举行养老之礼，都是皇帝的重大事情，受到祖宗们的重视。可是有关官吏却多次借口血缘关系已经非常疏远的王、侯们的丧事，或者皇宫内妇女生小孩，以及吏卒患病或死亡，而停止举行这些大典。结果，忘却了礼敬天地神明和祖宗这一类大事，专门听信那些禁忌之书，拘泥于小事，以致减损和毁坏国家大典。从今以后，一切斋戒制度都应恢复正常，以平息上天震怒和妖异灾变。此外，古代朝廷任用官员，总是命令各国诸侯定期向天子推荐。到汉武帝时期，除了由每郡官府推荐孝廉以外，还遴选贤良、文学等科目的人才，于是著名的大臣不断出现，文官武吏都很兴盛。汉王朝遴选国家官吏，也只不过是通过这几个渠道而已。至于书法、绘画、辞赋，不过是小小的才能，对于匡正国家，治理政事，则无能为力。陛下即位初期，先行涉猎儒家经学，在处理朝廷政事的空暇时间，观看文学作品，不过是用来代替赌博、下棋，当作消遣而已，并不是把它作为教化风俗和遴选人才的标准。然而，太学的学生们竞相贪图名利，写作的人情绪沸腾，其中高雅的，还能引用儒家经书中有益教化的言论；而庸俗的，却通篇是俚语俗话，好象艺人的戏文；有些人甚至抄袭别人的文章，

或冒充别人的姓名。我每次在盛化门接受诏书，看到对他们分别等级一一录用，其中一些实在不够格的人，也都追随他们的后面，得到任命或擢升。恩典既已赏赐，难以重新收回更改，准许他们领取俸禄，已是宽宏大量，不能再任命他们做官，或者派遣他们到州郡官府任职。过去，汉宣帝在石渠阁会聚诸儒，汉章帝在白虎观集中经学博士，统一对经书的解释，这是非常美好的大事，周文王、武王的圣王大道，应该遵从去做。倘若是小的才能、小的善行，虽然也有它的价值，但正如孔丘所认为的那样，从长远的观点观察却行不通。所以，正人君子应当追求远大的目标。还有，不久之前，陛下把'宣陵孝子'一律任命他们为太子舍人。我曾经听说过，汉文帝规定，服丧只需三十六日，即令是继承帝位的皇帝，又是父子至亲，以及身受重恩的三公、九卿等文武大臣，都要克制自己的感情，遵守这项制度，不得超越。而今这批弄虚作假的市井小人，跟先帝并非骨肉之亲，既没有受过先帝的厚恩，又没有享受过官位和俸禄，他们的孝心，从道理上说没有任何依据。甚至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也乘机混到里面。窦太后的棺柩抬上丧车时，东郡有一位犯通奸罪的逃亡犯混进孝子行列之中，幸而被原籍的县府追查逮捕，他才服罪。象这一类弄虚作假的肮脏行径，难以胜数。皇太子的属官，应该挑选有美德的人士担任，岂能专门录用坟墓旁的凶恶丑陋之徒？这种不吉祥的征兆，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应该把他们都遣归故乡，以便辨明诈骗和虚伪的奸佞小人。"奏章呈上去后，于是灵帝亲自到崐北郊举行迎接节气的祭祀，以及前往太学主持典礼。又下诏，凡是"宣陵孝子"被任命为太子舍人的，一律改任县级丞、尉。

[7]护乌桓校尉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徵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于朝堂。蔡邕议曰："征讨殊类，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势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夫以世宗神武，将帅良猛，财赋弃实，所括广远，数十年间，官民俱匮，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良将，习兵善

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今育、晏才策未必过，鲜卑种众不弱曩时，而虚计二载，自许有成，若祸结兵连，岂得中休，当复徵发众人，转运无已，是为耗竭诸夏，并力蛮夷。夫边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书之诟，方之于今，何者为盛？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苟无国内侮之患则可矣，岂与虫之虏校往来之数哉！虽或破之，岂可殄尽，而方令本朝为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执事，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犹为大汉羞之。'而欲以齐民易丑虏，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犹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从。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什七八。三将槛车征下狱，赎为庶人。

[7]护乌桓校尉夏育上书说："鲜卑侵犯边界，自春季以来，已经发动了三十余次进攻。请求征调幽州各郡的郡兵出塞进行反击，只需经过一个冬季、两个春季，一定能够将他们完全擒获歼灭。"在此之先，护羌校尉田晏因事坐罪判刑，受到恕免，打算立功报答朝廷；于是请托中常侍王甫，请求朝廷准许他为将，率军出击。因此，王甫极力主张派兵和夏育联合进军，讨伐鲜卑。灵帝便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可是大臣多半反对派兵，于是召集文武百官在朝常上集议。蔡邕发表意见说："征讨外族，由来久远。然而时间有同有异，形势有可有不可，所以谋略有得有失，事情有成功有失败，不能等量齐观。以汉武帝的神明威武，将帅优良勇猛，财物军赋都很充实，开拓的疆土广袤辽远，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官府和人民都陷于贫困，尚且深感后悔。何况今天，人财两缺，和过去相比国力又处于劣势！自从匈奴向远方逃走以后，鲜卑日益强盛，占据了匈奴汗国的故土，号称拥有十万军队，士卒精锐勇健，智谋层出不穷。加上边关要塞并不严密，法网禁令多有疏漏，各种精炼的金属和优良的铁器，都外流到敌人手里。汉族人中的逃犯成为他们的智囊。他们的兵器锐利，战马迅疾，都已超过了匈奴。过去，段是一代良将，熟悉军旅，骁勇善战。然而，对西羌的战事，仍持续了十余年之久。而今夏育、田晏才能和谋略未必超过段，而鲜卑民众的势力却不弱于以往。竟然凭空提出两年

的灭敌计划，自认为可以成功。倘若兵连祸结，就不能中途停止，不得不继续征兵增援，不断转运粮秣，结果为了全力对付蛮夷各族，使内地虚耗殆尽。边疆的祸患，不过是生在手脚上的疥癣一类的小患，内地困顿，才是生在胸背上毒疮一类的大患。而今郡县的盗贼尚且无法禁止，怎能使强大的外族降服？过去，高帝忍受平城失败的羞耻，吕太后忍受匈奴单于傲慢书信的侮辱，和今天相比，哪个时代强盛？上天设置山河，秦王朝修筑长城，汉王朝建立关塞亭障，用意就在于隔离内地和边疆，使不同风俗习惯的民族远远分开。只要国家内地没有紧迫和忧患的事就可以了，岂能和那种昆虫、蚂蚁一样的野蛮人计较长短？即使能把他们打败，又岂能把他们歼灭干净，使朝廷高枕无忧？过去，淮南王刘安劝阻讨伐闽越王国时说过：‘如果闽越王国冒死迎战，打柴和驾车的士卒只要有一个受到伤害，虽然砍下闽越国王的人头，还是为大汉王朝感到羞耻。’而竟打算把内地的人民和边疆的外族等量齐观，将皇帝的威严受辱于边民，即便能象夏育、田晏所说的那样，尚且仍有危机，何况得失成败又不可预料？”灵帝不肯听从。八月，派遣夏育大军出高柳，田晏大军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率领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出雁门，各率骑兵一万余人，分三路出塞，深入鲜崐卑国土二千余里。鲜卑酋长檀石槐命令东、中、西等三部大人各率领部众迎战。夏育等人遭到惨败，甚至连符节和辎重全都丧失，各人只率领骑兵数十人逃命奔回，死去的士卒占十分之七八。夏育、田晏、臧等三位将领被装入囚车，押回京都洛阳，关进监狱，后用钱赎罪，贬为平民百姓。

[8]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8]冬季，十月癸丑朔（初一），发生日食。

[9]太尉刘宽免。

[9]太尉刘宽被免官。

[10]辛丑，京师地震。

[10]辛丑（疑误），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11]十一月，司空陈球免。

[11]十一月，司空陈球被免官。.

[12]十二月，甲寅，以太常河南孟为太尉。

[12]十二月甲寅（初三），擢升太常河南尹人孟为太尉。

[13]庚辰，司徒杨赐免。

[13]庚辰（二十九日），司徒杨赐被免官。

[14]以太常陈耽为司空。

[14]擢升太常陈耽为司空。

[15]辽西太守甘陵赵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骑二万与贼对陈，贼出母以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苞自上归葬，帝遣使吊慰，封侯。苞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欧血而死。

[15]辽西郡太守甘陵国人赵苞到任之后，派人到故乡迎接母亲和妻子，将到辽西郡城时，路上经过柳城，正遇着鲜卑一万余人侵入边塞劫掠，赵苞的母亲和妻子全被劫持作为人质，用车载着她们来攻打辽西郡城。赵苞率领骑兵二万人布阵迎战，鲜卑在阵前推出赵苞的母亲给赵苞看，赵苞悲痛号哭，对母亲说："当儿子的罪恶实在不可名状，本来打算用微薄的俸禄早晚在您左右供养，想不到反而为您招来大祸。过去我是您的儿子，现在我是朝廷的大臣，大义不能顾及私恩，自毁忠节，只有拚死一战，否则没有别的办法来弥补我的罪恶。"母亲远望着嘱咐他说："我儿，各人生死有命，怎能为了顾及我而亏损忠义？你应该尽力去做。"于是赵苞立即下令出击，鲜卑全被摧毁攻破，可是他的母亲和妻子也被鲜卑杀害。赵苞上奏朝廷，请求护送母亲、妻子的棺柩回故乡安葬。灵帝派遣使节前往吊丧和慰问，封赵苞为侯。赵苞将母亲、妻子安葬已毕，对他家乡的人们说："食朝廷的俸禄而逃避灾难，不是忠臣；杀了母亲而保全忠义，不是孝子。如此，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便吐血而死。

光和元年（戊午、178）

光和元年（戊午，公元178年）

[1]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反，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1]春季，正月，合浦郡、交趾郡乌浒蛮族起兵反叛，并招诱九真郡、日南郡百姓攻陷郡县。

[2]太尉孟罢。

[2]太尉孟被罢免。

[3]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3]二月辛亥朔（初一），发生日食。

[4]癸丑，以光禄勋陈国袁滂为司徒。

[4]癸丑（初三），擢升光禄勋陈国人袁滂为司徒。

[5]已未，地震。

[5]己未（初九），发生地震。

[6]置鸿都门学，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6]设立鸿都门学校，学生全都命各州、郡、三公推荐征召，有的被任命崐出任州刺史、郡太守，有的入皇宫担任尚书、侍中，有的被封为侯，有的被赐给关内侯以下的爵称。有志操和有学问的人，都以和这些人为伍而感到羞耻。

[7]三月，辛丑，赦天下，改元。

[7]三月辛丑（二十一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8]以太常常山张颢为太尉。颢，中常侍奉之弟也。

[8]擢升太常常山国人张颢为太尉。张颢是中常侍张奉的弟弟。

[9]夏，四月，丙辰，地震。

[9]夏季，四月丙辰（初七），发生地震。

[10]侍中寺雌鸡化为雄。

[10]侍中官署有一只母鸡变成公鸡。

[11]司空陈耽免；以太常来艳为司空。

[11]司空陈耽被免官，擢升太常来艳为司空。

[12]六月，丁丑，有黑气堕帝所御温德殿东庭中，长十余丈，似龙。

[12]六月丁丑（二十九日），有一道黑气从天而降，坠落到灵帝常去的温德殿东侧庭院中，长十余丈，好象一条黑龙。

[13]秋，七月，壬子，青虹见玉堂后殿庭中。诏召光禄大夫杨赐等诣金商门，问以灾异及消复之术。赐对曰：“《春秋谶》曰：‘天投，天下怨，海内乱。’加四百之期，亦复垂及。今妾媵、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见宠于时，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俭、梁鹄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绅之徒委伏畎晦，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弃捐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处，幸赖皇天垂象谴告。《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唯陛下斥远佞巧之臣，速徵鹤鸣之士，断绝尺一，抑止游，冀上天还威，众变可弭。”

[13]秋季，七月壬子（疑误），南宫玉堂后殿庭院中发现青色彩虹。灵帝下诏，召集光禄大夫杨赐等人到金商门，向他们询问天降灾异的原因，以及消除的方法。杨赐回答说：“《春秋谶》书上说：‘天上投下彩虹，天下怨恨，海内大乱。’再加上四百岁的周期，将要来到，而今妃嫔、侍妾以及宦官之辈共同专断国家朝政，欺罔帝王臣民。还有在鸿都门下招集一群小人，依靠写作辞赋，受到宠爱，互相推荐，不出十天到一月的时间内，每个人都得到越级提拔和擢升。乐松担任了侍中的职务，任芝做了尚书的官职，俭、梁鹄都受到封为高爵和越级提拔的荣宠。而今却令士大夫们屈身乡村田野，口中朗诵唐尧、虞舜的言论，亲自实践超出世俗之上的行为，而他们却被遗弃在水沟山谷，不能把才能贡献给国家。这是一种帽子和鞋子颠倒穿戴，山陵和深谷交换位置的反常现象。幸赖上天降下灾异，谴告陛下。《周书》说：‘天子遇见怪异则反省恩德，诸侯遇见怪异则反省政事，卿、大夫遇见怪异则反省是否尽忠职守，士、庶民遇见怪异则反省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所以只有请陛下斥退和疏远奸佞的臣属，迅速征召品德高尚，言行一致，被世人所称道的人士，断绝假传圣旨的渠道，停止没有节制的娱乐游戏，才能希望上天平息愤怒，各种灾异才能消除。”

议郎蔡邕对曰："臣伏思诸异，皆亡国之怪也。天于大汉殷勤不已，故屡出袄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堕、鸡化，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赵娆，贵重天下，谗谀骄溢，续以永乐门史霍玉，依阻城社，又为奸邪。今道路纷纷，复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风声，将为国患；宜高为堤防，明设禁令，深惟赵、霍，以为至戒。今太尉张颢，为玉所进；光禄勋伟璋，有名贪浊；又长水校尉赵，屯骑校尉盖升，并叨时幸，荣富优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贤之福。伏见廷尉郭禧，纯厚老成；光禄大夫桥玄，聪达方直；故太尉刘宠，忠实守正；并宜为谋主，数见访问。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委任责成，优劣已分，不宜听纳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宰府孝廉，士之高选，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莫之敢言，臣愿陛下忍而绝之，思惟万机，以答天望。圣朝既自约厉，左右近臣亦宜从化，人自抑损，以塞咎戒，则天道亏满，鬼神福谦矣。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愿寝臣表，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事遂漏露。其为邕峴所裁黜者，侧目思报。

议郎蔡邕也回答说："我俯伏思念各种灾异，都是亡国之怪。只国为上天对汉王朝仍有旧情，所以屡次显示妖孽变异的反常现象作为警告和谴责，希望让人君感动悔悟，远离危险，转向平安。而今青虹下坠，母鸡变成公鸡，都是妇人干涉朝政的结果。从前乳母赵娆位尊权重，闻名全国，谗害忠良，谄媚求宠，骄纵横溢。接着是永乐门史霍玉依仗国家的权势，作奸犯科。而今道路上纷纷传言，又说宫内出了一位程大人，看他的声势，将要成为国家的祸患。应该高筑堤防，明白设置禁令，以赵娆、霍玉作为最深刻的鉴戒。现在的太尉张颢是霍玉推荐引进的；光禄勋伟璋是有名的贪官，还有长水校尉赵、屯骑校尉盖升，都同时得到宠幸，享尽荣华富贵。应该顾念小人在位的灾祸，退而思考抽身让贤的福佑。我曾见到廷尉郭禧忠纯笃厚，年高有德；光禄大夫桥玄聪明通达，端平正直；前太尉刘宠忠诚老实，笃守正道，都应该成为主谋的人，陛下应该多向他们征求意见。宰相等三公大臣是君王的四肢，应该委以重任，责令他们成功，优劣既已分明，不应该再听信小吏的谗言，罗织大臣的罪状。同时，宫廷百工技

艺的制作，鸿都门学校创作辞赋的篇章，似乎应该暂时停止，以表示专心国家的忧患。出任州刺史、郡太守的孝廉，本是读书人中的优秀人才，近来因推荐征召不当，又下诏严辞谴责三公。而今都只因为写了一篇小文章，便得越级提拔，因而大开请托之门，违背圣明君王的典章制度，众心不服，没有人敢说出来。我希望陛下忍痛割舍，专心致志治理国家大事，以报答上天的厚望。陛下既亲自带头约束限制，左右亲近的大臣也应当跟着效法，上下人人谦卑，以堵塞灾祸的警戒，则上天将把灾祸惩罚骄傲自满的人，鬼神将把福佑赏赐谦卑的人。君王和臣属之间，如果说话不能严守秘密，则君王将会受到泄漏言语的指责，臣属将有遭到丧失生命的大祸。请陛下千万不要泄漏我的奏章，以免尽忠的官吏遭到奸佞邪恶的怨恨和报复。”奏章呈上去后，灵帝一边观看，一边叹息。后因灵帝起身更换衣服，曹节在后面偷偷观看，把内容全告诉他左右的人，事情被泄露出去。其中被蔡邕提出要制裁和废黜的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图谋报复。

初，邕与大鸿胪刘素不相平，叔父卫尉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飞章言“邕、质数以私事请托于，不听。邕含隐切，志欲相中。”于是诏下尚书召邕诘状。邕上书曰：“臣实愚戆，不顾后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托名忠臣，死有余荣，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于是下邕、质于雒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吕强愍邕无罪，力为伸请，帝亦更思其章，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阳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球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

当初，蔡邕和大鸿胪刘一向互相不服。蔡邕的叔父卫尉蔡质又和将作大匠阳球有怨恨。而阳球正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于是程璜便唆使别人用匿名信诬告说：“蔡邕、蔡质多次因私事请托刘，都被刘拒绝，因此蔡邕怀恨在心，蓄意打算中伤刘。”于是灵帝下诏，命尚书召唤蔡邕质问情况。蔡邕上书说：“我实在愚昧而又憨直，完全没有顾及到日后的祸害，陛下不垂怜忠臣直言的苦心，应该加以掩蔽和保护，诽谤一旦出现，便对我产生怀疑和责怪。我今年已有四十六岁，孑然一身，孤立无援，得以寄托忠臣而显名，虽然身死也有余荣，但恐怕陛

下从此再也不能听到真实的言语。”结果，逮捕蔡邕、蔡质，关押到洛阳监狱。有关官吏弹劾他俩说：“公报私仇，企图伤害大臣，犯了大不敬的罪，应绑赴街市斩首示众。”奏报上去后，中常侍、河南尹人吕强，怜悯蔡邕无辜冤枉，竭力为他求情，灵帝也重新回想蔡邕的密封奏章，下诏说：“减死罪一等，和家属一道全都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贬逐到朔方郡，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得赦免。”阳球一路上接连派出刺客，追赶和刺杀蔡邕，所有的刺客都为蔡邕的大义所感动，不肯听命。阳球又贿赂并州刺史、朔方郡太守，命他们下毒手杀害，并州刺史、朔方郡太守反将实情告诉蔡邕，让他戒备，蔡邕这才得以死里逃生。

[14]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14]八月，有异星出现在天市星旁。

[15]九月，太尉张颢罢；以太常陈球为太尉。

[15]九月，太尉张颢被罢免，擢升太常陈球为太尉。

[16]司空来艳薨。冬，十月，以屯骑校尉袁逢为司空。

[16]司空来艳去世。冬季，十月，擢升屯骑校尉袁逢为司空。

[17]宋皇后无宠，后宫幸姬众共谮毁。勃海王悝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谮后挟左道祝诅；帝信之，遂策收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父不其乡侯酆及兄弟并被诛。

[17]因宋皇后得不到灵帝的宠爱，于是后宫一些受到灵帝宠爱的妃嫔便 共同诬陷和诋毁她。勃海王刘悝的正妻宋妃是宋皇后的姑母，中常侍王甫恐怕宋皇后因她的姑母被诛杀而怨恨他，也乘机诬告宋皇后采用巫蛊、方术等邪门旁道诅咒皇帝。灵帝信以为真，下令收缴皇后印信。宋皇后自行前往暴室监狱，在狱中忧郁而死。她的父亲不其乡侯宋酆以及兄弟们，都一同被诛杀。

[18]丙子晦，日有食之。

[18]丙子晦（三十日），发生日食。

尚书卢植上言：“凡诸党锢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敛葬，宜敕收拾，以安游魂。又，郡守、刺史一月数迁，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纵不九载，可满三岁。

又，请谒希求，一宜禁塞，选举之事，责成主者。又，天子之体，理无私积，宜弘大务，蠲略细微。”帝不省。

尚书卢植上书说：“凡是遭朝廷禁锢的党人，多数没有犯罪，应加赦免和宽恕，使他们的冤枉得到昭雪。宋皇后的家属都以无辜受罪，抛弃骨骸，尸首纵横，不能得到收殓埋葬，应该准予收拾掩埋，使游魂得到安宁。郡太守、州刺史一个月内往往调动数次，应该按照正常的升进和黜退制度，考核他们能否胜任，即令不能任满九年，至少也应任满三年。私人请托，一律应该禁止，推荐和选举人才，应该责成主管官吏负责。天子以国为家，按照道理不能有私人的积蓄，应该放眼国家大事，忽略细微末节。”灵帝不理。

[19]十一月，太尉陈球免；十二月，丁巳，以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19]十一月，太尉陈球被免官，十二月丁巳（十二日），擢升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20]鲜卑寇酒泉；种众日多，缘边莫不被毒。

[20]鲜卑侵犯酒泉郡，出动的兵力日益增多，边界一带都深受他们的毒害。

[21]诏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尚书令阳球谏曰：“臣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辨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销天下之谤。”书奏，不省。

[21]灵帝下诏，命中尚方官署为鸿都门的文学之士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各画一张肖像，分别配上赞美的言辞，作为对后学晚辈的劝告和勉励。尚书令阳球上书劝阻说：“我查考乐松、江览等人都出身微贱，不过是才识短浅的斗筲小人，依靠和皇室世代有婚姻关系的国戚，依附和请托有权势的豪门，看人眼色，阿谀奉承，侥幸得以上进。有的呈献一篇辞赋，有的写出满简的鸟篆，竟然被擢升为郎中，还要用丹青画像。也有一个字没写，一句辞不会作，完全请别人代替

出手，怪诞诈伪，花样百出，可是全都蒙受特殊的恩典，好象鸣蝉脱壳一样，从微贱的地位中解脱出来。以致有见识的人无不对此掩口而笑，天下一片嗟叹之声。我听说之所以设立画像，是为了表示劝勉告诫，希望君主的举动能够借鉴前人的得失成败，却从来没有听说竖子小人们弄虚作假，写作了几篇歌颂文章，就可以妄自窃取高官厚禄，并且在素帛上留下画像。而今有太学、东观这两个地方，已经足够宣传圣明的教化，请陛下废止鸿都门文学的推荐和选举，以解除天下的谴责。”奏章呈上去后，灵帝不理。

[22]是岁，初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或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初，帝为侯时常苦贫，及即位，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

[22]同年，第一次开设“西邸”机构，公开出卖官爵，按照官位高低收钱多少不等。俸禄等级为二千石的官卖钱二千万，四百石的官卖钱四百万，其中按着德行依次当选的出一半的钱，或者至少出三分之一的钱。凡是卖官所得到的钱，在西园另外设立一个钱库贮藏起来。有人曾到宫门上书，指定要买某县的县令、长官职，根据每个县的大小、贫富等好坏情况，县令、长的价格多少不等。有钱的富人先交现钱买官，贫困的人到任以后照原定价格加倍偿还。灵帝还私下命令左右的人出卖三公、九卿等朝廷大臣的官职，每个公卖钱一千万，每个卿卖钱五百万。当初，灵帝为侯时经常苦于家境贫困，等到当了皇帝以后，常常叹息桓帝不懂经营家产，没有私钱。所以，大肆卖官，聚敛钱财，作为自己的私人积蓄。

帝尝问侍中杨奇曰：“朕何如桓帝？”对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帝不悦曰：“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奇，震之曾孙也。

灵帝曾经询问侍中杨奇说：“朕比桓帝如何？”杨奇回答说：“陛下和桓帝相比，犹如虞舜和唐尧相比一样。”灵帝大不高兴，说：“你的性格刚强，不肯向别人低头，真不愧是杨震的子孙，死后一定会再引来大鸟。”杨奇是杨震的曾孙。

[23]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死，子呼徵立。

[23]南匈奴汗国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去世，他的儿子栾提呼征继位为单于。

二年（己未、179）

二年（己未，公元179年）

[1]春，大疫。

[1]春季，发生大瘟疫。

[2]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鸿胪刘为司徒。

[2]三月，司徒袁滂被免官，擢升大鸿胪刘为司徒。

[3]乙丑，太尉桥玄罢，拜太中大夫；以太中大夫段为太尉。玄幼子游门次，为人所劫，登楼求货；玄不与。司隶校尉、河南尹围守玄家，不敢迫。玄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攻之，玄子亦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由是劫质遂绝。

[3]乙丑（二十二日），太尉桥玄被罢免，任命他为太中大夫；擢升太中大夫段为太尉。桥玄最小的儿子在门口游玩，被匪徒劫持，当作人质，登楼要求钱货作赎金，桥玄不肯给。司隶校尉、河南尹等派人将桥玄的家宅包围守住，不敢向前进逼。桥玄怒目大声呼喊说："奸人的罪恶数不胜数，我岂能因一个儿子的性命，而让国贼逃脱法网？"催促他们迅速进攻，桥玄的儿子也被杀害。桥玄因而向朝廷上书说："天下凡是有劫持人质勒索财物的，都应该同时诛杀，不准许用钱财宝物赎回人质，为奸邪开路。"从此，劫持人质的事件绝迹。

[4]京兆地震。

[4]京兆发生地震。

[5]司空袁逢罢；以太常张济为司空。

[5]司空袁逢被罢免，擢升太常张济为司空。

[6]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6]夏季，四月甲戌朔（初一），发生日食。

[7]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扇动内外，太尉段阿附之。节、甫父兄子弟为卿、校、牧、守、令、长者布满天下，所在贪暴。甫养子吉

为沛相，尤残酷，凡杀人，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尚书令阳球常拊髀发愤曰：“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迁司隶。

[7]王甫、曹节等人奸邪暴虐，玩弄权势，朝廷内外无不插手，太尉段又迎合顺从他们。曹节、王甫的父亲和兄弟，以及养子，侄儿们，都分别担任九卿、校尉、州牧、郡太守、县令、长等重要官职，几乎布满全国各地，他们所到之处，贪污残暴。王甫的养子王吉担任沛国的宰相，更为残酷，每逢杀人，都把尸体剖成几块放到囚车上，张贴罪状，拉到所属各县陈尸示众。遇到夏岷季尸体腐烂，则用绳索把骨骼穿连起来，游遍一郡方才罢休，看到这种惨状的人，无不震骇恐惧。他在任五年，共诛杀一万余人。尚书令阳球曾用手拍着大腿发愤说：“如果有一天我阳球担任了司隶校尉，这一群宦官崽子怎能容他们横行？”过了不久，阳球果然调任司隶校尉。

甫使门生于京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京兆尹杨彪发其奸，言之司隶。彪，赐之子也。时甫休沐里舍，方以日食自劾。球诣阙谢恩，因奏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等罪恶，辛巳，悉收甫、等送雒阳狱，及甫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球自临考甫等，五毒备极；萌先尝为司隶，乃谓球曰：“父子既当伏诛，亦以先后之义，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尔罪恶无状，死不灭责，乃欲论先后求假借邪！”萌乃骂曰：“尔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临厄相挤，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棰扑交至，父子悉死于杖下，亦自杀。乃僵磔甫尸于夏城门，大署榜曰：“贼臣王甫。”尽没入其财产，妻子皆徙比景。

这时，正好王甫派他的门生在京兆的境界内独自侵占公家财物七千余万钱，被京兆尹杨彪检举揭发，并呈报给司隶校尉。杨彪是杨赐的儿子。当时，王甫正在家中休假，段也正好因发生日食而对自己提出弹劾。阳球入宫谢恩，于是趁着这个机会，向灵帝当面弹劾王甫、段，以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等人的罪恶。辛巳（初八），便将王甫、段等，以及王甫的养子、永乐少府王萌，沛国的宰相王吉，全都逮捕，关押在洛阳监狱。阳球亲自审问王甫等人，五种酷刑全都用上。王萌先前曾经担任过司隶校尉，于是他对阳球说：“我们父子当然

应该被诛杀，但求你念及我们前后同官，宽恕我的老父亲，教他少受点苦刑。”阳球说：“你的罪恶举不胜举，即令是死了也不会磨灭你的罪过，还跟我说什么前后同官，请求宽恕你的老父？”王萌便破口大骂说：“你从前侍奉我们父子，就象一个奴才一样，奴才竟然胆敢反叛你的主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你会自己受到报应。”阳球命从人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嘴巴，鞭棍齐下，王甫父子全被活活打死。段也自杀。于是阳球把王甫的僵尸剖成几块，堆放在夏城门示众，并且张贴布告说：“这是贼臣王甫！”把王甫的家产全部没收，并将他的家属全都放逐到比景。

球既诛甫，欲以次表曹节等，乃敕中都官从事曰：“且先去权贵大猾，乃议其余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儿辈，从事自办之，何须校尉邪！”权门闻之，莫不屏气。曹节等皆不敢出沐。会顺帝虞贵人葬，百官会丧还，曹节见磔甫尸道次，慨然泪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语诸常侍：“今且俱入，勿过里舍也。”节直入省，白帝曰：“阳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当免官，以九江微功，复见擢用。过之人，好为妄作，不宜使在司隶，以骋毒虐。”帝乃徙球为卫尉。时球出谒陵，节敕尚书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见帝，曰：“臣无清高之行，横蒙鹰犬之任，前虽诛王甫、段，盖狐狸小丑，未足宣示天下，愿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鸱枭各服其辜。”叩头流血。殿上呵叱曰：“卫尉捍诏邪！”至于再三，乃受拜。

阳球既已将王甫诛杀，打算按照次序，弹劾曹节等人，于是，他告诉中都官从事说：“暂且先将权贵大奸除掉，再帝议除掉其他的奸佞。至于三公、九卿中的豪强大族，象袁姓家族那一群小孩子，你这位从事自己去惩办就行了，何必还要我这位校尉出面动手！”权贵豪门听到这个消息，无不吓得不敢大声呼吸。曹节等人连休假日也都不敢出宫回家。正好遇着顺帝的妃子虞贵人去世，举行葬礼，文武百官送葬回城，曹节看见已被剐碎了的王甫尸体抛弃在道路旁边，禁不住悲愤地擦着眼泪说：“我们可以自相残杀，却怎能教狗来舔我们的血？”于是他对其他中常侍说：“现在我们暂且都一起进宫，不要回家。”曹节一直来到后宫，向灵帝禀报说：“阳球过去本是一个暴虐的酷吏，司徒、司空、太尉等三府曾经对他提出过弹劾，应当将他免官。只因他在担任九江郡太守任期内微不足道的功劳，才再任命他做官。犯过罪的

人，喜爱妄作非为，不应该教他担任司隶校尉，任他暴虐。”灵帝便调任阳球为卫尉。当时，阳球正在外出晋见皇家陵园，曹节命尚书令立即召见阳球，宣布这项任命，不得拖延诏令。阳球见到被召急迫，因此请求面见灵帝，说：“我虽然没有清洁高尚的德行，却承蒙陛下教我担任犹如飞鹰和走狗一样的重任。前些时虽然诛杀王甫、段，不过是几个狐狸小丑，不足以布告天下。请求陛下准许我再任职一个月，一定会让犹如豺狼和恶鸟一样的奸佞邪恶全都低头认罪。”说罢，又叩崐头不止地向灵帝请求，竟然出血。宦官们在殿上大声斥责说：“卫尉，你敢违抗圣旨呀！”一连喝斥了两三次，阳球只好接受任命。

于是曹节、朱等权势复盛。节领尚书令。郎中梁人审忠上书曰：“陛下即位之初，未能万机，皇太后念在抚育，权时摄政，故中常侍苏康、管霸应时诛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考其党与，志清朝政。华容侯朱知事觉露，祸及其身，遂兴造逆谋，作乱王室，撞省闼，执夺玺绶，迫胁陛下，聚会群臣，离间骨肉母子之恩，遂诛蕃、武及尹勋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渔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故虫蝗为之生，夷寇为之起。天意愤盈，积十余年；故频岁日食于上，地震于下，所以谴戒人主，欲令觉悟，诛锄无状。昔高宗以雉之变，故获中兴之功；近者神祇启悟陛下，发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应时馘，路人士女莫不称善，若除父母之雠。诚怪陛下复忍孽臣之类，不悉殄灭。昔秦信赵高，以危其国；吴使刑臣，身遘其祸。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奸谋一成，悔亦何及！臣为郎十五年，皆耳目闻见，之所为，诚皇天所不复赦。愿陛下留漏刻之听，裁省臣表，扫灭丑类，以答天怒。与考验，有不如言，愿受汤镬之诛，妻子并徙，以绝妄言之路。”章寝不报。

因此，曹节、朱等人的权势又重新兴盛起来。曹节兼任尚书令。郎中梁国人审忠上书说：“陛下即位的最初几年，不能亲自处理国家的政事，皇太后思念抚养和培育的恩情，暂时代理主持朝政。前任中常侍苏康、管霸及时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考讯审问他们的余党，目的在于肃清朝政。华容侯朱知道事情被发觉暴露，祸害将要降临到

自己身上，于是便无端制造逆谋，扰乱王室，冲击皇宫，抢夺皇帝玺印，逼迫和威胁陛下，集合群臣，挑拨离间皇太后与陛下之间的母子骨肉恩情，而竟诛杀陈蕃、窦武以及尹勋等人。结果，宦官们共同割裂国土，互相封爵赏赐，父子兄弟，都受到尊崇荣宠。他们一向亲近信任和厚待的人，都分布在各州各郡，有的被擢升为九卿，有的甚至担任了三公的高位。他们不考虑俸禄丰厚和官位尊贵的责任，却随便钻营私人请托的门路，多方设法积蓄财物，大肆扩建家宅，连街接巷，甚至盗取流经皇宫的御水，用来垂钓；而车马衣服，玩赏物品，上比君王。三公、九卿等朝廷大臣，闭口吞声，谁也不敢说话。州牧、郡太守顺从和迎合他们的意旨，征聘和推荐人才时，摒弃贤能，任用愚蠢无能。因此蝗虫成灾，外族起兵反叛。上天的愤怒，已积有十余年之久。所以连年以来，天上发生日食，地下发生地震，就是为了谴责和警戒君主，想让君主早日悔悟，诛杀罪恶不可名状的人。过去，商高宗因发生野鸡飞到鼎耳啼叫的变异，因而修德，使商王朝得以中兴。最近，天地神明为了促使陛下醒悟，发雷霆之怒，所以王甫父子及时伏诛，路上行人和成年男女无不拍手称快，好象报了杀父母的冤仇一样。只是抱怨陛下为什么继续容忍残余的丑类，不将他们一网打尽？过去，秦王朝信任宦官赵高，终于使秦王朝灭亡；吴王余祭信任受刑之人，结果竟被他刺杀身亡。而今陛下以不忍心诛杀的恩德，赦免他们灭族的大罪，如果他们的奸谋一旦成功，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为郎已有十五年之久，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朱的所作所为，连皇天都不会原谅。请求陛下抽出片刻的时间，垂听我的陈述，察看和裁决我的奏章，扫清和诛杀奸邪，回报上天的愤怒。我愿意跟朱当面对质，如果有一句假话，甘愿接受身被烹杀，妻子和儿子都被放逐的惩罚，以杜绝乱说的道路。”奏章呈上去后，被搁置起来，没有回报。

中常侍吕强清忠奉公，帝以众例封为都乡侯，强固辞不受，因上疏陈事曰：“臣闻高祖重约，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劝戒也。中常侍曹节等，宦官薄，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有赵高之祸，未被裂之诛。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开国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结邪党，下比群佞。阴阳乖剌，稼穑荒芜，人用不康，罔不由兹。臣诚知封事已行，言之无逮，所以冒死干触陈愚忠者，实愿陛下损改既谬，从此一止。臣又闻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

之费日数百金，比谷虽贱而户有饥色，按法当贵而今更贱者，由赋发繁数，以解县官，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宫女无用，填积后庭，天下虽复尽力耕桑，犹不能供。又，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邕不敢怀道迷国，而切言极对，毁刺贵臣，讥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岷至令宣露，群邪项领，膏唇拭舌，竞欲咀嚼，造作飞条。陛下回受诽谤，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离，岂不负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为戒，上畏不测之难，下惧剑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故太尉段，武勇冠世，习于边事，垂发服戎，功成皓首，历事二主，勋烈独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为司隶校尉阳球所见诬胁，一身既毙，而妻子远播，天下惆怅，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家属，则忠贞路开，众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中常侍吕强清廉忠直，奉公守法。灵帝按照众人的成例，封他为都乡侯。吕强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因而上书陈述政事说：“我曾经听说，汉高祖郑重约定，不是功臣不可封侯。这是为了尊重国家的封爵，明白劝勉和告诫后人。中常侍曹节等人身为宦官，福菲薄，品格卑下，出身微贱，依靠谗言和谄媚取悦人主，使用奸佞邪恶的手段邀取恩宠，有赵高的祸害，却还没有受到车裂酷刑的诛杀。陛下不知悔悟，妄自赐给食邑，建立侯国，使邪恶小人得到任用，家人们一同晋升，印绶重叠，互相结成邪党，下面又勾结一群奸佞小人。阴阳违背，农田荒芜，人民缺吃少穿，全都由此而起。我当然知道封爵已成事实，说也没有用处。但我仍然冒着死罪触犯陛下，陈述我的一片愚忠，实在只是盼望陛下减少和改正以往的过失，到此为止。我又听说，后宫的采女有数千余人，仅仅衣食一项的费用，每天都要耗费数百金之多。近来，谷价虽然降低，但家家户户，面有饥色。按照道理，谷价应该涨价，而现在反而降低，是由于赋敛和征发繁多，需要限期交给官府，只好故意压低谷价。农民天冷时不敢买衣服穿，饥饿时不敢吃饱，他们如此困苦，又有谁来怜恤？宫女们毫无用处，却塞满后宫，即使是全国都尽力耕田种桑，尚且无法供养。去年，命议郎蔡邕前往金商门回答陛下的询问，蔡邕不敢隐瞒真情，迷惑朝廷，极力直言回答，抨击到权贵大臣，责备到当权的宦官。陛下不能为他保守秘密，以致泄漏出去，奸佞邪恶之辈，肆无忌惮，张牙舞爪，恨不得把蔡邕咬碎嚼烂，于是制作匿名信进行诬陷。陛下听信他们的诽

谤，以至蔡邕被判处重刑，家属也遭到放逐，老幼流离失所，岂不辜负了忠臣？而今群臣都以蔡邕作为警戒，上怕意外的灾难，下惧刺客的杀害，我知道朝廷从此再也听不到忠直的言语！已故太尉段威武和勇猛盖世，尤其是熟悉边防事务，童年时就投身军旅，直到老年白头时才完成大功，历事二帝，功业特别显著。陛下既已按次第叙灵功劳，位列三公，然而却遭到司隶校尉阳球的诬陷和胁迫，身既死亡，妻子被放逐到边远地方，天下的人伤心，功臣失望。应该把蔡邕召回京都洛阳，重新委任官职，迁回段的家属，则忠贞路开，众人的怨恨可以平息。”灵帝知道吕强忠心，但不能采纳他的建议。

[8]丁酉，赦天下。

[8]丁酉（二十四日），大赦天下。

[9]上禄长和海上言：“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帝览之而悟，于是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

[9]上禄县长和海上书灵帝说：“根据礼制，同曾祖而不同祖父的兄弟，已经分开居住，家财也已分开，恩德和情义已经很轻，从丧服上说只不过是疏远的家族。而今禁锢党人却扩大到这类疏远亲属，既不符合古代的典章制度，也不符合正常的法令规章。”灵帝看到奏章后醒悟，于是对党人的禁锢从伯叔祖父以下都得到解除。

[10]五月，以卫尉刘宽为太尉。

[10]五月，擢升卫尉刘宽为太尉。

[11]护匈奴中郎将张与南单于呼徵不相能，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秋，七月，坐不先请而擅诛杀，槛车征诣廷尉，死。

[11]护匈奴中郎将张与南匈奴汗国单于栾提呼徵不和睦，张擅自斩杀栾提呼征，并改立右贤王栾提羌渠为南匈奴汗国单于。秋季，七月，张被指控事先没有奏请朝廷批准而擅自诛杀，被用囚车押回京都洛阳，送往廷尉监狱处死。

[12]初，司徒刘兄侍中与窦武同谋，俱死，永乐少府陈球说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镇卫，岂得雷同，容容无违而已。今曹节等放纵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节等，今可表徙卫尉阳球为司崐隶校尉，以次收节等诛之，政出圣主，天下太

平，可翘足而待也！”曰：“凶竖多耳目，恐事未会，先受其祸。”尚书刘纳曰：“为国栋梁，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许诺，亦与阳球结谋。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节等颇得闻知，乃重赂璜，且胁之。璜惧迫，以球谋告节，节因共白帝曰：“与刘纳、陈球、阳球交通书疏，谋议不轨。”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刘、陈球、刘纳、阳球皆下狱，死。

[12]当初，司徒刘的哥哥侍中刘因和窦武共同策划诛杀宦官，一同被杀。永乐少府陈球向刘进言说：“您出身皇族，位居三公，天下的人都仰望着您镇守和捍卫国家，怎么可以随声附和，唯唯诺诺，深恐得罪别人？现今曹节等人为所欲为，放任为害。而且他们久居在皇帝左右，您的哥哥侍中刘就是被曹节等人杀害的。您可以上书朝廷，推荐卫尉阳球重新出任司隶校尉，将曹节等人逐个逮捕诛杀，由圣明的君主亲自主持朝政，天下太平，只要一举足的短时间内即可到来。”刘说：“宦官等凶恶小人的耳目很多，恐怕事情还没有等到机会，反则先受到灾祸。”尚书刘纳进言说：“身为国家的栋梁大臣，国家行将倾覆而不扶持，还要您这种辅佐干什么？”于是刘应允承诺，也和阳球密谋。阳球的妾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儿，因此曹节等人逐渐得到消息。于是用厚重的礼物贿赂程璜，并且对他进行威胁。程璜恐惧迫急，就把阳球等人的密谋全都告诉了曹节。于是曹节等人共同向灵帝报告说：“刘跟刘纳、陈球、阳球互通书信，往来勾结，密谋越出常轨的行动。”灵帝勃然大怒。冬季，十月甲申（十四日），将刘、陈球、刘纳、阳球逮捕下狱，都在狱中处死。

[13]巴郡板蛮反，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刺史讨之，不克。

[13]巴郡板部蛮族起兵反叛，朝廷派遣御史中丞萧瑗督促益州刺史率军前往讨伐，未能取胜。

[14]十二月，以光禄勋杨赐为司徒。

[14]十二月，擢升光禄勋杨赐为司徒。

[15]鲜卑寇幽、并二州。

[15]鲜卑侵犯幽州、并州。

三年（庚申、180）

三年（庚申，公元180年）

[1]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1]春季，正月癸酉（疑误），大赦天下。

[2]夏，四月，江夏蛮反。

[2]夏季，四月，江夏郡蛮族起兵反叛。

[3]秋，酒泉地震。

[3]秋季，酒泉郡发生地震。

[4]冬，有星孛于狼、弧。

[4]冬季，有异星出现于狼星、弧星之间。

[5]鲜卑寇幽、并二州。

[5]鲜卑侵犯幽州、并州。

[6]十二月，己巳，立贵人何氏为皇后。征后兄颍川太守进为侍中。后本南阳屠家，以选入掖庭，生皇子辨，故立之。

[6]十二月己巳（初五），封何贵人为皇后。征召何皇后的哥哥、颍川郡太守何进为侍中。何皇后本是南阳郡一个屠户家的女儿，后被选进宫廷，生下皇子刘辨，所以被灵帝立为皇后。

[7]是岁作圭、灵昆苑。司徒杨赐谏曰：“先帝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以合礼中。今猥规郊城之地以为苑囿，坏沃衍，废田园，驱居民，畜禽兽，殆非所谓若保赤子之义。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顺四节也。宜惟夏禹卑宫、太守露台之意，以尉下民之劳。”书奏，帝欲止，以问侍中任芝、乐松；对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五里，人以为大。今与百姓共之，无害于政也。”帝悦，遂为之。

[7]同年，灵帝下令兴建圭苑、灵昆苑。司徒杨赐上书劝阻说：“先帝创立制度，左边开辟鸿池，右边兴建上林苑，既不算奢侈，也不算十分节约，正好符合礼仪法度。而今增多规划城郊之地，作为皇家苑囿，破坏肥沃的土地，荒废田园，把农民驱逐出去，畜养飞禽走兽，这大概不是爱民如子的大义。崐况且现在城外的皇家苑囿已经有五六个之多，足够陛下任情游乐，满足四季的需要。应该好好回想一下夏禹宫室简陋，汉文帝拒绝兴建露台的本意，体恤小民的劳苦。”奏章呈上去后，灵帝打算停止兴建，询问侍中任芝、乐松的意见。他们二人回答说：“过去，周文王的苑囿，方圆有一百里，人们尚且认为太小；

齐宣王的苑囿，方圆只有五里，人们却认为太大。现今如果陛下和老百姓共同享用，对政事没有什么妨害。”灵帝听了非常喜悦，便下令兴建。

[8]巴郡板蛮反。

[8]巴郡板部蛮族再度起兵反叛。

[9]苍梧、桂阳贼攻郡县，零陵太守杨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彀弓弩。及战，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然，马惊，奔突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波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枭其渠帅，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赵凯诬奏实非身亲破贼，而妄有其功；与相章奏。凯有党助，遂槛车徵，防禁严密，无由自讼；乃噬臂出血，书衣为章，具陈破贼形势，及言凯所诬状，潜令亲属诣阙通之。诏书原，拜议郎；凯受诬人之罪。，乔之弟也。

[9]苍梧郡、桂阳郡盗贼联合攻打郡县。零陵郡太守杨制作了马车数十辆，在马车上放着盛满石灰的大袋，把绑袋口的布索系在马尾巴上；另外，又专门准备载着张满弓弩的战车。等到战斗开始时，命马车在前面冲锋，石灰顺着风势飞扬，盗贼都睁不开眼睛。再用火点燃布索，马受惊后，向盗贼的阵地狂奔乱跑，跟在后面的战车弓弩齐发，战鼓震天动地，群盗犹如波涛一样惊骇破散。杨挥军追击，杀伤和杀死的不计其数，并将盗贼首领斩首，将他的头悬挂在木头上，郡境得以完全平静。荆州刺史赵凯向朝廷上书诬告说，杨实际上不是亲自上阵破贼，而妄说自己有功。杨也向朝廷上书进行答辩。但因赵凯在朝廷有同党的帮助，便下令逮捕杨，用囚车押解回京都洛阳，囚禁在监狱，由于防范和戒备森严，杨无法申诉。于是他咬破手臂，撕裂衣服，写成血书作为奏章，详细陈述自己破贼的形势，以及反驳赵凯诬陷自己的情况，秘密交给前来探监的亲属，到宫门呈递。结果，灵帝下诏，赦免杨无罪，任命他为议郎。赵凯受到诬告反坐的惩处。杨是杨乔的弟弟。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卷

汉纪五十 孝灵皇帝中光和四年（辛酉、181）

汉纪五十 汉灵帝光和四年（辛酉，公元181年）

[1]春正月，初置騄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

[1]春季，正月，首次设立騄厩丞，负责接收和饲养从各郡、国征发来的马匹。由于各地豪强垄断马匹交易，马价涨到一匹值二百万钱。

[2]夏，四月，庚子，赦天下。

[2]夏季，四月，庚子（疑误），大赦天下。

[3]交趾乌浒蛮久为乱，牧守不能禁。交趾人梁龙等复反，攻破郡县，诏拜兰陵令会稽朱俊为交趾刺史，击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以功封都亭侯，征为谏议大夫。

[3]交趾地区的乌浒蛮人作乱，历时已久，州郡长官不能制服。交趾人梁龙等又起来反叛，攻破了东汉政权所置的郡、县。灵帝下诏任命兰陵令会稽人朱俊为交趾刺史。朱俊领兵击败了叛军，梁龙被斩，数万人投降，不过一个月，便全部平定了当地的叛乱。朱俊因功被封为都亭侯，并征召入朝担任谏议大夫。

[4]六月，庚辰，雨雹如鸡子。

[4]六月，庚辰（十九日），天上降下大如鸡蛋的冰雹。

[5]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5]秋季，九月，庚寅（初一），出现日食。

[6]太尉刘宽免；卫尉许为太尉。

[6]太尉刘宽被免职，任命卫尉许为太尉。

[7]闰月，辛酉，北宫东掖庭永巷署灾。

[7]闰九月，辛酉（初二），洛阳北宫东掖庭永巷署发生火灾。

[8]司徒杨赐罢；冬，十月，太常陈耽为司徒。

[8]司徒杨赐被免职。冬季，十月，任命太常陈耽为司徒。

[9]鲜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父而贪淫，后出攻北地，北地人射杀之。其子骞曼尚幼，兄子魁头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立。

[9]鲜卑族侵犯幽州与并州。鲜卑族首领檀石槐去世，他的儿子和连继任首领。和连不仅才干和能力不如他的父亲，而且贪财好色，后来在进攻北地时，被北地人射死。由于他的儿子骞曼年龄尚小，便由他哥哥的儿子魁头担任首领。后来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夺首领的地位，致使部众离散。魁头去世后，他的弟弟步度根继任首领。

[10]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

[10]这一年，灵帝在后宫修建了许多商业店铺，让宫女们行商贩卖。于是，后宫中相互盗窃和争斗的事情屡有发生。灵帝穿上商人的服装，与行商的宫女们一起饮酒作乐。灵帝又在西园玩狗，狗的头上戴着文官的帽子，身上披着绶带。他还手执缰绳，亲自驾驶着四头驴拉的车子，在园内来回奔驰。京城洛阳的人竞相仿效，致使驴的售价与马价相等。

帝好为私蓄，收天下之珍货，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中常侍吕强上疏谏曰：“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藏，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旧典：选举委任三府，尚书受奏御而已；受试任用，责以成功，功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按虚实，行其罪罚；于是三公每有所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然犹有旷职废官，荒秽不治。今但任尚书，或有诏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劳苦乎！”书奏，不省。

灵帝还喜好积蓄私房钱，收集天下的各种奇珍异宝。每次各郡、国向朝廷进贡，都要先精选出一部分珍品，送交管理皇帝私人财物的中署，叫做“导行费”。中常侍吕强上书规劝说：“普天之下的财富，无不生于阴阳，都归陛下所有，难道有公私之分！而现在，中尚方广敛各

郡的珍宝，中御府堆满天下出产的丝织品，西园里收藏着理应由大司农管理的钱物，骥厩中则饲养着本该归太仆管理的马匹。而各地向朝廷交纳贡品时，都要送上导行费。这样，征调数量增加，人民贫困，花费增多，贡品却少。贪官污吏从中取利，黎民百姓深受其苦。更有一些阿谀献媚的臣子，喜欢进献私人财物，陛下对他们姑息纵容，这种不良之风因此越来越盛。依照以往制度，选拔官员的事情应由三府负责，尚书只负责将三府的奏章转呈给陛下。被选拔者通过考核，加以委任，并责求他们拿出政绩。没有政绩者时，才交付尚书进行弹劾，提请转到给廷尉核查虚实，加以处罚。因此，三公在选拔人才时，都要与僚属仔细评议，了解这些人的品行，评估他们的才干。尽管如此严格，仍然有些官员不能胜任，使政务荒废。如今只由尚书负责选拔官员，或由陛下颁下诏书，直接任用，这样，三公就免除了选拔不当的责任，尚书也不再因此获罪。奖惩都得不到，难道谁还肯自己白白地辛劳吗? ”奏章呈上，灵帝未加理睬。

[11]何皇后性强忌，后宫王美人生皇子协，后鸩杀美人。帝大怒，欲废后；诸中官固请，得止。

[11]何皇后嫉妒心非常重，后宫王美人生下皇子刘协，何皇后就用毒药把王美人杀死。灵帝大怒，要废掉何皇后，宦官们竭力为她求情，才使灵帝打消这个想法。

[12]大长秋华容侯曹节卒；中常侍赵忠代领大长秋。

[12]大长秋、华容侯曹节去世，由中常侍赵忠代理大长秋的职务。

五年（壬戌、182）

五年（壬戌，公元182年）

[1]春，正月，辛未，赦天下。

[1]春季，正月，辛未（十四日），大赦天下。

[2]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太尉许、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诣阙陈诉。司徒陈耽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帝以让、济，由是诸坐谣言徵者，悉拜议郎。

[2]灵帝下诏，命令公卿根据流传的民谣，检举为害百姓的刺史和郡守。太尉许和司空张济投靠有权势的宦官，收受贿赂，对那些担任刺史、郡守的宦官子弟或宾客，尽管他们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全不敢过问，却毫无根据地检举了地处边远小郡，清廉而颇有政绩的官员二十六人。这些官员的部属及治下的百姓，到洛阳皇宫门前为他们申诉。司徒陈耽上书说："这次公卿的检举行动，大都包庇各自的私党，正是所谓是放走鸱枭那样的恶鸟，而将凤凰囚禁 起来。"灵帝为此责备了许、张济，并将那些因所谓民谣而被征召问罪的官员，全都任命为议郎。

[3]二月，大疫。

[3]二月，瘟疫到处流行。

[4]三月，司徒陈耽免。

[4]三月，司徒陈耽被免职。

[5]夏，四月，旱。

[5]夏季，四月，发生旱灾。

[6]以太常袁隗为司徒。

[6]任命太常袁隗为司徒。

[7]五月，庚申，永乐宫署灾。

[7]五月，庚申（初五），永乐宫署发生火灾。

[8]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8]秋季，七月，有异星出现于太微星旁。

[9]板蛮寇乱巴郡，连年讨之，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以问益州计吏汉中程包，对曰："板七姓，自秦世立功，复其租赋。其人勇猛善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救之，羌死败殆尽，羌人号为神兵，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亦倚板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亦以板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棰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天所叩诉，故邑落相聚以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选用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时皆降。

[9]板蛮人在巴郡作乱，官军连年征讨，未能平定。灵帝打算出动大军，为此询问益州派入朝中汇报情况的计吏汉中人程包。程包回答说：“板族中有七个大姓，自秦时，他们就建立过功勋，因此得到免除田租赋税的优待。他们全都骁勇善战。从前在永初年间，羌族人攻入汉川，郡、县政权全被破坏，得到板人的援救，羌人才被打败，死伤殆尽。羌人称板人为神兵，并相互告诫，不要再向南进入这一地区。到了建和二年，羌人又大举入侵，全靠板人，才连续击败了羌人。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也是依靠板人，才得以成功。最近益州郡发生叛乱，太守李也是用板人平定了叛乱。板人如此忠心耿耿，屡建功勋，原本没有反抗朝廷的意思。可是，地方官府向板人征收的赋税极重，役使他们，残酷地鞭打，超过对待奴隶。还有人为交纳赋税被迫卖妻卖子，甚至有人因不堪忍受而刎颈自杀。尽管他们曾到州、郡官府去陈诉冤情，但州、郡长官既不处理，又不向上奏报。路途遥遥，无法到京城直接向陛下喊冤，满含怨气地向苍天呼喊，仍是投诉无门。于是，各部落便聚集起来进行反抗。他们完全是迫于无奈，并无建立政权闹独立的野心。如今，只要任命清廉能干的官员去担任州、郡长官，动乱自然就会平定，无须调军征伐。”灵帝听从了程包的建议，任命曹谦担任巴郡太守，宣布皇帝赦免他们叛乱行为的诏书，板人立刻全部投降了。

[10]八月，起四百尺观于阿亭道。

[10]八月，在阿亭道建造起高达四百尺的楼台。

[11]冬，十月，太尉许罢；以太常杨赐为太尉。

[11]冬季，十月，太尉许被免职，任命太常杨赐为太尉。

[12]帝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遂狩于广成苑。十二月，还，幸太学。

[12]灵帝在上林苑打猎，后又经函谷关，到广成苑进行狩猎。十二月，回到京城洛阳，到太学进行巡视。

[13]桓典为侍马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骢马，京师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骢御史！”典，焉之孙也。

[13]桓典担任侍御史，宦官们都很怕他。桓典常骑一匹青白杂色的马，京城洛阳因此传言说：“走走停停，避开骑杂色马的御史。”桓典是桓焉的孙子。

六年（癸亥、183）

六年（癸亥，公元183年）

[1]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1]春季，三月，辛未（二十一日），大赦天下。

[2]夏，大旱。

[2]夏季，出现严重旱灾。

[3]爵号皇后母为舞阳君。

[3]封何皇后的母亲为舞阳君。

[4]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余里。

[4]秋季，金城郡境内的黄河水暴涨，泛滥两岸二十余里。

[5]五原山岸崩。

[5]五原郡境内发生山崩。

[6]初，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咒府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众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6]最初，钜鹿人张角信奉黄帝、老子，以法术和咒语等传授门徒，号称“太平道”。他用念过咒语的符水治病，先让病人下跪，说出自己所犯的错误，然后喝下府水。有些病人竟然就此痊愈，于是，人们将他信奉如神明。张角派他的弟子走遍四方，不断诳骗引诱，十余年的时间，信徒多达数十万，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和豫州等八州之人，无不响应。有的信徒卖掉自己的家产，前往投奔张角，他们塞满道路，尚未到达而死在途中的也数以万计。郡、县的官员不了解张角的真实意图，反而讲张角教民向善，因而为百姓所拥戴。

太尉杨赐时为司徒，上书言：“角诳曜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会赐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言：“角等阴谋益

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觇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鸣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帝殊不为意，方诏陶次第《春秋条例》。

太尉杨赐当时正担任司徒，他上书说：“张角欺骗百姓，虽受到免除罪责的赦令，仍不思悔改，反而逐渐蔓延扩张。现在，如果命州、郡进行镇压，恐怕会加重局势的混乱，促使其提前叛乱。应该命令刺史、郡守清查流民，将他们分别护送回本郡，以削弱张角党徒的力量，然后再诛杀那些首领。这样，不必劳师动众，就可以平息事态。”恰在此时，杨赐去职，他的奏章遂留在皇宫，未能实行。马徒掾刘陶再次上书，重提杨赐的这项建议，说：“张角等人正在加紧策划阴谋，四方秘密传言说：‘张角等偷偷潜入京城洛阳，窥探朝廷的动静。’其在各地的党徒暗地里遥相呼应。州郡官员怕如实呈报会受到朝廷的处分，不愿上奏，只是私下相互间通知，不肯用公文的形式来通报。为此，建议陛下公开颁发诏书，悬重赏捉拿张角等人，以封侯作为奖赏。官员中若有胆怯回避者，与张角等人同罪论处。”灵帝对这件事很不在意，反而下诏让刘陶整理《春秋条例》。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张角设置三十六个方，方，犹如将军。大方统率一万余人，小方统率六七千人，各立首领。他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并用白土在京城洛阳各官署及各州、郡官府的大门上都写上“甲子”二字。他们计划，由大方马元义等先集结荆州、扬州的党徒数万人，按期会合，在邺城起事。马元义多次前往京城洛阳，以中常侍封、徐奉等人为内应，约定于次年的三月五日，京城内外同时发动。

中平元年（甲子、184）

中平元年（甲子，公元184年）

[1]春，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收马元义，车裂于雒阳。诏三公、司隶按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以为标帜，故时人谓之“黄巾贼”。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应贼。

[1]春季，张角的弟子济南人唐周上书告密。于是，朝廷逮捕了马元义，在洛阳用车裂的酷刑将他处死。灵帝下诏，命令三公和司隶校尉调查皇宫及朝廷官员、禁军将士和普通百姓中信奉张角“太平教”者，处死了一千余人。同时还下令让冀州的官员捉拿张角等人。张角等得知计划已经泄露，便派人昼夜兼程赶往各地，通知各方首领，一时间各方全都起兵，他们个个头戴黄巾作为标志，因此当时人称他们为“黄巾贼”。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他们焚烧当地官府，劫掠城镇。州郡官员无力抵抗，大多弃职逃跑。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天下纷纷响应，京城洛阳为之震动。安平国和甘陵国的人民分别生擒了安平王和甘陵王，响应黄巾军。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都尉。

三月，戊申（初三），任命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并封他为慎侯。何进统率左、右羽林军以及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五营将士，驻扎在都亭，整修军械，守卫京城洛阳。还设置了函谷关、太谷关、广成关、伊阙关、轘关、旋门关、孟津关、小平津关等八关都尉。

帝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嵩，规之兄子也。上问计于中常侍吕强，对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壬子，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发

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讨颍川黄巾。

灵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北地郡太守皇甫嵩认为，应该解除禁止党人作官的禁令，并拿出皇帝私人所有的中藏府钱财以及西园骥厩中的良马，赏赐给出征的将士。皇甫嵩是皇甫规哥哥的儿子。灵帝询问中常侍吕强的意见，吕强说：“对党人的禁令时间已经很长了，人心怨恨愤怒，若不予以赦免，他们将轻举妄动，与张角联合起来，叛乱之势便会更趋扩大，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请先将陛下左右贪赃枉法的官员处死，大赦所有的党人，并考察各地刺史、郡守的能力。如果这样做，叛乱就不会不平息了。”灵帝对黄巾军的势力感到害怕，接受了吕强的建议。壬子（初七），大赦天下党人，已经被流放到边疆地区的党人及其家属都可以重返故乡，唯有张角不在赦免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征调全国各地的精兵，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征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征讨在颍川地区活动的黄巾军。

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宋典等皆封侯贵宠，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上尝欲登永安候台，宦官恐望见其居处，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上自是不敢复升台榭。及封、徐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者。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曰：“此王甫、侯览所为也！”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

当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宋典等都被封为侯爵，身份贵宠。灵帝常说：“张常侍是我父亲，赵常侍是我母亲。”于是，宦官无所忌惮，纷纷大兴土木，仿照皇宫的式样修建宅第。一次，灵帝曾想登上永安宫的望台，观看皇宫周围的景致。宦官们生怕灵帝看到自己的宅第，便让中大人尚但劝阻灵帝，说：“天子不应当登高，登高则会使人民流散。”灵帝从此不再敢登较高的楼台亭榭。及至封、徐奉为张角做内应的事情败露，灵帝斥责诸位常侍说：“你们常说党人图谋不轨，将他们全都禁锢起来，有人甚至遭到诛杀。现在党人倒是在为国家出力，你们反与张角勾结，该不该处斩？”宦官们都叩头

说："这些都是王甫、侯览干的。"于是，诸位常侍都收敛退避，各自将他们在外担任州、郡官员的亲属及子弟召回。

赵忠、夏恽等遂共谮吕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怒曰："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忠、恽复谮曰："强见召，未知所问而就外自屏，有奸明审。"遂收捕其宗亲，没入财产。

于是，赵忠、夏恽等人一同向灵帝诬告吕强，说："吕强与党人一起议论朝廷，经常阅读《霍光传》，他的兄弟全都在官位上贪脏枉法。"灵帝听后，令中黄门带着兵器召吕强入宫。吕强得知灵帝召他的用意后，忿忿地说："我死之后，必有大乱。大丈夫要为报国尽忠，怎能去面对狱吏呢！"便自杀了。赵忠、夏恽等再次诬陷说："吕强被召，还不知道要问他什么事，就在外自杀了，这说明他确实有罪。"于是，灵帝下令逮捕吕强的亲属，将财产没收。

侍中河内向栩上便宜，讥刺左右。张让诬栩与张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钧章示诸常侍，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雒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

侍中、河内人向栩向灵帝上书，抨击宦官。张让便诬告向栩与张角同心，要做张角的内应。于是向栩被捕，送交黄门北寺监狱处死。郎中、中山人张钧上书说："我认为，张角所以能够兴兵作乱，百姓所以乐于归附张角，原因都在于十常侍多放任自己的父兄、子弟、亲戚及其投靠者充任州郡长官，搜刮财富，掠夺百姓。百姓有冤无处申诉，这才打算与朝廷对抗，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应该斩杀十常侍，将他们的头悬挂在京城南郊，向百姓谢罪，并派使者向全国宣布此事。这样，可以不出动军队镇压，庞大的寇盗集团就会自行解散。"灵帝将张钧的奏章交诸常侍看，这些人全都吓得摘下帽子，除去鞋袜，下跪叩

头，请求灵帝允许他们到洛阳专门审理皇帝亲自交办案件的诏狱去投案自首，并将家产献出，用以补助军费。灵帝下诏，令诸常侍全都穿戴起表示官位的衣帽鞋袜，继续担任原职。他对张钧上奏一事发怒说：“这真是个狂人！难道十常侍中本不该有一个好人！”御史顺承灵帝的心意，诬奏张钧信奉黄巾道，遂将他逮捕入狱，拷打致死。

[2]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功杀太守褚贡。

[2]庚子（疑误），南阳郡的黄巾军将领张曼成进攻并杀死太守褚贡。

[3]帝问太尉杨赐以黄巾事，赐所对切直，帝不说。夏，四月，赐坐寇贼免。以太仆弘农邓盛为太尉。已而帝阅录故事，得赐与刘陶所上张角奏，乃封赐为临晋侯，陶为中陵乡侯。

[3]灵帝询问太尉杨赐有关黄巾军的情况，杨赐的回答恳切直率，灵帝感到不快。夏季，四月，杨赐因未能平息黄巾叛乱而被免职。任命太仆、弘农人邓盛为太尉。过了一些时候，灵帝翻阅过去的奏章，发现了杨赐与刘陶所上的有关张角的奏章。于是，封杨赐为临晋侯，刘陶为中陵乡侯。

[4]司空张济罢；以大司农张温为司空。

[4]司空张济被免职。任命大司农张温为司空。

[5]皇甫嵩、朱俊合将四万余人共讨颍川，嵩、俊各统一军。俊与贼波才战，败；嵩进保长社。

[5]皇甫嵩、朱俊率军四万人，一同讨伐颍川郡的黄巾军。皇甫嵩和朱俊各率一支军队，朱俊与黄巾军将领波才交战，被击败。皇甫嵩率军进驻长社，固守县城。

[6]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于邵陵。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

[6]汝南郡的黄巾军在邵陵击败太守赵谦所率的官军。广阳郡的黄巾军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

[7]波才围皇甫嵩于长社。嵩兵少，军中皆恐。贼依草结营，会大风，嵩约敕军士皆束苣乘城，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从城中鼓噪而出，奔击贼陈，贼惊，乱走。会骑都尉沛国曹

操将兵适至，五月，嵩、操与朱俊合军，更与贼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封嵩都乡侯。

[7]波才率黄巾军将皇甫嵩围困在长社县城。皇甫嵩兵少，军中都感到恐慌。黄巾军的营寨所设之处荒草遍野，适逢狂风大作，皇甫嵩让士兵们全都手持成束苇草上城。另命一批勇士，偷偷地越过包围圈，放火烧草并高声呐喊。与此同时，城上的军士也一齐点燃火把，与之呼应。皇甫嵩率军从城中擂鼓呐喊而出，直捣敌阵。黄巾军大惊，溃散奔逃。这时，恰好骑都尉、沛国人曹操率兵赶到。五月，皇甫嵩、曹操与朱俊会师，再次出战，大败黄巾军，斩杀数万人。灵帝封皇甫嵩为都乡侯。

操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不能审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桥玄及南阳何异焉。玄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见操，欢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谓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子将者，训之从子劭也，好人伦，多所赏识，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尝为郡功曹，府中闻之，莫不改操饰行。曹操往造劭而问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他原来的姓氏已无法确定，据传为夏侯氏。曹操自小为人机警，有谋略，善权术，并喜欢行侠仗义，行为放荡，不经营家产事业。因此，当时人认为他并无什么过人之处。唯有太尉桥玄和南阳人何对他另眼相看。桥玄对他说："天下即将大乱，不是掌握时代命运的杰出人才，不能拯救。能够平息这场大乱的人，恐怕就是你吧。"何看到曹操后叹息说："汉朝就要灭亡，能够重新安定天下的，一定是此人。"桥玄向曹操建议说："你在世上尚无名气，可以与许子将结交。"许子将就是许训的侄子许劭。许劭善于待人接物，能够辨别人的品行和能力，与他的堂兄许靖都有很高的名望。两人喜欢一起评论本地的知名人士，并根据这些人士的所作所为，逐月更改评语和排列顺序。为此，汝南人称之为"月旦评"。许劭曾经担任过郡府中管理人事的功曹，府中官员听说了他的名望，无不改变、修饰自己的操行，以求得到一个较好的评语，曹操前去拜

访许劭，询问他对自己的评价，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许劭鄙视曹操的为人，故闭口不答。曹操于是加以威胁，许劭才说：“你在天下太平时可以成为一个能臣，在天下大乱时则会成为一个奸雄。”曹操听后，大喜而去。

朱俊之击黄巾也，其护军司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后用十六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始到颍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枭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兆见，皆将巧辞饰说，共长虚伪。夫孝子疑于屡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才佞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赵忠见其疏而恶之。燮击黄巾，功多当封，忠谮诉之；帝识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朱俊进攻黄巾军时，他的护军司马、北地人傅燮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灾祸不是来源于外部，而全是起因于内部。正因如此，虞舜先除去四凶，然后才任用十六位贤能之士铺佐自己治理天下。这说明，恶人不除，善人就不可能取得权力。如今张角在赵、魏之地起兵，黄巾军在六州作乱，这场大乱的根源是在宫廷之内，蔓延到四海。我受陛下的委任，奏命率军讨伐叛乱。从颍川开始，一直是战无不胜。黄巾军势力虽大，并不足以使陛下担忧。我所恐惧的是，如果治理洪水不从源头治起，下游势必泛滥得更加严重。陛下仁爱宽容，对许多不对的事情不忍处理，因此宦官们控制了朝政大权，忠臣不能得到重用。即使真将张角砍头处死，平息了黄巾叛乱，我的忧虑会更深。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邪恶小人与正人君子不能在朝廷共存，如同寒冰与炽炭不能放入一个容器一样。那些邪恶之辈明白，正直之士的成功，预示着他们行将灭亡，因此必然要花言巧语，共同弄虚作假。传播假消息的人多了，即使是曾参那样的孝子也难免遭受怀疑；市中明明没有老虎，但只要有三个人说有，人们就会相信。假如陛下不能详细辨察真伪，那么忠臣就会再次像秦国名将白起那样含冤而死

了！陛下应该深思虞舜对四凶的处理，尽速诛杀那些善进谗言的佞臣，这样，善人就会愿意为朝廷尽力，叛乱自会平息。”赵忠看到这份奏章，感到厌恶。傅燮征讨黄巾军立下很多战功，应得到封爵的赏赐，赵忠便向灵帝讲傅燮的坏话。灵帝记得傅燮奏章所言，没有对傅燮加罪，但到底也没有封他。

[8]张曼成屯宛下百余日；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曼成，斩之。

[8]黄巾将领张曼成驻军宛城城下一百多天。六月，阳太守秦颉进攻黄巾军，斩杀张曼成。

[9]交趾土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财计盈给，辄求迁代，故吏民怨叛，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三府选京令东郡贾琮为交趾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9]交趾地区盛产珍珠等宝物，先后担任刺史的官员多无清谦行为，算计财物搜刮够了，便要求调任，因此下层官吏及百姓因愤恨而起来反抗，俘虏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其首领自称为“柱天将军”。三府选用京县县令、东郡人贾琮任交趾刺史。贾琮到任后，调查叛乱的原因，人们都说：“官府征收的赋税太重，百姓无不被搜刮一空。京城洛阳过于遥远，无处诉冤。民不聊生，只好聚在一起做盗贼。”贾琮便发布文告，让百姓自安居生产，招抚流亡在外的饥民返乡，免除徭役，将为害大的盗贼首领斩杀，选派清廉干练的官吏担任属下各县的代理县长。一年之间，叛乱全被平定，百姓得以安居。大街小巷的人们歌颂贾琮：“贾父来得晚，使我先造反；如今见清平，吏不敢派饭！”

[10]皇甫嵩、朱俊乘胜进讨汝南、陈国黄巾、追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并破之，余贼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状，以功归俊，于是进封俊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诏嵩讨东郡，俊讨南阳。

[10]皇甫嵩、朱俊乘胜进攻在汝南郡和陈国的黄巾军，在阳翟追击黄巾将领波才，在西华攻打黄巾军另一将领彭脱，都取得了胜利。黄巾军的剩余部众或者投降，或者逃散，三郡的叛乱被全部平定。皇甫

嵩上书报告作战情况，将功劳归于朱俊。于是朝廷进封朱俊为西乡侯，提升为镇贼中郎将。灵帝下诏，命令皇甫嵩讨伐东郡的黄巾军，朱俊计伐南阳的黄巾军。

北中郎将卢植连战破张角，斩获万余人，角等走保广宗。植筑围凿堑，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帝遣小黄门左丰视军，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槛车徵植，减死一等；遣东中郎将陇西董卓代之。

北中郎将卢植率军连续战败张角，斩杀和俘虏黄巾军一万余人，张角等退保广宗县城。卢值率军将广宗城包围，修筑长墙，挖掘壕沟，制造攻城用的云梯，马上就要攻下广宗城。恰在此时，灵帝派小黄门左丰到卢植军中视察。有人劝卢植贿赂左丰，卢植不肯。左丰回到洛阳，对灵帝说："据守广宗的贼寇很容易攻破，然而卢植只是让军队躲在营垒里休息，等待上天诛杀张角。"灵帝大怒，派人用囚车将卢植押解回洛阳，判处比死罪轻一等的处分。派东中郎将、陇西人董卓代替卢植任职。

[11]巴郡张以妖术为人疗病，其法略与张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号"五斗米师"。秋，七月，聚众反，寇郡县；时人谓之"米贼"。

[11]巴郡人张用法术为人治病，所用方法大致与张角相同。他治病时，让病家出五斗米，因此号为"五斗米师"。秋季，七月，张聚众起来造反，攻打郡、县，当时人称他们为"米贼"。

[12]八月，皇甫嵩与黄巾战于苍亭，获其帅卜巳。董卓攻张角无功，抵罪。乙巳，诏嵩讨角。

[12]八月，皇甫嵩与黄巾军在苍亭大战，俘虏黄巾军将领卜巳。董卓进攻张角，未能取胜，受到处分。乙巳（初三），灵帝下诏，命皇甫嵩率军征讨张角。

[13]九月，安平王续坐不道，诛，国除。

[13]九月，安平王刘续被指控为大逆不道，处死，封国撤销。

初，续为黄巾所虏，国人赎之得还，朝廷议复其国。议郎李燮曰："续守藩不称，捐辱圣朝，不宜复国。"朝廷不从。燮坐谤毁宗室，输作左校；未满岁，王坐诛，乃复拜议郎。京师为之语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当初，刘续被黄巾军所俘，安平国人将他赎回。朝廷进行讨论，打算恢复他的封国。议郎李燮提出：“刘续身为一个藩王，不仅没有尽到职责，损害了朝廷的声誉，不该让他恢复封国。”朝廷没有听从李燮的意见。李燮被指控为诽谤宗室，送到左校去服苦役。不到一年，安平王刘续因罪被处死，李燮才被释放，重新任议郎。京城洛阳人将此事与其父李固不肯立质帝、桓帝事联系在一起，称颂说：“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14]冬，十月，皇甫嵩与张角弟梁战于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谮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十一月，嵩复攻角弟宝于下曲阳，斩之，斩获十余万人。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愧里侯。嵩能温恤士卒，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军士皆食，尔乃尝饭，故所向有功。

[14]冬季，十月，皇甫嵩与张角的弟弟张梁交战于广宗，张梁率领的黄巾军骁勇善战，皇甫嵩未能取胜。第二天，皇甫嵩关闭营门，让士兵休息，以观察敌军的变化。看到黄巾军情绪逐渐松懈，便趁夜部署军队，清晨鸡鸣之时，疾驰冲向敌阵。交战至傍晚时，黄巾军大败，张梁被斩首，黄巾军三万多人被杀，约五万人被逼落河中淹死。张角在此之前已经病故，他的棺材被剖开，乱刀碎尸，头颅被送到洛阳。十一月，皇甫嵩又在下曲阳进攻张角的弟弟张宝，张宝被斩杀，黄巾军被杀、被俘共十余万人。灵帝闻讯大喜，立即任命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兼冀州牧，并封为槐里侯。皇甫嵩能够体恤士兵，每次行军休息时，总是等到营帐全部修好，他才去休息，士兵全都吃上饭，他才去吃。所以能够所向无敌，建立功勋。

[15]北地先零羌及罕、河关群盗反，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徵。金城人边章、韩遂素著名西州，群盗诱而劫之，使专任军政，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

[15]北地郡羌族的先零部落及罕、河关两地的盗贼起来反抗，共同拥立湟中的义勇首领胡人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为将军，杀死护羌校尉泠征。金城人边章、韩遂在西州素有盛名，起事者将其诱骗来，武力胁迫他们主持军政事务，杀死金城太守陈懿，攻打焚烧州郡官府。

初，武威太守倚恃权贵，恣行贪暴，凉州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鹄惧，欲杀正和以免其负，访于汉阳长史敦煌盖勋。勋素与正和有仇，或劝勋因此报之，勋曰：“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谏鹄曰：“夫绁食鹰隼，欲其鸷也。鸷而亨之，将何用哉！”鹄乃止。正和诣勋求谢，勋不见，曰：“吾为梁使君谋，不为苏正和也。”怨之如初。

起初，武威郡的太守依仗权贵的势力，为所欲为，贪污残暴。凉州从事、武都人苏正和调查并举发了他的罪行。凉州刺史梁鹄感到害怕，想杀死苏正和，以免牵连自己，于是去征求汉阳郡长史、敦煌人盖勋的意见。盖勋一向与苏正和有仇，有人劝盖勋乘此机会进行报复，盖勋说：“借刺史向我征求意见的机会谋害人才，是不忠；乘人之危，是不仁。”他劝阻梁鹄说：“人们养猎鹰，是要用它捕捉猎物，如因猎鹰捕捉了猎物而将它煮杀，那么养它还有什么用呢？梁鹄便打消了杀苏正和的念头。苏正和听说此事后，前去拜访盖勋，向他致谢。盖勋避而不见，说：“我是为梁使君着想，并不是为了苏正和。”他对苏正和的仇恨丝毫未减，一如当初。

后刺史左昌盗军谷数万，勋谏之。昌怒，使勋与从事辛曾、孔常别屯阿阳以拒贼，欲困军事罪之；而勋数有战功。及北宫伯玉之攻金城也，勋劝昌救之，昌不从。陈懿既死，边章等进围昌于冀，昌召勋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勋怒曰：“昔庄贾后期，穰苴奋剑。今之从事岂重于古之监军乎！”曾等惧而从之。勋至冀，诮让章等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从君言，以兵临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围去。

后来，刺史左昌偷盗军粮数万石，盖勋进行劝阻，左昌大怒，遂让盖勋与从事辛曾、孔常率军另驻阿阳抵抗盗贼，想借口盖勋作战不力而加罪于他。然而盖勋屡立战功，左昌无计可施。及至北宫伯玉攻打金城，盖勋劝左昌发兵援救，左昌没有听从他的意见。陈懿死后，边章等进军，在冀县包围左昌。左昌召盖勋等去救援，辛曾等人迟疑，不肯出兵。盖勋大怒说：“从前庄贾身为监军而延误军期，被司马穰苴处死，今天的从事难道比古时的监军还要尊贵吗？”辛曾等感到害怕，便听从他的主张，出兵援救。盖勋到达冀县后，用背叛的罪名斥责边章等人，边章等人都说：“假如左刺史早些听从您的意见，出兵对付我

们，或许我们还能改过自新。如今罪过已重，不能归降了。”于是，撤除对冀县的包围离去。

叛羌围校尉夏育于畜官，勋与州郡合兵救育，至狐，为羌所败。勋余从不及百人，身被三创，坚坐不动，指木表曰：“尸我于此！”句就种羌滇吾以兵捍众曰：“盖长史贤人，汝曹杀之者为负天。”勋仰骂曰：“死反虏！汝何知，促来杀我！”众相视而惊。滇吾下马与勋，勋不肯上，遂为羌所执。羌服其义勇，不敢加害，送还汉阳。后刺史杨雍表勋领汉阳太守。

叛乱的羌族人将护羌校尉夏育围困在官府畜牧场。盖勋与州、郡联合出兵去救夏育。援军行进到狐，被羌族人打败。盖勋手下所剩不足一百人，身上三处负伤，但仍稳坐不动。他指着路边的木牌说：“就将我的尸体放在这里。”句就部落的羌人首领滇吾手执武器不许众人杀死盖勋，并说：“盖长史是一位贤人，你们如果将他杀死，就会得罪上天。”盖勋仰天大骂道：“该死的反叛羌人，你知道什么，赶快来杀我！”羌人都大吃一惊，面面相觑。滇吾下马让盖勋骑，盖勋不肯上马，于是被羌人俘虏。羌人钦佩他的仁义与勇敢，不敢加害，便将他送回汉阳。后来，凉州刺史的杨雍上表保举盖勋兼任汉阳太守。

[16]张曼成余党更以赵弘为帅，众复盛，至十余万，据宛城。朱俊与荆州刺史徐等合兵围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俊。司空张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俊讨颍川已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帝乃止。俊击弘，斩之。

[16]黄巾将领张曼成被杀后，所余部众又拥立赵弘为统师，人数再度扩大，达到十余万，攻占了宛城。朱俊与荆州刺史徐等率军联合将宛城包围起来。从六月攻至八月，一直未能攻克。有关部门要求将朱俊调回。司空张温上书说：“从前秦国任用白起，燕国任用乐毅，都是经过长年艰苦奋战，才能战胜敌人。在征讨颍川黄巾时便已建立战功，挥师南下，已经确定作战计划；在战争之中更换统帅，是兵家的禁忌。应该再给一些时间，让他取得成功。”灵帝这才作罢。不久，朱俊发动进攻，将赵弘斩杀。

贼帅韩忠复据宛拒俊，俊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俊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诸将皆欲听之，俊

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俊登土山望之，顾谓司马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自出则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俊因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黄巾将领韩忠再次占据宛城抗拒朱俊。朱俊让士兵们敲着军鼓进攻宛城西南角，黄巾军全都赶赴该处抵御。朱俊却亲率精兵袭击宛城的东北角，登上城墙而入。韩忠退守小城，惊慌失措，要求投降。诸将都愿意接受，但朱俊说："在军事上，本有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的情况，从前秦末项羽争霸的时候，人民没有确定的君主，因此要奖赏归附者，以鼓励人们前来归顺。如今天下统一，只有黄巾军起来造反，如果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就无法鼓励那些守法的百姓；而严厉镇压，就能惩罚罪犯。现在如果接受他们的投降，就会进一步助长叛军的势头，他们在有利时起兵进攻，不利时则请求投降。这是放纵敌人的作法，不是上策。"朱俊连续发起猛攻，未能攻克。他登上土山，观察黄巾军的情况，回头对司马张超说："我知道原因了。现在叛军被严密围住，内部形势危急，他们求降不成，突围又无路可走，因而死战。万人一心，已是势不可挡，更何况十万人一心呢！不如撤除包围圈，集中兵力攻城。韩忠见到包围解除了，势必自己出来求生，自己出城定会各寻生路，斗志全消。这是破敌的最好办法。"于是朱俊解除包围，韩忠果然出战，朱俊乘势攻击，大破黄巾军，杀死一万余人。

南阳太守秦颉杀忠，余众复奉孙夏为帅，还屯宛。俊急攻之，司马孙坚率众先登；癸巳，拔宛城。孙夏走，俊追至西鄂精山，复破之，斩万余级。于是黄巾破散，其余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

南阳太守秦颉杀死韩忠，剩下的黄巾军又推举孙夏为统帅，再次占领宛城。朱俊发起猛攻，司马孙坚率领部下首先登上城墙。癸巳（二十二日），攻下宛城。孙夏逃走，朱俊追至西鄂县的精山，再次击溃黄巾军，斩杀一万余人。黄巾军溃不成军。其他州、郡诛杀的黄巾余众，每郡数千人。

[17]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17]十二月，己巳（二十九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中平元年。

[18]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黄巾，得张让宾客书，与黄巾交通，上之。上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亦不能罪也。让由是以事中允，遂传下狱，会赦，还为刺史；旬日间，复以他罪被捕。杨赐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谢之曰："君以张让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难量，幸为深计！"诸从事好气决者，共流涕奉药而进之。允厉声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大将军进与杨赐、袁隗共上疏请之，得减死论。

[18]豫州刺史太原人王允打败黄巾军，从收缴物品中查出宦官首领张让门下的宾客与黄巾军往来联系的书信，便将这些信件上报朝廷。灵帝知道后大发雷霆，斥责张让。张让叩头请罪，灵帝竟也不再追究。于是张让寻机诬告王允，遂将王允逮捕入狱。恰巧赶上大赦，王允得以恢复原职。可是在十天之内又以别的罪名被捕。杨赐不愿让王允再遭受拷打的痛苦和羞辱，派人对王允说："因为你揭发了张让，所以会一月之内再次被捕。张让凶恶无比，阴险难测，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是否还要再受折辱。"王允属下那些年轻气盛的从事们，泪流满面，一同将毒药进奉给王允。王允厉声说道："我身为一个臣子，得罪了君王，理应由司法机构正式处死，以公告天下，怎么能服毒自杀呢！"于是摔掉药杯，奋然起身，出门登上囚车。他被押解到廷尉以后，大将军何进与杨赐、袁隗一起上书营救，王允才得以免死，被判处减死一等之罪。

二年（乙丑、185）

二年（乙丑，公元185年）

[1]春，正月，大疫。

[1]春季，正月，瘟疫到处流行。

[2]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城门灾。

[2]二月，巳酉（初十），洛阳南宫的云台发生火灾。庚戌（十一日），皇宫的乐城门又发生火灾。

中常侍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谏曰："昔鲁宣税而灾自生，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

聚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幸谮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徵诣廷尉。侍御史刘岱表陈解释，得免归田里。康，续之孙也。

中常侍张让、赵忠劝说灵帝对全国的耕地加收田税，每亩十钱，用以修建宫殿，铸造铜人。乐安郡太守陆康止书劝阻，说：“从前春秋时，鲁宣公按亩征收田税，因而蝗虫的幼虫大量孵出，造成灾害；鲁哀公想要增加百姓的赋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不对。怎么能强行搜刮人民的财物去修造无用的铜人？又怎么能将圣人的告诫弃之脑后，自己去效仿亡国君主的作法呢？”宦官们攻击陆康援引亡国的例子，来比喻圣明的皇帝，是犯了亵渎皇帝的“大不敬”的罪过。遂用囚车将陆康押送到廷尉监狱。侍御史刘岱上书为他辩解，陆康才未被处死，放逐还乡。陆康是陆续的孙子。

又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仅得本贾十分之一，因复货之，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

灵帝又下诏让各州、郡向朝廷进献木材及纹理美观的石料，分批送往京城洛阳。宦官们在验收时，百般挑剔，对认为不合格的，强迫州、郡官贱卖，价格仅为原价的十分之一。各州、郡不能完成定额，于是重新购买木材，而宦官们仍是百般挑剔，不肯立即接收，致使运来的木材都堆积在一起朽坏了，宫殿则连年未能修成。各地的刺史、太守更乘机私自增加百姓赋税，从中贪污，人民怨叹哀鸣。灵帝又命令西园的皇家卫士分别到各州、郡去督促，这些人恐吓惊扰州郡官府，收受大量贿赂。刺史、二千石官员以及茂才、孝廉在升迁和赴任时，都要交纳“助军”和“修宫”钱。大郡的太守，通常要交二三千万钱，其余的依官职等级不同而有差别。凡是新委任的官员，都要先去西园议定应交纳的钱数，然后方能赴任。有些清廉之士，请求辞职不

去的，也都被逼迫上任、交钱。当时，河内人司马直刚刚被任命为钜鹿太守，因他平素有清谦之称，故将他应交的数额减少三百万。司马直接到诏书后，怅然长叹，说：“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却要剥削百姓去迎合当前这种弊政，我于心不忍。”遂借口有病而辞职，但是未获批准。在赴任途中，他走到孟津，上书极为详细直率地陈述了当时的各种弊政，然后服毒自杀。他的奏章呈上后，灵帝受到震动，暂时停止征收修宫钱。

[3]以朱俊为右车骑将军。

[3]任命朱俊为右车骑将军。

[4]自张角之乱，所在盗贼并起，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之徒，不可胜数，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人。

[4]自从张角举事之后，各地盗贼纷纷起事。有博陵人张牛角、常山人褚飞燕以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简直举不胜举。这些队伍大的有二三万人，小的有六七千人。

张牛角、褚飞燕合军攻瘿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众奉飞燕为帅，改姓张。飞燕名燕，轻勇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山谷寇贼多附之，部众广，殆至百万，号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张牛角和褚飞燕联合进攻瘿陶，张牛角被流箭射中，临死之前，命令他的部下尊奉褚飞燕为统帅，同时让褚飞燕改姓张。褚飞燕原名为褚燕，因他身轻如燕，又骁勇善战，故此军中都称他为“飞燕”。张燕接管了张牛角的队伍之后，山区的叛匪纷纷归附到他麾下，部众渐多，达到近百万人，号称“黑山贼”。黄河以北的各郡、县都受到侵扰，朝廷却无力派兵围剿。于是，张燕派使者到京城洛阳，上书朝廷请求归降。灵帝于是任命张燕为平难中郎将，使他管理黄河以北山区的行政及治安事务，每年可以向朝廷推荐孝廉，并派遣计吏到洛阳去汇报。

[5]司徒袁隗免。三月，以廷尉崔烈为司徒。烈，之从兄也。

[5]司徒袁隗被免职。三月，任命廷尉崔烈为司徒。崔烈是崔的堂兄。

是时，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钱西园而得之，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乃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故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由是声誉顿衰。

当时，官员往往通过宦官或者灵帝幼时的乳母，向西园进献财物后，才能出任三公。段、张温等人虽然立有军功或是很有声望，但也都是先进献钱物，然后才能登上三公之位。崔烈通过灵帝的乳母进献五百万钱，因此当上司徒。到正式任命那天，灵帝亲自出席，百官都来参加。灵帝对左右的亲信说："真后悔没有稍吝惜一些，否则可以要到一千万。"乳母程夫人在旁边接着说："崔烈是冀州的名士，怎么肯用钱来买官！多亏了我，他才肯出这么多，您反而不满意吗！"因此，崔烈的声望顿时大为下跌。

[6]北宫伯玉等寇三辅，诏左车骑将军皇甫嵩镇长安以讨之。

[6]北宫伯玉等进攻三辅地区，灵帝下诏，命左车骑将军皇甫嵩镇守长安，指挥大军进行讨伐。

时凉州兵乱不止，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议之，议郎傅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尚书奏燮廷辱大臣。帝以问燮，对曰："樊哙以冒顿悖逆，愤激思奋，未失人臣之节，季布犹曰'哙可斩也'。今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若烈不知，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从之。

当时，凉州地区不断有人起兵造反，官府为了筹措进行征讨的军费，不断加征赋税。司徒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灵帝下诏让公卿百官商议这件事，议郎傅燮正颜厉色地说道："斩了司徒，天下才能安定！"尚书弹劾傅燮在宫殿上公开侮辱大臣有罪。灵帝命傅燮陈述理

由，傅燮回答说：“以前樊哙因为匈奴冒顿单于冒犯中国，出于忠义激愤，要求出兵征讨，并没有失去人臣礼节，而季布还说：‘樊哙应该处死。’如今凉州是天下的交通要道，并负有守护国家西边门户的重任。高祖刚刚平定天下时，就让郦商去占领陇右；武帝开拓疆土，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当时舆论认为这是切断了匈奴的右臂。现在，地方官员治理失当，致使全州起来造反，崔烈身为宰相，不为国家考虑如何平定叛乱的策略，反而要舍弃这块广袤万里的国土，我感到困惑不解！如果胡人得以居住此地，兵强马壮，铠甲坚实，据以作乱，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忧虑，甚至会危及政权的稳固。假如崔烈不懂这一点，说明他极端愚蠢；如果他懂得而故意提此建议，则是不忠。”灵帝同意并听从了傅燮的意见。

[7]夏，四月，庚戌，大雨雹。

[7]夏季，四月，庚戌（十二日）天降大雹。

[8]五月，太尉邓盛罢；以太仆河南张延为太尉。

[8]五月，太尉邓盛被免职。任命太仆、河南人张延为太尉。

[9]六月，以讨张角功，封中常侍张让等十二人为列侯。

[9]六月，灵帝以讨伐张角有功的名义，封中常侍张让等十二人为列侯。

[10]秋，七月，三辅螟。

[10]秋季，七月，三辅地区螟虫成灾。

[11]皇甫嵩之讨张角也，过邺，见中常侍赵忠舍宅逾制，奏没入之。又中常侍张让私求钱五千万，嵩不与。二人由是奏嵩连战无功，所费者多，征嵩还，收左车骑将军印绶，削户六千。八月，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袁滂为副，以讨北宫伯玉；拜中郎将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

[11]皇甫嵩征讨张角时，途经邺城，看到中常侍赵忠建造的住宅超过法定的规格，就上奏朝廷建议将赵忠的宅第予以没收。此外，中常侍张让曾私下向皇甫嵩索取五千万钱贿赂，被皇甫嵩久战不胜，没有战功，浪费了大批军用物资。于是，灵帝便将皇甫嵩召回洛阳，收回他左车骑将军的印信绶带，并把他的封邑削减六千户。八月，任命司

空张温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袁滂作他的副手，率军征讨北宫伯玉。并任命中郎将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一起归张温指挥。

[12]九月，以特进杨赐为司空。冬，十月，庚寅，临晋文烈侯杨赐薨。以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相，训之子也。

[12]九月，任命特进杨赐为司空。冬季，十月，庚寅（疑误），临晋侯杨赐去世，被谥为“文烈”。任命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许相是许训的儿子。

[13]谏议大夫刘陶上言：“天下前遇张角之乱，后遭边章之寇，今西羌逆类已攻河东，恐遂转盛，豕突上京。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斗生之计，西寇浸前，车骑孤危，假令失利，其败不救。臣自知言数见厌，而言不自裁者，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国危则臣亦先亡也。谨复陈当今要急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宦官共谗陶曰：“前张角事发，诏书示以威恩，自此以来，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静，而陶疾害圣政，专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缘知？疑陶与贼通情。”于是收陶下黄门北寺狱，掠按日急。陶谓使者曰：“臣恨不与伊、吕同畴，而以三仁为辈。今上杀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后悔何及！”遂闭气而死。前司徒陈耽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诬陷，死狱中。

[13]谏议大夫刘陶上书说：“天下先有张角之乱，后有边章之乱。如今西边的羌族叛军已在攻打河东郡，恐怕要越闹越大，威胁到京城洛阳的安全。百姓们只有许多撤退逃生的念头，而没有一点前进奋战以求生存的打算。西面的叛军日渐逼进，车骑将军张温孤军无援，假如疆场失利，败局将不可收拾。我深知这样反复上书，必将招致陛下的厌烦，但是仍然不克制自己，要继续向陛下进言，是因为我知道，国家平安，我也将从中受益；国家危险，我则会先行毁灭。现在，我再次陈述目前急待处理的八件事情。”这八件要事的主旨，是指出天下之所以大乱，都是因宦官引起。于是宦官们一齐向灵帝诬陷刘陶，说：“以前，张角反叛之后，陛下发布诏书，威恩并施。从那以后，叛乱者都已改悔。现在四方安宁，而刘陶对陛下圣明的政治不满，专门揭露妖孽一类的黑暗面。刘陶所言之事，州、郡并没有上报，他又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怀疑刘陶与贼人有联系。”灵帝于是下令逮捕刘陶，送交宦官控制的黄门北寺监狱，严刑拷问，日益迫急。刘陶对代表皇

帝审讯的使臣说：“我恨自己不能像伊尹、吕尚那样为明主出力，却与商朝末年的微子、箕子、比干三位仁人同一命运。如今上面滥杀忠良正直的臣子，下面的百姓则憔悴不堪，这个政权也不会支持很久了，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闭住气自杀身亡。前任司徒陈耽为人忠正，宦官们很怨恨他，也加以诬陷，使他死在狱中。

[14]张温将诸郡兵步骑十余万屯美阳，边章、韩遂亦进兵美阳，温与战，辄不利。十一月，董卓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

[14]张温统率诸郡的步、骑兵十余万驻扎在美阳。边章、韩遂也进军美阳，张温与他们交战失利。十一月，董卓与右扶风鲍鸿等合兵进攻边章、韩遂，大破他们统领的西羌军。边章、韩遂败退榆中。

温遣周慎将三万人追之。参军事孙坚说慎曰：“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兵继后，贼必困乏而不敢战，走入羌中，并力讨之，则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军围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园峡，反断慎运道，慎惧，弃车重而退。

张温派周慎率领三万人追剿边章、韩遂。参军事孙坚向周慎建议说：“叛军据守的城中缺少粮食，将从外面运入。我愿充领一万人，截断敌军的运粮道，将军统大军跟在后面接应，叛军必然会因疲惫饥饿而不敢应战，退回羌人腹地。到那时，再合力围剿他们，就可以平定凉州。”周慎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率军将榆中城团团围住。而边章、韩遂分兵驻守葵园峡，反而将官军的运粮道路截断。周慎感到恐慌，丢弃辎重撤军。

温又使董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羌、胡围卓于望垣北，粮食乏绝，乃于所渡水中立以捕鱼，而潜从下过军。此贼追之。决水已深，不得渡，遂还屯扶风。

张温又派董卓率领三万人去讨伐羌族的先零部落。羌人与胡人在望垣以北将董卓团团围住。董卓军中缺粮，于是便在打算渡河的地方筑起堤堰，假装要捕鱼充饥。然后，在堤堰的掩护之下，悄然撤退。等到羌人发觉而追击时，董卓早将堤堰决开，河水已深，致使羌人无法过河追赶。于是董卓回师，驻扎扶风。

张温以诏书召卓，卓良久乃诣温；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孙坚前耳语谓温曰：“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

温曰：“卓素著威名于河、陇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坚曰：“明公亲率王师，威震天下，何赖于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于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于是在矣。”温不忍发，乃曰：“君且还，卓将疑人。”坚遂出。

张温以皇帝的诏书征召董卓，董卓拖延很久才前去晋见张温。张温责备董卓，而董卓应答时毫不恭顺。孙坚上前附在张温的耳边悄声说道：“董卓不怕获罪，反而气焰嚣张，口气很大，应该按照军法‘受召不及时到达’一条，申明法令，予以处斩。”张温回答说：“董卓在黄河、陇山之间一向有威望，今天将他杀死，西征将没有依靠。”孙坚说：“将军亲自统率皇家大军，威震天下，何必依赖于董卓！观察董卓的言谈举止，对您不尊重，轻视长官，举止无礼，是第一条罪状；连章、韩遂叛乱一年多，应及时征讨，而董卓却说不可，动摇军心，是第二条罪状；董卓接受委派，无功而回，长官征召时又迟迟不到，而且态度倨傲自大，是第三条罪状。古代的名将受命统军出征，没有不靠断然诛杀以成功的。如果将军对董卓加意拉拢，不立即诛杀，那么，损害统帅威严和军中法规的过失，就在您的身上。”张温不忍心动手，便说：“你先回去，时间一长，董卓会起疑心的。”孙坚于是告辞而出。

[15]是岁，帝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积堂中，复藏寄小黄门、常侍家钱各数千万，又于河间买田宅，起第观。

[15]本年，灵帝在西园修造万金堂，把大司农所管国库中的金钱及绸缎等都搬到万金堂中，堆得满满的。灵帝还把钱寄存在小黄门、中常侍家中，每家各存数千万。并在他当皇帝之前的封地河间购买田地，修建住宅。

三年（丙寅、186）

三年（丙寅，公元186年）

[1]春，二月，江夏兵赵慈反，杀南阳太守秦颉。

[1]春季，二月，江夏郡的兵士赵慈聚众造反，杀死南阳郡太守秦颉。

[2]庚戌，赦天下。

[2]庚戌（十六日），大赦天下。

[3]太尉张延罢。遣使者持节就长安拜张温为太尉。三公在外始于温。

[3]太尉张延被免职。灵帝派遣使者持符节到长安，任命张温为太尉。在京城以外任命三公，由张温开始。

[4]以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帝使忠论讨黄巾之功，执金吾甄举谓忠曰："傅南容前在东军，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将军亲当重任，宜进贤理屈，以副众心。"忠纳其言，遣弟城门校尉延致殷勤于傅燮。延谓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万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论，命也。傅燮岂求私赏哉！"忠愈怀恨，然惮其名，不敢害，出为汉阳太守。

[4]任命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灵帝命赵忠评定讨伐黄巾军的功劳。执金吾甄举对赵忠说："傅燮先前在征伐东方的黄巾军时，立有大功，但是未被封侯，天下人感到失望。如今将军亲负这项重任，应该推举贤人，审理冤情，以满足众人之心。"赵忠采纳了甄举的意见，派他的弟弟城门校尉赵延去向傅燮致意。赵延对傅燮说："只要你肯稍稍接受我哥哥的友情，封万户侯则不在话下。"傅燮正色地拒绝他说："有功而未得到封赏，是我的命运不好，我岂能乞求私人的恩惠！"赵忠知道后，越发怀恨，然而顾忌傅燮的名望，不敢公开加以迫害，便任命他为汉阳郡太守，离开了京城。

[5]帝使钩盾令宋典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四铜人，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为可省百姓洒道之费。

[5]灵帝让钩盾令宋典在南宫里修建玉堂殿。并让掖庭令毕岚铸造四个铜人，再铸四口铜钟，容量都为两千斛。又铸造一种名为"天禄"的兽及吐水的蛤蟆，在平门外的桥东吐水，将水输入皇宫之内。又作翻车和渴乌，放在桥西，用来浇洒城外南北大道，认为可以节省百姓洒水泼道的费用。

[6]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6]五月，壬辰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7]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讨赵慈，斩之。

[7]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讨伐赵慈，将他斩杀。

[8]车骑将军赵忠罢。

[8]车骑将军赵忠被免职。

[9]冬，十月，武陵蛮反，郡兵讨破之。

[9]冬季，十月，武陵蛮族反叛，武陵郡的军队将他们镇压下去。

[10]前太尉张延为宦官所谮，下狱死。

[10]前任太尉张延遭宦官们诬陷，被逮捕，死在狱中。

[11]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11]十二月，鲜卑族侵掠幽州与并州。

[12]征张温还京师。

[12]征召张温回京城洛阳。

四年（丁卯、187）

四年（丁卯，公元187年）

[1]春，正月，己卯，赦天下。

[1]春季，正月，己卯（二十一日），大赦天下。

[2]二月，荥阳贼杀中牟令。三月，河南尹何苗讨荥阳贼，破之；拜苗为车骑将军。

[2]二月，荥阳盗贼杀死中牟县令。三月，河南尹何苗统军讨伐荥阳盗贼，将他们镇压下去。灵帝任命何苗为车骑将军。

[3]韩遂杀边章及北宫伯玉、李文侯，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太守李相如叛，与遂连和。

[3]韩遂杀死边章及北宫伯玉、李文侯，吞并了他们的部队，指挥着十余万大军行动包围了陇西郡。陇西郡太守李相如叛变朝廷，与韩遂联合在一起。

凉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讨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奸利，士民怨之。汉阳太守傅燮谓鄙曰：“使君统政日浅，民未知教。贼闻大军将至，必万人一心，边兵多勇，其锋难当；而新合之众，上下未和，万一内变，虽悔无及。不若息军养德，明赏必罚，贼得宽挺，必谓我

怯，群恶争势，其离可必。然后率已教之民，讨成离之贼，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从。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别驾反应贼，先杀程球，次害鄙，贼遂进围汉阳。城中兵少粮尽，燮犹固守。

凉州刺史耿鄙率领属下六郡的军队讨伐韩遂。耿鄙很信任治中程球，但程球贪赃枉法，好营私利，引起士人和百姓的不满。汉阳太守傅燮对秋鄙说：“您到职的时间不长。人民还没有很好地受到教化。贼军听说官军即将征讨，必然会万众一心。边疆地区士兵人多骁勇善战，锋锐难当。而我军则是由六郡的军队新近组合而成，上下尚未和睦，万一发生内乱，尽管后悔也来不及了。不如让军队修整一下，培养统帅的威信，做到赏罚分明。贼军看到形势缓和，必然认为我军胆怯，他们之间就会争权夺利，必然离心离德。然后，您率领已经教化好的民众，去征伐已然分崩离析的贼军，大功可以坐着等待完成！耿鄙不听从。夏季，四月，耿鄙大军行进到狄道，凉州别驾叛变，响应贼军，先杀程球，后杀耿鄙。贼军因而进兵包围了汉阳郡，城中兵少，粮尽，但傅燮仍然坚守。

时北地胡骑数千随贼攻郡，皆夙怀燮恩，共于城外叩头，求送燮归乡里。燮子干，年十三，言于燮曰：“国家昏乱，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听羌、胡之请，还乡里，徐俟有道而辅之。”言未终，燮慨然叹曰：“汝知吾必死邪！圣达节，次守节。殷纣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杨会，吾之程婴也。”

当时，有数千名北地郡的胡人骑兵跟随贼军攻打郡城，他们都怀念傅燮的恩德，一齐在城外叩头，请求护送傅燮返回家乡北地郡。傅燮的儿子傅干只有十三岁，对父亲说：“皇上昏庸糊涂，致使您在朝中无法容身。如今部下兵少，无法坚守。应该听从羌、胡人的请求，回归故乡，将来等到有圣明的天子出来，再去辅佐。”傅干的话没有说完，傅燮十分感慨，叹息道：“你知道我必须会死吗！只有圣人能通达权变，其次则是坚守节操。从前商纣王暴虐，忠臣伯夷仍然严守臣节，不吃周朝的粮食而饿死。我生逢乱世，不能居家静养浩然之气。已经接受了朝廷的俸禄，还想逃避危险吗！我往哪里走？一定要死在这

里。你有才智，要好好努力！主簿杨会就是我的程婴，他会尽力照顾你的。”

狄道人王国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说燮曰：“天下已非复汉有，府君宁有意为吾属帅乎？”燮按剑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为贼说邪！”遂麾左右进兵，临陈战殁。耿鄙司马扶风马腾亦拥兵反，与韩遂合，共推王国为主，寇掠三辅。

狄道人王国派前酒泉太守黄衍前来劝说傅燮道：“汉朝已不再能统治天下了，您愿意做我们的首领吗？”傅燮按剑叱责黄衍说：“你身为国家正式任命的太守，反倒为叛军做说客吗？”于是，傅燮率领左右冲向贼军，临阵战死。耿鄙属下的司马扶风人马腾也率军造反，与韩遂联盟，共同推举王国为首领，攻击抢掠三辅地区。

[4]太尉张温以寇贼未平，免；以司徒崔烈为太尉。五月，以司空许相为司徒；光禄勋沛国丁宫为司空。

[4]太尉张温因为没能平定叛乱，被免职。任命司徒崔烈为太尉。五月，任命司空许相为司徒，光禄勋、沛国人丁宫为司空。

[5]初，张温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以讨凉州，故中山相渔阳张纯请将之，温不听，而使涿令辽西公孙瓒将之。军到蓟中，乌桓以牢禀逋县，多叛还本国。张纯忿不得将，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5]当初，张温征发幽州乌桓族的三千名骑兵去征讨凉州贼军，前中山国相、渔阳人张纯请求统领这些乌桓骑兵，张温不肯，而让涿县县令，辽西人公孙瓒统领。部队到蓟县时，乌桓骑兵因为粮饷拖欠不发，多数人叛逃，返回乌桓部落。张纯因为没有让他统领乌桓兵而怀恨在心，便与同郡人、前泰山郡太守张举和乌桓部落首领丘力居等联盟，抢劫蓟县，并杀死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郡太守刘政，辽东郡太守阳终等人，部众多达十余万，驻扎在肥如县。张举称皇帝，张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他们发布公文通告各州、郡，宣称张举将取代东汉政权，要求灵帝退位，命公卿奉迎张举。

[6]冬，十月，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诏以议郎孙坚为长沙太守，讨击平之，封坚乌程侯。

[6]冬季，十月，长沙盗贼区星自称将军，部众有一万多人。灵帝下诏，任命议郎孙坚为长沙太守，将他们镇压下去。孙坚被封为乌程侯。

[7]十一月，太尉崔烈罢；以大司农曹嵩为太尉。

[7]十一月，太尉崔烈被免职。任命大司农曹嵩为太尉。

[8]十二月，屠各胡反。

[8]十二月，匈奴屠各胡部落反叛。

[9]是岁，卖关内侯，直五百万钱。

[9]本年，售卖关内侯，价格为五百万钱。

[10]前太丘长陈卒，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型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杨赐、陈耽，每拜公卿，群僚毕贺，辄叹大位未登，愧于先之。

[10]前任太丘县县长陈去世。全国各地前去参加吊丧活动的有三万余人。陈在乡里，公平正直地统率民众。百姓发生争执，都要请他裁决，他把是非曲直讲解得十分清楚，事过之后没有抱怨的。甚至有人叹息说："宁可接受型罚，也不愿被陈先生责备！"杨赐和陈耽，每当被任命为公、卿等高级职务，文武百官都来祝贺时，总叹息陈未能出任高官，对自己先任要职而感到惭愧。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

汉纪五十一 孝灵皇帝下中平五年（戊辰、188）

汉纪五十一 汉灵帝中平五年（戊辰，公元188年）

[1]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1]春季，正月，丁酉（十五日），大赦天下。

[2]二月，有星孛于紫宫。

[2]二月，有异星出现于紫微星旁。

[3]黄巾余贼郭大等起于河西白波谷，寇太原、河东。

[3]黄巾军残部郭大等人在河西白波谷起兵，进攻太原郡、河东郡。

[4]三月，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

[4]三月，匈奴屠各部落进攻并州，杀并州刺史张懿。

[5]太常江夏刘焉见王室多故，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离叛。宜改置牧伯，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内欲求交趾牧。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乃更求益州。会益州刺史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而耿鄙、张懿皆为盗所杀，朝廷遂从焉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为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东海刘虞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鲁恭王之后；虞，东海恭王之五世孙也。虞尝为幽州刺史，民夷怀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仓令赵韪皆弃官，随焉入蜀。

[5]太常江夏人刘焉看到汉朝王室多难，向灵帝建议："各地到处发生叛乱，是由于刺史权小威轻，既不能禁制，又用人不当，所以引起百姓叛离朝廷。应该改置州牧，选用有清廉名声的重臣担任。"刘焉内心里想担任交趾牧，但侍中、广汉人董扶私下里对刘焉说："京城洛阳将要发生大乱，根据天象，益州地区将出现新的皇帝。"于是，刘焉改变主意，要求去益州。正好益州刺史俭横征暴敛，有关他的暴政的民谣广泛流传；再加上耿鄙、张懿都被盗贼杀死，朝廷就采纳刘焉建议，选用列卿、尚书为州牧，各自以本来的官秩出任。任命刘焉为益

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东海人刘虞为幽州牧。各州长官权力的增重由此开始。刘焉是鲁恭王刘余的后代，刘虞是东海恭王刘强的五世孙。刘虞曾担任过幽州刺史，百姓与夷人都怀念他的恩德与信誉，因而朝廷有这一任命。董扶与太仓令赵韪都辞去官职，随同刘焉到益州去。

[6]诏发南匈奴兵配刘虞讨张纯，单于羌渠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国人恐发兵无已，于是右部醢落反，与屠各胡合，凡十余万人，攻杀羌渠。国人立其子右贤王於扶罗为持至尸逐侯单于。

[6]灵帝下诏征发南匈奴兵，分配给刘虞，去征伐张纯。南匈奴单于羌渠派遣左贤王率领骑兵赴幽州听候调遣。匈奴人害怕以后不断征发兵员，于是右部落反叛，与屠各胡部落联合，共有十余万人，进攻并杀死羌渠。匈奴人立羌渠的儿子右贤王於扶罗为持至尸逐侯单于。

[7]夏，四月，太尉曹嵩罢。

[7]夏季，四月，太尉曹嵩被免职。

[8]五月，以永乐少府南阳樊陵为太尉；六月，罢。

[8]五月，任命永乐少府南阳樊陵为太尉；六月，将他免职。

[9]益州贼马相、赵祗等起兵绵竹，自号黄巾，杀刺史俭，进击巴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有众数万，自称天子。州从事贾龙率吏民攻相等，数日破走，州界清静。龙乃选吏卒迎刘焉。

[9]益州人马相、赵祗等在绵竹起兵，自称为“黄巾”，杀死刺史俭，进攻巴郡、犍为，不过一个月，连破三郡，有部众数万人，马相自称天子。益州从事贾龙等率领官吏及百姓进攻马相等，几天后将他们打败，马相等逃跑，益州界内安宁。贾龙于是选派官兵去迎接刘焉。

焉徒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以收人心。

刘焉将州府迁到绵竹，招抚离散叛乱的百姓，为政宽容，施行恩德，以收揽人心。

[10]郡国七大水。

[10]有七个郡、国发生水灾。

[11]故太傅陈蕃子逸与术士襄楷会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愿驱

除！”因与豪杰转相招合，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欲因以起兵。会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以兵徼劫，诛诸常侍、黄门，因废帝，立合肥侯，以其谋告议郎曹操。操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怀至忠之诚，据宰辅之势，因秉政之重，同众人之欲，故能计从事立。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芬又平原华歆、陶丘洪共定计。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废立大事，伊、霍之所难。芬性疏而不武，此必无成。”洪乃止。会北方夜半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解印绶亡走，至平原，自杀。

[11]已故太傅陈蕃的儿子陈逸与法术家襄楷在冀州刺史王芬处见面，襄楷说：“从天象来看，不利于宦官，那些黄门、常侍们真的要被灭族了。”陈逸对此非常高兴。王芬说：“如果真是这样，我愿意充当干这件事的先锋。”就与各地的豪杰互相联系，上书说黑山地区的盗贼攻打抢劫他属下的郡、县，想以此为借口起兵。正好灵帝想到北方来巡视他在河间的旧居，王芬等计划用武力来劫持灵帝，杀死那些常侍、黄门，然后废黜灵帝，另立合肥侯为皇帝。王芬等将这个计划告诉议郎曹操。曹操说：“废立皇帝是天下最不吉祥的事。古代，有的人衡量轻重、计算成败后施行，伊尹和霍光便是如此。这两个人都满怀忠诚，以宰相的地位，凭借执政大权，加上同众人的愿望一致，故此能实现计划，成就大事。如今，各位只看到他们当初的轻而易举，而未看到现在的困难。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想一定达到目的，难道不觉得危险吗？”王芬又邀请平原人华歆、陶丘洪来共同策划。陶丘洪准备动身，华歆进行劝阻，说：“废立皇帝的大事，伊尹、霍光都感觉很困难。何况王芬疏阔而又缺乏威武气概，这次举动一定会失败。”陶丘洪于是没有去。这时候，北方天空在半夜时候有一道赤气，从东到西，横贯天际，负责观测天象的太史上书说：“北方地区有阴谋，陛下不宜去北方。”灵帝于是作罢，命令王芬解散已集结的士兵。不久，征召王芬到洛阳去。王芬害怕，就解下印绶逃亡，跑到平原时自杀了。

[12]秋，七月，以射声校尉马日为太尉。日，融之族孙也。

[12]秋季，七月，任命射声校尉马日为太尉。马日他是马融的族孙。

[13]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黄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皆统于蹇硕。帝自黄巾之起，留心戎事；硕壮健有武略，帝亲任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

[13]八月，开始设置西园八校尉。任命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都由蹇硕统一指挥。灵帝自黄巾军起事以后，开始留心军事。蹇硕身体壮健，又通晓军事，很受灵帝信任，连大将军也要听从他的指挥。

[14]九月，司徒许相罢；以司空丁宫为司徒，光禄勋南阳刘弘为司空。

[14]九月，司徒许相被免职。任命司空丁宫为司徒，光禄勋南阳人刘弘为司空。

[15]以卫尉条侯董重为票骑将军。重，永乐太后兄子也。

[15]任命卫尉、条侯董重为票骑将军。董重是灵帝母亲永乐太后哥哥的儿子。

[16]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

[16]冬季，十月，青州、徐州的黄巾军再度起兵，攻掠郡县。

[17]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帝欲厌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华盖，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骑数万人，结营为陈。甲子，帝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大将军进驻小华盖下。帝躬擐甲、介马，称“无上将军”，行陈三匝而还，以兵授进。帝问讨虏校尉盖勋曰：“吾讲武如是，何如？”对曰：“臣闻先王曜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在近陈，不足以昭果毅，祇黩武耳！”帝曰：“善！恨见君晚，群臣初无是言也。”勋谓袁绍曰：“上甚聪明，但蔽于左右耳。”与绍谋共诛嬖幸，蹇硕惧，出勋为京兆尹。

[17]用观察云气来预言吉凶的法术家认为，京城洛阳将有兵灾，南北两宫会发生流血事件。灵帝想通过法术来压制，于是大批征调各地

的军队，在平乐观下举行阅兵仪式。修筑一个大坛，上面立起十二层的华盖，高达十丈；在大坛的东北修筑了一个小坛，又立起九层的华盖，高九丈。步骑兵数万人列队，设营布阵。甲子（十六日），灵帝亲自出来阅兵，站在大华盖之下，大将军何进站大小伞盖之下。灵帝亲自披戴甲胄，骑上有护甲的战马，自称“无上将军”，绕军阵巡视三圈后返回，将武器授予何进。灵帝问讨虏校尉盖勋说：“我这样检阅大军，你觉得怎样？”盖勋回答：“我听说从前圣明的君王显示恩德，不炫耀武力。如今，贼寇都在远地，陛下却在京城阅兵，不足以显示消灭敌人的决心，只表现为黩武罢了。”灵帝说：“你的看法很对，可惜我见到你太晚，群臣当初没有讲过这样的话。”盖勋对袁绍说：“皇帝很聪明，只是被他左右的人蒙蔽住了。”他与袁绍密谋一起诛杀宦官。蹇硕感到恐惧，将他调离京城，派到长安去担任京兆尹。

[18]十一月，王国围陈仓。诏复拜皇甫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合兵四万人以拒之。

[18]十一月，王国包围陈仓。灵帝下诏再次任命皇甫嵩为左将军，统率前将军董卓，共有军队四万人，去抵抗王国。

[19]张纯与丘力居钞略青、徐、幽、冀四州；诏骑都尉公孙瓒讨之。瓒与战于属国石门，纯等大败，弃妻子，逾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瓒深入无继，反为丘力居等所围于辽西管子城，二百余日，粮尽众溃，士卒死者什五六。

[19]张纯与乌桓酋长丘力居在青、徐、幽、冀四州境内到处抢掠。灵帝下诏命骑都尉公孙瓒进行讨伐。公孙瓒在辽东属国的石门山与他们交战，张纯等大败，丢弃妻子儿女，越过边塞逃跑。他们所抢掠浮虏的男女百姓，都被公孙瓒夺回。公孙瓒乘胜深入追击，但没有后援，反被丘力居等包围在辽西郡管子城，过了二百余日，粮尽而全军溃散，士兵死亡了十分之五六。

[20]董卓谓皇甫嵩曰：“陈仓危急，请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兵。陈仓虽小，城守固备，未易可拔。王国虽强，攻陈仓不下，其众必疲，疲而击之，全胜之道也，将何救焉！”国攻陈仓八十余日，不拔。

[20]董卓对皇甫嵩说：“陈仓形势危急，请赶快救援。”皇甫嵩说：“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陈仓虽小，但城垣坚固，守卫严

密，不容易攻破。王国兵力虽强，但攻不下陈仓，部众必然疲乏，我们乘他们疲乏，发动攻击，这是获得彻底胜利的策略，用得着什么援救呢！”王国围攻陈仓八十余天，未能攻破。

六年（己巳、189）

六年（己巳，公元189年）

[1]春，二月，国众疲敝，解围去，皇甫嵩进兵击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迫，归众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卓大惭恨，由是与嵩有隙。

[1]春季，二月，王国的部队疲惫不堪，解围撤退。皇甫嵩下令进军追击，董卓说：“不行。兵法上说：‘穷寇勿迫，归众勿追。’”皇甫嵩说：“不然，以前我们不进攻，是躲避他们的锐气；现在发动进攻，是等到他们士气已经低落。我们现在所攻击的是疲惫之师，而不是‘归众’；王国的部队正要逃走，已无斗志，并不是‘穷寇’。”于是皇甫嵩独自率军进击，命令董卓作后援。皇甫嵩边连续进攻，大获全胜，斩杀一万多人。董卓大为羞惭恼恨，从此与皇甫嵩结下仇恨。

韩遂等共废王国，而劫故信都令汉阳阎忠使督统诸部。忠病死，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由是浸衰。

韩遂等人共同废掉王国的首领地位，胁迫前信都县令汉阳人阎忠担任首领，统率各部。阎忠病死，韩遂等人逐渐争权夺利，继而互相攻杀，于是势力逐渐衰弱。

[2]幽州牧刘虞到部，遣使至鲜卑中，告以利害，责使送张举、张纯首，厚加购赏。丘力居等闻虞至，喜，各遣译自归。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虞上罢诸屯兵，但留降虏校尉公孙瓒，将步骑万人屯右北平。三月，张纯客王政杀纯，送首诣虞。公孙瓒志欲扫灭乌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与瓒有隙。

[2]幽州牧刘虞到任后，派使臣到鲜卑部落去，告诉他们利害，责令他们斩送张举和张纯的人头，悬以重赏。丘力居等听说刘虞来到幽州，都很高兴，各派翻译来晋见刘虞，自动归降。张举、张纯逃到塞外，所余部下全都投降或逃散。刘虞上奏，请求将征集的各部队全部遣散，只留下降虏校尉公孙瓒，率领步、骑兵一万人，驻扎在右北

平。三月，张纯的门客王政刺杀张纯，带张纯的人头去见刘虞。公孙瓒决心用武力消灭乌桓部落，而刘虞想用恩德和信义来招降他们，因此两人之间产生矛盾。

[3]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3]夏季，四月，丙子朔（疑误），出现日食。

[4]太尉马日免；遣使即拜幽州牧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

[4]太尉马日被免职。灵帝派遣使臣到幽州去任命幽州牧刘虞为太尉，封为容丘侯。

[5]蹇硕忌大将军进，与诸常侍共说帝遣进西击韩遂；帝从之。进阴知其谋，奏遣袁绍收徐、兖二州兵，须绍还而西，以稽行期。

[5]蹇硕忌恨大将军何进，与诸常侍共同劝说灵帝派遗何进西征韩遂，灵帝同意了。何进暗中获悉他们的阴谋后，上奏请求派袁绍到徐州和兖州去调集军队，要等到袁绍回来再进行西征，以便拖延行期。

[6]初，帝数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辩，养于道人史子眇家，号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协，董太后自养之，号曰“董侯”。群臣请立太子。帝以辩轻佻无威仪，欲立协，犹豫未决。会疾笃，属协于蹇硕。丙辰，帝崩于嘉德殿。硕时在内，欲先诛何进而立协，使人迎进，欲与计事；进即驾往。硕司马潘隐与进早旧，迎而目之。进惊，驰从道归营，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称疾不入。

[6]当初，灵帝连续死去了几个儿子，因此，何皇后生下儿子刘辩后，就送到道人史子眇家去抚养，故被称为“史侯”。王美人生下儿子刘协，由董太后亲自抚养，被称为“董侯”。群臣请求灵帝立太子。灵帝认为刘辩为人轻佻，缺乏威仪，想立刘协，但犹豫未决。正在这时，灵帝病重，把刘协托付给蹇硕。丙辰（十一日），灵帝于嘉德殿驾崩。蹇硕当时在皇宫中，想先杀何进，然后立刘协为皇帝。他派人去接何进要与他商议事情，何进即刻乘车前往。蹇硕的司马潘隐与何进早有交谊，在迎接他时用眼神示意。何进大惊，驰车抄近道跑回自己控制的军营，率军进驻各郡国在京城的官邸，声称有病，不再进宫。

戊午，皇子辩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赦天下，改元为光熹。封皇弟协为勃海王。协年九岁。以后将军袁隗为

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

戊午（十三日），皇子刘辩即帝位，当时他十四岁。尊称母亲何皇后为皇太后。何太后临朝主持朝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熹。封皇弟刘协为勃海王，当时他只有九岁。任命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共同主持尚书事务。

进既秉朝政，忿蹇硕图己，阴规诛之。袁绍因进亲客张津，劝进悉诛诸宦官。进以袁氏累世贵宠，而绍与从弟虎贲中郎将术皆为豪桀所归，信而用之。复博征智谋之士何、荀攸及河南郑泰等二十余人，以为北军中侯，攸为黄门侍郎，泰为尚书，与同腹心。攸，爽之从孙也。

何进既已掌握朝政大权，怨恨蹇硕想谋害自己，暗中计划将他杀死。袁绍通过何进的亲信门客张津，劝说何进将所有的宦官一网打尽。何进因袁氏历代都有人作高官，袁绍与堂弟虎贲中郎将袁术又为天下豪杰所拥戴，因此相信并任用他们。又广泛征聘有智谋的人士何、荀攸及河南人郑泰等二十人，任命何为北军中侯，荀攸为黄门侍郎，郑泰为尚书，把他们都作为自己的心腹。荀攸是荀爽的族孙。

蹇硕疑不自安，与中常侍赵忠、宋典等书曰："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扫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闭上阁，急捕诛之。"中常侍郭胜，进同郡人也，太后及进之贵幸，胜有力焉，故亲信何氏；与赵忠等议，不从硕计，而以其书示进。庚午，进使黄门令收硕，诛之，因悉领其屯兵。

蹇硕心里疑虑不安，写信给中常侍越忠、宋典等人说："大将军何进兄弟控制朝政，独断专行，如今与天下的党人策划要诛杀先帝左右的亲信，消灭我们。只是因为我统率禁军，所以暂且迟疑。现在应该一起动手，关闭宫门，赶快将何进逮捕处死。"中常侍郭胜与何进是同郡之人，何太后及何进能有贵宠的地位，他帮了很大的忙，因此他亲近信赖何氏。郭胜与赵忠等人商议后，拒绝蹇硕的提议，而把蹇硕的信送给何进看。庚午（二十五日），何进令黄门令逮捕蹇硕，将他处死，于是把禁军全部置于自己指挥之下。

票骑将军董重，与何进权势相害，中官挟重以为党助。董太后每欲参干政事，何太后辄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张，怙汝史耶！吾敕票骑断何进头，如反手耳！"何太后闻之，以告进。五月，进与三

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恽等交通州郡，辜较财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师；请迁宫本国。"奏可。辛巳，进举兵围票骑府，收董重，免官，自杀。六月，辛亥，董太后忧怖，暴崩。民间由是不附何氏。

票骑将军董重与何进互争权力，宦官们依靠董重做为党援。董太后每次想要干预国家政事，何太后都加以阻止。董太后感到愤恨，骂道："你现在气焰嚣张，是依仗你的哥哥何进！我如命令票骑将军董重砍下何进的人头，只是举手之劳！"何太后听到后，告诉给何进。五月，何进与三公共同上奏："董太后派前中常侍夏恽等与州、郡官府相互勾结，搜刮财物，都存在她所住永乐宫。按照过去的贯例，藩国的王后不能留住在京城，请把她迁回本国。"何太后批准了这一奏章。辛巳（初六），何进举兵包围了票骑将军府，逮捕董重，免除他的职务，董重自杀。六月，辛亥（初七），董太后又忧又怕，突然死去。从此以后，何进一家失去民心。

[7]辛酉，葬孝灵皇帝于文陵。何进惩蹇硕之谋，称疾，不入陪丧，又不送出陵。

[7]辛酉（十七日），把灵帝安葬在文陵。何进警惕会发生蹇硕那样的阴谋，自称有病，不入宫去陪丧，也不送灵帝的棺椁到墓地。

[8]大水。

[8]发生水灾。

[9]秋，七月，徙勃海王协为陈留王。

[9]秋季，七月，改封勃海王刘协为陈留王。

[10]司徒丁宫罢。

[10]司徒丁宫被免职。

[11]袁绍复说何进曰："前窦武欲诛内宠而反为所害者，但坐言语漏泄；五营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窦氏反用之，自取祸灭。今将军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以垂名后世，不可失也！"进乃白太后，请尽罢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补其处。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共对事乎！"进难违太后意，且欲诛其放纵者。绍以为中官亲近至

尊，出纳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而太后母舞阳君及何苗数受诸宦官赂遗，知进欲诛之，数白太后为其障蔽；又言：“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太后疑以为然。进新贵，素敬惮中官，虽外慕大名而内不能断，故事久不决。

[11]袁绍又向何进建议说：“从前窦武他们想要消灭宦官，反而被宦官所杀害，只是因为消息泄露。五营兵士一向畏惧宦官的权势，而窦氏反而利用他们，所以自取灭亡。如今将军兄弟同时统帅禁军劲族，部下将领官吏都是俊杰名士，乐于为您效命，事情全在掌握之中，这是天赐良机。将军应该一举为天下除去大害，垂名后世，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何进于是向太后建议，请求全部撤换中常侍及以下的宦官，委派三署郎官代替他们的职务。何太后不答应，说：“从古至今，都是由宦官来管理皇宫内的事情，这条汉朝的传统制度，不能废掉。何况先帝刚刚去世，我怎能衣冠整齐地与士人相对共事呢！”何进难以违背太后的意思，打算暂且诛杀最跋扈的宦官。袁绍认为宦官最亲近太后和皇帝，百官的奏章及皇帝诏命都由他们来回传递，现在如果不彻底除掉，将来一定会有后患。但是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和弟弟何苗多次接受宦官们的贿赂，知道何进要消灭宦官，屡次向何太后进言阻止，又说：“大将军擅自杀害左右近臣，专权独断，削弱国家。”太后心中疑虑，认为他们的话有理。何进新近掌握重权，但他一向对宦官们既尊敬又畏惧，虽然羡慕得到除去宦官的美名，但心中不能当机立断，因此事情拖下来，久久不能决定。

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主簿广陵陈琳谏曰：“谚称‘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而反委释利器，更微处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为乱阶耳！”进不听。典军校尉曹操闻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至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袁绍又为何进出谋划策，劝他多召各地的猛将和英雄豪杰，让他们都率军向京城洛阳进发，以此来威胁何太后，何进同意了这一计划。

主簿、广陵人陈琳劝阻说："民间有一句谚语，叫'闭起眼睛捉麻雀'。像那样的小事，尚且不可用欺诈手段达到目的，何况国家大事，怎么可以用欺诈办成呢？如今将军身集皇家威望，手握兵权，龙行虎步，为所欲为。这样对付宦官，好比是用炉火去烧毛发。只要您发动，用雷霆万钧之势当机立断，发号施令，那么上应天意，下顺民心，很容易达到目的。然而如今反而放弃手中的权柄，去征求外援。等到各地大军聚集时，强大者就将称雄，这样做就是所谓倒拿武器，而把手柄交给别人一样，必定不会成功，只会带来大乱罢了。"何进不听。典军校尉曹操听说后笑着说："在宫中服务的宦官，古今都应该有，只是君王不应该给予大权和宠信，使他们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既然要惩治他们，应当除去首恶，只要一个狱吏就足够了。何至于纷纷攘攘地征召各地部队呢！假如要想将他们一网打尽，事情必然会泄露，我将看到此事的失败。"

初，灵帝征董卓为少府，卓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言：'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帝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憋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朝廷不能制。及帝寝疾，玺书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臣误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嵩从子郦说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民。彼度京师政乱，故敢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无不济也。"嵩曰："违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书以闻。帝以让卓。卓亦不奉诏，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起初，灵帝征召董卓入朝担任少府。董卓上书说："我所统领的湟中地区的志愿附属军以及羌、胡兵都来见我，说：'没有发给足够的粮饷，没有赏赐，妻子儿女都饥寒交迫。'把我的车子拖住，使我无法动身。这些羌、胡人都心肠险恶，很难驾驭，我不能让他们听从命令，只能先留下来进行安抚。有新的情况，再随时汇报。"朝廷无法约束董卓。到灵帝病重时，下诏任命董卓为并州牧，命令他把军队交给皇甫嵩指挥。董卓又上书说："我得到陛下信任，掌兵达十年之久。在全军

上下，久已培养起感情，他们眷恋我的恩德，愿意一朝为我效死。请求陛下准许我把这支军队带到并州，为国家守卫边疆。”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向皇甫嵩建议说：“全国的军权，主要握在您和董卓手中。现在双方已结下仇怨，势必不能共存。董卓接到命令他交出军权的诏书，但他却上书请求带走军队，是违抗皇帝的诏命。他认为朝中政治混乱，所以敢于拖延时间，按兵不动，这是心怀奸诈。这两项都是不能赦免的大罪。而且他凶暴残忍，不受将士拥戴。您现在身为元帅，倚仗国威去讨伐他，对上表示您的忠义，又为下边消除一个祸害，无往不利。”皇甫嵩说：“尽管董卓违抗诏命有罪，但不得朝廷批准，就擅自讨伐他，也有罪，不如公开奏报这件事，由朝廷来裁决。”于是，上书奏明。灵帝下诏责备董卓。董卓仍不肯服从，把军队驻扎在河东郡，以观察时局变化。

何进召卓使将兵诣京师。侍御史郑泰谏曰：“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亲德之重，据阿衡之权，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且事留变生，殷鉴不远，宜在速决。”尚书卢植亦言不宜召卓，进毕不从。泰乃弃官去，谓荀攸曰：“何公未易辅也。”

何进召董卓率军到洛阳来。侍御史郑泰劝谏说：“董卓为人强悍，不讲仁义，又贪得无厌。假如朝廷依靠他的支持，授以兵权，他将为所欲为，必然会威胁到朝廷的安全。您作为皇帝国戚，掌握国家大权，可以依照本意独断独行，惩治那些罪人，实在不应该依靠董卓作为外援！而且事情拖得太久，就会起变化，先前窦武之事的教训并不久远，应该赶快决断。”尚书卢植也认为不应当召董卓，何进都不接受。郑泰于是辞职而去，告诉荀攸说：“何进是个不容易辅佐的人。”

进府掾王匡，骑都尉鲍信，皆泰山人，进使还乡里募兵；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成，使武猛都尉丁原将数千人寇河内，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

何进的僚属王匡与骑都尉鲍信都是泰山人，何进让他们回乡去召募军队。又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兵成，让武猛都尉丁原率领数千人进军河内郡，焚烧黄河的孟津渡口，火光直照到洛阳城中。这些行动都以消灭宦官作为口号。

董卓闻召，即时就道，并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内食。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今臣辄鸣钟鼓如雒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太后犹不从。何苗谓进曰：“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富贵，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卓到渑池，而进更狐疑，使谏议大夫种邵宣诏止之。卓不受诏，遂前至河南；邵迎劳之，因譬令还军。卓疑有变，使其军士以兵胁邵。邵怒，称诏叱之，军士皆披，遂前质责卓；卓辞屈，乃还军夕阳亭。邵，之孙也。

董卓接到何进召他进京的命令，立刻上路出发。同时上书说：“中常侍张让等人，利用得到皇帝宠幸之机，扰乱天下。我曾听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疮痈溃烂虽然疼痛，但胜于向内侵蚀脏腑。从前赵鞅统率晋阳的军队来清除君王身边的恶人，如今我则敲响钟鼓到洛阳来，请求逮捕张让等人，以清除奸邪！”太后仍然不答应。何苗对何进说：“我们当初一起从南阳来，出身贫贱，都是依靠宦官的扶助，才有今天的富贵。国家大事，又谈何容易，覆水难收，应该多加考虑。应暂且与宦官们和解。”董卓到渑池时，何进更加犹豫不决，派谏议大夫种邵拿着皇帝诏书去阻止董卓。董卓不接受诏命，一直进军到河南。种邵迎接慰劳他的军队，并劝令他退军。董卓疑心洛阳政局已发生变动，命部下用武器威胁种邵。种邵大怒，用皇帝的名义叱责他们，士兵都害怕地散开。于是种邵上前当面责问董卓，董卓理屈辞穷，只好撤军回到夕阳亭。种邵是种的孙子。

袁绍惧进变计，因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势已露，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事久变生，复为窦氏矣！”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绍使雒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奏，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唯所措置。进谓曰：“天下匈匈，正患诸君耳。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袁绍劝进便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进不许。绍又为书靠诸州郡，诈宣进意，使捕按中官亲属。

袁绍怕何进改变主意，便威胁他说：“矛盾已经形成，行动迹象已经显露，将军还想等待什么，而不早作决断？事情拖得太久会发生变

化，就要重演窦武被害的惨剧了！”何进于是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假节，有不经请示就逮捕或处死罪犯的权力。又任命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袁绍命属下的方略武吏去侦察宦官动静，又催促董卓等人，让他们派驿使紧急上奏，在奏章上声称要进军到平乐观。于是何太后大为恐惧，把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都罢免回家，只留下一些何进所亲信的人守在宫中。诸常侍、小黄门都去向何进请罪，表示一切听从他的处置。何进对他们说：“天下动荡不定，只是由于厌恨你们。如今董卓马上就要来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早日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国去！”袁绍劝何进乘此机会一网打尽，以至再三申明理由，但何进不许。袁绍又用公文通知各州、郡官府，假借何进的名义，要各地逮捕宦官们的亲属。

进谋积日，颇泄，中官惧而思变。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唯受恩累世，今当远离宫殿，情怀恋恋，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陛下颜色，然后退就沟壑，死不恨矣！”子妇言于舞阳君，入白太后；乃诏诸常侍皆复入下。

何进的密谋因时间太长，泄露了不少。宦官们感到恐惧，想改革局面。张让的儿媳是何太后的妹妹，张让向她叩头请求说：“我现在犯下罪责，理应全家回到家乡。想到我家几代蒙受皇恩，如今要远离宫殿，心中恋恋不舍。我愿再入宫侍候一次，得以暂时见到太后，趋承颜色，然后退到沟壑，死也没有遗恨了！”这位儿媳向母亲舞阳君说情，舞阳君又入宫向何太后说情。于是何太后下诏，让诸常侍全都重新入宫服侍。

八月，戊辰，进入长乐宫，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中常侍张让、段相谓曰：“大将军称疾，不临丧，不送葬，今入省，此意何为？窦氏事竟复起邪？”使潜听，具闻其语。乃率其党数十人持兵窃自侧闼入，伏省户下，进出，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让等诘进曰：“天下愦愦，亦非独我曹罪也。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大甚乎！”于是尚方监渠穆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让、等为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诏版，疑之，曰：“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进头掷与尚书曰：“何进谋反，已伏诛矣！”

八月，戊辰（二十五日），何进入长乐宫，奏告何太后，请求杀死全体中常侍。中常侍张让、段商议说：“大将军何进自称有病，不参加先帝的丧礼，不送葬到墓地去，如今突然入宫，这是什么意图？难道窦武事件竟要重演吗？”派人去窃听何进兄妹的谈话，获知全部谈话内容。于是率领自己的党羽数十人，手持武器，偷偷从侧门进去，埋伏在殿门下。等何进出来，就假传太后的旨意召他。何进入宫，坐在省。于是张让等人责问何进说：“天下大乱，也不单是我们宦官的罪过。先帝曾经跟太后生气，几乎废黜太后，我们流着泪进行解救，各人都献出家财千万作为礼物，使先帝缓和下来，只是要托身于你的门下罢了。如今你竟想把我们杀死灭族，不也太过分了吗！”于是尚方监渠穆拔出剑来，在喜德殿前杀死何进。张让、段等写下诏书，任命前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看到诏书，觉得可疑，说：“请大将军何进出来共同商议。”中黄门将何进的人头扔给尚书，说：“何进谋反，已被处死了！”

进部曲将吴匡、张璋在外，闻进被害，欲引兵入宫，宫门闭。虎贲中郎将袁术与匡共斫攻之，中黄门持兵守客。会日暮，术因烧南宫青琐门，欲以胁出让等。让等入白太后，言大将军兵反，烧宫，攻尚书闼，因将太后、少帝及陈留王，劫省内官属，从复道走北宫。尚书卢植执戈于阁道窗下，仰数段；惧，乃释太后，太后投阁，乃免。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许相，斩之。绍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阙下，捕得赵忠等，斩之。吴匡等素怨苗不与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通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即车骑也，吏士能为报雠乎？”皆流涕曰：“愿致死！”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攻杀苗，弃其尸于苑中。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或有无须而误死者。绍因进兵排宫，或上端门屋，以攻省内。

何进部下的军官吴匡、张璋在皇宫外，听到何进被杀害，打算率军入宫，但宫门已关闭。虎贲中郎将袁术与吴匡等共同进攻皇宫，用刀劈砍宫门，中黄门等则手持武器，防住宫门。适逢黄昏，袁术于是纵火烧南宫的青琐门，想以此威胁宫中交出张让等人。张让等人到后宫禀告何太后，说：“大将军何进的部下谋反，纵火烧宫，并进攻尚书门。”他们裹胁着何太后、少帝、陈留王刘协，劫持宫内的其他官员从天桥阁道逃向北宫。尚书卢植手持长戈站在阁道的窗下，仰头斥责

段，段惊恐害怕，于是放开何太后，何太后从窗口跳下，得以幸免。袁绍与他叔父袁隗假传圣旨，召来樊陵、许相，把他们处斩。袁绍与何苗等率兵驻扎在朱誉门下，捉住赵忠等人处斩。吴匡等人一向就怨恨何苗不与何进同心，而且怀疑他与宦官有勾结，于是号令军中说："杀死大将军的人就是车骑将军何苗，将士们能为大将军报仇吗？何进部下都流着泪说："愿拼死为大将军报仇！"于是吴匡就率兵与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一起攻杀何苗，把他的尸体扔在宫苑里。于是袁绍关上北宫门，派兵捉拿宦官，不论老少，一律杀死，共二千余人毙命，有人因为未长胡须而被误杀。袁绍乘势率军进攻，扫荡宫禁，有的士兵爬上端门屋，向宫内冲击。

庚午，张让、段等困迫，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门，夜，至小平津，六玺不自随，公卿无得从者，唯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夜至河上。贡厉声质责让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将杀汝！"因手剑斩数人。让等惶怖，叉手再拜，叩头向帝辞曰："臣等死，陛下自爱！"遂投河而死。

庚午（二十七日），张让、段等被困宫中，无计可施，只好带着少帝、陈留王刘协等数十人步行出门。夜里，到达小平津。皇帝所用的六颗御玺没有随身带上，没有公卿跟随，只有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夜里到达黄河岸边。闵贡厉声斥责张让等人，而且说："你们如今还不快死，我就要来杀你们！"于是用手中的剑砍死数名宦官，张让等又惊又怕，拱手再拜，又向少帝叩头辞别说："我们死了，请陛下自己保重！"于是投河而死。

贡扶帝与陈留王夜步逐萤光南行，欲还宫，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之，至雒舍止。辛未，帝独乘一马，陈留王与贡共乘一马，从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显阳苑，远见火起，知有变，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帝在北，因与公卿往奉迎于北芒阪下。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群公谓卓曰："有诏却兵。"卓曰："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卓与帝语，语不可了；乃更与陈留王语，问祸乱由起，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卓大喜，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遂有废立之意。

闵贡扶着少帝与陈留王刘协，在夜里追着萤火虫的微光徒步向南走，想回到宫中。走了几里地，得到百姓家一辆板车，大家一齐上车，到达洛舍歇息。辛未（二十八日），找到马匹，少帝独自骑一匹，陈留王刘协和闵贡合骑一匹，从洛舍向南走，这时才逐渐有公卿赶来。董卓率军到显阳苑，远远望见起火，知道发生变故，便统军急速前进。天还没亮，来到城西，听说少帝在北边，就与大臣们一齐到北芒阪下奉迎少帝。少帝见董卓突然率大军前来，吓得哭泣。大臣们对董卓说：“皇帝下诏，要军队后撤。”董卓说：“你们这些人身为国家大臣，不能辅佐王室，致使皇帝在外流亡，为什么要军队后撤！”董卓上前参见少帝，少帝说起话来语无伦次。于是董卓又与陈留王刘协交谈问起事变经过，刘协一一回答，从始至终，毫无遗漏。董卓十分高兴，觉得刘协贤能，而且又是由董太后养大的，他认为自己与董太后同族，于是心里有了废黜少帝，改立刘协为皇帝的念头。

是日，帝还宫，赦天下，改光熹为昭宁。失传国玺，尔玺皆得之。以丁原为执金吾。骑都尉鲍信自泰山募兵适至，说袁绍曰：“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及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绍畏卓，不敢发，信乃引兵还泰山。

当天，少帝回到宫中，大赦天下，改后号将光熹元年改为昭宁元年。传国御玺丢失了，皇帝六玺中的其他五玺全都找到。任命丁原为执金吾。骑都尉鲍信到泰山郡募兵，恰到这时归来，他劝说袁绍：“董卓统率强兵，将有不轨的打算。现在不早作打算，必然会被他控制。应该乘他刚到，兵马都很疲惫，发动袭击，可以生擒董卓！”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动进攻。于是鲍信率领部队返回泰山郡。

董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雒中无知者。俄而进及弟苗部曲皆归于卓，卓又阴使丁原部曲司马五原吕布杀原而并其众，卓兵于是大盛。乃讽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刘弘而代之。

董卓到洛阳，手下只有步、骑兵三千人。嫌自己兵力单薄，担心不能使远近慑服。于是，每隔四五天，就派军队夜里悄悄出发到军营附近处，第二天早上，再严整军容，大张旗鼓地返回，让人以为西方凉州又派来了援军，而洛阳城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不久，何进与何

苗的部下都投靠董卓，董卓又暗中指使丁原部下的司马、五原人吕布杀死丁原而吞并了他的部队，从此董卓兵力大增。于是他暗示朝廷，以下雨不停止为理由，让皇帝颁策罢免司空刘弘的职务，由自己接任。

初，蔡邕徒朔方，会赦得还。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谤讪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积十二年。董卓闻其名而辟之，称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惧而应命，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为侍中。

起初，蔡邕被流放到朔方郡，遇到大赦后，得以返回家乡。五原郡太守王智是中常侍王甫的弟弟，指控蔡邕诽谤朝廷，于是蔡邕流亡江湖，前后达十二年。董卓听说了蔡邕的名声，便征召他做自己的僚属。蔡邕自称有病，不肯接受征召。董卓大怒，骂道：“我能把蔡邕全族杀得一个不剩！”蔡邕感到恐惧，只得接受命令。他到洛阳后，被任命为司空祭酒。董卓对蔡邕十分敬重，以考绩优秀为理由举荐他，使他在三日内连续升迁三次，在三个不同的官署任职，最后被任命为侍中。

[12]董卓谓袁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为能胜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刘氏种不足复遗！”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公欲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引佩刀，横揖，径出。卓以新至，见绍大家，故不敢害。绍县节于上东门，逃奔冀州。

[12]董卓对袁绍说：“天下的君主，应该由贤明的人来担任。每当想起灵帝，就使人愤恨。‘董侯’看似不错，现在我打算改立他为皇帝，不知他是否能胜过‘史侯’？有的人小事聪明，大事糊涂，谁知道他又会怎样？如果他也不行，刘氏就不值得再留种了！”袁绍说：“汉朝统治天下约四百年，恩德深厚，万民拥戴。如今皇上年龄尚幼，没有什么过失传布天下。您想废嫡立庶，恐怕众人不会赞同您的提议！”董卓手按剑柄，呵叱袁绍说：“小子，你胆敢这样放肆！天下大事，难道不由我决定！我要想这样做，谁敢不服从？你以为董卓的刀不锋利

吗！”袁绍勃然大怒，说：“天下的英雄豪杰，难道只有你董公一个人！”袁绍把佩刀横过来，向众人作了一个揖，径直而出。董卓因新到洛阳，见袁绍是累代高官的大家，所以没敢害他。袁绍把司隶校尉的符节悬挂在上东门，离开洛阳逃奔冀州。

九月，癸酉、卓大会百僚、奋首而言曰：“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对。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剑。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事！”坐者震动。尚书卢植独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罢坐。将杀植，蔡邕为之请，议郎彭伯亦谏卓曰：“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隐于上谷。卓以废立议示太傅袁隗，隗报如议。

九月，癸酉（疑误），董卓召集文武百官，蛮横地说：“皇帝没有能力，不可以奉承宗庙，做统治天下的君主。如今，我想依照伊尹、霍光的前例，改立陈留王为皇帝，你们觉得怎样？”公卿及以下官员都十分惶恐，没有人敢回答。董卓又高声说：“从前霍光定下废立的大计后，田延年手握剑柄，准备诛杀反对的人。现在有谁胆敢反对这项计划，都以军法从事！”在座的人无不震骇。只有尚书卢植说：“从前太甲继位后昏庸不明，昌邑王有千余条罪状，所以有废立之事发生。现在的皇帝年龄尚幼，行为没有过失，不能与前例相比。”董卓大怒，离座而去。他准备杀卢植，蔡邕为卢植求情，议郎彭伯也劝阻董卓，说：“卢尚书是全国有名的大儒，受人尊敬。现在先杀了他，将使全国都陷入恐怖之中。”董卓这才停止动手，只是免去卢植的官职。于是，卢植逃到上谷郡隐居起来。董卓派人把废立皇帝的计划送到太傅袁隗看，袁隗回报同意。

甲戌，卓复会群僚于崇德前殿，遂胁太后策废少帝，曰：“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协为帝。”袁隗解帝玺绶，以奉陈留王，扶弘农王下殿，北面称臣。太后鲠涕，群臣含悲，莫敢言者。

九月甲戌（初一），董卓又在崇德前殿召集百官，威胁何太后下诏废黜少帝刘辩，诏书说：“皇帝为先帝守丧期间，没有尽到作儿子的孝心，而且仪表缺乏君王应有的威严。如今，废他为弘农王，立陈留王

为皇帝。”袁隗把少帝刘辩身上佩带的玺绶解下来，进奉给陈留王刘协。然后扶弘农王刘辩下殿，向坐在北面的刘协称臣。何太后哽咽流涕，群臣都心中悲伤，但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卓又议：“太后迫永乐宫，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乃迁太后于永安宫。赦天下，改昭宁为永汉。丙子，卓鸩杀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会葬，素衣而已。卓又发何苗棺，出其尸，支解节断，弃于道边，杀苗母舞阳君，弃尸于苑枳落中。

董卓又提出：“何太后曾经逼迫婆母董太皇太后，使她忧虑而死，违背了儿媳孝敬婆母的礼制。”于是，把何太后迁到永安宫。大赦天下，把年号昭宁改为永汉。丙子（初三），董卓用毒药害死何太后。公卿及以下官员不穿丧服，在参加丧礼时，只穿白衣而已。董卓又把何苗的棺木掘出来，取出尸体，肢解后砍为节段，扔在道边。还杀死何苗的母亲舞阳君，把尸体扔在御树篱墙的枳苑中。

[13]诏除公卿以下子弟为郎，以补宦官之职，侍于殿上。

[13]下诏，任命朝中公卿及以下官员的子弟为郎官，以填补原来由宦官担任的职务，在宫殿侍侯皇帝。

[14]乙酉，以太尉刘虞为大司马，封襄贲侯。董卓自为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侯。

[14]乙酉（十二日），任命太尉刘虞为大司马，封襄贲侯。董卓自己担任太尉，兼前将军，并加赐代表皇帝权力的符节，以及作为仪仗的斧钺和虎贲卫士，进封为侯。

[15]丙戌，以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

[15]丙戌（十三日），任命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

[16]甲午，以豫州牧黄琬为司徒。

[16]甲午（二十一日），任命豫州牧黄琬为司徒。

[17]董卓率诸公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悉复其爵位，遣使吊祠，擢用其子孙。

[17]董卓率领三公等大臣上书，请求重新审理陈蕃、窦武以及党人的案件，一律恢复爵位，派使者去祭悼他们的坟墓，并擢用他们的子孙为官。

[18]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18]自六月到九月，大雨连绵不断。

[19]冬，十月，乙巳，葬灵思皇后。

[19]冬季，十月，乙巳（初三），安葬何太后。

[20]白波贼寇河东，董卓遣其将牛辅击之。

[20]白波叛军进攻河东郡，董卓派部下将领牛辅率军讨伐。

初，南单于於扶罗既立，国人杀其父者遂叛，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扶罗指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於扶罗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郡县。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卡河东平阳。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

当初，南匈奴单于於扶罗继位后，谋杀他父亲的南匈奴人于是叛变，共同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扶罗到洛阳向朝廷控告他们。正赶上灵帝驾崩，天下大乱，於扶罗便率领数千骑兵联合白波叛军共同攻击郡、县。当时百姓都聚集在坞堡里自守，於扶罗没有抢掠到什么东西，自己的部队却有不少伤亡。他想再回到自己的领地去，但南匈奴人不接纳他，他便停留在河东郡的平阳县。须卜骨都侯做了一年单于后就去世了，南匈奴于是空下王位，而由须卜骨都侯的父亲代行单于职权。

[21]十一月，以董卓为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21]十一月，任命董卓为相国。允许他在参拜皇帝时不唱名，上朝不趋行，佩剑穿鞋上殿。

[22]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

[22]十二月，戊戌（疑误），任命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

初，尚书武威周毖，城门校尉汝南伍琼，说董卓矫桓、灵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卓从之，命毖、琼与尚书郑泰、长史何等沙汰秽恶，显拔幽滞。于是征处士荀爽、陈纪、韩融、申屠蟠。复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迁光禄勋，视事三日，进拜司空。自被微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纪为五官中郎将，融为大鸿胪。纪，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无敢不至。独申屠蟠得微书，人劝

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终不能屈，年七十余，以寿终。卓又以尚书韩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为豫州刺史，东平张邈为陈留太守，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起初，尚书、武威人周毖，城门校尉、汝南人伍琼劝说董卓矫正桓帝、灵帝时的弊政，征召天下有名望的士人，以争取民心。董卓采纳了这个建议，命令周毖、伍琼与尚书郑泰、长史何等淘汰贪脏枉法与不称职的官员，选拔被压抑的人才。于是，征召未作过官的士人荀爽、陈纪、韩融、申屠蟠入朝任职。又派使者到荀爽家乡去任命他为平原国相，荀爽赴任途中走到宛陵，又被任命为光禄勋。荀爽到任办公三天，又升任司空。从他被征召，到升任三公，一共九十三天。又任命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韩融为大鸿胪，陈纪是陈的儿子，韩融是韩韶的儿子。荀爽等人都害怕董卓的残暴，被征召就不敢不来。只有申屠蟠接到被征召的命令后没有动身，别人都劝他前往，他笑而不答。董卓到底没能勉强他作官，他活到七十余岁，在家寿终正寝。董卓又任命尚书韩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人孔为豫州刺史，东平人张邈为陈留太守，颍川人张咨为南阳太守。董卓自己的亲信都没有担任高官，只是在军队中担任中郎将、校尉一类的职务。

[23]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

[23]下诏废除光熹、昭宁、永汉三个年号，仍称本年为中平六年。

[24]董卓性残忍，一旦专政，据有国家甲兵、珍宝，威震天下，所愿无极，语宾官曰："我相，贵无上也！"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立杀之。是时，雒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充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剽虏资物，妻略妇女，不避贵戚；人情崩恐，不保朝夕。

[24]董卓性情残忍，一旦控制朝政大权，全国武装力量和国库中的珍宝等全由他掌握，威震天下，欲望没有止境。他对门下的宾客说："我的相貌，是尊贵无上的！"侍御史扰龙宗晋见董卓汇报事情，没有解下佩剑，立刻就被打死。当时，洛阳城内的皇亲国戚很多，宅第相望，家家都堆满了金银财宝。董卓放纵部下的士兵冲入他们的内宅，强夺财物，奸淫掳略妇女不回避皇亲国威。致使人心惶恐，朝不保夕。

卓购求袁绍急，周毖、伍琼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绍不达大体，恐惧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购之，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桀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即拜绍勃海太守，封乡侯。又以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

董卓悬赏捉拿袁绍，催逼急迫。周毖、伍琼对董卓说：“废立皇帝这种大事，不是平常人所能明白的。袁绍不识大体，得罪了您以后，心里害怕而出奔，并没有别的想法。如今急着悬赏捉拿他，势必会使他反叛。袁氏家族连续四世建立恩德，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假若袁绍收罗豪杰以聚集徒众，其他的豪杰便会乘机起事，那样的话崤山以东地区就不归您所有了。不如赦免袁绍，任命他为一个郡的太守，他因赦免而感到高兴，就必定不会再有后患。”董卓认为有理，于是派使臣去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封乡侯。又任命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

术畏卓，出奔南阳。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时县已被卓书，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隽，因白令释之。操至陈留，散家财，合兵得五千人。

袁术害怕董卓，出奔南阳。曹操改名换姓，从小路向东逃回家乡，经过中牟县时，亭长疑心他来历不明，促起来送到县里。当时县里已收到董卓下令缉捕曹操的公文，只有功曹心里知道他是曹操，认为天下正乱，不应该拘捕英雄豪杰，就向县令建议，把曹操释放。曹操回到陈留郡，把家产出卖，集结起五千人的部队。

是时，豪杰多欲起兵讨卓者，袁绍在勃海，冀州牧韩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去“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因患难。”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有惭色。子惠复言：“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然之。及作书与绍，道卓之恶，听其举兵。

这时候，天下的豪杰之士多准备起兵讨伐董卓。袁绍在勃海郡，冀州牧韩派了几个部从事来监视他，使他无法起兵。东郡太守桥瑁伪造

了一份京城中三公给各州、郡的文书，陈述董卓的种种罪恶，说：“我们受到逼迫，无法自救，盼望各地兴起义兵，解除国家的大难。”韩得到这份文书，请属下的从事们来商议，向他们说：“如今应当帮助袁绍呢，还是帮助董卓呢？”治中从事刘子惠说：“如今起兵是为了国家，怎么谈到袁绍、董卓！”韩面有惭愧之色。刘子惠又说：“起兵是很凶险的事情，不能抢先发动。现在应派人去看其他各州，有人发动，我们然后再响应。冀州的势力不比其他州弱，别人的功劳不会在冀州之上。”韩认为有理，于是写信给袁绍，讲述董卓的罪恶，对他起兵表示赞同。

孝献皇帝甲初平元年（庚午、190）

汉献帝初平元年（庚午，公元190年）

[1]春，正月，关东州郡皆起兵以讨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诸将皆板授官号。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冀州牧韩留邺，给其军粮。豫州刺史孔屯颖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俱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众各数万。豪桀多归心袁绍者；鲍信独谓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拨乱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殆天之所启乎！”

[1]春季，正月，函谷关以东的各州、郡全都起兵讨伐董卓，推举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袁绍自称车骑将军，诸将全都被临时授予官号。袁绍与河内郡太守王匡驻军河内、冀州牧韩留守邺城，供应军粮。豫州刺史孔驻军颖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郡太守张邈、张邈的弟弟广陵郡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郡太守袁遗、济北国相鲍信和曹操都驻军酸枣，后将军袁术驻军鲁阳。各路军马都有数万人。各路豪杰多拥戴袁绍，只有鲍信对曹操说：“现在谋略超群，能拨乱反正的人，就是阁下了。假如不是这种人才，尽管强大，却必将失败。您恐怕是上天所派来的吧！”

[2]辛亥，赦天下。

[2]辛亥（初十），大赦天下。

[3]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鸩杀弘农王辩。

[3]癸酉（疑误），董卓派郎中令李儒用毒酒杀死了弘农王刘辩。

[4]卓议大发兵以讨山东。尚书郑泰曰：“夫政在德，不在众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为无用邪！”泰曰：“非谓其然也，以为山东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将帅，闲习军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张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临锋决敌，非公之俦也。况王爵不加，尊卑无序，若恃众怙力，将各棋峙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与齐进退也。且山东承平日欠，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者，无若并、凉之人与羌、胡义从；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风以扫枯叶，谁敢御之！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弃德恃众，自亏威重也。”卓乃悦。

[4]董卓准备大规模发兵去讨伐崤山以东地区。尚书郑泰说：“为政在于德，而不在于兵多。”董卓很不高兴地说：“照你这么讲，军队就没有用吗？”郑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认为崤山以东不值得出动大军讨伐。您在西州崛起，年轻时就出任将帅，熟飞军事。而袁绍是个公卿子弟，生长在京城；张邈是东平郡的忠厚长者，坐在堂上，眼睛都不会东张西望；孔中会高谈阔论，褒贬是非；这些人全无军事才能，临阵交锋，决不是您的对手。何况他们的官职都是自己封的，未得朝廷任命，尊卑没有次序。如果倚仗兵多势强来对阵，这些人将各自保存实力，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合力，共进共退。而且崤山以东地区太平的时间已很长，百姓不熟悉作战，函谷关以西地区新近受过羌人的攻击，连妇女都能弯弓作战。无下人的畏惧，没有像对并州、凉州的军队作为爪牙，作起战来，犹如驱赶老虎猛兽去捕捉狗羊，鼓起强风去扫除枯叶，谁能抵抗！无事征兵会惊动天下，使得怕服兵役的人聚集作乱。放弃德政，而动用军队，是损害自己的威望。”董卓这才高兴。

[5]董卓以山东兵盛，欲迁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俊为太仆以为已副，使者召拜，俊辞，不肯受；因曰：“国家西迁，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东之衅，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问徒事而君陈之，何也？”俊曰：“副相国，非臣所堪也；迁都非计，事所急也。辞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为副。

[5]董卓认为崤山以东的军事联盟声势浩大，打算把京都由洛阳迁到长安进行躲避。公卿都不愿意，但没有敢说。董卓上表推荐河南尹朱俊为太仆，作为自己的副手，派使者去召朱俊接受任命。朱俊拒不接受，对使者说：“把京都向西迁徒，必然会使天下失望，反而给崤山以东的联军造成了机会，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作。”使者说：“召您接受太仆的任命，而您拒绝了，没有问起迁都的事情，您却说了许多，这是为什么？”朱俊说：“作为相国的副手，是我所不能承担的重任；而迁都是失策，又很急迫。我拒绝无力承担的重任，说出认为是当务之急的事情，正是作臣子的本分。”因此，董卓不再勉强朱俊作自己的副手。

卓大会公卿议，曰：“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雒阳，于今亦十一世矣。按《石包谶》，宜徒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杨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盘庚迁亳，殷民胥怨。昔关中遭王莽残破，故光武更都雒邑，历年已久，百姓安乐，今无故捐宗庙，弃园陵，恐百姓惊动，必有糜沸之乱。《石包谶》，妖邪之书，岂可信用！”卓曰：“关中肥饶，故泰得并吞六国。且陇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灶，并功营之，可使一朝而办。百姓何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可令诣沧海。”彪曰：“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惟明公虑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国计邪！”太尉黄琬曰：“此国之大事，杨公之言，得无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见卓意壮，恐害彪等，因从容言曰：“相国岂乐此邪！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泰、汉之势也。”卓意小解。琬退，又为驳议。二月，乙亥，卓以灾异奏免琬、彪等，以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固谏迁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劝用善士，故卓相从，而诸君至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庚辰，收琼、毖，斩之。杨彪、黄琬恐惧，诣卓谢，卓亦悔杀琼、毖，乃复表彪、琬为光禄大夫。

董卓召集公卿商议迁都，说：“高祖建都关中，共历十一世；光武帝建都洛阳，到现在也是十一世了。按照《石包谶》的说法，应该迁都长安，以上应天意，下顺民心。”百官都默不作声。司徒杨彪说：“迁都改制，是天下大事。殷代盘庚迁都毫邑，就引起殷民的怨恨。从前关中地区遭到王莽的破坏，所以光武帝改在洛阳建都，历时已久，

百姓安乐。现在无缘无故地抛弃皇家宗庙与先帝的陵园，恐怕会惊动百姓，定将导致大乱。《石包谶》是一本专谈妖邪的书，怎么能相信使用！”董卓说：“关中土地肥饶，所以泰国能吞并六国，统一天下。而且陇右地区出产木材，杜陵在武帝留下的烧制陶器的窑灶，全力经营，很快就能安顿好。跟百姓怎么值得商量，如果他们在前面反对，我以大军在后驱赶，可以让他们直赴沧海。”杨彪说：“动天下是很容易的，但再安天下就很困难了，愿您考虑！”董卓变脸说：“你要阻挠国家大计吗？”太尉黄琬说：“这是国家大事，杨公所说的，恐怕是可以考虑的。”董卓不答话。司空荀爽看见董卓已很生气，恐怕他要伤害杨彪等人，于是和缓地说：“难道相国是乐于这样做吗！崤山以东起兵，不是一天可以平定的，所以要先迁都，以对付他们。这正与秦朝和汉初的情况相同。”董卓怒气才稍平息。黄琬退下后，又上书反对迁都。二月，乙亥（初五），董卓以灾异为借口，上奏皇帝，免除黄琬、杨彪的职务。任命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坚决劝谏，反对迁都，董卓大怒，说：“我初入朝，你们两个劝我选用良善之士，我听从了，而这些人到任后，都起兵反对我，这是你们两个人出卖我，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庚辰（初十），逮捕伍琼、周毖，将他们处斩。杨彪、黄琬恐惧，就到董卓那里谢罪。董卓也因杀死伍琼、周毖而感到后悔，于是上表推举杨彪、黄琬为光禄大夫。

[6]卓片京兆尹盖勋为议郎；时左将军皇甫高将兵三万屯扶风，勋密与嵩谋讨卓。会卓亦微嵩为城门校尉，嵩长史梁衍说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废立从意，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及卓在雒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众迎接至尊，奉令讨逆，征兵群帅，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从，遂就征。勋以众弱不能独立，亦还京师。卓以勋为越骑校尉。河南尹朱俊为卓陈军事，卓折俊曰：“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盖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谢之。

[6]董卓征召京兆尹盖勋为议郎。这时左将军皇甫嵩统兵三万驻扎在扶风，盖勋秘密与皇甫嵩商议讨伐董卓。正在这时，董卓也征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皇甫嵩的长史梁衍向皇甫嵩建议说：“董卓在京城抢掠，随自己的心意废立皇帝。如今征召将军，大将有性命之忧，小则

会受到羞辱。现在乘董卓在洛阳，天子到西方来，将军统率大军迎接皇帝，然后奉皇帝之命讨伐叛逆董卓，向各地将领征兵，袁绍等人在东边进攻，将军在西边夹击，这就能生擒董卓！”皇甫嵩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接受了征召，动身去洛阳。盖勋因自己兵弱不能独立，也回到洛阳。董卓任命盖勋为越骑校尉。河南尹朱俊对董卓分析军事形势，董卓轻蔑地说：“我百战百胜，胸中自有主张。你不要胡说，否则你的血将玷污我的宝刀！”盖勋说：“从前武丁那样圣明的君王，还请求别人提建议，何况象您这样的人，竟要封住别人的嘴吗？”董卓于是表示歉意。

[7]卓遣军至阳城，值民会于社下，悉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哥呼还雒，云攻贼大获。卓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

[7]董卓派军队到阳城，正好百姓在祭祀土地神的场所集会。军队就当场把男人全部斩杀，用他们的车子，装载俘虏的妇女，把人头系在车辕上，唱着叫着回到洛阳，宣称：“攻击叛军，大获全胜！”董卓把人头烧掉，把妇女分给士兵做奴婢或妾。

[8]丁亥，车驾西迁，董卓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可胜计；悉驱徒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卓获山东兵，以猪膏涂布十余匹，用缠其身，然后烧之，先从足起。

[8]丁亥（十七日），献帝刘协西迁长安。董卓逮捕洛阳城中富豪，加以罪恶之名处死，把他们的财物没收，死者不计其数。驱赶剩下的数百万居民，都向长安迁徒。命步兵、骑兵在后逼迫，马踏人踩，互相拥挤，加上饥饿和抢掠，百姓不断死去，沿途堆满尸体。董卓自己留驻在毕圭苑中，命部下纵火焚烧一切宫殿、官府及百姓住宅，二百里内，房屋尽毁，不再有鸡犬。又让吕布率兵挖掘历代皇帝陵寝和公卿及以下官员的墓地，搜罗珍宝。董卓曾捉到一批山东兵，他命人用十余匹涂上猪油的布裹到这些山东兵的身上，然后从脚点火，将他们烧死。

[9]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居京兆府命，后乃稍葺宫室而居之。时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弥缝，内谋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9]三月，乙巳（初五），献帝到达长安，在京兆尹的府中住下。后将宫殿稍加修整，才搬入宫中。这时董卓还未到长安，朝中大小事务都交给司徒王允负责。王允在外补救缺失，在内为王室筹划，很有大臣风度，从天子到文武百官，都倚靠王允。王允对董卓曲意逢迎，而董卓也一直信任王允。

[10]董卓以袁绍之故，戊午，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余人。

[10]董卓因袁绍的缘故，戊午（十八日），杀死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及其袁家婴孩以上的五十余口。

[11]初，荆州刺史王睿与长沙太守孙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州郡举兵讨董卓，睿与坚亦皆起兵。睿素与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杨言当先杀寅。寅惧，诈作按行使者檄移坚，说睿罪过，令收，行型讫，以状上。坚承檄，即勒兵袭睿。睿闻兵至，登楼望之，遣问“欲何为？”坚前部答曰：“兵久战劳苦，欲诣使君求资直耳。”睿见坚惊曰：“兵自求赏，孙府君何以在其中？”坚曰：“被使者檄诛君！”睿曰：“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睿穷迫，刮金饮之而死。坚前至南阳，众已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军粮，坚诱而斩之；郡中震粟，无求不获。前到鲁阳，与袁术合兵。术由是得据南阳，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11]起初，荆州刺史王睿与长沙太守孙坚共同讨伐零陵、桂阳二郡的叛贼。王睿因孙坚是个武官，言语之中，很轻视他。及至各州、郡起兵计伐董卓时，王睿与孙坚也一同起兵。王睿一向与武陵太守曹寅互不相下，扬言要先杀死曹寅。曹寅害怕了，就伪造一份朝廷按行使者的公文给孙坚，宣布王睿的罪状，要孙坚拘捕王睿，行刑后，再把情况上报。孙坚得到这份公文，就率军袭击王睿。王睿听说孙坚部队到来，登上城楼眺望，派人前去询问：“你们要干什么？”孙坚的前锋部队回答说：“士兵长期征战，很辛苦，想面见刺史请求发给军饷。”王睿在楼上见到孙坚，大惊，问他：“士兵自来求赏，孙太守怎么也在其中？”孙坚说：“接到使者的公文，要处死你。”王睿说：“我犯了什

么罪？”孙坚说：“你犯了‘无所知’的罪，”王睿被逼无奈，只好刮下金屑，吞饮而死。孙坚率军前进到南阳，部众已经有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不肯供给军粮，孙坚将他诱出而斩杀。南阳郡中十分震恐，孙坚要什么就给什么。孙坚进军到鲁阳，与袁术合兵。袁术因此得以占领南阳，上表保奏孙坚代理破虏将军、兼豫州刺史。

诏以北军中候刘表为荆州刺史。时寇贼纵横，道路梗塞，表单马入宜城，请南郡名士蒯良、蒯越，与之谋曰：“今江南宗贼甚盛，各拥众不附，若袁术因之，祸必至矣。吾欲征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蒯良曰：“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征失之不集乎！”蒯越曰：“袁术矣而无谋，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众来。使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威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公路虽至，无能为也。”表曰：“善！”乃使越诱宗贼帅，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而取其众。遂徒治襄阳，镇抚郡县，江南悉平。

献帝下诏任命北军中候刘表为荆州刺史，当时遍地都是盗贼，阻断了道路。刘表单人匹马进入宜城，请来南郡的名士蒯良、蒯越，与他们商议说：“如今江南宗党势力十分强大，各自拥兵独立，假如袁术借助他们的力量乘机来攻，必然会大祸临头。我想征兵，但恐怕征集不起来，你们有什么高见！”蒯良说：“民众不归附，是宽仁不够；归附而不能治理，是恩义不足。只要施行仁义之道，百姓就会归附，像水向下流一样，为什么担心征集不到呢？”蒯越说：“袁术骄傲而缺乏谋略。宗党首领多贪残凶暴，部下离心离德，若让人显示好处，这些首领必然会率众前来。您把横行无道者处死，招扶收编他们的部下，州内百姓都想安居乐业，听说了您的威望和恩德，一定会扶老携幼，前来投奔。聚集兵众后，据守江陵和襄阳这南、北两处，荆州境内的八郡，发布公文就可平定。即使那时袁术来攻，也无计可施。”刘表说：“很好！”就派蒯越去引诱各宗党首领，有五十五个首领来到，刘表把他们全部处斩，吞并他们的部队。于是把州府移到襄阳，镇压安抚郡县，荆州属下的长江以南地区全部平定。

[12]董卓在雒阳，袁绍等诸军皆畏其强，莫敢先进。曹操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据旧京，东

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将据成，张邈遣将卫兹分兵随之。进至荥阳汴水，遇卓将玄菟徐荣，与战，操兵败，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遂步从操，夜遁去。荣见操所将兵少，力战尽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

[12]董卓镇守洛阳，袁绍等各部队都畏惧董卓军力强盛，无人胆敢先行进攻。曹操说：“我们兴起义兵来诛除暴乱，大军已经集结，诸位还有什么迟疑！假如董卓倚仗皇帝的权威，据守洛阳，向东进军，尽管他凶残无道，也会成为我们的大患。如今他烧毁宫殿，强迫天子迁徒，全国震动，不知道该跟从谁，这正是上天赐予我们灭亡董卓的时机，一战就可以平定天下。”于是，曹操率军向西进发，准备攻占成，张邈拨出部分军队，派部将卫兹率领，随曹操一同进军。曹军行进到荥阳汴水，与董卓部将玄菟人徐荣的部队相遇，双方交战，曹军战败。曹操被流箭射中，所骑的马也受了伤。他的堂弟曹洪把马让给他，他不肯接受，曹洪说：“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不可以没有您！”于是曹操上马，曹洪步行跟从，乘着黑夜逃走。而徐荣见曹操虽然兵少，但奋战了一整天才败退，认为酸枣不容易攻破，也率军返回。

操到酸枣，诸军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操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君能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据敖仓，塞轘、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不进，失天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操乃与司马沛国夏侯等诣扬州，募兵，得千余人，还屯河内。

曹操回到酸枣，见到各路军马十余万，每天只是喝酒聚会，没人图谋进取。曹操责备他们，并建议说：“你们如能听从我的计划，请袁绍率领河内诸军进逼孟津，而驻扎酸枣的各位将领则据守成，占领敖仓，封锁轘、太谷，控制全部险要地区；请袁术率领南阳军阴进驻丹水、析县，攻入武关，以威胁三辅地区。各部队全都高筑营垒，坚守不战，多布置疑兵，显示出天下大军汇集的形势，然后名正言顺地讨征叛逆，可以很快平定局势。如今我们号称义兵，但一直迟疑不前，

使天下人失望，我为大家感到羞耻！”张邈等不采纳他的建议。于是曹操与司马沛国人夏侯等到扬州去召募新兵，得一千余人，返回后驻扎在河内郡。

顷之，酸枣诸军食尽，众散。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讨董卓，务及诸将西行，不为民人保障，兵始济河，黄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实，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尝接风尘、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入见其人，清谈干云，出观其政，赏罚淆乱，州遂萧条，悉为丘墟。顷之，和病卒，袁绍使广陵臧洪领青州以抚之。

不久，驻在酸枣的各路军队因为粮食吃尽，兵众四散。兖州刺史刘岱与东郡太守桥瑁相互敌视，刘岱杀死桥瑁，任命王肱兼任东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也起兵讨伐董卓，想与各路将领会合，一道西征，没有保护本州人民的安全。他的军队刚开始渡黄河，黄巾军已进入了青州。青州地区一向富庶，军队装备很优良，但焦和每次作战都望风而逃，从来没有与敌人正面交过锋。他非常相信占卜，信奉鬼神。见面观察他，他长于高谈阔论，出来看他的政务，则赏罚不明。结果全州一派萧条景象，到处都是废墟。不久，焦和病死，袁绍派广陵人臧洪兼任青州刺史，安抚百姓。

[13]夏，四月，以幽州牧刘虞为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应接荒处，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虞敝衣绳屦，食无兼肉，务存宽政，劝督农桑，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难归虞者百余万口，虞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焉。

[13]夏季，四月，任命幽州牧刘虞为太傅，因为道路阻断，使者和诏书无法到达。以前，由于幽州境外是边远地区，所需费用很多，每年都从青、冀二州所交的赋税中拨出两亿多钱，来补助幽州。这时，各地的联系都因战乱而断绝，补助也运不到。刘虞身披破旧认裳，脚穿草鞋，进餐时只吃一个肉菜，为政宽厚，劝导督促百姓从事农业、桑蚕业，开放上谷郡的胡市，与胡人交易取利，发展渔阳郡的盐、铁生产，使百姓欢悦，粮食丰收，每石谷价只有三十钱。青州、徐州的士人和百姓为了避难来投奔刘虞的达到一百余万人。刘虞将他们全部

收留，加以安扶，为他们安家立业，使这些人都忘记自己是流亡在外。

[14]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以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拂，邵之父也。

[14]五月，司空荀爽去世。六月，辛丑（疑误），任命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种拂是种邵的父亲。

[15]董卓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执金吾胡班、将作大匠吴、越骑校尉王安集关东，解譬袁绍等。胡毋班、吴，王至河内，袁绍使王匡悉收击杀之。袁术亦杀阴；惟韩融以名德免。

[15]董卓派大鸿胪韩融、少府阴、执金吾胡毋班、将作大匠吴、越骑校尉王去招抚关东将领，劝说袁绍等人服从朝廷。胡毋班、吴、王走到河内，袁绍命令王匡把他们全都抓起来杀掉。袁术也杀死了阴，只有韩融因德高望重，免于一死。

[16]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雒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铸之，由是货贱物贵，谷石至数万钱。

[16]董卓废除五铢钱，另铸小钱作为货币。把洛阳及长安所有的铜人、鹿头龙身铜像、雀头鹿身蛇尾铜像、铜马等都熔掉铸钱，从此钱贱物贵，物价猛涨，每石谷价高达数万钱。

[17]冬，孙坚与官属会饮于鲁阳城东，董卓步骑数万猝至，坚方行酒，谈笑，整顿部曲，无得妄动。后骑渐益，坚徐罢坐，导引入城，乃曰：“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诸君不得入耳。”卓兵见其整，不敢攻而还。

[17]冬季，孙坚与部下官员正在鲁阳城东饮酒聚会，董卓部下数万步、骑兵忽然来到。孙坚一边敬酒谈笑，一边整顿军队，不许轻举妄动。后来骑兵逐渐增多，孙坚才慢慢站起身。他率领大家入城后，才说：“刚才，我所以没有立即起身。是恐怕部队慌乱，互相拥挤，使你们无法入城。”董卓的军队看孙坚部伍严整，不敢进攻而退还。

[18]王匡屯河阳津，董卓袭击，大破之。

[18]王匡驻在河阳津，董卓派军袭击，大破王匡军队。

[19]左中郎将蔡邕议：“孝和以下庙号称宗者，皆宜省去，以遵先典。”从之。

[19]左中郎将蔡邕提议："孝和帝以后的皇帝，庙号称'宗'的，都应该撤去，以遵循传统的典制。"献帝同意。

[20]中郎将徐荣荐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孙度于董卓，卓以为辽东太守。度到官，以法诛灭郡中名豪大姓百余家，郡中震栗，乃东伐高句骊，西击乌桓，语所亲吏柳毅、阳仪等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正耳。"于是分辽东为辽西、中辽郡，各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立汉二祖庙，承制，郊祀天地，藉田，乘鸾路，设旄头、羽骑。

[20]中郎将徐荣向董卓推荐同郡人、前冀州刺史公孙度，董卓任命他为辽东郡太守。公孙度到任后，依照法律处死郡中豪门大姓一百余家，全郡的人震惊战。于是他向东征伐高句骊，向西攻击乌桓部族。他对亲信官吏柳毅、阳仪等说："汉朝的统治将要完结，我要和你们一同建立起一个王国。"于是分割辽东郡的一部分，设置辽西郡、中辽郡，各设太守。并渡海去占领东莱各县，设置营州，委派营州刺史。公孙度自称为辽东侯、平州牧，建立汉朝高祖刘邦和世祖光武帝刘秀的祭庙，代表皇帝发号施令，在郊外祭祀天地，并举行藉田之礼，以表示重视农业。他出入时乘坐皇帝使用的鸾车，设有旄头、由羽林骑士护卫。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六十卷

汉纪五十二 孝献皇帝乙初平二年（辛未、191）

汉纪五十二 汉献帝初平二年（辛未，公元191年）

[1]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1]春季，正月，辛丑（初六），大赦天下。

[2]关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迫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刘虞，宗室贤俊，欲共立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举兵而远近莫不响应者，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韩、袁绍以书与袁术曰："帝非孝灵子，欲依绛、灌诛废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马虞为帝。"术阴有不臣之心，不利国家有长君，乃外托公义以拒之。绍复与术书曰："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复信！但当使兵往屯关要，皆自蹙死；东立圣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见戮，不念子胥，可复北面乎？"术答曰："圣主陪睿，有周成之质，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家小厄之会，乃云今上'无血脉之属'，岂不诬乎！又曰"室家见戳，可复北面"，此卓所为，岂国家哉！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绍竟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虞见岐等，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污邪！"固拒之。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欲奔匈奴以自绝；绍等乃止。

[2]关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的将领们商议，认为献帝年龄幼小，被董卓所控制，又远在长安，关塞相隔，不知生死，幽州牧刘虞是宗室中最贤明的，准备拥立他为皇帝。曹操说："我们这些人所以起兵，而且远近之人无不响应的原因，正由于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如今皇帝幼弱，虽为奸臣所控制，但没有昌邑王刘贺那样的可以导致亡国的过失，一旦你们改立别人，天下谁能接受！你们向北边迎立刘虞，我自尊奉西边的皇帝。"韩、袁绍写信给袁术说："皇帝不是灵帝的儿子，我们准备依周勃和灌婴废黜少主，迎立代王的先例，尊奉大司马刘虞为皇帝。"袁术暗中怀有当皇帝的野心，认为国家有一个年长

的皇帝对自己不利，于是表面假托君臣大义，拒绝了韩和袁绍的建议。袁绍再次给袁术写信，说：“如今西边名义上有一个年幼的皇帝，而并没有皇家的血统。公卿等朝臣都谄媚董卓，怎能再相信他们！只要派兵去守住关口要塞，自会把他们全都困死。我们在东边拥立一个圣明的皇帝，就可期望过上太平日子，为什么迟疑不决？再说，咱们全家被杀，你不想想伍子胥是怎样为父兄报仇的，难道可以再向这样的皇帝称臣吗？”袁术回信说：“皇帝职明睿智，有周成王姬诵那样的资质。贼臣董卓乘国家危乱之时，用暴力压服群臣，这是汉朝的一个小小厄运，你意说皇帝‘没有皇家血统’，这岂不是诬蔑吗！你还说‘全家被杀，难道可以再向这样的皇帝称臣’，这事是董卓做的，岂是皇帝吗！我满腔赤诚，志在消灭董卓，不知其他的事情！”韩与袁绍竟然派遣前任乐浪郡太守张岐等带着他们的提议到幽州，向刘虞奉上皇帝的尊号。刘虞见到张岐等人，厉声呵斥他们说：“如今天下四分五裂，皇帝在外蒙难，我受到国家重恩，未能为国雪耻。你们各自据守州、郡，本应尽心尽力为王室效劳，却反而策划这种逆谋来沾污我吗！”他坚决拒绝。韩等人又请求刘虞主持尚书事务，代表皇帝封爵任官，刘虞仍不接受，打算逃入匈奴将自己隔绝起来，袁绍等人这才作罢。

[3]二月，丁丑，以董卓为大师，位在诸侯王上。

[3]二月，丁丑（十二日），任命董卓为太师，地位在诸侯王之上。

[4]孙坚移屯梁东，为卓将徐荣所败，复收散卒进屯阳人。卓遣东郡太过胡轸督步骑五千击之，以吕布为骑督。轸与布不相得，坚出击，大破之，枭其都督华雄。

[4]孙坚率军移驻梁县以东，被董卓部将徐荣打败，他又收集残部进驻阳人。董卓派遣东郡太守胡轸统率步、骑兵五千人，攻打孙坚，任命吕布为骑督。胡轸与吕布不和，孙坚出来迎战，大破胡轸，斩杀他部下的都督华雄。

或谓袁术曰：“坚若得雒，不可复制，此为除狼而得虎也。”术疑之，不运军粮。坚夜驰见术，画地计校曰：“所以出身不顾者，上为国家讨贼，下尉将军家门之私雠。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浸润之言，还相嫌疑，何也？”术，即调发军粮。

有人对袁术说："假如孙坚攻占洛阳，就不能再控制他，这是除掉了狼而得到了虎。"袁术感到疑虑，便不再给孙坚运送军粮。孙坚连夜奔驰，去见袁术，在地上画图为他分析形势，说："我所以奋不顾身，上为国家讨伐逆贼，下为将军报家门私仇。我与董卓并没有个人怨恨，而将军却听信外人的挑拨之言来猜忌我，这是为什么？"袁术惭愧不安，立即调发军粮。

坚还屯，卓遣将军李说坚，欲与和亲，令坚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坚曰："卓逆天无道，今不夷汝三族，县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复进军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间，卓败走，却屯渑池，聚兵于陕。坚进至雒阳，击吕布，复破走。坚乃扫除宗庙，祠以太牢，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渑池间以要卓。

孙坚回到驻地，董卓派将军李劝说孙坚，表示愿与孙坚结成儿女亲家，并要孙坚把他子弟中想做刺史、太守的，开列一个名单，由他推荐任用。孙坚说："董卓逆天无道，我今天要是不能灭你三族，昭示天下，则我死不瞑目，怎会与你结亲！"孙坚继续进军，抵达距洛阳九十里的大谷。董卓亲自出击，与孙坚在诸陵园之间交战，董卓败逃，退守渑池，在陕县集结兵力。孙坚进入洛阳，进攻吕布，吕布也被打败，退走。于是孙坚打扫皇帝宗庙，用猪、牛、羊进行祭祀。在城南甄官署的水井中，找到了传国御玺。他又分兵到新安、渑池，以逼迫董卓。

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孤昔与周慎西征边、韩于金城，孤语张温，求引所将兵为慎作后驻，温不听。温又使孤讨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别部司马刘靖将步骑四千屯安定以为声势。叛羌欲截归道，孤小击辄开，畏安定有兵故也。虏谓安定当数万人，不知但靖也。而孙坚随周慎行，谓慎求先将万兵造金城，使慎以二万作后驻。边、韩畏慎大兵，不敢轻与坚战，而坚兵足以断其运道。儿曹用其言，凉州或能定也。温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坚，卒用败走。坚以佐军司马，所见略与人同，固自为可；但无故从诸袁儿，终亦死耳！"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渑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

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诸将布在诸县，以御山东。辅，卓之婿也。卓引还长安。孙坚修塞诸陵，引军还鲁阳。

董卓对长史刘艾说："关东的叛军屡败，都畏惧我，不会有什么作为。只有孙坚有点不知死活，挺会用人，应该告诉诸将，让他们知道提防。我从前与周慎到金城郡西征边章、韩遂，我向张温请求率领部下做周慎的后援，张温不同意。张温又派我去讨伐先零的叛乱羌人，我知道不能取胜，但又不能不去，于是出发，留下别部司马刘靖率领四千步、骑兵驻在安定，作为呼应。羌军想切断我的归路，我只作轻微攻击就冲开了阻截，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安定的驻军。羌军以为安定会有数万大军，不知只有刘靖一支部队。孙坚随周慎作战，向周慎请求先率一万人前往金城，让周慎率二万人为后援。边章、韩遂害怕周慎的大军，不敢轻易与孙坚开战，而孙坚的军队足以切断他们的粮道。假如周慎那帮小子能用孙坚的计谋，凉州或许能够平安。而张温既不能听从我，周慎又不能听从孙坚，最后只能战败而退走。孙坚是个佐军司马，见解却与我大致相同，确实是可用之才。只是他无缘无故地跟随袁家的那些公子，最终还是会送命的！"于是，董卓派东中郎将董越驻守渑池，中郎将段煨驻守华阴，中郎将牛辅驻守安邑，其余的将领分布各县，以抵御山东联军的进攻。牛辅是董卓的女婿。董卓回到长安。孙坚在修复历代皇帝的陵墓后，率军回到鲁阳。

[5]夏，四月，董卓至长安，公卿皆迎拜车下。卓抵手谓御史中丞皇甫嵩曰："义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辅朝廷，大庆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将天下皆惧，岂独嵩乎！"卓党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以问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此之太公，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开东平定，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卓乃止。

[5]夏季，四月，董卓抵达长安。公卿都来迎接，在他车前参拜。董卓击掌对御史中丞皇甫嵩说："皇甫义真，你害怕不害怕？"皇甫嵩回答说："您以德辅佐朝廷，巨大的喜庆方才到来，我有什么害怕的！如果随意杀戮，滥施刑罚，则天下人人畏惧，岂只是我一个人呢！"董卓的党羽想依照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的先例，尊称董卓为"尚父"。董卓征求蔡邕的意见，蔡邕说："您的威德，确实很高，但我觉得不可以与姜子牙相比。应该等到平定函谷关以东的叛乱，皇帝返回旧京洛阳，然后再商议此事。"于是董卓作罢。

卓使司隶校尉刘嚣籍吏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者，皆身诛，财物没官。于是更相诬引，冤死者以千数。百姓嚣嚣，道路以目。

董卓命令司隶校尉刘嚣，将官员与百姓中儿女不孝顺父母、臣属不忠于长官，官吏不清廉以及弟弟不尊敬兄长的人进行登记，一律处死，财物由官府没收。于是有许多人互相诬告，含冤而死的人数以千计。百姓惶恐不安，在路上相遇时，只敢用眼睛相互示意。

[6]六月，丙戌，地震。

[6]六月，丙戌（二十三日），发生地震。

[7]秋，七月，司空种拂免；以光禄大夫济南淳于嘉为司空。太尉赵谦罢；以太常马日为太尉。

[7]秋季，七月，司空种拂被免职，任命光禄大夫、济南人淳于嘉为司空。太尉赵谦被免职，任命太常马日为太尉。

[8]初，何进遣云中张杨还并州募兵，会进败，杨留上党，有众数千人。袁绍在河内，杨往归之，与南单于於扶罗屯漳水。韩以豪杰多归心袁绍，忌之；阴贬节其军粮，欲使其众离散。会将曲义叛，与战而败，绍因与义相结。

[8]起初，何进派遣云中人张杨回并州去召募兵马。恰赶上何进被杀，张杨就留在上党，有部众数千人。袁绍在河内，张杨前往归附，与南匈奴单于於扶罗共同在漳水岸边扎营。冀州刺史韩因为各地豪杰多拥戴袁绍，心中嫉妒，暗地里减少对袁绍的军粮供应，想使他的军队离散。正在这时，韩部将麴义叛变，韩进行讨伐，反被麴义战败。袁绍就乘此机会与麴义相互联合。

绍客逢纪谓绍曰："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绍曰："冀州兵强，吾士饥乏，设不能办，无所容立。"纪曰："韩庸才，可密要公孙瓒使取冀州，必骇惧，因遣辩士为陈祸福，迫于仓卒，必具逊让。"绍然之，即以书与瓒。瓒遂引兵而至，外托讨董卓而阴袭谋袭，与战不利。会董卓入关，绍还军廷津，使处甥陈留高干及所亲颖川辛评、荀谌、郭图等说曰："公孙瓒将燕、代之卒乘胜来南，而诸郡应之，其锋不可当。袁车骑引军东向，其意未可量也，窃为将军危之！"惧，曰："然则为之奈何？"谌曰："君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曰："不如也。""临危吐决，智勇过人，又孰

与袁氏？”曰：“不如也。”谌曰：“袁氏一时之杰，将军资三不如之势，久处其上，彼必不为将军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彼若与公孙瓒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为同盟，当今之计，若举冀州以让袁氏，彼必厚德将军，瓒亦不能与之争矣。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性怯，因然其计。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闻而谏曰：“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欲以州与之！”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两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先是，从事赵浮、程涣将强弩万张屯孟津，闻之，率兵驰还。时绍在朝哥朝清水，浮等从后来，船数万艘，众万余人，整兵鼓，夜过绍营，绍甚恶之。浮等到，谓曰：“袁本初军无斗粮，各已离散，虽有张杨、於扶罗新附，未肯为用，不足敌也。小从事等请以见兵拒之，旬日之间，必土崩瓦解；明将军但当开阁高枕，何忧何惧！”又不听，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越忠故舍，遣子送印绶以让绍。绍将至，从事十人争弃去，独耿武、闵纯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绍皆杀之。绍遂领冀州牧，承制以为奋威将军，而无所将御，亦无官属。绍以广平沮授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宠遇甚厚。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绍以丰为别驾，配为治中，及南阳许攸、逄纪、颍川荀谌皆为谋主。

袁绍的门客逄纪对袁绍说：“将军倡导大事，却要依靠别人供应粮草，如果不能占据一个州作为根据地，就不能保全自己。”袁绍说：“冀州兵强，而我的部下又饥又乏，假如不能成功，就没有立足之处了。”逄纪说：“韩是一个庸才，您可秘密联络公孙瓒，让他攻打冀州。韩必然惊慌恐惧，我们便乘机派遣有口才的使节去为他分析祸福，韩迫于突然发生的危机，必然肯把冀州出让给您。”袁绍觉得有理，就写信给公孙瓒。公孙瓒率军到冀州，表面上声称去讨伐董卓，而密谋袭击韩。韩与公孙瓒交战，失败。正好董卓进入函谷关，袁绍便率军返回延津，派外甥、陈留人高干与韩所亲信的颍川人辛评、荀谌、郭图等人去游说韩：“公孙瓒统率燕、代两地的军队乘胜南下，各郡纷纷响应，军锋锐不可当。袁绍又率军向东移动，意图不可估量，我们为将军担心。”韩心中恐慌，问他们说：“既然这样，那么该怎么办呢？“荀谌说：“您自己判断一下，宽厚仁义，能为天下豪杰所归附，比得上袁绍吗？”韩说：“比不上。”荀谌又问：“那么，临危不

乱，遇事果断，智勇过人，比得上袁绍吗？”韩说：“比不上。”荀谌再问：“数世以来，广布恩德，使天下家家受惠，比得上袁绍吗？”韩说：“比不上。”荀谌说：“袁绍是这一时代的人中豪杰，将军以三方面都不如他的条件，却又长期在他之上，他必然不会屈居将军之下。冀州是天下物产丰富的重要地区，他要是与公孙瓒合力夺取冀州，将军立刻就会陷入危亡的困境。袁绍是将军的旧交，又曾结盟共讨董卓，现在办法是，如果把冀州让给袁绍，他必然感谢您的厚德，而公孙瓒也无力与他来争。这样，将军便有让贤的美名，而自身则比泰山还要安稳。”韩性情怯懦，于是同意了他们的计策。韩的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得到消息，劝阻韩说：“冀州地区可以集结起百万大军，所存粮食够吃十年。袁绍只是一支孤单而缺乏给养的客军，仰仗我们的鼻息，好像怀抱中的婴儿，不能他奶吃，立刻就会饿死，为什么要把冀州交给他呢！”韩说：“我本来是袁家的老部下，才干也不如袁绍，自知能力不足而让贤，是古人所称赞的行为，你们为什么偏要反对呢？”先前，韩派从事赵浮、程涣率领一万名弓弩手驻守孟泽，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率军火速赶回冀州。当时袁绍在朝歌清水口，赵浮等从后赶来，有战船数百艘，兵众一万余人，军容鼓声整齐，在夜里经过袁绍的军营，袁绍十分厌恶。赵浮等赶到冀州，对韩说：“袁绍军中没有一斗粮食，已经各自离散，虽然有张杨、於扶罗等新近归附，但不会为他效力，不足以为敌。我们这几个小从事，愿领现有部队抵御他，不过十天，袁军必然土崩瓦解。将军您只管打开房门，放心睡觉，既不用忧虑，也不必害怕！”韩仍不采纳，于是离开冀州牧官位，从官府中迁出，在中常侍赵忠的旧宪居住，派儿子把印绶送给袁绍，让出冀州。袁绍将要到达邺城，韩部下的十名从事争先恐后地离开韩，唯独耿武、闵纯挥刀阻拦，但禁止不了，只好作罢。袁绍来到后，将耿武、闵纯二人处死。袁绍于是兼任冀州牧，以皇帝的名义任命韩为奋威将军，但既没有兵，也没有官属。袁绍任命广平人沮授为奋武将军，派他临护所有将领，对他十分宠信。魏郡人审配、巨鹿人田丰都因为人正直，不为韩欣赏，袁绍任命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与南阳人许攸、逢纪、颍川人荀谌都成为袁绍的主要谋士。

绍以河内朱汉为都官从事。汉先为韩所不礼，且欲微迎绍意，擅发兵围守第，拔刃登屋，走上楼，收得大儿，槌折两脚；绍立收汉，杀

之。犹忧怖，从绍索去，往依张邈。后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与邈耳语；在坐上，谓为见图，无何，起至溷，以书刀自杀。

袁绍任命河内人朱汉为都官从事。朱汉原先曾被韩轻慢，这时又想迎合袁绍的心意，便擅自发兵包围韩的住宅，拔刀登屋。韩逃上楼去，朱汉捉到韩的大儿子，将他的两只脚打断。袁绍立即逮捕朱汉，将他处死。但是韩仍然优虑惊恐，请求袁绍让他离去，袁绍同意，于是韩就去投奔陈留郡太守张邈。后来，袁绍派使者去见张邈，商议机密时，使者在张邈耳边悄声细语。韩当时在座，以为是在算计自己。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走进厕所，用刮削简牍的书刀自杀。

鲍信谓曹操曰："袁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祇以遘难。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操善之。会墨山、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东郡，王肱不能御。曹操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操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

鲍信对曹操说："袁绍身为盟主，却利用职权，专谋私利，将自行生乱，成为第二个董卓。如果抑制他，我们没有力量，只会树敌。我们可暂且先去黄河以南发展势力，等待形势变化。"曹操十分同意。正好黑山、于毒、白绕、眭固等下余万人进攻东郡，太守王肱不能抵御。曹操就率军进入东郡，在濮阳进攻白绕，将白绕打败。于是，袁绍便向朝廷举荐曹操为东郡太守，曹操将郡府设在东武阳。

[9]南单于劫张杨以叛袁绍，屯于黎阳。董卓以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

[9]南匈奴单于於抚罗动持张杨，背叛了袁绍，驻军黎阳。董卓任命张杨为建义将军，河内郡太守。

[10]太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诬卫张温与袁术交通，冬，十月，壬戌，笞杀温于市以应之。

[10] 太史观察天象后声称，朝中大臣中将有人被杀死。董卓借机派人诬告卫尉张温与袁术秘密联络。冬季，十月，壬戌（初一），将张温在闹市中笞打而死，以应天象。

[11]青州黄巾寇勃海，众三十万，欲与黑山合。公孙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弃其辎重，奔走渡河；

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威名大震。

[11]青州黄巾军进攻勃海，部众达三十万人，准备与黑山军会合。公孙瓒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在东光县以南迎击，大破黄巾军，斩杀三万余人。黄巾军丢弃辎重，奔逃渡过黄河。公孙瓒在黄巾军流过一半时逼近，黄巾军再次大败，死了数万人，河水被血染成了红色。被俘虏的有七万余人，车辆、甲胄和财物不计其数。公孙瓒威名大震。

[12]刘虞子和为侍中，帝思东归，使和伪逃董卓，潜出武关诣虞，令将兵来迎。和至南阳，袁术利虞为援，留和不遣，许兵至俱西，令和为书与虞。虞得书，遣数千骑诣和。公孙瓒知术有异志，止之，虞不听。瓒恐术闻而怨之，亦遣其从弟越将千骑诣术，而阴教术执和，夺其兵，由是虞、瓒有隙。和逃术来北，复为袁绍所留。

[12]刘虞的儿子刘和在宫廷担任侍中，献帝想要东归洛阳，便命刘和假装逃避董卓，秘密地经武关去见刘虞，要刘虞出兵去接献帝。刘和走到南阳时，袁术企图利用刘虞为外援，便扣住刘和，应许在刘虞兵到之后一起西行，命刘和给刘虞写信。刘虞接到信后，便派数千名骑兵去见刘和。公孙瓒知道袁术素有称帝的野心，就劝阻刘虞，但是刘虞不听。公孙瓒害怕袁术知道此事后会怨恨自己，也派堂弟分孙越率领一千名骑兵去见袁术，并暗中挑唆袁术扣留刘和，吞并刘虞派去的队伍。从此刘虞与公孙瓒有了仇怨。刘和从袁术处逃走北上，又被袁绍留住不放。

是时关东州、郡务相兼并以自强大，袁绍、袁术亦处离贰。术遣孙坚击董卓未返，绍以会稽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夺坚阳城。坚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篚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引兵击昂，走之。袁术遣公孙越助坚攻昂，越为流矢所中死。公孙瓒怒曰："余弟死，祸起于绍。"遂出军屯磐河，上书数绍罪恶，进兵攻绍。冀州诸城多叛绍从瓒，绍惧，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绶授瓒从弟范，遣之郡，而范遂背绍，领勃海兵以助瓒。瓒乃自署其将帅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又悉改置郡、县守、令。

这时，函谷关以东的各州、郡长官只顾相互吞并，扩充自己的势力，袁绍、袁术兄弟自身也离心离德。袁术派孙坚前去攻打董卓，孙坚尚未返回，袁绍就任命会稽人周昂为豫州刺史，偷袭并攻占孙坚的

根据地阳城。孙坚叹息道：“大家共同为大义而起兵，想要拯救国家，现在逆贼董卓就要被打败了，但我们却各自如此相待，我能与谁一起合力奋战呢！”孙坚率军还击周昂，周昂败退。袁术派公孙越帮助孙紧进攻周昂，公孙越被流箭射死。公孙瓒知道后大怒，说：“我弟弟的死，祸首就是袁绍。”于是他率军驻扎磐河，上书朝廷，历数袁绍所犯的罪恶，然后进军攻击袁绍。冀州下属各城多数背叛袁绍而响应公孙瓒。袁绍感到恐慌，便把自己所佩带的勃海太守印绶授予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派他前往勃海郡出任太守，以求和解。然而，公孙范随即便背叛了袁绍，率领勃海郡的军队，前去协助公孙瓒。于是公孙瓒自行任命部将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并全部更换了各郡、县的长官。

初，诼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少孤贫，与母以贩为业，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儿其耳；有大志，少语言，袁怒不形于色。尝与公孙瓒同师事卢植，由是往依瓒。瓒使备与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为平原相。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相友善；以羽、刁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备周旋，不避艰险。常山赵云为本郡将吏兵诣公孙瓒，瓒曰：“闻贵州人皆愿袁氏，群何独迷而能反乎！”云曰：“天下汹汹，未知孰是，民有倒县之厄，鄙州论议，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刘备见而奇之，深加接纳，云遂从备至平原，为备主骑兵。

当初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涿郡人刘备，幼年丧父，家境贫苦，与母亲一起靠贩卖草鞋为生。刘备身高七尺五寸，双手下垂时能够超过膝盖，耳朵很大，连自己的眼睛都能看得到。他胸怀大志，不多说话，喜怒不形于色。他因曾经与公孙瓒一起在卢植门下学习儒家经义，所以便投靠公孙瓒。公孙瓒派他与田楷夺取青州，建立了战功，因此被任命为平原国相。刘备年轻时与河东人关羽、涿郡人张飞交情深厚，于是委派他们两人为别部司马，分别统领部队。他与这两人同榻而眠，情同手足，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关羽和张飞整日站在刘备身边侍卫。他们跟随刘备应付周旋，不避艰险。常山人赵云率领本郡的队伍前去投奔公孙瓒，公孙瓒问他说：“听说你们冀州人都愿归顺袁绍，怎么唯独你能迷途知返呢？”赵云答道：“天下大乱，不知道谁是能够拯救大难的人。百姓遭受的痛苦，就像是被倒吊起来一样。

我们冀州的百姓，只是向往仁政，并不是轻视袁绍而亲附将军。”刘备见到赵云后，认为他胆识出众，便用心交结。于是赵云就随刘备到平原国，为他统领骑兵。

[13]初，袁术之得南阳，户口数百万，而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稍稍离散。既与袁绍有隙，各立党援以相图谋。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豪杰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又与公孙瓒书曰：“绍非袁氏子。”绍闻大怒。

[13] 当初，袁术占领南阳时，有户口数百万，但他骄奢淫逸，征收赋税没有限度，百姓困苦，逐渐外逃。他与袁绍结下怨仇后，两人自树立党羽，寻求外援，互相算计。袁术勾结公孙瓒，袁绍则联合刘表。当时，豪杰多数都归附袁绍。袁术愤怒地说：“这些小子不跟随我，反而跟随我们家的家奴吗！”他还给公孙瓒写信说：“袁绍不是袁家的儿子。”袁绍听到后大怒。

术使孙坚击刘表，表遣其将黄祖逆战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遂围襄阳。表夜遣黄祖潜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曲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坚所举孝廉长沙桓阶诣表请坚丧，表义而许之。坚兄子贲率其士众就袁术，术复表贲为豫州刺史。术由是不能胜表。

袁术派孙坚去攻击荆州刺史刘表，刘表派部将黄祖在樊城和邓县一带迎战。孙坚打败黄祖，于是围困襄阳。刘表派黄祖乘夜偷偷出城，前去调集各郡的授军，黄祖率军想要返回襄阳时，孙坚迎击，黄祖败退，逃入岘山。孙坚乘胜连夜追赶，黄祖的部曲潜伏在竹林树丛之中，用暗箭将孙坚射死。孙坚生前推荐的孝廉长沙人桓阶晋见刘表，请求他归还孙坚的尸体安葬。刘表为他的义举所感动，表示同意发还。孙坚哥哥的儿子孙贲率领孙坚的部队投靠袁术。袁术又上表推荐孙贲担任豫州刺史。从此以后，袁术不再能战胜刘表。

[14]初，董卓入关，留朱俊守雒阳，而俊潜与山东诸将通谋，惧为卓所袭，出奔荆州。卓以弘农杨懿为河南尹；俊复引兵还雒，击懿，走之。俊以河南残破无所资，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上俊行车骑将军，遣精兵三千助之，余州郡亦有所给。谦，丹阳人。朝廷以黄巾寇乱徐州，用谦为刺史。谦至，击黄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14]当初，董卓入函谷关时，留朱俊镇守洛阳。而朱俊暗中与山东地区的将领们联络，他怕董卓发觉后会出兵袭击，就逃到荆州。董卓任命弘农人杨懿为河南尹，朱俊又率军返回洛阳，进攻杨懿，杨懿败逃。朱俊见洛阳已残破不堪，便向东移驻中牟县。同时向各州、郡发出公文，号召各地派军讨伐董卓。徐州刺史陶谦上表推荐朱俊代理车骑将军，并派三千名精兵援助朱俊，其他州、郡也纷纷响应。陶谦是丹阳人，朝廷因黄巾军侵扰徐州，便任命他为刺史。陶谦到职之后，大破黄巾军，将其逐出，恢复了徐州境内的秩序。

[15]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沛人张鲁，自祖父陵以来世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鲁母以鬼道常往来焉家，焉乃以鲁为督义司马，以张为别部司马，与合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阁，杀害汉使。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型。犍为太守任岐及校尉贾龙由此起兵攻焉，焉击杀岐、龙。焉意渐盛，作乘舆车具千余乘，刘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时焉子范为左中郎将，诞为治书御史，璋为奉车都尉，皆从帝在长安，惟小子别部司马瑁素随焉；帝使璋晓喻焉，焉留璋不遣。

[15]刘焉在益州暗中策划独立。沛国人张鲁从他祖父张陵创立五斗米道以来，世代信奉，迁到蜀地居住。张鲁的母亲因会神秘的道术，经常出入刘焉家中，于是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张为别部司马，派两人联合率兵攻杀汉中郡太守苏固，并封锁了益州到长安的通道斜谷阁，截杀朝廷派来的使臣。刘焉上书朝廷，说：“米贼将道路阻断，不能再与朝廷联系。”又找借口杀死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建立型威。犍为郡太守任岐与校尉贾龙因此起兵攻打刘焉，刘焉迎击，杀死任岐、机龙。刘焉渐渐得意忘形，制作了唯有皇帝才能使用的御车及其他车具一千多辆。荆州刺史刘表为此上书说：“刘焉在益州处处仿效皇帝，就像子夏在西河模仿孔圣人一样。”当时，刘焉的儿子刘范为左中郎将，刘诞为治书御史，刘璋为奉车都尉，都跟随献帝住在长安，只有小儿子别部司马刘瑁一直跟随在刘焉身边。献帝派刘璋到益州，向刘焉讲清道理，刘焉则将刘璋留下，不让他再回长安。

[16]公孙度威行海外，中国人士避乱者多归之，北海管宁、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宁少时与华歆为友，尝与歆共锄菜，见地有金，宁挥

锄不顾，与瓦石无异，歆提而掷之，人以是知其优劣。邴原远行游学，八九年而归，师友以原不饮酒，会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饮酒，但以荒思废业，故断之耳。今当远别，可一饮燕。”于是共坐饮酒，终日不醉。宁、原俱以操尚称，度虚馆以候之。宁既见度，乃庐于山谷，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独居北，示无还志，后渐来从之，旬月而成邑。宁每见度，语唯经典，不及世事；还山，专讲《诗》、《书》，习俎豆，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宁谓原曰：“潜龙以不见成德。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宁谓原曰：“潜龙以不见成德。言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密遣原逃归，度闻之，亦不复追也。王烈器业过人，少时名闻在原、宁之右。善于教诱，乡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请罪，曰：“型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而使人谢之，遗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知耻恶，则善心将生，故与布以劝为善也。”后有老父遗剑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剑，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庐而还，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闻之。度欲以为长史，烈辞之，为商贾以自秽，乃免。

[16]公孙度的声威远传海外，中原地区人士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归附他。北海人管宁、邴原和王烈都前往投奔。管宁少年时与华歆是朋友，曾一起锄菜，看到地上有一块黄金，管宁继续挥锄不止，视黄金如同瓦砾，华歆却将黄金拾起后又扔掉。人们从这件事上判断出他们二人的优劣。邴原曾到远方去游学，八九年后才返回家乡，老师和朋友们以为他不会喝酒，所以只拿来米和肉为他送行。邴原说：“我本来有酒量，只是因为怕荒废学业，才将酒戒掉。如今就要与你们远别，可以喝一次。”于是与众人坐在一起饮酒，喝了一天也没醉。管宁、邴原都以节操高尚而闻名于世，公孙度听说他们来到辽东，便准备宾馆，迎候二人。管宁见过公孙度之后，就在山谷中修建小屋。当时前来避难的人大多居住在郡城南郊，而唯独管宁住在北郊，表示他不想返回家乡。后来人们渐渐地在他的周围落户。不过一个月，就形成了村庄。管宁每次见到公孙度，只谈儒学经典，不涉及世事；回到山中，则专门讲授《诗经》、《尚书》，研习古代祭祀的礼仪，只会见学者，不见其他的人。因此，公孙度因管宁为人贤明而不再提防他，民

间则受到他品德的感化。邴原为人性情刚直，喜欢评价人物，抨击不合理的现象，从公孙度以下的各级官吏，都对他表示不满。管宁对邴原说：“隐藏的龙，以不为人所见而成其德。不合时机而发表意见，都会招来灾祸。”他秘密教邴原逃回中原。公孙度听说后，也没有派人追赶。王烈器度宽宏，学业精深，年轻时名望在管宁、邴原之上。他善于教诲，乡里有人偷牛，被牛的主人捉住，偷牛贼请求说：“甘愿受型被杀，只求不让王烈知道。”王烈听说后让人前去看他，并送给他一匹布。有人询问送布的原因，王烈说：“偷牛贼害怕我听到他的过失，表示他还有羞耻心。既然知道羞耻，就能够生出善心。我送给他布，就是鼓励他从善。”后来，有一位老人将佩剑丢失在路上，一位行人看到后，便守在旁边，到了傍晚，老人回来，找到了丢失的剑，大为惊奇，便把这件事告诉王烈。王烈派人调查，原来守剑的人就是从前那个偷牛贼。民间发生争执后，去请王烈裁决，有的才走到半路，有的只看到他的住宅，便纷纷退回去，向对方表示让步，而不愿让王烈知道他们有过纠纷。公孙度想任命王烈为长史，王烈推辞不受，而去经营商业来贬低自己，表示无意为官。公孙度这才作罢。

三年（壬申、192）

三年（壬申，公元192年）

[1]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1]春季，正月，丁丑（疑误），大赦天下。

[2]董卓遣牛辅将兵屯陕，辅分遣校尉北地李、张掖郭汜、武威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朱俊于中牟，因掠陈留、颖川诸县，所过杀虏无遗。

[2]董卓派牛辅率军驻在陕县，牛辅分别派遣校尉北地人李、张掖人郭汜、武威人张济率领步、骑兵数万人袭击中牟，大败朱俊，并沿抢掠陈留、颖川两郡所属各县，所过之处，烧杀掳掠，人民几乎死尽。

初，荀淑有孙曰，少有才名，何见而异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乱，谓父老曰：“颖川四战之地，宜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独率宗族去依韩。会袁绍已夺位，待以上宾之礼。度绍终不能定大业，闻曹操有雄略，乃去绍从操。操与语，大悦，曰：“吾子房也！”以为奋武司马。其乡人留者，多为、汜等所杀。

当初，荀淑的孙子荀，从小就有才华名望。何见到他大为惊异，说：“真是一个辅佐君王的人才！”及至天下大乱，荀对乡里父老说：“颍川地势平阔，四面受敌，应该尽早躲避。”乡里人多依恋故土，舍不得离去。只有荀率领他的家族前去投奔韩。这时袁绍已经夺取了韩的地位，他用上宾之礼接待荀。荀认为袁绍最终不能成就大业，听说曹操有雄才大略，于是离开袁绍，前去投奔曹操。曹操与他面谈之后，大为高兴，说：“这就是我的张良！”于是任命他为奋武司马。那些留在颍川未走的乡人，多在这次劫难中被李、郭汜等杀害。

[3]袁绍自出拒公孙瓒，与瓒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瓒兵三万，其锋甚锐。绍令义领精兵八百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下不动，未至十数步，一时同发，欢呼动地，瓒军大败。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级。追至界桥，瓒敛失还战，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余众皆走。

[3]袁绍亲自率军迎战公孙瓒，两军会战于界桥以南二十里处。公孙瓒部下有三万人马，锐不可当。袁绍命令义率领精兵八百人为先锋，并在左右两侧布置了一千张强弩。公孙瓒轻视义兵少，命令骑兵冲阵。义的士兵则用盾牌掩护身体，一动不动。等双方相距不到十几步时，两侧弓弩齐发，喊杀之声动地。公孙瓒军大败，他所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被杀，死亡一千余人。义率兵追至界桥，公孙瓒集结军队，进行反扑。义再次大胜，于是到达公孙瓒军营，拔掉了营门大旗。公孙瓒的残军全部逃走。

初，兖州刺史刘岱与绍、瓒连和，绍令妻子居岱所，瓒亦遣从事范方将骑助岱。及瓒击破绍军，语岱令遣绍妻子，别敕范方：“若岱不遣绍家，将骑还！吾定绍，将回兵于岱。”岱与官属议，连日不决，闻东郡程昱有智谋，召而问之。昱曰：“若弃绍近援而求瓒远助，此假人于越以救溺子之说也。夫公孙瓒非袁绍之敌也，今虽坏绍军，然终为绍所禽。”岱从之。范方将其骑归，未至而瓒败。

起初，兖州刺史刘岱与袁绍、公孙瓒的关系都很好。袁绍让自己的妻子儿女寄居在刘岱家中，公孙瓒也派从事范方率领骑兵前往协助刘贷。及至公孙瓒初次击败袁绍的军队后，告诉刘岱，让交出袁绍的家眷。同时另下命令给范方：“如果刘岱不交出袁绍的家眷，就率领骑兵返回。等我平定袁绍之后，再对刘岱用兵。”刘岱与部属商议对策，一

连几天不能决定。后听说东郡人程昱足智多谋，便召他来征询意见。程昱说："舍弃冀州袁绍这个近援，而想得到幽州公孙瓒的远助，就好像到遥远的越地去请游泳能手来解救这里已快淹死的人一样，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公孙瓒不是袁绍的对手，如今公孙瓒打败袁绍的军队，然而他紧终将被袁绍擒获。"刘岱听从了他的意见。范方率骑兵离开兖州，返回公孙瓒的大营，还未到达，公孙瓒便已经溃败。

[4]曹操军顿丘，于毒等攻东武阳。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诸将皆请救武阳。操曰："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遂行。毒闻之，弃武阳还。操遂击眭固及匈奴於扶罗于内黄，皆大破之。

[4]曹操驻军顿丘，于毒等进攻东武阳。曹操命令军队西行入山，前去攻击于毒等的营寨。部下将领全都请求援救东武阳。曹操说："让叛匪听说我们西行，如果他们回来救援，那么东武阳的包围不救自解；如果他们不回来，那么我们能够攻下他们的营寨，而他们肯定不能攻下武阳。"于是率军出发。于毒听说曹军西行，便放弃东武阳，赶回来援救营寨。曹操乘势进军内黄，向眭固及南匈奴单于於扶罗发动进攻，大败这两支队伍。

[5]董卓以其弟为左将军，史子璜为中军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内外并列朝廷。卓侍妾怀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车服僭似天子，召呼三台，尚书以下皆自诣卓府启事。又筑坞于，高厚皆七丈，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5]董卓任命他的弟董为左将军，倒子董璜为中军校尉，都执掌兵权。他的宗族及亲戚都在朝中担任大官，就连董卓侍妾刚生下的儿子也都被封为侯爵，把侯爵用的金印和紫色绶带当作玩具。董卓所乘坐的车辆和穿着的各种衣饰，都与皇帝的一样。他对尚书台、御史台、符节台发号施令，尚书以下的官员都要到他的太师府去汇报和请示。他又在地修建了一个巨大的堡坞，墙高七丈，厚也有七丈，里面存了足够吃三十年的粮食。他对自己说："大事告成，可以雄据天下；如果不成，守住这里也足以终老。"

卓忍于诛杀，诸将言语有蹉跌者，便戮于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尚书杨瓒密谋诛卓。中郎将吕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卓自以遇人无礼，行止常以布自卫，甚爱信之，誓

为父子。然卓性刚褊，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而私于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见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允因以诛卓之谋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邪！”布遂许之。

董卓性情残暴，随意杀人，部下将领言语稍有差错，就被当场处死，致使人人自危。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尚书杨瓒等密谋除掉董卓。中郎将吕布精于骑射，力气超过常人。董卓知道自己待人寡恩无礼，害怕遭到暗害，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常常让吕布做自己的随从侍卫，对他十分宠信，发誓说情同父子。但是董卓性情刚愎，曾经为了一件不合自己心意的小事，拔出手戟掷向吕布。吕布身手矫健，避开手戟，又和言悦色地向董卓道歉，董卓才息怒作罢。吕布从此暗中怨恨董卓。董卓又命吕布守卫中，吕布乘机与董卓的一位侍女私通，越发心中不安。王允一向待吕布很好。吕布见王允时，主动说出几乎被董卓所杀的事情，于是王允将诛杀董卓的计划告诉吕布，并让他做内应。吕布说：“但我们有父子之情，怎么办？”王允说：“你自姓吕，与他本没有骨肉关系，如今顾虑自己的生死都来不及，还谈什么父子！他在掷戟之时，难道有父子之情吗！”吕布于是应允。

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乘车而入，陈兵夹道，自营至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匝，令吕布等捍卫前后。王允使士孙瑞自书诏以授布，布令同郡骑都尉李肃与勇士泰谊、陈卫等十余人伪著卫士服，守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主簿田仪及卓仓头前赴其尸，布又杀之，凡所杀三人。布即出怀中诏版以令吏士曰：“诏讨卓耳，余皆不问。”吏士皆正立不动，大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弟、璜等及宗族老弱在，皆为其群下所斫射死。暴卓尸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为大炷，置卓脐中然之，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诸袁门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扬之于路。坞中有金二三

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奇玩积如丘山。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封温侯，共秉朝政。

夏季，四月，丁巳（疑误），献帝患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朝中百官。董卓身穿朝服，乘车入朝。从军营到皇宫的道路两侧警卫密布，左侧是步兵，右侧是骑兵，戒备森严，由吕布等在前后侍卫。王允命士孙瑞自己书写诏书交给吕布。吕布让同郡人、骑都尉李肃与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冒充卫士，身穿卫士的服装，埋伏在北掖门等待董卓。董卓一进门，李肃举戟刺去，董卓内穿铁甲，未能刺入，只伤了他的手臂，跌到车下。董卓回头大喊："吕布在哪里？"吕布说："奉皇帝诏令，讨伐贼臣！"董卓大骂说："狗崽子，你胆敢如此！"吕布没等董卓骂完，就手持铁矛将他刺死，并催促士兵砍下他的头颅。主簿田仪及董卓的奴仆扑到董卓的尸前，又被吕布杀死，共杀了三个人。吕布随即从怀中取出诏书，命令官兵们说："皇帝下诏，只讨董卓，其他人一概不问。"官兵们听后都立正不动，高呼万岁。百姓大街道上唱歌跳舞，以示庆祝。长安城中的士人、妇女卖掉珠宝首饰及衣服，用来买酒买肉，互相庆贺，街市拥挤得水泄不通。董卓的弟弟董、董璜以及留在坞的董氏家族老幼，都被他们的部下用刀砍死，或用箭射死。董卓的尸体被拖到市中示众。当时天气渐热，董卓一向身体肥胖，油脂流到地上，看守尸体的官吏便作了一个大灯捻，放在董卓的肚脐上点燃，从晚上烧到天亮，就这样一连烧了几天。受过董卓迫害的袁氏家族的门生们，把已被斩碎的董卓尸体收拢起来，焚烧成灰，所撒在大路上。坞中藏有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绫罗绸缎、奇珍异宝堆积如山。献帝任命王允主持尚书事务；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礼仪等待遇均与三公相等，封温侯，与王允一起主持朝政。

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疾，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谢曰："身虽不忠，古今大义，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

使吾党蒙其讪议。”日退而告人曰：“王公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

董卓被杀时，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正在王允家中作客，听到这一消息后，为之惊叹。王允勃然大怒，斥责说：“董卓是国家的大贼，几乎灭亡了汉朝王室的统治。你是汉朝的大臣，应当同仇敌忾，而你怀念他的私人恩惠，反为他悲痛，这岂不是与他共同为逆吗！”当时就将蔡邕逮捕，送交廷尉。蔡邕承认自己有罪，说：“虽然我身处这样一个不忠的地位，但对古今的君臣大义，耳中常听，口中常说，怎么会背叛国家而袒护董卓呢！我情愿在脸上刺字，砍去脚，让我继续写完《汉史》。”许多士大夫同情蔡邕，设法营救他，但没有成功。太尉马日对王允说：“蔡伯喈是旷世奇才，对汉朝的史事典章了解很多，应当让他完成史书，这将是一代大典。而且他所犯的罪是微不足道的，杀了他，岂不使天下士人失望！”王允说：“从前武帝不杀司马迁，结果使得他所作的谤书《史记》流传后世。如今国运中衰，兵马就在郊外，不能让奸佞之臣在幼主身边撰写史书，这既无益于皇帝的圣德，还会使我们这些人受到讥讽。”马日退出后，对别人说：“王允的后代大概要灭绝！善人是国家的楷模，史著是国家的经典。毁灭楷模，废除经典，国家如何能够长久？”于是，蔡邕就死在狱中。

初，黄门侍郎荀攸与尚书郑泰、侍中种辑等谋曰：“董卓骄忍无亲，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可直刺杀也。”事垂就而觉，收攸系狱，泰逃奔袁术。攸言语饮食自若，会卓死，得免。

起初，黄门侍郎荀攸与尚书郑泰、侍中种辑等秘密商议：“董卓骄横残忍，没有真正的亲信，虽然手握强兵，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孤立的独夫民贼，可以径直把他刺死！”事情将成，而消息泄露，荀攸被捕入狱，郑泰逃走，投奔袁术。荀攸在狱中沉着镇定，言谈和饮食都与平时一样。恰好董卓被杀，荀攸得以幸免。

[6]青州黄巾寇兖州，刘岱欲击之，济北相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然贼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然后选精锐，据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

[6]青州的黄巾军攻掠兖州，兖州刺史刘岱准备出兵迎击。济北国相鲍信劝阻他说：“如今黄巾军有百万之众，百姓全都十分恐慌，士兵也没有斗志，不能对付敌人。然而黄巾军没有辎重，只靠抢劫来供应军需。我们不如保存实力，首先固守城池。敌军求战不得，攻城不下，势必离散。到那时再挑选精兵，分据各关口要塞，一定可以将敌军打败。”刘岱不听，率军出战，果然被黄巾军杀死。

曹操部将东郡陈宫谓操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纲纪，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宫因往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以为然，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操领兖州刺史。操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不利。贼众精悍，操兵寡弱，操抚循激励，明设赏罚，承间设奇，昼夜会战，战辄禽获，贼遂退走。鲍信战死，操购求其丧不得，乃刻木如信状，祭而哭焉。诏以京兆金尚为兖州刺史，将之部，操逆击之，尚奔袁术。

曹操的部将东郡人陈宫对曹操说：“现在刺史已死，州中无主，与朝廷的联系也已断绝，无法再委任新的刺史。我想去说服州中的主要官员，同意由您来主持州中事务。以此作为资本，进而夺取天下，这是霸王大业。”于是，陈宫前去劝说别驾、治中等主要官员。”如今天下分裂，而无人主持州政。曹操是一代英才，假如迎接他做刺史，必然能够使百姓安宁。”鲍信等也有同样的看法，便与州中官吏万潜等人来到东郡，迎接曹操兼任兖州刺史。曹操随后率军到寿张县东攻击黄巾军，未能取胜。黄巾军骁勇精悍，而曹军则兵力单薄。曹操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严明赏罚制度，并且连设奇计，昼夜不停地会战，每次都杀伤不少敌军。于是黄巾军退出兖州。鲍信战死，曹操悬赏寻找他的尸体，但终究没有找到，于是就雕刻了一个鲍信的木像。下葬时，曹操亲去祭奠，放声大哭。朝廷任命京兆人金尚为兖州刺史。金尚将要赴任，遭到曹操迎击，金尚逃走，投奔了袁术。

[7]五月，以征西将军皇甫嵩为车骑将军。

[7]五月，任命征西将军皇甫嵩为车骑将军。

[8]初，吕布劝王允尽杀董卓部曲，允曰：“此辈无罪，不可。”布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允素以剑客遇布，布负其功劳，多自夸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故

折节下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颇自骄傲，以是群下不甚附之。

[8]当初，吕布劝王允把董卓的部曲全部杀死，王允说：“这些人没有罪，不能处死。”吕布想把董卓的财物赏赐给朝中大臣及统兵将领，王允又没有答应。王允一向把吕布视为一员武将，不愿他干预朝政。而吕布认为自己诛杀董卓有功，到处夸耀。既然屡次失望，心中逐渐不高兴。王允性情刚直方正，嫉恶如仇，当初因为畏惧董卓，不得不委曲低头。董卓被诛之后，他自认为不会再有什么祸难，颇为骄傲，因此部属们对他并不十分拥戴。

允始与士孙瑞议，特下诏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从其主耳。今若名之恶逆而赦之，恐适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议悉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开关，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不可也。”

王允起初曾与士孙瑞商议，特别下诏赦免董卓部曲。接着又感到迟疑，说道：“部曲只是遵从主人的命令，本无罪可言。如今要把他们作为恶逆之人予以赦免，恐怕反会招致他们的猜疑，并不是令他们安心的办法。”因而没有颁布赦书。后又商议全部解散董卓所统率的军队。有人对王允说：“凉州人一直害怕袁绍，畏惧关东的大军。如今若是一旦解散军队，打开函谷关，董卓的部下一定会人人自危。可任命皇甫嵩为将军，率领董卓的旧部，并留驻陕县以进行安抚。”王允说：“不然，关东的义兵将领与我们是一致的，现在如果再将大军留驻陕县，扼守险要，虽然安抚了凉州人，却会使关东将领起疑，这是不行的。”

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卓故将校遂转相恐动，皆拥兵自守，更相谓曰：“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尚从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吕布使李肃至陕，以诏歙诛牛辅，辅等逆与肃战，肃败，走弘农，布诛杀之。辅怯失守，会营中无故自惊，辅欲走，为左右所杀。李等还，辅已死，等无所依，遣使诣长安求赦。王允曰：“一岁不可再赦。”不许。等益惧，不知所为，欲各解散，间行归乡里，讨虏校尉武威贾诩曰：“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

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等然之，乃相与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杨整修皆凉州大人，召使东，解释之，不假借以温颜，谓曰：“关东鼠子，欲何为邪！卿住呼之？”于是二人往，实召兵而还。

当时，百姓中盛传要杀死所有的凉州人，于是那些原为董卓部下的将领惊恐不安，全都控制军队，以求自保。他们还相互传言：“蔡邕只因受过董卓的信任和厚待，尚且被牵连处死。现在既没有赦免我们，又要解散我们的军队。如果今天解散军队，明天我们就会成为任凭宰杀的鱼肉了。”吕布派李肃前往陕县，宣布皇帝诏命，诛杀牛辅。牛辅等率军迎击李肃。李肃战败，逃回弘农，被吕布处死。牛辅心中惶恐不安，恰巧遇上军营中无故发生夜惊，牛辅想弃军逃走，被左右亲信杀死。李等回到大营时，牛辅已死，李等无以依靠，便派使者前往长安请求赦免。王允回答说：“一年之内，不能发布两次赦免令。”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李等更加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打算解散军队，各人分别走小路逃回家乡。讨虏校尉、武威人贾诩说：“如果你们放弃军队，孤身逃命，只需一个亭长就能把你们捉起来，不如大家齐心合力，西进攻打长安，去为董卓报仇。如果事情成功，可以拥戴皇帝以号令天下，如若不成，再逃走也不迟。”李等同意。于是一起宣誓结盟，率领着数千人马，昼夜兼程向长安进发。王允知道胡文才、杨整修都是凉州有威望的人物，便召见胡、杨二人，想让他们去东方会见李等人，解释误会。可是王允在面见他们时，并没有和颜悦色，而是说：“这些潼关东面的鼠辈，想要干什么？你们去把他们叫来！”因此，胡文才和杨整修去见李等人，实际上是把大军召回长安。

随道收兵，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围长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六月，戊午，引众入城，放兵虏掠。布与战城中，不胜，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出走，驻马青琐门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太常种拂曰：“为国大臣，不能禁暴御侮，使白刃向宫，去将安之！”遂战而死。

李沿途招集人马，等到达长安时，已有十余万之众。他们与董卓旧部樊稠、李蒙等会合，一起包围了长安。长安城墙高大，无法进攻。

守到第八天，吕布属下的蜀郡士兵叛变。六月，戊午（初一），叛军引李部队入城，李等放纵士兵大肆抢掠。吕布与李等在城中交战不胜，便率领数百名骑兵，把董卓的头颅挂在马鞍上，突围出走。他在青琐门外停马，招呼王允一起逃走，王允回答说：“如果得到社稷之灵保佑，国家平安，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如果此愿不能实现，那么我将为之献出生命。如今皇帝年龄幼小，只能倚仗着我，遇到危险而自己逃命，我不忍心这样做。请勉励关东的各位将领，常将皇帝和国家大局放在心上。”太常种拂说：“身为国家大臣，不能禁止暴力，抵御凌辱，致使刀枪指向皇宫，还想逃到哪里！”于是奋战而死。

汜屯南宫掖门，杀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吏民死者万余人，狼籍满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门避兵，等于城门下伏地叩头，帝谓等曰：“卿等放兵纵横，欲何为乎！”等曰：“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为吕布所杀，臣等为卓报雠，非敢为逆也。请事毕诣廷尉受罪。”等围门楼，共表请司徒王允出，问：“太师何罪？”允穷蹙，乃下见之。已未，赦天下，以李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等皆为中郎将。等收司隶校尉黄琬，杀之。

李、郭汜等驻扎在南宫掖门，杀死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赵骑校尉王颀等人，官吏和百姓被杀一万余人，尸体散乱地堆满街道。王允扶着献帝逃上宣平门，躲避乱兵。李等人在城下伏地叩头，献帝对李等人说：“你们放纵士兵，想要做什么？”李等说：“董卓忠于陛下，却无故被吕布杀害，我们为董卓报仇，并不敢作叛逆之事。待到此事了结之后，我们情愿上廷尉去领受罪责。”李派兵围住宣平门楼，联名上表，要求司徒王允出面，问道：“太师董卓有什么罪！”王允被逼无奈，只好走下楼来面见李等人。己未（初二），大赦天下。任命李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等人都为中郎将。李等逮捕司隶校尉黄琬，将他处死。

初，王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翅，王宏为右扶风，等欲杀允，恐二郡为患，乃先征翼、宏。宠遣使谓翼曰：“郭汜、李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计将安出？”翼曰：“虽祸福难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关东义兵鼎沸，欲诛董卓，今卓已死，其党与易制耳。若举兵共讨等，与山东相应，此转祸为福之计也。”翼不从，宏不能独立，遂俱就征。甲子，收允及翼、宏，并杀之；允妻

子皆死。宏临命诟曰："宋翼竖儒，不足议大计！"尸王允于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赵戬弃官收而葬之。始，允自专讨卓之劳，士孙瑞归功不侯，故得免于难。

起初，王允任命同郡人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李等想要杀死王允，又恐怕他们起兵反抗，于是先要献帝下诏征召宋翼、王宏。王宏派人对宋翼说："郭汜、李因为我们两人在外，所以不敢杀害王允。如果今日应召，明日就会全族被害，你有什么办法吗？"宋翼回答说："虽然祸福无法预料，然而皇帝的诏命是不能违抗的。"王宏的使人说："关东诸州、郡义兵好象滚水沸腾，想要诛杀董卓，如今董卓已死，他的党容易制服。如果起兵一同讨伐李等人，与关东诸军相互呼应，正是转祸为福的上策。"宋翼不同意，王宏孤立不能成事，于是双双接受征召。甲子（初七），李逮捕王允、宋翼、王宏，一齐处死。王允的家小也都被杀死。王宏临死之前辱骂道："宋翼，你这个没用的腐儒，真不足以与你商议国家大事！"李把王允的尸体放置在闹市之中，没人胆敢前去收尸。王允从前的部属、平陵县县令京兆人赵戬，放弃官位，将王允的尸体收葬。当初，王允将讨伐董卓的功劳全都归于自己。由于士孙瑞的功劳归给了王允，没有封侯，因而这次能够幸免于难。

臣光曰：《易》称"劳谦君子有终吉"，士孙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谓之智乎！

臣司马光曰：《易经》说："辛劳而又谦让的君子，有善终吉祥。"士孙瑞立下大功而不夸耀，以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岂不应称他是智慧过人！

[9]等以贾诩为左冯翊，欲侯之，诩曰："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固辞不受。又以为尚书仆射，诩曰："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乃以为尚书。

[9]李等任命贾诩为左冯翊，想封他为侯爵。贾诩说："我提出的只是救命之计，有什么功劳！"坚决辞让不受。李又任命他为尚书仆射，贾诩说："尚书仆射是宫廷的主要官员，为天下所瞩目，我平素名望不重，不能使人心服。"于是任命贾诩为尚书。

[10]吕布自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于袁氏，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自安，去从张杨于河内。李等购求布急，布又逃

归袁绍。

[10]吕布途经武关到南阳投奔袁术，袁术待他十分优厚。吕布认为自己杀死了董卓，对袁家有功，因此放纵部下士兵抢掠，袁术对此不满。吕布察觉后，心不自安，便离开袁术，去河内投奔张杨。李等人悬赏捉拿吕布，形势很紧，吕布又从张杨处逃走，改投袁绍。

[11]丙子，以前将军赵谦为司徒。

[11]丙子（十九日），任命前将军赵谦为司徒。

[12]秋，七月，庚子，以太尉马日为太傅，隶尚书事；八月，以车骑将军皇甫嵩为太尉。

[12]秋季，七月，庚子（十三日），任命太尉马日为太傅，主持尚书事务。八月，任命车骑将军皇甫嵩为太尉。

[13]诏太傅马日、太仆赵岐杖节镇抚关东。

[13]献帝下诏，命令太傅马日、太仆赵岐持符节去安抚关东诸州、郡。

[14]九月，以李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假节；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为骠骑将军，皆封侯。、汜、稠管朝政，济出屯弘农。

[14]九月，任命李为车骑将军，兼任司隶桃尉，假节；任命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为骠骑将军，都封为侯爵。李、郭汜、樊稠掌管朝政，张济出京，率军驻在弘农郡。

[15]司徒赵谦罢。

[15]司徒赵谦被免职。

[16]甲申，以司空淳于嘉为司徒，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隶尚书事。

[16]甲申（二十九日），任命司空淳于喜为司徒，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主持尚书事务。

[17]初，董卓入关，说韩遂、司腾与共图山东，遂、腾率众诣长安。会卓死，李等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遣屯。

[17]起初，董卓入关后，劝说韩遂、马腾等人一起对抗关东讨伐董卓的联军，韩遂、马腾率军前往长安。他们到达长安时，正赶上董卓被杀。李等便任命韩遂为镇西将军，派他返回金城；马腾为征西将军，率军前去驻守地。

[18]冬，十月，荆州刺史刘表遣使贡献。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

[18]冬季，十月，荆州刺史刘表派遗使者到长安进献贡品。任命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

[19]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以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19]十二月，太尉皇甫嵩被免职，任命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参与主持尚书事务。

[20]曹操追黄巾至济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青州兵。

[20]曹操追击黄巾军到济北，黄巾军全体投降。曹操得到兵士三十余万，男女一百余万口。曹操从中挑选精锐，称为“青州兵”。

操辟陈留毛为治中从事，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舆播荡，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操纳其言，遣使诣河内太守张杨，欲假涂西至长安；杨不听。

曹操延聘陈留人毛为治中从事，毛向曹操进言：“如今天下四分五裂，皇帝流亡在外，百姓无法生产，因饥荒而弃家流亡。官府没胡一年的存粮，百姓不能安心，这种局面难以持久。奉行仁义的军队，才以取得胜利；拥有丰富的财源，才能贡固自己的地位。应该尊奉天子，用朝廷的名义向那些叛逆之臣发号施令；发展农业和桑蚕业，以积蓄军用物资。这样，就能够成就霸王之业。”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人晋见河内郡太守张杨，想借道西上长安与朝廷联系，被张杨拒绝。

定陶董昭说杨曰：“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郡。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

有成，永为深分。”杨于是通操上事，仍表荐操。昭为操作书与李、郭汜等，各随轻重致殷勤。

定陶人董昭劝说张杨：“虽然袁绍与曹操联盟，但势必不会长久合作。曹操如今势力虽弱，然而他实际上是天下真正的英雄。应当寻找机会与他结交，何况现有借路这个机缘。最好允许他的使者通过，将他的奏章上呈朝廷，并上表推荐他。如果事情成功，就可以成为长久的深交。”于是张杨允许曹操的使者通过河内郡前往长安，同时自己上表推荐曹操。董昭还以曹操的名义定信给李、郭汜等人，依照他们的权势轻重，分别致以问候。

汜见操使，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诚实，议留操使。黄门侍郎钟繇说、汜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汜乃厚加报答。繇，皓之曾孙也。

李、郭汜见到曹操的使者，认为关东诸将领想自己拥立皇帝，如今曹操虽然派使前来表示效忠，但并不是真心诚意。李、郭二人商议，准备把使者扣留在长安。黄门侍郎钟繇向李、郭汜建议说：“如今天下英雄一同崛起，各自冒用朝廷的名义独断专行。唯有曹操心向王室。假如朝廷拒不接受他的忠诚，会使将来打算效法他的人失望。”李、郭汜于是款待曹操的来使，并给以很丰厚的回报。钟繇是钟皓的曾孙。

[21]徐州刺史陶谦与诸守相共奏记，推朱俊为太师，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讨李等，奉迎天子。会李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策，征俊入朝，俊乃辞谦议而就征，复为太仆。

[21]徐州刺史陶谦与各郡、国的太守、国相联合签署文书，推举车骑将军朱俊为太师。并用公文通知各州长官，号召共同讨伐李等人，奉迎天子返回洛阳。正在这时，李采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的计谋，用皇帝名义征召朱俊入朝。于是朱俊辞谢陶谦的提议，应召入朝，又被任命为太仆。

[22]公孙瓒复遣兵击袁绍，至龙凑，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

[22]公孙瓒又派遣军队进攻袁绍，到达龙凑，被袁绍军队击败。公孙瓒于是退回幽州，不敢再出来。

[23]扬州刺史汝南陈温卒，袁绍使袁遗领扬州；袁术击破之，遗走至沛，为兵所杀。术以下邳陈为扬州刺史。

[23]扬州刺史、汝南人陈温去世。袁绍委派袁遗兼任扬州刺史。袁术派军队击败袁遗，袁遗逃到沛，被乱兵杀死。袁术任命下邳人陈为扬州刺史。

四年（癸酉、193）

四年（癸酉，公元193年）

[1]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甲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2]丁卯，赦天下。

[2]丁卯（十四日），大赦天下。

[3]曹操军甄城。袁术为刘表所逼，引兵屯封丘，黑山别部及匈奴於扶罗皆附之。曹操击破术军，遂围封丘；术走襄邑，又走宁陵。操追击，连破之。术走九江，扬州刺史陈拒术不纳。术退保限陵，集兵于准北，复进向寿春；惧，走归下邳，术遂领其州，兼称徐州伯。李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

[3]曹操驻军甄城。袁术受荆州刺史刘表军队的逼迫，率军移驻封兵，黑山军的一个分支部队与南匈奴单于於扶罗都归附袁术。曹操击败袁术军队，于是包围封丘。袁术退到襄邑，又退到宁陵，曹操在后面追击，接连打败袁术。袁术逃到九江，扬州刺史陈率军抵御，不许袁术入境。袁术退守阴陵，在淮河以北集结部队，又向寿春进军。陈大为恐惧，逃回下邳。于是袁术占领寿春，自称扬州刺史，兼称徐州伯。李想拉拢袁术作外援，便任命袁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

[4]袁绍与公孙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连战二年，士卒疲困，粮食并尽，互掠百姓；野无青草。绍以其子谭为青州刺史，楷与战，不胜。会赵岐来和解关东，乃与绍和亲，各引兵去。

[4]袁绍与公孙瓒所委任的青州刺史田楷连续作战两年，军队疲惫不堪，粮食全都吃尽，因抢掠百姓致使田地间连青草都难得见到。袁绍任命自己的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田楷进攻袁谭，未能取胜。正好朝廷派赵岐前来调解关东各州、郡的矛盾，公孙瓒于是与袁绍结为儿女亲家，各自率兵退回。

[5]三月，袁绍在薄落津。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其太守。绍还屯斥丘。

[5]三月，袁绍驻军薄落津。这时，他属下魏郡的士兵叛变，与黑山军于毒等数万人联合，攻占邺城，杀死魏郡太守。袁绍率军回到斥丘。

[6]夏，曹操还军定陶。

[6]夏季，曹操大军回到定陶。

[7]徐州治中东海王朗及别驾琅邪赵昱说刺史陶谦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贡。"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诏拜谦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渠阳侯。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为会稽太守。

[7]徐州治中、东海人王朗和别驾、琅邪人赵昱向刺史陶谦建议说："要想求得诸侯的信任与拥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尊奉君王。如今天子流亡在长安，应该派遣使者前去进贡。"陶谦于是派赵昱作为使节，携带呈给皇帝的奏章到长安。献帝下诏任命陶谦为徐州牧，加授安东将军，封为溧阳侯。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王朗为会稽太守。

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差丰，流民多归之。而谦信用谗邪，疏远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渐乱。许劭避地广陵，谦礼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势必薄。"遂去之。后谦果捕诸寓士，人乃服其先识。

当时，徐州地区百姓富裕，粮食丰足，各地流民多来投奔。但是陶谦信任奸佞小人，疏远忠直之士，司法及政务都管理不善，使得徐州政局也逐渐混乱。许劭避难来到广陵，陶谦对他的礼节和待遇都很厚。许劭对他的门徒们说："陶谦外表上追求尊重贤才的名声，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正人君子。现在待我虽厚，将来必然会改变。"于是，他离开徐州。后来，陶谦果然大肆逮捕流亡到徐州的士大夫，人们才佩服许劭的先见之明。

[8]六月，扶风大雨雹。

[8]六月，扶风郡下了大冰雹。

[9]华山崩裂。

[9]华山发生山崩。

[10]太尉周忠免，以太仆朱俊为太尉，录尚书事。

[10]太尉周忠被免职，任命太仆朱俊为太尉，主持尚书事务。

[11]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陶谦击杀之。

[11]下邳人阙宣聚集百姓数千人，自称天子。陶谦击斩阙宣。

[12]大雨，昼夜二十余日，漂没民居。

[12]大雨昼夜不停地持续二十余日，淹没了许多百姓的住宅。

[13]袁绍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众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太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常山。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绍与吕布共击燕，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俱退。

[13]袁绍率军深入朝歌境内的鹿肠山，讨伐于毒。围攻五日，攻破于毒，斩杀于毒及其部下万余人。袁绍于是顺山北行，进攻左髭丈八等乱匪，将乱匪全部斩死。又进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又斩杀数万人，乱匪的营寨全部遭到屠戮。最后，袁绍与黑山军张燕以及四营的匈奴屠名部落和雁门的乌桓部落在常山交战。张燕有精兵数万人，战马数千匹。袁绍与吕布联合进攻张燕，一连战斗了十余天，张燕军死伤虽多，袁绍军也感到疲惫，于是双方自撤退。

吕布将士多暴横，绍患之，布因求还雒阳。绍承制以布领司隶校尉，遣壮士送布，而阴图之。布使人鼓筝于帐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帐被皆坏。明旦，绍闻布尚在，惧，闭城自守。布引军复归张杨。

吕布部下的将士多凶横强暴，袁绍颇为厌恨。吕布于是请求返回洛阳。袁绍用皇帝的名义任命吕布兼任隶校尉，派遣精壮武士护送吕布，命令他们暗中将他害死。吕布命人在他的帐内弹筝，自己悄悄地溜走了。武士们乘夜袭击吕布，帐篷和床被全部砍坏。第二天早晨，袁绍得知吕布仍然活着，大为恐惧，下令关闭城门，严加防守。吕布率军再度依附张杨。

[14]前太尉曹嵩避难在琅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应劭迎之。嵩辎重百余两，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掩袭嵩于华、费间，杀

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击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保郯。

[14]前任太尉曹嵩在琅邪躲避战乱，他的儿子曹操命令泰山郡太守应劭迎接曹嵩到兖州。曹嵩携带辎重一百余车，陶谦的一个部将驻守在阴平县，其士兵贪图曹嵩的财产，于是在华县与费县的交界处发动袭击，杀死曹嵩和他的小儿子曹德。秋天，曹操率军进攻陶谦，攻克十余城。到达彭城时，与陶谦的军队展开大战，陶谦战财，逃到郯县固守。

初，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

先前，洛阳一带遭受董卓之乱，百姓向东迁徙，大多投奔徐州。这次遇到曹操到来，男女老幼数十万人被驱赶到泗水河中淹死，尸体阻塞了河道，致使水不能流。

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曹操围攻郯县，未能攻下，于是离开，攻取虑、睢陵、夏丘三县，所过之处全都遭到屠戮，鸡犬不留，旧城废址不再有行人。

[15]冬，十月，辛丑，京师地震。

[15]冬季，十月，辛丑（二十二日），京城长安发生地震。

[16]有星孛于天市。

[16]有异星出现在天市星旁。

[17]司空杨彪免。丙午，以太常赵温为司空，录尚书事。

[17]司空杨彪被免职。丙午（二十七日），任命太常赵温为司空，主持尚书事务。

[18]刘虞与公孙瓒积不相能，瓒数与袁绍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节其禀假。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瓒乃筑小城于蓟城东南以居之，虞数请会，瓒辄称病不应；虞恐其终为乱，乃率所部兵合十万人以讨之。时瓒部曲放散在外，仓卒掘东城欲走。虞兵无部伍，不习战，又爱民庐舍，敕不听焚烧，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而已。”攻围不下。瓒乃简募锐士

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虞众大溃。虞与官属北奔居庸，瓒追攻之，三日，城陷，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会诏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瓒前将军，封易侯。瓒乃诬虞前与袁绍等谋称尊号，胁训斩虞及妻子于蓟市。故常山相孙瑾、掾张逸、张瓒等相与就虞，骂瓒极口，然后同死。瓒传虞首于京师，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虞以恩厚得众心，北州百姓流旧莫不痛惜。

[18]幽州牧刘虞与公孙瓒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公孙瓒数次与袁绍相互攻击，刘虞禁止无效，因而逐渐减少对公孙瓒的粮草供应。公孙瓒大怒，不断违背刘虞的命令，又经常侵掠百姓。刘虞无力制约，于是派遣上书陈述公孙瓒横暴掠夺百姓的罪状，公孙瓒也上书指责刘虞扣军粮。两人不断上奏，相互攻击，朝廷只能敷衍而已。于是公孙瓒在蓟城的东南修筑一座小城，率军在内居住。刘虞几次请他会商，他都称病不肯前往。刘虞担心他终将叛乱，于是率领部下合计十万大军，计伐公孙瓒。当时公孙瓒的部下都分散在外，仓卒之间掘开东城打算逃走，刘虞的部队没有纪律，缺乏训练，刘虞又爱惜百姓的房屋，下令不许纵火，他告诫士兵说：“不要伤害其他人，只杀公孙瓒一人。”因此围兵战斗力不强，未能攻克。公孙瓒于是挑选了几百名勇士，乘风纵火，直冲突围，刘虞军队一下子溃散，刘虞与部下官属向北逃到居庸关。公孙瓒赶来，围攻居庸关，三日后攻下，把刘虞及其妻子儿女捉回蓟城，仍让刘虞签署州府的文书。正在此时，朝廷派使者段训宣布献帝诏书，增加刘虞的封邑，让他总官六州的事务；任命公孙瓒为前将军、封为易侯。公孙瓒便乘机诬告刘虞先前曾与袁绍等人通谋要当皇帝，胁迫段训在蓟城的闹市处死刘虞及其妻子儿女。前任常山国相孙瑾，掾张逸、张瓒等一同自动聚到刘虞周围，对公孙瓒破口大骂，然后与刘虞一起被杀。公孙瓒把刘虞的头颅送往京城长安，刘虞的旧部尾敦在半路上截下头颅，送回安葬。刘虞为人宽厚，广施仁义，因此深得民心。幽州的百姓，无论是当地上著，还是流亡来的外乡人，无不痛惜他的惨死。

初，虞欲遣使奉章诣长安，而难其人，众咸曰：“右北平田畴，年二十二，年虽少，然有奇材。”虞乃备礼，请以为掾。具车骑将行，畴曰：“今道路阻绝，寇虏纵横，称官奉使，为众所指。愿以私行，期于

得达而已。”虞从之。畴乃自选家客二十骑，俱上西关，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问道至长安致命。

当初，刘虞想派遣使者到长安去呈送奏章，但难以找到合迁的人选。众人都说：“右北平人田畴，今年二十二岁，年纪虽轻，然而却有奇才。”于是刘虞送上礼物，请他做自己的僚属。车马备好，将要出发的时候，田畴说：“如今道路阻断，盗寇横行，如果公开官方使者的身份，必会成为他们劫掠的目标。我愿以平民百姓的身份私自前往，只要能到达长安就行。”刘虞同意了他的建议。田畴便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二十名骑士，一道从居庸关出塞，沿阴山直抵朔方郡，再走小路到达长安，向朝廷呈上刘虞的奏章。

诏拜畴为骑都尉。畴以天子方蒙尘未安，不可以荷佩荣宠，固辞不受。得报，驰还，比至，虞已死，畴谒祭虞墓，陈发章表，哭泣而去。公孙瓒怒，购求获畴，谓曰：“汝不送章报我，何也？”畴曰：“汉室衰颓，人怀异心，唯刘公不失忠节。章报所言，于将军未美，恐非所乐闻，故不进也。且将军既灭无罪之君，又雠守义之臣，畴恐燕、赵之士皆将蹈东海而死，莫有从将军者也。”瓒乃释之。

献帝下诏任命田畴为骑都尉。田畴认为皇帝流亡，蒙受垢辱，尚未安定，自己不能任官享受荣耀，因而坚决辞让不受。他得到朝廷回复的章报后，就急速赶回幽州。但等他回来时，刘虞已被杀害。田畴到刘虞墓前祭拜，陈放朝廷章报，并汇报其中内容，然后痛哭离去。公孙瓒知道后，大怒，悬赏捉拿田畴。捉到后，公孙瓒问田畴说：“你为什么不把朝廷的章报送给我？”田畴说：“汉朝王室势力衰微，人人都怀有异心，只有刘虞没有失去忠贞的节操。章报中的内容，对将军并没有赞美之词，恐怕也不是将军所愿意看到的，因此我没有送来。而且，将军既然杀害无罪的上级，又分视固守节义的臣僚，我恐怕燕、赵地区的豪杰之士都将跳到东海里淹死，而没有人肯追随将军。”公孙瓒只好将他释放。

畴北归无终，率宗族及他附从者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谓其父老曰：“今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又无法制以治之，恐非欠安之道、畴有愚计，愿与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方讼者，

随轻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一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与学校讲授之业，班行于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桓、鲜卑各遣使致馈，畴悉抚纳，令不为寇。

田畴回到无终县，率领宗族以及归附他的数百人，扫地而盟誓说："刘虞之仇不报，我不能再活在世上！"于是进入徐无山中，在深险之处找到一块平地，建立营寨居住。他亲自进行耕作，以奉养父母。百姓前来投奔，数年间增加到五千余家。田畴对乡里父老说："如今大家聚集到一起，已形成村镇，但不相统一，又没有法律来约束，这恐怕不是维持长久安定的方式。我有一个计划，愿意与诸位父老一起实施，可以吗？"大家都说："可以！"于是，田畴制订法令，凡是相互杀伤、偷盗以及因争吵而告状的人，按照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最重的判处死刑，共十余条。他又制定婚姻嫁聚的礼仪和学堂讲授的课程。法令制订后，向众人公布实行，大家都乐于遵循，甚至路不拾遗。北方边塞地区的人都很敬服田畴的威信，乌桓、鲜插部落分别派来向田畴致意，并送上礼物。田畴对他们一律安抚接纳，让他们不要侵扰作乱。

[19]十二月，辛丑，地震。

[19]十二月，辛丑（二十二日），发生地震。

[20]司空赵温免。乙巳，以卫尉张喜为司空。

[20]司空赵温被免职。乙巳（二十七日），任命卫尉张喜为司空。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

汉纪五十三 孝献皇帝丙兴平元年（甲戌、194）

汉纪五十三 汉献帝兴平元年（甲戌，公元194年）

[1]春，正月，辛酉，赦天下。

[1]春季，正月，辛酉（十三日），大赦天下。

[2]甲子，帝加元服。

[2]甲子（十六日），献帝举行加冠礼。

[3]二月，戊寅，有司奏立长秋宫。诏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言后宫之选乎！"壬午，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上尊号曰灵怀皇后。

[3]二月，戊寅（初一），有关部门奏请献帝选立皇后。献帝下诏说："我母亲安葬的地方还未定，怎么忍心谈挑选后妃的事呢？"壬午（初五），三公上奏，请将献帝的母亲王美人改葬到灵帝之陵，并追加尊号，称"灵怀皇后"。

[4]陶谦告急于田楷，楷与平原相刘备救之。备自有兵数千人，谦益以丹阳兵四千，备遂去楷归谦，谦表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军食亦尽，引兵还。

[4]徐州牧陶谦向青州刺史田楷告急，田楷与平原国相刘备率兵去援救他。刘备拥有自己的军队数千人，陶谦又增拨丹阳郡兵士四千名归他指挥，于是刘备就脱离田楷，投奔陶谦。陶谦上表推荐刘备担任豫州刺史，驻扎在小沛。正好曹操军粮也已告尽，率军撤回兖州。

[5]马腾私有求于李，不获而怒，欲举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从。韩遂率众来和腾、，既而复与腾合。谏议大夫种邵、侍中马宇、左中郎将刘范谋使腾袭长安，己为内应，以诛等。壬申，腾、遂勒兵屯长平观。邵等谋泄，出奔槐里。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击之，腾、遂败走，还凉州。又攻槐里，邵等皆死。庚申，诏赦腾等。

[5]征西将军马腾为私事有求于李，因未得到满足而大怒，打算部署军队进攻李。献帝派遣使者进行调解，马腾不肯听从。韩遂率军从金城郡来调解马腾与李的纠纷，结果反而又与马腾联合。谏议大夫种邵、侍中马宇、左中郎将刘范策划让马腾进袭长安，自己做内应，以

诛灭李等人。壬申（疑误），马腾、韩遂率军进驻长平观。种邵等人的计划泄露，他们便从长安出逃，跑到槐里。李派樊稠、郭汜及自己的侄子李利发动进攻，马腾、韩遂兵败退回凉州。樊稠等又进攻槐里，种邵等人全都被杀。庚申（疑误），下诏赦免马腾等人。

夏，四月。以腾为安狄将军，遂为安降将军。

夏季，四月，任命马腾为安狄将军，韩遂为安降将军。

[6]曹操使司马荀、寿张令程昱守甄城，复往攻陶谦，遂略地至琅邪、东海，所过残减。还，击破刘备于郯东。谦恐，欲走归丹阳。会陈留太守张邈叛操迎吕布，操乃引军还。

[6]曹操委派司马荀、寿张县令程昱留守鄄城，自己再次前往徐州进攻陶谦，于是沿途攻掠，直到琅邪、东海，所过之处受到严重破坏。大军返回，又在郯县以东击败刘备的军队。陶谦震恐，打算逃回丹阳。正在这时，陈留太守张邈背叛曹操，迎接吕布入兖州，于是曹操撤军，回救兖州。

初，张邈少时，好游侠，袁绍、曹操皆与之善。及绍为盟主，有骄色，邈正议责绍；绍怒，使操杀之。操不听，曰："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谦，志在必死，敕家曰："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后还见邈，垂泣相对。

起初，张邈年轻时，行侠仗义，袁绍、曹操都与他友善。及至袁绍当上讨伐董卓联军的盟主，待人接物态度傲慢，张邈义正辞严地责备袁绍。袁绍恼羞成怒，让曹操去杀张邈。曹操不肯听从，说："张邈是亲近的朋友，即使他有不对的地方，也该宽容。如今天下尚未安定，怎么能自相残杀呢？"曹操第一次进攻陶谦时，决心战死，曾命令家中妻小说："我如果不能生还，他们就去投靠张邈。"后来曹操回来见到张邈，两人相对流下眼泪。

陈留高柔谓乡人曰："曹将军虽据兖州，本有四方之图，未得安坐守也。而张府君恃陈留之资，将乘间为变，欲与诸君避之，何如？"众人皆以曹、张相亲，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从兄干自河北呼柔，柔举宗从之。

陈留人高柔对同乡人说："曹操虽然目前占有兖州，但他本有兼并天下的图谋，不会安心坐守这块地盘。而张邈倚仗陈留郡作资本，将会找机会另作打算。我想和你们一同避开争战，怎么样？"众人都认为

曹操与张邈互相亲善，而高柔年纪又轻，不相信他的预言。恰好高柔的堂兄高干从河北召唤高柔，高柔带着全族人前往河北依附高干。

吕布之舍袁绍从张杨也，过邈，临别，把手共誓；绍闻之，大恨。邈畏操终为绍杀己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陈留边让尝讥议操，操闻而杀之，并其妻子。让素有才名，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惧。陈宫性刚直壮烈，内亦自疑，乃与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谋叛操。宫说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杰并起，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盼，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受制于人，不亦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邈从之。

吕布离开袁绍去投奔张杨时，路过陈留郡，拜访张邈，临别时，一同握手盟誓。袁绍知道这一消息后，大为痛恨。张邈担心曹操终究会为袁绍谋害自己，心中不能自安。前任九江太守、陈留人边让曾经讥讽过曹操，曹操知道后，将边让及其妻子儿女全部杀死。边让一向才华出众，声望很高，因此兖州地区的士大夫全都感到恐惧。陈宫性情梗直刚烈，心里也疑虑不安，就与从事中郎许汜、王楷以及张邈的弟弟张超一起策划背叛曹操。陈宫对张邈进言："如今天下分裂，豪杰纷纷崛起，您拥有广达千里的疆土民众，又处于四方必争的冲要之地，手抚佩剑，左右顾盼，也足以成为人中豪杰。却反而受制于人，不是太鄙陋了吗？如今曹操统率大军东征，州中空虚，吕布是个壮士，能征善战，无人可比，如果暂时迎接他来，共同主持兖州事务，观察天下的形势，等待时局变化，这也是您纵横捭阖的一个时机。"张邈听从了陈宫的意见。

时操使宫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众潜迎布为兖州牧。布至，邈乃使其党刘翊告荀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其军食。"众疑惑，知邈为乱，即勒兵设备，急召东郡太守夏侯于濮阳；来，布遂据濮阳。时操悉军攻陶谦，留守兵少，而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惊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

当时曹操派陈宫率兵留守东郡，于是陈宫就率军秘密迎接吕布来担任兖州牧。吕布到达后，张邈就派他的党羽刘翊告诉荀说："吕将军来帮助曹刺史进攻陶谦，应该赶快供给他军粮。"众人感到疑惑，荀知道张邈将要背叛，就立即部署军队进行防守，并急速征召在濮阳的东郡

太守夏侯。夏侯前来救援，吕布便占据濮阳。当时曹操把所有的军队都带去进攻陶谦，留守的兵很少，而且大部分将领和主要官吏都参与了张邈、陈宫的阴谋。夏侯赶到以后，当天夜里，就诛杀了几十个参与叛变阴谋的官员，情势才稳定下来。

豫州刺史郭贡率众数万来至城下，或言与吕布同谋，众甚惧。贡求见荀，将往，等曰："君一州镇也，往必危，不可。"曰："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也，今来速，计必未定，及其未定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将怒而成计。"贡见无惧意，谓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豫州刺史郭贡率领数万人的大军来到鄄城城下，有谣言说他与吕布合谋，城中众人十分恐惧。郭贡要求会见荀。荀准备出城会面，夏侯等劝阻他说："你是一州的主持人，出城必定有危险，不能去。"荀说："郭贡与张邈等人并不是老交情，如今来得这样迅速，必是还未定好策略，趁他尚未定好策略时说服他，即便他不能帮助我们，也可使他保持中立。如果先疑心他，将使他在一怒之下打定主意，投到敌人那边"郭贡看到荀并恐惧之心，认为鄄城不易攻破，于是率军离去。

是时，兖州郡县皆应布，唯鄄城、范、东阿不动。布军降者言："陈宫欲自将兵取东阿，又使汜嶷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东阿人，谓昱曰："今举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宫等以重兵临之，非有以深结其心，三城必动。君，民之望也，宜往抚之。"昱乃归过范，说其令靳允曰："闻吕布执君母、弟、妻子，孝子诚不可为心。今天下大乱，英雄并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乱者，此智者所宜详择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陈宫叛迎吕布而百城皆应，似能有为；然以君观之，布何如人哉？夫布粗中少亲，刚而无礼，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也；兵虽众，终必无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东阿，则田单之功可立也。孰与违忠从恶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详虑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贰心。"时汜嶷已在县，允乃见嶷，伏兵刺杀之，归，勒兵自守。

当时，兖州属下的郡、县全都响应吕布，只有鄄城、范县、东阿县没有动摇。吕布军中归降的人说："陈宫准备自己率军攻取东阿，又派汜嶷攻取范县。"官民全都感到恐慌。程昱本是东阿人，荀对他说："如今全州都已背叛，只剩下了这三个城。陈宫等派大军攻城，如果我

们不能紧密地团结民心，这三城必定会动摇。你在东阿人民中声望很高，应该前去进行安抚。”于是，程昱离开鄄城返回东阿，在途中经过范县，劝说范县县令靳允道；“听说吕布已将您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都抓了起来，孝子的心情自然十分沉重。如今天下大乱，英雄纷纷崛起，其中必定会有一位主宰时代命运安定天下的人，这是智者应该对比仔细选择的。跟对主人，才能兴旺；跟错主人，就会败亡。陈宫背叛曹操，迎接吕布，而诸城全都响应，似乎能有所作为。然而据您观察，吕布是个什么样的人？吕布为人粗暴而很少与人亲近，又刚愎无礼，不过是个勇猛的匹夫而已。陈宫等人在目前形势下与他联合，只是互相利用，不会奉吕布为主，因此，他们虽然兵多，但终究不会成事。曹操的智慧谋略盖世，简直是上天特别授予他的。您一定要坚守范县，我来守住东阿，就可以立下田单恢复齐国那样的大功。这样，难道不比你违背忠义去跟随恶人，结果母子都被杀死要好吗？请您好好考虑！”靳允流着泪说：“我不敢有二心。”这时，汜嶷已率兵进入范县，靳允便出来会见汜嶷，用伏兵将汜嶷刺杀。回城后，部署军队坚守。

徐众评曰：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卫公子开方仕齐，积年不返，管仲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遣庶归北，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徐众评曰：靳允与曹操之间并没有确立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依照道义，靳允应该辞官去跟随母亲。春秋时期，卫国公子开方到齐国当官，多年没有返回家乡，官仲认为，不惦念自己父母的人，又怎么能爱君主！所以，访求忠臣一定要到孝子之门。靳允应该首先去营救自己的至亲骨肉。徐庶的母亲被曹操俘虏，刘备就送徐庶返回北方，以便营救他的母亲。想要掌握天下的人，应当体恤作儿子的孝顺之情。而曹操也应该让靳允离开。

[7]昱又遣别骑绝仓亭津，陈宫至，不得渡。昱至东阿，东阿令颖川枣祇已率厉吏民拒城坚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还，执昱手曰：“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表昱为东平相，屯范。吕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阳。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平、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乃进攻之。

[7]程昱又派遣一支骑兵部队，截断黄河上的仓亭津渡口，陈宫率军到河边，无法渡河。程昱来到东阿，东阿县令、颍川人枣祗已率领吏民在城墙上坚守。他们终于守住这三城等到曹操大军的归来。曹操回来后，握着程昱的手说："假若不是你尽力，我就无家可归了。"曹操上表推荐程昱为东平国相，驻在范县。吕布进攻鄄城，未能攻克，就向西移驻濮阳。曹操说："吕布一下子得到一州的地盘，却不能占据东平，切断亢父、泰山的要道，利用险要的地势来对抗我，反而回驻濮阳，我知道他没有多大作为。"于是进攻吕布。

[8]五月，以扬武将军郭汜为后将军，安集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并开府如三公，合为六府，皆参选举。李等各欲用其所举，若一违之，便忿愤喜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举。先从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举，终不见用。

[8]五月，任命扬武将军郭汜为后将军，安集将军樊稠为右将军，都和三公一样开府，设置僚属。加上先前已享受这种待遇的车骑将军李，与三公的府署合称为六府，都参预全国官员的推荐与选举。李等人都要任用自己所推荐的人选，要是一有违背，就大发脾气。有关机构无法应付，只好依照次序任用他们所推荐的人选，先从李推荐的开始，其次是郭汜，再次是樊稠，三公所推举的人才，根本没有被任用的机会。

[9]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隔以河寇，上书求别置州。六月，丙子，诏以陈留邯郸商为雍州刺史，典治之。

[9]河西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因为距离凉州官府所在地冀县太远，而且交通又被盗寇阻断，因此上书请求另外设置一州。六月，丙子（初一），下诏设置雍州，任命陈留人邯郸商为雍州刺史，治理河西四郡事务。

[10]丁丑，京师地震；戊寅，又震。

[10]丁丑（初二），京师长安发生地震。戊寅（初三），再次发生地震。

[11]乙酉晦，日有食之。

[11]乙酉晦（疑误），出现日食。

[12]秋，七月，壬子，太尉朱俊免。

[12]秋季，七月，壬子（初七），太尉朱俊被免职。

[13]戊午，以太常杨彪为太尉，录尚书事。

[13]戊午（十三日），任命太常杨彪为太尉，主持尚书事务。

[14]甲子，以镇南将军杨定为安西将军，开府如三公。

[14]甲子（十九日），任命镇南将军杨定为安西将军，允许他开府置僚属，待遇与三公相同。

[15]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谷一斛直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贫人作糜，饿死者如故。帝疑禀赋不实，取米豆各五升于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于是悉得全济。

[15]从四月到七月，一直没有降雨，谷价一斛值五十万钱。因为饥荒，长安城中的百姓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献帝命令侍御史侯汶取出太仓中储存的米、豆为贫民熬粥，进行施舍。可是饿死的人仍像过去一样多。献帝怀疑有人从中作弊，便命令用米、豆各五升，在自己面前熬粥，煮出两盆。于是，责打侯汶五十棍。贫民才都得以保全性命。

[16]八月，冯翊羌寇属县，郭汜、樊稠等率众破之。

[16]八月，冯翊地区的羌族人进攻属下各县，郭汜、樊稠率军将其击败。

[17]吕布有别屯在濮阳西，曹操夜袭破之，未及还；会布至，身自搏战，自旦至日，数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陈，司马陈留典韦将应募者进当之，布弓弩乱发，矢至如雨，韦不视，谓等人曰：“虏来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惧，疾言“虏至矣！”韦持戟大呼而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布众退。会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韦都尉，令常将亲兵数百人，绕大帐左右。

[17]吕布有一支部队驻在濮阳以西，曹操乘夜袭击，将其击溃。还未来得及撤回，正遇上吕布前来援救。吕布亲自冲锋陷阵，自清晨一直战到太阳偏西，交战数十回合，两军相持不下，十分危急。曹操召募壮士去突击敌阵，司马、陈留人典韦率领那些应募壮士在阵前抵御吕布军队的进攻。吕布军中弓弩齐发，箭如雨下。典韦对敌人连看也不看，对那些壮士说：“敌人来到距我们十步的地方，再告诉我。”壮士们说：“已经十步了。”典韦又说：“相距五步时再告诉我。”那些壮士们见敌人已到面前，大为惊惶，赶快喊：“敌人已经到了！”典韦手

执铁戟，大喊而起，冲入敌阵，对面的敌人无不应手而倒，吕布的军队后撤。这时天色已晚，曹操才得以率军退回自己的营寨。回营后，曹操提升典韦为都尉，命他平日率领亲兵数百人，在自己的大帐左右负责警卫。

濮阳大姓男氏为反间，操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操而不识，问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操而追黄马者。操突火而出，至营，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九月，操还鄄城。布到乘氏，为其县人李进所破，东屯山阳。

濮阳县的大姓田氏为吕布实行反间计，假意作曹操的内应。曹操得以进入濮阳城后，纵火焚烧所经过的东门，表示自己不再退回。及至与吕布交战，曹军大败，吕布部下的骑士捉到曹操而不认识，问道："曹操在哪里？"曹操说："骑黄马逃走的那人，就是曹操。"吕布的骑士就放开曹操，而去追那骑黄马的人。曹操从大火中突围而出，回到营中，亲自慰问军士，命令军中赶快制作攻城用的器械。随即进军，再次攻击濮阳。他与吕布相持一百余天，发生蝗灾，百姓饥馑，吕布的存粮也已吃尽，两军各自撤退。九月，曹操回到鄄城。吕布率军到乘氏县，被乘氏县人李进击败，向东退到山阳。

冬，十月，操至东阿。袁绍使人说操，欲使操遣家居邺；操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曰："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不然，何虑之不深也！夫袁绍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之韩、彭邪！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操乃止。

冬季，十月，曹操来到东阿县。这时，袁绍派人劝说曹操，想让曹操把家眷送到邺城居住。曹操新近失掉兖州，军中粮食也已吃尽，便准备接受袁绍的建议。程昱说："大概将军怕是临事畏惧，不然，为什么考虑得这么不深！袁绍有并吞天下的野心，但他的智谋却不足以实现他的野心。将军自己考虑一下，能做他的下属吗？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以当他的韩信、彭越吗？如今兖州虽已残破，还有三城控制在您的手中，能战的兵士不下万人，凭将军的谋略与武功，再加上荀和

我们这些人，齐心协力，是可以成就霸王之业的，愿将军重新考虑！”曹操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18]十二月，司徒淳于嘉罢，以卫尉赵温为司徒，录尚书事。

[18]十二月，司徒淳于嘉被免职，任命卫尉赵温为司徒，主持尚书事务。

[19]马腾之攻李也，刘焉二子范、诞皆死。议郎河南庞羲，素与焉善，乃募将焉诸孙入蜀。会天火烧城，焉徒治成都，疽发背而卒。州大吏赵韪等贪焉子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拜颍川扈瑁为刺史。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诏乃以璋为益州牧。璋以韪为征东中郎将，率众击刘表，屯朐。

[19]马腾进攻李时，刘焉的两个儿子刘范、刘诞都被杀死。议郎、河南人庞羲，平时与刘焉友善，便派人带刘焉的孙子们入蜀。这时，原州府所在地绵竹城被雷击引起的大火烧毁，刘焉就把州府移到成都，因背生毒疮而去世。州中主要官员赵韪等贪图刘焉的儿子刘璋性情温和，好施仁义，便一同上表请求朝廷委任刘璋为益州刺史。献帝下诏，任命颍川人扈瑁为益州刺史。刘璋的部将沈弥、娄发、甘宁等人叛变，进攻刘璋，战败，逃入荆州。朝廷对益州事务鞭长莫及，只好下诏任命刘璋为益州刺史。刘璋任命赵韪为征东中郎将，率军进攻刘表，驻守朐。

[20]徐州牧陶谦疾笃，谓别驾东海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卒，竺率州人迎备。备未敢当，曰：“袁公路近在寿春，君可以州与之。”典农校尉下邳陈登曰：“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谓备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备遂领徐州。

[20]徐州牧陶谦病势危重，他对别驾、东海人糜竺说：“除非刘备，不能保护本州的安全。”陶谦去世后，糜竺率领徐州官民迎接刘备。刘备不敢担当此任，说：“袁术近在寿春，你们可以把徐州交给他。”典农校尉、下邳人陈登说：“袁术骄奢横暴，不是能治理乱世的君主。如今，我们打算为您集结起十万步、骑大军，上可以辅佐君王，拯救百姓，下可以割据一方，保守疆土。如果您不答应我们的请

求，我们也不敢听从您的建议。”北海国相孔融说：“袁术岂是忧国忘家的人！不过是依仗祖上遗留下的威望，根本不足介意。今天的事情，是百姓选择贤能。这种上天赐予的机会，如果拒绝，后悔就来不及了。”于是刘备接受他们的请求，兼任徐州牧。

[21]初，太傅马日与赵岐俱奉使至寿春，岐守志不桡，袁术惮之。日颇有求于术，太侵侮之，从日借节视之，因夺不还，条军中十余人，使促辟之。日从术求去，术留不遣，又欲逼为军师；日病其失节，呕血而死。

[21]当初，太傅马日与赵岐一起奉朝廷使命来到寿春，赵岐严守气节，不肯迁就，袁术对他很敬畏。马日经常有求于袁术，袁术就折辱马日，向他借所持的代表皇帝权力的符节看，乘机夺走不还，又开列了军中十几个人的名单，要马日赶快征召任命。马日向袁术请求离去，袁术扣留不放，又要逼迫他担任军师。马日悔恨自己失去献帝授予的符节，吐血而死。

[22]初，孙坚娶钱唐吴氏，生四男策、权、翊、匡及一女。坚从军于外，留家寿春。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舒人周瑜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闻策声问，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劝策徙居舒；策从之。瑜乃推道旁大宅与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及坚死，策年十七，还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结纳豪俊，有复雠之志。

[22]当初，孙坚娶钱唐人吴氏为妻子，生下四个儿子，即孙策、孙权、孙翊、孙匡，此外还有一个女儿，孙坚在外征战，把家眷留在寿春。孙策十余岁时，已开始结交当地知名之士。舒县人周瑜与孙策同岁，也英武豪迈，少年早成，听到孙策的名声，便从舒县前来拜访，两人一见如故，互相推心置腹。周瑜劝孙策移居舒县，孙策同意，周瑜就把临近道路的一座大宅院让给孙策居住。周瑜还到内堂去拜见了孙策的母亲，两家互通有无。孙坚死时，孙策十七岁，把父亲的棺木送回老家曲阿去安葬。安葬后，他渡过长江，住在江都，结交天下豪杰，立志为父亲报仇。

丹阳太守会稽周昕与袁术相恶，术上策舅吴景领丹阳太守，攻昕，夺其郡，以策从兄贲为丹阳都尉。策以母弟托广陵张，径到寿春见袁术，涕泣言曰：“亡父昔从长沙入讨董卓，与明使君会于南阳，同盟结好，不幸遇难，勋业不终。策感惟先人旧恩，欲自凭结，愿明使君垂

察其城！”术甚奇之，然未具还其父兵，谓策曰：“孤用贵舅为丹阳太守，贤从伯阳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还依召募。”策遂与汝南吕范及族人孙河迎其母诣曲阿，依舅氏，因缘召募，得数百人；而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于是复往见术。术以坚余兵千余人还策，表拜怀义校尉。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隐于内厩，策指使人就斩之，讫，诣术谢。术曰：“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也！”由是军中益畏惮之。术初许以策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阳陈纪。后术欲攻徐州，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康不与。术大怒，遣策攻康，谓曰：“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

丹阳郡太守、会稽人周昕与袁术互相敌视，袁术上表推荐孙策的舅父吴景兼任丹阳郡太守，进攻周昕，夺下丹阳郡，将孙策的堂兄孙贲任命为丹阳都尉。孙策把母亲和弟妹托付给广陵人张，自己直接到寿春去见袁术，流着泪对袁术说：“我已故的父亲当年从长沙出发讨伐董卓，与您在南阳相会，共结盟好。他不幸中途遇难，没能完成功业。我感念您对我父亲的旧恩，愿继续为您效力，请您明察我的一征诚心！”袁术对孙策的谈吐举止，很感惊异，但不肯交还他父亲原来统率的队伍，对他说：“我已任用你舅父吴景为丹阳郡太守，你堂兄孙贲为都尉，丹阳郡是出精兵的地方，你可以回去依靠他们的力量召募兵马。”孙策就与汝南人吕范、本族人孙河将母亲接到曲阿，依靠舅父吴景，乘机在当地募兵，得到数百人。但他遭到泾县的土豪祖郎的袭击，几乎被杀。于是他再次去见袁术。袁术把孙坚旧部千余人还给孙策，向朝廷上表推荐他担任怀义校尉。孙策部下的一名骑士犯罪后逃入袁术大营，隐藏在里面的马房中，孙策派人进去当场将骑士处斩，然后，他拜见袁术，表示谢罪。袁术说：“有些士兵喜欢叛变，我与你一样痛恨这种行为，你为什么要谢罪！”从此以后，袁术军中对孙策更加畏惧。袁术最初应许孙策为九江郡太守，但此后却改用丹阳人陈纪。后来，袁术准备进攻徐州，要求庐江郡太守陆康提供三万斛米，陆康不给。袁术大怒，派孙策去进攻陆康，对孙策说：“以前我错用陈纪为九江太守，每以不合本意而感到遗憾。这次你如果能战胜陆康，庐江郡就真的归你所有了。”孙策进攻陆康，攻下庐江郡府。但是袁术又任用自己的部下刘勋为庐江郡太守，孙策对他更加失望。

侍御史刘繇，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诏书用为杨州刺史；州旧治寿春，术已据之，繇欲南渡江，吴景、孙贲迎置曲阿。及策攻庐江，繇闻之，以景、贲本术所置，惧为袁、孙所并，遂构嫌隙，迫逐景、贲；景、贲退屯历阳，繇遣将樊能、于糜屯横江，张英屯当利口以拒之。术乃自用故吏惠衢为扬州刺史，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

侍御史刘繇是已故兖州刺史刘岱的弟弟，一向声望很高，朝廷下诏任命他为扬州刺史。扬州州府以前设在寿春，但这时已被袁术占据，刘繇想把州府设在长江以南，吴景、孙贲就迎接刘繇到曲阿。及至孙策进攻庐江，刘繇听到消息后，认为吴景、孙贲本是袁术安置的人，害怕自己被袁术、孙策等所兼并，于是产生敌意，将吴景、孙贲等赶走。吴景、孙贲退守历阳，刘繇派部将樊能、于糜驻横江，张英驻当利口以防备他们。袁术知道后，就自己委派旧部下惠衢为扬州刺史，委任吴景为督军中郎将，与孙贲等率军一起进攻张英等。

二年（乙亥、195）

二年（乙亥，公元195年）

[1]春，正月，癸丑，赦天下。

[1]春季，正月，癸丑（十一日），大赦天下。

[2]曹操败吕布于定陶。

[2]曹操在定陶击败吕布。

[3]诏即拜袁绍为右将军。

[3]朝廷下诏派使者到邺城，就地任命袁绍为右将军。

[4]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等放兵劫掠，加以饥馑，二年间，民相食略尽。李、郭汜、樊稠各相与矜功争权，欲斗者数矣，贾诩每以大体责之，虽内不能善，处相含容。

[4]董卓刚死的时候，三辅地区的百姓还有数十万户。由于李等人纵兵抢掠，加上饥荒，百姓吃人肉充饥，两年之间，几乎死尽。李、郭汜、樊稠相互夸耀自己的功勋，争权夺利，有几次要冲突起来。贾诩每次都责备他们要以大局为重，因此，虽然他们内部不能友好相处，但表面还是团结一致。

樊稠之击马腾、韩遂也，李利战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头，何敢如此，我不能斩卿邪！”及腾、遂败走，稠追至陈仓，遂语稠曰：“本所争者非私怨，王家事耳。与足下州里人，欲相与善语而别。”乃俱却骑，前接马，交臂相加，共语良久而别。军还，李利告，“韩、樊交马语，不知所道，意爱甚密。”亦以稠勇而得众，忌之。稠欲将兵东同出关，从索益兵。二月，请稠会议，便于坐杀稠。由是诸将转相疑贰。

樊稠进攻马腾、韩遂时，李的侄子李利作战不很出力，樊稠斥责他说：“人家要来砍你叔父的人头，你还胆敢如此松懈，难道我不能杀你吗！”马腾、韩遂败退时，樊稠军追到陈仓，韩遂对樊稠说：“本来咱们之间争的不是个人仇怨，而是国家大事。我与你都是同州人，临别前想再说几句知心话。”于是各自命令军士后退，他们两个人骑马上前对话，相互握手致意，交谈很久才告别。大军回到长安后，李利报告李说：“樊稠与韩遂两人马头相交地密谈，不知道谈话的内容，只看到你们很亲近。”李也因为樊稠作战勇猛而得到部属拥戴，对他有猜忌之心。樊稠准备率军东出函谷关，向李要求增加军队。二月，李请樊稠商议事情，就在会上杀死了樊稠。从此以后，将领们之间相互猜忌，不能团结一致。

数设酒请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爱婢妾，思有以间之。会送馈，妻以豉为药，以示汜曰：“一栖不两雄，我固疑将军信李公也。”他日，复清汜，饮大醉，汜疑其有毒，绞粪汁饮之，于是各治兵相攻矣。

李经常摆下酒宴款待郭汜，有时还留郭汜住宿在自己家中。郭汜的妻子恐怕郭汜会喜欢上李家的侍女，想用计阻止郭汜前往。正好李送来食物，郭汜妻把豆豉说成毒药，挑出来给郭汜看，说：“一群鸡中容不下两只公鸡，我实在不明白将军为什么这样信任李。”另一天，李又宴请郭汜，郭汜饮酒过量而大醉。他疑心酒里有毒，就喝下粪汁来使自己呕吐。于是，他们各自部署队伍，相互攻击。

帝使侍中、尚书和、汜，、汜不从。汜谋迎帝幸其营，夜有亡者，告。三月，丙寅，使史子暹将数千兵围宫。以车三乘迎帝。太尉杨彪曰：“自古帝王无在人家者，诸君举事，奈何如是！”暹曰：“将军计定矣。”于是群臣步从乘舆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宫人、御物。帝至营，

又徒御府金帛置其营，遂放火烧宫殿、官府、民居悉尽。帝复使公卿和、汜，汜留杨彪及司空张喜、尚书王隆、光禄勋刘渊、卫尉士孙瑞、太仆韩融、廷尉宣、大鸿胪荣、大司农朱俊、将作大匠梁邵、屯骑校尉姜宣等于其营以为质。朱俊愤懑发病死。

献帝派侍中、尚书去调解李和郭汜的矛盾，但李、郭汜都不服从。郭汜阴谋劫持献帝到他的军营，夜里，有人逃到李营中，将部汜的计划告诉李。三月，丙寅（二十五日），李派侄子李暹率领数千名兵士包围皇宫，用三辆车迎接献帝到自己营中。太尉杨彪说："自古以来，帝王从没有住在臣民家中的，你们做事，怎么能这样呢！"李暹说："将军的计划已经定了。"于是，群臣徒步跟在献帝的车后出宫。军队立即就进入宫殿，抢掠宫女和御用器物。献帝到李营中后，李又将御府所收藏的金帛搬到自己营里，随即放火将宫殿、官府和百姓的房屋全部烧光。献帝又派公卿调解李、郭汜的矛盾，郭汜就把太尉杨彪及司空张喜、尚书王隆、光禄勋刘渊、卫尉士孙瑞、太仆韩融、廷尉宣、大鸿胪荣、大司农朱俊、将作大匠梁邵、屯骑校尉姜宣等都扣留在营中，作为人质。朱俊十分气愤，发病而死。

[5]夏，四月，甲子，立贵人琅邪伏氏为皇后；以后父侍中完为执金吾。

[5]夏季，四月，甲子（疑误），献帝立贵人、琅邪人伏氏为皇后，任命皇后的父亲、侍中伏完为执金吾。

[6]郭汜飨公卿，议攻李。杨彪曰："群臣共斗，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国家，吾岂求生邪！"中郎将杨密固谏，汜乃止。召羌、胡数千人，先以御物缯彩与之，许以宫人、妇女，欲令攻郭汜。汜阴与党中郎将张苞等谋攻。丙申，汜将兵夜攻门，矢及帝帘帷中，又贯左耳。苞等烧屋，火不然。杨奉于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将所领兵归汜。

[6]郭汜设宴款待被扣的朝廷大臣，商议进攻李。太尉杨彪说："你们这些臣属互相争斗，一个人劫持天子，一个人将公卿做人质，这怎么能行呢！"郭汜大怒，想要亲手用刀杀死杨彪，杨彪说："你连皇上都不尊奉，我难道还会求生吗？"中郎将杨密竭力劝阻，郭汜这才作罢。李召集数千名羌人和胡人，先以御用物品和绸缎赏赐他们，许诺还将赏赐宫女和民间妇女，打算要他们进攻郭汜。郭汜则暗中与李的

党羽中郎将张苞等勾结，策划进攻李。丙申（二十五日），郭汜率军乘夜进攻李营门，飞箭射到献帝御帐的帷帘中，还贯穿了李的左耳。张苞等人在营内放火烧房，但火没有燃着。李部下杨奉在营外抵抗郭汜，郭汜军撤退，张苞于是率领部下投奔郭汜。

是日，复移乘舆幸北坞，使校尉监坞门，内外隔绝，侍臣皆有饥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赐左右。曰："朝晡上饭，何用米为？"乃以臭牛骨与之。帝大怒，欲诘责之。侍中杨琦谏曰："自如所犯悖逆，欲转车驾幸池阳黄白城，臣愿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赵温与书曰："公前屠陷王城，杀戮大臣，今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钧之雠，朝廷欲令和解，诏命不行，而复欲转乘舆于黄白城，此诚老夫所不解也。于《易》，一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不如早共和解。"大怒，欲杀温，其弟应谏之，数日乃止。

这天，李又把献帝迁移到北坞，派校尉把守坞门，断绝内外交通，献帝左右的侍臣都面有饥色。献帝派人向李要求供应五斗米，五具牛骨，以赐给左右。李说："早晚两次送饭，要米干什么用？"于是把已发臭的牛骨头送去，献帝大怒，想要责问李。侍中杨琦劝阻说："李自己知道所犯下的是叛逆大罪，打算把陛下转移到池阳的黄白城，我愿陛下忍耐。"献帝这才作罢。司徒赵温写信给李说："你先前攻陷京城，烧杀抢掠，杀害大臣，如今为了一些小小怨恨而铸成深仇，皇上想要让你们和解，但诏书无人遵奉，而你又打算把皇上转移到黄白城，这实在让我不解。根据《易经》，第一次为过分，第二次就陷入水中，第三次还不改，就将被淹没，大凶。不如早些与郭汜和解。"李大怒，想要杀死赵温，他弟弟李应劝阻，几天后，李才作罢。

信巫觋厌胜之术，常以三牲祠董卓于省门外；每对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为帝说郭汜无状，帝亦随其意应答之。喜，自谓良得天子欢心也。

李相信男、女巫师解除灾祸的法术，经常在宫门外用猪、牛、羊三牲祭奠董卓。李每次见到献帝，或者称献帝为"明陛下"，或者称"明帝"，向献帝述说郭汜的罪行，献帝也顺着李的意思应答。李大喜，自己以为已得到献帝的欢心。

闰月，己卯，帝使谒者仆射皇甫郦和、汜。郦先诣汜，汜从命；又诣，不肯，曰："郭多，盗马虏耳，何敢欲与吾等邪，必诛之！君观吾

方略士众，足办郭多否邪！郭多又劫质公卿，所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郦曰：“近者董公之强，将军所知也；吕布受恩而反图之，斯须之间，身首异外，处有勇而无谋也。今将军身为上将，荷国宠荣，汜质公卿而将军胁主，谁轻重乎！张济与汜有谋，杨奉，白波贼帅耳，犹知将军所为非是，将军虽宠之，犹不为用也。”呵之令出。郦出，诣省门，白“不肯奉诏，辞语不顺。”帝恐闻之，亟令郦去。遣虎贲王昌呼，欲杀之，昌知郦忠直，纵令去，还答，言“追之不及”。

闰五月，己卯（初九），献帝派谒者仆射皇甫郦调解李、郭汜的争端。皇甫郦先去拜见郭汜，郭汜答应服从。皇甫郦又去拜见李，李不肯接受，说：“郭汜不过是个盗马贼罢了，怎么敢与我平起平坐，一定要杀死他！您看我的谋略和队伍，是不是已经足够制服郭汜？郭汜又劫持大臣作为人质，行为如此恶劣，而您还要帮助他吗！”皇甫郦说：“不久以前，董卓势力的强大，是将军所知道的。但吕布受他恩宠，却反过来杀害他，不过眨眼之间，董卓已经身首异处，这是因为董卓有勇而无谋。如今，将军身为上将，受到朝廷荣宠，郭汜劫持大臣，而将军却劫持天子，这罪过是谁轻谁重？张济已与郭汜联合在一起，杨奉不过是个白波军的首领，还知道将军所作的事情不对，将军虽然宠信他，但恐怕他也不会听你支使。”李大声呵斥，让皇甫郦出去。皇甫郦离开李大营，到献帝住处汇报，说：“李不肯奉召，而且言辞不恭顺。”献帝恐怕李听到，赶快命令皇甫郦离去。李果然派虎贲武士王昌来叫皇甫郦，准备杀死他。王昌知道皇甫郦忠贞正直，就放他逃走，回去报告李说：“皇甫郦已逃走，追赶不上。”

辛巳，以车骑将军李为大司马，在三公之右。

辛巳（十一日），任命车骑将军李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

[7]吕布将薛兰、李封屯钜野，曹操攻之，布救兰等，不胜而走，操遂斩兰等。操军乘氏，以陶谦已死，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荀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兰，若分兵东击陈宫，宫必不敢西顾，以其间收熟麦，约食畜谷，一举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后南结扬州，共讨袁术，以临淮、

泗。若舍布而东，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唯甄城、范、卫可全，其余非已之有，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将军当安所归乎！且陶谦虽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惩往年之败，将惧而结亲，相为表里。今东方皆已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先自困耳。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故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惟将军熟虑之。”操乃止。

[7]吕布的部将薛兰、李封驻军巨野，曹操向他们发动进攻、吕布前来援救，被曹操击败，退走。于是曹操斩杀薛兰等人。曹操驻军乘氏，因徐州牧陶谦已死，便准备先夺取徐州，回来再攻打吕布。荀说："从前高祖守保关中，光武帝占据河内，都巩固基地以控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所以虽有困顿失利，但最终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将军本来从兖州起兵，平定山东之乱，百姓无不对您心悦诚服。而且，兖州处于黄河与济水之间，是天下的冲要之地，如今虽已残破，但还易于自保，这正是将军的'关中'、'河内'，不能不先把这个基地安定下来。现在，已击破李封、薛兰，如果分兵向东进攻陈宫，他必然不敢再有西进的打算，我们便乘机收获已成熟的麦子，节约饭食，储备粮草，就可以一举击败吕布。击败吕布后，再向南与扬州刺史刘繇结盟，共同讨伐袁术，控制淮水、泗水一带。如果现在不管吕布，而去向东攻打徐州，多留兵则出征兵力不足，少留兵则只有让全体百姓守城，不要说收麦，连上山砍柴也不能进行。吕布乘虚进攻，民心就会更加动摇，只有鄄城、范县、濮阳可以保全，其余的城都会失去，那就等于您不再占有兖州了。如果出征不能平定徐州，将军将回到哪里去呢！而且陶谦虽然已死，徐州并不容易灭亡。那里的人接受往年失败的教训，必然因畏惧而团结一致，内外呼应。如今东边徐州的麦子已经收割，他们必定坚壁清野，等待将军。既攻不下城，又抢掠不到物资，不出十天，十万大军还没有作战，已先自陷困境了。上次讨伐徐州，您曾实行威罚，徐州的子弟们想到父兄的仇恨，必然人人固守，不肯归降，即使您能攻破城池，仍不能使他们归顺。在考虑事情时，经常要有舍此取彼的选择，可以取大而舍小，可以求安全而舍危险，可以在不威胁根本稳固的前提下采取权宜之计。现在东征

徐州，并不符合以上三个取舍标准，请将军仔细斟酌。”曹操这才打消了东征的念头。

布复从东缗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操兵皆出收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屯西有大堤，其南树木幽深，操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骑并迫，大破之，追至其营而还。布夜走，操复攻拔定陶，分兵平诸县。布东奔刘备，张邈从布，使其弟超将家属保雍丘。

吕布再次从东缗出发，与陈宫率领万余人来进攻曹操。曹操部下的士兵全都出去收割麦子，在营中的不到一千人，难以守住营寨。在营寨西边有一条大堤，南边有一片茂密深广的树林。曹操把一半士兵埋伏在堤后，另一半士兵暴露在堤外布下阵势。吕布的军队逼近时，曹操才命轻装部队挑战，等到两军厮杀在一起以后，伏兵才登上大堤杀出，步兵与骑兵一齐冲锋，大破吕布的军队，直追到吕布的营寨才返回。吕布当夜撤退。曹操又攻下定陶，分兵平定各县。吕布向东到徐州投奔刘备。张邈跟随吕布，让自己的弟弟张超带领家属退守雍丘。

布初见备，甚尊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悦。

吕布初见刘备时，十分尊敬，对刘备说：“我与你都是连疆出身的人，我见到函谷关以东诸州、郡起兵，目的是讨伐董卓。但我杀死董卓后，来到关东，关东的诸将领没有一个接纳我，而都要杀死我！”吕布请刘备到自己帐中，坐在妻子的床上，让自己妻子向刘备行礼。又设酒宴款待刘备，称刘备为弟。刘备见吕布语无伦次，外表上与他应酬，内心里感到不快。

[8]李、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六月，将杨奉谋杀，事泄，遂将兵叛，众稍衰。庚午，镇东将军张济自陕至，欲和、汜，迁乘舆权幸弘农。帝亦思旧京，遣使宣谕，十反，汜、许和，欲质其爱子。妻妥其男，和计未定，而羌、胡数来窥省门，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将军许我宫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刘艾谓宣义将军贾诩曰：“卿前奉职公忠，故仍升荣宠；今羌、胡满路，宜思方略。”诩乃召

羌、胡大帅饮食之，许以封赏，羌、胡皆引去，由此单弱。于是复有言和解之计者，乃从之，各以女为质。

[8]李、郭汜相互攻击，一连几个月，死者数以万计。六月，李部将杨奉打算谋杀李，计划泄露，便率领部下背叛李，李的势力逐渐衰落。庚午（疑误），镇东将军张济从陕县来到长安，打算调解李与郭汜的争端，迎接献帝前往弘农。献帝也思念旧京洛阳，便派遣使者到李、郭汜营中传达圣旨。使者反复十次，李与郭汜才答应讲和，打算互相交换爱子，作为人质。李的妻子疼爱儿子，所以和约没有谈成。而在这段时间，李部下的羌人与胡人不断地到献帝住地的大门窥探，说："皇帝在这里面吗！李答应赐给我们的宫女，如今都在什么地方？"献帝不安，派侍中刘艾对宣义将军贾诩说："你以前对国家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因此得到提升，享受荣宠。如今羌人与胡人塞满道路，你应该筹划一个对策。"于是，贾诩大开酒宴，款待羌人和胡人的首领，许诺授予他们爵位和赏赐财物，这些羌人和胡人才全部离去，李从此势力单弱。于是又有人提出和解的建议时，李便同意与郭汜讲和，相互交换女儿作人质。

秋，七月，甲子，车驾出宣平门，当渡桥，汜兵数百人遮桥曰："此天子非也？"车不得前。兵数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舆车前，兵欲交，侍中刘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杨琦高举车帷，帝曰："诸君何敢迫近至尊邪！"汜兵乃却。既渡桥，士众皆称万岁。夜到霸陵，从者皆饥，张济赋给各有差。出屯池阳。

秋季，七月，甲子（疑误），献帝乘车出宣平门，正要过护城河桥，郭汜部下数百名士兵在桥上拦住去路，问："这是不是天子！"献帝车驾无法前进。李部下数百名士兵，全都手执大戟守在车前，两军就要交手，侍中刘艾大声喊："真的是天子！"让侍中杨琦把车帘高高掀起，献帝说："你们怎敢这样迫近至尊！"郭汜的兵才撤退，渡过桥后，官兵一起高呼："万岁！"晚上走霸陵，侍从官员与卫士都饥饿不堪，张济根据各人官职大小，分别给予饮食。李离开长安，驻军池阳。

丙寅，以张济为票骑将军，开府如三公；郭汜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辅部曲董承为安集将军。

丙寅（疑误），献帝任命张济为票骑将军，允许他开府置僚属，待遇与三公相同。任命郭汜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都封为列侯。又任命原为牛辅部曲的董承为安集将军。

郭汜欲令车驾幸高陵，公卿及济以为宜幸弘农，大会议之，不决。帝遣使谕汜曰："弘晨近郊庙，勿有疑也！"汜不从。帝遂终日不食。汜闻之曰："可且幸近县。"八月，甲辰，车驾幸新丰。丙子，郭汜复谋胁帝还都，侍中种辑知之，密告杨定、董承、杨奉令会新丰。郭汜自知谋泄，乃弃军入南山。

郭汜想让献帝前往高陵，公卿与张济都认为应该去弘农，召开大会进行商议，但决定不下。献帝派使者去告诉郭汜："我只是因为弘农离祭祀天地之处和祖先宗庙较近，并无别的意思，将军不要猜疑！"郭汜仍不服从。于是献帝整天不肯进食。郭汜听到后说："可以暂且先到附近的县城，再作商议。"八月，甲辰（初六），献帝到达新丰。丙子（疑误），郭汜又阴谋胁迫献帝西还，定都地。侍中种辑得到消息，秘密通知杨定、董承、杨奉，命令他们到新丰来会合。郭汜知道阴谋败露，于是抛弃他的军队，逃入终南山。

[9]曹操围雍丘，张邈诣袁术求救，未至，为其下所杀。

[9]曹操率军包围雍丘，张邈去见袁术请求救援，他还没有走到，就被自己部下杀死。

[10]冬，十月，以曹操为兖州牧。

[10]冬季，十月，任命曹操为兖州牧。

[11]戊戌，郭汜党夏育、高硕等谋胁乘舆西行。侍中刘艾见火起不止，请帝出幸一营以避火。杨定、董承将兵迎天子幸杨奉营，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舆，杨定、杨奉力战，破之，乃得出。壬寅，行幸华阴。

[11]戊戌（初一），郭汜的党羽夏育、高硕等策划劫持献帝西行，先纵火扰乱人心。侍中刘艾看到火起不息，就请献帝到其他军营中躲避火势。杨定、董承率军接献帝到杨奉营，夏育等出兵企图阻拦献帝，杨定、杨奉奋力作战，击败夏育等，献帝才得以逃出。壬寅（初五），献帝抵达华阴。

宁辑将军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资储，欲上幸其营。煨与杨定有隙，定党种辑、左灵言煨欲反，太尉杨彪、司徒赵温、侍中刘艾、尚

书梁绍皆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杨定胁弘农督邮令言郭汜来在煨营，帝疑之，乃露次于道南。

宁辑将军段煨准备好献帝的衣服车马等御用物品和公卿及以下官员们所需要的物资器具，想要献帝进驻他的大营。段煨与杨定有仇，杨定的同党种辑、左灵声称段煨蓄意谋反。太尉杨彪、司徒赵温、侍中刘艾、尚书梁绍都说：“段煨不会谋反，我们愿以性命来作保证！”董承、杨定威胁弘农郡督邮，让他向献帝报告说：“郭汜已来到段煨营中。”献帝惊疑不定，只好在路南露宿。

丁未，杨奉、董承、杨定将攻煨，使种辑、左灵请帝为诏，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诏邪！”辑固请，至夜半，犹弗听。奉等乃辄攻煨营，十余日不下。煨供给御膳，禀赡百官，无有二意。诏使侍中、堂书告谕定等，令与煨和解，定等奉诏还营。

丁未（初十），杨奉、董承、杨定等人准备进攻段煨，派种辑、左灵来请求献帝下诏。献帝说：“段煨并没有谋反的迹象，杨奉等人去进攻他，还要命令朕下诏吗？”种辑一再坚持，直到半夜，献帝仍然拒绝下诏。于是杨奉等就进攻段煨大营，一连十余天，未能攻下。段煨供应献帝的御膳及百官的饮食，并没有二心。献帝下诏，派侍中、尚书等告诉杨定等，命令他们与段煨和解。杨定等奉诏回营。

李、郭汜悔令车驾东，闻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杨定闻、汜至，欲还蓝田，为汜所遮，单骑亡走到荆州。张济与杨奉、董承不相平，乃复与、汜合。十二月，帝幸弘农，张济、李、郭汜共追乘舆，大战于弘农东涧，承、奉军败，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弃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射声校尉沮俊被创坠马，谓左右曰：“尚可活否？”俊骂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宫人流离，乱臣贼子，未有如此也！”乃杀之。

李、郭汜后悔让献帝去弘农，听说杨定进攻段煨，就相互召响，共同率军援救，想乘机劫持献帝去西方。杨定听说李、郭汜前来，想退回蓝田，但被郭汜拦住，于是他自己单人匹马逃到荆州。张济又与杨奉、董承发生冲突，于是再次跟李、郭汜联合。十二月，献帝抵达弘农。张济、李、郭汜一同追赶献帝，在弘农东涧展开大战，董承、杨奉的军队战败，被杀死的文武百官与兵士，不计其数。御用物品、符信典策、图书档案等，几乎全部散落。射声校尉沮俊受伤落马，李对

左右说："这人还能活吗？"沮俊诟骂道："你们这帮凶恶的逆贼，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宫女流散。乱臣贼子，还没有人像这样大逆不道！"于是李将沮俊杀死。

壬申，帝露次曹阳。承、奉乃谲等与连和，而密遣间使至河东，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并率其众数千骑来，与承、奉共击等，大破之，斩首数千级。

壬申（疑误），献帝抵达曹阳，露宿在外。董承、杨奉等假装与李等联合，而暗中派出使者到河东郡去招请原白波军的首领李乐、韩暹、胡才以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全都各率部下数千骑兵前来，与董承、杨奉等合击李等。李等大败，被斩杀数千人。

于是董承等以新破等，可复东引。庚申，车驾发东，董承、李乐卫乘舆，胡才、杨奉、韩暹、匈奴右贤王于后为拒。等复来战，奉等大败，死者甚于东涧。光禄邓渊、廷尉宣、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皆死。司徒赵温、太常王绛、卫尉周忠、司隶校尉管为所遮，欲杀之，贾诩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乃止。李乐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连缀四十里，方得至陕，乃结营自守。

于是董承等人认为李等刚刚被打败，可以继续东行。庚申（二十四日），献帝一行向东进发，董承、李乐保护车驾，胡才、杨奉、韩暹与匈奴右贤王去卑率军作为后卫。李等又来进攻，杨奉等大败，死亡人数比在弘农东涧时还多。光禄勋邓渊、廷尉宣、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全都被杀。司徒赵温、太常王绛、卫尉周忠、司隶校尉管被李俘虏，李要杀死他们，贾诩说："这些人都是朝中大臣，你怎么能杀害他们！"李这才作罢。李乐对献帝说："形势十分危急，陛下应该上马。"献帝说："我不能丢下百官，自己逃命，他们有什么罪！"军队断断续续地在道路上连接有四十里长，然后到达陕县，于是筑起营寨固守。

时残破之余，虎贲、羽林不满百人，、汜兵绕营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乐惧，欲令车驾御船过砥柱，出孟津，杨彪以为河道险难，非万乘所宜乘；乃使李乐夜渡，潜具船，举火为应。上与公卿步出营，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挟绢十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从人间斫之，杀旁侍者，血溅后衣。河岸高十余丈，不得下，乃以绢为辇，使人居前负帝，余皆匍匐而下，或从上自投，冠帻皆坏。既至河

边，士卒争赴舟，董承、李乐以戈击之，手指于舟中可掬。帝乃御船。同济者，皇后及杨彪以下才数十人，其宫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为兵所掠夺，衣服俱尽，发亦被截，冻死者不可胜计。卫尉士孙瑞为所杀。

当时，在大败之后，护驾的虎贲、羽林武士不到一百人。李、郭汜的兵士绕着献帝的营寨大声呼喊，官兵们惊慌失色，都有分散逃跑的想法。李乐感到恐惧，想让献帝乘船沿黄河而下，经过砥柱，从孟津上岸。太尉杨彪认为黄河水路艰难，不宜于让天子冒这么大的危险。于是派李乐乘夜渡河，秘密准备船只，举火把作为信号。献帝与公卿徒步走出营寨，伏皇后的哥哥伏德一手扶着伏皇后，一手挟着十匹绢。董承派符节令孙微用刀在人群中开道，杀死伏皇后身边的侍者，鲜血溅到伏皇后的衣服上。黄河堤岸离水面有十余丈高，无法下去，就用绢结成坐椅，让人在前面背着献帝，其余的人都爬着下去，有的人从堤岸上自己跳下去，把官帽全都撤坏了。到达河边后，士卒争先恐后地跳上渡船，董承、李乐等用长戈阻拦，船中堆满了被砍落的手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献帝这才上船，与他同时渡过河的，只有伏皇后以及杨彪以下数十人。宫女与跟随的官员、百姓未能渡河的，都遭到乱兵的掠夺，衣服全被脱光，连头发也被割掉，冻死的人不计其数。卫尉士孙瑞被李杀死。

见河北有火，遣骑候之，适见上渡河，呼曰："汝等将天子去邪！"董承惧射之，以被为幔。既到大阳，幸李乐营。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来贡饷。乙亥，帝御牛车，幸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邑为列侯，拜胡才为征东将军，张杨为安国将军，皆假节开府。其垒壁群帅竞求拜职，刻印不给，至乃以锥画之。

李看到黄河北岸有火光，就派骑兵侦察，正看见献帝在渡河，就大声喊："你们把天子弄到哪里去？"董承害怕他们射箭，就把被子张开做帷幔进行掩护。到达大阳以后，进入李乐军营。河内郡太守张杨派数千人背着米来进贡。乙亥（疑误），献帝乘坐牛车，抵达安邑。河东郡太守王邑奉献丝绵与绸缎，献帝全部赏赐给公卿及随行官员。献帝封王邑为列侯，任命胡才为征东将军、张杨为安国将军，都持符节，享有开府置僚属的权力。他们部下将领竞相向献帝乞请官职，因任命官员太多，来不及刻印，以至用铁锥来划。

乘舆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

献帝住在以荆棘为篱的房中。门窗不能关闭，献帝与群臣们举行朝会时，兵士们就趴在篱笆上观望，相互拥挤取乐。

帝又遣太仆韩融至弘农与、汜等连和，乃放遣公卿百官，颇归所掠宫人及乘舆器服。已而粮谷尽，宫人皆食采果。

献帝又派太仆韩融到弘农，与李、郭汜等讲和，李这才放走被他俘虏的公卿百官，并归还了不少被掠去的宫女和御用物品。不久，粮食吃光，宫女们全都以野菜、野果充饥。

乙卯，张杨自野王来朝，谋以乘舆还雒阳；诸将不听，杨复还野王。

乙卯（十九日），河内郡太守张杨从野王县来朝见献帝，计划护送献帝返回洛阳，但是护驾的将领们不同意，张杨就又回到野王。

是时，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这时候，长安城中无人管理，达四十余天。身强力壮的都四散逃命，老幼病弱的只能自相残杀，靠吃人肉度日。两三年间，关中地区不再有人的踪迹。

沮授说袁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颍川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泰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绍不从。

沮授向袁绍建议说："将军的祖先，几代都是国家大臣，世传忠义。如今，天子流离失所，宗庙也残败毁坏。我看到各州、郡虽然表面上都声称是义兵，实际上互相图谋，并没有忧国忧民的想法。如今，将军已基本平定冀州地区，兵强马壮，将士听命，如果您向西去迎接天子，迁都邺城，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积蓄兵马，讨伐不服

从朝廷的叛逆，天下有谁能与您对抗？”颖川人郭图、淳于琼说：“汉朝王室的没落，为时已久，如今要使它复兴，不是太困难了吗！而且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各据州、郡，部下人马动辄数以万计。这正是泰朝失其鹿，先得者为王的时机。现在，要是把天子迎接到自己身边，一举一动都要上表奏请服从天子，则自己权力减轻；不服从，则要蒙受违抗圣旨的罪名。这不是上策。”沮授说：“现在迎接天子，即符合君臣大义，又是最有利的时机，如果不能早日决定，必定会有人抢先下手。”袁绍没有采纳沮授的建议。

[12]初，丹阳朱治尝为孙坚校尉，见袁术政德不立，劝孙策归取江东。时吴景攻樊能、张英等，岁余不克。策说术曰：“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术知其恨，而以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谓策未必能定，乃许之，表策为折冲校尉。将兵千余人、骑数十匹，行收兵，比至历阳，众五六千。时周瑜从父尚为丹阳太守，瑜将兵迎之，仍助以资粮，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进攻横江、当利、皆拔之，樊能、张英败走。

[12]当初，丹阳人朱治曾经在孙坚部下担任过校尉，他看到袁术为政混乱，对待下属刻薄，就劝孙策返回故乡，去占据江东。当时孙策的舅父吴景攻打樊能、张英等人，一年多未能取胜。孙策便向袁术请求说：“我家在江东地区对人民有旧恩，我愿意帮助舅父去进攻横江。攻陷横江后，我便回到家乡去召募兵马，可以集结起三万兵众，用来辅佐将军平定天下。”袁术知道孙策对自己心怀不满，但由于当时扬州刺史刘繇占据曲阿，会稽郡太守王朗守在本郡，他认为孙策不一定能将他们击败，于是同意了孙策的请求，上表推荐他为折冲校尉。孙策率领千余名步兵和数十名骑兵出发，一边走一边招兵，到达历阳的时候，已经增加到五六千人。这时，周瑜的伯父周尚为丹阳郡太守，周瑜率兵迎接孙策，并援助他军费和粮草。孙策大喜，说：“我得到你的帮助，一定能成功！”孙策进攻横江、当利，全都攻克，樊能、张英战败逃走。

策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者。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及策至，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太菜

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竟以牛酒劳军。策为人，美姿颜，能笑语，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

孙策渡江以后，辗转作战，战无不胜，没有人能抵挡住他的攻势，百姓听到孙策将要到达，全都失魂落魄；各地官员弃城出逃，躲到深山之中。及至孙策到来，军队奉有命令，不敢进行掳掠，民间的一只鸡、一条狗、一棵蔬菜，都不能触动。于是民心大为欢悦，争先用牛肉和美酒去慰劳孙策的军队。孙策相貌英俊，言谈幽默，性格豁达，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善于使用人才。因此，无论士大夫还是一般百姓，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为他尽心尽力，乐意为他效死。

策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丹阳笮融依繇为盟主，礼据秣陵城，融屯县南，策皆击破之。又破繇别将于梅陵，转攻湖熟、江乘，皆下之，进击繇于曲阿。

孙策进攻刘繇设在牛渚的营地，获得了存在那里的全部粮草与武器。当时，彭城国相薛礼、下邳国相丹阳人笮融都拥戴刘繇为盟主，薛礼驻守秣陵城，笮融驻军秣陵县南，都被孙策击破。孙策又攻破刘繇驻在梅陵的一支部队，转而进攻湖孰、江乘，全都攻克。于是到曲阿进击刘繇。

繇同郡太史慈时自东莱来省繇。会策至，或劝繇可以慈为大将。繇曰：“我若用子义，许子将不当笑我邪！”但使慈侦视轻重。时独与一骑卒遇策于神亭，策从骑十三，皆坚旧将辽西韩当、零陵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

刘繇的同郡人太史慈这时从东莱来看望刘繇，正赶上孙策进攻曲阿。有人劝刘繇可任用太史慈为大将，刘繇说：“我如果任用太史慈，许劭不会笑话我吗！”他只派太史慈去侦察敌军动静。有一次，太史慈只带一个骑兵外出，在神亭与孙策突然相遇，当时跟随孙策的有十三名骑士，都是辽西人韩当、零陵人黄盖等当年追随孙坚的旧将。太史慈便向前出战，正与孙策相对，孙策一枪刺中太史慈的马，夺得太史慈脖子后面插的手戟，而太史慈也夺得孙策的头盔。正在此时，两家的骑兵各自同时赶来，于是双方散开。

繇与策战，兵败，走丹徒。策入曲阿，劳赐将士，发恩布令，告谕诸县：“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

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不强。”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

刘繇与孙策交战，兵败，逃往丹徒。孙策进入曲阿，慰劳赏赐将士，发布宽大命令，通知各县：“凡是刘繇、笮融等人的乡亲故友和部下，前来自首归降的，一概不咎既往。愿意去当兵的，一家只出一人，免除全家的赋役负担；不愿再当兵的，也不勉强。”不过十天，应募者从四面涌来，得到二万余名兵士，一千余匹战马。孙策的声威震动江东。

丙辰，袁术表策行珍寇将军。策将吕范言于策曰：“今将军事业日大，士众日盛，而纲纪犹有不整者，范愿暂领都督，佐将军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众，立功于外，岂宜复屈小职，知军中细事乎！”范曰：“不然。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也。譬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策笑，无以答。范出，便释，著裤褶，执鞭诣阁下启事，自称领都督，策乃授传，委以众事；由是军中肃睦，威禁大行。

丙辰（二十日），袁术上表推荐孙策代理殄寇将军。孙策的部将吕范对孙策说：“如今，将军事业日益兴盛，部下将士越来越多，但军中纪律还有不完备的地方，我愿意暂时担任都督，帮助将军进行治理。”孙策说：“子衡你既然是士大夫，手下又统率重兵，在外立下军功，难道应再让你屈居这种小官职，管理军中的细小事情吗？”吕范说：“不然，我如今舍弃故乡来追随将军，不是为了妻子儿女，而是为了搞好世间的政务。譬如共同乘一条船去飘洋过海，一件事不牢靠，就使大家全都受害。我这样作，也是为我自己打算，不仅是为将军。”孙策笑了笑，无法回答。吕范出来后，就脱去单衣，换上便于骑马的军服，手执鞭子，到孙策办事的房前报告，自称兼任都督，于是孙策就授给他符传，委任所应主管的各项工作。自此之后，营中气氛严肃和睦，军纪严明，禁令得到彻底贯彻。

策以张正议校尉，彭城张昭为长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及广陵秦松、陈端等亦参与谋谟。策待昭以师友之礼，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书疏，专归美于昭，策闻之，欢笑曰：“昔管子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

孙策委任张为正议校尉，彭城人张昭为长史，经常让他们一个人留守，一个人跟随自己出征。广陵人秦松、陈端等也参预决策。孙策以老师和朋友的礼节对待张昭，行政与军务大事，全都委托他来处理。张昭经常收到北方士大夫的书信，信中把江东地区的政绩都归功于张昭。孙策知道后，高兴地说：“从前管仲在齐国为相，把诸事都交给他作主，而齐桓公终于成为五霸之首。如今，张昭为人贤明，我能任用他，他的功名难道不属于我吗！”

袁术以从弟胤为丹阳太守。周尚、周瑜皆还寿春。

袁术委任堂弟袁胤为丹阳郡太守，周尚与周瑜都回到寿春。

刘繇自丹徒将奔会稽，许劭曰：“会稽富实，策之所贪，且穷在海，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连豫壤，西接荆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贡献，与曹兖州相闻，虽有袁公路隔在其间，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济。”繇从之。

刘繇想从丹徒逃到会稽郡，许劭对他说：“会稽郡殷实富裕，正是孙策所贪图的，而且该郡又远在海边，你不能去那里。还不如到豫章郡，那里北连豫州，西接荆州，如果能把官员与百姓安顿好，派使者到朝廷去进贡，与占据兖州的曹操取得联系，尽管现在袁术隔断了豫章与中原的联系，但像他这样豺狼之辈不会长久。您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刺史，曹操与刘表必定会予以援助。”刘繇听从了他的劝告。

[13]初，陶谦以笮融为下邳相，使督广陵、下邳、彭城粮运。融遂断三郡委输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课人诵读佛经，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余户。每浴佛，辄多设饮食，布度于路，经数十里，费以钜亿计。及曹操击破陶谦，徐土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先是彭城相薛礼为陶谦所逼，屯秣陵，融利广陵资货，遂乘酒酣杀昱，放兵大掠，因过江依礼，既而复杀之。

[13]起初，徐州牧陶谦委任笮融为下邳国相，派他负责监督广陵、下邳、彭城的粮食运输。笮融就把这三个郡国应交的粮食都据为己有，大肆兴建佛教寺庙，命令百姓诵读佛经，又招引邻郡的佛教徒五千余户迁徒到下邳国来。每逢释迦牟尼生日，举办“浴佛会”时，都在路边摆设宴席，连绵不断，长达数十里，耗费钱物数以亿计。到曹操击败陶谦，徐州局势动荡时，笮融便率领男女信徒万余人退到广陵。广陵郡太守赵昱用宾客之礼接待笮融。在这以前，彭城国相薛礼受到

陶谦军队的逼迫，率领部下迁徙到秣陵。而笮融贪图广陵富庶，就在一次宴席上，乘酒酣之机杀死了赵昱，纵容部下大肆抢掠。又乘势渡过长江到秣陵去投靠薛礼。接着又杀死了薛礼。

刘繇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术所用太守诸葛玄，玄退保西城。及繇溯江西上，驻于彭泽，使融助皓攻玄。许劭谓繇曰："笮融出军，不顾名义者也。朱文明喜推诚以信人。更使密防之。"融到，果诈杀皓，代领郡事。繇进讨融，融败走，入山，为民所杀。诏以前太傅掾华歆为豫章太守。

刘繇派豫章郡太守朱皓进攻袁术委任的豫章郡太守诸葛玄，诸葛玄退守西城。及至刘繇沿江西上，驻军彭泽，便派笮融去帮助朱皓进攻诸葛玄。许劭对刘繇说："笮融出动军队，不讲名节，不顾信义，朱皓喜欢以诚待人，要让朱皓严密提防笮融。"笮融到达后，果然用诡计杀死朱皓，接管了豫章郡事务。刘繇进军讨伐笮融，笮融战败，逃入深山，为当地百姓杀死。朝廷下诏，任命前太傅掾华歆为豫章郡太守。

丹阳都尉朱治逐吴郡太守许贡两据其郡，贡南依山贼严白虎。

丹阳郡都尉朱治赶走吴郡太守许贡，占领吴郡。许贡南逃，投靠山贼首领严白虎。

[14]张超在雍丘，曹操围之急，超曰："惟臧洪当来救吾。"众曰："袁、曹方睦，洪为袁所表用，必不败好以招祸。"超曰："子源天下义士，终不背本；但恐见制强力，不相及耳。"洪时为东郡太守，徒跣号泣，从绍请兵，将赴其难，绍不与；请自率所领以行，亦不许。雍丘遂溃，张超自杀，操夷其三族。

[14]张超固守雍丘，曹操对他发动猛烈的围攻，张超说："只有臧洪会来救我。"部下众人都说："袁绍与曹操目前关系亲密，臧洪是袁绍推荐委任的官员，他必定不会破坏袁、曹的和睦而招惹大祸。"张超说："臧洪是天下知名的义士，最终不会背弃旧恩，只怕他被袁绍的强大力量控制，不能及时赶来。"臧洪当时担任东郡太守，他赤着双脚，大声痛哭着请求袁绍发兵，要去解救张超急难，袁绍不肯发兵。臧洪又请求自己率领东郡的人马去救摇，袁绍也不允许。于是雍丘被曹操攻陷，张超自杀，他的全家老小以及内外亲属被曹操全部杀死。

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绍令洪邑人陈琳以书喻之，洪复书曰："仆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倾

盖，恩深分厚，遂窃大州，宁乐今日自还接刃乎！当受任之初，自谓究竟大事，共尊王室。岂悟本州被侵，郡将遘厄，请师见拒，辞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沦灭，区区微节，无所获申，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斯所以忍悲挥戈，收泪告绝。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子谓余身死而名灭，仆亦笑子生而无闻焉！”

臧洪因此怨恨袁绍，与袁绍断绝一切关系。袁绍发兵包围东郡，攻打一年多，仍未攻克。袁绍命令与臧洪同县的陈琳写信给臧洪，为他分析利害。臧洪复信说：“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本无大志。在仁途中，得到袁绍的赏识，受恩深厚，被委以重任，难道我愿意像今天这样干戈相向吗？当初我受任之时，自以为能完成大事，共尊王室。谁知道当我的本州受到攻击。郡长官陷于危难之时，我请求发兵，却遭到拒绝；想单独出兵，又在辞行时被扣下，致使我的故主全家被害。我对故主的节义，无法表达，难道还能顾全你我的朋友交谊，再去损害忠孝的名声吗！因此我强忍悲痛，挥戈而起，拭去眼泪，毅然决裂。别了，老朋友！你在境外谋求利益，我则为君亲效命；你托身投靠盟主袁绍，我则为朝廷尽心。你认为我将身死名灭，我也笑你虽生而无闻。”

绍见洪书，知无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粮谷已尽，外无强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将吏士民谓曰：“袁氏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洪郡将，洪于大义，不得不死；念诸君无事，空与此祸，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与袁氏本无怨隙，今为本朝郡将之故，自致残困；吏民何忍当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可复食者。主簿启内厨米三升，请稍以为粥，洪叹曰：“何能独甘此邪！”使作薄糜，遍班士众，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将士咸流涕，无能仰视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者。城陷，生执洪。绍大会诸将见洪，谓曰：“臧洪，何相负若此！今日有未？”洪据地嗔目曰：“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欲因际会，希冀非望，多杀忠良以立奸威。洪亲见呼张陈留为兄，则洪府君亦宜为弟，同共戮力，为国除害，奈何拥众观人屠灭！洪惜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何谓服乎！”绍本爱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见洪辞切，知终不为已用，乃杀之。

袁绍见到臧洪的回信，知他没有投降的意思，就增兵猛攻。城中粮食已尽，外面没有强大的救兵，臧洪自知不能幸免，就把官员、将士和百姓召集来，告诉他们："袁绍无道，又图谋不轨，而且不去援救我本郡的长官，我出于君臣大义，不能不死。我想到你们与此并不相干，却凭空卷入这场大祸，可在城未破前，带领你们的妻儿去逃命。"众人都流着泪说："您与袁绍本来没有仇怨，如今只是为了本朝的旧长官，而自己找来灾难。我们怎能忍心抛下您去逃生！"开始，城中还能挖到老鼠，并煮食皮革制品，后来就再没有可吃的东西了。主簿告诉臧洪，内厨房只剩三升米，请主允许做一点稠粥。臧洪说："我怎么能单独下咽呢！"便命人熬成稀粥，让所有的士兵共享。臧洪又杀死自己的爱妾，给将士食用。将士们都泪流满面，不能抬头仰视。城中有男女七八千人因饥饿而死，尸体相互枕藉，重叠堆积，但没有人背叛臧洪。城陷后，臧洪被生擒。袁绍召集诸将，审问臧洪说："臧洪，你为什么这样背叛我！今天服了没有？"臧洪两手撑着，坐在地上，瞪起眼睛说道："你们袁家侍奉汉朝，四代有五个人出任三公，可以说是受到皇室的深恩。如今皇室势力衰弱，却没有辅佐之意，反而想乘机图谋不轨，靠多杀忠良来树立自己的威望。我亲眼见到你称张邈为兄，那么我的故主、张邈弟弟张超也就是你的弟弟，大家应该齐心协力，为国除害，怎么能按兵不动，眼看着他被人杀害！我自恨力量薄弱，不能挥刀为天下人报仇，谈什么服不服。！"袁绍本来很喜欢臧洪，想要使他屈服后，再加宽恕。见他言词激烈，知道决不会再为自己效力，就下令杀死臧洪。

洪邑人陈容少亲慕洪，时在绍坐，起谓绍曰："将军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先诛忠义，岂合天意！臧洪发举为郡将，标何杀之！"绍惭，使人牵出，谓曰："汝非臧洪俦，空复尔为！"容顾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也！"遂复见杀，在坐无不叹息，窃相谓曰："如何一日杀二烈士！"

臧洪的同县人陈容自小亲近敬慕臧洪，这时正好在座，站起来对袁绍说："将军身负大任，要为天下除害，却先诛杀忠义之人，怎么能上合天意！臧洪起兵是为了他的故主，为什么要杀他！"袁绍心中惭愧，派人把陈容拉出去，对他说："你不是臧洪那样的人，再讲这些话有什

么用！”陈容回过头来说：“仁义并没有一定形式，遵循仁义就是君子，背弃仁义就是小人。今天我宁愿与臧洪同日而死，不愿与将军同日生！”于是陈容也被杀死。在座的人无不叹息，私下互相议论说：“怎么能在一天之中杀死两位烈士！”

[15]公孙瓒既杀刘虞，尽有幽州之地，志气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瓒曰：“衣冠皆自以职分当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与为兄弟，或结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

[15]公孙瓒杀死刘虞后，占有全部幽州，更加趾高气扬，倚仗自己的才干和武力，不体恤百姓。只记住别人的过失，却不记得别人的好处，连瞪他一眼的小事，也必定要报复。对士大夫名望在他之上的，一定假借法律来加以陷害；对有才能的人，一定要想法压抑，把对方置于穷因之地。有人问公孙瓒这样作的原因，公孙瓒说：“士大夫们全都自认为他们应该富贵，给他们富贵，他们也不会感谢。”所以公孙瓒所宠信的都是商贩一类的庸人，与这些人结为兄弟，或者互通婚姻。这些人到处侵扰欺人，百姓怨恨他们。

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合率州兵欲共报仇，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推为乌桓司马。柔招诱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斩丹等四千余级。乌桓峭王亦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随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义合兵十万共攻瓒，破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杀瓒所置长吏，复与鲜于辅、刘和兵合，瓒军屡败。

已故幽州牧刘虞的从事、渔阳人鲜于辅等人，集结率领州中的军队，要一同为刘虞报仇。燕国人阎柔因平素威信较高，被推举为乌桓司马。阎柔召引胡人、汉人，有数万之多，与公孙瓒委任的渔阳郡太守邹丹在潞县以北大战，阎柔获胜，斩杀邹丹及其部下四千余人。乌桓峭王也率领乌桓人及鲜卑人，共七千余骑兵，随鲜于辅南下迎接刘虞的儿子刘和，与袁绍部将义联合，共计十万兵马，进攻公孙瓒。在鲍丘打败公孙瓒，斩杀两万余人。于是，代郡、广阳郡、上谷郡与右北平郡纷纷起兵，杀死公孙瓒所委任的官员，又与鲜于辅、刘和的队伍会师。公孙瓒军队屡战屡败。

先是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瓒自谓易地当之，遂徙镇易，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以铁为门，斥去左右。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门，专与姬妾居。其文簿、书记皆汲而上之。令妇人习为大声，使闻数百步，以传宣教令。疏远宾客，无忆亲信，谋臣猛将，稍稍乘散。自此之后，希复攻战。或问其故。瓒曰："我昔驱畔胡于塞表，扫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橹数十重，积谷三百万斛，食尽此谷，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在此之前，有童谣说："燕国南疆，赵国北界，中央不合，大如砺石，只有此中，可以避世。"公孙瓒自认为童谣所说的地方是指易县，就把自己的大本营迁到那里，在周围挖掘了十道堑壕，在堑壕内修筑许多土丘，每座土丘都有五六丈高，在上面建起高楼。在中央有一个最高的土山，达到十丈，供公孙瓒自己居住。以铁为门，左右侍卫全被隔在门外，七岁以上的男子不许入内，只与姬妾同住。文书、报告等都用绳子吊上城。他又命令妇女练习放大嗓门，使声音能传到数百步，以便向其他城楼传达命令。公孙瓒于是疏远宾客，没有亲信；部下的谋士与猛将逐渐离散。而且从此以后，公孙瓒也很少再出外作战。有人问起原因，公孙瓒说："我从前在塞外驱逐胡人部落，在孟津扫荡黄巾叛军，那时，自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平定天下叛乱。但到了今天，战乱才不过刚刚开始，看起来，大局并非能够由我决定。因此，不如让士兵们养精蓄锐，努力耕作，以渡过荒年。兵法上讲：百楼不攻。如今，我的军队分驻各楼，有深堑高楼数十重，存粮食三百万斛，吃尽这些粮食，足可以看到天下局势的变化了。"

[16]南单于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立，居于平阳。

[16]南匈奴单于於扶罗去世，他弟弟呼厨泉继位，率部驻在平阳。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六十二卷

汉纪五十四 孝献皇帝丁建安元年（丙子、196）

汉纪五十四 汉献帝建安元年（丙子，公元196年）

[1]春，正月，癸酉，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癸酉（初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安元年。

[2]董承、张杨欲以天子还雒阳，杨奉、李乐不欲，由是诸将更相贰。二月，韩暹攻董承，承奔野王。韩暹屯闻喜，胡才、杨奉之坞乡。胡才欲攻韩暹，上使人喻止之。

[2]董承、张杨打算护送献帝回洛阳，杨奉、李乐不同意，于是将领们进一步相互猜疑。二月，韩暹进攻董承，董承败走，投奔驻在野王的张杨。韩暹驻军闻喜，胡才、杨奉率军前往坞乡。胡才准备进攻韩暹，献帝派人传旨，阻止他进军。

[3]汝南、颍川黄巾何仪等拥众附袁术，曹操击破之。

[3]汝南、颍川的黄巾军首领何仪等率众投靠袁术，曹操出军击溃何仪等。

[4]张杨使董承先缮修雒阳宫。太仆赵岐为承说刘表，使遣兵诣雒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杨奉、李乐、韩暹营，求送至雒阳，奉等从诏。六月乙未，车驾幸闻喜。

[4]张杨派董承先去修缮被董卓烧毁的洛阳宫殿。太仆赵岐为董承去说服刘表，使刘表派兵到洛阳，协助修缮宫殿，并源源不断地输送军用物资和粮草。夏季，五月，丙寅（初二），献帝派使者到杨奉、李乐、韩暹等人营中，要求他们护送自己返回洛阳，杨奉等听从诏命。六月，乙未（初一），献帝抵达闻喜。

[5]袁术攻刘备以争徐州，备使司马张飞守下邳，自将拒术于盱眙、淮阴，相持经月，更有胜负。下邳相曹豹，陶谦故将也，与张飞相失，飞杀之，城中乖乱。袁术与吕布书，劝令袭下邳，许助以军粮。布大喜，引军水陆东下。备中郎将丹阳许耽开门迎之。张飞败走，布虏备妻子及将吏家口。备闻之，引还，比至下邳，兵溃。备收

余兵东取广陵，与袁术战，又败，屯于海西，饥饿困吏士相食，从事东海糜竺以家财助军。备请降于布，布亦忿袁术运粮不继，乃召备，复以为豫州刺史，与并势击术，使屯小沛。布自称徐州牧。

[5]袁术进攻刘备，以争夺徐州。刘备派司马张飞守下邳，自己率军到盱眙、淮阴一带抵抗袁术。两军相持一下多月，各有胜负。下邳国相曹豹，是已故徐州牧陶谦的旧部，与张飞关系不好，被张飞杀死，下邳城中大乱。袁术写信给吕布，劝他袭击下邳，应许援助军粮。吕布大袁，率军水陆并进，向东袭击下邳。刘备部下的中郎将、丹阳人许耽打开城门，迎接吕布。张飞兵败退走，吕布俘虏了刘备的妻子儿女以及官员、将领们的家属。刘备听到消息后，率军回救，到达下邳后，全军溃散。刘备收拾残部，向东攻取广陵，与袁术交战，又被打败，退守海西。军中将士饥饿不堪，只好自相残杀，以人肉充饥。从事、东海人糜竺命出家中财产，资助军费。刘备向吕布请求投降。吕布也正忿恨袁术运粮中断，于是召刘备前来，又委任他为豫州刺史。吕布要与刘备一起进攻袁术，让刘备驻军小沛。吕布自称徐州牧。

布将河内郝萌夜攻布，布科头袒衣，走诣都督高顺营。顺即严兵入府讨之，萌败走；比明，萌将曹性击斩萌。

吕布的部将河内人郝萌叛变，乘夜进攻吕布，吕布未戴冠帽，袒露衣衫，逃到都督高顺营中，高顺立即率军入府讨伐郝萌，郝萌战败逃走。到天明时，郝萌部将曹性斩杀郝萌。

[6]庚子，杨奉、韩暹奉帝东还，张杨以粮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车驾至雒阳，幸故中常侍赵忠宅。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张杨以为己攻，故名其殿曰杨安。杨谓诸将曰："天子当与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杨当出捍外难。"遂还野王，杨奉亦屯梁，韩暹、董承并留宿卫。癸卯，以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皆假节钺。

[6]庚子（初六），杨奉、韩暹护送献帝东还洛阳，张杨运输粮食，在路上迎接。秋季，七月，甲子（初一），献帝到达洛阳，住在前中常侍赵忠的家中。丁丑（十四日），大赦天下。八月，辛丑（初八），献帝到达洛阳南宫杨安殿。张杨认为献帝返回旧都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把那座宫殿命名为杨安殿。张杨对诸将领说："天子，是全国

百姓的天子，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来辅佐，我应该离开京城，做抵御外敌的屏障。”于是他返回野王，杨奉也出京驻军梁县。韩暹、董承二人留在洛阳，负责保卫洛阳与皇宫的安全。癸卯（初十），任命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兼任司隶校尉，都被赐予代表天子权威的符节和黄钺。

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委输不至；郡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当时，宫殿都被烧毁，百官劈开荆棘，靠在墙壁间居住。州、郡长官自拥有强兵，不肯进贡。官员们又饿又乏，尚书郎以下的官员自己出去采摘野菜。有人饿死于断墙残壁之间，有人被士兵杀死。

[7]袁术以谶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闻孙坚得传国玺，拘坚妻而夺之。及闻天子败于曹阳，乃会群下议称尊号；众莫敢对。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参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术默然。

[7]袁术认为，民间流行的一句预言“代汉者当途高”中的“途”与自己的名字“术”和表字“公路”相应，并认为袁氏的祖先出于春秋时代的陈国，是舜的后裔，舜是土德，黄色；汉是火德，赤色；以黄代赤，是五行运转顺序。于是他就有了篡位的打算。听说孙坚得到传国御玺，袁术就拘留了孙坚的妻子，强行夺下。及至他听到献帝败于曹阳的消息，就召集部下，商议称帝事宜。部下无人胆敢应对。主薄阎象进言道：“从前，周朝自始祖后稷传到文王，累积恩德，功勋卓著。三分天下，已经占有二分，但仍然臣服于殷朝。虽然您家世代为官显赫，但没有周朝当初的兴盛，汉朝王室虽然衰微，却没有殷纣王那样的暴行！”袁术听后默然不语。

术聘处士张范；范不往，使其弟承谢之。术谓承曰：“孤以土地之广，士民之众。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强。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由匹夫之资而兴霸王之功，不足为难。若苟欲僭似，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术不悦。

袁术征聘隐士张范，张范不肯前往，派自己弟弟张承去向袁术表示歉意。袁术对张承说：“我以土地的广阔，百姓和军队的众多，想要与齐桓公比美，以汉高祖为榜样，你觉得怎么样？”张承说：“此事在于德，而不在于强。用恩德来顺应天下百姓的希望，即使是由一个人的资本去建立霸王的事业，也不困难。如果是想篡位，违背天时而动，会为众人所抛弃，谁也不能使他兴盛起来！”袁术听后很不高兴。

孙策闻之，与术书曰：“成汤讨桀称‘有夏多罪’，武王伐纣曰‘殷有重罚’，此二主者，虽有圣德，假使时无失道之过，无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小，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且董卓贪淫骄陵，志无纪极，至于废主自兴，亦犹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则旦、之美，率土所望也。时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古今所慎，可不孰虑！忠言逆耳，驳议致憎，苟有益于尊明，无所敢辞。”术始自以为有淮南之众，料策必与己合，及得其书，愁沮发疾。既不纳其言，策遂与之绝。

孙策听到消息后，写信给袁术说：“商汤讨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说：‘殷有重罚’，商汤与周武王，虽然有圣德，但假如当时夏桀、殷纣没有失道的过失，也没有理由逼迫他们而夺取天下。如今天子并未对天下百姓犯有过失，只是因为年龄幼小，被强臣所胁迫，与商汤和周武王的时代不同。即使像董卓那样贪淫凶暴，欺上凌下，野心极大的人，也还未也废黜天子，自立为帝。而天下还是一致痛恨他，何况仿效他而做得更过分呢！又听说年幼的天子明智聪敏，有早成之德，天下虽然还未承受到他的恩泽，但全都归心于他。您家中五代连续出任汉朝的三分或辅佐大臣，荣宠的深厚，任何家族都不能相比，应该忠心耿耿，严守臣节，以报答王室。这便是周公姬旦、召公姬的美业，天下人的愿望。现在人们多被图纬之类的预言书所迷惑，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只求讨主人的欢心，并不考虑成败。称帝的事，从古至今都十分慎重，岂能不深思熟虑！忠言逆耳，异议招致憎恶，但只要对您有益，我一切都不敢推辞。”袁术开始时自以为拥有淮南的兵众，预料孙策一定会拥护自己。及至接到孙策

的信后，因忧虑沮丧而生病。他既然没有听从孙策的意见，孙策便与他断绝了关系。

[8]曹操在许，谋迎天子。众以为“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未可卒制。”荀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奉，安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操乃遣扬武中郎将曹洪将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据险拒，洪不得进。

[8]曹操在许县，计划迎接献帝。部下众人都认为：“崤山以东尚未平定，而且韩暹、杨奉等人自认为护驾有功，骄横凶暴，不能迅速制服。”荀说：“以前，晋文公重耳迎纳周襄王，各国一致推举他为霸主；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身穿孝服，使得天下百姓诚心归附。自从天子流离在外，将军首先倡导兴起义军，只因崤山以东局势混乱，来不及远行迎驾。如今献帝返回旧京，但洛阳荒废，忠义之士希望能保全根本，黎民百姓也怀念旧的王室，为之悲伤。借此时机，奉迎天子以顺从民心，是最合乎时势的行动；用大公无私的态度使天下心悦诚服，是最正确的策略；坚守君臣大义，辅佐朝廷，召揽天下英才，是最大的德行。这样，尽管四方还有不遵从朝廷的叛逆，但他们能有什么作为？韩暹、杨奉之辈，有什么值得顾虑！如果不及时决定，使别的豪杰生出奉迎的念头，以后尽管再费心机，也来不及了。”于是曹操派遣扬武中郎将曹洪率兵向西，到洛阳迎接献帝。董承等扼守险要阻拦，曹洪不能前进。

议郎董昭，以杨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操书与奉曰：“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能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奉得书喜悦，语诸将军曰：“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遂共表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

议郎董昭认为杨奉的兵马最强，但缺少外援，就用曹操的名义给杨奉写信说："我与将军相互倾慕，只听到名声，便已推心置腹。如今，将军在艰难之中救出天子，护送他回到旧都洛阳，卫护辅佐的功勋，盖世无双，是何等的美业！现在，各地不法之徒扰乱中原，天下不宁，君主的平安至关重要，事情主要靠辅佐大臣。所有的贤明之士必须一齐努力，才能肃清君王道路上的障碍，这决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得到的。心脏、胸腹与四肢，实际是互相依存的，缺少了任何一件，都不完整。将军应当在朝廷主持事务，我则作为外援，如今我有粮草，将军有兵马，互通有无，足以相辅相成，我们生死与共，祸福同当。"杨奉接到信后十分高兴，对其他将领说："兖州的军队，近在许县，有兵有粮，朝廷正可以倚靠他们。"于是诸将联名上表推荐曹操担任镇东将军，并承袭他父亲曹嵩的爵位费亭侯。

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因潜召操；操乃将兵诣雒阳。既至，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帝以暹、杨有翼车驾之功，诏一切勿问。辛亥，以曹操领司隶校尉、隶尚书事。操于是诛尚书冯硕等三人，讨有罪也；封卫将军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赏有功也；赠射声校尉沮俊为弘农太守，矜死节也。

韩暹倚仗护驾有功，专横霸道，董承对他十分厌恨，就私下派人召请曹操。于是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洛阳。到达后，向献帝奏报韩暹、张杨的不法行为。韩暹害怕被杀，单人匹马投奔杨奉。献帝认为韩暹、张杨护驾有功，下诏一切不予追究。辛亥（十八日），命曹操兼任司隶校尉，主持尚书事务。于是曹操诛杀尚书冯硕等三人，处罚他们犯下的罪过；封卫将军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奖赏他们护驾有功；追赠射声校尉沮俊为弘农太守，哀怜他为国尽节而死。

操引董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昭曰："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徒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杨奉近在梁耳，闻其兵精，得无为孤累乎？"昭曰："奉少党援，心相凭结，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时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

忧。’奉为人勇而寡虑，必不见疑，比使往来，足以定计，奉何能为累！”操曰：“善！”即遣使诣奉。庚申，车驾出辕而东，遂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以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始立宗庙社稷于许。

曹操请董昭与自己并坐在一起，问他：“现在我已到洛阳，应当采取什么策略？”董昭说：“将军兴起义兵，讨伐暴乱，入京朝见天子，辅佐王室，这是春秋时期五霸的功业。现在洛阳的各位将领，都有自己的打算，未必听从将军的指挥。如今留在洛阳控制朝政，有许多不利因素，只有请天子移驾到许县这个办法最好。但是天子在外流离多时，刚回到旧都城，远近都盼望迅速获得安定，如今再要移驾，是不符合民心的。不过，只有做不同寻常的事情，才能建立不同寻常的功业，希望将军作出利多弊少的选择。”曹操说：“我本来的计划就是这样的。只是杨奉近在梁县，听说他兵强马壮，该不会阻挠我吗？”董昭说：“杨奉缺少外援党羽，所以他愿与将军结交。任命您为镇东将军、封费亭侯的事情，都是杨奉的主意，应该及时派遣使者带去重礼表示感谢，使他安心。并告诉他说：‘洛阳无粮，想让献帝暂时移驾鲁阳，鲁阳靠近许县，运输较为便利，可以免去粮食匮乏的忧虑’杨奉这个人有勇无谋，一定不会疑心，在使者往来期间，足以定下大计，杨奉怎能进行阻挠！”曹操说：“很好！”立即派使者去晋见杨奉。庚申（二十七日），献帝车驾出辕关，向东行进，于是迁都于许县，改称许县为许都。己巳（疑误），献帝抵达曹操军营，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平始在许都建立祭祀皇家祖先的宗庙与作为国家象征的祭祀土、谷之神的社稷。

[9]孙策将取会稽。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诸将欲先击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会稽功曹虞翻说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从。发兵拒策于固陵。

[9]孙策打算攻取会稽郡。这时，吴郡人严白虎等，各有部众万余人，在各处建有许多堡寨。诸将领想先攻击严白虎等，孙策说：“严白虎等人不过是一群强盗，没有大志，他们容易对付。”于是率军渡过浙江。会稽功曹虞翻劝太守王郎说：“孙策善于用兵，不如先躲避一下他的锐气。”王朗不听，发兵据守固陵，抵抗孙策。

策数渡水战，不能克。策叔父静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查渎南去此数十里，宜从彼据其内，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者也。”策从之，夜，多然火为疑兵，分军投查渎道，袭高迁屯。朗大惊，遣故丹阳太守周昕等帅兵逆战，策破昕等，斩之。朗遁走，虞翻追随营护朗，浮海至东冶，策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降。

孙策几次渡水作战，都未能取胜。他的叔父孙静对他说：“王朗据守坚城，很难一下攻破。从这里向南数十里是查渎，应从那里进入王朗的后方，这正是兵法上讲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策采纳这个建议。夜里，点燃许多火把，作为疑兵。然后，派出一支部队从查渎道进袭高迁屯。王朗大惊，派前丹阳郡太守周昕等率军迎战，孙策打败周昕等人，斩周昕。王朗逃走，虞翻追随，掩护王朗，乘船渡海逃到东冶。孙策追击他们，大破王朗军，王朗只好向孙策投降。

策自领会稽太守，复命虞翻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策好游猎，翻谏曰：“明府喜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白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孙策自己兼任会稽郡太守，仍委任虞翻为功曹，用朋友的礼节对待他。孙策喜欢外出打猎，虞翻劝阻他说：“您喜欢轻装便服出行，随从官员来不及警戒，兵士们常常感到辛苦，身为长官，如不够稳重，就不容易树立权威。所以传说中的白龙，一旦变为鱼，普通的渔夫豫且就可射它；而白蛇自己放纵，被汉高祖刘邦杀死。请您稍加留心。”孙策说：“你说得对。”但他仍不能改这个习惯。

[10]九月，司徒淳于嘉、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皆罢。

[10]九月，司徒淳于嘉、太尉杨彪、司空张喜被免职。

[11]车驾之东迁也，杨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太，遂攻其梁屯，拔之。

[11]曹操护送献帝从洛阳向东迁到许县时，杨奉从梁地出兵想要阻拦，但未来得及。冬季，十月，曹操出兵征讨杨奉，杨奉向南投奔袁术，曹操攻陷了杨奉在梁地的营寨。

[12]诏书下袁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绍上书深自陈诉。戊辰，以绍为太尉，封邺侯。绍耻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挟天子以令我

乎！”表辞不受。操惧，请以大将军让绍。丙戌，以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

[12]献帝下诏给袁绍，责备他：“地广兵多，但专门结党营私，没听说有勤王救驾的军队出动，只是擅自互相讨伐。”袁绍上书，深自谴责和辩解。戊辰（疑误），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袁绍耻于自己的官位在曹操之下，大发雷霆，说：“曹操几次要死了，都是我救了他。现在他竟挟持天子，对我来发号施令！”上书辞让，拒绝接受。曹操感到害怕，请求把自己担任的大将军一职授予袁绍。丙戌（疑误），任命曹操为司空，代行车骑将军职务。

操以荀为侍中，守尚书令。操问以策谋之士，荐其从子蜀郡太守攸及颍川郭嘉。操微攸为尚书，与语，大悦，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以为军师。

曹操委任荀为侍中，代理尚书令。曹操请荀推荐出谋划策之士，荀推荐自己的侄子、蜀郡太守荀攸和颍川人郭嘉。曹操征召荀攸为尚书，和他谈话后，大为高兴，说：“荀攸不是寻常之人，我能与他商议大事，天下会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任用荀攸为军师。

初，郭嘉往见袁绍，绍甚敬礼之，居数十日，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吾将更举而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于天下，人多归之，且今最强；去将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复言，遂去之。操召见，与论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为司空祭酒。

起初，郭嘉去见袁绍，袁绍对他十分礼敬。郭嘉住了几十天，对袁绍的谋臣辛评、郭图说：“有智之士要审慎地选择主人，才能保全自己，建立功业。袁绍只想仿效周公姬旦礼贤下士，却不懂得用人的方法。事务繁杂，却缺少重点；喜欢谋略，但又优柔寡断。要与他共同拯救天下的大难，建立霸王之业，太困难了。我将另投明主，你们为何不离去呢？”辛评、郭图说：“袁氏家族对天下有恩德，人们多来归附，而且现在他的势力最强，还要去投奔谁？”郭嘉知道他们执迷不悟，便不再说，于是离去。曹操召见郭嘉，与他谈论天下大事，高兴

地说："使我成就大业的，一定就是此人！"郭嘉出来后，也高兴地说："这真是我的主人！"曹操上表推荐郭嘉为司空祭酒。

操以山阳满宠为许令，操从弟洪，有宾客在许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洪书报宠，宠不听。洪以白操，操召许主者，宠知将欲原客，乃速杀之。操喜曰："当事不当尔邪！"

曹操委任山阳人满宠为许都行政长官。曹操堂弟曹洪门下的宾客在许都境内屡次犯法，满宠逮捕宾客进行审讯。曹洪写信向满宠求情，满宠不理。曹洪报告了曹操，于是曹操召见许都的主要官员。满宠知道将要教他释放宾客，便迅速将宾客处死。曹操高兴地说："负责的官员，难道不该这样做吗！"

[13]北海太守孔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讫无成功。高谈清教，盈溢官曹，辞气清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但能张磔网罗，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愿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异，多剽轻小才。至于尊事名儒郑玄，执子孙礼，易其乡名曰郑公乡，及清俊之士左承祖、刘义逊等，皆备在座席而已，不与论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

[13]北海郡太守孔融，以才气出众自负，立志平定祸乱。但他志大才疏，一直没有成效。他高谈阔论，盈溢官府，谈吐优雅，可使人玩味传诵，但把他的议论具体实施，却很难全行得通。他只会口出大言，而漏洞很多。他一时可得人心，但久而久之，人们便不愿再依附。他所任用的官员，好标新立异，多数是要小聪明的轻浮之人。孔融尊奉大儒郑玄，以子孙之礼对待郑玄，把郑玄所居住的乡改名为郑公乡。对其他有名望的清俊之士左承祖、刘义逊等，全都只当作宾客奉陪在座而已，不与他们讨论国家政事，他说："这是人民尊敬的人物，不能失去他们。"

黄巾来寇，融战败，走保都昌。时袁、曹、公孙首尾相连，融兵弱粮寡，孤立一隅，不与相通。左承祖劝融宜自托强国，融不听而杀之，刘义逊弃去。青州刺史袁谭攻融，自春至夏，战士所余才数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犹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所谭所虏。曹操与融有旧，征为将作大匠。

黄巾军来进攻北海郡，孔融战败，退守都昌。当时，袁绍、曹操、公孙瓒等的势力范围相互连接，孔融兵力薄弱，粮草不足，孤立在一

个角落，与他们不相来往。左承祖劝孔融，应自己选择一个较大的势力作为依靠。孔融没有听从，反而将他杀死。刘义逊因此背弃孔融，离开北海郡。青州刺史袁谭进攻孔融，从春到夏，孔融部下只剩数百名战士，乱箭四飞，孔融却还靠在案几上读书，谈笑自若。都昌城在夜里被攻破，孔融这才逃往东山，他的妻子儿女都被袁谭俘虏。曹操与孔融是老友，就征召他到朝廷担任将作大匠。

袁谭初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过平原。谭北排田楷，东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后信任群小，肆志奢淫，声望遂衰。

袁谭刚到青州时，在黄河以西的疆界，不超过平原县。他向北攻击公孙瓒委任的青州刺史田楷，向东又攻破北海郡太守孔融，威望和惠政十分突出。但他后来信任一些奸佞小人，纵欲肆志，骄奢淫逸，声望便衰落了。

[14]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

[14]汉灵帝中平年以来，天下混乱分裂，百姓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各地纷纷组织军队，但都缺乏粮草，没有一年的储备。饥饿时就抢掠，吃饱后就扔掉剩下的粮食。军队分崩离析，未受攻击就自行瓦解的，数不胜数。袁绍在河北，军士靠吃桑椹度日；袁术在长江、淮河之间，以蛤蚌为食。很多百姓互相残杀，用人肉充饥，各地都是一片萧条景象。羽林监枣祗请求建立屯田制度，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曹操委任枣祗为屯田都尉，委任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召募百姓在许都周围屯田，收获谷物一百万斛。于是州、郡依照规定设置主管屯田的官员，各地存粮都装满了仓库。所以曹操出兵征战四方，无须运粮的劳苦，便能兼并各地方割据势力。军队与国家的富裕，是由枣祗创业，而由任峻完成的。

[15]袁术畏吕布为已害，乃为子求婚，布复许之。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攻刘备，备求救于布。诸将谓布曰：“将军常欲杀刘备，今可假

手于术。”布曰：“不然。术若破备，则北连泰山诸将，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骑千余驰往赴之。灵等闻布至，皆敛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铃下请灵等，灵等亦请布，布往就之，与备共饮食。布谓灵等曰：“玄德，布弟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喜解斗耳。”乃令军候植戟于营门，布弯弓顾曰：“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斗。”布即一发，正中戟支。灵等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复欢会，然后各罢。

[15]袁术害怕吕布危害自己，就为儿子向吕布女儿求婚，吕布答应了。袁术派遣部将纪灵等率领步、骑兵三万进攻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救。吕布属下的将领们对吕布说：“将军一直想杀刘备，这次可以借袁术的手来实现。”吕布说：“不然。袁术如果击溃刘备，就可以向北联络泰山的诸将领，我就将陷入袁术的包围之中，因此不能不救刘备。”吕布便率领步、骑兵一千余人急速赶赴刘备处。纪灵等听说吕布前来，都收兵回营，停止攻战。吕布驻军沛城西南，派遣侍卫去请纪灵等人，纪灵等也派人来请吕布，吕布就前往纪灵营中，邀请刘备一起赴宴。吕布对纪灵等人说：“刘玄德是我的弟弟，被你们围困，所以我来救他。我生性不喜欢聚合别人争斗，只喜欢化解别人的争斗。”于是命令军官把铁戟竖立在营门，吕布拉满了弓，对旁观的人说：“你们看我射戟头旁边的戟支，如果射中，你们就各自罢兵，如果不中，你们可以留下厮杀。”吕布随即射了一箭，正中戟支。纪灵等全都大吃一惊，说：“将军真是天赋神威！”第三天，又设酒欢宴，然后各自班师。

备合兵得万余人，布恶之，自出兵攻备；备败走，归曹操，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或谓操曰：“备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操以问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杖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也。如此，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给粮食，使东至沛，收散兵以图吕布。

刘备集合起一万余人的部队，吕布认为受到了威胁，就亲自出兵攻打刘备。刘备败走，投奔曹操。曹操对他的待遇十分优厚，又让朝廷任命他为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刘备有英雄大志，如今不趁早除掉

他，必然会有后患。”曹操为此征询郭嘉的意见，郭嘉说：“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您兴起义兵，为百姓除暴，诚心诚意地招募天下英雄豪杰，还惟恐他们不来。如今刘备有英雄之名，因走投无路前来投靠，而您却杀掉他，这将会使您得到谋害贤才的恶名。果真如此，有才智的人士将各自疑虑，改变心意，另选主人，您还去和谁一起平定天下！因除去一个人的祸患，而失去天下人的期望，这是关系今后安危的关键，您不可不仔细考虑。”曹操笑着说：“你分析得很对。”于是拨给刘备一些军队，供应粮草，让他往东到小沛一带，集合被击溃的残部，与吕布对抗。

初，备在豫州，举陈郡袁涣为茂才。涣为吕布所留，布欲使涣作书骂辱备，涣不可，再三强之，不许。布大怒，以兵胁涣曰：“为之则生，不为则死！”涣颜色不变，笑而应之曰：“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人邪，将复将军之意，则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布惭而止。

当初，刘备在豫州，曾推举陈郡人袁涣为茂才。袁涣被吕布扣留，吕布想要袁涣写一封信辱骂刘备，袁涣不答应，吕布再三强迫，仍被袁涣拒绝。吕布大怒，用剑威胁袁涣说：“你写了这封信，就可以活；不写，就得死！”袁涣面不改色，笑着回答说：“我听说只有道德可以使人感到羞耻，没听说用诟骂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假如刘备是个君子，他不会以将军的诟骂为耻；假如他真是小人，就将回骂将军，则受到羞辱的是将军，而不是他。而且，我当初跟随刘备，犹如今天跟随将军，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里，再为别人写信骂将军，难道可以吗？”吕布感到惭愧，于是作罢。

[16]张济自关中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为流矢所中死。荆州官属皆贺，刘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使人纳其众；众闻之喜，皆归心焉。济族子建忠将军绣代领其众，屯宛。

[16]张济从关中率军进入荆州地界，攻穰城，被流箭射中而死。荆州官员都向荆州牧刘表祝贺。刘表说：“张济因穷途潦倒而来，我作为主人，未尽到礼节，竟导致双方交锋，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接受哀

悼，不接受祝贺。”他派人去收容张济的部队，张济部下知道后大喜，全都诚心归附。张济的族侄、建忠将军张绣接管部队，驻守宛城。

初，帝既出长安，宣威将军贾诩上还印绶，往依段煨于华阴。诩素知名，为煨军所望，煨礼奉甚备。诩潜谋归张绣，或曰：“煨待君厚矣，君去安之！”诩曰：“煨性多疑，有忌诩意，礼虽厚，不可恃久，将为所图。我去必喜，又望吾结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绣无谋主，亦愿得诩：则家与身必俱全颖。”诩遂往，绣执子孙礼，煨果善视其家。诩说绣附于刘表，乡从之。诩往见表，表以客礼待之。诩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

当初，献帝离开长安后，宣威将军机诩就交回印绶，到华阴去投靠段煨。贾诩素有名望，段煨军中将士很仰慕他，段煨对他礼遇十分周到。贾诩暗中笄投奔张绣，有人对他说：“段煨待您这么优厚，您还要到哪里去？”贾诩说：“段煨性情多疑，有嫉妒我在军中的威望的意思，虽然现在礼遇周到。但不能长久依赖，将来会有杀身之祸。我离开后，他一定很高兴，又希望我在外给他争取强援，必然会优待我的妻子儿女。张绣军中没有谋士，也愿意得到我，这样，我与家眷就必定都可以保全了。”贾诩就前往张绣军中，张绣对他十分敬重，以晚辈自居。段煨也果然对贾诩的家眷十分优待。贾诩劝说张绣依附刘表，张绣同意。贾诩去见刘表，刘表用宾客的礼节招待他。贾诩与刘表接触后，说：“刘表在天下太平时，是担任三分的人才。但他看不清乱世的变化，又为人多疑，缺乏决断，不会有所作为！”

刘表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境内无事，关西、兖、豫学士归之者以千数。表乃起立学校，讲明经术，命故雅乐郎河南杜作雅乐。乐备，表欲庭观之。曰：“今将军号不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无乃不可乎！”表乃止。

刘表在荆州爱护百姓，优待士大夫，和平自保，荆州境内安宁无事，百姓生活安定。函谷关以西、兖州、豫州的学者，来投奔刘表的数以千计。于是刘表建立学府，用以讲授儒家经典。他命令前宫廷雅乐郎、河南人杜制作雅乐。制作完毕后，刘表想在庭中观看演奏。杜说：“如今将军在名义上不是天子，却设置雅乐当庭雅乐，恐怕不可以吧！”刘表于是打消此意。

平原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孔融荐之于曹操。衡骂辱操，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乃送与刘表，表廷礼以为上宾。衡称表之美盈口，而好讥贬其左右，于是左右因形而谮之曰："衡称将军之仁，西伯不过也，唯以为不能断，终不济者，必由此也。"其言实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送衡与之，祖亦善待焉。后衡众辱祖，祖杀之。

平原人祢衡自幼有才华，能言善辩，但气盛、刚直而又骄傲，孔融把他推荐给曹操。祢衡辱骂曹操，曹操大怒，对孔融说："祢衡这个小子，我要杀他，不过像宰一只麻雀或老鼠一样罢了！只是想到此人一向有虚名，杀了他，远近之人将说我没有容人之量。"于是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对祢衡礼节周到，把他当作上宾。祢衡很赞美刘表的所作所为，但却爱讥讽刘表左右的亲信。于是，刘表的亲信就势诬陷祢衡，对刘表说："祢衡称颂将军仁义爱人，可以与周文王相比。但又认为将军临事不能决断，而最终的失败，必定是由于这个原因。"这话实际上指出了刘表的缺点，但却不是祢衡说的。刘表因此大怒，知道江夏郡太守黄祖性情暴躁，就把祢衡送到江夏。黄祖对祢衡也很优待，但后来祢衡当众辱骂黄祖，黄祖将他杀死。

二年（丁丑、197）

二年（丁丑，公元197年）

[1]春，正月，曹操讨张绣，军于水，绣举众降。操纳张济之妻，绣恨之；又以金与绣骁将胡车儿，绣闻而疑惧，袭击操军，杀操长子昂。操中流矢，败走，校尉典韦与绣力战，左右死伤略尽，韦被数十创。绣兵前搏之，韦双挟两人击杀之，目大骂而死。操收散兵，还住舞阴。绣率骑来追，操击破之，绣走还穰，复与刘表合。

[1]春季，正月，曹操率军讨伐张绣，驻在水，张绣率部众投降曹操。曹操收纳张绣族叔张济的妻子为姬妾，张绣感到恼恨。曹操又送金银给张绣部下的绕将胡车儿，张绣得知后，疑虑不安，便袭击曹军，杀死曹操的长子曹昂。曹操被流箭射中，狼狈败逃。校尉内典同张绣奋力交战，左右的卫士死伤将尽，他身上受伤数十处，张绣部下冲上前来，他双后抓住两个敌人奋力击杀，最后，瞪起眼睛大骂张绣

而死。曹操收集残部，退回舞阴驻守。张绣率领骑兵前来追击，被曹操击败，张绣退回穰城，再度与刘表联合。

是时，诸军大乱，平虏校尉泰山于禁独整众而还，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数其罪而击之；青州兵走，诣操。禁既至，先立营垒，不时谒操。或谓禁："青州兵已诉君矣，宜促诣公辨之。"禁曰："今贼在后，追至无时，不先为备，何以待敌！且公聪明，谮诉何缘得行！"徐凿堑安营讫，乃入谒，具陈其状。操悦，谓禁曰："水之难，吾犹狼狈，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于是录禁前后功，封益寿亭侯。操引军还许。

这时，曹操部下诸军一片混乱，只有平虏校尉、泰山人于禁整顿部队，有秩序地撤回。路上，于禁见到曹操属下的青州军抢掠百姓，便数说他们的罪状，并派兵进行攻击。青州兵逃走，去向曹操告状。于禁到达以后，先安营扎寨，没有立即去拜见曹操。有人对于禁说："青州兵已经先去告您的状了，您应该快去向曹公解释。"于禁说："如今敌人就在后面，随时都会赶到，不先作好准备，怎么迎敌！而且曹公英明，随意诬告怎么能行得通呢！"于是从容地挖好壕沟，安好营寨后，才进入拜见曹操，报告全部情况。曹操很高兴，对于禁说："水之败，连我也狼狈不堪，将军在混乱中能整顿好自己的队伍，讨平暴乱，巩固营垒，有不可动摇的气节，即使是古代名将，也不会比你更好！"于是累计于禁的前后战功，封为益寿亭侯。曹操率军返回许都。

[2]袁绍与操书，辞语骄慢。操谓荀、郭嘉曰："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惟智胜项羽，故羽虽强，终为所禽。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虽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无不周，此

仁胜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曰：“不先取吕布，河北未易图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西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腾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侍中、尚书仆射钟繇有智谋，若属以西事，公无忧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

[2]袁绍在给曹操的信中，措辞十分傲慢。曹操对荀、郭嘉说：“现在，我准备讨伐背逆君臣大义的袁绍，但势力没有他强大，应该怎么办？”他们回答说：“刘邦的势力比不上项羽，是您所知道的。刘邦只靠谋略战胜项羽，所以项羽虽强，最终仍被击败。如今，袁绍有十项失败因素，而您有十项胜利因素，袁绍虽然强大，却不会有什么作为。袁绍讲究排场，礼仪繁多；而您待人接物出于自然，这是在处世之道上胜过他。袁绍身为臣子，如果起兵进攻，便是叛逆；而您尊奉天子以统率天下，这是在道义上胜过他。自从桓帝、灵帝以来，政令失于松驰，袁绍却用松驰来补救松驰，因此缺乏法纪，令出不行；而您用严厉来纠正松弛，使得大小官员都知道遵守法纪，这是在治理上胜过他。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猜忌，用人好起疑心，只信任亲戚子弟；而您外表平易近人，内心机敏善察，用人不疑，只看才干，不问远近亲疏，这是在器度上胜过他。袁绍计谋多而决断少，往往错过时机；而您制定了策略就立即施行，可应付无穷的变化，这是在谋略上胜过他。袁绍喜欢高谈阔论，谦恭揖让，以沽名钓誉，因此，那些华而不实的士大夫多去投奔他；而您以至诚待人，不虚情假义，忠诚正直、有远见和真才实学之士都愿为您效力，这是在品德上胜过他。袁绍看到他人饥寒交迫，怜悯之情便在面色上显露出来，但对没有看到的，就有时考虑不周；而您对于眼前的小事，经常忽略不管，但对于大事，以及与全国各地的交往，您所施的恩惠却往往出人意外，对于

看不到的事情，也考虑得无不十分周全，这是在仁义上胜过他。袁绍后下的大臣争权夺利，互进谗言，混淆视听；而您管理属下有方，谗言诬陷行不通，这是在明智上胜过他。袁绍做事没有标准，所是所非不可知；而您对正直、有功的人礼敬，对邪恶、犯罪的人以法律制裁、这是在文治上胜过他。袁绍喜欢虚张声势，而不知兵家要诀；而您善于以弱胜强，用兵如神，部下信赖，敌人畏惧，这是在武功上胜过他。”曹操笑道：“照你们的分析，我有什么德能担当得起！”郭嘉又说：“袁绍正在北方攻击公孙瓒，可乘他远征之机，先向东收拾吕布。如果袁绍攻我，吕布在旁支援，就会成为大害。”荀说：“不先击败吕布，我们就不容易攻击占据河北的袁绍。”曹操说：“你们分析得对。我感到为难的是，又怕袁绍扰乱关中，向西联合羌人、胡人，向南勾结蜀、汉地方势力，那样的话，则我将仅以兖州、豫州来对抗全国其余六分之五的地区，该怎么办呢？”荀说：“关中将领数以十计，各自为政，不能统一，其中韩遂、马腾势力最强，他们看到崤山以东地区发生争斗，必然各自拥兵自保，如今，要是用恩德去安抚他们，派使者去与他们联和，虽然不会长久安定，但足以维持到您克定崤山以东。侍中、尚书仆射钟繇有智谋，如果让他处理关中事务，您就不必忧虑了。”曹操于是上表推荐，并由朝廷批准，在命钟繇以侍中兼任司隶校尉持符节，监督关中地区诸军，还授予他不受法令制度约束的特权。钟繇到达长安后，发送文书给马腾、韩遂等，为他们陈述利害，马腾、韩遂等都表示服从朝廷，各自派遣儿子到朝廷任职，充当人质。

[3]袁术称帝于寿春，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陈，球弟子也，少与术游；术以书召，又动质其子，期必致。答书曰：“曹将军兴复典型，将拨平凶慝，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欲吾营私阿附，有死不能也。”术欲以故兖州刺史金尚为太尉，尚不许而逃去，术杀之。

[3]袁术在寿春登极做皇帝，自称“仲家”，改九江郡太守为淮南尹，作为京都最高行政长官。设置公卿百官，到郊外祭祀天地。沛国相陈是陈球弟弟的儿子，从小与袁术是朋友。袁术用文书征召陈，又劫持陈的儿子做人质，以求一定能召来陈。陈回信说：“曹将军重振朝廷权威，将扫平叛逆，我以为您也会同心协力，辅佐汉家王室。然而

您却阴谋不轨，以身试祸，还想要我因私废公，阿附于您，我宁死不从。”袁术打算委任前任兖州刺史金尚为太尉，金尚拒绝后逃走，袁术将他杀死。

[4]三月，诏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袁绍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4]三月，献帝下诏，派将作大匠孔融持符节到邺城，任命袁绍为大将军，兼管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的军务。

[5]夏，五月，蝗。

[5]夏季，五月，发生蝗灾。

[6]袁术遣使者韩胤以称帝事告吕布，因求迎妇，布遣女随之。陈恐徐、扬合从，为难未巳，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公子，辅赞国政，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共存大计。今与袁术结昏，必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术初不已受也，女已在途，乃追还绝昏，械送韩胤，枭首许市。

[6]袁术派遣使者韩胤把自己称帝的事告诉吕布，并乘此机会要求为袁术的儿子迎娶吕布的女儿，吕布让女儿随韩胤回寿春。陈担心徐州与扬州联合在一起，祸难更难平定，就去劝说吕布：“曹操奉迎天子，辅佐朝政，将军应该与他同心协力，共商大计。如今要是与袁术缔结婚姻，必然招来不义的名声，将会有危如累卵的处境。”吕布也怨恨袁术当初不肯接纳自己。吕布的女儿已随韩胤上路，吕布便将她追回来，拒绝了婚事，并给韩胤戴上型具送走。韩胤在许都街市上处斩，他的人头被挂起来示众。

陈欲使子登诣曹操，布固不具。会诏以布为左将军，操复遗布手书，深加尉纳。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谢恩，并答操书。登见操，因陈布勇而无谋，轻地去就，宜早图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非卿莫究其情伪。”即增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操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阴合部众内应。

陈想让儿子陈登去晋见曹操，吕布坚决不同意。正在这时，献帝下诏任命吕布为左将军，曹操又亲自写信给吕布，对他大加慰勉和拉拢。吕布大喜，立即派陈登带上谢恩的奏章和答复曹操的信，前往京师。陈登见到曹操，指出吕布有勇无谋，反复无常，应该尽早对他下手。曹操说：“吕布狼子野心，确实难以长期蓄养，除了你，没有人能

够洞察他的虚伪。”随即将陈的官秩升至中二千石，并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临别之时，曹操握着陈登的手说：“东方的事情，就委托给你了。”命令他暗中联络部众，作为内应。

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劝吾协同曹操，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获，而卿父子并显重，但为卿所卖耳！”登不为动容，徐对之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饱则扬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当初，吕布曾要陈登请求朝廷任命自己为徐州牧，这一请求遭到拒绝。陈登返回后，吕布大怒，拔出戟来，猛击桌案，喊道：“你父亲劝我与曹操联合，拒绝袁术家的婚事，如今，我的要求被拒绝，而你们父子却加官晋爵，只是我被你出卖罢了！”陈登不动声色，慢慢地回答：“我见到曹操，对他说：‘养将军就好像是养虎，必须让他吃饱，否则就会吃人。’曹操却说：‘你说得不对，实际是与养鹰一样，只有让他饿着，才服从命令，如果让他吃饱，就会展翅高飞，无处寻觅。’曹操就是这样讲的。”吕布的怒气才平息下来。

袁术遣其大将张勋、桥蕤等与韩暹、杨奉连势，步骑数万下邳，七道攻布。布时有兵三千，马四百匹，惧其不敌，谓陈曰：“今致术军，卿之由也，为之奈何？”曰：“暹、奉与术，卒合之师耳，谋无素定，不能相维，子登策之，比于连鸡，势不俱栖，立可离也。”布用策，与暹、奉书曰：“二将军亲拔大驾，而布手杀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与袁术同为贼乎！不如相与并力破术，为国除害。”且许悉以术军资与之。暹、奉大喜，即回计从布。布进军，去勋营百步，暹、奉兵同时叫呼，并到勋营，勋等散步，布兵追击，斩其将十人首，所杀伤堕水死者殆尽。布因与暹、奉合军向寿春，水陆并进，到锺离，所过虏掠，还渡淮北，留书辱术。术自将步骑五千扬兵淮上，布骑皆于水北大笑之而还。

袁术派遣大将线勋、桥蕤等与韩暹、杨奉联合，共有步、骑兵数万人，直逼下邳，分七路进攻吕布。吕布当时有步兵三千，战马四百匹，恐怕抵挡不住，就对陈说：“今天把袁术的大军给招惹来，是由于你的缘故，现在应该怎么办？”陈说：“韩暹、杨奉与袁术只是暂时结合，没有永久的利害，也不能维持长期的团结。我儿子陈登预料，他

们就好像几只公鸡，决不能同时住在一个鸡窝里，很快就会离散。”吕布采用陈的计策，写信给韩暹、杨奉说：“二位将军亲自护送天子从关中出来，而我亲自杀死董卓，都为国家立下大功。如今你们怎么能和袁术一起做贼！不如大家合力击破袁术，为国除害。”并且答应将袁术的军用物资以及粮草全部给他们两个。韩暹、杨奉收信后大喜，就改变主意，与吕布联合。吕布大军逼到距张勋营寨百步时，韩暹、杨奉部下同时倒戈，呼喊着一同冲向张勋营中，张勋等四散逃命，吕布军队追击斩杀袁术十名将领。其余的或被杀死，或落水淹死，袁术大军几乎全军复没。吕布乘势与韩暹、杨奉合兵一处，前往寿春，水陆并进到达钟离，一路上烧杀抢掠，又渡过淮河，回到北岸，留下一封辱骂袁术的信。袁术亲自率领步、骑兵五千人，在淮河南岸炫耀武力。吕布的骑兵都在北岸大声嘲笑，然后撤回。

泰山贼帅臧霸袭琅邪相萧建于莒，破之。霸得建资实，许以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将高顺谏曰：“将军威名宣播，远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赂！万一不克，岂不损邪！”布不从。既至莒，霸等不测往意，固守拒之，无获而还。

泰山盗贼首领臧霸到莒县去袭击琅邪国相萧建，攻陷莒县，得到萧建的辎重。臧霸曾答应送给吕布一部分，但没有送到，吕布就亲自前去索取。吕布的部将高顺劝阻吕布说：“将军威名远扬，远近畏惧，想要什么会要不到，何必自己去索取财物！万一不成，岂不损害威名吗！”吕布不听。吕布到莒县后，臧霸等不知吕布的来意，坚守城池，抵御吕布，吕布空手而归。

顺为人清白有威严，少言辞，所将七百余兵，号令整齐，每战必克，名“陷陈营”。布后疏顺，以魏续有内外之亲，夺其兵以与续，及当攻战，则复令顺将，顺亦终无恨意。布性决易，所为无常，顺每谏曰：“将军举动，不肯详思，忽有失得，动辄言误，误岂可数乎！”布知其忠而不能从。

高顺为人廉洁，有威望，很少说话。部下有七百余兵，号令整齐，每战必胜，号称“陷阵营”。吕布后来疏远高顺，因为魏续是自己的亲戚，就把高顺的部下拨给魏续指挥。等到需要冲锋陷阵时，才又交给高顺率领，但高顺始终没有怨恨。吕布性情不稳定，反复无常，高顺每每劝他说：“将军行动，不肯多加思考，忽然失利后，总说有错误，

但错误怎么可一再发生呢？”吕布知道他忠于自己，但不能采纳他的意见。

[7]曹操遣议郎王，以绍书拜孙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使与吕布及吴郡太守陈共讨袁术。策欲得将军号以自重，便承制策明汉将军。

[7]曹操派议郎王携带献帝诏书，去任命孙策为骑都尉，承袭父亲孙坚的爵位乌程侯，兼任会稽郡太守。命令孙策与吕布及吴郡太守陈共同讨伐袁术。孙策想得到将军的名号，以抬高自己的地位，王就以献帝代表的名义，任命他为明汉将军。

策治严，行到钱唐。阴图袭策，潜结祖郎、严白虎等，使为内应。策觉之，遣其将吕范、徐逸攻于海西；败，单骑奔袁绍。

孙策准备行装上路，走到钱唐时，吴郡太守陈阴谋袭击孙策，暗中勾结祖郎、严白虎等，让他们做内应。孙策察觉，派遣部将吕范、徐逸到海西去进攻陈，陈战败，单人匹马投奔袁绍。

[8]初，陈王宠有勇，善弩射。黄巾贼起，宠治兵自守，国人畏之，不敢离叛。国相会稽骆俊素有威恩，是时王侯无复租禄，而数见虏夺，或并日而食，转死沟壑，而陈独富强，邻郡人多归之，有众十余万。及州郡兵起，宠率众屯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袁术求粮于陈，骆俊拒绝之，术忿患，遣客诈杀俊及宠，陈由是破败。

[8]当初，陈王刘宠勇猛过人，善用弓弩。黄巾军起兵后，刘宠征召境内兵士，固大守城池，陈国人惧怕他，不敢叛变。陈国的国相、会稽人骆俊一向很有威望，当时，诸封国的王、侯都已不再享有租赋收入，反而不断遭到抢掠，有的两天才能吃上一顿饭，流离在外，死于荒野。只有陈国仍很富强，邻郡的百姓纷纷前去投靠，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到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时，刘宠率军驻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袁术向陈国要粮草，被骆俊拒绝，袁术大为生气，派刺客诈降，乘机杀死骆俊和刘宠，陈国从此衰败。

[9]秋，九月，司空曹操东征袁术。术闻操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等于蕲阳以拒操；操击破蕤等，皆斩之。术走渡淮，时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术由是遂衰。

[9]冬季，九月，司空曹操东征袁术，袁术听说曹操前来，抛下军队逃跑，留大将桥蕤等据守蕲阳抵抗曹操。曹操大破桥蕤等，将桥蕤

等将领全部斩杀。袁术渡过淮河，逃到淮北。当时旱灾很重，土地荒芜，百姓饥寒交迫，袁术从此便没落下。

操辟陈国何为掾，问以袁术何如，对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术无信顺之实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为国失贤则亡，君不为术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常蓄毒药，誓死于辱，是以终不见及。

曹操延聘陈国人何为自己的僚属，问他对袁术的看法。何说："只有顺应嘲流，才能得到上天帮助；只有信誉卓著，才能得到百姓帮助。袁术既不顺应潮流，又缺乏信誉，却盼望上天与百姓帮助他，怎么可以得到呢！曹操说："任何一个政权，失去贤能的人才，都会灭亡，袁术不能重视你这样的人才，灭亡的命运不是注定了吗？"曹操性情严厉，部下僚属往往因公事而受到棍棒的责打，何常常随身携带毒药，誓死不受责打的侮辱，因此，他到底也未受过责打。

沛国许褚，勇力绝人，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坚壁以御外寇，淮、汝、陈、梁间皆畏惮之，操徇淮、汝，褚以众归操，操曰："此吾樊哙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焉。

沛国人许褚勇力过人，聚集少年勇士及宗族数千家，坚守寨垒，以抵御外侵。淮河、汝水、陈国、梁国一带都很畏惧他的势力。曹操进军到淮河、汝水一带时，许褚率领部众归附曹操，曹操高兴地说："这就是我的樊哙！"当天就委任许褚为都尉，让他作自己的侍卫首领，跟随许褚的少年侠客们，都被任命为侍卫武士。

[10]故太尉杨彪与袁主昏姻，曹操恶之，诬云欲图废立，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将作大匠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乎！"操曰："此国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许令满宠按彪狱，融与书令荀皆属宠曰："但当受辞，勿加考掠。"宠一无所报，考讯如法。数日，求见操，言之曰："杨彪考讯，无他辞语。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顷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融闻宠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宠。彪见汉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称脚挛，积十余年不行，由是得免于祸。

[10]前任太尉杨彪与袁术家有姻亲关系，曹操对此感到厌恶，便诬告杨彪图谋罢黜皇帝，另立新君。奏报献帝后，将杨彪逮捕下狱，指控他有大逆不道之罪。将作大匠孔融听到消息后，来不及换上朝服，就赶去见曹操，对他说："杨公四代都有清高的品德，受到天下人的仰慕。根据《周书》，父子兄弟，有罪都互不牵连，何况将袁术之罪加到杨彪头上！"曹操说："这是天子的意思。"孔融说："假如周成五要杀死召公，周公能说不知道吗？"曹操命令许都令满宠来审理杨彪案件，孔融与尚书令荀都嘱咐满宠说："只应接受杨彪的口供，不要用刑加以拷问。"满宠根本未加理睬，照样严型拷问，过了几天，满宠求见曹操，汇报说："杨彪受刑后，没有供出什么罪行，这个人全国闻名，如果没有确实证据就定罪，必定会大失民心，我为您惋惜。"曹操当天就下令赦免杨彪。起初，荀、孔融听到满宠拷打杨彪的消息，都感到愤慨，等到杨彪因此而被赦免，才明白满宠的用意，于是对待满宠更加亲近。杨彪看到东汉王室已经衰败，政权控制在曹操手中，就自称腿脚痉挛，十几年不走路，因此得以免祸。

[11]马日丧至京师，朝廷议欲加礼，孔融曰："日以上公之尊，秉髦节之使，而曲媚奸臣，为所牵率，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按，不宜加礼。"朝廷从之。金尚丧至京师，诏百官吊祭，拜其子玮为郎中。

[11]太傅马日的灵柩运回京师，朝廷商议要为他大办丧事，提高仪式规格。孔融说："马日以上公的尊贵地位，代表天子出使，而他曲意谄媚奸臣，受奸臣的牵制。朝廷的大臣，怎么能以被人胁迫作为借口！天子怜悯旧臣，不忍加以追究，但不应该再提高规格。"朝廷接受了孔融的意见。已故兖州刺史金尚的灵柩运到京师，献帝下诏，命令文武百官进行祭吊，任命他的儿子金玮为郎中。

[12]冬，十一月，曹操复攻张绣，拔湖阳，禽刘表将邓济；又攻舞阴，下之。

[12]冬季，十一月，曹操再次进攻张绣，攻占湖阳，生拎擒刘表部将邓济。曹军又进攻舞阴，攻克。

[13]韩暹、杨奉在下邳，寇掠徐、扬间，军饥饿，辞吕布，欲诣荆州；布不听。奉知刘备与布有宿憾，私与备相闻，欲共击布；备阳许之。奉引军诣沛，备请奉入城，饮食未半，于座上缚奉，斩之。暹失

奉，孤特，与十余骑归并州，为杼秋令张宣所杀。胡才、李乐留河东，才为怨家所杀。乐自病死。郭汜为其将伍习所杀。

[13]韩暹、杨奉在十邳，纵兵抢掠徐州与扬州交界地区，但军队仍然饥饿，便向吕布告辞，打算到荆州投靠刘表。吕布不允许他们离开。杨奉知道刘备与吕布有宿怨，便暗中与刘备联络，想与刘备一起进攻吕布。刘备假装同意。杨奉率军到沛县，刘备请杨奉进城，摆宴席款待杨奉。酒宴还未到一半，就在席上将杨奉捆起来，随即斩杀。韩暹失去杨奉，十分孤立，率领部下十余名骑士投奔并州，途中被杼秋县令张宣杀死。胡才、李乐留在河东，胡才被仇人杀死，李乐自己病死。郭汜被部将伍习杀死。

[14]颍川杜袭、赵俨、繁钦避乱荆州，刘表俱待以宾礼。软数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全身以待时耳，岂谓收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吾与子绝矣！”钦慨然曰：“请敬受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许，俨谓饮曰：“曹镇东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遂还诣操，操以俨为朗陵长。

[14]颍川人杜袭、赵俨、繁钦到荆州避难，刘表都以宾客的礼节接待他们。繁钦屡次向刘表贡献奇计，受到刘表的欣赏。杜袭劝告繁钦说：“我所以与你一起来到荆州，只是为了保全性命，以等待时机罢了。你难道认为刘表是拨乱反正的英主，而打算让长者托身于他吗！你如果不断显示才能，就不再是我的学生，咱们从此绝交！”繁饮感慨地说：“我接受你的劝告！”及至曹操奉迎天子，定都许县，赵俨对繁钦说：“曹操一定能安定全国，我知道应该归附谁了。”

阳安都尉江夏李通妻伯父犯法，俨收治，致之大辟。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通妻子号泣以请其命。通曰：“方与曹公戮力，义不以私废公！”嘉俨执宪不阿，与为亲交。

阳安郡都尉、江夏人李通妻子的伯父犯法，赵俨将他逮捕问罪，判外死刑。当时，百姓的生杀大权都控制在州、郡长官手中。李通的妻子号哭着哀求李通救她伯父一命，李通说：“我正与曹公同心协力，在道义上，不能以私废公！”李通赞扬赵俨执法无私，与赵俨结为好友。

三年（戊寅、198）

三年（戊寅，公元198年）

[1]春，正月，曹操还许。三月，将复击张绣。荀攸曰：“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绣以游军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势必乖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而致也；若急之，其势必相救。”操不从，围绣于穰。

[1]春季，正月，曹操回到许都。三月，曹操准备再次进攻张绣，荀攸说：“张绣与刘表互相依靠，力量强大。但张绣是外来的军队，完全依靠刘表供应粮草，刘表无力长期供给，最后势必会闹翻。不如暂缓出军，等待变化，采用招诱的手段吸引张绣。如果进军紧逼，则他们必然互相救援。”曹操没有采纳，进军包围张绣驻军的穰城。

[2]夏，四月，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夷其三族。以煨为安南将军，封乡侯。

[2]夏季，四月，朝廷派谒者仆射裴茂到关中传达献帝所下诏书，命令段煨等诸将领联合讨伐李。段煨等将李的本族亲属全部诛灭，任命段煨为安南将军，封乡侯。

[3]初，袁绍每得诏书，患其有不便于已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曹操以许下埤湿，雒阳残破，宜徒都鄄城以就全实；操拒之。田丰说绍曰：“徒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书，号令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益也。”绍不从。

[3]起初，袁绍每接到诏书，对其中一些于自己不利的措施，很觉烦恼，因此想把天子迁到离自己较近的持方。他派使者去游说曹操，指出许都地势低而潮湿，洛阳已经残破，最好迁都到鄄城，以靠近富裕的地区，便于供应。曹操拒绝了这个建议。袁绍的谋士田丰劝袁绍说：“迁都的建议既然已被拒绝，应当早日进攻许都，奉迎天子。然后，就可利用皇帝的诏书，号令全国，这是上策。不这样，最终会受制于人，尽管后悔也没有用了。”袁绍未予采纳。

会绍亡卒诣操，云田丰劝绍袭许，操解穰围而还，张绣率众追之。五月，刘表遣兵救绣，屯于安众，守险以绝军后。操与荀书曰：“吾到安众，破绣必矣。”及到安从，操军前后受敌，操乃夜凿险伪遁。表、绣悉军来追，操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他日，问操：“前策贼必破，何也？”操曰：“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吾是以知胜矣。”

正好袁绍部下有逃兵投奔曹操，说到男丰劝说袁绍袭击许都，曹操便从穰县解围撤退。张绣率军在后追赶。五月，刘表派军去援救张绣，驻在安众，据守险要，切断曹军退路。曹操给荀写信说：“我到了

安众，一定可以击败张绣！”及至到达安众，曹军腹背受敌，曹操于是乘夜开凿险道，假装要逃跑。刘表、张绣率领全部军队前来追击，曹操布下埋伏，命步兵与骑兵前后夹击，大破刘表与张绣联军。后来，荀询问曹操说：“您以前料定敌军必败，是根据什么？”曹操说：“敌人阻挡我们退兵，是把我军置于死地，我因此知道可以获胜。”

绣之追操也，贾诩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败。”绣不听，进兵交战，大败而还。诩登城谓绣曰：“促更追之，更战必胜。”绣谢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败，奈何复追？”诩曰：“兵势有变，促追之！”绣素信诩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战，果以胜还。乃问诩曰：“绣以精兵追退军而公曰必败，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曹公军新退，必自断后，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既无失策，力未尽而一朝引退，必国内有故也。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非将军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绣乃服。

张绣追击曹操时，贾诩阻止他说：“不能去追，追则必败！”张绣未听，进兵交战，大败而回。贾诩登上城墙，对张绣说：“赶快再去追击，再战必胜！”张绣向他道歉说：“没有听您的话，以至落到如此地步，现已大败，怎么还要再追？”贾诩说：“兵势变化无常，赶快追击！”张绣一向信服贾诩的话，就收拾残兵败将，再去追赶。交兵会战，果然得胜而归。于是问贾诩说：“我用精兵去追赶退军，而您说必败；用败兵去击败军，而您说必胜。结果完全如您预料，原因在哪里？”贾诩说：“这很容易明白。将军虽善于用兵，但不是曹操的对手。曹操军队刚开始撤退，必然亲自率军断后，所以知道将军必败。曹操进攻将军，既没有失策之处，又不是力量用尽，却一下子率军撤退，一定是他的后方发生了变故。他已击败将军的追兵，必然轻装速进，而留下其他将领断后。其他将领虽然勇猛，却不是将军的对手，所以将军虽然率败兵去追击，也必能获胜。”张绣于是大为敬服。

[4]吕布复与袁术通，遣其中郎将高顺及北地太守雁门张辽攻刘备；曹操遣将军夏侯救之，为顺等所败。秋，九月，顺等破沛城，虏备妻子，备单身走。

[4]吕布又与袁术联合，派其部将中郎将高顺与北地太守、雁门人张辽进攻刘备。曹操派将军夏侯去援救刘备，被高顺等击败。秋季，

九月，高顺等攻破沛城，俘虏了刘备的妻子儿女，刘备只身逃走。

曹操欲自击布，诸将皆曰：“刘表、张绣在后，而远袭吕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就亲破，势不敢动。布骁猛，又恃袁术，若从横淮、泗间，豪杰必应之。今乘其初叛，众必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此行，泰山屯帅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等毕附于布。操与刘备遇于梁，进至彭城。陈宫谓布：“宜逆击之，以逸待劳，无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来，蹙著泗水中。”冬，十月，操屠彭城。广陵太守陈登率郡兵为操先驱，进至下邳。布自将屡与操战，皆大败，还保城，不敢出。

曹操打算亲自去进击吕布，诸将都说：“刘表、张绣在后，如果您率军远袭吕布，必然会发生危机。”荀攸说：“刘表、张绣新近受创，在此情势下，不敢有所举动。吕布为人骁勇，又倚仗袁术的势力，如果他纵横淮河、泗水之间，必有其他豪杰起来响应。如今趁他刚刚背叛朝廷，众心不定，大军前往，可以将他击破。”曹操说：“很好！”等到曹操大军出动时，泰山军首领臧霸、孙观、吴敦、尹礼、吕等都归附于吕布。曹操在梁地遇到刘备，一同进驻彭城。陈宫对吕布说：“应当迎击他们，以逸待营。无往不胜！”吕布说：“不如等待他们自己前来，我把他们赶到泗水中淹死。”冬季，十月，曹操在彭城屠城。广陵郡太守陈登率领广陵郡郡兵作为曹操的先锋，进抵下邳。吕布亲自率军，屡次与曹操交战，全都大败，只好退守城池，不敢出战。

操遗布书，为陈祸福；布惧，欲降。陈宫曰：“曹操远来，热不能久。将军若以步骑出屯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则将军救于外。不过旬月，操军食尽，击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宫与高顺守城，自将骑断操粮道。布妻谓布曰：“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归我。今将军厚公台不过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复为将军妻哉！”布乃止；潜遣其官属许汜、王楷求救于袁术。术曰：“布不与我女，理自当败，何为复来？”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为自败耳；布破，明上亦破也。”术乃严兵为布作声援。布恐术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绵缠女身缚著马上，夜自送女出，与操守兵相触，格射不得过，复还城。

曹操写信给吕布，为他陈述利害，吕布恐惧，打算投降。陈宫说：“曹操远来，势不能停留过久。将军如果率领步、骑兵屯驻城外，由我率领剩下的军队在内守城，如果曹军进攻将军，我就领兵攻击他们的后背；如果曹军攻城，则将军在外援救。不过一个月，曹军粮食吃光，我们再行反击，可以破敌。”吕布同意，打算留陈宫与高顺守城，自己率骑兵截断曹军的粮道。吕布的妻子对吕布说：“陈宫与高顺一向不和，将军一出城，陈宫与高顺必然不能同心协力地守城。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将军要在哪里立脚！而且曹操对待陈宫犹如父母对待怀抱中的幼儿，陈宫还舍弃曹操来投靠我们；你待陈宫并未超过曹操，就把全城交给他，抛别妻儿家小，孤军远出。如果一旦有变，我难道能再做你的妻子吗？”吕布就打消那个计划，偷偷派遣部下官员许汜、王楷向袁术求救。袁术说：“吕布不把女儿给我送来，理应失败，为什么又来找我？”许汜、王楷说：“您现在不救吕布，是自取败亡。吕布一破，您也就要破了。”袁术于是整顿动员军队，声援吕布。吕布担心袁术因为自己不送女儿而不发兵救援，就用丝绵将女儿身体裹住，绑到马上，乘夜亲自送女儿出城，与曹操守兵相遇。曹军弓弩齐发，吕布不能通过，只得又退回城中。

河内太守张杨素与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遥为之势。十一月，杨将杨杀杨以应操，别将眭固复杀，将其众北合袁绍。杨性仁和，无威刑，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故及于难。

河内郡太守张杨一向与吕布关系很好，想去援救，但势力不足，只能率军出驻野王县东市，遥作声势。十一月，张杨部将杨杀死张杨，响应曹操。另一个部将眭固又杀死杨，率领部下向北投奔袁绍。张杨性格宽厚仁慈，没有威严，不讲法治。部下有人叛变而被发觉，他却对着叛徒流眼泪，问题予以原谅，不加追问，因此终于被害。

操掘堑围下邳，积久，士卒疲敝，欲还。荀攸、郭嘉曰：“吕布勇布无谋，今屡战皆北，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余，布益困迫，临城谓操军士曰：“卿曹无相困我，我当自首于明公。”陈宫曰：“逆贼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岂可得全也！”

曹操挖掘壕沟包围下邳城。但很久未能攻克，兵士十分疲惫，他打算撤军。荀攸、郭嘉说：“吕布有勇无谋，现在连战连败，锐气已衰。三军完全要看主将的情况，主将锐气一衰，则三军半志全消。陈宫虽有智谋，但机变不够。现在应该乘吕布锐气未复，陈宫智谋未定的时机，发动猛攻，可以消灭吕布。”于是，曹军开凿沟渠，引沂水、泗水来灌城。又过了一个月，吕布更加困窘，登上城头对曹军士兵说：“你们不要这样逼迫我，我要向明公自首。”陈宫说：“曹操不过是个逆贼，怎么配称明公！我们现在投降，就好象用鸡蛋去敲石头，岂能保住性命！”

布将侯成亡其名马，已而复得之，诸将合礼以贺成，成分酒肉先入献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酝酿，为欲因酒共谋布邪！”成忿惧，十二月，癸酉，成与诸将宋宪、魏续等共执陈宫、高顺，率其众降。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兵围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吕布郭将侯成丢失一匹好马，不久又找回来，将领们联合送礼给侯成，向他道贺。侯成设宴招待诸将，先分一份酒肉献给吕布。吕布发怒说：“我下令禁酒，而你们又违令酿酒，打算借饮酒来共同算计我吗？”侯成又气又怕。十二月，癸酉（二十四日），侯成与宋宪、魏续等将领共同捉住陈宫、高顺，率领部众归降曹操。吕布率领左右亲兵登上白门楼，曹军四面紧逼，吕布命令左右亲兵砍下他的人头去投降曹操，亲兵们不忍下手，吕布于是下楼投降。

布见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缚虎不得不急。”乃命缓布缚，刘备曰：“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操颔之。布日备曰：“大耳儿，最叵信！”

吕布见到曹操，说：“从今以后，天下可以平定了。”曹操说：“为什么这样讲？”吕布说：“您所顾忌的人，不过是我吕布。现在，我已归顺，如果让我率领骑兵，您自统步兵，则天下无人能敌。”吕布又回头对刘备说：“刘玄德，你是座上客，我为阶下囚，绳子把我捆得太紧，难道不能帮我说句话吗？”曹操笑着说：“捆绑猛虎，不能不紧。”

于是下令给吕布松绑，刘备说：“不行，您没有看到吕布事奉丁原与董卓的情形吗？”曹操点头赞同。吕布瞪着刘备说：“大耳朵的家伙，最不可信！”

操谓陈宫曰：“公台平生自谓智有余，今竟何如！”宫指布曰：“是子不用宫言，以至于此。若其见从，亦未必为禽也。”操曰：“柰卿老母何？”宫曰：“宫闻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操曰：“柰卿妻子何？”宫曰：“宫闻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操未复言。宫请就刑，遂出，不顾，操为之泣涕，并布、顺皆缢杀之，传首许市。操召陈宫之母，养之终其身，嫁宫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

曹操对陈宫说：“你平生自以为智谋有余，现在怎么样？”陈宫指着吕布说：“这个人不用我的计策，才落到这样的下场。如果他听我的话，也未必就被你捉住。”曹操说：“那你的老母怎么办呢？”陈宫说：“我听说，以孝道治理天下的人，不伤害别人的双亲，我老母的生死，决定于您，而不在我。”曹操说：“你的妻子儿女怎么办？”陈宫说：“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的人，不灭绝别人的后代，妻子儿女的生死，也决定于您，而不在我。”曹操没有再说话。陈宫请求受刑，于是走出门，不再回头，曹操忍不住为他落泪。陈宫与吕布、高顺全都被绞死，他们的头颅被送到京师许都。曹操把陈宫的母亲召来，赡养她直到去世；又把他的女儿嫁出去，对陈宫家属的持养照顾，比当初陈宫跟随自己时还要丰厚。

前尚书令陈纪、纪子群在布军中，操皆礼用之。张辽将其众降，拜中郎将。臧霸自亡匿，操募索得之，使霸招吴敦、尹礼、孙观等，皆诣操降。操乃分琅邪、东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郡，悉以霸等为守、相。

前任尚书令陈纪与他儿子陈群在吕布军中，曹操对他们全都以礼相待，并任用他们为官。张辽率领他的部下归降，被任命为中郎将。臧霸自己逃到民间隐藏起来，曹操悬赏将他捉拿，派他去招降吴敦、尹礼、孙观等，这些人全都到曹操营中归降。曹操于是分割琅邪和东海，增置城阳、利城和昌虑三郡，将臧霸等人全都任命为郡太守和封国国相。

初，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晖为将。及兖州乱，翕、晖皆叛。兖州既定，翕、晖亡命投霸。操语刘备，令霸送二首，霸谓备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违命；然王霸之君，可以义告，愿将军为之辞。"备以霸言白操，操叹息谓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愿也。"皆以翕、晖为郡守。陈登以功加伏波将军。

起初，曹操在兖州时，徐翕、毛晖都是他部下的将领。及至兖州大乱时，徐翕与毛晖都叛变了曹操。兖州平定后，这两个人逃亡，投奔了臧霸。曹操让刘备传话，命令臧霸送来徐翕与毛晖的人头。臧霸对刘备说："我所以能够自立，正是因为不作这种出卖朋友的事情。我受到主公的不杀之恩，不敢违抗命令。但是，成就王霸大业的君主，可以用大义来说服，希望将军为我美言。"刘备把臧霸的话告诉曹操，曹操叹息着对臧霸说："这是古人的高尚行为，而你能作到，这正是我的愿望。"于是，将徐翕、毛晖都任命为太守。陈登因功升任伏波将军。

[5]刘表与袁绍深相结约。治中邓谏表，表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也。治中独何怪乎？"乃辞疾而退。

[5]刘表与袁绍往来密切，交情深厚。治中邓对他进行劝告，刘表说："我对朝廷不缺进贡，对地方不背盟主，这是天下人都能理解的道理。你为什么偏要见怪呢？"于是邓自称有病而辞去职务。

长沙太守张羡，性屈强，表不礼焉。郡人桓阶说羡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以拒表，遣使附于曹操，羡从之。

长沙郡太守张羡，性格倔强，刘表对他不礼敬。长沙人桓阶建议张羡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联合起来抗拒刘表，派使者向曹操表示归附，张羡听从了他的建议。

[6]孙策遣其正议校尉张献方物，曹操欲抚纳之，表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为子彰取孙贲女；礼辟策弟权、翊；以张为侍御史。

[6]孙策派他部下的正议校尉张到朝廷进贡地方特产。曹操打算笼络孙策，就上表推荐孙策担任讨逆将军，封吴侯；把自己的侄女嫁给孙策的弟弟孙匡，又为儿子曹彰娶孙贲的女儿。还延聘孙策的弟弟孙权、孙翊到京师任职，任命张为侍御史。

袁术以周瑜为居巢长，以临淮鲁肃为东城长。瑜、肃知术终无所成，皆弃官渡江从孙策，策以瑜为建威中郎将。肃因家于曲阿。

袁术委任周瑜为居巢县长，临淮人鲁肃为东城县长。周瑜与鲁肃知道袁术最后成不了大事，都抛弃官职，渡过长江来投奔孙策。孙策任用周瑜为建威中郎将。鲁肃于是把全家都搬到曲阿来定居。

曹操表征王朗，策遣朗还。操以朗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

曹操上表，请朝廷征召被孙策俘虏的会稽郡太守王朗，孙策送王朗返回京师。曹操任命王朗为谏议大夫，参议司空府的军事。

袁术遣间使赍印绶与丹阳宗帅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共图孙策。刘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自称丹阳太守。策已定宣城以东，惟泾以西六县未服，慈因进住泾县，大为山越所附。于是策自将讨祖郎于陵阳，禽之。策谓郎曰：“尔昔袭恨，斫孤马鞍，今创军立事，除弃宿恨，惟取能用，与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头谢罪，即破械，署门下贼曹。又讨太史慈于勇里，禽之，解缚，捉其手曰：“宁识神亭时邪？若卿尔时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笔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闻卿有烈义，天下智士也，但所托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已，勿忧不如意也。”即署门下督。军还，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导，军人以为荣。

袁术派遣秘密使者，将印绶带给丹阳郡地方势力首领祖郎等，要祖郎去煽动山越人，共同打击孙策。刘繇被孙策打败，投奔豫章郡时，太史慈逃到芜湖地区的山中，自称为丹阳太守。孙策已经平定宣城以东地区，只有泾县以西的六县还未征服。太史慈就进驻泾县，大受山越人的拥护。于是，孙策亲自率军到陵阳去征讨祖郎，将他生擒。孙策对祖郎说：“你以前袭击我，曾砍中我的马鞍。如今我兴建军队，创立大业，抛除旧恨，只要是能用之才，就加以任用。我对天下人都是如此，不仅是你一个人，你不必害怕。”祖郎叩头请罪，孙策立即打开他的枷锁，任命他为门下贼曹。孙策又进军勇里攻讨太史慈，将他生擒。孙策解开捆绑太史慈的绳索，握着他的手说：“还记得神亭相遇时的情景吗？如果你那时捉到我，会怎么对待？”太史慈说：“无法估量。”孙策大笑着说：“今天的大事，我要与你一同开创。听说你有胆烈，为人忠勇，是天下的智士，只是你所跟随的并不是真正的明主罢了。我是你的知已，不要担心不能如意。”随即任用太史慈为门下督。

孙策大军返回时，祖郎、太史慈一同在前面开道，全军都认为是荣耀。

会刘繇卒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欲奉豫章太守华歆为主；歆以为“因时擅命，非人臣所宜”，众守之连月，卒谢遣之，其众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抚安之，谓慈曰：“刘牧往责吾为袁氏攻庐江，吾先君兵数千人，尽在公路许。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于公路而求之乎！其后不遵臣节，谏之不从，丈夫义交，苟有大故，不得不离，吾交求公路及绝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时与共论辩也。今儿子在豫章，卿往视之，并宣孤意于其部曲，部曲乐来者与俱来，不乐来者且安慰之。并观华子鱼所以牧御方规何如。卿须几兵，多少随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将军量同桓、文，当尽死以报德。今并息兵，兵不宜多，将数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还。”策曰：“子义舍我，当复从谁！”饯送昌门，把腕别曰：“何时能还？”答曰：“不过六十日。”慈行，议者犹纷纭言遣之非计。策曰：“诸君勿复言，孤断之详矣。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其心秉道义，重然诺，一以意许知己，死亡不相负，诸君勿忧也。”慈果如期而反，谓策曰：“华子鱼，良德也，然无他方规，自守而已。又，丹阳僮芝，自擅庐陵，番阳民帅别立宗部，言‘我已别立郡海昏上缭，不受发召’，子鱼但睹视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正在这时，扬州牧刘繇在豫章郡去世。他部下有万余人，打算推举豫章郡太守华歆为首领。华歆认为：“利用时机擅自夺取权力，不是人臣应该做的事情。”刘繇的部众坚持了几个月，华歆最终还是表示辞谢，把他们送走。于是这些部众无所归依。孙策命令太史慈前去安抚，他对太史慈说：“刘州牧以前责备我为袁术进攻庐江。当时，我父亲遗留下的数千精兵都在袁术那里，我志在建立大业，怎么能不向他屈意低头而索求我父亲的旧部呢！后来袁朴不遵守臣节，不听从劝谏，大丈夫以道义相交，但有大的变动时，也不能不分离，我当初投靠袁术及后来与他断交的经过，就是这样。只恨不能在刘州牧活着的时候向他解释清楚。如今，刘州牧的儿子在豫章，你去看望一下，并把我的意思宣告给他的部曲，他们乐意来的就随你一同来，不乐意的也加以安抚，并观察一下华歆治理郡务的能力怎样。你需要带多少兵去，可以自作决定。”太史慈说：“我曾犯下不可宽怒的重罪，将军有

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气量，我应当以死报答将军的恩德。如今双方并没有交战，不宜多带人马，率领数十人足够了。”孙策左右的人都说：“太史慈一定会向北逃走，不再回来。”孙策说：“太史慈如果舍弃我，还会再追随谁？”孙策在昌门为太史慈饯行，握住太史慈的手腕道别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太史慈回答说：“不过六十天。”太史慈走后，大家仍议论纷纷，认为派他去是失策。孙策说：“你们不要再说，我已考虑周详。太史慈虽然为人勇猛、胆识过人，但不是一个反复之人。他以道义为重，一诺千金，一旦视作知已，生死不会相负。你们不要担忧。”太史慈果然如期返回，对孙策说：“华歆品德高尚，但没有别的谋略，只能自保而已。另外，丹阳人僮芝擅自占领庐陵，番阳地方势力首领别立宗部，声称：‘我们已在海昏、上缭另立郡府，不接受豫章郡的命令。’而华歆只能干瞪眼而已。”孙策拍手大笑，于是有了兼并豫章郡的想法。

[7]袁绍连年攻公孙瓒，不能克，以书谕之，欲相与释憾连和；瓒不答，而增修守备，谓长史太原关靖曰：“当今四方虎争，无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经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绍于是大兴兵以攻瓒。先是瓒别将有为敌所围者，瓒不救，曰：“救一人，使后将恃救，不肯力战。”及绍来攻，瓒南界别营，自度守则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见救，或降或溃。绍军径至其门，瓒遣子续请救于黑山诸帅，而欲自将突骑出傍西山，拥黑山之众侵掠冀州，横断绍后。关靖谏曰：“今将军将士莫不怀瓦解之心，所以犹能相守者，顾恋其居处老少，而恃将军为主故耳。坚守旷日，或可使绍自退；若舍之而出，后无镇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瓒乃止。绍渐相攻逼，瓒众日。

[7]袁绍连年进攻公孙瓒，不能攻克，就写信给公孙瓒，想与他解开过去的仇怨，互相联合。公孙瓒不予理睬，反而增强防备，他对长史、太原人关靖说：“如今四方龙争虎斗，显然没有人能连年坐在我的城下相守，袁绍能对我怎么样！”袁绍于是大举增兵，向公孙瓒进攻。在此之前，公孙瓒据守各地的将领中，有人被敌军围困，公孙瓒不肯救援，他说：“如果救了这一个人，会使其他将领以后依赖救援，不肯努力奋战。”等到袁绍前来进攻时，公孙瓒派到南境营寨防守的将领，自知坚守不住，又知必定不会有人援救，于是有的投降，有的溃散。袁绍大军长驱直入，到达易京城门。公孙瓒派儿子公孙续向黑山军的

将领们求援，并准备自己率领精锐骑兵出城，奔往西山，带领黑山军反攻冀州，切断袁绍的退路。关靖劝阻公孙瓒说：“如今将军部下将士无不怀着离散之心，所以还能坚守，只是因为顾念全家老少都在这里，而且依赖将军在此主持大局。继续坚守，拖延时日，或许能使袁绍知难自退。如果将军舍弃他们，率兵出城，后方无人作主，易京的陷落，便指日可待。”公孙瓒于是放弃出城打算。袁绍大军逐渐进逼，公孙瓒部众日益窘迫。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六十三卷

汉纪五十五 孝献皇帝戊建安四年（己卯、199）

汉纪五十五 汉献帝建安四年（己卯，公元199年）

[1]春，黑山贼帅张燕与公孙续率兵十万，三道救之。未至，瓒密使行人赍书告续，使引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起火为应，瓒欲自内出战。绍候得其书，如期举火。瓒以为救至，遂出战。绍设伏击之，瓒大败，复还自守。绍为地道，穿其楼下，施木柱之，度足达半，便烧之，楼辄倾倒，稍至京中。瓒自计必无全，乃悉缢其姊妹、妻子，然后引火自焚。绍趣兵登台，斩之。田楷战死。关靖叹曰："前若不止将军自行，未必不济。吾闻君子陷入危，必同其难，岂可以独生乎！"策马赴绍军而死。续为屠各所杀。

[1]春季，黑山军首领张燕与公孙续率兵十万，分三路援救公孙瓒，张燕的援军还未到，公孙瓒秘密派使者送信给公孙续，让他率五千铁骑到北方低洼地区埋伏，点火作为信号，公孙瓒打算自己出城夹击袁绍围城部队。袁绍的巡逻兵得到这封书信，袁绍就按期举火，公孙瓒以为援军已到，就率军出战。袁绍的伏兵发动进攻，公孙瓒大败，回城继续坚守。袁绍围城部队挖掘地道，挖到公孙瓒部队固守的城楼下，用木柱撑住，估计已挖到城楼的一半，便纵火烧毁木柱，城楼就倒塌了。袁绍用这种方法逐渐攻到公孙瓒所住的中京。公孙瓒自料必定不能幸免，就绞死自己的姊妹、妻子儿女，然后放火自焚。袁绍催促士兵登上高台，斩公孙瓒。田楷战死。关靖叹息说："以前，如果不是我阻止将军自己出城，未必没有希望。我听说君子使别人陷入危难时，自己一定与他分担患难，怎么能自己独自逃生呢！"就骑马冲入袁绍军中而死。公孙续被匈奴屠各部杀死。

渔阳田豫说太守鲜于辅曰："曹氏奉天子以令诸侯，终能定天下，宜早从之。"辅乃率其众以奉王命。诏以辅以建忠将军，都督幽州六郡。

渔阳人田豫劝告本郡太守鲜于辅说："曹操尊奉天子来号令诸侯，最终能够平定天下，应该早早归顺他。"鲜于辅于是率领部下归附朝廷。献帝下诏任命鲜于辅为建忠将军，都督幽州六郡军务。

初，乌桓王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总摄上谷大人难楼、辽东大人苏仆延、右北平大人乌延等。袁绍攻公孙瓒，蹋顿以乌桓助之。瓒灭，绍承制皆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单于印绶；又以阎柔得乌桓心，因加宠尉以安北边。其后难楼、苏仆延奉楼班为单于，以蹋顿为王，然蹋顿犹秉计策。

起初，乌桓王丘力居死后，他的儿子楼班年龄还小，侄儿蹋顿勇武善战，富有谋略，就接替了丘力居的王位，总领上谷大人难楼、辽东大人苏仆延、右北平大人乌延等。袁绍进攻公孙瓒时，蹋顿率领乌桓人帮助袁绍。公孙瓒灭亡后，袁绍用皇帝的名义对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都赐予单于印绶。袁绍又因为阎柔受到乌桓人敬重，对阎柔待遇特别优厚，以求得北方连境的安定。后来，难楼、苏仆延共同尊奉楼班为单于，以蹋顿为王，但实际事务仍由蹋顿掌管。

[2]眭固屯射犬，夏，四月，曹操进军临河，使将军史涣、曹仁渡河击之。仁，操从弟也。固自将兵北诣袁绍求救，与涣、仁遇于犬城，涣、仁击斩之。操遂济河，围射犬；射犬降，操还军敖仓。

[2]眭固驻军于射犬。夏季，四月，曹操进军到黄河岸边，派将军史涣、曹仁渡过黄河，进攻眭固。曹仁是曹操的堂弟。眭固亲自率军北上向袁绍求援，在犬城与史涣、曹仁相遇，史涣、曹仁进击，杀死眭固。于是曹操亲统大军渡过黄河，围困射犬，射犬投降。曹军还驻敖仓。

初，操在兖州举魏种孝廉。兖州叛，操曰：“唯魏种且不弃孤。”及闻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以为河内太守，属以河北事。

当初，曹操在兖州推荐魏种为孝廉。兖州反叛时，曹操说：“只有魏种不会辜负我。”及至听到魏种逃走的消息，曹操大怒，说：“你魏种不逃到南越、北胡，我就不放过你！”攻下射犬以后，生擒魏种，曹操说：“只因为他有才干！”解开捆绑他的绳索，任用他为河内郡太守，让他负责黄河以北的事务。

[3]以卫将军董承车骑将军。

[3]任命卫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

[4]袁术既称帝，淫侈滋甚，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厌粱肉，自下饥困，莫之收恤。既而资实空尽，不能自立，乃烧宫室，奔其部曲陈简、雷薄于山，复为简等所拒，遂大穷，士卒散走，忧懑不知所为。乃遣使归帝号于从兄绍曰：“禄去汉室久矣，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谨归大命，君其兴之！”袁谭自青州迎术，欲从下邳北过。曹操遣刘备及将军清河朱灵邀之，术不得过，复走寿春。六月，至江亭，坐箦床而叹曰：“袁术乃至是乎！”因愤慨结病，欧血死。术从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寿春，率其部曲奉术柩及妻子奔庐江太守刘勋于皖城。故广陵太守徐得传国玺，献之。

[4]袁术称帝后，奢靡贪淫的程度比以前更厉害，后宫妃嫔有数百人，无不身穿绫罗绸缎，饱食精美的饭菜。属下将士饥饿困苦，他却毫不并心。不久，储存的各种物资都已耗尽，自己无法维持，于是烧毁宫殿，去投奔驻在山的部将陈简、雷薄，但又遭到陈简等的拒绝。于是袁术大为困窘，部下士兵不断逃走。他心中忧虑烦闷，无计可施，只好派人把皇帝的尊号送给他的堂兄袁绍，说：“汉朝王室的气数久已尽了，袁氏应当接受天命为君王，符命与祥瑞都显示得很明白。如今您拥有四州的地盘，人口一百万户，我谨将上天授予的使命归献给您，请您复兴大业！”袁谭从青州来迎接袁术，想从下邳北方通过。曹操派遣刘备及将军、清河人朱灵率军进行拦截，袁术无法通过，再退回寿春。六月，袁术到达江亭，坐在只辅着竹席的床上，叹息说：“我袁术竟落到这个地步吗！”气愤感慨成病，吐血而死。袁术的堂弟袁胤害怕曹操，不敢留在寿春，率领部曲带着袁术的灵柩与家眷，投奔驻在皖城的庐江太守刘勋。前任广陵郡太守徐得到传国御玺，献给朝廷。

[5]袁绍既克公孙瓒，心益骄，贡御稀简。主簿耿包密白绍，宜应天人，称尊号。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皆言包妖妄，宜诛，绍不得已，杀包以自解。

[5]袁绍消灭公孙瓒后，更加骄横，对朝廷进贡的次数和数量减少。主簿耿包秘密向袁绍建议，应当应天顺民，即位称帝。袁绍把耿包的建议告诉军府的官员，官员们一致认为耿包大逆不道，应该斩首。袁绍不得已，杀掉耿包以表白自己无意称帝。

绍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以攻许。沮授谏曰：“近讨公孙瓒，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动也。宜务农息民，先遣使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图，审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尔！”授曰：“夫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而受攻者也。今弃万安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图、配曰：“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以公今日之强，将士思奋，不及时以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灭也。临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几之变也。”绍纳图言。图等因是谮授曰：“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与主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且御众于外，不宜知内。”绍乃分授所统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骑都尉清河崔琰谏曰：“天子在许，民望助顺，不可攻也！”绍不从。

袁绍挑选了精兵十万，良马万匹，打算攻打许都。沮授劝阻他说：“近来讨伐公孙瓒，连年出兵，百姓疲困不堪，仓库中又没有积蓄，不能出兵。应当抓紧农业生产，使百姓休养生息。先派遣使者将消灭公孙瓒的捷报呈献天子，如果捷报不能上达天子，就可以上表指出曹操断绝我们与朝廷的联系，然后出兵进驻黎阳，逐渐向黄河以南发展。同时多造船只，整修武器，分派精锐的骑兵去骚扰曹操的边境，使他不得安定，而我们以逸待劳，这样，坐着就可以统一全国。”郭图、审配说：“以您用兵如神的谋略，统率北方的强兵，去讨伐曹操，易如反掌，何必那样费事？”沮授说：“用兵去救乱除暴，被称为义兵；倚仗人多势众，被称为骄兵。义兵无敌，骄兵先亡。曹操尊奉天子以号令天下，如今我们要是举兵南下，就违背了群臣大义。而且，克敌制胜的谋略，不在于强弱。曹操法令严明，士兵训练有素，不是公孙瓒那样坐等被打的人。如今要舍弃万全之计而出动无名之师，我为您担忧！”郭图、审配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并不是不义；何况我们是讨伐曹操，怎么能说是师出无名？而且以您今天的强盛，将士们急于立功疆场，不乘此时机奠定大业，就正像古人所说的：‘不接受上天给

予的赏赐，就会反受其害。’这正是春秋时期越国所以兴盛，吴国所以灭亡的原因，监军沮授的计策过于持重，不是随机应变的谋略。”袁绍采纳了郭图等的意见。郭图等乘机向袁绍讲沮授的坏话，说：“沮授总管内外，威震三军，如果势力逐渐扩张，将怎样控制他！臣下的权威与君主一样，就一定会灭亡，这是兵书《黄石》指出的大忌。而且统军在外的人，不应同时主持内部政务。”袁绍就把沮授所统领的军队分为三部分，由三位都督指挥，派沮授、郭图与淳于琼各统一军。骑都尉、清河人崔琰劝阻袁绍说：“天子在许都，民心倾向于那边，不能进攻！”袁绍不听。

许下诸将闻绍将攻许，皆惧，曹操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壹，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孔融谓荀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士也，为之谋；审配、逄纪忠臣也，任其事；颜良、文勇将也，统其兵。殆难克乎！”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逄纪果而自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

许都的将领们听说袁绍要来进攻，都心中害怕。曹操说：“我知道袁绍的为人，志向很大而智谋短浅，外表勇武而内心胆怯，猜忌刻薄而缺少威信，人马虽多而调度无方，将领骄横而政令不一，他的土地虽然广大，粮食虽然丰足，却正好是为我们预备的。”孔融对荀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这样的智士为他出谋划策，审配、逄纪这样的忠臣为他办事，颜良、文这样的勇将为他统领军队，恐怕难以战胜吧！”荀说：“袁绍的兵马虽多，但法纪不严。田丰刚直，但昌犯上司；许攸贪婪，又治理无方；审配专权，却没有谋略；逄纪处事果断，但自以为是。这几个人，势必不能相容，一定会生内讧。颜良、文不过是匹夫之勇，一仗就可以捉住他们。”

秋，八月，操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将精兵入青州以捍东方，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还许，分兵守官渡。

秋季，八月，曹操进军黎阳，派臧霸等充领精兵，到青州去保卫东方边境，留于禁驻扎在黄河之畔。九月，曹操返回许都，分兵驻守官渡。

袁绍遣人招张绣，并与贾诩书结好。绣欲许之，诩于绣坐上显谓绍使曰：．归谢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绣惊惧曰：“何至于此！”窃谓诩曰：“若此，当何归？”诩曰：“不如从曹公。”绣曰：“袁强曹弱，又先与曹为雠，从之如何？”诩曰：“此乃所以宜从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冬，十一月，绣率众降曹操，操执绣手，与欢宴，为子均取绣女，拜扬武将军；表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

袁绍派使者去拉拢张绣，并给张绣的谋士贾诩写信，表示愿与贾诩结交。张绣打算答应袁绍。贾诩在张绣招待袁绍使者时，高声对使者说：“请回去为我们谢谢袁绍的好意，他与兄弟袁术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的英雄豪杰吗！”张绣又惊又怕，说：“怎么至于这样！”他悄悄地对贾诩说：“像现在这样，咱们应当依靠谁？”贾诩说：“不如依靠曹操。”张绣说：“袁绍势力雄厚，曹操势单力孤，而且我们以前又与曹操结过怨仇，怎么归附他呢？”贾诩说：“正因为如此，才应当归附曹操。曹操尊奉天子以号令天下，名正言顺，这是应该归附的第一条理由。袁绍强盛，我们以不多的人马去投靠他，必定不会受到重视；而曹操势单力薄，得到我们必然十分高兴，这是应该归附的第二条理由。抱有称霸天下大志的人，一定会抛弃私怨，以向四表明他的恩德，这是应该归附的第三条理由。希望将军不要疑虑。”冬季，十一月，张绣率部投降曹操。曹操握着张绣的手，与他一起欢宴，为儿子曹均娶张绣的女儿为妻。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上表推荐贾诩担任执金吾，封都亭侯。

关中诸将以袁、曹方争，皆中立顾望。凉州牧韦端使从事天水杨阜诣许，阜还，关右诸将问：“袁、曹胜败孰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运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

关中地区的将领们看到袁绍与曹操正在争斗，都保持中立，坐观成败。凉州牧韦端派遣从事、天水人杨阜前往许都，杨阜返回后，关中将领们问他：“袁绍与曹操相争，将会谁胜谁败？”杨阜说：“袁公宽容

而不果断，好谋而迟疑不决；不果断就没有威信，迟疑不决就会错过时机，如今虽强，但终究不能成就大业。曹公有雄才大略，当机立断，毫不迟疑，法令统一，兵强马壮，能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部下各尽其力，一定能成就大业。”

曹操使治书侍御史河东卫觊镇抚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竟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以白操，操从之。始遗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由是服从。

曹操派治书侍御史、河东人卫觊镇抚关中地区。当时有许多难民归来，关中的将领们大多把他们收容下来，作为部曲。卫觊写信给荀说：“关中土地肥沃，不久前遭受战乱，百姓流入荆州的有十万余家。听说家乡安宁，都盼望返回故乡。但回乡的人无法自立谋生，将领们争相招揽他们，作为部曲。郡、县贫弱，没有力量与将领们抗拒，于是将领们势力扩大，一旦发生变故，必然会有后患。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战乱以来无人管理，应当依照过去的制度，设置使者负责专卖，用专卖的收入去购买农具、耕牛，如果有返乡的百姓，就供应他们，让他们辛勤耕作，广积粮食，使关中富裕起来。流亡远方的百姓知道后，必定不分昼夜地争着归来。还应该让司隶校尉留驻关中，主持关中地区事务。这样，将领们的势力就会日益削弱，官府与百姓就会日益强盛，这是强固根本，削弱敌人的好办法。”荀把卫觊的建议报告给曹操，被曹操采纳。于是开始派遣谒者仆射主管盐政事务，监督专卖，将司隶校尉的官署设在弘农。关中地区从此受到朝廷控制。

袁绍使人求助于刘表，表许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从事中郎南阳韩嵩、别驾零陵刘先说表曰：“今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将择所宜从。岂可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求援而不能助，见贤而不肯归！此两怨必集于将军，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贤俊多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移兵以向

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今之胜计，莫若举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蒯越亦劝之，表狐疑不断，乃遣嵩诣许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拥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衅。”嵩曰：“圣达节；次守节。嵩，守节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以嵩观之，曹公必得志于天下。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犹豫，嵩至京师，天子假嵩一职，不获辞命，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惟加重思，无为负嵩！”表以为惮使，强之。至许，诏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还，盛称朝廷、曹公之德，劝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为怀贰，大会寮属，陈兵，持节，将斩之，数曰：“韩嵩敢怀贰邪！”众皆恐，欲令嵩谢。嵩不为动容，徐谓表曰：“将军负嵩，嵩不负将军！”且陈前言。表妻蔡氏谏曰：“韩嵩，楚国之望也；且其言直，诛之无辞。”表犹怒，考杀从行者，知无他意，乃弗诛而囚之。

袁绍派使者向荆州牧刘表请求援助，刘表应许他的请求，但援军始终不到，而他也不帮助曹操。从事中郎、南阳人韩嵩和别驾、零陵人刘先劝刘表说：“如今袁绍、曹操两雄相持，天下的重心在于将军。如果您想有所作为，可以乘他们斗得两败俱伤时起兵；如果没有那个意思，就应当选择所应归附的对象，进行援助。怎么能拥兵十万，坐观成败，遇到求援而不能相助，看见贤能的人而不肯归附！这样，双方的怨恨必定都集中到您身上，您恐怕就不能中立了。曹操善于用兵，贤才俊杰多为他效力，势必战胜袁绍，然后他再进军长江、汉水一带，恐怕将军您抵御不住。如今最好的办法，不如将荆州归附曹操，曹操一定会感激将军，将军就可以长享福运，并可传给后代，这是万全之策。”蒯越也劝刘表这样作，刘表犹豫不决，于是派韩嵩前往许都，对韩嵩说：“如今天下不知谁能最后胜利，而曹操拥戴天子，建都于许县，你为我去观察一下那里的形势。”韩嵩说：“圣人可以通达权变，次者只能严守节操。我是个守节的人，君臣名分一定，就以死守之。如今我作为将军的僚属，只服从您的命令，赴汤蹈火，虽死不辞。据我看来，曹操一定会统一天下。如果将军能上尊天子，下归曹操，就可以派我出使许都；如果将军犹豫不决，我到京城，万一天子授予我一个官职，又无法辞让，则我就成为天子之臣，只是将军的旧部了。既成为天子的臣属，便遵奉天子的命令，在大义上就不能再为

将军效命了。请您三思，不要辜负了我的一腔忠诚！”刘表以为韩嵩害怕出使到许都，就强迫他去。韩嵩到达许都，献帝下诏，任命韩嵩为侍中、零陵郡太守。韩嵩从许都返回后，盛赞朝廷与曹操的恩德，劝刘表把儿子送到朝廷做人质。刘表大怒，认为韩嵩有二心，就召集全体僚属，排列武士，手持代表天子权力的符节，打算杀死韩嵩。刘表责问韩嵩说：“韩嵩，你竟敢怀有二心吗！”大家都为他担心，劝他向刘表谢罪。韩嵩不动声色，态度从容地对刘表说：“是将军辜负了我，我并没有辜负将军！”就把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刘表的妻子蔡氏劝告刘表说：“韩嵩是楚地有名望的人士，而且他的话有理，杀他没有罪名。”刘表仍然怒气不息，用重刑拷问跟随韩嵩出使的官员，有的被拷打致死，终于知道韩嵩没有背叛自己的意思，就未杀韩嵩，而把他囚禁起来。

[6]扬州贼帅郑宝欲略居民以赴江表，以淮南刘晔，高族名人，欲劫之使唱此谋，晔患之。会曹操遣使诣州，有所案问，晔要与归家。宝来候使者，晔留与宴饮，手刃杀之，斩其首以令宝军曰：“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其众数千人皆服，推晔为主。晔以其众与庐江太守刘勋，勋怪其故，晔曰：“宝无法制，其众素以钞略为利；仆宿无资，而整齐之，必怀怨难久，故以相与耳！”勋以袁术部曲众多，不能赡，遣从弟偕求米于上缭诸宗帅，不能满数，偕召勋使袭之。

[6]扬州地区叛匪首领郑宝打算裹胁百姓到长江以南，他认为淮南人刘晔出身皇族，本人名望又高，准备劫持刘晔，以刘晔的名义来发动此事，刘晔对此很忧虑。正好曹操派遣使者到扬州来调查一件事情，刘晔就邀请使者同自己一道回家。郑宝前来拜见使者，刘晔留他参加宴会。在宴会上，刘晔亲手用刀杀死郑宝，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拿着郑宝的人头，命令郑宝的部下：“曹公有命令，胆敢不服从命令的，与郑宝同罪。”郑宝部下有数千人，都被镇服，推举刘晔作首领。刘晔把这数千人交给庐江郡太守刘勋，刘勋很奇怪，询问原因。刘晔说：“郑宝军中没有纪律，部众向来靠抢掠百姓取利。我一向没有资才，而又要对他们进行整编，必然会引起怨恨，局面难以持久，所以把这些人交给您管辖。”刘勋因为收容袁术的部属太多，粮草供应不上，就派遣堂弟刘偕向上缭的宗党首领们征集粮草。上缭宗党首领们未能满足刘偕的要求，刘偕就通知刘勋，请他派兵进行袭击。

孙策恶勋兵强，伪卑辞以事勋曰："上缭宗民数欺鄙郡，欲击之，路不便。上缭甚富实，愿君伐之，请出兵以为外援。"且以珠宝、葛越赂勋。勋大喜，外内尽贺，刘晔独否，勋问其故，对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也。兵疲于外而国内虚，策乘虚袭我，则后不能独守。是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若军必出，祸今至矣。"勋不听，遂伐上缭；至海昏，宗帅知之，皆空壁逃迁，勋了无所得。时策引兵西击黄祖，行及石城，闻勋在海昏，策乃人遣从兄贲、辅将八千人屯彭泽，自与领江夏太守周瑜将二万人袭皖城，克之，得术、勋妻子及部曲三万余人；表汝南李术为庐江太守，给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徒所得民东诣吴。勋还至彭泽，孙贲、孙辅邀击，破之。勋走保流沂，求救于黄祖，祖遣其子射率船军五千人助勋。策复就攻勋，大破之。勋北归曹操，射亦遁走。

会稽郡太守孙策对刘勋的强大势力颇为忌惮，假装言辞谦卑地对刘勋表示顺服说："上缭的宗党民众，屡次欺负本郡，我打算进攻他们，但路远不便。上缭很为富庶，希望您进兵讨伐，我愿出兵作为外援。"并用珠宝和葛布来贿赂刘勋。刘勋大喜，内外一致向他祝贺，只有刘晔不以为然。刘勋问他原因，刘晔说："上缭虽小，但城堡坚固，壕沟深广，易守难攻，不会在十天之内攻克。大军被困在坚城之下而后方空虚，如果孙策乘虚袭击我们，后方便难于自守。这样，则将军进不能攻陷敌城，退又无家可归。因此，如果大军一定要出，灾祸今天就会到来。"刘勋不听，于是讨伐上缭。大军到达海昏，宗党首领听到风声，全都赶快逃跑，只留下空城，刘勋什么也没有抢到。这时，孙策率兵向西进攻黄祖，走到石城，听说刘勋在海昏，就分派堂兄孙贲、孙辅率领八千人驻在彭泽，自己与兼任江夏郡太守的周瑜率领二万人袭击刘勋的根据地皖城，攻克该城，俘虏了袁术与刘勋的家眷以及部曲三万余人。孙策上表推荐汝南人李术担任庐江郡太守，拨给他三千士兵，守卫皖城，把其余被俘的人都东迁到自己控制的吴郡。刘勋率军返回，到达彭泽，受到孙贲、孙辅的截击，大败。刘勋退守流沂，向黄祖求救，黄祖派儿子黄射率五千水军来援助刘勋。孙策再次前来进攻刘勋，刘勋大败，向北投奔曹操，黄射也逃走了。

策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遂进击黄祖。十二月，辛亥，策军至沙羡，刘表遣从子虎及南阳韩希，将长矛五千来救祖。甲寅，策与

战，大破之，斩。祖脱身走，获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杀溺死者数万人。

孙策收编了刘勋部下的士兵二千余人，俘获了一千艘船只，乘势进攻黄祖。十二月，辛亥（初八），孙策进军到沙羡，刘表派遗遣侄子刘虎与大将南阳人韩，率领五千名手持长矛的士兵来救黄祖。甲寅（十一日），两军会战，孙策大败敌军，斩杀韩。黄祖脱身脱逃走，黄祖的家眷及战船六千艘被孙策俘获，黄祖部下士兵被杀死及淹死的有数万人。

策盛兵将徇豫章，屯于椒丘，谓功曹虞翻曰："华子鱼自有名字，然非吾敌也。若不开门让城，金鼓一震，不得无所伤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见华歆曰："窃闻明府与鄙郡故王府君齐名中州，海内所宗，虽在东垂，常怀瞻仰。"歆曰："孤不如王会稽。"翻复曰："不审豫章资粮器仗，士民勇果，孰与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会稽，谦光之谭耳；精兵不如会稽，实如尊教。孙讨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刘扬州，君所亲见；南定鄙郡，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今大军已次椒丘，仆便还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与君辞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会稽来，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吏赍迎。策便进军，歆葛巾迎策。策谓歆曰："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便向歆拜，礼为上宾。

孙策统大军准备进攻豫章郡，驻扎在椒丘，他对功曹虞翻说："华歆虽有名望，但不是我的对手。如果他不开门让城，一旦发动进攻，不会没有死伤。请你就在他的面前，讲明我的意思。"虞翻就先去拜见华歆，说："听说您与我郡的前任太守王郎在中原地区都享有盛名，受到海内的一致尊崇，虽然我居住在偏远的东方，心中常常景仰。"华歆说："我不如王朗。"虞翻又说："不知豫章郡的粮草储存，武器装备以及民众的勇敢斗志，比我们会稽郡如何？"华歆说："远远比不上。"虞翻说："您说名望不如王朗，是谦虚之词；但兵力精强比不上会稽，则正如您的判断。孙将军智谋出众，用兵如神。以前，他攻破扬州刺史刘繇，是您亲眼所见；再向南平定我们会稽郡，您也一定有耳闻。如今，你要固守孤城，自己已知粮草不足，不早作打算，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孙将军大军已到椒丘，我这就回去，如果明天中牛迎接孙将

军的檄文还没送到，我就不能与您再见了。”华歆说：“我久在江南，常想北归家乡，孙将军一到，我就离开。”于是，华歆连夜赶写迎接孙策的檄文，第二天一早，就派人送到孙策军前。孙策随即领军前进，华歆头戴葛巾，身着便装迎接孙策。孙策对华歆说：“您年高德劭，名满天下，深为远近人心所归；我年幼识浅，应当用子弟拜见长辈的礼节见您。”于是，孙策按照子弟的礼节拜见华歆，将华歆尊为上宾。

孙盛曰：歆既无夷、皓韬邈之风，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桡心于邪儒之说，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夺节堕，咎孰大焉！

孙盛曰：华歆既没有伯夷与商山四皓那样不慕荣利的高风亮节，又失去朝廷大臣尽忠忘私的操守，却屈从邪恶书生的游说，结交孙策那样的横行之徒，官位被夺，气节堕毁，有什么过错比这更大的呢！

[7]策分豫章为庐陵郡，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孙辅为庐陵太守。会僮芝病，辅遂进取庐陵，留周瑜镇巴丘。

[7]孙策分豫章郡，另立庐陵郡，委任孙贲为豫章郡太守，孙辅为庐陵郡太守，恰好占据庐陵的僮芝有病，孙辅就进军攻取庐陵，留周瑜镇守巴丘。

孙策之克皖城也，抚视袁术妻子；及入豫章，收载刘繇丧，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称之。

孙策攻克皖城时，安抚照顾袁术的妻子家小；等到他进入豫章，又运送刘繇的棺柩，厚待刘繇的家属。士大夫因此而称赞孙策。

会稽功曹魏腾尝策意，策将杀之，众忧恐，计无所出。策母吴夫人倚大井谓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井中耳！”策大惊，遽释腾。

会稽郡功曹魏腾曾经得罪孙策，孙策要杀死他，众官员忧虑恐惧，却又无计可施。孙策的母亲吴夫人倚着大井的栏杆，对孙策说：“你刚刚开创江南的局面，诸事都还没有安顿，正应该礼贤下士，不念过失，只记功劳。魏功曹在公事上尽职尽责，你今天杀了他，那么明天别人都会背叛你。我不忍心见到大祸监头，应当先投到这个井里自尽！”孙策大惊，赶快释放魏腾。

初，吴郡太守会稽盛宪举高岱孝廉，许贡来领郡，岱将宪避难于营帅许昭家。乌程邹佗、钱铜及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人，不附孙策。策引兵扑讨，皆破之，进攻严白虎。白虎兵败，奔余杭，投许昭。程普请击昭，策曰："许昭有义于旧君，有诚于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

当初，吴郡太守、会稽人盛宪曾推荐高岱为孝廉，许贡来接管吴郡，高岱就把盛宪藏在营帅许昭家中避难。乌程人邹佗、钱铜以及嘉兴人王晟等，每人都拥有部众一万余人或数千人，不肯归附孙策。本年，孙策进军讨伐，将他们全部击破，就又挥军进讨严白虎。严白虎战败，逃到余杭，投奔许昭。孙策部将程普请求进击许昭，孙策说："许昭对过去的长官有义，对老朋友有诚，这正是大丈夫应有的志气。"于是，没有进军去逼迫许昭。

[8]曹操复屯官渡。操常从士徐他等谋杀操，入操帐，见校尉许褚，色变，褚觉而杀之。

[8]曹操又进驻官渡。曹操身边的侍卫徐他等策划谋杀曹操。他们进入曹操的营帐，刚想动手，见到校尉许褚，脸色大变。许褚发觉，将徐他等杀死。

[9]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操从容谓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备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备因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服等同谋。会操遣备与朱灵邀袁术，程昱、郭嘉、董昭皆谏曰："备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术既南走，朱灵等还。备遂杀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还小沛。东海贼昌及郡县多叛操为备。备众数万人，遣使与袁绍连兵，操遣空长史沛国刘岱、中郎将扶风王忠击之，不克。备谓岱等曰："使汝百人来，无如我何；曹公自来，未可知耳！"

[9]当初，车骑将军董承声称接受了献帝衣带中的密诏，与刘备一起密谋刺杀曹操。一天，曹操从容地对刘备说："如今天下的英雄，只有您和我罢了，袁绍之流，是算不上数的！"刘备正在吃东西，匙子和筷子跌落，正遇到天上打雷，刘备乘机说："圣人说：'遇到迅雷和暴风，使人改变脸色。'真是这样。"事后，刘备便与董承以及长水校尉

种辑、将军吴子兰、王服等一同策划。这时，曹操派遣刘备与朱录去截击袁术，程昱、郭嘉、董昭等都劝阻曹操，说："不可派遣刘备率兵外出！"曹操后悔，派人去追，没有追上。袁术既向南退回寿春，朱灵等班师加朝。刘备就杀死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镇守下邳，代理下邳郡太守，自己回到小沛。车海乱匪首领昌以及其他郡县多背叛曹操，归附刘备。刘备拥有部众数万人，派使者与袁绍联系会师。曹操派遣司空长史、沛国人刘岱和中郎将、扶风人王忠率军进攻刘备，刘贷等失利。刘备对刘岱等人说："像你们这样的，来上一百个，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如果曹公亲自来，胜负就难以预料了。"

五年（庚辰、200）

五年（庚辰，公元200年）

[1]春，正月，董承谋泄；壬子，曹操杀承及王服、种驾，皆夷三族。

[1]春季，正月，董承的密谋败露。壬子（疑误），曹操杀死董承和王服、种辑，并将他们的三族全部屠灭。

操欲自讨刘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操曰："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郭嘉曰："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操师遂东。冀州别驾田丰说袁绍曰："曹操与刘备连兵，未可卒解。公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绍辞以子疾，未得行。丰举杖击地曰："嗟乎！遭难遇之时，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事去矣！"

曹操打算亲自出马讨伐刘备，将领们都说："与您争夺天下的是袁绍，如今袁绍大军压境，而您却向东讨伐刘备，如果袁绍在背后进行攻击，怎么办？"曹操说："刘备是人中豪杰，如今不进攻他，必定成为后患。"郭嘉说："袁绍性情迟钝，而且多疑，即使来进攻，也必定不会很快。刘备刚刚创立基业，人心还没有完全归附，赶快进攻，一定能将刘备击败。"曹操于是挥师东征刘备。冀州别驾田丰邓袁绍说："曹操与刘备交战，不会立即分出胜负，将军率军袭击他的后方，可以一举成功。"袁绍因儿子患病而推辞，未能出兵。田丰举杖击地说："唉！遇到这种难得的机会，却因为婴儿的病而放弃，可惜啊，大事完了！"

曹操击刘备，破之，获其妻子；进拔下邳，禽关羽；又击昌，破之。备奔青州，因袁谭以归袁绍。绍闻备至，去邺二百里迎之；驻月余，所亡士卒稍稍归之。

曹操进攻刘备，将刘备打败，俘虏了他的妻子家小。曹操接着攻克下邳，捉住关羽，又击败昌。刘备逃奔青州，通过袁谭投奔袁绍。袁绍听说刘备来到，出邺城二百里，亲自去迎接刘备。刘备在邺城住了一个多月，被打散的士兵遂渐回到刘备身边。

曹操还军官渡，绍乃议攻许，田丰曰："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丰强谏忤绍，绍以为沮众，械系之。于是移檄州群，数操罪恶。二月，进军黎阳。

曹操率军回到官渡，袁绍才开始计议进攻许都。田丰说："曹操既然击败刘备，则许都已不再空虚。而且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穷，兵马虽少，却不可轻视。现在，不如按兵不动，与他相持。将军据守山川险固，拥有四州的民众，对外结交英雄，对内抓紧农耕，加强战备。然后，挑选精锐之士，分出来组成奇兵，频繁攻击薄弱之处，扰乱黄河以南。敌军救右，我军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得敌军疲于奔命，百姓无法安心生产，我们没有劳苦，而敌军已经陷入困境，不到三年，就可坐等胜利。现在放弃必胜的谋略，而要以一战来决定成败，万一不能如愿，后悔就来不及了。"袁绍没有采纳。田丰竭力劝谏，冒犯了袁绍，袁绍认为田丰扰乱军心，给他戴上刑具，关押起来。于是，袁绍用公文通告各州、郡，宣布曹操的罪状。二月，袁绍进军黎阳。

沮授临行，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曰："势存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马不敌，君何惧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伯，众实疲敝，而主骄将，军之破败，在此举矣。扬雄有言：'六国，为嬴弱姬。'其今之谓乎！"

沮授在出军前，召集宗族，把自己的家产分给族人，说：“人势则权威无所不加，失势则连自己性命民保不住，真是可悲！”他弟弟沮宗说：“曹操的兵马比不上我军，您为什么害怕呢？”沮授说：“凭曹操的智慧与谋略，又挟持天子作为资本，我们虽战败公孙瓒，但士兵实际上已经疲惫，加上主上骄傲，将领奢侈，全军复没，就在这一仗了。扬雄曾经说过：‘六国纷纷扰扰，只不过是为秦取代周而效劳。’这说的是今天啊！”

振威将军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少兵，必轻易，不来攻。若益昱兵，过则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两损其势，愿公无疑。”绍闻昱兵少，果不往。操谓贾诩曰：“程昱之胆，过于贲、育矣！”

振威将军程昱率七百人守鄄城。曹操打算给他增加二千名士兵，程昱不肯，说：“袁绍拥兵十万，自以为所向无前，看到我兵力溥弱，一定瞧不起，不会来攻。如给我增兵，则袁绍大军经过就不会不进攻，进攻必然攻克，那就白白损失您和我两处的实力，请您不必担心。”袁绍听说程昱兵少，果然没去进攻。曹操对贾诩说：“程昱的胆量，超过古代勇士孟贲和夏育了！”

袁超遣其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廷于白马。沮授曰：“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绍不听。夏，四月，曹操北救刘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敌，必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操从之。绍闻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操使张辽、关羽先登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而还，绍军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徙其民，循河而西。

袁绍派大将颜良到白马进攻东郡太守刘延，沮授说：“颜良性情急躁狭隘，虽然骁勇，但不可让他独当一面。”袁绍不听。夏季，四月，曹操率军向北援救刘延。荀攸说：“如今我们兵少，不是袁军的对手，只有分散他的兵力才行。您到延津后，做出准备渡河袭击袁绍后方的样子，袁绍必然向西应战。然后，您率军轻装急进，袭击白马，攻其不备，就可击败颜良。”曹操听从了荀攸的计策。袁绍听说曹军要渡河，就分兵向西阻截。曹操于是率军急速向白马挺进，还差十余里，

颜良才得到消息，大吃一惊，前来迎战。曹操派张辽、关羽作先锋，关羽望见颜良的旌旗伞盖，策马长驱直入，在万众之中刺死颜良，斩下他的头颅而归，袁绍军中无人能够抵挡。于是，解开白马之围，曹操把全城百姓沿黄河向西迁徒。

绍渡河追之，沮授谏曰："胜负变化，不可不详。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获，还迎不晚，设其有难，众弗可还。"绍弗从。授临济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以疾辞。绍不许而意恨之，复省其所部，并属郭图。

袁绍要渡过黄河进行追击，沮授劝阻他说："胜负之间，变化无常，不能不慎重考虑。如今应当把大军留驻在延津，分出部分军队去官渡，如果他们告捷，回来迎接大军也不晚，如果大军渡河南下，万一失利，大家就没有退路了。"袁绍不听他的劝告。沮授在渡河时叹息着说："主上狂妄自大，下边将领只会贪功，悠悠黄河，我们能成功吗? "于是，沮授称病辞职。袁绍不批准，但心中怀恨，就又解除沮授的兵权，把他所率领的军队全部拨归郭图指挥。

绍军至延津南，操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操曰："勿复白。"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操顾攸而笑。绍骑将文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操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与颜良，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之，绍军夺气。

袁绍大军到达延津以南，曹操部署军队在南阪下安营，派人登上营垒望。望的人报告说："敌军大约有五六百骑兵。"一会儿，又报告说："骑兵逐渐增多，步兵不可胜数。"曹操说："不必再报告了。"命令骑兵解下马鞍，放马休息。这时，从白马运送的辎重已经上路，将领们认为敌军骑兵多，不如回去守卫营垒。荀攸说："这正是引敌上钩，怎么能离开? "曹操看着荀攸微微一笑。袁绍的骑兵将领文与刘备率领五六千骑兵先后赶到，曹军将领们都说："可以上马了。"曹操说："还没到时候。"又过了一会儿，袁军的骑兵更多了，有的已分别攻击曹军的辎重车队，曹操说："时候到了。"于是曹军全体骑兵上马。当时曹军骑兵不到六百人，曹操挥军猛击，大破袁军，斩杀文。

文与颜良都是袁绍军中有名的大将，两次交战，先后被曹军杀死，袁绍军中士气大衰。

初，操壮关羽之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使张辽以其情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耳。"辽以羽言报操，操义之。及羽杀颜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刘备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起初，曹操欣赏关羽的为人，但观察关羽的心思，没有久留之意，就派张辽去了解关羽的想法，并羽叹息说："我十分明白曹公待我情义深厚，但我受刘将军厚恩，已发誓与他同生死，共患难，不能背弃誓言。我最终不会留在这里，但要立功报答曹公后才离去。"张辽把关羽的话报告给曹操，曹操佩服他的义气。等到关羽杀死颜良后，曹操知道他一定要去，就重加赏赐。关羽把所有曹操赏赐的东西都封存起来，留下一封拜别的书信向曹操辞行，就到袁绍军投奔刘备。曹操的左右将领要去追赶关羽，曹操说："他是各为其主，不要去追。"

操还军官渡，阎柔遣使诣操，操以柔为乌桓校尉。鲜于辅身见操于官渡，操以辅为右度辽将军，还镇幽土。

曹操回军官渡，阎柔派遣使者拜见曹操，曹操任命阎柔为乌桓校尉。鲜于辅亲自到官渡拜见曹操，曹操任命他为右度辽将军，回去镇守幽州。

[2]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孙策西击黄祖，登诱严白虎余党，图为后害。策还击登，军到丹徒，须待运粮。初，策杀吴郡太守许贡，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雠、策性好猎，数出驱驰，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卒遇贡客三人，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策创甚，召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时年二十六。

[2]广陵郡太守陈登把郡府设在射阳，孙策向西攻击黄祖，陈登引诱严白虎的余党，准备在孙策后方起事。孙策率军回击陈登，先驻在丹徒，等待运输粮草。当初，孙策曾杀死吴郡太守许贡，许贡的家奴和门客藏在民间，打算为许贡报仇。孙策性喜打猎，经常在外追赶野

兽，他骑的一匹骏马速度极快，卫士们的马根本追不上。孙策乘马驱驰时，突然遇到许贡的三个门客，他们用箭射中孙策面颊，后面的卫士骑马随即将门客全部刺杀。孙策受伤很重，召唤张昭等人，对他们说："中原正在大乱，以吴、越的人力，据守三江险要，足以坐观成败。你们一定要好好辅佐我的弟弟！"把孙权叫来，把印绶给孙权佩上，对孙权说："率领江东的人马，决战于疆场，与天下英雄相争，你不如我；遴选贤才，任用能臣，使他们各尽忠心，保守江东，我不如你。"四月，丙午（初四），孙策去世，当时他二十六岁。

权悲号，未视事，张昭曰："孝廉！此宁哭时邪！"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昭率僚属，上表朝廷，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周瑜自巴丘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张昭共掌众事。时策虽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遂委心而服事焉。

孙权悲痛号哭，没有去主持军政事务。张昭对他说："孙孝廉，这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于是给孙权换好官服，扶孙权上马，要他出去巡视军营。张昭率领僚属，向朝廷上表奏报孙策的死讯，并通知属下郡、县，命令各地官吏和大小将领都严守岗位。周瑜从巴丘率兵前来奔丧，就留在吴郡，担任中护军，与张昭一起主持军政事务。当时孙策虽然已经占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这几个郡，但偏远山区，还未全部控制。流亡客居在江南的士大夫，也还怀有暂时避难的想法，与孙策、孙权未建立起稳定的君臣关系。但张昭、周瑜等人认为可以与孙权共同完成大业，于是尽心尽力地为孙权效力。

[3]秋，七月，立皇子冯为南阳王；壬午，冯薨。

[3]秋季，七月，献帝封皇子刘冯为南阳王。壬午（十二日），刘冯去世。

[4]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操应袁绍，绍遣刘备将兵助辟，郡县多应之。绍遣使拜阳安都尉李通为征南将军，刘表亦阴招之，通皆拒焉。或劝通从绍，通按剑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绍虽强盛，终为之虏耳。吾以死不贰。"即斩绍使，送印绶诣操。

[4]汝南郡的黄巾军首领刘辟等背叛曹操，响应袁绍，袁绍派遣刘备统兵去援助刘辟，周围的郡、县纷纷起来响应。袁绍派使者委任阳

安郡都尉李通为征南将军，刘表也暗中派人来招李通，李通一概拒绝。有人劝李通与袁绍联络，李通手按剑柄叱责说：“曹公明智，必然平定天下；袁绍虽然强盛，终究会败在曹公之手。我誓死不二。”随即杀死袁绍使者，把袁绍送来的印绶上交给曹操。

通急录户调，朗陵长赵俨见通曰：“方今诸郡并叛，独阳安怀附，复趣收其绵绢，小人乐乱，天乃不可乎？”通曰：“公与袁绍相持甚急，左右郡县背叛乃尔，若绵绢不调送，观听者必谓我顾望，有所须待也。”俨曰：“诚亦如君虑，然当权其轻重。小缓调，当为君释此患。”乃书与荀曰：“今阳安郡百姓困究，邻城并叛，易用倾荡，乃一方安危之机也。且此郡人执守忠节，在险不贰，以为国家宜垂慰抚；而更急敛绵绢，何以劝善！”即白操，悉以绵绢还民，上下欢喜，郡内遂安。通击群贼瞿恭等，皆破之，遂定淮、汝之地。

李通加紧按户征收绵绢，朗陵县令赵俨去见李通，对他说：“如今其他郡县都已叛变，只阳安仍旧附朝廷。现在又要按户强收绵绢，小人喜欢作乱，这样强行征敛，恐怕不可以吧？”李通说：“曹公与袁绍相持，正在危急时刻，周围郡、县竟然这样背叛，如果不立刻征收绵绢，送到许都，就必定会有人说我坐观成败，有所等待。”赵俨说：“事情确实像您考虑得那样，但是应当区别轻重缓急。稍稍放松，我来为你消除这个顾虑。”赵俨于是给荀写信说：“如今阳安郡百姓穷困，邻近郡县都已叛变，容易受到影响，这正是这一地区安危的关键时刻。而且阳安郡的百姓保持忠节，身处险境而并无二心，我认为国家应该加以慰抚，但却反而加紧征收绵绢，这怎么能劝导百姓一心向善呢？”荀立刻报告曹操，曹操下令把已征收的绵、绢一律退还能百姓。上下都十分高肖，于是全郡安定。李通进攻郡内的地方势力首领瞿恭等，全部击溃他们，平定了淮、汝地区。

时操制新科，下州郡，颇增严峻，而调绵绢方急。长广太守何言于操曰：“先生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乱。愚以为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其民间小事，使长吏临时随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业，然后乃可齐之以法也。”操从之。

当时曹操制定了新的法令，颁下州、郡执行，比以前严厉得多，而且征收绵、绢正很急迫。长广郡太守何对曹操说：“古代的君王把赋税

分为九等，以距京城的远近作为标准，而且根据归附早晚与治乱的情况订立了轻典、中典、重典三种不同的刑法标准。我认为长广郡应该按照归附较晚的边远地区施行法律，赋税从轻，法令从宽。民间的小事，由地方官员因地制宜，自行处理，上不违背朝廷正法，下可顺应百姓之心。等到三年以后，百姓安居东业，然后再推行朝廷的统一法令。”曹操批准了这个意见。

刘备略汝、颖之间，自许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将军方有目前急，其势不能相救，刘备以强兵临之，其背叛故宜也。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击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将骑击备，破走之，尽复收诸叛县而还。

刘备率军攻掠汝、颖地区，自许都以南，官民都人心不安，曹操对此很忧虑。曹仁说：“南方认为大将军目前正与袁绍相持到危急关头，势不能去援救，刘备又率强兵压境，所以他们背叛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刘备刚开始率领袁绍的士兵，还不能得心应手，立刻进攻，可以击破刘备。”曹操就派曹仁率骑兵进攻刘备，刘备兵败溃逃，曹仁全部收复叛变各县后才回军。

备还至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刘表。绍遣备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曹操遣将蔡杨击之，为备所杀。

刘备回到袁绍军中，暗中打算离开袁绍。于是，他劝说袁绍与荆州的刘表联合。袁绍派刘备率领他原来的部队再到汝南，与盗匪首领龚都等联合，有部众数千人。曹操派部将蔡杨前去进攻，被刘备杀死。

袁绍军阳武，沮授说绍曰：“北兵虽众而劲果不及南，南军谷少而资储不如北；南幸于急战，北利在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八月，绍进营稍前，不沙为屯，东西数十里。操亦分营与相当。

袁绍驻军阳武，沮授劝袁绍说：“我军数量虽多，但战斗力比不上曹军；曹军粮草短缺，军用物资储备比不上我军。因此，曹操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打持久战。应当作长期打算，拖延时间。”袁绍没有采纳。八月，袁绍大军向前稍作推进，依沙丘扎营，东西达数十里。曹操也把部队分开驻扎，与袁绍营垒相对。

[5]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5]九月，庚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6]曹操出兵与袁绍战，不胜，复还，坚壁。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而行。操乃为霹雳车，发石以击绍楼，皆破；绍复为地道攻操，操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操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赋，多叛归绍者。操患之，与荀书，议欲还许，以致绍师。报曰："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今谷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操从之，乃坚壁持之。

[6]曹操出兵与袁绍交战，没有取胜，又退回营垒，坚守不出。袁绍军中制造高楼，堆起土山，居高临下地向曹营射箭，曹军在营中行走，都要用盾牌遮挡飞箭。曹操制成霹雳车，发射石块，将袁绍的高楼全都击毁。袁绍又挖地道进攻，曹军在营内挖一道长长的深沟，以抵御袁军从地下来攻。曹操兵少粮尽，士兵疲惫不堪，百姓无法交纳沉重的赋税，纷纷背叛而降附袁绍。曹操大为忧虑，给荀写信，说准备用退回许都的办法，引诱袁军深入。荀回信说："袁绍集中全部军队到官渡，打算与您一决胜负。您以最弱者抵抗最强者，如果不能制敌，就将为敌所制，这正是夺取天下的重要关键。而且，袁绍只是布衣中的英雄罢了，能把人才招集在自己身边，却不能任用。以您的神武明智，加上尊奉天子、名正言顺，有谁能阻拦得住！如今，粮食虽少，但还没有到楚、汉在荥阳、成对峙时的困境。那时刘邦、项羽谁也不肯先向后撤，是因为先退就会处于劣势。您的军队只有袁绍军队的十分之一，但您坚守不动，扼住袁军的咽喉，使袁军无法前进，已长达半年。情势显现，已到终结，必将发生变化，这正是出奇制胜的时机，一定不能放弃。"曹操听从荀的劝告，于是坚守营垒，与袁绍相持。

操见运者，抚之曰："却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官渡。荀攸言于操曰："绍运车旦暮至，其将韩猛锐而轻敌，击，可破也！"操曰："谁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将军河东徐晃与史涣邀击猛，破走之，烧其辎重。

曹操见到运输粮草的人，安抚他们说：“再过十五天，为你们击败袁绍，就不再辛苦你们运粮了。”袁绍的运粮车数千辆来到官渡，荀攸对曹操说：“袁绍的运送辎重的车队马上就要来了，押运的大将韩猛勇敢而轻敌，进攻他，可以把他击败！”曹操说：“派谁去合适？”荀攸说：“徐晃最合适。”于是，曹操派遣偏将军河东人徐晃与史涣在半路截击韩猛，击退韩猛，烧毁辎重。

冬，十月，绍复遣车运谷，使其将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沮授说绍：“可遣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绝曹操之钞。”绍不从。

冬季，十月，袁绍又派大批车辆运粮草，让大将淳于琼等率领一万余人护送，停留在袁绍大营以北四十里处。沮授劝袁绍说：“可派遣蒋奇率一支军队，在运粮队的外围巡逻，以防曹操派军袭击。”袁绍不听。

许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可拔也。许拔，则奉迎天子以讨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不从，曰：“吾要当先取操。”会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怒，遂奔操。

许攸说：“曹操兵少，而集中全力来抵抗我军，许都由剩下的人守卫，防备一定空虚，如果派一支队伍轻装前进，连夜奔袭，可以攻陷许都。占领许都后，就奉迎天子以讨伐曹操，必能捉住曹操。假如他未立刻溃散，也能使他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一定可将他击败。”袁绍不同意，说：“我一定要先捉住曹操。”正在这时，许攸家里有人犯法，留守邺城的审配将他们逮捕，许攸知道后大怒，就投奔曹操。

操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操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操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操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柰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辎重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若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营，自将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钞略后军，遣兵以益

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会明，琼等望见操兵少，出陈门外，操急击之，琼退保营，操遂攻之。

曹操听说许攸前来，等不及穿鞋，光着脚出来迎接他，拍手笑着说：“许子卿，你远道而来，我的大事可成功了！”入座以后，许攸对曹操说：“袁军势大，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现在还有多少粮草？”曹操说：“还可以支持一年。”许攸说：“没有那么多，再说一次。”曹操又说：“可以支持半年。”许攸说：“您不想击破袁绍吗？为什么不说实话呢！”曹操说：“刚才只是开玩笑罢了，其实只可应付一个月，怎么办呢？”许攸说：“您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草已尽，这是危急的关头。袁绍有一万多辆辎重车，在故市、乌巢，守军戒备不严密，如果派轻装部队袭击，出其不意而来，焚毁他们的粮草与军用物资，不出三天，袁绍大军就会自行溃散。”曹操大喜，于是留下曹洪、荀攸防守大营，亲自率领五千名步骑兵出击。军队一律用袁军的旗号，兵士嘴里衔着小木棍，把马嘴绑上，以防发出声音，夜里从小道出营，每人抱一捆柴草。经过的路上遇到有人盘问，就回答说：“袁公恐怕曹操袭击后方辎重，派兵去加强守备。”听的人信以为真，全都毫无戒备。到达乌巢后，围住袁军辎重，四面放火，袁军营中大乱。正在这时，天已渐亮，淳于琼等看到曹军兵少，就在营外摆开阵势，曹操进军猛击，淳于琼等抵挡不住，退守营寨，于是曹军开始进攻。

绍闻操击琼，谓其子谭曰：“就操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其将高览、张等攻操营。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事去矣，请先往救之。”郭图固请攻操营。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操营，不能下。

袁绍听到曹操袭击淳于琼的消息，对儿子袁谭说：“就算曹操攻破淳于琼，我去攻破他的大营，让他无处可归。”于是，派遣大将高览、张去攻打曹军大营。张说：“曹操亲率精兵前去袭击，必能攻破淳于琼等，他们一败，辎重被毁，则大势已去，请先去救援淳于琼。”郭图坚持要先攻曹操营寨。张说：“曹操营寨坚固，一定不能攻克。如果淳于琼等被捉，我们都将成为俘虏。”袁绍只是派轻兵去援救淳于琼，而派重兵进攻曹军大营，未能攻下。

绍骑至乌巢，操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谷，士卒千余人，皆取其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绍军将士皆惧。郭图惭其计之失，复谮张于绍曰：“快军败。”忿惧，遂与高览焚攻具，诣操营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计画不用，怒而来奔，君有何疑！”乃受之。

袁绍增援的骑兵到达乌巢，曹操左右有人说：“敌人的骑兵逐渐靠近，请分兵抵抗。”曹操怒喝道：“敌人到了背后，再来报告！”曹军士兵都拼死作战，于是大破袁军，斩杀淳于琼等，烧毁袁军全部粮秣。将一千余名袁军士兵的鼻子全都割下，将所俘获的牛马的嘴唇、舌头也割下，拿给袁绍军队看。袁军将士看到后，大为恐惧。郭图因自己的计策失败，心中羞愧，就又去袁绍那里诬告张，说：“张听说我军失利，十分幸灾乐祸。”张听说后，又恨又怕，就与高览烧毁了攻营的器械，到曹营去投降。曹洪生怕中计，不敢接受他们投降。荀攸说：“张因为计策不为袁绍采用，一怒之下来投奔，您有什么可怀疑的！”于是接受张、高览的投降。

于是绍军惊扰，大溃。绍及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渡河。操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余众降者，操尽坑之，前后所杀七万余人。

于是，袁军惊恐，全面崩溃。袁绍与袁谭等戴着头巾，骑着快马，率领八百名骑士渡过黄河而逃。曹军追赶不及，但缴获了袁绍的全部辎重、图书和珍宝。袁军残部投降，全部被曹操活埋掉，先后杀死的有七万余人。

沮授不及绍渡，为操军所执，乃大呼曰：“授不降也，为所执耳！”操与之有旧，迎谓曰：“分野殊异，遂用圮绝，不图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见禽。”操曰：“本初无谋，不相用计，今丧乱未定，方当与君图之。”授曰：“叔父、母弟，县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操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寻谋归袁氏，操乃杀之。

沮授来不及跟上袁绍渡河逃走，被曹军俘虏，于是他大喊：“我不是投降，只是被擒！”曹操和他是老相识，亲自来迎接他，对他说：“咱们处在不同的地区，一直被隔开不能相见，想不到今天你会被我捉

住。”沮授说：“袁绍失策，自取失败。我的才智和能力全都无法施展，该当被擒。”曹操说：“袁绍缺乏头脑，不能采用你的计策，如今，天下战乱未定，我要与你一同创立功业。”沮授说：“我叔父与弟弟的性命，都控制在袁绍手中。如果蒙您看重，就请快些杀我，这才是我的福气。”曹操叹息说：“我如果早就得到你，天下大事都不值得担忧了。”于是，赦免沮授，并给予他优厚待遇。不久，沮授策划逃回袁绍军中，曹操这才将他杀死。

操收绍书中，得许不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曰：“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

曹操收缴袁绍的往来书信，得到许都官员及自己军中将领写能袁绍的信，他将这些信全部烧掉，说：“当袁绍强盛之时，连我都不能自保，何况众人呢！”

冀州城邑多降于操。袁绍走至黎阳北岸，入其将军蒋义渠营，把其手曰：“孤以首领相付矣！”义渠避帐而处之，使宣号令。众闻绍在，稍复归之。

冀州属下的郡县多投降曹操。袁绍逃到黎阳的黄河北岸，进入部将蒋义渠营中，握着他的手说：“我把脑袋托付给你了。”蒋义渠把大帐让给袁绍，让他在内发号施令，袁军残部知道袁绍还在，又逐渐聚集起来。

或谓田丰曰：“君必见重矣。”丰曰：“公貌宽而内忌，不亮吾忠，而吾数以至言之，若胜而喜，犹能救我，今战败而恚，内忌将发，吾不望生。”绍军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丰在此，必不至于败。”绍谓逢纪曰：“冀州诸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惟田别驾前谏止吾，与众不同，吾亦惭之。”纪曰：“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绍于是谓僚属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初，曹操闻丰不从戎，喜曰：“绍必败矣。”及绍奔遁，复曰：“向使绍用其别驾计，尚未可知也。”

有人对田丰说：“您一定会受到重用。”田丰说：“袁绍外貌宽厚而内心猜忌，不能明白我的一片忠心，而我屡次因直立相劝而触怒了他，如果他因胜利而高兴，或许能赦免我；现在因战败而愤恨，妒心将要发作，我不指望能活下去。”袁军将士都捶胸痛哭，说：“假如田丰在这里，一定不至于失败。”袁绍对逢纪说：“留在冀州的众人，听

到我军失败，都会挂念我；只有田丰以前曾经劝阻我出兵，与众人不同，我也感到心中有愧。”逢纪说：“田丰听说将军失利，拍手大笑，庆幸他的预立实现了。”袁绍于是对僚属说：“我没有用田丰的计策，果然被他取笑。”就下令把田丰处死。起初，曹操听说田丰没有随军出征，高兴地说：“袁绍必败无疑。”到袁绍大败逃跑时，曹操又说：“假如袁绍采用田丰的计策，胜败还难以预料。”

审配二子为操所禽，绍将孟贷言于绍曰：“配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怀反计。”郭图、辛评亦以为然。绍遂以岱为监军，代配守邺。护军逢纪素与配不睦，绍以问之，纪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节，必不以二子在南为不义也。愿公勿疑。”绍曰：“君不恶之邪！”绍曰：“先所争者，私情也；今所陈者，国事也。”绍曰：“善！”乃不废配，配由是更与纪亲。冀州城邑叛绍者，绍稍复击定之。

审配的两个儿子被曹军俘虏。袁绍部将孟岱对袁绍说：“审配官居高位，专权独断，家族人丁旺盛，兵马十分精锐，而且他两个儿子都在曹操手中，一定会心生背叛之意。”郭图、辛评也以为如此。袁绍就委任孟岱为监军，代规审配镇审邺城。护军逢纪一向与审配不和睦，袁绍去征询逢纪的意见，逢纪说：“审配天性刚直，经常仰慕古人的气节，一定不会因为两个儿子在敌人手中而作出不义的事来。希望您不要怀疑。”袁绍说：“你不恨他吗？”逢纪说：“以前我与他争执是私人小事，如今我所说的是国家大事。”袁绍说：“好！”于是，没有罢免审配的职务。自此以后，审配与逢纪的关系日益亲近。冀州属下一些背叛袁绍的城邑，袁绍逐渐收复平定。

绍为人宽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

袁绍为人宽厚文雅，有气度，喜怒不形于色，但性格刚愎自用，难于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所以最终失败。

[7]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7]冬季，十月，辛亥（十二日），有异星出现在大梁星次。

[8]庐江太守李术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各聚众数万在江淮间，曹操表沛国刘馥为扬州刺史。时扬州独有九江，馥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怀乾、绪等，皆贡献相继。数年

中，恩化大行，流民归者以万数。于是广屯田，兴陂；官民有畜，乃聚诸生，立学校；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以修战守之备。

[8]庐江郡太守李术袭击扬州刺史严象，将严象杀死。庐江人梅乾、雷绪、陈兰等各自聚集数万人，分布于江、淮之间。曹操上表推荐沛国人刘馥担任扬州刺史。当时扬州属下只有九江郡控制在曹操手中，刘馥单人匹马到合肥这座空城来上任，在合肥建立州府，招抚梅乾、雷绪等，他们都相继向朝廷进贡。数年之中，广施恩德，推行教化，来归附的流民数以万计。于是刘馥广开屯田，大修水利官府与百姓都有积蓄。于是召集学生兴建学校。又加高城墙、堡垒，积聚守城用的滚木石块，加强作战和防守的准备。

[9]曹操闻孙策死，欲因丧伐之。侍御史张谏曰："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雠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

[9]曹操听到孙策的死讯，打算乘孙权等正在办丧事之机，大举讨伐。侍御史张说："乘人办丧事进行讨伐，是不符合古代道义的，如果不能攻克，便化友为敌，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厚待他。"于是曹操上表推荐孙权担任讨虏将军，兼任会稽郡太守。

操欲令辅权内附，乃以为会稽东部都尉。至吴，太夫人以权年少，委与张昭共辅之。思惟补察，知无不为。太夫人问扬武都尉会稽董袭曰："江东可保不？"袭曰："江东有山川之固，而讨逆明府恩德在民，讨虏承基，大小用命，张昭秉众事，袭等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时也，万无所忧。"权遣张之部，或以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于此，权不以介意。

曹操想让张辅佐孙权，劝导孙权归附朝廷，于是，上表推荐张担任会稽郡东部都尉。张来到吴郡，孙权的母亲吴夫人认为孙权年纪尚轻，委托张与张昭共同辅佐孙权。张一心辅政，尽心尽力。吴夫人向扬武校尉、会稽人董袭说："江东能保得住吗？"董袭说："江东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孙策将军的恩德留在民间，孙权将军继承基业，大小官员都拥护他。张昭主持大局。我们这些武将作为爪牙，这正是地利人和之时，万无一失，不必担忧。"孙权派遣张到会稽郡上任，有人认为张本是朝廷任命的官员，疑心他的志向不仅在此，但孙权并不因此而介意。

鲁肃将北还，周瑜止之，因荐肃于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权即见肃，与语，悦之。宾退，独引肃合榻对饮，曰：“今汉室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肃曰：“昔高帝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若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张昭毁肃年少粗疏，权益贵重之，赏赐储，富拟其旧。

鲁肃将要返回北方故乡，周瑜劝他留下，并向孙权推荐说：“鲁肃才干出众，应当委以重任，还要多延聘一些他这样的人才，以成就大业。”孙权立即接见鲁肃，与他交谈，大为赏识。等到宾客都告辞后，单独留下鲁肃，把坐榻合在一处，相对饮酒。孙权说：“如今汉王室垂危，我想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你有什么办法帮助我？”鲁肃说：“从前，汉高祖刘邦打算尊奉义帝，但并未如愿，是因为项羽从中阻碍。如今的曹操，正象当年的项羽，将军有什么办法去效仿齐桓公、晋文公呢？我私下推测，汉朝王室已不能复兴，曹操也不能一下就被消灭掉。为将军打算，只有保守江东，以观察天下大局的变化。如果能乘曹操在北方用兵，无暇南顾之机，消灭黄祖，进讨刘表，把长江流域全部控制，这就能建立帝王之业。”孙权说：“如今我尽力经营一方，只是希望辅佐汉王室罢了，你所说的这些我还没有想到。”张昭诽谤鲁肃年轻、粗疏，但孙权却越发重视鲁肃，赏赐给他财物，使鲁肃的豪富同鲁家当年一样。

权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别部司马汝南吕蒙，军容鲜整，士卒练习。权大悦，增其兵，宠任之。

孙权检查属下的低级将领，将部下兵力较少而能力又差的加以合并。别部司马、汝南人吕蒙，部下军容整齐，训练有素，孙权大为夸奖，为他增兵，并加以宠任。

功曹骆统劝权尊贤接士，勤求损益，飨赐之日，人人别进，问其燥湿，加以密意，诱谕使言，察其志趣。权纳用焉。统，俊之子也。

功曹络统劝孙权尊敬贤才，接纳各地士人，勤于征询对自己的意见；在宴会赏赐的日子，个别接见，询问生活起居，以示亲近；鼓励

发言，观察他们的能力与志向。孙权都采纳了。骆统是络俊的儿子。

庐陵太守孙辅恐权不能保江东，阴遣人赍书呼曹操。行人以告，权悉斩辅亲近，分其部曲，徒辅置东。

庐陵太守孙辅恐怕孙权不能保住江东，暗中派人送信给曹操，请他率军南下。那个送信密使报告了孙权，孙权把孙辅左右的亲信全部处死，分散孙辅的部属，把他迁徒到东部看管起来。

曹操表征华歆为议郎、参司空军事。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权以状白曹操曰："严刺史昔为公所用，而李术害之，肆其无道，宜速诛灭。今术必复诡说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内所瞻，愿救执事，勿复听受。"因举兵攻术于皖城。术求救于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枭术首，徒其部曲二万余人。

曹操上表朝廷，征召华歆为议郎，参议司空府的军务。庐江郡太守李术不肯服从孙权，而且收容孙权部下的叛徒。孙权把这些情况报告曹操，说："扬州刺史严象，是您从前任用的，却被李术杀害。李术肆无忌惮地杀害朝廷官员，应当尽早诛灭。如今我出兵征讨，李术必定还会花言巧语，向朝廷求救。您身负天下重任，一举一动，都会被全国所注意。请求您告诉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不要再听信李术的话。"于是孙权进军皖城，围攻李术。李术向曹操求救，曹操不加理睬。于是孙权攻下皖城，放纵士兵屠城，砍下李术的人头示众，把李术的部属二万余人都迁到自己的控制区内。

[10]刘表攻张羡，连年不下。曹操方与袁绍相拒，未暇救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表攻怿及零、桂，皆平之。于是表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遂不供职贡，郊祀天地，居处服用，僭拟乘舆焉。

[10]刘表进攻长沙郡太守张羡，连年不能攻克。曹操正与袁绍在官渡对峙，分不出兵力来救张羡。张羡病死后，长沙人又拥立他的儿子张怿接替他的职务。刘表进攻张怿以及零陵、桂阳两郡，全部平定。从此，刘表拥有土地数千里，军队十余万，便不再向朝廷进贡。他在郊外祭祀天地，住处和衣服器具，都仿照皇帝的式样。

[11]张鲁以刘璋暗懦，不复承顺，袭别部司马张，杀之而并其众。璋怒，杀鲁母及弟，鲁遂据汉中，与璋为敌。璋遣中郎将庞羲击之，不克。璋以羲为巴郡太守，屯阆中以御鲁。羲辄召汉昌民为兵，或构羲于璋，璋疑之。赵韪数谏不从，亦恚恨。

[11]张鲁认为刘璋懦弱无能，不再服从刘璋的命令，袭击别部司马张，杀死张而吞并了他的队伍。刘璋大怒，杀死张鲁的母亲和弟弟，于是张鲁占据汉中地区，与刘璋为敌。刘璋派中郎将庞羲进攻张鲁，未能取胜。刘璋委任庞羲为巴郡太守，驻守阆中，抵抗张鲁。庞羲未请示刘璋，就召集汉昌的人为兵，有人向刘璋诬告庞羲图谋不轨，刘璋起疑。赵韪屡次劝告刘璋，刘璋不加理睬，赵韪也怀恨在心。

初，南阳、三辅民流入益州者数万家，刘焉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赵韪素得人心，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乱，引兵数万攻璋；厚赂荆州，与之连和；蜀郡、广汉、犍为皆应之。

当初，南阳及三辅地区的百姓因避难而流亡到益州的有数万家，刘璋的父亲刘焉把他们都收编为部队，称为东州兵。刘璋性格宽厚而仁慈，没有威信，东州兵欺压侵掠益州原有的居民，刘璋不能禁止。赵韪一向深得民心，便利用益州百姓对刘璋的怨恨，起兵反抗，率军数万人进攻刘璋。赵韪还给荆州牧刘表送去厚礼，与他联盟。蜀郡、广汉郡、犍为郡都起来响应赵韪。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六十四卷

汉纪五十六 孝献皇帝已建安六年（辛巳、201）

汉纪五十六 汉献帝建安六年（辛巳，公元201年）

[1]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1]春季，三月，丁卯（疑误），出现日食。

[2]曹操就谷于安民。以袁绍新破，欲以其间击刘表。荀曰："绍既新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乘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场兵河上，击袁绍仓亭军，破之。秋，九月，操还许。

[2]曹操率军移驻到粮食丰足的安民地区。曹操认为袁绍才被击败，打算利用这个间隙去进攻刘表。荀说："袁绍刚吃了一场败仗，军心涣散，应该乘他尚未摆脱困境之机，一扫而平。而您却要远征长江、汉水之间，如果袁绍收拾残部，乘虚从后面突袭，则您的事业将付诸流水。"曹操便停止了远征荆州的打算。夏季，四月，曹操率军沿黄河行进，炫耀军威，进攻袁绍驻在仓亭的军队，打败袁绍军。秋季，九月，曹操回到许都。

[3]操自击刘备于汝南，备奔刘表，龚都等皆散。表闻备至，自出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备在荆州数年，尝于表坐起至厕，慨然流涕。表怪，问备，备曰："平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如流，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3]曹操亲自率军到汝南进攻刘备，刘备败走，到荆州投靠刘表，龚都等人都四散而逃。刘表听到刘备来的消息，亲自到郊外来迎接，用上宾的礼节接待刘备，又给刘备增加一些部队，让刘备驻扎在新野。刘备在荆州住几年。曾有一次，他在会见刘表时起身上厕所，感慨地流下泪来。刘表感到奇怪，问他是什么原因，刘备说："我平常身不离马鞍，大腿内侧没有什么肉。如今不再骑马，大腿内侧长出了肉。日月如同流水，人已经快老了，但功业没有建立，所以悲伤。"

[4]曹操遣夏侯渊、张辽围昌于东海，数月，粮尽，议引军还。辽谓渊曰："数日已来，每行诸围，辄属目视辽，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计

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傥可诱也。”乃使谓曰：“公有命，使辽传之。”果下与辽语。辽为说操神武，方以德怀四方，先附者受大赏。乃许降。辽遂单身上三公山，入家，拜妻子。欢喜，随辽诣操；操遣还。

[4]曹操派遣夏侯渊、张辽率军在东海围攻昌，数月未能攻下，曹军粮草已尽，将领们商议撤军。张辽对夏侯渊说：“几天以来，我每次巡视阵地，昌的目光总追随着我，而且他们的箭也比以前射得更少。这必定是昌心中犹豫，所以未尽全力作战。我准备引动他交谈，或许能诱使他归降。”于是，张辽派人对昌说：“曹公有命令，让张辽传达给你。”昌果然下城与张辽交谈。张辽向他盛赞曹操的谋略武功，说曹操正广施恩德，招纳四方豪杰，先归附的可受到重赏。昌便答应投降。张辽就孤身一人上三公山，到昌家中，会见他的妻子，昌十分高兴，随张辽一起去拜见曹操，曹操命昌返回原处。

[5]赵韪围刘璋于成都。东州人恐见诛灭，相与力战，韪遂败退，追至江州，杀之。庞羲惧，遣吏程祁宣旨于其父汉昌令畿，索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为乱，纵有谗谀，要在尽诚，若遂怀异志，不敢闻命。”羲更使祁说之，畿曰：“我受牧恩，当为尽节，汝为郡吏，自宜效力。不义之事，有死不为。”羲怒，使人谓畿曰：“不从太守，祸将及家！”畿曰：“乐羊食子，非无父子之恩，大义然也。今虽羹祁以赐畿，畿啜之矣。”羲乃厚谢于璋。璋擢畿为江阳太守。

[5]赵韪率军在成都包围刘璋，东州人恐怕受到屠杀，都拼死作战，杀退赵韪，并追击到江州将他杀死。庞羲听说赵韪被杀，心中恐惧，派属官程祁传达命令给他父亲汉昌县令程畿，征调人队伍。程畿说：“郡里召集队伍，本不是为了叛乱，纵然有人进谗言加以陷害，也只能对上表白我们的忠诚，如果因此而怀有异心，则我不敢遵从命令。”庞羲又派程祁去劝说程畿，程畿说：“我受到刘州牧的大恩，应当为他尽节；而你身为郡的官员，自当为庞太守效力。不义的事情，我宁死也不会去做！”庞羲大怒，派人对程畿说：“如果你不服从太守，将给你全家带来灾祸。”程畿说：“乐羊吃下他儿子的肉，并不是没有父子间的恩情。而是为了维护君臣大义。如今，即使庞太守把程祁煮成肉羹来赐给我，我也会吃下去。”庞羲无奈，便送上重礼，向刘璋道歉。刘璋提拔程畿担任江阳郡太守。

朝廷闻益州乱，以五官中郎将牛为益州刺史；徵璋为卿，不至。

朝廷听说益州局势混乱，任命五官中郎将牛为益州刺史，征召刘璋入京担任卿，刘璋不去。

[6]张鲁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过，为之请祷；实无益于治病，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后遂袭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

张鲁用鬼神之道教化百姓。他让病人自己坦白所犯的过失，再由他为病人向上天祈祷。这种方法实际上并不能治病，但那些愚昧的人却深信不疑，争着一同信奉张鲁。对犯法的人，张鲁饶恕三次，然后才施用刑法。不设置官吏，而全部由天师道中的首领祭酒来管理各级行政事务。当地的百姓以及夷人对张鲁的制度都很欢迎，外地流亡到汉中地区的人，也不敢不信奉天师道。后来，张鲁又夺取巴郡。朝廷无力进行征讨，只好安抚张鲁，任命他为镇民中郎将，兼任汉宁郡太守。张鲁对特朝廷，只是进贡当地土特产而已。

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功曹巴西阎谏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

民间有人从地里掘出一颗玉印，张鲁的部下打算尊称张鲁为汉宁王。功曹、巴西人阎圃劝阻张鲁说："汉水流域有十万户百姓，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四面地势险要，利于固守。上辅佐天子，可望建成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次一等的，也可像窦融那样，不失去富贵。如今，作为皇帝的代表来行使职权，形势上已完全独立自主，不必要王爵的称号。希望您能暂不称王，先不要惹祸。"张鲁听从了阎圃的意见。

七年（壬午、202）

七年（壬申，公元202年）

[1]春，正月，曹操军谯，遂至浚仪，治睢阳渠。遣使以太牢祀桥玄。进军官渡 。

[1]春季，正月，曹操率军驻在谯县，又进驻浚仪，挖掘睢阳渠。曹操派使者用太牢的规格祭祀已故太尉桥玄。曹军前进到官渡。

[2]袁绍自军败，惭愤，发病呕血；夏，五月，薨。

[2]袁绍自从官渡战败之后，羞愧愤恨，发病吐血。夏季，五月，袁绍去世。

初，绍有三子，谭、熙、尚。绍后妻刘氏爱尚，数称于绍，绍欲以为后而未显言之。乃以谭断兄后，出为青州刺史。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谭长子，当为嗣，而斥使居外，祸其始此矣。"绍曰："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于是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

袁绍有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袁绍后妻刘氏偏爱袁尚，经常在袁绍面前称赞袁尚。袁绍想让袁尚作自己的继承人，但没有明说，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自己已死去的哥哥，让他离开邺城，去担任青州刺史。沮援劝阻袁绍说："世人常说：一万个人追逐一只野兔，一个人捉到后，其他人即使贪心，也全停止下来，这是因为所有权已经确定。袁谭是您的长子，应当做继承人，而您却把他排斥在外，灾祸将由此开始。"袁绍说："我想让儿子们各自主持一州的事务，以考察他们的能力。"于是，他委派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

逢纪、审配素为谭所疾，辛评、郭图皆附于谭，而与配、纪有隙。及绍薨，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害，遂矫绍遗命，奉尚为嗣。谭至，不得立，自称车骑将军，屯黎阳。尚少与之兵，而使逢纪随之。谭求益兵，审配等又议不与。谭怒，杀逢纪。秋，九月，曹操渡河攻谭。谭告急于尚，尚留审配守邺，自将助谭，与操相拒。连战，谭、尚数败，退而固守。

逢纪、审配一向被袁谭所忌恨，辛评、郭图则拥护袁谭，而与逢纪、审配有矛盾。等到袁绍死后，众人都认为袁谭是长子，打算拥立他继承袁绍。审配等人恐怕袁谭掌权后，会受到辛评等人的报复，就假传袁绍的遗命，尊奉袁尚做袁绍的继承人。袁谭自青州赶来奔丧，不能接替父亲的职位，就自称车骑将军，驻军黎阳。袁尚拨给袁谭很少一部分兵力，而让逢纪去跟随他。袁谭请求再增加兵力，审配等人商议后又予以拒绝。袁诃大怒，杀死逢纪。秋季，九月，曹操渡过黄

河，进攻袁谭。袁谭向袁尚求救。袁尚留审配守邺城，亲自率军去救袁谭，与曹操对抗。两军交战数次，袁谭、袁尚连续失败，只好退守营寨。

尚遣所置河东太守郭援，与高干、匈奴南单于共攻河东，发使与关中诸将马腾等连兵，腾等阴许之，援所经城邑皆下。河东郡吏贾逵守绛，援攻之急；城将溃，父老与援约，不害逵，乃降，援许之。援欲使逵为将，以兵劫之，逵不动。左右引逵使叩头！”援怒，将斩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绛吏民闻将杀逵，皆乘城呼曰：“负约杀我贤君，宁俱死耳！”乃囚于壶关，著土窖中，盖以车轮。逵谓守者曰：“此间无健儿邪，而使义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适闻其言，乃夜往，盗引出逵，折械遣去，不语其姓名。

袁尚派遣他所委任的河东郡太守郭援，与高干、匈奴南单于一起进攻河东郡。袁尚又派使者到关中去，与马腾等将领们联系共同起兵，马腾等都暗中答应。郭援率军进攻，一路所经过的县城都被攻下或者归降。河东郡官员贾逵守卫绛县，郭援猛攻不止，城将陷落时，城中父老与郭援约定：不杀害贾逵，他们就投降。郭援答应了。郭援想让贾逵做他的将领，用武力相胁迫，贾逵毫不动摇。左右的人拉贾逵的衣服，让他叩头，贾逵厉声叱责说：“哪有国家官员向贼人叩头的道理！”郭援大怒，就要杀死贾逵，有人伏在贾逵身上，以保护他。绛县的官民们听说要杀死贾逵，都登上城墙，高声喊道：“如果背弃誓言，杀害我们的好长官，宁可大家一起拼死！”于是郭援把贾逵抽到壶关，关在地窖里，用车轮盖住洞口。贾逵对看守们说：“此间难道没有一个英雄好汉，而使义士死在地窖里吗？”有一个叫祝公道的壮士，正好听到贾逵的话，就在夜里前去把贾逵偷偷救出来，打开刑具，放贾逵逃走，没有讲出自己的姓名。

曹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南单于于平阳，未拔而救至。繇使新丰令冯翊张既说马腾，为言利害。腾疑未决。傅干说腾曰：“古人有言：‘顺德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谓顺道矣。袁氏恃其强大，背弃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阴怀两端，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于是腾惧。干因曰：“智者转祸为福。今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合攻河东，曹公虽有万全之计，不能禁河

东之不危也。将军诚能引兵讨援，内外击之，其势必举。是将军一举，断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将军，将军功名无与比矣。”腾乃遣子超将兵万余人与繇会。

曹操派司隶校尉钟繇在平阳包围南匈奴单于，未能攻陷，而对方援军已经到达。钟繇派新丰县令、冯翊人张既劝说马腾，为他分析利害。马腾听后，犹豫不决。部下将领傅干对马腾说：“古人说过：‘顺德者昌，逆德者亡。’曹操尊奉天子，平定暴乱，法纪严谨，政治清明，上下听从命令，可以称为顺德；袁氏家话族倚仗势力强大，犯上作乱，勾结匈奴来侵掠中国，可以称为逆德。如今将军已尊奉朝廷，却又暗中骑墙，想坐观成败。我恐怕等到成败定下来之后，曹操奉旨问罪征讨，将军将第一个被杀！”马腾听后十分恐惧。傅干乘机建议说：“明智的人能转祸为福。如今，曹操与袁氏家族相持不下，而高干、郭援合力进攻河东郡，曹操虽然有万全之计，也无为挽救河东郡的危局。将军假如能在此危急关头领军征讨郭援，内外夹击，必能取胜。将军这一举动，既斩断袁氏家族的臂膀，又解救了河东郡的危急，曹操必然深深感激将军，将军的功名将无人能够相比。”于是，马腾派儿子马超率军一万余人与钟繇会合。

初，诸将以郭援众盛，欲释平阳去。钟繇曰：“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顾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谁非寇雠，纵吾欲归，其得至乎！此为未战先自败也。且援刚愎好胜，必易吾军，若渡汾为营，及其未济击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径前渡汾，众止之，不从。济水未半，繇击，大破之。战罢，众人毕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晚后，马超校尉南安庞德，于中出一头，繇见之而哭。德谢繇，繇曰：“援虽我甥，乃国贼也，卿何谢之有！”南单于遂降。

起初，将领们看到郭援军势强盛，想放弃平阳离去。钟繇说：“袁氏的势力正强，郭援这次来，关中的势力暗中与他相勾结，他们所以没有全部背叛朝廷，只因为顾虑我的威名罢了。如果弃平阳而离去，向郭援示弱，则各地的百姓都会成为敌人，即使我想回去，又怎么能退得回去呢？这是未作战而先自败退。而且郭援刚愎好胜，必然看不起我军，如果他渡过汾河来扎营，趁他未渡完时，我们突然袭击，可获大胜。”郭援到达后，果然直接前行渡河，部下纷纷劝阻，但郭援不

听。当他部下渡过没有一半时，钟繇率军奋击，大破郭援。战斗结束后，钟繇部下诸将都说郭援已被杀死，但没有找到郭援的人头。郭援是钟繇的外甥。后来，马超部下的校尉、南安人庞德从装弓箭的袋子里取出一个人头，钟繇见到后哭了，原来那正是郭援的人头。庞德向钟繇道歉，钟繇说："郭援虽是我的外甥，但他是背叛朝廷的逆贼，你有什么可道歉的！"南匈奴单于看到援军已败，便投降了。

[3]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曹操遣夏侯、于禁等拒之。备一旦烧屯去，等追之。裨将军钜鹿李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等不听，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里，兵大败。典往救之，备乃退。

[3]刘表派刘备向北进攻，到达叶县。曹操派夏侯、于禁等前去抵挡。刘备突然放火烧去自己军营，向后撤退。夏侯等率军追赶。裨将军、巨鹿人李典说："刘备无故撤退，我怀疑定有埋伏。南边道路狭窄，草木深密，不能追赶。"夏侯等不听，命令李典留守而自己领兵追赶，果然陷入埋伏，大败。李典率军援救，刘备才撤军。

[4]曹操下书责孙权任子，权召群僚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决。权引周瑜诣吴夫人前定议，瑜曰："昔楚国初封，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遂据荆、扬，传业延祚，九百余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监，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吴夫人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

[4]曹操发下公文，要孙权派自己的弟弟或儿子到朝廷来作官。孙权召集众官员进行会商，张昭、秦松等人犹豫不决。孙权领周瑜来见自己母亲吴夫人，在她面前作最后决定。周瑜说："从前，楚国开始受封于周朝时，统治的区域方圆不到一百里。后继的国君贤明能干，开拓疆土，遂占有荆州与扬州，王业相传延续，达九百多年。如今，将军承袭父、兄的基业，拥有六郡的地盘与人力，兵精粮足，将士听命。上山开采铜矿，沿海炼制食盐，境内富庶，人心安定，有什么压

力使咱们要送人质？人质一送去，就不能不与曹操紧密联系，既然紧密联系，那么朝廷下令征召时就不能不前往。这样，就会被人所控制。最多不过是得一个侯印，有十几个仆从，几辆车，几匹马，难道与面向南方而称孤道寡相同吗！不如不送人质，慢慢观察事态变化。如果曹操真能以君臣大义来治理天下，将军再侍奉他也不晚。如果他图谋不轨，犯上作乱，他救自己都顾不上，又怎么能害人？"吴夫人对孙权说："周瑜说得很对。他与你哥哥孙策同年，只小一个月。我把作看作自己的儿子，你要当作哥哥来尊敬他。"因此决定不送人质。

八年（癸未、203）

八年（癸未，公元203年）

[1]春，二月，曹操攻黎阳，与袁谭、袁尚战于城下，谭、尚败走，还邺。夏，四月，操追至邺，收其麦；诸将欲乘胜遂攻之，郭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今权力相侔，各有党与，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操曰："善！"五月，操还许，留其将贾信屯黎阳。

[1]春季，二月，曹操进攻黎阳，与袁谭、袁尚在黎阳城下展开大战，袁谭、袁尚败走，退回邺城。夏季，四月，曹操大军追到邺城，收割了地里的小麦。曹军将领都提出要乘胜攻打邺城，郭嘉说："袁绍生前喜欢这两个儿子，没能决定让谁作继承人。如今，他们权力相等，各有党羽辅佐。情况危急，就相互援救；局势稍有缓和，就又会争权夺利。不如先向南进取荆州，等待他们兄弟内讧，然后再进攻，可以一举平定。"曹操说："好！"五月，曹操回到许都，留部将贾信驻守黎阳。

谭谓尚曰："我铠甲不精，故前为曹操所败。今操军退，人怀归志，及其未济，出兵掩之，可令大溃，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谭大怒，郭图、辛评因谓谭曰："使先公出将军为兄后者，皆审配之谋也。"谭遂引兵攻尚，战于门外。谭败，引兵还南皮。

袁谭对袁尚说："我的部下铠甲不够精良，所以先前被曹军击败。现在曹军撤退，人人思归，在他们未完全渡过黄河以前，出兵追击，可使他全军溃散，这种时机，万万不可错过。"袁尚疑心袁谭另有打算，既不增加他的兵马，也不肯给他部下更换铠甲。袁谭大怒，郭

图、辛评乘机对袁谭说：“使已故袁公把你过继给哥哥的，全是审配的主意。”袁谭就率军进攻袁尚，在邺城门外大战起来，袁谭战败，率军退回南皮。

别驾北海王，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谭。谭欲更还攻尚，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将斗而断其右手，曰：‘我必胜’，其可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彼谗人离间骨肉以求一朝之利，愿塞耳勿听也。若斩佞臣数人，复相亲睦，以御四方，可横行于天下。”谭不从。谭将刘询起兵漯阴以叛谭，诸城皆应之。谭叹曰：“今举州皆叛，岂孤之不德邪！”王曰：“东莱太守管统，虽在海表，此人不反，必来。”后十余日，统果弃其妻子来赴谭，妻子为贼所杀。谭更以统为乐安太守。

袁谭的别驾、北海人王，率领官吏和百姓从青州来援救袁谭。袁谭打算再次进攻袁尚，王劝阻说：“兄弟之间的关系，好比是人的左、右手。假如上个人要与别人争斗，先砍断自己的右手，还说‘我一定能胜’，难道对吗？抛弃兄弟而不亲近，天下还有谁能亲近？那些进谗言的小人，离间别人的骨肉，只是为了追求眼前的一点小利，希望您塞住耳朵，不要听信。如果能下决心杀掉几个奸佞小人，与兄弟重相和睦，齐心协力，抵御四方，可以横行于天下。”袁谭不听。袁谭部将刘询在漯阴起兵，背叛袁谭，各城全都响应。袁谭叹息说：“如今全州都叛变，难道是我缺少恩德吗？”王说：“东莱郡太守管统，虽然远在海滨，但这个人不会反叛，一定前来追随。”又过了十余天，管统果然抛弃家眷来投奔袁谭，他的家眷被叛军杀死。袁谭又委任管统为乐安郡太守。

[2]秋，八月，操击刘表，军于西平。

[2]秋季，八月，曹操进攻刘表，大军驻扎西平。

[3]袁尚自将攻袁谭，大破之，谭奔平原，婴城固守。尚围之急，谭遣辛评弟毗诣曹操请救。

[3]袁尚亲自统帅大军进攻袁谭，袁谭大败，逃到平原，据城固守。袁尚将城围住，发动猛攻。袁谭派辛评的弟弟辛毗到曹操那里求救。

刘表以书谏谭曰：“君子违难不适雠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雠，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

傲，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又与尚书曰：“金、木、水、火以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民用。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数弘广，绰然有余，当以大包小，以优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曲直之计，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则胡夷将有讥诮之言，况我同盟，复能戮力为君之役哉！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而遗田父之获者也。”谭、尚皆不从。

刘表写信劝袁谭说：“君子即使避难，也不会逃到敌国；即使与人绝交，也不会进行辱骂。况且你忘掉父亲的仇恨，抛弃了兄弟之情，而作出这种万世都会引以为戒的事情，使同盟之人都为你感到耻辱。如果袁尚有不尊重兄长的傲慢举动，你也该委曲求全，以大局为重。等到大局已定，再由天下人来评论曲直，不也是高风亮节吗？”刘表又给袁尚写信，说：“金、木、水、火四种物质，以刚柔互配，才能相辅相成，为人所用。袁谭天性急躁，不能明辨是非，你器量宽弘，包容他还绰绰有余，应当以大容小，以优容劣，先除去曹操，以了却你父亲的遗恨。等到大事已定，再来评论谁是谁非，不好吗？如果执迷不悟，则胡人夷人都会讥笑你们，何况我们这些盟友，还会再尽力为你作战吗！这正是韩卢狗和东郭兔互相追逐，先行自困，而耕田老农不劳而获的故事的再现！”袁谭、袁尚都不听刘表的劝解。

辛毗至西平见曹操，致谭意，群下多以为刘表强，宜先平之，谭、尚不足忧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数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恶，其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操从之。

辛毗到西平拜见曹操，转达袁谭求救的请求。曹操部下官员多认为刘表势大，应当先消灭刘表，袁谭、袁尚自相残杀，不足忧虑。荀攸说：“目前，正是天下英雄争霸之机，而刘表坐守江、汉之间，可知他胸无占有四方的大志。袁氏家族占据四州之地，有兵马数十万，袁绍以宽厚而得民心，假如他的两个儿子和睦相处，共守已有的基业，则天下灾难不能平息。如今他们兄弟相争，势不两立，如果一个人吞并了另一个人，则力量就会集中起来，力量集中后，再想进取就困难

了。应该乘他们相持不下时动手夺取，天下就可以平定了。这个机会不能失去。”曹操表示同意。

后数日，操更欲先平荆州，使谭、尚自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变，以语郭嘉。嘉白操，操谓毗曰：“谭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对曰：“明公无问信与诈也，直当论其势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谓他人能间其间，乃谓天下可定于已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此可知也。显甫见显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败于外，谋臣诛于内，兄弟谗阋，国分为二，连年战伐，介胄生虮虱，加以旱蝗，饥馑并臻；天灾应于上，人事困于下，民无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时也。今往攻邺，尚不还救，即不能自守；还救，即谭踵其后。以明公之威，应困穷之敌，击疲敝之寇，无异迅风之振秋叶矣。天以尚与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丰乐，国未有衅。仲虺有言，‘取乱侮亡’。方今二袁不务远略而内相图，可谓乱矣；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可谓亡矣。朝不谋夕，民命靡继，而不绥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请救而抚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河北平，则六军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许谭平。

过了几天，曹操又打算先平定荆州，让袁谭、袁尚自相削弱。辛毗观察曹操脸色，知道他又改变主意，就去告诉郭嘉。郭嘉报告曹操，曹操对辛毗说：“袁谭是否一定可信？袁尚是否一定能被攻克？”辛毗说：“您不要问是否有许，只应看整个形势的发展变化。袁谭、袁尚兄弟相争，并未考虑到别人会乘机利用，只是认为天下可由自己平定。如今，袁谭向您求救，表明他已走投无路；袁尚看到袁谭陷入困境，却不能一举攻破袁谭，说明袁尚也已智穷力竭。他们的形势是军队在外战败，谋士在内被杀，兄弟内讧，土地割裂，连年征战，将士的甲胄里都长出虱子。再加上旱灾与蝗灾，造成饥荒，天灾人祸，上下交应，百姓无论智慧或是愚笨，都已知道袁氏统治将要土崩瓦解，这正是上天灭亡袁尚的时机。如今您去攻打邺城，袁尚不撤军回救，邺城就不能自守；袁尚返回救援，袁谭就会在后攻击。以您的军威，对付穷困之敌，进击疲惫之军，犹如疾风去吹落秋叶一般。上天把袁尚赏赐给您，您却不去进攻袁尚，而要讨伐荆州。荆州富裕安乐，没有机会可供您利用。从前仲虺说：‘敌人有内乱则夺取，敌人有覆亡迹象则

侵入。’如今，袁氏兄弟不顾长远大局，自相攻击，可称为内乱；居民饥饿，行人无粮，可称为覆亡的迹象。黄河以北的百姓朝不虑夕，性命全无保障，而您不立即去安抚，却要等到以后。以后如果赶上丰收，袁氏兄弟又醒悟到已濒于危亡而痛改前非，则您就将失去用兵的机会。现在，利用袁谭求救而去援助，对您是最有利的。而且您的敌人，没有比占据黄河以北的袁氏更强大的了。您平定黄河以北后，就军威大盛，震动天下了。”曹操说：“对！”于是，答应出兵救援袁谭。

冬，十月，操至黎阳。尚闻操渡河，乃释平原还邺。尚将吕旷、高翔畔归曹操，谭复阴刻将军印以假旷、翔。操知谭诈，乃为子整聘谭女以安之，而引军还。

冬季，十月，曹操进军到黎阳。袁尚听到曹军渡过黄河的消息，解除对平原的包围，撤回邺城。袁尚部将吕旷、高翔背叛袁尚，投降曹操。袁谭又暗中刻好将军的印信，送给吕旷、高翔。曹操知道袁谭并非真心归降，便为儿子曹整娶袁谭的女儿为妻，以安袁谭之心，然后，曹操班师回朝。

[4]孙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权还，过豫章，使征虏中郎将吕范平鄱阳、会稽，荡寇中郎将程普讨乐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领海昏，以别部司马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守剧县令长，讨山越，悉平之。建安、汉兴、南平民作乱，聚众各万余人，权使南部都尉会稽贺齐进讨，皆平之，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齐平东校尉。

[4]孙权西征黄祖，大破黄祖水军，只是未能攻克黄祖据守的城池。正在这时，山区的土著居民山越再度起兵反抗，孙权只好撤军。孙权经过豫章郡，派征虏中郎将吕范平定鄱阳、会稽，荡寇中郎将程普进讨乐安，由建昌都尉太史慈兼管海昏县事务，委任别部司马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分别兼任山越聚剧县的县令和县长，分别率军讨伐山越，完全平定了山越的反抗。建安、汉兴、南平三县百姓起来反抗，每县都聚集起一万余人。孙权派南部都尉、会稽人贺齐讨伐，全部平定。重建县城，挑选出精兵一万余人，晋升贺齐为平东校尉。

九年（甲申、204）

九年（甲申，公元204年）

[1]春，正月，曹操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

[1]春季，正月，曹操渡过黄河。曹操派人堵住淇水，使共流入白沟，以便运输军粮。

二月，袁尚复攻袁谭于平原，留其将审配、苏由守邺。曹操进军至洹水，苏由欲为内应，谋泄，出奔操。操进至邺，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长尹楷屯毛城，以通上党粮道。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邺，自将击楷，破之而还；又击尚将沮鹄于邯郸，拨之。

二月，袁尚又到平原去进攻袁谭，留部将审配、苏由镇守邺城。曹操进军到洹水，苏由打算为曹操作内应，因密谋泄露，苏由就出城投奔曹操。曹操大军到达邺城后，上筑土山，下挖地道，发动进攻。袁尚委任的武安县县长尹楷驻军毛城，以保护通向上党的粮道。夏季，四月，曹操留曹洪继续攻打邺城，亲自统军进攻尹楷，击败尹楷后回师。又去进攻镇守邯郸的袁尚部将沮鹄，攻陷邯郸。

易阳令韩范、涉长梁岐皆举县降。徐晃言于操曰："二袁未破，诸城未下者倾耳而听，宜旌赏二县以示诸城。"操从之，范、岐皆赐爵关内侯。黑山贼帅张燕遣使求助，操拜平北将军。

易阳县县令韩范、涉县县长梁岐都献出县城，投降曹操。徐晃对曹操说："袁氏兄弟还未被打败，未归降的诸城都在侧耳倾听，应该表彰奖赏这两个县的官员，为那些城作个榜样。"曹操听从了，将韩范、梁岐都封为关内侯。黑山军首领张燕派使者来拜见曹操，请求派军协助曹操进攻袁氏兄弟，曹操委任他为平北将军。

五月，操毁土山、地道，凿堑围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见，笑之，不出争利。操一夜浚之，广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饿死者过半。

五月，曹操毁去土山、地道，开凿壕沟，包围邺城，围圈达四十里。最初让挖得很浅，看去好像可以越过。审配在城上看见，放声大笑，没有派兵出来破坏。曹操派人乘夜疏浚，一夜之间，挖成深二丈、宽二丈的深壕，把漳河水引入壕沟，完全断绝了邺城内外的联系。城中人饿死大半。

秋，七月，尚将兵万余人还救邺；未到，欲令审配和外动止，先使主簿钜鹿李孚入城。孚斫问事杖，系著马边，自著平上帻，将三骑，投暮诣邺下；自称都督，历北围，循表而东，步步呵责守围将士，随

轻重行其罚。遂历操营前，至南围，当章门，复责怒守围者，收缚之。因开其围，驰至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绳引，孚得入。配等见孚，悲喜，鼓噪称万岁。守围者以状闻，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复出。”孚知外围益急，不可复冒，乃请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谷，夜，简别数千人，皆使持白幡，从三门并出降。孚复将三骑作降人服，随辈夜出，突围得去。

秋季，七月，袁尚率军一万人回救邺城。在未到前，想让审配了解外面的形势，先派主簿、巨鹿人李孚入城。李孚砍下树枝作为责打人的刑杖，系在马旁，自己戴上武官用的头巾，率领三名骑兵，黄昏时到达邺城。李孚自称为都督，从北边进入围城的曹军大营，顺着标志，向东巡查，一路上不断叱责守围的将士，根据违反军中法纪的轻重，分别给予处罚。经过曹操大营前，巡视到城南，对着邺城正南的章门，李孚又大声责骂守围将士，把他们捆绑起来。然后，李孚乘机批开营门，急驰到城下，向城上呼喊，城上的守军放下绳子，把李孚等吊上城去。审配等看见李孚，悲喜交加，高声欢呼“万岁”！守城将士向曹操汇报，曹操笑着说：“这个人不但能进城，还会再出来。”他孚知道外边围困得更紧，不能再假冒曹军出城，就请审配把城中的老弱全都放出城去，以节省粮食。晚上，挑选出老弱数千人，让他们全都手持白旗，从三个城门一同出去向曹军投降。李孚又带领那三个骑兵也打扮成投降人的样子，杂在人群中，乘夜突围而去。

尚兵既至，诸将皆以为：“此归师，人自为战，不如避之。”操曰：“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来，东至阳平亭，去邺十七里，临滏水为营。夜，举火以示城中，城中亦举火相应。配出兵城北，欲与尚对决围。操逆击之，败还，尚亦破走，依曲漳为营，操遂围之。未合，尚惧，遣使求降；操不听，围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操复进围之；尚将马延、张等，临陈降，众大溃，尚奔中山。尽收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审配令士卒曰：“坚守死战！操军疲矣，幽州方至，何忧无主！”操出行围，配伏弩射之，几中。

袁尚的援军到达以后，曹军将领们都认为：“这是思归之军，人人都将拼死作战，不如先避开。”曹操说：“袁尚如果从大路来，应当避开；如果沿着西山来，则将被我们击败。”袁尚果然沿着西山向邺城出

发，在距邺城十七里的阳平亭，在滏水边扎营。晚上，点火告知城中守军，城中也点火相应。审配率军出城，驻在城北，准备与袁尚内外夹击，冲破曹军的包围。曹操迎击审配，审配抵挡不住，退回城里。袁尚也被曹军击败，退到漳河拐弯处安营。曹操于是包围袁尚营寨，还未安全围住时，袁尚畏惧，派使者向曹操请求投降，曹操拒绝接受，加紧部署包围。袁尚乘夜逃走，退守祁山。曹操又进军包围，袁尚部将马延、张等临阵投降，袁尚全军溃散，袁尚逃往中山。曹军俘获了袁尚的全部辎重，得到袁尚的印绶、节杖、黄钺以及衣物等，拿去给邺城守军看，守军斗志顿时崩溃。审配命令将士们说："坚守死战！曹操已经疲惫不堪了，袁熙率领的幽州援军就要来到，我们还怕没有人来作主吗！"曹操出营巡视围城部队，审配埋伏强弩射击，几乎射中曹操。

配兄子荣为东门校尉，八月，戊寅，荣夜开门内操兵。配拒战城中，操兵生获之。辛评家系邺狱，辛毗驰往，欲解之，已悉为配所杀。操兵缚配诣帐下，毗逆以马鞭击其头，骂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顾曰："狗辈，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杀汝也；且汝今日能杀生我邪！"有顷，操引见，谓配曰："曩日孤之行围，何弩之多也！"配曰："犹恨其少！"操曰："卿忠于袁氏，亦自不得不尔。"意欲活之。配意所壮烈，终无桡辞，而辛毗等号哭不已，遂斩之。冀州人张子谦先降，素与配不善，笑谓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厉声曰："汝为降虏，审配为忠臣，虽死，岂羡汝生邪！"临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操乃临祀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赐杂缯絮，禀食之。

审配哥哥的儿子审荣为邺城东门校尉。八月，戊寅（初二），审荣乘夜打开城门，放曹军入城。审配在城中抵抗，被曹军生擒。辛评的家眷被关在邺城监狱中，辛毗赶去，打算救护他们，但全家都已被审配下令杀死。曹军士兵把审配绑起来带到大帐，辛毗迎面用马鞭猛抽审配头部，大骂他说："奴才，你今天死定了！"审配瞪着辛毗说："狗东西，正是由于你们这些人，冀州才遭到曹军蹂躏，我恨不能亲手杀死你。而且，你今天能决定我的生死吗！"过了一会儿，曹操接见审配，对他说："那天我巡视围城部队，你怎么有那么多弓弩！"审配说："我还恨弓弩少！"曹操说："你效忠于袁氏，也不得不那样做。"

有心宽恕审配。但审配意气壮烈，始终不说一句屈服求饶的话，而辛毗等人在旁号哭不止，曹操遂下令杀死审配。冀州人张子谦先投降了曹操，他一向与审配关系不好，笑着对审配说："审配，你到底比我怎么样？"审配厉声叱责他说："你是投降的俘虏，而我是忠臣，虽然一死，难道羡慕你活吗！"等到行刑时，审配大声命令刽子手让自己面向北方，说："我的君主在北方。"曹操亲自去袁绍墓前祭祀，痛哭流涕。安慰袁绍的妻子，退还袁家的金银财宝，并赐给绸缎丝绵等，发给生活费用。

初，袁绍与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起初，袁绍与曹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袁绍问曹操说："假如大事不成，有什么地方可以据守？"曹操说："你的意思如何？"袁绍说："我南据黄河，北方依靠燕、代地区，召集北方蛮族兵力，向南争夺天下，大概可以成功吧！"曹操说："我任用天下的贤能智士，加以正确指导，在什么地方都成。"

九月，诏以操领冀州牧；操让还兖州。

九月，献帝下诏，任命曹操兼任冀州牧。曹操接受此职后，辞去所兼兖州牧的职务。

初，袁尚遣从事安平牵招至上党督军粮，未还，尚走中山，招说高干以并州迎尚，并力观变，干不从。招乃东诣曹操，操复以为冀州从事；又辟崔琰为别驾，操谓琰曰："昨按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曰："今力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操改容谢之。

起初，袁尚派从事、安平人牵招到上党去监督运输军粮，牵招还没有回来，袁尚已逃到中山。牵招劝说并州刺史高干迎接袁尚到并州来，合力以观察局势变化，高干不听。牵招于是到东方投奔曹操，曹操仍任用他为冀州从事。曹操又延聘崔琰为别驾，对崔琰说："昨天，我翻阅冀州的户籍，可以征召到三十万人，所以是个大州。"崔琰回答说："如今天下分崩离析，袁氏兄弟自相残杀，冀州的百姓陷于水深火

热之中，死尸遍布原野而无人掩埋。如今朝廷大军进驻冀州，没有听到有慰问民间疾苦，拯救百姓的举动，反而先计算兵员的数量，唯独将此放在首位，这岂是敝州百姓对您的期望呢！”曹操改变态度，郑重地向崔琰道歉。

许攸恃功骄，尝于众坐呼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内不乐，后竟杀之。

许攸仗恃功劳，态度傲慢，曾在众人坐在一起的场合中，喊着曹操的小名说：“曹阿瞒，要不是我，你得不到冀州！”曹操笑着说：“你说得对。”但心里感到不高兴，后来竟杀掉了许攸。

[2]冬，十月，有星孛于东井。

[2]冬季，十月，有异星出现在东井星旁。

[3]高干以并州降，操复以干为并州刺史。

[3]高干归降曹操，献出并州，曹操仍任命他为并州刺史。

[4]曹操之围邺也，袁谭复背之，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攻袁尚于中山，尚败，走故安，从袁熙；谭悉收其众，还屯龙凑。操与谭书，责以负约，与之绝婚，女还，然后进讨。十二月，操军其门，谭拔平原，走保南皮，临清河而屯。操入平原，略定诸县。

[4]曹操围攻邺城时，原已归降曹操的袁谭又背叛曹操，攻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袁谭又进攻据守中山的袁尚，袁尚抵挡不住，败走故安，投奔幽州刺史袁熙。袁谭将袁尚的残部全部收编，回军驻扎龙凑。曹操写信给袁谭，责备他违背誓约，与他断绝婚姻关系，把袁谭女儿送回后，出军讨伐袁谭。十二月，曹军到达其门，袁谭自平原撤出，退守南皮，在清河沿岸布防。曹操进入平原。占领诸县。

[5]曹操表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藏印绶于武库。是岁，度卒，子康嗣位，以永宁乡侯封其弟恭。

[5]曹操上表推荐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公孙度说：“我已在辽东为王，永宁乡侯算什么？”把曹操派人送来的印绶收藏到武器库中。这一年，公孙度去世，他儿子公孙康继位。公孙康把永宁乡侯的爵位封给自己的弟弟公孙恭。

操以牵招尝为袁氏领乌桓，遣诣柳城，抚慰乌桓。值峭王严五千骑欲助袁谭，又，公孙康遣使韩忠假峭王单于印绶。峭王大会群长，忠亦在坐。峭王问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为单于；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假我真单于；辽东复持印绶来。如此，谁当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间违错天子命，曹公代之，言当白天子，更假真单于；辽东下郡，何得擅称拜假也！”忠曰：“我辽东在沧海之东，拥兵百余万，又有扶馀、貊之用，当今之势，强者为右，曹操何得独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汝君臣顽，今恃险远，背违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当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便捉忠头顿筑，拔刀欲斩之。峭王惊怖，徒跣抱招，以救请忠，左右失色。招乃还坐，为峭王等说成败之效，祸福所归；皆下席跪伏，敬爱敕教，便辞辽东之使，罢所严骑。

曹操因牵招曾经受袁绍委任管理乌桓骑兵，因此派他去柳城，安抚乌桓部落。正赶上乌桓峭王动员五千名骑兵，准备去援助袁谭。另外，公孙康也派使者韩忠给峭王送来单于印绶。峭王召集各部落酋长会商，韩忠也在座。峭王问牵招说：“从前，袁绍说奉天子之使，委任我为单于；如今，曹操又说要再上表奏请天子，委任我为真单于；如今，曹操又说要再上表奏请天子，委任我为真单于；而辽东又派人送来单于的印绶。这样，谁应当是真的？”牵招回答说：“从前，袁绍代表天子发号施令，有权封授官爵；后来他违背天子旨意，曹操取代了他，说要奏明天子，重新封你为真单于。辽东不过是一个偏远的小郡，能擅自封授官爵！”韩忠说：“我辽东在沧海之东，拥有雄兵百万，夫馀国以及貊部都听命于我。当今的形势，是强者为首，曹操怎么能唯我独尊！”牵招大声呵斥韩忠说：“曹公以诚信待人，恭谨明智，辅佐天子，讨伐叛逆，安抚顺服，平定全国的混乱。你们辽东上下都顽劣奸诈，嚣张跋扈。如今倚仗地形险要而又远离中原，就背叛朝廷，竟敢擅自封授官爵，侮弄天子，应当处以极刑，怎么敢侮辱诋毁曹公这样的朝中大臣！”牵招上前揪住韩忠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地上叩按，抽出佩刀，打算杀死韩忠。峭王又惊又怕，光着脚奔过去，抱住牵招，请牵招饶了韩忠。左右之人，都大惊失色。牵招这才回到座位，为峭王等人分析成败祸福的原因与后果，峭王等酋长们都离开座

位，向牵招跪拜，恭敬地接受朝廷命令。峭王等于是把辽东的使臣打发回去，解散了已集结准备援助袁谭的骑兵。

[6]丹阳大都督妫览、郡丞戴员杀太守孙翊。将军孙河屯京城，驰赴宛陵，览、员复杀之；遣人迎扬州刺史刘馥，令住历阳，以丹阳应之。

[6]丹阳郡大都督妫览、郡丞戴员杀死太守孙翊。将军孙河驻在京城，听到消息后赶赴宛陵，又被妫览、戴员杀死。妫览、戴员等派人去迎接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刘馥，让他住在历阳，他们就以丹阳郡归顺朝廷。

览入居军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绐之曰："乞须晦日，设祭除服，然后听命。"览许之。徐氏潜使所亲语翊亲近旧将孙高、傅婴等与共图览，高、婴涕泣许诺，密呼翊时侍养者二十余人与盟誓合谋。到晦日，设祭。徐氏哭泣尽哀，毕，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欢悦。大小凄怆，怪其如此。览密觇，无复疑意。徐氏呼高、婴置户内，使人召览入。徐氏出户拜览，适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婴俱出，共杀览，余人即就外杀员。徐氏乃还，奉览、员首以祭翊墓，举军震骇。

妫览迁到原先孙翊居住的府第中，打算强迫孙翊的妻子徐氏嫁给自己。徐氏骗他说："请您等到这个月底，我祭奠丈夫、脱去丧服之后，再听从您的命令。"妫览同意了。徐氏暗中派人与孙翊原来的亲近部将孙高、傅婴等策划共除妫览、戴员。孙高、傅婴流着泪许诺，他们秘密找来孙翊原先的侍卫武士二十余人，共同盟誓，作好安排。到月底，徐氏摆设香案，祭奠亡夫，尽情痛哭。祭奠完毕后，就脱下丧服，熏香洗澡，言谈笑语十分欢悦。郡府上下的人们，心中都深为悲痛，怪徐氏不该这样。妫览派人秘密观察后，不再怀疑。徐氏把孙高、傅婴安排在自己房中，然后派人去请妫览进来。徐氏出门拜见妫览，中拜了一拜，徐氏大叫："两位将军，可以动手了！"孙高、傅婴一起出来，共同杀死了妫览，其余的人立即在外边杀死戴员。徐氏于是又换上丧服，用妫览、戴员的人头，祭奠孙翊。全军无不震骇。

孙权闻乱，从椒丘还。至丹阳，悉族诛览、员余党，擢高、婴为牙门，其余赏赐有差。

孙权听到变乱的消息，立即从椒丘回军，到丹阳后，把妫览、戴员余党的全家老小以及亲属统统杀死。提拔孙高、傅婴为牙门，其他有功人员，也都受到不同的党赐。

河子韶，年十七，收河余众屯京城。权引军归吴，夜至京城下营，试攻惊之；兵皆乘城，传檄备警，欢声动地，颇射外人。权使晓喻，乃止。明日见韶，拜承烈校尉，统河部曲。

孙河的儿子孙韶，年仅十七岁，收集孙河的余部守卫京城。孙权率军返回吴郡，晚上到达京城城下安营。孙权为了考察孙韶的能力，假装攻城来惊吓他。孙韶的军队全都登城防守，传递号令，戒备森严，呼声动地，箭矢纷纷向外射出。孙权派人说明情况，城上才停止。第二天，孙权接见孙韶，委任他为承烈校尉，统率孙河的部曲。

十年（乙酉、205）

十年（乙酉、公元205年）

[1]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谭出战，士卒多死。操欲缓之，议郎曹纯曰："今县师深入，难以持久，若进不能克，退必丧威。"乃自执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谭出走，追斩之。

[1]春季，正月，曹操进攻南皮，袁谭率军出战，曹军伤亡惨重。曹操准备稍微减缓攻势，议郎曹纯说："如今，咱们孤军深入，难以持久，如果进不能攻克敌城，一后退就会大损军威。"曹操于是亲自擂动战鼓，命令部下进攻，遂攻陷南皮。袁谭出逃，被曹军追上，杀死。

李孚自称冀州主簿，求见操曰："今城中强弱相陵，人心扰乱，以为宜令新降为内所识信者宣传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谕吏民，使各安故业，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于是斩郭图等及其妻子。

李孚自称冀州主簿。求见曹操，对曹操说："现在城中秩序骚乱，百姓不分强弱，相互攻杀，人心惶惶。我认为，应当派遣新近归降而又为城内所认识信任的人去传达您的命令。"曹操立即派李孚入城，告诉城中官民，让他们各安故业，不得互相侵犯，城中才安定下来。曹操于是斩杀袁谭的谋士郭图等及其妻子儿女。

袁谭使王运粮于乐安，闻谭急，将所领兵往赴之，至高密，闻谭死，下马号哭曰："无群焉归！"遂诣曹操，乞收葬谭尸，操许之，复

使还乐安，督军粮。谭所部诸城皆服，唯乐安太守管统不下。操使取统首，以统亡国忠臣，解其缚，使诣操，操悦而赦之，辟为司空掾。

袁谭先派王到乐安去运输粮草，王听到袁谭情况危急，赶快率领部队前去援助，走到高密，听到袁谭的死讯，下马号哭说：“没有了主人，我到哪里去呢！”就去拜见曹操，请求让他收葬袁谭的尸体，曹操答应了，仍派王到乐安去督运军粮。当时，袁谭属下的各城都已归顺曹操，只有乐安郡太守管统未降。曹操命令王击斩管统统的人头。王认为管统是效忠故主的忠臣，捉住管统后，解开捆绑他的绳索，让他去拜见曹操。曹操大为高兴，赦免管统，并延聘王为司空掾。

郭嘉说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为掾属，使人心归附，操从之。官渡之战，袁绍使陈琳为檄书，数操罪恶，连及家世，极其丑诋。及袁氏败，琳归操，操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操释之，使与陈留阮俱管记室。

郭嘉劝说曹操多延聘青、冀、幽、并四州的名士作为属官，使人心归附，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官渡之战前，袁绍命令陈琳撰写讨伐曹操的檄文，历数曹操的罪恶，并攻击曹家的祖先，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等到袁绍失败后，陈琳投降曹操，曹操对他说：“你从前为袁结写檄文，只该攻击我本人，为什么要向上攻击到我的父亲、祖父？”陈琳谢罪，曹操便赦免他，派他与陈留人阮一同担任主管撰写奏章的记室。

先是渔阳王松据涿郡，郡人刘放说松以地归操，操辟放参司空军事。

先前，渔阳人王松占据涿郡，涿郡人刘放劝说王松以涿郡归降曹操，曹操延聘刘放参议司空府军务。

袁熙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与尚俱奔辽西乌桓。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陈兵数万，杀白马而盟，令曰：“敢违者斩！”众莫敢仰视，各以次歃。别驾代郡韩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义阙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为也。”一坐为珩失色。触曰：“夫举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厉事君。”乃舍之。触等遂降曹操，皆封为列侯。

袁熙受到他自己部将焦触、张南的攻击，与袁尚一起投奔辽西郡的乌桓部落。焦触自称幽州刺史，胁迫所属各郡、县的长官，都背叛袁氏，归顺曹操。焦触等集结数万人的部队，杀死白马，歃血为盟，下令说："有敢于违抗者，一律斩首。"众人在威逼之下，都不敢抬头，各自按顺序歃血盟誓。别驾、代郡人韩珩说："我受到袁氏父子的厚恩，如今袁氏已经破亡，我的智谋不能拯救他们，又没有勇气去死节，于君臣大义已经有缺欠。如果再去归顺曹操，就更为失节，我不能作这样的事。"在场的人都被吓得变了颜色，生怕焦触会立刻杀死韩珩。焦触说："发动大事，应立大义，事情的成败，不在乎一个人，我们可以成全韩珩的志愿，以勉励忠心事主的人。"于是，听任韩珩离去。焦触等就全部归降曹操，都被封为列侯。

[2]夏，四月，黑山贼帅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封安国亭侯。

[2]夏季，四月，黑山军首领张燕率领部下十余万人归降曹操，他被封安国亭侯。

[3]故安赵犊、霍奴等杀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三郡乌桓攻鲜于辅于犷平。操讨犊等，斩之；乃渡潞水救犷平，乌桓走出塞。

[3]故安人赵犊、霍奴等杀死幽州刺史和涿郡太守。辽西、辽东、右北平等三郡的乌桓部落进攻鲜于辅据守的犷平。秋季，八月，曹操大军讨伐赵犊等，杀死赵犊等人。于是，曹军又渡过潞水去援救犷平，乌桓部落退到塞外。

[4]冬，十月，高干闻操讨乌桓，复以并州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关口。操遣其将乐进、李典击之。河内张晟，众万余人，寇崤、渑间，弘农张琰起兵以应之。

[4]冬季，十月，驻守并州的高干听到曹操讨伐乌桓的消息，又背叛曹操，逮捕上党郡太守，派兵拒守壶关口。曹操派部将乐进、李典进击，河内人张晟聚集起一万余人，侵掠崤山、渑池一带，弘农人张琰起兵响应张晟。

河东太守王邑被征，郡掾卫固及中郎将范先等诣司隶校尉繇，请留之。繇不许。固等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高干通谋。曹操谓荀曰："关西诸将，外服内贰，张晟寇乱淆、渑，南通刘表，固等因之，将为深害。当今河东，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贤才以镇之。"曰："西平

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操乃以畿为河东太守。钟繇促王邑交付，邑佩印绶，径从河北诣许自归。

河东郡太守王邑受到朝廷征召，郡掾卫固与中郎将范先等去拜见司隶校尉钟繇，请求让王邑留任，钟繇未同意。卫固等表面上是请求挽留王邑，实际上却暗中与高干勾结。曹操对荀说：“函谷关以西的将领们，表面上服从朝廷，却怀有二心。张晟等侵犯崤山、渑池一带，向南与荆州的刘表联合，卫固等乘机起事，将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现在河东郡是天下的冲要之地，你为我推荐一个贤能的人才，来镇守河东。”荀说：“西平郡太守、京兆人杜畿，他的勇气足以承当危难，智谋足以应付变化莫测的局势。”曹操就任命杜畿为河东郡太守。钟繇催促王邑办理移交，王邑却携带印绶，自己直接从河东郡属下的河北县去许都，向朝廷报到。

卫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杜畿至，数月不得渡。操遣夏侯讨固等，未至，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今兵迫之急，欲为善者无主，必惧而听于固。固等势专，讨之不胜，为难未已；讨之而胜，是残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显绝王命，外以请故君为名，必不害新君，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必伪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津渡。

卫固等派兵数千人切断黄河上的陕津渡口，杜畿到达河边，几个月不能渡过黄河。曹操派遣夏侯率军讨伐卫固等，还未开到，杜畿说：“河东郡有三万户百姓，并不是都想背叛朝廷。现在大军如果逼迫太急，想要顺从朝廷的人无人引导，必然因畏惧而听从卫固的指挥，卫固等人的势力会更加强大。大军讨伐不能取胜，就难于结束这场灾难；即使征伐得胜，也会使一郡的百姓都受到残害。而且卫固等人没有公开背叛朝廷，表面上以要求旧长官留任为理由，必然不会谋害新长官。我只乘一辆车直接去上任，出其不意，卫固为人谋略虽多，但缺乏决断，必然会假意接纳我。我只要能在郡中待一个月的时间，用计策稳住他，就足够了。”于是，杜畿绕道从津渡过黄河。

范先欲杀畿以威众，且观畿去就，于门下斩杀主簿以下三十余人，畿举动自若。于是固曰：“杀之无损，徒有恶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谓固、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义，成败同之，大事当共平议。”以固为都督，行丞事，领功曹；将校

吏兵三千余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虽阳事畿，不以为意。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今大发兵，众情必扰，不如徐以赀募兵。”固以为然，从之，得兵甚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于是善人在外，阴为已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

范先想杀死杜畿，以威胁部众。后来决定先观察杜畿的态度，就在郡府的门前杀死主簿以下三十余人。杜畿毫不在乎，言谈举止都没有改变常态。因此，卫固说：“杀了他并没有好处，只会招来恶名，而且他是被控制在咱们手里。”于是，卫固等人就正式尊奉杜畿为河东郡的太守。杜畿对卫固、范先说：“你们卫家、范家，是河东郡的两大望族，我要仰仗你们来办事。然而咱们有长官、部属的确定名分，今后要有福共享，有难同担，遇到大事要共同商量。”杜畿委任卫固为都督，代理郡丞的职务，又兼任功曹；全郡的大小将领及兵士有三千多人，都由范先指挥。卫固等心中大喜，虽然表面上服从杜畿，实际上没把他当回事。卫固要大举征发全郡百姓当兵，杜畿担心这样会使他的力量大为增长，就对卫固说：“如今要是大量征发百姓，会使民心骚动，不如采用募兵的方式慢慢来。”卫固认为有理，同意杜畿的方法，但募到的士兵很少。杜畿又对卫固说：“顾念家庭，是人之常情，各级将领和郡中文职官吏，可以让他们轮流休息，到情况需要时，再征召他们，也不困难。”卫固等不愿因拒绝杜畿的建议而招来众人的怨恨，也同意了。这样，善人在外边可以暗中相助，而与卫固等同谋的恶人都各自回家。

会白骑攻东垣，高干入泽。畿知诸县附已，乃出，单将数十骑，赴坚壁而守之，吏民多举城助畿者，比数十日，得四千余人。固等与高干、张晟共攻畿，不下，略诸县，无所得。曹操使议郎张既西徵关中诸将马腾等，皆引兵会击晟等，破之，斩固、琰等首，其余党与皆赦之。

正在这时，有一股号称白骑的武装力量进攻东垣，高干也率军进入泽。杜畿知道诸县都已归附自己，就离开郡城，只身率领数十名骑兵，选择一个坚固的营寨进行防守。属下各县的官吏与百姓都纷纷占据城池，援助杜畿。到几十天后，杜畿已有四千多人。卫固与高干、张晟合兵进攻杜畿据守的营寨，未能攻下；又去周围各县抢掠粮草，

也没有收获。曹操派议郎张既西得，去关中征调马腾等将领平定叛乱，他们都出兵联合进攻张晟等，大获全胜，斩杀卫固、张琰等人，赦免了其余的党羽。

于是杜畿治河东，务崇宽惠。民有辞讼，畿为陈义理，遣归谤思之，父老皆自相责怒，不敢讼；劝耕桑，课畜牧，百姓家家丰实；然后兴学校，举孝弟，修戎事，讲武备，河东遂安。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从此，杜畿治理河东郡，以宽大为主，广施仁惠。百姓有来打官司的，杜畿为他们讲解仁义道德，分析事理，让他们回去好好考虑。父老们都自相责备，不敢再去告状。杜畿劝勉百姓努力耕田，种桑养蚕，鼓励他们饲养牲畜，使得家家都富裕起来。然后，又兴建学堂，推举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修造城防，制作武器，加强作战训练；河东郡便安定下来。杜畿在河东郡任职十六年，政绩常常为天下第一。

[5]秘书监、侍中荀悦作《申鉴》五篇，奏之。悦，爽之兄子也。时政在曹氏，天子恭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故作是书。其大略曰：“为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故在上者，先丰民财以定其志，是谓养生。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或诈伪以荡众心。故俗无奸怪，民无淫风，是谓正俗。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安居则寄过内致，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赏罚，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赏，非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四患既独，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

[5]秘书监、侍中荀悦，撰写《申鉴》五篇，上奏给献帝。荀悦是荀爽哥哥的儿子。当时，政权掌握在曹操手中，献帝只是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荀悦有志为朝廷贡献自己的才干，但他的谋略都无处施展，所以著述此书。书中的主要内容是："治理天下的办法，首先是消灭'四患'，然后要推行'五致'。以虚伪败坏风谷。用私心破坏法纪，行为放荡而超越正常规定，奢侈靡费而损坏国家制度，不消灭这四种现象，就无法推行政令，所以称之为'四患'。振兴农业与桑蚕业，以保障百姓生活；分辨善恶，以纠正民间习俗；推行文化教育，以改善社会风气；建立武备，以维持朝廷的威严；赏罚分明，以统一法令，这就是'五政'。百姓不怕死，就不要以刑罚来恐吓他们；百姓没有生趣，就不可能劝导他们向善。所以，身居高位的人，要先使百姓富足起来。使他人安居乐业，这就是保障民生。对于善、恶，要以功、罪为标准来判定；对于毁谤与赞誉，要用实际效果来进行检验。对人不仅要听他的言论，更要观察他的行为；不被他的名声所困扰，要考察他是否名实相符；不能让虚伪狡诈的人得逞，免得人们去纷纷仿效。因此，没有奸怪的习俗，民间没有淫乱之风，这就是纠正民俗。奖励与羞辱是赏赐、惩罚的核心，所以礼教规定，荣誉与羞辱只能施加于君子，以改变他们的内心；枷锁与鞭笞则专用来对付小人，以改变他们的行为。如果不推行教化，就会使中等资质的人也堕落成小人；而推行教化，就能使这些中等资质的人升为君子；这就是改善社会风气。作为统治者，必然要拥有军队，以防备不能预料的变化，平时用来管理内政，战时则效命疆场，这就是维持威严。赏赐与惩罚，是执政的权柄。君王不随意赏赐，并不是爱息财物，而是因为，随意赏赐，就不能用赏赐来劝导人们行善；君王五不随意惩罚，并不是姑息怜悯，而是因为，随意惩罚，就不能使惩罚来打击犯罪。赏赐而没有起到劝导的作用，就是阻止人们行善；惩罚而没有起倒打击的作用，就是纵容人们作恶。作为统治者，能够不阻止下面的人行善，不纵容下面的人作恶，则国法确立，这就是统一法令。除去了'四患'，又建立了'五政'，诚心诚意地执行，长期坚持，简要而不懈怠，疏阔而不遗漏。这样，不需劳神费心，天下就能太平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六十五卷

汉纪五十七 孝献皇帝庚建安十一年（丙戌、206）

汉纪五十七 汉献帝建安十一年（丙戌，公元206年）

[1]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1]春季，正月，有异星出现在北斗星座。

[2]曹操自将击高干，留其世子丕守邺，使别驾从事崔琰傅之。操围壶关，三月，壶关降。高干自入匈奴求救，单于不受；干独与数骑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并州悉平。

[2]曹操亲自率军征讨并州刺史高干，留下世子曹丕镇守邺城，派别驾、从事崔琰辅佐曹丕。曹操大军包围壶关。三月，壶关投降。高干亲自去向匈奴求救，被匈奴单于拒绝。高干身边只剩几名骑兵卫士，想南逃到荆州去投奔刘表。半路上，被上洛都尉王琰捉获，斩首。并州全部平定。

曹操使陈郡梁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荒乱之余，胡、狄雄张，吏民亡判入其部落，兵家拥众，各为寇害。习到官，诱喻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令诸将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长老称咏，以为自所闻识，刺史未有如习者。习乃贡达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内常林、杨俊、王象、荀纬及太原王凌之徒，操悉以为县长，后皆显名于世。

曹操派陈郡人梁习以别部司马的职务，兼任并州刺史。当时在兵荒马乱之后，匈奴等各北方胡狄各族的势力都很大，官吏及百姓往往叛逃到他们的部落中；其余许多地方势力也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各霸一方。梁习到任后，用引诱和劝导的方法招纳那些地方势力，对那些首领都以礼相待，并推荐其中一些人作官，让他们到州府来任职。等这些首领都离开本乡后，就征发当地青壮年充当志愿军。梁习又借大军出征之机，把这些志愿军分送到将领们部下，至别处作战。在这些官员、兵士都离去以后，就陆续把他们的家小迁到邺城，前后送走

的共有数万人。有不服从命令的，就出兵进行征讨，杀死几千人，投降的数以万计。于是，匈奴单于态度恭顺，各部落的王爷对梁习叩拜服从，承担赋税徭役，与编于民籍的百姓一样。边境隶清，农夫遍布田野，梁习鼓励农业和桑蚕业，法令得到严格执行，父老们称赞，认为记忆之中，没有一个刺史比得上梁习。梁习又向朝廷推荐来并州躲避战乱的各地名士，如河内人常林、杨俊、王象、荀纬以及太原人王凌等，曹操都任命他们为县长，以后，这些人都闻名于世。

初，山阳仲长统游学至并州，过高干，干善遇之，访以世事。统谓干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材，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干雅自多，不悦统言，统遂去之。干死，荀举统为尚书郎。著论曰《昌言》，其言治乱，略曰："毫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角智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及继体之时，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不愚之才居这，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荒废庶政，弃忘人物。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民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雠也。至于运徒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乱从此周复，天道常这大数也。"

当初，山阳人仲长统游学来到并州，拜访刺史高干，高干对他待遇优厚，征求他对时局看法。仲长统对高干说："你有雄心大志，却缺乏雄才大略；喜好贤能之士，却不能鉴别人才。在这些事上面，你要深以为戒。"高干一向自以为是，对仲长统的话很不高兴，仲长统就离开了高干。高干死后，荀推荐仲长统担任尚书郎。仲长统撰写《昌言》，分析国家的安危治乱，主要大意是："受命于上天的英雄豪杰，并不是从开始时就有统一天下的名分，由于没有这种名分，所以竞争者纷纷崛起。但到后来，那些仗恃智谋的，智谋穷尽，仗恃力量的，力量枯竭。形势不允许再对抗，也不足以再较量，于是才被捉住头，

捆住颈，置于我们控制之下。等到第二代统治者继位时，那些豪杰已不再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士大夫与百姓都已习惯于遵从命令，富贵之家已经固定，威权都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在这时候，即使是一个下等的蠢才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也能使他的恩德大到与天地相同，使他的威严达到与鬼神相似的地步。即使是有几千个周公姬旦和孔夫子这样的圣人，也无法再发挥他们的圣明；有百万个孟贲和夏育之类的勇士，也无处再施展他们的勇力。那些继承天下的愚蠢帝王，见到天下没有人敢违抗旨意，就自认为政权会像天地不会灭亡，于是随意发展自己的嗜好，放纵自己的邪恶欲望，君主与臣僚都为所欲为，上下一齐作恶，荒废朝政，排斥人才。所信任亲近的，都是奸佞谄媚的小人；所庞爱提升的，都是后宫妃嫔的家族。以至达到熬尽天下民脂民膏，敲骨吸髓的程度。人民身受怨毒，痛苦不堪，灾祸战乱，同时而起。中原大地纷扰不安，四方外族相继背叛，政权土崩瓦解，毁于一旦。从前受我养护哺育的小民，如今全都成为喝我鲜血的仇敌。至于那些大势已去，还不觉悟的人，岂不是富贵产生的麻木不仁，溺爱导致的愚昧顽劣吗！政权的存亡相互交替，治理与战乱也不断周而复始地循环，这正是天地运行的规律。”

[3]秋，七月，武威太守张猛杀雍州刺史邯郸商；州兵讨诛之。猛，奂之子也。

[3]秋季，七月，武威太守张猛杀死雍州刺史邯郸商。州中的军认讨伐张猛，把他杀死。张猛是张奂的儿子。

[4]八月，曹操东讨海贼管承，至淳于，遣将乐进、李典击破之，承走入海岛。

[4]八月，曹操向东讨伐海上的盗贼管承，进军到淳于，派大将乐进、李典击败管承，管承逃到海岛上。

[5]昌复叛，操遣于禁讨斩之。

[5]昌又背叛曹操，曹操派于禁讨伐，斩杀昌。

[6]是岁，立故琅邪王容子熙为琅邪王，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阴、平原八国皆除。

[6]这一年，献帝立已故琅邪王刘容的儿子刘熙为琅邪王，撤销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阴、平原等八个王国。

[7]乌桓乘天下乱，略有汉民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已妇妻焉。辽西乌桓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寇，欲助尚复故地。曹操将击之，凿平虏渠、泉州渠以通运。

[7]乌桓人乘天下大乱，掳掠汉人十余万户。袁绍把各部落的酋长都封为单于，并以平民家的姑娘做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些单于做妻子。辽西乌桓酋长蹋顿的势力尤其强盛，受到袁绍的厚待，因此袁尚兄弟去投奔蹋顿。蹋顿屡次派兵入塞抢掠，想帮助袁尚恢复旧有的疆土。曹操准备出军讨伐，开凿平虏渠、泉州渠，以便运输大军所需的粮草。

[8]孙权击山贼麻、保二屯，平之。

[8]孙权攻击山贼盘据的麻屯和保屯，完全平定。

十二年（丁亥、207）

十二年（丁亥，公元207年）

[1]春，二月，曹操自淳于还邺。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因表万岁亭侯荀功状，三月，增封千户。又欲授以三公，使荀攸深自陈让，至于十数，乃止。

[1]春季，二月，曹操从淳于返回邺城。丁酉（初五），曹操上奏献帝并得到批准，封大功臣二十余人，都为列侯。又上表称赞万岁亭侯荀的功劳。三月，为表彰荀，在他原来侯国封户的基础上，又增加一千户。还准备任命荀为三公，荀派荀攸恳切地表达自己的辞让之意，先后达到十余次，曹操才同意。

[2]曹操将击乌桓。诸将皆曰：“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郭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破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乌桓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操从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2]曹操准备出兵征讨乌桓，将领们都说："袁尚只不过是个逃亡罪犯，乌桓人贪得无厌而不念旧情，岂能受袁尚利用。如今大军深入塞外征乌桓，刘备必然劝说刘表乘虚袭击许都，万一发生变化，事情就后悔不及了。"郭嘉说："您虽然威震天下，但乌桓人倚仗距离遥远，一定不会预先防备，乘其不备，突然袭击，可以一战告捷。况且，袁绍对这一地区的百姓以及塞外的异族有恩德，而袁尚兄弟现在还活在世上。如今冀、青、幽、并四州的百姓，只是因畏惧而服从我们，并没有受过我们的恩德。如果我们离开这里而率军南征，袁尚利用乌桓的武力作资本，招集愿为恩主效死的部属，乌桓人一动，四州的百姓及异族都会纷纷响应，这会使蹋顿动心，生出非分的打算，恐怕青州与冀州就不会再在您的控制下了。刘表不过是个只会坐在那里发议论的人，他自知才干不能驾御住刘备，重用刘备则害怕控制不住，轻用则刘备不会为他所用。因此，即使我们调走全国兵力远征，您也不必担扰。"曹操听从了郭嘉的意见。大军进发到易县，郭嘉提议说："兵贵神速，如今远涉千里进行奇袭，辎重太多，难以掌握先机。而且假如乌桓人得到消息，必然加强戒备；不如留下辎重，军队轻装以加倍的速度急进，出其不意地进攻。"

初，袁绍数遣使召田畴于无终，又即授将军印，使安辑所统，畴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间邢谓畴曰："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今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畴曰："邢，天民之先觉者也。"操以为冀州从事。畴忿乌桓多杀其本郡冠盖，意欲讨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畴，畴戒其门下趣治严。门人曰："昔袁公慕君，礼命五至，君义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畴笑曰："此非君所识也。"遂随使者到军，拜为令，随军次无终。

起初，袁绍几次派使者到无终县去召田畴，又派人授予田畴将军的印信，让田畴召抚所统部众，田畴都拒绝了。到曹操平定冀州后，河间人邢对田畴说："黄巾军起事以来，已二十多年，天下动荡不定，百姓流离失所。如今，听说曹公法令严明，百姓对战乱已经厌恶，乱到极点，就会归于平静，请让我先去试探一下。"于是，邢收拾行装，返回家乡。田畴说："邢是个先知先觉的人。"曹操委任邢为冀州从事。田畴忿恨乌桓人经常杀害本郡著名的士大夫，想讨伐乌桓而力量不

够。曹操派使者来征召田畴，田畴要他的部属赶快为他治理行装，部属说：“以前，袁绍仰慕您的名声，曾五次礼聘，您一直拒绝；如今，曹操的使者一来，您就好像迫不及待，这是什么原因？”田畴笑着说：“这就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了。”他随同使者一起到曹操军中，被任命为令，随大军进驻无终县。

时方夏水雨，而滨海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军不得进。操患之，以问田畴。畴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今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嘿回军，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可不战而禽也。”操曰：“善！”乃引军还，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虏候骑见之，诚以为大军去也。

当时正赶上夏季，大雨不止，沿海一带泥泞难行，而且乌桓人还在交通要道派兵把守，曹军受阻无法前进。曹操十分忧虑，向田畴询问对策。田畴说：“这条道路每逢夏秋两季常常积水，浅不能通车马，深不能载舟船，是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原来右北平郡府设在平冈，道路通过卢龙塞，到达柳城。自从光武帝建武以来，道路陷坏，无人行走，已将近二百年，但仍留有道路的残迹可循。现在乌桓人以为无终是我们大军的必经之路，大军不能前进，只好撤退，因此他们放松以了戒备。如果我们默默地回军，却从卢龙塞口越过白檀险阻，进到他们没有设防的区域，路近而行动方便，攻其不备，可以不战而捉住蹋顿。”曹操说：“很好！”于是率军从无终撤退，在水边的路旁留下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现在夏季暑热，道路不通，且等到秋冬，再出兵讨伐。”乌桓人的侦察骑兵看到后，当真以为曹军已经离去。

操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上徐无山，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尚、熙与蹋顿及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操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操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操登高，望虏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前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

曹操命令田畴率领他的部众作向导，上徐无山，凿山填谷，行进五百余里，经过白檀、平冈，又穿过鲜卑部落的王庭，向东直指柳城。距离二百余里时，乌桓人才知道。袁尚、袁熙与蹋顿以及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率领数万名骑兵迎击曹军。八月，曹操登上白狼山，突然与乌桓军相遇，而乌桓军军力强盛。曹军车辆辎重都在后边，身披铠甲的将士很少，曹操左右的人都感到畏惧。曹操登高，看到乌桓军队不整，就纵兵攻击，派张辽为先锋，乌桓军队大乱，斩杀蹋顿和各部落王爷及以下的乌桓首领，投降的胡人与汉人共有二十余万。

辽东单于速仆丸与尚、熙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其众尚有数千骑。或劝操遂击之，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还。公孙康欲取尚、熙以为功，乃先置精勇于厩中，然后请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斩尚、熙，并速仆丸首送之。诸将或问操："公还而康斩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操枭尚首，令三军："敢有哭之者斩！"帝招独设祭悲哭，操义之，举为茂才。

辽东单于速仆丸与袁尚、袁熙投奔辽东郡太守公孙康，跟随他们的还有数千名骑兵。有人劝曹操乘势追击，曹操说："我将使公孙康送来袁尚、袁熙的人头，不必再劳师动众。"九月，曹操率大军从柳城班师。公孙康想要杀死袁尚、袁熙，作为对朝廷立下的功劳，于是先埋伏精兵在马厩中，然后请袁尚、袁熙进来，他们还没来得及入座，公孙康叫出伏兵，把他们捉住。于是斩杀袁尚、袁熙，连同速仆丸的人头一起送给曹操。将领中有人问曹操："您已退军而公孙康杀死袁尚、袁熙，这是为什么？"曹操说："公孙康一向畏惧袁尚、袁熙，我如果急攻，他们就会合力抵抗；缓和时，他们就会自相残杀；是形势使他们这样做的。"曹操把袁尚的头颅悬挂起来示众，号令三军："有敢于哭泣的，处斩！"牵招却独自设祭，放声悲哭，曹操认为他是忠于故主的义士，推荐他为茂才。

时天寒且旱，二百里无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八丈方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当时天寒，又遇上大旱，二百里没有水，军队缺乏粮食，只好杀死几千匹战马作为军粮，挖地三十余丈才见到水。大军返回后，曹操调查以前劝阻他出兵征讨乌桓的人，众人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都心怀畏惧。曹操对劝阻者都加以厚赏，对他们说:“我先前出兵，实在危险，虽然侥幸获胜，全是靠上天保佑，不能作为常规。你们的意见，才是万全之计，所以加以赏赐，以后不要害怕提相反的意见。”

[3]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

[3]冬季，十月，辛卯（初三），有异星出现在鹑尾星次。

[4]乙巳，黄巾杀济南王。

[4]乙巳（十七日），黄巾军杀死济南王刘。

[5]十一月，曹操至易水，乌桓单于代郡普富卢、上郡那楼皆来贺。

[5]十一月，曹操到达易水，乌桓代郡部落单于普富卢、上郡部落单于那楼都来向曹操祝贺。

师还，论功行赏，以五百户封田畴为亭侯。畴曰:“吾始为刘公报仇，率众遁逃，志义不立，反以为利，非本志也。”固让不受。操知其至心，许而不夺。

大军回到邺城，论功行赏，封田畴为亭侯，封地有五百户。田畴说:“我当初是为刘虞报仇，率众逃亡，我的志愿没有达到，反而以此获利，这不是我的本意。”坚决辞让，不肯接受封爵。曹操知道田畴是出于真心，同意他的辞让，没有勉强他接受。

操之北伐也，刘备说刘表袭许，表不能用。及闻操还，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

曹操出兵北伐乌桓时，刘备劝刘表发兵袭击许都，刘表不能用他的计策。等听到曹操得胜班师的消息，刘表对刘备说:“没有听你的话，结果失掉这个大好机会。”刘备说:“如今天下分裂，战争不断，机会的到来，难道会有终极吗?要是能不放过以后的机会，则这次也不足以遗憾。”

[6]是岁，孙权西击共祖，虏其人民而还。

[6]这一年，孙权向西攻击黄祖，俘虏百姓后返回吴郡。

[7]权母吴氏疾笃，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而卒。

[7]孙权的母亲吴夫人病危，召见张昭等人，嘱托后事之后去世。

[8]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

[8]起初，琅邪人诸葛亮寄居襄阳隆中，经常把自己比作管仲和乐毅；但当时人并不认可，只有颍川人徐庶与崔州平认为确是如此。崔州平是崔烈的儿子。

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刘备在荆州，向襄阳人司马徽询访人才。司马徽说："一般的儒生与俗士，怎么能认清时务，能认清时务的，只有俊杰之士。在襄阳这里，自有伏龙与凤雏。"刘备问是谁，司马徽说："就是诸葛亮与庞统。"徐庶在新野县见到刘备，刘备对徐庶很器重。徐庶对刘备说："诸葛亮乃是卧龙，将军愿见他吗？"刘备说："请你与他一起来。"徐庶说："这个人，你可以去见他，不可以召唤他来，将军应当屈驾去拜访他。"

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备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悦，备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刘备于是拜访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于是，刘备让左右的人都出去，说道：“汉朝王室已经衰败，奸臣窃据朝政大权，我不度德量力，打算伸张正义于天下，但智谋短浅，以致于遭受挫折，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但我的雄心壮志仍然未息，你认为应当如何去作？”诸葛亮说：“如今，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大军，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此人确实不可与他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三代，地势险要，民心归附，贤能人才都为他尽力，此人可以与他联盟，却不可算计他。荆州地区，北方以汉水、沔水为屏障，南方直通南海，东边连接吴郡、会稽，西边可通巴郡、蜀郡，正是用武之地，但主人刘表却不能守，这恐怕是上天赐给将军的资本。益州四边地势险阻，中有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地，而益州牧刘璋昏庸儒弱，北边还有张鲁相邻，虽然百姓富庶，官府财力充足，却不知道珍惜，智士贤才都希望有一个圣明的君主。将军既是汉朝王室的后裔，信义闻名天下，如果能占有荆州与益州，据守险要，安抚戎、越等族，与孙权结盟，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观察时局变化，这样，就能建成霸业，复兴汉朝王室了。”刘备说：“很好！”从此与诸葛亮的情谊日益亲密。关羽、张飞对此感到不满，刘备对他们解释说：“我得到诸葛亮，是如鱼得水，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了。”关羽、张飞才停止抱怨。

司马徽，清雅有知人之鉴。同县庞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诸葛亮每至德公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从子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惟德公与徽重之。德公尝谓孔明为卧龙，士元为凤雏，德操为水鉴；故德操与刘语而称之。

司马徽为人高雅，善于鉴别人才。与他同县的庞德公一向名望很高，司马徽把他当作兄长那样对待。诸葛亮每次到庞德公家里，都在床下向庞德公独拜。庞德公起初也不阻止。庞德公的侄子庞统，从小朴实，沉默寡言，大家都没有看到他的才能，只有庞德公与司马徽重视他。庞德公曾经说诸葛亮是“卧龙”，庞统是“凤雏”，司马徽是“水镜”。所以，当司马徽与刘备谈话时，向刘备称赞诸葛亮与庞统。

十三年（戊子、208）

十三年（戊子，公元208年）

[1]春，正月，司徒赵温辟曹操子丕。操表“温辟臣子弟，选举故不以实”；策免之。

[1]春季，正月，司徒赵温延聘曹操的儿子曹丕为僚属。曹操上表说："赵温召聘我的子弟为僚属，说明他并不依据真才实学选拔人才。"献帝颁策将赵温免职。

[2]曹操还邺，作玄武池以肄舟师。

[2]曹操回到邺城，修建玄武池，用以训练水军。

[3]初，巴郡甘宁将僮客八百人归刘表，表儒人，不习军事，宁观表事势终必无成，恐一朝众散，并受其祸，欲东入吴。黄祖在夏口，军不得过，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孙权击祖，祖军败走，权校尉凌操将兵急追之。宁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操，祖由是得免。军罢，还营，待宁如初。祖都督苏飞数荐宁，祖不用；宁欲去，恐不免；飞乃白祖，以宁为邾长。宁遂亡奔孙权，周瑜、吕蒙共荐达之，权礼异，同于旧臣。

[3]起初，巴郡人甘宁率领奴朴和宾客八百人投奔刘表。刘表是个儒者，不懂军事，甘宁看出刘表终究难以成就大业，恐怕一朝众叛亲离，自己也要受牵连，就打算东入吴郡。但刘表的部将黄祖据下待了三年，黄祖一直把他当作凡人来对待。孙权攻击黄祖，黄祖军队大败而逃，孙权部下的校尉凌操领兵急速追赶。甘宁善于射箭，率兵在后掩护，射死凌操，黄祖因此免于一死。黄祖收军，回营后，对待甘宁还像过去一样。黄祖部下的都督苏飞屡次推荐甘宁，黄祖仍不加以重用。甘宁打算离开，但又怕边防戎备森严，难于脱身。苏飞就向黄祖推荐甘宁担任邾县县长。甘宁于是逃亡，投奔孙权。周瑜、吕蒙共同向孙权推荐甘宁，孙权对甘宁礼遇特别优厚，与跟随自己多年的旧臣一样。

宁献策于权曰："今汉祚日微，曹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诚国之西抛也。宁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图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贪纵，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彭行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权深纳之。张昭时在坐，难曰："今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谓昭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权举酒属宁曰："兴霸，今年

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

甘宁向孙权献计说：“如今，汉朝王室日见衰弱，曹操终究会篡夺江山。荆州南部，山川险要，在我们的西边，控制着长江上游。据我观察，刘表既没有深谋远虑，他的儿子又更加拙劣，不是能继承基业的人。您应当尽早采取行动，不能落在曹操后面。夺取荆州的策略，是应该先进攻黄祖。黄祖现在已经十分老迈昏愦，钱财与粮草都很缺乏，左右亲信都贪赃枉法，官吏与兵士都心怀怨恨，战船武器废坏，无人修整，农业荒废，军无法纪。如果您现在出兵征讨，一定可攻破黄祖。攻破黄祖后，大张旗鼓地向西占据楚关，则势力大增，就可以逐步规划夺取巴、蜀地区了。”孙权很以为然。张昭当时也在座，提出疑问说：“现在吴郡民心不稳，大军如果出征，恐怕会发生变乱。”甘宁对张昭说：“国家把萧何那样的重任托付给您，您留守后方，却担心发生变化，怎么能效法古代名臣呢！”孙权举杯向甘宁敬酒，说：“甘兴霸，今年进行讨伐，就像这杯酒，已决定交付给你。你只管努力去制定策略，使得一定能攻破黄祖，就是你的大功，何必在乎张长史的话呢！”

权遂西击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间大绁系石为，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偏将军董袭与别部司马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令都督陈就以水军逆战。平北都尉吕蒙勒前锋，亲枭就首。于是将士乘胜，水陆并进，傅其城，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斩之，虏其男女数万口。

于是孙权西征黄祖。黄祖用两艘以生牛皮包裹的狭长的蒙冲战船封锁沔口，用粗大的棕绳捆住巨石，作为碇石，固定船身。船上有一千人，用弓弩向外轮流发射，箭如雨下，孙权军队无法上前。偏将军董袭与别部司马凌统都是孙权的先锋，各率敢死队一百人，每人身披两副铠甲，乘大船，闯入黄祖的蒙冲战船之间。董袭抽刀砍断两根棕绳，蒙冲战船横漂在水上，孙权大军才得以前进。黄祖命令都督陈就率水军迎战。孙权部将平北都尉吕蒙统率前锋，亲手斩下陈就的人头，悬挂示众。于是吴军将士乘胜猛追，水陆并进，逼近夏口城，出

动全部精锐部队猛攻，攻陷后大肆屠杀。黄祖突围而逃，被追上杀死。吴军俘虏了数万男女。

权先作两函，欲以盛祖及苏飞首。权为诸将置酒，甘宁下席叩头，血涕交流，为权言飞畴昔旧恩，“宁不值飞，固已损骸于沟壑，不得致命于麾下。今飞罪当夷戮，特从将军乞其首领。”权感其言，谓曰：“今为君置之。若走去何？”宁曰：“飞免分裂之祸，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岂当图亡哉！若尔，宁头当代入函。”权乃赦之。凌统怨宁杀其父操，常欲杀宁；权命统不得雠之，令宁将兵屯于他所。

孙权预先制作了两个木盒，打算装黄祖与苏飞的人头。得胜后，孙权为诸将领摆宴庆功，甘宁走下坐位，向孙权叩头流血，鲜血与眼泪一齐往下流，对孙权进述苏飞从前对待自己的恩德，说：“我甘宁如果没有遇到苏飞，肯定已死在沟壑，而不能在您部下效力了。如今，苏飞的罪本该处死，我特地请求将军饶他一命。”孙权为甘宁的话所感动，说：“现在就为你放了他，如果他逃跑怎么办？”甘宁说：“苏飞能免除斩首之祸，受到您再生的大恩，赶他都不会走，怎么会打算逃跑呢！如果他这样做，我甘宁的人头将代替他放入木盒。”孙权于是不令赦免苏飞。凌统怨恨甘宁杀死他的父亲凌操，经常打算杀死甘宁。孙权命令凌统不得仇恨甘宁，并让甘宁领兵到别的地方驻守。

[4]夏，六月，罢三公官，复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以曹操为丞相。操以冀州别驾从事崔琰为丞相西曹掾，司空东曹掾陈留毛为丞相东曹掾，元城令河内司马朗为主簿，弟懿为文学掾，冀州主簿卢毓为法曹议令史。毓，植之子也。

[4]夏季，六月，朝廷撤除三公的职位，重新设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初九），任命曹操为丞相。曹操委任冀州别驾、从事崔琰为丞相西曹掾，司空东曹掾陈留人毛为丞相东曹掾，元城县县令河内人司马朗为主簿，他弟弟司马懿为文学掾，冀州主簿卢毓为法曹议令史。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拔敦实，斥华伪，进冲逊，抑阿党。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徇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洁于上，俗移于下。操闻之，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崔琰与毛一起负责官员的选拔、任免事务，他们所选用的都是清廉正直的人士。虽然当时名望很高，但品行不佳的人，始终不能获得任用。他们选拔敦厚务实的人才，排斥只会空谈的浮华虚伪之人；进用谦虚和睦的长者，压抑结党营私的小人。因此，天下的士大夫无不以清廉的节操来勉励自己，即便是高官庞臣，车辆、衣服的形式，也不敢超越制度。以至高级官员回家时，蓬头垢面，衣服破烂，独自乘坐柴车；文武官员入府办公时，穿着朝服，徒步从家中走到官署。身居高位的官员都如此廉洁，民间的风俗也随之改变。曹操知道后，叹息说："像这样任用人才，使天下人都自我控制，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司马懿，少聪达，多大略。崔琰谓其兄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操闻而辟之，懿辞以风痹。操怒，欲收之，懿惧，就职。

司马懿自小聪明通达，有雄才大略。崔琰对他哥哥司马朗说："你弟弟聪明机智，遇事果断，是个杰出的人才，你比不上他！"曹操听说后，征聘司马懿为僚属，司马懿借口患有风湿病而加以推辞。曹操大怒，想要逮捕他，司马懿畏惧，才接受了职务。

[5]操使张辽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起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惊动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陈而立，有顷，皆定，即得首谋者，杀之。

[5]曹操派张辽驻守长社，临出发时，军中有人造反，乘夜在营中放火，全军都惊恐不定。张辽对左右说："不要乱动！这不是全营的人都想造反，只是少数叛乱分子制造混乱，想扰乱军心。"就下令说："凡没有参与叛乱的，都坐在那里不动。"张辽率领数十名亲兵在营的中央站定，过了一会，全军都安定下来，随即捉到主谋的人，将他们处死。

辽在长社，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三将任气，多共不协。操使司空主簿赵俨并参三军，每事训谕，遂相亲睦。

张辽在长社，于禁驻军颍阴，乐进驻军阳翟，三个将领都意气用事，互不配合。曹操派司空主簿赵俨同时参预三支部队的军务，遇到事情，就从中调解开导，使他们关系逐渐和睦。

[6]初，前将军马腾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后以部曲相侵，更为雠敌。朝廷使司隶校尉锺繇、凉州刺史韦端和解之，徵腾入屯槐里。曹操将征荆州，使张既说腾，令释部曲还朝，腾许之。已而更犹豫，既恐其为变，乃移诸县促储，二千石郊迎，腾不得已，发东。操表腾为卫尉，以其子超为偏将军，统其众，悉徙其家属诣邺。

[6]起初，前将军马腾与镇西将军韩遂结拜为异姓兄弟，但后来由于部属间相互闹摩擦，关系逐渐恶化，进而成为仇敌。朝廷派司隶校尉钟繇、凉州刺史韦端来调解他们的矛盾，征召马腾驻军槐里。曹操准备远征荆州，派张既劝说马腾，建议他放弃军权，到朝廷担任官职。马腾表示同意，但是后来又犹豫不决。张既恐怕马腾改变主意，就下令沿途各县准备粮草等物资，以供马腾路上需要，又命令各郡太守都到郊外去迎送，马腾不得已，只好启程向东进发。曹操上表推荐马腾担任卫尉，任命他儿子马超为偏将军，继续统领马腾的部队，把马腾的家属全都迁到邺城。

[7]秋，七月，曹操南击刘表。

[7]秋季，七月，曹操出军南征刘表。

[8]八月，丁未，汉光禄勋山阳郗虑为御史大夫。

[8]八月，丁未（二十四日），任命光禄勋山阳人郗虑为御史大夫。

[9]壬子，太中大夫孔融弃市。融恃其才望，数戏侮曹操，发辞偏宕，多致乖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内甚嫌之。融又上书，“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融所论建渐广，益惮之。融与郗虑有隙，虑承操风旨，构成其罪，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奏：“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杀之。

[9]壬子（二十九日），太中大夫孔融被分开处死，孔融倚仗自己的才干与名望，屡次戏弄、嘲笑曹操，随便发表议论，褒贬人物，多与曹操意见不合。曹操因为孔融名重天下，所以表面上容忍他的言行，而心里十分厌恶。孔融又上书给献帝，提出：“应该遵照古代的王畿制度，在京师周围一千里的地方，不可建立封国。”曹操发现孔融的

议论范围越来越广，对孔融更加忌惮。孔融与郗虑一向有矛盾，郗虑秉承曹操的意思，罗织孔融的罪状，命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上奏：“孔融从前担任北海国国相时，看到天下大乱，就召集徒众，准备图谋不轨。后来与孙权的使者谈话，又讥讽、诽谤朝廷。另外，他从前与平民祢衡在一起行为放荡，互相标榜，祢衡称赞孔融为‘孔子不死’，孔融称赞祢衡是‘颜回复生’。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应该处以极刑。”曹操于是下令逮捕孔融，连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处死。初，京兆脂习与融善，每戒融刚直太过，必罹世患。及融死，许下莫敢收者。习往抚尸曰：“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操收习，欲杀之，既而赦之。

当初，京兆人脂习与孔融关系亲近，经常告诫孔融，说他性情过于刚直，必然会招来大祸。等到孔融被杀后，许都没有人敢去收葬孔融的尸体。脂习前去抚着孔融的尸体，哭着说：“孔文举弃我而去，我为什么还活着！”曹操逮捕脂习，打算处死，接着又把他赦免了。

[10]初，刘表二子，琦、琮。表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侄，蔡氏遂爱琮而恶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日相与毁琦而誉琮。琦不自宁，与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不对。后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为江夏太守。表病甚，琦归省疾。瑁、允恐其见表而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乃谓琦曰：“将军使君抚临江夏，其任至重；今释众擅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将因奔丧作难。会曹操军至，琦奔江南。

[10]起初，刘表有两个儿子，刘琦与刘琮。刘表把后妻蔡氏的侄女嫁给刘琮，蔡氏就喜爱刘琮而厌恶刘琦。蔡氏的弟弟蔡瑁与刘表的外甥张允都是刘表的亲信，他们经常称赞刘琮，诋毁刘琦。刘琦心中不安，就与诸葛亮商议保护自己的对策，但诸葛亮不回答。后来，刘琦与诸葛亮一起登上高楼，命令左右把梯子撤开，对诸葛亮说：“如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话从你嘴里说出，只进入我一个人的耳中，可以说了吗？”诸葛亮说：“你难道不记得，春秋时晋国的太子申生在国中

遭到危险，而他弟弟重耳在外流亡却终获平安的事情？”刘琦领悟了诸葛亮的意思，暗中策划从刘表身边离开。正好黄祖被孙权杀死，刘琦就请求接替黄祖的职务。刘表于是委任刘琦为江夏郡太守。不久，刘表病重，刘琦从江夏回襄阳来探视。蔡瑁、张允恐怕他与刘表相见，触动父子感情，刘表可能会立刘琦为继承人，于是就对刘琦说：“将军委派你镇守江夏，责任十分重大。如今你擅离职守，父亲见到你一定会生气。伤害亲人的感情，增重他的病势，不是孝顺之道。”他们把刘琦关到门外，不许他与刘表见面，刘琦只好流着眼泪离开。刘表去世后，蔡瑁、张允等就拥立刘琮继任荆州牧。刘琦大怒，把印信扔到地上，准备借奔丧的名义起兵讨伐方琮。正在这时，曹操大军已南下荆州，刘琦就投奔江南。

章陵太守蒯越及东曹掾巽等劝刘琮降操，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将何以待敌？且将军自料何如刘备？若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御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琮从之。九月，操至新野，琮遂举州降，以节迎操。诸将皆疑其诈，娄圭曰：“天下扰扰，各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是必至诚。”操遂进兵。

章陵郡太守蒯越及东曹掾傅巽等劝刘琮投降曹操，对他说：“逆顺有一定的道理，强弱有一定的形势。以臣属的身份去抗拒天子，是对国家叛逆；以刚接手的荆州去抵御朝廷大军，必会陷入危险；依靠刘备去对抗曹操，一定失败。这三个方面我们都不行，拿什么去对付曹操大军？而且将军您自己考虑一下，您比得上刘备吗？如果刘备挡不住曹操，则即使是投入荆州的全部力量，也不足以自保；如果刘备挡得住曹操，则他就不会再居于将军之下子。”刘琮听从他们的意见。九月，曹操到达新野县，刘琮就以荆州投降曹操，派人用朝廷过去颁发的符节去迎接曹操。曹军将领都疑心刘琮是诈降，娄圭说：“现在天下分裂，各地割据势力都贪图用代表王命的符节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这次送来符节，这必定是真心诚意。”曹操于是接受刘琮的投降，继续进军。

时刘备屯樊，琮不敢告备。备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官属宋忠诣备宣旨。时曹操已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

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议，或劝备攻琮，荆州可得。备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备将其众去，过襄阳，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备过辞表墓，涕泣而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人，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备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备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当时，刘备驻军樊城，刘琮不敢把投降的事告诉刘备。刘备过了很久才察觉情况不对，派遣亲信去问刘琮，刘琮命令属官宋忠去向刘备传达旨意。当时，曹操已在宛城，于是刘备大惊失色，对宋忠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办事，不早些告诉我，如今大祸临头才讲，不也太过分了吗！”拔出刀指着宋忠说：“如今即使砍下你的头，也不足以解我心中的愤恨，而且我也耻于身为大丈夫而临别时还杀你们这些人！”就放宋忠回去。于是，刘备召集部属，共商对策。有人劝刘备进攻刘琮，可以夺下荆州。刘备说：“刘表临死时，把孤儿刘琮托付给我，请我代为照顾。违背信义，只图私利的事情，我不能作。否则，死后有什么脸去见刘表呢！”刘备率领部下撤离，经过襄阳时，停下马来呼喊刘琮，刘琮害怕，不敢露面。刘琮的左右亲信和荆州的人士，有许多都跟随刘备离去。刘备到刘表的墓前祭奠，流着泪辞别而去。到达当阳时，跟随刘备的已有十余万人，还有辎重车几千辆，每天只能走十余里。刘备另派关羽率部乘几百艘船，让他从水路到江陵会师。有人对刘备说：“您应当火速行动，保守江陵。如今人数虽众，但披有铠甲的兵士并不多，如果曹军来到，怎样抵挡！”刘备说：“要成大事业，必须以民众为根本，如今百姓来归附于我，我怎么忍心舍弃他们而去呢？”

习凿齿论曰：“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习凿齿论曰：刘备尽管处在颠沛流离和危险艰难之中，却更讲信义；尽管形势事态危急，说出的话却并不违背道德。他追念刘表当年

的旧恩，以情感动三军；眷恋追随他的民众，使这些人都甘心与他共度患难。刘备终于能建成大业，不也是应该的吗?

[11]刘琮将王威说琮曰：“曹操闻将军既降，刘备已走，必懈驰无备，轻行单进。若给威奇兵数千，徼之于险，操可获也。获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纳。

[11]刘琮的部将王威向刘琮建议说：“曹操知道将军已经投降，刘备已经逃走，必然放松戒备，只率前锋部队轻装急进。如果让我带领几千名奇兵，埋伏在险要地区，突然袭击，可以捉住曹操。只要捉住他，就可威震天下，不仅是可以保住今天的局面。”刘琮没有采纳。

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刘备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备已过，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备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操大获其人众辎重。

曹操知道江陵贮有军用物资，恐怕刘备先到，占据江陵，就留下辎重，轻装前进。到到襄阳后，听说刘备已经过去，曹操亲自率领五千名精锐骑兵急速追赶，一天一夜跑了三百余里，在当阳县的长坂追上刘备。刘备抛下妻子及儿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人骑马逃走，曹操俘获了大量的人马辎重。

徐庶母为操所获，庶辞备，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操。

徐庶的母亲被曹军俘获，徐庶向刘备告辞，指着自己的心说：“我本来打算与将军共同建立王霸大业，是靠此方寸之地，现在失去老母，方寸已乱，留下无益于事，请从此与将军分别。”于是去见曹操。

张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操兵无敢近者。

张飞率领二十名骑兵断后，他据守河岸，拆去桥梁，横握长矛，怒目而视，对曹军大喊道：“我就是张翼德，有谁敢来决一死战！”曹军士卒无人敢于上前。

或谓备：“越去已北走。”备以手戟之曰：“子龙不弃我走也。”顷之，云身抱备子禅，与关羽船会，得济沔，遇刘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有人向刘备说：“赵云已向北逃走。”刘备大怒，将手戟向那人扔过去，说：“赵子龙不会丢下我逃跑。”过了一会儿，赵云抱着刘备的儿子刘禅来到。刘备等与关羽的船队会合，得以渡过沔水，遇到刘琦及其所率领的一万余人，与刘琦一起到达夏口。

曹操进军江陵，以刘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释韩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礼，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以嵩为大鸿胪，蒯越为光禄勋，刘先为尚书，邓羲为侍中。

曹操进军江陵，任命刘琮为青州刺史，封为列侯，连同蒯越等人，被封为侯爵的一共有十五人。曹操下令从狱中释放韩嵩，用朋友的礼节来接待他，让韩嵩评价荆州人士的优劣，都加以提拔任用。任命韩嵩为大鸿胪，蒯越为光禄勋，刘先为尚书，邓羲为侍中。

荆州大将南阳文聘别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与俱。聘曰：“聘不能全州，当待罪而已！”操济汉，聘乃诣操。操曰：“不何迟邪？”聘曰：“先日不能辅弼刘荆州以奉国家；荆州虽没，常愿据守汉川，保全土境。生不负于孤弱，死无愧于地下，而计不在已，以至于此，实怀悲惭，无颜早见耳！”遂欷流涕。操为之怆然，字谓之曰：“仲业，卿真忠臣也。”厚礼待之，使统本兵，为江夏太守。

荆州大将南阳人文聘统兵驻扎在外，刘琮投降时，曾召呼文聘，想与他一起投降。文聘说：“我不能保全荆州，只应等待定罪而已！”曹操渡过汉水，文聘才来拜见曹操。曹操说：“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文聘说：“从前，我不能辅佐刘荆州尊奉朝廷；刘荆州死后，我经常想据守汉水，保全荆州的疆域。活着不辜负于孤弱的刘琮，死去无愧于地下的故主刘表。但是，我身不由已，为大势所趋，到了今天的地步，心中实在悲哀羞愧，没有脸早来相见！”于是文聘流泪不止，使得曹操也感到伤感，喊着文聘的表字说：“文仲业，你是真正的忠臣！”对他厚礼相待，让他统率原来部队，任命他为江夏郡太守。

初，袁绍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为冀州土平民强，英杰所利，不如荆州土险民弱，易依倚也，遂从刘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从本初，辟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不去，谗慝将兴。”遂南之武陵。表辟南阳刘望之为从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谗毁为表所诛，望之又以正谏不合，投传告归。望之弟谓望之曰：“赵杀鸣犊，仲尼回轮。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尘于内，则宜

模范蠡迁化于外，坐面自绝于时，殆不可也。”望之不从，寻复见害，奔扬州。南阳韩暨避袁术之命，徙居山都山。刘表又辟之，遂遁居孱陵。表深恨之，暨惧，应命，除宜城长。河东裴潜亦为表所礼重，潜私谓王畅之子粲及河内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适长沙。于是操以暨为丞相士曹属，潜参丞相军事，洽、、粲皆为掾属，芝为菅令，从人望也。

起初，袁绍在冀州，派遣使者去迎接他家乡汝南郡的士大夫到冀州来。西平人和洽认为冀州地势平坦，民风强悍，是英雄豪杰所争夺的地方，不如荆州地势险要，民风柔弱，易于安身依靠，就去荆州投奔刘表。刘表用上客的礼节接待他，和洽对别人说：“我所以不去投奔袁绍，是为了躲避争夺之地。对于乱世中昏庸的君主，不可过于亲近，我再久留下去，就会被奸人的谗言所中伤。”于是，他离开襄阳，向东到武陵居住。刘表延聘南阳人刘望之为从事，而刘望之的两个朋友都因为谗言的陷害，被刘表杀死。刘望之因所提的正确意见不被刘表接受而弃官回家。刘望之的弟弟刘对刘望之说：“从前晋国的大夫赵鞅杀死窦鸣犊，孔子就中途返回，不再前往晋国。如今，哥哥您既然不能效法柳下惠那样，与世沉浮，随波逐流，就应该以范蠡为榜样，远远地迁到统治者的范围以外去。坐在家里，却自认为已离开争权夺势的政局，恐怕不行！”刘望之没有听从弟弟的话，不久也被刘表杀死。刘逃奔扬州。南阳人韩暨逃避袁术的征聘，便迁居到山都山，刘表又征聘他为僚属，韩暨就逃到孱陵隐居起来。刘表十分恼怒，韩暨害怕刘表下毒手，只好接受职务，出任宜城县县长。河东人裴潜也受到刘表的礼遇和敬重，但裴潜悄悄对王畅的儿子王粲以及河内人司马芝说：“刘表没有霸王的才干，却以殷朝末的西伯姬昌的地位自居，他随时都可能失败！”于是裴潜向南迁到长沙。曹操占领荆州后，征聘韩暨为丞相士曹属，裴潜参预丞相府的军事，和洽、刘与王粲都担任丞相府的掾属，并委派司马芝为菅县县令，以顺应民心。

[12]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12]冬季，十月，癸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13]初，鲁肃闻刘表卒，言于孙权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刘表新亡，二子不协，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

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使。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

[13]起初，鲁肃听到刘表去世的消息，就对孙权建议说：“荆州与我们相邻，江山险固，沃野万里，百姓富足，如果能占领荆州，就奠定了帝王的基业。现在刘表刚死，他的两个儿子不和睦，军中将领也分为两派。刘备是天下的英雄人物，与曹操矛盾很深，寄居在刘表那里，刘表嫉妒他的才干而不能加以重用。如果刘备与刘表的儿子齐心协力，上下团结，我们就应当与他们和平相处，共结盟好。如果刘备与他们离心离德，我们就该另打主意，以成就大业。我请求您派我去向刘表的两个儿子吊丧，并慰劳他们军中的主要将领。同时劝说刘备，让他安抚刘表的部众，同心一意，共抗曹操，刘备一定会高兴地接受的。如果能达到目的，就能平定天下。现在不赶快前去，就恐怕会让曹操占先。”孙权立即派鲁肃去荆州。

到夏口，闻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备南走，肃径迎之，与备会于当阳长坂。肃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备曰：“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而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备甚悦。肃又谓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备用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

鲁肃到达夏口，听说曹操大军已向荆州进发，便日夜兼程前往，等他到达南郡时，刘琮已经投降曹操，刘备已经向南撤退。鲁肃便直接去见刘备，在当阳的长坂与他相会。鲁肃传达了孙权的意图，与刘备讨论天下大事，对刘备表示诚恳的关心。并且询问刘备说：“刘豫州，如今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刘备说：“苍梧郡太守吴巨是我的老朋友，打算去投奔他。”鲁肃说：“孙将军聪明仁惠，敬重与优待贤能之士，江南的英雄豪杰都归附于他。现在已占有六郡的土地，兵精粮

多，足以成就一番事业。如今为您打算，最好是派遣心腹之人到江东去与孙权将军联系，可以共建大业。而您却想投奔吴巨，吴巨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又在偏远的边郡，即将被别人吞并，怎么可以托身于他呢？”刘备听后大为高兴。鲁肃又对诸葛亮说：“我是诸葛子瑜的朋友。”于是诸葛亮与鲁肃也成为朋友。诸葛子瑜就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他避乱到江东，担任孙权的长史。刘备采纳鲁肃的计策，进驻鄂县的樊口。

曹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诸葛亮谓刘备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遂与鲁肃俱诣孙权。亮见权于柴桑，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共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祝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

曹操从江陵出发，将要顺长江东下。诸葛亮对刘备说：“形势危急，我请求奉命去向孙将军求救。”于是他就和鲁肃一起去见孙权。诸葛亮在柴桑见到孙权，对孙权说：“天下大乱，将军在长江以东起兵，刘备在汉水以南召集部众，与曹操共同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基本已经消灭北方的主要强敌，接着南下攻破荆州，威震四海。在曹操大军面前，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刘备逃到这里，希望将军量力来加以安

排。如果将军能以江东的人马，与占据中原的曹操相抗衡，不如及早与操断绝关系；如果不能，为什么不早点解除武装，向他称臣？现在，将军表面上服从朝廷，而心中犹豫不决，事情已到危急关头而不果断处理，大祸马上就要临头了。”孙权说：“假如像你说的那样，刘备为什么不服从曹操？”诸葛亮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壮士，还坚守节义，不肯屈辱投降；何况刘备是皇室后裔，英雄才略，举世无双，士大夫们对他的仰慕，如同流水归向大海。如果大事不成，这是天意，怎么能再居于曹操之下呢？”孙权勃然大怒，说：“我不能把全部吴国故地和十万精兵拱手奉送，去受曹操的控制。我的主意已定！除刘备以外，曹没有能抵挡曹操的人，但刘备新近战败之后，怎么能担当这项重任呢？”诸葛亮说：“刘备的军队虽然在长坂大败，但现在陆续回来的战士和关羽的水军加起来有一万精兵，刘琦集结江夏郡的战士，也不下一万人。曹操的军队远道而来，已经疲惫。听说在追赶刘备时，轻骑兵一天一夜奔驰三百余里，这正是所谓‘强弩射出的箭，到了力量已尽的时候，连鲁国生产的薄绸都穿不透’。所以《兵法》以此为禁忌，说‘必定会使上将军受挫’。而且，北方地区的人，不善于进行水战。另外，荆州地区的民众归附曹操，只是在他军队的威逼之下，并不是心悦诚服。如今，将军如能命令猛将统领数万大军，与刘备齐心协力，一定能打败曹军。曹操失败后，必然退回北方，这样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就强大起来，可以形成鼎足三分的局势。逃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今天！”孙权听后非常高兴，就去与他的部属们商议。

是时，曹操遗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臣下，莫不响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拮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鲁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愿早定大

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

这时，曹操写信给孙权说：“最近，我奉天子之命，讨伐有罪的叛逆，军旗指向南方，刘琮降服。如今，我统领水军八十万人，将要与将军在吴地一道打猎。”孙权把这封书信给部属们看，他们无不惊惶失色。长史张昭等人说：“曹操是豺狼虎豹，挟持天子以征讨四方，动不动就用朝廷的名义来发布命令。今天我们如果进行抗拒，就更显得名不正而言不顺。况且将军可以抵抗曹操的，是依靠长江天险。现在，曹操占有荆州的土地，刘表所训练的水军，包括数以千计的蒙冲战船，已由曹操接管，曹操计全部船只沿长江而下，再加上步兵，水陆并进。这样，长江天险已由曹操与我们共有，而双方势力的众寡又不能相提并论。因此，依我们的愚见，最好是迎接曹操，投降朝廷。”只有鲁肃一言不发。孙权起身上厕所，鲁肃追到房檐下，孙权知道鲁肃的意思，握着鲁肃的手说：“你想说什么？”鲁肃说：“刚才，我观察众人的议论，只是想贻误将军，不足以与他们商议大事。现在，像我鲁肃这样的人可以迎降曹操，但将军却不可以。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我在迎接曹操，曹操一定会把我交给乡里父老去评议，以确定名位，也还会做一个下曹从事，能乘坐牛车，有吏卒跟随，与士大夫们结交，步步升官，也能当上州、郡的长官。可是将军迎接曹操，打算到哪里去安身呢？希望将军能早定大计，不要听那些人的意见。”孙权叹息说：“这些人的说法，太让我失望了。如今，你阐明的策略，正与我想的一样。”

时周瑜受使至悉阳，肃劝权召瑜还。瑜至，谓权曰：“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当模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

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拨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乃罢会。

当时，周瑜奉命到达番阳，鲁肃劝孙权把他召回来。周瑜来到后，对孙权说：“曹操虽然名义上是汉朝的丞相，但实际上是汉朝的贼臣。将军以神武英雄的才略，又凭借父、兄的基业，割据江东，统治的地区有几千里，精兵足够使用，英雄乐于效力，应当横行天下，为汉朝清除邪恶的贼臣。何况曹操自己前来送死，怎么可以去迎降？请允许我为将军分析：如今北方尚未完全平定，马超、韩遂还驻兵函谷关以西，是曹操的后患。而曹操舍弃鞍马，改用船舰，与生长在水乡的江东人来决一胜负。现在正是严寒，战马缺乏草料。而且，驱使中原地区的士兵远道跋涉来到江湖地区，不服水土，必然会发生疾疫。这几方面是用兵的大患，而曹操都贸然行事。将军抓住曹操的时机，正在今天。我请求率领精兵数万人，进驻夏口，保证能为将军击破曹操。”孙权说：“曹操老贼早就想要废掉汉朝皇帝，自己篡位了，只是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与我孙权。现在，那几个英雄都已被消灭，只剩下我还存在。我与老贼势不两立。你主张迎战曹军，正合我意，是上天把你授给了我！”孙权就势拔出佩刀，砍向面前的奏案，说：“将领官吏们，有胆敢再说应当投降曹操的，就与这个奏案一样！”于是散会。

是夜，瑜复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权抚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将兵与备并力逆操；双鲁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

当天夜里，周瑜又去见孙权，说：“众人只看到曹操信中说有水、陆军八十万而各自惊恐，不再去分析其中的虚实，就提出向曹操投降的意见，太不像话。现在咱们据实计算一下，曹操所率领的中原部队

不过十五六万人，而且长期征战，早已疲惫；新接收的刘表的部队，至多有七八万人，仍然心怀猜疑。以疲惫的士卒，驾驭心怀猜疑的部众，人数虽多，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只要有五万精兵，就足以制服敌军，望将军不要顾虑！”孙权拍着周瑜的背说：“周公瑾，你说到这个地步，非常合我的心意。张昭、秦松等人，各顾自己的妻子儿女，怀有私心，非常使我失望。只有你与鲁肃和我的看法相同，这是上天派你们两个人来辅佐我。五万精兵一时难以集结，已挑选了三万人，战船、粮草及武器装备都已备齐，你和鲁肃、程普率兵先行，我当继续调集人马，多运辎重、粮草，作为你的后援。你能战胜曹军，就当机立断；如果失利，就退到我这里来，我当与曹操决一胜负。”于是，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率兵与刘备合力迎战曹操；又任命鲁肃为赞军校尉，协助筹划战略。

刘备在樊品，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尉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傥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

刘备驻军樊口，每天派巡逻的士兵在江边眺望孙权的军队。士兵看到周瑜的船队，就立即乘马回营报告刘备。刘备派人前去尉劳。周瑜对慰劳的人说：“我有军事任务在身，不能委派别人代理，如果刘备能屈尊前来会面，实在符合我的愿望。”刘备就乘一只船去见周瑜，说：“现在抵抗曹操，实在是很明智的决定。不知有多少战士？”周瑜说：“三万人。”刘备说：“可惜太少了。”周瑜说：“这已足够用，将军且看我击败曹军。”刘备想要召呼鲁肃等来共同谈话，周瑜说：“接受军令，不得随意委托人代理，如果您要见鲁肃，可以另去拜访他。”刘备既很惭愧，又很高兴。

进，与操遇于赤壁。

周瑜大军继续前进，在赤壁与曹操相遇。

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

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当时曹操的部队中已发生疾疫。两军初次交战，曹军失利，退到长江北岸。周瑜等驻军在长江南岸，周瑜部将黄盖说：“如今敌众我寡，难以长期相持。曹军正把战船连在一起，首尾相接，可以用火攻，击败曹军。”于是，选取蒙冲战船十艘，装上干荻和枯柴，在里边浇上油，外面裹上帷幕，上边插上旌旗，预先备好快艇，系在船尾。黄盖先派人送信给曹操，谎称打算投降。当时东南风正急，黄盖将士艘战船排在最前面，到江心时升起船帆，其余的船在后依次前进。曹操军中的官兵都走出营来站着观看，指着船，说黄盖来投降了。离曹军还有二里多远，那十艘船同时点火，火烈风猛，船象箭一样向前飞驶，把曹军战船全部烧光，火势还蔓延到曹军设在陆地上的营寨。顷刻间，浓烟烈火，遮天蔽日，曹军人马烧死和淹死的不计其数。周瑜等率领轻装的精锐战士紧随在后，鼓声震天，奋勇向前，曹军大败。曹操率军从华容道步行撤退，遇到泥泞，道路不通，天又刮起大风。曹操让所有老弱残兵背草铺在路上，骑兵才勉强通过。老弱残兵被人马所践踏，陷在泥中，死了很多。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赶曹操直到南郡。这时，曹军又饿又病，死了一大半。曹操就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镇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镇守襄阳，自己率军返回北方。

周瑜、程普将数万众，与曹仁隔江未战。甘宁请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将袭肃举军降，周瑜表以肃兵益横野中郎将吕蒙。蒙盛称“肃有胆用，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宜夺也。”权善其言，还肃兵。曹仁遣兵围甘宁，宁困急，求救于周瑜，诸将以为兵少不足分，吕蒙谓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绩于江陵，蒙与君

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瑜从之，大破仁兵于夷陵，获马三百匹而还。于是将士形势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与仁相拒。十二月，孙权自将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不克。

周瑜、程普率领几万人马，与曹仁隔长江对峙，尚未开战。甘宁请求先去直接夺取夷陵。甘宁率部前往，一到就占领了夷陵，于是入城防守。益州牧刘璋的部将袭肃率领全军投降。周瑜上表，请求用袭肃的部队扩充横野中郎将吕蒙的兵力。吕蒙极力称赞袭肃，说：“袭肃有胆识，有才干，而且仰慕归化，远来投奔。从道理上讲，应该扩充他的兵力，而不应夺去他的军权。”孙权赞同吕蒙的看法，归还袭肃的军权。曹仁派兵包围甘宁，甘宁被困，形势危急，向周瑜求救。吴军将领们以为兵力单薄，不能再分出援军去救甘宁。吕蒙对周瑜、程普说：“留凌统驻守江陵，我与您前去解围，也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我保证凌统能守住十天。”周瑜同意他的建议，在夷陵大破曹仁军队，获战马三百匹归来。于是，全军上下士气倍增，周瑜就渡过长江，驻兵北岸，与曹仁相持。十二月，孙权亲自率军包围合肥，派张昭率军攻打九江郡所属的当涂，未能攻克。

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营帅雷绪率部曲数万口归备。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江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以偏将军赵云领桂阳太守。

刘备向朝廷上表推荐刘琦担任荆州刺史，率领军队向南夺取荆州南部的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全都投降。庐江营帅雷绪率领部属几万人归降刘备。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派他督察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收赋税，以补充军用物资。又任命偏将军赵云兼任桂阳太守。

[14]益州牧刘璋闻曹操克荆州，遣别驾张松致敬于操。松为人短小放荡，然识达精果。操时已定荆州，走刘备，不复存录松。主簿杨修白操辟松，操不纳；松以此怨，归，劝刘璋绝操，与刘备相结，璋从之。

[14]先前，益州牧刘璋听到曹操占领荆州的消息，派遣别驾张松去向曹操表达敬意。张松身材矮小，行为放荡，但他通达事理，精明果断。曹操当时已平定荆州，打得刘备狼狈逃走，不再像从前对待贤士

那样亲切地接待张松。主簿杨建议曹操征聘张松为僚属，曹操没有采纳。张松因此心怀怨恨，回到益州后，劝刘璋与曹操断绝关系，与刘备结交，刘璋听从了。

习凿齿论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府仰之顷，岂不惜乎！

习凿齿论曰：从前，齐桓公一炫耀自己的功业，立刻就有九国背叛；曹操的暂时骄傲自负，导致天下分为三国鼎立的局势。他们都是将辛勤经营数十年的事业毁弃于低头仰头的片刻之间，岂不可惜吗！

[15]曹操追念田畴功，恨前听其让，曰："是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乃复以前爵封畴。畴上疏陈诚，以死自誓。操不听，欲引拜之，至于数四，终不受。有司劾畴："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宜免官加刑。"操下世子及大臣博议。世子丕以"畴同于子文辞禄，申胥逃赏，宜勿夺以优其节。"尚收荀、司肃校尉钟繇，亦以为可听。操犹欲侯之，畴素与夏侯善，操使自以其情喻之。就畴宿而劝之，畴揣知其指，不复发言。临去，固邀畴，畴曰："畴，负义逃窜之人耳；蒙恩全活，为幸多矣，岂可卖卢龙之塞以易赏禄哉！纵国私畴，畴独不愧于心乎！将军雅知畴者，犹复如此，若必不得已，请愿效死，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横流。具以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为议郎。

[15]曹操追念田畴的功劳，后悔以前允许他辞让封爵，说："这是成全一个人的志愿，而破坏国家的法制。"于是，仍用先前要封的爵位来封他。田畴上书，表达自己的诚意，誓死不肯接受。曹操不听，想要拉他来拜封，甚至再三再四地施加压力，田畴始终不肯。有关部门弹劾田畴说："田畴自命清高，违背圣人大道，只顾建立自己的名节，应该免除官职，加以处分。"曹操命令世子曹丕与大臣们共同商议这事，世子曹丕认为："田畴的行动，与从前楚国的令尹子文辞让俸禄，申包胥逃避赏赐的情况相同，不应勉强，以此来褒扬他的节操。"尚书荀、司隶校尉钟繇也认为可以允许田畴辞让。曹操仍然想封田畴为亭侯，因田畴一向与夏侯关系亲密，曹操就派夏侯自己前去用友情说服田畴。夏侯在田畴的住处进行劝说，田畴知道他的来意，不再说话。夏侯临走时，还坚持要田畴接受，田畴说："我是一个辜负故主恩义，逃避危险的人。蒙受大恩，得以活命，已是大幸了，怎么能靠出卖卢

龙塞而换取封爵呢？即使是朝廷对我特别优待，难道我心中不惭愧吗？将军是一向了解我的，还这样勉强我接受，如果迫不得已，我情愿一死，在您的面前自刎。”话还没有说完，已泪流满面。夏侯一一向曹操汇报，曹操叹息，知道不能让田畴屈服，于是任命田畴为议郎。

[16]操幼子仓舒卒，操伤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操欲求与仓舒合葬，原辞曰："嫁殇，非礼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操乃止。

[16]曹操的小儿子曹仓舒去世，曹操十分悲痛惋惜。司空掾邴原的女儿也年幼早亡，曹操想请求邴原同意，让他女儿与曹仓舒合葬。邴原拒绝说："为夭亡的儿女婚嫁，不符合古礼。我所以能为您效劳，您所以委任我担任职务，都是因为我能严守古代圣贤的经典而不违背。如果听从您的命令，我就成了平庸之人，您这样还有什么意思呢？"曹操才打消想法。

[17]孙权使威武中郎将贺齐讨丹阳黟、歙贼。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四面壁立，不可得攻，军住经月。齐阴募轻捷士，于隐险处，夜以铁戈拓山潜上，县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余人，令分布四面，鸣鼓角；贼大惊，守路者皆逆走，还依众，大军因是得上，大破之。权乃分其地为新都郡，以齐为太守。

[17]孙权派威武中郎将贺齐讨伐丹阳郡属下黟、歙两地的盗贼。黟地的盗贼首领陈仆、祖山等率领二万户在林历山中建立营寨，四面者是绝壁，无法进攻。贺齐的军队驻扎一个多月，无计可施。后来，贺齐秘密召募身手敏捷的壮士，在隐蔽的险要之处，乘夜用铁戈挖开岩石间缝隙，悄悄攀登上山，然后悬下布带，把下边的人拉上去。一共上去一百余人，让他们分布在四面，擂响战鼓，吹起号角，山上的敌军大吃一惊，扼守山路的人全都向上逃回大营。贺齐大军因此能从山路上来，大破敌军。孙权于是把这两地从丹阳郡分出，设立新都郡，任命贺齐为新都太守。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六十六卷

汉纪五十八 孝献皇帝辛建安十四年（已丑、209）

汉纪五十八 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己丑，公元209年）

[1]春，三月，曹操军至谯。

[1]春季，三月，曹操大军到达谯县。

[2]孙权围合肥，久不下。权率轻骑欲身往突敌，长史张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权乃止。

[2]孙权包围合肥，很久未能攻克。孙权率领轻骑准备亲自突击敌人，长史张劝阻说："武器是不吉祥的器物，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情。如今将军倚仗着锐气，轻视强大凶暴的敌人，使得三军上下，无不为您担心。即使能杀死敌将，俘获战旗，威震敌军，这不过是一个偏将的责任，不是主将所该作的事情。愿您抑制一下像孟贲、夏育那样的勇气，而胸怀争霸天下的王者谋略。"孙权才停止出击。

曹操遗将军张喜将兵解围，久而未至。扬州别驾楚国蒋济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权兵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

曹操派将张喜率军解救合肥，时间很长还未到。扬州别驾楚国人蒋济秘密向刺史建议：假装收到张喜的书信，声称四万步、骑兵已经到达雩娄，派主簿去迎接张喜。又三次派信使携带写有这一消息的书信去通知城中的守将。其中有一次到了城里，另外两次被孙权部下的兵士俘获。孙权相信了这个假情报，赶快烧毁围城的器械撤走。

[3]秋，七月，曹操引水军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开芍陂屯田。

[3]秋季，七月，曹操统率水军自涡水进入淮河，在肥水登岸，驻屯合肥，重新修整芍陂的水利设施，在周围地区屯田。

[4]冬，十月，荆州地震。

[4]冬季，十月，荆州地区发生地震。

[5]十二月，操军还谯。

[5]十二月，曹操的军队返回谯县。

[6]庐江人陈兰、梅成据、六叛，操遣荡寇将军张辽讨斩之；因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

[6]庐江人陈兰、梅成占据县、六安进行叛乱，曹操派荡寇将军张辽讨伐，斩杀陈兰、梅成等。曹操即命张辽与乐进、李典等率七千余人屯驻合肥。

[7]周瑜攻曹仁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吕范领彭泽太守；吕蒙领寻阳令。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

[7]周瑜率军围攻曹仁一年有余，杀伤曹军甚多，曹仁弃城撤走。孙权任命周瑜兼任南郡太守，屯驻江陵；程普兼任江夏太守，设郡府在沙羡；吕范兼任彭泽太守；吕蒙兼任寻阳县令。刘备向朝廷上表，推荐孙权代理车骑将军，兼任徐州牧。正在这时，刘琦去世，孙权让刘备兼任荆州牧，周瑜将荆州长江以南的地区分给刘备。刘备将军营设在油口，并把那里改名为公安。

权以妹妻备。妹才捷刚猛，有诸兄风，侍婢百余人，皆执刀侍立，备每入，心常凛凛。

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孙权的妹妹才思敏捷，性情刚猛，有她兄长们的风度。她的侍婢一百余人，都手执利刀在旁站着侍候。刘备每次进入内宅，心都很恐惧。

曹操密遣九江蒋干往说周瑜。干以才辨独步于江、淮之间，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因延干，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饮宴，示之侍者服珍玩之物。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已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这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能移其意乎！”干但笑，终无所言。还白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也。

曹操秘密派遣九江人蒋干去游说周瑜。蒋干以才能、机辩闻名于长江、淮河之间，没有人能胜过他。蒋干换上平民穿的布衣，戴上葛布

制成的头巾。自称因私人交谊来看望周瑜。周瑜出来迎接他，站着对他说：“蒋子翼，你真是很辛苦，涉水远道而来，是为曹操作说客吗！”遂邀请蒋干进来，与他一同参观军营，巡视仓库、军用物资与武器装备之后。回来设宴款待蒋干，酒席间让蒋干看自己的侍女、服装、饰物以及各种珍贵的宝物，并对他说：“大丈夫生活在世上，遇到知已的君主，外表上有君臣关系，内心却情同骨肉，言听计从，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即使苏秦、张仪重生，能转移他的心意吗！”蒋干只是笑，一直不谈私人关系之外的话。他回来向曹操汇报，称颂周瑜胸襟宽广，志向远大，不是言语所能挑拔离间的。

[8]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陷伪矣。”操善之。

[8]丞相掾和洽向曹操提出建议说：“天下的人，才干和品德各不相同，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来选拔人才。以过分的节俭朴素来约束自己是可以的，但用这标准来限制别人，或许就会出现许多失误。如今朝廷上的舆论是官吏中穿新衣服，乘好车的人，就被称为不清廉；而不修饰仪表，穿破旧衣服的人，则被赞为廉洁。致使士大夫故意弄脏自己的衣裳，收藏起车子、服饰。朝廷各部门的高级官员，有的还自己携着饭罐，到官府上班。树立榜样以供人仿效，最好采用中庸之道，这样才能坚持下去。如今一概提倡这些使人难以忍受的行为，用它来约束各阶层的人士，勉强施行，必然会疲惫不堪。古人的教化，只是务求通达人情；凡是偏激怪异的行为，则会包藏虚伪。”曹操认为他的见解很好。

十五年（庚寅、210）

十五年（庚寅，公元210年）

[1]春，下令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1]春季，曹操下令说：“从前，孟公绰做晋国赵、魏两家贵族的家臣首领是才力有余的，但不能胜任滕、薛等小国大夫的职务。假如必须是清廉的人才能使用，那么，齐桓公又怎么能称霸于世！大家要帮助我显扬高明人士，即使身份卑微，也要推举，只要有才能就进荐上来，让我能够任用他们！”

[2]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2]二月，乙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3]冬，曹操作铜爵台于邺。

[3]冬季，曹操在邺城修建铜爵台。

[4]十二月，已亥，操下令曰：“孤始举孝廉，自以本非岩穴如名之士，恐为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誉，故在济南，除残去秽，平心选举。以是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乡里。时年纪尚少，乃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为二十年规，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征为典军校尉，意遂更欲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使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讨击袁术，使穷沮而死；摧破袁绍，枭其二子；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逊之志，每用耿耿，故为诸君陈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然兼封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4]十二月，已亥（疑误），曹操下令说：“我最初被推荐为孝廉时，自以为本来不是隐居深山的知名之士，恐怕被世人看作平庸无能，打算好好处理政务，推行教化，以树立名誉，故在济南国任国相时，铲除残暴邪恶势力，公正地选拔人才。由于这样，受到强门豪族的忌恨，我恐怕给家中招来灾祸，就借口有病，回到家乡。当时年纪还不大，就在谯县县城以东五十里处修建书房，打算秋季与夏季读书，冬季与春季射猎，计划这样过二十年，等天下安定以后，再出来

做官。但我未能如愿，被朝廷征召为典军校尉，于是改变主意，想为国家讨贼立功，使墓道的石碑上可以题写‘汉朝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的志愿。而后遇到董卓之乱，我兴起义兵。以后，我任兖州牧，击败黄巾军，迫使三十万黄巾军投降；又讨伐袁术，使他走投无路，穷困而死；击败袁绍，将他的两个儿子斩首示众；再消灭刘表，于是平定天下。我身为宰相，作为臣子达到尊贵的顶点，也已超出了我的愿望。假设国家没有我，不知会 几个人称帝，几个人称王?或许有人看到我势力强盛，又生性不信天命，恐怕会随便猜测，说我有篡位的野心，每一想到这些，心中就感到不安。所以，向你们述说这些话，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然而，想要我就这样放弃所统领的军队，交还给主管部门，回到我的封地武平侯国，实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我确实害怕自己一离开军队就会被人谋害，既是为我的子孙打算，又因为我一失败就会使国家危亡，所以，我不能追求虚名，而遭受实际的灾祸。然而，我的封地共有四个县，享有收取三万户百姓租税的权利，我的品德怎么能配得上呢？天下尚未安定，我不可以辞去官位；至于封地，是可以退让的。如今，我把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封地归还给国家，只享受武平的一万户百姓的租税，姑且以此来减少对我的诽谤议论，同时也稍微减轻我的责任！”

[5]刘表故吏士多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瑜上疏于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徒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吕范亦劝留之。权以曹操在北，方当广揽英雄，不从。备还公安，久乃闻之，叹曰：“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亦虑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诚险途，殆不免周瑜之手！”

[5]刘表原来的部属大多数归附刘备，刘备因为周瑜拔给他的土地太少，不足以容纳自己的部下，就亲自到京口去面见孙权，请求把荆州全部交给自己管理。周瑜上书给孙权说：“刘备是一代枭雄，而且有关羽、张飞这些熊、虎一样的猛将辅佐，肯定不能长久屈居，为人所用。我认为，从大计考虑，应当把刘备迁走，安置在吴郡，为他大兴

土木地建造住宅，多给他供应美女和其它玩赏娱乐的物品，使他耳目迷恋。同是，把关羽和张飞这两个人分开，派他们各驻一地，使像我周瑜这样的将领能统率他们的攻战，天下大事就可以安定了。如今滥割土地给他作为资本，使这三人都聚在疆界，恐怕就会像蛟龙得到云雨的赞助，终究不会再留在水池中了。”吕范也劝孙权留下刘备。孙权认为曹操在北方，正应该广为招揽英雄豪杰，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刘备回到公安后，过了很久才听到这些内幕，叹息说：“天下的智谋之士，看法都差不多，当时诸葛亮劝我不要去，也是担心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正在危急中，不得不去，这实在是走险路，几乎逃不出周瑜之手！”

周瑜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败，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奋威者，孙坚弟子奋威将军、丹阳太守瑜也。

周瑜到京口去拜见孙权，说：“现在，曹操新近在赤壁大败而归，担心内部有人叛变，不能同将军用军队交战，我请求与奋威将军一起进军，夺取蜀地，并吞张鲁，然后，留奋威将军牢固地守卫那里，与马超结成联盟。我回来与将军据守襄阳，紧逼曹操，这样，就可以规划进取北方了。”孙权同意这个计划。奋威将军，是指孙坚弟弟的儿子，丹阳太守孙瑜。

周瑜还江陵为行装，于道病困，与权笺曰：“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使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傥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于巴丘。权闻之哀恸，曰：“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自迎其丧于芜湖。瑜有一女、二男，权为长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为骑都尉，妻以女；胤为兴业都尉，妻以宗女。

周瑜回到江陵准备行装，在途中病势沉重，上书给孙权说：“人寿的长短都是由命运决定的，实在不足惋惜。我只恨心中的微小志愿尚未实现，再也不能执行您的命令罢了。现在，曹操在北方，疆场并没有平静；刘备寄居在荆州，好像是在家里养了一只老虎。天下的大局，还在动荡不定，这正是大臣和将士们奋发忘食之时，也是您思虑

运筹之日。鲁肃为人忠烈，临事不苟，可以接替我的职务。假如我的建议可以被采纳，我就虽死不朽了。”周瑜在巴丘去世。孙权得到消息后，十分悲痛，大哭着说：“周瑜有辅佐帝王的才能，现在忽然短命而死，我依靠谁呢？”孙权亲自到芜湖去迎接周瑜的灵柩。周瑜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孙权为自己的大儿子孙登娶周瑜的女儿为妻；任命周瑜的儿子周循为骑都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又任命周瑜的另一个儿子周胤为兴业都尉，把自己宗族的一个姑娘嫁给他。

初，瑜见友于孙策，太夫人又使权以兄奉之。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程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下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起初，周瑜是孙策的朋友，孙权的母亲吴太夫人又曾让孙权把周瑜当作兄长来尊敬。当时，孙权的职位只是讨虏将军，部下将领与宾客们对他的礼节还较为简单，而只有周瑜带头，以臣属礼节事奉孙权。程普自以为年龄比周瑜大，多次凌辱周瑜，周瑜却降低自己的身份来对待程普，始终不与他计较。后来，程普佩服周瑜，对周瑜亲近敬重，于是告诉别人说：“与周公瑾交往，好象喝下醇厚的美酒，不知不觉就已沉醉。”

权以重肃为奋武样尉，代瑜领兵，令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刘备，与共拒曹操，权从之。乃分豫章为番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复以程普领江夏太守，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陆口。

孙权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接替周瑜，统领军队，命令程普兼任南郡太守。鲁肃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与刘备共同抵抗曹操，孙权同意，于是，从豫章郡中分出一部分土地，设立番阳郡；从长沙郡分出一部分土地，设立汉昌郡；又任命程普兼任江夏郡太守，鲁肃为汉昌郡太守，率军驻在陆口。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途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起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担任要职，执掌权力，不能不学习。"吕蒙推辞说军中事多，没有时间学习。孙权说："我难道是要你研究儒家经典，去做博士吗？我只是要你去浏览书籍，了解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你说事多，但谁会像我这样忙？我经常读书收，自以为得到很多好处。"于是吕蒙开始读书。等到鲁肃经过寻阳时，与吕蒙谈话，大吃一惊说："你今天的才干谋略，再不是吴郡那里的阿蒙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就应该重新刮目相看，大哥为什么对这个道理明白得这么晚呢！"鲁肃就去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好友才分手。

刘备以从事庞统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鲁肃遗备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备见统，与善谭，大器之，遂用统为治中，亲待亚于诸葛亮，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

刘备任命从事庞统为耒阳县县令，庞统在任时政务荒废，被免官。鲁肃写信给刘备，说："庞统的才干不适于管理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县，让他处在治中、别驾的职务上，才能发挥他的才干。"诸葛亮也谈到庞统的才干。刘备召见庞统，与他详细谈论天下大势后，大为器重，就任命他为治中，对他的亲信程度及待遇仅次于诸葛亮，委任庞统与诸葛亮同时担任军师中郎将。

[6]初，苍梧士燮为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表其弟壹领合浦太守，领九真太守，武领南海太守。燮体器宽厚，中国士人多往依之。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仪卫甚盛，震服百蛮。

[6]起初，苍悟人士燮担任交趾郡太守。交州刺史朱符被夷人乱贼杀死，州郡陷入混乱。士燮上表推荐他的弟弟士壹代理合浦郡太守，士代理九真郡太守，士武代理南海经郡太守。士燮性情宽厚，有很多中原地区的士大夫都去投奔他。士燮在交州地区权势显赫，与朝廷又相隔万里，他在那里的威望与尊严都到了至高无上的程度，出入时的仪仗警卫十分盛大，威震当地的各蛮族，使他们顺服。

朝廷遣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为其将区景所杀，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为刺史。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朝廷赐燮玺书，以燮

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巨与恭相失，巨举兵逐恭，恭走还零陵。

朝廷派遣南阳人张津担任交州刺史，张津迷信鬼神，经常用绛色头巾包头，弹琴、烧香，读道家的书籍，说可以有助于得道。张津被他的部将区景杀死，刘表派遣零陵人赖恭代替张津担任刺史。这时，苍梧郡太守史璜逝世，刘表又派吴巨代理苍梧太守。朝廷赐给士燮诏书，任命他为绥南中郎将，管理七郡的军务，同时仍兼任交趾太守。吴巨与赖恭关系恶化，吴巨发兵进攻赖恭。赖恭逃回零陵。

孙权以番阳太守临淮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节度。吴巨外附内违，骘诱而斩之，威声大震。权加燮左将军，燮遣子入质。由是岭南始服属于权。

孙权任命番阳郡太守临淮人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率领自己的兄弟们都听从步骘的命令。吴巨表面上服从，心里却另有打算，步骘把他引诱出来杀死，声威大震。孙权提升士燮为左将军，士燮派遣自已的儿子到孙权那里充当人质。从此，王岭以南的地区开始归属于孙权。

十六年（辛卯、211）

十六年（辛卯，公元211年）

[1]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

[1]春季，正月，任命曹操世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设置官属，作为丞相曹操的副手。

[2]三月，操遣司隶校尉钟繇讨张鲁，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将兵出河东，与繇会。仓曹属高柔谏曰："大兵西出，韩遂、马超疑为袭已，必相扇动。宜先招集三辅，三辅苟平，汉中可传檄而定也。"操不从。

[2]三月，曹操派遣司隶校尉钟繇讨伐张鲁，命令征西护军夏侯洲等率领大军从河东出发，与钟繇会合。丞相仓曹属高柔劝曹操说："大军向西进发，韩遂、马超会疑心是袭击他们，必然互相煽动。应当先安定三辅地区，如果三辅地区平定，只需发布文书，就能平定汉中。"曹操不听。

关中诸将果疑之，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皆反，其众十万，屯据潼关；操遣安西将军曹仁督诸将拒之，敕令坚壁勿与战。命五官将丕留守邺，以奋武将军

程昱参丕军事，门下督广陵徐宣为左护军，留统诸军，乐安国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秋，七月，操自将击超等。议者多言：“关西兵习长矛，非精选前锋，不可当也。”操曰：“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

关中的将领们果然起了疑心，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都起来造反，合起来有十万人马，据守潼关。曹操派遣安西将军曹仁统率诸将抵挡，令他们坚守营寨，不要出战。命令五官中郎将曹丕留守邺城，委任奋武将军程昱协助曹丕处理军务；任命门下督广陵人徐宣为左护军，留在邺城统率留守部队；任命乐安人国渊为丞相府的居府长史，负责留守事务。秋季，七月，曹操亲统大军，进攻马超等。许多参预军务讨论的人都说：“函谷关以西的士兵善于使用长矛，不挑选精锐部队作前锋，会抵抗不住的。”曹操说：“战争的决定权控制在我手中，而不在敌人手中。他们虽然善于使用长矛，我将使他们的长矛无法刺杀，你们只管着看吧。”

八月，操至潼关，与超等夹关而军。操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以步骑四千人渡蒲阪津，据河西为营，闰月，操自潼关北渡河。兵众先渡，操独与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马超将步骑万余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犹据胡床不动。许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举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超等夜攻营，伏兵击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请和，操不许。九月，操进军，悉渡渭。超等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贾诩以为可伪许之。操复问计策，诩曰：“离之而已。”操曰：“解！”

八月，曹操来到潼关，与马超等隔着潼关扎营。曹操表面上对马超急剧施加压力，暗中却派遣徐晃、朱灵率领步、骑兵四千人渡过蒲阪渡口，到黄河以西扎营。闰八月，曹操从潼关向北渡过黄河。士兵先过河，曹操单独与虎贲武士一百余人留在黄河南岸断后。马超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前来进攻，箭如雨下，曹操仍坐在折凳上不动。许褚扶曹操上船。船工被流箭射中而死，许褚左手举起马鞍来为曹操抵挡乱箭，右手撑船。校尉丁斐，把曹军的牛马放出来引诱箸人，马超

军大乱，兵士纷纷去抢牛马，曹操才得以渡过黄河。曹操大军就从蒲阪渡过西河，沿河作甬道，向南推进。马超等退守渭水流入黄河的渭口。曹操于是多设疑兵，暗中用船装载士兵进入渭水，修造浮桥。夜里，分兵到渭水南岸修筑营垒。马超等乘夜攻营，被伏兵击败。马超等在渭南驻军，派遣使者请求割让黄河以西土地，请求和解。曹操不答应。九月，曹操进军，全部渡过渭水。马超等几次挑战，但曹操仍然不许应战。马超等一再请求割让土地，并请求送儿子去作人质。贾诩部队认为可以假装同意，曹操再问他下一步的策略，贾诩说："离间他们的联盟而已。曹操说："我明白了。"

韩遂请与操相见，操与遂有旧，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操笑谓之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奔凉州，杨秋奔安定。

韩遂请求与曹操相见，曹操与韩遂本来是老朋友，于是，他们两人来到阵前，马头相交，在一起说了很长时间，没有说到军事，只是谈论京都的往事与老朋友们，高兴时拍手欢笑。当时，马超等部队中的关中人与胡人都来围观，前后重重叠叠，曹操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是想来看曹操吗？我也是一个人，并没有四只眼两张嘴，只是智谋多一些罢了。"会面结束后，马超等人问韩遂说："曹操说了些什么？"韩遂说："没有说什么。"马超等有了疑心。另一天，曹操又给韩遂写了一封信，信中圈改涂抹了许多地方，好象是韩遂所改的，马超等更加怀疑韩遂。曹操于是与马超等约定日期，进行会战。曹操先派轻装部队进行挑战，与马超等大战多时，才派遣精锐骑兵进行夹击，大破马超等，斩杀成宜、李堪等。韩遂、马超逃奔凉州，杨秋逃奔安定。

诸将问操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操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

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将领们问曹操说：“开始，敌军主力据守潼关，渭水以北的道路都空虚无备。但您不从河东进攻冯翊，反而屯兵在潼关之下，过了些日子再北渡黄河，是为什么？”曹操说：“敌军据守潼关，如果我军进入河东，敌军就会分兵把守各处渡口，我们便不能渡过西河。我故意以重兵集中在潼关，敌军就集中力量在南防守潼关，西河的戒备空虚，所以徐晃、朱灵两位将军能轻易取得西河。

然后，我率大军北渡黄河，敌军无法与我争夺西河的原因，就在于两位将军已先驻军在那里了。我用车两和树木等，向南修建甬道，既是为了安全，也是向敌军示弱。渡过渭水后修筑营垒，敌人挑战而坚守不出，是使敌军骄傲自大；因此，敌军未修营垒，而请求割地。我答应了要求，所以顺从他们的意思是为了使他们自以为安全而不加防备。同时，我们养精蓄锐，一旦发起攻击，好比是迅雷不及掩耳。乐机变化莫测，不能执着于一种方法。”

始，关中诸将每一部到，操辄有喜色。诸将问其故，操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开始时，关中联军的每一部将领率军来到，曹操都面有喜色，部下将领们询问缘故，曹操说：“关中地区辽阔广大，如果他们各自据险坚守，我们征讨他们，没有一两年平定不了。现在，他们全都集中在一起，人数虽多，但互不相下，军队没主帅，可以一举消灭，比逐一征讨要容易，所以我心中喜悦。”

冬，十月，操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

冬季，十月，曹操从长安出发，向北讨伐杨秋，包围安定。杨秋投降，曹操恢复杨秋的爵位，让他留下来安抚部众。

十二月，操自安定还，留夏侯渊屯长安。以议郎张既为京兆尹。既招怀流民，兴复县邑，百姓怀之。

十二月，曹操从安定班师，留夏侯渊驻守长安，任命议郎张既为京兆尹。张既用怀柔的政策招集流亡在外的难民重返家乡，兴建恢复县

城与村镇，受到百姓的拥戴。

遂、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县邑多应之，河东民独无异心；操与超等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超等破，余畜尚二十余万斛，操乃增河东太守杜畿秩中二千石。

韩遂、马超叛变朝廷时，弘农、冯翊属下的县邑多起来响应，只有河东郡的百姓没有异心。曹操与马超等隔渭水相持，军粮全靠河东郡供给。到马超等被击败后，还剩下二十余万斛军粮。曹操因此提高河东郡太守杜畿的官秩为中二千石。

[3]扶风法正为刘璋军议校尉，璋不能用，又为其州里俱侨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别驾张松与正善，自负其才，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松劝璋结刘备，璋曰："谁可使者？"松乃举正。璋使正往，正辞谢，佯为不得已而行。还，为松说备有雄略，密诺奉戴以为州主。

[3]扶风人法正担任益州牧刘璋的军议校尉，但未受到刘璋的重用，又受到与他一起客居益州同州老乡们的鄙视，法正心情郁闷而不得志。益州别驾张松与法正关系亲密，张松对自己的才干十分自负，觉得刘璋庸庸碌碌，不能同他一起有所作为，经常暗中叹息。张松劝刘璋与刘备结交，刘璋说："谁可以充当使者？"于是张松推荐法正。刘璋派法正担任使者，法正推辞，然后假装是不得已而接受任务出发。法正回来后，对张松说刘备有雄才大略，他们两人密谋策划奉迎刘备作为益州之主。

会曹操遣钟繇向汉中，璋闻之，内怀恐惧。松因说璋曰："曹公兵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雠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矣。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今州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备。主簿巴西黄权谏曰："刘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闭境以待时清。"璋不听，出权为广汉长。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

正在这时，曹操派遣钟繇率军讨伐占据汉中的张鲁，刘璋听到消息后，心中恐惧。张松乘机劝他说："曹操的兵马天下无敌，如果攻下汉

中后，利用张鲁的库存物资来进攻益州，谁能抵抗得住！刘备是您的同宗，曹操的大仇人，又善于用兵，如果让刘备讨伐张鲁，一定能击破张鲁。张鲁一破，则益州势力增强，曹操即使来攻，也无能为力了。现在本州的将领们如庞羲、李异等都自恃功劳，骄横不法，想要向外投靠。如果得不到刘备的帮助，则敌人在外面进攻，百姓在内叛变，一定会失败。”刘璋同意他的见解，派法正率领四千人去迎接刘备。主簿巴西人黄权劝谏刘璋说：“刘备以骁勇闻名于世，现在把他请来，要把他当作部曲来看待，则他不会满意；要以宾客的礼节接待，则一国不容二主。如果客人安如泰山，则主人就会危如累卵。不如关闭边界，以等待时局安定。”刘璋不听，把黄权调出，去担任广汉县县长。从事广汉人王累，把自己倒吊在成都城门来劝阻刘璋，刘璋一概不听。

法正至荆州，阴献策于刘备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响应于内；以取益州，犹反掌也。”备疑未决。庞统言于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车骑，北有曹操，难以得志。今益州户口百万，土沃财富，诚得以为资，大业可成也！”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柰何？”统曰：“乱离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以为然。乃留诸葛亮、关羽等守荆州，以赵云领留营司马，备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

法正到荆州后，暗中向刘备献计说：“以将军的英明才干，正应利用刘璋的懦弱无能；张松是益州的主要官员，在内响应；这样来攻取益州，易如反掌。”刘备迟疑不决。庞统对刘备说：“荆州荒凉残破，人才已尽，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如今，益州的户口有一百万，土地肥沃，财产丰富，如果真得到益州作为资本，可成大业！”刘备说：“现在，与我势同水火的，只有曹操。曹操严厉，我则宽厚，曹操凶暴，我则仁慈；曹操诡诈，我则忠信；总与曹操相反，事情才能成功。如果现在因为贪图小利而对天下失去信义，怎么办？”庞统说：“天下大乱之时，本不是靠一种方法就能平定的。而且兼并弱小，进攻愚昧，用不合礼义的方法取得，再用合乎礼义的方法加以治理，

这些行为都是古人所崇尚的。如果在事定之后，赐给刘璋面积广大的封地，对信义有什么违背！今天咱们不去夺取，终究会落入别人手中。”刘备同意他的看法。于是，留下诸葛亮、关羽等守卫荆州，任命赵云兼任留营司马，刘备亲自率领几万名步兵进入益州。

孙权闻备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将备子禅还吴，张飞、赵云勒兵截江，乃得禅还。

孙权听到刘备西入益州的消息，派船来接妹妹；孙夫人打算带刘备的儿子刘禅返回吴郡娘家，张飞、赵云部署军队在长江拦截孙权的船队，才把刘禅带回荆州。

刘璋敕在所供奉备，备入境如归，前后赠遗以巨亿计。备至巴郡，巴郡太守严颜拊心叹曰：“此听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备自江州北由垫江水诣涪。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耀目，往会之。张松令法正白备，便于会袭璋。备曰：“此事不可仓卒！”庞统曰：“今因会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备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备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所将吏士，更相之适，欢饮百余日。璋增备兵，厚加资给，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备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璋还成都，备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刘璋命令沿途各郡、县为刘备提供所需物资，刘备进入益州境内，好像回到家中，刘璋前后赠送各种物资数以亿计。刘备到达巴郡，巴郡太守严颜扶胸叹息说：“这正是应验了‘独自坐在深山中，放出老虎来自卫’的谚语。”刘备自江州向北经垫江水到达涪县。刘璋率领步、骑兵三万余人，车辆悬挂着帐帷，耀眼生辉，与阳光互映，到涪县来会见刘备。张松让法正向刘备建议，就在会面时袭击刘璋。刘备说：“这件事不可仓猝！”庞统说：“现在，乘会面时捉住刘璋，则将军不必动用武力，就可坐得一州。”刘备说：“刚刚进入别人的地盘，恩德与信义尚未表现出来，不能这样做。”刘璋推举刘备代理大司马，兼任司隶校尉；刘备也推举刘璋代理镇西大将军，兼任益州牧。两人部下的官兵，也相互交往，在一起欢宴一百余日。刘璋给刘备增兵，拨给大量军用物资，让他去进攻张鲁，又命刘备指挥驻在白水的益州部队。加上刘璋拨来的部队，刘备部下已有三万余人，车辆、甲胄、器械及

粮草钱财等都很充足。刘璋回到成都，刘备向北进发，到达葭萌，没有立即进攻张鲁，先广施恩德，收买人心。

十七年（壬辰、212）

十七年（壬辰，公元212年）

[1]春，正月，曹操还邺。诏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

[1]春季，正月，曹操回到邺城，献帝下诏，命令在曹操拜见皇帝时，司仪官只称他的官职，不称名字；准许曹操入朝见到皇帝时，不必迈小步向前急走，并可以佩剑穿鞋上殿，遵照汉初丞相萧何的先例。

[2]操之西征也，河间民田银、苏伯反，扇动幽、冀。五官将丕欲自讨之，功曹常林曰："北方吏民，乐安厌乱，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银、伯犬羊相聚，不能为害。方今大军在远，外有强敌，将军为天下之镇，轻动远举，虽克不武。"乃遣将军贾信讨之，应时克灭。余贼千余人请降，议者皆曰："公有旧法，围而后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扰攘之际，权时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诛之，纵诛之，宜先启闻。"议者皆曰："军事有专无请。"昱曰："凡专命者，谓有临时之急耳。今此贼制在贾信之手，故老臣不愿将军行之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诛。既而闻昱之谋，甚悦，曰："君非徒明于军计，又善处人父子之间。"

[2]曹操西征关中时，河间人田银、苏伯造反，煽动幽州、冀州的百姓，引起混乱。五官中郎将曹丕打算亲自率军去征讨，功曹常林说："北方的官员和百姓，乐于安定，厌恶战乱，服从朝廷的时间已很久，遵守法令的占多数。田银、苏伯等不过是聚集在一起的狗和羊，造不成多大的伤害。现在，我们的大军在远方，境外有强敌，将军镇守邺城，身系天下安危，轻率出军进行征讨，即使平定，也不足以显示威武。"于是，曹丕派遣将军贾信去讨伐，随即消灭叛军。还剩一千余人，请求投降，参预讨论的人都说："曹公从前下过命令，凡是被包围后再投降的，一律不赦免。"程昱说："这是在战乱时期所采取的一种临时应变策略。现在天下已基本平定，不能随便杀戮；即使要杀，也应当先向曹公报告。"那些人都说："军事上的举动，可以专断，不必请示。"程昱说："专断是指临时发生紧急情况。必须当机立断。现

在，这些叛民控制在贾信手中，因此，我不愿将军擅作决定。”曹丕说：“对。”立即派人向曹操报告，曹操果然下令赦免不杀。后来，听到程昱的建议，非常高兴，说：“你不仅明了军事策略，还善于处理别人父子之间的关系。”

故事：破贼文书，以一为十；国渊上首级，皆如其实数，操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耸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操大悦。

过去的惯例，在击败敌军的文告中，杀死一人要报成十人。而国渊在报告斩杀人数时，都据实上报。曹操询问他原因，国渊说：“征讨境外的敌寇，多报杀死及俘虏人数，是为了炫耀武力，耸人听闻。河间在咱们的疆界以内，田银等进行叛乱，虽然取得胜利，建立战功，我心中却感到羞耻。”曹操大为高兴。

[3]夏，五月，癸未，诛卫尉马腾，夷三族。

[3]夏季，五月，癸未（疑误），诛杀卫尉马腾，并把他的三族一齐处死。

[4]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4]六月，庚寅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5]秋，七月，螟。

[5]秋季，七月，发生螟灾。

[6]马超等余众屯蓝田，夏侯渊击平之。

[6]马超等人的残余部众驻守蓝田，夏侯渊率军讨伐，全部平定。

贼梁兴寇略冯翊，诸县恐惧，皆寄治郡下，议者以为当移就险阻。左冯翊郑浑曰：“兴等破散，藏窜山谷，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谕威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为守备，募民逐贼，得其财物妇女，十以七赏。民大悦，皆愿捕贼；贼之失妻子者皆还，求降，浑责其得他妇女，然后还之。于是转相寇盗，党与离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谕之，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兴等惧，将余众聚城，操使夏侯渊助浑讨之，遂斩兴，余党悉平。浑，泰之弟也。

县盗贼梁兴在冯翊抢掠。各县的官员十分害怕，都把县府移到郡府所在地。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应当迁移到险要的地方去据守。左冯翊郑

浑说：“梁兴等已经破散，陷藏逃窜到高山深谷，虽然还有人跟随，但大多数是被他胁迫的。现在，应当广开招降的途径，宣扬朝廷的威信，而据险自守这种作法是示弱。”于是，郑浑聚集官吏百姓，修整城郭，严加守备，招募百姓攻击叛民，获得叛民的财物和妇女，十分之七赏赐给夺取者。百姓大为高兴，都愿意追捕叛民。失去妻子的叛民，都回来请求投降，郑浑责令他们送来叛民所俘获的其他妇女，然后才还给他们的妻子。于是，这些叛民互相攻击，梁兴的党羽纷纷离散。郑浑又派有威望的官员和百姓分别到山谷去宣传朝廷的旨意，出来投降的人络绎不绝。郑浑于是命令各县的官员都把县府迁回本地，安抚百姓及投降的叛民。梁兴等恐惧，率领残部聚集在城，曹操派夏侯渊率军协助郑浑进行征讨，于是斩杀梁兴，余党全部平定。郑浑是郑泰的弟弟。

[7]九月，庚戌，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邈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

[7]九月，庚戌（二十一日），献帝封皇子刘熙为济阴王，刘懿为山阳王，刘邈为济北王，刘敦为东海王。

[8]初，张以秣陵山川形胜，劝孙权以为治所；及刘备东过秣陵，亦劝权居之。权于是作石头城，徙治秣陵，改秣陵为建业。

[8]起初，张认为秣陵山川雄伟，地势险要，劝孙权把秣陵作为治所。到刘备向东经过秣陵时，也曾劝孙权到那里居住。孙权于是修建石头城，把治所迁到秣陵，将秣陵改称建业。

[9]吕蒙闻曹操欲东兵，说孙权夹濡须水口立坞。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濡须坞。

[9]吕蒙听说曹操打算再次东征，劝说孙权在濡须水口的两岸修建营寨。将领们都说：“上岸攻击敌军，洗洗脚就上船了，要营寨有什么用？”吕蒙说：“军事有顺利之时，也有失利之时，不会百战百胜，如果敌人突然出现，步骑兵紧紧逼迫，我们连水边也到不了，难道能上船吗？”孙权说：“很对！”于是，下令修筑营寨，就称作濡须坞。

[10]冬，十月，曹操东击孙权。董昭言于曹操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

公耻有惭德，乐保名节；然外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已，诚不可不重虑也。”乃与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荀以为：“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悦。及击孙权，表请劳军于谯，因辄留，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操军向濡须，以疾留寿春，饮药而卒。行义修整而有智谋，好推贤进士，故时人皆惜之。

[10]冬季，十月，曹操率军东征孙权。董昭对曹操说：“自古以来，人臣拯救国家的功劳，从来没有您今天的功业这样大；有您今天功业的人，没有长久居于臣属的。现在，您以惭愧为耻，乐于保持名节；然而您处在大臣的地位，会使人为这件大事怀疑您，实在不可不多加考虑。”于是，与列侯及将领们商议，认为丞相曹操应该进爵为国公，由皇帝赐给他表示特权的九锡，来表彰曹操的特殊功勋。荀认为：“曹公原来是为了拯救朝廷，安定天下而发起义兵的，怀有忠贞的诚心，严守退让的实意。君子以德爱人，不应当这样。”曹操因此很不高兴。到东征孙权时，曹操上表请求献帝派荀到谯县来慰劳军队。荀到后，曹操就借机留下他，让他以侍中、光禄大夫的身份，持符节，参预丞相府的军事。曹操大军向濡须进发，荀因病留在寿春，喝下毒药而死。荀品德高尚，行为端正，而且有智谋，喜欢推荐贤能的士人，因此，当时人对他的去世都很惋惜。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门人之高第，令君子文、陈文子诸侯之贤大夫，皆不足以当之，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齐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盖以非桓公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也。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舍魏武将谁事哉！

臣司马光曰：“孔子对于评价仁德是非常重视的。即使是子路、冉求、公西赤这些杰出的门人，令尹子文、陈文子这些诸侯的贤能大夫，都不够资格，而唯独称赞管仲的仁德，岂不是因为他辅佐齐桓公，对百姓有很大的恩德吗？齐桓公的行为像猪狗一样，但管仲并不以为羞耻而辅佐他，是因为他知道，没有齐桓公，百姓就不能得到拯救。汉末天下大乱，百姓灾难深重，假如没有绝顶的才能，便不能拯救百姓。既然这样，那么荀舍弃曹操，还能去辅佐谁呢？

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管仲不死子纠而荀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

齐桓公的时代，周期王室虽已衰败，但还没有像建安初期的汉朝王室那样。建安初期，全国大乱，汉朝朝廷连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没有。荀辅佐曹操而使他兴起，推荐任用贤能的人才，训练军队，裁决机要，制定策略，征伐四方，连续获胜。于是转弱为强，化乱为治，占有了天下的十分之八，荀的功劳难道还不如管仲吗！管仲没有为子纠而死，但荀却为汉朝王室而死，他的仁德又在管仲之上了！

而杜牧乃以为"之劝魏武取兖州则比之高、光，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汉，及事就功毕，乃欲邀名于汉代，譬之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得不为盗乎！"臣以为孔子称"文胜质则史"，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口所言邪！用是贬，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为佐命无功，与萧何同赏矣；不利此面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可是，杜牧却认为："荀在劝曹操攻取兖州时，把他比作高祖刘邦与光武帝刘秀；在官渡之战时不让曹操撤退回许都，则比作楚汉相争。等到大事已经完成，荀才想在汉代留下尽忠的声名。这就好比教小偷去挖墙破柜而不与小偷分赃，能说他不是小偷吗？"臣认为，孔子说："文胜质则史。"所有撰写历史的人，在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语时，都会加以修饰。那么，把曹操比作刘邦、刘秀以及楚汉相争等，只是史学家的文字，怎么会都是荀所说的话呢！根据这些话来贬低荀，是冤枉人。而且，假使曹操称帝，那么荀将成为最大的开国功臣，会受到与萧何一样的赏赐。荀不贪图这样的富贵，而牺牲生命换取的名声，难道是人之常情吗！

[11]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诸侯。

[11]十二月，有异星出现在五诸侯星座。

[12]刘备在葭萌，庞统言于备曰："今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刘璋既不武，又素无豫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杖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

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沈吟不去，将致大困，不可久矣。”备然其中计。

[12]刘备驻军在葭萌，庞统向刘备建议说：“现在，应暗中挑选精兵，昼夜不停地兼程赶路，直接袭击成都，刘璋既不懂军事，又一向没有预备，大军突然到达，可以一举平定，这是上策。杨怀、高沛都是刘璋部下的名将，各领强兵，据守关头，听说他们多次上书，劝刘璋把将军送回荆州。将军派人去告诉他们，说荆州有紧急情况，您打算回军救援，并让人打点行装，表面上作出要回去的样子。这两个人既佩服将军的英名，又高兴将军离去，我想他们一定会轻装骑马来见将军。乘机把他们捉住，吞并他们的部队，再向成都进军，这是中策。退回白帝城，与荆州力量联合在一起，再慢慢策划进取益州的办法，这是下策。如果迟疑着不离去，将会陷入严重困境，不能再耽误了。”刘备同意采用庞统的中策。

及曹操攻孙权，权呼备自救。备贻璋书曰：“孙氏与孤本为唇齿，而关羽兵弱，今不往救，则曹操必取荆州，转侵州界，其忧甚于张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因求益万兵及资粮，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备因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而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张松书与备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释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肃，恐祸及已，因发其谋。于是璋收斩松，敕关戍诸将文书皆勿复得与备关通。备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以无礼，斩之；勒兵径至关头，并其兵，进据涪城。

等到曹操进攻孙权，孙权要求刘备回军援救。刘备写信给刘璋，说：“孙权和我本是唇齿的相依，而关羽兵力薄弱，现在不在援救，曹操就一定夺取荆州，进而侵犯益州边界，这远比张鲁更值得担心。张鲁是个只求自保的贼寇，不足以使人忧虑。”乘机要求刘璋给他增拨一万名士兵和军用物资，刘璋只允许拨给四千人，军用物资也都只给一半。刘备就以此为借口，激怒他部下的将士说：“我们为益州讨伐强敌，士卒劳苦，而刘璋却爱惜财物，如此吝啬，怎么能使士大夫为他死战呢！”张松写信给刘备和法正说：“现在，大事马上就可完成，怎么能放弃这里离去呢？”张松的哥哥、广汉郡太守张肃知道张松的密谋

后，恐怕祸事会连累自己，就告发了张松的阴谋。于是刘璋逮捕张松，把他处斩，同时，向各关口要塞守将发布文书，命令他们都不要再与刘备往来。刘备大怒，召见刘璋部下的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备他们对客人无礼，把这两人处斩。刘备率领军队直接进驻关头，吞并了杨怀、高沛的部队。继续进军，占领涪城。

十八年（癸巳、213）

十八年（癸巳，公元213年）

[1]春，正月，曹操进军濡须口，号步骑四十万，攻破孙权江西营，获其都督孙阳。权率众七万御之，相守月余。操见其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如刘景升儿子，豚犬耳！"权为笺与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语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撤军还。

[1]春季，正月，曹操大军攻到濡须口，号称步、骑兵四十万人，攻破孙权设在长江西岸的营寨，俘获孙权部下的都督公孙阳。孙权率领七万人抵抗曹军，两军相持一个多月。曹操看到孙权的战船、武器精良，军队严整，叹息说："生儿子应当像孙权，至于刘表的儿子，不过是猪狗！"孙权写信给曹操，说："春水正要上涨，您应当赶快撤军。"另附的一张纸上写着："您不死，我就不能安宁。"曹操对部将们说："孙权不欺骗我。"于是撤军返回北方。

[2]庚寅，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

[2]庚寅（初三），献帝下诏，把全国的十四个州合并，恢复为九个州。

[3]夏，四月，曹操至邺。

[3]夏季，四月，曹操到达邺城。

[4]初，曹操在谯，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略，欲徙令近内，以问扬州别驾蒋 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军官渡，徒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对曰："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以来，明公威震天下，民无他志，人情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操不从。既而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淝以南，惟有皖城。济后奉

使诣邺，操迎见，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贼，乃更驱尽之！”拜济丹阳太守。

[4]当初，曹操在谯县时，恐怕沿长江一带的郡县受到孙权的侵略，打算把百姓迁徙现内地，问扬州别驾蒋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从前，我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曾迁徙过燕县与白马县的百姓，百姓没有走散，敌军也不敢抢掠。现在，我想迁徙淮河南岸的百姓，怎么样？”蒋济回答说：“当年我弱敌强，不迁徒就会失去那些百姓。自从攻破袁绍以来，您威震天下，百姓没有二心，而且人情依恋故乡，实在不愿意迁徙，我担心一定会使百姓不安。”曹操没有听从。不久，百姓互相转告，惊恐不安，从庐江、九江、蕲春到广陵，十余万户全部东渡长江。长江以西于是空无人烟，在合肥以南，只剩皖城还有百姓。后来，蒋济奉命出使到邺城，曹操接见他，大笑着说：“我本来只是想让百姓避开敌军，却反而把他们全驱赶到敌人那里去了！”任命蒋济为丹阳郡太守。

[5]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锡：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轩县之乐，六佾之舞；朱户以居；纳陛以登；虎贲之士三百人；、钺各一；彤弓一，彤矢百，弓十，矢千；一卣，、瓒副焉。

[5]五月，丙申（初十），献帝封曹操为魏公，把冀州属下的十个郡作为他的封地，曹操仍继续担任丞相，兼任冀州牧。同时，加“九锡”：御用大车和兵车各一辆，各配有四匹黑色雄马驾车；龙袍、冠冕并配上红色的礼鞋；诸侯享用的三面悬挂的乐器和三十六个人演出的方阵舞；住宅的大门可以漆成红色；登堂的台阶可以修在檐下；虎贲卫士三百人；象征权威的兵器斧、钺各一柄；朱红色的弓一把，朱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十把，黑色的箭一千支；祭神用的美酒一罐，并配有玉圭和玉勺。

[6]大雨水。

[6]天降大雨。

[7]益州从事广汉郑度闻刘备举兵，谓刘璋曰：“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军无辎重，野谷是资，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此

必禽耳。”刘备闻而恶之，以问法正。正曰：“璋终不能用，无忧也。”璋果谓其群下曰：“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不用度计。

[7]益州从事、广汉人郑度听到刘备起兵的消息，对刘璋说：“左将军刘备孤军深入，远道来袭，他部下士兵不到一万人，而且将士并未全心归附他，军队又没有辎重，只能靠抢掠田野的庄稼为食。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巴西与梓潼境内的百姓全部驱赶到内水、涪水以西，把巴西与梓潼仓库中的粮食物资以及田野里的庄稼全部烧掉，咱们高垒深沟，静待变化。刘备率军前来挑战，咱们坚守不出。他们无处抢掠粮草，不过一百天，必然会自动撤退，等他们后退时咱们再出击，一定可以捉到刘备。”刘备听到消息后，十分忧虑，向法正询问对策，法正说：“刘璋最终不会采用郑度的计策，您不必担心。”刘璋果然对部下说：“我听说过抵抗敌人以保护百姓；从未听说要迁徙百姓来躲避敌人的。”不用郑度的计策。

璋遣其将刘、冷苞、张任、邓贤、吴懿等拒备，皆败，退保绵竹；懿诣军降。璋复遣护军南阳李严、江夏费观督绵竹诸军，严、观亦率其众降于备。备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不属县。刘、张任与璋子循退守雒城，备进军围之。任勒兵出战于雁桥，军败，任死。

刘璋派部将刘、冷苞、张任、邓贤、吴懿等抵抗刘备，都被击败，退守绵竹，吴懿向刘备大军投降。刘璋又派护军南阳人李严、江夏人费观统帅驻在绵竹的各路军马，但李严、费观也率领自己的部下向刘备投降。刘备军队的势力更加强大，分派部下将领去占领周围各县。刘、张任与刘璋的儿子刘循退守雒城，刘备进军把雒城围住。张任率军出城，在雁桥与刘备军大战，张任军战败，张任战死。

[8]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庙。

[8]秋季，七月，魏国开始建立祭祀土神与谷神的社稷坛和曹氏祖先的宗庙。

[9]魏公操纳三女为贵人。

[9]曹操进献三个女儿给献帝作妃嫔，都被封为贵人。

[10]初，魏公操追马超至安定，闻田银、苏伯反，引军还。参凉州军事杨阜言于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军还，不

设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操还，超果率羌、胡击陇上诸郡县，郡县皆应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

[10]当初，曹操追赶马超到安定，听到田银、苏伯起兵的消息，率军返回。参凉州军事杨阜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英布那样勇猛，很得羌人和胡人的信服，如果大军撤回，又不加以防备，陇山以西的各郡恐怕就不能再属于朝廷了。”曹操撤军后，马超果然率领羌人，胡人进攻陇山以西的各郡县，各郡县都起来响应，只有作为凉州州府及汉阳郡府所在地的冀城坚守不降。

超尽兼陇右之众，张鲁复遣大将杨昂助之，几万余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韦康遣别驾阎温出，告急于夏侯渊，外围数重，温夜从水中潜出。明日，超兵见其迹，遣追获之。超载温诣城下，使告城中云：“东方无救。”温向城大呼曰：“大军不过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称万岁。超虽怒，犹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诱温，冀其改意。温曰：“事君有死无二，而卿乃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乎！”超遂杀之。

马超兼并了陇山以西的所有部队，张鲁又派大将杨昂率军援助马超，共有有一万余人，进攻冀城，从正月直攻到八月，朝廷救兵也没有到。凉州刺史韦康派别驾阎温出城，向夏侯渊求救。马超军在冀城外包围了好几层，阎温乘夜从水里秘密游出城去。第二天，马超部下士兵看到足迹，派人追踪，把阎温捉住。马超把阎温带到城下，命令阎温告诉城中守军说：“东方没有救兵。”阎温向城中大喊：“大军不过三天就会来到，你们努力坚守！”城中守军都流下眼泪，高呼万岁。马超虽然恼怒，但由于冀城很久攻不下，仍慢慢地进一步引诱阎温，希望他回心转意。阎温说：“奉事君主，只有一死，没有二心。而你竟想让长者说出那种违背道义的话吗！”马超于是杀死阎温。

已而外救不至，韦康及太守欲降。杨阜号哭谏曰：“阜等率父兄子第以义相励，有死无二，以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弃垂成之功，陷不义之名乎！”刺史、太守不听，开城门迎超。超入，遂杀刺史、太守，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

过了些时候，外面的救兵仍没有来，刺史韦康及太守打算投降，杨阜大哭着劝阻他们说：“我们率领自己的父兄子弟，以大义互相勉励，誓死没有二心，就是为了协助你们守住此城。现在，怎么能放弃这唾

于可得的功勋，陷入不义的罪名呢？”刺史、太守中听杨阜的劝阻，打开城门迎接马超。马超入城后，就杀死刺史、太守，自称征西将军，兼任并州牧、督凉州军事。

魏公操使夏侯渊救冀，未到而冀败。渊去冀二百余里，超来逆战，渊军不利。氐王千万反应超，屯兴国，渊引军还。

曹操命令夏侯渊率军援救冀城，还没到，冀城已经投降。夏侯渊率冀城还有二百余里时，马超出军迎战，夏侯渊作战失利。这时，号称氐王的氐人首领千万又起兵响应马超，驻军兴国，夏侯渊率军撤回。

会杨阜丧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叙为抚夷将军，拥兵屯历城。阜见叙及其母，歔悲甚。叙曰：“何为乃尔？”阜曰：“守城不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息于天下！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岂独阜之忧责，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此赵盾所以书弑君也。超强而无义，多衅，易图耳。”叙母慨然曰：“咄！伯奕，韦使群遇难，亦汝之负，岂独义山哉！人谁不死，死于忠义，得其所也。便当速发，勿复顾我；我自为汝当之，不以余年累汝也。”叙乃与同郡赵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谋讨超，又人至冀，结安定梁宽、南安赵衢使为内应。超取赵昂子月为质，昂谓妻异曰：“吾谋如是，事必万全，当柰月何？”异厉声应曰：“雪君父之大耻，丧无不足为重，况一子哉！”

正在这时，杨阜的妻子去世，杨阜向马超请假去安葬妻子。杨阜的表兄、天水人姜叙担任抚夷将军，率军驻在历城。杨阜见到姜叙和姜叙的母亲，抽泣不止，十分悲痛。姜叙说：“你为什么这样悲痛？”杨阜说：“守城而没能守住，长官被杀而不能同死，我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马超背叛父亲与皇上，残酷杀死本州的长官，这岂是我杨阜一个人忧心自责的问题，一州的士大夫都因此蒙受到耻辱。你拥有重兵，受命全权管理这一地区，而没有讨伐逆贼之心，从前，赵盾正是因为这样做而被史官记载为弑君的。马超虽然强大，但不讲道义，弱点很多，容易对付。”姜叙的母亲慨然说：“好了！姜叙，韦刺史遇难，也有你的责任，难道只是杨阜一个人吗！谁能不死，能死于忠义，就是死得其所。你只应快些行动，不要再管我；我自会为你担当，不会以我的余年牵累你。”姜叙就与同郡人赵昂、尹奉、武都人李俊等人，共同商议讨伐马超，又派人到冀城，结交安定人梁宽、南安人赵衢，让

他们做内应。马超命令赵昂交出儿子赵月作为人质，赵昂对妻子士异说："我们已经如此谋划，事情一定能成功，应当把赵月怎么办？"士异厉声回答："能昭雪君父的大耻，就是掉脑袋也不足惜，何况一个儿子！"

九月，阜与叙进兵，入卤城，昂、奉据祁山，以讨超。超闻之，大怒，赵衢因谲说超，使自出击之。超出，衢与梁宽闭冀城门，尽杀超妻子。超进退失据，乃袭历城，得叙母。叙母骂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杀之，又杀赵昂之子月。杨阜与超战，身被五创。超兵败，遂南奔张鲁。鲁以超为都讲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谓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操封讨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赐杨阜爵关内侯。

九月，杨阜与姜叙进兵，进入卤城，赵昂、尹奉占据祁山，以讨伐马超。马超听到消息，大怒，赵衢乘势编造理由，劝马超自己率军去进攻杨阜等人。马超出城后，赵衢与梁宽等关闭冀城城门，把马超的妻子儿女全部杀死。马超进退失据，于是袭击历城，捉到姜叙的母亲。姜叙的母亲痛骂马超，说："你这个背叛父亲的逆子，杀害长官的恶贼，天地岂能长久容你，你不早死，还敢见人！"马超杀死她，又把赵昂的儿子赵月杀死。杨阜与马超大战，身受五处重伤。马超被杨阜等打败，就向南投奔张鲁。张鲁任命马超为都讲祭酒，打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马超。有人对张鲁说："像这样的人，不爱自己的父母，怎么能爱别人！"张鲁才打消嫁女的念头。曹操封赏讨伐马超的功臣，封十一个人为侯爵，杨阜被封为关内侯。

[11]冬，十一月，魏初置尚书、侍中、六卿；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钟繇为大理，王为大司农，袁涣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陈群为御史中丞。

[11]冬季，十一月，魏国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等官职。任命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尚书仆射，毛、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钟繇为大理，王为大司农，袁涣为郎中令，并代理御史大夫事务，陈群为御史中丞。

袁涣得赏赐，皆散之，家无所储，乏则取之于人，不为察之行，然时人皆服其清。时有传刘备死者，群臣皆贺，惟涣独否。

袁涣得到赏赐，都散给亲戚、朋友，家中没有积蓄。当家用不足时，就向别人索取，从来不故作清白，详察小事，然而当时人都佩服他的清廉。这时，有刘备已死的传言，群臣都为此道贺，只有袁涣不这样做。

魏公操欲复肉刑，令曰：“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陈群对曰：“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于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加则易犯，实重则伤民。且杀人偿死，合于古制；至于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剪毛发，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逾之奸矣。夫三千之属，虽未可悉复，若斯数者，时之所患，宜先施用。汉律所杀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余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支体而轻人躯命也。”当时议者，唯钟繇与群议同，余皆以为未可行。操以军事未罢，顾众议而止。

曹操打算恢复肉刑，下令说：“从前，大鸿胪陈纪认为死刑有仁慈的一面，御史中丞陈群，能申说你父亲的理论吗？”陈群回答说：“我父亲陈纪认为，汉代废除肉刑而增加笞刑，本来是出于仁慈的目的，但死于鞭杖之下的人更多，这就是所谓名义上减轻，而实质上加重，名义上轻，则使百姓容易犯法；实质上重，则伤害百姓。而且，杀人偿命，是符合古代法制的；至于伤人，或者残害身体，或者剪去头发，者不合理。如果恢复古代刑法，对犯强奸罪的施用宫刑，把偷盗者的脚砍去，就会永远没有淫荡和挖洞越墙偷盗的罪犯了。古代的三千条刑法，虽然不能全部恢复，但像上在所举的几种罪，正是现在的社会问题，应当先施行。汉朝法律，对判处斩首的罪人，不能讲求仁爱；除此之外，其余判死刑的人，可以改判肉刑。这样，施加刑罚与保存生命就足以相抵了。现在，以鞭笞致死的刑法替换不杀人的肉刑，是重视人的肢体，而轻视人的生命。”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只有钟繇与陈群意见相同。其余人的都认为不能恢复肉刑。曹操因为四方征战还没有停止，顾虑众人的意见，停止了恢复肉刑的打算。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六十七卷

汉纪五十九 孝献皇帝壬建安十九年（甲午、214）

汉纪五十九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甲午，公元214年）

[1]春，马超从张鲁求兵，北取凉州，鲁遣超还围祁山。姜叙告急于夏侯渊，诸将议欲须魏公操节度。渊曰："公在邺，反覆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救急也。"遂行，使张督步骑五千为前军。超败走。

[1]春季，马超请求张鲁分派给他一支军队，向北攻取凉州，张鲁派遣马超回军围攻祁山，祁山守将姜叙向夏侯渊告急。夏侯渊部下将领议论，认为必须上报魏公曹操，由他发令调度。夏侯渊说："魏公远在邺城，向他报告，往返行程四千里，等他的命令传到这里，姜叙等人必定早已被打败，这不能解救危机。"于是命令部队行动，由张率步、骑兵五千人为先头部队。马超败退而走。

韩遂在显亲，渊欲袭取之，遂走。渊追至略阳城，去遂三十余里，诸将欲攻之，或言当攻兴国氐。渊以为："遂兵精，兴国城固，攻不可卒拨，不如击长离诸羌。长离诸羌多在遂军，必归救其家。若舍羌独守则孤，救长离则官兵得与野战，必可虏也。"渊乃留督将守辎重，自将轻兵到长离，攻烧羌屯，遂果救长离。诸将见遂兵众，欲结营作堑乃与战。渊曰："我转斗千里，今复作营堑，则士众罢敝，不可复用。贼虽众，易与耳。"乃鼓之，大破遂军，进围兴国。氐王千万奔马超，余众悉降。转击高平、屠各，皆破之。

韩遂驻军显亲。夏侯渊欲图袭击韩遂，夺取显亲，韩遂退走。夏侯渊追到略阳城，距离韩遂驻地三十余里。将领们准备向韩遂发动攻击，有人建议应当进攻兴国的氐人。夏侯渊认为："韩遂的军队精锐，兴国有坚固的城防，进攻很难迅速取胜，不如攻打长离的羌人部落。很多长离的羌人都在韩遂军中，他们必然会回去援救自己的家乡。韩遂若舍弃长离羌人拥兵自守，便会失去羌人的支持而势孤力单；如果援救长离，我们就可以与他的部队进行野战，一定能够生擒韩遂。"于是，夏侯渊留下督将守卫辎重，亲自率军轻装至长离，攻打烧羌部落，韩遂果然来救长离。夏侯渊的部下将领见韩遂兵多，要扎下营盘、挖好堑壕再作战。夏侯渊说："我军千里转战，如果再扎营盘，掘

堑壕，士兵便会疲惫不堪，无法再用他们去作战了。韩遂兵虽多，却容易对付。”夏侯渊下令击鼓进攻，一举击溃了韩遂的军队，并乘胜包围了兴国。氐王千万逃到马那里，其余的官兵都投降了夏侯渊。夏侯渊又转而进攻高平、屠各两个部落，也都把他们击溃。

[2]三月，诏魏公操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

[2]三月，献帝颁发诏书，确认魏公曹操地位在诸侯王之上，改授金制印玺、帝王和诸侯专用的红色绶带，以及诸侯王专用的远游冠。

[3]夏，四月，旱。五月，雨水。

[3]入夏，四月，干旱。五月，雨多。

[4]初，魏公操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吕蒙言于孙权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宜早除之。”闰月，权亲攻皖城。诸将欲作土山，添攻具，吕蒙曰：“治攻具及土山，添攻具，吕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历日乃成；城备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图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经日，水必向尽，还道艰难，蒙窃危之。今观此城，不能甚固，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拨；及水以归，全胜之道也。”权从之。蒙荐甘宁升城督，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士卒先；蒙以精锐继之，手执鼓，士卒皆腾踊。侵晨进攻，食时破之，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既而张辽至夹石，闻城已拔，乃退。权拜吕蒙为庐江太守，还屯寻阳。

[4]当初，魏公曹操派庐江太守朱光在皖屯兵，大量开垦土地，种植稻谷。吕蒙向孙权建议：”皖地田土肥沃，如果一旦稻熟收获，曹军必然扩充，应当早日除去朱光。”闰五月，孙权亲自率军攻打皖城。将领们计划堆土山和增加攻城的设备，吕蒙说：“制造攻城设备和堆土成山，须多日才能完工。到那时，敌人城防已经巩固，援兵必定到来，我们将不能夺得皖城。况且我军乘雨多水大而来，如果旷日久留，大水必定渐渐退走，我们回兵的道路会遇到困难，我以为那是很危险的。现在看来，此城不会十分坚固，我三军士气高昂，四面齐攻，很快就可攻克，然后趁大水未退而回军，这才是大获全胜的策略。孙权采纳了这一建议。吕蒙推荐甘宁为升城督，甘宁手持白色熟绢，身先士卒攀上城墙；吕蒙命令精锐战士紧随其后，他亲自擂鼓指挥，战士们踊跃登城。拂晓发起攻击，早上辰时已经攻克皖城，俘获朱光以及

城中男女数万人。不久，张辽率兵赶到夹石，听说皖城失守，便领兵撤退了。孙权任命吕蒙为庐江太守。回兵驻守寻阳。

[5]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将兵溯流克巴东。至江州，破巴郡太守严颜，生获之。飞呵颜曰："大军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容止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分遣赵云从外水定江阳、犍为，飞定巴西、德阳。

[5]诸葛亮留关羽留守荆州，与张飞、越云率兵溯长江而上，攻克巴东。至江州，打败并生擒了巴郡太守严颜。张飞呵斥严颜："我大军已到，你为什么不投降，而敢率军顽抗！"严颜说："你们无理夺取我江州，江州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张飞大怒，命令左右部属把严颜拉出去斩首。严颜形容举止不变，说："砍头便砍头，发什么火！"张飞佩服严颜的胆魄，将他释放，并让他做自己的宾客。诸葛亮派遣赵云经外水出兵平定江阳、犍为，派张飞平定巴西、德阳。

刘备围雒城且一年，庞统为流矢所中，卒。法正笺与刘璋，为陈形势强弱，且曰："左将军从举兵以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璋不答。雒城溃，备进围成都。诸葛亮、张飞、赵云引兵来会。

刘备围攻雒城近一年，庞统被流矢射中而死。法正写信给刘璋，分析了形势强弱，并说："左将军刘备起兵后，对您仍有旧情，实际上没有恶意。我认为您应改变态度，以保住家门的尊贵。"刘璋未予答复。刘备攻破雒城，进而包围了成都。诸葛亮、张飞、赵去也率兵前来会合。

马超知张鲁不足与计事，又鲁将杨昂等数害其能，超内怀于邑。备使建宁督邮李恢往说之，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密书请降于备。备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城中震怖。

马超知道张鲁是个不值得与其计议大事的人，张鲁的部将杨昂等人又多次诋毁他的才能，因此心中忧郁。刘备派建宁督邮李恢前去游说马超，马超便从武都逃到氐人部落，秘密写信给刘备请求归降。刘备派人制止了马超，但暗中派兵给以帮助。马超来到成都，刘备命他率军驻扎城北，成都城内的人非常震惊，心中恐惧。

备围城数十日，使从事中郎涿郡简雍入说刘璋。时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与简雍同舆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备迁璋于公安，尽归其财物，佩振威将军印绶。

刘备包围成都数十天，派从事中郎涿郡人简雍进城劝降刘璋。此时城中还有精兵三万人，粮食和丝帛可以支持一年，官吏和百姓都愿死战到底。刘璋说：“我们父子统领益州二十余年，对百姓没有什么恩德。百姓苦战三年，暴尸荒野，实在是因为我刘璋的缘故，我怎能安心！”因此命令打开城门，和简雍同乘一辆车出来投降，部属无不伤心落泪。刘备把刘璋安置在公安这个地方，归还他的全部财物，让他佩带振威将军印绶。

备入成都，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备领益州牧，以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南郡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并署左将军府事，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军议校尉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裨将军南阳黄忠为讨虏将军，从事中郎麋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北海孙乾为秉忠将军，广汉长黄权为偏将军，汝南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羲为司马，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山阳伊籍为从事中郎，零陵刘巴为西曹掾，广汉彭为益州治中从事。

刘备进入成都，大摆酒宴，犒劳士卒，取出城中存放的金银，分赐给将士，而粮食和丝帛则物归原主。刘备兼任益州牧，任命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南郡人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并且代理左将军府事，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军议校尉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裨将军、南阳人黄忠为讨虏将军，从事中郎麋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北海人孙乾为秉忠将军，广汉长黄权为偏将军，汝南人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羲为司马，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山阳人伊籍为从事中郎，零陵人刘巴为西曹掾，广汉人彭为益州治中从事。

初，董和在郡，清俭公直，为民夷所爱信，蜀中推为循吏，故备举而用之。备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而刘巴独北诣魏公操。操辟为掾，遣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会备略有三郡，巴事不

成，欲由交州道还京师。时诸葛亮在临蒸，以书招之，巴不从，备深以为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刘璋。及璋迎备，巴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既入，巴复谏曰：“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不听，巴闭门称疾。备攻成都，令军中曰：“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时益州郡县皆望风景附，独黄权闭城坚守，须璋稽服，乃降。于是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璋之婚亲也；彭，璋之所摈弃也；刘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备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刘璋以许靖为蜀郡太守。成都将溃，靖谋逾城降备，备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宜加敬重，以慰远近之望。”备乃礼而用之。

当初，董和在益州郡的时候，清明，俭朴、公平、正直，受到汉夷百姓的爱戴和信任，大家公认他是循礼守法的官吏，所以得到刘备的提拨和任用。刘备从新野逃到江南，荆州一带的士人投奔他的非常多，唯独刘巴跑到魏公曹操那里。曹操任命刘巴为掾，派遣他去招降和接收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正赶上刘备夺取了三郡，刘巴无法完成任务，准备由交州转道返回京城。这时诸葛亮在临蒸，写信劝他投奔刘备，他不同意，刘备深感是件恨事。刘巴从交趾进入蜀地依附刘璋。当刘璋准备迎接刘备入蜀的时候，刘巴劝谏说：“刘备是一代奸雄，进入蜀地必定害人。”刘备入蜀以后，刘巴再次劝谏说：“要是让刘备去征讨张鲁，如同放虎归山。”刘璋不听，他便闭门称病。刘备围攻成都，向军队下令：“谁若伤害刘巴，诛灭三族。”及至得到刘巴，刘备非常高兴。当时益州各郡县闻风都如影随形般地投靠刘备，只有黄权紧闭城门坚守，等到刘璋跪拜投降，他才归附。这样，本为刘璋所任用的董和、黄权、李严等，刘璋的姻亲吴懿、费观等，刘璋所排斥的彭，刘备往日所忌恨的刘巴，刘备都予以重用，以尽其才能。有志之士，都争相努力尽职，益州百姓，因此非常合睦。以前，刘璋任命许靖为蜀郡太守。成都将被攻破时，许靖曾计划出城投降刘备，刘备因此而看不起许靖，对他不加任用。法正对刘备说：“世上有一种有虚名而其实不副的人，许靖就是这种人。然而主公您现在刚开始创建大业，不能让天下人议论您。对许靖还是敬重为好，以此抚慰远近之人，不使失望。”刘备这才对许靖以礼相待，加以任用。

成都之围也，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拨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此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围攻成都时，刘备曾与部下约定：“若攻破成都，官府仓库的一切财物，你们可以任意地拿，我决不干预。”破城之后，士兵们都扔掉兵器，奔向仓库争抢财物，造成军费不足，刘备深感忧虑。刘巴说：“这很容易解决，只要铸造一种值百钱的的钱币，平抑物价，命官吏设立官市。”刘备采纳了这一建议，几个月后，府库的财物就充足了。

时议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赐诸将。赵云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我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不宜夺之，以私所爱也。”备从之。

当时，有人建议把成都有名的肥田沃土和住宅分给将领们。赵云说：“霍去病曾认为匈奴尚未消灭，不应考虑自己的家业。现在的国贼远非匈奴可比，我们不能贪图安乐。等到天下都安定以后，将士们重归故里，在自己的田地上耕作，才会各得其所。益州的百姓，刚刚遭受兵灾战祸，土地、田宅都应归还原来的主人，使百姓平安定居，恢复生产，然后才可以向他们征发兵役，收取租税，获得他们的好感；不应该夺取他们财物，以私宠自己所爱的将领。”刘备接受了赵云的意见。

备之袭刘璋也，留中郎将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张鲁遣杨昂诱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头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后璋将扶禁、向存等帅万余人由阆水上，攻围峻，且一年。峻城中兵才数百人，伺其怠隙，选精锐出击，大破之，斩存。备既定蜀，乃分广汉为梓潼郡，以峻为梓潼太守。

刘备袭击刘璋时，留中郎将南郡人霍峻守卫葭萌城。张鲁派杨昂引诱霍峻，要求共同守城。霍峻说：“我的头可得，而城不可得！”杨昂只好作罢。后来刘璋的部将扶禁、向存等人，率领一万余人溯阆水向上游进发，围攻霍峻近一年。霍峻在城中只有数百名战士，窥伺敌人

疲惫的机会，挑选精锐出击，大破敌军，斩杀了向存。刘备占据蜀地后，从广汉郡分出梓潼郡，任命霍峻为梓潼太守。

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法正在外统辖蜀郡，在内是为刘备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他恩怨分明，对他有过一餐饭的恩惠，他都予以报答；对他有一瞪眼的怨恨，他也无不报复，擅自杀害了一些伤害过自己的人，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肆意横行，将军您应该禀报主公，限制他作威作福。”诸葛亮说：“主公在公安的时候，北边畏惧曹操的强大，东边害怕孙权的威胁，近处则担心孙夫人在家中搞出内乱，法正象羽翼一样辅佐主公，使主公能够自由翱翔，不再受制于他人。怎么能禁止法正，而不许他稍稍随心所欲呢！”

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法正谓亮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蜀地，很强调严刑峻法，很多人怨恨叹息。法正对诸葛亮说：“以前汉高祖入函谷关，约法三章，秦地的百姓感恩戴德。如今，您借助权势的力量，占据一州的地方，刚刚建立国家，还没有施加恩惠，进行安抚，况且从外来的客与本地的主这间的关系讲，客人的姿态应当降低，希望您能放宽刑律和禁令，以适应当地人的意愿。”诸葛亮回答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因为暴虐无道，政令苛刻，造成人民对它的怨恨，所以一介草民大呼一声，天下就土崩瓦解。汉高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宽大的政策而获得很大

成功。刘璋糊涂软弱，从其父刘焉那时起，刘家对蜀地的人两世的恩惠，全靠典章和礼仪维系上下的关系，互相奉承，德政不能施行，刑罚失掉威业。蜀地的人专权而为所欲为，君臣之道，渐渐破坏。给予高官表示宠爱，官位无法再高时，反而被臣下轻视；顺从臣下的要求，施加恩惠，不能的时候，臣下便会轻狂怠慢。蜀地所以到了破败的地步，实在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引起的。我现在要树立法令的威严，法令被执行，人们便会知道我们的恩德；以爵位限定官员的地位，加爵的人便会觉得很荣耀。荣耀和恩德相辅相成，上下之间有一定的规矩，治国的主要原则，由此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刘备以零陵蒋琬为广都长。备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治，时又沈醉。备大怒，将加罪戮。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备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

刘备任命零陵人蒋琬为广都长。刘备外也游览，突然到达广都，见蒋琬不处理各项政务，当时又喝得烂醉。刘备大怒，要将蒋琬治以死罪。诸葛亮为蒋琬求情说：“蒋琬是治国的栋梁之材，不是治理百里小县的官吏。他施政以安定百姓为本，不以做表面文章为先，希望主公重新考察。”刘备一向尊重诸葛亮，才没有给蒋琬定罪，只是在仓促中免去了他的官职。

[6]秋，七月，魏公操击孙权，留少子临侯植守邺。操为诸子高选官属，以邢为植家丞；防闲以礼，无所屈桡，由是不合。庶子刘桢美文辞，植亲爱之。桢以书谏植曰：“君侯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愚实惧焉。”

[6]秋季，七月，魏公曹操进攻孙权，留下小儿子临侯曹植守卫邺城。曹操为自己的几个儿子选任官属的标准很高，任命邢为曹植的家丞。邢对曹植按礼仪严格约束，从不退让，因此与曹植不合。庶子刘桢擅长写文章，辞藻华丽，曹植对他很亲近、喜爱。刘桢写信劝谏曹植：“君侯您只采撷庶子我华丽的春花，而忽视了家丞的秋实，将为君上招来毁谤，罪过不小，我实在感到恐惧。”

[7]魏尚书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自从魏公操攻讨，常谋谟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尝称，”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休；荀

公达之去恶，不去不止。”又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

[7]魏尚书令荀攸去世。荀攸深沉明智，善于保护自己。自从跟随魏公曹操四方征战，经常参与机密，献计献策，当时的人和他的子弟，都不知道他曾献过哪些计策。曹操曾称赞说：“荀进献好的建议，不被采纳不罢休；荀攸排除错误的行为，不达到目的不停止。”又说：“荀和荀攸两位尚书令，对人物的评论，时间愈久，愈显示他们的观点中肯，我终身都不会忘却。”

[8]初，罕宋建因凉州乱，自号河首平汉王，改元，置百官，三十余年。冬，十月，魏公操使夏侯渊自兴国讨建，围罕，拨之，斩建。渊别遣张等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诸羌皆降，陇右平。

[8]以前，罕人宋建乘凉州动乱，自己号称河首平汉王，更改年号，设置官署，任命各级官吏，长达三十余年。冬季，十月，魏公曹操派夏侯渊从兴国出发征讨宋建，包围并攻克了罕，将宋建斩首。夏侯渊派张等人渡过黄河，进入小湟中，河西羌人各部落全部归降，陇右地区被平定了。

[9]帝自都许以来，守位而已，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议郎赵彦常为帝陈言时策，魏公操恶而杀之。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惧，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议：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复朝请。

[9]汉献帝自从建都许昌以来，仅仅能够保住自己的皇帝地位而已，左右随从侍卫无一不是曹操的人。议郎赵彦经常为汉献帝分析时势，进献对策，因此遭到魏公曹操的憎恶而被杀害。后来，曹操有事进殿见献帝，汉献帝无法控制恐惧，对曹操说：“您若能辅佐我，就宽厚些；否则，您就开恩把我抛开。”曹操大惊失色，急忙应付着请求告辞。汉朝旧制规定：领兵的三公在朝见皇帝时，都要由虎贲武士持刀挟持。曹操出殿后，回顾左右，汗流浃背，从此不再朝见献帝。

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收后玺绶，以尚书令华歆为副，勒兵入官，收后。后闭户，藏壁中。

歆坏户发壁，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

垂承的女儿是献帝的贵人，曹操杀掉董承以后，要求把他的女儿董贵人也杀死。汉献帝以贵人有身孕为由，多次向曹操求情，曹操都不同意。伏皇后因此而心怀恐惧，写信给父亲伏完，谈了曹操逼迫皇帝的凶恶行为。到这时，事情泄露出来，曹操知道后非常愤怒。十一月，派御史大夫郗虑带着符节和策书，收缴了皇后的印玺绶带，派尚书令华歆为副，率兵入宫逮捕伏皇后。皇后关上门，藏在夹墙里。华歆砸门破壁，把皇后拖了出来。汉献帝当时在外殿，招呼郗虑坐下，皇后披头散发，光着双脚，边走边哭，经过献帝面前诀别道：“不能再救我一命吗？”献帝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几时！”他看着郗虑说：“郗公，天下难道竟有这样的事吗！”就这样把皇后关在宫中的监狱里，幽禁而死。她生的两个皇子，也被用毒酒杀死了，她的兄弟以及宗族亲属被害者有一百余人。

[10]十二月，魏公操至孟津。

[10]十二月，魏公曹操到达孟津。

[11]操以尚书郎高柔为理曹掾。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犹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已，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杀。

[11]曹操任命尚书郎高柔为理曹掾。旧有的法令规定：军队征来的兵士逃跑了，要追究他们的妻子、儿女。但士兵逃亡仍然不断。曹操要加重对逃兵的刑罚，连带追究他们的父母、兄弟。高柔说：“士兵开小差，确实很可恶，但听说他们之中也常有人后悔。我以为，应当宽恕他们的妻子、儿女，或许可以诱使他们心回意转。只按照以前的法令，本已断绝了他们返回的希望，要是再加重刑罚，我恐怕从今以后，军队中的士兵，见到一人逃跑，害怕自己受牵连而死，也会跟着

逃跑，将不再有人可杀了。这样，加重刑罚不但不能制止士兵逃跑，反而会使逃兵更多。”曹操说：“很好！”便停止了处死逃兵的刑罚。

二十年（乙未、215）

二十年（乙未，公元215年）

[1]春，正月，甲子，立贵人曹氏为皇后；魏公操之女也 。

[1]春季，正月，甲子（十八日），魏公曹操的女儿曹贵人被册立为皇后。

[2]三月，魏公操自将击张鲁，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遣张、朱灵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诸将演、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

[2]三月，魏公曹操亲自率兵攻打张鲁，准备自武都进入氐人所居之地。氐人在途中拦截，曹操派张、朱灵打败了氐人。夏季，四月，曹操从陈仓出散关，到达河池。氐王窦茂有部众一万余人，仗恃地势险要，不肯降服。五月，曹军打败氐人，并进行屠杀。西平、金城的演、蒋石等将领共同杀死韩遂，把他的头颅献给曹操。

[3]初，刘备在荆州，周瑜、甘宁等数劝孙权取蜀。权遣使谓备曰：“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张鲁，一统南方，虽有十操，无所忧也。”备报曰：“益州民富地险，刘璋虽弱，足以自守。今暴师于蜀、汉，转运于万里，欲使战克攻取，举不失利，此孙、吴所难也。议者见曹操失利于赤壁，谓其力屈，无复远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何肯守此坐须老乎！而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使敌乘其隙，非长计也。且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威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于左右，备独悚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不得已召瑜还。及备西攻刘璋，权曰：“猾虏，乃敢挟诈如此！”备留关羽守江陵，鲁肃与羽邻界；羽数生疑贰，肃常以欢好抚之。

[3]以前，刘备在荆州时，周瑜、甘宁等人多次劝孙权夺取蜀地。孙权派遣使者对刘备说：“刘璋软弱，不能保护自己，假如曹操得到蜀地，荆州就危险了。我现在计划先攻破刘璋，再击败张鲁，统一南

方，即使有十个瑛操，我也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刘备回答说：“益州人民富裕，地势险要，刘璋虽然软弱，保护自己还有足够的力量。现在若使军队行进在蜀、汉之地，餐风宿露，在万里道路上转运给养，要想战必克，攻必取，举措不失利，就是孙武和吴起也难以做到。议论的人见曹操在赤壁失败，就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不再有长远打算。然而现今三分天下曹操已拥有其二，准备到沧海去饮马，到吴郡会稽来阅兵，怎么会守着这个局面坐等年老呢？而抗曹的同盟之间却无故自相攻伐，把机会借给曹操，让敌人钻空子，这水是长久之计。况且我和刘璋都是刘姓皇族，希望凭借祖上尊严的神灵匡扶汉朝。如今刘璋得罪了您，我独自感到惶恐，不敢听从您的计划，请求宽恕。”孙权不听刘备的劝告，派孙瑜率水军驻在夏口。刘备不允许孙权的军队过境，对孙瑜说：“你们若要攻取蜀地，我将披头散发，隐遁山林之中，不能在天下人面前失信。”便派关羽驻守江陵，张飞屯兵在秭归，诸葛亮据守南郡，他自己坐镇孱陵。孙权不得已，把孙瑜召回。及至刘备向西进攻刘璋时，孙权说：“这个滑头，竟敢如此搞阴谋诡计！”刘备留下关羽防守江陵，鲁肃的防区与关羽为邻；关羽多次产生疑虑，鲁肃则经常以友好的态度使他安心。

及备已得益州，权令中司马诸葛瑾从备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相与耳。”权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虚辞引岁也。”遂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遣吕蒙督兵二万以取三郡。

刘备得到益州后，孙权派中司马诸葛瑾向刘备索求荆州的各郡。刘备不同意，说：“我正准备夺取凉州，取得凉州以后，才能把荆州全部给你们。”孙权说：“这是有借无还，不过是找借口以拖延时日罢了。”因此任命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地方长官。关羽则全部加以驱逐。孙权大怒，派吕蒙率兵二万人夺取三郡。

蒙移书长沙、桂阳，皆望风归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刘备闻之，自蜀亲至公安，遣关羽争三郡。孙权进住陆口，为诸军节度；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以拒羽；飞书召吕蒙，使舍零陵急还助肃。蒙得书，秘之，夜，召诸将授以方略；晨，当攻零陵，顾谓郝普故人南阳邓玄之曰：“郝子太闻世间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今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关羽在南郡，至尊身自临之。彼方首尾倒

县，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复营此哉！今吾计力度虑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问，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玄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而出降。蒙迎，执其手与俱下船，语毕，出书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见书，知备在公安而羽在益阳，惭恨入地。蒙留孙河，委以后事，即日引军赴益阳。

吕蒙向长沙、桂阳发送文书，二郡都望风归服，只有零陵太守郝普据城坚守不降。刘备得到消息以后，亲自从蜀抵达公安，派关羽争夺三郡。孙权则亲至陆口坐镇，指挥调度各军；派鲁肃领兵一万人驻屯益阳，对抗关羽；用紧急军书传召吕蒙，让他放弃零陵去帮助鲁肃。吕蒙接到孙权的书面命令后，秘密藏了起来。夜间，召集部下将领，宣布了自己的作战方案；清晨，在向零陵发起攻击时，吕蒙看着郝普的旧友南阳人邓玄之说：“郝普听说世间有忠义之事，也想那样做，但他不了解时势。现在左将军刘备在汉中被夏侯渊包围，关羽则在南郡，我们主公亲自来征讨，他们好像首尾倒悬，救命都来不及，哪里有余力量再救援零陵！如今我已考虑周全，准备充分，将向零陵城发起攻击，不久必定可攻进城去，城破之后，郝普自己身死了，有什么益处，而且牵连百岁白发老母遭受诛杀，难道不让人痛心吗！我想郝普是得不到外边的消息，以为可以依靠援兵，所以坚守到现在。你应该去见他，为他分析祸福。”邓玄之见到郝普，把吕蒙的意思全都告诉他。郝普被吓住了，出城投降。吕蒙亲自迎接，拉着他的手一起下船，谈话后，吕蒙把孙权的军书命令拿来给他看，拍手大笑。郝普看到军书命令，才知道刘备已到公安，而关羽在益阳，惭愧悔恨得要钻到地底下。吕蒙留下孙河，命令他处理零陵的事务，当天率军奔赴益阳。

鲁肃欲与关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以不返三郡，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戮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块土，而足下来欲收地邪！”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觐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

州私独饰情，愆德堕好。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羽无以答。会闻魏公操将攻汉中，刘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于权。权令诸葛瑾报命，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诸葛瑾每奉使至蜀，与其弟亮但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鲁肃准备与关羽会谈，将领们恐怕发生变故，劝鲁肃不要去。鲁肃说：“事到如今，最好的办法是开导、劝说。刘备忘恩负义，是非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关羽又如何敢再打算谋害我的性命！”于是，邀请关羽会面，各自在百步以外止住自己的部队，只有又方的将领带佩刀相见。鲁肃责备关羽不返还三郡，关羽说：“乌林那次战役，刘左将军直接参战，竭尽全力打败了敌人，难道能白白辛苦，不拥有一块土地?而您要来收取土地了吗！”鲁肃说：“不对！开始在长阪与刘备会面时，他的部众抵挡不了一校的人马，智竭计穷，士气低落，势力衰颓，打算远逃，那时想不到会有今天。我们主公可怜刘备无处守身，不吝惜土地和百姓的劳役，使刘备有了落脚之地，帮助他解决了困难。而刘备却自私自利，虚情假意，辜铡恩德，损坏我们的友好关系。现在他已得到益州，有了力量，又要兼并荆州土地，这样的事连普通人都不忍心做，何况领导一邦的领袖人物！”关羽无话可答。正这时，有人说魏公曹操将要攻打汉中，刘备恐怕失去益州，派使者向孙权求和。孙权命令诸葛瑾答复刘备，愿再度和好。于是双方以湘水为界，分割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归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属刘备。诸葛瑾每次作为使者到蜀，和他的弟弟诸葛亮只在公务会议上相见，退下后并不私相会面。

[4]秋，七月，魏公操至阳平。张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横山筑城十余里。初，操承凉州从事及武都降人之辞，说“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信以为然。及往临履，不如所闻，乃叹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阳平山上诸屯，山峻难登，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军食且尽，操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遣大将军夏侯、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会前军夜迷惑，误入张卫别营，营中大惊退散。侍中辛毗、主簿刘晔等在兵后，

语、褚，言“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已散走”，犹不信之。前自见，乃还白操，进兵攻卫，卫等夜遁。

[4]秋季，七月，魏公曹操抵达阳平。张鲁准备以汉中为代价投降曹操，他的弟弟张卫不同意，率兵众数万人凭借关隘坚守，在山上横向筑城墙十余里。当初，曹操听了凉州从事及从武都投降过来的人所说的话：“张鲁容易被击败，阳平城外的南、北山相距很远，无法防守。”便相信了。等他亲自实地观察后，发现不像所听说的那样，因而感叹地说：“别人的揣度，很少能令人满意。”攻打阳平山守军时，山势险峻难登，不能及时攻取，士兵死伤很多，军粮也快用尽。曹操心情沮丧，便想让军队开拔，切断山道以后撤走，派大将军夏侯、将军许褚喊回山上的战士。恰巧，前部军队在夜间迷路，误入张卫下属军营，张卫的士兵大惊溃散。侍中辛毗、主簿刘晔等人跟在迷路士兵之后，便报告夏侯、许褚说：“我军已经占据了敌人的重要据点，敌人已经溃散。”夏侯等人还不信。夏侯亲眼目睹后，才回去报告了曹操，继续进兵攻打张卫，张卫等人乘夜逃走。

张鲁闻阳平已陷，欲降，阎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赴朴胡，与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得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之。

张鲁听说阳平已被曹军攻陷，要投降。阎圃说：“现在因为受到曹军压力而被迫投降，一定没有什么功；不如通过杜投奔朴胡，一同抗拒曹军，然后再归顺，功一定大。”于是逃奔南山进入巴中。张鲁部下要烧毁全部宝物和仓库，张鲁说：“本来我们准备归顺国家，而这样的意愿还没有转达上去。如今离开这里，只是为了躲避大军的锋锐，并没有恶意。宝物仓库，本是国家所有。”于是，把府库封存好以后，张鲁等人才离去。曹操进入南郑，对张鲁的作法非常赞赏。又因为张鲁原本有善意，派人前往安慰晓谕。

丞相主簿司马懿言于操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也。”操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刘晔曰：“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

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少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操不从。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操问晔曰：“今尚可击不？”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乃还。以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督张徐晃等守汉中；以丞相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事。袭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

丞相主簿司马懿向曹操建议：“刘备靠奸诈动持了刘璋，蜀人还没有归附他，他却去远行争夺江陵，这是个不能失去的好机会。现在，我们攻克了汉中，益州受到震动，此时进兵攻击，势必土崩瓦解。圣人不能违背天时，也不能错过良机。”曹操说：“人都是苦于不知足，既得到陇地，又眼望着蜀地吗！”刘晔说：“刘备，是人中豪杰，做事有章法，但是缓慢；取得蜀地时间不长，还不能依靠蜀人。我们刚刚攻取汉中，蜀地之人受到很大震动，非常恐慌，势将自行崩溃。以主公的英明，趁其崩溃时率兵压境，一定能取胜。如果稍有迟缓，诸葛亮擅长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地人民安定以后，据守险要之处，我们就很难进攻了。现在不去攻取，必将成为我们的后患。”曹操没有听从这些建议。七天后，蜀地来降的人说：“蜀中一天发生数十次惊忧，守将虽然以斩杀来弹压，仍然安定不下来。”曹操问刘晔：“现在还能进攻吗？”刘晔回答：“现在蜀地已初步安定，不能再进攻。”于是撤军。任命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率领张、徐晃等人守卫汉中；任命丞相长史杜袭为附马都尉，留下掌管汉中的事务。杜袭采取怀柔政策进行开导，汉中的百姓自愿出来迁徙到洛、邺两地的有八万余人。

[5]八月，孙权率众十万围合肥。时张辽、李典、乐进将七千余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张鲁也，为教与合肥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乃权至，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以众寡不敌，疑之。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进等莫对。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若疑，辽将独决之。”李典素与辽不睦，慨然曰：“此国家大

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请从君而出：”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飨。明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大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急击围开，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前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

[5]八月，孙权率军队十万人围攻合肥。此时，张辽、李典、乐进率七千人在合肥驻守。魏公曹操去征讨张鲁，留一份指令给合肥护军薛悌，在指令的封套边上写道：“敌人来了，再找开看。”及至孙权到来，薛悌等人打开指令，指令中写道：“假若孙权到来，张、李将军出战迎敌，乐将军守城，护军不要参战。：将军们认为寡不敌众，对曹操的指示有怀疑。张辽说：“魏公远征张鲁，等他派救兵到达，敌人必定已将我们攻破了。所以他指示趁敌人未集结时予以迎头抗击，以摧折敌军锋芒，安定我军军心，然后才可能拒守。”乐进等人都不发言。张辽气愤地说：“胜负的关键，在此一战。诸位若还有疑问，我张辽将独自出战，以决胜负。”李典原本与张辽不和，却感慨地说：“这是国家大事，只是看您的计谋将会怎样罢了，我怎么能因为私人的恩怨而损害公义呢！我请求和您一起出战。”于是，张辽当夜募集敢于自己出战的兵士八百人，杀牛设宴隆重犒赏他们。第二天清晨，张辽身穿铠甲，手持战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杀死数十人，斩敌两员大将，高喊“我是张辽”，冲破敌兵营垒，直到孙权的大旗下。孙权大惊，不知所措，退上一座高丘，用长戟抵御。张大声叫喊着，要孙权下来交战，孙权不敢动，看到张辽所带的人马并不多，乃下令将张辽重重包围。张辽急忙打开重围，带领部下数十人冲出来。其余的人高喊：“将军要抛弃我们吗？”张辽又返身杀回，再度突围，救出其余的战士。孙权的人马都望风披靡，不敢抵挡。从清晨一直战到中午，东吴的士兵丧失了斗志。张辽这才命令回城，部署守城，整修城防，人心军心于是安定。

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撤军还。兵皆就路，权与诸将在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甘宁与吕蒙等力战捍敌，凌统率亲近扶权出围，复还与辽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度权已免，乃

还。权乘骏马上津桥，桥南已撤，丈余无板；亲近监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渡。贺齐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权，权由是得免。

孙权包围合肥十多天，无法攻陷，便撤军返回。十兵们已经上路，孙权和部下将领们在逍遥津北岸，张辽从远处看到后，便率领步、骑兵突然杀到。甘宁与吕蒙等人奋力抵御，凌统率领亲兵扶孙权冲出包围，又杀进去与张辽奋战，身边的战士全部战死了，他自己也受了伤，估计孙权已无危险，他才退回去。孙权乘骏马来到逍遥津桥上，桥南部的桥板已撤去，有一丈多宽没有桥板。亲近监谷利在孙权马后，要孙权抓住马鞍，放松缰绳，他在后面猛烈用鞭抽马，加强马的冲势，于是飞跃过去。贺齐率三千人在逍遥津南岸迎接，孙权因此得免于难。

权入大船宴饮，贺齐下度涕泣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致祝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之诫！"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谨已刻心，非但书绅也。"

孙权登上大船，在船舱设宴饮酒，贺齐从席间走出，哭着说："主公无比尊贵，应处处小心谨慎，今天的事情，几乎造成巨大灾难。我们这些部属都非常惊恐，如同天塌地陷，希望您终身记住这一教训！"孙权亲自上前为贺齐擦去眼泪说："很惭愧，我把这次教训铭刻在心中，不仅仅写在束身的大带上。"

[6]九月，巴、夷帅朴胡、杜、任约，各举其众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为巴西太守，约为巴郡太守，皆封列侯。

[6]九月，巴、夷两个少数部族首领朴胡、杜、任约，各率全体部众归附朝廷。于是朝廷划分巴郡，以朴胡为巴东太守，杜为巴西太守，任约为巴郡太守，三人都被封为列侯。

[7]冬，十月，始置名号侯以赏军功。

[7]冬季，十月，开始设置只有名号的侯爵，奖赏那些有军功的人。

[8]十一月，张鲁将家属出降。魏公操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

[8]十一月，张鲁率领家属出来投降。魏公曹操亲迎，授予张鲁镇南将军的官职，按照宾客的礼节接待他，封他为阆中侯，食邑万户。同时，封张鲁的五个儿子，以及阎圃等人为列侯。

习凿齿论曰："阎圃谏鲁勿王，而曹公追封之，将来之人，孰不思顺！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这谓欤！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焦烂之功，丰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则民利于有乱，俗竞于杀伐，阻兵杖力，干戈不戢矣。曹公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矣。

习凿齿论曰："阎圃劝谏张鲁不要称王，而曹操却追封他，以后的人，哪有不愿归顺曹操的！堵塞水的源头，其下游的水自然不再流动，说的不正是这个道理吗！假如不明白这一点，仅重视武力征伐的作用，丰厚的爵位和赏赐只给那些拼死作战的武士，民众百姓便会认为动乱有利可图，习惯于争相攻杀，倚仗武力，战乱就不会停止了。曹操这样封赏，可以说是了解赏罚的根本原则。

[9]程银、侯选、庞德皆随鲁降。魏公操复银、选官爵，拜德立义将军。

[9]程银、侯选、庞德都随张鲁归降曹操。魏公曹操恢复了程银、侯选的官爵，授予庞德立义将军的职位。

[10]张鲁之走巴中也，黄权言于刘备曰："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备乃以权为护军，率诸将迎鲁；鲁已降，权遂击朴胡、杜、任约，破之。魏公操使张督诸军徇三巴，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刘备巴西太守张飞与相拒，五十余日，飞袭击，大破之。走还南郑，备亦还成都。

[10]张鲁逃奔巴中时，黄权对刘备说："如果失去汉中，则三巴将很难挽救，这等于割去了蜀的四肢。"刘备因此任命黄权为护军，率领兵将去迎接张鲁；因张鲁已归降了曹操，黄权便去攻打朴胡、杜、任约，获胜。魏公曹操派张统领军队占领三巴，企图把那里的民众迁徙到汉中，张率军向岩渠进发。刘备派遣巴西太守张飞抗拒张。五十多天后，张飞向张发动袭击，张大败，退回南郑。刘备也回到成都。

操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使平难将军殷署等督领，以扶风太守赵俨为关中护军。操使俨发千二百兵助汉中守御，殷署督送之，行者不乐。俨护送至斜谷口，还，未至营，署军叛乱。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叛者亲党也，闻之，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俨

徐喻以成败，慰励恳切，皆慷慨曰：“死生当随护军，不敢有二！”前到诸营，各召料简诸奸结叛者，八百余人，散在原野。俨下令：惟取其造谋魁率治之，余一不问；郡县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还降。俨密白：“宜遣将诣大营，请旧兵镇守关中。”魏公操遣将军刘柱将二千人往，当须到乃发遣。俄而事露，诸营大骇，不可安谕。俨遂宣言：“当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其余悉遣东。”便见主者内诸营兵名籍，立差别之。留者意定，与俨同心，其当去者亦不敢动。俨一日尽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罗落之。东兵寻至，乃复胁谕，并徙千人，令相及共东。凡所全致二万余口。

曹操分出原属于韩遂、马超的士卒五千余人，派平难将军殷署等人统领，又任命扶风太守赵俨为关中护军。曹操命令赵俨派兵一千二百加强汉中防务，由殷署监督送往汉中，将要被派往汉中的十兵很不情愿。赵俨送这些人到斜谷口后返回，尚到军营，殷署的部队发生叛乱。跟随赵俨的步、骑兵一百五十人，都是叛军的亲戚同党，他们听说叛乱以后，都很惊慌，穿戴好铠甲，手执兵器，惶惶不安。赵俨从容地对他们分析了成败得失，恳切地加以抚慰勉励，士兵们都慷慨地说：“不论生死，我们都会跟随护军，不敢有二心！”他们前往各营，分别召唤、鉴别那些结党叛乱者，共八百余人，分散在田野中。赵俨下令：只取那些谋划叛乱的首领进行惩治，其余的一概不追究。郡县将所逮捕的人全部释放，于是叛兵相继回来投降。赵俨秘密上报：“应当将这批人送到大营，请用旧部队来镇守关中。”魏公曹操派将军刘柱率两千人前往，约定等抵达后再发遣关中兵。不久事情泄露。各营非常惊恐，用劝导已不能使众人安定下来。赵俨于是宣布：“我将在你们当中挑选温和老实的一千人留下，镇守关中，其余的全都派往东方。”于是召见主管官员，命令呈上各营士兵名册，立刻进行择别。留下来的人情绪稳定，与赵俨同心，那些该走的人也不敢有所举动。赵俨在一天内将该走的人全部发遣上路，并将所留下的一千人分布到各处守置。不久，刘柱所率部队从东方赶到，赵俨于是再次威胁劝导，将留下的一千人也一并发遣，让他们跟在先前被发遣的部队后面，一同前往东方。总共安全送到东方二万余人。

二十一年（丙申、216）

二十一年（丙申，公元216年）

[1]春，二月，魏公操还邺。

[1]春季，二月，魏公曹操回到邺城。

[2]夏，五月，进魏公操爵为王。

[2]夏季，五月，进封魏公曹操为王。

初，中尉崔琰荐钜鹿杨训于操，操礼辟之。及操进爵，训发表称颂功德。或笑训希世浮伪，谓琰为失所举。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时有与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谤，意旨不逊"，操怒，收琰付狱，髡为徒隶。前白琰者复白之云："琰为徒，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遂赐琰死。

当初，中尉崔琰把巨鹿人杨训推荐给曹操，曹操以礼征召并任用杨训。及至曹操进爵为王，杨训作表为他歌功颂德。有人嘲笑杨训阿谀世俗，轻浮虚伪，说崔琰推荐人不当。崔琰从杨训那里把上表的底稿取来查看，给杨训写信说："看了你的上表，事情做得很好。什么时代啊！总有一天会改变的。"崔琰的本意，是讥讽那些乱议论的人太苛求，而不通情理。当时有与崔琰历来不和的人，上告崔琰"傲慢而目空一切，怨愤诽谤，信中有悖逆不逊之意"。曹操很气愤，下令把崔琰逮捕入狱，处以剃光头发服苦役的刑罚。那个告发崔琰的人又说："崔琰当了刑徒，对宾客捻着胡须直视，似乎心有所恨。"曹操于是命令崔琰自杀。

尚书仆射毛伤琰无辜，心不悦。人复白怨谤，操收付狱，侍中桓阶、和洽皆为之陈理，操不听。阶求按实其事。王曰："言事者白，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捐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洽曰："如言事者言，罪过深重，非天地所覆载。臣非敢曲理以枉大伦也，以历年荷宠，刚直忠公，为众所惮，不宜有此。然人情难保，要宜考核，两验其实。今圣恩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操曰："所以不考，欲两全及言事者耳。"洽对曰："信有谤主之言，当肆之市朝；若无此言，言事者加诬大臣以误主听，不加检核，臣窃不安。"操卒不穷治，遂免黜，终于家。

尚书仆射毛对崔琰无辜而死很伤感，心中闷闷不乐。又有人告发毛怨愤诽谤，曹操下令将毛逮捕入狱。侍中桓阶、和洽都为毛辩解，曹操不听。桓阶请求查清事实，魏王曹操说："告发他的人说，毛不但诽

谤我，而且为崔琰感到怨愤。这是抛弃君臣的恩义，狂妄地为处死的故友怨愤，对这些行为，恐怕不可容忍。”和洽说：“假如事实确实如告发的人所说，毛罪过深重，天地难容。我不敢强辞夺理地为毛辩护，破坏臣下对君王绝对服从这一最高准则。以毛多年受到您的宠爱和信任，为人刚直、忠诚、公正，被很多人忌惮，他不应有这样的事。然而人的思想难保会发生变化，应当进行审查，对告发者和毛两方面进行核实。当今大王圣恩，不忍将此案交到司法部门，更使得是非曲直的界限不明。”曹操说：”所以不追究，只是要使毛和告发的人都得以保全罢了。”和洽回答说：“毛如确实有诽谤主上的言论，应该斩首示众；如果没有，告发的人就是诬陷大臣，混淆主上的视听。不加审查，我感到不安。”曹操到底没有追究，毛被放了出来，罢黜官职，后来在家中去世。

是时西曹掾沛国于仪用事，之获罪，仪有力焉；群下畏之侧目。尚书仆射何夔及东曹属东莞徐奕独不事仪，仪谮奕，出为魏郡太守，赖桓阶左右之得免。尚书傅选谓何夔曰：“仪已害毛，子宜少下之。”夔曰：“为不义，适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怀奸佞之心，立于明朝，其得久乎！”

当时，西曹掾、沛国人丁仪得势，毛获罪，丁仪起了很大作用，群臣都很怕他，不敢正眼相视。唯有尚书仆射何夔以及东曹属东莞人徐奕不依附丁仪。徐奕遭丁仪谗毁，被调离京城任魏郡太守，靠了桓阶的帮助，才得以免受伤害。尚书傅选对何夔说：”丁仪已经害了毛，您应对他稍稍低头。”何夔回答说：“做事不义，恰恰害了自己，怎么能够害人！况且怀有奸险之心的人，在圣明的朝廷中，能够长得了吗！”

崔琰从弟林，尝与陈群共论冀州人士，称琰为首，群以智不存身贬之。林曰：“大丈夫为有邂逅耳，即如卿诸人，良足贵乎！”

崔琰的堂弟崔林，曾经和陈群一同评论冀州的人物，称崔琰为第一，陈郡则认为崔琰的才智还不足以保护自身，因而贬低崔琰。崔林说：“大丈夫只看有没有机会遇到明主罢了，如果像各位一样，就算高贵了吗？”

[3]五月，已亥朔，日有食之。

[3]五月，已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4]代郡乌桓三大人皆称单于，恃力骄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以丞相仓曹属裴潜为太守，欲授以精兵。潜曰：“单于自知放横日久，今多将兵往，必惧而拒境，少将则不见惮，宜以计谋图之。”遂单车之郡，单于惊喜。潜抚以恩威，单于慑服。

[4]代郡乌桓的三个首领都称单于，依仗实力，态度骄横，恣意妄行，以往的太守对他们无可奈何。魏王曹操任命丞相仓曹属裴潜为太守，准备给他一支精干的部队。裴潜说：”单于自己也知道放纵横行的时间很长了，现在多带兵去，他们必会感到恐惧而拒绝我们入境；少带，他们则不怕，因此应当用计谋去解决问题！”于是，裴潜只驾单车到郡，单于们又惊又喜。裴潜恩威并加，进行安抚，单于们慑服。

[5]初，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5]当初，南匈奴长期居住在塞内，和编入户籍的平民大致相同，但是不交纳贡赋。议论的人担心他们户口迅速增加，渐渐难以控制，应该加以预防。秋季，七月，南单于呼厨泉到魏朝见，魏王曹操借机把他留在邺城，派右贤王去卑监理其国事务。单于每年所享受的绵、绢、钱、粮待遇，与列侯相同，子孙可以世代传袭封号。同时，把单于的部属分为五部，各设立一个贵族为统帅，并选派汉人作司马监督他们。

[6]八月，魏以大理钟繇为相国。

[6]八月，魏任命大理钟繇作相国。

[7]冬，十月，魏王操治兵击孙权；十一月，至谯。

[7]冬季，十月，魏王曹操练兵准备向孙权进攻；十一月，到达谯郡。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六十八卷

汉纪六十孝献皇帝癸建安二十二年（丁酉、217）

汉纪六十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丁酉，公元217年）

[1]春，正月，魏王操军居巢，孙权保濡须，二月，操进攻之。

[1]春季，正月，魏王曹操驻军居巢，孙权守卫濡须。二月，曹操向濡须进攻。

初，右护军蒋钦屯宣城，芜湖令徐盛收钦屯吏，表斩之。及权在濡须，钦与吕蒙持诸军节度，钦每称徐盛之善。权问之，钦曰：“盛忠而勤强，有胆略器用，好万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当助国求才，岂敢挟私恨以蔽贤乎？”权善之。

当初，孙权的右护军蒋钦驻屯宣城，芜湖令徐盛逮捕了蒋钦的属吏，并上表将他斩首。及至孙权在濡须时，蒋钦和吕蒙负责指挥各路军队，蒋钦每每称赞徐盛的优点。孙权问蒋钦为什么称赞徐盛，蒋钦回答：“徐盛忠诚、勤勉、贤强，有胆略，有器度，是个统帅万人的杰出将领。如今事业尚未成功，臣下我应当帮助国家访求人才，怎么敢怀着私人怨恨而遮蔽贤能呢？”孙权对此非常赞赏。

三月，操引军还，留伏波将军夏侯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权令都尉徐详诣操请降，操报使修好，誓重结婚。权留平虏将军周泰督濡须；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门，不服。权会诸将，大为酣乐，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服；权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坐罢，住驾，使泰以兵马道从，鸣鼓角作鼓吹而出；于是盛等乃服。

三月，曹操率军撤回，留下伏波将军夏侯统领曹仁、张辽等二十六支部队驻守居巢。孙权让都尉徐详到曹操那里请求投降；曹操派使者回复，愿意建立友好关系，发誓与孙权重结姻亲。孙权留平虏将军周泰统领濡须守军，朱然、徐盛等人都成了周泰的部下，他们认为周泰出身寒微，心中不服。孙权召集各位将领，大摆酒宴，奏乐畅饮。在酒席上孙权让周泰解开衣服，用手指着他身上的伤痕，询问受伤经

过，周泰对那些战斗地点全都记得，依次回答。讲完，孙权要他重新穿好衣服，拉着他的手臂，淌着泪说：”周泰，你为了我孙氏兄弟，像熊和虎一样勇猛作战，不顾惜自己的身体性命，受伤数十处，肌肤像刀刻划过一样，我又怎么忍心不把你看作亲骨肉，委以统帅兵马的重任！”宴席散后，孙权暂留，让周泰以兵马开路、护卫，擂鼓鸣号，奏起军乐，走出了军营。于是，徐盛等人才服从周泰指挥。

[2]夏，四月，诏魏王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

[2]夏季，四月，献帝下诏：魏王曹操可用皇帝专用的旌旗，出入同帝王一样称警跸，实行戒严和清道。

[3]六月，魏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

[3]六月，魏任命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史。

[4]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

[4]冬季，十月，献帝下诏增加魏王曹操的特权：魏王曹操所戴王冠可有十二条旒，可乘金根车，以六匹马驾驶，可设五时副车。

[5]魏以五官中郎将丕为太子。

[5]魏立五官中郎将曹丕为太子。

初，魏王操娶丁夫人，无子；妾刘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王使丁夫人母养昂；昂死于穰，丁夫人哭泣无节，操怒而出之，以卞氏为继室。植性机警、多艺能，才藻敏赡，操爱之。操欲以女妻丁仪，丕以仪目眇，谏止之。仪由是怨丕，与弟黄门侍郎，及丞相主簿杨，数称临侯植之才，劝操立以为嗣。，彪之子也。操以函密访于外，尚书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尚书仆射毛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东曹掾邢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察之。”丕使人问太中大夫贾诩以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丕从之，深自砥砺。他日，操屏人问诩，诩嘿然不对。操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有所思，故不即对耳。”操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操大笑。

当初，魏王曹操娶丁夫人，没有生儿子。妾刘氏，生儿子曹昂；卞氏生下四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曹熊。曹操让丁夫人以母亲的名义抚养曹昂；曹昂死在穰城，丁夫人哭泣得不能自制，曹操气忿之下，休了丁夫人，以卞氏继为正妻。曹植生性机警，富有能力，才华横溢而敏捷多智，曹操很爱他。曹操要把女儿嫁给丁仪为妻，曹丕因为丁仪一只眼睛，劝阻了曹操。丁仪因此怨恨曹丕，和弟弟黄门侍郎丁，以及丞相主簿杨，多次称赞临侯曹植的才干，劝曹操立他为继承人。杨本是杨彪的儿子。曹操用信秘密探访外面对立继承人的看法。尚书崔琰用不封口的信答复说："按照《春秋》之义，应立长子。而且五官将曹丕仁厚、忠孝、聪明，应做继承人，我的看法至死不变。"曹植是崔琰哥哥的女婿。尚书仆射毛说："前不久，袁绍因嫡亲、旁支不分，宗族和国土都遭覆灭。废立继承人的大事，不是臣子所应听到的。"东曹掾邢说："以旁支代替正统继承人，是先世的戒条，希望殿下深入考虑。"曹丕派人向太中大夫贾诩询问巩固自己地位的方法。贾诩说："愿将军您能发扬德性和气度，亲身去做寒素之人的事情，早晚孜孜不倦，不违背做儿子应该遵守的规矩，这样就可以了。"曹丕听从了贾诩的话，暗自深深地磨炼自己。一天，曹操命众人退下，询问贾诩，贾诩默然不答。"曹操说："我与你说话，你却不回答，这是为什么？"贾诩说："我正在考虑，所以没有立即回答您。"曹操说："你考虑什么？"贾诩回答说："我是在想袁绍、刘表两对父子啊。"曹操大笑起来。

操尝出征，丕、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操亦悦焉。丕怅然自失，济阴吴质耳语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欷，于是皆以植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饰，五官将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说，故遂定为太子。

一次，曹操带兵出征，曹丕和曹植共同送到路旁，曹植称颂曹操的功德，出口成章，旁边的人都瞩目赞赏，曹操自己也很高兴。曹丕感到惆怅，若有所失，济阴人吴质在他耳边说："魏王即将上路的时候，流泪哭泣即可。"及至辞行时，曹丕哭着下拜，曹操和部属们都很伤感。因此，大家都认为曹植华丽的辞藻多而诚心不及曹丕。曹植既然

做事任性，言行不加掩饰，而曹丕则施用权术，掩盖真情，自我矫饰，宫中的人和曹操部属大多为他说好话，所以最终被立为太子

左右长御贺卞夫人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当倾府藏以赏赐。”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长御还，具以语操，操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最为难。”

左右长御向卞夫人祝贺说：“曹丕将军被立为太子，天下人没有不欢喜的，夫人应该把府中所藏财物都拿来赏赐大家。”夫人说：“魏王只因为曹丕年长，所以立他为继承人。我只应以庆幸免去了教导无方的过失罢了，又有什么理由要重重赏赐别人呢！”长御回去，把夫人的话全告诉了曹操，曹操很高兴，说：“怒时脸不变色，喜时不忘记节制，原本是最难做到的。”

太子抱议郎辛毗颈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惧，而反以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太子曹丕抱住议郎辛毗的脖子说：“辛君，你知道我高兴吗？”辛毗把这件事对他女儿宪英谈起，宪英叹息地说：“太子是代替君王主持宗庙和社稷的人。代替君王，不可以不扰虑；管理国家，不可以不恐惧。他本应忧虑和恐惧，却反而很高兴，怎么能长久！魏是不会昌盛的！”

久之，临侯植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操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值宠日衰。植妻衣绣，操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

过很久，临侯曹植违反制度，乘车在驰道正中行驶，打开司马门而出。曹操大怒，掌管宫门的公车令被定罪处死。从此以后，他加重了对诸侯的限制，对曹植的宠爱也一天不如一天了。一次，曹植的妻子身穿锦绣的衣服，被曹操登上高台看见，认为她违反了禁止穿锦绣的制度，命她返回娘家，并赐自尽。

[6]法正说刘备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百留夏侯渊，张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

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备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护将军曹洪拒之。

[6]法正向刘备建议说：“曹操一举收降了张鲁，占据汉中，不借助这个有利时机进攻巴、蜀两地，却留夏侯渊、张驻守汉中，自己急速北返，这样做并非是他才智不够，而是力量不足，必将有内忧的缘故。如今估计夏侯渊、张的才能，不及我们的将领，现在举兵进攻，一定可以取胜。夺取汉中后，广开农田，积蓄粮草，等待有可乘之机。搞得好，可以将曹操彻底击败，恢复皇室的权威；次之，可以蚕食雍、凉二州，拓展我们的疆土；最次，也可以据险固守，与曹操长期对峙。这是上天的赐与，时机不可丧失。”刘备赞同法正的策略，于是率领进军汉中，派张飞、马超、吴兰等驻军下辨。魏王曹操派都护将军曹洪拒敌。

[7]鲁肃卒，孙权以从事中郎彭城严代肃，督兵万人镇陆口。众人皆为喜，固辞以“朴素书生，不闲军事”，发言恳恻，至于流涕。权乃以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兼汉昌太守以代之。众嘉严能以实让。

[7]鲁肃去世，孙权派从事中郎、彭城人严接替鲁肃的职务，率兵一万人驻守陆口。大家都向严贺喜，严却以“朴实书生，不熟悉军事”为借口坚决推辞，言辞十分恳切，甚至流下了眼泪。孙权便派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兼汉昌太守，代替鲁肃的职位。大家都赞许严能据实相让。

[8]定威校尉吴郡陆逊言于孙权曰：”方今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阴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从之，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阳贼帅费栈作乱，扇动山越。权命逊讨栈，破之。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精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逊后诣都，言次，称式佳吏，权曰：“式白君，而君荐之，何也？”逊对曰：“式意欲养民，是以白逊；若逊复毁式以乱圣听，不可长也。”权曰：“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

[8]定威校尉、吴郡人陆逊向孙权建议：“如今要打败敌人，平定动乱，没有大军就不能成功；而山贼作恶很久，盘据深山。腹心之患不解除，很难向远处发展。可以扩充我们的军队，选取精锐。”孙权采纳

了这一建议，以陆逊为帐下右部督。恰在这时，丹阳贼人首领费栈作乱，煽动山越反叛。孙权命陆逊讨伐费栈，将山贼击败。于是在东部三郡征集军队，强壮者当兵，老弱者为后备，得到精兵数万人。陆逊所过之处，将一向作恶的盗贼扫除干净，于是回驻芜湖。会稽太守淳于式上表，称：“陆逊随意征发搜刮百姓，给所到之处带来愁苦和骚扰。”陆逊在此之后回到都城，言谈之间，称赞淳于式是个好官吏。孙权问陆逊：“淳于式告发你，你却推荐他，这是为什么？”陆逊回答说：“淳于式本意是要百姓休养生息，所以告发我；如果我再底毁他，以扰乱您的视听，这种风气不能长。”孙权赞叹说：“这实在是谨厚长者做的事，一般人可做不到。”

[9]魏王操使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睹汉祚将移，乃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谋杀必，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

[9]魏王曹操派丞相长史王必掌管军队，督理许都的事务。当时关羽实力强盛，京兆人金见汉朝政权将被取代，便和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吉本的儿子吉邈、吉邈的弟弟吉穆等人密谋杀掉王必，挟持天子打击曹魏的势力，并在南面联合关羽作为外援。

二十三年（戊戌、218）

二十三年（戊戌，公元218年）

[1]春，正月，吉邈等率其党千余人，夜攻王必，烧其门，射必中肩，帐下督扶必奔南城。会天明，邈等众溃，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共讨斩之。

[1]春季，正月，吉邈等人率党羽一千余人，在夜间攻击王必，烧毁王必住所的门，用箭射中他的肩部。帐下督扶着王必逃到许都南城。正好天明，吉邈和他的党羽溃散，王必和颖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共同讨伐，斩杀吉邈等人。

[2]三月，有星孛于东方。

[2]三月，有异星出现在东方。

[3]曹洪将击吴兰，张飞屯固山，声言欲断军后，众议狐疑。骑都尉曹休曰：“贼实断道者，当伏兵潜行；今乃先张声势，此其不能，明

矣。宜及其未集，促击兰，兰破，飞自走矣。”洪从之，进，击破兰，斩之。三月，张飞、马超走。休，魏王族子也。

[3]曹洪将要攻击吴兰，而张飞驻军固山，声称要切断曹军的后路。曹洪和将领们商议，犹豫不决。骑都尉曹休说：“张飞等人若确实要切断我军后路，应该派军队隐蔽行军，而现在却先大造声势，而实际上做不到，这是很清楚的。我军应该敌人尚未集结，迅速攻击吴兰，吴兰被击败，张飞自然退走。”曹洪听从了这一建议，进军击败吴兰军，斩杀吴兰。三月，张飞、马超撤退。曹休是魏王曹操的同族子侄辈。

[4]夏，四月，代郡、上谷乌桓无臣氐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潜为丞相理曹掾，操美潜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继者必以潜为治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驰；既驰，将摄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操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三单于反问果至。操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骁骑将军，使讨之。彰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操戒彰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

[4]夏季，四月，居住在代郡、上谷郡的乌桓族无臣氐等造反。先前，魏王曹操召回代郡太守裴潜，任命为丞相相理曹掾。曹操赞扬裴潜治理代郡的成就，裴潜说：“我对百姓虽然宽容，但对胡人却很严厉。今后我的继任者，必然认为我的沼理过严而采取宽厚的措施。那些胡人一向骄横，过度宽厚必然导致放纵，放纵以后再用法令限制，这将是引起他们生怨反叛的原因。根据情势预测，代郡的乌桓必定还要反叛。”于是曹操深悔召裴潜回来得太快了。几十天过后，乌桓三个单于反叛的消息果然传来了。曹操以儿子鄢陵侯曹彰代理骁将军，派去讨伐反叛的乌桓。曹彰从小擅长射箭骑马，力量过人。曹操告诫曹彰：“在家的时候，我们是父子；接受任务后，就变成了君臣， 一举一动都要按朝廷法令行事，你要小心！”

[5]刘备屯阳平关，夏侯渊、张、徐晃等与之相拒。备遣其将陈式等绝马鸣阁道，徐晃击破之。张屯广石，备攻之不能克，急书发益州兵。诸葛亮以问从事犍为杨洪，洪曰：“汉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发兵可疑。”时法正从备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

[5]刘备驻军阳平关，曹军夏侯渊、张、徐晃等与他对峙。刘务派部下将领陈式等人去切断马鸣阁的道路，被徐晃打败。张驻守在广石，刘备攻打不下来，急发文书调集益州军队。诸葛亮问从事、犍为人杨洪应如何处理此事，杨洪说："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的关键，如失去汉中，就没有蜀了，这是家门前的祸患，对发兵有什么疑问！"当时蜀郡太守法正跟随刘备到了北方，诸葛亮于是上表请求由杨洪代理蜀郡太守。杨洪将各项政务全都办理妥当，于是获得正式任命。

初，犍为太守李严辟洪为功曹，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举门下书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为广汉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从前，犍为太守李严曾任命杨洪为功曹，李严未离开犍为，而杨洪已做了蜀郡太守。杨洪推荐自己门下的书佐何祇，称他有才干；杨洪仍在蜀郡，而何祇已经做了广汉太守。因此，西土人士都佩服诸葛亮，能够充分利用当时的人才。

秋，七月，魏王操自将击刘备；九月，至长安。

秋季，七月，魏王曹操亲自率兵进攻刘备。九月，到达长安。

[6]曹彰击代郡乌桓，身自搏战，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逐北，至桑乾之北，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时鲜卑大人轲比能将数万骑观望强弱，见彰力战，所向皆破，乃请服，北方悉平。

[6]曹彰征讨代郡的乌桓时，亲自参加战斗，铠甲被射中数箭，却愈战愈勇，乘胜追击败兵，直至桑干河以北，大败乌桓，杀死、俘虏乌桓上千人。当时鲜卑族首领轲比能率骑兵数万人，观望曹彰和乌桓的强弱，见曹彰的军队作战勇敢，所向披靡，取得了胜利，便请求归服曹彰。北方全部平定。

[7]南阳吏民苦繇役，冬，十月，宛守将侯间反。南阳太守东里衮与功曹应余迸窜得出；音遣骑追之，飞矢交流，余以身蔽兖，被七创而死，音骑执衮以归。时征南将军曹仁屯樊以镇荆州，魏王操命仁还讨音。功曹宗子卿说音曰："足下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音从之。子卿因夜逾城从太守收余民围音，会曹仁军至，共攻之。

[7]南阳的官吏和百姓饱受徭役之苦。冬季，十月，宛城守将侯音反叛。南阳太守东里与功曹应余奋力逃了出来，侯音派人骑也追击，

乱箭齐发，应余用身体掩护东里，受伤七处而死。侯音的骑兵抓住东里，带了回去。此时，征南将军曹仁驻军樊城，以威慑荆州，魏王曹操命曹仁回来讨伐侯音。功曹宗子卿对侯音说：“您顺应民心，兴起大事，远近无不都寄希望于您。现在您捉住郡太守，是悖逆行为，没有益处，为什么不把他放走！”侯音听从了宗子卿的话。宗子卿于是夜里越过城墙，跟随太守召集未参加反叛的民众包围侯音。恰好曹仁的军队也赶到了，便联合起来进攻侯音。

二十四年（己亥、219）

二十四年（己亥，公元219年）

[1]春，正月，曹仁屠宛，斩侯音，复屯樊。

[1]春季，正月，曹仁在宛城进行屠杀，把侯音斩首，仍回军驻守樊城。

[2]初，夏侯渊战虽数胜，魏王操常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及渊与刘备相拒逾年，备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营于定军山。渊引兵争之。法正曰：“可击矣。”备使讨虏将军黄忠乘高鼓噪攻之，渊军大败，斩渊及益州刺史赵。张引兵还阳平。是时新失元帅，军中扰扰，不知所为。督军杜袭与渊司马太原郭准收敛散卒，号令诸军曰：“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权宜推为军主。出，勒兵按陈，诸将皆受节度，众心乃定。明日，备欲渡汉水来攻；诸将以众寡不敌，欲依水为陈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敌，非算也。不如远水为陈，引而致之，半济而后击之，备可破也。”既陈，备疑，不渡。淮遂坚守，示无还心。以状闻于魏王操，操善之，遣使假节，复以淮为司马。

[2]当初，夏侯渊虽然多次打胜仗，魏王曹操却经常告诫他说：“作为将领，应有胆怯的时候，不能单凭勇猛。将领应当以勇敢为根本，但在行动时要依靠智慧和计谋；又依靠勇敢，只能敌得过一名普通人罢了。”后来，夏侯渊与刘备对峙了一年有余，刘备从阳平向南，渡过沔水，顺着山势稍微前行，在定军山扎下营盘。夏侯渊率兵争夺定军山。法正说：“可以发动攻击了。”刘备派讨虏将军黄忠率兵居高临下，擂鼓呐喊，发动进攻，夏侯渊的军队大败，夏侯渊和益州刺史赵被斩。张率军退回阳平。此时，曹军新失统帅，军中人心惶惶，不知

如何是好。督军杜袭和夏侯渊的司马、太原人郭淮集合散乱的兵卒，对各营将士发出号令：”张将军是国家的名将，为刘备所惧怕；如今军情紧迫，只有在张将军的指挥下，才能转危为安。”于是临时推举张为军中主帅。张出来统率军队，巡视阵地，将领们都接受张的指挥，军心才安定下来。第二天，刘备打算渡汉水发动攻击；曹军将领们认为寡不敌众，准备依凭汉水列阵抵抗。郭淮说：“ 这是向敌人示弱，而不能挫败敌人，不是好计策。不如远离汉水列阵，把敌人吸引过来，等他们渡过一半后，我们再出击，就可以打败刘备。”曹军列好阵，刘备产生怀疑，命令不要渡河。郭淮于是坚守阵地，表明曹军没有撤退之心。郭淮等人把情况上报魏王曹操，曹操很同意他们的作法，派使者把符节授予张，仍任命郭淮为司马。

[3]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3]二月，壬子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4]三月，魏王操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刘备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乃敛众拒险，终不交锋。操运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过期不还。翊军将军赵云将数十骑出营视之，值操扬兵大出，云猝与相遇，遂前突其陈，且斗且却。魏兵散而复合，追至营下，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魏兵疑云有伏，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劲怒于后射魏兵。魏兵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备明旦自来，至云营，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为胆也！”

[4]三月，魏王曹操从长安出发，穿过斜谷，派兵据守险要之处，以便大军顺利到达汉中。刘备说：“曹公虽然亲自前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一定要占有汉川。”于是集结军队，占据险要阻拦。始终不与曹军交战。曹军在北山下运送粮米，黄忠率军企图夺取，超过约定的时间，不见回转。翊军将军赵云率领骑兵数十人出营查看，恰巧曹操大军出动，赵去与敌人猝然相遇，便冲击敌阵，且战且退。曹军散开后再度汇合，追至赵云的军营前，赵云进入军营，又大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怀疑营中有埋伏，于是撤退。赵云命令擂起战鼓，鼓声震天，却只以强弩在后面射杀曹兵。曹军非常惊骇，自相践踏，落入汉水中而死的很多。第二天一早，刘备亲自来到赵云的兵营，察看了昨天的战场，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啊！”

操与备相守积月，魏军士多亡。夏，五月，操悉经出汉中诸军还长安，刘备遂有汉中。

曹操与刘备对峙了一个月，曹军有很多人逃跑。夏季，五月，曹操率领所有进攻汉中的军队返回长安，刘备因此占据了汉中。

操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问雍州刺史张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操从之，使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

曹操害怕刘备在北面占有武都氐人的部众，从而进逼关中，就询问雍州刺史张既的意见。张既说：“可劝告氐人，让他们向北迁移到有粮谷之处，以避开刘备。先迁移的人给以重赏，这样先迁移的人就知道有利可图，后面的人定会羡慕他们。”曹操听从这个建议，派张既到武都，迁徙氐人五万余户离开故地到扶风、天水交界处居住。

[5]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演等，各据其郡，自号将军，更相攻击。俊遣使送母及子诣魏王操为质以求助。操问张既，既曰：”俊等外假国威，内生傲悖，计定势足，后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两存而斗之，犹卞庄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王曰：“善！”岁余，鸾遂杀俊，武威王秘又杀鸾。

[5]武威的颜俊、张掖的和鸾、酒泉的黄华、西平的演等人，各自占据所在的郡，自称将军，互相攻击。颜俊派使者把母亲和儿子送到魏王曹操那里作人质，以求帮助。曹操询问张既，张既说：“颜俊等人，对外借国家的权威，对内则傲慢悖逆，等到计谋得逞，势力强大，然后就会反叛。如今，我们正在致力攻蜀，暂且应该让颜俊等人并存互斗，犹如卞庄子杀虎一样，让二虎相斗，坐等收拾两败之局。”魏王说：“很好！”过了一年以后，和鸾杀了颜俊，武威的王秘又杀了和鸾。

[6]刘备遣宜都太守扶风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杀房陵太守蒯祺。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郡降，备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

[6]刘备派遣宜都太守、扶风人孟达从秭归向北进攻房陵，杀了房陵太守蒯祺。又派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统令孟达所部，与孟达一起进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率全郡投降。刘备加

封申耽为征北将军，兼上庸太守，任命申耽的弟弟申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

[7]秋，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设坛场于沔阳，陈兵列众，郡臣倍陪位，读奏讫，乃拜受玺绶，御王冠。因驿拜章，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立子禅为王太子。拨牙门将军义阳魏延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以镇汉川。备还治成都，以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余皆进位有差。

[7]秋季，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在沔阳设坛场，布置军队排列成阵，郡臣都来陪从，读过奏章，跪拜接受汉中王的印玺绶带，戴上王冠。派使者乘驿马车将奏章送呈献帝，归还以前授予的左将军、宜城亭侯的印绶。立儿子刘禅为王太子。提拔牙门将军义阳人魏延为镇远将军，兼汉中太守，镇守汉川。刘备回到成都主持各项政务，任命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其余的人按照等级都有升迁。

遣益州前部司马犍为费诗即授关羽印绶，羽闻黄忠位与已并，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诗谓羽曰：“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降崇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谓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候不受拜，如果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刘备派益州前部司马、犍为人费诗去关羽驻地授予关羽官印，关羽闻知黄忠地位和自己一样，愤怒地说：“大丈夫绝不能和老兵同列！”不肯接受任命。费诗对关羽说：”创立王业的人，所用的人不能都一样。以前萧何、曹参和汉高祖年幼时就关系很好，而陈平、韩信是后来的亡命之人；可排列地位，韩信位居最上，没有听说萧何、曹参对此有过怨恨。如今汉中王因为一时的功劳，尊崇黄忠，而在他心中的轻重，黄忠怎能和您相比呢！况且汉中王与您犹如一体，休戚相前，祸福与共。我认为您不应计较官号的高下，以及爵位和俸禄的多少。我仅是一个使者，奉命之人，您如果不接受任命，我就这样回去。只

是我为您这样感到惋惜，恐怕您以后要后悔的。”关羽听了他的话以后，大为感动，醒悟过来，立即接受了任命。

[8]诏以魏王操夫人卞氏为王后。

[8]献帝下诏，封魏王曹操的夫人卞氏为魏王王后。

[9]孙权攻合肥。时堵州兵戍淮南。杨州刺史温恢谓兖州琐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然不足忧。今水潦方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猾，政恐征南有变耳。”已而关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羽自率众攻曹仁于樊。仁使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数丈，于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穷迫，遂降。庞德在堤上，被甲持弓，箭不虚发，自平旦力战，至日过中，羽攻益急；矢尽，短兵接，德战益怒，气愈壮，而水浸盛，吏士尽降。德乘小船欲还仁营，水盛船覆，失弓矢，独抱船覆水中，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谓曰：“卿兄在汉中，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德骂羽曰：“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羽杀之。魏王操闻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及庞德邪！”封德二子为列侯。

[9]孙权进攻合肥。当时各州的军队都驻守在淮南。扬州刺史温恢对兖州刺史裴潜说：“此处虽然有贼人，却不值得担忧。现在刚刚涨水，征南将军曹仁却孤军深入，没有长远的准备，关羽强悍狡猾，只恐怕征南将军会有变故。”不久，关羽果然令南郡太守糜芳守卫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他自已率军向樊城的曹仁进攻。曹仁派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等人驻守樊城之北。八月，天降大雨，汉水泛滥，平地水深数丈，于禁等开路兵马都被大水所淹。于禁和将领们登到高处避水，关羽乘大船前来进攻，于禁等无处可逃，于是投降。庞德站在堤上，身穿铠甲，手挽弓，箭无虚发，自清晨拼力死战，到日过中午，关羽的进攻愈来愈急。庞德的箭射尽了，就短兵相接，庞德愈战愈怒，胆气愈壮，但水势愈来愈大，部下的官员和士兵都投降了。庞德乘上小船，想返回曹仁的军营，小船被大水冲翻，失去了弓箭，只有他一人在水中抱住翻船，被关羽俘虏。见关羽时，他站着不肯下跪。关羽对他说：“你的兄长在汉中，我准备让你做我的将领，为什么不早早投降呢？”庞德大骂说：“小子，什么叫投降！魏王统帅百万大

军，威振天下；你家刘备不过是个庸才，岂能和魏王匹敌！我宁可作国家的鬼，也不作贼人的将领！”关羽杀掉了庞德。魏王曹操闻知此事，说：“我和于禁相识三十年，怎料在危难之处，于禁反而不如庞德呢！”于是封庞德的两个儿子为列侯。

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惧。或谓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汝南太守满宠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马与军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中人马才数千人，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荆州刺史胡、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

关羽向樊城发起猛攻，城中进水，处处崩塌，众人都惊恐不安。有人对曹仁说：“现在的危难，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应付的，应该趁关羽的包围尚未完成，乘轻便船只连夜退走。”汝南太守满宠说：“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希望不会滞留很久。据说关羽已经派别的部队至郏下，许都以南百姓混乱下安。关羽之所以不敢再向前推进，是顾虑我们攻击他的后路。现在如果我军退走，黄河以南地区，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您应该在这里坚守以待。”曹仁说：“你说得对！”于是将白马沉入河中，与将干们盟誓，齐心合力，坚守樊城。城中军队只有数千人，未被水淹没的城墙也仅有几尺高。关羽乘船至城下，立即将樊城重重包围，使其内外断绝。关羽又派别的将领把将军吕常包围在襄阳。荆州刺史胡、南乡太守傅方都投降了关羽。

[10]初，沛国魏讽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魏相国钟繇辟以为西曹掾。荥阳任览，与讽友善；同郡郑袤，泰之子也，每谓览曰：“讽奸雄，终必为乱。”九月，讽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谋袭邺；未及期，惧而告之。太子丕诛讽，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官。

[10]当初，沛国人魏讽有迷惑众人之才，在邺城很有影响，魏的相国钟繇延聘他为西曹掾。荥阳人任览是魏讽的好朋友，他的同郡人郑袤是郑泰的儿子，常对任览说：“魏讽是个奸雄，最终会作乱。”九月，魏讽秘密纠结党徒，与长乐卫尉陈谋划袭击邺城。未到预定日

期，陈害怕，告发了此事。太了曹丕诛杀了魏讽，被牵连处死的有数千人，钟繇因此案被免掉官职。

[11]初，丕相主簿杨与丁仪兄弟谋立曹杆为魏嗣，五官将丕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之谋。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验。丕惧，告质，质曰："无害也。"明日，复以簏载绢以入，复白之，推验，无人；操由是疑焉。其后植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不止，亦不敢自绝。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随所问答之"，于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问，始泄。操亦以袁术之甥，恶之，乃发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收杀之。

[11]当初，丞相主簿杨和丁仪兄弟策划立曹植为魏的太子，五官将曹丕对此很担扰，把朝歌长吴质藏在旧竹箱中，用车接来，和他计议。杨将此事告诉了魏王曹操。曹操尚未调查，曹丕感到恐惧，告诉了吴质。吴质说："没有关系。"第二天，又用竹箱载绢进入曹丕的宅邸，杨又报告了曹操，进行检查，里边却没有人。曹操因此对杨等人产生怀疑。后来曹植因为骄纵而被曹操疏远。但曹植却不停地主动和杨联系，杨也不敢与他断绝来往。每当到曹植那里，顾虑曹植做事有不妥之处，杨就揣度曹操的意图，预先为曹植草拟十几条答辞，告诉曹植手下的人："魏王的训诲来时，根据他的问话，作出相应的回答。"因此，魏王曹操的训诲刚刚送来，曹植的答辞就已经送去。曹操对这样迅速的回答觉得很奇怪，经过追问，真相才泄露出来，此外，曹操还因为杨是袁术的外甥而厌恶他，因此便公布了他多次泄漏魏王训诲，交结诸侯的罪状，把他抓起来杀了。

[12]魏王操以杜袭为留府长史，驻关中。关中营帅许攸拥部曲不归阶，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群臣多谏"宜招怀攸，共讨强敌："操横刀于膝，作色不听，袭入欲谏，操逆谓之曰："吾计已定，卿勿复言！"袭曰："若殿下计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计非邪，虽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阐乎！"操曰："许攸慢吾，如待下之不阐乎！"袭曰："殿下谓许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袭曰："夫惟贤知贤，惟圣知圣，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人将谓殿下避强攻弱；进不为勇，退不为

仁。臣闻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万石之，不以莛撞起音。今区区之许攸，何足以劳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扶攸，攸即归服。

[12]魏王曹操任命杜袭为留府长史，驻守关中。关中营帅许攸率部曲不肯归顺，而且口出傲慢之言，曹操大怒，开始时欲图讨伐他。很多大臣劝谏曹操“应该招抚许攸，以便共同征讨强敌”。曹操把刀横在膝上，满面怒容，不听劝谏。杜袭要进去劝谏，曹操迎出来说：“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再说了！”杜袭对他说：“如果殿下的计划正确，我将帮助殿下实施；如果殿下的计划不正确，尽管已经决定，也应该改变。殿下迎出来命令我不说话，为什么对待下属这样不开明啊！”曹操说：“许攸轻慢我，怎么能置之不理！”杜袭说：“殿下认为许攸是什么人？”曹操说：“是个凡人。”杜袭说道：“只有贤人知道谁是贤人，圣人知道谁是圣人，凡人又怎么会知道非凡人呢！如今豺狼挡在路上，却先去捉狐狸，人们会说殿下避强攻弱，进攻谈不上勇，撤退也谈不上仁慈。我听说，千钧之力的强弩，不射鼷鼠这样的小兽；万石的大钟，不会被草茎撞响。如今区区一个许攸，怎么值得劳动您的英明神武呢！”曹操说：“很好！”于是以优厚的待遇安抚许攸，许攸随即归服。

[13]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阳。

[13]冬季，十月，魏王曹操到达洛阳。

[14]陆浑民孙狼等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言于操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操从之。

[14]陆浑百姓孙狼等造反作乱，杀死了县主簿，向南归附关羽。关羽授给孙狼官印，给他军队，让他回去作寇贼。在许都以南，处处有人与关羽遥相呼应，关羽的威名震动了整个中原。魏王曹操与群臣商议，准备离开许都，以躲避关羽的威风、锐气。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对曹操说：“于禁等人战败，是因为大水淹没，并非因为攻战失利，对国家大计没有构成大损害。刘备和孙权，从外表看关系密切，实际上很疏远，关羽得志，孙权必然不愿意。可派人劝孙权威胁

关羽的后方，答应孙权把江南封给他，这样樊城之围自然就解除了。”曹操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初，鲁肃尝劝孙权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吕蒙代肃屯陆口，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密言于权曰：“今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后取羽，何如？”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抚集幽、冀，未暇东顾，余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权善之。

当初，鲁肃曾经劝说孙权，由于曹操势力仍然存在，应该暂且安抚结交关羽，和他共同对敌，不能失去和睦。乃至吕蒙代替鲁肃驻军陆口，认为关羽一贯勇猛雄武，怀有兼并江南的野心，况且他的军队驻扎在孙权势力的上游，这种形势难以持久，便秘密告诉孙权说：“如果现在命令征虏将军孙皎守南郡，潘璋驻守白帝，蒋钦率领流动部队一万人沿长江上下活动，哪里出现敌人，就在哪里投入战斗，而我在我方的上游据守襄阳，这样，何必担扰曹操，何必依赖关羽！况且关羽君臣自负他们的诡诈力量，反复无常，不可以真心相待。现在关羽所以未立即向东进攻我们，是因为您圣贤英明，以及我和其他将领们还存在。如今，不在我们强壮时解除这一后患，一旦我们死去，再欲与他较量，还有可能吗？”孙权说：“现在，我准备先攻取徐州，然后再进攻关羽，怎么样？”吕蒙回答说：“如今曹操远在黄河以北，安抚幽州、冀州，来不及考虑东部的事情，其余地区的守军，听说不值得一提，前去进攻，就可以打败。然而陆地交通方便，适合骁勇的骑兵驰骋，您今天夺取了徐州，曹操十天之后就一定会来争夺，尽管用七、八万人防守，仍会令人担忧。不如击败关羽，将长江上下游全部占据，我们的势力更加壮大，也就容易守卫了。”孙权很赞同吕蒙的建议。

权尝为其子求昏于羽，羽骂其使，不许昏；权由是怒。及羽攻樊，吕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心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蒙下至芜湖，定威校尉陆逊谓蒙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于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也。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军、右部督，以代蒙。逊至陆口，为书与羽，称其功美，深自谦抑，为尽忠自托之意。羽意大安，无复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

孙权曾经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关羽骂了孙权的使者，拒绝通婚，孙权因此很恼怒。及至关羽进攻樊城，吕蒙向孙权上书说：“关羽征讨樊城，却留下很多军队防守，一定是害怕我从后面进攻他。我经常患病，请求您允许我以治病为名，率一部分士兵回建业，关羽知道后，必定撤走防守的军队，全部调往襄阳。我大军昼夜乘船溯长江而上，趁他的防守空虚，进行袭击，南郡就可攻取，关羽也会被我擒获。”于是，吕蒙自称病重。孙权则公开发布命令召吕蒙返回，暗中与他进行策划。吕蒙顺江而下至芜湖时，定威校尉陆逊对吕蒙说：“关羽和您的防区相邻，为什么远远离开，以后不会为此而担忧吗？”吕蒙说：“的确如您所说，可是我病得很重。”陆逊说：“关羽自负骁勇，欺压他人，刚刚取得大功，骄傲自大，一心致力向北进攻，对我军未加怀疑，不听说您病重，必然更无防备，如果出其不意，就可以将他擒服。您见到主公，应该妥善筹划此事。”吕蒙说：“关羽素来勇猛善战，我们很难与他为敌，况且他已占据荆州，大施恩德和信义，再加上刚刚取得很大成功，胆略和气势更加旺盛，不易对付。”吕蒙回到建业，孙权询问：“谁可以代替你？”吕蒙回答说：“陆逊思虑深远，有能力担负重任，看他的气度，终究可以大用；而且他没有大名声，不是关羽所顾忌的人，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如果行用他，应该

要他在外隐藏锋芒，内里观察形势，寻找可乘之机，然后向敌人进攻，可以取得胜利。”孙权于是召来陆逊，任命他为偏将军、右部督，以接替吕蒙。陆逊至陆口，写信给关羽，称颂关羽的功德，深深地自我谦恭，表示愿意尽忠和托付自己的前程。关羽因此感到很安定，不再有疑心，便逐渐撤出防守的军队赶赴樊城。陆逊把全部情况向孙权作了汇报，陈述可以擒服关羽的战略要点。

羽得于禁等人马数万，粮食乏绝，擅取权湘关羽

关米；权闻之，遂发兵袭羽。权欲食征虏将军孙皎与吕蒙为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权寤，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可也。”

得到于禁等人的军队数万人，粮食不足，军队断粮，便擅自取用孙权湘关的粮米；孙权闻知此事，便派兵袭击关羽。孙权准备任命征虏将军孙皎和吕蒙为左、右两路军队的最高统帅，吕蒙说：“如果您认为征虏将军有才能，就应任用他为统帅；若认为我有才能，就应任用我。以前，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部督，率兵攻打江陵，虽然事情由周瑜作决定，然而程普伏恃自己是老将，而且二人都是统帅，于是双方不合睦，几乎败坏国家大事，这正是现在要引以为戒的。”孙权醒悟，向吕蒙道谢说：“以你为统帅，可以任命孙皎做你的后援。”

魏王操之出汉中也，使平寇将军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没，晃前至阳陵陂。关羽遣兵屯偃城，晃既到，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羽兵烧屯走。晃得偃城，连营稍前。操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与徐晃前，余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围，而诸将呼责晃，促救仁。俨谓诸将曰：“今贼围素固，水潦犹盛，我徒卒单少，而仁隔绝，不得同力，此举适所以敝内外耳。当今不若前军逼围，遣谍通仁，使知外救，以励将士。计北军不过十日，尚足坚守，然后表里俱发，破贼必矣。如有缓救之戮，余为诸君当之。”诸将皆喜。晃营距羽围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飞书与仁，消息数通。

魏王曹操出兵汉中时，派平寇将军徐晃驻屯宛城援助曹仁；及至于禁兵败，徐晃向前推进到阳陵陂。关羽派兵驻扎偃城，徐晃军队到达后，通过隐秘的小径围绕偃城，掘一道长壕，表示要截断关羽守军的

后路，关羽守军便烧毁营盘退走了。徐晃占据偃城后，连结军营逐渐向前推进。曹操派赵俨以议郎的身份参与曹仁的军事部署，和徐晃所部一同前进，而其余的救兵尚未赶到。徐晃率领的军队没有足够的力量解樊城之围，而将领们却呼叫着责备徐晃，催促他去救曹仁。赵俨对将领们说："如今贼兵已经将樊城紧紧包围，水势仍然很大，我们兵力单薄，又与曹仁隔绝，不能同心合力，这一举动恰会使城里城外都受到伤害。如今不如向前靠近关羽的包围圈，派遣间谍通知曹仁，使他知道外援已到，以激励守城将士。算来曹仁部被围未超过十天，还可以坚守，然后里外一齐发动，一定可以打败关羽。假如有迟缓不发救兵之罪，一人替诸位承当。"将领们都很高兴。徐晃在距关羽的包围圈三丈之外的地方，扎下营盘，挖地道和射箭书通知曹仁，多次沟通消息。

孙权为笺与魏王操，请以讨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备。操问群臣，群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傥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敕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围里闻之，志气百倍；羽果犹豫不能去。

孙权写信给魏王曹操，请求允许他讨伐关羽，为朝廷效力，并请求不要把消息泄漏出去，使关羽有所防范。曹操问群臣，群臣都说应当保密。董昭却说："军事行动，注重权变，要求合乎时宜。我们应当答应孙权为他保密，但暗中将消息泄露出去。关羽知道孙权来信的内容以后，若要回兵保护自己，樊城的包围就迅速解除，我们便可获利。同时，还使孙权、关羽像两匹被勒住马衔的斗马一样，相互敌对而动弹不得，我们可以坐着等待他们精疲力尽。如果保守秘密不泄露，使孙权如意，这不是上策。再者，被围的将士不知道有救兵，计算城中粮食不足以持久，心中会惶恐不安。倘若再有其他的想法，危害不会小，还是泄露出去为好。况且关羽为人强悍，自恃江陵、公安两城防守坚固，一定不会很快退兵。"曹操说："很对！"立即下令徐晃将孙权的书言用箭射入围城之内和关羽军营中。被围的将士得到书信后，士气增长百倍，关羽果然犹豫不决，不愿撤兵离去。

魏王操自雒阳救曹仁，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侍中桓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曰：“不然。”“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徐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按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

魏王曹操从洛阳南下解救曹仁，属下臣僚都说：“大王如不迅速行动，如今就要败了。”唯有侍中桓阶说：“大王认为曹仁等人能否估计目前的形势？”曹操说：“能够。”桓阶又问：“大王恐怕曹仁、吕常不尽力吗？”答道：“不是。”“那么为什么您要亲自去呢？”回答说：“我担心敌人太多，而徐晃等人力量不足。”桓阶说：“如今曹仁等人身处重围之中，仍然死守，没有二心，实在是因为他们认为大王您在远处作外援的缘故。处于万死的危险之地，必定有拼死抗争之心。城内将士有拼死抗争之心，城外有强大的救援，大王您控制六军，显示我们还有多余的军力，何必担心失败而亲自出征？”曹操很同意桓阶的话，于是驻扎在摩陂，先后派遣殷署、朱盖等共十二营军队到徐晃那里增援。

关羽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晃乃扬声当攻围头屯面密攻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羽围堑鹿角十重，晃追羽，与俱入围中，破之，傅方、胡修皆死，羽遂撤围退，然舟船犹据沔水，襄阳隔绝不通。

关羽在围头派有军队驻守，在四冢还有驻军。徐晃于是扬言将进攻围头，却秘密攻打四冢。关羽见四冢危急，便亲自率领步、骑兵五千人出战，徐晃迎击，关羽退走。关羽在堑壕前围有十重鹿角，徐晃追击关羽，二人都进入关羽对樊城的包围圈，包围圈被打破，傅方、胡修都被杀死，关羽于是撤围退走，然而关羽的船只仍据守沔水，去襄阳的路隔绝不通。

吕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麋芳、士仁素皆嫌羽轻已，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惧。于是蒙令故骑都尉虞翻为书说仁，为陈成败，仁得书即

降。翻谓蒙曰："此谲兵也，当将仁行，留兵备城。"遂将仁至南郡。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开门出降。蒙入江陵，释于禁之囚，得关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之，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与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败宝，皆封闭以待权至。

吕蒙到达寻阳，把精锐士卒都埋伏在名为的船中，让百姓摇橹，穿商人的衣服，昼夜兼程，将关羽设置在江边守望的官兵全都捉了起来，所以关羽对吕蒙的行动一无所知。麋芳、士仁一直都不满意关羽轻视自己，关羽率兵在外，麋芳、士仁供应军用物资不能全部送到，关羽说："回去后，当会治罪。"麋芳、士仁都感到恐惧。于是吕蒙命令原骑都尉虞翻写信游说士仁，为其指明得失，士仁得到虞翻信后，便投降了。虞翻对吕蒙说："这种隐秘的军事行动，应该带着士仁同行，留下军队守城。"于是带着士仁至南郡。麋芳守城，吕蒙要士仁出来与他相见，麋芳于是开城出来投降了。吕蒙到达江陵，把被囚的于禁释放，俘虏了关羽其将士们的家属，对他们都给以抚慰，对军中下令："不得骚扰百姓和向百姓索取财物。"吕蒙帐下有一亲兵，与吕蒙是同郡人，从百姓家中拿了一个斗笠遮盖官府的铠甲；铠甲虽然是公物，虽蒙仍认为他违犯了军令，不能因为是同乡的缘故而破坏军法，便流着眼泪将这个亲兵处斩了。于是全军震恐战惊。南郡因此道不拾遗。吕蒙还在早晨和晚间派亲信去慰问和抚恤老人，询问他们生活有什么困难，给病人送去医药，对饥寒的人赐与衣服和粮食。关羽库存的财物、珍宝，全部被封闭起来，等候孙权前来处理。

关羽闻南郡破，即走南还。曹仁会诸部议，咸曰："今因羽危惧，可追禽也。"赵俨曰："权邀羽连兵之难，欲掩制其后，顾羽还救，恐我乘其两疲，故顺辞求效，乘衅因变以利钝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为权害。若深入追北，权则改虞于彼，将生患于我矣，王必以此为深虑。"仁乃解严。魏王操闻羽走，恐诸将追之，果疾敕仁如俨所策。

关羽得知南郡失守后，立即向南回撤。曹仁召集将领们商议，众人都说："如今趁关羽身困境，内心恐惧，可派兵追击，将他擒获。"赵

俨说：“孙权侥幸乘关羽和我军鏖战之机，试图进在羽后路，又顾忌关羽率军回救，怕我军趁其双方疲劳时，从中取利，所以才言辞和顺地请求为我效力，不过是乘事机的变化观望胜败罢了。如今关羽已势力孤单，正仓促奔走，我们更应让他继续存在，去危害孙权。如果对战败的关羽穷追不舍，孙权就将由防备关羽改为给我们制造祸患了，魏王必将对此深为忧虑。”于是，曹仁下令不要再穷追关羽。魏王曹操知道关羽退走，唯恐将领们追击他，果然迅速给曹仁下达命令，正如赵俨的判断。

关羽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

关羽多次派使者与吕蒙联系，吕蒙每次都厚待关羽的使者，允许在城中各种游览，向关羽部下亲属各家表示慰问，有人亲手写信托他带走，作为平安的证明。使者返回，关羽部属私下向他询问家中情况，尽知家中平安，所受对待超过以前，因此关羽的将士都无心再战了。

会权至江陵，荆州将吏悉皆归附；独治中从事武陵潘浚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浚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哽不能自胜。权呼其字与语，慰谕恳恻，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浚起，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军事，一以谘之。武陵部从事樊诱导诸夷，图以武陵附汉中王备。外白差督督万人往讨之，权不听；特召问浚，浚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权曰：“卿何以轻之？”浚曰：“是南阳旧姓，颇能弄唇吻，而实无才路。臣所以知之者，昔尝为州人设馔，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余自起，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权大笑，即遣浚将五千人往，果斩平之 。权以吕蒙为南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以陆逊领宜都太守。

正在此时，孙权到达江陵，荆州的文武官员都归附了；只有治中从事武陵人潘浚称病不见。孙权派人带床到他家，将他抬来，潘浚脸朝下伏在床席上下起，涕泪纵横，哽咽不能自止。孙权称呼他的表字和他讲话，诚恳地慰问劝导，让左右亲近的人用手巾为他擦脸。潘浚起身，下地拜谢，孙权当即任命他为治中，有关荆州的军事，全都听取他的意见。武陵部队事樊引诱少数部族，欲图使武陵依附汉中王刘备。有人上书请求派遣统帅率领一万人去征讨樊，孙权不同意，特别

召见潘浚询问。潘浚回答：“派兵五千人，就足可以擒获樊。”孙权说：“你为什么如此轻敌？”潘浚回答说：“樊是南阳的世家，颇会摇唇鼓舌，实际上没有才智、胆略。我之所以了解他，是因为过去樊曾为州中的人设宴，直至中午，客人仍无饭莱可吃，十余人自己起身离去，这也就如同观察侏儒演戏，看一节就可知道他有多少伎俩了。”孙权大笑，立即派潘浚率兵五千人前去征讨，果然将樊等人斩首，平定了叛乱。孙权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封为孱陵侯，赏赐一亿钱，黄金五百斤；任命陆逊兼任宜都太守。

十一月，汉中王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于逊。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击蜀将詹晏等及秭归大姓拥兵者，皆破降之，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屯夷陵，守峡口。

十一月，汉中王刘备设置的宜都太守樊友放弃宜都郡而走，各城的长官以及各少数部族的酋长都归降了陆逊。陆逊请求以金、银、铜制的官印授与刚刚归附的官史，并进攻刘备的将领詹晏等人和世居秭归、拥兵自重的大姓，将其全部击溃，使他们归降，前后斩首、俘获以及招降数以万计。孙权任命陆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为娄侯，率兵驻扎夷陵，守卫峡口。

关羽自知孤穷，乃西保麦城。孙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才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斩之，遂定荆州。

关羽自知孤立困穷，便向西退守麦城。孙权派人诱降，关羽伪装投降，把幡旗做成人像立在城墙上，然后逃遁，士兵都跑散了，跟随他的只有十余名骑兵。孙权已事先命令朱然、潘璋切断了关羽的去路。十二月，潘璋手下的司马马忠在章乡擒获关羽及其儿子关平，予以斩首，于是，孙权占据荆州。

初，偏将军吴郡全琮上疏陈关羽可取之计，权恐事泄，寝而不答；及已令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琮阳华亭侯。权复以刘璋为益州牧，驻秭归，未几，璋卒。

当初，偏将军吴郡人全琮向孙权上书，陈述进攻关羽的策略，孙权担心事情泄露，而未作答复；擒获关羽以后，孙权在公安设酒宴，对

全琮说：“你先前陈述进攻关羽的策略，我虽然没有答复，今天取得的胜利，也有你的功劳。”于是封全琮为阳华亭侯。孙权恢复了刘璋益州牧的职务，令其驻在秭归，不久，刘璋就去世了。

吕蒙未及受封而疾发，权迎置于所馆之侧，所以治护者万方。时有加针，权为之惨。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不然则咄，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权哀痛殊甚，为置守冢三百家。

吕蒙还未来得及受封便疾病发作，孙权把他接来，安顿在行馆的侧房，千方百计为他治疗和护理。医生为吕蒙针灸时，孙权便为他感到愁苦悲伤；想多去看望几次，又恐怕他劳累，只好在墙壁上挖个小洞经常偷看，见吕蒙可以吃少量的食物，便高兴地回顾左右；不然的话，便唉声叹气，夜不成眠。吕蒙的病好了一半，孙权便下令赦免罪犯，以示庆贺，文武官员都来道喜。不久，吕蒙竟然去世，享年四十二岁。孙权异常悲痛，命令三百户人家守护他的坟墓。

权后与陆逊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寡俦。子敬因公瑾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张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矣。”

后来，孙权与陆逊评论周瑜、鲁肃和吕蒙时说：“周公瑾有雄心大志，胆略过人，因此能打败曹操，攻取荆州，很少有人能够和他相比。鲁子敬经周瑜的推荐和我相识，我与他闲谈，便谈及建立帝王大业的远大谋略，这是第一件痛快事。后来，曹操接着收服刘琮的声势，扬言亲率水、陆军数十万同时南下，我询问所有将领，请都对策，谁都不愿先回答，问到张昭、秦松时，都说应派使者写好公文，

前去迎接。鲁子敬当即反驳说不可，劝我迅速召回周公瑾，命令他率大军迎击曹操，这是第二件痛快事。此后，他虽然劝我把土地借给刘备，这是他的一个失误，但却不足以损害他的两大贡献。周公对一个人不求全责备，所以我忽略他的失误而重视他的贡献，常常将他比作邓禹。吕子明年轻时，我认为他只是不怕艰难，果敢不怕死而已；在他年长以后，学问愈来愈好，韬略常常出奇制胜，可仅次于周公瑾，只是言谈议论、才华横溢不如他罢了。谋划消灭关羽这一点，却超过鲁子敬。鲁子敬给我的信中说：‘成就帝王大业的人，都要利用他人的力量开路，对关羽不值得顾忌。’这是鲁子敬实际不能对付关羽，外表却空说大话罢了；我仍原谅了他，没有苛刻指责。可是他行军作战，安营驻守，能做到令行禁止，他的辖区内，官员都尽心尽职，治安良好，路不拾遗，他的治理方法还是很好的。”

孙权与于禁乘马并行，虞翻呵禁曰：“汝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抗鞭欲击禁，权呵止之。

孙权和于禁乘马并行，虞翻斥责于禁说：“你是个俘虏，怎么敢和我们主公并马而行！”举鞭要抽打于禁，孙权呵斥制止了他。

[15]孙权之称藩也，魏王操召张辽等诸军悉还救樊，未至而围解。徐晃振旅还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会；王举酒谓晃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亦厚赐桓阶，以为尚书。操嫌荆州残民及其屯田在汉川者，皆欲徙之。司马懿曰：“荆楚轻脆易动，关羽新破，诸为恶者，藏窜观望，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操曰：“是也。”是后诸亡者悉还出。

[15]孙权臣服后，魏王曹操召张辽等各路军队都回来解救樊城，尚未到达，樊城的包围已经解除。徐晃整顿好军队回到摩陂，曹操亲到七里之外迎接徐晃，大摆酒宴，款待众将士。魏王举杯对徐晃说：“保全樊城、襄阳，是将军的功劳。”又重赏了桓阶，任命他为尚书。曹操对荆州的残余民众和在汉水两岸屯田的人有疑忌，想将这些人全部迁徙到其他地区。司马懿说：“我们在荆楚一带的力量还很薄弱，容易发生动荡，关羽刚刚被消灭，那些作恶的人，或藏或逃，在等待观望；如果迁徙那些善良的人，既伤了他们的心，又使那些离开的人不敢再回来。”曹操说：“你说得对。”从此以后，那些逃亡的人果然都回来了。

[16]魏王操表孙权为票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入贡，又遣朱光等归，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等皆曰："汉祚已终，非适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16]魏王曹操上表给皇帝，推荐孙权为票骑将军，授予符节，兼任荆州牧，封为南昌侯。孙权派校尉梁寓入朝进贡，又将被俘虏的朱光等人送还，上书向曹操称臣，劝曹操顺应天命，即位称帝。曹操把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说："这小子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吗！"侍中陈群等人都说："汉朝的统治已经结束，并非只是今日。殿下您的功德，如同高山一样巍峨，天下人都寄希望于您，所以孙权在远方向您称臣。这是天意在人间的反应，所以异口同声，殿下应该正式登基称帝，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曹操说："如果上天要我做皇帝，我还是当周文王吧。"

臣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麋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大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惟不容于朝延，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

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乘舆播越，宗庙丘，王室荡覆，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智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臣司马光曰：教化，是国家的紧要任务，而俗吏却不加重视；风俗，是天下的大事，而庸君却对此疏忽。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才知道它们的益处之大，功效之深远。汉光武帝逢汉朝中期衰落，群雄蜂起，天下大乱。他以一介平民，奋发起兵，继承恢复祖先的事业，征伐四方，终日忙碌，没有空闲，仍能够推崇儒家经典，以宾客之礼延聘儒家学者，大力兴办学校，昌明礼乐，武功既完成，教育和感化的德政也普遍推行开了。接着是明帝、章帝，遵循先辈的遗志，亲临辟雍拜见国家奉养的三老五更，手拿经典向老师请教。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郡县官吏，全都选用熟悉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人，就是虎贲卫士也都学习《孝经》，匈奴贵族的子弟们也要到国家设立的学校学习。因此，教化建立于上，风俗形成于下。忠诚、厚道、重视道德修养的人，不仅受到高官的尊重，也为百姓所仰慕；卑鄙、邪恶、下流之徒，不仅不被朝廷容纳，也被乡里鄙弃。自从夏、商、周三代灭亡之后，教化风俗之好，还没有象东汉那样兴盛过。可是，到汉和帝以后，皇亲国戚独擅大权，奸佞小人得势妄行，赏罚没有标准，贿赂公行，贤良愚劣不分，是非颠倒，可以说是大乱了。然而东汉韩廷仍然能够延续，不至于灭亡，原因在于上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等人，不惜冒犯龙颜，在朝廷上据理力争，运用公义挽救危乱；下有身为平民的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辈，以民间舆论矫正已经败坏的社会风气。所以，政治虽然污浊，而风俗却不衰败，甚至有人甘愿冒斧钺诛杀的危险，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忠义之心更加激奋，紧紧跟随，虽接踵被杀，仍视死如归。这难道只是他们几个人的忠正、贤德吗？也是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遗留的教化使他们如此。在那时，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发奋振作，则汉朝的皇统治仍然不可估量。不幸的是，经过伤害、衰败之后，又加上了昏暴虐的桓帝和灵帝，保护奸佞，胜过骨肉之亲；屠杀忠良，胜过对待仇敌；百官的愤怒积压在一起，天下的不满汇合

到一处。于是何进从外地召来了军队，董卓乘机夺权，袁绍等人以此为借口向朝廷发难，使得皇帝流亡，宗庙荒废，王室倾覆，百姓遭殃，汉朝的生命已经结束，无法挽救。然而各州郡掌握军队、占据地盘的人，虽然你争我夺，互相吞并，却没有不以尊崇汉朝为号召的。以魏武帝曹操的粗暴强横，加上对天下建立的大功，他畜养取代君王的野心已经很久了。但是，直至去世，他都不敢废掉汉朝皇帝，自己取而代之，难道他没有做皇帝的欲望？还是畏惧名义不顺而克制自己罢了。由此看来，教化怎么可以轻视，风俗又怎么可以忽略！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六十九卷

魏纪一 世祖文皇帝上黄初元年 （庚子、220）

魏纪一 魏文帝黄初元年（庚子，公元220年）

[1]春，正月，武王至洛阳；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乎海内。

[1]春季，正月，魏武王曹操抵达洛阳；庚子（二十三日），曹操去世。魏王知人善任，善于洞察别人，很难被假像所迷惑；能够发掘和提拔有特殊才能的人，不论地位多么低下，都按照才能加以任用，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和敌人对阵时，他仪态安详，似乎不愿意打仗；可是一旦制定好策略，向敌人发动攻击，便气势充沛，斗志昂扬。对有功的将士和官吏，赏赐时不吝千金；而对没有功却希望受到赏赐的人，则分文不给。执法时严峻急切，违法的一定加以惩罚，有时对犯罪的人伤心落泪，也不加赦免。生活俭朴，不崇尚富丽奢华。报以能够消灭各个强大的割据势力，几乎统一全国。

是时太子在邺，军中骚动。群僚欲秘不发丧。谏议大夫贾逵以为事不可秘，乃发丧。或言宜易诸城守，悉用谯、沛人。魏郡太守文陵徐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专任谯、沛，以沮宿卫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贾逵曰："不可。"为作才檄，令所在给其禀食。鄢陵侯彰从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国有储副，先王玺缓，非君侯所宜问也。"凶问至邺，太子号哭不已。中庶子司马孚谏曰："君王晏驾，天下恃殿下为命；当上为宗庙，下为万国，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时群臣初闻王薨，相聚哭，无复行列。孚厉声于朝曰："今君王违世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万国，而但哭邪！"乃罢群臣，备禁卫，治丧事。孚，懿之弟也。群丰收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尚书陈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

具官备礼，一日皆辨。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汉帝寻遣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太子丞相印、绶魏王玺、绶，领冀州牧。于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此时，太子曹丕正在邺城，驻洛阳的军队骚动不安。大臣们想先保守秘 密，暂时不公布曹操去世的消息。谏议大夫贾逵认为不应该保密，才把丧事公之于众。有人说，应当把各个城池的守将都换上曹操家乡的谯县人和沛国人。魏郡太守、广陵人徐宣大声说："如今各地都归于一统，每个人都怀有效忠之心，何必专用谯县人和沛国人，以伤害那些守卫将士的感情！"撤换之事才不再提起。青州籍的原黄巾军士兵擅自击鼓离去，大家认为应加制止，对不服从命令者派兵征讨。贾逵说："不可以这样做。"于是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告，命令青州兵所到之处的地方官府，要给他们提供粮食。鄢陵侯曹彰从长安赶来，询问贾逵魏王的印玺在何处，贾逵严肃地说："国家已经确定了先王的继承人，先王的印玺，不是君侯您应当询问的。"噩耗传到邺城，太子曹丕恸哭不已。中庶子司马孚劝谏说："先王去世，举国上下都仰仗殿下您的号令。您应上为祖宗的基业着想，下为全国的百姓考虑，怎么能效法普通人尽孝的方式呢？"曹丕很久以后才止住哭声，对司马孚说："你说得对。"当时，大臣们刚刚听到曹操去世的消息，相聚痕哭，一片混乱。司马孚在朝堂上大声说："如今君王去世，全国震动，当务之急是拜立新君，以镇抚天下，难道你们只会哭泣吗？"于是命令群臣退出朝堂，安排好宫廷警卫，处理丧事。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大臣们认太子曹丕即魏王位，应该有汉献帝的诏令。尚书陈矫说："魏王在外去世，全国惊惶恐惧。太子应节哀即位，以安定全国上下的人心。况且魏王钟爱的儿子曹彰正守在灵柩旁边，他若在此时有不智之举，生出变故，国家就危险了。"当即召集百官，安排礼议，一天之内，全部办理完毕。第二天清晨，以魏王后的命令，拜太子曹丕继承曹操为魏王，下令大赦天下罪犯。不久，汉献帝派御史大夫华歆带着诏书，授予曹丕丞相印绶和魏王玺绶，仍兼任冀州牧，于是曹丕尊奉母后卞氏为王太后。

[2]改元廷康。

[2]改年号为延康。

[3]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3]二月，丁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4]壬戌，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只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4]壬戌（十六日），任命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5]丁卯，葬武王于高陵。

[5]丁卯（二十一日），安葬魏王曹操的遗体在邺城西面的高陵。

[6]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国。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秦“临侯植醉酒悖慢，动胁使者。”王贬植为安乡侯，诛右刺奸掾沛国丁仪及弟黄门侍郎并其男口，皆植之党也。

[6]魏王曹丕的弟弟鄢陵侯曹彰等人都回到自己的封地。临侯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迎合曹丕的意图，上奏说：“临侯曹植酗酒，言辞轻狂使用慢，动持并胁迫魏王的使者。”曹丕贬曹植为安乡侯，将曹植的党羽，右刺奸掾、沛国人丁仪，黄门侍郎丁兄弟，二人及两家男子全部处死。

鱼豢论曰：谚言：“贫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殊也，势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畴昔，此贤之心，何缘有窥望乎！彰之挟恨，尚无所至；至于植者，岂能兴难！乃令杨以倚注遇害，丁仪以希意族灭，哀夫！

鱼豢论曰：有句谚语：“贫穷的人，不用学，自然会俭朴；卑下的人，不用学，自然会谦恭。”这并不是说人的性格有差别，而是环境造成的。如果曹操很早就管束曹植等人的举止，有这样贤明的用心，曹植等人怎么会有非分的想法呢？曹彰怀有怨恨，尚且没有到达这一地步；至于曹植，哪里能发动什么变乱！偏偏使杨修因曹植的倚重而遇害，丁仪因逢迎曹植而全家被杀，太令人哀叹了！

[7]初置散骑常侍、侍郎 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藏石室。时当选侍中、常侍，王左右旧人讽主者，便欲就用，不调余人。司马孚曰：“今嗣王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贵孔。”遂他选。

[7]开始设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宫中的宦官任官不得超过各署令；并将这一规定用金写在策书上，存放在宗庙的石函里。当时，

正在选拔侍中、常侍等官员，长期跟随曹丕左右的亲信就暗示主持选官的人，想自己担任，不再从他处选调。司马孚说：“现在新王刚刚登位应该征召和任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怎么能够凭借这种机遇，举荐自己身边的人呢？任职不根据才能，做了官也并不尊贵。”因此，才从他处进行选拔。

[8]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8]尚书陈群认为，汉朝任用的官员，并没有把人才都选举出来，于是设立九口官人的制度：在州和郡都设置中正的职位，以确定应该选用哪些人；中正由各州、郡正贤德、能够鉴别人才的人担任，由他们鉴别人物品行、能力，分出高低不同等级。

[9]夏，五月，戊寅，汉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

[9]夏季，五月，戊寅（初三），汉献帝追封曹丕的祖父太尉曹嵩为魏太王，曹嵩的夫人丁氏为魏太王后。

[10]王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凉州刺史。西平演结旁郡作乱以拒岐；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皆自称太守以应演；武威三种胡复叛。武威太守兵兴。告急于金城太守、护羌校尉扶风苏则，则将救之，郡人皆发为贼势方盛，宜须大军。时将军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诏不得西渡。则乃见郡中大吏及昭等谋曰：“今贼虽盛，然皆新合，或有胁从，未必同心；因衅击之，善恶必离，离而归我，我增而彼损矣。既获益众之实，且有倍气之势，率以进讨，破之必矣。若待大军，旷日弥久，善人无归，必合于恶，善恶既合，势难卒离。虽有诏命，违而合权，专之可也。”昭等从之，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兵兴击张进于张掖。演闻之，将步骑三千迎则，辞来助军，实欲为变，则诱而斩之，出以徇军，其党皆散走。则遂与诸军围张掖，破之，斩进；黄华惧，乞降。河西平。

[10]魏王曹丕提升安定太守邹岐为凉州刺史。西平的演勾结附近几郡制造动乱，抗拒邹岐；张掖郡的张进把太守杜通抓了起来，酒泉郡的黄华则拒绝太守辛机赴郡就任，他们都自称太守响应演。武威郡的三个部落的胡人也再度反叛。武威太守丘兴，向金城太守、护羌校尉

扶风人苏则告急，苏则要率兵相救，郡中官员认为贼人的势力正盛，救援武威需要大批军队。当时将军郝昭、魏平，原来即驻扎在金城，但奉令不得西渡黄河。苏则召集郡中主要官员以及郝昭等人计议说："如今贼人气焰虽盛，然而都是刚刚拼凑起来的，其中 有些人被坏人裹胁，未必和贼人一条心；应该利用贼人的内部矛盾，乘机进攻，他们中的善良之辈必然脱离那些邪恶之徒，归附我们，这样，我们增强了力量，贼人的势力也就减弱了。我们既获得增加兵员的实力，又使气势倍增，率兵进讨，一定能够将贼人击溃。如果等待大军到来，需要很长时间，敌军中善良的人没有归宿，必然与邪恶之徒同流合污，善、恶两种人混合在一起，在短期内很难分开开。虽然有命令不得西渡，为权宜之计而暂时违背，自己作决定也是可以的。"郝昭等人同意了，于是调集军队救援武威，三个部落的胡人被降服了。苏则、郝昭等人又和丘兴一起进攻张掖郡的张进。演听说这一消息，率领步、骑兵三千人来迎苏则，声称前来助战，实际上是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苏则借机引诱演会面，将其斩首，并把尸体拖出来展示给他的部属，演的党羽便都散走了。于是，苏则率兵和各路军队包围了张掖，攻克张掖城，杀了张进。黄华恐惧，请求设降。河西各郡全部平定了。

初，敦煌太守马艾卒官，郡人推功曹张恭行长史事；恭遣其子就诣朝廷请太守。会黄华、张进叛，欲与敦煌并势，执就，劫以白刃；就终不回，私与恭疏曰："大人率厉敦煌，忠义显然，岂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今大军垂至，但当促兵以掎之耳。愿不以下流之爱，使就有恨于内壤也。"恭即引兵攻酒泉，别遗铁骑二百及官属，缘酒泉北塞，东迎太守君奉。黄华欲救张进，而西顾恭兵，恐击其后，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得之郡，诏赐恭爵关内侯。

当初，敦煌太守马艾在任上去世，郡中的人推举功曹张恭暂代长史职务；张恭派儿子张就到朝廷请求派太守赴敦煌郡就任。正赶上黄华、张进叛乱，企图与敦煌郡联合，因此动持了张就，把钢刀架在他脖子上，胁迫他答应结盟，张就誓死不从，秘密送信给张恭说："您治理敦煌郡，忠义这心，昭示天下，岂能因为我在困境中而改变初衷呢！如今大军很快就要抵达这里，您应率兵从后而牵制黄华。希望父亲不要因为爱儿子，而使儿子饮恨黄泉。"张恭立即率兵攻打酒泉，另派铁甲骑兵二百人及敦煌的属官，沿着酒泉北塞，向东迎接新任郡太

守尹奉。黄华企图救援张进，又顾忌西部张恭的部队攻击后路，所以不敢前去救援，只好投降了。张就也因此保全了性命，尹奉得以到郡就任。献帝下诏，赐张恭关内侯的爵位。

[11]六月，庚午，王引军南巡。

[11]六月痍午（二十六日），魏王曹丕率烟南下巡查。

[12]秋七月，孙权遣使奉献。

[12]秋季，七月，孙权派使者至汉朝廷奉献贡物。

[13]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达有容止才观，王甚器爱这，引与同辇，以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以达领新城太守，委以西 南之任。行军长史刘晔曰："达有敬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孙、刘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王不听。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刘封。上庸太 守申耽叛封来降，封破，走还成都。

[13]蜀将军孟达驻军上庸，与副军郎将刘封不和，爱到刘封欺辱，一气之下，率领部曲四千余家降魏。孟达仪表堂堂，气质不凡，深受曹歪器重和钟爱。曹丕与他同乘一辆车子，任命他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又合并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由孟达兼任太守，负责西南面军政事务。行军长史刘晔对曹丕说："孟达有侥幸取利之心，而且依恃才智，喜欢权术，肯定不会对您感恩报答。新城郡与孙权、刘备的地盘相接，一旦发生变故恐怕会对国家产生危害。"魏王曹丕不听。派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和孟达一起袭击刘封。蜀上庸太守申耽背叛刘封，投降了曹军。刘封被击败，逃回成都。

初，封本罗侯寇氏之子，汉中王初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之为子。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汉中王因此际除之；遂赐封死。

当初，刘封本来是罗侯人寇姓人家的儿子，汉中王刘备刚到荆州时，没有儿子，收刘封为养子。诸葛亮认为刘封傲慢固执，性情凶悍，顾虑在刘备去世后，无人能控制他，劝刘备借此机会，将他除掉；刘备便命刘封自杀了。

[14]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

[14]武都氐族酋长杨仆率部落依附汉朝廷。

[15]甲午，王次天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于邑东，设伎乐百戏，吏民上寿，日夕而罢。

[15]早午（二十日），魏王曹丕驻谯县，在谯县城东大摆宴席，犒劳军队将士，招待谯胰父老，并不歌舞百戏，官员和百姓前来为魏王祝寿，直到日落才散去。

孙盛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故虽三委之末，七雄之敝，犹示有废衰斩于旬朔之间，释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固已道薄于当年，风颓于百代矣。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而堕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孙盛曰：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丧三年，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应如此。所以尺管夏、商、周三代的末期已经衰落，以及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全国混乱，也没有人在十天半月之内就脱去孝服，在必须回庙堂哭祭已故父母的日子里扔掉丧杖。到汉文帝时，更改了古代的制度，为人之道的纲纪，一下子就被废除了，所以道德大不如前，风气也比古代几坏得多了。魏王曹丕又仿汉代的制度，接受汉代的礼仪，在人生最应哀痛的时候，却摆宴席，演歌舞，身处创业之始，便毁坏了君王的基础。在接受汉朝皇帝禅让的时候，又公开纳汉献帝的两个女儿为妃，由此可知，曹丕很难长寿，曹氏政权一定是个短命王朝。

[16]王以丞相祭酒贾逵为豫州刺史。是时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摄郡。逵曰："州本以六条诏书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不恺悌之德也。今长吏慢法，盗贼天下复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职纵不如法者，皆举秦免之。外修军旅，内治民事，兴陂田，通运渠，吏民称之。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赐逵爵关内侯。

[16]魏王曹丕任命丞相祭酒贾逵为豫州刺史。当时国家刚刚安定，刺史大都不能统辖所属各郡的事务。贾逵说："州刺史，原本是以六条诏书监察二千石及其以下官吏，所以在考察报告中，都使用威严雄武、有督察官吏之才等辞句；而不说他们安详、平和、宽厚、仁爱，有谦谦君子之德。如今郡的长官不重视法令，致使盗贼公开抢动、行

窃，刺史即使知道也不加追究。这样下去，国家还能走上正轨吗！”对放纵坏人，不按法令办事的，二千石及以下官吏，他都一律上奏朝廷，予以罢免。他还对外整顿武备，对内认真处理民事，开垦水田，疏通转运粮米的水道，受到官员和百姓的称赞。曹丕说：“贾 逵者真正的刺史。”于是向全国发出公告。以豫州为全国各州的榜样，封贾逵为关内侯。

[17]左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表言：“魏当代汉，见于图纬，其事众甚。”群臣因上表劝王顺天人之望，王不许。

[17]左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向曹丕上书说：“魏应该取代汉，经过占验河图和纬书，很多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点。”大臣们因此都上表，劝魏王曹丕遵从上天的意志，顺应官员和百姓的愿望，取代汉朝，登基答帝，曹丕不同意。

冬，十月，乙卯，汉帝告祠高庙，使行御只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绍册，禅位于魏。王三上书辞让，乃为坛于繁阳，辛未，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岳渎，改元，大赦。

冬季，十月，乙卯（十三日），汉献帝在高祖庙祭祀，报告列祖列宗，派代理御史大夫张音带着符节，捧着皇帝玺绶以及诏书，要让位给魏王曹丕。曹丕三次上书推辞，然后在繁阳筑起高坛，辛未（二十九日），登坛受皇帝玺绶，即皇帝位。燃起大火祭祀天地、山川，更改年号，大赦全国。

十一月，癸酉，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用天子礼乐；封公四子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庙号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群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

十一月，癸酉（初一），曹丕尊奉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仍然使用汉朝的历法，行皇帝的礼仪、音乐；封他的四个儿子为列侯。曹丕追尊自己的祖父魏太王曹嵩为太皇帝；父亲魏武王曹操为武皇帝，庙号为太祖；尊奉母亲魏太后 卞氏为皇太后。改汉封朝的诸侯王为嵩德侯，列侯为关中侯。大臣们封爵、升 迁，各有不同。又把相国改称司徒，御史大夫改称司空。山阳公间协奉献自己的两个女儿给魏文帝曹丕作妃子。

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代定天下，乃改正朔。孙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时群臣并颂魏德，多抑损前朝；散骑常侍卫臻独明禅授之义，称扬汉美。帝数目臻曰：“天下之珍，当与山阳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书陈群秦曰：“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当永为后式。按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议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台阁。

魏文帝曹丕要重新颁布历法，侍中辛毗说：“魏朝遵循虞舜和夏禹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顺应天命，合乎民心；只有商汤、周武王，依靠武力征伐统一全国，才会更改历法。孔子说：‘实行夏的历法’，《左传》说：‘夏朝的历法，最符合天地运行的规律，’我们为什么要和它相反呢？”文帝称赞并采纳了辛毗的建议。当时，大臣们都称颂魏朝的功德，贬损汉朝。散骑常侍卫臻却阐述禅让的大义，称赞汉朝的功绩。文帝看了卫臻几次说：“普天下的珍宝，我要和山阳公共同享用。”文帝要追封母亲卞太后的父母，尚书陈群上奏说：“陛下以圣明的德行，顺应天命，创立大业，革除旧制，应该永远成为后代遵从的典范。根据典籍记载，汉有分封妇人土地和爵位的制度。记载礼仪的典籍中，只有妇人附从丈夫的爵位。秦朝违背古代制度，汉朝又继承秦朝的体制，都不符古代君王的法令和经典。”文帝说：“你的看法很对，不要封太后的父母了。”并写下了这一建议，确定为制度，保存在收藏档案的台阁中。

[18]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帝如洛阳。

[18]十二月，开始营建洛阳宫殿。戊午（十七日），魏文帝曹丕到洛阳。

[19]帝谓侍中苏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城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幕，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嘿然。

[19]文帝对侍中苏则说：“以前攻破酒泉、张掖的时候，西域瘟派使臣至敦煌，贡献直径一寸的大珍珠，可否再让他们来习卖而得？”功

则回答说：“如果陛下以教化润泽全国，威德远吸沙漠，不求珍珠，也会有人送来；向人求取才得到，已无珍贵可言。”文帝默然无语。

[20]帝召东中朗将蒋济为散骑常侍。时不诏赐征南将军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尚以示济。济至，帝问以所闻见，对曰：“未有他善，但见亡国之语耳。”帝仇然作色而问其故，济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书》之明诫。天子无戏言，古人的慎；惟陛下察之！”帝即遣追取前诏。

[20]文帝征召中郎将蒋济为散骑常侍。当时曾有诏书赐给征南将军侯尚说：“你是我非常信任的重要将领，特别委以重任，随你作威作福，有杀人和赦免人特权。”夏侯尚把诏书拿给蒋济看了。蒋济抵达京城，文帝问他有什么见闻，蒋济回答说：“汉有什么可称道之处，只听到了亡国之音 。”文帝听后很生气，脸上立刻变了颜色，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蒋济如实回答说：“‘作威作福’，《尚书》中清楚地将它写作戒律。天子无戏言，古人对这一点非常慎重，还请陛下明察！”文帝立即下令追回给夏侯的诏书。

[21]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万户实河南。时天旱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而之谋议之官，安能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用也，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争。”帝乃徙其半。帝尝出射雉，顾群臣曰：射雉乐哉！毗对曰：“于陛下甚乐，于群下甚苦。”帝默然，后遂为之稀出。

[21]文帝要迁徙冀州籍士兵的家属十万户，充实河南郡。当时，天大旱，又 闹蝗灾，百姓饥馑，朝廷各部门都认为不可以，而文帝态度却很坚决。侍中辛毗和朝廷大臣请求晋见，文帝知道他们要劝谏，板起面孔等着，大家见他脸色不好，都不敢说话。辛毗说：“陛下要迁徙士兵家属，理由是什么？”曹丕说：“你认为我的作法不对？”辛毗回答说：“确实不对。”文帝说：“我不 和你讨论。”辛毗说：“陛下不认为我不成才，所以将我安排在陛身边，作为咨询的官员，陛下怎么能不和

我讨论呢？我的话并非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而是为国家着想，有什么理由对我发脾气呢？”文帝不答，起身要进内室；辛毗在后面赶上，拉住他的衣襟，文帝猛地拽过衣襟，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过了很久，他又出来，对辛毗说：“辛佐治，你为什么把我挟持得那么急迫！”辛毗说：“迁徙民众，既失人心，又缺少粮食，所以我不得不力争。”这样，文帝只迁徙了五万户。文帝曾出外打野鸡取乐，对官员们说：“射野鸡，实在令人高兴！”辛毗对答说：“这对陛下来说，的确是件高兴事；对我们这些臣子，可是件苦差事。”文帝默然无语，以后就很少出来打猎了。

二年（辛丑、221）

二年（辛丑、公元221年）

[1]春，正月，以议即孔羡为宗圣侯，奉孔子祀。

[1]春季，正月，封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奉侍祭祀孔子。

[2]三月，加辽示太守公孙恭车骑将军。

[2]三月，加封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

[3]初复五铢钱。

[3]开始恢复使用五铢钱。

[4]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于是汉中王发丧制服，谥日孝愍皇帝。群下竞言符瑞，劝汉中王称尊号。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人以讨贼。今敌未克而先自立，恐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之。乃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王不悦，左迁诗为部永昌从事。夏，四月，丙午，汉中王即帝位于武担之南，大赦，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徙。

[4]蜀地传言汉献帝已经遇害，于是，汉中王刘备下令披麻戴孝，为汉献帝举行丧礼，尊谥汉献帝为孝愍皇帝。群臣纷纷上书，说有很多吉祥之兆，请求刘备即位称帝。前部司马费诗上书说：“殿下因为曹操父子逼迫皇帝，篡夺帝位所以才万里流亡，召集士卒，领兵讨伐曹氏奸贼。如今大敌尚未击败，您却先自称皇帝，恐怕人们会对您的行为产生疑惑。从前，汉高祖与楚人相约，谁先灭掉秦朝，谁就称王。等到攻克咸阳，俘获了秦皇帝子婴，汉高祖对王称号仍然推让。而殿

下如今尚未走出门庭，便要自己称皇帝，愚臣我实在认为您不应该这样做。”汉中王对此很不高兴，将费诗降职为州部永昌从事。夏季，四月，丙午（初六），汉中王刘备在成都西北的武担山之南登基称帝，大赦罪犯，改年号为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徙。

臣光曰：天生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敬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天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这，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为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这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跬。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为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已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敬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反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运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天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

运，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臣司马光曰：上天养育黎民百姓，但出们却不能管理自己，需要推戴出君主来统治。如果这些人能够制止暴行，除去坏人，保障百姓的正常生活；奖赏善良，惩罚邪恶，使社会不发生动乱，才是名符其实的君主。所以夏、商、周三代以前，天下的诸侯国，岂止一万个，能够统治民众，祭祀土地、五谷之神的人，统统被称之为君主。集结万国而加以统治，创立制度，发布号令，天下无人敢违抗的人，被称之为王。王的威德衰落了，强大的国君能够统帅各路诸侯，维护王的威信，便被称作霸。所以自古以来，天下混乱的时候，诸侯们便依靠武力互相争夺，长期没有王的时代，也是很多的。秦焚毁书籍，坑杀儒生，汉朝兴起后，有些学者开始推演金、木、水、火、土五德的相生相克，认为秦朝的帝位是不正统的“闰”位，在“木德”和“火德”之间，能够称作“霸”，却不能称“王”，于是兴起了“正”和“闰”，即正统与非正统的争论 。汉朝政权被颠覆，出现了三国的鼎足而立。在此之后的晋朝又失去了控制全国的能力，五个胡族扰得中原大乱。南朝宋和北魏以后，南方和北方被分而治之，各写自己的国史，互相排斥，彼此攻击，南方人底毁北言人为“索虏”，北方人辱骂南方人为“岛夷”。朱温取代唐朝政权，全国分裂，沙陀人李存勖进入汴京，建立后唐政权，把朱温比作篡夺夏朝政权的有穷氏和取代西汉政权的王莽新室，其历法和纪年，都弃而不用，这都是包藏私心的偏颇心理，不是出于为天下人着想的至公之论。臣下愚昧，不足以辨清以前的那些朝代，哪个是“正”哪个是“闰”，但是我私下以为，如果不能使全国统一，这样的君主，就是只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虽然因为时代不同，这样的政权有“华”与“夷”、仁厚与暴虐、大与小、强与弱的区别，总的来说，它们都与古代的列国没有什么不同，怎么能够唯独尊崇一个政权为正统，而认为其余的都是窃国的伪政权呢？如果以上下交替的政权为正统，那么南朝的政权继承谁的？拓拢氏的北魏又继承谁的？如果以居于中原华夏这地的政权为正统，则匈奴刘氏、羯族石氏，鲜卑慕容氏、氐族苻氏、羌族姚氏、匈奴赫连氏，这些政权统治的区域，却都是五帝和三王的旧地。如果以有道德的政权为正统，则蕞尔小国也会有贤明的君主，夏、商、周三代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淫邪的君王吗？所以说，“正”与“闰”的理论，从古至今，也没有人搞清

它的真正涵义，并提出无法反驳的确定不移的论据。我在这 里所陈述的史实，只是说明国家的兴衰，着重讲述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内容，由读者自己去辨别善恶、得失，以作为警戒和劝勉；而不是《春秋》那样，根据大义对历史人物作出褒贬，以此引导混乱的社会走上正轨。谁是“正”，谁是“闰”，我不敢妄谈，只是根据事业成就如实叙述罢了。周、秦、汉、晋、隋、唐这些朝代，都曾统一全国，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他们的后代虽然衰微，甚至颠沛流离，但还是接替着祖宗的基业，有着继承恢复的愿望，而与他们争夺天下的人，又都是他们以前的臣属，所以仍然以君臣的关系来看待。对其余土地、威德、名号没有什么区别，原本就非君臣关系的政权，都以对待列国的方法来处理，不厚此薄彼，也不抬高一些人，贬低一些人，这才不会歪曲事实，接近公平。然而对国家分崩离析的时代，不能没有年、月、日等时间概念以陈述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根据汉朝将帝位禅让给曹魏，晋朝又从曹魏接受皇位，以后传于南朝宋，至于陈，又为隋取代，唐传后梁，至于后周，又被大宋承袭下来。所以不得不使用曹魏、南朝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年号，以便于记载各国的史实，并非尊崇谁、鄙视谁，也没有“正”和“闰”之别。蜀汉昭烈帝刘备对汉朝而言，虽然自称是西汉中山靖王的后代，然而属关系太疏远了，已说不清有多少代，处于什么名分和地位，就同南朝宋高祖刘裕自称是西汉楚元王的后代，南唐烈祖李自称是唐朝吴王李恪的后代一样，真假难辨，所以不敢把刘备与东汉光武帝刘秀继承西汉政权，东晋元帝司马睿继承西晋政权相比拟，让他承继汉朝的遗统。

[5]孙权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5]孙权将吴的都城从公安迁徙至鄂，改鄂名为武昌。

[6]五月，辛巳，汉主立夫人吴氏为皇后。后，偏将军懿之妹，故刘璋兄瑁之妻也。立子禅为皇太子。娶车骑将军张飞女为皇太子妃。

[6]五月，辛巳（十二日），汉王刘备册立夫人吴氏为皇后。吴皇后是偏将军吴懿的妹妹，已故刘璋的兄长刘瑁的妻子。又立儿子刘禅为皇太子。娶车骑将军张飞的女为皇太子妃。

[7]太祖之入邺也，帝为五官中郎将，见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悦之，太祖为之聘焉，生子睿。及即皇帝位，安平郭贵嫔有宠，甄夫人

留邺不得见，失意，有怨言，郭贵嫔谮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赐夫人死。

[7]魏太祖曹操进入邺城时，文帝曹丕为五官中郎将，见到袁熙的妻子、中山人甄氏长得美貌，很喜欢，太祖因此为他娶甄氏为妻，生子曹睿。曹丕称帝后，安平人贵嫔郭氏深受宠爱。甄夫人被留在邺城，不能相见，心情不畅，因而有怨言，郭贵嫔乘机谗毁甄夫人，文帝大怒，六月，丁卯（二十八日），派使臣命甄夫人自尽。

[8]帝以宗庙在邺，祀太祖于洛阳建始殿，如家人礼。

[8]魏文帝因为皇家宗庙在邺城，所以在洛阳建始殿祭祀太祖曹操，一如祭祀家人的礼议。

[9]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秦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已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

[9]戊辰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有关官员奏请罢免太尉，文帝下诏说："出现天灾和怪异的现象，那是上天在责备君主，如果把过错归于辅佐朝政的大臣，难道符合夏禹、商汤归过于己的本意吗？现命令各级官员尽自己的职责。今后天地出现灾祸，不要再弹劾三公。"

[10]汉主立其子永为鲁王，理为梁王。

[10]汉王刘备立儿子刘永为鲁王，刘理为梁王。

[11]汉主耻关羽之没，将击孙权。翊军将军赵云曰："国贼，曹操，非孙权也。若先灭魏，则权自服。今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群臣谏者甚众，汉主皆不听。广汉处士秦宓陈天时必无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

[11]刘备为关羽的被杀深感耻辱，准备进攻孙权，翊军将军赵云说："国贼是曹操，而不是孙权。如果无灭掉魏，则孙权自然归服。如今曹操虽然已经死去，他的儿子曹丕窃夺了汉朝的皇位。我们应当顺应民心，尽早夺取关中，占据黄河、渭水上游，以利于征讨凶顽叛逆，函谷关以东的义士，一 定会自带军粮，驱策战马迎接陛下的正义之师。我们不应置曹操而不顾，先和孙权开战。两国战端一开，不可

能很快结束，这不是上策。”大臣中劝谏的人很多，汉王都不同意。广汉郡一个不愿为官的士人秦宓，上书陈述天时对蜀军必定不利，因此而被治罪入狱拘押，后来才被赦免。

初，车骑将军张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礼君子而不恤军人。汉主常戒飞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飞犹不悛。汉主将伐孙权，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交张达、范强杀飞，以其首顺流奔孙权。汉方闻飞营都督有表，曰：“噫，飞死矣！”

当初，车骑将军张飞，英勇善战、雄壮威武仅次于关羽；关羽关心士兵，对士大夫却很傲慢；张飞则对士大夫彬彬有礼，而不关心士兵。汉王经常告诫张飞说：“你刑罚过严，杀人太多，再把那些受过鞭打的将士留在自己的身边，这是招来祸患的做法。”张飞还是不改。汉王刘备将要征讨孙权，张飞应率兵一万人从阆中出发，与大军在江州会合。发兵之前，帐下将领张达、范强杀死了张飞，二人带着张飞的头颅，顺长江而下投降了孙权。汉王听说张飞军营的营都督前来上表，便说：“哎呀，张飞死了！”

陈寿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陈寿评曰：关羽、张飞，都被称作万人之敌，是当世的虎将。关羽报恩曹操，张飞义释严颜，都有国中出类拔萃之士的风度。但是，关羽刚愎自用，自恃才智勇力，张飞暴虐不施恩惠，两人都因为自身的弱点而丧命，这是合乎常理的。

[12]秋，七月，汉主自率诸军击孙权，权遣使求和于汉。南郡太守诸葛瑾遗汉主笺曰：“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矣。”汉主不听。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汉主相闻者，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然谤言流闻于外，陆逊表明瑾必无此，宜有经散其意。权报曰：“子瑜与孤从事积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吴，孤尝语子瑜曰：‘与孔明同产，且弟随兄，于义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从卿者，孤当以书解玄德，意自随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于

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贯神明，今岂当有此乎！前得妄语文疏，即封子瑜，并手笔与之。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后间。知卿意至，辄封来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12]秋季，七月，汉王亲自率领各路军队进攻孙权，孙权派使臣向蜀汉求和。孙权的南郡太守诸葛瑾写信给汉王：“陛下认为您和关羽的感情，是否比您和先帝的感情更亲密？荆州的大小，比全国怎么样？都是仇敌，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如果把这想明白，该怎么办就易如反掌。”汉王置之不理。当时有人传言诸葛瑾派遣亲信和汉王互通消息，孙权说：“我和诸葛瑾有生死不变的誓言，他不会背叛我，如同我不会背弃他一样。”然而流言仍然四处传播，陆逊上表说，诸葛瑾肯定不会做那种事，但是应该有所表示，解除他心中的顾虑。孙权回信说：“诸葛瑾和我共事多年，情同骨肉，互相了解很深。他的为人是，不合道德的事不做，不合礼义的话不说。以前刘备派诸葛亮到我吴地，我曾对诸葛瑾说：‘你与诸葛亮是同胞兄弟，弟弟顺从兄长，才符合礼义，为什么不把诸葛亮留下呢？诸葛亮如果留下和你在一起，我会写信给刘备解释，我想他会同意的。’诸葛瑾回答说：‘我弟弟诸葛亮已经失于算计为刘备效劳，双方有了君臣的名分，按照礼义不应再有二心。弟弟不留在这里，如同我不投降刘备，是一个道理。’他的话足以上达神明，现在怎么会做出那种事？以前收到到他有诽谤言论的上书，我立即封起来送给他，并亲笔写上批语。我和诸葛瑾，可以说是推心置腹之交，决非外人的流言所能离间。我已明白你的想法，立即封起你的奏表，送给诸葛瑾，让他了解你的意思。

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职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武陵蛮夷皆遣使往请兵。权以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将军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

刘备派将军吴班、冯习在巫县击溃孙权的将领李异、刘职等人，率兵四万余人继续向秭归进军。武陵的蛮夷各部都派使者请求派兵前往。孙权派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持符节，统领将军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对抗蜀汉的军队。

[13]皇弟鄢陵侯彰、宛侯据、鲁阳侯宇、谯侯林、赞侯衮、襄邑侯峻、弘农侯干、寿春侯彪、历城侯微、平舆茂皆爵为公；安乡侯植改封甄城侯。

[13]魏文帝的弟弟鄢陵侯曹彰、宛侯曹据、鲁阳侯曹宇、谯侯曹林、赞侯曹衮、襄邑侯曹峻、弘农侯曹、寿春侯曹彪、历城侯曹微、平舆侯曹茂都进爵为公；改封安乡侯曹植为鄄城侯。

[14]筑陵云台。

[14]修筑陵云台。

[15]初，帝诏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孙权否，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矣。"

[15]当初，魏文帝要大臣们分析刘备是否会为关羽报仇，进攻孙权，大臣们都议论说："蜀是小国，名将只有一个关羽，他战败身亡，军队被消灭，蜀国正处在担忧和恐惧之中，不会再出兵了。"只有侍中刘晔说："蜀虽然地界狭窄，国力软弱，但刘备企图依靠威武加强自己，势必要出兵，以表明他的力量强大有余。况且关羽和刘备，名义上是君臣，恩情却如同父子；关羽被杀，不能出兵为他报仇，也不合善始善终的礼义。"

八月，孙权遣使称臣，卑辞奉章，并送于禁等还，朝臣皆贺，刘晔独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刘备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往乘其衅，故委在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耳。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阴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之。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 亡不出旬日矣。吴亡则蜀弧，若割吴之半以与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不若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也。"对曰："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将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也。"帝不听，遂受吴降。

八月，孙权派使者向魏称臣，奏章言辞谦卑，还将于禁等人送还。朝廷大臣都表示祝贺，唯独刘晔说：“孙权无故向我投降，一定是内部发生危机。前不久，他偷袭并杀死了关羽，刘备必然会出动大军讨伐他。孙权外部有强大的敌寇，部属心情不安，又恐怕我们乘机进攻，所以献上土地请求投降，一可防止我们进兵，二可借助我们的援助，加强他自己的地位，迷惑他的敌人。如今天下三分，我们占有全国土地听十分之八，吴和蜀各自仅保有一个州的地域，凭恃险要，依托长江大湖，有急难时互相援救，这样才对小国有利。我们应大举进兵，直接渡江袭击孙权。蜀从外部进攻，我们从内部偷袭，不出十天，吴必亡。吴灭亡，蜀的势力也就孤单了，即使将吴的一地割让给蜀，它也不会存在很久，何况蜀只得到吴的边远地区，我们却能得到吴的本土。”文帝说：“有人投降称臣，我们却讨伐他，会使天下愿意归附我们的人产生疑心，不如暂且接受吴的归降，袭击蜀的后路。”刘晔说；“我们距蜀的路途远，但靠近吴，蜀知道我们向它进攻，便退军攻击吴国，听说我军伐吴，知道吴必亡，将会很高兴地迅速向吴进军，同我们争夺、分割吴的疆土，而决不会改变计划，抑制自己的怒火去救援吴。”文帝不听，接受了吴国的归降。

于禁须发皓白，形容憔悴，见帝，泣涕顿首。帝慰谕以荀林父、孟明视故事，拜安远将军，令北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伏之状。禁见，惭恚发病死。

于禁的头发胡须全都白了，面容憔悴，见到文帝，哭泣着下拜叩首。文帝以古代晋国荀林父、秦国孟明视的故事做比喻安慰他，任命他为安远将军，要他北到邺城去拜谒曹操的陵墓高陵。文帝事先派人在陵园的屋子里画上关羽得胜、庞德发怒、于禁投降的壁画。于禁看到这些画，惭愧悔恨，患病而死。

臣光曰：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

臣司马光曰：于禁率兵数万人，兵败而不能战死疆场，为求生而降敌，后来又回到本土，文帝棴以罢黜他，也可以处死他，竟然在陵园里作画羞辱他，这就不像个君王了。

[16]丁巳，遣太常邢贞奉策即拜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刘晔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内，陛下禅即真，德合天

地，声暨四远。权虽有雄才，故汉票骑将军、南昌侯耳，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权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以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而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人民、以为仆妾。'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不同心，战加十倍矣。"又不听。诸将以吴内附，意皆纵缓，独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备。山阳曹伟，素有才名，闻吴称藩，以白衣与吴王交书求赂，欲以交结京师，帝闻而诛之。

[16]丁巳（十九日），魏文帝派太常邢贞带策命，封孙权为吴王，为表示尊礼，加赐九锡，刘晔说："不可以封孙权。先皇帝征伐天下，已经拥有全国领土的十分之八，威德震动海内，陛下接受汉朝皇帝的禅让，真正做了皇帝，德行符合天地，声名远播四方。孙权虽有雄才大略，只不过是汉朝的票骑将军、南昌侯而已，官品很低，权势卑下，其属民都有畏惧我中原朝廷之心，很难强迫他们合谋共事。我们不得已接受他的归降，可以晋封他将军的称号，封他为十万户侯，却不能一下子封他为王。王和皇帝相比，只相差一级，所使用的礼乐、服饰、车马的等级也很混乱。孙权仅被封为侯，江南的士人，百姓和他便没有君臣的名分。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假投降，就大大晋封他，尊崇他的地位，给他加上王的称号，使江南人和他确立群、臣关系，这是为猛虎加上双翼！孙权既然取得子王的地位，迫使蜀军退走之后，外表上遵守礼节，服从朝廷，使人们都知道这件事；实质上对朝廷无理，以激怒陛下；陛下如果发怒动火，出动大军征伐他，他就不慌不忙地对他的百姓说：'我们委身于中原朝廷，不爱惜珍宝物，按时贡献礼物，不敢违背臣下对皇帝的礼节；但朝廷却无缘无故地征讨我们，一定要消灭我们的国家，俘虏我们的人民去作他们的奴仆和婢妾。'吴的民众便不会不相信他的话。相信这种话而感慨、愤怒，君臣上下一心，战斗力就会增强十倍"文帝仍然不听。曹魏的将领认为吴已经归附，便放松了对吴军的守备，只有征南大将军夏侯尚进一步加强了防务。山阳人曹伟，一向因 才智而闻名，知道吴归附曹魏，便以平民的

身份写信给吴王孙权，要求给他一些财物，用来贿赂京城的官员，文帝知道此事后，下令将曹伟处死。

[17]吴又城武昌。

[17]吴又在武昌筑城。

[18]初，帝公杨彪为太尉，彪辞曰："尝为汉朝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乃止。冬，十月，已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客礼；赐延年杖、冯几，使著布单衣、皮弁以见；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见，位次三公；又令门施行马，置吏卒，以优崇之。年八十四而卒。

[18]开始，文帝要任命杨彪为太尉，杨彪推辞说："我曾经做地汉朝的三公，遇到社会动荡，对汉朝不能有一尺一寸的帮助；如今再做魏的臣子，对国家选用人材来说，也不光彩。"文帝这才没有任用他。冬季，十月，已亥（初二），大臣早晨上朝，文帝特地要杨彪上前，以宾客的礼节对待他；赐给他延年杖，倚靠身体的小几，允许他穿布制的单衣、戴平常朝会用的皮弁冠上朝；任命他为光禄大夫，品级为中二千石；朝见时，班位仅次于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特许他在门前施用"行马"，设置吏员和士卒，以示优待和尊崇。杨彪在八十四岁时去世。

[19]以谷贵。罢五铢钱。

[19]因为粮价太高，文帝下令停止使用"五铢钱。"

[20]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帝召邹岐还，以京兆尹张既为凉州刺史，遣护军夏侯儒、将军费曜继其后。胡七千余骑逆拒既于阴口，既扬声军从阴，乃潜由且次出武威。胡以为神，引还显美。既已据武威，曜乃至，儒等犹未达。既劳赐将士，欲进军击胡，诸将皆曰："士卒疲倦，虏众气锐，难与争锋。"既曰："今军无见粮，当因敌为资。若虏见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则道险穷饿，兵还则出侯寇钞，如此，兵不得解，所谓一日纵敌，患在数世也。"遂前军显美。十一月，胡骑数千因大风欲放火烧营，将干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为伏，使参军成公英督千余骑挑战，敕使阳退；胡果争奔之，因发伏截其后，首尾进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河西悉平。

[20]凉州的卢水胡人治元多等造反，河西走廊地区一片混乱。文帝召回邹岐 ，任命京兆尹张既为凉州刺史，派护军夏侯儒、将军费曜等

人随后进军。卢水胡骑兵七千余人在阴口迎击张既，张既声称从阴口进兵，却秘密从且次至武威，卢水胡人因此以为他是神人，撤军退守显美县。张既占据了武威后，费曜才赶到，夏侯儒还尚未抵达。张既犒劳、赏赐了将士，准备进攻卢水胡人，部下将领们都说：“我军士兵疲惫，敌人气焰旺盛，很难和他们对抗。”张既说：“如今我军缺少粮食，只有依靠从敌人那里缴获，假如敌人见到我军会合在一起，退回去依凭深山，我军追击，则道路艰险，士兵饥饿；退兵，则敌人又出来抢掠，那样，我们的征战将永无休止。所以说，一日纵敌，遗害数代。”于是，率兵进军显美。十一月，卢水胡骑兵数千人，企图趁大风放火焚烧张既的军营，将领都很惊恐。张既在夜间选精锐士兵三千人设下埋伏，派参军成公英率骑兵一千余人向敌人挑战，命令他有意败退；卢水胡士兵果然奋力追赶，张既令伏兵截路击敌兵的后路，前后夹击，大获全胜，斩首、俘获敌兵近万人，河西走廊全部平定了。

后西平光反，杀其郡守。诸将欲击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军临之，吏民、羌、胡必谓国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为援，今先使羌、胡钞击，重其赏募，所虏获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势，内离其交，必不战而定。”乃移檄告谕诸羌，为光等所诖误者原之；能斩贼帅送首者当加封赏。于是光部党斩送光首，其余皆安堵如故。

以后，西平人光反叛，杀死西平的郡守。将领们要进攻光，张既说：“叛乱的只是光等人，西平郡的大多数人未必随同他；如果我们派兵前去，西平的官员、百姓、羌人和胡人一定会说朝廷是非不分，便会促使他们依附光，这如同为虎添翼。光等人企图引羌人和胡人作后援，假如我们先派羌人和胡人对光的部队进行攻击和抄掠，给他们以重赏，所掠夺的人和物，都归他们所有。这样，既从外部打击了光的势力，又从内部破坏了他和羌人、胡人之间的关系，不用一兵一卒即可平定叛乱。”于是张既向羌人发出文告说，被光等欺骗的人，都不予追究，能够杀死光等贼帅并送其首级来的，一定会得到封赏。不久，光的部下把他杀死，并送来了首级，其余的人又安居如故。

[21]刑贞至吴，吴人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当受魏封，吴王曰：“九州伯，于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封为汉王，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吴王出都亭侯贞，贞入门，不下车。张昭谓贞曰：

“夫礼无不敬，法无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刃故乎！”贞即遽下车。中郎将琅邪徐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放、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谓其徒曰：“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21]邢贞抵吴，吴的大臣认为孙权应自称上将军、九州伯，而不应接受曹魏的封号。吴王孙权说：“从古至今，尚未听说过九州伯这一称号。从前沛公刘邦也接受项羽封给的汉王，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又有什么损害！”于是孙权决定接受曹魏的封号。吴王至都城的亭舍等侯邢贞，邢贞进门不下车。张昭对邢贞说：“没有不恭敬的礼节，也没有不被实行的法令。而客下敢于妄自尊大，是不是以为江南人少力弱，边一寸兵刃都没有！”邢贞当即迅速下车。中郎将琅邪人徐盛愤怒地看着其他将领说：“我们不能拼出性命为国家兼并许都、洛阳，吞并巴、蜀，却使君王与邢贞结盟，难道不感到羞辱吗？”说着便泪流满面。邢贞听到这些话，对随从说：“吴国有这样的将相，不会甘心久居人下的。”

吴主遣中大夫南阳赵咨入谢。帝问曰：“吴主何待主也？”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对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吴王颇知学乎？”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帝曰：“吴可征否？”对曰：“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帝曰：“吴难魏乎？”对曰：“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难之有！”帝曰：“吴如大夫者几人？”对曰：“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吴王派中大夫南阳人赵咨入朝致谢。文帝问他：“吴王是什么样的君主？”赵咨回答：“是个聪明、仁厚、智慧、有雄才谋略的君主。”文帝问何以见得，赵咨对他说：“从平民百姓中选拔鲁肃，委以重任，可说是聪；从行伍中提升吕蒙，任为统帅，应该说是明；俘获于禁而不加害，是他的仁厚；夺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他的智慧；仅占据荆、扬、交三州之地，却对天下虎视耽耽，是他的雄才；屈尊而向陛下称臣，这是他的谋略。”文帝又问：“吴王很有学问吗？”赵咨说：“吴王

有战船万艘，军队百万，任用贤能，志在治理天下，闲暇时则博览经典，披阅史籍，吸收书中的精华奇纱这处，而不仿效愚腐书生的作法，只在书中寻章摘句做文章。”文帝问：“吴可以征服吗？”赵咨回答说：“大国有征讨小国的军队，小国则有充分的防备。”文帝接着问：“吴把魏看成是祸难吗？”赵咨对答说：“吴有大军百万，有长江和汉水护城，还有什么祸难！”文帝问：“吴像你这样的人才有几人？”赵咨回答道：“特别聪明通达的人，有八、九十位；像我这样的人，车载斗量，数不胜数。”

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于吴。吴君臣曰：“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吴王曰：“方有事于西北，江表元元，恃主为命。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谅暗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皆具以与之。

文帝派使臣要求吴进贡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吴的大臣们说：“荆、扬二州，按照常规向朝廷纳贡魏所要珍玩宝物，不合乎礼制，不应该给他。”吴王说：“我国正在和西北的蜀相对峙，江南的民众百姓，都依赖魏的支持保全自己。它所要求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如同石块瓦片，我没有什么可吝惜的。况且曹丕仍在守丧期间，却要求我们奉献这么多珍玩宝物，还怎么能和他谈礼议呢？”于是，按照要求如数献上。

[22]吴王其子登太子，妙选师友，以南郡太守诸葛瑾之子恪、绥远将军张昭 之子休、大理吴郡顾雍之子谭、偏将军庐江陈武之子表皆为中庶子，入讲诗书，出从骑射，谓之四友。登接待僚属，略用布衣之礼。

[22]吴王立儿子孙登为太子，为他精心选择了师、友：任命南郡太守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绥远将军张昭的儿子张休、大理吴郡人顾雍的儿子顾谭、偏将军庐江人陈武的儿子陈表四人都为中庶子，进宫为孙登讲解诗书，出外则教导骑射，这四个人被称为四友。孙登接待属下时，只简略地依照平民之间的交往礼仪。

[23]十二月，帝行东巡。

[23]十二月，魏文帝到东部视察。

[24]帝欲封吴王子登为万户侯，吴王以登年幼，上书辞不受；复遣西曹掾吴兴沈珩入谢，并献方物。帝问曰："吴嫌魏东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旧盟，言最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备。"又问："闻太子当来，宁然乎？"珩曰："臣在东朝，朝不坐，宴不与，若此之议，无所闻也。"帝善之。

[24]文帝要封吴王孙权的儿子孙登为万户侯，吴王以儿子年幼为由，上书推辞；接着又派西曹掾吴兴人沈珩入朝道谢，还献上了江南的特产。文帝问沈珩："吴是否怀疑我们会向东发动进攻？"沈珩回答："不怀疑。"问："为什么？"答："相信凭借我们以前的盟誓，两国言归于好，所以不怀疑；即使魏破坏盟约，我们也早有准备。"又问；"据说吴的太子将要来，这消息是否属实？"沈珩答道："我在吴国，既不上朝，也不参加宴会，还未曾听到这种议论。"文帝认为他答对得体。

吴王于武昌临钓台酒，大醉，欠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张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王遣人呼昭还入，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以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王默然惭，遂罢酒。

吴王和臣下在武昌钓台上饮酒，酩酊大醉，令人把水洒在大臣身上，使他们清醒后继续再喝，吴王说："今日畅饮，不醉倒在钓台上，我们不停杯！"张昭板着面孔、一言不发地出去，坐在车子里。吴王派人将张昭叫回来，对他说："大家不过是共享欢乐，您为什么发怒？"张昭回答说："以前商纣王作糟丘和酒池，通宵饮酒，当时也以为很快乐，没想过有什么不好。"吴王深感惭愧，一言不发，停止了酒宴。

吴王与群臣饮，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阳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王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王，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手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蓄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王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基，繇之子也。

一次，吴王和大臣饮酒，亲自起身行酒劝饮，虞翻装醉倒地，吴王过去后，他又坐了起来。吴王大怒，手握宝剑要刺虞翻，在座的臣僚

无不大惊失色。只有大司农刘基上前抱住吴五，劝谏说："大王在酒过三杯之后，要亲手杀死贤能之士，即使虞翻有罪，天下又有谁知道?况且大王因为能够招贤容众，才使四海之内的人仰慕；如今却一朝之间毁掉自己的声誉，可以吗? "吴王说："曹操尚且杀子孔融，我杀个虞翻又算得了什么！"刘基说："曹操轻率地杀害士人，因而受到天下人的谴责。大王推行德行礼义，要和尧、舜比高下，怎么能够把自己和曹操相提论呢? "虞翻这才免去了一场灾祸。吴王也因此向手下人命令："从今后，凡我在酒后下令杀人，都不得执行"。刘基是刘繇的儿子。

[25]初，太祖既克蹋顿，而乌桓浸衰，鲜卑大人步度根、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等因阎献柔上贡献，求通市，太祖皆表宠以为王。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廉平为众所服，由是能威制诸部，最为强盛。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轲比能与素利、弥加割地统御，各有分界。轲比能部落近塞，中国人多叛归之；素利等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道远，故不为边患。帝以平虏校尉牵招为护鲜卑校尉，南阳太守田豫为护乌桓校尉，使镇抚之。

[25]当初，魏太祖曹操攻杀了蹋顿，乌桓族因此逐渐衰落了。鲜卑酋长步度根、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等人通过阎柔向朝廷纳贡，并请求进行贸易，太祖向汉献帝上表，都封他们为王，以示尊崇。轲比能本属于小种鲜卑部落，因勇敢健壮，廉洁公正，为本族人所信服，由于很有威望，因而控制了各部落，势力也最为强大。从云中、五原又东，一直至辽水，都是鲜卑人居住的地区，轲比能和素利、弥加争区域进行统治，各有自己的边界。轲比能统辖的地区靠近边塞，有很多中原人逃到他的地区；素利等人的辖区则在辽西、右北平和渔阳的边塞之外，距离较远，所以没有对边境造成危害。文帝任命平虏校尉牵招为护鲜卑校尉，南阳太守田豫为护乌桓校尉，派他们镇抚鲜卑和乌桓。

三年（壬寅、222）

三年（壬寅，公元222年）

[1]春，正月，丙寅朔，日食之。

[[1]]春季，正月，丙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2]庚午，帝行如许昌。

[2]庚午（初五），魏文帝到许昌巡视。

[3]诏曰："今这计、孝，古之贡士也；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

[3]文帝下诏："现在的上计和孝廉，也就是代向朝廷荐举的人才；如果限定年龄，然后再举荐，年老的吕尚、年幼的周朝王子晋等人就不可能扬名于古代。现命令各郡、国选拔人才，不必拘泥于年龄老幼；儒者能够通晓经典，官吏能够懂得文墨，熟悉法令，都梮以试用。有关的部门要纠举弄虚作假的人。"

[4]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复通，置戊己校尉。

[4]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分别派使者入朝贡献物品。从此，中原与西域又恢复了联系，并在西域设置了戊己校尉。

[5]汉主自秭归将进击吴，治中从事黄权谏曰："吴人悍战，而水军沿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汉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使督江北诸军；自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领，军于夷道亭。吴将皆欲迎击之。陆逊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逐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敝耳。"诸将不解，以为逊畏之，各怀愤恨。

[5]汉王刘备从秭归出兵，进攻吴国。治中从事黄权劝谏说："吴人强悍善战，而我们的水军顺长江而下，前进容易，撤退因难。请陛下派我率军为前锋，向敌人发动攻击，陛下应该在后方坐镇。"汉王没有采纳，却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派他统领长江以北的各路蜀军。同时，亲率将士，沿长江南岸翻山越岭向吴进发，驻军在夷道县的亭。吴国将领都请求出兵迎击，陆逊说："刘备率军沿长江东下，锐气正盛，而且凭据高山，坚守险要，很难向他们发起迅猛的进攻。即使攻击成功，也不能守全将他们击败攻，如果攻击不利，将损伤我们的主力，绝不是小小的失误。目前，我们只有褒奖和激励将士，多方采纳和实施破敌的策略，观察形势变化。如果这一带为平原旷野，我们还要担心有互相追逐的困扰；如今他们沿着山岭布署军队，不但兵力无

法展开，反而因困在树木乱石之中，自己的渐渐精疲力竭，我们要有耐心，等待他们自己败坏而加以攻击。”各位将领仍不理解，认为陆逊惧怕刘备大军，对他强烈不满。

汉人自山通武陵，使侍中襄阳马良以金锦赐五诸蛮夷，授经官爵。

蜀汉从山与武陵联络，派侍中襄阳人马良给武陵五的各蛮夷部落送去黄金和锦帛，并授予他们的首领官职和爵位。

[6]三月，乙丑，立皇子齐公睿为平原王、皇弟鄢陵公彰等皆进爵为王。甲戌，立皇霖为河东王。

[6]三月，乙丑（初一），魏文帝立皇子齐公曹睿为平原王，晋封皇弟鄢陵公曹彰等人为王。甲戌（初十），立皇子曹霖为河东王。

[7]甲午，帝行如襄邑。

[7]甲午（三十日），文帝襄邑巡视。

[8]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是时，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各有老兵百余人以为守卫，隔绝千里之外，不听朝聘，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虽有王侯之号而侪于匹夫，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诸侯王过恶日闻；独北海王兖谨慎好学，未尝有失。文学、防辅相与言曰：“受诏察王举措，有过当秦，有善亦宜以闻。”遂共表称陈竣美。痛闻之，大惊惧，责让文学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诸君乃以上闻，是适所以增其负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闻，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为益也。”

[8]夏季，四月，戊申（十四日），立鄄城侯曹植为鄄城王。当时，诸侯王只保有封国的空名而汉有实力；各王国只有百余名老兵作为警卫，与都城隔绝千里，又不允许诸侯王到京城朝见皇帝，朝廷在各诸侯王国设置防辅和监国等官员，以监视诸侯王的行动；他们虽有王侯的名义，而实际上与平民百姓汉有什么两样，都想作平民百姓即又不能够。法令既然严峻急切，诸侯王有过错和恶行的情况便天天都听到。只有北海王曹痛勤奋好学，行为谨慎，未曾有过失。王国的文学和防辅商量说：“我们奉命观察北海王的举止行为，他有过失，我们要上报朝廷；有善行，我们也应该向朝廷汇报。”于是二人联名上表陈述曹衮的优点。曹衮知道后，非常惊恐，责备文学官说：“重视道德修养，约束自己，这是做人的本分，而各位却将这些上报朝廷，恰恰是

给我增加负担。如果有善行，不怕朝廷不知道，而诸位急迫上报，是在给我帮倒忙。”

[9]癸亥，帝还许昌。

[9]癸亥（二十九日），文帝回到许昌。

[10]五月，以江南八郡为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

[10]五月，把长江以南的八郡划归荆州，以江北的各郡设置郢州。

[11]汉人自巫峡建平连营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督，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汉主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吴将帅皆欲击之。”陆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汉主知其计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逊上疏于吴王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徙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无可忧者。臣初缣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

[11]蜀军自巫峡建平扎营，直至夷陵附近，设立数十座营盘，以冯习为总指挥，张南为前军指挥，从正月开始与吴军对峙，到六月仍未决战。汉王命令吴班率数千人在平地扎营，吴军将领都要求出击，陆逊说：“这一定有诡诈，我们暂且观察。”汉王见计划无法实现，只好命令八千伏兵从山谷中出来。陆逊说：“我之所以没有听从诸位进攻吴班的建议，是国为我估计刘备一定有计谋的缘故。”陆逊向吴王上书说：“夷陵是军事要地，它的得失，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夷陵虽然易得，也容易再失去。失去夷陵，不仅仅是损失了一个郡，就连荆州也令人担忧。今日争夺夷陵，一定要彻底取得胜利。刘备违背常情，不守护自己的巢穴，即胆敢自己送上门来，臣下虽然不才，凭借大王的威灵，名正言顺地讨伐逆贼，大败敌军就在眼前，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我当初担心刘备会水陆并进，现在他却舍水路不走，从陆路进发，随处扎营，观察他的军事部署，一定不会有什么变化了。希望至尊的大王高枕而卧，不必把这件事老挂在心上。”

闰月，逊将进攻汉军，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已固守，击这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

得我便，兵疲意沮，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汉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

闰六月，陆逊要向蜀军发动进攻，部下将领都说：“发动进攻，应在刘备立足未稳的时候，如今蜀军已深入我国五六百里，和我们对峙七八个月，占据了险要，加强了防守，现在进攻不会顺利。”陆逊说：“刘备是个很狡猾的家伙，再加之经验丰富，蜀军刚集结时，他思虑周详，我们无法向他发动攻击。如今蜀军已驻扎很长时间，却仍找不到我军的漏洞，将士疲惫，心情沮丧，再也无计可施。现在正是我们对他前后夹击的好机会。”于是，下令先向蜀军的一个营垒发动攻击，战斗失利，将领们都说：“自白损兵折将！”陆逊说：“我已经有了破敌之策。”命令战士每人拿一束茅草，用火攻击，得胜；这样一来，又乘势领各路军队全面出击，斩杀蜀军营垒四十余座。蜀将杜路、刘宁走投无路，只得向吴军请求投降。

汉主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汉主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 ，一时略尽，尸骸塞江而下。汉主大惭恚曰：“吾乃为陆逊所折辱，，岂非天耶！”将军义阳傅肜为后殿，兵众尽死，肜气益烈。吴人谕之使降，肜骂曰：“吴狗，安有汉将军而降者！”遂死之。从事祭酒程畿溯江而退，众曰：“后追将至，宜解舫轻行。”畿曰：“吾在军，未习为敌之走也。”亦死之。

汉王登上马鞍山，环绕自己布置军队，陆逊督促各军四面围攻，紧缩包围圈，蜀军土崩瓦解，战死一万余人。汉王连夜逃走，驿站员亲自挑着兵器铠甲在险要路口焚烧，以阴挡吴军的追击，汉王才得以逃入白帝城。蜀军的船只、器械，水、陆军的军用物资，一下子全被夺取；尸体塞满长江江面，顺流而下。汉王既惭愧又失望地说：“我被陆逊羞辱，这是天意啊！”将军义阳人傅肜掩护大军退却，部下全部战死，他却愈战愈勇，吴军劝他投降，他大骂说：“吴国的狗西，哪有汉将军会投降的！”终于血战而死。从事祭酒程畿逆长江乘船退却部下说：“后面追兵紧迫，应把两船连结的方舟拆开，轻舟撤退。”程畿说：“我从军以来，还未学过如何逃跑。”也战死了。

初，吴安东中郎将孙桓别击汉前锋于夷道，为汉所围，求救于陆逊，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及方略大施，汉果奔溃。桓后见逊曰："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

当初，吴安东中郎将孙桓，另外率军在夷道抗击蜀军前锋，被蜀军包围，向陆逊求援，陆逊说："不可以。"将领们说："孙将军是大王的同族，如今被围受困，为什么不派兵救援？"陆逊答道："孙将军深得军心，城池坚固，军粮充足，不必担忧。我的计划成功之后，我们不救孙将军，对孙将军的包围也会自行解除。"等到陆逊的计划大获成功，包围孙桓的蜀军果然争相逃走。后来，孙桓见到陆逊说："最初确实埋怨你不来救援，现在事情已经明朗，才知道你调度有方。"

初，逊为大都督，诸将或讨逆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按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疆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何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吴王闻之曰："公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对曰："受恩深重，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王大笑称善，加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

陆逊开始被任命为大都督时，部下将领，有些是讨逆将军孙策的老部下，有些是孙权的同族或亲戚，都很骄傲自大，不服从指挥调度。陆逊手按宝剑说："刘备是天下闻名的强人，曹操都忌惮他，如今已率大军进入我国境内，是我们的强劲对手。诸位都受过国家大恩，应该和睦相处，齐心合力消灭强敌，以报国家；但是，你们却不服从我的指挥，究竟为什么？我陆逊虽为一介书生，却是受了主公的委任。主公之所以委屈各位作我的部下，是认为我还有一点点可以称道，就是能忍辱负重。大家各有职责，岂能推辞！军有常法，不可违犯！"等到大败刘备，知道计谋多出自陆逊，各位将领才心服口服。吴王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对陆逊说："将军当初为什么不向我举报那些不听指挥的人？"陆逊回答说："我受主公恩德深重，而这些将领，或者是陛下的

心腹爱将，或者是陛下的得力助手，或者是国家功臣，都是陛下应当依赖、共同成就大 业的人。我仰慕蔺相如、寇恂以国事为重，委屈求全的作法，为的是有利于国家大事。”吴王大笑，倍加赞赏，加给陆逊辅国将军称号，兼任荆州牧，改封为江陵侯。

初，诸葛亮与尚书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及汉主伐吴而败，时正已卒，亮叹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危矣。”汉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吴王以问陆逊。逊与朱然、骆统上言曰：“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 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

从前，诸葛亮和尚书令法正的爱好、崇尚不同，但是二人都以公事为重，各取所长，诸葛亮很赞赏法正的智谋。汉王攻吴惨败的时候，法正已经去世，诸葛亮感叹说：“如果法正仍然在世，一定能够阻止主公进攻吴国的行动；即使东下，也绝不会失败。”汉王逃至白帝城，吴将徐盛、潘璋、宋谦等人争相上表请求“继续进攻，一定能够生擒刘备”。吴王问陆逊怎么办。陆逊和朱然、骆统上书说：“曹丕正在调集军队，表面上宣称我们讨伐刘备，实际包藏祸心，请您下令全军退回。”

初，帝闻汉兵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面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吴破汉书到。

当初，魏文帝听蜀军树立木栅扎营，相连七百余里，便对他的大臣们说：“刘备不懂军事，哪有连营七百里能够和敌人对峙的！‘在杂草丛生、地势平坦、潮湿低洼、艰险阻塞等处安营的军队，一定会被敌人打败’，这是兵家大忌。孙权报捷的上奏，很快就到。”仅过七天，吴军攻破蜀军的捷报果然送来了。

[12]秋，七月，冀州蝗，饥。

[12]秋季，七月，冀州地区发生严重的蝗灾，出现饥荒。

[13]汉主既败走，黄权在江北，道绝，不得还，八月，率其众来降。汉有司请收权妻子，汉主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帝谓权曰：“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邪？对曰：“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歙何古人之慕也！帝善之，拜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加侍中，使陪

乘。蜀降人或云汉诛权妻子，帝诏权发丧。权曰："臣与刘、葛推诚相信，明臣本志。窃疑未实，请须。"后得审问，果如所言。马良亦死于五。

[13]汉王大败而逃，道路被吴军切断，黄权在长江北岸，无法退回，八月，率部下向曹魏归降。蜀汉的有关官员请示是否逮捕黄权的妻子、儿女，汉王说："是我对不起黄权，不是黄权对不起我。"仍同以前一样对待黄权的家属。文帝对黄权说："你舍弃叛逆，投效朝廷，是在效法陈平、韩信脱离项羽，投奔汉高祖的作为吧？"黄权回答说："臣下以前受蜀主的厚恩，既不能降吴，又因道路不通而无法回蜀，只好归顺了陛下。况且败军之将，能保住一条性命已是万幸，哪里还敢谈效法古人！"文帝很优待他，拜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加给侍中的官衔，还尊崇他让他作自己的陪乘。一些从蜀汉投降过来的人说，蜀汉已处死黄权的妻子、儿女，文帝要黄权为亲人发丧。黄权说："我与刘备、诸葛亮以诚相待，他们深知我的为人和志向。我怀疑此事未必属实，应再等一等。"后来得到确切消息，事实果然如黄权所说。马良也死在武陵的五。

[14]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中臣不得秦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之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卞太后每见外亲，不假以颜色，常言："居处当节俭，不当望赏、念自佚也。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货也。"

[14]九月，甲午（初三），文帝下诏："妇人参政，是国家动乱的根源。从今以后，大臣有事不得向皇太后上奏，皇太后和皇后的亲属不能担任辅佐朝政的大臣，也不能封为王或诸侯。这一诏书要传给后代，谁若违背，天下共诛之。"卞太后每次会见自己的亲属，都不表示亲热。她常说："生活要节俭，不应有盼望赏赐、贪图安逸的想法。我的族人常怪我对他们太薄情，这是因为我有自己的准则。我侍奉武皇帝四五十年，已经过惯了俭朴的生活，不可能变得奢侈豪华。族人违犯法令制度，我还要比对平常人罪加一等，不能指望我会送金钱、粮食给你们，或者宽免你们。"

[15]帝将立郭贵缤为后，中郎栈潜上疏曰：“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乱所由生也。是以圣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择其充淑，以统六宫，虔奉宗庙。《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书宗人衅夏云：‘无以妾为夫人之礼。’齐桓誓命于葵丘，亦曰：‘无以妾为妻。’。令后宫劈宠，常亚乘舆。若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臣巩怕世下陵上替，开张非度，乱自上起也。”帝不从。庚子，立皇后郭氏。

[15]文帝要立郭贵嫔为皇后，中郎栈潜上书说：“后妃的品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治乱。所以圣明的君主立皇后都很慎重，一要从世代显贵的家族中选择贤惠的淑女作皇后，统御后宫妃嫔，虔诚地祭奉皇家宗庙。《易经》说：‘家庭的关系理顺了，国家就会安定。’由治理家事 推及到治理国事，这是前代帝王奉行的原则。《春秋》中记载宗人衅夏的话：‘不存在以妾作妻之礼。’齐桓公在葵丘盟誓时也说：‘不存在以妾作妻子’。现在后宫受宠的妃嫔，地位仅次于君王。如果因为宠爱她们，就立她们为皇后，使下贱的人尊贵起来，为臣恐怕今后低贱者被册立，高贵者遭废弃的事会层出不穷，没有法令制度能够限制，祸乱也就从上面开始了。”文帝不听劝谏。庚子（初九），立郭贵嫔为皇后。

[16]初，吴五遣于禁护军浩周、军司马东里衮诣帝，自陈诚款，辞甚恭悫。帝问周等，“权可信乎？”周以为权必臣服，而衮谓其不可必服，帝悦周言，以为有以知之，故立为吴王，复使周至吴。周谓吴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阖门百口明之。”吴王为之流涕沾襟，指天为誓。周还而侍子不至，但多设虚辞。帝欲遣侍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责任子，吴王辞让不受。帝怒，欲伐之，刘晔曰：“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不可仓卒制也。”帝不从。

[16]以前，吴王派于禁的护军浩周、军司马东里衮晋见魏文帝，表达忠诚，言辞非常恭敬。文帝问浩周等人：“孙权要信吗？”浩周认为孙权一定会臣服，而东里衮则认为孙权不一定会臣服。文帝很喜欢浩周的话，认为浩周真正了解孙权，因而决定封孙权为吴王，并派浩周返回吴国。浩周对吴王说：“文帝陛下不相信大王会送公子去作人质，我以全族百人的性命担保公子一定会去。”吴王为此感动得热泪沾衣，对天发誓。浩周回到曹魏，而孙权却没把儿子送去，只是以漂亮话来

推托。文帝要派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前往吴盟誓，并催促吴王送儿子上路，吴王礼貌地予以回绝。文帝愤怒，要派大军讨伐，刘晔劝谏说："吴刚刚取得胜利，上下齐心，而且有江河湖泊的阻隔，我们不可能在仓卒之间将它制伏。"文帝不听。

九月，命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出洞口，大将军曹仁出濡须，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左将军徐晃围南郡。吴建威将军吕范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左 将军诸葛瑾、平北将军潘璋、将军杨粲救南郡，裨将军朱桓以濡须督拒曹仁。

九月，命令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出击洞口，大 将军曹仁出击濡须，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右将军徐晃包围南郡。吴则派建威将军吕范指挥五路军队，以水军抗拒曹休等人；左将军诸葛瑾、平北将军潘璋、将军杨粲救援南郡；裨将军朱桓在濡须指挥，抗拒曹仁。

[17]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务从俭薄，不臧金玉，一用瓦器。令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17]冬季，十月，甲子（初三），文帝在首阳山东营建自己的陵墓，发布有关葬礼制度的文告，要求丧事务必从俭，墓中不得陪葬金器和玉器，一律用陶器。还命令将这一诏书存放在皇家宗庙，副本保存在尚书台、秘书监及三公府。

[18]吴王以扬越蛮夷多未平集，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终余年。"又与浩周书云："欲为子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孙长绪、张子布随登俱来。"帝报曰："联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若登身朝到，夕召兵还耳。"于是吴王改元黄武，临江拒守。

[18]吴王因扬、越一带蛮夷很多尚未归附，便言辞谦卑地上书，请求自己改过勉励，上书说："如果我的罪责难以原谅，必须加以制裁，我一定奉还朝廷 封给我的土地和人民，寄居在交州度过余年。"又写信给浩周说："我想为儿子孙登向皇帝的宗室求婚。"又说："孙登年幼，我准备派孙邵、张邵陪同前往。"文帝回信说："联和你的君臣关系已经确定，怎么会乐于劳师动众，远去长江和汉水，如果孙登早晨

到这里，我晚上就命令大军撤回。”于是，吴王改年号为黄武，凭借长江拒守。

帝自许昌南征，复郢州为荆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陈：“愿将锐卒席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帝恐休便渡江，驿马止之。侍中芋昭侍侧，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当须诸将。臧霸等既 富且贵，无复分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沈吟，未便从命也。”顷之，会暴风吹吴吕范等船，绠缆悉断，直诣休等营下，斩首获生以千数，吴兵迸散。帝闻之，敕诸军促渡。军未时进，吴救船遂至，收军还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将军尹卢战死。

文帝从许昌出发，亲自指挥大军南下征讨，又把郢州恢复为荆州。十一月，辛丑（十一日），文帝至宛城。曹休在洞口上书请求：“愿率精锐士卒，像猛虎一样进军江南，从敌人处夺取物资给养，一定成功，如果不幸战死，陛下不必挂念。”文帝惟恐曹休迫不急待地渡江，便派人骑驿马传令制止。侍中董昭随侍身边，说：“我私下观察，陛下面有忧色，只是因为顾虑曹休渡江吗？现在渡江，困难重重，即使曹休有此意，他也不能单独行动，还要得到其他将领的支持。臧霸等人，既有大量财富，又有尊贵的地位，已无更大的奢望，只希望这样下去，一直到死，保住禄位传给子孙而已，怎么会冒险投身危险之地，以求侥幸取胜呢？如果臧霸等人不支持渡江，曹休也自然就失去信心，为臣恐怕即使陛下下令渡江，他们也会犹豫不决，未必立即执行命令。”不久，正巧暴风吹断吴将吕范船队的所有缆绳，船只一直漂向曹休等人的营垒之下，魏军斩杀俘获吴军数千人。吴军溃散。文帝得到报告，下令各军迅速渡江。魏军尚未进兵，吴军救援的船只已经赶到，招集溃军退回江南。曹休派臧霸率兵追击，战斗不利，将军尹卢战死。

[19]庚申晦，日有食之。

[19]庚申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20]吴王使太中大夫郑泉聘汉，汉太中大夫宗玮报之，吴、汉复通。

[20]吴王派太中大夫郑泉到蜀汉聘问，蜀汉派太中大夫宗玮至吴回报，吴蜀间又恢复了关系。

[21]汉主闻魏师大出，遗陆逊书曰：“贼今已在江、汉，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否？”逊签曰：“但恐军新破，创夷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推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

[21]汉王听说魏大举攻吴，写信给陆逊说：“曹军现抵达长江、汉水一带，我将再度率军东下，将军认为我能否这样做？”陆逊回信说：“只恐怕贵军新 败，元气还未恢复，所以才和我国恢复关系。当务之急是养好创伤，修补元气，还没有闲暇对外用兵。如果阁下不慎重考虑，欲图再次率残兵败将远途送来，仍然难逃覆灭的下场。”

[22]汉汉嘉太守黄元叛。

[22]蜀汉汉嘉太守黄元反叛。

[23]吴将孙盛督万人据江陵中洲，以为南郡外援。

[23]吴将孙盛率兵一万从占据江陵中洲，作为外围协助保卫南郡。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七十卷

魏纪二 世祖文皇帝下黄初四年（癸卯、223）

魏纪二 魏文帝黄初四年（癸卯，公支223年

[1]春，正月，曹真使张击破吴兵，遂夺据江陵中洲。

[1]春季，正月，曹真派张击溃吴军一部，攻占江陵的中洲。

[2]二月，诸葛亮至永安。

[2]二月，诸葛亮到达永安。

[3]曹仁以步骑数万向濡须，先扬声欲东攻羡溪，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军径进，桓闻之，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才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兵法所以称'客倍而主人半'者，谓俱在平原无城隍之守，又谓士卒勇怯齐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座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马罢困。桓与诸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蒋济曰："贼据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是为自内地狱，危亡之道也。"仁不从，自将万人留橐，为泰等后援。桓遣别将击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烧营退；桓遂斩常雕，生虏王双，临陈杀溺死者千余人。

[3]曹仁率步、骑兵数万人进军濡须，先放出风声说向东进攻羡溪，吴军濡须守将朱桓分派部队增援羡溪。援军刚出发，曹仁即率大军直扑濡须，朱桓得知后，急忙派人追回增援羡溪的部队，这支部队尚未返回，曹仁突然杀到。当时，朱桓的守军仅有五千人，部下将领都惶惶有畏惧之心。朱桓对他们分析说："两军交战，胜负的关键在于将领如何，而不在人数多寡。诸位认为曹仁指挥作战的能力，会比我朱桓高明吗？兵法所说，'远来进攻的军队要超过当地防守军队的一倍'，是就平原旷野，没有城池坚守而言，也是针对双方战斗力相同而言。如今，曹仁智勇不足，再加上所率兵将胆怯畏惧，又是千里跋涉，人困马乏。我和诸位高据坚城，南临长江，北靠山岭，以逸待

劳，就地作好准备以制伏远来的敌人，这是百战百胜的形势，即使曹丕亲自来，我们尚且无忧，更不用说区区曹仁了。于是朱桓偃旗息鼓，显赤虚弱以引诱曹仁。曹仁派儿子曹泰进攻濡须城，又派将军常雕、王双等人乘牛皮油船袭击濡须附近的中洲。中洲，是朱桓的亲兵部队及其妻子、儿女所在地。蒋济说："敌人据守长江西岸，船只停泊在上游，而我军却进攻中洲，这如同步入地狱，自取灭亡。"曹仁不听，亲率一万人留驻橐，作为曹泰的后援部队。朱桓分派将领进攻常雕，自己抗击曹泰，曹泰烧毁营盘退走；朱桓斩杀常雕，生擒王双，临阵被杀死淹死的魏军有一千余人。

初，吕蒙病笃，吴王问曰："卿如不起，谁可代者？"蒙对曰："朱然胆守有余，愚以为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养以为子，时为昭武将军。蒙卒，吴王假然节，镇江陵。及曹真等围江陵，破孙盛，吴王遣诸葛瑾等将兵往围，夏侯尚击却之。江陵中外断绝，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将士皆失色；然晏如无恐意，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魏两屯。魏兵围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见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且尽，惧不济，谋为内应，然觉而杀之。

以前，吕病重，吴王问他："如果你的病情不能好转，谁可以接替你的职务？"吕蒙回答说："朱然胆略过人，注重节操，我认为他可接替。"朱然是九真太守朱治的外甥，本姓施，被朱治收为养子，当时为昭武将军。吕蒙去世，吴王授予朱然符节，镇守江陵。曹真等人包围江陵，打败了孙盛，吴王派诸葛瑾等人率军前去解围，再度被夏侯尚击退。江陵城内外断绝联系，城中许多士兵浮肿患病，能够参加战斗的只有五千人。曹真命令士兵堆土山、挖地道，临城立起无顶高台楼橹，向城中放箭，箭如雨下，守城将士都大惊失色；朱然却泰然若，没有丝豪恐惧，不断激励将士，寻找知薄弱之处，率军出击，攻破魏军两座营垒。魏军包围江陵长达六个月，江陵令姚泰率兵防守北门，见敌军力量经大，守城军队兵少，粮食将尽，害怕守不住，阴谋作魏军的内应，被朱然发觉后处死。

时江水浅狭，夏侯尚欲乘船将步骑入渚中安屯，作浮桥，南北往来，议者多以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过人，而用兵畏

敌，不敢轻之若此也。夫兵好进恶退，常然之数。平地无险，犹尚艰难，就当深入，还道宜利，兵有进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桥而济，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狭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贼频，攻桥，误有漏失，渚中精锐非魏之有，将转化为吴矣。臣私之，忘寝与食，而议者怡然不以为忧，岂不惑哉！加江水向长，一旦暴增，何以防御！就不破贼，尚当自完，奈何乘危，不以为惧！惟陛下察之。”帝即诏尚等促出。吴人两头并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时得泄，仅而获济。吴将燔璋已作荻筏，欲以烧浮桥，会尚退而止。后旬日，江水大涨，帝谓董昭曰：“君论此事，何其审也！”会天大疫，帝召诸军还。

当时长江水浅，江面狭窄，夏侯尚企图乘船率步、骑兵进入江陵中洲驻扎，在江面上架设浮桥，以便和北岸来往，魏军参与计议的人都认为一定能够攻克江陵。董昭却上书文帝说：“武皇帝智勇过人，用兵却很谨慎，从不敢像今天这样轻视敌人。打仗时，进兵容易，退兵难，这是最平常的道理。平原地带，没有险阻，退兵都困难，即使要深入进军，还要考虑撤退的便利。军队前进与后退，不能只按自己的想象意图行事。如今在中洲驻扎军队，是最深入的进军；在江上架设浮桥往来，是最危险的事；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是狭隘的道路。这三者，都是军事行动的大忌，而我们却正在做。如果敌人集中力量攻击浮桥，我军稍有疏漏，中洲的精税部队将不再属于魏，而为吴所有。我对这件事非常忧虑，寝食不安，而谋划此事的人却很坦然，毫不担忧，真令人困惑不解！加之长江水位正在上升，一旦暴涨，我军将如何防御！如果无法击败敌人，就应该保全自己，为什么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不感到恐惧呢？希望陛下认真考虑。”文帝立即下诏，命令夏侯尚等人迅速退出中洲。吴军两面并进，魏军大队人马只从一条通道退却，挤在一起，一时很难退出，最后勉强撤回北岸。吴将潘璋已制好芦苇筏子，准备烧魏军的浮桥，恰巧夏侯尚率兵退回，未得实施。十天过后，江水暴涨，文帝对董昭说；“你的预料，竟如此准确！”当时又赶上闹瘟疫，文帝遂命令各军全线撤退。

三月，丙申，车驾还洛阳。

三月，丙申（初八），文帝回到洛阳。

初，帝问贾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对曰：“攻 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这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山阻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帝不纳，军意无功。

以前，文帝曾问贾诩：“我计划坆不服从命令的人，以统一天下，吴、蜀两国，应先讨代哪一个？”贾诩回答说：“进攻他国，应首先在军事上权衡；完成统一的根本大计，则当崇尚道德教化。陛下顺应形势，接受汉朝禅让，统治全国，如果广文教、道德以安抚人心，静候形势变化，平定天下并不难。吴、蜀虽然都是小国，但是地势险要，有长江天险。刘备有雄诸大略，诸葛亮善于治国；孙权长于辨别虚实，陆逊精通军事；蜀汉固守险要，吴国泛舟江湖，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将他们击败。用兵的原则是，先了解夺取胜利的途径，然后再作战；根据敌人的力量，任命将领，这样才能做到攻战无误。我料想我们的文臣武将汉有人是刘备、孙权的对手，即使陛下亲自对付他们，也未必一定有取胜的把握。从前虞舜在朝廷上作战争舞蹈，有苗部落就归服了。我认为陛下目前应首先修明文治，然后再用武力征讨。”文帝不听，出动大军，结果无功而回。

[4]丁未，陈忠侯曹仁卒。

[4]丁未（十九日），陈忠侯曹仁去世。

[5]初，黄元为诸葛亮所不善，闻汉主疾病，惧有后患，故举郡反，烧临邛城。时亮东行省疾，成都单虚，元益无所惮。益州治中从事杨洪，启子遣将军陈、郑绰讨元。众议以为无若不能围成都，当由越据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无他恩信，何能办此！不过乘水东下，冀主上平安，面缚归死；如其有异，奔吴求活耳。但敕、绰于南安峡口邀遮，即便得矣。”元军败，果顺江东下，、绰生获，斩之。

[5]此前，黄元被诸葛亮所嫌弃，知道汉王患病，恐怕诸葛亮加害，因而率领汉嘉全郡反叛，火烧临邛城，当时诸葛亮由成都东下看望刘备，成都守备单薄虚弱，黄元因此无所忌惮。益州治中从事杨洪，报告太子刘禅，派将军陈、郑绰讨伐黄元。大臣们谇为，如果黄

元不能包围成都，会经越占据南中。杨洪说：“黄元一向性情凶狠残暴，对下属不施恩德信义，没有能力那样做！不过是顺青衣江东下，盼望主公平安，再捆起自己，请求治罪；即使吸其他变化，也不过逃奔吴国求条活命而已。只要命伶陈、郑绰在南安峡口拦截，就可将他生擒。”黄元叛乱失败果然顺青衣江东下，被陈、郑绰生擒后斩首。

[6]汉主病笃，命丞相亮辅太子，以尚书令李严为副。汉主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殛！”汉主又为诏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称夭，吾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但以卿兄弟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汉主殂于永安，谥日昭烈。

[6]汉王病重，命令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刘禅，以尚书令李严作诸葛亮的副手。汉王对诸葛亮说：“你的才干胜过曹丕十倍，必定能安定国家，完成大业。如果刘禅还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汉有才德，你可取而代之。”诸葛亮淌着泪说：“臣下怎敢不竭尽全力辅佐太子，忠贞不二地为国效命，至死不渝！”汉王又下诏给太子：“人活五十而死不能称为夭折，我已经活了六十多岁，还有什么遗憾，只是牵挂你们兄弟。要努力，再努力啊！不要因坏事很小就去做，也不要因为好事很小就不去做！只有贤明和德行，才会使人折服。父亲德行浅薄，不值得你们效法。你与丞相共同处理政务，对待他要像父亲一样。”夏季，四月，癸巳（疑误），汉王刘备病逝于永安，谥号为昭烈皇帝。

丞相亮奉丧还成都，以李严为中都护，留镇永安。

丞相诸葛亮护送灵车回到成都，由李严作中都护，留下镇守永安。

五月，太子禅即位，时年七十。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兴。封丞相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亮乃约官职，修法制，发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敝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不忠于国，则亮可以少过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

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伟度者，亮主簿义阳胡济也。

五月，太子间禅即位为蜀汉皇帝，当时十七岁，尊奉皇后为皇太后，大赦罪犯，改年号为建兴。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国事无论大小，都取决于诸葛亮。于是诸葛亮精简官职，修订法制，向百官发下文告说：“所谓参预朝政，署理政务，就是要集合众人的心思，采纳有益国家的意见。如果因为一些小隔阂而彼此疏远，就无法到不同意见，我们的事业将会受到损失。听取不同意见而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同扔掉破草鞋而获得珍珠美玉。然而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只有徐庶在听取各种意见时不受困惑。还有董和，参预朝政、署理政务七年，某项措施有不稳妥之处，反复十次征求意见，向我报告。如果能做到徐庶的十分之一，像董和那样勤勉、尽职、效忠，我就可以减少过失了。”他又说：“过去我结交崔州平，他多次指出我的优缺点；后来又结交徐庶，得到很多启发和教诲；先前与董和商议事情，他每次都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随后又与胡伟度共事，他的多次劝谏，使我避免了很多失误。我虽然生性愚昧，见识浅陋，对他们给我的教益不能全部吸取，然而和这四人的始终很好，也可表明我对直言是不疑的。”胡伟度，就是诸葛亮的主簿义阳人胡济。

亮尝自校簿书，主簿杨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可不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亮谢之。及卒，亮垂泣三日。

诸葛亮曾经亲自校对公文，主簿杨径直入内劝他说：“治理国家是有制度的，上司和下级做的工作不能混淆。请您允许我以治家作比喻：现在有一个人，命奴仆耕田，婢女烧饭，雄鸡所晓，狗咬盗贼，以牛拉车，以马代步；家中事务无一旷废，要求的东西都可得到满

足，优闲自得，高枕无忧，只是吃饭饮酒而已。忽然有一天，对所有的事情都要亲自去做，不用奴婢、鸡狗、牛马，结果劳累了自己的身体，陷身琐碎事务之中，弄得疲惫不堪，精神萎靡，却一事无成。难道他的才能不及奴婢和鸡狗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忘记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职责。所以古人说‘坐着讨论问题，作出决定的人是王公；执行命令，亲身去做事情的人，称作士大夫’。因此，丙吉不过问路上杀人的事情，却担心耕牛因天热而喘；陈平不去了解国家的钱、粮收入，而说‘这些自有具体负责的人知道’，他们都真正懂得各司其职的道理。如今您管理全国政务，却亲自校改公文，终日汗流浃背，不是太劳累了吗？”诸葛亮深深表示感谢。杨去世，诸葛亮哭泣了三天。

[7]六月，甲戌，任城威王彰卒。

[7]六月，甲戌（十七日），任城威王曹彰去世。

[8]甲申，魏寿肃侯贾诩卒。

[8]甲申（二十七日），魏寿肃侯贾诩去世。

[9]大水。

[9]发生水灾。

[10]吴贺齐袭蕲春，虏太守晋宗以归。

[10]吴将贺齐袭击蕲春，俘虏太守晋宗，然后退兵。

[11]初，益州郡耆帅雍杀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于吴，又执太守成都张裔以与吴，吴以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吕凯、府丞王伉。率吏士闭境拒守，不能进，使郡人孟获诱扇诸夷，诸夷皆从之；柯太守朱褒、越夷王高定皆叛应。诸葛亮以新遭大丧，皆抚而不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民安食足而后用之。

[11]以前，益州郡的地方土豪雍杀死太守正昂，通过吴交趾太守士燮向吴请求归附，又把益州郡的新任太守、成都人张裔抓起来献给吴，吴任命雍为永昌太守。永昌郡功曹吕凯、府丞王伉率后封锁边界，坚守城池。雍不能进城，派同郡人孟获惑和煽动各地的夷族纷纷跟着叛乱。柯太守朱褒、越的夷族酋长高定。都起兵响应雍。诸葛亮因为刚刚遇上国葬，对叛众只是抚慰，没有派兵征讨；一心发展农业，种植粮食，坚守关隘，使百姓休养生息，等人民生活安定，粮食充足以后，才使用民力。

[12]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钟繇为太尉，治书执法高柔代为廷尉。是时 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柔上疏曰：“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轩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古者刑政有疑，辄议于槐、棘之下。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讲论得失，博尽事情，度有补起天听，光益大化。”帝嘉纳焉。

[12]秋季，八月，丁卯（十一日），任命廷尉钟繇为太尉，治书执法高柔代理廷尉。当时三公没有具体事务，又很少参预朝廷的政治决策，高柔向文帝上书说：“三公辅佐大臣，都是国家的栋梁，为百姓所瞩目。现在虽设置三公的职位，却不使他们参预朝政，他们只好各自休养，安度晚年，很少提出建议，这实在不是朝廷尊崇和使用大臣、要他们献计献策的本意。在古代，刑罚和政令有疑冲时，都与三公和大臣在槐树、棘木之下商议。从今以后，朝廷在政治措施上有疑问，以及关系到刑狱的大事，应该多询问三公的意见。三公在每月初一、十五上朝的时候，还要特别请他们分析讲解政策得失，以求尽量了解事实，这样既可以启发您的思路，弥补考虑不周之处，还能使您的威德更加发扬光大。”文帝很赞赏地采纳了这一建议。

[13]辛未，帝校猎于荥阳，遂东巡。九月，甲辰，如许昌。

[13]辛未（十五日），文帝到荥阳打猎，顺便巡视东部。九月甲辰（十九日），前往许昌。

[14]汉尚书义阳邓芝言于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问：“其人为谁？”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将修好于吴。冬，十月，芝至吴，时吴王犹未与魏绝，狐疑，不时见芝。芝乃自表请见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吴王见之，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五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不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亦顺流见可而

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吴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绝魏，专与汉连和。

[14]汉尚书、义阳人邓芝对诸葛亮说：“如今皇上年幼弱小，刚刚即位，应派重要使臣到吴再次申明和好的愿望。”诸葛亮说：“我对事事已考虑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找到了。”邓芝问：“这人是谁？”诸葛亮说：“就是使君你啊。”于是派邓芝以中郎将的身份与吴重建友好关系。冬季，十月，邓芝到达吴。当时吴王尚未和魏断绝关系，所以犹豫不决，没有立即接见邓芝。邓芝便自己上表请求接见，上表说：“臣下这次来，也是为吴着想，不仅仅只为蜀的利益。”吴五这才接见了他，说；“孤确实愿意与蜀和好，可是恐怕蜀国君主幼弱，疆域狭窄，势力不强，给魏以可乘之机，你们无法保全自己。”邓芝对他说：“吴、蜀两国，占有四个州的地域。大王您是当世的英雄，诸葛亮也是一代人杰。蜀国地势险要，防守坚固，吴国有长江等三条大江的阻隔。两国的优势加在一起，再联合起来像唇齿一样相辅相依，进可兼并天下，退可与魏鼎足而立，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假如大王归附于魏，魏一定会进一步提出无理要求，上逼您朝拜，下求太子作人质，如果不服从，便以讨伐叛逆为借口，发动进攻，蜀则顺流东下，趁机分取利益，到那时，江南之地可就不再为大王您所有了。”吴王沉默了很久，说：“你说得很对”。于是和魏断绝关系，专与蜀汉和好。

[15]是岁，汉主立妃张氏为皇后。

[15]同年，蜀汉后主立妃子张氏为皇后。

五年（甲辰、224）

五年（甲辰，公元224年）

[1]春，二月，帝自许昌还洛阳。

[1]春季，二月，魏文帝从许昌返回洛阳。

[2]初平以来，学道废坠。夏，四月，初立太学；置博士，依汉制设《五经》课试之法。

[2]自汉献帝初平年以来，教育制度废弛。夏季，四月，开始建立太学，设博士的职务，依照汉朝制度，采取以《五经》考试的办法。

[3]吴王使辅议中郎将吴郡张温聘于汉，自是吴、蜀信使不绝。时事所宜，吴主常令陆逊语诸葛亮；又刻印置逊所，王每与汉主及诸葛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

[3]吴王派辅议中郎将吴郡人张温到蜀汉聘问，从此以后，吴、蜀两国使者和书信往来不断。有事需要互通消息，吴王常令陆逊告诉诸葛亮；还专刻一枚自己的印章放在陆逊那里，吴王给蜀汉后主或诸葛亮写信，常先给陆逊看过，言辞轻重、处事可否，有不当之处，即令陆逊改正，再用印封好发出。

汉复遣邓芝聘于吴，吴主谓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鼓，则战争方始耳。"吴王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

蜀汉再次派邓芝到吴拜会，吴王对他说："如果天下太平，由两国君主分而治之，不也是很好吗？"邓芝回答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也不能并存两个皇帝。在兼并魏之后，假如大王未能深刻领会上天的意旨，两国国君各自发扬德行，两国的臣子为各自的君王尽忠，将出擂起战鼓，那时战争才刚刚开始。"吴王大笑说："你的诚实竟到了这个地步吗！"

[4]秋，七月，帝东巡，如许昌。帝欲大兴军伐吴，侍中辛毗谏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修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计，莫若养民屯田，十年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帝曰："如卿意更当以虏遗子孙邪？"对曰："昔周文王以纣遗武王，惟知时也。"帝不从，留尚书仆射司马懿镇许昌。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如寿春。九月，至广陵。

[4]秋季，七月，文帝东部巡视，前往许昌。文帝欲图大举攻吴，侍中辛毗劝谏说："现在国家初步安定，土地虽然广阔，人口却很稀少，在这时动用百姓的力量，臣下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武皇帝多次出动精锐，只能到达长江边便要退兵。现在，我们的军队在数量和实力上并不比从前强大，却要再次前去报仇，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目前我们应采取的策略，莫过于休养民力，开垦田地，十年之后，再用兵打仗，就能够一举成功了。"文帝说："依你的意思，是要把孙权这

个后患留给子孙了。”辛毗回答说：“从前周文王所以把商纣王留给武王去消灭，是因为他知道时机尚未成熟。”文帝不听劝谏，留下尚书仆射司马懿镇守许昌。八月，亲自乘龙舟指挥水军，沿着蔡河、颍水进入淮河，到达寿春。九月，抵达广陵。

吴安东将军徐建计，植木衣苇，为疑城假楼，自石头至于江乘，联绵相接数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舰于江。

吴安东将军徐盛建议，在竖立的木桩上包起苇席，做成假城池和望楼，分布在石头城至江乘一线，联绵相接，长达数百里，一夜之间全部建成，又在长江上布下许多舰船，往返巡航。

时江水盛长，帝临望，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帝御龙舟，会暴风漂荡，几至覆没。帝问群臣：“权当自来否？”咸曰：“陛下亲征，权恐怖，必举国而应。又不敢以大众之臣下，必当自来。”刘晔曰：“彼谓陛下欲以万乘之重牵已，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别将，必勒兵待事，未有进退也。”大驾停住积日，吴王不至，帝乃旋师。是时，曹休表得降贼辞：“孙权已在濡须口。”中领军卫臻曰：“权恃长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伪辞耳！”考核降者，果守将所作也。

当时长江水位迅猛上涨，文帝临江而望，叹息说：“尽管魏有铁骑成千上万，却毫无用武之地，看来无法取胜了！”文帝乘坐的龙舟，在狂风大浪中上下颠簸，几乎被巨浪掀翻。文帝问群臣：“孙权会亲自前来吗？”大臣们都说：“陛下亲率大军攻吴，孙权恐惧，一定要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应付，但他又不敢把大批军队交给臣下指挥，肯定会亲自前来。”刘晔却说：“孙权一定认为陛下打算以亲征将他引出来，而另派将领渡江跨湖，所以他肯定部署军队等待进攻，既不会亲自前来，他的军队也不会退走。”文帝大驾在江边停留很多天，吴王却仍然没有来，于是下令撤军。当时，曹休上书，说吴投 降的人供称：“孙权已经在濡须口。”中领军卫臻说：“孙权只依恃长江天险，而不敢与我军在军事上抗衡，这一定是掩饰畏惧心理而制造的假话。”再去拷打审问投降的人，果然是吴守将散布的谎言。

[5]吴张温少以俊才有盛名，顾雍以为当今无辈，诸葛亮亦重之。温荐引同郡暨艳为选部尚书。艳好为清议，弹射百僚，核奏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

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多扬入暗昧之失以显其谪。同郡陆逊、逊弟瑁及侍御史朱据皆谏止之。瑁与艳书曰：“夫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加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诚 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锭模仲尼之泛爱，近则郭泰之容济，庶有益于大道也。”据谓艳曰：“天下未定，举清厉污，足以沮劝；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艳皆不听。于是怨愤盈路，争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憎爱不由公理；艳、彪皆坐自杀。温素与艳、彪同意，亦坐斥还本郡以给厮吏，卒于家。始，温方盛用事，余姚虞俊叹曰：“张惠恕才多智少，华而不实，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祸；吾见其兆矣。”无几何而败。

[5]吴国张温年轻时，以聪明才智享有盛名，顾雍认为当时无人能与他相比，诸亮也很推重他。张温推荐同郡人暨艳作吴的选部尚书。暨艳喜欢议论朝政，弹劾朝廷百官，对五官、左右三署郎官，审查尤其严格，几乎都被降职，甚至被降数级，能够保住原来官位的，十个人中也没有一个；那些为官贪婪鄙下，没有志向和节操的人，都被他发落成为军吏，安插在军队的各营各府。他还经常揭发别人的隐私，加以夸大张扬，以证明他处罚得当。同郡人陆逊、陆瑁写信给暨艳说：“圣贤的人赞扬善行，而体谅别人的愚昧；忘记别人的过错，而记住人家的功劳，以形成美好的风化。如今大王的伟业刚刚开始，将要统一全国，现在正是如同汉高祖不求全责备，广泛招揽人才的时代。如果一定要在善恶好坏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重视像过去许劭所作的人物口评，固然可以改变风俗，申明教化，然而恐怕目前很难推行。应该远学孔子的泛爱亲仁，近效郭泰的宽厚容人，这才有益于正道常理。”朱据也对暨艳说：“天下尚未平定，如果只举荐那些完全清白的人，而容不得一丝缺点，恰恰破坏了劝导作用；如果一下子都被免职，恐怕会带来祸患。”暨艳不听。于是怨恨之声遍布于路途，人们都争着告发暨艳和选曹郎徐彪专凭私人感情任用官吏，爱憎不以公理作标准；暨艳和徐彪都被治罪自杀了。张温和暨艳、徐彪素来意见一致，也被牵连治罪，逐回本郡的官府做杂役，后来死在家中。当当，在张温得势的时候，余姚人虞俊叹息说：“张温才能有余而明智不足，华而不实，人们的怨忿将会聚集在他身上，有败家之祸，我已经看见先兆了。”不久，张温果然被治罪逐回。

[6]冬，十月，帝还许昌。

[6]冬季，十月，魏文帝回到许昌。

[7]十一月，戊申晦，日有食之。

[7]十一月，戊申（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8]鲜卑轲比能诱步度根兄扶罗韩杀之，步度根由是怨轲比能，更相攻击。步度根部众稍弱，将其众万余落保太原、雁门；是岁，诣阙贡献。而轲比能众遂强盛，出击东部大人素利，护乌丸校尉田豫乘虚掎其后：轲比能使别帅琐奴拒豫，豫击破之。轲比能由是携贰，数为边寇，幽、并苦之。

[8]鲜卑族酋长轲比能诱杀另一酋长步度根的兄长扶罗韩，因此步度根十分怨恨轲比能，二人率部互相攻击。步度根的部众弱于轲比能，遂率领其部一万余户退保太原、雁门。当年，步度根入朝进贡。轲比能的部落从此强盛起来，攻击东部酋长素利。护乌丸校尉田豫，乘轲比能后方空虚，从背后发起攻击；轲比能另派将领琐奴对抗田豫，被击败。从此以后，轲比能更怀二心，经常进入边塞抢掠，幽、并二州深受其害。

六年（乙巳、225）

六年（乙己，公元225年）

[1]春，二月，诏以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董督众军，录行尚书事；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许昌，督后台文书。三月，帝行召陵，通讨虏渠；乙巳，还许昌。

[1]春季，二月，文帝下诏，以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御驾出征，负责督察各路军队，总领随驾尚书台事务；以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守许昌，负责处理留守尚书台公文。三月，文帝前往召陵，开通讨虏渠；乙巳（二十八日），回到许昌。

[2]并州刺史梁习讨轲比能，大破之。

[2]并州刺史梁习讨伐轲比能，大获全胜。

[3]汉诸葛亮率众讨雍，参军马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 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

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攻战为上，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而已。”亮纳其言。谡，良之弟也。

[3]蜀汉诸葛亮率兵讨伐雍，参军马谡送行数十里。诸葛亮说：“虽然我们一起谋划此事多年，今天请你再一次提出好计划。”马谡说：“南中依恃地形险要和路途遥远，叛乱不服已经很久了。即使我们今天将其击溃，明天他们还要反叛。目前您正准备集中全国的力量北伐，以对付强贼，叛匪知道国家内部空虚，就会加速反叛。如果将他们全部杀光以除后患，既不是仁厚者所为，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办到。用兵作战的原则，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以心理战为上，以短兵相接为下，望您能使其真心归服。”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马谡是马良的弟弟。

[4]辛未，帝以舟师复征吴，群臣大议。宫正鲍勋谏曰：“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今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帝恐，左迁勋为治书执法。勋，信之子也。夏，五月，戊申，帝如谯。

[4]辛未（疑误），魏文帝将率水军大举攻吴，召集群臣讨论。宫正鲍勋劝谏说：“朝廷屡次出动大军征讨，之所以没有取得成果，是因为吴、蜀两国唇齿相依，凭借地势险要和长江的阻隔，有难以攻克的优越条件。去年亲征，龙船被波涛漂荡在长江南岸遇阻，陛下身陷危境，大臣们心惊胆破，那时朝廷几乎被倾覆，应作为后世百代的警戒。如今又劳师动众，远途征讨，每天的经费需要用千金，国家的钱财都白白耗费掉了，而狡猾的敌人仍在那里耀武扬威，我认为再不可以这样了。”文帝听到鲍勋这番议论，大为愤怒，将鲍勋降职为治书执法。鲍勋是鲍信的儿子。夏季，五月，戊申（初二），文帝前往谯郡。

[5]吴丞相北海孙劭卒。初，吴当置丞相，众议旭张昭，吴王曰：“方今多事，职大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及劭卒，百僚复举昭，吴王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六月，以太常顾雍为丞相、平尚书事。雍为人寡言，举动时当，吴王尝汉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饮宴欢

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吴王亦曰：“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其见惮如此。初领尚书令，封阳遂乡侯；拜侯还寺，而家人不知，后闻，乃惊。及为相，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适莫。时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吴王以此重之。然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军国得失，自非面见，口未尝言。王常令中书郎诣雍衣所咨访，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相与反覆究而论之，为设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无所施设。郎退告王，王曰：“顾公欢悦，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当重思之。”江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王以访雍。雍曰：“臣闻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损敌，年不宜听也。”王从之。

[5]吴丞相北海人孙劭去世。当初，吴国要设置丞相一职，大家首推昭。吴王说：“如今是多事之秋，职位越高，责任愈重，这一职务对张昭来说，并非优待。”孙劭去世，文武官员再次推举张昭，吴王又说：“孤岂不敬爱张子布？丞相负责的政务烦多，而张昭性情刚烈，我若不听从他，他就会不满和怨忿，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六月，任太顾雍为丞相，平尚书事。顾雍为人沉默寡言，举止稳妥，吴王曾赞叹说：“顾君不说话则已，话即能抓住要害。”每次设筵饮酒作乐，大臣们都恐怕酒后失态，被在场的顾雍到，所以不敢放开酒量。吴王也说：“顾公在座，使人不乐。”可见大臣和吴王多么忌惮他。顾雍刚兼任尚书令的时候，被封变阳遂乡侯；拜过爵位后，回到官邸，家人仍不知道他已被封侯，后来听说，都很吃惊。及至受任为丞相，他选用文官武将，都各按才能加以任用，而不夹杂自己的好恶。常常私下到民间访查政治得失，每当有好的建议，都秘密上报，如被采纳，将功劳归于主上；如不被采纳，则始终不泄露出去；吴王为此很看重他。然而他在朝廷发表意见时，言辞虽然和顺，却能将正确意见坚持到底；对于政治得失，若非亲眼所见，决不妄加评论。吴王有事情，常令中书郎到顾雍那里咨询访问。如果顾雍同意，觉得此事可以施行，便与中书郎反复讨论研究，并为他预备酒饭；如果不同意，顾雍便表情严肃，默然无语，什么都不预备。中书郎回去将情况报告吴王，吴王说：“顾公高兴，说明此事应该办；他不发表意见，表明办法还不稳妥，孤应当反复考虑。”驻守长江岸边的将领，都想建功立业，报效国

家，很多人上书，认为时机有利，应发兵袭击魏军。吴王为此事询访顾雍，顾雍说："我听说贪图小利为兵家所戒，他们的这些条陈，是要为自己邀取功名，而不是为国家着想。陛下应加制止，如果不能扬我威武，重创敌人，就不应听从。"吴王采纳了顾雍的意见。

[6]利成郡兵蔡方等反，杀太守徐质，推郡人唐咨为主，诏屯骑校尉任福等讨 平之。咨自涨道亡入吴，吴人以为将军。

[6]利成郡士兵蔡方等人造反，杀太守徐质，推举同郡人唐咨作首领。文帝命令屯骑校尉任福等讨平叛乱。唐咨从海路逃到吴国，被吴国任命为将军。

[7]秋，七月，立皇子鉴为东武阳王。

[7]秋季，七月，魏文帝立皇子曹鉴为东阳武王。

[8]汉诸亮至南中，所在战捷。亮由越入，斩雍及高定。使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门下督巴西马忠由柯入，击破诸县，复与亮合。孟获收余众以拒亮。获素为夷、汉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劳陈之间，间曰："此军何如？"获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营陈，若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亮遂至滇池。

[8]蜀汉诸葛亮到达南中，征讨叛乱，所到必胜。诸葛亮从越进兵，斩杀雍柯和高定。派降督、益州人李恢从益州进兵，门下督、巴西人马忠从进兵，击溃南中各县的叛军，再度和诸葛亮会合，孟获收拾雍的残部 抗拒诸葛亮。孟获深得当地汉人和夷族的信赖，诸葛亮要生擒孟获，以后果然将孟获俘获，让他参观了蜀军的军营战阵，问他说："这样的军队如何？"孟获说："以前不知道你们的虚实，所以遭到失败。如今蒙您允许我参观你们的军营战阵，如果贵军只是这样的军队，我一定能轻易取胜。"诸葛亮笑了笑，将孟获释放，要他再战。前后把孟获放回七次，又生擒七次，最后诸葛亮仍将孟获释放，孟获却不再走了，对诸葛亮说："您有天威 1 南方人不会再反叛了！"于是诸葛亮到达滇池。

益州、永昌、柯、越四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是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

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亮于是悉收其俊杰孟获等以为官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

益州、永昌、柯、越四郡都被平定了，诸葛亮仍然任用当地原来的首领为四郡的地方官吏。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样做，诸葛亮说：“如果留外地人为官，则要留驻军队，留驻军队，则粮秣供应困难，这是第一个难题；这些夷族刚受过战争之苦，父兄多有死伤，怨气未消，任用外地人而不留驻军队，定有祸患，这是第二个难题；这些夷族叛乱分子屡次三番杀死和废掉官吏，自知有罪，与我们隔阂很深，若留下外地人为官，终究难以被他们信任，这是第三个难题。我现在是要不留军队，不转运粮食，使法令、政纪大体得以贯彻，让夷族和汉人大何安定下来。”于是诸葛亮网罗孟获等当地的著名人物，任命为地方官使，让他们贡献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供给军队和朝廷使用。从此之后，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这一地区的夷族再也没有反叛。

[9]八月，帝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尚书蒋济表言水道难通，帝不从。冬，十月，如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不渡江之志。吴人严兵固守。时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归。孙韶遣将高寿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于迳路夜要帝，帝大惊。寿等获副车、羽盖以还。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议者欲就留兵屯田，蒋济以为：“东近湖，北临淮，若水盛时，贼易为寇，不可安屯。”帝从之，车驾即发。还，到精湖，水稍尽，尽留船付济。船延在数百里中，济更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断湖水，皆引后船，一时开遏入淮中，乃得还。

[9]八月，魏文帝命令水军从谯沿涡水进入淮河。尚书蒋济上表说水路很难通行，文帝不听。冬季，十月，前往广陵故城，在长江岸边检阅军队，魏军将士十余万，旌旗飘荡数百里，大有跨过长江的意图。吴布置军队严阵以待。当时天气寒冷，江边结冰，战船无法入江。文帝眼望长江的汹涌波涛，叹息说：“哎！这是上天注定要分割大江南北啊！”于是下令撤军。孙韶派部将高寿等率敢死队五百人，从小路夜袭文帝，文帝大惊。高寿等缴获了文帝的副车、羽盖而回。当

时，魏军战船数千艘因阻滞无法撤退，有人建议留下军队就地屯田，蒋济认为："此地东近高邮湖，北滨淮河，在水在的时候，很容易被吴军抄掠，不能在这里屯田。"文帝采纳了蒋济的意见，车驾和军队当即开拔。撤至精湖，水路几乎没有了，文帝将船只都留给了蒋济。战船前后相连数百里，蒋济令人挖开四五条水道，将船全部集中在一起；并提前堆好土坝，截断湖水，把后面的船都拖入，再掘开水坝，船只全部随水涌入淮河，这样，魏军的舰船才得以返回。

[10]十一月，东武阳王鉴薨。

[10]十一月，东武阳王曹鉴去世。

[11]十二月，吴番阳贼彭绮攻没郡县，众数万人。

[11]十二月，吴番阳贼人彭绮攻陷郡县城池，有部众数万人。

七年（丙午、226）

七年（丙午，公元226年）

[1]春，正月，壬子，帝还洛阳，谓蒋济曰："事不可不晓。吾前决谓分半烧船于山阳湖中，卿于后致之，略与吾俱至谯。又每得所陈，实入吾意。自今讨贼计画，善思论之。"

[1]春季，正月，壬子（初十），魏文帝返回洛阳，对蒋济说："对事情不能不弄清楚。我先前决定将一半船只毁在山阳湖中，幸亏你设法将船只解救，虽然在我后面，却几乎与我同时到达谯郡。还有你每次提的建议，都很合我的心意。今后征讨孙权的计划，要认真研究讨论。"

[2]汉丞相亮欲出军汉中，前将军李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而统属于严。

[2]蜀汉丞相诸葛亮准备出兵至汉中，前将军李严负责后方事务，移驻江州，留护军陈到驻军永安，归属李严指挥。

[3]吴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吴王报曰："甚善！令孤父子亲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令与众均等其劳也。"

[3]吴将陆逊因为所在地区粮谷匮乏，上表请求命令各位将领广开田地，增加粮食产量。吴王回复说："你的建议很好。让我父子亲自下

田，以八头牛犁地，四张犁耕作，虽然不及古代的帝王，也是想和大家一起劳作。”

[4]帝之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四中都尉鲍勋治之；太子请，不能得，由是恨勋。及即位，勋数直谏，帝益忿之。帝伐吴还，屯陈留界。勋为治书执法，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邕邪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帝闻之，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驳，“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欲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钟繇、华歆、陈群、辛毗、高柔、卫臻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帝不许。高柔固执不众诏命，帝怒甚，召柔诣台，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诛勋。勋死，乃遣柔还寺。

[4]文帝做太子的时候，郭夫人的弟弟犯法，被当时的魏郡西部都尉鲍勋治罪；太子曹丕向鲍勋请求赦免，遭到拒绝，因此对鲍勋心怀忌恨。等到即位做了皇帝。鲍勋又多次直言对谏，更使文帝恨不上加恨。魏军征讨吴国后退兵，驻扎在陈留地区。鲍勋任治书执法，太守孙邕晋见文帝，出来后，顺路去鲍勋那里拜访；当时营垒尚未筑好，刚刚立下界标，孙邕穿行，汉有起正路，军营令史刘曜要追究孙邕，鲍勋认为营垒尚未建成，劝止了刘曜，没有上所。文帝知道后，下诏说：“鲍勋指鹿为马，抓起来交给廷尉治罪。”廷尉根据法律议定，“应处五年徒刑”，廷尉正、廷尉监、廷尉平三位官员所驳说：“依照律法，只应罚黄金二斤”，文帝大为生气说：“鲍勋该处死，而你们却要放掉他，将廷尉正、监、平三官及其下属官员抓起来交给刺奸治罪，要把你们这些老鼠埋在一个坑里！”钟繇、华歆、陈群、辛毗、高柔、卫臻等人一起上表，说鲍勋的父亲鲍信有功于武皇帝，请求赦免鲍勋，文帝不许。廷尉高柔拒不服从文帝的诏命，文帝更加愤怒，把高柔召至尚书台，然后，派使者秉承旨意到廷尉监狱将鲍勋处死。鲍勋处死之后，才放高柔回廷尉官府。

票骑将军都阳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啬，帝在东宫，尝从洪贷绢百匹，不称意，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狱当死，群臣并救，莫能得。卞太后责怒帝曰：“梁、沛之间，非子廉无有今日。”又谓郭后曰：“令

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废后矣！”于是郭后泣涕屡请，乃得免官，削爵土。

票骑将军都阳侯曹洪，家中富有，但很吝啬。文帝做太子时，曾向曹洪借用一百匹娟，未能满意，所以心怀忌恨。后来，曹洪宾客犯法，便将曹洪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大臣们都为曹洪求情，仍不赦免。卞太后气愤地责备文帝：“当年在梁沛之间大战时，若没有曹洪，我们怎么会有今天。”又对郭皇后说：“皇帝今天处死曹洪，我明天就要他废掉你这个皇后！”于是，郭皇后多次哭着为曹洪求情，曹洪才免于一死，被免去官职，削去爵位和封地。

[5]初，郭后无子，帝使母养平原王睿；以睿母甄夫人被诛，故未建为嗣。睿事后甚谨，后亦爱之。帝与睿猎，见子母鹿，帝亲射杀其母，命睿射其子；睿泣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帝即放弓矢，为之恻然。夏，五月，帝疾笃，乃立睿为太子。丙辰，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政。丁巳，帝殂。

[5]当初，郭皇后没有儿子，文帝让她以母亲的名义抚养平原王曹睿，曹睿因为母亲甄夫人被杀，没有被立为太子。他谨慎侍奉郭皇后，深得郭皇后喜爱。一天，文帝和曹睿父子二人射猎，见到一只母鹿带着一只小鹿，文帝亲手射死了母鹿，要曹睿射那只小鹿，曹睿哭着说：“陛下已经杀了母亲，我不忍心再杀她的儿子。”文帝当即放下弓箭，恻然心伤。夏季，五月，文帝病重，立曹睿为太子。丙辰（十六日），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发布遗诏，命令他们辅佐太子曹睿主持政事。丁巳（十七日），文帝去世。

陈寿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陈寿评曰：文帝有文学天赋，下笔成章，博闻强记，才艺都很有造诣。如果再加以宽博旷达的气度和公平挚诚之心，激励自己维护道义的志向，尽心广布贤德恩惠，则比古代的贤明君主，也不会相差太远！

[6]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6]太子曹睿即帝位，尊皇太后卞氏为太皇太后，养母郭皇后为皇太后。

初，明帝在东宫，不交朝臣，不问政事，惟潜思书籍；即位之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众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

当初，魏明帝曹睿在东宫做太了的时候，不结交朝廷大臣，不过问政事，只是埋头读书。即位后，大臣们都想见识他的风采。过了数天，只接见了侍中刘晔，谈了一整天，其他人在外侧耳而听。刘晔出来，都问"怎么样？"刘晔说："志向可与秦始皇、汉武帝相比，只是才智稍稍及不上。"

帝初莅政，陈群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国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则有雠党，有雠党则毁誉无端，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此皆不可不深察也。"

明帝开始主持政事，陈群上书说："大臣随声附和，是非不分，是国家的大祸害。但是，如果不和睦相处，则又各树党羽；必然互相仇视，无端诋毁、诽谤；无端诋毁、诽谤，造成真假难辨，这些都不可以不深入考察。"

[7]癸未，追谥甄夫人曰文昭皇后。

[7]癸未（疑误），曹睿追谥生母甄夫人谥号为文昭皇后。

[8]壬辰，立皇弟蕤为阳平王。

[8]壬辰（疑误），立弟弟曹蕤为阳平王。

[9]六月，戊寅，葬文帝于首阳陵。

[9]六月，戊寅（初九），将文帝的遗体安葬在首阳陵。

[10]吴王闻魏有大丧，秋，八月，自将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议欲发兵救之。帝曰："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冀掩不备也。今已与聘相拒；夫攻守势倍，终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方，禹到江夏，发所经县兵及所从步骑千人乘山举火，吴王遁走。

[10]吴王听说魏文帝去世。秋季，八月，亲自率军进攻江夏郡，太守文聘率兵坚守。朝廷商议派兵增援，明帝说："孙权的军队惯于水上作战，他们如今敢于弃船从陆上进攻，不过是盼望我军没有准备。目

前文聘已经据城坚守，而进攻的一方需要比防守的力量大一倍才能互相对抗，孙权终究不敢在江夏城下久留。”不久前，朝廷曾派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防将士，他进入江夏境，便调动所经各县的士卒，和自己的随从步、骑兵一千人，登山放火，吴王便悄悄撤走了。

[11]辛巳，立皇子为清河王。

[11]辛巳（十二日），立皇子曹为清河王。

[12]吴左将军诸葛瑾等寇襄阳，司马懿击破之，斩其部将张霸；曹真又破 其别将于寻阳。

[12]吴左将军诸葛瑾等进攻襄阳，司马懿把他击败，并斩杀了吴将张霸；曹真又在寻阳击败诸葛瑾的另一部将。

[13]吴丹阳、吴、会山民复为寇，攻没属县。吴王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以绥南将军全琮领太守。琮至，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得万余人。吴王召琮还牛渚，罢东安郡。

[13]吴地丹阳、吴、会三郡山民再度叛乱，攻克三郡的属县。吴王以三 郡险要山地新设东安郡，任命绥南将军全琮兼太守。全琮上任后，申明并严格执行赏罚办法，引诱、招降那些随从叛乱的人，几年间，就收纳了一万余人。吴王将全琮召回牛渚，撤销了东安郡。

[14]冬，十月，清柯王卒。

[14]冬季，十月，清河王曹去世。

[15]吴陆逊陈便宜，劝吴王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又云：“忠谠之言，不能极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王报曰：“《书》载‘予违当弼’，而云不敢极陈，何得为忠谠哉！”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使郎中褚逢赍以就逊及诸葛瑾，意所不安，令损益之。

[15]吴陆逊对有利于国家的措施提出建议，劝吴王广施德政，缓和刑罚，放宽赋税，免征徭役。又说：“忠诚善良的建议，不能彻底向君王陈述；取悦君王的小臣，才反复以小利上奏。”回复说：“《尚书》上记载：‘我不错误，你要帮我改正’。你在信中不敢彻底陈述，怎么能称作忠心善良呢？”于是命令有关人员，把将要实施的条款拟好，派郎中令褚逢带给陆逊和诸葛瑾，让他们对其中的不妥之处进行删改或增添。

[16]十二月，以钟繇为太傅，曹休为大司马，都督扬州如故，曹真为大将军，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歆让位于管宁，帝不许。徵宁为光禄大夫，敕青州给安车吏从，以礼发遣，宁复不至。

[16]十二月，魏明帝任钟繇为太傅，曹休为大司马，仍然负责扬州方面的军务。任曹真为大将军，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华歆要将职位让给管宁，明帝不同意。征调管宁为光禄大夫，给管宁所在青州的官府下达命令，要他们以对待朝廷大臣的礼仪，用可坐乘的安车并派官吏将管宁护送到都城，但是管宁仍不应召。

[17]是岁，吴交趾太守士燮卒，吴五以燮子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代燮。交州刺史吕岱以交趾绝远，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遣良与时南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发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合宗兵击，不克。吕岱上疏请讨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谓岱曰："徽藉累世之恩，不一州所附，未易轻也。"岱曰："今徽虽怀逆计，未知吾之卒至；若我潜军轻举，掩其无备，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婴城固守，七郡百蛮，云合响应，虽有智者，谁能图之！"遂行，过合浦，与良俱进。岱以燮弟子辅为师友从事，遣往说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斩之。

[17]这一年，吴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吴王任命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兼任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接任士燮的交趾太守职位。交州刺史吕岱认为交趾太遥远，上表请求将海南三郡划归交州，由将军戴良任刺史；海东四郡设立广州，吕岱为刺史；派戴良和陈时南下。而士徽自封为交趾太守，率自己的宗族的军队抗拒戴良，戴良在合浦停留。交趾人桓邻，以前经士燮推荐在郡中作吏员，叩头劝士徽迎接戴良来交趾上任。士徽大怒，将桓邻活活打死，桓邻的哥哥桓治召集自己的宗族士兵进攻士徽，未获成功。吕岱上书请求征讨士徽，他指挥三千士兵，日夜兼程，渡海前往。有人对吕岱说："士徽凭借他家几代对交趾人的恩德，为一州人所归附，不可轻视。"吕岱说："现在士徽虽然图谋不轨，却不知我已迅速到达这里；如果我隐蔽行动，轻装出

发，突然打他个措手不及，必定一举获胜；假如我行动国迟缓，使他产生疑心，绕城固守，七个郡的上百个蛮族部落，群起响应即使有才智很高的人，谁又能够谋取他呢！”于是下令行动，过合浦时，与戴良联合进军。吕岱以士燮的侄子士辅为从事，待以师友之礼，派他前去劝士徽投降。士徽领兄弟六人出降，吕岱把他们都斩首了。

孙盛论曰：夫柔远能迩，莫善于信。吕岱师友士辅，使通信誓；徽兄肉袒，推心委命，岱因灭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吕氏之祚不延者也。

孙盛论曰：安扶边远地区的人，亲近他们，最好的办法是讲信义。吕岱以师友之礼对待士辅，要他信誓旦旦地去劝降士徽，士徽兄弟坦露臂膀，表示投诚，吕岱却为邀功名、谋私利将他们杀害，明智的人由此可知吕氏为什么没有后代延续下来。

[18]徽大将甘醴及柏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奋击，破之。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岱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威命，暨徽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入贡于吴。

[18]士徽的大将甘醴及柏治率领交趾的官员和百姓共同攻击吕岱，吕岱奋力抵抗，才将甘醴等人击败。于是又撤销广州，恢复原来的交州建置。吕岱进军九真，杀死和俘获近万人；又派从事向南深入，传布吴王的声威，促使境外扶南、林邑、堂明的各王，分别派使臣向吴进贡。

烈祖明皇帝上之太和元年（丁未、227）

魏明帝太和元年（丁未，公元227年）

[1]春，吴解烦督胡综、番阳太守周鲂击彭绮，生获之。

[1]春季，吴解烦督胡综、番阳太守周鲂讨伐彭绮，将其生擒。

初，绮自言举义兵，为魏讨吴，议者以为因此伐吴，必有所克帝以问中书令太原孙资，资曰：“番阳宗人，前后数有举义者，众弱谋浅，旋辄乘散。昔文皇帝尝密论贼形势，言洞浦杀万人，得船千数，数日间，船人复会；江陵被围历月，权裁以千数百兵往东门，而基土地无崩解者；是其法禁上下相维之明验也。以此推绮，惧未能为权腹心大疾也。”至是，绮果败亡。

当初，彭绮自称举兵起义，为魏征吴，有些大臣建议，借机攻吴，一定会成功。明帝询问中书令太原人孙资，孙资说：“番阳的强宗大族，前后数次起事，但人数不多，见识浅陋，很快就都散了。以前文皇帝曾详细分析过吴的形势，说我军在洞浦杀吴军民一万人，缴获一千余艘战船，可是在数日之间，吴军又把人和船聚集到一起；江陵被围数月，孙权仅率一千几百名士兵驻在江陵东门，而吴地并未发生大的动乱；这是他们法纪严密，上下共相维护的明显证据。以此推论经彭绮的起事，恐怕不会成为孙权的心腹之患。”到这时，彭绮果然失败了。

[2]二月，立文昭皇后寝园于邺。王郎往视园陵，见百姓多贫困而帝方营修宫室，朗上疏谏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句践广其御儿之疆，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汉之文、景欲恢弘祖业，故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霍去病中才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余一切须丰年，专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民充兵强而寇戎宾服矣。”

[2]二月，在邺城为文昭皇后设立陵园，王朗前往陵园巡视，见那里的百姓多数很贫困，而明帝当时正在修建宫室，王朗上书劝谏说：“从前大禹要拯救天下的人民免于灾难，所以先使自己的宫室尽量简陋，衣食尽量节俭；越王勾践为拓展御儿的疆界，也约束自己和家人，节俭家用补充国用；汉朝的文帝、景帝，为了发扬祖先的事业，停修了自己很喜欢、而且只需要百金的楼台，只穿很俭朴的粗厚衣；霍去病仅是个中等才能的将领仍认为匈奴尚未消灭，不置宅邸。这些都说明，有远虑者，近时要简略；要对付外敌，必须要内部简朴。目前，建始殿前面，足够大臣列班上朝；崇华殿后面，足够内官侍候问安；华林园和天渊池，足够用于宴会和游乐。不妨先建成宫廷外的门阙，修筑好城池，其余的工程等年景好的时候再兴建。当前应当专劝民农耕为主要工作，整顿军队为紧迫任务。在人民富裕、军队强大以后，敌人自然会前来归服。”

[3]三月，蜀丞相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使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留府事。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匪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3]三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领各路军队向北挺进，驻军汉中，以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留下处理丞相府的各项政务。出发前，诸葛亮上书说：“先皇帝开创大业，刚刚见些成效，却中途溘然长逝了。如今的天下分成三个政权鼎足而立，要算益州的蜀国最为贫穷困乏，这正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然而身边近臣仍能兢兢业业、毫不怠懈地在朝内尽其职守；忠勇将士舍身奋战在沙场，出生入死，是因为追念先皇帝的知遇之恩，想要全力报答给陛下。陛下正应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发扬光大先皇帝遗下的威德，振奋有志之士的气节；而不应自己轻视自己，讲出不合道理的话来，以致阻塞忠臣进谏的渠道。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宫廷和相府，是一个整体，提升、贬黜、表彰、指责，不应有什么区别。如果有触犯法纪的行为，或尽忠立功的表现，应该让有关部门按规定给予处罚、奖赏，以显示陛下公允、明察，不能有偏私之心，使宫廷内外执法不统一。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移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

“侍中郭攸之、费、侍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思想纯正的忠臣，所以先皇帝特意选拔他们留下来辅佐陛下。我以为宫廷中事务，不论大小，都应先和他们商议，然后再付诸实施，这样一定能弥补缺漏，得到更多的好处。将军向宠，品行平和公正，通晓军事，在以前经过考验，先皇帝答赞他很有才能，所以被大家推举为掌管禁兵的中部督。我认为各项军务，都应征求他的意见，必定会令将士和睦，使才智出众和能力较差的人都能各得其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端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得以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衰败的根由。先皇帝在世，每次与我谈起这些，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时代的政治腐败痛心疾首。侍中郭攸之、费，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都是端正善良、能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则汉室的兴盛，将指日可待。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我本是一介平民，在南阳亲自耕作，本来只想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保全性命，从未想通达贵显，名扬天下。先皇帝不嫌弃我地位卑下，屈尊俯就，三次往茅庐相访，向我询问天下形势，使我感激万分，这才答应为先皇帝奔走效命。后来军事上遇到挫折，在败军之际承担重任，在危难时刻接受使命，从那时至今，已整整二十一年了。先皇帝深知我行事谨慎，因此在临终前托付国家大事。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会议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责攸之、、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阳平石马。

“自从接受先皇帝遗命以来，日夜忧虑叹息，唯恐辜负重托，有损先皇帝知人之明。于是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军力弃足，正应当激励将士，统率三军北定中原，我愿竭尽平庸之力，铲除奸贼，恢复大汉皇室，重返故都，这正是我报答先皇帝，效忠陛下的本分。至于处理政事，掌握分寸，进纳忠言，

则是郭攸之、费、董允等人的职责。希望陛下将讨伐国贼、复兴大汉朝廷的重任交给我，若无成效，请您治罪，以告先皇帝在天之灵；如果郭攸之、费、董允疏忽失职，就责备追究他们的过错。陛下自己也应慎重考虑，征询和选择妥善的治国方略，访察、采纳好的建议，真正遵循先皇帝遗训。如此则臣下我就受恩不浅，感激不尽了。现在将要远离陛下，在写这份表章时激动得泪流不止，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率军出发，驻屯在沔水北岸的阳平石马。

亮辟广汉太守姚为掾，并进文武之士，亮称之曰：“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今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

诸葛亮征召广汉太守姚为丞相掾，姚同时推荐了很多文武官员，诸葛亮称赞他说：“对国家效忠进益，莫过于举荐人才，但推荐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崇尚。而今掾属姚举荐官员，却能刚柔并济地同时推举文官武将，以备国家之用，可称广博典雅。希望各位掾属都以姚为榜样，不负我对你们的期望。”

帝闻诸葛亮在汉中，欲大发兵就攻之，以问散骑常侍孙资，资曰：“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罕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桡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仇，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及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敝。”帝乃止 。

明帝得到诸葛亮抵达汉中的报告，准备大举出兵向诸葛亮发起进攻。他就这件事询问散骑常侍孙资，孙资说：“以前武皇帝攻打南郑，征讨张鲁，在阳平之战中，身临险境，而后才勉强取胜，后来又亲自率兵救出夏侯渊的军队。他曾多次说：‘南郑真像天上的监狱，中间的斜谷道简直是五百里石穴。’由于那里的地形险恶，他庆幸救夏侯渊的军队脱离险境，才说了上面的话。再者，武皇帝用兵如神，深知蜀贼

栖息在崇山峻岭之间，吴匪流窜于江河大湖之上，因而加以容忍，暂时避开，不强迫将士们死打硬拼，不争一朝一夕的气忿，这就是所谓有可胜的机会便战，无取胜的把握便退的战略。如果现在进兵南郑讨伐诸葛亮，不但道路艰险，还要调集精兵 ，转运物资，再加上镇守南方的荆、徐、扬、豫四州，防止吴的水上进犯，共需兵力十五六万人，这样，就还需要征发更多的兵役，调集更多的物资，全国都会因此骚动起来，耗费巨大，这的确需要陛下深思。防守和进攻相比，仅需二分之一的力量。但以我军现有的兵力，份派重要将领据守各险关要隘，威力即足以使强敌震恐，使我国边境安然无事，将士可以养精蓄锐，百姓也不受劳役之苦。数年之后，我国国力强，吴、蜀二敌必然自己疲惫下去。”明帝就停止了攻击计划。

[4]初，文帝罢五铢钱，使以谷帛为用，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铸五铢为便。”夏四月，乙亥，复行五铢钱。

[4]当初，帝废止了五铢钱，以粮食和丝绢代替钱币。社会上弄巧作假的理解越来越多，争相把粮食搞湿以获利，用很薄的丝绢买卖东西，虽然严刑处罚，仍不能禁止。司马芝等人在朝廷上展开讨论，认为:“以钱作货币不仅仅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还可以减省刑罚，现在不如恢复铸造五铢钱更为有利。”夏季，四月，乙亥（初十），恢复使用五铢钱。

[5]甲申，初营宗庙于洛阳。

[5]甲申（十九日），开始在洛阳营建宗庙。

[6]六月，以司马懿都督荆、豫州诸军事，率所领镇宛。

[6]六月，任命司马懿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率自己所属军队镇守宛城。

[7]冬，十二月，立贵嫔河内毛氏为皇后。初，帝为平原王，纳河内虞氏为妃；及即位，虞氏不得立为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然后职内事，君听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终者也，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虞氏遂绌还邺宫。

[7]冬季，十二月，立贵嫔河内人毛氏为皇后。以前，明帝为平原王时，娶河内人虞氏为妃；即位为帝以后，虞氏没有被立为皇后，太皇卞太后因此而安慰和劝抚她。虞氏说：“曹氏家族本来就好立地位低贱、没有按照礼义推举的人。然而皇后管理宫内事务，国君负责朝廷政事，内外相辅而成；如果没有好的开端，就决不会有好的结果，恐怕一定会因此而亡国灭宗了。”由于卞太后也是低贱出身，虞氏因此被贬回邺城的皇宫。

[8]初，太祖、世祖皆议复肉刑，以军事不果。及帝即位，太傅钟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俗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岁生三千人。”诏公卿已下议，司徒朗以为：“肉刑不用已来，历年数百；“今复行之，恐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雠之耳，非所以来远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轻之死罪，使减死髡刑，嫌其轻者，可倍其居作之岁数，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无以刖易骇耳之声。”议者百余从，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且寝。

[8]当初，魏武帝、文帝都议论恢复肉刑，因为不断有战争而未能实施。明帝即位，太傅钟繇建议：“应仿汉景帝的命令，应当斩首示众的人如果自愿以砍去右脚代替，应允许；对黥面、割鼻、砍左脚、宫刑等刑罚，仍然按照汉文帝的法令，以剃发和鞭打代替，这样一年可以使三千人保留性命。”明帝下诏要公卿及以下的臣僚讨论，司徒王朗认为：“不用肉刑至今已经数百年了，现在恢复，恐怕所减刑罚的好处还未使人民见到，而恢复肉刑的恶名已经传到贼寇的耳朵里，这不是招抚远方人士的办法。现在不妨根据钟繇减免死刑的建议，将死刑减为剃发做苦工，如果认为这样的处罚太轻了，可以延行他们服刑的时间。如此，对内有以生代死的广大无量的恩德，对外则没有以砍脚代替脚镣的骇人听闻的恶名。”讨论的人有百余名，多数同意王朗的意见。明帝因为吴、蜀两国尚未平定，也就把此事放下子。

[9]是岁，吴昭武将军韩当卒，其子综淫乱不轨，惧得罪，闰月，将其家属、部曲来奔。

[9]这一年，吴昭武将军韩当去世，他的儿子韩综道德败坏，不守法令，害怕被治罪，闰十二月，率领家属和宗族军队来投魏。

[10]初，孟太既为文帝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殂，阶、尚皆卒，达心不自安。诸葛亮闻而诱之，达数与通书，阴许归蜀；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仪密表告之。达闻之，惶惧，欲举兵叛；司马懿以书尉解之，达犹豫未决，懿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吴、汉交通，宜观望而后动。"懿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汉各遣偏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懿分诸将以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10]当初，孟达受文帝宠信，又和桓阶、夏侯尚关系密切，文帝去世后，桓阶和夏侯尚也相继故去，孟达心中忧虑不安。诸葛亮知道后，便引诱孟达，孟达和诸葛亮多次通信，秘密答应归蜀；孟达和魏兴太守申仪有隔阂，申仪秘密上表告发了孟达。孟达听说后，惊惶恐惧，企图举兵反叛；司马懿写信安慰劝解了他，孟达因此犹豫不决。司马懿则秘密率军进讨，部下将领说："孟达已和吴、蜀互相串通，我们应先观察他的动向，然后再采取行动。"司马懿说："孟达是个不讲信义的人，这时正在怀疑观望。我军应趁他尚未作出决定，迅速加以解决。"于是司马懿率军急速行军，日夜兼程，仅用八天就抵达孟达的新城城下。吴、蜀各派将领进兵西城的安桥、木兰塞援救孟达，司马懿则派将领进兵西城的安桥、木兰塞援救孟达，司马懿则派将领分路拦阻。当初，孟达写信给诸葛亮说："宛城距洛阳八百里，距我所在新城一千二进里。听说我起兵，自然要向明帝报告，连续往返，要用一个月的时间，那时我的城池已防守坚固，各军也作好充分的准备。我的防区地形险要，司马懿肯定不会亲自前来，其他将领来，不会对我造成威害。"及至司马懿的军队兵临城下，孟达又写信对诸葛亮说："我起兵仅八天，司马懿便兵临城下，怎么如此神速！"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七十一卷

魏纪三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太和二年（戊申、228）

魏纪三 魏明帝太和二年（戊申，公元228年）

[1]春，正月，司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斩孟达。申仪久在魏兴，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执之，归于洛阳。

[1]春季，正月，司马懿围攻新城，用十六天时间，攻下了城，斩杀孟达。申仪在魏兴已经很久，擅称秉受旨意刻印，多次假借名义授官。司马懿召见而逮捕了他，返回洛阳。

[2]初，征西将军夏侯渊之子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文帝少与之亲善，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都督关中，镇长安，使承渊处。

[2]起初，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儿子夏侯和太祖的女儿清河公主结了婚，文帝年少时和他亲近友好，等到继子帝位，便任命他为安西将军，都督关中，镇守长安，让他承接夏侯渊的防区。

诸葛亮将入寇，与群下谋之。丞相司马魏延曰："闻夏侯，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诸葛亮将要攻打魏，税下人商量这次军事，行动。丞相司马魏延说："听说夏侯是魏帝的女婿，此人胆却而没有智谋。现请给我五千人的精锐部队，带着五千人口粮，直接从褒中出发，沿着秦岭向东，到子午道后折向北方，用不了十天功夫，可以抵达长安。夏侯听到我突然来到，一定弃城逃走。长安城中就只有御史、京兆太守了。横门粮仓的存粮以及百姓逃散剩下的粮食，足以供给军粮。等到魏国在东方集结起军队，还要二十多天时间，而您从斜谷出来接应，也完全可以到达。这样，就可以一举而平定咸阳以西的地区了。"诸葛亮认为这是危而不妥的计策，不如安全地从平坦的路上出去，可以稳稳当当地取

得陇右地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取胜而不会有失，所以不用魏延之计。

亮扬声由斜谷道取，使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为疑兵，据箕谷；帝遣曹真都督关右诸军军。亮身率大军攻祁山，戎陈整齐，号令明肃。始，魏以汉昭烈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关中响震，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帝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正合兵书致人之术，破亮必也。"乃勒兵马步骑五万，遣右将军张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长安。

诸葛亮扬言从斜谷取城，命令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充当疑兵，据守箕谷；明帝派遣曹真都督关右地区各军驻扎在城。诸葛亮亲自统率大军进攻祁山，军阵整齐，号令严明。起初，魏认为蜀汉昭烈亮刘备已经去世，几年来没有什么动静，因此放松了防备；而突然听到诸葛亮出兵，朝廷和民众都很惧怕。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等郡都背叛魏而响应诸葛亮，关中如雷轰顶，受到震动，朝廷大臣不知不什么对策，明帝说："诸葛亮本来依据山险固守，现在亲自前来，正合乎兵书所说招敌前来的策略，一定能够打败诸葛亮。"于是统领步兵和骑兵五万大军，命右将军张监管军务，向西抵御诸葛亮。丁未（疑误），明帝到达长安。

初，越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汉昭烈临终，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战于街亭。

起初，越太守马谡，才气和抱负超过常人，喜好议论军事谋略，诸葛亮对他深为器重；昭烈帝刘备临终之时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语浮夸，超过实际才能，不可委任大事，您要对他多加考察。"诸葛亮还认为不是这样，让马谡做参军，时常接见一起谈论，从白天直到黑夜。等到出兵祁山，诸葛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是让马谡统领各军在前，同张在街亭交战。

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亮自临祭，为之流涕，抚其遗孤，恩若平生。蒋琬谓亮

曰：“昔楚杀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扬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马谡违背诸葛亮的指挥调度，军事行动混乱无章，放弃水源上山驻扎，不在山下据守城邑。张断绝马谡取水的道路，发动进攻并大败马谡，蜀军溃散。诸葛亮前进没有据点，就攻取西县一千多人家回到汉中。把马谡关进监狱，杀了他。诸葛亮亲自吊丧，为他痛哭流涕，安抚他的子女，如同平素一样恩待他们。蒋琬对诸葛亮说：“古时候晋国同楚国交战楚国杀了领兵的得臣，晋文公喜形于色。现在天下没有平定，而杀了智谋之士，难道不惋惜吗？”诸葛亮流着眼泪说：“孙武能够制敌而取胜于天下的原因，是用法严明；所以晋悼公的弟弟扬干犯法，魏绛就杀了为他驾车的人。现在天下分裂，交战刚刚开始，如果又废弃军法，怎么能够讨伐敌人呢？”

谡之未败也，裨将军巴西王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及败，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守，张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亮既诛马谡及将军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亮上疏请自贬三等，汉主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马谡没有失败时，裨将军巴西人王平一再规劝马谡，马谡不采纳；等到失败，部众四散，只有王平率领的一千人擂响战鼓，把守营地，张怀疑有伏兵不敢往前逼近，于是王平缓缓地收扰各部散余的士兵，率领人马返回。诸葛亮既杀了马谡和将军李盛，还夺了将军黄袭等的兵权，王平的名声地位就特别提高和显示出来，又提拔他为参军，统伶部兵马和营屯之事，官位晋升到讨寇将军，封为亭侯。诸葛亮上书请求自己贬降三级，汉后主任命诸葛亮为右将军，兼理丞相的职务。

是时赵云、邓芝兵亦败于箕谷，云敛众固守，故不大伤，云亦坐贬为镇军将军。亮问邓芝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赵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图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云有军资余绢，亮使分赐将士，云曰：“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之。

这时赵云、邓芝的部队也在箕谷战败，赵云收敛部队坚守，所以损失不大，但也因此被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问邓芝道：“街亭失利，大

军败退，兵将不再可收拾，箕谷战败部队撤退，兵将依然齐整如初，是什么原因呢？”邓芝说：“赵云亲自在部队后面拒敌，军需物资，一点都没有抛弃，兵将没有什么缘由可以散乱。”赵云有军资和剩余的绢帛，诸葛亮让用来分给将士，赵云说：“军事上没有胜利，为什么要有赏赐，这些物资请全部存入赤岸库，等到十月用作冬季犒劳品。”诸葛亮很赞同这个意见。

或劝亮更发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破贼，乃为贼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足而待矣。”于是考微劳，甄壮烈，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境内，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

有人劝说诸葛亮再次发兵，诸葛亮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的时候，都多于敌军，但没有打败敌人，反而被敌人打败，问题不在于兵少，而在于将领。现在我打算减少兵将，显明责罚，反思过失，将来另想变通的办法。如果不能这样，即使兵多也没有什么用处！从今以后，凡是一心为国家分忧效忠的人，只要多多批评我的过错，那么大事就可以安定，敌人就可以打垮，大功就可跷足而待了。”于是考察有功将士，连微小的功劳也不遗漏，对壮烈之士，一一加以甄别，引过自责，把自己的过失在境内公开宣布，练兵讲武，准备将来进取。将士精简干练，民众忘记既往的兵败了。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参军姜维诣亮降。亮美维胆智，辟为仓曹掾，使典军事。

诸葛亮出兵祁山的时候，天水参军姜维向诸葛亮归降。诸葛奶赞赏姜维的胆识，任用他做仓曹掾，掌管军事。

曹真讨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诸葛亮惩于祁山，后必出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等守陈仓，治其城。

曹真讨伐安定等三个郡，都已平定。曹真认为诸葛亮以祁山之败为戒，以后一定从陈仓兵，于是让将军郝昭等驻守陈仓，修建城池。

[3]夏，四月，丁酉，帝还洛阳。

[3]夏季，四月，丁酉（初八），魏明帝返回洛阳。

[4]帝以燕国徐邈为凉州刺史。邈务农积谷，立学明训，进善黜恶，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都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肃清。

[4]明帝任命燕国人徐邈为凉州刺史。徐邈重视农业，广积粮食，开学校，显明训导，提升贤良之士，罢免邪恶之官，和羌人、胡人办事，不计较小过，但如犯了大罪，先报告仓们的首领，使其知道应该处死的人，然后才斩首示众。由此，都顺服于他的声威信誉，凉州界内安定无事。

[5]五月，大旱。

[5]五月，天大旱。

[6]吴王使鄱阳太守周鲂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方所闻知者，令谲挑扬州牧曹休。鲂曰："民帅小丑，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赍笺片以诱休，言被谴惧诛，欲以郡降北，求兵应接。"吴王许之。时频有郎官诣鲂诘问诸事，鲂因诣郡门下，下发谢。休闻之，率步骑十万向皖以应鲂；帝又使司马懿向江陵，贾逵向东关，三道俱进。

[6]吴王派遣番阳太守周鲂秘密求助已为北方所知名的山越宗帅，想让他们去诳诱魏扬州牧曹休。周鲂说："山民宗帅地位低贱，不足以依赖信任，事情如有汇漏，不能使曹上钩。请派亲信带着我的书信去引诱曹休，说我受到责难，害怕被杀，打算以郡归降北方，请求派兵接应。"吴王同意。当时不断有尚书郎到周鲂处查究各种事情，周鲂因而来到番阳郡门之下，剪下头发谢罪。曹休听到后，率领步骑兵十万人向皖城进发接应周鲂。明帝又命司马懿向江陵方向、贾逵向东关方向，三路大军同时进发。

秋，八月，吴王至皖，以陆逊为大都督，假黄，亲执鞭以见之；以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以击休。休知见欺，而恃其众，欲遂与吴战。朱桓言于吴王曰："休本以亲戚见任，非智勇名将也。今战必败，败必走，走当由夹石、挂车。此两道皆险厄，若以万兵柴路，则彼众可尽，休可生虏。臣请将所部以断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准南，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权以问陆逊，逊以为不可，乃止。

秋季，八月，吴王到达皖城，任命陆逊为大都督，赐予黄，手执马鞭接见了他。又任命朱桓、全琮分别担任左、右督，各领三万人迎击曹休。曹休知道被欺诈，仍然仗恃人多，打算就与吴国交战。朱桓对吴王说：“曹休本因是皇亲国戚而被任用，并不是有勇有谋的名将。今如交战必败无疑，败后必逃，逃走时肯定经由夹石、挂车。这两条道路都很险要狭隘，如若能让一万士兵用柴断路，那么可把他的部众全部俘虏，甚至可以生擒曹休。请求用我的部队断路，若蒙上天神威，使得曹休自动投降，我们就可乘胜长驱直入，进而攻取寿春，割据准南，划分许昌、洛阳，这是万世难逢的良机，切不可失！”孙权以此询问陆逊，陆逊认为不可，于是没有采取行动。

尚书蒋济上疏曰：“休深入虏地，与权精兵对，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后，臣未见其利也。”前将军满宠上疏曰：“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反从道，背湖帝江，易进难退，此兵之地也。若入无强口，宜深为之备！”宠表未报，休与陆逊战于石亭。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并进，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

尚书蒋济上书说：“曹休深入敌方境内，与孙权的精锐部队对垒，而朱然等在长江上游，正处于曹休背后，我看不出什么有利之处。”前将军满宠上书说：“曹休虽然明智果断但很少用兵，这次他的行军路线背靠湖泊，傍依长江，容易进军，难以退却，这是战争中易于受阻之地。如果大军进入无疆口，应该严加戒备。”满宠有表章还未得到答复，曹休陆逊已在石亭开战。陆逊自己统率中路大军，命朱桓、全琮分别为左、右翼，三路并进，冲击曹休埋伏的部队，乘势把他们赶走了，吴军在后追杀，直抵夹石，斩杀、生擒一万余人，缴获牛马驴骡车辆上万，以及几乎全部的军资器械。

初，休表求深入以应周鲂，帝命贾逵引兵东与休合。逵曰：“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乃部署诸将，水陆并进，行二百里，获吴人，言休战败，吴遣兵断夹石，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逵曰：“休兵败于外，路绝于内，进不能战，退不得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继，故至此，今疾进，出其不意，此所谓‘先人以夺其心’也，贼见吾兵必走。若待后军，贼已断险，兵中多何益！”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吴人望见逵军，惊走，休

乃得还。逵据夹石，以兵粮给休，休军乃振。初，逵与不善，及休败，赖逵以免。

起初，曹上书请求深入呈地以接应周鲂，明帝命令贾逵率兵向东与曹休汇合。贾逵说："贼兵在东关没有防备，肯定是在皖城集合部队，曹休深入与敌作战，必定失败。"于是部署各将领水路陆路同时并进，行出二百里，擒获吴国人，说曹休大军战败，吴国正派遣兵士阻断夹石通路。将领不知怎么办好，有的想等待后继部队。贾逵说："曹休对外兵败，对内路绝，进不能战，退不能还，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恐怕支持不到天黑。敌军因为没有后续部队，所以只追到夹石，现在我们急速进军，出其不意，这就是所谓的'先声夺人，以挫伤敌人的士气'，敌兵看到我军来到，一定退走。假如我们等待后援，敌军已将险路切断，兵虽多又有什么益处！"于是以加倍的速度行军，沒途设下许多旌旗战鼓作为疑兵。吴国人从远处看到贾逵部队，惊恐撤走，曹休于是才得以返回。贾逵据守夹石，供给曹休士兵粮草，曹休部队才振作起来。开始，贾逵与曹休关系不好，等到曹休失败，依赖贾逵才得幸免于难。

[7]九月，乙酉，立皇子穆为繁阳王。

[7]九月，乙酉（二十九日），明帝立皇子穆为繁阳王。

[8]长平壮侯曹休上书谢罪，帝以宗室不问。休惭愤，疽发于背，庾子，卒。帝以满宠都督扬州以代之。

子[8]长平壮侯曹休上书谢罪，明帝以曹休是皇族不加追究。曹休羞愧郁结，背上生疽，庚子（疑误），去世。魏帝任命满宠都督扬州，代替曹休遗缺。

[9]护乌桓校尉田豫击鲜卑郁筑，郁筑妻父轲比能救之，以三万骑围豫于马城。上谷太守阎志，柔之弟也，素为鲜卑所信，往解谕之，乃解围去。

[9]护乌桓校尉田豫进攻鲜卑人郁筑，郁筑的岳父轲比能前来相救，用三万骑兵把田豫围困在马城上谷太守阎志是阎柔的弟弟，素来为鲜卑人所信赖，前去解释劝导，轲比能才解围而去。

[10]冬，十一月，兰陵成侯王朗卒。

[10]冬季，十一月，兰陵成侯王朗去世。

[11]汉诸葛亮闻曹休败，魏兵东下，关中虚弱，欲出兵击魏，群臣多以为疑。亮上言天汉主曰："先帝深虑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当知臣伐贼，才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以为非计。今贼适疲于四，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争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皆数十年之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虚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11]蜀汉诸葛亮听说曹休战败，魏军东下，关中虚弱，打算出兵攻魏，群臣对能否取胜多存怀疑。诸葛亮对汉后主进言说："先帝深深忧虑的是汉和魏贼不能同时并立，帝王的基业不能偏安于蜀地，所以托付我讨伐敌人。以先帝的英明，度量我的才干，当然了解我讨伐敌人的能力不足而人强大；但是不讨伐敌人，帝王的基业也会夭亡，只是坐等失败，还不如去讲座攻敌人呢！所以，托付我这一重任而不加怀

疑。我自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天起，睡觉不安稳，吃饭没滋味，想着由于要北伐敌人，应当先安定南方，所以五月渡过沪水，深入偏远荒蛮的地区。我不是不爱惜自己，是考虑到帝王的基业不可以在蜀都，所以顶着危难来继承先帝的遗志，但议论的人认为这不是好办法。如今敌人刚刚在西面的祁山之役中疲惫不堪，又对吴国用兵，兵法上有乘敌人疲劳之机的说法，这正是进取的时机。谨请让我陈述下列事项：汉帝刘邦明如日月，谋臣智谋深远，但也历经危难，受过重创，危难过后，才转而安定天下。如今陛下比不上高帝，谋臣不如张良、陈平，而打算用持久之计取胜，坐收统一天下之利，这是我不敢懈怠的第一个原因。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危之计，动辄引证圣人之言，然而对人疑忌满腹，办事众难填胸，今年不打仗，明年不征伐，使得孙策安然地强大起来，以致于吞并江东，这是我不敢懈怠的第二个原因。曹操的智谋超过别人，指挥作战好似孙武、吴起，但也曾在南阳被困，乌巢遇险，祁连临危，黎阳受逼，几乎败于伯山，差一点死在潼关，然后才篡得天下，获一时平定；何况我才疏力弱，而想不经过危难就平定天下，这是我不敢懈怠的第三个原因。曹操五次攻打昌霸不能攻下，四次跨越巢湖不能成功，任用李服而李服谋害他，委任夏侯渊而夏侯渊败亡；先帝每每称赞曹操是英才，还有这些失误，何况我是庸才，怎能必胜！这是我不敢懈怠的第四个原因。自从我到了汉中，只经过一年时间，竟丧亡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无前、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都是几十年之内，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的精英，不是一州所能具有；如果再过几年，就要损失三分之二，还能用什么去打垮敌人呢？这是我不敢懈怠的第五个原因。如今民众贫困兵士疲乏，可是国家大事不可停息，国家大事不可停息，那么原地驻守和出兵进取，付出的辛劳和费用正好相等，而不乘关中宽虚的时机进攻敌人，打算以一州之地同敌人长期对峙，这是我不敢懈怠的第六个原因。心中难以平静下来的是天下大事，以前先帝在楚地战败，当时曹操拍手高兴，说天下已定。然而后来先帝东连孙吴，西取益州，挥师北伐，杀了夏侯渊，这是曹操的失策而汉朝大业将要成功了。但后来吴国又违背盟约，关羽败亡，秭归受挫，曹丕称帝。世上事情都是如此曲折，实在难以预料。我只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得失，不是我的见识所能预见的了。”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关，围陈仓，陈仓已有备，亮不能克。亮使郝昭乡人靳详于城外遥说昭，昭于楼上应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还谢诸葛，便可攻也。"详以昭语告亮，亮又使详重说昭，言"人兵不敌，空自破灭。"昭谓详曰："前言已定矣，我识卿耳，箭不识也。"详乃去。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冲车折。亮乃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

十二月，诸葛亮率领大军从散关出发，包围陈仓，陈仓早已有准备，诸葛亮没能攻下来。诸葛亮让郝昭同乡人靳详在城外远远地劝说郝昭，郝昭在城楼上对靳详说："魏国的法律，您是熟悉的，我的为人，您是了解的。我深受国恩而且门第崇高，您不必多说，只有一死而已。您回去告诉诸葛亮，就来攻打吧。"靳详把郝昭的话告诉了诸葛亮，诸葛亮又让靳详再次劝告郝昭，说"兵众悬殊，抵挡不住，和必白白自取毁灭。"郝昭对靳详说："前面已说定了，我认识您，箭可不认识您。"靳详只好返回。诸葛亮自以为几万兵马，而郝昭才有一千多兵众，又估计东来的救兵未必就能赶到，于是进军攻打郝昭，架起云梯，云梯燃烧起来，梯上的人都被烧死，郝昭又用绳子系上石磨，掷击汉军的冲车，冲车被击毁。诸葛亮就又制做了百尺高的井字形木栏，以向城中射箭，用土块填塞护城的壕沟，想置接攀登城墙；郝昭又在城内筑志一道城墙。诸葛亮又挖地道，想从地道进入城里，郝昭又在城内挖横向地道进行拦截。昼夜攻守相持了二十多天。

曹真遣将军费耀等救之。帝召张于方城，使击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问曰："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知亮深入无谷，屈指计曰："比臣到，亮已走矣。"晨夜进道，未至，亮粮尽，引去；将军王双追之，亮击斩双。诏赐昭爵关内侯。

曹真派遣将军费耀等援救郝昭。明帝召见在方城的张，命他攻击诸葛亮。明帝亲自来到河南城，摆下酒席为张送行，问张："等将军赶到，诸葛亮是不是已经取得陈仓呢？"张了解诸葛亮深入作战缺乏粮食，屈指计算一下说："等到我到了那里，诸葛亮已撤走了。"张日夜

兼程赶路，还没到达，诸葛亮的粮食已尽，领兵退去；将军王双追赶，被诸葛亮击杀。明帝颁布诏书赐郝昭关内侯的爵位。

[12]初，公孙康卒，子晃、渊等皆幼，官属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国，渊既长，胁夺恭位上书言状。侍中刘晔曰："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则由海，陆则阻山，外连胡夷，绝远难制，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若怀贰阻兵，然后致诛，于事为难；不如困其亲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开设赏募，可不劳师而定也。"帝不从，拜渊杨烈将军、辽东太守。

[12]起初，公孙康去世，他的儿子公孙晃、公孙渊都还年幼，所属官吏拥立公孙康的弟弟公孙恭。公孙恭才能低下，性格懦弱，不能治理所辖的地区。公孙渊已然长大，胁迫公孙恭，夺得太守之位，上书说明事情经过。侍中刘晔说："公孙氏为汉代所用，因而世代承袭这一职位，其水路有大海相隔，陆路有群山阻挡，对外勾结胡人，遥远难以控制，而且世代为官，权势日久，现在如不诛杀，以后必生祸患。如等到他们怀有二心守险叛乱，然后再加讨伐，将会更加难办。不如趁他刚刚即位，有党羽也有仇敌，出其不意，以大军压境，公开悬赏招募，可以不必动兵打仗而平定。"明帝没有采纳，封公孙渊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

[13]吴王以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印绶未下而卒。初，孙策使范典财计，时吴王年少，私从有求，范必关白，不敢志许，当时以此见望。吴王守阳羡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辄为傅著簿书，使无谴问，王临时悦之。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

[13]吴王任用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印信和绶带还没有下达，吕范就去世了。最初，孙策让吕范掌管财经，当时吴王孙权年少，私下向吕范借钱索物，吕范定要禀告，不敢专断许可，为此，当时即被孙权怨恨。后来，孙权代理阳羡长，有私下开支，孙策有时进行核计审查，功曹周谷就为孙权制造假账，使他不受责问，孙权那时十分满意他。但等到孙权统管国事后，认为吕范忠诚，深为信任，而周谷善于欺骗，伪造簿册文书，不予录用。

三年（己酉、229）

三年（己酉，公元229年）

[1]春，汉诸葛亮遣其将陈戒攻武都、阴平二郡，雍州刺史郭准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归；汉主复策拜亮为丞相。

[1]春季，蜀汉诸葛亮派遣部将陈戒攻打武都、阴平二郡，率领州刺史郭准领兵前去相救。诸葛亮亲自抵达建威城，郭准退去，诸葛亮于是攻下二郡回帅，汉王又委诸葛亮为丞相。

[2]夏四月，丙申，吴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黄龙。百官毕会，吴主归功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欲褒赞功德，未及言，吴主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吴主追尊父坚为武烈皇帝，兄策为长沙桓王，立子从事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子绍为吴侯。

[2]夏季，四月，丙申（十三日），吴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黄龙。文武百官都来朝会，吴王把功劳归于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起板想要歌黛颂德，没等开口说话，吴王说："如果当初听了张公的计议，现在已经要饭了。"张昭极为羞愧，伏在地上直流汗。吴王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哥哥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儿子孙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孙策的儿子孙绍为吴侯。

以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而谢景、范慎、羊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综作《宾友目》曰："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则诸葛恪；精识时机，达幽究微，则顾谭；凝辩宏达，言能释结，则谢景；究学甄微，游夏同科，则范慎。"羊私驳综曰："元逊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发辩而浮，孝敬深而狭。卒以此言为恪等所恶，其后四人皆败，如所言。

吴王任用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而谢景、范慎、羊等都作为宾客，于是东宫号称人才济济。太子孙登让侍中胡综作《宾友目》说："英才卓越，出类拔萃，是诸葛恪；精识时势，见解深刻，是顾谭；雄辩明达，言能释疑，是谢景；学问深邃，可与子游、子夏等同，是范慎。"羊私下反驳胡综说："诸葛恪才大然而粗疏，顾谭精明然而残忍，谢景善辩然而浮浅，范慎精深然而狭窄。"羊终于因此言被诸葛恪等厌恶，以后这四人全都败倒，正中羊所言。

吴主使以并尊二帝之议往告于汉。汉人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丞相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当更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守，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深思远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卫尉陈震使于吴，贺称尊号。吴主与汉人盟，约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汉，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吴王派使者到蜀国通告他已即皇帝位，提议两国并尊二帝。蜀汉认为与吴国结交没有益处而且名号体制不顺，应该显明正义，断绝友好盟约。丞相诸葛亮说：“孙权有僭号篡逆之心已经很久了，我们国家所以不追究他的薄义寡情，是有求于他的犄角之援。现在如果公开断绝关系，吴国对我们仇恨必定加深，我们势必转移力加强东方防卫。与吴国对抗，必须先兼并吴国国土，才能谈论进取中原。可是，吴国贤能人才还很多，文武将相，团结和睦，不可能一朝平定。要是兵防守，师老兵疲，使得北敌得逞，这不是谋略之上策。以前孝文帝对匈奴出以谦卑之辞，先帝宽容大度与吴国结盟，都是权衡形势，随时变通，深思长远的利益，绝非如匹无一时忿恨用事。而今议论的人都以为孙权的利益在于鼎足之势，不能与我们合力，而且已经踌躇满志，没有北伐的愿望，这样推断，都是似是而非。为什么？是他的智谋和实力不够，所以以长江为界保全自己；孙权不能越江北上，犹如魏贼不能渡过汉水南下，不是力量有余，并且有利也不去夺取。若我们大军伐魏，孙权的上策应当先是分占魏的土地再作打算，不策当是劫掠民众开拓疆境，在国内显示武力，绝不会端坐不动的。即使他不动而与我们和睦相处，我们从北伐，没有东顾之忧，魏黄河以南的部队为了防备吴国，也不能全部向西调动，就是这一点利益，也已经够深远的了。孙权僭号篡逆之罪，不宜公开表明。”于是派遣卫尉陈震出使到

吴，祝贺孙权称号登极。吴王与蜀汉结盟，约定将来平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属汉，司州地区以函谷关界划分。

张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的所统领，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已直言逆旨，中不进见。后汉使来，称汉德美，而群臣莫能屈，吴主汉曰："使张公在坐，彼不折则废，安复自夸乎！"明日，遣中从事劳问，因请见昭，昭避席谢，吴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而意虑浅短，违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吴主辞谢焉。

张昭因年老多病辞去官职，交回所辖部众，改为辅吴将军，班位次于三公，并改封为娄侯，食邑一万户。张昭每次朝见，辞严气盛，义形于色，曾以直言冒犯旨意，以后不肯来朝见。后来，蜀汉使节来到吴国，称赞蜀汉的美德，然而文武众臣都不能辩倒他。吴王叹息说："假使张公在座，他不折不服，气焰也会收敛，怎么可能再自夸呢？"次日，由宫中派遣使者部侯张昭，接着亲自请见。张昭离开席位请罪，吴王跪下阻止了他。张昭坐定之后，仰起头说："以前太后、桓王没有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所以我是想竭尽臣节报答厚恩，然而见识肤浅，违逆陛下旨意。可是，我是一片愚拙之心为国效劳，志在忠心效命而已！如若变心，想要为了荣华富贵巴结奉承，这是我不能做的。"吴王连连辞谢。

[3]元城哀王礼卒。

[3]元城哀王曹礼去世。

[4]六月，癸卯，繁阳王穆卒。

[4]六月，癸卯（二十一日），繁阳王曹穆去世。

[5]戊申，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

[5]戊申（二十六日），魏明帝追尊曹氏高祖汉大长秋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

[6]秋，七月，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

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朝，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宠藩妾，使比长信，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差地度，人神弗，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从后之义；敢为佞邪导庚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

[6]秋季，七月，明帝颁布诏书说：“古礼规定，王后没有儿子时，遴选庶子继承大宗，就应当继承正统而奉公义，怎么能再主个人亲情！汉宣帝继承昭帝的帝位，追加生父皇号；哀帝以封国国君身分即位，而董宏等竟然引用灭亡的秦国为例，迷惑当时朝廷，既尊称生父为恭皇，在京城建立祭庙，又宠用藩国妃妾，使她和长信宫的太皇太后并相比同。在朝廷前殿叙论亲疏远近，后宫同时并立四位太后，超越身分，毫无节制，人神都不保佑，而非难归罪于忠正规劝的师丹，这样就招致了丁太后、傅太后墓被王莽发掘的祸事。自此以后，继位君王接连效法。从前鲁文公违反僚祀礼议，这种逆祀之罪是由于夏父胡言诱惑；宋文公厚葬过度，大臣华元受到指责。现在我下令公、卿、主官，深刻地以前代所行之事为戒，皇室后裔中万一有由诸侯身分继承帝位的，就应当明白入嗣继承的大义。有谁胆敢用佞邪之词诱惑庚媚当时君主，图为已死的父母建立非正统尊号，干犯正统，称已死的父亲为皇，称已死的母亲为后，那么你们这些国家重臣，要对那些佞臣诛杀不赦。这份诏书要用金写在简册上，藏在宗庙之中，载入国家法典。”

[7]九月，吴主迁都建业，皆因会，不复增改，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

[7]九月，吴王迁都建业，全部承用原有的宫室王府，不再增设改建，留下太子孙登及尚书九卿在武昌，让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监督全国的军政大事。

南阳刘尝著《先刑后礼论》，同郡谢景称之于逊，逊呵之曰：“礼之长于刑久矣；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

南阳人刘曾经著《先刑后礼论》，同郡人高等景向陆逊称赞这部书，陆逊呵斥说：“礼仪为首，先于刑法，已很久了，刘用繁琐的辩解违背先圣的教化，你现在在太子宫中任职，理应遵照仁义之礼以宣扬恩德之音，象刘那样的言论，没必要讲！”

太子与西陵都督步骘书，求见启诲，骘于是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及诸僚吏行能以报之，因上疏奖劝曰：“臣闻人君不亲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

太子孙登给西陵都步骘写信，请求指教。步骘于是把当时荆州界内情况和各官吏的品行才能一一分析报告，并上书鼓励规劝说：“我听说君王不亲临小事，而是让各级官吏尽忠职守，所以舜帝任用九位贤人，自己不用再操心，不出庙堂而天下便行到治理。所以贤人所在之地，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实在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兴衰的关键。愿使太子明晓重视，深加留意，这就是天下的大幸运了！”

张还吴迎家，道病卒。临困授子留笺曰：“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重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离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黜陟失序，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则上无偏廖之授，下无希冀之望矣！”吴主省书，为之流涕。

张回吴郡迎接家眷，中途病死去。临终时，将写好的遗表交给儿子。遗表说：“自到来主持国家的人，全都打算修行德政与太平盛世相媲美。至于治理的结果，多不能实现，不是没有忠臣贤能辅佐，而是由于主上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不能任用他们。人之常情都是畏惧艰难，趋就容易，喜好相同意见，厌恶不同意见，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古书上说，‘从善如同登山，从恶如同山崩’，是比喻为善多么因难。君王承袭祖先累世的基业，据有至尊的自然之势，有掌握天下八种权柄的威严，喜好容易受到赞同带来的欢快，无需听 取采纳别人意

见，而忠义之臣提出难以采纳的方案，说出逆耳的言语，与君王不能契合，不也正当如此吗！君王与忠臣疏远就会出现袭痕，花言巧语之人借机离间，君王被这点所谓有忠心搞得迷迷糊糊，迷恋于个人私恩错爱，使得贤明和愚下混在一起，罢免和进用都失去标准，这种情形由来的原因，是私情作怪。所以圣明的君王明察此情，求访贤能如饥似渴，接受规劝而不厌烦，抑制私情，损减私俗，出于大义割舍私恩，那么上面没有偏颇错廖的任用，下面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吴王读着这封遗书，感动得流出热泪。

[8]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情命也。”每 断大狱，常诣观临听之。初，魏文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萧何定《汉律》，益为九篇，后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错糅无常，后人各为章句，马、郑诸儒十有余家，以至于魏，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览者益难。帝乃诏但用郑氏章句。尚书卫觊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8]冬季，十月，魏改平望观为听讼观。明帝常说：“刑狱之事，关系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决重要刑事案件，经常到听讼观临听。以前，魏文侯老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鞅接受了其中的思想以辅佐秦国，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以后逐渐增到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世代都有增加和减光，错杂无常。后代人又各自逐章逐句作注，有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十余家，以至到了魏，能够适用的总计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阅读愈加困难。明帝于是诏，只采用郑氏注。尚书卫觊上奏说：“刑法，对于国家非常宝贵重要，但却被人们私下议论时所轻视；监狱官吏，掌握着百姓性命，但却被任用者所鄙屑。国家败坏，未必不是由于这一缘故。请设置法律博士。”明帝睬纳了他的意见。又下诏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汉朝法规，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

余篇，虽然比萧何《正律》九篇有所增加，但比其它附属法令精减了。

[9]十一月，洛阳庙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邺。

[9]十一月，洛阳皇家宗庙建成，从邺城迎来高帝、太帝、武帝、文帝四位先祖的灵位供奉。

[10]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东阿。

[10]十二月，雍丘王曹植被迁徙，封于东阿。

[11]汉丞相帝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城于沔阳，筑东城于成固。

[11]汉丞相诸葛亮把相府、军营迁移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阳县修建汉城，在成固县修建乐城。

四年（庚戌、230）

四年（庚戌，公元230年）

[1]春，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洲、欲俘其民以益众，陆逊、全琮皆谏，以为:“桓王创基，兵不一旅。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不当远涉不毛，万里袭人，风波难测。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俗利反害。且其民犹禽兽，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吴主不听。

[1]春季，吴王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兵士一万人，渡海寻求夷洲、洲，打算俘获当地民众以增加民力。陆逊、全琮都来劝止，认为“桓王创立基业时，兵士不过五百人，而今江东人已很多，足够使用，不应当远渡大洋，深入不毛之地，向万里之外发兵袭人，海上狂风巨浪，难以预测。而且民众一旦改变水土环境，肯定会引发疾病，打算增加民力反而更加受损，打算谋利反被其害；况且当地民人犹如禽兽，得到他们不足以事业有帮助，没有他们也不会显得民众亏缺。”吴王没有接受。

[2]尚书琅邪诸葛诞、中书郎南阳邓扬等相与结为党友，更相题表，以散 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诞辈八人为八达。玄，尚之子也。中书监刘放子熙，中书令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

[2]尚书琅琊人诸葛诞、中书郎南阳人邓等互相结成朋党，争相题品吹捧，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诸葛诞等八人为八达。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伶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三人都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但因他们的父亲高居权势之位，特别容纳三人得参预题品，称为三豫。

行司秆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近魏讽伏诛建安之末，曹伟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堂，常用功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芭势，莫能纠，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已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人何患其不已知，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帝善其言。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于是免诞、扬等官。

行司秆事董昭上书说："凡拥有天下的帝王，无不崇沿尊重朴实忠信之士，深恶虚伪不真之人，这是因后者毁坏教化，扰乱秩序，伤风败俗。近有魏讽在建安末年被诛杀，曹伟在黄初二年被处死。俯伏思量陛下前后颁布的诏书，极为痛恶浮华虚伪，想要打破拆散明党，常常因此而切齿痛恨；而执法的官吏，却畏他们的权势，不敢监督揭发，败坏风俗行为，赵来越严重。我暗中观察，当今年轻人不再把作学问当作进取之本，而专门以互相结交朋友为业。国中士人不以孝悌清廉修身为第一，而以趋炎附势营利为先，结成朋党，连成群伙，互相恭维，叹息怀才不遇，把诋毁当作惩罚羞辱，把朋党赞誉看作封爵奖赏，对依附自己的人则连声赞叹，好话说尽，对不依附自己的人则百般挑剔，以至互相说：'当今之世什么忧虑不能消除，只怕人事关系不够，交结党友不多而已，还担心什么别人不了解自己，只要让他听

几句好话，就会像吃了灵丹妙药对你温和服贴。’又听说有的人还指使家中奴仆宾客冒充属下差役，出入宫廷官府禁地，来往书信，探听消息。凡是这一类事情，都是法律不容许，刑罚不赦免的。即使魏讽、曹伟的罪过，也不比他们更重！”明帝同意董昭的说法。二月，壬午（初四），下诏说：“社会风气的朴实和浮华，随着教化而改变。兵荒战乱以来，儒家经典的教授完全荒废，年轻人进取的途径，不在经典，这岂不是训导不恰当、对将提拔任用的人不突出考察品德吗？从现在起，郎记必须通晓一种经典才可以升任地方长官，博士课的考试，择取成绩优秀者马上录用，华而不实、不务正道的人罢免！”于是，免去诸葛诞、邓的官职。

[3]夏，四月，定陵成侯钟繇卒。

[3]夏季，四月，定陵成侯钟繇去世。

[4]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卞氏殂。秋七月，葬武宣皇后。

[4]六月，戊子（十一日），太皇太后卞氏去世。秋季七月，安葬武宣皇 后卞氏。

[5]大司马曹真以“汉人数入寇，请由斜谷伐之；诸将数道并进，可以大克。”帝从之，诏大将军司马懿溯汉水由西城入，与真会汉中，诸将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陈群谏曰：“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

[5]大司马曹真认为：“蜀汉多次入侵，请下令由余谷出兵讨伐，各将领分 几路同时并进，可以大胜。”明帝听从了曹真的建议，颁布诏书命大将军司马懿逆汉水由西城进军，与曹真在汉中汇合，其他将领有的由子午谷，有的由武威进军入蜀。司空陈群劝谏说：“太祖以前到阳平攻打张鲁，大量收集豆麦以增加军粮供给，张鲁没有攻下而粮食已经缺乏。如今既然不能就地取粮，况且斜谷地势险阴，无论进退，都很困难。转运粮食肯定会被抄袭截击，如果多留士兵据守险要之处，便会使战士受损失，不可不深思熟虑！”明帝听从了陈群的建议。曹真再次上书要从子午道进攻汉中，陈群又陈述不便行事的理由，并

谈到军事费用的预算情况。明帝下诏把陈群的议论交给曹真参考，曹真却据此诏书随即出动。

[6]八月，辛巳，帝行东巡；乙未，如许昌。

[6]八月，辛巳（初五），明帝向东巡行；乙未（十九曰），到达许昌。

[7]汉丞相亮闻魏兵至，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严使将二万人赴汉中，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

[7]蜀汉丞相诸葛亮听说魏军来到，驻扎在成固、赤坂等魏军。让李严率领二万人赶往汉中，上表请让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统领军队掌管接应之事。

会天大雨三十余日，栈道断绝，太尉华歆上疏曰："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降，愿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上之心，则二贼之衅可从而待也！"帝报曰："贼凭恃山川，二祖劳于前世，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之哉！诸将以为不一探取，无由自敝，是以观兵以窥其衅。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朕敬不忘所戒。"

正值大雨不停，连降三十多天，栈道断绝，太尉华歆上书说："陛下以圣道而处在象成康之治一样的盛世，希望先专心于国家的文治，把征伐作为以后的事情。主持国家的人以民众为基础，民众以衣食为根本。如能使中原没有饥饿寒冷之苦，百姓对上边没有离心离德之意，那么吴、蜀二贼的矛盾，可以坐待其爆发！"明帝答道："敌人凭借高山大川，太祖和世祖前世劳苦，还没平定，朕岂敢自己吹嘘，说一定消灭敌人呢？将领们以为不一一进取，二贼不可能自行败亡，因此用兵以窥测敌人的破绽。如果天时还没有到来，周武王纣，会师盟津而回军，就是前车之鉴，朕不会忘记历史的鉴戒。"

少府杨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鱼入舟，君臣变色，动得吉瑞，犹尚忧惧，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屡降变，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已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已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使六军困于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

少杨阜上书说：“从前周武王渡黄河伐纣，一条白鱼跃入舟中，君臣险色大变，行军得到吉祥的瑞兆，还那么害怕，何况面对真正的灾异而能不战栗吗？而今吴、蜀没有平定，而上天屡次降下灾变，各路大军刚刚进发，便天降大雨之灾，积沙乱石阻塞山路，已经有不少日子。转运军用物资的劳累，肩挑背负的辛苦，耗费的已经很多，如果供应不能跟上，一定事与愿违。《左传》上说：‘看到便利就进，知道困难就退，是用兵的良法。’白白地让大军在山谷之间受困，进没有什么可以掠取，退又不可能，不是帝王之师的做法。”

散骑常侍王肃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师不宿饱，’此谓平涂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迫而不展，粮远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言之前代，则武王伐纣，出关而复还；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岂非所谓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者哉！兆民知上圣以水雨艰剧之故，休而息之，后日有衅，乘而用之，则所谓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者矣。”肃，朗之子也。

散骑常侍王肃上书说：“从前的书上有这样的话：‘从千里之外供给粮食，士兵谅会面有饥色，依靠就近拾柴做饭，军队就会经常吃不饱。’这是说在平路行军的情况，又何况是深入峻岭，靠开凿山路前进，所费劳力与平地行军相比，一定相差百倍。现在又加上霖雨不断，山道崎岖，又陡又滑，兵众拥挤而不能展开，粮食远在外地，难以跟上，实在是行军的大忌。听说曹真发兵已过了一个月而行军才到子午谷的半路，修路的劳动，战士全都参加，让敌人独得以逸待劳，这是兵家所禁忌的。拿古代来说，就是周武王伐纣，出了关而又退回；拿近代而论，就是武帝、文帝征伐孙权，到了长江而不渡，难道不是所谓的顺天知时，随时变通的先例吗？百姓知道圣明的君主因为雨水造成艰难的缘故，休兵停战，以后遇有机会，就会因此而拼力效用，那就是所谓乐意冒险，民忘其死的了。”王肃是王朗的儿子。

九月，诏曹真等班师。

九月，下诏命曹真班师。

[8]冬，十月，乙卯，帝还洛阳。时左仆射徐宣总统留事，帝还，主者秦呈文书。帝曰：“吾省与仆射省何异！”竟不视。

[8]冬季，十月，乙卯（十一日），明帝返回洛阳。当时，左仆射徐宣总管留守京师之事，明帝归来后，主事官吏把徐宣批示后的文书呈送明帝过目，明帝说：“我审阅和仆射审阅有什么不同！”竟然看都不看。

[9]十二月，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阳陵。

[9]十二月，将文昭皇后改葬在邺城朝阳陵。

[10]吴主扬声欲至合肥，征东将军满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吴寻退还，诏罢其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吴果更到合肥城，不克而还。

[10]吴王扬言要出兵到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上表奏请调兖州、豫州各军全部集中。吴军不久退兵，明帝下诏停止此次军事行动。满宠认为：“现在敌大举进兵不战而还，不是他们的本意。这必定是打算伪装退却以使我们停止作战准备，再倒转回来乘虚而入，攻我不备。”上表请求不能停止备战。十几天后，吴军果然重到合肥城下，攻不下城，只好退兵。

[11]汉丞相亮以蒋琬为长史。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每 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11]蜀丞相诸葛亮任用蒋琬为长史，诸葛亮数次外出征战，蒋琬常能筹措足够的粮食和兵员供给诸葛亮。诸葛亮每次都说：“蒋琬忠心而又有雅量，当是与我共同佐助帝王之业的人。”

[12]青州人隐蕃逃奔入吴，上书于吴主曰：“臣闻纣为无道，微子先出；高祖宽明，陈平先入。臣车二十二，委弃封域，归命有道，赖蒙天灵，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见精别，使臣微言纱旨，不得上达，于邑三叹，曷惟其已！谨诣阙拜章，乞蒙引见。”吴主即召入，蕃进谢，答问及陈时务，甚有辞观。侍中右领军胡综侍坐，吴主问何如？综对曰：“蕃上书大语有似东方朔，巧捷诡辩有似祢衡，而才皆不及。”吴主又问：“可堪何官？”综对曰：“未可以治民，且试都辇小职。”吴主以蕃盛语刑狱，用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数称蕃有王佐之才，普尤与之亲善，常怨叹其屈。于是蕃门

车马云集，宾客盈堂，自卫将军全琮等皆倾心接待；“惟羊及宣诏郎豫章杨迪拒绝不与通。潘浚子翥，亦与蕃周旋，馈饷之。浚闻，大怒，疏责翥曰：“吾受国厚恩，志报以命，尔辈在都，当念恭顺，亲贤慕善。何故与降虏交，以粮饷之！在远闻此，心震面热，惆怅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责所饷！”当时人咸怪之。顷之，蕃谋作乱于吴，事党，亡走，捕得，伏诛。吴主切责郝普，普怕惧，自杀。朱据禁止，历时乃解。

[12]青州人隐蕃逃到吴国，上书给吴王说：“我听说商纣王行为无道，微子先出离本国；汉高祖宽厚英明，陈平首先入境投靠。我今年二十二岁，舍弃故土，最顺于有道圣君，承蒙上天保佑，得以安全抵达，我来到此地已有数日，而主客之官把我看作一般的归降之士，没有再加精细的考察甄别，使我的精辟见解和美好意图不能呈献给陛下，再三叹息，为什么这样！谨到宫门呈递奏 章，乞蒙召见。”吴王随即召他入宫，隐蕃叩谢，回答问题和陈述时势，极善言辞，仪态从容。侍中右领军胡综在座，吴王问他印象如何？胡综答道：“隐蕃上书语气大，好象东方朔，乘巧敏捷、善于诡辩，好象祢衡，可是才能却比不上。”吴王又问：“可以担当什么官职？”胡答：“不可让他治理民众，暂且在京都试任一个低等职务。”吴王认为隐蕃多谈刑狱之事，就任他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屡次称隐蕃有辅佐帝王之才，郝普尤其与隐蕃亲密友好，经常抱怨叹息隐蕃屈才。于是隐蕃门前车马云集，宾客满堂，卫将军全琮以下等都倾心交往，只有羊和宣诏郎豫章人杨迪拒绝与隐蕃交往。潘浚的儿子潘翥，也和隐蕃交往应酬，还赠送物品给他，潘浚听说后勃然大怒，写信责备潘翥说：“我受国家厚恩，志在以生命回报，你住在京师，应当心怀恭顺，亲近贤能，仰慕善行，为什么和一个投降的人交往，还送给他粮食！我在远方听到此事，心头震动，脸上发热，惆怅数十天。信到后，赶快到信使那里接受一百杖的责罚，立刻索回赠送的物品！”当时人们都对潘浚的做法感到奇怪。没多久，隐蕃图谋在吴国叛乱，事被发觉逃走，后被捉到处死。吴王严厉责备郝普，郝普极为恐惧，自杀了。朱据被软禁，过一些时间才予解除。

[13]武陵五蛮夷叛吴，吴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吕岱还屯长沙沤口。

[13]武陵郡五蛮夷反叛吴国，吴王认为南方疆土安定，调交州刺史吕岱回军驻守长沙沤口。

资治通鉴卷七十二卷

魏纪四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太和五年（辛亥、231）

魏纪四 魏明帝太和五年（辛亥，公元231年）

[1]春，二月，吴主假太常潘浚节，使与吕岱督军五万人讨五溪蛮。浚姨兄蒋琬为诸葛亮长史，武陵太守卫秦浚遗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吴主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表以示浚，而召还，免官。

[1]春季，二月，吴王授予太常潘浚符节，命他与吕岱统领大军五万人讨伐五蛮。潘浚的妻只蒋琬担任诸葛亮长史，武陵太守卫上奏说潘浚派遣密使与蒋琬联系，有寄托归附的打算。吴王说："潘浚不会做这种事。"随即封好卫奏章以给潘浚看，而把卫召回，免去官职。

[2]卫温、诸葛直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洲绝远，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温、直坐无功，诛。

[2]卫温、诸葛直率军出海已有一年，兵士因为得了传染病而死的有十之 八九。洲极其遥远，最终也没能到达，只掠得夷洲几千人返回。卫温、诸葛直因出师无细，论罪被杀。

[3]汉丞相亮命李严以中都护署府事。严更名平。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于是大司马曹真有疾，帝命司马懿西屯长安，督将军张、费曜、戴陵、郭淮等以御之。

[3]蜀汉丞相诸葛亮命李严以中都护的官职署理汉中留府的事务，李严改 名李平。诸葛亮率领各路大军进犯魏境，围祁山，用木牛运输军用物资。这时大司马曹真有病，明帝命司马懿向西驻扎在长安，统领将军张、费曜、戴陵、郭淮等御诸葛亮。

[4]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卒。

[4]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去世。

[5]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

[5]自去年十月起不降雨，一直到这个月。

[6]司马懿使费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余众悉出，西救祁山。张欲分兵驻雍、，懿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懿遇于上之东。懿敛军依险，兵不得交，亮引还。

[6]司马懿命费曜、戴陵留下四千精兵防守上，其余的士兵全部出动，往西援救祁山。张打算分出部分兵力驻守在雍县、县，司马懿说："估计前面的部队能够独立抵挡敌军，将军的意见就对了；如果前面的部队不能抵挡敌军而分为前后两部分，这说是楚国三军所以被黥布击溃的原因。"于是进军。诸葛亮分出一支部队留下来进攻祁山，亲自率领大军到上迎战司马懿。郭淮、费曜等抄袭诸葛亮，诸葛亮击败他们，乘机收割了上的麦子，与司马懿在上以东相遇。司马懿收兵据险防守，两军不得交战，诸葛亮率军退回。

懿等寻亮后至于卤城。张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 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军食少，亦行去矣。"懿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诸将咸请战。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张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逆战，魏兵大败，汉人获甲首三千，懿还保营。

司马懿尾随诸葛亮之后到达卤城。张说："他这来迎战我军，要求作战达不到目的，认为我军利于不战，打算以持久之计制胜。况且祁山方面知道大军已经靠近，人心自然稳定，可以在这里驻军，分出一支奇兵，出现在他们的后路，不应当只敢尾随而不敢追击，使得民众失望。现在诸葛亮孤军用战，粮食又少，也快要走了。"司马懿不听从张的意见，有意尾随诸葛亮。已经赶上，又上山扎营，拒绝同诸葛亮交战。贾栩、魏平多次请求出战，还说："您畏蜀如虎，怎能不让天下人取笑！"司马懿对此很不满意。将领们纷纷请求出战。夏季，五月，辛巳（初十），司马懿便让张攻击围祁山之南的蜀无当军监军何平，

亲自据中路与诸葛亮正面对峙。诸葛亮命魏延、高翔、吴班迎战，魏军大败，蜀军俘获了三千人，司马懿退军何卫大营。

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追之。进至木门，与亮战，蜀入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右膝而卒。

六月，诸葛亮因为粮尽退军，司马懿命张追击。张进兵到木门，与诸葛亮交战，蜀军利用居于高地布下伏兵，万箭齐发，张右膝中箭而死。

[7]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7]秋季，七月，乙酉（十五日），皇子曹殷生，大赦天下。

[8]黄初以来，诸侯王法禁严切，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东阿王植上疏曰:“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伏惟陛下资帝唐钦明之德，体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递上，执政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亲姻之路通，庆吊之情展，诚可谓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乃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乘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至于注心皇极，结情紫闼，神明知之矣。然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退惟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齐义于贵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于圣世矣！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解朱组，佩青绂，驸马、奉车，趣得一号，安宅京室，执鞭珥笔，出从华盖，入侍辇毂，承答圣问，拾遗左右，乃臣丹诚之至愿，不离于梦想者也。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精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臣伏以犬马之城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崩城、陨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虚语耳！若葵藿之倾太阳，虽不为回光，然向之者诚也。窃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臣闻《文子》曰:‘不为福始

，不为祸先。”今之否隔，友于同忧，而臣独倡言者，实不愿于圣世有不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时雍之美，宣缉熙章明之德也！”诏报曰：“盖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恶终也，事使之然。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无禁锢诸国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诉。”

[8]黄初以来，对诸侯王的法制禁令为严厉，以至于姻戚之间都不敢互相往来问侯。东阿王曹植上书说：“尧教化天下，先从亲族开始再推及到疏远的人，从近支推及到远支。周文王以礼法对待其妻，推及兄弟，用此来治理国家。陛下具有唐尧一样神明完美的德行，推行文王谦谨恭敬的仁爱之心，恩惠遍沾后宫，恩宠显于九族，诸王百官轮流入值，国家的务不会在朝堂废弃，个人的感情也能在私下展布，姻亲之间的交往可以通达，喜庆哀吊的情感能够表达，真可谓是推己及人、广施恩德的了。至于为臣我，人际关系完全断绝，在政治清明时却受到禁锢，我暗自伤心。不敢奢望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再去修明世事，叙次人伦，更何况近来姻亲关系不能交往，兄弟之间背离绝交，吉凶之事不得不到音信，喜庆哀吊之礼完全废除。恩情如此背离，甚于过路之人，隔如此深远，超过胡人、越人。现在我因为受到种种制约，永无进朝晋见的希望，至于倾心王室，情绕宫庭，只有神明才知道。可是天意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想到各位新王时常怀有兄弟手足这情，愿陛下能沛然开恩赐下诏书，使各封国互相祝贺通问，四时之节，得以来京展拜，以叙骨肉欢聚的情谊，成全兄弟友好的义理。妃妾的母家，馈赠脂粉，一年可以两次往来问候，使亲王在礼义上与其他皇亲外戚比齐，在待遇上和文武百官同等。如果这样，那么古人所赞叹、《诗经》所歌咏的就再现于当今圣世了！我私下反省自己，连锥刀的用处都没有；但看到陛下所提拔任用的人，如果把我当作皇室之外的人，私下度量，也不比在朝人士差。如能允许我脱下藩王所戴远游冠，戴上大臣的武弁帽，解下藩王的红绣带，佩上大臣的青绣带，得到一个驸马都尉、奉车都尉之类的名号，把宅第安在京师，手执马鞭，帽边插笔，天子出游时随从前后，天子返宫后待命殿前，圣上垂问，承应回答，拾遗补阙，侍奉左右，这就是我亦诚之心的最大愿望，梦以求的理想。我追慕《鹿鸣》所描述君臣之的情景，经常吟咏《常棣》‘兄弟不是外人’的告诫，近思《伐木》求友的意义，最终感怀《蓼莪》父母之恩难以报答的悲哀，每逢四时节

令，离群独处，左右只有奴仆，面前只有妻子儿女，高谈阔论没有人听，精辟见解不能发挥，未尝不是听到音乐就抚心悲痛，举起洒怀就长长叹息。我以犬马的诚心不能感动人，正如人的真城不能感动天。感动上天而使城墙崩塌、夏日降霜的典故，我当初相信它们，但以我的心相比，这些不过是些虚夸！犹如向日葵倾向太阳，虽然太阳不为之回光，然而倾向之心是真诚的。我暗中自比为向日葵，而能够降下天地般恩惠，赐给日月星一样光明的人，其实正是陛下。我听说《文子》一书上说：‘不要开始有福，不要首先遇祸。’现在互相疏远隔阂，兄弟一同担忧，而我独自首先上奏的原因，实在是不愿意在圣明之世仍有人蒙受不到恩泽，想使陛下崇尚唐尧时代亲族和睦的美好，发扬文王之世政治清明的德政！”明帝用诏书回答说：“教化的推行，各有兴盛和衰落，不都是开始完善，终局非坏不可，而是时势迫使它这样。现今只是让各封国兄弟之间人情礼仪间化，妃妾母家减省脂粉馈赠，并没有禁止各封国往来问候的诏命。矫枉过正，下边的官吏害怕受到谴责，才造成您说的那种状况。已命令主管官员，照您的意见办。”

植复上疏曰：“昔汉文发代，疑朝有变，宋昌曰：‘内有朱虚、车牟之亲，外有齐、楚、淮南、琅邪，此则磐石之宗，愿王勿疑。’臣伏惟陛下远览姬文二虢之援，中虑周成召、毕之辅，下存宋昌磐石之固。臣闻羊质虎皮，见草则悦，见豺则战，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将不良，有似于此。故语曰：‘患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为也。’昔管、蔡放诛，周、召作弼；叔鱼陷刑，叔向赞国。三监之衅，臣自当之；二南之辅，求必不远。华宗贵族藩王之中，必有应斯举者。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也，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高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其其荣，殁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今臣与陛下践冰履炭，登山浮涧，寒温燥湿，高下共之，岂得离陛下哉！不胜愤懑，拜表陈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书府，不便灭弃，臣死之后，事或可思。若有毫厘少挂圣意着，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纠臣表之不合义者，如是则臣愿足矣。”帝但以优文答报而已。

曹植又上书说：“从前，汉文帝众代国出发，怀疑朝廷肆生事变，宋昌说：‘京城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些皇亲，外有齐、楚、淮南、琅琊各封国，都是磐石般的皇族，望君王不要怀疑。’我想陛下远的一定观览过周文王依靠虢仲、虢叔两位弟弟完成王业的记载，近一点还考虑过周成王时召公、毕公辅佐朝政之事，再就是关于宋昌磐石之固的比喻。我听说羊披上虎皮，看见草就高兴，看见豺狼就胆战，是忘记它身上披的虎皮了。而今任用的将领不优良，则与此相似。所以俗话说：‘怕就怕做事的人不了解所做的事，了解应该怎样做事的人却不能够去做。’古代周成王杀死管叔，流放蔡叔，用周公、召公作为辅佐；叔鱼被恶侯所杀，叔向却助晋国以成霸业；西周三监之乱，我自会引以为戒；二南之辅，不必远求。皇宗显贵和封国藩王中，必定有这种人才。能使天下倾耳注目的人，是当权者。所以谋略能够使人主改变，威望能够使下面慑服。豪门大族执政，不在于是否皇亲国戚，掌握着权柄，虽然疏远也举足轻重；势力衰落，虽是皇亲也必定轻微。所以取代齐国的人是田姓家族，而非吕姓家族；瓜分晋国者，是赵姓、魏姓，而不是姬姓，请陛下明察。在吉祥太平时专擅权位，在凶祸来临时赶快逃避的，都是异姓之臣。希望国家安定，祈求家族高贵，存则共享荣耀，亡时同当灾祸，都是皇族之臣。而今反倒疏远皇族亲近异姓，我因不解。我跟陛下齐踏薄冰，同蹈炭火，攀登高山，跨越深漳，寒冷炎热，燥热潮湿，无论环境好坏，都在一起，怎么能离开陛下呢？我内心不胜悲愤苦闷，上书陈情，如有不合圣意之处，请求暂且交给书府收藏，不要毁掉丢弃，我死之后，或许可以引起深思。如果有一丝一毫能合陛下圣意的地方，请在朝廷公开，使博古通今之士纠正我上书中不合大义之处。如能这样，我的愿望就满足了。”明帝只是以措辞感人的文章作为回答而已。

八月，诏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适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

八月，明帝下诏说：“先帝颁布诏令，不想让亲王们留在京都的原因，是因为皇帝年幼，母后摄政，防微杜，关系国家盛衰。朕不见各亲王已有十二年，悠悠情怀，怎能不思念！现下令所有亲王及皇族的

公爵侯爵，各派嫡子一人于明年正月来京朝会，但以后如有皇帝年少、母后在宫摄政的情况，自当按先帝的诏令办。”

[9]汉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后，主督运事。会天霖雨，平恐运粮不继，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欲杀督运岑述以解已不办之靓。又表汉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违错。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亮表平面前后过恶，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复以平子丰为中郎将、参军事，出教敕之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乘乎！若者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

[9]蜀汉丞相诸葛亮进攻祁山的时候，李平留守后方，掌管督运军需事务。当时正值霖雨连绵，他平担心运粮供应不上，派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传喻后主旨意，叫诸葛亮退军。诸葛亮承此旨退回。李平听到退军的消息，假装惊讶，说“军粮充足，为什么就回来？”又要杀督远粮的岑述来解脱自己失职不办的责任。还向汉王上表，说“军队假装退却，是想引诱敌人”。诸葛亮出示李平前后亲笔所写的全部信函、书奏等，矛盾重重。李平理屈词穷，低头认罪。于是诸葛亮上表奏明李平前后的罪恶，罢掉官职，削去封爵和食邑，流放到梓潼郡。又任用李平的儿子李丰为中郎将、参军事，写信告诫他说：“我和你们父子同心力辅助汉室，上表推荐你父亲典理汉中事务，委任你在东关镇守，自认为真心感动，自始至终可以依靠，怎么会想到中途背离呢？如果你父亲能认罪诲过，一心一意为国效忠，你与蒋琬推心置腹，同心共事，那么闭塞的可能通泰失去的可以再得到。请仔细思考这一劝戒，明白我的用心。”

亮又与蒋琬、董允书曰：“孝起前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卫尉南阳陈震也。

诸葛亮又给蒋琬、董允写信说：“孝起以前对我说李严居心刻深，乡里 认为不好接近。我以为他虽然严峻苛刻，但不触犯他也无妨，没有想到又有苏秦、张仪反复无常之事出人意料地重演，可以让孝起知道这件事。”孝起就是卫尉南阳人陈震。

[10]冬，十月，吴主使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扬州刺王凌，吴主伏兵于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凌云："道远不能自致，乞兵见迎。"凌腾布书，请兵马迎之。征东将军满宠以为必诈，不与兵，而为凌作报书曰："知识邪正，欲避祸就顺，去暴归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计兵少则不足相卫，多则事必远闻。且先密计以成本志，临时节度其宜。"会宠被书入朝，敕留府长史，"若凌欲往迎，勿与兵也。"凌于后索兵不得，乃单遣一督将步骑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击，督将迸走，死伤过半。凌，允之兄子也。

[10]冬季，十月，吴王派遣中郎将孙布诈降，以引诱扬州刺史王凌，吴王在阜陵设下伏兵布诈降，孙布派人告诉王凌说："道路太远，不能自己前去，请求出兵迎接。"王凌把孙布的书向上呈报，请求出兵相迎。征东将军满宠认为这必是许诈降，不给派军队，而替王凌写了一封给孙布的回信说："知道邪正之分，想要避开灾祸，顺应天意，脱离暴政，归顺正道，非常值得嘉许。本打算派兵迎接，可是算计着兵少不足以保卫您，兵多则事情必然远近传播。请暂且先对你的意图严加保密，以成全本来的志向，临到时机合适时再做部署。"适逢满宠接到命令入朝，临行命令留府长史："如果王凌想要去迎孙布，一定不要给他军队。"王凌在这以后要不到兵，就单独派遣一名督将率领步、骑兵七百人前往迎接，孙布乘夜袭击，督将逃走，兵士死伤过半。王凌是王允的侄子。

先是凌表宠年过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将召宠，给事中郭谋曰："宠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余年，有勋方岳；及镇淮南，天人惮之。若不如所表，将为所窥，可令还朝，问以东方事以察之。"帝从之。既至，体气康强，帝慰劳遣还。

先前，王凌上表说满宠年纪老迈，酷嗜饮酒，不可再担任独当一面的职务。明帝将要召回满宠，给事中郭谋说："满宠任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多年来，著有功劳，后来镇守准南，吴中十分畏惧他。如果情况不象王凌上表所说，将被敌人窥探利用，可以令他还朝，用询问东方军事的方式考察他。"明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满宠既到，看起来身体健康气色强壮，明帝加以慰劳后让他回任上。

[11]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11]十一月，戊戌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2]十二月，戊午，博平敬侯华歆卒。

[12]十二月，戊午（二十日），博平敬侯华歆去世。

[13]丁卯，吴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13]丁卯（二十九日），吴国大赦，改明年年号为嘉禾。

六年（壬子232）

六年（壬子，公元232年）

[1]春，正月，吴主少子建昌侯虑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吴主，因自陈久离定省，子道有阙；又陈陆逊忠勤，夫所顾忧。乃留建业。

[1]春季，正月，吴王的小儿子建昌侯孙虑去世。太子孙登从武昌入朝晋见吴王，诉说自己久离京城父母，不能尽到儿子的孝道；又说陆逊忠心勤恳，没有什么可顾虑担忧的。于是孙登留在建业。

[2]二月，诏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2]二月，魏明帝颁诏改封诸侯王，都由郡改称为国。

[3]帝受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谥平原懿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帝欲自临送葬，又欲幸许。司空陈群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礼述之，加以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以来，未有此比。而乃复自往视陵，亲临祖 载。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此万国之至望也。又闻驾欲幸许昌，二宫上下，皆悉居东，举朝大小，莫不惊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为喜凶有命，祸福由人，移走求安，则亦无益。若必当移避，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权时分止，何为举宫暴露野次，内公私烦费 ，不可计量。且吉士贤人，犹不妄徙其家，以宁乡邑，使无恐惧之心，况乃帝王成国之主，行止动静，岂可轻脱哉！"少府杨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该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 不听。三月，癸酉，行东巡。

[3]明帝的爱女曹淑去世，明帝极为悲痛，追谥为平原懿公主，在洛阳建庙，在南陵安葬，取甄后已亡的侄孙甄黄与她合葬匹配，追封甄黄为侯爵，并为他选立继承人，承袭爵位。明帝想要亲皇送葬，还想前往许昌。司空陈群直言规劝说："八岁以下的孩子死亡，没有丧葬的礼仪，何况还未满月，就以成人丧葬之送葬，加穿丧服，满朝都穿

白衣服，日夜在棺哀哭，自古以来没有能与此相比的。而陛下还要亲自去察看陵暮，亲自送葬。愿陛下抑制割舍这种有损无益之事，这是普天下最大的愿望。又听说陛下打算驾临许昌，太后、皇后两宫上下，都一齐随驾东行，满朝大小官员无不感到震惊奇怪。有人说这是想要避灾，有人说是打算营缮宫室而迁移殿舍，有的则不知什么原因。我认为吉祥和凶险，全是天命，灾祸和福分，由人掌握，用移居来祈求平安，也无益于事。如果必须移居避灾，修缮整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都可暂时分住，为什么要举宫上下暴露在旷野之地，公私花费巨大，难以计算。而且贤人吉士还不轻易迁居搬家，以便乡里安宁，使乡亲们没有恐惧之心，何况陛下是天下的主人，一举一动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呢！”少府杨阜说：“文皇帝、武宣皇后去世，陛下都不送葬，为的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防不测，为什么要给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送葬呢？”明帝都不接受。三月，癸酉（初七），起驾向东巡游。

[4]吴主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从公孙渊求马。

[4]吴王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船渡海到辽东，向公孙渊求购马匹。

初，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见谤毁。吴主尝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而神仙，世岂有仙人也！”吴主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贺等之辽东，翻闻之，以为五宜讨；辽东绝远，听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

起初，虞翻性情粗疏率直，酒后屡次出现过失，又喜好顶撞别人，多次被人毁谤。吴王曾与张昭谈论到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而你却说是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吴王对虞翻的恨愤不止一次两次，于是将虞翻贬到交州。等到周贺等去辽东，虞翻听到后，认为应该出兵讨伐五，辽东相隔极远，即使前来归附，也不足取，而今派人带财物去辽东购马，既不是国家之利又恐怕没有收获，想上书规劝不敢，将奏章给吕岱过目，吕岱没有回答。虞翻被怨恨的人告发，再次被贬到苍梧郡猛陵县。

[5]夏，四月，壬寅，帝如许昌。

[5]夏季，四月，壬寅（初六），明帝到达许昌。

[6]五月，皇子殷卒。

[6]五月，皇子曹殷去世。

[7]秋，七月，以卫尉董昭为司徒。

[7]秋季，七月，明帝提升卫尉董昭为司徒。

[8]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

[8]九月，明帝前往摩陂，修整许昌皇宫，新建景福殿、承光殿。

[9]公孙渊阴怀贰心，数与吴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之。散骑常侍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驱使为贼也。故曰:‘虎狼当路，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孝，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傥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等往皆无功，诏令罢军。

[9]辽东太守公孙渊暗地怀有二心，多次与吴国联系，明帝命当南太守田豫督领青州各路大军从海道，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同时进军讨伐公孙渊。散骑常侍蒋济劝谏说:“凡不是准备加以吞并的国家，不骚扰又不叛逆的藩属，都不宜轻易出兵诗伐。讨伐他们而不能制服，是迫使他们成为寇贼。所以说:‘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自会消失。如今海边之地，世世代代臣属于朝廷，每年上计报告人口、赋税、刑狱等情况，推举孝廉，不缺赋税和贡品，朝廷官员议论时都把辽东排在前面。即使一举出兵就能把他们打败，获得的民众也不足以增加国力，获得的财物也不能使我们富足；倘若失败，会由此结下怨恨，自毁信誉。”明帝不接爱。田豫待前往征讨都徒劳无功，下诏停止用兵。

豫以吴使周贺等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道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遂辄以兵屯据成山。贺等还至成山，遇风，豫勒兵击贺等，斩之。吴主闻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于交州。会翻已卒，以其丧还。

田豫认为吴国买马使节周贺等行将返归，时已冬季，海上风急，肯定畏惧海浪飘摇，靠岸行驶，而东边海岸水浅不能靠岸，必当赴经成山，成山又没有藏船之处，于是就派出部队把守成山。周驾等返回行

至成山，果然遇风上岸，田豫率军袭击周贺等，并杀了他。吴王听说后，才想起虞翻的建议，于是召 虞翻从交州返回。这时虞翻已经去世，只运回灵柩。

[10]十一月，庚寅陈思王植卒。

[10]十一月，庚寅（二十八日），陈思王曹植去世。

[11]十二月，帝还许昌宫。

[11]十二月，明帝回到许昌宫。

[12]侍中刘晔为帝所亲皇。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是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则曰"不可"。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执不可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与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谢曰："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无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予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

[12]侍中刘晔为明帝所亲近器重。明帝将要讨伐蜀国，朝廷内外都说："不可。"刘晔入朝与明帝商议，则说："可讨伐"；出来和朝廷大臣讨论，则又曰"不可"。晔有胆有识，谈论起来，有声有色，很动听，中领军杨暨是明帝的亲信大臣，也看重刘晔，是持不可伐意见中最为强硬的人，每次从朝廷出来，就去拜访刘晔，刘晔都讲不可讨伐的道理。后来，杨暨和明帝谈起伐蜀之事，杨暨恳切规劝，明帝说："你是个书生，怎么知晓军事！"杨暨谢罪说："我的话诚然不足采纳，侍中刘晔是先帝的谋臣，常常说蜀不可讨伐。"明帝说："刘晔与我说蜀可伐。"杨暨说："可以把刘晔叫来对质。"明帝下诏让刘晔来，问刘晔，刘晔始终不说话。后来刘晔单独晋见，责备明帝说："讨伐一个国家，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我知道这件大事后，常常害怕说梦话泄漏出去增加我的罪过，怎么敢向人说这件事？用兵之道在于诡诈，军事行动没开始时，越机密越好。陛下公开泄漏出去，我恐怕敌国已经听说

了。”于是明帝向他道歉。刘晔出来后，责怪杨暨说：“渔夫钓到一条大鱼，就要放长线跟在后，必须到可以制用时再用线将它牵回，那就没有得不到的。帝王的威严，难道只是一条大鱼而已！你诚然是正直的臣僚，然而计谋不足以采纳，不可不仔细想一想。”杨暨也向他道歉。

或谓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反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也为大鸿胪，以忧死。

有人对明帝说：“刘晔不尽忠心，善于探察皇上的意向而献媚迎合，请陛下试一试，和刘晔说话时全用相反的意思问他，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反，说明刘晔经常与陛下圣意相一致。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同，刘晔的 迎合之情必然暴露无遗。”明帝如其所言检验刘晔，果然发现他的迎合之情，从此疏远了他。刘晔于是精神失常，出任大鸿胪，因忧虑而死。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敦诚悫，内失君心，外于俗，卒自危，岂不惜哉！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确实是这样。以刘晔的聪明智慧和权术计谋，如果坚守道德大义，将忠信作为行动的准则，即使是古代的贤人，又怎能超过他！而刘晔只是施展才智，不重诚恳，在内失掉君王的宠信，在外受窘于世俗的压力，最终因此危害了自己，岂不可惜！

[13]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矫惧，以告其子骞。骞曰：“主上明圣，大 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意果解。

[13]刘晔曾经进谗言说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十分害怕，将此事告诉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圣明，您是大臣，如果不能融洽，不过不当三公而已。”几天后，明帝的不满之意果然消除。

尚书郎乐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见廉昭奏左丞曹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志意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

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今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独臣不尽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敬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不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其私报所憎，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遂使疏者不敢毁誉，以至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将遂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书》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知，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反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这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不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未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怀，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寺门，期实未得为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也羡辟大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洽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廉昭等乎！夫纠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

考其终始，必以违众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将何乐焉！”恕畿之子也。”

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因有才干受到宠信，他喜好收集群臣的微小过失用以向 上献媚。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我看见谦昭上奏说左丞曹有罪罚应当禀报，但曹不依据诏书，应深入追究责问。还说：‘其安应当处罚的人另行奏报。’尚书令陈娇上奏说自己不敢逃避处罚，也不敢陈述理由，辞意恳切悲恻，我暗自哀怜而为朝廷惋惜。古代帝王所以能娇正世风抚育人民的原因，没有不是远得百姓的戴，近靠群臣的竭尽智力。而今陛下日理万机，担忧劳苦，有时还在灯光下处理公务，但很多事情仍不能安顿，刑法禁令日渐松弛。察究原因，并非只是群臣不尽忠心，也是主上不能恰当地使用他们。百里奚在虞地愚钝而在秦国足智多谋，豫让在中行氏那里马马虎虎过日子，而在智伯那里显出了节操，这些都是古人的明证。如果陛下当今之世没有良才，朝廷乏贤能辅佐，难道可以追望稷、契的遥远踪迹，坐等来世的俊杰吗？现在所谓的贤能，都做了大官而享受着厚禄，然而侍奉君王的节操没建立，奉公守法的心思不专一的原因，是由于对委任的职责没有独断的权力，而时俗有许多禁忌的缘故。我以为忠臣不必是亲信，亲信不一定就忠心耿耿。现在被疏远的人批评别人而陛下怀疑是挟私报仇，赞誉别人则陛下怀疑是出以私情偏爱，左右亲信有的就乘机顺着您的心意说话，于是使被疏远的人不敢提出批评或赞誉，以至政事中的变更也都受到猜嫌。陛下应当思如何使朝臣的心胸开阔起来，鼓励有道之士的气节，使他们自行向古人看齐，垂名史册，可是现在反而让像廉昭这种人在中间扰乱，我恐怕大臣们将会只要求安身保位，而坐观国家得失，成为后世的鉴戒。古代周公警告鲁侯说：“不在使大臣抱怨不任用他们。’这是说不是贤能就不可用为大臣，凡是大臣就不可不用。《尚书》举出舜的功劳，称他除去四凶，不是说有罪的人可以不问大小一概赶走。而今朝廷大臣不是认为自己没有才干，而认为是陛下不任用；不是认为自己无知，而认为是陛下没有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照周公和贤能，大舜排除奸恶的作法，使侍中、尚书坐则在帷幄中侍侯，行则跟从在御驾左右，亲自答对陛下诏问，各尽所知，那么群臣的品德行为都可以了解，忠成贤能的人进用，愚笨恶劣的人降职，谁还敢模棱两可而不竭尽才能。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商议国家大

事，使群臣人人能竭尽才能，是贤能还是愚劣，在于陛下使用恰当。这样治理事情，什么事不能办；这样来建立功勋，什么功勋不能成就！每有军机大事，诏书上常说：‘谁能忧虑这些呢？我只能自己忧虑。’最近诏书上又说：‘忧公忘私的人必定不能这样，但先公后私自己就可以做到。’恭读圣明诏书，才知道陛下对下情了解得很深很透，然而也对陛下不根本上治理而只忧虑枝节问题感到奇怪。人贤能与否，当然有先天本情，就是我也认为朝廷大臣不都完全称职。圣明的主上用人，是使贤能的人不敢保留他的能力，而使没有才能的人不得占据不能胜任的官位。推选不是贤能之人，未必是有罪过；满朝上下都能容得这种不适当的人，才是怪事。陛下明知某人没有尽力而为他的职责忧虑，知道某人没有才能而教他办事，岂不只是主上辛劳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并存于世，也终究不能认为这样就算是治理国家。陛下还担心台阁禁令不够严，人情请托不能断绝，定出迎客出入的制度，让凶恶的官吏守卫官府厦门，这实在不是实行禁令的根本作法。以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侄儿，还有人止书控，纷纷弹劾。最近司隶校尉孔羡聘用大将军狂妄无理的弟弟，而主管官员不说一句话，那种望风迎合的态度，甚于接受嘱托，这是不按实情选用人才的结果。窦嘉有皇亲的宠信，郭躬不是国家重臣，还尚且如此；用今天的情况和古代相比，这是陛下自己没有作出必要的处罚用以杜绝结党营私的源头。也入禁地的制度，让恶吏守门，不是治世的办法。假使我的话有一点承陛下明察采纳，还怕什么邪恶不除灭，而豢养廉昭之辈！本来，检举揭发奸恶，就是尽忠的举动；然而世人憎恨小人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顾情理而只是以迎合以求提拔。如果陛下不再察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定以为违背众议抵世事是为奉公，窥人过失向上告发是尽忠节。那么为什么真有才能的人反而不去做这种事？实在是顾及正道而不去这样做而已。使天下的人都背离正道而去谋取私利，本是君王所最忧虑的，陛下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帝尝卒至尚书门，陈矫跑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积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帝尝问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也；可谓社稷则未知也。”

明帝曾经突然来到尚书台门，陈矫跪着向明帝说：“陛下要去哪里？”明帝说：“我想看一看公文。”陈矫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是陛下应该亲临的事情。如果我不称职，那么就请罢免我，陛下应该回去。”明帝惭悔，乘车返回。明帝曾经问陈矫：“司马懿忠贞不渝，可以答得上是国家大臣吗？”陈矫答：“他是朝廷中有声望的人，国家能不能依靠他不知道。”

[14]吴陆逊引兵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救之。满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绝，不来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军趋杨宜口，吴人闻之，夜遁。

[14]吴陆逊率军向庐江进发，朝中议论认为应该火速前往救援。满宠说：“庐江虽小，但有精兵良将，可以防守一段时间。而且，敌人是舍船登陆行军二百里而来，没有后继部队。不来还找算引诱他们来，现在应该听任他们向前行进，怕的就是他们逃走我们赶不上。”于是整军直赴杨宜口，吴军听到消息后，连夜撤退。

是时，吴从岁有来计。满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护军将军蒋济议以为：“既均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动略无限，必淮北为守。”帝未许。宠重表曰：“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矣！”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诏遂报听。

这时，吴国每年都有攻魏的计划。满宠上书说：“合肥城南临长江、巢湖，北面远离寿春，敌军围攻合肥，肯定据水取占地势；我军救援，应当先攻破敌人主力部队，然后包围才会解除。敌军进攻极为容易容易，而我们出兵救援却很困难，应该调出城内军队，在城西三十上，有奇险可依，另建城堡固守，这是为了引诱敌人上岸，在平地上功断他们的退路，此计为宜。”护军将军蒋济议论说：“这样做既是向天下表现出软弱，而且望到敌人烟火就毁坏城池，这是敌人还未进

攻而先自动解除防守。一旦到这种地步，敌人就会肆强抢掠夺，我军肯定将会退到淮河北岸防守。”明帝不同意。满宠又上书说：“孙子说‘用兵必须诡诈，所以要能战而显示也不能，以小利引诱敌人骄狂，假装恐惧使敌人上当’，这就是表面和实质不必相适应。又说：‘善于牵动敌人者要造成一定的势态。’现在敌人未到而我们已从城内撤出，这就是以阵势引诱敌人。引诱敌人远离水域，选择有利时机发动攻击，在城外战场上取胜，城内就会得到保佑！”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计策比较完善，明帝于是下诏批准。

青龙元年（癸丑、233）

青龙元年（癸丑，公元233年）

[1]春，正月，甲申，青龙见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观龙，改元。

[1]春季，正月，甲申（二十三日），在摩陂中出现一条青龙。二月，明帝去摩陂观青龙，更改年号。

[2]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奉表称臣于吴；吴主大悦，为之大赦。三月，吴主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珍贷，九锡备物，乘海授渊，封渊为燕王。举朝大臣自顾雍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护关舒、综而已；”吴主不听。张昭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吴主反覆难昭，昭意弥切。吴主不能堪，按剑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常恐失计。”昭孰视吴主曰：“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吴主掷刀于地，与之对泣，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吴主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

[2]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携带表章赴吴称臣，吴王非常高兴，为此大赦天下。三月，吴王派遗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领大军万人，携带金银财宝、奇珍异贷及九锡齐备，乘船渡海赏赐公孙渊，封公孙渊为燕王。自顾雍以下的满朝大臣都直言规劝，座为“公孙渊不可轻信，这样做，对他的恩遇太厚了，只要派遣官兵护送宿舒、孙综就够了。”吴王不接受。张昭说：“孙渊背叛魏国，

害怕讨伐，从远地而来求援，绝不是他的本意。如果公孙渊改变主意，打算自动向魏表明忠心，我们的两位使节不能返回，不也让天下人取笑吗？”吴王反复驳诘张昭，张昭越发坚持己见。吴王不能忍受，按着佩剑恼怒地说：“吴国士族之人入宫则参拜我，出宫则参拜您，我敬重您已经到了极点，而您屡次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我，我常常唯恐自己做出不愿做的事。”张昭看着吴王说：“我虽然知陛下不会采纳我的建议，但每次都竭尽愚忠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太后临终时呼唤我到她的床前，留下遗诏，吩咐我辅佐陛下的话音犹在耳边的缘故。”接着泪满面，吴王将刀扔在地上，与张昭相对哭泣。然而还是派遣张弥、许晏去往辽东。张昭对不采纳他的意见忿忿不平，声称有病不去朝见。吴王怨恨张昭，下令用土将张昭家的大门都住，张昭又从里面用土将门封死。

[3]夏，五月，戊寅，北海王蕤卒。

[3]夏季，五月，戊寅（十八日），北海王曹蕤去世。

[4]闰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4]闰五月，庚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5]六月，洛阳宫鞠室灾。

[5]六月，洛阳宫鞠室发生火灾。

[6]鲜卑轲双能诱保塞鲜卑步度根与深结和亲，自勒万骑迎其累重于陉北。荆州只毕轨表辄出军，以外威比能，内镇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已为比能所诱，有自疑心。今轨出军，慎勿越塞过句注也。”比诏书到，轨已进军屯阴馆，遣将军苏尚、董弼追鲜卑。轲比能遣子将千余骑迎步度根部落，与尚、弼相遇，战于楼烦，二将没，步度根与泄归泥部落皆叛出塞，与轲比能合寇边。帝遣骁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轲比能乃走幕北，泄半泥将其部众来降。步度根寻为轲比能所杀。

[6]鲜卑首领轲比能引诱保塞鲜卑首领步度根与他深交和睦，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在陉北迎接步度根的人马辎重，荆州刺史毕轨上表请求马上出兵，对外威胁柯比能，对内镇压步度根。明帝审阅上表后说：“步度根已以被轲比能引诱，心虚多疑。现在毕轨也兵征讨，一定要谨慎行事，不要越过边塞句注山。”等到诏书送到，毕轨已经进军到阴馆驻屯，派遣将军苏尚、董弼追击鲜卑人。轲比能派遣儿子率领一千多

骑兵迎接步度根部落，自己与苏尚、董弼遭遇，在楼烦交战。苏尚、董弼战死，步度根部落与泄归泥部落全部叛变出塞，与轲比能联合，侵犯魏边境。明帝派遣骁骑将军秦郎率中军前往征讨，轲比能逃到漠北，泄归泥率领部众归降，步度根不久就轲比能杀掉。

[7]公孙渊知吴远难恃，乃斩张弥、许晏等首，传送京师，悉没其兵资珍宝。冬，十二月，诏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

[7]公孙渊自知吴国相距遥远难以信用靠，于是斩张弥、许晏等人首级，送到京城，全部吞并了吴国的士兵及带来的金银财宝。冬季，十二月，颁诏任命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为乐浪公。

吴主闻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踊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

吴王听到消息勃然大怒说："腾年已六十，人世间的艰难困苦，还有什么没经历过，近来却被鼠辈所戏弄，令人气涌如山。如不亲手斩掉鼠辈的脑袋扔进大海，就再也无颜君临万国，即令为此亡国颠沛，也决不怨恨！

陆逊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资，诞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圣化所绥，万里草偃，方荡平华夏，总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党之戒，轻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不怀细而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窥，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马，柰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

陆逊上书说："陛下以神明威武的资质，生当大命，在乌林大破曹操，在西陵大败刘备，在荆州生擒关羽，这三个败虏都是当世英雄，却都被陛下摧折他们的锋芒。圣明的教化安抚四方，风行万里而小草为之倾倒，如今，正临荡平中原、统一天下之时，现在不能忍住小恨而发出雷霆万钧般怒火，是违背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古训，轻视自己为帝王的贵重身分，这是我感到惑的。我听说，行万里路的人不在中途止步，立志取得天下的人不对小事耿耿于怀而危害大局。强大的敌人压境，荒远之地还没有臣服，陛下乘船远征，必然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事到临头才去忧虑，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如能使国家大

事及时报捷，那么分孙渊不用征讨自己就会归顺。而今陛下还恋惜远在辽东的人口和马匹，怎么单单要舍弃江东万安的根本基业而不珍惜呢？”

尚书仆射薛综上疏曰：“昔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德请刎颈以血染车。何则？水火之险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辽东戎貊小国，无城隍之固，备御之术，器械铢钝，犬羊无政，往必禽克，诚如明诏。然其方土寒，谷稼不殖，民习鞍马，转徙无常，卒闻大军之至，自度不敌，鸟惊兽骇，长驱奔窜，一人匹马，不可得见，虽获空地，守之无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有成山之难，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加以郁雾冥其上，碱水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染，凡行海者，稀无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圣，当乘时平乱，康此民物。今逆虏将灭，海内垂定，甩违必然之图，寻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仇，既非社稷之重计，又开辟以来所未尝有，斯诚群僚所以倾身侧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者也 。”

尚书仆射薛综上书说：“从前汉元帝想乘楼船，薛广德请求自刎，以鲜血染车来阻止。为针么？因为水火无情，至危至险，不是帝王所应北临之地。今辽东蛮戒小国，没有坚固的城堡，防御的战术，兵器轻钝，如犬、羊一般不懂治国，前去征伐必胜无疑，正如陛下诏书所言。然而其国土狭小、贫瘠严寒，庄稼不能生长，民众熟习骑马，流动无常，忽听大军来到，自量抵抗不过，如鸟惊兽骇，四散远逃，我们会连一人一马都见不到，虽然得到了这块空旷地方，但守住它毫无益处，这是不可出兵的原因之一。加之大海无际，洪流深广，已有成山之难，海上航行变化无常，大风大浪难以避免，转 眼之间，连人带船全被吞没，即使有尧舜的德行和智慧，也无法施展，有孟贲、夏育的勇敢和力量，也不能发挥，这是不可出兵的原因之二。还有，浓郁的云雾罩在天空，咸苦的海水蒸发在下面，极易使人生脚气病，互相传染，凡在海上航行的人，很少有人不生此病，这是不可出兵的原因之三。上天生出神明的圣人，当运用时机削平动乱，使人民康盛，社会富足。而今敌逆就要灭除，海内将要平安，却要违背既定的大政方略，自寻至危的困阻，忽视国家的安危，发泄一时的气愤，既不是有

利于国家的大计，又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举动，实在是群臣所以坐卧不安，吃饭不香，睡觉不稳的原因。”

选曹尚书陆瑁上疏曰：“北寇与国，壤地连接，苟有间隙，应机而至。夫所以为越海求马，曲意于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规，激以动众，期乃猾虏所愿闻，非大吴至计也。又后家之术，以功役相疲，劳逸相待，得失之间，所觉辄多。且沓渚去渊，道理尚远，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远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与北未绝，动众之日，唇齿相济；若实了然无所凭赖，其畏怖远迸，或难卒灭，使天诛稽于朔野，山虏乘间而起，恐非发之长虑也！”吴主未许。

选曹尚南瑁上书说：“北方的魏与我国土地相接，如果稍有空隙，就会乘机而入。我们所以要渡越大海，求购马匹，违心结交孙渊的原因，是为解决眼前的马荒之急，除掉魏这一心腹之患。现在反而要舍本求末，舍近求远，因一时气忿改变规划，一时激动兴师动众，这才是狡猾的敌人愿意听到的，而绝不是我大吴最好计策。还有，兵家战术，在于使敌人疲劳，以逸待劳，得失之间，察觉与不察觉则大不相同，况且沓渚县离公孙渊路途还很遥远，如大军到达，也要把兵力一分为三，让体格强壮的士兵向前进攻，稍差的守卫船舰，最差的运送粮食。大军人数虽然很多，但难以全部用上。加之靠步行背粮，长途跋涉深入故境，那一带战马众多，能够随时截击我们。如果公孙渊狡猾奸许，与魏并未断绝关系，我们大军出动之日，他们就会如同唇齿，互相援助；如果确实孤立无援，因为惧怕而远逃，或许也难很快消灭，我们对他的惩罚及于北方荒野，而国内的山越叛民乘机四起，这恐怕也不是万全的长久这策。”吴王没有同意。

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诛暴乱、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庙堂之上，以余议议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盘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未有正于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号称帝，于时天下安，百姓康阜，然汉文犹以远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场犹警，未家以渊为先。顾陛下抑威任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吴主乃止。

陆瑁再次上书说："战争，固然中古代用来诛杀暴乱、威镇四方蛮夷的行动。然而战事要在奸雄已经灭除，天下太平无事，在朝廷之上从从容容地充分讨论之后才可进行。至于在中原战乱不断，九州之地各自盘踞相互为敌之时，大都须将本国的根本大业加深加固，爱护人力，珍惜财物，没有偏在这时舍近治远，使军队疲的，从前尉佗叛逆，僭号称帝，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富足，可是汉文帝仍然认为出兵远征并不容易，只是派陆贾前去劝喻而已。而今首恶元凶还未消灭，边境地区不断报警，不宜先去讨伐公孙渊。愿陛下抑制盛怒，任用计谋，暂息六军，秘密策划，以后再去图取，则天下万幸！"吴王这才罢休。

吴主数遣人慰谢张昭，昭固不起。吴主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吴主烧其门，欲以恐之，昭亦不出。吴主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吴主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

吴王多次派人慰问张昭，向他道歉，张昭始终不出来。吴王有次出宫，经过张昭家门呼唤他，张昭声答病重。吴王让人火烧张昭家门，想要恐吓张昭，张昭也不出来。吴王便让人把火来掉，在门中长时间等侯，张昭几个儿子一齐扶张昭起床，吴王自己的车把他拉回宫，深切地责备自己，张昭不得已，然后参加朝会。

初，张弥、许晏等至襄平，公孙渊欲图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玄菟在辽东北二百里，太守王赞，领户二百，旦等皆舍于民家，仰其饮食，积四十许日。旦与群等议曰："吾人远辱国，自弃于此，与死无异。今观此郡，形势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烧城郭，杀其长吏，为国报耻，然后伏死，足以无恨。孰与偷生苟活，长为囚虏乎！"群等然之。于是阴相结约，当用八月十九日夜发，其日中时，为郡中张松所告，赞便士众，闭城门，旦、群、德、强皆逾城得走。时群病疽疮著膝，不及辈旅，德常扶接与俱，崎岖山谷，行六七百里，创益困，不复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群曰："吾不幸创甚，死亡无日，卿诸人宜速进道，冀有所达，空相守俱死于穷谷之中，何益也！"德曰："万里流离，死生共之，不忍相委。"于是推旦、强使前，德独留宋群，采菜果食之。旦、强别数日，得达句丽，因宣吴主诏在丽王位宫及其主簿，绐言有赐，为辽东所动夺。位宫等大喜，即受诏，命使人随旦还迎群，遣皂

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吴，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鸡皮十具。旦等见吴主，悲喜不能自胜。吴主壮之，皆拜校尉。

最初，张弥、许晏等到达辽东襄平，公孙渊打算消灭他们，于是拆散他们的官兵，把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及官兵六十人安置在玄菟。玄菟在辽东以北二百里，太守王赞管辖二百户人家。秦旦等都居住在民家，靠他们供给饮食，住了四十多天。秦旦与张群等商议说："我们远在异域，辜负了使命，被弃于此地，与死无异。现观察此郡，防守十分薄弱，如果我们一旦齐心，放火焚烧城廓，杀死他们的官吏，为国家报仇雪耻，然后一死，也足以无恨了。这比苟且偷生，长久地做囚犯活着怎么样！"张群等都赞成。于是暗中相互 约定，当在八月十九日夜里起事。那天中午，被郡中人张松告密，王赞便集合起部众，关闭城门，秦旦、张群、杜德、黄强全都爬过城墙逃出。当时张群膝盖生疮，跟不上别人，杜德常常搀扶照应他一起走，山路程崎岖不平，走出六七百里，伤势更加严重，不能再向前走，躺在草丛中，互相守悲伤流泪。张群说："我不幸伤得厉害，离死没几天了，你们几位应该加紧向前赶路，指望有个去处，白白地守着我都会死在深山穷谷之中，有什么益处！"杜德说："万里流离，生死与共，怎么能忍心抛弃你！"于是推出秦旦、黄强在前先行，杜德一人留守张群，采集野菜、山果给他吃。秦旦、杜德离开了几天，到达高句丽国，随机宣称吴王给高句丽王位宫及其主簿颁下 诏书，谎称赏有赐品，都被辽东所劫掠。位宫等非常高兴，随即受诏，下令使人跟随秦旦返回迎接张群，又派遣差役二十五人，护送秦旦等返回吴国，上表称臣，进贡貂皮一千张，鸡皮十件。秦旦等见到吴王，悲喜交集，不能自制，吴王也被他们感动，都提升为校尉。

[8]是岁，吴主出兵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余日，不敢下船。满宠谓诸将曰："孙权得埕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 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水隐处以待之。吴主果上岸耀兵，宠伏兵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吴主又使全琮攻注安，亦不克。

[8]这一年，吴王出动大军打算围攻新城，但因远离水域，停泊二十多天，不敢下船上岸。满宠对将领们说："孙权得知我们迁移城址，必定在他的部众中说了狂妄自大的话，如今大举出兵而来，是想求得

一时之功，虽然不敢到城前攻击，也必当上岸炫耀武力，显示实力有余。”于是秘密派遣步、骑兵六千人，埋伏在肥水隐蔽的地方等待。吴王果然率军上岸炫耀，满宠伏兵突然起而袭击，斩杀吴兵数百，吴兵中也有跳入水中淹死的。吴王又派全琮攻打六安，也没能攻下。

[9]蜀降都督张翼用法严峻，南夷豪帅刘胄叛。丞相亮以参军巴西马忠代翼，召翼令还。其人谓翼宜速归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蛮夷蠢动，不称职，故还耳。然代代未至，吾方临战场，当运粮积谷，为灭贼之资，岂可以黜退之故而废分家之务乎！"于是统摄不懈，代到乃发。马忠因其成基，破胄，斩之。

[9]蜀国降都督张翼执法严峻，南方夷人首领刘胄起兵叛乱。丞相诸葛亮命参军巴西人马忠接替张翼，调张翼返回。他的部下告诉张翼应即速返归接受处罚，张翼说："不对，我是因为蛮夷叛乱，没有能力平息，因此被召回。可是，接替我的人还没有到达，而我正身临战场，应当转运粮食积存谷米，作为消灭叛敌的资本，怎么可以因罢黜的缘故而使国家的军务荒废呢？"于是统筹兼理毫不松懈，马忠抵达后才出发返回。马忠利用张翼打下的基础，击败刘胄，并杀了他。

[10]诸葛亮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远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

[10]诸葛亮鼓励发展农业，训练军队，制作木牛、流马为运载工具，运粮集存在斜谷口，修整斜谷屯积军粮和物资的仓库；百姓和士兵得以休息，前后三年，才动用他们。

二年（甲寅、234）

二年（甲寅，公元234年）

[1]春，二月，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寇，遣使约吴同时大举。

[1]春季，二月，诸葛亮倾十万大军从斜谷出兵攻魏，并派遣使节前往吴 国相约同时大举出兵。

[2]三月，庚寅，山阳公卒，帝素服发丧。

[2]三月，庚寅（初六），山阳公刘协去世，魏明帝身穿素服发丧。

[3]已酉，大赦。

[3]已酉（二十五日），大赦天下。

[4]夏，四月，大疫。

[4]夏季，四月，流行瘟疫。

[5]崇华殿灾。

[5]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

[6]诸葛亮至，军于渭水南。司马懿引军渡渭，背水为垒拒之，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亮果屯五矿丈原。

[6]诸葛亮到达县，大军驻扎在渭水的南面。司马懿率领军队渡过渭水，背水立营抵御诸葛亮，对将领们说："诸葛亮如果从武功出兵，依山而往东，确实可怕；如果向西前往五丈原，将领们就没事了。"诸葛亮果然驻扎在五丈原。

雍州刺史郭淮言于懿曰："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堑垒未成，汉兵大至，淮逆击却之。

雍州刺史郭淮对司马懿说："诸葛亮肯定争夺北原，应当先去占据它。"议论的人多数都说不必这样，郭淮说："如果诸葛亮跨过渭水登上北原，和北山连兵，断绝长安通往陇西的道路，使百姓和羌人动荡不安，这对国家是不利的。"司马懿便郭淮驻防在北原。营垒还没有筑成，蜀炽大部队已经到来，郭淮迎战，击退了蜀军。

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已志不伸，乃公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诸葛亮因为前几次出兵，都是由于运粮跟不上，使自己的志向不能伸展，就分出部队实行屯田，作为长期驻军的基础，屯田的士兵和渭水之滨居民杂处在一起，而百姓安居乐业，蜀军并无私弊。

[7]五有，吴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众号十万；又遣陆逊、诸葛瑾将万余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淮赂广陵、淮阴。六月，满宠欲率诸军求新城，殄夷将军田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图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矣。"

[7]五月，吴王率军信驻巢湖口，直指合肥新城，号称十万大军；又派遣陆逊、诸葛瑾统率一万余人进入江夏、沔口，进指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入淮河，直指广陵、淮阴。六月，满宠想要率领各路大军救援新城，殄夷将军田豫说：“敌人倾巢动，大举进攻，不是为图小利，而是打算以新城为钓饵，引诱我大军前来。应当听任仓们攻打新城，挫伤其锐气，不应与之争战以决胜负，城攻不下，士兵必然疲怠；待他们疲怠后再攻击，可以大获全胜。如果敌人看出这一计策，必不再攻城，势必自行撤退。如果我们马上进军，正中了他们的奸计。”

时东我方吏士皆分休，庞表请召中军兵，并召所休将士，须集击之。散骑常侍广平刘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必不能制。宠请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先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矣。”帝从之。

此时，在东方的部队正轮番休假，满宠上表请征召中军兵，并征召休假的将士，集中力量迎战。散骑常侍广平人刘劭商议时认为：“敌军人数众多，而且刚刚来到，意志专一，士气旺盛，满宠因守军人少又在自己防地作战，即使出击，步定不能制胜敌军。他请求援军，没什么过失。我认为可以先派遣步兵五千，精骑兵三千，做为先头出发，扬言从数道进军，造成震慑敌人的形势。骑兵到达合肥，疏散队列，多布旌旗，多擂战鼓，在城下展示兵力，然后带领部队从敌人背后出现，占其退路，扼其粮道。敌人听说我大军前来，骑兵截断了后路，必定震惊而逃，不战自破。”明帝采纳子这一建议。

宠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帝不听，曰：“昔汉光武遣兵据略阳，终以破隗嚣，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纵权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诸将坚守，吾将自往征之，比至，恐权走也。”乃使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助司马懿御诸葛亮，敕懿：“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龙舟东征。

满宠想要转移新城守军，引敌人到寿春，明帝不同意，说：“从前汉光武派遣部队占据略阳，终于攻破隗嚣。先帝在东方设置合肥，在南方把守襄阳，在西方固守祁山，贼兵一来就在这三城之下被击败，其原因正是因为它们处于必争之地。即使权攻打新城，肯定不能攻下。命令将士们坚持守住，我将亲自前往征讨。到那时，孙权恐已经逃走。”于是派遣征蜀护军秦朗统率步、骑兵二万人援助事马懿抵御诸葛亮，命令司马懿：“一定要坚守壁垒，不与决战，挫败敌军锋芒，使们们进攻不能得逞，撤退不能交战，停留时间长久，粮食就要耗尽，劫掠也不会有收获，则必撤军。待敌撤退时再去追击，才是全胜之道。”秋季，七月明帝亲登龙舟东征。

满宠募壮士焚吴攻具，射杀吴主之弟子泰；又吴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数百里，疑兵先至。吴主始谓帝不能也，闻大军至，遂遁，孙韶亦退。

满宠招募壮士焚烧吴国攻城的器械，射死吴王的侄子孙泰，而且吴国官兵多有生病。明帝离吴国驻地数百里时，迷惑敌人的先遣军已先行到达。吴王开始认为明帝不会亲征，听到率大军已到，于是撤走，孙韶也退兵。

陆逊遣亲人韩扁奉表诣吴主，逻者得之。诸葛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还，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当有以。”乃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还，无所复忧，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魏人素惮逊名，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趣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围，托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斩获千余人而还。

陆逊派遣亲信韩扁携带表章到吴王那里，被魏巡逻的人截获。诸葛瑾听到消息后非常害怕，写信给陆逊说：“主上已经撤军回去，敌军俘得韩扁，会完全知道我们的虚实，而且河水已干，应当火速撤军。”陆逊未回答，正在催促部众种菜、种豆，和部将下棋射戏同平常一样。诸葛瑾说：“陆逊足智多谋，他一定有原因。”于是亲自前来会见陆

逊。陆逊说"贼军知道主上已经回去，再没有什么忧虑的，得以专门用力对付我。而且他们地住关口要道，我们的兵将心怀恐惧，应当镇定以安军心，再设计权变，然后撤出。现在即便表示撤退，贼军必定认为我们害怕了，仍然会来施加压力，我们势所必败。"于是秘密地与诸葛瑾订下计谋，命令诸葛瑾督领船队，陆逊出动全部兵马以示向襄阳城进发，魏兵素来惧怕陆逊的名声，急忙撤还赶赴襄阳城。诸葛瑾便率领船队驶出，陆逊从容地整理队伍，故作声势，步行走到船上，魏军不敢逼近。行到白围时，假称停留打猎，秘密派遣将军周峻、张梁等袭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杀死俘获一千人余人而还。

群臣以为司马懿方与诸葛亮相守未解，车驾可西幸长安。帝曰："权走，亮胆破，大军足以制之，吾无忧矣。"遂进军至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

群臣以为司马懿正在同诸葛亮相持不解，明帝可以向西临幸长安。明帝说："孙权已经退走，诸葛亮必然破胆，大军足以制胜，我没有忧虑了。"于是进军到寿春，检录各将领的功劳，封官授爵赏赐嘉奖各有不同。

[8]八月，壬申，葬汉孝献皇帝于禅陵。

[8]八月，壬申（二十日），在禅陵为汉献帝下葬。

[9]辛巳，帝还许昌。

[9]辛巳（二十九日），明帝返回许昌。

[10]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百余日，亮数挑战，懿不出。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懿怒，上表请战，帝使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护军姜维谓亮曰："辛佐治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10]司马懿同诸葛亮相持了一百多天，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就是不出兵。诸葛亮就把妇女使用的头巾、发饰和衣服送给司马懿，司马懿恼羞成怒，上表请求出战。明帝派遣卫尉辛毗执持符节为军师来节制司马懿的行动。护军姜维对诸葛亮说："辛毗持符节来到，贼军不会再出战了。"诸葛亮说："司马懿本来就无心作战，所以一定要请求出战，是向部众表示敢于用武而已。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如果他能制胜我军，难道还要远隔千里而请求作战吗？"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者对曰：“诸葛公夙兴夜，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九升。”懿告人曰：“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诸葛亮派遣使节到司马懿军中，司马懿向使者询问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和办事多少，不打听军事情况，使者答道：“诸葛公早起晚睡，凡是二十杖以 上的责罚，都亲自披阅；所吃的饭食不到几升。”司马懿告诉人说：“诸葛孔明进食少而事务烦，他还能活多久呢！”

亮病笃，汉使尚书仆射李福省侍，因谘以国家大计。福至，与亮语已，别去，数日还。亮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谘弥日，有所不尽，更来求决耳。公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谘请，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诸葛亮病重，汉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前来问候，同时询问国家大事。李福来到，诸葛亮谈话完毕，辞别而去，几天之后又回来。诸葛亮说：“我知道您返回来的意图，近来虽然整天谈话，有些事还没有交待，又来听取决定了。你所要问的事蒋琬适合。”李福道歉说：“日前确实不曾询问，如您面年这后，谁可以担负重任，所以就又返回。再请问蒋琬之后，谁可承担重任？”诸葛亮说：“费可以继任。“又问费这后怎么样？诸亮没有回答。

是月，亮卒于军中。长史杨仪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司马懿，懿追之。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敛军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闻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按行亮之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还。

这个月，诸葛亮在军中去世，长史杨仪整顿军队而退。百姓跑着去报告司马懿，司马懿追赶汉宫。姜维命令杨仪调转战旗方向，擂响战鼓，象是即将对司马懿进攻。司马懿收军后退，不敢向前逼进。于是杨仪结阵离去，进入斜谷之后才发丧。百姓为此事编了一句谚语说：“死诸葛亮吓走活仲达。”司马懿听到后笑着说：“这是我能够意料诸葛亮活着，不能料想诸葛亮已死的缘故。”司马懿到诸葛亮驻军营垒处所察看，感叹说：“真是天下的奇才啊！”追到赤岸，没有追上蜀军而还。

初，汉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善养士卒。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已才用之不尽。杨仪为人干敏，亮每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延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废也。

起初，蜀汉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善待士兵。每次跟随诸葛亮出兵，总是请求带兵一万人，和诸葛亮分道行军队一样，诸葛亮制止而不许可。魏延常说诸葛亮胆怯，叹息抱怨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杨仪为人干练机敏，诸葛亮每次兵，杨仪常常规划调遣部队，筹办粮谷，不假思索，即刻便完，军事节制调度，都依靠杨仪办理。魏延性格矜持高傲，当时众将都避而让之，只有杨仪对他不加忍让，魏延最为忿恨，如同水火不能相容。诸葛亮深深爱惜二人的才干，不忍心偏废任何一方。

费使吴，吴主醉，问曰："杨仪、魏延，牧小人也，虽尝鸣犬之益于是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不知防虑于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对曰："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今方扫除强贼，混一函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

费出使到吴国，吴王酒醉，问费说："杨仪、魏延是像牧童一样的小人，虽然曾经以鸡鸣狗吠的本事有益于时务，但是既已任用他俩，情势不能轻视。如果一旦诸葛亮不在了，必定发生祸乱，各位糊涂，不知道对此要用心防备，难道这就是所谓谋及子孙吗？"费答道："杨仪、魏延的不和，是起因于私忿，而没有黥布、韩信的叛逆心意。如今正在扫除强敌，统一华夏，功劳依靠人才来成就，业绩需要人才来扩展，如果舍弃他们而不任用，防备他们造成后患，就如同防备发生风波反倒弃舟楫一样，不是最好的办法。"

亮病困，与仪及司马费等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这；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亮卒，仪秘不发丧，令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当自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之所部

勒，作断后将乎！”自与共作行留部分，令手书与已连名，告下诸将。给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出，奔马而去。延寻悔之，已不及矣。

诸葛亮病危的时候，与杨仪和司马费等安排死后退军的调度，命令魏延殿后阻击追敌，姜维作为副将；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军队便自行出发。诸葛亮去世，杨仪秘而不发丧，让费去魏延处揣度他的意向。魏延说：“丞相虽然去世，还有我在。相府亲信和官属，便可将遗体送还归葬，我当亲自统率各路大军攻击贼军；怎么能因一人死去而废弃天下的大事呢？何况我魏延是何等人，就应当被杨仪约束，作断后的将军吗？”他就私自和费共同作出撤退和留下的安排，让费亲笔写信连同自己签名，传告下面将领。费欺骗魏延说：“我当为您回去向杨仪解释，杨仪是个文官，很少经历军事，一定不会违抗尊命。”费出来，策马奔驰而去。魏延旋即后悔，但已追不到费了。

延遣从觇仪等，欲按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汉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而疑延。仪等令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将军何平于前御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在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将马岱追斩之，遂夷延三族。蒋琬率宿卫诸营北行赴难，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还。始，延欲杀仪等，冀时论以已代诸葛辅政，故不降魏而南还击仪，实无反也。

魏延派人窥探到杨仪等人打算按照诸葛亮既定的计划，各军营依次带领部队撤还。魏延勃然大怒，抢在杨仪没有发兵之前率领所属部队径先南归，所过之处烧绝栈道。魏延、杨仪各自上表说对方叛逆，一天之内，羽书一并送到都城。汉后主以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董允、蒋琬都担保杨仪而怀疑魏延。杨仪等人命令砍伐山林打通道路，日夜兼程行进，紧随在魏延之后。魏延先到，占据南谷口派兵迎击杨仪等人，杨仪等命将军何平在前面抵御魏延。何平叱责先登上南谷口的士兵说：“诸葛公死，尸骨未寒，你们怎如此！”魏延的部众知道魏延理亏，不愿为他卖命，都四散逃走。魏延独自和他的儿子共几个人逃奔汉中，杨仪派遣将领马岱追杀了他们，最终诛灭魏延三

族。蒋琬率领宿卫各军北上赶汉中，走出几十里，魏延被杀的音讯传来，于是回军。开始时，魏延想杀杨仪等人，希望舆论让自己代替诸葛亮辅政，所以不向魏投降而南还攻击场仪，确实没有叛逆之心。

诸军还成都，大赦，谥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于汉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卒如其所言。

各路大军返回成都，大赦天下，赐诸葛亮谥号为忠武侯。当初，诸葛亮曾上表汉王说："我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家中子弟衣食，自有富裕，我没有别的收入增加家产。臣死去之日，必不让家内有多余的绢帛，家外有多余的钱财，而有负陛下。"最后，果如其所言。

丞相长史张裔常称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所以忘其身者也！"

丞相长史张裔常称赞诸葛亮："他行赏不遗忘疏远的人，处罚不宽恕亲近的人，封爵不允许无功者取得，刑责不因为是权贵而免除。这就是贤能者和一般人都能够忘身报国的原因。"

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 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感哺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兼之亚匹矣。

陈寿评曰：诸葛亮当丞相，安抚百姓，显示法度准则，限制官员的职权，遵照法令制度，开诚布公，坦白无私。对尽忠而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加奖赏，对违法而怠慢的人，即使是亲近者也必定处罚；对真心诚意认罪悔改的人，即使罪行较重也必定释放，对革命化言巧语进行掩饰的人，即使罪行较轻也必定诛杀；再小的善行也予以赞扬，再小的恶行也予以贬责。精熟各种事物，能从根本上治理，要求名义与实际相符，端端厌恶虚伪。最终是蜀国上下都对他怀有敬晨爱戴之情，刑罚虽然严苛，但没有怨恨，这是因为他用心公

正，而且劝诫分明。可以说他是懂得治国之道的卓越人才，与管仲和萧何并列。

[11]初，长水校尉廖立，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副，常以职位游散，怏怏怨谤无已，亮废产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终为左衽矣！”李平闻之，亦发病死。平常冀亮复收已，得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也。

[11]当初，长水校尉廖立，自以为才气名声适宜作诸葛亮的副手，常因职位调动频繁，抱怨诽谤，怏怏不已。诸葛亮罢免廖立为平民，放逐到汶山。到诸葛亮去世，廖立流着泪说：“我终生要做野人了！”李平听到噩耗，也发病而死。这是由于李平常常希望诸葛亮再次收用自已，得以补过，而料想后来的当权者不能这样做的缘故。

习凿齿论曰：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流汨哭泣，李严致死，岂徙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鉴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鉴无私，犹以免谤；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鉴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习凿齿论曰：从前管仲夺了伯氏在骈地的采邑三百多家，伯氏终生没有怨言而已！圣人都取为是件难事。诸葛亮去世使廖立流泪哭泣，李平发病而死，岂只是没有怨言而已！水最平正，倾斜的物体会取以为准；镜最明亮，丑陋的人会忘记发怒。平水、明镜所以能使万物原形毕现而不招致怨恨的原因，是由于它们无私。水、镜无私，还可以因此免遭毁谤，何况大人君子心怀怜惜众生的爱心，广布体恤宽恕的恩德，法在不可不用时才使用，刑罚加于罪犯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因怒而诛杀，天下还会有不顺服的人吗?

[12]蜀人所在求为诸葛亮立庙，汉主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步兵校尉习隆等上言：请近其墓，立一庙于沔阳，断其私祀。汉主从之。

[12]蜀地民众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祭庙，汉王不准。百姓于是随着岁时节令在路上自己祭祀。步兵校尉习隆等向上建议：请在靠近诸葛亮墓地的沔阳，建立一个祭庙，断绝私人祭祀。汉后主同意了。

汉主以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丞相长吏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寻加琬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

汉后主任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授予符节，督领汉中，任丞相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管国事，不久又给蒋琬加官行都护，授予符节，兼益州刺史。当时刚刚失去统帅，远近都惶惶不安，蒋琬则出类拔萃，处在百官之首，既没有悲戚的面容，也没有高兴的样子，神态举止，如同平日。于是逐渐赢得人心。

吴人闻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万人，一欲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汉人闻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汉主使右中郎将宗预使吴，吴主问曰："东之与西，譬犹一家，而闻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对曰：'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守，皆事势宜然，俱不足以相问也。"吴主大笑，嘉其抗尽。礼之亚于邓芝。

吴国听说诸葛亮去世，害怕魏乘机攻取蜀地，增加巴丘守军一万人，一是打算用以救援，二是打算待机分割。蜀国听到后，也增加永安的守军的以防止非常情况发生。汉后主命右中郎将宗预出使吴国，吴王问道："吴国与西蜀，尤如一家，可是听说西蜀却增加了白帝城的守军，为什么？"宗预对答说："我认为吴国增加巴丘的军队，西蜀增加白帝城的守卫，都是符合时势的必然举动，都不足以互相询问。"吴王大笑，称赞他抗言不屈，言无所隐。对他的礼遇仅次于邓芝。

[13]吴诸葛恪以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徙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为："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番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人民，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越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穴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赤吾族也！"恪属盛陈其必捷，吴主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使行其策。

[13]吴国诸葛恪因丹阳山路程险阻，山民又多强悍，虽然以前出征讨，只是空得一些外县的平民而已，其余都藏在深山远谷，不能全部擒获，便多次请求到当地做官让山民出山，保证三年可获得士兵四万。大家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番阳四郡邻接，周围数千里，山谷万重。当地人民深居幽谷，从没有进过城，遇到官吏，都是手持武器，在山野中逃跑，老死在丛林之中。被追捕逃亡的惯犯，也都一起逃窜。山里出产铜铁，自己铸造兵器。民俗喜好练武，熟习打仗，崇尚气势勇力。他们爬高山越险地、穿密林过棘丛，好象鱼游深渊、猿猴攀树一样自如。不时观察机会，出山抢掠，时常招致官兵讨伐，寻找他们藏身的山洞。他们战则一轰而上，败则如鸟飞鼠窜，从前代以来，一直没能制服他们。”大家都认为很难。诸葛恪的父亲葛谨听到后，也认为事情最终办不到，叹息说：“诸葛恪不能使我家兴旺，终将使家门败灭！”诸葛恪一再说他必能取胜报捷，吴王于是任命他为抚越将军，兼丹阳太守，让他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14]冬，十一月，洛阳地震。

[14]冬季，十一月，洛阳发生地震。

[15]吴潘浚讨武陵蛮，数年，斩获数万。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十一月，浚还武昌。

[15]吴国潘浚讨伐武陵蛮夷，几年时间，斩杀俘获几万人。自此之后，各蛮夷部落衰落，一方平静无事。十一月，潘浚返回武昌。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卷

魏纪五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青龙三年（乙卯、235）

魏纪五 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公元235年）

[1]春，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1]春季，正月，戊子（初八），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2]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数问甄后死状于太后，由是太后以忧殂。

[2]丁己（疑误），皇太后郭氏去世。明帝多次向太后询问母亲甄氏致死的情状，于是，太后因忧惧而死。

[3]汉杨仪既杀魏延，自以为有大功，宜代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仪狷狭，意在蒋琬。仪至成都，拜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初，仪事昭烈帝为尚书，琬时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谓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 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往慰省之，仪对恨望，前后云云。又语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密表其言。汉主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

[3]蜀杨仪已然杀掉魏延，自认为立有大功，应当代替诸葛亮执政。可是，诸葛亮生前另有秘密指令，认为杨仪胸襟狭隘而且性情急躁，意向是由蒋琬接任。杨仪到达成都后任中军师，没有统管的具体工作，只是悠闲而已。最初，杨仪侍奉昭烈帝刘备担任尚书职务，蒋琬当时只是尚书郎。后来，虽然两人都担任了丞相参军、长史的职务，但杨仪每次随诸葛亮行动，承担的任务比较繁重，自认为资历深于蒋琬，才干也超过蒋琬，于是抱怨愤恨之情显露于声色中，叹息怒斥之声发自心底。当时人们害怕他言炎话语没有约束，不敢和他来往。只有后军师费前去安慰问候他，杨仪对费发泄心中的怨恨，把前后经过如此如此地说了一遍，又对费说："当初丞相刚刚去世之时，我如果率军投奔魏，为人处世怎会零落失意到这种地步？令人后悔，不可能再追回了！"费把他的话秘密上表，汉后主遂把杨仪免职贬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杨仪到达流放地点后，又上书进行诽谤，言辞激烈强硬，于是下令郡府逮捕杨仪，杨仪自杀。

[4]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

[4]三月，庚寅（十一日），安葬皇太后郭氏。

[5]夏，四月，汉主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代琬为尚书令。

[5]夏季，四月，汉后主任命蒋琬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接替蒋琬担任尚书令。

[6]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 至少，比汉文、景

之时，不过汉一大郡。加以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帝答曰：“王业、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是当罢守御耳，岂可复兴役邪！是固君之识，萧何之大略也。”群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前欲坏武库，谓不可不坏也；后欲置之，谓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辞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人，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帝乃为之少有减省。

[6]明帝热衷于土木建筑工程，已经兴建了许昌宫，又修复洛阳宫，建起昭阳太极殿，筑成总章观，观高十余丈。于是不停地征调劳役，农桑之事几乎停顿。司空陈群上书说：“古代大禹承继唐尧、虞舜的昌盛基业，还是居住低矮的宫室，身穿粗劣的衣服，何况如今正在战乱之后，人口很少，比之汉文帝、汉景帝之时，不超过当时的一个大郡。加之边疆战事不断，将士劳累辛苦，如果出现水灾、旱灾，就会成为国家的深重忧虑。以前刘备从成都出发到白水，沿途大建居室馆所，耗费大量人力，太祖知道他是使民众疲惫。而今中原大用民力，也正是吴国、西蜀所希望的，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问题，愿陛下考虑！”明帝答道：“帝王之业和帝王宫殿，也应该并行建立，消灭敌人之后，只须罢兵防守，怎么可以再大兴劳役呢？这本来是你的职责，同萧何当初修治未央宫一样。”陈群说：“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已然被灭，而宫室都被烧毁，所以萧何修建了武器库、粮库，都是紧急需要，然而高祖还责怪修建得过于华丽。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实在不应与古代等同并论。人们要想满足私欲，没有找不到托辞的，何况帝王，更没有人敢于违抗。陛下以前想要拆毁武器库，说是不可不拆毁；以后打算重新设置，又说不可不设置。如果一定要兴建，固然不是臣下的话所能改变的；如果稍加留意历史教训，臣下回心转意，也不是高瞻远瞩地所能比得上的。汉明帝打算修建德阳殿，钟离意直言规劝，就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后又重新

兴建；宫殿建成后，对群臣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此殿就建不成了。’作为帝王怎么可以只怕一个人？应该一切为百姓考虑。现在我不能使陛下稍稍听取一些意见，比起钟离意差得太远了。”为此，明帝稍有减省。

帝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捐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徙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讫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周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嫔嫱之仪，既已盛矣；窃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之昌，殆能由此。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报曰：’辄克昌言，他复以闻。”

明帝沉迷于宠妃美女之中，宫中女官的官位和俸禄比照文武百官的数目，自贵人以下到担任宫廷洒扫的宫女有千人，挑选读书识字可以信赖的六人任为女尚书，让她们审查不经尚书省直接上奏的朝臣奏章，分别处理，可者准奏。廷尉高柔上书说：“从前汉文帝爱惜十家的资财，不建造一个小小的楼台娱乐，霍去病忧虑匈奴的危害，没有闲暇营治宅第，何况现在所耗费的绝非只是百金的资财，所忧虑的绝非只是北狄的危害！我认为，只可粗略地完成已动工的工程，充当朝会和宴会之用，竣工之后遣返在工地上劳动的民夫，使他们能够回去务农，待西蜀和吴国平定之后，再可慢慢兴建。《周礼》规定，天子可有后妃以下一百二十人，嫔妃的仪制，已经够盛大了。我私下听说，后宫的人数可能已超过这个数目，圣下的子嗣未能昌盛，大概全是由于此吧。我认为可以挑选少量贤淑美女，备齐内官的数目，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陛下可以育精养神，专一静养。那么，《诗经·螽斯》所说多子多孙的征兆不久就可出现了。”明帝回答说：“你经常正言进谏，其它事情，请再进言。”

是时猎法严峻，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柔复上疏曰：“中间以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訾，民 虽障防，力不

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捐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永济，莫不悦豫矣。”

这时狩猎的法规极其严厉，杀死皇家禁地内麋鹿的人要处以死刑，没收财产，有能发现并告发的人，给以重赏。高柔又上书说：“近年来，百姓提供了各种劳役，从事田间劳动的人已经减少，再加上又有猎禁之法，群鹿有时暴性发作，贪吃毁坏地里长着的嫩苗，处处为害，所损害的不计其数，民众虽然设障防备，但力量不够，防不胜防。以至到了荥阳附近地区，周围数百里，年年几乎没有收成。而今天下创造财富的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多，如果突然爆发战争动员兵役，或者荒年降临颗粒不收，将没有办法应付。请陛下对待民间宽大放松一些，准许民众捉捕麋鹿，尽快解除猎禁，那么百姓将有长久的接济，没有谁会不高兴了。”

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望见孟津。卫尉辛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

明帝又想铲平北芒山顶，下令在上面建造台观，以便远望孟津。卫尉辛毗规劝说：“天地成自然，本来就是高高低低。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已经违背了天理；加之耗费人工，民众已无力承担。如果九河涨满，洪水为害时，丘陵都被夷为平地，将靠什么防御呢？”明帝这才作罢。

少府杨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诸所缮治，惟陛下务从约节。”帝优诏答之。

少府杨阜上书说：“陛下承继武皇帝开拓的帝王大业，保持文皇帝一贯遵循的方向，实在应该向古代圣贤的治世看齐，总观各朝末世放荡的弊政。以前假使汉桓帝、汉灵帝不废驰汉高祖的法令制度，不破坏汉文帝、汉景帝的谦恭节俭，我们太祖虽有神武之威，又往何处施展，而陛下又怎么能够处在至尊地位呢？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

军队在外戍边，各项修缮整治工程，请陛下务必简约节省。”明帝下诏对他的意见表示称赞。

阜复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饰，必有颠覆危之祸矣。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臣虽驽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杨阜又上书说：“尧帝推崇简陋的茅屋，万国安居，大禹居住低矮的宫室，天下乐业。到了商朝和周朝，殿堂堂基不过高三尺，宽只能容纳九张席子而已。夏桀用玉石建造居室，用象牙装饰走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因而断送了王朝大业。楚灵王因修筑章华台而身遭大祸，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传位二世即归灭亡。如果不估量民力的极限，只为满足自己耳目的享受，没有哪一个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为榜样，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的教训为鉴戒，不这样而是贪图自己闲暇安逸，只是关心宫殿台阁的修饰，一定有朝廷颠覆国家灭亡的灾祸。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生死与共，利害相同。我虽然愚蠢胆怯，岂敢忘记诤臣的大义，言辞不激切，便不足以感动陛下；陛下如不体察我的进言，恐怕皇祖、先帝创建的大业将坠落在地。即使我以身死而能于事有万分之一的补救，那么我死去了也如同活着。谨敲击棺木，沐浴更衣，听候诛杀。”奏章呈上后，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笔写诏回答。

帝尝著帽，被缥绫半袖。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

明帝曾经头戴便帽，身穿淡青色短袖绸衫，杨阜问明帝：“这是符合礼制的哪一种服装？”明帝沉默不语。从此以后，不穿礼制规定的标准服装不见杨阜。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愈严惮之。

杨阜又上书打算减去宫女中那些不被皇帝宠幸的人，于是召来御府吏员询问后宫人数，吏员遵守原有的规定，答道：“这是宫中的秘密，不能泄漏。”杨阜大怒，责打他一百棍，数落他说：“国家对九卿没有秘密，反而对小吏有什么秘密吗？”明帝更加惧惮杨阜。

散骑常侍蒋济上疏曰：“昔句践养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齐，羸越灭劲吴。今二敌强盛，当身不除，百世之责也。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舍其缓者，专心讨贼，臣以为无难矣。”

散骑常侍蒋济上书说：“从前勾践鼓励生育，准备国家征用，燕昭王抚慰疾病贫苦的人民，是打算报仇雪耻，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国战胜强大的齐国，贫穷的越国消灭了强劲的吴国。如今吴、蜀两敌强盛，陛下在位时不能翦除，将为后代百世所谴责。凭着陛下圣明神武的韬略，舍弃那些可以缓办的事情，一心一意讨伐敌人，我认为没有什么难办的。”

中书侍郎东莱王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颜渊曰：‘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殆将败矣。’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竟，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帝皆不听。

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上书说：“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人民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颜渊说：‘东野子驾车，马力已经用尽了，但仍不停地向前驱赶，终将毁掉马匹。’如今劳役辛苦，男女分离，希望陛下深察东野子驾车的弊病，留意舟水关系的比喻，让奔跑的马匹在力气还没用尽时得到休息，在人民还没困竭时减省力役。从前汉朝取得天下，到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可是贾谊仍然忧虑地说：‘把火苗放在柴堆下面而睡其上，还认为是平安。’如今贼寇未灭，猛将拥兵自重，限制约束他们就无法应付敌人，长久下去则难以交代给子孙，当

此国家盛明之时，还不全力除害，如果将来子孙不强，必定是国家的忧患。假使贾谊复活，一定比从前感受更加深切。”明帝都不采纳。

殿中监督役，擅收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奏按之。诏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恶其勤事也，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若又纵之，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夷矣。”

殿中监监督营造宫室，擅自拘捕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奏请查办，明帝颁诏说：“宫殿不能完工，是我最关心的，你推究查办此事，是为什么？”卫臻说：“古代有禁止官吏互相侵犯职权的法规，不是厌恶他们勤于办事，实在是因为收效小而破坏大。我每次检查校事的工作，都有同类毛病，如果再对此放纵，我恐怕各部门马上就要越职越权，以至王权衰颓了。”

尚书涿郡孙礼固请罢役，帝诏曰：“钦纳谠言。”促遣民作；监作者复秦留一月，有所成讫。礼径至作所，不复重奏，称诏罢民，帝奇其意而不责。帝虽不能尽用群臣直谏之言，然皆优容之。

尚书涿郡人孙礼坚持请求停止劳役，明帝下诏说：“敬佩并接受你的正直之言。”催促把民夫遣返回家。但监工官吏又上奏留一个月，以便使工程完结。孙礼直接来到工地，不再重新上奏，宣称皇帝颁布诏书遣返民工，明帝对孙礼的做法感到新奇，因而没有责怪。明帝虽然不能全部采用群臣的直言进谏，却都能宽容他们。

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帝问侍中领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易传》曰：‘上不俭，上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务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2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诏问隆：“吾闻汉武之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对曰：“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则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财，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

秋季，七月，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明帝问侍中兼太史令的泰山人高堂隆说：“这是什么灾祸？在礼仪上有没有祈福除灾的意义吗？”高堂隆对答说：“《易传》说：‘居上不俭朴，在下不节约，灾火烧他的

宫室。'还说：'君王高筑楼台，天火成灾。'这是君王一心只致力于修饰宫殿，不了解百姓亏空竭尽，所以上天以旱灾回报，火就从高高的宫殿燃起。"明帝用诏书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柏梁发生火灾，反而是用大建宫殿来镇慑，这又怎么解释？"对答说："这是夷、越族的巫师所为，不是圣贤的明训。《五行志》记载：'柏梁火灾，在这以后有江充巫蛊之事。'正如《五行志》所记，越人巫师诱惑修筑建章台，并没有镇慑灾难的作用，现在应该遣散民役。宫殿的建制，务必从简节约；清扫火灾的地方，不要冒昧地另行施工，那么瑞草、禾苗一定能在这儿生长起来。如果继续耗费民力，枯竭民财，不是招致符瑞、安抚远方之人的做法。"

[7]八月，庚午，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帝无子，养二王为子，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7]八月，庚午（二十四日），立皇子曹芳为齐王、曹询为秦王。明帝没有儿子，收养曹芳和曹询为子，皇宫禁地事情极其秘密，无人知晓他俩的来历。有人说，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

[8]丁巳，帝还洛阳。

[8]丁巳（十一日），明帝返回洛阳。

[9]诏复立崇华殿，更名曰九龙。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扶风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

[9]颁诏重新修建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开渠引来水流过九龙殿前，用玉石砌成水井，用彩缎包裹井栏，水从玉雕蟾蜍的口中流入，再从玉雕神龙的口中吐出。命博士扶风人马钧制作司南车，制作以水为动力旋转活动的百戏车。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曰：'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太戊、武丁睹灾悚惧，故天降之福。今若罢休百役，增崇德政，则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商宗转祸为福而已哉！"帝为之动容。

陵霄阙刚刚起架时，有喜鹊在上面筑巢，明帝以此事询问高常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说：'鹊筑巢，鸠居之'。如今大兴宫殿，又新起陵霄阙，并且有喜鹊在上面筑巢，这是宫殿没建成不能在里面居

住的象征。上天的旨意好像是说：‘宫殿未成，就会有外姓人统治支配它。’这就是上天的告诫。天道没有亲疏，只赐福于善良的人。太戊、武丁看见灾异征兆后惶悚恐惧，所以上天改降福分。现今如果能够停止各种劳役，增施德政，那么三王可以增为四王，五帝可以增为六帝，难道只是商代的帝王可以转祸为福吗？”明帝为之动容。

帝性严急，其督修宫室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散骑常侍领秘书监王肃上疏曰：“今宫室未就，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愿陛下取常食禀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计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余，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已后，傥复使民，宣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宁使更发，无或失信。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从庶不知，谓为仓卒。故愿陛下下之于吏，钧其死也，无使污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昔汉文帝欲杀犯跸者，廷尉张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倾也。’臣以为大失其议，非忠臣所宜陈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于为已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

明帝性情严厉急躁，对那些监督修建宫殿而没能如期完工的人，亲自召来责问，话还没出口，已被杀头。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书说：“而今宫殿还没建成，参加劳作的人已有三四万。九龙殿可以使陛下安居，里面足够安置六宫人员；只有泰极殿前边的工程尚大。愿陛下指派领取国家粮饷目前又无紧急任务的士兵，挑选身体强壮者一万人，让他们一年轮换一次。都知道休息替代有日可待，就都会乐于在工地劳动，虽然辛苦而不再有怨言了。总计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工，也不算少。本应当一年完成的，不妨三年完成，遣散其余的民工，使他们都回去务农，这是长远之计。取信于民，是国家的重要珍宝。以前陛下临幸洛阳，征发百姓修建营垒，有关部门命令营垒修成就放民工回家；结果营垒建成，又贪图百姓工力的便宜，不按时放还。有关部

门只营求眼前利益，不顾治国大体。我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倘若再使用民工，应该明确宣布期限，使用民工一定遵守时限。如果又有劳役，宁可重新征发，也不要失信。凡陛下临时施刑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当死的人，可是众人不知道详情，说是仓促行事。所以，愿陛下交给主管官吏处理。同样是死，不要让罪犯的血污染宫廷，还被远近猜疑。况且人命至重，容易诛杀而难于复生，一旦气绝，不可能再接续，所以圣对此都很重视。以前汉文帝想要杀死冒犯御驾的人，廷尉张释之说：‘正当事情发生时，皇上派人诛杀他就算了，现在既然下交到廷尉，廷尉是天下的天平，不可偏颇。’我认为这是完全失去大义，不是忠臣所该说的话。廷尉也是天子的属官，都不可以失去公平，而天子反倒可以迷惑错谬吗？这是看重自己而轻视帝王，是严重不忠的人，不可不明察。”

[10]中山恭王衮疾病，令官属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亟以时营乐堂。”堂成，舆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为人君，知乐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当造谏之，谏之不从，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与其守宠罹祸，不若贫贱全身也。此亦谓大罪亚耳，其微过细故，当掩覆之。”冬十月，已酉，衮卒。

[10]中山恭王曹衮病重，命令官属说：“男人不应死在女人手上，赶快给我在东面营造一座殿堂。”殿堂建成，带病前去居住。又命令嫡子说：“你年纪尚小便作了王，只知道欢乐而不知道痛苦，一定会因骄恣奢华而出现过失。兄弟们如有不良行为，你应当前去规劝，规劝不被接受，要流泪劝告，再不改正，就告诉他们的母亲，还不改就应当奏报皇上，并辞退封国食邑。与其依仗恩宠招祸，不如贫贱保全性命。这当然是指犯了大罪，如是细小过失，便应当替他掩饰。”冬季，十月，已酉（初三），曹衮去世。

[11]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许昌。

[11]十一月，丁酉（二十二日），明帝前往许昌。

[12]是岁，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韩龙刺杀鲜卑轲比能；自是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边陲遂安。

[12]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勇士韩龙刺杀了鲜卑首领轲比能。从此以后，鲜卑部落分崩离析，互相攻击，强者远遁，弱者归顺，边

境平安。

[13]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八卦、列宿、孛彗之象，以有文曰“大讨曹”。诏书班天下，以为嘉瑞。任令于绰连赍以问钜鹿张，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既往，祥兆先见而后废兴从之。今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兴祥兆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符瑞也。”

[13]张掖柳谷口水满涌出，露出一块玉石，带有图案，形状如灵龟，竖立在水面，上有七个石马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八卦、星宿、孛星和彗星的图形，并有“大讨曹”三字。明帝下诏公告天下，认为是祥瑞。任县县令于绰带着诏书及玉石图案去问巨鹿人张。张秘密地对于绰说：“神因为知道未来，不追溯往事，吉祥征兆先显现出，然后接着就有兴有废。如今汉朝灭亡已久，魏已得天下，怎么还会是兴魏的吉祥预兆呢？这块玉石，是当今之世要有变异而预示将来的符瑞。”

[14]帝使人以马易珠玑、翡翠、玳瑁于吴，吴主曰：“北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马，孤何爱焉。”尽以与之。

[14]明帝派人去吴国用马匹换取珍珠、翡翠、玳瑁。吴王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不用的，而可用来换到马匹，我为什么要吝惜呢？”于是，全都给了来使。

四年（丙辰、236）

四年（丙辰，公元236年）

[1]春，吴人铸大钱，一当五百。

[1]春季，吴铸造大钱，一当五百。

[2]三月，吴张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吴主以下，举邦惮之。

[2]三月吴张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张昭容貌高傲，威风凛凛，自吴王以下，举国敬畏。

[3]夏，四月，汉主至湔，登观阪，观汶水之流，旬日而还。

[3]夏季，四月，汉后主到达湔氏道，登上观阪，观看汶水水道，停留十日返回。

[4]武都氐苻健请降于汉；其弟不从，将四百户来降。

[4]武都郡氐族人苻健向蜀汉请降，其弟不跟从，率四百户来降魏。

[5]五月，乙卯，乐平定侯董昭卒。

[5]五月，乙卯（十三日），乐平定侯董昭去世。

[6]冬，十月，己卯，帝还洛阳宫。

[6]冬季，十月，己卯（初十），明帝返回洛阳宫。

[7]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东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这。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军国之费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宫室过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当崇孝子祗耸之礼，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数切谏，帝颇不悦。侍中卢毓进曰："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惟恐不闻其过，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7]甲申（十五日），在大辰星旁出现异星，后又出现在东方天际。高堂隆上书说："凡是帝王迁移都城或者兴建城邑，都要先选定祭祀天地和社稷神的地方，恭恭敬敬地尊奉他们。将要营建宫殿时，也要先建祖先祭庙，然后再建马厩、仓库，最后才兴建居室。如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及社稷，各神神位都没有确定，祖先祭庙的建制也不符合礼法，而只是大修宫殿，使人民失掉生计。外人都说：'宫中的花费与军国总费用几乎相等'，百姓忍受不了，都抱有怨恨愤怒的情绪。《尚书》说：'上天耳聪目明，实际是人民耳聪目明，上天显赫威灵，实际是人民显赫威灵。'这是说上天的奖赏和惩罚，随从民意，顺应民心。用原木做椽子，建造陋室居住，是唐尧、虞舜、大禹留下来的风范；修玉台、造琼室，是夏桀、商纣对皇天的冒犯。如今宫殿修建过盛，彗星在天空闪烁，这就是仁慈的天父发出恳切的训诫。陛下应当尊崇孝子恭谨接受的礼仪，不应当忽视它，以免加重上天的愤怒。"高堂隆多次恳切直言规劝，明帝颇不高兴。侍中卢毓进言说："我听说君王圣明则臣下正直，古代的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

失，这正是我们不及高堂隆之处。”明帝怒意才算消解。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8]十二月，癸巳，颍阴靖侯陈群卒。群前后数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朝士乃见群谏事，皆叹息焉。

[8]十二月，癸巳（二十四日），颍阴靖侯陈群去世。陈群曾前后多次上书陈述治国得失，每次都是封好上奏即毁掉底稿，当时的人和他的儿子、兄弟都不知道其中内容。议论的人中有的讥讽陈群身居高位，只是拱手而默无所言。正始年间，诏命选录群臣上书编纂《名臣奏议》，在朝人士才见到陈群进谏事迹，都赞叹不止。

袁子论曰：或云：“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见人主之非则勃然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答曰：“夫仁者爱人，施之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力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外人不知。群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

袁宏论曰：有人说：“少府杨阜难道还不是忠臣吗？看见君王的过错就迫不及待地尖锐指出，与人谈话时也不加隐瞒。”我的回答是：“仁人君子爱人，如爱的是君王则称之为忠，如爱的是父母则称之为孝。如今作为臣属，看见君主失去道义，竭力批评他的过错并且处处宣扬，这种人可称为直士，但不可当作忠臣。前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终日谈论，也未曾讲过君主的过错，上书规劝数十次，外人都不知道。君子因此称陈群是长者。”

[9]乙未，帝行如许昌。

[9]乙未（二十六日），明帝前往许昌。

[10]诏公卿举才德兼备者各一人，司马懿以兖州刺史太原王昶应选。昶为人谨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浑，曰深，为书戒之曰：“吾以四者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而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阙党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者，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徙而轻毁誉哉！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

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10]诏命三公九卿每人推举才德兼备者一人，司马懿推荐的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王昶为人恭谨忠厚，他给侄子起名王默、王沉，给儿子起名王浑、王深，写信告诫他们说：“我以这四字作为你们的名字，是要你们能顾名思义，不敢违犯。事物都是成熟得快死亡得也快，晚成必有好结果；早晨开花的小草，到晚上就凋零了，松柏的茂盛，寒冬也不会衰减，所以君子都以‘阙党小子’的急于求成为戒鉴。如果能把委曲看作是舒展，能把谦让看作是获得，能把柔弱看作是刚强，便很少不能成功了。毁谤和赞誉，是喜爱和厌恶的根源，也是灾祸和福分的契机。孔子说：“我对别人，不毁谤，不赞誉。凭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辈，怎么可以轻易毁谤和赞誉呢？别人有时攻击自己，应当退而自己质问自己，如自己有可以攻击的行为，那么别人的攻击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没有应受攻击的行为，那么他的话就是虚妄之言。说得对就不要怨恨他，说得不对也无害于己，又何必报复他？谚语说：‘救寒草如厚皮袄，止谤莫如自修身。’这句话确实如此啊！”

景初元年（丁巳、237）

景初元年（丁巳，公元237年）

[1]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高堂隆以为：“魏得土德，故其瑞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帝从其议。三月，下诏改元，以是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更名《太和历》曰《景初历》。

[1]春季，正月，壬辰（疑误），山茌县奏报说看见黄龙。高堂隆认为：“魏得的是土德，所以它的瑞兆是出现黄龙，应改变历法，换服装颜色，依靠神灵使政治清明，使万民耳目一新。”明帝同意此议。三月，下诏改年吨，以本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祭祀牲畜用白，依从天地人三正中的地正，改太和历为景初历。

[2]五月，己巳，帝还洛阳。

[2]五月，己巳（初二），明帝返回洛阳。

[3]己丑，大赦。

[3]己丑（二十二日），魏大赦天下。

[4]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4]六月，戊申（十二日），魏京都发生地震。

[5]己亥，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

[5]己亥（初三），明帝任命尚书令陈矫担任司徒，左仆射卫臻担任司空。

[6]有司奏以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太祖，帝为魏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6]主管官吏奏请以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明帝曹睿为魏烈祖；三祖的祭庙，万世不能毁坏。

孙盛论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

孙盛论曰：谥号用以表明死者的行为，祭庙用以存留死者的容貌。没有活着的时候而事先确立自己称祖称宗，没有去世而预先使自己尊崇显耀的。魏国的主事之官在此失当了。

[7]秋，七月，丁卯，东乡贞公陈矫卒。

[7]秋季，七月，丁卯（初二），东乡贞公陈矫去世。

[8]公孙渊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帝欲讨之，以荆州刺史丘俭为幽州刺史。俭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可书。吴、蜀恃险，未可卒平，卿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曰：“俭所陈皆战国细术，非王者之事也。吴频岁称兵，寇乱边境，而犹按甲养士，未果致讨者，诚以百姓疲劳故也。渊生长海表，相承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而俭欲以偏军长驱，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听，使俭帅诸军及鲜卑、乌桓屯辽东南界，玺书徵渊。渊遂发兵反，逆俭于辽隧。会天雨十余日，辽水大涨，俭与战不利，引军还右北平。渊因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置百官，遣使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以侵扰北方。

[8]公孙渊多次对魏的宾客口出恶言，明帝打算讨伐他，命荆州刺史丘俭担任幽州刺史。丘俭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可以载入史书的丰功伟绩，吴、蜀两国依仗地势险阻，不能很快平定，暂且可以调用这里无处用武的士兵平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说：“丘俭所述的

都是战国时代的细微之术，不是帝王的大事。吴国年年频繁地举兵侵犯边境，而我们仍是按兵不动休养士卒，没有前去征讨，原因实在是百姓极度疲劳的缘故。公孙渊生长在海边，子孙三代相承，在外安抚戎狄，在内练兵备战，而丘俭打算以偏师长驱作战，早晨到达晚上就能席卷得胜，可见这些话完全是胡说。”明帝不听劝说，命丘俭统率各军及鲜卑、乌桓部落在辽东南界驻屯，以玺书征召公孙渊入朝。公孙渊立即发兵反叛，在辽隧迎战丘俭。当时正值大雨下了十多天，辽河大涨，丘俭出战不利，率军回到右北平。公孙渊乘机自立为燕王，改年号为绍汉，设置文武百官，派遣使节授予鲜卑单于印玺，对边民封官授爵，引诱鲜卑人侵扰魏北部边境。

[9]汉张后殂。

[9]蜀国张皇后去世。

[10]九月，冀、兖、徐、豫大水。

[10]九月，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发生水灾。

[11]西平郭夫人有宠于帝，毛后爱驰。帝游后园，曲宴极乐。郭夫人请延皇后，帝不许，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谓帝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余人。庚辰，赐后死，然犹加谥曰悼。癸丑，葬愍陵。迁其弟曾为散骑常侍。

[11]西平人郭夫人被明帝宠爱，明帝对毛皇后的宠爱逐渐消失。明帝游逛后花园，尽兴欢宴，郭夫人请让毛皇后参加，明帝不准许，并下令左右的人不得泄漏。毛皇后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问明帝说：“昨日在北园游乐欢宴，高兴吗？”明帝因左右的人泄漏出去，一连杀了十几人。庚辰（十六日），命毛皇后自尽，然而还是追加谥号，称悼皇后。癸丑（疑误），把毛皇后安葬在愍陵。又提升毛皇后的弟弟毛曾担任散骑常侍。

[12]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议，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四百余年，废无礼。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于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12]冬季，十月，明帝采用高堂隆的建议，在洛阳城南委粟山上建造圜丘，下诏说：“从前汉朝初年，正是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当时搜集

残缺失散的文献，作为郊外祭祀天地之用，四百余年来，礼荒废失传。曹氏世系是有虞氏后裔，如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后配享。”

[13]庐江主簿吕习密使人请兵于吴，欲开门为内应；吴主使卫将军全琮督前将军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吴军还。

[13]庐江主簿吕习秘密派遣使节向吴国请求出兵接应，想要打开城门里应外合。吴王派卫将军全琮督领前将军朱桓等赶赴庐江，到达时事情败露，吴军返回。

[14]诸葛恪至丹阳，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俟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拘执！”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吴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徙屯庐江皖口。

[14]诸葛恪到达丹阳，用正式公文通知四部属城长官，命令他们各自严密防守疆界，整顿部队；已经归顺的山越平民，一律设屯聚居。然后又调各将领，率兵据守险要，只修缮防御工事，不与山越交兵。等待稻米快成熟时，即下令士兵收割，使地上不留稻种。原有的粮食已经吃尽，新稻又没有收成，平民设屯聚居，劫掠不到任何东西。于是山民饥饿难忍，逐渐出山归降。诸葛恪遂又下命令说：“山民只要痛改前非，接受教化，都应当抚慰，迁移到外县，不能随意猜疑，拘押逮捕。”臼阳县长胡伉获得降民周遗，周遗原是一个恶霸，迫于饥饿暂时出山。胡伉把他捆绑起来，送到郡府惩办。诸葛恪认为胡伉违抗命令，于是将胡伉斩首。山民听说胡伉因随意捕人被杀，知道官府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离开山区，于是扶老携幼，大批出山，一年之后统计人数，都同原来计划的一样。诸葛恪亲自统领一万人，其余的分给其他将领。吴王嘉奖他的功劳，任命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为都乡侯，移驻庐江皖口。

[15]是岁，徙长安钟、橐佗、铜人、承露盘于洛阳。盘折，声闻数十里。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司徒军议掾董寻上疏谏曰：“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三倍于殿舍。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鸟，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非谓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面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将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寻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

[15]这一年，把原设在长安的钟、橐佗、铜人、承露盘移到洛阳。承露盘折断，响声传出几十里。铜人太重，无法运到洛阳，只好留在霸城。广为征集黄铜，铸成铜人两个，称为翁仲，并排安放在皇宫司马门外。又熔铸黄龙、凤凰各一个，黄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多，安置在皇宫内殿前。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命三公九卿等众官员都去搬运泥土，在土山上种植松树、竹子、杂木和美草，捕来山禽杂兽放到丛中豢养。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古代的正直之士，把应说的话毫无保留地对国君全部讲出，不躲避杀身逃亡之祸，所以周昌把汉高祖比作夏桀、商纣，刘辅把赵后比作婢女。天生忠诚正直之臣，虽然面对白刃和沸腾的开水，都敢于上前而不畏惧，实在是为了当时的君王，珍惜君王的天下。建安以来，野战中死去和逃亡的无以计数，有的已门户尽灭，即使还有幸存的人，也是孤寡老弱。假如果真是现在宫殿狭小，应当扩建，也还应随顺农时，不要妨碍农业生产，何况是制作毫无益处的器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这些都是圣明的君王不愿制作的东西，制作所需的工夫是修建宫殿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群臣，让他们头戴官帽，身穿绣衣，出门乘坐华丽的车轿，用以和平民区别；可又让他们挖坑抬土，面目又脏又

黑，衣冠破碎不整，丢尽国家的脸面，为的只是对国家毫无益处的林园，实在很不对。孔子说：‘君王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侍奉君王效尽忠心。’没有忠义没有礼法，国家靠什么维持？我知道此言既出，肯定被杀，可是我自比为牛身之一毛，活着既然无益于国家，死了又会有什么损失？持笔流泪，心已与世辞别。我有八个儿子，我死之后，还要拖累陛下了。”将要上奏前，沐浴等待命令。明帝说：“董寻不怕死吗？”主事官奏请拘捕董寻，明帝下诏说不必追究。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听。

高堂隆上书说：“如今世上邪恶之人，喜好议论秦、汉之时的奢靡生活以动摇陛下的圣心，引诱陛下求取已亡国家不合法度的器物，致使百姓劳苦，钱财浪费，伤害德政，这不是提倡礼乐的和谐，保持神明的喜庆。”明帝不采纳。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载，尧、舜君臣南面而已。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徙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禅并修德政，轻省租赋，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赋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亡，然后至于不亡。今天下雕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禀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是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览之，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高堂隆又上书说："古代洪水泛滥，波浪滔天，历时二十二年，唐尧、虞舜依然面朝南方而坐，平安无事。如今没有那时的紧急情况，可是却让三公九卿大夫等官员与厮役共同从事力役，让四方蛮夷知道，记载在史书上，不是好的名声。而今吴、蜀二敌，不是大漠游散的胡人以及占据乡邑的盗贼，而是僭号称帝、欲与中原抗衡。如果现在有人来报告：'孙权、刘禅都在修德政，减轻田租赋税，有事向前辈贤者咨询，事事遵循礼仪法度，'陛下听到这些，难道能不警惕、厌恨他们，感到将难以很快消灭他们，而为国家忧虑吗？如果有人说，'那两个敌国都行无道，崇尚侈华没有限度，奴役它的士人与庶民，加重田租赋税，下面承受不了，怨叹之声一天比一天厉害'。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庆幸他们的疲惫败落而认为攻取他们不会很难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变换位置思考一下，掌握事物的道理便不远了。将要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灭亡，然后导致亡国；圣贤的君主自认为有亡国之危，然后才不会亡国。而今天下凋敝衰败，人民没有一石以上的存粮，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储备，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大军只能长期驻守边防，国内大兴土木工程，州郡骚动不安，万一有敌人入侵的警报，那么，我恐怕修建宫墙的官员便不能舍命破敌了。加之武将文官的俸禄逐渐减少，与从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很多受命退休的官员，不再发给生活费用，不应该交纳赋税的如今都要交纳一半，国家的收入比以前多出一倍，而支出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可是，预算支出，筹划经费，愈加不够，缴纳牛肉作为额外赋税，接连不断。反过来推算，多出的费用必定另有用途。俸禄发给米谷和布帛，是君王恩待官吏，让他们赖以为生，如果现在取消，就是夺去他们的性命了。已然得到的又失去，是怨恨集聚的根源。"明帝看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到高堂隆这一奏章，使朕感到恐惧。"

尚书卫觊上疏曰："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臣以为不然。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敝，难可复振。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计校府库，量入为出，犹恐不及；而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

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于露而犹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

尚书卫觊上书说：“如今议论的人多爱说好听的话，他们谈论政治，则把陛下比作尧、舜；谈论征伐，就把吴、蜀两敌比作狸猫和田鼠，我认为并不如此。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僚尽力，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这与当初六国分治的形势没什么差别。如今千里无炊烟，百姓贫困不堪，陛下如不多加留意，必将很快衰败，再难以振兴起来。武皇帝时候，后宫每餐不超过一盘肉，衣服不穿锦缎绣饰，坐垫不镶花边，所用器物也没有红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给子孙留下福分，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当务之急应是君臣上下，核算国家财政库存，量入为出，恐怕还来不及；如果还是征调工匠役夫不停，侈奢糜费一天胜似一天，国家府库将日渐枯竭。从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说应当取得云表的露水来和玉屑一起服用，所以竖立了仙掌来承接从高而下的露水，陛下通达圣明，每每嗤笑其非。汉武帝有求于露水还被非议，陛下无求于露水而虚设承露盘，毫无益处并浪费了很多人力，这些实在都是陛下圣虑所应克制减省的啊！”

时有诏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首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国张茂上书谏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贯，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忧，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一日之费非徙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掖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与，内外交引，其费半军。昔汉武帝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强寇在疆，图危魏室。陛下不战战业业。念崇节约，而乃奢靡是务，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怔目之观，然亦足以聘寇雠之心矣！惜乎，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帝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帝不听。

当时，有诏书命令搜括强取天下仕女，已经嫁给下级官吏和平民为妻的，一律改嫁给出征兵士，允许以相当数目的牛马牲畜赎回。还选拔其中更美貌的送到皇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直言劝谏：“陛下是上天之子，小吏、平民也是陛下之子。如今夺取那个给予这个，也和夺兄之妻嫁给弟弟没什么区别，作为父母来说，就是有所偏爱了。还有，诏书说可以用年龄、毛色与妻子价值相当的马牛牲畜代替，所以富家则倾家荡产，穷人则典当借债，用昂贵的价钱买来牲畜以赎回他的妻子。朝廷以配妻给出征战士为名义而实际上是送到皇宫，色衰丑陋的才配给士兵。这样，配到妻子的人未必高兴，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忧伤，或者穷困或者忧愁，都不如愿。一个拥有天下而得不到万民欢心的君王，很少有不陷于危险的。况且军队驻扎在外数十万人，一天的开支绝非只是千金，把全国赋税都用在兵役开支上，还将供给不上，何况又有皇宫中那么多超额的美女。对后妃及太后娘家随意赏赐，内外开支，费用与军费相半。从前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造山，依赖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敢与他抗争的人。自从衰乱以来，四、五十年，马不离鞍，士不解甲，强敌压境，企图吞灭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考虑崇尚节俭，反而追求奢靡，中尚方制作出游戏器物，后园竖起承露盘，这当然能使耳目愉悦，然而也足以助长敌人的图我之心！可惜啊，舍弃尧、舜的节俭而仿效汉武帝的奢侈，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明帝不理睬。

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纵心极欲，皇天震怒，宗国为墟，纣枭白旗，桀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于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诏深慰劳之。未几而卒。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书说：“曾子曾经说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卧床病重，有增无减，常常恐怕猝然去世，款款忠心不能昭然

于世，我的一片赤诚，愿陛下稍稍垂阅深思！我观察夏、商、周三代占有天下时，圣贤的君王前后相承，历经数百年，天下每一尺土地都归他所有，每一个子民都是他的臣属。可是，夏桀、商纣之辈，放纵私心，极尽私欲，皇天震怒，国家化为废墟。纣被斩首县悬挂在白旗之上，桀被放逐到鸣条山，天子尊位，被商汤、周武居有。难道夏桀、商纣与普通人不同？他们也都是圣明君王的后裔。黄初年间，上天预示警告，异类之鸟，在燕巢中抚育长大，嘴、爪、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室的特大怪事，应该防备飞扬跋扈的大臣在宫墙之内发难。可以选拔亲王，让他们在自己封国之内建立军队，亲自统率，象棋子一样，分布全国，镇抚皇家的疆土，辅翼弘扬皇室。皇天不特别亲近谁，只辅佑有德的圣君。百姓赞咏德政，则享国年数自然长久；下面怨声载道，上天就会另外选授新的贤能。由此看来，天下乃是全体民众的天下，而不单是陛下的天下了。”明帝亲手写下诏书，深切慰劳高堂隆。不久，高堂隆去世。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存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昌明，立志辅助君王，在天变灾异发生时提出劝诫警告，发自诚恳之心，堪称是忠臣啊！及至他一定要改变历法，让魏国以虞舜为祖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意念超过了通博吧！

[16]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收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16]明帝对华而不实的士人深恶痛绝，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说：“凭名声选拔，不足以得到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会出名，不应当痛恶这样的人。我既不能够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责任又是根据名次按常规任命官职，只有从以后的实际中检验了。古代以上奏陈

事考察言谈，用实际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驰，只是凭借赞誉或毁谤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史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乌要考课！”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考课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驰，这就说明考课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如今军队或聚或散，减增无常，本来就很难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就要拉住它的纲绳；裘毛不整，就要抖动它的衣领。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难道在于考核吗？”

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载考绩，诚帝王之盛制也。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被阙，无善不纪，无过不縩。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

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经过六个朝代，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经过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的确认为这是由于考核的原则可以粗略地依据，详细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语说：‘世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而今主张考绩的人，陈述了周朝、汉朝的所说所为，缀叙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说是使考课的要旨更加显明了。盼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推让的世风，振兴美好的治绩，我认为还不是尽善尽美。打算让州、郡举行任官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保举，经官府考试征用，任不地方官吏，根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增加禄秩，赐予爵位，这最是考核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被任职的官员应当使他们的身分显贵，采用他们的建议，命他们都分别制定州郡官吏考核办法，切实施行，确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可行的必罚制度。至于三公九卿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都就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讨论治国大道，内职大臣，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和错误，再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再小的过失也要纠举。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赖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说廊庙所以需的木材，绝非一根木头就能支撑，帝王的宏大事业，绝非只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乐呢？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也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起来，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发挥一点点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责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置官吏分担职责，管理百姓，是治国的根本。依照官职考察官员的实际工作，依照规章进行督促检查，是治国的细微末节。大纲不举而抓细小之事，不重视国家大政方针，而以制定考课之法为先，恐怕不足以区分贤能和愚昧，显示出明暗之理。”于是，久议不决，此事竟没有实行。

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治，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

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录，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亲显贵，虽然无能但仍被任官授职；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卑贱，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当权者所喜欢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所恼怒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向人咨询，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核事迹，文书具备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有人说：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中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邵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

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邵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象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吏琐刺碎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本质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17]初，右仆射卫臻典选举，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主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

[17]起初，右仆射卫臻主持推举选拔人才的工作，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遇见逃犯，任命为上将；周武王延聘渔夫担任太师。平民百姓甚至奴仆，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试以后才能任用？"卫臻说："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战比同于周成王、周康王时代，把汉王斩蛇起义比同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喜好出乎常规的举动，开提拔奇才的先河，将会使天下混乱起来。

卢毓论人及先举，皆先性行而后言才，黄门郎冯翊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服其言。

卢毓议论人才及选举之事，都是优先考虑德性品行而后再谈才干。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就这个问题问卢毓，卢毓说："才干是要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干能够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干能够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说是有才而不能行善，这样的才干是不适合作官的！"李丰佩服他的见解。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七十四卷

魏纪六 烈祖明皇帝下景初二年（戊午、238）

魏纪六 魏明帝景初二年（戊午，公元238年）

[1]春，正月，帝召司马懿于长安，使将兵四万讨辽东。议臣或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也。"帝谓懿曰："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对曰："渊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东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则三者何也？"对曰："唯明智能审量彼我，乃豫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孤远，不能支久，必先拒辽水，后守襄平也。"帝曰："还往几乎日？"对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1]春季，正月，明帝从长安召回司马懿，命他率军四万人讨伐辽东。参预谋议的大臣有的认为四万兵员太多，军费难以提供。明帝说："四千里远征讨伐，虽说要出奇制胜，但也应当依靠实力，不应斤斤计较军费。"明帝对司马懿说："公孙渊放弃守城先行逃走，是上策；据守辽东抗拒大军，是中策；如死守襄平，必被生擒。"明帝说："那么，三者中他将采用哪一种？"回答说："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审慎度量敌我双方的力量，才会预先有所舍弃。这既不是公孙渊的才智所能达到的，他又会认为我军是孤军远征，不能支持长久，一定是先在辽水抗拒，然后退守襄平。"明帝说："往返需多少天？"回答说："进军一百天，攻战一百天，返回一百天，以六十天作为休息日，这样的话，一年足够了。"

公孙渊闻之，复遣使称臣，求救于吴。吴人欲戮其使，羊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军远扌，是恩结遐夷，义形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吴主曰："善！"乃大勒兵胃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

公孙渊听到消息，再次源遣使节称臣，向吴国求救。吴国打算杀掉来使，羊说："不可，这是发泄匹夫一时怒气，而破坏称霸称王的大

计，不如就势厚待他，然后派遣奇兵暗中前往，以胁迫公孙渊归附。如果魏讨伐不能取胜，而我军远赴救难，便与远方夷族结下恩情，大义表现于万里之外。如果双方交战难解难分，辽东前方、后方分隔，那么我们就在它边陲郡县，驱逐劫掠而归，也足以表达上天的惩罚，对往事报仇雪恨了。”吴王说：“好！”于是大规模地集结部队，并对公孙渊来使说：“请回去等候音信，我们遵从来函吩咐，一定和老弟休戚与共！”又说：“司马懿所向无敌，我深为老弟担忧。”

帝问于护军将军蒋济曰：“孙权其救辽东乎？”济曰：“彼知官备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则非力所及，浅入则劳而无获；权虽子弟在危，犹将不动，况异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扬此声者，谲其行人，疑之于我，我之不克，冀其折节事已耳。然沓渚之间去渊尚远，若大军相守，事不速决，则权之浅规，或得轻兵掩袭，未可测也。”

明帝向护军将军蒋济问道：“孙权会救援辽东吗？”蒋济说：“孙权知道我们戒备严密，不可能从中渔利，援军深入则力所不及，不深入势必徒劳无功；即使是儿子、兄弟处于那种危险境地，孙权都不会出动，何况是异域他国之人，加之以前还被羞辱过。如今所以向外宣扬出兵救辽，不过是欺骗辽东来使，使我们产生疑惧，一旦我们不能攻克，希望公孙渊向他臣服而已。可是沓渚县离公孙渊所在地相距还远，如果大军受到阻碍，相持不下，战斗不能速决，那么孙权的临时决策，或者轻兵突袭，就不可预料了。”

[2]帝问吏部尚书卢毓：“谁可为司徒者？”毓荐处士管宁。帝不能用，更问其次，对曰：“敦笃至行，则太中大夫韩暨；亮直清方，则司隶校尉崔林；贞固纯粹，则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韩暨为司徒。

[2]明帝问吏部尚书卢毓说：“谁可以担任司徒？”卢毓推荐处士管宁，明帝不采用，又问其次的人选，卢毓答道：“敦厚忠诚的是太中大夫韩暨，耿直高洁的是司隶校尉崔林，忠贞纯朴的是太常常林。”二月，癸卯（十一日），任命韩暨担任司徒。

[3]汉主立皇后张氏，前后之妹也。立王贵人子为皇太子，瑶为安定王。

[3]汉王立张氏为皇后，是前皇后的妹妹。立王贵人的儿子刘为皇太子，刘瑶为安定王。

大司农河南孟光问太子读书及情性好尚于秘书郎正，正曰：“奉亲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风；接待群僚，举动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户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智谋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欢，既不得妄有施为；智谋藏于胸怀，权略应时而发，此之有无，焉可豫知也！”光知正慎宜，不为放谈，乃曰：“吾好直言，无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意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强致也。储君读书，宁当效吾等竭力博识以待访问，如博士深策讲试以求爵位邪！当务其急者。”正深谓光言为然。正，俭之孙也。

蜀大司农河南人孟光向秘书郎王询问太子读书情况及性情爱好，正说：“侍奉双亲虔诚恭敬，日日夜夜毫不怠懈，有古代世子的风范；接待群臣，举措出以仁义宽恕之心。”孟光说：“如您所说，都是每家子弟所具备的。我今天要问的，是想知道他的权略智谋如何？”正说：“作为世子的大义，在于继承君父的志向，尽心使父母欢乐。既不能随便有所作为，就把智谋深藏在胸怀之内，权略顺应时势发挥，是否具备这些，怎么可以预先知道呢？”孟光知道正讲话谨慎合宜，不敢放开畅谈，便说：“我喜欢直言，没有什么避讳。如今天下未定，智谋最为重要，智谋是先天秉性，不可用力强迫求得。太子读书，怎么可以效法我们博学强记以备咨询，象博士探策讲试一样以谋求一官半职呢？应当在最急需的方面下功夫。”正深感孟光言之有理。正是俭的孙子。

[4]吴人铸当千大钱。

[4]吴国铸造可当一千的大钱。

[5]夏，四月，庚子，南乡恭侯韩暨卒。

[5]夏季，四月，庚子（初九），南乡恭侯韩暨去世。

[6]庚戌，大赦。

[6]庚戌（十九日），魏大赦天下。

[7]六月，司马懿军至辽东，公孙渊使大将军卑衍、杨祚将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诸将欲击之，懿曰：“贼所以坚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堕其计。且贼大众在此，其巢窟空虚；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张旗帜，欲出其南，衍等尽锐趣之。懿潜济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诸军进至首山，渊复使衍等逆战，懿击，大破之，遂进围襄平。

[7]六月，司马懿大军到达辽东，公孙渊命大将军卑衍、杨祚统率步、骑兵数万人驻扎在辽隧，围城挖掘了长达二十余里的壕沟。魏军将领们想要攻城，司马懿说：“敌人所以坚守壁垒不肯决战，是打算拖死我军，现在攻打他们，正中其计。而且敌人主力在此，他们的老巢必定空虚，我军直指襄平，必能攻破。”于是，打出许多战旗，佯作要向南方出动，卑衍等率全部精锐部队随之向南。司马懿率军暗中渡过辽河，向北挺进，直扑襄平。卑衍等大为惊恐，率军连夜撤回。魏各路大军进抵首山，公孙渊再命卑衍等迎战。司马懿迎击，大败卑衍，遂进军包围襄平。

秋，七月，大霖雨，辽水暴涨，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雨月余不止，平地水数尺；三军恐，欲移营，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懿皆不听。司马陈曰：“昔攻上庸，八部俱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懿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失半而克，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蒋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朝廷闻师遇雨，咸欲罢兵。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禽渊可计日待也。”

秋季，七月，连降大雨，辽河暴涨，运粮船队从辽口直抵城下。大雨下了一个多月不停，平地水深数尺，魏三军恐惧，打算迁移营垒，司马懿下令军中：“有敢说迁营者斩！”都督令史张静违抗命令，被斩，军心这才安定。敌人依仗水势，砍柴放牧依然如故，将领们想要俘获他们，司马懿都不准许。司马陈说：“从前攻打上庸，八支部队同时进发，日夜不停，所以能用十六天时间攻下坚城，斩杀孟达。这次远征而来，反而更安闲迟缓，我私下感到疑惑。”司马懿说：“孟达兵少但存粮可支撑一年，我军将士四倍于孟达，但粮食不能支持一个月。以一个月攻打一年，怎么可以不快速？以四个兵士攻击一个敌人，即使丧失一半而能够攻克，都应当去做，所以不顾死伤地强攻，

是与粮食竞争啊！如今敌众我寡，敌饥我饱，何况雨水如此之大，功力不能施展，虽然应当速战速决，又能干什么呢？自打从京师出发，不担心敌人进攻，只恐怕敌人逃走。如今敌人粮食就要耗尽，可是我们的包围还没完成，抢掠他们的牛马，抄袭他们的樵夫，这是故意逼迫他们逃走。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要善于随机应变。敌人凭仗人多，倚仗雨大，虽然饥饿窘困，还不肯束手投降，应当显示出我们无能以便使他们安心。如果因贪图小利使他们惊吓逃跑，这不是好的计策。”朝中听说大军遇雨，一致打算退兵。明帝说：“司马懿有能力临危控制事变，捉住公孙渊指日可待。”

雨霁，懿乃合围，作土山地道，橹钩冲，昼夜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八月，渊使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解围却兵，当君臣面缚。懿命斩之，檄告渊曰：“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得礼邪！二人老耄，传言失指，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渊复遣侍中卫演乞克日送任，懿谓演曰：“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发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但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壬午，襄平溃，渊与子将数百骑突围东南走，大兵急击之，斩渊父子于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诛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余人，筑为京观。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皆平。

雨止，司马懿随即合拢包围圈，高堆土山，深挖地道，用干、橹车、钩梯、冲车，日夜攻城，射箭与石密集如雨。公孙渊窘迫危急，粮食已尽，以至人与人互相格杀残食，死亡极多，部将杨祚等投降。八月，公孙渊派遣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求解围退兵，如果同意，君臣定当自缚面降。司马懿命斩来使，用檄文通知公孙渊说：“楚国和郑国地位相等，可是郑伯还光着脊背牵羊出城迎降。我是天子的上公，而王建等想要我解围后退，难道不失礼吗？这二个老糊涂，传话失去意指，已被我杀掉。如还有请降之意，就另派年轻有明快决断的人前来。”公孙渊又派侍中卫演，请求指定日期，派送人质。司马懿对卫演说：“军事大要有五条，能战则战，不能战就当坚守，不能坚守就当逃走。剩下的两条路，就只有投降和死了。公孙渊不肯自缚面降，这是决心去死，不必送来人质！”壬午（疑误），襄平城败溃，公

孙渊和儿子公孙带领数百骑兵从东南突围逃走，魏军急忙追击，在梁水岸边斩杀了公孙渊父子。司马懿既已进入襄平城；诛杀城中公卿以下官吏及兵民七千余人，积尸封土，筑成大坟，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全部平定。

渊之将反也，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谏，渊皆杀之，懿乃封直等之墓，显其遗嗣，释渊叔父恭之囚。中国人欲还旧乡者，咨听之。遂班师。

公孙渊将要反叛时，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苦劝阻，都被公孙渊诛杀。司马懿于是堆土加高纶直等人的坟墓，显扬他们的子弟，释放了为朝廷所立而被公孙渊囚禁的叔父。中原人想要返回故里，听任自便。然后班师。

初，渊兄晃为恭任子在洛阳，先渊未反时，数陈其变，欲令国家讨渊；及渊谋逆，帝不忍市斩，欲就狱杀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窃闻晃先数自归，陈渊祸萌，虽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马牛之忧，祁奚明叔向之过，在昔之美义也。臣以为晃信有言，宜贷其死；苟自无言，便当市斩。今进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闭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观国，或疑此举也。”帝不听，竟遣使赍金屑饮晃及其妻子，赐以棺衣，殡敛于宅。

最初，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作为公孙恭的人质住在洛阳，公孙渊还未反叛时，公孙晃几次报告公孙渊的变故，打算让魏出兵讨伐。到公孙渊图谋叛逆，明帝不忍心把公孙晃在街市斩首，打算下狱处决。廷尉高柔上书说：“我私下听说公孙晃以前多次自动归附，报告公孙渊已萌生祸心，他虽然是凶犯宗族，但是推究其本心，是可以宽恕的。从前，孔丘曾经明察司马牛的忧虑，祁奚曾经指明叔向没有过失，这都是古代的美好义行。我认为公孙晃确实在先前有过举报，应免他一死；如果他本来没有告发，应应当在街市上斩首示众。如今是进不赦免其性命，退又不公开其罪状，只是紧闭狱门，命他自杀，天下各地，或许会怀疑我们的做法。”明帝不采纳，竟派遣使节带着搀有金屑的酒让公孙晃和他的妻子儿女饮下，然后赏赐棺木丧衣，埋葬在公孙晃的住宅。

[8]九月，吴改元赤乌。

[8]九月，吴改年号为赤乌。

[9]吴步夫人卒。

[9]吴步夫人去世。

初，吴主为讨虏将军，在吴，娶吴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贱，吴主令徐氏母养之。徐氏妒，故无宠。及吴主西徙，徐氏留处吴；而临淮步夫人宠冠后庭，吴主欲立为皇后，而群臣议在徐氏，吴主依违者十余年。会步氏卒，群臣奏追赠皇后印绶。徐氏竟废，卒于吴。

起初，吴王任讨虏将军，驻守吴郡，娶吴郡人徐氏。太子孙登生母出身卑贱，吴王命徐氏抚养。徐氏十分嫉妒，所以失宠。等到吴王向西迁移，徐氏仍留住在吴郡。这时，临淮人步夫人在后宫最受宠爱，吴王打算立为皇后，可是群臣议论应立徐氏，吴王犹豫不决，拖延了十几年。恰好步氏去世，群臣奏请追赠步夫人皇后印信、绶带。徐氏竟被废，在吴郡去世。

[10]吴主使中书郎吕壹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因此渐作威福，深文巧诋，排陷无辜，毁短大臣，纤介必闻。太子登数谏，吴主不听，群臣莫敢复言，皆畏之侧目。

[10]吴王让中书郎吕壹主管各官府及州郡公文，吕壹因此渐渐作威作福起来，援引法律条文进行狡诈的诋毁，排斥陷害无辜，诽谤朝廷大臣，连细微小事也禀闻吴王。太子孙登屡次规劝，吴王都不接受，群臣不敢再表示意见，对吕壹都深怀恐惧，侧目而视。

壹诬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谤讪国政，吴主怒，收嘉，系狱验问。时同坐人皆畏怖壹，并言闻之。侍中北海是仪独云无闻，遂见穷诘累日，诏旨转厉，群臣为之屏息。仪曰：“今刀锯已在臣颈。臣何敢为嘉隐讳，自取夷灭，为不忠之鬼！顾以闻知当有本末。”据实答问，辞不倾移，吴主遂舍之；嘉亦得免。

吕壹诬告前江夏太守刁嘉诽谤讥讽朝政，吴王大怒，逮捕了刁嘉，下狱审问。当时被牵连的人都畏惧吕壹，都说听到过刁嘉诽谤之词，只有侍中北海人是仪一人说没有听到过，于是被连日穷追诘问，诏书也越发严厉，群臣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是仪说：“如今刀锯已经架在脖颈上，我怎敢为刁嘉隐瞒，自取杀身灭门之祸，成为不忠的鬼魂？只是要说听到、了解此事，必须有头有尾。”是仪据实回答审问，供辞不改，吴王于是放了他，刁嘉也被免罪。

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壹乱国，每言之，辄流涕。壹白丞相顾雍过失，吴主怒，诘责雍。黄门侍郎谢语次问壹：“顾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语近之也。”曰：“潘太常常切齿于君，但道无因耳。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壹大惧，遂解散雍事。潘浚求朝，诣建业，欲尽辞极谏，至，闻太子登已数言之而不见从；浚乃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壹密闻知，称疾不行。

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虑吕壹祸乱国政，一谈到这件事，就止不住流泪。吕壹指控丞相顾雍有过失，吴王大怒，责问顾雍。黄门侍郎谢在闲谈时问吕壹：“顾公之事如何？”吕壹答：“不能乐观。”谢又问：“如果此公被免，应当是谁代替他？”吕壹没回答。谢说：“莫非是潘浚？”吕壹答：“你的话差不多。”谢又说：“潘浚常常对你恨得咬牙切齿，只是没有机会讲罢了。今日他如接替顾公，恐怕明日就会打击你了。”吕壹万分恐惧，亲自去建业，打算尽辞极谏。到达后，听说太子孙登已经多次揭发吕壹，而不被接受。潘浚于是宴请文武百官，打算在席间亲手杀死吕壹，再以性命抵罪，为国除害。吕壹得到密报，声称有病不去赴宴。

西陵督步骘上疏曰：“顾雍、陆辽、潘浚，志在竭诚，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课其殿最。此三臣思虑不到则已，岂敢欺负所天乎！”

西陵督步骘上书说：“顾雍、陆逊、潘浚志在竭诚报国，睡觉吃饭都不安宁，思虑着怎样安国利民，建立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可以说是君王的心腹和肢体，国家的重臣了。应当对他们分别委以重任，不要让其他官员监督他们主管的工作，考核他们的政绩等次。这三位大臣思虑不到的事情就算了，岂敢欺骗辜负君王呢？”

左将军朱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据哀其无辜，厚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吴主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日，与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吴主大感悟，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

左将军朱据的部曲应领受三万钱，工匠王遂将钱诈骗冒领。吕壹怀疑朱据实际将钱私取，拷问朱据部下主事的军吏，将他打死在棍棒之下。朱据哀伤他无辜屈死，丰厚地为他入殓安葬。吕壹又上表说朱据军吏为朱据隐瞒，所以朱据为他厚葬。吴王屡次责问朱据，朱据无法表明自己清白，只好搬出家门，坐卧在草席上听候定罪。几天后，典军吏刘助发觉此事，说钱被王遂取走。吴王深有感触，省悟地说："朱据尚被冤枉，何况小小吏民呢！"于是深究吕壹罪责，赏赐刘助钱百万钱。

丞相雍至廷尉断狱，壹以囚见。雍和颜色问其辞状，临出，又谓壹曰："君意得无欲有所道乎？"壹叩头无言。时尚书郎怀叙、面詈辱壹，雍责叙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有司奏壹在辟，或以为宜加焚裂，用彰元恶。吴主以访中书令会稽阚泽，泽曰："盛明之世，不宜复有此刑。"吴主从之。

丞相顾雍到廷尉审理和判决案件，吕壹以阶下囚身分相见，顾雍面色温和地审问他的口供，临走出时，又对吕壹说："您是否还有什么要讲的？"吕壹叩头无语。当时尚书郎怀叙当面责骂羞辱吕壹，顾雍责备怀叙说："官府有正常的法律，为什么要这样！"有关部门奏请处以吕壹死刑，有的认为应加以焚烧、车裂之刑，以表明他是罪魁祸首，吴王就此事请问中书令会稽人阚泽，阚泽说："盛明之世，不宜再有此刑。"吴王听从了他的意见。

壹既伏诛，吴主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礼还，复有诏责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曰："袁礼还云：'与子瑜、子山、义封、定公相见，并咨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之怅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厝，何能悉中！独当己有以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此乎？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公私分计足用相保，义虽君臣，恩犹骨肉，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

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于管子何如耳！”

吕壹既已处死，吴王让中书郎袁礼向诸位大将道歉，同时询问他们对时事兴革的意见。袁礼返回后，又有诏书责备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说：“袁礼回来后说：‘与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相见，同时向他们询问时事先后安排的意见，各人都以不掌民事为由，不肯当即发表意见，全推给陆逊、潘浚。陆逊、潘浚见到袁礼，流泪不止，态度诚恳痛切，辞意辛酸痛苦，甚至心怀危惧，有一种感觉不安全的神情。’我听了不禁怅然，内心深感困惑。为什么？天下只有圣人才能无过，只有聪明人才能自察。普通人的举止行动，怎么可能全部正确？自以为是而有伤害抵触众意的地方，一时忽视而没有觉察，所以使各位心存疑忌畏难了。不然的话，有什么缘由至于这样？和各位共事，从年少至年长，如今头发已经花白，自以为表里都可以和诸位坦诚相见，公私情分足以互保；大义上我们是君臣关系，但恩情上犹如骨肉至亲，荣耀、福分、喜乐、悲戚，都共同分享和承受。忠臣不应该隐瞒实情，智士不应该保留谋略，不论事情是非如何，各位怎么可以袖手旁观，自得悠闲呢？我们是同舟共济，还有谁能替代？古代齐桓公有善行，管仲没有不赞叹；有过失，没有不直言规劝；如不被采纳，则永不休止地规劝。如今我自知没有齐桓公的德行，可是各位不肯开口直言规劝，仍然采取避嫌畏难的态度，就这一点而言，我比齐桓公还好一点，不知各位比起管仲来又是如何？”

[11]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卫臻为司徒，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

[11]冬季，十一月，壬午（二十四日），魏任命司空卫臻担任司徒，司隶校尉崔林担任司空。

[12]十二月，汉蒋琬出屯汉中。

[12]十二月，蜀蒋琬出兵驻扎在汉中。

[13]乙丑，帝不豫。

[13]乙丑（初八），魏明帝患病。

[14]辛巳，立郭夫人为皇后。

[14]辛巳（二十四日），魏立郭夫人为皇后。

[15]初，太祖为魏公，以赞令刘放、参军事孙资皆为秘书郎。文帝即位，更名秘书曰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遂掌机密。帝即位，尤见宠任，皆加侍中、光禄大夫，封本县侯。是时，帝亲览万机，数兴军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会议，常令决其是非，择而行之。中护军蒋济上疏曰："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莫不祗肃。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权在下，则众心慢上，势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无忘之于左右，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人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毁誉，必有所兴，功负赏罚，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因微而入，缘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复猜觉。此宜圣智所当早闻，外以经意，则形际自见；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适以闻。臣窃亮陛下潜神默思，公听并观，若事有未尽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将改曲易调，远与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绩。岂牵近习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当有所付；若委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则有弄权败官之敝。当今柱石之士虽少，至于行称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职，可并驱策，不使圣明之朝有专吏之名也！"帝不听。

[15]最初，太祖还是魏公时，任命赞令刘放、参军事孙资同时担任秘书郎。文帝即位，改称秘书为中书，任命刘放担任中书监，孙资担任中书令，两人掌管机密。明帝即位，两人尤其受到恩宠信任，都加任侍中、光禄大夫，封为本县侯。这时，明帝亲自处理日常政务，屡次出兵，中枢筹划都由他俩掌管；每有国家大事，朝臣集会议事，经常让他俩决断是非，择定而行。中护军蒋济上书说："我听说大臣权力太重，国家就有危险，左右过于亲近，耳目必受蒙蔽，这是古代最大的戒鉴。以前大臣掌事，内外动摇不安；陛下识见高明，亲自处理国事，无不肃然安定。大臣不是不忠，只是权威下移，人们对君王就一定怠慢，这是情势发展的必然。陛下既然已经对大臣有所明察，希望不要忘记左右亲信造成的流弊。左右亲信的忠心和谋略，未必胜于大臣，至于逢迎谄媚、阿谀奉承，有的却极其擅长。如今外面议论，动辄就说'中书'，虽然让他们恭敬谨慎，不敢对外交往，然而仅有这个

名义，就可以迷惑世俗，何况实际掌握国家要事，整日侍奉在眼前；倘若趁着陛下疲倦之时，有所剖断，窃弄权威，大臣见他们能影响国事，也就会顺势转而趋向他们。一旦有此弊端，私结成朋党，褒贬毁誉就会兴起，功过赏罚必定颠倒，走正路向上的或许会被阻塞，而曲意逢迎左右近侍的却能显贵，他们抓住空子就钻，看到迹象就干，陛下亲信他们，也就不再猜疑。这按理是应该让陛下早早听到了解，用心留意，则左右近侍的形迹自然暴露。有人担心朝廷大臣会害怕进言不妥而受左右近臣的怨恨，因而不敢上报陛下和他们对抗。我认为陛下静神沉思，垂听舆论全面观察，如果事物有不尽合理或是不合于用的，就要改换曲调，远可以和黄帝、唐尧的功劳相等，近可以使武帝、文帝的政绩发扬，岂止是不受左右控制而已！可是君王不可能独自承担天下的全部事情，必当有所托付。如果委任一个臣属，除非有周公旦的忠心，管仲的公道，否则就有弄权败官的弊病。当今之世，栋梁之才虽然很少，但德行能称职于一州，才智可效力于一官，忠信尽力，各奉其职的人，还是可供驱策的，不要使圣明之朝出现恶吏专权的丑名！”明帝不接受。

及寝疾，深念后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为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与燕王宇善，故以后事属之。

到明帝病重卧床，深虑后事，才任命武帝之子燕王曹宇担任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之子，曹肇是曹休之子。明帝年少时与燕王曹宇亲近友好，所以把后事嘱托给他。

刘放、孙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曰：“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放、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燕王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谁可任者？”时惟曹爽独在侧，放、资因荐爽，且言：“宜召司马懿与相参。”帝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帝从放、资言，欲用爽、懿，既而中变，敕停前命；放、资复入见说帝，帝又从之。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荐，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

出。甲申，以曹爽为大将军。帝嫌爽才弱，复拜尚书孙礼为大将军长史以佐之。

刘放、孙资长久地掌管国家机要，夏侯献、曹肇心中忿忿不平。殿中有一只鸡飞上树，两人互相说：“这也太久了，看他们还能活几天！”刘放、孙资怕有后患，私下想加以离间。燕王曹宇性情恭顺温和，诚恳地坚决推辞，明帝让刘放、孙资进入卧室问道：“燕王正是如此吗？”刘放、孙资答道：“燕王实际是自知不能承担重任，所以这样。”明帝问：“谁可以承担？”当时只有曹爽一人在旁，刘放、孙资顺势推荐曹爽，并且说：“应当召回司马懿参与。”明帝问：“曹爽能承担这件大事吗？”曹爽汗流满面，紧张得不能回答。刘放暗中踩他的脚，耳语说：“快说以死奉社稷。”明帝听从刘放、孙资建议，打算任用曹爽、司马懿，不久中途又改变，下令停止先前的任命。刘放、孙资再次入见游说明帝，明帝再度听从他们的意见。刘放说：“最好亲自写下诏书。”明帝说：“我疲乏极了，不能写。”刘放随即上床，把着明帝的手勉强写下诏书，遂拿着出宫大声说：“有诏书免去燕王曹宇等的官职，不得在宫中滞留。”曹宇等流泪而出。甲申（二十七日），任命曹爽担任大将军，明帝嫌曹爽才能不足，又任命尚书孙礼担任大将军长史辅助他。

是时，司马懿在汲，帝令给使辟邪，赍手诏召之。先是，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轵关西还长安，事已施行。懿斯须得二绍，前后相违，疑京师有变，乃疾驱入朝。

这时，司马懿正在汲县，明帝派遣给使辟邪，带着手诏前去召司马懿。开始，燕王替明帝筹划，认为关中事关重大，应让司马懿走小道从轵关向西回到长安，事情已经施行。司马懿不久又接到第二封诏书，前后矛盾，怀疑京师发生变故，于是急速入朝。

三年（己未、239）

三年（己未，公元239年）

[1]春，正月，懿至，入见，帝执其手曰：“吾以后事属君，君与曹爽辅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乃召齐、秦二王以示懿，别指齐王芳谓懿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懿颈。懿顿首流涕。是日，立齐王为皇太子。帝寻殂。

[1]春季，正月，司马懿回到京师，入见明帝。明帝拉着他的手说："我把后事嘱托给您，您要与曹爽一起辅佐幼子。死岂是可以忍住的，我强忍着不死是为等待您。能够与您相见，再无遗恨了。"于是召来齐王曹芳、秦王曹询拜见司马懿，又指着齐王曹芳对司马懿说："就是他了，您仔细看看，不要看错！"又教齐王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颈，司马懿叩头流泪。这一天，立齐王曹芳为皇太子，明帝旋即去世。

帝沈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简功能，屏绝浮伪。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

明帝深沉刚毅，聪明敏捷，但纵情任性。能够择别官吏的事功和能力，排除虚浮不实。每次发兵出征，讨论决定大事，谋臣将相，全都佩服明帝的远大谋略。记忆力极强，虽然只是左右卑微小官，但档案中所记有关的禀性行为、主要事迹和经历，及家中父兄子弟的情况，一经过目，终身不忘。

孙盛论曰：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

孙盛论曰：听长辈说，魏明帝容貌英秀出众，站立时长发垂地，有些口吃，话语不多，但性格沉着刚毅而有决断。起初，各位大臣接受遗诏辅政，魏明帝把他们都派出去镇守地方，朝政则由自己亲自处理。对大臣优待礼敬，心胸开阔，喜爱爽直，即使大臣当面冒犯批评，也不折辱诛杀，他的君主度量是如此宽宏。可是他不考虑建立恩德，使风范流传后世，不巩固曹氏宗室作为基础，至使大权旁落，社稷无人保卫，可悲！

[2]太子即位，年八岁；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马懿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诸所兴作宫室之役，皆以遗诏罢之

[2]太子曹芳即位，时年八岁。大赦天下。尊称皇后为皇太后，给曹爽、司马懿加封侍中官职，授符节、黄钺，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各处修建宫殿的劳役，都以遗诏的名义罢除。

爽、懿各领兵三千人更宿殿内，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谘访，不敢专行。

曹爽、司马懿各自领兵三千人轮流在宫内宿卫，曹爽因司马懿年纪已大，地位一向很高，经常把他当作父辈侍奉，每有事情必去拜访咨询，不敢独断专行。

初，并州刺史东平毕轨及邓扬、李胜、何晏、丁谧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贵，趋时附势，明帝恶其浮华，皆抑而不用。曹爽素与亲善，及辅政，骤加引擢，以为腹心。晏，进之孙；谧，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为重权不可委之于人。丁谧为爽画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爽从之。二月，丁丑，以司马懿为太傅、以爽弟羲为中领军、训为武卫将军、彦为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

最初，并州刺史东平人毕轨及邓、李胜、何晏、丁谧都有才名，但急于富贵，趋炎附势，明帝厌恶他们虚浮不实，都加抑制而不录用。曹爽一向与他们亲近友好，到掌权辅政，马上引荐提升，成为心腹。何晏是何进的孙子，丁谧是丁斐之子。何晏等都共同推戴曹爽，认为大权不能托付给别人。丁谧替曹爽出谋划策，让曹爽禀告皇帝发布诏书，改任司马懿为太傅，外表上用虚名使他尊贵，实际上打算让尚书主事，上奏先由曹爽过目，以便控制轻重缓急，曹爽听从其计。二月，丁丑（二十一日），任命司马懿担任太傅，曹爽弟曹羲担任中领军，曹训担任武卫将军，曹彦担任散骑常侍、侍讲，其余兄弟都以列侯身分侍从，出入宫廷禁地，尊贵宠信没有超过他们的了。

爽事太傅，礼貌虽存，而诸所兴造，希复由之。爽徙吏部尚书卢毓为仆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邓扬、丁谧为尚书，毕轨为司隶校尉。晏等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黄门侍郎傅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躁，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卢毓为廷尉，毕轨又枉奏毓免官，众论多讼之，乃复以为光禄勋。孙礼亮直不挠，爽心不便，出为扬州刺史。

曹爽侍奉太傅，外表仍恭敬有礼，但各项决定很少再经他认可。曹爽让吏部尚书卢毓为仆射，而让何晏取而代之。任命邓、丁谧担任尚

书，毕轨担任司隶校尉，何晏等依仗曹爽势力用事，迎合的人升官进职，违抗的人罢黜斥退，朝廷内外都看风向行事，不敢违抗他们的意旨。黄门侍郎傅嘏对曹爽的兄弟曹羲说：“何晏外表文静而内心浮躁，巧取好利，不求务本，我恐怕他一定先诱惑你们兄弟，仁人志士将远远离去，而朝政将要荒废了。”何晏等于是对傅嘏心怀不满，因细微小事免去他的官职。又让卢毓从尚书省出来任为廷尉，但毕轨又上奏诬谄，卢毓被免官，舆论多为卢毓辩冤，才又任命他为光禄勋。孙礼耿直不屈，曹爽感到不利，就让孙礼出京担任扬州刺史。

[3]三月，以征东将军满宠为太尉。

[3]三月，任命征东将军满宠担任太尉。

[4]夏，四月，吴督军使者羊击辽东守将，俘人民而去。

[4]夏季，四月，吴国督军使者羊率军攻击辽东守将，劫掠当地百姓而归。

[5]汉蒋琬为大司马，东曹掾犍为杨戏，素性简略，琬与言论，时不应答。或谓琬曰：“公与戏言而不应，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所诫。戏欲赞吾是邪，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督农杨敏尝毁琬曰：“作事愦愦，诚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请推治敏，琬曰：“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乞问其愦愦之状，琬曰：“苟其不如，则事不理，事不理，则愦愦矣。”后敏坐事系狱，众人犹惧其必死，琬心无适莫，敏得免重罪。

[5]蜀国蒋琬担任大司马，东曹掾犍为人杨戏，平素性情简慢，言语不多，蒋琬与他谈话，时时不作回答。有人对蒋琬说：“您与杨戏谈话他竟不回答，太怠慢了。”蒋琬说：“人的心意不同，就像各人的面孔不同一样，当面顺从，背后议论，是古人所警诫的。杨戏想要赞同我对，但不是他的本意；想要反对我的话，就显出我的不对，所以沉默不语，这是杨戏表里一致的地方。”另外，督农场敏曾经毁谤蒋琬说：“办事糊涂，实在不如前任。”有人把话告诉蒋琬，主事官请求追查惩治杨敏，蒋琬说：“我确实不如前任，没有什么要追查的。”主事官请他说说糊涂表现在什么地方，蒋琬说：“既然不如前任，事情就不应该处理，事情不应该处理，就是糊涂了。”后来，杨敏因犯事入狱，众人还担心他必被处死，蒋琬对他不抱成见，杨敏得以免治重罪。

[6]秋，七月，帝始亲临朝。

[6]秋季，七月，魏帝开始亲临朝政。

[7]八月，大赦。

[7]八月，大赦天下。

[8]冬，古月，吴太常潘濬卒。吴主以镇南将军吕岱代濬，与陆逊共领荆州文书。岱时年已八十，体素精勤，躬亲王事，与逊同心协规，有善相让，南土称之。

[8]冬季，十月，吴国太常潘濬去世。吴王任命镇南将军吕岱接替潘濬，与陆逊共管荆州文书。吕岱时年已经八十，身体一直很健康，为官专心勤奋，亲自处理政事，与陆逊同心协力，事情办好时两人互相推让，南方人士对他们非常称道。

十二月，吴将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攻零陵、桂阳，摇动交州诸郡，众数万人。吕岱自表辄行，星夜兼路，吴主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诸将唐咨等络绎相继，攻讨一年，破之，斩式及其支党，郡县悉平。岱复还武昌。

十二月，吴将廖式杀临贺郡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攻陷零陵、桂阳，煽动交州各郡，聚众数万人。吕岱上表后立即前往平乱，连夜兼程，吴王派遣使节在后追赶，任命吕岱为交州牧，并派遣将领唐咨等率兵增援，前后相继，讨伐攻打了一年，终于平息叛乱，杀了廖式及其党羽，各郡县全部平定。吕岱又返回武昌。

[9]吴都乡侯周胤将兵千人屯公安，有罪，徙庐陵；诸葛瑾、步骘为之请。吴主曰：“昔胤年少，初无功劳，横受精兵，爵以侯将，盖念公瑾以及于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后告谕，会无悛改。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还，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间，苟使能改，亦何患乎！”

[9]吴国都乡侯周胤率兵一千人驻防公安县，犯了罪，被放逐到庐陵。诸葛瑾、步骘为他求情。吴王说：“以前周胤年幼，开始并无功劳，平白地领受精兵，封以侯爵，全都是思念周瑜才对他宠爱的。但周胤依仗恩宠，酗酒荒淫，恣意放纵，前后多次告诫，没有改悔。我对周瑜的情义同你们二位一样，乐于看到周胤有所成就，岂有终止？

可是迫于周胤罪恶太重，不应该现在让他回来，我还想让他尝点苦头，使他能自己了解自己。就凭他是周瑜的儿子，又有你们二位在中间，假如他能改正，还有什么担忧呢？”

瑜兄子偏将军峻卒，全琮请使峻子护领其兵。吴主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闻峻亡，仍欲用护。闻护性行危险，用之适为作祸，故更止之。孤念公瑾，岂有已哉！”

周瑜的侄子偏将军周峻去世，全琮请求让周峻的儿子周护接领周峻部队。吴王说：“从前击败曹操、吞并荆州，全是周瑜的功劳，我常记不忘。起初听说周峻去世，便打算任用周护。后听说周护性情凶狠，任用他恰恰是让他去闯祸，所以改变了主意。我思念周瑜，岂有终止！”

[10]十二月，诏复以建寅之月为正。

[10]十二月，魏帝下诏恢复以建寅之月为正月。

邵陵厉公上正始元年（庚申、240）

魏邵陵厉公正始元年（庚申，公元240年）

[1]春，旱。

[1]春季，发生旱灾。

[2]越蛮夷数叛汉，杀太守，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汉主以巴西张嶷为越太守，嶷招慰新附，诛讨强猾，蛮夷畏服，郡界悉平，复还旧治。

[2]蜀国越郡蛮夷常有叛乱，杀死太守，以至后来的太守不敢到郡治中就职，而在安定县寄住治事，距郡治八百余里。汉后主任命巴西人张嶷担任越太守，张嶷招降安抚新归附的夷人，征讨诛杀强悍狡黠的夷人，各部落于是敬畏顺服，郡内全部平定，郡府又迁回原址。

[3]冬，吴饥。

[3]冬季，吴国发生饥荒。

二年（辛酉、241）

二年（辛酉，公元241年）

[1]春，吴人将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于吴主曰：“今天弃曹氏，丧诛累见，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乱侮亡，宜涤荆、

扬之地，举强羸之数，使强者执戟，羸者转运。西命益州，军于陇右，授诸葛瑾、朱然大众，直指襄阳，陆逊、朱桓别征寿春，大驾入淮阳，历青、徐。襄阳、寿春，困于受敌，长安以西，务御蜀军，许、洛之众，势必分离，掎角并进，民必内应。将帅对向，或失便宜，一军败绩，则三军离心；便当秣马脂车，陵蹈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上策也。”吴主不能用。

[1]春季，吴国将要讨伐魏。零陵太守殷札对吴王说：“如今上天废弃曹氏，丧事凶杀不断出现。当此猛虎争斗之际，而让一个孩子临政。陛下应当亲自统率大军，夺取乱国，征服衰世，尽出荆州、扬州的人力、物力，调查丁壮和老弱的人数，让丁壮执戟上阵，老弱转运物资；在西方让蜀汉在陇右驻屯；命诸葛瑾、朱然率领大军直指襄阳；陆逊、朱桓另外出征寿春；陛下御驾进军淮河以北，进攻青州、徐州。襄阳、寿春被我们围困，长安以西要全力防御蜀军，许昌、洛阳的军队势力要分散，我们多方牵制，同时进军，民众一定响应。到时将帅交战，只要有一处指挥失当，一军战败，则三军军心涣散。我们正好备马整车，攻陷城邑，乘胜追击，平定华夏。如果我们不出动全部大军，只是象以前一样出动少量部队，则不足以完成大事，容易屡屡败退，民众疲沓，军威消失，时间过去，力量耗竭。这不是上策。”吴王没有接受。

夏，四月，吴全琮略淮南，决芍陂，诸葛恪攻六安，朱然围樊，诸葛瑾攻中。征东将军王凌、扬州刺史孙礼与全琮战于芍陂，琮败走。荆州刺史胡质以轻兵救樊，或曰：“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

夏季，四月，吴国全琮进击淮南，掘开芍陂堤岸，诸葛恪攻打六安，朱然围困樊城，诸葛瑾攻打中。魏征东将军王凌、扬州刺史孙礼与全琮在芍陂交战，全琮败逃。荆州刺史胡质派出轻装部队救援樊城，有人说：“敌人强盛，不能靠近。”胡质说：“樊城城墙低矮，守军又少，所以应当强行进军作为外援，不然，樊城就危险了。”于是率军逼近吴国围城部队，城中军心始安。

[2]五月，吴太子登卒。

[2]五月，吴国太子孙登去世。

[3]吴兵犹在荆州，太傅懿曰："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攻，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六月，太傅懿督诸军救樊；吴军闻之，夜遁，追至三州口，大获而还。

[3]吴国部队仍留在荆州，太傅司马懿说："中汉民和夷人有十万之多，隔在沔水南岸，流离逃亡，无家可归，樊城被围，已过一个多月还没解除，这是危急之势，请派我亲自前去征讨。"六月，太傅司马懿率领各军救援樊城，吴军听到消息后，连夜遁逃。司马懿率军追到三州口，获大量物资和俘虏而归。

[4]闰月，吴大将军诸葛瑾卒。瑾太子恪先已封侯，吴主以恪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

[4]闰五月，吴国大将军诸葛瑾去世。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先前已被封侯，吴王让诸葛恪弟弟诸葛融承袭父亲的爵位，统率父亲的部队，驻扎在公安县。

[5]汉大司马蒋琬以诸葛亮数出秦川，道险、运粮难，卒无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上庸。会旧疾连功，未时得行。汉人咸以为事有不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汉主遣尚书令费、中监军姜维等喻指。琬乃上言："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辄与费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御制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西有虞，赴之不难，请徙屯涪。"汉主从之。

[5]蜀国大司马蒋琬认为诸葛亮屡次出兵秦川，由于道路险阻，转运粮食困难，最终也没有成功，于是大量制造船舰，打算利用汉水、沔水顺流东下，袭击魏兴、上庸。正逢蒋琬旧病连续发作，没能及时配合吴国行动。大家都认为这样一旦不能取胜，撤退极其困难，不是上策。汉后主派遣尚书令费、中监军姜维等向蒋琬说明大家意见。蒋琬于是上书说："如今魏的势力已横跨九州，蒂蔓延成长，铲除不易。如果吴国和西蜀齐心合力，首尾夹击，虽然不能迅速实现宏图大志，暂且也可分割其力量，蚕食其国土，摧垮其边陲。然而与吴国二三次约定同时进军，都未能实现。我与费等商议，认为凉州是胡人边塞要地，进退都有依赖，而且当地羌人、胡人都如饥似渴地想着归顺我

朝，最好让姜维担任凉州刺史。如果姜维征讨能够控制河西，我将率军继进，作他的后援。如今涪县水路陆路四通八达，足以应付紧急情况，如果东方、西方发生危险，前去救援都不困难，请把大本营迁到涪县驻屯。”汉后主采纳了这一建议。

[6]朝廷欲广田畜谷于扬、豫之间，使尚书郎汝南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昔太祖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出征，运兵过半，功费巨亿。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益开河渠以增溉灌，通漕运。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二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岁，始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兴军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余而无水害。

[6]魏打算在扬州、豫州之间开荒垦田，积蓄粮谷，令尚书郎汝南人邓艾到陈县、项县以东至寿春一带巡视，邓艾认为：“从前太祖大破黄巾施行屯田，在许都囤积粮谷用来制胜四方。如今三边都已平定，军事行动集中在淮河以南，每次大军出征，转运军粮的兵士占了一半，耗费多亿。陈县、蔡县一带土地平坦肥沃，可以减少许昌附近稻田，把水并入河道向东灌溉，命令淮河以北二万人，淮河以南三万人，十分之二轮流休息，常驻的四万人边屯田边防守。宜多挖河渠增加灌溉，开通漕运。除去全部开支，总计每年可获五百万斛作为军费。六七年内，可在淮河土地上积蓄二千万斛，这就是十万大军五年的粮食。以此雄厚基础攻吴，无往而不胜。”太傅司马懿认为妥善。这一年，开始扩开漕渠。以后每次东南方出现战事，遂大举出兵，乘舟而下，直抵长江、淮河，军费、粮食都绰绰有余，并且消除了水患。

[7]管宁卒。宁名行高洁，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导人于善，人无不化服。及卒，天下知与不知，无不嗟汉。

[7]管宁去世。管宁名声极大，行为高洁，是人们仰慕的人。看上去好象不可接近，但与他在一起，却感到和乐平易。他擅长随事诱导人们行善，人们无不受到感化，由衷敬服。到死时，天下不管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无不哀叹。

三年（壬戌、242）

三年（壬戌，公元242年）

[1]春，正月，汉姜维率偏军自汉中还住涪。

[1]春季，正月，蜀国姜维率领偏师从汉中回到涪县驻防。

[2]吴主立其子和为太子，大赦。

[2]吴王立儿子孙和为太子，大赦天下。

[3]三月，昌邑景侯满宠卒。秋，七月，乙酉，以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

[3]三月，昌邑景侯满宠去世。秋季，七月，乙酉（十九日），任命领军将军蒋济担任太尉。

[4]吴主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将兵三万击儋耳，珠崖。

[4]吴王派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军三万人攻打儋耳、珠崖。

[5]八月，吴主封子霸为鲁王。霸，和母弟也，宠爱崇特，与和无殊。尚书仆射是仪领鲁王傅，上疏谏曰："臣窃以为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蕃辅，宣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且二宫宜有降杀，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书三、四上，吴主不听。

[5]八月，吴王封儿子孙霸为鲁王。孙霸是孙和的胞弟，受到特别的宠爱，与孙和没有差别。尚书仆射是仪兼任鲁王傅，上书规劝说："我私下认为鲁王天资卓越，又有美德，文武双全，当今之计应让他镇守四方，作为辅助朝廷的屏藩，宣扬美德，广布威望，才是国家的良策，举国上下的希望。而且太子和亲王之间，应该有所差别，用以端正上下秩序，显明教化的根本。"上书三四次，吴王都不理睬。

四年（癸亥、243）

四年（癸亥，公元243年）

[1]春，正月，帝加元服。

[1]春季，正月，魏帝行加冠礼。

[2]吴诸葛恪袭六安，掩其人民而去。

[2]吴国诸葛恪率军袭击六安，劫掠当地百姓而归。

[3]夏，四月，立皇后甄氏，大赦。后，文昭皇后兄俨之孙也。

[3]夏季，四月，魏立皇后甄氏，大赦天下。甄皇后是文昭皇后兄长甄俨的孙女。

[4]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4]五月，朔（初一），出现日食，为日全食。

[5]冬，十月，汉蒋琬自汉中还住涪，疾益甚，以汉中太守王平为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督汉中。

[5]冬季，十月，蜀国蒋琬从汉中返回涪县居住，病情更加严重，任命汉中太守王平担任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督领汉中。

[6]十一月，汉主以尚书令费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6]十一月，汉后主任命尚书令费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

[7]吴丞相顾雍卒。

[7]吴丞相顾雍去世。

[8]吴诸葛恪远遣谍人观相径要，欲图寿春。太傅懿将兵入舒，欲以攻恪，吴主徙恪屯于柴桑。

[8]吴诸葛恪派遣暗探，观察山川地要，准备攻打寿春。太傅司马懿率军进入舒县，打算由此进攻诸葛恪。吴王调移诸葛恪在柴桑驻屯。

[9]步骘、朱然各上疏于吴主曰：“自蜀还者，咸言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吴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如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

[9]步骘、朱然分别上书给吴王说：“从蜀地归来的人，都说蜀国打算背弃盟约，正在大量制作船舰，修缮城池。还有，蒋琬驻守汉中，听说司马懿南下，不但不出兵，乘虚进行夹击，反而放弃汉中，回到成都附近。事情已经十分明显，无可置疑，应多加戒备。”吴王回答说：“我对待蜀国不薄，聘问宴享，结盟明誓，没有辜负他们的地方，怎么能变成这样？司马懿大军前来进入舒县，十日便撤退了。蜀在万里之外，怎么会知道司马懿用兵是快是慢而就贸然出兵呢？从前，魏

打算进入汉川，这中间我们也是严阵以待，没有举师动众，随后听到魏已回军才算结束，怎么可以再以此怀疑蜀汉呢？传言实在不可信，我愿以家族破败而为诸位担保。”

[10]征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王昶上言：“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

[10]征东将军及都督扬、豫诸军事王昶上书说：“地势的险阻固定不变，防守的形势却变化无常。如今驻屯的宛县，距离襄阳三百余里，遇有紧急情况，来不及赴援。”于是移驻在新野县。

[11]宗室曹上书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亲亲之道专用，则其渐也微弱；贤贤之道偏任，则其敝也劫夺。先圣知其然也，故博求亲疏而并用之，故能保其社稷，历纪长久。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道未备，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任。臣窃惟此，寝不安席，谨撰合所闻，论其成败曰：昔夏、商、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也。秦观周之敝，以为小弱见夺，于是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内无宗子以自毗辅，外无诸侯以为藩卫；譬犹芟刈股肱，独任胸腹，观者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岂不悖哉！故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合之众，五年之中，遂成帝业。何则？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理势然也。汉监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诸吕擅权，图危刘氏，而天下所以不倾动者，徙以诸侯强大，盘石胶固也。然高祖封建，地过古制，故贾谊以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从。至于孝景，猥用晁错之计，削黜诸侯，遂有七国之患。盖兆发高帝，衅钟文、景，由宽之过制，急之不渐故也。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尾同于体，犹或不从，况乎非体之尾，其可掉哉！武帝从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后，遂以陵夷，子孙微弱，衣食租税，不预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权，假周公之事而为田常之乱，宗室诸侯，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独忠孝于惠、文之间而叛逆于哀、平之际也，徙权轻势弱，不能有定耳。赖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于已成，绍汉嗣于既绝，斯岂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监秦之失策，袭周之旧制，至于桓、灵，阉宦用事，君孤

立于上，臣弄权于下；由是天下鼎沸，奸宄并争，宗庙焚为灰烬，宫室变为榛薮。

[11]皇族曹上书说：“古代帝王，必定任用同姓皇族，以表明亲近亲族，也必定任用异性大臣，以表明尊重贤能。只采用亲近亲族的办法治国，随着它的浸蚀，皇权就会渐渐衰弱；只采用尊重贤能的办法治国，随着它的把持，皇权就会被夺取。先圣了解这种必然趋势，所以对于皇族和非皇族广泛求取，同时并用，因而能够保有社稷，历时长久。如今魏尊重贤能的法律虽已严明，亲近亲族的办法还不完备，或者任而不重用，或者放置不任用。我私下思虑这些，睡觉都不能安宁，谨对所听到的加以陈述，议论它的成败得失。古代夏、商、周历经数十世代，而秦只传到二世即归灭亡，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王与各封国共同管理万民，所以出现危险而没人相救。秦王朝看到周王朝的衰败，认为是弱小的封国终会被吞夺，于是废除五等爵，建立郡县制，朝廷内没有皇族子弟辅佐，朝廷外没有诸侯屏卫，好象一个人割掉四肢独由胸腹支撑，旁观者为之寒心，可秦始皇还安然自得，认为是为子孙创立了帝王的万世之业，岂不荒谬！所以汉高祖奋起三尺之剑，以乌合之众起兵，五年之中，成就了帝王之业。这是为什么？因为拔除盘根错节难以成功，摧枯拉朽容易得力，这是事理之必然。汉朝看到秦朝的失误，于是大封皇族子弟。等到诸吕擅权，危害刘氏皇族，而天下却没有发生动摇，其原因仅仅在于诸侯力量强大，有如粘在一起的磐石一样稳固。然而汉高祖分封诸侯建立藩国，封地面积超过古代规定，所以贾谊认为要想天下得到治理安定，不如广建诸侯国而减少诸侯势力，汉文帝没有采纳。到了汉景帝，由于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减封国领土，于是爆发了七国之乱。征兆出现在汉高帝时，祸患聚集于文帝、景帝之时，是由于开始宽厚得超过规定，而后来削减时又太急切的缘故。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尾巴与身子同属一体，有时也不顺从，便何况不是属于一体的尾巴，岂能摆得动？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计策，颁布让诸侯自己可以分封子弟的推恩令，自此以后，封国力量由此衰败，子孙微弱，除了收取租税维持衣食生活外，不能参予国政。到了哀帝、平帝时，王莽掌权，借着周公之事，重演田常之乱，封国诸侯中，有的甚至制造天赐祥瑞，歌颂王莽恩德，岂不令人悲哀？由此说来，并不是皇族子弟偏偏在惠帝、文帝之际忠孝双全，而在哀帝、平帝之际就变成叛逆，是权力轻微，势力

薄弱，不能平定祸乱而已。幸赖光武皇帝发扬不世的英姿，在王莽做了皇帝后仍能将他擒获，使汉代皇族子嗣在将要灭绝之时得以延续，岂不是皇族子弟的力量！可是以后，又不能借鉴秦王朝的教训，不知道承袭周王朝的旧制，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宦官执政，君王孤立于上，大臣弄权于下，于是天下大乱，奸人并争，宗庙被烧成灰烬，宫室变成荒草树丛。

太祖皇帝龙飞凤翔，扫除凶逆。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于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制，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室之礼也。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众也。此言虽小，可以譬大。是以圣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变而无倾危之患矣。”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太祖皇帝龙飞凤翔，扫除凶逆，大魏兴起，至今已有二十四年了。观察五代的存亡原因，而不采用他们的治国良策；目睹前车之倾覆，却不改变车道。皇家子弟空有虚名而实无封地，封国之君空有百姓而不能役使；皇族成员迁居在大街小巷，不知道国家大政方针；权力如一介小民，势力同寻常百姓。内无盘根错节的稳固，外无磐石般诸侯结盟相助，这是不能够使国家安定，成就万世大业的。况且现在的州牧、郡守，与古代的方伯、诸侯一样，都拥有千里之地，身兼军队要职，有的一家数人担任高官，有的兄弟同时占据要职；而皇族子弟竟无一人跻身于其间，与他们互相牵制，这不是使主干强大、枝梢微弱、防备万一的办法。如今所谓任用贤能，或提拔到著名城市为长，或担任一军统帅；可是皇族子弟有文才的，必只限于当一个小县县宰，有武略的，必只限于当一个只管百人的小官，这不是奖励进取，任用贤能，褒奖优待皇族子弟的礼法。俗语说‘百足之虫，至死不本僵’，这是因为扶持它身体的脚众多的缘故。这句话说的虽是小虫，

但可以比喻国家大事。所以，圣明的君王在安定时不忘记危乱，存时不忘记亡，即使天下发生变故，也不会有覆灭的灾难了。”曹希望以这番议论使曹爽有所感动而省悟，曹爽不采纳。

五年（甲子、244）

五年（甲子，公元244年）/B

[1]春，正月，吴主以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1]春季，正月，吴王任命上大将军陆逊担任丞相，原担任的州牧、都护、领武昌事等官职继续兼任。

[2]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夏侯玄，大将军爽之姑子也。玄辟李胜为长史，胜及尚书邓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长安，发卒十余万人，与玄自骆口入汉中。

[2]征西将军及都督雍、凉诸军事夏侯玄，是大将军曹爽姑母之子。夏侯玄征召李胜担任长史，李胜与尚书邓打算让曹爽在天下树立威名，劝他伐蜀。太傅司马懿劝止他们，没能止住。三月，曹爽西行至长安，发兵十余万人，与夏侯玄一起从骆口进入汉中。

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深祸，今宜先遣刘护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帅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亦至，此计之上也。”诸将皆疑，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遂帅所领据兴势，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

汉中守军不足三万人，将领们都很恐慌，打算坚守城池不出兵迎战，等待涪县的救援。王平说：“汉中距离涪县将近一千里，敌人如果攻占了关城，便成为深灾大祸，应该先派遣刘护军占据兴势，我在后面拒敌。如果敌人分兵向黄金攻击，我率领一千人亲自迎战，周旋之间，涪县援军便会到达，这是上策。”将领们都持怀疑，只有护军刘敏与王平意见相同，便率所领部队占据兴势，并漫山遍野插上战旗，连绵一百余里。

闰月，汉主遣大将军费督诸军救汉中，将行，光禄大夫来敏诣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至，人马擐甲，严驾已讫，与敏对戏，色无厌

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贼者也。”

闰三月，汉后主派遣大将军费统领各军救赴汉中，将出发时，光禄大夫来敏来到费住所送别，请求一起下一局围棋。此时，战地文书交错送到，士兵战马都已披挂铠甲，出动命令已经下达，可是费与来敏对奕，仍面无厌倦。来敏说：“我是故意考验您的，您确实令人满意，一定可以退敌。”

[3]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3]夏季，四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4]大将军爽兵距兴势不得进，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涪军及费兵继至。参军杨伟为爽陈形势，宜急还，不然，将败。邓、李胜与伟争于爽前。伟曰：“扬、胜将败国家事，可斩也！”爽不悦。

[4]大将军曹爽率领部队到达兴势后受到抵抗，不能前进。关中以及氐、羌部落转运的军粮供给不上，牛马骡驴大量死亡，当地百姓在路边哀号哭泣，涪县大军及费部队相继到达。参军杨伟向曹爽分析形势，认为应当紧急撤还，不然将大败。邓、李胜与杨伟在曹爽面前争执起来，杨伟说：“邓、李胜将败坏国家大事，应该斩首！”曹爽大为不快。

太傅懿与夏侯玄书曰：“《春秋》责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邀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惧，言于爽；五月，引军还。费进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失亡甚众，关中为之虚耗。

太傅司马懿给夏侯玄去信说：“《春秋》大义，对大臣重臣要求严而施恩重。从前武皇帝第二次进入汉中，几乎大败，你是知道的。如今兴势地形十分险要，蜀军已率先占据，如果进攻，敌人不应战，退却又被阻截，全军必然覆灭，你将承担什么责任？”夏侯玄恐惧，对曹爽说了上面的话。五月，率领大军退还，费进军占据三岭阻截曹爽，曹爽争险夺关进行苦战，仅只得以逃出，失散伤亡甚重，关中地区为这次行动白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5]秋，八月，秦王询卒。

[5]秋季，八月，秦王曹询去世。

[6]冬，十二月，安阳孝侯崔林卒。

[6]冬季，十二月，安阳孝侯崔林去世。

[7]是岁，汉大司马琬以病固让州职于大将军，汉主乃以为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书令，为之副。

[7]这一年，蜀国大司马蒋琬因病坚持将州职辞让给大将军费，汉后主遂任命费担任益州刺史，侍中董允担任尚书令，作为费的副手。

[8]时战国多事，公务烦猥；为尚书令，识悟过人，每省读文书，举目暂视，已究其意旨，其速数倍于人，终亦不忘。常以朝晡听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尽人之欢，事亦不废。及董允代，欲学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滞。允乃叹曰：“人才力相远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听事终日而犹有不暇焉。

[8]当时蜀正值征战多事之秋，公务繁杂细碎，费担任尚书令，见识过人，每审阅公文，略望一眼，便已知道其中主要意思，速度超过常人几倍，并且过目不忘。经常在早晨和傍晚听取大家意见，处理公事，中间接待宾客，饮食娱乐，还要作博奕之戏，每次都能使人尽兴快乐，公事也不荒废。等到董允接替费，想要效法费行为，十天之中，很多事情都被耽误。董允于是叹息说：“人的才力相差如此之大，不是我能赶得上的！”于是整天听取意见处理公务，还是没有空闲。

六年（乙丑、245）

六年（乙丑，公元245年）

[1]春，正月，以票骑将军赵俨为司空。

[1]春季，正月，任命票骑将军赵俨担任司空。

[2]吴太子和与鲁王同宫，礼秩如一，群臣多以为言，吴主乃命分宫别僚；二子由是有隙。

[2]吴国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同住一宫，礼仪和俸禄完全一样，群臣对此颇有议论。吴王于是命令两人分宫居住，僚属也加区别。由此，兄弟之间产生了感情上的裂痕。

卫将军全琮遣其子寄事鲁王，以书告丞相陆逊，逊报曰：“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

书与琮曰：“卿不师日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家门致祸矣。”琮既不答逊言，更以致隙。

卫将军全琮让儿子全寄侍奉鲁王，写信告诉丞相陆逊，陆逊回答说：“你的儿子如果真有才干，不必担忧不被任用，不宜出任私门幕职，邀取荣华。如果才力不佳，最终也会招来灾祸；况且听说两宫势均力敌，必定各要党羽，这是古人最避忌的。”全寄果然攀附鲁王，轻率地与之结交。陆逊写信给全琮说：你不学汉朝金日严格对待儿子，反而庇护阿寄，最终会为你的家门招来灾祸。”全琮不仅不回答陆逊，反而与陆逊发生了裂痕。

鲁王曲意交结当时名士。偏将军朱绩以胆力称，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与结好；绩下地住立，辞而不当。绩，然之子也。

鲁王一心要结交当时知名人士。偏将军朱绩以有胆力著称，鲁王亲自到他的官署，挨近他坐下，想要与他结好。朱绩走下座位站在一旁，推辞不敢承当。朱绩是朱然的儿子。

于是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举国中分。吴主闻之，假以精学，禁断宾客往来，督军使者羊上疏曰：“闻明诏省夺二宫备卫，抑绝宾客，使四方礼敬不复得通，远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谓二宫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犹且补察，密加斟酌，不使远近得容异言。臣惧积疑成谤，久将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国不远，将谓二宫有不顺之愆，不审陛下何以解之！”

从那时起，从侍从到宾客，形成对立的两派，仇视敌党，猜忌贰心，逐渐蔓延到朝廷大臣，全国分为两派，吴王听说后，借口让他俩专心学习，断绝与宾客的往来。督军使者羊上书说：“听说陛下公开颁诏剥夺两宫的卫队，断绝了宾客，使四方礼敬再不能表达，远远近近为之震惊，大大小小感到失望。有的说这是由于两宫不遵守法典礼仪。即使确如所怀疑的那样，也应多加补救，严密斟酌，不让外人说三道四。我恐怕猜疑积多变成毁谤，时间一长，必将四处流传，西方和北方，距离我国不远，将说两宫有不能调和的过错，不知陛下将如何解释？”

吴主长女鲁班适左护军全琮，少女小虎适骠骑将军朱据。全公主与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吴主欲立王夫人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数谮毁太子。吴主寝疾，遣太子祷于长沙桓王庙，太

子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太子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见上寝疾，有喜色”，吴主由是发怒；夫人以忧死，太子宠益衰。

吴王的长女鲁班嫁给左护军全琮，小女小虎嫁给骠骑将军朱据。全公主鲁班与太子孙和的母亲王夫人有隔阂，吴王想要立王夫人为皇后，公主加以阻止。后又恐怕太子即位后怨恨自己，心里感到不安，便多次毁谤太子。吴王病重在床，派遣太子去长沙桓王孙策祭庙祈祷。太子妃的叔父张休在庙附近住家，邀请太子顺便来家坐坐。全公主派人监视，因而报告说：“太子不在庙中，只去了妃家商议事情”，又说，“王夫人看到陛下病重卧床，而有喜色”。吴王于是发怒，王夫人因忧虑而死，对太子的宠爱更为衰減。

鲁王之党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共谮毁太子，吴主惑焉。陆逊上疏谏曰：“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书三四上，辞情危切；又欲诣都，口陈嫡庶之义，吴主不悦。

鲁王的党羽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一起诬陷毁谤太子，吴王感到迷惑。陆逊上书规劝说：“太子是正统，应该有坚如磐石的稳定地位，鲁王是藩国之臣，对他宠爱俸禄应当有所差别，彼此各得其所，上下才能安定。”连续上书三四次，辞情激切，还要去京师，当面陈述嫡庶的大义，吴王不快。

太常顾谭，逊之甥也，亦上疏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等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全，觊觎之望绝。昔贾谊陈治安之计，论诸侯之势，以为势重虽亲，必有逆节之累，势轻虽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亲弟，不终飨国，失之于势重也；吴芮疏臣，传祚长沙，得之于势轻也。昔汉文帝使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义，陈人彘之戒，帝既悦怿，夫人亦悟。今臣所陈，非有所偏，诚欲以安太子而便鲁王也。”由是鲁王与谭有隙。

太常顾谭是陆逊的外甥，也上书说：“我听说无论是国还是家，一定要明确嫡庶的区别，使尊卑之礼各不相同，高下有别，等级不可超越。只有这样，内肉的恩情才能保全，夺嫡的邪念才可断绝。从前贾谊陈述治安之策，议论诸侯的形势，认为势力太重虽是亲族也必有叛

逆的危险，势力轻微虽然疏远，也必有保全的福分。所以淮南王虽是文帝的亲弟弟，但没能终身享受他的封邑俸养，是失之于势力太重；吴芮是疏远的臣僚，世代在长沙做官享福，是得益于势力轻微。从前汉文帝让慎夫人与皇后并坐，袁盎让慎夫人座位后退，文帝面有怒色；等到袁盎谈论起上下尊卑大义，陈说戚夫人被砍成人彘的警戒，文帝已然面有喜色，慎夫人也醒悟。今天我所陈述的，并不偏袒任何一方，实在是打处稳定太子并便利鲁王。”由此，鲁王与顾谭有了隔阂。

芍陂之役，谭弟承及张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绪与之争功，谮承、休于吴主，吴主徙谭、承、休于交州，又追赐休死。

芍陂之战，顾谭的弟弟顾承和张休都立有功劳。全琮的儿子全端、全绪与他们争功，向吴王诬谄顾承、张休，吴王贬顾承、张休到交州，又追赐张休自尽。

太子太傅吾粲请使鲁王出镇夏口，出杨竺等不得令在京师，又数以消息语陆逊；鲁王与杨竺共谮之，吴主怒，收粲下狱，诛。数遣中使责问陆逊，逊愤恚而卒。其子抗为建武校尉，代领逊众，送葬东还，吴主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抗事事条答，吴主意乃稍解。

太子太傅吾粲请求派鲁王出镇夏口，逐出杨竺等人，不要让他们留在京师，又多次向陆逊通报消息。鲁王与杨竺一起诬陷吾粲，吴王大怒，拘捕吾粲下狱处死，屡次派遣中使责问陆逊，陆逊愤懑而死。陆逊的儿子陆抗担任建武校尉，代管陆逊的部队，送葬东行回吴郡。吴王又拿杨竺指控陆逊的二十件事一一质问陆抗，陆抗一件一件地作出回答，吴王怒意才稍稍化解。

[3]夏，六月，都乡穆侯赵俨卒。

[3]夏季，六月，都乡穆侯赵俨去世。

[4]秋，七月，吴将军马茂谋杀吴主及大臣以应魏，事泄，并党与皆伏诛。

[4]秋季，七月，吴国将军马茂图谋杀害吴王及大臣以降魏，事情泄漏，马茂和他的党羽都被诛杀。

[5]八月，以太常高柔为司空。

[5]八月，任命太常高柔担任司空。

[6]汉甘太后殂。

[6]蜀甘太后去世。

[7]吴主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7]吴王派遣校尉陈勋统率屯田部队及工匠三万人，开凿句容山道，从小其直到云阳西城，开通集市，以会商旅，并修建了存储粮物的邸阁。

[8]冬，十一月，汉大司马琬卒。

[8]冬季，十一月，蜀大司马蒋琬去世。

[9]十二月，汉费至汉中，行围守。

[9]十二月，蜀费抵达汉中，巡视戍边军队。

[10]汉尚书令董允卒；以尚书吕为尚书令。

[10]蜀尚书令董允去世，任命尚书吕担任尚书令。

董允秉心公亮，献可替否，备尽忠益，汉主甚严惮之。宦人黄皓，便僻佞慧，汉主爱之。允上则正色规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

董允心地正直无私，诤言进谏，竭尽忠心。汉王对他非常敬畏。宦官黄皓，关于花言巧语，逢迎献媚，汉王对他十分宠爱。董允对上则严肃地规劝汉王，对下则多次指责黄皓。黄皓畏惧董允，不敢胡作非为，直到董允去世时，黄皓的官位不过黄门丞。

费以选曹郎汝南陈祗代允为侍中，祗矜厉有威容，多技艺，挟智数，故以为贤，越次而用之。祗与皓相表里，皓始预政，累迁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终以覆国。自陈祗有宠，而汉主追怨董允日深，谓为自轻，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润构间故也。

费任命选曹郎汝南人陈祗接替董允担任侍中，陈祗端庄威严，多才多艺，很有心计，所以费认为他是贤能，越级提拔任用。陈祗与黄皓内外勾结，黄皓才开始参予政事，多次升迁至中常侍，操弄权柄，终于断送了蜀国。自从陈祗受到宠信，汉后主追怨董允日渐加深，认为董允轻视他，这是由于陈祗阿谀迎合及黄皓不断离间的缘故。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七十五卷

魏纪七 邵陵厉公中正始七年（丙寅、246）

魏纪七 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丙寅，公元246年）

[1]春，二月，吴车骑将军朱然寇中，杀略数千人而去。

[1]春季，二月，吴国车骑将军朱然侵犯中，杀死掠夺了数千人之后，才离去。

[2]幽州刺史丘俭以高句骊王位宫数为侵叛，督诸军讨之；位宫败走，俭遂屠丸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句骊之臣得来数谏位宫，位宫不从；得来叹曰：“立见此地将生蓬蒿。”遂不食而死。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宫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未几，复击之，位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而还，所诛纳八千余口。论功受赏，侯者百余人。

[2]魏国幽州刺史丘俭因为高句丽国王位宫屡次侵犯边境举兵叛乱，所以就率军去讨伐他；位宫失败逃走后，丘俭屠杀高句丽国的首都丸都城军民，杀死、俘虏的数以千计。高句丽的大臣得来曾经多次劝谏位宫不要叛乱，但位宫不听；得来悲叹地说：“用不了多久就将见到此地长满蓬蒿野草了。”说完之后就绝食而死了。丘俭得知此事后，命令各路军队不得毁坏得来的墓，不得砍伐墓地的树木，如俘获了得来的妻子儿女，也全部释放回家。位宫独自带着妻子儿女狼狈逃窜，丘俭也率军回撤了；但没过多久，丘俭又派兵追杀位宫，位宫逃奔到买沟，丘俭随即派遣玄菟太守王欣继续追击，一直追过了沃沮城一千多里，到达了肃慎氏的南部边界，就在那里刻石立碑，记述了此次战功，然后率军凯旋而归。此次进攻诛杀及纳降的敌军总计有八千余人。于是论功行赏，受封为侯爵者有一百余人。

[3]秋，九月，吴主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分荆州为二部：以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薄蒲圻；以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督左部，代陆逊镇武昌。

[3]秋季，九月，吴王任命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把荆州分为两个部分：任命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督领右部，管辖武昌以西至蒲圻一带地区；任命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督领左部，代替陆逊，镇守武昌。

[4]汉大赦。大司农河南孟光于众中责费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但顾谢，而已。

[4]蜀汉实行大赦。大司农、河南人孟光当众责备费说："实行大赦，就象树木一半茂盛另一半却枯槁一样，是一种偏颇的政策，不是圣明之世所应实行的。只有到了社会极端衰败，实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能暂且变通偶尔实行一次。如今主上仁德圣明，百官们也都尽职尽责，哪儿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急情况而几次施行这种不平常的恩典，去加惠于那些为非作歹的奸恶之徒呢？"费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他道歉，谦恭地听其责备而已。

初，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不及焉。

当初，诸葛亮做丞相的时候，有人认为他不肯实行大赦，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国家要靠大的德政，而不靠小恩小惠，因此汉代的贤臣匡衡、吴汉不愿实行大赦。先帝也曾说过：'我与陈元方、郑康成在一起时，常常听他们给我讲述治国之道，但是竟没有一次讲到过赦免政策。象刘表、刘琮父子那样，每年都实行赦免，对于治国又有什么好处？'"因此蜀人极力称赞诸葛亮的贤明，而知道费是比不上他的。

陈寿评曰：诸葛亮为政，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陈寿评曰：诸葛亮治理国政，曾多次发兵征战，但赦免令却不轻易下达，这难道不是很有远见卓识吗?

[5]吴人不便大钱，乃罢之。

[5]吴国人认为大面额的钱币不方便，于是停止了使用。

[6]汉主以凉州刺史姜维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并录尚书事。汶山平康夷反，维讨平之。

[6]汉后主刘禅任命凉州刺史姜维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一起任录尚书事。汶山郡平康县的夷人反叛，姜维率军去讨伐，平定了叛乱。

汉主数出游观，增广声乐。太子家令巴西谯周上疏谏曰：“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以争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厚薄也。于时更始、公孙述等多已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世祖初入河北，冯异等劝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者。’遂务理冤狱，崇节俭，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吴汉、寇恂素未之识，举兵助之；其余望风慕德，邳彤、耿纯、刘植之徒，至于舆病赍棺，襁负而至，不可胜数；故能以弱为强而成帝业。及在洛阳，尝欲小出，铫期进谏，即时还车。及颍川盗起，寇恂请世祖身往临贼，闻言即行。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帝者之欲善如此！故《传》曰：‘百姓不徙附’，诚以德先之也。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臣愿陛下复行人所不能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庙，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时之祀或有不临，而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下自安。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凡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汉主不听。

汉后主经常外出游乐观览，增加乐工歌伎的人数。太子家令、巴西郡人谯周上疏进谏说：“从前王莽失败之时，天下豪杰群起争夺帝位，有才德有智慧的人士所希望归附的人，未必是考虑他势力的大小，而主要是考虑他仁德的厚薄。当时刘玄、公孙述等人的势力大多已比较壮大，但他们一个个都纵欲无度尽情享乐，而不愿意为百姓们多行善事。世祖刘秀初入河北的时候，冯异等人劝勉他说：‘您应当多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于是他尽心治理冤狱，崇尚节俭，北部州县到处都为他歌功颂德，他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四方。于是邓禹从南阳赶来追随他，吴汉、寇恂与他素不相识，也发兵来帮助他；其作的人，如邳彤、耿纯、刘植等，也都望风而仰慕他的仁德；至于抱病登车，带着棺木、背负着孩子而赶来投奔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因此他能由弱到强而最终成就了帝王之业。他住在洛阳时，有一次曾想出宫门到近处去游览一下，铫期进谏劝阻，他立刻就驱车返回了。而当颍川盗贼作

乱时，寇恂请求让他亲自率兵临敌，他二话没说立即就动身出发了。因此，没有紧急事务，想随便出去走走他也不敢，而遇到紧急事务，想自在安闲他也不肯。帝王想要多做善事就是这样！所以《传》书上说：‘百姓不会凭白无故地拥护你’，必须把仁德放在首位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当今汉朝正遭受厄运，天下分裂，鼎足而三，豪杰明智之人此时正盼望着贤明的君主来统一天下，我希望陛下您能再象先帝那样，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以符合人们对您的期望！主持宗庙察祀，是为了率领人民尊奉长上。但是如今举行四时祭祀您有时并不亲临主持，却时常到池塘园林去游玩观览，我这个愚笨迟钝之人，暗自以此忧虑不安。那些肩负天下之责的人，没有闲暇尽情享乐。如今先帝的志向、遗业还没有实现，实在不是尽情享乐的时候。我希望您能够减省乐官、后宫之数，凡是需要增加建造的东西，只可遵照奉行先帝所设置的规模办理，为后世子孙树立一个节俭的典范。”但汉后主不听谯周的劝告。

八年（丁卯、247）

八年（丁卯，公元247年）

[1]春，正月，吴全琮卒。

[1]春季，正月，吴国的全琮去世。

[2]二月，日有食之。

[2]二月，发生日食。

时尚书何晏等朋附曹爽，好变改法度。太尉蒋济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

此时魏国尚书何晏等人勾结依附于曹爽，喜好更改国家的法规制度。太尉蒋济上疏说：“古时大舜辅佐唐尧治国，以结党营私为戒；周公协助成王理政，对结交什么人也极为慎重。国家的法度，只有那些著名于世的伟大人才，才能总掌其纲领而留传于后世，岂是中下等官吏所能随便改变的？而且更改国家法度最终不仅无益于治理国家，却反而足以伤害人民。所以应该让文武大臣们，恪守各自的职责，都能做到清廉公正，那么平和之气、吉祥符瑞就可以受到感应而降临了。”

[3]吴主诏徙武昌宫材瓦缮修建业宫。有司奏言：“武昌宫已二十八岁，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吴主曰：“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赋敛，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令诸将及州郡皆义作。

[3]吴王诏令拆运武昌宫的砖瓦木材，用来修缮建业宫。有关官吏禀告说：“武昌宫至今已有二十八年，其砖木破旧恐怕已不适宜再用，应该向下面的州县去要，从全国各地砍伐木材运来。”吴王说：“古时大禹以低矮的宫室为美，我也应该如此。如今战事连绵不断，向全国各地征收赋税，如果再让各地砍伐木材，就会妨害损伤农林生产，所以武昌宫的旧砖木，还是可以使用的。”于是迁居南宫。三月，改建太初宫，命令各个将领及各州郡官长都来义务协助建造。

[4]大将军爽用何晏、邓、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与爽有隙。五月，懿始称疾，不与政事。

[4]大将军曹爽采纳何晏、邓、丁谧的计谋，把太后迁居到永宁宫，并独揽朝政大权，广泛地提拔亲戚党羽，多次更改制度。太傅司马懿不能禁止，就与曹爽之间产生矛盾。五月，司马懿开始称病，不上朝参与政事。

[5]吴丞相步骘卒。

[5]吴国丞相步骘去世。

[6]帝好亵近群小，游宴后园。秋，七月，尚书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宜皆从大臣，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冬，十二月，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又上言：“今天下已平，陛下可绝后园习骑乘马，出必御辇乘车，天下之福，臣子之愿也。”帝皆不听。

[6]魏帝喜好宠幸亲近一群小人，在后园游乐饮宴。秋季，七月，尚书何晏上疏说：“从今以后皇帝到式乾殿或者到后园游乐时，应该都有大臣跟随，以便询问商量政事，讲解讨论经书大义，并为世世代代所效法。”冬季，十二月，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义又上疏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可以不必再到后园学习骑术，外出一定要乘坐辇车，这是天下之福，也是臣子的愿望。”魏帝都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

[7]吴主大发众集建业，扬声欲入寇，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安丰太守王基策之，基曰："今陆逊等已死，孙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支党，还自保护耳。"已而吴果不出。

[7]吴王发重兵集中在建业，并扬言要入侵魏国，扬州刺史诸葛诞得到消息后，让安丰太守王基出谋划策。王基说："如今陆逊等人已死，孙权也已年老，内无贤良的继承人，朝中又无主谋之人。孙权若亲自领兵出征，则惧怕内乱象痈疽溃烂那样突然爆发；若派遣将领出征，则旧将领已经死光，而新将领又未获得信任。所以这只不过是想整顿内部，加强自我保护的措施而已。"过些时候，吴国果然没有出兵。

[8]是岁，雍、凉羌胡叛降汉，汉姜维将兵出陇右以应之，与雍州刺史郭淮、讨蜀护军夏侯霸战于洮西。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部落降维，维徙之入蜀。淮进击羌胡余党，皆平之。

[8]这一年，雍州、凉州的羌、胡族人背叛魏国投降蜀汉，汉将姜维领兵出陇右来接应他们，与雍州刺史郭淮、讨蜀护军夏侯霸在洮西展开战斗。胡人首领白虎文、治无戴等人率领部落投降了姜维，姜维把他们迁徙到蜀国境内。郭淮向羌胡余党进攻，全部平定了叛乱。

九年（戊辰、248）

九年（戊辰，公元248年）

[1]春，二月，中书令孙资，癸巳，中书监刘放，三月，甲午，司徒卫臻各逊位，以侯就第，位特进。

[1]春季，二月，中书令孙资，癸巳（三十日），中书监刘放，三月，甲午（初一），司徒卫臻各自退位，都赐以侯爵退居归家，加封为特进。

[2]夏，四月，以司空高柔为司徒，光禄大夫徐邈为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

[2]夏季，四月，任命司空高柔为司徒，光禄大夫徐邈为司空。徐邈感叹地说："三公是讲论治国大道的官职，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应虚位

以待，怎能让老弱病残之人辱没这个职位呢？”于是就坚决推辞不接受司空之职。

[3]五月，汉费出屯汉中，自蒋琬及，虽身居于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雅性谦素，当国功名，略与琬比。

[3]五月，蜀汉的费出都城屯兵于汉中。从蒋琬到费，虽然身居于外，但国家的庆典赏赐及刑罚等大事，都先要远远地向他们咨询，做出决断，然后才加以实行。费性情谦逊朴素，治理国政的功绩名望，大致与蒋琬相当。

[4]秋，九月，以车骑将军王凌为司空。

[4]秋季，九月，任命车骑将军王为司空。

[5]涪陵夷反，汉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

[5]涪陵的夷人谋反，蜀汉车骑将军邓芝率兵讨伐平定了叛乱。

[6]大将军爽，骄奢无度，饮食衣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为伎乐。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其党何晏等纵酒其中。弟羲深以为忧，数涕泣谏止之，爽不听。爽兄弟数俱出游，司农沛国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爽曰：“谁敢尔邪！”

[6]大将军曹爽骄奢无度，饮食衣服，与皇帝相同，尚方署中的珍宝玩好，也充满了他的家，他还私自留用明帝的宫中女官做歌舞乐妓。他掘开地面建造地下宫室，在四周雕饰了华丽的花纹，并经常与他的党羽何晏等人在里面饮酒作乐。他的弟弟曹羲深深地为此忧虑，多次哭泣着劝阻他别再这样做，但曹爽不听。曹爽兄弟几个经常一起出去游玩，司农、沛国人桓范对他说：“您总理万机，掌管城内禁兵，弟兄们不宜同时出城，如果有人关闭城门，又有谁在城内接应呢？”曹爽说：“谁敢这样做！”

初，清河、平原争界，八年不能决。冀州刺史孙礼请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时图以决之；爽信清河之诉，云图不可用，礼上疏自辨，辞颇刚切。爽大怒，劾礼怨望，结刑五岁。久而复为并州刺史，往见太傅懿，有忿色而无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礼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礼虽不德，岂以官位往事为意邪！本谓明公齐踪伊、吕，匡辅魏室，上报明帝之托，下建万世之勋。今社稷将危，

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

当初，清河、平原二君争议地界，八年也不能决断。冀州刺史孙礼请求观看天府收藏的魏明帝受封为平原王时的地图加以决断；但曹爽相信清河郡的上诉，说地图不可用，于是孙礼上疏自我申辩，言辞颇为强硬严厉。曹爽勃然大怒，弹劾孙礼对朝廷心怀不满，叛罪五年。过了很久，又改任孙礼为并州刺史。孙礼去看望太傅司马懿时，面露忿然之色却不说话。司马懿说：“你是嫌得到并州地盘小呢？还是怨恨处理分界事务不正确呢？”孙礼说：“为什么您说话这样不合道理？我虽然没有什么德能，难道还把区区官位和过去的事情放在心上吗？我本想说的是您应该追循伊尹、吕尚的足迹，匡正辅佐魏国朝政，上可以报答明帝的嘱托，下可以建立万世的功勋。而如今国家将要遭受危难，天下也动荡不宁，这就是我所以不高兴的原因！”说完他已经悲痛万分，泪流满面了。司马懿劝慰他说：“你先不要悲痛，要学会忍受那些不能够忍受的事情。”

冬，河南尹李胜出为荆州刺史，过辞太傅懿。懿令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懿不持杯而饮，粥皆流出沾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懿使声气才属，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

冬季，河南令尹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到太傅司马懿家去辞行。司马懿让两个婢女侍奉着出来接见。让他更衣，他却把衣服掉在地上；指着嘴说口渴，婢女端来了粥，司马懿拿不动碗，就由婢女端着喝，粥从嘴边流出，沾满了前胸。李胜说：“大家都说您的中风病旧病复发，没想到您的身体竟这样糟！”司马懿气喘嘘嘘地说：“我年老体弱卧病不起，不久就要死了。你屈就并州刺史，并州靠近胡地，要很好地加强戒备。恐怕我们不能再见面了，我把我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托付给你。”李胜说：“我是回去愧居本家乡的州官，不是并州。司马

懿装聋作哑，故意听错他的话说：“你刚刚到过并州？”李胜又说：“是愧居荆州。”司马懿说：“我年老耳聋思绪迷乱，没听明白你的话。如今你回到本家乡的州，正好轰轰烈烈地大展德才建立功勋。”李胜告退后，禀告曹爽说：“司马公只是比死人多一口气，形体与精神已经分离，离死不远，不足以忧虑了。”过了几天，他又流着泪向曹爽等人说：“太傅的病体不能再复元了，实在令人悲伤。”因此曹爽等人不再对司马懿加以戒备。

何晏闻平原管辂明术卫数，请与相见。十二月，丙戌，辂往诣晏，晏与之论《易》。时邓在坐，谓辂曰：“君自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也？”辂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赞之曰：“可谓要言不烦也！”因谓辂曰：“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不？”又问：“连梦见青蝇数十，来集鼻上，驱之不去，何也？”辂曰：“昔元、凯辅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谦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势重，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今青蝇臭恶，而集之，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愿君侯裒多益寡，非礼勿履，然后三公可至，青蝇可驱也。”曰：“此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辂还邑舍，具以语其舅；舅责辂言太切至。辂曰：“与死人语，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辂为狂。

何宴听说平原郡的管辂精通占卜之术，就请求与他相见。十二月，丙戌（二十八日），管辂去拜访何晏，何晏和他讨论《易经》。当时邓也在坐，对管辂说：“您自已说善于研究《易经》，但谈话时却从不说到《易经》中辞义，这是为什么？”管辂说：“善于《易经》的人是不说《易经》的。”何晏含笑称赞他说：“这话可真是要言不烦哪！”于是又对管辂说：“请为我试卜一卦，看我的地位能否达到三公？”又问道：“连日来我总梦见数十只青蝇落在鼻子上，赶都赶不走，这是怎么回事呢？”管辂说：“古代八元、八凯辅佐虞舜，周公辅佐成王，都因其温和仁厚谦虚恭敬而多福多寿，这不是卜筮所能决定的。如今您地位尊贵权势很大，但人们怀念您恩德的少，而畏惧您威势的多，这恐怕不是小心求福之道。另外，鼻子是天中之山，《易经》说：‘居高位而不危倾，就可以长久地守住尊贵之位。’如今梦见青蝇这种污秽的东西集聚在您的鼻子上，这就是说地位高者将要倾覆，轻佻奢侈者将要

灭亡，您不能不深入地想一想了！希望您削减多的，补充不足，不合礼的事不要去干，这样三公的地位就可以达到，青蝇也可以被驱赶走了。”邓说：“你这是老生常谈。”管辂说：“但老生者却见到不生，常谈者却见到不谈。”管辂回到家中，把这些都告诉了他舅舅。其舅责怪管辂说话太直切露骨。管辂说：“和死人说话，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其舅勃然大怒，认为管辂太狂傲。

[7]吴交趾、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部骚动。吴主以衡阳督军都尉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万余家，州境复清。

[7]吴国交趾、九真的夷人造反，攻陷了城镇，整个交州地区也都骚动不安。吴王任命衡阳督军都尉陆胤为交州刺史和安南校尉。陆胤进入交州境内，广施恩惠和诚信，结果投降者有五万余家，交州境内又恢复了太平。

[8]太傅懿阴与其子中护军师、散骑常侍昭谋诛曹爽。

[8]太傅司马懿暗地里和他的儿子中护军司马师、散骑常侍司马昭密谋诛杀曹爽。

嘉平元年（己巳、249）

嘉平元年（己巳，公元249年）

[1]春，正月，甲午，帝谒高平陵，大将军爽与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皆从。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闭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屯洛水浮桥；召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据羲营。因奏爽罪恶于帝曰：“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属臣以后事，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则专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易以私人，根据盘互，纵恣日甚。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伺察至尊，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光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便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往言！太尉臣济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

桥，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为，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木为鹿角，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

[1]春季，正月，甲午（初六），魏帝祭扫高平陵，大将军曹爽和他的弟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等都随侍同行。太傅司马懿以皇太后名义下令，关闭了各个城门，率兵占据了武库，并派兵出城据守洛水浮桥；命令司徒高柔持节代理大将军职事，占据曹爽营地；太仆王观代理中领军职事，占据曹羲营地。然后向魏帝禀奏曹爽的罪恶说：“我过去从辽东回来时，先帝诏令陛下、秦王和我到御床跟前，拉着我的手臂，深为后事忧虑。我说道：‘太祖、高祖也曾把后事嘱托给我，这是陛下您亲眼见到的，没有什么可忧虑烦恼的。万一发生什么不如意的事，我当誓死执行您的诏令。’如今大将军曹爽，背弃先帝的遗命，败坏扰乱国家的制度；在朝内则超越本分自比君主，在外部则专横拔扈独揽大权；破坏各个军营的编制，完全把持了禁卫部队；各种重要官职，都安置他的亲信担任；皇宫的值宿卫士，也都换上了他自己的人；这些人相互勾结盘踞在一起，恣意妄为日甚一日。曹爽又派宦官黄门张当担任都监，侦察陛下的情况，挑拨离间陛下和太后二宫的关系，伤害骨肉之情，天下动荡不安，人人心怀畏惧。这种形势下，陛下也只是暂时寄居天子之位，岂能长治久安。这绝不是先帝诏令陛下和我到御床前谈话的本意。我虽老朽不堪，怎敢忘记以前说的话？太尉蒋济等人也都认为曹爽有篡夺君位之心，他们兄弟不宜掌管部队担任皇家侍卫，我把这些意见上奏皇太后，皇太后命令我按照奏章所言施行。我已擅自作主告诫主管人及黄门令说：‘免去曹爽、曹羲、曹训的官职兵权，以侯爵的身分退职归家，不得逗留而延滞陛下车驾，如敢于延滞车驾，就以军法处置。’我还擅自作主勉力支撑病体率兵驻扎在洛水浮桥，侦察非常情况。”曹爽得到司马懿的奏章，没有通报魏帝；但惶急窘迫不知所措，于是就把魏帝车驾留宿于伊水之南，伐木构筑了防卫工事，并调遣了数千名屯田兵士为护卫。

懿使侍中高阳许允及尚书陈泰说爽，宜早自归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泰，群之子也。

司马懿派遣侍中、高阳人许允和尚书陈泰去劝说曹爽，告诉他应该尽早归降认罪；又派曹爽所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去告诉曹爽，只是

免去他的官职而已，并指着洛水发了誓。陈泰是陈群之子。

初，爽以桓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礼之，然不甚亲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范，欲使行中领军。范欲应命，其子止之曰："车驾在外，不如南出。"范乃出。至平昌城门，城门已闭。门候司蕃，故范举吏也，范举手中版示之，矫曰："有诏召我，卿促开门！"蕃欲求见诏书，范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尔？乃开之。范出城，顾谓蕃曰："太傅图逆，卿从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侧。懿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然驽马恋栈豆，爽必不能用也。"

当初，曹爽因桓范是他同乡年长的故旧，所以在九卿之中对桓范特别加以礼遇，但关系不太亲近。司马懿起兵时，以太后的名义下令，想要让桓范担任中领军之职。桓范打算接受任命，但他的儿子劝阻他说："皇帝的车驾在外，您不如出南门去投奔。"于是桓范就离城出去。走到平昌城门时，城门已经关闭。守门将领司蕃是桓范过去提拔的官吏，桓范把手中的版牒向他一亮，谎称说："有诏书召我前往，请你快点开门。"司蕃想要亲眼看看诏书，桓范大声呵斥说："你难道不是我过去手下的官吏吗？怎敢如此对我？"司蕃只好打开城门。桓范出城以后，回过头来对司蕃说："太傅图谋叛逆，你还是跟我走吧！"司蕃步行追赶不及，只好在道旁躲避。司马懿得知后对蒋济说："曹爽的智囊去了！"蒋济说："桓范是很有智谋的，但曹爽就象劣马贪恋马房的草料一样，因顾恋他的家室而不能作长远打算，所以必然不能采纳桓范的计谋。"

范至，劝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发四方兵以自辅。爽疑未决，范谓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读书何为邪！于今日卿等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且匹夫质一人，尚欲望活；卿与天子相随，令于天下，谁敢不应也！"俱不言。范又谓羲曰："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从，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范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也！"

桓范到了之后，劝说曹爽兄弟把天子挟持到许昌，然后调集四方兵力辅助自己。曹爽仍犹豫不决，桓范就对曹羲说："这件事明摆着只能如此办理，真不知你读书是干什么用的！在今天的形势下，象你们这

样门第的人想要求得贫贱平安的日子还可能吗？而且普通百姓有一人被劫作人质，人们尚且希望他能存活，何况你们与天子在一起，挟天子以令天下，谁敢不从。”他们都默然不语。桓范又对曹爽说：“你的中领军别营近在城南，洛阳典农的治所也在城外，你可随意召唤调遣他们。如今到许昌去，不过两天两夜的路程，许昌的武器库，也足以武装军队，我们所忧虑的当是粮食问题，但大司农的印章在我身上，可以签发征调。”然而曹羲兄弟却默然不动，从初夜一直坐到五更。曹爽然后把刀扔在地上说：“即使投降，我仍然不失为富贵人家！”桓范悲痛地哭泣道：“曹子丹这样有才能的人，却生下你们这群如猪如牛的兄弟！没想到今日受你们的连累要灭族了。”

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诏免己官，奉帝还宫。爽兄弟归家，懿发洛阳吏卒围守之；四角作高楼，令人在楼上察视爽兄弟举动。爽挟弹到后园中，楼上便唱言：“故大将军东南行！”爽愁闷不知为计。

于是曹爽向魏帝通报了司马懿上奏的事，告诉魏帝下诏书免除自己的官职，并侍奉魏帝回宫。曹爽兄弟回家以后，司马懿派洛阳的兵士包围了曹府并日夜看守；府宅的四角搭起了高楼，派人在楼上监视曹爽兄弟的举动。曹爽若是挟着弹弓到后园去，楼上的人就高声叫喊：“故大将军向东南去了。”弄得曹爽愁闷不已，不知如何是好。

戊戌，有司奏“黄门张当私以所择才人与爽，疑有奸。”收当付廷尉考实，辞云：“爽与尚书何晏、邓、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阴谋反逆，须三月中发。”于是收爽、羲、训、晏、、谧、轨、胜并桓范皆下狱，劾以大逆不道，与张当俱夷三族。

戊戌（初十），有关部门奏告“黄门张当私自把选择的才人送给曹爽，怀疑他们之间隐有奸谋。”于是逮捕了张当，交廷尉讯问查实。张当交待说：“曹爽与尚书何晏、邓、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人阴谋反叛，等到三月中旬起事”。于是把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丁谧、毕轨、李胜以及桓范等人都逮捕入狱，以在逆不道罪劾奏朝廷，并与张当一起都被诛灭三族。

初，爽之出也，司马鲁芝留在府，闻有变，将营骑斫津门出赴爽。及爽解印缓，将出，主簿杨综止之曰：“公挟主握权，舍此以至东市乎？”有司奏收芝、综治罪，太傅懿曰：“彼各为其主也，宥之。”顷之，以芝为御史中丞，综为尚书郎。

当初，曹爽出城之时，司马鲁芝留在府中，后听说发生变乱，就率领军营骑兵砍开津门，出城投奔曹爽。等到曹爽将要出门交出官印之时，主簿杨综劝止他说：“您挟天子握重权，交出官印是想要被诛杀于东市吗？”有关部门奏告要逮捕鲁芝、杨综治罪，太傅司马懿说：“他们也是各为其主，宽恕他们吧。”不久，任命鲁芝为御史中丞，杨综为尚书郎。

鲁芝将出，呼参军辛敞欲与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宪英为太常羊耽妻，敞与之谋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宪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敞曰：“然则事就乎！”宪英曰：“得无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尚曰：“然则敞可以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以不出！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莫大焉。且为人任，为人死，亲昵之职也，从众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后，敞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

当初鲁芝将要出城之时，呼唤参军辛敞，想让他与自己同去。辛敞是辛毗之子。辛敞的姐姐辛宪英是太常羊耽之妻。辛敞与姐姐商量说：“天子在外，太傅关闭了城门，人都说这将不利于国家，事情能这样吗？”宪英说：“以我看来，太傅的这个举动，不过是想诛杀曹爽而已。”辛敞说：“那么事情能成功吗？”宪英说：“恐怕会接近成功吧！曹爽的才能是不能与太傅相比的。”辛敞说：“那么我可以不必出城了？”宪英说：“怎么可以不出去呢？忠于职守，是人之大义所在。一般人遇到危难，尚且需要救助，何况你的上司呢？这就好比为人执鞭驾车而突然撒手不管一样，没有比这更凶险的事了。再说为人承担责任，为人去死，这是亲信宠爱之人的职责，你只要随大流就可以了。”于是辛敞跟随出城而去。事情平定之后。辛敞感叹地说：“如果我不是先同姐姐商量，几乎背离了大义。”

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劝祜应命。祜曰：“委质事人，复何容易！”沈遂行。及爽败，沈以故吏免，乃谓祜曰：“吾不忘卿前语。”祜曰：“此非始虑所及也！”

先前，曹爽召聘王沈和太山人羊祜为官，王沈劝羊祜应召。羊祜说：“委身效命追随主人，又岂是一件容易事！”结果王沈一人去了。等到曹爽失败，王沈因为是曹爽原来的行属被免官，于是他对羊祜

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从前说的话。”羊祜说：“这件事不是我当初所能想到的。”

爽从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无子，其父文宁欲嫁之；令女刀截两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诛，其家上书绝昏，强迎以归，复将嫁之；令女窃入寝室，引刀自断其鼻，其家惊惋，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自苦乃尔！且夫家夷灭已尽，守此欲谁为哉！”令女曰：“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时，尚欲保终，况今衰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之行，吾岂为乎！”司马懿闻而贤之，听使乞子字养为曹氏后。

曹爽堂弟曹文叔之妻夏侯令女，早年守寡而无子，其父夏侯文宁想让她改嫁，夏侯令女用刀割下两耳以示誓死不嫁，平时居家度日常常依靠曹爽。曹爽被诛后，夏侯家上书断绝婚约，并强行把夏侯令女接回家，将再次让她改嫁；夏侯令女悄悄进入寝室，又用刀自己割断了鼻子，其家人十分惊愕惋惜，对她说：“人生在世，就如同轻轻的尘土栖息在柔弱的草上而已，你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而且你丈夫家人已被杀尽，你苦守着这个家到底是为了谁呀？”夏侯令女回答说：“我听说过，仁人不会因盛衰而改变节操，义士也不会因存亡而改变心志。曹家以前兴盛之时，我尚且想终生守节，何况如今衰亡了，我怎么忍心抛弃它？这是禽兽的行为，我岂能这样做？”司马懿听说后，很称赞她的贤备，于是就听任她收养了儿子作为曹家的后代。

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宰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何晏等人刚刚当政时，自以为是当时的杰出人才，没有人能比得上。何晏曾经对名士加以品评说：“‘唯其深刻，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就是如此。‘唯其细致入微，所以能成天下之事’，司马子元就是如此。‘唯其神妙，所以不显迅疾而速度极快，不行而已到达’，我只听说过这样的话，但未见如此之人。”何晏是想以神来比拟自己。

选部郎刘陶，晔之子也，少有口辩，邓之徒称之以为伊、吕。陶尝谓傅玄曰：“仲尼不圣。何以知之？智者于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

不能得天下，何以为圣！”玄不复难，但语之曰：“天下之变无常也，今见卿穷。”及曹爽败，陶退居里舍，乃谢其言之过。

选部郎刘陶是刘晔之子，从小就有辩才，邓等人称颂他可比伊尹、吕尚。刘陶曾对傅玄说：“孔子不是圣人。何以知道呢？因为智者对付一群愚人，就如同在掌中玩弄一个弹丸；而孔子竟不能得天下而为天子，怎能称作圣人？”傅玄不再与他辩论，只对他说：“天下形势变化无常，如今可以看到你将穷困不堪。”等到曹爽失败，刘陶罢官退居家中，才承认自己言语的错误。

管辂之舅谓辂曰：“尔前何以知何、邓之败？”辂曰：“邓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此为鬼躁；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管辂的舅舅对管辂说：“你以前是如何知道何晏、邓必败的？”管辂说：“邓在行路时，脉不能控制肌肉，站立起来歪歪斜斜，好象没有手脚的样子，这就叫鬼躁；何晏看上去的样子就是魂不守舍，面无血色，精神象飘浮的烟一样绵软不振，面容则象枯槁的木头，这就叫鬼幽；这二者都不是有久远之福的征象。”

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尤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粲，之子也。

何晏生性风流自赏，搽脸的白粉从不离手，走路也顾影自怜。他尤其喜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荀灿以及山阳人王弼等人清谈玄理，崇尚虚无之论，说《六经》是圣人的糟粕。从此后天下的士大夫争相羡慕而仿效他们，终于形成一时之风气，不可遏制。荀灿是荀之子。

[2]丙午，大赦。

[2]丙午（十八日），实行大赦。

[3]丁未，以太傅懿为丞相，加九锡；懿固辞不受。

[3]丁未（十九日），任命太傅司马懿为丞相，赐九锡；司马懿坚决推辞不受。

[4]初，右将军夏侯霸为 曹爽所厚，以其父渊死于蜀，常切齿有报仇之志，为讨蜀护军，屯于陇西，统属征西。征西将军夏侯玄，霸之从子，爽之外弟也。爽既诛，司马懿召玄诣京师，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与淮不叶，以为祸必相及，大惧，遂奔汉。汉主谓曰："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遇之甚厚。姜维问于霸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若管朝政，吴、蜀之忧也。"士季乾，钟繇之子尚书郎会也。

[4]当初，右将军夏侯霸受到曹爽厚遇，因他父亲夏侯渊死于蜀，所以常常咬牙切齿立志报仇雪恨，担任讨蜀护军，驻扎在陇西，属于征西将军所统率。征西将军夏侯玄，是夏侯霸的侄子，曹爽的表弟。曹爽被诛以后，司马懿召夏侯玄回京城，让雍州刺史郭淮代替他的职位。夏侯霸平素与郭淮不和，认为此番必然祸害及身，十分害怕，所以就逃奔到蜀汉。汉后主对他说："你的父亲是自己在交战之中阵亡的，不是我的先辈杀死的。"然后给予他十分丰厚的待遇。姜维问夏侯霸："司马懿既已把持魏国朝政，你看他会不会有征伐别国的企图？"夏侯霸说："他正在经营整理内部事务，还顾不上对外征伐。但有一个叫钟士季的人，年纪虽轻，如果管理朝政，将是吴、蜀两国的忧患。"钟士季，就是钟繇的儿子尚书郎钟会。

[5]三月，吴左大司马朱然卒。然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洁。终日钦钦，若在战场，临急胆定，过绝于人。虽世无事，每朝夕严鼓，兵在营者，咸行装就队。以此玩敌，使不知所备，故出辄有功。然寝疾增笃，呈主迟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吴主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赐布帛。及卒，吴主为之哀恸。

[5]三月，吴国左大司马朱然去世。朱然高不满七尺，但对是非的态度分明，很注重自我身心道德的修养。每天都恭谨尽职不敢懈怠，常常好象在战场上一样，遇到紧急情况，意定神闲，胆力过人。虽然没有战事，但每天早晚都要擂鼓，听到鼓声，军营的士兵都立即整好行装列队集合。他用这个办法麻痹敌人，使敌人放松戒备，所以每次出战都会取得胜利。朱然卧病不起日益严重，吴王为此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并经常不断地派宦官为朱然送医送药送食物。朱

然每次派人报告疾病消息，吴王就立即召见，亲自问讯，报信的人来时赐以酒食，走时赐以衣帛。朱然去世时，吴王极其悲痛。

[6]夏，四月，乙丑，改元。

[6]夏季，四月，乙丑（初八），魏国改年号为嘉平。

[7]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蒋济与之书，言太傅之旨，不过免官而已。爽诛，济进封都乡侯，上疏固辞，不许。济病其言之失，遂发病，丙子，卒。

[7]曹爽在伊水之南时，昌陵景侯蒋济曾给他写信，说太傅的意思，只不过是想免去他的官职而已。曹爽被诛之后，晋封蒋济为都乡侯，他上疏坚决推辞，但未被批准。蒋济恨自己失言于曹爽，忧郁成疾，丙子（十九日），去世。

[8]秋，汉卫将军姜维寇雍州，依山筑二城，使牙门将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质任，侵逼诸郡；征西将军郭淮与雍州刺史陈泰御之。泰曰："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役，必未肯附。今围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虽其有救，山道阻险，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讨蜀护军徐质、南安太守邓艾进兵围城，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战，不许，将士困窘，分粮聚雪以引日月。维引兵救之，出自牛头山，与泰相对。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今绝牛头，维无反道，则我之禽也。"敕诸军各坚垒勿与战，遣使白淮，使淮趣牛头截其还路。淮从之，进军洮水。维惧，遁走，安等孤绝，遂降。淮因西击诸羌。

[8]秋季，蜀汉的卫将军姜维进犯雍州，依傍山建筑两座城，派牙门将句安、李歆等人驻守，并聚集羌胡人为人质，进犯侵逼各个郡；征西将军郭淮和雍州刺史陈泰进行抵御。陈泰说："城虽然坚固，但离蜀国路途遥远而险阻，当会需要运送粮食；羌人怕姜维的劳役繁重，必然不肯依附他。如今围攻夺取城，用不着厮杀流血就可以攻克；他们虽有救兵，但山道险阻不是行军打仗之地。"于是郭淮派陈泰率领讨蜀护军徐质、南安太守邓艾进兵包围了城，切断了运输道路和城外流水。句安等人出城挑战，陈泰却按兵不动。城内将士困窘不堪，仅靠分配的粮食和聚集起来的雪水度日。姜维率兵前来救援，出了牛头山就与陈泰的军队相遇。陈泰说："用兵之道贵在不战而使人屈服。如今扼守牛头山，姜维没有了退路，就会成为我们的笼中之鸟了。"于是命

令诸军各自坚守营垒，不与姜维交战，并派人向郭淮报告，让郭淮快速向牛头山进军，截断姜维退路。郭淮采纳这个意见，进军洮水。姜维害怕了，迅速撤兵，句安等人孤立无援，终于投降。郭淮于是向西进击各个羌人部族。

邓艾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维遣其将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结营。艾谓诸将："维今卒还，吾军人少，法当来渡；而不作桥，此维使化持吾令不得还，维必自东袭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潜军径到；维果来渡，而艾先至据城，得以不败。汉军遂还。

邓艾说："敌人撤离不远，或许还会再来，应该把各部军队分开驻守，以备不测。"于是留下邓艾的部队，驻扎在白水北面。过了三天，姜维派遣将领廖化在白水南岸面向邓艾的部队结营扎寨。邓艾对各个将领说："姜维如今突然返回，而我军人少，按照兵法他应渡河来战；但是他们却不筑桥，这是姜维让廖化牵制住我们，使我们不能返回，而姜维必定从东面袭取洮城。"洮城在白水之北，离邓艾驻地六十里，邓艾当天夜里就秘密出兵直奔洮城；姜维果然渡河而来，但邓艾先期到达占据了洮城，因此得以不败。蜀军于是返回。

[9]兖州刺史令狐愚，司空王凌之甥也，屯于平阿，甥舅并典重兵，专淮南之任。凌与愚阴谋，以帝暗弱，制于强臣，闻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许昌。九月，愚遣其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闻。凌又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语其子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华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从。

[9]兖州刺史令狐愚，是司空王凌的外甥，驻扎在平阿，甥舅二人同时掌握重兵，单独承当淮南地区的重任。王凌与令狐愚暗地里策划，认为魏帝昏庸懦弱，受制于强臣，又听说楚王曹彪有智有勇，想要共同立他为帝，奉迎他到许昌建都。九月，令狐愚派他手下将领张

式到白马县，与曹彪通了消息。王凌又派舍人劳精到洛阳，告诉他的儿子王广。王广说："每当要干一番大事业，应该以人情世态为本。曹爽因骄奢淫佚失去了百姓的信任，何晏虚浮而不能治国，丁谧、毕轨、桓范、邓等人虽有较高的声望，但都一心追逐名利。再加上变易国家的典章制度，多次更改政策法令，他们心里想的虽然十分高远但却不切合实际民情，百姓习惯于旧制，没有人顺从他们。所以他们虽有倾动四海的势力、威震天下的声名，而一旦同日被杀之后，手下名士就散去大半，百姓们照旧安定，没有谁为他们而悲哀，这都是失去民心的缘故。如今司马懿的本心虽难以测量，事情也不可预料，但是他却能提拔贤能，广泛树立超过自己的人才，遵循先朝的政策法令，符合众人心里的愿望。造成曹爽恶名声的那些事情，他都必定加以改正。终日兢兢业业，以安抚人民为先务，而且他们父子兄弟都掌握着兵权，是不容易被推翻的。"王凌听不进他的话。

冬，十一月，令狐遇复遣张式诣楚王，未还，会遇病卒。

冬季，十一月，令狐愚又派张式去见楚王，还没等他回来，令狐愚就病逝了。

[10]十二月，辛卯，即拜王凌为太尉。庚子，以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

[10]十二月，辛卯（初九），在王凌治所任命他为太尉。庚子（十八日），任命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

[11]光禄大夫徐邈卒。邈以清节著名。卢钦尝著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为凉州刺史，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保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钦，毓之子也。[11]光禄大夫徐邈去世。徐邈以清正有气节著名于世。卢钦曾著书称赞徐邈说："徐公志向高远行为清白，才学广博气势威猛，而其实行起来则是高远而不拘谨，清白而不孤傲，广博而能把握要领，威猛而能宽容。圣人认为清正难以做到，而徐公很容易就做到了。"有人问卢钦："徐公在武帝时，人们认为他

很通达；自从当了凉州刺史，又回到京师后，人们则认为他孤傲，这是为什么？”卢钦回答说：“以前毛、崔琰当政，崇尚清高朴素，当时的人们都改变平常的装束，因此人们认为通达。近来天下奢侈，人们都相互仿效，而徐公却保持平素的风尚自得其乐，不与世俗相同。所以从前的通达，就成了今日的孤傲；这是因为世人变化无常而徐公始终如一。”卢钦是卢毓之子。

二年（庚午、250）

二年（庚午，公元250年）

[1]夏，五月，以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

[1]夏季，五月，任命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

[2]初，会稽潘夫人有宠于吴主，生少子亮，吴主爱之。全公主既与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结，数称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吴主以鲁王霸结朋党以害其兄，心亦恶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乎！”遂有废和立亮之意，然犹沈吟者历年。峻，静之曾孙也。

[2]当初，会稽郡的潘夫人受到吴王的宠幸，生下少子孙亮，吴王十分喜爱他。全公主既已与太子孙和有矛盾，就想预先奉承结交孙亮，于是常常称赞孙亮之美，并把她丈夫之侄全尚的女儿嫁与孙亮为妻。吴王因鲁王孙霸结交朋党来陷害自己的兄长，所以心中十分厌恶他，就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之间不和睦，臣下就会分党分派，这样就将出现像袁绍兄弟那样的失败，而被天下之人耻笑。假若只立一人的话，怎能不乱呢？”从此就有了废孙和立孙亮的意思，但在数年间仍然未拿定主意。孙峻是孙静的曾孙。

秋，吴主遂幽太子和。骠骑将军朱据谏曰：“太子，国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归心。昔晋献用骊姬而申生不存，汉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窃惧太子不堪其忧，虽立思子之宫，无所复及矣！”吴主不听。据与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吴主登白爵观，见，甚恶之，敕据、晃等“无事匆匆！”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各上书切谏，据、晃亦固谏不已；吴主大怒，族诛正、象。牵据、晃入殿，据、晃犹口谏，叩头流血，辞气不挠；吴主杖之各一百，左迁据为新都郡丞，晃斥归田里，群司坐谏诛放者以十数。遂废太子和为庶人，徙故鄣，赐鲁王霸死。杀杨竺，流其尸于江，又诛全

寄、吴安、孙奇，皆以其党霸谮和故也。初，杨竺少获声名，而陆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之别族。及竺败，穆以数谏戒竺得免死。朱据未至官，中书令孙弘以诏书追赐死。

秋季，吴王终于幽禁了太子孙和。骠骑将军朱据进谏说："太子是国家的根基；加之平素性情仁和孝敬父母，所以天下之人都爱戴他。从前晋献公宠幸骊姬而太子申生不能存活，汉武帝听信江充之言而戾太子蒙冤死去，我害怕太子不堪忍受其忧郁，到那时您即使象汉武帝那样建立思子之宫，恐怕也无可挽回了！"吴王不听。朱据与尚书仆射屈晃，率领各个文官武将用泥涂头自行绑缚，连日到宫门跪求放了孙和；吴王登上白爵观，见到他们，十分厌恶，就命令朱据、屈晃等人"不许这样急匆匆的"。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各自上书直切进谏，朱据、屈晃也仍然坚持进谏不止；吴王勃然大怒，诛杀了陈正、陈象及其家族。又把朱据、屈晃带入殿中，二人仍然口谏不止，叩头流血，言辞声调毫不软弱，吴王下令各责打他们一百杖，又把朱据降职为新都郡丞，把屈晃罢官退居乡里，各个官吏因进谏获罪被诛杀流放的数以十计。吴王终究还是把太子孙和废为平民，迁居到故鄣县，又赐鲁王孙霸自杀。杀了杨竺，把尸体扔到江中，又诛杀了全寄、吴安、孙奇，都是因为他们与孙霸勾结并诬陷孙和的缘故。当初，杨竺年轻时很有名气，而陆逊认为他终究会毁了自己，并劝说杨竺之兄杨穆与他分家。杨竺出事，杨穆因多次劝阻告诫杨竺而得以免死。朱据还没有到达任所，中书令孙弘就奉诏书追上他赐罪。

[3]冬，十月，庐江太守文钦伪叛，以诱吴偏将军朱异，欲使异自将兵迎己。异知其诈，表吴主，以为钦不可迎。吴主曰："方今北土未一，钦欲归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谲者，但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将军吕据督二万人与异并力至北界，钦果不降。异，桓之子；据，范之子也。

[3]冬季，十月，庐江太守、谯郡人文钦佯装背叛，用以诱惑吴国偏将军朱异，想要让朱异亲自领兵来迎接他。朱异知道他是诈降，就给吴王上奏表章，认为不能迎接文钦。吴王说："如今北方领土尚未统一，文钦想要归降我国，应该去迎接他。如果怀疑他是诈降的话，只要设计网罗他，发重兵加以防备就行了。"于是就派遣偏将军吕据据率

领二万人与朱异一起到达北部边界，文钦果真不来投降了。朱异是朱桓之子，吕据是吕范之子。

[4]十一月，大利景侯孙礼卒。

[4]十一月，大利景侯孙礼去世。

[5]吴主立子亮为太子。

[5]吴王立其子孙亮为太子。

[6]吴主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6]吴王派遣十万大军进驻堂邑、涂塘二县，以占领通往北部的道路。

[7]十二月，甲辰，东海定王霖卒。

[7]十二月，甲辰（二十七日），东海定王曹霖去世。

[8]征南将军王昶上言："孙权流放良臣，适庶分争，可乘衅击吴。"朝廷从之，遣新城太守南阳州泰袭巫、秭归，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引竹为桥，渡水击之。吴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地与战，乃先遣五军按大道发还，使吴望见而喜，又以所获铠马甲首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来追，昶与战，大破之，斩其将钟离茂、许。

[8]征南将军王昶上书说："孙权流放良臣，嫡子与庶子争权夺利，我们可乘其内部分裂之机进攻吴国。"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派遣新城太守南阳人州泰袭击巫县、秭归，荆州刺史王基发兵夷陵。王昶发兵江陵，以竹索为桥，渡河进攻。吴国大将施绩，夜里逃入江陵城，王昶想把他引入平地再与之战，于是先派遣五军人马从大道返回，使吴军望见而高兴，又把缴获的铠甲马具等物丢弃在城的四周以激怒吴军，然后埋伏下兵力以等待敌人出击。施绩果然中计率军来追击，王昶与他交战，大破敌军，并杀了吴国的将领钟离茂、许。

[9]汉姜维复寇西平，不克。

[9]蜀汉的姜维再次进犯西平，未能获胜。

三年（辛未、251）

三年（辛未，公元251年）

[1]春，正月，王基、州泰击吴兵，皆破之，降者数千口。

[1]春季，正月，王基、州泰进击吴国军队，都获得胜利，投降者有数千人。

[2]三月，以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

[2]三月，任命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

[3]夏，四月，甲申，以王昶为征南大将军。

[3]夏季，四月，甲申（初九），任命王昶为征南大将军。

[4]壬辰，大赦。

[4]壬辰（十七日），实行大赦。

[5]太尉王凌闻吴人塞涂水，欲因此发兵，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凌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司马懿，懿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先下赦赦凌罪，又为书谕凌，已而大军掩至百尺。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懿，遣掾王谢罪，送印绶、节钺。懿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懿承诏遣主簿解其缚。

[5]太尉王凌听说吴人占据了涂水地区，想要因此发兵进攻，于是加紧整顿各路军队，并上表请求讨伐吴军，但朝廷不采纳他的意见。王凌派遣将军杨弘把废立君主的打算告诉兖州刺史黄华，但黄华、杨弘却连名把此事报告了司马懿，于是司马懿率领中军乘船从水路去讨伐王凌，先下达赦令赦免王凌之罪，然后又写信晓谕王凌，不久大军突然到达百尺堰。王凌自知大势已去，于是就乘船独自一人出去迎接司马懿，派佐官王前去谢罪，送去官印和符节、斧钺。司马懿的军队到达丘头，王凌把双手绑在背后，面向司马懿，跪在水边，司马懿按诏书旨意让主簿给他松了绑。

凌既蒙赦，加恃旧好，不复自疑，径乘小船欲趋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余丈。凌知见外，乃遥谓懿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凌曰："卿负我！"懿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遂遣步骑六百送凌西诣京师，凌试索棺钉以观懿意，懿命给之。五月，甲寅，凌行到项，遂饮药死。

王凌既已得到赦免，再加上仗着与司马懿有旧交，也就不再疑惑，径直乘小船想要靠近司马懿。司马懿派人迎上去挡住他，把船停在淮河中间，与司马懿的船相隔十余丈。王凌知道这是因自己有罪而见

外，就远远地对司马懿说：“你就是随随便便直接写封书信召我，我又怎敢不来？没想到你竟率军前来！”司马懿说：“那是因为你不肯追随写信人的缘故。”王凌说：“你辜负了我！”司马懿说：“我宁肯辜负你，也不能辜负国家！”于是就派步骑兵六百人送王凌由西路回京师洛阳。王凌试着向司马懿索要棺钉，以观察司马懿的意思，结果司马懿果真命人给了他棺钉。五月，甲寅（初十），王凌走到项县，终于服毒而死。

懿进至寿春，张式等皆自首。懿穷治其事，诸相连者悉夷三族。发凌、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章服，亲土埋之。

司马懿到达寿春，张式等人都自首了。司马懿十分严酷绝决地处理此事，把各个有关连的人都杀灭三族。挖开王凌、令狐愚的坟墓，劈开棺材在附近的城镇暴尸三日，烧了他们的官印、章服，把他们裸埋于地下。

初，令狐愚为白衣时，常有高志，众人谓愚必兴令狐氏。族父弘农太守邵独以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愚闻之，心甚不平。及邵为虎贲中郎将，而愚仕进已多所更历，所在有名称。愚从容谓邵曰：“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今竟云何邪？”邵熟视而不答，私谓妻子曰：“公治性度，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但不知我久当坐之不邪，将逮汝曹耳。”邵没后十余年而愚族灭。

当初，令狐愚还是普通百姓时，常常胸怀高远之志，众人都说令狐愚必能兴盛令狐氏家族。只有同族的父辈弘农太守令狐邵却认为：“令狐愚性情豪爽不受拘束，不修养道德而志愿极大，必定会灭我宗族。”令狐愚听了，心中忿忿不平。等到令狐邵担任虎贲中郎将时，令狐愚官职已经多次提升，到处都很有名望。这时令狐愚从容地对令狐邵说：“以前曾听您说我不能承继光大宗族，今天您还说什么呢？”令狐邵只是久久地看着他而不回答，然后却私下里对妻子说：“令狐愚的性情器量仍跟以前一样。以我来看，他终究会败灭家族，但不知我能否活到受牵连的那一天，不过你们将会赶上的。”果然令狐邵死后十余年，令狐愚家族被诛灭。

愚在兖州，辟山阳单固为别驾，与治中杨康并为愚腹心。及愚卒，康应司徒辟，至洛阳，露愚阴事，愚由是败。懿至寿春，见单固，问曰：“令狐反乎？”曰：“无有。”杨康白事，事与固连，遂收捕固及家

属皆系廷尉，考实数十，固固云无有。懿录杨康，与固对相诘，固辞穷，乃骂康曰：“老佣！既负使君，又灭我族，顾汝当活邪！”康初自冀封侯，后以辞颇参错，亦并斩之。临刑，俱出狱，固又骂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

令狐愚在兖州时，召聘山阳人单固任别驾，单固与治中杨康同为令狐愚的心腹。等令狐愚死后，杨康应司徒的召聘到洛阳。泄露了令狐愚暗地里的行事，令狐愚因此而败露。司马懿到寿春，见到单固，问他说：“令狐愚谋反了吗？”回答说：“没有。”杨康告发的事情，与单固有牵连，于是收捕了单固及其家属，都绑送廷尉处，拷问数址次，单固都坚持说没有。司马懿收捕了杨康，让他与单固对质，单固辞穷，就大骂杨康：“你这老奴！既背叛使君，又灭我家族，看你还能活多久！”杨康起初还希望自己能封侯，后因为供词颇多参差矛盾之处，也把他一起斩首。临刑时，他们一起出狱，单固又大骂杨康说：“老奴！你死是活该，如果死者有知，看你有什么面目在地下行走。”

诏以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诏令任命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6]吴主立潘夫人为皇后，大赦，改元太元。

[6]吴王立潘夫人为皇后，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太元。

[7]六月，赐楚王彪死。尽录诸王公置邺，使有司察之，不得与人交关。

[7]六月，赐楚王曹彪死。又全部逮捕了各个王公并安置在邺都，派有关的官吏监察，不许他们与人交往。

[8]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殂。

[8]秋季，七月，壬戌（十九日），魏国皇后甄氏去世。

[9]辛未，以司马孚为太尉。

[9]辛未（二十八日），任命司马孚为太尉。

[10]八月，戊寅，舞阳宣文侯司马懿卒。诏以其子卫将军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

[10]八月，戊寅（初五），舞阳宣文侯司马懿去世。诏令任命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

[11]初，南匈奴自谓其先本汉室之甥，因冒姓刘氏。太祖留单于呼厨泉于邺，分其众为五部，居并州境内。左贤王豹，单于於扶罗之子也，为左部帅，部族最强。城阳太守邓艾上言："单于在内，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今单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固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司马师皆从之"

[11]起初，南匈奴人自称其先人本是汉室的外甥，于是就冒充姓刘氏。太祖曹操把单于呼厨泉留在邺都，把他的人分成五部，居住在并州境内。左贤王刘豹，是单于於扶罗之子，任左部统帅，他的部族实力最强。城阳太守邓艾上书说："单于在内地，羌夷人失去统治，合合散散没有主脑。如今单于的尊严日见微弱，而外地的威势日见加重，这样对胡人就不可不深加戒备。听说刘豹的部族中有背叛的胡人，可以利用其背叛的情况分割为二国，以分散刘豹的势力。去卑的功劳显赫于前朝，而他的儿子却不能继承父业，应该给他的儿子加封显赫的名号，让其居住在雁门。割裂他们的国家，削弱敌人，追记他们旧日的功勋，这是统治边境地区的长久之计。"又进言说："羌胡之人与百姓同居一处的，应逐渐把他们分出，让他们居于百姓编户之外，以便推行礼义廉耻的教育，阻塞奸恶作乱之路。"司马师全部采用了他的主张。

[12]吴立节中郎将陆抗屯柴桑，诣建业治病。病差，当还，吴主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12]吴国立节中郎将陆抗驻扎在柴桑，到建业治病。病好将还之时，吴王流着泪与他告别，对他说："我以前听信谗言，对你父亲在君臣大义上没有能真诚纯厚，因此也对不住你；我前后责问你父亲的诏书，一切都焚毁消灭，不要再让人看到了。"

是时，吴主颇寤太子和之无罪，冬，十一月，吴主祀南郊还，得风疾，欲召和还；全公主及侍中孙峻、中书令孙弘固争之，乃止。

这时，吴王已经明白太子孙和是无罪的。冬季，十一月，吴王祭祀南郊，回来后得了中风病，想要召孙和回来，但全公主以及侍中孙

峻、中书令孙弘等坚持争辩说不能让孙和回来，于是就不召了。

吴主以太子亮幼少，议所付托，孙峻荐大将军诸葛恪可付大事。吴主嫌恪刚很自用，峻曰："当今朝臣之才，无及恪者。"乃召恪于武昌。恪将行，上大将军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时咸谓之失言。

吴王因为太子孙亮年幼，商议找个可以托付国事之人，孙峻推荐大将军诸葛恪，认为他可承担大事。吴王嫌诸葛恪刚愎自用，孙峻说："当今朝廷大臣之才，没有能赶得上诸葛恪的。"于是就召诸葛恪到武昌来。诸葛恪临行之时，上大将军吕岱告诫他说："现在世上正是多难之时，望你每件事必先想十次再做。"诸葛恪说："从前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只要想两次就可以了'。而您却让我想十次，这明明是认为我才能低劣！"吕岱无言以对，当时人都认为他失言。

虞喜论曰：夫托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兼二至而管万机，能胜之者鲜矣。吕侯，国之元耆，志度经远，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见拒；此元逊之疏，机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义，广谘当世之务，闻善速于雷动，从谏急于风移，岂得陨身殿堂，死于凶竖之刃！世人奇其英辩，造次可观，而哂吕侯无对为陋，不思安危终始之虑；是乐春藻之繁华，忘秋实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严垂发，而费方与来敏对棋，意无厌倦。敏以为必能办贼，言其明略内定，貌无忧色也。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蜀为蕞尔之国，而方向大敌，所规所图，唯守与战，何可矜己有余，晏然无戚！斯乃性于宽简，不防细微，卒为降人郭循所害，岂非兆见于彼而祸成于此哉！往闻长宁之甄文伟，今睹元逊之逆吕侯，二事体同，皆足以为世鉴也。

虞喜论曰：接受管理天下大事的托付，是最重的担子；以大臣的身分行使君主的权威，是最难的事情；一身同时承担这两件事而日理万机，能够胜任者是很少的。吕侯是国家的元老，经过深思远虑，才以十思告诫他，但被认为是说他低能而受到拒绝，这就是诸葛恪的疏漏，不具备机敏灵慧之处。如果顺着十思的意思行事，广泛地征询了解当时社会的事务，采纳善言比迅雷还快，听取谏议比刮风还急，怎能丧身殿堂，死于凶恶小人的刀下？世人注重他突出的辩才，欣赏他

仓卒之间的应对，而耻笑吕侯的无言以对为浅陋，却不考虑安危、不思虑始终。这是只喜欢春天草木的繁花似锦、而忘记秋天果实的甘甜爽口。从前魏人伐蜀，蜀人去抵御，精兵整肃待命出发，而费却正在与来敏下棋，毫无厌倦之意。来敏认为他必能打败敌人，这是说他内心已确定高明的策略，而外表毫无忧色。何况长宁认为君子面临大事就恐惧谨慎，善于谋略才能成功。蜀是个小国，而且面临大敌，其所谋划的只应是坚守或交战，怎能过多地自负自傲，而安然对敌毫无忧患之意呢？这就是费的性情宽厚简忽，不提防细微之处，所以终究被投降之人郭循所害。这难道不是凶兆见于彼而灾祸成于此吗？以前听说长宁鉴别文伟，而今见到诸葛恪拒绝吕侯，二事大体相同，都足以成为后世的借鉴。

[13]恪至建业，见吴主于卧内，受诏床下，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孙弘领少傅；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为制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吕序。又以会稽太守北海滕胤为太常。胤，吴主婿也。

[13]诸葛恪到达建业，在卧室内谒见吴王，在床下接受诏命，以大将军的身分兼任太子太傅，孙弘兼少傅；诏命有司各种事务一切听命于诸葛恪，只有生杀大事，事后要报告。并为他制定了群官和各部门拜见的礼仪，各有不同的规格。又任命会稽太守、北海郡人滕胤为太常。滕胤是吴王的女婿。

[14]十二月，以光禄勋荥阳郑冲为司空。

[14]十二月，魏国任命光禄勋荥阳人郑冲为司空。

[15]汉费还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乃复北屯汉寿。

[15]蜀汉的费回到成都，看风水的人说：“都城里没有宰相的位置。”于是他又向北去驻扎在汉寿县。

[16]是岁，汉尚书令吕又卒，以侍中陈祗守尚书令。

[16]这一年，蜀汉的尚书令吕又去世，任命侍中陈祗为尚书令。

四年（壬申、252）

四年（壬申，公元252年）

[1]春，正月，癸卯，以司马师为大将军。

[1]春季，正月，癸卯（初二），任命司马师为大将军。

[2]吴主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使居长沙；仲姬子奋为齐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为琅邪王，居虎林。

[2]吴王立前太子孙和为南阳王，让他居住在长沙；立仲姬之子孙奋为齐王，居住在武昌；立王夫人之子孙休为琅邪王，居住在虎林。

[3]二月，立皇后张氏，大赦。后，故凉州刺史既之孙，东莞太守缉之女也。召缉拜光禄大夫。

[3]二月，魏国立张氏为皇后，实行大赦。皇后是前凉州刺史张既之孙，东莞太守张缉之女。诏令任张缉为光禄大夫。

[4]吴改元神凤，大赦。

[4]吴国改年号为神凤，实行大赦。

[5]吴潘后性刚戾，吴主疾病，后使人问孙弘以吕后称制故事。左右下胜其虐，伺其昏睡，缢杀之，托言中恶，后事泄，坐死者六七人。

[5]吴国的潘皇后性情刚戾，吴王染病后，潘后派人向孙弘询问西汉吕后行使皇帝权力之事。左右之人不堪忍受她的虐待，乘她昏睡之机，把她勒死，又宣称她是暴病而死。后来事败露，犯罪被杀的有六七人。

吴主病困，召诸葛恪、孙弘、滕胤及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入卧内，属以后事。夏，四月，吴主殂。孙弘素与诸葛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不发丧，欲矫诏诛恪；孙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杀之。乃发丧，谥吴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大赦，改元建兴。闰月，以诸葛恪为太傅，滕胤为卫将军，吕岱为大司马。恪乃命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吴王病情危重，召诸葛恪、孙弘、滕胤以及将军吕据、侍中孙峻等人入卧室内，嘱托后事。夏季，四月，吴王去世。孙弘平素与诸葛恪不和，害怕被诸葛恪整治，于是封锁消息先不发丧，想要假造诏令杀掉诸葛恪；孙峻把此事报告了诸葛恪。诸葛恪请孙弘前来议事，就在座位中把他杀了。然后举行丧礼，为吴王加谥号为大皇帝。太子孙亮即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兴。闰月，任命诸葛恪为太傅，滕胤为卫将军，吕岱为大司马。诸葛恪下令罢免了充作朝廷耳目的各官，原

宥拖欠的税赋债务，免除关税，广施恩泽于百姓，众人皆大欢喜。诸葛恪每次出入，百姓们都伸着脖颈想看看他的模样。

恪不欲诸王处滨江兵马之地，乃徙齐王奋于豫章，琅邪王休于丹阳。奋不肯徙，恪为笺以遗奋曰：“帝王之尊，与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雠有善，不得不举，亲戚有恶，不得不诛，所以承天事物，先国后家，盖圣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汉初兴，多王子弟，至于大强，辄为不轨，上则几危社稷，下则骨肉相残，其后惩戒以为大讳。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则前世得失之验也。大行皇帝览古戒今，防牙遏萌，虑于千载，是以寝疾之日，分遣诸王各早就国，诏策勤渠，科禁严峻，其所戒敕，无所不至。诚欲上安宗庙，下全诸王，各早就国，承无凶国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顺父之志，中念河间献王、东海王强恭顺之节，下存前世骄恣荒乱之王以为警戒。而闻顷至武昌以来，多违诏敕，不拘制度，擅发诸将兵治护宫室。又左右常从有罪过者，当以表闻，公付有司；而擅私杀，事不明白。中书杨融，亲受诏敕，所当恭肃，乃云‘正自不听禁，当如我何！’闻此之日，小大惊怪，莫不寒心。里语曰：‘明鉴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礼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若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臣下宁负大王，不敢负先帝遗诏；宁为大王所怨疾，岂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诏敕不行于藩臣邪！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则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夫良药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达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欲为大王除危殆于萌牙，广福庆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愿蒙三思！”王得笺，惧，遂移南昌。

诸葛恪不想让各位王公居住在江边兵马要塞之地，于是让齐王孙奋迁徙到豫章，让琅邪王孙休迁徙到丹阳。但孙奋不肯迁徙，又多次触犯国家法度，诸葛恪就给孙奋写信说：“帝王的尊贵与上天同一地位，因此以天下为家，以父兄为臣；仇人有善行，不得不举荐，亲戚有恶迹，也不得不诛杀；就这样顺承天命治理万物，以国为先，以家为后，这是圣人所立的制度，是百世不变的法则。当初汉代刚刚举起之时，封了许多子弟为王。他们势力强大后，就开始作乱图谋不轨，上则几乎危害国家，下则兄弟之间骨肉相残，其后加以惩罚戒备，认为

诸王势力加强是国家之大忌。自光武帝以来，分封诸王有一定制度，只允许他们在宫内自娱自乐，不得统治百姓和参与政事，与宾客交往，都有严格的禁令；这样才得以保全安定，各自安享福禄，这就是前代得失的经验教训。先帝以古代的经验教训作为今日之借鉴，为防止作乱的萌芽，考虑到后世的长治久安，所以在卧病之日，就分散诸王，让他们及早到达各自的封国，诏令恳切，禁令严峻，所告诫的各方面，无所不至。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要上使国家安定，下则保全诸王，让他们及早回到封国，使百世后的子孙能继承祖宗基业，不会出现危害国家和家族的悔恨之事。对待父辈，您应该常常想着周朝太伯顺从其父的志向；对待兄弟，您应该常常念及汉朝河间献王和东海王恭顺兄长的节操；对待自己，您应该把前世那些骄横恣肆荒乱无耻之王记在心中以为警戒。但是我听说您自到武昌以来，多次违背朝廷诏令，不受制度约束，擅自调兵遣将来管理保护您的宫室。另外您的左右亲随有犯罪之人，您应当上表禀告，并把他们交付有关官员秉公处理，但是您却擅自私下杀死，而不把事情明确报告。中书杨融，亲自接受诏令，您应当恭恭敬敬地听他的意见，但您却说：‘我就是不听禁约，能把我怎么样！’听到您这个话，我们上上下下都十分震惊，没一个不感到寒心的。俗语说：‘明镜用来照形，知古为了知今。’您应该深刻地记住鲁王的教训，改变目前的言行，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尽心地恭敬朝廷，这样，您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如果背弃忘却先帝的教导，对朝廷怀有轻视傲慢之心，那么我宁肯辜负您，也不敢辜负先帝的遗诏；宁肯被您所怨恨仇视，又怎敢忘记尊奉主上的权威而让诏令不能在藩臣中实行？以前如果鲁王及早地听纳忠直之言，对朝廷怀着惊惧恭敬之心，就能无穷地享受福禄，怎会有灭亡的灾祸？良药苦口，只有病人才会甘之若饴；忠言逆耳，只有通达之人才能接受。如今我们这些人恭恭敬敬，想为您解除危险祸患于萌芽之中，扩展您富贵福禄的基础，因此不知不觉地说得十分尖锐，希望您三思！”齐王收到信后，非常惧怕，随即就迁徙到南昌。

[6]初，吴大帝筑东兴堤以遏巢湖，其后入寇淮南，败，以内船，遂废不复治。冬，十月，太傅恪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引军而还。

[6]当初，吴大帝孙权建筑东兴堤用以遏止巢湖之水外流，后来进攻淮南，战败，就把巢湖用来停泊船只，于是废弃大堤不再修筑。冬季，十月，太傅诸葛恪会集众人于东兴，重新建筑大堤，连结左右两座山，山上建筑了两座城，各留千人把守，派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然后率军返回。

镇东将军诸葛诞言于大将军师曰："今因吴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足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其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是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丘俭等各献征吴之计。朝廷以三征计异，诏问尚书傅嘏。嘏对曰："议者 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埸，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今边壤之守，与贼相远，贼设罗落，又特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校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可诏昶、遵等择地居险，审所错置，及令三方一时前守。夺其肥壤，使还土，一也；兵也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间构不来，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远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据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夫屯垒相逼，形势已交，智勇得陈，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虏之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曰：'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司马师不从。

镇东将军诸葛诞对大将军司马师说："如今趁着吴国深入内地侵略，可以派王昶逼取江陵，派丘俭攻向武昌，以羁绊住吴国上游的兵力，然后挑选精锐兵力进攻其两城，等到他们救兵赶到，我们已大获全胜了。"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征南将军丘俭等人各自都献了征伐吴国的计策。朝廷因三位将领计策不同，于是下诏征询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回答说："献计者有人主张乘船直接渡江，横行于江南；有人主张分四路同时进攻，攻占其城垒；也有人主张屯兵边

境，平时耕作土地，然后乘其内乱之机发动进攻；这的确都是攻取敌国的常用之计。但是自从我们训练集结伐吴部队以来，前后已有三年，敌人早已知晓，已经不是一支可以出其不意进行偷袭的军队了。吴国与我为敌，将近六十年了，这期间他们君臣团结，同甘苦共患难，最近又丧其统帅，君臣上下心存忧惧危难，加强戒备，假使他们下令在重要渡口排列战船，加固城池占据险要，那么我们横行大江之上的计策，恐怕就难以奏效了。如今边境的守军，与敌军相隔甚远，敌军设置的观察联络哨所，又数量众多戒守严密，我们的间谍不能进入，得不到任何消息。如果军队没有耳目消息，侦察不够详密，却冒然发重兵以面临巨大的危险，这就是怀着侥幸心理以邀取成功，企图先战而后求取胜利，这不是保全军队的良策。只有屯兵边境的计策最为完备牢靠；可以先命令王昶、胡遵选择地方驻扎在形势险要之地，审察他们的安排布置，命令三方面同时进驻守地。第一，要夺取肥沃的土地，让敌人退回到贫瘠的土地。第二，兵士到百姓中间，不许欺压劫掠。第三，在附近区域实行招抚怀柔政策，使投降归附之人每天来到。第四，从远处开始设置侦察联络哨，使间谍不能过来。第五，敌兵退守之后，侦察联络哨必然不能深入，耕作土地也不容易开展。第六，军队就地食用积储的粮食，不用分出兵力运输。第七，敌军内部矛盾混乱情况可以及时得到消息，能迅速作出征讨突袭的决断。以上七个方面，是军事行动的当务之急。不掌握这些，敌军就会独占便利的资财；掌握这些，利益就会归于我国，所以不可以不明察。两军营垒相互逼近，两军的阵势也已经相互明了，智慧勇敢得以施展，各种巧拙之计也得以运用，施展谋略能了解其得失，相互较量也能知道长短优劣，敌军情况的真伪，将向哪里藏匿？以小敌大，就会劳役频繁国力衰竭；以贫敌富，就会加重税敛财力匮乏。因此兵法说：‘敌人安逸能使之烦劳，敌人饱足能使之饥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司马师不采纳这个意见。

十一月，诏王昶等三道击吴。十二月，王昶攻南郡，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众七万攻东兴。甲寅，吴太傅恪将兵四万，晨夜兼行，救东兴。胡遵等敕诸军作浮桥紧渡，陈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诸葛恪使冠军将军丁奉与吕据、留赞、唐咨为前部，从山西上。奉谓诸将曰：“今诸军行缓，若贼据便地，则难以争锋，我请趋之。”乃辟诸军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以径进。时北风，

奉举帆二日，即至东关，遂据徐塘。时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谓其下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铠，去矛戟，但兜鍪刀，倮身缘。魏人望见，大笑之，不即严兵。吴兵得上，便鼓噪，斫破魏前屯，吕据等继至；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皆没，死者数万。综故吴叛将，数为吴害，吴大帝常切齿恨之，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庙。获车乘、牛马、骡驴各以千数，资器山积，振旅而归。

十一月，诏令王昶等三路兵马袭击吴国。十二月，王昶进攻南郡，丘俭进攻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七万大军攻打东兴。甲寅（十九日），吴国太傅诸葛恪率兵四万，日夜兼程，救援东兴。胡遵等人命令各军作浮桥渡水，陈兵于大堤之上，分兵攻打两城；城在高峻险要之处，不能很快攻破。诸葛恪派冠军将军丁奉和吕据、留赞、诏咨等人为前锋，从山的西面攻上。丁奉对各将领说：“现在各部队行动迟缓，如果魏兵占据有利地形，就难以与他争锋交战了，我请求快速攻上。”于是让各路军马从道路上避开，丁奉亲自率领属下三千人快速突进。当时正刮北风，丁奉扬帆行船两天就到达了东关，随即占据了徐塘。当时漫天飘雪，十分寒冷，胡遵等人正在聚会饮酒。丁奉见魏军前部兵力稀少，就对手下人说：“求取封侯赏爵，正在今天。”于是让士兵们都脱下铠甲，丢掉长矛大戟，只戴着头盔拿着刀和盾牌，裸身爬上堤堰。魏兵看见他们，都大笑不止，而不立即整兵对敌。吴兵爬上之后，立即击鼓呐喊，袭击攻破魏军前部营垒，吕据等人也相继赶到；魏军惊恐万状四散奔逃，争相抢渡浮桥，浮桥毁坏断裂，魏兵自己跳入水中，互相践踏着逃跑。魏军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人都沉没在水中，死者数万人。韩综过去是吴国的叛将，多次为害吴国，吴大帝孙权常常痛恨得咬牙切齿，诸葛恪命人送回韩综首级以祭告大帝庙。缴获魏军的车辆、牛马、骡驴等都数以千计，资材器物堆积如山，凯旋而归。

[7]初，汉姜维寇西平，获中郎将郭循，汉人以为左将军。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

[7]当初，蜀汉的姜维进攻西平，俘获了中郎将郭循，蜀汉任命他为左将军。郭循想要刺杀汉后主，却没接近的机会。他常常借上寿之

机，一边跪拜，一边往前靠近，却被左右侍卫所遏止，刺杀的目的未能达到。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七十六卷

魏纪八 邵陵厉公下嘉平五年（癸酉、253）

魏纪八 魏邵陵厉公嘉平五年（癸酉，公元253年）

[1]春，正月，朔，蜀大将军费与诸将大会于汉寿，郭循在坐；欢饮沈醉，循起刺，杀之。资性泛爱，不疑于人。越太守张嶷，尝以书戒之曰："昔岑彭率师，来歙杖节，咸见害于刺客。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待信新附太过，宜鉴前事，少以为警。"不从，故及祸。

[1]春季，正月朔（初一），蜀大将军费与诸位将领在汉寿大聚会，郭循也在座。费欢饮以致沉醉，这时郭循突起刺杀了费。费性情宽厚广施仁爱，从不怀疑别人。越太守张嶷曾写信告诫他说："从前岑彭率领军队，来歙手持杖节为帅时，都被刺客所害。如今将军您地位尊贵权力重大，但您对待和信任新近归附的人太过分，应该以前代之事为鉴，稍微加强一些警戒。"但费不听，所以祸殃及身。

[2]诏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

[2]魏国下诏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让他的儿子因袭继承爵位。

[3]王昶、丘俭闻东军败，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大将军师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宥之。师弟安东将军昭时为监军，唯削昭爵而已。以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

[3]王昶、丘俭听说东部魏军失败，各自烧毁营地后撤走。朝臣议论想要把诸将罢官降职，大将军司马师说："我没有听诸葛诞的话，才造成这样的后果。这是我的错误，各位将军有什么罪？"于是全部宽宥了他们。司马师之弟安东将军司马昭当时为监军，所以只削去司马昭一人的爵位而已。任命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

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师从之。未集，而新兴、雁门二郡胡以远役，遂惊反。师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是以人皆愧悦。

这一年，雍州刺史陈泰请求下令让并州与他合力讨伐胡人，司马师同意了。队伍尚未集中起来，而新兴、雁门两个郡的胡人由于路途太远，惊疑不定而反叛。对此事，司马师又向朝廷大臣谢罪说：“这是我的错误，不是陈雍州的责任！”因此人们都行惭愧而对司马师心悦诚服。

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以御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以两次失败引咎自责，错误消弥而事业却兴隆了，真可谓智者之举。如果讳言失败推卸责任，归咎于各种原因，经常自伐其功而隐匿失误，使上上下下离心离德，各种人才分散解体，那谬误就太大了。身为君主之人，如果能掌握这个道理来治国家，行动失误却名声远扬，兵力暂时受挫却能最终战胜敌人，那么即使失败一百次都无妨，何况只有两次呢！

[4]光禄大夫张缉言于师曰：“恪虽克捷，见诛不久。”师曰：“何故？”缉曰：“威震其主，功盖一国，求不死，得乎！”

[4]光禄大夫张缉对司马师说：“诸葛恪虽然获得了胜利，但离被诛杀却不远了。”司马师问道：“这是什么缘故？”张缉说：“他的声威震慑其君主，功劳盖过全国，想要求得不死，还可能吗？”

[5]二月，吴军还自东兴。进封太傅恪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恪遂有轻敌之心，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固争，恪命扶出。因著论以谕众曰：“凡敌国欲相吞，即仇雠欲相除也。有雠而长之，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敌之者，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及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伟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也。昔汉祖幸已自有三

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虮虱，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每鉴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一二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没，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耳。”众人虽皆心以为不可，然莫敢复难。

[5]二月，吴国军队自东兴返回。进封太傅诸葛恪为阳都侯，并兼任荆州、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诸葛恪于是产生了轻敌之心，想要再度出兵，各位大臣认为频繁出兵军队疲惫不堪，就异口同声地劝谏诸葛恪，但诸葛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仍坚持争谏，但诸葛恪却命人把他架扶出去。诸葛恪因此事著文晓谕众人说：“凡是敌对国家想要互相吞并，也就是仇敌想要互相铲除。有仇敌而使之发展，祸患如果不在眼前，就是留给了后人，所以不能不深谋远虑。古时秦国只有关西之地，尚且能吞并六国。如今以魏国与古代的秦国相比，土地却不到六国的一半。然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与魏国对敌，只是因为曹操时期的士兵到今天已经老弱不能打仗，而后来出生的人还没有长大，这正是敌人兵力微弱而未及强盛之时，再加上司马懿先诛杀了王，接着自己死去，他的儿子幼弱却专擅那里的大权，虽然有聪明的谋士，却未能加以任用。如今去讨伐，正是他们的厄运到来之日。圣人急于顺随时势，指的实在就是今天的这种情况。如果顺从众人之情，心怀苟且偷安的想法，认为长江天险可以世代保持，不考虑魏国全面的情况而只看现在的形势就轻视其以后的发展，这就是我一直为之难过叹息的原因。如今我听说有些人认为百姓还很贫困，想要先从事休养生息之事，这是不知考虑其大的危害则只是怜惜其小的勤苦的想法。以前汉高祖幸运地占据了三秦之地，为什么他不闭关守住险要以自享娱乐，却偏要发动全部兵力去攻打西楚项羽，以致于身受创伤，甲胄里生满了虱子，将士们饱受艰难困苦，难道他甘心在刀剑里生活而忘记安宁了吗？这是因为考虑到天长日久他与项羽势不两存的缘故。每当我借鉴荆邯劝说公孙述锐意进取的图谋，以及近来见到家叔诸葛亮上表陈述与敌人争竞的计策，我都要喟然叹息！我朝夕辗转反侧，所想的就是这些，因此姑且陈述我的浅见，以送达各位君子明鉴。如果一旦我死去，志向计划不能实现，重要的是让来世之人了解我所忧虑的

事情，在我死后深入地思考此事。”众人虽然心里都认为他说得不对，但没有人再敢提出异议了。

丹阳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以书谏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宜且按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恪题论后，为书答友曰：“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

丹阳太守聂友平素与诸葛恪很有交情，就写信劝谏他说：“先帝本来有遏止东关之敌的计策，但没有施行；敌人自远方前来送死，我军将士凭借先帝的威德，舍身拼命，一下子就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战功，这难道不是宗庙、神灵、社稷的福分吗？现在我们应当暂且按兵不动，养精蓄锐，伺察到敌国的内部裂痕再发动兵力。如今您乘此胜利之势想要再次大规模出兵，这是未得天时之利而随便按您个人的意旨行事，我内心深感不安。”诸葛恪在他的文章后面附了一封信回答聂友说：“您的话虽然符合自然之理，但却没有看到胜负存亡的大道理，您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就可以明白了。”

滕胤谓恪曰：“君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不如按甲息师，观隙而动。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恪曰：“诸云不可，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暗劣，而政在私门，彼之民臣，固有离心。今吾因国家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复入寇，以滕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

滕胤对诸葛恪说：“您接受象伊尹、霍光那样的辅佐君王重托，在内则安定我们的朝廷，出外则摧败强大的敌人，名声震摄海内，天下之人无不震动，万众之心，是希望蒙受您的恩德而休养生息。如今在繁重的劳役之后，又兴兵出征，人民疲惫精力不足，而且远方的敌人也有了防备。如果城池不能攻破，掠夺地盘也没有收获，就会使前功尽弃而招致后来的责备。因此不如先按兵不动休养军队，然后伺察敌人的漏洞再发兵行动。而且兴兵打仗是件大事，只有依靠众人才能成功，众人如果不愿打仗，您独自一人能安然处之吗？”诸葛恪说：“众

人说不可出兵，都未见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打算，只是心怀苟且偷安的思想；而你又认为他们是对的，我还有什么指望？因曹芳昏庸无能，而使政权落入私家，魏国的臣民本来已经产生离异之心。如今我凭借国家的资财，依仗上次战争胜利的威势，那么将无往而不胜。”三月，诸葛恪发州郡之兵二十万人再次进犯魏国，任命滕胤为都下督，总管留守事宜。

[6]夏，四月，大赦。

[6]夏季，四月，实行大赦。

[7]汉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每欲兴军大举，费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圣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为希冀徼幸，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及死，维得行其志，及将数万人出石营，围狄道。

[7]蜀将姜维自以为详熟西部风俗，再加上对自己的才华武略颇为自负，所以总想诱使各个羌、胡的部族成为自己的羽翼，他认为从陇地往西，都可以断为己有。每次他想要兴兵大举进攻，费就常常加以阻止，不听从他的主张，调给他的兵力也不足一万人。费说：“我们这些人比诸葛丞相差得远了。丞相尚且不能平定中原，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不如先保国治民，谨守住自己的国土，至于建功立业扩大疆土，那就要等待有才能的人去干了。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侥幸，把成败系于一举，如果不能如愿以偿，后悔就来不及了。”等到费死后，姜维才得以实行他的计划，率兵将数万人越过石营，围攻狄道县。

[8]吴诸葛恪入寇淮南，驱略民人。诸将或谓恪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五月，还军围新城。

[8]吴国的诸葛恪进犯淮南，驱杀掠夺百姓。将领中有人对诸葛恪说：“如今率兵深入敌境，境内的百姓必然都一起远远地逃离了，恐怕我们的兵士费尽辛劳而功效甚少，不如仅围困新城，新城被困，必然会有救兵来，等救兵一到，再与他们交战，就可以大获全胜。”诸葛恪采纳了这个计策，五月，撤回军队围困新城。

诏太尉司马孚督军二十万往赴之。大将军师问于虞松曰：“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诸将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可，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县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师曰：“善！”乃使郭淮、陈泰悉关中之众，解狄道之围；敕丘俭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吴。陈泰进至洛门，姜维粮尽，退还。

诏命太尉司马孚率军二十万人奔赴战场。大将军司马师询问虞松说：“如今东西都有战事，两个地方都很紧急，但诸位将领却意志沮丧，应该怎么办？”虞松说：“从前西汉周亚夫坚守昌邑而吴、楚之军不战自败，有些事情看似弱而实际强，所以不能不详察。如今诸葛恪带来他全部的精锐部队，足以肆意逞强施暴，但他却坐等在新城，想要招来魏军与他一战。如果他不能攻破城池，请战也无人理睬，军队就会士气低落疲劳不堪，势必将自动撤退，诸位将领的不愿径直进击，对您反而是有利的。姜维握有重兵，但却是深入我境的孤军与诸葛恪遥相呼应，他们没有运粮部队，只以我们境内的麦子为食，不是能坚持长久作战的军队。而且他认为我们全力投入东方的战斗，西方必定空虚，所以径直深入我方境内。现在如果令关中各军日夜兼程快速奔赴前线，出其不意地攻打姜维，他大概就要撤走了。”司马师说：“好！”于是命令郭淮、陈泰率领关中全部军队，去解救狄道的围困；命令丘俭按兵不动坚守营地，而把新城交给吴国去围攻。陈泰行军至洛门，姜维粮尽，只好撤退。

扬州牙门将涿郡张特守新城，吴人攻之连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条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绶去为信。”乃投其印绶与之。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特乃投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

扬州牙门将涿郡人张特守卫新城，吴国人连月攻打，城中兵士共三千人，疾病战死者超过了一半，而诸葛恪又堆起了土山猛烈进攻，新城将要失陷，不能再守护了。于是张特对吴国人说："现在我已经无心再战了。但魏国法律规定，被围攻超过百日而救兵仍然未至者，虽然投降，其家属也不治罪；我自受围攻以来，已经九十多天了，这城中本来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超过一半，城虽然失陷，但还有一半人不愿投降，我要回去劝说他们，逐一辩别好坏，明天一早送名单过来，请先把我的印绶拿去当做信物。"随即把他的印绶扔给了吴人。吴人听信了他的话而没要他的印绶。于是张特连夜拆除城内房屋的木材，修补加固城墙缺口成为双重防护，第二天，对吴人说："我只有战斗而死，决不投降！"吴人愤怒已极，加紧攻城，但却不能攻克。

会大暑，吴士疲劳，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太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以军事迕恪，恪立夺其兵，斥还建业。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来奔。诸将伺知吴兵已疲，乃进救兵。秋，七月，恪引军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丁浔阳；诏召相衔，徐乃旋师。由是众庶失望，怨兴矣。

当时天气十分炎热，吴国士兵疲劳不堪，饮用了不洁净的水，造成了腹泻、浮肿病流行，生病者过半，死伤之人满地都是。各兵营的官吏每天都报告生病者太多，诸葛恪认为他们谎报，要杀掉他们，从此没有人再敢说了。诸葛恪心中没有良策，又耻于攻城不下，所以忿恨之情常流露于外表。将军朱异在军事上与诸葛恪发生抵触，诸葛恪就立刻夺去他的兵权，驱逐他回建业。都尉蔡林多次提出军事计策，诸葛恪都不采纳，结果蔡林骑马逃走投降魏国。魏国将领伺察了解到吴国兵士已疲惫不堪，于是发出救兵。秋季，七月，诸葛恪率军退却，那些受伤生病的士卒流落在道路上，艰难地互相扶持着行走，有的人困顿地倒毙于沟中，有的人则被俘获，全军上下沉浸在哀痛悲叹之中。但诸葛恪却安然自若，外出在江中小洲上住了一月，还计划在浔阳地区开发田地，召他回去的诏书接连不断，他才慢慢地返回。从此他在群臣百姓中失去威望，人们对他的怨恨之言也越来越多。

汝南太守邓艾言于司马师曰：“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诸葛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任时君，主没犹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亡可待也。”

汝南太守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经死了，大臣们尚未顺从新朝廷，吴国的名宗大族都有自己的部曲，拥兵仗势，足可以违抗朝廷命令。诸葛恪新近才执掌国政，而朝内又没有明君，诸葛恪也不想着抚恤关怀上下臣民以树立治国的根基，却热衷于对外战争，肆虐役使人民，把全国的军队，困顿在坚固的城下，死掉的数以万计，结果遭受重创失败而归，这就是诸葛恪获罪之日。古时的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都受到了君主的信任，但君主死后他们仍然失败了，更何况诸葛恪的才能比不上这四个贤人，而且他也不顾虑大的忧患，所以诸葛恪的败亡指日可待。”

八月，吴军还建业，诸葛恪陈兵导从，归入府馆，即召中书令孙嘿，厉声谓曰：“卿等何敢数妄作诏！”嘿惶惧辞出，因病还家。

八月，吴国军队回到建业，诸葛恪让兵士排成队列，前有引导后有随从地步入府邸，刚到家就立刻召来中书令孙嘿，厉声申斥他说：“你们怎么敢屡次妄作诏书！”孙嘿十分恐惧地告辞出来，托病返回家中。

恪征行之后，曹所奏署令长职司，一更罢选，愈治威严，多所罪责，当进见者无不竦息。又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

诸葛恪出征回来之后，选曹所奏请的各机构选任的官吏，一概不用，重新选拔。治事愈来愈威严，被治罪和受责备的人很多，该去进见诸葛恪的人没有不胆战心惊唉声叹气的。诸葛恪又更换宫中侍卫，全部选用他的亲近之人；又下令让军队加紧备战，想要出兵攻打青州、徐州。

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构恪于 吴主，云欲为变。冬，十月，孙峻与吴主谋置酒请恪。恪将入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又，家数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驻车宫门，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时入，事泄，乃自出见恪曰：“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须后，峻当具白主上。”欲以尝知恪意，恪曰：“当自力入。”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

密书与恪曰：“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恪以书示滕胤，胤劝恪还。恪曰：“儿辈何能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剑履上殿，进谢还坐。设酒，恪疑未饮。孙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药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别饮所赍酒，数行，吴主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著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恪惊起，拔剑未得，而峻刀交下，张约从旁斫峻，裁伤左手，峻应手斫约，断右臂。武卫之士皆趋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得刃，乃除地更饮。恪二子竦、建闻难，载其母欲来奔，峻使人追杀之。以苇席裹恪尸，篾束腰，投之石子冈。又遣无难督施宽就将军施绩、孙壹军，杀恪弟奋威将军融于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乡侯张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

孙峻因为臣民百姓大都怨恨嫌恶诸葛恪，就在吴王面前诬陷诸葛恪，说他想要发动变乱。冬季，十月，孙峻与吴王密谋在酒筵上杀死诸葛恪。诸葛恪将要赴宴的前一天晚上，精神燥动不安，整夜都不能入睡；另外，家里又发生了几次怪异之事，诸葛恪起了疑心。第二天，诸葛恪把车停在宫门，当时孙峻已经在帷帐之中设下伏兵，唯恐诸葛恪不按时进来使事情泄露，于是就亲自出来见诸葛恪说：“您如果贵体欠安，可以等以后再说，我会把情况禀告主上的。”他说这话实际是想探试诸葛恪的态度。诸葛恪说：“我要勉力进去见主上。”当时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人写密信给诸葛恪说：“今日宫内的陈设不同一般，我们怀疑有其他变故。”诸葛恪把密信给滕胤看，滕胤劝诸葛恪回府。诸葛恪说：“这些小辈能干什么？恐怕他们是在酒食中下毒来害人而已。”诸葛恪进入宫内，带着剑不脱鞋上殿，上前谢过主上，回来坐在座位上。摆上酒宴，诸葛恪因有疑心就不饮酒。孙峻说：“您的病没有大好，如果有常服的药酒，就请派人取来。”诸葛恪这才安了心。诸葛恪喝着自己人送来的酒，喝了几杯之后，吴王回到内室；这时孙峻也起来上厕所，在那儿脱下长衣，换上短衣服，一出来就喊道：“主上有诏命立即拘捕诸葛恪！”诸葛恪慌忙站起，还没拔出剑而孙峻的刀已经砍了下来，张约从旁边刀劈孙峻，但只伤及左手，孙峻却回手砍断了张约的右臂。这时，宫内的卫兵都跑上殿来，孙峻说：“今天要捕取的只是诸葛恪，现在他已经死了。”然后命令卫兵全都把刀收起来，又把地上清除打扫一番重新开筵。诸葛恪的两个儿子诸葛竦和诸葛建听说父亲遭难，就用车拉起母亲想要投奔魏国，孙峻派人追赶并杀掉了

他们。又命令用芦席裹住诸葛恪的尸体，中间用竹蔑一捆，扔到了石子冈。另外派遣无难督施宽到将军施绩、孙壹的军队中，在公安县杀了诸葛恪的弟弟奋威将军诸葛融和他的三个儿子。诸葛恪的外甥都乡侯张震、常侍朱恩也都被诛灭三族。

临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电激，不崇一朝；大风冲发，希有极日；然犹继之以云雨，因以润物。是则天地之威，不可经日浃辰；帝王之怒，不宜讫情尽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讳，敢冒破灭之罪以邀风雨之会。伏念故太傅诸葛恪，罪积恶盈，自致夷灭，父子三首，枭市积日，观者数万，詈声成风；国之大刑，无所不震，长老孩幼，无不毕见。人情之于吕物，乐极则哀生，见恪贵盛，世莫与贰，身处台辅，中间历年，今之诛夷，无异禽兽，观讫情反，能不然！且已死之人，与土壤同域，凿掘斫刺，无所复加。愿圣朝稽则乾坤，怒不极旬，使其乡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项籍受殡葬之施，韩信获收敛之恩，斯则汉高发神明之誉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国泽加于辜戮之骸，复受不已之恩，于以扬声遐方，沮劝天下，岂不大哉！昔栾布矫命彭越，臣窃 恨之，不先请主上而专名以肆情，其得不诛，实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谨伏手书，冒昧陈闻，乞圣明哀察。"于是吴主及孙峻听恪故吏敛葬。

临淮人臧均上表请求收拾诸葛恪尸骨并加以安葬，他上书说："电闪雷鸣，不会在整个早晨都连续不断，狂风怒吼，也很少终日不停，雷电狂风过后仍然还会有和风细雨，滋润万物。因此天地的威严不会整日整夜连绵不断地施展；帝王的怒气也不应毫无约束地尽情发散。我狂妄愚鲁，不避忌讳，胆敢冒着破家灭身之罪，象祈求上天降下和风细雨一样，求您暂息雷霆之怒。追想已故太傅诸葛恪，罪恶满盈，自己招致了诛灭三族的结果，他们父子三人的首级被砍下示众也有不少天了，观看者有数万人，咒骂他们的声音也如风四起；国家的大刑震慑了各个地方，就连老人孩童也全都见到了。人情对于万物，往往是乐极生哀，看到诸葛恪在尊贵全盛之时，世上没有人能与他相比，身居三公宰相的高位，经历多年，而如今被诛杀灭族，却无异于禽兽，察尽人情的反复，怎能不令人悲伤！而且他是已经死去之人，应埋葬于地下，没有必要再对他砍凿击刺。希望圣明的朝廷，效法天地，发怒不超过十日，让他的乡里之民和手下故吏用普通士卒的丧服

为他收尸，再恩准他殓入三寸薄棺。从前项藉曾受到殡葬的礼遇，韩信也曾得到入殓安葬的恩惠，这都是汉高祖被誉为光大神明的举动。愿陛下施布三皇的仁慈，垂赐哀怜之心，使国家的恩泽施加于因罪被杀者的尸骸，再次让他得到不尽的恩惠，从此仁德的声名扬于远方，使天下劝善惩恶，这难道不正大吗？从前汉代的栾布故意违背成命，向彭越的首级禀奏并祭祀。我对栾布的做法极为不满。他不先请求主上的恩典，而擅自肆意发泄自己的情感，他能够不受诛杀，实在是万幸之事。如今我不敢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来显露圣上的恩赐，只能恭敬地写信上书，冒昧地向您陈述我的意见，请求圣明天子爱怜而体察臣下之心。”于是吴王和孙峻下令听任诸葛恪过去的部下把他收敛安葬。

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奋威将军张承亦以为恪必败诸葛氏。陆逊尝谓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汉侍中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太守张嶷与瞻书曰：“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亲有周公之才，犹有管、蔡流言之变，霍光受任，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赖成、昭之明以免斯难耳。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也。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辑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也。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邪！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为不晚，愿深采察！”恪果以此败。

当初，诸葛恪少年即名声大振，吴大帝孙权非常器重他，而他的父亲诸葛瑾常为此事忧虑，说诸葛恪不是能保护家族的主人。诸葛瑾的朋友张承也认为诸葛恪必将败坏诸葛氏家族。陆逊曾对诸葛恪说：“在我前面的人，我必然尊奉他，与他共同升迁；在我之下者，我就去扶持接引他。如今我看你气势凌驾于你前面的人之上，心意中又蔑视在你之下的人，这不是安定德业的根基。”蜀汉的侍中诸葛瞻，是诸葛亮之子。诸葛恪再次攻打淮南时，越太守张嶷给诸葛瞻写信说：“吴王刚刚驾崩，现在的皇帝实在太年幼怯弱，太傅诸葛恪承受辅政托孤的重担，又哪里是容易的事！以周公之才且有亲戚关系，来摄理朝政，仍

然会有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发动叛乱；霍光受命摄理朝政，也有燕王刘旦、盖主和上官桀等人阴谋陷害霍光的活动，只是依赖周成王、汉昭帝的圣明才得以免遭危难。以前常听说吴王生杀赏罚的大权，从不交给下人，如今却在垂死之时，终于召来太傅，把后事托付给他，这实在令人忧虑。另外从以前的记载看，吴、楚地方的人性格轻飘急躁，但太傅却远离年幼的君主，深入敌国境内，这恐怕不是良好而长远的计策。虽然说吴国国家纲纪整肃，君臣上下和睦相处，但百事中即使有一次失误，也不是明智者的谋略。用古事来衡量今天的事情，则今事如同古事一样，如果您不向太傅进献忠言，还有谁能直言相告呢？希望您能劝他撤回军队扩展农业，致力于推行仁德恩惠，数年之中，我们东西两国再同时大举进攻魏国，也不算晚，希望您深刻地考虑和采纳我的建议！”后来诸葛恪果然如张嶷所言而失败。

吴群臣共议上奏，推孙峻为太尉，滕胤为司徒。有媚峻者言曰：“万机宜在公族，若承嗣为亚公，声名素重，众心所附，不可量也。”乃表峻为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滕胤女为恪子竦妻，胤以此辞位。孙峻曰：“鲧、禹罪不相及，滕侯何为！”峻与胤虽内不沾洽，而外相苞容，进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吴国的群臣共同建议上奏，推举孙峻为太尉，滕胤为司徒。有个向孙峻献媚的人说：“政务的权柄应由皇族掌握，如果滕胤当了司徒，地位仅次于太尉，而且他声名卓著，众人之心都归附他，那么他日后的势力则不可估量。”于是又上表请任命孙峻为丞相、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却不设置协助丞相管理政务的御史大夫，因此士人都大失所望。滕胤的女儿是诸葛恪之子诸葛竦的妻子，滕胤以此为由想要辞职。孙峻对他说：“鲧之罪不会牵连到禹，你何必这样呢？”孙峻和滕胤虽然内心不甚融洽，但处理外部事务却能互相包容。于是进封滕胤的爵位为高密侯，二人像以前一样一起共事。

齐王奋闻诸葛恪诛，下住芜湖，欲至建业观变。傅相谢慈等谏，奋杀之，坐废为庶人，徙章安。

齐王孙奋听说诸葛恪被诛杀，于是移居芜湖，想要到建业去观察事态变化。傅相谢慈等人劝谏他不要去，孙奋就把谢慈杀掉了。朝廷得知后，把孙奋废黜为庶民，徙居章安县。

南阳王和妃张氏，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迁都之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诛，丞相峻因此夺和玺绶，徙新都，又遣使者追赐死。初，和妾何氏生子，诸姬子德、谦、俊。和将死，与张妃别，妃曰："吉凶当相随，终不独生。"亦自杀。何姬曰："若皆从死，谁当字孤！"遂抚育及其三弟，皆赖以获全。

南阳王孙和的妃子张氏，是诸葛恪的外甥女。早先诸葛恪有迁都的打算，就让孙和去修建武昌宫，民间有谣传说诸葛恪想要迎立孙和为天子。诸葛恪被诛之后，丞相孙峻就因此事夺去了孙和的印玺，徙居到新都，又派使者随后追去赐孙和自杀。当初，孙和之妾何氏生了儿子孙，其他姬妾生的儿子有孙德、孙谦、孙俊。孙和将死时，与张妃决别，张妃说："无论吉凶祸福，我当永远相随，决不独自活着。"然后也自杀而死。何姬说："如果都相从而死，谁来抚养孤儿呢？"于是就抚育孙和他的三个弟弟，这些孩子都依靠她才得以生存下来。

高贵乡公上正元元年（甲戌、254）

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甲戌，公元254年）

[1]春，二月，杀中书令李丰。初，丰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内翕然称之。其父太仆恢不愿其然，敕使闭门断客。曹爽专政，司马懿称疾不出，丰为尚书仆射，依违二公间，故不与爽同诛，丰子韬，以选尚齐长公主。司马师秉政，以丰为中书令。是时，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亲，不得在势任，居常怏怏；张缉以后父去郡家居，亦不得意：丰皆与之亲善。师虽擢用丰，丰私心常在玄。丰在中书二岁，帝数召丰与语，不知所说。师知其议己，请丰相见以诘丰，丰不以实告；师怒，以刀钚筑杀之，送尸付廷尉，遂收丰子韬及夏侯玄、张缉等皆下廷尉，钟毓按治，云："丰与横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谋曰：'拜贵人日，诸营兵皆屯门，陛下临轩，因此同奉陛下，将群僚人兵，就诛大将军；陛下傥不从人，便当劫将去耳。'"又云："谋以玄为大将军，缉为车骑将军；玄、辑皆知其谋。"庚戌，诛韬、玄、缉、铄、敦、贤，皆夷三族。

[1]春季，二月，魏国杀中书令李丰。当初，李丰十七八岁时，已经颇有清雅之名，海内人士交口称誉。他的父亲太仆李恢不愿让他这样，所以就令他闭门谢客，不与人往来。曹爽独揽朝政时，司马懿称病不出，当时李丰任尚书仆射，就在曹爽、司马懿二人之中周旋反

覆，因此没有与曹爽一起被诛杀。李丰的儿子李韬，被选中娶齐长公主为妻。司马师主持朝政时，任命李丰为中书令。当时，太常夏侯玄在天下极有威望，但因为与曹爽是亲戚，不能担任有权势的职位，平时常常怏怏不乐；张缉因为是皇后之父而免去郡守闲居在家，他也很不得意；李丰与夏侯玄和张缉关系十分亲密。司马师虽然提拔了李丰，但李丰心里更为看重夏侯玄。李丰担任中书令的两年中，皇帝多次召见李丰一起交谈，但不知说些什么。司马师知道他们是在议论自己，所以请李丰来相见，向他询问，但李丰却不以实言相告；司马师勃然大怒，就用刀把上的铁环捶死了李丰，把尸体送交廷尉，接送又逮捕了李丰之子李韬和夏侯玄、张缉等人，都送交廷尉收监。钟毓负责审讯治狱，他说："李丰与黄门监苏铄、永宁宫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人阴谋策划说：'拜贵人的那天，各营的兵力都把守在宫门口，陛下临近前廊时，借此机会共同侍奉陛下，再率领众官兵士，近前去诛杀大将军；陛下如果不听从，就要挟持着他离开。'"又说："他们阴谋商定以夏侯玄为大将军，张缉为骠骑将军；夏侯玄、张缉都知道这个阴谋。"庚戌（二十二日），诛杀李韬、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李贤等人，并诛灭三族。

夏侯霸之入蜀也，邀玄欲与之俱，玄不从。及司马懿薨，中领军高阳许允谓玄曰："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及下狱，玄不肯下辞，钟毓自临治之。玄正色责毓曰："吾当何罪！卿为令史责人也，卿便为吾作！"毓以玄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视，颔之而已。及就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

夏侯霸投奔蜀国时，曾邀请夏侯玄和他一同去，但夏侯玄没有听从。等司马懿去世，中领军高阳人许允对夏侯玄说："以后不用再忧虑了。"夏侯玄叹道："士宗啊，你怎么不明事理呢？司马懿还是能把我作为世代交好的少年来对待我，而司马师、司马昭就不会容我了。"入狱之后，夏侯玄不肯招供，钟毓亲自去处理。夏侯玄表情严肃地斥责钟毓说："我有什么罪！你身为公府令史亲自来责问我，那你就替我写！"钟毓认为夏侯玄是名士，志节清高，不可屈服，但案子要了结，于是连夜为他写了供状，使与所查察之事相符合，然后流着眼泪给夏

侯玄看；夏侯玄看后，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而已。等到推到东市斩首，他仍然脸不变色，举动自如。

李丰弟翼，为兖州刺史，司马师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谓翼曰：“中书事发，可及诏书未至赴吴，何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为谁？”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与同死生者，虽去亦不免！”翼曰：“二儿小，吾不去，今但从坐身死耳，二儿必免。”乃止，死。

李丰的弟弟李翼是兖州刺史，司马师派人去逮捕他。李翼的妻子荀氏对他说：“中书令出了事，你可在诏书未到之前跑到吴国去，为什么要坐着等死！你的左右有谁能与你一起赴汤蹈火？”李翼想了想没有回答，他妻子说：“你身在大州，却不知有谁能与代同生共死，你虽然离去也不免一死！”李翼说：“两个儿子还小，我不能走，如今只是我一人受牵连而死，两个儿子必能获免。”终于没有逃走，被杀而死。

初，李恢与尚书仆射杜畿及东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内实而无外观，州里弗称也。冲尝与李丰俱见畿，既退，畿叹曰：“孝懿无子；非徒无子，殆将无家。君谋为不死也，其子足继其业。”时人皆以畿为误，及丰死，冲为代郡太守，卒继父业。

当初，李恢与尚书仆射杜畿和东安太守郭智是好朋友。郭智的儿子郭冲，有内秀而外表不漂亮，州里没有人称赞他。郭冲曾与李丰一起去看望杜畿，走了之后，杜畿叹道：“李恢没有儿子了；不仅没有儿子，恐怕也将要没有家了。郭智却是死不了的，他的儿子足以继承父业。”当时人都认为杜畿说得不对，等李丰死时，郭冲则当了代郡太守，终于继承了父业。

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邓俱有盛名，欲交尚书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问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将败家；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嘏又与李丰不善，谓同志曰：“丰饰伪而多疑，矜小智而昧于权利，若任机事，其死必矣！”

正始年间，夏侯玄、何晏、邓都很有名气，他们想要结交尚书郎傅嘏，但傅嘏却不接受。傅嘏的朋友荀粲奇怪地问他何以如此，傅嘏

说："夏侯玄的志向超过了其能力，他能符合虚有的声名却没有实际的才干。何晏话说得很高远而情感却很浅近，喜好辩论却没有真诚，这就是所谓口齿伶俐却会颠覆邦国的人。邓有所作为但最终没有成就，他在外邀取名利，而内心却毫无节制，喜欢与自己相同而讨厌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多嘴多舌而且嫉妒超过自己的人；多嘴多舌就会造成很多矛盾，嫉妒超过自己的人就会失去亲近的朋友。以我看这三个人都将要家败族灭，我远远地避开他们还恐怕会招惹灾祸，更何况与他们亲近呢？"傅嘏又与李丰不和，曾对朋友说："李丰善于掩饰其虚伪而且生性多疑，沾沾自喜于小聪明而又热衷于权利，如果让他掌管机密要事，那么他被杀是必定无疑的！"

[2]辛亥，大赦。

[2]辛亥（二十三日），实行大赦。

[3]三月，废皇后张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车都尉夔之之女也。

[3]三月，魏国废掉皇后张氏；夏季，四月，立皇后王氏。王皇后是奉车都尉王夔之的女儿。

[4]狄道长李简密书请降于汉。六月，姜维寇陇西。

[4]狄道长李简写密信给蜀汉，请求投降。六月，姜维率军进犯陇西。

[5]中领军许允素与李丰、夏侯玄善。秋，允为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帝以允当出，诏会群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当与帝别，涕泣歔。允未发，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乐浪，未至，道死。

[5]中领军许允平时与李丰、夏侯玄交好。秋季，许允任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魏帝认为许允应当离京外出，于是诏令群臣集会，魏帝特地把许允拉到自己身旁谈话；许允在与魏帝告别时，泪流满面哀叹着不忍离去。许允还没走，有司就奏告说许允以前曾随便散发官用物品，于是就把他逮捕交付廷尉处理，后又把他押送到乐浪，还没有到达就死在路上。

[6]吴孙峻骄矜淫暴，国人侧目。司马桓虑谋杀峻，立太子登之子吴侯英；不克，皆死。

[6]吴国的孙峻骄横傲慢淫乱残暴，国人愤恨，侧目而视。任司马的桓虑谋划要杀掉孙峻，立太子孙登之子吴侯孙英为君；没有成功，参与者都被处死。

[7]帝以李丰之 死，意殊不平。安东将军司马昭镇许昌，诏召之使击姜维。九月，昭领兵入见，帝幸平乐观以临军过。左右劝帝因昭辞，杀之，勒兵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帝惧，不敢发。

[7]魏帝对李丰之死，心中颇为愤愤不平。安东将军司马昭镇守武昌，诏令召入京然后去攻打姜维。九月，司马昭领兵来晋见魏帝，魏帝到平乐观检阅他的军队。左右亲信借司马昭进见辞行的机会杀掉他，然后再领兵击退大将军司马师；在此之前已经写好诏书，但魏帝害怕，不敢发。

昭引兵入城，大将军师乃谋废帝。甲戌，师以皇太后令召群臣会议，以帝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不可以承天绪；群臣皆莫敢违。乃奏收帝玺绶，归藩于齐。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芝出报师，师甚豆。又遣使者授帝齐王印绶，出就西宫。帝与太后垂涕而别，人乘王车，从太极殿南出，群臣送者数千人，司马孚悲不自胜，余多流涕。

司马昭领兵入城，大将军司马师就阴谋废掉魏帝。甲戌（十九日），司马师假传皇太后的命令召集群臣开会议论，以魏帝荒淫无度宠幸亲近歌舞艺人为理由，认为他不能再承担帝王的重任了。群臣都不敢反对。于是上奏章要没收魏帝的御玺，贬为齐王。又让郭芝入宫告诉太后。太后正在与魏帝对坐闲谈，郭芝就对魏帝说："大将军想要废掉陛下，立彭城王曹据为帝！"魏帝站起来就走了。太后很不高兴。郭芝说："太后有儿子却不能教育，现在大将军主意已定，又领兵在外以防备非常事变，只能顺着他的旨意，还有什么可说的！"太后说："我要见大将军，对他有话说。"郭芝说："有什么可见的！"现在只应该快点取来御玺！"太后无奈，就让身边的侍从官取来御玺放在座位旁。郭芝出来报告司马师，司马师很高兴。又派使者把齐王之印绶给

魏帝，让他出来住在西宫。魏帝与太后垂泪而别，然后乘坐亲王规格的车子，从太极殿出来往南而行，群臣出来送别的有数十人，司马孚悲痛欲绝，其他人也都挥泪相送。

师又使使者请玺绶于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来立，我当何之！且明皇帝当永绝嗣乎！高贵乡公，文帝之长孙，明皇帝之弟子，于礼，小宗有后大宗之义，其详议之。"丁丑，师更召群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贵乡公髦于元城。髦者，东海定王霖之子也，时年十四，使太常王肃持节迎之。师又使请玺绶，太后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我自欲以玺绶手授之。"冬，十月，癸丑，高贵乡公至玄武馆，群臣奏请舍前殿，公以先帝旧处，避止西厢；群臣又请以法驾迎，公不听。庚寅，公入于洛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公下舆答拜，傧者请曰："仪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车门下舆，左右曰："旧剩舆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征，未知所为。"遂步至太极东堂，见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为齐王筑宫于河内。

司马师又派使者向太后索要御玺，太后说："彭城王是我的小叔，他立为天子，我该到哪儿去？再说明皇帝难道就永绝后嗣了吗？高贵乡公是文皇帝的长孙，明皇帝之弟的儿子，按照礼制，可以选择小宗的后代来继承大宗的统绪，你们再详细议论议论。"丁丑（二十二日），司马师再次召集群臣，把太后的命令给他们看，然后决定到元城迎接高贵乡公曹髦。曹髦是东海定王曹霖之子，当时年仅十四岁，所以让太常王肃持符节去迎接他。司马师又派人向太后要御玺，太后说："我要见高贵乡公，他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我想亲手把御玺授给他。"冬季，十月，己丑（初四），高贵乡公到达玄武馆，群臣上奏请求让他住在前殿，高贵乡公认为那是先帝的旧居，就避开前殿而住到西厢；群臣又请求让朝内用皇帝的车驾平迎接，高贵乡公不同意。庚寅（初五），高贵乡公进入洛阳，群臣在西掖门南边跪拜迎接，高贵乡公也下车答拜，司仪对他说："按照礼仪不必答拜。"高贵乡公说："我也是天子之臣，怎能不拜？"于是就下车答拜。到了止车门高贵乡公下了车，左右之人说："按旧仪您可乘车进入。"高贵乡公说："我受到皇太后的征召，还不知干什么呢？"然后就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当天，高贵乡公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出席的文武百官都

十分喜悦。然后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正元。又在河北郡为齐王建造了宫室。

[8]汉姜维自狄道进拔河间、临洮。将军徐质与战，杀其荡寇将军张嶷，汉兵乃还。

[8]蜀汉的姜维从狄道进军攻克河关和临洮。将军徐质与之交战，杀了蜀汉的荡寇将军张嶷，蜀汉军队随即撤回。

[9]初，扬州刺史文钦，骁果绝人，曹爽以其乡里故爱之。钦恃爽势，多所陵傲。及爽诛，又好增虏级以邀功赏，司马师常抑之，由是怨望。镇东将军丘俭素与夏侯玄、李丰善，玄等死，俭亦不自安，乃以计厚待钦。俭子治书侍御史甸谓俭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国家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矣！"俭然之。[9]当初，扬州刺史文钦，骁勇果敢超过他人，曹爽因与他同乡，所以非常器重他。文钦依仗曹爽的权势，也常常盛气凌人。曹爽被杀后，文钦内心十分恐惧，又喜好虚报俘虏的人数以邀功求赏，司马师常常约束遏制他，因此他对司马师十分怨恨。镇东将军丘俭平素与夏侯玄、李丰交往甚密，夏侯玄等人被杀之后，丘俭内心也惴惴不安，于是就按照内心的计谋，拉拢文钦，给他丰厚的待遇。丘俭的儿子治书侍御史丘甸对他父亲说："父亲大人担当国家一个方面的重大责任，如果国家覆没灭亡而您却安然无恙自守一方，那将受到天下人的责难。"丘俭认为他说得很对。

二年（乙亥、255）

二年（乙亥，公元255年）

[1]春，正月，俭、钦矫太后诏，起兵于寿春，移檄州郡以讨司马师，乃表言："相国懿，忠正，有大勋于社稷，宜宥及后世，请废师，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护军望，忠公亲事，皆宜亲宠，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俭又遣使邀镇南将军诸葛诞，诞斩其使。俭、钦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俭坚守，使钦在外为游兵。

[1]春季，正月，丘俭、文钦假称受太后诏书，在寿春起兵，并向各州郡发檄文以共同讨伐司马师，又上表说："相国司马懿，为人忠正，为国家立了伟大功勋，应该宽宥他的后世，请求只废掉司马师的官职，让他以侯爵的身分退居家中，让其弟司马昭代替他。太尉司马孚尽忠尽孝小心奉职，护军司马望也能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们都应

得到亲近和信任，授予他们重要职务。”司马望是司马孚之子。丘俭又派使者邀请镇南将军诸葛诞共讨司马师，但诸葛诞杀掉了使者。丘俭、文钦率五六万大军渡过淮河，向西到达项县；丘俭坚守城池，让文钦在外率领游动兵力。

司马师问计于河南尹王肃，肃曰：“昔关羽虏于禁于汉滨，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时师新割目瘤，创甚，或以为大将军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肃与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劝师自行，师疑未决。嘏曰：“淮、楚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师蹶然起曰：“我请舆疾而东。戊午，师率中外诸军以讨俭、钦，以弟昭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召三方兵会于陈、许。

司马师向河南尹王肃询问计策，王肃说：“从前关羽在汉水之滨俘虏了于禁，有向北争夺天下的志向，后来孙权袭击攻取了其将士的家属，结果关羽的军队一下子就瓦解了。现在淮南众将士的父母妻子都留在内地州县，只要迅速派兵去保护其家属抵御丘俭、文钦的军队，不让他们进来，那他们必然会象关羽那样土崩瓦解。”当时司马师刚刚割掉眼部肿瘤，创口很大，很多人都认为此时大将军不应自己率兵前往，不如派太尉司马孚去抵抗叛军。只有王肃与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等人劝司马师亲自去，但司马师犹豫不决。傅嘏说：“淮、楚地区的兵力强劲，而且丘俭等自负力量强大要远征拼斗，其锋锐之势不易抵挡。如果诸将的战斗出现不利，大势一去，那么您的事情就要失败。”司马师快速地站起来说：“我要抱病登车前去东边。”戊午（初五），司马师率领中外各军去讨伐丘俭和文钦，让其弟司马昭兼任中领军，留守洛阳，并召集三个方面的军队在陈县、许县会合。

师问计于光禄勋郑袤曰，袤曰：“丘俭好谋而不达事情，文钦勇而无算。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锐而不能固，宜深沟高垒以挫其气，此亚夫之长策也。”师称善。

司马师向光禄勋郑袤询问御敌之策，郑袤说：“丘俭善于谋划但不能通达事情，文钦有勇而无谋。如今大军出其不意地进攻，而江、淮地区的士卒，锐气是不能持久的，您应该深挖沟高立垒以挫其锐气，这是汉代周亚夫用过的妙计。”司马师称赞这个计策好。

师以荆州刺史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基言于师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诱迫胁，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临，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致于军门矣。”师从之。以基为前军，既而复敕基停驻。基以为：“俭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俭、钦虏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俭等所迫胁者，自顾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基屡请，乃听，进据水。

司马师任命荆州刺史王基为行监军，借用符节，统率许昌军队。王基对司马师说：“淮南的叛逆，并不是吏卒和百姓想要作乱，而是丘俭等人诳骗引诱再加以胁迫，他们害怕眼前的被杀之祸，所以暂时还聚集在一起。如果大兵一到，他们必然会土崩瓦解，丘俭和文钦的首级用不了一早上就会送到军营的门前。”司马师采纳了他的计策。让王基为前军，但不久又下令让王基停止前进。王基认为：“丘俭等人发兵足以长驱直入，而现在所以久久不进，是因为其诈伪之心已经败露，众人心怀疑虑而停止不前。如今不大张旗鼓地显示军队的威风阵势以求符合百姓的意愿，而是停止不前高筑营垒以自守，就好象十分畏惧懦弱，这不是用兵的气势。如果丘俭、文钦掠夺人民以补充自己，另外州郡兵士中有些人的家属被叛贼所获，他们顾虑重重，会进一步产生叛离之心；那些被丘俭等所胁迫的人，因顾虑自己的罪行严重，也不敢再回来；这就是置兵于无用之地，又促成了叛乱犯罪之徒的出现。假如吴国乘机进犯，那么淮南地区就不属于我国所有了，谯、沛、汝、豫等地也会危险而不安定，这是战略的极大失误。我军应迅速推进占据南顿县，南顿县有大邸阁，估计有足够军队食用四十日的口粮，保卫坚固的城池，凭借积蓄的粮食，行动在敌人之先而有夺取敌人的决心，这是平定叛贼的关键。”王基多次请求，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进军占据水地区。

闰月，甲申，师次于桥，俭将史招、李续相次来降。王基复言于师曰：“兵闻拙速，未睹为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时

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议者多言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垒以积实资虏而远运军粮，甚非计也。”师犹未计。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地，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人项亦欲往争，发十余里，闻基先到，乃复还保项。

闰月，甲申（初一），司马师驻军于桥，丘俭的将领史招、李续相继来投降。王基又对司马师说：“用兵只听说宁拙而能速胜，还未见过求巧而能持久。如今外部有强大的敌人，内部有叛乱的臣子，如果不及时作出决断，那么事态发展的深浅祸福则是难以预测的。议论的人都说将军持重稳健。您持重稳健是对的，但按兵不动则不对。持重，不是不往前行的意思，而是指前进而不可抵挡。如今我们坚守营垒，使其他各地积存的粮食资助了叛军而我们却从远方运输军粮，这实在不是好的计谋。”但司马师仍然不准进军。王基说：“将领在行军作战时，君主的命令也可以不接受。如果敌人得到对敌人有利，我方得到对我方有利，这就是所谓争地，这个地方就是南顿。”随即就进军占据了南顿，丘俭等人从项县出发也想去争夺南顿，发兵行进了十余里，听说王基已经抢先到达，于是又撤兵坚守项县。

[2]癸未，征西将军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陈泰代之。

[2]癸未（疑误），征西将军郭淮去世，任命雍州刺史陈泰接替其职。

[3]吴丞相峻率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会稽留赞袭寿春，司马师命诸军皆深壁高垒，以待东军之集。诸将请进军攻项，师曰：“诸军知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将士本无反志，俭、钦说诱与之举事，谓远近必应；而事起之日，淮北不从，史招、李续前后瓦解，内乖外叛，自知必败。困兽思斗，速战更合其志，虽云必克，伤人亦多。且俭等欺诳将士，诡变万端，小与持久，诈情自露，此不战而克之术也。”乃遣诸葛诞督豫州诸军自安风向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师屯汝阳。丘俭、文钦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计穷不知所为；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

[3]吴国丞相孙峻率领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会稽人留赞袭击寿春，司马师命令各部队都加固加高营垒坚守不出，以等待东部军队的

到来。各位将领请求进军攻打项县，司马师说："诸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淮南的将士们本来没有反叛之心，丘俭、文钦说服劝诱他们共同反叛，说是无论远近必然群起响应；而他们起事之后，不仅淮北地区不响应，而且史据李续也都前后投降。内部离心，外部背叛，他们自知必败无疑。被困的野兽想着拼斗，如果速战就更符合他们的心意，虽然我们一定能胜，但伤亡也必然惨重。况且丘俭等人诳骗自己的将士，诡计多端，变化无常，我们只要稍微多与他们持久对峙一些时日，其诈伪之情自然会显露出来，这是不战而胜的战术。"于是派遣诸葛诞督领豫州各军从安风向寿春推进；派遣征东将军胡遵督领青州、徐州各军进驻谯郡、睢阳之间，以绝断叛军退路；司马师自己率军驻扎在汝阳。丘俭、文钦进不能战，退又恐怕寿春受到袭击，无计可施不知应该怎么办；淮南将士们的家都在北方，此时众心沮丧涣散，投降者接连不断，只有淮南地区新依附的农民能受他们驱使。

俭之初起，遣健步赍书至兖州，兖州刺史邓艾斩之，将兵万余人，兼道前进，先趋乐嘉城，作浮桥以待师。俭使文钦将兵袭之。师自汝阳潜兵就艾于乐嘉，钦猝见大军，惊愕未知所为。钦子鸯，年十八，勇力绝人，谓钦曰："及其未定，击之可破也。"于是分为二队，夜夹攻军，鸯帅壮士先至鼓噪，军中震扰。师惊骇，所病目突出，恐众知之，啮被皆破。钦失期不应，会明，鸯见兵盛，乃引还。师与诸将曰："贼走矣，可追之！"诸将曰："钦父子骁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师曰："夫一鼓作气，再而衰。鸯鼓噪失应，其势已屈，不走何待！"钦将引而东，鸯曰："不先折其势，不得去也。"乃与骁骑十余摧锋陷陈，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师使左长史司马班率骁骑八千翼而追之，鸯以匹马入数千骑中，辄杀伤百余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骑莫敢逼。

丘俭起兵之初，曾派遣善于走路的人到兖州送信，兖州刺史邓艾把他杀了。然后领兵一万多人，兼程前进，抢先赶到乐嘉城，制作了浮桥以等待司马师的大军。丘俭让文钦领兵去袭击乐嘉城。但司马师从汝阳秘密进兵到了乐嘉城与邓艾会合，文钦突然看到大军，大吃一惊不知如何是好。文钦之子文鸯，十八岁，勇猛强健，体力超人，此时就对文钦说："我们趁其尚未安定，猛然出击可以攻破他们。"于是兵分二路，当夜就开始夹攻进击，文鸯率领强壮的士兵首先赶到，大声

鼓噪进攻，城内军队惊扰不安。司马师也十分惊恐，急得他那只病眼也向外空了出来，他恐怕众人知道，就咬住被子强忍疼痛，结果把被子都咬破了。但文钦误了约定的时间未来接应，等到天明，文鸯见到对方兵力强盛，就撤兵而回。司马师对诸将说："叛贼跑了，现在可以去追击他们！"诸将说："文钦父子骁勇异常，没有受到挫折，苦于什么而要逃跑呢？"司马师说："打仗时第一次击鼓进攻士气大振，再次击鼓士气就衰弱了。文鸯鼓噪一夜又失去策应，其士气已然受挫，不逃走还等什么？"文钦将要领兵向东而退，文鸯说："如果不先挫其威势，我们是走不了的。"于是就同十几个骁勇骑兵杀入敌兵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然后才领兵而去，司马师派左长史司马班率领骁勇骑兵八千人从两翼追击，文鸯单枪匹马闯入数千骑兵之中，一次就杀伤百余人，然后突出重围而走，象这样来回六七次，追赶的骑兵也不敢向前紧逼。

殿中人尹大目小为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师将与俱行，大目知师一目已出，启云："文钦本是明公腹心，但为人所误耳；又天子乡里，素与大目相信，乞为公追解语之，令还与公复好。"师许之，大目单身乘大马，被铠胄，追钦，遥相与语，大目心实欲为曹氏，谬言："君侯何苦不可复忍数日中也！"欲使钦解其旨。钦殊不司，乃更厉声骂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报恩，反与司马师作逆，不顾上天，天不汝！"张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败矣，善自努力！"

殿中官员尹大目从小就是曹氏家奴，经常在天子左右侍奉，司马师带着他一起出来，尹大目知道司马师的一只眼已经突了出来，病情严重，就启禀说："文钦本是您的心腹之人，只是被人所蒙蔽而已；他又是天子的同乡，平时与我互相信任，我请求为您去追赶并劝解他，让他与您恢复旧交。"司马师同意了。尹大目单身骑一匹大马，披上铠甲，追赶文钦，远远地与他说话，尹大目内心实际上是为曹氏着想，但不便直言，只好旁敲侧击地说："您苦于什么而不能再多忍受几天呢？"他想让文钦理解他的意思，但文钦却一点儿也不明白，就更加严厉地大骂尹大目说："你是先帝的家人，却不想着报恩，反而与司马师一起作逆，你不顾忌上天，上天也不会保佑你！"说完就张弓搭箭想射尹大目，尹大目流着眼泪说："当世之事败坏，您好自为之吧！"

是日，丘俭闻钦退，恐惧夜走，众遂大溃。钦还至项，以孤军无继，不能自立，欲还寿春，寿春已溃，遂奔吴。吴孙峻至东兴，闻俭等败，壬寅，进至橐皋，文钦父子诣军降。丘俭走，北至慎县，左右人兵稍弃俭去，俭藏水边草中。甲辰，安风津民张属就杀俭，传首京师，封属为侯。诸葛诞至寿春，寿春城中十余万口，惧诛，或流迸山泽，或散走入吴。诏以诞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

这天，丘俭听说文钦败退，十分恐惧，就连夜逃走，将士也随之四散溃逃。文钦退回到项县，因孤军无援，自己难以立足，想要回到寿春，而寿春已经溃败，于是就投奔了吴国。吴国孙峻到达东兴，听说丘俭等人失败，壬寅（十九日），进军到橐皋，文钦父子到军前来投降。丘俭逃走，向北到了慎县，左右的士兵逐渐都弃他而去，丘俭就藏身于水边的草丛中。甲辰（二十一日），安风津的百姓张属走过去杀掉了丘俭，丘俭的首级送到京师，于是加封张属为侯爵。诸葛诞到达寿春，寿春城中十余万人口害怕被杀，有的人流窜到山林川泽，有的人则分散地逃入吴国。诏令任命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

夷丘俭三族。俭党七百余人系狱，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诛首事者十余人，余皆奏免之。俭孙女适刘氏，当死，以孕系廷尉。司隶主簿程咸议曰："女适人者，若已产育，则成他家之母，于防不足以惩奸乱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恩。男不遇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既醮之妇，使从夫家之戮。"朝廷从之，仍著于律令。

诛杀丘俭的三族。丘俭的同党七百余人皆被逮捕入狱，由侍御史杜友处理，只诛杀首犯十余人，其余皆奏明朝廷而赦免其罪。丘俭的孙女嫁给了刘氏，应当处死，但因有身孕便关在廷尉狱中。司隶主簿程咸议论说："已经出嫁的女子，如果已经生育了孩子，那就成了别人家的母亲，将她定罪，对于防止犯罪来说不足惩诫奸乱之源，对于情理来说则伤害了孝子之情。男子不受其他家族罪行的牵连，而女子却偏偏要受到父母家和丈夫家两个家族罪行的牵连，这不是同情怜悯弱女子的政策。这些问题都是法制的重要内容，我认为未出嫁的女子可以

随同父母的罪行而治罪，而已经出嫁的妇女就要随同丈夫家的罪行而治罪。”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写入了法律条款。

[4]舞阳忠武侯司马师疾笃，还许昌，留中郎将参军事贾充监诸军事。充，逵之子也。卫将军昭自洛阳往省师，师令昭总统诸军。辛亥，师卒于许昌。中书侍郎钟会从师典知密事，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昭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昭俱发，还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诏以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会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

[4]舞阳忠武侯司马师病情严重，回到许昌，留下中郎将参军事贾充监管诸军之事。贾充是贾逵之子。卫将军司马昭从洛阳去许昌看望司马师，司马师让司马昭总管诸军。辛亥（二十八日），司马师在许昌去世。中书侍郎钟会跟随司马师掌管机密要事，天子下达诏令给尚书傅嘏，说东南刚刚安定下来，应暂且让卫将军司马昭留守许昌作为内外的援军，命令傅嘏率领各军返回。钟会与傅嘏商量，让傅嘏上表章说明情况，然后就同司马昭一同出发，回到洛水以南驻扎。二月，丁巳（初五），诏令任命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钟会因此事而常常流露出骄傲自得的表情，傅嘏告诫他说：“你的志向大于你的能力，而功勋事业是难于建立的，能不谨慎吗？”

[5]吴孙峻闻诸葛诞已据寿春，乃引兵还。以文钦为都护、镇北大将军、幽州牧。

[5]吴国的孙峻听到诸葛诞已经占据了寿春，就领兵返回。任命文钦为都护、镇北大将军和幽州牧。

[6]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孙女也。

[6]三月，立皇后卞氏，实行大赦。皇后是武宣皇后的弟弟卞秉的曾孙女。

[7]秋，七月，吴将军孙仪、张怡、林恂谋杀孙峻，不克，死者数十人。全公主谮朱公主于峻，曰“与仪同谋”。峻遂杀朱公主。

[7]秋季，七月，吴国将军孙仪、张怡、林恂等人要谋杀孙峻，未能成功，被杀者有数十人。全公主在孙峻面前诽谤朱公主，说她与孙仪是同谋，于是孙峻又杀了朱公主。

峻使卫尉冯朝城广陵，功费甚众，举朝莫敢言，唯滕胤谏止之，峻不从，功卒不成。

孙峻派卫尉冯朝修筑广陵城，耗资巨大，整个朝廷无人敢劝说，只有滕胤进谏劝止，但孙峻不听，工程终究未能完成。

[8]汉姜维复议出军，征西大将军张翼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维不听，率车骑将军夏侯霸及翼同进。八月，维将数万人至罕，趋狄道。

[8]蜀汉的姜维又讨论出兵之事，征西大将军张翼在朝廷上劝谏他，认为："国家弱小人民劳苦，不宜滥用兵力。"但姜维不同意，还是率领车骑将军夏侯霸以及张翼共同进军。八月，姜维率领数万人到达罕县，并向狄道进军。

征西将军陈泰敕雍州刺史王经进屯狄道，须泰军到，东西合势乃进。泰军陈仓，经所统诸军于故关与汉人战不利，经辄渡洮水。泰以经不坚据狄道，必有他变，率诸军以继之。经已与维战于洮西，大败，以万余人还保狄道城，余皆奔散，死者万计。张翼请维曰："可以止矣，不宜复进，或毁此大功，为蛇画足。"维大怒，遂进围狄道。

征西将军陈泰命令雍州刺史王经进驻狄道，等待陈泰军队到达，再把东西兵力合在一起进军。陈泰军队驻扎在陈仓，而王经所统领的各军在旧边关地区与蜀汉交战不利，于是王经渡过洮水。陈泰认为王经不坚守狄道，必然是有其他变故，就率领各军去接应他。此时王经已经与姜维在洮西交战，结果大败，又率领万余人返回保卫狄道城，其余的兵士全都四散奔逃，被杀者以万计。张翼请求姜维说："我们可以停止了，不应再向前进，如果再向前进，也许就要毁掉这次大的胜利，而变成画蛇添足了。"姜维勃然大怒，不听张翼的意见，于是进军包围了狄道。

辛未，诏长水校尉邓艾行安西将军，与陈泰并力拒维，戊辰，复以太尉孚为后继。泰进军陇西，诸将皆曰："王经新败，贼众大盛，将军以乌合之众，继败军之后，当乘胜之锋，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壮士解腕。'《孙子》曰：'兵有所不击，地有所不守。'盖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据险自保，观衅待敝，然后进救，此计之得者也。"泰曰："姜维提轻兵深入，正欲与我争锋原野，求一战之利。王经当高壁深垒，挫其锐气，今乃与战，使贼得计。经既破走，

维若以战克之威，进兵东向，据栎阳积谷之实；放兵收降，招纳羌、胡，东争关、陇，传檄四郡，此我之所恶也。而乃以乘胜之兵，挫峻城之下，锐气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势殊，客主不同。兵书曰：‘修橹，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后已。’诚非轻军远入之利也。今维孤军远侨，粮谷不继，是我速进破贼之时，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势也。洮水带其表，维等在其内，今乘高据势，临其项领，不战必走。寇不可纵，围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进军度高城岭，潜行，夜至狄道东南高山上，多举烽火，鸣鼓角。狄道城中将士见救至，皆愤踊。维不意救兵卒至，缘山急来攻之，泰与交战，维退。泰引兵扬言欲向其还路，维惧，九月，甲辰，维遁走，城中将士乃得出。王经叹曰：“粮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举城屠裂，覆丧一州矣！”泰慰劳将士，前后遣还，更差军守，并治城垒，还屯上。

辛未（二十二日），诏命长水校尉邓艾出任安西将军，与陈泰协力抵抗姜维，戊辰（疑误），又让太尉司马孚为后续部队。陈泰进军至陇西，诸将都对陈泰说：“王经新近才失败，敌兵气势正盛，而将军您率领临时杂凑起来的军队，又是继败军之后，去抵挡正乘胜前进的锋锐部队，恐怕必定不能取胜。古人有言：‘被蝮蛇螫了手，壮士就砍掉了手腕。’《孙子》说：‘兵有时不必出击，地有时不必坚守。’这是因为小的方面有所失而大的方面就能保全的缘故。您不如先占据险要之地以求自何，观察敌人的失误等待敌人出现漏洞，然后再进军救援，这个计策是最好的。”陈泰说：“姜维带领轻装军队深入我境，正是想与我们在原野上一争锋芒，希求一战而胜。王经应当高筑营垒坚守不出，挫败敌人的锐气，但现在竟与敌人交战，使敌人的计策得以实现。王经既已失败逃去，姜维如果凭借战胜的威势，向东进兵，占据栎阳这座有粮食储备的城池，然后放出兵力四处收罗降兵降将，招纳羌、胡部族，向东争夺关、陇地区，再向陇西、南安、天水、略阳四郡发布檄文，这是我们所担忧之事。但姜维却用士气强盛的兵力围攻狄道，使兵力受挫于坚固的城池之下，锐气耗尽仍竭力拼命攻城，攻与守的形势差别很大，主与客也有不同。兵书上说：‘制作大盾牌和攻城的战车，三个月才能完成；堆积土山攻城，也要三个月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围攻城池对于轻装远来的军队是十分不利的。如今姜维孤军深入远离本土客居我方境内，粮草接济不上，这正是我军迅速前进消灭敌人的时机，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这是自然形成的威势。洮水象带

子一样围在敌军外面，姜维的兵力在洮水以内，如今我们登高占据险要地势，突然出现在敌人头上的高处，不用交战他们就必定要逃走。敌寇不可纵容，围城不可持久。你们怎能说这样的话！”于是进军爬过高城岭，秘密行军，夜里到达狄道东南的高山之上，突然举起众多火把，同时击鼓吹响号角。狄道城中的将士们见到救兵来到，都奋发振作欢呼跳跃起来。姜维没想到救兵突然到达，并借山势紧急向他进攻。陈泰与姜维交战，姜维退却。陈泰又领兵扬言要截断姜维 退路，姜维十分惊恐。九月，甲辰（二十五日），姜维率兵逃走，狄道城中的将士才得以出来。王经感叹地说：“我们的粮食已不足十天所用，如果不是救兵迅速赶到，全城之人就要遭到屠杀，我们也要丧失一州之地了！”陈泰慰劳守城将士，先后让他们返回，另外选择军队把守狄道城，并修筑了城垒，然后率兵撤回，驻扎在上。

泰每以一方有事，辄以虚声忧动天下，故希简上事，驿书不过六百里。大将军昭曰：“陈征西沈勇能断，荷方伯之重。救将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简上事，必能办贼者也。都督大将不当尔邪！”

陈泰常常认为，凡是发生情况，有关人员总要虚张声势扰动全国，因此他自己奏事既稀少又简略，传递书信不用每日超过六百里的加急文书。大将军司马昭说：“征西将军陈泰沉着勇敢能果断行事，承担了一个方面的重任。救援将要失陷的城池而不要求增加兵力，上书言事又稀少而简略，是个必能打败敌兵的人。都督大将难道不应象他那样么！”

姜维退驻钟提。

姜维退兵，驻守在钟提。

[9]初，吴大帝不立太庙，以武烈尝为长沙太守，立庙于临湘，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二月，始作太庙于建业，尊大帝为太祖。

[9]当初，吴大帝孙权不立太庙，因为武烈皇帝孙坚曾任长沙太守，所以在临湘县立了庙，让太守供奉祭祠而已。冬季，十二月，开始在建业建筑太庙，尊吴大帝孙权为太祖。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七十七卷

魏纪九 高贵乡公下甘露元年（丙子、256）

魏纪九 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丙子，公元256年）

[1]春，正月，汉姜维进位大将军。

[1]春季，正月，蜀汉姜维升任为大将军。

[2]二月，丙辰，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诸儒论夏少康、汉高祖优劣，以少康为优。

[2]二月，丙辰（初九），魏帝在太极东堂宴请群臣，与各位儒生讨论夏少康和汉高祖的优劣，魏帝认为少康优于汉高祖。

[3]夏，四月，赐大将军昭衮冕之服，赤舄副焉。

[3]夏季，四月，庚戌（初四），赐给大将军司马昭绣龙的礼服和冠冕，另加一双帝王穿用的赤色木底靴。

[4]丙辰，帝幸太学，与诸儒论《书》、《易》及《礼》，诸儒莫能及。帝尝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特加礼异，谓秀为儒林丈人，沈为文籍先生。帝性急，请召欲速，以望职在外，特给追锋车、虎贲五人，每有集会，辄奔驰而至。秀，潜之子也。

[4]丙辰（初十），魏帝到太学去，与各位儒生讨论《书》、《易》和《礼》，各位儒生都自愧不如。魏帝曾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人在东堂饮宴讲论学术，并作文论，对他们特别加以礼遇，并称裴秀是儒林丈人，王沈是文籍先生。魏帝性急，请人前来就希望快点到达，因为司马望在宫外任职，就特地赐给他一辆追锋车和勇士五人，每当有集会，就奔驰而至。裴秀是裴潜之子。

[5]六月，丙午，改元。

[5]六月，丙午（初一），改年号为甘露。

[6]姜维在钟提，议者多以为维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将军邓艾曰："洮西之败，非小失也，士卒凋残，仓廪空虚，百姓流离。今以策言之，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一也。彼上下相习，五兵犀

利，我将易兵新，器仗未复，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陆军，劳逸不同，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彼专为一，我分为四，四也。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外仓。贼有黠计，其来必矣。”

[6]姜维在钟提，人们议论多认为他兵力已经衰竭，不能再次出征。但安西将军邓艾说：“我们在洮西的失败，并不是小的损失，士卒伤残严重，十分衰弱，粮食仓库也已经空虚，百姓们流离失所。如今从谋略方面说，他们有乘胜进军的实力，而我们的现状却虚弱不堪，这是一。他们官兵上下相互熟习，兵器齐备而犀利，而我们更换了将领，更新了士兵，兵器也不完备，这是二。他们是坐船行进，而我们是陆地行军，劳逸不同，这是三。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地都应当有人守卫，他们是专门进攻一处，而我们却分守四方，这是四。他们从南安、陇西进军可以就地食用羌人的粮食，如果向祁山进军，那里成熟的麦子有千顷之多，足以成为他们的外部粮仓，这是五。敌人素来狡黠善于算计，他们来进攻是必然的。”

秋，七月，姜维复率众出祁山，闻邓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艾据武城山以拒之。维与艾争险不克，其夜，渡渭东行，缘山趣上，艾与战于段谷，大破之。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维与其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济失期不至，故败，士卒星散，死者甚众，蜀人由是怨维。维上书谢，求自贬黜，乃以卫将军行大将军事。

秋季，七月，姜维再次率兵出祁山，听说邓艾已有防备，就撤兵返回，从董亭奔向南安；邓艾据守武城山来抵抗姜维。姜维与邓艾争夺险要之地未能成功，当天夜里，他渡过渭水向东而行，沿山奔向上，邓艾又与姜维在段谷交战，把姜维打得大败。魏国任命邓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姜维与蜀汉的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在上会合，胡济误期未能到达，因此姜维失败了，士兵们四散奔逃，伤亡惨重，蜀人因此而埋怨姜维。姜维上书谢罪，自求贬职，蜀汉就让他改卫将军代行大将军的职权。

[7]八月，庚午，诏司马昭加号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钺。癸酉，以太尉司马孚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为太尉。

[7]八月，庚午（二十六日），诏令司马昭加大都督封号，奏事可以不称名，出师持黄钺。癸酉（二十九日），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

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

[8]文钦说吴人以伐魏之利，孙峻使钦与骠骑将军吕据及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图青、徐。峻饯之于石头，遇暴疾，以后事付从父弟偏将军。丁亥，峻卒。吴人以为侍中、武卫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召吕据等还。

[8]文钦向吴人游说讨伐魏国之利，孙峻派文钦与骠骑将军吕据以及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等人从江都进入淮水、泗水，以图攻取青州、徐州。孙峻在石头城为他们饯别，突然得了暴病，就把后事托付给叔父偏将军孙。丁亥（十四日），孙峻去世。吴人任命孙为侍中、武卫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又召吕据等人返回。

[9]己丑，吴大司马吕岱卒，年九十六。始，岱亲近吴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赐巾，与共言论，后遂荐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岱，岱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谈者美之。

[9]己丑（十六日），吴国大司马吕岱去世，终年九十六岁。起初，吕岱亲近吴郡人徐原，徐原慷慨大方而有才志，吕岱知道他能够取得成就，就赐与他巾帻、单衣等庶人穿戴的礼服，并与他一起交谈，后来就推荐提拔他，官至侍御史。徐原性情忠厚豪放，喜好直言，吕岱有时出现失误，徐原就直言进谏争辩，又公然在众人之中议论；有人告诉了吕岱，吕岱感叹地说："这是我所以看重徐原的原因。"徐原死时，吕岱哭得十分哀痛，说："徐原啊，我的好友，如今你不幸而去，我又从何处听人指出我的错误？"谈论的人十分赞美这件事。

[10]吕据闻孙代孙峻辅政，大怒，与诸督将连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更以胤为大司马，代吕岱驻武昌。据引兵还，使人报胤，欲共废。冬，十月，遣从兄宪将兵逆据于江都，使中使敕文钦、刘纂、唐咨等共击取据，又遣侍中左将军华融、中书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祸及，因留融、晏勒兵自卫，召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以为乱，迫融等使有书难，不听，表言胤反，许将军刘丞以封爵，使率兵骑攻围胤。胤又劫融等使诈为诏发兵，融等不从，皆杀之。或劝胤引兵至苍龙门，将士见公出，必委就公。时夜已半，胤恃与据期，又难

举兵向宫，乃约令部曲，说吕侯兵已在近道，故皆为胤尽死，无离散者。胤颜色不变，谈笑如常。时大风，比晓，据不至，兵大会，遂杀胤及将士数十人，夷胤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劝吕据奔魏者，据曰：“吾耻为叛臣。”遂自杀。

[10]吕据听说孙代替孙峻辅佐朝政，勃然大怒，就与诸位都督、将领连名共同上表推荐滕胤为丞相；孙改任滕胤为大司马，代替吕岱驻守武昌。吕据领兵返回，使人报告滕胤，想共同废掉孙。冬季，十月，丁未（初四），孙派遣堂兄孙宪率兵在江都迎住吕据，让中使下令文钦、刘纂、唐咨等人共同击杀吕据，又派遣侍中左将军华融、中书丞丁晏去告诉滕胤，让他迅速离开都城前往武昌。滕胤自认为灾祸已经来临，就拘留了华融、丁晏整兵自卫，招来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诉他们孙要作乱，并迫使华融等人写书信责难孙。孙不听，上表说滕胤要造反，又许愿给将军刘丞封爵，让他率兵马去围攻滕胤。滕胤又劫持华融等人让他假作诏书发兵起事，华融等人不从，滕胤把他们都杀了。有人劝滕胤领兵到苍龙门，认为将士们见他出来，必定弃孙而跟从他。当时已经过了半夜，滕胤仗着与吕据有约，又难以向宫中发兵，就勒令部曲不得散乱，并说吕据的军队已经在附近的路上，因此手下兵士都为滕胤尽死守护，没有一个离散的。滕胤脸不变色，谈笑如常。当时刮起了大风，到了拂晓，吕据仍没到来，而孙的兵大举进攻，结果杀了滕胤及他手下将士数十人，并诛灭滕胤三族。己酉（初六），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太平。有人劝吕据投奔魏国，吕据说：“我耻为叛臣。”于是就自杀而死。

[11]以司空郑冲为司徒，左仆射卢毓为司空。毓固让骠骑将军王昶、光禄

大夫王观、司隶校尉琅邪王祥，诏不许。

[11]任命司空郑冲为司徒，左仆射卢毓为司空。卢毓坚决辞让并推荐骠骑将军王昶、光禄大夫王观、司隶校尉琅邪人王祥，但诏令不准。

祥性至孝，继母朱氏遇之无道，祥愈恭谨。朱氏子览，年数岁，每见祥被楚挞，辄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览辄与祥俱往。及长，娶妻，母虐使祥妻，览妻亦趋而共之，母患之，为之少止。祥渐有时誉，母深疾之，密使鸩祥。览知之，径起取酒，祥争而不与，母遽夺

反之。自后，母赐祥馔，鉴辄先尝，母惧览致毙，遂止。汉末遭乱，祥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毁瘁，杖而后起。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委以州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王祥生性大孝，继母朱氏对他很不好，但王祥对她更加恭敬。朱氏的亲儿子王览，那年才几岁，见到王祥被鞭打，就哭泣着抱住母亲让她不要打；母亲让王祥干力不能及的苦差事，王览就与王祥一同去。长大后，都娶了妻子，母亲又暴虐地役使王祥之妻，王览之妻也赶快跑去一起干，母亲心有顾忌，惩罚就少了一些。王祥逐渐有了一些声誉，母亲深深地忌恨他，就暗地里在酒里下毒想要毒死王祥。王览知道了此事，就跑过去抢酒，王祥争执着不给他，母亲却突然夺过去倒掉了。从此后，母亲 每次给王祥什么吃的东西，王览总要先尝一尝，母亲害怕王览死掉，于是就不再下毒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王祥就隐居了三十多年，不应州郡的征召，母亲去世，他哀痛得身心交瘁，拄着拐杖才能站起来。徐州刺史吕虔写信来召他担任别驾，委任他管理州中事务，结果州界境内平静安定，政事教化顺利推行，当时的人歌唱道："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12]十一月，吴孙迁大将军。负贵倨傲，多行无礼。峻从弟宪尝与诛诸葛恪，峻厚遇之，官至右将军、无难督，平九官事。遇宪薄于峻时，宪怒，与将军王谋杀，事泄，杀，宪服药死。

[12]十一月，吴国孙升任大将军。孙自负高贵倨傲不群，干了很多无礼之事。孙峻的堂弟孙宪曾参与诛杀诸葛恪之事，所以孙峻给他非常厚重的待遇，官至右将军、无难督，平九官事。孙对待孙宪不如孙峻对他那么优厚，孙宪十分恼怒，就与将军王密谋杀掉孙，事情败露，孙杀掉王，孙宪则服毒自杀。

二年（丁丑、257）

二年（丁丑，公元257年）

[1]春，三月，大梁成侯卢毓卒。

[1]春季，三月，大梁成侯卢毓去世。

[2]夏，四月，吴主临正殿，大赦，始亲政事。孙表奏，多见难问，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余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将之，日于苑中教习，曰："吾立此军，欲与之俱长。"又数

出中书视大帝时旧事，问左右侍臣曰：“先帝数有特制，今大将军问事，但令我书可邪？”尝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问藏吏，藏吏叩头。吴主曰：“黄门从尔求蜜邪？”吏曰：“向求，实不敢与。”黄门不服。吴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谓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当俱湿；今外湿里燥，此必黄门所为也。”诘之，果服；左右莫不惊悚。

[2]夏季，四月，吴王亲临正殿，实行大赦，开始亲自执政。孙的上表奏章，多次受到他的质问，又选兵士子弟十八岁以下、十五岁以上的三千多人，选大将子弟中勇武有力的，让他们领兵，每天都在苑囿中练兵习武，他说：“我建立这支军队，是想和他们一起成长。”他还多次拿出府藏书册阅览先帝时的旧事，问左右侍臣说：“先帝常常亲自书写诏书，而如今大将军奏事，为什么只让我签字认可呢？”他要生吃酸梅，让黄门到库里去取蜂蜜，蜜中有鼠屎；就召来守库官询问，守库官叩头谢罪。吴王说：“黄门从你那儿要过蜂蜜吗？”守库官说：“以前曾要过，我没敢给他。”黄门不服。吴王让人破开鼠屎，屎中是干燥的，于是他大笑着对左右说：“如果鼠屎事先就在蜜中，那么里外都应是湿的，现在外面湿而里面干燥，这必定是黄门放进去的。”诘问黄门，他果然服了罪。左右之人都很震惊恐惧。

[3]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素与夏侯玄、邓等友善，玄等死，王凌、丘俭相继诛灭，诞内不自安，乃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众心，畜养扬州轻侠数千人以为死士。因吴人欲向徐，请十万众以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吴寇。司马昭初秉政，长史贾充请遣参佐慰劳四征，且观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见诞，论说时事，因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诞厉声曰：“卿非贾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还，言于昭曰：“诸葛诞再在扬州，得士众心。今召之，必不来，然反疾而祸小；不召，则反迟而祸大，不如召之。”昭从之。甲子，诏以诞为司空，召赴京师。诞得诏书，愈恐，疑扬州刺史乐间己，遂杀，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为闭门自守之计。遣长史吴纲将少子靓至吴，称臣请救，并请以牙门子弟为质。

[3]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平时与夏侯玄、邓等人关系亲密，夏侯玄等人死了，王凌、丘俭等也相继被诛杀，诸葛诞内心很不安，于是就尽量拿出官府库中的财物广泛地赈济施舍，又屈法赦免那些有罪之人以收买众人之心，还蓄养了扬州的轻捷侠客数千人当做护卫自己的敢死队。因为吴国人想要攻打徐，诸葛诞就请求率十万兵众去守卫寿春，又要求滨临淮水建筑一座城以防备吴人进犯。司马昭刚刚执掌朝政，长史贾充建议派遣部下去慰劳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将军，并观察他们的志趣、动向。司马昭派贾充到了淮南，贾充见到诸葛诞，一起谈论时事，贾充说道："洛中的诸位贤达之人，都希望实行禅让，您认为如何？"诸葛诞严厉地说："你不是贾豫州的儿子吗？你家世代受到魏国的恩惠，怎能想把国家转送他人？如果洛中发生危难，我愿为国家而死。"贾充默然无语。回来之后，贾充对司马昭说："诸葛诞再次到扬州后，深得士众之心。如今召他来，他必然不来，还会反叛，但早反叛祸害不大；如果不召他来，那么晚反叛祸害就大了，因此不如召他来。"司马昭采纳了这个意见。甲子（二十四日），诏令任命诸葛诞为司空，并召他往赴京师。诸葛诞得到诏书，更加恐惧，怀疑是扬州刺史乐离间自己，于是就杀掉乐，聚集了在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的十余万官兵和扬州地区新招募的身强力壮的兵士四五万人，又聚集了足够食用一年的粮食，作了闭门自守的长期准备。又派遣长史吴纲带着他的小儿子诸葛靓到吴国，向吴王称臣请求救援，并请求再让部下将士的子弟当做人质。

[4]吴滕胤、吕据之妻，皆夏口督孙壹之妹也。六月，孙使镇南将军朱异自虎林将兵袭壹。异至武昌，壹将部曲来奔。乙巳，诏拜壹车骑将军、交州牧，封吴侯，开府辟召，仪同三司，衮冕赤舄，事从丰厚。

[4]吴国滕胤和吕据之妻，都是夏口督孙壹的妹妹。六月，孙派镇南将军朱异从虎林领兵去袭击孙壹。朱异到武昌时，孙壹率领部曲前来投奔。乙巳（初六），朝廷下诏任命孙壹为车骑将军、交州牧，封为吴侯，开建府署征召僚属，仪同三司，又赐给帝王服用的全套服饰，各种事情都给予丰厚待遇。

[5]司马昭奉帝及太后讨诸葛诞。

[5]司马昭侍奉魏帝和太后共同去讨伐诸葛诞。

吴纲至吴，吴人大喜，使将军全怿、全端、唐咨、王祚将三万众，与文钦同救诞；以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封寿春侯。怿，琮之子；端，其从子也。

吴纲到了吴国，吴人大喜，派将军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人领兵三万人，与文钦一起去救援诸葛诞；任命诸葛诞为左都护，持符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并封为寿春侯。全怿是全琮之子，全端是全琮之侄。

六月，甲子，车驾次项，司马昭督诸军二十六万进屯丘头，以镇南将军王基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与安东将军陈骞等围寿春。基始至，围城未合，文钦、全怿等从城东北，因山乘险，得将其众突入城。昭敕基敛军坚壁。基累求进讨，会吴朱异率三万人进屯安丰，为文钦外势，诏基引诸军转据北山。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于是基等四面合围，表里再重，堑垒甚峻。文钦等数出犯围，逆击，走之。司马昭又使奋武将军监青州诸军事石苞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简锐卒为游军，以备外寇。泰击破朱异与阳渊，异走，泰追之，杀伤二千人。

六月，甲子（二十五日），魏帝车驾到达项县，司马昭率诸军二十六万人进驻丘头。让镇南将军王基为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并与安东将军陈骞等人围攻寿春。王基刚到寿春，包围圈还未形成时，文钦、全怿等人从城东北凭借险要的山势，才得以率领军队突入城中。司马昭命令王基聚拢军队坚守壁垒不与敌人交战。王基屡次要求进攻，恰好吴国的朱异率领三万人进驻安丰，成为文钦的外部接应势力，诏令王基率领诸军转移占据北山。王基对诸将说："如今包围的营垒已经坚固了，兵马也近于集中，此时只应精心整治守备力量以等待敌人突围逃跑，但是却命令我们转移兵力把守险要之地，使城内敌人得以放纵，如果这样做，即使有聪明之人，也不能很好地处理以后的战事！"于是就坚持有利的做法继续包围寿春，同时又上疏说："如今与敌人对峙，我们就像山那样岿然不动，如果转移部队依据险要，人心就会动荡不安，对于形势有很大损害。各军都已据守深沟高

垒的营盘，众心都已稳定，不可再加以动摇，这是治军的要领。”上奏章之后，回报说同意王基的意见。于是王基等人四面合围，形成里外两层包围圈，深沟高垒的防御工事非常坚固。文钦等人多次出城企图突破包围，都受到迎面还击而逃回。司马昭又派奋武将军监青州诸军事石苞统领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的轻装精锐士卒作为游动军队，以防备外面的敌兵。州泰在阳渊击败了朱异，朱异逃走，州泰在后面追赶，杀伤了敌兵二千人。

秋，七月，吴大将军大发兵出屯镬里，复遣朱异帅将军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寿春之围。异留辎重于都陆，进屯黎浆，石苞、州泰又击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袭都陆，尽焚异资粮，异将余兵食葛叶，走归孙；使异更死战，异以士卒乏食，不从命。怒，九月，己巳，斩异于镬里。辛未，引兵还建业。既不能拔出诸葛诞，而丧败士众，自戮名将，由是吴人莫不怨之。

秋季，七月，吴国大将军孙出动众多兵力驻扎在镬里，又派朱异率将军丁奉、黎斐等五人前去解寿春之围。朱异把辎重粮草留在都陆，进驻黎浆，石苞、州泰又击败了他。太山太守胡烈率奇兵五千人偷袭了都陆，全部焚毁了朱异的物资粮草，朱异率领剩余兵力吃着葛叶，逃归孙处；孙让朱异再次拼死出战，朱异以士卒缺乏粮食为由，不服从孙的命令。孙大怒，九月，己巳（初一），孙在镬里杀了朱异。辛未（初三），领兵回到建业。孙既不能救出诸葛诞，而且又伤亡了大量士卒，还杀戮自己的名将，因此吴人没有不怨恨他的。

司马昭曰：“异不得至寿春，而吴人杀之，非其罪也，欲以谢寿春而坚诞意，使其犹望救耳。今当坚围，备其越逸，而多方以误之。”乃纵反间，扬言“吴救方至，大军乏食，分遣羸疾就谷淮北，势不能从。”诞等益宽恣食，俄而城中乏粮，外救不至。将军蒋班、焦彝，皆诞腹心谋主也，言于诞曰：“朱异等以大众来而不能进，孙杀异而归江东，外以发兵为名，内实坐须成败。今宜及从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决死，攻其一面，虽不能尽克，犹有可全者，空坐守死，无为也。”文钦曰：“公今举十余万之众归命于吴，而钦与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在江表，就孙不欲来，主上及其亲戚岂肯听乎！且中国无岁无事，军民并疲，今守我一年，内变将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幸乎！”班、彝固劝之，钦怒。诞欲杀班、彝，二人惧，十一月，弃诞逾城来

降。全怿兄子辉、仪在建业，与其家内争讼，携其母将部曲数十家来奔。于是怿与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缉皆将兵在寿春城中，司马昭用黄门侍郎钟会策，密为辉、仪作书，使辉、仪所亲信赍入城告怿等，说“吴中怒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故逃来归命。”十二月，怿等帅其众数千人开门出降，城中震惧，不知所为。诏拜怿平东将军，封临汀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司马昭说：“朱异不能到达寿春，不是他的罪过，但吴人却杀了他，这是想以此来安抚寿春的将士而坚定诸葛诞守城的意志，让他仍然盼望着救兵。如今应加强包围，防备他们突围逃跑，而且要想方设法使他们判断失误。”于是到处放风行反间之计，扬言说：“吴国救兵就要到了，魏国的大军缺乏粮食，要分散派遣病弱的士卒到淮北去吃那里的粮食，看形势围攻不会太久了。”诸葛诞等人更加放宽心任意吃粮，没过多久城中粮食告乏，而外边的救兵仍然未到。将军蒋班、焦彝，都是诸葛诞的心腹主谋之人，此时对诸葛诞说：“朱异等人率众多兵力前来而不能进城，孙杀掉朱异而回到江东，表面上是以发救兵为名，内里实际上是要坐等成败。如今应趁众人之心还能稳定，士卒愿意效力，集中力量拼死命攻其一面，尽管不能获全胜，仍有可能保全部队实力，如果空坐这里死守，是没有出路的。”文钦说：“您如今率领十余万士卒来归附于吴国，而我与全端等人都与您共同居于死地，我们的父兄子弟都在江南，即使孙不想来，而主上及其亲戚又怎么肯听他的呢？而且魏国没有一年是没事的，军民都很疲惫，如今他们围守我们一年，内变就将兴起，为什么我们要舍弃这里而想冒着危险侥幸一战呢？蒋班、焦彝仍坚持劝他，文钦十分恼怒。诸葛诞要杀掉蒋班、焦彝，二人非常害怕，十一月，他们背弃诸葛诞越过城墙来投降。全怿哥哥的儿子全辉、全仪在建业，与家内之人发生争执，就带着母亲率领部曲数十家来投奔魏国。此时全怿与其兄之子全靖以及全端之弟全翩、全缉都领兵在寿春城中，司马昭采用黄门侍郎钟会的计策，秘密地替全辉、全仪写了书信，并让全辉、全仪的亲信之人送入城中告诉全怿等人，说：“吴国朝廷恼怒全怿等人不能击败包围寿春的敌兵，而想要杀尽诸将的家属，因此跑出来归顺魏国。”十二月，全怿等人率领手下兵将数千人开城门出来投降，城中的人十分震恐，不知怎么办好。诏令任命全怿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全端等人的拜官封职各有差等。

[6]汉姜维闻魏分关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虚向秦川，率数万人出骆谷，至沈岭。时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及安西将军邓艾进兵据之，以拒维。维壁于芒水，数挑战，望、艾不应。

[6]蜀汉的姜维听说魏国分出关中的兵力去支援淮南，想乘虚攻向秦川，于是就率领数万人出骆谷，到达沈岭。当时长城一带积存的粮食很多，而守兵很少，征西将军都督雍州、凉州诸军事司马望和安西将军邓艾就进兵占据了那里，以抵挡姜维。姜维筑营垒于芒水一带，多次出来挑战，而司马望、邓艾不应战。

是时，维数出兵，蜀人悉苦，中散大夫谯周作《仇国论》以讽之曰："或问往古能以弱胜强者，其术如何？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常多慢，处小有忧者常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句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或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项羽与汉约分鸿沟，各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已定，则难动也，率兵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当商、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及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易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博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彼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之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

当时，姜维屡次出兵征战，蜀人愁苦不堪，中散大夫谯周作《仇国论》以讽谏说："有人问古代能以弱胜强者，他们的方法如何？曰：我听说，处于大国地位而无祸患者常常多有轻慢，处于小国地位而有忧虑者常常想着向善；怠轻之事多就会出现内乱，想着向善就能使国家安定，这是普遍的道理。因此周文王善于养民，就能以少取多；句践能够抚恤众人，就能以弱胜强，这是他们的方法。有人说：以前，项羽强而汉高祖弱，互相交战，后来项羽与汉高祖约定中分天下以鸿沟

为界，各归本土生息养民，张良认为民心一旦安定，就难以再发动，于是率兵追击项羽，终于消灭了他。难道一定要像文王那样行事吗？回答说：在商、周之际，王侯世代尊贵，君臣之分久已稳固，人民已习惯于专心事其君上；深深扎根的东西难以拔除，依托稳固的东西难以迁移。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汉高祖又怎能靠持剑策马而夺取天下呢？到秦朝废弃分封侯国设置郡守之后，百姓被秦朝的苦役搞得疲惫不堪，天下已经土崩瓦解，或者每年换个君主，或者每月换个主公，如同鸟兽般惊恐不安，不知所从，于是豪强们并力争夺天下，如狼似虎地撕裂分割，迅速搏杀者所获就多，行动迟缓者就被吞并。如今我们与古代都是经历改朝换代而流传的国家，既不是秦朝末年天下鼎沸纷争的时代，实际上却有六国并立称雄的形势，因此可以行文王之事，难以有汉高祖的作为。百姓的疲劳就是产生骚动不安的前兆；在上位的骄慢而在下位残暴，就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形势。谚语说：'射箭如果屡次不中，不如慎重瞄准之后再发射。'因此有智谋的人不为蝇头小利而动心，不为似是而非的情况改变常态，时机成熟以后再行动，形势适宜以后再举兵，所以商汤、周武的军队不用再次战斗就能取胜，实在是因为重视人民的劳苦状况而能审时度势。如果竟然竭尽武力滥用征伐，出现了土崩瓦解的形势，又不幸遭遇危难，那么即使有有智谋的人也将不会有挽回局势的谋略了。"

三年（戊寅、258）

三年（戊寅，公元258年）

[1]春，正月，文钦谓诸葛诞曰："蒋班、焦彝谓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怿又率众逆降，此敌无备之时也，可以战矣。"诞及唐咨等皆以为然，遂大为攻具，昼夜五六日攻南围，欲决围而出。围上诸军临高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伤蔽地，血流盈堑，复还城。城内食转竭，出降者数万口。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钦子鸯、虎将兵在小城中，闻钦死，勒兵赴之，众不为用，遂单走逾城出，自归于司马昭。军吏请诛之，昭曰："钦之罪不容诛，其子固应就戮；然鸯、虎以穷归命，且城未拔，杀之是坚其心也。"乃赦鸯、虎，使将数百骑巡城，呼曰："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又表鸯、虎皆为将军，赐爵关内侯。城内皆喜，且

日益饥困。司马昭身自临围，见城上持弓者不发，曰："可攻矣！"乃四面进军，同时鼓噪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诞窘急，单马将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马胡奋部兵击斩之，夷其三族。诞麾下数百人，皆拱手为列，不降，每斩一人，辄降之，卒不变，以至于尽。吴将于诠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陈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吴兵万众，器仗山积。

[1]春季，正月，文钦对诸葛诞说："蒋班、焦彝认为我们不能出城而走，全端、全怿又已率众投降，这正是敌人没有防备的时机，可以出城一战了。"诸葛诞和唐咨等人都认为很对，于是就大力准备进攻的器具，连续五六个昼夜进攻南面的包围，想要突破重围而出。包围圈上的魏国诸军站在高处发射石车火箭，迎面烧破敌方的进攻器具，箭石像雨一样泻下，死伤者遍地，流血充满堑沟，诸葛诞等又被迫返回城中。城内的粮食越来越少，出城投降者有数万人之多。文钦想让北方人都出城投降以节省粮食，留下他与吴国人一起坚守，但诸葛诞不同意，从此两人之间互相怨恨。文钦平时就与诸葛诞有矛盾，只是因为反对司马昭的想法相同而结合，事态紧急了就愈加互相猜疑。文钦进见诸葛诞商量事情，诸葛诞就杀掉了文钦。文钦之子文鸯、文虎领兵在小城中，听到文钦的死讯，就想带兵去为父报仇，但众人不为他们效命，二人随即独自越过城墙逃出来，投降了司马昭。军吏请求杀了他们，司马昭说："文钦罪不容诛，他的儿子本来也应该杀掉；但文鸯、文虎因走投无路而归顺，而且城还没攻破，杀了他们就更坚定了城内敌兵的死守之心。"于是赦免了文鸯、文虎，让他们率数百骑兵巡城高呼："文钦之子尚且不被杀，其余之人有什么可害怕！"又让文鸯、文虎都担任将军，并赐爵关内侯。城内之人闻讯都很高兴，而且人们也日益饥饿困乏。司马昭亲自来到包围圈，见城上持弓者不发箭，就说："可以进攻了。"于是下令四面进军，同时鼓噪呐喊登上城墙，二月，乙酉（二十日），攻克寿春城。诸葛诞情急窘迫，单枪匹马率领麾下突击小城想要闯出城，司马胡奋手下的兵士把他杀死，又诛杀其三族。诸葛诞麾下的数百人，都拱手排成队列，却不投降，每杀一人，就问其余的人降不降，而他们的态度终究不变，以至于最后全部杀尽。吴将于诠说："大丈夫受命于君主，带兵来救人，既不能取胜，又要被敌人俘虏，我决不如此。"于是就脱掉盔甲突入敌人兵阵而

战死。唐咨、王祚等人都投降了。俘虏的吴国兵卒有一万多人，缴获的兵器堆得像山一样。

司马昭初围寿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为“寿春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当以全策縻之。但坚害三面，若吴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也。吴贼破，钦等必成禽矣！”乃命诸军按甲而守之，卒不烦攻而破。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大度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拜唐咨安远将军，其余裨将，咸假位号，众皆悦服。其淮南将士吏民为诞所胁略者，皆赦之。听文鸯兄弟收敛父丧，给其车牛，致葬旧墓。

司马昭当初包围寿春之时，王基、石苞等人都想加紧攻城，司马昭认为：“寿春城墙坚固而兵力众多，攻城必然损失兵力，如果再有外部敌人来犯，就要表里受敌，这是危险的做法。现在三个叛将相聚在孤城之中，天意或许会让他们同时被杀，我当以完备的计策把他们围困在城中。我们只坚守三面，如果吴兵从陆地而来，军粮必少，我们就用游动的轻骑兵断绝他们的运粮道路，这样可以不战而打败敌人。吴兵失败，文钦等人必成笼中之鸟了。”于是命令诸军停止进攻坚守不动，终于不用频频进攻而破城取胜。议论者又认为：“淮南地区仍为叛逆之徒所占据，这些吴兵的家室都在江南，不可放他们回去，应该把他们全活埋。”司马昭说：“古人用兵，以保全对方的国家为上策，只杀其首恶而已。吴兵得以逃回去，正好可以显示我国的宽宏大度。”结果一个不杀，把俘虏分布在三河地区接近京师的地方加以安置。又授予唐咨安远将军之职，其余的副将，也都给了他们相应的地位和封号，众人都心悦诚服。那些淮南将士吏民被诸葛诞所胁迫掠虏而来的，也都赦免放回。听任文鸯兄弟收敛其父之尸，并给他们车与牛，拉到旧墓安葬。

昭遗王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昭欲遣诸军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衅有灭吴之势。王基谏曰：“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

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大半。姜维因洮西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昭乃止。以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

司马昭给王基写信说：“当初议论众说纷纭，要求转移到北山的人很多，当时我没有亲临营垒实地勘察，也认为应该转移。将军深入地考虑利害得失，独自坚持固定的意志，上边违背朝廷诏命，下面拒绝众人之议，终于制服敌人擒获贼兵，即使是古人所说那些忠臣良将，也不能超过你。”司马昭想派遣诸军轻兵深入，招抚迎接唐咨等人的子弟，利用敌人的内部裂痕造成消灭吴国的形势。王基进谏说：“以前诸葛恪乘着东关获胜之机，竭尽江南的兵力以围攻新城，城既没有攻克，而兵士也死了大半。姜维凭借洮西的便利条件，轻兵深入，结果粮饷不继，军队在上遭到覆没。在取得大胜之后，上下之人就会轻敌，轻敌则考虑困难的一面就不深。如今敌人在外部刚刚失败，内部忧患又没有弭合，这正是他们加紧防备设计御敌的时候。而且我们的兵士外出已经一年多了，人人都有归家之心，如今我们歼灭敌兵十万，擒获罪人，自历代征伐以来，还没有既保全兵力又获得全面胜利的战役能象这次这样盛大的。武皇帝在官渡战胜袁绍，自认为所获已很多，就不再追杀，这是惧怕挫伤自己的威势。”于是司马昭就停止了这次行动。任命王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并晋封他为东武侯。

习凿齿曰：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夫建业者异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浮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赏王基之功；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土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

习凿齿曰：君子认为，司马大将军在这次战役中，可说是能以仁德进攻了。建功立业者采用的方法不同，各有所崇尚却不能同时兼顾。因此穷兵黩武的雄杰，就会死于不仁；心存礼义之国，就会丧于懦弱

退让。如今一次征战而擒获三个叛逆，俘虏众多吴国兵士，全部占据了淮浦地区，歼敌十万，可以说是宏伟了。但还没等坐安稳，就奖赏王基的功劳；在吴人中播种恩惠，拢络异国之人的感情；恩宠文鸯，安葬文钦，不记往日的怨恨；不责怪诸葛诞手下的兵将，使扬州的人们心怀惭愧。功高盖世而人们乐于看到他的成功，业绩广大而敌人也怀念他的恩德。武功的光芒既已流布天下，文德的计划又非常广博，把这种道义推而广之，天下还有谁能够抵挡呢?

[2]司马昭之克寿春，钟会谋画居多；昭亲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时人比之子房。

[2]司马昭攻克寿春，钟会出谋划策很多；因此，司马昭对他日益亲近重视，委任他办理机密要事，当时人把他比之为汉代的张良。

[3]汉姜维闻诸葛诞死，复还成都，复拜大将军。

[3]蜀汉的姜维听到诸葛诞已死，又返回成都，重新担任大将军之职。

[4]夏，五月，诏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郡，加九锡；昭前后九让，乃止。

[4]夏季，五月，诏令任命司马昭为相国，封为晋公，食邑八个郡，加赐九锡；司马昭先后推辞了九次，才收回成命。

[5]秋，七月，吴主封故齐王奋为章安侯。

[5]秋季，七月，吴王封以前的齐王孙奋为章安侯。

[6]八月，以骠骑将军王昶为司空。

[6]八月，任命骠骑将军王昶为司空。

[7]诏以关内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帝率群臣诣太学，行养老乞言之礼。小同，玄之孙也。

[7]诏令以关内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魏帝率领群臣到太学去，行养老乞求善言的礼仪。郑小同是郑玄之孙。

[8]吴孙以吴主亲览政事，多所难问，甚惧；返自镬里，遂称疾不朝，使弟威远将军据入仓龙门宿卫，武卫将军恩、偏将军干、长水校尉分屯诸营，欲以自固。吴主恶之，乃推朱公主死意，全公主惧曰：“我实不知，皆朱据二子熊、损所白。”是时熊为虎林督，损为外部督，吴主皆杀之。损妻，即孙峻妹也。谏，不从，由是益惧。

[8]吴国孙因吴王亲自管理政事，对他又多次质问，就非常害怕；从镬里返回之后，就称病不上朝，又让他的弟弟威远将军孙据进入苍龙门担任宿卫，武卫将军孙恩、偏将军孙、长水校尉孙，分别驻守各军营，想用以自保。吴王非常厌恶他，于是就追问朱公主被杀的情况，全公主害怕地说："我实在不知情，都是朱据的两个儿子朱熊、朱损所说的。"当时朱熊担任虎林督，朱损担任外部督，吴王把他们都杀了。朱损之妻，就是孙峻的妹妹。孙劝谏，吴王不从，从此孙更加恐惧。

吴主阴与全公主及将军刘丞谋诛。全后父尚为太常、卫将军，吴主谓尚子黄门侍郎纪曰："孙专势，轻小于孤。孤前敕之使速上岸，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于朱异，擅杀功臣，不先表闻；筑第桥南，不复朝见。此为自在，无所复畏，不可久忍，今规取之。卿父作中军都督，使密严整士马，孤当自出临桥，率宿卫虎骑、左右无难一时围之，作版诏敕所领皆解散，不得举手。正尔，自当得之；卿去，但当使密耳！卿宣诏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晓大事，且同堂姊，邂逅漏泄，误孤非小也！"纪承诏以告尚。尚无远虑，以语纪母，母使人密语。

吴王暗地里与全公主和将军刘丞谋划杀掉孙。全后的父亲全尚任太常、卫将军，吴王对全尚之子黄门侍郎全纪说："孙专擅权势，轻视小看我。我以前命令他迅速上岸，为唐咨等人作后援，但他却留在湖中不上岸一步；他又把罪责推卸给朱异，擅自杀掉有功之臣，也不事先上表奏明；他还在朱雀桥南建筑府第，不再上朝进见。在家自由自在，无所忌惮，不知还有君上，这种情况不能长久忍耐，我如今要图谋取缔他。你的父亲担任中军都督，让他秘密地整顿兵马，我当亲自出宫登临桥上，率领宿卫虎骑、左右无难突然包围孙府第，再作版诏命令孙统领的兵士都解散，不得反抗。如果一切事情都按我所说的去做，必然能够成功；你出去，必须秘密行事！向你的父亲宣明诏令，千万不要让你母亲知道；女人既不明晓大事，而且她又是孙的姐姐，如果见到孙泄漏出去，就会误我大事！"全纪接受诏令告诉了全尚。但全尚没有认真考虑，就把此事告诉了全纪的母亲，她又派人秘密地告诉了孙。

九月，戊午，夜以兵袭尚，执之，遣弟恩杀刘承于苍龙门外，比明，遂围宫。吴主大怒，上马带执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适子，在位已五年，谁敢不从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牵攀止之，不得出，叹咤不食，骂全后曰：“尔父愦愦，败我大事！”又遣呼纪，纪曰：“臣父奉诏不谨，负上，无面目复见。”因自杀。使光禄勋孟宗告太庙，废吴主为会稽王。召群臣议曰：“少帝荒病昏乱，不可以处大位，承宗庙，已告先帝废之。诸君若有不同者，下异议。”皆震怖，曰：“唯将军令！”遣中书郎李崇夺吴主玺绶，以吴主罪班告远近。尚书桓彝不肯署名，怒，杀之。典军施正劝迎立琅邪王休，从之。己未，使宗正楷与中书郎董朝迎琅邪王于会稽。遣将军孙耽送会稽王亮之国，亮时年十六。徙全尚于零陵，寻追杀之；迁全公主于豫章。九月，戊午（二十六日），孙深夜派兵袭击全尚，把他扣押起来，又派其弟孙恩在苍龙门外杀掉刘承，等到天将明时，就包围了王宫。吴王勃然大怒，骑上马带了弓箭就要出宫，说道：“我是大皇帝的嫡子，在位已经五年，谁敢不服从我！”侍中近臣以及乳母等人一起连牵带扯地制止他，未能出宫。吴王叹气发怒不吃饭，又大骂全后说：“你的父亲昏愦无能，坏了我的大事！”又派人去叫全纪，全纪说：“我父亲奉行诏命不谨慎，辜负了皇上，我没有脸面再见皇上了。”然后就自杀而死。孙让光禄勋孟宗祭告太庙，把吴王废为会稽王。又召来群臣议论说：“少帝耽于享乐多病昏乱，不可以处于天子之位，继承宗庙统绪，已经祭告先帝把他废了，诸君若有不同意者，请提出异议。”众人都很震惊恐怖，说道：“愿服从将军的命令！”孙派中书郎李崇夺来吴王的玺绶，把吴王的罪状布告远近各地。尚书桓彝不肯签署名字，孙大怒，杀掉了他。典军施正劝孙把琅邪王孙休迎来立为天子，孙同意了。己未（二十七日），孙派宗正孙楷与中书郎董朝到会稽迎接琅邪王。派遣将军孙耽送会稽王孙亮到他的封国，孙亮这年十六岁。把全尚迁徙到零陵，随即又去追杀了他，把全公主迁到豫章。

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有老公遮王叩头曰：“事久变生，天下喁喁。”是日，进及布塞亭。孙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宫中，召百官会议，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选曹郎虞汜曰：“明公为国伊、周，处将相之任，擅废立之威，将上安宗庙，下惠百姓，大小踊跃，自以伊、霍复见。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宫，如是，群下摇荡，众听疑惑，非所以永终忠孝，扬名后世也。”不怿而止。汜，翻之子也。

冬季，十月，戊午（疑误），琅邪王走到曲阿，有位老人拦住他叩头说：“事久生变，天下人都在仰望于陛下。”这一天，行进到布塞亭。孙因琅邪王没到，想要进入宫中居住，召集百官商议，众人都惊惶失色，只唯唯地应着而不置可否。选曹郎虞汜说：“您是国家的伊尹、周公，担当将相的重任，执掌废立的大权，必将上安定宗庙社稷，下施恩惠于百姓，上下大小之人一片欢呼跳跃，认为您是伊尹、霍光再现于世。现在琅邪王还未迎来而您却想入宫居住，如果这样，那么群臣百姓就会动荡不安，众人的心里就会产生疑惑，这不是永远发扬忠孝、扬名于后世的做法。”孙很不高兴地放弃入宫居住的作法。虞汜是虞翻之子。

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舆法驾迎琅邪王于永昌亭。孙恩奉上玺符，王三让，乃受。群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舆，百官陪位。以兵千人迎于半野，拜于道侧；王下车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孙称“草莽臣”，指阙上书，上印绶、节钺，求避贤路。吴主引见慰谕，下诏以为丞相、荆州牧，增邑五县；以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县侯。孙据、干、皆拜将军，封侯。又以长水校尉张布为辅义将军，封永康侯。

孙让其弟孙恩执行丞相的职事，率领百官用皇帝乘坐的车到永昌亭去迎接琅邪王，修筑行宫，用军队的帐篷临时搭起便殿，设置了御座。己卯（十八日），琅邪王到达便殿，止于东厢。孙恩奉上御玺，琅邪王辞让三次才接受。群臣按照次序在前导引车驾，琅邪王上了乘舆，百官在旁陪伴。孙率兵千人到郊外迎接，拜于道旁；琅邪王下车答拜。当天，驾临正殿，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安。孙自称“草莽臣”，在殿前上书，交上印绶、节钺，请求避让进贤之路。吴王引见他并以好言慰解，又下诏任命孙为丞相、荆州牧，增加封邑五个县；任命孙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为县侯。孙据、孙、孙也都授予将军之职，进封侯爵。又任命长水校尉张布为辅义将军，封为永康侯。

先是，丹阳太守李衡数以事侵琅邪王，其妻习氏谏之，衡不听。琅邪王上书乞徙他郡，诏徙会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忧惧，谓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过重，既数作无礼，而复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

归，何面目见中国人乎！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可自囚诣狱，表列前失，显求受罪。如此，乃当逆见优饶，非但直活而已。”衡从之。吴主诏曰：“丹阳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败。夫射钩、斩袪，在君为君，其遣衡还郡，勿令自疑。”又加威 远将军，授以戟。

早先，丹阳太守李衡多次因事侵扰琅邪王，他的妻子习氏劝止他，他也不听。后来琅邪王上书请求迁居其他郡，诏命让他迁到会稽。等到琅邪王即位为天子，李衡十分恐惧，就对他妻子说：“没听你的话，结果弄到这个地步。我想去投奔魏国，怎么样？”其妻说：“不行。你本是一个庶民百姓，先帝把你破格提拔，现在你既已多次对琅邪王无礼，而又在心里胡乱猜疑，还想逃亡背主乞求活命，以你这样的情况跑到北方，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中原之人呢？”李衡说：“那我应该怎么办？”其妻说：“琅邪王平时就好善而追求声名，现在他正想使自己显扬于天下，终究不会因私人怨恨而杀你，这是很明白的。你可以到牢狱把自己囚禁起来，上表陈述以前的过失，公开地要求接受处罚。这样，就会反而受到更优厚的待遇，岂只是仅仅保住性命而已。”李衡照她的话做了。吴王下诏说：“丹阳太守李衡，因往事的一些嫌隙，自我拘禁到刑狱之中。春秋时管仲箭射齐桓公带钩，寺人披砍断晋文公的衣袖，但齐桓、晋文当了君主就行君主之事而不计前嫌，我也会如此。送李衡回郡，让他不要自我生疑。”同时授李衡威远将军之职，又赠以显示官阶品级的戟。

己丑，吴主封故南阳王和子为乌程侯。

己丑（二十八日），吴王封已故南阳王孙和之子孙为乌程侯。

群臣奏立皇后、太子，吴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业，事日浅，恩泽未敷，后妃之号，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请，吴主不许。

群臣奏请立皇太后、太子，吴王说：“我以微薄之德继承了祖宗的大业，即位时间很短，也没有广施恩泽，所以后妃名号、太子地位的确立，不是当务之急。”有关部门仍坚持要求，但吴王不准。

孙奉牛酒诣吴主，吴主不受，赍诣左将军张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废少主时，多劝吾自为之者；吾以陛下贤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礼见拒，是与凡臣无异，当复改图耳。”布以告吴主，吴主衔之，恐其有变，数加赏赐。戊戌，吴主诏曰：“大将军掌中外诸军事事

统烦多，其加卫将军、御史大夫恩侍中，与大将军分省诸事。”或有告怀怨侮上，欲图反者，吴主执以付，杀之，由是益惧，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吴主许之。尽敕所督中营精兵万余人，皆令装载；又取武库兵器，吴主咸令给与。求中书两郎典知荆州诸军事，主者奏中书不应外出，吴主特听之。其所请求，一无违者。

孙带着牛和酒去拜见吴王，但吴王不收，只好送到左将军张布家里；酒意正浓的时候，孙口出怨言说：“当初废掉少主之时，很多人劝我自立为君；我认为陛下贤明，因此把他迎来。没有我他当不了皇帝，但我今天给他送礼却遭到拒绝，这是对我与一般大臣没有区别，我当再另立别人为君。”张布把这些话告诉了吴王，吴王怀恨在心，恐怕他发动变乱，所以多次加以赏赐。戊戌（疑误），吴王下诏说：“大将军掌管中外诸军事，事务繁多，今加卫将军、御史大夫孙恩侍中之职，与大将军一起分担各种事务。”有人报告孙心怀怨恨侮辱主上，想图谋造反，吴王就把那人抓起来交给孙，孙把那人杀了，但从此心里更加害怕，通过孟宗向吴王要求外出驻扎在武昌，吴王答应了。孙命令他所统领的中军精兵万余人，都让他们上船，又取走了武库中的兵器，吴王都下令给他。孙又要求让中书两郎一同去管理荆州诸军事，主管者奏明中书不应外出，但吴王也特许孙带走中书。孙所要求的事没有一件不同意的。

将军魏邈说吴主曰：“居外，必有变。”武卫士施朔又告谋反。吴主将讨，密问辅义将军张布，布曰：“左将军丁奉，虽不能吏书，而计略过人，能断大事。”吴主召奉告之，且问以计画，奉曰：“丞相兄弟支党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腊会有陛兵以诛之。”吴主从之。

将军魏邈对吴王说：“孙居住在外，必然会有变乱。”武卫士施朔也报告说孙要谋反。吴王将要讨伐孙，就秘密地向辅义将军张布询问计策，张布说：“左将军丁奉，虽不能撰写文书，但他计谋过人，能决断大事。”吴王召来了丁奉，讲了自己的想法，并向他询问计策，丁奉说：“丞相的兄弟党羽很多，恐怕人心不同，不能突然制服他，可以乘腊祭集会之机用宿卫之兵杀掉他。”吴王同意了。

十二月，丁卯，建业中谣言明会有变，闻之，不悦。夜，大风，发屋扬沙，益惧。戊辰，腊会，称疾不至；吴主强起之，使者十余辈，

不得已，将入，众止焉。曰："国家屡有命，不可辞。可豫整兵，令府内起火，因是可得速还。"遂入，寻而火起，求出，吴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烦丞相也。"起离席，奉、布目左右缚之。叩头曰："愿徙交州。"吴主曰："卿何不徙滕胤、吕据于交州乎！"复曰："愿没为官奴。"吴主曰："卿何不以胤、据为奴乎！"遂斩之。以首令其众曰："诸与同谋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孙乘船欲降北，追杀之。夷三族，发孙峻棺，取其印绶，斫其木而埋之。

十二月，丁卯（初七），建业城中有谣言流传说明日腊祭要有事变，孙听到后，很不高兴。夜里，刮起了大风，吹掀了屋顶扬起漫天风沙，孙更加害怕。戊辰（初八），腊祭集会，孙称疾不去；吴王强令他来，派使者催促十余次，孙不得已，将要入宫，众人劝他别去。孙说："国家多次下令，我不可推辞。你们可以预先整顿好兵力，在府内放一把火，以这个为借口我可以很快回来。"随即入宫，不久府内起了火，孙要求出去看看，吴王说："外面兵力自然很多，不用麻烦丞相亲自去。"孙起身离席，丁奉、张布目示左右之人把他绑起来。孙叩头说："我愿意迁徙到交州。"吴王说："你为什么不把滕胤、吕据迁到交州？"孙又说："我愿当个官家奴隶。"吴王说："你为什么不让滕胤、吕据为奴呢？"随即就把他杀了。又拿着孙的首级对他手下的兵将说："凡与孙同谋的人，一律赦免。"放下兵器投降者有五千人。孙乘船逃走想要投降魏国，吴王派人追杀了他。诛杀了孙的三族，又掘开孙峻的坟墓，取出他的印绶，消薄了他的棺木然后再埋上。

己巳，吴主以张布为中军督。改葬诸葛恪、滕胤、吕据等，其罹恪等事远徒者，一切召还。朝臣有乞为诸葛恪立碑者，吴主诏曰："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遂寝。

己巳（初九），吴王任命张布为中军督。又改葬了诸葛恪、滕胤、吕据等人，凡受诸葛恪等人之事连累而迁徙远方的人全部召回。朝廷大臣中有人请求为诸葛恪立碑，吴王下诏说："他盛夏出军，士卒损伤严重，又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不能说是有才能；他接受托孤的重任，却死在一个小子手里，不能说是有智。"于是为他立碑的建议就作罢了。

[9]初，汉昭烈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维用事，建议以为“错守诸围，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听敌入平，重关头镇守以捍之，令游军旁出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运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于是汉主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

[9]当初，蜀汉昭烈帝刘备留魏延镇守汉中，他在各个外围城中布满兵力以抵御入侵之敌，敌人如果来进攻，不让他们攻入。在兴势的战役中，王平勇猛地抗拒曹爽，也都承用了这种用兵之法。到姜维掌兵时，提出建议，认为“置兵驻守各个据点，只能抵御入侵之敌，不能获得大胜。不如让敌兵进入，各据点都收敛兵力积聚粮食，退守汉、乐二城，任凭敌人进入平原之地，我们镇守重要的关口以抵御敌人，再派游动军队在附近埋伏以伺察敌人的虚弱之处加以攻击。敌人攻关不能取胜，野外又没有分散的粮食，他们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自然会非常疲乏劳顿；乘敌人撤兵的时候，我们各城守军一起出击，与游动军队共同与敌人拼杀，这是消灭敌人的战术。”于是汉后主下令让督领汉中的胡济撤兵进驻汉寿，让监军王含镇守乐城，让护军蒋斌镇守汉城。

四年（己卯、259）

四年（己卯，公元259年）

[1]春，正月，黄龙二见宁陵井中。先是，顿丘、冠军、阳夏井中屡有龙见，群臣以为吉祥，帝曰：“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作《潜龙诗》以自讽，司马昭见而恶之。

[1]春季，正月，黄龙两次出现于宁陵的井中。在此之前，顿丘、冠军、阳夏地方的井中多次有龙出现，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的象征，魏帝说：“龙代表了君主之德。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多次屈居圩井中，这不是好的兆头。”于是作《潜龙诗》以自我讽喻，司马昭看后十分不满。

[2]夏，六月，京陵穆侯王昶卒。

[2]夏季，六月，京陵穆侯王昶去世。

[3]汉主封其子谌为北地王，询为新兴王，虔为上党王。尚书令陈祇以巧佞有宠于汉主，姜维虽位在祇上，而多率众在外，希亲朝政，权任不及祇。秋，八月，丙子，祇卒；汉主以仆射义阳董厥为尚书令，尚书诸葛瞻为仆射。

[3]汉后主封其子刘谌为北地王，刘询为新兴王，刘虔为上党王。尚书令陈祇因善于花言巧语逢迎讨好，深得汉王宠幸，姜维的地位虽在孙祇之上，但大部分时间率兵在外，很少参与朝政，所以权力不如陈祇大。秋季，八月，丙子（二十日），陈祇去世；汉后主任命仆射、义阳人董厥为尚书令，尚书诸葛瞻为仆射。

[4]冬，十一月，车骑将军孙壹为婢所杀。

[4]冬季，十一月，车骑将军孙壹被奴婢所杀。

[5]是岁，以王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5]这一年，任命王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元皇帝上景元元年（庚辰、260）

魏元帝景元元年（庚辰，公元260年）

[1]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朔（初一），发生日食。

[2]夏，四月，诏有司率遵前命，复进大将军昭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

[2]夏季，四月，诏令有关官员一切遵照以前的命令，再次晋升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为晋公，加赐九锡。

[3]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祥。”帝乃出怀中黄素诏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保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昭，呼经欲与俱，经不从。帝遂拔剑升辇，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鼓噪而出。昭弟屯骑校尉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众奔走。中护军贾充自外入，逆与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

退，骑督成弟太子舍人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抽戈前刺帝，殒于车下。昭闻之，大惊，自投于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

[3]魏帝见自己的权力威势日渐削弱，感到不胜忿恨。五月，己丑（初七），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日我将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去讨伐他。”王经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凭借什么？而您一旦这样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却反而使病更厉害了吗？祸患恐怕难以预测，应该重新加以详细研究。”魏帝这时就从怀中拿出黄绢绍书扔在地上说：“这样做已经决定了！纵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会死呢！”说完就进内宫禀告太后。王沈、王业跑出去告诉司马昭，想叫王经与他们一起去，但王经不去。魏帝随即拔出剑登辇，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们呼喊着出了宫。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在东止车门遇到魏帝，魏帝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司马的兵士被吓得逃走了。中护军贾充从外而入，迎面与魏帝战于南面宫阙之下，魏帝亲自用剑拼杀。众人想要退却，骑督成之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你说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没什么可问的！”于是成济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魏帝，把他杀死于车下。司马昭闻讯大惊，自己跪倒在地上。太傅司马孚奔跑过去，把魏帝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着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

昭入殿中，召群臣会议。尚书左仆射陈泰不至，昭使其舅尚书荀召之，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乃入，见昭，悲恸，昭亦对之注曰：“玄伯，卿何以处我？”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复更言。，之子也。

司马昭进入殿中，召集群臣议论。尚书左仆射陈泰不来，司马昭让陈泰之舅尚书荀去叫他，陈泰说：“人们议论说我陈泰可以和您相比，

今天看来您不如我陈泰。”但子弟们里里外外都逼着陈泰去，这才不得已而入宫，见到司马昭，悲恸欲绝，司马昭也对着他流泪，说：“玄伯，你将怎样对待我呢？”陈泰说：“只有杀掉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司马昭考虑了很久才说：“你再想想其他办法。”陈泰说：“我说的只能是这些，不知其他。”司马昭就不再说话了。荀是荀之子。

太后下令，罪状高贵乡公，废为庶人，葬以民礼。收王经及人其家属付廷尉。经谢其母，母颜色不变，笑而应曰：“不谁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诛，故吏向雄哭之，哀动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请以王礼葬高贵乡公，太后许之。

太后下令，列举高贵乡公的罪状，把他废为庶人，以百姓的丧礼安葬。拘捕了王经及其家属交付廷尉处置。王经向他母亲谢罪，他母亲脸色不变，笑着回答说：“人谁能不死，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为此事大家同死，还有什么遗恨！”到被诛杀的那天，故吏向雄为之痛哭，悲哀之情感动了整个街市之人。王沈因有功被封为安平侯。庚寅（初八），太傅司马孚等人向朝廷进言，请求以藩王的丧礼安葬高贵乡公，太后同意了。

使中护军司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乡公璜于邺，以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派中护军司马炎到邺城去迎接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作为魏明帝的继承人。司马炎是司马昭之子。

[4]辛卯，群公奏太后自今令书皆称诏制。

[4]辛卯（初九），各位公侯向太后奏明，从今日起太后下达的命令文书都称为诏。

[5]癸卯，司马昭固让相国、晋公、九锡之命，太后诏许之。

[5]癸卯（二十一日），司马昭坚决推辞封锡相国、晋公、九锡的命令，太后下诏同意。

[6]戊申，昭上言：“成济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

[6]戊申（二十六日），司马昭进言说：“成济兄弟大逆不道，要诛灭其族。”

[7]六月，癸丑，太后诏常道乡公更名奂。甲寅，常道乡公入洛阳，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7]六月，癸丑（初一），太后下诏让常道乡公改名为奂。甲寅（初二），常道乡公进入洛阳，当天，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岁。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景元。

[8]丙辰，诏进司马昭爵位九锡如前，昭固让，乃止。

[8]丙辰（初四），诏令晋升司马昭的爵位、九锡如前所命，司马昭坚决推辞，于是作罢。

[9]癸亥，以尚书右仆射王观为司空。

[9]癸亥（十一日），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观为司空。

[10]吴都尉严密建议作浦里塘，群臣皆以为难；唯卫将军陈留濮阳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军民就诈，功费不可胜数。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

[10]吴国都尉严密建议建造浦里塘，群臣都认为很困难，只有卫将军、陈留人濮阳兴认为可以建成，于是集中各地军民去建造，工程耗资巨大，士卒也有很多人死亡，百姓十分愁苦怨恨。

[11]会稽郡谣言王亮当还为天子，而亮宫人告亮使巫祷祠，有恶言，有司以闻。吴主黜亮为候官侯，遣之国；亮自杀，卫送者皆伏罪。

[11]会稽郡有谣言说会稽王孙亮会重返天子之位，而孙亮的宫人告发说孙亮让巫者祈祷，说了些不好的话，有关官吏把这些情况奏告朝廷。吴王贬孙亮为侯官侯，并遣送他去封国；孙亮自杀，护送之人也都被治罪。

[12]冬，十月，阳乡肃侯王观卒。

[12]冬季，十月，阳乡肃侯王观去世。

[13]十一月，诏尊燕王，待以殊礼。

[13]十一月，诏令尊崇燕王曹宇，并待以特殊的礼遇。

[14]十二月，甲午，以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

[14]十二月，甲午（十六日），任命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

[15]尚书王沈为豫州刺史。初到，下教敕属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陈长吏可否，说百姓所患者，给谷五百斛。若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者，给谷千斛。"主簿陈、褚入白曰："教旨思闻苦言，示以劝赏。窃恐拘介子士或惮赏而不言，贪昧之人将慕利而妄举。苟不合宜，赏不虚行，则远听者未知当否之所在，徒见言之不用，因谓设而不行。愚以为告下之事，可少须后。"沈又教曰："夫兴益于上，受分于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复白曰："尧、舜、周公所以能致忠 谏者，以其款诚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热之质自明者，以其有实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则谔谔之言将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并周公，实不可以同冰炭，虽悬重赏，忠谏之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15]尚书王沈担任豫州刺史。上任之初，下命令给所辖各城邑及士民百姓说："如有能陈述官吏的好坏，诉说百姓忧虑的人，赐给粮食五百斛。如有能说出刺史得失，朝政宽严的人，赐给粮食一千斛。"主簿陈、褚入府禀告说："教令的宗旨是想听一听百姓的苦衷之言，加以劝勉和赏赐。我们恐怕那些清正廉洁之士害怕受赏而不说，而那些贪婪昏昧之人将要求利而胡言乱语。如果说得不合适，赏赐不会白白地给他，但那些不了解内情的人不知正确错误之所在，只看到说的话不被采用，于是认为您设置赏格而不真正实行。我们认为告示百姓之事，可以稍等一等再说。"王沈又下令说："进言有益于上，赏赐给予百姓，这是君子的德操，有什么理由不说？"褚又禀告说："尧、舜、周公之所以能使人忠心进谏，是因为他们诚恳真挚的心十分显著。冰炭不会说话而其冷热的本质自然很明确，这是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如果喜好忠直之言，能象冰炭那样自然，那么忠直之言将不用求就会自然而至。如果德操不足以同唐尧、虞舜相配，贤明不足以同周公相比，真实不能象冰炭一样，那么尽管出具重赏，忠心直谏之言也不会听到。"于是王沈就停止了赏赐进言的作法。

二年（辛巳、261）

二年（辛巳，公元261年）

[1]春，三月，襄阳太守胡烈表言：吴将邓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谋归化，遣使送质任，欲令郡兵临江迎拔。"诏王基部分诸军径造沮水以迎之。"若由等如期到者，便当因此震荡江表。"基驰驿遗司马昭书，

说由等可疑之状，“且当清澄，未宜便举重兵深入应之。”又曰：“夷陵东西皆险狭，竹木丛蔚，卒有要害，弩马不陈。今者盘角濡弱，水潦方降，废盛农之务，要难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姜维之趣上，文钦之据寿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没，此近事之鉴戒也。嘉平已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宜，当务镇安社稷，抚宁上下，力农务本，怀柔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书，意狐疑，敕诸军已上道者，且权停住所在，须候节度。基复遗诏书曰：“昔汉祖纳郦生之说，欲封六国，寤张良之谋而趣销印。基谋虑浅短，诚不及留侯，亦惧襄阳有食其之谬。”昭于是罢兵，报基书曰：“凡处事者多曲相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依来旨，已罢军严。”既而由等果不降。烈，奋之弟也。

[1]春季，三月，襄阳太守胡烈上表说：“吴国将领邓由、李光等十八个营垒共同商定归顺我国，并派遣使者送来人质，想让我们的军队开到长江边去迎取。”诏令让王基布置军队直接到沮水去迎接。诏书说：“如果邓由等人能如期到达，就会因此而震荡江表。”王基派驿使快速送信给司马昭，陈述邓由等人的可疑情况，说：“此事还应当进一步澄清查证，不应立即发重兵深入敌境去接应。”又说：“夷陵东西两边都是险要狭隘之地，竹木丛密茂盛，如果敌人突然在要害之地出击，那么我们的兵马就不能施展力量。如今正值春夏之交，弓弩受潮而柔软无力，而且正当降雨之后，此时废弃繁忙的农事，邀取难以必得的利益，这是危险的事情。姜维趋进上，文钦占据寿春，都是因深入敌境求取利益而遭到全军覆没的结局，这是近来之事的戒鉴。嘉平年间以来，多次发生内部危难，当今我们应做的事宜，最重要的是力求安定国家社稷，抚慰上下臣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安抚百姓，不应兴师动众以求外部利益。”司马昭多次得到王基书信，犹豫不定，命令已经上路的诸军暂时停止前进就地驻扎，等候新的部署。王基又给司马昭写信说：“以前汉高祖采纳郦食其的意见，想要分封六国，明白张良的谋略后就迅速追回销毁了已刻之印。我的谋虑短浅实在不如留侯张良，但也害怕襄阳之事会出现听信郦食其之言的错误。”于是司马昭停止进兵，又给王基写回信说：“一般人处事大多曲己而顺从，很少能明确而详尽地向我陈述实在的道理。真诚地感谢你的忠爱，多次得到你的规劝晓喻。现在就依照你来信的意思，已经停止了发兵。”到了约定日期，邓由等人果然不来投降。胡烈是胡奋之弟。

[2]秋，八月，甲寅，复命司马昭进爵位如前，不受。

[2]秋季，八月，甲寅（疑误），再次命令司马昭晋升爵位像以前那样，他仍然不接受。

[3]冬，十月，汉主以董厥为辅国大将军，诸葛瞻为都护、卫将军，共平尚书事，以侍中樊建为尚书令。时中常侍黄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矫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与皓往来。秘书令正久在内职，与皓比屋，周旋三十余年，澹然自守，以书自娱，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故官不过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祸。汉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谮之，使十年不得朝见。

[3]冬季，十月，汉后主任命董厥为辅国大将军，诸葛瞻为都护、卫将军，共同管理尚书事，又任命侍中樊建为尚书令。当时宦官中常侍黄皓当政，董厥、诸葛瞻都不能纠正他的错误行事，士大夫们也都依附于他，只有樊建不与黄皓往来。秘书令正多年在宫内任职，与黄皓的房屋相邻，周旋共处三十余年，淡然自守，每日以读书为乐，既不被黄皓所喜爱，也不被黄皓所憎恶，因此官职不过六百石，但也没遭受祸患。汉后主的弟弟甘陵王刘永憎恶黄皓，黄皓就在汉后主面前诋毁他，使他十年都不得朝见。

吴主使五官中朗将薛聘于汉，及还，吴主问汉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以为至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综之子也。

吴王派五官中朗将薛到蜀汉去访问，回来后，吴王向他询问蜀汉朝政的得失，他回答说："主上昏乱暗弱而不知自己的错误，臣下安身其间只求免罪不思进取，进入其朝廷听不到忠直之言，途经其田野看到百姓们都面有饥色。我听说燕雀处于堂屋之上，子母之间相互嘻乐，认为这是最安定的地方，烟囱破裂屋栋被焚，而燕雀仍怡然自得而不知祸之将至，这指的就是蜀汉目前的状况。"

[4]是岁，鲜卑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贡，因留为质。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强大，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五世至可汗推寅，南迁大泽；又七世至可汗邻，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车氏分统部众为十族，邻老，以位授其

子诘汾，使南迁，遂居匈奴故地。诘汾卒，力微立，复徙居定襄之盛乐，部众浸盛，诸部皆畏服之。

[4]这一年，鲜卑族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第一次派他的儿子沙漠汗入朝进贡，于是就留下他为人质。拓跋力微的祖先，世代居住在北部荒远之地，不与南方的华夏交往。到可汗拓跋毛时，开始强大起来，统治的小国有三十六个，大姓之族九十九个；经历五代到可汗拓跋推寅，向南迁至大泽；又经历了七世至可汗拓跋邻，让他的兄弟七人以及同族人乙旃氏、车氏，分开统领部族百姓成为十个部族，拓跋邻老了之后，传位给他的儿子拓跋诘汾，让他再往南迁，就定居在匈奴人的故地。拓跋诘汾死后，拓跋力微即位，又迁居到定襄郡的盛乐县，部族的兵民日益强盛，其他各部族都畏惧服从他。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七十八卷

魏纪十 元皇帝下景元三年（壬午、262）

魏纪十 魏元帝景元三年（壬午，公元262年）

[1]秋，八月，乙酉，吴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女也。戊子，立子为太子。

[1]秋季，八月，乙酉（十六日），吴王立皇后朱氏，她是朱公主的女儿。戊子（十九日），立孙为太子。

[2]汉大将军姜维将出军，右车骑将军廖化曰："兵不，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冬，十月，维入寇洮阳，邓艾与战于侯和，破之，维退住沓中。初，维以羁旅依汉，身受重任，兴兵累年，功绩不立。黄皓用事于中，与右大将军阎宇亲善，阴欲废维树宇。维知之，言于汉主曰："皓奸巧专瓷，将败国家，请杀之！"汉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汉主敕皓诣维陈谢。维由是自疑惧，返自洮阳，因求种麦沓中，不敢归成都。

[2]蜀汉大将军姜维将要出兵征战，右车骑将军廖化说："兵不止，必自焚，说的就是姜维。智谋超不出敌人，力量也小于敌人，而用兵没有满足的时候，将何以自存? "冬季，十月，姜维入侵洮阳，邓艾与他在侯和交战，打败了他。姜维撤兵驻扎在沓中。当初，姜维因寄居在外而投奔蜀汉，身受重任，连年兴兵，但没有建立什么功绩。黄皓在朝内当政，与右大将军阎宇关系交好，暗地里想废掉姜维而树立阎宇。姜维知道后，就对汉后主说："黄皓奸诈巧伪专权任意，将会败坏国家，请杀了他！"汉后主说："黄皓不过是在前面往来奔走的小臣，以前董允也常对他切齿痛恨，我常常为此遗憾，你何必介意他！"姜维见黄皓的党羽象树木的枝叶那样相互依附勾结，害怕自己失言，说了几句谦恭的话就出来了。汉后主让黄皓到姜维那里解释、谢罪。姜维从此就更加疑虑恐惧，从洮阳返回后，就要求到沓中去种麦，不敢返回成都。

[3]吴主以濮阳兴为丞相，廷尉丁密、光禄勋孟宗为左右御史大夫。初，兴为会稽太守，吴主在会稽，兴遇之厚；左将军张布尝为会

稽王左右督将，故吴主即位，二人皆贵宠用事；布典宫省，兴关军国，以佞巧更相表里，吴人失望。

[3]吴王任命濮阳兴为丞相，廷尉丁密、光禄勋孟宗为左右御史大夫。当初，濮阳兴任会稽太守，吴王居住在会稽，濮阳兴对他很好，左将军张布曾任会稽王的左右督将，因此吴王即位之后，濮阳兴和张布二人受到尊崇而执掌朝政；张布主管朝内官署，濮阳兴主管军国之事，二人在里里外外阿谀欺蒙，吴国人很失望。

吴主喜读书，欲与博士祭酒韦昭、博士盛冲讲论，张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言己阴过，固谏止之。吴主曰："孤之涉学，群书略遍，但欲与昭等讲习旧闻，亦何所损！君特当恐昭等道臣下奸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备之，不须昭等然后乃解也。"布皇恐陈谢，且言惧妨政事，吴主曰："王务、学业，其流各异，不相妨也，此无所为非，而君以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不图君今日在事更行此于孤也，良甚不取！"布拜表叩头。吴主曰："卿相开悟耳，何至叩头乎！如君之忠诚，远近所知，吾今日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君其终之。"然吴主恐布疑惧，卒如布意，废其讲业，不复使昭等入。

吴王喜爱读书，想要与博士祭酒韦昭、博士盛冲一起讲论学术，张布因为韦昭、盛冲二人性情耿直，恐怕他们入侍之后，对吴王说自己暗地里做的错事，因此坚持劝谏，不让他们入宫。吴王说："我涉猎学术，群书大致都读完了，现在只想与韦昭等人讲论学习以前所学的内容，这又有什么损害？你不过害怕韦昭等人谈论臣下的奸诈邪慝之行，所以不想让他们入宫。象这类事情，我自己已经有所了解，不须韦昭等人说了然后才知道。"张布十分惶恐地谢罪，又说这是恐怕妨碍政事，吴王说："政事和学术，其源流各不相同，不会相互妨碍，让他们入宫没有什么不对的，而你却认为不宜让他们来，因此我才说起这些事。没想到你今日在官任事又对我做这种不让接近儒生的事，这实在让我不能同意！"张布跪下叩头。吴王说："我不过是开导开导你，何必叩头谢罪呢！象你这样的忠诚，远近之人都很了解，我能有今日南面为君的尊严，全都是你的功劳。《诗》云：'事皆有始，却少能终。'坚持到最后是很难的，希望你能坚持到最后。"但吴王恐怕张布

会怀疑害怕，终究还是顺了张布之意，废止讲论学业，不再让韦昭等人入宫。

[4]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国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4]谯郡人嵇康，文章写得雄壮清丽，喜好谈论《老子》、《庄子》，高节奇行，行侠仗义。他与陈留人阮籍、阮籍的侄子阮咸、河内人山涛、河南人向秀、琅邪人王戎、沛国人刘伶是至交好友，号称竹林七贤。他们都崇尚虚无之论，轻蔑礼仪法度，每日以纵情饮酒为乐，不问世事。

阮籍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毁瘠骨立。居丧，饮酒无异平日。司隶校尉何曾恶之，面质籍于司马昭座曰："卿，纵情、背礼、败欲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谓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训人！宜摈之四裔，无令污染华夏。"诏爱籍才，常拥护之。曾，夔之子也。

阮籍任步兵校尉，他母亲去世时，他正在与别人下围棋，对方要求停止，但阮籍却要他留下一块胜负。下完棋喝了两斗酒，高声一喊，吐血数升，极度哀痛而消瘦得只剩皮包骨了。居丧期间，和平日一样饮酒无度。司隶校尉何曾很讨厌他，就在司马昭座位前当面指责阮籍说："你是个纵情无度、违背礼仪、败坏风俗的人，如今忠贤之人执掌朝政，要综合考察人事的名与实，象你这类人，不可助长你的恶习！"于是就对司马昭说："您正在以孝道治理天下，却听任阮籍居丧期间在您的座前饮酒吃肉，以后还怎么教训别人？应该把他流放到四方荒远之地，不让他污染我们华夏的风气。"司马昭喜爱阮籍之才，常常扶助保护他。何曾是何夔之子。

阮咸素幸姑婢；姑将婢去，咸方对客，遽借客马追之，累骑而还。

阮咸喜欢姑姑的婢女，姑姑把婢女领走时，阮咸正在陪客，赶快借了客人的马去追，然后两人骑一匹马回来了。

刘令嗜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

刘伶喜好饮酒，常常乘一辆小车，带着一壶酒出游，又让人扛着锹跟着，说：“死了就把我埋掉。”当时士大夫都认为他贤明，争相仿效他的做法，称作放达。

钟会方有宠于司马昭，闻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锻，不为之礼。会将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遂深衔之。

钟会正受到司马昭的宠爱，听到嵇康的名声就去拜访他，嵇康伸腿坐在那里毫不在乎地打铁，很不礼貌地对待钟会。钟会将要离去，嵇康问他说：“你听到了什么而来，见到了什么而去？”钟会说：“听我所听到的而来，见我所见到的而去！”从此他对嵇康怀恨在心。

山涛为吏部郎，举康自代；康与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昭闻而怒之。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安兄巽诬安不孝，康为证其不然。会因谮“康尝欲助丘俭，且安、康有盛名于世，而言论放荡，害时乱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杀安及康。康尝诣隐者汲郡孙登，登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涛任吏部郎，推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给山涛写信，说自己不堪忍受流俗，又菲薄商汤、周武王。司马昭听到后十分生气。嵇康与东平的吕安是好朋友，吕安之兄吕巽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他作证说并非不孝。钟会借此事诬告说：“嵇康曾经想帮助丘俭，而且吕安、嵇康在世上享有盛名，但他们的言论放荡不羁，为害时俗，扰乱政教，应该乘此机会把他们除掉。”于是司马昭就杀了吕安和嵇康。嵇康曾去拜访隐士汲郡人孙登，孙登说：“你才气多见识少，在当今之世难免被杀！”

[5]司马昭患姜维数为寇，官骑路遗求为刺客入蜀，从事中郎荀勖曰：“明公为天下宰，宜杖正义以伐违贰，而以刺客除贼，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勖，爽之曾孙也。

[5]司马昭忧虑姜维屡次进犯，官骑路遗要求当刺客入蜀去杀姜维，从事中郎荀勖对司马昭说：“明公是天下的主宰，应该依仗正义去讨伐不归服者，而用刺客去除掉敌人，这不是被四海之人作为表率的做法。”司马昭很赞成他的话。荀勖是荀爽的曾孙。

昭欲大举伐汉，朝臣多以为不可，独司隶校尉钟会劝之。昭谕众曰：“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今吴地广大而下

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虢取虞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征西将军邓艾以为蜀未有衅，屡陈异议；昭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谕之，艾乃奉命。

司马昭想要大举讨伐蜀汉，朝臣们大都认为不可，只有司隶校尉钟会赞成。司马昭告谕众人说：“自从平定寿春以来，已经六年没有战事了，我们要整治军队去攻打两个敌国。如今吴国土地广大而地势低湿，攻打他旋展兵力较为困难，不如先平定巴蜀，三年之后，就顺流而下，水陆并进，这就是春秋时晋献公先灭虢国再乘势攻取虞国的那种形势。蜀国的战士共计有九万，居守成都以及防卫其他边境的不下四万人，这样剩余的战士不过五万人。如今把姜维牵制在沓中，让他不能向东出兵。我们发兵直向骆谷，通过他们的空虚地带去袭击汉中，以刘禅的暗弱无能，又加上边境城市在外面被攻破，蜀国的男女老少就会在内地震恐不安，这样敌人的灭亡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于是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征西将军邓艾认为蜀国没有可乘之机，屡次陈述不同意见；司马昭让主簿师纂担任邓艾的司马去给他讲明道理，于是邓艾也就奉命行事了。

姜维表汉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左右车骑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及阴平之桥头，以防未然。”黄皓信巫鬼，谓敌终不自致，启汉主寝其事，群臣莫知。

姜维向汉后主上表说：“听说钟会在关中整治军队，想图谋进攻，应该派遣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率领诸军分别守护阳安关口和阴平的桥头，以防患于未然。”黄皓相信鬼神巫术，认为敌人终究不会自己找上门来，于是就奏明汉后主让他不提这件事，因而群臣没人知道。

四年（癸未、263）

四年（癸未，公元263年）

[1]春，正月，复命司马昭进爵位如前；又辞不受。

[1]春季，二月，再次晋升司马昭的爵位如前所命，但司马昭又推辞不受。

[2]吴交趾太守孙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吴主遣察战邓荀至交趾，荀擅调孔爵三十头送建业，民惮远役，因谋作乱。夏，五月，郡吏吕兴等杀及荀，遣使来请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应之。

[2]吴国交趾太守孙贪婪残暴，被百姓所厌恨；恰好此时吴王又派遣察战邓荀到交趾去，而邓荀又擅自调用三十个大爵送往建业，百姓害怕遥远的劳役，于是就图谋作乱。夏季，五月，郡吏吕兴等人杀掉了孙和邓荀，派使者来请求给他派太守和兵力，九真、日南二郡也都响应他。

[3]诏诸军大举伐汉，遣征西将军邓艾督 三万余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连缀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余人自祁山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钟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趣汉中。以廷尉卫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觊之子也。

[3]诏令诸军大举进攻蜀汉，派征西将军邓艾率领三万人从狄道奔赴甘松、沓中，以牵制姜维；派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三万多人从祁山奔赴武街、桥头，断绝姜维的退路。钟会统兵十万余人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奔赴汉中。让廷尉卫持符节监督邓艾、钟会的军事，兼镇西军司。卫是卫之子。

会过幽州刺史王雄之孙戎，问："计将安出？"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或以问参相国军事平原刘曰："钟、邓其平蜀乎？"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笑而不答。

钟会去拜访幽州刺史王雄之孙王戎，问他："我将怎样去干？"王戎说："道家有句话说'为而不恃'，也就是说成功并不难，而保持它则很难。"有人问参相国军事、平原人刘说："钟会、邓艾能平定蜀国吗？"刘说："破蜀是必然的，但他们都回不来。"对方问是什么原因，刘笑而不答。

秋，八月，军发洛阳，大赉将士，陈师誓众。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司马昭斩以徇。

秋季，八月，从洛阳发兵，大赏全军将士，列队誓师。将军邓敦说不能去讨伐蜀国，司马昭就把他杀了示众。

汉人闻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将兵诣沓中为姜维继援，张翼、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为诸围外助。大赦，改元炎兴。敕诸围皆不得战，退保

汉、乐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阴平，闻诸葛绪将向建威，留住月余待之。钟会率诸军平行至汉中。九月，钟会使前将军李辅统万人围王含于乐城，护军荀恺围蒋斌于汉城。会径过西趣阳安口，遣人祭诸葛亮墓。

蜀汉听到魏兵将至，就派遣廖化率兵到沓中作姜维的后援，派张翼、董厥等人到阳安关口帮助各个外围据点。实行大赦，改年号为炎兴。命令各外围据点不得与敌人交战，退守汉、乐二城，城中各有兵力五千人。张翼、董厥向北到达阴平，听到诸葛绪将向建威发兵，就留住一个多月等待敌兵。钟会率诸军齐头并进，到达汉中。九月，钟会让前将军李辅统兵万人把王含包围在乐城，让护军荀恺把蒋斌包围在汉城。钟会直接从西路奔向阳安口，派人祭奠了诸葛亮墓。

初，汉武兴督蒋舒在事无称，汉朝令人代之，使助将军傅佥守关口，舒由是恨。钟会使护军胡烈为前锋，攻关口。舒诡谓佥曰："今贼至不击而闭城自守，非良图也。"佥曰："受命保城，惟全为功；今违命出战，若丧师负国，死无益矣。"舒曰："子以保城获全为功，我以出战克敌为功，请各行其志。"遂率其众出；佥谓其战也，不设备。舒率其众迎降胡烈，烈乘虚袭城，佥格斗而死。佥，肜之子也。钟会闻关口已下，长驱而前，大得库藏积谷。

当初，蜀汉的武兴督蒋舒在位庸碌无为，蜀汉朝廷让人代替了他，派助将军傅佥把守关口，蒋舒因此怀恨在心。钟会派护军胡烈为前锋，进攻关口。蒋舒诡诈地向傅佥说："如今敌兵到了，不去进击而闭城自守，不是好的计策。"傅佥说："你以保全此城为功劳，我以出战打败敌人为功劳，希望我们各行其志。"于是率领他的兵士出城；傅佥认为他是去交战，因此没有防备。蒋舒率领他的士兵迎接投降了胡烈，胡烈乘虚袭击城池，傅佥格斗拼杀而死。傅佥是傅肜之子。钟会听到关口已被攻克，就长驱直入，获得大量库藏的粮食。

邓艾遣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趣甘松。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引兵还，欣等追蹑于强川口，大战，维败走。闻诸葛绪已塞道屯桥头，乃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绪后；绪闻之，却还三十里。维入北道三十余里，闻绪军却，寻还，从桥头过，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维遂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

城；闻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张翼、董厥等，合兵守剑阁以拒会。

邓艾派遣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营垒，陇西太守牵弘在前面阻截，金城太守杨欣奔赴甘松。姜维听说钟会诸军已经进入汉中，就领兵返回，杨欣等人在后面紧追至强川口，激烈交战，姜维败走。姜维又听到诸葛绪已经阻塞道路占据了桥头，于是就从孔函谷进入北部道路，想绕到诸葛绪的身后，诸葛绪知道后往回退却三十里。姜维进入北道三十多里后，听到诸葛绪退兵，赶紧往回走，从桥头过去，诸葛绪赶上去阻截姜维，但晚了一天没有赶上。姜维于是退至阴平，聚集军队，想要奔赴关城；还没到达，听说关城已破，于是退兵奔向白水，遇到了廖化、张翼、董厥等人，兵合一处据守剑阁以抵御钟会。

[4]安国元侯高柔卒。

[4]安国元侯高柔去世。

[5]冬，十月，汉人告急于吴。甲申，吴主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寿春；将军留平就施绩于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以救汉。

[5]冬季，十月，汉人向吴国告急求援。甲申（疑误），吴王派大将军丁奉率领诛军进兵寿春；让将军留平到南郡的施绩那里，商议向何处进兵之事；让将军丁封、孙异到沔中去救援蜀汉。

[6]诏以征蜀诸将献捷交至，复命大将军诏进位，爵赐一如前诏，昭乃受命。

[6]诏令因征蜀的各位将领捷报频传，再次命大将军司马昭晋位，所赐爵位一切都与前面的诏令相同，司马昭终于接受了任命。

昭辟任城魏舒为相国参军。初，舒少时迟钝，不为乡亲所重，从叔交吏部郎衡，有名当世，亦不知之，使守不碓，每叹曰："舒堪数百户长，我愿毕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为皎厉之事。唯太原王谓舒曰："卿终当为台辅。"常振其匮乏，舒受而不辞。年四十余，郡举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累迁后将军钟毓长史。毓每与参佐射，舒常为画筹而已；后遇朋人不足，以舒满数，舒容范闲雅，发无不中；举坐愕然，莫有敌者。毓叹而谢曰："吾之不足以尽卿才，有如此射矣，岂

一事哉！”及为相国参军，府朝碎务，未尝见是非；至于废兴大事，众人莫能断者，舒徐为筹之，多出众议之表。昭深器重之。

司马昭提升任城人魏舒为相国参军。最初，魏舒少年时反映迟钝，较为质朴，不受乡里亲戚的重视，他的堂叔吏部郎魏衡，在当时很有名望，也不了解魏舒，就让他去看守水碓，而且常常叹气说：“魏舒如果能担当数百户的官长，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魏舒毫不介意，也不干那些能显示抬高自己的事。只有太原的王对魏舒说：“你终究会达到三公宰相的地位。”又常常拿出钱财周济魏舒，魏舒也毫不推辞地接受。四十余岁时郡里举拔上计掾、掌簿记孝廉。亲戚朋友认为魏舒没有什么学业，劝他不要去应考，还可以显示清高。魏舒说：“如果考试不中，是我本事不够，怎能虚假地盗窃清高的名声以为自己的荣耀呢？”于是刻苦自学，每百日学一部经书，因而对策得到提升，累次提升到担任后将军钟毓的长史。钟毓每次与参军、佐吏一起举行射箭比赛，魏舒只是常常为他们计算成绩而已；后来遇到比赛人数不足，就让魏舒来凑数，魏舒仪范闲雅，发无不中，所有的人都十分愕然，没有人能敌得过他。钟毓感叹地道歉说：“我不能够充分发挥你的才能，就象这次射箭一样，其实何止这一件事呢！”魏舒担任相国参军之后，处理相国府中琐碎的事务，未曾出现什么纠纷；至于该废该兴的大事，众人不能决断的，魏舒都能从容地为之筹划，而且大多比众人的议论高明。因此，司马昭非常器重魏舒。

[7]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将军秉之孙也。

[7]癸卯（十一日），魏国立皇后卞氏。卞氏是昭烈将军卞秉的孙女。

[8]邓艾进至阴平，简选精锐，欲与诸葛绪自江油趣成都。绪以本受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引军向白水，与钟会合。会欲专军势，密白绪畏懦不进，槛车征还，军悉属会。

[8]邓艾进兵到达阴平，挑选了精锐部队，想要与诸葛绪一起经江油直奔成都，诸葛绪因为本来接受的命令是阻截姜维，而向西行进不是给他的诏令，所以率军奔向白水，与钟会会合。钟会想要专擅军权，就秘密报告说诸葛绪畏惧敌兵不敢前进，于是用囚车把诸葛绪押送回京，而军权全部归钟会掌握了。

姜维列营守险，会攻之不能克，粮道险远，军食乏，欲引还。邓艾上言：“贼已摧折，宜遂乘之，若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出其不意，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谷高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诸葛瞻督诸军拒艾，至涪，停住不进。尚书郎黄崇，权之子也，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犹豫未纳；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从。艾遂长驱而前，击破瞻前锋，瞻退住绵竹。艾以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瞻怒，斩艾使，列陈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引还，曰：“贼未可击！”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斩瞻及黄崇。瞻子尚叹曰：“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使败国殄民，用生何为！”策马冒陈而死。

姜维排列营垒据守险要之地，钟会进攻不能取胜，而且运粮道路既危险又遥远，想要领兵撤回。邓艾上书说：“敌兵已经受到摧折，应乘胜进军，如果从阴平出发由小路经过汉朝的德阳亭奔赴涪县，从剑阁之西一百里处进军，离成都三百余里，在这里出奇兵冲击其腹心之地，那么剑阁的守军必然往回奔赴涪县，而钟会就可以两车并行着向前推进。如果剑阁的守军不往回撤，那么接应涪县的兵力就会很少了。”于是从阴平出发走了七百余里的无人之地，凿山开路，架桥梁建阁道，山高谷深，非常艰险，运来的粮食也将吃尽，濒临危险的绝境，邓艾用毡毯裹住自己，翻转着滚下山去，将士们也都攀缘着树木崖壁，鱼贯而进。邓艾首先到达江油，蜀国守将马邈投降。诸葛瞻率诸军抵御邓艾，到达涪县后，停住不进。尚书郎黄崇是黄权之子，他屡次劝说诸葛瞻应迅速前进占据险要，不让敌人进入平地，诸葛瞻犹豫不决没有采纳；黄崇再三劝说，甚至流着眼泪说，但诸葛瞻仍然不听。于是邓艾长驱直入，击败诸葛瞻的前锋，诸葛瞻退兵驻扎在绵竹。邓艾写信劝诱诸葛瞻说：“如果投降，必定表奏你为琅邪王。”诸葛瞻大怒，杀掉邓艾的使者，排列阵势以等待邓艾进攻。邓艾派他儿子惠唐亭侯邓忠攻其右翼，派司马师纂等人攻其左翼。邓忠与师纂战斗不利，都撤兵而还，说：“敌兵还不能攻破！”邓艾大怒，说：“存亡

之别就在此一举，有什么不能的。”怒叱邓忠、师纂等人，说再攻不破就要杀了他们。邓忠、师纂跑回来再战，大败敌兵，杀了诸葛瞻和黄崇。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叹息说：“我们父子蒙受国家重恩，没有早点杀了黄皓，致使国败民亡，活着还有什么用！”于是骑马冲入敌阵而死。

汉人不意魏兵卒至，不为城守调度；闻艾已入平土，百姓扰扰，皆迸山泽，不可禁制。汉主使群臣会议，或以蜀之与吴，本为与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光禄大夫谯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若入吴国，亦当臣服。且治政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称臣，为小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已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众人皆从周议。汉主犹欲入南，狐疑未决。周上疏曰：“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逼之，穷乃率从。今若至南，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其叛必矣！”汉主乃遣侍中张绍等奉玺绶以降于艾。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汉主不听。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

蜀汉人没想到魏兵突然而至，没做守城的准备；听说邓艾已经进入平在，百姓们惊恐万状，都逃往山林大泽，不可禁止。汉后主召集群臣讨论，有人认为蜀与吴本来是友好邻邦，应该投奔到吴国；有人认为南中七郡，山势陡峭险峻，容易防守，应该奔向南面。光禄大夫谯周却认为：“自古以来，没有寄居别国仍为天子的，如果到吴国去，也当臣服于吴。而且治国之道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同，大国吞并小国，这是形势发展的自然趋势。从这点上说，魏国能吞并吴国，而吴国不能吞并魏国，这是很明显的事。同样是称臣，对小国称臣就不如对大国称臣，与其忍受两次受辱之耻不如一次受辱！而且如果想要奔赴南方，就应当及早计划好，才能成功；如今大敌已经临近，灾祸失败也将要降临，而且众小人之心，没有一个可保其不变，恐怕我们出发的

时候，其变化不可预料，怎么能到达南中呢？”有人说：“如今邓艾已经不远，恐怕他不接受我们投降，怎么办呢？”谯周说：“现在吴国还没有臣服于魏，事情的形势使他不得不接受，接受了也不得不待之以礼。如果陛下投降魏国，而魏国不划分土地封给陛下的话，我请求只身到洛阳，用古代的大义与他们争辩。”众人都听从了谯周的建议。汉后主仍然想入南中，犹豫不决。谯周上疏说：“南方偏远蛮夷之地，平常就不交纳供奉租税，还多次反叛，自丞相诸葛亮用武力威逼他们，走投无路才顺服。如今如果去南中，外要抗拒敌兵，内要供奉日常粮食物品，费用浩大，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收取，只能耗损各个夷人部族，那他们必然会反叛。”于是汉后主就派侍中张绍等人奉着御玺向邓艾投降。北地王刘谌愤怒地说：“如果我们理穷力屈，灾祸败亡将至，就应当父子君臣一起背城一战，共同为社稷而死，这样才能见先帝于地下，为什么要投降？”汉后主不听。这一天，刘谌哭诉于昭烈帝刘备之庙，先杀了妻子儿女，然后自杀而死。

张绍等见邓艾于雒，艾大喜，报书褒纳。汉主遣太仆蒋显别敕姜维使降钟会，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于艾，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艾至成都城北，汉主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诣军门。艾持节解缚焚榇，延请相见；检御将士，无得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汉王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汉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艾闻黄皓奸险，收闭，将杀之，皓赂艾左右，卒以得免。

张绍等人在雒县见到邓艾，邓艾大喜，写信褒扬接纳投降。汉后主又派遣太仆蒋显去命令姜维向钟会投降，又派尚书郎李虎把士民户口簿交给邓艾，共计有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兵士十万二千人，官吏四万人。邓艾到达成都城北，汉后主率太子、诸王以及群臣六十余人，缚手于后，拉着棺木走到军营门前。邓艾持节解开缚绳，焚烧了棺木，请进军营相见；约束控制将士，不许掠夺百姓，安抚接纳投降依附之人，让他们恢复旧业；然后就依照东汉初年邓禹的旧事，秉承皇帝旨意授予汉后主刘禅行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之职，蜀汉的群官各随其职位的高低授予王官，或担任邓艾属下官吏；让师纂任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人担任蜀中各郡的官职。

邓艾听说黄皓为人奸诈阴险，把他收押起来，准备杀掉，后来黄皓贿赂邓艾的左右亲近之人，终于免于一死。

姜维等闻诸葛瞻败，未知汉主所向，乃引军东入于巴。钟会进军至涪，遣胡烈等追维。维至，得汉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节传于胡烈，自 从东道与廖化、张翼、董厥等同诣会降。将士咸怒，拔刀砍石。于是诸郡县围守皆被汉主敕罢兵降。钟会厚待姜维等，皆权还其印绶节盖。

姜维等人听说诸葛瞻失败，但不知汉后主的意向，于是率军向东进入巴中。钟会进军到涪县，派遣胡烈等人追击姜维。姜维到达县，得到汉后主的命令，于是命令士兵都放下武器，把符节传送交给胡烈，自己从东道与廖化、张翼、董厥等一起到钟会那里投降。将士们都十分震怒，气得挥刀砍石。至此各郡县和驻点的部队都接到汉后主的命令而罢兵投降。钟会给了姜维等人优厚的待遇，把印绶、符节、车盖等都暂时还给了他们。

[9]吴人闻蜀已亡，乃罢丁奉等兵。吴中书丞吴郡华核诣宫门上表曰：“伏闻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倾覆，失委附之土，弃贡献之国。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圣仁，恩泽远抚，卒闻如此，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

[9]吴国人听说蜀国已经灭亡，于是就停止了丁奉等人的军事行动。吴国中书丞吴郡的华走到宫门上表说：“我听说成都已经失守，君臣都已散亡，国家遭到覆灭，失去了委身依附的土地，抛弃了进献纳贡的小国。我这个草芥之人，心里暗自感到很不安宁，陛下圣明仁厚，恩泽抚慰远方，突然听到此事，必然会产生哀悼之情。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忧虑惆怅之情，恭敬地上表讲给您听。”

魏之伐蜀也，吴人或谓襄阳张悌曰：“司马氏 得政以来，大难屡作，百姓未服，今又劳力远征，败于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 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敝，竞于外

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我，殆无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忧也。”吴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魏国伐蜀时，吴国有人对襄阳人张悌说：“司马氏得到朝政大权以来，国内的大乱屡次出现，百姓还没有归服，如今又费尽辛劳去远征，他会败于没有时间休整，怎能取胜？”张悌说：“不是这样。曹操虽然功盖中原，百姓们畏惧他的威严却不感念他的恩德。曹丕、曹睿继承他，刑罚苛繁劳役沉重，驱使人民东西往来奔走，没有一年安宁过。司马懿父子累世立有大功，废除对百姓烦琐苛刻而实行对百姓较为平和有利的政策，为百姓谋划着想而解救他们的疾苦，民心归顺他已经很久了。因此淮南出现三个叛逆，而腹心之地不受惊扰；曹髦被杀而死，四方也没有引起叛乱。而且能够任用贤能，使他们各尽其心，所以他的根基是很牢固的，奸计也得以实现了。而如今蜀国却是宦官专擅朝政，国家没有政策法令，而且穷兵黩武，人民劳顿兵士疲惫，竞争于外利，不加强防务。他们强弱不同，魏国人的智谋又胜过蜀国人，魏国乘其危难而攻伐，大概战无不胜。唉！魏国得志，是我们的忧患。”起初吴国人都取笑他的话，到魏国取胜后才信服。

[10]吴人以武陵五溪夷与蜀接界，蜀亡，惧其叛乱，乃以越骑校尉钟离牧领武陵太守。魏已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迁陵界，屯于赤沙，诱动诸夷进攻酉阳，郡中震惧。牧问朝吏曰：“西蜀倾覆，边境见侵，何以御之？”皆对曰：“今二县山险，诸夷阻兵，不可以军惊扰，惊扰则诸夷盘结；宜以渐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劳。”牧曰：“外境内侵，诳诱人民，当及其根柢未深而扑取之，此救火贵速之势也。”敕外趣严。抚夷将军高尚谓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讨五夷。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旧！”即帅所领，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千余级。纯等散走，五皆平。

[10]吴国人因武陵五溪夷人与蜀国接壤，蜀国灭亡后，害怕五溪夷人叛乱，于是就让越骑校尉钟离牧暂代武陵太守。魏国已经派遣汉葭县长郭纯暂代武陵太守，率领涪陵百姓进入迁陵界内，驻扎在赤沙，引诱各夷族部落进攻酉阳，郡中一片震恐。钟离牧问郡吏说：“西蜀灭

亡，边境受到侵犯，我们如何抵御？”众人回答说：“这两个县山势险要，各夷族部落都拥兵自守，我们不能用军队去惊扰他们，一旦被惊扰，他们就会联合起来抵抗；应该慢慢地安抚他们，可以派恩信吏去宣教慰劳他们。”钟离牧说：“不能这样。境外之敌入侵，诳骗引诱人民闹事，我们应乘其根柢未深之时就迅速地扑灭他们，这是救火贵在快速的形势。”于是命令外边加紧准装待发。抚夷将军高尚对钟离牧说：“以前潘太常领兵五万人，然后才去讨伐五溪夷。当时还与刘氏联合，所以诸夷族部落都顺服。如今既没有往日的援助，而且郭纯已经占据了迁陵，而您却想用三千兵力深入作战，我看很难取得胜利。”钟离牧说：“非常之事，怎能依循旧例！”随即率领他的兵士夜间就上了路，沿着危险的山路行走了近二千里，杀了作恶之民中怀有异心的首领一百余人以及同党一千余人。郭纯等人四散逃走，终于平定了五等地。

[11]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郑冲为太保。

[11]十二月，庚戌（十九日），任命司徒郑冲为太保。

[12]壬子，分益州为梁州。

[12]壬子（二十一日），从益州中分出部分土地设置梁州。

[13]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税之半五年。

[13]癸丑（二十二日），特赦益州士人百姓，又下令在五年之内免除一半租税。

[14]乙卯，以邓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钟会为司徒，增邑万户。

[14]乙卯（二十四日），任命邓艾为太尉，增加食邑两万户；任命钟会为司徒，增加食邑一万户。

[15]皇太后郭氏殂。

[15]皇太后郭氏去世。

[16]邓艾在成都，颇自矜伐，谓蜀士大夫：“诸君赖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艾以书言于晋公昭曰：“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为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封禅为扶

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昭使监军卫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艾重言曰：“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接吴、会，宜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国家计也！”

[16]邓艾在成都，颇为居功自傲，他对蜀国的士大夫们说：“诸君多亏是遇到了我，所以才能有今日，如果遇到东汉初年吴汉那样的人，恐怕已经灭亡了。”邓艾写信对晋公司马昭说：“用兵有先造声势然后发兵的情形，如今乘平定蜀国的威势去攻打吴国，吴人必将受到震恐，这是一举攻灭吴国的大好时机。但是我们在大规模用兵之后，将士们都十分疲劳，不能立即用兵，应暂缓一些时日。我想留下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在这里煮盐炼铁，以备军事农事之用。同时制作舟船，预先为顺流攻吴作准备。然后派出使者告以利害，吴国必定归顺，可以不用征战就平定吴国。如今应厚待刘禅以招致孙休，封刘禅为扶风王，赐给他资财，供给他左右侍奉之人。扶风郡有董卓坞，可当做他的宫舍，赐给他儿子以公侯的爵位，以郡内的县为食邑，以此来显示归顺所受到的恩宠。再开放广陵、城阳二郡作为封国以等待吴人归顺，这样他们畏惧我们的威严，感念我们的恩德，就会望风而顺从了。”司马昭让监军卫去晓喻邓艾说：“做事当须上报，不宜立即按己意实行。”邓艾严厉地说：“我受命出征，奉行指示给我的计策，现在首恶已经归服，至于秉承旨意授予他们官爵，以安抚刚刚依附之人，我认为也是合乎权宜的计策。如今蜀举国上下都已归顺，国土南至南海，东接吴国，应该尽早使其镇定下来。如果等待朝廷命令，来往于道路，就会拖延时日。《春秋》之义说：‘大夫出国在外，如果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之事，自行决断是可以的。’如今吴国尚未归服，势必与蜀国联合，所以不可拘于常理，而失去事情的机会。《兵法》上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我虽然没有古人的节操，也终究不会自我疑惑而损害国家利益！”

钟会内有异志，姜维知之，欲构成扰乱，乃说会曰："闻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邪！"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欢甚，出则同举，坐则同席。会因邓艾承制专事，乃与卫密白艾有反状。会善效人书，于剑阁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辞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毁晋公昭报书，手作以疑之。

钟会内心怀有叛离之志，姜维已有所察觉，就想促成他的作乱，于是就劝说钟会："听说您自淮南之战以来，计策从未有过失误，司马氏能够昌盛，全依赖您的力量。如今又平定了蜀国，威德振世，百姓颂扬您的功劳，主上畏惧您的谋略，您还想因此安然而归吗？何不效法陶朱公范蠡泛舟湖上远避是非，以保全自己的功名性命呢！"钟会说："您说的太远了，我不能离开。而且从现在的形势看，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姜维说："其他的事情凭您的智慧、力量就能做到，用不着我多说了。"从此他们俩感情融洽关系密切，出则同车，坐则同席。钟会因邓艾承旨专权行事，就与卫一起密报邓艾有谋反的表现。钟会善于摹仿别人的字体，就在剑阁拦截了邓艾的奏章和上报事情的书信，改写了其中的话，让言辞狂悖傲慢，有很多居功自夸之处，同时又毁掉晋公司马昭的回信，亲手重新再写以使邓艾生疑。

咸熙元年（甲申、264）

咸熙元年（甲申，公元264年）

[1]春，正月，壬辰，诏以槛车征邓艾。晋公昭恐艾不从命，敕钟会进军成都，又遣贾充将兵入斜谷。昭自将大军从帝幸长安，以诸王公皆在邺，乃以山涛为行军司马，镇邺。

[1]春季，正月，壬辰（疑误），诏令用囚车押回邓艾。晋公司马昭怕邓艾不从命，就命令钟会进军成都，又派遣贾充率兵入斜谷。司马昭则亲自率领大军跟着魏帝到达长安，因诸王公都在邺城，就任命山涛为行军司马镇守邺城。

初，钟会以才能见任，昭夫人王氏言于昭曰："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及会将伐汉，西曹属邵悌言于晋公曰："今遣钟会率十余万众伐蜀，愚谓会单身无任，不若使余人行也。"晋

公笑曰：“我宁不知此邪！蜀数为边寇，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所以为敌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蜀必要灭。灭蜀之后，就如卿虑，何忧其不能办邪！夫蜀已破亡，遗民震恐，不足与共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会若作恶，只自灭族耳。卿不须忧此，慎勿使人闻也！”及晋公将之长安，悌复曰：“钟会所统兵，五六倍于邓艾，但可敕会取艾，不须自行。”晋公曰：“卿忘前言邪，而云不须行乎？虽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当以信意待人，但不不当负我耳，我岂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贾护军问我‘颇疑钟会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宁可复疑卿邪？’贾亦无以易我语也。我到长安，则自了矣。”

当初，钟会因有才能受到重用，司马昭的夫人王氏对司马昭说：“钟会见利忘义，好生事端，恩宠太过必然作乱，不可让他担当大任。”钟会将伐蜀汉时，西曹属邵悌对晋公说：“如今派钟会率领十几万人去伐蜀，我认为钟会单身一人没有家人做人质，不如派别人去。”晋公笑着说：“我怎能不知道此事呢？蜀国多次进犯，军队倦怠百姓疲劳，我们去讨伐，易如反掌，但众人都说蜀不可伐。如果人先心存畏惧，那么智勇都会衰竭，智勇衰竭而强使他出兵，就会被敌人所擒获。只有钟会与我意见相同，如今派钟会去伐蜀，蜀必定可以灭亡。灭蜀之后，即使如你所顾虑的那样，何愁不能处理他？蜀已灭亡，遗留的人受到震恐，不足与钟会共同谋乱，而中原的将士都想急于回家，也不肯与他在一起。钟会如果作乱，只会自我招致灭族之祸。你不必担忧此事，但要谨慎，不要让人知道。”等晋公将去长安时，邵悌又说：“钟会所统领的兵力是邓艾的五、六倍，只让钟会去攻取邓艾就行了，不必亲自去。”晋公说：“你忘记以前说的话了，怎能说不用去呢？尽管如此，我们所说的也不可宣扬出去。我自当会以信义待人，但别人不当辜负我，我岂可先于别人而生疑心呢？最近护军贾充问我：‘是否很怀疑钟会？’我回答说：‘如果现在派你去，难道

可以再怀疑你吗？’贾充也不能不同意我的话。我到长安，就自会了断此事。”

钟会遣卫先至成都收邓艾，会以兵少，欲令艾杀，因以为艾罪。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统诸将，称：“奉诏收艾，其

余一无所问；若来赴官军，爵赏如先；敢有不出，诛及三族！”比至鸡鸣，悉来赴，唯艾帐内在焉。平旦，开门，乘使者车，径入至艾所；艾尚卧未起，遂执艾父子，置艾于槛车。诸将图欲劫艾，整仗趣营；轻出迎之，伪作表草，将申明艾事，诸将信之而止。

钟会派卫先到成都拘捕邓艾，钟会因卫兵力少，想让邓艾杀掉卫，再借此事定邓艾的罪。卫知道他的意图，但又不能抗拒命令，于是在深夜到达成都，传檄文给邓艾所统领的将领，声称：“我奉诏来拘捕邓艾，其余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你们投向官军这一边，则如先前平蜀时一样再加爵赏，如胆敢不出，则要诛及三族！”等到鸡鸣时分，诸将都跑到卫这里，只有邓艾帐内之人未来。到早晨，打开营门，卫乘坐使者车，直接进入邓艾帐内；邓艾还躺着未起，于是把邓艾父子抓起来，把邓艾置于囚车中。诸将想要劫持邓艾，就整兵奔向卫的营帐；卫不带卫兵只身出来迎接，又假装书写表章，说将要申明邓艾没有反心。诸将相信了他而未劫持。

丙子，会至成都，送艾赴京师。会所惮惟艾，艾父子既禽，会独统大众，威震西土，遂决意谋反。会欲使姜维将五万人出斜谷为前驱，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十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五日可到孟津，与骑兵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会得晋公书云：“恐邓艾或不就征，今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径入斜谷，屯乐城，吾自将十万屯长安，相见在近，”会得书惊，呼所亲语之曰：“但取邓艾，相国知我独办之；今来大重，必觉我异矣，便当速发。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丁丑，会悉请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及蜀之故官，为太后发哀于蜀朝堂，矫太后遗诏，使会起兵废司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议讫，书版署置，更使所亲信代领诸军；所请群官，悉闭著益州诸曹屋中，城门宫门皆闭，严兵围守。卫诈称疾笃，出就外廨。会信之，无所复惮。

丙子（十五日），钟会到了成都，派人把邓艾押送京师。钟会所忌惮者只有邓艾，邓艾父子既已被擒，钟会则独自统领大众，威震西部地区，于是下定决心阴谋反叛。钟会想让姜维率五万人出斜谷为前锋，自己率领大众跟随其后。到长安之后，命令骑兵从陆路走，步兵从水路走，顺流从渭水进入黄河，认为五日即可到达孟津，再与骑兵会合于洛阳，一时之间就能平定天下。恰在此时，钟会收到了晋公的

信，信中说：“恐怕邓艾不甘心接受惩处，现已派遣中护军贾充率领步骑兵一万人直接进斜谷，驻扎在乐城，我亲自率十万人驻扎在长安，近日即可相见。”钟会接到书信大惊失色，叫来亲信之人对他们说：“如果只取邓艾，相国知道我能独自办理；如今带来重兵，必定觉察到我有变异，我们应当迅速发难。事情成功了，就可得天下；不成功，就可以退保蜀汉，仍可作个刘备一样的人。”丁丑（十六日），钟会把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以及过去的蜀国官吏都请了来，在成都的朝堂为郭太后致哀，并假造了太后的遗诏，说让钟会起兵废掉司马昭，把遗诏向座上众人宣布，让大家议论之后，开始授官任职，又让所亲信之人代领诸军；把所请来的群官，都关在益州各官署的屋中，关闭了城门宫门，派重兵把守。卫诈称病重，出来住在外面的官舍。钟会相信他，对他也无所忌惮。

姜维欲使会尽杀北来诸将，已因杀会，尽坑魏兵，复立汉主，密书与刘禅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会欲从维言诛诸将，犹豫未决。

姜维想让钟会杀尽从北方来的诸将，自己再借机杀掉钟会，全部坑杀魏国兵士，重立汉王。他给刘禅写密信说：“希望陛下再忍受数日之辱，我要让国家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钟会想听从姜维的意见诛杀诸将，但仍犹豫不决。

会帐下督丘建本属胡烈，会爱信之。建愍烈独坐，启会，使听内一亲兵出取饮食，诸牙门随例各内一人。烈绐语亲兵及疏与子渊曰：“丘建密说消息，会已作大坑，白数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赐白，拜散将，以次杀，内坑中。”诸牙门亲兵亦咸说此语，一夜，转相告，皆遍。己卯，日中，胡渊率其父兵雷鼓出门，诸军不期皆鼓噪而出，曾无督促之者，而争先赴城。时会方给姜维铠杖，白外有匈匈声，似失火者，有顷，白兵走向城。会惊，谓维曰：“兵来似欲作恶，当云何？”维曰：“但当击之耳！”会遣兵悉杀所闭诸牙门郡守，内人共举机以拄门，兵斫门，不能破。斯须，城外倚梯登城，或烧城屋，蚁附乱进，矢下如雨，牙门郡守各缘屋出，与其军士相得。姜维率会左右战，手杀五六人，众格斩维，争前杀会。会将士死者数百人，杀汉太子及姜维妻子，军众钞略，死丧狼籍。卫部分诸将，数日乃定。

钟会的帐下督丘建，本属于胡烈手下，钟会喜爱并信任他。丘建怜悯胡烈一人独自被囚，就请求钟会，让他允许一名亲兵进出取饮食，各牙门将也都随此例让一人进来侍奉。胡烈欺骗亲兵并让他传递消息给儿子胡渊说：“丘建秘密地透露消息，说钟会已经挖了大坑，作了数千根白色大棒，想叫外面的兵士全部进来，每人赐一白帽，授散将之职，依次击杀诸将，埋入坑中。”诸牙门将的亲兵也都说同样的话，一夜之间，辗转相告，大家都知道了。己卯（十八日），中午时分，胡渊率领其父的兵士擂鼓而出，各军也都不约而同地呐喊着跑出来，竟然连督促之人都没有，就争先恐后地跑向城里。当时钟会正在给姜维铠甲兵器，报告说外面有汹汹嘈杂之声，好象是失火似的，一会儿，又报告说有兵跑往城里。钟会大惊，问姜维说：“兵来似乎是想作乱，应当怎么办？”姜维说：“只能攻击他们！”钟会派兵去杀那些被关起来的牙门将、郡守，而里面的人都拿起几案顶住门，兵士砍门却砍不破。过了一会儿，城外的人爬着梯子登上城墙，有的人焚烧城内的屋子，兵士们像蚂蚁那样乱哄哄地涌进来，箭如雨下，那些牙门将、郡守都从屋子上爬出来，与他们手下的军士汇合在一处。姜维带着钟会左右拼杀，亲手杀死五六人，众人格杀了姜维，又争相向前杀死了钟会。钟会的将士死了数百人，兵士们又杀了蜀汉太子刘和姜维的妻子儿女，并到处抢掠，死伤满地一片狼藉。卫部署诸将去平息，过了几天才平定下来。

邓艾本营将士追出艾于槛车，迎还。卫自以与会共陷艾，恐其为变，乃遣护军田续等将兵袭艾，遇于绵竹西，斩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续不进，艾欲斩续，既而舍之，及遣续，谓曰：“可以报江油之辱矣。”镇西长史杜预言于众曰：“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望已高，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将何以堪其责乎！闻之，不俟驾而谢预。预，恕之子也。邓艾余子在洛阳者悉伏诛，徙其妻及孙于西城。

邓艾本营的将士追上囚车把邓艾救出并迎接回来。卫认为自己与钟会共同陷害邓艾，恐怕他回来会有变乱，就派遣护军田续等人领兵去袭击邓艾，在绵竹西边遇上，于是杀了邓艾父子。当初邓艾进入江油时，田续不往前进，邓艾想杀了他，后来又放了他。卫派遣田续时，对他说：“你可以为江油受的耻辱报仇了。”镇西长史杜预对众人说：“卫是免不了一死了！他身为名士，地位声望很高，但是既没有足以表

示美德的言语，又不能用正道驾御下属，他怎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呢？”卫听到后，不等驾车就跑去感谢杜预。杜预是杜恕之子。邓艾其余的儿子在洛阳者被诛杀，又把他的妻子及孙子迁到西城县。

钟会史毓尝密言于晋公曰：“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及会反，毓已卒，晋公思钟繇之勋与毓之贤，特原毓子峻、，官爵如故。会功曹向雄收葬会尸，晋公召而责之曰：“往者王经之死，卿哭于东市而我不问，钟会躬为叛逆，又辄收葬，若复相容，当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仁流朽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收葬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训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违生，以立于世！明公仇对枯骨，捐之中野，岂仁贤之度哉！”晋公悦，与宴谈而遣之。

钟会之兄钟毓曾秘密地对晋公说：“钟会爱玩弄权术，不可过于信任。”及钟会反叛，钟毓已经去世，晋公思念钟毓的功勋与钟毓的仁贤，特别宽宥了钟毓之子钟峻、钟，官爵如故。钟会的功曹向雄收葬钟会之尸，晋公召他来责备说：“从前王经死时，你哭于东市而我没有责问。钟会身为叛逆，你又特地去收葬，如果再容忍你，还有没有王法？”向雄说：“以前先王掩埋枯骨腐尸，仁德施于朽骨，当时难道是先计算其功罪而后再收葬吗？现在王者的诛罚已经加于其身，从法度上说已经很完备，我有感于大义而收葬他，教化也就没有了缺憾。法度立于上，教化弘扬于下，以此来作为万物的法则不是很好吗？何必要让我背弃死者违背生者而立于当世？您以仇怨对待枯骨，把他弃之野外，这难道是仁贤之人的气度吗？”晋公很高兴，与他一起宴饮交谈之后才送他走。

[2]二月，丙辰，车驾还洛阳。

[2]二月，丙辰（二十六日），魏帝车驾返回洛阳。

[3]庚申，葬明元皇后。

[3]庚申（三十日），安葬明元皇后。

[4]初，刘禅使巴东太守襄阳罗宪将兵二千人守永安，闻成都败，吏民惊扰，宪斩称成都乱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禅手敕，乃帅所统临于都亭三日。吴闻蜀败，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宪。宪曰：“本朝倾覆，吴为唇齿，不恤我难而背盟徼利，不义甚矣。且汉已亡，吴何得久，我宁能为天降虏乎！”保城缮甲，告誓将士，厉以节义，莫

不愤激。吴人闻钟、邓败，百姓无主，有兼蜀之志，而巴东固守，兵不得过，乃使抚军步协率众而西。宪力弱不能御，遣参军杨宗突围北出，告急于安东将军陈骞，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公。协攻永安，宪与战，大破之。吴主怒，复遣镇军陆抗等帅众三万人增宪之围。

[4]当初，刘禅让巴东太守、襄阳人罗宪领兵二千人驻守永安，罗宪听到成都兵败，吏民一片惊恐，便杀了一个述说成都变乱的人，百姓们才安定下来。等到得到刘禅的手令，罗宪就率领他手下的兵士到永安的都亭哭吊了三天。吴国听说蜀国失败，就起兵西上，表面上扬言来救援，实际上是想袭击罗宪。罗宪说："我国已经覆亡，吴国是我们的唇齿领邦，却不怜悯我们的危难而背弃盟约谋取利益，实在是太不讲信义。而且汉已灭亡，吴国怎能长久，我岂能成为吴国的降将俘虏！"于是坚守城池整治装备，告诫全军将士，用节义激励他们，全军上下莫不激愤。吴人听说钟会、邓艾失败，百城无主，于是有兼并蜀国之心，但巴东防守坚固，兵士不能通过，于是让抚军步协率兵向西挺进。罗宪实力薄弱不能抵抗，就派参军杨宗突围奔向北方，向安东将军陈骞告急，又给晋公送去文武官员的印绶和人质。步协攻打永安，罗宪与他交战，大败步协。吴王大怒，又派遣镇军陆抗等人率三万兵士增缓对罗宪的包围。

[5]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为太尉，征北将军何曾为司徒，左仆射荀为司空。

[5]三月，丁丑（十七日），任命司空王祥为太尉，征北将军何曾为司徒，左仆射荀为司空。

[6]己卯，进晋公爵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共诣晋王，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与一朝之臣皆已尽敬，今日便当相率而拜，无所疑也。"祥曰："相国虽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阶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我不为也。"及入，遂拜，而祥独长揖。王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也！"

[6]己卯（十九日），进封晋公的爵位为王，增加封邑十个郡。王祥、何曾、荀共同去见晋王，荀对王祥说："相王地位尊贵，何曾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对他极为恭敬，今日我们就应当相继跪拜，不要迟疑。"王祥说："相国虽然地位尊重，但他还是魏国的宰相，而我们是

魏国的三公；王、公相差只一级而已，哪有天子的三公可以随便拜人的？这不仅有损魏朝的威望，也有亏晋王之德，君子要以礼仪敬爱别人，我不能跪拜。”进去后，荀就跪拜于地，只有王祥长揖不拜。晋王对王祥说：“今日之后才知你对我的关心之情是多么深厚。”

[7]刘禅举家东迁洛阳，时扰攘仓猝，禅之大臣无从行者，惟秘书令正及殿中督汝南张通舍妻子单身随禅，禅赖正相导宜适，举动无阙，乃慨然叹息，恨知正之晚。

[7]刘禅的全家迁居洛阳，临行时十分纷乱仓猝，刘禅的大臣没有随行的人，只有秘书令正和殿中督汝南人张通舍弃妻儿老小单身随刘禅而行，刘禅仰仗正的导引帮助，才使自己的言谈举止合乎礼仪而无所缺误，于是他慨然长叹，恨自己了解正之晚。

初，汉建宁太守霍弋都督南中，闻魏兵至，欲赴成都，刘禅以备敌既定，不听。成都不守，弋素服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详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礼遇主上，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邪！”得禅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守上表曰：“臣闻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难所在，则致其命。今臣国败主附，守死无所，是以委质，不敢有贰。”晋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

当初，蜀汉建宁太守霍弋都督南中，听说魏兵来攻，就想赴成都协助防御，刘禅认为抵抗敌人的准备已经完成就没让他来。成都失守后，霍弋穿着白色衣服哭吊三日。诸将都劝霍弋应快点投降，霍弋说：“如今道路隔绝阻塞，不知道主上的安危，降魏是件大事，不可随随便便。如果魏国以礼对待主上，那我们再全境而降也不晚。如果万一主上遭受危难侮辱，我将要以死抵抗，还论什么快慢！”得到刘禅东迁洛阳的消息后，才开始率六郡的将军郡守上表说：“我听说人生在世所赖者有三，即父、母、君上，要用同样的心意来事奉，发生危难，都要舍命相随。如今我们国家败亡，主上降附，想要坚持至死而不变也没有了处所，因此决定归顺，不敢有贰心。”晋王很称赞他，授予他南中都督之职，仍在原来的地方任职。

丁亥，封刘禅为安乐公，子孙及群臣封侯者五十余人。晋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枝，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况姜维邪！”

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也。”正闻之，谓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岷、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禅对如前，王曰：“何乃似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

丁亥（二十七日），封刘禅为安乐公，刘禅的子孙及群臣封侯者五十余人。晋王与刘禅一起宴饮，为他表演蜀国的歌舞，旁人都为之伤感不已，而刘禅却高高兴兴同平时一样。晋王对贾充说：“人之无情，竟然到这种程度；即使诸葛亮还在，也不能辅佐他长久平安，何况姜维呢！”过了几天，晋王问刘禅说：“你还思念蜀国吗？”刘禅说：“在这里很快乐，不思念蜀国。”正听到后，就对刘禅说：“如果晋王以后再问，你应当哭着回答说：‘祖先的坟墓，都远在岷、蜀，我心常常西望而悲，没一天不思念。’然后闭上眼睛。”后来晋王又问他，刘禅就象正说的那样回答，晋王说：“你说得怎么像正的话。”刘禅惊讶地睁开眼说：“确实像您所说的那样。”左右之人都哈哈大笑。

[8]夏，四月，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吴句章，略其长吏及男女二百余口而还。

[8]夏季，四月，新附督王稚从海路进入吴国的句章，抢掠了那里的官吏及男女百姓二百余人而还。

[9]五月，庚申，晋王奏复五等爵，封骑督以上六百余人。

[9]五月，庚申（初一），晋王上奏恢复五等爵位，封了骑督以上六百余人的爵位。

[10]甲戌，改元。

[10]甲戌（十五日），改年号为咸熙。

[11]癸未，追命舞阳文宣侯懿为晋宣王，忠武侯师为景王。

[11]癸未（二十四日），追封舞阳文宣侯司马懿为晋宣王，忠武侯司马师为景王。

[12]罗宪 被攻凡六月，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说宪弃城走，宪曰：“吾为城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弃之，君子不为也，毕命于此矣！”陈骞言于晋王，遣荆州刺史胡烈将步骑二万攻西陵以救宪，秋，七月，吴师退。晋王使宪 因仍旧任，加陵江将军，封万年亭侯。

[12]罗宪被攻近六个月，救援仍然未到，城中之人病了大半。有人劝罗宪弃城而走，罗宪说："我是此城之主，为百姓们所仰仗，他们有了危难而不能让他们安定，情况紧急就丢下他们逃跑，这不是君子所为，我要战死在这里！"陈骞把这些告诉了晋王，于是派遣荆州刺史胡烈率步骑兵二万人攻打西陵以救援罗宪，秋季，七月，吴国军队撤退。晋王让罗宪仍旧在原地任职，又加陵江将军之职，封为万年亭侯。

[13]晋王奏使司空荀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

[13]晋王上奏让司空荀制定礼仪，中护军贾充订正法律，尚书付射裴秀议论官制，太保郑冲总揽其事加以裁定。

[14]吴分交州置广州。

[14]吴国从交州中分出一部分设置广州。

[15]吴主寝疾，口不能言，乃手书呼丞相濮阳兴入，令出拜之。休把兴臂，指以托之。癸未，吴主殂，谥曰景帝。群臣尊朱皇后为皇太后。

[15]吴王孙休卧病不起，口不能言，就用手书叫丞相濮阳兴入内，又让其子孙出来拜见濮阳兴。孙休拉着濮阳兴的手臂，手指着孙托付给他。癸未（二十五日），吴王孙休去世，谥为景帝。群臣尊朱皇后为皇太后。

吴人以蜀初亡，交趾携叛，国内恐惧，欲得长君。左典军万尝为乌程令，与乌程侯相善，称"之才识明断，长沙桓王之俦也；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屡言之于丞相兴、左将军布，兴、布说朱太后，欲以为嗣。朱后曰："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陨，宗庙有赖，可矣。"于是遂迎立，改元元兴，大赦。

吴人因蜀国刚刚灭亡，交趾的吕兴又反叛，国内十分恐惧，想要有一位年长的君主统治。左典军万曾担任乌程令，与乌程侯孙相友善，就声称："孙的才识和明断能力，可以和长沙桓王孙策相比拟；同时他又十分好学，遵奉法度。"他屡次对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说这些话，濮阳兴和张布又劝说朱太后，想要立孙为君。朱后说："我是个寡妇，怎能考虑国家的大事，只要吴国不遭陨灭，宗庙有所依赖，就可以了。"于是就迎立孙，改年号为元兴，实行大赦。

[16]八月，庚寅，命中扶军司马炎副贰相国事。

[16]八月，庚寅（初三），任命中扶军司马炎辅佐相国事宜。

[17]初，钟会之伐汉也，辛宪英谓其夫之从子羊祜曰：“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会请其子郎中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吾为国忧，今日难至吾家矣。”固请于晋王，王不听。宪英谓曰：“行矣，戒之，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竟以全归。诏以尝谏会反，赐爵关内侯。

[17]当初，钟会伐汉之时，辛宪英对他丈夫的侄子羊祜说：“钟会做事恣意放纵，这不是长久地处于臣下地位的做法，我恐怕他有其他的想法。”钟会请求让她儿子郎中羊为参军，辛宪英忧虑地说：“以前我为国家担忧，今日大难降临我家了。”羊坚决向晋王请求不担任参军，但晋王不答应。辛宪英对羊说：“你去吧，但要警惕小心，在军队之中可以行得通的，只有仁恕二字。”结果羊竟然安全地返回。癸巳（初六），诏命因羊曾劝谏钟会不要反叛，而赐爵关内侯。

[18]九月，戊午，以司马炎为抚军大将军。

[18]九月，戊午（初一），任命司马炎为抚军大将军。

[19]辛未，诏以吕兴为安南将军，都督交州诸军事，以南中监军霍弋遥领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选用长吏。戈表遣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率牙门董元、毛炅、孟干、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将兵助兴，未至，兴为其功曹王统所杀。

[19]辛未（十四日），诏令任命吕兴为安南将军，都督交州诸军事，任命南中监军霍弋兼任交州刺史，可以按照便利条件选用官吏。霍弋上表推荐建宁人爨谷为交趾太守，派他率领牙门将董元、毛炅、孟干、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人领兵去帮助吕兴，还未到达，吕兴就被他的功曹李统所杀。

[20]吴主贬朱太后为景皇后，追谥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为太后。

[20]吴王贬朱太后为景皇后，追谥父亲孙和为文皇帝，又尊母亲何氏为皇太后。

[21]冬，十月，丁亥，诏以寿春所获吴相国参军事徐绍为散骑常侍，水曹掾孙为给事黄门侍郎，以使于吴，其家人在此者悉听自随，

不必使还，以开广大信。晋王因致书吴主，谕以祸福。

[21]冬季，十月，丁亥（初一），诏令任命寿春之战所俘获的吴国相国参军事徐绍为散骑常侍，水曹掾孙为给事黄门侍郎，让他们出使吴国，他们的家人在魏国的，完全可听任他们相随而去，也不必让他们回来，以此来扩大魏国讲求信义的影响。晋王还因此给吴王写信，晓谕祸福的道理。

[22]初，晋王娶王肃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继景王后。攸性孝友，多才艺；清和平允，名闻过于炎，晋王爱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炎立发委地，手垂过膝，尝从容问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异相示之。秀由是归心。羊与炎善，为炎画策，察时政所宜损益，皆令炎豫记之，以备晋王访问。晋王欲以攸为世子，山涛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贾充曰："中抚军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晋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为世子。

[22]当初，晋王娶王肃的女儿为妻，生了司马炎和司马攸，把司马攸过继给景王司马师为后。司马攸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多才多艺，清静平和，为人公正，名望超过司马炎，晋王很喜爱他，常常说："天下本是景王的天下，我不过是代理宰相之位，我死之后，大业应该归于司马攸。"司马炎垂直了长发可以拖到地面，双手下垂超过膝盖，他曾经从容地问裴秀说："人能不能看相？"于是就把自己奇异的相貌展示给裴秀。裴秀从此就归顺了他。羊与司马炎相友善，就为司马炎出谋划策，观察时政所应减损和补益之处，让司马炎都预先记住，以备晋王询问时回答。晋王想立司马攸为世子，山涛说："废弃长子而立幼子，违背礼义不吉祥。"贾充说："中抚军有君主的德行，不可让别人代替。"何曾、裴秀也说："中抚军聪慧过人，神明而威武，有超越世人的奇才，已经享有极高的声望，帝王的仪容就是如此，这本不是人臣的相貌。"晋王因此拿定了主意，丙午（二十日），立司马炎为世子。

[23]吴主封太子及其三弟皆为王，立妃滕氏为皇后。

[23]吴王封太子孙和他的三个弟弟为王，立妃子滕氏为皇后。

[24]初，吴主之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廪，科出宫女以配无妻者，禽兽养于苑中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及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阳兴、张布窃悔之。或谮诸吴主，十一月，朔，兴、布入朝，吴主执之，徙于广州，道杀之，夷三族。以后父滕牧为卫将军，录尚书事。牧，胤之族人也。

[24]当初，吴王即位时，发优抚诏书，体恤士民百姓，打开仓库，赈济贫困之人，按条例放出宫女做那些无妻者的配偶，养在御苑中的禽兽也都放归山林。当时人们交口赞誉称之为明主。而他得志之后，开始变得粗暴骄横，既有很多忌讳，又沉湎于酒色，全国上下大失所望，濮阳兴、张布也暗自后悔不迭。有人向吴王诬陷濮阳兴和张布，十一月朔（初一），濮阳兴和张布入朝，吴王把他们抓起来，迁徙到广州，结果在半路上就把他们杀了，又诛灭了他们的三族。任命皇后的父亲滕牧为卫将军、录尚书事。滕物是滕胤家族的人。

[25]是岁，罢屯田官。

[25]这一年，废置了屯田官。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七十九卷

晋纪一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泰始元年（乙酉、265）

晋纪一 晋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公元265年）

[1]春，三月，吴主使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洪与徐绍、孙偕来报聘。绍行至濡须，有言绍誉中国之美者，吴主怒，追还，杀之。

[1]春季，三月，吴主派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洪，与徐绍、孙一起去魏国回报聘问。徐绍走到濡须的时候，有人说徐绍曾称赞中原之国的美好，吴主动怒，追回徐绍，把他杀死。

[2]夏，四月，吴改元甘露。

[2]夏季，四月，吴国改年号为甘露。

[3]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礼，进五妃曰后；世之曰太子。

[3]五月，魏元帝施与晋文王特殊的礼遇，晋升王妃为王后，世子改称为太子。

[4]癸未，大赦。

[4]癸未（三十日），大赦天下。

[5]秋，七月，吴主逼杀景皇后，迁景帝四子于吴；寻又杀其长者二人。

[5]秋季，七月，吴主逼杀吴帝皇后，把景帝的四个儿子迁到吴，不久，又把四人中两个年龄大的杀了。

[6]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为相国、晋王。

[6]八月，辛卯（初九），晋文王司马昭去世，太子司马炎继位，做了相国、晋王。

[7]九月，乙未，大赦。

[7]九月，乙未（疑误），大赦天下。

[8]戊子，以魏司徒何曾为晋丞相；癸亥，以标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

[8]戊子（初七），任命魏司马何曾为晋丞相。癸亥（十二日），任命票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

[9]乙亥，葬文王于崇阳陵。

[9]乙亥（二十四日），在崇阳陵理葬晋文王。

[10]冬，吴西陵督步阐表请吴主徙都武昌；吴主从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守建业。阐，骘之子也。

[10]冬季，吴国西陵督步阐上表，请求吴主把国都迁到武昌，吴主听从 了他的建议，委派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守建业。步阐是步骘的儿子。

[11]十二月，壬戌，魏帝禅位于晋；甲子，出舍于金墉城。太傅司马孚拜辞，执帝手，流涕歔不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丁卯，奉魏帝为陈留王，即宫于邺。优崇之礼，皆仿魏初故事。魏氏诸王皆降为侯。追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孚为平王，叔父斡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肜为梁王，伦为琅邪王，弟为汝阴王、鉴为乐安王、机为燕王；又封群从司徒望等十七人皆为王。以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其余文武增位进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未几，又以车骑将军陈骞为大将军，与司徒义阳王望、司空荀，凡八公，同时并置。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又诏诸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卫将军齐王攸独不敢，皆令上请。

[11]十一月，壬戌（十二日），魏元帝把皇位禅让给晋王。甲子（十四日），魏元帝搬到金墉城居住。太傅司马孚与魏元帝辞别，拉着魏元帝的手，流泪叹息不能自制，说："我到死的那一天，仍然是大魏真正的臣子。"丙寅（十六日），晋王司马炎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泰始。丁卯（十七日），尊奉魏元帝为陈留王，宫室安排在邺城，优厚高贵的礼制待遇，都仿效魏国初期的制度。魏宗室诸王都降为侯。追尊晋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晋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晋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尊王太后为皇太后。封皇帝的叔祖司马孚为安平王；叔父司马斡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为东莞王，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肜为梁王，司马伦为琅邪王，封皇帝之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又把司徒司马望等诸子侄共十七人都封为王。任命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

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其余的文武官员，提级进爵各有差别。乙亥（二十五日），任命安平王司马孚为太宰，统领朝廷内外的军事事务。过了不久，又任命车骑将军陈骞为大将军，与司徒义阳王司马望、司空荀等，总共是八公，同时并列设置。晋武帝以魏氏孤立无援的弊害作为警戒，因而大封宗室，赋与他们职权。晋武帝又诏告诸王可以自己选择封国中的官吏，只有卫将军齐王司马攸不敢自选，全部官吏都请求晋武帝指派。

[12]诏除魏宗室禁锢，罢部曲将及长吏纳质任。

[12]晋武帝下诏，免除魏宗室的禁锢令，废除部曲将领及州郡长吏纳人质于京师的制度。

[13]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后，矫以仁俭。太常丞许奇，允之子也。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父受诛，不宜接近左右，请出为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宿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有司言御牛青丝断，诏以青麻代之。

[13]晋武帝是继魏氏苛酷奢侈的政治之后登极的，他以仁厚节俭的作风纠正魏氏的弊端。太常丞许奇是许允的儿子。晋武帝将要在太庙行事，朝廷中议事的时候，大臣们认为，许奇的父亲因过被诛，许奇不宜在武帝身边供职，应当委派他担任朝廷外的官职。晋武帝于是追述许允的名望，称赞许奇的才能，提拔他担任祠部郎。有关部门称，宫中所用的青丝牵牛绳断了，晋武帝下诏，用青麻代替青丝。

[14]初置谏官，以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为之。玄，干之子也。玄以魏末士风颓敝，上疏曰："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陛下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上嘉纳其言，使玄草诏进之，然亦不能革也。

[14]当初设置谏官的时候，任命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担任。傅玄是傅干的儿子。傅玄看到魏末士风衰败，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先王治理天下，教化昌盛上，公正的评论通行于下。近世以来，魏武帝喜好法术而天下重视刑名；魏文帝思慕通达而天下轻贱操守名分，从这以后纲纪不整，浮夸虚无的风气充满朝廷，于是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评论。陛下接受禅让登极，弘扬尧、舜之风，唯独没有选拔清明广远有

礼法之臣，以促进风化与操守；没有斥退虚浮鄙陋之人，以惩戒不恭敬不谨慎的人，因此我才冒昧地说这番话。”晋武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让傅玄起草诏书以便实行，但是也未能改变当时的风气。

[15]初，汉征西将军司马钧生豫章太守量，量生颍川太守，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

[15]当初，汉征西将军司马钧生下豫章太守司马量，司马量生下颍川太守司马，司马生下京兆尹司马防，司马防生下晋宣帝司马懿。

二年（丙戌、266）

二年（丙戌元266年）

[1]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庙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凡七室。

[1]春季，正月，丁亥（初八），就便利用魏庙，祭祀征西府君司马钧以下，连同景帝司马师共七个堂屋。

[2]辛丑，尊景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弘训宫。

[2]辛丑（二十二日），尊奉景帝夫人羊氏为景皇后，居住在弘训宫。

[3]丙午，立皇后弘农杨氏；后，魏通事郎文宗之女也。

[3]丙午（二十七日），立弘农人杨氏为皇后。皇后是魏通事郎杨文宗的女儿。

[4]群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气时异，故名号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从之。帝，王肃外孙也，故郊祀之礼，有司多从肃议。

[4]群臣上书说：“五帝就是天帝，王气时时不同，所以名号有五个。从现在起，明堂、南郊都应当除去五帝的位置。”晋武帝听从了这一建议。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所以祭天地的礼仪，有关官吏大都遵从王肃的意见。

[5]二月，除汉宗室禁锢。

[5]二月，解除魏对汉宗室的禁锢。

[6]三月，戊戌，吴遣大鸿胪张俨、五郎将丁忠来吊祭。

[6]三月，戊戌（二十日），吴国派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到晋朝吊祭。

[7]吴散骑常侍王蕃，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指，吴主不悦。散骑常侍万、中书丞陈声从而谮之。丁忠使还，吴主大会群臣，蕃沈醉顿伏。吴主疑其诈，舆蕃出外。顷之，召还。蕃好治威仪，行止自若。吴主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出，登来山，使亲近掷蕃首，作虎跳狼争咋啮之，首皆碎坏。

[7]吴国散骑常侍、庐江人王蕃，气质、风度高尚，不会看人脸色顺从其意行事，吴主对此不高兴。散骑常侍万、中书丞陈声便乘机诬陷他。丁忠出使回来。吴主大会群臣，王蕃喝醉了酒，趴伏在那里起不来。吴主疑心他是故意装出来的，就用车子把他送出去，过了一会儿，又召他回来。王蕃容貌举止庄严，行止自如，吴主勃然大怒，喝令左右在殿堂之下把他杀了，然后出去登来山，让左右亲随抛掷王蕃的首级，像虎狼那样争抢啃咬，使其首级啐裂。

丁忠说吴主曰：“北方无守战之备，弋阳可袭而取。”吴主以问群臣，镇西大将军陆凯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于我也，欲蓄力以俟时耳。敌势方强，而欲徼幸求胜，未见其利也。”吴主虽不出兵，然遂与晋绝。凯，逊之族子也。

丁忠对吴主说：“北方的晋国没有做好战备，我们可以袭击并夺取弋阳。”吴主询问群臣，镇西大将军陆凯说；“北方新近吞并了巴、蜀，派使者来求和，这并不是向我们求援，只不过是想积蓄力量以等待时机。敌人的势力正当强大的时候，想要侥幸取胜，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吴主虽然不出兵了，但是却与晋国断绝了关系。陆凯是陆逊同族兄弟的儿子。

[8]夏，五月，壬子，博陵元公王沈卒。

[8]夏季，五月，壬子（疑误），博陵元公王沈去世。

[9]六月，丙午晦，日有食之。

[9]六月，丙午晦（疑误），出现日食。

[10]文帝之丧，臣民皆从权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犹素寇疏食，哀毁如居丧者。秋，八月，帝将谒崇阳陵，群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伤。帝曰：朕得奉瞻山陵，体气自佳耳。”又诏曰：“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亦帝王至谦之志。当见山陵，何心无服！其议以衰从行。群臣自依旧制。”尚书令斐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复服，

义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诏曰：“患情不能及耳，衣服何在！诸君勤勤之至，岂苟相违。”遂止。

[10]晋文帝的丧事，臣民都遵守临时制定的法令，服丧三日。葬礼结束，晋武帝也除去丧服，但仍然戴白冠，吃素食，哀伤如同丧期。秋季，八月，晋武帝将要拜谒崇阳陵，群臣上奏称，秋暑还没有平息，恐怕皇帝悲哀伤感会损害健康。晋武帝说：“朕能够瞻仰先人陵墓，身体、精神自然就会好。”又下诏说：“汉文帝不使天下的臣民都为他而悲哀，这也达到帝王谦逊的最高点了。要拜见先人陵墓，怎么忍心不穿丧服！应当决定穿丧服，群臣自然可依照旧制行事。”尚书令裴秀上奏说：“陛下已经除去了丧服而现在又穿上，这样做于礼仪没有依据，如果君王穿丧服而臣下却不穿，做臣子的心里也不安。”晋武帝下诏说：“朕担忧的是，哀慕之心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不在乎丧服。诸位一片殷勤的好意，朕不忍再违背了。”于是同意不穿丧服。

中军将军羊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今主上至孝，虽夺其服，实行丧礼。若因此复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主上遂服，不犹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为但有父子，无复君臣也。”乃止。

中军将军羊祜对傅玄说：“三年之丧，即使尊贵为天子也要身穿孝服，这是礼制。但是汉帝却把它废除了，毁坏、损伤礼义，我常常因此叹息。如今皇帝至孝，虽然除去了丧服，仍实行丧礼。如果能借此机会恢复先王的法规，难道不是很好吗？”傅玄说：“把穿丧服的时间从以月计改为以日计，已经有几百年了，一旦要恢复古制，是很难行得通的。”羊祜说：“不能使天下人都遵从礼法，暂且使皇帝再穿孝服，不是还好些吗？”傅玄说：“皇帝不除丧服而天下除丧服，这就是只有父子，不再有君臣的行为。”羊祜于是不再提让天下恢复古制的话。

戊辰，群臣奏请易服复膳，诏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苴之礼，以为沈痛。况当食稻衣锦乎！适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精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遂以疏素终三年。

戊辰（二十二日），群臣上奏请求晋武帝更换正常的服饰和膳食，晋武帝下诏说：“每当感念先灵，而朕不能完成穿丧服之礼，就为此沉痛，更不要说吃稻米、穿锦绣了。这样做只会激起朕的痛切之心，不能够缓解朕的沉痛。朕本生于儒者之家，礼法传习已久，何至于一时之间便对自己的父亲改了这种感情！听从你们的已经够多了，你们可以对照孔子回答宰我的话反省自己，不要再多说了。”于是以素食素服度过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后世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谄谀，莫肯厘正。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习常玩故，而不能将顺其美，惜哉！

臣司马光曰：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都要服丧三年，这是先王礼经所规定，百世不可改变。汉文帝以已意为师，不守成规，改变古制，败坏礼法，断绝父子之间的恩德，毁坏君臣之间的情义，使后世的帝王不能真诚专一于哀悼先人的感情，而群臣谄媚、阿谀，没有人肯加以改正。到了晋武帝，唯独以自己的天性加以纠正并实行，可称是非凡的贤君。而裴秀、傅玄之徒，是见识鄙陋的平庸之臣，习惯于常规，拘守行之已久的习俗，不能够承顺晋武帝的美意，可惜啊！

[11]吴改元宝鼎。

[11]吴国改年号为宝鼎。

[12]吴主以陆凯为左丞相，万为右丞相。吴主恶人视已，群臣侍见，莫敢举目。陆凯曰：“君臣无不相识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吴主乃听凯自视，而他人如故。

[12]吴主任命陆凯为左丞相，万为右丞相。吴主憎恶别人注视他，群臣朝见或在一旁侍候，没有人敢抬眼看他。陆凯说：“君臣之间没有不相识的道理，如果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吴主于是听凭陆凯注视他，而对别人却依然如故。

吴主居武昌，扬州之民溯流供给，甚苦之，又奢侈无度，公私穷匮。凯上疏曰：“今四边无事，当务养民丰财，而更穷奢极欲；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臣窃忧之。昔汉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刘失道，皆为晋有，此目前之明验也。臣愚但为陛下惜国家耳。武昌

土地危险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观之，足明人心与天意矣。今国无一年之蓄，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官吏务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景帝以来，乃有千数，此耗财之甚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群党相扶，害忠隐贤，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愿陛下省息百役，罢去苛扰，料出宫女，清选百官，则天悦民附，国家永安矣。”吴主虽不悦，以其宿望，特优容之。

吴主居住在武昌，扬州的百姓逆流而上提供物资，异常劳苦。再加上吴主奢侈无度，使得国家和人民都穷困匮乏。陆凯上疏说：“如今四周边境都没有战事，应当致力于休养民力，积蓄财富，然而却愈发穷奢极欲；还没有发生灾难而百姓的精力已尽，还没有什么作为而国库的资财已经空虚，我私下为此感到忧虑。从前汉室衰微，三家鼎立，如今曹、刘失道，都被晋所占有，这是近在眼前的、十分明显的证据。我蠢笨无知，只是为陛下珍惜国家而已。武昌地势高险，土质薄，多山石，并非帝王建都的地方，况且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在武昌居。’由此看来，是可以证明人心与天意了。现在国家仅有不足一年的积蓄，百姓有离散的怨言，国家这棵大树已经渐渐露出了根本，而官吏却致力于苛刻催逼百姓，没有人体恤他们。大帝的时候，后宫的女子以及各种织工，人数不足百人，景帝以来，人数已经上千，这就使资财的耗费非常严重了。另外，您身边的臣子，大多没有什么才能，他们结成帮派相互扶持，陷害忠良，埋没贤达，这都是些损政害民的人。我希望陛下减省、停止多种劳役，免去苛刻的骚扰，清理、减少宫女，严格选拔官吏，那么就会使天喜悦而民归附，国家长久安定了。”吴主虽然不高兴，但由于陆凯的名望大，就对他特别宽容。

[13]九月，诏：“自今虽诏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于事不便者，皆不可隐情。”

[13]九月，晋武帝下诏书：“从现在开始，即使诏令有要求，以及已上奏并获得批准，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有不便之处的，都不得隐瞒实情。”

[14]戊戌，有司奏：“大晋受禅于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从之。

[14]戊戌（二十三日），有关部门上奏称：“大晋受到魏的禅让，应当一概沿用前代历法与车马祭牲的颜色，如同虞舜遵循唐尧旧制一样。”晋武帝听从了这一意见。

[15]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15]冬季，十月丙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16]永安山贼施但，因民劳怨，聚众数千人，动吴主庶弟永安侯谦作乱，北至建业，众万余人，未至三十里住，择吉日入城。遣使以谦命召丁固、诸葛靓，固、靓斩其使，发兵逆战于牛屯。但兵皆无甲胄，即时败散。谦独坐车中，生获之。固不敢杀，以状白吴主，吴主并其母及弟俊皆杀之。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故吴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为得计，遣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

[16]永安山贼施但，乘百姓劳苦有怨言，聚集了民众数千人，动持了吴主庶弟、永安侯孙谦作乱。他们向北到建业，徒众有一万余人，离建业不到三十里时驻扎下来，选择吉日进城。施但派使者以孙谦的名义召丁固、诸葛靓，丁固、诸葛靓杀了使者，发兵在牛屯迎战施但。施但的兵士都没有盔甲，立时就被打败而逃散了。孙谦独自坐在车子里，被活捉了。丁固不敢杀他，把情况禀告吴主，吴主连同孙谦的母亲及弟弟孙俊都杀了。当初，望云气的人说：荆州有帝王之气，应当能攻破扬州。因此吴主迁都到武昌。等到施但造反，吴主自以为预言应验了，就派遣数百人击鼓叫进入建业，杀了施但的妻子儿女，说：“天子派荆州兵来打败扬州贼。”

[17]十一月，初并圜丘、方丘之祀于南北郊。

[17]十一月，晋开始把冬至一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的仪式合并于南郊和北郊。

[18]罢山阳国督军，除其禁制。

[18]晋罢免了汉朝后裔居住的山阳国的监督卫队，解除了对山阳国的禁制。

[19]十二月，吴主还都建业，使后父卫将军、录尚书事滕牧留镇武昌。朝士以牧尊戚，颇推令谏争，滕后之宠由是渐衰，更遣牧居苍梧，虽爵位不夺，其实迁也，在道以忧死。何太后常何佑滕后，太史

又言中宫不可易，吴主信巫觋，故得不废，常供养升平宫，不复进见；诸佩皇后玺绂者甚众，滕后受朝贺表疏而已。吴主使黄门遍行州郡，料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后宫以千数，而采择无已。

[19]十二月，吴主又把国都迁回建业，派皇后的父亲、卫将军、录尚书事滕牧留下来镇守武昌。朝廷中的官吏因滕牧是显贵的皇亲，都推举他，让他向上谏争，滕皇后因此逐渐地失去了恩宠。吴主又让滕牧去苍梧居住，虽然没有削夺他的爵位，实际上是把他放逐了，他在半路上由于忧郁而死去。何太后时常护佑着滕后，又加上太史说皇后不可更换，吴主信巫术，所以滕后没有被废，日常供养在升平宫，不再进见吴主。宫中的姬妾很多人都佩带着皇后印玺绶带，滕后却只是接受大臣们的朝贺和上奏的表疏而已。吴主派遣宦官走遍了州郡，挑先将吏家中的女子；只要是二千石大臣家里的女儿，每年都要申报姓名年龄，到了十五六岁就要进行考察、检选，没有被选中的才可以出嫁。后宫女子已有上千人，吴主仍然不断地挑选新人入宫。

三年（丁亥、267）

三年丁亥，公元267年）

[1]春，正月，丁卯，立子衷为皇太子。诏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今世运将平，当示之以好恶，使百姓绝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无取焉！”遂不赦。

[1]春季，正月丁卯（疑误），晋武帝立其子司马衷为皇太子。诏令中说：“近代每当立太子，必定大赦天下。如今世事的盛衰变化将要走向清平，应当表示出喜好与憎恶，使百姓断绝绕幸的希望。曲意地赐以微小的仁爱，为朕所不取。”于是不赦天下。

[2]司隶校尉上党李劾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其谥。诏曰：“友侵肃百姓以缪惑朝士，其考竟以惩邪佞。涛等不贰其过，皆勿有所问。亢志在公，当官而行，可谓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其申敕群僚，各慎所司，宽宥之恩，不可数遇也！”睦，宣帝之弟子也。

[2]司隶校尉、上党人李，揭发从前的立进县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尚书仆射武陔等都有霸占官府稻田的行为，请求

免去山涛、司马射睦等人的官职，武陔已经死亡，请求将他的谥号降级。晋武帝下诏说：“刘友欺凌掠夺百姓，迷惑朝廷官吏，应对其拷问处死以惩罚邪佞之人。如果山涛等人不再重犯已往的过错，对他们就免于追究。李一心为公，对官员行使职责，可称为邦国中之司直了。汉光武帝有言：‘贵戚尚且缩起手以躲避二鲍。’即指整肃百官群僚，使他们各自谨慎于自己的职责。而宽容的恩典是不应该经常使用的！”司马睦是晋宣帝弟弟的儿子。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晋武帝赦山涛而褒李，其于刑赏两失之。使所言为是，则涛不可赦；所言为非，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结于下，威玩于上，将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刘友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

臣司马光曰：政治的根本在于刑与赏，刑赏不分明，政治如何能成就！晋武帝赦免山涛而褒奖李，在刑与赏两方面都丧失了。如果李所言是正确的，那么山涛就不可以赦免；所言为非，李就不值得褒奖。褒奖李让他说话，他说了却又不采用，结果在下属中结下怨恨，在上则使权威被轻慢，这样又将如何使用李？况且四位大臣罪行相同，但刘友被处死而对山涛等人却不问罪，避开权贵而施法于轻贱，这能说是治政之道吗？正处于创业之初却不能树立治理国家的根本，要想把基业传给后世，不是很难的事吗？

[3]帝以李为太子太傅，征为李密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老，固辞，许之。密与人交，每公议其得失而切责之，常言：“吾独立于世，顾影无俦；然而不惧者，以无彼此于人故也。”

[3]晋武帝任命李为太子太傅，征召为人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因为祖母上了年纪，坚决辞让不受，晋武帝允许了。李密与人交往，往往公然议论其得失优劣而严厉地责备其人，他常常说：“我独自立于人世，自顾其影而没有伴侣，但我却心无恐惧，就是因为我对别人没有厚此薄彼的缘故。”

[4]吴大赦，以右丞相万镇巴丘。

[4]吴国大赦天下，任命右丞相万镇守巴丘。

[5]夏，六月，吴主作昭明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开苑囿，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陆凯谏，不

听。中书丞华核上疏曰：“汉文之世，九州晏然，贾谊独以为如抱火厝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太半之众，欲与国家为相吞之计，非徒汉之淮南、济北而已也，比于贾谊之世，孰变缓急！今仓库空匮，编户失业，而北方积谷养民，专心东向。又，交趾沦没，岭表动摇，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若舍此急务，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而应烽燧，驱怨民而越白刃，此乃大敌所因以为资者也。”时吴俗奢侈，核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求其富给，庸可得乎！”吴主皆不听。

[5]夏季，六月，吴主兴建昭明宫，俸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都亲自进山督促伐木。大规模地开辟苑囿，兴建土山、楼台，极尽才艺工巧，工程、劳役的花费以亿万计算。陆凯进谏劝阻，也没有用。中书丞华核上疏说：“汉文帝时，九州安逸，唯独贾谊认为，当时的局势就如同在燃烧着的柴堆上睡觉。现在，强大的敌人占有九州之地，拥有一多半民众，计谋着想要吞并我国，不仅仅是汉代时的淮南王、济北王而已。和贾谊的时代相比，哪一个局势更加紧迫？现在国库空虚匮乏，编入户籍的平民，失去谋生的常业，而北方的晋国，积蓄粮食，休养民力，一心一意地谋取东南。另外，交趾陷落，岭外一带不稳固，我们前后都有仇敌，首尾布满威胁，这正是本朝危难的时刻。如果舍弃当前紧迫的事务，尽全力于营造，一旦有意料不到的战乱发生，就要丢下营造之事而响应烽火告急，驱使积怨之民奔赴利刃相接的战场，这便是强大的敌人所乘机加以利用的机会。”当时吴国民风奢侈，华核又上疏说：“现在事情很多而劳役繁杂，百姓贫苦而民俗奢侈，各种工匠制做无用的器物，妇女的打扮华丽浮艳，互相仿效，以唯独没有自己为耻。兵士、平民之家，也在追逐流俗，家里没有一锅米、一石粮的储蓄，出门却穿着丝织的鲜丽服装；上没有尊卑等级的差别，下却有耗财费力的损耗，想得到富裕丰足，岂能够实现？”这些话吴主一概听不进去。

[6]秋，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罢。

[6]秋季，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的爵位被免职。

[7]九月，甲申，诏增使俸。

[7]九月，甲申（十四日），晋武帝下诏，增加官吏的薪俸。

[8]以何曾为太保，义阳王望为太尉，荀为司徒。

[8]晋武帝任命何曾为太保，义阳王司马望为太尉，荀为司徒。

[9]禁星气、谶纬之学。

[9]禁止占星、望气以及谶纬之学。

[10]吴主以孟仁守丞相，奉法驾东迎其父文帝神于明陵，中使相继，奉问起居。巫觋言见文帝被服颜色如平生。吴主悲喜，迎拜于东门之外。既入庙，比七日三祭，设诸倡伎，昼夜娱乐。

[10]吴主任命孟仁署理丞相事，侍奉吴主车驾向东迎其父文帝神灵到明陵。路上使者来往不绝，敬问神灵的日常起居。巫者声称见到了文帝，其服装、面色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吴主又悲又喜，在东门外迎拜。等到把文帝的神灵迎进祖庙，接连在七日之内拜祭子三次，安排了各类歌舞艺人，白天黑夜地娱乐。

[11]是岁，遣鲜卑拓跋沙漠汗归其国。

[11]这一年，晋朝遣返鲜卑的拓跋沙漠汗回国。

四年（戊子、268）

四年（戊子，公元268年）

[1]春，正月，丙戌，贾充等上所刊修律令。帝亲自临讲，使尚书郎裴楷执读。楷，秀之从弟也。侍中卢、中书侍郎范阳张华请抄新律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民；从之。

[1]春季，正月，丙戌（十八日），贾充待人奉上他们所修改的律令，晋武帝来到讲解之处，让尚书郎裴楷在一帝诵读。裴楷是裴秀的堂弟。侍中卢、中书侍郎范阳人张华，请求抄写新律令有关死罪的条目，在驿站张贴，以告示民众，晋武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又诏河南尹杜预为黜陟之课，预奏："古者黜陟，拟议于心，不泥于法；末世不能纪远而专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失于苛细以违本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制，取大舍小，去密就简，俾之易从也！夫曲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文伤理。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岁第其人，言其

优劣。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按其言，六优者超擢，六劣者废免，优多劣少者平叙，劣多优少者左迁。其间所对不钧，品有难易，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曲以法尽也。其有优劣徇情，不叶公论者，当委监司随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虽有考课之法，亦无益也。”事竟不行。

晋武帝又命令河南尹杜预对官吏的进退升降进行考核，杜预上奏说：“古时候进退人才，筹划于心，不拘泥于不法规；到了衰亡之世，不能考虑长久的通行而专求细密、周到，心存疑忌就相信所见所闻，对所见所产生怀疑又相信文书、信札，文书、术札越来越繁琐，为官之道越来越虚伪。魏氏考核官吏的方法，正是汉代京房遗留的法则，其文辞条令可称为极欺细密，然而不足的是苛求细枝末节而违背了主体，所以历代都不能通行无阻。还不如申明唐尧时期的旧制度，取其大而舍其小，去其细密而从其简明，使之易于遵循。要想说透事物的常理，彰明精神实质，全在于人本身；抛开人而依赖法令，就会以文辞、条令损害事理。不如委任显贵的官员，各自考核其所统领范畴内的官吏，每年都进行考查，议论其优劣，这样连续六年，主管人综合六年的情况，审查对其六年的评议，六年成绩都是优良的人，可以超格选拔；六年成绩都是劣的，就要废黜免职。优多劣少的人平级调任，劣多优少的人就要降职。在这当中如有对答不平衡，品评有难有易，主管人自然应当准确地衡量轻重，稍加损益，不必曲折以求尽合于法。有对优劣的品评徇私情，不符合公正的议论的，应当交付监察部门进行劾察。假如使上下公然地容忍过错，那么这就使公正的评论彻底地衰败，即使有对官吏考核的法令，也不会有益处。”这件事到底也没有实行。

[2]丁亥，帝耕籍田于洛水之北。

[2]丁亥（十九日），晋武帝在洛水之北耕种奉祀宗庙的籍田。

[3]戊子，大赦。

[3]戊子（二十日），晋武帝大赦天下。

[4]二月，吴主以左御史大夫丁固为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为司空。

[4]二月，吴主任命左御史大夫丁固为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为司空。

[5]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殂。帝居丧之制，一遵古礼。

[5]三月，戊子（二十一日），皇太后王氏去世。晋武帝居丧期的制度，一概遵循古时倏的礼节。

[6]夏，四月，戊戌，睢陵元公王祥卒，门无杂吊之宾。其族孙戎叹曰：“太保当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间与之言，理致清远，岂非以德掩其言乎！”

[6]夏季，四月戊戌（初二），睢陵元公王祥去世，家中去唁的宾客中没有缺乏德行之人。他的同族兄弟的孙子王戎叹道：“太保王祥在正始时期，没有被列于能言善谈的那一流里，有时候与他交谈，思想情趣清明广远，莫不是他的德掩盖了他言谈方面才能？”

[7]已亥，葬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既虞，除衰服。”诏曰：“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报，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请，诏曰：“患在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前代礼典，质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达丧阙然乎！”群臣请不已，乃许之；然犹冠疏食以终三年，如文帝之丧。

[7]已亥（初三），安葬文明皇后。主管部门上奏说：“安魂的祭礼已经完毕，可以除去丧服，”晋武帝下诏说：“受到母亲一生的爱抚，却没有用几年的时间回报，从感情上不忍心。”主管部门坚持请晋武帝除去丧服，晋武帝下诏说：“我所担忧的是不能够一心一意地尽孝，你们不要为我过度悲伤而忧虑。前代的礼仪典制形式内容也有所不同，何必要用近代的制度加以限制，使通用的丧礼废缺呢？”群臣仍然请求不已，晋武帝便听从了，但是仍然戴白冠，吃素食，坚持了三年，如同为晋文帝守丧一样。

[8]秋，七月，众星西流如雨而陨。

[8]秋季，七月，众多流星落向西方如雨水倾泻而下。

[9]已卯，帝谒崇阳陵。

[9]已卯（十四日），晋武帝拜谒崇阳陵。

[10]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

[10]九月，青、徐、兖、豫四州洪水泛滥。

[11]大司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淮北监军王琛恶之，密表苞与吴人交通。会吴人将入寇，苞筑垒遏水以自固，帝疑之。羊祜深为帝言：“苞必不然。”帝不信，乃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

百姓，策免其官，遣义 阳王望帅大军以征之。苞辟河内孙铄为掾，铄先与汝阴王骏善，骏时镇许昌，铄过见之。骏知台已遣军袭苞，私告之曰：“无与于祸！铄既出，驰诣奉春，劝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苞从之。帝闻之，意解，苞诣阙，以乐陵公还弟。

[11]大司马厂长包长期住在淮南，威望与恩惠在当地很有名。淮北监军王琛憎恨他，秘密地上报，说石苞与吴国相勾结。正巧吴国将要入侵晋，石苞构筑工事，阻断水流以使防卫更加坚固，晋武帝便对石苞产生了怀疑。羊祜深切地对晋武帝说：“石苞肯定不会如此。”晋武帝不相信，下命令以石苞没有料到敌方形势，构筑工事，阻断水流，使百姓劳累被惊扰为由，免去他的官职，派遣义阳王司马望率领大军征召石苞。当时，石苞征召河内孙铄为副官，孙铄从前就与汝阴王司马骏相友善。司马骏当时镇守许昌，孙铄路过那里去他，司马骏知道朝廷已经派出军队袭击石苞，就私下对孙铄说：“你不要卷入祸事里去。”孙铄从司马骏那里来，急驰到寿春，劝说石苞放下兵器、军队，步行走出驿站待罪，石苞听从了他的话。晋武帝听到这个消息，放下了心，石苞来到皇帝殿庭，以乐陵公的身份被遣回了他的住所。

[12]吴主出东关；冬，十月，使其将施绩入江夏，万寇襄阳。诏义阳王望统中军步骑二万屯龙陂，为二方声援。会荆州刺史胡烈拒绩，破之，望引兵还。

[12]吴主出东关；冬季，十月，派他的将领施绩进入江夏，派万入侵襄阳。晋武帝命义阳王司马望统领中军步兵、骑兵二万人驻扎在龙陂，声援江夏与襄阳两方面。这时，荆州刺史胡烈抵御施绩的入侵并打败了施绩，司马望便领兵返回。

[13]误交州刺史刘俊、大都督则、将军顾容前后三攻交趾，交趾太守杨稷皆拒破之；郁林、九真皆附于稷。稷遣将军毛炅、董元攻合浦，战于古城，大破吴兵，杀刘俊、则，余兵散还合浦。稷表炅为郁林太守，元为九真太守。

[13]吴国交州刺史刘俊、大都督则、将军顾容前后三次攻打趾，都因交趾太守杨稷的抵抗而失败了。郁林、九真两地都归附于杨稷。杨稷派将军毛炅、董元攻打合浦，在古城交战，大破吴兵，杀死刘俊、则，剩下的散兵逃回了合浦。杨稷表奏毛炅为郁林太守，董元为九真太守。

[14]十一月，吴丁奉、诸葛靓出芍陂，攻合肥；安东将军汝阴王逡拒却之。

[14]十一月，吴国丁奉、诸葛靓从芍陂出兵，攻打合肥，遭到安东将军、汝阴王司马骏的抵抗，吴兵退却。

[15]以义阳王望为大司马，荀为太尉，石苞为司徒。

[15]晋武帝任命义阳王司马望为大司马，荀为太尉，石苞为司徒。

五年（已丑、269）

五年（已丑，公元269年）

[1]春，正月，吴主立子瑾为皇太子。

[1]春季，正月，吴主立其子孙谨为皇太子。

[2]二月，分雍、凉、梁州置秦州。以胡烈为刺史。先是，邓艾纳鲜卑降者数万，置于雍、凉之间，与民杂居，朝廷恐其久而为患，以烈素著名于西方，故使镇抚之。

[2]二月，晋分出雍州、凉州、梁州的一部分设置秦州，任命胡烈为秦州刺史。从前，邓艾曾经招纳投降的鲜卑人数成万，安置在雍州、凉州之间，与汉民族杂居，朝廷担心日久会生出祸患，因为胡烈西部素有声望，所以派他去镇守安抚。

[3]青、徐、兖三州大水。

[3]青、徐、兖三州洪水泛滥。

[4]帝有灭吴之志。壬寅，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镇东大将军东莞王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

[4]晋武帝有灭吴的志向。壬寅（十一日），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统领荆州诸项军事，镇守襄阳；任命征东大将军卫统领青州诸项军事，镇守襄阳；任命镇东大将军、东莞王司马统领徐各项军事，镇守下邳。

祜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减戍逻之卒，以垦田八百余顷。其给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积。祜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阁之下，侍卫不过十数人。

羊祜对远近百姓都安抚关切，在江、汉地区深得人心。他与吴人开诚布公讲信用，投降的吴人想离开，都听从他们的心愿。羊祜裁减守边、巡逻的士兵，让他们开垦了八百多顷农田。他刚到那里的时候，军队的粮食不足以维持百日，等到了后期，已经有了够吃的十年的积粮。羊祜在军中，时常穿着轻暖的裘皮衣服，衣带宽松，不披挂铠甲。他居住的地方，侍卫也不过十几人。

[5]济阴太守巴西文立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孙流徙中国者，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以倾吴人之望。”帝从之。已未，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其孙京宜随才署吏。”又诏曰：“蜀将傅佥父子，死于其主。天下之善一也，岂由彼此以为异哉！佥息著、募没入奚官，宜免为庶人。”

[5]济阴太守、巴西人文立上书说：“过去流离转徙到中原地区的蜀地名臣的子孙，应当依据他们的才能分级进用，以慰籍巴、蜀之地的民心，以使吴人对我倾心。”晋武帝听从了他的话。已未（二十八日），晋武帝下诏说：“诸葛亮在蜀地竭尽心力，他的儿子诸葛瞻，面临危难守节而死，他的孙子诸葛京，应根据其才能安排官职。”又下诏说：“蜀将傅佥父子，为他们主人而死。天下美好的道德是统一的，怎么能够因为彼此对立就不同样看待呢？傅佥的儿子傅著、傅募，因为是罪犯家属被没入官署做杂役，应赦免他们，成为平民。”

[6]帝以文立为散骑常侍。汉故尚书犍为程琼，雅有德业，与立深交，帝闻其名，以问立，对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禀性谦退，无复当时之望，故不以上闻耳。”琼闻之，曰：“广休可谓不党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6]晋武帝任命文立为散骑常侍。蜀汉从前的尚书、犍为人程琼、德行政 业绩都很有名，与文立有很深的交情。恶武帝听到他的名望，就问文立，文立回答说：“我极其了解这个人，只是他年龄将近八十，禀性谦恭退让，再没有他当年的心愿，所以我没把他的情况告诉您。”程琼听说了文立的话以后，说：“文立可以称之为不结党了，这正是我之所以称赞他的原因。

[7]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宫。

[7]秋季，九月，有异星出现于紫宫星座。

[8]冬，十月，吴大赦，改元建衡。

[8]冬季，十月，吴国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衡。

[9]封皇子景度为城阳王。

[9]晋封皇子司马景度为城阳王。

[10]初，汝南何定尝为吴大帝给使，及吴主即位，自表先帝旧人，求还内侍。吴主以为楼下都尉，典知酤事，遂专为威福；吴主信任之，委以众事。左丞相陆凯面责定曰：“卿见前后事主不忠，倾乱国政，宁有得以奉终者邪！何以专为奸邪，尘秽天听，宜自改厉。不然，方见卿有不测之祸。”定大恨之。凯竭心公家，忠恳内发，表疏皆指事不饰。及疾病，吴主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塘，亦不可听。姚信、楼玄、贺邵、张悌、郭、薛宝、滕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资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辅，愿陛下重留神思，访以时务，使尽其忠，拾遗万一。”邵，齐之孙；莹，综之子；玄，沛人；，南阳人也。凯寻卒，吴主素衔其切直，且日闻何之谮，久之，竟徙凯家于建安。

[10]当初，汝南何定国经担任吴大帝的内侍，等到吴主孙皓即位，何定就自己表白是先帝的旧人，请求还去做内侍。吴主让他当了楼下都尉，掌管买酒买粮等事，他便独断专行，做威做福，吴主信任他，很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办。左丞相陆凯当面指责何定说：“你看看前后侍奉主人不忠诚、祸害扰乱国家政权的人，难道有得以寿终正寝的吗?你为什么专做邪恶事，污染圣上的视听，你应当改掉恶习，不然的话，正要看看你料想不到的祸事。”何定对陆凯恨之入骨。陆凯一心一意为国家，忠诚恳切发自内心，所上表疏全都摆出事实，不为文饰。等陆凯病倒了，吴主派中书令董朝去问陆凯有什么话要说，陆凯陈述道：“何定不可信用，应当授予他朝廷以外的官职。奚熙这个小官，建起浦里田，也不要听他的话。姚信、楼玄、贺邵、张悌、郭、薛莹、滕以及我的同族弟弟陆喜、陆抗，这些人有的清白、忠诚、勤恳；有的资质才能卓越、优秀，他们都是国家贤能的辅佐，希望陛下多留神费心，国家的事与他们商议，使他们各尽忠诚，能够纠正、补漏于万一。”贺邵是贺齐的孙子；薛莹是薛综的儿子；楼玄是沛人；滕是南阳人。陆凯不久就去世了，吴主平时就对陆凯的严厉耿直怀恨于心，况且耳朵里天天听到何定的谗言，日久天长，终于把陆凯的家属放逐到建安去了。

[11]吴主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苍梧太守丹阳陶璜从荆州道，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会于合浦以击交趾。

[11]吴主派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苍梧太守、丹阳人陶璜，沿着荆州道；命令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路，在合浦会合，然后去攻打交趾。

[12]十二月，有司奏东宫施敬二傅，其仪不同。帝曰："夫崇敬师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礼。"

[12]十二月，主管部门上奏晋武帝，太子向两位者师施行恭敬之礼，礼仪应与凡人有所不同。晋武帝说："崇敬师傅的目的，是为了尊道重教，怎么能说臣下不像臣下呢！应当让太子再行拜礼。"

六年（庚寅、270）

六年（庚寅，公元270年）

[1]春，正月，吴丁奉入涡口，扬州刺史牵弘击走之。

[1]春季，正月，吴国丁奉进入涡口，扬州刺史牵弘将他击退。

[2]吴万自巴丘还建业。

[2]吴国万从巴丘返回建业。

[3]夏，四月，吴左大司马施绩卒。以镇军大将军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

[3]夏季，四月，吴国左大司马施绩去世。任命镇军大将军陆抗统领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各地的军事，治所设在乐乡。

抗以吴主政事多阙，上疏曰："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此六国所以并于秦，西楚所以屈于汉也。今敌之所据，非特关右之地，鸿沟以西，而国家外无连衡之援，内非西楚之强，庶政政陵迟，黎民未。议者所恃，徒以长江、峻山限带封域，此乃守国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抚枕，临餐忘食。夫事君之义，犯而勿欺，谨陈时宜十七条以闻。"吴主不纳。

陆抗因吴主处理政事多有过失，上疏说："我听说在恩德均等的情况下，人多的一方可以战胜人少的一方；在力量相同的情况下，安定的的一方可以制服危难的一方，这正是六国之所以被秦吞并、西楚之所以屈服于汉的原因。现在敌人所凭据的，不只是关西地区，不只是鸿沟以西，而国家外没有六国时连衡之援助，内没有当时西楚那样强

大，各种政务衰落，百姓没有得到治理。议论的人们所倚仗的，只不过以长江、高山这些天险为疆界，这是守卫国土中不足为凭的小事，并不是有才智的人首先要考虑的。我每当想到此，半夜里抚摸枕头睡不着，面对饭菜忘记了进食。侍奉君主的道理在于可以冒犯他却不可以欺骗他，我恭敬地陈述于时势合宜的十七条，使您能够听到。”吴主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李勖以建安道不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初，何定尝为子求婚于勖，勖不许，乃白勖枉杀冯斐，擅彻军还，诛勖及徐存并其家属，仍焚勖尸。定又使诸将各上御犬，一犬至直缣数十匹，缨绁直钱一万，以捕兔供厨；吴人皆归罪于定，而吴主以为忠勤，赐爵列侯。陆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见既浅，虽使竭情尽节，犹不足任，况其奸心素笃而憎爱移易哉！吴主不从。

李勖因为走建安那条路不顺利，杀了带路的将官冯斐，带领军队返回。当初，何定曾经为他的儿子向李勖求婚，李勖没有答应，于是何定就说李勖杀冯斐是冤枉了冯斐，李勖是擅自后撤返回的，便杀了李勖、徐存连同他们的家属，还把李勖的尸首焚烧了。何定又让各位将官进献御犬，一头犬的价值高达几十匹细绢，拴狗的缰绳价值一万钱，用这些犬捕捉兔子供应厨房。吴人都归罪于何定，而吴主却认为他忠诚殷勤，赐予他列侯的爵位。陆抗上疏说：“小人不明事理，见识浅薄，即使让他竭心尽力，也还是不能够胜任其职，更何况他一向专心于邪恶，爱与憎在他的心中都是颠倒的呢！”吴主不听从陆抗的话。

[4]六月，戊午，胡烈讨鲜卑秃发树机能于万斛堆，兵败，被杀。都督雍、凉诸军事扶风王亮遣将军刘救之，观望不进。亮坐贬为平西将军，当斩。亮上言：“节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其死。”诏曰：若罪不在，当有所在。”乃免亮官。

[4]六月，戊午（初四），胡烈在万斛堆讨伐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兵败被杀。都督雍州。凉州诸军事的扶风王司马亮，派遣将军刘去救援胡烈，刘观望不前，司马亮获罪被贬为平西将军。刘应当被斩首，司马亮上书说：“部署调度的罪过，是由我而出的，请求宽免刘死罪。”晋武帝下诏说：“假如罪过不在刘，那就应当有承罪之人。”于是免去司马亮的官职。

遣尚书乐陵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讨树机能。树机能兵盛，鉴使秦州刺史杜预出兵击之。预以虏乘胜马肥，而官军县乏，宜并力大运刍粮，须春进讨。鉴奏预乱稽乏军兴，槛车诣廷尉，以赎论。既而鉴讨树机能，卒不能克。

晋朝派尚书乐陵人石鉴代理安西将军，统领秦州各项军事，讨伐秃发树机能。秃发树机能兵力强盛，石鉴派秦州刺史杜预出兵攻打他。杜预认为，敌人乘胜士气正盛，马又肥壮，而官军匮乏，应当集中力量运输草料和粮食，等到春天再出兵进讨。石鉴上奏杜预延误了军用物资的征集调拨，用囚车把他押送到廷尉，以免去侯爵赎罪。后来石鉴征讨秃发树机能，最终也未能取胜。

[5]秋，七月，乙巳，城阳王景度卒。

[5]秋季，七月，乙巳（二十二日），城阳王司马景度去世。

[6]丁未，以汝阴王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镇关中。

[6]丁未（二十四日），晋任命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统领雍、凉等州的各项军事行动，镇守关中。

[7]冬，十一月，立皇子东为汝南王。

[7]冬季，十一月，晋立皇子司马柬为汝南王。

[8]吴主从弟前将军秀为夏口督，吴主恶之，民间皆言秀当见图。会吴主遣何定将兵五千人猎夏口，秀惊，夜将妻子亲兵数百人来奔。十二月，拜秀票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会稽公。

[8]吴主的堂弟、前将军孙秀任夏口督将，吴主憎恨他。民间流传着孙秀早晚会被人算计的说法。正巧这时吴主让何定带着五千名士兵在夏口打猎，孙秀惊慌失措，夜里带着妻子儿女及亲兵几百人来投奔晋朝。十二月，晋朝授予孙秀票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官职，封为会稽公。

[9]是岁，吴大赦。

[9]这一年，吴国实行大赦。

[10]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于并州诸郡，与中国民杂居，自谓其先汉氏外孙，因改姓刘氏。

[10]当初，魏人把南匈奴的五部安置在并州诸郡中居住，与中原地区汉族杂居。南匈奴人自称他们的祖先是汉朝的外孙，所以改姓为刘氏。

七年（辛卯、271）

七年（辛卯，公元271年）

[1]春，正月，匈奴右贤王刘猛叛出塞。

[1]春季，正月，匈奴右贤王刘猛叛逃出边塞。

[2]豫州刺史石鉴坐击吴军虚张首级，诏曰："鉴备大臣，吾反取信；而乃下同为诈，义得尔乎！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

[2]豫州刺史石鉴在攻打吴军时虚报俘获首级的数量，因而获罪，晋武帝下诏说："石鉴身为大臣，我很信任他，而他却恶劣到弄虚做假，从道理上来看，怎么能如此行事呢？现在遣返他回故乡，终身不得再起用。

[3]吴人刁玄诈增谶文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吴主信之。是月晦，大举兵出华里，载太后、皇后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西上。东观令华核等固谏，不听。行遇大雪，道涂陷坏，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车，寒冻殆死，皆曰："若遇敌，便当倒弋。"吴主闻之，乃还。帝遣义阳王望统中军二万、骑三千屯寿春以备之。闻吴师退，乃罢。

[3]吴人刁玄伪造谶文说："黄色的旗帜、紫色的车盖，出现于东南方，最终得天下者，是荆、扬之地的君主。"吴主信以为真，有的最后一天，从华里大规模地出兵，车上载着太后、皇后以及后宫几千人，从牛渚向西进发。东观令华核等人坚持谏阻，吴主不听。行进途中遇到大雪，道路塌陷损毁，兵士身披铠甲，手持兵器，一百个人拉着一辆车子，天气寒冷，几乎要把人冻死，兵士们都说："如果遇到敌兵，我们就倒弋。"吴主听到这些话，就返回了。晋武帝派遣义阳王司马望统率中军二万人、骑兵三千人驻扎在寿春以防备敌军，听到吴军退却的消息，就停止了军事行动。

[4]三月，丙戌，钜鹿元公裴秀卒。

[4]三月，丙戌（初七），钜鹿元公裴秀去世。

[5]夏，四月，吴交州刺史陶璜袭九真太守董元，杀之；杨稷以其将王素代之。

[5]夏季，四月，吴国交州刺史陶璜袭击九真太守董元，将他杀死；杨稷用他的部将王素代替董元。

[6]北地胡寇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之。众胡皆内叛，与树机能共围弘于青山，弘军败而死。

[6]北地胡人进犯金城，凉州刺史牵弘去征讨。内地各族胡人都叛乱，众多的胡人和秃发树机能一同在青山包围了牵弘，牵弘兵败而死。

初，大司马陈骞言于帝曰：“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也，将为国耻。”时弘为扬州刺史，多不承顺骞命，帝以为骞与弘不协而毁之。于是征弘，既至，寻复以为凉州刺史。骞窃叹息，以为必败。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败身没，征讨连年，仅而能定，帝乃悔之。

当初，大司马陈骞对晋武帝说：“胡烈、牵弘都勇而无谋，固执，自以为是，并不是安抚边地的人材，他们终将造成国家耻辱。”当时牵弘任扬州刺史，时常不顺从陈骞的命令，晋武帝认为陈骞是与牵弘不和才对他进行诽谤。于是征召牵弘，牵弘来到，不久又任命为凉州刺史。陈骞暗自叹息，认为必然失败。胡、牵两人果然丧失了与羌戎和睦的关系，兵败身死。连年出兵征讨，仅能维持表面安定，晋武帝于是后悔没听陈骞的话。

[7]五月，立皇子宪为城阳王。

[7]五月，立皇子司马宪为城阳王。

[8]辛丑，义阳成王望卒。

[8]辛丑（二十三日），义阳成王司马望去世。

[9]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自文帝时宠任用事，帝之为太子，充颇有力，故益有宠于帝。充为人巧方，与太尉、行太子太傅荀、侍中、中书监荀勖、越骑校尉安平冯相为党友，朝野恶之。帝问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乐安任恺、河南尹颍川庾纯皆与充不协，充欲解其近

职，乃荐恺忠贞，宜在东宫；帝以恺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会树机能寇乱秦、雍，帝以为忧，凯曰："谁可者？"恺因荐充，纯亦称之。秋，七月，恺酉，以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侍中、车骑将军如故；充患之。

[9]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自晋文帝时就受到宠信而当权，晋武帝能成为太子，贾充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他更加受到晋武帝宠爱。贾充为人虚伪谄媚，他与太尉、行太子太傅荀，侍中、中书监荀勖，越骑校尉、安平人冯相互结为党羽，朝野上下都憎恨他们。晋武帝询问侍中裴楷当今朝政的得失，裴楷回答说："陛下受命于天，四海承受教化，之所以德惠还未能与尧、舜相比，只因为朝廷中还有贾充之徒而已。应当召引任用天下德才兼备的人一同弘扬为政之道，不应当让天下人看到您以个人偏爱用人。"侍中、乐安人任恺，河南尹、颍川人庾纯都与贾充不和，贾充想免除任恺担任的亲近君王的职务，就向晋武帝推荐任恺，说任恺忠诚可靠，应当在东宫任职，晋武帝便让任恺担任太子少傅，而他所担任的侍中职务不变。当时，秃发树机能侵犯、骚扰秦、雍之地，晋武帝为此而忧虑。任恺说："应当派一位有威望、有智谋才略、身居要职的大臣去安抚。"晋武帝问："谁可以担当此任？"任恺乘机推荐贾充，庾纯也推举他。秋季，七月癸酉（二十日），晋武帝命贾充统领秦、凉州各军事，他的侍中、车骑将军职务依旧。贾充对此很忧虑。

[10]吴大都督薛与陶璜等兵十万，共攻交趾，城中粮尽援绝，为吴所陷，虏杨稷、毛炅等。璜爱炅勇健，欲活之；炅谋杀璜，璜乃杀之。则之子允，生剖其腹，割其肝，曰："复能作贼不？"炅犹骂曰："恨不杀汝孙，汝父何死狗也！"王素欲逃归南中，吴人获之，九真、日南皆降于吴。吴大赦，以陶璜为交州牧。璜讨降夷獠，州境皆平。

[10]吴国大都督薛与陶璜等人，率十万大军一同攻打交趾，交趾城中粮尽援绝，被吴兵打破，杨稷、毛炅等人被俘。陶璜爱惜毛炅的勇健，想留他一条性命。毛炅却图谋杀陶璜，陶璜于是杀死毛炅。则的儿子允，破开毛炅的肚子，割下他的肝脏，说："看你还能不能再做贼？"毛炅嘴里还在骂，说："我恨不能杀了你们孙，你爹是一条死狗！"王素想逃回到南中，吴人捉住了他，九真、日南都了降了吴。吴

国大赦罪人，任命陶璜为交州牧。陶璜讨伐征服了夷獠，交州疆界都予平定。

[11]八月，丙申，城阳王宪卒。

[11]八月丙申（十九日），城阳王司马宪去世。

[12]分益州南中四郡置宁州。

[12]晋朝分出益州南部、中部的四个郡，设置宁州。

[13]九月，吴司空孟仁卒。

[13]九月，吴国司孟仁去世。

[14]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14]冬季，十月，丁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15]十一月，刘猛寇并州，并州刺史刘钦击破之。

[15]十一月，刘猛侵犯并州，被并州刺史刘钦击败。

[16]贾充将之镇，公卿饯于夕阳亭。充私问计于荀勖，勖曰："公为宰相，乃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辞之实难，独有结婚太子，可不辞而自留矣。"充曰："然则孰诃寄怀？"勖曰："勖请言之。"因谓冯曰："贾公远出，吾等失势；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劝帝纳贾公之女乎！"亦然之。初，帝将纳卫女为太子妃，充妻郭槐赂杨后左右，使后说帝求纳其女。帝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氏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氏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后固以为请，荀、荀勖、冯皆称充女绝美，且有才德，帝遂从之。留充复居旧任。

[16]贾充将要赴镇守之任，公卿大臣们在夕阳亭为他饯行。贾充悄悄问 荀勖有没有什么计谋，荀勖说："您身为宰相，却被一人所控制，难道不让人小看吗？但是此次之行，推辞掉实在很困难，只有和太子结亲，才可以不用推辞外出之任而自然地留下来。"贾说："那么谁可以去表达我的意愿呢？"荀勖说："请让我去说吧。"因而就对冯说："贾公要是出远门话，我们都会失去权势，太子的婚事还没有定下来，何不劝说武帝纳娶贾公的女儿？"冯也赞同这个主意。当初，晋武帝将要纳卫的女儿做太子之妃，贾充的妻子郭槐贿赂了杨皇后身边的人，让杨皇后劝说武帝请求纳娶贾充的女儿。晋武帝说："卫公的女儿有五可，贾公的女儿有五不可：卫氏种族优秀而且儿子多，容貌美好

而且身材修长，皮肤白洁。贾氏传统妒嫉而且少子女，容貌丑陋，身材矮小，皮肤黑。”但杨皇后坚持为贾氏请求武帝，荀、荀勖、冯都称赞贾充的女儿极其美丽，而且德才兼备，晋武帝于是听从了他们的意见留下贾充仍然担任旧职。

[17]十二月，以光禄大夫郑袤为司空，袤固辞不受。

[17]十二月，晋任命光禄大夫郑袤为司空，郑袤坚决辞让不接受。

[18]是岁，安乐思公刘禅卒。

[18]这一年，安乐思公刘禅去世。

[19]吴以武昌都督广陵范慎为太尉。右将中马丁奉卒。

[19]吴国任命武昌都督、广陵人范慎为太尉。右将军司马丁奉去世。

[20]吴改明年元曰凤凰。

[20]吴国改明年年号为凤凰。

八年（壬辰、272）

八年（壬辰公元272年）

[1]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刘猛，屡破之，潜以利诱其左部帅李恪，恪杀猛以降。

[1]春季，正月，晋监军何桢讨伐刘猛。多次打败刘猛，何桢暗中以利益引诱刘猛的左部帅李恪，李恪杀了刘猛投降了晋。

[2]二月，辛卯，皇太子纳贾妃。妃年十五，长于太子二岁，妒忌多权诈，太子嬖而畏之。

[2]二月，辛卯（十七日），晋皇太子纳贾妃。贾妃年龄十五，比太子大两岁。她生性妒忌，机巧狡诈，太子宠爱她又怕她。

[3]壬辰，安平献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慎，宣帝执政，孚常自退损。后逢废立之际，未尝预谋；景、文二帝以孚属尊，亦不敢逼。及帝即位，恩礼尤重。元会，孚乘舆上殿，帝于阼阶迎拜。既坐，亲奉觞上寿，如家人礼。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虽见尊宠，不以为荣，常有忧色。临终，遗令曰：“有魏贞士河内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衣以时服，敛以素棺。”

诏赐东园温明秘器，诸所施行，皆依汉东平献王故事；其家道孚遗旨，所给器物，一不施用。

[3]壬辰（十八日），安平献王司马孚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司马孚禀性忠诚谨慎，宣帝执政时，司马孚时常自我退让、谦抑。以后每逢帝王废立之际，司马孚都不曾参与谋划。景、文二帝因司马孚属于长辈，也不敢强迫他。到晋武帝即位，对司马孚礼遇格外格厚重、尊贵。元旦朝见群臣，晋武武帝让司马孚乘轿子上殿，晋武帝在阶迎接拜见。司马孚坐下后，晋武帝亲捧上酒杯，为司马孚祝寿，就像普通家中的礼节。晋武帝每次向司马孚行拜礼，司马孚就跪下制止他。司马孚虽然被尊重恩宠，却并不以此为荣耀，常常面有忧虑之色。临终，留下遗言说：“魏朝的忠贞不移的人士、河内人司马孚，字叔达，不像伊尹，不像周公，不像伯夷，不像柳下惠，但是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应当穿上平时的衣服，用朴素的棺材装殓。”晋武帝下令，赐予司马孚专供王公贵族所用的棺木东园温明秘器。各项事宜的施行，全都按照汉代东平献王的先例。司马孚的家属仍遵照司马孚的遗意，凡是朝廷所供给的器具物品，一概不使用。

[4]帝与右将军皇甫陶论事，陶与帝争言，散骑常侍郑微表请罪之。帝曰：“忠谠之言，唯患不闻，徽越职妄奏，岂朕之意。”遂免徽官。

[4]晋武帝和右将军皇甫陶在一起论事，皇甫陶与晋武帝争论起来。散骑常侍郑徽上表，请求给皇甫陶判罪。晋武帝说：“忠城正直的言论，唯恐听不到，郑徽逾越职位，胡乱禀奏，这岂是朕的意思？”于是免去郑徽的官职。

[5]夏，汶山白马胡侵掠诸种，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讨之。典学从事蜀郡何旅等谏曰：“胡夷相残，固其常性，未为大患。今盛夏出军，水潦将降，必有疾疫，宜须秋、冬图之。”晏不听。胡康木子烧香言军出必败；晏以为沮众，斩之。军至观阪，牙门张弘等以汶山道险，且畏胡众，因夜作乱，杀晏，军中惊扰，兵曹从事犍为杨仓勒兵力战而死。弘遂诬晏。云“率已共反”，故杀之，传首京师。晏主簿蜀郡何攀，方居母丧，闻之，诣洛证晏不反。弘等纵兵抄掠广汉主簿李毅言于太守弘农王浚曰：“皇甫侯起自诸生，何求而反！且广汉与成都密迩，而统于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衿领，正防今日之变也。今益

州有乱，乃此郡之忧也。张弘小竖，众所不与，宜即时赴讨，不可失也。”浚欲先上清，毅曰：“杀主之贼，为恶尤大，当不拘常制，何请之有！”浚乃发兵讨弘。诏以浚为益州刺史。浚击弘，斩之，夷三族。封浚关内侯。

[5]夏季，汶山白马胡欺凌、掠夺各民族，益州刺史皇甫晏要去征讨。典学从事、蜀郡人何旅等认谏阻说：“胡夷互相残杀，本来是他们平时的本性，并没有造成大的祸患。现在是盛夏时节，如果出兵，将遇到雨季，必然要发生疾病、瘟疫，应当等到秋、冬季节再谋划这件事。”皇甫晏不听。胡人名叫康木子烧香的人说，军队出去必打败仗。皇甫晏认为他给众人泄气，扰乱军心，就杀了他。军队行进到观孤时，牙门张弘等人因为汶山道路险要难行，又害怕胡人，就趁夜里叛乱，杀死皇甫晏。军中惊慌混乱，兵曹从事、犍为人杨仓统率军队拼力战斗而死。张弘于是诬陷皇甫晏，说：“皇甫晏领着我们共同谋反。”因而杀皇甫晏，首级传送到京成。皇甫晏的主簿蜀郡人何攀，因母亲去世正在守丧，听到这个消息，便到洛阳去证明皇甫晏没有造反。张弘等人放纵兵士抢劫掠夺财物。广汉主簿李毅对太守、弘农人王浚说：“皇甫侯是读书人出身，他有什么可图的而要造反？况且广汉与成都贴近，但却统属于梁州，这其中缘由就是朝廷要以梁州来制约益州的咽喉要害，正为了防范今日的突发事故。如今益州发生动乱，便是本郡的忧患。张弘小子，众人都不屑与其为伍，应当立刻去讨伐，不要失去机会。”王浚还要先向上请示，李毅说：“杀了主人的贼子，罪恶尤其大，应当不受常规限制，还有什么可请示的？”于是王浚便发兵讨伐张弘。晋武帝下诏，任命王浚为益州刺史。王浚攻打张弘，将他杀死，并灭三族。晋朝封王浚为关内侯。

初，浚为羊祜参军，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浚为人志大奢侈，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浚有大才，将以济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转为车骑从事中郎。浚在益州，明立威信，蛮夷多归附之；俄迁大司农。时帝与羊祜阴谋伐吴，祜以为伐吴宜，藉上流之势，密表留浚复为益州刺史，使治水军。寻加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军事。

当年，王浚曾是羊祜的参军，羊祜深知王浚为人。羊祜的侄子羊暨对羊祜说：“王浚为人志向大，好奢侈，不可让他专权，应当有控制他的办法。”羊祜说：“王浚很有才能，足以达到目的，完全可以用他。”

王浚又升迁为车骑从事中郎。王浚在益州，明显地树立自己的威望和信用，蛮夷大都投奔依附他；不久，王浚又升迁为大司农。当时，晋武帝与羊祜秘密谋划讨伐吴国，羊祜认为功打吴国，应当凭借上游地势，就秘密上书晋武帝，请求留下王浚还让他担任益州刺史，派他去治理水军。不久又授予王浚龙骧将军职，掌管益州、梁州各项军事。

诏浚罢屯田军，大作舟舰。别驾何攀以为“屯田兵不过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办，后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诸郡兵合万余人造之，岁终可成。”浚欲先上须报，攀曰：“朝廷猝闻召万兵，必不听；不如辄召，设当见却，功夫已成，势不得止。”浚从之，令攀典造舟舰器仗。于是作大舰，长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

晋武帝命令王浚解散屯田军，大量建造战船。别驾何攀认为，屯田只不过有五六百人，不能很快地把船造出来，后面的船还没有造成，前面造好的船也已经朽烂了。应当召集各郡士兵，凑足一万多人造船，年终就能完成任务。王浚想先向上报告请示，何攀说：“朝廷突然听到要召集一万名兵士的消息，肯定不会同意。不如先自做主张马上去办，假如被拒绝，工程人力已定局，其趋势已不能阻止了。”王浚听从了何攀的话，命令何攀掌管制造战船及所需用具、兵器。于是制做大战船，船身长度为一百二十步，能容纳二千余人，用木头造成楼，筑起望敌军的高台，四面开出可以进出的门，船上可以骑着马往来奔跑。

时作船木柿，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吴郡吾彦取流柿以白吴主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以塞其冲要。”吴主不从，彦乃为铁锁横断江路。

当时造般砍削下的木片，遮盖了江面，顺江水而下，吴国建平太守、吴郡人吾彦，拿着顺江流而下的木片禀报吴主说：“晋国必然有攻吴的计划，应当增加建平的兵力，以堵住要害地区。”吴主不听，吾彦就用铁锁横拦江面，阻断江上通路。

王浚虽受中制募兵，而无虎符；广汉太守郭煌张收浚从事列上。帝召还，责曰：“何不密启而便收从事？”曰：“蜀、汉绝远，刘务尝用之矣。辄收，臣犹以为轻。”帝善之。

王浚虽然接受了朝廷的命令招募兵员，但是他却没有虎符。广汉太守、郭煌人张学就拘捕了王浚的从事而上报。晋武帝召回张学，责备他说：“你为什么不秘密禀告却直接就收捕了他的从事？”张学回答说：“蜀汉之地极其僻远，当年刘备就曾以此地割据。立时收捕了他的，我还觉得这是轻的呢！”晋武帝称赞了他。

[6]壬辰，大赦。

[6]壬辰（十八日），晋朝大赦天下。

[7]秋七月，以贾充为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如故。充与侍中任恺皆 为帝所宠任，充欲专名势而忌恺，于是朝士各有所附，朋党纷然。帝知之，召充、恺宴于式乾殿而谓之曰：“朝廷宜壹，大臣当和。”充、恺等各拜谢。既而充、恺以帝已知而不责，愈无所惮，外相崇重，内怨益深。充乃荐恺为吏部尚书，恺侍觐转希；充因与荀勖、冯承间共谮之，恺由是得罪，废于家。

[7]秋季，七月，晋朝任命贾充为司空，其侍中、尚书令、领兵等职务依旧。贾充与侍中任恺都被晋武帝所宠爱、信任，贾想独占名淮、权势而嫉妒任恺，于是朝中官吏各自都有依附的靠山，各种宗派集团众多而庞杂。晋武帝知道了这些情况，召来贾充、任恺，在式乾殿宴请他们，说：“朝廷应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大臣之间要和睦相处。”贾充、任恺各自拜谢了晋武帝。以后贾充、任恺认为晋武帝已经知道了他们之间不和却又没有责备他们，更加无所顾忌，表面上他们互相推崇、尊重，内心里的怨恨却越来越深。贾充于是荐举任恺任吏部尚书，任恺侍从会见皇帝的机会变少了，贾充便与荀勖、冯一起乘机诬陷任恺，任恺因此获罪，被罢免呆在家里。

[8]八月，吴主征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阐世在西陵，猝被征，自以失职，且惧有谗，九月，据城来降，遣兄子、璇诣洛阳为任。诏以阐为都督西陵诸军事、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领交州牧，封宜都公。

[8]八月，吴主征召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步阐世代居住在西陵，突然被召，自以为是因公事失职，而且害怕有人进了谗言，九月，占据西陵城投降晋国，派侄子步、步到洛阳去当人质。晋朝诏令任命步阐为都督西陵诸事、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兼任交州牧，封步阐为宜都公。

[9]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9]冬季，十月，辛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10]敦煌太守尹璩卒。凉州刺史杨欣表敦煌令梁澄领太守。功曹宋质辄废澄，表议郎令狐丰为太守。杨欣遣兵击之，为质所败。

[10]晋朝敦煌太守尹璩去世。凉州刺只杨欣上表，请示让敦煌令澄兼任太守。功曹宋质擅自废黜了梁澄，上表请让议郎令狐丰任敦煌太守。杨欣派兵攻打宋质，结果被宋质打败。

[11]吴陆抗闻步阐叛，亟遣将军左奕、吾彦等讨之。帝遣荆州刺史杨肇迎阐于西陵，车骑将军羊祜帅步军出江陵，巴东监军徐胤帅水军击建平以救阐。陆抗敕西陵诸军筑严围，自赤溪至于故市，内以围阐，外以御晋兵，昼夜催切，如敌已至，众甚苦之。诸将谏曰："今宜及三军之锐，急攻阐，比晋救至，必可拔也，何事于围，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处势既固，粮谷又足，且凡备御之具，皆抗所宿规，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无备，表里受难，何以御之！"诸将皆欲攻阐，抗欲服众心，听令一攻，果无利。围备始合，而羊祜兵五万至江陵。诸将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可忧者，假令敌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若晋据西陵，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帅众赴西陵。

[11]吴陆抗听到步阐背叛的消息，马上派将军左奕、吾彦等去讨伐。晋武帝派荆州刺史杨肇到西陵迎接步阐，车骑将军羊祜统率步兵进攻江陵，巴东军徐胤率水军攻打建平救援步阐。陆抗命令西陵各军筑造高峻的围墙，从赤溪一直到故市，内可用来围困步阐，外可以此抵御晋兵。阱抗白天黑夜地催逼筑围，就好像敌人已经来到眼前，众人为此异常劳苦。诸位将官进谏说："当前应乘三军的锐气，急速攻打步阐，等晋的救兵到来，必定已克西陵，何必去做筑围事，使士兵、百姓的气力都疲惫了。"陆抗说："西陵城所处的地势已是很稳固了，粮谷又充足，况具所有守备防御的设施、器具，都是我早先西陵任职时所设置准备的，现在反过来攻打它，不可能很快取胜。晋兵到来而我们没有防备，内外受敌，靠什么来抵御？"诸将都想攻打步阐，陆抗想使众人心服，就听任他们去试一试，果然没有得到好处，于是开始齐心协力筑围防守。这时，羊祜的五万兵到了江陵。诸位将官都认为陆抗不适宜去西陵，陆抗说："江陵城坚固，兵员足，没有什么可担忧

的。假如敌人得到了江陵，必然守不住，我们的损失小。如果晋兵占据了西陵，那么南山的众多夷人都会骚乱动摇，这样的话，祸患就不可估量了！”于是，亲自率领部众奔赴西陵。

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土以绝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之，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粮，大费功力。

当初，陆抗因江陵以北道路平坦开阔，命令江陵督张咸兴造大坝阻断水流，浸润平地以断绝敌人侵犯和内部叛乱。羊祜想借大坝阻住的水用船运送粮草，就故意扬言要破坝以通过步兵。陆抗听到这个消息，让张咸急速毁坏大坝，诸将都迷惑不解，多次谏阻陆抗也不听。结果羊祜到了当阳，听说大坝已毁，只好改用车子运粮，耗费子许多人力和时间。

十一月，杨肇至西陵。陆抗令公安督孙遵循南岸拒羊祜，水军督留虑拒徐胤，抗自将大军凭围对肇。将军朱乔营都督俞赞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吴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抗命击之，矢石雨下，肇众死者相属。十二月，肇计屈，夜遁。抗欲追之，而虑步阐畜力伺间，兵不足分，于是但鸣鼓戒众，若将追者。肇众凶惧，悉解甲挺走，抗使轻兵蹑之，肇兵大败，祜等皆引军还。抗遂拔西陵，诛阐及同谋将吏数十人，皆夷三族，自余所请赦者数万口。东还乐乡，貌无矜色，谦冲如常。吴主加抗都护。羊祜坐贬平南将军，杨肇免为庶人。

十一月，晋朝杨肇到达西陵。陆抗命令公安督孙遵沿着南岸抵御羊祜，水军督留虑抵御徐胤，陆抗亲自率领大军凭藉长围与杨肇对峙。将军朱乔营中的都督俞赞逃到了杨肇那里。陆抗说：“俞赞是军队中的旧官吏，了解我军虚实。我常常担心夷兵平时的训练不够，敌人如果围攻，必定先打夷兵防守的地方。”于是当夜更换夷兵，全都用精兵把守。第二天，杨肇果然攻打原来夷兵防守的地方，陆抗下令反击，箭与石块像下雨一样袭来，杨肇的部众死伤不断。十二月，杨肇无计可施，夜里逃走了。陆抗想追杨肇，又担心步阐一直积蓄力量，窥伺时机，自己的兵力不足以分开对付两头，就只擂鼓警戒部众，作出要追

赶的样子来。杨肇的部众恐惧骚动，全都丢弃铠甲脱身而逃。陆抗派轻兵紧随在后，杨肇兵大败，羊祜等人都领兵而还。陆抗于是攻克西陵，杀死步阐以及与他同谋的将吏共几十人，全都夷灭三族，请求对余下几万人赦免。陆抗返回东边的乐乡，脸上没有骄傲、自负之色，还像以往一样谦虚。吴主加封陆抗为都护。晋朝羊祜获罪，被贬为平南将军。杨肇被免去官职成为平民。

吴主既克西陵，自谓得天助，志益张大，使术士尚广筮取天下，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吴主喜，不修德政，专为兼并之计。

吴主攻克西陵后，自认为是得到了上天的佑助，志向益发显扬。他让术士尚广为他占卜是否能得到天下，尚广回答说："吉。庚子年，青色的车盖会进入洛阳。"吴主大喜，不整治政令，一心一意地谋划兼并天下的事情。

[12]贾充与朝士宴饮，河南尹庾纯醉，与充争言。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纯曰："高贵乡公何在？"充惭怒，上表解职；纯亦上表自劾。诏免纯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石苞以为纯荣官忘亲，当除名；齐王攸等以为纯于礼律未有违；诏从攸议，复以纯为国子祭酒。

[12]贾充与晋朝廷官员在一起宴饮，河南尹庾纯喝醉了酒，与贾充争论起来。贾充说："你的父亲年老，不回家去奉养，你是无天无地之人！"庾纯反问："你的先主高贵乡公在何处？"贾充又羞又怒，上表请求辞官；庾纯也上表弹劾自己。晋武帝下诏，免去庾纯官职，按制度让五公府评定他的善恶、得失。石苞认为，庾纯以做官为荣耀而忘记了父母，应当除去其名籍；齐王司马攸等人认为，庾纯并没有违反礼仪、律令。晋武帝听从了司马攸的建议，又任命庾纯为国子祭酒。

[13]吴主之游华里也，右丞相万与右大司马丁奉、左将军留平密谋曰："若至华里不归，社稷事重，不得不自还。"吴主颇闻之，以等旧臣，隐忍不发。是岁，吴主因会，以毒酒饮，传酒人私减之。又饮留平，平觉之，服他药以解，得不死。自杀；平忧懑，月余亦死，徙子弟于庐陵。

[13]去年吴主去华里游玩时，右丞相万与右大司马丁奉、左将军留平密谋说："如果皇上到华里不回来，国家的事情重大，我们就不得不

自己返回了。”吴主听到了他们的话，因为万等人是旧臣，就克制忍耐着没有发做。这一年，吴主借着会见的机会，拿毒酒给万喝，递送酒杯的人暗中把毒酒减少了。吴主又拿着毒酒给留平喝，留平察觉，服别的药解了毒，得以不死。万自杀而死，留平忧愤郁闷，一个多月以后也死了。吴主把万的子侄都放逐到庐陵。

初，请选忠清之士以补近职，吴主以大司农楼玄为宫下镇，主殿中事。玄正身帅众，奉法而行，应对切直，吴主浸不悦。

当初，万请求挑选忠诚、清正的人来补充君主左右的职位，吴主任命大司农楼玄为宫下镇，主管宫中事务。楼玄修身率众，遵奉法度行事，对答恳切耿直，吴主渐渐地心中不快。

中书令领太子太傅贺邵上疏谏曰：“自顷年以来，朝列纷错，真伪相贸，忠良排坠，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时趣。人执反理之评，士吐诡道之论，遂使清流变浊，忠臣结舌。陛下处九天之上，隐百里之室，言出风靡，令行景从；亲洽宠媚之臣，日闻顺意之辞，将谓此辈实贤而天下已平也。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陛下严刑法以禁直辞，黜善士以逆谏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仕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诚非所以保光洪绪，熙隆道化也。何定本仆隶小人，身无行能，而陛下爱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进奸利。安间者妄兴事役，发江边戍兵以驱麋鹿，老弱饥冻，大小怨叹。传曰：‘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今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官、近臣所在兴事，而长吏畏罪，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又，北敌注目，伺国盛衰，长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苇可杭也。愿陛下丰基强本，割情从道，则成、康之治兴，圣祖之祚隆矣！”吴深恨之。

中书令兼太子太傅贺邵上疏进谏说：“自近年以来，百官杂乱，真伪相混。忠良之人被排挤、贬斥，诚实的大臣遭受陷害。因此正真之士削去棱角，而平庸之臣苟且逢迎，揣摩旨意，奉承恭顺，各自都迎合时尚的趋向。人们坚持的是不合道理的评论，说出的是违背道义的言谈，于是使得清高之士变得混浊，忠诚之臣不敢说话。陛下处于九天之上，深居于百里之远的屋室，圣言一出，百姓顺风倾倒，命令传

布，天下紧相追随，如影随形。陛下与受宠、巴结的臣子亲近和协，每天听到的是顺承心意的言辞，将会以为这些人确有德才而且天下也已经平定。我听说振兴国家的君王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荒废紊乱的君方愿意听到别人的称赞。愿意听自己过失的人，他的过失一天比一天减少而福佑也谅到了；喜欢听别人对自己赞誉的人，他的好名声一天一天地丧失而灾祸也就来临。陛下严厉刑法用以制止正直的言辞；摈弃品行高尚的人以拒绝直言规劝，哪怕是一杯酒的过失，死生就得不到保障，做官的人以退职为幸运，居住都城的人以离国为福气，这实在不是保住荣耀的伟业、使道德风习昌盛兴隆的作法。何定本来是地位卑贱的人，身无品行及才能，而陛下却喜爱他的奸巧谄媚，给予他权势。小人谋求进入，必然会进献包藏奸心的好处。何定近来妄地兴起劳役，发动江边防守的兵士去驱赶麋鹿，老人与体弱的人饥寒交迫；成人与孩童怨恨叹息。《左传》说：‘国家兴盛，视百姓如同幼儿；国家衰亡，把百姓当作一棵小草。’现在法律、禁令变得苛刻，赋税征调日益繁杂，宦官、近臣，到处兴起事端，而地方官长害怕获罪，劳苦百姓去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人力担负不起沉重的负荷，家家户户离别四散，叹息之声，使和顺的风气受到了伤害。现在国家没有一年的储备，百姓之家没有度过一个月的积蓄，而后宫中不劳而食的人有一万多。另外，北方的敌人虎视眈眈，窥伺我国的盛衰。长江之险阻，不能长久地依赖，假如我们没有守备的能力，一束苇草当作船就能渡过来。希望陛下充实基础，强化根本，割断私人的情欲，遵循正道，那么周代成王、康王时代的治平之世就会兴起，圣祖孙权开创的基业就会昌盛。”结果吴主对贺邵恨之入骨。

于是左右共诬楼玄、贺邵相逢，驻共耳语大笑，谤讪政事，俱被诘责；送玄付广州，邵原复职；即而复徙玄于交趾，意杀之。久之，何定秽发闻，亦伏诛。

从这时起，吴主左右的人就一起诬陷楼玄与贺邵，说他们二人相逢，停下车子交头接耳，然后一起大笑，毁谤、讽刺政事，于是两人都遭到审讯、谴责，楼玄被送到广州，贺邵受到宽赦恢复了官职。不久，又把楼玄迁徙到交趾，最终杀了他。天长日久，何定邪恶丑陋的行为显露传播来，也被处以死刑。

[14]羊祜归自江陵，务修德信以怀吴人。每交兵，刻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计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送还之。于是吴边人皆悦服。祜与陆抗对境，使命常通：抗遗祜酒，祜饮之不疑；抗疾，求药于祜，祜以成药与之，抗即服之。人多谏抗，抗曰："岂有鸩人羊叔子哉！"抗告其边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吴主闻二境交和，以诘抗，抗曰："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

[14]羊祜从江陵回来以后，致力于整治道德信义以使吴人归顺。每次与吴国交战，都要约定日期才开战，不做乘其不备、突然袭击的打算。将帅当中有要献诡诈计谋的人，羊祜总是给他喝醇厚的美酒，使他酒醉不能说话。羊祜的军队外出在吴境内行走，割子谷子做口粮，全都记下所取的数量，然后送去绢偿还。每次与部众在长江、沔水一带打猎，经常只限于晋的领地，如果禽兽先被吴人所杀伤而后被晋兵所得，都要送还吴人。于是吴国边境的百姓对羊祜心悦诚服。羊祜与陆在边境相对，双方的使者常奉命相互来往，陆抗送给羊祜的酒，羊祜喝起来从不生疑；"陆抗病了，向羊祜求药，羊祜把成药送给他，陆抗也马上就服下。许多人谏阻陆抗，陆抗说："怎么会有用毒酒杀人的羊祜？"陆抗对守边的士兵说："别人专门行恩惠，我们专门做恶，这就等于不战而自己就屈服了。现在双方各自保住疆界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再想占小便宜。"吴主听说双方边境交往和谐，就以此事责难陆抗，陆抗说："一邑一乡都不可以不讲信义，更何况大国呢！我如果不这样做，正是显扬了羊祜的恩惠，对羊祜毫无损伤。"

吴主用诸将之谋，数侵盗晋边。陆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汤用师，纣作淫虐而周武授，苟无其时，虽复大圣，亦宜养威自保，不可轻动也。今不务力农富国，审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赏，训诸司以德，抚百姓以仁，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凋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昔齐、鲁三战，鲁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则？大小之势异也。况今师所克获，不补所丧乎！"吴主不从。

吴主采用诸将的策略，多次侵犯掠夺晋国边境。陆抗上疏说：“从前夏朝多行罪恶而商汤用兵，商纣王邪恶残暴而周武王举起讨伐大斧。假如不到时机，即使至圣之人，也应当积蓄威势而自保，不可以轻举妄动。现在不致力于兴农事以富国，不审查官吏任用贤能，不明确进退、升降的标准，不谨慎地使用刑罚奖赏，不以道德教诲各部门，不以仁爱安抚百姓，而却听任诸将追求功名，穷兵黩武，动不动就耗费数以万计的钱财，士卒凋伤憔悴，敌军还没有削弱而我们却已经很劳累了。现在以争夺天下帝王霸业的资本，去贪图几十几百的小便宜，这是臣下邪恶的便利，并不是国家的良策。从前齐、鲁打了三次仗，鲁人两次克敌制胜，但是，不及转足之间鲁国就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势力的大小有差别，何况如今军队战胜所得到的，还不能够弥补它所丧失的呢！”吴主不听。

羊祜不附结中朝权贵，荀勖、冯之徒皆恶之。从甥王衍尝诣祜陈事，辞甚清辩；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顾谓宾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军法将斩王戎。衍，戎之从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论多毁祜。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羊祜不攀附结交朝廷中的权贵，荀勖、冯之徒都憎恨他。羊祜堂外甥王衍曾经去羊祜那里陈述事情，言辞非常清晰明辨；羊祜对他并不赞赏，王衍拂衣而去。羊祜回过头对宾客们说：“王衍应当能以极大的名声达到高位，然而败坏风俗、损伤教化的必定是他。”等到攻打江陵时，羊祜曾依军法要斩王戎。王衍是王戎的堂弟，所以两人都怨恨羊祜，言谈之间经常诽谤羊祜。当时的人为此有句话说：“二王执掌朝政，羊公一无是处。”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八十卷

晋纪二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泰始九年（癸巳、273）

晋纪二 晋武帝泰始九年（癸巳，公元273年）

[1]春，正月，辛酉，密陵元侯郑袤卒。

[1]春季，正月，辛酉（二十二日），密陵元侯郑袤去世。

[2]二月，癸巳，乐陵武公石苞卒。

[2]二月，癸巳（二十五日），乐陵武公石苞去世。

[3]三月，立皇子祇为东海王。

[3]三月，晋朝立皇子司马祇为东海王。

[4]吴以陆抗为大司马、荆州牧。

[4]吴国任命陆抗为大司马、荆州牧。

[5]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5]夏季，四月，戊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6]初，邓艾之死，人皆冤之，而朝廷无为之辨者。及帝即位，议郎敦煌段灼上疏曰："邓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诛；艾性刚急，矜功伐善，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臣窃以为艾本屯田掌犊人，宠位 已极，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复何所求。正以刘禅初降，远郡未附，矫令承制，权安社稷。钟会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构成其事。艾被诏书，即遣强兵，束身就缚，不敢顾望，诚知奉见先帝，必无当死之理也。会受诛之后，艾官属将吏，愚戆相聚，自共追艾，破坏槛车，解其囚执；艾在困地，狼狈失据，未尝与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谋，独受腹背之诛，岂不哀哉！陛下龙兴，阐弘大度，谓可听艾归葬旧墓，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继封其后，使艾阖棺定谥，死无所恨，则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汤火，乐为陛下死矣！"帝善其言而未能从。会帝问给事中樊建以诸葛亮之治蜀，曰："吾独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邓艾之冤而不能直，虽得亮，得无如冯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孙朗为郎中 。

[6]当初，对于邓艾的死，人们都觉得他冤屈，但是朝廷之中却没有为他辩解的人。等晋武帝即位，议郎敦煌人段灼上疏说：“艾心中怀着极大的忠诚却背着反叛的罪名；平定了巴、蜀之地却受到夷灭三族的惩罚。邓艾性格刚强急躁，夸耀自己的功劳和长处，不能和朋友、同事和谐相处，所以没有人肯为他申辩。我私下认为邓艾本不屯田养牛人，对他来说，光宠荣耀的地位已经达到了极点，功名已经成就，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还有什么可乞求的！当时正因为刘禅刚投降，远处的郡县还没有归附，邓艾假托秉承皇帝旨意，是为了暂且先使国家安定下来。钟会有悖乱忤逆之心，他害怕邓艾的威名，乘着是非难辩之际，构成了这件事。邓艾接受诏书时，立即遣散了手下强兵，投案受拘囚，不敢再有别的想法，因为他心里明白，如果见到先帝必然不会把他处死。钟会被杀之后，邓艾属下的将吏，愚昧不明事理，聚在一起，自发地去追赶邓艾，毁坏了囚车，为邓艾松了绑。当时邓艾处境困难，狼狈而又孤立无援，他与手下的心腹之人平时就没有预谋，因此独自绝无幸免地被杀戮，难道不可悲哀吗？陛下即天子之位，应显扬您的宽弘大度，如果您下令允许邓艾的尸骨归葬于旧墓，归还他的田地房宅，并以邓艾平定蜀国的功绩加封他的后代，使邓艾能够在盖棺之后确定封谥，死而无憾，那么天下那些舍身为名之士以及想要建立功勋的大臣，必然会赴汤蹈火，乐意为陛下献身效命了。”晋武帝很赞许他的话，但却没有照办。后来晋武帝向给事中樊建询问诸葛亮治理蜀国的事情，说：“难道我偏偏不能得到一个像诸葛亮那样的人作我的臣下吗？”樊建跪拜于地，说：“陛下了解邓艾的冤情，却不能为他平反，即使得到诸葛亮，会不会像汉文帝时冯所说的那样，得到了也不能任用呢？”晋武帝笑了，说：“你的话提醒了我。”于是任命邓艾的孙子邓朗为郎中。

[7]吴人多言祥瑞者，吴主以问侍中韦昭，昭曰：“此家人筐箧中物耳！”昭领左国史，吴主欲为其父作纪，昭曰：“文皇不登极位，当为传，不当为纪。”吴主不悦，渐见责怒。昭忧惧，自陈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不听。时有疾病，医药监护，持之益急。吴主饮群臣酒，不问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至昭，独以茶代之，后更见逼强。又酒后常使侍臣嘲弄公卿，发摘私短以为欢；时有愆失，辄见收缚，至于诛戮。昭以为外相毁伤，人长尤恨，使群臣不睦，不为佳事，故但难问经义而已，吴主以为不奉诏命，意不忠尽，积前后嫌忿，遂收昭付

狱。昭因狱上辞，献所著书，冀以此求免。而吴主怪其书垢故，更被诘责；遂诛昭，徙其家于零陵。

[7]吴国有许多谈论吉祥符瑞的人，吴主向侍中韦昭询问这件事，韦昭说：“这不过是人家箱箧里的寻常物罢了！”韦昭担任左国史之职，吴主想给自己的父亲作纪，韦昭说：“文皇帝没有登天子之位，应当作传，不应当作纪。”吴主心中不快，逐渐显露出对韦昭的谴责与怒气。韦昭忧郁恐惧，于是上书陈述自己年事已高，请求免去他侍中及左国史二项官职，但是吴主不允许。有时韦昭得了病吴主派医生、送医药监视护理，催促他快些上朝。吴主召集群臣饮酒，不管能不能喝，一律限定必须喝七升。至于韦昭，唯独用茶代替酒，但以后就越来越强逼他。另外，饮酒之后，吴主经常支使近臣嘲弄公卿大臣，揭露他们的隐私和短处拿来取乐；大臣们这时若有过失，就被拘进起来，甚至于杀头。韦昭认为，不顾脸面地诽谤、中伤，会使人的内心增长怨恨情绪，使群臣之间不和睦，这并不是好事，所以他只是在经义方面发难质问而已。吴主认为韦昭没有奉行他的命令，不忠心尽职，把前前后后对韦昭的愤恨、仇怨都积累起来。于是拘捕了韦昭，把他投进了监狱。韦昭通过狱吏上书陈词，献上了他写的书，希望以此求得赦免。但吴主却责备他的书脏又破旧，愈加责怪他，于是杀死韦昭，把他的家族放逐到零陵。

[8]五月，以何曾领司徒。

[8]五月，晋任命何曾兼任司徒。

[9]六月，乙未，东海王祗卒。

[9]六月，乙未（二十九日），东海王司马祗去世。

[10]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10]秋季，七月，丁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11]诏选公卿以下女备六宫，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嫁娶。帝使杨后择之，后惟取洁白长大而舍其美者，帝爱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不可屈以卑位。”帝怒，乃自择之，中选者以绛纱系臂，公卿之女为三夫人、九嫔，二千石、将、校女补良人以下。

[11]晋武帝下诏，挑选公卿以下人家的女子补充六宫，有隐蔽藏匿的以不敬论处；挑选未结束时，暂时禁止天下嫁娶。晋武帝让杨皇后去挑选美女，杨皇后只挑选肤洁白、身材修长的而舍弃了容貌美丽的女子。晋武帝喜爱卞氏之女，想把她留下。杨皇后说："卞氏是三代为皇后的家族，不能屈尊以就后宫的卑微地位。"晋武帝动了怒，就自己挑选，凡是中选的女子，就用深红色的纱巾系在臂上。公卿之家的女子封为三夫人、九嫔；俸禄二千石的官员以及将校之女，补充良人以下的位置。

[12]九月，吴主悉封其子弟为十一王，王给三千兵，大赦。

[12]九月，吴主把他的十一个子侄都封了王，每个王都配备三千士兵。大赦罪人。

[13]是岁，郑冲以寿光公罢。

[13]这一年，晋朝郑冲以奉光公的身分、地位免职。

[14]吴主爱姬遣人至市夺民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有宠于吴主，绳之以法。姬诉于吴主，吴主怒，假他事烧锯断声头，投其身于四望之下。

[14]吴主的宠妾派人到集市上抢夺百姓的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一向受到吴主的宠幸，他依法处理了这件事。吴主的宠妾向吴主诉说，吴主勃然大怒，借其他事情为由，烧红刀锯截断陈声的头颅，把他的身躯扔到四望山下。

十年（甲午、274）

十年（甲午，公元274年）

[1]春，正月，乙未，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乙未（初二），出现日食。

[2]闰月，癸酉，寿光成公郑冲卒。

[2]闰月，癸酉（十一日），晋朝寿光成公郑冲去世。

[3]丁亥，诏曰："近世以来，多由内宠以登后妃，乱尊卑之序；自今不得以妾媵为正嫡。"

[3]丁亥（二十五日），晋武帝下诏说："近代以来，时常由姬妾登上后妃的位子，乱了尊卑的次序，从现在起，不得以侍妾的身份，任正宗的后妃。

[4]分幽州置平州。

[4]晋朝分出幽州的一部分，设置了平州。

[5]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5]三月，癸亥（初二），出现日食。

[6]诏又取良家及小将吏女五千人入宫选之，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

[6]晋武帝又下诏，召取清白人家以及小将吏家的女子共五千人，入宫进行挑选。母女的号哭声响彻宫中，声音传到了宫外。

[7]夏，四月，已未，临淮康公荀卒。

[7]夏季，四月，已未（二十八日），晋朝临淮康公荀去世。

[8]吴左夫人王氏卒。吴主哀念，数月不出，葬送甚盛。时何氏以太后故，宗族骄横。吴主舅子何都貌类吴主，民间讹言："吴主已死，立者何都也。"会稽又讹言："章安侯奋当为天子。"奋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为之扫除。临海太守奚熙与会稽太守郭诞书，非议国政；诞但白熙书，不白妖言。吴主怒，收诞系狱，诞惧，功曹邵畴曰："畴在，明府何忧！"遂诣吏自列曰："畴厕身本郡，位极朝右，以之语，本非事实，疾其丑声，不忍闻见，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墨，镇躁归静，使之自息。故诞屈其所是，默以见从。此之愆，实由于畴，不敢逃死，归罪有司。"因自杀。吴主乃免诞死，送付建安作船。遣其舅三郡督何植收奚熙。熙发兵自守，其部曲杀熙。送首建业。又车裂张俊，皆夷三族；并诛章安侯奋及其五子。

[8]吴国左夫人王氏去世。吴主悲哀思念，几个月不出门，葬礼非常隆重。当时，由于何太后的缘故，何氏宗族骄傲专横。吴主舅舅的儿子何都，相貌与吴主相似，民间流传的谣言说："吴主已经死了，现在在位的是何都。"会稽又流传谣言说："章安侯孙奋，将要成为天子。"孙奋的母亲仲姬的坟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就为孙奋的母亲打扫坟墓。临海太守奚熙写信给会稽太守郭诞，非议国政，郭诞只是禀告了奚熙的书信，却没的提民间流传的谣言。吴主大怒，把郭诞抓进监狱，郭诞非常害怕，功曹邵畴说："有我邵畴在，太守您不用发愁。"于是他到官吏那里陈述说："我置身于本郡，地位达到了州郡长官的辅佐。我认为人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纭，所说的本来并不是事实，

我憎恨这种毁谤诬蔑的声音，不能够容忍这样的议论让天子看到，所以我想藏污纳垢，不写成文字使这种议论显露，以使议论平静下来，事情自然平息。所以郭诞放弃了他自己正确的主张，而默默地听从了我的意见。这次罪过，实在是因我而起，我不敢逃脱死罪，向主管部门认罪自首。”于是邵畴自杀了。吴主便赦免了郭诞的死罪，把他送那建安去造船。吴主派他的舅舅三郡督何植去拘捕奚熙。奚熙发兵防守，部下将他杀了，把首级送到建业。吴主又车裂了张俊，奚熙与张俊都被灭了三族；同时被杀的还有章安侯孙奋和他的五个儿子。

[9]秋，七月，丙寅，皇后杨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为嗣，常密以访后；后曰：“立子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也！”镇军大将军胡奋女为贵嫔，有宠于帝，后疾笃，恐帝立贵嫔为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骏女芷有德色，愿陛下以备六宫。”帝流涕许之。

[9]秋季，七月，丙寅（初六），晋皇后杨氏去世。当初，晋武帝觉得太子不聪明，担心他不能挑起继承王位的重任，曾经秘密地和皇后商议。皇后说：“立太子是以长子而不以才德，怎么能改变？”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是贵嫔，受到晋武帝的宠爱。杨皇后病重时，担忧晋武帝以后会立贵嫔为皇后，将会威胁太子的地位。她头枕着晋武帝的膝，流着眼泪说：“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既有德，又有容貌，希望陛下选她入宫。”晋武帝流着眼泪答应了。

[10]以前太常山涛为吏部尚书。涛典选十余年，每一官缺，辄择才资可为者启拟数人，得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之。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言之于帝。帝益亲爱之。涛甄拔人物，各为题目而奏之，时称《山公启事》。

[10]晋朝任命前太常山涛为吏部尚书。山涛掌管选拔官吏的职务十几年每当有一个官职空缺，他总是选择几名才能与资历都合适的人，告诉晋武帝，得到武帝诏令，对任用某人有倾向性的意见时，他才明确地为这名人选上奏。因此，晋武帝所任用的人，有的并不是选拔人中最好的。大家对这些情况并不了解，有人就说山涛凭自己举官吏，并禀告晋武帝，晋武帝对山涛却更加亲近宠爱。山涛甄别选拔人材，对每一个人都进行评量品题然后上奏，当时的人把这称为《山公启事》。

涛荐嵇绍于帝，请以为秘书郎；帝发诏征之。绍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况于人乎！”绍乃应命，帝以为秘书丞。

山涛向晋武帝荐举嵇绍，请求晋武帝任用嵇绍为秘书郎。晋武帝下诏征召嵇绍。嵇绍由于父亲嵇康获罪，所以隐居在家，他想拒绝征召，不去赴任。山涛对他说：“我为你想了很久了，天地、四季尚且有消有长，互为更替，更何况对于人呢！”于是，嵇绍答应了任命，晋武帝让他作了秘书丞。

初，东关之败，文帝问僚属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安东司马王仪，之子也，对曰：“责在元帅。”文帝怒曰：“司马欲委罪孤邪！”引出斩之。仪子哀痛父非命，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未尝西向而坐，庐于墓侧，旦夕攀柏悲号，泣泪著树，树为之枯。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家贫，计口而田，度身而蚕；人或馈之，不受，助之，不听。诸生密为刈麦，哀辄弃之，遂不仕而终。

当初，晋在东关一战失败，晋文帝问他的僚属说：“最近这件事，应由谁来承担罪责？”安东司马王仪是王的儿子，他回答说：“责任在元帅。”晋文帝勃然大怒，说：“司马是想把罪过推给我吗？”拉出去把他杀了。王仪的儿子王褒，为他的父亲死于非命而悲痛，他隐居起来传授学业，任凭朝廷三次征召，以及公府、州郡七次授职，他一概不去。晋都城洛阳，位于王褒居住地的西方，王褒从来不面向西就座。他在父亲坟墓的旁边修建茅庐居住，早晚攀着柏树悲哀号哭，眼泪落于树上，天长日久，树因此而干枯。他读《诗经》，每当读到“可怜父母心，生我多辛劳”时，总要再三流泪，他的弟子们因此 就不敢讲习《诗经·蓼莪》篇了。王褒家境贫苦，他计算着人口食用耕种，度量着身材养蚕制衣。有人馈赠物品，他不接受；予以帮助，他不允许。学生们偷偷地帮他割麦，他就把麦子扔了。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去作官。

臣光曰：昔舜诛鲧而禹事舜，不敢废至公也。嵇康、王仪，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晋室可也；嵇绍苟无荡阴之忠，殆不免于君子之讥乎！

臣司马光曰：从前舜诛杀了禹的父亲鲧，而禹却为舜而效力，这是因为禹不敢废弃国家大事。嵇康、王仪的死，都不是因为他们犯了

罪，所以他们二人的儿子不作晋朝的官是可以的。嵇绍假如没有以后在荡阴所表现的忠城，大概就不免遭到君子的讥笑和非议了吧?

[11]吴大司马陆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前乞屯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敝日久，难以待变。臣愚诸王幼冲，无用兵马以妨要务，又，黄让宦官开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场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并力备御，庶几无虞。若其不然，深可忧也！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及卒，吴主使其子晏、景、玄、机、云分将其兵。机、云皆善属文，名重于世。

[11]吴国大司马陆抗病情加重。他上疏说：“西陵、建平，是国家的屏障，地势既处于上流，二郡边境的西面、北面又与敌人的边境接壤。如果敌人泛舟顺流而下，那么就如同星奔电驰一样迅速，到那时，就不能依赖别的地区援助来解救危难了。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关键，不只是国家疆界受到犯的小祸患。我的父亲陆逊，从前在西部边境时曾上书说：‘西陵是国家的西门，虽然说容易防守，但同时容易丧失。假如守不住的话，那就不只是失掉一个郡，就连荆州都会不属于吴所有了。如果西陵有忧患，就要竭尽国家的力量去争夺它。’我过去曾经请求在西陵驻守三万精兵，但是主管的官员遵循常规，不肯派兵赴西陵。自从步阐事件以后，我方兵力愈加损耗。现在我统率着千里方圆的地方，对外抵御着强大的敌人，对内里又安抚各蛮族，上上下下的现有军队，才有几万，久已疲惫，衰败，是很难应付突发的事变的。我认为，诸王年幼，不要给他们配备兵马，使要紧的事务受到损害。另外，对黄门宦官进行招募，使士兵百姓得以躲避兵役，而逃亡的罪人也都进入黄门。我请求特别下诏书对黄门宦官进行检查，凡是清理出来的，都把他们补充到边境地区经常与敌人冲突的地方，以使我所统领的军队，兵员满额为八万，节省、停止众多的事务，集中力量准备防御，也许可以避免忧患。如果不这样作，那就非常令人

担忧了。我死了以后，请特别注意西方边境。”陆抗死后，吴主让陆抗的儿子陆晏、陆景、陆玄、陆机、陆云分别统领陆抗的士兵。陆机、陆云都善于写文章，名声为当世所推重。

初，周鲂之子处，膂力绝人，不修细行，乡里患之。处尝问父老曰：“今时和岁丰而人不乐，何邪？”父老叹曰：“三害不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父老曰：“南山白额虎，长桥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杀之，因投水，搏杀蛟；遂从机、云受学，笃志读书，砥节砺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

当初，周鲂的儿子周处，体力超过常人，他不拘小节，乡里的百姓都认为他是祸患。周处曾经询问乡里的老人说：“如今四时谐调，又是丰收之年，而人们却不欢喜，这是为什么？”老人叹气说：“三害没有除掉，哪里会有快乐！”周处说：“三害是什么？”老人说：“南山的白额虎，长桥的蛟龙，再加上你就是三害了。”周处说：“如果所忧的只限于这三害，那我就能把它除了。”于是，周处进山搜寻老虎，将老虎射死；他跳到河里，与蚁龙搏斗，杀死咬龙；然后他跟随陆机、陆云，向他们求学，专心致志地读书，磨陈操守与德行。过了一年，州郡的官府争相征召他去作官。

[12]八月，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阳陵。帝及群臣除丧即吉，博士陈逵议，以为“今时所行，汉帝权制；太子无有国事，自宜终服。”尚书杜预以为”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服，谅暗以居，心丧终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云谅暗，此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讥景王除丧而讥其宴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暗之节也。之于礼，存诸内而已；礼非玉帛之谓，丧岂衰麻之谓乎！太子出则抚军，守则监国，不为无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谅暗终三年。”帝从之。

[12]八月，戊申（十九日），晋朝在峻阳埋葬了元皇后。晋武帝以及群臣除去丧服，博士陈逵提议，认为“现在所实行的，是汉代帝王暂时制定的丧礼规定，太子没有担负国家大事，自然应当穿丧服一直到守丧期满。”尚书杜预认为：“古时候天子、诸侯守丧三年，开始同样穿丧服齐衰和斩衰，等到葬礼结束，就除下丧服，守丧而居，在心中悼念，度过三年。所以周公不说高宗服丧三年而只说天子居丧，这就

是在心里哀悼、服心丧的制度。叔向不讥讽景王除去丧服却讥讽他饮宴娱乐过早，很明显是说葬礼结束就应当除去丧服，但是景王过早地宴乐，就是违背了还应服心丧的仪节。君对于礼，保存在自己的心里而已，礼并非就是瑞玉缣帛，丧礼难道就是衰麻之类的丧服吗？太子外出则从君出征，守在国都之内是在君王外出时代行处理国政，不能说没有事情可作，所以太子应当哭别之后，除去丧服，居丧三年。”晋武帝同意了。

臣光曰：规矩主于方圆，然庸工无规矩则方圆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于哀戚，然庸人无衰麻则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诗，正为是矣。杜预巧饰《经》、《传》以附人情，辩则辩矣，臣谓不若陈逵之言质略而敦实也。

臣司马光曰：圆规和曲尺的作用是画出圆形和方形，然而平庸的工匠没有圆规和曲尺就不知如何作出方形和圆形来；丧服的作用是为了表达悲哀、伤悼的心情，然而平庸的人没有丧服，就不能尽力表达悲哀伤悼的心情。《诗经·素冠》，正是为此而作。杜预巧妙地假托《经》、《传》以附会人情，倒是很有说服力，但是我却认为，不如陈逵的话质朴简要且厚重诚实。

[13]九月，癸亥，以大将军陈骞为太尉。

[13]九月，癸亥（初四），晋任命大将军陈骞为太尉。

[14]杜预以孟津渡险，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固请为之。及桥成，帝百寮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从桥不立。”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无所施其巧。

[14]杜预认为孟津渡口险要，请求在富平津渡口建造一座黄河桥。有人议论说：“殷、周时期的都城，都建在黄河边上，但是经历了圣人贤人的时代而没有造桥，必定是不宜于建桥的缘故。”但是杜预仍然坚持要造桥。等到桥建起来了，晋武帝和百官一起集会，他举韦酒杯敬杜预说：“如果不是你，这桥就建不起来。”杜预回答说：“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我也没有机会施展我的技巧。”

[15]是岁，邵陵历公曹芳卒。初，芳之废迁金墉也，太宰中郎陈陈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动左右；遂称疾不出，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子孙有婚宦大事，辄密谘焉，合者则色无变，不合则眠寝不

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乔等三人，并弃学业，绝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诏以二千石禄养病，加赐帛百匹，乔以父疾笃，辞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

[15]这一年，邵陵厉公曹芳去世。当初，曹芳被废，迁到了金墉城，太宰中郎、陈留人范粲，穿白色的衣服为他送行，哀伤之情使身边的人都被感动了。这以后，范粲就称病不出门，装疯不说话。他睡在自己的乘车上，脚不踩地。子孙当中如果有婚姻、作官的大事，家人总是悄悄与他商议，他如果表示同意，脸色就没有变化，如果不同意，睡卧就不安稳，他的妻子和儿子因此知道他的想法。他的儿子范乔等三人，一起抛弃了学业，断绝人世间一切事情，在家里侍奉他的疾病，从来不走出他们居住的地区。到晋武帝即位，下诏给范粲二千石俸禄让他养病，又赐给他一百匹缣帛。范乔以父亲病重的缘故，推辞不敢接受。范粲总共三十六年没说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死在他睡卧的车子上。

[16]吴比三年大疫。

[16]吴国接连三年闹起大瘟疫。

咸宁元年（乙未、275）

</咸宁元年（乙未，公元275年）

[1]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戊午朔（初一），晋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宁。

[2]吴掘地得银尺，上有刻文；吴主大赦，改元天册。

[2]吴国挖地时得到了银尺，上面刻着文字，吴主便下令大赦，改年号为天册。

[3]吴中书令贺邵中风不能言，去职数月。吴主疑其诈，收付酒藏，掠考千数，卒无一言，乃烧锯断其头，徙其家属于临海。又诛楼玄子孙。

[3]吴国中书令贺邵得了中风病不能说话，便离职几个月。吴主怀疑他装病，把他拘捕起来，押送到储藏酒的仓里拷打，打了他上千次，他最后也没有说一句话，吴主叫人烧红刀锯割断了他的头颅，把他的家属放逐到临海。吴主又诛杀了楼玄的儿子和孙子。

[4]夏，六月，鲜卑拓跋力微复遣其子少漠汗入贡，将还，幽州刺史卫表请留之，又密以金赂其诸部大人离间之。

[4]夏季，六月，鲜卑人拓跋力微又派他的儿子拓跋沙漠汗到晋朝进献贡品。沙漠汗将要返回的时候，幽州刺史卫上表请求把他留下来，卫又暗地里用金子贿赂鲜卑各部落的着领，挑拔他们与沙漠汗之间的关系。

[5]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

[5]秋季，七月，甲申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6]冬，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庙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

[6]冬季，十二月，丁亥（初五），晋朝追尊晋宣帝司马懿庙号为高祖，晋景帝司马师庙号为世宗，晋文帝司马昭庙号为太祖。

[7]大疫，洛阳死者以万数。

[7]晋国流行大瘟疫，洛阳因瘟疫而死的人，数以万计。

二年（丙申、276）

二年（丙申，公元276年）

[1]春，令狐丰卒，弟宏继立，杨欣讨斩之。

[1]春季，令狐丰去世，他的弟弟令狐宏继他之后任敦煌太守。杨欣前去征讨令狐宏，把他杀死。

[2]帝得疾甚剧，及愈，群臣上寿。诏曰：“每念疫气死亡者，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难邪！”诸上礼者，皆绝之。

[2]晋武帝得病十份严重，等他痊愈了，大臣们都去为他祝寿。晋武帝下诏说：“每当我想到因瘟疫死去的人，就为他们而悲伤。我怎能因为我一个人平安了，就忘记百姓的艰难呢？”于是拒绝了祝贺送礼的人。

初，齐王攸有宠于文帝，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临终，为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王事而泣，执攸手以授帝。太后临终，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情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属意于攸。攸妃，贾充之长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攸素恶荀勖及左卫将军冯倾谄，勖

乃使说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齐王为卿百姓所归，太子虽欲高让，其得免乎！宜遣还藩，以安社稷。"帝阴纳之，乃徙和为光禄勋，夺充权，而位遇无替。

当初，齐王司马攸受到晋文帝的宠爱，晋文帝每当见到司马攸，总是抚摸着床，叫着司马攸的小名说："这是桃符座位！"司马攸几次都差一点被立为太子。晋文帝临死的时候，给晋武帝讲述了汉代淮南王1魏陈思王的遭遇。他流着眼泪，拉着司马攸的手，然后把司马攸的手放在晋武帝的手上。太后临死时，也流着眼泪对晋武帝说："桃符情子急躁，而你这作哥哥的又不慈爱。我的病如果好不了，我很担心你容不下他，我因此嘱咐你，你不要忘记我的话。"后来晋武帝病得很重时，朝野上下都归心于司马攸。司马攸的妻子是贾充的长女。河南尹夏侯和对贾充说："你的二位女婿，与皇帝的亲疏是相等的。树人应当树立有德之人。"贾充不回答，司马攸平素就憎恨荀勖以及左卫将军冯专事谄媚、逢迎，荀勖于是让冯对晋武帝说："陛下前些天的病如果不能痊愈，公卿大臣及百姓们，都对齐王司马攸归心，太子虽然打算谦让，最后也免不了灾祸。应当打发齐王返回他的封国，以使国家安宁。"晋武帝不动声色地采纳了冯的意见，于是把河南尹夏侯和的官职迁为光禄勋，削夺贾充的权，但是地位和待遇不变。

[3]吴施但之乱，或谮京下督孙楷于吴主曰："楷不时赴讨，怀两端。"吴主数诘让之，徵为宫下镇、骠骑将军。楷自疑惧，夏六月，将妻子来奔，拜车骑将军，封丹阳侯。

[3]吴国发生了施但造反作乱的事，有人在吴主面前诬陷京下督孙楷说："孙楷不准时去征讨施但，他是两头观望，脚踏两只船。"吴主多次指责孙楷，召他任宫下镇、骠骑将军。孙楷从此心中又疑忌又害怕，夏季的六月，他带着妻子儿女投奔了晋朝，晋朝任命他为车骑将军，封为丹阳侯。

秋，七月，吴人或言于吴主曰："临平湖自汉末塞，长老言：'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近无故忽更开通，此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之祥也。"吴主以问奉禁都尉历阳陈训，对曰："臣止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退而告其友曰："青盖入洛者，将有衔璧之事，非吉祥也。"

秋季，七月，吴国有人对吴主说："监平湖自从汉末就荒阻塞了，老人们说：'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近来元缘无故，临平湖忽然又开通了，这是天下将要太平，青色车盖进入洛阳的吉祥征兆。"吴主以此事去询问奉禁都尉、历阳人陈训，陈训对他说："我只会望云气，不能通达湖水开通阻塞的奥秘。"陈训退下来就对他的朋友说："青车盖入洛阳，这是说将要有战败面君主投降之事，这并不是吉祥的兆头。"

或献小石刻"皇帝"字，云得于湖边；吴主大赦，改元天玺。

有人献上小石头，上面刻着"皇帝"的字样，献者说，他是在湖边上得到的。吴主因此大赦罪人，改年号为天玺。

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吴主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会稽太守车浚公清有政绩，值郡旱饥，表求振贷，吴主以为收私恩，遣使枭首。尚书熊睦微有所谏，吴主以刀钚撞杀之，身无完肌。

湘东太守张咏不上交赋税，吴主就地杀了他，把他的首级在各郡示众。会稽太守浚公正清廉有政绩。当时，会稽郡大旱，老百姓没有粮食吃，车浚上表，请求借贷救济，吴主认为他是想以私人的恩惠收买民心，就派人杀了他，把头悬挂在柱子上示众。尚书熊睦稍微说了几句劝谏的话，吴主就用刀头上的环把他砸死，身上的皮肉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4]八月，已亥，以何会为太傅，陈骞为大司马，贾充为太尉，齐王攸为司空。

[4]八月，已亥（二十一日），晋朝任命何曾为太傅，陈骞为大司马，贾充为太尉，齐王司马攸为司空。

[5]吴历阳山有七穿骈罗，穿中黄赤，俗谓之石印，云："石印封发，天下当太平。"历阳长言石印发，吴主遣使者以太牢祠之。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书石曰："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还以闻。吴主大喜，封其山神为王，大赦，改明年元曰天纪。

[5]吴因历阳山上有七个洞孔并排罗列，洞孔里面呈黄赤色，当时的习俗把这称之为石印，也就是指石头上的有色彩的纹理。民间流传说："石印显露，天下太平。"历阳官上报石印显现，吴主派遣使者用羊猪牛祭祀。使者造了很高的梯子登上历阳山，用大红色在石头上书

写道："楚地是九州中的岛，吴国是九州之都。扬州之士作天子，四世得治，太平开始。"使者返回，禀告吴主，吴主大喜，封历阳山神为王。大赦罪人，把明年的年号改为天纪。

[6]冬，十月，以汝阴王骏为征西大将军，羊祜为征南大将军，皆开府辟召，仪同三司。

[6]冬季，十月，晋任命汝阴王司骏为征西大将军，羊祜为征南大将军，二人都设立府署，征召属员，仪节与三司相同。

祜上疏请伐吴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吴、会，庶几海内得以休息；而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因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兵役无时得息也。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是以来，十有三年矣。夫谋之虽多，决之欲独。凡以险阻得全者，谓其势均力敌耳，若轻重不齐，强弱异势，虽有险阻，不可保也。蜀之为国，非不险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无战心，诚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刘禅请降，诸营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不于此际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于征戍，经历盛衰，不可长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际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秣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吴缘江为国，东西数千里，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使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保，还趣城池，去长入短，非吾敌也。官军县进，人有致死之志，吴人内顾，各有离散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帝深纳之。而朝议方以秦、凉为忧，祜复表曰："吴平则胡自定，但当速济大功耳。"议者多有不同，贾充、荀勖、冯尤以伐吴为不可。祜汉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进恨于后时哉！"唯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与帝意合，赞成其计。

羊祜上疏请求讨伐吴国，说：“先帝在西面平定了巴、蜀地区，在南面与东吴、会稽地区和平相处，海内几乎可以休息子。但是吴国却再次背信弃义，使边境又生事端。运数中说是由上天所授予，而功勋业绩却必须由人来成就。如果不用一次大规模折行动把敌人彻底消灭，那么兵役就没有停息的时候。平定蜀国的时候，天下人都认为吴国也应当一同灭亡，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谋略虽然很多，却需要独自断。凡是凭借险阻得到保全的，是因为其势力不同，即使有险阻，也保不住。蜀作为一个国家，其地势并非不险，人们都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到了我军进兵之日，却不曾有藩篱的阻碍，我军乘胜席卷而下，直接到子成都，汉中各城，都如栖息之鸟，不敢出动。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抵抗之心，实在是其力量不足以与我相抗衡。等到刘禅请求投降，各个营堡索然离散。现在长江，淮水的险峻不如蜀之剑阁，孙的残暴超过了刘禅，吴人的困苦胜于巴、蜀，而大晋的兵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盛，不在此时平定统一四海，却还坚守要塞防守，使天下为远行守边而窘迫，将士们长年出征，经历盛年而至于衰老，这样下去是不会长久的。现在如果率领梁州和益州之兵沿水路、陆路齐下，荆、楚之兵进逼江陵，平南、豫州的军队直趋夏口，徐、扬、青、兖各路兵马在秣陵会合，这样的话，吴国依凭其一隅之地，抵挡天下之众，必然会分兵把守，所守之处，处处危急。然后，乘其空虚，从巴、汉出奇兵袭击，只要有一处被摧毁，就会引起上下震动，即使再有谋略之士也不能为吴国谋划了。吴国沿着长江建立了国家，其地从东到西有几千里，敌对的战线过于广大，所以没有安宁。孙放纵任性，为所欲为，常常猜忌臣下，结果使将官在朝中感到疑虑不安，兵士于原野困顿疲惫，没有保卫国家的计谋和长久的打算；平常的日子里，尚且考虑是否离去，到了战事临头之际，必然全有反应，终不能齐心协力以效死命，这一点，现在就已经很清楚了。吴人的习性是急而快但不能持久，他们运用弓弩戟盾等兵器不如中原地区的士兵熟练，只有水战是他们所适宜的，但是我军一入吴境，那么长江就不再是他们所要保住的，待他们回过头为奔救城池，正是丢弃了长处而拾起短处，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我军深入敌境，人人有献身效命的决心；吴人牵挂后方，各自怀有离散之心，这样，我军过不了多久，克敌制胜就是必然的了。”晋武帝深为赞同，采纳了羊祜的意见。当时朝廷议事，正为秦州、凉州的胡人而忧虑，羊祜又

上表说："平定子吴国，胡人自然就安定了，现在只应当迅速去成就伟大的功业。"朝中不少人不同意羊祜的意见，贾充、荀勖、冯尤其认为不能伐吴。羊祜汉道："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常占十之七八。上天赐与时机人却不去获取，这岂不是使经历其事的人以后扼腕长叹吗！"当时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与晋武帝意见相合，赞成羊祜的计划。

[7]丁卯，立皇后杨氏，大赦。后，元皇后之从妹也，美而有妇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门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于宗庙，异曰如臣之言，得以免祸。"帝许之。

[7]丁卯（二十一日），晋朝立杨氏为皇后，大赦天下。皇后是元皇后的堂妹，容貌美丽且具有妇女德行。晋武帝当初和皇后订婚的时候，皇后的叔父杨珧上表说："自古以来，一个门里有两位皇后，还没有能够保全其宗族的。我请求把我所上之表收藏在宗庙里，哪一天如果我的话应验了，我也可因此而免于灾祸。"晋武帝答应了他。

十二月，以后父镇军将军骏为车骑将军，封临晋侯。尚书褚、郭奕皆表骏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从。骏骄傲自得，胡奋谓骏曰："卿恃女更 益豪邪！历观交世，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但早晚事耳。"骏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奋曰："我女与卿女作婢耳，何能为损益乎！"

十二月，晋朝任命皇后的父亲，镇军将军杨骏为车骑将军，封为临晋侯。尚书褚、郭奕都上表，说杨骏度量狭隘，不可委以国家重任，晋武帝不听。杨骏骄傲，自以为得意，胡奋对杨骏说："你仗着女儿越来越强横了。历观前代历史，凡是和天子结亲的，没有不遭灭门之祸的，只不过早晚而已。"杨骏说："您的女作不是也在天子家里吗？"胡奋说："我的女儿只是给你的女儿当女仆而已，不可能造成伟么好处或害处！"

三年（丁酉、277）

三年（丁酉，公元277年）

[1]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丙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2]立皇子裕为始平王；庚寅，裕卒。

[2]晋朝立皇子司马裕为始平王；庚寅（十五日），司马裕去世。

[3]三月，平虏护军文鸯督凉、秦、雍州诸军讨树机能，破之，诸胡二十万口来降。

[3]三月，平虏护军文鸯，统领凉州、秦州、雍州各军征讨发树机能，将其打败，胡人各部落共二十万人归降晋。

[4]夏，五月，吴将邵、夏祥帅众七千余人来降。

[4]夏季，五月，吴将邵、夏祥郭领部众七千余人投降了晋。

[5]秋，七月，中山王睦坐招诱逋亡，贬为丹水县侯。

[5]秋季，七月，中山王司马睦因为招募逃亡的罪犯而获罪，被贬为丹水县侯。

[6]有星孛于紫宫。

[6]异星出现于紫宫星座。

[7]卫将军杨珧等建议，以为“古者封建诸侯，所以藩卫王室；今诸王公皆在京师，非捍城之义。又，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帝乃诏诸王各以户邑多少为三等，大国置三军五千人，次国二军三千人，小国一军一千一百人；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风王亮为汝南王，出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伦为赵王，督邺城守事；勃海王辅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以东莞王在徐州，徙封琅邪王；汝阴王骏在关中，徙封扶风王；又徙太原王为河间王；汝南王柬为南阳王。辅，孚之孙也；，孚孙也。其无官者，其无官者，皆遣就国。诸王公恋京师，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玮为始平王，允为濮阳王，该为新都王，遐为清河王。

[7]卫将军杨珧等人建议，认为：“古时候分封诸侯，是为了藩屏护卫王室；现在诸位王公都在京都，这就失去了保卫的意义。另外，异姓诸将领居住在国家边境地区时，应当让皇室的亲戚参与其中。”晋武帝于是下诏书，诸会根据所食户邑的多少被分为三等，大国设置三军共五千人，次国设二军共三千人，小国设一军一千一百人。诸王中任都督的，各自迁往封国使他们靠近任所。八月，癸亥（二十一日），扶风王司马亮为汝南王，出任镇南大将军，总领豫州军事。迁琅邪王司马伦为赵王，督率邺城的防守事务，迁勃海王司马在徐州，被迁封为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在关中，被迁封为扶风王；又迁徒太原王司

马为河间王；汝南王司马柬为南阳王。司马辅是司马孚的儿子，司马是司马孚的孙子。诸王中不担任官职的，都把他们遣返回各自的封国。各位王公留恋京都，一个一个都流着眼泪走子。晋朝又封皇子司马玮为始平王，封司马允为濮阳王，司马该为新都王，司马遐为清河王

其异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封贾充为鲁郡公。追封王沈为博陵郡公。

异姓大臣中有立过大功的，都被封为郡公或郡侯。贾充被封为重郡公。王沈被追封为博陵郡公。

徙封钜平侯羊祜为南城郡侯，祜固辞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让，至心素著，故特见申于分列之外。祜历事二世，职典枢要，凡谋议损益，皆焚其草，世莫得闻；所进达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敢也。"

钜平侯羊祜被徙封为南城郡侯。羊祜坚持推辞不接受。羊祜每当被授予官职和爵位时，经常避让，他的至诚之心一贯有名，所以他被特别许可不接受分封他的官爵。羊祜经历了两代帝王，他一直掌管关键重要的部门。凡是他参与谋划商议的事情，不管是设置或简省，他都把草稿烧掉，使世人不能知道。由羊祜荐举而作了官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推荐的。羊祜常常说："在公众的朝廷里授予官职，但是却让别人向你个人谢恩，这样的事情是我所不敢作的。"

[8]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

[8]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洪水泛滥。

[9]冬，十二月，吴夏口督孙慎入江夏、汝南，略千余家而去。诏遣侍臣诘羊祜不追讨之意，并欲移荆州。祜曰："江夏去襄阳八百里，比知贼问，贼已去经日，步军安能追之！劳师以免责，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类皆与州相近，以兵势好合恶离故也。疆场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辄徙州，贼出无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据也。

[9]冬季，十二月，吴国夏口督孙慎进犯江夏、汝南，抢动了一千多家然后离去。晋武帝下诏，派身边的大臣责问羊祜，不追击讨伐孙慎是什么意思；晋武帝还打算迁徙荆州。羊祜说："江夏距离襄阳有八百里，等知道了贼人的消息，贼人已经离开几天了，步兵如何能追上他们？为了使自己免遭责备，就让部队受苦受累，这不是我的愿望。

从前，魏武帝设置都督，大抵都州相接近，就是因为喜欢力集中而厌恶兵力分散的缘故。战场上的事情，一彼一此，只是要谨慎防守而已。如果总是迁州，贼人出没无常，也不知把州设在哪里才便于据守。”

[10]是岁，大司马陈骞自扬州入朝，以高平公罢。

[10]这一年，大司马陈骞从杨州入朝廷，以高平公的身份免职。

[11]吴主以会稽张多所谮白，甚见宠任，累迁司直中郎将，封侯。其父为山阴县卒，如不良，上表曰：“若用为司直，有罪乞不从坐。”吴主许之。表置弹曲二十人，专纠司不法，于是吏民各经爱憎互相告讦，狱犴盈溢，上下嚣然。大为奸利，骄奢暴横，事发，父子皆车裂。

[11]会稽人张经常在吴主面前搬弄口舌，诬陷别人，因而深受吴主宠爱信任，被多次升迁，任司直中郎将，还被封为侯。张的父亲在山阴县当差，知道张不是善良之辈，就上表说：“如果任用张为司直，我请求，他犯了罪不要牵连到我。”吴主答应了他。张上表，设置弹曲二十人，专门负责举报检查种种不法行为。于是官吏百姓各自凭自己的好恶互相告发检举，一时间监狱里人满为患，上上下下，人人惶恐不安。而张却借机为自己在谋私利，骄奢专横。后来张的罪恶暴露出来，父亲儿子都曹车袭的酷刑。

[12]卫遣拓跋沙漠汗归国。自沙漠汗入质，力微可汗诸子在侧者多有宠。及沙漠汗归，诸部大人共谮而杀之。既而力微疾笃，乌桓王库贤亲近用事，受卫赂，欲扰动诸部，乃砺斧于庭，谓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谗杀太子，欲尽心收汝曹长子杀之。”诸大人惧，皆散走。力微以忧卒，时年一百四。子悉禄立，其国遂衰。

[12]卫送拓跋沙漠汗回国。自从沙漠汗入中原作人质，拓跋力微可汗身边的儿子们大多受到力微可汗的宠爱。沙漠汗回国以后，各部落的首领一起诬陷并且杀了他。不久，拓跋力微可汗病倒了，病势沉重。乌桓王库贤由于与力微可汗亲近而当权，他受了卫的随赂，想把各部落搅乱。于是他在朝堂上磨斧 子，对各部落首领说：“可汗恨你们进谗言杀了太子，要把你们的长子都抓起来杀了。”部落首领们害怕，都四散逃跑。力微可汗由于忧虑而去世，死时年龄一百零四岁。他的儿子拓跋悉禄继位。鲜卑国从此就衰落了。

初，幽、并二州皆与鲜卑接，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多为边患。卫密以计间之，务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功，封其弟为亭侯。

当初，幽州并州都和鲜卑接壤，东边有务桓，西边有力微，经常成为边境地区的祸患。后来，卫秘密地用计谋离间鲜卑各部，结果务桓投降晋国而力微死去。朝廷表彰卫的功勋，封卫的弟弟为亭侯。

四年（戊戌、278）

四年（戊戌，公元278年）

[1]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庚午（初一），出现日食。

[2]司马督东平马隆上言："凉州刺吏杨欣失羌戎之和，必败。"夏，六月，欣与树机能之党若罗拔能等战于武威，败死。

[2]司马督东平人马隆上书说："凉州刺史杨欣丧失了与羌戎之间的和睦关系，他必然要失败。"夏季，六月，杨欣与秃发树机能的党羽若罗拔能等人在武威作战，兵败身死。

[3]弘训皇后羊氏殂。

[3]弘训皇后羊氏去世。

[4]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帝命乘辇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陈伐吴之计，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数入，更遣张华就问筹策，祜曰："孙暴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将为后患矣！"华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护诸将，祜曰："取吴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后，当劳圣虑耳。功名之际，臣不敢居；若事了，当有所付授，愿审择其人也。

[4]羊祜因病请求入朝见晋武帝。到了朝廷，晋武帝让他乘着车子上殿，不行拜礼坐下。羊祜向晋武帝当面陈述伐吴的计划，晋武帝非常赞赏。因为羊祜有病，不便一次一次地面见晋武帝，晋武帝便派张华去羊祜那里询问伐吴的谋划。羊祜说："孙凶暴残酷已经到了极点，如果现在行动，可以不战而取胜。假如孙不幸而死去，吴人再立一个贤明的君主，那么我们虽然有百万之众，长江也不是我们可以窥伺的了，这样就将成为后患！"张华非常赞同他的话。羊祜说："成就我的志向的人，就是你。"晋武帝想让羊祜卧病在车上总领各位将领，羊祜

说："夺取吴国我不一定要去，但是等平吴之后，就要劳累您圣明的思虑了。我不敢居于功绩与名声之间，但是如果事情结束，应当委派官员去东南地区镇抚时，希望您慎重地选择合适的人选。"

[5]秋，七月，已丑，葬景献皇后于峻平陵。

[5]秋季，七月，已丑（二十二日），晋朝在峻平陵埋葬了景献皇后。

[6]司、冀、兖、豫、荆、扬州大水，螟伤稼。诏问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书杜预上疏，以为："今者水灾东南忧剧，宜敕兖、豫等诸州留汉氏旧陂，缮以蓄水，馀皆决沥，令饥者尽得鱼菜螺之饶，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滇淤之田，亩收数此文明年之益也。典牧种牛有四万五千余头，不供耕驾，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给民，使及春耕种，谷登之后，责其租税，此又数年以后之益也。"帝从之，民赖其利。预在尚书七年，损益庶政，不可胜数，时人谓之"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

[6]司、冀、兖、豫、扬各州洪水泛滥，螟虫毁坏了庄稼。晋武帝下诏书询问主管人说："用什么来帮助老百姓呢？"度支尚书杜预上疏认为："当前的水灾，以东南地区尤其严重。应当告诫兖、豫等各州，修理汉代遗留下来的池塘，用来蓄水，把多余的水引走。这样，饥饿的百姓就可以得到丰足的螺蚌鱼菜充饥，这是眼前就能得益的每日的供给。等到大水退了以后，淤泥的田地，每亩能收获几种粮食，这又是明年就能得到的好处。另外，朝廷的典牧官有四万五千多头种牛，这些牛不耕田，不驾车，甚至有的牛到老鼻也不穿绳。可以把这些牛分给百姓使用，让这些牛赶上春天的耕种，等到粮食丰收以后，再向老百姓索取租税，这又是几年以后可以得到的好处。"晋武帝采纳了杜预的意见，老百姓以此得到了利益。杜预任尚书七年，经他斟酌修正的种政务数不胜数，当时的人称他为"杜武库"，意思是说他富有才干，像一个储藏武器的仓库，无所不有。

[7]九月，以何会为太宰；辛巳，以侍中、尚书令李胤为司徒。

[7]九月，晋朝任命何曾为太审。辛巳（十五日），任命侍中、尚书令李胤为司徒。

[8]吴主忌胜已者，侍中、中书令张尚，绂之孙也，为人辩捷，谈论每出其表，吴主积以致恨。后问："孤饮酒可以方谁？"尚曰："陛下

有百觚之量。”吴主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因发怒，收尚。公卿已下百余人，诣宫叩头，清尚罪，得减死，送建安作船，寻就杀之。

[8]吴主嫉妒比他强的人。侍中、中书令张尚，是张纮的孙子。张尚能言善辩有口才，谈论起来往往出人意外，吴主天长日久积下了圣他的憎恨。后来有一次吴主问张尚：“我喝酒可以和谁相比？”张尚回答说：“陛下有能饮百觚的酒量。”吴主说：“张尚明明知道孔丘没有作君主，他还要拿我和孔丘相比。”因为古谚有：“尧饮千钟，孔子百觚”之说，于是勃然大怒，把张尚抓了起来。公卿取下的官吏一百多人，到宫里去叩头，替张尚请罪，张尚这才得以减罪免死，被送到建安去造船。但不久吴主就把他杀了。

[9]冬，十月，征征北大将军卫为尚书令。是时，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每欲陈启而未敢发；会侍宴陵云台，阳醉，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邪？”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谬曰：“公真大醉邪？”于此不复有言。帝悉召东宫官属，为设宴会，而密封尚书疑事，令太子决之。贾妃大惧，倩外人代对，多引古义。给使张泓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而答诏多引古义，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对。”妃大喜，谓泓曰：“便为我好答，富贵与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写，帝省之甚悦。先以示，大踖，众人乃知尝有言也。贾充密遣人语妃云：“卫老妈，几破汝家！”

[9]冬季十月，晋朝征召北大将军卫任尚书令。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太子糊涂愚蠢，不能负起王位继承人的重任。卫每次想向晋武帝陈说这件事都没敢开口。后来，有一次陪晋武帝在陵云台宴饮，卫假装醉了酒，跪在晋武帝的床前说：“我有事情要向您启奏。”晋武帝说：“你要说什么？”卫欲言又止一共三次，趁势用手抚摸着床说：“这个座位可惜了。”晋武帝明白了他的意思，也顺着他说道：“你真是大醉了。”从这以后，卫对这件事不再提起。晋武帝把东宫的官吏都召集到一起，为他们设宴，他把尚书决定不下来的事情密封起来，让太子决断应如何处理。贾妃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恐惧，就借助外人代替太子回答问题，引用了很多古义。给使张泓说：“太子不学，这是陛下所了解的，但是答题引用许多古义，这必然会引起陛下对起草人的责问，

反而更增加了太子的过错与不足，倒不如直以意思来回答问题。”贾妃听了非常高兴，对张泓说：“你这就给我好好地答题，我和你共享富贵。”张泓立即动手准备草稿，让太子亲笔抄录下来，晋武帝了之后非常高兴。先拿给卫看，卫局促不安，众人于是知道了卫曾经说过太子的话。贾充秘密派人对贾妃说：“卫这个老奴才，差点破了你的家。

[10]吴人大佃皖城，欲谋入寇。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遣扬州刺史应绰攻破之，斩首五千级，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践稻田四千余顷，毁船六百余艘。

[10]吴人在皖城大规模地屯田，想图谋进犯。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派遣扬刺史应绰去攻打皖城，打败了吴军。斩首五千级，焚烧储备的粮食一百八十余万斛，践踏了稻田四千多顷，毁坏船只六百余艘。

[11]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焚之于殿前。甲申，敕内外敢有献奇技异服者，罪之。

[11]十一月，辛巳（十六日），太医司马程据，献上用雉适合鸡头上的羽 毛制成的裘衣，晋武帝在殿前把这件羽毛衣焚烧了。甲申（十九日），晋武帝告诫朝廷内外，如果有敢于献上奇特的技艺或者怪异的服装的，就判他的罪。

[12]羊祜疾笃，举杜预自代。辛卯，以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祜卒，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泪沾须鬓皆为冰。祜遗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帝曰：“祜固让历年，身没让存，今听复本封，以彰高美。”南州民闻祜卒，为之罢市，巷哭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祜游岘山，襄阳人建碑立庙于其地，岁时祭祀，望其碑者无不流涕，因谓之堕泪碑。

[12]羊祜病重，荐举杜预代替他。辛卯（二十六日），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去世，晋武帝哭得特别哀伤。那天天气很冷，晋武帝流下的眼泪沾在胡须和鬓发上，立刻成了冰。羊祜留下遗言，不让把南城侯印放入棺木。晋武帝说：“羊祜坚持谦让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人死了而谦让的美德还在。如今就按他的意思办，恢复他原来的封号，以彰明他高尚的美德。”荆州的百姓们听到羊祜去世的消息，为他罢市，在里巷里聚在一起哭泣，哭声接连不绝。就连吴国守卫边境的将士们也为羊祜的死而流泪。羊祜喜欢游岘山，

襄阳的百姓们谅在岘山上建庙立碑，一年四季祭祀。望着这座碑的人没有不落泪的，所以人们称这座碑为堕泪碑。

杜预至镇，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政，吴之名将也，耻以无备取败，不以实告吴主。预欲间之，乃表还其所获。吴主果召政还，遣武昌监留宪代之。

杜预到任后，他挑选精兵，袭击吴国西陵督张政，使吴兵大败。张政是吴的名将，他因为没有防备而打了败仗，感到羞耻，所以没有把实情告诉吴主。杜预想使离间计，于是公开地把战斗中的缴获都学给了吴国。吴主果然召回了张政，派武昌监留宪代替张政。

[13]十二月，丁未，朗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养，过于人主。司隶校尉东莱刘毅数劾奏曾侈汰无度，帝以其重臣，产问。及卒，博士新兴秦秀议曰："曾骄奢过度，名被九域。宰相大臣，人之表仪，若生其情，死又无贬，王公贵人复何畏哉！谨按《谥法》，'各与实爽曰缪，怙乱肆行曰丑'宜谥缪公。"帝策谥曰孝。

[13]十二月丁未（十三日），晋朗陵公何曾去世。何曾自己生活豪华奢侈，超过了君主。司隶校尉、东莱人刘毅，多次揭发检举何曾奢侈无度，晋武帝因为何曾是身居要职的大臣，所以不去过问。何曾死后，博士、新兴人秦季议论说："何曾骄奢过度，名声传遍了九州。宰相大臣是作人的表率，如果活着的时候随心所欲，死了以后又不受贬抑，那么王公贵人还怕什么呢？我恭敬地根据《谥法》所说'名与实在差失叫作缪；乘乱取利、肆意妄为叫作丑'，觉得应当为何曾定谥号为缪公。"晋武帝没有采纳秦秀的建议，下令赐何曾谥号为孝。

[14]前司隶校尉傅玄卒。玄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坐而待旦；由是贵游震慑，台阁生风。玄与尚书左丞博陵崔洪善，洪亦清历骨鲠，好面折人过，而退无后言，人以是重之。

[14]前任司隶校尉傅玄去世。傅玄性格严厉急躁，常常向皇帝上奏揭发罪行的文状，有时完正当黄错时分，傅玄也手捧状子，整理好上朝用的簪笔和身上的衣带。由于心绪不宁而无法入睡，他就坐在那里等待天亮。因此王公贵族震动恐惧，而政府官署却增添了气势。傅玄与尚书左丞、博陵人崔洪友好。崔洪也是清廉严历正直的人，喜好当面斥责别人的过失，但在背后却不议论别人，人们因此而尊重他。

[15]鲜卑树机能久为边患，仆射李请发兵讨之，朝议皆以为出兵重事，虏不足忧。

[15]鲜卑人秃发树机能，长久以来一直是边境地区的祸患。仆射李请求发兵征讨树机能，朝廷议事时，大臣们都认为出兵是重大的事情，而树机能还不值得朝廷忧虑。

五年（己亥、279）

五年（己亥，公元279年）

[1]春，正月，树机能攻陷凉州。帝甚悔之，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者？”司马督马隆进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贼，何为不任，顾方略何如耳！”隆曰：“臣愿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帅之以西，虏不足平也。”帝许之。乙丑，以隆为讨虏护军、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见兵已多，不宜横设赏募，隆小将妄言，不足信也。”帝不听。隆募能引弓四钧、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标简试，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请自至武库选仗，武库令与隆忿争，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当毕命战场，武库令乃给以魏时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报取，仍给三年军资而遣之。

[1]春季，正月，秃发树机能攻陷了凉州。晋武帝异常悔恨，在朝廷上叹道：“有谁能为我征讨此虏？”司马督马隆上前说道：“陛下如能任用我，我能平定树机能。”晋武帝说：“你如果一定能平定贼人，我为什么不用你，只是你的计谋策略怎么样？”马隆说：“我打算招募三千名勇士，不管他们是从哪儿来、从前是干什么的，率领他们向西去，一个树机能都不够我打的。”晋武帝同意了。乙丑（初一），任命马隆为讨虏护军、武威太守。官员们都说：“我们目前的兵员就已经很多了，不应当再任意地设立赏格与招募，马隆这个小将不过是胡说，不值得相信他。”晋武帝不听。马隆招募的标准是，只要能拉开一百二十斤力的弓，能拉开相当于九石力的弩，就录取。他立下标准考试挑选，从早晨到中午，招了三千五百人，马隆说：“足够了。”又请求亲自到武器库里去挑选兵器，武库令愤怒地和他吵了起来。御史中丞向皇帝告发马隆，马隆说：“我将要地战场上尽力效命，武库令却给我魏时的朽烂兵器，这可不是陛下委派我的用心。“晋武帝下令，武器库中的兵器任马隆挑选，仍然供给他三年的军用物资，然后就派他出发。

[2]初，南单于呼厨泉以兄於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及魏武帝分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豹子渊，幼而隽异，师事上党崔游，博习经史。尝谓同门生上党朱纪、雁门范隆曰："吾常耻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业，绛、灌遇文帝而兴庠序之教，岂不惜哉！"于是兼学武事。及长，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貌魁伟。为任子在洛阳，王浑及子济皆重之，屡荐于帝，帝召与语，悦之。济曰："渊有文武长才，陛下任以东南之事，吴不足平也。"孔恂、杨珧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渊才器诚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凉州覆没，帝问将于李，对曰："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刘渊一将军之号，使将之而西，树机能之首可指日而枭也。"孔恂曰："渊果枭树机能，则凉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

[2]当初，南单于呼厨泉任命他哥哥於扶罗的儿子刘豹为左贤王。后来魏武帝把匈奴分为五部，任命刘豹为左部帅。刘豹的儿子刘渊，年幼却俊秀出众。他拜上党人崔游为师，广博地学习经与史。他曾经对与他同门的学生、上党人朱纪和雁门人范隆说："我常常为随何、陆贾没有武功，绛侯、灌婴没有文才而感到羞愧。随何、陆贾遇到了汉高帝却不能建立封侯的业绩；绛侯、灌婴遇到了汉文帝动不能振兴文化教育，这难道不可惜吗？"于是他在习文的同时也兼学武功。等他长大了，长臂善于射箭，体力超过常人，身材高大魁梧。他因为是人质，所以留在洛阳。王浑与儿子王济都很器重刘渊，多次向晋武帝荐举。晋弄帝就召来刘渊与他交谈，结果非常喜欢他。王济说："刘渊有文武英才，陛下把东南的事情委任于他，平定吴国都不够他施展的。"孔恂、杨珧说："刘渊非我族类，必然与我们不是一条心。刘渊的才能器量确实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但是却不能重用他。"后来凉州陷落，晋武帝问李，可以用谁为将去救凉州。李回答说："陛下如果真能把匈奴五部的人都发动起来，给刘渊一个将军的名号，让他率领匈奴人向西进发，那么树机能的头颅示众就指日可待了。"孔恂说："刘渊要是真杀了树机能的头示众，那么凉州的祸患就会更深子。"晋武帝于是没有任用刘渊。

东莱王弥家世二千石，弥有学术勇略，善骑射，青州人谓之"飞豹"。处士陈留董养见而谓之曰："君好乱乐祸，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渊与弥友善，谓弥曰："王、李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荐，适

足为吾患耳。”因欷流涕。齐王攸闻之，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浑曰：“大晋方以信怀殊俗，奈何以无形之疑杀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浑言是也。”会豹卒，以渊代为左部帅。

东莱人王弥的家世袭二千石俸禄。王弥有学问，勇猛而有谋略。他善于骑射，青州人称他为“飞豹”。他喜欢打抱不平。隐士陈留人董养看到他就对他 说：“你是一个喜好动乱和灾祸的人，如果天下有乱事，你就连士大夫都不想作了。”刘渊和王弥很友好，刘渊对王弥说：“王浑和李因为与我是同乡所以了解我，他们时常向晋武帝荐举我，这却正是我的忧虑。”说着就抽泣流泪了。齐王司马攸知道了这件事，他对晋武帝说：“陛下如不除掉刘渊，我恐怕并州不能够长久安宁了。”王浑说：“大晋正要以信义来安抚异族，为什么要为了无形的怀疑，就要杀了人家入侍皇帝的儿子呢？为什么恩惠的气度就不能宽宠大量呢？”晋武帝说：“王浑说得对。”这时刘豹去世了，刘渊继位作了左部帅。

[3]夏，四月，大赦。

[3]夏季，四月，晋朝大赦天下。

[4]除部曲督以下质任。

[4]晋朝废除部曲督以下官员纳人质的规定。

[5]吴桂林太守允卒，其部在分给诸将。督将郭马、何典、王族等累世旧军，不乐闻别，会吴主料实广州户口，马等因民心不安，众攻杀广州督虞授，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使典攻苍梧，族攻始兴。秋，八月，吴以军师张悌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为司徒，执金吾滕为司空；未拜，更以为广州牧，帅万人从东道讨郭马。马杀南海太守刘略，逐广州刺史徐旗。吴主又遗徐陵督陶浚将七千人，从西道与交州牧陶璜共击马。

[5]吴国桂林太守允去世。允的部曲应当分别归属于各个将领。督将郭马、何典、王族等人几代都在这支军队中，不愿意分离。这时，吴主正在调查、核实广州的户口，郭马等人就乘民心不安的时机，聚众起事，杀子广州督虞授，郭马自己封为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派何典去攻打苍梧，派王族去进攻始兴。秋季，八月，吴国任命军师张悌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为司徒，执金吾滕为司空。还没来得及授

官，又任命滕为广州牧，率领一万人从东路去讨伐郭马。郭马杀了南海太守刘略，赶走了广州刺史徐旗。吴主又派遣徐陵督陶率领七千人，从西路与交州牧陶璜一起攻打郭马。

[6]吴有鬼目菜，生工人黄家；有买菜，生工人吴平家。东观案图书，名鬼目曰芝草，买菜曰平虑草。吴主以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

[6]吴国发现了鬼目菜，生长在工人黄家里；又发现了买菜，生长在工人吴平家。负责管理国家图书的官吏，查考书籍，给鬼目菜起名叫芝草；买菜起名叫平虑草。吴主任命黄为侍芝郎，吴平为平虑郎，授予他们银印和青色的绶带。

吴主每宴群臣，咸令沈醉。又置黄门郎十人为司过，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视谬言，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记录为罪，或剥人面，或凿人眼。由是上下离心，莫为尽力。

吴主每次宴会群臣都要把大臣们灌醉。他设置了黄门郎十人，专门负责搜集大臣们的过失。每次宴会结束以后，这十个人就向吴主汇报大臣们的过失，凡是大臣中有抵触的、说了错话的，都向吴主举报，严重的被判刑、处死，轻的也要当作罪状记录下来；有的被剥下脸上的皮，有的被挖去眼睛，因此朝廷上下人心相离，没有人肯为吴主尽力。

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孙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死，更立贤主，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配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乘，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帝于是决意伐吴。会安东将军王浑表孙欲北上，边戍皆戒严，朝廷乃更议明年出师。王濬参军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称："必不敢出，宜因戒严，掩取甚易。"

晋朝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说："孙荒淫，凶暴反常，应当迅速地征讨他。如果一旦孙死了，吴国又立了一个贤明的君王，那么就成为我们的强敌了。我造船已经七年，每天都有船因腐烂而毁坏；我年已七十，离死亡没有几天了。这三点只要一有失误，那么伐吴的大事就难以实现。我真诚地希望陛下不要失去机会。"晋武帝于是下定决心伐吴。这时，安东针军王浑上表说，孙要北上，吴国边境地区已经戒备森严。朝廷于是又商议明年再出后。王濬的参军何攀奉命出使正在洛

阳，他上疏说：“孙必然不敢出兵，应当乘着吴国防备严密而突然袭击，这样更容易取胜。”

杜预上表曰：“自闰月以来，贼但敇严，下无兵上。以埋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诚可惜也。向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今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今有万安之举，无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暖昧之见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报，预复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谋于朝臣，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今朝臣多异同之议。凡事当以利害相校，今此举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于无功耳。必使朝臣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顷朝迁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患，故轻相同异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孙或怖而生计，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民，城不楞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矣！”帝方与张华围棋，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帝乃许之。以华为度支尚书，量计运漕。贾充、荀勖、冯固争之，帝大怒，充免冠谢罪。仆射山涛退而告人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

杜预上表说：“自从闰月以来，贼人只是防备得严，下游地区并不见吴兵沿江而上。依道理及形势推测，贼人已无计可施，其兵力不足以保全两边，必然要保住夏口以东地区以便苟延残喘，没有理由派很多兵士向西，而使国都空虚。但是陛下却由于误听，而丢开大计，放纵敌人而留下了后患，实在是可惜。过去假如举兵有可能失败，那么也可以不举兵。现在事情已经作了决定，务必要作得完美牢靠，假如能成功，那么就开创了太平的基础；如果不能成功，损失耗费也不过在数日几月之间，何必吝惜而不去试一试呢！如果还要等到以后，那么天时人事就不能和往常一样了，我担心到时会更难。当前的举动万分妥贴，绝没有覆灭失败的忧虑，我已下定了决心，决不敢以暧昧不明的态度以自取日后的麻烦，请陛下明察。”一个月过去了，杜预还没

有得到晋武帝的答复，杜预于是又上表说：“羊祜事先没有广泛地和大臣们商议、谋划，却秘密地与陛下一起推行这个计划，所以就更使得朝廷大臣有很多不同的议论。任何事情都应当把利益与损害相互比较，现在这一行动的利益占十之八九，而弊害只占十之一二，最多只是没有工劳而已。如果一定要让大臣们说出计划的弊端，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之所以对计划有不同的看法，只是因为计划不是他们制定的，自己没有功劳，即使对自己以前说的话有过失感到羞愧，但还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以保住面子而已。近来，朝廷中的事情无论大小，总是各种意见蜂起，虽说人心各有不同，但是也是由于倚仗着恩宠而不考虑后患，所以很轻易地表示自己相同或者不同的意见。自从入秋以来，讨贼的举动越来越显露出来，现在假如中止行动，孙或许会因恐怖而产生出新的计划，迁都武昌，更完备地修整长江以南各城，把居民迁到很远的地方去，使城不可以攻，原野之中找不到东西，那么明年的计划或许就用不上了。”当时，晋武帝正在和张华下围棋，杜预所上表正好送到了，张华推开棋盘抵手说：“陛下圣明英武，国富兵强；吴主邪恶凶残，诛杀贤良有才能的人。现在就去讨伐他，可以不受劳累而平定，希望您不要再犹豫了！”晋武帝接受了他的意见。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按计划从水路运粮。贾充、荀勖、冯等人不同意伐吴，坚持他们的意见，晋武帝大怒，贾充立即脱帽认罪。仆射山涛退朝回来和别人说：“古人云，‘只有圣人能做到内外无患，假如不是圣人，外部安宁了就必然有内部的忧患。’以晋目前的情况来看，放着吴作外部威胁，难道产是良计吗？”

冬，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 骧将军王浚、巴东监军鲁国唐彬下巴、蜀，东西凡二十余万。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大都督，以冠军将军杨济副之；充固陈伐吴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帅之任。诏曰：“君若不得，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节，将军南屯襄阳，为诸军节度。

冬季，十一月，晋朝大举出兵讨伐吴，派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从涂中出兵，安将军王浑从江西出兵，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和巴东监军鲁国人唐彬从巴、蜀进军，东西合计共有二十余万人。任命贾充为使持

节、假黄、大都督，任命冠军将军杨济协助贾充，作贾充的副手。贾充坚持陈述伐吴不利，而且自称已经衰老，不能担当元师的重任。晋武帝下诏说："你如果不去，那么我不亲自出征。"贾充不得 已，于是接受了符节与斧，率领中军向南驻扎在襄阳，负责各部队的部署、调度与节制。

[7]马隆西渡温水，秃树机能等以众数万据险拒之。隆以山路狭隘，乃作扁箱车，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自隆之西，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后隆使夜到，帝抚掌欢笑，诘朝，召群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无凉州矣。"乃诏假隆节，拜宣威将军。隆重至武威，鲜卑大人猝跋韩且万能帅万余落来降。十二月，隆与树机能大战，斩之；凉州遂平。

[7]马隆向西渡过温水，发树机能等人带领几万名部众凭借险阻抵抗。因为山路狭隘，马隆就造了扁箱车，还造了木屋，置于车上，边作战边前进，走了一千多里，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损失惨重。自从马隆西去，音讯断绝，朝廷为他担忧，有的人说他们已经都死了。后来马隆的使者夜里到了，晋武帝拍着手高兴地笑了。清晨，召集群臣对他们说："假如听从了潴位的意见，就没有凉州了。"于是下命令，赐给马隆符节，授官宣威将军。马隆到了武威，鲜卑部落首领猝跋韩且万能率领一万多部落来归降。十二月，马隆与树机能大战，杀了树机能，凉州于是平定。

[8]诏问朝臣以政之损益，司徒左长史傅咸上书，以为："公私不足，由设官太多。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虚立军府，动有百数无益宿卫；五等诸侯，坐置官属；诸所廪给，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当今之急，在于并官息役，上下务农而已。"咸，玄之子也。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中书监荀勖以为"劣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壹，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有好变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以九寺并尚书，兰台付三府，所谓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减其半，恐文武众官，郡国职业，剧易不同，不可以一概施之。若有旷阙，皆须更复，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8]晋武帝下诏，询问朝廷大何改进政务。司徒左长史傅咸上书认为："公与私都不充实的原因，是由于设置的官吏太多了。从前都督是四个，而现在连同监军却多至十人。禹分华夏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从前的一倍。现在的户口相当于汉代的十分之一，而所设置的郡县却比汉代多。虚设的将帅幕府，动不动就有上百个，但是却无益于值宿、警卫。五个等级的诸侯，坐在那里也要设置官属。所有这些官吏的粮食供应，全都从都老百姓身上出，这就是之所以穷困匮乏的原因。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在于合并官署，停止劳役，从上至下都致力于农事。"傅咸的是傅玄的儿子。当时，朝廷中又商议，减省州、郡、县一半的官吏，让他们去从事农业。中书监荀勖认为："减吏不如减官，减官不如减事，减事不如清心，从前萧何、曹参辅佐汉王，承受其清静无为，百姓因此而安宁统一，这就是所说的清心。抑制虚无根据的空言，精简公文案卷，省略细碎繁琐的事务，原谅小的过失，如果有喜好改变常规而求利的人，一定要进行惩治，这就是所谓省事。把九卿寺并入尚书，把御史台交付予三公府，这就是所谓的省官。如果只做大的规定，那么普天下的官吏，都要裁减一半，恐怕众多的文武官员，郡国的各种职责，难易程度不同，不可以一概推行。假如出现公务废弛，全都需要再恢复，或者就会因激发而更加繁多，这也不能不加以重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八十一卷

晋纪三 世祖武皇帝中太康元年（庚子、280）

晋纪三 晋武帝太庚元年（庚子，公元280年）

[1]春，正月，吴大赦。

[1]春季，正月，吴国实行大赦。

[2]杜预向江陵，王浑出横江，攻吴镇、戌，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浚、唐彬击破丹阳监盛纪。吴人于江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舰。浚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锥辄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庚申，浚克西陵，杀吴都督留宪等。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杀夷道监陆晏。杜预遣牙门周旨等帅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吴都督孙歆惧，与江陵督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习渡江也。"旨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拒王浚，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乙丑，王浚击杀吴水军都督陆景。杜预进攻江陵，甲戌，克之，斩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广，州郡皆望风送印绶。预杖节称诏而绥抚之。凡所斩获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胡奋克江安。

[2]杜预向江陵进发，王浑从横江出兵，攻打吴的兵镇及边防营垒，攻无不克。二月，戊午（初一），王浚、唐彬打败了丹阳监盛纪。吴人把江边浅滩上的要害区域，用铁锁拦住，还打造了一丈多长的大铁锥，暗中放进江里，用以阻挡战船。王浚造了几十个大木筏，每一个木筏，长、宽都有一百余步。王浚让人扎了许多草人，草人披铠甲，拿兵器，放在大木筏上，让水性好的人与木筏走在前面，遇到铁锥，铁锥就扎到木筏上，被木筏带走了。王浚又造了许多大火把，火把长十几丈，有几十围粗，用麻油浇在火把上，把火把放在船的前面，遇到铁锁就点燃火把，一会儿功夫，铁锁就被火把烧得融化而断开，于是战船就无所阻挡。庚申（初三），王浚攻克了西陵，杀了吴都督留宪等人。壬戌（初五），又攻下了荆门、夷道两座城，杀了夷

道监陆晏。杜预派遣牙门周旨等人率领八百名奇兵，在夜里泛舟渡过长江，袭击乐乡。周旨树起许多旗帜，又在巴山点起火。吴都督孙歆非常恐惧，写信给江陵督伍延说：“从北边过来的军队，是飞渡过江的。”周旨等人把军队埋伏在乐乡城外。孙歆派兵出城去打王濬，结果大败而回。周旨等人让伏兵尾随孙歆的军队进了城，孙歆没有觉察，周旨的兵一直到了孙歆的帐幕之下，活捉孙歆而回。乙丑（初八），王濬打败了吴水军都督陆景，把他杀了。杜预进攻江陵，甲戌（十七日），攻克了江陵，杀了伍延。这时候，沅、湘以南地区以及地界相接的交、广等州郡，都闻声把印绶送来。杜预手持符节按照皇帝的诏命安抚了这些州郡。到此时为止，总共俘获、斩杀吴都督、监军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百二十多人。胡奋又攻克了江安。

乙亥，诏：“王濬、唐彬既定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鹜，直造秣陵。杜预当镇静零、桂；怀辑衡阳。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项。”

乙亥（十八日），晋武帝下诏书说：“王濬、唐彬已经平定了巴丘，再与胡奋、王戎一同平定夏口、武昌，顺长江长驱直入，直到秣陵。杜预则应当安定零陵、桂阳，安抚衡阳。大军过后，荆州以南的区域，传布檄文自然会平定。杜预等人各自分兵以增援王濬、唐彬，太尉贾充转移到项驻扎。”

王戎遣参军襄阳罗尚、南阳刘乔将兵与王濬合攻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督武昌诸军虞皆降。，翻之子也。

王戎派遣参军、襄阳人罗尚，南阳人刘乔领兵与王濬一起攻打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督武昌诸军虞投降了。虞是虞翻的儿子。

杜预与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方春水生，难于久驻，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群帅方略，径造建业。

杜预与众将领议事，有人说：“百年的寇贼，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消灭，现在正是春季，有雨水，军队难以长时间驻扎，最好等到冬季来临，再大举发兵。”杜预说：“从前，乐毅凭藉济西一伏而一举吞并了强大的齐国。目前，我军兵威已振，这就好比破竹，破开数节之后，

就都迎刃而解了，不会再有吃力的地方了。”于是，指点传授众将领计策谋略，部队一直到了建业。

吴主闻王浑南下，使丞相张梯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融军师诸葛靓帅众三万渡江逆战。至牛渚，沈莹曰：“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上流诸军，素无戎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不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宜畜众力以待其来，与之一战，若幸而胜之，江西自清。今渡江与晋大军战，不幸而败，则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众心骇惧，不可复整。及今渡江，犹可决战。若其败丧，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捷，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胜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士众散尽，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

吴主听说王浑领兵南下，就派丞相张悌，督率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领部众三万人渡过长江迎战。走时牛渚时，沈莹说：“晋在蜀地整治水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上流各部队，素来没有戎备，名将又都死了，只是些年少之人担当重任，恐怕抵挡不住。晋的水军必然要到这些地方，我们应当集中大家的力量等他们到来，与晋打一仗，假如有幸能够取胜，那么长江以北的地区自然就太平了。如果现在渡江与晋大军交战，不幸而打败了，那么大事就完了。”张悌说：“吴将要亡国，这是无论聪明还是愚笨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不是今日才有的事。我担心蜀地之兵到了这里，我军恐惧惊慌，就不可能再整肃起来了。趁着现在渡江，尚且还能与晋决一死战。如果败亡，就一同为国而死，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假如能够取胜，那么敌军奔逃，我军声势就将倍增，然后就乘胜向南进军，在半路上迎击敌人，那就不愁不能破敌。要是依了你的计谋，恐怕兵士都四散奔逃；坐等到敌军到来，君臣就一起投降，没有一个人死于国难，这难道不是耻辱吗？”

三月，悌等济江，围浑部将城阳都尉张乔于杨荷；乔众才七千，闭栅请降。诸葛靓欲屠之，悌曰：“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靓曰：“此属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敌，故且伪降以缓我，非真伏也。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悌不从，抚之而进。悌与扬州刺史汝南周浚，结陈相对，沈莹帅丹阳锐卒、刀五千，三冲晋兵，不动。莹引退，其众乱，将军薛胜、蒋班因其乱而乘之，吴兵以次奔溃，将帅不

能止，张乔自后击之，大败吴兵于版桥。诸葛靓帅数百人遁去，使过迎张悌，悌不肯去，靓自往牵之曰："存亡自有大数，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为儿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识拔，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知顾。今以身徇社稷，复何道邪！"靓再三牵之，不动，乃流泪放去，行百余步，顾之，已为晋兵所杀，并斩孙震、沈莹等七千八百级，吴人大震。

三月，张悌等人渡过长江，在杨荷包围了王浑的部将、城阳都尉张乔。张乔手下只有七千人，他关闭了栅栏请求投降。诸葛靓想把他们都杀了，张悌说："强敌还在前面，不宜先去做无关紧要的事情，况且杀了投降的人不吉利。"诸葛靓说："这些人是因为救兵还没有到、力量弱小抵挡不住，所以才暂且假装投降以拖延时间，并不是真正的屈服了。如果放了他们，和我们一起往前走。张悌与扬州刺史、汝南人周浚，组成陈列相对。沈莹领兵退却，部众开始乱起来，这时，晋将军薛胜、蒋班乘吴兵混乱之机打过来，吴兵接二连三地奔逃溃散，将帅们也制止不住，张乔又从背后杀过来，结果在版桥，晋大破吴兵。诸葛靓带着几百人逃走，他派人去接张悌，张悌不肯离开，诸葛靓又亲自拉他走，说：存亡自有气数，并不是你一个人所能支撑的，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求死呢？"张悌流泪说："诸葛靓，今天是我死的日子。况且我还是幼儿的时候，就被你家丞相诸葛亮所赏识提拔。我常常怕我死得没有意义，辜负了名贤对我的了解与照顾。我今天以身殉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诸葛靓再三拉他走，还是拉不动他，于是就流着眼泪放开手，走了。走了一百多步远，回过头去看张悌，他已经被晋兵杀了。同时被斩首的，还有孙震、沈莹等七千八百人。吴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初，诏书使王浚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建业，受王浑节度。预至江陵，谓诸将曰："若浚得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浚至西陵，预与之书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建业，讨累世之捕寇，释吴人于涂炭，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浚大悦 ，表陈预书。及张悌败死，扬州别驾何恽谓周浚曰："张悌举全吴精兵殄灭于此，吴之朝野莫不震慑。今王龙骧既破武昌，乘胜东下，所向辄克，土崩之势见矣。谓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业，大军猝至，夺其胆气，可不战禽也！"浚善其谋，使白

王浑。恽曰："浑暗于事机，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从。"浚固使白之，浑果曰："受诏但令屯江北以抗吴军，不使轻进，贵州虽武，岂能独平江东乎！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若其不胜，为罪已重。且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一时俱济耳。"恽曰："龙骧克万里之寇，以既成之功来受节度，未之闻也。且明公为上将，见可而进，岂得一一须诏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虑而淹留不进！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浑不听。

当初，晋武帝下诏书，命令王浚攻下建平，接受杜预的节制调度，到了建业，接受王浑的部署、调度。杜预到江陵，对各位将领说："如果王浚攻克了建平，就会顺长江长驱直进，他的威名已经显著，就不适合再让他受我的节制。如果他不能取胜，那么我就没有缘份对他施行节制调度了。"王浚到了西陵，杜预写信对他说："您已经摧毁了敌人的西部屏障，应立即直取建业，讨伐历代的逃寇，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吴人，整顿部队，返回都城，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件事。"王浚非常高兴，上表陈述杜预的信。张悌战败身死时，扬州别驾何恽对周浚说："张悌发动的全吴的精兵就在这里灭亡了，这使吴朝野上下没有人不震动恐惧。现在，王浚已经攻下了武昌，正乘胜东下，所向无敌，敌人土崩瓦解之势已经显露出来了。我认为，应当立即领兵渡江，直指建业。大军突然到来，必然使敌人胆战心惊，失去勇气，我们就能不战而擒敌了。"周浚赞赏何恽的计谋，让他去报告王浑。何恽说："王浑不懂得把握事情的时机，但他想行事谨慎，不使自己有过失，所以他肯定不会听从我的意见。"周浚坚持让他去向王浑禀告，王浑果然说："我接受皇帝的命令，只让我驻扎在长江以北，以便抗击吴军，并没有让我轻易进兵。你们州的军队虽然勇武，又岂能独立地平定江东之地呢！现在如果违反诏命而出兵，打了胜仗固然值得称赞，如果没有取胜，那么犯下的罪过就已经很严重了。而且皇帝命令王浚接受我的部署调度，你们所应该作的，只是准备好船和桨，一齐渡江。"何恽说："王浚攻克了万里之敌，他会以成就功勋的身份来接受您的部署调度，这样的事情我可没有听说过。况且明公您为上将，抓住适当的机会就可以行动，怎么可以事事都等待命令呢？现在如果乘机渡江，完全有把握取胜，您还犹豫、顾虑什么而停留不进，这正是使鄙州上上下下的人士抱恨不已的原因。"王恽不听。

王浚自武昌顺流径趣建业；吴主遣游击将军张象帅舟师万人御之，象众望旗而降。浚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威势甚盛，吴人大惧。

王浚从武昌顺着长江直接向建业进逼。吴主派遣游击将军张象率领舟师一万人抵抗。张象的部下望见王浚的旌旗就投降了。这时候，江中满满的全都是身披铠甲的王浚的士兵，旌旗映照着天空，威猛的气势极其盛大，吴人异常恐惧。

吴主之嬖臣岑昏，以倾险谀佞，致位九列，好兴功役，为众患苦。及晋兵将至，殿中亲近数百人叩头请于吴主曰："北军日近而兵不举刃，陛下将如之何？"吴主曰："何故？"对曰："正坐岑昏耳。"吴主独言："若尔，当以奴谢百姓！"众因曰："唯！"遂并起收昏；吴主骆驿追止，已屠之矣。

吴主的宠臣岑昏，由于阴险狡诈、谄媚逢迎而爬上了九卿的地位。他喜好大兴工程劳役，使众人深受困苦与祸患。等晋兵就要到达的时候，宫中亲近的几百名随从官吏向吴主叩头请求说："北方的敌军一天一天地逼近了，而我们的士兵却不拿起武器抵抗，陛下您打算怎么办呢？"吴主问："是什么原因？"众人回答说："正是由于岑昏的缘故。"吴主只说了一句："要是这样，就拿这个奴才去向老百姓谢罪吧！"众人答应"是！"从地上爬起来就去抓岑昏，等到吴主后悔，不断地派人去追赶制止，岑昏已经被杀了。

陶浚将讨郭马，至武昌，闻晋兵大入，引兵东还。至建业，吴主引见，问水军消息，对曰："蜀船皆小，今得二万兵，乘大船以战，自足破之。"于是合众，授浚节钺。明日当发，其夜，众悉逃溃。

陶浚要去征讨郭马，到了武昌，听说晋兵已大举进逼，就领兵返回东边。到了建业，吴主派人领他来见面，向他询问水军的情况。陶浚回答说："蜀地的船都很小，现在给二万名士兵，乘大船作战，我有把握打败敌人。"于是吴召集兵员，授予陶浚符节斧钺。原定第二天了发，但当天夜里，陶浚召集的士兵全都跑光了。

时王浑、王浚及琅邪王皆临近境，吴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悉送印节诣浑降。吴主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计，分遣使者奉书于浑、浚、以请降。又遗其群臣书，深自咎责，且曰："今大晋平治四海，是英俊展节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损厥志。"使者先送玺绶于琅邪王。壬寅，王浚舟师过三山，王浑遣信要浚暂过论事，浚举帆直指

建业，报曰：“风利，不得泊也。”是日，浚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鼓噪入于石头，吴主面缚舆榇，诣军门降。浚解缚焚榇，延请相见。收其图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兵二十三万。

这时，王浑、王浚以及琅邪王司马都已逼近建业附近。吴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都把印玺、符节送到王浑那里投降了。吴主采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人的计谋，分别派遣使者向王浑、王浚、司马奉上书信请求投降。吴主又给大臣们一封信，在信中深深地谴责了自己的罪过，还说：“当前，大晋平治四海，这正是杰出优秀的人材发挥、施展其气节操守的时期，不要因为改朝换代就因此丧失了志向。”吴主的使者先把印玺送到琅邪王司马那里。壬寅（十五日），王浚的舟师经过三山，王浑派信使邀请王浚暂时过来商议事情，王浚正扬帆直逼建业，回复王浑说：“船行正顺风，不便停下来。”这一天，王浚的八万士兵，乘着相连百里的战船，擂鼓呐喊进入石头城。吴主孙松了绑，焚烧了棺材，请他相见。晋接收了吴的地图、户籍，攻克了吴的四个州，四十三个郡，五十二万三千户，二十三万名士兵。

朝廷闻吴已平，群臣皆贺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票骑将军孙秀不贺，南向流涕曰：“昔讨逆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晋朝廷听到吴已平定的消息，大臣们都去庆贺，为晋武帝祝寿。晋武帝手持酒杯流泪说：“这是太傅羊祜的功劳。”票骑将军孙秀没有和大家一起庆贺，他面朝南方流泪说：“从前，先主孙策刚满二十岁，以一个校尉的身份创下了基业，如今后主把整个江南之地都抛弃了，宗庙陵墓从此将成为废墟，悠悠青天啊，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啊！”

吴之未下也，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独张华坚执以为必克。贾充上表称：“吴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还，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荀勖复奏，宜如充表。帝不从。杜预闻充奏乞罢兵，驰表固争，使至轘而吴已降。充惭惧，诣阙请罪，帝抚而不问。

当初，还没有攻陷吴国的时候，大臣们都认为不可以轻易进军，只有张华非常坚定地坚持进军，认为一定能成功。贾充当时上表说：“吴地不能全都平定，现在正是夏季，长江、淮水下游地区潮湿，必然会发生疾病瘟疫，应当把各部队都召回来，以后再作打算。即使腰斩张

华，也不足以向天下人谢罪。”晋武帝说：“这正是我的意思，张华只不过是与我意见相同而已。”荀勖又上奏，大致上与贾充的看法相同。晋武帝没有听他们的话。杜预听说贾充上奏请求停止进兵，急忙上表晋武帝，坚决地争论，派使者拿了给晋武帝的表文，飞驰而去。使者走到轘时吴已经投降了。贾充又惭愧又害怕，到宫里去请罪，晋武帝抚慰了他而没有追究。

夏，四月，甲申，诏赐孙爵归命侯。

夏季，四月，甲申（二十八日），晋武帝下诏，赐予孙爵位归命侯。

乙酉，大赦，改元。大五日。遣使者分诣荆、扬抚慰，吴牧、守已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从简易。

乙酉（二十九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康。晋朝聚餐饮酒五天。派遣使者分别到荆州、扬州去抚慰，吴原来的牧、守以下的官吏全都不更换；废除了吴的繁琐的规章制度，一切都遵循简便易行的原则，吴人非常高兴。

滕讨郭马未克，闻晋伐吴，帅众赴难，至巴丘，闻吴亡，缟素流涕，还，与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绶请降。孙遣陶璜之子融持手书谕璜，璜流涕数日，亦送印绶降。帝皆复其本职。

腾讨伐郭马没有成功，听说晋征讨吴，就率领部下奔来救难。到巴丘，听到吴已亡国的消息，于是身穿白色的丧服流泪，然后就返回了。他与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自向晋送去印玺绶带请求投降。孙派陶璜的儿子陶融，拿着他亲笔写的信指示陶璜降晋，陶璜哭了好几天，最后也送去了印玺绶带投降了。晋武帝全都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官职。

王浚之东下也，吴城戌皆望风款附，独建平太守吾彦婴城不下，闻吴亡，乃降。帝以彦为金城太守。

王浚向东挺进时，吴各城的守备都望风而降，只有建平太守吾彦环绕着城固守，没有攻下来。后来他听到吴亡国的消息就投降了。晋武帝任命吾彦为金城太守。

初，韩廷尊宠孙秀、孙楷，欲以招来吴人。及吴亡，降秀为伏波将军，楷为度辽将军。

当初，朝廷对孙秀、孙楷尊重恩宠，是想利用他们招来吴人。等到吴灭亡了，孙秀就被降职为伏波将军，孙楷降为度辽将军。

琅邪王遣使送孙及其宗族诣洛阳。五月，丁亥朔，至，与其太子瑾等泥头面缚，诣东阳门。诏遣谒者解其缚，赐衣服、车乘、田三十项，岁给钱谷、绵绢甚厚。拜瑾为中郎，诸子为王者皆为郎中。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孙氏将吏渡江者复十年，百姓复二十年。

琅邪王司马派使者送孙及他的宗族去洛阳。五月，丁亥朔（初一），孙到了洛阳。他和太子孙瑾等人用泥涂在头上，反绑了双手，来到洛阳的东阳门。晋武帝下诏，派谒者解开他们的绳索，赐以衣服、车子、三十顷田地，每年都供应他们非常充足的钱币、粮食和布匹。晋授予孙瑾中郎的官职，孙皓其他的儿子，凡是原先为王的，都被任命为郎中。吴从前的有名望的人士，都根据他们的才能提拔进用。孙皓的将领、官吏渡过长江的，免除十年的赋税、劳役；老百姓免除二十年的赋税、劳役。

庚寅，帝临轩，大会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国子学生皆预焉。引见归命侯及吴降人。登殿稽颡。帝谓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曰："臣子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贾充谓曰："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而颜色无怍。

庚寅（初四），晋武帝来到堂前的长廊，会见文武官员中有爵位的以及四方来晋的使者，国子学生也都参加会见。晋武帝派人把归命侯孙以及投降的吴人带来相见。孙登上大殿向晋武帝叩头。晋武帝对孙说："联设了这个座位以等待你已经有很久了。"孙说："我在南方，也设了这个座位以等待陛下。"贾充对孙说："听说你在南方，凿人的眼睛，剥人的脸皮，这是哪一等级的刑法？"孙说："为人臣子的，杀了他的君王以及邪恶不忠的就处以这种刑法。"贾充沉默无语，非常羞愧，而孙却面无愧色。

帝从容问散骑常侍薛莹，孙所以亡，对曰："昵近小人，刑罚放滥，大臣诸将，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他日，又问吾彦，对曰："吴主英俊，宰辅贤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彦曰："天禄永终，历数有属，故为陛下禽耳。"帝善之。

晋武帝从容地询问散骑常侍薛莹，孙为什么会亡国。薛莹回答说：“孙亲近小人，任意地施行刑罚，大臣和各位将领，人人都不能自保，这就是孙灭亡的原因。”又一天，晋武帝用同样的问题问吾彦，吾彦回答说：“吴君王才智出众，辅佐的大臣贤能聪明。”晋武帝笑着说：“要是这样，为什么会亡国？”吾彦说：“天赐的福禄永久断绝，天道却有归属，所以才被陛下所擒。”晋武帝赞赏他的话。

王浚之入建业也，其明日，王浑乃济江，以浚不待已至，先受孙降，意甚愧忿，将攻浚。何攀劝浚送与浑，由是事得解。何恽以浑与浚争功，与周浚笺曰：“《书》贵克让，《易》大谦光。前破张悌，吴人失气，龙骧因之，陷其区宇。论其前后，我实缓师，即失机会，不及于事，而今方竟其功；彼既不吞声，将亏雍穆之弘，兴矜争之鄙，斯实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笺，即谏止浑。浑不纳，表浚违诏不受节度，诬以罪状。浑子济，尚常山公主，宗党强盛。有司奏请槛车征浚，帝弗许，但以诏书责让浚以不从浑命，违制昧利。浚上书自理曰：“前被诏书，令臣直造秣陵，又令受太尉充节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见浑军在北岸，遣书邀臣；臣水军风发，径造贼城，无缘回船过浑。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将所领还围石头，又索蜀兵及镇南诸军人名定见。臣以为已来降，无缘空围石头；又，兵人定见，不可仓猝得就，皆非当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弃明制也。众叛亲离，匹夫独从，雀鼠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诸军不知虚实，不早缚取，自为小误。臣至便得，更见怨恚，并云守贼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臣愚以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顾嫌疑以避咎责，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实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浑又腾周浚书云：“浚军得吴宝物。”又云：“浚牙门将李高放火烧伪宫。”浚复表曰：“臣孤根独立，结恨强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祸在不测。伪中郎将孔摅说：去二月武昌失守，水军行至，按行石头还，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当为陛下一死战决之，’意大喜，意必能然，便尽出金宝以赐与之。小人无状，得便驰走。惧，乃图降首。降使适去，左右劫夺财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宫。逃身窜首，恐不脱死。臣至，遣参军主者救断其火耳。周浚先入宫，浑又先登舟，臣之入观，皆在其后。宫之中，乃无席可坐，若有遗宝，则浚与浑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时送，欲有反状。又恐动吴人，言臣皆当诛杀，取其妻子，冀其作乱，得骋私忿。谋反

大逆，尚以见加，其余谤，故其宜耳。今年平吴，诚为大庆；于臣之身，更受咎累。”浚至京师，有司奏浚违诏，大不敬，请付廷尉科罪。诏不许。又奏浚赦后烧贼船百三十五艘，辄敕付廷尉禁推。诏勿推。

王浚进入建业的第二天，王浑就渡过长江。王浑因为王浚不等他到，就先接受孙投降，心中又羞愧又怨恨，就想攻打王浚。何攀劝王浚把孙送给王浑，事情才得到缓解。何恽因为王浑与王浚争功，就写信给周浚说：“《尚书》重视能退让，《易经》赞赏谦逊的光荣。前些时候打败了张悌，使吴人丧失了胆量勇气，王浚乘这个机会，攻下了吴的疆土。如果要论谁先谁后，我们确实是慢了，已经失去了机会，没有及时赶上，而目前又在争功，他既然咽不下这口怨气，就会使谐和的风气受到损坏，而使自矜争功的鄙陋之习兴起，这实在是我从心里所不敢同意的。”周浚收到信，立即进谏劝止王浑，王浑不听，上表说王浚违反诏命，不服从调度，还捏造事实诬告王浚有罪。王浑的儿子王济和晋武帝的女儿常山公主结了亲，在朝廷宗族帮派中很有势力。于是，有关部门就上奏晋武帝，请求用囚车把王浚召回来，但是晋武帝没有同意，只是下诏书责备王浚不服从王浑的命令，违抗诏命，去求功利。王浚上书为自己申辩说：“我先接到诏命，让我直接到秣陵，又命令我接受太尉贾充调度。我于十五日到三山，看见王浑的军队在北岸，王浑写信邀请我去他那里，当时我的水军正顺风乘势直到贼城，没有理由再调转船头返回去见王浑。我在中午时到秣陵，黄昏时分才接到受王浑调度的命令，命令我于第二天十六日，率领全部属下，回过头去包围石头城。还索取我率领的蜀地兵士以及随我东下的镇南各军的确切人数。我认为孙已经来投降，没有理由徒劳地包围石头城。另外，士兵的确切人数，不可能在匆促之间就能很快得知，而且都不是眼前急迫的事情，不能顺从施行，并不是我胆敢忽略、弃置圣明的诏令。孙众叛亲离，匹夫独坐，像麻雀、老鼠那样贪生，苟且乞求一条活命而已。但是江北的各部队不了解虚实，不早些来捉拿孙皓，自己造成了失误。我一到便得手，就更遭到怨恨与不满，还说什么守贼守了一百天，却让别人得到了。我认为，侍奉君王的原则是：假如有利于国家，无论生与死都要追求。如果顾虑别人猜忌怀疑因而逃避过错责任，这是作臣子的以不忠诚得到的私利，实在不是圣明的君主与国家的福气。”王浑又递上周浚的书信，信上说：“王浚军队得到了吴的珍贵物品。”还说：“王浚的牙门将李高，放火烧了孙的

宫殿。”王濬又上表说：“我孤根独立，与强大的宗派结下了仇怨。如果是冒犯了君王的罪过还可能得救，但要是得罪了权贵之臣，灾祸就难以预料了。吴中郎将孔摅说：二月武昌失守，晋水军马上就要到了。孙巡行石头城回来，他手下的人都挥舞着刀大呼，说：‘正要为了陛下去决一死战，’孙非常高兴，觉得必然能如此，就把他的金器宝物全都拿出来赐给这些人。然而小人无礼，这些人得了值钱的东西就飞快地逃走了。孙非常恐惧，于是打算投降伏罪。孙派出的使者刚离开，他手下的人就开始抢夺财物，掠夺孙的妻妾，放火烧了宫殿。孙抱头鼠窜，唯恐不能活命。我到那里时，派参军主者才把火扑灭。周浚先进入孙的宫殿，王浑又先登上孙的船，我进去和我所见到的，全都在他们之后。孙的宫里，连可以坐的席子都没有，假如有遗留下来的珍贵之物，也是周浚

浑、濬争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广陵刘颂校其事，以浑为上功，濬为中功。帝以颂折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

王浑与王濬，为了功劳而争执不休，晋武帝命令守廷尉、广陵人刘颂来审定、处理这件事。刘颂认为王浑立了上功，王濬是中功。晋武帝认为刘颂断法不合理，就把他降职为京兆太守。

庚辰，增贾充邑八千户；以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杜预为当阳县侯；王戎为安丰县侯；封琅邪王二子为亭侯；增京陵侯王浑邑八千户，进爵为公；尚书关内侯张华进封广武县侯；增邑万户；荀勖以专典诏命功，封一子为亭侯；其余诸将及公卿以下，赏赐各有差。帝以平吴功，策告羊祜庙，乃封其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万千户。

庚辰（疑误），增加贾充封邑八千户。任命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封为襄阳县侯。杜预被封为当阳县侯。王戎被封为安丰县侯。琅邪王司马的两个儿子被封为亭侯。增加京陵侯王浑食邑八千户，提升爵位为公。尚书关内侯张华，被进爵封为广武县侯，增加食邑至万户。荀勖因为专门掌管诏命的功劳，一个儿子被封为亭侯。其余各位将领以及公卿大臣以下的官吏。受到的赏赐各不相同。晋武帝以平吴的功绩，到羊祜庙里用简书靠慰他，封羊祜的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

王浚自以功大，而为浑父子及党与所挫抑，每进见，陈其攻伐之劳及见枉之状，或不胜忿愤，径出不辞；帝每容恕之。益州护军范通谓浚曰："卿功则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尽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若有问者，则曰：'圣人之德，群帅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蔺生所以屈廉颇也，王浑能无愧乎！"浚曰："吾始惩邓艾之事，惧祸及身，不得无言；其终不能遣诸胸中，是吾褊也。"时人咸以浚功重报轻，为之愤邑；博士秦秀等并上表讼浚之屈，帝乃迁浚镇军大将军。王浑尝诣浚，浚严设备卫，然后见之。

王浚自以为功劳大，却遭到了王浑父子及其党羽的打击和冤枉，所以每次进见晋武帝，总要陈述他讨伐攻战的辛劳以及被冤屈的情况，有时候忍不住愤恨与不满，竟不辞而别，晋武帝总是宽容、原谅他。益州护军通对王浚说："你的功劳确实值得赞美，但遗憾的是，你以别人的赞美自居，这就不完全值得赞赏了。你应当凯旋之后就隐居在自己家里，嘴里不谈平吴的事情，如果有人问到平吴之事，你就说：'这是圣明的君主的德行，是各位将帅的力量，我这个老头子又有什么功劳！'蔺相如就是用这个办法把廉颇降住了，王浑他能不惭愧吗？"王浚说："我开始那样作是吸取了邓艾的教训，害怕把灾祸惹上身，我不能不说，但是我最终也不能放开这件事，还是因为我心地狭窄。"当时，人们都觉得王浚的功劳大，但是对他的报偿轻了，都对此愤恨不平。博士秦秀等人一起上表，替王浚叫屈，晋武帝于是授予王浚镇军大将军官职。王浑曾经到王浚那里去，王浚设置了森严的戒备、护卫，然后会见王浑。

杜预还襄阳，以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乃勤于讲武，申严戌守。又引、水以浸田万余顷，开扬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赖之。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胜，诸将莫及。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

杜预回到襄阳以后，觉得天下虽然安定了，但是如果忘记了战事就必然会导致危难，于是他勤于讲习武事，命令部下要严于防守。他还引来水和水浇灌田地一万多顷，开凿扬口，与零、桂之水相通，以利水上运输，公与私都赖此而得到方便。杜预身不跨战马，射箭不能透甲，但是他以善于用兵战胜对方，各位将领都比不上他。杜预人在镇

守，却多次向京都的权贵要人馈赠，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作，杜预回答说：“我只怕他们会加害于我，并不指望他们能给我什么好处。”

王浑迁征东大将军，复镇寿阳。

王浑升迁为征东大将军，又去镇守寿阳。

诸葛靓逃窜不出。帝与靓有旧，靓姊为琅邪王妃，帝知靓在姊间，因就见焉。靓逃于厕，帝又逼见之，谓曰：“不谓今日复得相见！”靓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复睹圣颜，诚为惭恨！”诏以为侍中；固辞不拜，归于乡里，终身不向朝廷而坐。

诸葛靓逃走以后，就隐藏起来不露面。晋武帝与诸葛靓有旧交，诸葛靓的姐姐是琅邪王司马的妻子。晋武帝知道诸葛靓躲在他姐姐那里，因此就去那里见他。诸葛靓逃进厕所躲着不见，晋武帝又强行见他，对他说：“没想到今天又见面了！”诸葛靓流泪说：“我没能作到往身上涂漆，把脸上的皮刮下来，又见到了圣上您的面容，我实在是又愧又恨。”晋武帝下诏书任命诸葛靓为侍中，诸葛靓坚决推辞不接受。后来诸葛靓回到了家乡，一生也没有面朝着晋朝廷的方向就座。

[3]六月，复封丹水侯睦为高阳王。

[3]六月，重新封丹水侯司马睦为交阳王。

[4]秋，八月，己未，封皇弟延祚为乐平王，寻薨。

[4]秋季，八月，己未（初五），封武帝弟司马延祚为乐平王，不久他就去世了。

[5]九月，庚寅，贾充等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帝不许。

[5]九月，庚寅（初六），贾充等人认为天下已经统一了，多次请到泰山上举行祭天地的典礼，晋武帝不同意。

[6]冬，十月，前将军青州刺史淮南胡威卒。威为尚书，尝谏时政之宽。帝曰：“尚书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陈，岂在丞、郎、令史，正谓如臣等辈，始可以肃化明法耳！”

[6]冬季，十月，前将军、青州刺史、淮南人胡威去世。胡威任尚书，曾经进谏，认为当时的政治措施宽松。晋武帝说：“尚书郎以下的官吏，我没有对他们宽容。”胡威说：“我所陈述的，难道是丞、郎、令史这一类官吏吗？我正是说像我同辈的官员，才可以严肃教化，彰明法度。”

[7]是岁，以司隶所统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国一百七十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

[7]这一年，以司隶所统领的郡设置司州。一共有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

[8]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广东西数千里，不宾属者六万余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诸夷，接据上流，水陆并通，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如涛所言。然其后刺史复兼兵民之政，州镇愈重矣。

[8]晋武帝下诏书说：“从前自汉末开始，四海之内分崩离析，刺史对内亲自处理民事，对外统领兵马。如今天下一统，应当收藏起兵器，把刺史的职权区分开，全都依照汉时的制度行事。把州郡的兵都去掉，大郡设置武官一百人，小郡设置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书说：“交州、广州，从东到西有几千里，不归顺的有六万多户，至于服从官府劳役的，只有五千多家。两个州唇齿相依，只有靠军队才能镇守住。另外，宁州各蛮夷，与上流地区接壤，他们据守在那里，水路陆路都通。所以，不应该减损州兵，以显出官府的力量单薄虚弱。”仆射山涛也说：“不应当去掉州郡的军事守备。”晋武帝却不听。到了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由于没有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捉拿制止，于是天下大乱，正像山涛所说的那样。然而从这以后，刺史又兼管兵民的政务，地方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了。

[9]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帝不听。

[9]汉、魏以来，羌、胡、鲜卑等投降的部落，大乡居住在关塞之内的各个郡里。以后多次因为不满和怨恨，杀害了郡县的长官，逐渐成为百姓的祸患。侍御史、西河人郭钦上疏说："戎狄强暴蛮横，自古以来就是祸患。魏初期，百姓人数少，西北各郡，都被戎人居住，内地一直到京兆、魏郡、弘农，也往往有戎人居住。现在虽然服从我们，但如果百后之后，发生了战乱的危机，胡人的骑兵从平阳、上党地区，用不了三天就能到孟津，那么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这些地区，就都成为狄人的占地了。应当趁平吴的威势，谋臣猛将的谋略，逐渐迁徙内地各郡居住的胡人到边境地区去，加强夷狄经常出入地区的防卫，以彰明先王所制定的使戎狄远离都城的制度，这是千年万代的长远的策略。"晋武帝不听。

二年（辛丑、281）

二年（辛丑，公元281年）

[1]春，三月，诏选孙宫人五千人入宫。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竟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而后父杨骏及弟珧、济始用事，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时人谓之三杨，旧臣多被疏退。山涛数有规讽，帝虽知而不能改。

[1]春季，三月，晋武帝下诏书，挑选孙的宫女五千人进宫。晋武帝已经平定了吴，他开始把很多时间花费在游乐、宴饮上，对政事的处理懈怠了，宫中妃嫔的人数几乎接近一万人。晋武帝经常乘坐着羊拉的车子，听凭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宴饮、入寝，宫女们都争先恐后地用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诱使羊把车子拉到自己门前。皇后的父亲杨骏及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开始当权，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权势倾动朝廷内外，当时的人称他们为三杨，朝廷里的旧臣，许多都被疏远、贬退了。山涛多次对晋武帝规劝、谏阻，晋武帝心里也明白，但就是改不了。

[2]初，鲜卑莫护跋始自塞外入居辽西棘城之北，号曰慕容部。莫护跋生木延，木延生涉归，迁于辽东之北，世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拜大单于。冬十月，涉归始寇昌黎。

[2]当初，鲜卑人莫护跋开始从塞外入关，居住在辽西的棘城的北边，其称号是慕容部。莫护跋生下了木延，木延生下涉归，迁移到辽

东以北地区，世代归附中国，曾经多次随从官府的军队去征讨，立了功，被封为大单于。冬季十月，涉归开始入侵昌黎。

[3]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陈骞薨。

[3]十一月，壬寅（二十五日），高平武公陈骞去世。

[4]是岁，扬州刺史周浚移镇秣陵。吴民之未服者，屡为寇乱，浚皆讨平之；宾礼故老，搜求俊，威惠并行，吴人悦服。

[4]这一年，扬州刺史周浚把治所迁移到秣陵。吴百姓中还没有归顺的，经常搔扰抢掠，都被周浚讨伐平定了。周浚以宾客之礼对待元老旧臣，访求有才德的人，威势与恩惠并用，吴人心悦诚服。

三年（壬寅、282）

三年（壬寅，公元282年）

[1]春，正月，丁丑朔，帝亲祀南郊。礼毕，喟然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1]春季，正月，丁丑朔（初一），晋武帝亲自到南郊祭祀。典礼结束后，晋武帝感叹地询问司隶校尉刘毅说："我可以和汉代的哪一个帝王相比？"刘毅回答说："可与桓帝、灵帝相比。"晋武帝说："何至于到这个地步？"刘毅说："桓帝、灵帝出卖官职的钱都进了官府的仓库，陛下出卖官职的钱都进了个人的家门，凭这一点来说，大概还不如桓帝、灵帝了。"晋武帝大笑道："桓帝、灵帝的时代，听不到这样的话，现在朕有正直的臣下，已经胜过桓帝、灵帝了。"

毅为司隶，纠绳豪贵，无所顾忌。皇太子鼓吹入东掖门，毅劾奏之。中护军、散骑常侍羊，与帝有旧恩，典禁兵，豫机密十余年，恃宠骄侈，数犯法。毅劾奏罪当死；帝遣齐王攸私请于毅，毅许之。都官从事广平程卫径驰入护军营，收属吏，考问阴私，先奏所犯狼籍，然后言于毅。帝不得已，免官。未几，复使以白衣领职。

刘毅任司隶，举发惩处豪门权贵，无所顾忌。皇太子吹打着乐器进入宫中的东掖门，违反了宫中的规定，刘毅就上奏皇帝检举他。中护军、散骑常侍羊，过去曾有恩于晋武帝。他掌管皇帝的亲兵，十几年来一直参与朝廷机密要事，倚仗着皇帝的恩宠，骄横奢侈，多次犯

法。刘毅上奏皇帝，检举羊的罪行，认为他所犯下的罪应当处以死刑，晋武帝派齐王司马攸私下去找刘毅，为羊求情，刘毅同意了。这时，都官从事、广平人程卫，直接进入护军营，拘捕了羊的手下官吏，拷打审问他暗中所作的隐秘之事。他先把羊所犯下的不检点的事上奏皇帝，然后告诉了刘毅。晋武帝不得已，免了羊的官，但是没过多久，又让他以平民的身份兼任职务。

景献皇后之从父弟也；后将军王恺，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骑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于财，竞以奢侈相高：恺以㸑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恺以示石崇，崇便以铁如意碎之；恺怒，以为疾己之宝。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树，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恺比者甚众，恺况然自失。

羊是景献皇后的叔伯堂弟；后将军王恺，是文明皇后的弟弟；散骑常侍、侍中石崇，是石苞的儿子。这三个人都有丰富的财物，他们互相攀比，谁最奢侈谁就最受尊重。王恺用糖膏刷锅，石崇就用密蜡当柴烧。王恺用紫色的蚕丝作路两旁的屏幕，长达四十里，石崇就用锦作屏幕，长五十里。石崇用花椒粉和泥涂房屋，王恺就用赤石腊涂墙。晋武帝时常帮助王恺，曾经赐给珊瑚树，有二尺多高。王恺把珊瑚树拿给石崇看，石崇就用铁如意把王恺的珊瑚树击碎了。王恺动了怒，认为石崇是嫉妒他的珍贵之物。石崇说："你不值得生那么大的气；我现在就还给你。"于是命令手下人把家中的珊瑚树全都拿了出来，其中高三、四尺的有六、七棵，和王恺的珊瑚树相同的有很多，王恺惘然失意，不知所措。

车骑司马傅咸上书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人崇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相高尚，无有穷极矣！"

车骑司马傅咸上书说："先王治理天下，对吃肉、穿丝织的衣服，都有规定。我私下认为，由于奢侈而造的浪费，比天灾还要严重。古时候人多地少，然而有积蓄，这就是因为节俭的缘故。现在土地辽阔，人丁稀少，但是却为物品不充足而忧虑，这是由于奢侈的缘故。

要想让人们都崇尚节俭，那就应当整治奢侈的习气，奢侈而不被整治，反而互相攀比，那就没有止境了！”

[2]尚书张华，以文学才识，名重一时，论者皆谓华宜为三公；中书监荀勖、侍中冯以伐吴之谋深疾之。会帝问华：“谁可托后事者？”华对以“明德至亲，莫如齐王。”由是忤旨，勖因而谮之。甲午，以华都督幽州诸军事。华至镇，抚循夷夏，誉望益振，帝复欲徵之。冯侍帝，从容语及钟会，曰：“会之反，颇由太祖。”帝变色曰：“卿是何言邪！”免冠谢曰：“臣闻善御者必知六辔缓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进之。汉高祖尊宠五王而夷灭，光武抑损诸将而克终。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异也，盖抑扬与夺，使之然耳。钟会才智有限，而太祖夸奖无极，居以重势，委以大兵，使会自谓算无遗策，功在不赏，遂凶逆耳。向令太祖录其小能，节以大礼，抑之以威权，纳之以轨则，则乱心无由生矣。”帝曰：“然。”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坚冰之渐，勿使如会之徒复致倾覆。”帝曰：“当今岂复有如会者邪？”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谋画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据方镇，总戎马者，皆在陛下圣虑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征华。

[2]尚书张华由于他的文章、博学，才能与见识，在当时有名气，被人尊重。人们议论说，张华应当作三公。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由于伐吴的谋略，深深地嫉恨张华。这时晋武帝问张华：“谁是我可以向他托付后事的人呢？”张华回答说：“聪明有德行，又是您的至亲之人，没有人比齐王更合适了。”这一句话就触犯晋武帝的心思，荀勖就乘机诽谤张华。甲午（十八日），任命张华统领幽州诸军事。张华到了镇守，安抚汉族及夷的平民百姓，声望更高了。这时，晋武帝又想把他召回来。冯正在晋武帝身旁侍候，他不慌不忙地和晋武帝谈到了钟会。冯说：“钟会之所以谋反，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太祖。”晋武帝变了脸色，说：“你这是什么话！”冯脱帽谢罪说：“我听说善于驾奴车马的人必然懂得六根缰绳的掌握要缓急适度，所以孔子因为仲由胜过别人而贬退他，因为冉求退缩、软弱而推举他。汉高祖尊重、宠爱的五位王最终都被除掉；光武帝抑制、贬损各位将领，他们因而能善终。这并不是因为圣贤、帝王有仁爱、残暴的区别，臣下有愚昧、聪明的不同，这是由于褒贬和与夺才使得他们这样。钟会的才能、谋略有限，但是太祖对他的赞赏没有止境，让他担任重要的职权，把大军托

付给他，使钟会自认为谋划周密，没有遗漏，有功劳却得不到赏赐，于是就构成了谋反。假使太祖任用他的小才能，用大的礼法主谥狡他，用威势和权力抑制他，使他纳入法则制度，那么他作乱之心就没有产生的机会了。”晋武帝说：“是这样。”冯跪拜，说：“陛下既然同意了我的话，就应当想一想坚冰之所以形成，非一日之寒，不要让像钟会那样的人再导致颠覆。”晋武帝说：“当今难道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于是屏退身边的人，然后说：“为陛下谋划的大臣，在天下有显著的大功，据守一方，统领兵马的人，都在陛下您圣明的思虑之中了。”晋武帝沉默不语，从此就不征召张华了。

[3]三月，安北将军严询败慕容涉归于昌黎，斩获万计。

[3]三月，安北将军严询在昌黎打败了慕容涉归，斩首、俘获敌人以万计。

[4]鲁公贾充老病，上遣皇太子省视起居。充自忧谥传，从子模曰：“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也！”夏，四月，庚午，充薨，世子黎民早卒，无嗣，妻郭槐欲以充外孙韩谧为世孙，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谏曰：“礼无异姓为后之文，今而行之，是使先公受讥于后世而怀愧于地下也。”槐不听。咸等上书，求改立嗣，事寝不报。槐遂表陈之，云充遗意。帝许之，仍诏“自非功如太宰，始封、无后者，皆不得以为比。”及太常议谥，博士秦秀曰：“充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昔郑养外孙莒公子为后，《春秋》书‘莒人灭’。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乱原。按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帝不从，更谥曰武。

[4]鲁公贾充上了年纪又有病，晋武帝派皇太子去问候探望他的日常生活。贾充很忧虑他死后的谥号以及修史者对他的记载。他的侄子贾模说：“是与非天长日久自然就显现出来，不是能掩盖得住的。”夏季，四月，庚午（二十五日），贾充去世，他的长子贾黎民死得早，没有后嗣，贾充的妻子郭槐，想以贾充的外孙韩谧作嫡长孙。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谏阻说：“礼法中没有让异姓作后代的条文，现在如果这样做了，这是让先公在后世受到讥笑而在地下心怀羞愧。”郭槐不听。韩咸等人又上书，请求更改立嗣，但是事情就搁置下来，没有答复。郭槐又上表陈述，说这是贾充的遗愿，晋武帝同意了，还下诏说：“如果功劳不如太宰的，初次封号、没有后代的，都不可以和贾充相比。”等到太常开始议论给贾充定谥号的事，博士秦秀说：“贾充违

反礼法，沉迷于私情，因而败坏了伦常大道。从前，国养育外孙、莒公的儿子为后代，《春秋》中写道‘莒人灭’。断绝了父系祖先的祭祀，开了朝廷败坏变乱的根源。按照《谥法》的规定：‘混淆毁坏纲纪法度叫作荒’，请求给贾充封谥为荒公。”晋武帝没有听从秦秀的话，更改贾充谥号为武。

[5]闰月，丙子，广陆成侯李胤薨。

[5]闰月，丙子（初一），广陆成侯李胤去世。

[6]齐王攸德望日隆，荀勖、冯、杨珧皆恶之。言于帝曰：“陛下诏诸侯之国，宜从亲者始。亲者莫如齐王，今独留京师，可乎？”勖曰：“百僚内外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验矣。”帝以为然。冬，十二月，甲申，诏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岳，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齐王攸，佐命立勋，劬劳王室，其以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礼，主者详按旧制施行。”以汝南王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令卫为司空。

[6]齐王司马攸的德行与名望一天比一天受人尊崇，荀勖、冯、杨珧都憎恨他。冯对晋武帝说：“陛下命令诸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去，应当从亲属开始执行。与您最亲的没有人能比得上齐王了，如今却只有他还留在京城，这可以吗？”荀勖说：“朝廷内外的百官，都从心里归附齐王，陛下万年之后，太子就不可能即天子之位了。陛下可以试着命令齐王回封国，必定是朝廷上下都认为不可以，那么我说的话就应验了。”晋武帝同意了。冬季，十二月，甲申（十三日），晋武帝下诏书说：“古时候九级官爵可以作方伯，或者是在朝廷里辅佐帝王处理朝政，或者外出统治一方，无论在内在外，都遵循着一个准则。侍中、司空、齐王司马攸，辅佐天子，建立了功勋，为了国家而辛勤劳苦，任命他为大司马、统领青州诸军事，侍中之职依旧，仍然增加、提高典制礼仪，令主管人详细地按照旧制施行。”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录尚书事、兼领太子太傅，光禄大夫山涛任司徒，尚书令卫任司空。

征东大将军王浑上书，以为：“攸至亲盛德，侔于周公，宜赞皇朝，与闻政事。今出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亏

友于款笃之义，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宠之太厚，则有吴、楚逆乱之谋，汉之吕、霍、王氏，皆何人也！历观古今，苟事之轻重所在，无不为害，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计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者，庸可保乎！愚以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与汝南王亮、杨珧共干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既无偏重相倾之势，又不失亲亲仁覆之恩，计之尽善者也。”于是扶风王骏、光禄大夫李、中护军羊、侍中王济、甄德皆切谏；帝并不从。济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长广公主俱入，稽颡涕泣，请帝留攸。帝怒，谓侍中王戎曰：“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邪！”乃出济为国子祭酒，德为大鸿胪。羊与北军中候成粲谋见杨珧，手刃杀之；珧知之，辞疾不出，讽有司奏，左迁太仆，愤怨，发病卒。李亦以年老逊位，卒于家。在朝，姻亲故人，与之分衣共食，而未尝私以王官，人以此称之。

征东大将军王浑上书，他说：“司马攸是皇帝至亲又很有德行，可以与周公相比，应当让他辅佐皇朝，参与、过问政事。如今派遣司马攸离开朝廷去封国，给他一个都督的虚号，却没有领兵治理一方的实权，毁坏忠诚恳挚的兄弟友爱之情。我感到恐惧的是，这并不是陛下追随、遵循先帝与文明太后，以对待司马攸的平素心意。如果是害怕对同姓王的恩宠太深重，会发生吴、楚叛变作乱的阴谋，那么就不看一看汉代的吕后、霍光、王莽都是什么人吗？历观古今，假如事情的轻重所在没有不为害的，那么就只有任用正直而求忠诚善良的人。如果凭着智巧计谋猜疑事物，即使是亲属也被怀疑，那么对于关系疏远的人，难道就能保证吗？我认为太子太保是个空缺，应当留下司马攸来担任，与汝南王司马亮、杨珧一起办理朝廷的事务。三个人地位相等，足可以互相保持中正，既没有偏倚、互相排挤的形势，又不失去与亲近者相亲、以仁受庇荫的恩德，这是尽善尽美的计谋。”这时，扶风王司马骏，光禄大夫李，中护军羊，侍中王济、甄德都直言极谏，晋武帝一概不听。王济让他的妻子常山公主以及甄德的妻子长广公主一起去见晋武帝，她们跪下磕头，哭着请求晋武帝留下司马攸。晋武帝动了怒，对侍中王戎说：“兄弟是至亲，如今派齐王离开京城，自然是朕的家事，但是甄德、王济却接连打发妇人到这里来哭死哭活的！”于是派王济出去担任国子祭酒，甄德任大鸿胪。羊和北军中候成粲密谋，去见杨珧，然后持刀杀了他。杨珧知道他们的意图，推辞有病不

出来相见。杨珧让有关部门上奏羊，把他降职为太仆。羊又怒又恨，结果生病死了。李也因上了年纪而退了职，后来死在家里。李在朝廷任职时，他的亲戚、旧友分穿他的衣服，和他一起吃饭，但是他却不曾以私人关系为他们谋个官作，人们因此而赞赏他。

[7]是岁，散骑常侍薛莹卒。或谓吴郡陆喜曰："莹于吴士当为第一乎？"喜曰："莹在四五之间，安得为第一！夫以孙无道，吴国之士，沈默其体，潜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禄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体国，执正不惧者，第三也；斟酌时宜，时献微益者，第四也；温恭修慎，不为谄首者，第五也；过此以往，不足复数。故彼上士多沦没而远悔吝，中士有声位而近祸殃。观莹之处身本末，又安得为第一乎！"

[7]这一年，散骑常侍薛莹去世。有人对吴郡人陆喜说："薛莹在吴士人中应当排在第一吗？"陆喜说："薛莹排在第四和第五之间，怎么能排在第一呢？由于孙无道，吴国的士人，自己采取沉默态度、隐藏起来不显露才能的，这是第一等。避开尊贵的地位而居于卑下的官职，以俸禄代替耕种，这是第二等。直抒已见、体恤国情，坚持正道而不畏惧，这是第三等。斟酌时势所宜，时常作一些微小的补益工作，这是第四等。温和谦恭，遵循谨慎的原则，不带头奉承献媚，这是第五等。过了这五等再往下，就不值得数了。所以那些属于上等的士人大多都湮没无闻而远离悔恨，中等士人有名声地位却靠近灾祸。观察薛莹的处世为人的原委，他又怎能算是第一呢？"

四年（癸卯、283）

四年（癸卯，公元283年）

[1]春，正月，甲申，以尚书右仆射魏舒为左仆射，下邳王晃为右仆射。晃，孚之子也。

[1]春季，正月甲申（疑误），任命尚书右仆射魏舒为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为右仆射。司马晃是司马孚的儿子。

[2]戊午，新沓康伯山涛薨。

[2]戊午（十八日），新沓康伯山涛去世。

[3]帝命太常议崇锡齐王之物。博士庾、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上表曰："昔周选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

秀，皆入为三公，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轻也。没诸侯王，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赞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国，亦不复假台司虚名为隆宠也。今使齐王贤邪，则不宜以母弟之亲尊居鲁、卫之常职；不贤邪，不宜大启土宇，表建东海也。古礼，三公无职，坐而论道，不闻以方任婴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后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诗曰'徐方不回，王曰旋归。'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为家，将数延三事，与论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违旧章矣。"，纯之子；暾，毅之子也。既具草，先以呈纯，纯不禁。

[3]晋武帝命令太常商议敬赐齐王之物。博士庾、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上表说："从前，周选择树立有完美德行的人辅佐协助朝廷，周公、康叔、聃秀都被选入朝廷任三公之职，这就显示出辅佐君王的责任重大，掌管地方的地位轻一些。汉代的诸侯王，地位在丞相、三公之上，但如果进入朝廷佐助朝政，就要有兼职，如果离开朝廷去封国，也不再给予高级职务的虚名作为尊贵的恩宠。现在假如齐王贤德的话，那么就不应当以同母之弟的尊贵与亲近去担任鲁、卫之地的寻常职务；如果他不贤德，就不应当开拓疆域，在东海边建国。古时候的礼法是，三公没有职守，陪侍帝王议论政事，没听说过以一方的重任去烦扰他。只有周宣王为了解救危急于一时，命令召穆公征讨淮夷，所以那《诗经》说：'徐地不违逆，宣王令班师。'宰相不应当长久在外。现在天下已经平定，天地四方都成了自己的家，应马上遵循古时候的作法，让齐王参与议论太平的基业。现在反而派他出去，离开都城二千里，这样作就违反了过去的规章了。"庾是庾纯的儿子。刘暾是刘毅的儿子。庾已经拟好了草稿，他先呈送给庾纯过目，庾纯没有禁止他。

事过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志怆然叹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晋室之降，其殆矣乎！"乃奏议曰："古之夹辅王室，同姓则周公，异姓则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虽有五霸代兴，岂与周、召之治同日而论哉！自羲皇以来，岂一姓所能独有！当推至公之心，与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国久长。是以秦、魏欲独擅其权而才得没身，周、汉能分其利而亲疏为用，此前事之明验也。志以为当如博士等议。"帝览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且谓："博士不答所问而答所不问，横造

异论。”下有司策免郑默。于是尚书朱整、褚奏：“志等侵官离局，迷罔朝廷，崇饰恶言，假托无讳，请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诏免志官，以公还第；其余皆付廷尉科罪。

这件事经过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时，曹志悲伤地叹道：“哪里有如此才能，如此亲近的关系，不但不用他建立基业、辅佐教化，反而打发他去天涯海角，晋朝宗室的兴旺，大概危险了吧？”于是他上奏晋武帝说：“古时候在左右辅佐王室的人，同姓的是周公，异姓的是太公，他们都身居朝廷，到了第五代，都归葬于周地。后来世道衰微，即使有五霸代之而兴起，又怎能与周公、召公辅佐王室的政治清明同日而语呢？自从伏羲以来，天下岂是一姓所能独自占有的？应当以至公之心待人，与天下共有利与害，这样才能长久地拥有天下。因此秦、魏想独揽国政所以才灭亡，周、汉能够把利益分能别人所以无论关系是亲是疏都被其所用，这是前代所发生的明显的证明。我认为应当按照博士们的意见去作。”晋武帝看了曹志的上奏，非常生气，说：“曹志尚且不明白我的心，更何况四海之内的人！”于是就说：“博士们不回答我所问的，却回答我所不问的，肆意制造不同的议论。”晋武帝命令有关部门免去郑默的职务。这时尚书朱整、褚上奏说：“曹志等人越犯职权，脱离职责，蒙蔽朝廷，尊崇、粉饰邪恶的言论，却假托直言无忌，请拘捕曹志等人，把他们交付廷尉、依法判罪。”晋武帝就下诏书免除了曹志的官职，让他以鄄城县公的身份回到家里。其他的人都被交付廷尉依法判罪。

庾纯诣廷尉自首：“以议草见示，愚浅听之。”诏免纯罪。廷尉刘颂奏等大不敬，当弃市。尚书奏请报听廷尉行刑。尚书夏侯骏曰：“官立八座，正为此时。”乃独为驳议。左仆射下邳王晃亦从骏议。奏留中七日，乃诏曰：“是议主，应为戮首；但家人自首，宜并广等七人皆丐其死命，并除名。”

庾纯到廷尉去自首，说：“庾上表的草稿我看到了，但是我却肤浅无知没有阻止他。”晋武帝下诏免庾纯的罪。廷尉刘颂上奏，认为庾等人极其不恭敬，应当处以死刑，陈尸街头示众。尚书上奏，请求报与廷尉，让廷尉决定执行刑罚。尚书夏侯骏说：“朝廷设立了八座官员，正是为了在这种时候能派上用场。”于是他独自上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也同意夏侯骏的意见。大臣们的表奏在皇

帝那里搁置了七天，晋武帝才下诏说：“庾是提出议论的主要人物，按理应杀头，但是他的家人已经自首了，所以庾应当与太叔广等共七人一起都免去他们的死罪，但要把他们都除去名位。”

二月，诏以济南郡益齐国。己丑，立齐王攸子长乐亭侯为北海王。命攸备物典策，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乘舆之副从焉。

二月，晋武帝下诏书，把济南郡归并到齐国。己丑（十九日），立齐王司马攸的儿子长乐亭侯司马为北海王。下命令规定了司马攸所用物品及行使权力的规格。他陈列乐器，应三面悬挂；所用乐舞，舞者分成六列。其他如黄钺朝车、车马的标准等都遵从以上的水准。

[4]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4]三月，辛丑朔（初二），出现日食。

[5]齐献王攸愤怨发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许，遣御医诊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河南尹向雄谏曰：“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德望者少；齐王卧居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纳，雄愤恚而卒。攸疾转笃，帝犹催上道。攸自强入辞，素持容仪，疾虽困，尚自整厉，举止如常，帝益疑其无疾；辞出数日，欧血而薨。帝往临丧，攸子号踊，诉父病为医所诬。诏即诛医，以为嗣。

[5]齐献王司马攸由于愤怒、怨恨而生了病，他请求去守文明皇后的陵暮，晋武帝不答应，派了御医给他看病。各位御医为了迎合晋武帝，都说司马攸没有病。河南尹向雄进谏说：“陛下子侄弟兄虽然多，但是有德行名望的却很少。让齐王卧病居住在京都，所带来的好处实际上是很深远的，不可以不考虑。”晋武帝不采纳他的意见，向雄由于愤怒怨恨而死去了。这时，司马攸的病开始加重，晋武帝仍然催促他上路。司马攸勉力撑持着去向晋武帝辞行，他平日里一贯保持容貌与仪表，虽然病得很厉害，他还是整齐振作，举止和往常一样，晋武帝越发怀疑他没有病。司马攸辞别上路，没有几天，他就吐血而死。晋武帝去司马攸那里亲临丧事，司马攸的儿子司马顿足号哭，诉说他父亲的病是被医生给耽误了，受了医生的欺骗。晋武帝立即下令杀了医生，司马接替了司马攸的地位。

初，帝爱攸甚笃，为荀勖、冯等所构，欲为身后之虑，故出之。及薨，帝哀恸不已。冯侍侧，曰：“齐王名过其实，天下归之，今自薨

殒，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过！”帝收泪而止。诏攸丧礼依安平献王故事。

当初，晋武帝对司马攸的疼爱之情是很深厚的。但是，由于荀勖、冯等人的挑拨，晋武帝要为自己死后的事作打算，所以就让司马攸离开京都。等司马攸死了，晋武帝悲哀伤痛不止。这时，冯正在身旁侍候，就说：“齐王的名声超过了他的实际，天下的人都归附他。现在他自己死了，这是国家的福气，陛下为什么要过份悲哀呢！”晋武帝于是止住了眼泪，命令司马攸的丧礼要仪照安平献王司马孚的规格去办。

攸举动以礼，鲜有过事，虽帝亦敬惮之。每引之同处，必择言而后发。

司马攸的行为举止都合于礼法，很少有过错，即使是晋武帝也对他又敬又畏，每次拉着他在一起相处时，总是斟酌词语然后才说话。

[6]夏，五月，己亥，琅邪武王薨。

[6]夏季，五月，己亥（初一），琅邪武王司马去世。

[7]冬，十一月，以尚书左仆射魏舒为司徒。

[7]冬季，十一月，任命尚书左仆射魏舒为司徒。

[8]河南及荆、扬等六州大水。

[8]河南以及荆、扬等六州洪水泛滥。

[9]归命侯孙卒。

[9]归命侯孙去世。

[10]是岁，鲜卑慕容涉归卒。弟删篡立，将杀涉归子，亡匿于辽东徐郁家。

[10]这一年，鲜卑慕容涉归去世。他的弟弟慕容删篡位代立，想杀掉慕容涉归的儿子慕容，慕容逃跑了，隐藏在辽东人的徐郁的家里。

五年（甲辰、284）

五年（甲辰，公元284年）

[1]春，正月，己亥，有青龙二，见武库井中。帝观之，有喜色。百官将贺，尚书左仆射刘毅表曰：“昔龙降夏庭，卒为周祸。《易》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寻案旧典，无贺龙之礼。”帝从之。

[1]春季，正月，己亥（初四），武器库的井里出现了两条青龙。晋武帝去观看，脸上现出欢喜的神色来。百官们要去道贺，尚书左仆射刘毅上表说：“从前，龙降临在夏代的厅堂里，最后酿成了周代的祸殃。《易经》里说，‘龙潜代不作施展，是因为阳气低沉。’我寻查了旧典籍，前人没有恭贺龙的礼节。”晋武帝听从了刘毅的话。

[2]初，陈群以吏部不能审核天下之士，故令郡国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士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为之，使铨次等级以为九品，有言行修著则升之，道义亏缺则降之，吏部凭之以补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敝日滋。刘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营求万端，廉让之风灭，争讼之俗成，臣窃为圣朝耻之！盖中正之设，于损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强弱，是非随兴衰，一人之身，旬日异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也。今重其任而轻其人，使驳违之论横于州里，嫌仇之隙结于大臣，二也。本立格之体，为九品者，谓才德有优劣，伦辈有首尾也。今乃使优劣易地，首尾倒错，三也。陛下赏善罚恶，无不裁之以法，独置中正，委以一国之重，曾无赏罚之防，又禁人不得诉讼，使之纵横任意，无所顾惮，诸受枉者，抱怨积直，不获上闻，四也。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徒异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而中正知与不知，皆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今当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无绩者更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空名，长浮华而废考绩，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状其才之所宜而但第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徒结白论而品状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不上列其善，各任爱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锐人事，八也。由此论之，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卫亦上疏曰：“魏氏承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今九域同规，大化方始，臣等以为宜皆荡除末法，咸用土断，自公卿以下，以所居为正，无复县客，远属异土，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则华竟

自息，各求于己矣。”始平王文学江夏李重上疏：以为：“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徒，听相并就，则土断之实行矣。”帝虽善其言而终不能改也。

[2]当初，陈群由于吏部不能够审查核实天下的士人，所以就命令郡国各自设置中正，州设置大中正，都选取本地区的人担任朝廷的官职，只有富于德才的人才能够当选。按照士人的才能、政绩、资历分为不同的九品等级。如果言行卓越显著就可以被提升，道义缺损的就被降级，吏部就凭借这个来补充朝廷的百官。这个制度实行的日子越来越长久，有的中正并不是合格的人选，于是邪恶敝败的风气一天一天地滋长。刘毅针对这种状况上书说：“如今设立了中正来决定官职的九品等级，品级的高与低，中正可以随自己的心愿来决定，别人的荣与辱都攥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掌握着人君才能有的威与福，夺取了朝廷的权势。他们对公，不因为自己的考查失实而觉得有所亏负；对私，也不为揭人隐私而有所避忌。这种制度使人们以各种各样的用心从各个方面去钻营，廉洁谦让的风气消失了，争斗的习俗形成了，我私下为圣朝感到羞耻。中正制度的设立，对于政治的损害有八点：品级的高下，随着势力的强弱为转移，是与非的标准，以人的兴盛衰败来决定，同一个人，十天之内，处境就发生了变化。上品的官员没有出身于贫贱之家的，下品的官员，没有出身于有权势的大族的，这是第一。设置中正的目的，是要使州里公正的评论都能够归服顺从，将要以此来安定异同，使言论归于统一。现在却重视中正的职权而轻视担任中正的人选，使得违悖的言论在州中放任，在大臣之间结下了憎恶的仇怨，这是第二。本着设置这项制度的规则，之所以要把士人分为九个等级，就是因为人的才与德有优劣的不同，资历、辈份也有前有后。现在的作法却使得优与劣掉换了位置，前与后颠倒，这是第三。陛下奖赏善良，惩罚邪恶，从来都是依法来裁决，唯独设置中正，把一国的重任托付给他，却没有能控制他的奖赏与惩罚的办法。还禁止人们控告中正，这就使中正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各位受了冤枉的人，有一肚子的怨言和真心话，却不能使陛下听到，这是第四。一个国家里的士人，多得可以以千计数，他们或者流徙于异邦，或者是到别的地方谋求衣食。对这些人的相貌都不曾见过，更何况要发挥他们的才能！作为中正，对这些人无论是了解还是不了解，都应当评论、衡量他们的表现，不管是官府对他们赞誉之词，还是败坏他们名

声的流言蜚语，都应当全面地听取。但对这些意见如果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就会被不了解所蒙蔽，只听别人告诉你的话，就会因为彼此的局限而陷于片面与狭隘，这是第五。凡是寻求人材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他们的来治理民众。现在担任官职有显著的成绩的人，有的却处于很低的等级，担任官职没有政绩的人，反而获得很高的级别，这就是压抑了确实有功劳的人而崇尚空虚的名声，助长了浮华的风气，使得对官员政绩的考核被废除。这是第六。所有的官职都是由不同的人担任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需要不同才能的人来处理。现在是不问其才能是否合适，只管让他登上九品。以品级来选

[3]冬，十二月，庚午，大赦。

[3]冬季，十二月，庚午（初十），实行大赦。

[4]闰月，当阳成侯杜预卒。

[4]闰月，当阳成侯杜预去世。

[5]是岁，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帅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来降；帝处之塞内西河。

[5]这一年，塞外的匈奴人太阿厚，率领他的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降晋，晋武帝让他们在塞内西河居住。

[6]罢宁州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护之。

[6]废除了宁州，归并入益州，设置南夷校尉监理益州。

六年（乙巳、285）

六年（乙巳，公元285年）

[1]春，正月，尚书左仆射刘毅致仁，寻卒。

[1]春季，正月，尚书左仆射刘毅辞官回家，不久就去世了。

[2]戊辰，以王浑为尚书左仆射，浑子济为侍中。浑主者处事不当，济明法绳之。济从兄佑，素与济不协，因毁济不能容其父，帝由是疏济，后坐事免官。济性豪侈，帝谓侍中和峤曰："我将骂济而后官之，如何？"峤曰："济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济，切让之，既而曰："颇知愧不？"济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亲者疏，臣不能令亲者亲，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峤，洽之孙也。

[2]戊辰（初九），任命王浑为尚书左仆射，任命王浑的儿子王济为侍中。王浑手下的主管人处理事务不当，王济严明法纪处置了他。

王济的堂兄王佑平素就与王济不和，这时就抓住这件事情诽谤王济，说他容不下他的父亲，晋武帝从此就疏远了王济。后来王济由于获罪被免去了官职。王济性情豪放豁达，晋武帝对侍中和峤说：“我要骂王济，然后给他封官，他会怎么样呢？”和峤说：“王济性格豪爽，怕是不能屈服。”晋武帝召来王济，严厉地责备他，然后问他：“你是不是心里有点儿知道惭愧了？”王济回答说：“像《尺布》、《斗粟》这些歌谣所说的，我常常因此而为陛下感到羞愧。别人能够使亲近的人疏远，我却不能让亲近的人更亲，因为这一点，我有愧于陛下。”晋武帝听了他的话沉默不语。和峤是和洽的孙子。

[3]青、梁、幽、冀州旱。

[3]青、梁、幽、冀州闹旱灾。

[4]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4]秋季，八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5]冬，十二月，庚子，襄阳武侯王浚卒。

[5]冬季，十二月，庚子（十七日），襄阳武侯王浚去世。

[6]是岁，慕容删为其下所杀，部众复迎涉归子而立之。涉归与宇文部素有隙，请讨之，朝廷弗许。怒，入寇辽西，杀略甚众。帝遣幽州军讨，战于肥如，众大败。自是每岁犯边，又东击扶馀，扶馀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

[6]这一年，慕容删被他的手下人杀了，他的部众又去迎接慕容涉归的儿子慕容继了位。慕容涉归和鲜卑的宇文部素来有仇怨，慕容请求去讨伐宇文部，而朝廷不允许。慕容于是发怒，入侵辽西，杀人抢掠，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晋武帝就派遣幽州的军队讨伐慕容，双方在肥如打了起来，慕容的部众被打得大败。从这时开始，慕容每年都要侵犯边境地区。他还向东去打扶余，扶余王依虑自杀了，依虑的儿子弟兄们都逃到沃沮防守。慕容就把扶余国的城削平，驱赶着一万多人返回部落。

七年（丙午、286）

七年（丙午，公元286年）

[1]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称疾，固请逊位，以剧阳子罢。舒所为，必先行而后言，逊位之际，莫有知者。卫与舒书曰：

“每与足下共论此事，日日未果，可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矣。”

[1]春季，正月，甲寅朔（初一），出现日食。魏舒声称有病，坚决请求退位，他以剧阳子的身份免职。魏舒作事，总是先有了行动然后才说出来，所以他退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卫写信给魏舒说：“常常和您在一起议论退位的事情，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了，却没有能够实现，真可说是‘瞻望于前，忽然就落在后头’了。”

[2]夏，慕容寇辽东，故扶馀王依虑子依罗求帅见人还复旧国，请援于东夷校尉何龛，龛遣督护贾沈将兵送之。遣其将孙丁帅骑邀之于路，沈力战，斩丁，遂复扶馀。

[2]夏季，慕容侵犯辽东。从前的扶馀王依虑的儿子依罗，请求率领他还留存的部下，返回他的国家去恢复它，他向东夷校尉何龛请求援助。何龛派遣督护贾沈带领兵士送依罗去扶馀国。慕容派遣他的部将孙丁，率领骑兵在半路上拦截依罗。贾沈奋力作战，杀了孙丁，于是恢复了扶馀国。

[3]秋，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帅种落十万余口诣雍州降。

[3]秋季，匈奴人都大博以及萎莎人，各自率领种族部落十万多人到雍州投降。

[4]九月，戊寅，扶风武王骏薨。

[4]九月，戊寅（二十九日），扶风武王司马骏去世。

[5]冬，十一月，壬子，以陇西王泰都督关中诸军事。泰，宣帝弟馗之子也。

[5]冬季，十一月壬子（初四），任命陇西王司马泰统领关中诸军事。司马泰是晋宣帝的弟弟司马馗的儿子。

[6]是岁，鲜卑拓跋悉鹿卒，弟绰立。

[6]这一年，鲜卑人拓跋悉鹿去世，他的弟弟拓跋绰继位。

八年（丁未、287）

八年（丁未，公元287年）

[1]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戊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2]太庙殿陷，九月，改营太庙，作者六万人。

[2]太庙的殿堂陷落了。秋季，九月，改建太庙，有六万人参加营建。

[3]是岁，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帅种落万一千五百口来降。

[3]这一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又率领其种族部落一万一千五百人投降了晋。

九年（戊申、288）

九年（甲申，公元288年）

[1]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壬申朔（初八），出现日食。

[2]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2]夏季，六月，庚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3]郡国三十三大旱。

[3]有三十三个郡国大旱。

[4]秋，八月，壬子，星陨如雨。

[4]秋季，八月，壬子（十四日），星星像下雨似的坠落下来。

[5]地震。

[5]发生了地震。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八十二卷

晋纪四 世祖武皇帝下太康十年（己酉、289）

晋纪四 晋武帝太康十年（己酉，公元289年）

[1]夏，四月，太庙成；乙巳，袷祭；大赦。

[1]夏季，四月，太庙建成。乙巳（十一日），集中远近祖先进行合祭。大赦天下罪人。

[2]慕容遣使请降；五月，诏拜鲜卑都督。谒见何龛，以士大夫礼，巾衣到门；龛严兵以见之，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问其故，曰："主人不以礼待客，客何为哉！"龛闻之，甚惭，深敬异之。时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掠，卑辞厚币以事之。段国单于阶以女妻，生、仁、昭。以辽东僻远，徒居徒河之青山。

[2]慕容派使者来晋朝请求投降。五月，晋武帝下诏拜慕容为鲜卑都督。慕容晋见何龛，持士大夫的礼节，以幅巾裹发，身着单衣。他到了门口，何龛却整肃部队会见他，慕容于是又改换军服进了门。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慕容说："主人不以礼节来接待宾客，客人又能怎么样呢？"何龛听到了他的话，心中非常惭愧，同时又深深地敬重他，认为他不同寻常。这时，鲜卑的宇文氏、段氏正处于强盛时期，多次侵犯掠夺慕容，慕容只好以恭敬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钱财侍奉他们。段国单于段阶，把女儿嫁给慕容，生下了慕容、慕容仁、慕容昭。慕容因辽东位于偏僻遥远之地，于是迁居到徒河的青山。

[3]冬，十月，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3]冬季，十月，恢复了明堂以及南郊五帝的牌位。

[4]十一月，丙辰，尚书令济北成侯荀勖卒。勖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宠。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迁尚书，甚罔怅。人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何贺邪！"

[4]十一月，丙辰（疑误），尚书令、济北成侯荀勖去世。荀勖才思敏捷，善于观察人君的心思，因此能巩固皇帝对他的宠受。他长期在中书省供职，专门掌管机密要事。后来他升迁为尚书令，心中非常

惆怅。有人向他贺喜，他说："夺去我的凤皇池，诸君有什么可祝贺的呢！"中书省设在禁苑，禁苑中有凤皇池，因此中书省又称凤皇池。

[5]帝极意声色，遂至成疾。杨骏忌汝南王亮，排出之。甲申，以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治许昌；徙南阳王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立皇子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皇孙为广陵王。又封淮南王子迪为汉王，楚王子仪为毗陵王，徙扶风王畅为顺阳王，畅弟歆为新野公。畅，骏之子也。琅邪王觐弟澹为东武公，繇为东安公。觐，之子也。

[5]晋武帝沉湎于音乐和女色，以至于得了病。杨骏嫉妒汝南王司马亮，把他排挤得离开了朝廷。甲申（二十三日），任命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守许昌。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任命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任命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以上诸王，都持节去他们各自的封国。立皇子司马为长沙王，司马颖为成都王，司马晏为吴王，司马炽为豫章王，司马演为代王；皇孙司马为广陵王。又封淮南王的儿子司马迪为汉王，楚王的儿子司马仪为毗陵王。迁扶风王司马畅为顺阳王，司马畅的弟弟司马歆为新野公。司马畅是司马骏的儿子。封琅邪王司马觐的弟弟司马澹为东武公，司马繇为东安公。司马觐是司马的儿子。

初，帝以才人谢玖赐太子，生皇孙。宫中尝夜失火，帝登楼望之，年五岁，牵帝裾入暗中曰："暮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帝由是奇之。尝对群臣称似宣帝，故天下咸归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明慧，故无废立之心。复用王佑之谋，以太子母弟柬、玮、允分镇要害。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典禁兵。帝为皇孙高选僚佐，以散骑常侍刘志行清素，命为广陵王傅。

当初，晋武帝把才人谢玫赐给太子，生下了皇孙司马。有一天夜里，皇宫中失火了，晋武帝登上楼观望。司马当时只有五岁，他牵着晋武帝的衣襟走进昏暗的地方，说："夜里突然出事，应当防备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可以站在亮处，让别人看到人君。"晋武帝从此认为司马很不一般。晋武帝曾经当着群臣称赞司马像晋宣帝，所以天下的人都

归心敬慕司马。晋武帝知道太子没有才能，但是凭藉司马的聪明才智，晋武帝才没有废黜太子的想法。晋武帝又用王佑的计谋，把太子的同母弟弟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都派出去镇守要害地区。晋武帝担心会受到杨氏的逼迫，又任王佑为北军中候，党管皇帝的亲兵。晋武帝为了皇孙司马，以很高的标准挑选他身边的僚属与辅佐。散骑常侍刘志向与操守高洁清廉，因此被任命为广陵王司马的老师。

以时俗喜进趣，少廉让，欲令初除官通谢章者，必推贤让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则择为人所让最多者用之。以为："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如，让则竞推于胜己。故世争则优劣难分，时让则贤智显出。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则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趋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

刘看到当时的风气是喜好趋附，缺少廉洁与谦让，曾经写了《崇让论》，建议初次被授予官职、递交谢表的人，必须是能够推举、谦让贤能的人，才能够让他通过。如果有空缺的官职，那么就要挑选平时为人谦让最多的人来担任。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如果争斗起来的话，就要毁谤自己所比不上的人，如果谦让，就会争着推举胜过自己的人。所以如果争斗，世上就优劣难以区分，如果有了谦让的风气，那么贤能才智之人就会显现出来了。在现在这种时候，能够退身自我修养，谦让的人就会多起来，谦让的人多了，即使想守着贫贱不做官，也不可能了。如果奔走趋附想让别人对自己谦让，这就如同想向前走却向后倒退一样。"

淮南相刘颂上疏曰："陛下以法禁宽纵，积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绳御下，此诚时宜也。然至于矫世救弊，自宜渐就清肃；譬犹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当渐靡而往，稍向所趋，然后得济也。"

淮南相刘颂上疏说："陛下由于刑法禁令宽松放任，想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这种局面是平时日积月累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能用公正的标准治理下民，这确实要等到时势所宜的机会。然而至于矫正世风，救治时弊，自然应当逐渐走向清廉整肃。这就好比行船，虽然不能径直渡过急流，然而应当渐渐随着水势往前走，一点一点地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然后就能渡过河去。

自泰始以来，将三十年，丹诸事业，不茂既往。以陛下明圣，犹未反叔世之敝，以成始初之隆，传之后世，不无虑乎！使夫异时大业，

或有不安，其忧责犹在陛下也。

“自从泰始以来，已将近三十年了，各项事业却并没有比以往更加兴旺。凭着陛下的明圣，还没有纠正衰乱时代的弊病，以成就最初的隆盛，传之于后世，这难道不值得忧虑吗？假使以后大业或许不安稳，那么忧虑与责任也还是在陛下。

臣闻为社稷计，莫若封建亲贤。然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者，其力足以维带京邑；若包藏祸心，其势不足独以有为。其齐此甚难，陛下宜与达古今之士，深共筹之。周之诸侯，有罪诛放其身，而国祚不泯；汉之诸侯，有罪或无子者，国随以亡。今宜反汉之敝，循周之旧，则下固而上安矣。

“我听说为国家打算，不如分封亲属与贤能之人。然而应当审度、衡量事情发展的趋势。假使诸侯服从正义而行动，其力量足以护卫京城，如果他们包藏祸心，那么他们的势力也不足以独立地有所作为。这件事情要整治好是很困难的，陛下应当与通达古今的人士在一起，共同深入地筹划这件事情。周代的诸侯，如果犯了罪就要遭到惩罚放逐，但其爵位不断绝。汉代的诸侯如果犯了罪或者没有儿子，那么他的封国也就随之失去了。如今应当改变汉代的弊端，遵循周代的旧制度，那么下面巩固上面也就安定了。

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是以圣王之化，执要于己，委务于下，非恶劳而好逸，诚以政体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别能否，甚难察也；因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今陛下每精于造始而略于考终，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诚能居易执要，考功罪于成败之后，则群下无所逃其诛赏矣。

“天下极其大，万种事物极其多，而君王却极少，就像天空和太阳。因此圣明的君王实行教化，要自己掌握住根本，把事务委托给手下去办理，这并不是好逸恶劳，实在是由于国家的体制适宜于如此。处理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区分事情办得好还是不好，是很难观察出来的，等到事情的发展显示出了成功与失败，这时候再去区分功劳与罪过就很容易识别了。如今陛下常常是精心于初始的构建却忽略对结局的考察，这正是治理的功效所以不完美的原因。人君如果确实能够处于平易而抓住根本，于成功失败的结局之后考察功劳与罪过，那么手下的官员们就没有地方逃避奖赏与惩治的处理了。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泰、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太重。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统领大纲，若丞相之为，岁终课功，校簿赏罚而已，斯亦可矣。今动皆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

“古时候六卿分工，各司其职，冢宰是统领。秦、汉以来，九卿的职掌，由丞相总管。现在事情都由尚书裁断，各官署奉行成规，与古时候的制度相比，尚书的事务太重。可以把众多的事务交付各官署办理，使各官署有专门负责的权力。尚书统领根本大纲，如同丞相所做的，年终考查功效，校阅簿籍，实行赏罚而已，这也就可以了。现在动不动就接受上面的现成的决定，上面如果有失误、过错，就不能怪罪于下属，等到年终，没有功绩上的建树，也不知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夫细过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矣。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盖由畏避豪强而又惧职事之旷，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在其中矣。是以圣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责凶猾之奏，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夫创业之勋，在于立教定制，使遗风系人心，余烈匡幼弱，后世凭之，虽昏犹明，虽遇若智，乃足尚也。

“细微的过失，荒谬的言行，这是人的本性所难免的，但是全都要用刑法来矫正，那么朝野上下就没有人能够立身了。近世以来，担任监察的官员，大都不抓根本大事，却对微小的过失抓住不放，这大概是因为畏惧、躲避豪强却又担心荒废了职责，因此就谨慎地使法律周密，以搜罗微小的过错，使得上奏的揭发罪行的文状接连不断，表面看来是在为公事尽职，实际上却扰乱了法规。因此圣明的君王对那些琐碎细密的公事不感兴趣，而对于那些揭发了凶恶、奸诈大事的奏章则一定要过问，那么损害国家政事的邪恶的人或事，自然就被抓住了。创立基业的功勋，在于设立政令，制定规章，使得遗留下来的风尚能够使后人的心有所寄托；遗留下来的功业，能够辅助、纠正年小而又软弱的后人。后代能够凭借前代制定的法规，即使是昏庸的人，仍然能作出明智的事情，即使是蠢笨无知的人，也如同有才智的人，使得后人足以得到帮助。

至夫修饰官署，凡诸作役，恒伤太过，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须以伤所凭，窃以为过矣。”帝皆不能用。

“至于那修饰官署的事情，各种劳作，通常是过份得成了一种妨害，这种事情不用担心发动不起来，这是即使到了将来，没有陛下的命令也自然能办成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在于，对于不急的事情抓得紧，办得勤恳，但却损伤了所赖以依仗的根本，我私下认为有些过分了。”对他的意见晋武帝都没有采纳。

[6]诏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渊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五部豪桀，幽、冀名儒，多往归之。

[6]晋武帝下诏，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轻视钱财，喜好施舍，倾心与人交际，匈奴五部的豪杰之士以及幽州、冀州的名儒，都去投奔、归附他。

[7]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

[7]奚轲人男女共十万人投降了晋。

孝惠皇帝上之上永熙元年（庚戌、290）

晋惠帝永熙元年（庚戌，公元290年）

[1]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太熙。

[1]春季，正月，辛酉朔（初一），改年号为太熙。

[2]己巳，以王浑为司徒。

[2]己巳（初九），任命王浑为司徒。

[3]司空、侍中、尚书令卫子宣，尚繁昌公主。宣嗜酒，多过失，杨骏恶，欲逐之，乃与黄门谋共毁宣，劝武帝夺公主。惭惧，告老逊位。诏进位太保，以公就第。

[3]司空、侍中、尚书令卫的儿子卫宣，尚娶繁昌公主。卫宣嗜酒贪杯，时常因喝酒而误事。杨骏憎恨卫，就想把他驱逐出去。于是，他就和宦官黄门密谋一起诽谤卫宣，劝晋武帝不要把公主嫁给卫宣。卫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又惭愧又恐惧，就以上了年纪为由，请求退职。晋武帝下诏，晋升卫为太保，以阳公的身份回到家里。

[4]剧阳康子魏舒薨。

[4]剧阳康子魏舒去世。

[5]三月，甲子，以右光禄大夫石鉴为司空。

[5]三月，甲子（初五），任命右光禄大夫石鉴为司空。

[6]帝疾笃，未有顾命。勋旧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车骑将军杨骏独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骏因辄以私意改易要近，树其心腹。会帝小间，见其新所用者，正色谓骏曰："何得便尔！"时汝南王亮尚未发，乃令中书作诏，以亮与骏同辅政，又欲择朝士有闻望者数人佐之。骏从中书借诏观之，得便藏去，中书监华恐惧，自往索之，终不与。会帝复迷乱，皇后奏以骏辅政，帝颔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华及中书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诏，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诏成，后对、劭以呈帝，帝视而无言。，歆之孙；劭，曾之子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镇。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笃。己酉，崩于含章殿。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

[6]晋武帝病势沉重，没有遗诏。有功绩的旧臣们大多已经死亡，侍中、车骑将军杨骏独自在宫中侍候晋武帝的病。杨骏不让大臣们守候在晋武帝身边，他趁着这个机会，擅自作主把晋武帝身边重要亲近的职位都换了人，培植他自己的心腹。这时，晋武帝的病情稍微有了好转，他看到身边的人都被更换了，就严肃地对杨骏说："你怎么能这么作呢？"这时汝南王司马亮还没有离开京都，晋武帝就命令中书作诏书，命令司马亮与杨骏一同辅佐政事，还打算选择中央的官吏中有名望的几个人协助司马亮和杨骏，杨骏从中书借来诏书观看，拿到手里就收藏起来走了。中书监华非常害怕，就到杨骏那里去索要诏书，杨骏最终也没有把诏书还给他。这时晋武帝又进入昏迷装态，皇后上奏任命杨骏辅政，晋武帝点头答应了她。夏季，四月，辛丑（十二日），皇后召来华以及中书令何劭，口头宣布晋武帝的旨意作为诏书，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诏书写成之后，皇后当着华、何劭的面呈送给晋武帝，晋武帝看了诏书后什么也没有说。华是华歆的孙子。何劭是何曾的儿子。随后，催促汝南王司马亮奔赴镇所。过了不久，晋武帝的病又有了好转，他就问："汝南王来了没有？"身边的人说还没有到。这时，晋武帝病重垂危。己酉（二十日），晋武帝在含章殿去世。晋武帝器宇度

量开阔宽厚，聪明通达，喜好谋划。能容纳直率的言辞，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有不庄重的仪表。

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贾氏为皇后。

太子登极作了皇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熙。尊杨皇后为皇太后，立太子妃贾氏为皇后。

杨骏入居太极殿，梓宫将殡，六宫出辞，而骏不下殿，以虎贲百人自卫。

杨骏进入太极殿居住，这时晋武帝的棺材将要移到太极殿停柩，六宫妃嫔都出来与晋武帝的灵柩辞别，杨骏却不下殿，用一百名勇士保卫他。

诏石鉴与中护军张劭监作山陵。

晋惠帝命令石鉴与中护军张劭监督建造陵墓。

汝南王亮畏骏，不敢临丧，哭于大司马门外。出营城外，表求过葬而行。或告亮欲举后讨骏者，骏大惧，白太后，令帝为手诏与石鉴、张劭，使帅陵兵讨亮。劭，骏甥也，即帅所领趣鉴速发；鉴以为不然，保持之。亮问计于廷尉何勖，勖曰：“今朝野皆归心于公，公不讨人而畏人讨邪！”亮不敢发，夜，驰赴许昌，乃得免。骏弟济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劝骏留亮，骏不从。济谓尚书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征大司马，退身避之，门户庶几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为安。但召大司马还，共崇至公以辅政，无为避也。”济又使侍中石崇见骏言之，骏不从。

汝南王司马亮害怕杨骏，不敢去赴晋武帝的丧事，在大司马府门外哭晋武帝。司马亮到城外居住，上表请求过了晋武帝的葬礼再出发去镇守之地。有人告发说司马亮要兴兵讨伐杨骏，杨骏异学恐惧，告诉了太后，让晋惠帝手写诏书给石鉴和张劭，让他们二人率修建陵墓的士兵去征讨司马亮。张劭是杨骏的外甥，他立即率领部下催促石鉴马上出发。石鉴却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他保证司马亮不会举兵，掌握住手下的士兵不动。司马亮向廷尉何勖询问计策，何勖说：“现在朝野上下都从心里归附于您，您不去讨伐别人，却害怕别人来讨伐您吗？”司马亮不敢发兵，夜里，快马加鞭地奔赴许昌，才免去了一场灾难。杨骏的弟弟杨济以及外甥河南尹李斌都劝杨骏留下司马亮，杨骏不听。杨济对尚书左丞傅咸说：“家兄如果征召大司马司马亮，退身躲避

他，那么门户也许可以保全。”傅咸说：“皇族与外戚，相互依赖才能安定。只把大司马召回来，共同本着公正无私的原则辅佐朝政，用不着躲避司马亮。”杨济又让侍中石崇去见杨骏，对他说了这些话，杨骏不听。

五月，辛未，葬武帝于峻阳陵。

五月，辛未（十三日），在峻阳陵安葬了晋武帝。

杨骏自知素无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进封爵以求媚于众。左军将军傅祗与骏书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骏不从。祗，嘏之子也。丙子，诏中外群臣皆增位一等，预丧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复租调一年。散骑常侍石崇、散骑侍郎何攀共上奏，以为：“帝正位东宫二十余年，今承大业，而班赏行爵，优于泰始革命之初及诸将平吴之功，轻重不称。且大晋卜世无穷，今之开制，当垂于后，若有爵必进，则数世之后，莫非公侯矣。”不从。

杨骏心里明白他平时就没有好名声，他想效法魏明帝即位的先例，普遍给大臣们进封爵位，以便讨好众人，收买人心。左军将军傅祗写信对杨骏说：“还没有听说帝王刚死，就给臣下论功行赏的事。”杨骏不听。傅祗是傅嘏的儿子。丙子（十八日），下诏书，朝廷内外群臣一律晋升一级，参预晋武帝丧事的晋升二级，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一律封为关中侯，免除一年的赋税。散骑常侍石崇、散骑侍郎何攀一起上奏，认为：“皇帝被正式立为太子有二十多年，现在继承了大业，但是遍施奖赏，赐予爵位，比泰始革命之初以及各位将领平吴的功绩得到的奖励还要丰厚，这就使轻重不相称了。况且占卜得知，大晋传国世代无穷，现在开创的制度，是要传之于后世的，如果有爵位就必得进升，那么几代以后，就没有人不是公侯了。”他们的意见不被采纳。

诏以太尉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傅咸谓骏曰：“谅暗不行久矣。今圣上谦冲，委政于公，而天下不以为善，惧明公未易当也。周公大圣，犹致流言，况圣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窃谓山陵既毕，明公当审思进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岂在多！”骏不从。咸数谏，骏渐不平，欲出咸为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将失人望。”乃止。杨济遗咸书曰：“谚云：‘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虑破头，故具有白。”咸复书曰：“卫公有言：‘酒色杀人，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为悔，而逆畏以直致

祸，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祸者，当由矫枉过正，或不忠笃，欲以亢厉为声，故致忿耳，安有忠益而返见怨疾乎！”

晋惠帝下诏书，任命太尉杨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总领朝政，百官各自掌管自己的职责，听命于杨骏。傅咸对杨骏说：“居丧三年的制度，已经有很久不实行了。如今皇帝谦虚，把政事委托给您，但是天下的人们并不认为这样作好，恐怕您还不容易抵挡。周公是大圣之人，尚且招来了流言蜚语，何况皇帝的年龄并不是当年成王的年龄呢！我私下认为，武帝葬事既已办完，您应当慎重考虑进退的事情了，如果可以证明您的真诚，岂在于言辞的多少呢？”杨骏不听傅咸的话，傅咸又多次劝谏，杨骏逐渐坐不住了，想把傅咸赶出朝廷让他去做郡守。李斌劝杨骏说：“斥逐了正直的人，就要失去人们对你的敬仰。”杨骏才没有赶走傅咸。杨济给傅咸的信上说：“俗语说：‘生一个傻儿子，官场上的事儿他太明白。’对官场上的事情是不宜搞得太清楚的。我为你思考忧虑脑袋都要破了，所以写信提醒你。”傅咸回信说：“卫公有言：‘酒色杀人，比直言杀人还要厉害。’因酒色获罪而死，人们不觉得后悔，但是却害怕由于正直而招来的祸殃，这是由于心不能正，想把苟且偷生当作明智的处世方法以保全自己。自古以来由于正直而招来了灾祸的人，是由于矫正邪恶过了头，或者是因为不是真心实意，想以严酷来博取名声，所以会招来怨恨。哪里会有忠诚恳切做好事，却反而被人憎恨的道理呢？”

杨骏以贾后险悍，多权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广为散骑常侍，管机密；张劭为中护军，典禁兵。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行之。

杨骏因为贾后阴险蛮横又富于权术谋略，而忌恨她。所以他任命自己的外甥段广为散骑常侍掌管机密要事；张劭为中护军，统领皇帝的亲兵。凡是有诏命，皇帝看过之后，吴送给太后，然后实行。

骏为政，严碎专愎，中外多恶之。冯翊太守孙楚谓骏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当以至公、诚信、谦顺处之。今宗室强盛，而公不与共参万机，内怀猜忌，外树私昵，祸至无日矣！”骏不从。楚，资之孙也。

杨骏当政，严厉琐碎而又专断固执，朝廷内外的人都恨他。冯翊太守孙楚对杨骏说：“您以外戚身份担当着伊尹、霍光的重任，应当以公正无私、诚实不欺、谦虚和顺为人处事。当前皇族强盛，而您却不与他们一起参与日常政务，心里怀着猜疑妒忌，在外培植亲近宠爱的人，这样下去，灾祸临头的日子就没有几天了！”杨骏也不听。孙楚是孙资的孙子。

弘训少府蒯钦，骏之姑子也，数以直言犯骏，他人皆为之惧，钦曰：“杨文长虽暗，犹知人之无罪不可妄杀，不过疏我，我得疏，乃可以免；不然，与之俱族矣。”

弘训少府蒯钦，是杨骏姑姑的儿子，多次以直言冒犯杨骏，别人都为他担惊受怕，蒯钦说：“杨骏虽然昏庸，仍然知道对没有罪过的人不可以乱杀，他只不过会疏远我，我被他疏远，就可以免去灾祸，要是不这么做，我就会和他一起被灭族了。”

骏辟匈奴东部人王彰为司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兴张宣予怪而问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败。况杨太傅昵近小人，疏远君子，专权自恣，败无日矣。吾逾海出塞以避之，犹惧及祸，奈何应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计，嗣子既不克负荷，受遗者复非其人，天下之乱，可立待也。”

杨骏征召匈奴东部人王彰为司马，王彰逃避不接受。王彰的朋友新兴人张宣子责怪他，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王彰说：“自古以来，一姓却有两位皇后，就没有不败亡的。何况太傅杨骏亲近小人，疏远君子，专权放纵，败亡没有几天了。我跨海出关地躲避他，尚且害怕祸事殃及到我身上，为什么还要响应他的征召呢？而且武帝不考虑国家的大计，继位的儿子已经不能挑起重担，接受遗诏辅佐的人又不是合适的人选，天下的动乱很快就会到来。”

[7]秋，八月，壬午，立广陵王为皇太子。以中书监何劭为太子太师，卫尉裴楷为少师，吏部尚书王戎为太傅，前太常张华为少傅，卫将军杨济为太保，尚书和峤为少保。拜太子母谢氏为淑媛。贾后常置谢氏于别室，不听与太子相见。初，和峤尝从容言于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末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后与荀勖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既还，勖等并称太子明识雅度，诚如明诏。峤曰：“圣质如初。”武帝

不悦而起。及帝即位，峤从太子入朝，贾后使帝问曰：“卿昔谓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峤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国之福也。”

[7]秋季，八月，壬午（二十六日），立广陵王司马为皇太子。任命中书监何劭为太子太师，卫尉裴楷为少师，吏部尚书王戎为太傅，前太常张华为少傅，卫将军杨济为太保，尚书和峤为少保。拜太子的母亲谢氏为淑媛。贾后常常把谢氏安排在另外的房间居住，不让她和太子相见。当初，和峤曾经从容地对晋武帝说：“皇太子朴质而在古风，但是将要衰乱的时代多伪诈，恐怕他不能办好陛下的家事。”晋武帝沉默不语。后来，和峤与荀勖等人一起在晋武帝身边伺候，晋武帝说：“太子近来进入朝廷稍微有了长进，你们可以一起去他那里，粗略地问他一些当世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去了太子那里，回来以后，荀勖等人都称赞太子聪明有见识，气度不凡，确实如武帝说的那样。和峤却说：“太子的资质和原来一样。”晋武帝不高兴地站起身来。等到太子继位作了皇帝。和峤跟随太子司马入朝，贾后让晋惠帝问和峤：“你以前说我不明了家事，今天究竟怎么样呢？”和峤说：“我从前奉事先帝，曾经说过这话，我说的话没有得到证实，这是国家的幸运。”

[8]冬，十月，辛酉，以石鉴为太尉，陇西王泰为司空。

[8]冬季，十月，辛酉（初六），任命石鉴为太尉，陇西王司马泰为司空。

[9]以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

[9]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

元康元年（辛亥、291）

元康元年（辛亥，公元291年）

[1]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永平。

[1]春季，正月，乙酉朔（初一），改年号为永平。

[2]初，贾后之为太子妃也，尝以妒，手杀数人，又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武帝大怒，修金墉城，将废之。荀勖、冯、杨珧及充华赵粲共营救之，曰：“贾妃年少；妒者妇人常情，长自当差。”杨后曰：“贾公闾有大勋于社稷，妃亲其女，正复妒忌，岂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废。

[2]当初，贾皇后还是太子妻子时，曾经由于嫉妒，亲手杀了几个人，她还用戟投掷怀有身孕的姬妾，使孕妇肚子里的胎儿随着刀锋而落地。晋武帝动怒，修了金墉城要把她废黜。荀勖、冯、杨珧以及嫔纪赵粲都想办法援救她，对晋武帝说："贾妃年轻，嫉妒本是妇人的本性，长大了自然就会变好的。"杨皇后说："贾充对国家有大功，贾妃是他的女儿，即使嫉妒，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忘记她先人的功德呢？"贾妃因此而没有被废。

后数诫厉妃，妃不知后之助己，返以后为构己于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贾后不肯以妇道事太后，又欲干预政事，而为太傅骏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观、李肇，皆骏所不礼也，阴构骏，云将危社稷。黄门董猛，素给事东宫，为寺人监，贾后密使猛与观、肇谋诛骏，废太后，又使肇报汝南王亮，使举兵讨骏，亮不可。肇报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玮，玮欣然许之，乃求入朝。骏素惮玮勇锐，欲召之而未敢，因其求朝，遂听之。二月，癸酉，玮及都督扬州诸军事、淮南王允来朝。

杨皇后多次训斥贾妃，贾妃不知皇后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她，反而认为皇后在武帝面前陷害她，因而仇恨杨皇后。后来晋惠帝即位，贾皇后不肯以儿媳的身份侍奉皇太后，还想要干预政事，但却被太傅杨骏所遏制。殿中中郎渤海人孟观、李肇，都是杨骏不以礼相待的人，暗地里图谋杨骏，说他将危害国家。宦官黄门董猛，平时在东宫供职，主管宦官。贾皇后秘密指使董猛与孟观、李肇谋划除掉杨骏，废黜太后。又派李肇告知汝南王司马亮，让他发兵讨伐杨骏，司马亮没有答应。李肇告诉了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司马玮，司马玮欣然同意，就请求入朝。杨骏平时就畏惧司马玮的勇猛强悍，想召他来又不敢，这次司马玮请求入朝，杨骏就同意了。二月，癸酉（二十日），司马玮和都督扬州诸军事、淮南王司马允入朝求见。

三月，辛卯，孟观、李肇启帝，夜作诏，诬骏谋反，中外戒严，遣使奉诏废骏，以侯就第。命东安公繇帅殿中四百人讨骏，楚王玮屯司马门，以淮南相刘颂为三公尚书，屯卫殿中。段广跪言于帝曰："杨骏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帝不答。

三月，辛卯（初八），孟观、李肇禀告晋惠帝，夜里撰写诏书，诬陷杨骏谋反，朝廷内外戒严，派遣使者遵诏命废除杨骏，以侯爵的身

份回家。命令东安公司马繇率领殿中四百人讨伐杨骏，楚王司马玮驻守在司马门，任命淮南相刘颂为三公尚书，驻兵守卫毅中。段广跪着对晋惠帝说：“杨骏孤单没有儿子，岂有谋反的道理，希望陛下慎重考虑。”晋惠帝不回答。

时骏居曹爽故府，在武库南，闻内有变，召众官议之。太傅主簿朱振说骏曰：“今内有变，其趣可知，必是阉竖为贾后设谋，不利于公，宜烧云龙门以胁之，索造事者首，开万春门，引东宫及外营兵拥皇太子入宫，取奸人，殿内震惧，必斩送之。不然，无以免难。”骏素怯懦，不决，乃曰：“云龙门，魏明帝所造，功费甚大，奈何烧之！”侍中傅祗白骏，请与尚书武茂入宫观察事势，因谓群僚曰：“宫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阶。众皆走，茂犹坐。祗顾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绝，不知国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惊起。骏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门，遇右军将军裴，问太傅所在，给之曰：“向于西掖门遇公乘素车，从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曰：“宜至廷尉。”豫从言，遂委而去。寻诏代豫领左军将军，屯万春门。，秀之子也。皇太后题帛为书，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赏。”贾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寻而殿中兵出，烧骏府，又令弩手于阁上临骏府而射之，骏兵皆不得出。骏逃于马厩，就杀之。孟观等遂收骏弟珧、济，张劭、李斌、段广、刘豫、武茂及散骑常侍杨邈、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鸯，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

当时杨骏住在曹爽从前的宅第，位置在武器库南边，他听到皇宫内有变动，就召集各位官员商议。太傅主簿朱振劝说杨骏道：“现在宫中发生了事变，它的趋向可以知道，一定是那些宦官给贾皇后出的主意，对您很不利。应当烧了云龙门逼迫他们，索要起事者的人头，打开万春门，带领东宫以及外营兵围护着皇太子进宫，捉拿恶人，宫殿之内震动恐惧，必定会斩肇事者送来，不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免于灾难。”杨骏素来怯懦，下不了决心，说道：“云龙门是魏明帝所造，劳力、耗费非常大，为什么要把它烧了？”侍中傅祗禀告杨骏，请求和尚书武茂进宫观察事态的发展，他对官员们说：“宫中不宜空虚。”然后拱手行礼下了台阶。官员们都跑了，武茂还坐在那里。傅祗回过头对他说：“你难道不是天子的臣下吗？如今内外隔绝，不知道天子在哪里，你怎么还能坐得住呢？”武茂于是惊觉而起。杨骏的党羽、左军将

军刘豫，领兵列阵守候在门外，遇到右军将军裴，他问裴杨骏在哪里，裴欺骗他说：“我刚才在西掖门遇到杨骏，他乘着白色的车子，有两个人跟着他向西去了。”刘豫说：“我应该去哪里？”裴说：“应该去廷尉。”刘豫听从裴的话，就把士兵托付给裴，他就走了。不久，命令裴代替刘豫兼任左军将军，驻守万春门。裴是裴秀的儿子。皇太后把信写在绢帛上，用箭射出城外，上面写着“救太傅者有赏”。贾后就利用这件事宣称，太后与杨骏一起谋反。不久，宫中的士兵们出去了，放火烧杨骏的府第，弓弩手在楼阁上对着杨骏的府第放箭，杨骏的士兵们没有办法出来。杨骏逃到马房里，被人杀死在那里。孟观等人于是拘捕了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张劭、李斌、段广、刘豫、武茂以及散骑常侍杨邈、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鸯，这些人都被夷灭三族，被处死的人有几千。

珧临刑，告东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问张华。”众谓宜依钟毓例为之申理。繇不听，而贾氏族党趣使行刑。珧号叫不已，刑者以刀破其头。繇，诸葛诞之外孙也，故忌文鸯，以为骏党而诛之。是夜，诛赏皆自繇出，威振内外。王戎谓繇曰：“大事之后，宜深远权势。”繇不从。

杨珧临刑的时候，请求东安公司马繇说：“我以前给晋武帝的表奏就放在石头匣子里，你可以问张华。”众人认为应当按照钟毓的先例为杨珧申述昭雪，司马繇不答应，而贾氏家族的同党又催促赶快执行死刑。杨珧不停地呼号叫喊，执行死刑的人用刀劈开了他的头。司马繇是诸葛诞的外孙，以前就忌恨文鸯，这次就把文鸯当作杨骏的党羽一起杀了。这一夜，要杀谁，要赏谁，都由司马繇说了算，他的威势震动了朝廷内外。王戎对司马繇说：“大事处理完之后，应当深藏远离权势。”司马繇不听。

壬辰，赦天下，改元。

壬辰（初九），赦天下，改年号为元康。

贾后矫诏，使后军将军荀悝送太后于永宁宫，特全太后母高都君庞氏之命，听就太后居。寻复讽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阴渐奸谋，图危社稷，飞箭系书，要募将士，同恶相济，自绝于天。鲁侯绝文姜，《春秋》所许。盖奉祖宗，任至公于天下，陛下虽怀无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诏。”诏曰：“此大事，更详之。”有司又奏：“宜废太后曰峻阳

庶人。”中书监张华议：“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皇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始终之恩。”左仆射荀恺与太子少师下邳王晃等议曰：“皇太后谋危社稷，不可复配先帝，宜贬尊号，废诣金墉城。”于是有司奏从晃等议，废太后为庶人；诏可。又奏：“杨骏造乱，家属应诛，诏原其妻庞命，以尉太后之心。今太后废为庶人，请以庞付廷尉行刑。”诏不许；有司复固请，乃从之。庞监刑，太后抱持号叫，截发稽颡，上表诣贾后称妾，请全母命；不见省。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朝廷建斯堂，将以何为乎！每览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至于杀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为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

贾皇后诈称皇帝诏书，派后军将军荀悝送太后去永宁宫居住，特别保全了太后母亲高都君庞氏的性命，同意她去太后那里居住。不久，贾皇后又劝说各位大臣通过有关部门上奏说：“皇太后早就在暗中进行邪恶的谋划，企图危害国家，用飞箭捎带书信，招募将士，与邪恶之人狼狈为奸，自动与天相绝。鲁侯与文姜断绝关系，这是《春秋》所赞许的。至于侍奉祖宗，在天下担当起公正无私的责任，陛下虽然是怀着不得已的感情，臣下也不敢奉命而行。”晋惠帝下诏书说：“这是大事，要再慎重一些。”有关部门又上奏说：“应当废太后为峻阳庶人。”中书监张华提议：“太后并没有获罪于先帝，如今偏私她所亲近的人，为人之母，在圣世没有作出榜样，应当按照汉代废赵太后为孝成后的旧例，贬皇太后的尊号，还称她为武皇后，让她在别的宫里居住，以保全从始到终的德惠。”左仆射荀恺与太子少师、下邳王司马晃等人提议说：“皇太后图谋危害国家，不能再与先帝相配，应当贬去她的尊号，废了她，让她去金墉城。”这时，有关部门上奏，遵从司马晃等人的提议，把太后废为平民。皇帝下诏书同意这一决定。又有有关部门上奏说：“杨骏造反作乱，他的家属应当被处死，诏命恕免了他的妻子庞氏的性命，以安尉太后之心。现在太后被废为平民，请求把庞氏交付廷尉执行死刑。”皇帝诏命不赞同，有关部门又坚持请求，皇帝就听从了这个意见。庞氏监刑的时候，太后抱住她号哭叫喊，割断头发，跪下来以额触地。太后上表要去贾后那里当奴仆，请求保全母亲性命，却不被理睬。董养出游到了太学，登上殿堂感叹地说：“朝廷建立了此堂，将要用它来作什么呢？每当观看国家大赦的文书，像谋反

这样极大的罪恶都能赦免，但是对于杀了祖父、祖母，杀了父亲、母亲之罪却不赦免，原因就在于这样的罪恶是帝王制定的法律所不能宽容的。但是为什么公卿处理意见，修饰礼仪制度，竟到了如此地步呢？天道人事的法则已经灭绝，大的动乱就要兴起了。”

有司收骏官属，欲诛之。侍中傅祗启曰：“昔鲁芝为曹爽司马，斩关赴爽，宣帝用为青州刺史。骏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诏赦之。

有半机构拘捕了杨骏的下属官吏，想杀了他们。侍中傅祗陈述说：“从前鲁芝任曹爽的司马，冲破关隘去奔赴曹爽，晋宣帝还任用他作青州刺史。杨骏的僚属，不能都给他们加上罪名。”于是皇帝下诏书赦免了他们。

壬寅，征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皆录尚书事，辅政。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为抚军大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为尚书令，东安公繇为尚书左仆射，进爵为王。，望之子也。封董猛为武安侯，三兄皆为亭侯。

壬寅（十九日），征召汝南王司马亮任太宰，与太保卫都任录尚书事，辅佐朝政。任命秦王司马柬为大将军，东平五司马为抚军大将军，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兼北军中候，下邳王司马晃为尚书令，东安公司马繇为尚书左仆射，晋升爵位为王。司马是司马望的儿子。封董猛为武安侯，他的三个哥哥都被封为亭侯。

亮欲取悦众心，论诛杨骏之功，督将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遗亮书曰：“今封赏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功而获赏，则人莫不乐国之有祸，是祸原无穷也。凡作此者，由东安公。人谓殿下既至，当有以正之，正之以道，众亦何怒！众之所怒者，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论，莫不失望。”亮颇专权势，咸复谏曰：“杨骏有震主之威，委任亲戚，此天下所以喧哗。今之处重，宜反此失，静默颐神，有大得失，乃维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此过尊门，冠盖车马，填塞街衢，此之翕习，既宜弭息。又夏侯长容无功而暴擢为少府，论者谓长容，公之姻家，故至于此，流闻四方，非所以为益也。”亮皆不从。

司马亮想取得众人对他的喜爱之心，论次评定铲除杨骏的功劳，督将中有一千零八十一人分别被封了侯的爵位。御史中丞傅咸写信给司马亮说：“如今赏赐显赫盛大，震动了天地，是自古以来所不曾有过

的。没有功劳却可以得到奖赏，那么人人都希望国家有祸事，这就使灾祸的根源没有穷尽了。开了这个头的人是东安公司马繇。人们以为殿下您来到后，应当有所匡正、整饬，以法规来匡正政务，众人又有什么可发怒的理由呢？众人之所以动怒，原因在于不公正，而现在加倍论功行赏更甚于东安公，大家都很失望。”司马亮对于权势独断专行，傅咸又进谏说：“杨骏有震动君王的权势，任用他的亲戚，这正是天下喧闹的原因。您现在处于重要的地位，应当纠正杨骏的错误，沉静缄默，保养精神，有了大的事情就去维系、保持，如果不是什么大事，就不要去管。我多次经过府上，看到官吏的车马把道路都堵塞了，这种众人争相趋附的状况应当停止。另外，夏侯骏没有功劳却突然被越级提拔为少府，人们议论说，夏侯骏就因为是和您有婚姻关系的亲戚，所以才能有今天的地位，传闻远播四方，这并不是有益的事情。”司马亮一概听不进去。

贾后族兄车骑司马模、从舅右卫将军郭彰、女弟之子贾谧与楚王玮、东安王繇，并预国政。贾后暴戾日甚，繇密谋废后，贾氏惮之。繇兄东武公澹，素恶繇，屡谮之于太宰亮曰：“繇专行诛赏，欲擅朝政。”庚戌，诏免繇官；又坐有悖言，废徙带方。

贾皇后同族哥哥、车骑司马贾模，贾皇后母亲的堂兄弟、可卫将军郭彰，贾皇后妹妹的儿子贾谧，与楚王司马玮、东安王司马繇一起参与国政。贾皇后的凶恶乖张一天比一天厉害。司马繇秘密谋划要废掉贾皇后，贾氏很害怕。司马繇的哥哥、东武公司马澹，平时就憎恨司马繇，多次在太宰司马亮面前诬陷司马繇说：“司马繇擅自决定惩罚与赏赐，他这是要独揽朝政。”庚戌（二十七日），皇帝下诏书免去司马繇的官职，又因为有忤逆言论而获罪，被废黜迁徒到带方县。

于是贾谧、郭彰权势愈盛，宾客盈门。谧虽骄奢而好学，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陆机、机弟云、和郁及荥阳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欧阳建、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沛国刘、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舆弟琨皆附于谧，号曰二十四友。郁，峤之弟也。崇舆岳尤谄事谧，每候谧及广城君郭槐出，皆降车路左，望尘而拜。

从这时开始，贾谧、郭彰的权势日益兴盛起来，宾客挤破了门。贾谧虽然骄横奢侈，但却爱好学问，喜欢接纳士大夫。郭彰、石崇、陆机、陆机的弟弟陆云、和郁以及荥阳人潘岳、清河人崔基、勃海人欧阳建、兰陵人缪征、京兆人杜斌、挚虞，琅邪人诸葛诠、弘农人王粹、襄城人杜育、南阳人邹捷、齐国人左思、沛国人刘、周恢、安平人牵秀、颍川人陈、高阳人许猛、彭城人刘讷、中山人刘舆、刘舆的弟弟刘琨，都归附于贾谧的门下，号答二十四友。和郁是和峤的弟弟。石崇和潘岳，格外谄媚地侍奉贾谧，每当等候到贾谧以及广城君郭槐出来了，就赶紧从车子上下来，站在道路的左边，望着贾谧、郭槐车后扬起的尘土行跪拜礼。

[3]太宰亮、太保以楚王玮刚愎好杀，恶之，欲夺其兵权，以监海侯裴楷代玮为北军中侯，玮怒；楷闻之，不敢拜。亮复与谋，遣玮与诸王之国，玮益忿怨。玮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皆有宠于玮，劝玮自昵于贾后；后留玮领太子少傅。盛素善于杨骏，卫恶其反覆，将收之。盛乃与宏谋，因积弩将军李肇矫称玮命，谮亮、于贾后，云将谋废立。后素怨，且患二公执政，己不得专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诏赐玮曰："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诸宫门，免亮及官。"夜，使黄门赍以授玮。玮欲覆奏，黄门曰："事恐漏泄，非密诏本意也。"玮亦欲因此复私怨，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告以"二公潜图不轨，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帅径诣行府，助顺讨逆。"又矫诏"亮、官属，一无所问，皆罢遣之；若不奉诏，便军法从事。"遣公孙宏、李肇以兵围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

[3]太宰司马亮、太保卫，由于楚王司马玮傲慢固执又喜好杀人，因而憎恨他，想夺了他的兵权，让临海侯裴楷代替司马玮担任北军中候的职务。司马玮大怒，裴楷听说以后，不敢接受北军中候的官职。司马亮又和卫在一起密谋，派司马玮和各诸侯王去自己的封国，司马玮越发愤恨不满。司马玮的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都受到司马玮的宠爱，他们劝说司马玮主动去亲近贾皇后，贾皇后就留下司马玮兼任太子少傅。岐盛从前与杨骏友好，卫厌恶他变化无常，将要拘捕他。岐盛就和公孙宏谋划，依靠积弩将军李肇，诈称是司马玮的命令，在贾皇后面前诬陷司马亮和卫，说他们将要谋划废立君王的事情。贾皇

后平时就怨恨卫，而且担心司马亮与卫执掌朝政，她就不能专断放纵了。夏季，六月，贾皇后指使晋惠帝亲笔撰写诏书赐予司马纬，诏书说：“太宰、太保想作伊尹、霍光作过的事情，你应当宣布诏命，命令淮南王、长沙王、成都王驻守各宫门，免去司马亮及卫的官职。”夜里，派宦官黄门送诏书授予司马玮。司马玮想重新上奏，黄门说：“事情害怕泄露出去，这可不是密诏的本意。”司马玮也想借这个机会报复私人的怨恨，于是统率自己的部队，又诈称皇帝的诏命召集三十六军，向他们宣告说：“司马亮与卫，暗中图谋不轨之事，我今天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统领朝廷内外各军，各位正在值勤、担任卫护、防守之职的人，都要严加警备。在外的部队，就互相跟从直接去朝廷委派的机构，协助天道，讨伐叛逆。”还伪称皇帝命令说：“司马亮、卫的下属官吏，一概不问，全部罢免遣散。如果有不服从命令的，按照军法处置。”司马玮派遣公孙宏、李肇领兵包围了司马亮的住宏，让侍中、清河王司马遐去逮捕卫。

亮帐下督李龙，白“外有变，请拒之”；亮不听。俄而兵登墙大呼，亮惊曰：“吾无贰心，何故至此！诏书其可见乎？”宏等不许，趣兵攻之。长史刘准谓亮曰：“观此必是奸谋。府中俊如林，犹可力战。”又不听，遂为肇所执，叹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与世子矩俱死。

司马亮的帐下督李龙，禀告司马亮说：“外面发生了变乱，请求抵抗。”司马亮没有同意。过了一会儿，士兵爬上墙头大声喊叫，司马亮吃惊地说：“我没有二心，为什么到了如此地步！我可以看一看诏书吗？”公孙宏等人不答应，催促士兵加紧进攻。长史刘准告诉司马亮说：“我观察这肯定是邪恶的阴谋。府里有才能的人很多，还可以尽力作战。”司马亮还是不同意，于是被李肇抓住，他感叹说：“我的真诚的心，可以剖开让天下的人看一看。”司马亮和他的长子司矩一起被处死。

卫左右亦疑遐矫诏，请拒之，须自表得报，就戮未晚；不听。初，为司空，帐下督荣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从遐收，辄杀及子孙共九人，遐不能禁。

卫的手下人也怀疑司马遐是假冒皇帝诏命，请求卫抵抗，等候上表有了答复，再听任惩罚也不迟，但是卫不听从劝告。当初，卫任司空

的时候，帐下督荣晦犯了罪，卫斥责并且赶走了他。到了此时，荣晦跟随司马遐拘捕了卫，自作主张杀了卫及其子孙一共九人，司马遐都制止不住。

岐盛说玮：“宜因兵势，遂诛贾、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玮犹豫未决。会天明，太子少傅张华使董猛说贾后曰：“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玮专杀之罪诛之。”贾后亦欲因此除玮，深然之。是时内外扰乱，朝廷惧，不知所出。张华白帝，遣殿中将军王宫赍驺虞幡出麾众曰：“楚王矫诏，勿听也！”众皆释仗而走。玮左右无复一人，窘迫不知所为，遂执之，下廷尉；乙丑，斩之。玮出怀中青纸诏，流涕以示监刑尚书刘颂曰：“幸托体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孙宏、岐盛并夷三族。

岐盛劝说司马玮：“应当借着军队的气势，顺便除掉贾、郭，以扶正王室，安定天下。”司马玮犹豫不决。这时天亮了，太子少傅张华派董猛劝说贾后道：“楚王已经杀了司马亮和卫，天子的威势权力全都归属于他了，君王还能依赖什么得到安稳呢？应当凭着司马玮专擅杀人的罪行惩处他。”贾皇后也想乘此机会除掉司马玮，所以深深地赞同这一主张。这时内外混乱，朝廷纷乱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张华禀告晋惠帝，派遣殿中将军王宫拿着标有义兽驺虞的旗帜指挥众人说：“楚王诈称皇帝命令，不要听他的话。”众人都放下兵器逃走了，司马玮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他窘迫地不知所措，于是就逮捕了他，押到廷尉，乙丑（疑误），杀了他。司马玮临死以前掏出藏在怀里的青纸诏书，流着泪拿给监刑尚书刘颂看，说：“我幸运地托先帝之体而出生，但是却蒙受了如此的冤屈啊！”公孙宏、岐盛都被夷灭三族。

玮之起兵也，陇西王泰严兵将助玮，祭酒丁绥谏曰：“公为宰相，不可轻动。且夜中仓猝，宜遣人参审定问。”泰乃止。

司马玮起兵的时候，陇西王司马泰整肃部队准备协助司马玮。祭酒丁绥进谏说：“您身为宰相，不可以轻举妄动。而且夜里很仓促，应当派人去验证核实确切的消息。”司马泰于是没有行动。

卫女与国臣书曰：“先公名谥未显，每怪一国蔑然无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于是太保主簿刘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上言曰：“初，矫诏者至，公即奉送章绶，单车从命。如矫诏之文唯免公官，而

故给使荣晦，辄收公父子及孙，一时斩戮。乞验尽情伪，加以明刑。”乃诏族诛荣晦，追复亮爵位，谥曰文成。封为兰陵郡公，谥曰成。

卫的女儿写信给国中的大臣说：“我死去的父亲没有显扬的谥号，我常常奇怪，一国之内都轻视这件事情而没有人说话，这种作法不合于《春秋》，其罪过在何处呢？”于是，太保主簿刘繇等人手执黄旗，敲响了登闻鼓，向惠帝陈诉说：“当初，诈称皇帝命令的人到了，卫立即奉送了印音绶带、单人独车地听命于人。依照假造诏书的条文，只是免去卫的官职，但是，从前的随从荣晦，擅自拘捕了卫父子及孙子，一起都给杀了。请求考察全部事情的真伪，给荣晦施以公开示众的刑罚。”于是皇帝下诏书，诛灭荣晦的家族，恢复、追认司马亮的爵位，谥号为文成。封卫为兰陵群公，定谥号为成。

于是贾后专朝，委任亲党，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贾谧与后谋，以张华庶姓，无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筹略，为众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决，以问裴，赞成之。乃以华为侍中、中书监，为侍中，又以安南将军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右仆射王戎并管机要。华尽忠帝室，弥缝遗阙，贾后虽凶验，犹知敬重华；贾模与华、同心辅政，故数年之间，虽暗主在上而朝野安静，华等之功也。

从此以后，贾皇后独揽朝政，信任亲族，任命贾模为散骑常侍，兼领侍中。贾谧和贾皇后谋划，认为张华不是同姓，没有胁迫皇帝的嫌疑，而且张华儒雅有谋略，又是众望所归之人，就想把朝政托付给张华，但是还犹豫不定，就去询问裴的意见，裴赞成这个决定。于是就任命张华为侍中、中书监，裴任侍中。又任命安南将军裴楷为中书令，兼领侍中，和右仆射王戎一起掌管机密要事。张华对皇帝的家族竭尽了忠诚，弥祉缝合朝政中的过失、遗漏，贾皇后虽然凶暴阴险，却还知道敬重张华。贾模与张华、裴同心合力辅佐国政，所以几年之内，虽然是昏庸的君王居于皇帝之位，但是朝野上下安稳平静，这全都是张华等人的功劳。

[4]秋，七月，分荆、扬十郡为江州。

[4]秋季，七月，分出荆州、扬州的十个郡设置了江州。

[5]八月，辛未，立陇西王泰世子越为东海王。

[5]八月，辛未（二十日），立陇西王司马泰的长子司马越为东海王。

[6]九月，甲午，秦献王柬薨。

[6]九月，甲午（十四日），秦献王司马柬去世。

[7]辛丑，征征西大将军梁王肜为卫将军、录尚书事。

[7]辛丑（二十一日），征召征西大将军、梁王司马肜为卫将军、录尚书事。

二年（壬子、292）

二年（壬子，公元292年）

[1]春，二月，己酉，故杨太后卒于金墉城。是时，太后尚有侍御十余人，贾后悉夺之，绝膳八日而卒。贾后恐太后有灵，或诉冤于先帝。乃覆而殡之，仍施诸厌劾符书、药物等。

[1]春季，二月，己酉（初一），从前的杨太后在金墉去世。当时，太后还有十几名侍从，贾皇后把他们全都弄走，太后八天不进饮食而死。贾皇后恐怕太后有灵魂，或许会向晋武帝诉说冤情，就把太后翻过身来埋葬，还在上面压上了镇邪驱鬼的文书、药物等。

[2]秋，八月，壬子，赦天下。

[2]秋季，八月，壬子（初七），大赦天下。

三年（癸丑、293）

三年（癸丑，公元293年）

[1]夏，六月，弘农雨雹，深三尺。

[1]夏季，六月，弘农下雹子，三尺深。

[2]鲜卑宇文莫槐为其下所杀，弟普拨立。

[2]鲜卑人宇文莫槐被他的部下所杀，他的弟弟宇文普拨即位。

[3]拓拔绰卒，子弗立。

[3]拓跋绰去世，他的弟弟的儿子拓跋弗即位。

四年（甲寅、294）

四年（甲寅，公元294年）

[1]春，正月，丁酉，安昌元公石鉴薨。

[1]春季，正月，丁酉（初一），安昌元公石鉴去世。

[2]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长吏。秋，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

[2]夏季，五月，匈奴郝散叛乱，攻打上党，杀了长官。秋季，八月，郝散率领部众投降，冯翊都尉把他杀了。

[3]是岁，大饥。

[3]这一年，严重饥荒。

[4]司隶校尉傅咸卒。咸性刚简，风格峻整，初为司隶校尉，上言："货赂流行，所宜深绝。"时朝政宽弛，权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师肃然。

[4]司隶校尉傅咸去世。傅咸性情坚强朴直，风格严正庄重。他刚担任司隶校尉时，上言说："现在盛行用财货来贿赂人，这是应当严厉断绝的。"当时朝政松弛，豪门权贵恣意放任，没有约束，傅咸上奏罢免了河南尹司马澹等人的官职，京都的人都对他十分恭敬。

[5]慕容徙居大棘城。

[5]慕容迁移到大棘城居住。

[6]拓跋弗卒，叔父禄官立。

[6]拓跋弗去世，他的叔父拓跋禄官即位。

五年（乙卯、295）

五年（乙卯，公元295年）

[1]夏，六月，东海雨雹，深五寸。

[1]夏季，六月，东海下雹子，深五寸。

[2]荆、扬、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2]荆、扬、兖、豫、青、徐六州洪水泛滥。

[3]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

[3]冬季，十月，武器库发生了火灾。焚毁了历代的珍贵之物以及供二百万人使用的器具、兵器等。十二月，丙戌（初一），建造新的武器库，大量地调运兵器。

[4]拓跋禄官分其国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统之；一居代郡参合陂之北，使兄沙漠汗之子猗统之；一居定襄之盛乐故

城，使猗弟猗卢统之。猗卢善用兵，西击匈奴、乌桓诸部，皆破之。代人卫操与从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说猗、猗卢招纳晋人。猗悦之，任以国事，晋人附者稍众。

[4]拓跋禄官把他的国家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在上谷以北，濡源以西，他亲自统领。一部分位于代郡参合陂的北面，派他的哥哥沙漠汗的儿子拓跋猗统领。还有一部分在定襄的盛乐故城，派猗的弟弟拓跋猗卢统领。拓跋猗卢善于用兵，向西攻打匈奴、乌桓各部落，都打败了对方。代人卫操和他的侄子卫雄以及同郡人箕澹去投奔拓跋氏，劝说猗、猗卢招纳晋人。猗很喜欢他们，把国家大事托付他们，晋人来归附的逐渐多起来了。

六年（丙辰、296）

六年（丙辰，公元296年）

[1]春，正月，赦天下。

[1]春季，正月，大赦天下。

[2]下邳献王晃薨。以中书监张华为司空。太尉陇西王泰行尚书令，徒封高密王。

[2]下邳献王司马晃去世。任命中书临张华为司空。太尉、陇西王司马泰掌管尚书令职务，被迁封为高密王。

[3]夏，郝散弟度元与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俱反，杀北地太守张损，败冯翊太守欧阳建。

[3]夏季，郝散的弟弟郝度元与冯翊、北地的马兰羌人、卢水胡人一起造反，杀了北地太守张损，打败了冯翊太守欧阳建。

征西大将军赵王伦信用嬖人琅邪孙秀，与雍州刺史济南解系争军事，更相表奏，欧阳建亦表伦罪恶。朝廷以伦挠乱关右，征伦为车骑将军，以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系与其弟御史中丞结，皆表请诛秀以谢氐、羌；张华以告梁王肜，使诛之，肜许诺。秀友人辛冉为之说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罪。”秀由是得免。伦至洛阳，用秀计，深交贾、郭，贾后大爱信之，伦因求录尚书事，又求尚书令；张华、裴固执以为不可，伦、秀由是怨之。

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信任使用他所宠爱的琅邪人孙秀。司马伦和雍州刺史、济南人解系为军事方面的事情争斗起来，他们争相上表

禀奏，欧阳建也上表陈述司马伦的罪恶。朝廷因为司马伦扰乱关右地区，征召司马伦任车骑将军，任命梁王司马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解系他的弟弟、御史中丞解结，都上表请求杀孙秀以向氐、羌人谢罪，张华把这件事告诉了梁王司马肜，让司马肜杀孙秀，司马肜应允了。孙秀的朋友辛冉替孙秀向司马肜说情道："氐、羌自己起来造反，并不是孙秀的罪过。"孙秀因此免去一死。司马伦到了洛阳，采用孙秀的计谋，下功夫去结交贾、郭，贾皇后对他十分宠爱信任，司马伦趁机索求录尚书事的职务，还请求担任尚书令，张华、裴很坚决地不同意，司马伦、孙秀从此就憎恨张华和裴了。

秋，八月，解系为郝度元所败，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围泾阳。御史中丞周处，弹劾不避权戚，梁王肜尝违法，处按劾之。冬，十月，诏以处为建威将军，与振威将军卢播俱隶安西将军夏侯骏，以讨齐万年。中书令陈准言于朝曰："骏及梁王皆贵戚，非将帅之才，进不求名，退不畏罪。周处吴人，忠直勇果，有仇无援。宜诏积弩将军孟观，以精兵万人为外前锋，必能殄寇；不然，梁王当使处先驱，以不救而陷之，其败必也。"朝廷不从。齐万年闻处来，曰："周府君尝为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专断而来，不可当也；或受制于人，此成禽耳！"

秋季，八月，解系被郝度元打败了，秦、雍地区的氐、羌全都叛变了，立氐统帅齐万年为帝，包围了泾阳。御史中丞周处，检举官吏的过失、罪状，不回避有权势的皇亲国戚。梁王司马肜曾经违犯法律，周处审查揭发了他。冬季，十一月，皇帝下诏任命周处为建威将军，与振威将军卢播都隶属于安西将军夏侯骏，让他们去讨伐齐万年。中书令陈准向朝廷进言说："夏侯骏和梁王都是皇帝的亲族，并不是将帅之才，他们进也不求名誉，退又不怕犯罪。周处是吴人，忠诚正直，勇敢果断，有仇人却没有援助他的人。应当命令积弩将军孟观，率领一万精兵担任周处的前锋，一定能够消灭敌人。不然的话，梁王就会让周处担任前锋，不去救援他而陷害他，那么失败就是必然的了。"朝廷不按他的意见办。齐万年听说周处来了，说："周府君曾经任职新平太守，能文能武。他如果是独自决断而来，就会不可抵挡，如果他被别人所控制，那么我这次就能捉住他。"

[4]关中饥、疫。

[4]关中发生饥荒和瘟疫。

[5]初，略阳清水氐杨驹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顷，其帝平地二十余里，四面斗绝而高，为羊肠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孙千万附魏，封为百顷王。千万孙飞龙浸强盛，徒居略阳。飞龙以其甥令狐茂搜为子，茂搜避齐万年之乱，十二月，自略阳帅部落四千家还保仇池，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人士避乱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抚纳；欲去者，卫护资送之。

[5]当初，略阳清水氐族人杨驹最早在仇池居住。仇池方圆有上百顷土地，它的旁边有二十多里平地，四面是陡峭险峻的高山，有羊肠小道盘曲环绕三十六次而上。后来，杨驹的孙子杨千万归附了魏，被封为百顷王。杨千万的孙子杨飞龙逐渐强盛起来，迁居到略阳。杨飞龙把他的外甥令狐茂搜当作儿子，令狐茂搜躲避齐万年的扰乱，十二月，从略阳率领部落四千家回去保卫仇池，自己封号为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地区躲避战乱的人，很多都去依附令狐茂搜，令狐茂搜对他们接纳安抚；想要离去的人，也保护他们，送给他们财物。

[6]是岁，以扬烈将军巴西赵为益州刺史，发梁、益兵粮助雍州讨氐、羌。

[6]这一年，任命扬烈将军、巴西人赵为益州刺史，征调梁州、益州的军队和粮食援助雍州讨伐氐、羌人。

七年（丁巳、297）

七年（丁巳，公元297年）

[1]春，正月，齐万年屯梁山，有众七万；梁王彤、夏侯骏使周处以五千兵击之。处曰：“军无后继，必败，不徒亡身，为国取耻。”彤、骏不听，逼遣之。癸丑，外与卢播、解系攻万年于六陌。处军士未食，彤促令速进，自旦战至暮，斩获甚众，统绝矢尽，救兵不至。左右劝处退，处按剑曰：“是吾效节致命之日也！”遂力战而死。朝廷虽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1]春季，正月，齐万年驻守梁山，有部众七万人。梁王司马彤、夏侯骏派周处率领五千士兵攻打齐万年。周处说：“军队没有后面的接续，必然要失败，这不只是个人丧命，还会给国家带来耻辱。”司马彤、夏侯骏不听他的劝告，逼着他出发。癸丑（初四），周处与卢播、解系在六陌攻打齐万年。周处军队的士兵们还没有吃饭，司马彤

就催促命令他们马上进攻，从早上一直战斗到晚上，斩杀俘获了大批敌军。周处的军队弓弦断了，箭矢用尽了，救兵就是不来。周处身边的人劝他撤退，他抚摸长剑说道：“这正是我效忠舍命的日子。”于是拼力作战，直到战死。朝廷虽然因此而责怪司马肜，但是也不能治他的罪。

[2]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

[2]秋季，七月，雍州、秦州大旱，瘟疫流行，一斛米价值一万钱。

[3]丁丑，京陵元公王浑薨。九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太子太师何劭为尚书左仆射。

[3]丁丑（疑误），京陵元公王浑去世。九月，任命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太子太师何劭为尚书左仆射。

戎为三公，与时浮沈，无所匡救，委事僚采，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王戎担任三公，随着当时的趋向升降、沉浮，对于国家的政事没有匡正与救助。他把事情委托给下属，轻身外出游玩。他生性贪婪、吝啬、园林、田地遍天下，时常独自手持筹码，昼夜计算，常常好象不满足的样子。他自己家里种的李子非常好，卖出去恐怕别人得到种子，就在李子核上钻了洞。他所赏识提拔的人也都只看虚名。阮咸的儿子阮瞻曾经与王戎会面。王戎问他说：“圣人看重名分，老、庄明了自然，他们的宗旨是相同还是不同？”阮瞻说：“莫非同？”王戎赞叹不已，于是征召阮瞻，当时的人们称之为“三语掾”。

是时，王衍为尚书令，南阳乐广为河南尹，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衍与弟澄，好题品人物，举世以为仪准。衍神情明秀，少时，山涛见之，嗟叹良久，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乐广性冲约，与物无竞。每谈论，以约言析理，厌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论人，必先称其所长，则所短不言自见。王澄及阮咸、咸从子、秦山胡毋辅之、陈国谢鲲、城阳王、新蔡毕卓，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裸体，

不以为非。胡毋辅之尝酣饮，其子谦之窥而厉声呼其父字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辅之欢笑，呼入共饮。皆卓尝为吏部郎，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乐广闻而笑之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

当时，王衍担任尚书令，南阳人乐广任河南尹，他们都喜好清谈，存心于事务之外，在当时很有名望，朝野上下倾慕他们并争相仿效。王衍和他的弟弟王澄，喜好评论人物并定其高下，当世之人都把他们的评价作为标准。王衍精神意态聪明秀美。他小的时候，山涛见到了他，赞叹了很久，说：“什么样的老妇人，生下了这样的孩子！但是妨害天下百姓的人，未必就不是这个人。”乐广性情淡泊谦和，简约，清明广远，与世无争。他谈论起来，总是以简略的语言辨析事理，使人感到心服、满足，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他就保持沉默。他谈论人，必定先称赞这个人的长处，那么这人的短处不用他说自然也就显现出来了。王澄以及阮咸、阮咸的侄子阮、泰山人胡毋辅之、陈国人谢鲲、城阳人王、新蔡人毕卓，都以放纵任性为通达，甚至喝醉了酒发狂，裸体，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胡毋辅之曾经畅饮，他的儿子胡毋谦之见到了，厉声叫着他的字说：“彦国，你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不应当这样作！”胡毋辅之欢喜地笑起来，叫他过来一起喝酒。毕卓曾经任职吏部郎，邻室的主人酿造的酒熟了，毕卓喝醉了酒。夜里，溜到放置酒瓮的房间里去偷酒喝，被看管酒的人捆绑起来，第二天早晨一看，原来是毕吏部。乐广听说以后笑他说：“名分礼教之内自有欢乐之处，何必如此！”

初，何晏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贤者恃以成德。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王衍之徒皆爱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弛废职业。裴著《崇有论》以释其蔽曰：“夫利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事务可节而未可全无也。盖有饰为高谈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陈空无之美。形器之累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习，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利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人情所徇，名利从之，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

官不亲所职，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忽容止之表，渎长幼之序，混贵贱之级，甚者至于裸裎亵慢，无所不至，士行又亏矣。

当初，何晏等人师法、陈述老子、庄子，他们所树立的观点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作根本。所谓无，就是明了事物的真象，以成就天下的事务，这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存在的道理。阴阳赖此而发育滋长，贤能的人赖此而成就德行。所以无的功用，虽然没有爵位却很重要。”王衍之徒都很喜爱和尊重何晏。从此，朝廷的士大夫都把虚浮放诞作当美好的行为，对自己的职务松懈荒废。裴撰写《崇有论》解说这种风气的弊端说：“利益和欲望可以减损却不可以断绝它的存在；事物可以节制却不可完全没有。有装扮成为具有发表议论的才能的人，深刻地列举了有形的过失，盛赞空无的美好。有形的器物虽然有妨碍但却可以证验，空无的义理却难以考察。美妙善辩的文字能使人欢喜，似乎是那么一回事的言谈足以使人迷惑。众人听了这些言论为之迷乱，沉迷于已有说法，虽然有一些不赞同这些说法的人，但由于言辞不能通，就屈从于所形成的习俗，因此认为虚无的道理的确不可以掩盖。一人唱而百人应和，去而不返，于是看不治理天下的事务，轻贱功劳业绩的作用，崇尚游手好闲的事务，蔑视有经世之实的贤能之人。人情这样趋向，名与利随之而来，于是，能文之士扩大其辞，言语迟钝的人赞美其宗旨。创立学说凭藉于虚无的意旨，就被称为玄妙；居于官位而不亲临自己的职务，就被称为风雅深远。侍奉自身、疏略廉洁的操守，被称之为心胸开阔，没有拘束。所以磨炼节操与德行的风气，更加衰落。放纵的人借着这种风习，有的违背祭祀、丧葬的礼仪，忽视形貌举止的仪表，轻慢长幼的次序，混淆贵贱的等级，更有甚者，到了赤身露体不庄重的地步，真是无所不至，士大夫的操行又被毁坏。

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已分，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从，非无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渊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

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观，济有者毕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然习俗已成，论亦不能救也。

“有形的万物，虽然是由无滋生出来的，然而既已生出来，有与无就已经有了区别，那么无就是被有所遗弃的了。所以繁殖已经在生长的有，并不是无的作用所能够达到的；治理已经存在的百姓，并不是无为就能掌管的。心并不就是事务，但是控制事务必须要通过心，然而却不能说心是无。工匠并不是器具，但是制作器具必须要由工匠才行，然而却不能说工匠是不存在的。因此要想捕捞深水中的鱼虾，并不是安卧就能得到的；要想让高墙上的鸟儿落下来，并不是安静地拱手就可以成功的。由此看来，增益有形的事物是有用的。虚无对于已有的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然而习俗已经形成，裴的议论也不能有所救助。

[4]拓跋猗度漠北巡，因西略诸国，积五岁，降附者三十余国。

[4]拓跋猗越过沙漠以北去巡视，借此向西攻打各国。经过了五年，投降归附他的有三十多个国家。

八年（戊午、298）

八年（戊午，公元298年）

[1]春，三月，壬戌，赦天下。

[1]春季，三月，壬戌（十九日），大赦天下。

[2]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

[2]秋季，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闹大水灾。

[3]初，张鲁在汉中，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汉中，李氏将五百余家归之，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号曰巴氐。其孙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骑射，性任侠，州党多附之。

[3]当初，张鲁在汉中，人李氏从巴西宕渠去依附张鲁。魏武帝攻克了汉中，李氏带领五百多家归附魏武帝，被授予将军职，迁移到略阳以北地区，称号为巴氐。李氏的孙子李特、李庠、李流，都有材力而又勇武，善于骑马射箭，性格仗义抱不平，州中与之志同道合的人都去归附他们。

及齐万年反，关中荐饥，略阳、天水六郡民流移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心。流民至

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至汉中，受流民赂，表言：“流民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剑阁，太息曰：“刘禅有如此地，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闻者异之。

到了齐万年造反的时候，关中连年庄稼不熟，略阳、天水六个郡的老百姓流亡、迁移，寻找粮谷进入汉川的有几万家。路上处处见到有了病和穷苦的人，李特兄弟经常救助赈济、保护这些人，从此得到了众人之心。流亡的百姓到了汉中，上书请求在巴、蜀寄食，朝廷议政时不允许，派遣侍御史李持符节慰劳，同时监督他们，不让他们进入剑阁。李到了汉中，接受了流民的贿赂，上表说：“流民有十万多人，不是汉中一个郡所能够救济的，蜀地有粮食储备，人又丰足富裕，可以让流民去那里解决吃饭问题。”朝廷听从了李的意见。从此，流民散布于梁州、益州，不能禁止。李特到了剑阁，不由得长叹说：“刘禅拥有这样的地方，竟然投降了别人，难道不是才能平庸、低下的人吗？”听到他的话的人，都觉得他不一般。

[4]张华、陈准以赵王、梁王，相继在关中，皆雍容骄贵，师老无功，乃荐孟观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讨齐万年。观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

[4]赵王和梁王相继在关中，他们都悠闲自得，傲慢尊贵，不理军事，部队长久无事，没有机会建立功劳。张华和陈准基于这个原因，就推荐孟观，说他深沉刚毅，文武双全，派他去讨伐齐万年。孟观亲临战阵，以身体迎着敌人的石头箭矢，大战十几次，每一次都打败了敌人。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八十三卷

晋纪五 孝惠皇帝上之下元康九年（己未、299）

晋纪五 晋惠帝元康九年（己未，公元299年）

[1]春，正月，孟观大破氐众于中亭，获齐万年。

[1]春季，正月，孟观在中亭击溃氐人，抓获齐万年。

[2]太子洗马陈留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

[2]太子洗马陈留人江统，认为戎人、狄人祸患中华，应当尽早断绝为祸的根源，于是作《徙戎论》以提醒朝廷，说："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处于极边远的地区。禹平定九州而西戎服从了安排。西戎禀性贪婪、凶暴强悍，无仁爱之心。四夷之中，戎、狄最为突出，势力衰弱则敬畏服从，势力强大就侵扰叛乱。当他们强盛时，像汉高祖那样的实力也被困于白登，像孝文帝那样的实力也曾驻军霸上。等到他们衰弱时，像汉元帝、成帝时那样的微弱国力，单于还得来朝见。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实证。因此有道的君王处理夷、狄事务，就是防御夷狄常备不懈，虽然他们叩头进贡宝物珍奇，边城并不放松守备，当他们起来作乱时，军队也不加以远征，就是希望境内安宁，疆域不受侵扰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封疆不固，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与中国错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等到周王朝失去纲纪，诸侯恣意征伐，因此，彼此的疆域不稳定，诸侯因为利害关系而各存异心，西戎、北狄得以乘隙进入中原，有的诸侯招抚利诱他们为自己所用，从此四方各族交相杂入，与中原

人错综而居。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兵威震邻，打击胡人，驱逐越人，到这时，中原地区不再有各种夷族了。

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败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马贤，仅乃克之。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

3“东汉建武年间，马援担任陇西太守，征讨叛乱的羌人，迁徙羌人残余到关中，让他们居住在冯翊、河东的空荒之地。数年后，他们人口繁衍生息，既倚仗自己的富强，又苦于汉人的骚扰，东汉永初元年，羌人叛乱，消灭了当地守军，屠城破邑，邓骘也被击败。羌人侵入河内郡。十年之中，羌汉都衰败了，任尚、马贤仅仅是压制住他们而已。从此以后，残余火种不灭，稍有机会，他们就不断骚扰叛乱。中世时的寇患，以这支羌人最严重。魏兴盛之初，与蜀国分隔，疆场上的戎人，也分属两国，魏武帝迁徙武都的氐人到秦川，想以此而削弱乱寇增强国力，抵御蜀国。这实际是权宜之际，而不是从万世的利益上考虑的。今天我们所承受的这个现实，就已经遭受到那权宜之计的弊病的影响了。

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徒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徒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有寇暴，所害不广矣。

“关中土地服沃，物产丰富，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没有听说西戎、北狄应当在这块土地上居住。不属于我们的族类，他们的想法必定不同。但因为他们衰弱，把他们迁到离京城不远的地方，士人百姓习以为常，玩忽对待，欺侮他们的软弱，使他们的怨恨刻骨铭心，一旦人口繁育强盛，便产生反叛之心。以他们贪婪强悍的本性，带着愤怒的心情，等候机会合适，就伺机叛乱。他们居住在封疆之内，没有障碍工事阻隔，抢掠没有防备的人，收掠散野的财物，所以能够成为祸患而迅速蔓延，危害不可测度，这种必然的趋势，是已经验证的事实。当今最好的办法是，趁军队威势正旺盛，战时的一切都未取消，迁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的各部落羌人，安置在先零、罕、析支等地；迁徙扶风、始平、京兆的氐人，让他们出去还归陇右，安置在阴平、武都地区，发给路上所需的口粮，足以使他们自己到达。各自归附本族，返回故乡，让属国都尉、抚夷护军等官员依所辖地区集中安置他们。这样，西戎人与晋国人不相杂居，各得其所。即使他们有为乱华夏之心，兴起战乱的预兆，也与中原相隔极远，隔山阻河，虽然有敌寇作乱，所危害的地区也不会太广泛。

难者曰：氐寇新平，关中饥疫，百姓愁苦，咸望宁息；而欲使疲悴之众，徒自猜之寇，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群氐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流散，离逖未鸠，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遵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者也。

“驳难的人说：氐人叛乱刚刚平定，关中饥馑，流行时疫，百姓愁苦，都盼望着安定休息；而要让疲惫病弱的人去迁移心存疑忌的敌人，恐怕会士气耗尽而力量不足，完成不了这一事业，这样，先前的灾害还没来得及消除，新的变故又会突然出来。回答说：您认为现在氐人是还依靠剩余的资财，悔恨自己的过错而归于正道，感念我们的好意恩惠而来顺从归附呢，还是走投无路，心智与兵力都已困乏，害怕我们武力剿除才到这一地步呢？我说：是没有余力，走投无路的缘故。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他们的命运而使他们的进退都听从我们的调遣了。喜欢自己职业的人不会调换工作，满意自己住所的人没有迁居的想法。这时，他们正疑心有危险而惧怕，恐怖而紧张急迫，所以能够用武力的威慑来制服，使他们一点都不敢违抗。趁着他们死亡逃离，流散各处，远离而没有聚集，加之他们与关中人，户户都是仇敌，所以能够把他们迁到僻远处，让他们不怀念这个地方。圣贤之人谋事，在事情未发生时就进行处置，在尚未动乱时就去治理，至道未显现天下就已平定，恩德未炫露事情就已成功。其次则能够转祸为福，转败势为成功，陷于困境能够渡过，遭遇阻塞而得疏通。现在您承受着旧措施所带来的结果而不谋求开始改变这一措施，偏爱不断变换路线而又沿着翻车的轨道， 这是为什么呢？再说关中的人口一百多万，约略计算人口比例，戎人、狄人占了一半，让他们继续居住或是迁移，都必须有口粮，如果出现欠缺，粥饭供应不能接继，就得拿出关中的全部粮食来保全他们的生计，绝没有把他们弃置沟壑而不侵扰掠夺的道理。现在我们将他们迁徙，沿途供给粮食而使他们到达，让他们归往自己族类所在地，使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而秦地的人口就能得到另一半粮食。这就是供给迁徙者以途中口粮，给留居者装满的粮仓，缓解关中的紧张，消除盗贼的根源，花费一朝一夕的开销，成就长年获益的基础。如果害怕短暂行动的小工程，而忘却一劳永逸的弘大方略，吝啬日月之间的麻烦劳苦，而给后世留下寇敌之患，这不是所说的能够创业并流传后世，为子孙后代着想的人。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

“并州的胡人，原本就是凶恶的匈奴强盗，东汉建安年间，派右贤王去卑诱骗呼厨泉作为人质，听任他们的部落散居在并州六个郡。魏咸熙年间，因为一支部落太强，分为三个部落。晋泰始初年，又增为四部落，这时刘猛从内部叛乱，勾结外族敌人；近年郝散之变，也发端于谷远这个地方。现在匈奴有五个部落，几万户之多，人口的兴盛，超过西戎。他们天性骁勇，擅长射箭骑马，超过氐、羌一倍，如果发生没有想到的战事的话，那么并州一带就值得忧惧。

正始中，毌丘俭讨句骊，徙其余种于荥阳。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逮耳。

“魏正始年间，毌丘俭征讨句骊，将他们的残余迁到荥阳。刚迁徙时，只有百户；子孙繁衍，现在人数已达几千，几代之后，一定会达到繁盛。现在百姓失业，还有人流亡叛乱，犬马肥壮而众多，就会互相啃咬，何况像夷、狄那样，哪能不发生变故！他们只是感到自己微弱，势力还不能达到罢了。

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治理国家的人，忧虑不在人少而在于国家不安定，以四海的辽阔，百姓的富裕，哪里一定要异族人在其中然后才能得到满足呢！这些异族人都可以发布告示遣送，使他们还归本来的地方，慰藉他们客居怀乡的思绪，解除我们中华心中的芥蒂。《诗经》说：‘施给中原德惠，安定四方部族。’恩德施于永世，这个计策是长远的！”结果朝廷没有能够采用这个计策。

[3]散骑常侍贾谧侍讲东宫，对太子倨傲，成都王颖见而叱之；谧怒，言于贾后，出颖为平北将军，镇邺。征梁王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以河间王为镇西将军，镇关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亲不得镇关中，轻财爱士，朝廷以为贤，故用之。

[3]散骑常侍贾谧在东宫为太子讲学，对太子态度傲慢，成都王司马颖发现后斥责他。贾谧大怒，告到贾皇后，随即发落司马颖为平北

将军，镇守邺城。惠帝征召梁王司马肜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任命河间王司马为镇西将军，镇守关中。起初，晋武帝曾规定了一个制度，藏于宗庙的石匣之中，规定不是直系亲属不能镇守关中。司马看轻财物而爱惜士人，朝廷认为他德才兼备，可以重用他。

[4]夏，六月，高密文献王泰薨。

[4]夏季，六月，高密文献王司马泰去世。

[5]贾后淫虐日甚，私于太医令程据等；又以簏箱载道上年少入宫，复恐其漏泄，往往杀之。贾模恐祸及已，甚忧之。裴与模及张华议废后，更立谢淑妃。模、华皆曰：“主上自无废黜之意，而吾等专行之，傥上心不以为然，将若之何！且诸王方强，朋党各异，恐一旦祸起，身死国危，无益社稷。”曰：“诚如公言。然宫中逞其昏虐，乱可立待也。”华曰：“卿二人于中宫皆亲戚，言或见信，宜数为陈祸福之戒，庶无大悖，则天下尚未至于乱，吾曹得以优游卒岁而已。”旦夕说其从母广城君，令戒谕贾后以亲厚太子，贾模亦数为后言祸福；后不能用。反以模为毁已而疏之；模不得志，忧愤而卒。

[5]皇后贾氏淫乱暴虐日甚一日，与太医令程据等人私通。还让人把路上的少年装进竹箱偷带入宫，但又怕这些少年把事泄漏出去，往往杀掉他们。贾模怕这些事牵连自己，非常忧虑。裴与贾模以及张华商议废黜贾皇后，改立谢淑妃为皇后。贾模、张华都说：“皇帝自己没有废黜皇后的想法，我们擅自进行这事，假如皇帝并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再说各诸侯王正当强盛时，都有各自的势力和亲近的人。恐怕一旦事情不成，招来祸患，性命丢掉而国家危殆，对国家社稷不利。”裴说：“确实如你们所说。但是皇后在宫中昏乱暴虐而肆意放任，她的麻烦很快就会来临。”张华说：“你二人都是皇后的亲戚，你们的意见她可能相信，应该多向她陈述戒惧祸福，希望她不要过分，那样天下还不至于出现祸乱，我们也就能够悠闲自在地度日了。”裴从早到晚地劝说他姨母广城君，让她告诫皇后贾氏能够亲近厚待太子。贾模也多次对皇后讲述祸福的道理，皇后听不进去，反而认为贾模这样是诋毁自己，因而疏远他。贾模善良的愿望不能达到，忧郁激愤而死去。

秋，八月，以裴为尚书仆射。虽贾后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权位。寻诏专任门下事，上表固辞，以“贾模适亡，复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举，为圣朝累。”不听。或谓曰：“君可以

言，当尽言于中宫；言而不从，当远引而去。傥二者不立，虽有十表，难以免矣。”概然久之，竟不能从。

秋季，八月，任命裴为尚书仆射。裴虽然是皇后贾氏的亲属，但是美好的声名一直广为人知，各地都惟恐他不能担当重要的职务。不久，惠帝下诏书让裴独掌门下事要职。裴上书惠帝坚持推辞，说：“贾模刚刚去世，又让我来取代他的职位，这样提高外戚的声望，显露出偏向和私情的安排，会给神圣的朝廷带来麻烦。”惠帝不同意。有人对裴说：“您有说话的机会，还应该对皇后详细地说。说了仍然不同意，那就应远远地离去。假如这两条路都不走，即使上书十次，也难以逃脱灾祸。”裴感慨了好久，但终究也没有听从。

帝为人戆，尝在华林园闻虾蟆，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时天下荒馑，百姓饿死，帝闻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权在群下，政出多门，势位之家，更相荐托，有如互市。贾、郭恣横，货赂公行。南阳鲁褒作《钱神论》以讥之曰：“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惠帝为人愚鲁痴呆，一次在华林园听到蛤蟆的叫声。就问左右随从说：“这叫的东西，是为公事叫呢！还是为私事叫呢？”当时天下灾荒饥馑，有的百姓都饿死了，惠帝听到后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因此权力都由手下的小人掌握，政令出自许多部门而不能统一发布，有权势地位的人家互相推举，如同市场交易。贾氏、郭氏肆意妄为，官场上贿赂公然进行。南阳人鲁褒作了一篇《钱神论》讥讽这种现象说：“钱的形象，像天地一样有圆有方，人们亲它爱它如同兄弟，尊称它叫孔方。没有美德而倍受尊崇，没有权势而炙手可热，出入宫廷高门，可以转危为安，起死复生，变尊贵为卑贱，置活人于死地。所以愤怒争执时没有钱就不能取胜，冤屈困厄时没有钱就不能得救，冤家仇敌没有钱就不能解怨释仇，美好的声誉没有钱就不能传播。当今都城的王公贵族，权势要人，个个爱我们孔方兄而没有休止，拿钱的手，紧抱着钱始终不放松。当今的人心中只有钱罢了。”

又，朝臣务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议，群下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狱讼繁滋。裴上表曰："先王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去元康四年大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事轻责重，有违常典。五年二月有大风，兰台主者惩惧前事，求索阿栋之间，得瓦小邪十五处，遂禁止太常，复兴刑狱。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虽知事小，而按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于今太常禁止未解。夫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恐奸吏因缘，得为浅深也。"既而曲议犹不止，三公尚书刘颂复上疏曰："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难以检其下，事同议异，狱犴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此类，不得出意妄议，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矣。"乃下诏，"郎、令史复出法驳案者，随事以闻，"然亦不能革也。

还有，朝廷官员都追求苛峻明察来比较高下，每当遇到有疑义的问题，群臣都拿出自己的解释，这样，惩罚罪犯的法律不相统一，以致案件与官司层出不穷。裴上奏表说："先王刑罚奖赏都恰当合适，轻重的尺度统一，所以下面遵从执行起来有一定的法度，官吏们也安心自己的职业。过去元康四年刮大风，祖庙宫殿的屋瓦被风刮落了几片，就罢免了太常荀，事情轻而处罚重，违背了正常的规定。元康五年二月又刮大风，兰台主事的官员以前面的事为教训，非常害怕，在房梁屋角之间仔细寻找，找到瓦片略有歪斜的地方有十五处，于是将太常囚禁，又兴起了狱案。今年八月，陵园里有一枝粗七寸二分的荆条被砍断，司徒、太常等官员急得往来奔走，虽说知道事情不大，但如何处罚却难以预料，四处疏通，各自竞相洗刷自己，到现在对太常的囚禁还没有解除。刑法的条文有限而违反法律的缘故却多得漫无边际，所以虽有处罚时依事讨论议定处置的制度，确实不能都得以按照惯例处置。至于上述这类例证，都属于超过限度，这样恐怕奸邪的官吏就会因袭而随意判定罪的轻重。"过后，曲解法律条文随意议处的事仍然没有停止。三公尚书刘颂又上书朝廷，说："自近代以来，法律逐渐出

自许多部门，法令非常不统一，官吏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下面也不知道哪些是违法而应该避免的，奸诈的人因此而得售其奸，身居高位的人难以核察下属，事体相同而评论不同，结果判决不公平。国君与臣下，各有所执掌的职司。要使法令人人必须遵奉，所以要求有关负责人遵守条文；章理有不通之处，所以让大臣来解释；情况特殊，可以由国君根据情况随机相应断处。有关负责官员遵守条文，如西汉张释之公允地依法处理违反皇帝出行时清道法律的人。大臣解释不通的地方，如西汉公孙弘判处郭解案。国君根据情况随机相应断处，如汉高祖杀死丁公的行动。天下的很多事情，凡不属于这类事的，不能随意妄加议处，都应该依照法规、律令来处理。这样才能使法律取信于百姓，人们所听到的没有疑惑，官吏们没有做坏事的机会，这样就能谈论治理国家的事了。”于是朝廷下诏书说：“郎、令史等官员再遇到法律规定之外而需要讨论议处的事情，要随案件本身上报处理意见。”但是还是不能革除随意议处的弊端。

颂迁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贾、郭用权，仕者欲速，事竟不行。

刘颂升任吏部尚书，建立了将官员分九个等级考核的制度，计划使朝廷大小官员在职位上都企求升迁，考核官员胜任与否，明确对官员的奖惩制度。但是贾氏、郭氏专擅朝廷大权，想当官的人都想迅速升迁，这样刘颂的计划没有能够实行。

裴荐平阳韦忠于张华，华辟之，忠辞疾不起。人问其故，忠曰：张茂先华而不实，裴逸民欲而无厌，弃典礼而附贼后，此岂大丈夫之所为哉！逸民每有心托我，我常恐其溺于深渊而余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

裴向张华推荐平阳人韦忠。张华起用韦忠，韦忠称病推辞。有人问他原因，韦忠说：“张华华而不实，裴贪得无厌，他们抛弃朝廷的制度礼仪而依附于作乱的皇后，这难道是大丈夫所作的事吗！裴几次都有心推举我，但我常常担心他沉溺于深渊，余波会牵连我，难道能撩起衣服而跟随他吗？”

关内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关内侯敦煌人索靖，预知天下将要大乱，指着洛阳皇宫门前的铜塑骆驼感叹说：“大概以后会在荆棘中看到你吧！”

[6]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6]冬季，十一月，甲子朔（初一），发生日食。

[7]初，广城君郭槐，以贾后无子，常劝后使慈爱太子。贾谧骄纵，数无礼于太子，广城君恒切责之。广城君欲以韩寿女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韩氏以自固；寿妻贾午及后皆不听，而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闻衍长女美，而后为贾谧聘之，心不能平，颇以为言。及广城君病，临终，执后手，令尽心于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赵粲、贾午，必乱汝家事；我死后，勿复听入。深记吾言！”后不从，更与粲、午谋害太子。

[7]当初，广城君郭槐，因为皇后贾氏没有孩子， 经常劝皇后，让她慈爱太子。贾谧骄横放肆，多次对太子无礼，广城君经常严厉地叱责他。广城君打算让韩寿的女儿去作太子妃，太子也想与韩氏联姻以稳固自己的地位。韩寿的妻子贾午及皇后都不同意，却为太子聘定王衍的小女儿。太子听说王衍的大女儿长得漂亮，而皇后却为贾谧聘定了她，太子心里愤愤不平，有一些不满的话。等到广城君病危，临终时拉住贾皇后的手，叫她对太子尽心，言辞非常恳切中肯。又说：“赵粲、贾午，一定会把你家的事搅乱，我死后，不要再听任他们随便进宫，请用心记住我的话！”皇后没有听从广城君的告诫，又与赵粲、贾午图谋陷害太子。

太子幼有令名，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贾后复使黄门辈诱之为奢靡威虐。由是名誉浸灭，骄慢益彰，或废朝侍而纵游逸，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东宫月俸钱五十万，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犹不足。又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等物而收其利。又好阴阳小数，多所拘忌。洗马江统上书陈五事：“一曰虽有微苦，宜力疾朝侍。二曰宜勤见保傅，咨询善道。三曰画室之功，可宜减省，后园刻镂杂作，一皆罢遣。四曰西园卖葵、蓝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闻。五日缮墙正瓦，不必拘挛小忌。”太子皆不从。中舍人杜锡，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尽忠谏，劝太子修德业，保令名，言辞恳切。太子患之，置针著锡常所坐毡中，刺之流血。锡，预之子也。

太子年幼时有好的名声，长大后却不喜欢学习，只知道与周围的人嬉笑玩耍，贾皇后又让宦官之类人引诱他，使他变得奢侈挥霍又骄横暴虐。因此太子的声誉与日俱下，而骄横傲慢却日益突出，有时沉溺于游乐之中，竟不顾每日清晨问候侍奉皇帝的规定。还在宫中作买卖让手下人买卖酒肉，太子亲手掂量分量，斤两竟不差分毫。太子的母亲，原来就是屠夫家的女儿，所以太子也爱好卖肉。太子每月有五十万钱的俸禄，却经常预支两个月，还不够花销。又让西园出售蔬菜，蓝草籽、鸡、面粉等物品，以此赚钱。太子还爱好阴阳家的小把戏，平常有很多禁戒忌讳。任太子洗马职的江统给他上书，陈述五件事："一、即使稍微有些小病痛，也应勉力支撑遵守每日清晨问侯、侍奉皇帝的规定。二、应当经常面见师傅，向他们请教为善的道理。三、雕画宫室的事，应当减少或免去，在后园雕刻之类的劳作，也同时都取消。四、西园卖菜之类的行为，损害国家的形象，也贬低自己的声誉。五、对修缮墙壁房屋之类，没有必要拘泥于琐细的忌讳。"太子都没有接受。中舍人杜锡，担心太子的地位不稳定，经常尽心尽意地劝谏，规劝太子修习有关德行品性的功业，维护好的名声，言辞恳切。太子反倒怨恨杜锡，把针放在杜锡经常坐 的毡子中，杜锡被针扎得流血。杜锡是杜预的儿子。

太子性刚，知贾谧恃中宫骄贵，不能假借之。谧时为侍中，至东宫，或舍之，于后庭游戏。詹事裴权谏曰："谧，后所亲昵，一旦交构，则事危矣。"不从。谧谮太子于后曰："太子多畜私财以结小人者，为贾氏故也。若宫车晏驾，彼居大位，依杨氏故事，诛臣等，废后于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图之，更立慈顺者，可以自安。"后纳其言，乃宣扬太子之短，布于远近。又诈为有娠，内藁物、产具，取妹夫韩寿子慰祖养之，欲以代太子。

太子性格刚愎，知道贾谧倚仗皇后的势力而傲慢高贵，不能容忍和敷衍贾谧。贾谧当时担任侍中，到太子住处时，太子有时就把他撇在一边，自己到后边庭园游玩。太子的官员詹事裴权劝谏太子说："贾谧是皇后所亲近溺爱的人，一旦他进谗言，那情况就危险了。"太子不接受。果然贾谧向皇后进谗言陷害太子说："太子储备很多私财用来结交小人，就是因为图谋您的缘故。如果皇帝驾崩，他登上皇位，一定会按照您过去对杨骏、太后的做法来对待您，对他来说，诛杀我们，把

您废黜并囚禁在金墉城，易如反掌。还不如早作打算，重新立一个心慈而顺从的人为太子，这样您就能够安全了。”皇后采纳了贾谧的计策，就宣杨太子的短处，并广为传播。还假称自己已怀孕，在宫内准备了禾草之类的物品等接生的工具，接来妹夫韩寿的儿子韩祖慰来抚养，计划让韩祖慰来取代太子。

于时期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之意，中护军赵俊请太子废后，太子不听。左卫率东平刘卞，以贾后之谋问张华，华曰：“不闻。”卞曰：”卞自须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尽言；而公更有疑于卞邪！”华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东宫俊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废贾后于金墉城，两黄门力耳。”华曰：“今天子当阳，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与行此，是无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况权戚满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贾后常使亲党微服听察于外，颇闻卞言，乃迁卞为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饮药而死。

这时朝廷内外都知道贾皇后有谋害太子的想法，中护军赵俊请太子废掉皇后，太子没有听从。左卫率东平人刘卞，向张华询问贾皇后的图谋，张华说：“不知道。”刘卞说：“我本来是须昌的小官吏，受您的成全提拔才有今天。为士的感念知遇之恩，所以言无不尽；可您却对我有重重疑虑！”张华说：“如果贾皇后有这种图谋，您打算怎么办？”刘卞说：“太子身边聚集着很多有才能的俊杰，护卫太子的左卫率、右卫率、前卫率、后卫率统辖着一万精兵。您身居辅导国君、主持国政的要职。如果能够得到您的命令，皇太子便入朝总领录尚书事，这样把贾皇后废黜在金墉城，只需两个小宦官的力量而已。”张华说：“现在天子治理国家，太子是他的儿子，我又没有接受主持国政的使命，匆匆与太子干这样的事，这是无视君主、无视父亲而把自己的不孝向天下展示的举动。何况有权势的外戚充满朝廷，威权不出于一处，能有一定成功的把握吗？”当时，贾皇后常常派亲近党羽隐蔽身分在朝廷外探听察看，听到了一些有关刘卞要协助太子废黜皇后的言论，于是就将刘卞调任为雍州刺史。刘卞知道自己的话已泄露出去，就服毒自杀。

十二月，太子长子病，太子为求王爵，不许。疾笃，太子为之祷祀求福。贾后闻之，乃诈称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见，置于

别室，遣婢陈舞以帝命赐太子酒三升，使尽饮之。太子辞以不能饮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赐汝酒而不饮，酒中有恶物邪！”太子不得已，强饮至尽，遂大醉。后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草，因太子醉，称诏使书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共要，刻期两发，勿疑犹豫，以致后患。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为王，蒋氏为内主。愿成，当以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后补成之，以呈帝。

十二月，太子的大儿子司马生病，太子为他谋求亲王爵位，没有批准。司马病重，太子为他祈祷祭神求平安。贾皇后听说后，就假称惠帝身体不适，宣召太子入朝。太子进宫后，皇后不见他，把他安排在另外的房间，派婢女陈舞假称惠帝的命令赐给太子三升酒，让他全部喝掉。太子推辞说喝不了三升，陈舞胁迫说：“不孝呀！天子赐酒而你不喝，难道酒中有脏物吗？”太子迫不得已，勉强喝完，于是大醉。贾皇后让黄门侍郎潘岳书写了一封信的草稿，又让小婢女承福，拿着纸、笔和草稿，趁太子喝醉，诈称惠帝下诏命令他抄写，文中说：“陛下应当自己了断，不自己了断，我就要进宫替您了断。皇后也应该尽快自己了断，如不自己了断，我当亲手来了断，同时与谢妃约定，到时皇宫内外一起举事，请不要迟疑犹豫，以遭致后患。我在日、月、星三辰之下设盟饮血，皇天允许我担当扫除祸患，立道文为王，立蒋氏为王后。愿望实现，我将用猪、牛、羊三牲供奉北君星斗。”太子醉得昏昏沉沉，于是就照着写了。字有一半看不清，皇后描补成字，便以此呈交惠帝。

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示之曰：“书如此，今赐死。”遍示诸公王，莫有言者。张华曰：“此国之大祸，自古以来，常因废黜正嫡以致丧乱。且国家有天下日浅，愿陛下详之！”裴以为宜先检校传书者；又请比较太子手书，不然，恐有诈妄。贾后乃出太子启事十余纸，众人比视，亦无敢言非者。贾后使董猛矫以长广公主辞白帝曰：“事宜速决，而群臣各不同，其不从诏者，宜以军法从事。”议至日西，不决。后见华等意坚，惧事变，乃表免太子为庶人，诏许之。于是使尚书和郁等持节诣东宫，废太子为庶人。太子改服出，拜受诏，步出承华门，乘粗犊车，东武公澹以兵杖送太

子及妃王氏、三子、臧、尚同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离婚，许之，妃恸哭而归。杀太子母谢淑媛及母保林蒋俊。

壬戌（三十日），惠帝到式乾殿，召公、卿入宫，让黄门令董猛出示太子的信以及青纸写的诏书，惠帝说："司马的信这样大逆不道，现在赐死。"把太子信及青纸诏书给王公大臣们传看，大家都不作声。张华说："这是国家的大祸患，自古以来，常常因为废黜原定的太子而导致丧亡祸乱。再说我朝拥有天下的时间尚短，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裴认为应当先检验检查传递这信的人，再比较核对一下太子平日的手书笔迹，不然，恐怕其中有虚假失实的地方。贾皇后就拿出太子写的十几张启事，众官员对照着看，也没有敢说不一样的 。贾皇后又让董猛假托长广公主的言辞对惠帝说："这件事应当尽快决断，而大臣们意见还不相同，对那些不同意这个诏令的，应当按照军法处理。"大臣们商议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议定。皇后见张华等大臣态度坚决，害怕事情发生变化，就建议把太子贬黜为平民，惠帝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派遣尚书和郁等拿着符节到东宫，废黜太子为平民。太子更换了衣服出去，拜接了诏书，走出承华门，乘坐粗陋的牛车，东武公司马澹带领一队兵士押送太子及妃子王氏，还有司马、司马臧、司马尚三个儿子到金墉城关押起来。王衍上表请求让女儿与太子离婚，得到同意，妃子王氏恸哭着回到娘家。惠帝处死了太子的母亲谢淑媛以及具有保林身分的司马之母蒋俊。

永康元年（庚申、300）

永康元年（庚申，公元300年）

[1]春，正月，癸亥朔，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癸亥朔（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康。

[2]西戎校尉司马阎缵舆棺诣阙上书，以为："汉戾太子称兵拒命，言者犹曰罪当笞耳。今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犹为轻于戾太子。宜重选师傅，先加严诲，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书奏，不省。缵，圃之孙也。

[2]西戎校尉司马阎缵带着棺材到皇宫前上书，认为："汉朝戾太子拥兵抗拒武帝的命令，大家都不过说太子的罪过应当受笞刑而已。现在司马接受惩罚时，仍不敢违背道统，他的罪过比起戾太子还要轻得

多，应该重新为太子选择师傅，先加以严厉的教诲，如果还不悔改，再抛弃他也不晚。”书奏呈递上后，惠帝没有看。阎缵是阎圃的孙子。

贾后使黄门自首，欲与太子为逆。诏以黄门首辞班示公卿，遣东武公澹以千兵防卫太子，幽于许昌宫，令持书御史刘振持节守之，诏宫臣不得辞送。洗 马江统、潘滔、舍人王敦、杜蕤、鲁瑶等冒禁至伊水，拜辞涕泣。司隶校尉满奋收缚统等送狱。其系河南狱者，乐广悉解遣之；系洛阳县狱者，犹未释。都官从事孙琰说贾谧曰：“所以废徙太子，以其为恶故耳。今宫臣冒罪拜辞，而加以重辟；流闻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释之。”谧乃语洛阳令曹摅使释之；广亦不坐。敦，览之孙；摅，肇之孙也。太子至许，遗王妃书，自陈诬枉，妃父衍不敢以闻。

贾皇后又安排了一个宦官自首，谎说是打算参与太子的叛乱。惠帝下诏令，让把这份自首文字在公卿大臣间公布，并派遣东武公司马澹率一千兵卒看押太子，将他幽禁于许昌宫，命令持书御史张振携带符节看守。还下诏令说，太子周围的臣僚不能与太子辞别送行。洗马江统、潘滔，舍人王敦、杜蕤、鲁瑶等人冒犯禁令到伊水，流着眼泪向太子辞别。司隶校尉满奋将江统等人逮捕送到牢狱。其中被押送到河南牢狱的人。河南尹乐广把他们全部释放送走。被押送到洛阳县牢狱的人，都还没有释放。都官从事孙琰对贾谧说：“所以把太子废黜遣送，是因为他作恶多端。现在太子东宫的臣僚冒着犯罪的危险与太子告别，而对他们严厉处罚，这事广为流传，反而宣扬了太子的美德，不如释放他们。”于是贾谧就告诉洛阳县令曹摅把他们释放。乐广也没有因擅自放人而受处罚。王敦是王览的孙子，曹摅是曹肇的孙子。太子到了许昌，给妃子王氏去信，陈述自己被诬陷冤枉的经过，而妃子的父亲王衍不敢把信上报惠帝。

[3]丙子，皇孙卒。

[3]丙子（十四），皇孙司马死去。

[4]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见南方，太白昼见，中台星拆。张华少子韪劝华逊位，华不从，曰：“天道幽远，不如静以待之。”

[4]三月，尉氏县降下血雨，不知名的妖星出现在南方，太白星在白天出现，中台的两颗星分开。张华的小儿子张韪劝张华辞去职位避

祸，张华不接受，说：“上天之道幽深远长而不可测度，不如静观其变。”

[5]太子既废，众情愤怒。右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皆尝给事东宫，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复太子。以张华、裴安常保位，难与行权，右军将军赵王伦执兵柄，性贪冒，可假以济事。乃说孙秀曰：“中宫凶妒无道，与贾谧等共诬废太子。今国无嫡嗣，社稷将危，大臣将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宫，与贾、郭亲善、太子之废，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祸必相及，何不先谋之乎！”秀许诺，言于伦，伦纳焉，遂告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等，使为内应。

[5]太子被废黜后，群情激愤。右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都曾经在太子东宫任过职，与殿中中郎士猗等图谋废黜贾皇后，恢复太子的地位。因为张华、裴只图安稳保住自己的地位，难以与他们合作，而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掌握兵权，性情贪楚冒失，能够借用他的力量完成此事。于是劝孙秀说：“皇后凶暴嫉妒为非作歹，与贾谧等人勾结诬陷并废黜太子。现在国家没有正宗的继承人，社稷面临着危险，大臣将要发起大的行动，而您名分上是在皇后的中宫任职，与贾氏、郭氏亲密要好，太 子的废黜，都说您事先就知道了，一旦行动开始，祸患一定会牵连到您，为什么不先考虑废黜皇后呢？”孙秀表示答应这样做，又告诉了司马伦，司马伦也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告诉了通事令史张林和省事张衡等人，让他们在宫内接应。

事将起，孙秀言于伦曰：“太子聪明刚猛，若还东宫，必不受制于人。明公素党于贾后，道路皆知之，今虽建大功于太子，太子谓公特逼于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虽含忍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若有瑕衅，犹不免诛。不若迁延缓期，贾后必害太子，然后废贾后，为太子报仇，非徒免祸而已，乃更可以得志。”伦然之。

将要行事时，孙秀对司马伦说：“太子聪明而刚愎凶猛，如果让他回到东宫，一定不肯受别人的约束。您一直是贾皇后的人，路人皆知，今天即使为太子立下大功，太子也会说您只是迫于百姓的愿望，才反过来协助太子以求免受惩罚罢了，您即使忍气吞声不念旧怨，太子也一定不能真正感激您 ，如果出现一点小事，您还是不免被杀，不如拖延时间，这期间贾皇后一定会加害太子，那时您再出来废黜皇

后，为太子报仇，不只免除了祸患，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满足您的愿望。”司马伦认为很对。

秀因使人行反间，言殿中人欲废皇后，立太子，贾后数遣宫婢微服于民间听察，闻之甚惧。伦、秀因劝谧等早除太子以绝众望。癸未，贾后使太医令程据和毒药，矫诏使黄门孙虑至许昌毒太子。太子自废黜，恐被毒，常自煮食于前；虑以告刘振，振乃徙太子于小坊中，绝其食，宫人犹窃于墙上过食与之。虑逼太子以药，太子不肯服，虑以药杵椎杀之。有司请以庶人礼葬，贾后表请以广陵王礼葬之。

孙秀就派人挑拨离间，散布说殿中的人图谋废黜贾皇后，重立太子。贾皇后多次派宫女换上平民的衣服到民间探听察看。听到这些流言后非常害怕。司马伦、孙秀就劝说贾谧等人尽快除掉太子，断绝人们的希望。癸未（二十二日），贾皇后让太医令程据配制毒药，假称惠帝的诏令让黄门孙虑到许昌毒杀太子。太子被废黜后，就担心被毒死，经常让当自己的面煮饭。孙虑把事情告诉看守太子的刘振，于是刘振把太子搬迁到别的小房中，断绝了他的食品，宫人还偷偷从墙上传递食物给太子。孙虑拿药逼迫太子服食，太子不肯吃，孙虑就用捣药的木杵把太子打死。有关部门请示以平民的礼仪埋葬太子，贾皇后奏请用广陵王的礼仪埋葬太子。

[6]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6]夏季，四月辛卯朔（初一），发生日食。

[7]赵王伦、孙秀将讨贾后，告右卫飞督闾和，和从之，期以癸巳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癸巳，秀使司马雅告张华曰：“赵王欲与公共匡社稷，为天下除害，使雅以告。”华拒之。雅怒曰：“刃将在颈，犹为是言邪！”不顾而出。

[7]赵王司马伦和孙秀打算征讨贾皇后，告诉了右卫飞督闾和，闾和同意，约定癸巳（初三）三更一点的时候，以鼓声为号。癸巳（初三），孙秀派司马雅告诉张华说：“赵王司马伦打算与您一起共同扶助朝廷。为天下除害，派我来通知您。”张华拒绝。司马雅生气地说：“刀都要架在脖子上了，还说这样的话吗！”头也不回，就走了。

及期，伦矫诏敕三部司马曰：“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事毕，赐爵关中侯，不从者诛三族。”众皆从之。又矫诏开门，夜入，陈兵道南，遣翊军校尉齐王将百人排阁而

入，华林令骆休为内应，迎帝幸东堂，以诏召贾谧于殿前，将诛之。谧走入西锺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斩之。贾后见齐王，惊曰："卿何为来？"曰："有诏收后。"后曰："诏当从我出，何诏也！"后至上阁，遥呼帝曰："陛下有妇，使人废之，亦行自废矣。"是时，梁王肜亦预其谋，后问曰："起事者谁？"曰："梁、赵。"后曰："系狗当系颈，反系其尾，何得不然！"遂废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赵粲、贾午等付暴室考竟。诏尚书收捕贾氏亲党，召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八座皆夜入殿。尚书始疑诏有诈，郎师景露版奏请手诏，伦等斩之以徇。

到了约定的时候，司马伦假称惠帝诏令，命令皇宫禁卫军三部司马说："皇后与贾谧等人杀害朕的太子。现在派车骑将军进宫废黜皇后，你们都应该服从，事情结束，赐于关中侯的爵位。不服从的人，诛杀三族。"大家都听从了司马伦。又假称惠帝诏令骗开宫门，趁夜晚进去，把兵卒安排在路的南侧。派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带领一百兵士推开小门进去，华林园令骆休为内应，接惠帝到东堂，用诏令宣召贾谧到殿前，将要诛杀他，贾谧跑到西钟下面，大呼："皇后救救我！"随即被斩首。贾皇后看到齐王司马，吃惊地问："你为什么来这儿？"司马说："有诏令要逮捕您。"皇后说："诏书应该从我这儿发出，哪来的什么诏书！"皇后到门口，远远地向惠帝呼喊："陛下有妻子，却让人废黜，也就等于自己将要被废黜。"这时，梁王司马肜也事先知道这个计划，贾皇后问司马说："图谋起事的是谁？"司马说："梁王和赵王。"皇后说："系狗应该系狗的脖颈，却反倒系在狗的尾巴上，怎么能不有这样的结果呢？"于是皇后被废黜为平民，囚禁在建始殿。又逮捕赵粲、贾午等人送往暴室狱考问罪行，下诏命令尚书逮捕贾氏亲信党羽，宣召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等八部门的高级官员连夜入殿。尚书起初怀疑诏书是假的，尚书郎师景用公文奏请惠帝的亲笔诏书，司马伦等人就将他杀了昭示大臣。

伦阴与秀谋篡位，欲先除朝望，且报宿怨，乃执张华、裴、解系、解结等于殿前。华谓张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称诏诘之曰："卿为宰相，太子之废，不能死节，何也？"华曰："式乾之议，臣谏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谏而不从，何不去位？"华无以对。遂皆斩之，仍夷三族。解结女适裴氏，明日当嫁而祸起，裴氏欲认活之，女

曰："家既如此，我何以活为！"亦坐死。朝廷由是议革旧制，女不从死。甲午，伦坐端门，遣尚书和郁持节送贾庶人于金墉；诛刘振、董猛、孙虑、程据等；司徒王戎及内外官坐张、裴亲党黜免者甚众。阎缵抚张华尸恸哭曰："早语君逊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

司马伦暗地与孙秀图谋篡夺皇位，打算先除掉朝廷中有名望的大臣，并且借机报复过去曾结怨的人，就把张华、裴、解系、解结等人押到宫殿前。张华对张林说："你想谋害忠臣吗？"张林声称惠帝在诏书中质问张华说："你身为宰相，太子被废黜，却不能为气节而死，这是为什么呢？"张华说："式乾殿前的争议，我劝谏皇帝的过程全部都记录留存下来，可以复查。"张林说："劝谏而不被采纳，为什么不辞职？"张华无言以对。于是把他们全部杀了，并诛杀三族。解结的女儿已许配裴氏，第二天就要出嫁，但祸事来临，裴家打算认亲使她活下来，解结女儿说："家既然已经这样，我还活着干什么！"于是也被牵连处死。朝廷因此商议革除旧的制度，女儿不跟随父母家处死。甲午（初四），司马伦坐于端门旁，派遣尚书和郁持符节把贬为平民的贾氏押送到金墉城，诛杀了刘振、董猛、孙虑、程据等人。司徒王戎及在皇宫内外供职的官员，因是张华、裴等人的亲戚党羽而被牵连罢官免职的有很多人。阎缵抚摸着张华的尸体痛哭流涕地说："早就劝告您辞职而不肯，今天果然不免一死，这是命呀！"

于是赵王伦称诏赦天下，自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一依宣、文辅魏故事，置府兵万人，以其世子散骑常侍领冗从仆射，子馥为前将军，封济阳王；虔为黄门郎，封汝阴王；诩为散骑侍郎，封霸城侯。孙秀等皆封大郡，并据兵权，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百官总已以听于伦。伦素庸愚，复受制于孙秀。秀为中书令，威权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

于是赵王司马伦假称圣旨，赦免天下罪犯，自己担任持节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等显要官职，完全模仿当年宣帝、文帝辅佐曹魏王朝时所为。设置一万府兵，让他的长子散骑常侍司马任冗从仆射。儿子司马馥为前将军，封为济阳王；司马虔为黄门郎，封为汝阴王；司马诩为散骑侍郎，封为霸城侯。对孙秀等人都封给大郡，并让他们掌握兵权，文武官员有几千人封侯，百官都维持自己的职务以

听命于司马伦。司马伦品性平庸而愚蠢，不久又受制于孙秀。孙秀任中书令，权力威势震慑朝廷，全国都侍从孙秀而用不着请示司马伦。

诏追复故太子位号，使尚书和郁帅东宫官属迎太子丧于许昌，追封子为南阳王，封弟臧为临淮王，尚为襄阳王。

诏令恢复已故太子司马的爵位封号，派尚书和郁带领东宫的官员僚属到许昌迎接太子的遗体。追封司马的儿子司马为南阳王，封司马的弟弟司马臧为临淮王，封司马尚为襄阳王。

有司奏：“尚书令王衍备位大臣，太子被诬，志在苟免，请禁锢终身。”从之。

有关部门奏报：“尚书令王衍空占着大臣的位置，太子被陷害后，想苟全自己逃避责任，请求对他终身禁止做官。”奏请得到批准。

相国伦欲收人望，选用海内名德之士，以前平阳太守李重、荥阳太守荀组为左、右长史，东平王堪、沛国刘谟为左、右司马，尚书郎阳平束为记室，淮南王文学荀崧、殿中郎陆机为参军。组，勖之子；崧，之玄孙也。李重知伦有异志，辞疾不就，伦逼之不已，忧愤成疾，扶曳受拜，数日而卒。

相国司马伦想要笼络人心，选择任用海内德高望重的人。让前平阳太守李重、荥阳太守荀组担任左、右长史，东平人王堪、沛国人刘谟担任左、右司马，尚书郎阳平人束皙担任记室，曾任淮南王文学职的荀崧、殿中郎陆机担任参军。荀组是荀勖的儿子，荀崧是荀的五世孙。李重知道司马伦怀有篡国的异心，托病不去就职，司马伦不断逼迫，不得已勉强任职，几天后就死了。

[8]丁酉，以梁王肜为太宰，左光禄大夫何劭为司徒，右光禄大夫刘为司空。

[8]丁酉（初七），任命梁王司马肜为太宰，左光禄大夫何劭为司徒，右光禄大夫刘为司空。

[9]太子之废也，将立淮南王允为太弟，议者不合。会赵王伦废贾后，乃以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中护军。

[9]废黜太子司马时，曾打算立淮南王司马允为太弟，但意见不统一。遇到赵王司马伦废黜贾皇后，就让司马允担任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统领中护军。

[10]己亥，相国伦矫诏遣尚书刘弘赍金屑酒赐贾后死于金墉城。

[10]己亥（初九），相国司马伦假借诏令派遣尚书刘弘送金屑酒赐给贾皇后，贾皇后饮后死于金墉城。

[11]五月，已巳，诏立临海王臧为皇太孙，还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相国伦行太孙太傅。

[11]五月，已巳（初九），惠帝诏令临海王司马臧为皇太孙，让太子司马妃王氏回宫作太孙的母亲。太子所属的官员臣僚转为太孙的官属，相国司马伦兼任太孙太傅的职责。

[12]己卯，谥故太子曰愍怀；六月，壬寅，葬于显平陵。

[12]己卯（十九日），给已故太子定谥号，称愍怀。六月，壬寅（十三日），将太子在显平陵安葬。

[13]清河康王遐薨。

[13]清河康王司马遐去世。

[14]中护军淮南王允，性沈毅，宿卫将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国伦及孙秀有异志。阴养死士，谋讨之。伦、秀深惮之。秋、八月，转允为太尉，外示优崇，实夺其兵权。允称疾不拜。秀遣御史刘机逼允，收其官属以下，劾以拒诏，大逆不敬。允视诏，乃秀手书也。大怒，收御史，将斩之。御史走免，斩其令史二人。厉色谓左右曰：“赵王欲破我家！”遂帅国兵及帐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赵王反，我将讨之，从我者左袒。”于是归之者甚众。允将赴宫，尚书左丞王舆闭掖门，允不得入，遂围相府。允所将兵皆精锐，伦与战屡败，死者千余人。太子左率陈徽勒东宫兵鼓噪于内以应允。允结陈于承华门前，弓弩齐发，射伦，飞矢雨下。主书司马眭秘以身蔽伦，箭中其背而死。伦官属皆隐树而立，每树辄中数百箭，自辰至未。中书令陈淮，徽之兄也，欲应允，言于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斗。”乃使司马督护伏胤将骑四百持幡从宫中出，侍中汝阴王虔在门下省，阴与胤誓曰：“富贵当与卿共之。”胤乃怀空版出，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不之觉，开阵内之，下车受诏，胤因杀之，并杀允子秦王郁、汉王迪，坐允夷灭者数千人。曲赦洛阳。

[14]中护军淮 南王司马允，性格沉着坚毅，皇宫禁卫官兵都敬畏服从他。司马允知道相国司马伦和孙秀有篡国的意图，就暗中培养敢死

之士，图谋征讨他们。司马伦、孙秀非常害怕他。秋季，八月，转调司马允为太尉，表面上显示出优待推重司马允，而实际上是剥夺他的兵权。司马允托病不接受任命。孙秀派御史刘机逼迫司马允，拘捕司马允的部下，弹劾司马允抗拒诏令，大逆不道。司马允审视诏书，发现是孙秀的笔迹，勃然大怒，拘捕御史准备杀掉，结果御史逃脱，就杀了御史刘机的二个令史。司马允面色严峻对部下们说："赵王司马伦想毁了我的家！"于是率领亲兵和军帐下的兵卒七百人冲出去，大声呼喊：赵王司马伦造反，我将征讨他！跟随我的人请袒露左臂。"于是跟从他的人很多。司马允快到皇宫时，尚书左丞王舆紧闭宫门，司马允无法进去，于是包围了司马允的相府。司马伦所带领的都是强悍而武器精良的兵，司马伦与他交战屡战屡败，死了一千多人。太子左率陈徽带领太子东宫的兵士在东宫里击鼓叫嚷响应司马允。司马允在承华门前摆开兵阵。弓、弩齐发，射向司马伦，箭如雨下。主书司马眭秘用身体掩护司马伦，脊背中箭而死。司马伦的部下都在树后躲避，结果每棵树都被射了几百箭，从辰时直到未时。中书令陈淮是陈徽的哥哥，想接应司马允，告诉惠帝说："应该派人举起白虎幡以解除争斗。"于是惠帝让司马督护伏胤带领四百骑士持白虎幡从宫中出去，但是侍中汝阴王司马虔在门下省，暗地与伏胤发誓说："富贵将与你共同享用。"伏胤就怀揣空白诏令出去，假称惠帝有诏令帮助淮南王司马允。司马允没有察觉，打开兵阵把伏胤放了进去，自己下战车接受诏令，伏胤趁机杀了司马允。事后又杀了司马允的儿子秦王司马郁、汉王司马迪，受司马允牵连被灭族杀死的有几千人。又宣布赦免洛阳城中的罪犯。

初，孙秀尝为小吏，事黄门郎潘岳，岳屡挞之。卫尉石崇之甥欧阳建素与相国伦有隙，崇有爱妾曰绿珠，孙秀使求之，崇不与。及淮南王允败，秀因称石崇、潘岳、欧阳建奉允为乱，收之。崇叹曰："奴辈利吾财尔！" 收者曰："知财为祸，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诮责岳曰："汝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及败，岳谢母曰："负阿母。"遂与崇、建皆族诛，籍没崇家。相国伦收淮南王母弟吴王晏，欲杀之。光禄大夫傅祗争之于朝堂，众皆谏止，伦乃贬晏为宾徒县王。

当初，孙秀当小官吏时，服侍黄门郎潘岳，潘岳曾几次抽打侮辱他。卫尉石崇的外甥欧阳建一直与相国司马伦有怨恨，此外，石崇有一个爱妾叫绿珠，孙秀曾派人求石崇转让，石崇不给。到淮南王司马允失败，孙秀就趁机声称石崇、潘岳、欧阳建都追随司马允叛乱，而拘捕了他们。石崇感叹说：“奴才之辈贪图我的财富呀！”来拘捕他的人说：“知道财能带来灾祸，为什么不早散发？”石崇无言以对。当初，潘岳的母亲曾经责备潘岳说：“你应该知道满足，怎么能沉溺于计较利益得失则没有止境呢？”这次失败后，潘岳惭愧地对母亲说：“辜负了母亲。”这样，潘岳与石崇、欧阳建都被灭族杀头，石崇的家产也被没收。相国司马伦还逮住了淮南王司马允的胞弟吴王司马晏，也想杀掉他，光禄大夫傅祗在朝廷上为他争辩，大家也都劝说不要杀，司马伦才把司马晏贬为宾徒县王。

齐王以功迁游击将军，意不满，有恨色，孙秀觉之，且惮其在内，乃出为平东将军，镇许昌。

齐王司马因功升任游击将军，司马内心不满，有怨恨的表情，孙秀察觉到这种情况，又对司马在都城内感到惧怕，就让司马出任平东将军，镇守许昌。

[15]以光禄大夫陈淮为太尉，录尚书事；未几，薨。

[15]任命光禄大夫陈淮为太尉，总领尚书事务。没过多久陈淮就死了。

[16]孙秀议加相国伦九锡，百官莫敢异议。吏部尚书刘颂曰：“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闻有九锡之命也。”张林积忿不已，以颂为张华之党，将杀之。孙秀曰：“杀张、裴已伤时望，不可复杀颂。”林乃止。以颂为光禄大夫。遂下诏加伦九锡，复加其子抚军将军，虔中军将军，诩为侍中。又加孙秀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右率如故。张林等并居显要。增相府兵为二万人，与宿卫同，并所隐匿之兵，数逾三万。

[16]孙秀在朝廷中商议为相国司马伦加赐九锡，文武百官没有谁敢提出不同意见。只有吏部尚书刘颂说：“过去东汉封曹魏九锡，曹魏封晋九锡，都是当时的特殊运用，不能认为是通例。周勃、霍光，他们的功勋卓著，都没有听说给他们加赐九锡。”张林听后特别愤怒，把刘颂当作张华的党羽，要杀掉刘颂。孙秀说：“杀张华、裴已经造成不良

影响，不能再杀刘颂。”张林才没有动手。司马伦等让刘颂担任光禄大夫。于是下诏加赐司马伦九锡，又升任司马伦的儿子司马为抚军将军，司马虔为中军将军，司马翊为侍中。又升孙秀为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右卫率等职仍由他兼任。张林等人都高居显要官职。把相府兵增加为两万人，与皇宫禁卫的人数相同，加上司马伦所隐藏未让朝廷知道的兵，总数超过三万。

九月，改司徒为丞相，以梁王肜为之，肜固辞不受。

九月，改司徒之职为丞相，让梁王司马肜担任，司马肜坚持推辞而不接受。

伦及诸子皆顽鄙无识，秀狡黠贪淫，所与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竞荣利，无远谋深略，志趣乖异，互相憎嫉。秀子会为射声校尉，形貌短陋，如奴仆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东公主。

司马伦和他的几个儿子都顽劣粗鄙没有见识，孙秀则狡黠贪婪过人，与他在一起共事的，都是奸邪投机的人，只知竞相追名逐利，没有深谋远虑，志向趣味也各不相同，并且互相厌恶嫉妒。孙秀的儿子孙会担任射声校尉，形体短小相貌丑陋，就像下层作奴仆杂役的人。孙秀却让他娶了惠帝的女儿河东公主。

[17]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书郎泰山羊玄之女也。外祖平南将军乐安孙，与孙秀善，故秀立之。拜玄之光禄大夫、特进、散骑常侍，封兴晋侯。

[17]冬季，十一月，甲子（初七），将羊氏册立为皇后，大赦天下。皇后是尚书郎泰山人羊玄之的女儿。她外祖父平南将军乐安人孙，与孙秀要好，所以孙秀拥立她。任命羊玄之为光禄大夫，加特进级、散骑常侍，并封为兴晋侯。

[18]诏征益州刺史赵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中山耿滕为益州刺史。，贾后之姻亲也。闻征，甚惧，且以晋室衰乱，阴有据蜀之志，乃倾仓廪，赈流民，以收众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党类皆巴西人，与同郡，厚遇之以为爪牙。特等凭恃势，专聚众为盗，蜀人患之。滕数密表：“流民刚剽，蜀人软弱，主不能制客，必为乱阶，宜使还本居。若留之险地，恐秦、雍之祸更移于梁、益矣。”闻而恶之。

[18]诏令征召益州刺史赵为大长秋，让成都内史中山人耿滕任益州刺史。赵是贾皇后的姻亲，听到这个征召任命，非常害怕，加上他因

为晋朝的衰微败乱，心里已存有占据蜀地的愿望，就拿出仓库中的粮食，赈济流民，来收买民心。因为李特兄弟材力勇武，手下都是巴西郡人，与赵同郡，赵对待他们非常优厚，作为自己的爪牙。李特等人凭仗着赵的权势，专门聚众作强盗，蜀人十分忌恨他们，耿滕曾多次秘密奏报："流民剽悍骁勇，而蜀人怯懦软弱，主人对付不了客人，一定会造成祸乱，应该让流民还归本土。如果让他们留在地势险要的蜀地，恐怕秦州、雍州地区的灾祸就要转移到梁、益地区了。"赵听说后非常憎恨耿滕。

州被诏书，遣文武千余人迎滕。是时，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犹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陈恂谏曰："今州、郡构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祸，不如留少城以观其变，檄诸县合村保以备秦氏，陈西夷行至，且当待之。不然，退保犍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从。是日，帅众入州，遣兵逆之，战于西门，腾败死，郡吏皆窜走，惟陈恂面缚诣，请滕死；义而许之。

益州接到诏书，派文武官员一千多人迎接耿滕。这时，成都郡治所在少城，益州治所在太城，赵仍留在太城，没有离开。耿滕打算进太城，功曹陈恂劝谏说："现在益州与成都郡结怨一天比一天深，你进城一定有大灾祸，不如留在少城观察太城的变化，向各县发布檄令让各村保联合做好抵御秦氏人的准备，西夷校尉陈总就要到成都，暂且先等他来。不这样的话，就退到犍为防守，西渡到江源，以防不测。"耿滕没有接受这个劝说。这天，耿滕率众进州城，赵派兵阻挡他，在西门发生战斗，耿滕失败而死，他手下僚属都逃窜了，只有陈恂两手反绑去面见赵，请求索要耿滕的遗体。赵赞赏他的义气而同意了他。

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陈总。总至江阳。闻有异志，主簿蜀郡赵模曰："今州郡不协，必生大变，当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顺讨逆，谁敢动者！"总更缘道停留，比至南安鱼涪津，已遇军，模白总："散财募士以拒战，若克州军，则州可得；不克，顺流而退，必无害也。"总曰："赵益州忿耿侯，故杀之；与吾无嫌，何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当杀君以立威，虽不战，无益也。"言至垂涕，总不听，众遂自溃。总逃草中，模著总服格战；兵杀模，见其非是，更搜求得总，杀之。

赵又派兵阻拦西夷校尉陈总。陈总到江阳，听到赵怀有谋反的心思，主簿蜀郡人赵模说："现在州、郡关系恶劣，一定会出现大的变

乱，应该迅速赶到那里，西夷校尉府的职责是掌握蜀地兵权，帮助顺从朝廷的人征讨谋反者，有谁敢乱动！”陈总却沿途走走停停，等到了南安县鱼涪津渡口，已经碰到了赵的兵马，赵模向陈总建议说：“分发财物召募兵士来作战，如果打败赵的州军，就可以得到益州，如果不能战胜，还可顺流而退，一定没有坏处。”陈总说：“益州刺史赵痛恨耿滕，所以才杀他，赵与我又没有仇怨，为什么这样呢？”赵模说：“现在益州挑起事端，一定会杀掉您来树立军威，您即使不与他发生战斗，也没有好处。”说得声泪俱下，但陈总还是没有听取，果然，一交手兵众都溃散了。陈总躲到草中、赵模穿上陈总的衣服与赵的州兵格杀交战，赵的兵杀死赵模，发现不是陈总，于是四下搜求找到陈总，也将他杀死。

自称大都督、大将军 、益州牧，署置僚属，改易守令，王官被召，无敢不往。李庠 帅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风李攀、始平费他、氐苻成、隗伯等四千骑归。以庠为威寇将军，封阳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壮勇至万余人，以断北道。

赵自封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安排设置僚属，改换所属的郡守县令，晋朝廷所任命的官员，没有敢不听从赵的。李庠带领妹夫李含和天水人任回、上官晶、扶风人李攀，始平人费他，氐人符成、隗伯等人以及所属四千骑士归服赵。赵任命李庠为威寇将军，封为阳泉亭侯，把他看作亲信心腹，让他募集六郡的强壮勇武的人，发展到一万余人，以截断北来的道路。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八十四卷

晋纪六 孝惠皇帝中之上永宁元年（辛酉、 301）

晋纪六 晋惠帝永宁元年（辛酉、 公元301年）

[1]春，正月，以散骑常侍安定张轨为凉州刺史。轨以时方多难，阴有保据河西之志，故求为凉州。时州境盗贼纵横，鲜卑为寇；轨至，以宋配、氾瑗为谋主，悉讨破之，威著西土。

[1]春季，正月，任命散骑常侍安定人张轨为凉州刺史。张轨因为时势多灾多难，心里有保守占据河西地区的想法，所以要求任职凉州。当时凉州境内盗贼横行，又有鲜卑人劫掠。张轨到凉州后，以宋配、氾瑗为主要谋士，把这些盗贼全部讨平，在河西地区威名昭著。

[2]相国伦与孙秀使牙门赵奉诈传宣帝神语云："伦宜早入西宫。"散骑常侍义阳王威，望之孙也，素谄事伦，伦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夺帝玺绶，作禅诏，又使尚书令满奋持节、奉玺绶禅位于伦。左卫将军王舆、前军将军司马雅等帅甲士入殿，晓谕三部司马，示以威赏，无敢违者。张林等屯守诸门。乙丑，伦备法驾入宫，即帝位。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华林西门出居金墉城，伦使张衡将兵守之。

[2]相国司马伦和孙秀让牙门赵奉假称宣帝有神语，散布说："司马伦应当尽快入西宫即帝位。"散骑常侍义阳王司马威，是司马望的孙子，一直对司马伦谄谀奉承，司马伦就让司马威兼任侍中，派他逼迫惠帝交出皇帝玺印与绶带，作禅让帝位的诏书，又派尚书令满奋持符节取来玺印与绶带，奉交给司马伦，表示惠帝已禅位给司马伦。左卫将军王舆、前军将军司马雅带领全副武装的兵士进入宫殿，通告三部司马，向他们宣示威势与封赏，没有谁胆敢违抗。张林等人在各宫门前驻扎防守。乙丑（初九），司马伦乘皇帝的专车进入皇宫，即帝位。大郝天下，改年号为建始，惠帝从华林园西门出宫到金墉城居住，司马伦派张衡带兵看守惠帝。

丙寅，尊帝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废皇太孙为濮阳王。立世子为皇太子。封子馥为京兆王，虔为广平王。诩为霸城王。皆侍中将兵。以梁王肜为宰衡，何劭为主宰，孙秀为侍中、中书监、票骑将军、仪同三司，义阳王威为中书令，张林为卫将军，其余党与，皆为

卿、将，超阶越次，不可胜纪；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座，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是岁，天下所举贤良、秀才、孝廉皆不试；郡国计吏及太学生年十六岁以上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职者皆封侯；郡纲纪并为孝廉，县纲纪并为廉吏。府库之储，不足以供赐与。应侯者多，铸印不给，或以白板封之。

丙寅（初十），将惠帝尊为太上皇，把金墉城改名为永昌宫，把皇太孙废黜为濮阳王。立司马伦长子司马为皇太子，儿子司马馥封为京兆王，司马虔封为广平王，司马翊为霸城王，都为侍中并带兵。任命梁王司马肜为宰衡，何劭为太宰，孙秀任侍中，中书监、票骑将军、仪同三司。义阳王司马威为中书令，张林为卫将军，其余党羽都任用为列卿以及各种名目的将军，任意越级提拔的人，多的不可胜数。下到奴仆士卒，也都封官加爵，每当朝会时，戴插貂尾、蝉羽等高官饰物的人充斥席位。不时人对这种滥封官爵的情况编谣谚说："貂不足，狗尾续。"这一年，全国所荐举的贤良、秀才，孝廉等各名目的侯选官员都没有经过考试，各郡和封国掌管簿计的官员与十六岁以上的太学生都成为朝廷正式署官，全国大赦这一天在职的郡守县令都封了侯，郡属小官吏全都荐举为孝廉，县属小官吏全都荐举为廉吏。国家府、库的储备，都不够用来分发赏赐。封侯的人众多，来不及铸印，有时就用无字光板代替。

初，平南将军孙之子弼、弟子髦、辅、琰皆附会孙秀，与之合族，旬月间致位通显。及伦称帝，四子皆为将军，封郡侯，以为车骑将军、开府。以弼等受伦官爵过差，必为家祸，遣幼子回责之，弼等不从，不能制，恸哭而已。

当初，平南将军孙的儿子孙弼、弟弟的儿子孙髦、孙辅、孙琰等人都依附奉承孙秀，与孙秀合为一族，一个月的工夫就都升任显要的高位。等到司马伦称帝，这四人都升任将军，封为郡侯。任用孙为车骑将军，并开设府署。孙认为儿子孙弼等人接受司马伦的官职爵位超过等级，一定会带来家祸、派小儿子孙回去责备他们，孙弼等人不听从，孙没有办法，只能痛哭而已。

[3]癸酉，杀濮阳哀王臧。

[3]癸酉（十七日），杀濮阳哀王司马臧。

孙秀专执朝政，伦所出诏令，秀辄改更与夺，自书青纸为诏，或朝行夕改，百官转易如流。张林素与秀不相能。且怨不得开府，潜与太子笺，言："秀专权不合众心，而功臣皆小人，挠乱朝廷，可悉诛之。"以书白伦，伦以示秀。秀劝伦收林。杀之。夷其三族。秀以齐王、成都王颖、河间王，各拥强兵，据方面，恶之。乃尽用其亲党为三王参佐，加镇东大将军、颖征北大将军，皆开府仪同三司，以宠安之。

孙秀专擅把持朝政，司马伦所下的诏令，孙秀随意改动增删，甚至自己写在青纸上作诏书。有时朝令夕改，百官像流水一样换来换去，张林一直与孙秀不和，加之怨恨没有得到开建府署的资格。暗地里给太子司马一封密信，说："孙秀专权不能服众，而功臣都是小人，扰乱了朝廷，应当把他们全部诛杀。"司马将这封信告诉了司马伦，司马伦又把信交给孙秀看。孙秀就劝说司

马伦拘捕了张林，把他杀了，并夷灭三族。孙秀因为齐王司马、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各自拥有强大的军队，独据一方，而认为他们很危险，便把这三个亲王的僚属全部任用自己的亲信党羽充当，又加封司马为镇东大将军，司马颖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来优宠安抚他们。

[4]李庠骁勇得众心，赵浸忌之而未言。长史蜀郡杜淑、张粲说曰："将军起兵始尔，而遽遣李庠握强兵于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图之。"会庠劝称尊号，淑、粲因白以大逆不道，引斩之，并其子侄十余人。时李特、李流皆将兵在外，遣人慰抚之曰："庠非所宜言，罪应死。兄弟罪不相及。"复以特、流为督将。特、流怨，引兵归绵竹。

[4]李庠骁勇又很得人心，赵逐渐忌恨他，但又没有说。长史蜀郡人杜淑、张粲劝说赵道："将军刚刚起兵、就仓促派李庠在外掌握重兵。他不是我们的族类，一定不会和我们一条心，这是倒转长矛交给别人让他向我们攻击，应当尽快设法对付他。"正碰上李庠劝说赵称帝，杜淑、张粲告诉赵这是李庠大逆不道，便把李庠与他的儿子侄子十余人一齐杀了。当时李特、李流都在外带兵，赵派人去安抚告慰他们说："李庠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应判死罪。与你们兄弟不相干。"又任命李特、李流为督将。李特、李流怨恨赵，便带领兵马回归绵竹。

牙门将涪陵许求为巴东监军，杜淑、张粲固执不许，怒，手杀淑、粲于阁下，淑、粲左右复杀。三人，皆之腹心也，由是遂衰。

赵的牙门将涪陵人许请求担任巴东监军，杜淑、张粲坚持不答应，许大怒，亲手在赵门前杀了杜淑、张粲，杜淑、张粲的左右随从又杀了许。这三人都是赵的心腹亲信，赵因此而衰败。

遣长史犍为费远、蜀郡太守李、督护常俊督万余人断北道，屯绵竹之石亭。李特密收兵得七千余人，夜袭远等军，烧之，死者十八九，遂进攻成都。费远、李及军祭酒张微，夜轨关走，文武尽散。独与妻乘小船走，至广都，为从者所杀。特入成都，纵兵大掠，遣使诣洛阳，陈罪状。

赵派长史犍为人费远，蜀郡太守李，督护常俊率领一万余人截断北来的道路，驻扎在绵竹的石亭。李特秘密聚集了七千多兵卒，夜袭费远等人所率 的军队，用火烧他们，被烧死的十有八九，于是进攻成都。费远、李以及军祭酒张微，趁夜夺路而逃，文武官员全部跑散。赵一个人与妻子乘小船逃走，到广都时，被随从杀死。李特进入成都，纵兵大肆抢掠，派遣使者到洛阳，陈述赵的罪状。

初，梁州刺史罗尚，闻赵反，表："非雄才，蜀人不附，败亡可计日而待。"诏拜尚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七千余人入蜀。特等闻尚来，甚惧，使其弟骧于道奉迎，并献珍玩。尚悦，以骧为骑督。特、流复以牛酒劳尚于绵竹，王敦、辛冉说尚曰："特等专为盗贼，宜因会斩之；不然，必为后患。"尚不从。冉与特有旧，谓特曰："故人相逢，不吉当凶矣。"特深自猜惧。

当初，梁州刺史罗尚，听说赵谋反，曾上表说："赵不是雄才大略的人，蜀地人们不会归附他，他的失败灭亡指日可待。"朝廷任命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率七千余人进入蜀地。李特等人听说罗尚到来，非常惧怕，派弟弟李骧在路上迎接，并献上珍宝古玩。罗尚非常高兴、任用李骧为骑督。李特、李流又在绵竹用牛、酒犒劳罗尚。王敦、辛冉劝罗尚说："李特等人专会作盗贼，应当趁机杀了，否则一定是后患。"罗尚没有听从。辛冉与李特以前虽有过交往，辛冉对李特说："故人相逢，不是吉祥便是凶险。"李特深深猜疑害怕。

三月，尚至成都。汶山羌反，尚遣王敦讨之，为羌所杀。

三月，罗尚到成都。汶山羌人造反，罗尚派王敦征讨他们，被羌人杀死。

[5]齐王谋讨赵王伦，未发，会离孤王盛、颍川处穆聚众于浊泽，百姓从之，日以万数。伦以其将管袭为齐王军司，讨盛、穆，斩之。因收袭，杀之，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兵，遣使告成都王颖、河间王、常山王及南中郎将新野公歆，移檄征、镇、州、郡、县、国，称："逆臣孙秀，迷误赵王，当共诛讨。有不从命者，诛及三族。"

[5]齐王司马商议征讨赵王司马伦，还没有动兵，碰上离孤县人王盛、颍川人王处穆在浊泽聚众，百姓响应跟随他们，一天就有万人。司马伦派他的属将管袭任齐王的军司，征讨王盛、处穆，杀死他们。司马则趁机拘捕并杀死了管袭，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人起兵，派遣使者通告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常山王司马以及南中郎将新野公司马歆，向征、镇、州、郡、县、国等各地行政部门传布檄文，说："叛逆之臣孙秀，迷惑妨害赵王，应该共同讨伐。有不听从命令的，诛灭三族。"

使者至邺，成都王颖召邺令卢志谋之。志曰："赵王篡逆，人神共愤，殿下收英俊以从人望，杖人顺以讨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争进，蔑不克矣。"颖从之，以志为议参军，仍补左长史。志，毓之孙也。颖以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护赵骧、石超等为前锋，远近响应；至朝歌，众二十余万。超，苞之孙也。

使者到邺县，成都王司马颖召集邺县令卢志商议计划，卢志说："赵王篡权叛逆，神怒人怨，殿下召集英雄俊杰以顺从民意、扶持正义征讨他，百姓一定会不召而自至，举起胳臂争相前来，没有下成功的道理。"司马颖采纳了卢志的话，以卢志为咨议参军，仍补任左长史。卢志是卢毓的孙子。司马颖以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护赵骧、石超等人为前锋。远方近处纷纷响应。到达朝歌，人数已达二十多万人。石超是石苞的孙子。

常山王在其国，与太原内史刘暾各帅众为颖后继。

常山王司马在他的封国，与太原内史刘暾各率人马作为司马颖的后续军队。

新野公歆得檄，未知所从。嬖人王绥曰：“赵亲而强，齐疏而弱，公宜从赵。”参军孙询大言于众曰：“赵王凶逆，天下当共诛之，何亲疏强弱之有！”歆乃从。

新野公司马歆接到司马的檄文，不知听从谁合适。他的宠信王绥说：“赵王亲近而又强大，齐王疏远而又微弱，您应该跟随赵王。”参军孙询高声对众人说：“赵王凶暴叛逆，天下应当共同讨伐他，还讲什么亲疏强弱？”于是，司马歆就跟随了司马。

前安西参军夏侯在始平，合众数千人以应，遣使邀河间王。用长史李含谋，遣振武将军河间张方讨擒及其党，腰斩之。檄至，执使送于伦，遣张方将兵助伦。方至华阴，闻二王兵盛，复召方还，更附二王。

前安西参军夏侯在始平，聚集几千人响应司马，派使者邀请河间王司马。司马采用长史李含的计谋，派遣振武将军河间人张方征伐擒获并腰斩夏侯及其党羽。司马的檄文传到，司马抓住司马的使者送给司马伦，派遣张方率兵帮助司马伦。张方到达华阴，司马又听说司马、司马颖二王兵势强大，又召张方回来，改为附随司马、司马颖二王。

檄至扬州，州人皆欲应。刺史郗隆，虑之玄孙也，以兄子鉴及诸子悉在洛阳，疑未决，悉召僚吏谋之。主簿淮南赵诱、前秀才虞潭皆曰：“赵王篡逆，海内所疾；今义兵四起，其败必矣。为明使君计，莫若自将精兵，径赴许昌，上策也；遣将将兵会之，中策也；量遣小军，随形助胜，下策也。”隆退，密与别驾顾彦谋之，彦曰：“诱等下策，乃上计也。”治中留宝、主簿张褒、西曹留承闻之，请见，曰：“不审明使君今当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无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不平，齐王顺时举事，成败可见。使君不早发兵应之，狐疑迁延，变难将生，此州岂可保也！”隆不应。潭，翻之孙也。隆停檄六日不下，将士愤怨。参军王邃镇石头，将士争往归之，隆遣从事于牛渚禁之，不能止。将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顾彦皆死，传首于。

司马的檄文到扬州，扬州人都打算响应他。刺史郗隆是郗虑的五世孙，因为哥哥的儿子郗鉴和几个儿子都在洛阳，而迟疑不定，就召集全体僚属谋划此事。主簿淮南人赵诱、前秀才虞潭都说：“赵王篡权叛逆，海内都憎恨他，现在四处都兴起举义兵马，赵王必败无疑。为您

考虑，不如亲率精兵，直赴许昌，这是上策。派遣将领率兵响应，是中策。酌量派遣小支兵马，看形势而动，是下策。”郗隆退下，又与别驾顾彦密谋此事，顾彦说：“赵诱等人所说的下策，是上策。”治中留宝、主簿张褒、西曹留承听说后，请求进见，说：“不明白您现在打算怎么办？”郗隆说：“我受宣帝、武帝之恩，没有倾向偏助哪一方，只打算守住我所管辖的扬州而已。”留承说：“天下是文帝打下的天下，太上皇继承帝位已很长时间，赵王取代他，不公平，齐王顺应时势举事，成败能够想见。您不早些发兵响应他，而狐疑拖延，变故灾难就要发生，扬州怎么能保住呢？”郗隆没有回答。虞潭是虞翻的孙子。郗隆压住檄文六天没有下达，将士官兵激愤怨恨，参军王邃镇守石头城，将士们争相前去归附，郗隆派遣从事到牛渚制止他们，没有效果。将士们就都跟随王邃攻打郗隆，郗隆父子和顾彦都被杀死，首级传献给司马。

安南将军、监沔北诸军孟观，以为紫宫帝座无他变，伦必不败，乃为之固守。

安南将军、监沔北诸军事孟观，夜观星象认为紫宫帝座没有其他变化，那么司马伦一定不会失败，于是就为司马伦顽强防守。

伦、秀闻三王兵起，大惧，诈为表曰：“不知何贼猝见攻围，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军见救，庶得归死。”以其表宣示内外；遣上军将军孙辅、折冲将军李严帅兵七千自延寿关出，征虏将军张泓，左军将军蔡璜、前军将军闾和帅兵九千自阪关出，镇军将军司马雅、扬威将军莫原帅兵八千自成皋关出，以拒。遣孙秀子会督将军士猗、许超帅宿卫兵三万以拒颖。召东平王为卫将军，都督诸军；又遣京兆王馥、广平王虔帅兵八千为三军继援。伦、秀日夜祷祈、厌胜以求福；使巫觋选战日；又使人于嵩山著羽衣，诈称仙人王乔，作书述伦祚长久，欲以惑众。

司马伦、孙秀听说司马等三亲王兴兵，非常恐惧，伪造司马给朝廷的奏表，说：“不知是什么强盗突然包围了我，我懦弱无能无法自保，乞求朝廷派禁军救援，使我能够回到朝廷领罪。”司马伦等把这份伪造的奏表在朝廷内外传扬展示，又派遣上军将军孙辅、折冲将军李严带领七千兵卒出延寿关，派征虏将军张泓、左军将军蔡璜、前军将军闾和带领九千兵卒出阪关，派镇军将军司马雅、扬威将军莫原带领八千

兵卒出皋关，用以抵御司马。派遣孙秀的儿子孙会督率将军士猗、许超带领三万宿卫兵来抵御司马颖。宣召东平王司马为卫将军，监督各支兵马，又派遣京兆王司马馥、广平王司马虔带领八千兵卒作为三支兵马的预备后援。司马伦、孙秀日夜祈祷，用诅咒制胜的法术祈求鬼神降福保佑。让男巫选择确定作战的日期，又派人穿上羽衣到嵩山，乔装打扮自称仙人王乔，写信说司马伦的帝位定会长久，想以此迷惑众人。

[6]闰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经天，纵横无常。

[6]闰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从正月到这个月，五个星在白昼出现，位置错乱失去规律。

[7]张泓等进据阳翟，与齐王战，屡破之。军颍阴，夏，四月，泓乘胜逼之，遣兵逆战。诸军不动，而孙辅、徐建军夜乱，径归洛自首曰："齐王兵盛，不可当，泓等已没矣！"赵王伦大恐，秘之，而召其子虔及许超还。会泓破露布至，伦乃复遣之。泓等悉帅诸军济颍攻营，出兵击其别将孙髦、司马谭等，破之，泓等乃退。孙秀诈称已破营，擒得，令百官皆贺。

[7]张泓等人攻占阳翟，与齐王司马交战，多次打败司马。司马驻扎在颖阴。夏季，四月，张泓乘胜进逼司马，司马派兵迎战。司马伦的各支军马都没有变化，而孙辅、徐建所率军队夜间出现变乱，就直接逃回洛阳请罪说："齐王兵势强大，势不可当，张泓等人已全军覆没了！"赵王司马伦大为恐慌，对孙辅等所说的秘而不宣，急忙召他儿子司马虔及许超回来。这时张泓打败司马的战报到了，赵王伦才又派司马虔与许超带兵回去。张泓等人率各支兵马渡颖水攻打司马的兵营，司马出兵打败了配合张泓主力行动的孙髦、司马谭等人的军队，张泓等人也就退却了。孙秀等人却造谣宣称已经击破司马的兵营，活捉了司马，还让文武百官都来祝贺。

成都王颖前锋至黄桥，为孙会、士猗、许超所败，杀伤万余人，士众震骇。颖欲退保朝歌，卢志、王彦曰："今我军失利，敌新得志，有轻我之心。我若退缩，士气沮，不可复用。且战何能无胜负！不若更选精兵，星行倍道，出敌不意，此用兵之奇也。"颖从之。伦赏黄桥之功，士猗、许超与孙会皆持节。由是各不相从，军政不一，且恃胜轻

颖而不设备，颖帅诸军击之，大战于水，会等大败，弃军南走。颖乘胜长驱济河。

成都王司马颖所部前锋到达黄桥，被孙会、士猗、许超的军队打败，死伤一万多人，士卒们都感到震惊恐惧。司马颖打算撤退到朝歌防守，卢志、王彦说："现在我军失利，敌人刚刚得志，心里轻视我们。我们如果退缩，士气势必沮丧受挫，而不能再用。再说打仗怎么能没有胜负？还不如另选精兵，星夜赶路，出敌不意，这就是用兵要出人意外。"司马颖采纳了这个建议。司马伦奖赏黄桥之战的有功之人，士猗、许超与孙会都具有了掌握符节发号施令的权力。因此他们互相都不听从对方，军队政令不统一，又倚仗着初战告捷而轻视司马颖，没有设防备战。司马颖带领所属各支兵马袭击他们，与他们在水展开激烈战斗。孙会等人惨败，临阵丢下军队向南仓皇逃窜。司马颖乘胜长驱直入渡过黄河。

自等起兵，百官将士皆欲诛伦、秀，秀惧，不敢出中书省；及闻河北军败，忧懑不知所为。孙会、许超、士猗等至，与秀谋，或欲收余卒出战；或欲焚宫室，诛不附己者，挟伦南就孙、孟观；或欲乘船东走入海；计未决。辛酉，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广陵公帅营兵七百余人自南掖门入宫，三部司马为应于内，攻孙秀、许超、士猗于中书省，皆斩之，遂杀孙奇、孙弼及前将军谢等。，之子也。王舆屯云龙门，召八坐皆入殿中，使伦为诏曰："吾为孙秀所误，以怒三王；今已诛秀。其迎太上皇复位，吾归老于农亩。"传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黄门将伦自华林东门出，及太子皆还汶阳里第，遣甲士数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称万岁。帝自端门入，升殿，群臣顿首谢罪。诏送伦、等赴金墉城。广平王虔自河北还，至九曲，闻变，弃军，将数十人归里第。

自从司马等人起兵，朝廷文武百官以及禁军将士都想诛杀司马伦和孙秀，孙秀非常胆怯，不敢离开中书省。等到听说河北的军队战败，忧郁烦懑不知所措。孙会，许超、士猗等人逃回来后，与孙秀商议，有的提出聚集剩余的兵力去交战。有的提出焚毁皇宫殿堂，诛杀不听从自己的人，挟制司马伦南逃，投奔孙、孟观。有的还提出乘船东行入海。但没有高议出结果。辛酉（初七），左卫将军王舆和尚书广陵公司马，带领七百多兵士从南掖门进入皇宫，三部司马在里面为内

应，在中书省向孙秀、许超、士猗发起攻击，把他们全杀了。于是又杀了孙奇、孙弼及前将军谢等人。司马是司马的儿子。王舆在云龙门驻守，召集朝廷八个部门的高级官吏都进入宫殿，让司马伦下诏书说："我被孙秀等人所害，因此激怒三亲王。现在已诛杀孙秀。要迎接太上皇恢复皇位，我则归田养老。"传诏官用驺虞幡命令将士解除武装。宦官把司马伦从华林园东门带出，和太子司马一起都送回到汶阳里府第，派遣几个武装兵士到金墉城迎接惠帝。百姓都呼喊万岁。惠帝从端门进宫，登上宫殿，大臣们都跪拜叩头请罪。诏令把司马伦、司马等人送到金墉城。广平王司马虔从河北回来，到达九曲，听说朝廷的变故，就离弃军队，带几十人回归自己的府第。

癸亥，赦天下，改元，大五日。分遣使者慰劳三王。梁王肜等表："赵王伦父子凶逆，宜伏诛。"丁卯，遣尚书袁敞持节赐伦死，收其子、馥、虔、诩，皆诛之。凡百官为伦所用者皆斥免，台、省、府、卫、仅有存者。是日，成都王颖至。已巳，河间王至。颖使赵骧、石超助齐王讨张泓等于阳翟，泓等皆降。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斗死者近十万人。斩张衡、闾和、孙髦于东市，蔡璜自杀。五月，诛义阳王威。襄阳太守宗岱承檄斩孙，永饶冶令空桐机斩孟观，皆传首洛阳，夷三族。

癸亥（初九），宣布赦色天下，改年号为永宁。诏赐臣民聚饮五天。分别派遣使者去慰劳司马等三个亲王。梁王司马肜表奏："赵王司马伦父子凶暴叛逆，应当处死。"丁卯（十三日），派遣尚书袁敞持符节赐司马伦死，拘捕他的儿子司马、司马馥、司马虔、司马翊，全部处死。文武百官中凡为司马伦任用过的全部贬斥罢免，台、省、府、卫各部门留任的官员所剩无几。当天，成都王司马颖到达。已巳（十五日），河间王司马到达。司马颖派赵骧、石超到阳翟去帮助齐王司马讨伐张泓等人，张泓等人全部投降。自从战事爆发，六十多天。有近十万人在战争中丧命。接着在东市杀张衡、闾和、孙髦，蔡璜自杀。五月，诛杀义阳王司马威。襄阳太守宗岱遵照司马的檄文杀孙，永饶冶令空桐机杀死孟观，都将首级送到洛阳，并夷杀孙，孟观三族。

[8]立襄阳王尚为皇太孙。

[8]立襄阳王司马尚为皇太孙。

[9]六月，乙卯，齐王帅众入洛阳，顿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威震京都。

[9]六月，乙卯（初二），齐王司马带领部众进入洛阳。军队在通章署停留，全副武装的兵士几十万人，威震京都洛阳。

[10]戊辰，赦天下。

[10]戊辰（十五日），大赦天下。

[11]复封宾徒王晏为吴王。

[11]重新封宾徒王司马晏为吴王。

[12]甲戌，诏以齐王为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成都王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河间王为侍中、太尉，加三赐之礼；常山王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进广陵公爵为王，领尚书，加侍中，进新野公歆爵为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镇南大将军。齐、成都、河间三府，各置掾属四十人，武号森列，文官备员而已，识者知兵之未戢也。己卯，以梁王肜为太宰，领司徒。

[12]甲戌（二十日），下诏任命齐王司马为大司马，赐加九赐，为他准备的物品典制策书，像过去宣帝、景帝、文帝、武帝辅佐曹魏时那样。成都王司马颖担任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并给与天子使用的黄金钺，赐加九锡，特许入朝时可穿鞋并携带佩剑，不必趋行。河间王司马担任侍中、太尉，加赐弓矢、钺、圭瓒三锡。常山王司马担任抚军大将军、统领左军。封广陵公司马为王，并兼任尚书、加授侍中。封新野公司马歆为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授镇南大将军。齐王、成都王、河间王三个王府，分别设置僚属四十人，有武号的属官森然排列，文官仅配充数而已。因此头脑清醒的人都认识到兵祸并没有止息。己卯（二十六日），任梁王司马肜为太宰，兼任司徒。

光禄大夫刘蕃女为赵世子妻，故蕃及二子散骑侍郎舆、冠军将军琨皆为赵王伦所委任。大司马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舆为中书郎，琨为尚书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为尚书令，刘暾为御史中丞，王衍为河南尹。

光禄大夫刘蕃的女儿是赵王长子司马的妻子，所以刘蕃和两个儿子散骑侍郎刘舆、冠军将军刘琨都是赵王司马伦委任的。大司马司马因为刘琨父子有才能及声望，特地宽宥了他们，任刘舆为中书郎，刘琨为尚书左丞。又让前司徒王戎任尚书令，任刘暾为御史中丞，王衍为河南尹。

新野王歆将之镇，与同乘谒陵，因说曰："成都王至亲，同建大勋，今宜留之与辅政；若不能尔，当夺其兵权。"常山王与成都王颖俱拜陵，又谓颖曰："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闻其言者莫不忧惧。卢志谓颖曰："齐王众号百万，与张泓等相持不能决；大王迳前济河，功无与贰。今齐王欲与大王共辅朝政。志闻两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还定省，委重齐王，以收四海之心，此计之上也。"颖从之。帝见颖于东堂，慰劳之。颖拜谢曰："此大司马之勋，臣无豫焉。"因表称功德，宜委以万机，自陈母疾，请归藩。即辞出，不复还营，便谒太庙，出自东阳城门，遂归邺。遣信与别，大惊，驰出送颖，至七里涧，及之。颖住车言别，流涕滂沱，惟以太妃疾苦为忧，不及时事。由是士民之誉皆归颖。

新野王司马歆将要赴镇南大将军之任时，与司马同车去拜谒陵墓，借机对司马说："成都王与惠帝关系最为亲近，又同您一起建立大功勋，现在应当把他留下来与您一起辅佐朝政。如果不能这样，应该剥夺他的兵权。"常山王司马和成都王司马颖也一起去拜谒陵墓，司马对司马颖说："今天的天下，是先帝的功业，你应当考虑主持朝政。"听到这话的人无不感到忧虑恐惧。卢志对司马颖说："齐王军队虽然号称百万，但和张泓等人作战时却相持而不能决胜，您则一直前进渡过黄河，功劳无人能够与您相提并论。现在齐王却要同您共同辅佐朝政。我听说两雄不能并存，应当趁太妃有小病，请求回封国侍奉太妃，把大权让给齐王，这样来使天下人心都归附您，这是上策。"司马颖采纳了这个意见。惠帝在东堂会见司马颖，慰问犒劳他。司马颖拜谢说；"这是大司马司马的功劳，我并没有参与什么。"于是就上奏表称赞司马的功劳与美德，应当委以处理天下大事的重任，又陈说母亲有病，请求回归封地。随即告辞出宫，不再回住地，立刻拜谒太庙，从东阳城门出去，就回封地邺城了。派信使去同司马辞别，司马非常惊讶，急驰出城送司马颖，到七里涧，追上了他。司马颖停下车话别，泪如

雨下，只是忧虑太妃的病，而没有说到时政。因此士人与百姓的赞誉都归向司马颖。

辟新兴刘殷为军谘祭酒，洛阳令曹摅为记室督，尚书郎江统、阳平太守河内荀参军事，吴国张翰为东曹掾，孙惠为户曹掾，前廷尉正顾荣及顺阳王豹为主簿。惠，贲之曾孙；荣，雍之孙也。殷幼孤贫，养曾祖母以孝闻，人以谷帛遗之，殷受而不谢，直云："待后贵当相酬耳。"及长，博通经史，性倜傥大志，俭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颓然而不可侵也。以何勖为中领军，董艾典枢机，又封其将佐有功者葛、路秀、卫毅、刘真、韩泰皆为县公，委以心膂，号曰："五公"。

司马征召新兴人刘殷担任军咨祭酒，洛阳令曹摅任记室督，尚书郎江统、阳平太守河内入荀任参军，吴国人张翰任东曹椽，孙惠为户曹掾，前廷尉正顾荣和顺阳人王豹任主簿。孙惠是孙贲的曾孙，顾荣是顾雍的孙子。刘殷年幼时失去父母，家境贫寒，赡养曾祖母而以孝著称，有人送给他粮食布帛，刘殷接受而不道谢，直说："等我富贵了一定酬谢。"长大后，学识渊博，精通经史典籍，性情卓越胸怀大志，节俭而不粗陋，清高而不孤僻，使人看到他不由得感到恭顺而不能侵犯。司马任用何勖为中领军。让董艾掌握枢密机要，又把有功的军事长官葛、路秀、卫毅、刘真、韩秦都封为县公，作为心腹臂膊依靠，号称"五公"。

成都王颖至邺，诏遣使者就申前命；颖受大将军，让九锡殊礼。表论兴义功臣，皆封公侯。又表称："大司马前在阳翟，与贼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运河北邸阁米十五万斛，以赈阳翟饥民。"造棺八千余枚，以成都国秩为衣服，敛祭黄桥战士，旌显其家，加常战亡二等。又命温县瘗赵王伦战士万四千余人。皆卢志之谋也。颖貌美而神昏，不知书，然气性敦厚，委事于志，故得成其美焉。诏复遣使谕颖入辅，并使受九锡。颖嬖人孟玖不欲还洛，又，程太妃爱恋邺都，故颖终辞不拜。

成都王司马颖到达邺城，朝廷诏令使者到邺城重申以前的任命，司马颖接受了大将军的职位，而辞让九赐这种特殊的礼仪。司马颖上奏表评价讨伐赵王过程中的功臣，都被封为公、侯。又上奏表称："大司马在阳崔时，曾与贼兵相持了很久，百姓因此困顿疾惫，请求准许运送所辖的黄河以北地区的邸阁米十五万斛，去赈济阳翟的灾民。"又打

造了八千多副棺木，用自己的俸禄缝制衣服，装敛祭祀黄桥之战的死亡兵士，表彰他们的家属，使他们感到荣耀，抚恤也比平常战亡提高二级，又命令温县地区掩埋赵王司马伦的死亡兵士一万四千多人。这些都是卢志的计谋。司马颖相貌漂亮而神智糊涂，不通文书，但是性格敦厚，将事务都委托给卢志，所以能够成就美名。朝廷又下诏派使者通告司马颖入朝辅政，并让他接受九锡礼仪。司马颖的宠信孟玖不想回洛阳，又加上程太妃眷恋喜欢邺都，所以司马颖始终推辞而不去接受任命。

初，大司马疑中书郎陆机为赵王伦撰禅诏，收，欲杀之；大将军颖为之辩理，得免死，因表为平原内史，以其弟云为清河内史。机友人顾荣及广陵戴渊，以中国多难，劝机还吴；机以受颖全济之恩。且谓颖有时望，可与立功，遂留不去。

当初，大司马司马怀疑中书郎陆机为赵王司马伦撰写惠帝禅让帝位的诏书而拘捕了他，打算处死。大将军司马颖为陆机辩护说理，陆机得以免除死罪，司马颖又表奏陆机为平原内史，陆机的弟弟陆云为清河内史。陆机的朋友顾荣和广陵大戴渊，因为中原多灾多难，就劝陆机回到吴地。陆机因为受了司马颖保全济助的恩德，再说司马颖当时深孚众望，以为可以为他作事立功，于是就留下没有离去。

[13]秋，七月，复封常山王又为长沙王，迁开府、骠骑将军。

[13]秋季，七月，朝廷又封常山王司马为长沙王，升为有开置府署资格的骠骑将军。

[14]东莱王蕤，凶暴使酒，数陵侮大司马，又从求开府不得而怨之，密表专权，与左卫将军王舆谋废。事觉，八月，诏废蕤为庶人，诛舆三族，徒蕤于上庸，上庸内史陈锺、承旨潜杀之。

[14]东莱王司马蕤，凶暴酗酒，多次欺陵侮辱大司马司马。又向司马请求开府没有如愿而怨恨他，秘密表奏司马专擅权力，与左卫将军王舆密谋废黜司马。事情被发现。八月，诏令把司马蕤废黜为平民，诛杀王舆三族，发配司马蕤到上庸，上庸内史陈钟秉承司马的旨意把司马蕤秘密处死。

[15]赦天下。

[15]大赦天下。

[16]东武公澹坐不孝徒辽东。九月，征其弟东安王繇复旧爵，拜尚书左仆射。繇举东平王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

[16]东武公司马澹因为不孝之罪被发配辽东。九月，征召他的弟弟东安王司马繇，恢复旧的爵位，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司马繇举荐东平王司马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

[17]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还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冯该、张昌督之。李特兄辅自略阳至蜀，言中国方乱，不足复还。特然之。累遣天水阎式诣罗尚求权停至秋，又纳赂于尚及冯该；尚、该许之。朝廷论讨赵功，拜特宣威将军，弟流奋武将军，皆封侯。玺书下益州，条列六郡流民与特同讨者，将加封赏。广汉太守辛冉欲以灭为己功，寝朝命，不以实上；众咸怨之。

[17]当初，朝廷下令秦州、雍州，让召回流入蜀地的流民，又派遣御史冯该、张昌监督执行。李特的哥哥李辅从略阳到蜀，说中原刚发生过变乱，不必回去。李特同意这个主张，多次让天水人阎式拜访益州刺史罗尚，请求通融暂且停留到秋天，又贿赂罗尚和冯该，罗尚、冯该同意了李特的请求。朝廷讨论讨伐赵的功劳，任命保李特为宣威将军，弟李流为奋武将军，都封为侯。朝廷文书下达益州，让开列同李特一起讨伐赵的六郡流民名单，准备赐以奖赏。广汉太守辛冉想把消灭赵贪为己功，不执行朝廷旨意，不如实上报，大家都怨恨他。

罗尚遣从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时流民布在梁、益，为人佣力，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且水潦方盛，年谷未登，无以为行资。特复遣阎式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为太守李以为不可。尚举别驾杜秀才，式为说逼移利害，亦欲宽流民一年；尚用冉、之谋，不从；乃致秀才板，出还家。冉性贪暴，欲杀流民首领，取其资货，乃与白尚，言：“流民前因赵之乱，多所剽掠，宜因移设关以夺取之。”尚移书梓潼太守张演，于诸要施关，搜索宝货。

罗尚派从事去监督遣送流民，限令七月上路，当时流民分布在梁州、益州地区，为人当佣工，听说州郡逼迫遣返，人人忧愁怨恨，不知所措，加上雨水很多，当年的粮谷还没有收打、没有东西用作路费。李特又派阎式拜访罗尚，请求暂缓到冬天。辛冉和犍为太守李认为不能延缓。罗尚荐举别驾杜为秀才，阎式为杜陈说逼迫迁移的利害关系，杜也想对流民宽限一年。而罗尚却采用了辛冉、李的建议，没

有听从。杜就送还秀才板，回家了。辛冉性情贪婪凶暴，打算杀掉流民的首领，掠取流民的财产，就和李告诉罗尚说：“流民以前趁赵叛乱，剽窃抢惊了很多财物，应当下发公文设置关卡收取这些财物。”罗尚下文给梓潼太守张演，在各路口要地设置关卡，搜索财宝。

特数为流民请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帅归特。特乃结大营于绵竹以处流民，移辛冉求自宽。冉大怒，遣人分榜通衢，购蓦特兄弟，许以重赏。特见之，悉取以归，与弟骧改其购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阎、赵、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于是流民大惧，归特者愈众，旬月间过二万人。流亦聚众数千人。

李特多次请求留下流民，流民们都感激而倚仗他，许多人互相携带归附李特，李特就在绵竹设棚帐来安置流民。给辛冉去文求他宽限。辛冉勃然大怒，派人在各条大路张贴告示，悬赏捉拿李特兄弟，许下很重的赏格。李特看见后，全部取下带回，与弟弟李骧将悬赏的内容改为：“能送六郡首领李、任、阎、赵、上官各姓及氐、叟的侯王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首级的，赏百匹布。”这样流民大为恐惧，归附李特的人越来越多，一月之间超过两万人。李流也聚集了几千人。

特又遣阎式诣罗尚求申期，式见营栅冲要，谋掩流民，叹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乱将作矣。”又知辛冉、李意不可回，乃辞尚还绵竹。尚谓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诸流民，今听宽矣。”式曰：“明公惑于奸说，恐无宽理。弱而不可轻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棉竹，言于特曰：“尚虽云尔，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拥强兵，一旦为变，亦非尚所能制，深宜为备。”特从之。冬，十月，特分为二营，特居北营，流居东营，缮甲厉兵，戒严以待之。

李特又派阎式去见罗尚，请求重新确定期限，阎式看到要冲在营建栅栏，图谋捕取流民，感叹说：“民心正不安定，现在却又急于遣送，变乱就要发生了。”又得知辛冉、李态度不会改变，就告辞罗尚返回绵竹。罗尚对阎式说：“你就权且告诉流民说，我的意见是听任放宽期限了。”阎式说：“您受奸说蒙蔽，恐怕没有宽期的道理，百姓是卑弱而不能轻视的，现在不讲道理一味催促他们，众怒难犯，恐怕为祸不浅。”罗尚说：“是的，我不欺骗你，你走吧！”阎式到绵竹，对李特说：“罗尚虽然这样说了，但是也不可相信。为什么呢？罗尚的威势和

刑法都没有确立，辛冉等人都各把持着强大的兵力，一旦他们变乱，也不是罗尚所能制服的，应当作好充分准备。”李特采纳了这个意见。冬季，十月，李特把部下分作两个军营驻扎，李特在北营，李流在东营，修整铠甲磨砺兵器，严阵以待。

冉、相与谋曰：“罗侯贪而无断，日复一日，令流民得展奸计。李特兄弟并有雄才，吾属将为所虏矣！宜为决计，罗侯不足复问也。”乃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潜帅步骑三万袭特营；罗尚闻之，亦遣督护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入，发伏击之，死者甚众。杀田佐、曾元、张显，传首以示尚、冉。尚谓将佐曰：“此虏成去矣，而广汉不用吾言以张贼势，今若之何！”

辛冉、李互相商议说：“罗尚贪婪而无决断能力，日复一日，使流民奸诈的计谋能够得以施展。李特兄弟都具有雄武的才能，我们势必会被李特俘虏，应当为此作出决策，罗尚不值得再去请示。”就派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暗地带领三万步兵、骑兵袭击李特的营帐。罗尚听说后，也派督护田佐援助曾元。曾元等人到了，李特按兵不动，等到曾元的人马进来了一半，埋伏的兵士突然向他们猛击，打死很多人。这一伏击杀了田佐、曾元、张显，李特将三人的首级都送到罗尚、辛冉那里给他们看。罗尚对属下军官说：“李特这个贼虏终于势成而离去，而广汉太守辛冉不听我的话，使李特的气势更为嚣张，现在怎么办？”

于是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镇东大将军，号东督护，以相镇统；又以兄辅为骠骑将军，弟骧为骁骑将军，进兵攻冉于广汉。尚遣李、费远帅众救冉，畏特，不敢进。冉出战屡败，溃围奔德阳。特入据广汉，以李超为太守，进兵攻尚于成都。尚以书谕阎式，式复书曰：“辛冉倾巧，曾元小竖，李叔平非将帅之才。式前为节下及杜景文论留、徒之宜。人怀桑梓，孰不愿之！但往日初至，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秋潦，乞须冬熟，而终不见听。绳之太过，穷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颈受刀，以致为变。即听式言，宽使治严，不过去九月尽集，十月进道，令达乡里，何有如此也！”

这样，六郡的流民一致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按照正式程序拜官受爵，封任他的弟弟李流为镇东大将军，号称东督护，镇守统领一

方。又任命哥哥李辅为骠骑将军，弟弟李骧为骁骑将军，进军广汉攻打辛冉。罗尚派李、费远率兵救助辛冉，但这些人害怕李特，而不敢向前。辛冉出兵迎战，屡次败北，最后突围逃奔德阳。李特进入并占据广汉，让李超担任太守。又进军成都攻打罗尚。罗尚给阎式去信通告，阎式回信说："辛冉狡诈刁猾，曾元是小人，李不是带兵的将帅之才，我以前给您和杜论说有关对于流民留下还是迁徙的适当办法。人人都怀念故乡，谁不愿意返回故乡呢？只是流民以前初来乍到，为口粮而给人雇佣卖力。一家四处分离，却又碰上秋雨绵绵，只能乞求冬作成熟。可是我的话始终没有被你接受。对流民的措施过于严厉，无路可走的鹿也会拼死与虎相斗，流民不会答应伸着脖颈等着宰割，所以导致变乱。假如接受我的意见，放宽期限使流民能够从容整理行装，也不过九月过完就能全部聚集，十月就可以上路，使他们回到故乡。那样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

特以兄辅、弟骧、子始、荡、雄及李含、含子国、离、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晶、任藏、杨褒、上官等为将帅，阎式、李远等为僚佐。罗尚素贪残，为百姓患。特与蜀民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蜀民大悦。尚频为特所败，乃阻长围，缘郫水作营，连延七百里，与特相拒，求救于梁州及南夷校尉。

李特让兄李辅，弟李骧，儿子李始、李荡、李雄以及李含，李含的儿子李国、李离、任回、李攀、李攀弟李恭、上官晶、任臧、杨褒 、上官等人担任将帅，让阎式、李远等人为僚属。罗尚平素贪婪、残忍，是百姓的祸害。李特则与蜀地百姓约法三章，遍施恩惠，取消劳役，赈济帮助百姓，以礼尊待贤人，提拔怀才不遇之士，军队政务严肃井然。蜀地百姓非常高兴。罗尚多次被李特击败，就设置大量工事，沿着郫水安营扎寨，战线长达七百里，与李特对峙，并向梁州和南夷校尉请求救援。

[18]十二月，颖昌康公何邵薨。

[18]十二月，颖昌康公何邵去世。

[19]封大司马子冰为乐安王，英为济阳王，超为淮南王。

[19]封大司马司马的儿子司马冰为安乐王，封司马英为济阳王，司马超为淮南王。

太安元年（壬戌、302）

太安元年，（壬戌，公元302年）

[1]春，三月，冲太孙尚薨。

[1]春季，三月，皇太孙司马尚去世。

[2]夏，五月，己酉，梁孝王彤薨。

[2]夏季，五月，乙酉（初七），梁孝王司马彤去世。

[3]以右光禄大夫刘为太傅，寻以老病罢。

[3]任命右光禄大夫刘为太傅，不久又因为他年迈生病而罢免。

[4]河间王遣督护衙博讨李特，军于梓潼；朝廷复以张微为广汉太守，军于德阳；罗尚遣督护张龟军于繁城。特使其子镇军将军荡等袭博；而自将击龟，破之。荡败博兵于阳沔，梓潼太守张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荡进攻博于葭萌，博走，其众尽降。河间王更以许雄为梁州刺史。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

[4]河间王司马派督护衙博征讨李特，在梓潼驻军。朝廷又让张微担任广汉太守在德阳驻军。罗尚派督护张龟在繁城驻军。李特派他儿子镇军将军李荡袭击衙博，自己带兵攻击张龟，击溃了张龟。李荡在阳沔击败衙博的军队，梓潼太守张演弃城而逃，巴西丞毛植献郡投降。李荡在葭萌进攻衙博，衙博逃跑，他的兵卒全部投降。河间王司马换许雄担任梁州刺史。李特自封为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

[5]大司马欲久专大政，以帝子孙俱尽，大将军颖有次立之势；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岁，乃上表请立之。癸卯，立覃为皇太子，以为太子太师，东海王越为司空，领中书监。

[5]大司马司马想长久地独自控制朝政，但因为惠帝的子孙都死了，而大将军司马颖有按皇位继承次序递补的可能。清河王司马覃是司马遐的儿子，刚八岁，司马就上表奏请册立司马覃。癸卯（二十五日），立司马覃为皇太子，让司马担任太子太师。让东海王司马越担任司空，兼中书监。

[6]秋，八月，李特攻张微，微击破之，遂进攻特营。李荡引兵救之，山道险狭，荡力战而前，遂破微兵。特欲还涪，荡及司马王幸谏曰："微军已败，智勇俱竭，宜乘锐气遂禽之。"特复进攻微，杀之，生禽微子存，以微丧还之。

[6]秋季，八月，李特攻打张微，张微打败了李特，于是乘胜进攻李特军营。李荡率军救援李特，山路险峻狭窄，李荡奋力战斗向前推进，击溃张微的兵马。李特想返回涪陵，李荡和司马王幸劝谏说："张微的军队已经失败，智谋与勇气都枯竭了，应当乘胜利的锐气趁机擒获他。"李特就又进攻张微，杀死张微，俘获张微的儿子张存，把张微的尸体还给让张存。

特以其将砀守德阳。李骧军毗桥，罗尚遣军击之，屡为骧所败。骧遂进攻成都，烧其门。李流军成都之北。尚遣精勇万人攻骧，骧与流合击，大破之，还者什一二。许雄数遣军攻特，不胜，特势益盛。

李特用他的将领砀驻守德阳。李骧驻军毗桥。罗留派兵攻打他，多次被李骧打败。李骧趁势进攻成都，火烧了成都城门。这时李流驻军成都城北，罗尚派一万精兵进攻李骧，李骧与李流联合夹击，重创罗尚的军队，使罗尚生还的兵马仅仅十分之一二。许雄多次派兵攻打权特，没有取胜，李特的威势更加强大。

建宁大姓李睿、毛诜逐太守许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约以应特，众各数万。南夷校尉李毅讨破之，斩诜；李猛奉笺降，而辞意不逊，毅诱而杀之。冬，十一月，丙戌，复置宁州，以毅为刺史。

建宁的世家大族李睿、毛诜驱逐了建宁太守许俊，朱提的世家大族李猛驱逐了朱提太守雍约来响应李特，各自拥有几万人。南夷校尉李毅讨伐并打败他们，杀死毛诜。李猛送上书信表示投降，但措辞和文意不够恭顺，李毅就把他引诱来杀掉。冬季，十一月，丙戌（十一日），朝廷重新设置宁州，以李毅任刺史。

[7]齐武闵王既得志，颇骄奢擅权，大起府第，坏公私庐舍以百数，制与西宫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绍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颍上，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又与书，以为："唐、虞茅茨，夏禹卑宫。今大兴第舍及为三王立宅，岂今日之急邪！"逊辞谢之，然不能从。

[7]齐王司马如愿以偿，颇有些骄纵奢侈而独揽大权，大规模地建造府第，拆毁公私房屋上百处，格局规模与西宫相当，在朝廷内外失去声望。侍中嵇绍给惠帝上奏章说："存在而不忘失去，是《易经》很好的警戒。我希望陛下不要忘了在金墉城之困，大司马不要忘却颍上之败，大将军不要忘了黄桥之败。那么祸乱的发端就无从开始了。"嵇

绍又给司马写信，认为:“尧、舜茅屋不修剪，夏禹住低矮的宫室。现在大兴土木建造房舍和给三个亲王建造宅第，难道是今天所急于做的事吗? ”司马用谦逊客气的话来认错，但并不采纳。

耽于宴乐，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用不均，嬖宠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经府，即加考竟。南阳处士郑方，上书谏曰:“今大王安不虑危，宴乐过度，一失也。宗室骨肉，当无纤介，今则不然，二失也。蛮夷不静，大王谓功业已隆，不以为念，三失也。兵革之后，百姓穷困，不闻赈救，四失也。大王与义兵盟约，事定之后，赏不逾时，而今犹有功未论者，五失也。”谢曰:“非子，孤不闻过。”

司马沉湎于宴饮嬉乐中，不上朝，而在自己府第里坐受百官的叩拜，用符节向各官署发号施令。任用官吏不讲原则，使亲宠小人掌握权力。殿中御史桓豹奏报情况，没有先经过司马的府署，司马就加以考问追究。南阳隐士郑方，上书劝谏司马说:“现在您居安不思危，宴饮玩乐超过限度，是失误之一。皇族骨肉之间本不应当存有细小的芥蒂，现在则不是这样，是失误之二。四方蛮族、夷族并不宁静，您却说功业已经十分盛大，不把蛮夷事务放在心上，是失误之三。战乱之后，百姓贫穷疲困，却没有听说曾经赈济救援，是失败之四。您曾与讨伐司马伦的各路举义之师在神前盟誓约定: 战争成功后，及时奖赏，但现在还有未曾被论功受赏的人，是失误之五。”司马感谢说:“不是您，我就无法听到过失。”

孙惠上书曰:“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 冒犯锋刃，一难也；聚致英豪，二难也；与将士均劳苦，三难也；以弱胜强，四难也；兴复皇业，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处其不可而谓之可，惠窃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亲推近，委重长沙、成都二王，长揖归藩，财太伯、子臧不专美于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贪权势以受疑，虽遨游高台之上，逍遥重墉之内，愚窃谓危亡之忧，过于在颍、翟之时也。”不能用，惠辞疾去。谓曹摅曰:“或劝吾委权还国，何如? ”摅曰:“物禁太盛，大王诚能居高虑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不听。

孙惠上书说：“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您却全部具备：不避艰险锋芒迎头而上，是一难；聚集英雄豪杰，是二难，与将士官兵分担劳苦，是三难；以弱胜强，是四难；振兴恢复帝业，是五难。四不可：不可长久地享受大名，不可长久地夸耀大功，不可长久地把持大权，不可长久地保持大威。您做那些难事而不以为是难，处在不可的境况却还说这样可以，这是我内心感到不安的地方。您应该考虑功成身退之道，尊崇推举亲近的人，把重任交给长沙王与成都王，谦逊有礼地返回封地，那么辞让天下的吴太伯、辞让国家的曹子臧就不会在历史上独占美名了。现在您忘却高高至极的危险，贪婪权势则受疑忌，即使在官位的高台上面遨游，在宫城重地自由来往，我认为这危险覆亡的忧虑，超过了兵败颍川、阳翟的时候。”司马没有听取，孙惠称病辞离而去。司马对曹摅说：“有人劝说我放下权力返回封国，怎么样？”曹摅说：“事物都禁忌太盛，您如果确实能身居高位而考虑到危亡，撩起衣服离开这里，这是善策之中的善策。”司马也没有听。

张翰、顾荣皆虑及祸，翰因秋风起。思菰菜、莼羹、鲈鱼，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即引去。荣故酣饮，不省府事，长史葛以其废职，白徒荣为中书侍郎。颍川处士庚衮闻期年不朝，叹曰：“晋室卑矣，祸乱将兴！”帅妻子逃于林虑山中。

张翰、顾荣都忧虑灾祸即将来临，张翰因为秋风吹来，怀念起故乡的菰菜、菜汤、鲈鱼片，感叹道：“人生在世最难得的是舒服自在，富有和显贵有什么用？”随即引退离去。顾荣则故意开怀畅饮，不去过问府中事务，长史葛

因为他荒废职守，向司马汇报，把顾荣贬为中书侍郎。颍川隐士庚衮，听说司马整年没有上朝，慨叹道：“晋朝衰微了，祸乱即将兴起！”带领妻儿逃到林虑山中避难。

王豹致笺于曰：“伏思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未有一人获终者，乃事势使然，非皆为不善也。今公克平祸乱，安国定家，乃复寻覆车之轨，欲冀长存，不亦难乎！今河间树根于关右，成都盘桓于旧魏，新野大封于江、汉，三王方以方刚强盛之年，并典戎马，处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据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见其福也。”因请悉遣王侯之国，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为北州伯，治邺；自为南州伯，治宛；分河为

界，各统王侯，以夹辅天子。 优令答之。长沙王见豹笺，谓曰："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下打杀！"乃奏豹谗内间外，坐生猜嫌，不忠不义，鞭杀之。豹将死，曰："县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

王豹给司马去信说："我考虑从元康年间以来，在位的宰相，没有一个人在职任上获得善终，这是事态情势所造成的，不是他们都做了不好的事。现在您平息了祸乱，使国家安宁平定，却又沿着翻车的轨道走，想希望长期在位，不也是很难的吗？现在河间王在关右培植自己的根系，成都王固守在当年曹魏属地而不肯离开，新野王在江、汉地区得到大片封地，这三个亲王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都掌管着军队，把持在要害的地方，而您靠难以再赏赐的大功，凭震慑君主的威势，独自控制京都，总揽朝政大权，再进一步则物极必反，而退下来就将处于荆棘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期望求得安稳，看不出有什么好结果。"因此请求将王侯的封国进行调换，按照周朝时周公、召公分治的办法，让成都王为北州伯，统治邺都地区；司马自己为南州伯，统治宛都地区。以黄河为界，各自分别管理北方南方的王侯。来共同辅佐天子。对王豹的信，司马态度温和地作了答覆。而长沙王司马看了王豹的信，对司马说："这小子挑拨离间我们骨肉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不把他在铜驼下打死！"司马就启奏王豹离间朝外内官员，凭空制造猜疑、怨恨，不忠不义，应该用鞭子抽死。王豹临死前，说："把我的头悬挂在大司马府的门前，我要亲眼看着兵士攻打齐王！"

以河间王本附赵王伦，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与长史李含不平。含被征为翊军校尉，时商参军事，夏侯兄亦在府。含心不自安，又与右司马赵骧有隙，遂单马奔，诈称受密诏，使诛，因说曰；"成都王至亲，有大功，推让还藩，甚得众心。齐王越亲而专政，朝廷侧目。今檄长沙王使讨齐，齐王必诛长沙，吾因以为齐罪而讨之，必可禽也。去齐立成都，除逼建亲，以安社稷，大勋也。"从之。是时，武帝族弟范阳王都督豫州诸军事。上表陈罪状，且言："勒兵十万，欲与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共会洛阳，请长沙王废还第，以颖代辅政。"遂举兵，以李含为都督，帅张方等趋洛阳；复遣使邀颖，颖将应之，卢志谏，不听。

司马因为河间王司马原来依附赵王司马伦，心里常常忌恨他。梁州刺史安定人皇甫商，对司马的长史李含不满。李含被征召担任翊军校

尉，这时皇甫商任司马的参军事，夏侯的哥哥也在司马府做事。李含心里很不自在安稳，又和司马的右司马赵骧不和，于是一个人骑马逃奔回司马那里，假称接受了秘密诏令，让司马诛伐司马，于是告诉司马说："成都王是皇上的近亲，又有大功，但推辞谦让返回封地，很得人心。而齐王越过比他更近的皇亲而独揽朝政，朝廷对他都带着嫉恨的目光。现在给长沙王发出檄文让他征讨齐王，齐王一定会诛杀长沙王，我们就把这当作齐王的罪行而征讨他，一定能够把他擒获。去掉齐王而拥立成都王，除去逼宫的人而立近亲，使国家社稷安定，是一项大功勋。"司马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时，晋武帝的族弟范阳王司马任都督豫州诸军事。司马上奏表陈说司马的罪状，并且说："带领十万军队，要同成都王司马颖、新野王司马歆、范阳王司马共同在洛阳会师，请长沙王司马废黜司马让他回到封地府第去，让司马颖取代司马辅佐朝政。"司马就发兵点将，让李含任都督，带领张方等急赴洛阳。又派使者邀集司马颖，司马颖打算答应邀请。卢志劝谏，司马颖不听。

十二月，丁卯，表至；大惧，会百官议之，曰："孤首唱义兵，臣子之节，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谗作难，将若之何？"尚书令王戎曰："公勋业诚大；然赏不及劳，故人怀贰心。今二王兵盛，不可当也。若以王就第，委权崇让，庶可求安。"从事中郎葛怒曰："三台纳言，不恤王事。赏报稽缓，责不在府。谗言逆乱，当共诛讨，奈何虚承伪书，遽令公就第乎！汉、魏以来，王侯就第，宁有得保妻子者邪！议者可斩！"百官震悚失色，戎伪药发堕厕，得免。

十二月，丁卯（二十二日），司马的奏表到洛阳。司马非常惧怕，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说："我首先发起义兵，尽臣子的气节，信义显现于神明。现在两亲王听信谗言而发难，怎么对待呢？"尚书令王戎说："您的功勋业绩的确很大。但是赏赐没有都到达有功劳的人那里，所以使人怀有二心。现在两亲王兵力强盛，势不可当。如果让您隐退回家，而崇敬谦虚地把权交出，大概可以求得平安。"司马的从事中郎葛生气地说："尚书所说，根本不顾惜齐王的事业。报功赏赐的停顿迟缓，责任不在齐王府。听信谗言发起叛乱，应当共同征讨，更何况凭空根据伪造书信，就让齐王您回家呢？汉、魏以来，王侯隐退回家

的，难道有能够保全妻儿的呢？提这个建议的人可以杀掉！”文武百官震骇惶恐脸色大变，王戎假装药力发作掉到厕坑，得以逃脱。

李含屯阴盘，张方帅兵二万军新安，檄长沙王使讨。遣董艾袭，将左右百余人驰入宫，闭诸门，奉天子攻大司马府，董艾陈兵宫西，纵火烧千秋神武门。使人执驺虞幡唱云：“长沙王矫诏。”又称：“大司马谋 反”。是夕，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帝幸上东门，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连战三日，众大败，大司马长史赵渊杀何勖，国执以降。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叱左右趣牵出，斩于阊阖门外，徇首六军，同党皆夷三族，死者二千余人。囚子超、冰、英于金墉城，废弟北海王。赦天下，改元。李含等闻死，引兵还长安。

李含在阴盘屯兵，张方率二万军队在新安驻扎，给长沙王司马发檄文让他征讨司马。司马派董艾袭击司马，司马带领身边一百多人急驰进入皇宫，关闭所有宫门，尊奉天子攻打大司马府，董艾在皇宫西侧摆开兵阵，纵火烧千秋神武门。司马派人举着驺虞幡呼喊说：“长沙王司马假称诏令。”司马又宣称：“大司马谋反。”这一夜，洛阳城内展开激战，箭飞如雨，火光映天。惠帝来到上东门，箭射到惠帝面前，群臣尸横遍地。一连打了三天，司马的兵众惨败，在司马长史赵渊杀了何勖，就抓住司马投降。司马被押到宫殿前，惠帝面容忧伤，想救司马活下来。司马喝令左右随从把司马赶快牵出去，在阊阖门外杀掉，拿他的头到各军展示。司马的同党都被夷灭三族，死了二千多人。把司马的儿子司马超、司马冰、司马英囚禁在金墉城，废黜司马的弟弟北海王司马。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安。李含等人听说司马死了，带兵回长安。

长沙王虽在朝廷，事无巨细，皆就邺谘大将军颖。颖以孙惠为参军，陆云为右司马。

长沙王司马虽然在朝廷，但事无巨细，都到邺都去请示大将军司马颖。司马颖让孙惠担任参军，陆云担任右司马。

[8]是岁，陈留王薨，谥曰魏元皇帝。

[8]这一年，陈留王曹奂去世，定谥号为魏元皇帝。

[9]鲜卑宇文单于莫圭部众强盛，遣其弟屈云攻慕容，击其别帅素怒延，破之。素怒延耻之，复发兵十万，围于棘城。众皆惧，曰：“素怒延兵虽多而无法制，已在吾算中矣，诸君但为力战，无所忧也！”遂

出击，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斩万计。辽东孟晖，先没于宇文部，帅其众数千家降于，以为建威将军。以其臣慕舆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库；句心计默识，不按簿书，始终无漏。以慕舆河明敏精审，使典狱讼，覆讯清允。

[9]鲜卑人宇文单于莫圭部众人马强盛，派自己的弟弟屈云攻打慕容，而慕容则去打莫圭的偏师素怒延，并击溃素怒延。素怒延以此为羞耻，又派十万军队，在棘城包围了慕容。慕容的部众都恐惧不安，慕容说："素怒延兵虽然多但没有法制纪律，他已落在我的谋算之中了，你们只要奋力战斗，没什么可忧虑的！"于是出击，击溃了素怒延，追击一百里，俘虏和杀掉敌兵数以万计。辽东孟晖，先前陷身于鲜卑宇文氏，他带领几千户投靠慕容，慕容让他担任建威将军。慕容因为他的大臣慕舆句勤俭恭敬清廉，让他掌管仓库，慕舆句心算默记，不用帐簿，始终没有出现差错纰漏。慕容因为慕舆河头脑清楚敏捷，精明缜密，就让他掌管判案，他复察审讯处理得清廉公正。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八十五卷

晋纪七 孝惠皇帝中之下太安二年

晋纪七 晋惠帝太安二年（癸亥，公元303年）

[1]春，正月，李特潜渡江击罗尚，水上军皆散走。蜀郡太守徐俭以少城降，特入据之，惟取马以供军，余无侵掠；赦其境内，改元建初。罗尚保太城，遣使求和于特。蜀民相聚为坞者，皆送款于特，特遣使就抚之；以军中粮少，乃分六郡流民于诸坞就食。李流言于特曰："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又与特司马上官书曰："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前将军雄亦以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当安民，何为更逆加疑忌，使之离叛乎！"

1春季，正月，李特偷渡过江攻打罗尚，水上驻防的军队都溃散而逃。蜀郡太守徐俭献出少城投降，李特进城据守，只索取马匹以供军需，并不掠取其他财物。在境内赦免罪犯，改年号为建初。罗尚在太城据守，派使者向李特求和。修筑土堡以自保的各蜀民聚居点都向李特表示归顺，李特派使者抚慰他们，又因为军队中粮食不够，就把六郡流民分到各个土堡吃饭。李流对李特说："各土堡都是刚刚归附，人心还不稳，应当把其中的大户子弟作为人质，集中一些兵力自卫防守，以准备应付不曾意料的事变。"李流又给李特的司马上官去信说："接受前来投降的人就像面对敌人一样，戒备不能改变。"前将军李雄也持同样的说法。李特生气说："大事已经成功，只该使人民安定，为什么反而这样对他们怀疑猜忌，是让他们离开我们去叛乱吗？"

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帅水军三万以救罗尚。岱以阜为前锋，进逼德阳；特遣李荡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阳太守任臧共拒之。岱、阜军势甚盛，诸坞皆有贰志。益州兵曹从事蜀郡任睿言于尚曰："李特散众就食，骄怠无备，此天亡之时也。宜密约诸坞，刻期同发，内外击之，破之必矣！"尚使睿夜缒出城，宣旨于诸坞，期以二月十日同击特。睿因诣特诈降，特问城中虚实，睿曰："粮储将尽，但余货帛耳。"睿求出省家，特许之，遂还报尚。二月，尚遣兵掩袭特营，诸坞皆应之，特兵大败，斩特及李辅、李远，皆焚尸，传首洛阳，流

民大惧。李荡、李雄收余众还保赤祖。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保东营，荡、雄保北营。孙阜破德阳，获硕，任臧退屯涪陵。

朝廷派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带领三万水军去救罗尚。宗岱让孙阜为前锋，迫近德阳。李特派李荡和蜀郡太守李璜一起与德阳太守任臧共同抗拒宗岱、孙阜。宗岱、孙阜军队势力强大，各个土堡都有了二心。益州兵曹从事、蜀郡人任睿对罗尚说："李特让部众分散去吃饭，骄傲懈怠没有防备，这是上天让他灭亡的时候。应当与各土堡秘密约定，到时候同时发动，内外夹攻，一定能够击溃他。"罗尚让任睿在夜里从绳子上溜下城，到各土堡宣布旨意，约定在二月十日共同攻击李特。任睿就到李特那里假装投降。李特向他问城里的情况，任睿说："粮食储备快要用完了，只剩下一些钱和布匹而已。"任睿请求出营看望家人，李特允许了。于是任睿回城向罗尚报告。二月，罗尚派兵袭击李特的兵营，各土堡全都响应，李特的军队惨败，罗尚斩杀李特和李辅、李远，焚烧了他们的尸体，将首级传报洛阳，流民非常惊惧。李荡、李雄收容残余部众退保赤祖。李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守护东营；李荡、李雄守护北营。孙阜攻破德阳，抓获硕、任臧撤退到涪陵驻扎。

三月，罗尚遣督护何冲、常深攻李流，涪陵民药绅亦起兵攻流。流与李骧拒绅，何冲乘虚攻北营，氐苻成、隗伯在营中，叛应之。荡母罗氏擐甲拒战，伯手刃伤其目，罗氏气益壮；会流等破深、绅，引兵还，与冲战，大破之。成、伯率其党突出诣尚。流等乘胜进抵成都，尚复闭城自守。荡驰马逐北，中矛而死。

三月，罗尚派督护何冲、常深进攻李流，涪陵人药绅也组织兵士攻打李流。李流与李骧抵御药绅，何冲乘虚攻打北营，氐人符成、隗伯在北营里叛变而响应何冲。李荡的母亲罗氏穿上甲袍参与战斗，隗伯的兵刃刺伤了罗氏的眼睛，而罗氏斗志更加旺盛。这时李流等人打败了常深、药绅，率兵回来，也加入到与何冲的战斗中，何冲惨败。符成、隗伯带领自己的人马突围投奔罗尚。李流等人乘胜进攻抵达成都，罗尚又关闭城门防守，李荡跃马扬鞭追击败逃之敌，中矛而死。

朝廷遣侍中刘沈假节统罗尚、许雄等军，讨李流。行至长安，河间王留沈为军师，遣席代之。

朝廷派侍中刘沈用符节统一指挥罗尚、许雄等人的军队，讨伐李流。走到长安，河间王司马把刘沈留下来作军师，派席代替他。

李流以李特、李荡继死，宗岱、孙阜将至，甚惧。李含劝流降，流从之；李骧、李雄迭谏，不纳。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为质于阜军；胡兄离为梓潼太守，闻之，自郡驰还，欲谏不及。退，与雄谋袭阜军，雄曰："为今计，当如是；而二翁不从，奈何？"离曰："当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说流民曰："吾属前已残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为鱼肉，惟有同心袭阜以取富贵耳！"众皆从之。雄遂与离袭击阜军，大破之。会宗岱卒于垫江，荆州军遂退。流甚惭，由是奇雄才，军事悉以任之。

李流因为李特、李荡相继死去，而宗岱、孙阜即将攻来，非常恐惧。李含劝李流投降，李流采纳了这个建议。李骧、李雄接连劝谏，李流没有听取。夏季，五月，李流派他儿子李世和李含的儿子李胡到孙阜的军中作人质。李胡的哥哥李离为梓潼太守，听到这消息，急忙骑马从郡中赶回来，想劝阻却没有赶上。退回来，与李雄商议袭击孙阜的军队，李雄说："为眼前考虑，应当这样，但李流、李含二翁不听从，怎么办？"李离说："应该用武力强制住他们！"李雄非常高兴，于是一起到流民中说："我们过去残暴对待过蜀民，现在一旦束手投降，就成为任其宰割的鱼、肉，只有同心协力袭击孙阜，来夺取富贵！"大家都听从了他们。李雄于是与李离袭击孙阜的军队，把孙阜打得惨败。这时宗岱在垫江死去，荆州的军队于是退走了。李流非常羞惭，从此认为李雄的才能奇异，军中事务全部都交给李雄处理。

[2]新野庄王歆，为政严急，失蛮夷心，义阳蛮张昌聚党数千人，欲为乱。荆州以壬午诏书发武勇赴益州讨李流，号"壬午兵"。民惮远征，皆不欲行。诏书督遣严急，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县官长皆亲自出驱逐；展转不远，辄复屯聚为群盗。时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数千口。张昌因之诳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众于安陆石岩山，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从之。太守弓钦遣兵讨之，不胜。昌遂攻郡，钦兵败，与部将朱伺奔武昌。歆遣骑督靳满讨之，满复败走。

[2]新野庄王司马歆，处理政事严厉急躁，失去蛮、夷的信任，义阳蛮人张昌聚集了几千人，想叛乱。荆州根据壬午诏书，征发武士乡

勇到益州讨伐李流，号称“壬午兵”。这些百姓害怕远征，都不想出行。但诏书的督促严厉急迫，在经过的一个地方耽搁五天，该地的二千石官员就要罢免官职，因此郡县负责官员都亲自出去驱逐催促，这些被征发的人辗转行军没有多远，便聚合又成为新的强盗群体。当时江夏粮食大丰收，百姓到此求生的有几千人。张昌因此欺骗迷惑百姓，自己改换姓名叫李辰，在安陆石岩山招募百姓，各方流民和逃避戍守劳役的人大多都投靠了他。太守弓钦派兵讨伐张昌，没有成功。张昌于是攻打郡城，弓钦的军队失败，弓钦就与部下将领朱伺逃奔武昌，司马歆派骑督靳满征讨张昌，结果靳满又失败逃走。

昌遂据江夏，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为民主。”得山都县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刘尼，诈云汉后，奉以为天子，曰：“此圣人也。”昌自为相国，诈作凤皇、玉玺之瑞，建元神凤；郊祀、服色，悉依汉故事。有不应募者，族诛之，士民莫敢不从。又流言：“江、淮已南皆反，官军大起，当悉诛之。”互相扇动，人情惶惧，江、沔间所在起兵以应昌，旬月间众至三万，皆著绛帽，以马尾作髯。诏遣监军华宏讨之，败于障山。

张昌于是占据江夏，制造煽动人心的妖言说：“该有圣人出现为百姓作主。”招得山都县小官吏丘沈，并把他的姓名改为刘尼，假托说是汉朝皇室的后代，尊奉为天子，说：“这就是圣人。”张昌自封为相国，伪造凤凰、玉玺等祥瑞吉兆，立年号为神凤。郊祀礼仪、服装颜色装饰，全都按照汉代过去的程式。有不接受招募的人，就对他处以灭族的惩罚，士绅百姓没有谁敢不服从。又散布流言说：“长江、淮水以南地区都造反了，官军都出动了，将要把他们全部诛杀。”百姓们互相煽动，人们的心情都很惶惑惊恐。长江、沔水地区都起兵响应张昌，一月之间聚众达三万，士卒都戴深红色的帽子，用马尾当作须髯。朝廷下诏书派监军华宏讨伐张昌，结果在障山被打败。

歆上言：“妖贼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请台敕诸军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宁朔将军沛国刘弘为荆州刺史。又诏河间王遣雍州刺史刘沈将州兵万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蓝田关以讨昌。不奉诏；沈自领州兵至蓝田，又逼夺其众。于是刘乔屯汝南，刘弘及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屯宛。昌遣其将黄林帅二万人向豫州，刘乔击却之。

司马歆给朝廷上言说："妖孽盗贼聚众数以万计，深红的头长毛脸，挥刀舞戟，锐不可当，请求朝廷命令各军分三路救援。"朝廷让屯骑校尉刘乔任豫州刺史，宁朔将军沛国人刘弘任荆州刺史。又诏令河间王司马派雍州刺史刘沈带领一万州兵，加上在西府征发的五千人从蓝田关出兵讨伐张昌。司马不听从诏令，刘沈带领州兵到蓝田，司马又强行剥夺了他的部众。这样刘乔在汝南屯兵，刘弘和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在宛地屯兵。张昌派他的部将黄林率领两万人进发豫州，被刘乔派兵打败。

初，歆与齐王善，败，歆惧，自结于大将军颖。及张昌作乱，歆表请讨之。时长沙王已与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从事中郎孙洵谓歆曰："公为岳牧，受阃外之托，拜表辄行，有何不可！而使奸凶滋蔓，祸衅不测，岂藩翰王室、镇静方夏之义乎！"歆将出兵，王绥曰："昌等小贼，偏裨自足制之，何必违诏命，亲矢石也！"昌至樊城，歆乃出拒之，众溃，为昌所杀。诏以刘弘代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六月，弘以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骧军，杀羊伊。刘弘退屯梁。昌进攻襄阳，不克。

当初，司马歆与齐王司马要好，司马失败了，司马歆害怕，便主动与大将军司马颖结交。等到张昌作乱，司马歆上表请求讨伐。这时长沙王司马已经和司马颖产生了怨隙，怀疑司马歆与司马颖共同密谋，因此不接受司马歆出兵的要求，这样张昌的部众势力日益扩大。从事中郎孙洵对司马歆说："您是一方之主，接受统兵在外的使命，您上表以后就行动，有什么不可以的。而现在使得奸凶强盗滋长蔓延，灾祸不可测度，这难道是保卫王室，使国家安定的道理吗？"司马歆将要出兵，王绥说："张昌等小小贼寇，属将自然足以制服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违抗诏命，亲自去经受箭矢与飞石呢？"张昌到达樊城，司马歆就出去阻击，部众溃散，司马歆也被张昌杀死。朝廷诏令刘弘代替司马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六月，刘弘让南蛮长史陶侃任大都护，参军蒯恒任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任都战帅，进军据守襄阳。张昌用全部兵力包围宛城，打败赵骧的军队，杀死羊伊。刘弘撤退，屯兵梁县。张昌进攻襄阳，没有成功。

[3]李雄攻杀汶山太守陈图，遂取郫城。

[3]李雄进攻并杀死汶山太守陈图，于是占取郫城。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流虏掠无所得，士众饥乏。唯涪陵千余家，依青城山处士范长生；平西参军涪陵徐舆说罗尚，求为汶山太守，邀结长生，与共讨流。尚不许，舆怒，出降于流，流以舆为安西将军。舆说长生，使资给流军粮，长生从之；流军由是复振。

秋季，七月，李流迁到郫城驻扎，蜀地百姓都修筑土堡据险自守，有的向南进入宁州，有的东去进入荆州。城镇乡邑都走空了，没有人烟。李流的军队没有掳掠到一点儿东西，兵士部众饥饿疲惫。只有涪陵的一千多户人家，依附于青城山隐士范长生。平西参军涪陵人徐对罗尚说："我请求担任汶山太守，邀请联合范长生，相与共同讨伐李流。罗尚不允许。徐一生气，出去投降了李流，李流让徐担任安西将军。徐劝说范长生，让他给李流资助粮食，范长生接受了他的劝说，李流的军队因此而重新振作起来。

[4]初，李含以长沙王微弱，必为齐王所杀，因欲以为罪而讨之，遂废帝，立大将军颖，以河间王为宰相，己得用事。既而为所杀，颖、犹守藩，不如所谋。颖恃功骄奢，百度驰废，甚于时；犹嫌在内，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时皇甫商复为参军，商兄重为秦州刺史。含说曰："商为所任，重终不为人用，宜早除之。可表迁重为内职，因其过长安执之。"重知之，露檄上尚书，发陇上兵以讨含。以兵方少息，遣使诏重罢兵，征含为河南尹。含就征而重不奉诏，遣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合四郡兵攻之。密使含与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谋杀；皇甫商以告，收含、荪、粹，杀之。骠骑从事琅邪诸葛玫、前司徒长史武邑牵秀皆出奔邺。

[4]当初，李含以为长沙王司马力量微弱，一定会被齐王司马杀掉，所以想借讨伐司马罪行为名，废黜惠帝，拥立大将军司马颖，让河间王司马任宰相，这样自己便得以执掌大权。但不久司马却被司马杀掉，司马颖、司马仍然镇守藩地，不像自己所谋划的那样。此后，司马颖居功自傲，朝政各方面荒废松弛，比司马时还要严重，司马颖尤其不能忍受司马在禁城之内，使自己不能随心所欲，打算除掉司马。当时皇甫商又重新任司马的参军，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担任秦州刺史。李含对司马说："皇甫商被司马任用，皇甫重终究不会被别人所

用，应该尽快除掉。可以表奏建议把皇甫重提升到朝廷中任职，趁他经过长安时把他抓住。”皇甫重知道了李含的阴谋，向尚书公布檄文，纠集陇上军队讨伐李含。司马因军队刚刚稍事休息，就派使者带诏书命令皇甫重取消这次军事行动，并征调李含去担任河南尹。李含接受征调而皇甫重却不服从诏令，司马派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人联合四个郡的军队去攻打皇甫重。司马又秘密派遣李含与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谋杀司马，皇甫商得知后告诉司马，拘捕并杀掉了李含、冯荪、卞粹。骠骑从事琅邪人诸葛玫，前司徒长史武邑人牵秀都出城投奔邺城。

[5]张昌党石冰寇扬州，败刺史陈徽，诸郡尽没；又攻破江州，别将陈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皆陷之，临淮人封云起兵寇徐州以应冰。于是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多为昌所据。昌更置牧守，皆桀盗小人，专以劫掠为务。

[5]张昌党羽石冰进犯扬州，打败刺史陈徽，扬州各属郡全部陷落。石冰又攻陷江州，属将陈贞攻打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全部攻陷，临淮人封云也起兵进犯徐州来响应石冰。这样，荆、江、徐、扬、豫等五个州的辖境，大多被张昌占据。张昌重新派设州牧郡守等地方长官，这些人都是行凶盗窃之类的小人，专门以抢劫掠夺为职业。

刘弘遣陶侃等攻昌于竟陵，刘乔遣其将李杨等向江夏。侃等屡与昌战，大破之，前后斩首数万级，昌逃于下山，其众悉降。

刘弘派遣陶侃等人在竟陵攻打张昌，刘乔派遣部将李扬等向江夏进发。陶侃等人屡次与张昌发生战斗，大败张昌，前后斩杀几万人，张昌逃窜到下山，部众全部投降。

初，陶侃少孤贫，为郡督邮，长沙太守万嗣过庐江，见而异之，命其子结友而去。后察孝廉，至洛阳，豫章国郎中令杨荐之于顾荣，侃由是知名。既克张昌，刘弘谓侃曰：“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后当居身处。今观卿，必继老夫矣。”

当初，陶侃年轻时丧父，家境贫寒，担任郡督邮。长沙太守万嗣经过庐江，见到陶侃后，对他的德行和才能感到惊异，就让自己的儿子与陶侃结为朋友才离开。后来察举孝廉，陶侃到洛阳，豫章国郎中令杨把陶侃推荐给顾荣，陶侃因此而有了名望。等到打败了张昌，刘弘

对陶侃说："我过去担任羊公的参军，说我日后一定能有到他地位，今天看到你，一定能够继承老夫我。"

弘之退屯于梁也，征南将军范阳王遣前长水校尉张奕领荆州。弘至，奕不受代，举兵拒弘；弘讨奕，斩之。时荆部守宰多缺，弘请补选，诏许之。弘叙功铨德，随才授任，人皆服其公当。弘表皮初补襄阳太守，朝廷以初虽有功而望浅，更以弘婿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国者，宜以一国为心，必若亲姻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诏听之。弘于是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公私给足，百姓爱悦。

刘弘当时退兵驻扎到梁县，征南将军范阳王司马派前长水校尉张奕统领荆州。刘弘到了以后，张奕不同意接替，率军队抗拒刘弘，刘弘讨伐并杀掉了张奕。当时荆州所辖各地的长官的位置大多空缺，刘弘请求补选。朝廷诏书批准。刘弘论评功劳，铨量德行进行选拔，按照才能安排职务，大家都佩服他处事公正得当。刘弘表奏皮初补任襄阳太守，朝廷因为皮初虽然有功但是名望太浅，换刘弘的女婿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刘弘向下发布告示说："治理一个国家的人，应当从整个国家来考虑，如果一定要亲戚或姻亲然后才能使用，那么荆州十郡，哪里来十个女婿，然后才能处理州的政务呢？"就又上奏表说："夏侯陟是姻亲，按过去的制度是不能互相监领的。皮初的功勋应当给以酬劳和待遇。"朝廷下诏书同意了他的奏表。刘弘于是在任上勉力督促农桑之业，放宽刑罚减免赋税。官府与百姓都经济充裕，他赢得百姓的爱戴和喜悦。

[6]河间王闻李含等死，即起兵讨长沙王。大将军颖上表请讨张昌，许之；闻昌已平，因欲与共攻。卢志谏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权辞宠，时望美矣。今若顿军关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参军魏郡邵续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当天下之敌而先去其一手，可乎！"颖皆不从。八月，、颖共表："论功不平，与右仆射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专擅朝政，杀害忠良，请诛玄之、商，遣还国。"诏曰："敢举大兵，内向京辇，吾当亲率六军以诛奸逆。其以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御之。"

[6]河间王司马听说李含等人已被杀死，当即起兵征讨长沙王司马。大将军司马颖上奏表请求讨伐张昌，得到允许。司马颖又听说张昌叛乱已经平定，因而想与司马共同攻打司马。卢志劝谏说："您以前立了大功勋却交出权力辞谢天子的恩宠，当时声望很好。现在如果把军队安顿在城关之外，身着文官服饰进京朝见，这是成为霸主的基础。"参军魏郡人邵续说："人有兄弟，如同左右手，您想抵挡天下的敌人而先砍掉一只手，能这样吗？"司马颖全都不听。八月，司马、司马颖共同上奏表："司马论评功劳不公平，与右仆射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独揽朝政大权，杀害忠良之人。请诛杀羊玄之、皇甫商，遣送司马回他的封国。"惠帝下诏说："司马如果敢于兴兵，矛头指向京都帝辇，我将亲自率领六军诛讨为奸叛乱的人。任用司马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以抵御他们。"

以张方为都督，将精兵七万，自函谷东趋洛阳。颖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南向洛阳。机以羁旅事颖，一旦顿居诸将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孙惠与机亲厚，劝机让都督于粹。机曰："彼将谓吾首鼠两端，适所以速祸也。"遂行。颖列军自朝歌至河桥，鼓声闻数百里。

司马让张方任都督，带领七万精锐军队，从函谷关向东，直指洛阳。司马颖带领军队在朝歌驻扎，让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统领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军队二十多万人，向南逼临洛阳。陆机在司马颖门下寄居充任幕僚，位置一下突然居于各将领之首，王粹等人心里都不服气。白沙督孙惠与陆机一向亲近，交情深厚，劝说陆机将都督的职位让给王粹。陆机说："这样他们将说我迟疑不决，正好加速招致灾祸。"于是出行。司马颖排列的军队从朝歌直到河桥，战鼓声几百里外都能听见。

乙丑，帝如十三里桥。太尉使皇甫商将万余人拒张方于宜阳。己巳，帝还军宣武场。庚午，舍于石楼。九月，丁丑，屯于河桥。壬子，张方袭皇甫商，败之。甲申，帝军于芒山。丁亥，帝幸偃师；辛卯，舍于豆田。大将军颖进屯河南，阻清水为垒。癸巳，羊玄之忧惧而卒，帝旋军城东；丙申，幸缑氏，击牵秀，走之。大赦。张方入京城，大掠，死者万计。

乙丑（疑误），惠帝到十三里桥。太尉司马派皇甫商带领一万多人在宜阳阻击张方。己巳（二十八日），惠帝把军队撤到宣武场。庚午（二十九日），

在石楼住宿。九月，丁丑（初六），惠帝将兵驻扎在河桥。壬子（疑误），张方袭击皇甫商，并将皇甫商打败。甲申（十三日），惠帝在芒山驻军。丁亥（十六日）惠帝到偃师。辛卯（二十日），在豆田住宿。大将军司马颖进军于黄河以南驻扎，阻隔清水作为壁垒。癸巳（二十二日），羊玄之忧郁恐惧而死，惠帝回师城东。丙申（二十五日），惠帝到缑氏，攻击牵秀，并把他打跑，宣布大赦。张方进入京城，大肆抢掠，死者数以万计。

[7]李流疾笃，谓诸将曰："骁骑仁明，固足以济大事；然前军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于前军。"流卒，众推李雄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给罗尚，使袭郫城，云已为内应。尚使隗伯将兵攻郫，泰约举火为应，李骧伏兵于道，泰出长梯于外。隗伯兵见火起，争缘梯上，骧纵兵击，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诈称万岁，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觉之，退保太城。隗伯创甚，雄生获之，赦不杀。李骧攻犍为，断尚运道。获太守龚恢，杀之。

[7]李流病危，对众部将说："骁骑将军李骧仁德精明，本来足以成就大事。但是前将军李雄英俊勇武，大概是上天的选择，可以一起接受前将军的命令。"李流去世，大家推举李雄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治所设在郫城。李雄派武都人朴泰欺骗罗尚，让他袭击郫城，声称自己可当内应。罗尚派隗伯带兵攻打郫城，朴泰约定以举火为信号，李骧在路旁埋伏了军队，朴泰把长梯送出

城外。隗伯的军队看到火起，争相攀缘长梯登城。李骧指挥军队出击，大败隗伯。追击奔驰，连夜到达成都城下，假装呼喊万岁，说："已经取得郫城！"于是进入了少城，罗尚发觉中计，连忙退到太城守卫。隗伯身负重伤，被李雄活捉，赦免而没有杀。李骧攻打犍为，截断罗尚运送物资的道路，抓住并杀死太守龚恢。

[8]石超进逼缑氏。冬，十月，壬寅，帝还宫。丁未，败牵秀于东阳门外。大将军颖遣将军马咸助陆机。戊申，太尉奉帝与机战于建春门。司马王瑚使数千骑系戟于马，以突咸陈，咸军乱，执而斩之。机

军大败，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斩其大将贾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

[8]石超进军逼临缑氏。冬季，十月，壬寅（初三），惠帝回到皇宫。丁未（初八），在东阳门外击败牵秀。大将军司马颖派将军马咸协助陆机。戊申（初九），太尉司马尊奉帝命与陆机在建春门战斗。司马的司马王瑚派几千骑兵把戟系在马上，冲击马咸的兵阵，马咸军队混乱，捉住马咸杀掉了。陆机军队惨败，退到七里涧，死尸堆积，把水流都堵塞住了。王瑚杀死陆机的大将贾崇等十六人，石超逃遁离去。

初，宦人孟玖有宠于大将军颖，玖欲用其父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皆不敢违，右司马陆云固执不许，曰："此县，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领万人为小督，未战，纵兵大掠，陆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顾谓机曰："貉奴，能作督不！"机司马吴郡孙拯劝机杀之，机不能用。超宣言于众曰："陆机将反。"又还书与玖，言机持两端，故军不速决。及战，超不受机节度，轻兵独进，败没。玖疑机杀之，谮之于颖曰："机有二心于长沙。"牵秀素谄事玖，将军王阐、郝昌、帐下督阳平公师藩皆玖所引用，相与共证之。颖大怒，使秀将兵收机。参军事王彰谏曰："今日之举，强弱异势，庸人犹知必克，况机之明达乎！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颖不从。机闻秀至，释戎服，著白，与秀相见，为笺辞颖，既而叹曰："华亭鹤唳，可复闻乎！"秀遂杀之。颖又收机弟清河内史云、平东祭酒耽及孙拯，皆下狱。

当初，宦官孟玖受到大将军司马颖的宠信，孟玖想让他父亲担任邯郸县令，左长史卢志等人都不敢违背，只有右司马陆云坚持不同意，说："这个县，历来是有公府掾的资格的人担任，岂有让宦官父亲担任的道理？"孟玖深深地怨恨陆云。孟玖弟孟超，是率领万人的小督，还没有战斗，就纵兵抢掠。陆机将主犯拘捕，孟超带着全副武装的一百多骑兵冲到陆机的指挥将旗之下，夺走犯人，在马上回头对陆机说："貉奴，会当都督吗？"陆机的司马吴郡人孙拯劝说陆机把他杀掉，陆机没有采纳。孟超向大家宣告说："陆机打算叛变。"又给孟玖去信，说陆机怀有二心，所以军队不能快些取胜。等到战斗开始，孟超不听陆机指挥调动，轻率地带兵孤军深入，以致全军覆没。孟玖怀疑是陆

机把孟超杀了，对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怀有二心勾结长沙王。”牵秀对孟玖一直阿谀谄媚，将军王阐、郝昌，帐下督阳平人公师藩等人又都是由孟玖引荐而得到任用的，这些人在一起共同证实孟玖的谗言。司马颖勃然大怒，派牵秀带兵拘捕陆机。参军事王彰劝谏说：“今天的举动，强弱力量对比悬殊，最平庸的人都知道谁一定能取胜。何况陆机那样明白通达的人呢？只因陆机是吴地人，殿下对他过于重用，才引起北方地区的旧将对他的嫉妒怨恨罢了。”司马颖没有接受。陆机听说牵秀来了，于是脱下军服，戴着低贱的便帽，与牵秀相见，又写信辞别司马颖，一会儿慨叹说：“故乡华亭的鹤声，还能再听到吗？”牵秀随即将他杀了。司马颖又拘捕了陆机弟清河内史陆云、平东祭酒陆耽以及孙拯，都投入牢狱。

记室江统、陈留蔡克、颍川枣嵩等上疏，以为：“陆机浅谋致败，杀之可也。至于反逆，则众共知其不然。宜先检校机反状，若有征验，诛云等未晚也。”统等恳请不已，颖迟回者三日。蔡克入，至颖前，叩头流血曰：“云为孟玖所怨，远近莫不闻；今果见杀，窃为明公惜之！”僚属随克入者数十人，流涕固请，颖恻然，有宥云色。孟玖扶颖入，催令杀云、耽，夷机三族。狱吏考掠孙拯数百，两踝骨见，终言机冤。吏知拯义烈，谓拯曰：“二陆之枉，谁不知之！君可不爱身乎？”拯仰天叹曰：“陆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爱。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复从而诬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狱吏诈为拯辞。颖既杀机，意常悔之，及见拯辞，大喜，谓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穷此奸。”遂夷拯三族。拯门人费慈、宰意二人诣狱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义不负二陆，死自吾分；卿何为尔邪！”曰：“君既不负二陆，仆又安可负君！”固言拯冤，玖又杀之。

记室江统、陈留人蔡克、颍川人枣高等上奏章，认为：“陆机考虑不周而导致失败，处死是可以的。至于说他反叛，则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应当首先检查审核陆机谋反的情况，如果能够证实，那么再杀陆云等人也不晚。”江统等人不断地恳切请求，司马颖拖延三天也不答复。蔡克进入王府，来到司马颖面前，叩头叩得流血，说：“陆云被孟玖怨恨，远近没有不知道的，现在如果陆云果然被杀，我为您惋惜！”随蔡克进去的僚属有几十人，都流泪苦苦请求，司马颖听后也感到忧伤，面露宽宥原谅陆云的容色。孟玖扶着司马颖进屋，催促司马

颖下令杀掉陆云、陆耽，夷灭陆机三族。狱吏拷打孙拯几百下，打得露出了踝骨，但孙拯始终说陆机冤枉，狱吏知道孙拯正义而刚烈，对孙拯说："二陆的冤枉，谁不知道！您难道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吗？"孙拯仰天长叹，说："陆机兄弟，是天下不同寻常的人士，我承蒙他们的知遇和厚爱，现在既然不能把他从死亡中解救出来，怎么能忍心再诋毁他呢？"孟玖等人知道不能使孙拯屈服，就命令狱吏伪造孙拯的供词。司马颖杀了陆机后，心里常常感到后悔，等看见孙拯供词后，非常高兴，对孟玖等人说："要不是你的忠诚，就不能够查清楚这反叛的情况。"于是夷灭孙拯三族。孙拯的学生费慈、宰意两个人到狱中申明孙拯冤枉，孙拯开导并让他们离开，说："我从道义上不能辜负二陆，死是我现在所应该作的，你们为什么呢？"他们回答说："您既然不辜负二陆，我等又怎么能辜负您呢？"坚持说孙拯冤枉，孟玖又把他们杀了。

太尉奉帝攻张方，方兵望见乘舆，皆退走，方遂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方退屯十三里桥，众惧，欲夜遁，方曰："胜负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败为成。今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潜逼洛城七里，筑垒数重，外引廪谷以足军食。即战胜，以为方不足忧。闻方垒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议以为、颖兄弟，可辞说而释，乃使中书令王衍等往说颖，令与分陕而居，颖不从。因致书于颖，为陈利害，欲与之和解。颖复书，"请斩皇甫商等首，则引兵还邺，"不可。

太尉司马侍奉惠帝攻打张方，张方的兵远远地看到惠帝的御车，都败退而逃，张方于是惨败，死了五千多人。张方撤退到十三里桥驻扎，大家惶恐不安，想趁夜逃走，张方说："胜负是兵家常事，善于用兵的人能够转败为胜，现在我反而再到前面修筑堡垒，出其不意，这是奇妙的计策。"于是趁夜色悄悄逼近距洛阳城七里处，修筑了几层堡垒，从外面运进仓库中的粮谷作为军粮。司马取胜后，认为张方不足以忧虑。听说张方建成了堡垒，十一月，率领军队去进攻，一无所获。朝廷讨论认为司马、司马颖是兄弟，可以用言辞来排解这一纠纷，于是派中书令王衍等人到司马颖那里劝说，让司马颖与司马平分秋色、共同辅助皇室。司马颖不答应。司马又给司马颖去信，为他陈

说利害关系，想与司马颖和解。司马颖回信说："请斩掉皇甫商等人的首级，那么我就率兵回归邺城。"司马不同意。

颖进兵逼京师，张方决千金，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公私穷，米石万钱。诏命所行，一城而已。骠骑主簿范阳祖逖言于曰："刘沈忠义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间，宜启上为诏与沈，使发兵袭。窘急，必召张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从之。沈奉诏驰檄四境，诸郡多起兵应之。沈合七郡之众凡万余人，趣长安。

司马颖率兵进逼京城，张方把千里水坝中的水放掉，舂米的水碓全部无水可用。朝廷于是征发王、公大臣的奴婢用手舂米来供给军粮。一品以下不去应征的官员，家中十三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服劳役，又征发奴隶帮助军队。公室私家都穷困窘迫，一石米价值万钱。皇帝的诏书命令所能指挥的，仅仅是京都一城罢了。骠骑主簿范阳人祖逖，对司马说："刘沈忠诚正义果断坚毅，雍州的兵力足以对付河间王司马，应当启奏皇上给刘沈下诏书，派他出兵袭击司马。司马一旦窘迫紧急，一定要召回张方去救援自己，这是很好的计策。"司马采纳了。刘沈接到诏书，用快马向辖境内各郡发布檄文，各郡大多起兵响应。刘沈组织七郡一共一万多人，进发长安。

又使皇甫商间行，赍帝手诏，命游楷等罢兵，敕皇甫重进军讨。商间行至新平，遇其从甥；从甥素憎商，以告捕商，杀之。

司马又派皇甫商秘密出行，拿着惠帝亲笔诏书，命令游楷等人放弃军事行动，命令皇甫重出兵讨伐司马。皇甫商秘密走到新平，遇到他的堂外甥，堂外甥一直憎恶皇甫商，就向司马告发，司马逮捕了皇甫商，并把他杀了。

[9]十二月，议郎周、前南平内史长沙王矩起兵江东以讨石冰，推前吴兴太守吴郡顾秘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传檄州郡，杀冰所署将吏。于是前侍御史贺循起兵于会稽，庐江内史广陵华谭及丹阳葛洪、甘卓皆起兵以应秘。，处之子；循，邵之子；卓，宁之曾孙也。

[9]十二月，议郎周、前南平内史长沙人王矩，在江东起兵讨伐石冰，推举前吴兴太守吴郡人顾秘任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向各州郡传布檄文，杀掉石冰所署的部将官吏。于是前侍御史贺循在会稽起兵，

庐江内史广陵人华谭和丹阳人葛洪、甘卓都起兵响应顾秘。周是周处的儿子。贺循是贺的儿子。甘卓是甘宁的曾孙。

冰遣其将羌毒帅兵数万拒，击斩之。冰自临淮趋寿春。征东将军刘准闻冰至，惶惧不知所为。广陵度支庐江陈敏统众在寿春，谓准曰："此等本不乐远戍，逼迫成贼，乌合之众，其势易离，敏请督运兵为公破之。"准乃益敏兵，使击之。

石冰派部将羌毒，率领几万军队抵抗周，周猛攻并杀了羌毒。石冰从临淮赶到寿春。征东将军刘准听说石冰到了，惶恐惧怕不知所措。广陵度支庐江人陈敏在寿春统率了一些人马，对刘准说："石冰这些人本来是因为不愿远离故土去当兵，受到逼迫才成为盗贼的，这种乌合之众，是很容易瓦解的，请让我督率运粮兵为您打败他们。"刘准于是给陈敏增派军队，让陈敏攻击石冰。

[10]闰月，李雄急攻罗尚。尚军无食，留牙门张罗守城，夜，由牛水东走，罗开门降。雄入成都，军士饥甚，乃帅众就谷于，掘野芋而食之。许雄坐讨贼不进，征即罪。

[10]闰月，李雄对罗尚发起猛攻。罗尚的军队没有粮食，就留下牙门张罗守城，自己夜里从牛水向东逃跑，张罗打开城门投降。李雄进入成都，军队兵士非常饥饿，就率部众到县寻求给养，挖掘野山芋当粮吃。李雄被判定犯了讨伐盗贼时裹足不前的罪过，朝廷召他去接受判罚。

[11]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以天下方乱，欲结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素怒延，又表以辽西郡封务勿尘为辽西公。浚，沈之子也。

[11]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因为天下将要发生变乱，打算结交攀援夷狄，就把一个女儿嫁给鲜卑人段务勿尘，一个女儿嫁给素怒延。又上奏表把辽西郡划给段务勿尘，并封为辽西公。王浚是王沈的儿子。

[12]毛诜之死也，李睿奔五苓夷帅于陵丞。于陵丞诣李毅为睿请命，毅许之。睿至，毅杀之。于陵丞怒，帅诸夷反攻毅。

[12]毛诜死后，李睿投奔了五苓夷的统帅于陵丞，于陵丞到李毅那里替李睿说情请命，李毅同意了。李睿到后，李毅把他杀了。于陵丞动怒，带领各夷人部落造反攻打李毅。

[13]尚书令乐广女为成都王妃，或谮诸太尉；问广，广神色不动，徐曰：“广岂以五男易一女哉！”犹疑之。

[13]尚书令乐广的女儿是成都王司马颖的王妃，有人把这事密报太尉司马。司马问乐广，乐广神色不动，慢条斯理地说：“乐广我难道用五个男子去换一个女儿吗？”司马对他仍然心存疑忌。

永兴元年（甲子、304） 永兴元年（甲子，公元304年）

[1]春，正月，丙午，乐广以忧卒。

[1]春季，正月，丙午（初八），乐广忧郁而死。

[2]长沙厉王乂与大将军颖战，破之，前后斩获六、七万人。而未尝亏奉上之礼；城中粮食日窘，而士卒无离心。张方以为洛阳未可克，欲还长安。而东海王越虑事不济，癸亥，潜与殿中诸将夜收送别省。甲子，越启帝，下诏免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开，殿中将士见外兵不盛，悔之，更谋劫出以拒颖。越惧，欲杀以绝众心。黄门侍郎潘滔曰：“不可，将自有静之者。”乃遣人密告张方。丙寅，方取于金墉城，至营。炙而杀之，方军士亦为之流涕。

[2]长沙厉王司马多次与大将军司马颖开战，打败司马颖，前后杀死或俘虏六七万人。战事紧张而司马对侍奉皇上的礼节却从不曾耽搁减少。城中粮食日益困窘，但士卒们却没有背离的想法。张方认为洛阳不能攻克，想返回长安。这时东海王司马越在朝中考虑事情不能成功，癸亥（二十五日），暗地与殿中各位将领趁夜把司马拘捕送到另外的官署。甲子（二十六日），司马越启奏惠帝，下诏书罢免司马的官职，把他关在金墉城。赦免罪犯，改年号为永安。城门打开后，殿中的官兵看到城外的军队并不强，因而感到后悔，又谋划劫出司马来抗拒司马颖。司马越惶惶不安，想杀掉司马使大家断绝这个想法。黄门侍郎潘滔说：“不能这样，将自然有使大家静心的人。”就派人秘密告诉张方。丙寅（二十八日），张方在金墉城带走司马，到军营后，把司马用火烧烤后杀了，连张方军中的兵士也为司马流泪。

公卿皆诣邺谢罪；大将军颖入京师，复还镇于邺。诏以颖为丞相；加东海王越守尚书令。颖遣奋武将军石超等率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悉代去宿卫兵。表卢志为中书监，留邺，参署丞相府事。

朝廷公卿大臣都到邺城向司马颖认错道歉。大将军司马颖进入京城，后又回到邺城镇守。惠帝诏令任司马颖为丞相；给东海王司马越加尚书令职。司马颖派奋武将军石超等人率军队五万人驻扎在洛阳的十二个城门，朝廷中有宿怨的官员，司马颖把他们全部杀了。皇宫禁卫军也全部用自己的军队代替。表奏卢志任中书监，留驻邺城，管理丞相府事务。

河间王顿军于郑，为东军声援，闻刘沈兵起，还镇渭城，遣督护虞夔逆战于好。夔兵败，惧，退入长安，急召张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军中乏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

河间王司马在郑县停兵驻扎，作为东军的声援，听说刘沈的军队进攻，就回到渭城镇守，派督护虞夔在好县迎战刘沈。虞夔的军队失败，司马恐惧不安，退入长安，急忙召张方回来，张方在洛阳抢掠了官府私家的奴婢一万多人匆忙西归，军中缺乏粮食，把人杀了混在牛马肉中吃。

刘沈渡渭而军，与战，屡败。沈使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袭长安，入其门，力战至帐下。沈兵来迟，冯翊太守张辅见其无继，引兵横击之，杀博及澹，兵遂败，收余卒而退。张方遣其将敦伟夜击之，沈军惊溃，沈与麾下南走，追获之。沈谓曰："知己之惠轻，君臣之义重，沈不可以违天子之诏，量强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醢之戮，其甘如荠。"怒，鞭之而后腰斩。新平太守江夏张光数为沈画计，执而诘之，光曰："刘雍州不用鄙计，故令大王得有今日！"壮之，引与欢宴，表为右卫司马。

刘沈渡过渭水驻军，与司马交战，司马连连失败。刘沈派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带五千精兵袭击长安，攻入长安城门，奋力战斗，直至司马的军帐前。刘沈自己带的兵来晚了，冯翊太守张辅发现衙博的兵后继无援，带兵对这支精兵拦腰截击，杀了衙博和皇甫澹，这支精兵也就失败了，收拢残余而退去。张方派他的部将敦伟趁夜攻打刘沈，刘沈的军队惊慌而溃散，刘沈与部下向南逃跑，被敦伟的兵追上而抓获。刘沈对司马说："朋友知己之间的恩惠微小，君臣之间的恩义重大，我不能违反天子的诏令，衡量势力的强弱来苟全性命。我在挥袖行动的时候，就预料到性命一定保不住，因此剁成肉酱的酷刑，对我来说如同品尝荠菜一样甘甜。"听后司马发怒，鞭笞刘沈后又将他腰

斩。新平太守江夏人张光多次为刘沈出谋划策，司马抓住他而诘问，张光说：“雍州太守刘沈没有采纳我的计策，所以使得大王您得以有今天！”司马认为他壮烈，带他一起参加盛宴，表奏他为右司马。

[3]罗尚逃至江阳，遣使表状；诏尚权统巴东、巴郡、涪陵以供军赋。尚遣别驾李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粮，弘纲纪以运道阻远，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与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吾今给之，则无西顾之忧矣。”遂以三万斛给之，尚赖以自存。李兴愿留为弘参军，弘夺其手版而遣之。又遣治中何松领兵屯巴东为尚后继。于是流民在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弘大给其田及种粮，擢其贤才，随资叙用，流民遂安。

[3]罗尚逃到江阳，派使者向朝廷奏报情况，朝廷诏令罗尚暂且统领巴东、巴郡、涪陵，来供应军事给养。罗尚派遣别驾李兴向镇南将军刘弘求助粮食，刘弘的参佐考虑到运粮道路遥远，加之荆州本地也粮食紧张，就想从零陵拨出五千斛米给罗尚。刘弘说：“天下是一家，互相不分彼此，我现在供给他，就没有照顾担心西边的忧虑了。”于是给罗尚三万斛米，罗尚靠这些米得以生存。李兴想留下来作刘弘的参军，刘弘将他来参见用的手版夺走而赶他回去。刘弘还派治中何松带兵驻扎在巴东作为罗尚的后援。当时在荆州的流民有十多万户，寄居他乡十分贫困，大多成为盗贼，刘弘分给他们大批田地和种籽，提拔其中贤德的人才，按照资质任用，流民于是安定下来。

[4]三月，乙酉，丞相颖表废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废皇太子覃为清河王。

[4]三月，乙酉（疑误），丞相司马颖表奏废黜皇后羊氏，幽禁在金墉城，废黜皇太子司马覃为清河王。

[5]陈敏与石冰战数十合，冰众十倍于敏，敏击之，所向皆捷，遂与周合攻冰于建康。三月，冰北走，投封云，云司马张统斩冰及云以降，扬、徐二州平。周、贺循皆散众还家，不言功赏。朝廷以陈敏为广陵相。

[5]陈敏与石冰交战几十次，石冰的人数是陈敏的十倍，但陈敏攻打石冰，每次都获得胜利，于是与周在建康联合进攻石冰。三月，石冰失败逃窜，投奔封云，封云的司马张统杀掉石冰和封云后投降，

扬、徐二州于是平定。周、贺循都遣散部众回家，不提功劳封赏。朝廷让陈敏担任广陵相。

[6]河间王表请立丞相颖为太弟。戊申，诏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舆服御皆迁于邺，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刘为太尉。以老，固让不拜。

[6]河间大司马表奏请朝廷立丞相司马颖为皇太弟。戊申（十一日），惠帝下诏立司马颖为皇太弟，兼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并保留丞相职。宣布大赦。皇太弟的车马及服饰用品都迁到邺城，制度就像魏武帝曹操那时一样。让司马担任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刘担任太尉，刘声称年纪已老，坚决辞让不去就职。

[7]太弟颖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司空东海王越，与右卫将军陈及长沙故将上官巳等谋讨之。秋，七月，丙申朔，陈勒兵入云龙门，以诏召三公百僚及殿中，戒严讨颖。石超奔邺。戊戌，大赦，复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己亥，越奉帝北征。以越为大都督。征前侍中嵇绍诣行在。侍中秦准谓绍曰：“今往，安危 难测，卿有佳马乎？”绍正色曰：“臣子扈卫乘舆，死生以之，佳马何为！”

[7]皇太弟司马颖超越本分奢侈一天比一天严重，所宠幸溺爱的小人执掌权力，令大家十分失望。司空东海王司马越与右卫将军陈以及长沙王司马过去的部将上官巳等谋划讨伐司马颖。秋季，七月，丙申朔（初一），陈率兵攻入云龙门，用皇帝诏书召集三公及群臣与三部众将领，戒严征讨司马颖。石超奔向邺城。戊戌（初三），宣布大赦，恢复皇后羊氏和皇太子司马覃的地位。己亥（初四），司马越侍奉惠帝向北征伐，司马越担任大都督。征调前侍中嵇绍到惠帝身边任职。侍中秦准对嵇绍说：“现在随行，安危难以预料，你有好马吗?“嵇绍神色严肃地说：“臣子护卫皇帝御车，死与生都要忠于职守，要好马干什么？”

越檄召四方兵，赴者云集，比至安阳，众十余万，邺中震恐。颖会群僚问计，东安王繇曰：“天子亲征，宜释甲缟素出迎请罪。”颖不从，遣石超帅众五万拒战。折冲将军乔智明劝颖奉迎乘舆，颖怒曰：“卿名晓事，投身事孤；今主上为群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

司马越发布檄文召集各地军队，奉诏赶来的队伍云集，行军到安阳，人数有十多万，邺城震惊惶恐。司马颖召集幕僚参佐的询问计策，东安王司马繇说：“天子亲自征伐，应当放下武器身穿白色衣服出去迎接，并向天子请罪。”司马颖不同意，派石超率五万人抵御作战。折冲将军乔智明劝说司马颖尊奉迎接惠帝御驾，司马颖发怒说：“你空有知晓事理的名声，投身到我身边做事。现在皇上被小人们逼迫，你为什么想让我捆绑住自己的手脚去接受刑罚呢？”

陈二弟匡、规自邺赴行在，云邺中皆已离散，由是不甚设备。己未，石超军奄至，乘舆败绩于荡阴，帝伤颊，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绍朝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人引绍于辕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杀！”对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杀绍，血溅帝衣。帝堕于草中，亡六玺。石超奉帝幸其营，帝馁甚，超进水，左右奉秋桃。颖遣卢志迎帝；庚申，入邺。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陈的两个弟弟陈匡、陈规从邺城赶到惠帝身边，说邺城里已经分崩离析，因此大家都不怎么安排防备。己未（二十四日），石超的军队忽然杀到，惠帝的兵马在荡阴失败，惠帝面颊负伤，中了三箭，百官和侍卫全部溃逃。嵇绍身穿上朝的礼服，下马登上御车，用身体护卫着惠帝，兵士把嵇绍拉到车辕上就砍。惠帝说：“这是忠臣，不要杀！”兵士回答说：“奉皇太弟的命令，只是不侵犯陛下一人而已。”于是杀了嵇绍，鲜血溅到惠帝的衣服上。惠帝从车上掉到草丛中，丢失了六枚御玺。石超侍奉惠帝到自己兵营中，惠帝非常饥饿，石超送上水，左右随从奉上秋桃。司马颖派卢志迎接惠帝。庚申（二十五日），惠帝进入邺城，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建武。随从想为惠帝洗衣服，惠帝说：“有侍中嵇绍的血，不要洗了！”

[7]陈、上官巳等奉太子覃守洛阳。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东平王不纳，越径还东海。太弟颖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应命。前奋威将军孙惠上书劝越要结藩方，同奖王室，越以惠为记室参军，与参谋议。北军中候苟奔范阳王，承制以行兖州刺史。

[7]陈、上官巳等人侍奉太子司马覃留守洛阳。司空司马越逃奔下邳，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不接纳，司马越就直接回到东海。皇太弟司马颖因为司马越兄弟在宗室中享有声望，下令招他来，司马越没有接

受命令应召。前奋威将军孙惠给司马越去信劝说司马越团结藩王，共同辅助王室，司马越让孙惠担任记室参军，让他参与计策的谋划商讨。北军中候苟投奔范阳王司马，司马按照朝廷旨意让苟担任兖州刺史。

[8]初，三王之起兵讨赵王伦也，王浚拥众兵挟两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颖欲讨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图颖。颖以右司马和演为幽州刺史，密使杀浚。演与乌桓单于审登谋与浚游蓟城南清泉，因而图之。会天暴雨，兵器沾湿，不果而还。审登以为浚得天助，乃以演谋告浚。浚与审登密严兵，约并州刺史东嬴公腾共围演，杀之，自领幽州营兵。腾，越之弟也，太弟颖称诏征浚，浚与鲜卑段务勿尘、乌桓羯朱及东嬴公腾同起兵讨颖，颖遣北中郎将王斌及石超击之。

[8]当初，三个亲王发兵讨伐赵王司马伦，王浚辖所部脚踩两只船，禁止所属的官员百姓去应三亲王的召募。皇太弟司马颖想去讨伐王浚而没有能成行，王浚内心也想搞掉司马颖。司马颖让右司马和演任幽州刺史，派他秘密杀掉王浚。和演与乌桓单于审登谋划，在与王浚一起到蓟城南部清泉游玩时，伺 机杀他。那天赶上天降暴雨，兵器被雨水打湿，徒劳而返。审登认为这是王浚得到上天佑助，就把和演的阴谋告诉了王浚。王浚与审登秘密训练军队，约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一起围攻和演，把他杀掉了。王浚自己接管了幽州所辖的军队。司马腾是司马越的弟弟。皇太弟假称诏令征召王浚，王浚与鲜卑人段务勿尘，乌桓人羯朱以及东嬴公司马腾共同起兵讨伐司马颖，司马颖派北中郎将王斌以及石超迎击他们。

[9]太弟颖怨东安王繇前议，八月，戊辰，收繇，杀之。初，繇兄琅邪恭王 觐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为左将军，与东海参军王导善。导，敦之从父弟也；识量清远，以朝廷多故，每劝睿之国。及繇死，睿从帝在邺，恐及祸，将逃归。颖先敕关津，无得出贵人，睿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自后来，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长，官禁贵人，汝亦被拘邪？”吏乃听过。至洛阳，迎太妃夏侯氏俱归国。

[9]皇太弟司马颖对东安王司马繇前次让他向惠帝投降的议论十分怨恨。八月，戊辰（初三），拘捕司马繇，把他杀了。当初，司民繇的哥哥琅邪恭王司马觐去世，儿子司马睿继承爵位。司马睿沉毅机敏

而又胸怀宽广，任左将军，与东海参军王导要好。王导是王敦的叔伯弟弟，见识胸怀清明广远，因为朝廷多变故，经常劝说司马睿返回封国。等到司马繇被杀，司马睿在邺城侍从惠帝，恐怕遭到灾祸，打算逃回去。司马颖事先命令各关卡渡口，不得放贵族出去。司马睿到河阳，被渡口的官吏拦住。司马睿的随从宋典从后面赶来，用鞭子扫拂司马睿，笑着说："舍长，朝廷禁止贵族出去，怎么你也被拘在这儿呀？"官吏就让他们过去了。到洛阳，接上太妃夏侯氏一起返回封国。

[10]丞相从事中郎王澄发孟玖奸利事，劝太弟颖诛之，颖从之。

[10]丞相从事中郎王澄揭发孟玖用邪恶的手段谋取私利，劝说太弟司马颖把他杀掉，司马颖批准。

[11]上官巳在洛阳，残暴纵横。守河南尹周馥，浚之从父弟也，与司隶满奋等谋诛之，事泄，奋等死，馥走，得免。司空越之讨太弟颖也，太宰遣右将军、冯翊太守张方将兵二万救之，闻帝已入邺，因命方镇洛阳。巳与别将苗愿拒之，大败而还。太子覃夜袭巳、愿，巳、愿出走；方入洛阳。覃于广阳门迎方而拜，方下车扶止之，复废覃及羊后。

[11]上官巳在洛阳，残暴横行。任河南尹的周馥，是周浚的堂弟，与司隶满奋等人谋划杀掉上官巳，走露了风声，满奋等人被杀，周馥逃走，得以免死。司空司马越征讨皇太弟司马颖，太宰司马派右将军、冯翊太守张方率两万人的军队前去救援，听说惠帝已进入邺城，就命令张方去镇守洛阳。上官巳与另一支军队的将军苗愿抗拒张方，惨败，回到城里。太子司马覃夜袭上官巳、苗愿，上官巳、苗愿出城逃走，张方进入洛阳。司马覃在广阳门迎着张方叩拜，张方下车把他扶住不让他叩拜，再一次废黜了司马覃和羊皇后。

[12]初，太弟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将兵在邺。渊子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颖以聪为积弩将军。

[12]当初，皇太弟表奏匈奴左贤王刘渊任冠军将军，监理五部匈奴的军政事务，让他在邺城统领军队。刘渊的儿子刘聪，骁勇超人，博览经史典籍，善于写文章，能用三百斤张力的大弓，年轻时到京都游玩，京都名士没有不与他结交的。司马颖让他任积弩将军。

渊从祖右贤王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柰何敛首就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兴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矣！”乃相与谋，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呼延攸诣邺告之。

刘渊堂祖父右贤王刘宣对他的族人说：“自从汉朝灭亡以来，我们的单于都是徒有虚名，不再有一寸土地。其余的王侯，地位却降到百姓一样。现在我们大家虽然衰落，但也在两万人以上，怎么能伏首贴耳地充当役夫，这样匆匆地过了一百年！左贤王英俊威武超凡绝伦，上天如果不想使匈奴兴盛，也就一定不会白白生出这个人。现在司马氏骨肉亲人互相残杀，四海动乱如同鼎中沸腾的开水，光复呼韩邪的事业，这正是时候！”于是互相谋划，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并派他的党羽呼延攸到邺城去告知他。

渊白颖，请归会葬，颖弗许。渊令攸先归，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杂胡，声言助颖，实欲叛之。及王浚、东嬴公腾起兵，渊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十余万，恐非宿卫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曰：“五部之众，果可发否？就能发之，鲜卑、乌桓，未易当也。吾欲奉乘舆还洛阳以避其锋，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渊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勋于王室，威恩远著，四海之内，孰不愿为殿下尽死力者！何难发之有！王浚竖子，东嬴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不可得而至；虽至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愿殿下抚勉士众，靖以镇之，渊请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也。”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刘渊告诉司马颖，请求回乡参与葬礼，司马颖不允许。刘渊让呼延攸先回去，通知刘宣等人让他们召集五部匈奴以及各小民族，声称援助司马颖，实际打算背叛他。等到王浚、东嬴公司马腾起兵，刘渊对司马颖说：“现在幽、并二州的镇将猖獗，率众十多万人，恐怕不是禁卫军和附近郡县的军队可能抵御的，我请求为殿下回去召集五部匈奴人马赴救国难。”司马颖说：“五部匈奴的人马，真能够发动吗？即使能发动他们，鲜卑、乌桓，也不是轻易能阻挡的。我想侍奉皇帝还归洛阳，避开他们的锋芒，再慢慢向天下发布檄文，用正义制服邪恶的

道理说服他们。您认为怎么样？”刘渊说：“殿下是武帝的儿子，又对王室建立了大功勋，威严恩德远近闻名，四海之内，有谁不愿意为殿下拼死尽力呢？有什么难以发动的！王浚是小人，东嬴公是关系疏远的皇亲，怎能与殿下争比高低呢！殿下如果离开邺城宫殿，那就是向人示弱，洛阳也不能进去了，即使到了洛阳，殿下也不会再有威势权力了。希望殿下抚慰勉励部众，使他们安定镇静，我请求为殿下用两部匈奴摧毁东嬴公，三部匈奴去杀王浚，高悬二个小人的头颅，指日可待。”司马颖非常高兴，任命刘渊担任北单于、参丞相军事等职。

渊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都于离石，以聪为鹿蠡王。遣左於陆王宏帅精骑五千，会颖将王粹拒东嬴公腾。粹已为腾所败，宏无及而归。

刘渊到左国城，刘宣等人给他封上大单于的称号，二十天之间，有了五万人，建都离石县，封刘聪为鹿蠡王。派左於陆王刘宏，带领五千精锐骑兵，会同司马颖的部将王粹阻击东嬴公司马腾。王粹已被司马腾打败，刘宏无功而返。

王浚、东嬴公腾合兵击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为前锋，败石超于平棘，乘胜进军。候骑至邺，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卢志劝颖奉帝还洛阳。时甲士尚有万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晓将发，而程太妃恋邺不欲去，颖狐疑未决。俄而众溃，颖遂将帐下数十骑与志奉帝御犊车南奔洛阳。仓猝上下无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之，于道中买饭，夜则御中黄门布被，食以瓦盆。至温，将谒陵，帝丧履，纳从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济河，张方自洛阳遣其子罴帅骑三千，以所乘车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帅万余骑迎帝。方将拜谒，帝下车自止之。帝还宫，奔散者稍还，百官粗备。辛巳，大赦。

王浚、东嬴公司马腾联合军队去攻打王斌，把王斌打得惨败。王浚让主簿祁弘担任前锋，在平棘县打败石超，祁弘乘胜进军。侦察骑兵到了邺城，邺城城里非常震惊，文武百官四处奔逃，士卒离散。卢志规劝司马颖侍奉惠帝返回洛阳。当时还有一万五千武装士卒。卢志连夜部署分派，到早晨将要出发，但程太妃留恋邺城不愿离开，司马颖也犹豫不决。一会儿大家溃散，司马颖于是连忙带领军帐下的几十个骑兵与卢志侍奉着惠帝登上犊车，向南逃往洛阳。仓猝得君臣上下都没有带钱，中黄门行李中藏着三千私人的钱，诏令借他的这些钱，在

路上买饭，夜里惠帝就用中黄门的布被，吃饭时使用瓦盆。到达温县，将要拜谒祖宗陵墓，惠帝把鞋走丢子，就把侍从的鞋要来穿上，到陵墓前流着泪下拜。过黄河时，张方派他儿子张罴带领三千骑兵，用自己的车乘侍奉迎接惠帝。行到芒山下，张方自己率领一万多骑兵迎接惠帝。张方将要叩拜谒见，惠帝下车止住了他。惠帝回到皇宫，四处奔散的官员有少数也回来，文武百官大致齐备。辛巳（八月十六日），宣布大赦。

王浚入邺，士众暴掠，死者甚众。使乌桓羯朱追太弟颖，至朝歌，不及。浚还蓟，以鲜卑多掠人妇女，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沈于易水者八千人。

王浚进入邺城，士卒们狂暴抢掠，邺城中死了很多人。派乌桓人羯朱追击皇太弟司马颖，追至朝歌，没有追上。王浚回到蓟城，因为鲜卑大多抢劫人家妇女，就下令："胆敢有挟藏妇女的人，斩！"结果因此被沉入易水的妇女有八千人。

[13]东嬴公腾乞师于拓跋猗以击刘渊，猗与弟猗卢合兵击渊于西河，破之，与腾盟于汾东而还。

[13]东嬴公向拓跋猗求兵攻打刘渊，拓跋猗与弟拓跋猗卢联合在西河进攻刘渊，把刘渊打败，与司马腾在汾东结盟后回师。

刘渊闻太弟颖去邺，叹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将发兵击鲜卑、乌桓，刘宣等谏曰："晋人奴隶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鲜卑、乌桓，我之气类，可以为援，柰何击之！"渊曰："善！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刘渊听说皇太弟司马颖离开邺城，感叹说："不采纳我的话，反倒自行奔逃溃散，真是奴才！但我与他有言在先，不能不救他。"打算发兵攻打鲜卑、乌桓，刘宣等人劝谏说："晋朝人像奴隶一样使用我们，现在他们骨肉亲人之间互相残杀，是上天抛弃他们而让我们光复呼韩邪的事业。鲜卑、乌桓，是我们的同类，可以作为后援，怎么能攻打他们呢？"刘渊说："好！大丈夫应当作汉高祖、魏武帝，呼韩邪哪里值得效仿呢？"刘宣等人叩头行礼说："我们是想不到啊。"

[14]荆州兵擒斩张昌，同党皆夷三族。

[14]荆州的军队擒获并杀掉张昌，他的同党都被诛灭三族。

[15]李雄以范长生有名德，为蜀人所重，欲迎以为君而臣之，长生不可。诸将固请雄即尊位，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建兴。除晋法，约法七章。以其叔父骧为太傅，兄始为太保，李离为太尉，李云为司徒，李璜为司空，李国为太宰，阎式为尚书令，杨褒为仆射。尊母罗氏为王太后，追尊父特为成都景王。雄以李国、李离有智谋，凡事必咨而后行，然国、离事雄弥谨。

[15]李雄认为范长生有名气威德，被蜀地百姓所看重，想自己作为臣下迎奉他为国君，范长生不同意。各位部将坚持请求李雄登上王位。冬季，十月，李雄即位为成都王，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建兴。废除晋朝法律，自建法律七章。让他叔叔李骧担任太傅，兄李始担任太保，李离任太尉，李云任司徒，李璜任司空，李国任太宰，阎式任尚书令，杨褒任仆射。尊奉母亲罗氏为王太后，追尊父亲李特为成都景王。李雄因为李国、李离有智慧谋略，任何事情都必定找他们咨询后才行动，然而李国、李离也愈发谨慎。

[16]刘渊迁都左国城。胡、晋归之者愈众。渊谓群臣曰："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乃建国号曰汉。刘宣等请上尊号，渊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称汉王。"于是即汉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上党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皆为黄门郎，族子曜为建武将军；游固辞不就。

[16]刘渊将都城迁到左国城。胡人、晋朝人归附他的更加多了。刘渊对臣下们说："过去汉能长久地拥有天下，是因为用恩德维系百姓。我作为汉朝刘氏的外甥，相约为兄弟，哥哥亡故而弟弟继承，不也可以吗？"于是建立国号称汉。刘宣等人请求给刘渊上一个尊号，刘渊说："现在四方各地都没有平定，暂且按照汉高祖那样称汉王。"于是登上汉王王位，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元熙。追尊安乐公刘禅为孝怀皇帝，制作汉高祖、世祖，昭烈皇帝三祖和汉太宗、世宗、中宗、显宗、肃宗五宗的神主来祭祀他们。立他的妻子呼延氏为王后。让右贤王刘宣担任丞相，崔游任御史大夫，左於陆王刘宏担任太尉，范隆担

任大鸿胪，朱纪任太常，上党人崔懿之、匈奴后部人陈元达都担任黄门郎，同族侄子刘曜担任建武将军。崔游坚决辞让不去就任。

元达少有志操，渊尝招之，元达不答。及渊为汉王，或谓元达曰："君其惧乎？"元达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过三、二日，驿 书必至。"其暮，渊果征元达。元达事渊，屡进忠言，退而削草，虽子弟莫得知也。

陈元达年轻时就有志气节操，刘渊曾经招用他，陈元达没有答复，等到刘渊成为汉王，有人对陈元达说："您害怕吗？"陈元达笑着说："我了解这个人已很久了，他也明白我的心思，只恐怕过不了三两天，驿站必定送信来了。"到傍晚，刘渊果然征用陈元达。陈元达为刘渊作事，多次进谏忠言，退朝后就删削奏稿，即使是家人、子弟也没有谁能够知道内容。

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聪慧，有胆量，早孤，养于渊。及长，仪观魁伟，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好读书，善属文，铁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乐毅及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刘聪重之，曰："永明，汉世祖，魏武之流，数公何足道哉！"

刘曜长着白眉毛，眼睛中有赤光，年幼时很聪明，有胆量，很早就失去父母，被刘渊抚养。等长大后，仪表魁梧伟岸，性格磊落高尚，孤傲不与大家往来，喜爱读书，善于写文章，一寸厚的铁板，他能用箭射穿。常常把自己比作乐毅和萧何、曹参，当时的人没有赞许他的，只有刘聪看重他，说："刘曜属于汉世祖、魏武帝一类，乐毅等人有什么可称道的！"

[17]帝既还洛阳，张方拥兵专制朝政，太弟颖不得复豫事。豫州都督范阳王

、徐州都督东平王等上言："颖弗克负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关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选举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废兴损益，每辄畴咨。张方为国效节，而不达变通，未即西还，宜遣还郡，所加方官，请悉如旧。司徒戎、司空越，并忠国小心，宜干机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勋，宜特崇重，遂抚幽朔，长为北藩。臣等竭力捍城，藩屏皇家，则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

[17]惠帝回到洛阳后，张方倚仗着兵权而独揽控制朝政，皇太弟司马颖不再能参与政事。豫州都督范阳王司马、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等人给惠帝上言："司马颖不能担负重任，应当把封地降为一个城邑，特许保全他的性命。应当交给太宰司马统领关右的职任，从州郡以下，选举人才授官任职，都让他去办理，朝廷的大事，废除兴办减损增益等事宜，都和他商量咨询。张方为国家报效气节，但不晓事理变通，没有及时回到西边，应当发遣他回到郡中，给张方的官职，请全部按照过去的任命。司徒王戎、司空司马越都忠于国家，小心谨慎，应当参与机要事务，把朝廷政事交给他们。王浚有稳定社稷的功勋，应当特别加以恩崇重用，让他管理幽州、朔方地区，成为北方藩篱屏障的首领，我们尽心竭力捍卫都城，保护皇室，那么陛下就可以垂衣拱手、高枕无忧，四海自然匡正。"

张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众情喧喧，无复留意，议欲奉帝迁都长安；恐帝及公卿不从，欲须帝出而劫之。乃请帝谒庙，帝不许。十一月，乙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车迎帝，帝驰避后园竹中。军人引帝出，逼使上车，帝垂泣从之。方于马上稽首曰："今寇贼纵横，宿卫单少，愿陛下幸臣垒，臣尽死力以备不虞。"时群臣皆逃匿，唯中书监卢志侍侧，曰："陛下今日之事，当一从右将军。"帝遂幸方垒，令方具车载宫人、宝物。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割流苏、武帐为马，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方将焚宗庙、宫室以绝人返顾之心，卢志曰："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乃止。

张方在洛阳时间已长，洛阳城几乎被兵士剽窃抢掠一空，士兵们喧闹吵嚷，没有再留下来的心思，商议着想侍奉着惠帝把都城迁往长安，恐怕惠帝和公卿大臣不同意，想等待惠帝出行时将他劫持。就请惠帝去拜谒宗庙，惠帝不答应。十一月，乙未（初一），张方带兵进入宫殿，用自己的车乘去接惠帝，惠帝连忙到后园竹林中躲避。兵士将惠帝带出，逼迫着让他上车，惠帝流着泪勉强答应了。张方在马上行礼说："现在强盗窃贼横行无忌，守护皇宫的禁卫势单力簿，希望陛下到我的营垒中去，我将拼死尽力来防备意外发生。"当时大臣们都四处逃避躲藏，只有中书监卢志在惠帝身边侍奉，说："陛下今天的事情，应该全听右将军张方安排。"惠帝于是来到张方营垒，并让张方准

备车去装载宫女、宝物。兵士们趁机到后宫抢劫污辱宫女，争夺瓜分宫中所藏的物品，割下丝织垂穗、皇宫兵器帷帐当作马鞍垫，宫中魏、晋以来蓄积的宝藏，一扫而空。张方将要焚烧宗庙、宫室，想断绝人们回返的心思，卢志说："董卓暴虐不讲道义，在洛阳放火，怨怒愤恨的声音，一百年后还能听得见，为什么要去学他呢？"张方这才罢手。

帝停方垒三日，方拥帝及太弟颖、豫章王炽等趋长安，王戎出奔郏。太宰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霸上，前拜谒，帝下车止之。帝入长安，以征西府为宫。唯尚书仆射荀藩、司隶刘暾、河南尹周馥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东、西台。藩，勖之子也。丙午，留台大赦，改元复为永安。辛丑，复皇后羊氏。

惠帝在张方营垒中停留了三天，张方带着惠帝和皇太弟司马颖、豫章王司马炽等向长安进发，王戎逃奔郏县。太宰司马率领官员僚属和步兵、骑兵共三万人在霸上迎接，司马上前叩拜谒见，惠帝下车止住他。惠帝进入长安，以司马的征西将军府作为皇宫，只有尚书仆射荀藩、司隶刘暾、河南尹周馥在洛阳留守朝廷台署，根据皇帝的旨意处理事务，与长安新建台署分别号称东台、西台。荀藩是荀勖的儿子。丙午（疑误），洛阳留守台署宣布大赦，把年号又重新改为永安。辛丑（初七）恢复皇后羊氏的地位。

[18]罗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获李骧妻昝氏及子寿。

[18]罗尚迁移到巴郡驻扎，派兵抢掠蜀中，抓获李骧的妻子昝氏和儿子李寿。

[19]十二月，丁亥，诏太弟颖以成都王还第；更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时存者惟颖、炽及吴王晏。晏材资庸下，炽冲素好学，故太宰

立之。诏以司空越为太傅，与夹辅帝室，王戎参录朝政。又以光禄大夫王衍为尚书左仆射。高密王略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权镇洛阳。东中郎将模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镇邺。百官各还本职。令州郡蠲除苛政，爱民务本，清通之后，当还东京。大赦，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邺，越使模镇之。以四方乖离，祸难不已，故下此诏和解之，冀获少安。越辞太傅不受。又诏以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

[19]十二月，丁亥（二十四日），诏令皇太弟以成都王的身分返回府第，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惠帝兄弟共二十五人，当时在世的只有司马颖、司马炽和吴王司马晏。司马晏才能平庸资质低下，司马炽自幼平和质朴好学，所以太宰司马拥立他。诏令司空司马越任太傅，与司马共同辅佐皇室，王戎参与管理朝政。又让光禄大夫王衍任尚书左仆射。让高密王司马略任镇南将军，兼任司隶校尉，暂且镇守洛阳。东中郎将司马模担任宁北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镇守邺城。让各部门大臣官员各自回到本来的职任上。命令州、郡取消苛刻的政令，爱护人民，让他们从事本业，等到形势清平通畅后，就返回东京洛阳。宣布大赦，改年号为永兴。司马略和司马模，都是司马越的弟弟。王浚离开邺城后，司马越派司马模在邺城镇守。司马因为各地抵触分袭，祸患灾难不断出现，所以下这个诏令使各地方和解，企望能够获得稍微安定的局面。司马越推辞不接受太傅的职务。又下诏让太宰司马任都督中外诸军事。让张方担任中领军、录尚书事，兼任京兆太守。

[20]东嬴公腾遣将军聂玄击汉王渊，战于大陵，玄兵大败。

[20]东嬴公司马腾派将军聂玄攻打汉王刘渊，在大陵县交战，聂玄的军队惨败。

渊遣刘曜寇太原，取泫氏、屯留、长子、中都。又遣冠军将军乔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贾浑不降，杀之；将纳其妻宗氏，宗氏骂而哭，又杀之。渊闻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乔望有种乎！”追还，降秩四等，收浑尸，葬之。

刘渊派刘曜进犯太原，攻克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地。又派冠军将军乔进犯西河，攻克介休。介休县令贾浑不投降，乔就把他杀了，打算娶贾浑妻宗氏，宗氏痛哭怒骂乔，乔又把她杀了。刘渊听说这事，非常生气，说：“假如上天知道了，乔还能希望有后代吗？”将乔追回，降了四级官秩，收敛贾浑的尸体安葬了。

资治通鉴卷八十六卷

晋纪八 孝惠皇帝下永兴二年（乙丑、305）

晋纪八 晋惠帝永兴二年（乙丑，公元305年）

[1]夏，四月，张方废羊后。

[1]夏季，四月，张方废黜羊皇后。

[2]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重遣其养子昌求救于外。昌诣司空越，越以太宰新与山东连和，不肯出兵。昌乃与故殿中人杨篇诈称越命，迎羊后于金墉城。入宫，以后令发兵讨张方，奉迎大驾。事起仓猝，百官初皆从之；俄知其诈，相与诛昌。请遣御史宣诏喻重令降。重不奉诏。先是城中不知长沙厉王及皇甫商已死。重获御史驺人，问曰："我弟将兵来，欲至未？"驺人曰："已为河间王所害。"重失色，立杀驺人。于是城中知无外救，共杀重以降。以冯翊太守张辅为秦州刺史。

[2]游楷等人攻打皇甫重，几年都没有攻克，皇甫重派他的养子皇甫昌到外边录求救援。皇甫昌拜见司空司马越，司马越因为太宰司马新近与峭山以东地区联系和解，不肯出兵。皇甫昌就与以前为殿中人的杨篇一起，伪称奉司马越的旨意，从金墉城迎出羊皇后。进入皇宫后，用皇后的命令发兵讨伐张方，尊奉迎接皇帝大驾。事情来得仓猝，朝廷各部门官员开始都跟随皇甫昌，不久知道是伪令，就一起杀了皇甫昌。司马请求派御史向皇甫重宣布诏令，命令他投降。皇甫重不遵行诏令。开始时城里不知道长沙厉王司马和皇甫商已被杀死。皇甫重抓住来宣布诏令的御史马夫，询问说："我弟弟带兵过来，快到了吗？"马夫说："他已被河间王司马害死了。"皇甫重大惊失色，当即杀掉马夫。这样城里知道没有外援，就一起杀了皇甫重投降。司马命冯翊太守张辅担任秦州刺史。

[3]六月，甲子，安丰元侯五戎薨于郏。

[3]六月，甲子（初四），安丰元侯王戎在郏县去世。

[4]张辅至秦州，杀天水太守封尚，欲以立威；又召陇西太守韩稚，稚子朴勒兵击辅，辅军败，死。凉州司马杨胤言于张轨曰："韩稚擅杀刺史，明公杖一方，不可不讨。"轨从之，遣中督护瑗帅众二万讨稚，稚诣轨降。未几鲜卑若罗拔能寇凉州，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振。

[4]张辅到秦州，杀了天水太守封尚，想以此建立权威。又要召陇西太守韩稚，韩稚的儿子韩朴带兵攻打张辅，张辅的军队失败，张辅

被杀死。凉州司马杨胤对张轨说：“韩稚擅自杀死刺史，您掌握一个地区的军事，不能不去征讨。”张轨听从了他的意见，派中军督护瑗率领二万人征讨韩稚，韩稚到张轨那里投降。没有多久，鲜卑人若罗拔能进犯凉州，张轨派司马宋配阻击鲜卑人，杀了若罗拔能，俘虏十多万人，声威大振。

[5]汉王渊攻东嬴公腾，腾复乞师于拓跋猗，卫操劝猗助之。猗帅轻骑数千救腾，斩汉将綦毋豚。诏假猗大单于，加操右将军。甲申，猗卒，子普根代立。

[5]汉王刘渊攻打东嬴公司马腾，司马腾又向拓跋猗求援助，卫操劝拓跋猗帮助司马腾。拓跋猗率领几千轻装的骑兵去救援司马腾，杀了汉将綦毋豚。诏令把拓跋猗封为大单于，加封卫操右将军。甲申（二十四日），拓跋猗去世，儿子拓跋普根代他立为大单于。

[6]东海中尉刘洽以张方劫迁车驾，劝司空越起兵讨之。秋，七月，越传檄山东征、镇、州、郡云：“欲纠帅义旅，奉迎天子，还复旧都。”东平王闻之，惧；长史王说曰：“东海，宗室重望；今兴义兵，公宜举徐州以授之，则免于难，且有克让之美矣。”从之。越乃以司空领徐州都督，自为兖州刺史；诏即遣使者刘虔授之。是时，越兄弟并据方任，于是范阳王，及王浚等共推越为盟主，越辄选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6]东海中尉刘洽因为张方劫持并强行迁移皇帝车驾，劝司空司马越发兵征讨张方。秋季，七月，司马越在崤山以东的各征、镇、州、郡传布檄文说：“将集结带领正义之师，奉迎天子返回原来的都城。”东平王司马听到后，惶恐不安。长史王对司马说：“东海王是宗室中声望最高的，现在兴起正义的军队，您应当把徐州交给他，那就可避免灾难，还享有克己谦让的美德。”司马同意了。司马越就以司空兼任徐州都督，司马自任兖州刺史，朝廷诏令立即派使者刘虔正式任命。这时，司马越兄弟都各占据一方重任，于是范阳王司马和王浚等人共同推举司马越作盟主，司马越则选择人才安排刺史以下的职务，朝廷的士人大多都投奔到司马越那里。

[7]成都王颖既废，河北人多怜之。颖故将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于赵、魏，众至数万。初，上党武乡羯人石勒，有胆力，善骑射。并州大饥，建威将军阎粹说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勒亦

被掠，卖为茌平人师欢奴，欢奇其状貌而免之。欢家邻于马牧，勒乃与牧帅汲桑结壮士为群盗。及公师 藩起，桑与勒帅数百骑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藩攻陷郡县，杀二千石、长吏，转前，攻邺。平昌公模甚惧；范阳王遣其将苟救邺，与广平太守谯国丁绍共击藩，走之。

[7]成都王司马颖被废黜后，河北人大多很怜悯他。司马颖过去的部将公师藩等人自称将军，在赵、魏地区起兵，人数达到几万。当初，上党武乡县羯人石勒，有胆识力量，善于骑马射箭。并州严重饥荒，建威将军阎粹向东赢公司马腾献计，把各族胡人抓到峭山以东地区，卖了以后补充军粮。石勒也被抓住，卖给仕平人师欢作奴隶，师欢认为他的相貌奇特而放了他。师欢与放马场为邻，石勒就与放牧的首领汲桑聚集壮士成为强盗团伙。等公师藩起兵后，汲桑和石勒率领几百骑士投奔到公师藩那里，汲桑让石勒以石作为姓，用勒作为名。公师藩攻克了一些郡县，杀了二千石俸禄的郡守、长吏，转而向前，攻打邺城，平昌公司马模非常恐惧。范阳王司马派他的部将苟去救邺城，与广平太守谯国人丁绍共同攻打并赶跑了公师藩。

[8]八月，辛丑，大赦。

[8]八月，辛丑（疑误），宣布大赦。

[9]司空越以琅邪王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睿请王导为司马，委以军事，越帅甲士三万，西屯萧县；范阳王自许屯于荥阳。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刘乔为冀州刺史，以范阳王领豫州刺史；乔以非天子命，发兵拒之。以刘琨为司马，越以刘蕃为淮北护军，刘舆为颍川太守。乔上尚书，列舆兄弟罪恶 ，因引兵攻许，遣长子将兵拒越于萧县之灵壁，越兵不能进。东平王在兖州，征求不已，郡县不堪命。范阳王遣苟还兖州，徙都督青州。不受命，背山东诸侯，与刘乔合。

[9]司空司马越以琅邪王司马睿任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的职务，在下邳留守。司马睿请王导担任司马，将军队事务交给王导处理。司马越率领三万兵士，驻扎在西边的萧县。范阳王司马从许昌到荥阳驻扎。司马越奉制书让豫州刺史刘乔任冀州刺史，让范阳王司马兼任豫州刺史。刘乔认为司马来不是天子的旨意，就发兵阻止司马。司马以刘琨为司马，司马越以刘藩任淮北护军。刘舆任颍川太守。刘

乔给朝廷上书，罗列刘舆兄弟的罪恶，就带兵攻打许昌，并派长子刘带兵在萧县的灵壁阻击司马越，司马越的军队不能前进。东平王司马在兖州，不停地征收赋税，征发劳役，所属郡县不能忍受。范阳王司马派苟返回兖州，调司马都督青州，司马不接受任命，背叛崤山以东的诸侯，与刘乔汇合。

[10]太宰闻山东兵起，甚惧。以公师藩为成都王颖起兵，壬午，表颖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给兵千人；以卢志为魏郡太守，随颖镇邺，欲以抚安之。又遣建武将军吕朗屯洛阳。

[10]太宰司马听说崤山以东战事又起，非常恐惧。因为公师藩是为成都王司马颖而起兵，壬午（二十三日），司马表奏任司马颖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配给一千兵士；任卢志为魏郡太守，随从司马颖镇守邺城，想以此抚尉并安定公师藩。又派建武将军吕朗到洛阳驻扎。

发诏，令东海王越等各就国，越等不从。会得刘乔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诏称："刘舆迫胁范阳王，造构凶逆。其令镇南大将军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释、征东大将军刘准，各勒所统，与刘乔并力；以张方为大都督，统精卒十万，与吕朗共会许昌，诛舆兄弟。"释，宣帝弟子穆王权之孙也。丁丑，使成都王颖领将军刘褒等，前车骑将军石超领北中郎将王阐等据河桥，为刘乔继援；进乔镇东将军，假节。

司马发布诏令，命令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国，司马越等人不服从。碰巧接到刘乔的上书。冬季，十月，丙子（十八日），司马颁布诏书，声称："刘舆逼迫威胁范阳王司马，制造事端。命令镇南大将军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征东大将军刘准，各自带领所辖军队，与刘乔并肩出力，任张方为大都督，率领十万精兵，与吕朗在许昌会合，诛讨刘舆兄弟。"司马释是宣帝司马懿侄子穆王司马权的孙子。丁丑（十九日），司马让成都王司马颖带领将军楼褒等人，前车骑将军石超带领北中郎将王阐等人据守河桥，作为刘乔的后续援军。提升刘乔为镇东将军，发给符节。

刘弘遗乔及司空越书，欲使之解怨释兵，同奖王室，皆不听。弘又上表曰："自顷兵戈纷乱，猜祸锋生，疑隙构于群王，灾难延于宗子。今日为忠，明日为逆，翩其反而，互为戎首。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

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虎交斗自效于卞庄者矣。臣以为宜速发明诏诏越等，令两释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时太宰方拒关东，倚乔为助，不纳其言。

刘弘给刘乔及司空司马越去信，想使他们之间消解怨恨停止军事行动，共同辅佐王室，但双方都不理会。刘弘又上奏表说：“自从近年战乱迭起，猜疑灾祸一起出现，疑忌仇隙在亲王们之间出现，灾难祸患延续于宗室后代身上，今天是忠于王室的，明天就成了反叛王室，是非反复变化无常，轮流成为兴起战事的首领。有历史记载以来，骨肉相残的灾祸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我对此感到十分悲伤！现在边疆没有预防发生变动的储备，中原却有相当的困厄，辅助王室的重要大臣，不考虑国家的命运，却以竞争长短为能事，自相残杀。万一四边夷人乘虚而制造变乱，这也正是两个猛虎相争斗而自然成为卞庄的猎物。我认为应该赶快发布公开诏书，命令司马越等人，解除猜忌仇怨，各自保持自己所分管的职位和封地。从今以后，如果有不接受诏令，擅自动用军队挑起事端的人，全国共同来讨伐他。”当时太宰司马刚开始进抵关东地区，要倚靠刘乔作为帮助，因而不采纳刘弘的进言。

乔乘虚袭许，破之。刘琨将兵救许，不及，遂与兄舆及范阳王俱奔河北；琨父母为乔所执。刘弘以张方残暴，知必败，乃遣参军刘盘为都护，帅诸军受司空越节度。

刘乔乘虚袭击许昌，一举攻克。刘琨带兵救援许昌，已经来不及，于是和兄刘舆以及范阳王司马一起逃奔河北。刘琨的父母被刘乔抓住。刘弘根据张方的残暴，知道司马一定要失败，便派参军刘盘为都护，带领所辖各军队接受司马越的指挥。

时天下大乱，弘专督江、汉，威行南服。谋事有成者，则曰：“某人之功”，如有负败，则曰：“老子之罪。”每有兴发，手书守相，丁宁款密。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前广汉太守辛冉说弘以从横之事，弘怒，斩之。

这时天下大乱，刘弘专门督管江、汉地区，威势及于南方边远地区。谋划事情成功了，就说是某人的功劳。如果遇到失败，则称是自己的责任。每当兴师动众，亲笔写信给负责官员，详细叮咛嘱咐。所以大家都很感动和舒畅，争相到他那儿。大家都说：“能够得到刘公一

纸亲笔信，胜过做十个部从事。”前广汉太守辛冉向刘弘游说割据称霸的事，刘弘发怒，把他杀了。

[11]有星孛于北斗。

[11]有异星出现在北斗星旁。

[12]平昌公模遣将军宋胄趣河桥。

[12]平昌公司马模派将军宋胄向河桥进兵。

[13]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诈被檄，自称平西将军，复立羊后。洛阳令何乔攻权，杀之，复废羊后。太宰矫诏，以羊后屡为奸人所立，遣尚书田淑敕留台赐后死。诏书屡至，司隶校尉刘暾等上奏，固执以为：“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无缘得与奸人构乱；众无愚智，皆谓其冤。今杀一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伤惨，何益于治！”怒，遣吕朗收暾；暾奔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13]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假称收到檄文，自称为平西将军，又重新立羊皇后。洛阳令何乔攻打周权，把他杀了，又废黜羊皇后。太宰司马假称诏令，根据羊皇后多次被坏人拥立，派尚书田淑命令留守台署赐羊皇后死。诏书几次传到，司隶校尉刘暾等人上奏，坚持认为：“羊庶人门庭早已破败，废黜放逐空宫，宫门禁卫戒备森严，没有条件能够与坏人勾结而制造变乱，大家无论愚蠢还是聪明，都说她很冤枉。现在杀这样一个潦倒穷愁的人，而使天下悲伤，对社会安定有什么好处？”司马发怒，派吕朗拘捕刘暾，刘暾投奔青州，依靠高密王司马略。但羊皇后也因此而得以免于一死。

[14]十二月，吕朗等东屯荥阳，成都王颖进据洛阳。

[14]十二月，吕朗等向东在荥阳驻扎，成都王司马颖进兵据守洛阳。

[15]刘琨说冀州刺史太原温羡，使让位于范阳王。领冀州，遣琨诣幽州乞师于王浚；浚以突骑资之，击王阐于河上，杀之。琨遂与引兵济河，斩石超于荥阳。刘乔自考城引退。遣琨及督护田徽东击东平王于廪丘，走还国。琨、徽引兵东迎越，击刘于谯；败死，乔众遂溃，乔奔平氏。司空越进屯阳武，王浚遣其将祁弘帅突骑鲜卑、乌桓为越先驱。

[15]刘琨向冀州刺史太原人温羡游说，让他把职位让给范阳王司马。司马兼领冀州后，派刘琨到幽州向王浚求兵。王浚派精锐骑兵帮助司马，在黄河上袭击王阐，把王阐杀了。刘琨于是和司马率兵渡黄河，在荥阳杀了石超。刘乔从考城率兵撤退。司马派刘琨和都护田徽向东在廪丘攻打东平王司马，司马逃归封国。刘琨、田徽带兵向东迎接司马越，在谯地攻打刘，刘兵败阵亡，刘乔的军队于是溃散，刘乔逃奔平氏县。司空司马越进军到阳武驻扎，王浚派他的部将祁弘带领鲜卑、乌桓精锐骑兵作为司马越的前锋。

[16]初，陈敏既克石冰，自谓勇略无敌，有割据江东之志。其父怒曰："灭我门者，必此儿也！"遂以忧卒。敏以丧去职。司空越起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越为刘所败，敏请东归收兵，遂据历阳叛。吴王常侍甘卓，弃官东归，至历阳，敏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称皇太弟令，拜敏扬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别将钱端等南略江州，弟斌东略诸郡，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皆弃城走。

[16]当初，陈敏战胜石冰后，自以为勇猛谋略没有对手，产生在江东割据的想法。他父亲生气地说："使我们家族灭绝的，一定是这个儿子！"于是忧郁而死。陈敏因为丧事而离职。司空司马越起用陈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司马越被刘打败，陈敏请求收兵东归，于是占据历阳反叛。吴王常侍甘卓，抛弃官职东归，到历阳，陈敏为自己的儿子陈景娶甘卓的女儿，并让甘卓伪称皇太弟的命令，任命陈敏为扬州刺史。陈敏派弟弟陈恢以及部将钱端等人向南攻打江州，弟弟陈斌向东攻打各郡，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旷都弃城逃跑。

敏遂据有江东，以顾荣为右将军，贺循为丹杨内史，周为安丰太守，凡江东豪杰、名士，咸加收礼，为将军、郡守者四十余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诈为狂疾，得免；乃以荣领丹杨内史。亦称疾，不之郡。敏疑诸名士终不为己用，欲尽诛之。荣说敏曰："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今日之势，不能复振，百姓将无遗种。江南虽经石冰之乱，人物尚全，荣常忧无孙、刘之主有以存之。今将军神武不世，勋效已著，带甲数万，舳舻山积，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尽怀，散蒂芥之嫌，塞谗谄之口，则上方数州，可传檄而定；不然，终不济也。"敏命僚佐推己为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加九锡，列上尚书，称被中诏，自江入沔、汉，奉迎銮驾。

陈敏于是占据了江东地区，任命顾荣为右将军、贺循为丹阳内史、周为安丰太守，凡是江东地区的豪族英杰、名士，都加以收揽以礼相待，其中担任将军、郡守的有四十多人。如果有年老、有病的，也封给一定的给别。贺循假装疯病，得以逃脱，就让顾荣兼任丹阳内史。周也称病而不到郡。陈敏怀疑各位名士最终不能为自己服务，想把他们全部杀掉。顾荣对陈敏说："中原丧乱动荡，胡人、夷人欺辱内地，看今天的趋势，国家不会再重新振兴，百姓将难以生存下去。江南地区虽然经过石冰的叛乱，但百姓与财物都还健全，我常常对没有孙权、刘备那样的领袖来使江南保存感到忧虑。现在您超凡威武举世无双，功绩已经显赫，有数万武士，高大的战舰排列如群山。如果能在君子中获得信任，让他们心情舒畅，解开他们心中小小的疑忌，堵塞住谗言陷害或阿庚奉承之人的嘴，那么长江上游的几个州，都能用传布檄文的方式稳定，不然，终究不能成功。"陈敏让下属推举自己为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封为楚公、加九锡重礼，列上尚书，声称直接接到皇帝的诏令，从长江进入沔水，汉水流域，迎接皇帝大驾。

太宰以张光为顺阳太守，帅步骑五千诣荆州讨敏。刘弘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应詹督水军以继之。太宰司马以张光任顺阳太守，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到荆州讨伐陈敏。刘弘派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在夏口驻扎，又派南平太守汝南人应詹督领水军来支援陶侃等人。

侃与敏同郡，又同岁举吏。随郡内史扈怀言于弘曰："侃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无是也。"侃闻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曰："贤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归也。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

陶侃与陈敏是同郡人，又同年被荐举为官吏。随郡内史扈怀对刘弘说："陶侃在大郡任太守，统领强兵，倘若有异心，荆州就失去东大门了！"刘弘说："陶侃的忠心和才能，我了解他已很久了，一定不会这样。"陶侃听说后，派儿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到刘弘那儿，以使自己的地位稳固，刘弘作用陶洪等二人为参军，发给钱物让他们回去，说："你们贤德的叔叔要征战出行，而祖母年事已高，你们应该回去。村野匹夫互相交往，尚且不负心，何况大丈夫呢！"

敏以陈恢为荆州刺史，寇武昌，弘加侃前锋督护以御之。侃以运船为战舰，或以为不可。侃曰：“用官船击官贼，何为不可！”侃与恢战，屡破之；又与皮初、张光、苗光共破钱端于长岐。

陈敏让陈恢任荆州刺史，进犯武昌，刘弘让陶侃兼任前锋都护去抵御。陶侃以一般运输船作为战舰，有人认为不行。陶侃说：“用官船来打官贼，有什么不行？”陶侃与陈恢交战，多次把陈恢打败。又和皮初、张光、苗光在长岐共同打败钱端。

南阳太守卫展说弘曰：“张光，太宰腹心，公既与东海，宜斩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辅得失，岂张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为也。”乃表光殊勋，乞加迁擢。

南阳太守卫展对刘弘说：“张光是太宰司马的心腹，您既然倾向于东海王司马越，应该杀张光来表明您的立场。”刘弘说：“太宰的得失，怎么是张光的罪过，危害别人使自己安全，君子是不作这种事的。”于是表奏张光的功勋，请求朝廷提拔。

[17]是岁，离石大饥，汉王渊徙屯黎亭，就邸阁谷；留太尉宏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

[17]这一年，离石地区灾荒严重。汉王刘渊迁到黎亭驻扎，使用邸阁粮谷，让太尉刘宏留守离石，派大司农卜豫运粮供给他。

光熙元年（丙寅、306）

光熙元年（丙寅，公元306年）

[1]春，正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戊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2]初，太弟中庶子兰陵缪播有宠于司空越；播从弟右卫率胤，太宰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诣长安说，令奉帝还洛，约与分陕为伯。素信重播兄弟，即欲从之。张方自以罪重，恐为诛首，谓曰：“今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从，柰何拱手受制于人！”乃止。及刘乔败，惧，欲罢兵，与山东和解，恐张方不从，犹豫未决。

[2]当初，太弟中庶子兰陵人缪播受到司马越的宠信。缪播堂弟右卫率缪胤，是太宰司马的前妃的弟弟。司马越起兵，派缪播、缪胤到长安劝说司马，让他侍奉惠帝返归洛阳。并相约与司马分地而治，共

同辅佐王室。司马一直信任看重缪播兄弟，当时就想听从他们的劝说。张方认为自己罪行很重，担心成为被诛杀的首犯，就对司马说："现在我们占据形势险要的地方，国富兵强，挟天子发布号令，谁敢不服从，怎么能拱手被别人控制？"司马听后打消了与司马越联合的念头。等到刘乔兵败，司马畏惧，想停止军事行动，与峭山以东地区和解，但又耽心张方不听从，而犹豫不决。

方素与长安富人郅辅亲善，以为帐下督。参军河间毕垣，尝为方所侮，因说曰："张方久屯霸上，闻山东兵盛，盘桓不进，宜防其未萌。其亲信郅辅具知其谋。"廖播、缪胤复说："宜急斩方以谢，山东可不劳而定。"使人召辅，垣迎说辅曰："张方欲反，人谓卿知之。王若问卿，何辞以对？"辅惊曰："实不闻方反，为之柰何？"垣曰："王若问卿，但言尔尔；不然，必不免祸。"辅入，问之曰："张方反，卿知之乎？"辅曰："尔。"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尔。"于是使辅送书于方，因杀之。辅既昵于方，持刀而入，守阁者不疑。方火下发函，辅斩其头。还报，以辅为安定太守。送方头于越以请和；越不许。

张方平素和长安豪富郅辅亲近要好，让他担任帐下督。司马的参军河间人毕垣，曾经受到张方的侮辱，于是劝司马说："张方在霸上驻兵很久了，听说峭山以东地区军队强盛，所以徘徊不前，应该在他萌生反心之前做好防备。张方的亲信郅辅对他的谋划全部了解。"缪播、缪胤又对司马进行劝说："应当迅速杀了张方向天下谢罪，峭山以东地区不用兴兵就可以平定。"司马派人召郅辅，毕垣迎上前对郅辅说："张方想谋反，大家都说你知道这事，亲王如果问你，你将如何回答？"郅辅吃惊地说："的确没有听说张方谋反，这怎么办？"毕垣说："亲王如果问你，你只能这样说，不然的话，一定免不了灾祸。"郅辅入府，司马问他说："张方谋反，你知道吗？"郅辅说："是的。"司马说："派你去抓他，行吗？"郅辅又说："行。"司马于是派郅辅给张方送信，然后趁机杀掉张方，郅辅与张方关系亲密，拿刀进去时，守门的兵士也不怀疑，张方在灯旁揭启信封，郅辅抽刀砍掉了他的头。回去报告，司马让郅辅任安定太守。把张方的头送给司马越请求和解。但司马越不答应。

宋胄袭河桥，楼褒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锋督护冯嵩会宋胄逼洛阳。成都王颖西奔长安，至华阴，闻已与山东和亲，留不敢进。吕朗屯荥阳，刘琨以张方首示之，遂降。司空越遣祁弘、宋胄、司马纂帅鲜卑西迎车驾，以周馥为司隶校尉、假节，都督诸军，屯渑池。

宋胄袭击河桥，楼褒向西逃窜。平昌公司马模派前锋督护冯嵩会同宋胄进逼洛阳。成都王司马颖向西逃奔长安，到达华阴，听说司马已经和崤山以东和解，便停下不敢前进。吕朗在荥阳驻扎，刘琨拿张方的头给他看，于是吕朗就投降了。司空司马越派祁宏、宋胄、司马纂带领鲜卑人向西迎接皇帝大驾，任周馥为司隶校尉，掌持符节，都督诸军，在渑池驻扎。

[3]三月，令刘伯根反，众以万数，自称公。王弥帅家僮从之，柏根以弥为长史，弥从父弟桑为东中郎将。柏根寇临淄，青州都督高密王略使刘暾将兵拒之；暾兵败，奔洛阳，略走保聊城。王浚遣将讨柏根，斩之。王弥亡入长广山为群盗。

[3]县令刘柏根反叛，有一万多人，自称公。王弥带领家奴僮仆跟随他，刘柏根任王弥为长史，王弥的堂弟王桑担任东中郎将。刘柏根进犯临淄，青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派刘暾带兵阻击他。刘暾兵败，逃奔洛阳，司马略退保聊城。王浚派部将讨伐刘柏根，把他杀了。王弥逃进长广山做了强盗。

[4]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苓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夷遂围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绝，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毙。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陈尸为戮。”朝廷不报。积数年，子钊自洛往省之，未至，毅卒。毅女秀，明达有父风，众推秀领宁州事。秀奖厉战士，婴城固守。城中粮尽，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辄出兵掩击，破之。

[4]宁州几年连续灾荒流行传染病。死了十万人。五苓夷人强盛，宁州军队屡次失败。官吏百姓很多都流亡到交州，夷人趁机包围了州城。李毅身患疾病，救援的道路已断绝，于是给朝廷上奏疏，说：“不能制止强盗作恶，只好坐等一死。如果朝廷不体谅救济，那么请求派来大使，我还活着，就对我施以重刑，如果我已死，就对我戮尸惩罚。”朝廷没有答复。过了几年，李毅的儿子李钊从洛阳去探视他，还

没有到，李毅就去世了。李毅的女儿李秀，精明通达具有父亲的风范，于是大家推举李秀来管理宁州事务。李秀奖励战士，环城固守。城里粮食吃完了，就烧鼠拔草作为食物。等夷人稍微有些懈怠时，就发兵突然袭击，攻破了夷人的包围。

[5]范长生诣成都，成都王雄门迎，执版，拜为丞相，尊之曰范贤。

[5]范长生到成都，成都王李雄到城门口迎接，拿着表示礼节的手板，任范长生为丞相，尊称他为范贤。

[6]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温。初，太宰以为张方死，东方兵必可解。既而东方兵闻方死，争入关，悔之，乃斩郅辅，遣弘农太守彭随、北地太守刁默将兵拒祁弘等于湖。五月，壬辰，弘等击随、默，大破之，遂西入关，又败将马瞻、郭伟于霸水，单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长安，所部鲜卑大掠，杀二万余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实食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车东还。以太弟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守关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阳，复羊后。辛未，大赦，改元。

[6]夏季，四月，乙巳（十三日），司空司马越率兵到温县驻扎。起初，太宰司马以为张方一死，东方的战事一定能够停止。不久，东方的军队听说张方死了，争相进入关中，司马感到后悔，就杀了郅辅，派弘农太守彭随、北地太守刁默带兵在关东湖县阻击祁弘等人。五月，壬辰（初七），祁弘等人把彭随、刀默打得惨败，于是西进入关，又在霸水打败司马的部将马瞻、郭伟，司马单枪匹马逃入太白山。祁弘等人进入长安城，所部鲜卑人大肆抢掠，杀了二万多人，大臣官员们跑散，逃入山中，捡拾栎树子当饭吃。己亥（十四日）祁弘等人侍奉惠帝乘坐牛车东返。任太弟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据守关中。六月，丙辰朔（初一），惠帝到洛阳，恢复了羊皇后的地位。辛未（十六日），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光熙。

[7]马瞻等入长安，杀梁柳，与始平太守梁迈共迎太宰于南山。弘农太守裴、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起兵击，斩马瞻、梁迈。疋，诩之曾孙也。司空越遣督护麋晃将兵击，至郑，使平北将军牵秀屯冯翊。长史杨腾，诈称命，使秀罢兵，腾遂杀秀，关中皆服于越，保城而已。

[7]马瞻等人又回到长安，杀了梁柳，与始平太守梁迈共同在南山迎接太宰司马。弘农太守裴、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人起兵攻打司马，杀了马瞻、梁迈。贾疋是贾诩的曾孙。司空司马越派督护麋晃带兵攻打司马，到了郑县。司马派平北将军牵秀在冯翊驻扎。司马的长史杨腾，假称司马的命令，让牵秀停止军事行动，杨腾于是杀了牵秀，关中地区都归服司马越，司马仅仅保住长安城而已。

[8]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国号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庙号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复其部曲，皆不豫征税。诸将恃恩，互争班位，尚书令阎式上疏，请考汉、晋故事，立百官制度；从之。

[8]成都王李雄即皇帝位，宣布大赦，改年号为晏平，国号称为大成。追尊父亲李特为景皇帝，定庙号为始祖，把王太后尊奉为皇太后。以范长生为天地太师，让他部下的人免交赋税。各位将领都倚仗李雄的恩德，互相争抢职位。尚书令阎式上奏疏，请求按照汉朝、晋朝的旧制，建立百官制度。李雄采纳了。

[9]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9]秋季，七月，乙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10]八月，以司空越为太傅，录尚书事；范阳王为司空，镇邺；平昌公模为镇东大将军，镇许昌；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庚为军谘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母辅之为从事中郎，黄门侍郎郭象为主簿，鸿胪丞阮修为行参军，谢鲲为掾。辅之荐乐安光逸于越，越亦辟之。等皆尚虚玄，不以世务婴心，纵酒放诞；殖货无厌，象薄行，好招权；越皆以其名重于世，故辟之。

[10]八月，朝廷任司空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事；任范阳王司马为司空，镇守邺城；任平昌公司马模为镇东大将军，镇守许昌；任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兼任幽州刺史。司马越任吏部郎庚为军咨祭酒，任前太弟中庶子胡母辅之为从事中郎，任黄门侍郎郭象为主簿，任鸿胪丞阮修为行参军，任谢鲲为掾。胡母辅之向司马越推荐乐安人光逸，司马越也加以任用。庚等人都崇尚虚玄空淡，不把政务放在心上，纵酒放诞，庚聚敛财物贪得无厌，郭象品行轻薄，喜好贪图权位，司马越都因为他们名重于世，所以任用他们。

[11]祁弘之入关也，成都王颖自武关奔新野。会新城元公刘弘卒，司马郭劢作乱，欲迎颖为主；郭舒奉弘子以讨劢，斩之。诏南中郎将刘陶收颖。颖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将士，得数百人，欲赴公师藩，顿丘太守冯嵩执之，送邺；范阳王不忍杀而幽之。公师藩自白马南渡河，兖州刺史苟讨斩之。

[11]祁弘进入关中，成都王司马从武关逃奔新野。正遇到新城元公刘弘去世，司马郭劢搞叛乱，想把司马颖迎接来作首领。郭舒拥戴刘弘的儿子刘讨伐郭劢，把他杀了。朝廷诏令南中郎将刘陶拘捕司马颖。司马颖北渡黄河，逃奔朝歌，收拢旧部将士，聚集了几百人，想去找公师藩，顿丘太守冯嵩将司马颖抓住，押送到邺城，范阳王司马不忍心杀司马颖，把他幽禁起来。公师藩从白马南渡黄河，兖州刺史苟讨伐并杀掉了公师藩。

[12]进东嬴公腾爵为东燕王，平昌公模为南阳王。

[12]把东嬴公司马腾的爵位提升为东燕王，平昌公司马模的爵位提升为南阳王。

[13]冬，十月，范阳王薨。长史刘舆以颖素为邺人所附，秘不发丧，伪令人为台使称诏，夜，赐颖死，并杀其二子。颖官属先皆逃散，惟卢志随从，至死不怠，收而殡之。太傅越召志为军谘祭酒。

[13]冬季，十月，范阳王司马去世。长史刘舆因为过去邺城人一直归附司马颖，所以秘不发丧，派人假装成朝廷使者传宣假诏书，夜里赐司马颖死，并且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司马颖的部属起先已全部逃散，只有卢志一直跟随，直到他死了也不懈怠，为司马颖收尸并安葬了他。太傅司马越宣召卢志为军咨祭酒。

越将召刘舆，或曰："舆犹腻也，近则污人。"及至，越疏之。舆密视天下兵簿及仓库、牛马、器械、水陆之形，皆默识之。时军国多事，每会议，自长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对，舆应机辨画，越倾膝酬接，即以为左长史，军国之务，悉以委之。舆说越遣其弟琨镇并州，以为北面之重；越表琨为并州刺史，以东燕王腾为车骑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镇邺。

司马越打算召用刘舆，有人说："刘舆这个人好比污垢，谁接近他就会沾上这污垢。"等到刘舆来了，司马越就疏远他。刘舆暗地查阅国家的军事簿籍资料以及仓库、牛马、器械、地理的情况，都默默记下

来。当时军务国政事情繁多，每次讨论，从长史潘滔以下，谁也不知怎么办，而刘舆便按照情况分析策划，司马越虚心接受采纳，就让刘舆担任左长史，军务国政的事务，全部都交给刘舆。刘舆劝说司马越派他弟弟刘琨镇守并州，以增强北方的防务，司马越就表奏刘琨为并州刺史，以东燕王司马腾任车骑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镇守邺城。

[14]十一月，己巳，夜，帝食中毒，庚午，崩于显阳殿。羊后自以于太弟炽为嫂，恐不得为太后，将立清河王覃。侍中华混谏曰："太弟在东宫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宁可易乎！"即露版驰召太傅越，召太弟入宫。后已召覃至尚书阁，疑变，托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训宫；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为皇后。

[14]十一月，己巳（十七日），夜间，惠帝吃麦饼中毒，庚午（十八日），在显阳殿驾崩。羊皇后自以为是太弟司马炽的嫂子，担心当不成太后，打算拥立清河王司马覃。侍中华混劝谏说："太弟在东宫已经很久了，在百姓中的声望一直是确定的，今天难道还能改变吗？"随即用不封口的公文迅速宣召太傅司马越，宣召皇太弟入宫。皇后也已宣召司马覃到尚书阁，司马覃怀疑会有变故，就称病回去了。癸酉（二十一日），太弟司马炽即皇帝位，宣布大赦，尊奉皇后为惠皇后，安排在弘训宫。追尊母亲王才人为皇太后。册立妃梁氏为皇后。

怀帝始遵旧制，于东堂听政。每至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

怀帝司马炽开始遵奉旧制，在东堂听政。每到朝廷会集群臣宴会时，就与大臣官员们商讨各种政务，探讨经典的内容。黄门侍郎傅宣感叹道："今天又看到了武帝的时代了。"

[15]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15]十二月，壬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16]太傅越以诏书徵河间王为司徒，乃就征。南阳王模遣其将梁臣邀之于新安，车上扼杀之，并杀其三子。

[16]太傅司马越用诏书征召河间王司马为司徒，司马就前去接受征召。南阳王司马模派部将梁臣，在新安拦住司马，在车上把他掐死，并杀了他的三个儿子。

[17]辛丑，以中书监温羡为左光禄大夫，领司徒；尚书左仆射王衍为司空。

[17]辛丑（二十日），任中书监温羡为左光禄大夫，兼任司徒。任尚书左仆射衍为司空。

[18]己酉，葬惠帝于太阳陵。

[18]己酉（二十八日），把惠帝安葬在太阳陵。

[19]刘琨至上党，东燕王腾即自井陉东下。时并州饥馑，数为胡寇所掠，郡县莫能自保。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及吏民万余人，悉随腾就谷冀州，号为“乞活”所余之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琨募兵上党，得五百人，转斗而前。至晋阳，府寺焚毁，邑野萧条，琨抚循劳徕，流民稍集。

[19]刘琨到上党，东燕王司马腾就从井陉东下。当时并州饥荒，多次遭到外族强盗的抢掠，各郡县没有能够保卫自己的。州属部将田甄、田甄弟田兰、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人以及官吏百姓一万多人，都随司马腾到冀州找饭吃，称为“乞活”，剩下的不足两万户。强盗窃贼到处横行，道路交通阻断。刘琨在上党召募兵卒，聚集了五百人，转战向前，到达晋阳。官府房舍焚毁，城乡一片萧条，刘琨安抚慰劳，稍微聚集了一些流民。

孝怀皇帝上永嘉元年（丁卯、307）

晋怀帝永嘉元年（丁卯，公元307年

[1]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癸丑（初二），宣布大赦，改年号为永嘉。

[2]吏部郎周穆，太傅越之姑子也，与其妹夫御史中丞诸葛玫说越曰：“主上之为太弟，张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公宜立之。”越不许。重言之，越怒，斩之。

[2]吏部郎周穆是太傅司马越姑母的儿子，他与妹夫御史中丞诸葛玫劝司马越说：“皇上当时成为太弟，是张方的意图。清河王本来是太子，您应当拥立他。”司马越不同意。他们又向司马越说，司马越发怒，把他们杀了。

[3]二月，王弥寇青、徐二州，自称征东大将军，攻杀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车令东莱鞠羡为本郡太守，以讨弥，弥击杀之。

[3]二月，王弥在青、徐二州作乱，自称征东大将军，攻杀郡守。太傅司马越让公车令东莱人鞠羡担任本郡太守，以讨伐王弥，王弥把他打死了。

[4]陈敏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为患；顾荣、周等忧之。庐江内史华谭遗荣等书曰："陈敏盗据吴、会，命危朝露。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为近臣，而更辱身奸人之朝，降节叛逆之党，不亦羞乎！吴武烈父子皆以英杰之才，继承大业。今以陈敏凶狡，七弟顽冗，欲蹑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远度诸贤，犹当未许也。皇舆东返，俊彦盈朝，将举六师以清建业，诸贤何颜复见中州之士邪！"荣等素有图敏之心，及得书，甚惭，密遣使报征东大将军刘准，使发兵临江，己为内应，剪发为信。准遣扬州刺史刘机等出历阳讨敏。

[4]陈敏处理刑罚政事都无章法，英杰们都不附从他。他的子弟凶恶残暴，当地把他们看作祸患。顾荣、周等人对此感到忧虑。庐江内史华谭给顾荣等人去信说："陈敏窃据吴郡、会稽地区，性命像早晨的露水一样危险。你们或者拿着朝廷的符节在外统领名郡，或者曾为朝廷的近侍之臣，却玷污自己转而投身于奸邪的伪朝，变节投降于叛逆的败类，不耻辱吗？吴武烈皇帝孙坚父子都是以英俊杰出的才能，继承大业。现在以陈敏的凶恶狡猾，七个弟弟的刁顽庸劣，想追随桓王孙策的高绝的足迹，踩着大皇帝孙权的非凡的轨道。认真思量一下各地群贤，都不会答应。现在皇帝车驾已东返洛阳，俊杰英才充满朝廷，将要动用六师来清理建业，你们还有什么脸重新见中州的人士呢？"顾荣等人一直有除掉陈敏的想法，等见到这封信后，非常羞惭，秘密派使者向征东大将军刘准报告，让他发兵到江边，自己作为内应，剪掉头发作为记号。刘准派遣扬州刺史刘机等人从历阳出发讨伐陈敏。

敏使其弟广武将军昶将兵数万屯乌江，历阳太守宏屯牛渚。敏弟处知顾荣等有贰心，劝敏杀之，敏不从。

陈敏派他弟弟广武将军陈昶带领数万兵马在乌江县驻扎，历阳太守陈宏在牛渚驻扎。陈敏弟陈处得知顾荣等人有二心，劝陈敏杀掉他们，陈敏不同意。

昶司马钱广，周同郡人也，密使广杀昶，宣言州下已杀敏，敢动者诛三族。广勒兵朱雀桥南；敏遣甘卓讨广，坚甲精兵悉委之。顾荣虑敏之疑，故往就敏。敏曰："卿当四出镇卫，岂得就我邪！"荣乃出，与周共说甘卓曰："若江东之事可济，当共成之。然卿观兹事势，当有济理不？敏既常才，政 令反覆，计无所定，其子弟各已骄矜，其败必矣。而吾等安然坐受其官禄，事败之日，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题曰'逆贼顾荣、甘卓之首'，此万世之辱也！"卓遂诈称疾，迎女，断桥，收船南岸，与、荣及前松滋侯相丹杨纪瞻共攻敏。陈昶的司马钱广是周的同郡人，周秘密地让钱广杀了陈昶，并宣称州城已杀掉陈敏，有敢乱动者诛杀三族。钱广带兵停在朱雀桥南，陈敏派甘卓征讨伐钱广，把坚固的铠甲和精兵全都给了甘卓。顾荣考虑到陈敏的怀疑，所以就到陈敏那里。陈敏说："你应该四处走走镇定人心来保卫我。怎么能到我这儿来呢？"顾荣于是就出去，与周一起劝说甘卓道："如果江东地区的事情能够成功，我们就应该共同努力将事办成。但是你分析一下事情的趋势，能够成功吗？陈敏才能平平，政令反覆无常，计略不确定，他的儿子兄弟个个骄纵自负，他一定要失败。而我们却安心地接受担任他的官职俸禄，等事情失败的时候，假如让长江以西地区各支军队把我们的首级装在盒子里送到洛阳，上边写着'叛逆贼寇顾荣、甘卓的首级'，这真是万世的耻辱啊！"甘卓于是假装称病，接回女儿，截断桥的交通，把船收回到南岸，与周、顾荣以及前松滋侯相丹扬人纪瞻一起攻打陈敏。

敏自帅万余人讨卓，军人隔水语敏众曰："本所以戮力陈公者，正以顾丹杨、周安丰耳；今皆异矣，汝等何为！"敏众狐疑未决，荣以白羽扇挥之，众皆溃去。敏单骑北走，追获之于江乘，叹曰："诸人误我，以至今日！"谓弟处曰："我负卿，卿不负我！遂斩敏于建业，夷三族。于是会稽等郡尽杀敏诸弟。

陈敏亲自带领一万多人征讨甘卓，甘卓手下的壮士隔水对陈敏的兵卒说："原来所以为陈公效力，正是因为丹阳太守顾荣、安丰太守周而已，现在他们都改变了立场，你们这样是为什么？"陈敏的部众犹疑不定，顾荣挥动白羽扇，陈敏的部众都溃散离去。陈敏一个人骑马向北逃跑，在江乘被追上抓住，感叹道："这些人耽误了我，才到了今天这

个地步！”又对弟弟陈处说：“我辜负了你，你却没有辜负我！”陈敏在建业被杀，夷灭三族。这样会稽等郡把陈敏的几个弟弟也都杀了。

时平东将军周馥代刘准镇寿春。三月，己未朔，馥传敏首至京师。诏征顾荣为侍中，纪瞻为尚书郎。太傅越辟周为参军，陆玩为掾。玩，机之从弟也。荣等至徐州，闻北方愈乱，疑不进，越与徐州刺史裴盾书曰：“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荣等惧，逃归。盾，楷之兄子，越妃兄也。

当时平东将军周馥代刘准镇守寿春。三月，己未朔（疑误），周馥把陈敏的首级送往京城。朝廷诏令征召顾荣为侍中，纪瞻为尚书郎。太傅司马越任命周为参军，陆玩为掾。陆玩是陆机的堂弟。顾荣等人到徐州，听说北方更加乱了，迟疑不前，司马越给徐州刺史裴盾去信说：“如果顾荣等人左顾右盼，就按军法遣送他们！”顾荣等人听说后非常恐惧，就逃回去了。裴盾是裴楷的儿子，司马越妃子的哥哥。

[5]西阳夷寇江夏，太守杨珉请督将议之。诸将争献方略，骑督朱伺独不言。珉曰：“朱将军何以不言？”伺曰：“诸人以舌击贼，伺惟以力耳。”珉又问：“将军前后击贼，何以常胜？”伺曰：“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胜耳。”珉善之。

[5]西阳夷人进犯江夏，太守杨珉请军事官员商讨对策，官员们争相提出计策，只有骑督朱伺一个人默不作声。杨珉说：“朱将军为什么不说话？”朱伺说：“大家都是用口舌攻打贼寇，我只靠力量罢了。”杨珉说：“将军前后几次攻打贼寇，为什么能够常胜不败？”朱伺说：“两军对垒，只应当忍耐，对方不能够忍耐，而我能忍耐，所以能够战胜他们。”杨珉认为很对。

[6]诏追复杨太后尊号；丁卯，改葬之，谥曰武悼。

[6]诏令追复杨太后的尊号，丁卯（十七日），将太后改葬，定谥号为武悼。

[7]庚午，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诠为皇太子。辛未，大赦。

[7]庚午（二十日），立清河王司马覃的弟弟豫章王司马铨为皇太子。辛未（二十一日），宣布大赦。

[8]帝观览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悦，固求出藩。庚辰，越出镇许昌。

[8]怀帝司马炽亲自审察大政，对朝廷事务也很留心。太傅司马越对此不高兴，坚决要求出去作藩镇。

[9]以高密王略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南阳王模为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梁、益诸军事，镇长安；东燕王腾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仍镇邺。

[9]任高密王司马略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任南阳王司马模为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梁、益诸军事，镇守长安；封东燕王司马腾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仍然镇守邺城。

[10]公师藩既死，汲桑逃还苑中，更聚众劫掠郡县，自称大将军，声言为成都王报仇；以石勒为前驱，所向辄克，署勒讨虏将军，遂进攻邺。时邺中府库空竭，而新蔡武哀王腾资用甚饶。腾性吝啬，无所振惠。临急，乃赐将士米各数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为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冯嵩，长驱入邺，腾轻骑出奔，为桑将李丰所杀。桑出成都颖棺，载之车中，每事启而后行。遂烧邺宫，火旬日不灭；杀士民万余人，大掠而去。济自延津，南击兖州。太傅越大惧，使苟及将军王赞讨之。

[10]公师藩死后，汲桑逃回到苑中，转而聚众到各郡县去抢劫掠夺，自称大将军，声称要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以石勒为先锋，所向披靡，又任石勒为代讨虏将军，接着进攻邺城。当时邺城里仓库已空，而新蔡武哀王司马腾用度却很奢侈。司马腾品性吝啬，部下得不到什么好处，临到军情紧急时，就赐给将士每人几升米，一丈左右的布帛，所以部下都不为他所用。夏季，五月，汲桑重创魏郡太守冯嵩，长驱直入，攻进邺城，司马腾轻装骑马出逃。被汲桑部将李丰杀死。汲桑起出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材，装到车上，每件事都要向司马颖棺材祷告后才去办。接着焚烧了邺城王宫，大火十天都不灭。又杀掉一万多士人百姓，大肆抢掠后才离去。在延津渡过黄河，向南攻打兖州。太傅司马越非常惧怕，派苟和将军王赞去讨伐汲桑。

[11]秦州流民邓定、訇氏等据成固，寇掠汉中，梁州刺史张殷遣巴西太守张燕讨之。邓定等饥窘，诈降于燕，且赂之，燕为之缓师。定密遣訇氏求救于成。成主雄遣太尉离、司徒云、司空璜将兵二万救

定，与燕战，大破之，张殷及汉中太守杜孟治弃城走。积十余日，离等引还，尽徙汉中民于蜀。汉中人句方、白落帅吏民还守南郑。

[11]秦州流民邓定、訇氏等人占据成固，进犯抢掠汉中，梁州刺史张殷派遣巴西太守张燕讨伐他们。邓定等人饥饿困窘，假装向张燕投降，又贿赂张燕，张燕就为他们缓兵。邓定秘密派遣訇氏成汉求救，成汉君主李雄派太尉李离、司徒李云、司空李璜率领二万军队去救援邓定，与张燕交战，把张燕打得惨败，张殷和汉中太守杜孟治弃城而逃。十几天后，李离等人带兵回师，把汉中百姓全部迁徙到蜀地。汉中人句方、白落带领部分官吏百姓回到南郑据守。

[12]石勒与苟等相持于平原、阳平间数月，大小三十余战，互有胜负。秋，七月，已酉朔，太傅越屯官渡，为声援。

[12]石勒与苟在平原、阳平之间相持对垒几个月，大小三十余城，双方互有胜负。秋季，七月，已酉朔（初一），太傅司马越在官渡屯兵驻扎，声援苟。

[13]已未，以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

[13]已未（十一日），朝廷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持符节，镇守建业。

[14]八月，已卯朔，苟击汲桑于东武阳，大破之。桑退保清渊。

[14]八月，已卯朔（初一），苟在东武阳攻打汲桑，大败汲桑。汲桑撤退到清渊防守。

[15]分荆州、江州八郡为湘州。

[15]从荆州、江州分出八个郡，建立湘州。

[16]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业。睿以安东司马王导为谋主，推心亲信，每事咨焉。睿名论素轻，吴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导患之。会睿出现禊，导使睿乘肩舆，具威仪，导与诸名胜皆骑从，纪瞻、顾荣等见之惊异，相帅拜于道左。导因说睿曰："顾荣、贺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睿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以循为吴国内史；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军府政事，皆与之谋议。又以纪瞻为军祭酒，卞为从事中郎，周为仓曹属。琅邪刘超为舍人，张及鲁国孔衍为参军。，粹之

子；，昭之曾孙也。王导说睿："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故江东归心焉。睿初至，颇以酒废事；导以为言。睿命酌，引觞覆之，于此遂绝。

[16]九月，戊申（初一），琅邪王司马睿到达建业。司马睿让安东司马王导作为主要谋士，对他推心置腹，非常信任，每件事都找王导咨询。司马睿名望声誉一直很轻，吴地人们都不附从，在建业居住了很久，士大夫没有来拜访的，王导感到忧虑。正赶上司马睿出去观看禊祭，王导让司马睿乘上抬轿，安排了威严的仪仗。王导和名士们都骑马侍从，纪瞻、顾荣等人见了后感到惊异，一个跟着一个地在道路左边行拜礼。王导就劝说司马睿道："顾荣、贺循，都是这个地区最具名望的人了，应当结交他们来收服人心，他们两人来了，就没有不来的人。"司马睿就派王导亲自拜访贺循、顾荣，两个人都接受邀请而来到司马睿处，司马睿让贺循担任吴国内史，顾荣担任军司马，加授散骑常侍。军政事务，都与他们商议。又让纪瞻担任军咨祭酒，卞担任从事中郎，周任仓曹属，琅邪人刘超任舍人，张和鲁国的孔衍任参军。卞是卞粹的儿子，张是张昭的曾孙。王导对司马睿说："以谦逊的态度对待士人，通过节俭的办法保证用度的充足，以清静无为的原则处理政务，安抚以前的故旧部下与新结交的士人。"所以得到了江东地区人们的信任。司马睿刚来时，常常因为喝酒耽误事情，王导对此进行劝说，司马睿就命令人斟上酒，他接过酒杯后把酒倒掉，从此便戒了酒。

[17]苟追击汲桑，破其八垒，死者万余人。桑与石勒收余众，将奔汉，冀州刺史谯国丁绍邀之于赤桥，又破之。桑奔马牧，勒奔乐平。太傅越还许昌，加苟抚军将军、都督青、兖诸军事，丁绍宁北将军、监冀州诸军事，皆假节。

[17]苟追击汲桑，攻破汲桑的八个营垒，打死一万多人。汲桑与石勒收拾残余部众，打算投奔刘汉，冀州刺史谯国人丁绍又在赤桥拦截，结果丁绍打败了他们。汲桑逃奔马牧，石勒逃奔乐平。太傅司马越返回许昌，给苟加官为抚军将军，都督青、兖诸军事，给丁绍加官为宁北将军、监冀州诸军事，都授给符节。

屡破强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剧，用法严峻。其从母依之，奉养甚厚。从母子求为将，不许，曰："吾不以王法贷人，将无后悔邪！"固

求之，乃以为督护；后犯法，杖节斩之，从母叩头救之，不听。既而素服哭之曰：“杀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将也。”

苟多次打败强大的敌寇，威名远扬，他善于治理繁重复杂的事务，运用刑法严峻。他的姨母投靠他。苟非常周到地侍奉赡养。姨母为她的儿子求职想做部将，苟不同意，说：“我不拿王法去宽贷别人，你可不要后悔呀！”姨母坚持为儿子求官，苟不得已让他担任督护。后来他犯了法，苟手持符节把他杀了，姨母叩头求救，苟不听。后来苟又换上素净的衣服去哭他说：“杀你的，是兖州刺史，来哭弟弟的，是苟道将。”道将是苟的字。

[18]胡部大张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石勒往从之，因说督等曰：“刘单于举兵击晋，部大拒而不从。自度终能独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则安可不早有所属！今部落皆已受单于赏募，往往聚议，欲叛部大而归单于矣。”督等以为然。冬，十月，督等随勒单骑归汉，汉王渊署督为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

[18]胡人首领部大张督、冯莫突等人，有部众几千人，在上党设置军垒，石勒去投奔他们。石勒对张督等人说：“单于刘渊举兵攻打晋朝，您抗拒而不随从，自己考虑一下能够最终独立吗？”张督等人回答说：“不能。”石勒说：“那怎么能不早点找一靠山！现在部落都已经接受了单于的赏赐招募，常常在一起商议，想背叛部下而投归单于了。”张督等人认为说得对。冬季，十月，张督等人随石勒骑马投归汉，汉王刘渊封张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任石勒为辅汉将军，并封平晋王，以统率他们。

乌桓张伏利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渊屡招，不能致。勒伪获罪于渊，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结为兄弟，使勒帅诸胡寇掠，所向无前，诸胡畏服。勒知众心之附己，乃因会执伏利度，谓诸胡曰：“今起大事，我与伏利度谁堪为主？”诸胡咸推勒。勒于是释伏利度，帅其众归汉。渊加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之众配之。

乌桓人张伏利度有二千部众，在乐平设置军垒，刘渊每次去招募，都没有成功。石勒假装在刘渊那里犯了罪，去投奔张伏利度，张伏利度很高兴，与石勒结拜成兄弟，派石勒带领各部胡人去抢劫，所向无敌，各部胡人都敬畏佩服。石勒知道大家的心都已归向自己，于是趁

聚会时抓住张伏利度，对各部胡人说：“今天要干大事，我与张伏利度谁能够成为首领？”各部胡人都推举石勒。石勒于是放了张伏利度，率部众投归汉。刘渊给石勒加职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把张伏利度的部众交给石勒指挥。

[19]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19]十一月，戊申朔（疑误），出现日食。

[20]甲寅，以尚书右仆射和郁为征北将军，镇邺。

[20]甲寅（初八），朝廷任尚书右仆射和郁为征北将军，镇守邺城。

[21]乙亥，以王衍为司徒。衍说太傅越曰：“朝廷危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都督，族弟敦为青州刺史，语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为三窟矣。”澄至镇，以郭舒为别驾，委以府事。澄日夜纵酒，不亲庶务，虽寇戎交急，不以为怀。舒常切谏，以为宜爱民养兵，保全州境，澄不从。

[21]乙亥（二十九日），任王衍为司徒。王衍对太傅司马越说：“朝廷出现危险变乱，应当依靠地方最高长官，找得文武兼备的人加以任用。”于是让弟弟王澄任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王衍告诉他们说：“荆州有江、汉的坚固，青州有靠海的险要，你二人在外面而我在朝中，足以成为狡兔的三窟了。”王澄到任所，让郭舒担任别驾，将都督府的事务都交给了他。王澄则日夜纵情喝酒，不亲理事务，虽然盗贼军情紧急，也不放在心上。郭舒常常苦苦劝谏，认为应当爱护人民保养军队，这样来使州境稻两保全，王澄不采纳。

[22]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兰、薄盛等起兵，为新蔡王腾报仇，斩汲桑于乐陵。弃成都王颖棺于故井中，颖故臣收葬之。

[22]十二月，戊寅（初二），随司马腾“乞活”的州将田甄、田兰、薄盛等人起兵，为新蔡王司马腾报仇，在乐陵杀了汲桑。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材丢弃到故井里，司马颖的故臣又收拾好棺材安葬了。

[23]甲午，以前太傅刘为太尉，以老固辞；不许；庚子，以光禄大夫高光为尚书令。

[23]甲午（十八日），朝廷任前太傅刘为太尉，刘以年事高坚决推辞，但不批准。庚子（二十四日），任光禄大夫高光为尚书令。

[24]前北军中候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谋立清河王覃为太子；事觉，太傅越矫诏囚覃于金墉城。

[24]前北军中侯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人密谋立清河王司马覃为太子，事情暴露，太傅司马越假称诏令把司马覃囚禁在金墉城。

[25]初太傅越与苟亲善，引升堂，结为兄弟。司马潘滔说越曰：“兖州冲要，魏武以之创业。苟有大志，非纯臣也，久令处之，则患生心腹矣。若迁于青州，厚其名号，必悦。公自牧兖州，经纬诸夏，藩卫本朝，此所谓为之于未乱者也。”越以为然。癸卯，越自为丞相，领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诸军事。以为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封东平郡公。越、由是有隙。

[25]起初太傅司马越与苟关系很亲近，带他进入后堂，结拜为兄弟。司马藩滔对司马越说：“兖州地处险要，魏武帝从这儿创业。苟有大志向，不是纯粹的臣下，让他在这里呆久了，就会成为心腹祸患。如果把他调迁到青州，提高他的名号，苟一定高兴。您亲自管理兖州，规划治理全国，藩卫朝廷，这就是所谓防患于未然。”司马越认为说得正确。癸卯（二十七日），司马越自任丞相，兼充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诸军事。让苟任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任侍中，授予符节，都督青州诸军事、兼青州刺史，封东平郡公。司马越、苟之间因此产生怨恨。

至青州，以严刻立威，日行斩戮，州人谓之“屠伯”。顿丘太守魏植为流民所逼，众五六万，大掠兖州，出屯无盐以讨之。以弟纯领青州，刑杀更甚于。讨植，破之。

苟到青州，以严刑酷法建立威严，每天都有杀戮，青州人称他为“屠伯”。顿丘太守魏植迫于流民，聚众五六万人，到兖州大肆抢掠，苟出兵在无盐驻扎，来讨伐魏植。让弟弟苟纯兼任青州刺史，苟纯刑罚杀戮比苟还要厉害。苟讨伐魏植，打败了他。

初，阳平刘灵，少贫贱，力制奔牛，走及奔马，时人虽异之，莫能举也。灵抚膺叹曰：“天乎，何当乱也！”及公师藩起，灵自称将军，寇掠赵、魏。会王弥为苟纯所败，灵亦为王赞所败，遂俱遣使降汉。

汉拜弥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都督缘海诸军事，封东莱公；以灵为平北将军。

当初，阳平人刘灵，年轻时贫穷低贱，力气大得能制服奔跑着的牛，跑起来能与奔马相比，当时的人们虽然认为他不同寻常，但却无人推举他。刘灵抚胸感叹说："天啊，为什么赶上乱世呢？"等到公师藩起兵，刘灵自称将军，进犯抢掠赵、魏地区。王弥被苟纯打败时，刘为也被王赞打败，于是他们都派使者向汉投降。汉王刘渊任命王弥为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都督缘海诸军事，封东莱公。任命刘灵为平北将军。

[26]李钊至宁州，州人奉钊领州事。治中毛孟诣京师，求刺史，屡上奏，不见省。孟曰："君亡亲丧，幽闭穷城，万里诉哀，精诚无感，生不如死！"欲自刎，朝廷怜之，以魏兴太守王逊为宁州刺史，仍诏交州出兵救李钊。交州刺史吾彦遣其子咨将兵救之。

[26]李钊到宁州，州里的人们尊奉李钊兼理州刺史事务。治中毛孟到京城，请求朝廷委派刺史，多次上奏，没有被审理。毛孟说："州君已死，州城被围困，不远万里到朝廷倾诉悲哀，心意精诚而朝廷无动于衷，生不如死！"就想自刎，朝廷怜惜他，让魏兴太守王逊任宁州刺史，同时诏令交州出兵救援李钊。交州刺史吾彦派他儿子吾咨带兵去救援李钊。

[27]慕容自称鲜卑大单于。

[27]慕容自称鲜卑大单于。

[28]拓跋禄官卒，弟猗卢总摄三部，与通好。

[28]拓跋禄官去世，弟拓跋猗卢总管三部，与慕容结交友好。

二年（戊辰、308）

二年（戊辰，公元308年）

[1]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丙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2]丁未，大赦。

[2]丁未（初二），宣布大赦。

[3]汉王渊遣抚军将军聪等十将南据太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

[3]汉王刘渊派遣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名将军向南占据太行，派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名将军向东到赵、魏地区。

[4]二月，辛卯，太傅越杀清河王覃。

[4]二月，辛卯（十六日），太傅司马越杀死清河王司马覃。

[5]庚子，石勒寇常山，王浚击破之。

[5]庚子（二十五日），石勒进犯常山，王浚击败了石勒。

[6]凉州刺史张轨病风，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摄州事。陇西内史晋昌张越，凉州大族，欲逐轨而代之，与其兄酒泉太守镇及西平太守曹祛，谋遣使诣长安，告南阳王模，称轨废疾，请以秦州刺史贾龛代之。龛将受之，其兄让龛曰："张凉州一时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龛乃止。镇、上疏，更请刺史，未报；遂移檄废轨，以军司杜耽摄州事，使耽表越为刺史。

[6]凉州刺史张轨患风疾，不能说话，让他儿子张茂代理州政。陇西内史晋昌人张越，是凉州名门望族，想驱逐张轨后自己取代他的联位，与他哥哥酒泉太守张镇和西平太守曹商量，派使者到长安向南阳王司马模报告，说张轨因病残废，请求让秦州刺史贾龛取代他。贾龛将要接受新职，他哥哥责备贾龛说："凉州张轨是当代名士，威名传播于西州地区，你有什么德望来代替张轨呢？"贾龛于是没有去接受这个取务。张镇、曹向朝廷上奏章，请求另行任命刺史，没有回音。于是发布檄文废除张轨的职务，让军司杜耽代理州政，又让杜耽表奏任命张越为刺史。

轨下教，欲避位，归老宜阳。长史王融、参军孟畅蹋折镇檄，排阁入言曰："晋室多故，明公抚宁西夏，张镇兄弟敢肆凶逆，当鸣鼓诛之。"遂出，戒严。会轨长子自京师还，乃以为中督护，将兵讨镇。遣镇甥太府主簿令狐亚先往说镇，为陈利害，镇流涕曰："人误我！"乃诣归罪。南击曹，走之。

张轨下发告谕，想辞去职位，告老回故乡宜阳。长史王融、参军孟畅用脚碎踏张镇的檄文，推开门进去说："晋朝多变故，您安抚平定西夏地区，张镇兄弟胆敢肆意逞凶叛逆，应当鸣鼓诛讨他们。"说完出去，在城中戒严。正赶上张轨的大儿子张从京城回来，于是就让张任中都护，带兵讨伐张镇。并派张镇的外甥都督府主簿令狐亚先去说服

张镇，向他陈说利害关系，张镇流着眼泪说：“有人坑害我！”于是到张那里认罪受罚。张向南攻打曹，曹败走。

朝廷得镇、祛疏，以侍中袁瑜为凉州刺史。治中杨澹驰诣长安，割耳盘上，诉轨之被诬。南阳王模表请停瑜，武威太守张亦上表留轨；诏依模所表，且命诛曹。轨于是命帅步骑三万讨，斩之。张越奔邺，凉州乃定。

朝廷接到张镇、曹的那份奏章，就任命侍中袁瑜为凉州刺史。州治中杨澹跃马奔向长安，割掉耳朵放在盘上，诉说张轨被诬陷的情况。南阳王司马模表奏停止任命袁瑜，武威太守张亦上奏表挽留张轨，朝廷诏令按照司马模所奏的办，并且诏令诛杀曹。张轨于是命令张率领三万步兵和骑兵讨伐曹，把曹斩首。张越逃奔到邺城，凉州于是安定。

[7]三月，太傅越自许昌徙镇鄄城。

[7]三月，太傅司马越从许昌迁徙到鄄城镇守。

[8]王弥收集亡散，兵复大振。分遣诸将攻掠青、徐、兖、豫四州，所过攻陷郡县，多杀守令，有众数万；苟与之连战，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弥入许昌。

[8]王弥收拢聚集流亡逃散的残兵，军队重新大为振作。王弥又派遣部将们分别攻打抢掠青州、徐州、兖州、豫州等地，攻陷郡和县，把郡守、县令大多杀掉，聚集了几万部众。苟与王弥的军队接连交战，没有能够取胜。夏季，四月，丁亥（十三日），王弥攻入许昌。

太傅越遣司马王斌帅甲士五千人入卫京师，张轨亦遣督护北宫纯将兵卫京师。五月，弥入自轘，败官军于伊北，京师大震，宫城门昼闭。壬戌，弥至洛阳，屯于津阳门。诏以王衍都督征讨诸军事。北宫纯募勇士百余人突陈，弥兵大败。乙丑，弥烧建春门而东，衍遣左卫将军王秉追之，战于七里涧，又败之。

太傅司马越派遣担任司马的王斌带领五千兵卒进京城防卫，张轨也派遣督护北宫纯带兵保卫京城。五月，王弥从轘出发，在伊水以北打败官军，京城大为震动，宫城门白天也关闭。壬戌（十九日），王弥到达洛阳，在津阳门驻扎。诏令以王衍指挥征讨王弥的各项军事行动。北宫纯招募一百多勇士突袭王弥兵阵，王弥的军队大败。乙丑

（二十二日），王弥放火烧建春门后向东逃窜，王衍派左卫将军王秉追击他，在七里涧交战，又打败了王弥。

弥走渡河，与王桑自轵关如平阳。汉王渊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亲行将军之馆，拂席洗爵，敬待将军。"及至，拜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以桑为散骑侍郎。

王弥逃跑渡过黄河，与王桑从轵关到平阳。汉王刘渊派侍中兼御史大夫到郊外迎接，命令说："我将亲自去将军的府第，擦拭座席清洗酒爵，诚心诚意对待将军。"王弥到后，任他为司隶校尉、兼侍中，并授以特进职位。任王桑为散骑侍郎。

北宫纯等与汉刘聪战于河东，败之。

北宫纯与汉刘聪的军队在河东交战，打败了刘聪。

[9]诏封张轨西平郡公，轨辞不受。时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轨独遣使贡献，岁时不绝。

[9]诏令封张轨为西平郡公，张轨推辞而不接受。当时各州郡都没有到京城的使者，只有张轨独自派遣使者进贡，每年都不中断。

[10]秋，七月，甲辰，汉王渊寇平阳，太守宋抽弃郡走，河东太守路述战死；渊徙都蒲子。上郡鲜卑陆逐延、氐酋单征并降于汉。

[10]秋季，七月，甲辰（初二），汉王刘渊进犯平阳，太守宋抽丢下郡城逃跑，河东太守路述战死。刘渊迁都到蒲子县。上郡鲜卑人陆逐延、氐人酋长单征都向汉投降。

[11]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鄄城徙屯濮阳；未几，又徙屯荥阳。

[11]八月，丁亥（十五日），太傅司马越从鄄城迁徙到濮阳驻扎，没有多久，又迁徙到荥阳驻扎。

[12]九月，汉王弥、石勒寇邺，和郁弃城走。诏豫州刺史裴宪屯白马以拒弥，车骑将军王堪屯东燕以拒勒，平北将军曹武屯大阳以备蒲子。宪，楷之子也。

[12]九月，汉国王弥、石勒进犯邺城，守将和郁弃城而逃。诏令豫州刺史裴宪在白马驻扎以抵御王弥；车骑将军王堪在东燕驻扎以抵御石勒；平北将军曹武驻扎在大阳以护备蒲子。裴宪是裴楷的儿子。

[13]冬，十月，甲戌，汉王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凤。十一月，以其子和为大将军，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曜为龙骧大将军。

[13]冬季，十月，甲戌（初三），汉王刘渊即皇帝位，宣布大赦，改年号为永凤。十一月，任命他儿子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同族侄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

[14]壬寅，并州刺史刘琨使上党太守刘帅鲜卑攻壶关，汉镇东将军綦毋达战败亡归。

[14]壬寅（初一），并州刺史刘琨让上党太守刘带领鲜卑人攻打关，汉的镇东将军綦毋达战败而逃回。

[15]丙午，汉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丞相、右贤王宣卒。

[15]丙午（初五），汉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兼丞相、右贤王刘宣去世。

[16]石勒、刘灵帅众三万寇魏郡、汲郡、顿丘，百姓望风降附者五十余垒；皆假垒主将军、都尉印绶，简其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执魏郡太守王粹于三台，杀之。

[16]石勒、刘灵率领三万人进犯魏郡、汲郡、顿丘等地，五十多个村垒的百姓望风投降，石勒对全部村垒头目都授给将军、都尉的印章和绶带，并从百姓中挑选了五万强壮者作为兵士，对老弱病残的百姓仍让他们在原地安居。己酉（初八），石勒在三台抓住并杀了魏郡太守王粹。

[17]十二月，辛未朔，大赦。

[17]十二月，辛未朔（初一），宣布大赦。

[18]乙亥，汉主渊以大将军和为大司马，封梁王；尚书令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为大司空，封雁门郡公；宗室以亲疏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功伐悉封郡县公侯。

[18]乙亥（初五），汉主刘渊任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封为梁王。任尚书令欢乐为大司徒，封为陈留王。任皇后的父亲御史大夫呼延翼为大司空，封雁门郡公。宗室当中根据亲疏都封给郡县王，异姓长官根据战功都封予郡县公侯。

[19]成尚书令杨褒卒。褒好直言，成主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诸将有以献金银得官者，褒谏曰："陛下设官爵，当网罗天下英豪，何有以官买金邪！"雄谢之。雄尝醉，推中书令杖太官令，褒进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为酗也！"雄惭而止。

[19]成汉尚书令杨褒去世。杨褒喜欢直言，成汉主李雄刚刚占据蜀地时，费用不够，部将当中有因为捐献金银财物而得到职任的人，杨褒劝谏说："陛下设置官职爵位，应该网罗天下的英雄豪杰，哪里有用官职换取金钱的道理？"李雄向他谢罪。李雄曾经喝醉了酒，让中书令杖打太官令，杨褒进言说："天子威仪庄严，诸侯仪态端正。哪里有天子酗酒的道理！"李雄感到惭愧而停止了酗酒。

[20]成平寇将军李凤屯晋寿，屡寇汉中，汉中民东走荆沔。诏以张光为梁州刺史。荆州寇盗不禁，诏以张光为梁州刺史。荆州寇盗不禁，诏起刘为顺阳内史，江、汉间翕然归之。

[20]成汉的平寇将军李凤在晋寿驻扎，多次进犯汉中，汉中百姓向东逃难到荆州、沔阳一带，朝廷诏令任张光为梁州刺史。荆州的强盗窃贼不能禁绝，朝廷诏令起用刘为顺阳内史，于是，江、汉地区的百姓纷纷聚集归附刘。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八十七卷

晋纪九孝怀皇帝中永嘉三年（己巳、309）

晋纪九 晋怀帝永嘉三年（己巳，公元309年）

[1]春，正月，辛丑朔，荧惑犯紫微。汉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汉主渊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蒲子崎岖，难以久安；平阳气象方昌，请徙都之。"渊从之。大赦，改元河瑞。

[1]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火星犯紫微星座。汉太史令鲜于修之对汉主刘渊说："不出三年，一定能攻克洛阳，蒲子地形崎岖，难以在这儿长久安居，平阳的天象正好昌盛，请把都城迁到那里。"刘渊采纳了这个建议。宣布大赦，改年号为河瑞。

[2]三月，戊申，高密孝王略薨。以尚书左仆射山简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镇襄阳。简，涛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表"顺阳内史刘得众心，恐百姓劫为主"。诏征为越骑校尉。南州由是遂乱，父老莫不追思刘弘。

[2]三月，戊申（初九），高密孝王司马略去世。任尚书左仆射山简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湘州、交州、广州诸军事，镇守襄阳。山简是山涛的儿子，嗜好喝酒，不把军政事务放地心上。上奏表说："顺阳内史刘很得人心，恐怕百姓要劫持刘作首领。"于是朝廷诏令任命刘为越骑校尉。南州地区因此而大乱，当地父老乡亲没有不追念刘的父亲刘弘的。

[3]丁巳，太傅越自荥阳入京师。中书监王敦谓所亲曰："太傅专执威权，而选用表请，尚书犹以旧制裁之，今日之来，必有所诛。"

[3]丁巳（十八日），太傅司马越从荥阳进入京城。中书监王敦对他所亲近的人说："太傅独揽威势权力，但选拔任用官员仍上表请示，而尚书仍然按照过去的制度来裁定，因此太傅现在到京城，一定会杀掉一些官员。"

帝之为太弟也，与中庶子缪播亲善，及即位，以播为中书监，缪胤为太仆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越疑朝臣贰于己，刘舆、潘滔劝越悉诛播等。越乃诬

播等欲为乱，乙丑，遣平东将军王秉，帅甲士三千入宫，执播等十余人于帝侧，付廷尉，杀之。帝叹息流涕而已。

怀帝当太弟时，与中庶子缪播关系亲密要好，即皇帝位后，任缪播为中书监，任缪胤为太仆卿，把他们当作心腹。怀帝舅父散骑常侍王延和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一起参与朝廷的机密事务。司马越怀疑朝廷大臣对自己有异心，刘舆、潘滔也劝说司马越把缪播等人全杀了。司马越于是诬陷缪播等人图谋叛乱。乙丑（二十六日），派平东将军王秉，率领三千兵士进入皇宫，在怀帝身边逮捕缪播等十余人，交付廷尉，把他们杀了。怀帝只能叹息流泪而已。

绥，曾之孙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谓诸子曰："主上开创大业，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汝辈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属必及于难。"及绥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圣乎！"曾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子劭，日食二万。绥及弟机、羡，汰侈尤甚；与人书疏，词礼简傲。河内王尼见绥书，谓人曰："伯蔚居乱世而矜豪乃尔，其能免乎！"人曰："伯蔚闻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闻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无遗种。

何绥是何曾的孙子。当初，何曾曾在武帝司马炎的宴会上侍奉，离开宴会后，对儿子们说："皇上开创伟大的基业，我每次在宴会上见他，从没有听到治理国家的长远打算，只是听他说平生的一些日常事情，这不是替子孙后代考虑的作法。他只考虑自己，他的后代继承人危险呀！你们还能够免祸。"指着孙子们又说："他们一定会遭到国难。"何绥死后，哥哥何嵩哭着说："我们的祖父几乎是圣人啊！"何曾生活奢侈，吃饭一天要耗费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儿子何劭，一天吃掉二万钱。何绥和弟弟何机、何羡，更加奢侈，给人写信，用词非常傲慢。河内人王尼看到何绥写的信，对人说："伯蔚身居乱世还这样自负傲慢，难道能免祸吗？"听的人说："伯蔚听到你的话，一定会害你。"王尼说："等伯蔚听到我的这些话时，他自己已经死了。"何绥字伯蔚。等到永嘉末年，何氏一家已经没有子孙留存在世了。

臣光曰：何曾议武帝偷惰，取过目前，不为远虑；知天下将乱，子孙必与其忧；何其明也！然身为僭侈，使子孙承流，卒以骄奢亡族，

其明安在哉！且身为宰相，知其君之过，不以告而私语于家，非忠臣也。

臣司马光曰：何曾议论晋武帝苟且懒惰，只顾眼前利益，不为长远考虑，而预知天下将要发生变乱，子孙一定会卷入这忧虑当中，多么英明！但是自己超越本分奢侈无度，使子孙效仿继承这坏毛病，最后因为骄傲奢侈而亡族，这英明又在哪里呢？再说身为宰相，知道自己君主的过错，不忠告君主却在家私下议论，不是忠臣。

[4]太傅越以王敦为杨州刺史。

[4]太傅司马越任王敦为扬州刺史。

[5]刘连年请老，朝廷不许。尚书左丞刘坦上言："古之养老，以不事为优，不以吏之为重，谓宜听所守。"丁卯，诏以侯就第。以王衍为太尉。

[5]刘连年请求告老还乡，朝廷不同意。尚书左丞刘坦给朝廷上言："古代养老，以不使任职为好，并不把任职视为看重他，所以说应当尊重刘自己的安排。"丁卯（二十八日），诏令刘以侯爵的身分回归府第。任王衍为太尉。

太傅越解兖州牧，领司徒。越以顷来兴事，多由殿省，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更使右卫将军何伦、左卫将军王秉领东海国兵数百人宿卫。

太傅司马越辞去兖州牧的职务，而兼任司徒。司马越根据近年来朝廷发生变故、根由大多出在宫殿官署这一情况，于是上奏请将有侯爵身分的宫廷侍卫全都罢免。当时宫殿中的武官都封了侯，因此宫殿武官差不多都被解职。他们都流着泪离开了官殿。然后改为让右卫将军何伦、左卫将军王秉带领几百名属于司马越的东海国兵士担任皇宫禁卫。

[6]左积弩将军朱诞奔汉，具陈洛阳孤弱，劝汉主渊攻之。渊以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将兵攻黎阳，克之；又败王堪于延津，沈男女三万余人于河。渊闻之，怒曰："景何面复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黜景为平虏将军。

[6]左积弩将军朱诞奔汉，具体陈说洛阳城中势单力薄的情况，劝汉主刘渊趁机攻打洛阳。刘渊让朱诞任前锋都督，让灭晋大将军刘景任大都督，带兵攻克了黎阳。又在延津打败王堪，把三万多男女百姓沉入黄河。刘渊听说后，生气地说："刘景有什么脸面再来见朕！再说上天之道难道能容忍这种残忍的行动？我所想要消灭的，只是司马氏家族罢了，普通百姓有什么罪？"把刘景降职为平虏将军。

[7]夏，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

[7]夏季，大旱，长江、汉水、黄河、洛阳都枯竭了，可以徒步渡过去。

[8]汉安东大将军石勒寇钜鹿、常山，众至十余万，集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以赵郡张宾为谋主，刁膺为股肱，夔安、孔苌、支雄、桃豹、逯明为爪牙。并州诸胡羯多从之。

[8]汉安东大将军石勒进犯钜鹿、常山，有十多万人。聚集了一些有身分的人士，另外编成君子营。以赵郡人张宾作主要谋士，刁膺作为辅佐，以夔安、孔苌、支雄、桃豹、逯明作为助手。并州的胡人、羯人大多都跟随石勒。

初，张宾好读书，阔达有大志，常自比张子房。及石勒徇山东，宾谓所亲曰："吾历观诸将，无如此胡将军者，可与共成大业！"乃提剑诣军门，大呼请见，勒亦未之奇也。宾数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为军功曹，动静咨之。

当初，张宾喜欢读书，豁达而胸怀大志，常常把自己比作西汉张良。等到石勒攻取崤山以东地区，张宾对所亲近的人说："我一一观察那些战将，没有比得上这位胡人将军的，可以和他一起成就大业！"于是提起剑到军营门前，大声呼喊请求接见，但石勒并没有认为他有超群之处。张宾多次向石勒献上计策，事情结束后全都与张宾预料的一样。石勒因此才感到他不同寻常，安排他为 军功曹，一举一动都要去问他。

[9]汉主渊以王弥为侍中、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青州牧，与楚王聪共攻壶关，以石勒为前锋都督。刘琨遣护军黄肃、韩述救之，聪败述于西涧，勒败肃于封田，皆杀之。

[9]汉主刘渊以王弥担任侍中，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青州牧，与楚王刘聪一起进攻壶关，以石勒任

前锋都督。刘琨派遣护军黄肃、韩述救援壶关，刘聪在西涧打败韩述，石勒在封田打败黄肃，把他们都杀了。

太傅越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将兵拒聪等。旷济河，欲长驱而前，融曰："彼乘险间出，我虽有数万之众，犹是一军独受敌也。且当阻水为固以量形势，然后图之。"旷怒曰："君欲沮众邪！"融退曰："彼善用兵 ，旷暗于事势，吾属今必死矣！"旷等于太行与聪遇，战于长平之间，旷兵大败，融、超皆死。

太傅司马越派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带兵抵御刘聪等人。王旷渡过黄河，相长驱直入，施融说："他们凭借天险抄小路出击，我们即使有几万人马，仍然还是孤军单独受敌 。应该暂且借河水当作屏障来观察形势变化，然后再图谋他们。"王旷发怒说："您要败坏士气啊！"施融退出去说："人家善于用兵，而王旷却不明白战事情势，我们这些人今天一定要死了！"王旷等人在太行与刘聪遭遇，在长平地区交战，王旷的军队惨败，施融、曹超都战死。

聪遂破屯留、长子，凡斩获万九千级。上党太守庞淳以壶关降汉。刘琨以都尉张倚领上党太守，据襄垣。

刘聪于是 攻陷屯留、长子，一共斩获一万九千首级。上党太守庞淳交出壶关向汉投降。刘琨派都尉张倚兼任上党太守，占据襄垣。

初，匈奴刘猛死，右贤王去卑之子诰升爰代领其众。诰升爰卒，子虎立，居新兴，号铁弗氏，与白部鲜卑皆附于汉。刘琨自将击虎，刘聪遣兵袭晋阳，不克。

当初，匈奴人刘猛死去，右贤王去卑的儿子诰升爰代替他率领部众。诰升爰去世，他的儿子刘虎立为首领，居住新兴，号称铁弗氏，与白部鲜卑都归附于汉。刘琨自己带兵攻打刘虎，刘聪派兵袭击晋阳，没有攻克。

[10]五月，汉主渊封子裕为齐王，隆为鲁王。

[10]五月，汉主刘渊把儿子刘裕封为齐王，刘隆封为鲁王。

[11]秋，八月，汉主渊命楚王聪等进攻洛阳；诏平北将军曹武等拒之，皆为聪所败。聪长驱至宜阳，自恃骤胜，怠不设备。九月，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聪大败而还。

[11]秋季，八月，汉主刘渊命令楚王刘聪等人进兵攻打洛阳。朝廷诏令平北将军曹武等人抵御刘聪，都被刘聪打败。刘聪长驱直入到达宜阳，自己倚仗着已经多次取胜，懈怠而不进行防备。九月，弘农太守垣延假装投降，夜间突袭刘聪的军队，刘聪大败而归。

王浚遣祁弘与鲜卑段务勿尘击石勒于飞龙山，大破之，勒退屯黎阳。

王浚派遣祁弘与鲜卑人段务勿尘在飞龙山攻打石勒，石勒大败，撤退到黎阳驻扎。

[12]冬，十月，汉主渊复遣楚王聪、王弥、始安王曜、汝阴王景帅精骑五万寇洛阳，大司空雁门刚穆公呼延翼帅步卒继之。丙辰，聪等至宜阳。朝廷以汉兵新败，不意其复至，大惧。辛酉，聪屯西明门。北宫纯等夜帅勇士千余人出攻汉壁，斩其征虏将军呼延颢。壬戌，聪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为其下所杀，其众自大阳溃归。渊敕聪等还师；聪表称晋兵微弱，不可以翼、颢死故还师，固请留攻洛阳，渊许之。太傅越婴城自守。戊寅，聪亲祈嵩山，留平晋将军安阳哀王厉、冠军将军呼延郎督摄留军；太傅参军孙询说越乘虚出击朗，斩之，厉赴水死。王弥谓聪曰："今军既失利，洛阳守备犹固，运车在陕，粮食不支数日。殿下不如与龙骧还平阳，裹粮发卒，更为后举；下官亦收兵谷，待命于兖、豫，不亦可乎！"聪自以请留，未敢还。宣于之言于渊曰："岁在辛未，乃得洛阳。今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渊乃召聪等还。

[12]冬季，十月，汉主刘渊再次派遣楚王刘聪、王弥、始安王刘曜、汝阴王刘景率领五万精锐骑兵进犯洛阳，大司空雁门刚穆公呼延翼带领步兵作为后续军队。丙辰（二十一日），刘聪等人到达宜阳。朝廷因为汉军刚刚失败，没有料到他们这么快又来了，大为恐慌。辛酉（二十六日），刘聪屯兵西明门。北宫纯等人带领一千多勇士趁黑夜突袭汉军营垒，杀了他们的征虏将军呼延颢。壬戌（二十七日），刘聪向南到洛水驻扎。乙丑（疑误），呼延翼被自己的部下杀死，部众从大阳溃散逃回。刘渊下令让刘聪等人撤兵回来。刘聪上奏表说，晋朝军队微弱，不能因为呼延翼、呼延颢死了而撤兵，坚持要留下来进攻洛阳，刘渊同意了。太傅司马越加强环城防守。戊寅（疑误），刘聪自己到嵩山祈祷，留下平晋将军安阳哀王刘厉、冠军将军呼延朗

代理指挥留守的军队。太傅参军孙询劝司马越乘虚出兵袭击呼延朗，杀死了呼延朗。刘厉跳入洛水而死。王弥对刘聪说："现在军队既然失利，洛阳的防守还很坚固，而我们的运粮车还在陕地，粮食支持不了几天，殿下不如与龙骧大将军刘曜退还平阳，筹备粮食发给兵士，再进行下一步行动。我也收兵筹谷，在兖、豫地区待命，不也是可以的吗？"刘聪因为是自己请求留下，没有敢撤兵。宣于之对刘渊说："到了辛未年，才能得到洛阳，现在晋朝气运还旺盛，大军不撤回来，一定失败。"刘渊于是召刘聪等人回来。

[13]天水人訇琦等杀成太尉李离、尚书令阎式，以梓潼降罗尚；成主雄遣太傅骧、司徒云、司空璜攻之，不克，云、璜战死。

[13]天水人訇琦等人杀了成汉的太尉李离和尚书令阎式，献出梓潼向罗尚投降，成汉主李雄派太傅李骧、司徒李云、司空李璜攻打梓潼，没有成功，李云、李璜战死。

初，谯周有子居巴西，成巴西太守马脱杀之，其子登诣刘弘请兵以复仇。弘表登为梓潼内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从罗尚求益兵，不得。登进攻宕渠，斩马脱，食其肝。会梓潼降，登进据涪城；雄自攻之，为登所败。

当初，谯周有个儿子在巴西地区居住，成汉的巴西太守马脱把他杀了，他的儿子谯登到刘弘那儿请求军队报仇。刘弘表奏谯登为梓潼内史，让他自己招募巴、蜀地区的流民，招到二千人。向西到巴郡，向罗尚请求增加些兵力，但没有得到。谯登进攻宕渠，杀了马脱，吃掉马脱的肝。正遇到梓潼投降，谯登占据涪城，李雄亲自攻打谯登，结果被谯登打败。

[14]十一月，甲申，汉楚王聪、始安王曜归于平阳。王弥南出轘，流民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素为居民所苦，皆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弥。

[14]十一月，甲申（二十日），汉楚王刘聪、始安王刘曜回到平阳。王弥向南出兵轘，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的流民有几万家，一直被当地居民欺负，所以放火烧城焚邑，杀掉郡守、长史等官员，响应王弥。

[15]石勒寇信都，杀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领冀州。诏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将兵讨勒，勒引兵还，拒之；魏郡太守刘矩以郡降

勒。勒至黎阳，裴宪弃军奔淮南，王堪退保仓垣。

[15]石勒进犯信都，杀了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己兼任冀州刺史。朝廷诏令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率兵讨伐石勒，石勒带兵回来，抵御王堪等人。魏郡太守刘矩献出本郡投降石勒。石勒到达黎阳，裴宪丢下军队自己逃奔淮南，王堪退守仓垣。

[16]十二月，汉主渊以陈留王欢乐为太傅，楚王聪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为大司空。遣都护大将军曲阳王刘贤与征北大将军刘灵、安北将军赵固、平北将军王桑，东屯内黄。王弥表左长史曹嶷行安东将军，东徇青州，且迎其家；渊许之。

[16]十二月，汉主刘渊以陈留王刘欢乐任太傅，楚王刘聪任大司徒，江都王刘延年任大司空。派遣都护大将军曲阳王刘贤与征北大将军刘灵、安北将军赵固、平北将军王桑，在东边的内黄县驻扎。王弥表奏左长史曹嶷任安东将军，向东攻略青州，顺便接他的家眷，刘渊同意了这个安排。

[17]初，东夷校尉勃海李臻，与王浚约共辅晋室，浚内有异志，臻恨之。和演之死也，别驾昌黎王诞亡归李臻，说臻举兵讨浚。臻遣其子成将兵击浚。辽东太守庞本，素与臻有隙，乘虚袭杀臻，遣人杀成于无虑。诞亡归慕容。诏以勃海封释代臻为东夷校尉，庞本复谋杀之；释子悛劝释伏兵请本，收斩之，悉诛其家。

[17]当初，东夷校尉勃海人李臻，与王浚相约共同辅佐晋皇室，王浚有另外的想法，李臻于是怨恨王浚。和演死后，别驾昌黎人王诞逃亡归附李臻，劝说李臻出兵讨伐王浚。李臻就派他儿子李成带兵攻打王浚。辽东太守庞本，一直与李臻有怨恨，乘虚袭击杀了李臻，又派人在无虑杀了李成。王诞又逃跑投奔慕容。朝廷诏令以勃海人封释代替李臻任东夷校尉，庞本又图谋杀他，封释的儿子封悛劝封释设伏兵邀请庞本，把庞本抓住并杀了，之后又杀了他的全家。

四年（庚午、310）

四年（庚午，公元310年）

[1]春，正月，乙丑朔，大赦。

[1]春季，正月，乙丑朔（初一），宣布大赦。

[2]汉主渊立单徵女为皇后，梁王和为皇太子，大赦；封子义为北海王；以长乐王洋为大司马。

[2]汉主刘渊立单徵的女儿为皇后，梁王刘和为太子，宣布大赦。封儿子刘义为北海王，以长乐王刘洋任大司马。

[3]汉镇东大将军石勒济河，拔白马，王弥以三万众会之，共寇徐、豫、兖州。二月，勒袭鄄城，杀兖州刺史袁孚，遂拔仓垣，刹王堪。复北济河，攻冀州诸郡，民从之者九万余口。

[3]汉镇东大将军石勒渡过黄河，攻克白马，王弥带领三万人与石勒会师一同进犯徐州、豫州、兖州。二月，石勒袭击鄄城，杀兖州刺史袁孚，又攻克仓垣，杀王堪。又北渡黄河，攻打冀州各郡，九万多百姓附从石勒。

[4]成太尉李国镇巴西，帐下文石杀国，以巴西降罗尚。

[4]成汉太尉李国镇守巴西，部下文石杀死李国，献出巴西投降罗尚。

[5]太傅越征建威将军吴兴钱及扬州刺史王敦。谋杀敦以反，郭奔建业，告琅邪王睿。遂反，进寇阳羡，睿遣将军郭逸等讨之；周纠合乡里，与逸等共讨，斩之。三定江南，睿以为吴兴太守，于其乡里置义兴郡以旌之。

[5]太傅司马越征召建威将军吴兴人钱和扬州刺史王敦。钱图谋杀死王敦后叛乱，王敦逃往建业，报告琅邪王司马睿。钱叛乱，进犯阳羡，司马睿派遣将军郭逸等人讨伐他。周组织联合乡里百姓，与郭逸等人一起讨伐钱，把他杀了。周三次平定江南，司马睿以周任吴兴太守，并在他家乡设置义兴郡以表彰周。

[6]曹嶷自大梁引兵而东，所至皆下，遂克东平，进攻琅邪。

[6]曹嶷从大梁带兵向东进攻，所向披靡，于是攻克东平，进兵攻打琅邪。

[7]夏，四月，王浚将祁弘败汉冀州刺史刘灵于广宗，杀之。

[7]夏季，四月，王浚部将祁弘在广宗打败汉冀州刺史刘灵，杀死刘灵。

[8]成主雄谓其将张宝曰：“汝能得梓潼，吾以李离之官赏汝。”宝乃先杀人而亡奔梓潼，訇琦等信之，委以心腹。会罗尚遣使至梓潼，

琦等出送之；宝从后闭门，琦等奔巴西。雄以宝为太尉。

[8]成汉主李雄告诉他的部将张宝说："你能攻下梓潼，我把李离的官职赏给你。"张宝于是杀人后逃亡投奔梓潼，訇琦等人都信任他，把他当作心腹。正遇到罗尚派使者到梓潼，訇琦等人出城送使者，张宝则在后边关团了城门，訇琦等人只好投奔巴西。李雄让张宝担任太尉。

[9]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

[9]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遭到严重蝗灾，蝗虫把草木、牛马的毛都啃食光了。

[10]秋，七月，汉楚王聪、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将军越国围河内太守裴整于怀，诏征虏将军宋抽救怀。勒与平北大将军王桑逆击抽，杀之；河内人执整以降，汉主渊以整为尚书左丞。河内督将郭默收整余众，自为坞主，刘琨以默为河内太守。

[10]秋季，七月，汉楚王刘聪、始安王刘曜、石勒和安北大将军赵国，在怀县围攻河内太守裴整，朝廷诏令征虏将军宋抽救援怀县。石勒与平北大将军王桑阻击并杀死宋抽。河内人抓住裴整投降，汉主刘渊让裴整担任尚书左丞。河内郡督将郭默收拾裴整的残余部众，自己担任小城堡主，刘琨任郭默为河内太守。

[11]罗尚卒于巴郡，诏以长沙太守下邳皮素代之。

[11]罗尚在巴郡去世，朝廷诏令以长沙太守下邳人皮素代替他的职务。

[12]庚午，汉主渊寝疾；辛未，以陈留王欢乐为太宰，长乐王洋为太傅，江都王延年为太保，楚王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以齐王裕为大司徒，鲁王隆为尚书令，北海王为抚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始安王曜为征讨大都督、领单于左辅，廷尉乔智明为冠军大将军，领单于右铺，光禄大夫刘殷为左仆射，王育为右仆射，任为吏部尚书，朱纪为中书监，护军马景领左卫将军，永安王安国领右卫将军，安昌王盛、安邑王钦、西阳王睿皆领武卫将军，分典禁兵。初，盛少时，不好读书，唯读孝经、论语，曰："诵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诵而不行乎！"李熹见之，叹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肃如严君，可谓君子矣！"渊以其忠笃，故临终委以要任。丁

丑，渊召太宰欢乐等入禁中，受遗诏辅政。己卯，渊卒；太子和即位。

[12]庚午（初九），汉主刘渊卧病不起，辛未（初十），以陈留王刘欢乐任太宰，长乐王刘洋为太傅，江都王刘延年为太保，楚王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都兼任录尚书事。在平阳西侧设置单于台。以齐王刘裕任大司徒，鲁王刘隆为尚书令，北海王刘为抚军大将军兼司隶校尉，始安王刘曜为征讨大都督兼单于左辅，廷尉乔智明为冠军大将军兼单于右辅，光禄大夫刘殷为左仆射，王育为右仆射，任为吏部尚书，朱纪为中书监，护军马景兼左卫将军。永安王刘安国兼右卫将军，安昌王刘盛、安邑王刘钦、西阳王刘都兼任武卫将军，分别统领禁兵。当初，刘盛年幼时，不喜欢读书，只读《孝经》、《论语》，说："读这两本书能够照着去作，就足够了，哪里还用多读而不去作呢？"李熹见到他，感叹说："远远望他好像可以轻慢他，等到了跟前，严肃如同威严的君主，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了。"刘渊因为他忠诚执著，所以临终时交给他重要的职务。丁丑（十六日），刘渊宣召太宰刘欢乐等人到皇宫里，接受遗诏辅佐朝政。己卯（十八日），刘渊去世。太子刘和继承皇位。

和性猜忌无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渊以其无才行，终身不迁官；侍中刘乘，素恶楚王聪；卫尉西昌王锐，耻不预顾命；乃相与谋，说和曰："先帝不惟轻重之势，使三王总强兵于内，大司马拥十万众屯于近郊，陛下便为寄坐耳。宜早为之计。"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钦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宫在殡，四王未有逆节，一旦自相鱼肉，天下谓陛下何！且大业甫尔，陛下勿信谗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谁足信哉！"攸、锐怒之曰："今日之议，理无有二，领军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钦惧曰："惟陛下命。"壬午，锐帅马景攻楚王聪于单于台，攸帅永安王安国攻齐王裕于司徒府，乘帅安邑王钦攻鲁王隆，使尚书田密、武卫将军刘璇攻北海王。密、璇挟斩关归于聪，聪命贯甲以待之。锐知聪有奋，驰还，与攸、乘疑共攻隆、裕。攸、乘安国、钦有异志，杀之；是 日，斩裕，癸未，斩隆。甲申，聪攻西明门，克之；锐等走入南宫 ，前锋随之。乙酉，杀和于光极西室，收锐、攸、乘、枭首通衢。

刘和性格多疑没有恩德。宗正呼延攸是呼延翼的儿子，刘渊因为他没有才能和德行，终身没有给他升官。侍中刘乘，一直怨恨楚王刘聪。卫尉西昌王刘锐，对没有受到刘渊临终任命也感到羞耻。这几个人于是一起密谋，对刘和说："先帝不考虑轻重的情势，使三王在皇城里统领强兵，大司马刘聪拥兵十万在近郊驻扎，这样陛下不过是在他人那里寄寓的皇帝罢了。应当尽早考虑对付 这种情势。"刘和是呼延攸的外甥，所以对他深信不疑。辛巳（二十日）夜，宣召安昌王刘盛，安邑王刘钦通告他们。刘盛说："先帝的棺椁还没有安葬，四王刘聪也没有变节，一旦自相残杀，天下会怎么说陛下？再说大业还 没有成功，陛下不要听信挑拨离间的小人的谗言来疑忌兄弟，兄弟尚且都不能相信，那别人谁还值得相信呢？"呼延攸、刘锐对他发怒道："今天商议，没有别的道理可讲，领军你这是什么话！"便命令左右 随从把刘盛杀了。刘盛死后，刘钦害怕地说："只听从陛下的旨意。"壬午（二十一日），刘锐带领马景在单于台攻打楚王刘聪，呼延攸带领永安王刘安国到司徒府攻打齐 王刘裕，刘乘带领安邑王刘钦攻打鲁王刘隆，派尚书田密、武卫将军刘攻打北海王

刘。田密、刘带着刘冲过关卡归附刘聪，刘聪命令穿上铠甲等待刘锐。刘锐得知刘聪已有防备，迅速回师，与呼延攸、刘乘一起攻打刘隆、刘裕，呼延攸、刘乘怀疑刘安国、刘钦有异心，就 杀了他们。当天，杀了刘裕，癸未（二十二日），杀了刘隆。甲申（二十三日），刘聪攻克西明门。刘锐等逃进南宫，前锋跟随着他。乙酉（二十四日），刘聪在光极殿西室杀了刘和，抓住刘锐、呼延攸、刘乘，在 交通要道上斩首并悬挂起来。

群臣请聪即帝位；聪以北海王，单后之子也，以位让之。涕泣固请，聪久而许之，曰："及群公正以祸难尚殷，贪孤年长故耳。此家国之事，孤何敢辞！俟年长，当以大业归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兴。，尊单氏曰皇太后，其母张氏曰帝 太后。以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为皇后。呼延氏，渊后之从父妹也。封其子粲为河内王，易为河间王，翼为彭城王，悝为高平王；仍以粲为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以石勒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

大臣们请刘聪登上皇位，刘聪因为北海王刘是单太后的太子，就把皇位让给刘。刘流着泪坚持请刘聪即位，刘聪好久后才同意了，说：

“刘和诸公正是因为祸乱困扰还多，看重我年纪大几岁罢了。这是国家的事业。我怎么敢推辞！等刘长大，我将把大业交还于他。”于是即位。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光兴。尊奉单氏为皇太后，尊奉刘聪的母亲张氏为帝太后。以刘为皇太弟，兼大单于、大司徒。立自己的妻子呼延氏为皇后。呼延氏是刘渊皇后的堂妹。封儿子刘粲为河内王，刘易为河间王，刘翼为彭城王，刘悝为高平王。仍以粲任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以石勒任并州刺史，封汲郡公。

[13]略阳临渭氐酋蒲洪，骁勇多权略，群氐畏服之。汉主聪遣使拜洪平远将军，洪不受，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

[13]略阳郡临渭县氐人酋长蒲洪，骁勇而善于权变谋略，氐人都敬畏而服从他。汉主刘聪派使者任命蒲洪为平远将军，蒲洪不接受，而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

[14]九月，辛未，葬汉主渊于永光陵，谥曰光文皇帝，庙号高祖。

[14]九月，辛未（十一日），在永光陵安葬汉主刘渊，谥号为光文皇帝，庙号为高祖。

[15]雍州流民多在南阳，诏书遣还乡里。流民以关中荒残，皆不 愿归；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发。京兆王如遂潜结壮士，夜袭二军，破之。于是冯翊严嶷、京兆侯脱各聚众攻城镇，杀令长以应之，未几，众至四 五万，自号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称藩于汉。

[15]雍州流民大多在南阳谋生，朝廷下诏书要把流民遣返回故乡。流民们因为关中地区荒芜残 败，都不愿意回乡。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分别派兵遣送，催促他们限期出发。京兆人王如于是暗地联系精壮勇士，趁夜袭击山简、杜蕤二军，打败了他们。于是冯翊人严嶷、京兆人侯脱分别聚众攻打城镇，杀死县令等官员来响应王如，没有多久，聚众达四五万人，王如自己号称大将军，兼司、雍二州牧，自称藩属于汉。

[16]冬，十月，汉河内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弥帅众四万寇洛阳，石勒帅骑二万会粲于大阳，败监军裴邈于渑池，遂长驱入洛川。粲出轘，掠梁、陈、汝、颍间。勒出成皋关，壬寅，围陈留太守王赞于仓垣，为赞所败，退屯文石津。

[16]冬季，十月，汉河内王刘粲、始安王刘曜以及王弥率领四万人进犯洛阳，石勒率领二万骑兵在大阳与刘粲会合，在渑池打败监军裴邈，于是长驱直入进入洛川。刘粲从轘出兵，在梁、陈、汝、颍等地区攻掠。石勒从成皋关出兵，壬寅（十三日），在仓垣包围陈留太守王赞，被王赞打败，退到文石津驻扎。

[17]刘琨自将讨刘虎及白部，遣使卑辞厚礼说鲜卑拓拔猗卢以请兵。猗卢使其弟弗之子郁律帅骑二万助之，遂破刘虎、白部，屠其营。琨与猗卢结为兄弟，表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时代郡属幽州，王浚不许，遣兵击猗卢，犹卢拒破之。浚由是与琨有隙。

[17]刘琨亲自率兵讨伐刘虎及白部鲜卑，派使者携带丰厚的礼物用谦卑的言辞劝说鲜卑拓跋猗卢派兵。拓跋猗卢派他弟弟拓跋弗的儿子拓跋郁律率领二万骑兵援助刘琨，于是攻破刘虎、白部鲜卑的营垒，在营垒中大肆屠杀。刘琨与拓跋猗卢结拜为兄弟，表奏拓跋猗卢为大单于，把代郡封给他并封为代公。当时代郡属于幽州，王浚不同意，派兵打拓跋猗卢，拓跋猗卢抵御并打败王浚的军队，王浚因此对刘琨产生怨恨。

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帅部落万余家自云中入雁门，从琨求陉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为援，乃徒楼烦、马邑、阴馆、繁、崞五县民于陉南，以其地与猗卢；由是猗卢益盛。

拓跋猗卢因为封邑代郡距离自己的国家遥远，百姓连接不在一起，于是率领部落一万多家从云中进入雁门，向刘琨索求陉岭以北地区。刘琨不能控制他，况且也想依靠他作为自己的后援，就把楼烦、马邑、阴馆、繁、崞县等五个县的百姓迁徙到陉岭以南，把这些地方给予拓跋猗卢。拓跋猗卢从此更加强盛。

琨遣使言于太傅越，请出兵共讨刘聪、石勒；越忌苟及豫州刺史冯嵩，恐 为后患，不许。琨乃谢猗卢之兵，遣归国。

刘琨派使者去告诉太傅司马越，请求出兵一起讨伐刘聪、石勒。司马越因为疑忌苟以及豫州刺史冯嵩，担心他们会成为后患，没有同意。刘琨就辞谢拓跋猗卢的军队，让他们回国。

刘虎收余众，西渡河，居朔方肆卢川，汉主聪以虎宗室，封楼烦公。

刘虎收拾起残余部众，西渡黄河，居住在朔方的肆卢川，汉主刘聪把刘虎当作宗室，封他为楼烦公。

[18]壬子，以刘琨为平北大将军，王浚为司空，进鲜卑段务勿尘为大单于。

[18]壬子（二十三日），以刘琨任平北大将军，王浚任司空，把鲜卑段务勿尘封为大单于。

[19]京师饥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征天下兵，使入援京师。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今日尚可救，后则无及矣！"既而卒无至者。征南将军山简遣督护王万将兵入援，军于涅阳，为王如所败。如遂大掠沔、汉，进逼襄阳，简婴城自守。荆州刺史王澄自将，欲援京师，至口，闻简败，众散而还。朝议多欲迁都以避难，王衍以为不可，卖车牛以安众心。山简为严嶷所逼，自襄阳徙屯夏口。

[19]京城洛阳饥饿困顿日益严重，太傅司马越派遣使者带着插羽毛的檄文征召全国军队，让他们来救援京城。怀帝对使者说："替我告诉各征、镇，今天还可以援救，迟了就来不及了！"但后来终究没有军队到达。征南将军山简派遣督护王万带兵前去救援，在涅阳驻军，结果被王如打败。王如于是在沔水、汉水地区大肆抢掠，进逼襄阳，山简只能围绕城墙进行防守。荆州刺史王澄亲自带兵。想去救援京城，到达口，听到山简的军队失败的消息，部众溃散，也只好回师，朝廷商议，多数人想迁都逃难，王衍认为不行，应该卖掉车、牛来安定人心。山简被严嶷逼迫，从襄阳迁徙到夏口驻扎。

[20]石勒引兵济河，将趣南阳，王如、侯脱、严嶷等闻之，遣众一万屯襄城以拒勒。勒击之，尽俘其众，进屯宛北。是时，侯脱据宛，王如据穰。如素与脱不协，遣使重赂勒，结为兄弟，说勒使攻脱。勒攻宛，克之；严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斩脱；囚嶷，送于平阳，尽并其众。遂南寇襄阳，攻拔江西垒壁三十馀所。还，趣襄城，王如遣弟璃袭勒；勒迎击，灭之，复屯江西。

[20]石勒举兵渡过黄河，将要去南阳，王如、侯脱、严嶷等听说后，调遣一万人驻扎襄城来抵御石勒。石勒攻击他们，全部俘虏了他们，进入宛城之北驻扎。这时，侯脱据守宛城，王如据守穰城，王如与侯脱一直关系不和，派使者用重金贿赂石勒，结为兄弟，让他攻打侯脱。石勒攻克了宛城。严嶷率兵救援宛城，来不及救援便投降了。

石勒杀了侯脱，囚禁了严嶷，送到平阳，把他们的部众全部兼并到自己的军队里。于是向南进犯襄阳，攻克拔除长江以西的营垒三十多处。回师，开赴襄城，王如派弟弟王璃袭击石勒。石勒迎头攻击，消灭了王璃的军队，又到长江以西的地区驻扎。

[21]太傅越既杀王延等，大失众望；又以胡寇益盛，内不自安，乃戎服入见，请讨石勒，且镇集兖、豫。帝曰："今胡虏侵逼郊畿，人无固志，朝廷社稷，倚赖于公，岂可远出以孤根本！"对曰："臣出，幸出破贼，则国威可振，犹愈于坐待困穷也。"十一月，甲戌，越帅甲士四万向许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伦守卫京师，防察宫省；以潘滔为河南尹，总留事。越表以行台自随，用太尉衍为军司，朝贤素望，悉为佐吏，名将劲卒，咸入其府。于是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行，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越东屯项，以冯嵩为左司马，自领豫州牧。

[21]太傅司马越杀了王延等人后，大大地失去了大家的信任。又因为胡人敌寇日益强盛，内心也不安定，于是穿上戎装进宫拜见，请求讨伐石勒，并且屯兵镇守在兖州、豫州。怀帝说："现在胡人强盗侵入，逼临京城郊外，人都没有了坚守的心思，朝廷社稷依赖于你，怎么能远征而使根本孤立呢？"司马越回答说："我出战，如果能侥幸打败贼寇，就可以振奋国威，这比坐以待毙要强。"十一月，甲戌（十五日），司马越率领四万兵士向许昌进发，留下妃子裴氏、长子司马毗以及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伦守卫京城，防卫察看宫廷，以潘滔任河南尹，总管留守事务。司马越上奏表让朝廷以行尚书台跟随自己，任用太尉王衍为军司，朝廷中享有声望的贤臣，都用作佐吏，名将勇士，全部纳入自己官署。这样，宫廷中实际再没有什么守卫，饥饿日益严重，宫殿中死人交相杂横，盗贼公然抢劫，各府、寺、营、署，都挖掘壕堑自卫。司马越向东驻扎在项县，以冯嵩为左司马，自己任兼任豫州牧。

竟陵王白帝遣兵袭何伦，不克；帝委罪于，逃窜，得免。

竟陵王司马通告怀帝后派兵袭击何伦，没有成功。怀帝归罪于司马，司马逃窜，得以逃避惩罚。

[22]扬州都督周馥以洛阳孤危，上书请迁都寿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书，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硕。馥不肯行，令硕帅兵先

进。硕诈称受越密旨，袭馥，为馥所败，退保东城。

[22]扬州都督周馥因为洛阳孤单危险，上书请求迁都寿春。太傅司马越因为周馥不先通过自己而直接上书皇帝，勃然大怒，宣召周馥与淮南太守裴硕。周馥不肯去，让裴硕率兵先去。裴硕假称得到司马越的密令，袭击周馥。结果被周馥打败，裴硕退到东城县防 守。

[23]诏加张轨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光禄大夫傅祗、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以京师饥匮。轨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

[23]朝廷诏令让张 轨担任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光禄大夫傅祗、太常挚虞给张轨去信，告诉他京城饥饿食品匮乏。张轨派遣参军杜勋去 献了五百匹马、三万匹毯布。

[24]成太傅骧攻谯登于涪城。罗尚子宇及参佐素恶登，不给其粮。益州刺史皮素怒，欲治其罪；十二月，素至巴郡，罗宇使人夜杀素，建平都尉暴重杀宇，巴郡乱。骧知登食尽援绝，攻涪愈急。士民皆熏鼠食之，饿死甚众，无一人离叛者。骧子寿先在登所，登乃归之。三府官属表巴东监军南阳韩松为益州刺史，治巴东。

[24]成汉太傅李骧到涪城攻打谯登。罗尚的儿子罗宇及其幕僚一直讨厌谯登，就不给谯登提供军粮。益州刺史皮素发怒，想拿罗宇问罪。十二月，皮素到巴郡，罗宇派人在夜里杀死皮素，建平都尉暴重杀了罗宇，巴郡大乱。李骧得知谯登粮尽而后援断绝，就更加猛烈地攻击涪城。城中士人百姓都挖老鼠当作食物，饿死了很多人，但没有一人叛变离去。李骧的儿子李寿先前被关在谯登处，谯登把他释放回去。平西将军府、益州刺史府、西戎校尉府的官员上奏表让巴东监军南阳人韩松担任益州刺史，治所设在巴东。

[25]初，帝以王弥、石勒侵逼京畿，诏苟督帅州郡讨之。会曹嶷破琅邪，北收齐地，兵势甚盛，苟纯闭城自守。还救青州，与嶷连战，破之 。

[25]当初，怀帝因为王弥、石勒进犯逼临京城地区，就下诏令让苟统领州郡的军队去讨伐他们。正遇上曹嶷攻陷琅邪，向北攻占齐郡地区，兵势非常强盛，苟纯只能关闭城门防守。苟也只好回师救援青州，与曹嶷接连交战，打败曹嶷。

[26]是岁，宁州刺史王逊到官，表李钊为朱提太守。时宁州外逼于成，内有夷寇，城邑丘墟。逊恶衣菜食，招集离散，劳来不倦，数年

之间，州境复安。诛豪右不奉法者十馀家；以五苓夷昔为乱首，击灭之，内外震服。

[26]这一年，宁州刺史王逊就任官职，表奏李钊任朱提太守。当时宁州外受成汉逼迫，内有夷人强盗，城邑都成了荒丘废墟。王逊节衣缩食，召集逃离流散的百姓，安抚而不知疲倦，几年之间，宁州辖境重新安定。又诛杀不遵守法律的十多家豪族大户。因为王苓夷人过去曾是作乱的祸首，就攻打消灭了他们，这样宁州内外都受到震慑而归服。

[27]汉主聪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寝，穴其壁间，刺而杀之。

[27]汉主刘聪因为自己是超越次序而当的皇帝，便猜忌他的嫡 兄刘恭。趁刘恭睡觉，挖穿房间墙壁，把刘恭刺杀。

[28]汉太后单氏卒；汉主聪尊母张氏为皇 太后。单氏年少美色，聪焉。太弟义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义庞由是渐衰，然以单氏故，尚未之废也。呼延后言于聪曰："父死子继，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业，太弟何为者哉！陛下百年后，粲兄弟必无种矣。"聪曰："然，吾当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变生。太弟见粲兄弟浸长，必有不安之志；万一有小人交构其间，未必不祸发于今日也。"聪心然之。义舅光禄大夫单冲泣谓义曰："疏不间亲。主上有意于河内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义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让义。义以主上齿长，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终弟及，何为不可！粲兄弟既壮，犹今日也。且子弟之间，亲疏讵几，主上宁可有此意乎！"

[28]汉太后单氏去世，汉主刘聪尊奉母亲张氏为皇太后。单氏年轻貌美，刘聪与她私通。单氏的儿子太弟刘多次对此进行劝说，单氏惭愧忧愤而死。刘聪对刘的宠信因此逐渐减弱，但因为单氏的缘故，还没有废黜他。皇后呼延氏对刘聪说："父亲死后由儿子继承。是古今通常的道理。陛下继承高祖刘渊的事业，太弟算干什么的？陛下百年之后，刘粲兄弟一定不会有后代存世了。"刘聪说："是这样，我将要慢慢考虑这个问题。"呼延氏说："事情放着不处理，就会发生变故。太弟看到刘粲兄弟逐步长大，内心一定会感到不安，万一有小人在其中挑拨离间，祸患说不定就会在今天发生。"刘聪心里认为说得对。刘的舅父光禄大夫单冲哭着对刘说："关系疏远的人不替代关系亲近的。皇

上有让河内王刘粲当太子的心思，殿下为什么不躲避呢？”刘说：“河瑞末年，主上自己考虑到嫡、庶的区别，以大位辞让给我，我因为皇上年长，所以推奉他即位。天下是高祖的天下，哥哥死了弟弟来继承，有什么不可以的？等刘粲兄弟长大，还应该像今天这样，再说父子和兄弟之间，难道还有什么亲疏？皇上难道有这个意思吗？”

五年（辛未、311）

五年（辛未，公元311年）

[1]春，正月，壬申，苟为曹嶷所败，弃城奔高平。

[1]春季，正月，壬申（十四日），苟被曹嶷打败，丢弃 守城逃奔高平。

[2]石勒谋保据江、汉，参军都尉张宾以为不可。会军中饥疫，死者太半，乃渡沔、寇江夏，癸酉，拔之。

[2]石勒图谋占据江、汉地区，参军都尉张宾认为不行。正遇上军中饥乏又流行疾疫，有一大半都死了，于是渡过沔水，进犯江夏，癸酉（十五日），攻克江夏。

[3]乙亥，成太傅骧拔涪城，获谯登；太保始拔巴西，杀文石。于是成主雄大赦，改元玉衡。谯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词气不屈，雄杀之 。

[3]乙亥（十七日），成汉太傅李骧攻克涪城，抓获了谯登。太保李始攻克巴西，杀死文石。于是成汉君主李 雄宣布大赦，改年号为玉衡。谯登被押送到成都，李雄想要宽恕他，但谯登言辞志气都不屈服，李雄就杀了他。

[4]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间，数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骧聚众据乐乡反，南平太守应詹与醴陵令杜共击破之。王澄使成都内史王机讨骧，骧请降，澄伪许而袭杀之，以其妻子为赏，沈八千馀人于江；流民益怨忿。

[4]巴蜀地区的流民在荆州、湘州地区。多次被土著百姓侵扰，蜀人李骧聚众占据乐乡反叛，南平太守应詹与醴陵县令杜一起打败了李骧。王澄派成都内史王机讨伐李骧，李骧请求投降，王澄假装同意而突袭李骧，把他杀了，用李骧的妻儿作为奖赏，把八千多人都沉入江中。流民更加怨恨愤怒。

蜀人杜畴等复反，湘州参军冯素与蜀人汝班有隙，言于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尽诛流民。流民大惧，四五万家一时俱反，以杜州里重望，共推为主。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

蜀人杜畴等人再次叛乱。湘州参军冯素与蜀人汝班之间有怨恨，就对刺史荀眺说：“巴蜀地区的流民都想叛乱。”荀眺信以为真，想把流民全部杀了。流民非常恐惧，四五万家同时反叛，因为杜在当地有很高的名望，就一致推举杜作为首领。杜自称梁、益二州牧、兼湘州刺史。

[5]裴硕求救于琅邪王睿，睿使扬威将军甘卓等攻周馥于寿春。馥众溃，奔项，豫州都督、新蔡王确执之，馥忧愤而卒。确，腾之子也。

[5]裴硕向琅邪王司马睿求救，司马睿派扬威将军甘卓到寿春攻打周馥。周馥的军队溃败，逃奔项县，豫州都督、新蔡王司马确抓住周馥，周馥忧愤而死。司马确是司马腾的儿子。

[6]扬州刺史刘陶卒。琅邪王睿复以安东军谘祭酒王敦为扬州刺史，寻加都督征讨诸军事。

[6]扬州刺史刘陶去世。琅邪王司马睿又以安东军咨祭酒王敦任扬州刺史，不久又加职都督征讨诸军事。

[7]庚辰，平原王薨。

[7]庚辰（二十二日），平原王司马去世。

[8]二月，石勒攻新蔡，杀新蔡庄王确于南顿；进拔许昌，杀平东将军王康。

[8]二月，石勒攻打新蔡，在南顿杀新蔡王司马确，又进兵攻克许昌，杀了平东将军王康。

[9]氐苻成、隗文复叛，自宜都趣巴东；建平 都尉暴重讨之。重因杀韩松，自领三府事。

[9]氐人苻成、隗文又叛乱，从宜都赶赴巴东。建平都尉暴重征讨他们，暴重顺势杀死韩松，自己兼任三府的职务。

[10]东海孝献王越既与苟有隙，河南尹潘滔、尚书刘望等复从而谮之。怒，表求滔等首，扬言：“司马元超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乱，苟

道将岂可以不义使之！”乃移檄诸州，自称功伐，陈越罪状。帝亦恶越专权，多违诏命；所留将士何伦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赐手诏，使讨之。数与帝文书往来，越疑之，使游骑于成皋间伺之，果获使及诏书。乃下檄罪状，以从事中郎杨瑁为兖州刺史，使与徐州刺史裴盾共讨。遣骑收潘滔，滔夜遁，得免；执尚书刘曾、侍中程延，斩之。越忧愤成疾，以后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于项，秘不发丧。众共推衍为元帅，衍不敢当；以让襄阳王范，范亦不受。范，玮之子也。于是衍等相与奉越丧还葬东海。何伦、李恽等闻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阳东走，城中士民争随之。帝追贬越为县王，以苟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

[10]东海孝献王司马越与苟产生怨恨后，河南尹潘滔、尚书刘望等人又附和他并挑拨他与苟的关系。苟发怒，表奏索求潘滔等人的头颅，扬言道：“司马元超身为宰相而不公正，造成天下混乱，我难道能够不坚持正义而听任他？”司马越字元超。于是苟向各州传布檄文，称颂自己的功绩，列举司马越的罪状。怀帝对司马越专权，多次违抗诏书旨意，也感到厌恶，司马越留下来的部将兵士何伦等人，抢掠公卿大臣，逼迫污辱公主。怀帝秘密赐给苟亲笔诏书，让苟征讨司马越。苟多次与怀帝有文书往来，司马越对此也起疑心，派游动的骑兵在成皋地区监视，果然查获苟的使者以及诏书。于是司马越也下达檄文公布苟的罪状，以从事中郎杨瑁担任兖州刺史，让他与徐州刺史裴盾一同征讨苟。苟派骑兵拘捕潘滔，潘滔连夜逃跑，得以逃脱。苟抓住尚书刘曾、侍中程延，把他们都杀了。司马越忧愤成疾，把后事托付给王衍。三月，丙子（十九日），司马越在项县去世，但秘不发丧。大家共同推举王衍为元帅，王衍不敢接受，辞让给襄阳王司马范，司马范也不接受。司马范是司马玮的儿子。于是王衍等人一起侍奉司马越的灵柩送往东海郡安葬。何伦、李恽等人听说司马越去世，就侍奉着司马越的裴妃以及长子司马毗从洛阳向东行进。城中士人百姓争相跟随他们。怀帝追贬司马越为县王，以苟担任大将军、大都督及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

[11]益州将吏共杀暴重，表巴郡太守张罗行三府事。罗与隗文等战死，文等驱掠吏民，西降于成。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马蜀郡王异行三府事，领巴郡太守。

[11]益州的武将和官吏一起杀了暴重，表奏巴郡太守张罗担任三府的职务。张罗与隗文等人交战而死，隗文等人驱赶抢掠官吏和百姓，向西边的成汉投降。三府的文武官员共同表奏平西司马蜀郡人王异担任三府的职务，兼任巴郡太守。

[12]初，梁州刺史张光会诸郡守于魏兴，共谋进取。张燕唱言："汉中荒败，迫近大贼，克复之事，当俟英雄。"光以燕受邓定赂，致失汉中，今复沮众，呵出，斩之。治兵进战，累年乃得至汉中，绥抚荒残，百姓悦服。

[12]当初，梁州刺史张光在魏兴与所辖各郡的郡守会集，共同谋划进取之道。张燕首先说："汉中地区已荒芜颓败，又靠近大盗贼，收复失地的事，还得等待英雄出现。"张光因为张燕接受了邓定的贿赂，导致失去汉中，现在又败坏大家的士气，就喝令把张燕拉出去杀了。张光整顿军队进取战斗，几年后终于取得汉中。他又安抚百姓开荒，百姓都高兴地服从他。

[13]夏，四月，石勒率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执太尉衍、襄阳王范、任城王济、武陵庄王澹、西河王喜、梁怀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等，坐之幕下，问以晋故。衍具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且自言少无宦情，不豫世事；因劝勒称尊号，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命左右扶出，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独襄阳王范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勒谓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此辈人，当可存乎？"苌曰："彼皆晋之王公，终不为吾用。"勒曰："虽然，要不可加以锋刃。"夜，使人排墙杀之。济，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禧，澹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

[13]夏季，四月，石勒率轻装骑兵追击太傅司马越的灵车，在苦县宁平城追上，把晋朝军队打得大败，又放开骑兵包围并用弓箭射击，十多万晋朝官兵互相践踏堆积如山，无一人幸免。抓住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武陵庄王司马澹、西河王司马喜、梁怀王司马禧、齐王司马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

乔、太傅长史庾等人，让他们在帐幕中坐下，询问晋朝乱亡的原因。王衍具体陈说了祸患衰败的原因。声称计策不是自己所定，并且自称从小就没有当官从政的愿望，不参预朝廷事务，并由此劝石勒称帝，希望能够解脱自己。石勒说："您年轻力壮时就登上朝廷高职，名扬四海，身居重任，怎么说没有当官从政的欲望呢？把天下的事情搞坏搞糟，不是您那又是谁呢？"命令随从将王衍架扶出去。大家都怕死，大多都自己陈述情况。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表情严峻，环顾大家喝道："今天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再说个不停？"石勒对孔苌说："我在天下行走的地方多了，从未见过这类人，应当让他们留在世上吗？"孔苌说："他们都是晋朝的王公大臣，终究不能为我们所用。"石勒说："虽然这样，但也不要用刀杀了他们。"当夜，派人推倒墙把这些人压死了。司马济是宣帝司马懿弟弟的儿子景王司马陵的儿子。司马禧是司马澹的儿子。石勒又剖开司马越的灵柩，焚烧了司马越的尸体，说："搞乱天下的就是这个人，我为天下报仇，所以焚烧他的遗骨来通告天地。"

何伦等至洧仓，遇勒，战败，东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于勒，何伦奔下邳，李恽奔广宗。裴妃为人所掠卖，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镇建业，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抚，以其子冲继越后。

何伦等人到达洧仓，与石勒遭遇，交战失败，这样东海王司马越的长子以及宗室四十八个亲王又被石勒所俘。何伦逃奔下邳，李恽逃奔广宗。裴妃被人抢走卖掉，很久以后，渡过长江。当初，琅邪王司马睿镇守建业，就是裴妃的主意，所以司马睿感念她，优厚地加以关照，并把自己的儿子司马冲过继为司马越的后代。

[14]汉赵固、王桑攻裴盾，杀之。

[14]汉国赵固、王桑攻打裴盾，把他杀了。

[15]杜攻长沙。五月，荀眺弃城奔广州，追擒之。于是南破零、桂，东掠武昌，杀二千石长吏甚众。

[15]杜攻打长沙。五月，荀眺放弃守城，逃奔广州，杜追赶上把他抓获。于是杜向南攻克零陵、桂阳地区，向东攻掠武昌，杀死了很多郡守以及官吏。

[16]以太子太傅傅祗为司徒，尚书令荀藩为司空，加王浚大司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南阳王模为太尉、大都督，张轨为

车骑大将军，琅邪王睿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

[16]朝廷以太子太傅傅祗任司徒，尚书令荀藩为司空，任用王浚为大司马、侍中、大都督及督幽州、冀州诸军事，南阳王司马模任太尉、大都督，张轨任车骑大将军，琅邪王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

初，太傅越以南阳王模不能绥抚关中，表征为司空。将军淳于定说模使不就征，模从之；表遣世子保为平西中郎将，镇上，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帐下都尉陈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贾疋纳之。

当初，太傅司马越因为南阳王司马模不能平定安抚关中地区，就表奏征召他为司空。将军淳于定劝说司马模不去接受征召，司马模采纳了；上奏表派长子 司马保任平西中郎将；镇守上，秦州刺史裴苞抗拒司马保的到来。司马模派帐下都尉陈安攻打裴苞，裴苞投奔安定郡，郡太守贾疋接纳了他。

[17]荀表请迁都仓垣，使从事中郎刘会将船数十艘、宿卫五百人、谷千斛迎帝。帝将从之，公卿犹豫，左右恋 资财，遂不果行。既而洛阳饥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议，将行而卫从不备。帝抚手叹曰："如何曾无车舆！"乃使傅祗出诣河阴，治舟楫，朝士数十人导从。帝步出西掖门，至铜驼街，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度支校尉东郡魏浚率流民数百家保河阴之峡石，时劫掠得谷麦，献之，帝以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度支如故。

[17]荀上奏表请求迁都仓垣，派从事中郎刘会带领几十艘船、五百禁卫兵、一千斛谷子去接怀帝。怀帝打算听从这个安排，而公卿大臣们犹豫不决，左右随从 贪恋家资财产，于是没有成行。不久后洛阳城中饥饿困乏，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文武百官十有八九都流亡了。怀帝召集公卿大臣商议，打算出行，但禁卫随从却不完备。怀帝抚手慨叹说："为什么竟没有车子乘舆呢？"于是派傅祗出城到河阴县，整理置办船只，朝廷官员几十人充当前导和随从。怀帝步行出西掖门，到铜驼街，遭到强盗掠扰，不能前进，只好回宫。度支校尉东郡人魏浚率领几百家流民在河阴的峡石防卫，当时曾抢劫掠夺了一些谷麦，就献给怀帝，怀帝任用魏浚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仍兼度支校尉。

[18]汉主聪使前军大将军呼延晏将兵二万七千寇洛阳，比及河南，晋兵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始安王曜、王弥、石勒皆引兵会之，未至，晏留辎重于张方故垒，癸未，先至洛阳，甲申，攻平昌门，丙戌，克之，遂焚东阳门及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继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于洛水，将东走，晏尽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禄大夫组奔轘。辛卯，王弥至宣阳门；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门；丁酉，王弥、呼延晏克宣阳门，入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帝出华林园门，欲奔长安，汉兵追执之，幽于端门。曜自西明门入屯武库。戊戌，曜杀太子诠、吴孝王晏、竟陵王、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河南尹刘默等，士民死者三万余人。遂发掘诸陵，焚宫庙、官府皆尽。曜纳惠帝羊皇后，迁帝及六玺于平阳。石勒引兵出轘，屯许昌。光禄大夫刘蕃、尚书卢志奔并州。

[18]汉主刘聪派前军大将军呼延晏率领二万七千兵士进犯洛阳，到达河南时，晋朝军队先后十二次失败，死了三万多人。始安王刘曜、王弥、石勒都带兵与呼延晏会合，还没有到，呼延晏把辎重留在张方遗留下来的旧营垒中，癸未（二十七日），呼延晏先行到达洛阳。甲申（二十八日），攻打平昌门，丙戌（三十日），攻克平昌门，于是焚烧东阳门以及各府寺等房屋建筑。六月，丁亥朔（初一），呼延晏因为外面援兵还没有到，俘掠了一些人和财物而离去。怀帝在洛水安排准备了一些船只，准备向东逃难，呼延晏都给焚烧了。庚寅（初四），荀藩以及弟弟光禄大夫荀组逃奔轘。辛卯（初五），王弥到达宣阳门。壬辰（初六），始安王刘曜到达西明门。丁酉（十一日），王弥、呼延晏攻克宣阳门，进入南宫，登上太极前殿，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把宫人、珍宝收罗干净。怀帝出华林园门，想逃奔长安，汉兵追上把他抓住，囚禁在端门。刘曜从西明门进城到武库驻扎。戊戌（十二日），刘曜杀死晋太子司马诠、吴孝王司马晏、竟陵王司马、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河南尹刘默等人，士人百姓死了三万多人。于是又挖掘各个陵墓，把宫庙、官府都焚烧光了。刘曜纳娶惠帝羊皇后，把怀帝以及皇帝专用的六方玉玺都送往平阳。石勒带兵从轘出击，到许昌驻扎。晋光禄大夫刘蕃、尚书卢志逃奔并州。

丁未，汉主聪大赦，改元嘉平。以帝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庚珉、王俊为光禄大夫。珉，之兄也。

丁未（二十一日），汉主刘聪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嘉平。安排晋怀帝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封为平阿公。以晋朝侍中庾珉、王为光禄大夫。庾珉是庾的哥哥。

初，始安王曜以王弥不待己至，先入洛阳，怨之。弥说曜曰："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宫室不假修营，宜白主上自平阳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守，不用弥策而焚之。弥骂曰："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邪！"遂与曜有隙，引兵东屯项关。前司隶校尉刘暾说弥曰："今九州糜沸，群雄竟逐，将军于汉建不世之功，又与始安王相失，将何以自容！不如东据本州，徐观天下之势，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业，策之上者也。"弥心然之。

当初，始安王刘曜因为王弥不等到自己到达就抢先进入洛阳，对王弥产生了怨恨。王弥对刘曜说："洛阳处于全国中心，山河四面的要塞、城池，宫室都用不着修葺营建，应当上告君主从平阳迁都到这里。"刘曜因为天下还未平定，洛阳四面受敌，不能守御，因此不听王弥的计策而放火焚烧了洛阳。王弥骂道："这个屠各人！难道有作帝王的心思吗？"于是与刘曜产生怨恨，就带兵向东到项关驻扎。前司隶校尉刘暾对王弥说："现在九州像沸腾的粥锅一样动乱纷扰，各路英豪逐鹿中原，将军您为汉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功劳，却又和始安王刘曜失和，那将把自己放到什么地方？不如在东边占据自己的青州，慢慢地观察天下的趋势，上计能够以此统一全国，下计也不失去占据一方与人鼎立抗衡的资本，这是上策。"王弥心里认为这很对。

[19]司徒傅祗建行台于河阴，司空荀藩在阳城，河南尹华荟在成皋，汝阴太守平阳李矩为之立屋，输谷以给之。荟，歆之曾孙也。

[19]司徒傅祗在河阴建立代表朝廷的行政机构&#0;&#0;行台，司空荀藩在阳城，河南尹华荟在成皋，汝阴太守平阳人李矩为傅祗建立房屋，并运送谷物来供给他。华荟是华歆的曾孙。

藩与弟组、族子中护军崧，荟与弟中领军恒建行台于密，传檄四方，推琅邪王睿为盟主。藩承制以崧为襄城太守，矩为荥阳太守，前冠军将军河南褚为梁国内史。扬威将军魏浚屯洛北石梁坞，刘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诣荀藩谘谋军事，藩邀李矩同会，矩夜越之。矩官属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与结欢而去。浚族子该，聚众据一泉坞，藩以为武威将军。

荀藩与弟弟荀组，同族侄子中护军荀崧，华荟与弟弟中领军华恒在密县又建立了一个行台，向各地传布檄文，推举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荀藩按照朝廷旨意以荀崧任襄城太守，以李矩任荥阳太守，以前冠军将军河南入褚任梁国内史。扬威将军魏浚驻扎在洛水以北的石梁坞，刘琨按照朝廷旨意让魏浚任河南尹。魏浚到荀藩那里去咨询商议军队事务，荀藩邀请李矩参与这次聚会，李矩连夜赶去，李矩的属下官员都说："不可相信魏浚，不应当连夜去。"李矩说："忠臣都有相同的想法，有什么值得怀疑呢？"于是前往，他们在一起畅谈高兴地离去，魏浚的同族侄子魏该，聚集了一些人占据一泉坞，荀藩让他担任武威将军。

豫章王端，太子诠之弟也，东奔仓垣，苟率群官奉以为皇太子，置行台。端承制以领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自仓垣徙屯蒙城。

豫章王司马端是太子司马诠的弟弟，向东投奔仓垣，苟带领官员们尊奉他为皇太子，也设置了一个行台。司马端按照朝廷旨意让苟担任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从仓垣迁徙到蒙城驻扎。

抚军将军秦王业，吴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许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阎鼎，聚西州流民数千人于密，欲还乡里。荀藩以鼎有才而拥众，用鼎为豫州刺史，以中书令李、司徒左长史彭城刘畴、镇军长史周，司马李述等为之参佐。，浚之子也。

抚军将军秦王司马业是吴孝王的儿子，荀藩的外甥，十二岁，南奔密县，荀藩等人侍奉他，向南奔赴许昌。前豫州刺史天水人阎鼎，在密县聚集了几千西州流民，打算返归故乡。荀藩因为阎鼎有才又聚集了一些人，就任用阎鼎为豫州刺史，让中书令李、司徒左长史彭城人刘畴、镇军长史周、司马李述等人作为阎鼎的参佐。周是周浚的儿子。

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邪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以前颍川太守勃海刁协为军谘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国陈为行参军，前

太傅掾庾亮为西曹掾。承，浑之弟子；恢，靓之子；亮，兖子之弟子也。

当时全国一片混乱，只有江东稍微安定，中原的士人百姓大多南渡长江去避乱。镇东司马王导劝说琅邪王司马睿，召收贤能英俊的人才，与他们一同成就事业。司马睿采纳了王导的意见，任用了一百多人作为掾属，当时的人称之为百六掾 。让前颍川太守勃海人刁协任军咨祭酒，以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任从事中郎，以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国人陈任行参军，以前太傅掾庾亮任西曹掾。王承是王浑的弟弟的儿子。诸荀恢是诸葛靓的儿子。庾亮是庾衮的弟弟的儿子。

[20]江州刺史华轶，歆之曾孙也，自以受朝廷之命而为琅邪王睿所督，多不受其教令。郡县多谏之，轶曰：“吾欲见诏书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长吏，轶与豫州刺史裴宪皆不从命。睿遣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与扬烈将军庐江周访合兵击轶。轶兵败，奔安成，访追斩之，及其五子。裴宪奔幽州。睿以甘卓为湘州刺史，周访为寻阳太守，又以扬武将军陶侃 为武昌太守。

[20]江州刺史华轶，是华歆的曾孙，认为自己是接受皇帝的旨意，却被琅邪王司马睿所领导，所以经常不接受司马睿的命令。所属郡县长官大多都劝谏他，华轶说：“我只是想看到朝廷的诏书罢了。”司马睿接到荀藩的檄文后，按照朝廷旨意设置官职机构，更改掉换长吏等官员，华轶与豫州刺史裴宪都不服从。司马睿就派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与扬烈将军庐江人周访联合 兵力攻打华轶。华轶的军队失败，自己逃奔安成，周访追上并杀了他，还杀了他的五个儿子。裴宪逃奔幽州。司马睿任用甘卓为湘州刺史，任周访为寻阳太守，又任扬武将军陶侃为武昌太守。

[21]秋，七月，王浚设坛告类，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称受中诏承制封拜，备置百官，列署征、镇，以荀藩为太尉，琅邪王睿为大将军。浚自领尚书令，以裴宪及其婿枣嵩为尚书，以田徽为兖州刺史，李恽为青州刺史。

[21]秋季，七月，王浚设置祭坛祭天，立皇太子，向天下通告，声称受朝廷诏令按照皇帝旨意举行封拜，设置文武百官，安排征、镇官

员，任荀藩为太尉，琅邪王司马睿为大将军 。王浚自己担任尚书令。任裴宪及其女婿枣嵩为尚书，任田徽为兖州刺史，李恽为青州刺史。

[22]南阳王模使牙门赵染戍蒲坂，染求冯翊太守不得而怒，帅众降汉，汉主聪以染为平西将军。八月，聪遣染与安西将军刘雅帅骑二万攻模于长安，河内王粲、始安王曜帅大众继之。染败模兵于潼关，长驱至下。凉州将北宫纯自安长帅其众降汉。汉兵围长安，模遣淳于定出战而败。模仓库虚竭，士卒离散，遂降于汉。赵染送模于河内王粲；九月，粲杀模。关西饥馑，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无一二。聪以始安王曜为车骑大将军、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镇长安。以王弥为大将军，封齐公。

[22]南阳王司马模派牙门越染戍守蒲坂，赵染求任冯翊太守之职没有得到后大怒，率领部众向汉投降，汉主刘聪任用赵染为平西将军。八月，刘聪派遣赵染与安西将军刘雅带领二万骑兵到长安攻打司马模，河内王刘粲、始安王刘 曜率领大队人马作为后续援兵。赵染在潼关打败司马模的军队，长驱直入到达下。凉州武将北宫纯在长安带领自己的部众向汉投降。汉的军队围攻长安，司马模派淳于定出战也被打败。司马模的仓库已消耗一空，士卒们都逃散了，于是向汉投降。赵染把司马模送到河内王刘粲处，九月，刘粲把司马模杀了。关西地区饥饿灾荒，白骨遍野，士人百姓存活在世的不到百分之一二。刘聪任始安王刘曜为车骑大将军，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镇守长安。任王弥为大将军，封为齐公。

[23]苟骄奢苛暴，前辽西太守阎亨，缵之子也，数谏，杀之。从事中郎明预有疾，自舆入谏。怒曰：“我杀阎亨，何关人事，而舆病骂我！”预曰：“明公以礼待预，故预以礼自尽。今明公怒预，其如远近怒明公何！桀为天子，犹以骄暴而亡，况人臣乎！愿明公且置是怒，思预之言。”不从。由是众心离怨，加以疾疫、饥馑。石勒攻王赞于阳夏，擒之；遂袭蒙城，执及豫章王端，锁颈，以为左司马。汉主聪拜勒幽州牧。

[23]荀骄纵奢侈苛刻暴虐，前辽西太守阎亨是阎缵的儿子，多次劝谏苟，结果苟把他杀了。从事中郎明预有病，自己乘车进去劝谏。苟生气地说：“我杀阎亨，关别人什么事，你还病着乘车来骂我！”明预说：“您以礼对待我，所以我也以礼尽言。现在您对我生气，那么周围

远近的人生您的气您又怎么样呢？桀尊贵为天子，尚且因为骄纵暴躁而亡国，何况作臣下的呢？希望您暂且放下这个怒气，考虑考虑我的话！”苟听不进去。因此部众人心离散怨恨，又有瘟疫和饥荒。石勒在阳夏攻打王赞，抓获了王赞。于是又袭击蒙城，抓住苟和豫章王司马端，锁住苟的脖颈，让他作左司马。汉君主刘聪任命石勒为幽州牧。

王弥与勒，外相亲而内相忌，刘暾说弥使召曹嶷之兵以图勒。弥为书，使暾召嶷，且邀勒共向青州。暾至东阿，勒游骑获之，勒潜杀暾而弥不知。

会弥将徐邈、高梁辄引所部兵去，弥兵渐衰。弥闻勒擒苟，心恶之，以书贺勒曰：“公获苟而用之，何其神也！使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谓张宾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图我必矣。”宾因劝勒乘弥小衰，诱而取之。时勒方与乞活陈午相攻于蓬关，弥亦与刘瑞相持甚急。弥请救于勒，勒未之许。张宾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陈午小竖，不足忧；王公人杰，当早除之。”勒乃引兵击瑞，斩之。弥大喜，谓勒实亲己，不复疑也。冬，十月，勒请弥燕于己吾。弥将往，长史张嵩谏，不听。酒酣，勒手斩弥而并其众，表汉主聪，称弥叛逆。聪大怒，遣使让勒“专害公辅，有无君之心”；然犹加勒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王赞潜谋叛勒，勒杀之，并弟纯。

王弥与石勒，表面上亲近而内心里互相猜忌，刘暾劝王弥征召曹嶷的军队来谋取石勒。王弥就写信，让刘暾去召集曹嶷，并且邀请石勒一起到青州。刘暾到东阿时，被石勒流动巡视的骑兵抓获，石勒秘密杀掉刘暾，

王弥还蒙在鼓里。又正遇到王弥部将徐邈、高梁都带领所属军队离去，王弥的军队逐渐衰弱。王弥听说石勒擒获了苟，心里很厌恶，但又写信祝贺石勒，说：“您擒获苟并任用了他，多么神奇呀！让苟在您左边辅佐，我在您右边辅佐，天下就不难平定了。”石勒对张宾说：“王弥公位高职重却语言谦卑，他一定要图谋我了。”张宾因而劝石勒乘王弥出现暂时衰弱，引诱他来把他抓住。当时石勒正与“乞活”陈午在蓬关交战，王弥也与刘瑞紧张对峙。王弥向石勒请求救援，石勒没有答应。张宾说：“您平常恐怕得不到引诱王公的便利条件，现在上天把王公交给我们了。陈午这小子，不值得忧虑；王公却是人中豪杰，

应当尽早除掉。”石勒就带兵袭击刘瑞，把他杀了。王弥非常高兴，认为石勒确实和自己亲近，不再怀疑了。冬季，十月，石勒在己吾县宴请王弥。王弥正打算前往，长史张嵩劝谏，王弥不听而赴宴。喝酒喝得正高兴时，石勒亲手杀了王弥，兼并了他的军队又表奏汉主刘聪，称说王弥反叛。刘聪勃然大怒，派使者责备石勒“擅自害死朝廷重要辅佐官员，心中没有君主”。但还是给石勒加上了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兼并州刺史等职，来安慰石勒的心。苟、王赞密谋叛离石勒，石勒把他们杀了，还杀了苟的弟弟苟纯。

勒引兵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

石勒带兵攻掠豫州各郡，到江边后回师，驻扎在葛陂。

初，勒之为人所掠卖也，与其母王氏相失。刘琨得之，并其从子虎送于勒，因遗勒书曰：“将军用兵如神，所向无敌，所以周流天下而无容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者，盖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故也。成败之数，有似呼吸，吹之则寒，嘘之则温。今相授侍中、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将军其受之！”勒报书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 。”遗琨名马、珍宝，厚礼其使，谢而绝之。

当初，石勒被人抢走卖掉的时候，和他母亲王氏失去联系。刘琨找到了他母亲，就把他母亲和侄子石虎送到石勒那里，趁机给石勒一封信，说：“将军用兵如神，所向无敌，之所以在天下周游不定而没有立足之地，百战百胜却没有一点儿功劳，完全是因为报效于正统的主人就是正义之师，而依附于叛逆者就成为贼寇之众的缘故。一个人成败的道理，如同呼吸，急促地吹气就感到寒冷，徐缓地嘘气则感到温暖。现在授予你侍中、车骑大将军，兼护匈奴中郎将等职务，封为襄城郡公，希望将军接受！”石勒回信说：“从事建功立业的大事，道路不同，不是迂腐的儒生可能了解的。您应当为自己的朝廷保持发扬气节，我是夷人难以为你效劳。”并送给刘琨名马、珍宝等物，用厚礼招待刘琨的使者，谢绝了刘琨。

时虎年十七，残忍无度，为军中患。勒白母曰：“此儿凶暴无赖，使军人杀之，声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为犊，多能破车，汝小忍之！”及长，便弓马，勇冠当时。勒以为征虏将军，每屠城

邑，鲜有遗类。然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勒遂宠任之。勒攻荥阳太守李矩，矩击却之 。

当时石虎十七岁，残忍得没有限度，军中都以他为祸患，石勒告诉母亲说："这个小子凶暴无赖，假如军队的人把他杀了，有损声名，还不如自己来除掉他。"母亲说："快捷的牛在牛犊时，大多都会把车弄坏。你稍微忍耐一下！"石虎长大后，擅长射弓骑马，骁勇为当时第一。石勒任他为征虏将军，每当屠杀一座城邑，很少有遗留下来的人。但是驾驭部下却严厉而不繁琐，没有谁敢违反，指派他去攻战征讨，所向无敌，石勒于是宠信任用他。石勒攻打荥阳太守李矩，李矩出击打退了石勒。

[24]初，南阳王模以从事中郎索为冯翊太守。，靖之子也。模死，与安夷护军金城允、频阳令梁肃，俱奔安定。时安定太守贾疋与诸氐、羌皆送任子于汉，等遇之于阴密，拥还临泾，与疋谋兴复晋室，疋从之。乃共推疋为平西将军，率众五万向长安。雍州刺史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于汉，闻疋起兵，与扶风太守梁综帅众十万会之。综，肃之兄也。汉河内王粲在新丰，使其将刘雅、赵染攻新平，不克。索救新平，大小百战，雅等败退。中山王曜与疋等战于黄丘，曜众大败。疋遂袭汉梁州刺史彭荡仲，杀之。特等击破粲于新丰，粲还平阳。于是疋等兵势大振，关西胡、晋翕然响应。

[24]当初，南阳王司马模任从事中郎索为冯翊太守。索是索靖的儿子。司马模死后，索与安夷护军金城人允、频阳县令梁肃，一起逃奔到安定。当时安定太守贾疋与氐人、羌人都给汉送去了人质，索等人在阴密县遇到贾疋，簇拥着还归临泾，与贾疋商谋复兴晋朝，贾疋同意了。于是大家一起推举贾疋为平西将军，率领五万军队向长安进发。雍州刺史特、新平太守竺恢都不向汉投降，听说贾疋起兵，就与扶风太守梁综一起率领十万军队与贾疋会合。梁综是梁肃的哥哥。汉河内王刘粲在新丰，派他的部将刘雅、赵染进攻新平，没有成功。索去救援新平，与汉军大小百余战，刘雅等人败退。中山王刘曜与贾疋在黄丘交战，刘曜的军队惨败。贾疋于是袭击汉梁州刺史彭荡仲，把他杀了。特等人在新丰打败刘粲，刘粲还归平阳。这样，贾疋等人军威气势大振，关西地区的胡人以及晋人都纷纷响应。

阎鼎欲奉秦王业入关，据长安以号令四方；河阴令傅畅，衹之子也，亦以书劝之，鼎遂行。荀藩、刘畴、周、李述等，皆山东人，不欲西行，中涂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杀李等。鼎与业自宛趣武关，遇盗于上洛，士卒败散，收其馀众，进至蓝田，使人告贾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人于雍城，使梁综将兵卫之。

阎鼎打算侍奉秦王司马业到关中，占据长安来向四方发号施令。河阴县令傅畅是傅衹的儿子，也写信劝勉，阎鼎于是就出发了。荀藩、刘畴、周、李述等人都是崤山以东地区的人，不想西行，中途都逃散了，阎鼎派兵追他们，没有追上，就杀了李等人。阎鼎与司马业从宛城开赴武关，在上洛县遇到强盗，兵士被打败后逃散了，只好收拾起剩下的人马，前进到蓝田，派人通知贾疋，贾疋派人迎接他们。十二月，进入雍城，派梁综带兵保卫他们。

周奔琅邪王睿，睿以为军谘祭酒。前骑都尉谯国桓彝亦避乱过江，见 睿微弱，谓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求全，而单弱如此，将何以济！"既而见王导，共论世事，退，谓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

周投奔琅邪王司马睿，司马睿任用周为军咨祭酒。前骑都尉谯国人桓彝也避乱渡过长江，见司马睿势力微弱，对周说："我因为中州地区多变故，来到这儿求安，结果这里如此势单力薄，将靠什么来成就大业？"不久又见到王导，与王导一起议论天下大事，退出去后，又对周说："刚才如同见到了管仲，不再有忧虑了。"

诸名士相与登新亭游宴，周中坐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因相视流涕。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邪！"众皆收泪谢之。

名士们一起登上新亭游玩宴乐，周坐在中间感叹说："风景没有大差别，只是举目望去有长江黄河的区别。"大家听了相对流泪。王导脸色立刻变了，说："应当齐心协力报效朝廷，收复神州沦陷的土地，怎么能像只知悲痛而不思进取的楚囚那样相对流泪呢？"于是大家都擦泪向王导道歉。

陈遗王导书曰："中华所以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今宜改张，明赏信

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导不能从。

陈给王导去信说：“中华之所以被颠覆破坏，正是因为选择人才失当，徒有虚名的优先而作实事的却靠后，竞相追逐浮华，互相荐举，言过其实者先显达，说得少一点儿的后录用，于是互相推波助澜，导致国家衰落。加上崇尚庄子、老子学说的风气，扰乱蛊惑朝廷，无所事事地修养名望的人被看作大雅士，勤勉于政事的人被认为是平庸俗气的人，不顾惜朝廷职务，朝廷的制度被丢弃。因而想要考虑远大的事业，得先从近处开始，现在就应该改弦更张，明确赏罚的标准切实实行，像光武帝在密县提拔卓茂，像汉宣帝在桐乡使朱邑显达，这样以后就能够完成大业，中兴也可以期待了。”王导没有同意。

[25]刘琨长于招怀而短于抚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而去者亦相继。琨遣子遵请兵于代公猗卢，又遣族人高阳内史希合众于中山，幽州所统代郡、上谷、广宁之民多归之，众至三万。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诸军，与辽西公段疾陆眷共攻希，杀之，驱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陆眷，务勿尘之子也。猗卢遣其子六将兵助琨戍新兴。

[25]刘琨擅长于招揽安抚远方的人，却不擅长抚慰驾驭近处的人，一天之中，虽然归附的人有几千，但离开的人数也差不多。刘琨一面派儿子刘遵去向代公拓跋猗卢请求军队援助，一面又派同家族的高阳内史刘希在中山聚合部众，幽州所统辖的代郡、上谷、广宁等地的百姓大多归附刘希，部众达到三万人。王浚发怒，派燕相胡矩带领各军，与辽西公段疾陆眷一同攻打刘希，把他杀了，并且驱赶掠夺三个郡的男女后离去。段疾陆眷是段务勿尘的儿子。拓跋猗卢派他儿子拓跋六带兵驻扎到新兴援助刘琨。

琨牙门将邢延以碧石献琨，琨以与六，六复就延求之，不得，执延妻子。延怒，以所部兵袭六，六走，延遂以新兴附汉，请兵以攻并州。

刘琨牙门将邢延把一块碧石献给刘琨，刘琨又送给拓跋六，拓跋六

又去邢延那里索求碧石，没有得到，就抓走邢延的妻子儿女。邢延发怒，带领所辖的军队袭击拓跋六，拓跋六撤走，邢延于是献出新兴向汉投降，并请求军队来攻打并州。

[26]李臻之死也，辽东附塞鲜卑素喜连、木丸津托为臻报仇，攻陷诸县，杀掠士民，屡败郡兵，连年为寇。东夷校尉封释不能讨，请与连和，连、津不从。民失业，归慕容者甚众，廪给遣还，愿留者即抚存之。

[26]当初，李臻死后，辽东靠近边境的鲜卑人素喜连、木丸津假称为李臻报仇，攻陷了辽东所属各县，杀死掠夺士人百姓，多次打败郡属军队，连年进犯抢劫。东夷校封释无力征讨，向素喜连求和。素喜连、木丸津不接受。百姓失去家业，投奔慕容的非常多，慕容发给他们食物遣返，愿意留下的就安抚他们。

少子鹰扬将军翰言于曰："自古有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从民望，成大业。今连、津外以庞本为名，内实幸灾为乱。封使君已诛本请和，而寇暴不已。中原离乱，州师不振，辽东荒散，莫不救恤，单于不若数其罪而讨之。上则兴复辽东，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霸王之基也。"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帅众东击连、津，以翰为前锋，破斩之，尽并二部之众。得所掠民三千余家，及前归者悉以付郡，辽东赖以复存。

慕容小儿子鹰扬将军慕容翰，对慕容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鲜卑君主，没有谁不尊奉天子顺应百姓的希望，来成就大业。现在素喜连、木丸津表面上是以杀庞本为李臻报仇为名，内心实际上幸灾乐祸趁机叛乱。封释长官已经杀掉庞本请求讲和，仍然劫掠作恶不停。现在中原分离变乱，平州的军队没有力量，辽东地区田原荒芜人口离散，没有谁予以救济抚恤，您不如列举素喜连、木丸津的罪状而征讨他们。上则可以复兴辽东，下则可以吞并素喜连、木丸津二人的部众，这样忠义的形象可以在晋朝彰明，我国也可以得到私利。这是作霸主的基础。"慕容笑着说："小孩子竟然能想到这些！"于是率领军队向东攻打素喜连、木丸津，任慕容翰为前锋，打败并杀了素喜连、木丸津，把二人所属部众全部并归于自己。得到被素喜连等二人抢掠的百姓三千多家，慕容把他们和以前归附来的百姓全部交给原所在郡，这样辽东依靠慕容又得以保存。

封释疾病，属其孙奕于。释卒，召奕与语，说之，曰："奇士也！"补小都督。释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参军抽来奔丧。见之曰："此家千斤犍也。"以道不通，丧不得还，皆留仕，以抽为长史，悛为参军。

封释得了重病，把孙子封奕托付给慕容，封释去世后，慕容召来封奕交谈，很喜欢他，说：“真是非凡的人物。”委任封奕为小都督。封释的儿子冀州主簿封悛、幽州参军封抽前来给父亲奔丧。慕容见到他们后，说：“这一家都是上天降下来的有千斤力的神牛啊！”因为道路不通，封悛、封抽无法回去，都留下来在慕容处任职，慕容任封抽为长史，任封悛为参军。

王浚以妻舅崔毖为东夷校尉。毖，琰之曾孙也。

王浚任用妻舅崔毖为东夷校尉。崔毖是崔琰的曾孙。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八十八卷

晋纪十 孝怀皇帝下永嘉六年（壬申、312）

晋纪十晋怀帝永嘉六年（壬 申，公元312年

[1]春，正月，汉呼延后卒，谥曰武元。

[1]春季，正月，汉呼延皇后去世，谥号为武元。

[2]汉镇北将军靳冲、平北将军卜寇并州；辛未，围晋阳。

[2]汉镇北将军勒冲、平北将军卜进犯并州。辛未（十九日），包围晋阳。

[3]甲戌，汉主聪以司空王育、尚书令任女为左、右诏仪，中军大将军王彰、中书监范隆、左仆射马景女皆为夫人，右仆射朱纪女为贵妃，皆金印紫绶。聪将纳太保刘殷女，太弟义固谏。聪以问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刘康公之后，与陛下殊源，纳之何害！"聪悦，拜殷二女英、娥为左右贵嫔，位在昭仪上；又纳殷女孙四人皆为贵人，位次贵妃。于是六刘之宠倾后宫，聪希复出外，事皆中黄门奏决。

[3]甲戌（二十二日），汉主刘聪封司空王育和尚书令任的女儿为左、右昭仪，中军大将军王彰、中书监范隆、左仆射马景三人的女儿都为夫人，右仆射朱纪的女儿为贵妃，都授予金印章和紫色绶带。刘聪打算纳娶太保刘殷的女儿，太弟刘苦苦劝谏。刘聪就此事询问太宰刘延年、太傅刘景，他们都说："太保刘殷自称是周代刘康公的后代，与陛下不是一个族源，娶她有什么妨害？"刘聪很高兴，封刘殷的两个女儿刘英、刘娥为左、右贵嫔，地位在昭仪之上。又纳娶刘殷的四个孙女都当作贵人，地位低于贵妃。这样六刘所受的宠爱占满后宫，刘聪很少再出门到外面，政事都由宦官中黄门传达。

[4]故新野王歆牙门将胡亢聚众于竟陵，自号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蛮司马新野杜曾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军，能被甲游于水中，

[4]已故新野王司马歆的牙门将胡亢在竟陵聚众，自称楚公，在荆州的土地上抢掠，任司马歆的南蛮司马新野人杜曾为竟陵太守。杜曾骁勇为三军第一，能身穿铠甲在水中游泳。

[5]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5]二月，壬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6]石勒筑垒于葛陂，课农造舟，将攻建业。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众于寿春，以镇东长史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诸军以讨之。

[6]石勒在葛陂修筑营垒，向农民征税修造舟船，打算进攻建业。琅邪王司马睿大规模调集江南的部队到寿春，任镇东长史纪瞻为扬威将军，统领各军队来征讨石勒。

会大雨，三月不止，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闻晋军将至，集将佐议之。右长史刁膺请先送款于睿，求扫平河朔以自赎，俟其军退，徐更图之，勒愀然长啸。中坚将军夔安请就高避水，勒曰：“将军何怯邪！”孔苌等三十余将请各将兵分道夜攻寿春，斩吴将头，据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阳，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将之计也！”各赐铠马一疋。顾谓张宾曰：“于君意何如？”宾曰：“将军攻陷京师，囚执天子，杀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奈何复相臣奉乎！去年既杀王弥，不当来此；今天降霖雨于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此也。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宜 北徙据之，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晋之保寿春，畏将军往攻之耳；彼闻吾去，喜于自全，何暇追袭吾后，为吾不利邪！将军宜使辎重从北道先发，将军引大兵向寿春。辎重既远，大兵徐还，何忧进退无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张君计是也！”责刁膺曰：“君既相辅佐，当共成大功，奈何遽劝孤降！此策应斩！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于是黜膺为将军，擢宾为右长史，号曰：“右侯”。

遇到大雨，三个月不停，石勒军队饥乏并流行疾病，死的人超过大半，又听到晋朝军队将要开来，就召集武将及参佐商议。右长史刁膺请石勒先向司马睿求和，请求扫平河朔来赎自己的罪，等到司马睿的军队退还江南，再慢慢谋取他。石勒听后忧伤地大声发出长叹。中坚将军夔安请石勒到地势高的地方避水，石勒说：“将军你为什么胆怯呢？”孔苌等三十多个武将请求各自带兵分路夜袭寿春，斩掉吴地武将的头颅，占据他们的城邑，吃他们的粮食，想就在今年攻下丹阳、平定江南。石勒笑着说：“这真是勇将的计策啊！”各赐他们铠甲一副、马一匹。石勒对张宾说：“依您看怎么办呢？”张宾说：“将军您攻陷京城，囚禁了晋朝天子，杀害亲王公卿大臣，侵占凌辱晋朝的嫔妃公

主，拔下您的头发，也不够来数将军您的罪过。怎么能再以臣下的身分尊奉晋朝呢？去年杀了王弥，就不应该到这里来。现在，几百里内上天不断地降雨，这是告诉将军您不应该在这里逗留了。邺城有三个高台防守坚固，西临汉 都城平阳，隔山阻河四面都有要塞，应当向北迁徙占据那里，

经营黄河以北地区。河北地区稳定后，全国就没有处在将军您上面的人。晋朝保卫寿春，只是害怕您去攻打寿春罢了。他们听说我们离去了，对能够自己保全而感到高兴满足，还有什么功夫追击我军的后部，施行不利于我军的行动呢？您应当派辎重队伍从北面的道路先行出发，您带领大部军队开往寿春。辎重队伍走远后，大部军队再缓慢回撤，还忧虑什么进退无路的呢？”石勒捋起衣袖抚动髯须说：“张君的计策好啊！”又责备刁膺说：“您既然作我的辅佐，就应当共同成就大功业，怎么能催促劝说我投降呢？出这个计策的应当杀头！但我平素了解您胆怯怕事，特地原谅您罢了。”于是把刁膺贬黜为将军，提拔张宾为右长史。号称“右侯”。

勒引兵发葛陂，遣石虎帅骑二千向寿春，遇晋运船，虎将士争取之，为纪瞻所败。瞻追奔百里，前及勒军，勒结陈待之；瞻不敢击，退还寿春。

石勒带兵从葛陂出发，派石虎带领二千骑兵开往寿春，遇到晋朝的运输船，石虎的部将兵士争先攻取，结果被纪瞻打败。纪瞻追击了一百多里，追上石勒的军队，石勒排好兵阵等待，而纪瞻不敢攻打，退还到寿春。

[7]汉主聪封帝为会稽郡公，加仪同三司。聪从容谓帝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武子称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赠朕柘弓银研；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如此？”帝曰：“大汉将应天受命，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聪喜，以小刘贵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孙也，卿善遇之 。”

[7]汉主刘聪封晋怀帝为会稽郡公，开府仪同三司。刘聪和颜悦色地对怀帝说：“你过去当豫章王，我与王武子拜访你，王武子向你称赞我，你说久闻大名，送给我柘木良弓和银砚台，你还记得吗？”怀帝

说:“臣下我怎么敢忘掉呢? 只遗憾当时没有及早地认识龙颜!”刘聪说:“你家的亲骨肉为什么这样互相残杀? ”怀帝说:“大汉将要承接天意，所以自相驱赶杀戮替陛下扫清道路，这是天意，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再说我家如果能尊奉武皇帝的大业，九族和睦相处，陛下从哪里得到天下呢? ”刘聪听得高兴，把小刘贵人给了怀帝作妻子，说:“这是名公爵的孙女，你好好对待她。”

[8]代公猗卢遣兵救晋阳，三月，乙未，汉兵败走。卜之卒先奔，勒冲擅收，斩之;聪大怒，遣使持节斩冲。

[8]代公拓跋猗卢派兵救援晋阳，三月，乙未(十四日)，汉军队败退而逃。卜带领部众先逃跑，勒冲擅自拘捕了卜，把他杀了。刘聪勃然大怒，派使者拿着符节杀了勒冲。

[9]聪纳其舅子辅汉将军张二女徽光、丽光为贵人，太后张氏之意也。

[9]刘聪纳娶他舅舅的儿子辅汉将军张的两个女儿张徽光、张丽光为贵人，这是太后张氏的主意。

[10]凉州主簿马鲂说张轨:“宜命将出师，翼戴帝室。”轨从之，驰檄关中，共尊辅秦王;且言“今遣前锋督护宋配帅步骑二万，径趋长安;西中郎将帅中军三万，武威太守张帅胡骑二万，络绎继发。”

[10]凉州主簿马鲂对张轨说:“应当让武将出征，以辅助拥戴朝廷。”张轨接受了这个建议，急速将檄文传布关中地区，号召共同尊奉辅佐秦王司马业。并且说:“现在派遣前锋督护宋配率领二万步兵和骑兵，直接奔赴长安，西中郎将张带领中军三万军队，武威太守张率领二万胡人骑兵，陆续出发 。”

[11]夏，四月，丙寅，征南将军山简卒。

[11]夏季，四月，丙寅(十六日)，征南将军山简去世。

[12]汉主聪封其子敷为渤海王，骥为济南王，鸾为燕去，鸿为楚王，劢为齐王，权为秦王，操为魏王，持为赵王。

[12]汉主刘聪封他的儿子刘敷为渤海王，刘骥为济南王，刘鸾为燕王，刘鸿为楚王，刘劢为齐王，刘权为秦王，刘操为魏王，刘持为赵王。

[13]聪以鱼蟹不供，斩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摅；作温明、徽光二殿未成，斩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观渔于汾水，昏夜不归。中军大将军王彰谏曰："比观陛下所为，臣实痛心疾首。今愚民归汉之志未专，思晋之心犹盛，刘琨咫尺，刺客纵横；帝王轻出，一夫敌耳。愿陛下改往修来，由亿兆幸甚！"聪大怒，命斩之；王夫人叩头乞哀，乃囚之。太后张氏以聪刑罚过差，三日不食；太弟义、单于粲舆榇切谏。聪怒曰："吾岂桀、纣，而汝辈生来哭人！"太宰延年、太保殷等公卿、列侯百余人，皆免冠涕泣曰："陛下功高德厚，旷世少比，往也唐、虞，今则陛下。而顷来以小小不供，亟斩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 将。此臣等窃所未解，故相与忧之，忘寝与食。"聪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闻过。"各赐帛百匹，使侍中持节赦彰曰："先 帝赖君如左右手，君著勋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过，希君荡然。君能尽怀忧国，朕所望也。今进君骠骑将军、定襄郡公，后有不逮，幸数匡之！"

[13]刘聪因为鱼蟹供应不上，杀死左都水使者襄陵王刘摅。温明、徽光二座宫殿没有建成，杀死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他到汾水观看捕鱼，黄昏黑夜都不返回。中军大将军王彰劝谏说："近来看到陛下的行动，我实在是痛心疾首。现在愚民们归附汉的心意并不确定，而思念晋朝的心情还非常浓厚，刘琨虎视眈眈近在咫尺，刺客到处都有 。帝王轻率地出行，一个人就能把您刺杀。希望陛下改变过去的作法养成新的习惯，那么百性感到非常幸运！"刘聪勃然大怒，命令杀他，王彰的女儿王夫人在一旁叩头乞求宽恕，于是把王彰囚禁起来。太后张氏因为刘聪的刑罚过于严苛，三天不吃饭。太弟刘义，单于刘粲带着棺材冒死恳切地劝谏。刘聪怒冲冲地说："我难道是暴君桀、纣吗？你们却来哭活人！"太宰刘延年、太保刘殷等公卿大臣列侯一百多人，都摘去头冠哭着说："陛下功高德厚，从古到今很少有人能与您相比，古代有唐尧、虞舜，今天则是陛下。但近来因为物资稍微供应不上。就杀王公，直言冒犯您的旨意，就马上囚禁大将。这是我们心里所不理解的，所以大家都对此感到忧虑，乃至废寝忘食。"刘聪慨叹说："朕昨天大醉，这些事不是我的本意，不是你们说起，朕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了。"每人赐百匹布帛，派侍中拿着符节赦免王彰说："先帝刘渊依靠您如同左右手一样，您立下的再世之功，朕怎敢记掉？这次的过失，希望您不要放在心上。您能够尽心忧国，正是朕所希望的。现在

提升您为骠骑将军，封定襄郡公。朕将来再有做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希望您多多指正。”

[14]王弥既死，汉安北将军赵固、平北将军王桑恐为石勒所并，欲引兵归平阳，军中乏粮，士卒相食，乃自硗津西渡。刘琨以兄子演为魏郡太守，镇邺，桑恐演邀之，遣长史临深为质于琨。琨以固为雍州刺史，桑为豫州刺史。

[14]王弥死后，汉安北将军赵固、平北将军王桑担心自己的军队被石勒吞 并，想带兵返回平阳。军中缺少粮食，士卒竟互相宰食。于是从硗津西渡黄河，进攻抢掠黄河以北的郡县。刘琨任哥哥的儿子刘演为魏郡太守，镇守邺城，王桑害怕刘演阻击，就派长史临深到刘琨处作为人质。刘琨就任赵固为雍州刺史，王桑为豫州刺史。

[15]贾疋等围长安数月，汉中山王曜连战皆败，驱掠士女八万余口，奔平阳。秦王业自雍入于长安。五月，汉主聪贬曜为龙骧大将军，行大司马。聪使河内王粲攻傅祗于三渚，右将军刘参攻郭默于怀；会祗病薨，城陷，粲迁祗子孙并其士民二万余户于平阳。

[15]贾疋等人包围长安几个月，汉中山王刘曜接连出战都失败了，强行驱赶八万多成年男女逃奔平阳。秦王司马业从雍州进入长安。五月，汉主刘聪把刘曜贬为龙骧大将军，行大司马。刘聪派河内王刘粲在三渚攻打傅祗，派右将军刘参到怀县攻打郭默。正遇上傅祗因病去世，三渚城陷落，刘粲把傅祗的子孙以及士人百姓二万余户都迁往平阳。

[16]六月，汉主聪欲立贵嫔刘英为皇后；张太后欲立贵人张徽光，聪不得已，许之。英寻卒。

[16]六月，汉主刘聪打算立贵嫔刘英为皇后，而张太后要立贵人张徽光，刘聪没办法，只好同意。刘英不久就去世了。

[17]汉大昌文献公刘殷卒。殷为相，不犯颜忤旨，然因事进规，补益甚多。汉主聪每与群臣议政事，殷无所是非；群臣出，殷独留，为聪敷畅条理，商榷事宜，聪未尝不从之。殷常戒子孙曰：“事君当务几谏。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况万乘乎！夫几谏之功，无异犯颜，但不彰君之过，所以为优耳。”官至侍中、太保、录尚书，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乘舆入殿。然殷在公卿间，常恂恂有卑让之色，故能处骄暴之国，保其富贵，不失令名，以寿考自终。

[17]汉大昌文献公刘殷去世。刘殷当丞相，从不冒犯皇帝违反圣旨，但经常就具体的事情进宫规劝，对刘聪补益很多。汉主刘聪每次与大臣们商议政事，刘殷都不表示什么态度，等大臣们离开，刘殷单独留下，为刘聪对所议铺陈发挥再理出头绪，商讨事宜，刘聪从没有不采纳他的建议的。刘殷常常告诫子孙说："为君主作事应当务求对君主委婉地劝谏。凡人尚且不能当面斥责他的过错，更何况皇帝呢？委婉劝谏的功效，其实与冒犯君主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不明说君主的过失，所以是比较好的方法。"刘殷历任侍中、太保、录尚书等职，并被赐予可以佩剑穿鞋上宫殿、朝见天子不用快步行走、乘车进入宫殿等特权。但是刘殷在公卿大臣中，常常恭顺地带有卑谦礼让的神色，所以处在骄纵横暴的国家，能够保全自己的富贵，不损伤自己的美好声名，以长寿善终。

[18]汉主聪以河间王易为车骑将军，彭城王翼为卫将军，并典兵宿卫 。高平王悝为征南将军，镇离石；济南王骥为征西将军，筑西平城以居之；魏王操为征东将军，镇蒲子。

[18]汉主刘聪任河间王刘易为车骑将军，彭城王刘翼为卫将军，共同统领皇宫禁卫军。任高平王刘悝为征南将军，镇守离石；济南王刘骥为征西将军，建筑西平城居住；魏王刘操为征东将军，镇守蒲子。

[19]赵固、王桑自怀求迎于汉，汉主聪遣镇远将军梁伏疵将兵迎之。未至，长史临深、将军牟穆帅众一万叛归刘演。固随疵而西，桑引其众东奔青州，固遣兵追杀之于曲梁，桑将张凤帅其余众归演。聪以固为荆州刺史、领河南太守，镇洛阳。

[19]赵固、王桑从怀县向汉请求接应，汉主刘聪派镇远将军梁伏疵带兵迎接他们。迎接的军队还没有到达时，长史临深、将军牟穆带领一万军队反叛投归刘演。赵固随梁伏疵向西边进发，王桑却又带领所属军队向东奔赴青州，赵固就派兵追击，在曲梁杀了王桑。王桑的部将张凤带领残余部众投归刘演。刘聪让赵固担任荆州刺史，兼河南太守，镇守洛阳。

[20]石勒自葛陂北行，所过皆坚壁清野，虏掠无所获，军中饥甚，士卒相 食。至东燕，闻汲郡向冰聚众数千壁枋头，勒将济河，恐冰邀之。张宾曰："闻冰船尽在渎中未上，宜遣轻兵间道袭取，以济大军，

大军既济，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苌自文石津缚筏潜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

济河，击冰，大破之，尽得其资储，军势复振，遂长驱至邺。刘演保三台以自固，临深、牟穆等复帅其众降于勒。

[20]石勒从葛陂向北行进。所经过的地方百姓都坚壁清野，因而没有抢掠到什么东西，军中非常饥饿，出现士卒吃士卒充饥的现象。到达东燕，听说汲郡人向冰聚集了几千人在枋头修筑了营垒，石勒将要渡黄河，又担心遭到向冰的阻击。张宾说：“听说向冰的船只全都放在水中没有抬上岸，应当派遣轻装兵士抄小道去偷袭夺取这些船，用来渡大部军队过黄河，大部军队渡河后，一定能擒获向冰。”秋季，七月，石勒派遣支雄、孔苌从文石津绑扎木筏偷渡，夺取了向冰的船只。石勒率兵从棘津渡黄河，攻打向冰，把向冰打得惨败，得到了向冰的全部物资储备，军队士气重新振作起来，于是长驱直入到达邺城。刘演防守三台以求自己稳固，临深、牟穆等人又率领自己的部众向石勒投降。

诸将欲攻三台，张宾曰：“演虽弱，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之未易猝拔，舍而去之，彼将自溃。方今王彭祖、刘越石，公之大敌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顾也。且天下饥乱，明公虽拥大兵，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非所以保万全，制四方也。不若择便地而据之，广聚粮储，西禀平阳以 图幽、并，此霸王之业也。邯郸、襄国，形胜之地，请择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计是也！”

遂进据襄国。

部将们想攻打三台，张宾对石勒说：“刘演虽然兵力微弱，但还有几千军队，三台险峻坚固，攻打不容易很快把它拿下，放弃它而离开，那里将会自己崩溃。现在王浚、刘琨是您的主要敌人，应当先打他们，刘演不值得注意。再说天下饥饿动乱，您虽然拥有强大的军队，但来回行军长期在旅途中，人心不定，这不是控制四方的万全之计。不如选择一个便利的地方占据它，多多聚集储备粮食，尊奉平阳以谋取幽州、并州，这是霸王的功业。邯郸、襄国，都是好地方，请选一个作为都城。”石勒说：“您的计策是对的！”于是进发占据了襄国。

宾复言于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堑未固，资储未广，二寇交至。宜亟收野谷，且遣使至平阳，具陈镇此之意。”勒从之，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壁垒多降，运其谷以输襄国；且表于汉主聪，聪以勒为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进封上党公。

张宾又对石勒说:“现在我们驻扎在这里，是王浚、刘琨深深忌惮的。我担心城墙堑壕还不坚固，物资储备还不充分时，他们二人交相率兵来了。应当迅速收取野外的粮食，并且派使者到平阳，一一说明我们镇守此地的意图。”石勒听取了这个建议，分别命令诸将攻打冀州，那里的郡、县、营垒大多投降，就把这些地方的粮谷运往襄国。并且表奏汉主刘聪，刘聪让石勒担任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进封为上党公。

[21]刘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会平阳，击汉。琨素奢豪，喜声色。河南徐润以音律得幸于琨，琨以为晋阳令。润骄恣，干预政事；护军令狐盛数以为言，且劝琨杀之，琨不从。润谮盛于琨，琨收盛，杀之。琨母曰:“汝不能驾御豪杰以恢远略，而专除胜己，祸必及我。”

[21]刘琨向各州郡发布檄文，约定十月在平阳会合，攻打汉。刘琨平素奢侈豪华，喜欢音乐女色。河南人徐润因为擅长音律而受到刘琨的宠信，刘琨让他担任晋阳令。徐润骄纵放肆，经常干预政事。护军令狐盛多次对此向刘琨发表看法，并且劝刘琨把他杀了。刘琨不听。结果徐润向刘琨说令狐盛的坏话，刘琨就拘捕了令狐盛，把他杀了。刘琨的母亲说:“你不能组织驾驭英雄豪杰来完成宏大的谋略，而只知一心清除超过自己的人，这带来的灾祸一定会殃及我。”

盛子泥奔汉，具言虚实。汉主聪大喜，遣河内王粲、中山王曜将兵寇并州，以令狐泥为乡导。琨闻之，东出，收兵于常山及中山，使其将郝诜、张乔将兵拒粲，且遣使求救于代公猗卢。诜、乔俱败死。粲、曜乘虚袭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以晋阳降汉。八月，庚戌，琨还救晋阳，不及，帅左右数十骑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晋阳。壬子，令狐泥杀琨父母。

令狐盛的儿子令狐泥投奔到汉，全部陈说刘琨的虚实情况。汉主刘聪大喜过望，派遣河内王刘粲、中山王刘曜率兵进犯并州，让令狐泥担任向导。刘琨听说后，向东在常山及中山聚集军队，派部将郝诜、

张乔带兵阻击刘粲，并且派使者向代公拓跋猗卢请求救援。郝诜、张乔都兵败而死。刘粲、刘曜乘虚袭击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献出晋阳向汉投降。八月，庚戌（初一），刘琨返回来救晋阳，没来得及，只好带领左右随从几十人骑马逃奔常山。辛亥（初二），刘粲、刘曜进入晋阳。壬子（初三），令狐泥把刘琨的父母都杀了。

粲、曜送尚书卢志、侍中许遐、太子右卫率崔玮于平阳。聪复以曜为车骑大将军，以前将军刘丰为并州刺史，镇晋阳。九月，聪以卢志为太弟太师，崔玮为太傅，许遐为太保，高乔、令狐泥皆为武卫将军。

刘粲、刘曜把晋朝尚书卢志、侍中许遐、太子右卫率崔玮送到平阳。刘聪又以刘曜担任车骑大将军，以前将军刘丰任并州刺史，镇守晋阳。九月，刘聪任卢志为太弟太师，任崔玮为太傅，许遐为太保，高乔、令狐泥都担任武卫将军。

[22]己卯，汉卫尉梁芬奔长安。

[22]己卯（疑误），汉的卫尉梁芬逃奔长安。

[23]辛巳，贾疋等奉秦王业为皇太子，建行台于长安，登坛告类，建宗庙、社稷，大赦。以阎鼎为太子詹事，总摄百揆；加贾疋征西大将军，以秦州刺史、南阳王保为大司马。命司空荀藩督摄远近，光禄大夫荀组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与藩共保开封。

[23]辛巳（初三），贾疋等尊奉秦王司马业为皇太子，在长安建立行台，登祭坛祭天。设置宗庙、社稷，实行大赦。任阎鼎为太子詹事，代理统领文武百官。任命贾疋为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为大司马。让司空荀藩督领远近的事务，光禄大夫荀组兼任司隶校尉、豫州刺史，与荀藩共同守卫开封。

[24]秦州刺史裴苞据险以拒凉州兵，张、宋配等击破之，苞奔柔凶坞。

[24]秦州刺史裴苞占据险要之地来抵御凉州的军队。张、宋配等人打败了他，裴苞逃奔柔凶坞。

[25]冬，十月，汉主聪封其子恒为代王，逞为吴王，朗为颍川王，皋为零陵王，旭为丹阳王，京为蜀王，坦为九江王，晃为临川王；以

王育为太保，王彰为太尉，任为司徒，马景为司空，朱纪为尚书令，范隆为左仆射，呼延晏为右仆射。

[25]冬季，十月，汉主刘聪封自己的儿子刘恒为代王，刘逞为吴王，刘朗为颍川王，刘皋为零陵王，刘旭为丹阳王，刘京为蜀王，刘坦为九江王，刘晃为临川王。任王育为太保、王彰为太尉，任为司徒，马景为司空，朱纪为尚书令，范隆为左仆射，呼延晏为右仆射。

[26]代公猗卢遣其子六及兄子普根、将军卫雄、范班、箕澹帅众数万为前锋以攻晋阳，猗卢自帅众二十万继之，刘琨收散卒数千为之乡导。六与汉中山王曜战于汾东，曜兵败，坠马，中七创。讨虏将军傅虎以马授曜，曜不受，曰："卿当乘以自免，吾创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识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时矣。且汉室初基，天下可无虎，不可无大王也！"乃扶曜上马，驱令渡汾，自还战死。曜入晋阳，夜，与大将军粲、镇北大将军丰掠晋阳之民，逾蒙山而归。十一月，猗卢追之，战于蓝谷，汉兵大败，擒刘丰，斩邢延等三千余级，伏尸数百里。猗卢因大猎寿阳山，陈阅皮肉，山为之赤。刘琨自营门步入拜谢，固请进军。猗卢曰："吾不早来，致卿父母见害，诚以相愧。今卿已复州境，吾远来，士马疲弊，且待后举，刘聪未可灭也。"遗琨马、牛、羊各千余疋，车百乘而还，留其将箕澹、段繁等戍晋阳。

[26]代公拓跋猗卢派他的儿子拓跋六修以及哥哥的儿子拓跋普根、将军卫雄、范班、箕澹带领几万军队作为前锋攻打晋阳，拓跋猗卢自己带领二十万军队跟在后面，刘琨召集了几千逃散的兵士作为拓跋六的向导。拓跋六与汉中山王刘曜在汾东交战，刘曜的军队失败，他自己也负伤七处，掉下马。讨虏将军傅虎把自己的马交给刘曜，刘曜不接受，说："你应该骑上它突围，我伤得已很重，命该丧此。"傅虎哭着说："我蒙受您的赏识而被提拔到现在的地位，常常想着以自己的生命报效您，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了。再说汉的朝廷刚刚建立，天下可以没有傅虎，而不能没有您啊！"于是把刘曜扶上马，赶着马渡过汾水，自己又回去冲杀最后战死。刘曜进入晋阳，夜里与大将军刘粲、镇北大将军刘丰抢劫晋阳的百姓，然后翻过蒙山而撤回。十一月，拓跋猗卢追击他们的军队，在蓝谷交战，又大败汉军，擒获刘丰，杀了邢延等三千多人，尸横几百里。拓跋猗卢因胜利而到寿阳山大规模打

猎，将猎物的皮，肉摆放在山上观看，山因此而变为红色。刘琨从军营门走进去拜谢拓跋猗卢，坚持请求拓跋猗卢继续进军。拓跋猗卢说：“我没能早来，致使你父母被杀害，心里确实感到惭愧，现在你已收复了并州的辖境。而我远道来此，兵士马匹都已疲惫，暂且等待以后再举事，刘聪不是一下子就能消灭的。”送给刘琨一千多匹马，牛羊各一千多头和一百辆车后回师，把部将箕澹、段繁等留下来戍守晋阳。

琨徙居阳曲，招集亡散。卢谌为刘粲参军，亡归琨，汉人杀其父志及弟谧、诜；赠傅虎幽州刺史。

刘琨迁徙到阳曲居住，召集流散的人员。卢谌是刘粲的参军，逃跑投奔了刘琨。汉杀了他的父亲卢志以及弟弟卢谧、卢诜。追赠傅虎为幽州刺史。

[27]十二月，汉主聪立皇后张氏，以其父为左光禄大夫。

[27]十二月，汉君主刘聪把张氏立为皇后，任她父亲张为左光禄大夫 。

[28]彭仲荡之子天护帅群胡攻贾疋，天护阳不胜而走，疋追之，夜坠涧中，天护执而杀之。汉以天护为凉州刺史。众推始平太守麴允领雍州刺史。阎鼎与京兆太守梁综争权，鼎遂杀综。麴允与抚夷护军索、冯太守梁肃合兵攻鼎，鼎出奔雍，为氐窦首所杀。

[28]彭仲荡的儿子彭天护带领胡人们攻打贾疋，彭天护表面上假装失败而退走，贾疋追击，夜里掉到山涧中，彭天护把他抓住杀了。汉让彭天护任凉州刺史。大家推举始平太守麴允兼雍州刺史。阎鼎与京兆太守梁综争夺权力，阎鼎于是杀了梁综。麴允与扶夷护军索，冯太守梁肃联合兵力攻打阎鼎，阎鼎出奔雍州，被氐人窦首杀死。

[29]广平游纶、张豺拥众数万，据苑乡，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将攻之，破其外垒。浚遣督护王昌帅诸军及辽西公段疾陆眷、疾陆眷弟匹、文鸯、从弟末部众五万攻勒于襄国。

[29]广平人游纶、张豺拥有几万人，占据苑乡，王浚让他们在那儿暂时代理原官行使职权，石勒派遣夔安、支雄等七个将领攻打他们，攻破了外围的营垒。王浚派遣都护王昌率领各军，以及辽西公段疾陆眷，段疾陆眷的弟弟段匹、段文鸯、堂弟段末等人的部众五万人到襄国攻打石勒。

疾陆眷屯于渚阳，勒遣诸将出战，皆为疾陆眷所败。疾陆眷大造攻具，将攻城，勒众甚惧。勒召将佐谋之曰："今城堑未固，粮储不多，彼众我寡，外无救援，吾欲悉众与之决战，何如？"诸将皆曰："不如坚守以疲敌，待其退而击之。"张宾、孔苌曰："鲜卑之种，段氏最为勇悍，而末尤甚，其锐卒皆在末所。今闻疾陆眷刻日攻北城，其大众远来，战斗连日，谓我孤弱，不敢出战，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凿北城为突门二十余道，俟其来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帐，彼必震骇，不暇为计，破之必矣。末败，则其余不攻而溃矣。"勒从之，密为突门。既而疾陆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见其将士或释仗而寝，乃命孔苌督锐卒自突门出击之，城上鼓噪以助其势。苌攻末帐，不能克而退。末逐之，入其垒门，为勒众所获，疾陆眷等军皆退走。苌乘胜追击，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疾陆眷收其余众，还屯渚阳。

段疾陆眷在渚阳驻扎，石勒派多名将领去攻打，都被段疾陆眷打败。段疾陆眷大量制造攻城的器具，打算攻城，石勒的部众都非常惧怕。石勒召集部将参佐等官员商议说："现在城墙堑壕还不坚固，粮食储备也不多，敌众我寡，外面没有救援，因此我想用全力与他决战，怎么样？"武将们都说："还不如坚守使敌人疲惫，等待他们退还时再打击他们。"张宾、孔苌说："鲜卑部落当中，段氏最为骁勇骠悍，而段末更加突出，他们的精锐部队都在段末那里。今天听说段疾陆眷几天之内就要攻打北城，他的军队从远方来，又连日战斗，认为我们孤独无援兵力微弱，不敢出去交战，斗志一定松懈懒惰。我们最好暂且不出去，让他们觉得我们胆怯，在北城墙凿出二十几条暗道，等待他们来到时，兵阵还没有排列稳定，出其不意，直冲段末的军帐，他们一定震惊惧怕而来不及安排对策，打败他们是必定无疑的。段末失败了，其他军队就不攻自溃了。"石勒听从了这个计策，秘密设置暗道暗门。不久段疾陆眷攻打北 城，石勒登上城墙观望他们的情况，发现他们的武将士卒有的甚至放下兵器躺着，就命令孔苌带领精锐兵士从暗门中突袭，城上擂鼓呐喊助威，孔苌进攻段末的军帐，不能攻破便撤退，段末追击，进入孔苌的军垒门，被石勒的军队所擒获。段疾陆眷等人的军队都退走。这时孔苌乘胜追击，杀得尸横三十多里，缴获铠甲马匹五千多。段疾陆眷召集剩余部众，退到渚阳驻扎。

勒质末，遣使求和于疾陆眷，疾陆眷许之。文鸯谏曰：“今以末一人之故而纵垂亡之虏，得无为王彭祖所怨，招后患乎！”疾陆眷不从，复以铠马金银赂勒，且以末三弟为质而请末。诸将皆劝勒杀末，勒曰：“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仇，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非计也。归之，必深德我，不复为浚用矣。”乃厚以金帛报之，遣石虎与疾陆眷盟于渚阳，结为兄弟。疾陆眷引归，王昌不能独留，亦引兵还蓟。勒召末，与之燕饮，誓为父子，遣还辽西。末在涂，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专心附勒，王浚之势遂衰。

石勒以段末为人质，派使者去向段疾陆眷求和，段疾陆眷同意了。段文鸯劝谏说：“现在因为段末一人的缘故而把面临灭亡的敌人放跑，该不会被王浚所怨恨，而招来后患吧？”段疾陆眷不听，又用铠甲马匹金银去贿赂石勒，并且用段末的三弟作人质而请求换回段末。各将领都劝石勒杀了段末，石勒说：“辽西鲜卑是强健的国家，与我们向来没有仇，这次是受王浚的指使罢了。现在杀一个人而去与一个国家结怨仇，不是办法。放他回去，他们一定会深深地感念我，不再被王浚所用。”于是用丰厚的金子、布、帛回报他，派石虎去与段疾陆眷在渚阳结盟、拜为兄弟。段疾陆眷带兵回归辽西，王昌没有力量单独留下，也率兵还归蓟州。石勒召来段末，与他宴饮，并宣誓结为父子，便让他回辽西。段末在路上。每天都朝南三拜。从此段氏一心附从石勒，王浚的势力于是衰败。

游纶、张豺请降于勒。勒攻信都，杀冀州刺史王象。浚复以邵举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游纶、张豺向石勒请求投降。石勒攻打信都，杀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又让邵举任冀州刺史，防守信都。

[30]是岁大疫。

[30]这一年，全国大肆流行传染病。

[31]王澄少与兄衍名冠海内，刘琨谓澄曰：“卿形虽散朗，而内实动侠，以此处世，难得其死。”及在荆州，悦成都内史王机，谓为己亚，使之内综心膂，外为爪牙。澄屡为杜所败，望实俱损，犹傲然自得，无忧惧之意，但与机日夜纵酒博弈，由是上下离心；南平太守应詹屡谏，不听。

[31]王澄年轻时，名声就与哥哥王衍一起名扬海内，刘琨对王澄说："你外表虽然洒脱清朗，而内心实际易动而侠义，这样来处世，难得好死。"等王澄到荆州，喜欢成都内史王机，认为他仅次于自己，让他对内成为综理事务的心腹臂膀，对外成为得力帮手。王澄多次被杜打败，声望与实际都有所减损，但仍是傲然自得，心里没有一点忧虑惧怯，只是与王机日夜纵情喝酒对弈，因此上下都与他不一条心，南平太守应詹多次劝谏，而王澄不听。

澄自出军击杜，军于作塘。故山简参军王冲拥众迎应詹为刺史，詹以冲无赖，弃之，还南平，冲乃自称刺史。澄惧，使其将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寻又奔沓中。别驾郭舒谏曰："使君临州虽无异政，然一州人心所系，今西收华容之兵，足以擒此小丑，柰何自弃，遽为奔亡乎！"澄不从，欲将舒东下。舒曰："舒为万里纪纲，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诚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琅邪王睿闻之，召澄为军谘祭酒，以军谘祭酒周代之，澄乃赴召。

王澄自己出兵攻打杜，在作塘驻扎。以前在山简处任参军的王冲聚集部众迎接应詹当刺史，应詹因为王冲不可靠，离开他返回南平，王冲于是自称刺史。王澄惧怯，派自己的部将杜蕤防守江陵，自己把治所迁徙到孱陵，不久又逃奔沓中。别驾郭舒劝谏王澄说："您到荆州虽然没有特殊的政绩，但仍是一州的人心所寄托的，现在您把华容县的军队从西边调回，完全能够擒获这个小丑，怎么能够自己放弃，仓惶地逃走呢？"王澄不接受，想带着郭舒往东走。郭舒说："我担任着处理一州纪纲法度的职务，不能够扶正州务，现在您外出逃亡，实在不忍心渡江。"于是就留守在沌口。琅邪王司马睿听说后，就征召王澄担任军咨祭酒，以军咨酒祭周代替他原来的职务，王澄于是应召而来。

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别将王真袭沔阳，狼狈失据。征讨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共击，敦进屯豫章，为诸军继援。

周刚到荆州时，建平的流民傅密等人叛离，去迎接杜，杜的别将王真袭击沔阳，周于是狼狈地失去所守。征讨都督王敦派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一起攻打杜，王敦进军到豫章驻扎，作为各支军队的后援。

王澄过诣敦，自以名声素出敦右，犹以旧意侮敦。敦怒，诬其与杜通信，遣壮士扼杀之。王机闻澄死，惧祸，以其父毅、兄矩皆尝为广州刺史，就敦求广州，敦不许。会广州将温邵等叛刺史敦讷，迎机为刺史，机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讷遣兵拒之，将士皆机父兄时部曲，不战迎降；讷乃避位，以州授之。

王澄前去拜访王敦，自认为名声一直在王敦之上，还想按照以往的想法轻侮王敦。这次王敦大怒，诬陷他与杜有信使来往，派壮士把王澄掐死。王机听说王澄死了，害怕受牵连，因为自己的父亲王毅、哥哥王矩都曾经当过广州刺史，就到王敦那里请求到广州任职，王敦不允许。正遇到广州的武将温邵等人叛离刺史郭讷，迎接王机去当刺史，王机于是带着家奴、门客一千多人到了广州。郭讷派兵阻击王机，但部将兵士都是王机父亲、哥哥任职时的人马，因而不战却迎上去投降，郭讷于是辞职，把职务交给王机。

[32]王如军中饥乏，官军讨之，其党多降；如计穷，遂降于王敦。

[32]王如的军中饥饿困乏，官军征讨他们，王如的属下大多投降。王如没有办法，于是向王敦投降。

[33]镇东军司顾荣、前太子洗马卫皆卒。，之孙也，美风神，善清谈；常以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不见喜愠之色。

[33]镇东军司顾荣、前太子洗马卫都去世了。卫是卫的孙子，风韵

神气很优美，善于清谈。常常认为别人没有做到的，能够在情理上宽恕，遭人意外的冒犯，也能够用道理来排遣，所以终身都没有表露出高兴或生气的神色。

[34]江阳太守张启杀益州刺史王异而代之。启，翼之孙也，寻病卒。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南保涪陵。

[34]江阳太守张启杀了益州刺史王异，自己取代了王异的职务。张启是张翼的孙子。但不久就病死了。益州三个官府的官员一起表奏涪陵太守向沈担任西夷校尉，到南面守卫涪陵。

[35]南安赤亭羌姚弋仲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

[35]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向东迁徙到榆眉，戎人、汉人携带妻儿老小跟随他的人有几万，姚弋仲自称护羌护尉、雍州刺史、扶风公。

孝愍皇帝上建兴元年（癸酉、313）

晋愍帝建兴元年（癸酉，公元313年）

[1]春，正月，丁丑朔，汉主聪宴群臣于光极殿，使怀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隽等不胜悲愤，因号哭；聪恶之。有告珉等谋以平阳应刘琨者，二月，丁未，聪杀珉，隽等故晋臣十余人，怀帝亦遇害。大赦，复以会稽刘夫人为贵人。

[1]春季，正月，丁丑朔（初一），汉主刘聪在光极殿宴请群臣，派晋怀帝身穿青衣巡行酌酒劝饮。庾珉、王隽等人不胜悲愤，因此而放声大哭。刘聪讨厌他们。正好有人告发庾珉等人商谋在平阳接应刘琨。二月，丁未（初一），刘聪杀庾珉、王隽等原晋朝的大臣十多人，晋怀帝也遇害。刘聪宣布大赦，重新让会稽刘夫人当贵人。

荀崧曰：怀帝天姿清劭，少

著英猷，若遇承平，足为守文佳

主。而继惠帝扰乱之后，东海

专政，故无幽、厉之衅而有流亡

之祸矣！

荀崧曰：怀帝天资清高，年轻时就以英俊志

向远大而著名，如果遇到天下太平，完全能够成

为保持礼乐制度的很好的君主。但继惠帝时局

势纷乱之后，东海王司马越独揽朝政，所以没有

周幽王、周厉王的罪孽而却有流亡的灾祸。

[2] 乙亥，汉太后张氏卒，谥曰光献。张后不胜哀，丁丑，亦卒，谥曰武孝。

[2]乙亥（二十九日），汉太后张氏去世，谥号为光献。张皇后非常悲哀，丁丑（疑误），也去世了，谥号为武孝。

[3]己卯，汉定襄忠穆公王彰卒。

[3]己卯（疑误），汉定襄忠穆公王彰去世。

[4]三月，汉主聪立贵嫔刘娥为皇后，为之起仪殿。廷尉陈元达切谏，以为"天生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穷一人之欲也。晋氏失德，大汉受之，苍生引领，庶几息肩。是以光文皇帝身衣大布，居无重茵，后妃不衣锦绮，乘舆马不食粟，爱民故也。陛下践阼以来，已作殿观四十余所，加之军旅数兴，馈运不息，饥馑、疾疫，死亡相继，而益思营缮，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晋遗类，西据关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刘琨窥窬肘腋；石勒、曹嶷贡禀渐疏；陛下释此不忧，乃更为中宫作殿，岂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居治安之世，粟帛流衍，犹爱百金之费，息露台之役。陛下承荒乱之余，所有之地，不过太宗之二郡，战守之备，非特匈奴、南越而已。而宫室之侈乃至于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聪大怒曰："朕为天子，营一殿，何问汝鼠子乎，乃敢妄言沮众！不杀此鼠子，朕殿不成！"命左右："曳出斩之！并其妻子同枭首东市，使群鼠共穴！"时聪在逍遥园李中堂，元达先锁腰而入，即以锁锁堂下树，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计，而陛下杀臣。朱云有言：'臣得与龙逢、比干游，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动。

[4]三月，汉主刘聪把贵嫔刘娥立为皇后，为她建造仪殿。廷尉陈元达恳切地劝谏，认为："天生百姓而为他们树立君主，是让君主管理他们，并不是用千万百姓的生命满足一个人穷奢极欲。晋朝廷无道，大汉受命于天，百姓翘首以待，差不多可以稍加养息。所以光文皇帝刘渊身穿粗布，居住的地方也没有双层的坐垫，皇后妃嫔也不穿绫罗绸缎，拉车的马匹不喂粟谷，这是爱惜百姓的缘故。陛下即位以来，已经建造了四十多处宫殿，加上一再兴兵作战，军粮运输不停，饥馑、疾病流行，造成人们死的死、逃的逃，但您还想大兴土木，这难道是作百姓的父母的想法吗？现在晋朝的残余还在西边占据着关中地区，南边把持着江东地区；李雄占据着巴蜀地区；王浚、刘琨窥伺着我们的肘腋之处；石勒、曹嶷贡奉与禀告越来越少，陛下不为这一切担忧，却又在宫廷中建造殿堂，这难道是目前所急需的吗？过去汉文帝处于安定的社会，稻谷布帛十分丰盛，仍然珍惜百金的费用，停止修建露台的劳役。陛下接受的是兵荒马乱的时代，所占有的地方，不过汉文帝时的两个郡，需要征战和防御的，也并不仅仅是匈奴、南越。而皇宫的奢侈却到了这个地步，所以我不敢不冒死来说这几句话。"刘聪勃然大怒说："朕身为天子，建造一个殿堂，为什么要问你

这样的鼠辈呢？你竟敢胡说八道扰乱大家的情绪，不杀掉这个鼠辈，朕的殿堂就建不成！”向左右随从发出命令：“拖出去杀了！连他的妻、子一起在东市悬首示众，让这群老鼠进到一个墓穴里去！”当时刘聪在逍遥园的李中堂里，陈元达事先拿锁锁住腰进去，进去后便用锁把自己锁在堂下的树下，大声呼喊：“我所说的，是为社稷大业考虑，而陛下却要杀掉我。汉朝朱云说：‘我能够与龙逢、比干同游，这就满足了！’”随从们拉不动他。

大司徒任、光禄大夫朱纪、范隆、骠骑大将军河间王易等叩头出血曰：“元达为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门下，尽忠竭虑，知无不言。臣等窃禄偷安，每见之未尝不发愧。今所言虽狂直，愿陛下容之。因谏诤而斩列卿，其如后世何！”聪默然。

大司徒任，光禄大夫朱纪、范隆，骠骑大将军河间王刘易等人一起叩头叩得出血，说：“陈元达为先帝刘渊所赏识器重，受命立汉之初，就把他安排在门下，他也一直尽忠竭虑，知无不言。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职位上苟且偷安，每次见到他时没有不感到惭愧的。今天他所说的话虽然有些狂妄直率，但希望陛下能够宽容他。因为直言劝谏而杀列卿，这让后世怎么办？”刘聪沉默不语。

刘后闻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宫室已备，无烦更营，四海未壹，宜爱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赏；而更诛之，四海谓陛下何如哉！夫忠臣进谏者固不顾其身也，而人主拒谏者亦不顾其身也。陛下为妾营殿而杀谏臣，使忠良结舌者由妾，远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于妾，妾何以当之！妾观自古败国丧家，未始不由妇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为之，使后世视妾由妾之视昔人也！妾诚无面目复奉巾栉，愿赐死此堂，以塞陛下之过！”聪览之变色。

刘皇后听说后，暗中命令随从们停止对陈元达的刑罚，亲笔写了奏疏给刘聪，说：“现在宫室已经齐备，用不着再营建新的，四海还没有统一，应当珍惜百姓的财力。廷尉陈元达的直言是社稷的福气，陛下应该加以赏赐。现在反而要杀他，天下要怎么来评说陛下呢？直言进谏的忠臣固然不顾自己的性命，而拒绝进谏的君主也是不考虑自身的性命。陛下为了给我营建宫殿而杀劝谏的大臣，这样，使忠良之臣缄口不言是因为我，远近都产生怨恨愤怒是因为我，公私两方面的困窘

弊害也是因为我，使国家社稷面临危险还是因为我，天下的大罪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我怎么能承担得起呢？我观察发现，自古以来造成国破家亡的，没有不从妇人开始。我心里常常为之痛心，想不到今天自己也会这样，使得后世的人看我，就像我看古人一样！我实在没有脸面再伺侯您，希望您允许我就死在这个殿堂里，来弥补陛下的过错！”刘聪看完后脸色都变了。

任等叩头流涕不已。聪徐曰：“朕比年已来，微得风疾，喜怒过差，不复自制。元达，忠臣也；朕未之察。诸公乃能破首明之，诚得辅弼之义也。朕愧戢于心，何敢忘之！”命等冠履就坐，引元达上，以刘氏表示之，曰：“外辅如公，内辅如后，朕复何忧！”赐等谷帛各有差，更命逍遥园曰纳贤园，李中堂曰愧贤堂。聪谓元达曰：“卿当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任等人仍然流着泪不停地叩头。刘聪才慢慢地说溃岛“朕近年以来，因为中了点风，喜怒超过限度，不能自己控制。陈元达是忠臣，朕却没有看出来。各位能够磕破头让我了解他，确实是深明辅佐之臣的职责。我的惭愧藏在心中，怎么敢忘掉呢？”说着让任等人整理好冠带鞋履坐下，又叫陈元达上来，把刘皇后的奏疏给他看，说：“在外有像您这样的人辅佐，在内有像皇后这样人辅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赏赐给任等人不同数量的稻谷与布帛，把逍遥园改称为纳贤园，李中堂改称为愧贤堂。刘聪对陈元达说：“你本该怕朕，现在反倒使朕怕你了！”

[5]西夷校尉向沈卒，众推汶山太守兰维为西夷校尉。维率吏民北出，欲向巴东；成将李恭、费黑邀击，获之。

[5]西夷校尉向沈去世。大家推举汶山太守兰维为西夷校尉。兰维带领官吏百姓向北进发，想到巴东去。成汉部将李恭、费黑共同攻打，擒获兰维。

[6]夏，四月，丙午，怀帝凶问至长安，皇太子举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卫将军梁芬为司徒，雍州刺史麹允为尚书左仆射、录尚书事，京兆太守索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京兆尹。是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寻以索为卫将军、领太尉，军国之事，悉以委之。

[6]夏季，四月，丙午（初一），晋怀帝被害的凶信传到长安，皇太子举行哀悼，加戴冠冕。壬申（二十七日），即皇帝位，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建兴。任卫将军梁芬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为尚书左仆射、录尚书事，京兆太守索为尚书右仆射，兼领吏部、京兆尹。当时长安城中，户不满百家，蒿草荆棘丛生，公室私家的车乘只有四辆，文武百官没有官服、印章绶带，只有授官桑木板和官署名号而已。不久任索为卫将军、兼太尉，军政大事，全部委交给索。

[7]汉中山王曜、司隶校尉乔智明寇长安，平西将军赵染帅众赴之，诏麴允屯黄白城以拒之。

[7]汉中山王刘曜、司隶校尉乔智明进犯长安，平西将军赵染带领军队也赶去参战，晋朝诏令麴允到黄白城去抵御。

[8]石勒使石虎攻邺，邺溃，刘演奔廪丘，三台流民皆降于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以抚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镇邺。

[8]石勒派石虎攻打邺城，邺城溃败，刘演逃奔廪丘，三台的流民全部向石勒投降。石勒让桃豹担任魏郡太守进行管理。过了一段时间，又让石虎代替桃豹镇守邺城。

初，刘琨用陈留太守焦求为兖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为兖州刺史；述欲攻求，琨召求还。及邺城失守，琨复以刘演为兖州刺史，镇廪丘。前中书侍郎郗鉴，少以清节著名，帅高平千余家避乱保峄山，琅邪王睿就用鉴为兖州刺史，镇邹山。三人各屯一郡，兖州吏民莫知所从。

当初，刘琨任用陈留太守焦求为兖州刺史，荀藩又任用李述为兖州刺史。李述想攻打焦求，刘琨就把焦求召回来。邺城失守后，刘琨又让刘演任兖州刺史，镇守廪丘。前中书侍郎郗鉴，年轻时就以清高的节操著名，带领高平的一千多户人家到峄山避乱防卫。琅邪王司马睿任用郗鉴为兖州刺史，镇守邹山。这样，李述、刘演、郗鉴三人在一郡之内各守一处，兖州的官吏百姓不知听从谁好 。

[9]琅邪王睿以前庐江内史华谭为军谘祭酒。谭尝在寿春依周馥。睿谓谭曰：“周祖宣何故反？”谭曰：“周馥虽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见寇贼滋蔓，欲移都以纾国难，执政不悦，兴兵讨之，馥死未逾时而洛都沦没。若谓之反，不亦诬乎！”睿曰：“馥位为征镇，握强兵，

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谭曰：“然，危而不持，当与天下共受其责，非但馥也。”

[9]琅邪王司马睿任用前庐江内史华谭为军咨祭酒。华谭曾经在寿春依附于周馥。司马睿对华谭说：“周馥为什么反叛？”华谭说：“周馥虽然死了，天下仍还有直言之士。周馥看到强盗窃贼越来越多，想迁都来解除困难，当局不高兴，派兵征讨他，结果周馥死了还没有一个时辰，都城洛阳就沦陷了。如果说周馥反叛，不是冤枉吗？”司马睿说：“周馥身居征镇戍守地方的军事要职，掌握强大的兵力，朝廷召他而他不入朝，朝廷危险的时候而不能扶助，也算是天下的罪人。”华谭说：“是这样，朝廷危险而不能扶助，他应该与全国的将领一起受到责难，不仅仅是周馥一个人。”

睿参佐多避事自逸，录事参军陈言于睿曰：“洛中承平之时，朝士以小 心恭恪为凡俗，以偃蹇倨肆为优雅，流风相染，以至败国。今僚属皆承西台余弊，养望自高，是前车已覆而后车又将寻之也。请自今，临使称疾者，皆免官。”睿不从。三王之诛赵王伦也，制己亥格以赏功，自是循而用之。上言“昔赵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起兵讨之，故厚赏以怀向义之心。今功无大小，皆以格断，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仆隶之门，非所以重名器，正纪纲也，请一切停之！”出于寒微，数为正论，府中多恶之，出为谯郡太守。

司马睿的参佐幕僚大多逃避事务求得自己安逸，录事参军陈对司马睿说：“洛阳太平安定的时候，朝臣们认为小心谨慎属守职责的是平庸，认为傲慢放纵是优雅，这种风气流行感染，以致国家败亡。现在您的幕僚属下也都效法继承了洛阳时的弊病，修养名望自以为高，这是前面的车子已经翻了而后面的车子又将重蹈覆辙。请求从今以后，接受职任却又称病不行使职责的，全部免去他们的官职。”司马睿不听。齐王司马、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三王诛杀赵王司马伦时，制定《己亥格》来奖赏功勋，从此沿习使用。陈上书说：“过去赵王司马伦篡权叛逆、惠皇帝失去地位，三王举兵征讨他，因此用丰厚的奖赏来感念响应举义的人心。现在功劳不论大小，都按照《己亥格》来确定奖赏，结果造成本来是丞相等高级官员佩带的金印紫绶挂到了一般士卒的身上，用来调兵遣将的凭信符节，命官授爵的策书送给了仆从隶卒的家门之中，这不是重视国家礼仪制度、匡正法律纲纪的作

法，请求把这一切都停下来！”陈出身贫寒低贱，多次进行这样义正辞严的议论，王府中大多都厌恶他，于是派陈去担任谯郡太守。

[10]吴兴太守周，宗族强盛，琅邪王睿颇疑惮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驾御吴人，吴人颇怨。自以失职，又为刁协所轻，耻恚愈甚，乃阴与其党谋诛执政，以诸南士代之。事泄，忧愤而卒，将死，谓其子勰曰：“杀我者，诸伧子也；能复之，乃吾子也。”

[10]吴兴太守周，宗族很强盛，琅邪王司马睿对他很猜疑忌惮。而司马睿身边任职的，大多是中州地区丢弃官职逃离职守的士人，他们来管理吴地的人，吴人都很怨愤。周自己因为失去职位，又被刁协所轻蔑，羞耻愤怒更加强烈，于是就和他的属下密谋杀掉执政的大臣，而以南方人士取代他们。事情泄露，周忧愤交加而死。临死时，对他儿子周勰说：“杀死我的是那些中州伧子，能够实现我的设想的，就是我的儿子。”

[11]石勒攻李恽于上白，斩之。王浚复以薄盛为青州刺史。

[11]石勒在上白攻打李恽，把他杀了。王浚又任命薄盛为青州刺史。

[12]王浚使枣嵩督诸军屯易水，召段疾陆眷，欲与之共击石勒，疾陆眷不至。浚怒，以重币赂拓跋猗卢，并檄慕容等共讨疾陆眷。猗卢遣右贤王六将兵会之，为疾陆眷所败。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至阳乐，闻六败而还，翰因留镇徒河，壁青山。

[12]王浚派枣嵩督领各军在易水驻扎，召段疾陆眷，想与他一起攻打石勒，段疾陆眷不来。王浚发怒，用重金贿赂拓跋猗卢，并向慕容等人传发檄文，要共同讨伐段疾陆眷。拓跋猗卢派右贤王拓跋六带领军队去与王浚会合，结果被段疾陆眷打败。慕容派慕容翰去攻打段氏，攻取了徒河、新城，到达阳乐，听说拓跋六失败，慕容翰因此留在徒河镇守，在青山建立营垒。

初，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复去之。段氏兄弟专尚武勇，不礼士大夫。唯慕容政事修明，爱重人物，故士民多归之。举其英俊，随才授任，以河东裴嶷、北平阳耽、庐江黄泓、代郡鲁昌为谋主，广平游邃、北海逄羡、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及封抽、裴开为股肱，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岌弟真、兰陵缪恺、昌黎刘斌及封奕、封裕典机要。裕，抽之子也。

当初，躲避战乱的中原士人百姓，大多向北依附王浚，王浚却不能体恤安抚，又加上行政法律都没有建立，所以士人、百姓又都离开了他。而段氏兄弟只知武夫之勇，不能用礼仪对待士大夫。只有慕容政事整饬清明，爱惜重视

人物，所以士人、百姓都大多投奔他。慕容选拔其中的英俊人才，按照他们的才能安排职任，让河东人裴嶷、北平人阳、庐江人黄泓、代郡人鲁昌担任主要谋臣，让广平人游邃、北海人逄羡、北平人西方虔，西河人宋以及封抽、裴开作为重要臣僚，让平原人宋该、安定人皇甫岌、皇甫岌的弟弟皇甫真、兰陵人缪恺、昌黎人刘斌以及封奕、封裕等人掌管机要枢密事务。封裕是封抽的儿子。

裴嶷清方有干略，为昌黎太守，兄武为玄菟太守。武卒，嶷与武子开以其丧归，过，敬礼之，及去，厚加资送。行及辽西，道不通，嶷欲还就。开曰：“乡里在南，柰何北行！且等为流寓，段氏强，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国丧乱，今往就之，是相帅而入虎口也。且道远，何由可达！若俟其清通，又非岁月可冀。今欲求托足之地，岂可不慎择其人。汝观诸段，岂有远略，且能待国士乎！慕容公修行仁义，有霸王之志，加以国丰民安，今往从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开乃从之。既至，大喜。阳耽清直沈敏，为辽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于阳乐，获之，礼而用之。游邃、逄羡、宋，皆尝为昌黎太守，与黄泓俱避地于蓟，后归。王浚屡以手书召邃兄畅，畅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华、戎离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畅曰：“彭祖忍而多疑，顷者流民北来，命所在追杀之。今手书殷勤，我稽留不往，将累及卿。且乱世宗族宜分，以冀遗种。”邃从之，卒与浚俱没。宋该与平原杜群、刘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为不足托，帅诸流寓同归于。东夷校尉崔毖请皇甫岌为长史，卑辞说谕，终莫能致；招之，岌与弟真即时俱至。辽东张统据乐浪、带方二郡，与高句丽王乙弗利相攻，连年不解。乐浪王遵说统帅其民千余家归，为之置乐浪郡，以统为太守，遵参军事。

裴嶷清廉公正，有办事的才能和谋略，曾任晋昌黎太守，兄裴武任玄菟太守。裴武去世，裴嶷与裴武的儿子裴开送丧回故乡，在经过慕容那里时，慕容恭敬而待之以礼，离开时，送给他们丰厚的资财。走

到辽西，道路不通，裴嶷想回去投奔慕容。裴开说：“故乡在南方，怎么能向北走呢？再说同样是流离失所寄人篱下，段氏强大，慕容氏微弱，何必离开这里而到慕容那里去呢？”裴嶷说：“中原处于死丧战乱中，现在去中原，是一起投入虎口。再说道路遥远，怎么才能到达呢？如果等待中原清明畅通，又不是可以按年月期待的。现在想找一个寄托立足的地方，怎么能不谨慎地选择这样的人。你看段氏几兄弟，难道有远大的谋略吗，能够很好地对待士人吗？慕容公修养德行，有仁义，有实现霸王之业的志向，加上他国富民安，现在去跟随他，向高处可以建立功名，对下可以庇护宗族，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裴开于是听从了叔父裴嶷的安排。到了以后，慕容非常高兴。阳清廉耿直沉毅机敏，任辽西太守，慕容翰在阳乐打败段氏时，抓获阳，慕容待之以礼而任用他。游邃、逄羡、宋，都曾经担任昌黎太守，与黄泓一起都在蓟地避乱，后来才投奔慕容。王浚多次用亲笔信征召游邃的哥哥游畅，游畅想应召前往，游邃说：“王浚不整饬刑法政务，华人、戎人都叛离了他，依我推测，他一定不能长久，哥哥你暂且逗留一段时间等等看。”裴畅说：“王浚残忍而多疑，近来流民往北而来，他命令部下追杀他们。现在亲笔写信态度殷勤，我停留在这 儿不去，将要牵累你。再说乱世当中，宗族应当分开，以期望留下宗族的后代。”裴邃这才同意了，但不久裴畅与王浚一起都死了。宋该与平原人杜群、刘翔都是先依靠王浚，转而又依靠段氏，认为他们都不值得寄托，而带领各流亡的家族一起归附了慕容。东夷校尉崔毖请皇甫岌担任长史，用谦恭的态度劝说，终究没有能把皇甫岌召来。而慕容招呼他们，皇甫岌与弟弟皇甫真当时就一起到了。辽东张统占据乐浪、带方二郡，与高句丽王乙弗利交战，连年不断。乐浪人王遵劝说张统带领所辖百姓一千多家投奔慕容，慕容为他设置乐浪郡，让张统任太守，王遵任参军。

[13]王如余党涪陵李运、巴西王建等自襄阳将三千余家入汉中，梁州刺史张光遣参军晋邈将兵拒之。邈受运、建赂，劝光纳其降，光从之，使居成固。既而邈见运、建及其徒多珍宝，欲尽取之，复说光曰：“运、建之徒，不修农事，专治器仗，其意难测，不如悉掩杀之，不然，必为乱。”光又从之。五月，邈将兵攻运、建，杀之。建婿杨虎收余众击光，屯于厄水；光遣其子孟苌讨之，不能克。

[13]王如的残余部众涪陵人李运、巴西人王建等人从襄阳带领三千多户人家进入汉中地区，梁州刺史张光派参军晋邈带兵阻止。晋邈接受了李运、王建的贿赂，劝张光接纳他们的投降。张光同意了，让他们居住在成固。不久晋邈发现李运、王建及其部众有很多珍宝，想全部拿过来，就又对张光说："李运、王建的部众们，不进行农业生产，而专门制造兵器，他们的意图很难预料，不如乘其不备把他们全部杀了，不然，他们一定会作乱。"张光又听从了他。五月，晋邈带兵攻打李运、王建，把他们杀了。王建的女婿杨虎收拾起剩余的部众攻打张光，驻扎在厄水，张光派他儿子张孟苌讨伐他们。但不能取胜。

[14]壬辰，以琅邪王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南阳王保为右丞相、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诏曰："今当扫除鲸鲵，奉迎梓宫。令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丞相宜帅秦、凉、梁、雍之师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同赴大期，克成元勋。"

[14]壬辰（十八日），朝廷以琅邪王司马睿担任左丞相、大都督，都督陕东诸军事；以南阳王司马保任右丞相、大都督，都督陕西诸军事。诏书说："现在应当扫除像刘聪那样的大鱼，奉迎怀帝的灵柩。命令幽、并两州带领三十万兵率直接进兵平阳，右丞相应当率领秦州、凉州、梁州、雍州的军队三十万人直接到长安，左丞相率领所属的二十万精锐兵士直接到洛阳，共同奔赴约定的大业，完成伟大的功勋。"

[15]汉中山王曜屯蒲坂。

[15]汉中山王刘曜在蒲坂屯兵。

[16]石勒使孔苌击定陵，杀田徽；薄盛率所部降勒，山东郡县，相继为勒所取。汉主聪以勒为侍中、征东大将军。乌桓亦叛王浚，潜附于勒。

[16]石勒派孔苌攻打定陵，杀了田徽。薄盛带领所属军队向石勒投降，崤山以东的各个郡县，相继被石勒占取。汉主刘聪任石勒为侍中、征东大将军。乌桓人也叛离了王浚，暗中归附于石勒。

[17]六月，刘琨与代公猗卢会于陉北，谋击汉。秋，七月，琨进据蓝谷，猗卢遣拓跋普根屯于北屈。琨遣监军韩据自西河而南，将攻西平。汉主聪遣大将军粲等拒琨，骠骑将军易等拒普根，荡晋将军兰阳等助守西平。琨等闻之，引兵还。聪使诸军仍屯所在，为进取之计。

[17]六月，刘琨与代公拓跋猗卢在泾北会合，商议攻汉。秋季，七月，刘琨进发占据蓝谷，拓跋猗卢派遣拓跋普根驻扎在北屈。刘琨派遣监军韩据从西河往南，打算攻打西平。汉主刘聪派遗大将军刘粲等人阻击刘琨，骠骑将军刘易等人阻击拓跋普根，荡晋将军兰阳等人协助守卫西平。刘琨等人听说后，带兵回师。刘聪让各支军队仍驻扎在原地，作为进取的安排。

[18]帝遣殿中都尉刘蜀诏左丞相睿以时进军，与乘舆会于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辞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以镇东长史刁协为丞相左长史，从事中郎彭城刘隗为司直，邵陵内史广陵戴邈为军谘祭酒，参军丹阳张为从事中郎，尚书郎颍川雅为记室参军，谯国桓宣为舍人，豫章熊远为主簿，会稽孔愉为掾。刘隗雅习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亲爱之。

[18]愍帝派遣殿中都尉刘蜀诏令左丞相司马睿按时进军，与皇帝的乘舆在中原相会。八月，癸亥（二十日），刘蜀到达建康，司马睿推辞说，刚刚平定江东地区，没有余暇北伐。司马睿让镇东长史刁协任丞相左长史，从事中郎彭城人刘隗任司直，邵陵内史广陵人戴邈任军咨祭酒，参军丹阳人张任从事中郎，尚书郎颍川人钟雅任记室参军，谯国人桓宣任舍人，豫章人熊远任主簿，会稽人孔愉任掾。刘隗平素熟习文史，善于体察司马睿的心意，所以司马睿特别亲近宠爱他。

熊远上书，以为："军兴以来，处事不用律令，竞作新意，临事立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谘，非为政之体也。愚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若开塞随宜，权 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也。"睿以时方多事，不能从。

熊远上书，认为："兴兵以来，处理事务不依照法令，各官署都竞相自作主张，遇事临时建立制度，但朝令夕改，又导致主事的人不敢承担责任，每当决断时都要报告请示，这不是执政的法度。我认为凡是对决策提出异议的，都应该引用法令和经传典籍，不得简单地用情理来论说，没有一定的标准作依据从而损害原有的典制。如果放任让大家都按照自认为合适的措施行事，都用权宜变通的方法处理事务，这是君主所能够作的，而不是臣下所应当独自使用的。"司马睿因为当时事情很多，没有能够同意。

初，范阳祖逖，少有大志，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同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为军谘祭酒。逖居京口，纠合骁健，言于睿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民既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睿素无北伐之志，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逖将其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阴，起冶铸兵，募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当初，范阳人祖逖，年轻时就有大志向，曾与刘琨一起担任司州的主簿，与刘琨同寝，夜半时听到鸡鸣，他踢醒刘琨，说：“这不是令人厌恶的声音。”就起床舞剑。渡江以后，左丞相司马睿让他担任军咨祭酒。祖逖住在京口，聚集起骁勇强健的壮士，对司马睿说：“晋朝的变乱，不是因为君主无道而使臣下怨恨叛乱，而是皇亲宗室之间争夺权力，自相残杀，这样就使戎狄之人钻了空子，祸害遍及中原。现在晋朝的遗民遭到摧残伤害后，大家都想着自强奋发，大王您确实能够派遣将领率兵出师，使像我一样的人统领军队来光复中原，各地的英雄豪杰，一定会有闻风响应的人！”司马睿一直没有北伐的志向，他听了祖逖的话以后，就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仅仅拨给他千人的口粮，三千匹布，不供给兵器，让祖逖自己想办法募集。祖逖带领自己私家的军队共一百多户人家渡过长江，在江中敲打着船桨说：“祖逖如果不能使中原清明而光复成功，就像大江一样有去无回！”于是到淮阴驻扎，建造熔炉冶炼浇铸兵器，又招募了二千多人然后继续前进。

[19]胡亢性猜忌，杀其骁将数人。杜曾惧，潜引王冲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虚，曾因杀亢而并其众。

[19]胡亢性格猜忌多疑，因此杀了自己的骁勇部将多人。杜曾感到恐惧，暗自勾结王冲的军队让他们攻打胡亢。胡亢出动全部精锐部队阻击王冲，而城中空虚，杜曾趁机杀了胡亢，接管了他的部众。

[20]周屯浔水城，为杜所困；陶侃使明威将军朱伺救之，退保泠口。侃曰：“必步向武昌。”乃自径道还郡以待之，果来攻。侃使朱伺逆击，大破之，遁归长沙。周出浔水投王敦于豫章，敦留之。陶侃使

参军王贡告捷于敦，敦曰：“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乃表侃为荆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复以为军谘祭酒。

[20]周屯兵浔水城，被杜围困，陶侃派明威将军朱伺前去救援，杜就退到泠口防卫。陶侃说：“杜一定会移兵武昌。”就从近路回到郡中等待杜，杜果然来进攻了。陶侃派朱伺迎头痛击，大败杜，杜自己逃回长沙。周离开浔水到豫章投奔王敦，王敦留下了他。陶侃派参军王贡向王敦报捷，王敦说：“如果没有陶候，就要失去荆州了！”于是表奏陶侃任荆州刺史，驻扎在沔江。左丞相司马睿征召周，又让他担任军咨祭酒。

[21]初，氐王杨茂搜之子难敌，遣养子贩易于梁州，私卖良人子一人，张光鞭杀之。难敌怨曰：“使君初来，大荒之后，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贳也？”及光与杨虎相攻，各求救于茂搜，茂搜遣难敌救光。难敌求货于光，光不与。杨虎厚赂难敌，且曰：“流民珍货，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难敌大喜。光与虎战，使张孟苌居前，难敌继后。难敌与虎夹击孟苌，大破之，孟苌及其弟援皆死。光婴城自守。九月，光愤激成疾，僚属劝光退据魏兴。光按剑曰：“吾受国重任，不能讨贼，今得死如登仙，何谓退也！”声绝而卒。州人推其少子迈领州事，又与氐战没，众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领梁州。

[21]当初，氐人的大王杨茂搜的儿子杨难敌，派养子到梁州贩卖交易，私自买了良人的一个孩子，张光用鞭刑把这养子杀了。杨难敌怨恨地说：“您刚刚来此，经过大荒年以后，军队百姓的性命都需要仰仗氐人才能生存，氐人有小罪过，难道不能宽恕吗？”等到张光与杨虎交战时，双方都向杨茂搜求救，杨茂搜派杨难敌去救张光，杨难敌向张光索求货物，但张光不给。而杨虎却丰厚地贿赂杨难敌，并且说：“流民的的珍贵货物，都在张光处，现在征伐我，不如征伐张光。”杨难敌非常高兴。张光与杨虎交战，派张孟苌打前阵，杨难敌作后援。结果杨难敌与杨虎夹攻张孟苌，大败张孟苌，张孟苌与弟弟张援都死了。张光只好环城防守。九月，张光因愤怒激动而得病，僚属劝张光退到魏兴据守，张光按着剑说：“我接受了国家的重任，不能讨伐贼寇，今天死了如同登仙，为什么说撤退呢？”说完就死了。州里的人们推举他的小儿子张迈代行州刺史的职务，结果又与氐人交战而死。大家又推举始平太守胡子序兼行梁州刺史的职务。

[22]荀藩薨于开封。

[22]荀藩在开封去世。

[23]汉中山王曜、赵染攻允于黄白城，允累战皆败；诏以索为征东大将军，将兵助允。

[23]汉中山王刘曜、赵染在黄白城攻打允，允多次出战都失败了。朝廷诏令任索为征东大将军，带兵去援助允。

[24]王贡自王敦所还，至竟陵，矫陶侃之命，以杜曾为前锋大都督，击王冲，斩之，悉降其众。侃召曾，曾不至。贡恐以矫命获罪，遂与曾反击侃。冬，十月，侃兵大败，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领职。侃复帅周访等进击杜，大破之，敦乃奏复侃官。

[24]王贡从王敦处回来，到竟陵，假称陶侃的命令，任杜曾为前锋大都督，攻打王冲，把王冲杀了。使王冲的部众全部归降。陶侃征召杜曾，杜曾不来。王贡害怕因为假称陶侃的命令而获罪，就与杜曾反叛攻打陶侃。冬季，十月，陶侃的军队大败，陶侃仅仅逃脱了性命。王敦表奏陶侃以布衣百姓的身分兼任现在职务，将功赎罪。陶侃又带领周访等人进攻杜，杜大败。王敦于是表奏恢复陶侃的职务。

[25]汉赵染谓中山王曜曰："麴允率大众在外，长安空虚，可袭也。"曜使染帅精骑五千袭长安，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雁楼。染焚龙尾及诸营，杀掠千余人；辛卯旦，退屯逍遥园。壬辰，将军麴鉴自阿城帅众五千救长安。癸巳，染引还，鉴追之，与曜遇于零武，鉴兵大败。

[25]汉赵染对中山王刘曜说："麴允率领大军在外面，长安空虚，可以袭击。"刘曜让赵染率领五千精锐骑兵袭击长安，庚寅（疑误）夜，攻入外城。愍帝奔往射雁楼，赵染焚烧了龙尾以及各营帐，杀死抢掠一千多人。辛卯（二十日）早晨，赵染退到逍遥园驻扎。壬辰（二十一日），将军麴鉴从阿城率领五千人救长安，癸巳（二十二日），赵染带兵回师，麴鉴追击赵染，与刘曜在零武相遇，麴鉴的军队大败。

[26]杨虎、杨难敌急攻梁州，胡子序弃城走，难敌自称刺史。

[26]杨虎、杨难敌紧急攻打梁州，胡子序弃城逃走，杨难敌自称刺史。

[27]汉中山王曜恃胜而不设备，十一月，麴允引兵袭之，汉兵大败，杀其冠军将军乔智明；曜引归平阳。

[27]汉中山王刘曜倚仗胜利而不设防备，十一月，麴允带兵袭击刘曜，汉 兵大败，麴允杀了汉冠军将军乔智明。刘曜带兵返回平阳。

[28]王浚以其父字处道，自谓应“当涂高”之谶，谋称尊号。前勃海太守刘亮、北海太守王抟、司空掾高柔切谏，浚皆杀之。燕国霍原，志节清高，屡辞征辟，浚以尊号事问之，原不答。浚诬原与群盗通，杀而枭其首。于是士民骇怨，而浚矜豪日甚，不亲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枣嵩、朱硕，贪横砖尤甚。北州谣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枣郎。”调发殷烦，下不堪命，多叛入鲜卑。从事韩咸监护柳城，盛称慕容能接纳士民，欲以讽浚；浚怒，杀之。

[28]王浚根据他父亲的字处道，自认为应验了“当途高”的谶语，图谋称帝。前勃海太守刘亮、北海太守王抟，司空掾高柔恳切地劝谏，王浚把他们都杀了。燕国人霍原，志气节操清明高洁，多次辞去王浚的任命。王浚又以称帝的事问他，霍原不回答。王浚就诬陷霍原与强盗们勾结，杀了霍原并悬首示众。这样士人、百姓都很震骇怨恨，而王浚骄纵狂妄越来越厉害，不闻政事，所任用的人都是苛刻的小人、枣嵩、朱硕贪婪骄横更为突出。北州有民谣说：“府中赫赫，是朱丘伯；十囊五囊，尽入枣郎。”朱硕字丘伯。调遣征发非常频繁，下面不堪忍受，大多叛离投奔鲜卑。从事韩咸守护柳城，盛赞慕容能 够接纳士人、百姓，想来讽喻王浚，王浚发怒，把他杀了。

浚始者唯恃鲜卑、乌桓以为强，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连年，兵势益弱。石勒欲袭之，未知虚实，将遣使觇之，参佐请用羊祜、陆抗故事，致书于浚。勒以问张宾，宾曰：“浚名为晋臣，实欲废晋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从耳；其欲得将军，犹项羽之欲得韩信也。将军威振天下，今卑辞厚礼，折节事之，犹惧不信，况为羊、陆之亢敌乎！夫谋人而使人觉其情，难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赍珍宝，奉表于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窃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中原无主；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勒所以捐躯起兵，诛讨暴乱者，正为殿下驱除尔。伏愿陛下应天顺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

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当视之如子也。”又遗枣嵩书，厚赂之。

王浚开始只是因为倚仗着鲜卑人、乌桓人而强大，但不久鲜卑、乌桓都叛离了他。加上连年蝗灾、旱灾，军队势力更加衰弱。石勒想袭击王浚，但不知他的虚实，打算派使者去侦察，参佐请石勒效法羊祜、陆抗以交邻之礼对待敌方的前例给王浚去信。石勒因此问张宾，张宾说：“王浚名义上是晋朝的大臣，实际上想废掉晋朝自立为帝，只是怕四海的英雄无人相从罢了，他想得到将军您，就像项羽想得到韩信一样。将军威震天下，现在用谦恭的言辞丰厚的礼物，降低身分去对待他，还怕他不信，何况是羊、陆那样势均力敌呢？图谋他人却又使其能够察觉真情，就难以达到目的。”石勒说：“好！”十二月，石勒派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带上很多珍宝，给王浚奉表说：“我本来是小小的胡人，遭到饥饿变乱的时局，四处流浪屯守在困厄之地，流窜到冀州，想互相聚集保卫来挽救自己的性命。现在晋朝皇室沦灭，中原无主，殿下是州乡尊贵的名门望族，四海都尊崇，作帝王的人，不是您还有谁？石勒所以冒死起兵，诛讨凶暴作乱的人，正是为殿下驱除这些强寇妄贼罢了。希望殿下能够应天顺从民意，尽快登上皇位。石勒我尊奉拥戴殿下就像尊奉天地父母一样，殿下体察我的心意，也应该把我当作儿子一样看待呀！”又给枣嵩去信，并用厚重的礼物贿赂他。

浚以段疾陆眷新叛，士民多弃己去，闻勒欲附之，甚喜，谓子春曰：“石公一时豪杰，据有赵、魏，乃欲称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将军才力强盛，诚如圣旨。但以殿下中州贵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为辅佐名臣则有矣，未有为帝王者也。石将军非恶帝王不为而让于殿下，顾以帝王自有历数，非智力之所取，虽强取之，必不为天人之所与故也。项羽虽强，终为汉有。石将军之比殿下，犹阴精之与太阳，是以远鉴前事，归身殿下，此乃石将军之明识所以远过于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悦，封子春、肇皆为列侯，遣使报聘，以厚币酬之。

王浚因为段疾陆眷刚刚叛离，士人、百姓又大多离开了自己，听到石勒想来归附自己，大喜过望，对王子春说：“石公是当世豪杰，占据有赵、魏地区，却想做我的藩属，这能是真的吗？”王子春说：“石将军才能力量都很强盛，确实如您所说。只是因为殿下是中州的尊贵的

名门望族，威势达于夷人、华人地区，自古以来有胡人作为辅佐君主的名臣的情况，而没有作帝王的人。石将军不是厌恶帝王的地位而辞让给殿下，只是顾虑因为帝王自有天道气数，不是仅靠才智力量所能取得的，即使强行取得帝位，也一定不被上天与人们所承认的缘故。项羽虽然强大，但天下终究为汉朝所有。石将军与殿下相比，就像月亮之于太阳，所以鉴于历史情况，才投身于殿下，这是石将军远见卓识所以远远超过他人的地方，殿下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王浚听后非常高兴，把王子春、董肇都封为侯，派使者报告这个聘任，并且重金酬谢他们。

游纶兄统，为浚司马，镇范阳，遣使私附于勒；勒斩其使以送浚。浚虽不罪统，益信勒为忠诚，无复疑矣 。

游纶的哥哥游统，担任王浚的司马，镇守范阳，派使者暗自依附于石勒，石勒杀了他的使者并送给王浚。王浚虽然没有以罪罚游统，却更加相信石勒的忠诚，不再怀疑。

[29]是岁，左丞相睿遣世子绍镇广陵，以丞相掾蔡谟为参军。谟，克之子也。

[29]这一年，左丞相司马睿派长子司马绍镇守广陵，让丞相掾蔡谟担任参军。蔡谟是蔡克的儿子。

[30]汉中山王曜围河南尹魏浚于石梁，兖州刺史刘演、河内太守郭默遣兵救之，曜分兵逆战于河北，败之；浚夜走，获而杀之。

[30]汉中山王刘曜在石梁包围了河南尹魏浚，兖州刺史刘演、河内太守郭默派兵救援魏浚，刘曜分兵在河北迎战，打败了他们。魏浚连夜逃走，刘曜抓获后把他杀了。

[31]代公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治故平城为南都；又作新平城于水之阳，使右贤王六镇之，统领南部。

[31]代公拓跋猗卢在盛乐县筑城作为北都，把旧平城作为南都，又在水的北面建新平城，派右贤王拓跋六镇守，总管南部地区事务。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八十九卷

晋纪十一 孝愍皇帝下建兴二年（甲戌、314）

晋纪十一 晋愍帝建兴二年（甲戌，公元314年）

[1]春，正月，辛未，有如日陨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东行。

[1]春季，正月，辛未（初一），有个像太阳似的东西殒落到地下，又接连出现三个太阳，从西方朝东行。

[2]丁丑，大赦。

[2]丁丑（初七），宣布大赦。

[3]有流星出牵牛，入紫微，光烛地，坠于平阳北，化为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汉主聪恶之，以问公卿。陈元达以为"女宠太盛，亡国之征。"聪曰："此阴阳之理，何关人事！"聪后刘氏贤明，聪所为不道，刘氏每规正之。己丑，刘氏卒，谥曰武宣。自是嬖宠竞进，后宫无序矣。

[3]有流星从牵牛星处出来，进入紫徽星座，星光照亮了地面，后坠落在平阳以北，变成肉，长三十步，宽二十七步。汉主刘聪对此感到厌恶，就询问公卿大臣。陈元达认为是"后宫女宠太多，亡国的征兆"。刘聪说："这是天象日月运转的道理，与人事有什么相关？"刘聪的皇后刘氏很贤慧明达，刘聪做得不符合道理，刘氏每次都规劝让他改正。己丑（十九日），刘氏去世，谥号为武宣。从此刘聪的宠女爱姬竞相争先，后宫中失去了秩序。

[4]聪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辅汉等十六大将军，各配兵二千，以诸子为之；又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左、右选曹尚书，并典选举。自司隶以下六官，皆位亚仆射。以其子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进封晋王。江都王延年录尚书六条事，汝阴王景为太师，王育为太傅，任为太保，马景为大司徒，朱纪为大司空，中山王曜为大司马。

[4]刘聪设置了丞相等七公；又设置辅汉等十六大将军，各配备二千兵士，让他的儿子们来担任；又设置左、右司隶，各辖领二十多万户，每万户设一个内史；又设置单于左右辅，各统领胡、羯、鲜卑、氐、羌、乌丸等六类共十万帐落，每一万帐落设一个都尉；设置左、右选曹尚书，共同负责选举事务。从司隶以下的六个官职，地位都仅次于仆射。让自己的儿子刘粲担任丞相、兼大将军、录尚书事，进封为晋王。以江都王刘延年担任录尚书六条事，让汝阴王刘景任太师，王育任太傅，任任太保，马景任大司徒，朱纪任大司空，中山王刘曜任大司马。

[5]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国，石勒匿其劲卒、精甲，羸师虚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书。浚遗勒麈尾，勒阳不敢执，悬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见王公，见其所赐，如见公也。"复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亲诣幽州奉上尊号；亦修笺于枣嵩，求并州牧、广平公。

[5]壬辰（二十二日），王子春和王浚的使者到达襄国，石勒把他强壮的兵士、精锐的兵器都藏起来，用老弱残兵空虚的府帐给使者看，郑重地向北拜会使者接受王浚的信。王浚送给石勒标志风雅的麈尾，石勒假装不敢拿在手上，而把麈尾悬挂在墙壁上，早晨晚上都恭敬地向它叩拜，说："我不能见到王公，见他所赐的物品，就像见到他一样。"又派遣董肇向王浚奉交奏表，约定三月中旬亲自到幽州尊奉王浚为帝。又给枣嵩去信，请求担任并州牧、广平公。

勒问浚之政事于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岁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赈赡，刑政苛酷，赋役殷烦，忠贤内离，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将亡，而浚意气自若，曾无惧心，方更置立台阁，布列百官，自谓汉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抚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还蓟，具言"石勒形势寡弱，款诚无二。"浚大悦，益骄怠，不复设备。

石勒向王子春询问王浚的政事情况，王子春说："幽州去年发大水，百姓无粮可吃，而王浚囤积了一百多万粟谷，却不赈济灾民，刑罚政令苛刻残酷，赋税劳役征发频繁，忠臣贤士从他身边离开，夷人、狄人也在外面叛离。人人都知道他将要灭亡，而王浚毫无察觉，若无其事，一点没有惧祸之意，刚刚又重新设置官署，安排文武百

官，自以为汉高祖、魏武帝都无法与自己相比。”石勒按着几案笑着说：“王浚确实能够抓到了。”王浚派的使者返回蓟地，都说：“石勒目前兵力阵势孤独衰弱，忠诚而无二心。”王浚非常高兴，更加骄纵懈怠，不再安排防务。

[6]杨虎掠汉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张咸等起兵逐杨难敌。难敌去，咸以其地归成，于是汉嘉、涪陵、汉中之地皆为成有。成主雄以李凤为梁州刺史，任回为宁州刺史，李恭为荆州刺史。

[6]杨虎掳掠汉中的官吏、百姓投奔成汉，梁州人张咸等起兵赶走了杨难敌。杨难敌离开，张咸把这块地盘送给成汉，这样汉嘉、涪陵、汉中等地，都被成汉所占有。成汉主李雄任李凤为梁州刺史，任回为宁州刺史，李恭为荆州刺史。

雄虚己好贤，随才授任，命太傅骧养民于内，李凤等招怀于外，刑政宽简，狱无滞囚。兴学校，置史官。其赋，民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希，民多富实，新附者皆给复除。是时天下大乱，而蜀独无事，年谷屡熟，乃至闾门不闭，路不拾遗。汉嘉夷王冲归、朱提审、建宁爨皆归之。巴郡尝告急，云有晋兵。雄曰：“吾常忧琅邪微弱，遂为石勒所灭，以为耿耿，不图乃能举兵，使人欣然。”然雄朝无仪品，爵位滥溢；吏无禄秩，取给于民；军无部伍，号令不肃；此其所短也。

李雄虚心而喜欢贤能，按照人的才能安排他们职任，让太傅李骧在内管理教化百姓，李凤在外招抚怀柔，刑法政令宽大简明，监狱中没有长期不定罪的囚犯。兴办学校，设置史官。成汉的赋税、百姓中成年男子每年每人交纳三斛谷，成年女子减半，病人再减半。每户的赋仅仅几丈绢，几两绵。事情少劳役很少征发，百姓大多很富裕，新归附的人都免除徭役。当时天下大乱，而只有蜀地无事，一年谷物几熟，以至于门户不闭、路不拾遗。汉嘉的夷人首领冲归，朱提的审、建宁的爨都去投靠成汉。巴郡曾经告急，说出现晋朝军队。李雄说：“我常常忧虑晋琅邪王势力微弱，很快会被石勒消灭，对此深感忧虑，没有想到他们还能进行军事行动，这使人感到高兴。”但是，李雄朝廷中没有礼仪和品秩，爵位过于冗滥，官吏也没有俸禄的等级，向百姓索取给养。军队也没有队伍建制，号令不够严肃，这些是成汉所欠缺的。

[7]二月，壬寅，以张轨为太尉、凉州牧，封西平郡公；王浚为大司马、都督幽·冀诸军事；荀组为司空、领尚书左仆射兼司隶校尉，行留台事；刘琨为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朝廷以张轨老病，拜其子为副刺史。

[7]二月，壬寅（初二），晋朝任张轨为太尉、凉州牧，封为平西郡公；任王浚为大司马，都督幽、冀二州诸军事；任荀组为司空。尚书左仆射兼司隶校尉、行留台事；任刘琨为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朝廷因为张轨年老有病，任命他儿子张担任副刺史。

[8]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张宾曰："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勒曰："然。为之柰何？"宾四："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谓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复何疑！"

[8]石勒戒严，将要袭击王浚，但犹豫不决没有发兵。张宾说：袭击敌人，应该出其不意，现在军队戒严一整天还不出发，莫非是害怕刘琨以及鲜卑人、乌桓人成为我们的后患吗？"石勒说："是的，怎么呢？"张宾说："他们三个方面才智和胆略没有比得上将军您的，将军即使远征，他们也一定不敢妄动，再说他们未必知道将军能够孤军深入一千里而夺取幽州。轻装的军队往返，超不过二十天，假如他们真的有这个想法，等他们商议后出师，我们已回来了。再说刘琨、王浚，虽然他们名义上同属晋朝的大臣，实际上却是仇敌。如果我们给刘琨去信，送去人质请求停战，刘琨一定为我们的顺服而高兴，对王浚的灭亡而称快，最终不会为救王浚而袭击我们。用兵贵在神速，不要拖延时间。"石勒说："我所没有了却的，右侯已决断，我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

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簿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恐泄军谋故也。遣使奉笺送质于刘琨，自陈罪恶，请讨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称"己与猗卢方议讨勒，勒走伏无地，求拔幽都以赎罪。今便当

遣六南袭平阳，除僭伪之逆类，降知死之逋羯，顺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积诚灵之所致也！”

于是举火把连夜行军，到达柏人县，杀主簿游纶，这是因为他哥哥游统在范阳，害怕他泄露军情的缘故。又派遣使者拿着信笺给刘琨送去人质，自己述列罪恶，请求以讨伐王浚来报效刘琨。刘琨大喜过望，向州郡传布檄文，声称：“我与拓跋猗卢正商议讨伐石勒，石勒走投无路，请求用攻克幽都来赎罪。现在应乘便派拓跋六向南袭击平阳，清除伪逆皇帝刘聪，降服知死的逃亡羯人石勒，顺应天意使百姓安定，辅助尊奉皇室，这是多年一直积累的诚心请神灵庇佑的结果。”

三月，勒军达易水，王浚督护孙纬驰遣白浚，将勒兵拒之，游统禁之。浚将佐皆曰：“胡贪而无信，必有诡计，请击之。”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耳；敢言击者斩！”众不敢复言。浚设飨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蓟，叱门者开门；犹疑有伏兵，先驱牛羊数千头，声言上礼，实欲塞诸街巷。浚始惧，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纵兵大掠，浚左右请御之，浚犹不许。勒升其听事，浚乃走出堂皇，勒众执之。勒召浚妻，与之并坐，执浚立于前。浚骂曰：“胡奴调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强兵，坐观本朝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奸贪，残虐百姓，贼害忠良，毒遍燕土，此谁之罪也！”使其将王洛生以五百骑送浚于襄国。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斩于襄国市。

三月，石勒的军队到达易水，王浚的督护孙纬急速派人告诉王浚，将要指挥军队阻击石勒，游统制止这个行动。王浚的将领参佐都说：“胡人贪婪不讲信用，一定有诡计，请攻打石勒。”王浚发怒说：“石公来，正是要尊奉拥戴我，有敢说攻打的人，杀！”大家都不敢再说。王浚安排宴会准备接待石勒。壬申（初三），石勒早晨到蓟城，喝叱守门卫士开门。开门后石勒怀疑有埋伏的军队，就先驱赶几千头牛羊进城，声称是给王浚奉上礼物，实际上想用牛羊堵塞住街巷。王浚这才有些恐惧，坐立不安。石勒进入城里后，纵兵抢掠，王浚身边的官员请示防御石勒，王浚还不允许。石勒登上中庭，王浚于是走出殿堂，石勒的部众抓住了他。石勒召来王浚的妻子，与她并排坐着，押着王浚站在前面。王浚骂道：“胡奴调戏你老子，为什么这样凶恶叛逆！”石勒说：“您地位高于所有大臣，掌握着强大的军队，却坐视朝廷倾

覆，竟不去救援，还想尊自己为天子，难道不是凶恶叛逆吗？又任用奸诈贪婪的小人，残酷虐待百姓，杀死迫害忠良，祸害遍及整个燕土，这是谁的罪呀！”石勒派他的将领王洛生用五百骑兵把王浚押送到襄国，王浚自己投水，兵士们把他捆绑住拉出，在襄国的街市上把他杀了。

勒杀浚麾下精兵万人。浚将佐争诣军门谢罪，馈赂交错；前尚书裴宪、从事中郎荀绰独不至，勒召而让之曰：“王浚暴虐，孤讨而诛之，诸人皆来庆谢，二君独与之同恶，将何以逃其戮乎！”对曰：“宪等世仕晋朝，荷其荣禄，浚虽凶粗，犹是晋之藩臣，故宪等从之，不敢有贰。明公苟不修德义，专事威刑，则宪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请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谢之，待以客礼。绰，勖之孙也。勒数朱硕、枣嵩等以纳贿乱政，为幽州患，责游统以不忠所事，皆斩之。籍浚将佐、亲戚家赀皆至巨万，惟裴宪、荀绰止有书百余，盐米各十余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宪为从事中郎，绰为参军。分遣流民，各还乡里。勒停蓟二日，焚浚宫殿，以故尚书燕国刘翰行幽州刺史，戍蓟，置守宰而还。孙纬遮击之，勒仅而得免。

石勒杀了王浚指挥下的一万精锐兵士。王浚的部将参佐争相到军门请罪，馈赠贿赂交相送来。只有前尚书裴宪、从事中郎荀绰没有到。石勒把他们召来 斥责说：“王浚残暴凶虐，我讨伐而诛杀他 ，大家都来庆贺谢罪，二君偏偏要与他一同作恶，将怎么逃脱杀戮呢？”他们回答说：“我们几代为晋朝做官，承受着晋朝给予的光荣与俸禄，王浚虽然凶暴粗俗，但仍然是晋朝的藩镇大臣，所以我们跟随他，不敢有二心。您如果不讲究德义，专靠威势刑罚，那么我们死也是自己的本分，又为什么要逃脱呢？请让我们赴死。”说完不拜辞而昂然出去。石勒又召他们进来表示道歉，用待客之礼对待他们。荀绰是荀勖的孙子。石勒历数朱硕、枣嵩等人收受贿赂搞乱政事，是幽州的祸患；斥责游统任职不忠，把他们都杀了。查抄没收王浚的部将参佐、亲戚的巨额家产，唯独裴宪、荀绰仅有百余套书，盐、米各有十几斛而已。石勒说：“我并不因为取得幽州而高兴，而是为得到你们二人感到高兴。”任裴宪为从事中郎、荀绰为参军。分别遣送流民，让他们各自回到故乡。石勒在蓟城停留了二天，焚烧了王浚的宫殿，以前尚书燕国

人刘翰担任幽州刺史，戍守蓟城，安排了郡县长官后回师。孙纬出兵阻击，石勒仅得以逃脱。

勒至襄国，遣使奉王浚首献捷于汉；汉以勒为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辞，受二郡而已。

石勒回到襄国，派遣使者带着王浚首级向汉报捷。汉任石勒为大都督、都督陕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增封十二个郡，石勒坚持推辞，仅仅接受了两个郡罢了。

刘琨请兵于拓跋猗卢以击汉，会猗卢所部杂胡万余家谋应石勒，猗卢悉诛之，不果赴琨约。琨知石勒无降意，乃大惧，上表曰："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勒据襄国，与臣隔山，朝发夕至，城坞骇惧，虽怀忠愤，力不从愿耳！"

刘琨向拓跋猗卢请求军队来攻打汉，正遇到拓跋猗卢所辖的一万多家成分复杂的胡人密谋接应石勒，拓跋猗卢把他们全部杀了，没有赶赴与刘琨所约的行动。刘琨得知石勒没有投降的意思，非常害怕，上奏表说："东北地区八个州，石勒消灭了其中七个，以前晋朝所安排的州牧，只有我留存下来。石勒占据襄国，与我仅隔一座山，早晨出兵晚上就能到达，各个城堡都震骇惊恐，虽然心怀忠诚与仇恨，但是也力不从心呀！"

刘翰不欲从石勒，乃归段匹，匹遂据蓟城。王浚从事中郎阳裕，之兄子也，逃奔令支，依段疾陆眷。会稽朱左车、鲁国孔纂、泰山胡母翼自蓟逃奔昌黎，依慕容。是时中国流民归者数万家，以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

刘翰不想附从石勒，于是投靠段匹，段匹于是便占据了蓟城。王浚的从事中郎阳裕是阳哥哥的儿子，逃奔到令支县，依附于段疾陆眷。会稽人朱左车、鲁国人孔纂，泰山人胡母翼等从蓟城逃奔昌黎，依附于慕容。当时中原投奔慕容的流民有几万家，慕容为冀州人设置冀阳郡，豫州人设置成周郡，青州人设置营丘郡，并州人设置唐国郡。

[9]初，王浚以邵续为乐陵太守，屯厌次。浚败，续附于石勒，勒以续子为督护。浚所署勃海太守东莱刘胤弃郡依续，谓续曰："凡立大攻，必杖大义。君，晋之忠臣，柰何从贼以自污乎！"会段匹以书邀续同归左丞相睿，续从之。其人皆曰："今弃勒归匹，其如何？"续泣曰："我岂得顾子而为叛臣哉！"杀异议者数人。勒闻之，杀。续遣刘

胤使江东，睿以胤为参军，以续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围续，匹使其弟文鸯救之，勒引去。

[9]当初，王浚以邵续任乐陵太守，驻扎在厌次县。王浚失败，邵续依附于石勒，石勒以邵续的儿子邵任督护。王浚所管辖的勃海太守东莱人刘胤弃职投奔邵续，对邵续说："凡是建立大功，一定要依仗大义。您是晋朝的忠臣，为什么顺从贼寇玷污自己呢？"正好段匹来信邀请邵续一同投靠左丞相司马睿，邵续同意了这个邀请。他手下的人都说："现在离弃石勒而投靠段匹，那邵怎么办？"邵续哭着说："我难道能为顾惜儿子而作叛臣吗？"杀了几个持异议的人。石勒听说后，杀了邵。邵续派遣刘胤作为使者到江东，司马睿让刘胤担任参军，任邵续为平原太守。石勒派兵包围邵续，段匹派他弟弟段文鸯救援邵续，石勒带兵离去。

[10]襄国大饥，谷二升直银一斤，肉一斤直银一两。

[10]襄国饥荒严重，二升谷子价值一斤银子，一斤肉价值一两银子。

[11]杜将王真袭陶侃于林障，侃奔滠中。周访救侃，击兵，破之。

[11]杜带领王真到林障袭击陶侃，陶侃逃奔滠中。周访救援陶侃，打败了杜的军队。

[12]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张轨寝疾，遗令："文武将佐，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己丑，轨薨；长史张玺等表世子摄父位。

[12]夏季，五月，西平武穆公张轨病危，下达遗令："文武官员，一定要使百姓安定，一方面报国，一方面宁家。"己丑（二十日），张轨去世。长史张玺等人表奏张轨的长子张代理他父亲的职务。

[13]汉中山王曜、赵染寇长安。六月，曜屯渭，染屯新丰，索将兵出拒之。染有轻之色，长史鲁徽曰："晋之君臣，自知强弱不敌，将致死于我，不可轻也。"染曰："以司马模之强，吾取之如拉朽；索小竖，岂能污吾马蹄、刀刃邪！"晨，帅轻骑数百逆之，曰："要当获而后食。"与战于城西，染兵败而归。悔曰："吾不用鲁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见之！"先命斩徽，徽曰："将军愚愎以取败，乃复忌前害胜，诛忠良以逞忿，犹有天地，将军其得死于枕席乎！"诏加索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录尚书，承制行事。

[13]汉中山王刘曜、赵染进犯长安。六月，刘曜在渭驻扎，赵染在新丰驻扎。索带兵出去阻击。赵染有轻视索的表现，长史鲁徽说："晋朝的君主大臣，自己知道力量悬殊不是对手，将与我们拼命，不能够轻视。"赵染说："司马模那么强大，我打败他如同摧枯拉朽。索这小子，难道还能弄脏我的马蹄、刀刃吗？"早晨，率领几百轻骑兵迎着索的军队而去，说："抓到索以后再吃饭。"索与赵染在新丰城西交战，赵染兵败而归。懊悔说："我不听鲁徽的话以致失败，有什么脸面见他！"先命令杀掉鲁徽，鲁徽说："将军您愚鲁刚愎所以失败，却又忌恨残害在你前面胜过你的人，诛杀忠良以发泄愤恨，天地报应尚在，您难道能有善终吗？"朝廷诏令任命索为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录尚书事，奉制书行事。

曜、染复与将军殷凯帅众数万向长安，允逆战于冯翊，允败，收兵；夜，袭凯营，凯败死。曜乃还攻河内太守郭默于怀，列三屯围之。默食尽，送妻子为质，请于曜；毕，复婴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于新郑，矩使其甥郭诵迎之，兵少，不敢进。会刘琨遣参军张肇帅鲜卑五百余骑诣长安，道阻不通，还，过矩营，矩说肇，使击汉兵。汉兵望见鲜卑，不战而走，默遂率众归矩。汉主聪召曜还屯蒲坂。

刘曜、赵染又与将军殷凯率领几万军队进发长安，允在冯翊迎战，结果允失败，收兵。夜里，袭击殷凯军营，殷凯失败而死。刘曜于是回师到怀县攻打河内太守郭默，屯列三处包围他。郭默粮食吃完了，就把妻儿送到刘曜那里当人质，请求在刘曜处买粮，买完粮食，郭默又关闭四周城门固守。刘曜发怒，把郭默的妻儿沉到河中而攻打郭默。郭默想到新郑投奔李矩，李矩派自己的外甥郭诵去迎接郭默，结果兵少而不敢向前。这时刘琨派遣参军张肇带领五百多鲜卑骑兵到长安，因道路不通，正往回走，路过李矩的军营，李矩劝说张肇，让他攻打汉军。结果，汉军远远看到鲜卑骑兵，不战而走，这样郭默便率众归了李矩。汉主刘聪召刘曜回到蒲坂驻扎。

[14]秋，赵染攻北地，允拒之，染中弩而死。

[14]秋季，赵染攻打北地，遭到允阻击，赵染身中弩箭而死。

[15]石勒始命州郡阅实户口，户出帛二匹，谷二斛。

[15]石勒开始命令所据各州郡核实户口，每户征收二匹帛、二斛谷。

[16]冬，十月，以张为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

[16]冬季，十月，朝廷任张为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

[17]十一月，汉主聪以晋王粲为相国、大单于，总百揆。粲少有俊才，自为宰相，骄奢专恣，远贤亲佞，严刻愎谏，国人始恶之。[17]十一月，汉主刘聪任晋王刘粲为相国、大单于，总领文武百官。刘粲年轻时有杰出的才能，但自从当了宰相后，骄纵奢侈独断专行，疏远贤能亲近奸诈机巧的人，严厉苛刻，一意孤行不听规劝，开始遭到国人的憎恶。

[18]周勰以其父遗言，因吴人之怨，谋作乱；使吴兴功曹徐馥矫称叔父丞相从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众，以讨王导、刁协，豪杰翕然附之，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

[18]周勰根据他父亲的遗言，利用吴地士人的怨恨，密谋叛乱。他派吴兴功曹徐馥假称叔父丞相从事中郎周札的命令，收揽聚合部众，来讨伐王导、刁协，江南豪杰纷纷前来归附他，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起兵响应他。

三年（乙亥、315）

三年（乙亥，公元315年）

[1]春，正月，徐馥杀吴兴太守袁，有众数千，欲奉周札为主。札闻之，大惊，以告义兴太守孔侃，勰知札意不同，不敢发。馥党惧，攻馥，杀之；孙弼亦死。札子续亦聚众应馥，左丞相睿议发兵讨之。王导曰：“今少发兵则不足以平寇，多发兵则根本空虚。续族弟黄门侍郎，忠果有谋，请独使往，足以诛续。”睿从之。昼夜兼行，至郡，将入，遇续于门，谓续曰：“当与君共诣孔府君，有所论。”续不肯入，牵逼与俱。坐定，谓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贼在坐？”续衣中常置刀，即操刀逼，叱郡传教吴曾格杀之。因欲诛勰，札不听，委罪于从兄邵而诛之。不归家省母，遂长驱而去，母狼狈追之。睿以札为吴兴太守，为太子右卫率。以周氏吴之豪望，故不穷治，抚勰如旧。

[1]春季，正月，徐馥杀吴兴太守袁，拥有几千人，想尊奉周札为首领。周札听说后，非常惊恐，把这事告诉了义兴太守孔侃。周勰知道周札的想法不同，不敢冒然举事。徐馥的部众害怕，就攻打徐馥，把他杀了，孙弼也被杀死。周札的儿子周续也聚集部众响应徐馥，左丞相司马睿商议发兵讨伐他。王导说："现在派兵少了不足以平定敌寇，派兵多了会使得我们根基空虚。周续的族弟黄门侍郎周，忠诚果敢有谋略，请派周独自带兵前往，完全能够诛杀周续。"司马睿采纳了这个建议。周日夜兼程，到了郡城，正要进去，在城门遇到周续，就对周续说："正要与您一起去拜会府君孔侃，有话要说。"周续不肯进去，周拉着逼迫他一起去。进去坐定后，周对孔侃说："您为什么安排乱贼坐下？"周续的衣服里常常藏着刀，随即拿起刀逼临周，周喝令郡传教吴曾杀了周续。周便想去诛杀周勰，周札不同意，就将罪名加到堂兄周邵身上，把他杀了。周不回家看望母亲，就直接离开了，他的母亲跌跌撞撞地追他。司马睿让周札任吴兴太守，周任太子右卫率。因为周氏是吴地的豪门望族，所以并不深究，并像以前一样抚慰周勰。

[2]诏平东将军宋哲屯华阴。

[2]朝廷诏令平东将军宋哲驻扎在华阴。

[3]成主雄立后任氏。

[3]成汉主李雄把任氏立为皇后。

[4]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南阳王保为相国，荀组为太尉、领豫州牧，刘琨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琨辞司空，不受。

[4]二月，丙子（十二日），朝廷任琅邪王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任南阳王司马保为相国，荀组为太尉、兼豫州牧，任刘琨为司空、都督并、幽、冀三州诸军事。刘琨推辞司空的职务，不接受。

[5]南阳王模之败也，都尉陈安往归世子保于秦州，保命安将千余人讨叛羌，宠待甚厚。保将张春疾之，谮安，云有异志，请除之，保不许；春辄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创，驰还陇城，遣使诣保，贡献不绝。

[5]南阳王司马模失败后，都尉陈安前往秦州把司马模的长子司马保送回，司马保命令陈安率领一千多兵士讨伐叛乱的羌人，对陈安的宠信待遇很深重。司马保的部将张春嫉妒陈安，就诬陷陈安，说陈安有异心，请司马保除掉他，司马保不同意。张春就埋伏了刺客刺杀陈安。陈安被刺伤，纵马驰骋回陇城，派使者到司马保那里，并不断地给司马保进贡献礼。

[6]诏进拓跋猗卢爵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猗卢请并州从事雁门莫含于刘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单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于胡、羯之间者，代王之力也。吾倾身竭赀，以长子为质而奉之者，庶几为朝廷雪大耻也。卿欲为忠臣，柰何惜共事之小诚而忘徇国之大节乎！往事代王，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赖也。"含遂行。猗卢甚重之，常与参大计。

[6]朝廷诏令进封拓跋猗卢的爵位为代王，设置安排属官，以代郡、常山郡作为封邑。拓跋猗卢向刘琨要并州从事雁门人莫含，刘琨派遣莫含前往。莫含不想走，刘琨说："以并州的势单力薄，我无能而仍能够在胡人、羯人之间生存，完全是靠代王的力量。我之所以一心竭尽财产，并拿长子作为人质而对待代王，就是希望也许能够为朝廷洗雪大耻。你想当忠臣。为什么顾惜能够在一起共事的小小忠诚而忘记为国献身的大节呢？"去为代王做事，成为他的心腹，这是全州所依赖的呀。"莫含于是走了。拓跋猗卢非常重用莫含，常常让他参与制定大计。

猗卢用法严，国人犯法者，或举部就诛，老幼相携而行；人问："何之？"曰："往就死。"无一人敢逃匿者。

拓跋猗卢用法严峻，国人中有犯法的，有时整个部落被处死，这个部落就老幼互相搀扶着前往。有人问："去哪儿？"回答说："去接受死刑。"没有一人敢逃跑躲藏。

[7]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讨杜，前后数十战，将士多死，乃请降于丞相睿，睿不许。遗南平太守应詹书，自陈昔与詹"共讨乐乡，本同休戚。后在湘中，惧死求生，遂相结聚。傥以旧交之情，为明枉直，使得输诚盟府，厕列义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赎前愆，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詹为启呈其书，且言"，益州秀才，素有清望，为乡人所逼。今悔恶归善，宜命使抚纳，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

南海太守王运受降，赦其反逆之罪，以为巴东监军。既受命，诸将犹攻之不已。不胜愤怒，遂杀运复反，遣其将杜弘、张彦杀临川内史谢，遂陷豫章。三月，周访击彦，斩之，弘奔临贺。

[7]王敦派遣陶侃、甘卓等人讨伐杜，前后几十次战斗，杜的官兵大多战死，就向丞相司马睿请求投降。司马睿不同意。杜给南平太守应詹去信，自述过去与应詹“共同讨伐乐乡，本来同喜同愁。后来在湘中，畏死求生，这才聚众。假如能够以过去交往的情分，为我说明真情，使我能尽效忠诚，参加列入举义的人们当中，或者北伐清理中原，或者西征攻取李雄，来赎我以前犯的罪过，即使是死的日子，也像是再生之年！”应詹替他呈交了这封信，并且说：“杜是益州的秀才，一直享有很好的名望，被乡里人所逼迫才聚众叛乱。现在悔恶从善，应当派使者去安抚接受他投降，以使江、湘地区的百姓安定。”司马睿就派前南海太守王运去接受杜投降，赦免了杜的叛逆罪行，并任杜为巴东监军。杜接受任命后，各将领却仍然不停地攻打他。杜非常愤怒，于是杀了王运重新反叛，派他的部将杜弘、张彦杀了临川内史谢，攻陷了豫章。三月，周访攻打张彦，把他杀了，杜弘逃往临贺。

[8]汉大赦，改元建元。

[8]汉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元。

[9]雨血于汉东宫延明殿，太弟恶之，以问太傅崔玮、太保许遐。玮、遐说曰：“主上往日以殿下为太弟者，欲以安众心耳；其志在晋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复以晋王为相国，羽仪威重，逾于东宫，万机之事，无不由之，诸王皆置营兵以为羽翼，事势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测之危，不如早为之计。今四卫精兵不减五千，相国轻佻，正烦一刺客耳。大将军无日不出，其营可袭而取；余王并幼，固易夺也。苟殿下有意，二万精兵指顾可得，鼓行入云龙门，宿卫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马不虑其为异也。”弗从。东宫舍人荀裕告玮、遐劝谋反，汉主聪收玮、遐于诏狱，假以他事杀之。使冠威将军卜抽将兵监守东宫，禁不听朝会。忧惧不知所为，上表乞为庶人，并除诸子之封，褒美晋王，请以为嗣；抽抑而弗通。

[9]汉东宫延明殿降了血雨，太弟刘对此很厌恶，询问太傅崔玮、太保 许遐。崔玮、许遐对刘说：“皇上过去让殿下担任太弟是想安定

人心罢了。他要让晋王刘粲当皇位继承人的想法已经产生很久了。王公以下的官员没有谁不迎合他的旨意附和他。现在又让晋王担任相国，仪仗威严庄重，超过了殿下的东宫。国务军政大事，没有不由他决定的，另外亲王们也都安置营兵作为羽翼，殿下继承皇位的趋势已经没有了。殿下非但不能够继承皇位，而且早晚还有不测的危险，不如尽快安排对策。现在皇宫的禁卫有五千人以上的精锐兵士，相国刘粲轻佻，正可以烦劳一个刺客解决。大将军刘敷没有一天不出去，他的军营可以袭击夺取。剩下的亲王都年纪幼小容易解决。如果殿下有心，那么两万精锐兵士举手之劳便可完成，擂鼓走入云龙门，禁卫的兵士，谁能不倒戈来欢迎殿下！不必忧虑大司马刘曜会有异常举动。”刘不同意。东宫舍人荀裕告发崔玮、许遐劝说刘谋反，汉主刘聪把崔玮、许遐拘捕关入专设的监狱，并安上其他罪名杀了。派冠威将军卜抽带兵监视守卫东宫，软禁刘不许他参加朝会。刘忧愤恐惧不知所措，上表请求贬为庶人，并把儿子们的封爵也全部免去，褒扬赞美晋王刘粲，请求以刘粲为继承人。但卜抽压住没有上报。

[10]汉青州刺史曹嶷尽得齐、鲁间郡县，自镇临,有众十余万，临河置戍。石勒表称：“嶷有专据东方之志，请讨之。”汉主聪恐勒灭嶷，不可复制，弗许。

[10]汉青州刺史曹嶷夺取了齐、鲁地区的全部郡县，自己镇守临，有十多万军队，沿黄河安排戍守。石勒上奏表说：“曹嶷有独据东方的想法，请去征讨他。”汉主刘聪担心石勒消灭了曹嶷，不能再控制石勒，因此不同意。

聪纳中护军靳准二女月光、月华，立月光为上皇后，刘贵妃为左皇后，月华为右皇后。左司隶陈元达极谏，以为“并立三后，非礼也。”聪不悦，以元达为右光禄大夫，外示优崇，实夺其权。于是太尉范隆等皆请以位让元达，聪乃复以元达为御史大夫，仪同三司。月光有秽行，元达奏之，聪不得已废之，月光惭恚自杀，聪恨元达。

刘聪娶中护军靳准的两个女儿靳月光、靳月华，把靳月光立为上皇后，把刘贵妃立为左皇后，把靳月华立为右皇后。左司隶陈元达极力劝谏，认为“并立三个皇后，不符合礼”。刘聪很不高兴，让陈元达任右光禄大夫，表面上表示优待提高陈元达的地位，实际上是剥夺他的权力。这样，太尉范隆等人都请求以自己的职位让给陈元达，刘聪才

又以陈元达任御史大夫，仪同三司。靳月光行为不端，陈元达奏报了这个情况，刘聪不得已废黜了她，靳月光羞惭愤恨而自杀，刘聪对陈元达也怀恨在心。

[11]夏，四月，大赦。

[11]夏季，四月，晋朝宣布大赦。

[12]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诏收其余以实内府。

[12]六月，有盗贼掘开汉霸陵、杜陵以及薄太后陵，得到很多金帛。诏令把剩下的金帛拿回来充实皇宫仓库。

[13]辛巳，大赦。

[13]辛巳（十九日），宣布大赦。

[14]汉大司马曜攻上党，八月，癸亥，败刘琨之众于襄垣。曜欲进攻阳曲，汉主聪遣使谓之曰："长安未平，宜以为先。"曜乃远屯蒲坂。

[14]汉大司马刘曜攻打上党，八月，癸亥（初二），在襄垣打败刘琨的军队。刘曜想进攻阳曲，汉主刘聪派使者对他说："长安还没有平定，应当把攻长安放在前面。"刘曜就回到蒲坂驻扎。

[15]陶侃与杜相攻，使王贡出挑战，侃遥谓之曰："杜为益州小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天下宁有白头贼邪？"贡初横脚马上，闻侃言，敛容下脚。侃知可动，复遣使谕之，截发为信，贡遂降于侃。众溃，遁走，道死。侃与南平太守应詹进克长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进王敦镇东大将军，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选置刺史以下，益骄横。

[15]陶侃与杜互相攻打，杜派王贡出去挑战，陶侃远远地对王贡说："杜是益州的小官吏，盗用州库中的钱，他父亲死了也不去奔丧。你本来是好人，为什么要跟随他？天下难道有能够白头到老的贼寇吗？"王贡当初把脚横在马上，听了陶侃的话，面容变严肃，把脚放下来，陶侃知道可以使他动心，就又派遣使者告谕他，并割下头发做为信物，王贡于是向陶侃投降。杜的军队溃散逃走，他自己也死在路上。陶侃与南平太守应詹进军攻克长沙，湘州全部平定。丞相司马睿

按照皇帝的旨意宽赦他的部下，提升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加授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王敦开始自己选择安排刺史以下的官职，逐渐地更加骄纵蛮横。初，王如之降也，敦从弟爱如骁勇，请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辈险悍难畜，汝性狷急，不能容养，更成祸端。"固请，乃与之。置左右，甚加宠遇。如数与敦诸将角射争斗，杖之，如深以为耻。及敦潜畜异志，每谏之。敦怒其异己，密使人激如令杀。如因闲宴，请剑舞为欢，许之。如舞剑渐前，恶而呵之，如直前杀。敦闻之，阳惊，亦捕如诛之。

当初，王如投降后，王敦的堂弟王棱珍惜王如的骁勇，请王敦把他安排在自己的指挥下，王敦说："这类人奸险蛮悍难以教养，你的性情急躁，不能宽容地对待他，反而成了祸患的根子。"王棱坚持请求，也就安排给了他。王棱把王如安排在自己身边，特别加以宠信。王如多次与王敦的部将们比试射箭及臂力，而王棱就用棍杖打他，王如深以为耻。等到王敦暗自产生对晋朝的异心，王棱经常劝谏他。王敦对王棱与自己有不一致的想法感到愤怒，就秘密派人去激王如让他杀掉王棱。王如趁着宴会空闲，请求舞剑助兴，王棱同意了。王如舞剑逐渐靠到王棱面前，王棱发怒而呵斥他，王如径直向前刺杀了王棱。王敦听说后,表面震惊，还是逮捕王如并把他杀了。

[16]初，朝廷闻张光死，以侍中第五猗为安南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自武关出。杜曾迎猗于襄阳，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万人，与猗分据汉、沔。

[16]当初，朝廷听说张光死了，就命侍中第五猗担任安南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从武关出行。杜曾到襄阳迎接第五猗，并为哥哥的儿子娶了第五猗的女儿，于是聚集了军队一万人，与第五猗分别占据汉水、沔水地区。

陶侃既破杜，乘胜进击曾，有轻曾之志。司马鲁恬谏曰："凡战，当先料其将。今使君诸将，无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从，进围曾于石城。曾军多骑兵，密开门突侃陈，出其后，反击之，侃兵死者数百人。曾将趋顺阳，下马拜侃，告辞而去。

陶侃打败杜后，乘胜进军攻打杜曾，有轻视杜曾的想法。司马鲁恬劝谏说："凡是战斗，应当先了解双方的将领。现在您的部将，没有比得上杜曾的，不能轻视认为可以逼迫他。"陶侃不接受劝谏，进兵把杜

曾包围在石城中。杜曾的军队骑兵多，偷偷打开城门用骑兵突破陶侃的兵阵，又从陶侃军队的背后，反攻陶侃，陶侃的军队死了几百人。杜曾将要到顺阳去，于是下马拜陶侃，告辞而离去。

时荀崧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屯宛，曾引兵围之。崧兵少食尽，欲求救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览。崧小女灌，年十三，帅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且战且前，遂达览所；又为崧书，求救于南中郎将周访。访遣子抚帅兵三千，与览共救崧，曾乃遁去。

当时荀崧任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驻守宛城，杜曾带领军队包围了他，荀崧兵少粮尽，想向以前的部下襄城太守石览求救。荀崧的小女儿荀灌，十三岁，带领几十个勇士，夜里越过城墙突围出去，边战边向前，终于到达石览处。又替荀崧写信，向南中郎将周访求救。周访派儿子周抚带领三千兵士，与石览一起救援荀崧，杜曾这才逃走。

曾复致笺于崧，求讨丹水贼以自效，崧许之。陶侃遗崧书曰："杜曾凶狡，所谓'鸱枭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宁，足下当识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为外援，不从。曾复帅流亡二千余人围襄阳，数日，不克而还。

杜曾又给荀崧去信，请求讨伐丹水县的贼寇来报效，荀崧同意了他。陶侃给荀崧去信说："杜曾凶恶狡猾，人们说'鸱枭是吃自己母亲的动物'，这个人就是这样，他不死，荆州的土地就不会安宁，您应该记住我的话！"荀崧因为宛城军中兵少，想借杜曾的力量作为外援，没有采纳。杜曾又带领流亡的二千余人包围襄阳，连续几天，没有攻下来就回师了。

[17]王敦嬖人吴兴钱凤，疾陶侃之功，屡毁之。侃将还江陵，欲诣敦自陈。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谏曰："公入必不出。"侃不从。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以其从弟丞相军谘祭酒为荆州刺史。荆州将吏郑攀、马隽等诣敦，上书留侃，敦怒，不许。攀等以侃始灭大贼，而更被黜，众情愤惋；又以忌戾难事，遂帅其徒三千人屯口，西迎杜曾。为攀等所袭，奔于江安。杜曾与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督诸军讨曾，复为曾所败。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还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

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解，乃设盛馔以饯之，侃便夜发，敦引其子瞻为参军。

[17]王敦所宠信的吴兴人钱凤，嫉妒陶侃的功劳，多次诋毁陶侃。陶侃将要回江陵，想到王敦那儿去陈说解释。朱伺和安定人皇甫方回劝谏说：“您进去以后就会出不来了。”陶侃不听。到了以后，王敦果然扣留住陶侃不放，后来王敦让他降职担任广州刺史，而派自己的堂弟丞相军谘祭酒王任荆州刺史。荆州的武将官吏郑攀、马隽等拜访王敦，给王敦上书，挽留陶侃，王敦发怒，不同意。郑攀等人因为陶侃刚刚消灭了大贼寇，却反而被贬黜，大家群情激愤；又因为王猜忌暴戾难以共事，郑攀于是率领部众三千人到口驻扎，向西迎接杜曾。王遭到郑攀等人的袭击，投奔到江安县。杜曾与郑攀等人又向北迎接第五猗来抵御王。王督率各支军队讨伐杜曾，又被杜曾打败。王敦猜测郑攀是接受了陶侃暗中劝告的旨意，就身披铠甲手持长矛将要杀陶侃，把陶侃押出来又带进去，来回四次。陶侃表情严肃地说：“您雄才大略善于决断，应该能够决断天下的大事，为什么这样犹豫不决呢？”说完就站起来向厕所走去。咨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与陶侃是姻亲，就像左右手，哪里有截断人的左手而他的右手没有反应的呢？”王敦于是放弃了猜测，就安排丰盛的宴席为陶侃饯行，陶侃便连夜出发，王敦提拔他的儿子陶瞻担任参军。

初，交州刺史顾秘卒，州人以秘子寿领州事。帐下督梁硕起兵攻寿，杀之，硕遂专制交州。王机自以盗据广州，恐王敦讨之，更求交州。会杜弘诣机降，敦欲因机以讨硕，乃以降杜弘为机功，转交州刺史。机至郁林，硕迎前刺史则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机不得进，乃更与杜弘及广州将温邵、交州秀才刘沈谋复还据广州。陶侃至始兴，州人皆言宜观察形势，不可轻进；侃不听，直至广州，诸郡县皆已迎机矣。杜弘遣使伪降，侃知其谋，进击弘，破之，遂执刘沈于小桂。遣督护许高讨王机，走之。机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斩之。诸将皆请乘胜击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定耳。”乃下书谕之。邵惧而走，追获于始兴。杜弘诣王敦降，广州遂平。

当初，交州刺史顾秘去世，州里的人们让顾秘的儿子顾寿代理州政事务。帐下督梁硕起兵攻打顾寿，把他杀了，梁硕于是独自控制了交州。王机认为自己是窃据广州，担心王敦讨伐，就向王敦请求改到交

州任职。正遇到杜弘到王机这里投降。王敦想用王机的力量来讨伐梁硕，就把收降杜弘当作王机的功劳，让他转任交州刺史。王机到郁林，梁硕迎来前刺史则的儿子湛担任交州刺史，以抗拒王机。王机不能进去，就又与杜弘以及广州武将温邵、交州秀才刘沈谋划再回去占据广州。陶侃到达始兴，州里的人都说应当观察形势，不能轻率前进。陶侃不听，直接到达广州，但广州所辖的各郡县都已经迎奉了王机。杜弘派使者假装投降，陶侃知道了他的阴谋，上前攻打杜弘，把他打败了，在小桂抓获刘沈，又派遣督护许高讨伐王机，赶跑了王机。王机在路上病死，许高挖出他的尸体砍下首级。部将们都请求乘胜攻打温邵，陶侃笑着说："我已经显示了威名，还用得着派兵吗？只需一纸信函自然就平定了。"就给温邵去信告谕。温邵因恐惧而逃跑，陶侃的军队在始兴追上并抓获了温邵。杜弘也向王敦投降，广州于是平定。

侃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

陶侃在广州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每天早晨把一百块砖搬到屋外，黄昏时又搬回到屋斋里。有人问他其中的缘故，陶侃回答说："我正致力于收复中原，现在的生活过于优闲安逸，我担心那时不能够承担工作，所以自己活动活动罢了。"

王敦以杜弘为将，宠任之。

王敦让杜弘作部将，十分信任地用他。

[18]九月，汉主聪使大鸿胪赐石勒弓矢，策命勒为陕东伯，得专征伐，拜刺史、将军、守宰，封列侯，岁尽集上。

[18]九月，汉主刘聪派遣大鸿胪给石勒赏赐弓箭，用策书封石勒为陕东伯，可以独立自行征战讨伐，任命刺史、将军、郡守县令、分封列侯，到年底时再集中上报。[19]汉大司马曜寇北地，诏以允为大都督、骠骑将军以御之。冬，十月，以索为尚书仆射、都督宫城诸军事。曜进拔冯翊，太守梁肃奔万年。曜转寇上郡。允去黄白城，军于灵武，以兵弱，不敢进。

[19]汉大司马刘曜进犯北地郡，晋朝诏令命允担任大都督、骠骑将军，抵御刘曜。冬季，十月，晋朝以索担任尚书左仆射、都督宫城诸

军事。刘曜进军攻取了冯翊，太守梁肃逃奔到万年县。刘曜转而进犯上郡。允离开黄白城，到灵武驻军，因为兵力微弱，不敢冒然前进。

帝屡征兵于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壮士断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断陇道以观其变。"从事中郎裴诜曰："今蛇已螫头，头可断乎！"保乃以镇军将军胡崧行前锋都督，须诸军集乃发。允欲奉帝往就保，索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于是自长安以西，不复贡奉朝廷，百官饥乏，采稆以自存。

愍帝多次向丞相司马保征召军队，司马保身边的官员都说："被蝮蛇咬了手，壮士便截断手腕防止蛇毒蔓延。现在胡人贼寇士气正盛，应当暂时截断陇地的道路来观察事态的变化。"从事中郎裴诜说："现在蛇已经咬头，头难道也能截断吗？"司马保这才以镇军将军胡崧为前锋都督，等各军集中后始进发。允想护送愍帝到司马保那里，索说："司马保得到了天子，一定会放纵他自己的私心。"于是就没有动。这样长安以西的地区，不再进贡尊奉朝廷，朝廷中的文武百官都饥饿困乏，靠采集野生的谷子来生存。

[20]凉州军士张冰得玺，文曰"皇帝行玺"，献于张，僚属皆贺。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归于长安。

[20]凉州军士张冰拾得一方印玺，印文是"皇帝行玺"，献给了张，僚属们都来祝贺。张说："这不是作臣下的所能留存的。"派使者送到长安。

四年（丙子、316）

四年（丙子，公元316年）

[1]春，正月，司徒梁芬议追尊吴王晏，右仆射索等引魏明帝诏以为不可；乃赠太保，谥曰孝。

[1]春季，正月，司徒梁芬提议追封吴王司马晏尊号，右仆射索等人引用魏明帝的诏书为例，认为不能这样，于是追赠为太保，谥号为孝。

[2]汉中常侍王沈、宣怀、中宫仆射郭猗等，皆宠幸用事。汉主聪游宴后宫，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视朝，政事一委相国粲，唯杀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决之，故勋旧或不叙，而奸佞小人有数日至二千石者。军旅岁起，将士

无钱帛之赏，而后宫之家，赐及僮仆，动至数千万。沈等车服、第舍逾于诸王，子弟中表为守令者三十余人，皆贪残为民害。靳准阖宗谄事之。

[2]汉宫宦官中常侍王沈、宣怀，中宫仆射郭猗等人，都受到恩宠信任而掌权。汉主刘聪到后宫游玩宴乐，有时三天不醒，有时一百天都不出后宫。从去年冬天开始不察视朝政，政事全部委交给相国刘粲，只有需判定大臣的生死或升降时才让王沈等人进宫报告。而王沈等人多数情况都不报告，而是以自己的想法去决断，所以使得有些建立过功勋的旧臣不被任用，而有些奸诈、谄谀的小人却几天之内就提升到二千石俸禄的高官。连年兴兵征战，武将兵士没有一点钱、帛之类的奖赏；而后宫国戚，给仆人侍僮的赏赐，一赏便是几千几万。王沈等人的车乘服饰、府第的规格都超过了亲王们，王沈等人的子弟以及表亲担任郡守县令的有三十多人，而且都贪婪残忍成为百姓的祸害。靳准则以全宗族来阿谀奉承地对待王沈等人。

郭猗与准皆有怨于太弟，猗谓相国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孙，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属心，柰何欲以天下与太弟乎！且臣闻太弟与大将军谋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乱，事成，许以主上为太上皇，大将军为皇太子，又许卫军为大单于。三王处不疑之地，并握重兵，以此举事，无不成者。然二王贪一时之利，不顾父兄，事成之后，主上岂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东宫、相国、单于，当在武陵兄弟，何肯与人也！今祸期甚迫，宜早图之。臣屡言于主上，主上笃于友爱，以臣刀锯之余，终不之信，愿殿下勿泄，密表其状。殿下傥不信臣，可召大将军从事中郎王皮、卫军司马刘，假之恩意，许其归首以问之，必可知也。”粲许之。猗密谓皮、曰：“二王逆状，主上及相国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惊曰：“无之。”猗曰：“兹事已决，吾怜卿亲旧并见族耳！”因欷流涕。二人大惧，叩头求哀。猗曰：“吾为卿计，卿能用之乎？相国问卿，卿但云‘有之’；若责卿不先启，卿即云‘臣诚负死罪。然仰惟主上宽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见信，则陷于诬谮不测之诛，故不敢言也。’”皮、许诺。粲召问之，二人至不同时，而其辞若一，粲以为信然。

郭猗与靳准都和太弟刘有仇怨，郭猗对相国刘粲说：“殿下是光文帝刘渊的长孙，皇上的嫡子，四海没有谁不把心寄托在您身上，为什

么却想把天下传给太弟呢？况且我听说太弟刘与大将军刘骥密谋趁三月上旬的巳日宴会之机发动叛乱，事情成功，应允以皇上为太上皇，大将军刘骥为皇太子，又应允卫将军刘劢为大单于。三王都处于不被猜疑的地位，并且掌握着重兵，靠这条件来成就大事，没有不成功的。但是二王贪图一时的小利，不顾忌父亲、哥哥，他们一旦得逞，皇上怎么有能够保全的道理？殿下兄弟，自然更不用说了。这样，东宫、相国、单于这些地位，将属于刘的儿子刘武陵兄弟，怎么肯让给别人呢？现在离出现灾祸的日子已经非常紧迫，应当尽快谋划这件事。我多次对皇上说起这件事，可皇上真诚地爱重亲情，因为我是刑余的宦官，终究不能让他相信，希望殿下不要泄露今天的谈话，秘密地表奏刘谋反的情况。殿下如果不相信我，可以召来大将军从事中郎王皮、卫军司马刘，给他们以恩德，允许他们自首，再向他们询问，就一定会了解了。”刘粲同意了。郭猗暗自对王皮、刘说：“二王谋反的情况，皇上与相国刘粲都知道了，你们参与了吗？”二人惊骇地说：“没有。”郭猗说：“这件事已决定了处理办法，我只是怜悯你们的亲戚朋友都要被灭族罢了！”说完抽泣着流泪。二人大为恐惧，连忙磕头哀求。郭猗说：“我替你们考虑，你们能采用吗？相国如果问你们，你们只说‘有此事’，如果相国斥责你们不事先启奏，你们就说：‘我们的确身负死罪，但是我们只考虑皇上宽厚仁爱、殿下也敦厚温和，如果我们说了而不被相信，就会遭到诬陷挑拨的罪名而被处死，所以不敢说了。’”王皮、刘答应了。刘粲召他们询问，两人来的时间不同，但所说的话相同，刘粲就认为刘谋反是真的了。

靳准复说粲曰：“殿下宜自居东宫以领相国，使天下早有所系。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将军、卫将军欲奉太弟为变，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无容足之地矣。”粲曰：“为之柰何？”准曰：“人告太弟为变，主上必不信，宜缓东宫之禁，使宾客得往来；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为嫌，轻薄小人不能无迎合太弟之意为之谋者。然后下官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宾客与太弟交通者考问之，狱辞既具，则主上无不信之理也。”粲乃令卜抽引兵去东宫。

靳准又对刘粲说：“殿下应当自己到东宫做皇位继承人，兼任相国，使天下早一点有所寄托。现在街谈巷议，都说大将军、卫将军想尊奉 太弟进行变乱，时间约定为春季三月。如果让太弟得到了天下，

那么殿下将没有立足之地了。”刘粲说：“怎么办呢？”靳准说：“有人报告太弟要变乱，皇上一定不会相信。应当放开对东宫的监视禁戒，使宾客能够往来出入，太弟高雅喜欢接待士人，一定不怀疑解禁有什么问题。轻薄的小人中不可能没有迎合太弟的心意而为他谋划的人。这样以后我替殿下表奏太弟的罪行，殿下把太弟的宾客和与太弟有来往的人拘捕审问，有了狱案的供词以后，那皇上就没有不相信的道理。”刘粲于是命令负责监视禁戒东宫的卜抽带兵离开东宫。

少府陈休、左卫将军卜崇，为人清直，素恶沈等，虽在公座，未尝与语，沈等深疾之。侍中卜谓休、崇曰：“王沈等势力足以回天地，卿辈自料亲贤孰与窦武、陈蕃？”休、崇曰：“吾辈年逾五十，职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于忠义，乃为得所；安能俯首眉以事阉竖乎！去矣卜公，勿复有言！”

少府陈休、左卫将军卜崇，为人清高正直，平素就憎恶王沈等人，即使在公事场合，也未曾说过话。王沈等人深深地忌恨他们。侍中卜对陈休、卜崇说：“王沈等人的势力完全可以翻天覆地，你们自己料想一下谁有东汉窦武那样与皇帝的亲近关系，谁有东汉陈蕃那样的贤能？”陈休、卜崇说：“我们已年过五十，职任地位已经很高了，只缺一死罢了！为忠义而死，死得其所。怎么能俯首低眉为阉宦做事呢？走吧卜公，不要再说了？”

二月，汉主聪出临上秋阁，命收陈休、卜崇及特进綦毋达、太中大夫公师、尚书王琰、田歆、大司农朱谐并诛之，皆宦官所恶也。卜泣谏曰：“陛下方侧席求贤，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国之忠良，无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状，天下何从知之！诏尚在臣所，未敢宣露，愿陛下熟思之！”因叩头流血。王沈叱曰：“卜侍中欲拒诏乎！”聪拂衣而入，免为庶人。

二月，汉主刘聪从后宫来到上秋阁，命令拘捕陈休、卜崇和特进綦毋达、太中大夫公师、尚书王琰、田歆、大司农朱诞，一起杀了，这些人都是宦官所忌恨的。卜哭着劝谏刘聪说：“陛下正恭敬地召求贤能之士，却一个早晨杀戮七个卿大夫，他们都是国家的忠良，岂不是不可以吗？即使陈休等人有罪。陛下不把他们下送到有关部门，让他们的罪状暴露清楚，天下从哪儿了解呢？诏令还在我那里，没有敢宣布让大家知道，希望陛下能够仔细想一想。”说完磕头磕得流了血。王沈

喝叱卜说：“卜侍中想抗拒诏令吗？”刘聪甩着衣袖走进去，罢免卜的官职贬为庶人。

太宰河间王易、大将军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陈元达、金紫光禄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诣阙表谏曰：“王沈等矫弄诏旨，欺诬日月，内诏陛下，外佞相国，威权之重，侔于人主，多树奸党，毒流海内。知休等忠臣，为国尽节，恐发其奸状，故巧为诬陷。陛下不察，遽加极刑，痛彻天地，贤愚伤惧。今遗晋未殄，巴、蜀不宾，石勒谋据赵、魏，曹嶷欲王全齐，陛下心腹四支，何处无患！乃复以沈等助乱，诛巫咸，戮扁鹊，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后虽救之，不可及已。请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聪以表示沈等，笑曰：“群儿为元达所引，遂成痴也。”沈等顿首泣曰：“臣等小人，过蒙陛下识拔，得洒扫闺阁；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又深恨陛下。愿以臣等膏鼎镬，则朝廷自然雍穆矣。”聪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聪问沈等于相国粲，粲盛称沈等忠清；聪悦，封沈等为列侯。

太宰河间王刘易、大将军勃海王刘敷、御史大夫陈元达、金紫光禄大夫西河人王延等人都到皇宫上奏表劝谏说：“王沈等人假做圣旨，欺天瞒日，在宫内谄媚陛下，在宫外讨好相国，威势之盛权力之大可以与君主相比。还培养了很多奸佞党羽，危害遍及海内。他们知道陈休等人是忠臣，始终不渝地为国家尽心尽力，因此害怕陈休等忠臣们揭露他们的奸恶罪行，所以才巧妙地对陈休等进行诬蔑陷害。而陛下不仅没有察觉，还仓促地对忠臣处以极刑，天地也要为之痛心，社会上下都为之悲痛心惊。现在残留的晋朝还没有消灭，巴、蜀也不来朝见，石勒图谋占据赵、魏地区，曹嶷想在齐地称王，陛下的心腹四肢，哪一处没有危险呢？却还宠信王沈等人再来增加麻烦，诛杀神巫巫咸、杀戮神医扁鹊，我们耽心这样会病入膏肓，成为不治之症，以后即使想抢救，也来不及了。请求免除王沈等人的官职，交付有关部门治罪。”刘聪把这份奏表给王沈等人看，并笑道：“这群小子被陈元达带着，也都成了痴呆的人了。”王沈等人磕头哭着说：“我们都是小人，承蒙陛下错爱提拔，能够为陛下扫洒闺阁，而王公、朝臣嫉恨我们如同仇敌，又对陛下深感遗憾。愿陛下把我们放到鼎沸的油锅中，那么朝廷自然平和静穆了。”刘聪说：“这样的狂言乱语是很平常的，

你们哪里值得痛恨呢？”刘聪向相国刘粲问王沈等人怎么样，刘粲非常称赞王沈等人忠心清廉。刘聪高兴了，把王沈等人封为列侯。

太宰易又诣阙上疏极谏，聪大怒，手坏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陈元达倚之为援，得尽谏诤。及卒，元达哭之恸，曰：“‘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吾既不复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归而自杀。

太宰刘易又到皇宫上奏疏极力劝谏，刘聪大为愤怒，撕碎了这份奏疏。三月，刘易愤怒而死。刘易一向忠心率直，陈元达依靠他为后援，才得以尽心劝谏。刘易去世后，陈元达哭得非常悲痛，说：“《诗经》云：‘贤人死亡，国家必将窘困。’我既然不能再尽言了，还用得着沉默不语苟且偷生吗？”回去后便自杀了。

[3]初，代王猗卢爱其少子比延，欲以为嗣，使长子六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有骏马，日行五百里，猗卢夺之，以与比延。六来朝，猗卢使拜比延，六不从。猗卢乃坐比延于其步辇，使人导从出游。六望见，以为猗卢，伏谒路左；至，乃比延，六惭怒而去。猗卢召之不至，大怒，帅众讨之，为六所败。猗卢微服逃民间，有贱妇人识之，遂为六所弑。拓跋普根先守外境，闻难来赴，攻六，灭之。

[3]当初，代王拓跋猗卢偏爱小儿子拓跋比延，想让他作为继承人，便让长子拓跋六出去居住在新平城，并废黜了他的母亲。拓跋六有骏马，能日行五百里，拓跋猗卢便把马要过来送给拓跋比延。拓跋六来朝见，拓跋猗卢让他给拓跋比延行礼，拓跋六不答应。拓跋猗卢于是让拓跋比延乘坐自己辇乘，派人当先导和随从，出去巡游。拓跋六远远看见，还以为是拓跋猗卢，便在路左边伏首拜谒，来了一看，原来是拓跋比延，拓跋六羞惭愤怒地扬长而去。拓跋猗卢宣召他而不来，勃然大怒，率领军队讨伐拓跋六，结果被拓跋六打败。拓跋猗卢穿上百姓的衣服逃到百姓中，有一个贫贱的妇人认出了他，于是被拓跋六杀了。拓跋普根原先在外面镇守，听说后便来赴难，攻打拓跋六，把他消灭了。

普根代立，国中大乱，新旧猜嫌，迭相诛灭。左将军卫雄、信义将军箕澹，久佐猗卢，为众所附，谋归刘琨，乃言于众曰：“闻旧人忌新人悍战，欲尽杀之，将奈何？”晋人及乌桓皆惊惧，曰：“死生随二将

军！”乃与琨质子遵帅晋人及乌桓三万家、马牛羊十万头归于琨。琨大喜，亲诣平城抚纳之，琨兵由是复振。

拓跋普根代立为首领，国中大乱，部落中新人与旧人互相猜忌，不断互相残杀。左将军卫雄、信义将军箕澹，很久以来一直辅佐拓跋猗卢，因此被大家依附，就谋划投奔刘琨，于是对大家说：“听说旧人忌恨新人强悍善战，想把新人全部杀掉，怎么办好呢？”晋人与乌桓人都震惊惧怕，说：“生死都跟随着二位将军！”于是与刘琨派在这儿当作人质的儿子刘遵率领晋人以及乌桓人三万家、十万头马牛羊去归附刘琨。刘琨非常高兴，亲自到平城抚慰接纳他们，刘琨的军队从此又振作起来。

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

夏季，四月，拓跋普根去世，他的儿子刚刚出世。拓跋普根的母亲惟氏把拓跋普根的儿子立为首领。

[4]张下令：所部吏民有能举其过者，赏以布帛羊米。贼曹佐高昌隗瑾曰：“今明公为政，事无巨细，皆自决之，或兴师发令，府朝不知；万一违失，谤无所分。群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虽赏之千金，终不敢言也。谓宜少损聪明，凡百政事，皆延访群下，使各尽所怀，然后采而行之，则嘉言自至，何必赏也！”悦，从之；增瑾位三等。

[4]张下达命令：所属的官吏、百姓有能指出自己过错的，奖赏给布帛羊米。贼曹佐高昌人隗瑾说：“现在您处理政事，事无巨细，都是自己来决断，有时兴师发布命令，州府的其他官员都不知道，万一有什么失误，无人代其受责。下级官吏们畏惧您的权威，都服从您的成命罢了。像这样，即使赏赐千金，终究也还是不敢说。我认为应当稍微减少一点儿您的聪明，凡是各种政事，都拿到下级官员们中去访求意见，使他们把心里所想的都说出来，然后选择采用，有益的建议自然会来，何必赏赐呢？”张高兴，采纳了这个建议。给隗瑾提升了三级。

遣将军王该帅步骑五千入援长安，且送诸郡贡计。诏拜都督陕西诸军事，以弟茂为秦州刺史。

张派遣将军王该率领五千步兵、骑兵支援长安，并且送去郡县贡品清单。朝廷诏令任命张为都督陕西诸军事，命张的弟弟张茂任秦州刺

史。

[5]石勒使石虎攻刘演于廪丘，幽州刺史段匹使其弟文鸯救之；虎拔廪丘，演奔文鸯军，虎获演弟启以归。

[5]石勒派石虎到廪丘攻打刘演，幽州刺史段匹派他弟弟段文鸯救援刘演。石虎攻克了廪丘，刘演逃奔到段文鸯的军中，石虎抓获了刘演的弟弟刘启后就回去了。

[6]宁州刺史王逊，严猛喜诛杀。五月，平夷太守雷、平乐太守董霸帅三千余余家叛，降于成。

[6]宁州刺史王逊，严厉凶猛喜好杀人。五月，平夷太守雷、平乐太守董霸，带领三千多人家叛离，向成汉投降。

[7]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7]六月，丁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8]秋，七月，汉大司马曜围北地太守昌，大都督允将步骑三万救之。曜绕城纵火，烟起蔽天，使反间绐允曰："郡城已陷，往无及也！"众惧而溃，曜追败允于石谷，允奔还灵武，曜遂取北地。

[8]秋季，七月，汉大司马刘曜围攻北地太守昌，大都督允率领三万步兵骑兵去救援。刘曜环绕着城墙纵火，浓烟滚滚遮蔽天日，派奸细造谣欺骗允说："郡城已陷落，赶去也来不及了。"部众们听了后惊惧不已，四处 溃散。刘曜追击，在石谷打败允，允逃回灵武，刘曜于是占取了北地。

允性仁厚，无威断，喜以爵位悦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杨像、扶风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领征、镇，杖节，加侍中、常侍；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然恩不及下，故诸将骄恣而士卒离怨。关中危乱，允告急于焦嵩，嵩素侮允，曰："须允困，当救之。"

允性情仁慈宽厚，没有威严也不果断，喜欢拿爵位去取悦于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杨像、扶风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都兼任征、镇将军，具有掌握符节的资格，并担任侍中、常侍。村堡的首领，小的也都让他们借用银印、青绶，加将军的名号。但是恩惠却不施及下层兵士，所以造成将领们骄横放纵而士卒离心怨恨。关中危险

变乱，允向焦嵩告急，焦嵩平常对允很轻慢，说：“必须允困窘，才去救他。”

曜进至泾阳，渭北诸城悉溃。曜获建威将军鲁充、散骑常侍梁纬、少府皇甫阳。曜素闻充贤，募生致之，既见，赐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为晋将，国家丧败，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为幸。”曜曰：“义士也。”赐之剑，令自杀。梁纬妻辛氏，美色，曜召见，将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义不独生，且一妇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贞女也。”亦听自杀，皆以礼葬之。

刘曜进发泾水以北地区，渭水以北各城全部溃败。刘曜抓获建威将军鲁充、散骑常侍梁纬、少府皇甫阳。刘曜平常听说鲁充贤能，就让把他活着带来，见面时，赐给他酒说：“我得到了您，安定天下就不成问题了！鲁充说：“我身为晋朝将军，国家沦丧失败不敢求生。如果能蒙受您的恩德，就请让我快点死为幸。”刘曜说：“真是义士。”赐给他剑，让他自杀。梁纬的妻子辛氏，容貌美丽，刘曜召见她，打算娶她为妻，辛氏大哭说：“我的丈夫已死，从道义讲我不能自己活下去，再说一个妇人而侍奉两个丈夫，您难道需要这样做吗？”刘曜说：“真是贞女。”也听任她自杀，把鲁充与辛氏都按照礼制安葬了。

[9]汉主聪立故张后侍婢樊氏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复有七人。嬖宠用事，刑赏紊乱。大将军敷数涕泣切谏，聪怒曰：“汝欲乃公速死邪，何以朝夕生来哭人！”敷忧愤，发病卒。

[9]汉主刘聪把已故张皇后的侍从婢女樊氏立为上皇后，三个皇后之外，佩戴皇后玺印绶带的还有七个人。朝廷中宠信的小人掌权，刑罚奖赏混乱不堪。大将军刘敷多次哭着恳切的劝谏，刘聪说：“你想让父亲我尽快死呀？为什么早晚活生生地哭人！”刘敷忧虑激愤，得病去世。

河东平阳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其将石越帅骑二万屯并州，招纳流民，民归之者二十万户。聪遣使让勒，勒不受命，潜与曹嶷相结。

河东平阳遭受严重蝗灾，百姓流亡或饿死的有十之五六。石勒派他的部将石越率领二万骑兵到并州驻扎，招纳流民，投奔他的百姓有二十万户。刘聪派遣使者责备石勒，而石勒不服从，暗自与曹嶷相勾结。

[10]八月，汉大司马曜逼长安。

[10]八月，汉大司马刘曜进逼长安。

[11]九月，汉主宴群臣于光极殿，引见太弟义。义容貌憔悴，鬓发苍然，涕泣陈谢，聪亦为之恸哭；乃纵酒极欢，待之如初。

[11]九月，汉主在光极殿宴请群臣，召太弟刘义来相见。刘义容貌憔悴，鬓须头发都白了，哭着道谢，刘聪也因此痛哭。于是开怀饮酒极尽欢畅，对待刘义就像最初时一样。

[12]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长安，散骑常侍华辑京兆、冯翊、弘农、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汉兵强，不敢进。相国保遣胡崧将兵入援，击汉大司马曜于灵台，破之。崧恐国威复振则曲、索势盛，乃帅城西诸郡兵 屯渭北不进，遂还槐里。

[12]焦嵩、竺恢、宋哲都带兵救援长安，散骑常侍华辑监督京兆、冯翊、弘农、上洛四个郡的军 队，驻扎在霸上，但都畏惧汉兵的强大不敢前进。相国司马保派遣胡崧带兵去援救，在灵台攻打汉大司马刘曜，打败了他。胡崧担心国威重新振作，使得麴允、索的势力变强，就带领城西各郡军队驻扎在渭水以北地区不前进，随后回师槐里。

曜攻陷长安外城，允、索退保小城以自固。内外断绝，城中饥甚，米斗直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太仓有数十，允屑之为粥以供帝，既而亦尽。冬，十一月，帝泣谓允曰："今穷厄如此，外无救援，当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叹曰："误我事者，、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笺于曜。索潜留敞，使其子说曜曰："今城中食犹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许以仪同、万户郡公者，请以城降。"曜斩而送之，曰："帝王之师，以义行也。孤将兵十五年，未尝以诡计败人，必穷兵极势，然后取之。今索所言如此，天下之恶一也，辄相为戮之。若 兵食审未尽者，便可勉强固守；如其粮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

刘曜攻陷长安的外城，允、索退到小城自守。内外断绝了联系，城中非常饥饿，一斗米值二两金子，人吃人，城里人死了一大半，兵士逃亡不能控制禁止，只有凉州义兵几千人，誓死不动。京城粮食仓库有几十个麦饼，允把饼弄碎做成粥来供愍帝食用，不久也吃光了。冬季，十一月，愍帝哭着对麴允说："现在这样穷困，外无救援，应该忍受耻辱出去投降，使士人、百姓能够生存下来。"说完又感叹说："耽

误我的事业的，是允、索二公！”派侍中宗敞给刘曜送交投降书。索暗自留住宗敞，又派他的儿子去对刘曜说：“现在城中的粮食还足够维持一年，是不容易攻克的，如果 应允封索为 仪同、万户郡公，那就请求献城投降。”刘曜把他杀了送回尸首，说：“帝王之师，按照道义行事。我带兵十五年，从来没有靠诡计去打败敌人，一定是竭尽全部兵力打到底，然后占取该地。现在按索所说的这样，天下的恶人都一样，总是互相攻杀。如果军队、粮食确实没有用完，就可以尽力坚守；但如果军粮用尽兵势微弱，你们也就应该早点明白上天的旨意。”

甲午，宗敞至曜营；乙未，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东门降。群臣号泣，攀车执帝手，帝亦悲不自胜。御史中丞冯翊吉朗叹曰：“吾智不能谋，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随，北面事贼虏乎！”乃自杀。曜焚榇受璧，使宗敞奉帝还宫。丁酉，迁帝及公卿以下于其营；辛丑，送至平阳。壬寅，汉主聪临光极殿，帝稽首于前。允伏地恸哭，扶不能起，聪怒，囚之，允自杀。聪以帝为光禄大夫，封怀安侯。以大司马曜为假黄钺、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允忠烈，赠车骑将军，谥节愍侯。以索不忠，斩于都市。尚书梁允、侍中梁浚等及诸郡守皆为曜所杀，华辑奔南山。

甲午（初十），宗敞到刘曜的兵营。乙未（十一日），愍帝谦恭地乘着羊车、袒露着臂膀、口含玉璧，用车拉着棺材从东门出去投降，群臣放声大哭，登车去拉愍帝的手，愍帝也悲痛万分不能自已。御史中丞冯翊人吉朗感叹说：“我的才智不能为国家出谋划策，勇力也不能为国战死，怎么能忍心君臣相随，向贼寇低头称臣呢？”说完就自杀了。刘曜焚烧了愍帝所带的棺材，接受了他口含的玉璧，派宗敞侍奉着愍帝回宫。丁酉（十三日），刘曜把愍帝以及公卿大臣们迁到自己的兵营中。辛丑（十七日），把他们送到平阳，壬寅（十八日），汉君主刘聪来到光极殿，愍帝向前行稽首礼。允趴伏在地下痛哭，扶不起来，刘聪发怒，把他囚禁起来，允自杀。刘聪让愍帝任光禄大夫，封为怀安侯。以大司马刘曜担任假黄钺、大都督、都督陕西诸军事、太宰，封为秦王。宣布大赦，改年号为麟嘉。根据允的忠心刚烈，追赠为车骑将军，谥号为节愍侯。又根据索的不忠，在都市把他杀了。尚书梁允、侍中梁浚等人以及各郡太守都被刘曜所杀，华辑逃奔南山。

干宝论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时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数术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世宗承基，太祖继业，咸黜异图，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

干宝论曰：过去高祖宣皇帝司马懿，靠着他的雄才大略，顺应时势而崛起，性格深沉内向如同城府一样，但能用博大的胸怀宽容他人，使用算计权术驾驭人才，知人善任。于是百姓一致相信他的才能，晋朝的法度规模开始构建。世宗司马师承续了司马懿开创的基础，太祖司马昭继承了先辈事业，他们都粉碎了来自内部的阴谋，使前人的建立的事业更加辉煌灿烂。到世祖司马炎，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仁爱宽厚地对待百姓，节俭而保证用度，雍和而不放任，宽容而能够决断，统治遍及唐尧虞舜当年的疆域，所颁布的新历法延及遥远的边陲地区。当时出现了“天下无穷人”的民谣，即使还没有完全太平，也完全能够表明百姓安居乐业了。

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变难继起。宗子无维城之助，师尹无具瞻之贵，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

武皇司马炎去世后，陵墓的泥土还没有干而变乱灾难连续发生。宗室的子弟没有帮助辅佐皇城，职位最高的大臣没有让百姓瞻仰的高贵形象，早晨是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周公，晚上就成了凶暴的桀和盗跖。国家政务屡次落入为乱之人的手中，禁卫军队分散在四面八方，地方上没有坚如磐石的镇守一方的人才，关隘城门还没有茅屋坚固。戎人、羯人称帝，怀帝、愍帝失去尊严，为什么呢？大权旁落，国政交给了没有才能的庸人，礼义廉耻四维没有确立而苟且维持的政务太多。

夫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长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爱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积基树本，如此其固。今晋之兴也，其创基立本，固异于先代矣。加以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

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仁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黜以为灰尘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妇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动，有逆于舅姑，有杀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

基础广大就难以倾倒，根基很深就难以拔出，政务有条不紊就不会混乱，人心牢固地结连在一起就不可动摇。过去拥有天下的人所以能够长治久安，就是这个道理。周朝从后稷开始爱护百姓，经过十六代后的周武王才成为君主，他们积累的基础，树立的根本，是这样的坚固。今天晋朝兴起，开创基业树立根本，已经与古代不同。加上朝廷中缺少纯正有德的人，乡野也缺乏不重犯同样错误的乡老，风俗靡淫怪僻，什么是羞耻，什么应当崇尚，都失去了标准。学习的人以庄子、老子的学说为宗旨而废黜《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谈论的人以虚无放纵为明理而轻蔑礼教和谦逊，修身的人以放纵随意为通达而瞧不起节操信用，求官的人以能够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官职为高贵而鄙视遵循正道，当官的以不分是非不问政务为崇高而耻笑于政事恪守职责。所以刘颂屡次论说治世的道理，傅咸常常上书矫正错误，都被称为庸俗的官吏。但那些倚仗虚无旷废职守，依靠迎合放达恣意妄为的人，却都声名显赫于海内。像那周文王理政从早晨忙到下午都顾不上吃饭，周朝仲山甫做事昼夜不懈怠，都被嗤笑贬低认为是灰尘一样！从此在毁誉方面混淆了善恶的事实，感情和邪恶都投入到追逐财物私欲的路上。选官的人因人而不是因才来选择官员，当官的人为自己谋取利益，世家豪族皇亲贵戚的子弟破格超越，不管资历和次序。悠悠人世，全都是追逐名利的士人，朝廷百官，没有举贤让能的行为。刘著《崇让论》提倡举贤让能却无人省悟，刘颂制定考核官员的九班之制却不能得到采用。妇女不懂得纺织、刺绣等女工，随心所欲，有的忤逆公婆，有的杀戮姬妾婢女，而其父兄却不以为罪，天下也无人非议。礼制法度刑罚政令，因此受

到严重破坏，“国家将要灭亡，根本一定会先颠倒”，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

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争而见师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寤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既已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犹惧致乱，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怀帝承乱既位，羁以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守虚名。天下之势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复取之矣！

所以观察阮籍的行为而能发现礼制名教崩溃松弛的原因，察 视庾纯和贾充之间的纷争而可以发现担任百官之长的大臣大多行为不端。考察平定东吴时互相争功而知道将帅的不谦让，思考郭钦的计谋而能感到戎人狄人要挑起事端，观览傅玄、刘毅的言论而能了解百官中的奸邪之事，核察傅咸的奏议以及《钱神论》而能看到宠幸贿赂公然进行的情形。百姓的风气、国家的趋势，既然已是这样，即使是中等平常的才能、只知守成的君主来治理，也还怕导致祸乱，更何况我朝惠帝用放任纵情的行为方式来君临天下呢？怀帝在变乱的时局下登上帝位，受到势力强大的权臣的控制。愍帝即位于朝廷奔波流亡之后，徒具虚名。晋朝的天下大势已去，如果没有一代称雄的治世雄才，就不能再取得天下了！

[13]石勒围乐平太守韩据于坫城，据请救于刘琨。琨新得拓跋猗卢之众，欲因其锐气以讨勒。箕澹、卫雄谏曰：“此虽晋民，久沦异域，未习明公之恩信，恐其难用。不若且内收鲜卑之余谷，外抄胡贼之牛羊，闭关守险，务农息兵，待其服化感义，然后用之，则功无不济矣。”琨不从，悉发其众，命澹帅步骑二万为前驱，琨屯广牧，为之声援。

[13]石勒在坫城围攻乐平太守韩据，韩据向刘琨请求救援。刘琨刚刚得到拓跋猗卢的军队，想靠着这支军队的锐气来讨伐石勒。箕澹、卫雄劝谏说：“这些人虽然是晋朝的百姓，但长时间沦落在异族地区，不了解您的恩德信义，恐怕他们难以使用。不如暂且在内收取鲜卑人的剩余谷物，在外抢夺胡人贼寇的牛羊，关闭关卡守住险要之地，开展农业生产，停止军事行动，等待拓跋猗卢的军队受到信义的教化感召，然后使用他们，那么功业没有不完成的。”刘琨不接受，把这些人

全部调遣出去，命令箕澹率领二万步兵、骑兵作为前锋，刘琨驻扎在广牧，为他们声援。

石勒闻澹至，将逆击之。或曰："澹士马精强，其锋不可当，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沟高垒以挫其锐，必获万全。"勒曰："澹兵虽众，远来疲弊，号令不齐，何精强之有！今寇敌垂至，何可舍去！大军一动，岂易中还！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顾逃溃不暇，焉得深沟高垒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斩言者。以孔苌为前锋都督，令三军："后出者斩！"勒据险要，设疑兵于山上，前设二伏，出轻骑与澹战，阳为不胜而走。澹纵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后夹击澹军，大破之，获铠马万计。澹、雄帅骑千余奔代郡，韩据弃城走，并土震骇。

石勒听说箕澹到了，将要阻击箕澹。有人说："箕澹兵士战马精悍强壮，势不可当，不如暂且带兵避其锋芒，修筑深沟高墙来使他们的锐气受挫，这样一定能够获得全面胜利。"石勒说："箕澹的军队人数虽然很多，但从远方开来，兵士疲惫，号令还不能统一，有什么精悍强壮？现在敌人来临，怎么能舍弃离开？大军一动，难道容易中途回师？如果箕澹乘我撤退之机而攻逼，溃逃都顾不上，哪儿能挖深沟垒高墙呢？这是消灭自己的方法。"当即斩杀了说话的人。以孔苌任前锋都督，命令三军："滞后出击者，斩！"石勒占据险要之地，在山上设置诱敌的兵马，前面安排两支军队埋伏，派出轻骑兵与箕谵交战，假装不能取胜而退逃。箕澹放开军队追击，进入埋伏中。石勒前后夹击箕澹的军队，大败箕澹，缴获铠甲、战马数以万计。箕澹、卫雄率领一千多骑兵逃奔代郡，韩据弃城逃跑，并州土地为之震惊恐惧。

[14]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14]十二月，乙卯朔（初一），发生日食。

[15]司空长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刘琨进退失据，不知所为，段匹遣信邀之，己未，琨帅众从飞狐奔蓟。匹见琨，甚相亲重，与之结婚，约为兄弟。勒分徙阳曲、乐平民于襄国，置守宰而还。

[15]司空长史李弘率并州向石勒投降。这样刘琨失去据点进退两难，不知所措，段匹派使者邀请他，己未（初五），刘琨率领部众从飞狐奔往蓟城。段匹见了刘琨，非常亲近敬重，与他联姻，并结拜为兄弟。石勒分别迁徙阳曲、乐平的百姓到襄国，安排了郡守县令等地方长官而回师。

孔苌攻箕澹于代郡，杀之。

孔苌到代郡攻打箕澹，杀了他。

苌等攻贼帅马严、冯，久而不克。司、冀、并、兖流民数万户在辽西，迭相招引，民不安业。勒问计于濮阳侯张宾，宾曰："严、本非公之深仇，流民皆有恋本之志，今班师振旅，选良牧守使招怀之，则幽、冀之寇可不日而清，辽西流民将相帅而至矣。"勒乃召苌等归，以武遂令李回为易北督护，兼高阳太守。马严士卒素服回威德，多叛严归之，严惧而出走，赴水死。冯帅其众降。回徙居易京，流民归之者相继于道。勒喜，封回为弋阳子，增张宾邑千户，进位前将军；宾固辞不受。

孔苌等人又攻打强盗首领马严、冯，很久攻不下来。司、冀、并、兖四州的数万户流民在辽西，多次互相招引，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石勒向濮阳侯张宾询问计策，张宾说："马严、冯本来与您没有深仇，流民们都有思恋故乡的想法。现在调动军队回师，选择安排优秀的地方长官让他们招抚安慰他们，那么幽州、冀州的强盗用不了几天就能够肃清，辽西流民将会互相携带着而来了。"石勒于是宣召孔苌等人回来，以武遂县令李回担任易北督护，兼高阳太守。马严的兵率一直佩服李回的威严恩德，大多叛离马严而投奔李回，马严恐惧而出逃，投水而死。冯率领他的部众投降。李回迁徙到易京居住，跟随他的流民不绝于道。石勒高兴，封李回为弋阳子，给张宾增加一千户的封邑，并升为前将军。张宾坚持推辞而不接受。

[16]丞相睿闻长安不守，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运稽期，斩督运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余而下，观者咸以为冤。丞相司直刘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请免从事中郎周等官。"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上疏引咎，请解职。睿曰："政刑失中，皆吾暗塞所致。"一无所问。

[16]丞相司马睿听说长安失守，带军队出去露宿野外，亲自穿上铠甲，向各地发布檄文，限定日期北伐。因为水道运粮耽误了日期，杀督运史淳于伯。行刑的人用刀擦柱子，血逆流而上，一直到二丈多的柱子末端才流下。观看的人都认为淳于伯冤枉。丞相司直刘隗上言道："淳于伯罪不至死，请免除从事中郎周等人的官职。"于是右将军

王导等人上奏疏承认错误，请求免除职务。司马睿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糊涂昏昧造成的。”他没有把一个人问罪。

隗性刚讦，当时名士多被弹劾，睿率皆容贷，由是众怨皆归之。南中郎将王含，敦之兄也，以族强位显，骄傲自恣，一请参佐及守长至二十许人，多非其才；隗劾奏含，文致甚苦，事虽被寝，而王氏深忌疾之。

刘隗性格刚烈不徇私情，当时的名士多被他弹劾，但司马睿总是加以宽容，因此大家都把怨恨集中到刘隗身上。南中郎将王含是王敦的哥哥，因为家族势强而地位显赫，骄傲放纵，一次请求安排参佐以及郡守县令等官职就达二十人左右，而且大多不称职。刘隗弹劾王含，罗织罪名，事情虽然被压了下来，而王氏家族对他深怀忌恨。

[17]丞相睿以邵续为冀州刺史。续女婿广平刘遐聚众河、济之间，睿以遐为平原内史。

[17]丞相司马睿以邵续担任冀州刺史。邵续的女婿广平人刘遐在河、济地区聚集了一些人马，司马睿就让刘遐担任平原内史。

[18]托跋普根之子又卒，国人立其从父郁律。

[18]拓跋普根的儿子又去世了，国人又把他的叔父拓跋郁律立为首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九十卷

晋纪十二 中宗元皇帝上建武元年（丁丑、317）

晋纪十二 晋元帝建武元年（丁丑，公元317年）

[1]春，正月，汉兵东略弘农，太守宋哲奔江东。

[1]春季，正月，汉军向东进攻弘农郡，太守宋哲逃奔江东。

[2]黄门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长安奔凉州，称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赍诏赐张，拜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邪，共济多难。"淑等至姑臧，大临三日，辞官不受。

[2]黄门郎史淑、侍御史王冲从长安逃奔凉州，称说西晋愍帝出降前一天，派他们携带诏书赐封张，拜张为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禀承制书处理事宜。诏书还说："朕已下诏琅邪王及时代摄帝位，希望你们协助琅邪王，共渡多难之秋。"史淑等到达姑臧，张隆重哭奠愍帝三天，辞谢不接受封职。

初，叔父肃为西海太守，闻长安危逼，请为先锋入援；以其老，弗许。及闻长安不守，肃悲愤而卒。

当初，张的叔父张肃任西海太守，听说晋都长安危亡在即，自请任先锋赴援。张以他年老为由不同意。等到听说长安失守，张肃悲愤而死。

遣太府司马韩璞、抚戎将军张阆等帅步骑一万东击汉；命讨虏将军陈安、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前驱。又遗相国保书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躯。前遣贾骞瞻公举动，中被符命，敕骞还军。俄闻寇逼长安，胡崧不进，允持金五百，请救于崧，逐决遣骞等进军度岭。会闻朝廷倾覆，为忠不遂，愤痛之深，死有余责。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从。"璞等卒不能进而还。

张派遣太府司马韩璞、抚戎将军张阆等率领步兵和骑兵共一万人向东攻击汉军，命令讨虏将军陈安、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自统领本郡兵马为前驱。又送信给相国司马保说："晋王室遇有灾祸，我没忘投身报效。以前曾派遣贾骞视先生举动行事，后来接受符命，敕

令贾骞回军。不久听说敌寇进逼长安，胡崧屯兵不前，允带着五百金向他求救，于是我决定派遣贾骞等翻山越岭进军赴援，刚好听说朝廷已经倾覆，未能实现尽忠的愿望，我悲痛心情之深重，虽死也有余责。现在重新派遣韩璞等率军前往，一切听从您的命令。”韩璞等人的军队始终不能东进，只好退军。

至南安，诸羌断路，相持百余日，粮竭矢尽。璞杀车中牛以飨士，泣谓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还乎？”曰：“欲。”“从我令乎？”曰：“诺。”乃鼓噪进战，会张阆帅金城兵继至，夹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

军队行至南安，被多支羌人部族截断退路，双方相持一百多天，韩璞等人的军队箭尽粮绝。韩璞把拉车之牛杀掉犒饷士卒，流着眼泪对他们说：“你们思念父母吗？”士卒回答：“思念。”“思念妻子儿女吗？”回答说：“思念。”“想活着回家吗？”回答说：“想。”韩璞又问：“愿意听从我的号令吗？”士卒回答说：“愿意。”于是擂鼓呐喊，进击博战。适逢张阆率金城士兵随后赶到，夹击羌人，大破敌军，斩首数千。

先是，长安谣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及汉兵覆关中，氐、羌掠陇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独凉州安全。

长安失陷以前，曾有民谣说：“秦川之中，血流没腕，唯有凉州倚柱旁观。”等到汉军攻陷关中，氐族、羌族攻掠陇右，雍州、秦州的人民十有八九死亡，唯独凉州安然无恙。

[3]二月，汉主聪使从弟畅，帅步骑三万攻荥阳，太守李矩屯韩王故垒，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时畅兵猝至，矩未及为备，乃遣使诈降于畅。畅不复设备，大飨，渠帅皆醉。矩欲夜袭之，士卒皆惧，矩乃遣其将郭诵祷于子产祠，使巫扬言曰：“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众皆踊跃争进。矩选勇敢千人，使诵将之，掩击畅营，斩首数千级，畅仅以身免。

[3]二月，汉主刘聪派堂弟刘畅率领步兵、骑兵三万进攻荥阳，荥阳太守李矩屯兵韩王故旧壁垒，双方相距七里，刘畅派遣使者招降李矩。当时刘畅的军队突然到达，李矩来不及设备防御，于是派遣使者见刘畅，诈称愿降。刘畅不再防备，大肆犒劳士卒，主要将领都喝醉了。李矩打算乘夜偷袭，但手下士卒都心存畏惧，李矩便派部将郭诵

到子产祠祝祷，让巫祝扬言说：“子产神灵告知，到时会派遣神兵相助”。众人都踊跃争先。李矩挑选勇士千人，令郭诵率领他们，突然袭击刘畅军营，斩首数千。刘畅只身逃出，仅免于死。

[4]辛已，宋哲至建康，称受愍帝诏，令丞相琅邪王睿统摄万机。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举哀三日。于是西阳王及官属等共上尊号，王不许。等固请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诸贤见逼不已，当归琅邪耳！”呼 私奴，命驾将归国。等乃请依魏、晋故事，称晋王；许之。辛卯，即晋王位，大赦，改元；始备百官，立宗庙，建社稷。

[4]辛巳（二十八日），宋哲到达建康，称说奉晋愍帝诏书，令丞相、琅邪王司马睿总摄国家所有事宜。三月，琅邪王换上素色服装，避居于别室，举哀三天。此时西阳王司马和官员、部属等共同进上皇帝尊号，琅邪王不肯即位。司马等坚持请求，不肯罢休。琅邪王感慨地流着眼泪说：“孤是有罪之人。诸位贤良如果逼我不止，我将返归琅邪封国。”并传呼私人奴仆，让他们驾车准备返回封国。司马等于是请求琅邪王依照魏、晋旧有成例，称晋王。琅邪王同意了。辛卯（初九），琅邪王即晋王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武，开始设置百官，建立宗庙和社稷。

有司请立太子，王爱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谓王导曰：“立子当以德。”导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隽之美，而世子年长。”王从之。丙辰，立世子绍为王太子；封裒为琅邪王，奉恭王后；仍以裒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广陵。以西阳王为太保，封谯刚王逊之子承为谯王。逊，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扬州刺史王导为骠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丞相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周为吏部尚书，军谘祭酒贺循为中书令，右司马戴渊、王邃为尚书，司直刘隗为御史中丞，行参军刘超为中书舍人，参军事孔愉长兼中书郎；自余参军悉拜奉车都尉，掾属拜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拜骑都尉。王敦辞州牧，王导以敦统六州，辞中外都督，贺循以老病辞中书令，王皆许之；以循为太常。是时承丧乱之后，江东草创，刁协久宦中朝，谙练旧事，贺循为世儒宗，明习礼学，凡有疑议，皆取决焉。

主掌官员请求立太子，晋王喜爱次子宣城公司马裒，想立他为太子，对王导说："立太子应当视其德行。"王导说："世子与宣城公，都有清朗隽秀的美德，但世子年长。"晋王听从了王导的意见。丙辰（疑误），晋王立世子司马绍为王太子，封司马裒为琅邪王，继承恭王的祭祀；仍任司马裒为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守广陵。任西阳王司马为太保，封谯刚王司马逊的儿子司马承为谯王。司马逊是晋宣帝弟弟的儿子。又任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扬州刺史王导为骠骑将军、都督内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和录尚书事。丞相左长史刁协被任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周被任为吏部尚书，军谘祭酒贺循任中书令，右司马戴渊、王邃为尚书，司直刘隗任御史中丞，行参军刘超为中书舍人，参军事孔愉长兼中书郎，其余参军全部封官奉车都尉，部属封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官拜骑都尉。王敦辞谢江州牧的官职，王导因为王敦已统领六州，辞谢都督内外诸军事的职务，贺循因年老多病辞去中书令，都获得晋王的同意。任命贺循为太常。此时承续西晋的丧乱之后不久，江南东晋政权刚刚草创，因刁协久在西晋时为官，熟悉旧制；贺循为当世儒学泰斗，精通礼学，所以凡遇疑碍难决的问题，都由他们定夺。

[5]刘琨、段匹相与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晋室。辛丑，琨檄告华、夷，遣兼左长史、右司马温峤，匹遣左长史荣邵，奉表及盟文诣建康劝进。峤，羡之弟子也，峤之从母为琨妻。琨谓峤曰："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当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行矣，勉之！"

[5]刘琨和段匹歃血盟誓，相约共同拥戴和辅佐晋王室。辛丑（疑误），刘琨发布檄文遍告汉族和其他民族，自己派遣兼左长史、右司马温峤，段匹派遣左长史荣邵，共同奉呈上表和盟约誓文前往建康进劝晋王即帝位。温峤是温羡兄弟的儿子，其姨母是刘琨的妻子，刘琨对温峤说："晋朝国运虽然中衰，但天命尚未变易，我将建立功名于河朔，让你的声誉流播江南。去吧，努力为之！"

王以鲜卑大都督慕容为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不受。征虏将军鲁昌说曰："今两京覆没，天子蒙尘，琅邪王承制江东，为四海所系属。明公虽雄据一方，而诸部犹阻兵未服者，盖以官非王命故也。谓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奉诏令以伐有罪，谁敢不从！"处士辽东高诩曰："霸王之资，非义不济。今晋室

虽微，人心犹附之，宜遣使江东，示有所尊，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不患无辞矣。”从之，遣长史王济浮海诣建康劝进。

晋王任命鲜卑大都督慕容为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慕容辞谢不受。征虏将军鲁昌劝说慕容道：“现在洛阳、长安两座京城沦陷，天子流亡失位，琅邪王接爱制诰于江东，四海归心。贤君虽然雄据一方，但仍有许多部族拥兵不听从号令，这是因为您的官职不是晋王正式任命的缘故。我认为应当派遣使者见琅邪王，劝他承续晋国帝位，然后遵奉皇上诏令攻伐有罪之人，谁敢不听从号令！”处士辽东人高诩说：“霸王之业，不义不能成功。现在晋王室虽然衰微，仍然是民心所向，应当派遣使者至江东，以示所有尊崇，然后倚仗君臣大义征伐各部族，不愁没有正当的理由。”慕容听从他们的意见，派遣长史王济由海路前往建康劝晋王即帝位。

[6]汉相国粲使其党王平谓太弟曰：“适奉中诏，云京师将有变，宜衷甲以备非常。”信之，命宫臣皆衷甲以居。粲驰遣告靳准、王沈。准以白汉主聪曰：“太弟将为乱，已衷甲矣！”聪大惊曰：“宁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闻之久矣，屡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聪使粲以兵围东宫。粲使准、沈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酋长自诬与谋反。聪谓沈等曰：“吾今而后知卿等之忠也！当念知无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于是诛东宫官属及素所亲厚，准、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数十人，坑士卒万五千余人。夏，四月，废为北部王，粲寻使准贼杀之。形神秀爽，宽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聪闻其死，哭之恸，曰：“吾兄弟止余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氐、羌叛者甚众，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讨平之。

[6]汉丞相刘粲让党羽王平对太弟刘说：“刚刚奉受国主密诏，说京师将有变乱发生，应当内穿甲衣以备不测。”太弟刘信从，令东宫臣属都在外衣内穿上甲衣。刘粲派人驰告靳准、王沈，靳准禀报汉主刘聪说：“太弟刘准备作乱，手下已内着甲衣了。”刘聪大惊，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王沈等人都说：“我们早已听说太弟刘有犯上作乱之心，多次上言，但陛下不信我们的话。”刘聪令刘粲率军包围东宫。刘粲让靳准、王沈拘捕了听命于东宫的氐、羌酋长十多人，严刑拷问，把他们的头颅都枷锢于高木格之上，烧红铁器炙灼双目，酋长们便诬陷自己和刘共同谋反。刘聪对王沈等人说：“我现在才知道你们的忠

心！你们应当追念知无不言的训诫，不要怨恨过去上言而不被信用！”于是诛杀东宫属官，又诛杀平素与刘亲近、交厚而被靳准、王沈等人憎恶怨恨的大臣数十人，坑杀士卒一万五千多人。夏季，四月，废黜刘太弟身份，改封北部王，不久刘粲让靳准谋杀了他。刘形神秀爽，为人宽仁而雅量，所以士人大多心存景仰。刘聪听说刘列讯，悲恸痛哭说：“我们兄弟仅剩二人却不能相容，怎么才能使天下人知晓我内心的情感呢！”氐族、羌族反叛的很多，刘聪让靳准代行车骑大将军职务，征讨平定了叛乱。

[7]五月，壬午，日有食之。

[7]五月，壬午（初一），发生日食。

[8]六月，丙寅，温峤等至建康，王导、周、庚亮等皆爱峤才，争与之交。是时，太尉豫州牧荀组、冀州刺史邵续、青州刺史曹嶷、宁州刺史王逊、东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劝进，王不许。

[8]六月，丙寅（十五日），温峤等人到达建康。王导、周、庚亮等都喜爱温峤有才，争相和他交结。此时，太尉、豫州刺史荀组和冀州刺史邵续、青州刺史曹嶷、宁州刺史王逊、东夷校尉崔毖等人都上表劝晋王即帝位，晋王不同意。

[9]初，流民张平、樊雅各聚众数千人在谯，为坞主。王之为丞相也，遣行参军谯国桓宣往说平、雅，平、雅皆请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芦洲，遣参军殷诣平、雅。意轻平，视其屋，曰：“可作马厩”；见大镬，曰：“可铸铁器。”平曰：“此乃帝王镬，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毁之！”曰：“卿未能保其头，而爱镬邪！”平大怒，于坐斩，勒兵固守。逖攻之，岁余不下，乃诱其部将谢浮，使杀之；逖进据太丘。樊雅独据谯城，与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请兵于南中郎将王含。桓宣时为含参军，含遣宣将兵五百助逖。逖谓宣曰：“卿信义已著于彼，今复为我说雅。”宣乃单马从两人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荡刘、石，倚卿为援；前殷轻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诣逖降。逖既入谯城，石勒遣石虎围谯，王含复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为谯国内史。

[9]当初，流民张平和樊雅在谯地各自聚集数千人，自任坞主。晋王司马睿任愍帝丞相时，曾派遣行参军、谯国人桓宣前往劝说张平、樊雅，二人自请归降。等到豫州刺史祖逖出兵屯居芦洲，派遣参军殷拜会张平和樊雅。殷瞧不起张

平，观视张平的屋宇，说："可以当马厩。"看见大镬，又说："可以熔铸铁器。"张平说："这是帝王 的镬，天下清平时才能使用，怎么能轻易毁坏！"殷则说："你不能保有自己的头颅，却吝惜什么铁锅！"张平大怒，在座位上斩杀了殷，率军固守。祖逖领兵攻击他们，一年多未能攻克。祖逖便诱使张平部将谢浮，让他杀掉了张平，祖逖进军占据太丘。当时樊雅还占据着谯城，与祖逖对抗。祖逖久攻不下，向南中郎将王含请求援兵。桓宣当时任王含的参军，王含派遣桓宣率兵五百人援助祖逖。祖逖对桓宣说："你的信义已为对方所了解，这次再为我劝说樊雅。"桓宣于是一人独骑，只带二人随从于后，进见樊雅说："祖逖正准备荡平刘聪、石勒，仰仗你为后援。前次殷轻薄无礼，并非祖逖本意。"樊雅立即拜会祖逖，请求归降。祖逖进入谯城以后，石勒派遣石虎围困谯城，王含又派桓宣率军救援，石虎解围而去。祖逖上表请任桓宣为谯国内史。

己巳，晋王传檄天下，称"石虎敢帅犬羊，渡河纵毒，今遣琅邪王良等九军，锐卒三万，水陆四道，径造贼场，受祖逖节度。"寻复召裒还建康。

己巳（十八日），晋王传布檄文于天下，内称："石虎胆敢率领犬羊乌合之众，渡过黄河荼毒民众，现派遣琅邪王司马裒等九军、精锐士卒三万，由水、陆四路直赴贼寇所在地，受祖逖指挥。"不久又召司马裒返回建康。

[10]秋，七月，大旱；司、冀、并、青、雍州大蝗；河、汾溢，漂千余家。

[10]秋季，七月，旱情严重。司州、冀州、并州、青州、雍州发生严重蝗灾。黄河、汾水发生洪灾，淹没一千多户。

[11]汉主聪立晋王粲为皇太子，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故。大赦。

[11]汉主刘聪立晋王刘粲为皇太子，领相国职务、大单于称号，总摄朝政一如往昔。实行大赦。

[12]段匹推刘琨为大都督，檄其兄辽西公疾陆眷及叔父涉复辰、弟末等会于固安，共讨石勒。末说疾陆眷、涉复辰曰："以父兄而从子弟，耻也；且幸而有功，匹独收之，吾属何有哉！"各引兵还。琨、匹不能独留，亦还蓟。

[12]段匹推举刘琨为大都督，用檄书邀请其兄长辽西公疾陆眷、叔父涉复辰、弟段末等在固安聚会，共同征讨石勒。段末游说疾陆眷、涉复辰说："以父辈、兄长的身份追从子侄、兄弟，是一种耻辱；况且侥幸立功，段匹独收其利，我们能得到什么！"于是疾陆眷、涉复辰、段末各自领军退还。刘琨、段匹不能单独留守固安，也回师蓟州。

[13]以荀组为司徒。

[13]晋王任荀组为司徒。

[14]八月，汉赵固袭卫将军华荟于临颍，杀之。

[14]八月，汉将赵固在临颍击杀卫将军华荟。

初，赵固与长史周振有隙，振密谮固于汉主聪。李矩之破刘畅也，于帐中得聪诏，令畅既克矩，还过洛阳，收固斩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斩振父子，帅骑一千来降；矩复令固守洛阳。

当初，赵固与长史周振不和，周振私下在汉主刘聪面前诋毁赵固。在李矩攻破刘畅的战役中，李矩曾于军帐中发现刘聪的诏令，诏令让刘畅攻克李矩之后，回军经过洛阳，收捕赵固并杀掉，用周振取代赵固。李矩将此诏送给赵固看，赵固斩杀了周振父子，率骑兵千人投降东晋。李矩仍然命令赵固戍守洛阳。

[15]郑攀等相与拒王，众心不一，散还横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赵诱、襄阳太守朱轨击之，攀等惧，请降。杜曾亦请击第五猗于襄阳以自赎。

[15]郑攀等人共同抗拒王，因众心不齐，退散至横桑，打算投靠杜曾。王敦派遣武昌太守赵诱、襄阳太守朱轨率军攻击，郑攀等人畏惧，请求归降。杜曾也自请袭击襄阳第五猗的军队，以赎其罪。

将赴荆州，留长史刘浚镇扬口垒。竟陵内史朱伺谓曰："曾，猾贼也，外示屈服，欲诱官军使西，然后兼道袭扬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性矜厉自用，以伺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还趋扬口；乃遣伺归，裁至垒，即为曾所围。刘浚自守北门，使伺守南门。马隽从曾来攻垒，隽妻子先在垒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杀其妻子，未能解围，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门，伺被伤，退入船，开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说伺曰："马隽德卿全其妻子，今尽以卿家内外百口付隽，隽已尽心收视，卿可来也。"伺报曰："吾年六

十余，不能复与卿作贼，吾死亦当南归，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于甑山，病创而卒。

王将前往荆州，留下长史刘浚镇守扬口壁垒。竟陵内史朱伺对王说：“杜曾是狡猾之徒，公开表示屈服，是想诱使官军往西，然后迅速突袭扬口。应当增强军力部署，不能立即西进。”王性格矜持严厉、自以为是，认为朱伺是年老怯懦，于是率军西进。杜曾等果然回军直奔扬口。王这才派遣朱伺回军，刚至壁垒之中，很快被杜曾军队包围。刘浚自已守御北门，让朱伺守御南门。马隽跟随杜曾前来攻垒，而他的妻子儿女原先留在垒中，有人想剥其妻子儿女的脸皮向马隽示戒，朱伺说：“杀了他们并不能解围，只能加剧马隽的恨怒罢了。”这才罢休。杜曾攻陷北门，朱伺受伤，退走上船，打开船底入水，在水底潜行了五十步，才得以幸免。杜曾派人游说朱伺说；“马隽感激您保全了他妻子儿女的性命，我现在已把您全军老小百十口人交托给马隽，马隽尽心照看，您可回来。”朱伺回答说：“我年龄已超过六十岁，不能再与你同作叛贼，即便死了也要回到南方，妻子儿女等就交由你处置。”于是前往甑山投奔王，伤重而死。

戊寅，赵诱、朱轨及陵江将军黄峻与曾战于女观湖，诱等皆败死。曾乘胜径造沔口，威震江、沔。

戊寅（二十八日），赵诱、朱轨及陵江将军黄峻与杜曾交战于女观湖，赵诱等人都兵败战死。杜曾乘胜直抵沔口，威震长江、沔水一带。

王使豫章太守周访击之。访有众八千，进至沌阳。曾锐气甚盛，访使将军李恒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曾先攻左、右甄，访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其众曰：“一甄败，鸣三鼓；两甄败，鸣六鼓。”赵诱子胤将父余兵属左甄，

力战，败而复合，驰马告访。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还战。自旦至申，两甄皆败。访

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音乃进。曾兵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

将士皆腾跃奔赴，曾遂大溃，杀千余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日，访曰：“曾骁勇能

战，向者彼劳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也。”乃鼓行而进，遂定汉、沔。曾走保武当。王始得至荆州。访以功迁梁州刺史，屯襄阳。

晋王派豫章太守周访进攻杜曾的军队，周访拥有八千兵众，进至沌阳。杜曾的军队锐气很盛，周访让将军李恒督守军阵左翼，许朝督守右翼，自己坐镇 中军。杜曾先攻左、右两翼，周访在阵后发箭以安军心，命令士卒说：“一翼兵败，鸣鼓三声；两翼都败，鸣鼓六声。”赵诱的儿子越胤统领父亲部下剩存士兵从属左翼，奋勇作战，失败以后又聚集起来，骑马禀告周访。周访发怒，叱斥让他继续进击，赵胤大哭，返身作战。从早上激战至下午申时，周访军阵两翼都战败，周访挑选精锐士兵八百人，亲自斟酒劝饮，令他们不得妄动，听到鼓声再进攻。杜曾军队前行不到三十步，周访亲自击鼓，将士们都腾跃赴敌，杜曾军队因此大败，被杀一千多人。周访连夜追击，众将请求等待明日，周访说：“杜曾骁勇善战，以往我们以逸待劳，所以胜敌。现在应当乘其衰败之时追袭，才能歼灭他。”于是鸣鼓进军，平定了汉水、沔水流域。杜曾逃跑保守武当。王这才得以到达荆州。周访因军功升迁任梁州刺史，屯军襄阳。

[16]冬，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

[16]冬季，十月，丁未（二十九日），琅邪王司马裒去世。

[17]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17]十一月，己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18]丁卯，以刘琨为侍中、太尉。

[18]丁卯（十九日），晋王任命刘琨为侍中、太尉。

[19]征南军司戴邈上疏，以为：“丧乱以来，庠序隳废。议者或谓平世尚文，遭乱尚武，此言似之，而实不然。夫儒道深奥，不可仓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后修之，则废坠已久矣。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讲肄道义，良可惜也。世道久丧，礼俗日弊，犹火之消膏，莫之觉也。今王业肇建，万物权舆，谓宜笃道崇儒，以励风化。”王从之，

始立太学。

[19]征南军司戴邈上疏，认为：“自王室丧乱以来，学校废毁。议政者有的以为清平之世尚文，遭逢世乱尚武，此言似是而非。儒家道义渊深玄奥，不可能仓猝学成，等到天下安宁然后修习，那就废毁已久了。再者，富贵人家的游闲子弟，未必有斩将拔旗的英才，却从军征伐戍守，不乘壮年让他们研讨道义，实在可惜。世道衰微日久，礼俗日渐凋弊，如同燃火消熔油脂一样，不知不觉。现在王业初建，万事方兴，我认为应当笃守道义、尊崇儒家，以勉励世风好转。”晋王听从了他的意见，开始设立太学。

[20]汉主聪出畋，以愍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见者指之曰：“此故长安天子也。”聚而观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于聪曰：“昔周武王岂乐杀纣乎？正恐同恶相求，为患故也。今兴兵聚众者，皆以子业为名，不如早除之！”聪曰：“吾前杀庾珉辈，而民心犹如是，吾未忍复杀也，且小观之。”十二月，聪飨群臣于光极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执盖。晋臣多涕泣，有失声者。尚书郎陇西辛宾起，抱帝大哭，聪命引出，斩之。

[20]汉主刘聪出猎，让已经投降的西晋愍帝权充车骑将军，穿上军服手持画戟作为先导。看见的人指着他说：“这就是过去在长安的皇帝。”众人聚集观望，西晋遗老有的潸然泪下。太子刘粲对刘聪说：“古时周武王怎会以杀商纣为乐事呢？只是惟恐恶人聚集其身边，酿成祸患。现在聚众起兵之人，莫不以降帝司马邺之名相号召，不如早些除掉他。”刘聪说：“当年我虽杀了庾珉、王隽及晋怀帝等人，但民心仍然如此，我不忍再杀司马邺，暂且观察一段时间。”十二月，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让愍帝斟酒洗杯，又让他拿盖。晋旧臣见了，不少人潸然泪下，有的甚至哭出了声。尚书郎陇西人辛宾起身，抱着愍帝大哭，刘聪令人将他带出斩首。

赵固与河内太守郭默侵汉河东，至绛，右司隶部民奔之者三万余人。骑兵将军刘勋追击之，杀万余人，固、默引归。太子粲帅将军刘雅生等步骑十万屯小平津，固扬言曰：“要当生缚刘粲以赎天子。”粲表于聪曰：“子业若死，民无所望，则不为李矩、赵固之用，不攻而自灭矣。”戊戌，愍帝遇害于平阳。粲遣雅生攻洛阳，固奔阳城山。

赵固和河内太守郭默进犯汉国河东，到达绛县，右司隶部的人民投奔而去的有三万多人。骑兵将军刘勋追袭他们，杀一万多人，赵固、

郭默领军退回。

汉太子刘粲率将军刘雅生等步骑兵十万屯居小平津，赵固扬言说：“誓当活捉刘粲

赎回愍帝。”刘粲上表给刘聪说：“如果司马邺死了，民众无所期望，就不会再被李矩、

赵固驱用，将不攻自灭。”戊戌（二十日），愍帝司马邺在平阳遇害。刘粲派遣刘雅生进攻洛阳，赵固逃奔阳城山。

[21]是岁，王命课督农功，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诸军各自佃作，即以为禀。

[21]这年，晋王下令考核、督促农业生产，俸禄二千石的官员、长官依据交纳谷物的数量多少考评政绩高下，各地驻军各自耕作，所获充当军队给养。

[22]氐王杨茂搜卒，长子难敌立，与少子坚头分领部曲；难敌号左贤王，屯下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

[22]氐族酋长杨茂搜死去，长子杨难敌继位，和小儿子杨坚头分别统领部曲。杨难敌号称左贤王，屯驻下辨，杨坚头号称右贤王，屯驻河池。

[23]河南王吐谷浑卒。吐谷浑者，慕容之庶兄也，父涉归，分户一千七百以隶之。及嗣位，二部马斗，遣使让吐谷浑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异，而令马有斗伤！”吐谷浑怒曰：“马是六畜，斗乃其常，何至怒及于人！欲远别甚易，恐后会为难耳！今当去汝万里之外。”遂帅其众西徙。悔之，遣其长史乙娄冯追谢之。吐谷浑曰：“先公尝称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当强盛，祚流后世。’我，孽子也；理无并大。今因马而别，殆天意乎！”遂不复还，西傅阴山而居。属永嘉之乱，因度陇而西，据洮水之西，极于白兰，地方数千里，鲜卑谓兄为阿干，追思之，为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浑有子六十人，长子吐延嗣。吐延长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

[23]河南王吐谷浑死去。吐谷浑是慕容的异母兄长，父亲涉归曾划给他一千七百户为部曲。等到慕容继承鲜卑酋长位，吐谷浑和慕容双方的马群争斗。慕容派使者斥责吐谷浑说：“先父划分的部族本来不同，你为什么不离得远点儿，而让马群争斗致伤！”吐谷浑生气地说：

“马是六畜之一，争斗本是常事，哪至于迁怒于人！要想远远分开很容易，只怕将来相会就难了！我现在要离开你到万里之外。”于是带领部众向西迁徙。慕容后悔此事，派长史乙娄冯追上道歉，吐谷浑说：“先公曾经传述卜筮之语说：‘我的两个儿子都会强盛的，统治权力将延续到后世。’我非正妻之子，按理不能与嫡子并重。现在因为马群之事分开，大概是天意吧！”于是不再回去，向西傍依阴山居住。当永嘉之乱时，吐谷浑借机越过陇右向西发展，占据洮水以西地区，至于白兰，方圆数千里。鲜卑语把哥哥叫作“阿干”，慕容遥思兄长，因此作《阿干之歌》。吐谷浑有六十多个儿子，长子吐延继承王位。吐延高大勇武，羌人、胡人都怕他。

太兴元年（戊寅、318）

太兴元年（戊寅，公元318年）

[1]春，正月，辽西公疾陆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复辰自立。段匹自蓟往奔丧；段末宣言：“匹之来，欲为篡也。”匹至右北平，涉复辰发兵拒之。末乘虚袭涉复辰，杀之，并其子弟党与，自称单于。迎击匹，败之；匹走还蓟。

[1]春季，正月，辽西公疾陆眷死，儿子幼小，叔父涉复辰自立为王。段匹由蓟州出发去奔丧，段末扬言说：“段匹此来，是想篡位。”段匹到达右北平，涉复辰发兵阻拦，段末乘虚击杀涉复辰，兼并其子弟、党羽，自

称单于。段末迎战段匹并战胜了他，段匹逃回蓟州。

[2]三月，癸丑，愍帝凶问至建康，王斩居庐。百官请上尊号，王不许。纪瞻曰：“晋氏统绝，于今二年，陛下当承大业；顾望宗室，谁复与让！若光践大位，则神、民有所凭依；苟为逆天时，违人事，大势一去，不可复还。今两都燔荡，宗庙无主，刘聪窃号于西北，而陛下方高让于东南，此所谓揖让而救火也。”王犹不许，使殿中将军韩绩彻去御坐。瞻叱绩曰：“帝坐上应列星，敢动者斩！”王为之改容。

[2]三月，癸丑（初七），愍帝死讯传至建康，晋王服斩衰丧服，别居倚庐。百官奏请晋王使用皇帝尊号，晋王不同意。纪瞻说：“晋政权灭亡，至今已经两年，陛下应当继承大业。遍观皇室子弟，又有谁值得推让！陛下如果荣登皇位，那么祖先神灵和国民都能有所依凭；如果拂逆天命，违背人心，大势一旦失去，就无法挽回了。现在洛

阳、长安两座京城被毁，国家无主，刘聪在西北自立国号，而陛下却在东南清高地推谢帝位，这就如同急于救火却恭礼谦让。”晋王还是不同意，让殿中将军韩绩撤去摆好的皇帝宝座。纪瞻喝斥韩绩说：“皇帝之座与天上列星相应，敢搬动的斩首！”晋王脸色为之一变。

奉朝请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义全而后取，让成而后得，是以享世长久，重光万载也。今梓宫未返，旧京未清，义夫泣血，士女遑遑。宜开延嘉谋，训卒厉兵，先雪社稷大耻，副四海之心，则神器将安适哉！”由是忤旨，出为新安太守，又坐怨望抵罪。嵩，之弟也。

奉朝请周嵩上疏说：“古代帝王，道义周全而后撷取，谦让顺成而后据有，所以能长久地统治国家，恩泽被服万世。现在愍帝的梓宫尚未返国，故都耻辱尚未涤清，胸怀节义者痛心泣血，士子民女惶惶失措。应当广开言路征求良好的建议，训练士卒、整备兵器，先洗雪国家覆亡的大耻，实现天下人民的共同愿望，那么君临天下的大权还能给谁呢！”周嵩的上疏违背了晋王的旨意，被贬黜出京，任新安太守。又因心怀怨谤被夺职。周嵩是周的兄弟。

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余万人。散骑常侍熊远曰：“陛下应天继统，率土归戴，岂独近者情重，远者情轻！不若依汉法遍天下爵，于恩为普，且可以息检核之烦，塞巧伪之端也。”帝不从。

丙辰（初十），晋王即帝位，文武百官陪列于两侧。元帝令王导登御床同坐，王导坚决拒绝，说：“如果太阳与天下万物等同，怎么能俯照苍生！”元帝便不再坚持。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兴，文武官员都晋升二级爵位。元帝打算对所有曾经投贴建议自己接受皇位的人格外优宠，凡官吏都增加爵位一等，平民都提升为官吏，总计有二十多万人。散骑常侍熊远说：“陛下顺应天命，继承皇位，普天之下莫不拥戴，岂止左近之人情深，偏远之人情浅！不如依照汉朝的做法，普遍赐封臣民官爵，这样皇恩浩荡，而且可以省去考察核实的烦劳，堵塞弄虚作假的渠道。”元帝不听。

庚午，立王太子绍为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辞，善武艺，好贤礼士，容受规谏，与庾亮、温峤等为布衣之交。亮风格峻整，善谈老、

庄，帝器重之，聘亮妹为太子妃。帝以贺循行太子太傅，周为少傅，庾亮以中书郎侍讲东宫。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庾亮谏曰：“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纳之。

庚午（二十四日），立王太子司马绍为皇太子。太子仁义而有孝道，喜欢文学，爱好武艺，礼贤下士，从谏如流，与庾亮、温峤等结为平民之交。庾亮为人端庄肃正，擅长谈论老子、庄子之学，元帝很器重他，礼聘其妹为皇太子妃。元帝任命贺循行使太子太傅职权，周为少傅，庾亮以中书郎身份侍讲东宫。元帝喜好刑名之学，曾把《韩非子》一书赠送给太子。庾亮规谏太子说：“申不害、韩非行事刻薄有伤圣教，不值得圣上留心。”太子听从了。

[3]帝复遣使授慕容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辞公爵不受。以游邃为龙骧长史，刘翔为主簿，命邃创定府朝仪法。裴嶷言于曰：“晋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远，中原之乱，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诸部虽各拥兵，然皆顽愚相聚，宜以渐并取，以为西讨之资。”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

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诲之，是天以君赐孤而其国也。”乃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

之谋，诸部弱小者，稍稍击取之。

[3]元帝再次派遣使者任命慕容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慕容

推辞昌黎公的爵位不肯接受。慕容任命游邃为龙骧长史，刘翔为主簿，让游邃创定军府礼仪。裴嶷对慕容说：“晋王室衰微，孤独地处于江南，国威和恩德都不能覆及远方，中原的战乱局面，除了贤君您无人能够拯救。现在各部族虽然各自拥有军队，但都是由顽钝愚昧的族人聚合而成，应当逐个兼并，充实征讨中原的实力。”慕容说：“您所说的宏图远大，不是孤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您是朝中名贤，不因为孤的僻陋而加以教诲，这是上天把您赐给孤而护国家。”于是任裴嶷为长史，委托他策划军国之事，对势力弱小的部族，逐步以武力兼并。

[4]李矩使郭默、郭诵救赵固，屯于洛。诵潜遣其将耿稚等夜济河袭汉营，汉具丘王翼光觇知之，以告太子粲，请为之备。粲曰：“彼闻赵固之败，自保不暇，安敢来此邪！毋为惊动将士！”俄而稚等奄至，十道进攻，粲众惊溃，死伤太半，粲走保阳乡。稚等据其营，获器

械、军资，不可胜数。及旦，粲见稚等兵少，更与刘雅生收余众攻之，汉主聪使太尉范隆帅骑助之，与稚等相持，若战二十余日，不能下。李矩进兵救之，汉兵临河拒守，矩兵不得济。稚等杀其所获牛马，焚其军资，突围奔虎牢。诏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诸军事。

[4]李矩派郭默、郭诵救援赵固，屯兵洛水、水一带。郭诵悄悄派遣部将耿稚等人夜间渡过黄河偷袭汉军军营，汉国具丘王翼光得到消息，传告太子刘粲，请求做好防备。刘粲说："他们听说赵固兵败，自顾不暇，哪儿还敢到这儿来，不要因此惊动将士！"不久，耿稚等人率军扑来，分十路围攻，刘粲所部惊慌溃逃，死伤过半。刘粲奔逃保守阳乡。耿稚等占据其军营，缴获的兵器和军事物资不计其数。到了天亮，刘粲看见耿稚等人兵力不多，又和刘雅生收拾残余部队反攻，汉主刘聪派太尉范隆率骑兵助战，与耿稚等相持，苦战二十多天，

不能攻克。李矩进军救援耿稚，汉军凭借黄河拒守，李矩的军队无法渡河。耿稚等人杀掉缴获的牛马，烧掉军事物资，突围 奔向虎牢。元帝下诏让李矩总领河南三郡军务。

[5]汉螽斯则百堂灾，烧杀汉主聪之子会稽王康等二十一人。

[5]汉国螽斯则百堂发生火灾，烧死汉主刘聪的儿子会稽王刘康等二十一人。

[6]聪以其子济南王骥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齐王劢为大司徒。

[6]刘聪任命其子济南王刘骥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任命齐王刘劢为大司徒。

[7]焦嵩、陈安举兵逼上，相国保遣使告急于张，遣金城太守窦涛督步骑二万赴之。军至新阳，闻愍帝崩，保谋称尊号。破羌都尉张诜言于曰："南阳王，国之疏属，忘其大耻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晋王近亲，且有名德，当帅天下以奉之。"从之，遣牙门蔡忠奉表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不用江东年号，犹称建兴。

[7]焦嵩、陈安起兵进逼上，相国司马保派人向张告急，张派金城太守窦涛督率步、骑兵二万人赶援。军队行至新阳，听说愍帝死，司马保策划自立为帝。破羌都尉张诜对张说："南阳王司马保是晋皇室中血统疏远的宗族，把巨大的耻辱忘于脑后，急于想自己称帝，一定不会成功。晋王司马睿是皇室近亲，而且有贤名，应当率天下之人共同

奉他为主。”张听从，派遣牙门蔡忠奉呈劝进表书去建康。等到了建康，晋王已即帝位。张不用江南新改的年号，仍用愍帝建兴的年号。

[8]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8]夏季，四月，丁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9]加王敦江州牧，王导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9]元帝加任王敦为江州牧，王导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导遣八部从事行扬州郡国，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独顾和无言。导问之，和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邪！"导咨嗟称善。和，荣之族子也。

王导分遣八部从事八人行察扬州所属八郡，回来后同时召见。各位从事纷纷禀告二千石官长的为政得失，唯独顾和默默无言。王导询问他，顾和说："贤君您辅佐国政，宁可使法网宽松以至可以漏过大鱼，为什么又要搜集、听信道听途说，以斤斤计较来治理政事呢！"王导感叹称赞。顾和是顾荣的同族子侄。

[10]成丞相范长生卒；成主雄以长生子侍中贲为丞相。长生博学，多艺能，年近百岁，蜀人奉之如神。

[10]成汉丞相范长生故去，成汉主李雄任命其子侍中范贲为丞相。范长生博学多能，享年近百岁，蜀地人民尊奉他有如神灵。

[11]汉中常侍王沈养女有美色，汉主聪立以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谏曰："臣闻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庙，没配后土，必择世德名宗，幽闲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赵飞燕为后，使继嗣绝灭，社稷为墟，此前鉴也。自麟嘉以来，中宫之位，不以德举。借使沈之弟女，刑余小丑，犹不可以尘污椒房，况其有婢邪！六宫妃嫔，皆公子公孙，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国家之福也。"聪大怒，使中常侍宣怀谓太子粲曰："鉴等小子，狂言侮慢，无复君臣上下之礼，其速考实！"于是收鉴等送市，皆斩之。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驰，将入谏，门者弗通。

[11]汉国中常侍王沈的养女容颜美丽，汉主刘聪立她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进谏说："臣听说帝王册立王后，效法乾坤相配之理，在世时承嗣宗庙祭祀，去世后配祀土神，必须选择道德传家、名门显族的女子，本人也应幽闲贤淑，才能与四海

之民的期望相称，使神祇满意。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结果使子嗣灭绝，社稷毁为废墟，这是前代的教训。本期从麟嘉年间开始，选立皇后不以道德为准绳。即便是王沈的妹妹或亲女儿，也不过如同阉宦丑类，尚且不能让她们沾污后妃之位，更何况王沈的婢女呢！君王六宫的嫔妃，都是王公贵胄的子孙，怎能轻率地让婢女做她们的主人！臣恐怕这不是国家的福兆。”刘聪大为生气，让中常侍宣怀对太子刘粲说：“王鉴这帮小子，口出狂言，侮慢尊上，不再有君臣上下的礼节，望从速定罪！”于是收捕王鉴等人送往刑场斩首。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骑马赶来，要进宫规谏，守门者不给通报。

鉴等临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复能为恶乎？乃公何与汝事！”鉴目叱之曰：“竖子！灭大汉者，正坐汝鼠辈与靳准耳！要当诉汝于先帝，取汝于地下治之。”准谓鉴曰：“吾受诏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汉灭由吾也？”鉴曰：

“汝杀皇太弟，使主上获不友之名。国家畜养汝辈，何得不灭！”懿之谓准曰：“汝心如枭镜，必为国患，汝既食人，人亦当食汝。”

王鉴等人临刑前，王沈用手杖叩击他们说：“无用奴才，还能再作恶吗？老公关你们什么事！”王鉴目叱骂说：“小子！覆灭大汉的人，正是你这样的鼠辈和靳准之流！我一定要向先帝控告你，把你拘到地下治罪。”靳准对王鉴说：“我接受诏命拘捕你，有什么不对，你却说汉国覆灭是因为我？”王鉴说：“你杀死皇太弟，使主上蒙受不友爱的恶名。国家畜养你这样的人，怎能不灭亡！”崔懿之对靳准说：“你的心像枭和破镜这种畜类一样残忍，必定是国家的祸害。你既然要吃人，别人也会吃掉你。”

聪又立宣怀养女为中皇后。

刘聪又立宣怀的养女为中皇后。

[12]司徒荀组在许昌，逼于石勒，帅其属数百人渡江；诏组与太保西阳王并录尚书事。

[12]司徒荀组在许昌，被石勒所逼，率领部属数百人渡过长江。元帝下诏让荀组和太保、西阳王司马同录尚书事。

[13]段匹之奔疾陆眷丧也，刘琨使其世子群送之。匹败，群为段末所得。末厚礼之，许以琨为幽州刺史，欲与之袭匹，密遣使赍群书，请琨为内应，为匹逻骑所得。时琨别屯征北小城，不知也，来见匹。

匹以群书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与公同盟，庶雪国家之耻，若儿书密达，亦终不以一子之故负公而忘义也。"匹雅重琨，初无害琨意，将听还屯。其弟叔军谓匹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众也。今我骨肉乖离，是其良图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尽矣。"匹遂留琨。琨之庶长子遵惧诛，与琨左长史杨桥等闭门自守，匹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闾嵩、后将军韩据复潜谋袭匹，事泄，匹执嵩、据及其徒党，悉诛之。五月，癸丑，匹称诏收琨，缢杀之，并杀其子侄四人。琨从事中郎卢谌、崔悦等帅琨余众奔辽西，依段末，奉刘群为主；将佐多奔石勒。悦，林之曾孙也。朝廷以匹尚强，冀其能平河朔，乃不为琨举哀。温峤表"琨尽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卢谌、崔悦因末使者，亦上表为琨讼冤。后数岁，乃赠琨太尉、侍中，谥曰愍。于是夷、晋以琨死，皆不附匹。

[13]段匹为疾陆眷奔丧时，刘琨让自己的嫡长子刘群陪送。段匹兵败，刘群被段末俘获。段末对他非常有礼，并答应让刘琨当幽州刺史，想和刘琨共同攻击段匹。段末秘密派遣使者携带刘群写的信，请刘琨当内应，结果被段匹的巡逻骑兵抓获。当时刘琨单独屯兵于征北小城，不知内情，来见段匹。段匹把刘群的信给他看，并说："我心中也没有怀疑您，所以告诉您。"刘琨说："我和您共同结盟，但愿能洗雪国家的耻辱，即便儿子的信秘密地送到我手中，我最终也不会因为一个儿子的缘故辜负您而忘大义。"段匹素来看重刘琨，本来也没有加害刘琨的意思，准备听任他返回驻屯地。但段匹的弟弟段叔军对他说："我们是胡夷族，之所以能够让晋国人服从我们，是因为畏惧我们人数众多。现在我们骨肉不和，正是晋人图谋我们的良机，如果有人推奉刘琨为首而起兵，我们这一族就完了。"段匹于是羁留了刘琨，不让他返回。刘琨的庶长子刘遵惧怕因此被杀，和刘琨的左长史杨桥等人闭门自守，被段匹攻破。代郡太守辟闾嵩、后将军韩据又密谋偷袭段匹，事情泄露，段匹抓获辟闾嵩、韩据及其党徒，一并处决。五月，癸丑（初八），段匹假称奉诏拘捕刘琨，把他勒死，并杀掉他子、侄四人。刘琨的从事中郎卢谌、崔悦等率领刘琨余部逃奔辽西，依附段末，尊奉刘群为主，将佐们大多投奔石勒。崔悦是崔林的曾孙。朝廷因为段匹势力尚强，希望他能平定河朔，于是不为刘琨发丧。温峤上表称颂："刘琨尽忠于晋室，家破身亡，应当褒扬优恤。"卢谌、崔悦通过段末的使节，也上表为刘琨诉冤。过了几年，才追赠

刘琨太尉、侍中，谥号为“愍”。此时夷人、晋人因为刘琨之死，都不再附从段匹。

末遣其弟攻匹，匹帅其众数千将奔邵续，勒将石越邀之于盐山，大败之，匹复还保蓟。末自称幽州刺史。

段末派他兄弟进攻段匹，段匹率其部众数千人准备投奔邵续，石勒部将石越在盐山截击段匹，重创其军。段匹又回头保守蓟州。段末自称幽州刺史。

初，温峤为刘琨奉表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峤绝裾而去。既至，屡求返命，朝迁不许。会琨死，除散骑侍郎。峤闻母亡，阻乱不得奔丧、临葬，固让不拜，苦请北归。诏曰：“凡行礼者，当使理可经通。今桀逆未枭，诸军奉迎梓宫独未得进，峤以一身，于何济其私难，而不从王命邪！”峤不得已受拜。

当初，温峤受刘琨之命奉呈上表到建康，母亲崔氏坚持阻拦，温峤断袖而去。到达建康以后，温峤多次请求返回复命，朝廷不同意。适逢刘琨死，元帝提升温峤任散骑侍郎。温峤听说母亲亡故，因战乱阻隔不能前去奔丧并安葬，所以坚持辞谢封职，苦苦请求北归家乡。元帝下诏说：“凡是遵循礼节的人，行为应当常常符合大道理。现在逆贼未能翦除，奉迎愍帝梓宫的军队尚且无法北进，温峤怎能让自己只顾个人私难，不听从王命呢！”漫峤不得已，只好接受封职。

[14]初，曹嶷既据青州，乃叛汉来隆。又以建康悬远，势援不接，复与石勒相结，勒授嶷东州大将军、青州牧，封琅邪公。

[14]当初，曹嶷已经占据青州，于是背叛汉国来投降东晋。又因为建康遥远，威势、军援均不能及远，又与石勒勾结。石勒委授崔嶷为东州大将军、青州牧，封琅邪公。

[15]六月，甲申，以刁协为尚书令，荀崧为左仆射。协性刚悍，与物多忤，与侍中刘隗俱为帝所宠任；欲矫时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强，故为王氏所疾，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协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皆侧目惮之。

[15]六月，甲申（初九），元帝任刁协为尚书令，荀崧为左仆射。刁协性情刚烈，对事常有不同意见，和侍中刘隗都是元帝所宠爱、信任的人。他们想纠正时弊，总是抑制臣下的势力以崇奉君主的权威，排挤豪强，所以被王氏所恨，许多严酷、劳民的政策，都说是刘隗、

刁协的主意。刁协本人又酗酒任性，放浪无羁，攻讦公卿大臣，见到他的人都畏惧而不敢正视。

[16]戊戌，封皇子为武陵王。

[16]戊戌（二十三日），元帝封皇子司马为武陵王。

[17]刘虎自朔方侵拓跋郁律西部，秋，七月，郁律击虎，大破之。虎走出塞，从弟路孤帅其部落降于郁律。于是郁律西取乌孙胡地，东兼勿吉以西，士马精强，雄于北方。

[17]刘虎从朔方侵犯拓跋郁律的西部。秋季，七月，拓跋郁律攻击刘虎，大胜。刘虎逃到塞外，堂弟刘路孤率部落民众投降拓跋郁律。于是拓跋郁律向西攻取乌孙故地，向东兼并了勿吉以西地区，兵强马壮，称雄于北方。

[18]汉主聪寝疾，征大司马曜为丞相，石勒为大将军，皆录尚书事，受遗诏辅政。曜、勒固辞。乃以曜为丞相、领雍州牧，勒为大将军、领幽·冀二州牧，勒辞不受。以上洛王景为太宰，济南王骥为大司马，昌国公为大帅，朱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范隆守尚书令、仪同三司，勒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皆迭决尚书奏事。癸亥，聪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号弘道皇后，武氏号弘德皇后，王氏号弘孝皇后；立其

妻靳氏为皇后，子元公为太子。大赦，改元汉昌。葬聪于宣光陵，谥曰昭武皇

帝，庙号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无礼，无复哀戚。

[18]汉主刘聪病重，征召大司马刘曜任命为丞相，石勒任大将军，都领尚 书事，禀受遗诏辅佐国政。刘曜、石勒固执地推辞，于是任刘曜为丞相，兼雍州牧，石勒为大将军，兼领幽州、冀州牧，石勒推辞不接受。任上洛王刘景为太宰，济南王刘骥为大司马，昌国公刘为太帅，朱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同领尚书事；范隆仍为尚书令、仪同三司，靳准任大司空、领司隶校尉，轮流决断尚书所奏事宜。癸亥（十九日），刘聪故去。甲子（二十日），太子刘粲即位，尊皇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号称弘道皇后，武氏号称弘德皇后，王氏号称弘孝皇后；立妻子靳氏为皇后，儿子刘元公为太子。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汉昌。刘聪葬于宣光陵，谥号是昭武皇帝，庙号烈宗。靳太后等人年龄都不到二十岁，刘粲多行非礼之举，并无悲哀神色。

靳准阴有异志，私谓粲曰："如闻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诛太保及臣，以大司马统万机，陛下宜早图之！"粲不从。准惧，复使二靳氏言之，粲乃从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马骥、骥母弟车骑大将军吴王逞、太帅、大司徒齐王劢，皆杀之。朱纪、范隆奔长安。八月，粲治兵于上林，谋讨石勒。以丞相曜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仍镇长安。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粲常游宴后宫，

军国之事，一决于准。准矫诏以从弟明为车骑将军。康为卫将军。

靳准私下怀有异志，悄悄对刘粲说："好像听说诸位公卿准备像商代伊尹、汉代霍光那样代摄朝政，杀掉太保呼延晏和我，让大司马刘骥统领万机，陛下应当早作准备。"刘粲不听。靳准恐惧，又让皇太后靳氏和皇后靳氏二人劝说，刘粲于是听从。收捕太宰刘景、大司马刘骥、刘骥的同母弟车骑大将军吴王刘逞、太帅刘和大司徒齐王刘劢，全部处死。朱纪和范隆逃奔长安。八月，刘粲在上林练兵，准备征讨石勒。任丞相刘曜为相国，总督内外军事事宜，仍然镇守长安。任靳准为大将军，领尚书事。刘粲经常在后宫游乐，军国大事，全由靳准决断。靳准假称诏令，让堂弟靳明任车骑将军，靳康为卫将军。

准将作乱，谋于王延。延弗从，驰，将告之；遇靳康，劫延以归。准遂勒兵升光极殿，使甲士执粲，数而杀之，谥曰隐帝。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东市。发永光、宣光二陵，斩聪尸，焚其宗庙。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称制，置百官。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嵩不敢受，准怒，杀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刘渊，屠各小丑，因晋之乱，矫称天命，使二帝幽没。辄率众扶侍梓宫，请以上闻。"矩驰表于帝，帝遣太常韩胤等奉迎梓宫。汉尚书北宫纯等招集晋人，堡于东宫，靳康攻灭之。准欲以王延为左光禄大夫，延骂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杀我，以吾左目置西阳门，观相国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门，观大将军之入也！"准杀之。

靳准将要作乱，与王延商议。王延不肯依从，驰马准备告发，路上遇见靳康，被劫持回来。靳准便领兵登上光极殿，派甲士抓住刘粲，数落他的罪名并杀了他，谥号隐帝。刘氏的男男女女，不分老幼都斩杀于东市。又挖掘永光、宣光两座陵墓，斩断刘聪尸身，焚毁刘氏宗庙。靳准自称大将军、汉天王，行使皇帝权力，设置百官。靳准对安定人胡嵩说："自古以来没有胡人当天子的，现在把传国玉玺交给你，

还给晋王室。”胡嵩不敢接受，靳准发怒，杀胡嵩。靳准派使者告诉司州刺史李矩说：“刘渊是匈奴屠各部的小丑，乘晋内乱，矫称天命为天子，使得晋怀帝、晋愍帝被俘身死。我立即率众扶侍二帝梓宫送往南方，请报知皇帝。”李矩急速上表元帝，元帝派太常韩胤等人奉迎梓宫。汉国尚书北宫纯等招集晋国民众，在东宫建堡固守，被靳康攻灭。靳准想让王延任光禄大夫，王延骂道：“屠各族的逆奴，为什么不快把我杀了，把我的左眼放在西阳门，好看相国刘曜攻进来；把右眼放在建春门，好看大将军石勒攻进来！”靳准杀了王延。

相国曜闻乱，自长安赴之。石勒帅精锐五万以讨准，据襄陵北原。准数挑战，勒坚壁以挫之。

相国刘曜听说国中有乱，由长安前来救难。石勒率五万精兵讨伐靳准，占据襄陵以北平原。靳准多次挑战，石勒坚壁不出，耗去敌人锐气。

冬，十月，曜至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阳归之，与太傅朱纪等共上尊号。曜即皇帝位，大赦，惟靳准一门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纪领司徒，呼延晏领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复本位。以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进爵为赵公。

冬季，十月，刘曜到达赤壁。太保呼延晏等从平阳来归附，与太傅朱纪等共同拟上皇帝尊号。刘曜便即帝位，大赦天下，只有靳准一族不在赦免之列。改年号为光初。以朱纪领司徒，呼延晏领司空，太尉范隆以下诸人都官复原职。任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为私邑，进爵为赵公。

勒进攻准于平阳，巴及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勒皆徙之于所部郡县。

石勒在平阳进攻靳准，巴人、羌人和羯族人投降的有十多万人，石勒把他们全部迁徙到自己统治的郡县内。

汉主曜使征北将军刘雅、镇北将军刘策屯汾阴，与勒共讨准。

汉主刘曜派征北将军刘雅、镇北将军刘策屯兵汾阴，与石勒共同讨伐靳准。

[19]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

[19]十一月，乙卯（十三日），夜间出现太阳，高三丈。

[20]诏以王敦为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诸军事；敦固辞州牧，乃听为刺史。

[20]元帝下诏任命王敦为荆州牧，授予陶侃都督交州军事。王敦坚持辞谢，于是听任他为刺史。

[21]庚申，诏群公卿士各陈得失。御史中丞熊远上疏，以为：“胡贼猾夏，梓宫未返，而不能遣军进讨，一失也。群官不以雠贼未报为耻，备在调戏、酒食而已，二失也。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惟事请托；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三失也。世之所恶者，陆沈泥滓；时之所善者，翱翔云霄；是以万机未整，风俗伪薄。朝廷群司，以从顺为善，相违见贬，安得朝有辨争之臣，士无禄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禄不试，甚违古义。又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济务，奸无所惩。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乱，难矣！”

[21]庚申（十八日），元帝下诏让群臣公卿各陈国政得失。御史中丞熊远上疏认为：“胡族寇贼作乱华夏，二帝梓宫未还，却不能派军征讨，这是第一个过失；官员们不以仇敌未报为耻，只顾饮宴调侃，这是第二个过失；选官用人，不考察实际的德行，只看虚名，不求有才干，只重关系，当官的人把治理政事看作是俗吏所为，把遵奉法律看作是苛刻，把尽守礼仪看作谄谀，把无所事事看作高妙，把放荡不羁之人看作通达之士，把骄傲怠慢看作简雅，这是第三个过失。时俗所憎恶的人，沉沦于尘埃，时俗所褒扬的人，得以翱翔云霄，所以万事未备，而风俗却虚伪、刻薄。朝廷众官，以顺从为善，意见不合便遭贬责，这怎能使朝廷有抗辩谏诤的大臣，怎能使士人没有为俸禄做官之心呢！古代选拔人才，根据他们陈述的言论，现在光禄大夫不举行考试，大大违背古制。再加上推举贤良不超出豪强世族，刑律实施不到权贵们头上，所以有才能的人不能成功立业，奸佞之人无从惩治。如果这种做法不改变，希望拯救乱政是太困难了！”

先是，帝以离乱之际，欲慰悦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试，普皆署吏。尚书陈亦上言：“宜渐循旧制，试以经策。”帝从之，仍诏：“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于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托疾，比三年无就试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书郎孔坦奏议，以

为:“近郡惧累君父，皆不敢行；远郡冀于不试，冒昧来赴。今若偏加除署，是为谨身奉法者失分，侥幸投射者得官，颓风伤教，恐从此始。不若一切罢归，而为之延期，使得就学，则法均而令信矣。”帝从之，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坦，愉之从子也。

以前，元帝因为正当战乱离散之世，想抚慰、取悦人心，州郡荐举的秀才、孝廉进京不必考试，普遍署任为官吏。尚书陈也上言说:“应当逐渐恢复过去的制度，考试经策。”元帝听从，于是下诏说:“凡荐举的秀才、孝廉考试不合格的，所在地的刺史、太守免职。”这样被荐举出来的秀才、孝廉都不敢来参加考试，即使有来的，也都以生病为由推托，连续三年没有应试者。元帝想将已到京的孝廉按特例处理授予他们官职，尚书孔坦上奏发表意见，认为:“附近州郡的孝廉怕牵累长官、家人，都不敢来，而远处州郡的孝廉

寄希望于免予考试，冒昧前来。现在如果一律只授予他们官职，那么持身严谨、奉尊法令的人便失去了机会，而心存侥幸、冒险一试的人却得到了官职，风气败坏、教化不行，恐怕从此开始。不如所有的人都不授职，推延策试日期，让他们再去学习，这样法令便公正而诚信。”元帝听从，任凭策试孝廉推迟七年才举行。孔坦是孔愉的侄子。

[22]靳准使侍中卜泰送乘舆、服御请和于石勒；勒囚泰，送于流主曜。曜谓泰曰:“先帝末年，实乱大伦。司空行伊、霍之权，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驾者，当悉以政事相委，况免死乎！卿为朕入城，具宣此意。”泰还平阳，准自以杀曜母兄，沈吟未从。十二月，左、右车骑将军乔泰、王腾、卫将军靳康等，相与杀准，推尚书令靳明为主，遣卜泰奉传国六玺降汉。石勒大怒，进军攻明，明出战，大败，乃婴城固守。

[22]靳准派侍中卜泰赠送车驾、服御给石勒，向他请和。石勒囚禁卜泰，押送到汉主刘曜那里。刘曜对卜泰说:“先帝刘粲末年，行为实在是违背人伦。大司空靳准行使伊尹、霍光那样的权利，使得朕能登上君位，功劳很大。如果能早日迎奉大驾，我会把政事全部委托他管辖，何况免除一死呢！你为我进城去向靳准原原本本地传达我的意思。”卜泰回到平阳转告靳准，靳准自己觉得杀害了刘曜的母亲、兄弟，犹豫不决。十二月，左、右车骑将军乔泰、王腾、卫将军靳康等，合谋杀了靳准，推举尚书令靳明为主，派遣卜泰奉送传国的六颗

印信投降汉国。石勒大为恼怒，进军攻击靳明，靳明出兵迎战，大败，于是环城固守。

[23]丁丑，封皇子焕为琅邪王。焕，郑夫人之子，生二年矣，帝爱之，以其疾笃，故王之。己卯，薨。帝以成人之礼葬之，备吉凶仪服，营起园陵，功费甚广。琅邪国右常侍会稽孙霄上疏谏曰：“古者凶荒杀礼；况今海内丧乱，

宪章旧制，犹宜节省，而礼典所无，顾崇饰如是乎！竭已罢之民，营无益之事，

殚已困之财，修无用之费，此臣之所不安也。”帝不从。

[23]丁丑（初五），晋元帝封皇子司马焕为琅邪王。司马焕是郑夫人所生，已经两岁了，元帝宠爱他。因为他生病很重，所以封他为王。己卯（初七），司马焕死。元帝依照成人的礼仪安葬他，准备吉凶仪服，营造园陵，花费的人力、财力很多。琅邪国右常侍、会稽人孙霄上书规谏说：“古时候凶年、荒年都要简化繁文缛节，何况当今宇内正处于丧乱之中，即便是宪章旧制，尚且应当简化，而礼典本无之事，难道应当这样大肆铺张吗！穷尽已经疲惫的民众，去干无益的事情，耗干已经困乏的财力，用以修建无用的东西，这使我深感不安。”元帝不听。

[24]彭城内史周抚杀沛国内史周默，以其众降石勒。诏下邳内史刘遐领彭城内史，与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龛共讨之。豹，质之玄孙也。

[24]彭城内史周抚杀沛国内史周默，率其部众投降石勒。晋元帝下诏令下邳内史刘遐兼任彭城内史职，和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龛共同讨伐他。蔡豹是蔡质的玄孙。

[25]石虎帅幽、冀之兵会石勒攻平阳，靳明屡败，遣使求救于汉。汉主曜使刘雅、刘策迎之，明帅平阳士女万五千人奔汉。曜西屯粟邑，收靳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之。曜迎其母胡氏之丧于平阳，葬于粟邑，号曰阳陵，谥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阳宫室，使裴宪、石会修永光、宣光二陵，收汉主粲已下百余口葬之，置戍而归。

[25]石虎率领幽州、冀州的军队与石勒会合，进攻平阳。靳明多次战败，派遣使者向汉主求救。汉主刘曜派刘雅、刘策相迎，靳明率平

阳士民一万五千人逃奔汉国。刘曜驻屯西部的粟邑，拘捕靳氏家人，不分老

幼全都杀掉。刘曜从平阳迎回母亲胡氏的灵柩，安葬于粟邑，号称阳陵，上谥号为宣明皇太后。石勒焚毁平阳的宫室，让裴宪、石会修复永光、宣光二座陵墓，收敛汉主刘粲以下一百多人尸体入土埋葬，安排好戍守的军队，然后返回。

[26]成梁州刺史李凤数有功，成主雄兄子稚在晋寿，疾之。凤以巴西叛。雄自至涪，使太傅骧讨凤，斩之；以李寿为前将军，督巴西军事。

[26]成汉的梁州刺史李凤多次立功，成汉国主李雄兄长的儿子李稚在晋寿县，嫉恨李凤。李凤占据巴西背叛成汉。李雄亲自到涪县，派太傅李骧征讨李凤，将李凤斩杀。任李寿为前将军，督察巴西军事事宜。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九十一卷

晋纪十三 中宗元皇帝中太兴二年（己卯、319）

晋纪十三 晋元帝太兴二年（己卯，公元319年）

[1]春，二月，刘遐，徐龛击周抚于寒山，破斩之。初，掖人苏峻帅乡里数千家结垒以自保，远近多附之。曹嶷恶其强，将攻之，峻率众浮海来奔。帝以峻为鹰扬将军，助刘遐讨周抚有功；诏以遐为临淮太守，峻为淮陵内史。

[1]春季，二月，刘遐、徐龛在寒山攻击周抚，攻破并杀死周抚。当初，掖县人苏峻率领乡里数千家民众营造壁垒自保，远近民众大多附从。曹嶷恨苏峻势力强大，准备攻击他，苏峻率部众渡海投奔东晋。元帝任苏峻为鹰扬将军，因为帮助刘遐讨伐周抚有功，下诏任刘遐为临淮太守，苏浚为淮陵内史。

[2]石勒遣左长史王献捷于汉，汉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领大将军，进爵赵王，加殊礼，出警入跸，如曹公辅汉故事；拜王及其副刘茂皆为将军，封列侯。舍人曹平乐从至粟邑，因留仕汉，言于曜曰："大司马遣等来，外表至诚，内觇大驾强弱，俟其复命，将袭乘舆。"时汉兵实疲弊，曜信之。乃追汜还，斩于市。三月，勒还至襄国。刘茂逃归，言死状。勒大怒曰："孤事刘氏，于人臣之职有加矣。彼之基业，皆孤所为，今既得志，还欲相图。赵王、赵帝，孤自为之，何待于彼邪！"乃诛曹平乐三族。

[[2]石勒派左长史王向汉主献俘告捷，汉主刘曜派兼司徒郭汜授石勒为太宰、领大将军，晋升爵位为赵王，给予特殊礼遇，出入宫禁，如同曹操辅佐汉室的旧制。拜王和他的副将刘茂为将军，封为列侯。王的舍人曹平乐随从王到粟邑，顺势留在汉国做官，他对刘曜说："大司马石勒派王等人前来，外表至为忠诚，实则是窥察您的强弱，等他回去报告后，将要袭击您。"当时汉军的确疲敝，刘曜相信了曹平乐所言，于是命人追回郭汜，在街市上杀了王。三月，石勒回到襄国。刘茂逃回，告知王死的情况，石勒大怒，说："孤侍奉刘氏，已经超过了臣下该尽的本职。刘氏的基业，都是我所创下的。现在他志得意满，

却反过来想算计我。赵王、赵帝，孤自己就能做，哪里还要等他呢！”于是诛杀曹平乐三族。

[3]帝令群臣议郊祀，尚书令刁协等以为宜须还洛乃修之。司徒荀组等曰：“汉献帝都许，即行郊祀，何必洛邑！”帝从之，立郊丘于建康城之巳地。辛卯，帝亲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诏：“琅邪恭王宜称皇考，”贺循曰：“《礼》，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

[3]元帝令群臣商议郊祀之事，尚书令刁协等人认为应该等还都洛阳之后再举行。司徒荀组等人说：“汉献帝迁都许昌，马上便举行郊祀，又何必等回到洛邑时！”元帝听从了荀组等人意见，在建康城的巳地建立郊祀园丘。辛卯（二十日），元帝亲自到南郊祭天，因为还没有北郊，所以连同地祇合并祭祀。元帝下诏说：“琅邪恭王应当称作皇考。”贺循说：“根据《礼》，儿子不敢把自己的爵位加在父亲身上。”于是停止执行。

[4]初，蓬陂坞主陈川自称陈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将李头助之。头力战有功，逖厚遇之。头每叹曰：“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川闻而杀之。头党冯宠帅其众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诸郡，逖遣兵击破之。夏，四月，川以浚仪叛，降石勒。

[4]当初，蓬陂坞主陈川自称陈留太守，祖逖攻打樊雅之时，陈川派部将李头助战。李头力战建功，祖逖对他另眼相看。李头常常感叹说：“能得到祖 逖做自己的主公，我死无遗憾。”陈川听说，杀了李头。李头的党徒冯宠率领

部众投降祖逖，陈川更加恼怒，大肆攻掠豫州诸郡，祖逖派兵打败了他。夏季，四月，陈川占据浚仪背叛，投降石勒。

[5]周抚之败走也，徐龛部将于药追斩之；及朝廷论功，而刘遐先之。龛怒，以泰山叛，降石勒，自称兖州刺史。

[5]周抚败逃时，是徐龛的部将于药追上并杀了周抚，等到朝廷论功时，却是刘遐占先。徐龛生气，占据泰山背叛，投降石勒，自称兖州刺史。

[6]汉主曜还，都长安，立妃羊氏为皇后，子熙为皇太子；封子袭为长乐王，阐为太原王，冲为淮南王，敞为齐王，高为鲁王，徽为楚王；诸宗室皆进封郡王。羊氏，即故惠帝后也。曜尝问之曰：“吾何如

司马家儿？”羊氏曰：“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何可并言！彼贵为帝王，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于尔时，实不欲生，意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已来，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宠之，颇干预国事。

[6]汉主刘曜回到长安，定都于此，立后妃羊氏为皇后，儿子刘熙为太子。封儿子刘袭为长乐王，刘阐为太原王，刘冲为淮南王，刘敞为齐王，刘高为鲁王，刘徽为楚王，各宗室子弟都进封郡王。羊氏就是过去晋惠帝的皇后。刘曜曾经问她说：“我比起司马家的孩子怎么样？”羊氏说：“陛下是开基的圣主，他是亡国的昏君，怎么能相提并论！他贵为帝王时，只有一个夫人、一个孩子和他自己三个人，竟然都不能庇护。我在那时实在是不想活了，以为世上的男人都是这样。自从做了您的妻子，才知道天下自有大丈夫。”刘曜非常宠爱她，羊氏常干预国事。

[7]南阳王保自称晋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张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安自称秦州刺史，降于汉，又降于成。上大饥，士众困迫，张春奉保之南安祁山。遣韩璞帅步骑五千救之；陈安退保绵诸，保归上。未几，保复为安所逼，遣其将宋毅救之，安乃退。

[7]南阳王司马保自称晋王，改年号为建康，设置百官，任张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安自称秦州刺史，投降汉，后又投降成汉。上发生严重饥荒，士民困迫，张春侍奉司马保去南安的祁山。张派遣韩璞率领步、骑兵五千救援司马保，陈安退守绵诸，司马保回到上。不久，司马保又被陈安进逼，张派部将宋毅救援，陈安才退军。

[8]江东大饥，诏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史应詹上疏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弘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宜崇奖儒官，以新俗化。”

[8]江南发生严重饥荒，元帝下诏让百官各自上书奏事。益州刺史应詹上疏说：“自元康年间以来，轻视经典，崇尚道学，把玄虚弘放视作平达，把儒术、清俭看作鄙俗，应当尊崇和奖掖儒官，来革新风俗教化。”

[9]祖逖攻陈川于蓬关，石勒遣石虎将兵五万救之，战于浚仪，逖兵败，退屯梁国。勒又遣桃豹将兵至蓬关，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众五千户于襄国，留豹守川故城。

[9]祖逖在蓬关进攻陈川，石勒派石虎率兵五万救援，两军在浚仪交战，祖逖兵败，退军驻屯梁国。石勒又派桃豹率兵到达蓬关，祖逖退守淮南。石虎将陈川部众五千户迁徙到襄国，留下石豹守卫陈川故城。

[10]石勒遣石虎击鲜卑日六延于朔方，大破之，斩首二万级，俘虏三万余人。孔苌攻幽州诸郡，悉取之。段匹士众饥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郁律勒兵将击之，匹弃妻子奔乐陵，依邵续。

[10]石勒派遣石虎在朔方重创鲜卑族日六延，斩首二万，俘虏三万多人。孔苌攻取了幽州诸郡。段匹的士众因饥饿离散，段匹想移军保守上谷，代王郁律领兵准备攻击他，段匹丢弃妻子儿女逃奔乐陵，依附邵续。

[11]曹嶷遣使赂石勒，请以河为境，勒许之。

[11]曹嶷派使者给石勒送去财物，请求以黄河作为分界，石勒答应了。

[12]梁州刺史周访击杜曾，大破之。马隽等执曾以降，访斩之；并获荆州刺史第五猗，送于武昌。访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时望，白王敦不宜杀，敦不听而斩之。初，敦患杜曾难制，谓访曰："若擒曾，当相论为荆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在荆州，多杀陶侃将佐；以皇甫方回为侃所敬，责其不诣己，收斩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闻之，征为散骑常侍，以周访代为荆州刺史。王敦忌访威名，意难之。从事中郎郭舒说敦曰："鄙州虽荒弊，乃用武之国，不可以假人，宜自领之，访为梁州足矣。"敦从之。六月，丙子，诏加访安南将军。余如故。访大怒，敦手书譬解，并遗玉环、玉碗以申厚意。访抵之于地，曰："吾岂贾竖，可以宝悦邪！"访在襄阳，务农训兵，阴有图敦之志，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12]梁州刺史周访进攻杜曾，大胜。马隽等人抓住杜曾投降，周访斩杀杜曾。并抓获荆州刺史第五猗，送往武昌。周访因为第五猗本是朝廷任命，而且有一定声望，告诉王敦最好不要杀他，王敦不听，杀了第五猗。当初，王敦忧虑杜曾难以控制，对周访说："如果能擒获杜曾，我将论功让你治理荆州。"等到杜曾死后，王敦不用周访。王在荆州，杀了许多陶侃的将佐，因为皇甫方回是陶侃所敬重的人，王责怪他不拜诣自己，把他拘捕杀害。士人民众因此怨怒，上下关系紧张。

元帝听说这件事，征召王任散骑常侍，让周访代替王任荆州刺史。王敦嫉妒周访有威名，有意为难。从事中郎郭舒劝王敦说：“本州虽然荒凉凋敝，却是用武之地，不可以让人占有，应当自己管辖。周访治理梁州就够了。”王敦听从了他的话。六月，丙子（初七），元帝下诏授予周访安南将军，其余职务不变。周访大为恼怒。王敦亲自写信劝解，并赠玉环、玉碗表示看重之意。周访扔在地上，说：“我难道是商人和小孩吗？怎么可以用宝物来让我高兴呢！”周访在襄阳发展农业、训练士卒，暗藏谋算王敦的心志。官吏有缺员就自行补录，然后才上报。王敦对他深以为患但又不能控制他。

魏该为胡寇所逼，自宜阳率众南迁新野，助周访讨杜曾有功，拜顺阳太守。

魏该被胡族敌寇所逼迫，从宜阳率领部众向南迁徙到新野，因帮助周访讨伐杜曾有功，被拜为顺阳太守。

赵固死，郭诵留屯阳翟，石生屡攻之，不能克。

赵固死，郭诵屯军阳翟，石生多次进攻，不能取胜。

[13]汉主曜立宗庙、社稷、南北郊于长安，诏曰：“吾之先，兴于北方。光文立汉宗庙以从民望。今宜改国号，以单于为祖。亟议以闻！”群臣奏：“光文始封卢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赵分也，请改国号为赵。”从之。以冒顿配天，光文配上帝。

[13]汉主刘曜在长安建立宗庙、社稷和南郊、北郊，下诏说：“我的祖先从北方开始兴盛，光文建立汉国宗庙是为了顺从民众愿望。现在应当改国号，奉单于为祖。尽快论议上报！”群臣上奏说：“光文最早受封卢奴伯，陛下又曾在中山称王。中山本是赵国领土，请求改国号为赵。”刘曜听从，将冒顿配祀上天，光文配祀上帝。

[14]徐龛寇掠济、岱，破东莞。帝问将帅可以讨龛者于王导，导以为太子左卫率泰山羊鉴，龛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鉴深辞，才非将帅；郗鉴亦表鉴非才，不可使；导不从。秋，八月，以羊鉴为征虏将军、征讨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临淮太守刘遐、鲜卑段文鸯等讨之。

[14]徐龛寇掠济水、泰山之间，攻破东莞。元帝向王导询问将帅中有谁能够征讨徐龛，王导认为太子左卫率泰山人羊鉴，是徐龛州里的显贵豪族，必能制服徐龛。羊鉴恳切地推辞，认为自己不是将帅之

才；郗鉴也上表认为羊鉴不是合适的人选，不能委派，王导不听。秋季，八月，任羊鉴为征虏将军、征讨都督，总领徐州刺史蔡豹、临淮太守刘遐、鲜卑部段文鸯等讨伐徐龛。

[15]冬，石勒左、右长史张敬、张宾，左、右司马张屈六、程遐等劝勒称尊号，勒不许。十一月，将佐等复请勒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汉昭烈在蜀、魏武在邺故事，以河内等二十四郡为赵国，太守皆为内史，准禹贡，复冀州之境，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罢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监之；勒许之。戊寅，即赵王位，大赦；依春秋时列国称元年。

[15]冬季，石勒的左、右长史张敬、张宾，左、右司马张屈六、程遐等劝石勒称皇帝尊号，石勒不同意。十一月，将佐们又请求石勒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照蜀汉昭烈帝刘备在蜀、魏武帝曹操在邺的旧例，以河内等二十四郡为赵国，太守都改为内史，根据《尚书·禹贡》，恢复冀州的行政区划，以大单于的身份镇抚众蛮族；撤销并州、朔州、司州的建置，合置部司监管，石勒同意了。戊寅（疑误），石勒即后赵王位，大赦天下，依照春秋时列国旧例称元年。

初，勒以世乱，律令烦多，命法曹令史贯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余年，乃用令律。以理曹参军上党续咸为律学祭酒；咸用法详平，国人称之。以中垒将军支雄、游击将军王阳领门臣祭酒，专主胡人辞讼，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朝会始用天子礼乐，衣冠、仪物，从容可观矣。加张宾大执法，专总朝政；以石虎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寻加骠骑将军、侍中、开府，赐爵中山公；自余群臣，授位进爵各有差。

当初，石勒因为世事紊乱，律令烦多，命法曹令史贯志采撷纲要，作《辛亥制》五千字，施行十多年，才用律令。任理曹参军上党人续咸为律学祭酒，续咸运用法律细致、公平，受到国人的称赞。任用中垒将军支雄、游击将军王阳兼门臣祭酒，专管胡人的诉讼，严厉禁止胡人，不许他们欺陵污辱具有较高文化的汉人，把胡人称作国人。派遣使者巡行州郡，鼓励、督促农业生产。朝会时开始用天子的礼乐，衣冠、仪物都充足可观。升张宾为大执法，专门总理朝政，任石虎为

单于元辅、都督禁卫各种军务，不久又担任骠骑将军、侍中、开府，赐爵为中山公。其余群臣，授官进爵各有等次。

张宾任遇优显，群臣莫及；而谦虚敬慎，开怀下士，屏绝阿私，以身帅物，入则尽规，出则归美。勒甚重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左侯而不敢名。

张宾得到的职位高、待遇优厚，群臣没有可比拟的；但他本人却谦虚、恭敬、小心，真诚地折节下士，杜绝私情，以身作则，入朝时直言规谏，出外却将美誉归功于主上，石勒非常看重他。每次上朝，经常因为张宾的缘故端正容貌，修饰辞令，以右侯称呼张宾，不叫他的名字。

[16]十二月，乙亥，大赦。

[16]十二月，乙亥（初九），东晋大赦天下。

[17]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镇辽东，而士民多归慕容，心不平。数遣使招之，皆不至，意拘留之，乃阴说高句丽、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约灭，分其地。毖所亲勃海高瞻力谏，毖不从。

[17]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为在中州享有声望，现在镇守辽东，而士民却大多归附慕容，心中不服。多次派遣使者招纳士民，但他们全都不来。崔毖怀疑是慕容羁留他们，于是暗地游说高句丽、段氏和宇文氏，让他们共同攻伐慕容，约定翦灭慕容后，共同瓜分他的辖地。崔毖的亲信、勃海人高瞻极力劝谏，崔毖不听。

三国合兵伐，诸将请击之，曰：“彼为崔毖所诱，欲邀一切之利。军势初合，其锋甚锐，不可与战，当固守以挫之。彼乌合而来，既无统一，莫相归服，久必携贰，一则疑吾与毖诈而覆之，二则三国自相猜忌。待其人情离贰，然后击之，破之必矣。”

高句丽、段氏、宇文氏三国合兵攻伐慕容，慕容部下众将请战，慕容说：“他们被崔毖诱惑，想乘机谋利。军势刚刚会合，锋头正锐，现在不能和他们交战，应当固守以挫其锐气。他们乌合前来，既没有统一的号令，互相之间又不服气，时间久了必然产生二心，一来怀疑我和崔毖共使欺诈，想消灭他们；二来三国之间也互相猜忌。等到他们人心离散，然后进攻，一定能打败他们。”

三国进攻棘城，闭门自守，遣使独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国疑宇文氏与有谋，各引兵归。宇文大人悉独官曰：“二国虽归，吾当独取之。”

三国军队进攻棘城，慕容闭门固守，派遣使者单独用牛和酒犒劳宇文氏。高句丽和段氏怀疑宇文氏与慕容勾结，各自领军退还。宇文氏首领悉独官说：“高句丽和段氏虽然回去，我要独自攻取慕容。”

宇文氏士卒数十万，连营四十里。使召其子翰于徒河。翰遣使白曰：“悉独官举国为寇，彼众我寡，易以计破，难以力胜。今城中之众，足以御寇，翰请为奇兵于外，伺其间而击之，内外俱奋，使彼震骇不知所备，破之必矣。今并兵为一，彼得专意攻城，无复他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众以怯，恐士气不战先沮矣。”犹疑之。辽东韩寿言于曰：“悉独官有凭陵之志，将骄卒惰，军不坚密，若奇兵卒起，掎其无备，，必破之策也。”乃听翰徒河。

宇文氏士卒有数十万，营寨相连有四十里。慕容派人从徒河征召儿子慕容翰。慕容翰派遣使者告诉慕容说：“ 悉独官倾国来犯，敌众我寡，易于智取，难以力敌。现在城中的军队，已足以防御，我请求作为外面的奇兵，伺机攻击，内外同时发兵，使他们惊骇而不知道如何防备，这样一定能打败他们。如果现在把兵力集中在一处，他们便能专心攻城，没有其他顾虑，这不是合适的对策。而且这是向民众表示内心的怯惧，恐怕还没作战士气就要先丧失了。”慕容犹疑不决。辽东人韩寿对慕容说：“悉独官有侵凌进逼的志向，将领骄纵，士卒惫惰，军队组织松散，如果使用奇兵突然发难，在他们没有防备时实施攻击，这是必定取胜的策略。”慕容这才同意慕容翰留在徒河。

悉独官闻之曰：“翰素名骁果，今不入城，或能力患，当先取之，城不足忧。”乃分遣数千骑袭翰。翰知之，诈为段氏使者，逆于道曰：“慕容翰久为吾患，闻当击之，吾已严兵相待，宜速进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设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骑见使者，大喜驰行，不复设备，进入伏中。翰奋击，尽获之，乘胜径进，遣间使语出兵大战。使其子与长史裴嶷将精锐为前锋，自将大兵继之。悉独官初不设备，闻至，惊，悉众出战。前锋始交，翰将千骑从旁直入其营，纵火焚之，众皆惶扰，不知所为，遂大败，悉独官仅以身免。尽俘其众，获皇帝玉玺三纽。

悉独官听说慕容翰留在徒河，说：“慕容翰素来以骁勇果敢闻名，现在不进城，或许会成为祸患，应当先攻取他，城里不足为患。”于是分出数千骑兵攻击慕容翰。慕容翰得知此事，派人假扮成段氏的使者，在路上迎住悉独官的骑兵，对他们说：“慕容翰长久以来就是我心头之患，听说你们将要进攻他，我们已严阵以待，你们可以快速前进。”使者离开以后，慕容翰立即出城，设下埋伏等待宇文氏的军队。宇文氏的骑兵见到使者，大为高兴，骑马驰行，不再防备，进入了伏击圈中。慕容翰突然攻击，全部俘获了他们。又乘胜进军，同时派遣密使告诉慕容，让他出兵大战。慕容令其子慕容和长史裴嶷率领精锐士卒为前锋，自己统领大军随后。悉独官原先没有设防，听说慕容来了，大惊，倾巢出战。两军前锋刚刚交战，慕容翰率领千余骑兵从旁侧直冲入悉独官军营，纵火焚烧。悉独官的士卒都惶恐不安，不知所措，结果大败，悉独官只身逃脱。慕容尽数俘获他的士众，缴获到皇帝玉玺三纽。

崔毖闻之，惧，使其兄子焘诣棘城伪贺。会三国使者亦至，请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以示焘，临之以兵，焘惧，首服。乃遣焘归谓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随之。毖与数十骑弃家奔高句丽，其众悉降于。以其子仁为征虏将军，镇辽东，官府、市里，按堵如故。

崔毖听说此事，心中恐惧，让他兄长之子崔焘到棘城假装祝贺。正巧高句丽、宇文氏、段氏三国使者也来请和，都说：“我们本来并不想与你为敌，是崔毖让我们这么做的。”慕容让崔焘见三国使者，执刀相对，崔焘害怕，低头臣服。慕容便让崔焘回去对崔毖说：“投降是上策，逃跑是下策，”并带兵随后而行。崔毖带着数十骑弃家逃奔高句丽，部众全部投降慕容。慕容任儿子慕容仁为征虏将军，镇守辽东，官府、市里，一仍其旧。

高句丽将如奴子据于河城，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余家；以崔焘、高瞻、韩恒、石琮归于棘城，待以客礼。恒，安平人；琮，鉴之孙也。以高瞻为将军，瞻称疾不就，数临候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晋室丧乱，孤欲与诸君共清世难，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愿，奈何以华、夷之异，介然疏之哉！夫立

功立事，惟问志略何如耳，华、夷何足问乎！”瞻犹不起，颇不平。龙骧主簿宋该，与瞻有隙，劝除之，不从，瞻以忧卒。

高句丽将领如奴子占据于河城，慕容派将军张统突然袭击，擒获如奴子，俘虏部众一千多家。因为崔焘、高瞻、韩恒、石琮归附棘城，慕容以客人的礼节对待他们。韩恒是安平人，石琮是石鉴的孙子。慕容任高瞻为将军，高瞻以有病为由不干。慕容多次亲临问候，抚摸他的心口说：“您的病在这儿，不在别处。现在晋王室丧乱，孤想和诸君共同廓清世上的灾难，辅翼、拥戴帝室。您是中州的名门望族，应当与我同有此愿，为何因为华夏、夷族的区别，便耿耿于怀，故意疏远呢！至于立功成事，只问志向、谋略怎样便可以了，何须再问是华夏还是夷族呢！”高瞻还是不肯出来做官，慕容心中颇为忿忿不平。龙骧主簿宋该与高瞻有矛盾，劝慕容除去高瞻，慕容没有听从。高瞻因忧虑而死。

初，鞠羡既死，苟复以羡子彭为东莱太守。会曹嶷徇青州，与彭相攻；嶷兵虽强，郡人皆为彭死战，嶷不能克。久之，彭叹曰：“今天下大乱，强者为雄。曹亦乡里，为天所相，苟可依凭，即为民主，何必与之力争，使百姓肝脑涂地！吾去此，则祸自息矣。”郡人以为不可，争献拒嶷之策，彭一无所用，与乡里千余家浮海归崔毖。北海郑林客于东莱，彭、嶷之相攻，林情无彼此，嶷贤之，不敢侵掠，彭与之俱去。比至辽东，毖已败，乃归慕容。以彭参龙骧军事。遗郑林车牛粟帛；皆不受，躬耕于野。

当初，鞠羡已死，苟又让鞠羡的儿子鞠彭任东莱太守。适逢曹嶷到青州巡行，和鞠彭相互攻击。曹嶷的军队虽强，但郡民都为鞠彭拼命死战，曹嶷不能取胜。相持日久，鞠彭叹息说：“现在天下大乱，强大者是英雄。曹嶷也是同乡之人，有天相助。只要可以依靠，便可为民众主宰，何必和他力争，使老百姓肝脑涂地呢！我离开这里，战祸就会自然停止。”郡里人民都认为这样不行，争相进献抵抗曹嶷的计谋，鞠彭一个不用，随同乡里数千家民众渡海归附崔毖。北海人郑林旅居东莱，对于鞠彭、曹嶷之间的争斗，无所偏向。曹嶷认为他有贤德、不敢侵犯、劫掠。鞠彭和他一同离开。到了辽东，崔毖已经失败，鞠彭等于是归附慕容。慕容让鞠彭参与龙骧军事。赠送郑林车乘、服牛、粟谷、布帛，郑林都不接受，亲自在田野里耕种。

宋该劝献捷江东，使该为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玺诣建康献之。

宋该劝慕容向江南晋王室献俘、告捷。慕容派宋该撰写上表，让裴嶷奉持，连同得到的三个玉玺，一起送到建康进献。

高句丽数寇辽东，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丽王乙弗利逆来求盟，翰、仁乃还。

高句丽多次侵扰辽东，慕容让慕容翰、慕容仁领军攻伐。高句丽国王乙弗利迎上请求缔结盟约，慕容翰、慕容仁这才回师。

[18]是岁，蒲洪降赵，赵主曜以洪为率义侯。

[18]这年，蒲洪投降前赵，前赵主刘曜封蒲洪为率义侯。

[19]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以附晋王保，保使其将杨曼、王连据陈仓，张、周庸据阴密，松多据草壁，秦、陇氐、羌多应之。赵主曜遣诸将攻之，不克；曜自将击之。

[19]屠各部落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归附晋王司马保。司马保派部将杨曼、王连占据陈仓，张、周庸占据阴密，路松多占据草壁，秦州、陇州的氐人和羌人大多响应他们。前赵主刘曜派遣多员将领攻伐，不能取胜，刘曜准备自己亲征。

三年（庚辰、320）

三年（庚辰，公元320年）

[1]春，正月，曜攻陈仓，王连战死，杨曼奔南氐。曜进拔草壁，路松多奔陇城；又拔阴密。晋王保惧，迁于桑城。曜还长安，以刘雅为大司徒。

[1]春季，正月，刘曜进攻陈仓，王连战死，杨曼逃奔南氐。刘曜进而攻取草壁，路松多逃往陇城。刘曜又攻取阴密，晋王司马保恐惧，迁都于桑城。刘曜回到长安，任刘雅为大司徒。

张春谋奉晋王保奔凉州，张遣其将阴监将兵迎之，声言翼卫，其实拒之。

张春筹划侍奉晋王司马保逃奔凉州，张派遣部将阴监带兵来迎，说是护卫，其实是阻拦。

[2]段末攻段匹，破之。匹谓邵续曰："吾本夷狄，以慕义破家。君不忘久要，请相与共击末。"续许之，遂相与追击末，大破之。匹与弟文鸯攻蓟。后赵王勒知续势孤，遣中山公虎将兵围厌次，孔苌攻续别

营十一，皆下之。二月，续自出击虎，虎伏骑断其后，遂执续，使降其城。续呼兄子竺等谓曰："吾志欲报国，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为主，勿有贰心。"匹自蓟还，未至厌次，闻续已没，众惧而散，复为虎所遮；文鸯以亲兵数百力战，始得入城，与续子缉、兄子存、竺等婴城固守。虎送续于襄国，勒以为忠，释而礼之，以为从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敌，获士人，毋得擅杀，必生致之。"

[2]段末进攻段匹，打败了段匹的军队。段匹对邵续说："我本来是夷族，因为仰慕君臣大义，招致兵败家破。您如果不忘我们的旧约，便请和我共同抗击段末。"邵续答应了。于是和段匹共同追击段末，使段末的军队受到重创。段匹和兄弟段文鸯进攻蓟州，后赵王石勒知道邵续势单力薄，派遣中山公石虎率军围攻厌次，又让孔苌进攻邵续，攻下十一座别营。二月，邵续亲自率军出击石虎，石虎埋伏骑兵截断其退路，结果抓住了邵续，并让他向城中军民劝降。邵续呼唤兄长的儿子邵竺等人，对他们说："我的志向是想报效国家，不幸落到了这步田地，你们努力尊奉段匹为主帅，不要有异心。"段匹从蓟州归来，还没到厌次，听说邵续已被俘，部众惊恐逃散，又被石虎乘势攻击，段文鸯依仗数百亲兵的奋力死战，才得以进入厌次城中，和邵续的儿子邵缉、邵续兄长之子邵存、邵竺等人环城固守。石虎把邵续解送到襄国，石勒认为邵续是忠贞之士，释放了他，以礼相待，任为从事中郎。继而下令说："从今以后克敌致胜，俘获士人不许擅自杀害，一定要活着送来。"

吏部郎刘胤闻续被攻，言于帝曰："北方藩镇尽矣，惟余邵续而已；如使复为石虎所灭，孤义士之心，阻归本之路，愚谓宜发兵救之。"帝不能从。闻续已没，乃下诏以续位任授其子缉。

吏部郎刘胤听说邵续受到攻击，向元帝上言说："北方的藩镇已经尽失，只剩下邵续一处了。如果让他再被石虎攻灭，会使贞义士心感孤寂，并阻塞回归祖国的道路。我认为应当发兵救助。"元帝没有听从。后来听说邵续已受陷被擒，于是下诏把邵续的职位授予其子邵缉。

[3]赵将尹安、宋始、宋恕、赵慎四军屯洛阳，叛，降后赵。后赵将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复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颍川太守郭默将

兵入洛。石生虏宋始一军，北渡河。于是河南之民皆相帅归矩，洛阳遂空。

[3]前赵将军尹安、宋始、宋恕、赵慎的四支军队驻屯洛阳，叛国投降后赵。后赵将领石生率军前往洛阳，尹安等人又背叛后赵，向晋的司州刺史李矩投降。李矩让颍川太守郭默带兵进入洛阳。石生俘获宋始这支军队，向北渡过黄河。于是黄河以南的民众都相互牵引归附李矩，洛阳城为之一空。

[4]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称慕容之威德，贤隽皆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谓嶷曰：“卿中朝名臣，当留江东，朕别诏龙骧送卿家属。”嶷曰；“臣少蒙国恩，出入省闼，若得复奉辇毂，臣之至荣。但以旧京沦没，山陵穿毁，虽名臣宿将，莫能雪耻，独慕容龙骧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万里归诚。今臣来而不返，必谓朝廷以其僻陋而弃之，孤其向义之心，使懈体于讨贼，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随嶷拜安北将军、平州刺史。

[4]三月，裴嶷到达建康，盛赞慕容有威德，贤隽之士都乐意为他效力，朝廷这才开始重视慕容。元帝对裴嶷说：“您本是朝中名臣，应当留在江东，朕另外下诏让龙骧将军慕容把您的家属送来。”裴嶷说：“我自小蒙受晋室的恩宠，出入宫禁，如果能重新侍奉皇上，是我无上的荣耀。只是因为旧日京都沦陷，山陵毁败，即使是名臣宿将，也没有能够报仇雪耻。只有龙骧将军慕容尽忠于王室，立志赶除凶逆，所以派我不远万里前来表示忠诚。现在如果我来而不返，他一定认为朝廷因为他偏远落后而抛弃他，辜负他崇尚大义之心，惰怠讨伐逆贼之事，而这正是我所珍视的，所以我不敢因为个人私利而忘却公义。”元帝说：“您说的对。”于是派遣使者随同裴嶷前往，赐封慕容为安北将军、平州刺史。

[5]闰月，以周为尚书左仆射。

[5]闰月，晋任周为尚书左仆射。

[6]晋王保将张春、杨次与别将杨韬不协，劝保诛之，且请击陈安；保皆不从。夏，五月，春、次幽保，杀之。保体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读书，而暗弱无断，故及于难。保无子，张春立宗室子瞻为世子，称大将军。保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陈安表于赵主曜，

请讨瞻等。曜以安为大将军，击瞻，杀之；张春奔罕。安执杨次，于保柩前斩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礼葬保于上，谥曰元王。

[6]晋王司马保部将张春、杨次和别将杨韬不和，劝司马保杀杨韬，并且请求击陈安，司马保都没听从。夏季，五月，张春、杨次软禁司马保，并杀了 他。司马保身高体胖，重八百斤，嗜睡，喜欢读书，但糊涂懦弱，缺少决断，

所以遇难。司马保没有儿子，张春立宗室子弟司马瞻为王世子，自称大将军。司马保的部众离散，逃奔到凉州的有一万多人。陈安上表给前赵主刘曜，请求征讨司马瞻等人。刘曜任陈安为大将军，进攻司马瞻并杀了他。张春逃奔到罕。陈安抓住扬次，在司马保灵柩前将他斩首，用来祭奠司马保。陈安用对待天子的礼节把司马保葬于上，谥号元王。

[7]羊鉴讨徐龛，顿兵下邳，不敢前。蔡豹败龛于檀丘，龛求救于后赵。后赵王勒遣其将王伏都救之，又使张敬将兵为之后继。勒多所邀求，而伏都淫暴，龛患之。张敬至东平，龛疑其袭己，乃斩伏都等三百余人，复来请降。勒大怒，命张敬据险以守之。帝亦恶龛反覆，不受其降，敕鉴、豹以时进讨。鉴犹疑惮不进，尚书令刁协劾奏鉴，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领其兵。王导以所举失人，乞自贬，帝不许。

[7]羊鉴征讨徐龛，在下邳停兵，不敢前进。蔡豹在檀丘击败徐龛，徐龛向后赵求救。后赵王石勒派部将王伏都救援，又让张敬率军作为后援。石勒向徐龛多有索求，而王伏都又淫荡残暴，徐龛为之忧患。张敬部到达东平，徐龛怀疑他是来袭击自己，于是将王伏都等三百多人斩首，又向东晋请降。石勒勃然大怒，命令张敬占据险要地形固守。元帝也憎恶徐龛反覆无常，不接受他的请降，敕令羊鉴、蔡豹按原计划进发征讨。羊鉴仍然疑虑、忌惮，停止不前，尚书令刁协上疏弹劾羊鉴，敕令免除职务，饶其不死，让蔡豹代为指挥军队。王导因为自己荐举的人选不当，自请贬职，元帝不同意。

[8]六月，后赵孔苌攻段匹，恃胜而不设备，段文鸯袭击，大破之。

[8]六月，后赵孔苌进攻段匹，恃仗取得的胜利便不再防备，段文鸯趁势攻击，孔苌大败。

[9]京兆人刘弘客居凉州天梯山，以妖术惑众，从受道者千余人，西平元公张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涉、牙门赵，皆弘乡人，弘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涉、信之，密与左右十余人谋杀，奉弘为主。弟茂知其谋，请诛弘。令牙门将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怀刃而入，杀于外寝。弘见史初至，谓曰："使君已死，杀我何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于姑臧市，诛其党与数百人。左司马阴元等以子骏尚幼，推张茂为凉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内，以骏为抚军将军。

[9]京兆人刘弘客居凉州的天梯山，用妖术迷惑民众，随他受道的人有一千多，西平元公张身边的人也都崇奉他。张的帐下阎涉、牙门赵，都是刘弘的同乡。刘弘对他们说："上天送给我神玺，应当统治凉州。"阎涉、赵深信不疑，私下与张身边的十多人密谋杀害张，侍奉刘弘为主君。张的弟弟张茂得知他们的计划，请求诛杀刘弘。张命令牙门将史初拘捕刘弘。史初还未到刘弘处，阎涉等人怀藏凶器入内。把张杀死在外寝。刘弘见史初到来，对他说："张使君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杀我！"史初发怒，把他割掉舌头后关了起来，在姑臧城的街市上处以车裂的酷刑，并诛杀刘弘党徒数百人。左司马阴元等人认为张的儿子张骏的年龄幼小，推举张茂为凉州刺史、西平公，在境内赦免罪犯，任张骏为抚军将军。

[10]丙辰，赵将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谋反，与巴酋句徐、厍彭等相结；事觉，虎、车皆伏诛。赵主曜囚徐、彭等五十余人于阿房，将杀之；光禄大夫游子远谏曰："圣王用刑，惟诛元恶而已，不宜多杀。"争之，叩头流血。曜怒，以为助逆而囚之；尽杀徐、彭等，尸诸市十日，乃投于水。于是巴众尽反，推巴酋句渠知为主，自称大秦，改元曰平赵。四山氐、羌、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子远又从狱中上表谏争，曜手毁其表曰："大荔奴，不忧命在须臾，犹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杀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纪、呼延晏等谏曰："子远幽囚，祸在不测，犹不忘谏争，忠之至也。陛下纵不能用，奈何杀之！若子远朝诛，臣等亦当夕死，以彰陛下之过。天下将皆舍陛下而去，陛下谁与居乎！"曜意解，乃赦之。

[10]丙辰（二十三日），前赵将领解虎和长水校尉尹车谋反，与巴族酋长句徐、厍彭等人相勾结，事发后，解虎、尹车都被处决。前赵主刘曜将句徐、厍彭等五十多人囚禁在阿房，准备统统杀掉。光禄大

夫游子远进谏说：“圣贤的君主施用刑罚，只不过诛杀元凶而已，不宜滥杀。”为此直言诤谏，以至叩头流血。刘曜发怒，认为这是帮助叛逆因而把游子远囚禁起来，尽杀句徐、厍彭等五十多人，暴尸于街市达十天，然后将尸首投弃水中。于是巴族民众都起来造反，推举巴族酋长句渠知为首，自称大秦，改年号为平赵。四山的氐族、羌族、巴族、羯族人有三十多万群起响应，关中因此大乱，城门白天也关闭。游子远又从狱中上表诤谏，刘曜撕毁表文说：“这个大荔的奴仆，不担忧自已命在须臾，还敢如此，是嫌死得晚吗？”叱令手下人立即杀掉他。中山王刘雅、郭汜、朱纪、呼延晏等人规谏说：“游子远遭幽禁，朝不保夕，依然不忘诤谏，这是最大的忠贞。陛下即使不能听用其言，又怎么能杀他呢！如果游子远早上被杀死，我们也当在晚上死去，以此显示陛下的过错，这样天下人都将舍弃陛下而离去，陛下与谁为伍呢？”刘曜怒意缓和，于是赦免了游子远。

曜敕内外戒严，将自讨渠知。子远又谏曰：“陛下诚能用臣策，一月可定，大驾不必亲征也。”曜曰：“卿试言之。”子远曰：“彼非有大志，欲图非望也，直畏陛下威刑，欲逃死耳。陛下莫若廓然大赦，与之更始；应前日坐虎、车等事，其家老弱没入奚官者，皆纵遣之，使之自相招引，听其复业。彼既得生路，何为不降！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结不散者，愿假臣弱兵五千，必为陛下枭之。不然，今反者弥山被谷，虽以天威临之，恐非岁月可除也。”曜大悦，即日大赦，以子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讨诸 军事。子远屯于雍城，降者十余万；移军安定，反者皆降。惟句氏宗党五千余家保于阴密，进攻，灭之，遂引兵巡陇右。先是氐、羌十余万落，据险不服，其酋虚除权渠自号秦王。子远进造其壁，权渠出兵拒之，五战皆败。权渠欲降，其子伊馀大言于众曰：“往者刘曜自来，犹无若我何，况此偏师，保谓降也！”帅劲卒五万，晨压子远垒门。诸将欲击之，子远曰：“伊馀勇悍，当今无敌，所将之兵，复精于我，又其父新败，怒气方盛，其锋不可当也，不如缓之，使气竭而后击之。”乃坚壁不战。伊馀有骄色，子远伺其无备，夜，勒兵蓐食，旦，值大风尘昏，子远悉众出掩之，生擒伊馀，尽俘其众。权渠大惧，被发、面请降。子远启曜，以权渠为征西将军、西戎公，分徙伊馀兄弟及其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曜以子远为大司徒、录尚书事。

刘曜敕令都城内外严加戒备，自己将亲征句渠知。游子远又进谏说：“陛下如果确实能用我的计谋，一个月可以平定叛乱，大驾也不必亲征。”刘曜说：“你说说看。”游子远说：“他们造反并非因为有什么远大志向，想要图谋帝王之业，只不过是畏惧陛下威严的刑罚，想逃免一死罢了。陛下不如普遍地实行赦免，让他们重新做人。前些时日受解虎、尹车之事牵连坐罪，其家人中被籍没为奴的老弱者，全都释放遣返，让他们自己互相招引，允许他们重操旧业。他们既然得到生路，怎么会不降服呢！假如其中有人自知罪孽深重，因而聚集不散，希望调给我弱兵五千，我一定为陛下翦除他们。不这样的话，现在造反的人漫山遍野，即使凭借天威去征讨，恐怕也不是短期内可以翦除的。”刘曜大为高兴，即日大赦天下，任游子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总领雍州、秦州征讨等军事事务。游子远屯军雍城，投降的人有十多万。移军至安定，反叛者都归降。只有句氏宗族五千多家在阴密固守，游子远率军进攻，将其歼灭，于是率军巡行陇右。此前氐族、羌族的十多万村落凭仗险要地势不肯降服，其酋长虚除权渠自号秦王。游子远率军进逼其壁垒，虚除权渠率兵出战，五战都失败了。虚除权渠想投降，他的儿子伊余向部众高声煽动说：“以前刘曜自己来，尚且没把我们怎么样，何况这仅是偏师，为什么要投降?“自己率领五万精锐士卒，于清晨进逼至游子远壁垒门前。游子远手下诸将想反击，游子远说：“伊余十分悍勇，当今天下无敌，他统领的军队也比我方精锐。况且又正当他父亲刚刚战败之时，伊余怒气正盛，锐不可挡。不如暂缓出战，等他们士气衰竭然后攻击他们。”于是坚壁不战。伊余有骄傲的神色，游子远乘他不加防备，夜间率领军队在寝席上进食，第二天凌晨，正逢大风刮起尘土弥漫，游子远率军全数突袭，活捉伊余，部众都当了俘虏。虚除权渠大为恐慌，披散着头发、用刀割破脸皮，请求归降。游子远禀报刘曜，任虚除权渠为征西将军、西戎公，分别把伊余兄弟及其部落二十多万人迁徙至长安。刘曜任游子远为大司徒、录尚书事。

曜立太学，选民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择儒臣以教之。作酆明观及西宫，起陵霄台于池，又于霸陵西南营寿陵。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谏，以为：“卫文公承乱亡之后，节用爱民，营建宫室，得其时制，故能兴康叔之业，延九百之祚。前奉诏书营酆明观，市道细民咸讥其奢曰：‘以一观之功，足以平凉州矣！’今又欲拟阿房而建西宫，法琼台

而起陵霄，其为劳费，亿万酆明；若以资军旅，乃可兼吴、蜀而一齐、魏矣！又闻营建寿陵，周围四里，深三十五丈，以铜为椁，饰以黄金；功费若此，殆非国内所能办也。秦始皇下锢三泉，土未乾而发毁。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掘之墓，故圣王之俭葬，乃深远之虑也。陛下奈何于中兴之日，而踵亡国之事乎！”曜下诏曰：“二侍中恳恳有人之风，可谓社稷之臣矣；其悉罢宫室诸役；寿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封豫安昌子，苞平舆子，并领谏议大夫；仍布告天下，使知区区之朝，欲闻其过也。”又省酆水囿以与贫民。

刘曜建立太学，遴选精神、志向可堪教诲的士民一千五百人，选择儒臣来教授他们。建造丰明观和西宫，在池边建起陵霄台，又在霸陵西南修筑寿陵 。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规谏，认为：“卫文公在乱亡之后，节俭费用、爱恤士民，营造的宫室，符合当时建制，所以能振兴卫康叔的基业，延续九百年的国运。先前奉承诏书营建丰明观，市井小民都讥讽其奢侈，说：‘用修建一座观的人力，足以平定凉州了！’现在又要比拟阿房宫而建造西宫，效法琼台而造陵霄台，这需要的人力、费用，远超营建丰明观的亿万倍，如果用以资助军旅，便可以兼并晋、蜀，统一齐、魏了！又听说营建寿陵，周长有四里，深三十五丈，用铜做棺椁，以黄金为饰，耗费如此的人力、费用，恐怕不是国内所能承担的。秦始皇陵掘穿三重泉水，以金属浇铸，但墓土未干便被发掘毁坏，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盗掘的陵墓，所以圣贤的君王葬事从俭，这是有深远考虑的。陛下怎么能在国家中兴之时，去重蹈亡国的覆辙呢”刘曜下诏说：“二位侍中恳恳忠诚有古人的风范，可以说是国家的股肱之臣。还是停止所有宫室的建造，寿陵的建制，完全依照霸陵的成例。赐封乔豫为安昌子，和苞为平舆子，同时兼谏议大夫职。就此布告天下，使大家知道我的朝廷希望能听到对过失的指责。”此外还省并丰水囿苑，交给贫民使用。

[11]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将桃豹分据陈川故城，豹居西台，潜居东台，豹由南门，潜由东门，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使数人担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弃担而走。豹兵久饥，得米，以为逖士众丰饱，益惧。后赵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馈豹，逖使韩潜及别将冯铁邀击于汴水，尽获之。豹宵遁，屯东燕城，

逖使潜进屯封丘以逼之。冯铁据二台，逖镇雍丘，数遣兵邀击后赵兵，后赵镇戍归逖者甚多，境土渐蹙。

[11]祖逖的部将韩潜和后赵的将军桃豹分别割据陈川老城，桃豹占据西台，出入经由南门，韩潜占据东台，出入经由东门，双方相持坚守达四十天。祖逖用许多布袋盛土，好象盛满粮米的样子，派一千多人输运到台上。又让一些人担挑真米，在路边休息。桃豹的士兵追来，祖逖的部下丢下担子逃走。桃豹的士卒挨饿已有很长时间，得到粮米，便以为祖逖的部众生活丰饱，心中更为恐惧。后赵将领刘夜堂用一千头驴子为桃豹运来军粮，祖逖派遣韩潜和别将冯铁在汴水截击，全数劫获。桃豹因此连夜遁逃，驻屯于东燕城。祖逖让韩潜进军驻扎在封丘，威逼桃豹。冯铁占据了陈川老城的东、西二台，祖逖则镇守雍丘，经常派遣士兵截击后赵军队，后赵国镇戍的士卒归降祖逖的很多，国土也日渐缩小。

先是，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互相攻击，逖驰使和解之，示以祸福，遂皆受逖节度。秋，七月，诏加逖镇西将军。逖在军，与将士同甘苦，约己务施，劝课农桑，抚纳新附，虽疏贱者皆结以恩礼。河上诸坞，先有任子在后赵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坞主皆感恩，后赵有异谋，辄密以告，由是多所克获，自河以南，多叛后赵归于晋。

以前，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人互相攻战，祖逖派遣使者前往调解，剖析利害，这些人便都接受祖逖的调度。秋季，七月，元帝下诏授予祖逖镇西将军。祖逖在军中，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严于律己，宽于待人，鼓励、督促农业生产，抚慰安置新近归附的兵民，即使是关系疏远、地位低贱的人也施恩礼遇去结交他们。黄河流域的许多坞堡，只要是此前有人质被扣留在后赵的，都听任他们同时听命后赵和晋，并且不时派遣流动作战的军队佯装抄掠，以表明他们并未归附自己。坞主们都感恩戴德，只要后赵有什么特殊举动，便秘 密传告祖逖，因此战事常胜，俘获良多。黄河以南士民大多背叛后赵而归附东晋。

逖练兵积谷，为取河北之计。后赵王勒患之，乃下幽州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与逖书，求通使及互市。逖不报书，而听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门童建杀新蔡内史周密，降于后赵，勒斩之，送

首于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逖深德之，自是后赵人叛归逖者，逖皆不纳，禁诸将不使侵暴后赵之民，边境之间，稍得休息。

祖逖训练士兵，积蓄粮食，为收复黄河以北的失地做准备。后赵王石勒为此忧患，于是下令让幽州守吏为祖逖修葺祖父和父亲的陵墓，并安置两户人家看守坟冢。然后写信给祖逖，要求互通使节和开放贸易。祖逖不回复他的信，但是听任双方来往贸易，因而获取了十倍的利润。祖逖的牙门童建杀死新蔡内史周密，投降后赵。石勒将童建斩首，把首级送给祖逖说：“叛臣逃吏，是我深以为恨的。将军憎恶的人，也是我所憎恶的。”祖逖深为感动，从此凡后赵叛降归附的人，祖逖都不接纳，禁止众将侵犯、攻掠后赵民众，两国边境之间，逐渐得以休养生息。

[12]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访卒。访善于抚士，众皆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齿，敦由是终访之世，未敢为逆。敦遣从事中郎郭舒监襄阳军，帝以湘州刺史甘卓为梁州刺史，督沔北诸军事，镇襄阳。舒既还，帝征为左丞；敦留不遣。

[12]八月，辛未（疑误），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周访善于抚慰军士，大家都愿为他效命。周访知道王敦有不甘为臣的心志，私下经常切齿为恨，王敦因此在周访活着的时候，一直不敢反叛。王敦派遣从事中郎郭舒到襄阳监察军队，元帝让湘州刺史甘卓为梁州刺史，总领沔水以北地区所有军事事务，镇守襄阳。郭舒回去后，元帝征召他任右丞，王敦却留住不放行。

[13]后赵王勒遣中山公虎帅步骑四万击徐龛，龛送妻子为质，乞降，勒许之。蔡豹屯卞城，石虎将击之，豹退守下邳，为徐龛所败。虎引兵城封丘而旋，徙士族三百家置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

[13]后赵王石勒派遣中山公石虎率步兵、骑兵四万攻击徐龛，徐龛把妻子、儿子送到后赵为人质，乞求投降，石勒答应了。蔡豹屯军于卞城，石虎准备攻击他，蔡豹退守到下邳，被徐龛击败。石虎率领军队在封丘修建城堡，然后回军，迁徙三百家士族安置在襄国的崇仁里，设置了公族大夫来统领他们。

[14]后赵王勒用法甚严，讳“胡”尤峻，宫殿既成，初有门户之禁。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责宫门小执法冯翥。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

[14]后赵王石勒施用刑法非常峻刻，特别忌讳“胡”这个字眼。当时后赵的宫殿已经建成，开始有出入门户的限制。有一个胡人喝醉了酒，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大发雷霆，叱责宫门小执法冯翥。冯翥惊惶恐惧，忘了忌讳，对石勒说：“刚才有个醉酒胡人骑马冲进来，我虽极力呵斥禁止他，但简直没法和他交谈。”石勒笑着说：“胡人本来就难以和他们言谈。”饶恕了冯翥，不再追究。

勒使张宾领选，初定五品，后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岁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石勒让张宾总领铨选官员事宜，起初将官衔定为五品，后来改定为九品。令公卿和州郡长官按年度推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者各一人。

[15]西平公张茂立兄子骏为世子。

[15]西平公张茂立兄长张的儿子张骏为世子。

[16]蔡豹既败，将诣建康归罪，北中郎将王舒止之。帝闻豹退，遣使收之。舒夜以兵围豹，豹以为他寇，帅麾下击之，闻有诏，乃止。舒执豹送建康，冬，十月，丙辰，斩之。

[16]蔡豹战败之后，准备到建康领受罪责，被北中郎将王舒制止。元帝听说蔡豹退还不来，派使者前去拘捕他。王舒夜间派兵包围蔡豹，蔡豹以为是别的敌寇，率领麾下士兵攻击，听说有元帝诏书，这才停止。王舒抓住蔡豹送到建康，冬季，十月，丙辰（二十五日），蔡豹被斩首。

[17]王敦杀武陵内史向硕。

[17]王敦杀死武陵内史向硕。

帝之始镇江东也，敦与从弟导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后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强盛，稍益骄恣，帝畏而恶之，乃引刘隗、刁协等以为腹心，稍抑损王氏之权，导亦渐见疏外。中书郎孔愉

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宜加委任；帝出愉为司徒左长史。导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识皆称其善处兴废。而敦益怀不平，遂构嫌隙。

元帝开始统治江东的时候，王敦和堂弟王导同心同德，共同拥戴和辅佐，元帝也推心置腹，重用他们。王敦总领征讨军事，王导把持机要政务，门生子弟各自占据显要的职位，当时人因此有这样的说法："王与马，共天下。"后来王敦自恃有功，而且宗族势力强盛，越来越骄恣拔扈，元帝因畏惧而憎恶，于是提拔刘隗、刁协等人作为自己的心腹，逐渐抑制和削弱王氏的职权，王 导也逐渐被疏远。中书郎孔愉向元帝陈述王导的忠贤，认为有辅佐王室的功勋，应当加以任用，也被元帝贬黜为司徒左长史。王导能够听任自然，安守本分，性情澹泊，了解其为人的都称赞他能妥善对待职位的升降。但王敦却更加心怀不满，于是与元帝之间产生了裂痕和矛盾。

初，敦辟吴兴沈充为参军，充荐同郡钱凤于敦，敦以为铠曹参军。二人皆巧谄凶狡，知敦有异志，阴赞成之，为之画策；敦宠信之，势倾内外。敦上疏为导讼屈，辞语怨望。导封以还敦，敦复遣奏之。左将军谯王，忠厚有志行，帝亲信之。夜，召，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顷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于此，将若之何？"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为患。"

当初，王敦征召吴兴人沈充为参军，沈充把同郡人钱风推荐给王敦，王敦任用他为铠曹参军。这二人都是奸巧谄谀、凶恶狡诈之徒，知道王敦心怀异志，暗地促成，为王敦出谋划策。王敦宠信他们，二人权势倾重内外。王敦给元帝上疏，为王导鸣冤叫屈，言辞之间颇多怨恨。王导把疏文加封，退还给王敦，王敦又遣使奏上。左将军、谯王司马，为人忠厚而有节操，元帝亲近并信任

他。元帝夜间召见司马，把王敦的上疏拿给他看，说："以王敦近年来的功劳，现在的职位已够大了，但他的索求却没有止境，以至说出这样的话，现在怎么办呢？"司马说："陛下不早点处置他，以至到今天的地步，王敦必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

刘隗为帝谋，出心腹以镇方面。会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代甘卓为湘州刺史，帝谓曰："王敦奸逆已著，朕为惠皇，其势不远。湘州据上流之势，控三州之会，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曰："臣奉承诏命，惟力是视，何敢有辞！然湘州经蜀寇之余，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

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虽复灰身，亦无益也。”十二月，诏曰：“晋室开基，方镇之任，亲贤并用，其以谯王为湘州刺史。”长沙邓骞闻之，叹曰：“湘州之祸，其在斯乎！”行至武昌，敦与之宴，谓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将帅才也。”曰：“公未见知耳，铅刀岂无一割之用！”敦谓钱凤曰：“彼不知惧而学壮语，足知其不武，无能为也。”乃听之镇。时湘土荒残，公私困弊，躬自俭约，倾心绥抚，甚有能名。

刘隗为元帝出主意，派自己的心腹去镇守各地。适逢王敦上表，要让宣城内史沈充代替甘卓任湘州刺史。元帝对司马说：“王敦叛逆的行为已经昭著，照这样的情势下去不会很久，朕就要遭受惠帝那样的命运了。”湘州占据长 江上游的地势，控制着荆州、交州、广州的交会处，我想让叔父您镇守那里，不知如何？”司马说：“我既奉承诏令，必定尽力而为，哪敢再说什么！不过湘州经历蜀人杜的寇乱之后，人民稀少，物产凋敝，如果我去治理，得等到三年之后，才有能力参加战事。如果不到三年，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有太大的帮助。”十二月，元帝下诏说：“自从晋王室建立基业以来，任命方镇大员，都是宗亲和贤良并用，现任命谯王司马为湘州刺史。”长沙人邓骞听说此事，叹息说：“湘州的祸乱，恐怕由此而生了！”司马行至武昌，王敦设宴招待他，对司马说：“大王平素是德才兼备的读书人，恐怕不是将帅之才。”司马说：“您不知道就是了，即使是铅刀又怎能连一割之用都没有呢！”王敦对钱凤说：“他不知畏惧却要学豪言壮语，足以知晓他不通军事，不会有什么作为。”于是听任司马到任。当时湘州土地荒芜，官府和私人均财用短缺，司马带头节俭，尽心安绥和抚恤民众，很有能干的名声。

[18]高句丽寇辽东，慕容仁与战，大破之，自是不敢犯仁境。

[18]高句丽进犯辽东，慕容仁与他们作战，大败来犯之敌，高句丽从此不敢侵犯慕容仁的边境。

四年（辛巳、321）

四年（辛巳，公元321年）

[1]春，二月，徐龛复请降。

[1]春季，二月，徐龛再次向东晋请降。

[2]张茂筑灵钧台，基高九仞。武陵阎曾夜叩府门呼曰：“武公遣我来，言‘何故劳民筑台！’”有司以为妖，请杀之。茂曰：“吾信劳民。

曾称先君之命以规我，何谓妖乎！”乃为之罢役。

[2]张茂修筑灵均台，台基高九仞。武陵人闫曾夜间叩击张茂府门，大声呼叫说：“武公张轨派我来说：‘为什么扰劳百姓修筑此台！’”主管官员认为这是妖人，请求把闫曾处死。张茂说：“我的确使百姓辛劳，闫曾假称先君的意思来规劝我，怎能说是妖孽呢！”于是为此停止工役。

[3]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著作佐郎河东郭璞以帝用刑过差，上疏，以为：“阴阳错缪，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数，然子产知铸刑书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须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3]三月，癸亥（初四），太阳中出现黑子。著作佐郎、河东人郭璞认为是

元帝滥用刑罚所致，上疏说：“阴阳发生错乱，都是因刑罚苛繁所致。赦免罪人不应当频繁，然而春秋郑国的子产也知道铸刑书并非治国的好办法，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是想以挽救时弊。现在应当赦免罪人，道理也是一样的。”

[4]后赵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吏段匹于厌次，孔苌攻其统内诸城，悉拔之。段文鸯言于匹曰：“我以勇闻，故为民所倚望；今视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谁复为我致死！”遂帅壮士数十骑出战，杀后赵兵甚众。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与我俱夷狄，久欲与兄同为一家。今天不违愿，于此得相见，何为复战！请释仗。”文鸯骂曰：“汝为寇贼，当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宁斗死，不为汝屈！”遂下马苦战，槊折，执刀战不已，自辰至申。后赵兵四面解马罗披自鄣，前执文鸯；文鸯力竭被执，城内夺气。

[4]后赵的中山公石虎，进攻驻守厌次城的东晋幽州刺史段匹，孔苌攻克了幽州辖属的多座城池。段文鸯对段匹说：“我以勇悍闻名，所以受民众倚重，寄予期望。现在眼看百姓被劫掠而不去救助，这是怯弱的表现。民众失去期望，谁还有再为我效命呢？”于是率领壮士数十人驰马出战，杀掉的后赵士兵为数众多。段文鸯的坐骑疲乏过度，伏地无法站起，石虎对段文鸯大声呼叫说：“兄长和我同是夷狄之人，我很久以来就想和兄长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如今上天成全了我的愿望，和兄长在这里相见，为什么还要打呢！请放下武器。

”段文鸯骂道：“你是寇贼，早就该死了，只因我的兄长不用我的计谋，才让

你活到今天。我宁愿战死，决不向你屈服！”于是下马苦战。长矛折断后，又

持刀苦斗不止，从辰时一直打到申时。后赵士兵四面包围，解下战马的罗披护

住身体，向前抓住段文鸯。段文鸯力竭被俘，城内兵民因此斗志消沉。

匹欲单骑归朝，邵续之弟乐安内史洎勒兵不听；洎复欲执台使王英送于虎 。匹正色责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归朝，亦已甚矣，复欲执天子使者；我虽夷狄，所未闻也！”洎与兄子缉、竺等舆榇出降。匹见虎曰：“我受晋恩，志在灭汝，不幸至此，不能为汝敬也。”后赵王勒及虎素与匹结为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为冠军将军，文鸯为左中郎将，散诸流民三万余户，复其本业，置守宰以抚之。于是幽、冀、并三州皆入于后赵。匹不为勒礼，常著朝服，持晋节。久之，与文鸯、邵续皆为后赵所杀。

段匹打算单骑逃归朝廷，邵续的弟弟、乐安内史邵洎带领军队不听段匹

的号令。邵洎又想抓住朝廷使者王英送给石虎，段匹正色斥责他说：“你

不能遵从你兄长遗志，逼得我不能回归朝廷，这已经很过分了，又想抓获天子

的使者！虽然我是夷狄之人，这种事也是前所未闻！”邵洎和邵续之子邵缉、

邵竺等人载着棺材出城投降。段匹见到石虎说：“我承受晋朝恩泽，立志灭

除你们，现在不幸弄到这种地步，我不能对你表示敬意。”后赵王石勒以及

石虎，旧时曾与段匹结为兄弟，石虎马上站起向段匹行拜礼。石勒任段匹

为冠军将军、段文鸯为左中郎将，分散流亡民众三万多户，让他们重操旧业

，设置地方官员抚慰他们。于是幽州、冀州、并州都被并入后赵版图。段匹

不行后赵的礼节，经常穿着东晋的朝服，手持晋朝的符节。久而久之，段匹和段文鸯、邵续等同被后赵所杀。

[5]五月，庚申，诏免中州良民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尚令刁协之谋也，由是众益怨之。

[5]五月，庚申（初二），中州的良民因为战乱，有不少沦为扬州诸郡豪强士族的家僮、佃客，元帝下诏免除他们的奴仆身份，准备战争时征召服役。这是尚书令刁协的主意，因此豪门士族都更怨恨他。

[6]终南山崩。

[6]终南山出现山崩。

[7]秋，七月，甲戌，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皆假节领兵，名为讨胡，实备王敦也。

[7]秋季，七月，甲戌（十七日），东晋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守合肥；任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务及青州刺史，镇守淮阴。此二人均持朝廷符节统领军队，名义上是征讨胡人，其实是防备王敦。

隗虽在外，而朝廷机事，进退士大夫，帝皆与之密谋。敦遗隗书曰："顷承圣上顾眄足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 静海内。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隗答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吾之志也。"敦得书，甚怒。

刘隗虽在外地，但朝廷的机密事宜、任免士大夫等，元帝都和他秘密商议。王敦送信给刘隗说："近来承蒙圣上垂青您，现在国家的大敌未能翦灭，中原鼎沸，我想和您以及周等人同心合力辅佐王室，共同平定海内。此事如能行得通，那么国运由此昌隆。否则国家便永远没

有希望了。”刘隗回答说：“‘鱼得处于江湖就会彼此相忘，人为追求道义也会彼此相忘’，‘竭尽自身的力量，以效忠贞’，这是我的志向。”王敦得到这封信，勃然大怒。

壬午，以骠骑将军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帝以敦故，并疏忌导。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为：“导忠素竭诚，辅成大业，不宜听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说，放逐旧德，以佞伍贤，亏既往之恩，招将来之患。”帝颇感寤，导由是得全。

壬午（二十五日），东晋任骠骑将军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元帝本因王敦缘故，连同王导也疏远、猜忌。御史中丞周嵩上疏认为：“王导忠诚无私、尽心竭力，帮助建立大业，不应当听信个别臣僚之言，被似是而非的说法迷惑，放逐旧日的功臣，使其与奸佞同伍。这样会使往日的恩德荡然无存，为今后招来祸患。”元帝颇有感悟，王导的职位因此得以保全。

[8]八月，常山崩。

[8]八月，常山山崩。

[9]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渊吴士，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刁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九月，壬寅，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丧父母，谯、梁间皆为立祠。王敦久怀异志，闻逖卒，益无所惮。

[9]豫州刺史祖逖认为戴渊是吴地人，虽具有才能和名望，但没有远大的抱负和远见卓识；而且自己披荆斩棘，收复河南失地，而戴渊却从从容容，突然前来坐享其成，心中怏怏不乐。又听说王敦与刘隗、刁协之间相互结怨，国家将有内乱，知道统一北方的大业难以成功，受到很大刺激，引发了重病。九月，壬寅（疑误），死于雍丘。豫州的男女百姓都像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谯国、梁国之间都为祖逖建立祠堂。王敦长久以来就心怀不轨，听说祖逖去世，更加肆无忌惮。

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约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领逖之众。约无绥御之才，不为士卒所附。

冬季，十月，壬午（疑误），东晋朝廷让祖逖的兄弟祖约任平西将军和豫州刺史，统领祖逖的部众。祖约缺乏抚慰和驾驭士众的才能，

所以不受士卒们的拥戴。

初，范阳李产避乱依逖，见约志趣异常，谓所亲曰："吾以北方鼎沸，故远来就此，冀全宗族。今观约所为，有不可测之志。吾托名姻亲，当早自为计，无事复陷身于不义也，尔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长久之策。"乃帅子弟十余人间行归乡里。

当初，范阳人李产为避战乱依附祖逖，见祖约志趣不同寻常，便对自己亲近的人说："我因为北方局势动荡，所以远远地来到这里，希望能保全宗族家人。现在我看祖约的所作所为，心怀叵测。我要以联结姻亲的名义，及早为自己安排脱身之计，不再侍奉再次使我陷身于不义境地的人了。你们这些人不可因为眼前的利益而忘却长久之计。"于是率领子弟十多人抄小路回归乡里。

[10]十一月，皇孙衍生。

[10]十一月，皇孙司马衍出生。

[11]后赵王勒悉召武乡耆旧诣襄国，与之共坐欢饮。初，勒微时，与李阳邻居，数争沤麻池相殴，阳由是独不敢来。勒曰："阳，壮士也；沤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岂雠匹夫乎！"遽召与饮，引阳臂曰："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因拜参军都尉。以武乡比丰、沛，复之三世。

[11]后赵王石勒把武乡全部的耆旧故老们召到襄国，和他们坐在一起欢乐宴饮。当初，石勒身份卑微低贱时，和李阳是邻居，多次因争夺沤麻的池子相互殴斗，所以只有李阳因此不敢来。石勒说："李阳是勇士。当初因沤麻结恨，是平民时的恩怨，孤正准备兼并天下，怎会怀恨一介平民呢？"于是急速征召李阳前来参加宴饮。石勒挽着李阳的胳臂说："孤过去饱受您的老拳，您也饱尝我的毒手。"于是封李阳为参军都尉。石勒把自己的故里武乡，比作汉皇室的故里丰县和沛县，免除武乡三代人的赋税和徭役。

勒以民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用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

石勒因为百姓刚刚恢复旧业，财物储备不丰饶，因此严厉禁止酿酒。郊祀宗庙，都用一夜而成的醴酒。如此推行数年，不再有酿酒的人。

[12]十二月，以慕容为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封辽东公，单于如故，遣谒者即授印绶，听承制置官司守宰。于是备置僚属，以裴嶷、游邃为长史，裴开为司马，韩寿为别驾，阳耽为军谘祭酒，崔焘为主簿，黄泓、郑林参军事。立子为世子。作东横，以平原刘赞为祭酒，使与诸生同受业，得暇，亦亲临听之。雄毅多权略，喜经术，国人称之。徙慕容翰镇辽东，慕容仁镇平郭。翰抚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12]十二月，元帝任命慕容为都督幽州、平州、东夷诸军事及车骑将军、平州牧，封为辽东公，仍旧保留单于的称号，派遣谒者当即授予印绶，允许他秉承皇帝旨意设置官府机构、委任官员。慕容于是配置了完备的僚属，任用裴嶷、游邃为长史，裴开为司马，韩寿为别驾，阳耽为军谘祭酒，崔焘为主簿，黄泓、郑林参与军事。慕容又立儿子慕容为世子，并建造学舍，让平原人刘出任祭酒，让慕容和学子们一块从师学习。慕容闲暇时，自己也前来听讲。慕容性格勇敢坚定，处事颇多权略，爱好研习经义，受到国人的称赞。慕容调慕容翰镇守辽东，让慕容仁镇守平郭。慕容翰安顿、抚慰百姓和胡夷，恩威并重；慕容仁也追随效仿他。

[13]拓跋猗妻惟氏，忌代王郁律之强，恐不利于其子，乃杀郁律而立其子贺，大人死者数十人。郁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于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则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专制国政，遣使聘后赵，后赵人谓之“女国使”。

[13]拓跋猗的妻子惟氏疑忌代王拓跋郁律势力强盛，怕对自己所生的儿子不利，于是杀害了拓跋郁律，立自己所生的拓跋贺为世子，部落首领被杀的有数十人。拓跋郁律的儿子拓跋什翼犍此时年龄幼小，尚在襁褓之中，母亲王氏把他藏匿在自己的裤中，对天祷祝说：“天命如果想让你活下去，你就别啼哭，”结果很久不哭，因此幸免。惟氏把持了国政，派遣使者与后赵修好，后赵人称使者为“女国使”。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九十二卷

晋纪十四 中宗元皇帝下永昌元年（壬午、322）

晋纪十四 晋元帝永昌元年（壬午，公元322年）

[1]春，正月，郭璞复上疏，请因皇孙生，下赦令，帝从之。乙卯，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郭璞再次上疏，请求以元帝皇孙司马衍出世为契机，颁布赦免令，元帝允准。乙卯（初一），大赦天下罪犯，改年号为永昌。

王敦以璞为记室参军。璞善卜筮，知敦必为乱，己预其祸，甚忧之。大将军掾颍川陈述卒，璞哭之极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

王敦任用郭璞为记室参军，郭璞擅长卜筮之术，知道王敦必定会作乱，自己将被牵连进灾祸中，为此深深忧虑。王敦大将军府的僚属、颍川人陈述去世，郭璞痛哭欲绝，说："陈述，你的辞世焉知非福呢！"

敦既与朝廷乖离，乃羁录朝士有时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陈国谢鲲为长史。曼，祜之兄孙也。曼、鲲终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将作乱，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何如？"鲲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岂达大体！"出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

王敦已经与朝廷离心离德，于是羁留、录用当朝有名望的士人，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任用羊曼以及陈国人谢鲲为长史。羊曼是羊祜兄长的孙子。羊曼、谢鲲终日饮酒酣醉，所以王敦并不委派他们从事具体事务。王敦准备作乱，对谢鲲说："刘隗奸佞邪恶，将会危害国家，我打算除去君王身边的这个恶人，怎么样？"谢鲲说："刘隗的确是祸乱之源，但他是藏于城中之狐、匿于社木之鼠，有皇帝的庇护。"王敦发怒说："你是庸碌之才，哪里懂得事关大局的道理！"便派谢鲲出任豫章太守，后又羁留谢鲲，不让他到任。

戊辰，敦举兵于武昌，上疏罪状刘隗，称："隗佞邪谗贼，威福自由，妄兴事役，劳扰士民，赋役烦重，怨声盈路。臣备位宰辅，不可坐视成败，辄进军致讨，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昔太甲颠覆厥度，幸

纳伊尹之忠，殷道复昌。愿陛下深垂三思，则四海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于吴兴以应敦，敦以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敦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帝大怒，乙亥，诏曰：“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敦兄光禄勋含乘轻舟逃归于敦。

戊辰（十四日），王敦在武昌举兵，给元帝上疏罗列刘隗的罪状，内称：“刘隗奸佞邪恶，谗言惑众，残害忠良，作威作福。随意发起事端，动用百姓服劳役，士民疲惫扰苦，赋税和劳役负担繁重，怨声载道。我担任宰辅的职位，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于是进军声讨。倘若刘隗早上授首，众军傍晚即退。往昔商朝天子太甲败坏国家制度，幸好接纳了伊尹忠诚无私的处置，才使商朝国运重新昌盛。我希望陛下再三深思，那么将会四海安宁，国家长存。”沈充也在吴兴起兵与王敦相呼应，王敦任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地区军事事务。王敦到达芜湖，又上表罗列刁协的罪状。元帝勃然大怒，乙亥（二十一日），下诏说：“王敦凭仗国家对他的恩宠，竞敢肆行狂妄、叛逆之事，把朕比作太甲，想把我幽禁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现在亲自统帅六军前去诛戮这个大叛贼，有谁能杀掉王敦，封为五千户侯。”王敦的兄长、光禄勋王含乘坐轻便小舟逃回到王敦身边。

太子中庶子温峤谓仆射周曰：“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曰：“不然，人主自非尧、舜，何能无失，人臣安可举兵以胁之！举动如此，岂得云非乱乎！处仲狼抗无上，其意宁有限邪！”

太子中庶子温峤对仆射周说：“大将军王敦这么做似乎有一定原因，应当不算过分吧？”周说：“不对。人主本来就不是尧、舜那样的圣人，怎么能没有过失呢？作为人臣，怎么可以举兵来胁迫君王！如此举动，哪能说不是叛乱呢！王敦傲慢暴戾，目无主上，他的欲望难道会有止境吗！”

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约与之俱下，卓许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参军孙双诣武昌谏止敦。敦惊曰：“甘侯前与吾语云何，而更有异，正当虑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奸凶，若事济，当以甘侯作公。”双还报，卓意狐疑。或说卓：“且伪许敦，待敦至都而讨之。”卓曰：“昔陈敏之乱，吾先从而后图之，论者谓吾惧逼而思变，心常愧之；今若复尔，何以自明！”

王敦开始起兵时，派使者告诉梁州刺史甘卓，与他相约共同顺长江向下游进发，甘卓同意了。等到王敦登船，甘卓却不来，派参军孙双到武昌劝阻王敦。王敦惊诧地说：“甘卓过去是和我怎么说的，怎么又改变主意了？他是顾忌我危害朝廷吧！我现在只想除去奸凶，如果事成，我将让甘卓当公爵。”孙双回去报知甘卓，甘卓心里犹豫不决。有人劝甘卓说：“暂且佯装答应王敦，等王敦到了京都再征讨他。”甘卓说：“往昔陈敏作乱，我先是随从，后来图谋反击，论说此事的人都说我是害怕逼迫，因而改变立场，我心中常感愧赧。这回如果再这样做，怎样才能自我表白呢！”

卓使人以敦旨告顺阳太守魏该，该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贼者，正欲忠于王室耳。今王公举兵向天子，非吾所宜与也。”遂绝之。

甘卓派人把王敦的意图告诉顺阳太守魏该，魏该说：“我之所以起兵抗击胡人寇贼，正因想效忠王室而已。现在王敦发兵针对天子，不是我所应当参与的。”于是加以拒绝。

敦遣参军桓罴谯王，请为军司。叹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势孤援绝，将何以济！然得死忠义，夫复何求！”檄长沙虞悝为长史，会悝遭母丧，往吊之，曰：“吾欲讨王敦，而兵少粮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辞，将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亲屈临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难以进讨；宜且收众固守，传檄四方，敦势必分，分而图之，庶几可捷也。”乃囚桓罴，以悝为长史，以其弟望为司马，督护诸军，与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长沙王循、衡阳太守淮陵刘翼、春陵令长沙易雄，同举兵讨敦。雄移檄远近，列敦罪 恶，于是一州之内皆应。惟湘东太守邓潘不从，使虞望讨斩之，以徇四境。潘，敦姊夫也。

王敦派遣参军桓向谯王司马游说，请司马出任军司。司马叹息说：“我怕是要死了。此地土地荒芜，人民稀少，势力孤单，后援断绝，怎能捱得过去呢！不过能为忠义而死，还能再有什么希求呢！”司马以文书征召长沙人虞悝为长史，适逢虞悝母亲去世，司马前往吊唁，说：“我想讨伐王敦，但军力不够，粮食匮乏，而且我是新近到任的，恩德和信用还未能润民心。您家兄弟是湘州地区的豪俊之士，现在王室正遭受危难，古人在服丧期间，投身战事也在所不辞，您对我有什么教

诲？”虞悝说：“大王您不因为我们兄弟身份卑贱而见弃，亲自降节光临，我们岂敢不效命！不过鄙州荒凉凋弊，难于出兵讨伐。应当暂时聚众固守，把讨伐王敦的檄书传布四方，这样王敦必得分兵应付。待其兵力分散后再图谋攻击，大概可以取胜。”司马于是囚禁桓，任虞悝为长史，任命他的兄弟虞望为司马，总领、监护诸军，和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长沙人王循、衡阳太守、淮陵人刘翼、舂陵令、长沙人易雄，共同举兵征讨王敦。易雄四处传布檄书，罗列王敦罪状，于是一州之内的郡县，全都响应司马。只有湘东太守郑澹不从命，司马让虞望讨伐并把他处斩，用以晓示各地。郑澹是王敦的姐夫。

遣主簿邓骞至襄阳，说甘卓曰：“刘大连虽骄蹇失众心，非有 害于天下。大将军以其私憾，称兵向阙，此忠臣义士竭节之时也。公受任方伯，奉辞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则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国，当共详思之。”参军李梁说卓曰：“昔隗嚣跋扈，窦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将军有重望于天下，但当按兵坐以待之，使大将军事捷，当委将军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将军代之，何忧不富贵；而释此庙胜，决存亡于一战邪？”骞谓梁曰：“光武当创业之初，故隗、窦可以文服从容顾望。今将军之于本朝，非窦融之比也；襄阳之于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将军克刘隗，还武昌，增石城之戍，绝荆、湘之粟，将军将安归乎！势在人手，而曰我处庙胜，未之闻也。且为人臣，国家有难，坐视不救，于义安乎！”卓尚疑之。骞曰：“今既不为义举，又不承大将军檄，此必至之祸，愚智所见也。且议者之所难，以彼强而我弱也。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将军见众既倍之矣。以将军之威名，帅此府之精锐，杖节鸣鼓，以顺讨逆，岂王含所能御哉！溯流之众，势不自救，将军之举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顾虑邪！武昌既定，据其军实，镇抚二州，以恩意招怀士卒，使还者如归，此吕蒙所以克关羽也。今释必胜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

司马派遣主簿邓骞到襄阳游说甘卓，说；“刘隗虽然傲慢不驯，有失众望，但并非为害国家。大将军王敦因个人私仇便对朝廷用兵，这正是忠臣义士尽忠的时候。您受命为一方的统帅，如果禀承君命讨伐他的罪行，这就如同齐桓公和晋文公的功绩。”甘卓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不是我所能仿效的，不过为国尽职，这是我的心愿，我们应当共

同仔细斟酌这件事。”参军李梁劝说甘卓道：“当年隗嚣飞扬跋扈，窦融自保河西之地而拥戴汉光武帝，终于得到福禄。现在将军您在天下人心中有重望，只应按兵不动，坐待事态发展。假如大将军王敦的事情成功，当会委任您统领一方；不成功，朝廷必定会让您取代王敦，何愁不会富贵。何必放弃这不战而胜的谋略，依靠一场战斗来定生死存亡呢？”邓骞对李梁说：“汉光武帝当时正处创业初期，所以隗嚣、窦融可以表面臣服，从容观望。现在将军您对于朝廷来说，不是窦融可以类比的；襄阳对于王敦的太府来说，也没有河西那样的险固。如果王敦攻克刘隗，回师武昌，增强石城戍守的兵力，切断荆州、湘州的粮道，将军您将何去何从呢！大势掌握在别人手中，却说自己处于不战而胜的地位，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况且作为人臣，国家遇到危难，坐视不救，这在道义上说得过去吗？”甘卓还是犹豫不决。邓骞说：“现在您既不能为道义而动，又不奉承大将军王敦的檄令，人所共见，一定会招致灾祸。况且议论此事的人之所以诘难，是因为彼强我弱。现在大将军王敦的兵力不过一万有余，留驻的不到五千，而将军您现有的部众已经超过其一倍，凭仗您的威名，统帅府下的精锐士兵，举着朝廷符节，鸣起军鼓，以顺臣身份征讨叛逆，岂是王含所能抵御的！王敦军队如要救援，必须逆江而上，势必救助不及。将军攻下武昌，如同摧枯拉朽，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武昌一旦平定，拥有其军事物资，镇抚荆州和江州，以恩德招纳、关怀士卒，使得回来的人如同回到了家，这正是吕蒙战胜关羽的方法。现在放弃必胜的策略，安然坐待危亡的降临，这不能说是明智的。”

敦恐卓于后为变，又遣参军丹杨乐道融往邀之，必欲与之俱东。道融虽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说卓曰：“主上亲临万机，自用谯王为湘州，非专任刘隗也。而王氏擅权日久，卒见分政，便谓失职，背恩肆逆，举兵向阙。国家遇君至厚，今与之同，岂不违负大义，生为逆臣，死为愚鬼，永为宗党之耻，不亦惜乎！为君之计，莫若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大将军士众闻之，必不战 自溃，大勋可就矣。”卓雅不欲从敦，闻道融之言，遂决曰：“吾本意也。”乃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露檄数敦逆状，帅所统致讨。遣参军司马赞、孙双奉表诣台；罗英至广州，约陶侃同进。戴渊在江西，先得卓书，表上之，台内皆称万岁。陶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帅兵北下。武昌城中传卓军至，人皆奔散。

王敦怕甘卓在后方有变，又派参军、丹杨人乐道融去邀请他，一定要和他一块东进。乐道融虽然侍奉王敦，但恨王敦悖逆作乱，于是劝甘卓说：“主上亲自处理国家所有事务，自己任用谯王司马治理湘州，并非由刘隗专权。而王氏专权已经很久，一旦权势被分夺，便说是失去职位，于是背叛皇恩，肆行叛逆，对朝廷用兵。国家对您的待遇非常优厚，您如果与王敦同行，岂不是违背和辜负了君臣大义，生为叛逆之臣，死为愚昧之鬼，永远是宗族、党朋的耻辱，不是很可惜吗！为您打算，不如佯装听从其令，却急速突袭武昌，大将军王敦的士众听说此事，必定不战自溃，大功便可告成了。”甘卓原本就不想追从王敦，听了乐道融所言，于是决断说：“这正是我的本意。”于是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人，发布檄书数落王敦叛逆的行状，率领麾下军队开始征讨。派遣参军司马、孙双持奉上表送到朝廷，派罗英到广州，约陶侃共同进讨。戴渊镇守在长江西部，先得到甘卓的信，用表文的形式奏上，朝廷内都欢呼万岁。陶侃见到甘卓的来信，随即派参军高宝领兵北上。武昌城内传言甘卓大军来了，众人都逃奔离散。

敦遣从母弟南蛮校尉魏、将军李恒帅甲卒二万攻长沙。长沙城池不完，资储又阙，人情震恐。或说谯王，南投陶侃或退据零、桂。曰：“吾之起兵，志欲死于忠义，岂可贪生苟免，为奔败之将乎！事之不济，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婴城固守。未几，虞望战死，甘卓欲留邓骞为参军，骞不可，乃遣参军虞冲与骞偕至长沙，遗谯王书，劝之固守，当以兵出沔口，断敦归路，则湘围自解。复书称：“江左中兴，草创始尔，岂图恶逆萌自宠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陨命；而至止尚浅，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电赴，犹有所及；若其狐疑，则求我于枯鱼之肆矣。”卓不能从。

王敦派遣姨母的兄弟、南蛮校尉魏和将军李恒，率领甲士二万人进攻长沙。长沙的城墙、护城河不完善，物资储备也不充足，人心惊恐。有人劝说谯王司马向南投靠陶侃，或者退守零陵、桂林。司马说：“我之所以起兵，是心存为忠义献身的志向，怎能贪生怕死、苟且活命，当一个败逃的将领呢！即使守卫长沙失败，也让百姓们知道我的心意。”于是环城固守。不久，虞望战死，甘卓想让邓骞留下任参军，邓骞不同意，甘卓便派参军虞冲和邓骞同赴长沙，并致信谯王司

马，劝他固守长沙，自己将遣军自沔口出击，截断王敦的退路，这样湘州之围便会不救自解。司马信说："江东国朝中兴，一切刚刚草创，谁想到由得宠的大臣萌生叛乱。我以王朝宗室的身份禀受重任，志在以身殉职。不过到任时日尚短，一切尚未理出头绪，足下如果能轻装电赴来救，或许还来得及；如果犹豫迟滞，那么就只有求我于枯鱼之肆了。"甘卓未能听从。

[2]二月，甲午，封皇子昱为为琅邪王。

[2]二月，甲午（初十），元帝封皇子司马昱为琅邪王。

[3]后赵王勒立子弘为世子。遣中山公虎将精卒四万击徐龛；龛坚守不战，虎筑长围守之。

[3]后赵王石勒立儿子石弘为世子。派遣中山公石虎统帅精兵四万人攻击徐龛。徐龛坚守不出战，石虎筑起长长的围墙与之相持。

[4]赵主曜自将击杨难敌，难敌逆战不胜，退保仇池。仇池诸氐、羌及故晋王保将杨韬、陇西太守梁勋皆降于曜。曜迁陇西万余户于长安，进攻仇池。会军中大疫，曜亦得疾，将引兵还；恐难敌蹑其后，乃遣光国中郎将王犷说难敌，谕以祸福，难敌遣使称藩。曜以难敌为假黄钺、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六州·陇上·西域诸军事、上大将军、益·宁·南秦三州牧、武都王。

[4]前赵国主刘曜自为统帅，攻击杨难敌。杨难敌迎战，不能取胜，退走保守仇池。仇池氐族、羌族的许多部族，以及原来晋王司马保的部将杨韬、陇西太守梁勋都投降刘曜。刘曜从陇西迁徙一万多户到长安，然后进攻仇池。适逢军中疫病流行，连刘曜也染上疾病，刘曜准备领兵退还，又怕杨难敌追袭于后，便派光国中郎将王犷游说杨难敌，向他剖明利害，杨难敌于是派使者前来，表示愿为藩属。刘曜任杨难敌为假黄钺、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六州及陇上、西域诸军事、上大将军、益、宁、南秦三州州牧、武都王。

秦州刺史陈安求朝于曜，曜辞以疾。安怒，以为曜已卒，大掠而归。曜疾甚，乘马舆而还。使其将呼延监辎重于后，安邀击，获之，谓曰："刘曜已死，子尚谁佐！吾当与子共定大业。"叱之曰："汝受人宠禄而叛之，自视智能何如主上？吾见汝不日枭首于上市，何谓大业！宜速杀我！"安怒，杀之，以长史鲁凭为参军。安遣其弟集帅骑三

万追曜，卫将军呼延瑜逆击，斩之。安乃还上，遣将袭城，拔之。安乃还上，遣将袭城，拔之。

陇上氏、羌皆附于安，有众十余万，自称大都督、假黄钺、大将军、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以赵募为相国。鲁凭对安大哭曰："吾不忍见陈安之死也！"安怒，命斩之。凭曰："死自吾分，悬吾头于上市，观赵之斩陈安也！"遂杀之。曜闻之，恸哭曰："贤人，民之望也。陈安于求贤秋而多杀贤者，吾知其无所为也。"

秦州刺史陈安请求朝见刘曜，刘曜因病推辞不见。陈安发怒，以为刘曜已死，纵兵大肆劫掠后返回。刘曜病情沉重，只能乘坐马车返回，派部将呼延随后监护辎重。陈安在半路截击，抓获了呼延，对他说："刘曜已经死了，你还辅佐谁呢！我将和你共创大业。"呼延叱骂说："你接受别人的宠爱、俸禄却又背叛他，自己瞧瞧你的智能哪点比得上主上？我看你的首级不久将会悬挂在上街市示众，还谈什么大业！你应该快快杀了我？"陈安发怒，杀死呼延，让呼延的长史鲁凭当参军。陈安派兄弟陈集率领三万骑兵追袭刘曜，遭到卫将军呼延瑜的反击，陈集被杀。陈安于是回到上，派部将攻克了城。陇上的氐族、羌族部落都归附了陈安，陈安拥有兵众十多万，自称大都督、假黄钺、大将军，雍、凉、秦、梁四州州牧和凉王，任命赵募为相国。鲁凭对着陈安大哭说；"我不忍心看陈安的死啊！"陈安发怒，命令将他斩首。鲁凭说："死亡本是我份内之事。把我的头悬挂在上街市，我要观看赵国斩杀陈安！"于是被杀。刘曜听说此事，悲恸地大哭，说："贤人是民众的寄望所在。陈安在应当求贤而用的时候却多杀贤人，我由此得知他不会有什么作为。"

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赵，赵以武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休屠王石武献桑城投降了前赵，赵国让石武出任秦州刺史，赐封酒泉王。

[5]帝征戴渊、刘隗入卫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帻大言，意气自若。及入见，与刁协劝帝尽诛王氏；帝不许，隗始有惧色。

[5]元帝征召戴渊、刘隗来建康参与防卫。刘隗到达之时，百官们在道路上迎接，刘隗把头帻掀起露出前额，高谈阔论，意气昂扬。等到入见元帝，和刁协一起劝元帝将王氏宗族尽数诛杀，元帝不同意，刘隗才显露出畏惧的神色。

司空导帅其从弟中领军邃、左卫将军、侍中侃、彬及诸宗族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周将入，导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喜饮酒，至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之。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既出，又上表明导无罪，言甚切至。导不之知，甚恨之。

司空王导率领堂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侍中王侃、王彬以及各宗族子弟二十多人，每天清晨到朝廷等候定罪。周将要入朝，王导呼唤他说："周，我把王氏宗族一百多人的性命托付给您！"周连头也不回，直入朝廷。等到见了元帝，周阐说王导忠诚不二，极力为他辩白，元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周心中欢喜，以至喝醉了酒。周走出宫门，王导还在门外等候，又呼唤周，周不与他交谈，环顾左右说："今年杀掉一干乱臣贼子后，能得到斗大的金印，系挂在臂肘之后。"出来以后，又奏上表章，辨明王导无罪，言辞十分妥帖和有力。王导不知道这些事，对周深为怨恨。

帝命还导朝服，召见之，导稽首曰："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执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

元帝令人把朝服送还王导，召王导进见。王导跪拜叩首至地，说："叛臣贼子，哪一个朝代没有，想不到现在我出在臣下宗族之中！"元帝来不及穿鞋，赤脚拉着他的手说："王茂弘，我正要把朝廷政务交给你，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三月，以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加戴渊骠骑将军。诏曰："导以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以周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帝遣王往谕止敦；敦不从而留之，更为敦用。征虏将军周札，素矜险好利，帝以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敦将至，帝使刘隗军金城，札守石头，帝亲被甲徇师于郊外。以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使各帅所统以蹑敦后。

三月，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授予戴渊骠骑将军。元帝下诏说："王导为大义灭亲，可以把我任安东将军时的符节交给他。"又任命周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尚书右仆射。元帝派王去告诉王敦，让他停止叛乱。王敦拒不从命，扣留了王，王又为王敦效力。征虏将军周札，

素来为人阴险，贪图私利。元帝任他为右将军、都督石头地区军务。王敦军队日益临近，元帝让刘隗驻军金城，令周札驻守石头，自己亲自披上甲衣，巡视郊外的军队。又任命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州、梁州军务，任命陶侃兼领江州刺史职，让他们各自率领所部跟随在王敦军队之后。

敦至石头，欲攻刘隗。杜弘言于敦曰："刘隗死士众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头，周札少恩，兵不为用，攻之必败，札败则隗自走矣。"敦从之，以弘为前锋，攻石头，札果开门纳弘。敦据石头，叹曰："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谢鲲曰："何为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

王敦到达石头，想攻击刘隗。杜弘向王敦建议说："刘隗手下不怕死的士兵众多，不容易战胜，不如进攻石头。周札对人缺少恩泽，士兵都不愿为他效力，一旦遭攻击必然败走，周札兵败则刘隗自己就会逃走。"王敦采纳了杜弘的意见，任命他为前锋，进攻石头。周札果然打开城门让杜弘入城。王敦占据石头后，感叹地说："我既为叛臣，再也不会做功德盛大的事情了。"谢鲲说："为什么这样呢！只要从今以后，这些事一天天淡忘，也就会一天天从心中消失了。"

帝命刁协、刘隗、戴渊帅众攻石头，王导、周、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战，协等兵皆大败。太子绍闻之，欲自帅将士决战；升车将出，中庶子温峤执谏曰："殿下国之储副，奈何以身轻天下！"抽剑斩鞅，乃止。

元帝令刁协、刘隗、戴渊率领兵众进攻石头，王导和周、郭逸、虞潭等分三路出击，刁协等人的军队都大败。太子司马绍听说以后，打算自己率领将士与敌人决战，坐上军车正要出发，中庶子温峤抓住马勒头劝谏说："殿下是国家君位的继承人，怎么能逞一己之快，轻弃天下而不顾！"抽出剑斩断马的鞅带，司马绍这才罢休。

敦拥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宫省奔散，惟安东将军刘超按兵直卫，及侍中二人侍帝侧。帝脱戎衣，著朝服，顾而言曰："欲得我处，当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

王敦聚集军队，不朝见元帝，放纵士卒劫掠财物，皇宫、朝廷里的人奔逃离散，只有安东将军刘超屯兵不动，当值护卫，以及侍中二人

在元帝身边侍奉。元帝脱下军衣，穿上朝服，环顾四周说：“王敦想得到我这个地方，应当早说！何至于如此残害百姓！”又派遣使者告诉王敦说：“你如果还没有将朝廷置于脑后，那么就此罢兵，天下还可以安然相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朕将回到琅邪，为贤人让路。”

刁协、刘隗既败，俱入宫，见帝于太极东除。帝执协、隗手，流涕呜咽，劝令避祸。协曰：“臣当守死，不敢有贰。”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给协、隗人马，使自为计。协老，不堪骑乘，素无恩纪，募从者，皆委之，行至江乘，为人所杀，送首于敦。隗奔后赵，官至太子太傅而卒。

刁协、刘隗战败以后，都进入宫中，在太极殿东侧阶与元帝相见。元帝拉着刁协、刘隗的手，流泪哭泣，呜咽有声，劝说并命令二人出逃以避灾祸。刁协说：“我将守卫到死，不敢有二心。”元帝说：“现在事情紧迫了，怎么能不走呢！”于是下令为刁协、刘隗准备随行的人马，让他们自谋生路。刁协年老，难耐骑乘之苦，平素又缺少恩惠，招募随从人员时，大家都推委不去。刁协出行至江乘，被人所杀，把首级送给王敦。刘隗投奔后赵，在任太子太傅时死去。

帝令公卿百官诣石头见敦，敦谓戴渊曰：“前日之战，有余力乎？”渊曰：“岂敢有余，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举，天下以为何如？”渊曰：“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敦笑曰：“卿可谓能言。”又谓周曰：“伯仁，卿负我！”曰：“公戎车犯顺，下官亲帅六军，不能其事，使王旅奔败，以此负公！”

元帝命令百官公卿到石头拜见王敦。王敦对戴渊说：“前日的交战，还有剩余的力量吗？”戴渊说：“岂敢留有余力，只是力量不足罢了！”王敦说：“我现在这样的举动，天下人会怎么看？”戴渊说：“只看到表象的人说是叛逆，体会诚心的人说是忠贞。”王敦笑着说：“您可以称得上会说话了。”王敦又对周说：“周伯仁，您辜负了我！”周说：“您依仗武力违背顺上的道德，我亲自统率六军，不能胜任，致使君王的军队战败奔逃，这就是我辜负您的地方。”

辛未，大赦；以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并让不受。

辛未（十八日），元帝实行大赦，任命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各军、录尚书事、江州牧，赐封武昌郡公，王敦都推辞不受。

初，西都覆没，四方皆劝进于帝。敦欲专国政，忌帝年长难制，欲更议所立，王导不从。及敦克建康，谓导曰："不用吾言，几至覆族。"

当初，西晋都城覆没，四方人士都劝琅琊王即帝位。王敦想把握国政，怕元帝年龄较大，难以控制，想另行商议立君的人选，王导不同意。等到王敦攻克建康，对王导说："不遵从我的意见，几乎全族覆灭。"

敦以太子有勇略，为朝野所向，欲诬以不孝而废之，大会百官，问温峤曰："皇太子以何德称？"声色俱厉。峤曰："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谓孝矣。"众皆以为信然，敦谋遂沮。

王敦因为太子司马绍有勇有谋，被朝野人士所拥戴，想以不孝的罪名诬陷太子，废除他的太子之位，因此大会百官，问温峤说："皇太子以什么样的德行著称？"问话时声色俱厉。温峤说："钩深致远，似乎不是我浅显的度量所能知晓的，依照礼义看来，可以说是做到了孝。"众人都认为的确如此，王敦的阴谋遭到挫败。

帝召周于广室，谓之曰："近日大事，二宫无恙，诸人平安，大将军固副所望邪？"曰："二宫自如明诏，臣等尚未可知。"护军长史郝嘏等劝避敦，曰："吾备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参军吕猗，尝为台郎，性奸谄，戴渊为尚书，恶之。猗说敦曰："周、戴渊，皆有高名，足以惑众，近者之言，曾无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举之忧。"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颇然之，从容问王导曰："周、戴，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疑

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将陈郡邓岳收及渊。先是，敦谓谢鲲曰："吾当以周伯仁为尚书令，戴若思为仆射。"是日，又问鲲："近来人情何如？"鲲曰："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若果能举用周、戴，则群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当，吾已收之矣！"鲲愕然自失。参军王峤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奈何戮诸名士！"敦大怒，欲斩峤，众莫敢言。鲲曰："明公举大事，不戮一人。峤以献替忤旨，便以衅鼓，不亦过乎！"敦乃释之，黜为领军长史。峤，浑之族孙也。

元帝在广室召见周，对他说："近来发生的大事，二宫未受伤害，大家平安，这是否表明大将军王敦本来就符合众望呢？"周说："二宫的情况，固然与陛下所说的相符，至于我们这些人的遭遇怎样，现在还未可知。"护军长史郝嘏等人劝周避让王敦，周说："我既然备充大臣的职位，眼见朝廷衰败，难道还能再蛰伏草野中求活命，出外投奔胡、越吗？"王敦的参军吕猗，曾经做过尚书郎，为人奸猾谄谀，戴渊当时任尚书，憎恶他的为人。吕猗劝说王敦道："周、戴渊都有很高的名望，足以蛊惑士众，近来的言谈又豪无惭愧的意思，您不除去他们，恐怕将来必定会有重新举兵讨伐的忧患。"王敦素来忌妒他们二人的才能，心中颇以为然，不动声色地询问王导说："周、戴渊，分别著称于北方和南方，应当升任三公之位是无疑的了。"王导不置可否。王敦又说："如果不用为三公，只让他们担任令或仆射的职位如何？"王导又不回答。王敦说："如果不这样，正该诛戮他们！"王导还是不回答。丙子（二十三日），王敦派遣部将陈郡人邓岳拘捕周和戴渊。此前，王敦对谢鲲说：我将任用周为尚书令，任戴渊为仆射。"这天，王敦又问谢鲲说："近来民情如何？"谢鲲说："明公的举动，虽然是想保全国家社稷，但民间的议论却认为不合大义。如果真能举用周和戴渊，那么民众的心情就熨帖平静了。"王敦发怒，说："你这是粗疏不察，这二人名实不相称，已被我收捕了。"谢鲲愕然自失。参军王峤说：'济济一堂人才多，文王安宁国富强'，怎么能诛戮诸位名士呢！"王敦勃然大怒，要将王峤斩首，众人中没有谁敢出言相救。谢鲲说："明公图谋大业，不屠戮一个人。现在王峤因陈献可否违背意旨，便要杀戮，不也太过分了吗？"王敦这才放了王峤，贬职为领军长史。王峤是王浑的族孙。

被收，路经太庙，大言曰："贼臣王敦，顷覆社稷，枉杀忠臣；神祇有灵，当速杀之！"收人以戟伤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观者皆为流涕。并戴渊杀之于石头南门之外。

周被捕，路经太庙，高声说："贼臣王敦，颠覆国家社稷，胡乱杀害忠臣，神祇如呆显灵，应当快快杀掉他！"捕卒用戟刺伤周的嘴，鲜血下流直至脚后跟，但他容颜举止泰然自若，观望的人都因此而落泪。周和戴渊都在石头城南门外被杀。

帝使侍中王彬劳敦。彬素与善，先往哭，然后见敦。敦怪其容惨，问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长者，兄之亲友；在朝虽无謇愕，亦非阿党，而赦后加之极刑，所以伤惋也。”因勃然数敦曰：“兄抗旌犯顺，杀戳忠良，图为不轨，祸及门户矣！”辞气慷慨，声泪俱下。敦大怒，厉声曰：“尔狂悖乃至此，以吾为不能杀汝邪！”时王导在坐，为之惧，劝彬起谢。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复何谢！”敦曰：“脚痛孰若颈痛？”彬殊无惧容，竟不肯拜。

元帝派侍中王彬犒劳王敦，王彬素来与周交好，先去哭吊周，然后去见王敦。王敦见他容颜凄惨，心中奇怪，便加询问。王彬说：“我刚才去哭吊周伯仁，情不自禁。”王敦发怒说：“周伯仁自找刑戮，再说他把你当作一般人看待，你为什么悲哀并去哭吊他？”王彬说：“周伯仁是长者，也是兄长你的亲友。他在朝时虽算不上正直，也并不结党营私，却在大赦天下后遭受极刑，我因此伤痛惋惜。”尔后勃然发怒，数落王敦说：“兄长违抗君命，有违顺德，杀戮忠良，图谋不轨，灾祸将要降临到门户了！”言辞情感激扬慷慨，声泪俱下。王敦大怒，厉声说：“你狂妄悖乱以至于此！以为我不能杀你吗！”当时王导在坐，为了王彬担心，劝王彬起来谢罪。王彬说：“我脚痛不能跪拜，再说这又

有什么可谢罪的！”王敦说：“脚痛与颈痛比起来怎样？”王彬毫无惧色，最终不肯下拜。

王导后料检中书故事，乃见救己之表，执之流涕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王导后来清理中书省的旧有档案，才见到周救护自己的上表，拿着流下了眼泪，说：“我虽没杀周伯仁，伯仁是因我而死，我有负于冥间这样的好友！”

沈充拔吴国，杀内史张茂。

沈充攻取了吴国，杀了内史张茂。

初，王敦闻甘卓起兵，大惧。卓兄子为敦参军，敦使归说卓曰：“君此自是臣节，不相责也。吾家计急，不得不尔。想便旋军襄阳，当更结好。”卓虽慕忠义，性多疑少决，军于猪口，欲待诸方同出军，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台使以驺虞幡驻卓军。卓闻周、戴渊死，流涕谓曰：“吾之所忧，正为今日。且使圣上元吉，太子无恙，吾

临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适吾径据武昌，敦势逼，必劫天子以绝四海之望，不如还襄阳，更思后图。”即命旋军。都尉秦康与乐道融说卓曰：“今分兵断彭泽，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众自然离散，可一战擒也。将军起义兵而中止，窃为将军不取。且将军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还，亦恐不可得也。”卓不从。道融昼夜泣谏，卓不听；道融忧愤而卒。卓性本宽和，忽更强塞，径还襄阳，意气骚扰，举动失常，识者知其将死矣。

当初，王敦听说甘卓起兵，大为恐惧。甘卓兄长之子甘是王敦的参军，王敦派甘回去游说甘卓说：“你这自然是臣子的节义，我不责怪你。但我们王家没有更好的办法，不得不这样做。希望你这就回军至襄阳，我将与你重新交好。”甘卓虽然仰慕忠义之事，但性格多疑，缺少决断。驻军于猪口，想等待各方共同出兵，稽留数十天，停足不前。王敦得占建康以后，便派遣朝廷使者传送饰有驺虞这种传说中的仁兽图案的旗帜给甘卓，让他的军队不要前进。甘卓听说周、戴渊的死讯，流着眼泪对甘说：“我所忧患的，正是今天这样的情况。倘若圣上大吉无凶，太子不受伤害，我虽然占据着王敦的上游地区，也不敢仓促发兵而使社稷遭到危难。恰好我直接进攻武昌，王敦为情势所逼，必定会劫持天子，用以断绝天下人的期望，不如回到襄阳，再图谋后策。”立即下令回军。都尉秦康和乐道融劝阻甘卓说：“如果现在分出一部分兵力截断彭泽县的通路，使王敦的军队上下不能救援，他的部众自然会离散，那么便可以一战而将他擒获。将军您发动正义的军队却半途而止，我私下认为将军不该如此。再说将军手下的士卒，各自谋求自己的利益，即便想向西退还，恐怕也不一定能够做到。”甘卓不听。乐道融日日夜夜哭泣苦谏，甘卓仍不听从，乐道融忧愤而死。甘卓性格本来宽和，现在忽然变得强硬不可通融，直接退还到襄阳，神情惶惑不宁，举动失常，有见识的人知道他距死不远了。

王敦以西阳王为太宰，加王导尚书令，王为荆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将还武昌，谢鲲言于敦曰：“公至都以来，称疾不朝，是以虽建勋而人心实有未达。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释然，则物情皆悦服矣。”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近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

虞也。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勃然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人，必复何损于时！”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还武昌。

王敦让西阳王司马为太宰，授予王导尚书令，王为荆州刺史，改换朝廷官员和各军镇守将，被降职、免官和迁徙的人数以百计。有时朝令夕改，随心所欲。王敦将要返回武昌，谢鲲对他说：“明公自到京都以来，一直以有病为由不朝见皇上，所以虽然建有功勋，民心其实并未平服。现在如果朝见天子，使得君上和臣民都心情舒畅，那么民心都会心悦诚服的。”王敦说：“你能保证不发生变故吗？”谢鲲回答说：“我近些天入宫觐见皇上，皇上侧席而坐，等待得见主公，宫省之内穆然整肃，必定不会有什么可担忧的。主公如果入朝，我请求充当您的侍从。”王敦发怒变色说：“我正要再杀掉你这样的数百人，对时局也不会有什么损害！”最终也没有朝见天子便离去。夏季，四月，王敦回到武昌。

初，宜都内史天门周级闻谯王起兵，使其兄子该潜诣长沙，申款于。魏等攻湘州急，遣该及从事邵陵周崎间出求救，皆为逻者所得。使崎语城中，称大将军已克建康，甘卓还襄阳，外援理绝。崎伪许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寻至，努力坚守！”杀之。考该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级由是获免。

当初，宜都内史、天门郡人周级听说谯王司马起兵，让自己兄长的儿子周该潜入长沙，向司马效忠。魏等人急攻湘州，司马派周该和从事邵陵人周崎悄悄地外出寻求救兵，都被巡逻部队抓获。魏让周崎向城中喊话，说大将军王敦已经攻克建康，甘卓已回军襄阳，外缓已经断绝。周崎假装同意，等到了城下，大声呼喊说：“援兵不久就到，努力坚守！”魏杀了他。魏拷问周该，周该至死不说事情的原委，周该因此免遭祸殃。

等攻战日逼，敦又送所得台中人书疏，令射示。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怅惋。相持且百日，刘翼战死，士卒死伤相枕。癸巳，拔长沙，等皆被执。将杀虞悝，子弟对之号泣。悝曰：“人生会当有死，今阖门为忠义之鬼，亦复何恨！”

魏等人攻战日紧，王敦又送来他所得到的朝廷中人的上书和奏疏，令魏用箭射入城中晓示司马。城中军民知道朝廷失守，莫不惆怅惋惜。相持将近百日，刘翼战死，士卒死伤众多，纵横枕藉。癸巳（初

十），魏拔取长沙城，司马等人都被俘获。魏将要杀死虞悝，虞悝的子弟面对他号陶大哭，虞悝说：“人生该当有一死，现在我满门都是忠义之鬼，又有什么遗憾！”

以槛车载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书佐韩阶、从事武延，毁服为僮从，不离左右。见桓雄姿貌举止非凡人，惮而杀之。韩阶、武延执志愈固。荆州刺史王承敦旨，杀于道中，阶、延送丧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气慷慨，曾无惧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数之，雄曰：“此实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难耳。今日之死。固所愿也。”敦惮其辞正，释之，遣就舍。众人皆贺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潜杀之。

魏用槛车载着司马和易雄押送去武昌，司马手下的佐吏大多逃奔离散，只有主簿桓雄、西曹书佐韩阶、从事武延三人，毁去官服，充当僮仆追随司马，不离左右。魏见桓雄姿态容貌、言行举止都与众不同，心内忌惮，因而将他杀害。韩阶、武延持守心志更加坚定。荆州刺史王接到王敦的旨意，在半道杀掉了司马，韩阶、武延为司马送丧至京都，安葬了他以后才离去。易雄到达武昌，意气慷慨，毫无惧色。王敦派人拿着易雄当初起草的讨罪檄书给他看，数落易雄的罪状，易雄说：“确有此事，可惜我职位低微，力量不足，不能挽救国难。今天赴死，本来就是我的心愿。”王敦忌惮他义正辞严，将他释放回家。众人都来称贺，易雄笑着说：“王敦怎能容我活下去！”不久王敦派人将易雄暗杀。

魏求邓骞甚急，乡人皆为之惧，骞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杀忠良，故求我以厌人望也。”乃往诣，喜曰：“君，古之解扬也。”以为别驾。

魏寻找邓骞十分急迫，乡人们都为邓骞担心，邓骞笑着说：“这是想任用我而已。魏刚刚统治本州，杀害了不少忠良之士，所以要找我来安定民心。”于是前往拜见魏。魏欢喜地说：“您是古代的解扬。”任他为别驾。

诏以陶侃领湘州刺史；王敦上侃复还广州，加散骑常侍。

元帝下诏让陶侃兼领湘州刺史职，王敦上书，又让陶侃返回广州，授予散骑常侍。

[6]甲午，前赵羊后卒，谥曰献文。

[6]甲午（十一日），前赵的羊后去世，谥号献文。

[7]甘卓家人皆劝卓备王敦，卓不从，悉散兵佃作，闻谏，辄怒。襄阳太守周虑密承敦意，诈言湖中多鱼，劝卓遣左右悉出捕鱼。五月，乙亥，虑引兵袭卓于寝室，杀之，传首于敦，并杀其诸子。敦以从事中郎周抚督沔北诸军事，代卓镇沔中。抚，访之子也。

[7]甘卓的家人都劝甘卓防备王敦，甘卓不听，把兵众悉数遣散从事佃作，一听到有人谏诤就发怒。襄阳太守周虑秘密接受王敦的旨意，诈称湖中有许多鱼，劝甘卓派身边的侍从人众都下湖捕鱼。五月，乙亥（二十三日），周虑带兵偷袭，把甘卓杀死于寝室，将首级传送给王敦，同时杀掉甘卓诸子。王敦让从事中郎周抚督察沔北地区军务，代替甘卓镇守沔中。周抚是周访之子。

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以沈充、钱凤为谋主，唯二人之言是从，所谮无不死者。以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爪牙。充等并凶险骄恣，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识者咸知其将败焉。

王敦得志以后，越发暴虐傲慢，四方贡献的物品大多送入他的府第，将相及地方的文武大员，全都出自他的门下。王敦任用沈充、钱凤为谋主，只对他们二人言听计从，凡被他们谮言诋毁之人无不遇害。又任用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等人为武臣。沈充等人都是凶恶阴险骄恣之徒，大肆建造军营府第，侵占他人田宅，公然拦路抢劫。有识之士都知道他们行将败亡。

[8]秋，七月，后赵中山公虎拔泰山，执徐龛送襄国；后赵王勒盛之以囊，于百尺楼上扑杀之，命王伏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其降卒三千人。

[8]秋季，七月，后赵的中山公石虎攻取泰山，擒获徐龛送往襄国。后越王石勒把徐龛塞进袋中，从百尺高楼上扔下摔死，又命令王伏都等人的妻子儿女割下徐龛身体上的肉吃掉，坑杀降卒三千人。

[9]兖州刺史郗鉴在邹山三年，有众数万。战争不息，百姓饥馑，掘野鼠、蛰燕而食之，为后赵所逼，退屯合肥。尚书右仆射纪瞻，以鉴雅望清德，宜从容台阁，上疏请征之；乃征拜尚书。徐、兖间诸坞多降于后赵，后赵置守宰以抚之。

[9]兖州刺史郗鉴留住邹山三年，拥有士众数万。因为当时争战不息，百姓饥馑难忍，以至挖掘田鼠和藏伏避寒的燕子作为食物，后赵乘机进逼，郗鉴退守合肥，尚书右仆射纪瞻认为郗鉴名望不错，道德高尚，应当在朝中施展才能，于是上疏请求征用他。元帝便征召郗鉴任尚书。徐州、兖州地区的坞堡大多投降后赵，后赵在当地设置官员加以抚慰。

[10]王敦自领宁、益二州都督。

[10]王敦自任宁州、益州都督。

冬，十月，己丑，荆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卒。

冬季，十月，己丑（初九），荆州刺 史、武陵康侯王死。

王敦以下邳内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卫将军王含都督沔南诸军事，领荆州刺史；武昌太守丹杨王谅为交州刺史。使谅收交州刺史湛、新昌太守梁硕杀之。谅诱湛，斩之。硕举兵围谅于龙编。

王敦让下邳内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务，镇守淮阴；让卫将军王含都督沔南军务，兼任荆州刺史；让武昌太守、丹杨人王谅出任交州刺史。又让王谅拘捕原交州刺史湛、新昌太守梁硕并处死。王谅诱捕湛，将他斩首。梁硕发兵在龙编包围了王谅。

[11]祖逖既卒，后赵屡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围谯。豫州刺史祖约不能御，退屯寿春。后赵遂取陈留，梁、郑之间复骚然矣。

[11]祖逖死后，后赵屡屡侵犯黄河以南，拔取襄城、城父，又围攻谯。豫州刺史祖约抵挡不住，退守寿春。后赵于是攻取了陈留，梁州、郑州地区的形势又变得动荡不安。

[12]十一月，以临颍元公荀组为太尉；辛酉，薨。

[12]十一月，东晋任命临颍元公荀组为太尉。辛酉（十二日），荀组故去。

[13]罢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属为留府。

[13]东晋取消司徒这种官衔，将其执掌的事务并入丞相府管辖。王敦把原司徒官属成员组成留守府。

[14]帝忧愤成疾，闰月，己丑，崩；司空王导受遗诏辅政。帝恭俭有馀而明断不足，故大业未复而祸乱内兴。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

赦，尊所生母荀氏为建安君。

[14]元帝因忧愤染病，闰月，己丑（初十），元帝驾崩。司空王导接受元帝遗诏辅佐朝政。元帝恭俭有余而明断不足，所以未能恢复大业却在内部发生祸乱。庚寅（十一日），太子司马绍继承帝位，大赦天下，尊奉生母荀氏为建安君。

[15]十二月，赵主曜葬其父母于粟邑，大赦。陵下周二里，上高百尺，计用六万夫，作之百日乃成。役者夜作，继以脂烛，民甚苦之。游子远谏，不听。

[15]十二月，前赵主刘曜将其父母安葬在粟邑，大赦天下。陵墓基长周圆二里，上高百尺，共计动用六万人，建造了一百天才成。从事劳役的人挑灯夜作，不分昼夜，百姓深感劳苦。游子远谏诤，刘曜不听。

[16]后赵濮阳景侯张宾卒，后赵王勒哭之恸，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为右长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乃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

[16]后赵濮阳景侯张宾故去，后赵王石勒哭吊时十分悲恸，说："是上天不愿让我成就事业吗？为何这么早便夺去了我的右侯！"程遐代替张宾为右长史。程遐是世子石弘的娘舅，石勒每逢与程遐议事，意见有所不合，总要叹息说："右侯舍我而去，却让我和这种人共事，难道不是太残酷了吗！"为此终日流泪。

[17]张茂使将军韩璞帅众取陇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17]张茂让将军韩璞率领部众攻取陇西、南安地区，设置秦州。

[18]慕容遣其世子袭段末，入令支，掠其居民千余家而还。

[18]慕容派世子慕容袭击段末，攻入令支，劫掠一千多家居民后返回。

肃宗明皇帝上太宁元年（癸未、323）

晋明帝太宁元年（癸未，公元323年）

[1]春，正月，成李骧、任回寇台登，将军司马玖战死，越太守李钊、汉嘉太守王载皆以郡降于成。

[1]春季，正月，成汉李骧、任回侵犯台登，将军司马玖战死，赵太守李钊、汉嘉太守王载都献纳本郡投降成汉。

[2]二月，庚戌，葬元帝于建平陵。

[2]二月，庚戌，（初二），元帝入葬建平陵。

[3]三月，戊寅朔，改元。

[3]三月，戊寅朔（初一），改年号为太宁。

[4]饶安、东光、安陵三县灾，烧七千余家，死者万五千人。

[4]饶安、东光、安陵三县发生火灾，烧毁七千多家住房，死者达一万五千人。

[5]后赵寇鼓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与征北将军王邃退保盱眙。敦，之从父兄也。

[5]后赵侵犯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和征北将军王邃退守盱眙。卞敦是卞壶的堂兄。

[6]王敦谋簒位，讽朝廷征己；帝手诏征之。夏，四月，加敦黄、班剑，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敦移镇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导为司徒，敦自领扬州牧。敦欲为逆，王彬谏之甚苦。敦变色，目左右，将收之。彬正色曰："君昔岁杀兄，今又杀弟邪！"敦乃止，以彬为豫章太守。

[6]王敦阴谋簒夺皇位，暗示朝廷征召自己，明帝亲手书写诏书征召他。夏季，四月，授予王敦黄和班剑，允许他奏事不必通名，入朝不必趋行，佩剑着履上殿。王敦迁移驻镇姑孰，屯兵于湖。让司空王导任司徒，王敦自任扬州牧。王敦想叛逆簒位，王彬极力苦谏。王敦发怒变脸，用目光示意右右侍从，将要逮捕王彬。王彬容颜凛然地说："您过去杀害兄长，现在又要杀害兄弟吗！"王敦这才罢手，让王彬出任豫章太守。

[7]后赵王勒遣使结好于慕容，执送建康。

[7]后赵王石勒派遣使者与慕容通好，慕容将来使拘捕，送至建康。

[8]成李骧等进攻宁州，刺史褒中壮公王逊使将军姚岳等拒之，战于螗，成兵大败。岳追至沪水，成兵争济，溺死者千余人。岳以道

远，不敢济而还。逊以岳不穷追，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逊在州十四年，威行殊俗。州人立其子坚行州府事，诏除坚宁州刺史。

[8]成汉的李骧等人进攻宁州，宁州刺史、褒中壮公王逊派将军姚岳等人拒敌，双方在螗交战，成汉的军队大败。姚岳追袭到泸水，成汉士兵争相渡河，溺水而死的有一千多人。姚岳因为路远，不敢再渡河追击，于是退军。王逊认为姚岳没有穷追敌军，勃然大怒，鞭打姚岳。王逊因为气恼过度，以至冠帽爆裂而死。王逊治理宁州十四年，威仪举动不同寻常。宁州人推举其子王坚代掌州府事务，明帝下诏授王坚为宁州刺史。

[9]广州刺史陶侃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硕拔龙编，夺刺史王谅节，谅不与，硕断其右臂。谅曰："死且不避，断臂何为！"逾旬而卒。

[9]广州刺史陶侃派兵救援交州，还未到达目的地，梁硕已攻取了龙编。梁硕抢夺刺史王谅的符节，王谅不给，梁硕砍断他的右臂。王谅说："我连死都不怕，砍断手臂又有什么用？"过了十来天后去世。

[10]六月，壬子，立妃庾氏为皇后；以后兄中领军亮为中书监。

[10]六月，壬子（初六），明帝立妃子庾氏为皇后，让皇后的兄长中领军庾亮任中书监。

[11]梁硕据交州，凶暴失众心。陶侃遣参军高宝攻硕，斩之。诏以侃领交州刺史，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未几，吏部朗阮放求为交州刺史，许之。放行至宁浦，遇高宝，为宝设馔，伏兵杀之。宝兵击放，放走，得免，至州少时，病卒。放，咸之族子也。

[11]梁硕占据交州后，因为凶残暴虐失去民心。陶侃派遣参军高宝领军进攻梁硕，将他斩首。明帝下诏让陶侃兼任交州刺史，进封号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不久，吏部郎阮放请求出任交州刺史，获得同意。阮放行至宁浦，路遇高宝，为高宝设宴，暗伏甲士把高宝杀害。高宝手下士兵攻击阮放，阮放逃走，幸免于难。到达任所不久，因病而死。阮放是阮咸的同族子孙。

[12]陈安围赵征西将军刘贡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以救之，与贡合击安，大破之。安收余骑八千，走保陇城。秋，七月，赵主曜自将围陇城，别遣兵围上。安频出战，辄败。右军将军刘攻平襄，克之，陇上诸县悉降。安留其将杨伯支、姜冲儿守陇城，自帅精

骑突围，出奔陕中。曜遣将军平先等追之。安左挥七尺大刀，右运丈八蛇矛，近则刀矛俱发，辄殪五六人，远则左右驰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飞，与安搏战，三交，遂夺其蛇矛。会日暮雨甚，安弃马与左右匿于山中；赵兵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将石容觇赵兵，赵辅威将军呼延青人获之，拷问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杀之。雨霁，青人寻其迹。获安于涧曲，斩之。安善抚将士，与同甘苦，及死，陇上人思之，为作《壮士之歌》。杨伯支斩姜冲儿，以陇城降；别将宋亭斩赵募，以上降。曜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氐、羌皆送任请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 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

[12]陈安在南安围困前赵的征西将军刘贡，休屠王石武从桑城率领军队通由上赶来救援，和刘贡合击陈安，给予重创。陈安收拢残余骑兵八千人，败逃退守陇城。秋季，七月，前赵主刘曜亲任主将围攻陇城，另遣军队围困上。陈安频频出战，屡遭败绩。前赵右军将军刘攻克了平襄，陇上许多县份投降。陈安留下部将杨伯支、姜冲儿坚守陇城，自己率精锐骑兵突围，逃奔陕中。刘曜派将军平先等人追击。陈安左手挥舞七尺大刀，右手运起丈八蛇矛，一旦敌人接近就刀、矛同时挥动，每次都能杀死五、六人。追敌稍远，便左右驰骋一边发箭，一边退走。平先也是勇武敏捷如飞，和陈安搏战，三次交手，才夺下陈安的蛇矛。适逢天色近暮，大雨滂沱，陈安便丢弃马匹，和左右侍从藏匿于山中。前赵士兵四处搜索，不知其所在。第二天，陈安派部将石容窥察赵兵动向，被前赵辅威将军呼延青人抓获。呼延青人拷打石容，询问陈安的藏身之处，石容始终不肯说，被呼延青人杀死。雨停以后，呼延青人发现踪迹，在山涧的弯曲处抓住陈安，当即斩首。陈安善于抚慰军中将士，和他们同甘共苦。他死后，陇上人想念他，为他作《壮士之歌》。杨伯支斩杀姜冲儿，献纳陇城投降。陈安的别将宋亭杀死赵募，献纳上出降。刘曜把秦州的豪门大姓杨氏、姜氏名部族二千多人迁徙到长安。氐族、羌族也都送来人质请求投降，刘曜任命赤亭羌酋长姚弋仲为平西将军，封为平襄公。

[13]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鉴为外援，拜鉴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 军事，镇合肥。王敦忌之，表鉴为尚书令。八月，诏征鉴还，道经姑孰，敦与之论西朝人士，曰：“乐彦辅，短才耳，考其实，岂胜满武秋邪！”鉴曰：“彦辅道韵平淡，愍怀之废，柔而能正；武秋失节之

士，安得拟之！”敦曰：“当是时，危机交急。”鉴曰：“丈夫当死生以之。”敦恶其言，不复相见，久留不遣。敦党皆劝敦杀之，敦不从，鉴还台，遂与帝谋讨敦。

[13]明帝畏惧王敦的逼迫，想引郗鉴为外援，拜授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杨州及长江以西的军务，镇守合肥。王敦忌惮郗鉴，上表要求让郗鉴任尚书令。八月，明帝下诏征召郗鉴回京，中途经过姑孰，王敦与郗鉴议论西晋人物，王敦说：“乐广才能有限，考较他的实际作为，哪能胜过满奋呢！”郗鉴说：“乐广为人行事的风格是平淡，就连愍帝、怀帝的废弛之政，他都能慢慢纠正。满奋则是节操有损的人，怎能与乐广相比！”王敦说：“在满奋那个时候，潜伏的祸端十分急迫。”郗鉴说：“大丈夫应当将生死置之度外。”王敦厌恶郗鉴的言论，不再与他相见，并把他长期扣留，不让离开。王敦的党羽都劝王敦杀死郗鉴，王敦没有同意。郗鉴回到朝廷后，便和明帝共同商议讨伐王敦的办法。

[14]后赵中山公虎帅步骑四万击安东将军曹嶷，青州郡县多降之，遂围广固。嶷出降，送襄国杀之，坑其众三万。虎欲尽杀嶷众，青州刺史刘征曰：“今留征，使牧民也；无民焉牧，征将归耳！”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征，使镇广固。

[14]后赵中山公石虎率领步兵、骑兵共四万人攻击安东将军曹嶷，青州的郡县有不少投降了他，石虎于是进围广固城。曹嶷出城投降，被送到襄国处死。石虎坑杀投降的士众三万人。石虎原想把曹嶷的部众尽数杀死，青州刺史刘征说：“现今让我留下，为的是统治百姓。没有人怎么统治？我准备回去了！”石虎于是留下男女人等七百多口，配属给刘征，让他镇守广固城。

[15]赵主曜自陇上西击凉州，遣其将刘咸攻韩璞于冀城，呼延晏攻宁羌护军阴鉴于桑壁，曜自将戎卒二十八万军于河上，列营百余里，金鼓之声动地，河水为沸，张茂临河诸戍，皆望风奔溃。曜扬声欲百道俱济，直抵姑臧，凉州大震。参军马岌劝茂亲出拒战，长史怒，请斩之。岌曰：“公糟粕书生，刺举小才，不思家国大计。明公父子欲为朝廷诛刘曜有年矣，今曜自至，远近之情，共观明公此举，当立信勇之验以副秦、陇之望，力虽不敌，势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头。茂谓参军陈珍曰：“刘曜举三秦之众，乘胜席卷而来，将若之

何？”珍曰：“曜兵虽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乌合之众，恩信未洽，且有山东之虞，安能舍其腹心之疾，旷日持久，与我争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请得弊卒数千，为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将兵救韩璞。赵诸将争欲济河，赵主曜曰：“吾军势虽盛，然畏威而来者三分有二，中军疲困，其实难用。今但按甲勿动，以吾威声震之，若出中旬张茂之表不至者，吾为负卿矣。”茂寻遣使称藩，献马、牛、羊、珍宝不可胜纪。曜拜茂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汉·陇右·西域杂夷·匈奴诸军事、太师、凉州牧，封凉王，加九锡。

[15]前赵主刘曜由陇上出发向西进攻凉州，派遣部将刘咸进攻驻守冀城的韩璞，又派呼延晏进攻驻守桑壁的宁羌护军阴鉴，自己率领戍卒二十八万人屯军于黄河边，营寨连绵一百多里。金鼓之声震天动地，连黄河的流水都为之激荡。张茂部下沿黄河戍守的士兵，都望风溃逃。刘曜扬言将多路渡河，直捣姑臧城，凉州军民为此大为惊恐。参军马岌劝张茂亲自出城拒敌，长史发怒，请求将马岌斩首。马岌说：“只是个无用的书生，有点梗直不讳的小才，却全然不考虑国家大计。明公父子两代多年来就想为朝廷翦除刘曜，如今刘曜自己送上门，远近之人都存心想观察明公的举动。当此之时，应当建立诚信、勇敢的实绩以满足秦州、陇上人民的心愿，力量虽然不足，但在情理上不能不出城迎敌。”张茂说：“好！”于是出城屯军于石头。张茂对参军陈珍说：“刘曜调集三秦的兵众，乘着攻破陈安的胜势席卷而来，我们将怎么对付？”陈珍说：“刘曜士兵虽多，但精兵极少，大多都是来自氐族和羌族的乌合之众，恩德和威信未曾周遍，况且又对东方的石勒心存顾忌，他怎么能不顾心腹之患，与我方旷日持久的争夺河西之地呢！如果刘曜二十天以后还不退兵，我 请求分派给我数千战斗力不强的士兵，为您把他给抓来。”张茂心中欢喜，便派陈珍领兵救援韩璞。前赵的众将领都争先恐后地想渡过黄河，前赵主刘曜说：“我方军队的声势虽然盛大，但其中迫于威势，不得不来的占有三分之二，中军又疲惫困顿，实际上很难用于作战。如今只能按兵不动，用我方的声势威摄对方，如果超出十天张茂的降表还不送到的话，就算我辜负了你们。”不久，张茂果然派遣使者投降称藩臣，献上的马、牛、羊和珍宝不计其数。刘曜授予张茂侍中并都督凉州、南秦州、北秦州、梁州、益州、巴州、汉中、陇右、西域杂夷及匈奴各地的军务，任太师、凉州牧，封为凉王，赐给九锡的礼仪。

[16]杨难敌闻陈安死，大惧，与弟坚头南奔汉中，赵镇西将军刘厚追击之，大获而还。赵主曜以大鸿胪田崧为镇南大将军、益州刺史，镇仇池。难敌送任请降于成，成安北将军李稚受难敌赂，不送难敌于成都。赵兵退，即遣归武都，难敌遂据险不服。稚自悔失计，亟请讨之。雄遣稚兄侍中、中领军与稚出白水，征东将军李寿及弟出阴平，以击难敌；群臣谏，不听。难敌遣兵拒之，寿、不得进，而、稚长驱至下辨。难敌遣兵断其归路，四面攻之。、稚深入无继，皆为难敌所杀，死者数千人。，荡之长子，有才望，雄欲以为嗣，闻其死，不食者数日。

[16]杨难敌听说陈安被杀，十分恐惧，和兄弟杨坚头向南逃往汉中，前赵镇西将军刘厚在后追袭，多所缴获，随后退军。前赵主刘曜任命大鸿胪田崧为镇南大将军、益州刺史，镇守仇池。杨难敌呈送人质向成汉清求投降，成汉的安北将军李稚因为接受了杨难敌的贿赂，于是没有把杨难敌遣送到成都。前赵军队退走后，李稚便让杨难敌回到武都，杨难敌于是凭仗地势险固，不再服从成汉。李稚对自己的失策深为追悔，多次请求出兵征讨杨难敌。李雄便派遣李稚的兄长、侍中、中领军李和李稚由白水出兵、征东将军李寿以及李的兄弟李由阴平出兵，攻击杨难敌。成汉许多大臣进谏，李雄不听。杨难敌发兵拒敌，李寿、李所部无法前进，而李、李稚率领的军队则长驱直入，进抵下辨。杨难敌派军队截断其退路，然后四面包围进攻。李、李稚因过于深入，后援断绝，都被杨难敌所杀，死者数千。李即李荡的长子，颇有才学和名望，李雄本想让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听说他死了，好几天吃不下饭。

[17]初，赵主曜长子俭，次子胤。胤年十岁，长七尺五寸，汉主聪奇之，谓曜曰：“此儿神气，非义真之比也，当以为嗣。”曜曰：“藩国之嗣，能守祭祀足矣，不敢乱长幼之序。”聪曰：“卿之勋德，当世受专征之任 ，非他臣之比也，吾当更以一国封义真。”乃封俭为临海王，立胤为世子。既长，多力善射，骁捷如风。靳准之乱，没于黑匿郁鞠部。陈安既败，胤自言于郁鞠，郁鞠大惊，礼而归之。曜悲喜，谓群臣曰：“义光虽已为太子，然冲幼儒谨，恐不堪今之多难。义孙，故世子也，材器过人，且涉历艰难。吾欲法周文王、汉光武，以固社稷而安义光，何如？”太傅呼延晏等皆曰：“陛下为国家无穷之计，岂

惟臣等赖之，实宗庙四海之庆。”左光禄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韩广进曰：“陛下以废立为是，不应更问群臣；若以为疑，固乐闻异同之言。臣窃以为废太子，非也。昔文王定嗣于未立之前，则可也；光武以母失恩而废其子，岂足为圣朝之法！向以东海为嗣，未必不如明帝也。胤文武才略，诚高绝于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为承平贤主。况东宫者，民、神所系，岂可轻动！陛下诚欲如是，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诏。”曜默然。胤进曰：“父之于子，当爱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下苟以臣为颇堪驱策，岂不能辅熙以承圣业乎！必若以臣代熙，臣请效死于此，不敢闻命。”因欷流涕。曜亦以熙羊后所生，不忍废也，乃追谥前妃卜氏为元悼皇后。泰，即胤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为上光禄大夫、仪同三司、领太子太傅；封胤为永安王，拜侍中、卫大将军、都督二宫禁卫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命熙于胤尽家人之礼。

[17]当初，前赵主刘曜有长子刘俭，次子刘胤。刘胤年方十岁，身高七尺五寸，汉主刘聪因此惊奇，对刘曜说：“你这个儿子的神气，不是刘俭所能比拟的，应当让他当继承人。”刘曜说：“藩国臣民的继承人，能保守住祖先的祭祀就够了，我不敢破坏长幼的秩序。”刘聪说：“以你的功勋和德行，当会世世代代担任征伐的重任，不是别的臣子所可比拟的，我当会另外封给刘俭一个诸侯国封号。”于是封刘俭为临海王，立刘胤为世子。刘胤长大以后，力气很大，精于箭术，勇猛、迅捷如风。靳准作乱的时侯，刘胤隐匿身世，藏身在匈奴族的黑匿郁鞠部。陈安败亡后，刘胤把自己的身世告诉郁鞠，郁鞠大吃一惊，按照相应的礼仪对待，并送他归国。刘曜悲喜交加，对群臣们说：“刘熙虽然成为太子，但年龄幼小，拘谨柔顺，恐怕难以承受现今诸多的艰难。刘胤本来是我的世子，才能气度出众，而且涉历过许多艰难，我想效法周文王立武王和汉光武帝立明帝的作法，为巩固国家政权另外安排刘熙的地位，怎么样？”太傅呼延晏等人都说：“陛下为国家的长远命运考虑，岂只是我们这些臣子有所依仗，实在也是祖先和国民的幸运。”左光禄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韩广则进谏说：“陛下如果认为自己在太子废立问题上的看法正确，就不应当再向臣下询问；如果觉得没有把握，当然乐于听到不同的意见。我们私下认为废除当今太子是不对的。往昔周文王选定继承人，是在未立太子之前，所以是可以的；汉光武帝因为太子的生母失去恩宠因而废除太子，哪里值得圣贤

的朝廷效法！以往陛下立东海王刘熙为太子，这未必便不如汉光武帝立明帝为太子。刘胤的文才武略的确当世高绝，但太子的孝友仁慈，也足以成为承袭国家太平的贤惠君主。何况太子与百姓和神灵相关联，怎可轻易变动！陛下如果真的想改立太子，我们宁死也不敢遵奉诏令。”刘曜默默无语。刘胤进言说：“父亲对儿子的爱，应当无所偏颇，现在如果废黜刘熙改立我，我怎能心安！陛下只要认为我还可以为国效力，我难道还不能帮助刘熙继承圣业吗？如果一定要让我替代刘熙，我请求立即死在这里，不敢听命。”随之抽泣流泪，哀叹出声。刘曜也因为刘熙是羊皇后所生，不忍心废黜，于是追谥刘胤的生母、前妃卜氏为元悼皇后。卜泰即刘胤的娘舅，刘曜为嘉奖他的公正和忠贞，任为上光禄大夫、仪同三司、领太子太傅。又封刘胤为永安王，授职为侍中、卫大将军、都督二宫禁卫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命令刘熙用对自家人的礼仪对待刘胤。

[18]张茂大城姑臧，修灵钧台。别驾吴绍谏曰：“明公所以修城筑台者，盖惩既往之患耳。愚以为苟恩未洽于人心，虽处层台，亦无所益，适足以疑群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系托之望，示怯弱之形，启邻敌之谋，将何以佐天子，霸诸侯乎！愿亟罢兹役，以息劳费。”茂曰：“亡兄一旦失身于物，岂无忠臣义士欲尽节者哉！顾祸生不意，虽有智勇无所施耳。王公设险，勇夫重闭，古之道也。今国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责人于屯之世也。”卒为之。

[18]张茂在姑臧大兴土木，维修城墙，修筑灵钧台。别驾吴绍谏止说：“明公之所以修城墙、筑高台，大概因为有鉴于以往遭到攻击的忧患。我以为只要臣民未曾普遍感受到君上的恩泽，即使身处多层高台上也没有什么好处。只能够使臣下对自己的忠信志向产生疑虑，失去士民们寄托的期望，显示出怯弱的情形，挑动起相邻的敌方来犯的欲念，这怎么能辅佐天子，称霸诸侯呢！希望能急速废止这项工程，停止人力和钱财的巨大耗费。”张茂说：“亡兄张忽然死于非命，难道没有忠臣义士想为他效死尽忠吗！只不过祸乱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突发，虽然智勇兼具也无所施展罢了。王公设置险阻保守国家，勇夫多设关隘保守其地，这是古人之道。现今国家不太平，不能在这举步维艰的时代用太平盛世的道理去要求人。”始终没有停止修建工程。

[19]王敦从子允之，方总角，敦爱其聪警，常以自随。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悉闻其言；即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于吐中，不复疑之。会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归省父，悉以敦、凤之谋白舒。舒与王导俱启帝，阴为之备。

[19]王敦的侄子王允之，正当童年，王敦因他聪明机警，异常宠爱，经常让他跟随自己。王敦有次在夜晚饮酒，王允之以醉酒为由告辞先睡，王敦便和钱凤一起商讨叛乱之事，被王允之原原本本听到。王允之随即在睡卧的地方大吐，衣物、脸面都沾上了污秽。钱凤走后，王敦果然持灯前来察看，见王允之睡卧在呕吐的污物中，便不再有疑心。不久，适逢王允之的父亲王舒升任廷尉，王允之请求归省父亲，便将王敦、钱凤密谋的内容全部告诉了王舒。王舒与王导一块儿禀报皇帝，私下为应付突变做准备。

敦欲强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

王敦想增加自己的宗族势力，削弱、欺凌皇室力量，冬季，十一月，调任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长江西部军务，王舒任荆州刺史、监察荆州、沔水以南军务，王彬任江州刺史。

[20]后赵王勒以参军樊坦为章武内史，勒见其衣冠弊坏，问之。坦率然对曰："顷为羯贼所掠，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无道邪！今当相偿。"坦大惧，叩头泣谢。勒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而遣之。

[20]后赵王石勒让参军樊坦任章武内史，石勒见他衣帽破旧，询问原因。樊坦未加思索，回答说："不久前遭到羯族贼寇的抢劫，财物荡然无存。"石勒笑着说："羯族贼寇竟然这样蛮横无道吗！现在我会偿还给你。"樊坦大为恐惧，流着眼泪叩头陪罪。石勒赐给他车马、衣服及办装费三百万，派遣他上任。

[21]是岁，越斯叟攻成将任回，成主雄遣征南将军费黑讨之。

[21]这年，赵人斯叟进攻成汉的将领任回，成汉国主李雄派遣征南将军费黑征讨斯叟。

[22]会稽内史周札，一门五侯，宗族强盛，吴士莫与为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钱凤劝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之死，心常愤愤。敦无子，养王含子应为嗣，嵩尝于众中言应不宜统兵，敦恶之。嵩与札兄子皆为敦从事中郎。会道士李脱以妖术惑众，士民颇信事之。

[22]会稽内史周札，一族之中有五人封侯，宗族势力强盛，吴地人士中无人可以比拟，王敦为此忌惮。王敦生病，钱凤劝王敦早日除灭周氏，得到王敦赞同。周嵩因为兄长周被王敦所杀，心中经常愤愤不平。王敦没有儿子，收养王含之子王应为子嗣，周嵩曾当众说王应不适合统领军队，王敦为此憎恶周嵩。周嵩和周札兄长的儿子周都任王敦的从事中郎。适逢道士李脱利用妖术蛊惑民众，不少士民都相信追随他。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九十三卷

晋纪十五 肃宗明皇帝下太宁二年（甲申、324）

晋纪十五 晋明帝太宁二年（甲申，公元324年）

[1]春，正月，王敦诬周嵩、周与李脱谋为不轨，收嵩、，于军中杀之；遣参军贺鸾就沈充于吴，尽杀周札诸兄子；进兵袭会稽，札拒战而死。

[1]春季，正月，王敦诬陷周嵩、周与李脱勾结，密谋不轨，因而收捕二人，杀害于军中。又派参军贺鸾到吴地找沈充，把周札所有兄长的儿子尽数杀死，随即进兵攻袭会稽，周札抵抗战死。

[2]后赵将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东莞、东海，刘遐退保泗口。

[2]后赵的将兵都尉石瞻侵犯下邳、彭城，攻取东莞、东海，刘遐退保泗口。

司州刺史石生击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斩之，掠五千余户而归。自是二赵构隙，日相攻掠，河东、弘农之间，民不聊生矣。

后赵司州刺史石生攻击在新安的前赵河南太守尹平，将他斩首，劫掠民众五千多户返回。自此以后，前赵与后赵结怨成仇，经常互相攻伐劫掠，河东、弘农之间，民不聊生。

石生寇许、颍，俘获万计。攻郭诵于阳翟，诵与战，大破之，生退守康城。后赵汲郡内史石聪闻生败，驰救之，进攻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石生侵犯许昌、颍川、俘获人众上万。又进攻在阳翟的郭诵。郭诵与石生交战，重创石生所部，石生退走保守康城。后赵汲郡内史石聪听说石生战败，奔驰救援，进攻司州刺史李矩和颍川太守郭默，均获胜。

[3]成主雄，后任氏无子，有妾子十余人，雄立其兄荡之子班为太子，使任后母之。群臣请立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统，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学，必能负荷先烈。"太傅骧、司徒王达谏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夺也。宋

宣公、吴馀祭，足以观矣！”雄不听。骧退而流涕曰：“乱自此始矣！”班为人谦恭下士，动遵礼法，雄每有大议，辄今豫之。

[3]成汉主李雄的皇后任氏无子，妾妃所生的儿子有十多人。李雄册立自己兄长李荡的儿子李班为太子，让任后作他的养母。群臣请求在妾妃所生的子嗣中选立太子，李雄说：“我的兄长是先帝的嫡亲后裔，具有奇才和大功，当帝业即将成功时英年早逝，朕时常悼念他。况且李班仁孝好学，一定会继承祖先的功业。”太傅李骧、司徒王达劝谏说：“先王们之所以必定从自己的儿子中选立继承人，为的是彰明固定不变的分位，防止篡权夺位。看宋宣公和吴国余祭的先例，就足以今人知晓。”李雄不听。李骧退下后流着眼泪说：“祸乱由此发端了。”李班为人谦恭下士，行动遵循礼法，李雄只要有重大决策，总是让他参与。

[4]夏，五月，甲申，张茂疾病，执世子骏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顺著称，今虽天下大乱，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岂敢荣之！死之日，当以白入棺，勿以朝服敛。”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长史、右长史马谟等，使淑拜骏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内。前赵主曜遣使赠茂太宰，谥曰成烈王；拜骏上大将军、凉州牧、凉王。

[4]夏季，五月，甲申（十四日），张茂病重，拉着王世子张骏的手哭泣说：“我家世代以孝友忠顺著称于世，如今虽然天下大乱，但你必须继承家族遗风，不可或失。”并且下令说：“我的官职本非朝廷任命，为顺应事变而苟且自任，怎能以此为荣！我死的时候，应当戴着白色便帽入棺，不要用朝服殡殓。”这天，张茂故去。愍帝时的使者史淑留居在姑臧，左长史、右长史马谟等让史淑授予张骏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赦免境内罪犯。前赵主刘曜派遣使者赠给张茂太宰的名号，谥号为成烈王；授张骏为上大将军、凉州牧、凉王。

[5]王敦疾甚，矫诏拜王应为武卫将军以自副，以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钱凤谓敦曰：“脱有不讳，便当以后事付应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且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凤谓其党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与沈充定谋，俟敦死，即作乱。又以宿卫尚多，奏令三番休二。

[5]王敦病情加剧，矫称诏令任命王应为武卫将军，做自己的副职，任命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钱凤对王敦说："倘若您有不幸，是否将把身后之事托付王应？"王敦说："非常之事，不是平常的人所能够胜任的。何况王应年轻，哪能承担大事！我死以后，不如放下武器、遣散兵众，归顺朝廷，以保全宗族门户，这是上策；退回到武昌，集中军队谨慎自守，给朝廷贡献的物品无所缺废，这是中策；乘我还活着的时候，发遣所有的兵力攻打京城，寄希望于侥幸取胜，这是下策。"钱凤对其党羽说："王公所谓下策，其实正是上策。"于是与沈充谋议商定，等王敦一死便作乱。又认为宿卫士卒太多，奏令停值三分之二。

初，帝亲任中书令温峤，敦恶之，请峤为左司马。峤乃缪为勤敬，综其府事，时进密谋以附其欲。深结钱凤，为之声誉，每曰："钱世仪精神满腹。"峤素有藻鉴之名，凤甚悦，深与峤结好。会丹杨尹缺，峤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选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尽理。"敦然之，问峤："谁可者？"峤曰："愚谓无如钱凤。"凤亦推峤，峤伪辞之；敦不听，六月，表峤为丹杨尹，且使觇伺朝廷。峤恐既去而钱凤于后间止之，因敦饯别，峤起行酒，至凤，凤未及饮；峤伪醉，以手版击凤帻坠，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敦以为醉，两释之。峤临去，与敦别，涕泗横流，出阁复入者再三。行后，凤谓敦曰："峤于朝廷甚密，而与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何得便尔相谗！"峤至建康，尽以敦逆谋告帝，请先为之备，又与庾亮共画讨敦之谋。敦闻之，大怒曰："吾乃为小物所欺！"与司徒导书曰："太真别来几日，作如此事！当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当初，明帝亲近信任中书令温峤，王敦不满，请准温峤出任左司马。温峤便假装勤勉恭敬，治理王敦府事，时常私下出些主意来附合王敦的欲望。又与钱凤结为深交，为钱凤扬名，常常说："钱凤满身活力。"温峤素来有善于知人、褒奖后进的美名，钱凤甚为喜悦，尽力与温峤结好。恰逢丹杨尹的职位空缺，温峤对王敦说："丹杨尹守备京城，这种咽喉要职您应当自己遴选人才充任。恐怕朝廷任用的人有的

不会尽心治理。”王敦颇以为然，问温峤说：“谁能够胜任？”温峤说：“我认为没有谁能比得上钱凤。”钱凤也推举温峤，温峤佯装推辞。王敦不听。六月，王敦上表奏请温峤任丹杨尹，并且让他窥察朝廷动向。温峤惟恐自己走后钱凤再离间挑拔加以制止，便借王敦设宴饯别之机，起身祝酒，来到钱凤面前，钱凤还没来得及饮酒，温峤佯装酒醉，用手版击落钱凤的头巾，脸色一变说：“钱凤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温太真祝酒你胆敢不喝？”王敦以为温峤醉了，把双方劝解开。温峤临行时，向王敦道别，眼泪、鼻涕横流，先后三次出门以后又回来。温峤走后，钱凤对王敦说：“温峤与朝廷关系极为密切，并且与庾亮有深交，此人不能信任。”王敦说：“温峤昨天酒醉，对你稍有失敬，你怎么能马上就这样诋毁他呢！”温峤到达建康后，把王敦作乱的图谋原原本本告诉了明帝，请求事先有所防备。又和庾亮共同筹划讨伐王敦的谋略。王敦听说后，勃然大怒，说：“我竟然被这个小东西欺骗！”便写信给司徒王导说：“温峤离开几天，竟然做出这种事！我要找人把他活捉来，亲自拔除他的舌头。”

帝将讨敦，以问光禄勋应詹，詹劝成之，帝意遂决。丁卯，加司徒导大都督、领扬州刺史，以温峤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应詹为护军将军、都督前锋及朱雀桥南诸军事，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庾亮领左卫将军，以吏部尚书卞行中军将军。郗鉴以为军号无益事实，固辞不受；请召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同讨敦。诏征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入卫京师。帝屯于中堂。

明帝将要征讨王敦，就此事征询光禄勋应詹的意见，应詹表示赞同，明帝于是坚定了决心。丁卯（二十七日），授予司徒王导大都督、兼领扬州刺史，任命温峤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和右将军卞敦同守石头；任应詹为护军将军、都督前锋及朱雀桥南诸军事；任郗鉴行卫将军都督扈从御驾诸军事。又让庾亮领左卫将军职，让吏部尚书卞任行中军将军职。郗鉴认为有军制上的名号于实际情况无益，坚持辞谢不受，请求征召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共同讨伐王敦。明帝于是下诏征召苏峻、刘遐以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入京师护卫。明帝屯军于中堂之地。

司徒导闻敦疾笃，帅子弟为敦发哀，众以为敦信死，咸有奋志。于是尚书腾诏下敦府，列敦罪恶曰："敦辄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继体而不由王命者也。顽凶相奖，无所顾忌；志骋凶丑，以窥神器。天不长奸，敦以陨毙；凤承凶宄，弥复煽逆。今遣司徒导等虎旅三万，十道并进，平西将军邃等精锐三万，水陆齐势；朕亲统诸军，讨凤之罪。有能杀凤送首，封五千户侯。诸文武为敦所授用者，一无所问，无或猜嫌，以取诛灭。敦之将士，从敦弥年，违离家室，朕甚愍之。其单丁在军，皆遣归家，终身不调；其余皆与假三年；休讫还 台，当与宿卫同例三番。"

司徒王导听说王敦重病不治，便带领王氏子弟为王敦发丧，大家以为王敦确实死了，都有奋战的士气。于是尚书传送诏令到王敦的幕府，罗列王敦的罪恶说："王敦专断地扶立兄长的儿子继承自己，从来没有宰相的继承人却不由君王任命的。这真是凶顽之徒相互奖掖，无所顾忌；志向凶残丑恶，窥视国家政权。幸好上天不让奸恶之人长寿，王敦因而毙命；钱凤既已奉承奸凶之人，又再煽动作乱，现在派遣司徒王导等率领猛虎般的军队三万人，诸路并进；平西将军王邃等率精兵三万，水陆齐发；朕亲自统领各路大军，讨伐钱凤的罪恶。有谁能够杀死钱凤将首级送来，封为五千户侯。各文武官员即使是由王敦任用的，朕也一概不加过问，你们不要心存猜忌和隔阂，以至于自取诛灭。王敦的将士们跟随王敦多年，远离家室，朕非常怜悯。凡是独生子从军的，都遣返回家，终身不再征用。其余的人都给假三年。休假期满回到朝廷后，都将与宿卫的士卒一样，按三分之二的比例轮休。"

敦见诏，甚怒；而病转笃，不能自将。将举兵伐京师，使记室郭璞筮之，璞曰："无成。"敦素疑璞助温峤、庾亮，及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斩之。

王郭见到诏书，十分震怒，但因病情愈加沉重，自己不能任将出战。将要发兵攻打京师以前，让记室郭璞占卦，郭璞说："事情不会成功。"王敦历来怀疑郭璞在帮助温峤、庾亮，等到听说卦呈凶兆，便问郭璞说："你再算算我的寿命还有多长？"郭璞说："由刚才的卦象推

算，明公如果起兵，灾祸必定不久将至；如果仍旧住在武昌，享年长不可测。”王敦大怒，说：“你的命多长？”敦璞回答说“今天正午毕命。”王敦于是拘捕郭璞，将他斩首。

敦使钱凤及冠军将军邓岳、前将军周抚等帅众向京师。王含谓敦曰：“此乃家事，吾当自行。”于是以含为元帅。凤等问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称天子！便尽卿兵势，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诛奸臣温峤等为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陆五万奄至江宁南岸，人情惧。温峤移屯水北，烧朱雀桁以挫其锋，含等不得渡。帝欲亲将兵击之，闻桥已绝，大怒。峤曰：“今宿卫寡弱，征兵未至，若贼豕突，危及社稷，宗庙且恐不保，何爱一桥乎！”

王郭让钱凤和冠军将军邓岳、前将军周抚等率领士众向京师进发。王含对王敦说：“这本是我们王家的事，我应当亲自去。”王敦便任命王含为全军的主帅。钱凤等人问道：“事成之日，把天子怎么办？”王敦说：“还没南郊祭天，哪能够称天子！只管出动你们所有的兵力，保护东海王和裴妃而已。”于是以诛杀奸臣温峤等人为由，给明帝上疏。秋季，七月，壬申朔（初一），王含等水军、步卒共五万人涌至江宁秦淮河南岸，京城人心惶惶。温峤移兵驻屯河北岸，烧毁了朱雀桁用以暂挫敌方锋头。王含等人无法渡河。明帝想亲自领兵攻击，听说渡桥已断，勃然大怒。温峤说：“现在宿卫的士卒人数少、体力弱，征召的援军没到，如果让敌寇窜入，将会危及朝廷，那时连祖先的宗庙恐怕都难保，何必吝啬一座桥呢！”

司徒导遗含书曰：“近承大将军困笃，或云已有不讳。寻知钱凤大严，欲肆奸逆；谓兄当抑制不逞，还藩武昌，今乃与犬羊俱下。兄之此举，谓可得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今则不然。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临终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断乳几日？又于时望，便可袭宰相之迹邪？自开辟以来，颇有宰相以孺子为之者乎？诸有耳者，皆知将为禅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兴，遗爱在民；圣主聪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节，凡在人臣，谁不愤叹！导门小大受国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矣！”含不答。

司徒王导送信给王含说：“近来听说大将军王敦病重垂危，有人说已遇不幸。不久知道钱凤大加戒严，想肆行奸逆不道之事。我认为兄长应当抑制他们，不使其得逞，所以应回军藩守武昌，现在却与愚昧无知之人一同前来。兄长这种举动，是以为能做成如同大将军当年所做的事吗？当初佞臣败坏朝政，人心不平，像我这样的人，也心存外念，现在则不同。大将军自从前来屯军于湖，便逐渐失去民心，正直的君子感到危险和恐惧，百姓劳累疲敝。临终之时，将重任委托给王应，王应断奶才有几天？再说凭他当时名望，就能承袭宰相的职位吗？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可有宰相的职位让孺子小儿担任的？凡是有耳听说此事的人，都知道将要进行的这种禅代，不是为人臣子者所当做的。先帝中兴国家，遗留惠爱在民间；当今圣主耳聪目明，恩德遍于朝野。兄长却想轻妄的启衅作乱，凡据有人臣之位的，谁不为此愤慨！王导一门老小蒙受国家的厚恩大德，今天此事，我明目张胆地出任六军统帅，宁肯身为忠臣战死，也不愿当一个无赖苟活！”王含不答复。

或以为“王含、钱凤众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军势未成，大驾自出拒战。”郗鉴曰：“群逆纵逸，势不可当；可以谋屈，难以力竞。且含等号令不一，抄盗相寻，吏民惩往年暴掠，皆人自为守。乘逆顺之势，何忧不克！且贼无经略远图，惟恃豕突一战；旷日持久，必启义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敌彼强寇，决胜负于一朝，定成败于呼吸，万一蹉跌，虽有申胥之徒，义存投袂，何补于既往哉！”帝乃止。

有人认为：“王含、钱凤的军队人数和战斗力都要强出百倍。苑城既小又不坚固，应当乘敌军强势未成之时，皇帝大驾亲自出城抗敌。”郗鉴说：“乱党来势恣纵，势不可当；只能靠计谋取胜，难以力敌。况且王含等人军令不齐，劫掠不断，官吏民众有鉴于往年被凶暴地掠夺资财，人人都自行守备。只要利用顺逆的情势，何愁不能克敌！再说敌寇毫无谋略和长远设想，只靠盲目奔突一战；旷日持久，必定会启导义士的心神，使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得以施展。现在如果以这样弱小的力量与强敌抗衡，期望一朝决定胜负，瞬间判别成败，万一有所闪失，即使有申包胥这样的人愿意赴难救援，于既成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呢！”明帝这才罢休。

帝帅诸军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壮士，遣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等帅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备。平旦，战于越城，大破之，斩其前锋将何康。秀，匹之弟也。

明帝统领各军出城屯驻南皇堂。癸酉（初三）夜间，招募勇士，派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等率领甲士千人渡秦淮河，攻其不备。清晨，在越城与敌交战，大胜，斩杀其前锋将领何康。段秀即段匹的兄弟。

敦闻含败，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门户衰，世事去矣！”顾谓参军吕宝曰：“我当力行。”因作势而起，困乏，复卧。乃谓其舅少府羊鉴及王应曰：“我死，应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后营葬事。”敦寻卒，应秘不发丧，裹尸以席，蜡涂其外，埋于厅事中，与诸葛瑶等日夜纵酒淫乐。

王郭听说王含战败，勃然大怒说：“我这个兄长只是个老奴婢，门户衰落，大事完了！”回头对参军吕宝说：“我要尽力起行，”随即用力起来，因气力困乏，只好又躺下。于是对自己的舅父、少府羊鉴和王应说：“我死后王应立即即帝位，先设立朝廷百官，然后再安排葬事。”王敦不久即死，王应隐瞒不公布死讯，用席子包裹尸身，外面涂蜡，埋在议事厅中，和诸葛瑶等人日夜纵酒淫乐。

帝使吴兴沈桢说沈充，许以为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岂吾所任！币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终始当同，岂可中道改易，人谁容我乎！”遂举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归会稽，闻之，起兵馀姚以讨充。帝以潭领会稽内史。前安东将军刘超、宣城内史钟雅皆起兵以讨充。义兴人周蹇杀王敦所署太守刘芳，平西将军祖约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

明帝让吴兴人沈桢劝说沈充倒戈，许诺让他出任司空。沈充说：“三司是众人共同敬仰的要职，岂是我所能胜任的！礼重言甜，正是古人所畏惧的。况且大丈夫与人共事，便应始终同心，怎能中途改弦易辙，他人谁还能容我！”随即发兵奔赴建康。宗正卿虞潭因病回家乡会稽，听说此事，从馀姚起兵讨伐沈充。明帝任命虞潭兼领会稽内史。前安东将军刘超、容城内史钟雅也都起兵征讨沈充。义兴人周蹇杀死王敦任命的太守刘芳，平西将军祖约赶走了王敦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

沈充帅众万余人与王含军合，司马顾说充曰：“今举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锋摧气沮，相持日久，必致祸败。今若决破栅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势，纵舟师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锐，并东、西军之力，十道俱进，众寡过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转祸为福，召钱凤计事，因斩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逃归于吴。

沈充率士卒一万多人与王含的军队会合，司马顾向沈充献策说：“现在开始起事，但天子已扼守住咽喉要地，锐气受挫，士气沮落，相持日久，必然招致失败。如果现在破栅栏、开决河塘，借湖水淹灌京城，乘着水势动用水军进攻，这是上策；倘若凭借大军刚刚到达的锐气，集中东、西两路军队的力量，诸路同时并进，我众敌寡，悬殊一倍以上，按情理必会摧毁敌军，这是中策；以召请钱凤议事为名，乘机将他斩首，归降朝廷，可以转祸为福，这是下策。”但沈充均不采用，顾便逃回吴郡。

丁亥，刘遐、苏峻等帅精卒万人至，帝夜见，劳之，赐将士各有差。沈充、钱凤欲因北军初到疲困，击之，乙未夜，充、凤从竹格渚渡淮。护军将军应詹、建威将军赵胤等拒战，不利，充、凤至宣阳门，拔栅，将战，刘遐、苏峻自南塘横击，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寻阳太守周光闻敦举兵，帅千余人来赴。既至，求见敦。王应辞以疾。光退曰：“今我远来而不得见，公其死乎！”遽见其兄抚曰：“王公已死，兄何为与钱凤作贼！”众皆愕然。

丁亥（十七日），刘遐、苏峻等率领精兵万人到达建康，明帝夜间召见并犒劳他们，将士们各按等秩均有赏赐。沈充、钱凤想乘着北方军队刚到疲困之机进行攻击，乙未（二十五日）夜，沈充、钱凤从竹格渚渡过秦淮河，护军将军应詹、建威将军赵胤等人抵抗失利，沈充和钱凤攻至宣阳门，拔除防御栅栏，正要攻战，刘遐、苏峻从南塘侧面攻击，重创沈充、钱凤军队，渡河溺死的达三千多人。刘遐后来又在青溪战败沈充。寻阳太守周光听说王敦起兵，率一千多人赶来，到达后求见王敦，被王应以病重为名拒绝。周光退下后说：“现在我远道而来却见不到王敦，他大概已经死了吧！”急忙会见其兄长周抚，说：“王公已经死了，你何必和钱凤同作叛贼！”众人都很惊愕。

丙申，王含等烧营夜遁。丁酉，帝还宫，大赦，惟敦党不原。命庾亮督苏峻等追沈充于吴兴，温峤督刘遐等追王含、钱凤于江宁，分命

诸将追其党与。刘遐军人颇纵虏掠，峤责之曰：“天道助顺，故王含剿绝，岂可因乱为乱也！”遐惶恐拜谢。

丙申（二十六日），王含等人烧毁营帐，连夜遁逃。丁酉（二十七日），明帝回到皇宫，大赦天下罪犯，惟有王敦的党羽不在赦宥之列。命令庾亮督察苏峻等人追袭逃到吴兴的沈充，令温峤督察刘遐等人追击逃往江宁的王含、钱凤，又分别令各位将领追捕王敦死党。刘遐部下军人不少大肆虏掠，温峤斥责他说：“天理是赞助顺应天道的人，所以王含被剿灭，怎么能乘机作乱呢！”刘遐惊惶恐惧，下拜谢罪。

王含欲奔荆州，王应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归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立同异，此非常人所及；今睹困厄，必有愍恻之心。荆州守文，岂能意外行事邪！”含不从，遂奔荆州。王舒遣军迎之，沈含父子于江。王彬闻应当来，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为恨。钱凤走至阖庐洲，周光斩之，诣阙自赎。沈充走失道，误入故将吴儒家。儒诱充内重壁中，因笑谓充曰：“三千户侯矣！”充曰：“尔以义存我，我家必厚报汝；若以利杀我，我死，汝族灭矣。”儒遂杀之，传首建康。敦党悉平。充子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其后，劲竟灭吴氏。

王含想逃奔荆州，王应说：“不如去江州。”王含说：“大将军王敦以往与江州王彬的关系怎样，你想到那儿去？”王应说：“这是因为到那里合适。江州的王彬在他人强盛的时候，敢于坚持不同立场，这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现在看到他人遭受困厄，也必定会有恻隐之心。荆州的王舒循规蹈距，哪能超出常规行事呢！”王含不听，于是逃奔荆州。王舒派军队相迎，将王含、王应父子沉入江中溺死。王彬听说王应要来，秘密准备小船等候。王应没来，王彬为此深感遗憾。钱凤逃到阖庐州，周光将他斩首，自己赴朝廷请求赎罪。沈充逃跑时迷路，错误地来到自己旧部将吴儒家，吴儒诱使沈充进入墙中夹层，于是笑着对沈充说：“我可以被封为三千户侯了！”沈充说：“你如果顾及往日情义保全我，我家必定会从厚报答你。你如果为了私利杀我，我死以后，你的家族也将灭绝。”吴儒于是杀死沈充，把首级传送到建康。王敦的党徒至此全部平定。沈充的儿子沈劲应当连坐受诛，同乡钱举把他藏匿起来，因此幸免。后来，沈劲终于灭绝了吴氏全族。

有司发王敦瘗，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斩之，与沈充首同悬于南桁。郗鉴言于帝曰：“前朝诛杨骏等，皆先极官刑，后听私殡。臣以为王诛加于上，私义行于下，宜听敦家收葬，于义为弘。”帝许之。司徒导等皆以讨敦功受封赏。

朝廷官吏挖开王敦瘗埋地，拉出尸体，焚毁身上所穿衣寇，摆成跪姿斩首，和沈充的首级一同悬挂在南桁。郗鉴对明帝说：“以往朝廷诛戮杨骏等人，都是先施加官方的刑罚，然后听任私人殡葬。我认为王法诛戮表现公理，私人情义则体现私交，应该听任王敦的家属收葬，在道义上更为弘大。”明帝同意。司徒王导等人都因征讨王敦有功，各自受到封赏。

周抚与邓岳俱亡，周光欲资给其兄而取岳。抚怒曰：“我与伯山同亡，何不先斩我！”会岳至，抚出门遥谓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回舟而走，与抚共入西阳蛮中。明年，诏原敦党，抚、岳出首，得免死禁锢。

周抚和邓岳一同逃亡，周光想资助自己的兄长，只将邓岳抓获。周抚发怒说：“我和邓伯山一同逃亡，你为什么不先杀我！”恰巧邓岳到来，周抚出门远远地对他说：“你还不赶快离开！现在连亲骨肉都将加害，何况他人呢！”邓岳掉转船头而逃，与周抚共同隐匿于西阳蛮中。第二年，明帝下诏赦免王敦的门党，周抚、邓岳出来自首，得以免去一死，但被禁锢。

故吴内史张茂妻陆氏，倾家产，帅茂部曲为先登以讨沈充，报其夫仇。充败，陆氏诣阙上书，为茂谢不克之责；诏赠茂太仆。

原吴内史张茂的妻子陆氏，倾其家财，率领张茂的部曲充当先锋，讨伐沈充，以报夫仇。沈充失败后，陆氏到朝廷上书，为张茂剖辩临敌不胜的罪责，明帝下诏赠给张茂太仆的官衔。

有司奏：“王彬等敦之亲族，皆当除名。”诏曰：“司徒导以大义灭亲，犹将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亲乎！”悉无所问。

有关部门奏报说：“王敦的亲族王彬等人，都应当去职除名。”明帝下诏说：“司徒王导大义灭亲，尚且将世代宽宥他与王敦的兄弟身份，何况王彬等都是王导的近亲呢！”于是全部不加查问。

有诏：“王敦纲纪除名，参佐禁锢。”温峤上疏曰：“王敦刚愎不仁，忍行杀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谏；处其朝者，恒惧危

亡，故人士结舌，道路以目，诚贤人君子道穷数尽，遵养时晦之辰也；原其私心，岂遑晏处！如陆玩、刘胤、郭璞之徒常与臣言，备知之矣。必其赞导凶悖，自当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奸党，谓宜施之宽贷。臣以玩等之诚，闻于圣听，当受同贼之责；苟默而不言，实负其心。惟陛下仁圣裁之！”郗鉴以为先王立君臣之教，贵于伏节死义。王敦佐吏，虽多逼迫，然进不能止其逆谋，退不能脱身远遁，准之前训，宜加义责。帝卒从峤议。

明帝下诏说：“王敦的重要党羽革职除名，其余僚属禁锢不用。”温峤上疏说：“王敦刚愎自负，不讲仁义，残暴杀戮，朝廷无法制约，亲朋不能谏止。在他幕府中的人，长期畏惧危亡，所以人人闭口不言，行路侧目，实在是贤人君子道义终结、时运乖背，只能静待其恶贯满盈的时候，推究他们的内心，怎么可能安然处之！诸如陆玩、刘胤、郭璞等人经常和我交谈，所以我所知甚详。确实是助纣为虐或诱导作乱的人，自然应当依据典刑严惩不贷；如果是迫不得已，沦为奸党的人，我认为应该加以宽宥。我将陆玩等人的真实情况，禀报圣上听闻，或许应当承受与贼党同流合污的罪责，但如果默默不言，实在有负于他们的用心。希望陛下依据仁义之道裁决！”郗鉴认为先王设置有关君臣关系的教义，可贵的是严守节操，为义献身。王敦的佐吏虽然许多是受到逼迫，然而既不能制止王敦叛逆的阴谋，又不能脱身远远离开，依照以往的典则，应该按君臣大义加以责罚。明帝最终听从了温峤的意见。

[6]冬，十月，以司徒导为太保、领司徒，加殊礼，西阳王领太尉，应詹为江州刺史，刘遐为徐州刺史，代王邃镇淮阴，苏峻为历阳内史，加庾亮护军将军，温峤前将军。导固辞不受。应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抚而怀之，莫不悦服。

[6]冬季，十月，任司徒王导为太保，兼领司徒职，以特殊礼仪相待。令西阳王司马兼领太尉职，任应詹为江州刺史，任刘遐为徐州刺史，代替王邃镇守淮阴，任苏峻为历阳内史，授予庾亮护军将军，温峤前将军。王导坚辞不受封职。应詹到江州后，官吏百姓不安定，应詹抚慰怀柔，众人莫不悦服。

[7]十二月，凉州将辛晏据罕，不服，张骏将讨之。从事刘庆谏曰：“霸王之师，必须天时、人事相得，然后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

亡可必，奈何以饥年大举，盛寒攻城乎！”骏乃止。

[7]十二月，凉州将领辛晏占据罕县，不听从张骏号令，张骏准备讨伐他。从事刘庆劝谏说：“霸王的军队，必须占有天时、人事，然后才能出动。辛晏凶狂残忍，必定败亡，何必在饥荒的年份大举兴兵，在严寒的时节攻城呢！”张骏这才作罢。

骏遣参军王骘聘于赵，赵主曜谓之曰：“贵州款诚和好，卿能保之乎？”骘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来结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骘曰：“齐桓贯泽之盟，忧心兢兢，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会，振而矜之，叛者九国。赵国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迟，尚未能察迩者之变，况鄙州乎！”曜曰：“此凉州之君子也，择使可谓得人矣！”厚礼而遣之。

张骏派参军王骘交聘前赵，前赵主刘曜对王骘说：“贵州竭诚与我和好，你能保证这一点吗？”王骘说：“不能。”侍中徐邈说：“你来与我国结好，却又说不能保证，为什么？”王骘说：“齐桓公在贯泽与别国盟会，忧心忡忡，诸侯不等召请自己前来。等到葵丘盟会时，自恃功高，盛气凌人，结果有九国叛盟。赵国的教化，如果长久与今日相似，我可以担保，如果政教衰微，连身边的变化都不能觉察，又何况鄙州呢！”刘曜说：“这是凉州的贤人君子，凉州择选使者可以说适得其人。”于是厚礼相待，送王骘返回。

[8]是岁，代王贺始亲国政，以诸部多未服，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居之。

[8]这年，代王贺开始亲政，因为下属各部大多不服号令，便在东木根山修筑城堡，移居那里。

三年（乙酉、325）

三年（乙酉，公元325年）

[1]春，二月，张骏承元帝凶问，大临三日。会黄龙见嘉泉，等请改年以章休祥；骏不许。辛晏以罕降，骏复收河南之地。

[1]春季，二月，张骏禀受元帝死讯，隆重哀吊三天。正逢嘉泉出现黄龙，等人请求改年号以彰显吉祥，张骏不同意。辛晏献交罕请降，张骏又收复了黄河以南失地。

[2]赠故谯王、甘卓、戴渊、周、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为札讼冤，尚书卞议以为：“札守石头，开门延寇，不当赠谥。”司徒导以为：“往年之事，敦奸逆未彰，自臣等有识以上，皆所未悟，与札无异；既悟其奸，札便以身许国，寻取枭夷。臣谓宜与周、戴同例。”郗鉴以为：“周、戴死节，周札延寇，事异赏均，何以劝沮！如司徒议，谓往年有识以上皆与札无异，则谯王、周、戴皆应受责，何赠谥之有！今三臣既褒，则札宜受贬明矣。”导曰：“札与谯王、周、戴，虽所见有异同，皆人臣之节也。”鉴曰：“敦之逆谋，履霜日久，缘札开门，令王师不振。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然卒用导议，赠札卫尉。

[2]明帝追赠已故的谯王司马、甘卓、戴渊、周、虞望、郭璞、王澄等人官衔。周札的旧僚属为周札申辨冤屈，尚书卞壶评议认为：“周札守备石头，开门接纳敌寇，不应当追赠谥号。”司徒王导认为：“往年之事，王敦的奸逆行为尚不显明，从我们这些有识之士开始，都未能察觉，与周札没有什么不同。觉察王敦的奸逆之后，周札便为国献身，不久导致被杀。我认为应当与周、戴渊同样对待。”郗鉴则认为：“周、戴渊因守节而死，周札延引敌寇，如果行事不同而赏赐均等，怎么能劝善沮恶！按司徒的评论，说往年从有识之士开始都与周札没有区别，那么谯王、周、戴渊都应当承受罪责，有什么理由追赠谥号！现在既然褒扬三位，那么周札应当受贬责就很明显了。”王导说：“周札和谯王、周、戴渊，虽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是尽人臣的节操。”郗鉴说：“王敦的叛逆阴谋，历时长久，由于周札的开门延引，致使朝廷军队一蹶不振。如果王敦过去的作为，道义上与齐桓公、晋文公相似，那么先帝不就成了周幽王、周厉王了吗！”虽然如此，明帝最终还是采用了王导的意见，追赠周札卫尉官衔。

[3]后赵王勒加宇文乞得归官爵，使之击慕容。遣世子、索头、段国共击之，以辽东相裴嶷为右翼，慕容仁为左翼。乞得归据浇水以拒，遣兄子悉拔雄拒仁。仁击悉拔雄，斩之；乘胜与攻乞得归，大破之。乞得归弃军走，、仁进入其国城，使轻兵追乞得归，过其国三百余里而还，尽获其国重器，畜产以百万计，民之降附者数万。

[3]后赵王石勒授予宇文乞得归官爵，让他攻击慕容。慕容派遣世子慕容和索头、段国共同抗击，以辽东相裴嶷为右翼，慕容仁为左

翼。宇文乞得归占据浇水拒抗慕容，派兄长子之子宇文悉拔雄抵御慕容仁。慕容仁攻击宇文悉拔雄，将他斩杀，乘胜和慕容合力攻击宇文乞得归，大败敌军。宇文乞得归丢下军队逃跑，慕容、慕容仁进入他的都城，派轻兵追袭宇文乞得归，越过国界三百多里才返回，尽数获得其国家的重宝，数以百万的畜产，归降的人民有数万。

[4]三月，段末卒，弟牙立。

[4]三月，段末故去，弟段牙继立。

[5]戊辰，立皇子衍为太子，大赦。

[5]戊辰（初二），明帝立皇子司马衍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6]赵主曜立皇后刘氏。

[6]前赵主刘曜册立皇后刘氏。

[7]北羌王盆句除附于赵，后赵将石佗自雁门出上郡袭之，俘三千余落，获牛、马、羊百余万而归。赵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为岳声援，岳与石佗战于河滨，斩之，后赵兵死者六千余人，岳悉收所虏而归。

[7]北羌王盆句除归附前赵，后赵将领石佗从雁门经上郡攻击他，俘虏三千多部落，劫获牛、马、羊一百多万头返回。前赵主刘曜派中山王刘岳追袭，刘曜屯军富平作为声援，刘岳与石佗在黄河沿岸交战，石佗被杀，后赵兵士死亡六千多人，刘岳全数夺回被石佗俘获的人员畜产返回。

[8]杨难敌袭仇池，克之；执田崧，立之于前，左右令崧拜；崧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贼拜乎！"难敌字谓之曰："子岱，吾当与子共定大业，子忠于刘氏，岂不能忠于我乎！"崧厉色大言曰："贼氐，汝本奴才，何谓大业！我宁为赵鬼，不为汝臣！"顾排一人，夺其剑，前刺难敌，不中。难敌杀之。

[8]杨难敌攻取仇池，抓获田崧，带到面前。左右侍从命令田崧跪拜，田崧瞪着眼睛斥骂说："你们这些氐族狗！哪有身为天子大员却向叛贼跪拜的！"杨难敌对他说："田子岱，我将和你共同建立国家大业，你能忠于刘氏，怎么不能忠于我呢！"田崧厉色高声说："氐族贼子，你本为奴才，谈什么大业！我宁愿作赵国的死鬼，不作你的臣

下。”回身推开一人，夺下他的剑，向前刺击杨难敌，没有刺中，被杨难敌所杀。

[9]都尉鲁潜以许昌叛，降于后赵。

[9]晋都尉鲁潜占据许昌反叛，投降后赵。

[10]夏，四月，后赵将石瞻攻兖州刺史檀斌于邹山，杀之。

[10]夏季，四月，后赵将领石瞻攻袭在邹山的兖州刺史檀斌，檀斌被杀。

[11]后赵西夷中郎将王腾杀并州刺史崔琨、上党内史王，据并州降赵。

[11]后赵的西夷中郎将王腾杀死并州刺史崔琨、上党内史王，占据并州，投降前赵。

[12]五月，以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士女相庆。侃性聪敏恭勤，终日敛膝危坐，军府众事，检摄无遗，未尝少闲。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但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命取其酒器、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将吏则加鞭扑，曰：“樗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实用。君子当正其威仪，何有蓬头、跣足，自谓宏达邪！”有奉馈者，必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作，家给人足。尝造船，其木屑竹头，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厅事前余雪犹湿，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12]五月，朝廷任命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荆州的男女百姓交相庆贺。陶侃性情聪明敏锐、恭敬勤奋，整日盘膝正襟危坐，对军府中众多事务检视督察，无所遗漏，没有一刻闲暇。他常常对人说：“大禹这样的圣人，尚且珍惜每寸光阴，至于一般人，应当珍惜每分光阴。怎能只求逸游沉醉，活着对时世毫无贡献，死后默默无闻，这是自暴自弃！”众多参佐幕僚中有的因谈笑博戏荒废正务，陶侃命人收取他们的酒具和博用器，全都投弃

江中，将吏们则加以鞭责，说：“樗这种游戏不过是放猪的奴仆们玩的！老子、庄子崇尚浮华，并非先王可以作典则的言论，不利于实用。君子应当威仪整肃，怎能蓬头、光足，却自以为宏达呢！”有人奉献馈赠，陶侃一定要询问来路，如果是靠自己的劳作所得，即使价值微薄也一定喜欢，慰勉还赐的物品超出三倍。如果不是正道所得，则严辞厉色呵斥羞辱，拒绝不受。有一次陶侃出游，看见有人手持一把未成熟的稻子，陶侃问：“你拿来干什么？”那人说：“走路时看到的，随便摘下来而已。”陶侃大怒，说：“你既然不亲自劳作，却随便毁坏他人的稻子拿来玩！”随即抓住此人鞭打。因此百姓辛勤耕作，家资不缺，人人丰足。陶侃曾经造船，剩下的木屑和竹头，都令人登录并且掌管，大家都不明白有何用。后来元旦群臣朝会，正逢积雪后开始放晴，厅堂前面残留的积雪仍然潮湿，于是用木屑铺洒在地上。等到桓温攻伐蜀地时，又用陶侃所贮存的竹头作隼钉装配船只。陶侃治理事务的仔细和缜密，一向如此。

[13]后赵将石生屯洛阳，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军数败，又乏食，乃遣使附于赵。赵主曜使中山王岳将兵万五千人趣孟津，镇东将军呼延谟帅荆、司之众自崤、渑而东，欲会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斩获五千余级，进围石生于金墉。后赵中山公虎帅步骑四万，入自成皋关，与岳战于洛西。岳兵败，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堑栅环之，遏绝内外。岳众饥甚，杀马食之。虎又击呼延谟，斩之。曜自将兵救岳，虎帅骑三万逆战。赵前军将军刘黑击虎将石聪于八特阪，大破之。曜屯于金谷，夜，军中无故大惊，士卒奔溃，乃退屯渑池；夜，又惊溃，遂归长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将佐八十余人，氐、羌三千余人，皆送襄国，坑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腾于并州，执腾，杀之，坑其士卒七千余人。曜还长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愤恚成疾。郭默复为石聪所败，弃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将士阴谋叛降后赵，矩不能讨，亦帅众南归，众皆道亡，惟郭诵等百余人随之，卒于鲁阳。矩长史崔宣帅其余众二千降于后赵。于是司、豫、徐、兖之地，率皆入于后赵，以淮为境矣。

[13]后赵将领石生屯兵洛阳，侵犯并劫掠黄河以南地区，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的军队多次战败，又缺乏军粮，于是派使者请求依附前赵。前赵主刘曜派中山王刘岳率领士兵一万五千人赶赴孟津，

派镇东将军呼延谟率领荆州、司州的士众从崤山、渑水向东进发，想会合李矩、郭默共同进攻石生。刘岳攻克孟津戍、石梁戍，斩获首级五千多，又进军把石生围困在金墉。后赵的中山公石虎率领步、骑兵四万人从成皋关入内，与刘岳在洛水以西交战，刘岳战败，被流箭射中，于是后退保守石梁。石虎设置沟壕和栅栏把石梁四面围住，使内外隔绝。刘岳的士众饿极，杀掉战马充食。石虎又进攻呼延谟并杀了他。刘曜亲自领军救援刘岳，石虎率骑兵三万迎击。前赵的前军将军刘黑攻击驻守八特阪的石虎部将石聪，大败石聪的军队。刘曜屯兵于金谷，夜间军中突然无故大惊乱，士卒奔逃溃散，于是退军驻屯渑池。到了夜间军中再次惊乱溃散，刘曜便回归长安。六月，石虎攻取石梁，擒获刘岳及其将佐八十多人及氐族、羌族士众三千多人，都押送到襄国，并坑杀刘岳士兵九千人。石虎随即又进攻驻守并州的王腾，擒获并杀了他，坑杀其士兵七千多人。刘曜回到长安，穿上素服停驻郊外哭吊，七天后才进城，由于愤懑染病。郭默又被石聪战败，丢下妻子儿女向南逃回建康。李矩的将士私下密谋背叛投降后赵，李矩无力镇压，也率众人南归。手下士众在途中纷纷逃亡，只有郭诵等一百多人跟随他，结果死在鲁阳。李矩的长史崔宣率领其余士卒二千人投降后赵。这样司州、豫州、徐州、兖州地区全部归入后赵，与东晋以淮水为界。

[14]赵主曜以永安王胤为大司马、大单于，徙封南阳王，置单于台于渭城，其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

[14]前赵主刘曜任命永安王刘胤为大司马、大单于，改封南阳王，在渭城设置单于台，左、右贤王以下，都由匈奴、羯族、鲜卑族、氐族和羌族的豪杰之士充任。

[15]秋，七月，辛未，以尚书令郗鉴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兖州刺史，镇广陵。

[15]秋季，七月，辛未（初七），朝廷任命尚书令郗鉴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兖州刺史，镇守广陵。

[16]闰月，以尚书左仆射荀松为光禄大夫、录尚书事，尚书邓攸为左仆射。

[16]闰月，任尚书左仆射荀松为光禄大夫、录尚书事，尚书邓攸为左仆射。

[17]右卫将军虞胤，元敬皇后之弟也，与左卫将军南顿王宗俱为帝所亲任，典禁兵，直殿内，多取勇士以为羽翼；王导、庾亮皆忌之，颇以为言，帝待之愈厚，宫门管钥，皆以委之。帝寝疾，亮夜有所表，从宗求钥；宗不与，叱亮使曰："此汝家门户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笃，不欲见人，群臣无得进者。亮疑宗、胤及宗兄西阳王有异谋，排闼入升御床，见帝流涕，言与宗等谋废大臣，自求辅政，请黜之；帝不纳。壬午，帝引太宰、司徒导、尚书令卞、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杨尹温峤，并受遗诏辅太子，更入殿将兵直宿；复拜右将军，亮中书令，晔录尚书事。丁亥，降遗诏；戊子，帝崩。帝明敏有机断，故能以弱制强，诛翦逆臣，克复大业。

[17]右卫将军虞胤，是元帝元敬皇后的兄弟，与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都是明帝宠信的人，执掌禁兵，在宫殿内当值，招纳许多勇士为自己的羽翼。王导、庾亮都忌惮他们，经常为此向明帝进言，明帝对他们却更加厚待，宫门的锁钥，都交给他们掌管。明帝病重卧床，庾亮夜间有上表呈送，到司马宗那里要钥匙，司马宗不给，叱骂庾亮派来的人说："这里是你家的门户吗？"庾亮更加怨怒。等到明帝病重，不想见人，大臣们无人能进见。庾亮怀疑司马宗、虞胤以及司马宗兄长西阳王司马另有图谋，推门进宫登上御床，见到明帝时流着眼泪，述说司马和司马宗等人谋议废黜大臣，自己请求辅佐朝廷，要求废黜他们，明帝未采纳。壬午（十九日），明帝延请太宰司马、司徒王导、尚书令、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杨尹温峤，共同奉受遗诏辅佐太子，轮番入殿领兵当值宿卫。又授予卞为右将军，庾亮为中书令，陆晔录尚书事。丁亥（二十四日），颁布遗诏，戊子（二十五日），明帝驾崩。明帝明智敏捷，遇事有决断，所以能以弱制强，诛灭逆臣，光复国家大业。

己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群臣进玺，司徒导以疾不至。卞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也！"导闻之。舆疾而至。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尊庾后为皇太后。

己丑（二十六日），皇太子即帝位，时年五岁。群臣进献国玺，司徒王导因病未到。卞壶在朝上表情端庄严肃地说："王公难道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臣吗！先帝停柩未葬，继位的皇帝未立，这难道是臣子以

有病为由辞谢不到的时候吗！”王导听说后，抱病登车赶到。大赦天下，提升文武官员二级职位，尊庾皇后为皇太后。

群臣以帝幼冲，奏请太后依汉和熹皇后故事；太后辞让数四，乃从之。秋，九月，癸卯，太后临朝称制。以司徒导录尚书事，与中书公庾亮、尚书令卞参辅朝政，然事之大要皆决于亮。加郗鉴车骑大将军，陆晔左光禄大夫，皆开府仪同三司。以南顿王宗为骠骑将军，虞胤为大宗正。

大臣们因成帝年幼，奏请太后按汉代和熹皇后旧例临朝听政，太后先后四次辞让，随后同意了。秋季，九月，癸卯（十一日），太后临朝听政。任司徒王导录尚书事，和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壶辅佐朝政，然而政事的要旨都由庾亮裁决。又授予郗鉴车骑大将军、陆晔为左光禄大夫，都是开府仪同三司。任南顿王司马宗为骠骑将军，虞胤为大宗正。

尚书召乐广之子谟为郡中正，庾珉族人怡为廷尉评，谟、怡各称父命不就。卞奏曰：“人非无父而生，职非无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职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则为王者无民，君臣之道废矣。乐广、庾珉受宠圣世，身非己有，况及后嗣而可专哉！所居之职，若顺夫群心，则战戍者之父母皆当命子以不处也。”谟、怡不得已，各就职。

尚书召任乐广之子乐谟为郡中王，召庾珉的同族人庾怡为廷尉评，乐谟和庾怡各以父命为由不接受。卞壶奏上说：“人没有无父而出生的，职位也没有无事而设立的；有父亲就必然会有父亲的指令，任职就必然要忧愁操心。如果每一个家庭都把孩子视作私产，那么作君王的就没有了臣民，君臣之间的道义也就没有了。乐广、庾珉曾经在圣世受到宠信，身体已经不是个人私有的了，何况到了他们的后嗣身上，怎么可以私人专占呢！所任命的职务，如果顺从每个人的私心，那么参与战争、戍守的人的父母，都会命令自己的孩子不赴职的。”乐谟和庾怡不得已，各自赴职。

[18]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

[18]辛丑（初九），明帝入葬武平陵。

[19]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19]冬季，十一月，癸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

[20]慕容与段氏方睦，为段牙谋，使之徙都；牙从之，即去令支，国人不乐。段疾陆眷之孙辽欲夺其位，以徙都为牙罪，十二月，帅国人攻牙，杀之，自立。段氏自务勿尘以来，日益强盛，其地西接渔阳，东界辽水，所统胡、晋三万余户，控弦四五万骑。

[20]慕容与段氏和睦，为段牙谋划，让他迁都。段牙听从了，便离开令支，国内人都不乐意。段疾陆眷的孙子段辽想篡夺段牙之位，便以迁都作为段牙的罪名，十二月，率领国人攻击段牙。段牙被杀，段辽自立为王。段氏自从务勿尘以来，日益强盛，占地西接渔阳，东面以辽水为界，所统领的胡人、晋人有三万多户，能拉弓射箭的骑兵有四五万人。

[21]荆州刺史陶侃以宁州刺史王坚不能御寇，是岁，表零陵太守南阳尹奉为宁州刺史以代之。先是，王逊在宁州，蛮酋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皆叛附于成，逊讨之不能克。奉至州，重募徼外夷刺爨量，杀之，谕降李，州境遂安。

[21]荆州刺史陶侃因为宁州刺史王坚不能抵御敌寇，这年，上表荐举零陵太守，南阳人尹奉为宁州刺史，以取代王坚。早先，王逊任职宁州时，蛮夷首领、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逖都背叛朝廷，归附成汉，王逊进讨，不能取胜。尹奉到宁州后，重金聘募境外夷人刺杀爨量成功，又劝谕李逖归降，于是州内安定。

[22]代王贺卒，弟纥那立。

[22]代王拓跋贺死，弟拓跋纥那继立。

显宗成皇帝上之上咸和元年（丙戌、326）

晋成帝咸和元年（丙戌，公元326年）

[1]春，二月，大赦，改元。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和。

[2]赵以汝南王咸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大夫刘绥为大司徒，卜泰为大司空。刘后疾病，赵主曜问所欲言，刘氏泣曰：“妾幼鞠于叔父昶，愿陛下贵之；叔父皑之女芳有德色，愿以备后宫。”言终而卒。曜以昶为侍中、大司徒、录尚书事，立芳为皇后；寻又以昶为太保。

[2]前赵任汝南王刘咸为太尉、录尚书事，任光禄大夫刘绥为大司徒，卜泰为大司空。刘后病重，前赵主刘曜问她还有什么话想说，刘

后哭泣着说："我自幼由叔父刘昶养大，希望陛下能重用他。叔父刘皑的女儿刘芳品德和容颜都很出色，希望让她充备后宫。"言终即死。刘曜任刘昶为侍中、大司徒、录尚书事，册立刘芳为皇后。不久又任刘昶为太保。

[3]三月，后赵王勒夜微行，检察诸营卫，赍金帛以赂门者，求出。永昌门候王假欲收捕之，从者至，乃止。旦，召假，以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勒召记室参军徐光，光醉不至，黜为牙门。光侍直，有愠色，勒怒，并其妻子囚之。

[3]三月，后赵王石勒夜间微服出行，检视察看各营帐守卫，他拿着金帛去送给守门人，请求出门。永昌门守令王假要拘捕他，因随从人员到来才停手。清晨，石勒召见王假，任命他为振忠都尉，赐给关内侯的爵位。石勒召见记室参军徐光，徐光因酒醉未到，被贬职为牙门。徐光当值侍卫时，面带怨怒的容色，石勒发怒，将他连同妻子儿女一起囚禁起来。

[4]夏，四月，后赵将石生寇汝南，执内史祖济。

[4]夏季，四月，后赵将领石生侵犯汝南，执获汝南内史祖济。

[5]六月，癸亥，泉陵公刘遐卒。癸酉，以车骑大将军郗鉴领徐州刺史；征虏将军郭默为北中郎将、监淮北诸军事，领遐部曲。遐子肇尚幼，遐妹夫田防及故将史迭等不乐他属，共以肇袭故位而叛。临淮太守刘矫掩袭遐营，斩防等。遐妻，邵续女也，骁果有父风。遐尝为后赵所围，妻单将数骑，拔遐出于万众之中。及田防等欲作乱，遐妻止之，不从，乃密起火，烧甲仗都尽，故防等卒败。诏以肇袭遐爵。

[5]六月，癸亥（初五），泉陵公刘遐死。癸酉（十五日），任命车骑大将军郗鉴兼领徐州刺史，任征虏将军郭默为北中郎将、监察淮北军务，统领刘遐的部曲。刘遐之子刘肇年龄还小，刘遐的妹夫田防及刘遐的旧将史迭等人不愿归属他人，共同让刘肇承袭刘遐的旧位，而后反叛。临淮太守刘矫偷袭刘遐的军营，杀死田防等人。刘遐的妻子是邵续的女儿，骁勇果敢，颇有父亲遗风。刘遐曾经被后赵围困，刘遐妻子一人带领数骑，从万众之中把刘遐救出。等到田防等人打算作乱，刘遐妻子制止他们，他们不听，于是刘遐妻子暗地里点火，把铠甲兵仗全都烧光，所以田防等人很快失败。成帝下诏让刘肇承袭刘遐的爵位。

司徒导称疾不朝，而私送郗鉴。卞奏“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惮之。俭素廉洁，裁断切直，当官干实，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时好，故为诸名士所少。阮孚谓之曰：“卿常无闲泰，如含瓦石，不亦劳乎！”曰：“诸君子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放达，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大焉；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听，乃止。

司徒王导称病不上朝，却私下送别郗鉴。卞壶上奏说：“王导破坏朝法以遂私欲，丧失了大臣的操守，请免除他的官职。”虽然此事中止未实行，但满朝大臣都为此畏惧卞壶。卞壶俭朴廉洁，对事物的裁断贴切、直率，任官实干，性格不宽容，不肯随随便便趋同时尚，所以受到各位名士的贬责。阮孚对他说：“您常常没有闲暇舒泰的时候，好像嘴含瓦石，不是也很劳累吗？”卞壶说：“名位君子以道德恢弘博大、风流倜傥互相崇尚，那么表现庸俗、贪鄙的人，不是我还能是谁！”当时游闲贵族子弟大多仰慕王澄、谢鲲的为人，学为放达不经，卞壶在朝中严辞厉色地说：“违背礼义、有伤教化，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本朝中途倾覆，实在是由此而起。”他想奏请据情治他们的罪，王导、庾亮不听，于是作罢。

[6]成人讨越斯叟，破之。

[6]成汉人征讨越隽人斯臾，战败了他。

[7]秋，七月，癸丑，观阳烈侯应詹卒。

[7]秋季，七月，癸丑（二十五日），观阳烈侯应詹故去。

[8]初，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颇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约，自以名辈不后郗、卞，而不豫顾命，又望开府复不得，及诸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及遗诏褒进大臣，又不及约与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删之。历阳内史苏峻，有功于国，威望渐著，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颇怀骄溢，有轻朝廷之志，招纳亡命，众力日多，皆仰食县官，运漕相属，稍不如意，辄肆忿言。亮既疑峻、约，又畏侃之得众，八月，以丹杨尹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尚书仆射王舒为会稽内史，以广声援；又修石头以备之。

[8]当初，王导辅佐朝政，因宽和赢得人心。等到庾亮主持政事，依法断事，颇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约，自认为名望和年辈都不比郗鉴、卞壸差，却未能参与明帝遗命，又希望能得开府之号，也未能实现，再加上许多上表辞请大多不获允准，于是心怀怨恨。等到明帝遗诏褒扬和提拔大臣，又没有祖约和陶侃，二人都怀疑是庾亮删除己名。历阳内史苏峻，对国家有功，威望日渐显赫，拥有精兵万人，军械很精良，朝廷把长江以外地区交付给他治理。但苏峻颇有骄纵之心，轻视朝廷，招纳亡命徒，人数日渐增多，都靠国家供给生活物资，陆运、水运络绎不绝，稍不如意，就肆无忌惮地斥骂。庾亮既怀疑苏峻、祖约的忠诚，又惧怕陶侃的深得人心，八月，任命丹杨尹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守武昌。任尚书仆射王舒为会稽内史，用以扩大声援。又修石头城防备他们。

丹杨尹阮孚以太后临朝，政出舅族，谓所亲曰："今江东创业尚浅，主幼，时艰，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观之，乱将作矣。"遂求出为广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丹杨尹阮孚因为太后临朝听政，政事由皇帝的母舅一族把持，对自己亲信的人说："如今江东朝廷创业的时间不长，君主年幼，时世艰难，庾亮年轻，德行和信誉却未能使人信服，在我看来，祸乱将要发生了。"于是自请出任广州刺史。阮孚即阮咸的儿子。

[9]冬，十月，立帝母弟岳为吴王。

[9]冬季，十月，立成帝母后的弟弟庾岳为吴王。

[10]南顿王宗自以失职怨望，又素与苏峻善；庾亮欲诛之，宗亦欲废执政。御史中丞钟雅劾宗谋反，亮使右卫将军赵胤收之。宗以兵拒战，为胤所杀，贬其族为马氏，三子绰、超、演皆废为庶人。免太宰西阳王，降封弋阳县王，大宗正虞胤左迁桂阳太守。宗，宗室近属；，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远近之心。宗党卞阐亡奔苏峻，亮符峻送阐，峻保匿不与。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问亮曰："常日白头公保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亮惧，变色。

[10]南顿王司马宗自认为不该丢失官职，心怀怨恨，平素又与苏峻交好，庾亮想杀他，司马宗也想废黜庾亮，自己执政。御史中丞钟雅弹劾司马宗谋反，庾亮派右卫将军赵胤拘捕司马宗。司马宗领兵抵

抗，被赵胤所杀，家族被贬黜改姓马氏，三个儿子司马绰、司马超和司马演，都被贬为庶人。又免除西阳王司马太宰职务，降低封爵为弋阳县王，大宗正虞胤被降职为桂阳太守。司马宗是皇室近亲，司马则是先帝的太保、太傅，庾亮轻易地杀戮和废黜他们，由此更加失去众人之心。司马宗党羽卞阐逃奔苏峻，庾亮发下朝廷符令让苏峻把卞阐送来，苏峻藏匿保护，不交给朝廷。司马宗之死，成帝不知道，过了许久，成帝问庾亮说："往常的那个白头公在什么地方？"庾亮回答说因谋反已经伏诛。成帝哭泣着说："舅父说他人是叛贼，就轻易地杀了他。如果别人说舅父是叛贼，该怎么办？"庾亮恐惧变色。

[11]赵将黄秀等寇，顺阳太守魏该帅众奔襄阳。

[11]前赵将领黄秀等侵犯县，顺阳太守魏该帅士众逃奔襄阳。

[12]后赵王勒用程遐之谋，营邺宫，使世子弘镇邺，配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配之，以骁骑将军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中山公虎自以功多，无去邺之意，及修三台，迁其家室，虎由是怨程遐。

[12]后赵王石勒用程遐的计谋，营建邺地宫室，让王世子石弘镇守邺，配备禁兵万人，车骑将军所统领的五十四营全部配署在那里，并让骠绮将军兼门臣祭酒王阳专门统领六夷辅佐石弘。中山公石虎自认为功劳多，没有离开邺地的意思，等到修筑三台，让石虎家迁移，石虎因此怨恨程遐。

[13]十一月，后赵石聪攻寿春，祖约屡表请救，朝廷不为出兵。聪遂寇逡遒、阜陵，杀掠五千余人。建康大震，诏加司徒导大司马、假黄、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御之，军于江宁。苏峻遣其将韩晃击石聪，走之；导解大司马。朝议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祖约曰："是弃我也！"益怀愤恚。

[13]十一月，后赵石聪进攻寿春，祖约屡次上表请求救援，朝廷不出兵。石聪便侵犯逡遒、阜陵，杀死、掠夺五千多人。建康为此大为震惊，朝廷下诏授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都督中外诸军事来抵御石聪，驻军在江宁。苏峻派部将韩晃进击石聪，将他赶走，王导解除大司马职务。朝廷议论又想兴修涂塘，用以阻遏胡夷寇掠，祖约说："这是弃我不顾！"更加心怀愤恚。

[14]十二月，济岷太守刘等杀下邳内史夏侯嘉，以下邳叛，叛降于后赵，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瞻于邾，拔之。彭城内史刘续复据兰陵石城，石瞻攻拔之。

[14]十二月，济岷太守刘等人杀死下邳内史夏侯嘉，占据下邳反叛，投降后赵。石瞻进攻在邾地的河南太守王瞻，攻了下来。彭城内史刘续再次占据兰陵的石城，石瞻又攻取了石城。

[15]后赵王勒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试经之制。

[15]后赵王石勒任命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掌评定九流高下，开始设立秀才、孝廉考试经策的制度。

[16]张骏畏赵人之逼，是岁，徙陇西、南安民二千余家于姑臧，又遣使修好于成，以书劝成主雄去尊号，称藩于晋。雄复书曰："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思为晋室元功之臣，扫除氛埃；而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贶，情在暗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继。

[16]张骏畏惧赵人的逼迫，这年，由陇西、南安迁徙民众二千多家到姑臧，又派使者和成汉修好，写信劝成汉主李雄除去皇帝尊号，成为东晋的藩臣。李雄复信说："我过分地被士大夫们推举，但我自己本来无心当帝王，想成为晋皇帝的首功大臣，扫除世间的妖气和尘埃；但晋王室国运衰微，恩泽和声望不振，我翘首东望晋王室，已经有些年月了。正巧接获您的赐札，情理与我心中所想暗合，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从此相互使者交聘不断。

二年（丁亥、327）

二年（丁亥，公元327年）

[1]春，正月，朱提太守杨术与成将罗恒战于台登，兵败，术死。

[1]春季，正月，朱提太守杨术和成汉将领罗恒在台登交战，杨术兵败身死。

[2]夏，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2]夏季，五月，甲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3]赵武卫将军刘朗帅骑三万袭杨难敌于仇池，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

[3]前赵的武卫将军刘朗率领骑兵三万人攻袭在仇池的杨难敌，不能取胜，劫掠民众三千多户返回。

[4]张骏闻赵兵为后赵所败，乃去赵官爵，复称晋大将军、凉州牧，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由众数万，会韩璞攻掠赵秦州诸郡。赵南阳王胤将兵击之，屯狄道。罕护军辛晏告急，秋，骏使韩璞、辛岩救之。璞进度沃干岭。岩欲速战，璞曰："夏末以来，日星数有变，不可轻动。且曜与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与我相守也。"与胤夹洮相持七十余日。冬，十月，璞遣辛岩督运于金城，胤闻之，曰："韩璞之众，十倍于吾。吾粮不多，难以持久。今虏分兵运粮，天授我也。若败辛岩，璞等自溃。"乃帅骑三千袭岩于沃干岭，败之；遂前逼璞营，璞众大溃。胤乘胜追奔，济河，攻拔令居，斩首二万级，进据振武。河西大骇。张阆、辛晏帅其众数万降赵，骏遂失河南之地。

[4]张骏听说前赵军队被后赵击败，于是自废前赵官爵，恢复称用晋朝大将军、凉州牧的名号，派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人率兵众数万人，会同韩璞攻掠前赵的秦州诸郡。前赵南阳王刘胤率兵攻击，屯军狄道，罕护军辛晏告急。秋季，张骏派韩璞、辛岩救援辛晏，韩璞越过沃干岭，辛岩想速战速决，韩璞说："夏末以来，太阳、星辰之象多次变化，不能轻举妄动。况且刘曜正在和石勒互相攻击，刘胤必定不能长久地和我们在此相持。"与刘胤隔着洮水相持七十多天。冬季，十月，韩璞派辛岩从金城督运军粮，刘胤听说此事，说："韩璞的兵众超过我方十倍，我们军粮不多，难以持久。现在敌虏分兵运粮，这是天赐良机。如果击败辛岩，韩璞等人不战自溃。"于是率领骑兵三千突袭到达沃干岭的辛岩，辛岩战败，刘胤随即前逼韩璞军营，韩璞兵众大多溃逃，刘胤乘胜追袭败逃的兵众，渡过黄河，攻取了令居，斩首二万级，进而占据振武。河西为之大为惊骇。张阆、辛晏率士众数万人投降前赵，张骏于是失去黄河以南的地域。

[5]庾亮以苏峻在历阳，终为祸乱，欲下诏征之；访于司徒导，导曰："峻猜险，必不奉诏，不若且苞容之。"亮言于朝曰："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不可复制，犹七国之于汉也。"朝臣无敢难者，独光禄大夫卞争之曰："峻拥

强兵，逼近京邑，路不终朝，一旦有变，易为蹉跌，宜深思之！”亮不从。知必败，与温峤书曰：“元规召峻意定，此国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祸也，必纵毒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虽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说同此情。吾与之争甚恳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为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与共谏止之，或当相从耳。”峤亦累书止亮。举朝以为不可，亮皆不听。

[5]庾亮认为苏峻在历阳，终将造成祸乱，想下诏征召他进京，为此征徇王导的意见。王导说：“苏峻猜疑阴险，必定不会奉诏前来，不如暂且容忍他。”庾亮在朝中说：“苏峻狼子野心，最终必会作乱。今天征召他，纵然他不听从上命，造成的祸乱也还不大。如果再过些年，就无法再制服他，这就如同汉时的七国对朝廷一样。”朝臣无人敢诘难，只有光禄大夫卞壶争辩说：“苏峻拥有强大的军力，又靠近京城，路途用不了一个早上便可到达，一旦发生变乱，容易出差错，应当深思熟虑。”庾亮不听。卞壶知道庾亮必会失败，写信给温峤说：“庾亮征召苏峻的主意已定，这是国家的大事。苏峻已表现出骄狂的样子，如果征召他，这是加速祸乱的到来，他必定会挺起毒刺面对朝廷。朝廷的威力虽然强盛，但不知道果真能擒获他否，王导也同有此意。我与庾亮争辩十分恳切，但不能拿他怎么样。我本来想让足下在外任官作为外援，现在反而恨足下在外，不能与你一同谏止他，我或许会追从你的。”温峤也多次写信劝阻庾亮。满朝大臣都认为此事不可，庾亮全然不听。

峻闻之，遣司马何仍诣亮曰：“讨贼外任，远近惟命，至于内辅，实非所堪。”亮不许，召北中郎将郭默为后将军、领屯骑校尉，司徒右长史庾冰为吴国内史，皆将兵以备峻。冰，亮之弟也。于是下优诏，征峻为大司农，加散骑常侍，位特进，以弟逸代领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亲执臣手，使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补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复不许。峻严装将赴召，犹豫未决。参军任让谓峻曰：“将军求处荒郡而不见许，事势如此，恐无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术亦劝峻反，峻遂不应命。

苏峻听说此事，派司马何仍见庾亮，说：“征讨贼寇，在外任职，无论远近我都唯命是从。至于在朝内辅政，实在不是我能胜任的。”庾亮不允许，征召北中郎将郭默为后将军、兼领屯骑校尉，任司徒右长

史庾冰为吴国内史，都统领军队防备苏峻。庾冰即庾亮的兄弟。于是颁下礼遇优厚的诏书，征召苏峻为大司农、授予散骑常侍，赐位特进。让苏峻兄弟苏逸代领属下部曲。苏峻上表说：“昔日明皇帝拉着下臣之手，让我北伐胡寇。如今中原尚未平定，我怎敢贪图安逸！乞求给我青州界内的一个荒远州郡，让我得以施展朝廷鹰犬的作用。”又不获同意。苏峻整装准备赴召，但又犹豫不决。参军任让对苏峻说：“将军您请求处居荒郡都不获允许，事情已发展到这样，恐怕已无生路，不如领兵自守。”阜陵令匡术也劝苏峻造反，苏峻便不应从诏令。

温峤闻之，即欲帅众下卫建康，三吴亦欲起义兵；亮并不听，而报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谕峻，峻曰：“台下云我欲反，岂得活邪！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往者国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宜烹。但当死报造谋者耳！”

温峤听说此事，立即想率士众下赴建康防卫，三吴之地也想出动义兵，庾亮都不同意。却写信告诉温峤说：“我对西陲安危的忧虑，要超过对历阳苏峻的忧虑，足下不要越过雷池一步。”朝廷派使者面谕苏峻，苏峻说：“朝廷大臣说我要造反，我哪有活命呢！我宁肯由山头观望廷尉，不能由朝廷回望山头。以住国家危如累卵，无我不行。现在狡兔已死，猎犬就该烹食了。我就是死也要向出谋者报仇！”

峻知祖约怨朝廷，乃遣参军徐会推崇约，请共讨庾亮。约大喜，其从子智、衍并劝成之。谯国内史桓宣谓智曰：“本以强胡未灭，将戮力讨之。使君若欲为雄霸，何不助国讨峻，则威名自举。今乃与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从。宣诣约请见，约知其欲谏，拒而不内。宣遂绝约，不与之同。十一月，约遣兄子沛内史涣、女婿淮南太守许柳以兵会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谏不从。诏复以卞为尚书令、领右卫将军，以郐稽内史王舒行扬州刺史事，吴兴太守虞潭督三吴等诸郡军事。

苏峻知道祖约怨恨朝廷，于是派参军徐会拥戴祖约，请求共同讨伐庾亮。祖约大为高兴，侄子祖智、祖衍也一同劝说促成。谯国内史桓宣对祖智说：“本来因为强大的胡寇未灭，准备同心合力征讨。使君如果想成就雄霸的功业，为何不帮助国家讨伐苏峻，这样威名自然确立。现在却和苏峻一同谋反，这哪能长久呢！”祖智不听。桓宣到祖约

处求见，祖约知道他想劝谏，拒而不见。桓宣于是与祖约断绝关系，不和他同流合污。十一月，祖约派兄长之子、沛内史祖涣，女婿、淮南太守许柳带兵与苏峻会合。祖逖的妻子是许柳的姐姐，一再劝谏，祖约不听。朝廷下诏重新任命卞壶为尚书令、兼领右卫将军，让会稽内史王舒代行扬州刺史职务，吴兴太守虞潭督察三吴等郡的军事。

尚书左丞孔坦、司徒司马丹杨陶回言于王导，请“及峻未至，急断阜陵，守江西当利诸口，彼少我众，一战决矣。若峻未来，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则人心危骇，难与战矣。此时不可失也。”导然之，庾亮不从。十二月，辛亥，苏峻使其将韩晃、张健等袭陷姑孰，取盐米，亮方悔之。

尚书左丞孔坦、司徒司马丹杨人陶回向王导进言，请求“乘苏峻未到之时，急速截断阜陵的通路，把守长江以西当利等路口，敌寡我众，一战即可决胜。如果苏峻还未到，可以进军威逼其城。如果现在不先行前往，苏峻必会先行到达，苏峻一旦到达，那么人心危惧惊骇，就难以与他交战了。这种时机不能失去。”王导认为很对，庾亮却不听从。十二月，辛亥（初一），苏峻派部将韩晃、张健等人攻陷姑孰，夺取食盐粮米，庾亮这才后悔。

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释之子也。

壬子（初二），彭城王司马雄、章武王司马休背叛朝廷，投奔苏峻。司马雄是司马释的儿子。

庚申，京师戒严，假庾亮节，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左卫将军赵胤为历阳太守，使左将军司马流将兵据慈湖以拒峻；以前射声校尉刘超为左卫将军，侍中褚典征讨军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领数百人备石头。

庚申（初十），京城戒严，授庾亮符节，都督征讨军事事务，任左卫将军赵胤为历阳太守，让左将军司马流领兵据守慈湖抵御苏峻。又任前射声校尉刘超为左卫将军，侍中褚执掌征讨军事。庾亮让兄弟庾翼以平民身份统领数百人守备石头。

[6]丙寅，徙琅邪王昱为会稽王，吴王岳为琅邪王。

[6]丙寅（十六日），成帝改封琅邪王司马昱为会稽王，改封吴王司马岳为琅邪王。

[7]宣城内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长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扰，谓宜且按甲以待之。彝厉色曰：“‘见无礼于其君者，若鹰之逐鸟雀。’今社稷危逼，义无宴安。”辛未，彝进屯芜湖。韩晃击破之，因进攻宣城，彝退保广德，晃大掠诸县而还，徐州刺史郗鉴欲帅所领赴难，诏以北寇，不许。

[7]宣城内史桓彝想起兵赴朝廷之难，他的长史裨惠认为郡内兵员既少且弱，山地居民经常骚扰，应当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桓彝脸色严厉地说：“‘见到对君王无礼的人，要像鹰追逐鸟雀一样对待他。’现在国家危急紧迫，按道义不能安处。”辛未（二十一日），桓彝进兵屯驻芜湖。韩晃击败桓彝，乘势进攻宣城。桓彝退走保守广德，韩晃大肆劫掠各县，然后还军。徐州刺史郗鉴想率领所部赴国难，朝廷下诏以北边寇贼不宁为由，不同意。

[8]是岁，后赵中山公虎击代王纥那，战于句注陉北；纥那兵败，徙都大宁以避之。

[8]这年，后赵中山公石虎攻击代王拓跋纥那，双方战于句注山陉北，拓跋纥那战败，迁都至大宁以避敌祸。

[9]代王郁律之子翳槐居于其舅贺兰部，纥那遣使求之，贺兰大人蔼头拥护不遣。纥那与宇文部共击蔼头，不克。

[9]代王拓跋郁律之子拓跋翳槐居住在舅父的贺兰部，拓跋纥那派使者要他，贺兰大人蔼头卫护着不让走。拓跋纥那和宇文部共同攻击蔼头，不能取胜。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九十四卷

晋纪十六 显宗成皇帝上之下咸和三年（戊子、328）

晋纪十六 晋成帝咸和三年（戊子，公元328年）

[1]春，正月，温峤入救建康，军于寻阳。

[1]春季，正月，温峤来救援建康，屯军寻阳。

韩晃袭司马流于慈湖；流素懦怯，将战，食炙不知口处，兵败而死。

韩晃偷袭在慈湖的司马流，司马流素来怯懦，临战时吓得吃烤肉不知道往嘴里放，结果兵败身死。

丁未，苏峻帅祖涣、许柳等众二万人，济自横江，登牛渚，军于陵口。台兵御之，屡败。二月，庚戌，峻至蒋陵覆舟山。陶回谓庾亮曰："峻知石头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杨南道步来；宜伏兵邀之，可一战擒也。"亮不从。峻果自小丹杨来，迷失道，夜行，无复部分。亮闻，乃悔之。

丁未（二十八日），苏峻带领祖涣、许柳等士众二万人，渡过横江，登上牛渚，屯军于陵口。朝廷军队抵抗屡败。二月，庚戌（初一），苏峻到达蒋陵的覆丹山。陶回对庾亮说："苏峻知道石头有重兵戍守，不敢直接前来，必定从小丹杨南道徒步前来，应当埋伏兵众截击，可以一战擒获。"庾亮不听。苏峻果然从小丹杨前来，因迷路，夜间赶行，军队各部混乱。庾亮听说后才感后悔。

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东避难，左卫将军刘超独迁妻孥入居宫内。

朝廷士人因京城危急紧迫，大多遣走家人向东避难，只有左卫将军刘超却把妻子儿女迁居宫内。

诏以卞都督大桁东诸军事，与侍中钟雅帅郭默、赵胤等军及峻战于西陵。等大败，死伤以千数。丙辰，峻攻青溪栅；卞率诸军拒击，不能禁。峻因风纵火，烧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背痈新愈，创犹未合，力疾帅左右苦战而死；二子、盱随父后，亦赴敌而死。其母抚尸哭曰："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夫何恨乎！"

朝廷下诏让卞壶都督大桁以东军事事务，与侍中钟雅率领郭默、赵胤等人的军队与苏峻在西陵交战。卞壶等人大败，死伤数以千计。丙辰（初七），苏峻进攻青溪栅，卞壶率领各路部队拒敌，无法阻止其攻势。苏峻乘风势纵火，烧毁朝廷的台省及诸营寺官署，一时间荡然无存。卞壶背部的痈肿刚好，伤口尚未愈合，支撑着身体率领左右侍卫苦战至死，两个儿子卞和卞盱跟随在父亲身后，也赴敌战死。他们的母亲抚摸着尸体痛哭说："父亲是忠臣，儿子是孝子，还有什么遗憾呢！"

丹杨尹羊曼勒兵守云龙门，与黄门侍郎周导、庐江太守陶瞻皆战死。庾亮帅众将陈于宣阳门内，未及成列，士众皆弃甲走，亮与弟怿、条、翼及郭默、赵胤俱奔寻阳。将行，顾谓钟雅曰："后事深以相委。"雅曰："栋折榱崩，谁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亮乘小船，乱兵相剥掠；亮左右射贼，误中柁工，应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动，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贼！"众乃安。

丹杨尹羊曼领兵戍守云龙门，和黄门侍郎周导、庐江太守陶瞻都战死。庾亮帅士众准备在宣阳门内结阵，还没来得及排成队列，士众都弃甲逃跑，庾亮和兄弟庾怿、庾条、庾翼及敦默、赵胤都逃奔寻阳。临走时回头对钟雅说："以后的事情深深拜托了。"钟雅说："户梁折断，屋椽崩毁，这是谁的过失呢！"庾亮说："今天此事，不容再说。"庾亮乘坐小船，乱兵竞相掠夺抢劫，庾亮的左右侍从用箭射敌，结果误中船上舵手，应声倒仆。船上人都大惊失色，准备逃散。庾亮安坐不动，缓缓地说："这种手法怎么能让他射中寇贼呢！"大家这才安定。

峻兵入台城，司徒导谓侍中褚曰："至尊当御正殿，君可启令速出。"即入上阁，躬自抱帝登太极前殿；导及光禄大夫陆晔、荀崧 、尚书张共登御床，拥卫帝。以刘超为右卫将军，使与钟雅、褚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庙。时百官奔散，殿省萧然。峻兵既入，叱褚令下。正立不动，呵之曰："苏冠军来觐至尊，军人岂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后宫，宫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见掠夺。峻兵驱役百官，光禄勋王彬等皆被捶挞，令负担登蒋山。裸剥士女，皆以坏席苫草自鄣，无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内外。

苏峻的军队进入台城，司徒王导对侍中褚说：“皇上应当在正殿，你可发令让他急速出来。”褚立即进入内室，亲自抱着成帝登上太极前殿。王导及光禄大夫陆晔、荀崧、尚书张一同登上御床，护卫成帝。任刘超为右卫将军，让他和钟雅、褚侍立在左右，太常孔愉则穿着朝服守护宗庙。当时百官逃奔离散，宫殿、朝省悄然无声。苏峻的兵众进来后，叱令褚让他退开。褚正立不动，呵斥他们说：“苏峻来觐见皇上，军人岂能侵犯逼近！”因此苏峻的士兵不敢上殿，冲进后宫，宫女及太后的左右侍人都被掠夺。苏峻的士兵驱赶百官服劳役，光禄勋王彬等都被棍捶鞭挞，命令他们担着担子登蒋山。又剥光成年男女的衣物，这些人都用破席或苫草自相遮掩，没有草席的人就坐在地上用土把自己身体盖住，哀哭号叫的声音，震荡于京城内外。

初，姑孰既陷，尚书左丞孔坦谓人曰：“观峻之势，必破台城，自非战士，不须戎服。”及台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无他。

当初，姑孰被攻陷之后，尚书左丞孔坦对人说：“看苏峻的势头，必定会攻破台城，我从来不是士兵，不需要军服。”等到台城被攻陷，穿军服的人大多死亡，不着军服者倒没什么。

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峻尽费之；太官惟有烧余米数石以供御膳。

当时官府拥有布匹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其他物品价值与此相当，苏峻尽数耗费光，掌管皇帝饮食的太官只有用大火烧剩下的数石粮米，以供成帝御膳。

或谓钟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雠，盍早为之计！”雅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各遁逃以求免，何以为臣！”

有人对钟雅说：“你禀性诚信坦直，必定不被寇仇所容，何不早作打算。”钟雅说：“国家的祸乱不能匡正，君王的危殆不能挽救，各自遁逃以求免祸，这还怎么当人臣呢！”

丁巳，峻称诏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导有德望，犹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峻自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许柳为丹杨尹，马雄为左卫将军，祖涣为骁骑将军。弋阳王诣峻，称述峻功，峻复以为西阳王、太宰、录尚书事。

丁巳（初八），苏峻矫称诏令大赦天下，惟有庾亮兄弟不在赦免之列。认为王导素有德行和名望，还让他保持原职，位居自己之上。祖

约任侍中、太尉、尚书令，苏峻自任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许柳任丹杨尹，马雄任左卫将军，祖涣任骁骑将军。弋阳王司马拜见苏峻，称述苏峻的功德，苏峻又让司马当西阳王、太宰、录尚书事。

峻遣兵攻吴国内史庾冰，冰不能御，弃郡奔会稽，至浙江，峻购之甚急。吴铃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覆之，吟啸鼓，溯流而去。每逢逻所，辄以杖叩船曰："何处觅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为醉，不疑之，冰仅免。峻以侍中蔡谟为吴国内史。

苏峻派兵进攻吴国内史庾冰，庾冰抵挡不住，放弃郡国逃奔会稽。到浙江时，苏峻重赏搜捕他，十分急迫。吴国的侍从、门卒带领庾冰进船，把他用芦席覆盖起来，吟啸着摇动船浆，逆流而上。每逢遇到巡查哨所，就用杖叩击船身说："何处寻觅庾冰？庾冰就在这里。"众人认为他喝醉了，毫不怀疑，庾冰因此幸免。苏峻让侍中蔡谟出任吴国内史。

温峤闻建康不守，号恸；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对。庾亮至寻阳宣太后诏，以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鉴司空。峤曰："今日当以灭贼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将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峤素重亮，亮虽奔败，峤愈推奉之，分兵给亮。

温峤听说建康失守，号啕痛哭。有人前往探问，也是相对悲泣。庾亮到寻阳后宣谕太后诏令，任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授予徐州刺史郗鉴为司空。温峤说："今天应当首先翦灭叛贼，尚未建功却先授官，还怎么示范天下！"于是推辞不接受，温峤素来看重庾亮，庾亮虽然战败奔逃，温峤却更加推重奉承他，分出部分兵力交给庾亮。

[2]后赵大赦，改元太和。

[2]后赵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太和。

[3]三月，丙子，庾太后以忧崩。

[3]三月，丙子（疑误），庾太后因忧愁驾崩。

[4]苏峻南屯于湖。

[4]苏峻向南屯兵于湖。

[5]夏，四月，后赵将石堪攻宛，南阳太守王国降之；遂进攻祖约军于淮上。约将陈光起兵攻约，约左右阎秃，貌类约，光谓为约而擒

之，约逾垣获免。光奔后赵。

[5]夏季，四月，后赵将领石堪攻宛，南阳太守王国投降；石堪随即进攻驻于淮水岸边的祖约。祖约部将陈光发兵攻击祖约，祖约的侍从闫秃，相貌与祖约相像，陈光以为是祖约，把他擒获，祖约越墙逃脱。陈光逃奔后赵。

[6]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

[6]壬申（二十四日），明穆皇后入葬武平陵。

[7]庾亮、温峤将起兵讨苏峻，而道路断绝，不知建康声闻。会南阳范汪至寻阳，言"峻政令不一，贪暴纵横，灭亡已兆，虽强易弱，朝廷有倒悬之急，宜时进讨。"峤深纳之。亮辟汪参护军事。

[7]庾亮、温峤准备起兵讨伐苏峻，但道路阻断，不知道建康的消息。适逢南阳人范汪到寻阳，说："苏峻政令混乱不一，贪婪强暴，肆无忌惮，已显现出灭亡的征兆，虽然暂时强大，但很容易转化为弱小，朝廷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应当及时进攻讨伐。"温峤深以为然。庾亮征召范汪为参护军事。

亮、峤互相推为盟主；峤从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强，宜共推之。"峤乃遣督护王愆期诣荆州，邀陶侃与之同赴国难。侃犹以不豫顾命为恨，答曰："吾疆易外将，不敢越局。"峤屡说，不能回；乃顺侃意，遣使谓之曰："仁公且守，仆当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参军荥阳毛宝别使还，闻之，说峤曰："凡举大事，当与天下共之。师克在和，不宜异同。假令可疑，犹当外示不觉，况自为携贰邪！宜急追信改书，言必应俱进；若不及前信，当更遣使。"峤意悟，即追使者改书；侃果许之，遣督护龚登帅兵诣峤。峤有众七千，于是列上尚书，陈祖约、苏峻罪状，移告征镇，洒泣登舟。

庾亮、温峤相互推举对方为盟主，温峤的堂弟温充说："陶侃职位重要，兵力强盛，应当共同推举他为盟主。"温峤便派遣督护王愆期到荆州，邀请陶侃和自己同赴国难。陶侃仍然因为未能参与接受遗诏怀恨在心，回答说："我是守戍边疆的将领，不敢逾越职分。"温峤多次劝说，不能使他回心转意。温峤于是顺应陶侃的心意，派使者对他说："仁公暂且按兵不动，我当先行进讨。"使者出发已有两天，平南参军荥阳人毛宝出使别处归来，听说此事，劝说温峤说："凡是干大事，应当和天下人共同参与。军队取胜在于和同，不应当有所别异。

即使有可疑之处，尚且应当对外表现出无所察觉，何况是自己显露离心呢！应当急速追回信使改写书信，说明一定要相互应从，共同进发。如果赶不上先前的信使，应当重新派遣使者。”温峤心中醒悟，当即追回使者改写书信，陶侃果然应许，派督护龚登率军见温峤。温峤有士众七千人，于是列名上呈尚书，陈述祖约、苏峻的罪状，传告各地方长官，洒泪登上战船。

陶侃复追龚登还。峤遗侃书曰：“夫军有进而无退，可增而不可减。近已移檄远近，言于盟府，刻后月半大举，诸郡军并在路次，惟须仁公军至，便齐进耳。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仆才轻任重，实凭仁公笃爱，远禀成规；至于首启戎行，不敢有辞，仆与仁公，如首尾相卫，唇齿相依也。恐或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仆与仁公并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顷之顾，绸缪往来，情深义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众见救，况社稷之难乎！今日之忧，岂惟仆一州，文武莫不翘企。假令此州不守，约、峻树置官长于此，荆楚西逼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馑，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仁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功；退当以慈父之情，雪爱子之痛。今约、峻凶逆无道，痛感天地，人心齐一，咸皆切齿。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苟复召兵还，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王愆期谓侃曰：“苏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虽广，公宁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

陶侃又召龚登回来。温峤给陶侃写信说：“军队能进不能退，能增多而不能减少。近来已经将檄文传播于远近，呈告您的盟府，约定下一次半月时分大举兴兵，各郡军队都已上路，只等您的军队到达，便一同进发了。您现在把军队召回，使远近之人感到疑惑，成败的根由便将决定于此。我才能浅薄却责任重大，实在需要凭仗您的厚爱，遥遵您的成规。至于说到率先启行充当先锋，我不敢有二话，我与您如同首尾相卫、唇齿相依。惟恐有人不理解您高深的意旨，将会认为您不急于讨伐叛贼，这种舆论一旦形成则难以弥补。我和您都担负着地方统帅的职责，安危休戚，按理应当共同承受。况且自从最近交往以来，来往频繁，情深义重，一旦有急难，也希望您率兵相救，何况是国家的危难呢！今天的忧患，岂只是我这一州，文武百官谁不对您企

足翘首期待？假使此州保不住，祖约、苏峻在此设置官长，荆楚西部临近强大的胡寇，东部与叛贼相临，再加上连年饥馑，将来的危殆，就会远远超过此州的今天。您进，当会成为大晋的忠臣，与齐桓公、晋文公的功绩相匹；退，则应当以慈父的情爱，去雪爱子被杀的痛楚。如今祖约、苏峻凶逆无道，造成的罪孽震动天地，人心一致，都切齿痛恨。现在的进攻讨伐，犹如以石投卵罢了。倘若再召回军队，这是在几乎成功之时自己制造失败。期望能深切体察我所说的这一切。”王愆期对陶侃说：“苏峻是豺狼，如果让他得志，天下虽大，您难道能有立足之地吗！”陶侃深深感悟，当即穿上作战服装登船。儿子陶瞻的丧礼也不参加，日夜兼行赶来。

郗鉴在广陵，城孤粮少，逼近胡寇，人无固志。得诏书，即流涕誓众，入赴国难，将士争奋。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谓温峤曰：“或闻贼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当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清野坚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必自溃矣。”峤深以为然。

郗鉴在广陵，孤城缺粮，挨近胡寇，人心不稳。得到诏书后，当即流着眼泪誓师，来赴国难，将士们人人奋勇争先。郗鉴派将军夏侯长等微行前来对温峤说：“有人听说叛贼准备挟迫天子向东到会稽，应当事先设立营帐壁垒，占据要害之地，即可防止他逃逸，又能切断叛贼的粮食运输，然后再坚壁清野，坐待叛贼。叛贼攻城不能取胜，旷野又无所劫掠，东边的道路既然阻断，粮米输运自然断绝，必定不战自溃。”温峤认为很对。

五月，陶侃率众至寻阳。议者咸谓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曰：“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即与之谈宴终日，遂与亮、峤同趣建康。戎卒四万，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远近。

五月，陶侃率领士众到达寻阳。论者都说陶侃准备诛杀庾亮向天下人谢罪，庾亮甚为恐惧，便采用温峤的计谋，去见陶侃叩拜谢罪。陶侃大吃一惊，制止他说：“庾元规竟然来叩拜我吗！”庾亮援引过错，自我责备，风度举止很不错，陶侃不知不觉放心开怀，说：“您当年缮修石头城来对付老夫，今天倒反来见我有所求吗！”随即和他谈笑宴饮

一整天，便与庾亮、温峤一同赶赴建康。共有士卒四万人，旌旗延绵七百多里，钲鼓之声震动遐迩。

苏峻闻西方兵起，用参军贾宁计，自姑孰还据石头，分兵以拒侃等。

苏峻听说西方起兵，采纳参军贾宁的计谋，从姑孰返回占据石头，分兵抗拒陶侃等人。

乙未，峻逼迁帝于石头，司徒导固争，不从。帝哀泣升车，宫中恸哭。时天大雨，道路泥泞，刘超、钟雅步侍左右，峻给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闻而恶之，然未敢杀也。以其亲信许方等补司马督、殿中监，外托宿卫，内实防御超等。峻以仓屋为帝宫，日来帝前肆丑言。刘超、钟雅与右光禄大夫荀崧、金紫光禄大夫华恒、尚书荀邃、侍中丁潭侍从，不离帝侧。时饥馑米贵，峻问遗，超一无所受。缱绻朝夕，臣节愈恭；虽居幽厄之中，超犹启帝，授《孝经》、《论语》。

乙未（十八日），苏峻逼迫成帝迁居石头，司徒王导极力争辩，苏峻不听。成帝哀哭着登上车舆，宫中一片恸哭。当时天下大雨，道路泥泞，刘超、钟雅徒步侍从于左右，苏峻给他们马匹也不肯乘坐，悲哀慷慨。苏峻听说后憎恶于心，但没敢杀害。苏峻让亲信许方等人补任司马督、殿中监等职，对外说是宿卫，对内其实是防备刘超等人。苏峻用库房作为成帝宫室，每天在成帝面前大放厥词。刘超、钟雅和右光禄大夫荀崧、金紫光禄大夫华恒、尚书荀邃、侍中丁潭侍卫随从，不离成帝左右。当时因饥馑米价昂贵，苏峻赠送问慰，刘超纤毫不受。朝夕不离成帝身边，行臣子礼节愈加恭谨。虽然处于困厄之中，刘超仍然为成帝启蒙，讲授《孝经》和《论语》。

峻使左光禄大夫陆晔守留台，逼迫居民，尽聚之后苑；使匡术守苑城。

苏峻让左光禄大夫陆晔守卫禁城，逼迫居民全部聚居在后苑，让匡术据守苑城。

尚书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为长史。

尚书左丞孔坦投奔陶侃，陶侃任他为长史。

初，苏峻遣尚书张权督东军，司徒导密令以太后诏谕三吴吏士，使起义兵救天子。会稽内史王舒以庾冰行奋武将军，使将兵一万，西渡浙江；于是吴兴太守虞潭、吴国内史蔡谟、前义兴太守顾众等皆举兵应之。潭母孙氏谓潭曰：“汝当舍生取义，勿以理老为累！”尽遣其家僮从军，鬻其环以为军资。谟以庾冰当还旧任，即去郡以让冰。

当初，苏峻派尚书张暂时督察东部军事，司徒王导密令他用太后诏书谕示三吴的官吏士民，让他们发动义兵救天子。会稽内史王舒让庾冰任行奋武将军职，领兵一万人，向西渡过浙江，于是吴兴太守虞潭、吴国内史蔡谟、原义兴太守顾众等人都发兵响应。虞潭母亲孙氏对虞潭说：“你应当舍生取义，不要因我年老受拖累。”尽数遣送自己的家僮从军，典卖自己的耳环佩玉作为军资。蔡谟认为庾冰应当恢复吴国内史的旧职，便离开吴国，把职位让给庾冰。

苏峻闻东方兵起，遣其将管商、张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与战，互有胜负，未能得前。

苏峻听说东方起兵，派部将管商、张健、弘徽等拒敌。虞潭等人和他们交战，互有胜负，不能前进。

陶侃、温峤军于茄子浦；峤以南兵习水，苏峻兵便步，令：“将士有岸者死！”会峻送米万斛馈祖约，约遣司马桓抚等迎之。毛宝帅千人为峤前锋，告其众曰：“兵法，‘军令有所不从’，岂可视贼可击，不上岸击之邪！”乃擅往袭抚，悉获其米，斩获万计，约由是饥乏。峤表宝为庐江太守。

陶侃、温峤屯军于茄子浦。温峤因南方士兵熟悉水战，而苏峻的士卒则以步战见长，便下令：“将士有上岸的处死！”适逢苏峻赠送粮米一万斛给祖约，祖约派司马桓抚等人相迎。毛宝率领一千人当温峤的先锋，告谕士兵说：“兵法说：‘军令有所不从’，怎能眼见可以攻击叛贼，却不上岸攻击呢！”于是擅自前往偷袭桓抚，尽数劫获粮米，斩首万人左右，祖约军队因此饥饿缺粮。温峤上表推荐毛宝任庐江太守。

陶侃表王舒监浙东军事，虞潭监浙西军事，郗鉴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令舒、潭皆受鉴节度。鉴帅众渡江，与侃等会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该亦以兵会之。

陶侃表荐王舒监察浙东军事，虞潭监察浙西军事，郗鉴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令王舒、虞潭都听从郗鉴的调度。郗鉴率士兵渡过长江，

与陶侃等在茄子浦会合。雍州刺史魏该也领兵相会。

丙辰，侃等舟师直指石头，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峤屯沙门浦。峻登烽火楼，望见士众之盛，有惧色，谓左右曰：“吾本知温峤能得众也。”

丙辰（疑误），陶侃等人的水军直指石头，到达蔡州。陶侃屯军查浦，温峤屯军沙门浦。苏峻登上烽火楼，望见敌方士众之多，面有惧色，对左右侍从说：“我本来就知道温峤能得众心。”

庾亮遣督护王彰击峻党张曜，反为所败。亮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尔。”亮司马陈郡殷融诣侃谢曰：“将军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彰为小人；今王彰为君子，殷融为小人。”

庾亮派督护王彰突袭苏峻的门党张曜，反而被张曜击败。庾亮送去符节向陶侃谢罪，陶侃回答说：“古人曾三次遭败，您才有二次。不过当今形势急迫，不能次次这样。”庾亮的司马、陈郡人殷融去见陶侃谢罪说：“这是庾将

军造成的，不是我们出的主意。”王彰来后则说：这是我自己造成的，庾将军不知道。”陶侃说：“过去殷融是君子，王彰是小人；现在王彰是君子，殷融则是小人了。”

宣城内史桓彝，闻京城不守，慷慨流涕，进屯泾县。时州郡多遣使降苏峻，裨惠复劝彝宜且与通使，以纾交至之祸。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耻与逆臣通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彝遣将军俞纵守兰石，峻遣其将韩晃攻之。纵将败，左右劝纵退军。纵曰：“吾受桓侯厚恩，当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遂力战而死。晃进军攻彝，六月，城陷，执彝，杀之。

宣城内史桓彝听说京城失守，慷慨流泪，进军屯驻泾县。当时州郡大多派使者向苏峻投降，裨惠又劝桓彝，应当暂且与苏峻通使，以舒缓将会交至而来的灾祸。桓彝说：“我蒙受国家的重恩，按道义应当效死。怎能忍受耻辱和逆臣通使问慰！如果事情不能成功，这就是命了。”桓彝派将军俞纵驻守兰石，苏峻派部将韩晃攻击，俞纵将要战败，左右侍从劝俞纵退军。俞纵说：“我蒙受桓公厚恩，应当以死报

答。我不能辜负桓公，犹如桓公不辜负国家。”于是力战而死。韩晃进军攻打桓彝，六月，城被攻破，桓彝被擒获，遇害。

诸军初至石头，即欲决战，陶侃曰：“贼众方盛，难与争锋，当以岁月，智计破之。”既而屡战无功，监军部将李根请筑白石垒，侃从之。夜筑垒，至晓而成。闻峻军严声，诸将咸惧其来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垒，必须东北风急，令我水军不得往救；今天清静，贼必不来。所以严者，必遣军出江乘，掠京口以东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帅步骑万余四面攻之，不克。

各路军队刚到石头，就想和苏峻决战。陶侃说：“叛贼气势正盛，难以与之争锋。应当待以时日，用智谋战败他。”此后，多次交战无所建树，监军部将李根请求修筑白石垒，获陶侃同意后，连夜筑垒，至天明即成。传来苏峻军队击鼓整队的声音，众将都惧怕他们前来攻击。孔坦说：“不会。如果苏峻进攻白石垒，必须等待东北风大，使我方水军无法来救。今天天晴无风，贼寇必定不来。他们之所以整队，一定是派军队由江乘出击，攻掠京口以东地区。”结果果真如此。陶侃派庾亮率二千人据守白石，苏峻率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四面围攻，未能攻克。

王舒、虞潭等数与峻兵战，不利。孔坦曰：“本不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乃令鉴与后将军郭默还据京口，立大业、曲阿、亭三垒以分峻之兵势，使郭默守大业。

王舒、虞潭等多次与苏峻军队接战失利，孔坦说：“本来不必要召来郗鉴，结果使东门失去防卫。现在应当派遣他回军，虽然晚点，还是胜过不去。”陶侃便令郗鉴和后将军郭默回军占据京口，建立大业、曲阿、亭三座壁垒，使苏峻兵力分散。让敦默据守大业。

壬辰，魏该卒。

壬辰（十五日），魏该去世。

祖约遣祖涣、桓抚袭湓口；陶侃闻之，将自击之。毛宝曰：“义军恃公，公不可动，宝请讨之。”侃从之，涣、抚过皖，因攻谯国内史桓宣。宝往救之，为涣、抚所败。箭贯宝髀，彻鞍，宝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满靴。还击涣、抚，破走之，宣乃得出，归于温峤。宝进攻祖约军于东关，拔合肥戍；会峤召之，复归石头。

祖约派祖涣、桓抚偷袭湓口，陶侃听说后，准备亲自领军回击。毛宝说：“义军恃仗您领导，您不能出动，我请求去征讨。”陶侃同意了。祖涣、桓抚经过皖，顺势攻击谯国内史桓宣。毛宝前往救援，被祖涣、桓抚打败。敌箭射穿毛宝髀骨，插在马鞍上，毛宝让人用脚踏住马鞍拔箭，血流满靴。毛宝回头攻击祖涣、桓抚，把他们打败逃跑，桓宣这才得以脱困，归依温峤。毛宝攻击在东关的祖约军队，攻取合肥戍。适逢温峤召请他，又回归石头。

祖约诸将阴与后赵通谋，许为内应。后赵将石聪、石堪引兵济淮，攻寿春。秋，七月，约众溃，奔历阳，聪等虏寿春二万余户而归。

祖约手下诸位将领私下与后赵勾结，许诺充当内应。后赵将领石聪、石堪领兵渡过淮水，进攻寿春。秋季，七月，祖约的士众溃逃，投奔历阳。石聪等掳掠寿春民众二万多户返回。

[8]后赵中山公虎帅众四万自轵关西入，击赵河东，应之者五十余万，遂进攻蒲阪。赵主曜遣河间王述发氐、羌之众屯秦州以备张骏、杨难敌，自将中外精锐水陆诸军以救蒲阪，自卫关北济；虎惧，引退。曜追之，八月，及于高候；与虎战，大破之，斩石瞻，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仗亿计。虎奔朝歌。曜济自大阳，攻石生于金墉，决千金以灌之。分遣诸将攻汲郡、河内，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之。襄国大震。

[8]后赵中山公石虎率士众四万人从轵关西进，攻击前赵的河东，有五十多个县应从，石虎于是进攻蒲阪。前赵主刘曜派河间王刘述调遣氐族、羌族士众屯驻在秦州，防备张骏和杨难敌，自己率领中外精锐的水、陆各军救援蒲阪，从卫关北渡黄河。石虎畏惧，率军退走，刘曜追击。八月，在高候追上石虎，与石虎交战，石虎大败，石瞻被杀，尸体枕籍达二百多里，刘曜缴获的军资上亿。石虎逃奔朝歌。刘曜从大阳渡过黄河，攻击驻守金墉的石生，开决千金的蓄水淹灌他们，又分别派遣诸将进攻汲郡、河内，后赵的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都归降刘曜。襄国大为震惊。

[9]张骏治兵，欲乘虚袭长安。理曹郎中索询谏曰：“刘曜虽东征，其子胤守长安，未易轻也。借使小有所获，彼若释东方之图，还与我校；祸难之期，未可量也。”骏乃止。

[9]张骏整备军队，想乘虚偷袭长安。理曹郎中索询劝谏说："刘曜虽然东征，他儿子刘胤防守长安，不能轻视。即使小有所获，但如果刘曜放弃对东方的图谋，回军与我方较量，祸难临头的时候就难以预测了。"张骏这才罢休。

[10]苏峻腹心路永、匡术、贾宁闻祖约败，恐事不济，劝峻尽诛司徒导等诸大臣，更树腹心；峻雅敬导，不许。永等更贰于峻，导使能参军袁耽潜诱永使归顺，九月，戊申，导携二子与永皆奔白石。耽，涣之曾孙也。

[10]苏峻的心腹路永、匡术、贾宁听说祖约败绩，惟恐事情不能成功，劝苏峻尽数杀死司徒王导等各位大臣，另外安置自己的心腹。但苏峻素来敬重王导，不同意杀害他，路永等人便对苏峻怀有二心。王导让参军袁耽私下引诱路永，让他归顺朝廷。九月，戊申（初三），王导携同两个儿子和路永一同逃奔白石垒。袁耽即袁涣的曾孙。

陶侃、温峤等与苏峻久相持不决，峻分遣诸将东西攻掠，所向多捷，人情惧。朝士之奔西军者皆曰："峻狡黠有胆决，其徒骁勇，所向无敌。若天讨有罪，则峻终灭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峤怒曰："诸君怯懦，乃更誉贼！"及累战不胜，峤亦惮之。

陶侃、温峤等人与苏峻长久相持不下，苏峻分别派遣多员将领向东、向西攻伐劫掠，多所获胜，一时人心恐惧不宁。朝廷士人逃到西军的都说："苏峻狡黠而有胆识，士卒骁勇，所向无敌。倘若上天能讨伐有罪之人，那么他终将灭亡。如果只从人事方面来说，则不易翦除。"温峤发怒说："这是你们自己怯懦，却去称颂叛贼！"等到多次交战不胜，温峤也心有忌惮。

峤军食尽，贷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忧无良将及兵食，惟欲得老仆为主耳。今数战皆北，良将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虏，当备不虞；若复无食，仆便欲西归，更思良算，徐来殄贼，不为晚也。"峤曰："凡师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济昆阳，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敌众，杖义故也。峻、约小竖，凶逆滔天，何忧不灭！峻聚胜而骄，自谓无前，今挑之战，可一鼓而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设进退之计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脑涂地之日。峤等与公并受国恩，事若克济，则臣主同祚；如其不捷，当灰身以谢先帝耳。今之事势，义无旋踵，譬如骑虎，安可中下哉！公若违众独返，人心必

沮；沮众败事，义旗将回指于公矣。”毛宝言于峤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说侃曰：“公本应镇芜湖，为南北势援，前既已下，势不可还。且军政有进无退，非直整齐三军，示众必死而已，亦谓退无所据，终至灭亡。往者杜非不强盛，公竟灭之，何至于峻，独不可破邪！贼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试与宝兵，使上岸断贼资粮；若宝不立效，然后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宝督护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阳说侃曰：“今大事若不济，公虽有粟，安得而食诸！”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毛宝烧峻句容、湖孰积聚，峻军乏食，侃遂留不去。

温峤的军队粮尽，向陶侃借粮。陶侃发怒说：“你过去说不愁没有良将和军粮，只是想让我出任盟主罢了。如今数战皆败，良将在哪里！荆州与胡夷、蜀汉二敌接壤，应当对突发之事有所防备，如果再无军粮，我就想西归，重新考虑更好的办法，慢慢再来除灭叛贼，也不算晚。”温峤说：“凡是军队取胜，贵在协同，这是古人的成功经验。汉光武帝横渡昆阳，曹操官渡取胜，以寡敌众，是因为凭仗道义的力量。苏峻、祖约这种小子，凶逆的罪行滔天，何愁不灭！苏峻因屡次取胜而骄傲，自认为所向无敌，现今向他挑战，便可一鼓作气将他擒获，怎么能放弃马上便可获得的成功，作退却的打算呢！况且天子遭到幽禁、逼迫，国家危殆，这正是天下的臣子们肝脑涂地以图报效的时候。我们和您都蒙受国家的恩惠，事情如果能成功，便可君臣同享国家的福运；如不能获胜，则应当粉身碎骨以报答先帝。当今之事，已经义无反顾，犹如骑虎，怎能中途跳下呢！您如果违背众人心愿独自返回，人心必定沮丧，人心沮丧必败，那时义军的大旗将回过头来指向您了。”毛宝对温峤说：“我能让陶公留下”，于是去劝陶侃说：“您本应镇守芜湖，作为南北军队的后援，先前既然已经来此，按情势就不能回头。何况军事规则有进无退，不只是说整肃三军，向士众显示必死的信念，也是说后退无所仰仗，终将至于灭亡。过去杜并非不强盛，您最终将他翦灭，怎么到了苏峻头上，偏偏不能战胜他呢！叛贼也是怕死的，并非个个勇健，您可以试着交给我一些士兵，让我上岸去断绝叛贼的军资口粮，如果我不能建立战功，然后您再离开，众人心中便不会遗憾了。”陶侃答应了他，授予毛宝督护，派他前去。竟陵太守李阳劝说陶侃道：“现在如果大事不成功，您虽有粮米，怎能吃得上呢！”陶侃便发出五万石粮米赠送给温峤军队。毛宝烧毁苏峻在句容、湖孰的军备积蓄，苏峻军队缺粮，陶侃便留下未离开。

张健、韩晃等急攻大业；垒中乏水，人饮粪汁。郭默惧，潜突围出外，留兵守之。郗鉴在京口，军士闻之皆失色。参军曹纳曰："大业，京口之捍蔽也，一旦不守，则贼兵径至，不可当也。请还广陵，以俟后举。"鉴大会僚佐，责纳曰："吾受先帝顾托之重，正复捐躯九泉，不足报塞。今强寇在近，众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长异端，当何以帅先义众，镇壹三军邪！"将斩之，久乃得释。

张健、韩晃等猛攻大业，壁垒中缺水，众人饮用粪水。郭默恐惧，悄悄突围而出，留下士兵据守。郗鉴在京口，军士们听说后都吃惊失色。参军曹纳说："大业是京口的屏障，一旦失守，那么贼兵便可直接到此，无法阻挡。请求退回广陵，以待后举。"郗鉴大会僚属佐吏，斥责曹纳说："我禀受先帝顾命托孤的重任，正思即使捐躯于九泉之下，也不足为报。如今强寇在旁，众心危惧紧张，你是我的心腹佐吏，却滋生异端，我还怎么统帅，引导义士，镇摄号令三军呢！"郗鉴准备将曹纳斩首，许久才释免。

陶侃将救大业，长史殷羡曰："吾兵不习步战，救大业而不捷，则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头，则大业自解。"侃从之。羡，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军向石头。庾亮、温峤、赵胤帅步兵万人从白石南上，欲挑战。峻将八千人逆战，遣其子硕及其将匡孝分兵先薄赵胤军，败之。峻方劳其将士，乘醉望见胤走，曰："孝能破贼，我更不如邪！"因舍其众，与数骑北下突陈，不得入，将回趋白木陂；马踬，侃部将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坠马；斩首，脔割之，焚其骨，三军皆称万岁。余众大溃。峻司马任让等共立峻弟逸为主，闭城自守。温峤乃立行台，布告远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台。于是至者云集。韩晃闻峻死，引兵趣石头。管商、弘徽攻亭垒，督护李闳、轻车长史滕含击破之。含，之孙也。商走诣庾亮降，余众皆归张健。

陶侃准备救援大业，长史殷羡说："我方士兵不熟悉陆战，如果救援大业不能取胜，那么大事便完了。不如猛攻石头，那么大业之围自然会解除。"陶听从了他的建议。殷羡即殷融的兄长。庚午（二十六日），陶侃督领水军开赴石头。庾亮、温峤、赵胤率领步兵万人从白石垒向南，准备挑战。苏峻统帅八千人迎战，派儿子苏硕和部将匡孝分军先行逼近赵胤军队，将其打败。苏峻当时正在犒劳将士，乘着醉意远远望见赵胤败逃，说："匡孝能败敌，我反倒不如他吗！"于是撇

下士众，和数名骑兵向北突击敌阵，但无法突破，准备回身奔向白木陂时，坐骑失足颠蹶，陶侃的部将彭世、李千等用矛投射，苏峻坠落马下，被斩首，剐割肢体，骨骸被焚烧，三军将士都高呼万岁。苏峻余部大败。苏峻的司马任让等人共同推立苏峻兄弟苏逸为主公，关闭城门自守。温峤便

没立行台，宣告晓谕远近，凡是朝廷原任官吏爵禄在二千石以下的，都传令他

们赶赴行台报到，于是到达的人有如云集。韩晃听说苏峻已死，领兵奔赴石头。

管商、弘徽攻打亭壁垒，被督护李闳、轻车长史滕含击败。滕含即滕的孙子。

管商逃奔到庾亮处投降，其余士众都归从张健。

[11]冬，十一月，后赵王勒欲自将救洛阳，僚佐程遐等固谏曰："刘曜悬军千里，势不支久。大王不宜亲动，动无万全。"勒大怒，按剑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谓之曰："刘曜乘一战之胜，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其锋不可当。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怠，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也。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来，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为何如？"对曰："刘曜乘高候之势，不能进临襄国，更守金墉，此其无能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临之，彼必望旗奔败。平定天下，在今一举，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内外戒严，有谏者斩。命石堪、石聪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统见众会荥阳；中山公虎进据石门，勒自统步骑四万趣金墉，济自大。

[11]冬季，十一月，后赵王石勒想自己率兵救援洛阳，僚佐程遐等极力劝谏说："刘曜孤军深入千里之外，势必不能持久。大王不应当亲自出动，一旦出动难保万全。"石勒大怒，手按佩剑呵叱程遐等人出去。于是赦免徐光的罪过，把他召来对他说："刘曜凭借一仗的胜利，围攻并占据洛阳，庸人的想法都说他的锋芒不可抵挡。刘曜带领十万甲士，攻打一座城池却一百天不能取胜，军队疲惫、士卒懈怠，用我方精锐的生力军攻击，一战便可擒获他。如果洛阳失守，刘曜必定会进攻冀州，由黄河北边席卷而来，我们就完了。程遐等人不想让我去，您以为怎么样？"徐光回答说："刘曜乘着在高候战胜石虎的势

头，不能进军逼迫襄国，反而据守金墉，由此可知他不会有什么作为。凭着大王您的威风胆略进逼他，他必定是望风败逃。平定天下，就在今天这一战，时机不能错过。”石勒笑着说：“你说的对。”于是让宫室内外戒严，有敢于劝谏的斩首。命令石堪、石聪和豫州刺史桃豹等各自统领现有士众会聚荥阳，又令中山公石虎进军占据石门，石勒自己率步、骑兵四万人赶赴金墉，从大渡过黄河。

勒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后赵诸军集于成皋，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勒见赵无守兵，大喜，举手指天复加额曰：“天也！”卷甲衔枚，诡道兼行，出于巩、訾之间。

石勒对徐光说：“刘曜如果屯军于成皋关，这是上策，其次当在洛水设阻。坐守洛阳，等于束手就擒。”十二月，乙亥（初一），后赵各军会集成皋，有步兵六万人，骑兵二万七千人。石勒见前赵无兵把守，大为喜悦，用手指天随后又拍着额头说：“这是天意！”便命令士卒脱下重甲，马匹衔枚噤声，从隐秘的小道日夜兼行，由巩县和訾县之间穿出。

赵主曜专与嬖臣饮博，不抚士卒；左右或谏，曜怒，以为妖言，斩之。闻勒已济河，始议增荥阳戍，杜黄马关。俄而洛水候者与后赵前锋交战，擒羯送之。曜问：“大胡自来邪？其众几何？”羯曰：“王自来，军势甚盛。”曜色变，使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众十余万，南北十余里。勒望见，益喜。谓左右曰：“可以贺我矣！”勒帅步骑四万入洛阳城。

前赵主刘曜只顾与宠爱的嬖臣饮酒博戏，不体恤士兵。身边人有的加以劝谏，刘曜发怒，认为是妖言，将谏者斩首。直到听说石勒已经渡河，这才商议增强荥阳戍守的力量，关闭黄马关。不久在洛水巡逻的士兵与后赵的前锋交战，捉住羯族俘虏送来，刘曜问他：“石勒自己来了吗？有多少士众？”回答说：“大王亲自前来，军势极甚。”刘曜色变，让军队解除对金墉的围守，在洛水西面布阵，有士众十多万，南北延绵十多里。石勒远远望见，更加高兴，对侍从左右的人说：“可以祝贺我了。”石勒率领步、骑兵四万人进入洛阳城。

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赵中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赵前锋，大战于西阳门。勒躬贯甲胄，

出自阊阖门，夹击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将战，饮酒数斗。常乘赤马无故顿，乃乘小马。比出，复饮酒斗余。至西阳门，挥陈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赵兵大溃。曜昏醉退走，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被疮十余，通中者三，为堪所执。勒遂大破赵兵，斩首五万余级。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获之。共敕将士抑锋止锐，纵其归命之路。"

己卯（初五），中山公石虎带领步兵三万人从城北向西，进攻前赵中军，石堪、石聪等各带精锐骑兵八千人从城西向北，进攻前赵的前锋，在西阳门展开激烈的战斗。石勒身穿甲胄，从阊阖门出城，夹击敌军。刘曜自少年便爱喝酒，年老后尤为嗜酒，临战前，饮酒数斗。平常乘坐的红马无缘无故地低首蜷足，于是改乘小马。等到出发时，又饮酒一斗多。到了西阳门，指挥军阵向平坦处移动，石堪乘势攻击，前赵士兵大部溃逃。刘曜酒醉昏昏，往后退逃，战马在石渠失足，把刘曜摔在冰上，受伤十多处，有三处伤及内腑，被石堪执获。石勒于是大败前赵军队，斩首五万多级。下令说："我想抓获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现已被擒，特敕令将士停止攻击，给他们留下归顺投降的道路。"

曜见勒曰："石王，颇忆重门之盟否？"勒使徐光谓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复云何邪！"乙酉，勒班师。使征东将军石邃将兵卫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疮甚，载以马舆，使医李永与同载。己亥，至襄国，舍曜于永丰小城，给其妓妾，严兵围守。遣刘岳、刘震等从男女盛服以见之，曜曰："吾谓卿等久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杀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祸，自其分耳。"留宴终日而去。勒使曜与其太子熙书，谕令速降；曜但敕熙与诸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见而恶之，久之，乃杀曜。

刘曜见到石勒，说："石王，还能想起我们在重门的结盟吗？"石勒让徐光对刘曜说："今天的事情出于天意，还有什么可说的！"乙酉（十一日），石勒班师回京。让征东将军石邃带兵护送刘曜。石邃即石虎的儿子。刘曜伤势严重，坐着马车，让医师李永和他同车。己亥（二十五日），回到襄国，让刘

曜居住在永丰小城，供给他妓妾，严兵围守。又派刘岳、刘震等族内男女人等穿上盛服见刘曜。刘曜说："我以为你们早就化为灰土了，

石王仁厚，竟然一直保全宥护你们到今天！我杀死石佗，长期以来心中有愧，今日的灾祸，是对我的报应。”留他们宴饮终日，才让他们离开。石勒让刘曜给太子刘熙写信，谕令他急速归降。刘曜却只要求刘熙和各位大臣“匡扶维护国家，不要因我改变心意”，石勒见信后憎恶刘曜，过了许久，便杀死刘曜。

[12]是岁，成汉献王骧卒，其子征东将军寿以丧还成都。成主雄以李为征北将军、梁州刺史，代寿屯晋寿。

[12]这年，成汉的汉献王李骧死，他的儿子、征东将军李寿因父丧返回成都。成汉主李雄任李为征北将军、梁州刺史，代替李寿驻屯晋寿。

四年（己丑、329）

四年（己丑，公元329年）

[1]春，正月，光禄大夫陆晔及弟尚书左仆射玩说匡术，以苑城附于西军；百官皆赴之，推晔督宫城军事。陶侃命毛宝守南城，邓岳守西城。

[1]春季，正月，光禄大夫陆晔和兄弟、尚书左仆射陆玩劝说匡术，献出苑城归附西军，百官都赶来，推举陆晔督察宫城军事。陶侃令毛宝戍守苑城的南城，邓岳戍守西城。

右卫将军刘超、侍中钟雅与建康令管旆等谋奉帝出赴西军；事泄，苏逸使其将平原任让将兵入宫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还我侍中、右卫！”让夺而杀之。初，让少无行，太常华恒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让为苏峻将，乘势多所诛杀，见恒辄恭敬，不敢纵暴。及锺、刘之死，苏逸欲并杀恒，让尽心救卫，恒乃得免。

右卫将军刘超、侍中钟雅和建康令管等筹划侍奉成帝逃出石头投奔西军，事情泄露后，苏逸让部将平原人任让带兵入宫拘捕刘超、钟雅。成帝抱着他们悲声哭泣说：“还我侍中和右卫！”任让夺过他们杀之。当初，任让年少时没有德行，太常华恒任州中的大中正，贬黜他的品流。等到任让任苏峻部将，仗势多所诛杀，但见到华恒就很恭敬，不敢放任暴行。等钟雅、刘超死时，苏逸想连同华恒一同处死，任让尽心救护，华恒才得以幸免。

[2]冠军将军赵胤遣部将甘苗击祖约于历阳，戊辰，约夜帅左右数百人奔后赵，其将牵腾率众出降。

[2]冠军将军赵胤派部将甘苗在历阳攻击祖约，戊辰（二十五日），祖约乘夜率左右侍从几百人投奔后赵，部将牵腾率众出城投降。

[3]苏逸、苏硕、韩晃并力攻台城，焚太极东堂及秘阁，毛宝登城，射杀数十人。晃谓宝曰："君名勇果，何不出斗？"宝曰："君名健将，何不入斗？"晃笑而退。

[3]苏逸、苏硕、韩晃合力进攻台城，焚毁了太极东堂和秘阁，毛宝登上城墙，射死几十人。韩晃对毛宝说："你以勇猛果敢闻名，为何不出来斗斗？"毛宝说："你号称是英勇善战的将领，为何不进来斗斗？"韩晃含笑退还。

[4]赵太子熙闻赵主曜被擒，大惧，与南阳王胤谋西保秦州。尚书胡勋曰："今虽丧君，境土尚完，将士不叛，且当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为沮众，斩之，遂帅百官奔上，诸征镇亦皆弃所守从之，关中大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降于后赵，后赵遣石生帅洛阳之众赴之。

[4]前赵太子刘熙听说前赵主刘曜被擒，大为恐惧，和南阳王刘胤商议，准备向西保守秦州。尚书胡勋说："如今虽然丧失君王，但国土仍然完整，将士也未叛离，暂且应当集中力量抵御敌军。力有不支时再逃也不晚。"刘胤发怒，认为这是扰乱人心，将他斩首，随后率领文武百官逃奔上。各地方官员也都放弃自己镇守的地方跟从，关中大乱。将军蒋英、辛恕拥有士众数十万人据守长安，派使者向后赵请降，后赵派石生率领在洛阳的士众前往长安。

[5]二月，丙戌，诸军攻石头。建威长史滕含击苏逸，大破之。苏硕帅骁勇数百，渡淮而战，温峤击斩之。韩晃等惧，以其众就张健于曲阿，门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万数。西军获苏逸，斩之，滕含部将曹据抱帝奔温峤船，群臣见帝，顿首号泣请罪。杀西阳王，并其二子播、充、孙崧及彭城王雄。陶侃与任让有旧，为请其死。帝曰："是杀吾侍中、右卫者，不可赦也。"乃杀之。司徒导入石头，令取故节，陶侃笑曰："苏武节似不如是。"导有惭色。丁亥，大赦。

[5]二月，丙戌（十三日），各路军队进攻石头。建威长史滕含重创苏逸，苏硕率领骁勇士卒数百人渡过秦淮河作战，被温峤击败斩杀。韩晃等人恐惧，带着部众前往曲阿依附张健，门道狭窄不便进出，士卒互相踩踏，死者上万。西军擒获苏逸，将他斩首。滕含部将曹据抱着成帝逃到温峤船上，群臣见到皇帝，叩头至地号泣请罪。随即杀死西阳王司马、其子司马播、司马充、其孙司马崧以及彭城王司马雄。陶侃和任让有旧交，为他求情免死。成帝说："此人杀害了我的侍中钟雅和右卫将军刘超，罪不可赦。"于是杀死任让。司徒王导进入石头，让人取出他的旧有符节，侃笑着说："苏武的符节好像不如你这个。"王导面有愧色。丁亥（十四日），大赦天下。

张健疑弘徽等贰于己，皆杀之；帅舟师自延陵将入吴兴，乙未，扬烈将军王允之与战，大破之，获男女万余口。健复与韩晃、马雄等西趋故鄣，郗鉴遣参军李闳追之，及于平陵山，皆斩之。

张健怀疑弘徽等人背叛自己，将他们全部杀死，率领水军从延陵准备进入吴兴。乙未（二十二日），扬烈将军王允之与张健交战，重创张健的军队，俘虏男女一万多人。张健又和韩晃、马雄等人西奔故鄣，郗鉴派参军李闳追击，在平陵山追上他们，张健等人全部被杀。

是时宫阙灰烬，以建平园为宫。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决。司徒导曰："孙仲谋、刘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务本节用，何忧凋弊！若农事不修，则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不复徙都。以褚为丹杨尹。时兵火之后，民物凋残，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此时建康的宫阙化为灰烬，用建平园权充宫室。温峤想迁都至豫章，三吴的豪杰们请求迁都会稽，纷纷纭纭未有决断。司徒王导说："孙权、刘备都说'建康是帝王的宅府'，古代的帝王，不一定因为物品的丰俭迁都。只要务本节用，还愁什么暂时的凋弊！如果不认真从事农作，那么乐土也会变成荒墟。况且北方的寇贼游魂，在窥测我们的可乘之机，一旦表现出虚弱，奔窜至蛮越之地，无论从声名和实际考虑，都不是好办法。现在只该保持宁静，人心自然安宁。"因此不再迁都。朝廷让褚出任丹杨尹，当时正是遭兵火之后，人口物品凋残，褚收抚召集散失的人口，京城这才安定。

[6]壬寅，以湘州并荆州。

[6]壬寅（二十九日），晋将湘州并入荆州。

[7]三月，壬子，论平苏峻功，以陶侃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郗鉴为侍中、司空、南昌县公；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始安郡公；陆晔进爵江陵公；自余赐爵侯、伯、子、男者甚众。卞及二子、盱、桓彝、刘超、钟雅、羊曼、陶瞻，皆加赠谥。路永、匡术、贾宁，皆苏峻之党也；峻未败，永等去峻归朝廷；王导欲赏以官爵。温峤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为乱阶，罪莫大焉。晚虽改悟，未足以赎前罪；得全首领，为幸多矣，岂可复褒宠之哉！"导乃止。

[7]三月，壬子（初十），评议平定苏峻的功绩，任陶侃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加授都督交州、广州、宁州诸军事；郗鉴为侍中、司空、南昌县公；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授散骑常侍、始安郡公；陆晔进爵为江陵公；其余赐封爵位为侯、伯、子、男的很多。卞壶及二子卞、卞盱、桓彝、刘超、钟雅、羊曼、陶瞻，都追赐谥号。路永、匡术、贾宁，都是苏峻旧党，苏峻没有败亡时，路永等人叛离苏峻归附朝廷。王导想赏给他们官爵，温峤说："路永等人都是苏峻的心腹，首先参与并导致祸乱的，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后来虽然觉悟改正，但不足以全赎以往的罪孽，能够保全首级，已经是很大的侥幸了，怎能再褒扬宠爱他们呢！"王导这才停止。

陶侃以江陵偏远，移镇巴陵。

陶侃因为江陵偏远，移居镇守巴陵。

朝议欲留温峤辅政，峤以王导先帝所任，因辞还藩；又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乃留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

朝廷中商议想留温峤辅佐国政，温峤认为王导是先帝任命的人选，坚决辞绝，归还藩所。他又因京城荒凉残破，缺乏资用，于是留下物资储蓄，供给器物用品，然后回到武昌。

帝之出石头也，庾亮见帝，稽颡哽咽，诏亮与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复泥首谢罪，乞骸骨，欲阖门投窜山海。帝遣尚书、侍中手诏慰喻曰："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也。"亮上疏自陈："祖约、苏峻纵肆凶逆，罪由臣发，寸斩屠戮，不足以谢七庙之灵，塞四海之责。朝廷复何理齿臣于人次，臣亦何颜自次于人理！愿陛下虽垂宽宥，全其首

领；犹宜弃之，任其自存自没，则天下粗知劝戒之纲矣。”优诏不许。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阳东出，诏有司录夺舟船。亮乃求外镇自效，出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

成帝由石头脱困时，庾亮见到成帝，叩首哽咽。成帝下诏让庾亮和大臣们都登上御座。第二天，庾亮再次叩头至地请罪，乞求免去自己职位，想全家投身于山海之中隐居。成帝派尚书、侍中拿手写诏书安慰劝谕他说：“这是国家的灾难，不是娘舅的责任。”庾亮上书自己陈述说：“祖约、苏峻肆行凶逆之事，罪过由我引发，即便寸寸斩割屠戮，也不足以向七庙的神灵谢罪，不足以平息天下人的责难。朝廷又有什么道理再将我与他人相提并论，我又有什么脸面跻身于人伦呢！希望陛下即便是赐降宽宥，保全我的头颅也就行了，对我还是应当抛弃不顾，让我自生自灭，那么天下人便能粗知劝善罚恶的纲要了。”成帝下诏劝慰，不同意。庾亮又想遁逃于山水之间，从暨阳出发向东，成帝下诏让负责官员扣夺舟船。庾亮便请求外出镇守效力，出任都督豫州、扬州地段长江以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兼领宣城内史，镇守芜湖。

陶侃、温峤之讨苏峻也，移檄征、镇，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阳侯卞敦拥兵不赴，又不给军粮，遣督护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朝野莫不怪叹。及峻平，陶侃奏敦沮军，顾望不赴国难，请槛车收付廷尉。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转敦安南将军、广州刺史；病不赴，征为光录大夫、领少府。敦忧愧而卒，追赠本官，加散骑常侍，谥曰敬。

陶侃、温峤征讨苏峻时，传布檄文给各地方官员，让他们各自领兵前来援助。湘州刺史、益阳侯卞敦拥兵不前，又不供给军粮，只是派督护带领几百人跟随大军而已，朝野人士莫不奇怪、惊叹。等到苏峻被平定，陶侃奏议卞敦阻碍军务，持观望态度不赴国难，请求用槛车拘捕送交廷尉治罪。王导认为在丧乱之后，应该表现宽宥，转任卞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因病不能赴任，征召为光禄大夫、兼领少府职。卞敦忧愁愧疚而死，追赠原先官职，授予散骑常侍，谥号“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辅政，首发祸机，国破君危，窜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兵粮俱足，朝廷颠覆，坐观胜负；人臣之罪，孰大于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录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

臣司马光曰：庾亮以外戚的身份辅佐朝政，首先引发祸端，国家毁坏、君主危殆，自己却逃窜以求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大员，兵员和粮食都很充足，朝廷倾覆之时，却坐观胜负；人臣的罪过，哪有比这更大的！但朝廷对他们既不能运用典刑彰明罪过，还用宠信爵禄回报，晋成帝无国政可言，由此也可知晓了。应当承担这种责任的人，难道不是王导吗！

[8]徙高密王为彭城王。，雄之弟也。

[8]成帝改封高密王司马为彭城王。司马即司马雄的兄弟。

[9]夏，四月，乙未，始安忠武公温峤卒，葬于豫章。朝廷欲为之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北，太尉侃上表曰："峤忠诚著于圣世，勋义感于人神，使亡而有知，岂乐今日劳费之事！愿陛下慈恩，停其移葬。"诏从之。

[9]夏季，四月，乙未（二十三日），始安忠武公温峤故去，葬在豫章。朝廷想在元帝、明帝的陵墓北边为他建造大墓，太尉陶侃上表说："温峤的忠诚著称于圣世，功勋节义让人神感动，假如人死有知，难道会为今天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情高兴吗！希望陛下慈爱有恩，停止移葬之事。"成帝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

以平南事军司刘胤为江州刺史。陶侃、郗鉴皆言胤非方伯才，司徒导不从。或谓导子悦曰："今大难之后，纪纲弛顿，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民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国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之性，卧而对之，不有外变，必有内患矣。"悦曰："此温平南之意也。"

朝廷任命平南军司刘胤为江州刺史。陶侃、郗鉴都说刘胤不具有方面大员的才能，司徒王导不听。有人对王导的儿子王悦说："如今是大难之后，国家的纲纪弛懈不振，从江陵到建康的三千多里间，流民数以万计，散布在江州。江州是国家的南部屏障，要害之地，而刘胤以自己喜好奢侈的性格，横卧室内懒散地对待政事，即使没有外部的事变，也必有内患。"王悦说："这是温峤的意思。"

[10]秋，八月，赵南阳王胤帅众数万自上趣长安，陇东、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诸郡戎、夏皆起兵应之。胤军于仲桥；石生婴城自守，后赵中山公虎帅骑二万救之。九月，虎大破赵兵于义渠，胤奔还上。虎乘胜追击，枕尸千里。上溃，虎执赵太子熙、南阳王胤及其将王公卿校以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民、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又坑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进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俘获数万，秦、陇悉平。氐王蒲洪、羌酋姚戈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监六夷军事，弋仲为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

[10]秋季，八月，前赵南阳王刘胤率数万士众由上奔赴长安，陇东、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各郡的戎狄及华夏族都起兵应从。刘胤屯军于仲桥，石生环城自守，后赵令中山公石虎率骑兵二万人救援。九月，石虎在义渠大败前赵军队，刘胤逃归上。石虎乘胜追击，尸体枕籍千里。上被攻破，石虎擒获前赵太子刘熙、南阳王刘胤及其将军、郡王、公卿、校尉以下三千多人，全数杀害。把前赵朝廷的文武官员、关东流民、秦州和雍州的大族九千多人迁徙到襄国，又在洛阳坑杀五郡的屠各部人众五千多。石虎进攻河西羌族的集木且部，获胜后俘虏数万人，秦州、陇西全部平定。氐族王蒲洪、羌族首领姚弋仲都归降石虎。石虎上表荐举蒲洪监察六夷军事，姚弋仲任六夷左都督。把氐族和羌族的十五万村落居民迁徙到司州和冀州。

[11]初，陇西鲜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侵并邻部，士马强盛。及赵亡，述延惧，迁于麦田。述延卒，子大寒立；大寒卒，子司繁立。

[11]当初，陇西的鲜卑族乞伏述延部居住在苑川，侵犯吞并邻近部落，人马强盛。等到前赵灭亡，乞伏述延畏惧，迁至麦田。乞伏述延死后，儿子乞伏大寒继立；乞伏大寒死后，儿子乞伏司繁继立。

[12]江州刺史刘胤矜豪日甚，专务商贩，殖财百万，纵酒耽乐，不恤政事。冬，十二月，诏征后将军郭默为右军将军。默乐为边将，不愿宿卫，以情诉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将赴召，求资于胤，胤不与，默由是怨胤。胤长史张满等素轻默，或倮露见之，默常切齿。腊日，胤饷默豚酒，默对信投之水中。会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请免胤官。”书下，胤不即归罪，方自申理。侨人盖肫掠人女为妻，张满使还

其家，肫不从，而谓郭默曰：“刘江州不受免，密有异图，与张满等日夜计议，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为然，帅其徒候旦门开袭胤。胤将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诏有所讨，动者诛三族！”遂入至内寝，牵胤下，斩之；出，取胤僚佐张满等，诬以大逆，悉斩之。传胤首于京师，诈作诏书，宣示内外。掠胤女及诸妾并金宝还船，初云下都，既而停胤故府。招引谯国内史桓宣，宣固守不从。

[12]江州刺史刘胤崇尚豪奢的作风日益严重，专门从事商业贩运，聚敛家财百万，纵情于饮酒作乐，不问政事。冬季，十二月，成帝下诏征召后将军郭默为右军将军。敦默乐于出任戍边将领，不愿意在京宿卫，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了刘胤。刘胤说：“这不是我所能干预的。”郭默将要赴召进京，向刘胤请求资助，刘胤不给，郭默由此怨恨刘胤。刘胤的长史张满等人素来轻视郭默，有时赤裸着身体见郭默，郭默经常恨之切齿。腊日（初八），刘胤赠送郭默小猪和酒，郭默当着使者的面把物品扔到水中。适逢主管官员奏称：“如今朝廷府库空竭，百官没有俸禄，只是借助于江州的漕运。而刘胤的商旅不绝于路，因私利废弃公事；请求免除刘胤官职。”奏事下发朝廷评议，刘胤没有惭愧认罪，他自己还在申辩冤屈。有寄寓他地的侨人盖肫，强抢民女为妻，张满让盖肫送女回家，盖肫不听，却对郭默说：“刘胤不服从免官的命令，秘密地有所图谋，和张满等人日夜策划，只是忌惮您一人，准备先除掉您。”郭默信以为然，率领自己的门党等到早上门开时袭击刘胤。刘胤手下的将吏准备抵抗，郭默呵叱他们说：“我禀受诏书讨伐有罪之人，敢妄动者诛灭三族！”随即进入到寝室，把刘胤拉下床后斩首。出屋后又抓获刘胤的僚佐张满等人，诬陷他们谋反，全部斩首。郭默将刘胤的首级传送到京师，诈写诏书宣示内外。又掠取刘胤的女儿和各位侍妾，连同金银珠宝一起带回船上。起初说要回返京城，不久停留在刘胤旧府。郭默招引谯国内史桓宣，桓宣坚守驻地，不从命。

[13]是岁，贺兰部及诸大人共立拓拔翳槐为代王，代王纥那奔宇文部。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质于赵以请和。

[13]这年，贺兰部及诸位大人头领共同推立拓拔翳槐为代王，代王拓拔纥那逃奔宇文部。拓拔翳槐派兄弟拓拔什翼犍到后赵作人质，请求和好。

[14]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姜聪刺之；吐延不抽剑，召其将纥，使辅其子叶延，保于白兰，抽剑而死。叶延孝而好学，以为礼“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乃自号其国曰吐谷浑。

[14]河南王吐延，雄壮勇敢但多有猜忌，羌族首领姜聪刺杀他，剑入体内。吐延不拔剑，召部将纥，让他辅佐自己的儿子叶延，保守白兰，然后拔剑而死。叶延孝顺好学，认为按照礼义：“公孙的儿子可以用王父的字为姓氏”，于是自取国号叫吐谷浑。

五年（庚寅、330）

五年（庚寅，公元330年）

[1]春，正月，刘胤首至建康。司徒导以郭默骁勇难制，己亥，大赦，枭胤首于大航，以默为江州刺史。太尉侃闻之，投袂起曰：“此必诈也。”即将兵讨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绢，并写中诏呈侃。参佐多谏曰：“默不被诏，岂敢为此！若欲进军，宜待诏报。”侃厉色曰：“国家年幼，诏令不出胸怀。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恃勇，所在贪暴；以大难新除，禁网宽简，欲因际会骋其从横耳！”发使上表言状，且与导书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导乃收胤首，答侃书曰：“默据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潜严；俟足下军到，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

[1]春季，正月，刘胤的首级送到建康。司徒王导因为郭默骁勇，难以控制，己亥（初一），大赦天下，把刘胤首级悬挂在大航示众，任郭默为江州刺史。太尉陶侃听说此事，袖子一甩站起来说：“这必定有诈。”随即要率兵征讨郭默。郭默派使者送交妓妾和绢物，并写密诏呈送给陶侃。陶侃的僚佐大多劝谏说：“郭默不禀受诏令，怎敢干这样事！如想进军，应该等待诏书。”陶侃神色严厉地说：“国家的君主年幼，诏令并非出于己意。刘胤被朝廷所重用，虽然所任非才，但为何胡乱遭到极刑处罚！郭默恃仗骁勇，任职行事贪婪横暴，因国家大难刚刚平定，朝廷法令纲纪宽松简略，想乘机肆行无忌罢了！”便派使者上表陈述郭默罪状，并且给王导写信说：“郭默杀死地方长官就任用他为地方长官，如果害死宰相是不是就要任用他为宰相呢？”王导这才收起刘胤的首级，给陶侃复信说：“郭默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再加上有舰船为其所用，所以包涵忍耐，让他占据那地方，朝廷因此得以

秘密戒备。等足下大军到达，风驰赴敌，这难道不是暂且顺从，等待时机再定大事的策略吗！”陶侃笑着说：“这的确是对此贼屈从的策略。”

豫州刺史庾亮亦请讨默。诏加亮征讨都督，帅步骑二万往与侃会。

豫州刺史庾亮也请求征讨郭默。成帝下诏授予庾亮征讨都督，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去与陶侃会合。

西阳太守邓岳、武昌太守刘诩皆疑桓宣与默同。豫州西曹王随曰：“宣尚不附祖约，岂肯同郭默邪！”岳、诩遣随诣宣观之，随说宣曰：“明府心虽不尔，无以自明，惟有以贤子付随耳！”宣乃遣其子戎与随俱迎陶侃。侃辟戎为掾，上宣为武昌太守。

西阳太守邓岳、武昌太守刘翊都怀疑桓宣与郭默同谋。豫州西曹王随说：“桓宣连祖约尚且不肯附从，怎肯与郭默同谋呢！”邓岳、刘翊派王随到桓宣处观察他的动向，王随劝说桓宣道：“您心中虽然不是这样想，但却无从证明自己，只有把您的儿子交给我。”桓宣便派儿子桓戎和王随一块儿迎接陶侃。陶侃征任桓戎为自己的僚属，上表举荐桓宣任武昌太守。

[2]二月，后赵群臣请后赵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太子。以其子宏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单于，封秦王；斌为左卫将军，封太原王；恢为辅国将军，封南阳王。以中山公虎为太尉、尚书令，进爵为王；虎子邃为冀州刺史，封齐王；宣为左将军；挺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为河东王，石堪为彭城王。以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程遐为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左司马夔安、右司马郭殷、从事中郎李凤、前郎中令裴宪，皆为尚书，参军事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自余文武，封拜各有差。

[2]二月，后赵的群臣请求后赵王石勒即帝位，石勒便号称大赵天王，行施皇帝的事务。又立妃子刘氏为王后，世子石弘为太子。任儿子石宏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军事、大单于，封为秦王；石斌为左卫将军，封为太原王；石恢为辅国将军，封为南阳王。任中山公石虎为太尉、尚书令，进升爵位为王；任石虎的儿子石邃为冀州刺史，封为齐王；石宣为左将军；石挺为侍中，封为梁王。又封石生为河东王，封石堪为彭城王。让左长史郭敖任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程遐任右

仆射、兼领吏部尚书。左司马夔安、右司马郭殷、从事中郎李凤、前郎中令裴宪，都任为尚书；参军事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其余的文武官员，拜官封爵各有差等。

中山王虎怒，私谓齐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国以来，端拱仰成，以吾身当矢石，二十余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当以授我，今乃以与黄吻婢儿，念之令人气塞，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中山公石虎发怒，私下对齐王石邃说：“主上自从建都襄国以来，端身拱手，坐享其成，靠着我身当箭石，冲锋陷阵。二十多年来，在南方擒获刘岳，在北方赶跑索头，向东平定齐、鲁之地，向西平定秦州、雍州，攻克十三座州郡。成就大赵功业的是我，大单于的称号应当授予我，现在却给了奴婢所生的黄吻小儿，想起来令人气愤，寝食难安！等到主上驾崩之后，我不会再让他活命。”

程遐言于勒曰：“天下粗定，当显明逆顺，故汉高祖赦季布，斩丁公。大王自起兵以来，见忠于其君者辄褒之，背叛不臣者辄诛之，此天下所以归盛德也。今祖约犹存，臣窃惑之。”安西将军姚弋仲亦以为言。勒乃收约，并其亲属中外百余人悉诛之，妻妾、儿女分赐诸胡。

程遐对石勒说：“天下大体平定，应当彰明善恶顺逆，所以汉高祖赦免季布，斩杀丁公。大王自从起兵以来，见到忠于自己君主的人就褒扬他，见到背叛主上不尽臣节的人就诛杀他，这正是天下人之所以归从盛德的原因。现在祖约还活着，我私下为此迷惑不解。”安西将军姚弋仲也这样说。石勒便拘捕祖约，连同他的亲属门人等一百多人全部诛杀，妻妾和儿女则分赐给诸胡人。

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爱之。在雍丘，谓安曰：“石勒是汝种类，吾亦无在尔一人。”厚资送而遣之。安以勇干，仕赵为左卫将军。及约之诛，安叹曰：“岂可使祖士稚无后乎？”乃往就市观刑。逖庶子道重，始十岁，安窃取以归，匿之，变服为沙门。及石氏亡，道重复归江南。

当初，祖逖有胡族奴仆，叫做王安，祖逖十分宠爱他。在雍丘时对王安说：“石勒与你是同一种族，我也不在乎你一个人。”送给他丰厚的资财遣送他回去。王安因为勇敢能干，在后赵做官，任左卫将军。

等到祖约伏诛时，王安叹息说："我怎能让祖逖绝后呢！"于是前往街市观看行刑。祖逖姬妾所生的儿子祖道重，年方十岁，王安悄悄救出他带回家，把他藏匿起来，为他改换服装装作出家人。到石氏灭亡后，祖道重重新回归江南。

[3]郭默欲南据豫章，会太尉侃兵至，默出战不利，入城固守，聚米为垒，以示有余。侃筑土山临之。三月，庾亮兵至湓口，诸军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将宋侯缚默父子出降。侃斩默于军门，传首建康，同党死者四十人。诏以侃都督江州，领刺史；以邓岳督交、广诸军事，领广州刺史。侃还巴陵，因移镇武昌。庾亮还芜湖，辞爵赏不受。

[3]郭默想向南占据豫章，适逢太尉陶侃的军队到达，郭默出战不利，进城固守，用米堆成垒堡，显示自己粮食有余。陶侃修筑土山对着他。三月，庾亮的军队到达湓口，各路军队会齐。夏季，五月，乙卯（十九日），郭默部将宋侯捆绑着郭默父子出城投降。陶侃在军门将郭默斩首，把首级传送到建康，同党被处死的有四十人。朝廷下诏让陶侃都督江州，兼领刺史，让邓岳督察交州、广州诸军事，兼领广州刺史。陶侃回到巴陵，接着迁移镇守武昌。庾亮回到芜湖，拒绝接受爵禄赏赐。

[4]赵将刘徵帅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杀南沙都尉许儒。

[4]后赵的将领刘徵率领数千士众，渡海抢掠东南各县，杀死南沙都尉许儒。

[5]张骏因前赵之亡，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护军，与赵分境。六月，赵遣鸿胪孟毅拜骏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加九锡。骏耻为之臣，不受，留颜不遣。

[5]张骏乘着前赵的灭亡，又收复黄河以南的失地，直至狄道，设置五屯护军，与后赵接壤。六月，后赵派鸿胪孟毅授予张骏征西大将军、凉州牧、赐给九锡的礼遇。张骏把做后赵的臣子看作耻辱，不接受封职，扣留孟毅不遣返。

[6]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赵以斌为句町王。

[6]当初，丁零人翟斌世代居住在康居，后来迁入中原，至此时前来后赵朝见，后赵让翟斌当句町王。

[7]赵群臣固请正尊号，秋，九月，赵王勒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进各有差。立其妻刘氏为皇后，太子弘为皇太子。

[7]后赵群臣坚持请求石勒扶正皇帝尊号，秋季，九月，后赵王石勒即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平。文武官员封职擢升，各有等秩。册立妻子刘氏为皇后，太子石弘为皇太子。

弘好属文，亲敬儒素。勒谓徐光曰："大雅，殊不似将家子。"光曰："汉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圣人之后，必有胜残去杀者，天之道也。"勒甚悦。光因说曰："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诈，陛下一旦不讳，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渐夺中山王权，使太子早参朝政。"勒心然之，而未能从。

石弘喜好写文章，为人亲近敬礼儒雅之士。石勒对徐光说："石弘和悦安闲，全然不像将军世家的儿子。"徐光说："汉高祖靠马上的功绩夺取天下，汉文帝凭仗沉静无为巩固天下，圣人的后代，必定有使凶暴之徒化为善，因而可以废除刑戮的人，这是上天的规律。"石勒十分高兴。徐光趁势劝说他："皇太子仁孝温恭，而中山公却雄暴多诈，陛下一旦辞世，我怕国家就不是太子所能据有的了。应该逐渐减少中山公的权势，让太子早些参与国政。"石勒心中同意，但未能照办。

[8]赵荆州监军郭敬寇襄阳。南中郎将周抚监沔北军事，屯襄阳。赵主勒以驿书敕敬退屯樊城，使之偃藏旗帜，寂若无人。曰："彼若使人观察，则告之曰：'汝宜自爱坚守，后七八日，大骑将至，相策，不复得走矣。'"敬使人浴马于津，周而复始，昼夜不绝。侦者还以告周抚，抚以为赵兵大至，惧，奔武昌。敬入襄阳，中州流民悉降于赵；魏该弟遐帅其部众自石城降敬。敬毁襄阳城，迁其导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赵以敬为荆州刺史。周抚坐免官。

[8]后赵荆州监军郭敬侵犯襄阳。晋的南中郎将周抚监察沔北军事，屯军襄阳。后赵国主石勒以邮驿传书的形式敕告郭敬后退屯军樊城，让他将旗帜收卷藏起，寂静如同无人。石勒说："他们如果派人观察，便告诉他说：'你应当自我珍爱坚固防守，再过七八天，骑兵大军就将到达，和我们相互策应，你们再也逃不掉了。'"郭敬让人到渡口洗马，周而复始，昼夜不断。密探回去告诉周抚，周抚以为后赵大军到达，心中恐惧，逃奔武昌。郭敬进入襄阳，中州的流民全部归降后赵。魏该的兄弟魏遐率领部众从石城投降郭敬。郭敬毁坏襄阳城，把

居民迁到沔水以北，在樊城修筑城堡戍守。后赵让郭敬任荆州刺史。周抚坐罪被免官。

[9]休屠王羌叛赵，赵河东王生击破之，羌奔凉州。西平公骏惧，遣孟毅还，使其长史马诜称臣入贡于赵。

[9]休屠王石羌背叛后赵，河东王石生攻破他，石羌逃奔凉州。西平公张骏恐惧，遣返孟毅，让自己的长史马诜向后赵称臣进贡。

[10]更造新宫。

[10]建康重新建造新的皇宫。

[11]甲辰，徙乐成王钦为河间王，封彭城王子俊为高密王。

[11]甲辰（初十），晋改封乐成王司马钦为河间王，封彭城王司马的儿子司马俊为高密王。

[12]冬，十月，成大将军寿督征南将军费黑等攻巴东建平，拔之。巴东太守杨谦、监军丘奥退保宜都。

[12]冬季，十月，成汉的大将军李寿督察征南将军费黑等人攻取巴东的建平。巴东太守扬谦、监军丘奥退走保守宜都。

六年（辛卯、331）

六年（辛卯，公元331年）

[1]春，正月，赵刘徵复寇娄县，掠武进，郗鉴击却之。

[1]春季，正月，后赵刘徵又侵犯娄县，劫掠武进县，郗鉴将其击退。

[2]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2]三月，壬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3]夏，赵主勒如邺，将营新宫；廷尉上党续咸苦谏，勒怒，欲斩之。中书令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当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斩列卿乎！"勒叹曰："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乎！匹夫家赀满百匹，犹欲市宅，况富有四海乎！此宫终当营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气。"因赐咸绢百匹，稻百斛。又诏公卿以下岁举贤良方正，仍令举人得更相荐引，以广求贤之路。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

[3]夏季，后赵国主石勒到邺，准备营建新的宫室。廷尉、上党人续咸苦苦劝谏，石勒发怒，要将他斩首。中书令徐光说："即便续咸的

话不能听从，也应当宽容他，怎么能因为一时直言便斩杀列卿呢！”石勒叹息说：“作为君主，如此不能自己决断吗！寻常百姓家资达到一百匹，还想买住宅，何况我富有四海呢？这宫殿终究是要营建的，我暂且下令停止建造，用以成全我的耿直大臣的正气。”于是赐给续咸绢一百匹，稻米一百斛。又下诏让公卿以下官吏荐举贤良方正之士，并且命令被荐举的人交相推荐援引，用以开拓求贤的途径。在襄国城西建起明堂、辟雍、灵台。

[4]秋，七月，成大将军寿攻阴平、武都，杨难敌降之。

[4]秋季，七月，成汉的大将军李寿进攻阴平、武都，杨难敌投降。

[5]九月，赵主勒复营邺宫；以洛阳为南都，置行台。

[5]九月，后赵国主石勒又营建邺城宫室。把洛阳作为南都，设置行台。

[6]冬，蒸祭太庙，诏归胙于司徒导，且命无下拜；导辞疾不敢当。初，帝即位冲幼，每见导必拜；与导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有司议：“元会日，帝应敬导不？”博士郭熙、杜援议，以为：“礼无拜臣之文，谓宜除敬。”侍中冯怀议，以为：“天子临辟雍，拜三老，况先帝师傅；谓宜尽敬。”侍中荀奕议，以为：“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体，则不应敬；若他日小会，自可尽礼。”诏从之。奕，组之子也。

[6]冬季，冬祭太庙，成帝下诏把祭祀剩下的胙肉送给王导，并且令他不用下拜谢恩，王导以有病为由推辞不敢承受。当初，成帝即位时年纪幼小，每次见到王导必下拜，给王导的手诏则说：“惶恐而言”，中书写的诏书则说：“敬问”。负责官员议论说：“元旦大会群臣时，圣上应当礼敬王导吗？”博士郭熙、杜援评议，认为：“礼书没有君王拜大臣的记载，我们认为应当免除礼敬。”侍中冯怀评议，认为：“天子驾临辟雍，拜见三老，何况是先帝的太师太傅？我以为应当备加礼敬。”侍中荀奕评议，认为：“元旦是一年中朝会中的第一次，应当显明君臣各自的身份，因此不应当礼敬，如果是另外日子的小朝会，自然可以备加礼敬。”成帝下诏顺从他的意见。荀奕即荀组的儿子。

[7]慕容遣使与太尉陶侃笺，劝以兴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属宋该等共议，以“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无别，不足以镇华、夷，宜表

请进官爵。”参军韩恒驳曰：“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复之功，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宜缮甲兵，除群凶，功成之后，九锡自至。比于邀君以求宠，不亦荣乎！”不悦，出恒为新昌令。于是东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请封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侃复书曰：“夫功成进爵，古之成制也。车骑虽未能为官摧勒，然忠义竭诚；今腾笺上听，可不、迟速，当在天台也。”

[7]慕容派使者送信给太尉陶侃，劝他起兵北伐，共同廓清中原。慕容的僚属宋该等人共同评议，认为“慕容在边陲一隅建立功业，职位卑微，责任重大，等秩未加区别，不足以镇摄华夏和胡夷，应当上表请求提升慕容的官爵。”参军韩恒批驳说：“建立功绩的人忧虑的是诚信、道义不彰明，不忧虑名位不高。齐桓公、晋文公有匡扶天下的功绩，也没有事先要求天子按礼制加以任命来号令诸侯。应当修缮甲胄、兵器，除灭群凶，功成之后，九锡的礼遇自会得到。这比起求君主要宠爱，不也光荣些吗！”慕容不高兴，让韩恒出任新昌令。于是东夷校尉封抽等人写疏文上奏陶侃幕府，请求封慕容为燕王，摄行大将军事。陶侃回信说：“功业成就加官进爵，这是古人的固有制度。车骑将军慕容虽未能为朝廷摧毁石勒，但忠诚仁义，尽心尽力。现在我把疏文禀报给圣上，同不同意，授官早晚，应当由朝廷决定。”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九十五卷

晋纪十七 显宗成皇帝中之上咸和七年（壬辰、332）

晋纪十七 晋成帝咸和七年（壬辰，公元332年）

[1]春，正月，辛未，大赦。

[1]春季，正月，辛未（十五日），东晋大赦天下。

[2]赵主勒大飨群臣，谓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对曰：“陛下

神武谋略过于汉高，后世无可比者。”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太过。朕

若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

谁手。大丈夫行事，宜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顿首称万岁。

[2]后赵国主石勒盛大地犒赏群臣，对徐光说：“朕可以和古代哪一等君主相比？”徐光回答说：“陛下的神武谋略超过汉高祖，后代人没有可以相比的。”石勒笑着说：“人哪有不知道自己的！您的话太过了。朕如果遇到汉高祖，应当向他北面称臣，与韩信、彭越同列比肩。如果遇上汉光武帝，将会与他共同逐鹿中原，不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应当光明磊落，如同日月之光明亮洁白，终究不该仿效曹操和司马懿，欺凌他人的孤儿寡妇，靠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天下。”群臣都叩头顿首，称呼万岁。

勒虽不学，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时以其意论古今得失，闻者莫不悦服。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惊曰：“此法当失，何以遂得天下？”及闻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石勒虽然未上学，却喜欢让众儒生读书给自己听，经常凭自己的心意议论古今得失，听到的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他曾经让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册立战国时六国诸侯的后裔，吃惊地说：“这种做法应当是失策，为什么能最终夺得天下？”等到听说留侯张良劝谏，这才说：“幸亏有这么回事。”

[3]郭敬之退戍樊城也，晋人复取襄阳，夏，四月，敬复攻拔之，留戍而归。

[3]郭敬后退戍守樊城后，晋人又收复了襄阳。夏季，四月，郭敬又攻取襄阳，留下戍守兵员后返回。

[4]赵右仆射程遐言于赵主勒曰："中山王勇悍权略，群臣莫及；观其志，自陛下之外，视之蔑如；加以残贼安忍，久为将帅，威振内外，其诸子年长，皆典兵权；陛下在，自当无他，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计。"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冲幼，宜得强辅。中山王骨肉至亲，有佐命之功，方当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权耳；吾亦当参卿顾命，勿过忧也。"遐泣曰："臣所虑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计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虽为皇太后所养，非陛下天属，虽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荣亦足矣，而其志愿无极，岂将来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见宗庙不血食矣。"勒不听。

[4]后赵右仆射程遐向国主石勒进言说："中山王石虎勇悍而有权谋武略，群臣中无人比得上，观察他的志向，除陛下以外，对他人都视而不见。再加上性格凶暴残忍，长期出任将帅，威震内外，他的各位儿子年龄都不小，都握有兵权，陛下在世，自然应当没什么事，但恐怕他不甘心作少主的臣子。应当尽早除去他，以利国家大计。"石勒说："如今天下没有安定，石弘年少，应当得到强大的辅佐。中山王是我的骨肉至亲，有辅佐王命的功绩，正应委付他伊尹、霍光那样的重任，何至于像你说的那样！你只是唯恐不能专帝舅的权力罢了。我也会让你参与辅政，不必过分忧虑。"程遐哭泣着说："我所顾虑的是国家，陛下却认为是为自己打算而加以拒绝，忠言从何处能入耳呢！中山王虽然是皇太后收养的，但并非陛下的亲骨肉，虽然有些小功劳，陛下酬答他们父子的恩惠荣耀也足够了，但他的心意、欲望却没有止境，难道会是有益于将来的人吗！如果不除去他，我看宗庙将为绝祀了。"石勒不听。

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齿于吾二人，恐非但危国，亦将为家祸也。"他日，光承间言于勒曰："今国家无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吴、蜀未平，吾恐后世不以吾为受命之王也。"光曰："魏承汉运，刘备虽兴于蜀，汉岂得为不亡乎！孙权在

吴，犹今之李氏也。陛下苞括二都，平荡八州，帝王之统不在陛下，当复在谁！且陛下不忧腹心之疾，而更忧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辄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亚于陛下。且其资性不仁，见利忘义，父子并据权位，势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满之心；近于东宫侍宴，有轻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万年之后，不可复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书奏事，且以常侍严震参综可否，惟征伐断斩大事乃呈之。于是严震之权过于主相，中山王虎之门可设雀罗矣。虎愈怏怏不悦。

程遐退下后，将此事告诉徐光，徐光说：“中山王经常切齿痛恨我们俩人，恐怕不仅会危害国家，也将是你我家庭的祸殃。”后来，徐光寻机对石勒说：“如今国家平定无事，陛下神色却好像有所不乐，为什么？”石勒说：“东吴、西蜀没有平定，我恐怕后人不把我当作承受天命的君王看待。”徐光说：“魏国继承汉朝国运，刘备虽然在蜀地兴起，汉朝又怎能不亡国呢！孙权在东吴，犹如现在的李雄，陛下囊括长安、洛阳二都，平荡八州，帝王的正统不在陛下，又会在谁呢！况且陛下不忧虑心腹之患，却反倒忧虑四肢之患吗！中山王凭仗陛下的威略，所向无敌，但天下人都说他的英俊威武仅次于陛下。而且他禀性不仁，见利忘义，父子都占据权位，势力可倾覆王室；自己又耿耿于怀，常有不满之心。近来在东宫侍奉宴饮，有轻视皇太子的神色。我恐怕陛下辞世之后，就不能再控制他了。”石勒默默不语，开始命令太子省查、决断尚书的奏事，又让中常侍严震参预判治可否，只有征伐断斩方面的大事才呈报石勒。此时严震的权力超过君主和丞相，中山王石虎的门庭冷清，可以罗雀了。石虎更加怏怏不乐。

[5]秋，赵郭敬南掠江西，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参军斌，及南中郎将桓宣乘虚攻樊城，悉俘其众。敬旋救樊，宣与战于涅水，破之，皆得其所掠。侃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阳攻新野，拔之。敬惧，遁去；宣遂拔襄阳。

[5]秋季，后赵郭敬向南攻掠长江以西，太尉陶侃派儿子、平西参军陶斌及南中郎将桓宣乘虚进攻樊城，全数俘虏留守士众。郭敬回军救援樊城，桓宣和他在涅水接战，郭敬战败，桓宣夺回被郭敬劫掠的全部人员、物品。陶侃的兄长之子陶臻和竟陵太守李阳攻克新野。郭敬恐惧遁逃，桓宣随即夺取了襄阳。

侃使宣镇襄阳。宣招怀初附，简刑罚，略威仪，劝课农桑，或载锄耒于轺轩，亲帅民芸获。在襄阳十余年，赵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赵人不能胜；时人以为亚于祖逖、周访。

陶侃让桓宣镇守襄阳。桓宣招抚刚刚归降的民众，刑罚从简，威仪从略，鼓励、督促从事农桑生产，有时用轻便车装载耒等农具，亲自率领民众耕耘收获。桓宣在襄阳十多年，后赵人多次进攻，桓宣依靠既少且弱的士众抵抗防守，后赵人不能取胜。当时人认为他仅次于祖逖和周访。

[6]成大将军寿寇宁州，以其征东将军费黑为前锋，出广汉，镇南将军任回出越，以分宁州之兵。

[6]成汉的大将军李寿侵犯宁州，让其征东将军费黑为前锋，由广汉出击，又让镇南将军任回由越隽出击，使宁州兵力分散。

[7]冬，十月，寿、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城守，宁州刺史尹奉遣建宁太守霍彪引兵助之。寿欲逆拒彪，黑曰："城中食少，宜纵彪入城，共消其谷，何为拒之！"寿从之。城久不下，寿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险阻难服，当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后取之，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寿不从，攻果不利，乃悉以军事任黑。

[7]冬季，十月，李寿、费黑到达朱提，朱提太守董炳据城固守，宁州刺史尹奉派建宁太守霍彪领兵相助。李寿准备迎击霍彪，费黑说："城中粮食短缺，应该放任霍彪入城，让他们共同消耗谷物，为什么要阻挡他！"李寿听从他的意见。朱提城久攻不下，李寿想大举猛攻。费黑说："南中地势险阻，难以制服，应当待以时日，等他们智慧和勇气都消磨殆尽后再攻取。他们如同圈栏中的牲畜，何必那么着急呢？"李寿不听，进攻果然失利，于是把军事事务全部委托给费黑。

[8]十一月，壬子朔，进太尉侃为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侃固辞不受。

[8]十一月，壬子朔（初一），提升太尉陶侃为大将军，允许佩剑着履上殿，朝见天子不必趋行小跑，唱礼通名时不直接称呼名字。陶侃坚持辞谢，不接受。

[9]十二月，庚戌，帝迁于新宫。

[9]十二月，庚戌（二十九日），成帝迁入新建的宫室。

[10]是岁，凉州僚属劝张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骏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内皆称之为王。骏立次子重华为世子。

[10]这年，凉州的僚属们劝张骏自称凉王，兼领秦州、凉州二州牧。仿效魏武帝、晋文帝的旧例设置公卿百官。张骏说："这不是为人臣子所该说的话。敢说这事的，罪在不赦！"然而凉州境内都称呼他为王。张骏立次子张重华为世子。

八年（癸巳、333）

八年（癸巳，公元333年）

[1]春，正月，成大将军李寿拔朱提，董炳、霍彪皆降，寿威震南中。

[1]春季，正月，成汉的大将军李寿攻下朱提，董炳、霍彪都投降，李寿威震南中。

[2]丙子，赵主勒遣使来修好，诏焚其币。

[2]丙子（二十六日），后赵国主石勒派使者来与晋重归修好，成帝下诏令焚烧他带来的礼物。

[3]三月，宁州刺史尹奉降于成，成尽有南中之地；大赦，以大将军寿领宁州。

[3]三月，宁州刺史尹奉归降成汉，成汉全部占有南中地区。实行大赦，让大将军李寿兼管宁州。

[4]夏，五月，甲寅，辽东武宣公慕容卒。六月，世子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赦系囚。以长史裴开为军谘祭酒，郎中令高诩为玄菟太守。以带方太守王诞为左长史，诞以辽东太守阳骛为才而让之；从之，以诞为左长史。

[4]夏季，五月，甲寅（初六），辽东武宣公慕容死。六月，世子慕容以平北将军的身份摄行平州刺史职务，督察、统领境内士众，赦免囚犯。任命长史裴开为军咨祭酒，郎中令高翊为玄菟太守。慕容让带方太守王诞任左长史，王诞认为辽东太守阳骛有才能因而推让给他，慕容同意了，任命王诞为右长史。

[5]赵主勒寝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矫诏，群臣亲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损，外无知者。又矫诏召秦王宏、彭城王堪还襄国。勒疾小

廖，见宏，惊曰：“吾使王处藩镇，正备今日，有召王者邪，将自来邪？有召者，当按诛之！”虎惧曰：“秦王思慕，暂还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数日，复问之，虎曰：“受诏即遣，今已半道矣。”广阿有蝗，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帅骑三千游于蝗所。

[5]后赵国主石勒病重卧床，中山王石虎进入禁中侍卫，矫称诏令，群臣、亲戚都不得入内，石勒病情的好坏，宫外无人得知。又假传诏令征召秦王石宏、彭城王石堪回襄国。石勒病情稍好，见到石宏，吃惊地说：“我让你镇守藩镇，正是为了防备今日。你回来有人征召你呢，还是自己前来的？如果有召请你的人，应当依法处决！”石虎恐惧，说：“秦王因思慕您，暂时回来罢了，现在遣返他回去。”但仍然留住不遣返。几天后，石勒又问到石宏，石虎说：“接受诏令后当即就已遣返，现在已在半路上了。”广阿发生蝗灾，石虎秘密地派儿子、冀州刺史石邃率领三千骑兵在蝗灾区游弋。

秋，七月，勒疾笃，遗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马氏，汝曹之前车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戊辰，勒卒。中山王虎劫太子弘使临轩，收右光禄大夫程遐、中书令徐光，下廷尉，召邃使将兵入宿卫，文武皆奔散。弘大惧，自陈劣弱，让位于虎。虎曰：“君终，太子立，礼之常也。”弘涕泣固让，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义，何足豫论！”弦乃即位。大赦。杀程遐、徐光。夜，以勒丧潜瘗山谷，莫知其处。已卯，备仪卫，虚葬于高平陵，谥曰明帝，庙号高祖。

秋季，七月，石勒病重，颁布遗命说：“石弘兄弟，应当好好相互扶持，司马氏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中山王石虎应当深深追思周公、霍光，不要为后世留下口实。”戊辰（二十一日），石勒死。中山王石虎劫持太子石弘让他到殿前，收捕右光禄大夫程遐、中书令徐光，交付廷尉治罪，又征召石邃，让他带兵入宫宿卫，文武官员纷纷逃散。石弘大为恐惧，自言软弱，要让位给石虎。石虎说：“君王去世，太子即位，这是礼仪常规。”石弘流着泪坚决辞让，石虎发怒说：“如果你不能承担重任，天下人自会按大道理行事，哪里能事先就谈论！”石弘于是即位，大赦天下。杀死程遐、徐光。夜间，把石勒尸体秘密瘗埋在山谷，没有人知道地点。己卯（疑误），仪仗护卫齐备，假装将石勒葬在高平陵，谥号明帝，庙号高祖。

赵将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各遣使来降。聪本晋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护乔球将兵救之，未至，聪等为虎所诛。

后赵将领石聪和谯郡太守彭彪，各自派遣使者前来晋请降。石聪本来是汉族人，因被收养而改姓石。朝廷派遣督护乔球带兵救援他，还未到达，石聪等人已被石虎诛灭。

[6]慕容遣长史勃海王济等来告丧。

[6]慕容派遣长史、勃海人王济等前来晋报丧。

[7]八月，赵主弘以中山王虎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以魏郡等十三郡为国，总摄百揆。虎赦其境内，立妻郑氏为魏王后；子邃为魏太子，加使持节、持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次子宣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封河间王；韬为前锋将军、司隶校尉，封乐安王；遵封齐王，鉴封代王，苞封乐平王；徙平原王斌为章武王。勒文武旧臣，皆补散任；虎之府寮亲属，悉署台省要职。以镇军将军夔安领左仆射，尚书郭殷为右仆射。更命太子宫曰崇训宫，太后刘氏以下皆徙居之。选勒宫人及车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

[7]八月，后赵国主石弘任中山王石虎为丞相、魏王、大单于，赐加九锡，划分魏郡等十三郡作为石虎的封国，总领朝廷大小政事。石虎赦免封国境内的囚犯，立妻子郑氏为魏王后，儿子石邃为魏太子，授予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次子石宣任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封河间王；石韬为前锋将军、司隶校尉，封乐安王；石遵封齐王，石鉴封代王，石苞封乐平王。改封平原王石斌为章武王。石勒原先的文武官员，都委派闲散的官职，而石虎的僚佐亲属，全部充任朝廷要职。石虎任命镇军将军夔安兼领左仆射，任命尚书郭殷为右仆射。把太子的宫室改名为崇训宫，太后刘氏以下的人员，全部移居此处。又挑选石勒原有宫女、车马和服玩中美丽、精良和珍贵的，全部送入丞相府。

[8]宇文乞得归为其东部大人逸豆归所逐，走死于外。慕容引兵讨之，军于广安；逸豆归惧而请和，遂筑榆阴、安晋二城而还。

[8]宇文乞得归被手下的东部大人逸豆归赶逐，逃跑死在外边。慕容领兵讨伐逸豆归，屯军广安。逸豆归畏惧，请求和好。慕容便修建榆阴、安晋两座城堡，然后回军。

[9]成建宁、柯二郡来降，李寿复击取之。

[9]成汉的建宁、柯二郡向东晋投降。又被李寿攻占。

[10]赵刘太后谓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驾，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祚之亡，殆不复久，王将若之何？”堪曰：“先帝旧臣，皆被疏斥，军旅不复由人，宫省之内，无可为者，臣请奔兖州，挟南阳王恢为盟主，据廪丘，宣太后诏于牧、守、征、镇，使各举兵以诛暴逆，庶几犹有济也。”刘氏曰：“事急矣！当速为之。”九月，堪微服、轻骑袭兖州，不克，南奔谯城。丞相虎遣其将郭太追之，获堪于城父，送襄国，炙而杀之。征南阳王恢还襄国。刘氏谋泄，虎废而杀之，尊弘母程氏为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数有功，赵主勒养以为子。刘氏有胆略，勒每与之参决军事，佐勒建功业，有吕后之风，而不妒忌更过之。

[10]后赵刘太后对彭城王石堪说：“先帝刚刚驾崩，丞相便如此欺压践踏我们，帝统的绝灭，大概不会多久，您对此将怎么办？”石堪说：“先帝原先的大臣，都遭疏远和排斥，军事大权不再由我们掌握，朝廷中也没有有所作为的人，我请求出奔兖州，挟持南阳王石恢当盟主，占据廪丘，向各地的地方长官颁布太后诏书，让他们各自起兵诛灭暴逆之人，或许还可挽救。”刘氏说：“事情很急迫了，你应当迅速行动。”九月，石堪换上平民服装，轻骑奔袭兖州，不能获胜，向南逃奔谯城。丞相石虎派部将郭太追击他，在城父执获石堪，送回襄国，用火烧灼后杀死了他。又征召南阳王石恢回襄国。刘氏的图谋泄露，石虎将她废黜并杀死，尊奉石弘的母亲程氏为皇太后。石堪本来是田氏子孙，多次建立功绩，后赵国主石勒收养他作为自己的儿子。刘氏有胆略，石勒经常和她共同决断军事，辅佐石勒建立功业，有西汉吕后的遗风，在不妒忌这方面要胜过吕后。

赵河东王生镇关中，石朗镇洛阳。冬，十月，生、朗皆举兵以讨丞相虎；生自称秦州刺史，遣使来降。氐帅蒲洪自称雍州刺史，西附张骏。

后赵河东王石生镇守关中，石朗镇守洛阳。冬季，十月，石生、石朗都起兵讨伐丞相石虎。石生自称秦州刺史，派使者向晋请降。氐族统帅蒲洪自称雍州刺史，向西依附张骏。

虎留太子邃守襄国，将步骑七万攻朗于金墉；金墉溃，获朗，刖而斩之；进向长安，以梁王挺为前锋大都督。生遣将军郭权帅鲜卑涉众二万为前锋以拒之，生将大军继发，军于蒲阪。权与挺战于潼关，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长史刘隗皆死，虎还奔渑池，枕尸三百余里。鲜卑潜与虎通谋，反击生。生不知挺已死，惧，单骑奔长安。权收余众，退屯渭。生遂弃长安，匿于鸡头山。将军蒋英据长安拒守，虎进兵击英，斩之。生麾下斩生以降；权奔陇右。

石虎让太子石邃留守襄国，自己带领步、骑兵七万人进攻在金墉的石朗。金墉被攻破，执获石朗，将他砍掉脚后斩首。随后向长安进发，让梁王石挺为前锋大都督。石生派将军郭权率领鲜卑涉部士众二万人为前锋拒敌，石生统领大军随后出发，屯军于蒲阪。郭权和石挺在潼关接战，石挺大败，石挺和丞相左长史刘隗都阵亡，石虎回军逃往渑池，尸体枕藉达三百多里。鲜卑族私下与石虎勾结，反戈攻击石生。石生不知道石挺已死，心中畏惧，单骑逃奔长安。郭权收聚剩余士众，退却屯军于渭水拐弯处。石生于是放弃长安，藏匿于鸡头山。将军蒋英占据长安抵抗防守，石虎进兵攻击蒋英，蒋英被杀。石生的部下杀死石生投降，郭权逃奔陇右。

虎分命诸将屯、陇，遣将军麻秋讨蒲洪。洪帅户二万降于虎，虎迎拜洪光烈将军、护氐校尉。洪至长安，说虎徙关豪杰及氐、羌以实东方，曰：“诸氐皆洪家部曲，洪帅以从，谁敢违者！”虎从之，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轻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使帅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

石虎分别命令众将屯军于水、陇上，派将军麻秋讨伐蒲洪。蒲洪率二万户投降石虎，石虎拜授他为光烈将军、护氐校尉。蒲洪到达长安，劝说石虎迁徙关中的豪强和氐、羌等部落充实东方，他说：“众氐族部落都是我家的部曲，我率领他们归顺，谁敢违抗！”石虎听从他的建议，迁徙秦州、雍州的士民以及氐族、羌族十多万户到关东。任命蒲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让他居住在枋头，任命羌族首领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让他们率领部众数万人迁居到清河的滠头。

虎还襄国，大赦。赵主弘命虎建魏台，一如魏武王辅汉故事。

石虎返回襄国，实行大赦。后赵国主石弘令石虎建造魏台，完全仿效魏武帝辅佐汉朝的旧例。

[11]慕容初嗣位，用法严峻，国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谏，不听。

[11]慕容刚刚继位，使用刑法过于严厉，国内人大多不知所措，主簿皇甫真恳切劝谏，慕容不听。

庶兄建威将军翰、母弟征虏将军仁，有勇略，屡立战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艺；皆有宠于。忌之，翰叹曰："吾受事于先公，不敢不尽力，幸赖先公之灵，所向有功，此乃天赞吾国，非人力也。而人谓吾之所办，以为雄才难制，吾岂可坐而待祸邪！"乃与其子出奔段氏。段辽素闻其才，冀收其用，甚爱重之。

慕容的庶母兄长、建威将军慕容翰和同母兄弟、征虏将军慕容仁，都勇悍而有谋略，多次建立战功，深得人心；小弟弟慕容昭，多才多艺，都受到慕容的宠爱。慕容妒忌他们，慕容翰叹息说："我从先父那里接受任职，不敢不尽力，幸好仰仗先父的在天之灵，所向披靡，这是上天助我国，并非人力所为。但别人却说这是我的力量，以为我具有杰出的才能，难以制服，我怎能坐以待祸呢！"于是和儿子出奔段氏。段辽平素早就听说他的才能，希望收为己用，所以非常宠爱、看重他。

仁自平郭来奔丧，谓昭曰："吾等素骄，多无礼于嗣君，嗣君刚严，无罪犹可畏，况有罪乎！"昭曰："吾辈皆体正嫡，于国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内未为所疑，伺其间隙，除之不难。兄趣举兵以来，我为内应，事成之日，与我辽东。男子举事，不克则死，不能效建威偷生异域也。"仁曰："善！"遂还平郭。闰月，仁举兵而西。

慕容仁从平郭前来奔丧，对慕容昭说："我们平素骄纵，经常对现在继位的君主无礼，他为人刚毅严厉，自身无罪尚且令人畏惧，何况有罪呢！"慕容昭说："我们都身为嫡子，国家应当有我们一份。兄长您素来得人心，我在宫内也没什么令人怀疑的地方，寻找机会除灭他并不难。兄长赶紧兴兵前来，我当内应，事成以后，把辽东分给我。男子汉行事，不成功则死，不能仿效慕容翰到其他地方偷生苟活。"慕容仁说："好！"于是回返平郭。闰月，慕容仁兴兵向西进发。

或以仁、昭之谋告，未之信，遣使按验。仁兵已至黄水，知事露，杀使者，还据平郭。赐昭死。遣军祭酒封奕慰抚辽东。以高诩为广武将军，将兵五千与庶弟建武将军幼、稚、广威将军军、宁远将军汗、司马辽东佟寿共讨仁。与仁战于汶城北，兵大败，幼、稚、军皆为仁所获；寿尝为仁司马，遂降于仁。前大农孙机等举辽东城以应仁。封奕不得入，与汗俱还。东夷校尉封抽、护军平原乙逸、辽东相太原韩矫皆弃城走，于是仁尽有辽东之地；段辽及鲜卑诸部皆与仁遥相应援。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真为平州别驾。

有人把慕容仁、慕容昭的密谋告诉慕容，慕容不相信，派使者查验。慕容仁的军队已到黄水，知道事情败露，杀死使者，回军占据平郭。慕容赐令慕容昭自尽，派军祭酒封奕慰抚辽东。任命高诩为广武将军，领兵五千与异母弟、建武将军慕容幼、慕容稚、广威将军慕容军、宁远将军慕容汗、司马、辽东人佟寿共同讨伐慕容仁，和慕容仁在汶城以北交战，慕容的军队大败，慕容幼、慕容稚、慕容军都被掳获。佟寿曾是慕容仁的司马，于是归降慕容仁。前任大农孙机等占据辽东城响应慕容仁。封奕不能入城，和慕容汗一块儿返回。东夷校尉封抽、护军平原人乙逸、辽东相太原人韩矫都弃城逃跑，于是慕容仁尽数占有辽东地区。段辽和鲜卑各部都与慕容仁遥相呼应和声援。慕容追忆起皇甫真原先说过的话，任命他为平州别驾。

[12]十二月，郭权据上，遣使来降；京兆、新平、扶风、冯翊、北地皆应之。

[12]十二月，郭权占据上，派使者向晋请降，京兆、新平、扶风、冯翊、北地都响应他。

[13]初，张骏欲假道于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许。骏乃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成以假道；雄伪许之，将使盗覆诸东峡。蜀人桥赞密以告淳。淳谓雄曰：“寡君使小臣行无迹之地，万里通诚于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义，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杀臣者，当斩之都市，宣示众目曰：‘凉州不忘旧德，通使琅邪！主圣臣明，发觉杀之。’如此，则义声远播，天下畏威。今使盗杀之江中，威刑不显，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惊曰：“安有此邪！”

[13]当初，张骏想向成汉借路去建康呈送上表，成汉主李雄不同意。张骏便派遣治中从事张淳向成汉称臣以便借道。李雄佯装同意，

却准备派盗贼将他沉于东峡。蜀人桥赞将此事秘密告诉张淳，张淳对李雄说：“我的君主让我来到这未曾通行的地方，不远万里向建康表达诚意，是因为陛下嘉许和崇尚忠义，能够成人之美的缘故。如果想杀我，应当在都市处斩，向众人宣谕晓示说：‘凉州不忘国家旧恩，与晋互通使节，因为君主圣贤、臣下明察，发觉此事因而杀了他。’这样，道义的声誉就会远远传播，天下人都懔畏风威。现在如果让盗贼把我杀害在江中，声威和刑罚都不彰显，怎么能示范天下呢！”李雄大吃一惊，说：“哪有这种事呢！”

司隶校尉景骞言于雄曰：“张淳壮士，请留之。”雄曰：“壮十安肯留！

且试以卿意观之。”骞谓淳曰：“卿体丰大，天热，可且遣下吏，小住须凉。”淳曰：“寡君以皇舆播越，梓宫未返，生民涂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诚上都。所论事重，非下吏所能传；使下吏可了，则淳亦不来矣。虽火山汤海，犹将赴之，岂寒暑之足惮哉！”雄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强，何不亦称帝自娱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来，世笃忠贞，以雠耻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娱之有！”雄甚惭，曰：“我之祖考本亦晋臣，遭天下大乱，与六郡之民避难此州，为众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国者，亦当帅众辅之。”厚为淳礼而遣之。淳卒致命于建康。

司隶校尉景骞对李雄说：“张淳是勇士，请把他留下。”李雄说：“既然是勇士，怎能肯留下呢！你暂且试着用自己的意愿试探他。”景骞对张淳说：“你身强体胖，现在天气炎热，何不暂时派遣手下小吏，您在此小住，等待天气转凉？”张淳说：“我的君主因为皇室远徙江南，先帝的梓宫未能送返，生民涂炭，无人拯救，所以派我向皇都表达诚意。所商议的事情重大，不是小吏可以传达的；如果小吏可以任胜，那么我也就不来了。即使有火山汤海，我也将前往，天气的寒暑又怎能让人畏惧呢！”李雄对张淳说：“贵君主英名盖世，境内地势险峻，军力强大，为什么不自己称帝，占据一方享乐呢！”张淳说：“我的君主从祖父、父亲开始，世代坚守忠贞，因国耻未能昭雪，枕戈待旦，哪能自己享乐呢！”李雄十分惭愧，说：“我的祖先本来也是晋国大臣，因遇到天下大乱，和六个州郡的民众到此州避难，被民众推拥，才有今天。琅邪王如果真能在中原中兴大晋的基业，我也会率领

士众相助。”于是为张淳准备厚礼，送他上路。张淳终于到达建康转达了张骏的心意。

长安之失守也，敦煌计吏耿访自汉中入江东，屡上书请遣大使慰抚凉州。朝廷以访守侍书御史，拜张骏镇西大将军，选陇西贾陵等十二人配之。访至梁州，道不通，以诏书付贾陵，诈为贾客以达之。是岁，陵始至凉州，骏遣部曲督王丰等报谢。

长安失守时，敦煌郡掌管计簿的官吏耿访从汉中进入江东，多次上书请求派遣职高位重的使节慰抚凉州臣民。朝廷让耿访暂任侍书御史，拜授张骏为镇西大将军，挑选陇西人贾陵等十二人配备给他。耿访到达梁州后，道路不通，便把诏书交给贾陵，假扮为商贩通过。这年，贾陵刚到凉州，张骏派部曲督王丰等人前来答谢。

九年（甲午、334）

九年（甲午，公元334年）

[1]春，正月，赵改元延熙。

[1]春季，正月，后赵改年号为延熙。

[2]诏以郭权为镇西将军、雍州刺史。

[2]晋朝廷下诏任命郭权为镇西将军、雍州刺史。

[3]仇池王杨难敌卒，子毅立，自称龙骧将军、左贤王、下辨公；以叔父坚头之子盘为冠军将军、右贤王、河池公，遣使来称藩。

[3]仇池王杨难敌故去，儿子杨毅继立，自称龙骧将军、左贤王、下辨公；任命叔父杨坚头之子杨盘为冠军将军、右贤王、河池公，派使者来晋称臣。

[4]二月，丁卯，诏遣耿访、王丰赍印绶授张骏大将军、都督陕西·雍·秦·凉州诸军事。自是每岁使者不绝。

[4]二月，丁卯（二十三日），朝廷下诏派耿访、王丰携带印绶拜授张骏为大将军，都督陕西、雍州、秦州、凉州诸军事。从此以后每年来往使者不断。

[5]慕容仁以司马翟楷领东夷校尉，前平州别驾庞鉴领辽东相。

[5]慕容仁让司马翟楷兼领东夷校尉，让原先任平州别驾的庞鉴兼领辽东相。

[6]段辽遣兵袭徒河，不克；复遣其弟兰与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舆并力拒守，兰等不克而退。辽怒，切责兰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复益兵来攻。士皆重袍蒙，作飞梯，四面俱进，昼夜不息。琮、拒守弥固，杀伤千余人，卒不能拔。慕容遣慕容汗及司马封奕等共救之。戒汗曰："贼气锐，勿与争锋。"汗性骁果，以千余骑为前锋，直进。封奕止之，汗不从。与兰遇于牛尾谷，汗兵大败，死者太半；奕整陈力战，故得不没。

[6]段辽派军队袭击徒河，不能获胜，又派兄弟段兰和慕容翰共同进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主慕舆合力拒守，段兰等不能取胜，只好退军。段辽发怒，痛切地斥责段兰等人，严令他们攻取柳城。段兰等人休息二十天后，又增添兵力来进攻。士卒都穿上重重战袍，用盾牌保护，架上云梯，四面同时进攻，昼夜不停。石琮、慕舆的防守也更加坚固。杀段兰的士卒一千多人，段兰等人始终无法取胜。慕容派慕容汗和司马封奕等人共同援救，慕容告诫慕容汗说："敌人士气正盛，不要和他们争斗以决胜负。"慕容汗性格骁勇果敢，让一千多骑兵为前锋，直赴柳城。封奕劝阻他，慕容汗不听。结果和段兰在牛尾谷遭遇，慕容汗的军队大败，死亡过半。封奕整顿阵列尽力苦战，所以才免遭全军覆没。

兰欲乘胜穷追，慕容翰恐遂灭其国，止之曰："夫为将当务慎重，审己量敌，非万全不可动。今虽挫其偏师，未能屈其大势。多权诈，好为潜伏，若悉国中之众自将以拒我，我县军深入，众寡不敌，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违命贪进，万一取败，功名俱丧，何以返面！"兰曰："此已成擒，无有余理，卿正虑遂灭卿国耳！今千年在东，若进而得志，吾将迎之以为国嗣，终不负卿，使宗庙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无复还理；国之存亡，于我何有！但欲为大国之计，且相为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独还，兰不得已而从之。

段兰想乘胜穷追，慕容翰害怕就此灭亡自己的国家，劝阻他说："作为将领，应当慎重，知己知彼，不到万全的时候不能妄动。现在敌方的偏师虽被挫败，但主力还未败。慕容狡诈多谋，喜欢深藏不露，如果他亲自统帅举国士众抵御我们，而我们孤军深入，寡不敌众，这是危险的作法。况且接受君命的时候，正是想得到今天的胜利，如果

违背君命冒进，万一失败，功劳和名望全部丧失，有什么脸面回去面对君主！”段兰说：“这些人被擒已成定局，没有别的道理，你只是忧虑趁势灭亡你的国家罢了！现在慕容千年在东边，如果进军真能实现愿望，我将迎接他充当国家的继承人，终究不会有负于你，让宗庙绝祀的。”所谓千年，即慕容仁的小名。慕容翰说：“我既然投身依附，就没有再返回的道理。故国的存亡，和我有什么相干！只是想为贵国出谋划策，并且珍惜你我的功名罢了。”于是命令自己所部，准备独自返回，段兰不得已，随从他共同返回。

[7]三月，成主雄分宁州置交州，以霍彪为宁州刺史，爨深为交州刺史。

[7]三月，成汉主李雄由宁州分置出交州，让霍彪任宁州刺史，爨深任交州刺史。

[8]赵丞相虎遣其将郭敖及章武王斌帅步骑四万西击郭权，军于华阴；夏，四月，上豪族杀权以降。虎徙秦州三万余户于青、并二州。长安人陈良夫奔黑羌，与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扰北地、冯翊。章武王斌、乐安王韬合击，破之，句大奔马兰山。郭敖乘胜逐北，为羌所败，死者什七八。斌等收军还三城。虎遣使诛郭敖。秦王宏有怨言，虎幽之。

[8]后赵丞相石虎派部将郭敖和章武王石斌率步、骑兵四万人向西进攻郭权，屯军华阴。夏季，四月，上豪族杀死郭权投降。石虎将秦州三万多户民众迁徙到青州和并州。长安人陈良夫逃奔黑羌，和北羌王薄句大等人侵扰北地、冯翊。章武王石斌、乐安王石韬合力攻击，打败他们，薄句大逃奔马兰山。郭敖乘胜追击败兵，反被羌人战败，死亡人数占十之七八。石斌等人收兵回到三城。石虎派使者处死郭敖。秦王石宏有怨言，石虎将他幽禁。

[9]慕容仁自称平州刺史、辽东公。

[9]慕容仁自称平州刺史，辽东公。

[10]长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满盈自惧，不预朝权，屡欲告老归国，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笃，上表逊位。遣左长史殷羡奉送所假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大尉章、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刺史印传、戟；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侃自加管钥。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加督护统领文

武。甲寅，舆车出，临津就船，将归长沙，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乙卯，薨于樊。侃在军四十一年，明毅善断，识察纤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及薨，尚书梅陶与亲人曹识书曰："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安，鲲之从子也。

[10]长沙桓公陶侃，到晚年深深畏惧物极必反的道理，因此不参预朝政，多次想告老还乡，佐吏们苦苦相留。六月，陶侃病重，上表请求退位。派左长史殷羡归还持有的朝廷符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太尉印章，以及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的刺史印传和戟。至于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等，都有簿录统计，封存仓库，由陶侃亲自上锁。陶侃将后事托付给右司马王愆期，授予督护官职，统领文武官吏。甲寅（十二日），陶侃乘车离开武昌，到渡口乘船，准备回长沙，回头对王愆期说："老夫现在蹒跚难行，正因你们阻拦。"乙卯（十三日），在樊去世。陶侃领军四十一年，明智、坚毅，善于决断；见识纤密，别人难以欺蒙。自南陵到白帝，几千里的辖域内路不拾遗。陶侃去世后，尚书梅陶给亲友曹识的信说："陶公的神机明鉴如同魏武帝，忠顺勤军好比孔明，陆抗等人比不上他。"谢安经常说："陶公虽然运用刑法，但常常能领会刑法之外的含意。"谢安即谢鲲的侄子。

[11]成主雄生疡于头。身素多金创。及病，旧痕皆脓溃，诸子皆恶而远之；独太子班昼夜侍侧，不脱衣冠，亲为吮脓。雄召大将军建宁王寿受遗诏辅政。丁卯，雄卒，太子班即位。以建宁王寿录尚书事，政事皆委于寿及司徒何点、尚书王，班居中行丧礼，一无所预。

[11]成汉主李雄头部生疮，身体原有很多创伤，等到病发时，旧伤痕全部化脓溃烂，儿子们都因厌恶而远远躲开，只有太子李班昼夜在身边侍候，不脱衣帽，亲自为他吮吸脓肿。李雄征召大将军、建宁王李寿接受遗诏辅佐朝政。丁卯（二十五日），李雄故去，太子李班即位。任命建宁王李寿录尚书事，政事都委决于李寿和司徒何点，尚书王。李班居住在宫中服丧，毫不干预。

[12]辛未，加平西将军庾亮征西将军、假节、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豫·荆三州刺史，镇武昌。亮辟殷浩为记室参军。

浩，羡之子也，与豫章太守褚裒、丹阳丞杜，皆以识度清远，善谈《老》、《易》，擅名江东，而浩尤为风流所宗。裒，之孙；，锡之子也。桓彝尝谓裒曰：“季野有皮里《春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褒贬也。谢安曰：“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矣。”

[12]辛未（二十九日），朝廷授予平西将军庾亮征西将军，假节，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兼领江、豫、荆三州刺史，镇守武昌。庾亮召用殷浩为记室参军。殷浩即殷羡的儿子，和豫章太守褚裒、丹阳丞杜都因见识清晰、气度弘远，善于进谈《老子》、《周易》，在江东负有盛名，而殷浩尤其被风流雅士所推重。褚裒即褚的孙子，杜即杜锡的儿子。桓彝曾经评论褚裒说：“褚季野有皮里《春秋》。”是说他表面不作评论，但内心却有所褒贬。谢安说：“褚裒虽然不说话，但气度弘远。”

[13]秋，八月，王济还辽东，诏遣侍御史王齐祭辽东公，又遣谒者徐孟策拜慕容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承制封拜，一如故事。船下马石津，皆为慕容仁所留。

[13]秋季，八月，王济返回辽东，成帝下诏派侍御史王齐祭奠辽东公慕容，又派谒者徐孟册封慕容为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朝廷符节、秉承皇帝旨意封官拜爵，与慕容旧例完全相同。舟船行至马石津，都被慕容仁扣留。

[14]九月，戊寅，卫将军江陵穆公陆晔卒。

[14]九月，戊寅（初八），卫将军、江陵穆公陆晔去世。

[15]成主雄之子车骑将军赵屯江阳，奔丧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与其弟安东将军期谋作乱。班弟劝班遣赵还江阳，以期为梁州刺史，镇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无所疑间，遣出屯于涪。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哭，弑之于殡宫，并杀班兄领军将军都；矫太后任氏令，罪状班而废之。

[15]成汉主李雄的儿子、车骑将军李越驻屯江阳，回到成都奔父丧。他认为太子李班不是李雄亲生，心中不服，和兄弟、安东将军李期阴谋作乱。李班的兄弟李劝李班遣送李越回江阳，让李期出任梁州刺史，镇守葭萌。但李班因为父亲未安葬，不忍心遣返，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们，没有任何猜忌和疏远，让李离开成都，驻屯于涪。冬季，十月，癸亥朔（疑误），李越乘李班夜间哭吊，将他杀死在殡宫，同

时杀死李班的兄长、领军将军李都。矫称太后任氏的诏令，罗列李班的罪状，因而废黜其位。

初，期母冉氏贱，任氏母养之。期多才艺，有令名；及班死，众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谥班曰戾太子。以越为相国，封建宁王；加大将军寿大都督，徙封汉王；皆录尚书事。以兄霸为中领军、镇南大将军；弟保为镇西大将军、汶山太守；从兄始为征东大将军，代越镇江阳。丙寅，葬雄于安都陵，谥曰武皇帝，庙号太宗。

当初，李期的生母冉氏身份低贱，认任氏为养母，由任氏抚养。李期多才多艺，有好名声。李班死后，众人打算立李越为国主，李越推奉李期，立他为国主。甲子（二十四日），李期即帝位。为李班赐谥号为戾太子。李期任命李越为相国，封建宁王，授予大将军李寿大都督，改封汉王，都录尚书事。又任兄长李霸为中领军、镇南大将军；兄弟李保任镇西大将军、汶山太守；堂兄李始任征东大将军，代替李越镇守江阳。丙寅（二十六日），将李雄安葬在安都陵，谥号武皇帝，庙号太宗。

始欲与寿共攻期，寿不敢发。始怒，反谮寿于期，请杀之。期欲藉寿以讨李，故不许，遣寿将兵向涪。寿先遣使告以去就利害，开其去路，遂来奔。诏以为巴郡太守。期以寿为梁州刺史，屯涪。

李始想和李寿共同攻击李期，李寿不敢发难，李始发怒，反而向李期诋谗李寿，请求杀掉他。李期想依靠李寿征讨李，所以不同意，派李寿率军向涪进发。李寿事先派遣使者向李剖析逃亡与归降之间的利害关系，并让开他离

去的道路，李便投奔东晋，朝廷下诏任命他为巴郡太守。李期任李寿为梁州

刺史，屯驻在涪。

[16]赵主弘自赍玺绶诣魏宫，请禅位于丞相虎。虎曰：“帝王大业，天下自当有议，何为自论此邪！”弘流涕还宫，谓太后程氏曰：“先帝种真无复遗矣！”于是尚书奏：“魏台请依唐、虞禅让故事，”虎曰：“弘愚暗，居丧无礼，便当废之，何禅让也！”十一月，虎遣郭殷入宫，废弘为海阳王。弘安步就车，容色自若，谓群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统，夫复何言！”群臣莫不流涕，宫人恸哭。群臣诣魏台劝进，

虎曰："皇帝者盛德之号，非所敢当，且可称居摄赵天王。"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阳王恢于崇训宫，寻皆杀之。

[16]后赵国主石弘自己携带印玺到魏宫，请求将君位禅让给丞相石虎。石虎说："帝王的大业，天下人自会有公议，为什么自己选择这样做呢！"石弘流着眼泪回宫，对太后程氏说："先帝的骨肉真的不会再遗存了！"此时尚书奏议说："魏王请您依照唐尧、虞舜的禅让旧例行事。"石虎说："石弘愚昧昏暗，服丧无礼，应当将他废黜，谈什么禅让！"十一月，石虎派郭殷进宫，废黜石弘为海阳王。石弘缓步就车，神色从容，对群臣们说："我庸碌愚昧不堪继承皇帝大统，还有什么可说的。"群臣人人流泪，宫女恸哭。群臣到魏宫进劝石虎即位。石虎说："皇帝是美盛品德的称号，不是我敢承受的，暂且可以称作居摄赵天王。"石虎将石弘和太后程氏、秦王石宏、南阳王石恢幽禁在崇训宫，不久全数杀害。

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称疾不贺，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谓虎曰："弋仲常谓大王命世英雄，柰何把臂受托而返夺之邪！"虎曰："吾岂乐此哉！顾海阳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虽不平，然察其诚实，亦不之罪。

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称病不来朝贺，石虎屡次相召，这才前来。姚弋仲表情端庄严肃地对石虎说："我经常说大王是闻名于世的英雄，怎么握着手臂受托辅佐遗孤，反而夺人君位呢？"石虎说："我哪里喜欢这样做！不过海阳王年少，恐怕不能治理家事，所以代替他罢了。"石虎心中虽然怨怒不平，但看姚弋仲为人诚恳实在，也不加罪于他。

虎以夔安为侍中、太尉、守尚书令，郭殷为司空，韩为尚书左仆射，魏郡申钟为侍中，郎为光禄大夫，王波为中书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行如信都，复还襄国。

石虎任夔安为侍中、太尉、执掌尚书令，任郭殷为司空，韩为尚书左仆射，魏郡人申钟任侍中，郎为光禄大夫，王波任中书令。其余文武官员封爵拜官各有差等。石虎出行到信都，又返回襄国。

[17]慕容讨辽东，甲申，至襄平。辽东人王岌密信请降。师进，入城，翟楷、庞鉴单骑走，居就、新昌等县皆降。欲悉辽东民，高诩谏曰："辽东之叛，实非本图，直畏仁凶威，不得不从。今元恶犹存，始

克此城，遽加夷灭，则未下之城，无归善之路矣。”乃止。分徙辽东大姓于棘城。以杜群为辽东相，安辑遗民。

[17]慕容讨伐辽东，甲申（十五日），到达襄平。辽东人王岌秘密派使者请降。军队进发，进入辽东城，翟楷、庞鉴单骑逃跑，居就、新昌等县全都归降。慕容想尽数坑杀辽东居民，高诩劝谏说：“辽东的背叛，其实不是他们的本意，只不过畏惧慕容仁的凶戾横威，不得不听从。如今首恶还活着，刚刚攻克此城，便急于诛灭民众，那么未被攻克的城池，就没有归顺从良的道路了。”慕容这才罢休。于是分批迁徙辽东的豪门大姓到棘城，任命杜群为辽东相，安抚余留的民众。

[18]十二月，赵徐州从事兰陵朱纵斩刺史郭祥，以彭城来降，赵将王朗攻之，纵奔淮南。

[18]十二月，后赵徐州从事兰陵人朱纵杀刺史郭祥，献彭城降晋。后赵将领王朗进攻朱纵，朱纵逃奔淮南。

[19]慕容仁遣兵袭新昌，督护新兴王击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19]慕容仁派兵攻击新昌，督护、新兴人王将他击退，于是将新昌的士民迁徙到襄平。

咸康元年（乙未、335）

晋成帝咸康元年（乙未，公元335年）

[1]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庚午朔（初一），成帝加冠，大赦天下，改年号咸康。

[2]成、赵皆大赦，成改元玉恒，赵改元建武。

[2]成汉、后赵都在境内实行大赦，成汉改年号为玉恒，后赵改年号为建武。

[3]成主期立皇后阎氏，以卫将军尹奉为右丞相，骠骑将军、尚书令王为司徒。

[3]成汉国主李期册立皇后阎氏，任卫将军尹奉为右丞相，任命骠骑将军、尚书令王为司徒。

[4]赵王虎命太子邃省可尚书奏事，惟祀效庙、选牧守、征伐、刑杀乃亲之。虎好治宫室，鹳雀台崩，杀典匠少府任汪；复使修之，倍

于其旧。邃保母刘芝封宜城君，关预朝权，受纳贿赂，求仕进者多出其门。

[4]后赵王石虎令太子石邃省视、决断尚书奏事，只有祭祀郊庙、选任地方官员、征伐、刑杀方面的奏事才亲自审议。石虎爱营建宫室，鹳雀台崩圮，便杀死典匠少府任汪，又让人重修，规模比原先扩大一倍。封石邃的保姆刘芝为宜城君，干预朝政，接受贿赂，谋求任官，晋升的人大多出入其门。

[5]慕容置左、右司马，以司马韩矫、军祭酒封奕为之。

[5]慕容设置左、右司马，分别让司马韩矫、军祭酒封奕出任。

[6]司徒导以羸疾，不堪朝会，三月，乙酉，帝幸其府，与群臣宴于内室，拜导并拜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表切谏，以为帝初加元服，动宜顾礼，帝从之。坦又以帝委政于导，从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长，圣敬日跻，宜博纳朝臣，谘诹善道。"导闻而恶之，出坦为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职。

[6]司徒王导因为身患手足麻木之病，不能参与朝会。三月，乙酉（十七日），成帝驾临他的宅府，和 群臣在内府宴饮，向王导及妻子曹氏行拜礼。侍中孔坦私下写表文恳切劝谏，认为元帝刚刚加冠，举动应当遵从礼仪，成帝应从。孔坦又因为成帝将朝政委付王导，缓缓进言说："陛下年龄渐大，聪明、端肃每日俱进，应当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征询正确美好的办法。"王导听说后憎恶孔坦，调出孔坦任廷尉。孔坦不得志，称病辞职。

丹阳尹桓景，为人谄巧，导亲爱之。会荧惑守南斗经旬，导谓领军将军陶回曰："斗，扬州之分，吾当逊位以厌天谴。"回曰："公以明德作辅，而与桓景造膝，使荧惑何以退舍！"导深愧之。

丹阳尹桓景，为人谄谀巧佞，王导亲近宠爱他。适逢火星在南斗六星位滞留十余天，王导对领军将军陶回说："南斗是扬州的分野，我将退位来安定上天的谴责。"陶回说："您凭仗显明的道德出任辅佐，却与桓景抵膝亲近，怎么能使火星退归正位！"王导对此深感惭愧。

导辟太原王为掾，王述为中兵属。述，昶之曾孙也。不修小廉，而以清约见称。与沛国齐名，友善。常称性至通而自然有节。曰："刘君知我，胜我自知。"当时称风流者，以、为首。述性沈静，每坐客辩论蜂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谓之痴。导以门地辟

之。既见，唯问在东米价，述张目不答。导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尝见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述正色曰：“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导改容谢之。

王导征召太原人王为僚属，王述为中兵属。王述即王昶的曾孙。王不修小节，而以清静简约著称。与沛国刘齐名，关系友善。刘经常说王性情至为通达，自然而有节操。王说：“刘君对我的了解，胜过我对自己的认识。”当时被称为风流雅士的，以刘、王为首。王述性格沉称安静，每当坐客们争相辩驳论理，王述却安然处之。王述三十岁，尚未出名，大家说他痴呆。王导因为他的门第而征召他。见面以后，王导只问他在东方时米价，王述睁大眼睛不回答。王导说：“王述并不痴呆，人们为何说他痴呆！”王述曾经见到只要王导一说话，满座人无不赞美，于是表情严肃地说：“人不是尧、舜，哪能每件事都是对的！”王导改以严肃的脸色向他道谢。

[7]赵王虎南游，临江而还。有游骑十余至历阳，历阳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骑多少。朝廷震惧，司徒导请出讨之。夏四月，加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癸丑，帝观兵广莫门，分命诸将救历阳及戍慈湖、牛渚、芜湖；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将兵入卫京师。俄闻赵骑至少，又已去，戊午，解严，王导解大司马。袁耽坐轻妄免官。

[7]后赵王石虎去南方游巡，到达长江才返回。手下的游动骑兵十多人到达历阳，历阳太守袁耽上表奏上，没说骑兵的数量。朝廷震动恐惧，司徒王导请求出兵征讨。夏季，四月，授予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癸丑（十六日），成帝到广莫门检阅军队，分别命令众将领救援历阳，以及戍守慈湖、牛渚、芜湖。司空郗鉴让广陵相陈光领兵进入京城护卫。不久听说赵国骑兵数量极少，又已经离去，戊午（二十一日），解除军队的戒备状态，王导卸除大司马职，袁耽坐罪轻妄不察被免官。

[8]赵征虏将军石遇攻桓宣于襄阳，不克。

[8]后赵征虏将军石遇进攻驻守襄阳的桓宣，不能取胜。

[9]大旱，会稽馀姚米斗五百。

[9]晋发生严重旱灾，会稽郡的余姚每斗米价格五百钱。

[10]秋，七月，慕容立子俊为世子。

[10]秋季，七月，慕容立儿子慕容为世子。

[11]九月，赵王虎迁都于邺，大赦。

[11]九月，赵王石虎迁都于邺，实行大赦。

[12]初，赵主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豫言成败，数有验，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谨，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使司空李农旦夕问起居，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国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争造寺庙，削发出家。虎以其真伪杂糅，或避赋役为奸宄，乃下诏问中书曰：“佛，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应事佛不？”著作郎王度等议曰：“王者祭祀，典礼具存。佛，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汉氏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汉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诣寺烧香、礼拜；其赵人为沙门者，皆返初服。”虎诏曰：“朕生自边鄙，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其夷、赵百姓乐事佛者，特听之。”

[12]当初，后赵国主石勒因为天竺僧人佛图澄预先陈言事情的成败，多次得到验证，恭敬地侍奉他。石虎即位后，侍奉他更为恭谨，让他穿绫锦，乘雕辇。到朝会的日子，太子、各位公卿扶持上殿，掌管朝仪的人唱名说：“大和尚”，满座都起身。石虎让司空李农早晚问候佛图澄的起居，太子、公卿每五天朝见他一次。国内人受此影响，大多崇尚佛教，佛图澄所在之处，无人敢朝着那个方面吐口水。大家争着建造寺庙，削发出家。石虎因为拜佛出家的人真伪杂混，有的借此躲避赋税和徭役，干不法的勾当，于是下诏书问中书说：“佛教是国家所尊奉的，里闾平民百姓没有官爵的人，是否应当事佛？”著作郎王度等人评议说：“君王的祭祀，有典制礼仪可供遵循。佛是外国的神灵，不是天子和各华夏民族所应祠奉的。汉朝佛教开始传入，当时只是允许西域人在都邑建立寺庙来祠奉，汉人都不让出家，魏朝也是这样。现在应当禁止公卿以下的人等，不让他们到寺庙烧香、拜佛；凡赵国人当和尚的，都恢复原先的服饰。”石虎下诏说：“朕出生在边鄙之地，愧为华夏民族的君上，至于祭祀，应当遵从本来的习俗。凡夷族、赵国百姓乐意尊崇佛教的，特别听任其便。”

[13]赵章武王斌帅精骑二万并秦、雍二州兵以讨薄句大，平之。

[13]后赵章武王石斌率精锐骑兵二万人，连同秦州、雍州的士兵讨伐薄句大，平定了他们。

[14]成太子班之舅罗演，与汉王相天水上官澹，谋杀成主期，立班子。事觉，期杀演、澹及班母罗氏。

[14]成汉太子李班的舅父罗演和汉王相、天水人上官澹图谋杀死成汉国主李期，立李班的儿子为王。事情败露，李期杀死罗演、上官澹及李班生母罗氏。

期自以得志，轻诸旧臣，信任尚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中常侍许涪等，刑赏大政，皆决于数人，希复关公卿。褒无他才，尝劝成主雄立期为太子，故有宠。由是纪纲隳紊，雄业始衰。

李期自以为志得意满，轻视各位旧臣，听信重用尚书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中常侍许涪等人，刑罚赏赐之类的重大政事，都由这几个人决断，很少再向公卿咨询。田褒没有别的才能，曾经劝说成汉主李雄册立李期为太子，

所以得宠。由此朝廷的法度毁圮紊乱，李雄创下的基业开始衰败。

[15]冬，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15]冬季，十月，乙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16]慕容仁遣王齐等南还。齐等自海道趣棘城，齐遇风不至。十二月，徐孟等至棘城，慕容始受朝命。

[16]慕容仁遣送王齐等人归返南方。王齐等人从海路开赴棘城，王齐乘坐的船遇上海风，未能到达。十二月，徐孟等人到达棘城，慕容开始接受朝廷的任命。

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诣慕容仁，馆于平郭城外。帐下督张英将百余骑间道潜行掩击之，斩宇文氏使十余人，生擒段氏使以归。

段氏、宇文氏各自派遣使者拜见慕容仁，下榻于平郭城外。慕容的帐下督张英领着一百多骑兵由小道偷偷前往突然袭击他们，斩杀宇文氏的使节十多人，活捉段氏使者返回。

[17]是岁，明帝母建安君荀氏卒。荀氏在禁中，尊重同于太后；诏赠豫章郡君。

[17]这年，明帝母亲建安君荀氏死。荀氏在宫禁中，受到的尊重如同太后；成帝下诏赐赠名号为豫章郡君。

[18]代王翳槐以贺兰蔼头不恭，将召而戮之，诸部皆叛。代王纥那自宇文部入，诸部复奉之。翳槐奔邺，赵人厚遇之。

[18]代王拓跋翳槐因为贺兰蔼头对己不恭，准备召他前来，加以杀害，各部落全都反叛。代王拓跋纥那由宇文部入境，各部落又重新尊奉他为王。拓跋

翳槐逃奔到邺，后赵人隆礼相待。

[19]初，张轨及二子、茂，虽保据河右，而军旅之事无岁无之。及张骏嗣位，境内渐平。骏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强，远近称之以为贤君。骏遣将杨宣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诸国焉耆、于阗之属，皆诣臧朝贡。骏于姑臧南作五殿，官属皆称臣。

[19]当初，张轨及两个儿子张、张茂虽然据守河右，但每年都有战事。至张骏继位，境内渐渐平定。张骏辛勤治理各种政事，总领文武官员，让他们各得其用，民富兵强，远近之人都称他为贤君。张骏派部将杨宣攻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各国如焉耆，于之类，都赴姑臧朝贡。张骏在姑臧城南建造五座宫殿，官属都自称为臣。

骏有兼秦、雍之志，遣参军麴护上疏，以为："勒、雄既死，虎、期继逆，兆庶离主，渐冉经世；先老消落，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乞敕司空鉴、征西亮等泛舟江、沔，首尾齐举。"

张骏有兼并秦州、雍州的志向，派参军麴护向东晋上疏，认为："石勒、李雄死后，石虎、李期继承叛逆，万民离开了君主，逐渐经过了一代人。先生老辈衰老死亡，后生小辈不知旧事，仰慕思恋之心，一天天疏远、一天天淡忘。乞请敕令司空郗鉴、征西将军庾亮等泛舟于长江、沔水，与我互相呼应，同时发动。"

二年（丙申、336）

二年（丙申，公元336年）

[1]春，正月，辛巳，彗星见于奎、娄。

[1]春季，正月，辛巳（十八日），奎宿、娄宿一带出现慧星。

[2]慕容将讨慕容仁，司马高诩曰："仁叛弃君亲，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尝冻，自仁反以来，连年冻者三矣。且仁专备陆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袭之也。"从之。群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从陆道。曰："吾计已决，敢沮者斩！"

[2]慕容准备讨伐慕容仁，司马高诩说："慕容仁背叛和抛弃君主亲人，神灵和士民共同恨怒，此前海水从未冻冰，自从慕容仁反叛以来，连续结冻已经三年了。况且慕容仁专门防备陆路，上天大概是想让我们乘海结冰时去袭击他吧。"慕容听从了他的意见。众僚佐都说由冰上过海是危险的事，不如改走陆路。慕容说："我计议已定，敢阻拦的人斩首！"

壬午，帅其弟军师将军评等自昌黎东，践冰而进，凡三百余里。至历林口，舍辎重，轻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骑以告仁，仁狼狈出战。张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穷追；及至，仁以为复遣偏师轻出寇抄，不知自来，谓左右曰："今兹当不使其匹马得返矣！"乙未，仁悉众陈于城之西北。慕容军帅所部降于，仁众沮动；从而纵击，大破之。仁走，其帐下皆叛，遂擒之。先为斩其帐下之叛者，然后赐仁死。丁衡、游毅、孙机等，皆仁所信用也，执而斩之；王冰自杀。慕容幼、慕容稚、佟寿、郭充、翟楷、庞鉴，皆东走，幼中道而还；兵追及楷、鉴，斩之；寿、充奔高丽。自余吏民为仁所诖误者，皆赦之。封高诩为汝阳侯。

壬午（十九日），慕容率领其弟、军师将军慕容评等从昌黎东行踏冰前进，共三百多里。到历林口，舍弃辎重，轻兵赶赴平郭。离城七里，侦察骑兵告知慕容仁，慕容仁勉强迎战。张英掳获段氏、宇文氏使者的时候，慕容仁怨恨自己没有穷追不舍；等到慕容前来时，慕容仁以为慕容又派遣一小部分军队轻装出发侵扰劫掠，不知道慕容亲自前来，对左右侍从说："这回应当让他们连一匹马都回不去！"乙未（疑误），慕容仁倾其士众在城西北结阵，慕容军率其所部归降慕容，慕容仁的兵众气馁骚动，慕容乘机纵兵攻袭，重创敌军。慕容仁逃跑，其军中吏众全部反叛，于是被擒获，慕容先为他斩杀了军中反叛的人，然后赐慕容仁死。丁衡、游毅、孙机等人，都是慕容仁所信任重用的，被慕容执获斩首，王冰自杀。慕容幼、慕容稚、佟寿、郭充、翟楷、庞鉴等人都向东逃亡，慕容幼中途返回。慕容的军队追上翟楷、庞鉴，将其斩首。佟寿、郭充逃奔高丽。其余被慕容仁贻误连累的吏民，慕容都予以赦免。封高诩为汝阳侯。

[3]二月，尚书仆射王彬卒。

[3]二月，尚书仆射王彬去世。

[4]辛亥，帝临轩，遣使备六礼逆故当阳侯杜女陵阳为皇后，大赦；群臣毕贺。

[4]辛亥（十九日），成帝驾临殿前，派使者按六礼的仪式迎接原当阳侯杜之女杜陵阳为皇后，大赦天下，群臣都来致贺。

[5]夏，六月，段辽遣中军将军李咏袭慕容。咏趣武兴，都尉张萌击擒之。辽别遣段兰将步骑数万屯柳城西回水，宇文逸豆归攻安晋以为兰声援。帅步骑五万向柳城，兰不战而遁。引兵北趣安晋，逸豆归弃辎重走；遣司马封奕帅轻骑追击，大破之。谓诸将曰："二虏耻无功，必将复至，宜于柳城左右设伏以待之。"乃遣封奕帅骑数千伏于马兜山。三月，段辽果将数千骑来寇抄。奕纵击，大破之，斩其将荣伯保。

[5]夏季，六月，段辽派将军李咏攻袭慕容。李咏赴武兴，被都尉张萌击败擒获。段辽另外派遣段兰率步、骑兵数万人驻屯在柳城以西的回水，宇文逸豆归进攻安晋，以此与段兰互为援助。慕容率步、骑兵五万人向柳城进发，段兰不战而逃。慕容领兵向北赶赴安晋，宇文逸豆归丢弃辎重逃跑。慕容派司马封奕率轻骑追袭，重创宇文逸豆归所部。慕容对众将领说："这两个敌虏耻于战而无功，必定还会再来，应当在柳城附近设下埋伏等待他们。"于是派封奕率骑兵千人埋伏在马兜山。三月，段辽果然带领几千骑兵前来侵扰劫掠，封奕出动骑兵攻击，大败敌军，段辽部将荣伯保被杀。

[6]前廷尉孔坦卒。坦疾笃，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以济国安民之术，乃为儿女子相泣邪！"冰深谢之。

[6]前廷尉孔坦死。孔坦病重时，庾冰前往探视，为之流泪。孔坦慷慨地说："大丈夫将死，不向他询问治国安民的办法，却像小儿女一样哭泣吗！"庾冰向他深深致歉。

[7]九月，慕容遣长史刘斌、兼郎中令辽东阳景送徐孟等还建康。

[7]九月，慕容派长史刘斌、兼郎中令辽东人阳景护送徐孟等人返回建康。

[8]冬，十月，广州刺史邓岳遣督护王随等击夜郎、兴古，皆克之。加岳督宁州。

[8]冬季，十月，广州刺史邓岳派督护王随等人进攻夜郎、兴古，都获胜。授予邓岳督察宁州。

[9]成主期以从子尚书仆射武陵公载有隽才，忌之，诬以谋反，杀之。

[9]成汉国主李期因侄子尚书仆射武陵公李载才能俊逸出众，心中妒忌，便诬陷他谋反，将他杀害。

[10]十一月，诏建威将军司马勋将兵安集汉中；成汉王寿击败之。寿遂置汉

中守宰，戍南郑而还。

[10]十一月，朝廷诏令建威将军司马勋领兵安抚汉史，被成汉的汉王李寿击败。李寿随即设置汉中的守吏，在南郡安排好戍守力量，然后返回。

[11]索头郁鞠帅众三万降于赵，赵拜郁鞠等十三人为亲赵王，散其部众于冀、青等六州。

[11]索头部郁鞠率士众三万人归降后赵，后赵拜授郁鞠等十三人为亲赵王，遣散其部众到冀州、青州等六州之中。

[12]赵王虎作太武殿于襄国，作东、西宫于邺，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纵六十五步，广七十五步，以文石。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银楹，珠帘，玉壁，穷极工巧。殿上施白玉床、流苏帐，为金莲华以冠帐顶。又作九殿于显阳殿后，选士民之女以实之，服珠玉、被绮者万余人。教宫人占星气、马步射。置女太史，杂伎工巧，皆与外同。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执羽仪，鸣鼓吹，游宴以自随。于是赵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并兴。使牙门张弥徙洛阳钟、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载以四轮缠车，辙广四尺，深二尺。一锺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用牛百头，鹿栌引之，乃出，造万斛之舟以济之。既至邺，虎大悦，为之赦二岁刑，赉百官谷帛，赐民爵一级。又用尚方令解飞之言，于邺南投石于河，以作飞桥，功费数千万亿，桥竟不成，役夫饥甚，乃止。使令长帅民入山泽采橡及鱼以佐食，复为权豪所夺，民无所得。

[12]后赵王石虎在襄国建造太武殿，又在邺营建东、西二宫，十二月，全部峻工。太武殿台基高二丈八尺，长六十五步，宽七十五步，用有纹理的石块砌成。殿基下挖掘地下宫室，安置卫士五百人。用漆涂饰屋瓦，用金子装饰瓦当，用银装饰楹柱，珠帘玉壁，巧夺天工。宫殿内安放白玉床，挂着流苏帐，造金莲花覆盖在帐顶。又在显阳殿后面建造九座宫殿，挑选士民的女儿安置在殿内，佩戴珠玉、身穿绫罗绸缎的有一万多人，教她们占星气，马上及马下的射术。又设置女太史，各种杂术、技巧，都与外边男子相同。石虎又让女骑兵一千人充当车驾的侍从，都戴着紫纶头巾，穿熟锦制作的裤子，用金银镂带，用五彩织成靴子，手执羽仪，鸣奏军乐，跟随自己游巡宴饮。此时后赵发生严重旱灾，金子一斤只能买粟二斗，百姓嗷嗷待哺，但石虎却用兵不止，各种徭役繁重。石虎让牙门张弥把洛阳的钟、九龙、翁仲、铜驼、飞廉搬运到邺，用四轮缠辋车运载，车辙间距四尺，深二尺。运载中有一口钟沉于黄河，为此招募三百名谙熟水性的人潜入黄河，用竹质的大绳捆扎，然后用一百头牛牵引起重滑车，这才把钟拉出水面，又建造可以载重万斛的大船运送。东西运到邺，石虎大为喜悦，为此赦免两年的刑罚，赐给百官谷物丝帛，民众赐爵位一级。石虎又采用尚方令解飞的意见，在邺的南面将石块抛入黄河，用以建造凌空架设的高桥，工程耗费几千万亿，桥最终没有建成，从事劳役的人饥饿难忍，这才停工。又让官吏带领民众上山入水，采橡实、捕鱼作为辅助食物，但又被权豪抢夺，民众毫无所得。

[13]初，日南夷帅范稚，有奴曰范文，常随商贾往来中国；后至林邑，教林邑王范逸作城郭、宫室、器械，逸爱信之，使为将。文遂谮逸诸子，或徙或逃。是岁，逸卒，文诈迎逸子于他国，置毒于椰酒而杀之，文自立为王。于是出兵攻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国，皆灭之，有众四五万，遣使奉表入贡。

[13]当初，日南夷首领范稚，有个奴仆叫范文，经常跟随商贾来往中原，后来到了林邑，教林邑王范逸建造城郭、宫室、器械，范逸宠爱并信任他，任用他为将领。范文于是谮毁范逸的几个儿子，逼得他们有的迁徙，有的逃亡。这年，范逸死，范文诈称从别的国家迎接范逸的儿子们回来，在椰酒中下毒，把他们全都害死，范文自立为王。于是出兵进攻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

国，将他们全数翦灭。范文拥有士众四五万，派遣使者奉上表到建康朝贡。

[14]赵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于杠末，高十余丈，上盘置燎，下盘置人，赵王虎试而悦之。

[14]后赵左校令成公段在杠竿末稍安装庭燎照明，高十多丈，上盘放置烛燎，下盘安置人，后赵王石虎试用后很喜欢。

三年（丁酉、337）

三年（丁酉，公元337年）

[1]春，正月，庚辰，赵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余人入上尊号，庭燎油灌下盘，死者二十余人；赵王虎恶之，腰斩成公段。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称大赵天王。即位于南效，大赦。立其后郑氏为天王皇后，太子邃为天王皇太子，诸子为王者皆降为郡公，宗室为王者降为县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1]春季，正月，庚辰（疑误），后赵太保夔安等文武官员五百多人进上皇帝尊号，上盘庭燎用油浇到下盘，死亡二十多人。后赵王石虎为此厌恶，腰斩成公段。辛巳（疑误），石虎依照商、周的制度，称大赵天王。在南郊即位，实行大赦。册立王后郑氏为天王皇后，立太子石邃为天王皇太子，儿子中本来称王的都降为郡公，宗室子弟中称王的降为县侯。百官封爵各有差等。

[2]国子祭酒袁、太常冯怀，以江左安，请兴学校，帝从之。辛卯，立太学，征集生徒。而士大夫习尚老、庄，儒术终不振。，涣之曾孙也。

[2]国子祭酒袁、太常冯怀因为江东逐渐安宁，请求兴建学校，成帝听从。辛卯（初四），建立太学，征招学生门徒。但士大夫习惯于崇尚老子、庄子，儒学始终不景气。袁即袁涣曾孙。

[3]三月，慕容于乙连城东筑好城以逼乙连，留折冲将军兰勃守之。夏，四月，段辽以车数千两输乙连粟，兰勃击而取之。六月，辽又遣其从弟扬威将军屈云将精骑夜袭子遵于兴国城，遵击破之。

[3]三月，慕容在乙连成以东修筑好城，威逼乙连城，留下折冲将军兰勃驻守。夏季，四月，段辽使用数千辆车向乙连城运粮，遭兰勃

袭击，粮食被夺。六月，段辽又派遣堂弟、扬威将军段屈云率领精锐骑兵乘夜间偷袭在兴国城的慕容之子慕容遵，被慕容遵击败。

初，北平阳裕事段疾陆眷及辽五世，皆见尊礼。辽数与相攻，裕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况慕容氏与我世婚，迭为甥舅，有才德，而我与之构怨；战无虚月，百姓凋弊，利不补害，臣恐社稷之忧将由此始。愿两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国息民。"辽不从，出裕为北平相。

当初，北平人阳裕侍奉由段疾陆眷至段辽共五代君主，都受到尊重和礼遇。段辽多次与慕容互相攻击，阳裕规谏说："'亲近仁厚，与邻友善，是国家之宝'。何况慕容氏与我们世代通婚，交相具有甥舅关系。慕容有才又有德，我们却与他结怨，战事每个月都有，百姓凋弊，所得的利益弥补不了遭到的伤害，我怕国家的忧虑将由此开始了。希望双方能追悔以往的过失，和好如初，以便使国家安定，百姓休养生息。"段辽不听，贬黜阳裕，出任北平相。

[4]赵太子邃素骁勇，赵王虎爱之。常谓群臣曰："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灭，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杀阿铁理否？"既而邃骄淫残忍，好妆饰美姬，斩其首，洗血置盘上，与宾客传观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间公宣、乐安公韬皆有宠于虎，邃疾之如雠。虎荒耽酒色，喜怒无常。使邃省可尚书事，每有所关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时或不闻，又恚曰："何以不白！"诮责笞棰，月至再三。邃私谓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颜等伏不敢对。秋，七月，邃称疾不视事，潜帅宫臣文武五百余骑饮于李颜别舍，因谓颜等曰："我欲至冀州，杀河间公，有不从者斩！"行数里，骑皆逃散。颜叩头固谏，邃亦昏醉而归。其母郑氏闻之。私遣中人诮让邃；邃怒，杀之。佛图澄谓虎曰："陛下不宜数往东宫。"虎将视邃疾，思澄言而还；既而目大言曰："我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亲信女尚书往察之。邃呼前与语，因抽剑击之。虎怒，收李颜等诘问，颜具言其状，杀颜等三十余人。幽邃于东宫，既而赦之，引见太武东堂；邃朝而不谢，俄顷即出。虎使谓之曰："太子应朝中宫，岂可遽去！"邃径出，不顾。虎大怒，废邃为庶人。其夜，杀邃及其妃张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诛其宫臣支党二百余人；废郑后为东海太妃。立其子宣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仪为天王皇后。

[4]后赵太子石邃素来骁勇，后赵王石虎宠爱他。石虎经常对大臣们说："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杀，所以朕得以有今天。而朕岂有杀石邃的道理呢！"后来，石邃骄淫残忍，喜欢将美丽的姬妾装饰打扮起来，然后斩下首级，洗去血污，盛放在盘子里，与宾客们互相传览，再烹煮姬妾身体上的肉共同品尝。河间公石宣、乐安公石韬都得到石虎的宠爱，石邃恨之如仇敌。石虎沉溺于酒色，喜怒无常。他让石邃省视决断尚书奏事，常常当石邃有事禀报时，石虎便不满地说："这种小事，怎么值得禀报！"有时听不到石邃的禀报，又不满地说："为什么不禀报！"于是对石邃谴责斥骂、鞭打杖击，一月之中多次发生。石邃私下对中庶子李颜等人说："天子的心志难以满足，我想干汉冒顿那样的事情，你们跟我干吗？"李颜等人伏地不敢回答。秋季，七月，石邃称病不理政事，秘密带领宫内大臣、文武官员五百多人骑马到李颜的别宅饮酒，乘机对李颜等人说："我想到冀州杀死河间公石宣，有胆敢不跟从的斩首！"出行数里后，众人都逃散。李颜跪地叩头，极力谏止，石邃也就昏昏欲醉地返回。石邃的母亲郑氏听说此事，私下派遣身边的人责问石邃。石邃发怒，杀死来人。佛图澄对石虎说："陛下不宜经常去东宫。"石虎本来准备探视石邃的病情，想到佛图澄的话，便返回宫中。接着瞪大眼睛高声说："我是天下人的君主，父子都不能互相信任吗！"于是让自己所亲近信任的女尚书前往察看。石邃喊她近前谈话，乘势拔剑刺击。石虎发怒，拘捕李颜等人诘问，李颜原原本本述说了原委，石虎便杀死李颜等三十多人，把石邃幽禁在东宫，不久又赦免其罪，在太武东堂召见他。石邃朝见时不谢罪，顷刻便离去。石虎让人对他说："太子应召朝见皇后，怎么可以急遽离开！"石邃头也不回，径直出宫。石虎勃然大怒，废黜石邃为庶人。当夜，杀死石邃和妃子张氏，连同男女共二十六人合葬在一口棺材内，并诛杀石邃宫臣中的门党二百多人，废黜郑皇后为东海太妃。石虎立儿子石宣为天王皇太子，石宣的母亲杜昭仪被封为天王皇后。

[5]安定侯子光，自称佛太子，云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聚众数千人于杜南山，自称大黄帝，改元龙兴。石广讨斩之。

[5]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说是从大秦国来，应当在小秦国称王，在杜南山中聚集了数千名士众，自称大黄帝，改年号龙兴。石广征讨并斩杀了他。

[6]九月，镇军左长史封奕等劝慕容称燕王；从之。于是备置群司，以封奕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为奉常，阳骛为司隶，王为太仆，李洪为大理，杜群为纳言令，宋该、刘睦、石琮为常伯，皇甫真、阳协为冗骑常侍，宋晃、平熙、张泓为将军，封裕为记室监。洪，臻之孙；晃，之子也。冬，十月，丁卯，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为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为王后，世子俊为王太子，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

[6]九月，镇军左长史封奕等劝慕容称燕王，慕容听从了。于是设置各个官署，让封奕出任国相，韩寿任司马，裴开任奉常，阳骛任司隶，王任太仆，李洪任大理，杜群任纳言令，宋亥、刘睦、石琮任常伯，皇甫真、阳协任冗骑常侍，宋晃、平熙、张泓为将军，封裕任记室监。李洪即李臻的孙子；宋晃即宋的儿子。冬季，十月，丁卯（十四日），慕容前即前燕王位，实行大赦。十一月，甲寅（疑误），追尊武宣公慕容为武宣王，夫人段氏称为武宣后。又立自己的夫人段氏为王后，册立世子慕容俊为王太子，效仿魏武帝、晋文帝辅佐朝政之例。

[7]段辽数侵赵边，燕王遣扬烈将军宋回称藩于赵，乞师以讨辽，自请尽帅国中之众以会之，并以其弟宁远将军汗为质。赵王虎大悦，厚加慰答，辞其质，遣还；密期以明年。

[7]段辽多次侵扰后赵边境，前燕王慕容派扬烈将军宋回向后赵称臣，乞请军队来讨伐段辽，自言将率领国内所有士众会同讨伐，并让自己的兄弟、宁远将军慕容汗到后赵当人质。后赵王石虎大为喜悦，盛情抚尉、酬答，谢绝慕容汗为人质，遣送他返回，与前燕王秘密约定明年会合。

[8]是岁，赵将李穆纳拓跋翳槐于大甯，其故部落多归之。代王纥那奔燕，国人复奉翳槐，城盛乐而居之。

[8]这年，后赵将领李穆安置拓跋翳槐回到大宁，拓跋翳槐原先领有的部落大多归从了他。代王拓跋纥那逃奔前燕国，国内人又尊奉拓跋翳槐为代王，在盛乐筑城居住。

[9]仇池氐王杨毅族兄初，袭杀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称臣于赵。

[9]仇池氐王杨毅的同族之兄杨初，击杀杨毅，兼并杨毅部众，自立为仇池公，向后赵称臣。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九十六卷

晋纪十八 显宗成皇帝中之下咸康四年（戊戌、338）

晋纪十八 晋成帝咸康四年（戊戌，公元338年）

[1]春，正月，燕王遣都尉赵如赵，听师期。赵王虎将击段辽，募骁勇者三万人，悉拜龙腾中郎。会辽遣段屈云袭赵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帅舟师十万出漂渝津；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帅步骑七万为前锋以伐辽。

[1]春季，正月，前燕王慕容派都尉赵前往后赵国，打听军队出征的日期。后赵王石虎准备攻击段辽，招募骁勇善战的士兵三万人，全部拜授为龙腾中郎。适逢段辽派段屈云进攻赵的幽州，幽州刺史李孟后退保守易京。石虎便任命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率领十万水军由漂渝津出发；又任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率领步兵、骑兵七万人为前锋，前往讨伐段辽。

三月，赵还至棘城。燕王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诸城。段辽将追之，慕容翰曰："今赵兵在南，当并力御之；而更与燕斗。燕王自将而来，其士卒精锐，若万一失利，将何以御南敌乎！"段兰怒曰："吾前为卿所误，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复堕卿计中矣！"乃悉将见众追之。设伏以待之，大破兰兵，斩首数千级，掠五千户及畜产万计以归。

三月，赵回到棘城。前燕王慕容领兵攻掠令支以北的许多城镇。段辽准备追袭他，慕容翰说："如今赵的军队在南边，应当集中力量抵御，却又要和燕王相斗！燕王亲自为帅前来，士卒精锐，假如万一失利，又怎么能抵御南边的强敌呢！"段兰发怒说："我前次被你所误，以至于成为今日的祸患，我不再上你的当了！"于是率领手下现有的全部士众追击。慕容设下埋伏等候他，大败段兰的军队，斩首数千级，掳掠民众五千户、畜产数以万计返回。

赵王虎进屯金台。支雄长驱入蓟，段辽所署渔阳、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余城。北平相阳裕帅其民数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诸将恐其为后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节，耻于迎降耳，无能为也。"遂过之，至徐无。段辽以其弟兰既败，不敢复战，帅妻子、宗

族、豪大千余家，弃令支，奔密云山。将行，执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败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为愧。”翰北奔宇文氏。

后赵王石虎进军驻屯于金台。支雄长驱直入，到达蓟，段辽所任命的渔阳、上谷、代郡地方长官全都归降，攻取四十多个城镇。北平相阳裕率领民众数千家登上燕山自相拒守，众将领惟恐他成为后患，想要攻击他。石虎说：“阳裕是儒生，珍惜自己的名声气节，这样做不过是耻于投降，不会有什么作为。”于是经过燕山，到达徐无。段辽因为兄弟段兰已经战败，不敢再迎战，带领妻子、宗族和当地豪强一千多家，放弃令支，逃奔密云山。临行时拉着慕容翰的手哭泣着说：“没采纳您的建议，自取败亡。我固然是咎由自取，让您丧失安身之处，我为此深感惭愧。”慕容翰向北投奔宇文氏。

辽左右长史刘群、卢谌、崔悦等封府库请降。虎遣将军郭太、麻秋帅轻骑二万追辽，至密云山，获其母妻，斩首三千级。辽单骑走险，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献名马于赵，虎受之。

段辽的左右长史刘群、卢谌、崔悦等人封存府库向石虎请降。石虎派将军郭太、麻秋率领二万轻骑兵追袭段辽，在密云山抓获段辽的母亲、妻子，斩首三千级。段辽单骑逃往险要之地，派儿子段乞特真向后赵国奉呈上表，并献上名马，石虎接受了。

虎入令支宫，论功封赏各有差。徙段国民二万余户于司、雍、兖、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皆擢叙之。阳裕诣军门降。虎让之曰：“卿昔为奴虏走，今为士人来，岂识知天命，将逃匿无地邪？”对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济；逃于段氏，复不能全。今陛下天网高张，笼络四海，幽、冀豪杰昔不风从，如臣比肩，无所独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悦，即拜北平太守。

石虎进入令支宫室，对将士们论功封赏各有差等。把段国的二万多户民众迁徙到司州、雍州、兖州、豫州。士大夫中有才能、德行的，都予以提拔。阳裕到军门前请求归降，石虎责问他说：“你过去身为奴虏逃走，今天身为士人前来，难道是知晓了天命，想逃匿而无地藏身吗？”阳裕回答说：“我当初侍奉王浚，不能有所匡助，投奔段氏，又不能保全。如今陛下天网高张，控制四海，幽州、冀州的豪杰无不望风归从，像我这样的人比肩接踵，因此我并不特别惭愧。我的生死，惟听陛下裁决！”石虎喜悦，当即拜授阳裕为北平太守。

[2]夏，四月，癸丑。以慕容为征北大将军、幽州牧，领平州刺史。

[2]夏季，四月，癸丑（初三）晋朝廷任命慕容为征北大将军、幽州牧，兼领平州刺史。

[3]成主期骄虐日甚，多所诛杀，而籍没其资财、妇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汉王寿素贵重，有威名，期及建宁王越等皆忌之。寿惧不免，每当入朝，常诈为边书，辞以警急。

[3]成汉国主李期日益骄纵暴虐，多所诛杀，收被杀者的资财和妻女入宫，因此大臣们大多惶恐不安。汉王李寿素来职高位重，享有盛名，李期和建宁王李越等都忌惮他。李寿害怕自己不能免祸，每逢入宫朝见，常伪作边境告急文书，以警讯紧急为由推辞不来。

初，巴西处士龚壮，父、叔皆为李特所杀。壮欲报仇，积年不除丧。寿数以礼辟之，壮不应；而往见寿，寿密问壮以自安之策。壮曰："巴、蜀之民本皆晋臣，节下若能发兵西取成都，称藩于晋，谁不争为节下奋臂前驱者！如此则福流子孙，名垂不朽，岂徒脱今日之祸而已！"寿然之。阴与长史略阳罗恒、巴西解思明谋攻成都。

当初，巴西处士龚壮的父亲、叔父都被李特所杀，龚壮意欲报仇，多年不除丧服。李寿多次按照礼仪征召他为官，龚壮不应召。此时龚壮前往拜见李寿，李寿悄悄地向龚壮询问自我保全的方法。龚壮说："巴蜀的民众本来都是晋王室的臣民，您如果能够发兵西取成都，向晋朝称臣，谁不争着做您奋臂而起的前驱呢！这样福泽便可延续到子孙，名垂不朽，哪里只是摆脱今日的祸患而已呢！"李寿颇以为然，与长史、略阳人罗恒，巴西人解思明秘密商议进攻成都。

期颇闻之，数遣许涪至寿所，伺其动静；又鸩杀寿养弟安北将军攸。寿乃诈为妹夫任调书，云期当取寿；其众信之，遂帅步骑万余人自涪袭成都，许赏以城中财物；以其将李奕为前锋。期不意其至，初不设备。寿世子势为翊军校尉，开门纳之，遂克成都，屯兵宫门。期遣侍中劳寿。寿奏建宁王越、景骞、田褒、姚华、许涪及征西将军李遐、将军李西等怀奸乱政，皆收杀之。纵兵大掠，数日乃定。寿矫以太后任氏令废期为邛都县公，幽之别宫。追谥戾太子曰哀皇帝。

李期对此颇有耳闻，多次派许涪到李寿住地观察动静，又毒死李寿的养弟、安北将军李攸。李寿于是伪造妹夫任调来信。说李期将要攻

取李寿，李寿的部众信以为真。李寿于是率领步、骑兵一万多人由涪地出发，偷袭成都，并许愿用城中财物作为对部众的奖赏。让部将李奕充任前锋。李期没料想李寿突然到达，完全没有防备。李寿的世子李势任翊军校尉，打开城门迎接李寿，于是攻克成都，屯兵于宫室门前。李期派侍中犒劳李寿。李寿奏称建宁王李越、景骞、田褒、姚华、许涪以及征西将军李遐、将军李西等人心怀不轨，扰乱朝政，将他们全部拘捕处决。然后放纵士兵大肆劫掠，数日后才平定。李寿又矫称奉太后任氏令，废黜李期为邛都县公，幽禁在别宫中，追谥戾太子为哀皇帝。

罗恒、解思明、李奕等劝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称藩于晋，送邛都公于建康；任调及司马蔡兴、侍中李艳等劝寿自称帝。寿命筮之，占者曰："可数年天子。"调喜曰："一日尚足，况数年乎！"思明曰："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寿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遂即皇帝位。改国号曰汉，大赦，改元汉兴。以安车束帛征龚壮为太师；壮誓不仕，寿所赠遗，一无所受。

罗恒、解思明、李奕等劝李寿自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向晋王室称藩，把邛都公李期送到建康，而任调和司马蔡兴、侍中李艳等劝李寿自己称帝。李寿令人为此占筮，占者说："可以当几年天子。"任调高兴地说："能当一天便可满足，何况几年呢！"解思明说："几年天子，怎么比得上百世诸侯？"李寿说："早上听到道义，晚上死了也行。"于是即帝位，改国号为汉，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汉兴。李寿用安车、束帛征召龚壮任太师，龚壮誓死不肯出仕，对李寿所馈赠的礼物，一概不接受。

寿改立宗庙，追尊父骧曰献皇帝。母昝氏曰皇太后，立妃阎氏为皇后，世子势为皇太子。更以旧庙为大成庙，凡诸制度，多所更易。以董皎为相国，罗

恒为尚书令，解思明为广汉太守，任调为镇北将军、梁州刺史，李奕为西夷校尉，从子权为宁州刺史。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旧臣、近亲及六郡士人，皆见疏斥。

李寿改立宗庙，追尊父亲李骧为献皇帝，母亲昝氏为皇太后。立妃子阎氏为皇后，世子李势为皇太子。又改旧宗庙为大成庙，各种制度，多有更改。任命董皎为相国。罗恒为尚书令，解思明为广汉太

守，任调为镇北将军、梁州刺史，李奕为西夷校尉，侄子李权为宁州刺史。凡是公卿大臣、州郡长官，都由自己的僚佐接替，成汉的旧臣、近亲以及六郡士人，都遭疏远和贬黜。

邛都公期叹曰：“天下主乃为小县公，不如死！”五月，缢而卒。寿谥曰幽公，葬以王礼。

邛都公李期叹息说：“天下的人主却成为小小的县公，不如死去！”五月，自缢而死。李寿追赠他谥号为幽公，按诸侯王的礼节入葬。

[4]赵王虎以燕王不会赵兵攻段辽而自专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赵揽谏曰：“岁星守燕分，师必无功。”虎怒，鞭之。

[4]后赵王石虎因为前燕王慕容没有会合后赵的军队攻击段辽，却独自占有掳获的民众和畜产，因而打算讨伐他。太史令赵揽劝谏说：“岁星正当燕国的分野，出师必然无功。”石虎发怒，鞭击他。

闻之，严兵设备；罢六卿、纳言、常伯、冗骑常侍官。赵戎卒数十万，燕人震恐。谓内史高诩曰：“将若之何？”对曰：“赵兵虽强，然不足忧，但坚守以拒之，无能为也。”

慕容听说此事，调集军队严加设防。废除了六卿、纳言、常伯、冗骑常侍官职。后赵的军队有数十万人，前燕国民众大为恐慌。慕容对内史高诩说：“我们将怎么办？”高诩回答说：“赵军虽然强大，但不值得忧虑，只要坚固防守来抵御，他们便无所作为。”

虎遣使四出，招诱民夷，燕成周内史崔焘、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东夷校尉封抽、护军宋晃等皆应之，凡得三十六城。泓，邃之兄子也。冀阳流寓之士共杀太守宋烛以降于赵。烛，晃之从兄也。营丘内史鲜于屈亦遣使降赵；武宁令广平孙兴晓谕吏民共收屈，数其罪而杀之，闭城拒守。朝鲜令昌黎孙泳帅众拒赵。大姓王清等密谋应赵，泳收斩之；同谋数百人惶怖请罪，泳皆释之，与同拒守。乐浪太守鞠彭以境内皆叛，选乡里壮士二百余人共还棘城。

石虎派遣使者四处出动，招纳、诱降各族民众，前燕国的成周内史崔焘，居就县令游弘、武原县令常霸、东夷校尉封抽、护军宋晃等都应从他，共获得三十六城。游弘即游邃兄长之子。冀阳的侨居士人共同杀死太守宋烛，投降后赵。宋烛即宋晃的堂兄。营丘内史鲜于屈也派使者投降后赵，武宁县令、广平人孙兴晓谕官吏和民众，共同执获鲜于屈，历数他的罪状后处死，然后关上城门防守御敌。朝鲜令、昌

黎人孙泳率士众抵抗后赵军，豪强王清等人密谋应从后赵，被孙泳拘捕斩首。同谋的几百人惊惶恐惧，向孙泳请罪，孙泳都不予追究，和他们一块儿防守御敌。乐浪太守鞠彭因境内士民大多背叛投降，选择同乡勇士二百多人共同回返棘城。

戊子，赵兵进逼棘城。燕王欲出亡，帐下将慕舆根谏曰：“赵强我弱，大王一举足则赵之气势遂成，使赵人收略国民，兵强谷足，不可复敌。窃意赵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计中乎！今固守坚城，其势百倍，纵其急攻，犹足枝持，观形察变，间出求利；如事之不济，不失于走，奈何望风委去，为必亡之理乎！”乃止，然犹惧形于色。玄菟太守河间刘佩曰：“今强寇在外，众心惧，事之安危，系于一人。大王此际无所推委，当自强以厉将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请出击之，纵无大捷，足以安众。”乃将敢死数百骑出冲赵兵，所向披靡，斩获而还，于是士气自倍。问计于封奕，对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祸败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国远来，攻守势异，戎马虽强，无能为患；顿兵积日，衅隙自生，但坚守以俟之耳。”意乃安。或说降，曰：“孤方取天下，何谓降也！”

戊子（初九），后赵军进逼棘城。前燕王慕容打算离城逃亡，军中将领慕舆根劝谏说：“现在正当敌强我弱，大王一抬脚那么赵军的气势便养成了。如果让赵人拥有并安定了国民，兵强粮足，就无法再与之抗衡了。我私下认为赵人正希望大王这么做，为何中他们的计呢！如今牢牢守住坚固的城堡，气势便增强百倍，纵然赵军猛烈进攻，也还足以支持。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伺机出击求取利益。如果事情难以成功，也还可以逃走，为何要望风而逃自己造就必定亡国的局势呢！”慕容这才中止逃亡的计划，但犹豫、恐惧仍然形于颜色。玄菟太守、河间人刘佩说：“现在强寇在外，人心恐惧难安，事情的安危，都系于您一人之身。大王在此时无可推委，应当自我勉励以鼓舞将士，不应当显示出怯弱。现在事情很危急了，我请求出击敌军，即使不能大胜，也足以安定人心。”于是带领几百名不怕死的骑兵出城冲击后赵军，所向披靡，各有斩获，然后返回，前燕军士气因此大盛。慕容向封奕询问对策，封奕回答说：“石虎的凶残暴虐早已过头，人神共愤，灾祸、败亡的降临，指日可待！现在倾国远来，但进攻和防守的情势并不一样，攻难守易，敌军兵马虽强，但并不能成为祸患。他们在此滞留多

日后，矛盾和隔阂就自然产生，我们只需坚守等待而已。”慕容这才心安。有人劝说慕容投降，慕容说：“孤正要夺取天下，说什么投降！”

赵兵四面蚁附缘城，慕舆根等昼夜力战；凡十余日，赵兵不能克，壬辰，引退。遣其子恪帅二千骑追击之，赵兵大败，斩获三万余级。赵诸军皆弃甲逃溃，惟游击将军石闵一军独全。闵父瞻，内黄人，本姓冉，赵主勒破陈午，获之，命虎养以为子。闵骁勇善战，多策略，虎爱之，比于诸孙。

后赵军从四面如同蚂蚁一样攀登城墙，慕舆根等昼夜力战十几天，后赵军不能取胜。任辰（十三日），后赵军退却。慕容派儿子慕容恪率领二千骑兵追袭，后赵军大败，斩获首级三万多。后赵各路军队都弃甲溃逃，只有游击将军石闵带领的一支军队未遭创伤。石闵的父亲名瞻，是内黄人，本来姓冉。当年后赵国主石勒攻破陈午，掳获石闵，令石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收养。石闵骁勇善战，多计谋，石虎宠爱他，如同对自己的孙子们一样。

虎还邺，以刘群为中书令，卢谌为中书侍郎。蒲洪以功拜使持节、都督六夷诸军事、冠军大将军。封西平郡公。石闵言于虎曰：“蒲洪雄俊，得将士死力，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强兵五万，屯据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吴、蜀，奈何杀之！”待之愈厚。

石虎回到邺，任命刘群为中书令、卢谌为中书侍郎。蒲洪因功拜授使持节、都督六夷诸军事、冠军大将军，封为西平郡公。石闵对石虎说：“蒲洪雄武隽迈，得到将士的拼死效力，儿子们又都有非凡的才能，而且拥有强兵五万人，驻屯在都城近处，应当秘密地除掉他们，以安定国家。”石虎说：“我正倚仗他们父子攻取东吴和巴蜀，为何要杀死他们！”给他的待遇愈加优厚。

燕王分兵讨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崔焘、常霸奔邺，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丽。赏鞠彭、慕舆根等而治诸叛者，诛灭其众；功曹刘翔为之申理，多所全活。

前燕王慕容分别派军征讨各个背叛的城镇，都获得了胜利，把疆域拓展至凡城。崔焘、常霸逃奔邺，封抽、宋晃、游泓逃奔高句丽。慕容奖赏鞠彭、慕舆根等人，对背叛者则依法治罪，诛灭了许多人。由于功曹刘翔从中为他们申辩请求，许多人得以保全性命。

赵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马李洪之弟普以为棘城必败，劝洪出避祸。洪曰：“天道幽远，人事难知，且当委任，勿轻动取悔！”普固请不已。洪曰：“卿意见明审者，当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义无去就，当效死于此耳。”与普流涕而诀。普遂降赵，从赵军南归，死于丧乱。洪由是以忠笃著名。

后赵进攻棘城时，前燕国右司马李洪的兄弟李普认为棘城必定失败，劝李洪出逃避祸。李洪说：“天道幽冥遥远，人事难以预知。况且身负委派的责任，不要轻举妄动，自找悔恨！”但李普却坚持请求，不肯罢休。李洪说：“你认为自己的看法正确、精明，就应当自己去做。我蒙受慕容氏的大恩，按道义无从取舍，应当在这里以死效忠。”便与李普洒泪诀别。李普随即投降后赵，随从后赵军队南归，后死于丧乱之中。李洪因此以忠诚笃信著名于世。

赵王虎遣渡辽将军曹伏将青州之众戍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使典农中郎将王典帅众万余屯田海滨，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谋击燕。

后赵王石虎派渡辽将军曹伏带领青州的士众戍守海岛，运送谷物三百万斛供给食用，又用三百艘船运送三十万斛谷物到高句丽，让典农中郎将王典率领一万多部众在海滨垦荒屯田，又下令让青州建造战船一千艘，以备进攻前燕国。

[5]赵太子宣帅步骑二万击朔方鲜卑斛摩头，破之，斩首四万余级。

[5]后赵太子石宣率领步、骑兵二万人攻击朔方的鲜卑部斛摩头，打败了他，斩首四万多级。

[6]冀州八郡大蝗，赵司隶请坐守宰。赵王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岂罪己之意邪！司隶不进谠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无辜，可白衣领职！”

[6]冀州八郡发生严重蝗灾，后赵司隶请求将州郡长官治罪。后赵王石虎说：“这是朕朝政有过失所致，却想归罪地方长官，这哪里符合自己知罪的心意呢！司隶不进陈正直的言论，以便辅助我纠正过失，却想随意陷害无辜之人，应当革除爵位品秩，让他以庶民的身份执行司隶的职务。”

虎使襄城公涉归、上庸公日归帅众戍长安。二归告镇西将军石广私树恩泽，潜谋不轨；虎追广至邺，杀之。

石虎让襄城公石涉归、上庸公石日归率领士众戍守长安。二人告发镇西将军石广私自树立恩泽，秘密图谋不轨，石虎把石广召回邺城，杀死石广。

[7]乙未，以司徒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郗鉴为太尉，庾亮为司空。六月，以导为丞相，罢司徒官以并丞相府。

[7]乙未（十六日），东晋朝廷任命司徒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任郗鉴为太尉，庾亮为司空。六月，任王导为丞相，取消司徒的官职，并入丞相府。

导性宽厚，委任诸将赵胤、贾宁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与郗鉴笺 曰："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犹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多养无赖之士；公与下官并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兵废导，鉴不听。南蛮校尉陶称，侃之子也，以亮谋语导。或劝导密为之备，导曰："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征西参军孙盛密谏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亮乃止。盛，楚之孙也。是时亮虽居外镇，而遥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势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

王导性情宽容仁厚，所委任的许多将领，如赵胤、贾宁等，大多不守法令，大臣们为此忧虑。庾亮给郗鉴写信说："皇上从八九岁以至长大成人，入内则由宫女守护，外出则只有武官、小人们侍从，读书无从学音句，顾视询问则未曾遇见君子。秦始皇想使百姓愚昧，天下人尚且知道不对，更何况有人想使君主愚昧呢！君主既然正当茂盛的年华，应当还政于贤明的主上。王导不恭敬地归还政权，却开始自居太师太傅的尊位，豢养许多没有才能的士人，您和我都身负先帝托付佐政的重任，这样的大奸之人不清除，又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先帝呢！"因而想一起发兵废黜王导，但郗鉴不同意。南蛮校尉陶称是陶侃

的儿子，把庾亮的谋议告知王导，有人劝王导秘密地加以防备，王导说：“我和庾亮休戚与共，像这种庸俗的传说，不应当由智慧之人的口中传播。即使如同你所说，庾亮假使到这儿来，我就头带方巾，归隐还乡，又有什么可惧怕的！”王导又给陶称写信，认为：“庾公是皇上的大舅，你应当好好侍奉他。”征西参军孙盛悄悄地劝谏庾亮说：“王公经常有辞绝政事、优游于尘世之外的愿望，怎么会干俗人所干的事情呢！这一定是奸佞邪恶之徒想离间内廷与百官的关系而已。”庾亮这才作罢。孙盛即孙楚的孙子。此时庾亮虽然驻守于外镇，却遥遥控制朝廷大权，权势显赫，又拥有强大的军队，趋炎附势的人大多归附于门下。王导心中不平，每当遇到西风扬起尘埃，便举起扇子遮蔽自己，缓缓地说：“庾亮的尘土沾污人！”

导以江夏李充为丞相掾。充以时俗崇尚浮虚，乃著《学箴》。以为老子云，“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岂仁义之道绝，然后孝慈乃生哉?盖患乎情仁义者寡而利仁义者众，将寄责于圣人而遣累乎陈迹也。凡人见形者众，及道者鲜，逐迹逾笃，离本逾远。故作《学箴》以祛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废；及损所隆，乃崇所替。非仁无以长物，非义无以齐耻，仁义固不可远，去其害仁义者而已。”

王导让江夏人李充任丞相佐吏。李充因为当时风俗崇尚浮华空虚，于是撰著《学箴》。他认为老子所说的“弃绝仁义，百姓返归孝敬慈爱”，哪里是指崇尚仁义的的道路被断绝，然后才能产生孝敬慈爱呢?大概是忧虑真心崇尚仁义的少，假借仁义谋私利的多，因而想将责任归罪于圣人的提倡，把问题归咎以往的事情。平庸之人只看到外表的多，真正达到大道的少，追求圣人的业迹越是虔诚，离开圣人的本质也就越远，所以他作《学箴》，用以祛除流弊。文中说：“声名所彰显，道德之所以废毁，只有减损显赫的虚名，才能提高被弃废的道德。没有仁无法使万物生长，没有义无法统一羞耻观念，仁义原本不可以丢弃，只是要除去违害仁义的东西而已。”

[8]汉李奕从兄广汉太守乾告大臣谋废立。秋，七月，汉主寿使其子广与大臣盟于前殿，徙乾为汉嘉太守；以李闳为荆州刺史，镇巴郡。闳，恭之子也。

[8]成汉国李奕的堂兄、广汉太守李乾告发大臣图谋废黜旧君，更立新主。秋季，七月，成汉国主李寿让儿子李广和大臣们在前殿盟

誓，改任李乾为汉嘉太守，让李闳出任荆州刺史，镇守巴郡。李闳即李恭的儿子。

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饥疫。寿命群臣极言得失。龚壮上封事称："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众，举国称藩，天应人悦，大功克集；而论者未谕，权宜称制。今淫雨百日，饥疫并臻，天其或者将以监示陛下故也。愚谓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爱高爵重位以报大功；虽降阶一等，而子孙无穷，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论者或言二州附晋则荣，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孙述在蜀，羁客用事，刘备在蜀，楚士多贵。及吴、邓西伐，举国屠灭，宁分客主！论者不达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为刘氏守令方仁州郡；曾不知彼乃国亡主易，岂同今日义举，主荣臣显哉！论者又谓臣当为法正。臣蒙陛下大恩，恣臣所安；至于荣禄，无问汉、晋，臣皆不处，复何为效法正乎！"寿省书内惭，秘而不宣。

八月，蜀地阴雨连绵，百姓饥荒，疫病流行。李寿下令让群臣尽情陈述朝政的得失。龚壮呈上的密封章奏说："陛下当初起兵时，上指星辰，明白地求告天地，歃血与士众盟誓，将举国向晋室称臣，上天感应，人民喜悦，这才大功告成。但议论者不明其理，以至陛下随从事势即位称制。现在淫雨连绵百日，饥荒和疫病同时降临，这大概是上天想以此向陛下示戒的缘故。我认为应当遵守原先的盟誓，推重和尊奉在建康的晋王室，他们必定不会吝惜高厚的爵位、重要的职务来报答您的大功。虽然地位降低一等，但子子孙孙可以永久地保住福祚，不也很好吗！论议者中有人说梁州、益州归附晋室可以得到荣宠，其余六郡在人事安排上多有不便。当初公孙述在蜀地，以羁留客居的身份任职；刘备在蜀地，楚国的士人大多显贵。等到吴汉、邓艾向西征伐，蜀汉全国被屠灭，又怎能分别出客与主？论议者不明白安定稳固的根本，吝惜已有的名位，认为刘备的守令均任职于州郡，竟然不知道他们是国家灭亡，君主改易，哪里比得上今天的义举，能使君主荣耀，臣下显赫呢！论议者又认为我应当效法法正。我蒙受陛下的大恩，听任、放纵我安居世外，至于荣耀俸禄，无论是在汉还是在晋，我都不想得到，又为什么要效法法正呢？"李寿看完奏章后内心惭愧，秘密扣下不予宣示。

[9]九月，汉仆射任颜谋反，诛。颜，任太后之弟也。汉主寿因尽诛成主雄诸子。

[9]九月，成汉仆射任颜谋反，被杀。任颜即任太后的兄弟。成汉国主李寿因此全数诛杀成汉旧主李雄的所有子嗣。

[10]冬，十月，光禄勋颜含以老逊位。论者以“王导帝之师傅，名位隆重，百僚宜为降礼；”太常冯怀以问含。含曰：“王公虽贵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既而告人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向冯祖思问佞于我，我岂有邪德乎！”郭璞尝遇含，欲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蓍龟。”致仕二十余年，年九十三而卒。

[10]冬季，十月，光禄勋颜含因年老退位。朝廷论议者认为，“王导是皇帝的师傅，名位高重，百官应当对他行拜礼。”太常冯怀就此询问颜含。颜含说：“王公的名位虽然贵重，但按理不应当特别示敬。行拜礼的说法，或许是你们的事。鄙人已老了，不识时务。”不久，颜含告诉别人说：“我听说攻伐他国不要询问仁人，方才冯怀拿谄佞之事来问我，我怎能有奸邪的德行呢！”郭璞曾经遇见颜含，想为他占筮。颜含说：“寿命在天，职位在人。自我修炼而上天不助，这是命；谨守道德而他人不知，这是性。人自有性命，不需有劳占筮卜龟。”颜含辞职二十多年，至九十三岁时去世。

[11]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质于赵，翳槐疾病，命诸大人立之。翳槐卒，诸大人梁盖等以新有大故，什翼犍在远，来未可必；比其至，恐有变乱，谋更立君。而翳槐次弟屈，刚猛多诈，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与杀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诣邺迎什翼犍，请身留为质；赵王虎义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于繁北，改元曰建国；分国之半以与孤。

[11]代王拓跋翳槐的兄弟拓跋什翼犍到后赵做人质，拓跋翳槐病重，命令诸大人立拓跋什翼犍为王。拓跋翳槐死后，诸大人梁盖等人认为国家新有重大丧事，拓跋什翼犍离得远，来不来不可确定，等到他归来，恐怕会有变乱，因此谋议重新立君。而拓跋翳槐的二弟拓跋屈，刚猛多诈，不如拓跋屈的弟弟拓跋孤仁厚，于是共同杀死拓跋屈，立拓跋孤为君。拓跋孤不同意，自己到邺去迎接拓跋什翼犍，请

求自己留在后赵为人质。后赵王石虎认为他有道义，把他和拓跋翼犍一同遣返。十一月，拓跋什翼犍在繁以北即代王位，改年号为建国。又分出国土的一半给拓跋孤。

初，代王猗卢既卒，国多内难，部落离散，拓跋氏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祖业，国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众务。以代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始制反逆、杀人、奸盗之法，号令明白，政事清简，无系讯连逮之烦，百姓安之。于是东自秽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阴山，北尽沙漠，率皆归服，有众数十万人。

当初，代王拓跋猗卢死后，国家内乱频仍，部落离散，拓跋氏逐渐衰微。等到拓跋什翼犍即位，雄健勇悍而有智谋，能够发展祖先遗业，国人都归附他。此时开始设置百官，分别掌管政务，任命代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开始制定惩治反逆、杀人、奸盗的法律，法令明了，政事清简，没有囚禁株连的烦扰，百姓安居乐业。于是东边起自貊，西边远及破落那，南方到达阴山，北方直至沙漠，众人全都归服，拥有士众数十万人。

[12]十二月，段辽自密云山遣使求迎于赵；既而中悔，复遣使求迎于燕。

[12]十二月，段辽从密云山派使者向赵请求允许自己归降；不久又后悔，重新派使者到前燕请求允许自己投降。

赵王虎遣征东将军麻秋帅众三万迎之，敕秋曰：“受降如受敌，不可轻也！”以尚书左丞阳裕，辽之故臣，使为秋司马。

后赵王石虎派征东将军麻秋率领三万士众迎接段辽投降，敕令麻秋说：“受降如同迎敌，不能轻视！”因为尚书左丞阳裕是段辽的旧臣，便让他担任麻秋的司马。

燕王自帅诸将迎辽，辽密与燕谋覆赵军。遣慕容恪伏精骑七千于密云山，大败麻秋于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阳裕为燕所执。

前燕王慕容亲自率领各将领迎接段辽，段辽秘密和前燕国谋议颠覆后赵军。慕容派慕容恪在密云山埋伏七千精锐骑兵，在三藏口大败麻秋的军队，死亡人数达十分之六七。麻秋徒步逃脱，阳裕被前燕人擒获。

赵将军范阳鲜于亮失马，步缘山不能进，因止，端坐；燕兵环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贵人，义不为小人所屈；汝曹能杀亟杀，不能则去！”亮仪观丰伟，声气雄厉，燕兵惮之，不敢杀，以白。以马迎之。与语，大悦，用为左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

后赵将军范阳人鲜于亮的坐骑丢失，步行登山，难以攀援，随即止步，端正而坐。前燕兵四面包围，叱令他起身。鲜于亮说：“我是贵人之身，按道义决不被小人所屈服。你们能杀就赶紧杀我，不能杀我就离开这里！”鲜于亮仪表堂堂，身材高大魁伟，声气雄壮凌厉，前燕兵畏惧，不敢进前博杀，便禀报慕容。慕容带上马匹相迎，与鲜于亮交谈之后，大为喜悦，任用他为左常侍，并把崔毖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

尽得段辽之众。待辽以上宾之礼，以阳裕为郎中令。

慕容尽数获得段辽的士众，用上宾的礼节对待段辽，任用阳裕为郎中令。

赵王虎闻麻秋败，怒，削其官爵。

后赵王石虎听说麻秋战败，发怒，革除了麻秋的官职和爵位。

五年（己亥、339）

五年（己亥，公元339年）

[1]春，正月，辛丑，大赦。

[1]春季，正月，辛丑（二十五日），大赦天下。

[2]三月，乙丑，广州刺史邓岳将兵击汉宁州，汉建宁太守孟彦执其刺史霍彪以降。

[2]三月，乙丑（疑误），广州刺史邓岳率军进攻成汉国宁州，成汉建宁太

守孟彦执获同州刺史霍彪投降。

[3]征西将军庾亮欲开复中原，表桓宣为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司州刺史，镇襄阳；又表其弟临川太守怿为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魏兴；西阳太守翼为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镇江陵；皆假节。又请解豫州，以授征虏将军毛宝。诏以宝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与西阳太守樊峻帅精兵万人戍邾城。以建威将军陶称为南中郎将、江夏相，入沔中。称将二百人下见亮，亮素恶称轻狡，数称

前后罪恶，收而斩之。后以魏兴险远，命庾怿徙屯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陈嚣为梁州刺史，趣汉中。遣参军李松攻汉巴郡、江阳。夏，四月，执汉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送建康。汉主寿以李奕为镇东将军，代闳守巴郡。

[3]征西将军庾亮想收复中原失地，上表奏请任命桓宣为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守襄阳。又上表奏请任命其弟临川太守庾怿为监察梁州、雍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守魏兴；任西阳太守庾翼为南蛮校尉，兼领南郡太守，镇守江陵，都假节。又请求分出豫州，用来授予征虏将军毛宝。朝廷下诏任毛宝为监察扬州地段长江以西诸军事、豫州刺史，与西阳太守樊峻率领精兵万人戍守邾城。又任用建威将军陶称为南中郎将、江夏相，进入沔中。陶称率二百人沿江而下，拜见庾亮，庾亮素来厌恶陶称轻浮狡狯，数落陶称前前后后的罪恶，将他拘捕斩首。后来因为魏兴地处边远，地势险恶，命令庾怿移屯于半洲，改任武昌太守陈嚣为梁州刺史，赶赴汉中。派参军李松攻打成汉国的巴郡、江阳。夏季，四月，执获成汉国的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押送至建康。成汉国主李寿让李奕任镇东将军，替代李闳镇守巴郡。

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强，欲帅大众十万移镇石城，遣诸军罗布江、沔为伐赵之规。”帝下其议。丞相导请许之。太尉鉴议，以为“资用未备，不可大举。”

庾亮上疏说：“蜀地的汉国很弱，而北方胡虏仍然强大，我想率十万大军移徙镇守石头，派遣各军罗列分布在长江、沔水一带，作为北伐赵的准备。”成帝把疏章下交朝廷评论，丞相王导请求允准，太尉郗鉴评议认为：“物资财用不足，不能大举行动。”

太常蔡谟议，以为“时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计强弱而轻动，则亡不终日，何功之有！为今之计，莫若养威以俟时。时之可否系胡之强弱，胡之强弱系石虎之能否。自石勒举事，虎常为爪牙，百战百胜，遂定中原，所据之地，同于魏世。勒死之后，虎挟嗣君，诛将相；内难既平，翦削外寇，一举而拔金墉，再战而禽石生，诛石聪如拾遗，取郭权如振槁，四境之内，不失尺土。以是观之，虎为能乎，将不能也？论者以胡前攻襄阳不能拔，谓之无能为。夫百战百胜之强而以不拔一城为劣，譬如射者百发百中而一失，可以谓之拙乎？

太常蔡谟议论，认为："时机有利与不利，道有伸有屈，如果不考虑强弱的形势轻举妄动，那么会迅速败亡，有什么功业！当今之计，不如自蓄威势，等待时机。时机的可否在于胡虏的强弱，而胡虏的强弱又在于石虎的能力。自从石勒起兵，石虎便经常充当武将，百战百胜，于是平定中原，所占据的地域，与当年的魏国相当。石勒死后，石虎挟持继位的君主，诛戮将相。平定内乱之后，又翦灭和削弱外寇，一举攻取金墉，再战便擒获石生，诛杀石聪如同路拾遗物，战胜郭权如同振毁槁木，四周国境之内，不失尺土。由此看来，石虎是有才能呢，还是没有才能呢？论议者因为过去胡虏进攻襄阳不能取胜，便认为他无能为力。然而百战百胜的强敌却因没有攻取一城就以为低劣，好比射箭的人百发百中，只有一次失误，能够说他拙劣吗？

且石遇，偏师也，桓平北，边将也，所争者疆易之士，利则进，否则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镇名贤，自将大军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帅一国之众来决胜负，岂得以襄阳为比哉！今征西欲与之战，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苏峻？凡此数者，宜详校之。

"况且，石遇的军队只是赵的偏师，桓宣是位戌边的将领，他们争夺的是疆土的伸缩，有利就进，不利则退，不是紧迫的问题。现在征西将军庾亮，以重镇名贤的地位和身份亲自率领大军试图席卷黄河以南，石虎必定亲自率领全国之众前来一决胜负，哪能与襄阳之战相比呢！现在征西将军想与石虎交战，比起石生如何？如果想据城固守，比起金墉城如何？如果想依仗沔水的天险，比起大江又如何？如果想抗拒石虎，比起抗拒苏峻又如何？凡此种种，应当仔细考校。

石生猛将，关中精兵，征西之战殆不能胜也！又当是时，洛阳、关中皆举兵击虎，今此三镇反为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势也；石生不能敌其半，而征西欲当其倍，愚所疑也。苏峻之强不及石虎、沔水之险不及大江；大江不能御苏峻而欲以沔水御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谯，佃于城北界，胡来攻，豫置军屯以御其外。谷将熟，胡果至，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多持炬火，急则烧谷而走。如此数年，竟不得其利。当是时，胡唯据河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御其四，又所疑也。

“石生是猛将，拥有关中的精锐士兵，庾亮若要攻击恐怕难以取胜。再说那时洛阳、关中都起兵攻击石虎，现在这三镇反而被石虎所用。比起从前，石虎现在实力有超出一倍的势头。石生不能抵挡相当现在一半的实力，而征西将军却想抵挡超出当年一倍的力量，这是我所疑惑的。苏峻的强大比不上石虎，沔水的天险比不上大江，大江都不能阻挡苏峻，却想依靠沔水抵挡石虎，这又是令人怀疑的。当初祖逖驻守谯，在城北边垦荒种田，担心胡虏来攻，预先设置军屯在外围阻挡。谷物快要成熟时，胡虏果真前来，壮丁在外围争战，老弱在内收获，许多人手持火炬，战况紧急时来不及收获，就焚毁庄稼逃走。如此多年，最终也没有得到屯田的利益。在那个时候，胡虏只占据了河北，比起现在，只是四分之一而已。祖逖不能抵御当初的一，而征西将军却想抵御现在的四，又是令人疑惑的。

然此但论征西既至之后耳，尚未论道路之虑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鱼贯溯流，首尾百里。若胡无宋襄之义，及我未阵而击之，将若之何？今王土与胡，水陆异势，便习不同；胡若送死，则敌之有余，若弃江远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惧非庙胜之算。”

“然而，这还只是讨论征西将军到达中原以后的情况，还没讨论路途方面的忧虑。沔水以西，水急岸高，舟船只能溯流鱼贯而上，往往首尾相衔百里。如果胡虏没有宋襄公不攻击半渡之人的仁义之举，乘我方军队尚未列阵时攻击，后果将会怎样？现在我们与胡虏，水陆地势不同，熟悉的技能也不同，胡虏如果前来送死，那么我们战胜他们有余力；如果要放弃长江向远方进发，用我们的短处攻击敌人的长处，恐怕这不是胜于庙堂之中的成算。”

朝议多与谟同。乃诏亮不听移镇。

朝廷的评论大多与蔡谟相同，于是成帝下诏不让庾亮转移镇守地。

[4]燕前军师慕容评、广威将军慕容军、折冲将军慕舆根、荡寇将军慕舆袭赵辽西，俘获千余家而去。赵镇远将军石成、积弩将军呼延晃、建威将军张支等追之，评等与战，斩晃、支首。

[4]前燕国前军师慕容评、广威将军慕容军、折冲将军慕舆根、荡寇将军慕舆攻袭赵的辽西，俘获民众一千多家后离去。后赵镇远将军石成、积弩将军呼延晃、建威将军张支等人追击，慕容评等同他们交战，斩杀呼延晃和张支。

[5]段辽谋反于燕，燕人杀辽及其党与数十人，送辽首于赵。

[5]段辽图谋反叛前燕国，前燕人杀死段辽及其门党几十人，把段辽首级送给后赵。

[6]五月，代王什翼犍会诸大人于参合陂，议都源川。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来，以迁徙为业；今国家多难，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无所避之。"乃止。

[6]五月，代王拓跋什翼犍在参合陂会见诸部大人，商议定都于源川。母亲王氏说："我们从祖先开始，就以迁徙为业，现今国家多难，如果修筑城郭定居，一旦敌寇进犯，就没有躲避之处了。"定都之事便告中止。

代人谓他国之民来附者皆为乌桓，什翼犍分之为二部，各置大人以监之。弟孤监其北，子君监其南。

代国人把别国民众前来归附的都称为乌桓，拓跋什翼犍把他们分成两个部落，各自设置大人监察。兄弟拓跋孤监察北部，儿子拓跋君监察南部。

什翼犍求昏于燕，燕王以其妹妻之。

拓跋什翼犍向前燕求婚，前燕王慕容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7]秋，七月，赵王虎以太子宣为大单于，建天子旌旗。

[7]秋季，七月，后赵王石虎任太子石宣为大单于，树立天子旌旗。

[8]庚申，始兴文献公王导薨，丧葬之礼视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参用天子之礼。

[8]庚申（十八日），始兴文献公王导去世，丧葬的礼仪比照汉代博陆侯霍光和安平献王刘孚的旧例，参用天子的礼节。

导简素寡欲，善因事就功，虽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辅相三世，仓无储谷，衣不重帛。

王导清简寡欲，善于顺因事势获取成功，治理国家虽然每日用度没什么宽裕，但每年的费用却有节余。他辅佐元帝、明帝、成帝三代君王，担任相职，但自己却仓库无储粮，穿衣不加帛。

初，导与庾亮共荐丹杨尹何充于帝，请以为己副，且曰："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社稷无虞矣。"由是加吏部尚书。及导薨，征庾亮

为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亮固辞。辛酉，以充为护军将军；亮弟会稽内史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

当初，王导和庾亮共同向成帝举荐丹杨尹何充，请求作为自己的副职，并且说："我死的时候，希望提拔何充到内廷供职，那么国家就无可忧虑了。"因此授予何充吏部尚书。王导去世后，成帝征召庾亮担任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庾亮固辞不受。辛酉（十九日），任用何充为护军将军，庾亮的兄弟、会稽内史庾冰任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

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昼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翕然称之，以为贤相。初，王导辅政，每从宽恕；冰颇任威刑，丹杨尹殷融谏之。冰曰："前相之贤，犹不堪其弘，况如吾者哉！"范汪谓冰曰："顷天文错度，足下宜尽消御之道。"冰曰："玄象岂吾所测，正当勤尽人事耳。"又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冰好为纠察，近于繁细，后益矫违，复存宽纵，疏密自由，律令无用矣。

庾冰担当重任后，治理政务不分昼夜，对朝廷贤臣彬彬有礼，提拔后进，因此朝野人士都同声称赞，认为他是贤相。当初，王导辅佐朝政，每每采取宽恕态度。庾冰则时常依靠威严刑令，丹杨尹殷融劝谏他，庾冰说："凭以前丞相那样的贤良，尚且不能胜任宽弘，何况像我这样人呢！"范汪对庾冰说："不久前天象错乱失度，足下应当采取消除、防御的对策。"庾冰说："玄奥的天象岂是我所能测知的，这正应当勤奋地兢尽人事。"庾冰又审度核实户口，清理出没有姓名的人一万多名，用以充实军队。庾冰喜好举发检察，近于繁细，后来矫枉过正，又宽松纵容，更加远离正道。宽松或是严密，均出自己意，因此律令便没有用了。

[9]八月，壬午，复改丞相为司徒。

[9]八月，壬午（初十），晋又改丞相官职为司徒。

[10]南昌文成公郗鉴疾笃，以府事付长史刘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大常臣谟，平简贞正，素望所归，谓可以为都督、徐州刺史。"诏以蔡谟为太尉军司，加侍中。幸酉，鉴薨，即以谟为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假节。

[10]南昌文成公郗鉴病重，将幕府事务交给长史刘遐，自己上疏乞求卸职，而且说："我所统领的人员错综杂乱，一般来说北方人居多，有的是受威逼迁来的，有的是新近归附的，百姓心恋故土，都有归本的心愿。我宣扬国家的恩德，晓谕好恶之别，分给他们田地住宅，这才逐渐换得稍稍的平定。听说我病重，众人心情惊骇骚动，如果真的向北渡江，必然引动敌人侵犯的心思。太常蔡谟平简贞正，为时望所归，我认为可以出任都督及徐州刺史。"成帝下诏任蔡谟为太尉军司，授予侍中。辛酉（疑误），郗鉴去世，当即任命蔡谟为征北将军，都督徐州、兖州、青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假节。

时左卫将军陈光请伐赵，诏遣光攻寿阳，谟上疏曰："寿阳城小而固。自寿阳至琅邪，城壁相望，一城见攻，众城必救。又，王师在路五十余日，前驱未至，声息久闻，贼之邮驿，一日千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夫以白起、韩信、项籍之勇，犹发梁焚舟，背水而阵。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对坚敌，顾临归路，此兵法之所诫。若进攻未拔，胡骑卒至，惧桓子不知所为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将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无战。而顿之坚城之下，以国之爪士击寇之下邑，得之则利薄而不足损敌，失之则害重而足以益寇，惧非策之长者也。"乃止。

当时左卫将军陈光请求伐后赵，成帝下诏派陈光进攻寿阳，蔡谟上疏说："寿阳城小但坚固，从寿阳至琅邪，城墙互相可以望见，一城受攻，各城必然来救援。再者，君王的军队在路途上需要五十多天，先驱者还没到达，消息已经传播很久了，敌贼的邮驿，以一日千里的速度传递消息，那么黄河以北的骑兵，就完全可以赶来救援。以白起、韩信、项籍那样的勇将，还要挖断桥梁，焚毁舟船，背水而战。现在想把舟船停泊在水渚中备用，领兵前往敌城，前方面对强敌，回头顾望归路，这正是兵法所戒的大忌。如果进攻不能取胜，胡虏的骑兵突然到达，恐怕中行桓子不知所措、士兵争船渡河，以致被砍断的手指双手可捧的局面又将重演。现在陈光统领的都是宫中精兵，应该让他们到哪里都是只有出征但不交战。现在却屯兵于坚城之下，用国家的宫中精锐攻击敌人的下等城邑，取胜则得利微小不足以给敌人造成多大伤害，失败则损失惨重足以有利于敌寇，这恐怕不是周全的计策。"伐后赵之事这才中止。

[11]初，陶侃在武昌，议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将佐语之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者，正以长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虏入寇。此乃致祸之由，非以御寇也。且吴时戍此城用三万兵，今纵有兵守，亦无益于江南；若羯虏有可乘之会，此又非所资也。"

[11]当初，陶侃镇守武昌，有人论议，认为长江北岸有邾城，应当分兵戍守。陶侃常常不作答复，但总有人提及此事。陶侃于是渡江围猎，召来将佐们告诉他们说："我之所以设置险阻防御敌寇，正因为有长江而已。邾城隔在长江北岸，自身没有可以依仗的天险，外部与各夷族接壤，对夷人来说利害关系更大。如果我们贪图小利，夷人不能忍受，必定领兵前来侵犯，这正是导致祸乱的根由，不是用以抵御敌寇的好方法。况且吴国当初戍守此城，动用了三万兵众，现在纵然派兵戍守，对江南来说也没什么太大的好处；如果羯族敌虏有可乘之机，占据邾城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及庾亮镇武昌，卒使毛宝、樊峻戍邾城。赵王虎恶之，以夔安为大都督，帅石鉴、石闵、李农、张貉、李菟等五将军、兵五万人寇荆、扬北鄙，二万骑攻邾城。毛宝求救于庾亮，亮以城固，不时遣兵。

等到庾亮镇守武昌，最终还是派毛宝、樊峻戍守邾城。后赵王石虎憎恶，任用夔安为大都督，率同石鉴、石闵、李农、张貉、李菟五位将军，兵众共五万人侵犯荆州和扬州的北部边境，另派二万骑兵进攻邾城。毛宝向庾亮求救，庾亮认为邾城城池坚固，没有及时派兵。

九月，石闵败晋兵于沔阴，杀将军蔡怀；夔安、李农陷沔南；朱保败晋兵于白石，杀郑豹等五将军；张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宝，樊峻突围出走，赴江溺死。夔安进据胡亭，寇江夏；义阳将军黄冲、义阳太守郑进皆降于赵。安进围石城，竟陵太守李阳拒战，破之，斩首五千余级，安乃退。遂掠汉东，拥七千余户迁于幽、冀。

九月，石闵在沔南打败晋兵，杀死将军蔡怀。夔安、李农攻陷沔南，朱保在白石打败晋兵，杀死郑豹等五位将军。张貉攻下邾城，邾城战死者有六千人。毛宝、樊峻突围出逃，渡江时溺水而死。夔安进据胡亭，侵犯江夏，义阳将军黄冲，义阳太守郑进都投降赵军。夔安前进包围石城，竟陵太守李阳发兵抵抗，战败夔安，斩首五千多级，

夔安这才退走，乘势劫掠汉水以东，挟持民众七千多户迁徙到幽州、冀州。

是时庾亮犹上疏欲迁镇石城，闻邾城陷，乃止。上表陈谢，自贬三等，行安西将军；有诏复位。以辅国将军庾怿为豫州刺史，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诸军事、假节，镇芜湖。

此时庾亮还在上疏想将镇守地移至石城，听说邾城失陷，这才作罢。给成帝上表谢罪，自行乞求贬职三等，行安西将军职位。成帝下诏让他恢复原位，任命辅国将军庾怿为豫州刺史，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诸军事，假节，镇守芜湖。

[12]赵王虎患贵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巨为御史中丞，特加亲任，中外肃然。虎曰："朕闻良臣如猛虎，高步旷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12]后赵王石虎忧虑贵戚们狂放恣肆，于是提升殿中御史李巨为御史中丞，特别加以宠爱和信任，朝廷内外为此肃然。石虎说："我听说良臣如同猛虎，信步行走于旷野，豺狼因此避开行路，的确如此！"

虎以抚军将军李农为使持节、监辽西·北平诸军事、征东将军、营州牧，镇令支。农帅众三万与征北大将军张举攻燕凡城。燕王以卢城大悦绾为御难将军，授兵一千，使守凡城。及赵兵至，将吏皆恐，欲弃城走。绾曰："受命御寇，死生以之。且凭城坚守，一可敌百，敢有妄言惑众者斩！"众然后定。绾身先士卒，亲冒矢石；举等攻之经旬，不能克，乃退。虎以辽西迫近燕境，数遭攻袭，乃悉徙其民于冀州之南。

石虎任命抚军将军李农为使持节，监辽西、北平诸军事，征东将军，营州牧，镇守令支。李农率领士众三万人，会同征北大将军张举进攻燕国的凡城。前燕王慕容任用卢城主悦绾为御难将军，调拨士兵一千人，让他守卫凡城。等到后赵军队到达凡城，将吏们都十分恐慌，想弃城而逃。悦绾说："我们受命抵御敌寇，应将生死置之度外，况且据城坚守，一人可以抵挡百人，胆敢妄言惑众的人斩首！"大家这才安定，悦绾身先士卒，亲身承受流矢飞石。张举等人进攻十多天，不能取胜，于是退军。石虎因为辽西迫近燕国边境，多次遭到攻袭，于是把民众全部迁徙到冀州以南。

[13]汉主寿疾病，罗恒、解思明复议奉晋；寿不从。李演复上书言之；寿怒，杀演。

[13]成汉国主李寿病重，罗恒、解思明又论议推奉李晋为储君，李寿不同意。李演又上书谈及这件事，李寿发怒，杀死李演。

寿常慕汉武、魏明之为人，耻闻父兄时事，上书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为胜之也。舍人杜袭作诗十篇，托言应璩以讽谏。寿报曰："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贤哲之话言；若古人所作，则死鬼之常辞耳。"

李寿时常仰慕汉武帝、魏明帝的为人，以听到父兄当时的事迹为耻辱，上书的人都不得提及先世的政教业绩，自认为胜过他们。舍人杜袭写诗十篇，假托是应璩所作，用婉言隐语来劝谏李寿。李寿回复说："我审读诗篇，已知其意。如果是今人所作，确实是贤哲的善言；如果是古人所作，那么不过是死鬼常说的话。"

[14]燕王自以称王未受晋命，冬，遣长史刘翔、参军鞠运来献捷论功，且言权假之意，并请刻期大举，共平中原。

[14]前燕王慕容自认为称王没有受晋王室的任命，冬季，派长史刘翔、参军鞠运前来进献俘虏和战利品、报告功绩，并且说明假摄称王的意愿。又请求约定日期，大举起兵，共同平定中原。

击高句丽，兵及新城，高句丽王钊乞盟，乃还。又使其子恪、霸击宇文别部。霸年十三，勇冠三军。

慕容攻击高句丽，军队到达新城，高句丽王钊乞求结盟和好，于是前燕军退还。慕容又派儿子慕容恪、慕容霸攻击宇文氏的别部。慕容霸年方十三，勇冠三军。

[15]张骏立辟雍、明堂以行礼。十一月，以世子重华行凉州事。

[15]张骏设立辟雍、明堂以进行宣教礼仪活动。十一月，让世子张重华兼管凉州事务。

[16]十二月，丁丑，赵太保桃豹卒。

[16]十二月，丁丑（初七），后赵太保桃豹故去。

[17]丙戌，以骠骑将军琅邪王岳为侍中、司徒。

[17]丙戌（十六日），东晋朝廷任命骠骑将军、琅邪王司马岳为侍中、司徒。

[18]汉李奕寇巴东，守将劳杨败死。

[18]成汉国李奕侵犯巴东，守将劳杨战败身死。

六年（庚子、340）

六年（庚子，公元340年）

[1]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护军将军、录尚书何充为中书令。庚戌，以南郡太守庾翼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时人疑翼年少，不能继其兄。翼悉心为治，戎政严明，数年之间，公私充实，人皆称其才。

[1]春季，正月，庚子朔（初一），都亭文康侯庾亮去世。成帝任用护军将军、录尚书何充为中书令。庾戌（十一日），任命南郡太守庾翼为都督江州、荆州、司州、雍州、梁州、益州诸军事及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代替庾亮镇守武昌。当时人怀疑庾翼年轻，不能继承他兄长庾亮的业绩。庾翼尽心治理，军务和政务都很严明，数年之间，官府和私人资用充实，众人都称赞他的才能。

[2]辛亥，以左光禄大夫陆玩为侍中、司空。

[2]辛亥（十二日），东晋朝廷任用左光禄大夫陆玩为侍中、司空。

[3]宇文逸豆归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阳狂酣饮，或卧自便利，或被发歌呼，拜跪乞食。宇文举国贱之，不复省录，以故得行来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记之。燕王以翰初非叛乱，以猜嫌出奔，虽在他国，常潜为燕计；乃遣商人王车通市于宇文部以窥翰。翰见车，无言，抚膺颔之而已。曰：“翰欲来也。”复使车迎之。翰弯弓三石余，矢尤长大，为之造可手弓矢，使车埋于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窃逸豆归名马，携其二子过取弓矢，逃归。逸豆归使骁骑百余追之。翰曰：“吾久客思归，既得上马，无复还理。吾向日阳愚以诳汝，吾之故艺犹在，无为相逼，自取死也！”追骑轻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国久，不欲杀汝；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发中者汝可还，不中者可来前。”追骑解刀立之，一发，正中其环；追骑散走。闻翰至，大喜，恩愚甚厚。

[3]宇文逸豆归妒忌慕容翰的才能、名望，慕容翰便佯装癫狂，终日酣饮，有时躺着就大、小便，有时又披散头发，大声歌呼，跪拜乞食。宇文部全国都看不起他，对他不再检视省察。慕容翰因此可以来往自由，把宇文部的山川形势，都默记在心。前燕王慕容因为慕容翰当初并非叛乱，是因为心有猜忌才出逃，虽然居住别国，但经常悄悄地为前燕国打算，于是派商人王车到宇文部经商，借此观测慕容翰的心意。慕容翰见到王车，不说话，只是捶击胸部颔首而已。慕容说："慕容翰想回来了。"又让王车去迎接他归来。慕容翰拉弓的力量达三石多，箭身尤为长大，慕容为他制造了可手的弓箭，让王车埋在道路旁边，悄悄告诉慕容翰。二月，慕容翰偷出宇文逸豆归的名马，携同两个儿子到路边取出弓箭，上马逃归。宇文逸豆归派骁勇骑兵一百多人追赶，慕容翰说："我长久客居他国，现在想回乡，既然已经上马，就再没有回去的道理。我过去每天佯装痴呆欺蒙你们，其实我以往的技艺并未丢失，你们不要逼迫我，那是自寻死路。"追来的骑兵小看慕容翰，径直奔驰而来。慕容翰说："我长久居住在你们国家，心存依恋之情，不想杀死你们，你们离开我一百步把刀树立起来，让我用箭射击，如果一发便射中，你们便可以返回；如果射不中，你们便可以前来抓我。"追来的骑兵解下佩刀插在地上，慕容翰射出一枝箭，正中刀环，追来的骑兵四散逃走。慕容听说慕容翰到来，大为喜悦，对他的礼遇很优厚。

[4]庚辰，有星孛于太微。

[4]庚辰（十一日），有异星出现在太微星旁。

[5]三月，丁卯，大赦。

[5]三月，丁卯（二十九日），东晋大赦天下。

[6]汉人攻拔丹川，守将孟彦、刘齐、李秋皆死。

[6]成汉人攻占丹川，丹川守将孟彦、刘齐、李秋全都战死。

[7]代王什翼犍始都云中之盛乐宫。

[7]代王拓跋什翼犍开始建都于云中的盛乐宫。

[8]赵王虎遗汉主寿书，欲与之连兵入寇，约中分江南。寿大喜，遣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使于赵。龚壮谏，不听。寿大修舟舰，缮兵聚粮。秋，九月，以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征集士卒七万余人

为舟师，大阅于成都，鼓噪盈江；寿登城观之，有吞噬江南之志。解思明谏曰："我国小兵弱，吴、会险远，图之未易。"寿乃命群臣大议利害。龚壮曰："陛下与胡通，孰若与晋通？胡，豺狼也，既灭晋，不得不北面事之；若与之争天下，则强弱不敌，危亡之势也，虞、虢之事，已然之戒，愿陛下熟虑之！"群臣皆以壮言为然，寿乃止。士卒咸称万岁。

[8]后赵王石虎写信给成汉国主李寿，想和他联军南犯，约定平分江南之地。李寿大为高兴，派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出使赵。龚壮规谏，李寿不听。李寿多造舰船，整修兵器，积蓄军粮。秋季，九月，任命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征集士卒七万多人为水军，在成都举行盛大的阅兵式，鼓噪之声充溢江面。李寿登上城楼检阅，大有吞噬江南的志向。解思明劝谏说："我们国家小，军力弱，东吴、会稽相距遥远，地势险恶，想图谋并不容易。"李寿于是命令群臣们广泛论评其中的利害。龚壮说："陛下与胡虏结盟，又怎么比得上与晋王室结盟？胡虏是豺狼之辈，灭晋之后，我们非得北面称臣侍奉他，如果和他们争夺天下，那么强弱不相称，处于危亡的境地。春秋时虞国、虢国的往事，就是以往的教训，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这件事。"群臣们都认为龚壮的话有理，李寿于是停止攻伐江南的举动，士卒们都山呼万岁。

龚壮以为人之行莫大于忠孝；既报父、叔之仇，又欲使寿事晋，寿不从。乃诈称耳聋，手不制物，辞归，以文籍自娱，终身不复至成都。

龚壮认为人的品行最重要的是忠孝，已经为父亲、叔父报仇之后，又想让李寿侍奉晋室，李寿不听。龚壮便诈称耳聋，手不能拿东西，辞职归乡，以读书写作自娱，终身不再去成都。

[9]赵尚书令夔安卒。

[9]后赵尚书令夔安去世。

[10]赵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兵，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千一百万斛于乐安城。徙辽西、北平、渔阳万余户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东至白狼，大兴屯田。悉括取民马，有敢私匿者腰斩，凡得四万余匹。大阅于宛阳，欲以击燕。

[10]后赵王石虎下令让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的民众五个男丁中选取三个，四个中选取两个，连同邺城旧有军队，足足五十万人，准备舟船一万艘，由黄河通往大海，运送谷物一千一百万斛到乐安城。把辽西、北平、渔阳的一万多户民众迁徙到兖州、豫州、雍州、洛州。从幽州以东到白狼，大举屯田。把百姓的马匹全部收缴上来，敢于私自藏匿马匹不交出的人处以腰斩之刑，共得马匹四万多匹。在宛阳举行盛大阅兵式，准备用来进攻前燕国。

燕王谓诸将曰："石虎自以乐安城防守重复，蓟城南北必不设备，今若诡路出其不意，可尽破也。"冬，十月，帅诸军入自塞袭赵，戍将当道者皆禽之，直抵蓟城。赵幽州刺史石光拥兵数万，闭城不敢出。燕兵进破武遂津，入高阳，所至焚烧积聚，略三万余家而去。石光坐懦弱征还。

前燕王慕容对众将领说："石虎自以为乐安城的防守力量强大，在蓟城南北必然不加防备，如果现在抄小路出其不意，就可以彻底击败他们。"冬季，十月，慕容率领各路军队从塞攻入，袭击后赵军。后赵军戍守的将领有敢于当道阻挡的全部被擒获，前燕军一直进抵蓟城之下。后赵幽州刺史石光虽然拥有数万兵众，却关闭城门不敢出战，前燕军进而攻破武遂津，进入高阳，所到之处把后赵军积蓄的军资焚毁一空，劫掠民众三万多家离去。石光因临敌懦弱被征召返回。

[11]赵王虎以秦公韬为太尉，与太子宣迭日省可尚书奏事，专决赏刑，不复启白。司徒申钟谏曰："赏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渐，消逆乱于未然也。太子职在视膳，不当豫政；庶人邃以豫政致败，覆车未远也。且二政分权，鲜不阶祸。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虎不听。

[11]后赵王石虎任用秦公石韬为太尉，石韬和太子石宣两人按日轮换省视、裁决尚书的奏事，可以独自决定赏赐或刑罚，不再向石虎禀报。司徒申钟劝谏石虎说："赏赐或刑罚，是人君掌握的大权，不能交给别人，这是用以防微杜渐，将逆乱消灭于未然的办法。太子的职责在于侍养父母，不应当参与朝政。庶人石邃因为参与朝政而招致失败，前车之鉴距今不远。而且由二人掌握朝政，权力分散，很少有不发生祸患的。爱他们却不知怎么爱，这正是害了他们的根由。"石虎不听。

中谒者令申扁以慧悟辩给有宠于虎；宣亦昵之，使典机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韬皆好酣饮、畋猎；由是除拜、生杀皆决于扁，自九卿已下率皆望尘而拜。

中谒者令申扁因为聪明慧悟，能言善辩而被石虎宠爱，石宣也与他关系亲昵，让他典掌机密。石虎既然不过问政事，而石宣，石韬又都喜好酣饮和打猎，因此官员的升免、人员的生杀都由申扁决断，从九卿以下对他都望风而拜。

太子詹事孙珍病目，求方于侍中崔约，约戏之曰："溺中则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于兄弟中最胡状目深，闻之怒，诛约父子。于是公卿以下畏珍侧目。

太子詹事孙珍患眼病，向侍中崔约讨求治病的药方。崔约开玩笑说："向眼中溺尿便可痊愈。"孙珍说："眼中怎能溺尿？"崔约说："你眼窝深陷，正适合溺尿。"孙珍为此怀恨崔约，将此事告知石宣。石宣的面貌在兄弟中最具有胡人的特征，眼窝深陷，听说此事勃然大怒，诛杀崔约父子。于是公卿以下畏惧孙珍，人人侧目。

燕公斌督边州，亦好畋猎，常悬管而入。征北将军张贺度每裁谏之，斌怒，辱贺度。虎闻之，使主书礼仪持节监之。斌杀仪，又欲杀贺度，贺度严卫驰白之。虎遣尚书张离帅骑追斌，鞭之三百，免官归第，诛其亲信十余人。

燕公石斌督察北边州郡，也喜欢打猎，经常佩挂城门的钥匙出入。征北将军张贺度经常规谏他，石斌发怒，羞辱张贺度。石虎听说后，让主书礼仪持符节监察石斌。石斌杀死礼仪，又想杀张贺度，张贺度调集护卫人员驰马禀报石虎。石虎派尚书张离率骑兵追赶石斌，打了他三百鞭，解除官职归家，并诛杀他的亲信十多人。

[12]张骏遣别驾马诜入贡于赵，表辞蹇傲；虎怒，欲斩诜。侍中石璞谏曰："今国家所当先除者，遗晋也；河西僻陋，不足为意。今斩马诜，必征张骏，则兵力分而为二，建康复延数年之命矣。"乃止。璞，苞之曾孙也。

[12]张骏派别驾马诜到赵呈献贡物，上表中言辞冷漠孤傲，石虎发怒，要把马诜斩首。侍中石璞劝谏说："如今国家应当最先除灭的，是晋。河西地处僻陋，不足介意。现在斩杀马诜，就必定要征伐张骏，

那么兵力一分为二，建康就又能延长若干年的寿命了。”石虎于是不杀马诜。石璞即石苞的曾孙。

[13]初，汉将李闳为晋所获，逃奔于赵，汉主寿致书于赵王虎以请之，署曰“赵王石君。”虎不悦，付外议之。中书监王波曰：“令李闳以死自誓曰：‘苟得归骨于蜀，当纠帅宗族，混同王化。’若其信也，则不烦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却，不过失一亡命之人，于赵何损！李寿既僭大号，今以制诏与之，彼必酬返，不若复为书与之。”会挹娄国献矢石于赵，波因请以遗汉，曰：“使其知我能服远方也。”虎从之，遣李闳归，厚为之礼。闳至成都，寿下诏曰：“羯使来庭，贡其矢。”虎闻之，怒，黜王波，以白衣领职。

[13]当初，成汉国将领李闳被晋军擒获，又出逃到后赵国，成汉国主李寿写信给赵王石虎，请求放他归来，信中题署称：“赵王石君”，石虎不高兴，交付外廷评议。中书监王波说：“让李闳用性命发誓说：‘如果能返回蜀地，将统率宗族，接受大王的教化’，将来如果他果真这样做，那么我们没用烦劳一支军队，便可安坐平定梁州和益州；如果他心存犹豫，不实践诺言，我们也不过失去一个亡命之人而已，对赵国有什么损伤！李寿既然僭称皇帝之号，如果我们现在用皇帝诏书的形式给他回复，他必定以同样的形式回报我们，不如再以信件的方式答复他。”适逢挹娄国向后赵国进献矢石弩，王波乘势请求转送成汉国，说：“让他们知道我们能够使远方的国家降服。”石虎听从他的建议，遣送李闳归国，并且用隆重的礼仪对待他。李闳到达成都，李寿颁布诏书说：“羯虏的使者来朝拜，进贡矢。”石虎听说后，发怒，废黜王波的爵位，让他以平民身份任职。

七年（辛丑、341）

七年（辛丑，公元341年）

[1]春，正月燕王使唐国内史阳裕等筑城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立宗庙、宫阙，命曰龙城。

[1]春季，正月，前燕王慕容让唐国内史阳裕等人在柳城以北、龙山的西面修建城郭，设立宗庙和宫阙，命名为龙城。

[2]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2]二月，甲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3]刘翔至建康，帝引见，问慕容镇军平安。对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

[3]刘翔到达建康，成帝召见，询问慕容平安与否。刘翔回答说：“我接受派遣时，他身穿朝服，向南方拜授章表。”

翔为燕王求大将军、燕王章玺。朝议以为：“故事：大将军不处边；自汉、魏以来，不封异姓为王；所求不可许。”翔曰：“自刘、石构乱，长江以北，翦为戎薮，未闻中华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挥戈，摧破凶逆者也。独慕容镇军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击众，屡殄强敌，使石虎畏惧，悉徙边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国千里，以蓟城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为封邑，何哉？昔汉高祖不爱王爵于韩、彭，故能成其帝业；项羽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窃惜圣朝疏忠义之国，使四海无所劝慕耳。”

刘翔为前燕王慕容请求大将军及燕王的章玺。朝廷论议认为：“按旧例，大将军不委派到边关。从汉、魏以来，不封异姓为王，所请求的事情不能许可。”刘翔说：“自从刘氏、石氏作乱，长江以北之地，完全成为战乱渊薮，从未听说华夏公卿的后裔中有一人能够捋袖伸臂，挥动兵戈，摧毁凶逆之徒。只有慕容氏父子竭尽心力，心怀本朝，以少击多，多次殄灭强敌，使得石虎畏惧，把边陲的民众全部迁徙，让他们散居在魏郡、阳平、广平一带，国土因而缩小千里，以至蓟城成为他们北方的边境。慕容功绩如此显赫，朝廷却吝惜渤海以北的土地不让给他作封邑，这是为什么？当初汉高祖不吝啬王位，授予韩信、彭越，所以能够成就帝业；项羽把官印藏到棱角都磨损了也不舍得授人，终于导致危亡。我的内心，不只是希望能尊奉所奉事的人，私下还为朝廷疏远忠义的边国、使得四海之人无从劝勉和仰慕深感惋惜。”

尚书诸葛恢，翔之姊夫也，独主异议，以为：“夷狄相攻，中国之利；惟器与名，不可轻许。”乃谓翔曰：“借使慕容镇军能除石虎，乃是复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赖焉！”翔曰：“嫠妇犹知恤宗周之陨。今晋室阽危，君位侔元、凯，曾无忧国之心邪？向使靡、鬲之功不立，则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战不捷，则周人皆为左衽矣。慕容镇军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间忠臣。四海所以未一，良由君辈耳！”翔留建康岁余，众议终不决。

尚书诸葛恢，即刘翔的姐夫，独自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夷族、狄族互相攻击，这对中原之国有利；只有礼器和名号，不能轻易相许。”于是对刘翔说：“假使慕容能够翦除石虎，这是又出现一个石虎，朝廷又能够仰仗谁呢？”刘翔说：“寡妇尚且知道怜悯宗周的陨灭。现在晋室危殆，你职位和高辛氏的八个才子与高阳氏的八个才子相当，难道就没有忧虑国事之心吗？往昔如果靡和有鬲氏的功业不能建立，那儿少康怎能中兴夏朝！齐桓公、晋文公指挥的战争不能取胜的话，那么周朝人都将披发左，沦为异族了。慕容枕戈待旦，立志翦除凶逆，你却又宣扬偏颇和令人迷惑的言论，妒忌、离间忠臣。天下之所以未能统一，实在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刘翔留住建康一年多，众人论议始终没有结果。

翔乃说中常侍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带甲百万，志吞江、汉，自索头、宇文暨诸小国，无不臣服；惟慕容镇军翼戴天子，精贯白日，而更不获殊礼之命，窃恐天下移心解体，无复南向者矣。公孙渊无尺寸之益于吴，吴主封为燕王，加以九锡。今慕容镇军屡摧贼锋，威震秦、陇，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币，欲授以曜威大将军、辽西王；慕容镇军恶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虚名，沮抑忠顺，岂社稷之长计乎！后虽悔之，恐无及已。”弘为之入言于帝，帝意亦欲许之。会上表，称“庾氏兄弟擅权召乱，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与庾冰书，责其当国秉权，不能为国雪耻。冰甚惧，以其绝远，非所能制，乃与何充奏从其请。乙卯，以慕容为使持节、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州牧、大单于、燕王，备物、典策，皆从殊礼。又以其世子俊为假节、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左贤王；赐军资器械以千万计。又封诸功臣百余人，以刘翔为代郡太守，封临泉乡侯，加员外散骑常侍；翔固辞不受。

刘翔便游说中常侍弘说：“石虎包揽八州的地城，有甲兵百万人，立志吞噬长江、汉水，从索头、宇文氏以至各个小国，无不臣服。只有慕容氏辅翼和拥戴晋室天子，精诚上通日月，却不能获得异于常礼的任命，我私下恐怕天下人因而改变心意、分崩离析，不再向南方称臣了。公孙渊对东吴没有一点点功绩，吴主封他为燕王，加以九锡的礼遇。现在慕容多次挫败敌军精锐，威震秦州、陇上，石虎连续派遣职高位重的使者，言辞动听，币帛厚重，想拜授慕容为曜威大将军、

辽西王。慕容厌恶他不是皇室正统，拒绝不受。现在朝廷却吝惜虚名，排斥和压抑忠顺的臣民，这哪里是国家的长远之计呢！将来即使后悔，恐怕也来不及了。”弘为他入宫向成帝陈述，成帝心中已准备同意。适逢慕容上表，内称：“庾氏兄弟专权，导致祸乱，应当斥退，用以安定国家。”又写信给庾冰，斥责他占据国家要职，专断权柄，不能够为国家雪耻。庾冰十分恐惧，因为慕容在边远之地，无力钳制，于是和何充上奏同意刘翔的请求。乙卯（疑误），朝廷任命慕容为使持节、大将军、都督黄河以北诸军事、幽州牧、大单于、燕王，所用的备物、典策，都以特殊礼节对待。又任命慕容的世子慕容俊为假节、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左贤王。赐给军资器械数千万。又给各有功之臣一百多人加封爵位，任刘翔为代郡太守，封为临泉乡侯，授予员外散骑常侍。刘翔坚持推辞不受。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骄奢酣纵相尚，尝因朝贵宴集，谓何充等曰：“四海板荡，奄逾三纪，宗社为墟，黎民涂炭，斯乃庙堂焦虑之时，忠臣毕命之秋也。而诸君宴安江沱，肆情纵欲，以奢靡为荣，以傲诞为贤；謇谔之言不闻，征伐之功不立，将何以尊主济民乎！”充等甚惭。

刘翔痛恨江南士大夫以骄奢、酣饮、放纵互相推崇，曾经趁着朝廷显贵们宴饮集会之机，对何充等人说：“天下反叛、动荡，已超过三十六年，宗庙社稷化为废墟，万民生灵涂炭，这正是朝廷焦虑的时候，忠臣效命的年代。各位君子却在江沱安乐游玩，尽情纵欲，以奢侈靡乱为荣，以桀傲怪诞为贤，忠正耿直的言论不闻于耳，征伐的功绩无从建立，准备靠什么来尊奉主上、救助百姓呢！”何充等人十分惭愧。

诏遣兼大鸿胪郭持节诣棘城册命燕王，与翔等偕北。公卿饯于江上，翔谓诸公曰：“昔少康资一旅以灭有穷，句践凭会稽以报强吴；蔓草犹宜早除，况寇雠乎！今石虎、李寿，志相吞噬，王师纵未能澄清北方，且当从事巴、蜀。一理石虎先人举事，并寿而有之，据形便之地以临东南，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中护军谢广曰：“是吾心也！”

成帝下诏派兼大鸿胪郭持符节到棘城去册封燕王，和刘翔等人偕同北上。公卿大夫们在江边为他们饯别，刘翔对他们说：“往昔少康凭借一支军队除灭有穷氏，勾践靠会稽向强大的吴国报仇。滋蔓的野草尚且应当尽早除去，何况对敌仇呢！现在石虎、李寿，都想互相吞并，

王室的军队纵然不能平定北方，斩且应当经营巴、蜀。一旦石虎抢先起事，兼并李寿并占据其地，依仗地形的便利兵临东南，即使有智慧的人出现，也不能妥善处理了。”中护军谢广说：“这正是我的心愿。”

[4]三月，戊戌，皇后杜氏崩。夏，四月，丁卯，葬恭皇后于兴平陵。

[4]三月，戊戌（初五），皇后杜氏驾崩。夏季，四月，丁卯（初五），恭皇后入葬兴平陵。

[5]诏实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断、白籍。

[5]成帝下诏，王公以下至于平民，都确定现居的籍贯，著录于户口版籍。

[6]秋，七月，郭、刘翔等至燕，燕王以翔为东夷护军、领大将军长史，以唐国内史阳裕为左司马，典书令李洪为右司马，中尉郑林为军谘祭酒。

[6]秋季，七月，郭、刘翔等人到达前燕国，前燕王慕容任命刘翔为东夷护军、兼领大将军长史，任唐国内史阳裕为左司马，典书令李洪为右司马，中尉郑林为军咨祭酒。

[7]八月，辛酉，东海哀王冲薨。

[7]八月，辛酉（初一），东海哀王司马冲去世。

[8]九月，代王什翼犍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

[8]九月，代王拓跋什翼犍在旧城南面八里外修筑盛乐城。

[9]代王妃慕容氏卒。

[9]代王妃慕容氏去世。

[10]冬，十月，匈奴刘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军逆击，大破之。虎卒，子务桓立，遣使求和于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务桓又朝贡于赵，赵以务桓为平北将军、左贤王。

[10]冬季，十月，匈奴族刘虎侵犯代国西部，代王拓跋什翼犍发军迎击，大破敌军。刘虎去世，儿子刘务桓继立，派使者向代王求和，拓跋什翼犍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刘务桓又向后赵国朝贡，后赵国任命他为平北将军、左贤王。

[11]赵横海将军王华帅舟师自海道袭燕安平，破之。

[11]后赵国横海将军王华帅水军由海路进攻前燕国安平，获胜。

[12]燕王以慕容恪为渡辽将军，镇平郭。自慕容翰、慕容仁之后，诸将无能继者。及恪至平郭，抚旧怀新，屡破高句丽兵，高句丽畏之，不敢入境。

[12]前燕王慕容任用慕容恪为渡辽将军，镇守平郭。自从慕容翰、慕容仁之后，众将领中没有人能够接替他们，等慕容恪到达平郭，抚慰旧属，怀柔新附民，多次击败高句丽的军队。高句丽畏惧幕容恪，不敢再来犯境。

[13]十二月，兴平康伯陆玩薨。

[13]十二月，兴平康伯陆玩去世。

[14]汉主寿以其太子势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初，成主雄以俭约宽惠得蜀人心。及李闳、王嘏还自邺，盛称邺中繁庶，宫殿壮丽；且言赵王虎以刑杀御下，故能控制境内。寿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实成都，大修宫室，治器玩；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左仆射蔡兴、右仆射李嶷皆坐直谏死。民疲于赋役，吁嗟满道，思乱者众矣。

[14]成汉国主李寿让太子李势兼领大将军职、录尚书事。当初，成汉国主李雄因俭约宽厚仁惠得蜀民之心，等到李闳、王嘏从邺城归来，盛赞邺中富庶，宫殿壮观华丽，并且说后赵王石虎靠刑罚杀戮驾驭臣下，所以能控制境内。李寿为此倾慕，便将邻近州郡的百姓中，凡每家超出三个以上的壮年男丁，都迁徙来充实成都，大修宫室，制造器玩。人有小过失，就处决以建立威仪。左仆射蔡兴、右仆射李嶷都因直言规谏被杀。百姓因赋税和劳役疲惫不堪，吁嗟叹息声充溢于道路，许多人图谋作乱。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九十七卷

晋纪十九 显宗成皇帝下咸康八年（壬寅、342）

晋纪十九 晋成帝咸康八年（壬寅，公元342年）

[1]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己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2]乙丑，大赦。

[2]乙丑（初七），东晋大赦天下。

[3]豫州刺史庾怿以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觉其毒，饮犬，犬毙，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二月，怿饮鸩而卒。

[3]豫州刺史庾怿送酒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得有毒，用酒喂狗，狗饮酒后死亡，王允之将此事秘密奏报成帝。成帝说："我大舅庾亮曾经导致国内大乱，小舅庾怿又想这样吗！"二月，庾怿饮毒药自杀。

[4]三月，初以武悼后配食武帝庙。

[4]三月，开始把武悼后的牌位供奉在武帝庙。

[5]庾翼在武昌，数有妖怪，欲移镇乐乡。征虏长史王述与庾冰笺曰："乐乡去武昌千有余里；数万之众，一旦移徙，兴立城壁，公私劳扰。又江州当溯流数千里供给军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实江东镇戍之中，非但捍御上流而已；缓急赴告，骏奔不难。若移乐乡，远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岳重将，固当居要害之地，为内外形势，使窥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谶，卒为刘、项之资；周恶弧之谣，而成褒姒之乱。是以达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当择人事之胜理，思社稷之长计耳。"朝议亦以为然。翼乃止。

[5]庾翼在武昌，常有妖异的事情发生，便想将镇守地点转移到乐乡。征虏长史王述给庾冰写信说："乐乡距离武昌有千里之遥，数万士众，一旦真的移徙，又要修筑城郭，对公家、对私人都是烦劳困扰。再说江州需要溯水而上，行进几千里供给军府资用，所费的劳力徭役

加倍，此外，武昌处在江东镇戍地至西陲的中点，作用不仅是防御抵抗由上流而下的敌寇，而且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或者有需要快速禀报的事，快马奔驰都不难及时赶到。如果移镇乐乡，远处西陲边远之地，一旦长江沿岸有忧患发生，就来不及相救。驻守地方的重要将领，本来就应当居住在要害的地方，成为对内对外的屏障要冲，使寇贼虽有窥伺之心却无机可乘。以往秦王嬴政忌惮胡人将灭亡秦国的谶言，最终被刘邦、项羽所利用；周宣王厌恶弧的童谣，却造成周幽王时的褒姒之乱。所以通达之人、有道君子，直道而行，都不采取禳避妖异的作法，此时正应当决择人事的大道理，考虑国家的长远之计。”朝廷论议都认为很对，庾翼这才打消迁徙的念头。

[6]夏，五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寅，疾笃。或诈为尚书符，敕宫门无得内宰相；众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诈也。”推问，果然。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秉权日久，恐易世之后，亲属愈疏，为他人所间，每说帝以国有强敌，宜立长君；请以母弟琅邪王岳为嗣，帝许之。中书令何充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易之者鲜不致乱。故武王不授圣弟，非不爱也。今琅邪践阼，将如孺子何！”冰不听。下诏，以岳为嗣，并以奕继琅邪哀王。壬辰，冰、充及武陵王、会稽王昱、尚书令诸葛恢并受顾命。癸巳，帝崩。帝幼冲嗣位，不亲庶政；及长，颇有勤俭之德。

[6]夏季，五月，乙卯（疑误），成帝身体不适。六月，庚寅（初五），病情加重。有人伪造尚书符令，敕令皇宫门人不许让宰相入内，众人都大惊失色。庾冰说：“这一定有诈。”推究查问，果然如此。成帝的两个儿子司马丕和司马奕年幼，都在襁褓之中。庾冰因为自己兄弟执掌朝政已久，怕皇帝换代之后，自己与皇帝亲属之间的关系愈加疏远，因而被他人所乘，常常劝说成帝国家外有强敌，应当册立年纪大的君王，并请求让成帝的同母兄弟、琅邪王司马岳为皇位继承人，成帝同意了。中书令何充说：“皇位父子相传，这是先王确立的旧制，改变旧制很少有不导致祸乱的。所以周武王不把天子之位传授圣贤的兄弟周公，并不是因为不爱他。现在如果琅邪王即位，拿两子孺子怎么办！”庾冰不听。成帝下诏，让司马岳为皇位继承人，并让自己的儿子司马奕承袭琅邪哀王司马安国的封号。壬辰（初七），庾冰、何充以及武陵王司马、会稽王司马昱、尚书令诸葛恢同时受任顾

命国政。癸已（初八），成帝驾崩。成帝年幼时继位，不亲自处理政务。等到年岁渐大，颇有勤俭的德行。

[7]甲午，琅邪王即皇帝位，大赦。

[7]甲午（初九），琅邪王司马岳即帝位，大赦天下。

[8]己亥，封成帝子丕为琅邪王，奕为东海王。

[8]己亥（十四日），封成帝儿子司马丕为琅邪王，司马奕为东海王。

[9]康帝亮阴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帝于兴平陵。帝徒行送丧，至阊阖门，乃升素舆至陵所。既葬，帝临轩，庾冰、何充侍坐。帝曰："朕嗣鸿业，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龙飞，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渐色。己未，以充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州刺史，镇京口，避诸庾也。

[9]康帝居丧不言，把朝政委交给庾冰和何充。秋季，七月，丙辰（初一），成帝入葬兴平陵。康帝徒步行走送葬，直至阊阖门，然后登上素白的车舆到达陵墓所在地。葬事结束后，康帝驾临殿前，庾冰、何充侍坐于旁。康帝说："朕继承国家大业，靠得是你们二人之力。"何充说："陛下龙飞登宝座，是庾冰出的力。如果像我所说的那样，那么陛下就不能目睹这升平之世了。"康帝面有惭色。己未（初四），任命何充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的晋陵诸军事、兼领徐州刺史，镇守京口，以避让庾氏家族。

[10]冬，十月，燕王迁都龙城，赦其境内。

[10]冬季，十月，前燕王慕容迁都至龙城，赦其境内罪囚。

建威将军翰言于皝曰："宇文强盛日久，屡为国患。今逸豆归篡窃得国，群情不附；加之性识庸暗，将帅非才，国无防卫，军无部伍。臣久在其国，悉其地形；虽远附强羯，声势不接，无益救援；今若击之，百举百克。然高句丽去国密迩，常有窥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祸将及己，必乘虚深入，掩吾不备。若少留兵则不足以守，多留兵则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观其势力，一举可克。宇文自守之虏，必不能远来争利。既取高句丽，还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国既

平，利尽东海。国富兵强，无返顾之忧，然后中原可图也。”曰：“善！”

建威将军慕容翰对慕容说：“宇文部强盛日久，屡次成为国家的忧患，现在宇文逸豆归篡权夺国，群情不肯依附。加上他性情见识都平庸昏昧，所用将帅没有才能，国家没有防卫措施，军队没有严密组织。我长久地居住在他们国家，熟知地形。他们虽然依附远方强大的羯人，但声威、力量都远不可及，对救援没什么帮助。现在如果攻击宇文部，定是百战百胜。不过高句丽与我国近在咫尺，对我们常有窥探的心志。他们知道宇文氏灭亡后，祸患将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必定会乘虚而入，袭我不备。如果留下少量兵力，不足以守御；多留军队则又不能攻克宇文部，这是我们的心腹之患，应当先行除去。我观察高句丽的力量，我们可以一战而胜。宇文氏是自己保守自己的人，一定不会到远方来与我国争夺利益。攻取高句丽后，回过头来攻取宇文部，就易如反掌了。这两个国家被平定后，我们便可以尽得东海之利，国富兵强，没有后顾之忧，然后就有可能图谋中原了。”慕容说：“好！”

将击高句丽。高句丽有二道，其北道平阔，南道险狭，众欲从北道，翰曰：“虏以常情料之，必谓大军从北道，当重北而轻南。王宜帅锐兵从南道击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别遣偏师从北道；纵有蹉跌，其腹心已溃，四支无能为也。”从之。

前燕军准备进攻高句丽。通住高句丽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北道，地形平阔，一条是南道，地势险要狭窄，大家都想走北道。慕容翰说：“敌虏据常情忖度，必定认为大军会走北道，肯定是重北而轻南。大王应当率领精兵由南道攻击，出其不意，其都城丸都唾手可得。另遣偏师由北道进发，即使遭受挫折，但他们的腹心已经溃败，四肢便无能为力了。”慕容听从了他的献策。

十一月，自将劲兵四万出南道，以慕容翰、慕容霸为前锋；别遣长史王等将兵万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丽。高句丽王钊果遣弟武帅精兵五万拒北道，自帅羸兵以备南道。慕容翰等先至，与钊合战，以大众继之。左常侍鲜于亮曰：“臣以俘虏蒙王国士之恩，不可以不报；今日，臣死日也。”独与数骑先犯高句丽陈，的向摧陷。高句丽陈动，大众因而乘之，高句丽兵大败。左长史韩寿斩高句丽将阿佛和度加，诸军乘

胜追之，遂入丸都。钊单骑走，轻车将军慕舆追获其母周氏及妻而还。会王等战于北道，皆败没，由是不复穷追。遣使招钊，钊不出。

十一月，慕容亲自带领精锐士兵四万人循南道进发，让慕容翰、慕容霸为先锋，另派长史王等率兵众一万五千人由北道进发，征伐高句丽。高句丽王钊果然派遣兄弟武率领精兵五万人在北道迎敌，自己带领羸弱的士兵防备南道。慕容翰等人最先到达，与钊交战，慕容率领大军陆续赶来。左常侍鲜于亮说："我以俘虏的身份蒙受燕王以国士之礼相待的恩泽，不能不报答。今天就是我以死报效的日子。"独自同数名骑兵先行冲击高句丽的战阵，所到之处敌军均遭挫败。高句丽的军阵骚动，燕国大军乘势攻击，高句丽军队大败。左长史韩寿斩杀高句丽将领阿佛和度加，各路军队乘胜追袭，于是进入丸都。高句丽王钊独自骑马逃跑，轻车将军慕舆追击，抓获高句丽王的母亲周氏和他的妻子后返回。适逢王等人在北道与高句丽的军队作战，均遭败绩，因此慕容不再穷追高句丽王，派使者招安他，他躲藏不肯出来。

将还，韩寿曰："高句丽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潜伏山谷；大军既去，必复鸠聚，收其余烬，犹足为患。请载其父尸、囚其生母而归，俟其束身自归，然后返之，抚以恩信，策之上也。"从之。发钊父乙弗利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

慕容准备返回，韩寿说："高句丽这地方，不能留兵戍守。现在他们君主逃亡，民众流散，潜伏在山谷之中。我方大军离开后，他们必定又会聚集在一起，收拾残余，仍然可以造成祸患。我请求用车载上钊父的尸体、用囚车载上钊母带回国去，等钊自缚来归降，然后再交还给他，以恩信抚慰他，这是上策。"慕容听从，发掘高句丽国王父亲乙弗利的陵墓，用车运载尸体，收缴府库中历代积累的财宝，掳获男女民众五万多人，焚毁高句丽王的宫室，又毁坏丸都城郭，然后返回。

[11]十二月，壬子，立妃褚氏为皇后。征豫章太守褚裒为侍中、尚书。裒自以后父，不愿居中任事，苦求外出，乃除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半洲。

[11]十二月，壬子（二十九日），康帝立妃子褚氏为皇后。征召豫章太守褚裒为侍中、尚书。褚裒因为自己是褚皇后的父亲，不愿意在

内廷任职，苦苦乞求外出，于是被任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守半洲。

[12]赵王虎作台观四十余所于邺，又营洛阳、长安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欲自邺起阁道至襄国，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为东征之计，皆三五发卒。诸州军造甲者五十余万人，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竞营私利，百姓失业愁困。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谶，连结党与，署置百寮；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

[12]后赵王石虎在邺城营建四十多所台观，又营建洛阳、长安二处宫室，参与劳作的达四十多万人。石虎又想从邺城修建阁道到襄国，敕令黄河以南的四个州郡整治南伐的军备，并州、朔州、秦州、雍州准备西讨的军资，青州、冀州、幽州为东征作准备，都是三个男丁中调遣二人，五人中征发三人。各州郡的军队共有甲士五十多万人，船夫十七万人，溺水而死、被虎狼吞噬的占三分之一。再加上公侯，牧宰竞相谋取私利，百姓们失去所从事的家业，愁困不堪。贝丘人李弘顺应民心的怨恚，自称姓名与谶言相符，聚集党羽，设置百官，事发后被杀，连坐获罪的有几千家。

虎畋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韦谏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轻行斤斧之间，猝有狂夫之变，虽有智勇，将安所施！又兴役无时，废民耘获，吁嗟盈路，殆非仁圣之所忍为也。”虎赐谷帛，而兴缮滋繁，游察自若。

石虎打猎没有节制，清晨外出，夜间返回，又经常微服出行，亲自检视工地的劳役情况。侍中京兆人韦劝谏说：“陛下轻视天下的重位，轻易地来往于危险之地，倘若突然发生狂人的变乱，即使有智有勇，又将何处施展！况且征发徭役不分时节，荒废民众的农业生产，吁嗟叹息之声充溢于行路。恐怕不是仁圣之人所能忍心干的事。”石虎赏赐韦谷物钱帛，但修建工程更加繁多，自己游巡察看泰然自若。

秦公韬有宠于虎，太子宣恶之。右仆射张离领五兵尚书，欲求媚于宣，说之曰：“今诸侯吏兵过限，宜渐裁省，以壮本根。”宣使离为奏：“秦、燕、义阳、乐平四公，听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帐下兵二百

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余兵五万，悉配东宫。”于是诸公咸怨，嫌衅益深矣。

秦公石韬得到石虎的宠爱，太子石宣憎恶他。右仆射张离兼领五兵尚书职位，想讨好石宣，劝说石宣道：“现在诸侯的属吏、兵众都超出了限度，应当逐渐裁省，以增强朝廷的势力。”石宣让张离写上奏章说：“秦公、燕公、义阳公、乐平公四人，允许设置吏属一百九十七人，帐下士兵二百人。由此而下，依照等位高低按三分之一的比例设置官吏，配备士卒。所余下的五万士卒，全部配备给东宫。”于是各位王公莫不怨恨，矛盾、隔阂越来越深了。

青州上言：“济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于城东南，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东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荡江南也。其敕诸州兵明年悉集，朕当亲董六师，以奉天命。”群臣皆贺，上《皇德颂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斩。”民至鬻子以供军须，犹不能给，自经于道树者相望。

青州上报说：“济南平陵城北的石雕老虎，一夜间被移到城东南，沿途有一千多只狼狐的足迹，已经踩出了小路。”石虎高兴地说：“所谓石虎，就是朕。自西北迁徙到东南，表明天意想让朕荡平江南。现在敕令各州军队明年全部会齐，朕将亲自统领六师，以遵循天命。”群臣都称贺，一百零七人呈上《皇德颂》。石虎颁发诏令：“被征调的士卒每五人出车一辆，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不备者斩首。”民众以至于典卖子女供给军需，仍然不能凑齐，在路边树上上吊自尽的远近相望。

康皇帝建元元年（癸卯、343）

晋康帝建元元年（癸卯，公元343年）

[1]春，二月，高句丽王钊遣其弟称臣入朝于燕，贡珍异以千数。燕王乃还其父尸，犹留其母为质。

[1]春季，二月，高句丽王钊派兄弟去前燕国入朝称臣，进贡珍宝异物数以千计。前燕王慕容这才交还其父尸体，但仍然扣留他们的母亲作人质。

[2]宇文逸豆归遣其相莫浅浑将兵击燕；诸将争欲击之，燕王不许。莫浅浑以为畏之，酣饮纵猎，不复设备，使慕容翰出击之，莫浅

浑大败，仅以身免，尽俘其众。

[2]宇文逸豆归派丞相莫浅浑率兵进攻前燕，前燕国众将争着迎击，前燕王慕容不允许。莫浅浑以为慕容畏惧自己，酣饮纵猎，不再设防。慕容让慕容翰出击，莫浅浑大败，仅仅独自幸免，士众全部被俘获。

[3]庾翼为人慷慨，喜功名。琅邪内史桓温，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风概，翼与之友善，相期以宁济海内。翼尝荐温于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时杜、殷浩并才名冠世，翼独弗之重也，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徐议其任耳。"浩累辞征辟，屏居墓所，几将十年，时人拟之管、葛。江夏相谢尚、长山令王常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尝相与省之，知浩有确然之志，既返，相谓曰："深源不起，当如仓生何！"尚，鲲之子也。翼请浩为司马；诏除侍中、安西军司，浩不应。翼遗浩书曰："王夷甫立名非真，虽云谈道，实长华竞。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浩犹不起。

[3]庾翼为人慷慨，喜好功名。琅邪内史桓温即桓彝的儿子，娶南康公主为妻，为人豪爽而有风范和气慨，庾翼和他关系友善，二人相约共同平定、拯救天下。庾翼曾经向成帝举荐桓温，说："桓温具备英雄的才能，希望陛下不要用常人的礼节对待他，按寻常的女婿豢养。应当委派给他周宣王时方叔、邵虎那样的重任，他必能建立匡救世事艰难的功勋。"当时杜、殷浩都是才气、声名冠绝当代，唯独庾翼轻视他们，说："这种人应当束之高阁，等天下太平后，再慢慢商议他们的职务。"殷浩多次拒绝官府的征辟，摒绝世事，隐居于墓地。如此将近十年，当时人把他和管仲、诸葛亮相比。江夏相谢尚、长山县令王经常观察他的出仕与隐居，来推测江南的兴亡。他们曾经共同前往探视，明了殷浩有坚定的志向，回来后相顾而言说："殷浩不出来为官，百姓们该怎么办！"谢尚即谢鲲的儿子。庾翼请殷浩出任司马，康帝下诏任他为侍中、安西军司，殷浩不从命。庾翼送信给殷浩说："王导树立的声名并不真切，虽说是在谈论玄道，其实助长了浮华豪奢之风。具有完美德行的君子，遇到机会时难道能这样吗！"殷浩仍然不出仕。

殷羡为长沙相，在郡贪残，庾冰与翼书属之。翼报曰："殷君骄豪，亦似由有佳儿，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较江东之政，以妪豪强，

常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为馀姚长，为官出豪强所藏二千户，而众共驱之，令遐不得安席。虽皆前宰之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足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统二十余郡，唯长沙最恶；恶而不黜，与杀督监复何异邪！"遐，简之子也。

殷羡任长沙相，在郡中贪婪残暴，庾冰写信给庾翼，托他庇护。庾翼答复说："殷羡骄纵豪强，恐怕就是因为有好儿子，所以我也从物理人情出发对他稍加宽容。总体考较一下江南的朝政，因为纵容豪强，经常成为危害百姓的蠹虫。当时实行的法令，就在寒门百姓身上施行。比如往年有人偷石头城仓库藏米一百万斛，都是豪强之辈，却只杀死仓库的督监搪塞责任，山遐任余姚的长官，为官府清理出豪强藏匿不报的百姓二千户，于是众豪强共同驱逐他，使他不得安宁。这虽然都是前任宰相王导为官昏昧荒谬所致，但江东的大业日渐衰微，实在由此而生。你我兄弟身遭不幸，枉自陷身政务之中，自己无法拔足于风尘之外，就应当共同睁亮眼睛加以治理。荆州所统辖的二十多个郡，唯有长沙恶迹最为昭著，恶而不遭贬黜，这与只杀督监有什么不同呢！"山遐即山简的儿子。

翼以灭胡取蜀为己任，遣使东约燕王，西约张骏，刻期大举。朝议多以为难，唯庾冰意与之同，而桓温、谯王无忌皆赞成之。无忌，承之子也。

庾翼以攻灭胡虏、收取蜀地为己任，派使者向东与前燕王慕容相约，向西与张骏相约，商定日期大举行动。朝廷论议大多认为困难，唯有庾冰的意见与庾翼相同，而桓温、谯王司马无忌都赞成。司马无忌即司马承的儿子。

秋，七月，赵汝南太守戴开帅数千人诣翼降。丁巳，下诏议经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众北伐，表桓宣为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四郡诸军事、梁州刺史，前趣丹水；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帅众入临淮；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

秋季，七月，后赵汝南太守戴开率领数千人向庾翼投降。丁已（初八），康帝下诏让朝廷论议经略中原的事宜。庾翼想全数出动所统领的士众北伐，表荐桓宣为都督司州、雍州、梁州、荆州的四个郡诸军

事及梁州刺史，前赴丹水；任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率士众进入临淮。同时出动自己统领的六州奴仆及车牛驴马，百姓叹息怨恨。

[4]代王什翼犍复求婚于燕，燕王使纳马千匹为礼；什翼犍不与，又倨慢无子婿礼。八月，遣世子俊帅前军师评等击代。什翼犍帅众避去，燕人无所见而还。

[4]代王拓跋什翼犍又向前燕求婚，前燕王慕容让他献出一千匹马作为聘礼，拓跋什翼犍不肯给，又骄傲自大，毫无女婿应有的礼节，八月，慕容派世子慕容俊率前军师慕容评等人进攻代国。拓跋什翼犍率领士众避开，前燕军没有遇见敌人，于是返回。

[5]汉主寿卒，谥曰昭文，庙号中宗；太子势即位，大赦。

[5]成汉国主李寿死，谥号为昭文，庙号为中宗。太子李势即位，大赦境内罪囚。

[6]赵太子宣击鲜卑斛提，大破之，斩首三万级。

[6]后赵太子石宣进攻鲜卑部斛提，重创其军，斩首三万级。

[7]宇文逸豆归执段辽弟兰，送于赵，并献骏马万匹。赵王虎命兰帅所众鲜卑五千人屯令支。

[7]宇文逸豆归执获段辽的兄弟段兰，送到后赵国，并且献上骏马一万匹。后赵王石虎命令段兰率领追从他的鲜卑部五千人屯军令支。

[8]庾翼欲移镇襄阳，恐朝廷不许，乃奏云移镇安陆。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违诏北行；至夏口，复上表请镇襄阳。翼时有众四万，诏加翼都督征讨诸军事。先是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庾冰屡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诸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以为翼继援。征徐州刺史何充为都督扬·豫·徐州之琅邪诸军事，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政。以琅邪内史桓温为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褚裒为卫将军，领中书令。

[8]庾翼想转移镇守地到襄阳，怕朝廷不同意，于是上奏说移镇安陆。康帝和朝廷大臣都派使者晓谕制止，庾翼便违背诏令向北行进，到达夏口后，又上表请求镇守襄阳。庾翼当时拥有兵众四万人，康帝下诏加授他都督征讨诸军事。此前，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庾冰多次请求外出任职，辛巳（初二），任命庾冰都督荆州、江州、宁州、益州、梁州、交州、广州及豫州等四郡诸军事，兼领江州刺史、假节，

镇守武昌，作为庾翼的后援。征召徐州刺史何充为都督扬州、豫州、徐州的琅邪诸军事，兼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佐朝政。任命琅邪内史桓温为都督青州、徐州、兖州诸军事及徐州刺史，褚裒任卫将军，兼领中书令。

[9]冬十一月，己巳，大赦。

[9]冬季，十一月，己巳（二十二日），东晋大赦天下。

二年（甲辰、344）

二年（甲辰，公元344年）

[1]春，正月，赵王虎享群臣于太武殿，有白雁百余集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获。时诸州兵集者百余万，太史令赵揽密言于虎曰："白雁集庭，宫室将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信之，乃临宣武观大阅而罢。

[1]春季，正月，后赵王石虎在太武殿宴享群臣，有一百多只白雁停栖在马道的南面，石虎让人射雁，都没射中。当时各州军队会集起来已有一百多万人，太史令赵揽秘密地对石虎说："白雁停栖庭院，是宫室将要空寂无人的征兆，不适宜向南进发。"石虎相信他，于是驾临宣武观，举行盛大的阅兵式，然后作罢。

[2]汉主势改元太和；尊母阎氏为皇太后，立妻李氏为皇后。

[2]成汉国主李势改年号为太和，尊奉母亲阎氏为皇太后，册立妻子李氏为皇后。

[3]燕王与左司马高诩谋伐宇文逸豆归，诩曰："宇文强盛，今不取，必为国患，伐之必克；然不利于将。"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于是自将伐逸豆归。以慕容翰为前锋将军，刘佩副之；分命慕容军、慕容恪、慕容霸及折冲将军慕舆根将兵，三道并进。高诩将发，不见其妻，使人语以家事而行。

[3]前燕王慕容和左司马高翊谋议，准备讨伐宇文逸豆归。高翊说："宇文氏强盛，现在不攻灭，必然成为国家的祸患。如果攻伐必能取胜，只是对将帅有所不利。"高翊出来后告诉别人说："我这一去必定回不来了，但是忠臣不避祸。"于是慕容自为统帅，攻伐宇文逸豆归。任命慕容翰为前锋将军，刘佩作他的副手；分别命令慕容军、慕

容恪、慕容霸及折冲将军慕舆根率领军队，分三路同时进发。高翊临行前，不见他的妻子，让人转告家中事务，然后出发。

逸豆归遣南罗大涉夜干将精兵逆战，遣人驰谓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军，宜小避之。"翰曰："逸豆归扫其国内精兵以属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国所赖也；今我克之，其国不攻自溃矣。且吾孰知涉夜干之为人，虽有虚名，实易与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气。"遂进战。翰自出冲陈，涉夜干出应之；慕容霸从傍邀击，遂斩涉夜干。宇文士卒见涉夜干死，不战而溃；燕军乘胜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归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悉收其畜产、资货，徙其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辟地千余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还。高诩、刘佩皆中流矢卒。

宇文逸豆归派南罗城主涉夜干统率精兵迎战，慕容派人急速告诉慕容翰："涉夜干勇冠三军，应当稍稍避让。"慕容翰说："宇文逸豆归尽数出动国内精兵交付给涉夜干，涉夜干素来有勇悍的名声，被他们全国所仰仗。现在我战败他，他们的国家便会不战自溃。况且我熟知涉夜干的为人，虽有虚名，其实容易对付，不应当避让他，这会挫伤我军的士气。"于是前进接战。慕容翰亲自出马冲击敌阵，涉夜干出阵应战，慕容霸从侧面截击，于是斩杀了涉夜干。宇文氏的士卒见涉夜干死亡，不战自溃。燕军乘胜追击，于是攻克宇文氏的都城。宇文逸豆归逃跑，死于大漠以北，宇文氏由此离散灭亡。慕容尽数收缴他们的畜产、物资、钱财，把宇文氏五千多个村落迁徙到昌黎，开辟国土一千多里。把涉夜干原先居住的城镇改名为威德城，让兄弟慕容彪戍守，然后班师回国。高翊、刘佩都被流矢射中身亡。

诩善天文，尝谓曰："卿有佳书而不见与，何以为忠尽！"诩曰："臣闻人君执要，人臣执职。执要者逸，执职者劳。是以后稷播种，尧不预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亲，殿下将焉用之！"默然。

高翊擅长天文，慕容曾对他说："你有好书却不见你给我看，怎么能说尽忠！"高翊说："我听说人君执掌大要，人臣执掌具体事务。执掌大要的人安逸，执掌具体事务的人辛苦。所以后稷播种庄稼，唐尧不参与其事。从事占候、天文，清晨、夜晚十分辛苦，不是至尊之人应当亲自参与的，殿下准备学来干什么？"慕容默然不语。

初，逸豆归事赵甚谨，贡献属路。及燕人伐逸豆归，赵王虎使右将军白胜、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还；慕容彪追击，破之。

当初，宇文逸豆归侍奉后赵国甚为恭敬，贡献物品的人不绝于路。等到前燕人攻伐宇文逸豆归，后赵王石虎派右将军白胜、并州刺史王霸从甘松出发救援，等到达时，宇文氏已经灭亡，顺势进攻威德城，不胜而退。慕容彪追袭，击败后赵军。

慕容翰之与宇文氏战也，为流矢所中，卧病积时不出。后渐差，于其家试骋马。或告翰称病而私习骑乘，疑欲为变，燕王虽藉翰勇略，然中心终忌之，乃赐翰死。翰曰："吾负罪出奔，既而复还，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贼跨据中原，吾不自量，欲为国家荡一区夏；此志不遂，没有遗恨，命矣夫！"饮药而卒。

慕容翰与宇文氏交战时，被流箭射中，长期卧床养伤，不出门。后来逐渐痊愈，在家中试着骑马。有人告发慕容翰假称有病却私下练习骑乘，怀疑他想作乱。前燕王慕容虽然仰仗慕容翰的勇悍和谋略，但心中终究有所忌惮，于是赐令慕容翰自裁。慕容翰说："我当初负罪出逃，后来又返回，今天死亡已算晚了。不过羯族寇贼占据中原，我不自量力，原想为国家荡平、统一宇内。这一志向不能实现，我死了也会遗憾，这就是命运吧！"随即饮毒药身死。

[4]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长孙秩迎妇于燕。

[4]代王拓跋什翼犍派其大人长孙秩到前燕国迎娶妻子。

[5]夏，四月，凉州将张败赵将王擢于三交城。

[5]夏季，四月，凉州将领张在三交城击败后赵将领王擢。

[6]初，赵领军王朗言于赵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宫材，引于漳水，役者数万，吁嗟满道，陛下宜因出游罢之。"虎从之。太子宣怒。会荧惑守房，宜使太史令赵揽言于虎曰："房为天王，今荧惑守之，其殃不细。宜以贵臣王姓者当之。"虎曰："谁可者？"揽曰："无贵于王领军。"虎意惜朗，使揽更言其次。揽无以对，因曰："其次唯中书监王波耳。"虎乃下诏，追罪波前议矢事，腰斩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无罪，追赠司空，封其孙为侯。

[6]当初，后赵领军王朗对后赵王石虎陈言说：“隆冬雪寒的季节，太子却让人砍伐修建宫室的木材，沿漳水运送而来，参与劳役的人有数万，吁嗟叹息之声充溢道路，陛下应当乘出游时加以制止。”石虎听从。太子石宣发怒。适逢火星在房宿，石宣让太史令赵揽对石虎说：“房宿是天王，现在火星停留于此，祸殃不小。应当用显贵大臣中姓王的人承当罚责。”石虎说：“谁能承当？”赵揽说：“没有比领军王朗更显贵的了。”石虎心中怜惜王朗，让赵览再说其次的人选。赵揽无法回答，于是说：“其次只有中书监王波了。”石虎于是下诏，追穷王波从前评议送矢给汉国，自取其辱一事的罪责，处以腰斩之刑，连同四个儿子，将尸体丢入漳水。不久又怜悯王波没有罪过而遭极刑，追赠为司空，封王波孙子为侯。

[7]赵平北将军尹农攻燕凡城，不克而还。

[7]后赵北平将军尹农进攻前燕国凡城，不胜而退。

[8]汉太史令韩皓上言：“荧惑守心，乃宗庙不修之谴。”汉主势命群臣议之。相国董皎、侍中王嘏以为：“景、武创业，献、文承基，至亲不远，无宜疏绝。”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谓之汉。

[8]成汉国太史令韩皓上书说：“火星在心宿，是对不修缮宗庙的谴责。”成汉国主李势令群臣论议此事。相国董皎、侍中王嘏认为：“景皇帝李特、武皇帝李雄创定国家大业，献皇帝李骧、文皇帝李寿禀承国家政权，至亲的关系并不疏远，不应当疏远绝祀。”于是重新下令祭祀成始祖李特和太宗李雄，都用汉的称谓。

[9]征西将军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击赵将李罴于丹水，为罴所败，翼贬宣为建威将军。宣渐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长子方之为义城太守，代领宣众；又以司马应诞为襄阳太守，参军司马勋为梁州刺史，戍西城。

[9]征西将军庾翼让梁州刺史桓宣进攻在丹水后赵将领李罴，被李罴战败。庾翼贬黜桓宣为建威将军。桓宣为此惭愧、气愤，因而染病。秋季，八月，庚辰（初七），桓宣故去。庾翼让长子庾方之出任义城太守，代为统领桓宣的部众。又让司马应诞出任襄阳太守，参军司马勋任梁州刺史，戍守西城。

[10]中书令褚裒固辞枢要；闰月，丁巳，以裒为左将军、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兖州刺史，镇金城。

[10]晋中书令褚裒坚持辞绝枢要的重任，闰月，丁巳（十四日），任褚裒为左将军、都督兖州和徐州的琅邪诸军事、兖州刺史，镇守金城。

[11]帝疾笃，庾冰、庾翼欲立会稽王昱为嗣；中书监何充建议立皇子聃，帝从之。九月，丙申，立聃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己亥，何充以遗旨奉太子即位，大赦。由是冰、翼深恨充。尊皇后褚氏为皇太后。时穆帝方二岁，太后临朝称制。何充加中书监，录尚书事。充自陈既录尚书，不宜复监中书；许之，复加侍中。

[11]康帝病重，庾冰、庾翼想扶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嗣君，中书监何充建议册立皇子司马聃，康帝听从何充的建议。九月，丙申（二十四日），立司马聃为皇太子。戊戌（二十六日），康帝在式乾殿驾崩。己亥（二十七日），何充按康帝遗诏推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由此庾冰、庾翼深深痛恨何充。穆帝尊奉康帝皇后褚氏为皇太后。当时穆帝刚两岁，太后临朝亲政。何充被加授中书监，录尚书事。何充自己陈述，既任录尚书事，不应再领导中书，获得允许，又加授他为侍中。

充以左将军褚裒，太后之父，宜综朝政，上疏荐裒参录尚书；乃以裒为侍中、卫将军、录尚书事，持节、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惧获讥嫌，上疏固请居藩；改授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二郡诸军事、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镇京口。尚书奏："裒见太后，在公庭则如臣礼，私觌则严父；"从之。

何充认为左将军褚裒是褚太后的父亲，应当总揽朝政，便上疏举荐褚裒参录尚书，于是朝廷任命褚裒为侍中、卫将军、录尚书事，持节和原先的都督、刺史职位不变。褚裒因为是亲近的外戚身份，惧怕由此遭人讥讽猜忌，便上疏坚持请求出任藩镇长官。于是改授他都督徐州、兖州、青州三州及扬州的二郡诸军事，卫将军，徐州和兖州刺史，镇守京口。尚书奏议说："褚裒与太后相见，在朝廷则褚裒执臣子礼节，私下见面则太后尊礼父亲。"太后听从。

[12]冬，十月，乙丑，葬康帝于崇平陵。

[12]冬季，十月，乙丑（二十三日），康帝入葬崇平陵。

[13]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征冰辅政，冰辞，十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国情事，留子方之为建武将军，戍襄阳；方之年少，以

参军毛穆之为建武司马以辅之。穆之，宝之子也。翼还镇夏口。诏翼复督江州，又领豫州刺史。翼辞豫州，复欲移镇乐乡，诏不许。翼仍缮修军器，大佃积谷，以图后举。

[13]江州刺史庾冰有病，太后征召庾冰入朝辅佐国政，庾冰辞谢不受。十一月，庚辰（初九），庾冰故去。庾翼因为家事国事难以兼顾，留下儿子庾方之任建武将军，戍守襄阳。因庾方之年轻，让参军毛穆之任建武将军司马，辅佐庾方之。毛穆之即毛宝的儿子。庾翼返回，镇守夏口。朝廷下诏让庾翼再督察江州，又兼领豫州刺史。庾翼辞谢豫州刺史职务，仍然想移镇乐乡，朝廷下诏不同意。庾翼仍然修缮兵器，大举屯田，积蓄谷物，以图后举。

[14]赵王虎作河桥于灵昌津，采石为中济，石下，辄随流，用功五百余万而桥不成，虎怒，斩匠而罢。

[14]后赵王石虎在灵昌津建造黄河渡桥，开采石料作为桥墩，但石块投下后，便被水冲走，耗用劳力五百多万，渡桥却未建成。石虎发怒，斩杀工匠，停止建造。

孝宗穆皇帝上之上永和元年（乙巳、345）

晋穆帝永和元年（乙巳，公元345年）

[1]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设白纱帷于太极殿，抱帝临轩。

[1]春季，正月，甲戌朔（疑误），皇太后在太极殿设置白纱帷帐，抱着穆帝驾临殿前。

[2]赵义阳公鉴镇关中，役烦赋重；文武有长发者，辄拔为冠缨，余以给宫人。长史取发白赵王虎，虎征鉴还邺，以乐平公苞代镇长安。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治长安未央宫。

[2]后赵义阳公石鉴镇守关中，徭役繁多，赋税沉重。文武官员头发长的，就拔下来当冠帽的缨绳，剩下的送给宫女。长史拿着头发禀报后赵王石虎，石虎征召石鉴回邺城，让乐平公石苞代为镇守长安。又征发雍州、洛州、秦州、并州的十六万人营建长安未央宫。

虎好猎，晚岁，体重不能跨马，乃造猎车千乘，刻期校猎。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为猎场，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马，御史求之不得，皆诬以犯兽，论死者百余人。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头配朔州牧官。增置

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公侯七十余国皆九等，大发民女三万余人，料为三等以配之；太子、诸公私令采发者又将万人。郡县务求美色，多强夺人妻，杀其夫及夫自杀者三千余人。至邺，虎临轩简第，以使者为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扬、徐之民流叛略尽；守令坐不能绥怀，下狱诛者五十余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切谏，虎大怒，使龙腾拉杀之。

石虎喜欢打猎，晚年身体沉重不能骑马，就建造打猎用的车子一千辆，定期比赛打猎。从灵昌津向南到荥阳东境的阳都，都划为猎场，让御史监护，其中的禽兽有人敢伤害，便获罪，被处以大辟的极刑。百姓有美丽女子或上好的牛马，御史如果弄不到手，就诬陷他们伤害禽兽，论罪处死的有一百多人。又征发各州二十六万人修建洛阳宫，征发百姓牛畜二万头调配给朔州的牧官。又增设宫中女官，分置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七十多个公侯封国都分九等，大举征选民女三万多人，分成三等配置各处。太子、各王公私下发令征选的美女又将近万人。各个郡县极力选取美女，经常强行夺占百姓的妻子，杀害她们的丈夫，加上丈夫自杀的，人数达三千多。美女送到邺后，石虎在殿前挑选分等，因为使者能干，被封侯的有十二人。荆楚、扬州、徐州的民众流失、背叛几乎无存。当地的守令坐罪因不能安绥关切他们，被下狱诛杀的有五十多人。金紫光禄大夫明乘侍奉石虎时直言力谏，石虎大怒，让骁勇的龙腾中郎将他摧折而死。

[3]燕王以牛假贫民，使佃苑中，税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税其七。记室参军封裕上书谏，以为“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晋，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过税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犹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来，海内荡析，武宣王绥之以德，华夷之民，万里辐凑，襁负而归之者，若赤子之归父母，是以户口十倍于旧，无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继统，南摧强赵，东兼高句丽，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万户；是宜悉罢苑囿以赋新民，无牛者官赐之牛，不当更收重税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将何在哉！如此，则戎旗南指之日，民谁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石虎谁与处矣！川渎沟渠有废塞者，皆应通利，旱则灌溉，潦则疏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游食数万，何以得家给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虚费廪禄，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员。学生三年无

成，徒塞英俊之路，皆当归之于农。殿下圣德宽明，博察刍荛，参军王宪、大夫刘明并以言事忤旨，主者处以大辟，殿下虽恕其死，犹免官禁锢。夫求谏诤而罪直言，是犹适越而北行，必不获其所志矣。右长史宋该等阿媚苟容，轻劾谏士，已无骨鲠，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乃下令，称：“览封记室之谏，孤实惧焉。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可悉罢苑囿以给民之无田者。实贫者，官与之牛；力有余愿得官牛者，并依魏、晋旧法。沟渎各有益者，令以时修治。今戎事方兴，勋伐既多，官未可减，俟中原平一，徐更议之。工商、学生皆当裁择。夫人臣关言于人主，至难也，虽有狂妄，当择其善者而从之。王宪、刘明，虽罪应废黜，亦由孤之无大量也，可悉复本官，仍居谏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体，其赐钱五万。宣示内外，有欲陈孤过者，不拘贵贱，勿有所讳！”雅好文学，常亲临庠序讲授，考校学徒至千余人，颇有妄滥者，故封裕及之。

[3]前燕王慕容把牛借给贫民，让他们在苑囿中佃耕，赋税收取十分之八，自己有牛的收税十分之七。记室参军封裕上书规谏，认为：“古时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收税，这是天下最公正的税法。延及魏、晋，仁政衰微，借官田、官牛的也不过纳税十分之六，自己有牛的只纳税一半，尚且不采用十分之七八的税制。从永嘉年以来，国内动荡离析，武宣王用仁德安绥民众，汉族和夷族的民众，不远万里前来汇集，背负襁褓来归附的情景，如同幼儿归附父母。所以人口户数比起以往增长十倍，没有田地的人达十分之三四。等到殿下继位，在南方挫败强大的赵国，在东方兼并了高句丽，在北方攻取宇文部，拓展国土三千里，增加民众十万户。此时应当全部放弃苑囿分给新附民众耕种，没牛的官府赐给牛，不应再收取重税。况且以殿下之民的身份使用殿下的牛，牛不为殿不私有，又为何人所有呢！这样，则战旗南指的那一天，百姓们谁不送饭送水，勇跃犒劳，迎接大王的军队呢？石虎又能与谁共处呢！川渎沟渠有毁废堵塞的，都应开通、疏浚，天旱可以灌溉，天涝可以泄洪。一人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更何况游动民众有数万人，怎能做到家有裕财，人人丰足呢！现在各种官吏众多，白白耗费俸禄，只要才能不堪任用，都应淘汰。从事工商业获利，应当设置固定人数。学员三年无所成就，白白堵塞才的晋升之路，都应当遣返他们重新务农。殿下圣德宽明，广泛地考察征求樵人、渔夫的意见。参军王宪、大夫刘明都因论事违背圣旨，主持的官

员判处大辟酷刑，殿下虽然饶恕他们死罪，但仍然免去官职，禁锢不用。寻求谏诤却惩罚直言的人，这如同要去越国却向北行走，必定不能实现志向。右长史宋该等人阿媚奉承，苟且安身，轻率地弹劾直谏之士，自己没有脊骨，嫉妒别人具有，遮掩殿下耳目，这是最严重的不忠。”慕容于是下令，内称：“省览记室封裕的劝谏，孤实在为此恐惧。国以民为根本，民以粮食为命根，可以全部废除苑囿，交给百姓中没有田地的人耕种。实在贫穷的，官府借给耕牛；财力有余却想得到官府耕牛的，都依照魏、晋旧法收税。沟渎对生产有益的，命令按时修治。现在战事刚刚兴起，建立功勋的机会很多，百官不便裁减，等平定、统一中原后，再慢慢论议此事。工商之人、学员人数，都应当裁减选择。人臣向人主陈言，这是很难的事，虽然有狂妄之处，应当择善而从。王宪、刘明，虽然按罪应废黜，也是因为孤没有雅量，可以恢复原来官职，仍然当谏议官。封裕忠正耿直，深知王臣的礼节，特赐钱五万。现在向内外宣示晓谕，如有想指出孤的过失的，不论贵贱，不必有所忌讳！”慕容雅好文学，经常亲临学校讲授，考查录用生徒达一千多人，其中颇有姑妄滥收之人，所以封裕谈到此事。

[4]诏征卫将军褚裒，欲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吏部尚书刘遐、长史王胡之说裒曰：“会稽王令德雅望，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辞，归藩。壬戌，以会稽王昱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

[4]朝廷下诏征召卫将军褚裒，想让他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吏部尚书刘遐、长史王胡之劝说褚裒道：“会稽王司马昱德行昭著、素负雅望，是国家的周公，足下应把国家大政交给他。”褚裒于是坚决辞谢不受封职，回归藩镇。壬戌（疑误），朝廷任命会稽王司马昱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

昱清虚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刘、王及颍川韩伯为谈客，又辟郗超为抚军掾，谢万为从事中郎。超，鉴之孙也，少卓荦不羁。父，简默冲退而啬于财，积钱至数千万，尝开库任超所取；超散施亲故，一日都尽。万，安之弟也，清旷秀迈，亦有时名。

司马昱清虚寡欲，特别擅长谈论玄言，经常让刘、王及颍川人韩伯作谈客，又征用郗超为抚军椽吏，谢万为从事中郎。郗超即郗鉴的孙子，少年时便卓绝出众，不受羁绊。父亲郗，简微寡言，性情淡泊却

吝惜钱财，积蓄钱财无数。曾经打开库房任由郗超取用，郗超发放、施舍给亲朋故旧，一日之内都散发殆尽。谢万即谢安的兄弟，清静旷远，卓尔不群，当时也很有名望。

[5]燕有黑龙、白龙见于龙山，交首游戏，解角而去。燕王亲祀以太牢，赦其境内，命所居新宫曰和龙。

[5]前燕国在龙山出现黑龙和白龙，交首戏游，丢下龙角离开。前燕王慕容亲自用太牢的礼节祭祀，赦免境内罪犯，把自己居住的新宫殿命名为和龙。

[6]都亭肃侯庾翼疽发于背，表子爰之行辅国将军、荆州刺史，委以后任；司马义阳朱焘为南蛮校尉，以千人守巴陵。秋，七月，庚午，卒。

[6]都亭肃侯庾翼的背疽发作，上表乞请儿子庾爰之行辅国将军职、荆州刺史，把后事委托给他。又任司马义阳人朱焘为南蛮校尉，率一千人驻守巴陵。秋季，七月，庚午（初三），庾翼故去。

翼部将干瓒等作乱，杀冠军将军曹据。朱焘与安西长史江、建武司马毛穆之、将军袁真共诛之。，统之子也。

庾翼的部将干瓒等人作乱，杀害冠军将军曹据。朱焘和安西长史江、建武司马毛穆之、将军袁真共同讨杀他。江即江统的儿子。

[7]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赵，赵王虎使永屯寿春。

[7]八月，豫州刺史路永背叛晋投奔后赵，后赵王石虎让他屯军寿春。

[8]庾翼既卒，朝议皆以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请，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地势险阻，周旋万里；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陆抗所谓‘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者也，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器干，西夏之任，无出温者。”议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耻惧不浅。”充曰：“温足以制之，诸君勿忧。”

[8]庾翼死后，朝廷论议都认为庾氏家族世世代代驻守西部藩镇，为人心所向，应当同意庾翼的请求，让庾爰之接替职位。何充说：“荆楚是国家的西方门户，有民众百万，北边连结强大的胡虏，西边邻近

强大的汉国，地势险阻，周边有万里之遥。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中原可以平定，所用非人那么国家命运可堪忧虑，这就是陆抗所说的：‘存则吴存，亡则吴亡’。怎能让白脸少年人担当这样的职位呢！桓温英气、谋略过人，有文武两方面的才干，西边这个职位，没有比桓温更合适的人了。”论议者又说：“庾爰之肯让给桓温吗？如果他率军抗命，国家所受的耻辱和惊惧都不会小。”何充说：“桓温足以制服他，你们不必担忧。”

丹杨尹刘每奇温才，然后其有不臣之志，谓会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劝昱自镇上流，以己为军司，昱不听；又请自行，亦不听。

丹杨尹刘经常为桓温的才干惊奇，但知道他有不甘为臣的志向，刘对会稽王司马昱说：“桓温不能让他占据地形便利的地方，对他的地位、封号也应当经常贬抑。”劝司马昱自己镇守长江上游，让自己任军司，司马昱不听。刘又请求自己前往，也不获准许。

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爰之果不敢争。又以刘监沔中诸军事，领义成太守，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于豫章。

庚辰（疑误），任命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州、司州、雍州、益州、梁州、宁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庾爰之果然不敢与他争位。又任命刘监察沔中诸军事，兼领义成太守，替代庾方之。把庾方之、庾爰之迁徙到豫章。

桓温尝乘雪欲猎，先过刘，见其装束甚严，谓之曰：“老贼欲持此何为？”温笑曰：“我不为此，卿安得坐谈乎！”

桓温曾经想乘下雪外出打猎，先过访刘，刘见他装束十分齐整，对他说：“老贼想这样去干什么？”桓温笑着回答：“我不去打猎，你还哪能在家中坐谈呢！”

[9]汉主势之弟大将军广，以势无子，求为太弟；势不许。马当、解思明谏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复有所废，将益孤危，”固请许之。势疑其与广有谋，收当、思明斩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袭广于涪城，贬广为临邛侯，广自杀。思明被收，叹曰：“国之不亡，以我数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谏诤；马当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无不哀之。

[9]成汉国主李势的兄弟、大将军李广，因为李势没有儿子，请求让自己当皇太弟，李势不同意。马当、解思明劝谏说：“陛下兄弟不多，如果再有所废免，将会更加孤弱危险。”坚决请求答应李广的请求。李势怀疑他们和李广有预谋，拘捕马当、解思明斩首，夷灭三族。又派太保李奕进攻在涪城的李广，贬黜李广为临邛侯，李广自杀。解思明被捕时，叹息说：“国家之所以不灭亡，是因为有我们这几个人在，现在危险了！”谈笑自若赴死。解思明有智慧、谋略，敢于直言谏诤。马当素来得人心，他们死后，士民们无不哀悼。

[10]冬，十月，燕王使慕容恪攻高句丽，拔南苏，置戍而还。

[10]冬季，十月，前燕王慕容派慕容恪进攻高句丽，攻克南苏，设置戍守后返回。

[11]十二月，张骏伐焉耆，降之。是岁，骏分武威等十一郡为凉州，以世子重华为刺史；分兴晋等八郡为河州，以宁戎校尉张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护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骏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谒者等官，官号皆仿天朝而微变其名；车服旌旗拟于王者。

[11]十二月，张骏攻伐焉耆，使之投降。这年，张骏分出武威等十一郡；设置凉州，让世子张重华任刺史；分出兴晋等八郡为河州，让宁戎校尉张任刺史；又分出敦煌等三个郡及西域都护的三营为沙州，让西胡校尉杨宣任刺史。张骏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开始设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谒者等官员，官号都仿效东晋朝廷，只是稍稍改变名称。车服旌旗都仿效帝王。

[12]赵王虎以冠军将军姚弋仲为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弋仲清俭鲠直，不治威仪，言无畏避，虎甚重之；朝之大议，每与参决，公卿皆惮而下之。武城左尉，虎宠姬之弟也，尝入弋仲营，侵扰其部众。弋仲执而数之曰：“尔为禁尉，迫胁小民；我为大臣，目所亲见，不可纵也。”命左右斩之；尉叩头流血，左右固谏，乃止。

[12]后赵王石虎任冠军将军姚弋仲为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姚弋仲清静俭朴耿直，不修威仪，说话无所畏惧，石虎非常器重他。朝廷的重大决议，姚弋仲时常参与决断，公卿大臣都对他心存忌惮，执礼恭敬。武城左尉是石虎宠姬的兄弟，曾闯入姚弋仲的营

地，侵扰部众。姚弋仲将他擒获，数落他说："你身为制止邪妄行为的校尉，却胁迫小小百姓，我身为大臣，亲眼所见，就不能宽纵你。"令左右侍从推出斩首。左尉谢罪求饶，叩头直至流血，左右侍从极力劝阻，姚弋仲这才饶他性命。

[13]燕王以为古者诸侯即位，各称元年，于是始不用晋年号，自称十二年

[13]前燕王慕容认为古代诸侯即位，都各自称为元年，便开始不用晋年号，自称十二年。

[14]赵王虎使征东将军邓恒将兵数万屯乐安，治攻具，为取燕之计。燕王以慕容霸为平狄将军，戍徒河；恒畏之，不敢犯。

[14]后赵王石虎让征东将军邓恒率数万军队屯兵乐安，修制进攻器械，为攻打前燕国作准备。前燕王慕容任慕容霸为平狄将军，戍守徒河。邓恒畏惧，不敢侵犯。

二年（丙午、346）

二年（丙午，公元346年）

[1]春，正月，丙寅，大赦。

[1]春季，正月，丙寅（初一），晋大赦天下。

[2]己卯，都乡文穆公何充卒。充有器局，临朝正色，以社稷为己任，所选用皆以功效，不私亲旧。

[2]己卯（十四日），都乡文穆公何充死。何充兼具才识和度量，上朝时面容端肃，以治国为己任，所选用的人都有所成就，不为亲朋故友徇私情。

[3]初，夫馀居于鹿山，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燕王遣世子俊帅慕容军、慕容恪、慕舆根三将军、万七千骑袭夫馀。俊居中指授，军事皆以任恪，遂拔夫馀，虏其王玄及部落五万余口而还。以玄为镇军将军。妻以女。

[3]当初，扶馀部居住在鹿山，遭百济的侵扰，部落衰败离散，便向西迁徙靠近前燕国，但不设防备。前燕王慕容派世子慕容俊率慕容军、慕容恪、慕舆根三位将军、骑兵共一万七千人进攻扶馀部。慕容俊居中指挥，具体军务都委派给慕容恪，于是攻克扶馀，掳获扶馀王

玄和部落民众五万多人返回。慕容任玄为镇军将军，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

[4]二月，癸丑，以左光禄大夫蔡谟领司徒，与会稽王昱同辅政。

[4]二月，癸丑（十九日），晋任左光禄大夫蔡谟兼领司徒职务，与会稽王司马昱共同辅佐朝政。

[5]褚裒荐前光禄大夫顾和、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为尚书令，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和有母丧。固辞不起，谓所亲曰：“古人有释衰从王事者，以其才足干时故也；如和者，正足以亏孝道，伤风俗耳。”识者美之。浩亦固辞。会稽王昱与浩书曰：“属当厄运，危弊理极，足下沈识淹长，足以经济。若复深存挹退，苟遂本怀，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职。

[5]褚裒向朝廷荐举前光禄大夫顾和、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三月，丙子（十二日），朝廷任命顾和为尚书令，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顾和为亡母服丧，坚持辞绝不肯出仕，对自己亲近的人说：“古人中有脱下丧服从事君王事务的，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足以济世治事。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这么做，就只有使孝道有损，伤风败俗而已。”有见地的人都称赞他。殷浩也坚持辞谢不受职。会稽王司马昱给殷浩写信说：“国家正当困厄的命运，危殆的弊病理当终尽，足下的见识深远、广博、出众，足以经世救国。如果再深存谦抑之心，随随便便满足个人的心愿，我怕天下之事就此无可挽回了。足下的去就，就是时世的废兴，家庭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足下还是好好想想！”殷浩这才就职。

[6]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6]夏季，四月，己酉朔（疑误），出现日食。

[7]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张骏薨。官属上世子重华为使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赦其境内；尊嫡母严氏为大王太后，母马氏为王太后。

[7]五月，丙戌（二十三日），西平忠成公张骏去世。前凉的官员属吏表请世子张重华为使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赦其境内罪囚。张重华尊奉父亲的正妻严为氏大王太后，生母马氏为王太后。

[8]赵中黄门严生恶尚书朱轨，会久雨，生谮轨不修道路，又谤讪朝政，赵王虎囚之。蒲洪谏曰：“陛下既有襄国、邺宫，又修长安、洛阳宫殿，将以何用！作猎车千乘，环数千里以养禽兽，夺人妻女十余万口以实后宫，圣帝明王之所为，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杀尚书。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霁。霁方二日，虽有鬼兵百万，亦未能去道路之涂潦，而况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后代何！愿止作徒，罢苑囿，出宫女，赦朱轨，以副众望。”虎虽不悦，亦不之罪，为之罢长安、洛阳作役，而竟诛朱轨。又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觐以目相顾，不敢复相过从谈语。

[8]后赵国中黄门严生与尚书朱轨交恶，适逢淫雨连绵，严生谮毁朱轨不修整道路，又诽谤、讥讽朝政，后赵王石虎将朱轨囚禁。蒲洪劝谏说：“陛下已经拥有襄国、邺宫，又营建长安、洛阳的宫殿，准备用来干什么！又制造猎车一千辆，围地几千里用来豢养禽兽，强夺百姓妻子、女儿十多万人充实后宫，贤圣的帝王、明智的君主的所作所为，难道原本就是如此吗！现在又因道路没有修整，就想杀害尚书。陛下的德政不修，上天才降淫雨，历经七十天刚放晴，天晴才两天，即使有鬼神之兵一百万人，也不能去除道路上的泥泞和积水，何况人呢！政治和刑法变成这样，对天下人如何交待，对后人如何交待！希望能停止劳作的徒役，废除苑囿，释放宫女，赦免朱轨，用以满足众人的期望。”石虎虽然不高兴，但也没有降罪蒲洪，为此停止了长安、洛阳两地的劳作徒役，但终究诛杀了朱轨。又制定惩治私下议论朝政的刑法，允许属吏告发君长，奴仆告发主人。自此公卿大臣以下，朝会觐见时以目光互相示意，不再敢互相来往交谈。

[9]赵将军王擢击张重华，袭武街，执护军曹权、胡宣，徙七千余户于雍州。凉州刺史麻秋、将军孙伏都攻金城，太守张冲请降，凉州震恐。

[9]后赵将军王擢攻打张重华，袭击武街，抓获了护军曹权、胡宣，将七千多户百姓迁徙到雍州。凉州刺史麻秋、将军孙伏都攻打金城，太守张冲请求投降，凉州人十分震惊恐惧。

重华悉发境内兵，使征南将军裴恒将之以御赵；恒壁于广武，久而不战。凉州司马张耽言于重华曰：“国之存亡在兵，兵之胜败在将。今

议者举将，多推宿旧。夫韩信之举，非旧德也。盖明主之举，举无常人，才之所堪，则授以大事。今强寇在境，诸将不进，人情危惧。主簿谢艾，兼资文武，可用以御赵。”重华召艾，问以方略；艾愿请兵七千人，必破赵以报。重华拜艾中坚将军，给步骑五千，使击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也。”进与赵战，大破之，斩首五千级。重华封艾为福禄伯。

张重华出动了境内的全部军队，让征南将军裴恒统率着他们去抵御后赵。裴恒在广武坚壁固守，久不交战。凉州司马张耽向张重华进言说：“国家的存亡取决于军队，军队的胜败取决于将领。如今评议者荐举将领，大多推举故旧。韩信被荐举，并非由于他是过去的功臣，所以贤明君主的荐举，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人选，只要才能胜任，就授以重任。如今强敌就在境内，众将领都不前进，人心恐惧。主簿谢艾，才兼文武，可以起用他来抵御赵。”张重华召见谢艾，问他用什么办法抵御后赵，谢艾请求给他七千兵众，一定攻破赵以作报答。张重华授予谢艾中坚将军，配给他步兵骑兵五千人，让他去攻打麻秋。谢艾带领军队出了振武，夜里有两只猫头鹰在军营中鸣叫，谢艾说：“玩六博棋时，得到饰有猫头鹰图案棋子的人获胜。如今猫头鹰在军营中鸣叫，这是战胜敌人的征兆。”于是就进军与后赵交战，大败后赵军队，斩首五千多人。张重华封谢艾为福禄伯。

麻秋之克金城也，县令敦煌车济不降，伏剑而死。秋又攻大夏，护军梁式执太守宋晏，以城应秋，秋遣晏以书诱致宛戍都尉敦煌宋矩，矩曰：“为人臣，功既不成，唯有死节耳。”先杀妻子而后自刎。秋曰：“皆义士也，”收而葬之。

麻秋攻克金城的时候，县令敦煌人车济不投降，用剑自杀而死。麻秋又攻打大夏，护军梁式拘捕了太守宋晏，举城投降以响应麻秋。麻秋派遣宋晏带着书信去劝诱宛戍都尉敦煌人宋矩前来投降，宋矩说：“作为人主的臣下，既然不能成就功业，只有为气节而死了。”于是他就先把妻儿杀掉，然后自刎而死。麻秋说：“这些人全都是义士。”为他们收尸安葬。

[10]冬，汉太保李奕自晋寿举兵反，蜀人多从之，众至数万。汉主势登城拒战，奕单骑突门，门者射而杀之，其众皆溃。势大赦境内，改元嘉宁。

[10]冬季，成汉太保李奕在晋寿起兵反叛，蜀人大多都跟从他，兵众多达数万。成汉国主李势登上城墙抵御，李奕单身匹马冲击城门，守卫城门的人向他射击，射死了他，其兵众全都溃逃。李势在境内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嘉宁。

势骄淫，不恤国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旧臣，信任左右，谗谄并进，刑罚苛滥，由是中外离心。蜀土先无獠，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西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民患；加以饥馑，四境之内，遂至萧条。

李势骄奢淫佚，不操心国家大事，常常身居宫中，很少与公卿大臣接触，疏远忌惮昔日的臣下，信任跟随在身边的人，谗言媚语并进，刑罚苛刻泛滥，因此宫廷内外的人们全都与他离心。蜀地以前没有獠族人，到这时他们开始从山中出来，从巴西至犍为、梓潼，十多万个部落布满了山谷，无法禁止控制，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祸患。再加上临逢荒年，国境之内，终于变得一片萧条。

[11]安西将军桓温将伐汉，将佐皆以为不可。江夏相袁乔劝之曰："夫经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于胸中，不必待众言皆合也。今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势无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险远，不修战备。宜以精卒万人轻赍疾趋，比其觉之，我已出其险要，可一战擒也。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必窥觎，此似是而非。胡闻我万里远征，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有侵轶，缘江诸军足以拒守，必无忧也。"温从之。乔，之子也。

[11]安西将军桓温准备讨伐成汉，将领辅佐全都认为不可行。江夏相袁乔劝谏桓温说："攻取天下这样的大事，本来就不是按常理所能预测的，智慧高超的人自己在心中决定就可以了，不必非要等众人的意见全都统一。如今作为天下祸患的，只有胡、蜀二敌而已，蜀国虽然地势险固，但力量比胡人软弱，如果准备除掉他们，应该先攻打容易攻取的一方。李势毫无道义，臣僚百姓与他离心，而且他凭借着自己的天险与偏远，没有做交战的准备。应该派一万精锐士兵轻装迅速开进，等到他察觉以后，我们已经穿越过了他的险要之地，一次交战就可以擒获他。蜀地物产富饶，人口众多，诸葛亮用它与中原抗衡，如

果我们得到而占有了此地，这对国家大有好处。谈论此事的人唯恐大军西进以后，胡人一定会乘虚图谋，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胡人听说我们万里远征。会认为国内设有严密的防备，一定不敢轻举妄动。纵然有所侵扰，沿长江布防的各路军队也足以抵御防守，肯定没有什么忧患。”桓温听从袁乔的意见。袁乔是袁的儿子。

十一月，辛未，温帅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无忌伐汉，拜表即行；委安西长史范汪以留事，加抚都督梁州之四郡诸军事；使袁乔帅二千人为前锋。

十一月辛未（初五日），桓温率领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司马无忌讨伐成汉，进上表章后立即行动。将留守事务委托给安西长史范汪，让周抚担任都督梁州的四郡诸军事。让袁乔率领二千人作为前锋。

朝廷以蜀道险远，温众少而深入，皆以为忧，惟刘以为必克。或问其故，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则不为。但恐克蜀之后，温终专制朝廷耳。”

朝廷因为蜀道艰险遥远，桓温的兵力不足而又深入敌后，都为此担忧，只有刘认为一定能取胜。有人问他为什么，刘说：“通过博戏知道的。桓温是善于博戏的人，不能肯定取胜的他就不干。只是恐怕攻克蜀地之后，桓温最终要在朝廷专权罢了。”

三年（丁未、347）

三年（丁未，公元347年）

[1]春，二月，桓温军至青衣。汉主势大发兵，遣叔父右卫将军福、从兄镇南将军权、前将军昝坚等将之，自山阳趣合水。诸将欲设伏于江南以待晋兵，昝坚不从，引兵自江北鸳鸯渡向犍为。

[1]春季，二月，桓温的部队抵达青衣。成汉国主李势大举出兵，派叔父右卫将军李福、堂兄镇南将军李权、前将军昝坚等人率领兵众，从山阳开赴合水。众将领想要在长江以南设下埋伏以等待东晋的军队，昝坚没有听从，带领军队从长江以北的鸳鸯渡过长江，奔赴犍为。

三月，温至彭模；议者欲分为两军，异道俱进，以分汉兵之势。袁乔曰：“今悬军深入万里之外，胜则大功可立，不可胜则噍类无遗，当

合势齐力，以取一战之捷。若分两军，则众心不一，万一偏败，大事去矣。不如全军而进，弃去釜甑，赍三日粮，以示无还心，胜可必也。”温从之。留参军孙盛、周楚将羸兵守辎重，温自将步卒直指成都。楚，抚之子也。

三月，桓温抵达彭模。有人提议应该兵分两路，分头并进，用以削弱成汉军的威势。袁乔说：“如今孤军深入万里之外，胜利可以建立大功，败则尽死无遗，应当聚合威势，齐心协力，以争取一战成功。如果兵分两路，则众心不一，万一一方失败，讨伐蜀汉的大事就完了。不如以完整的军队前进，扔掉釜甑一类的炊具，只带三天的军粮，以显示义无返顾的决心，肯定可以取胜。”桓温听从了他的意见。留下参军孙盛，周楚带领瘦弱的士兵守卫轻重装备，桓温亲自统率步兵直接开赴成都。周楚是周抚的儿子。

李福进攻彭模，孙盛等奋击，走之。温进，遇李权，三战三捷，汉兵散走归成都，镇军将军李位都迎诣温降。昝坚至犍为，乃知与温异道，还，自沙头津济，比至，温已军于成都之十里陌，坚众自溃。

李福进军攻打彭模，孙盛等人奋力反击，赶跑了他。桓温进军，遇上了李权，三次交战，三次获胜，成汉的军队溃散逃回了成都，镇军将军李位都迎到桓温那里投降。昝坚到了犍为以后，才知道和桓温走的不是一条路，掉头返回，从沙头津渡过长江，等到抵达成都，桓温已经驻扎在成都的十里陌，昝坚的兵众自己就溃散了。

势悉众出战于成都之笮桥，温前锋不利，参军龚护战死，矢及温马首。众惧，欲退，而彭吏误鸣进鼓；袁乔拔剑督士卒力战，遂大破之。温乘胜长驱至成都，纵火烧其城门。汉人惶惧，无复斗志。势夜开东门走，至葭萌，使散骑常侍王幼送降文于温，自称“略阳李势叩头死罪，”寻舆榇面缚诣军门。温解缚焚榇，送势及宗室十余人于建康；引汉司空谯献之等以为参佐，举贤旌善，蜀人悦之。

李势把全部兵众都调往成都的笮桥迎战，桓温的前锋部队出师不利，参军龚护战死，流箭射中了桓温的马头。兵众见状十分害怕，想要撤退，而负责击鼓的官吏却误击了前进的鼓声。袁乔拔出战剑督促士兵奋力攻战，终于大败李势的军队。桓温乘胜长驱直入抵达成都，放火焚烧了城门。成汉人惊慌恐惧，再没有继续抵抗的斗志了。李势趁夜打开东门逃跑，到了葭萌，让散骑常侍王幼给桓温送去了请求投

降的文书，自称“略阳人李势叩头请求死罪。”不久便拉着棺材，双手反绑于身后来到了桓温的军营门前投降。桓温为他松开了双手，焚烧了棺材，把李势及宗室亲属十多人送到了建康。任用汉司空谯献之等作为参佐，举拔贤能奖掖善事，蜀人十分高兴。

[2]日南太守夏侯览贪纵，侵刻胡商，又科调船材，云欲有所讨，由是诸国恚愤，林邑王文攻陷日南，将士死者五六千，杀览，以尸祭天；檄交州刺史朱蕃，请以郡北横山为界。文既去，蕃使督护刘雄戍日南。

[2]日南太守夏侯览贪婪放纵，侵吞掠夺胡族商人，又下令征调造船用的木材，说准备讨伐征战使用，因此各国对他十分愤恨。林邑王范文攻陷了日南，日南的将士有五六千人死亡，杀掉了夏侯览，用他的尸体祭祀上天。给交州刺史朱蕃送去檄文，请求以郡北的横山作为与晋的分界。范文离开以后，朱蕃让督护刘雄戍守日南。

[3]汉故尚书仆射王誓、镇东将军邓定、平南将军王润、将军隗文等皆举兵反，众各万余。桓温自击定，使袁乔击文，皆破之。温命益州刺史周抚镇彭模，斩王誓、王润。温留成都三十日，振旅还江陵。李势至建康，封归义侯。夏，四月，丁巳，邓定、隗文等入据成都，征虏将军杨谦弃涪城，退保德阳。

[3]成汉过去的尚书仆射王誓、镇东将军邓定、平南将军王润、将军隗文等人全都起兵反叛，各自拥有兵众数万。桓温亲自攻打邓定，让袁乔攻打隗文，全都大败了他们。桓温命令益州刺史周抚镇守彭模，斩杀了王誓、王润。桓温在成都逗留了三十天，整顿部队后返回了江陵。李势抵达建康，被封为归义侯。夏季，四月，丁巳（二十九日），邓定、隗文等人进占成都，征虏将军杨谦放弃了涪城，退守德阳。

[4]赵凉州刺史麻秋攻罕。晋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欲弃外城。武成太守张悛曰：“弃外城则动众心，大事去矣。”宁戎校尉张璩从悛言，固守大城。秋帅众八万围堑数重，云梯地突，百道皆进；城中御之，秋众死伤数万。赵王虎复遣其将刘浑等帅步骑二万会之。郎坦恨言不用，教军士李嘉潜引赵兵千余人登城；璩督诸将力战，杀二百余人，赵兵乃退。璩烧其攻具，秋退保大夏。

[4]后赵凉州刺史麻秋攻打罕。晋昌太守郎坦因为罕城大难以防守，想放弃外城。武成太守张悛说："放弃了外城就会动摇众心，大事也就完了。"宁戎校尉张琚听从了张悛的话，固守城池。麻秋率领八万兵众将护城河团团包围，云梯地道，各路俱进，城中的士兵顽强抵抗，麻秋的兵众死伤数万。后赵王石虎又派他的将领刘浑等人率领步、骑兵二万人与麻秋会合。郎坦痛恨张悛不采纳自己的意见，叫军士李嘉悄悄地带领一千多赵士兵登上城墙。张琚督促众将领奋力战斗，杀死了二百多人，后赵军队这才后退。张琚焚烧了后赵军队进攻的器械，麻秋退守大夏。

虎以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帅并、司州兵二万余人为秋等后继。张重华将宋秦等帅户二万降于赵。重华以谢艾为使持节、军师将军，帅步骑三万进军临河。艾乘轺车，戴白，鸣鼓而行。秋望见，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或劝艾宜乘马，艾不从，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赵人以为有伏兵，惧不敢进。别将张瑁自间道引兵截赵军后，赵军退，艾乘势进击，大破之，斩其将杜勋、汲鱼，获首虏万三千级，秋单马奔大夏。

石虎任命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率领并州、司州的军队二万多人作为麻秋的后继部队。张重华的部将宋秦等人率领二万多户人家向后赵投降。张重华任命谢艾为使持节、军师将军，率领步、骑兵三万人进军临河。谢艾乘着轻车，戴着白色便帽，击鼓前进。麻秋远远望见，愤怒地说："谢艾是年轻书生，如此穿着，这是轻视我。"于是就命令装备黑色矛的三千龙骧兵驰马攻打他，跟随在谢艾周围的人大为惊忧。有人劝谢艾应该骑马，谢艾不听，下车以后，坐在交椅上，指挥部署，后赵军以为有伏兵，因害怕不敢再前进了。别将张瑁率兵从小路截断了后赵军队的后路，后赵军队兵退，谢艾乘势进攻，大破后赵军，斩杀了后赵将领杜勋、汲鱼，斩杀其兵众一万三千多人，麻秋单身匹马逃奔大夏。

五月，秋与石宁复帅众十二万进屯河南，刘宁、王擢略地晋兴、广武、武街，至于曲柳。张重华使将军牛旋拒之，退守罕，姑臧大震。重华欲亲出拒之，谢艾固谏。索遐曰："君者，一国之镇，不可轻

动。”乃以艾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行卫将军，遐为军正将军，帅步骑二万拒之。别将杨康败刘宁于沙阜，宁退屯金城。

五月，麻秋和石宁又率领十二万兵众进军驻扎在黄河以南，刘宁、王擢攻略晋兴、广武、武街，直至曲柳。张重华让将军牛旋抵抗他们，后退固守罕，姑臧城内大为震恐。张重华想亲自出征抵抗，谢艾退切劝谏。索遐说：“君王镇摄一国，不可轻率行动。”张重华于是任命谢艾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行卫将军职，任命索遐为军正将军，率领二万步、骑兵抵抗赵军。别将杨康在沙阜打败刘宁，刘宁后退驻扎在金城。

[5]六月，辛酉，大赦。

[5]六月，辛酉（初五），晋实行大赦。

[6]秋，七月，林邑复陷日南，杀督护刘雄。

[6]秋季，七月，林邑的军队又攻陷日南，杀掉了督护刘雄。

[7]隗文、邓定等立故国师范长生之子贲为帝而奉之，以妖异惑众，蜀人多归之。

[7]隗文、邓定等人立前国师范长生的儿子范贲为帝，并尊奉他，他们靠妖异之辞迷惑民众，蜀人大多归附。

[8]赵王虎复遣征西将军孙伏都、将军刘浑帅步骑二万会麻秋军，长驱济河，击张重华，遂城长最。谢艾建牙誓众，有风吹旌旗东南指，索遐曰：“风为号令，今旌旗指敌，天所赞也。”艾军于神鸟，王擢与艾前锋战，败，走还河南。八月，戊午，艾进击秋，大破之，秋遁归金城。虎闻之，叹曰：“吾以偏师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罕，彼有人焉，未可图也！”艾还，讨叛虏斯骨真等万余落，皆破平之。

[8]后赵王石虎又派征西将军孙伏都、将军刘浑率领步、骑兵二万人与麻秋的军队会合，长驱直入，渡过黄河，攻打张重华，屯军长最。谢艾在军前竖起大旗与兵众誓师，恰好风吹旌旗指向东南，索遐说：“风向就是号令，现在旌旗指向敌人，这是上天的助。”谢艾屯军于神鸟，王擢与谢艾的前锋部队交战，被打败，逃回黄河以南。八月，戊午（初三），谢艾进军攻打麻秋，大败麻秋，麻秋逃回金城。石虎听说以后，叹息道：“我靠部分军队平定了九州，如今拥有九州的

兵力却受困于罕，他们有人才在这里，不可图谋！”谢艾班师返回，讨伐反叛敌虏的斯骨真等一万多个部落，全都打败平定了他们。

[9]赵王虎据十州之地，聚敛金帛，及外国所献珍异，府库财物，不可胜纪；犹自以为不足，悉发前代陵墓，取其金宝。

[9]后赵王石虎占据了十州的地域，聚集收敛金帛，以及外国所进献的珍异宝物，府库里的财物，不可胜数，但自己还是觉得不够，把前代的陵墓全都挖掘开，夺走了其中的金宝。

沙门吴进言于虎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袤数十里。申钟、石璞、赵揽等上疏陈天文错乱，百姓凋弊。虎大怒曰：“使苑墙朝成，吾夕没，无恨矣。”促张群使然烛夜作；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郡国前后送苍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张曷柱调之以驾芝盖，大朝会列于殿庭。

僧人吴进向石虎进言说：“胡族的命运将要衰落，晋王朝当要复兴，应当让晋人服艰苦的劳役，以抑制他们的气势。”石虎让尚书张群征发附近各郡的男女十六万人，车十万辆，运土到邺城以北，修筑华林苑及漫长的围墙，占地方圆数十里。申钟、石璞、赵揽等人上疏，陈述目前天文星象错乱，百姓凋敝。石虎勃然大怒，说：“即使宫苑和围墙早晨建成，而我晚上就死去，也死无遗憾。”石虎督促张群让人们点燃烛火，夜不停工。天降暴风大雨，死亡的人达数万。各郡国先后送上苍麟十六只，白鹿七头，石虎命令司虞张曷柱调驯它们，用来驾芝盖车，举行盛大朝会时陈列在殿堂庭院。

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游猎。宣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门，虎从其后宫升陵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

九月，石虎命令太子石宣到各地的山川祈求福祉，顺便周游打猎。石宣乘坐大车，车子饰以鸟羽华盖，树立天子旌旗，十六路军队的十八万士卒从金明门出发，石虎从后宫登上陵霄观眺望，笑着说：“我家父子如此，除非天崩地陷，还有什么可愁的呢！我只管去抱儿子逗孙子，终日享受天伦之乐吧。”

宣所舍，辄列人为长围，四面各百里，驱禽兽，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皆跪立，重行围守，炬火如昼，命劲骑百余驰射其中，宣与姬妾乘辇临观，兽尽而止。或兽有迸逸，当围守者，有爵则夺马，步驱一日，无爵则鞭之一百。士卒饥冻死者万有余人，所过三州十五郡，资储皆无孑遗。

石宣每到一地停留，就让人们结成漫长的围圈，四边各有一百多里，然后驱赶禽兽，到傍晚让禽兽全都汇集在他的住所附近，让文武官员全都跪立，再把禽兽围拢起来，火炬把四周照得如同白昼，石宣命令强劲骑兵一百多人驰马向围圈中射击，石宣和姬妾们乘车观看，直到禽兽全被射死才停止。有时个别禽兽逃出围圈，负责围守该地段的人，有爵位的就剥夺他的马让他步行一天，没爵位的就责罚一百鞭。士卒饥寒交迫，死亡的人有一万多，所经过的三州十五郡，物资储备全都挥霍无遗。

虎复命韬继出，自并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宣怒其与己钧敌，愈嫉之。宦者赵生得幸于宣，无宠于韬，微劝宣除之，于是始有杀韬之谋矣。

石虎又命令石韬继石宣之后出行，从并州到秦州、雍州，情况和石宣一样。石宣对石韬和自己势均力敌很恼怒，对他越发嫉恨。宦官赵生得宠于石宣，在石韬面前不受宠爱，于是就暗地里劝说石宣除掉石韬，从此开始有了杀石韬的图谋。

[10]赵麻秋又袭张重华将张瑁，败之，斩首三千余级。罕护军李逵帅众七千降于赵，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于赵。

[10]后赵的麻秋又攻袭张重华的部将张瑁，打败了他，斩首三千多级。罕护军李逵率领七千兵众投降了后赵，自黄河以南，氐族、羌族全都归附了后赵。

[11]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归至凉州，授张重华侍中、大都督、督陇右·关中诸军事、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归至姑臧，重华欲称凉王，未肯受诏，使所亲沈猛私谓归曰：“主公奕世为晋忠臣，今曾不如鲜卑，何也？朝廷慕容为燕王，而主公才为大将军，何以褒劝忠贤乎！明台宜移河右，共劝州主为凉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归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贵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吴、楚始僭号称王，而诸侯不之非，盖以蛮夷畜之也；借

使齐、鲁称王，诸侯岂不四面攻之乎！汉高祖封韩、彭为王，寻皆诛灭，盖权时之宜，非厚之也。圣上以贵公忠贤，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宠荣极矣，岂鲜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闻之，功有大小，赏有重轻。今贵公始继世而为王，若帅河石之众，东平胡、羯，修复陵庙，迎天子返洛阳，将何以加之乎？”重华乃止。

[11]冬季，十月，乙丑（十一日），晋派侍御史俞归到凉州，授予张重华侍中、大都督、督陇右、关中诸军事、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俞归抵达姑臧，张重华想称凉王，不肯接受诏命，让亲信沈猛私下里对俞归说：“主公世代都是晋王室的忠臣，如今却竟然不如鲜卑，为什么？朝廷封慕容为燕王，而主公仅仅才是大将军，靠什么褒奖勉励忠臣贤良呢！您应该向黄河以西的民众发布文告，共同劝州主作凉王。臣下出使于外，如果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擅自决定也是可以的。”俞归说：“阁下说错了！过去三代称王的时候，尊贵的爵位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上公；等到周室衰微，吴国、楚国开始僭越封号称为王，而其他诸侯国不加非难，是因为把他们作为蛮夷来对待，假使齐国、鲁国称王，其他诸侯国岂不四面攻击他们吗！汉高祖封韩信、彭越为王，不久把他们全都诛灭，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厚待他们。圣主因为主公忠诚贤明，所以赐爵上公，授以一方重任，恩宠荣耀登峰造极，难道是鲜卑夷狄所能比拟的吗？况且我听说，功有大小，赏有重轻。如今主公刚刚继位就称王，如果率领黄河以西的民众，东进平定胡人、羯人，修复陵庙，迎接天子返回洛阳，将会被加授什么职位呢？”张重华于是放弃了称凉王的打算。

[12]武都氐王杨初遣使来称藩，诏以初为使持节、征南将军、雍州刺史、仇池公。

[12]武都氐王杨初派使者前来向晋称藩，朝廷下诏，任命杨初为使持节、征南将军、雍州刺史、仇池公。

[13]十二月，振威护军萧敬文杀征虏将军杨谦，攻涪城，陷之，自称益州牧；遂取巴西，通于汉中。

[13]十二月，振威护军萧敬文杀掉了征虏将军杨谦，攻打涪城，攻了下来，自称益州牧。占据了巴西，直达汉中。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九十八卷

晋纪二十 孝宗穆皇帝上之下永和四年（戊申、348）

晋纪二十 晋穆帝永和四年（戊申，公元348年）

[1]夏，四月，林邑寇九真，杀士民什八九。

[1]夏季，四月，林邑国的军队进犯九真郡，当地的士兵百姓十之八九被杀。

[2]赵秦公韬有宠于赵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长，犹豫未决。宣尝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韬也！"韬由是益骄，造堂于太尉府，号曰宣光殿，梁长九丈。宣见之，大怒，斩匠，截梁而去；韬怒，增之至十丈。宣闻之，谓所幸杨杯、牟成、赵生曰："凶竖傲愎乃敢尔！汝能杀之，吾入西宫，当尽以韬之国邑分封汝等。韬死，主上必临丧，吾因行大事，蔑不济矣。"杯等许诺。

[2]后赵秦公石韬受到后赵王石虎宠爱，石虎想立他为太子，可是因为已立太子石宣为长，犹豫不决。石宣曾违背后赵王的指令，石虎气愤地说："真后悔当初没立石韬为太子！"石韬因此而更加傲慢无忌。他在太尉府建造了一座殿堂，命名为宣光殿，横梁长达九丈。石宣看到后认为冒犯了他的姓名，勃然大怒，便杀掉了工匠，截断了横梁，拂袖而去。石韬对此也怒不可遏，又把横梁加长到十丈。石宣听说后，对他的亲信杨杯、牟成、赵生说："这小子竟敢如此傲慢刚愎！你们如果能把他杀掉，我即位入主西宫后，一定把他现在占据的封国郡邑全都分封给你们。石韬死后，主上一定会亲临哀悼，到时我趁机把他也杀掉，没有不能成功的。"杨杯等人同意了。

秋，八月，韬夜与僚属宴于东明观，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杨杯等缘猕猴梯而入，杀韬，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惊气绝，久之方苏。将出临其丧，司空李农谏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贼在京师，銮舆不宜轻出。"虎乃止，严兵发哀于太武殿。宣往临韬丧，不哭，直言"呵呵"，使举衾观尸，大笑而去。收大将军记室参军郑靖、尹武等，将委之以罪。

秋季，八月，石韬因为和他手下的同僚在东明观夜宴，就宿于佛精舍。石宣乘机派杨杯等人爬着梯子溜进佛精舍，杀死了石韬，扔下杀

人刀箭潜逃而去。第二天，石宣禀报了石韬被杀的消息，石虎闻讯后悲惊交加，顿时昏厥过去，许久才苏醒过来。当他正要前往参加丧事活动时，司空李农劝他说：“杀害秦公石韬的人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凶手尚在京师，国王的车乘不宜轻率出动。”石虎于是取消了亲临丧事的计划，命令士兵严加戒备，只在太武殿进行哀悼。石宣前往参加石韬的丧事活动，不仅不哭，还“呵呵”窃笑，又让人揭开覆盖尸体的被子观看尸体，然后大笑离去。他又把大将军记室参军郑清、尹武等人抓了起来，准备委罪于他们。

虎疑宣杀韬，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诈言其母杜后哀过危；宣不谓见疑，入朝中宫，因留之。建兴人史科知其谋，告之；虎使收杨杯、牟成，皆亡去；获赵生，诘之，具服。虎悲怒弥甚，囚宣于席库，以铁环穿其颔而锁之，取杀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佛图澄曰：“宣、韬皆陛下之子，今为韬杀宣，是重祸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犹长；若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虎不从。积柴于邺北，树标其上，标末置鹿卢，穿之以绳，倚梯柴积，送宣其下，使韬所幸宦者郝稚、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牵之登梯；郝稚以绳贯其颔，鹿卢绞上。刘霸继其手足，斫眼溃肠，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炎际天。虎从昭仪已下数千人登中台以观之。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杀其妻子九人。宣少子才数岁，虎素爱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听，就抱中取而杀之；儿挽虎衣大叫，至于绝带，虎因此发病，又废其后杜氏为庶人。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其东宫以养猪牛。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先是赵揽言于虎曰：“宫中将有变，宜备之。”及宣杀韬，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诛之。

石虎怀疑石宣杀害了石韬，想召见他，又怕他不来，于是便谎称他母亲杜后因悲哀过度而病危。石宣没有察觉已怀疑到了自己头上，入朝来到中宫，便被扣留了起来。建兴人史科知道石宣策划杀害石韬的计谋，告发了他们，石虎便派人去抓杨杯、牟成，但他们都逃跑了，只抓到了赵生。经过追问，他全部招供。石虎听完后更加悲痛愤怒，于是便把石宣囚禁在贮藏坐具的仓库中，用铁环穿透他的下巴颏并上了锁，拿来杀害石韬的刀箭让他舔上面的血，石宣的哀鸣嚎叫声震动宫殿。佛图澄对石虎说：“石宣、石韬都是陛下的儿子，今天如果为了

石韬被杀而再杀了石宣，这便是祸上加祸了。陛下如果能对他施以仁慈宽恕，福祚的气运尚可延长；如果一定要杀了他，石宣当化为彗星而横扫邺宫。”石虎没有听从劝说。他命令在邺城之北堆上柴草，上面架设横杆，横杆的末端安置辘轳，绕上绳子，把梯子倚靠在柴堆上，将石宣押解到下边，又让石韬所宠爱的宦官郝稚、刘霸揪着石宣的头发，拽着石宣的舌头，拉他登上梯子；郝稚把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用辘轳绞上去。刘霸砍断他的手脚，挖出他的眼睛，刺穿他的肠子，使他被伤害的程度和石韬一样。然后又在柴堆四周点火，浓烟烈焰冲天而起。石虎则跟随昭仪官以下数千人登上中台观看。火灭以后，又取来灰烬分别放在通向各个城门的十字大路当中。还杀掉了石宣的妻儿九人。石宣的小儿子刚刚几岁，石虎平素非常喜爱他，因此临杀前抱着他哭泣，意欲赦免，但手下的大臣们却不同意，从怀抱中要过来就给杀掉了。当时小孩拽着石虎的衣服大叫大闹，以至于连腰带都拽断了，石虎也因此得了大病。石虎还黜废了石宣的母后杜氏，贬其为庶人。又杀掉了石宣周围的三百人，宦官五十人，全都是车裂肢解以后，抛尸于漳水河中。石宣居住的太子东宫被改作饲养猪牛的地方。东宫卫士十多万人全都被贬谪戍卫凉州。谋杀石韬事发之前，赵揽曾对石虎说：“宫中将有变故，宜加防备。”等到石宣谋杀石韬以后，石虎怀疑他早知此事而不禀告，把他也杀了。

[3]朝廷论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温。尚书左丞荀蕤曰：“温若复平河、洛，将何以赏之？”乃加温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加谯王无忌前将军；袁乔龙骧将军，封湘西伯。蕤，菘之子也。

[3]东晋朝廷讨论平定蜀汉的功劳，想把豫章郡赐封给桓温。尚书左丞荀蕤说：“桓温如果再平定了黄河、洛水一带，那将用什么赏赐他呢？”于是朝廷让桓温担任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为临贺郡公，让谯王司马无忌担任前将军，让袁乔出任龙骧将军，并封为湘西伯。荀蕤是荀菘的儿子。

温既灭蜀，威名大振，朝廷惮之。会稽王昱以扬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为心膂，与参综朝权，欲以抗温；由是与温相疑贰。

桓温平定了蜀地以后，权威日盛，名声大振，连朝廷对他也惧怕三分。会稽王司马昱认为扬州刺史殷浩素有盛名，朝野对他都很推崇佩服，便以他作为心腹骨干，让他参与总揽朝廷权力，想以此来和桓温抗衡。从此殷浩和桓温便逐渐开始互相猜忌，进而彼此产生了异心。

浩以征北长史荀羡、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羡为吴国内史，羲之为护军将军，以为羽翼。羡，蕤之弟；羲之，导之从子也。羲之以为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劝浩不宜与温构隙；浩不从。

殷浩认为征北长史荀羡和前任江州刺史王羲之历来名声不错，便提升荀羡为吴国内史，提升王羲之为护军将军，作为自己的辅佐。荀羡是荀蕤的弟弟，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王羲之认为只有朝廷内外融洽团结、和谐相处，然后国家才能安定，于是就劝说殷浩不要和桓温制造隔阂，但殷浩却没有听从。

[4]燕王有疾，召世子俊属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资贤杰以经世务。恪智勇兼济，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阳士秋士行高洁，忠干贞固，可托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薨。

[4]前燕王慕容身患疾病，他召来太子慕容俊嘱咐说："如今中原尚未平定，正是需要依靠贤良杰出人士掌管朝政的时候。慕容恪智勇双全，才能出众，你应当委他以重任，以实现我入主中原的远大志向！"又说：阳骛具有高尚的士大夫品行，忠诚不二，坚贞不屈，可以委托他掌管大事，一定要很好地对待他！"九月，丙申（十七日），前燕王慕容去世。

[5]赵王虎议立太子；太尉张举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择。"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将军张豺曰："燕公母贱，又尝有过；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废，今立之，臣恐不能无微恨，陛下宜审思之！"初，虎之拔上也，张豺获前赵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纳于虎，虎嬖之，生齐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为嗣，冀刘氏为太后，已得辅政，乃说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于倡贱，故祸乱相寻；今宜择母贵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处矣。"虎再与群臣议于东堂，虎曰："吾欲以纯灰三斛自涤其肠，何为专生恶子，年逾二十辄欲杀父！今世方十岁，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与张举、李农定议，令公卿上书请立世为太子。大司农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张豺问其故，莫顿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

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达朕意；张举、李农知朕意矣，可令谕之。”遂立世为太子，以刘昭仪为后。

[5]后赵王石虎与群臣商议立太子。太尉张举说：“燕公石斌长于军事统治，彭城公石遵长于礼乐教化，只看陛下选择。”石虎说：“你的意见正合我意。”戎昭将军张豺则说：“燕公石斌，其母亲出身低贱，本人又曾经有过过错；彭城公石遵，其母亲以前因为太子石邃的事情被黜废，如今再立石遵为太子，我担心他对您不可能没有丝毫的忌恨，愿陛下慎重考虑！”当初，石虎攻克上的时候，张豺虏获了前赵主刘曜的小女儿安定公主，因姿色出众，被石虎纳为妾，并深得宠爱，生下了齐公石世。眼下张豺考虑到石虎年老有病，想立石世为继承人，希望刘氏为太后，这样自己便能得以辅佐朝政。基于这种考虑，张豺劝石虎说：“陛下以前两次立太子，他们的母亲全都出身低贱，所以才导致了朝廷祸乱不断。如今应该选择母贵子孝者立为太子了。”石虎回答：“你不必说了，我知道太子该是谁了。”此后，石虎又一次和群臣在东堂商议。石虎说：“我要用三斛纯净的灰洗涮我内脏的秽恶，否则为什么我专生凶恶无赖的儿子，年龄一过二十就要杀害他的父亲！如今石世年方十岁，等到他二十岁时，我已经老了！”于是便与张举、李农作出决定，命令公卿大臣们上书，请求立石世为太子。大司农曹莫不肯在上书上签名，石虎派张豺去询问原因，曹莫叩头拜首回答道：“治理天下这样的重任，不应该选择年少者，所以我不敢签名。”石虎说：“曹莫确实是忠臣，然而却没有领会朕的用意；张举、李农深知朕意，可以让他们去说明一下。”于是便确立石世为太子，以刘昭仪为后。

[6]冬，十一月，甲辰，葬燕文明王；世子俊即位，赦境内；遣使诣建康告丧。以弟交为左贤王，左长史阳骛为郎中令。

[6]冬季，十一月，甲辰（二十六日），安葬前燕王慕容。太子慕容俊即位，境内实行大赦。慕容俊派遣使臣到建康向东晋朝廷报告了丧事。他还任命弟弟慕容交为左贤王，任命左长史阳骛为郎中令。

[7]十二月，以左光禄大夫、领司徒、录尚书事蔡谟为侍中、司徒。谟上疏固让，谓所亲曰：“我若为司徒，将为后代所哂，义不敢拜也。”

[7]十二月，东晋朝廷任命左光禄大夫、领司徒、录尚书事蔡谟为侍中、司徒。蔡谟上疏，执意推辞。他对周围比较亲近的人说："如果我当了司徒，必将为后人所耻笑，所以按照道义我不敢接受任命。"

五年（己酉、349）

五年（己酉，公元349年）

[1]春，正月，辛未朔，大赦。

[1]春季，正月，辛未朔（疑误）。晋穆帝实行大赦。

[2]赵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宁；诸子皆进爵为王。

[2]后赵王石虎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太宁，并将儿子们的爵位全都晋升为王。

故东宫高力等万余人谪戍凉州，行达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张茂送之，茂皆夺其马，使之步推鹿车，至粮戍所。高力督定阳梁犊因众心之怨，谋作乱东归，众闻之，皆踊大呼。犊乃自称晋征东大将军，帅众攻拔下辨；安西将军刘宁自安定击之，为犊所败。高力皆多力善射，一当十余人，虽无兵甲，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所向崩溃；戍卒皆随之，攻陷郡县，杀长吏、二千石，长驱而东，比至长安，众已十万。乐平王苞尽锐拒之，一战而败。犊遂东出潼关，进趣洛阳。赵主虎以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卫军将军张贺度等步骑十万讨之，战于新安，农等大败；战于洛阳，又败，退壁成皋。

原来守卫石宣东宫号称"高力"的一万多人被贬戍凉州，此时已行至雍城，因为他们不在赦免的范围内，石虎又命令雍州刺史张茂继续遣送他们。张茂却乘机扣留了他们所有的马匹，让他们推着运粮的小车徒步前往凉州。高力督定阳人梁犊利用众人内心的怨恨，策划造反作乱，返回家园。众人听说后，全都跳跃欢呼。于是梁犊便自称晋朝征东大将军，率领众卫士攻克了下辨。安西将军刘宁率兵从安定出发攻打梁犊，却被梁犊打败。这些号称"高力"的卫士们全都身强力壮，善于射箭，一人足以抵挡十余人。他们虽然没有武器盔甲，但抢来老百姓的斧头，再安上一丈来长的斧柄，交战时用起来出神入化，所向披靡。卫士们跟随着梁犊，攻克郡县，杀掉郡守、县令等官吏，长驱直入，向东而来。等到抵达长安时，参加的人已达十万。乐平王石苞率领全部精锐士兵阻挡他们，但一交战就被打败。梁犊于是东出潼关，

向洛阳进发。后赵国主石虎任命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领卫军将军张贺度等人的步兵、骑兵十万人前来讨伐，在新安交战，李农等大败；在洛阳交战，又被打败，只好退至成皋，坚壁防守。

犊遂东掠荥阳、陈留诸郡，虎大惧，以燕王斌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统冠军大将军姚弋仲、车骑将军蒲洪等讨之。弋仲将其众八千余人至邺，求见虎。虎病，未之见，引入领军省，赐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食，曰："主上召我来击贼，当面见授方略，我岂为食来邪！且主上不见我，我何以知其存亡邪？"虎力疾见之，弋仲让虎曰："儿死，愁邪，何为而病？儿幼时不择善人教之，使至于为逆；既为逆而诛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儿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乱，当先忧此，勿忧贼也！犊等穷困思归，相聚为盗，所过残暴，何所能至！老羌为汝一举了之！"弋仲性狷直，人无贵贱皆汝之，虎亦不之责。于坐授使持节、征西大将军，赐以铠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贼否？"乃被铠跨马于庭中，因策马南驰，不辞而出。遂与斌等击犊于荥阳，大破之，斩犊首而还，讨其余党，尽灭之。虎命弋仲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进封西平郡公；蒲洪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进封略阳郡公。

梁犊于是继续东进，攻取荥阳、陈留等郡。石虎十分害怕，任命燕王石斌为大都督，掌管内外各种军事事务，统领冠军大将军姚弋仲、车骑将军蒲洪等人的部队前来讨伐。姚弋仲率领他的士兵八千多人来到了邺城，求见石虎。石虎正在患病，没有见他，而是派人把他带到领军省，用专供自己所吃的御食赏赐他。姚弋仲勃然大怒，不仅不吃，还说："主上召唤我前来讨伐乱贼，理当向我面授计谋，难道我是为了吃一顿饭才来的吗！再说如果主上不见我，我怎么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呢？"石虎勉强支撑着病体会见了他。姚弋仲责怪石虎说："儿子死了，很忧愁吧，要不然为什么病了呢？儿子小的时候你不选择好人教育他，这才使他长大后干出了叛逆之事；既然是因为干了叛逆之事才杀了他，又有什么可忧愁的呢？再说你已经病了很久，立为太子的儿子年龄幼小，如果你病情不见好转，天下必将大乱，这才是首先应该忧虑的，不必忧虑那些乱贼！梁犊等人因为穷困无路，思家心切才相聚成为强盗，他们在所经过的地方烧杀抢掠，能成什么事！老夫为你一举消灭他们！"姚弋仲性情耿直暴躁，对人不论贵贱高下都直呼

为“你”，因此石虎也不责怪他，当即坐在座位上任命他为使持节、征西大将军，并赏赐给他铠甲、战马。姚弋仲说：“你看老夫能打败乱贼吗？”说着在庭院里就披挂盔甲，跨上战马，然后扬鞭策马，连告辞的话也没说便南驰而去。于是，姚弋仲和石斌等率部在荥阳攻打梁犊，大获全胜，斩掉梁犊的头颅返回。接着又讨伐其残余士卒，把他们也干净彻底地消灭了。石虎因此给予姚弋仲可以佩剑穿鞋上殿、允许他大步入朝晋见国君的特殊礼遇，并晋封他为西平郡公。任命蒲洪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诸军事、雍州刺史，并晋封为略阳郡公。

[3]始平人马勖聚兵，自称将军，赵乐平王苞讨灭之，诛三千余家。

[3]始平人马勖纠集兵卒，自称将军。后赵乐平王石苞率兵讨伐消灭了他们，杀掉三千多家。

[4]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抚、龙骧将军朱焘击范贲，斩之，益州平。

[4]夏季，四月，益州刺史周抚、龙骧将军朱焘率兵攻打范贲，将其斩杀，益州得以平定。

[5]诏遣谒者陈沈如燕，拜慕容俊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督河北诸军事、幽·平二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

[5]东晋穆帝下诏书派遣使者陈沈前往前燕，授予慕容俊使持节、侍中、大都督、督河北诸军事以及，幽、平二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等官职。

[6]桓温遣督护滕帅交、广之兵击林邑王文于卢容，为文所败，退屯九真。

[6]桓温派督护滕率领交、广二州的士兵在卢容攻击林邑王范文，反被范文打败，只好撤退驻扎在九真郡。

[7]乙卯，赵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为大将军，镇关右；燕王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豺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并受遗诏辅政。

[7]乙卯（初九），后赵国主石虎病情恶化，任命彭城王石遵为大将军，镇守关右；任命燕王石斌为丞相，总领尚书职事；任命张豺为

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他们还接受遗诏，辅佐朝政。

刘后恶斌辅政，恐不利于太子，与张豺谋去之。斌时在襄国，遣使诈谓斌曰：“主上疾已渐愈，王须猎者，可少停也。”斌素好猎、嗜酒，遂留猎，且纵酒。刘氏与豺因矫诏称斌无忠孝之心，免官归第，使豺弟雄帅龙腾五百人守之。

刘皇后讨厌石斌辅佐朝政，怕这样对太子不利，因此和张豺一起谋划想除掉他。当时石斌在襄国，她派遣使者前往欺骗石斌说：“主上的病情已逐渐好转，您可以稍迟些再前来。”石斌历来喜好打猎喝酒，听到这消息后，便又开始打猎纵酒。刘氏和张豺于是就假传诏令，称石斌毫无忠孝之心，将他免官归家，派张豺的弟弟张雄率宫中的龙腾卫士五百人看守他。

乙丑，遵自幽州至邺，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万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问：“遵至未？”左右对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见之！”

乙丑（十九日），石遵从幽州来到邺城，传诏让他在朝堂接受任命，给他配备了三万宫中的亲兵，便让他回去，石遵流着眼泪走了。这天，石虎的病情稍有好转，问道：“石遵来了没有？”左右的人回答说：“已经离开很久了。”石虎说：“真痛心没有见到他！”

虎临西阁，龙腾中郎二百余人列拜于前，虎问：“何求？”皆曰：“圣体不安，宜令燕王入宿卫，典兵马，”或言：“乞以为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内邪？召以来！”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辇迎之，当付玺绶。”亦竟无行者。寻眩而入。张豺使张雄矫诏杀斌。

石虎来到太武殿的西阁，担任宫中护卫任务的龙腾中郎二百多人上前列队拜见。石虎问：“你们有什么请求？”众卫士回答说：“主上圣体欠安，应该让燕王石斌入宫主管警卫，典掌兵马。”有的人还说：“请求以他为皇太子。”石虎说：“燕王不在宫内吗？把他召来！”左右的人回答：“燕王因纵酒而病，不能入宫了。”石虎说：“赶快用我乘坐的车子把他接来，应当把玺印交给他。”但左右竟然始终无人行动。不一会儿，石虎因头昏目眩，只好回去了。张豺派张雄假传诏令杀掉了石斌。

戊辰，刘氏复矫诏以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统叹曰：“乱将作矣，吾无为预之。”仰药而死。

戊辰（二十二日），刘氏再次假传诏令，任命张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总管尚书职事，就像西汉霍光辅政专权一样。侍中徐统叹息道：“祸乱将要来临了，我不必参与它。”随即服毒自杀身亡。

己巳，虎卒，太子世即位，尊刘氏为皇太后。刘氏临朝称制，以张豺为丞相；豺辞不受，请以彭城王遵、义阳王鉴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刘氏从之。

己巳（二十三日），石虎去世，太子石世即位，尊奉刘氏为皇太后。刘氏当朝行使皇帝的权力，任命张豺为丞相。张豺辞让不肯接受，请求任命彭城王石遵、义阳王石鉴为左右丞相，以此来安抚他们，刘氏听从了。

豺与太尉张举谋诛司空李农，举素与农善，密告之；农奔广宗，帅乞活数万家保上白，刘氏使张举统宿卫诸军围之。豺以张离为镇军大将军，监中外诸军事，以为己副。

张豺找太尉张举谋划诛杀司空李农，然而张举和李农历来关系密切，就把此事悄悄地告诉了李农。李农闻讯后逃到广宗，率领乞活等残余部众数万家固守上白，刘氏派张举统领多路朝廷禁卫军队包围了他们。张豺任命张离为镇军大将军，监督朝廷内外的各项军务，以作为自己的副手。

彭城王遵至河内，闻丧；姚弋仲、蒲洪、刘宁及征虏将军石闵、武卫将军王鸾等讨梁犊还，遇遵于李城，共说遵曰：“殿下长且贤，先帝亦有意以殿下为嗣；正以末年惑，为张豺所误。今女主临朝，奸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师宿卫空虚，殿下若声张豺之罪，鼓行而讨之，其谁不开门倒戈而迎殿下者！”遵从之。

彭城王石遵行至河内时，听到了父亲病故的丧讯。姚弋仲、蒲洪、刘宁以及征虏将军石闵、武卫将军王鸾等人在讨伐梁犊后的归途中，和石遵在李城相遇。他们一起劝石遵说：“殿下年长而且德才兼备，先帝也曾有意让殿下当继承人。正是因为他晚年昏然迷惑，才被张豺所欺误。如今女主当朝，奸臣独揽朝政，上白那里双方相持不下，京师的守卫力量空虚，殿下如果声讨张豺的罪行，击鼓进军对他进行讨伐，有谁不打开城门、掉转武器而迎接殿下呢！”石遵听从了劝说。

遵自李城举兵，还趣邺，洛州刺史刘国帅洛阳之众往会之。檄至邺，张豺大惧，驰召上白之军。丙戌，遵军于荡阴，戎卒九万，石闵为前锋。耆旧、羯士皆曰：“彭城王来奔丧，吾当出迎之，不能为张豺守城也！”逾城而出，豺斩之，不能止。张离亦帅龙腾二千，斩关迎遵。刘氏惧，召张豺入，对之悲哭曰：“先帝梓宫未殡，而祸难至此！今嗣子冲幼，托之将军；将军将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但云“唯唯”。乃下诏，以遵为丞相，领大司马、大都督、督中外诸军，录尚诸事，加黄钺、九锡。己丑，遵至安阳亭，张豺惧而出迎，遵命执之。庚寅，遵擐甲曜兵，入自凤阳门，升太武前殿，擗踊尽哀，退如东阁。斩张豺于平乐市，夷其三族。假刘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业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于是遵即位，大赦，罢上白之围。辛卯，封世为谯王，废刘氏为太妃；寻皆杀之。

石遵自李城发兵，掉头直奔邺城。洛州刺史刘国率领洛阳的部众前来与他会合。讨伐檄文到邺城后，张豺十分害怕，急忙命令包围上白的军队返回。丙戌（十一日），石遵的部队驻扎在荡阴，士兵达九万人，石闵为前锋。张豺打算出去拦截，但邺城的德高望重的老人和羯族士兵都说：“彭城王前来奔丧，我们应当出城迎接他，再也不能为张豺守城了！”于是纷纷翻越城墙跑了出来，张豺虽然以杀头来制止，但也不能奏效。就连张离也率领龙腾卫士二千人，冲破关卡，准备迎接石遵。刘氏十分恐惧，召张豺来到宫中，悲痛地对他边哭边说：“先帝的棺材还没有入土，而祸乱就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太子年幼，只能依靠将军您了。将军您打算怎么办呢？我想给石遵加封显赫的官位，这样能安抚住他吗？”张豺这时也十分惊慌害怕，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是说：“是的是的。”于是刘氏便发下诏令，任命石遵为丞相，兼领大司马、大都督、督中外诸军，总管尚书职事，并给予他以持黄钺、加九锡等特殊权力和礼遇。己丑（十四日），石遵抵达安阳亭，张豺十分害怕，出来迎接，石遵命令拘捕了他。庚寅（十五日），石遵身穿铠甲，炫耀武力，从凤阳门进入邺城，登上太武前殿，捶胸顿足，宣泄悲哀，然后退至东阁。在平乐市杀了张豺，还灭了他的三族。石遵借刘氏之令说：“太子年幼，之所以立他为太子，那是先帝个人的情义所致。然而国家大业至关重要，不是他所能承担的。应当以石遵为继位人。”于是石遵便即皇帝位，实行大赦，并解除了对上白的包围。辛

卯（十六日），封石世为谯王，废黜刘氏为太妃。过了不久，便把他们全都杀了。

李农来归罪，使复其位。尊母郑氏为皇太后，立妃张氏为皇后，故燕王斌子衍为皇太子。以义阳王鉴为侍中、太傅，沛王冲为太保，乐平公苞为大司马，汝阴王琨为大将军，武兴公闵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

李农前来归附谢罪，石遵让他官复原位。尊奉石遵的母亲郑氏为皇太后，立妃张氏为皇后，原来燕王石斌的儿子石衍被立为皇太子。任命义阳王石鉴为侍中、太傅；沛王石冲为太保；乐平王石苞为大司马；汝阴王石琨为大将军；任武兴公石闵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

甲午，邺中暴风拔树，震电，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晖华殿灾，及诸门观阁荡然无余，乘舆服御，烧者太半，金石皆尽，火月余乃灭。

甲午（十九日），邺城内狂风拔树，雷电交加，下的冰雹像盂钵和粮升一样大。太武殿、晖华殿发生火灾，波及到许多门观亭阁，烧得荡然无存，皇宫的车乘服饰，也被烧了大半，金银玉石之类，全都损失殆尽。大火一直烧了一个多月才灭。

时沛王冲镇蓟，闻遵杀世自立，谓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辄废而杀之，罪莫大焉！其敕内外戒严，孤将亲讨之。"于是留宁北将军沭坚戍幽州，帅众五万自蓟南下，传檄燕、赵，所在云集；比至常山，众十余万，军于苑乡；遇遵赦书，冲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复追，何为复相残乎！吾将归矣。"其将陈暹曰："彭城篡弑自尊，为罪大矣！王虽北旆，臣将南辕，俟平京师，擒彭城，然后奉迎大驾。"冲乃复进。遵驰遣王擢以书喻冲，冲弗听。遵使武兴公闵及李农帅精卒十万讨之，战于平棘，冲兵大败；获冲于元氏，赐死；坑其士卒三万余人。

当时沛王石冲正在镇守蓟城，当听说石遵杀掉了石世自立以后，就对辅佐他的同僚们说："石世是秉承先帝的旨意继位的，石遵专横地把他废黜并杀掉，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命令内外严加戒备，我要亲自出征去讨伐他！"于是石冲留下宁北将军沭坚守卫幽州，自己率领五万士兵自蓟城南下，并将讨伐檄文传递到燕、赵之地。他每到一地，人们都云集而来，等到抵达常山，兵众已有十多万。驻扎在苑乡

时，石冲见到了石遵实行大赦的诏书，他说："石世、石遵都是我的弟弟，死去的已无法复生，为什么还要再互相残杀呢！我要返回去了。"石冲手下的将领陈暹却说："彭城王石遵杀君夺位，自立为帝，罪大恶极！虽然君主您要挥旗北返，但我还将继续南进，等到平定了京师，擒获了彭城王，然后再来恭迎您的大驾。"听到这话，石冲又改变了主意，于是继续前进。石遵急速派王擢送信劝说石冲，但石冲没有听从。石遵便派武兴公石闵及李农率领精锐士卒十万人讨伐石冲。双方在平棘交战，石冲的军队大败。他本人在元氏县被擒。石遵赐他自杀，并活埋了石冲手下的士卒三万多人。

武兴公闵言于遵曰："蒲洪，人杰也；今以洪镇关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国家之有。此虽先帝临终之命，然陛下践阼，自宜改图。"遵从之，罢洪都督，余如前制。洪怒，归枋头，遣使来降。

武兴公石闵对石遵进言说："蒲洪是杰出的人才，如今让他镇守关中，我恐怕秦州、雍州之地就不再会归赵国所有了。让蒲洪镇守关中虽然是先帝临终前的指令，然而如今陛下登位，自然应当改变谋略。"石遵听从了进言，罢免了蒲洪的都督官职，其他的官职待遇则一如从前。蒲洪对此感到愤怒，回到枋头后，便派使者前来向东晋投降。

燕平狄将军慕容霸上书于燕王儁曰："石虎究凶极暴，天之所弃，余烬仅存，自相鱼肉。今中国倒悬，企望仁恤，若大军一振，势必投戈。"北平太守孙兴亦表言："石氏大乱，宜以时进取中原。"儁以亲遭大丧，弗许。霸驰诣龙城，言于儁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万一石氏衰而复兴，或有英雄据其成资，岂惟失此大利，亦恐更为后患。"儁曰："邺中虽乱，邓恒据安乐，兵强粮足，今若伐赵，东道不可由也，当由卢龙；卢龙山径险狭，虏乘高断要，首尾为患，将若之何？"霸曰："恒虽欲为石氏拒守，其将士顾家，人怀归志，若大军临之，自然瓦解。臣请为殿下前驱，东出徒河，潜趣令支，出其不意，彼闻之，势必震骇，上不过闭门自守，下不免弃城逃溃，何暇御我哉！然则殿下可以安步而前，无复留难矣。"儁犹豫未决，以问五材将军封奕，对曰："用兵之道，敌强则用智，敌弱则用势。是故以大吞小，犹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乱，犹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来，积德累仁，兵强士练。石虎极其残暴，死未瞑目，子孙争国，上下乖乱。中国之民，坠于涂炭，延颈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扬兵南迈，先取蓟城，次指邺

都，宣耀威德，怀抚遗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党将望旗冰碎，安能为害乎！”从事中郎黄泓曰：“今太白经天，岁集毕北，阴国受命，此必然之验也，宜速出师，以承天意。”折冲将军慕舆根曰：“中国之民困于石氏之乱，咸思易主以救汤火之急，此千载一时，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来，招贤养民，务农训兵，正俟今日。今时至不取，更复顾虑，岂天意未欲使海内平定邪，将大王不欲取天下也？”俊笑而从之。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评为辅弼将军，左长史阳骛为辅义将军，谓之“三辅”。慕容霸为前锋都督、建锋将军，选精兵二十余万，讲武戒严，为进取之计。

前燕平狄将军慕容霸给前燕王慕容俊上书说：“石虎穷凶极恶，残暴无比，已被上天所抛弃。其仅存的一点残余，还自相鱼肉残食。如今中原之国危难至极，人们急切盼望以仁爱安恤，如果您统率大军奋起，石氏的士兵势必会放下武器。”北平太守孙兴也上表说：“眼下石氏内部大乱，应当不失时机地进取中原。”慕容俊考虑到先帝大丧刚刚过去，没有答应。慕容霸急忙来到龙城，对慕容俊进言说：“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东西，是时机。万一石氏由衰败转而复兴，抑或出现英雄之辈占据了他们已有的积聚，这岂止是痛失大利，更恐怕是给我们留下了后患。”慕容俊说：“邺城中虽已大乱，但邓桓占据着安乐，兵力强大粮草充足，如今若要讨伐赵国，东面的道路无法通过，只能经由卢龙。然而卢龙的山路险峻狭隘，敌人如果居高山之势把我们的部队拦腰截断，则首尾受敌，那将怎么办呢？”慕容霸说：“邓桓虽然想为石氏抵抗坚守，但其将士念家，人怀归心，如果我们的大军一到，他们自然就会土崩瓦解。我请求率部作为殿下的前锋，东出徒河，暗赴令支，出其不意。等到他们闻讯后，势必感到震惊，这时，其上策不过是闭门固守而已，下策就不免要弃城溃逃了，哪有功夫抵抗我呢！然而殿下却可以慢慢前进，这样就不会出现被截留围困的灾难了。”慕容俊仍然犹豫不决，以此去询问五材将军封奕，封奕对他说：“用兵之道，在于碰到强大的敌人就用智取，碰到软弱的敌人就用势夺。所以以大吞小，就像狼吃小猪一样；拨乱反正，就像太阳融化积雪一样。大王自先帝在世以来，积累道德仁义，士兵强悍武器精良。石虎则因残暴至极，死未瞑目，其子孙便 争夺天下，上下一片混乱。中原地区的百姓，落入水深火热的深渊，翘首盼望起兵拯救。大王如果率兵南进，先攻取蓟城，再直指邺城，炫耀威力，弘扬道德，关怀

安抚亡国之民，有谁能不扶老携幼迎接大王呢？石氏那些凶残的党羽必将是一望见大王的旗帜就像冰块破碎一样倾刻崩溃，怎么还能继续为害呢？”从事中郎黄泓说：“如今太白星中天可见，木星停留在毕宿之北，这正是北方之国必然接受天命的应验。大王应尽快出师，以禀承天意。”折冲将军慕舆根说：“中原地区的百姓久困于石氏的祸乱，全都想改换君主以摆脱水深火热的危急苦难，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不能丧失。我国自武宣王慕容以来，广招贤士，养育百姓，致力农耕，训练士兵，等待的正是今天。如今时机已到，如果弃而不用，顾虑再三，难道是天意不想使海内安定，还是大王不想夺取天下呢？”慕容俊笑着听从了他们的劝告。任命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评为辅弼将军，左长史阳骛为辅义将军，称之为“三辅”。任命慕容霸为前锋都督、建锋将军，选择精兵二十多万，讲习武艺，进入临战状态，为进攻石氏做准备。

[8]六月，葬赵王虎于显原陵，庙号太祖。

[8]六月，后赵国主石虎被安葬在显原陵，上庙号为太祖。

[9]桓温闻赵乱，出屯安陆，遣诸将经营北方。赵扬州刺史王浃举寿春降；西中郎将陈逵进据寿春。征北大将军褚裒上表请伐赵，即日戒严，直指泗口。朝议以裒事任贵重，宜先遣偏师。裒奏言：前已遣督护王颐之等径造彭城，后遣督护麋嶷进据下邳，今宜速发，以成声势。”秋，七月，加裒征讨大都督，督徐、兖、青、扬、豫五州诸军事。裒帅众三万，径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计。

[9]桓温听说后赵国大乱，便出兵驻扎安陆，派遣手下几员大将去开创北方。后赵的扬州刺史王浃拱手让出寿春投降。桓温手下的西中郎将陈逵占据了寿春。征北大将军褚裒向晋朝廷上表，请求讨伐后赵，并从当天开始进入临战的戒备状态，目标直指泗口。朝廷商议考虑到褚裒肩负着镇守京口的重大责任，不应过于深入，而应当先派遣其他部分的军队出征。褚裒上书奏言：“前已派前锋督护王颐之等人直接前往彭城，后又派督护麋嶷进据下邳，如今应该迅速发兵，以造成强大的声势。”秋季，七月，朝廷授予褚裒征讨大都督，监督徐、兖、青、扬、豫五州的各种军务。褚裒率领三万兵众，直接开赴彭城，北方地区投降归附的士人百姓日以千计。

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光禄大夫蔡谟独谓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其人曰：“何谓也？”谟曰：“夫能顺天乘时济群生于艰难者，非上圣与英雄不能为也，自余则莫若度德量力。观今日之事，殆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财殚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忧及朝廷乎！”

东晋朝野上下都认为光复中原指日可待，只有光禄大夫蔡谟对和他亲近的人说：“胡人被消灭确实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然而恐怕这更给朝廷带来了忧患。”听的人问：“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蔡谟答道：“能够顺应天意、掌握时机把百姓从艰难困苦中拯救出来的事业，如果不是最杰出的圣人和英雄是不能承担的。不如老老实实地衡量一下自己的德行与力量。反观如今讨伐赵国之事，恐怕不是当今的贤达之辈就能办成的。结果只能步步为营，分兵攻守，这是以劳民伤财为代价，来炫耀个人的志向。最后会因为才能和见识粗陋平庸，难以遂心，财力耗尽，智慧和勇气全都变得窘困，怎么能不给朝廷带来忧患呢！”

鲁郡民五百余家相与起兵附晋，求援于褚裒，裒遣部将王龛、李迈将锐卒三千迎之。赵南讨大都督李农帅骑二万与龛等战于代陂，龛等大败，皆没于赵。八月，裒退屯广陵。陈逵闻之，焚寿春积聚，毁城遁还。裒上疏乞自贬，诏不许；命裒还镇京口，解征讨都督。时河北大乱，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来归附，会裒已还，威势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尽。

鲁郡的五百多家百姓相聚起兵，归附东晋，他们向褚裒求援，褚裒派部将王龛、李迈率领精锐士兵三千人去迎接他们。后赵的南讨大都督李农率领二万骑兵和王龛等在代陂交战，王龛等大败，都被后赵俘获。八月，褚裒后退驻扎在广陵。陈逵听说后，把寿春城里贮存的粮草武器付之一炬，破坏了城池，然后逃了回去。褚裒主动上疏请求贬职处分，穆帝下诏不予同意，命令褚裒回去继续镇守京口，解除了他征讨都督的职务。这时黄河以北大乱，二十多万晋朝遗民渡过黄河，要来归附东晋。但褚裒正好在这时已回到了京口，声威气势已去，不能接应，结果遗民们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不能自救，几乎全部死亡。

[10]赵乐平王苞谋帅关右之众攻邺，左长史石光、司马曹曜等固谏，苞怒，杀光等百余人。苞性贪而无谋，雍州豪杰知其无成，并遣使告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帅众赴之。

[10]后赵乐平王石苞谋划率领关右的兵众攻打邺城，左长史石光、司马曹曜等人竭力劝谏，石苞大怒，杀掉了石光等一百多人。石苞生性贪婪但无谋略，雍州的豪杰之士都知道他一事无成，于是就一起派人把他想攻打邺城的事情报告了东晋朝廷，梁州刺史司马勋便率领兵众开赴雍州。

[11]杨初袭赵西城；破之。

[11]杨初袭击并攻破了后赵国的西城。

[12]九月，凉州官属共上张重华为丞相、凉王、雍·秦·凉州三牧。重华屡以钱帛赐左右宠臣；又喜博弈，颇废政事。征事索振谏曰："先王夙夜勤俭以实府库，正以雠耻未雪，志平海内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强寇侵逼，赖重饵之故，得战士死力，仅保社稷。今蓄积已虚而寇雠尚在，岂可轻有耗散，以与无功之人乎！昔汉光武躬亲万机，章奏诣阙，报不终日，故能隆中兴之业。今章奏停滞，动经时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冤困于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华谢之。

[12]九月，凉州的官吏们共同拥戴张重华为丞相、凉王及雍、秦、凉三州的州牧。张重华经常用钱帛赏赐周围所宠信的大臣们，又喜欢玩六博和围棋，很耽误政事。征事索振劝他说："先王昼夜勤于政务，生活简朴，以使国家府库充实，正是由于仇恨未报，耻辱未雪，立志要平定海内的缘故。殿下刚刚即位的时候，强敌前来进犯，依赖重赏，才得到战士们的拼死效力，勉强保住江山。如今积蓄已经空虚，而敌人与仇恨依然存在，怎么能轻易地耗费，把它送给无功之辈呢？过去汉光武帝日理万机，奏章文书送到朝廷后，复诏不出当天就发下，所以他才能使中兴大业兴隆昌盛。如今奏章文书滞留积压，往返传递动辄数月，下情不能上达，沉冤困在牢狱，这大概不是英明的君主所干的事情。"张重华对索振表示谢罪。

[13]司马勋出骆谷，破赵长城戍，壁于悬钩，去长安二百里，使治中刘焕攻长安，斩京兆太守刘秀离，又拔贺城；三辅豪杰多杀守令以应勋，凡三十余壁，众五万人。赵乐平王苞乃辍攻邺之谋，使其将麻秋、姚国等将兵拒勋。赵主遵遣车骑将军王朗帅精骑二万以讨勋为

名，因劫苞送邺。勋兵少，畏朗不敢进；冬，十月，释悬钩，拔宛城，杀赵南阳太守袁景，复还梁州。

[13]司马勋率兵出骆谷，攻克了后赵的长城戍，在悬钩设置营垒，离长安二百里。他派治中刘焕攻打长安，杀掉了京兆太守刘秀离。又攻克了贺城。三辅地区的豪杰之士大多都杀掉郡守县令等官吏，以响应司马勋。此时，司马勋共有三十多座营垒，五万兵众。后赵乐平王石苞于是也就放弃了攻打邺城的图谋，派他的部将麻秋、姚国等统领士兵抵抗司马勋。后赵国主石遵派车骑将军王朗率领二万精锐骑兵，以讨伐司马勋为名，顺势劫持了石苞送到邺城。司马勋这时手下兵力不足，由于害怕王朗的精锐骑兵，不敢继续前进。冬季，十月，司马勋放弃了悬钩，攻克宛城，杀掉了后赵南阳太守袁景，又回到了梁州。

[14]初，赵主遵之发李城也，谓武兴公闵曰："努力！重成，以尔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闵恃功，欲专朝政，遵不听。闵素骁勇，屡立战功，夷、夏宿将皆惮之。既为都督，总内外兵权，乃抚循殿中将士，皆奏为殿中员外将军，爵关外侯。遵弗之疑，而更题名善恶以挫抑之，众咸怨怒。中书令孟准、左卫将军王鸾劝遵稍夺闵兵权，闵益恨望，准等咸劝诛之。

[14]当初，后赵国主石遵在李城起兵时，曾经对武兴公石闵说："努力干吧！事成以后，让你当太子。"但后来却立石衍为太子。石闵自恃有功，想要专擅朝政，但石遵不听他的。石闵历来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四夷和中原久经沙场的老将都害怕他。眼下他既然做了都督，总揽内外兵权，便安抚手下的将士，奏请让他们全都出任殿中员外将军，封爵关外侯。石遵对于石闵的所做所为不加怀疑，反而对这些人题记姓名，品评善恶，加以贬抑，于是众将士都怨恨愤怒。中书令孟准、左卫将军王鸾劝石遵应该逐渐剥夺石闵的兵权，石闵越发心怀不满。孟准等人全都劝说石遵把石闵杀掉。

十一月，遵召义阳王鉴、乐平王苞、汝阴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议于郑太后 前，曰："闵不臣之迹渐著，今欲诛之，如何？"鉴等皆曰："宜然！"郑氏曰："李城还兵，无棘奴，岂有今日；小骄纵之，何可遽杀！"鉴出，遣宦者杨环驰以告闵。闵遂劫李农及右卫将军王基密谋废遵，使将军苏彦、周成帅甲士三千人执遵于南台。遵方与妇人弹棋，

问成曰：“反者谁也？”成曰：“义阳王鉴当立。”遵曰：“我尚如是，鉴能几时！”遂杀之于琨华殿，并杀郑太后、张后、太子衍、孟准、王鸾及上光禄张斐。

十一月，石遵召义阳王石鉴、乐平王石苞、汝阴王石琨、淮南王石昭等人入宫，来到郑太后面前进行商议。石遵说：“石闵不忠于君主的迹象已逐渐明显，如今我想把他杀掉，怎么样？”石鉴等人都说：“应当如此！”郑氏说：“当初在李城起兵时，如果没有石闵，岂能有今天？石闵有点居功自傲，应当对他有所宽纵，怎么能急急忙忙把他杀掉呢？”这时石鉴借故外出，派宦官杨环迅速去把这一消息告诉石闵。石闵闻讯后就胁迫了李农及右卫将军王基密谋废黜石遵，派将军苏彦、周成率领披甲士兵三千人在南台把石遵捉拿起来。士兵们来到石遵的住处时，他正和妇人玩弹。他问周成说：“造反的是谁？”周成说：“义阳王石鉴应当立为继承人。”石遵说：“我尚且如此，石鉴又能支撑多长时间！”于是，在琨华殿把石遵杀掉了，同时杀了郑太后、张后、太子石衍、孟准、王鸾以及上光禄张斐。

鉴即位，大赦，以武兴公闵为大将军，封武德王；司空李农为大司马，并录尚书事。郎为司空，秦州刺史刘群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卢谌为中书监。

石鉴即位，实行大赦。任命武兴公石闵为大将军，封为武德王。任命司空李农为大司马，同时统管尚书职事。任命郎为司空，秦州刺史刘群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卢谌为中书监。

[15]秦、雍流民相帅西归，路由枋头，共推蒲洪为主，众至十余万。洪子健在邺，斩关出奔枋头。鉴惧洪之逼，欲以计遣之，乃以洪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雍州牧、领秦州刺史。洪会官属，议应受与不；主簿程朴请且与赵连和，如列国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为天子邪，而云列国乎！”引朴斩之。

[15]秦州、雍州的流民结伴西归，路经枋头时，共同推举蒲洪为首领，部众多达十余万。蒲洪的儿子蒲健在邺城，这时也冲破关卡投奔枋头。石鉴害怕蒲洪过于靠近自己，想用计谋把他调开，于是就任命蒲洪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雍州牧、领秦州刺史。蒲洪召集手下的官吏，商量是否接受任命。主簿程朴请求暂且和赵讲和，就

像诸侯列国一样分地而治。蒲洪大怒，说道："我不配做天子吗？要不为什么说列国分地而治的话呢！"因此把程朴拉出去杀了。

[16]都乡元侯褚裒还至京口，闻哭声甚多，以问左右，对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惭愤发疾；十二月，己酉，卒。以吴国内史荀羡为使持节、监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刺史，时年二十八，中兴方伯未有如羡之少者。

[16]都乡元侯褚裒回到京口，听见到处是哭声，他问周围的人，人们对他说："全是代陂之战中阵亡者的家属。"褚裒既惭愧又愤恨，因此就病倒了。十二月，己酉（初七），去世。东晋朝廷任命吴国内使荀羡为使持节、监徐兖二州及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刺史。荀羡时年二十八岁，晋朝中兴以来的地方长官中，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年轻的。

[17]赵主鉴使乐平王苞、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夜攻石闵、李农于琨华殿，不克，禁中扰乱。鉴惧，伪若不知者，夜斩松、才于西中华门，并杀苞。

[17]后赵国主石鉴派乐平王石苞、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夜里去琨华殿攻打石闵、李农，没有成功，引起了宫中的混乱。石鉴很害怕，装作不知其事的样子，当夜就在西中华门杀掉了李松、张才，并杀了石苞。

新兴王祗，虎之子也，时镇襄国，与姚弋仲、蒲洪等连兵，移檄中外，欲共诛闵、农；闵、农以汝阴王琨为大都督，与张举及侍中呼延盛帅步骑七万分讨祗等。

新兴王石祗，是石虎的儿子，这时镇守襄国。他与姚弋仲、蒲洪等人联合兵力，四处传递檄文，想一起杀掉石闵、李农。石闵、李农闻讯后，任命汝阴王石琨为大都督，和张举以及侍中呼延盛 率领七万步兵、骑兵，分路出发讨伐石祗等人。

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谋诛闵、农；闵、农皆杀之。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帅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农。鉴在中台，伏都帅三十余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鉴见伏都毁阁道，临问其故。伏都曰："李农等反，已在东掖门，臣欲帅卫士讨之，谨先启知。"鉴曰："卿是功臣，好为官陈力，朕从台上观，卿勿虑无报也。"于是伏都、铢帅众攻闵、农，不克，屯于凤阳门。闵、农帅众数千毁

金明门而入。鉴惧闵之杀己，驰招闵、农，开门内之，谓曰："孙伏都反，卿宜速讨之。"闵、农攻斩伏都等。自凤阳至琨华，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仗者斩！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

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以前的河东太守石晖谋划诛杀石闵、李农。石闵、李农把他们都杀掉。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率领羯族士兵三千人埋伏在宫中叫做胡天的地方，也想诛杀石闵、李农。当时石鉴正在中台，孙伏都率领三十多人想进入中台挟持石鉴一起攻打石闵、李农。石鉴看见孙伏都捣毁了楼阁通道，便上前询问原因。孙伏都说："李农等人造反，眼下已在东掖门，我想率领卫士讨伐他，特地先来禀告您。"石鉴说："你是朝廷的功臣，好好为朕出力讨伐。朕在中台上观看，你不必顾虑事成之后没有丰厚的赏赐。"于是孙伏都、刘铢率领兵众攻打石闵、李农，但没有成功，只好屯兵于凤阳门。石闵、李农率领数千兵众捣毁金明门，进入中台。石鉴害怕石闵杀掉自己，急忙招来石闵、李农，开门接纳，对他们说："孙伏都造反，你们应该迅速去讨伐他。"于是石闵、李农前去攻打，斩杀了孙伏都等一大批人，以至于从凤阳门至琨华殿，横尸遍地，血流成渠。石闵还向内外宣布命令：六夷如果有胆敢拿起武器的，一律斩首！胡人中有的冲破关卡，有的翻越城墙，逃出来的不计其数。

闵使尚书王简，少府王郁帅众数千守鉴于御龙观，悬食以给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孙、刘构逆，支党伏诛，良善一无预也。今日已后，与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亲帅赵人以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

石闵派尚书王简、少府王郁率领数千兵众把石鉴看押在御龙观，用绳子把食品悬吊进去让石鉴吃。石闵还在邺城中颁布命令说："近日孙伏都、刘铢制造叛逆，他们的亲信党羽已经全都被杀掉，好人没有一个参与其事。从今天以后，凡是和我同心一致的人留下，不同心的人想去哪里悉尊其便。我命令城门不再关闭。"于是方圆百里之内的汉族

人全都蜂拥进城，而胡人、羯人则争相离去，以致挤满了城门。石闵知道胡人不会为自己所用，便又在宫廷内外颁布命令：“凡是斩掉一个胡人的脑袋并送到凤阳门的汉人，文官晋升官位三等，武官全都升为牙门将。”命令发布后，一天之中，被斩首的胡人多达数万。石闵亲自率领汉人诛杀胡人、羯人，不论贵贱、男女、老幼，全都斩首，被杀掉的人有二十多万，尸体堆在城外，全让野狗豺狼吃掉了。对于屯戍边疆的胡人、羯人，石闵以书信下达命令，让军队中汉人当将帅的把属下胡人、羯人统统杀掉。以至于长得鼻子高一点、胡须多一点的人，大半都被滥杀而死。

[18]燕王俊遣使至凉州，约张重华共击赵。

[18]前燕王慕容俊派遣使者到凉州，与张重华相约共同攻打后赵。

[19]高句丽王钊送前东夷护军宋晃于燕、燕王俊赦之，更名曰活，拜为中尉。

[19]高句丽王钊遣送以前的东夷护军宋晃到达前燕国，前燕王慕容俊赦免了他，将其名改为宋活，授官中尉。

六年（庚戌、350）

六年（庚戌，公元350年）

[1]春，正月，赵大将军闵欲灭去石氏之迹，托以谶文有“继赵李”，更国号曰卫，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龙。太宰赵庶、太尉张举，中军将军张春、光禄大夫石岳、抚军石宁、武卫将军张季及公侯、卿、校、龙腾等万余人，出奔襄国，汝阴王琨奔冀州。抚军将军张沈据滏口，张贺度据石渎，建义将军段勤据黎阳，宁南将军杨群据桑壁，刘国据阳城，段龛据陈留，姚弋仲据滠头，蒲洪据枋头，众各数万，皆不附于闵。勤，末之子；龛，兰之子也。

[1]春季，正月，后赵大将军石闵想消除石氏的痕迹，以谶文中有“继赵李”的字样为托辞，便更改国号叫卫，改姓李氏，实行大赦，改年号为青龙。太宰赵庶、太尉张举、中军将军张春、光禄大夫石岳、抚军石宁、武卫将军张季，以及公侯、卿、校、龙腾卫士等一万多人，全都投奔襄国。汝阴王石琨投奔冀州。抚军将军张沈占据着滏口，张贺度占据着石渎，建义将军段勤占据着黎阳，宁南将军杨群占据着桑壁，刘国占据着阳城，段龛占据着陈留，姚弋仲占据着滠头，

蒲洪占据着枋头，各有兵众数万，全都不归附石闵。段勤是段末的儿子；段龛是段兰的儿子。

王朗、麻秋自长安赴洛阳。秋承闵书，诛朗部胡千余人。朗奔襄国。秋帅众归邺，蒲洪使其子龙骧将军雄迎击，获之，以为军师将军。

王朗、麻秋从长安奔赴洛阳。麻秋按照石闵书信中的命令，杀掉了王朗部队中的数千名胡人。王朗投奔襄国。麻秋率领兵众要返回邺城，蒲洪派他的儿子龙骧将军蒲雄迎头攻击，俘获了麻秋，任命他为军师将军。

汝阴王琨及张举、王朗帅众七万伐邺，大将军闵帅骑千余与战于城北；闵操两刃矛，驰骑击之，所向摧陷，斩首三千级，琨等大败而去。闵与李农帅骑三万讨张贺度于石渎。

汝阴王石琨以及张举、王朗率领七万兵众攻打邺城，大将军石闵率领千余骑兵和他们在城北交战。石闵手持双刃矛，策马攻击，所向披靡，斩首三千级，石琨等大败而逃。石闵与李农率领三万骑兵在石渎讨伐张贺度。

闰月，卫主鉴密遣宦者赍书召张沈等，使乘虚袭邺。宦者以告闵、农，闵、农驰还，废鉴，杀之，并杀赵主虎二十八孙，尽灭石氏。姚弋仲子曜武将军益、武卫将军若帅禁兵数千斩关奔滠头。弋仲帅众讨闵军于混桥。

闰二月，卫国主石鉴秘密派遣宦官给张沈等人送去书信，让他们乘石闵率兵外出后方空虚前来袭击邺城。送信的宦官却把消息告诉了石闵、李农。石闵、李农急忙返回，废黜石鉴，并把他杀掉，一起被杀的还有后赵国主石虎的二十八个孙子，石氏家族的人全被消灭。姚弋仲的儿子曜武将军姚益、武卫将军姚若率领宫廷卫兵数千人冲破关卡，投奔滠头。姚弋仲率领兵众讨伐石闵，驻扎在混桥。

司徒申钟等上尊号于闵，闵以让李农，农固辞。闵曰：“吾属故晋人也，今晋室犹存，请与诸君分割州郡，各称牧、守、公、侯，奉表迎晋天子还都洛阳。”尚书胡睦进曰：“陛下圣德应天，宜登大位，晋氏衰微，远窜江表，岂能总驭英雄，混一四海乎！”闵曰：“胡尚书之言，可谓识机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兴，国号大魏。

司徒申钟等人向石闵进献尊号，石闵要谦让给李农，李农执意推辞，不肯接受。石闵说：“我们原是晋朝的人士，如今晋皇室尚在，我希望和诸君一起分割州郡而治，各自称为牧、守、公、侯，然后上表迎接晋朝天子返回故都洛阳。”尚书胡睦进言说：“陛下的圣德顺应天意，理应登上天子之位。如今晋氏衰败，远逃江南，怎么能驾驭各路英雄，统一四海江山呢！”石闵说：“胡尚书之言，真可谓识时务知天命啊。”于是石闵便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兴，立国号为大魏。

[2]朝廷闻中原大乱，复谋进取。己丑，以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以蒲洪为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蒲健为假节、右将军、监河北征讨前锋诸军事、襄国公。

[2]东晋朝廷听到中原大乱的消息，再次谋划进取收复。己丑（十八日），任命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和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任命蒲洪为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黄河以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任命蒲健为假节、右将军、监黄河以北征讨前锋诸军事、襄国公。

[3]姚弋仲、蒲洪各有据关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帅众五万击洪，洪迎击，破之，斩获三万余级。洪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南安雷弱儿为辅国将军；安定梁楞为前将军。领左长史；冯翊鱼遵为右将军，领右长史；京兆段陵为左将军，领左司马；天水赵俱、陇西牛夷、北地辛牢皆为从事中郎，氐酋毛贵为单于辅相。

[3]姚弋仲、蒲洪都怀有占据关右的志向。姚弋仲派他的儿子姚襄率领五万兵众攻击蒲洪，蒲洪迎头反击，打败了姚襄，斩杀三万多人。蒲洪自称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为苻。任命南安人雷弱儿为辅国将军，安定人梁楞为前将军，并兼任左长史。任命冯翊人鱼遵为后将军，并兼任右长史。任命京兆人段陵为左将军，并兼任左司马，王堕为右将军，兼任右司马。天水人赵俱、陇西人牛夷、北地人辛牢全都被任命为从事中郎，氐族酋长毛贵则被任命为单于辅相。

[4]二月，燕王俊使慕容霸将兵二万自东道出徒河，慕舆于自西道出塞，俊自中道出卢龙塞以伐赵。以慕容恪、鲜于亮为前驱，命慕舆槎山通道。留世子晔守龙城，以内史刘斌为大司农，与典书令皇甫真留统后事。

[4]二月，前燕王慕容俊派慕容霸统率兵卒二万人由东路出徒河，慕舆于由西路出塞，慕容俊自己则由中路出卢龙塞，前去讨伐赵。他以慕容恪、鲜于亮为前锋，命令慕舆开通山路。留下世子慕容晔镇守龙城，任命内史刘斌为大司农，和典书令皇甫真一起留下统管后方事务。

霸军至三陉，赵征东将军邓恒惶怖，焚仓库，弃安乐遁去，与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蓟。徒河南部都尉孙泳急入安乐，扑灭余火，籍其谷帛。霸收安乐、北平兵粮，与俊会临渠。

慕容霸的军队抵达三陉，后赵国征东将军邓恒惊慌恐怖，焚烧了储备粮饷武器的仓库后，弃安乐城逃走，去和幽州刺史王午一起保卫蓟城。徒河南部都尉孙泳迅速开进安乐城，扑灭余火，没收了粮食、布匹。慕容霸收取了安乐、北平的武器粮饷后，与慕容俊会师于临渠。

三月，燕兵至无终，王午留其将王佗以数千人守蓟，与邓恒走保鲁口。乙巳，俊拔蓟，执王佗，斩之。俊欲悉坑其士卒千余人，慕容霸谏曰:“赵为暴虐，王兴师伐之，将以拯民于涂炭而抚有中州也；今始得蓟而坑其士卒，恐不可以为王师之先声也。”俊入都于蓟，中州士女降者相继。

三月，前燕国的军队抵达无终，王午留下部将王佗带领数千人守卫蓟城，自己与邓恒一起前去保卫鲁口。乙巳（初五），慕容俊攻下了蓟城，抓到王佗把他杀掉。慕容俊还想把王佗手下的一千多士兵全部活埋，慕容霸劝道:“赵国施行暴虐，大王您才兴师讨伐，目的是想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进而安抚占据整个中原地区。如今刚刚攻下蓟城，就要坑杀赵国的士兵，恐怕不能以此作为国王军队的先声。”慕容俊于是释放了这些兵士，把都城定在蓟城，中原地区的士人百姓相继来归降。

燕兵至范阳，范阳太守李产欲为石氏拒燕，众莫为用，乃帅八城令长出降；俊复以产为太守。

前燕国的军队抵达范阳，范阳太守李产想替石氏抵抗后燕军，但手下的兵众却拒不听命上阵，李产只好率领所辖八县的县令出来投降。慕容俊又任命李产为太守。

产子绩为幽州别驾，弃其家从王午在鲁口。邓恒谓午曰：“绩乡里在北，父已降燕，今虽在此，恐终难相保，徒为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当今丧乱，而绩乃能立义捐家，情节之重，虽古烈士无以过；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赵之士闻之，谓我直相聚为贼，了无意识。众情一散，不可复集，此为坐自屠溃也。”恒乃止。午犹虑诸将不与己同心，或致非意，乃遣绩归。绩始辞午往见燕王俊，俊让之曰：“卿不识天命，弃父邀名，今日乃始来邪！”对曰：“臣眷恋旧主，志存微节，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义取天下，臣未谓得见之晚也。”俊悦，善待之。

李产的儿子李绩任幽州别驾，他远离家乡跟随王午守卫鲁口。邓恒对王午说：“李绩的家乡在鲁口之北，他的父亲已经投降了前燕国，眼下他虽然身在此地，但恐怕最终也难与我们相互保全，徒然成为我们的忧患。不如趁早把他灭掉。”王午说：“这叫什么话呢？面对当今这样的丧乱局势，李绩仍然能够坚持大义，置家园于不顾，这种高尚的情操，即使是古代的刚烈之士也难以超越，而你却想以毫无根据的猜忌谋害他。如果让燕、赵的将士们知道后，只能说我们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毫无见识。大家的心情一离散，就再也难以凝聚了，这是坐以自毙。”邓恒放弃了杀害李绩的念头。王午仍然担心手下的将领们持有异见，或许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擅自杀害李绩，于是就打发李绩返回家乡。李绩辞别了王午就去拜见前燕王慕容俊，慕容俊责备他说：“你不识天命，背弃了父亲而去沽名钓誉，直到今天才迷途知返呀！”李绩回答说：“我一直眷恋旧主，心存小小的气节，但我的身子是官家的，什么事不由君主做主呢！如今正是殿下以道义夺取天下的时候，我不认为投奔您为时已晚。”慕容俊听后很高兴，便很好地对待他。

俊以弟宜为代郡城郎，孙泳为广宁太守，悉置幽州郡县守宰。

慕容俊任命弟弟慕容宜为代郡城郎，孙泳为广宁太守，并且全部安置了幽州郡县的地方官。

甲子，俊使中部俟厘慕舆句督蓟中留事，自将击邓恒于鲁口。军至清梁，恒将鹿勃早将数千人夜袭燕营，半已得入，先犯前锋都督慕容

霸，突入幕下，霸起奋击，手杀十余人，旱不能进，由是燕军得严。俊谓慕舆根曰：“贼锋甚锐，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众彼寡，力不相敌，故乘夜来战，冀万一获利。今求贼得贼，正当击之，复何所疑！王但安卧，臣等自为王破之！”俊不能自安，内史李洪从俊出营外，屯高冢上。根帅左右精勇数百人从中牙直前击旱，李洪徐整骑队还助之，旱乃退走。众军追击四十余里，旱仅以身免，所从士卒死亡略尽。俊引兵还蓟。

甲子（二十四日），慕容俊派中部俟厘慕舆句监督蓟城中的留守事务，自己将率兵前往鲁口攻打邓恒。部队行进到清梁时，邓恒的将领鹿勃旱统领数千人乘夜偷袭前燕军的营地，当半数士兵潜入营地后，先去捉拿前锋都督慕容霸。士兵们突然冲进慕容霸的军帐中，慕容霸起而反击，亲手杀死了十多人。鹿勃旱无法继续进击，前燕军因此得以严加戒备。慕容俊对慕舆根说：“敌人的先锋部队很精锐，应该暂且躲避一下。”慕舆根严肃地说：“我众敌寡，力量悬殊，所以他们才乘夜偷袭，寄希望于万一取胜。如今正想消灭他们，他们却送上门来，理当给以打击，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大王您只管安睡，我等自己去为您消灭他们！”慕容俊当然无法自己安睡，内史李洪跟随他走出营外，在一个高土堆上停了下来。慕舆根率领左右精悍勇敢的士兵数百人从中牙军帐出发，一往直前，攻打鹿勃旱，稍后，李洪也返回去整理好骑兵队伍前往助战，鹿勃旱败退逃走。众士兵穷追猛打四十多里，鹿勃旱仅仅得以逃生，其他随从士卒死亡殆尽。慕容俊带领士兵返回蓟城。

[5]魏主闵复姓冉氏，尊母王氏为皇太后，立妻董氏为皇后，子智为皇太子，胤、明、裕皆为王。以李农为太宰、领太尉、录尚书事，封齐王，其子皆封县公。遣使者持节赦诸军屯；皆不从。

[5]魏国主石闵恢复冉姓，尊奉母亲王氏为皇太后，立妻子董氏为皇后，立儿子冉智为皇太子，冉胤、冉明、冉裕三个儿子全都被封为王。任命李农为太宰、兼太尉、录尚书事，并封为齐王，李农的儿子们全都被封为县公。冉闵派遣使者带着作为凭证的符节向驻扎在各地的将领通报任命，他们都不服从。

[6]麻秋说苻洪曰：“冉闵、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乱未可平也。不如先取关中，基业已固，然后东争天下，谁敢敌之。”洪深然之。既而秋

因宴鸩洪，欲并其众；世子健收秋斩之。洪谓健曰：“吾所以未入关者，以为中州可定；今不幸为竖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我死，汝急入关！”言终而卒。健代统其众，乃去大都督、大将军、三秦王之号，称晋官爵，遣其叔父安来告丧，且请朝命。

[6]麻秋劝苻洪说：“冉闵、石祗正在相持对峙，中原之乱难以平定。您不如先攻取关中，等到大业的根基稳固以后，再东进争夺天下，到那时谁敢与您为敌。”苻洪深以为然。此后不久，麻秋利用宴请的机会让苻洪喝下了有毒药的酒，想要吞并苻洪的兵众。太子苻健捉拿了麻秋，并把他杀掉。苻洪对苻健说：“我以前之所以没有入关的原因，是以为中州可以安定。如今我不幸被麻秋这小子困在这里。平定中州不是你们兄弟所能办到的事情，我死了，你要迅速入关！”说完这话，苻洪便死了。苻健代替父亲统领兵众，因此也就除去了大都督、大将军、三秦王的称号，改称晋朝的官职爵位。派他的叔父苻安前往东晋朝廷报告丧讯，并且请求朝廷的旨意。

[7]赵新兴王祗即皇帝位于襄国，改元永宁。以汝阴王琨为相国，六夷据州郡者皆应之。祗以姚弋仲为右丞相、亲赵王，待以殊礼。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略，士民多爱之，请弋仲以为嗣，弋仲以襄非长子，不许；请者日以千数，弋仲乃使之将兵。祗以襄为骠骑将军、豫州刺史、新昌公。又以苻健为都督河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兖州牧、略阳郡公。

[7]后赵国新兴王石祗在襄国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宁。任命汝阴王石琨为相国，占据州郡的六夷将领们全都响应他。石祗任命姚弋仲为右丞相、亲赵王，以特殊的礼遇对待他。姚弋仲的儿子姚襄，英勇过人，多才多谋，士人百姓大都喜爱他，就请求姚戈仲以他作为继承人。姚弋仲以姚襄不是长子为由，没有同意，但继续前来请求的人日以千计，姚弋仲于是就让他统领军队。石祗任命姚襄为骠骑将军、豫州刺史、新昌公。又任命苻健为都督河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兖州牧、略阳郡公。

[8]夏，四月，赵主祗遣汝阴王琨将兵十万伐魏。

[8]夏季，四月，后赵国主石祗派汝阴王石琨统领，十万士兵讨伐魏国。

[9]魏主闵杀李农及其三子，并尚书令王谟、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闵遣使临江告晋曰：“逆胡乱中原，今已诛之；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朝廷不应。

[9]魏国主冉闵杀掉了李农及他的三个儿子，一起被杀的还有尚书令王谟、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冉闵派遣使者前往长江畔向东晋朝廷报告说：“叛逆胡人使中原大乱，如今已经诛杀了他们。如果能共同讨伐乱军的话，可以派遣部队来。”东晋朝廷不作回应。

[10]五月，庐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虏其居民而还。

[10]五月，庐江太守袁真攻克魏国的合肥，掳劫那里的民众返回。

[11]六月，赵汝阴王琨进据邯郸，镇南将军刘国自繁阳会之。魏卫将军王泰击琨，大破之，死者万余人。刘国还繁阳。

[11]六月，后赵国汝阴王石琨进攻占据邯郸，镇南将军刘国从繁阳来与他会师。魏国卫将军王泰攻击石琨，把石琨打得大败，死亡的将士达一万多人。刘国只好返回了繁阳。

[12]初，段兰卒于令支，段龛代领其众，因石氏之乱，拥部落南徙。秋，七月，龛引兵东据广固，自称齐王。

[12]当初，段兰死于令支，段龛代替他率领兵众，乘着石氏大乱的机会，率领着部落南迁。秋季，七月，段龛带领士兵东进，占据了广固，自称齐王。

[13]八月，代郡人赵帅三百余家叛燕归赵并州刺史张平。燕王俊徙广宁、上谷二郡民于徐无，代郡民于凡城。

[13]八月，代郡人赵率领三百多家的兵众背叛前燕国而归附后赵国的并州刺史张平。前燕王慕容俊将广宁、上谷二郡的百姓迁徙到徐无，将代郡的百姓迁徙到凡城。

[14]王朗之去长安也，朗司马杜洪据长安，自称晋征北将军、雍州刺史，以冯翊张琚为司马；关西夷、夏皆应之。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赵官爵。以赵俱为河内太守，戍温；牛夷为安集将军，戍怀；治宫室于枋头，课民种麦，示无西意，有知而不种者，健杀之以徇。既而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贾玄硕为左长史，洛阳梁安为右长史，段纯为左司马，辛牢为右司马，京兆王鱼、安定程肱、胡文等为军谘祭酒，悉众而西。以鱼遵为前

锋，行至盟津，为浮梁以济。遣弟辅国将军雄帅众五千自潼关入，兄子扬武将军菁帅众七千自轵关入。临别，执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复相见。"既济，焚桥，自帅大众随雄而进。

[14]王朗离开长安的时候，他的司马杜洪占据了这里，自称为晋朝的征北将军、雍州刺史，任命冯翊人张琚为司马，关西的夷人、汉人全都响应他。苻健想要夺取长安，又怕杜洪知道，就接受了后赵国授予的官职爵位。他任命赵俱为河内太守，戍卫温县；任命牛夷为安集将军。戍卫怀县；在枋头修建了宫室，督促百姓种上麦子，以表示没有西进的意图。如果有知道底细而不愿种麦的人，苻健便将其斩杀示众。此后苻健自称晋朝的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任命武威人贾玄硕为左长史，洛阳人梁安为右长史，段纯为左司马，辛牢为右司马，京兆人王鱼、安定人程肱、胡文等为军谘祭酒，命令他们向西进发。他以鱼遵为前锋，当行进到盟津时，架设浮桥渡过了黄河。派遣弟弟辅国将军苻雄率领五千兵众从潼关进入，派遣哥哥的儿子杨武将军苻菁率领七千兵众从轵关进入。临别的时候，苻健拉着苻菁的手说："如果事情不能成功，你死在黄河之北，我死在黄河以南，就不再见面了。"渡过黄河以后，烧毁了浮桥，苻健亲自率领大批兵众跟随着苻雄前进。

杜洪闻之，与健书，侮之。以张琚弟先为征虏将军，帅众万三千逆战于潼关之北。先兵大败，走还长安。洪悉如关中之众以拒健。洪弟郁劝洪迎健，洪不从；郁帅所部降于健。

杜洪听到消息以后，给苻健写了一封信，对他表示轻蔑。杜洪任命张琚的弟弟张先为征虏将军，率领兵众一万三千人在潼关以北迎战苻健。结果张先的兵众大败，逃回到长安。杜洪征召了关中的全部兵众以抵抗苻健。他的弟弟杜郁劝说他去迎接苻健，他没有听从。杜郁便率领他的部队投降苻健。

健遣苻雄徇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羌酋白犊屯黄白，众各数万，皆斩洪使，遣子降于健。苻菁、鱼遵所过城邑，无不降附。洪惧，固守长安。

苻健派苻雄带兵巡行渭水以北地区。当时，氐人首领毛受驻扎在高陵，徐磋驻扎地在，羌人首领白犊驻扎在黄白，各有兵众数万。他们

全都杀死杜洪的使者，派儿子为代表去向苻健投降。苻菁、鱼遵所经过的城乡，也无不投降归附。杜洪十分害怕，固守长安。

[15]张贺度、段勤、刘国、靳豚会于昌城，将功邺。魏主闵自将击之，战于苍亭，贺度等大败，死者二万八千人，追斩靳豚于阴安，尽俘其众而归。闵戎卒三十余万，旌旗、钲鼓绵亘百余里，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也。

[15]张驾度、段勤、刘国、靳豚会师于昌城，准备进攻邺城。魏国主冉闵亲自统领军队反击，在苍亭交战，张贺度等大败，死亡二万八千人。冉闵追到阴安，杀了靳豚，将其兵众全部俘虏后返回。冉闵的士兵达三十多万，旌旗、战鼓绵延一百多里，就是石氏最兴盛的时候，也无法与之相比。

故晋散骑常侍陇西辛谧，有高名，历刘、石之世，征辟皆不就；闵备礼徵为太常。谧遗闵书，以为“物极则反，致至则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兹大捷，归身晋朝，必有由、夷之廉，享松、乔之寿矣。”因不食而卒。

过去晋朝的散骑常侍、陇西人辛谧，名声高尚，虽然经历了刘氏、石氏时代，征召授官全都不接受。冉闵以完备的礼遇征召他出任太常。辛谧致信冉闵，认为“物极必反，到了极点就危险了。如今君王大功已成，应该就此辉煌战果，归身于晋朝，必定会有许由、伯夷那样的正直名声，享受赤松子、王子乔那样的天年高寿。”接着他便绝食而死。

[16]九月，燕王俊南徇冀州，取章武、河间。初，勃海贾坚，少尚气节，仕赵为殿中督。赵亡，坚弃魏主闵还乡里，拥部曲数千家。燕慕容评徇勃海，遣使招之，坚终不降；评与战，擒之。俊以评为章武太守，封裕为河间太守。俊与慕容恪皆爱贾坚之材，坚时年六十余，恪闻其善射，置牛百步上以试之。坚曰：“少之时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乃射再发，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肤落毛，下下如一，观者咸服其妙。俊以坚为乐陵太守，治高城。

[16]九月，前燕王慕容俊带兵南巡冀州，攻取了章武、河间。当初，勃海人贾坚从小崇尚气节，效力于赵国，任殿中督。赵灭亡后，贾坚抛弃了魏国主冉闵回到家乡，拥有家兵数千家。前燕国慕容评带兵巡行勃海，派遣使者去招纳他，但他始终不投降。慕容评与他交

战，擒获了他。慕容儁任命慕容评为章武太守，任命封裕为河间太守。慕容儁和慕容恪全都欣赏贾坚的才能。贾坚时年六十多岁，慕容恪听说他善长射箭，便把一头牛放在百步以远的地方以试验他的箭法。贾坚说："年轻时能让箭不射中牛，如今老了，往往要射中牛了。"于是就射了两箭，一箭擦着牛的脊梁而过，一箭擦着牛的肚皮而过，上下两箭都是紧擦牛皮，射落牛毛，上、下全一样，围观的人地不佩服他箭法的神妙。慕容儁任命贾坚为乐陵太守，治所为高城。

[17]苻菁与张先战于渭北，擒之，三辅郡县堡壁皆降。冬，十月，苻健长驱至长安，杜洪、张琚奔司竹。

[17]苻菁与张先在渭水以北交战。擒获了张先，周围的三个郡、县以及营垒、营寨全都投降。冬季，十月，苻健长驱直入到达长安，杜洪、张琚逃奔到司竹。

[18]燕王儁还蓟，留诸将守之；儁还至龙城，谒陵庙。

[18]前燕王慕容儁回到蓟城，留下了一些将领镇守该地。他自己又回到龙城，拜谒陵庙。

[19]十一月，魏主闵帅步骑十万攻襄国。署其子太原王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降胡一千配之为麾下。光禄大夫韦谏曰："胡、羯皆我之仇敌，今来归附，苟存性命耳；万一为变，悔之何及。请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以防微杜渐。"闵方欲抚纳群胡，大怒，诛及其子伯阳。

[19]十一月，魏国主冉闵率领步兵、骑兵十万人攻打襄国。委任他的儿子太原王冉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并给他手下配备了一千名投降的胡族士兵。光禄大夫韦劝谏冉闵说："胡族、羯族都是我们的仇敌，如今他们归附投降，只是为了苟全性命罢了，万一他们哗变，后悔怎么来得及？请求您斩尽杀绝那些投降的胡兵！去掉单于的称号，以防微杜渐。"冉闵正想要安抚招纳群胡，听了此话，勃然大怒，杀掉了韦以及他的儿子韦伯阳。

[20]甲午，苻健入长安，以民心思晋，乃遣参军杜山伯诣建康献捷，并修好于桓温。于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赵凉州刺史石宁独据上不下，十二月，苻雄击斩之。

[20]甲午（疑误），苻健进入长安，考虑到民心都思念晋朝，就派参军杜山伯到建康去进献俘虏和战利品，并要与桓温重归于好。因此

秦州、雍州的夷人、汉人全都归附了他。后赵国凉州刺史石宁独自占据着上，暂时没有被攻下。十二月，苻雄率兵攻击，斩杀了石宁。

[21]蔡谟除司徒，三年不就职；诏书屡下，太后遣使谕意，谟终不受。于是帝临轩，遣侍中纪据、黄门郎丁纂征谟；谟陈疾笃，使主簿谢攸陈让。自旦至申，使者十余返，而谟不至。时帝方八岁，甚倦，问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临轩何时当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诏："必不来者，宜罢朝。"中军将军殷浩奏免吏部尚书江官。会稽王昱令曹曰："蔡公傲违上命，无人臣之礼。若人主卑屈于上，大义不行于下，亦不知所以为政矣。"公卿乃奏"谟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请送廷尉以正刑书。"谟惧，帅子弟诣阙颡，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谟大辟；会徐州刺史荀羡入朝，浩以问羡，羡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浩乃止。下诏免谟为庶人。

[21]蔡谟被东晋朝廷任命为司徒后，三年没去就职。诏令多次下达，太后也派人去说明意图，蔡谟最终还是不接受任命。于是穆帝亲自临朝，派侍中纪据、黄门郎丁纂去征召蔡谟。蔡谟向他们陈说自己身患重病，并派主簿谢攸陈述自己愿意辞让的意见。从早到晚，朝廷派来征召蔡谟的使者往返十多次，然而蔡谟就是不去任职。当时穆帝年仅八岁，临朝一天，非常疲倦。他问周围的人说："所征召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临朝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太后考虑到穆帝和臣下们都很疲劳，就下诏说："一定不来的话，就结束临朝吧。"中军将军殷浩奏请免除吏部尚书江的官职。会稽王司马昱给尚书曹下令说："蔡谟傲慢地违抗皇上的命令，这是没有臣下之礼的行为。如果皇上在上卑躬屈膝，臣子在下又不履行君臣大义，那么也就不知道靠什么来处理朝政了。"于是公卿们便进上奏书说："蔡谟狂妄傲慢地对待皇上的命令，罪同叛逆，请求将他送交廷尉依法论处。"蔡谟十分害怕，率领他的子弟们到朝廷去叩头谢罪，并自己到廷尉处等待治罪。殷浩想处以蔡谟死刑，恰巧这时徐州刺史荀羡来到朝廷，殷浩就此询问荀羡，荀羡回答说："如果蔡公今天被处死，明天就一定会出现齐桓公、晋文公那样举兵问罪的行动。"于是殷浩放弃了处死蔡谟的打算，下达诏书将其免官并贬为庶人。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九十九卷

晋纪二十一 孝宗穆皇帝中之上永和七年（辛亥、351）

晋纪二十一 晋穆帝永和七年（辛亥，公元351年）

[1]春，正月，丁酉，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丁酉（初一），出现日食。

[2]苻健左长史贾玄硕等请依刘备称汉中王故事，表健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秦王。健怒曰："吾岂堪为秦王邪？且晋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讽玄硕等上尊号，健辞让再三，然后许之。丙辰，健即天王、大单于位，国号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为武惠皇帝，庙号太祖；立妻强氏为天王后，子苌为太子，靓为平原公，生为淮南公，觌为长乐公，方为高阳公，硕为北平公，腾为淮阳公，柳为晋公，桐为汝南公，为魏公，武为燕公，幼为赵公。以苻雄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领车骑大将军、雍州牧、东海公；苻菁为卫大将军、平昌公，宿卫二宫；雷弱儿为太尉，毛贵为司空，略阳姜伯周为尚书令，梁楞为左仆射，王堕为右仆射，鱼遵为太子太师，强平为太傅，段纯为太保，吕婆楼为散骑常侍。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楼，本略阳氐酋也。

[2]苻健的左长史贾玄硕等人想要向东晋朝廷上表，请求依据刘备号称汉中王的做法，任命苻健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秦王。苻健愤怒地说："我怎么能胜任秦王呢！况且晋朝的使臣尚未返回，我的官职爵位，不是你们所知道的。"然而紧接着他却悄悄地让梁安暗示贾玄硕等人向他进献尊号，经过表面上的再三推辞，然后就接受了。丙辰（二十日），苻健即天王位、大单于位，立国号为大秦，实行大赦，改年号为皇始。追尊父亲苻洪为武惠皇帝，庙号为太祖。立妻子强氏为天王后，儿子苻苌为太子。封儿子苻靓为平原公，苻生为淮南公，苻觌为长乐公，苻方为高阳公，苻硕为北平公，苻腾为淮阳公，苻柳为晋公，苻桐为汝南公，苻为魏公，苻武为燕公，苻幼为赵公。任命苻雄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兼任车骑大将军、雍州牧、东海公。任命苻菁为卫大将军、平昌公，负责警卫苻健及苻苌所居住的两座宫殿。任命雷弱儿为太尉，毛贵为司空，略阳人姜伯周为

尚书令，梁楞为左仆射，王堕为右仆射，鱼遵为太子太师，强平为太傅，段纯为太保，吕婆楼为散骑常侍。姜伯周是苻健的舅舅；强平是王后的弟弟；吕婆楼本来是略阳氐族的酋长。

[3]段龛请以青州内附；二月，戊寅，以龛为镇北将军。封齐公。

[3]段龛请求以所据的青州归附东晋。二月，戊寅（十三日），东晋朝廷任命段龛为镇北将军，封为齐公。

[4]魏主闵攻围襄国百余日。赵主袛危急，乃去皇帝之号，称赵王，遣太尉张举乞师于燕，许送传国玺；中军将军张春乞师于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帅骑二万八千救赵，诫之曰："冉闵弃仁背义，屠灭石氏。我受人厚遇，当为复雠，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闵，若不枭擒以来，不必复见我也！"弋仲亦遣使告于燕；燕主俊遣御难将军悦绾将兵三万往会之。

[4]魏国主冉闵攻打包围襄国一百多天。后赵主石袛境况危急，便去掉了皇帝的称号，改称为赵王，派遣太尉张举到前燕国请求援军，并承诺送去传国印玺。派遣中军将军张春向姚弋仲请求援军。姚弋仲派他的儿子姚襄率领骑兵二万八千人援救后赵。他告诫姚襄说："冉闵抛弃仁爱，背离道义，屠杀消灭了石氏。我受到过石虎宽厚的待遇，应当为他复仇，但因为既老且病，不能亲自出征。你的才能高出冉闵十倍，如果不能把他的头颅带回来，就不必再来见我了！"姚弋仲也派使者到前燕报告。前燕王慕容俊派御难将军悦绾统领三万士兵前去与姚襄会师。

冉闵闻俊欲救赵，遣大司马从事中郎广宁常炜使于燕。俊使封裕诘之曰："冉闵，石氏养息，负恩作逆，何敢辄称大号？"炜曰："汤放桀，武王伐纣，以兴商、周之业；曹孟德养于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问！"裕曰："人言冉闵初立，铸金为己像以卜成败，而像不成，信乎？"炜曰："不闻。"裕曰："南来者皆云如是，何故隐之？"炜曰："奸伪之人欲矫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托蓍龟以自重。魏主握符玺，据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真为伪，取决于金像乎！"裕曰："传国玺果安在？"炜曰："在邺。"裕曰："张举言在襄国。"炜曰："杀胡之日，在邺者殆无孑遗；时有迸漏者，皆潜伏沟渎中耳，彼安和玺之所在乎！彼求救者，为妄诞之辞，无所不可，况一玺乎！"

冉闵听说慕容俊想要救援后赵，便派大司马从事中郎广宁人常炜出使前燕国。慕容俊派封裕责问常炜说：“冉闵是石氏的养子，他背弃养育之恩而为叛逆之举，怎么胆敢狂妄地自称国王大号呢？”常炜说：“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以此而振兴了商、周的大业；曹操被宦官养育，没有谁知道他的出身，最终奠定了魏氏的基础。如果不是顺应了上天之命，他们怎么能够成功！由此推理，何必还要来责问我呢！”封裕说：“听人说冉闵初立的时候，曾经用金子铸造自己的形像来占卜成败，然而像却没有铸成，这是真事吗？”常炜说：“没有听说过。”封裕说：“从南方来的人都说确实是这样，你为什么要隐瞒呢？”常炜说：“奸伪之人凡是想假传天命以迷惑人心的，就要假借祥瑞的征兆，伪托占卜的结果，用来显示自己所说的份量。魏国主握有传国印玺，占据中州，受之于天命，这还有什么疑问？难道还要改变事实，变真为伪，取决于金像吗！”封裕说：“传国印玺在哪里呢？”常炜说：“在邺城。”封裕说：“张举说在襄国。”常炜说：“诛杀胡人的时候，在邺城的人几乎一网打尽，当时有逃脱漏网的，也全都是潜伏在水渠水沟中的，他们怎么知道传国印玺在什么地方！他们那些求救的人，说起荒诞谎言来，没有什么不可以编织进去的，何况一个传国印玺呢！”

俊犹以张举之言为信，乃积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诱之，曰：“君更熟思，无为徒取灰灭！”炜正色曰：“石氏贪暴，亲帅大兵攻燕国都；虽不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故运资粮、聚器械于东北者，非以相资，乃欲相灭也。魏主诛翦石氏，虽不为燕；臣子之心，闻仇雠之灭，义当如何？而更为彼责我，不亦异乎！吾闻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纵火，使仆得上诉于帝足矣！”左右请杀之。俊曰：“彼不惮杀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闵有罪，使臣何预焉！”使出就馆。夜，使其乡人赵瞻往劳之，且曰：“君何不以实言？王怒，欲处君于辽、碣之表，柰何？”炜曰：“吾结发以来，尚不欺布衣，况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尽言，虽沈东海，不敢避也！”遂卧向壁，不复与瞻言。瞻具以白俊，俊乃囚炜于龙城。

慕容俊依然认为张举所说的是真话，于是就在常炜身边堆上木柴，派封裕用关系他个人生命的话劝诱道：“请您再仔细考虑一下，没必要白白地化为灰烬！”常炜厉言正色地说：“石氏贪婪残暴，曾经亲自率

领大军进攻燕国的国都，虽然没有攻克而返回，但其志在必取。所以他们此后往东北地区运送钱财粮饷，聚集武器装备的目的，并不是要拿这些东西帮助你们，而是想消灭你们。魏国主讨伐镇压石氏，虽然不是为了燕国，但作为臣子之心，听到仇敌被消灭的消息，从道义上说又该如何呢？如今你反而替石氏来责问我，岂不是怪事！我听说死去的人虽然骨肉埋在土下，而灵魂却升到天上。蒙您惠赐，请赶快加柴点火，使我能到上帝那里去诉说冤屈就满足了！”周围的人都请求焚杀常炜。幕容俊说：“他不怕牺牲生命来为他的君主殉葬，确实是忠臣。况且冉闵有罪，与他的使臣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就让常炜离开此地，住进了馆舍。入夜，幕容俊派常炜的同乡赵瞻去慰劳常炜，并且对他说：“您为什么不以真话相告呢！如果大王发怒，要把您流放到辽海、碣石山以外，您有什么办法呢？”常炜说：“我自从结发成年以来，连布衣百姓都不曾欺骗，何况是君主呢！违心地苟且迎合，这是我本性所不能做的事；尽情直言，就是被沉于东海，也不敢逃避！”说完就面朝墙一躺，不再和赵瞻搭括了，赵瞻把这些情况全都告诉了慕容俊，慕容俊便把常炜囚禁在龙城。

[5]赵并州刺史张平遣使降秦，秦王以平为大将军、冀州牧。

[5]后赵国并州刺史张平派使者去向前秦投降，前秦王任命张平为大将军、冀州牧。

[6]燕王俊还蓟。

[6]前燕王慕容俊回到蓟城。

[7]三月，姚襄及赵汝阴王琨各引兵救襄国。冉闵遣车骑将军胡睦拒襄于长芦，将军孙威拒琨于黄丘，皆败还，士卒略尽。

[7]三月，姚襄及后赵汝阴王石琨分别率兵救援襄国。冉闵派车骑将军胡睦在长芦阻击姚襄，派将军孙威在黄丘阻击石琨，但全都失败而返，士兵死亡殆尽。

闵欲自出击之，卫将军王泰谏曰：“今襄国未下，外救云集，若我出战，必覆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固垒以挫其锐，徐观其衅而击之。且陛下亲临行陈，如失万全，则大事去矣。”闵将止，道士法饶进曰：“陛下围襄国经年，无尺寸之功；今贼至，又避不击，将何以使将士乎！且太白入昴，当杀胡王，百战百克，不可失也！”闵攘袂大言曰：“吾战决矣，敢沮众者斩！”乃悉众出，与襄、琨战。悦绾适以燕

兵至，去魏兵数里，疏布骑卒，柴扬尘，魏人望之惧，襄、琨、绾三面击之，赵王祗自后冲之，魏兵大败，闵与十余骑直还邺。降胡栗特康等执大单于胤及左仆射刘琦以降赵，赵王祗杀之。胡睦及司空石璞、尚书令徐机、中书监卢谌等并将士死者凡十余万人。闵潜还，人无知者。邺中震恐，讹言闵已没。射声校尉张艾请闵亲郊以安众心，闵从之，讹言乃息。闵支解法饶父子，赠韦大司徒。姚襄还滠头，姚弋仲怒其不擒闵，杖之一百。

冉闵想要亲自出马攻打姚襄及石琨，卫将军王泰劝谏说：“如今襄国城尚未攻下，外边援救的部队云集而至，如果我们再外出征战，一定会腹背受敌，这是极其危险的做法。不如坚固堡垒以挫伤他们的锐气，慢慢地看着他们之间出现裂痕后再去攻击。况且陛下亲自上阵，如果一旦出危险，宏图大业就全完了。”冉闵听了劝谏后正想不再出征，而道士法饶却进言说：“陛下包围襄国已有一年之久，然而没有取得丝毫的胜利。如今敌人来了，却避而不攻，今后将怎样调动将士呢！况且启明星进入昂宿，正是诛杀胡王的征兆，一定会百战百胜，绝不可错失良机！”听了这话，冉闵挽起袖子大声说：“我决定要出发征战了。胆敢出言使兵众士气沮丧者杀头！”于是就率领全部兵众出发，与姚襄、石琨决战。这时悦绾恰好率领燕兵来到，离魏兵约有几里地的距离，他将骑兵稀疏地布开，拖着树枝扬起漫天尘土，魏国兵众一看见这阵势便骚动不安、惊恐万状。姚襄、石琨、悦绾三面夹击，后赵王石祗则从后面发起冲锋，魏兵大败，冉闵和十多个骑兵逃回邺城。以前投降冉闵的胡人栗特康等人挟持着大单于石冉及左仆射刘琦投降了后赵，后赵王石祗把石冉、刘琦杀掉了。冉闵的众将士再加上胡睦及司空石璞、尚书令徐机、中书监卢谌等，死亡的人总共达十多万。冉闵偷偷地回到邺城，无人知晓。邺城里的人都感到震惊害怕，讹传冉闵已死。射声校尉张艾请求冉闵露面去参加一次郊祀祭天活动，以安定民心，冉闵听从了，讹传才平息下来。冉闵肢解了法饶父子，追封韦为大司徒。姚襄回到滠头，姚弋仲对他没能擒获冉闵十分气愤，打了他一百杖。

初，闵之为赵相也，悉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赵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蛮数百万口，以

赵法禁不行，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其能达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乱，因以饥疫，人相食，无复耕者。

当初，冉闵任后赵国丞相的时候，把国家仓库里的粮食财物全都散发给人们，以此树立个人的恩誉，和羌族、胡族没有一个月不进行战争。后赵国所迁徙来的青、雍、幽、荆四州的百姓，以及氐、羌、胡、蛮的数百万人，都因为后赵国不能执行法令，分别返归本土。但这些人归途交错，又互相掠夺残杀，最终能回到目的地的仅十之二、三。中原地区大乱，因此导致了饥荒遍野，瘟疫流行，人相残食，再也没有人耕田种地了。

赵王祗使其将刘显帅众七万攻邺，军于明光宫，去邺二十三里。魏主闵恐，召王泰，欲与之谋；泰恚前言之不从，辞以疮甚。闵亲临问之，泰固称疾笃。闵怒，还宫，谓左右曰："巴奴，乃公岂假汝为命邪！要将先灭群胡，却斩王泰。"乃悉众出战，大破显军，追奔至阳平，斩首三万余级。显惧，密使请降，求杀祗以自效，闵乃引归。有告王泰欲叛入秦者，闵杀之，夷其三族。

后赵王石祗派他的将领刘显率领七万兵众攻打邺城，驻扎在明光宫，距离邺城二十三里远。魏国主冉闵十分恐惧，征召王泰来和他商量对策。王泰对冉闵以前不听从他的劝告十分气愤，便以伤势严重为由加以拒绝。冉闵亲自前往询问，王泰仍然坚持说伤势严重。冉闵十分愤怒，返回王宫，对周围的人说："巴蛮奴才，我难道还要靠你活命吗！我要先消灭掉群胡，然后杀王泰。"于是就率领全部兵众出战，重创刘显的军队，一直追击到阳平，斩杀三万多人。刘显十分害怕，秘密地派人去向冉闵请求投降，并请求杀掉石祗以表示自己的效忠，冉闵这才带领兵众撤回。有人报告说王泰想背叛归附前秦，冉闵便杀掉王泰，还灭掉了他的三族。

[8]秦王健分遣使者问民疾苦，搜罗隽异，宽重敛之税，弛离宫之禁，罢无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赵之苛政不便于民者，皆除之。

[8]前秦王苻健分别派遣使者访问百姓的疾苦，搜罗杰出人才，放宽了横征暴敛的赋税，开放了为修建离宫划定的禁区，撤掉了没有用处的事务和器具，更换了华丽奢侈的服装，凡是后赵国制定的不利于百姓的繁琐苛刻的政令，全都予以废除。

[9]杜洪、张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马勋；夏，四月，勋帅步骑三万赴之，秦王健御之于五丈原。勋屡战皆败，退归南郑。健以中书令贾玄硕始者不上尊号，衔之，使人告玄硕与司马勋通，并其诸子皆杀之。

[9]杜洪、张琚派遣使者征召梁州刺史司马勋。夏季，四月，司马勋率领步、骑兵三万人前往，在五丈原遇上了前秦王苻健的阻击。司马勋多次战斗都失败了，只好退回南郑。苻健因为中书令贾玄硕在当初没有主动进上尊号，对他耿耿于怀，便指使人诬告他与司马勋相勾结，借此把他和他的几个儿子一起杀掉了。

[10]渤海人逄约因赵乱，拥众数千家，附于魏，魏以约为渤海太守。故太守刘准，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从弟也；别聚众自守。闵以准为幽州刺史，与约中分渤海。燕王俊使封奕讨约，使昌黎太守高开讨准、放。开，瞻之子也。

[10]渤海人逄约乘后赵国大乱之机，带领数千家民众，归附魏国。魏国任命逄约为勃海太守。原来的太守刘准，是刘隗哥哥的儿子；地方豪强封放，是封奕的族弟。他们则另外聚集部众自守。冉闵任命刘准为幽州刺史，把渤海一分为二，让逄约和刘准分地而治。前燕王慕容俊派封奕讨伐逄约，派昌黎太守高开讨伐刘准、封放。高开是高瞻的儿子。

奕引兵直抵约垒，遣人谓约曰："相与乡里，隔绝日久，会遇甚难。时事利害，人皆有心，非所论也。愿单出一相见，以写结之情。"约素信重奕，即出，见奕于门外；各屏骑卒，单马交语。奕与论叙平生毕，因说之曰："与君累世同乡，情相爱重，诚欲君享祚无穷；今既获展奉，不可不尽所怀。冉闵乘石氏之敌，奄有成资，是宜天下服其强矣，而祸乱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争也。燕王奕世载德，奉义讨乱，所征无敌。今已都蓟，南临赵、魏，远近之民，襁负归之。民厌荼毒，咸思有道。冉闵之亡，匪朝伊夕，成败之形，昭然易见。且燕王肇开王业，虚心贤隽；君能翻然改图，则功参绛、灌，庆流苗裔，孰与为亡国将，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祸哉！"约闻之，怅然不言。奕给使张安，有勇力；奕豫戒之，俟约气下，安突前持其马，因挟之而驰。至营，奕与坐，谓曰："君计不能自决，胡相为决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

封奕率兵直接抵达逄约的营垒，派人告诉逄约说：“你我本是乡里乡亲，离别日久，很难见面。眼下事情的利害得失，人人心里都有数，不必多说。希望你自己单独出来见见面，以倾诉聚集于心头的思念之情。”逄约历来信任敬重封奕，随即出来，在营垒门外与封奕见面。他们各自都没带骑兵卫士，只是单独骑着马交谈。封奕和他叙说完各自经历后，接着劝他说：“我和你几代同乡，情义深重，确实希望你永远享受魏国的国土。如今既然得以见面承教，我就不能不尽吐肺腑之言了。冉闵乘石氏大乱之机，囊括了其已有的成果，是应该让天下人佩服其强大的力量，然而战祸动乱也从此开始，这就知道天命本来不是靠力量强大争夺来的。燕王几代人都具有德行，崇奉道义，讨伐祸乱，所向无敌。如今已经定都蓟城，南视赵、魏，远近的百姓，纷纷掩儿带女，前来归附。百姓厌恶荼毒之苦，都思念有道德的人。冉闵的灭亡，非早即晚，成败的形势，显而易见。况且燕王刚刚开创帝王大业，虚心对待俊贤之士，如果您能翻然悔悟，改变图谋，则功劳可与周勃、灌婴相比，福祉可流传子孙后代，何必做亡国之将，困守孤城，等待必然要到来的灾祸呢！”逄约听了这番话，心情悲怅，默不作声。封奕左右的使者张安，勇气与力量俱佳，封奕事先对他作了布置，等到逄约气势低落时，张安突然冲上前去，抓住他的马缰，顺势挟持着他急驰而返。回到营地，封奕与他坐在一起，对他说：“您不能自己决定大计，所以我帮您一起决定，不是想要拿您去邀功请赏，而是想保全您以安抚百姓。”

高开至渤海，准、放迎降。俊以放为渤海太守，准为左司马，约参军事。以约诱于人而遇获，更其旬曰钓。

高开抵达渤海，刘准、封放出来迎接并投降。慕容俊任命封放为渤海太守，刘准为左司马，逄约为参军事，因为逄约是受人劝诱才归附投降的，所以慕容俊把他的名字改为逄钓。

[11]刘显弑赵王祇及其丞相乐安王炳、太宰赵庶等十余人，传首于邺。骠骑将军石宁奔柏人。魏主闵焚祇首于通衢，拜显上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

[11]刘显杀掉了后赵王石祇及其丞相乐安王石炳、太宰赵庶等十多人，并将首级传送到邺城。骠骑将军石宁逃奔到柏人县。魏国主冉闵

在邺城的通衢大道上焚烧了石祇的首级，授予刘显上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的官职。

[12]五月，赵兖州刺史刘启自鄄城来奔。

[12]五月，后赵国兖州刺史刘启从鄄城来投奔东晋。

[13]秋，七月，刘显复引兵攻邺，魏主闵击败之。显还，称帝于襄国。

[13]秋季，七月，刘显再次率兵攻打邺城，被魏国主冉闵击败。刘显返回，在襄国称帝。

[14]八月，魏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统、荆州刺史乐弘、豫州牧张遇以廪丘、许昌等诸城来降；平南将军高崇、征虏将军吕护执洛州刺史郑系，以其地来降。

[14]八月，魏国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统、荆州刺史乐弘、豫州刺史张遇前来向东晋投降，献出了他们所占据的廪丘、许昌等城邑。平南将军高崇、征虏将军吕护挟持着洛州刺史郑系也前来向东晋投降，献出了他们所占据的地方。

[15]燕王俊遣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评攻王午于鲁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龛闭城拒守。恪南徇常山，军于九门，魏赵郡太守辽西李举郡降，恪厚抚之，将还围中山，侯龛乃降。恪入中山，迁其将帅、土豪数十家诣蓟，余皆安堵，军令严明，秋豪不犯。慕容评至南安，王午遣其将郑生拒战，评击斩之。

[15]前燕王慕容俊派慕容恪攻打中山，派慕容评在鲁口攻打王午，魏国中山太守上谷人侯龛紧闭城门，抵抗固守。慕容恪率兵南巡常山，驻扎在九门，魏国赵郡太守辽西人李带领全郡投降，慕容恪给他以丰厚的抚慰，统领李的军队返回去包围中山，于是侯龛投降。慕容烙进入中山，将侯龛手下的数十家将帅、地方豪强迁徙到蓟城，其余的则让他们全都就地安居。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慕容评抵达南安，王午派他的部将郑生抵抗，慕容评发起攻击，斩杀了郑生。

悦绾还自襄国，俊乃知张举之妄而杀之。常炜有四男二女在中山，俊释炜之囚，使诸子就见之，炜上疏谢恩，俊手令答曰：“卿本不为生计，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乱之中，诸子尽至，岂非天所念邪！天且

念卿，况于孤乎！”赐妾一人，谷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孙兴为中山太守；兴善于绥抚，中山遂安。

悦绾从襄国返回，慕容俊才知道张举所说的送传国印玺是荒诞之辞，于是就杀了他。常炜有四男二女在中山，慕容俊解除了对他的囚禁，让他的儿子们前来见他。常炜上疏谢恩，慕容俊亲手复信回答说：“你的行动本来不是为了活命谋生考虑，但我与你是大同乡，所以加以保全。在当今大乱的形势下，你的儿子们全都来到了这里，这难道不是上天对你的关怀吗？上天都关怀你，何况我呢！”慕容俊赐给常炜妾一人，粮食三百斛，让他居住在凡城。任命北平太守孙兴为中山太守。孙兴长于安抚之道，于是中山就安定下来了。

[16]库官伟帅部众自上党降燕。

[16]库官伟率领他的部众从上党来投降前燕。

[17]姚弋仲遣使来请降。冬，十月，以弋仲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单于、高陵郡公；又以其子襄为持节、平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则史、平乡县公。

[17]姚弋仲派遣使者前来向东晋请求投降。冬季，十一月，东晋朝廷任命姚弋仲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督淮北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天府仪同三司、大单于、高陵郡公。又任命他的儿子姚襄为持节、平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平乡县公。

[18]逄钧亡归渤海，招集旧众以叛燕。乐陵太守贾坚使人告谕乡人，示以成败，钧部众稍散，遂来奔。

[18]逄钧逃亡回渤海，召集起过去的旧部兵众背叛了前燕。乐陵太守贾坚派人劝谕百姓，给他们分析成败大势，逄钧的旧部逐渐离散，于是逄钧来投奔东晋。

[19]吐谷浑叶延卒，子碎奚立。

[19]吐谷浑的首领叶延去世，儿子碎奚继位。

[20]初，桓温闻石氏乱，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事久不报。温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为人，亦不之惮也。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屡求北

伐，诏书不听。十二月，辛未，温拜表辄行，帅众四五万顺流而下，军于武昌，朝廷大惧。

[20]当初，桓温听说石氏大乱，便向朝廷上疏，请求出兵整治中原地区，但过了许久也没有回音。桓温知道朝廷倚仗殷浩来对抗自己，对此十分愤怒。然而他也一向知道殷浩的为人，所以对此也不惧怕。因为国家没有什么其他灾祸变故，也就得以相持共处了一年多，但不过是一般性的联系、应付而已。桓温管辖的八州之内民众的资财赋税，几乎不给朝廷使用。桓温多次请求北伐，朝廷下达诏书不予同意。十二月，辛未（十一日），桓温上奏章后就立即行动，率领四五万人顺江而下，驻扎在武昌。朝廷十分恐惧。

殷浩欲去位以避温，又欲以驺虞幡驻温军。吏部尚书王彪之言于会稽王昱曰："此属皆自为计，非能保社稷，为殿下计也。若殷浩去职，人情离骇，天子独坐，当此之际，必有任其责者，非殿下而谁乎！"又谓浩曰："彼若抗表问罪，卿为之首。事任如此，猜衅已成，欲作匹夫，岂有全地邪！且当静以待之。令相王与手书，示以款诚，为陈成败，彼必旋师；若不从，则遣中诏；又不从，乃当以正义相裁。奈何无故匆匆，先自猖獗乎！"浩曰："决大事正自难，顷日来欲使人闷。闻卿此谋，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

殷浩想用辞职来躲避桓温，又想用出示标有驺虞的旗帜的办法，使桓温的部队不再继续前进。吏部尚书王彪之对会稽王司马昱进言说："这些举动全都是为自己考虑，并不能保全江山，不是替殿下考虑。如果殷浩辞职，必将导致人心分离混乱，天子独坐天下，在这种时候，一定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这人不是殿下还能是谁呢！"王彪之又对殷浩说："如果桓温上表直言，兴师问罪，首当其冲的是您。您在朝廷任此职务，猜忌隔阂已经形成，这时想成为一般百姓，难道还能保全自己吗！应该暂且静观不动地等待桓温。可以先让宰相给他写一封亲笔信，向他表示恳切的诚意，为他分析成败趋势，他就一定会率兵返回了；如果不听，那就由皇上亲自下达手诏；再不听，就应当用正义之师去制裁他。为什么您要平白无故地匆匆行事，先自我倾覆呢！"殷浩说："面临大事的我正难以决策，近日一直使我感到烦闷，听到你这个计谋，主意才得以决定了。"王彪之是王彬的儿子。

抚军司马高崧言于昱曰："王宜致书，谕以祸福，自当返旆。如其不尔，便六军整驾，逆顺于兹判矣！"乃于坐为昱草书曰："寇难宜平，时会宜接。此实为国远图，经略大算，能弘斯会，非足下而谁！但以比兴师动众，要当以资实为本；运转之艰，古人所难，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顷所以深用为疑，惟在此耳。然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如此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呈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镇静群庶，保固维城，所以内愧于心，外惭良友。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安社稷，保国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当先思宁国而后图其外，使王基克隆，大义弘著，所望于足下。区区诚怀，岂可复顾嫌而不尽哉！"温即上疏惶恐致谢，回军还镇。

抚军司马高崧对司马昱说："您应该致信桓温，向他说明利害得失，他自己就应当率兵返回了。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整理六军人马出征，正义叛逆从此判明！"于是他就坐下来替司马昱起草书信说："寇贼发难，应该平定，时运到来，应该应接。这确实是为国家着想的长谋远虑、夺取天下的宏图大略，能够弘扬光大这种时运的人，除了足下还能有谁！但兴师动众，重要的是应该以雄厚的财力物力为基础，辗转运输的艰难，正是古人最头疼的事，不能从一开始就认为它容易而不加以认真地考虑。近来我之所以对你的举动深以为疑，原因就在这里。对于出乎寻常的举动，人们都感到惊骇，所以近来各种议论说法，纷至沓来，想足下也稍有耳闻。假若生怕得到的东西再失去，就会无所不用其极，也许有些人就会震恐惊忧，甚至会顷刻崩溃逃散。如此则宏大的愿望和已有的成果全都会丧失，国家的大业也就完了。全都是由于我昏庸懦弱，没有表现出崇高的道德和信誉，才没能使众百姓沉着安定，凭借险势连城固守，以保卫国家。这就是我于内问心有愧，于外对不起好友的原因。我与足下，虽然任职有内外之分，但安定国家，保卫皇帝，这个目标是一致的。天下的安危，与完美的德行相联系，应当先考虑使国家安宁，然后再图谋向外扩展，以使帝王的基业兴隆昌盛，道义弘扬彰著，这就是我对阁下的期望。区区一点心意，难道还能再顾虑疑忌而不坦诚尽言吗！"桓温见信后立即上书，诚惶诚恐地表示谢罪，率军返回了原来镇守的地方。

[21]朝廷将行郊祀。会稽王昱问于王彪之曰：“郊祀应有赦否？”彪之曰：“自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谓非宜；凶愚之人，以为郊必有赦，将生心于侥幸矣！”昱从之。

[21]东晋朝廷将要在郊外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会稽王司马昱问王彪之说：“举行郊祀是否应该有大赦？”王彪之回答：“自从朝廷中兴以来，举行郊祀时往往实行大赦。我的意见是，如果经常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凶残愚顽之人，以为一举行郊祀必定会实行大赦，那他们必将产生侥幸心理！”司马昱听从了他的意见。

[22]燕王俊如龙城。

[22]前燕王慕容俊到了龙城。

[23]丁零翟鼠帅所部降燕，封为归义王。

[23]丁零人翟鼠率领兵众投降了前燕，被封为归义王。

八年（壬子、352）

八年（壬子，公元352年）

[1]春，正月，辛卯，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辛卯（初一），出现日食。

[2]秦丞相雄等请秦王健正尊号，依汉、晋之旧，不必效石氏之初。健从之，即皇帝位，大赦。诸公皆进爵为王。且言单于所以统一百蛮，非天子所宜领，以授太子苌。

[2]前秦丞相苻雄等人请求秦王苻健正式称皇帝的尊号，依从汉朝、晋朝的旧制，而不必效法石氏最初先称天王的做法。苻健听从了这一请求，即皇帝位，实行大赦。诸公全都晋升爵位为王。苻雄等人还说，单于用来统治百蛮的种种措施、办法，不宜由天子亲自掌管。所以苻健把这方面的权力授予太子苻苌。

[3]司马勋既还汉中，杜洪、张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轻琚，琚遂杀洪，自立为秦王，改元建昌。

[3]司马勋已经回到汉中，杜洪、张琚驻扎在宜秋。杜洪自以为出身名门望族而轻视张琚，张琚于是就杀掉了杜洪，自立为秦王，改年号为建昌。

[4]刘显攻常山，魏主闵留大将军蒋使辅太子智守邺，自将八千骑救之。显大司马清河王宁以枣强降魏。闵击显，败之，追奔至襄国。

显大将军曹伏驹开门纳闵，闵杀显及其公卿已下百余人，焚襄国宫室，迁其民于邺。赵汝阴王琨以其妻妾来奔，斩于建康市，石氏遂绝。

[4]刘显进攻常山，魏国主冉闵留下大将军蒋辅佐太子冉智守卫邺城，自己统率八千骑兵前去救援。刘显的大司马清河人王宁投降了魏国，将枣强县拱手交出。冉闵攻击刘显，打败了他，追击到襄国。刘显的大将军曹伏驹打开城门让石闵进入，石闵杀掉了刘显及其公卿以下的官吏一百多人，焚烧了襄国的宫室，将襄国的百姓迁徙到邺城。后赵汝阴王石琨带着他的妻妾前来东晋投降，被斩杀在建康街头，于是石氏被彻底根绝了。

[5]尚书左丞孔严言于殷浩曰："比来众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当何以镇之。愚谓宜明受任之方，韩、彭专征伐，萧、曹守管，内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蔺屈身之义，平、勃交欢之谋，令穆然无间，然后可以保大定功也。观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兽心，贪而无亲，恐难以义感也。"浩不从。严，愉之从子也。

[5]尚书左丞孔严向殷浩进言说："近来人们的情绪，真令人心寒，不知您将用什么办法使其安定。我认为应该明确官吏的职责，韩信、彭越专事征伐，萧何、曹参留守理财，对内对外的职责，各有所司；还应该深思廉颇、蔺相如为国家利益而捐弃前嫌的道理，陈平、周勃为制止吕氏专权而结为至交的谋略，让人们和睦无间，然后就可以保有天下，成就功业了。看看近来投降归附的那些人，全都是人面兽心，贪婪之极而且六亲不认，恐怕难以用道义感化他们。"殷浩没有听从孔严的意见。孔严是孔愉的侄子。

浩上疏请北出许、洛，诏许之，以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羡为督统，进屯寿春。谢尚不能抚尉张遇，遇怒，据许昌叛，使其将上官恩据洛阳，乐弘攻督护戴施于仓垣，浩军不能进。三月，命荀羡镇淮阴，寻加监青州诸军事，又领兖州刺史，镇下邳。

殷浩上疏请求北上许昌、洛阳，穆帝复诏同意，于是任命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羡为督统，进军驻扎于寿春。谢尚没能抚慰张遇，张遇非常愤怒，便占据许昌反叛，并派他的将领上官恩占据洛阳，乐弘在仓垣攻打督护戴施，殷浩的军队无法前进。三月，命令荀羡镇守淮阴，不久加任监青州诸军事，又兼任兖州刺史，镇守下邳。

[6]乙巳，燕王俊还蓟，稍徙军中文武兵民家属于蓟。

[6]乙巳（十六日），前燕王慕容俊回到蓟城，并将少量的军队文武官员、士兵的家属迁徙到蓟城。

[7]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谓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为之尽力。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我死，汝亟自归于晋，当固执臣节，无为不义也！"弋仲卒，子襄秘不发丧，帅户六万南攻阳平、元城、发干，破之，屯于嗷津；以太原王亮为长史，天水尹赤为司马，太原薛瓒、略阳权翼为参军。

[7]姚弋仲有儿子四十二人，等到他病重时，对儿子们说："石氏对待我很优厚，我本想为他们尽力。如今石氏已被消灭，中原混战无主，我死了以后，你们赶快自己归附晋朝，应当固守作为臣下的气节，不要干不义的事情！"姚弋仲去世，其子姚襄隐瞒消息，不告诉别人，率领六万家的兵众南进，攻打阳平、元城、发干，全部攻克，兵众驻扎在津。任命太原人王亮为长史，天水人尹赤为司马，太原人薛瓒、略阳人权翼为参军。

襄与秦兵战，败，亡三万余户，南至荥阳，始发丧。又与秦将高昌、李历战于麻田，马中流矢而毙。弟苌以马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苌曰："但令兄济，竖子必不敢害苌！"会救至，俱免。尹赤奔秦，秦以赤为并州刺史，镇蒲阪。

姚襄与前秦的军队交战，被打败，死亡、溃散了三万多家的兵众。南进抵达荥阳，才公开了父亲死亡的消息。又与前秦将领高昌、李历在麻田交战，他的战马因中了流箭而死。姚襄的弟弟姚苌给了他一匹马，姚襄说："你自己如何脱身？"姚苌说："只要哥哥平安，那帮小子就不敢伤害我！"恰好这时援兵到达，他们全都幸免于难。尹赤投奔前秦，前秦任命尹赤为并州刺史，镇守蒲阪。

襄遂帅众归晋，送其五弟为质。诏襄屯谯成。襄单骑渡淮，见谢尚于寿春。尚闻其名，命去仗卫，幅巾待之，欢若平生。襄博学，善谈论，江东人士皆重之。

姚襄于是率领兵众归附东晋，并把他的五个弟弟送去作为人质。东晋朝廷诏令姚襄屯戍谯城。姚襄单人匹马渡过淮河，在寿春见到了谢尚。谢尚久闻其名，命令撤掉仪仗侍卫，自己摘掉帽子，只以绢丝束

发，热情地招待他，就像见故友一样。姚襄很博学，善于言谈，江东的人士都很推重他。

[8]魏主闵既克襄国，因游食常山、中山诸郡。赵立义将军段勤聚胡、羯万余人保据绎幕，自称赵帝。夏，四月，甲子，燕王俊遣慕容恪等击魏，慕容霸等击勤。

[8]魏国主冉闵既已攻克襄国，因此就在常山、中山等地周游吃喝。后赵国立义将军段勤聚集了胡族、羯族一万多人保卫据守绎幕，自称为赵帝。夏季，四月，甲子（初五），前燕王慕容俊派慕容恪等人率兵攻击魏国，派慕容霸等人率兵攻击段勤。

魏主闵将与燕战，大将军董闰、车骑将军张温谏曰：“鲜卑乘胜锋锐，且彼众我寡，宜且避之；俟其骄惰，然后益兵以击之。”闵怒曰：“吾欲以此众平幽州，斩慕容俊；今遇恪而避之，人谓我何！”司徒刘茂、特进郎相谓曰：“吾君此行，必不还矣，吾等何为坐待戮辱！”皆自杀。

魏国主冉闵准备与前燕交战，大将军董闰、车骑将军张温劝谏他说：“鲜卑人乘胜利之势，锋芒锐利，而且敌众我寡，应该暂且躲避。等他们骄傲懈怠以后，再增加兵力，加以攻击。”冉闵愤怒地说：“我要用这些兵众平定幽州，斩杀慕容俊。如今遇上了慕容恪而躲避他，人们该说我什么呢！”司徒刘茂、特进郎互相说：“我们的国君此次出征，一定是有去无回，我们为什么要坐等被杀戮的耻辱！”于是他们俩都自杀了。

闵军于安喜，慕容烙引兵从之。闵趣常山，恪追之，及于魏昌之廉台。闵与燕兵十战，燕兵皆不胜。闵素有勇名，所将兵精锐，燕人惮之。慕容恪巡陈，谓将士曰：“冉闵勇而无谋，一夫敌耳！其士卒饥疲，甲兵虽精，其实难用，不足破也！”闵以所将多步卒，而燕皆骑兵，引兵将趣林中。恪参军高开曰：“吾骑兵利平地，若闵得入林，不可复制。宜亟遣轻骑邀之，既合而阳走，诱致平地，然后可击也。”恪从之。魏兵还就平地，恪分军为三部，谓诸将曰：“闵性轻锐，又自以众少，必致死于我。我厚集中军之陈以待之，俟其合战，卿等从旁击之，无不克矣。”乃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铁锁连其马，为方陈而前。闵所乘骏马曰朱龙，日行千里。闵左操两刃矛，右执钩戟，以击燕兵，斩首三百余级。望见大幢，知其为中军，直冲之；燕两军从旁

夹击，大破之。围闵数重，闵溃围东走二十余里，朱龙忽毙，为燕兵所执。燕人杀魏仆射刘群，执董闵、张温及闵，皆送于蓟。闵子操奔鲁口。高开被创而卒。慕容恪进屯常山，俊命恪镇中山。

冉闵驻军于安喜，慕容恪率兵跟随。冉闵向常山开进，慕容恪紧追不舍，一直追到魏昌县的廉台。冉闵与前燕兵交战十次，前燕兵全都没有获胜。冉闵历来有勇猛的名声，所统领的士兵精良，前燕人很惧怕他。慕容恪巡视兵阵，对他的将士们说："冉闵有勇无谋，只能以一当一而已！他的士兵饥饿疲惫，武器装备虽然精良，但实际上难以为用，不难打败他们！"冉闵认为自己所统领的多是步兵，而前燕全是骑兵，于是就率领兵众向丛林开进。慕容恪的参军高开说："我们骑兵在平坦地域作战有利，如果冉闵得以进入丛森，就无法再控制他了。应该火速派轻装的骑兵去拦截他，等到交战以后再假装逃跑，诱使他来到平坦地域，然后便能进行攻击了。"慕容恪听从了这一意见。魏兵回师追到平坦的地域，慕容恪把军队分为三部分，对将领们说："冉闵生性轻敌，锐气十足，又自认为兵众较少，一定会拼死与我们作战。我要在中军的阵地上集中优势兵力等着他，等到交战以后，你们从两翼发起攻击，攻无不克。"于是他就选择五千名善于射箭的鲜卑人，用铁链把他们的马匹联结起来，形成方阵，布置在前面。冉闵所骑的骏马名叫朱龙，日行千里。只见他左手持有两刃矛，右手拿着钩戟，用来攻击前燕兵，杀掉了三百多人。当他望见宽大的仪仗旗帜后，知道这便是中军，就径直发起冲击。这时，前燕军的其他两部分从两翼夹击，彻底攻破了冉闵的部队。他们把冉闵团团围住，冉闵突破重围向东逃窜了二十多里，不巧骏马朱龙突然死亡，冉闵被前燕兵俘获。前燕兵杀掉了魏国仆射刘群，抓到了董闵、张温及冉闵，把他们全都送往蓟城。冉闵的儿子冉操逃到鲁口。高开负伤而死。慕容恪进军驻扎于常山，慕容俊命令他镇守中山。

己卯，冉闵至蓟。俊大赦。立闵而责之曰："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称帝？"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得不称帝邪！"俊怒，鞭之三百，送于龙城。

己卯（二十日），冉闵被押送到蓟城。慕容俊实行大赦。慕容俊让冉闵站在那里斥责他说："你不过是才能低下的奴仆，怎么能妄自称帝？"冉闵说："天下大乱，你们夷狄禽兽之类尚可称帝，何况我中原

英雄，为什么不能称帝呢！”慕容俊大怒，打了他三百鞭，把他送到龙城。

慕容霸军至绎幕，段勤与弟思聪举城降。

慕容霸的军队抵达绎幕，段勤和他的弟弟段思聪投降，举城投降。

甲申，俊遣慕容评及中尉侯龛帅精骑万人攻邺。癸巳，至邺，魏蒋及太子智闭城拒守，城外皆降于燕，刘宁及弟崇帅胡骑三千奔晋阳。

甲申（二十五日），慕容俊派慕容评及中尉侯龛率领精锐骑兵一万人进攻邺城。癸巳（疑误），抵达邺城，魏国的蒋及太子冉智紧闭城门抵抗固守，城外的兵众全都投降了前燕军。刘宁及他的弟弟刘崇率领三千胡人骑兵逃奔晋阳。

[9]秦以张遇为征东大将军、豫州牧。

[9]前秦任命张遇为征东大将军、豫州牧。

[10]五月，秦主健攻张琚于宜秋，斩之。

[10]五月，前秦国主苻健在宜秋攻打张琚，将其斩杀。

[11]邺中大饥，人相食，故赵时宫人被食略尽。蒋使侍中缪嵩、詹事刘猗奉表请降，且求救于谢尚。庚寅，燕王俊遣广威将军慕容军、殿中将军慕舆根、右司马皇甫真等帅步骑二万助慕容评攻邺。

[11]邺中地区发生严重饥荒，人们互相残食，过去后赵的宫人被残食殆尽。蒋派侍中缪嵩、詹事刘猗向东晋朝廷进奉降表，请求投降，并且向谢尚求救。庚寅（初二），前燕王慕容俊派广威将军慕容军、殿中将军慕舆根、右司马皇甫真等人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协助慕容评攻打邺城。

[12]辛卯，燕人斩冉闵于龙城。会大旱、蝗，燕王俊谓闵为祟，遣使祀之，谥曰悼武大王。

[12]辛卯（初三），前燕人在龙城斩杀了冉闵。恰好这时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蝗灾，前燕王慕容俊说这是冉闵在作祟，便派使臣去祭祀他，给他追封谥号为悼武天王。

[13]初，谢尚使戴施据枋头，施闻蒋求救，乃自仓垣徙屯棘津，止使者求传国玺。刘猗使缪嵩还邺白，疑尚不能救，沈吟未决。六月，施帅壮士百余人入邺，助守三台，绐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玺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当驰白天子。天子闻玺在吾所，信卿

至诚，必多发兵粮以相救饷。”以为然，出玺付之。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怀玺送于枋头。甲子，蒋帅锐卒五千及晋兵出战，慕容评大破之，斩首四千级，脱走入城。

[13]当初，谢尚派戴施据守枋头，戴施听说蒋派人前来求救，就从仓垣移师到棘津驻扎，阻拦了蒋派出的使者，索要传国印玺。刘猗让缪嵩返回邺城禀报蒋。蒋怀疑谢尚不能前来援救。犹豫不决。六月，戴施率领一百多名勇士进入邺城，帮助守卫三台，并哄骗蒋说：“如今燕寇陈兵城外，道路不通，传国印玺还不敢送走。你姑且把它拿出来交给我，我将策马迅速禀报天子。天子听到传国印玺在我们这里，会真诚地相信你，一定会多多地下发兵粮以救助你的困难。”蒋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就拿出传国印玺交给了他。戴施公开宣称派督护何融去迎接兵粮，暗地里却怀揣传国印玺送到了枋头。甲子（初六），蒋率领精锐部卒五千人及东晋的士兵出城战斗，被慕容评彻底打败，四千多人被斩首，蒋逃回邺城。

[14]甲申，秦主健还长安。

[14]甲申（二十六日），前秦国主苻健返回长安。

[15]谢尚、姚襄共攻张遇于许昌。秦主健遣丞相东海王雄、卫大将军平昌王菁略地关东，帅步骑二万救之。丁亥，战于颍水之诫桥，尚等大败，死者万五千人。尚奔还淮南，襄弃辎重，送尚于芍陂；尚悉以后事付襄。殷浩闻尚败，退屯寿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张遇及陈、颍、许、洛之民五万余户于关中，以右卫将军杨群为豫州刺史，镇许昌。谢尚降号建威将军。

[15]谢尚、姚襄一起在许昌攻打张遇。前秦国主苻健派丞相东海王苻雄、卫大将军平昌王苻菁攻占关东地区，率领二万步、骑兵去援救张遇。丁亥（二十九日），双方在颍水的诫桥交战，谢尚等大败，死亡一万五千人。谢尚逃回淮南，姚襄扔掉了军用物资，护送谢尚到了芍陂。谢尚 把自己的后事全托付给了姚襄。殷浩听到谢尚失败的消息，退到寿春驻扎。秋季，七月，前秦丞相苻雄把张遇及陈郡、颍川、许昌、洛阳的百姓五万多户迁徙到关中，任命右卫将军杨群为豫州刺史，镇守许昌。谢尚贬降名号为建威将军。

[16]赵故西中郎将王擢遣使请降，拜擢秦州刺史。

[16]后赵国过去的西中郎将王擢派遣使者向东晋请求投降，朝廷授予王擢秦州刺史职务。

[17]丁酉，以武陵王为太宰。

[17]丁酉（初十），东晋朝廷任命武陵王司马为太宰。

[18]丙辰，燕王俊如中山。

[18]丙辰（二十九日），前燕王慕容俊到中山。

[19]王午闻魏败，时邓恒已死，午自称安国王。八月，戊辰，燕王俊遣慕容恪、封奕、阳骛攻之，午闭城自守，送冉操诣燕军，燕人掠其禾稼而还。

[19]王午听说了魏国失败的消息，当时邓恒已经死去，王午自称安国王。八月，戊辰（十一日），前燕王慕容俊派慕容恪、封奕、阳骛攻打他，王午紧闭城门自守，把冉操送给燕军，燕人把他们的庄稼砍掠一空后返回去了。

[20]庚午，魏长水校尉马愿等开邺城纳燕兵，戴施、蒋悬縋而下，奔于仓垣。慕容评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钟、司空条枚等及乘舆服御于蓟。尚书令王简、左仆射张乾、右仆射郎肃皆自杀。燕王俊诈云董氏得传国玺献之，赐号奉玺君，赐冉智爵海宾侯。以申钟为大将军右长史；命慕容评镇邺。[20]庚午（十三日），魏国长水校尉马愿等人打开邺城城门，让前燕军队进入，戴施、蒋系着绳子从城墙上滑下来，逃奔到仓垣。慕容评把魏后董氏、太子冉智、太尉申钟、司空条攸以及王宫车乘服饰送至蓟城。尚书令王简、左仆射张乾、右仆射郎萧全都自杀。前燕王慕容俊谎称董氏得到了传国印玺，并献给了他，因此赐董后号为奉玺君，赐封冉智以海宾侯爵位。任命申钟为大将军右长史。命令慕容评镇守邺城。

[21]桓温使司马勋助周抚讨萧敬文于涪城，斩之。

[21]桓温派司马勋帮助周抚在涪城讨伐萧敬文，杀掉了他。

[22]谢尚自枋头迎传国玺至建康，百僚毕贺。

[22]谢尚从枋头迎接传国印玺抵达建康，朝廷百官，一同庆贺。

[23]秦以雷弱儿为大司马，毛贵为太尉，张遇为司空。

[23]前秦任命雷弱儿为大司马，毛贵为太尉，张遇为司空。

[24]殷浩之北伐也，中军将军王羲之以书止之，不听。既而无功，复谋再举。羲之遗浩书曰："今以区区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争武功，非所当作。自顷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其赋役，与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悬之急也！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

[24]殷浩北伐的时候，中军将军王羲之写信劝他不要去，他没有听从。此后无功而返，他便图谋再一次出征。王羲之给殷浩写信说："如今我们占据着区区江左之地，天下人为之心寒，本来已经很久了。力争战功，不是现在该干的事情。近来在朝廷内外任职的官员们，没有深谋远虑，却任意挥霍摧残国家的根基，每个人都追求实现自己的志向，最终却没有一桩战功可言，于是使天下大有土崩瓦解的趋势。干这种事情的人，岂能让他推卸掉天下人的责怪！如今在外边军队被攻破，在国内资财被耗尽，保全淮南的志向，已经不再是力所能及的了，不如回来确保长江，督将们再各自镇守旧地，长江以远的地区，保持着联系就可以了。官员们引咎自责，重新实施良好的治理方法，减免赋税徭役，与百姓一起从头奋斗，或许还可以解救千钧一发的危急局势。您出身于布衣百姓，承担着天下的重任，掌管着督察统管之责，然而却失败落魄到如此地步，恐怕满朝廷的那些贤士没有一个会愿意为别人分担责任。如果您还觉得以前的事情考虑得不周到、细致，所以应该再去追求分外之功，那么虽说宇宙广大，恐怕也容不下您！这就是我愚钝的头脑所不能理解的。"

又与会稽王昱笺曰："为人臣谁不愿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难得之运哉！顾力有所不及，岂可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喜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喜。功未可期，遗黎歼尽，劳役无时，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者也。'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先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

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也。”不从。

王羲之又给会稽王司马昱去信说：“作为臣下，谁不愿意尊奉自己的君主，希望他的事业和前代一样兴隆昌盛呢？况且是在遇到了难得的时运的时候。只不过在力量有所不及的情况下，难道能不权衡轻重而随意行事吗！如今虽然有令人可喜的机会，但看看自身的情况，令人担忧的事情仍然多于令人可喜的事情。成功未可预期，遗民损失殆尽，劳役毫无时限，征敛日益繁重，以区区吴、越之地去征服统治天下十分之九的广阔地区，不灭亡又会怎样呢！不权衡自己的德行与力量，不彻底失败就不善罢某休，这就是国内人士所痛心疾首而又不敢直说的话。‘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的还可以补救。’希望殿下再度三思，先奠定不可战胜的根基，等到根基牢固、势力强大时再作图谋，那也为时不晚。如果不这样做，恐怕危险就会降临到我们江南！希望殿下能暂时放弃虚华高远的想法，以挽救眼前千钧一发的危急局势，这才可以说是以亡图存，转祸为福。”司马昱没有听从王羲之的劝告。

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遁据仓垣。浩以军兴，罢遣太学生徒，学校由此遂废。

九月，殷浩驻扎在泗口，派河南太守戴施占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遁占据仓垣。殷浩以征集财物供军用为由，停止了太学学生的学习，并将他们遣散回去，学校从此也就关闭了。

冬，十月，谢尚遣冠军将军王侠攻许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杨群退屯弘农。征尚为给事中，戍石头。

冬季，十月，谢尚派冠军将军王侠攻克了许昌。前秦的豫州刺史杨群撤退驻扎在弘农。东晋朝廷征召谢尚为给事中，戍卫石头。

[25]丁卯，燕王俊还蓟。

[25]丁卯（十一日），前燕王慕容俊回到蓟城。

[26]故赵将拥兵据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俊以王擢为益州刺史，夔逸为秦州刺史，张平为并州刺史，李历为兖州刺史，高昌为安西将军，刘宁为车骑将军。

[26]过去后赵国的将领中带领士兵占据州郡的人，各自都派使者向前燕投降，前燕王慕容俊任命王擢为益州刺史，夔逸为秦州刺史，张平为并州刺史，李历为兖州刺史，高昌为安西将军，刘宁为车骑将军。

[27]慕容恪屯安平，积粮，治攻具，将讨王午。丙戌，中山苏林起兵于无极，自称天子；恪自鲁口还讨林。闰月，戊子，燕王俊遣广威将军慕舆根助恪攻林，斩之。王午为其将秦兴所杀。吕护杀兴，复自称安国王。

[27]慕容恪驻扎在安平，储备粮食，准备进攻的武器装备，将要讨伐王午。丙戌（疑误），中山人苏林在无极起兵，自称天子。慕容恪从鲁口返回讨伐苏林。闰十月，戊子（初三），前燕王慕容俊派广威将军慕舆根帮助慕容恪攻打苏林，把他杀掉了。王午被他的将领秦兴杀掉，吕护杀了秦兴，又自称安国王。

燕群僚共上尊号于燕王俊，俊许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国相封奕为太尉，左长史阳骛为尚书令，右司马皇甫真为尚书左仆射，典书令张为右仆射；其余文武，拜授有差。戊辰，俊即皇帝位，大赦；自谓获传国玺，改元元玺。追尊武宣王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为太祖文明皇帝。时晋使适至燕，俊谓曰："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改司州为中州；建留台于龙都。以玄菟太守乙逸为尚书，专委留务。

前燕国的官员们共同给前燕王慕容俊进上皇帝尊号，慕容俊同意了。十一月，丁卯（十二日），开始设置百官，任命国相封奕为太尉，左长史阳鹜为尚 书令，右司马皇甫真为尚书左仆射,典书令张为右仆射。其余的文武官员，授予的官职各有等差。戊辰（十三日），慕容俊即皇帝位，实行大赦。自称获 得了传国印玺，改年号为元玺。追尊武宣王慕容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慕容为太祖文明皇帝。这时东晋的使者恰好抵达前燕，慕容俊对他说："你回去禀报你的天子，我趁着天下无人才的时机，被中原地区推举，已经成为皇帝了！"慕容俊将司州改为中州，在当初的国都龙城建立了留台。任命玄菟太守乙逸为尚书，专门委任他掌管留台事务。

[28]秦丞相雄攻王擢于陇西，擢奔凉州，雄还屯陇东。张重华以擢为征虏将军、秦州刺史，特宠待之。

[28]前秦丞相苻雄在陇西攻打王擢，王擢逃奔到凉州，苻雄返回，驻扎在陇东。张重华任命王擢为征虏将军、秦州刺史，特别宠待他。

九年（癸丑、353）

九年（癸丑，公元353年）

[1]春，正月，乙卯朔，大赦。

[1]春季，正月，乙卯朔（初一），东晋实行大赦。

[2]二月，庚子，燕主俊立其妃可足浑氏为皇后，世子晔为皇太子，皆自龙城迁于蓟宫。

[2]二月，庚子（十七日），前燕国主慕容俊立他的后妃可足浑氏为皇后，立长子慕容晔为皇太子，他们全都从龙城迁至蓟城王宫。

[3]张重华遣将军张弘、宋修会王擢帅步骑万五千伐秦；秦丞相雄、卫将军菁拒之，大败凉兵于龙黎，斩首万二千级，虏张弘、宋修；王擢弃秦州，奔姑臧。秦主健以领军将军苻愿为秦州刺史，镇上。

[3]张重华派将军张弘、宋修会合王擢率领步、骑兵一万五千人讨伐前秦，前秦丞相苻雄、卫将军苻菁率兵抵抗，凉兵在龙黎被彻底打败，一万二千人被斩首，张弘、宋修被俘。王擢放弃了秦州，逃到姑臧。前秦国主苻健任命领军将军苻愿为秦州刺史，镇守上。

[4]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讨林邑，破五十余垒。

[4]三月，东晋交州刺史阮敷讨伐林邑国，攻破了五十多座营垒。

[5]赵故卫尉常山李犊聚众数千人叛燕。

[5]后赵国原来的卫尉常山人李犊聚集兵众数千人背叛了前燕。

[6]西域胡刘康诈称刘曜子，聚众于平阳，自称晋王；夏，四月，秦左卫将军苻飞讨擒之。

[6]西域胡人刘康谎称自己是刘曜的儿子，在平阳聚集兵众，自称晋王。夏季，四月，前秦左卫将军苻飞讨伐并擒获了他。

[7]以安西将军谢尚为尚书仆射。

[7]东晋朝廷任命安西将军谢尚为尚书仆射。

[8]五月，张重华复使王擢帅众二万伐上，秦州郡县多应之；苻愿战败，奔长安。重华因上疏请伐秦，诏进重华凉州牧。

[8]五月，张重华再次派王擢率领兵众二万人讨伐上，秦州的郡县大多都响应他们。苻愿被打败，逃至长安。张重华于是就向东晋朝廷上疏，请求讨伐前秦。朝廷下诏，晋升张重华为凉州牧。

[9]燕主俊遣卫将军恪讨李犊，犊降，遂东击吕护于鲁口。

[9]前燕国主慕容俊派卫将军慕容恪讨伐李犊，李犊投降。于是慕容恪东进，到鲁口攻打吕护。

[10]六月，秦苻飞攻氐王杨初于仇池，为初所败。丞相雄、平昌王菁帅步骑四万屯于陇东。

[10]六月，前秦苻飞在仇池攻打氐王杨初，但被杨初打败。丞相苻雄、平昌王苻菁率领四万步、骑兵驻扎在陇东。

秦主健纳张遇继母韩氏为昭仪，数于众中谓遇曰："卿，吾假子也。"遇耻之，因雄等精兵在外，阴结关中豪杰，欲灭苻氏，以其地来降。秋，七月，遇与黄门刘晃谋夜袭健，晃约开门以待之。会健使晃出外，晃固辞，不得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门，门不开；事觉，伏诛。于是孔持起池阳，刘珍、夏侯显起，乔秉起雍，胡阳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灞城，众数万人，各遣使来请兵。

前秦国主苻健纳娶张遇的继母韩氏为昭仪，他多次在人们当中对张遇说："你是我的养子！"张遇对此感到耻辱，便趁着苻雄等精兵在外征战的机会，暗中联络关中的豪杰，想灭掉苻氏，把他所占据的地方降附东晋。秋季，七月，张遇和黄门刘晃密谋夜袭苻健，刘晃约定到时开门等待。恰巧苻健派刘晃外出，他再三推辞，不得已只好去了。而张遇不知道此事，当他带领士兵来到门前时，门没有打开。事情败露，张遇被杀。这时，孔持在池阳起事，刘珍、夏侯显在县起事，乔秉在雍县起事，胡阳赤在司竹起事，呼延毒在灞城起事，参加者达数万人，他们各自都派遣使者来向东晋请求援兵。

[11]秦以左仆射鱼遵为司空。

[11]前秦任命左仆射鱼遵为司空。

[12]九月，秦丞相雄帅众二万还长安，遣平昌王菁略定上洛，置荆州于丰阳川，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为刺史。雄与清河王法、苻飞分讨孔持等。

[12]九月，前秦丞相苻雄率领兵众二万人回到长安，派平昌王苻菁平定治理上洛，在丰阳川设置荆州，任命步兵校尉金城人郭敬为刺史。苻雄与清河王苻法、苻飞分别讨伐孔持等人。

[13]姚襄屯历阳，以燕、秦方强，未有北伐之志，乃夹淮广兴屯田，训厉将士。殷浩在寿春，恶其强盛，囚襄诸弟，屡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将军魏统卒，弟憬代领部曲。浩潜遣憬帅众五千袭之，襄斩憬，并其众。浩愈恶之，使龙骧将军刘启守谯，迁襄于梁国蠡台，表授梁国内史。

[13]姚襄驻扎在历阳，考虑到前燕、前秦势力正强，所以没有北伐的念头，就沿淮河两岸广泛开垦屯田，训练勉励将士。殷浩在寿春，讨厌姚襄的日益强盛，于是就囚禁了他的弟弟们，并多次派遣刺客刺杀他。然而刺客们却全都把实情告诉了姚襄。安北将军魏统去世，弟弟魏憬代替他统领部曲家兵。殷浩偷偷地派魏憬率领五千兵众袭击姚襄，但姚襄杀掉了魏憬，其兵众也被兼并。殷浩因此越发讨厌姚襄，派龙骧将军刘启守卫谯郡，把姚襄调到梁国的蠡台，上表请求授予姚襄梁国内史职务。

魏憬子弟数往来寿春，襄益惧疑，遣参军权翼使于浩，浩曰："身与姚平北共为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举动自专，甚失辅车之理，岂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绝世，拥兵数万远归晋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辅明哲故也。今将军轻信谗慝之言，与平北有隙，愚谓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迈，生杀自由，又纵小人掠夺吾马；王臣之体，固若是乎？"翼曰："平北归命圣朝，岂肯妄杀无辜！奸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杀之何害！"浩曰："然则掠马何也？"翼曰："将军谓平北雄武难制，终将讨之，故取马欲以自卫耳。"浩笑曰："何至是也！"

魏憬的子弟们多次往来寿春，姚襄越发怀疑、担心，就派参军权翼出使殷浩处。殷浩对他说："我本人与姚襄同是君主的臣下，休戚与共。然而姚襄经常独断专行，有失辅车相依的道理，这难道是我所希望的事情吗！"权翼说："姚襄英俊的风姿堪称绝世，他之所以带领数万兵将不辞遥远归附晋朝王室，是因为朝廷具有道义，大臣们贤明智慧的缘故。如今将军轻信谗言匿语，与姚襄有了隔阂，我认为产生猜忌的根源，在您这里而不在姚襄那里。"殷浩说："姚襄生性豪放不

羁，随意生杀，又纵容小人抢夺我的马匹，君王臣下的行为，原本是这样的吗！”权翼说：“姚襄归附听命于圣哲王朝，怎么肯滥杀无辜！邪恶作乱之徒，就是帝王的法律也不能容忍，杀了他们有什么害处！”殷浩说：“那么，为什么抢夺我的马匹呢？”权翼说：“将军您认为姚襄雄勇刚健，难以控制，最终也要讨伐他，所以他才夺取您的马匹想用来自卫呵。”殷浩笑着说：“哪里到这种地步呢！”

初，浩阴遣人诱梁安、雷弱儿，使杀秦主健，许以关右之任；弱儿伪许之，且请兵应接。浩闻张遇作乱，健兄子辅国将军黄眉自洛阳西奔，以为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寿春帅众七万北伐，欲进据洛阳，修复园陵。吏部尚书王彪之上会稽王昱笺，以为：“弱儿等容有诈伪，浩未应轻进。”不从。

当初，殷浩暗地里派人劝诱梁安、雷弱儿，让他们去刺杀前秦国主苻健，许诺把关右地区的官职封给他们。雷弱儿表面上答应了，而且请求派兵接应。殷浩听说张遇夜袭苻健，苻健哥哥的儿子辅国将军苻黄眉从洛阳向西逃奔，以为梁安等人的事情已经大功告成。冬季，十月，殷浩从寿春出发，率领兵众七万人北伐，想进攻占据洛阳，以修复帝王的陵墓。吏部尚书王彪之给会稽王司马昱上书认为：“雷弱儿等人会有诈伪，殷浩不应该轻举妄动。”司马昱对此未加理会。

浩以姚襄为前驱。襄引兵北行，度浩将至，诈令部众夜遁，阴伏甲以邀之。浩闻而追襄至山桑；襄纵兵击之，浩大败，弃辎重，走保谯城。襄俘斩万余，悉收其资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复如淮南。会稽王昱谓王彪之曰：“君言无不中，张、陈无以过也！”

殷浩以姚襄作为北伐的前驱。姚襄率兵北进，当预计殷浩将要抵达时，假装让士兵趁夜逃散，实际上却悄悄地埋伏起来等候阻击殷浩。殷浩听说姚襄的士兵逃散，追赶姚襄来到山桑。这时，姚襄突然发兵攻击，殷浩大败，丢弃了轻重装备，逃回去固守谯城。姚襄俘虏斩杀了一万多人，全部收缴了他们的资财武器，派他的哥哥姚益镇守山桑，姚襄又回到了淮南。会稽王司马昱对王彪之说：“你言无不中，张良、陈平也无法超过你呵！”

[14]西平敬烈公张重华有疾，子曜灵才十岁，立为世子，赦其境内。重华庶兄长宁侯祚，有勇力、吏干，而倾巧善事内外，与重华嬖

臣赵长、尉缉等结异姓兄弟。都尉常据请出之，重华曰："吾方以祚为周公，使辅幼子，君是何言也！"

[14]西平敬烈公张重华患病，儿子张曜灵才十岁，被立为太子，在境内实行大赦。张重华的庶兄长宁侯张祚，力气很大，具有果敢勇猛的禀性和当官的才干，然而为人狡诈，善于看风行事，左右逢源，和张重华的宠臣赵长、尉缉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都尉常据请求把他调离，张重华说："我正要把张祚当作周公，让他辅佐幼子，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呢！"

谢艾以罕之功有宠于重华，左右疾之，谮艾，出为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权幸用事，公室将危，乞听臣入侍。"且言"长宁侯祚及赵长等将为乱，宜尽逐之。"十一月，己未，重华疾甚，手令征艾为卫将军，监中外诸军事，辅政；祚、长等匿而不宣。

谢艾因为罕之战的功劳，在张重华面前很受宠，周围的人对此很妒忌，就说坏话诬陷他。张重华因此把他调离出去，任酒泉太守。谢艾上疏说："有权势而得宠的人当政，君王的政权将有危险，请求您接受我入宫侍奉。"而且还说："长宁侯张祚及赵长等人将要作乱，应该把他们全都赶走。"十一月，己未（初十），张重华病重，亲手写下命令征召谢艾任卫将军，监察中外诸军事，辅佐朝政。张祚、赵长等人将手令隐藏起来而不加以公布。

丁卯，重华卒，世子曜灵立，称大司马、凉州刺史、西平公。赵长等矫重华遗令，以长宁侯祚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抚军大将军，辅政。

丁卯（十八日），张重华去世，太子张曜灵即位，称为大司马、凉州刺史、西平公。赵长等人假传张重华的遗令，让长宁侯张祚出任都督中外诸军事、抚军大将军，辅佐朝政。

[15]殷浩使部将刘启、王彬之攻姚益于山桑，姚襄自淮南击之，启、彬之皆败死。襄进据芍陂。

[15]殷浩派部将刘启、王彬之在山桑攻打姚益，姚襄从淮南出兵反击，刘启、王彬之全都战败死亡。姚襄继续前进，占据了芍陂。

[16]赵末，乐陵朱秃、平原杜能、清河丁娆、阳平孙元各拥兵分据城邑，至是皆请降于燕；燕主俊以秃为青州刺史，能为平原太守，娆为立节将军，元为兖州刺史，各留抚其营。

[16]后赵末年，乐陵人朱秃、平原人杜能、清河人丁娆、阳平人孙元各自拥兵，分别占据了所在的城邑，到这时，他们全都向前燕国请求投降。前燕国主慕容俊任命朱秃为青州刺史，杜能为平原太守，丁娆为立节将军，孙元为兖州刺史，各自都留下来镇抚他们的营地。

[17]秦丞相雄克池阳，斩孔持。十二月，清河王法、苻飞克，斩刘珍、夏侯显。

[17]前秦苻雄攻克池阳，斩杀了孔持。十二月，清河王苻法、苻飞攻克县，斩杀了刘珍、夏侯显。

[18]姚襄济淮，屯盱眙，招掠流民，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遣使诣建康罪状殷浩，并自陈谢。诏以谢尚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历阳。

[18]姚襄渡过淮河，驻所在盱眙，招募掳掠流民，人数多达七万，分别设置地方长官，勉励督促他们从事农耕蚕桑。姚襄还派遣使者到建康报告殷浩的罪行，并且陈述自己的谢意。东晋朝廷下诏，任命谢尚为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守历阳。

[19]凉右长史赵长等建议，以为“时难未夷，宜立长君，曜灵冲幼，请立长宁侯祚。”张祚先得幸于重华之母马氏，马氏许之，乃废张曜灵为凉宁侯，立祚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凉公。祚既得志，恣为淫虐，杀重华妃裴氏及谢艾。

[19]前凉右长史赵长等人提出建议，认为“目前的灾难尚未平定，应该立年长者为君王。张曜灵年龄幼小，请求立长宁侯张祚。”张祚原先很得张重华的母亲马氏的宠幸，马氏同意了，于是就将张曜灵废黜为凉宁侯，立张祚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凉公。张祚达到目的以后，肆无忌惮地施展淫威暴虐，杀掉了张重华的妃裴氏及谢艾。

[20]燕卫将军恪、抚军将军军、左将军彪等屡荐给事黄门侍郎霸有命世之才，宜总大任。是岁，燕主俊以霸为使持节、安东将军、北冀州刺史，镇常山。

[20]前燕卫将军慕容恪、抚军将军慕容军、左将军慕容彪等人曾经屡次荐举给事黄门侍郎慕容霸，说他有显赫于世的才能，应该总揽重任。这一年，前燕国主慕容俊任命慕容霸为使持节、安东将军、北冀州刺史、镇守常山。

十年（甲寅、354）

十年（甲寅，公元354年）

[1]春，正月，张祚自称凉王，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立妻辛氏为王后，子太和为太子；封弟天锡为长宁侯，子庭坚为建康侯，曜灵弟玄觏为凉武侯；置百官，效祀天地，用天子礼乐。尚书马岌切谏，坐免官。郎中丁琪复谏曰："我自武公以来，世守臣节，抱忠履谦五十余年，故能以一州之众，抗举世之虏，师徒岁起，民不告疲，殿下勋德未高于先公，而亟谋革命，臣未见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远所以归向者，以吾能奉晋室故也。今而自尊，则中外离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强敌乎！"祚大怒，斩之于阙下。

[1]春季，正月，张祚自称凉王，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立妻子辛氏为王后，儿子张太和为太子。封弟弟张天锡为长宁侯，儿子张庭坚为建康侯，张曜灵的弟弟张玄觏为凉武侯。设置了百官，在郊外祭祀天地，使用天子的礼节器乐。尚书马岌恳切地加以劝谏，被加罪免官。郎中丁琪又劝谏他说："我们自从武公张轨以来，历代谨守臣下的节义，胸怀忠诚，行事谦恭五十多年，所以才能用区区一州的兵众抵抗整个天下的敌人，虽然士兵连年征战，但百姓并不诉说困倦。殿下的功勋与德行并没有高出先公，然而却迫不及待地谋求改变命运，臣下没见过这样做能行得通的。那些士兵百姓之所以能够听命，远方的部族之所以能归附向往，就是因为我们能尊奉晋皇室的缘故。如今您自尊为帝，则会内外离心，还怎么能够靠一隅之地抗拒天下的强敌呢！"张祚勃然大怒，在宫殿前把丁琪杀掉了。

[2]故魏降将周成反，自宛袭洛阳。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鲔渚。

[2]过去魏国投降过来的将领周成造反，从宛县出发袭击洛阳。辛酉（十三日），河南太守戴施逃奔到鲔渚。

[3]秦丞相雄克司竹；胡阳赤奔霸城，依呼延毒。

[3]前秦丞相苻雄攻克司竹。胡阳赤逃奔到霸城，依附了呼延毒。

[4]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连年北伐，师徒屡败，粮械都尽；征西将军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数浩之罪，请废之。朝廷不得已，免浩为庶人，徙东阳之 信安。自此内外大权一归于温矣。

[4]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连年北伐，士兵屡屡被打败，粮饷武器全都消耗殆尽。征西将军桓温借朝野上下对殷浩的怨愤，上书列举殷浩的罪行，请求将他黜免。朝廷不得已，将殷浩免官，贬为庶人，流放到东阳郡的信安县。从此，朝廷内外的大权统统集中在桓温手里了。

浩少与温齐名，而心竞不相下，温常轻之。浩既废黜，虽愁怨不形辞色，常书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温谓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为令仆，足以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将以浩为尚书令，以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者十数，竟达空函。温大怒，由是遂绝，卒于徙所。以前会稽内史王述为扬州刺史。

殷浩年轻时就和桓温齐名，双方暗自争胜，不相上下，但桓温经常轻视他。殷浩被废黜以后，虽然忧愁怨愤之情不形于色，但常常用手在空中书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过了很久，桓温对手下的属官郗超说："殷浩有德行，善言辞，假如以前让他出任尚书令或仆射，足以成为百官的楷模，朝廷对他的任用，配不上他本身的才能。"桓温准备任命殷浩为尚书令，写信告诉了他。殷浩对此欣然应允，在准备送出复信时，担心信中还有不妥之处，便拆开封检查了十多次，最后忙中出错，送达桓温手里的竟然只是一个空信封。桓温勃然大怒，从此断绝了启用殷浩的想法，殷浩死于流放之地。任命以前的会稽内史王述为扬州刺史。

[5]二月，乙丑，桓温统步骑四万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至南乡；步兵自淅川趣武关；命司马勋出子午道以伐秦。

[5]二月，乙丑（疑误），桓温统领步兵和骑兵四万人从江陵出发。水军从襄阳进入均口，抵达南乡；步兵从淅川直奔武关。命令司马勋出子午道去讨伐前秦。

[6]燕卫将军恪围鲁口，三月，拔之。吕护奔野王，遣弟奉表谢罪于燕，燕以护为河内太守。

[6]前燕国卫将军慕容恪包围了鲁口。三月，攻下了该地。吕护逃奔到野王，派弟弟上表向前燕谢罪，前燕任命吕护为河内太守。

[7]姚襄遣使降燕。

[7]姚襄派遣使者向前燕投降。

[8]燕王俊以慕容评为镇南将军，都督秦、雍、益、梁、江、扬、荆、徐、兖、豫十州诸军事，权镇洛水；以慕容强为前锋都督，督荆、徐二州、缘淮诸军事，进据河南。

[8]前燕国主慕容俊任命慕容评为镇南将军，都督秦、雍、益、梁、江、扬、荆、徐、兖、豫十州诸军事，权且镇守洛水。任命慕容强为前锋都督，督察荆、徐二州，缘淮诸军事，他率兵前进，占据了黄河以南。

[9]桓温别将攻上洛，获秦荆州刺史郭敬；进击青泥，破之。司马勋掠秦西鄙，凉秦州刺史王擢攻陈仓以应温。秦主健遣太子苌、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硕帅众五万军于柳以拒温。夏，四月，己亥，温与秦兵战于蓝田。秦淮南王生单骑突陈，出入以十数，杀伤晋将士甚众。温督众力战，秦兵大败；将军桓冲又败秦丞相雄于白鹿原。冲，温之弟也。温转战而前，壬寅，进至灞上。秦太子苌等退屯城南，秦主健与老弱六千固守长安小城，悉发精兵三万，遣大司马雷弱儿等与苌合兵以拒温。三辅郡县皆来降。温抚谕居民，使安堵复业。民争持牛酒迎劳，男女夹路观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图今日复睹官军！"

[9]桓温的另一位将领攻打上洛，俘获了前秦荆州刺史郭敬，继续前进，又攻破了青泥。司马勋夺取了前秦的西部边陲地带，前凉秦州刺史王擢攻打陈仓以接应桓温。前秦国主苻健派太子苻苌、丞相苻雄、淮南王苻生、平昌王苻菁、北平王苻硕率领五万兵众驻扎在柳，以阻击桓温。夏季，四月，己亥（二十二日），桓温与前秦军队在蓝田交战。前秦淮南王苻生单枪匹马冲入敌阵，往返十多次，杀死杀伤了众多的东晋将士。桓温督促兵众奋力拼搏，前秦军队终于被打得大败。将军桓冲又在白鹿原打败了前秦丞相苻雄。桓冲是桓温的弟弟。桓温转战前进，壬寅（二十五日），到达灞上。前秦太子苻苌等退守驻扎在城南，前秦国主苻健与六千老弱民众固守长安小城，把三万精锐兵士全部派出，让大司马雷弱儿等人与苻苌会合兵力，以抵抗桓温。三辅地区的郡县全都投降。桓温安抚告谕当地居民，让他们安居复业，当地的百姓争先恐后地带着酒肉迎接慰劳桓温的部队，男男女女夹道围观，有些老年人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说："没想到今天又见到了朝廷的军队！"

秦丞相雄帅骑七千袭司马勋于子午谷，破之，勋退屯女娲堡。

前秦丞相苻雄率领骑兵七千人在子午谷袭击司马勋，司马勋的部队被攻破，退守女娲堡。

[10]戊申，燕主俊封抚军将军军为襄阳王，左将军彭为武昌王；以卫将军恪为大司马、侍中、大都督、录尚书事，封太原王；镇南将军评为司徒、骠骑将军，封上庸王；封安东将军霸为吴王；左贤王友为范阳王，散骑常侍厉为下邳王，散骑常侍宜为庐江王，宁北将军度为乐浪王；又封弟桓为宜都王，逮为临贺王，徽为河间王，龙为历阳王，纳为北海王，秀为兰陵王，岳为安丰王，德为梁公，默为始安公，偻为南康公；子咸为乐安王，亮为勃海王，温为带方王，涉为渔阳王，为中山王；以尚书令阳骛为司空，仍守尚书令。

[10]戊申（疑误），前燕国主慕容俊封抚军将军慕容军为襄阳王，左将军慕容彭为武昌王。任命卫将军慕容恪为大司马、侍中、大都督、录尚书事，并封为太原王。任命镇南将军慕容评为司徒、骠骑将军，并封为上庸王。封安东将军慕容霸为吴王，左贤王慕容友为范阳王，散骑常侍慕容厉为下邳王，散骑常侍慕容宜为庐江王，宁北将军慕容度为乐浪王。还对他的弟弟们进行了赐封：慕容桓为宜都王，慕容逮为临贺王，慕容徽为河间王，慕容龙为历阳王，慕容纳为北海王，慕容秀为兰陵王，慕容岳为安丰王，慕容德为梁公，慕容默为始安公，慕容偻为南康公。封儿子慕容臧为乐安王，慕容亮为勃海王，慕容温为带方王，慕容涉为渔阳王，慕容为中山王。任命尚书令阳骛为司空，仍旧职守尚书令。

命冀州刺史吴王霸徙治信都。初，燕王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将以为世子；群臣谏而止，然宠遇犹逾于世子。由是俊恶之，以其尝坠马为折齿，更名曰；寻以其应谶文，更名曰垂；迁侍中，录留台事，徙镇龙城。垂大得东北之和，俊愈恶之，复召还。

慕容俊命令冀州刺史、吴王慕容霸把治所迁到信都。当初，前燕王慕容认为慕容霸才能卓越，所以给他起名叫“霸”，准备以他作为太子。因为群臣的劝谏，最终没这样做，然而对他的宠爱程度仍然超过了太子。因此慕容俊很嫉妒，便以慕容霸曾经从马背上摔下来摔坏了牙齿为由，把他的名字改为“”。不久又以他应验了谶文中的谶语为由，改其名为“垂”。慕容垂升迁为侍中，总领留台事务，被调动去镇

守龙城。慕容垂深得东北民众的拥戴，慕容俊对他越发嫉妒，又召他返回。

[11]五月，江西流民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降于姚襄。建康震骇，以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屯中堂，豫州刺史谢尚自历阳还卫京师，固江备守。

[11]五月，江西的流民郭敞等一千多人挟持着陈留内史刘仕投降了姚襄。东晋朝廷十分震惊，任命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驻扎宫中，豫州刺史谢尚从历阳返回，戍卫京师，加固长江防线，严密守备。

[12]王擢拔陈仓，杀秦扶风内史毛难。

[12]王擢攻克陈仓，杀掉了前秦的扶风内史毛难。

[13]北海王猛，少好学，倜傥有大志，不屑细务，人皆轻之。猛悠然自得，隐居华阴。闻桓温入关，披褐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无以应，徐曰："江东无卿比也！"乃署猛军谋祭酒。

[13]北海人王猛，从小好学，才能卓越，胸怀大志，不屑于琐碎事务，人们都轻视他。王猛却悠然自得，隐居于华阴。当他听说桓温入关后，便披着粗布衣服去拜访他，边摸着虱子边谈论当时的大事，旁若无人。桓温觉得他与众不同，便问道："我奉天子之命，统帅十万精兵为百姓消灭残存的寇贼，然而三秦的豪杰之士至今没有人前来归附，这是为什么呢？"王猛说："您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土，如今长安近在咫尺而您却不横渡灞水，百姓们不知道您的意图，所以不来。"桓温沉默不语，无以应答，过了一会儿说："长江以南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于是就安排王猛暂任军谋祭酒。

温与秦丞相雄等战于白鹿原，温兵不利，死者万余人。初，温指秦麦以为粮，既而秦人悉芟麦，清野以待之，温军乏食。六月，丁丑，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以王猛为高官督护，欲与俱还，猛辞不就。

桓温与前秦丞相苻雄等在白鹿原交战，桓温的军队失利，死亡一万多人。当初，桓温指望以前秦地区的麦子来作军粮，后来前秦人把麦子全都收割了，等待桓温的只有经过清理的空旷农田，所以桓温的军

队军粮匮乏，六月，丁丑（初一），桓温裹挟关中的三千多户人家开始撤返。任命王猛为高官督护，想让他和自己一同返回，王猛坚决推辞，不予接受。

呼延毒帅众一万从温还。秦太子苌等随温击之，比至潼关，温军屡败，失亡以万数。

呼延毒率领兵众一万人跟随桓温撤返。前秦太子苻苌等人则紧紧追击桓温，一路上桓温的军队屡战屡败，等到抵达潼关时，兵士损失死亡已数以万计。

温之屯灞上也，顺阳太守薛珍劝温径进逼长安；温弗从。珍以偏师独济，颇有所获。及温退，乃还，显言于众，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温杀之。

桓温驻扎在灞上的时候，顺阳太守薛珍劝说桓温直接进逼长安，桓温没有听从。薛珍就带领一部分军队独自渡过灞水，很有收获。等到桓温撤退时，他返了回来，向兵众大肆炫耀，自夸他的勇敢果断而责怪桓温的谨小慎微。桓温把他杀掉了。

[14]秦丞相雄击司马勋、王擢于陈仓，勋奔汉中，擢奔略阳。

[14]前秦丞相苻雄在陈仓攻击司马勋、王擢，司马勋逃奔汉中，王擢逃奔略阳。

[15]秦以光禄大夫赵俱为洛阳刺史，镇宜阳。

[15]前秦任命光禄大夫赵俱为洛州刺史，镇守宜阳。

[16]秦东海敬武王雄攻乔秉于雍；丙申，卒。秦主健哭之呕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夺吾元才之速也？"赠魏王，葬礼依晋安平献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勋，权侔人主，而谦恭泛爱，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

[16]前秦东海敬武王苻雄在雍县攻打乔秉。丙申（二十日），苻雄去世。前秦国主苻健哭他哭得吐了血，说："上天不想让我平定四海呀！要不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了我的苻雄呢？"追赠苻雄为魏王，葬礼依据过去晋朝安平献王的遗规。苻雄虽然具有辅国元勋的身份，权力近于君主，然而却态度谦恭，泛爱民众，遵奉法度，所以苻健非常看重他，经常说："苻雄是我的周公。"

子坚袭爵。坚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学多能，交结英豪，吕婆楼、强汪及略阳梁平老皆与之善。

苻雄的儿子苻坚继承了爵位。苻坚生性极其孝顺，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和不凡的气度，博学多能，结交英豪，吕婆楼、强汪及略阳人梁平老全都和他关系很好。

[17]燕乐陵太守慕容钩，翰之子也，与青州刺史朱秃共治厌次。钩自恃宗室，每陵侮秃，秃不胜忿，秋，七月，袭钩，杀之，南奔段龛。

[17]前燕乐陵太守慕容钩，是慕容翰的儿子，和青州刺史朱秃共同治理厌次。慕容钩自恃是宗室嫡传，经常欺负侮辱朱秃。朱秃按捺不住愤怒，秋季，七月，袭击慕容钩，并杀掉了他，然后南逃，投奔段龛。

[18]秦太子苌攻乔秉于雍，八月，斩之，关中悉平。秦主健赏拒桓温之功，以雷弱儿为丞相，毛贵为太傅，鱼遵为太尉，淮南王生为中军大将军，平昌王菁为司空。健勤于政事，数延公卿咨讲治道；承赵人苛虐奢侈之后，易以宽简、节俭，崇礼儒士，由是秦人悦之。

[18]前秦太子苻苌在雍县攻打乔秉，八月，将他斩杀，关中全部平定。前秦国主苻健封赏抵御桓温的功臣，任命雷弱儿为丞相，毛贵为太傅，鱼遵为太尉，淮南王苻生为中军大将军，平昌王苻菁为司空。苻健勤于政事，经常邀请手下大臣，询问讨论治国之道。继后赵人的苛刻残暴、奢侈浪费之后，他改行宽容简略、节约勤俭、尊重儒士的政策，因此前秦人非常喜欢他。

[19]燕大调兵众，因发诏之日，号曰“丙戌举”。

[19]前燕大规模地征调兵众，根据发布诏令的日期，这次征调称为“丙戌举”。

[20]九月，桓温还自伐秦，帝遣侍中、黄门劳温于襄阳。

[20]九月，桓温从伐秦前线返回，东晋穆帝派侍中、黄门侍郎在襄阳慰劳桓温。

[21]或告燕黄门侍郎宋斌等谋奉冉智为主而反，皆伏诛。斌，烛之子也。

[21]有人向东晋朝廷报告，说前燕的黄门侍郎宋斌等人谋划尊奉冉智为主造反。他们全都被杀。宋斌是宋烛的儿子。

[22]秦太子苌之拒桓温也，为流矢所中，冬，十月，卒，谥曰献哀。

[22]前秦太子苻苌抵御桓温进攻的时候，被流箭射中，冬季，十月，去世，追封谥号为献哀。

[23]燕王俊如龙城。

[23]前燕国主慕容俊到龙城。

[24]桓温之入关也，王擢遣使告凉王祚，言温善用兵，其志难测。祚惧，且畏擢之叛己，遣人刺之。事泄，祚益惧，大发兵，声言东伐，实欲西保敦煌，会温还而止。既而遣秦州刺史牛霸等帅兵三千击擢，破之。十一月，擢帅众降秦，秦以擢为尚书，以上将军啖铁为秦州刺史。

[24]桓温入关的时候，王擢派遣使者向前凉王张祚报告，说桓温善于用兵，他的志向难以猜测。张祚十分害怕，而且担心王擢背叛自己，于是就派人去刺杀王擢。事情败露，张祚更加害怕，于是大举出兵，声称要去东伐，实则想西退保全敦煌，恰好这时桓温撤兵返回，他才停止了行动。接着又派秦州刺史牛霸等人率领三千士兵攻打王擢，王擢被打败。十一月，王擢率领兵众投降了前秦，前秦任命他为尚书，任命上将军啖铁为秦州刺史。

[25]秦王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晋还，为姚襄所虏，以为洛州刺史。十二月，安亡归秦，健以安为大司马、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镇蒲阪。

[25]前秦国主苻健的叔父武都王苻安从东晋返回时，被姚襄俘虏，任命他为洛州刺史。十二月，苻安逃回到了前秦，苻健任命他为大司马、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镇守蒲阪。

[26]是岁，秦大饥，米一升直布一匹。

[26]这一年，前秦发生严重饥荒，一升米价值一匹布。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卷

晋纪二十二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永和十一年（乙卯、355）

晋纪二十二 晋穆帝永和十一年（乙卯，公元355年）

[1]春，正月，故仇池公杨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杀杨初；初子国诛式王及宋奴，自立为仇池公。桓温表国为镇北将军、秦州刺史。

[1]春季，正月，从前仇池公杨毅的弟弟杨宋奴派他姑姑的儿子梁式王刺杀杨初。杨初的儿子杨国杀掉了梁式王的杨宋奴，自立为仇池公。桓温上表请求任命杨国为镇北将军、秦州刺史。

[2]二月，秦大蝗，百草无遗，牛马相啖毛。

[2]二月，前秦发生严重蝗灾，百草无遗，牛马互相啃食身上的毛。

[3]夏，四月，燕主俊自和龙还蓟。先是，幽、冀之人以俊为东迁，互相惊扰，所在屯结。群臣请讨之，俊曰："群小以朕东巡，故相惑为乱耳；今朕既至，寻当自定，不足讨也。"

[3]夏季，四月，前燕主慕容俊从和龙返回蓟城。在此之前，幽州、冀州的百姓以为慕容俊已经东迁和龙，因此互相侵扰，据地结集。慕容俊返回后，群臣请求讨伐他们，慕容俊说："这帮小人因为朕去东部地区巡视，所以才互相猜忌作乱。如今朕已返回，用不了多久他们自己就会安定，不值得去讨伐。"

[4]兰陵太守孙黑、济北太守高柱、建兴太守高及秦河内太守王会、黎阳太守韩高皆以郡降燕。

[4]兰陵太守孙黑、济北太守高柱、建兴太守高，以及前秦河内太守王会、黎阳太守韩高全都投降了前燕，将所据之郡拱手相让。

[5]秦淮南王生幼无一目，性粗暴。其祖父洪尝戏之曰："吾闻瞎儿一泪，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也。"洪大惊，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棰！"洪谓其父健曰："此儿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将杀之，健弟雄止之曰："儿长自应改，何可遽尔！"及长，力举千钧，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

冠绝一时。献哀太子卒，强后欲立少子晋王柳；秦主健以谶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为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为太尉，尚书令王堕为司空，司隶校尉梁楞为尚书令。

[5]前秦淮南王苻生小时丧失了一只眼睛，性情暴烈。他的祖父苻洪曾经和他开玩笑说：“我听说瞎儿只有一只眼流泪，真的吗？”苻生听后发怒了，拔出佩刀就刺向自己的瞎眼，鲜血直流，说：“这也是一只眼的眼泪！”苻洪见状十分震惊，用鞭子打他。苻生说：“我生性能够忍耐刀矛，但不堪忍受鞭打！”苻洪对苻生父亲苻健说：“这个儿子狂暴悖逆，应该尽早除掉他，不然，一定会导致家破人亡。”苻健正准备杀掉苻生，苻健的弟弟苻雄劝阻说：“儿子长大以后自然就会改变，怎么能这样急不可耐呢！”等到苻生长大以后，能够力举千钧，徒手与猛兽搏斗，跑起来赶得上奔驰的骏马，击刺骑射各种武艺，全都冠绝一时。太子苻苌死后，强太后想立小儿子晋王苻柳，前秦国主苻健认为谶文中有“三羊五眼”的字样，于是就立苻生为太子。任命司空、平昌王苻菁为太尉，尚书令王堕为司空，司隶校尉梁楞为尚书令。

[6] 姚襄所部多劝襄北还，襄从之。五月，襄攻冠军将军高季于外黄，会季卒，襄进据许昌。

[6]姚襄的部下大多都劝他北返，姚襄听从了。五月，姚襄在外黄攻打晋朝冠军将军高季，恰好这时高季去世了，姚襄便进军占据了许昌。

[7]六月，丙子，秦主健寝疾。庚辰，平昌公菁勒兵入东宫，将杀太子生而自立。时生侍疾西宫，菁以为健已卒，攻东掖门。健闻变，登端门，陈兵自卫。众见健惶惧，皆舍仗逃散。健执菁，数而杀之，余无所问。

[7]六月，丙子（初六），前秦国主苻健患病，卧床不起。庚辰（初十），平昌王苻菁率兵进入东宫，准备杀掉太子苻生而自立。这时苻生正在西宫服侍患病的苻健，苻菁以为苻健已经死了，便攻打东掖门。苻健听到变故的消息后，登上端门，布署兵力自卫。苻菁的兵众看见苻健后十分惶恐害怕，全都丢下武器四处逃散。苻健抓到了苻菁，数说了他的罪行后把他杀死，其余的人不加以追究。

壬午，以大司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诸军事。甲申，健引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堕、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

右仆射段纯、吏部尚书辛牢等受遗诏辅政。健谓太子生曰:“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若不从汝命,宜渐除之。”

壬午(十二日),前秦任命大司马、武都王苻安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甲申(十四日),苻健召唤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堕、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右仆射段纯、吏部尚书辛牢等人前来接受遗诏辅佐朝政。苻健对太子苻生说:“六夷酋长将帅以及大臣中握有权力的人,如果不听从你的命令,就应该逐渐把他除掉。”

臣光曰:顾命大臣,所以辅导嗣子,为之羽翼也。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无毙乎!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

臣司马光曰:天子临终前之所以要嘱托大臣辅政,是要靠他们来辅佐教导太子,以作为太子的羽翼。既然是羽翼却又告诉太子翦杀他们,能不自取灭亡吗!如果知道他不忠诚,不加以任用就可以了;既然委之以重任,而又横加猜忌,没有不招来祸乱的。

[8]乙酉,健卒;谥曰景明皇帝,庙号高祖。丙戌,太子生即位,大赦,改元寿光。群臣奏曰:“未逾年而改元,非礼也。”生怒,穷推议主,得右仆射段纯,杀之。

[8]乙酉(十五日),苻健去世。谥号为景明皇帝,庙号为高祖。丙戌(十六日),太子苻生即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寿光。群臣上奏说:“即位不满一年就改年号,不合乎古礼。”苻生很愤怒,于是就深入追查提议的主谋,查到了右仆射段纯,杀掉了他。

[9]秋,七月,以吏部尚书周闵为左仆射。

[9]秋季,七月,东晋朝廷任命吏部尚书周闵为左仆射。

[10]或告会稽王昱曰:“武陵王第中大修器仗,将谋非常。”昱以告太常王彪之,彪之曰:“武陵王之志,尽于驰骋畋猎而已耳,深愿静之,以安异同之论,勿复以为言!”昱善之。

[10]有人向会稽王司马昱报告说:“武陵王司马的宫中大量准备武器,看来将要图谋政变。”司马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太常王彪之,王彪之说:“武陵王的志向,全都在驰骋狩猎方面而已,愿您安静下来,以平息各种议论,不要再提这事了!”司马昱觉得此话有理。

[11]秦主生尊母强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门大夫南安赵韶为右仆射，太子舍人赵诲为中护军，著作郎董荣为尚书。

[11]前秦国主苻生尊奉母亲强氏为皇太后，立妃子梁氏为皇后。梁氏是梁安的女儿。任命他的宠臣太子门大夫、南安人赵韶为右仆射，太子舍人赵诲为中护军，著作郎董荣为尚书。

[12]凉王祚淫虐无道，上下怨愤。祚恶河州刺史张之强，遣张掖太守索孚代守罕，使讨叛胡，又遣其将易揣、张玲帅步骑万三千以袭。张掖人王鸾知术数，言于祚曰："此军出，必不还，凉国将危；"并陈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鸾为言，斩以徇。鸾临刑曰："我死，军败于外，王死于内，必矣！"祚族灭之。闻之，斩孚，起兵击祚，传檄州郡，废祚，以侯还第，复立凉宁侯曜灵。易揣、张玲军始济河，击破之。揣等单骑奔还，军蹑之，姑臧振恐。骁骑将军敦煌宋混兄，与祚有隙；惧祸。八月，混与弟澄西走，合众万余人以应，还向姑臧。祚遣杨秋胡将曜灵于东苑，拉其腰而杀之，埋于沙坑，谥曰哀公。

[12]前凉王张祚淫虐无道，上上下下对他都非常怨恨愤怒。张祚憎恨河州刺史张的强大，便派张掖太守索孚代替张镇守罕，派张去讨伐反叛的胡人，又叛手下的将领易揣、张玲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三千人去袭击张。张掖人王鸾懂得阴阳占卜之术，对张祚说："这支部队一定是有出无还，凉国将要危险了。"同时还历数了张祚三方面的不义之举。张祚听后勃然大怒。便以王鸾宣扬妖言为罪名，将他斩首示众。王鸾临刑前说："我死了以后，军队败于外，国王死于内，必定如此！"张祚把他整个家族的人全都杀死。张听说这一消息后，杀掉了索孚，起兵攻打张祚。他将讨伐檄文传递到各州郡，宣称废除张祚，让他以侯爵的身份回家，重新立凉宁侯张曜灵为王。易揣、张玲的军队刚刚渡过黄河，张就击败了他们。易揣等人单身匹马往回逃奔，张的军队紧追不舍，姑臧城里的人都感到震惊害怕。骁骑将军、敦煌人宋混的哥哥宋和张祚有矛盾，宋混害怕张祚加祸于己。八月，宋混和他的弟弟宋澄向西逃走，聚集了数万人以后又掉头开向姑臧，以策应张。张祚派杨秋胡把张曜灵带到东苑，扳断他的腰肢后把他斩杀了，尸体埋在沙坑当中，定谥号为哀公。

[13]秦主生封卫大将军黄眉为广平王，前将军飞为新兴王，皆素所善也。征大司马武都王安领太尉。以晋王柳为征东大将军、并州牧，镇蒲阪；魏王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陕城。

[13]前秦国主苻生封卫大将军苻黄眉为广平王，封前将军苻飞为新兴王，这两人都是他平常所喜欢的。征召大司马武都王苻安兼太尉。任命晋王苻柳为征东大将军、并州牧，镇守蒲阪，任命魏王苻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守陕城。

中书监胡文、中书令王鱼言于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荧惑入东井。大角，帝坐；东井，秦分；于占不出三年，国有大丧，大臣戮死；愿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与朕对临天下，可以应大丧矣。毛太傅、梁车骑、梁仆射受遗辅政，可以应大臣矣。"九月，生杀梁后及毛贵、梁楞、梁安。贵，后之舅也。

中书监胡文、中书令王鱼对苻生进言说："近来异星划过大角星座，火星进入井宿。大角，是帝王的星座；井宿，则是前秦国分野。经过占卜，不出三年国家就会出现帝王、皇后死亡，大臣被杀的事情。愿陛下修行德性以避免丧乱的出现！"苻生说："皇后和朕一起统治天下，可以应验大丧的出现。太傅毛贵、车骑将军梁楞、左仆射梁安接受遗诏辅佐朝政，可以应验大臣的结局。"九月，苻生便杀掉了皇后梁氏以及毛贵、梁楞、梁安。毛贵是皇后的舅舅。

右仆射赵韶、中护军赵诲，皆洛州刺史俱之从弟也，有宠于生，乃以俱为尚书令。俱固辞以疾，谓韶、诲曰："汝等不复顾祖宗，欲为灭门之事！毛、梁何罪，而诛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为，吾其死矣！"遂以忧卒。

右仆射赵韶、中护军赵诲，都是洛州刺史赵俱的堂弟，得宠于苻生，于是苻生便任命赵俱为尚书令。赵俱以患病为由坚决推辞，并对赵韶、赵诲说："你们不顾及祖宗了，想要干灭门之事啊！毛、梁等人何罪之有，而杀了他们？我何功之有，而取代他们？你们可以自以为是，我大概快要死了！"于是赵俱忧郁而死。

[14]凉宋混军于武始大泽，为曜灵发哀。闰月，混军至姑臧，凉王祚收张弟琚及子嵩，将杀之。琚、嵩闻之，募市人数百，扬言："张祚无道，我兄大军已至城东，敢举手者诛三族！"遂开西门纳混兵。领军将军赵长等惧罪，入阁呼张重华母马氏出殿，立凉武侯玄靓为主。易

揣等引兵入殿，收长等，杀之。祚按剑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战。祚素失众心，莫肯为之斗者，遂为兵人所杀。混等枭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内咸称万岁。以庶人礼葬之，并杀其二子。混、琚上玄靓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赦境内，复称建兴四十三年。时玄靓始七岁。

[14]前凉宋混的部队驻扎在武始的大湖边，哀悼张曜录。闰六月，宋混的部队抵达姑臧，前凉王张祚拘捕了张的弟弟张琚及儿子张嵩，准备要杀掉他们。张琚、张嵩听说后，招募了城里的数百人，公开宣称："张祚无道，我哥哥的大军已抵达城东，敢动手杀我们的人诛灭三族！"于是打开西城门让宋混的军队进城。领军将军赵长等人因有请立张祚的罪行，十分害怕，他们入宫请张重华的母亲马氏登堂升殿，立凉武侯张玄靓为国主。易揣等人率兵进入殿堂，拘捕了赵长等人，杀掉了他们。张祚在殿堂上扶剑大喊，命令左右的人奋力战斗。张祚平时失掉了民心，这时没有人肯为他去战斗，于是被士兵杀掉。宋混等人砍下了他的首级示众，公告宫廷内外，张祚暴尸于路旁，城里的人们都高呼万岁。宋混等人把张祚以普通百姓的规格埋葬，并且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宋混、张琚上书东晋朝廷请立张玄靓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在境内实行大赦，纪年恢复为建兴四十三年。这时张玄靓刚七岁。

张至姑臧，推玄靓为凉王，自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凉州牧、张掖郡公，以宋混为尚书仆射。陇西人李俨据郡，不受命，用江东年号，众多归之。遣其将牛霸讨之。未至，西平人卫亦据郡叛，霸兵溃，奔还。遣弟琚击，败之。酒泉太守马基起兵以应，遣司马张姚、王国击斩之。

张抵达姑臧，推戴张玄靓为前凉王，自己则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凉州牧、张掖郡公，任命宋混为尚书仆射。陇西人李俨据守自己所在的郡，不授受张的命令，仍然用东晋的年号，归附他的民众很多。张派他的将领牛霸讨伐李俨，还没有到达，西平人卫也占据自己的郡反叛，牛霸的兵众溃散，掉头逃奔。张派弟弟张琚攻击卫，打败了他。酒泉太守马基起兵响应卫，张派司马张姚、王国前去攻打，杀掉了马基。

[15]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谢尚督并、冀、幽三州，镇寿春。

[15]冬季，十月，东晋朝廷任命豫州刺史谢尚总督并、冀、幽三州，镇守寿春。

[16]镇北将军段龛与燕主俊书，抗中表之仪，非其称帝。俊怒，十一月，以太原王恪为大都督、抚军将军，阳骛副之，以击龛。

[16]镇北将军段龛给前燕国主慕容俊写信，使用中表亲戚的仪礼，对他称帝加以非难。慕容俊见信后大怒。十一月，任命太原王慕容恪为大都督、抚军将军，以阳骛作为他的副手，去攻打段龛。

[17]秦以辛牢守尚书令，赵韶为左仆射，尚书董荣为右仆射，中护军赵诲为司隶校尉。

[17]前秦任命辛牢代理尚书令，任命赵韶为左仆射，尚书董荣为右仆射，中护军赵诲为司隶校尉。

[18]十二月，高句丽王钊遣使诣燕纳质修贡，以请其母。燕主俊许之，遣殿中将军刁龛送钊母周氏归其国；以钊为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

[18]十二月，高句丽国王钊派遣使者来到前燕进献贡奉，以此请求准许他的母亲返回。前燕国主慕容同意了，派殿中将军刁龛送钊的母亲周氏回国。任命钊为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并封为乐浪公，高句丽王的称号则仍旧保留。

[19]上党人冯鸯逐燕太守段刚，据安民城，自称太守，遣使来降。

[19]上党人冯鸯赶走了前燕太守段刚，占据了安民城，自称太守，派遣使者来向东晋投降。

[20]秦丞相雷弱儿性刚直，以赵韶、董荣乱政，每公言于朝，见之常切齿。韶、荣谮之于秦主生，生杀弱儿及其九子、二十七孙。于是诸羌皆有离心。

[20]前秦丞相雷弱儿性格刚烈耿直，因为赵韶、董荣败坏朝政，他经常在朝廷公开议论，看见这两人就咬牙切齿。赵韶、董荣便向前秦国主苻生进谗言诬陷雷弱儿。苻生于是杀掉了雷弱儿及其九个儿子、二十七个孙子。各羌族部落因此对前秦产生了离心。

生虽谅阴，游饮自若，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可以害人之具，备置左右。即位未几，后妃、公卿已下至于仆隶，凡杀五百余人，截胫、拉胁、锯项、刳胎者，比比有之。

苻生虽然在为苻健居表，但游玩酣饮如常，在朝接见大臣们时，总是佩刀带箭，锤、钳、锯、凿等可以残害人的刑具，全都放在周围。即位没多久，后妃、公卿以下至于奴仆，被杀掉的总共有五百多人；被截下小腿、折断胸肋、锯断脖子、剖开孕腹的人，比比皆是。

[21]燕主俊以段龛方强，谓太原王恪曰："若龛遣军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吕护而还。"恪分遣轻军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观龛志趣。龛弟罴，骁勇有智谋，言于龛曰："慕容恪善用兵，加之众盛，若听其济河，进至城下，恐虽乞降，不可得也。请兄固守，罴帅精锐拒之于河，幸而战捷，兄帅大众继之，必有大功。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犹不失为千户侯也。"龛不从。罴固请不已，龛怒，杀之。

[21]前燕国主慕容俊考虑到段龛势力正强，对太原王慕容恪说："如果段龛派军队在黄河抵御，你们无法渡河的话，可以直接去捉拿吕护后返回。"慕容恪分别派遣轻装部队先到达黄河岸边，准备渡河舟船，用以观察段龛的动向，段龛的弟弟段罴，勇猛善战而且多智多谋，他对段龛进言说："慕容恪善于用兵，再加上他兵力众多，如果听任他渡过黄河，进军城下，恐怕我们想请求投降，也不能被允许了。请哥哥你固守城池，让段罴我率领精锐部队在黄河抵御，如果战斗有幸获胜，哥哥再率领大部队跟进，一定会大举成功。如果战斗没有获胜，不如及早投降，大约还可以保住千户侯的地位。"段龛没有听从。段罴依然坚持请求，激怒了段龛，把段罴杀掉了。

十二年（丙辰、356）

十二年（丙辰，公元356年）

[1]春，正月，燕太原王恪引兵济河，未至广固百余里，段龛帅众三万逆战。丙申，恪大破龛于淄水，执其弟钦，斩右长史袁范等。齐王友辟闾蔚被创，恪闻其贤，遣人求之，蔚已死，士卒降者数千人。龛脱走，还城固守，恪进军围之。

[1]春季，正月，前燕太原王慕容恪率兵渡过了黄河，离广固只有一百多里，段龛率领兵众三万人迎战。丙申（三十日），慕容恪在淄水大破段龛的部队，抓获段龛的弟弟段钦，杀死右长史袁范等人。齐国的王友辟闾蔚负伤，慕容恪听说过他的贤明，便派人去寻找他，但辟闾蔚已经死了，段龛士卒中投降的有数千人。段龛逃脱，返回广固城中固守，慕容恪进军将他包围。

[2]秦司空王堕性刚峻，右仆射董荣、侍中强国皆以佞幸进，随疾之如雠，每朝，见荣未尝与之言。或谓堕曰：“董君贵幸无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堕曰：“董龙是何鸡狗，而令国士与之言乎！”会有天变，荣与强国言于秦主生曰：“今天谴甚重，宜以贵臣应之。”生曰：“贵臣惟有大司马及司空耳。”荣曰：“大司马国之懿亲，不可杀也。”乃杀王堕。将刑，荣谓之曰：“今日复敢比董龙于鸡狗乎？”堕目叱之。洛州刺史杜郁，堕之甥也，左仆射赵韶恶之，谮于生，以为贰于晋而杀之。

[2]前秦司空王堕性格刚峻，右仆射董荣、侍中强国都是靠着谄媚得宠而得到提升重用，王堕恨之如仇，每次上朝，见到董荣都不和他搭话。有人对王堕说：“董君显贵宠幸，无与伦比，您应该稍微抑制一点心意，和他接触。”王堕说：“董荣是什么样的鸡狗之徒，而让国中的贤杰人士和他搭话呢！”恰巧这时天象有变故，董荣与强国便向前秦国主苻生进言说：“如今上天的谴责非常严重，应该以显贵的大臣去应接谴责。”苻生说：“显贵的大臣只有大司马和司空而已。”董荣说：“大司马苻安是王室的至亲，不能杀。”于是就杀了王堕。在将要行刑的时候，董荣对王堕说：“今天还敢把董荣我比作鸡狗吗？”王堕怒目痛斥董荣。洛州刺史杜郁，是王堕的外甥，左仆射赵韶厌恶他，就向苻生进谗言，说他和东晋来往，有二心，把他杀死。

壬戌，生宴群臣于太极殿，以尚书令辛牢为酒监，酒酣，生怒曰：“何不强人酒而犹有坐者！”引弓射牢，杀之。群臣惧，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悦。

壬戌（疑误），苻生在太极殿宴请群臣，让尚书令辛牢做掌酒官，正喝到尽兴时，苻生愤怒地说：“为什么不让人们尽力去喝而还有坐着的！”说着就拉开弓箭射死了辛牢。群臣十分害怕，再也没有人敢不喝醉，全都横躺竖卧，衣冠不整，苻生这才高兴了。

[3]匈奴大人刘务桓卒，弟阏头立，将贰于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临河，阏头惧，请降。

[3]匈奴首领刘务桓去世，他的弟弟刘阏头即位，准备要背叛代国。二月，代王拓跋什翼犍率兵西巡到达黄河岸边，刘阏头害怕，便请求投降。

[4]燕太原王恪招抚段龛诸城。己丑，龛所署徐州刺史阳都公王腾举众降，恪命腾以故职还屯阳都。

[4]前燕太原王慕容恪招纳安抚段龛辖境内的各座城邑。己丑（疑误），段龛所设置的徐州刺史、阳都公王腾率领民众投降，慕容恪让王腾以旧有官职的身份回去屯守阳都。

[5]秦征东大将军晋王柳遣参军阎负、梁殊使于凉，以书说凉王玄靓。负、殊至姑臧，张见之曰："我，晋臣也；臣无境外之交，二君何以来辱？"负、殊曰："晋王与君邻藩，虽山河阻绝，风通道会，故来修好，君何怪焉！"曰："吾尽忠事晋，于今六世矣。若与苻征东通使，是上违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节，其可乎！"负、殊曰："晋室衰微，坠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凉之二王北面二赵，唯知机也。今大秦威德方盛，凉王若欲自帝河右，则非秦之敌；欲以小事大，则曷若舍晋事秦，长保福禄乎！"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车适返，而戎骑已至，吾不敢信也。"负、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赵为奸诈，秦敦信义，岂得一概待之乎！张先、杨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讨而擒之，赦其罪戾，宠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无敌，何不先取江南，则天下尽为秦有，征东何辱命焉！"负、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污先叛，化隆后服。主上以为江南必须兵服，河右可以义怀，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达天命，则江南得延数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曰："我跨据三州，带甲十万，西苞葱岭，东距大河，伐人有余，况于自守，何畏于秦！"负、殊曰："贵州山河之固，孰若、函？民物之饶，孰若秦、雍？杜洪、张琚，因赵氏成资，兵强财富，有囊括关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云散，旬月之间，不觉易主。主上若以贵州不服，赫然奋怒，控弦百万，鼓行而西，未知贵州将何以待之？"笑曰："兹事当决之于王，非身所了。"负、殊曰："凉王虽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国家安危，系君一举耳。"惧，乃以玄靓之命遣使称藩于秦，秦因玄靓所称官爵而授之。

[5]前秦征东大将军、晋王苻柳派参军阎负、梁殊出使前凉，带去书信游说前凉王张玄靓。阎负、梁殊抵达姑臧，张见到他们说："我是晋王朝的臣下。臣下不能有国外的交情，二位何以前来辱见？"阎负、梁殊说："晋王苻柳和您是邻国，虽然山河阻隔，但风俗相通，道路交

接，所以前来和您修好，对此您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张说：“我竭尽忠诚事奉晋王朝，至今已有六代人了。如果与苻柳互通使节，这就是上违先辈的志向，下毁士人百姓的气节，怎么可以呢！”阎负、梁殊说：“晋王室衰微，丧失天命，已经很久了。所以凉国的两位先王向赵国称臣，这是识时务的。如今大秦正值威力德性强盛之时，凉王如果想在黄河以西自称为帝，那不是秦国的对手；如果想以小事大，那何不抛弃晋王室而事奉秦国，以求福禄长存呢！”张说：“中原人爱自食其言。过去赵国石氏使臣的车辆刚刚返回，而进攻的骑兵已经到达，我不敢相信你们。”阎负、梁殊说：“自古以来身居中原的帝王，政事与教化各不相同，赵国施行奸诈，秦国则奉行信义，怎么能一概而论呢！张先、杨初全都是因为顽抗抵御，拒不降服，所以秦国的先帝才讨伐并擒获了他们，然而又赦免了他们的罪行，用官爵俸禄宠待他们，这本来就不是石氏可比的。”张说：“如果一定像你们所说的那样，秦国的威力德行所向无敌，为什么不先去夺取长江以南，那样天下就全归秦国所有了，征东将军为什么要辱赐恩命于我们呢！”阎负、梁殊说：“长江以南现在还是断发文身之俗盛行，朝廷道义衰落，就首先叛乱，教化隆盛，也最后才归服。主上认为长江以南必须靠武力征服，而黄河以西可以靠道义安抚，所以派我们来先申明大义。如果您不洞察天命，那么长江以南尚有残喘数年的命运，而黄河以西恐怕就不是您的领土了。”张说：“我有跨越三州的领土，全副武装的十万军队，西有葱岭作依托，东有黄河作屏障，攻击别人尚且有余，何况是自我守卫，为什么要惧怕秦国呢！”阎负、梁殊说：“阁下领土内山河的险固程度，哪一个能比得上崤山和函谷关？百姓赖以生存的物产的富饶程度，哪一样能比得上秦州和雍州？杜洪、张琚虽然占据了赵国的基业，兵强财丰，大有囊括关中、席卷四海的志向，然而先帝战旗西指，顷刻间便冰消云散，一月之内，不知不觉就改换了君主。主上如果认为您不顺服，赫然发怒，出兵百万，击鼓西行，不知道您怎样对付。””张笑着说：“此事应当由凉王决定，不是我所能做主的。”阎负、梁殊说：“凉王虽然从小就有英明智慧的风采，然而年龄幼小。阁下身负伊尹、霍光那样的重任，国家的安危，全都维系在您的决断上了。”张害怕了，于是就以张玄靓的名义派遣使者，去向前秦称臣，前秦也就将张玄靓自称的官爵正式授予了他。

[6]将军刘度攻秦青州刺史王朗于卢氏；燕将军慕舆长卿入轵关，攻秦幽州刺史强哲于裴有氏堡。秦主生遣前将军新兴王飞拒度，建节将军邓羌拒长卿。飞未至而度退。羌与长卿战，大破之，获长卿及甲首二千余级。

[6]东晋将军刘度在卢氏攻打前秦青州刺史王朗。前燕将军慕舆长卿进入轵关，在裴氏堡攻打前秦幽州刺史强哲。前秦国主苻生派前将军新兴王苻飞抵抗刘度，派建节将军邓羌抵抗慕舆长卿。苻飞还未到达，刘度就已撤退。邓羌与慕舆长卿交战，打败了他，擒获慕舆长卿，并将二千多披甲士兵斩首。

[7]桓温请移都洛阳，修复园陵，章十余上；不许。拜温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以讨姚襄。

[7]桓温请求东晋朝廷将国都迁移到洛阳，修复帝王的陵墓，奏章递上去十多次，都未获许可。只授予桓温征讨大都督的官职，督察司、冀二州各种军务，用以讨伐姚襄。

[8]三月，秦主生发三辅民治渭桥，金紫光禄大夫程肱谏，以为妨农；生杀之。

[8]三月，前秦国主苻生调集三辅的百姓去修建渭水桥，金紫光禄大夫程肱对此加以劝谏，认为这样做妨碍农耕，苻生把他杀死。

[9]夏，四月，长安大风，发屋拔木。秦宫中惊扰，或称贼至，宫门昼闭，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贼者，刳出其心。左光禄大夫强平谏曰："天降灾异，陛下当爱民事神，缓刑崇德以应之，乃可弭也。"生怒，凿其顶而杀之。卫将军广平王黄眉、前将军新兴王飞、建节将军邓羌，以平，太后之弟，叩头固谏；生弗听，出黄眉为左冯翊、飞为右扶风、羌行咸阳太守，犹惜其骁勇，故皆弗杀。五月，太后强氏以忧恨卒，谥曰明德。

[9]夏季，四月，长安刮起一场大风，掀掉屋瓦，拔起树木。前秦王宫中一片惊恐混乱，有人说寇贼来了，因此宫门在大白天也紧紧关闭，一直持续了五天。前秦国主苻生追查谎称寇贼来了的人，要挖出他的心。左光禄大夫强平劝谏说："天降灾祸，陛下应该关怀民众，奉事神灵，缓施刑罚，崇尚德性，以此来应接天意，才能消除灾祸。"苻生听后大怒，凿开他的头顶后把他杀死。卫将军广平王苻黄眉、前将军新兴王苻飞、建节将军邓羌都因为强平是强太后弟弟，叩头恳切地

劝谏。但苻生没有听从，并且将苻黄眉贬任到左冯翊，将苻飞贬任到右扶风，贬邓羌代理咸阳太守。只是念及他们作战勇猛，所以没有把他们全杀掉。五月，太后强氏终因忧愤而死，谥号为明德。

[10]姚襄自许昌攻周成于洛阳。

[10]姚襄自许昌进发到洛阳，攻打周成。

[11]六月，秦主生下诏曰："联受皇天之命，君临万邦；嗣统以来，有何不善，而谤之音，扇满天下！杀不过千，而谓之残虐！行者比肩，未足为希。方当峻刑极罚，复如朕何！"

[11]六月，前秦国主苻生下达诏书说："朕禀承上天之命，统治万邦，继承先统以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诽谤之言竟横行天下！杀人还没过千，就说这是残酷暴虐！现在行人还比肩摩踵，不能说稀少，正应当严明重刑，施以极罚，谁又能把朕如何！"

自去春以来，潼关之西，至于长安，虎狼为暴，昼则继道，夜则发屋，不食六畜，专务食人，凡杀七百余人。民废耕桑，相聚邑居，而为害不息。秋，七月，秦群臣奏请禳灾，生曰："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何禳之有！且天岂不爱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杀之耳！"

自从春天过去以后，从潼关以西一直到长安一带，虎狼肆行无忌。大白天相继出现在道路上，到了夜晚则毁屋入室，不食六畜，专门吃人，被吃掉的人总共已达七百多。百姓们荒废了农耕桑蚕，只能聚集到一块居住，但虎狼仍然不停地为害。秋季，七月，前秦群臣上奏请求设祭禳除虎狼之害，苻生说："野兽饿了就要吃人，吃饱了自己就会停止，有什么值得设祭禳除的呢！况且上天难道能不爱护民众吗？正是因为犯罪的人太多，所以上天才帮助朕消灭他们！"

[12]丙子，燕献怀太子晔卒。

[12]丙子（十二日），前燕国献怀太子慕容晔去世。

[13]姚襄攻洛阳，逾月不克。长史王亮谏曰："明公英名盖世，兵强民附。今顿兵坚城之下，力屈威挫，或为他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从。

[13]姚襄攻打洛阳，一个多月也没有攻克。长史王亮劝谏姚襄说："您英名盖世，兵力强盛，民众都来归附。如今屯兵于坚固的城池之

下，力量受阻，威势受挫，其他敌人或许会利用这个机会，这是走向危险灭亡的道路！”姚襄没有听从。

桓温自江陵北伐，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河上，自帅大兵继进。与寮属登平乘楼望中原，叹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 人不得不任其责！”记室陈郡袁宏曰：“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温作色曰：“昔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魏武入荆州，杀以享军。”

东晋桓温自江陵出发北伐，派督护高武占据鲁阳，派辅国将军戴施驻扎在大河岸边，自己则率领大军随后进发。他与同僚们登上大船的高楼，遥望中原，深有感慨地说：“使神州大地沉沦，百年基业变为废墟，王衍等人不能不承担责任！”记室、陈郡人袁宏说：“时运有兴有废，难道一定是这几个人的过错！”桓温脸色一变说：“过去刘表有一头千斤重的大牛，吃进去的草料豆饼比一般的牛多十倍，然而拉车赶路时，竟不如一头瘦弱有病的母牛。魏武帝曹操进入荆州后，就把它杀掉让士兵吃了。”

八月，己亥，温至伊水，姚襄撤围拒之，匿精锐于水北林中，遣使谓温曰：“承亲帅王师以来，襄今奉身归命，愿敕三军小却，当拜伏道左。”温曰：“我自开复中原，展敬山陵，无豫君事。欲来者便前，相见在近，无烦使人。”襄拒水而战，温结陈而前，亲被甲督战，襄众大败，死者数千人。襄帅麾下数千骑奔于洛阳北山，其夜，民弃妻子随襄者五千余人。襄勇而爱人，虽战屡败，民知襄所在，辄扶老携幼，奔驰而赴之。温军中传言襄病创已死，许、洛士女为温所得者，无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温追之不及。弘农杨亮自襄所来奔，温问襄之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孙策之俦，而雄武过之。”

八月，己亥（初六），桓温抵达伊水，姚襄把包围洛阳的部队撤下来抵抗桓温。他将精锐部队隐藏在伊水以北的树林中，派使者去对桓温说：“承蒙 您亲自率领帝王的军队前来，姚襄如今以身归附天命，愿您敕令三军稍微退后，我们当夹道拜迎。”桓温说：“我来开辟光复中原，察看拜谒皇陵，和你们无关。想来见面的随便前来，近在咫尺，无须麻烦使者。”姚襄凭借伊水和桓温交战，桓温将部队列阵前进，亲自披甲督战，姚襄的兵众被打败，死亡数千人。姚襄率领手下数千骑兵逃奔到洛阳北山。当晚，百姓抛弃妻子儿女追随姚襄的有五

千多人。姚襄勇猛而又爱护百姓，虽然他屡战屡败，但百姓一得知姚襄在哪里，就扶老携幼，急忙追赶投奔他。桓温的军队中传说姚襄因受伤已死，被桓温抓获的许昌、洛阳的男女民众，无不面向北方哭泣。姚襄向西逃走，桓温没有追上。弘农人杨亮从姚襄那里来投奔桓温，桓温问他姚襄的为人，杨亮说："姚襄英明如神，胸怀宽广，如同孙策一样，而雄才武略却超过了孙策。"

周成帅众出降，温屯故太极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谒诸陵，有毁坏者修复之，各置陵令。表镇西将军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以尚未至，留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阳，卫山陵，徙降民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执周成以归。

周成率领兵众出来投降，桓温把部队屯驻在过去的太极殿前，紧接着又转移到金墉城。己丑（疑误），桓温拜谒各个陵墓，有被毁坏的就加以修复，并分别设置了看守陵园的陵令。上表请求任命镇西将军谢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镇守洛阳。因为谢尚还未到达，就留下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的兵力戍守洛阳，保卫皇陵。桓温把三千多家投降的百姓迁徙到长江、汉水之间，押解着周成返回。

姚襄奔平阳，秦并州刺史尹赤复以众降襄，襄遂据襄陵。秦大将军张平击之，襄为平所败，乃与平约为兄弟，各罢兵。

姚襄逃奔到平阳，前秦并州刺史尹赤又率众投降了姚襄，姚襄于是占据襄陵。前秦大将军张平攻击姚襄。姚襄被张平打败，于是与他结为兄弟，各自罢兵休战。

[14]段龛遣其属段来求救，诏徐州刺史荀羡将兵随救之。羡至琅邪，惮燕兵之强不敢进。王腾寇鄄城，羡进攻阳都，会霖雨，城坏，获腾，斩之。

[14]段龛派他的属下段来东晋求救，朝廷诏令徐州刺史荀羡统领军队跟随段前去救援。荀羡到达琅邪后，由于害怕前燕兵力的强大而不敢继续前进。王腾进犯鄄城，荀羡便进攻阳都，这时恰巧碰上连绵大雨，城墙被淋坏，荀羡擒获了王腾，把他杀掉了。

[15]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15]冬季，十月，癸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16]秦主生夜食枣多，旦而有疾，召太医令程延，使诊之，延曰："陛下无他疾，食枣多耳。"生怒曰："汝非圣人，安知吾食枣！"遂斩之。

[16]前秦国主苻生晚上吃枣过多，第二天早晨不舒服，就召来太医令程延，让他号脉诊断。程延说："陛下没有别的病，就是枣吃多了。"苻生大怒，说："你不是圣人，怎么知道我吃枣了！"随后就把程延杀了。

[17]燕大司马恪围段龛于广固，诸将请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势，有宜缓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势敌，外有强援，恐有腹背之患，则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强彼弱，无援于外，力足制之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毙；兵法十围五攻，正谓此也。龛兵尚众，未有离心；济南之战，非不锐也，但龛用之无术，以取败耳。今凭阻坚城，上下戮力，我尽锐攻之，计数日可拔，然杀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暂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柰何轻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诸将皆曰："非所及也。"军中闻之，人人感悦。于是为高墙深堑以守之。齐人争运粮以馈燕军。

[17]前燕大司马慕容恪在广固包围了段龛，众将领请求马上攻打，慕容 恪说："用兵的方法，有应该缓慢的时候，也有应该急速的时候，不能不仔细审度。如果敌我力量相当，而敌人又在外边有强大的援军，这时恐怕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则攻打不能不急。如果我强敌弱，敌人在外边又无援军，我们的力量足以制服他的时候，就应该包围并守住他，等待着敌人坐以自毙。兵法中的十围五攻，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眼下段龛的兵力尚多，还没有出现离心倾向。济南之战时，段龛的军队不是不精锐，只是因为他用兵无术，所以才自取失败。如今他凭借险阻坚守城池，上上下下，齐心合力，我动用全部精锐部队去攻打他，大约有几天也可以攻下来，然而我们士兵的伤亡也一定很多。自从中原发生战争以来，士卒们连短暂的休整也没有，每念及此，我便夜不能寐，怎么能轻易地使用让士卒们献身的战术呢！重要的在于把城池攻下来，不必要求迅速成功！"众将领都说："这些不是我们所能想到的。"军中士兵听说后，人人感动喜悦，于是他们就筑高墙，挖深壕，用来坚守包围圈。齐地的人争先恐后地运来粮食送给前燕的军队。

龛婴城自守，樵采路绝，城中人相食。龛悉众出战，恪破之于围里，先分骑屯诸门，龛身自卫荡，仅而得入，余兵皆没。于是城中气沮，莫有固志。十一月，丙子，龛面缚出降，并执朱秃送蓟。恪抚安新民，悉定齐地，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燕王俊具朱秃五刑，以段龛为伏顺将军。恪留慕容尘镇广固，以尚书左丞鞠殷为东莱太守，章武太守鲜于亮为齐郡太守，乃还。

段龛环城自守，连砍柴的小路也被切断，城里人相残食。段龛调动全部兵力出城战斗，被慕容恪在包围圈里打败。慕容恪事先就分派骑兵控制了各个城门，段龛经过只身拼搏，仅得以逃回城内，其余的士兵全部覆没。从此城里的兵众情绪沮丧，没人再有固守的斗志了。十一月，丙子（十四日），段龛将两手反绑于身后出城投降，他和朱秃一起被押解送往蓟城。慕容恪抚慰安定新近归附的民众，全部平定齐地，将三千多户鲜卑族、胡族、羯族人迁徙到蓟城。前燕国主慕容俊用墨、劓、、宫、大辟五刑处死朱秃，任命段龛为伏顺将军。慕容恪留下慕容尘镇守广固，任命尚书左丞鞠殷为东莱太守，任命章武太守鲜于亮为齐郡太守，然后返回。

殷，彭之子也。彭时为燕大长秋，以书戒殷曰："王弥、曹嶷，必有子孙，汝善招抚，勿寻旧怨，以长乱源！"殷推求，得弥从子立、嶷孙岩于山中，请与相见，深结意分，彭复遣使遗以车马衣服，郡民由是大和。

鞠殷是鞠彭的儿子。鞠彭当时任前燕的大长秋官职，他写信告诫鞠殷说："王弥、曹嶷，肯定有子孙后代，你一定要很好地招纳抚慰他们，不要计较过去的怨恨，以防扩大祸乱的根源。"鞠殷经过推问访察，在山中找到了王弥的侄子王立、曹嶷的孙子曹岩，便邀请他们前来相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鞠彭又派使者给他们送去车马衣服，东莱郡的百姓从此太平了。

荀羡闻龛已败，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将三千人守琅邪，参军谯国戴等将二千人守泰山。燕将慕容兰屯汴城，羡击斩之。

荀羡听说段龛已经失败，便退回到下邳，留下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统率三千兵众守卫琅邪，参军谯国人戴等统率二千兵众守卫泰山。前燕将领慕容兰驻扎在汴城，荀羡攻打并杀掉他。

[18]诏遣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等持节如洛阳，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及群臣皆服缌，临于太极殿三日。

[18]东晋穆帝下诏，派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等人带着符节前往洛阳，修整先帝的五座陵墓。十二月，庚戌（十九日），穆帝和群臣全都身穿细麻布衣服，到太极殿哭泣谒拜三天。

[19]司州都督谢尚以疾不行，以丹阳尹王胡之代之。胡之，之子也。

[19]司州都督谢尚因为有病无法料理政事，东晋朝廷以丹阳尹王胡之代替他。王胡之是王的儿子。

[20]是岁，仇池公杨国从父俊杀国自立；以俊为仇池公。国子安奔秦。

[20]这一年，仇池公杨国的叔父杨俊杀掉杨国而自立。东晋朝廷任命杨俊为仇池公。杨国的儿子杨安投奔前秦。

升平元年（丁巳、357）

升平元年（丁巳，公元357年）

[1]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太后诏归政，大赦，改元，太后徙居崇德宫。

[1]春季，正月，壬戌朔（初一），东晋穆帝行加冠礼，太后下诏，让他开始主持朝政，实行大赦，改年号，太后迁居崇德宫。

[2]燕主俊征幽州刺史乙逸为左光禄大夫。逸夫妇共载鹿车；子璋从数十骑，服饰甚丽，奉迎于道。逸大怒，闭车不与言，到城，深责之。璋犹不悛。逸常忧其败，而璋更被擢任，历中书令、御史中丞。逸乃叹曰："吾少自修立，克己守道，仅能免罪。璋不治节检，专为奢纵，而更居清显，此岂惟璋之忝幸，实时世之陵夷也。"

[2]前燕国主慕容俊征召幽州刺史乙逸为左光禄大夫。乙逸夫妇共坐一辆小车前往就任，而他的儿子乙璋却带着随从数十骑，衣着华丽，在路上迎候。乙逸十分愤怒，紧闭车门，不和他说话，到了蓟城后，乙逸深深地责备他，乙璋还不认错。乙逸常常忧虑他要衰败下去，而乙璋却屡被提升，历任中书令、御史中丞。乙逸于是便叹息道："我从小修身养性，克己守礼，到头来也只能是得以免罪。乙璋不

检点品行，专干放纵奢侈的事情，反而屡任政事清简地位显赫的官职，这难道仅仅是乙璋有愧于宠幸吗？实在是世道的衰落。”

[3]二月，癸丑，燕主俊立其子中山王为太子，大赦，改元光寿。

[3]二月，癸丑（二十三日），前燕国主慕容俊立他的儿子中山王慕容为太子，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光寿。

[4]太白入东井，秦有司奏："太白罚星，东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师。"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为渴耳，何所怪乎！"

[4]金星进入井宿。前秦的有关官署上奏章说："金星是主惩罚之星，井宿则是原秦国分野，京师一定要出现暴动了。"前秦国主苻生说："金星入井宿，是它自己渴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5]姚襄将图关中，夏，四月，自北屈进屯杏城，遣辅国将军姚兰略地敷城，曜武将军姚益生、左将军王钦卢各将兵招纳诸羌、胡。兰，襄之从兄；益生，襄之兄也。羌、胡及秦民归之者五万余户。秦将苻飞龙击兰，擒之。襄引兵进据黄落；秦主生遣卫大将军广平王黄眉、平北将军苻道、龙骧将军东海王坚、建节将军邓羌将步骑万五千以御之。襄坚壁不战。羌谓黄眉曰："襄为桓温、张平所败，锐气丧矣。然其为人强狠，若鼓噪扬旗，直压其垒，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战擒也。"五月，羌帅骑三千压其垒门而陈，襄怒，悉众出战。羌阳不胜而走，襄追之至于三原，羌回骑击之，黄眉等以大众继至，襄兵大败。襄所乘骏马曰黧眉，马倒，秦兵擒而斩之，弟苌帅其众降。襄载其父弋仲之柩在军中，秦主生以王礼葬弋仲于孤磐，亦以公礼葬襄。黄眉等还长安，生不之赏，数众辱黄眉。黄眉怒，谋弑生；发觉，伏诛；事连王公亲戚，死者甚众。

[5]姚襄准备图谋关中，夏季，四月，从北屈出发进据杏城，派辅国将军姚兰攻占敷城，曜武将军姚益生、左将军王钦卢分别统率士兵去招纳羌、胡各部族。姚兰是姚襄的堂兄；姚益生是姚襄的哥哥。羌、胡部族及汉族的民众归附他们的有五万多户。前秦将领苻飞龙攻击姚兰，擒获了他。姚襄率兵进据黄落，前秦国主苻生派卫大将军、广平王苻黄眉，北平将军苻道，龙骧将军东海王苻坚，建节将军邓羌统率步、骑兵一万五千人前去抵御。姚襄坚壁固守不交战。邓羌对苻黄眉说："姚襄被桓温、张平打败，锐气已丧。然而他为人争强好胜，如果我们敲响战鼓，挥舞战旗，大兵直接压向他的营垒，他一定会愤

而出战，这样就可以一战擒获他。”五月，邓羌率领三千骑兵压到姚襄的营垒门前，摆开了战阵，姚襄大怒，调动全部兵力出来迎战。邓羌表面上装作不能取胜而逃跑，姚襄追到了三原，这时邓羌掉转骑兵攻击姚襄，苻黄眉等人则率领大部队随后赶到，姚襄的部队被彻底打败。姚襄所骑的骏马叫黧眉，失蹄摔倒，前秦的士兵擒获了姚襄，然后把他杀死。姚襄的弟弟姚苌率领部众投降。姚襄 把他父亲姚弋仲的棺材停放在军营中，前秦国主苻生以诸侯王的礼仪把姚鞍弋仲埋葬在孤磐，也以公爵的礼仪埋葬了姚襄。苻黄眉等人返回长安，苻生没有奖赏他们，反而还多次当众侮辱苻黄眉。苻黄眉非常愤怒，谋划要杀掉苻生，但被苻生发现，苻黄眉反而被杀。事情牵连到王公亲戚，被杀死的人很多。

[6]戊寅，燕主俊遣抚军将军垂、中军将军虔、护军将军平熙帅步骑八万攻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斩十余万，获马十三万匹，牛羊亿万头。

[6]戊寅（十九日），前燕国主慕容俊派抚军将军慕容垂、中军将军慕容虔、护军将军慕容平熙率领八万步、骑兵在边境以北攻打敕勒部族，彻底攻破了他们，俘获斩首十多万人，缴获马十三万匹，牛羊亿万头。

[7]匈奴单于贺赖头帅部落三万五千口降燕，燕人处之代郡平舒城。

[7]匈奴单于贺赖头率领本部落的三万五千人投降了前燕，前燕人把他们安置在代郡的平舒城。

[8]秦主生梦大鱼食蒲，又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男皆为王女为公。”生乃诛太师、录尚书事、广宁公鱼遵并其七子、十孙。金紫光禄大夫牛夷惧祸，求为荆州；生不许，以为中军将军，引见，调之曰：“牛性迟重，善持辕轭；虽无骥足，动负百石。”夷曰：“虽服大车，未经峻壁；愿试重载，乃知勋绩。”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载轻乎？朕将以鱼公爵位处公。”夷惧，归而自杀。

[8]前秦国主苻生梦见大鱼吃蒲草，另外长安城里也有谣谚说：“东海大鱼化为龙，男皆为王女为公。”苻生于是就杀掉了太师、录尚书事、广宁公鱼遵以及他的七个儿子、十个孙子。金紫光禄大夫牛夷害怕祸及自己，请求到荆州任职，苻生不答应，任命他为中军将军，召

见时戏弄说：“老牛生性迟缓稳重，善驾车辕，虽然没长骏马的蹄子，但走起路来能负重百石。”牛夷说：“虽然驾着大车，但没有走过险峻的道路。愿意试拉重车，便可知道我的功用了。”苻生笑着说：“多么痛快啊！你嫌所负载的轻吗？朕将用鱼遵的爵位安置你。”牛夷十分害怕，回去后就自杀了。

生饮酒无昼夜，或连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寝落，或醉中决事；左右因以为奸，赏罚无准。或至申酉乃出视朝，乘醉多所杀戮。自以眇目，讳言“残、缺、偏、只、少、无、不具”之类，误犯而死者，不可胜数。好生剥牛、羊、驴、马，鸡、豚、鹅、鸭，纵之殿前，数十为群。或剥人面皮，使之歌舞，临观以为乐。尝问左右曰：“自吾临天下，汝外间何所闻？”或对曰：“圣明宰世，赏罚明当，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斩之。他日又问，或对曰：“陛下刑罚微过。”又怒曰：“汝谤我也！”亦斩之。勋旧亲戚，诛之殆尽，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

苻生喝酒不分昼夜，有时一连数月不临朝处理政事。进上的奏章不审阅，常常搁置不理，有时在醉酒后处理政事。周围的人因此就常干奸诈之事，赏罚失去标准。有时到申时酉时才出来临朝视政，乘着醉意杀了许多人。他自己由于少了一只眼睛，就忌讳说：“残、缺、偏、只、少、无、不全”一类词，因误说了这些字眼而被杀死的人，不计其数。他喜欢活着剥掉牛、羊、驴、马的皮，用热水退活鸡、活猪、活鹅、活鸭的毛，把它们放到大殿前面，几十个为一群。有时则剥掉人的脸皮，让他们唱歌跳舞，他来观看，以此作乐。他曾经问周围的人说：“自从我统治天下以来，你们在外边听到些什么？”有人对他说：“圣明君主主宰天下，赏赐得当，刑罚严明，天下人只有歌颂太平盛世了。”苻生愤怒地说：“你向我献媚！”于是就把他拉出去杀了。改天他又问这个问题，有人对他说：“陛下的刑罚稍微过分了一点。”苻生又愤怒地说：“你诽谤我！”这人也被杀了。有功的旧臣和亲戚，被诛杀殆尽，群臣们能保全一天，如同度过十年。

东海王坚，素有时誉，与故姚襄参军薛赞、权翼善。赞、翼密说坚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离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谁！愿早为计，勿使他姓得之！”坚以问尚书吕婆楼，婆楼曰：“仆，刀环上人耳，不足以办大事。仆里舍有王猛，其人谋略不世出，殿下宜请而咨

之。”坚因婆楼以招猛，一见如旧友；语及时事，坚大悦，自谓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也。

东海王苻坚，一直被时人称誉，和过去姚襄的参军薛、权翼关系很好。薛、权翼秘密地劝苻坚说：“主上猜忌残忍，行为暴虐，宫廷内外对他已经离心，如今适宜于主持秦国祭祀的人，不是殿下是谁！愿您及早谋划，不要让大权落入他姓人手中！”苻坚去问尚书吕婆楼，吕婆楼说：“我，已经是屠刀下的人了，不足以办成大事。我的私宅里有一位叫王猛的人，他的谋略世间少见，殿下应该请他出来，并向他请教。”苻坚根据吕婆楼的意见召来王猛，二人一见如故。谈论到国家当前的大事，苻坚十分高兴，自认为如同刘备遇到了诸葛亮。

六月，太史令康权言于秦主生曰：“昨夜三月并出，孛星入太微，连东井，自去月上旬，沈阴不雨，以至于今，将有下人谋上之祸。”生怒，以为妖言，扑杀之。

六月，太史令康权对前秦国主苻生进言说：“昨天晚上同时出现了三个月亮，彗星进入太微星座，又连着井宿。自从五月上旬以来，天气沉阴密布，又不下雨，一直到今天。将要出现臣下图谋主上的灾祸了。”苻生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妖言，把他摔死。

特进、领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谓坚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怀异志，燕、晋二方，伺隙而动，恐祸发之日，家国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图之！”坚心然之，畏生勇，未敢发。

特进兼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人对苻坚说：“主上丧失道德，上下怨声载道，人心各异，燕、晋二朝，伺机而动，恐怕灾祸出现之日，宗族、国家都要灭亡。这是殿下的大事。应该及早图谋！”苻坚内心同意，但又畏惧苻生的勇捷凶猛，没敢作声。

生夜对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当除之。”婢以告坚及坚兄清河王法。法与梁平老及特进光禄大夫强汪帅壮士数百潜入云龙门，坚与吕婆楼帅麾下三百人鼓噪继进，宿卫将士皆舍仗归坚。生犹醉寐，坚兵至，生惊问左右曰：“此辈何人？”左右曰：“贼也！”生曰：“何不拜之！”坚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斩之！”坚兵引生置别室，废为越王，寻杀之，谥曰厉王。

苻生夜里对服侍他的婢女说：“苻坚、苻法兄弟也不可信赖，明天就应当把他们除掉。”婢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苻坚以及他的哥哥清河王

苻法。苻法和梁平老以及特进光禄大夫强汪率领勇士数百人潜入云龙门，苻坚和吕婆楼率领手下三百人击鼓跟进，守卫王宫的将士们全都丢掉武器归顺了苻坚。苻生这时还醉倒大睡，苻坚的士兵来到后，苻生惊慌地问周围人说："这是些什么人？"周围的人回答："强盗！"苻生说："为什么不叩拜！"苻坚的士兵全都笑了。苻生又大声说："为什么不赶快叩拜，不拜者杀头！"苻坚的士兵把苻生带到别的房间，黜废他为越王，不久就把他杀了，定谥号为厉王。

坚以位让法，法曰："汝嫡嗣，且贤，宜立。"坚曰："兄年长，宜立。"坚母苟氏泣谓群臣曰："社稷事重，小儿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诸君。"群臣皆顿首请立坚。坚乃去皇帝之号，称大秦天王，即位于太极殿；诛生幸臣中书监董荣、左仆射赵韶等二十余人。大赦，改元永兴。追尊父雄为文桓皇帝，母苟氏为皇太后，妃苟氏为皇后，世子宏为皇太子。以清河王法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东海公，诸王皆降爵为公。以从祖右光禄大夫、永安公侯为太尉，晋公柳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封弟融为阳平公，双为河南公，子丕为长乐公，晖为平原公，熙为广平公，睿为钜鹿公。以汉阳李威为左仆射，梁平老为右仆射，强汪为领军将军，吕婆楼为司隶校尉，王猛为中书侍郎。

坚苻把王位让给苻法，苻法说："你是嫡传嗣子，而且贤明，应该立为王。"苻坚说："哥哥年长，应该立为王。"苻坚的母亲苟氏哭泣着对群臣说："朝政事关重大，我儿子自知不能胜任。以后大家如有悔恨，过失在诸君身上。"群臣全都叩头请求立苻坚为王。苻坚于是就去掉了皇帝的称号，称为大秦天王，在太极殿即位。杀掉了苻生的宠臣中书监董荣、左仆射赵韶等二十多人。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兴。追尊父亲苻雄为文桓皇帝，尊母亲苟氏为皇太后，立妃苟氏为皇后，立长子苻宏为太子，任命清河王苻法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东海公，诸王全都降为公。任命从祖右光禄大夫、永安公苻侯为太尉，晋公苻柳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封弟弟苻融为阳平公，苻双为河南公，儿子苻丕为长乐公，苻晖为平原公，苻熙为广平公，苻睿为钜鹿公。任命汉阳人李威为左仆射，梁平老为右仆射，强汪为领军将军，吕婆楼为司隶校尉，王猛为中书侍郎。

融好文学，明辨过人，耳闻则诵，过目不忘；力敌百夫，善骑射击刺，少有令誉；坚爱重之，常与共议国事。融经综内外，刑政修明，荐才扬滞，补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干，治民断狱，皆亚于融。

苻融爱好文献经典，分辨能力过人，耳闻成诵，过目不忘。力量之大，能敌百人，善于骑马射箭刺击，从小就有美好的声誉。苻坚非常喜欢并看重他，经常和他共商国家大事。苻融谋划治理天下，刑罚政令，规范清明，荐举贤才，拔擢沉沦之士，对苻坚有很大帮助。苻丕也有文才武略，但治理民众、决断刑狱，全都逊于苻融。

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素与魏王雄友善，生屡欲杀坚，赖威营救得免。威得幸于苟太后，坚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贤，常劝坚以国事任之；坚谓猛曰："李公知君，犹鲍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李威是苟太后姑姑的儿子，和魏王苻雄一直关系很好，苻生多次想杀掉苻坚，全靠李威设法救助才得以幸免。李威很得苟太后的宠爱，苻坚对待像父亲一样。李威深知王猛的贤明，经常劝苻坚把国家重任交给他。苻坚对王猛说："李公了解你，就像鲍叔牙了解管仲一样。"王猛像对待哥哥一样对待李威。

[9]燕主俊杀段龛，坑其徒三千余人。

[9]前燕国主慕容俊杀掉了段龛，把他的兵众三千多人活埋。

[10]秋，七月，秦大将军冀州牧张平遣使请降，拜并州刺史。

[10]秋季，七月，前秦大将军冀州牧张平派遣使者到东晋请求投降，朝廷授予他并州刺史官职。

[11]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后，故散骑侍郎庐江何准之女也。礼如咸康而不贺。

[11]八月，丁未（十九日），东晋穆帝立何氏为皇后。何氏皇后，是过去散骑常侍郎庐江人何准的女儿。立后礼仪像威康二年那次一样，不加以庆贺。

[12]秦王坚以权翼为给事黄门侍郎，薛赞为中书侍郎，与王猛并掌机密。九月，追复太师鱼遵等官，以礼改葬，子孙存者皆随才擢叙。

[12]前秦王苻坚任命权翼为给事黄门侍郎，薛为中书侍郎，和王猛一起掌管机要事务。九月，追认恢复了太师鱼遵等人的官位，按照礼

仪对他们重新加以安葬，对他们在世的子孙，全都根据才能加以提拔任用。

[13]张平据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壁垒三百余，夷、夏十余万户，拜置征镇，欲与燕、秦为敌国。冬，十月，平寇略秦境，秦王坚以晋公柳都督并、冀州诸军事，加并州牧，镇蒲阪以御之。

[13]张平占据了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等地，修筑了三百多座坚营垒，有夷、汉的十万多户人家，设置了征镇官吏，要与前燕、前秦相对抗。冬季，十月，张平进犯秦地，前秦王苻坚让晋公苻柳总领并、冀二州各种军务，授予并州牧，镇守蒲阪，以抵御张平。

[14]十一月，癸酉，燕主俊自蓟徙都邺。

[14]十一月，癸酉（十七日），前燕国主慕容俊将都城由蓟城迁往邺城。

[15]秦太后苟氏游宣明台，见东海公法之第门车马辐凑，恐终不利于秦王坚，乃与李威谋，赐法死。坚与法诀于东堂，恸哭欧血，谥曰献哀公，封其子阳为东海公，敷为清河公。

[15]前秦太后苟氏游览宣明台，看见东海公苻法的宅门前车水马龙，她恐怕这最终会对前秦王苻坚不利，于是就与李威商量，赐苻法死。苻坚和苻法在东堂诀别，二人失声痛哭，以致口吐鲜血。苻法死后，谥号定为献哀公，其儿子苻阳被封为东海公，苻敷被封为清河公。

[16]十二月，乙巳，燕主俊入邺宫，大赦。复作铜雀台。

[16]十二月，乙巳（十九日），前燕国主慕容俊进入邺城宫殿，实行大赦。修复了铜雀台。

[17]以太常王彪之为左仆射。

[17]东晋任命太常王彪立为左仆射。

[18]秦王坚行至尚书，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坚举异材，修废职，课农桑，恤困穷，礼百神，立学校，旌节义，继绝世；秦民大悦。

[18]前秦王苻坚巡视到了尚书省，看见文牍案卷凌乱，便罢免了尚书左丞程卓的官职，任命王猛取代他。苻坚任用贤才，整治废弛的政事，劝勉农桑，抚恤贫困，礼敬百神，设立学校，表彰节义，恢复已经断绝的世祀，前秦的百姓十分高兴。

二年（戊午、358）

二年（戊午，公元358年）

[1]春，正月，司徒昱稽首归政；帝不许。

[1]春季，正月，司徒司马昱叩头请求归还朝政，晋穆帝不同意。

[2]初，冯鸯既以上党来降，又附于张平，又自归于燕，既而复叛燕。二月，燕司徒上庸王评讨之，不克。

[2]当初，冯鸯已将上党献给东晋，但又归附张平，不久又归附前燕，紧接着又背叛了前燕。二月，前燕司徒上庸王慕容评前往讨伐冯鸯，但没有攻克。

[3]秦王坚自将讨张平，以邓羌为前锋督护，帅骑五千，军于汾上；平使养子蚝御之。蚝多力捷，能曳牛却走；城无高下，皆可超越。与羌相持旬余，莫能相胜。三月，坚至铜壁，平尽众出战，蚝单马大呼，出入秦陈者四、五。坚募人生致之，鹰扬将军吕光刺蚝，中之，邓羌擒蚝以献，平众大溃。平惧，请降。坚拜平右将军，以蚝为虎贲中郎将。蚝，本姓弓，上党人也；坚宠待甚厚，常置左右。秦人称邓羌、张蚝皆万人敌。光，婆楼之子也。坚徙张平部民三千余户于长安。

[3]前秦王苻坚准备亲自出征，讨伐张平。他任命邓羌为前锋督护，率领五千骑兵，驻扎于汾水岸边。张平派养子张蚝抵御。张蚝身强力壮又很矫捷，能够拽着牛倒退行走，城墙不论高低，都可以翻越而过。他和邓羌相持了十多天，互不能胜。三月，苻坚抵达铜壁，张平用全部兵力出来迎战，张蚝只身匹马，大声呼喊，出入冲杀前秦的兵阵有四、五次。苻坚悬赏兵将活捉张蚝，鹰扬将军吕光刺击张蚝，击中了他，邓羌将他擒获，献给了苻坚，张平的兵众彻底溃散。张平十分害怕，便请求投降。苻坚授他为右将军，任命张蚝为虎贲中郎将。张蚝本姓弓，上党人。苻坚对待他非常宠厚，经常让他跟随在左右。前秦人称邓羌、张蚝都可力敌万人。吕光是吕婆楼的儿子。苻坚将张平的部众三千多户迁徙到了长安。

[4]甲戌，燕主俊遣领军将军慕舆根将兵助司徒评攻冯鸯。根欲急攻之，评曰："鸯壁坚，不如缓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经月，未尝交锋。贼谓国家力止于此，遂相固结，冀幸万一。今根兵初至，形势方振，贼众恐惧，皆有离心，计虑未定，从而攻之，无不克者。"遂急攻之。鸯与其党果相猜忌，鸯奔野王依吕护，其众尽降。

[4]甲戌（二十日），前燕国主慕容俊派领军将军慕舆根带领军队协助司徒慕容评攻打冯鸯。慕舆根想展开急攻，慕容评说："冯鸯营垒坚固，不如缓攻。"慕舆根说："不对 。您抵达城下已经一个多月了，还未曾交锋。寇贼认为燕国的力量不过如此而已，于是就互相聚集固守，寄希望于万一侥幸取胜。眼下我慕舆根的军队刚刚抵达，形势正好，众寇贼惶恐害怕，都产生了离心，应对之策还未确定，如果乘势而攻，没有不成功的道理。"于是就对冯鸯展开了急攻。冯鸯和他的同党们果然互相猜忌，冯鸯逃奔到野王依附了吕护，他的部众则全部投降。

[5]夏，四月，秦王坚如雍，祠五；六月，如河东，祠后土。

[5]夏季，四月，前秦王苻坚到了雍州，祭祀五。六月，到河东，祭祀了土地神。

[6]秋，八月，豫州刺史谢奕卒。奕，安之兄也。司徒昱以建武将军桓云代之。云，温之弟也。访于仆射王彪之，彪之曰："云非不才，然温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兵权萃于一门，非深根固蒂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令不与殿下作异者耳。"昱颔之曰："君言是也。"壬申，以吴兴太守谢万为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6]秋季，八月，东晋豫州刺史谢奕去世。谢奕是谢安的哥哥。司徒司马昱任命建武将军桓云替代他的职位。桓云是桓温的弟弟。司马昱就此去向王彪之询问意见，王彪之说："桓云不是无能的人，然而桓温已经居守长江上游，管辖着天下的一半，他的弟弟再要掌握朝廷西部藩屏的重要军职，兵权集于一家之手，这不宜于使国家根基牢固。人才不是可以预料的，只应当让他不与殿下怀有二心而已。"司马昱点头说道："你说得对。"壬申（二十一日），任命吴兴太守谢万为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及豫州刺史。

王羲之与桓温笺曰：“谢万才流经通，使之处廊庙，固是后来之秀；今以之俯顺荒余，近是违才易务矣。”又遗万书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碎，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当随事行藏耳。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则尽善矣。”万不能用。

王羲之给桓温写信说：“谢万的才能足以经世治国，在时人中堪称通达，如果让他身居朝廷，肯定是后起之秀；如今让他屈身去治理兵荒马乱之后的边境，这就有些违背他的才能而任用了。”又给谢万写信说：“以阁下超越前贤、不屑于琐碎事务的风韵，而去屈身治理群民，主持军中琐细杂务，确实是难以称心。然而所谓通达的见识，正是应当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决定如何行动。希望您经常与下层士兵同甘共苦，这就是完美的品行了。”但谢万却没能照此去办。

徐、兖二州刺史荀羡有疾，以御史中丞郗昙为军司。昙，鉴之子也。

徐、兖二州刺史荀羡患病，任命御史中丞郗昙为军司。郗昙是郗鉴的儿子。

[7]九月，庚辰，秦王坚还长安，以太尉侯守尚书令。于是秦大旱；坚减膳彻乐，命后妃以下悉去罗纨；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息兵养民；旱不为灾。

[7]九月，庚辰（疑误），前秦王苻坚返回长安，任命太尉苻侯暂任尚书令。这时前秦发生大旱。苻坚减少了膳食，取消了歌乐，命令后妃以下的人全都换掉绢丝服装。开发山林湖泽，国家与百姓共同享用，停止战争，休养生息。所以虽遇大旱，但并没有引起灾荒。

王猛日亲幸用事，宗亲勋旧多疾之，特进、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关中，谓猛曰：“吾辈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将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然，吾不处世！”猛以白坚，坚曰：“必杀此老氐，然后百寮可肃。”会世入言事，与猛争论于坚前，世欲起击猛；坚怒，斩之。于是群臣见猛皆屏息。

王猛日益受到任用，王室亲属以及有功的旧臣对他都十分厌恶。特进、姑臧侯樊世，本是氐族的豪强，辅佐前秦国主苻健平定关中，他对王猛说：“我们耕种，你坐享其成吗？”王猛说：“不仅让你耕种，还要让你做成熟食！”樊世勃然大怒，说：“一定要把你的脑袋悬挂在长

安城门上，不这样，我就不活在人世！”王猛把这些告诉了苻坚，苻坚说：“一定得杀掉这个氐族老夫，然后群臣百官才能恭敬从命。”恰好这时樊世进宫商讨事情，和王猛在苻坚面前争论起来，樊世想起身打王猛，苻坚大怒，把樊世杀了。从此，群臣百官见到王猛都连大气也不敢出。

[8]赵之亡也，其将张平、李历、高昌皆遣使降燕，已而降晋，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主俊使司徒评讨张平于并州，司空阳骛讨高昌于东燕，乐安王臧讨李历于濮。阳骛攻昌别将于黎阳，不拔。历奔荥阳，其众皆降。并州壁垒百余降于燕，俊以右仆射悦绾为并州刺史以抚之。平所署征西将军诸葛骧等帅壁垒百三十八降于燕，俊皆复其官爵。平帅众三千奔平阳，复请降于燕。

[8]后赵灭亡的时候，其将领张平、李历、高昌都派遣使者投降了前燕，后来又投降了东晋，不久又投降了前秦，从各国分别接受了爵位，想以中立的方式自我保全。前燕国主慕容俊派司徒慕容评在并州讨伐张平，派司空阳骛在东燕讨伐高昌，派乐安王慕容臧在濮城讨伐李历。阳骛在黎阳攻打高昌另一部将的军队，没有攻破。李历逃奔荥阳，其兵众全部投降。并州一百多座营垒都投降了前燕，慕容俊任命右仆射悦绾为并州刺史安抚他们。张平统辖的征西将军诸葛骧等人率领一百三十八座营垒投降了前燕，慕容俊都恢复了他们的官职爵位。张平率领三千兵众逃奔到平阳，又一次向前燕请求投降。

[9]冬，十月，泰山太守诸葛攸攻燕东郡，入武阳，燕主俊遣大司马恪统阳骛及乐安王臧之兵以击之。攸败走，还泰山，恪遂渡河，略地河南，分置守宰。

[9]冬季，十月，泰山太守诸葛攸攻打前燕的东郡，进入武阳后，前燕国主慕容俊派大司马慕容恪统领阳骛及乐安王慕容臧的部队迎击。诸葛攸被打败逃跑，回到了泰山。慕容恪渡过黄河，占据河南，分别设置了地方官吏。

[10]燕主俊欲经营秦、晋，十二月，令州郡校实见丁，户留一丁，余悉发为兵，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期来春大集洛阳。武邑刘贵上书，极陈“百姓凋弊，发兵非法，必致土崩之变。”俊善之，乃更令三五发兵，宽其期日，以来冬集邺。

[10]前燕国主慕容俊想要图谋前秦、东晋。十二月，他命令各州郡核实现有的成年男子，每户留下一名，其余的全部征召充军，想使兵员达到一百五十万，以期明年春天汇集洛阳。武邑人刘贵上书，有力陈述“民力衰败，征兵的办法违反古法，必定会导致军队士崩瓦解。”慕容俊认为此话有理，便更改了命令，改为三丁抽二，五丁抽三的办法，而且放宽征调的期限，把汇集邺城的时间改为明年冬天。

时燕调发繁数，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郡县苦之。太尉、领中书监封奕请“自今非军期严急，不得遣使，自余赋发皆责成州郡，其群司所遣弹督在外者，一切摄还。”俊从之。

当时前燕征赋调兵频繁，各官府派遣使者，穿梭往返，郡县苦不堪言。太尉、兼中书监封奕请求：“从今开始，如果不是军令期限紧迫，不得再派使者。其余征赋调兵事宜全都由州郡督促完成，州郡以下的部门派出在外催促监督的人，一律返回。”慕容俊听从了这一请求。

[11]燕泰山太守贾坚屯山茌，荀羡引兵击之；坚所将才七百余人，羡兵十倍于坚。坚将出战，诸将皆曰：“众少，不如固守。”坚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战也。”遂出战，身先士卒，杀羡兵千余人，复还入城。羡进攻之，坚叹曰：“吾自结发，志立功名，而每值穷厄，岂非命乎！与其屈辱而生，不若守节而死。”乃谓将士曰：“今危困，计无所设，卿等可去，吾将止死。”将士皆泣曰：“府君不出，众亦俱死耳。”乃扶坚上马，坚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当为卿曹决斗，若势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复顾我也！”乃开门直出。羡兵四集，坚立马桥上，左右射之，皆应弦而倒。羡兵众多，从堑下斫桥，坚人马俱陷，生擒之，遂拔山茌。羡谓坚曰：“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节！吾束自立，涉赵历燕，未尝易志，君何匆匆相谓降乎！”羡复责之，坚怒曰：“竖子，儿女御乃公！”羡怒，执置雨中；数日，坚愤惋而卒。

[11]前燕秦山太守贾坚驻扎在山茌，东晋荀羡带领兵众攻击他。贾坚统领的兵士才七百多人，荀羡的兵力十倍于贾坚。贾坚准备出城迎战，众将领都说：“士兵数量少，不如固守。”贾坚说：“固守也不能幸免，不如迎战。”于是出城迎战。贾坚身先士卒，率兵斩杀了荀羡的士兵一千多人，又返回了城中。荀羡向他发起进攻，贾坚叹息说道：“我

自结发成年以来，立志要建立功名，然而每每陷于穷途险境，这岂不是命中注定吗！与其遭受屈辱而苟且偷生，不如保持气节而慨然赴死。”于是对将士们说：“如今处于危险的困境，无计可施，你们可以离去，我将只有一死。”将士们都哭泣着说：“府君您不出城，大家也一起死。”于是他们就扶持贾坚上马，贾坚说：“我如果想要逃走，一定不会丢开你们。现在应当为你们去决死一战，如果力量不支，你们可以赶快离去，不要再顾及我了！”说完便打开城门，径直出去。荀羡的兵众四面云集，贾坚把马停在护城河的桥上，左右开弓，荀羡的士兵应声倒下。然而荀羡的兵力众多，一部分士兵从河下砍断桥梁，贾坚连人带马陷落下去，被活捉。山茌于是被攻克。荀羡对贾坚说：“你的父亲、祖父世代都是晋朝的臣子，你为什么要背叛先祖而不肯投降？”贾坚说：“是晋王朝自己抛弃了中华大地，不是我背叛了它。百姓既然已经没有了君主，只有把命运托付给力量强大的人。我既然已经事奉了别人，怎么可以改变气节！我从师就学自立于世以来，历经赵、燕，未曾改变志向，你怎么能一下子就劝我投降呢！”荀羡又一次责备贾坚，贾坚愤怒地说：“小子！做儿女的竟想管教父亲！”荀羡大怒，把他押到院子里淋雨。过了几天，贾坚满怀悲愤遗憾而死。

燕青州刺史慕容尘遣司马悦明救泰山，羡兵大败，燕复取山茌。燕主俊以贾坚子活为任城太守。

前燕青州刺史慕容尘派司马悦明去救援秦山，荀羡的军队被打败，前燕又夺取了山茌。前燕国主慕容俊任命贾坚的儿子贾活为任城太守。

荀羡疾笃，征还，以郗昙为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

荀羡病重，被东晋朝廷召回。任命郗昙为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下邳。

[12]燕吴王垂娶段末女，生子令、宝。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贵姓，不尊事可足浑后，可足浑氏衔之。燕主俊素不快于垂，中常侍涅皓因希旨告段氏及吴国典书令辽东高弼为巫蛊，欲以连污垂，俊收段氏及弼下大长秋、廷尉考验，段氏及弼志气确然，终无挠辞。掠治日急，垂愍之，私使人谓段氏曰：“人生会当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叹曰：“吾岂爱死者耶！若自诬以恶逆，上辱祖宗，下累于

王，固不为也！”辩答益明；故垂得免祸，而段氏竟死于狱中。出垂为平州刺史，镇辽东。垂以段氏女弟为继室；可足浑氏黜之，以其妹长安君妻垂；垂不悦，由是益恶之。

[12]前燕吴王慕容垂娶了段末的女儿，生下儿子慕容令、慕容宝。段氏才能颇高但性格刚烈，自以为出身于名门贵姓，不恭敬侍奉可足浑王后，可足浑氏对她怀恨在心。前燕国主慕容俊历来不喜欢慕容垂，中常侍涅浩便迎合他的心意，诬告段氏及吴国典书令辽东人高弼使用巫蛊邪术加祸于人，想以此株连慕容垂。慕容俊拘捕了段氏和高弼，分别送交大长秋、廷尉审问。段氏及高弼意志坚定，始终没有屈招。严刑拷打日甚一日，慕容垂怜悯他们，就私下派人告诉段氏说：“人生固有一死，何必忍受如此荼毒！不如屈招服罪。”段氏叹息道：“我难道是喜欢死的人吗！如果诬蔑自己而去迎合邪恶，上辱没祖宗，下连累大王，坚决不能干！”此后她辩驳答对越发明确。慕容垂因此得以免遭祸害，而段氏最终死于狱中。慕容俊将慕容垂调出，任平州刺史，镇守辽东。慕容垂娶段氏的妹妹作为继室。然而可足浑氏却废黜了她，把自己的妹妹长安君嫁给慕容垂。慕容垂很不高兴，从此慕容俊更加讨厌他。

[13]匈奴刘阏头部落多叛，惧而东走，乘冰渡河，半渡而冰解，后众悉归刘悉勿祈，阏头奔代。悉勿祈，务桓之子也。

[13]匈奴人刘阏头的部落大多都反叛，他由于害怕而东逃。到达黄河后，他踩着冰过河，走到一半，冰面破裂。落在后面的兵众全都归附了刘悉勿祈，刘阏头逃奔到代国。刘悉勿祈是刘务桓的儿子。

<三年（己未、359）

<三年（己未，公元359年）

[1]春，二月，燕主俊立子泓为济北王，冲为中山王。

[1]春季，二月，前燕国主慕容俊立儿子慕容泓为济北王，慕容冲为中山王。

[2]燕人杀段勤，勤弟思来奔。

[2]前燕人杀了段勤，段勤的弟弟段思来投奔东晋。

[3]燕主俊宴群臣于蒲池，语及周太子晋，潸然流涕曰：“才子难得。自景先之亡，吾鬓发中白。卿等谓景先何如？”司徒左长史李绩对

曰："献怀太子之在东宫，臣为中庶子，太子志业，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聪敏，二也；沈毅，三也；疾谀喜直，四也；好学，五也；多艺，六也；谦恭，七也；好施，八也。"俊曰："卿誉之虽过，然此儿在，吾死无忧矣。景茂何如？"时太子侍侧，绩曰："皇太子天资岐嶷，虽八德已闻，而二阙未补，好游畋而乐丝竹，此其所以损也。"俊顾谓曰："伯阳之言，药石之惠也，汝宜诫之！"甚不平。

[3]前燕国主慕容俊在蒲池宴请群臣，谈到周朝太子姬晋的时候，他潸然泪下，说："有才华的儿子难得。自从慕容晔死去以后，我鬓发已经半白。你们说慕容晔怎样？"司徒左长史李绩回答说："献怀太子慕容晔在东宫的时候，我为中庶子，太子的志向业绩，我怎敢说不清楚呢！太子的大德表现在八个方面：其一，至孝；其二，聪明敏锐；其三，沉着坚毅；其四，痛恨阿谀喜欢刚直；其五，好学；其六，多才多艺；其七，谦恭；其八，喜欢施惠于人。"慕容俊说："你的赞誉虽说有点过分，但如果此儿健在，我便死而无忧了。慕容怎么样？"当时慕容正陪从在旁边，李绩说："皇太子天资聪慧，虽然已有具备八德的声誉，但尚有两方面的缺憾未能弥补，喜欢游玩打猎和丝竹器乐，这就是导致他有所不如的原因。"慕容俊看着慕容说："李绩的话，是苦口良药，你应该引以为诫。"慕容却忿忿不平。

俊梦赵王虎啮其臂，乃发虎墓，求尸不获，购以百金；邺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尸于东明观下，僵而不腐。俊蹋而骂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数其残暴之罪而鞭之，投于漳水，尸倚桥柱不流。及秦灭燕，王猛为之诛李菟，收而葬之。

慕容俊梦见后赵王石虎咬他的臂膀，便掘开石虎的坟墓，寻找他的尸体，但没有找到，于是悬赏百金搜求。邺城的女子李菟知道下落，告诉了慕容俊，在东明观下找到尸体。尸体僵而不腐。慕容俊踩着尸体骂道："死胡人，竟敢吓唬活天子！"接着历数石虎的残暴罪行，又用鞭子抽打尸体，最后投进漳水之中，但尸体却倚靠在桥柱边而不漂走。等到前秦灭掉了前燕，王猛为此杀掉李菟，将石虎的遗骸收拾起来安葬了。

[4]秦平羌护军高离据略阳叛，永安威公侯讨之，未克而卒。夏，四月，骁骑将军邓羌、秦州刺史啖铁讨平之。

[4]前秦平羌护军高离据守略阳反叛，永安威公苻侯前往讨伐，没有攻克苻侯就死了。夏季，四月，骁骑将军邓羌、秦州刺史啖铁讨伐并平定了反叛。

[5]匈奴刘悉勿祈卒，弟卫辰杀其子而代之。

[5]匈奴刘悉勿祈去世，弟弟刘卫辰杀掉了他的儿子，取而代之。

[6]五月，秦王坚如河东；六月，大赦，改元甘露。

[6]五月，前秦王苻坚到河东。六月，实行大赦，改年号为甘露。

[7]凉州牧张，猜忌苛虐，专以爱憎为赏罚。郎中殷郇谏之，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须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辅国将军宋混，性忠鲠，惮之，欲杀混及弟澄，因废凉王玄靓而代之；征兵数万，集姑臧。混知之，与澄帅壮士杨和等四十余骑奄入南城，宣告诸营曰："张谋逆，被太后令诛之。"俄而众至二千，帅众出战，混击破之。麾下玄胪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众悉降。与弟琚皆自杀，混夷其宗族。玄靓以混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酒泉郡侯，代辅政。混乃请玄靓去凉王之号，复称凉州牧。混谓玄胪曰："卿刺我，幸而不伤，今我辅政，卿其惧乎？"胪曰："胪受恩，唯恨刺节下不深耳，窃无所惧！"混义之，任为心膂。

[7]凉州牧张，猜忌成性，苛刻暴虐，专断地以自己的爱憎进行赏罚。郎中殷郇劝他，张说："老虎生下来三天，自己就会吃肉，不需要别人教导。"因此人心都和他疏远。辅国将军宋混，生性忠诚耿直，张害怕他，想杀掉宋混以及他的弟弟宋澄，乘势将凉王张玄靓废黜，取而代之。张征兵数万人，集结于姑臧，宋混知道后，和宋澄一起率领杨和等四十多名勇士骑着马潜入城南，向各个军营宣布："张阴谋叛逆，奉太后令来杀他。"不一会儿，聚集起来的兵众就达二千。张率领兵众出来迎战，被宋混击败。张手下的玄胪刺击宋混，未能刺透盔甲，宋混擒获了他，张的兵众全部投降。张和他的弟弟张琚自杀，宋混将其宗族灭绝。张玄靓任命宋混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酒泉郡侯，取代张辅佐政事。宋混于是就请求张玄靓去掉凉王的称号，恢复凉州牧的称呼。宋混对玄胪说："你刺我，我幸运而未伤，如今我辅佐朝政，你大概害怕吧？"玄胪说："我承受了张的恩慧，只恨刺你刺得不够深，内心无所畏惧！"宋混认为他具有大义，把他当作心腹。

[8]高昌不能拒燕，秋，七月，自白马奔荥阳。

[8]高昌抵抗不住前燕的攻击，秋季，七月，从白马逃奔到荥阳。

[9]秦王坚自河东还，以骁骑将军邓羌为御史中丞。八月，以咸阳内史王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特进、光禄大夫强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横，掠人财货、子女，为百姓患。猛下车收德，奏未及报，已陈尸于市；坚驰使赦之，不及。与邓羌同志，疾恶纠案，无所顾忌，数旬之间，权豪、贵戚，杀戮、刑免者二十余人，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路不拾遗。坚叹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9]前秦王苻坚从河东返回，任命骁骑将军邓羌为御史中丞。八月，任命咸阳内史王猛为侍中、中书令，兼领京兆尹。特进、光禄大夫强德是强太后的弟弟，他借酒逞凶，骄纵蛮横，抢人财物子女，是百姓的祸害。王猛一上任就拘捕了他，进上奏章请求处理，没等回复，强德就已经陈尸街市。苻坚见到奏章后迅速派使者来要将强德赦免，但为时已晚。王猛与邓羌志同道合，斩除邪恶，纪正冤案，无所顾忌，几十天时间，被处死和依法黜免的权贵、豪强、王公贵戚有二十多人，震动了朝廷上下，奸猾之辈屏声敛气，境内路不拾遗。苻坚感叹地说："我到如今才知道天下有法律了！"

[10]泰山太守诸葛攸将水陆二万击燕，入自石门，屯于河渚。燕上庸王评、长乐太守傅颜帅步骑五万与攸战于东阿，攸兵大败。

[10]东晋泰山太守诸葛攸统率二万水兵、步兵攻击前燕，从石门进入，驻扎在黄河的小岛上。前燕上庸王慕容评、长乐太守傅颜率领五万步兵、骑兵和诸葛攸在东阿交战，诸葛攸的军队大败。

冬，十月，诏谢万军下蔡、郗昙军高平以击燕。万矜豪傲物，但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接对诸将以悦其心，岂有傲诞如此而能济事也！"万乃召集诸将，一无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将皆劲卒。"诸将益恨之。安虑万不免，乃自队帅以下，无不亲造，厚相亲托。既而万帅众入涡、颍以援洛阳。郗昙以病退屯彭城。万以为燕兵大盛，故昙退，即引兵还，众遂惊溃。万狼狈单归，军士欲因其败而图之，以安故而止。既至，诏废万为庶人，降昙号建武将军。于是许昌、颍川、谯、沛诸城相次皆没于燕。

冬季，十月，东晋诏令谢万率军驻扎下蔡，郗昙率军驻扎高平，以攻打前燕。谢万豪放自负，对人傲慢，整天只是以啸吟自命清高，不

曾抚慰兵众。他的哥哥谢安对此深感忧虑，对谢万说：“你作为统兵主将，应该经常接触众将领以使他们内心高兴愉快，岂有如此傲慢而能成大事的！”于是谢万就召集众将领，二话没说，直接用如意指着坐在四周的将领们说：“众将领都是精壮的兵卒。”将领们听后越发痛恨他。谢安担心谢万难免遭受不测，就亲自深入到各队主将以下的人中，一一亲访，用深厚的情谊拜托他们。此后谢万率兵进入涡水、颍水之间去支援洛阳。郗昙因病后退，驻扎在彭城。谢万以为郗昙后退是因为前燕的兵势强盛，随即也率兵撤还，于是兵众惊慌溃散。谢万自己狼狈地逃回，军中将士想乘着他的失败谋算他，考虑到谢安的缘故，才没这样干。逃回建康以后，穆帝下诏黜废谢万为庶人，把郗昙的封号降为建武将军。从此许昌、颍川、谯、沛等城邑都相继覆没于前燕。

[11]秦王坚以王猛为吏部尚书，寻迁太子詹事，十一月，为左仆射，余官如故。

[11]前秦王苻坚任命王猛为吏部尚书，不久又升迁为太子詹事，十一月，任左仆射，其他官职依旧如前。

[12]十二月，封武陵王子为梁王。

[12]十二月，东晋穆帝封武陵王司马的儿子司马为梁王。

[13]大旱。

[13]发生严重旱灾。

[14]辛酉，燕主俊寝疾，谓大司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济。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国家多难，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属汝，何如？”恪曰：“太子虽幼，胜残致治之主也。臣实何人，敢干正统！”俊怒曰：“兄弟之间，岂虚饰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岂不能辅少主乎！”俊喜曰：“汝能为周公，吾复何忧！李绩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吴王垂还邺。

[14]辛酉（十七日），前燕国主慕容俊患病，卧床不起，他对大司马、太原王慕容恪说：“我的病肯定难以好转了。如今晋、秦二国尚未平定，慕容年幼，国家多有磨难，我想效仿宋宣公，把天下嘱托给你，如何？”慕容恪说：“太子虽然年幼，但却是能遏制顽凶实现大治的君主。我其实是什么人，怎么敢当正统的君主呢！”慕容俊愤怒地说：“兄弟之间，岂能虚伪掩饰！”慕容恪说：“陛下如果认为我是能够

承担天下重任的人，我怎么就不能辅佐少主呢！”慕容俊高兴地说：“你能做周公，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李绩行为清廉，忠诚闻名，你要很好地对待他。”慕容俊召吴王慕容垂返回邺城。

[15]秦王坚以王猛为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居中宿卫，仆射、詹事、侍中、中书令、领选如故。猛上疏辞让，因荐散骑常侍阳平公融、光禄·散骑西河任群、处士京兆朱彤自代。坚不许，而以融为侍中、中书监、左仆射，任群为光禄大夫、领太子家令，朱彤为尚书侍郎、领太子庶子。猛时年三十六，岁中五迁，权倾内外；人有毁之者，坚辄罪之，于是群臣莫敢复言。以左仆射李威领护军；右仆射梁平老为使持节、都督北垂诸军事、镇北大将军，戍朔方之西；丞相司马贾雍为云中护军，戍云中之南。

[15]前秦国王苻坚任命王猛为辅国将军、司录校尉，在宫中值宿警卫，仆射、詹事、侍中、中书令以及兼任的其他职务一如从前。王猛上疏请求辞让，并荐举散骑常侍阳平公苻融，光禄、散骑西河人任群，处士京兆人朱彤来分别替代自己的这些兼职，苻坚没有同意，而是任命苻融为侍中、中书监、左仆射，任命任群为光禄大夫，兼领太子家令，任命朱彤为尚书侍郎，兼领太子庶子。王猛时年三十六岁，一年中五次升迁，权势显赫压倒朝廷内外。有诋毁他的人，苻坚就以罪处置，于是群臣没有谁再敢说三道四。苻坚任命左仆射李威兼任护军，右仆射梁平老为使持节、都督北垂诸军事、镇北大将军，戍守朔方以西地区，丞相司马贾雍为云中护军，戍守云中以南地区。

[16]燕所征郡国兵悉集邺城。

[16] 前燕从各郡国征调的士兵全部汇集于邺城。

资治通鉴一百零一卷

晋纪二十三 孝宗穆皇帝下升平四年（庚甲、360）

晋纪二十三 晋穆帝升平四年（庚甲，公元360年）

[1]春，正月，癸巳，燕主俊大阅于邺，欲使大司马恪、司空阳骛将之入寇；会疾笃，乃召恪、骛及司徒评、领军将军慕舆根等受遗诏辅政。甲午，卒。戊子，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1]春季，正月，癸巳（二十日），前燕国主慕容俊在邺城对军队进行大检阅，想让大司马慕容恪、司空阳骛统领军队进犯东晋。恰好这时病情加重，于是就召来慕容恪、阳骛以及司徒慕容评、领军将军慕舆根等人，接受遗诏辅佐朝政。甲午（二十一日），慕容俊去世。戊子（疑误），太子慕容即皇帝位，时年十一岁。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熙。

[2]秦王坚分司、隶置雍州，以河南公双为都督雍·河·凉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改封赵公，镇安定。封弟忠为河南公。

[2]前秦王苻坚分司隶之地设置雍州，任命河南公苻双为都督雍、河、凉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并将他改封为赵公，镇守安定。封弟弟苻忠为河南公。

[3]仇池公杨俊卒，子世立。

[3]仇池公杨俊去世，儿子杨世继位。

[4]二月，燕人尊可足浑后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为太宰，专录朝政；上庸王 评为太傅，阳骛为太保，慕舆根为太师，参辅朝政。

[4]二月，前燕人尊可足浑后为皇太后。任命太原王慕容恪为太宰，总揽朝政；任命上庸王慕容评为太傅，阳骛为太保，慕舆根为太师，参与辅佐朝政。

根性木强，自恃先朝勋旧，心不服恪，举动倨傲。时太后可足浑氏颇预外事，根欲为乱，乃言于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变，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毕山陵，宜废主上为王，殿下自践尊位，以为大燕无穷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与公受先帝遗诏，云何而遽有此议？"根愧谢而退。恪以告吴王垂，垂劝恪诛之。恪曰："今新遭大丧，二邻观衅，而宰辅自相诛夷，恐乖远近之望，且可忍之。"秘书监皇甫真言于恪曰："根本庸竖，过蒙先帝厚恩，引参顾命。而小人无识，自国哀已来，骄很日甚，将成祸乱。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当为社稷深谋，早为之所。"恪不听。

慕舆根性格质朴倔强，自恃是先朝的有功旧臣，心里不服慕容恪，因此行为举止傲慢。当时太后可足浑氏经常干预朝政，慕舆根想要作乱，就对慕容恪进言说："如今主上年幼，母后干预政事，殿下应该防范意外的变故，考虑用来自我保全的方法。况且平定天下，是殿下的

功劳。兄亡弟及，这是古今的既成之规，等到先帝的陵墓峻工后，就应该将主上黜废为王，殿下自己登上尊位，从而为大燕带来无穷之福。”慕容恪说：“你喝醉了吗？怎么说这样的悖逆之言！我和你接受先帝的遗诏，你为什么突然提出这样的建议？”慕舆根面有愧色地谢罪退下去了。慕容恪把此事告诉了吴王慕容垂，慕容垂劝慕容恪杀掉他。慕容恪说：“如今刚刚遭受先帝大丧，晋、秦两个邻国都在坐观灾祸，而我们辅政大臣如果自相残杀，恐怕有悖于远近民众的期望，暂且可以容忍他。”秘书监皇甫真向慕容恪进言说：“慕舆根本来就是庸人竖子，过去蒙受先帝厚重的恩宠，被引用参与辅佐朝政。然而小人没有见识，自从先帝驾崩以来，骄横日益严重，最终将要制造祸乱。您今天处于周公的地位，应当为国家深谋远，及早将他处置。”慕容恪没有听从。

根又言于可足浑氏及燕主曰：“太宰、太傅将谋不轨，臣请帅禁兵以诛之。”可足浑氏将从亡，曰：“二公，国之亲贤，先帝选之，托以孤嫠，必不肯尔；安知非太师欲为乱也！”乃止。根又思恋东土，言于可足浑氏及曰：“今天下萧条，外寇非一，国大忧深，不如还东。”恪闻之，乃与太傅评谋，密奏根罪状；使右卫将军傅颜就内省诛根，并其妻子、党与。大赦。是时新遭大丧，诛夷狼籍，内外惧，太宰恪举止如常，人不见其有忧色，每出入，一人步从。或说以宜自严备，恪曰：“人情方惧，当安重以镇之，奈何复自惊扰，众将何仰！”由是人心稍定。

慕舆根又向可足浑氏及前燕国主慕容进言说：“太宰慕容恪、太傅慕容评将要图谋不轨，我请求率领宫中卫兵去消灭他们。”可足浑氏正要同意他的请求，慕容说：“太宰、太傅二公，是国家亲近而又贤明的人，先帝选择了他们，将孤儿寡母相托，他们一定不会干那样的事情。怎么知道不是太师你想作乱呢！”于是就没有同意慕舆根的请求。慕舆根又思念东土龙城，向可足浑氏及慕容进言就：“如今天下衰败凋零，外敌不止一家，国家越大，忧患越深，不如东返龙城。”慕容恪听说后，便与太傅慕容评商量，秘密地奏上慕舆根的罪行。让右卫将军傅颜在宫内杀掉慕舆根，连他的妻子、儿子、同党也一并杀掉。实行大赦。这时前燕刚刚遭受了大丧，又诛杀了一大批人，宫廷内外都感到震动恐惧。太宰慕容恪则举止如常，人们看不到他有忧虑的神色，

每当出入宫廷时，只有一个人随从。有人劝他应该自己严加防备，慕容恪说："人心正值恐惧，应当泰然自若以使他们镇定，为什么还要自我惊扰，那样民众将仰仗什么！"从此人心逐渐稳定了下来。

恪虽综大任，而朝廷之礼，兢兢严谨，每事必与司徒评议之，未尝专决。虚心待士，谘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逾位；官属、朝臣或有过失，不显其状，随宜他叙，不令失伦，唯以此为贬；时人以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过，自相责曰："尔复欲望宰公迁官邪！"朝廷初闻燕主俊卒，皆以为中原可图。桓温曰："慕容恪尚在，忧方大耳。"

慕容恪虽然总揽大权，然而对于朝廷的礼法，小心谨慎，严加遵守，每件事情都要和司徒慕容评商议，从来不独断专行。虚心对待读书人，向他们征求治国良策，根据才能授以官职，使人们各居其位。官属、朝臣如果出现过失，也不公开宣布，只是根据情况加以调动，并且不让他们失去原来的等级次第，仅以此表示贬责。当时的人都以受到这样的处置为大愧，没有人敢轻易触犯。有人出现小过失，也都自己互相责备说："你又想让宰公慕容恪调动你的官职啦！"东晋朝廷开始听说前燕国主慕容俊去世，都认为中原可以收复。桓温说："慕容恪尚在，忧患正大着呢！"

三月，己卯，葬燕主俊于龙陵，谥曰景昭皇帝，庙号烈祖。所征郡国兵，以燕朝多难，互相惊动，往往擅自散归，自邺以南，道路断塞。太宰恪以吴王垂为使持节、征南将军、都督河南诸军事、兖州牧、荆州刺史，镇梁国之蠡台，孙希为并州刺史，傅颜为护军将军，帅骑二万，观兵河南，临淮而还；境内乃安。希，泳之弟也。

三月，己卯（初六），把前燕国主慕容俊安葬在龙陵，谥号为景昭皇帝，庙号为烈祖。从各郡国征调的士兵，因为燕朝多灾多难，互相惊扰骚动，往往擅自逃散归乡，以至于从邺城向南，道路堵塞。太宰慕容恪任命吴王慕容垂为使持节、征南将军、都督河南诸军事、兖州牧、荆州刺史，镇守梁国的蠡台。任命孙希为并州刺史，傅颜为护军将军，率领二万骑兵，在河南炫耀了一番，到了淮水才返回。于是境内安定了下来。孙希是孙泳的弟弟。

[5]匈奴刘卫辰遣使降秦，请田内地，春来秋返；秦王坚许之。夏，四月，云中护军贾雍遣司马徐帅骑袭之，大获而还。坚怒曰："朕

方以恩信怀戎狄，而汝贪小利以败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领职，遣使还其所获，慰抚之。卫辰于是入居塞内，贡献相寻。

[5]匈奴刘卫辰派使者向前秦投降，请求在内地划给他们农田耕种，春天来秋天走，前秦王苻坚同意了。夏季，四月，云中护军贾雍派司马徐率领骑兵袭击刘卫辰，满载而返。苻坚愤怒地说：“朕正在以恩信安抚戎狄，而你却贪图小利而败坏了事情，为什么呢！”于是废黜贾雍，让他以布衣百姓的身分兼领职务，派使者将他所掠获的财物送还了刘卫辰，并对他加以抚慰。刘卫辰从此进入关内定居，经常向前秦进献贡奉。

夏，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秋，七月，刘卫辰如代会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

夏季，六月，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妃子慕容氏去世。秋季，七月，刘卫辰来到代国参加葬礼，顺便求婚，拓跋什翼犍把女儿嫁给了他。

[6]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既。

[6]八月，辛丑朔（初一），出现日全食。

[7]谢安少有重名，前后征辟，皆不就；寓居会稽，以山水、文籍自娱。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士大夫至相谓曰：“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安每游东山，常以妓女自随。司徒昱闻之，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安妻，刘之妹也，见家门贵盛而安独静退，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万废黜，安始有仕进之志，时已年四十余。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安乃赴召，温大喜，深礼重之。

[7]谢安从小就名重一时，朝廷前后多次征召，他都不就任。闲居在会稽，以山水、文献典籍自以为乐。虽然身为布衣百姓，但时人都对他寄予三公和相辅的期望，士大夫们在一起议论说：“谢安不出山，叫百姓该怎么办！”谢安每次游览东山，总是让歌舞女伎跟随。司徒司马昱听说后说：“谢安既然能够与人同乐，就一定不会不与人同忧，征召他一定会就任。”谢安的妻子，是刘的妹妹。她看到谢家门庭显盛，而谢安却自甘寂寞不思进取，就对谢安说：“大丈夫不应该如此。”谢安手掩鼻子回答说：“我怕难以逃脱兄弟们的命运。”等到弟弟谢万被废黜以后，谢安才有了进身仕途的志向，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征西

大将军桓温向朝廷请求让他做司马，谢安就应招就任，桓温十分高兴，以礼相待，十分看重他。

[8]冬，十月，乌桓独孤部、鲜卑没奕干各帅众数万降秦，秦王坚处之塞南。阳平公融谏曰：”戎狄人面兽心，不知仁义。其稽颡内附，实贪地利，非怀德也；不敢犯边，实惮兵威，非感恩也。今处之塞内，与民杂居，彼窥郡县虚实，必为边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坚从之。

[8]冬季，十月，乌桓的独孤部、鲜卑的没奕干各自率领数万部众投降了前秦，前秦王苻坚把他们安置在塞南地区。阳平公苻融劝苻坚说：“戎狄人面兽心，不懂仁义。他们叩首归附，实际上是贪图地利，并不是向往仁德；他们不敢侵犯边境，实际上是害怕军队的威势，并不是感激恩情。如今把他们安排在塞内地区与我们的百姓混住杂居，等窥探清郡县的虚实后，一定会成为边境之地的祸患，不如把他们迁徙到塞外，以防患于未然。”苻坚听从了这一劝告。

[9]十一月，封桓温为南郡公，温弟冲为丰城县公，子济为临贺县公。

[9]十一月，东晋封桓温为南郡公，封桓温的弟弟桓冲为丰城县公，桓温的儿子桓济为临贺县公。

[10]燕太宰恪欲以李绩为右仆射，燕主不许。恪屡以为请，曰：“万机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阳一人，请独载。”出为章武太守，以忧卒。

[10]前燕太宰慕容恪想任命李绩为右仆射，前燕国主慕容不同意。慕容恪多次请求，慕容说：“国家各种事务，全都交给叔父处理，只有李绩一人的事情，我请求独自裁断。”于是把李绩调出朝廷，任章武太守，李绩忧郁而死。

五年（辛酉、361）

五年（辛酉，公元361年）

[1]春，正月，戊戌，大赦。

[1]春季，正月，戊戌（初一），东晋实行大赦。

[2]刘卫辰掠秦边民五十余口为奴婢以献于秦；秦王坚责之，使归所掠。卫辰由是叛秦，专附于代。

[2]刘卫辰掳掠了前秦的边境居民五十多人作为奴婢，进献给了前秦，前秦王苻坚责备他，让他把掳掠的百姓放回去。刘卫辰因此而背叛了前秦，一心依附于代国。

[3]东安简伯郗昙卒。二月，以东阳太守范汪都督徐、兖、冀、青、幽五州诸军事，兼徐、兖二州刺史。

[3]东安简伯郗昙去世。二月，东晋任命东阳太守范汪都督徐、兖、冀、青、幽五州诸军事，兼任徐、兖二州刺史。

[4]平阳人举郡降燕；燕以建威将军段刚为太守，遣督护韩苞将兵共守平阳。

[4]平阳全郡的人都投降了前燕。前燕任命建威将军段刚为太守，派督护韩苞统率军队共同守卫平阳。

[5]方士丁进有宠于燕主，欲求媚于太宰恪，说恪令杀太傅评；恪大怒，奏收斩之。

[5]方术之士丁进在前燕国主慕容面前很得宠，他想向太宰慕容恪献媚，劝说慕容恪杀掉太傅慕容评。慕容恪勃然大怒，奏请拘捕并斩杀他。

[6]高昌卒，燕河内太守吕护并其众，遣使来降；拜护冀州刺史。护欲引晋兵以袭邺。三月，燕太宰恪将兵五万，冠军将军皇甫真将兵万人，共讨之。燕兵至野王，护婴城自守。护军将军傅颜请急攻之，以省大费。恪曰："老贼经变多矣，观其守备，未易猝攻，而多杀士卒。顷攻黎阳，多杀精锐，卒不能拔，自取困辱。护内无蓄积，外无救援，我深沟高垒，坐而守之，休兵养士，离间其党，于我不劳而贼势日蹙，不过十旬，取之必矣，何为多杀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筑长围守之。

[6]高昌去世，前燕河内太守吕护吞并了他的兵众，派使者前来东晋投降。吕护被授予冀州刺史。吕护想带领东晋的军队去袭击邺城。三月，前燕太宰慕容恪统率五万士兵，冠军将军皇甫真统率一万士兵，共同讨伐吕护。前燕的军队抵达野王，吕护环城自守。护军将军傅颜请求展开急攻，以减少过多的耗费。慕容恪说："这个老贼经历的变故很多，看他防守戒备的样子，不容易展开急攻，以免士兵伤亡过重。前不久攻打黎阳时，精锐士兵伤亡严重，但最终也没能攻克，那是自取危困受辱。吕护城内无积蓄，城外无救援，我们只要把战壕挖

深，把营垒筑高，坐而坚守，休养士兵，同时离间他的同党，对我们来说毫不费力，而敌人的形势却日益危急，用不了一百天，一定能够攻取他，何必要以大量士卒的伤亡去换取旦夕之功呢！”于是他们就修筑了长围来坚守。

[7]夏，四月，桓温以其弟黄门郎豁都督沔中七郡诸军事，兼新野、义城二郡太守，将兵取许昌，破燕将慕容尘。

[7]夏季，四月，桓温任命他的弟弟黄门郎桓豁为都督沔中七郡诸军事，兼任新野、义城二郡太守，统率军队攻取了许昌，打败了前燕将领慕容尘。

[8]凉骠骑大将军宋混疾甚，张玄靓及其祖母马氏往省之，曰：“将军万一不幸，寡妇孤儿将何所托！欲以林宗继将军，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傥未弃臣门，臣弟澄政事愈于臣，但恐其儒缓，机事不称耳。殿下策励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诸子曰：“吾家受国大恩，当以死报，无恃势位以骄人。”又见朝臣，皆戒之以忠贞。及卒，行路为之挥涕。玄靓以澄为领军将军，辅政。

[8]前凉骠骑大将军宋混病重，张玄靓及其祖母马氏前去看望，说：“将军万一有不幸，我们孤儿寡妇将依靠谁呢？想以宋林宗继承将军，可以吗？”宋混说：“臣下的儿子宋林宗年幼无力，难以承担重任。殿下倘若还未抛弃臣下一家，我的弟弟宋澄施政办事的能力胜于我，只是恐怕他迂缓迟钝，难以适应随机应变的事务。殿下如果能对他鞭策鼓励而加以使用，就可以。”宋混告诫宋澄以及儿子们说：“我们家承受了国家的大恩大泽，应当以死相报，不要倚仗权势地位而对人傲慢。”他又会见了朝廷的大臣，全都告诫他们要忠贞不二。等到宋混死后，路人都为他流泪。张玄靓任命宋澄为领军将军，辅佐朝政。

[9]五月，丁巳，帝崩，无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中兴正统，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于是百官备法驾迎于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改封东海王奕为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陵，庙号孝宗。

[9]五月，丁巳（二十二日），东晋穆帝驾崩，没有继承人。皇太后下令说：“琅邪王司马丕，是朝廷中兴以来的正传统嫡传，不论是道德名声，还是族亲地位，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让琅邪王奉接帝位！”于是朝廷百官备好皇帝的车驾去琅邪王的宅第迎接他。庚申（二十五

日），司马丕即皇帝位，实行大赦。壬戌（二十七日），改封东海王司马奕为琅邪王。秋季，七月，戊午（二十三日），东晋穆帝被安葬在永平陵，定庙号为孝宗。

[10]燕人围野王数月，吕护遣其将张兴出战，傅颜击斩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将曰："护势穷奔突，必择虚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为之备。"乃多课橹，亲察行夜者。护食尽，果夜悉精锐趋真所部，突围，不得出；太宰恪引兵击之，护众死伤殆尽，弃妻子奔荥阳。恪存抚降民，给其廪食；徙士人、将帅于邺，自余各随所乐；以护参军广平梁琛为中书著作郎。

[10]前燕人包围了野王几个月，吕护派他的将领张兴出城迎战，傅颜攻击并斩杀了张兴，城中日益危急。皇甫真告诫手下的部将们说："吕护大势丧失外逃时，一定会选择空虚间隙之处突围，我们军中的士兵大多瘦弱，武器也不够精良，应该多加防备。"于是他就多次督促试验战车盾牌，亲自检查夜间巡逻的人。吕护粮食断绝，果然趁夜带领他的全部粗锐士兵向皇甫真部队坚守的地方进发，实施突围，但没能突破。太宰慕容恪率兵攻打他，吕护的兵众死伤殆尽，吕护本人丢下妻儿逃奔到荥阳。慕容恪安抚投降的百姓，把积蓄的粮食供应给他们。将官吏和将帅迁徙到邺城，其余的人则随他们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去。任命吕护的参军广平人梁琛为中书著作郎。

[11]九月，戊申，立妃王氏为皇后。后，之女也。穆帝何皇后称穆皇后，居永安宫。

[11]九月，戊申（十四日），东晋立妃王氏为皇后。王皇后是王的女儿。穆帝何皇后称为穆皇后，居住在永安宫。

[12]凉右司马邕恶宋澄专政，起兵攻澄，杀之，并灭其族。张玄靓以邕为中护军，叔父天锡为中领军，同辅政。

[12]前凉右司马张邕憎恨宋澄独专朝政，起兵攻打宋澄，把他杀了，他的家族也一并灭掉。张玄靓任命张邕为中护军，任命叔父张天锡为中领军，一同辅佐朝政。

[13]张平袭燕平阳，杀段刚、韩苞；又攻雁门，杀太守单男。既而为秦所攻，平复谢罪于燕以求救。燕人以平反覆，弗救也，平遂为秦所灭。

[13]张平袭击前燕的平阳，杀掉了段刚、韩苞。又攻打雁门，杀掉了太守单男。接着张平又遭到前秦的攻打，他无奈又向前燕谢罪以求救助。前燕人因为张平反复无常，没有救他，于是张平被前秦消灭。

[14]乙亥，秦大赦。

[14]乙亥（疑误），前秦实行大赦。

[15]徐、兖二州刺史范汪，素为桓温所恶，温将北伐，命汪帅众出梁国。冬，十月，坐失期，免为庶人，遂废，卒于家。

[15]徐、兖二州刺史范汪，历来被桓温所憎恶。桓温准备北伐，命令范汪率领兵众向梁国出发。冬季，十月，范汪犯了延误期限的罪过，被免为庶人，于是就被废黜，死在家中。

子宁，好儒学，性质直，常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宁曰："王、何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缙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患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也！"

范汪的儿子范宁，喜好儒学，性格质朴直爽。他常说王弼、何晏的罪恶比夏桀、商纣还重。有的人认为这是过分贬低，范宁说："王、何蔑视抛弃经典文献，使仁义沉沦，荒诞空虚的言辞论说，遗害后代，导致士大夫翻然改变正确的道路，以至于礼崩乐坏，中原覆没。其遗风余俗，直到今天还在为害世人。夏桀、商纣一时的肆意暴虐，也足以使他们身败名裂，使国家倾覆灭亡，成为后世的戒鉴，岂能躲过百姓的视听呢！所以我认为为害一个时代的灾祸轻，为害历代的灾祸重；自己身败名裂的罪恶小，迷惑世人的罪恶大！"

[16]吕护复叛，奔燕，燕人赦之，以为广州刺史。

[16]吕护又背叛了东晋，逃奔到前燕，前燕人宽赦了他，任命他为广州刺史。

[17]凉张邕骄矜淫纵，树党专权，多所刑杀，国人患之。张天锡所亲敦煌刘肃谓天锡曰："国家事欲未静！"天锡曰："何谓也？"肃曰："今护军出入，有似长宁。"天锡惊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计将安出？"肃曰："正当速除之耳！"天锡曰："安得其人？"肃曰："肃即其

人也！”肃时年未二十。天锡曰：“汝年少，更求其助。”肃曰：“赵白驹与肃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锡与邕俱入朝，肃与白驹从天锡，肃斫之不中，白驹继之，又不克，二人与天锡俱入宫中，邕得逸走，帅甲士三百余人攻宫门。天锡登屋大呼曰：“张邕凶逆无道，即灭宋氏，又欲倾覆我家。汝将士世为凉臣，何忍以兵相向邪！今所取者，止张邕耳，他无所问！”于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尽灭其族党。玄靓以天锡为使持节、冠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辅政。十二月，始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年号。诏以玄靓为大都督、督陇右诸军事、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西平公。

[17]前凉张邕傲慢自负，纵行淫虐，网罗朋党，专擅朝政，滥施刑罚、杀戮，国人都很怨恨他。张天锡的亲信敦煌人刘肃对张天锡说：“国家的事情尚未平静！”张天锡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刘肃说：“如今护军张邕出入朝廷，就像当年的长宁侯张祚。”张天锡吃惊地说：“我本来就怀疑他，只是没敢说出口。办法将出自哪里呢？”刘肃说：“应当迅速除掉他！”张天锡说：“怎么能得到除掉他的人呢？”刘肃说：“刘肃我就是这个人！”刘肃当时年令不满二十。张天锡说：“你还年轻，另外再找一个助手。”刘肃说：“有赵白驹和我两人就足够了。”十一月，张天锡和张邕一起入朝，刘萧和赵白驹跟随着张天锡，张邕正在宫门前，刘肃砍击张邕，没有砍中，赵白驹接着再砍，又没砍中，他们二人和张天锡一起进到宫中，张邕得以逃跑，率领披甲士兵三百多人攻打宫门。张天锡登上屋顶大声喊道：“张邕凶恶叛逆，毫无道义，已经杀掉了宋澄，又想颠覆我们一家。你们众将士世代都是凉朝的臣属。怎么忍心把武器对准我呢！如今我要擒获的，只有张邕而已，其他人一概 不追究！”于是张邕的士兵全都奔散逃走，张邕自刎而死，张天锡把张邕的家族、同党全部消灭。张玄靓任命张天锡为使持节、冠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辅佐朝政。十二月，开始改变了建兴四十九年的纪年，尊奉使用东晋的年号升平。东晋朝廷下诏，任命张玄靓为大都督、督陇右诸军事、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西平公。

[18]燕大赦。

[18]前燕实行大赦。

[19]秦王坚命牧伯守宰各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察其所举，得人者赏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举，而请托不得，士皆自励；虽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不用。当是之时，内外之官，率皆称职；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盗贼屏息。

[19]前秦王苻坚命令州郡地方官吏分别荐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等科目的人才，并且对他们荐举上来的人加以考察，荐举得当者给以奖赏，荐举失当者给以责罚。因此人们都不敢妄加推荐，也没有请求拜托的现象，读书人全都自我勉励。即使是宗室外戚，没有才能的也都弃而不用。这时，朝廷内外的官吏，人人称职。农田得以修整，荒地得以开垦，仓库丰盈充实，盗贼息声敛行。

[20]是岁，归义侯李势卒。

[20]这一年，归义侯李势去世。

哀皇帝隆和元年（壬戌、362）

晋哀帝隆和元年（壬戌，公元362年）

[1]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壬子（二十日），东晋实行大赦，改年号为隆和。

[2]甲寅，减田租，亩收二升。

[2]甲寅（二十二日），东晋减免田租，每亩收租二升。

[3]燕豫州刺史孙兴请攻洛阳，曰：“晋将陈弊卒千余，介守孤城，不足取也！”燕人从其言，遣宁南将军吕护屯河阴。

[3]前燕豫州刺史孙兴请求攻打洛阳，他说：“东晋将领陈只有一千多疲惫体弱的兵卒，独守孤城，不堪一击！”前燕人听了他的话，派宁南将军吕护驻军河阴。

[4]二月，辛未，以吴国内史庾希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龙骧将军袁真为西中郎将、监护豫·司·并·冀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镇汝南；并假节。希，冰之子也。

[4]二月，辛未（初十），东晋任命吴国内史庾希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下邳，任命龙骧将军袁真为西中郎将、监豫、司、并、冀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守汝南，全都持有符节。庾希是庾冰的儿子。

[5]丙子，拜帝母周贵人为皇太妃，仪服拟于太后。

[5]丙子（十五日），东晋授予皇帝的母亲周贵人为皇太妃，礼仪服饰仿照太后的规格。

[6]燕吕护攻洛阳。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奔宛，陈告急。五月，丁巳，

桓温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邓遐帅舟师三千人助守洛阳。遐，岳之子也。

[6]前燕吕护攻打洛阳。三月，乙酉（疑误），东晋河南太守戴施逃奔到宛城，陈告急。五月，丁巳（二十七日），桓温派庾希及竟陵太守邓遐率领水军三千人帮助陈守卫洛阳。邓遐是邓岳的儿子。

温上疏请迁都洛阳，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实河南。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上疏曰："昔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轸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惧，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值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臣之愚计，以为且宜遣将帅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开垦之积已丰，豺狼远窜，中夏小康，然后可徐议迁徙耳。奈何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绰，楚之孙也。少慕高尚，尝著《遂初赋》以见志。温见绰表，不悦，曰："致意兴公，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知人家国事邪！"

桓温上疏请求迁都洛阳，把自从永嘉之乱以来迁徙流落到长江以南的人，全部北迁，以充实河南地区的力量。朝廷害怕桓温，不敢持异议。然而北方地区萧条冷落，人们内心里都感到怀疑恐惧，虽然全都知道桓温的请求不可行，但没有人敢于率先进谏。散骑常侍兼著作郎孙绰上疏说："过去晋元帝即位，不仅仅是顺应天意，符合人愿，实际

上是依靠万里长江而得以划地防守。自从丧乱以来到如今，已经六十多年，黄河、洛水一带已变为废墟，中原地区一片萧条。士人百姓迁徙流落到长江以南，已经有好几代了，活着的人已经有了大儿大孙，死去的人更是坟墓成行，虽然对北方故土的思念一直牵动着他们的心情，但眼前的哀痛实际上更为深切。如果哪天迁都北返，中兴以来五位皇帝的陵墓，也就又处在遥远的地域了。泰山的安定，既然从道理上说难以保全，对安葬在江南的几位先帝深厚的思念之情，能不萦绕于圣主心间！如今桓温的这一举动，确实是想纵览天下，为国家的长远打算，然而百姓却感到震动恐骇，全都心怀畏惧，这难道不是因为返回故土的欢乐遥远，而走向死亡的忧虑紧迫吗！为什么呢？植根于长江以南，已经有数十年了，一时马上就要迁徙他们，紧迫地把他们驱赶到荒远之地，使他们拖家带口，远行万里，跋山涉水，远离祖坟，抛弃谋生之业，农田宅院无法变卖，舟船车乘无处获得，舍弃安乐的家园，到凌乱的乡邦，必将是死于路途，葬身江河，很少会有能到达的。这是施行仁义的人所应该悲哀怜悯，国家所应该深深忧虑的！依臣下的办法，以为暂且应该派遣有威望名声、资历和实际才能的将帅，先到洛阳镇守，扫平梁国、许昌，统一黄河以南。运送粮食的水路开通后，垦荒种值的收获已经丰盈，豺狼野兽逃窜，中原实现小康，然后才可以慢慢地讨论迁徒的问题。为什么要舍弃稳操胜券的长远之理，拿整个天下孤注一掷呢！”孙绰是孙楚的孙子。他小的时候就倾慕高尚，曾经著《遂初赋》用来表达志向。桓温看到孙绰进上的表章，很不高兴，说：“告诉孙绰，何不去实践你的《遂初赋》，而偏要了解别人的家国大事呢！”

时朝廷忧惧，将遣侍中止温，扬州刺史王述曰：“温欲以虚声威朝廷耳，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乃诏温曰：“在昔丧乱，忽涉五纪，戎狄肆暴，继袭凶迹，眷言西顾，慨叹盈怀。知欲躬帅三军，荡涤氛秽，廓清中畿，光复旧京；非夫外身徇国，孰能若此！诸所处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营者广，经始之勤，致劳怀也。”事果不行。

当时朝廷忧虑害怕，准备派侍中去劝阻桓温。扬州刺史王述说：“桓温是想虚张声势来威胁朝廷罢了，并非真想迁都。只要依从他，他自己就不会去了。”于是朝廷诏令桓温说：“昔日发生的丧乱，转眼已

经过了五十多年，戎狄肆行暴虐，后继者承袭着他们凶狠的恶迹，回首西望，感慨叹息充满心怀。得知你想亲率三军，荡涤污秽，廓清中原，光复旧都，如果不是有以身殉国的志向，谁能如此！各种措施安排，都依靠托付于你的多谋深算。只是黄河、洛水的废墟，需要经营治理的很多，开始营治时的辛苦，一定会导致你心力劳累。”迁都的事情果然没有实行。

温又议移洛阳钟，述曰：“永嘉不竞，暂都江左，方当荡平区宇，旋轸旧京。若其不尔，宜改迁园陵，不应先事钟！”温乃止。

桓温又提议迁移洛阳的钟和钟架，王述说：“永嘉之乱失利，暂时建都江东，正应当荡平海内，回师旧京。如果不能如此，应该改迁先帝的陵墓，不应该先迁移钟！”于是桓温没有这样干。

朝廷以交、广辽远，改授温都督并、司、冀三州；温表辞不受。

朝廷认为交州、广州遥远，改授桓温都督并、司、冀三州官职，桓温上表辞让，不予接受。

[7]秦王坚亲临太学，考第诸生经义，与博士讲论，自是每月一至焉。

[7]前秦王苻坚亲临太学，考查学生们的儒学经书义理，与博士一起谈论讲习，从此每月来这里一次。

[8]六月，甲戌，燕征东参军刘拔刺杀征东将军、冀州刺史、范阳王友于信都。

[8]六月，甲戌（十五日），前燕征东参军刘拔在信都刺杀了征东将军、冀州刺史、范阳王慕容友。

[9]秋，七月，吕护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燕将段崇收军北渡，屯于野王。邓遐进屯新城；八月，西中郎将袁真进屯汝南，运米五万斛以馈洛阳。

[9]秋季，七月，吕护退守小平津，身中流箭而死。前燕将领段崇收拢军队向北渡河，驻扎在野王。邓遐进军驻扎在新城。八月，西中郎将袁真进军驻扎在汝南，运来五万斛米送给洛阳。

[10]冬，十一月，代王什翼犍纳女于燕，燕人亦以女妻之。

[10]冬季，十一月，代王拓跋什翼使向前燕进贡女子，前燕人也把女子送给他作妻。

[11]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11]十二月，戊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12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阳，袁真自汝南退屯寿阳。

[12]庾希从下邳后退，驻扎在山阳，袁真从汝南后退，驻扎在寿阳。

兴宁元年（癸亥、363）

兴宁元年（癸亥，公元363年）

[1]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

[1]春季，二月，己亥（疑误），东晋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兴宁。

[2]三月，壬寅，皇太妃周氏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就第治丧，诏司徒会稽王昱总内外众务。帝欲为太妃服三年，仆射江启："于礼，应服缌麻。"又欲降服期，曰："厌屈私情，所以上严祖考。"乃服缌麻。

[2]三月，壬寅（十七日），皇太妃周氏死于琅邪的宅第。癸卯（十八日），哀帝前往周氏宅第办理丧事，诏令司徒会稽王司马昱总揽朝廷内外的各种事务。哀帝想为太妃居丧三年，仆射江陈述说："根据礼制，应该服三个月的缌麻丧。"哀帝又想降低一等，居丧一年，江说："抑制和暂时委屈自己的私人感情，这是为了尊奉祖先。"于是哀帝就穿缌服以示居丧。

[3]夏，四月，燕宁东将军慕容忠攻荥阳太守刘远，远奔鲁阳。

[3]夏季，四月，前燕宁东将军慕容忠攻打荥阳太守刘远，刘远逃奔到鲁阳。

[4]五月，加征西大将军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温以抚军司马王坦之为长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为参军，王为主簿，每事必与二人谋之。府中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气概高迈，罕有所推，与超言，常自谓不能测，倾身待之；超亦深自结纳。，导之孙也，与谢玄皆为温掾，温俱重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玄，奕之子也。

[4]五月，东晋让征西大将军桓温担任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并给予他持黄钺的礼遇。桓温任命抚军司马王坦之为长史。王坦之是王述的儿子。又任命征西掾郗超为参军，王为主

簿，每件事情一定要和这俩人商量。王府里的人称他们是：“长胡子参军，矮个子主簿，能让桓公高兴，也能让桓公愤怒。”桓温气概清高卓越，很少有他所推重的人，和郗超谈论，常常自己说郗超深不可测，而尽心敬待他。郗超也很认真地与桓温交往。王是王导的孙子，他和谢玄都是桓温的辅佐掾吏，桓温对他们都很看重。桓温说：“谢玄年庙四十必定会拥旗执节，王当成为少壮而居高位的黑头公，全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谢玄是谢奕的儿子。

[5]以西中郎将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庾希都督青州诸军事。

[5]东晋任命西中郎将袁真为都督司、冀、并三州诸军事，任命北中郎将庾希为都督青州诸军事。

[6]癸卯，燕人拔密城，刘远奔江陵。

[6]癸卯（十九日），前燕人攻下了密城，刘远逃奔到江陵。

[7]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

[7]秋季，八月，有异星出现在角宿、亢宿。

[8]张玄靓祖母马氏卒，尊庶母郭氏为太妃。郭氏以张天锡专政，与大臣张钦等谋诛之；事泄，钦等皆死。玄靓惧，以位让天锡；天锡不受。右将军刘肃等劝天锡自立。闰月，天锡使肃等夜帅兵入宫，弑玄靓，宣言暴卒，谥曰冲公。天锡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时年十八。尊母刘美人曰太妃。遣司马纶骞奉章诣建康请命，并送御史俞归东还。

[8]张玄靓的祖母马氏去世，尊奉庶母郭氏为太妃。郭氏因为张天锡专擅朝政，与大臣张钦等人谋划要杀掉他。事情泄露，张钦等人全都自杀。张玄靓十分害怕，要把王位让给张天锡，张天锡不接受。右将军刘肃等人劝张天锡自立为王。闰八月，张天锡让刘肃等人趁夜率兵闯进王宫，杀掉了张玄靓，公开宣布时则说他突然死亡，定谥号为冲公。张天锡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时年十八岁。尊奉母亲刘美人为太妃。派司马纶骞带着奏章去建康请求指令，同时送御史俞归东返建康。

[9]癸亥，大赦。

[9]癸亥（疑误），东晋实行大赦。

[10]冬，十月，燕镇南将军慕容尘攻陈留太守袁披于长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虚袭许昌，克之。

[10]冬季，十月，前燕镇南将军慕容尘在长平攻打陈留太守袁披。汝南太守朱斌乘虚袭击许昌，许昌被攻克。

[11]代王什翼犍击高车，大破之，俘获万余口，马、牛、羊百余万头。

[11]代王拓跋什冀犍攻击高车，把他们打得大败。俘获一万多人，马、牛、羊一百多万头。

[12]以征虏将军桓冲为江州刺史。十一月，姚襄故将张骏杀江州督护赵毗，帅其徒北叛；冲讨斩之。

[12]东晋任命征虏将军桓冲为江州刺史。十一月，姚襄的旧将张骏杀掉了江州督护赵毗，率领他的兵众反叛，桓冲讨伐并斩杀了张骏。

二年（甲子、364）

二年（甲子，公元364年）

[1]春，正月，丙辰，燕大赦。

[1]春季，正月，丙辰（初六），前燕实行大赦。

[2]二月，燕太傅评、龙骧将军李洪略地河南。

[2]二月，前燕太傅慕容评、龙骧将军李洪率军巡视黄河以南。

[3]三月，庚戌朔，大阅户口，令所在土断，严其法制，谓之《庚戌制》。

[3]三月，庚戌朔（初一），东晋大规模地核查户数人口，命令以所居之地作为编注户口、纳税服役的依据，并严格法律制度。此项法令称为“庚戌制”。

[4]帝信方士言，断谷饵药以求长生。侍中高菘谏曰：“此非万乘所宜为；陛下兹事，实日月之食。”不听。辛未，帝以药发，不能亲万机，褚太后复临朝摄政。

[4]哀帝相信了方术之士的话，不吃饭仅吃药以求长生不老。侍中高崧劝谏说：“这不是帝王应该干的事。如果这样，陛下实在就像出现日食月食一样犯了过失。”哀帝不听劝谏。辛未（二十二日），哀帝因为药性发作，不能亲临政事，褚太后又临朝摄政。

[5]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许昌、汝南，败晋兵于悬瓠，颍川太守李福战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寿春，陈郡太守朱辅退保彭城。大司马温遣西中郎将袁真等御之，温帅舟师屯合肥。燕人遂拔许昌、汝南、陈郡，徙万余户于幽、冀二州，遣镇南将军慕容尘屯许昌。

[5]夏季，四月，甲辰（二十五日），前燕李洪攻打许昌、汝南，在悬瓠打败了东晋的军队，颍川太守李福战死。汝南太守朱斌逃奔到寿春，陈郡太守朱辅退守彭城。大司马桓温派西中郎将袁真等人抵御李洪，桓温自己率领水军驻扎在合肥。于是前燕人攻下了许昌、汝南、陈郡，将一万多户百姓迁徙到幽州、冀州，派镇南将军慕容尘驻扎在许昌。

[6]五月，戊辰，以扬州刺史王述为尚书令。加大司马温扬州牧、录尚书事。壬申，使侍中召温入参朝政；温辞不至。

[6]五月，戊辰（二十日），东晋任命扬州刺史王述为尚书令。让大司马桓温担任扬州牧、录尚书事。壬申（二十四日），派侍中召桓温入朝参政，桓温辞让不来。

王述每受职，不为虚让，其所辞必于不受。及为尚书令，子坦之白述："故事当让。"述曰："汝谓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让自美事耳。"述曰："既谓堪之，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及也。"

王述每当接受任命，都不虚情假意地辞让，他表示推辞的，就肯定不接受。到他做尚书令时，儿子王坦之告诉他："根据惯例，应当表示辞让。"王述说："你认为我不胜任吗？"王坦之说："不是，只是能辞让自然是件好事。"王述说："既然认为能够胜任，为什么又要辞让！人们都说你比我强，我看肯定赶不上我。"

[7]六月，秦王坚遣大鸿胪拜张天锡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7]六月，前秦王苻坚派大鸿胪授予张天锡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8]秋，七月，丁卯，诏复征大司马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诏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居之，固让内录，遥领扬州牧。

[8]秋季，七月，丁卯（二十日），东晋下达诏令，再一次征召大司马桓温入朝。八月，桓温抵达赭圻，朝廷诏令尚书车灌劝阻他，于

是桓温就以赭圻为城住了下来，固执地辞让录尚书事职务，只在名义上接受了扬州牧职务。

[9]秦汝南公腾谋反，伏诛。腾，秦主生之弟也。是时，生弟晋公柳等犹有五人，王猛言于坚曰：“不去五公，终必为患。”坚不从。

[9]前秦汝南公苻腾图谋反叛，被诛杀。苻腾是前秦国主苻生的弟弟。这时，苻生的弟弟们还有晋公苻柳等五人，王猛对苻坚说：“不除掉这五人，他们最终肯定要作乱。“苻坚没有听从。

[10]燕侍中慕舆龙诣龙城，徙宗庙及所留百官皆诣邺。

[10]前燕侍中慕舆龙去到了龙城，将祭祀祖先的宗庙以及所留下来的百官全都迁徙到邺城。

[11]燕太宰恪将取洛阳，先遣人招纳士民，远近诸坞皆归之；乃使司马悦希军于盟津，豫州刺史孙兴军于成皋。

[11]前燕太宰慕容恪准备攻取洛阳，先派人去招募士人百姓，远近各小城全都归附了他，于是就让司马悦希驻军于盟津，让豫州刺史孙兴驻军于成皋。

初，沈充之子劲，以其父死于逆乱，志欲立功以雪旧耻；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吴兴太守王胡之为司州刺史，上疏称劲才行，请解禁锢，参其府事；朝廷许之。会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阳，冠军将军陈守之，众不过二千，劲自表求配效力；诏以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以行。劲屡以少击燕众，摧破之。而洛阳粮尽援绝，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许昌为名，九月，留劲以五百人守洛阳，帅众而东。劲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闻许昌已没，遂奔新城。燕悦希引兵略河南诸城，尽取之。

当初，沈充的儿子沈劲，因为他的父亲死于叛逆作乱，立志要建立战功以雪旧耻。但年纪已经三十多岁了，仍然因为出身于受过刑罚的家庭而不能进入仕途。吴兴太守王胡之任司州刺史，上疏称赞沈劲的才能品行，请求解除对他的禁锢，让他参与自己州府的政事，朝廷同意了。恰好这时王胡之生病，事情没能实行。等到前燕 人逼迫洛阳，冠军将军陈守卫该地，兵众不到二千人。沈劲自己进上表章，请求到陈那里任职效力。朝廷下达诏令，让沈劲补为冠军长史，命令他自己招募勇士，得到一千多人以后便前往。沈劲屡屡用较少的兵力攻击前燕的大部队，并攻破了他们。然而洛阳城里终于粮食耗尽，支援断

绝，陈自己估计已无法坚守，就以救援许昌为名，九月，给沈劲留下五百人守卫洛阳，陈自己则率领兵众东行。沈劲高兴地说："我的志向就是要临危受命，如今得到机会了。"陈听说许昌已经失陷，于是就逃奔到新城。前燕悦希率兵进攻河南各城，全都攻了下来。

[12]秦王坚命公国各置三卿，并余官皆听自采辟，独为置郎中令。富商赵掇等车服僭侈，诸公竞引以为卿；黄门侍郎安定程宪请治之。坚乃下诏称："本欲使诸公延选英儒，乃更猥滥如是！宜令有司推检，辟召非其人者，悉降爵为侯，自今国官皆委之铨衡。自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车马；去京师百里内，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于是平阳、平昌、九江、陈留、安乐五公皆降爵为侯。

[12]前秦王苻坚命令各公爵封国分别设置郎中令、中尉、大农三卿，同其他官吏一起，全都由他们自行征召选拔，只有郎中令由苻坚任命。富商赵掇等人车乘服饰奢侈，然而各位公爵却竞相推举他做三卿。黄门侍郎安定人程宪请求苻坚干预此事。苻坚于是就下达诏令称："本来想让诸王公选聘拔有才华的儒生，没想到竟然混乱到这种地步！应该命令有关官吏追究检查，凡是所征召的人选不得当的，全都把爵位降为侯，从现在开始，国家的官吏全都由吏部尚书选拔。本人职位不在朝廷任命以上，不许乘车马；离开京师百里以内，工商差役之人，不许穿饰有金银、锦绣的服装，违犯者陈尸街头示众。"因此平阳、平昌、九江、陈留、安乐的五位公爵全被降低爵位为侯。

三年（乙丑、365）

三年（乙丑，公元365年）

[1]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

[1]春季，正月，庚申（十六日），东晋皇后王氏去世。

[2]刘卫辰复叛代，代王什翼犍东渡河，击走之。

[2]刘卫辰又背叛了代国，代王拓跋什翼犍东渡黄河，赶跑了刘卫辰。

什冀犍性宽厚，郎中令许谦盗绢二匹，什冀犍知而匿之，谓左长史燕凤曰："吾不忍视谦之面，若谦惭而自杀，是吾以财杀士也。"尝讨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既而获射者，群臣欲脔割之，什冀犍曰："彼各为其主斗耳，何罪！"遂释之。

拓跋什冀犍性格宽容厚道，郎中令许谦盗窃了两匹绢丝，拓跋什冀犍知道后就加以隐瞒，还对左长史燕凤说："我不忍心看到许谦，如果见面后许谦因惭愧而自杀，这就是我因财货而杀手下的官吏了。"过去讨伐西部反叛者的时候，拓跋什冀犍曾被流箭击中眼睛，后来擒获了射箭的人，群臣都要将他千刀万剐，拓跋什冀犍说："他们都是各为其主战斗罢了，有什么罪呢！"于是就释放了他。

[3]大司马温移镇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将军豁监荆州、扬州之义城、雍州之京兆诸军事，领荆州刺史；加江州刺史桓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并假节。

[3]大司马桓温转移到姑孰镇守。二月，乙未（二十一日），任命他的弟弟右将军桓豁监荆州、扬州的义城、雍州的京兆诸军事，兼领荆州刺史。让江州刺史桓冲担任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全都持有符节。

司徒昱闻陈弃洛阳，会大司马温于洌洲，共议征讨。丙申，帝崩于西堂，事遂寝。

司徒司马昱听说陈放弃了洛阳，便和大司马桓温在洌洲会面，共同商议征讨事宜。丙申（二十二日），东晋哀帝在西堂驾崩，征讨事宜也就搁置起来。

帝无嗣；丁酉，皇太后诏以琅邪王奕承大统。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哀帝没有后嗣，丁酉（二十三日），皇太后下达诏令，让琅邪王司马奕继承帝位。朝廷百官到琅邪王的宅第去迎接他。当天，司马奕即皇帝位，实行大赦。

[4]秦大赦，改元建元。

[4]前秦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元。

[5]燕太宰恪、吴王垂共攻洛阳。恪谓诸将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阳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执扬武将军沈劲。劲神气自若，恪将宥之。中军将军慕舆虔曰："劲虽奇士，观其志度，终不为人用，今赦之，必为后患。"遂杀之。

[5]前燕太宰慕容恪、吴王慕容垂共同攻打洛阳。慕容恪对众将领说："你们经常担心我不进攻，如今洛阳城墙虽高而守兵微弱，容易攻

克，不要再畏惧怯懦而懒惰！”于是就开始进攻洛阳。三月，洛阳被攻克，抓获了扬武将军沈劲。沈劲神态自若，慕容恪准备要宽赦他。中军将军慕舆虔说：“沈劲虽然是杰出的人，但观察他的志向气度，最终也不会被人所用，如今赦免了他，肯定会留下后患。”于是就把沈劲杀掉了。

恪略地至崤、渑，关中大震，秦王坚自将屯陕城以备之。

慕容恪攻占夺取了崤谷、渑池，关中一带十分惊恐， 前秦王苻坚亲自率兵驻扎在陕城，以防备慕容恪。

燕人以左中郎将慕容筑为洛州刺史，镇金墉；吴王垂为都督荆·扬·洛·徐·兖·豫·雍·益·凉·秦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荆州牧，配兵一万，镇鲁阳。

前燕任命左中郎将慕容筑为洛州刺史，镇守金墉。任命吴王慕容垂为都督荆、扬、洛、徐、兖、豫、雍、益、凉、秦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荆州牧，配备兵力一万，镇守鲁阳。

太宰恪还邺，谓僚属曰：“吾前平广固，不能济辟闾蔚；今定洛阳，使沈劲为戮；虽皆非本情，然身为元帅，实有愧于四海。”朝廷嘉劲之忠，赠东阳太守。

太宰慕容恪回到邺城，对僚属们说：“我以前平定了广固，却没能救助辟闾蔚；如今平定了洛阳，又使沈劲被杀。这些虽然都不是我的本意，然而身为军中主将，实在有愧于天下。”东晋朝廷嘉奖沈劲的忠诚，追赠他为东阳太守。

臣光曰：“沈劲可谓能子矣！耻父之恶，致死以涤之，变凶逆之族为忠义之门。《易》曰：“干父之蛊，用誉。”《蔡仲之命》曰：“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谓乎！

臣司马光曰：沈劲可以称得是能为人子孝了！对父亲的罪恶深以为耻，不惜以生命加以洗刷，变凶恶叛逆的家族为忠城道义的门第。《易》云：“改正父亲的错误，发扬他的荣誉。”《尚书·蔡仲之命》曰：“你尚能遮掩前人的过错，这就是忠和孝。”沈劲大概就是这样吧！

[6]太宰恪为将，不事威严，专用恩信；抚士卒务综大要，不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时营中宽纵，似若可犯；然警备严密，敌至莫

能近者，故未尝负败。

[6]太宰慕容恪作为将领，从不显示威严，专门使用恩信。安抚士兵十分注重重要的方面，不乱发苛刻的命令。从而使得人人都相宜安好。平时军营中宽容随便，看上去好像可以冒犯，然而实际上却戒备严密，敌人来到后没有能接近的，所以一直未曾失败过。

[7]壬申，葬哀帝及静皇后于安平陵。

[7]壬申（二十九日），在安平陵安葬了东晋哀帝及静皇后王氏。

[8]夏，四月，壬午，燕太尉武平匡公封奕卒。以司空阳骛为太尉，侍中、光禄大夫皇甫真为司空，领中书监。骛历事四朝，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骛谦恭谨厚，过于少时；戒束子孙，虽朱紫罗列，无敢违犯其法度者。

[8]夏季，四月，壬午（初九），前燕太尉武平匡公封奕去世。任命司空阳骛为太尉，侍中、光禄大夫皇甫真为司空，兼中书监。阳骛先后奉事前燕四代，年高望重，从太宰慕容恪以下的人全都叩拜他。但阳骛谦恭仁厚，胜过年轻的时候，对子孙们严加管教，所以他们虽然朱衣紫绶，身为高官，却没人敢违犯他的戒律。

[9]六月，戊子，益州刺史建城襄公周抚卒。抚在益州三十余年，甚有威惠。诏以其子楗为太守楚代之。

[9]六月，戊子（十六日），东晋益州刺史建城襄公周抚去世。周抚在益州三十多年，很有威望名声。朝廷下达诏令，任命他的儿子楗为太守周楚代替他的职务。

[10]秋，七月，己酉，徙会稽王昱复为琅邪王。

[10]秋季，七月，己酉（初七），东晋朝廷调会稽王司马昱再次为琅邪王。

[11]壬子，立妃庾氏为皇后。后，冰之女也。

[11]壬子（初十），东晋将妃庾氏立为皇后。庾皇后是庾冰的女儿。

[12]甲申，立琅邪王昱子昌明为会稽王；昱固让，犹自称会稽王。

[12]甲申（疑误），东晋立琅邪王司马昱的儿子司马昌明为会稽王。司马昱固执地表示不同意，仍自称会稽王。

[13]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刘卫辰皆叛秦。毂帅众二万寇杏城，秦王坚自将讨之，使卫大将军李威、左仆射王猛辅太子宏留守长安。八月，坚击毂，破之，斩毂弟活，毂请降，徙其豪杰六千余户于长安。建节将军邓羌讨卫辰，擒之于木根山。

[13]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刘卫辰都背叛前秦。曹毂率领二万兵众进犯杏城，前秦王苻坚亲自率兵讨伐他，派卫大将军李威、左仆射王猛辅佐太子苻宏留守长安。八月，苻坚攻击曹毂，攻破了他，斩杀了曹毂的弟弟曹活，曹毂请求投降。苻坚将他的富豪显贵六千多户迁徙到长安。建节将军邓羌讨伐刘卫辰，在木根山擒获了他。

九月，坚如朔方，巡抚诸胡。冬，十月，征北将军、淮南公幼帅杏城之众乘虚袭长安，李威击斩之。

九月，苻坚到了朔方，巡视安抚各胡族部落。冬季，十月，征北将军、淮南公苻幼率领杏城的兵众乘虚袭击长安，李威迎击并斩杀了他。

[14]鲜卑秃发椎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复代统其众。椎斤，树机能从弟务丸之孙也。

[14]鲜卑人秃发椎斤去世，享年一百一十岁，儿子秃发思复代替他统率部众。秃发椎斤是秃发树机能的堂弟秃发务丸的孙子。

[15]梁州刺史司马勋，为政酷暴，治中、别驾及州之豪右，言语忤意，即于坐枭斩之，或亲射杀之。常有据蜀之志，惮周抚，不敢发。及抚卒，勋遂举兵反；别驾雍端、西戎司马隗粹切谏，勋皆杀之，自号梁·益二州牧、成都王。十一月，勋引兵入剑阁，攻涪，西夷校尉毋丘弃城走。乙卯，围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大司马温表鹰扬将军江夏相义阳朱序为征讨都护以救之。

[15]梁州刺史司马勋，为政残酷暴虐，治中、别驾以及州内的豪强大族，只要说话不合他的心意，就在座位上命令将他们斩首示众，有时则亲自把他们射死。他一直有占据蜀地的心思，只是因为惧怕周抚，才没敢发兵。等到周抚死后，司马勋就起兵反叛。别驾雍端、西戎司马隗粹恳切地劝谏，司马勋把他们都杀了，自称梁、益二州牧、成都王。十一月，司马勋带兵进入剑阁，攻打涪城，西夷校尉毋丘弃城逃跑。乙卯（十五日），司马勋在成都包围了益州刺史周楚。大司

马桓温上表请求让鹰扬将军、江夏相、义阳人朱序为征讨都护，前去救援周楚。

[16]秦王坚还长安，以李威守太尉，加侍中。以曹毂为雁门公，刘卫辰为夏阳公，各使统其部落。

[16]前秦王苻坚回到长安，任命李威暂任太尉，并担任侍中。任命曹毂为雁门公，刘卫辰为夏阳公，让他们各自统领自己的部落。

[17]十二月，戊戌，以尚书王彪之为仆射。

[17]十二月，戊戌（二十九日），东晋任命尚书王彪之为仆射。

海西公上太和元年（丙寅、366）

晋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公元366年

[1]春，三月，荆州刺史桓豁使督护桓罴攻南郑，讨司马勋。

[1]春季，三月，荆州刺史桓豁派督护桓罴攻打南郑，讨伐司马勋。

[2]燕太宰、大司马恪，太傅、司徒评，稽首归政，上章绶，请归第；燕主不许。

[2]前燕太宰、大司马慕容恪，太傅、司徒慕容评，叩头请求归还辅佐朝政的权力，进上了印玺和绶带，请求返回自己的宅第，前燕国主慕容没有同

意。

[3]夏，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

[3]夏季，五月，戊寅（十二日），东晋皇后庾氏去世。

[4]朱序、周楚击司马勋，破之，擒勋及其党，送大司马温；温皆斩之，传首建康。

[4]朱序、周楚攻打司马勋，攻破了他，擒获了司马勋以及他的同党，解送给大司马桓温。桓温把他们全都杀了，把首级传送到建康。

[5]代王会什翼犍遣左长史燕凤入贡于秦。

[5]代王拓跋什翼犍派左长史燕凤向前秦进献贡奉。

[6]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

[6]秋季，七月，癸酉（初八），东晋在敬平陵安葬了庾皇后。

[7]秦辅国将军王猛、前将军杨安、扬武将军姚苌等帅众二万寇荆州，攻南乡郡；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军于新野。秦兵掠安阳民万余户而还。

[7]前秦辅国将军王猛、前将军杨安、扬武将军姚苌等人率领二万兵众进犯荆州，攻打南乡郡。荆州刺史桓豁前去救援，八月，驻扎在新野。前秦士兵掳掠了安阳的民众一万多户返回。

[8]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

[8]九月，甲午（二十九日），司马勋因平定了梁、益二州，在境内实行赦免。

[9]冬，十月，加司徒昱丞相、录尚书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

[9]冬季，十月，东晋任命司徒司马昱担任丞相、录尚书事，并给予他入朝晋见皇帝不必小步趋行、唱拜不直呼姓名、可以佩剑穿鞋上殿的礼遇。

[10]张天锡遣使至秦境上，告绝于秦。

[10]张天锡派使者到前秦边境，告知与前秦绝交。

[11]燕抚军将军下邳王厉寇兖州，拔鲁、高平数郡，置守宰而还。

[11]前燕抚军将军下邳王慕容厉进犯东晋兖州，攻下了鲁、高平数郡，设置了地方官后返回。

[12]初，陇西李俨以郡降秦，既而复通于张天锡。十二月，羌敛岐以略阳四千家叛秦，称臣于俨；俨于是拜置牧守，与秦、凉绝。

[12]当初，陇西人李俨率他所统辖之郡投降了前秦，接着又和张天锡交往。十二月，羌族人敛岐带领略阳的四千家民众背叛了前秦，向李俨称臣。李俨于是便在当地设置州郡长官，与前秦、前凉绝交。

[13]南阳督护赵亿据宛城降燕，太守桓澹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将赵盘自鲁阳戍宛。

[13]南阳督护赵亿占据宛城，投降了前燕，东晋宛城太守桓澹逃到新野以自保。前燕人派南中郎将赵盘从鲁阳出发去戍守宛城。

[14]徐、兖二州刺史庾希，以后族故，兄弟贵显，大司马温忌之。

[14]徐、兖二州刺史庾希，因为是皇后家放族的缘故，兄弟们显贵一时，大司马桓温对比非常忌恨。

二年（丁卯、367）

二年（丁卯，公元367年

[1]春，正月，庾希坐不能救鲁、高平，免官。

[1]春季，正月，庾希因不能救援鲁郡、高平郡的罪过，被免官。

[2]二月，燕抚军将军下邳王厉、镇北将军宜都王桓袭敕勒。

[2]二月，前燕抚军将军、下邳王慕容厉，镇北将军、宜都王慕容桓袭击敕勒。

[3]秦辅国将军王猛、陇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邵羌、扬武将军姚苌等帅众万七千讨敛岐。三月，张天锡遣前将军杨向金城，征东将军常据向左南，游击将军张统向白土，天锡自将三万人屯仓松，以讨李俨。敛岐部落先属姚弋仲，闻姚苌至，皆降；王猛遂克略阳，敛岐奔白马。秦王坚以苌为陇东太守。

[3]前秦辅国将军王猛、陇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人邵羌、扬武将军姚苌等人率领兵众一万七千人讨伐敛岐。三月，张天锡派前将军杨进发金城，征东将军常据进发左南，游击将军张统进发白土，张天锡自己统领三万人驻扎在仓松，用以讨伐李俨。敛岐的部落以前属于姚弋仲，听说姚苌到来，全都投降。王猛于是攻克了略阳，敛岐逃奔到白马。前秦王苻坚任命姚苌为陇东太守。

[4]夏，四月，燕慕容尘寇竟陵，太守罗崇击破之。

[4]夏季，四月，前燕慕容尘进犯竟陵，太守罗崇击败了他。

[5]张天锡攻李俨大夏、武始二郡，下之。常据败俨兵于葵谷，天锡进屯左南。俨惧，退守罕，遣其兄子纯谢罪于秦，且请救。秦王坚使前将军杨安、建威将军王抚帅骑二万，会王猛以救俨。

[5]张天锡攻打李俨统辖的大夏、武始二郡，攻了下来。常据在葵谷打败了李俨的军队，张天锡进军驻扎在左南。李俨十分害怕，退守罕，派他哥哥的儿子李纯去向前秦谢罪，并且请求救援。前秦王苻坚让前将军杨安、建威将军王抚率领二万骑兵，会合王猛前去救援李俨。

猛遣邵羌追敛岐，王抚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与杨安救罕。天锡遣杨逆战于罕东，猛大破之，俘斩万七千级，与天锡相持于城下。邵羌禽敛岐于白马，送之。猛遗天锡书曰："吾受诏救俨，不令与凉州战，今当深壁高垒，以听后诏。旷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将军退舍，吾执俨而东，将军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锡谓诸将曰："猛书如此；吾本来伐叛，不来与秦战。"遂引兵归。

王猛派邵羌追击敛岐，王抚守卫侯和，姜衡守卫白石，王猛与杨安去救援罕。张天锡派杨在罕以东迎战，王猛彻底攻破了他，俘获斩首一万七千多人，与张天锡在罕城下相持。邵羌在白马擒获了敛岐，把他遣送回来。王猛给张天锡写信说："我接受诏令救援李俨，没想到却和凉州交战，如今面对着坚壁高垒，等候诏令。相持旷日持久，恐怕对秦和凉两家全都不利，这不是良策。如果将军撤退，我带着李俨东返，将军迁徙百姓西归，不是也可以吗？"张天锡对众将领说："王猛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我本来也是来讨伐反叛的，不是来和秦国交战的。"于是就率兵西归。

李俨犹未纳秦师，王猛白服乘舆，从者数十人，请与俨相见。俨开门延之，未及为备，将士继入，遂执俨。以立忠将军彭越为平西将军、凉州刺史，镇罕。

李俨还没有让前秦的军队进城，王猛身穿白衣，坐着车乘，数十人跟随，请求与李俨见面。李俨打开城门请他进入，没来得及防备，众将十也相继而入，于是就拘捕了李俨。任命立忠将军彭越为平西将军、凉州刺史，镇守罕。

张天锡之西归也，李俨将贺肫说俨曰："以明公神武，将士骁悍，柰何束手于人！王猛孤军远来，士卒疲弊，且以我请救，必不设备，若乘其怠而击之，可以得志。"俨曰："求救于人以免难，难既免而击之，天下其谓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将自退。"猛责俨以不即出迎，俨以贺肫之谋告；猛斩肫，以俨归。至长安，坚以俨为光禄勋，赐爵归安侯。

张天锡西归的时候，李俨的将领贺肫劝李俨说："以明公您这样的神明威武，将士们骁勇强悍，为什么要束手就擒于别人呢？王猛的孤军远道而来，士卒疲惫，而且是因为我们的请求救援而来，所以一定不会设置防备措施，如果乘他们懈怠而攻击他们，可以遂心得手。"李

俨说：“靠着求救于别人而免遭危难，危难解除以后又去攻击来救援的人，天下人将会怎样说我呢！不如固守以耗磨他们，他们将会自行撤退。”王猛责备李俨不马上出来迎接他们，李俨把贺肫的计谋告诉了他，王猛斩杀了贺肫，带着李俨返回。到达长安后，苻坚任命李俨为光禄勋，赐爵位为归安侯。

[6]燕太原桓王恪言于燕主曰：“吴王垂，将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以长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后，愿陛下举国以听吴王。”五月，壬辰，恪疾笃，亲视之，问以后事。恪曰：“臣闻报恩莫大于荐贤，贤者虽在板筑，犹可为相，况至亲乎！吴王文武兼资，管、萧之亚，陛下若任以大政，国家可安；不然，秦、晋必有窥窬之计。”言终而卒。

[6]前燕太原桓王慕容恪对前燕国主慕容进言说：“吴王慕容垂，具有的将相才能超过我十倍，先帝只是考虑了长幼次序，所以我得以在他之先。我死了以后，愿陛下让整个国家都听命于吴王。”五月，壬辰（疑误），慕容恪病重，慕容亲自前往看望，并向他询问后事。慕容恪说：“我听说报恩没有比荐举贤能更重要的了，贤能的人虽然隐遁在服役筑墙的人中间，也可以启用为宰相，何况是近亲呢！吴王慕容垂文武兼备，才能仅次于管仲、萧何，陛下如果将朝廷大政委托给他，国家就可以安定，不这样的话，秦国、晋朝一定会有窥窬我们的计谋。”说完以后慕容恪就死了。

秦王坚闻恪卒，阴有图燕之计，欲觇其可否，命匈奴曹毂发使如燕朝贡，以西戎主簿郭辩为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从子奋、覆皆仕秦，腆为散骑常侍。辩至燕，历造公卿，谓真曰：“仆本秦人，家为秦所诛，故寄命曹王，贵兄常侍及奋、覆兄弟并相知有素。”真怒曰：“臣无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无因缘假托乎！”白，请穷治之；太傅评不许。辩还，为坚言：“燕朝政无纲纪，实可图也。鉴机识变，唯皇甫真耳。”坚曰：“以六州之众，岂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

前秦王苻坚听说慕容恪去世，暗地里炮制了图谋前燕的计策，想看看这个计策是否可行，就命令匈奴右贤王曹毂启程出使前燕进献贡奉，以西戎主簿郭辩作他的副手。前燕司空皇甫真的哥哥皇甫腆以及侄子皇甫奋、皇甫覆全都在前秦做官，皇甫腆任散骑常侍。郭辩抵达前燕后，逐一拜访公卿，对皇甫真说：“我本是秦国人，家人被秦诛

杀，所以才把生命寄托于曹王，你的哥哥散骑常侍皇甫腆以及皇甫奋、皇甫覆兄弟全都和我素来相知。”皇甫真愤怒地说：“臣下没有境外的交往，你这话为什么要告诉我！你好像是奸佞之人，莫非是借此来冒充吗？”皇甫真把这些事告诉了慕容，请求追究处理他，太傅慕容评不同意。郭辩返回去以后，告诉苻坚说：“燕朝政事乱无纲纪，确实可以图谋。明白了解时机变故 的，只有皇甫真罢了。”苻坚说：“以六州之广的民众，怎能不让他有一个明白人呢！”

曹毂寻卒，秦分其部落为二，使其二子分统之，号东、西曹。

曹毂不久就去世了，前秦把他的部落分成二部分，让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领，称为东曹和西曹。

[7]荆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罗崇攻宛，拔之；赵亿走，赵盘退归鲁阳。豁追击盘于雉城，擒之，留兵戍宛而还。

[7]东晋荆州史桓豁、竟陵太守罗崇攻打宛城，攻了下来，赵亿逃跑，赵盘退回到鲁阳。桓豁追击赵盘到雉城，擒获了他，留下士兵戍守宛城后返回。

[8]秋，七月，燕下邳王厉等破敕勒，获马牛数万头。

[8]秋季，七月，前燕下邳王慕容厉等攻破了敕勒，夺取牛马数万头。

初，厉兵过代地，犯其田；代王什翼犍怒。燕平北将军武强公以幽州兵戍云中。八月，什翼犍攻云中，弃城走，振威将军慕舆贺辛战没。

当初，慕容厉的军队经过代国，毁坏了他们的糜田，代王拓跋什翼犍很愤怒。前燕平北将军武强公慕容用幽州的军队戍卫云中。八月，拓跋什翼犍攻打云中，慕容弃城逃跑，振威将军慕舆贺辛战死。

[9]九月，以会稽内史郗为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京口。

[9]九月，东晋任命会稽内史郗为都督徐、兖、青、幽、扬州的晋陵诸军事和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

[10]秦淮南公幼之反也，征东大将军、并州牧、晋公柳，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赵公双，皆与之通谋；秦王坚以双，母弟至亲，柳，健之爱子，隐而不问。柳、双复与镇东将军、洛州刺史魏公，安西将

军、雍州刺史燕公武谋作乱，镇东主簿南安姚眺谏曰：“明公以周、邵之亲，受方面之任，国家有难，当竭力除之，况自为难乎！”不听。坚闻之，征柳等诣长安。冬，十月，柳据蒲阪，双据上，据陕城，武据安定，皆举兵反。坚遣使谕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征，卿宜罢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啮梨以为信。皆不从。

[10]前秦淮南公苻幼反叛的时候，征东大将军、并州牧、晋公苻柳，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赵公苻双，全都与他互通谋略。前秦王苻坚考虑到苻双同母弟关系至亲，苻柳是苻健喜爱的儿子，便将此事隐埋在心里而不加以追究。苻柳、苻双又与镇东将军、洛州刺史魏公苻，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燕公苻武谋划作乱，镇东主簿南安人姚眺劝苻说：“明公您因为是像周氏、邵氏一样与王室关系最近的亲戚，接受了统管一方的重任，国家有危难，应当竭力消除，怎么能自己起来反叛作难呢！”苻没有听从。苻坚听说后，征召苻柳等人前往长安。冬季，十月，苻柳占据蒲阪，苻双占据上，苻占据陕城，苻武占据安定，全都起兵反叛。苻坚派使者劝谕他们说：“我对待你们，恩情备至，何苦要反叛呢？现在停止对你们的征召，你们应该罢兵息叛，各居其位，一切如故。”苻坚要求他们各自咬梨交给使者，作为表示听从劝告的信物。他们都没有照办。

[11]代王什翼犍击刘卫辰，河冰未合，什翼犍命以苇约流澌。俄而冰合，然犹未坚；乃散苇于其上，冰草相结，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卫辰不意兵猝至，与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还。卫辰奔秦，秦王坚送卫辰还朔方，遣兵戍之。

[11]代王拓跋什翼犍攻打刘卫辰，准备渡黄河时，黄河还没有封冻，拓跋什翼犍命令用苇草绳阻拦流水。不一会就冻合起来了，然而还冻得不够坚固。于是就把苇草铺散在冰面上，冰草相连，就像浮桥一样，代国士兵踏着它渡过了黄河。刘卫辰没想到代国士兵这么快就来了，便和他的宗族亲信仓惶向西逃跑，拓跋什翼犍虏获了他部落之中十之六七的人后返回。刘卫辰逃奔到前秦，前秦王苻坚送他返回朔方，并派兵去戍守。

[12]十二月，甲子，燕太尉建宁敬公阳骛卒。以司空皇甫真为侍中、太尉，光禄大夫李洪为司空。

[12]十二月，甲子（疑误），前燕太尉建宁敬公阳骛去世。任命司空皇甫真为侍中、太尉，光禄大夫李洪为司空。

三年（戊辰、368）

三年（戊辰，公元368年）

[1]春，正月，秦王坚遣后将军杨成世、左将军毛嵩分讨上、安定，辅国将军王猛、建节将军邓羌攻蒲阪，前将军杨安、广武将军张蚝攻陕城。坚命蒲、陕之军皆距城三十里，坚壁勿战，俟秦、雍已平，然后并力取之。

[1]春季，正月，前秦王苻坚派后将军杨成世、左将军毛嵩分别讨伐上、安定，派辅国将军王猛、建节将军邓羌攻打蒲阪，派前将军杨安、广武将军张蚝攻打陕城。苻坚命令前去攻打蒲阪、陕城的军队全都在离城三十里的地方构筑坚固堡垒，不要与敌交战，等到平定了秦州、雍州以后，再集中兵力攻取。

[2]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幼弱，政不在已，太傅评多猜忌，恐大司马之任不当其人，谓兄乐安王臧曰："今南有遗晋，西有强秦，二国常蓄进取之志，顾我未有隙耳。夫国之兴衰，素于辅相。大司马总统六军，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后，以亲疏言之，当在汝及冲。汝曹虽才识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难。吴王天资英杰，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马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况外寇，不足惮也；慎无冒利而忘害，不以国家为意也。"又以语太傅评。及恪卒，评不用其言。二月，以车骑将军中山王冲为大司马。冲，之弟也。以荆州刺史吴王垂为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2]当初，前燕太宰慕容恪有病，考虑到前燕主慕容年幼，自己不能主持政事，太傅慕容评生性多疑，恐怕大司马的职务落入不适当的人手中，便对慕容的哥哥乐安王慕容臧说："如今南有遗留下来的晋朝，西有强大的秦国，二国一直怀有进取的志向，只不过看到我们这里还没有可乘之机罢了。国家的兴衰，全在于辅佐的丞相。大司马总管六军，这个职务不可用错了人，我死了以后，以亲疏关系而言，承担大司马职务的人应该在你和慕容冲中选择。你们虽然才能见识神明敏锐，然而年龄尚轻，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难。吴王慕容垂天资出众，智谋超人，你们如果能推举他出任大司马，一定能够统一四海，何况是外敌，那就不值得惧怕了。千万不要贪图权力而忘记了祸患，

不为国家考虑。”他又把这些话对太傅慕容评说了。等到慕容恪死后，慕容评没有听从他的话。二月，任命车骑将军中山王慕容冲为大司马。慕容冲是慕容的弟弟。任命荆州刺史吴王慕容垂为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3]秦魏公以陕城降燕，请兵应接；秦人大惧，盛兵守华阴。

[3]前秦魏公苻将陕城投降了前燕，请求前燕出兵接应。前秦人十分害怕，以强大的兵力守卫华阴。

燕魏尹范阳王德上疏，以为：“先帝应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统，当继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离，国分为五，投诚请援，前后相寻，是天以秦赐燕也。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吴、越之事，足以观矣。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众径趋蒲阪，吴王垂引许、洛之兵驰解围，太傅总京师虎旅为二军后继，传檄三辅，示以祸福，明立购赏，彼必望风响应，浑一之期，于此乎在矣！”时燕人多请救陕，因图关中者，太傅评曰：“秦，大国也，今虽有难，未易可图。朝廷虽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闭关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

前燕魏尹范阳王慕容德上疏，认为：“先帝应承，天意，接受天命，志向在于平定天下。陛下继承帝统，应当继续成就大业。如今苻氏骨肉叛离，国家一分为五，投诚求援的，前后相继，这是上天要把秦国赐给燕国。上天赐与而不接受，反对来就要遭受他们的祸害，春秋时吴国、越国的往事，足以为鉴。应该命令皇甫真带领并州、冀州的兵众直接开向蒲阪，命令吴王慕容垂带领许昌、洛州的兵众迅速去解救苻所受的围困，命令太傅慕容评总领京师的颈旅作为皇甫真、慕容垂二军的后继部队，把檄文传递到三辅地区，向他们昭示祸福，明确悬赏，他们一定会闻风而动，群起响应，统一天下的时间，就在此刻了！”当时前燕有很多请求救援陕城，顺势图谋关中的人，太傅慕容评说：“秦国，是一个大国，如今虽有危难，也不容易图谋。主上虽然神明，但不如先帝；我们的智谋，又无法和太宰慕容恪相比。只要能闭关保全国境就足矣，平定秦国不是我们的事情。”

魏公遗吴王垂及皇甫真笺曰：“苻坚、王猛，皆人杰也，谋为燕患久矣；今不乘机取之，恐异日燕之君臣将有甬东之悔矣！”垂谓真曰：

“方今为人患者必在于秦，主上富于春秋，观太傅识度，岂能敌苻坚、王猛乎？”真曰：“然，吾虽知之，如言不用何！”

魏公苻给吴王慕容垂及皇甫真去信说：“苻坚、王猛，都是杰出的人物，图谋祸害燕国已经很久了。如今不乘机消灭他们，恐怕日后燕国的君主臣下将会有春秋时吴王居于甬东那样的悔恨！”慕容垂对皇甫真说：“如今作为人们祸患的肯定是在秦国，主上年纪尚轻，观察太傅慕容评的见识气度，难道能与苻坚、王猛匹敌吗？”皇甫真说：“是这样，我虽然知道，奈何说了也不被采用呢！”

[4]三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4]三月，丁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5]癸亥，大赦。

[5]癸亥（初七），东晋实行大赦。

[6]秦杨成世为赵公双将苟兴所败，毛嵩亦为燕公武所败，奔还。秦王坚复遣武卫将军王鉴、宁朔将军吕光、将军冯翊郭将、翟等帅众三万讨之。夏，四月，双、武乘胜至于榆眉，以苟兴为前锋。王鉴欲速战，吕光曰：“兴新得志，气势方锐，宜持重以待之。彼粮尽必退，退而击之，蔑不济矣！”二旬而兴退。光曰：“兴可击矣。”遂追之；兴败，因击双、武，大破之，斩获万五千级，武弃安定，与双皆奔上；鉴等进攻之。

[6]前秦杨成世被赵公苻双的将领苟兴打败，毛嵩也被燕公苻武打败，都逃了回去。前秦王苻坚又派武卫将军王鉴、宁朔将军吕光、将军冯翊人郭将、翟等人率领三万兵众讨伐苻双、苻武。夏季，四月，苻双、苻武乘胜抵达榆眉，以苟兴作为前锋。王鉴想和他们迅速交战，吕光说：“苟兴刚刚得志，气势正锐，应该稳固防守以等待他。粮食耗尽后他必然要后退，后退时再攻击他，肯定能够成功！”二十多天后苟兴后退。吕光说：“可以攻打苟兴了。“于是就开始追击，苟兴被打败，接着又攻打苻双、苻武，把他们打得大败。斩首擒获一万五千多人，苻武放弃了安定，和苻双全都逃奔到上。王鉴等又跟进攻击他们。

晋公柳数出挑战，王猛不应。柳以猛为畏之，五月，留其世子良守蒲阪，帅众二万西趋长安。去蒲阪百余里，邓羌帅精骑七千夜袭，败

之。柳引军还，猛邀击之，尽俘其众。柳与数百骑入城，猛、羌进攻之。

晋公苻柳多次出来挑战，王猛不应战。苻柳认为王猛是害怕他，五月，留下他的长子苻良守卫蒲阪，自己率领二万兵众西进长安。离开蒲阪一百多里，邓羌率领精锐骑兵七千人趁夜改袭，打败了苻柳。苻柳带领军队撤返，王猛半路截击，将他的兵众全部俘获。苻柳和数百骑兵逃进城中，王猛、邓羌跟进攻击。

秋，七月，王鉴等拔上，斩双、武，宥其妻子。以左卫将军苻雅为秦州刺史。八月，以长乐公丕为雍州刺史。

秋季，七月，王鉴等人攻下了上，斩杀了苻双、苻武，宽恕了他们的妻儿。任命左卫将军苻雅为秦州刺史。八月，任命长乐公苻丕为雍州刺史。

九月，王猛等拔蒲阪，斩晋公柳及其妻子。猛 屯蒲阪，遣邓羌与王鉴等会攻陕城。

九月，王猛等攻下了蒲阪，斩杀了晋公苻柳以及他的妻儿。王猛驻扎在蒲阪，派邓羌和王鉴等会合攻打陕城。

[7]燕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尚书左仆射广信公悦绾曰：“今三方鼎峙，各有吞并之心。而国家政法不立，豪贵恣横，至使民户殚尽，委输无入，吏断常俸，战士绝廪，官贷粟帛以自赡给；既不可闻于邻敌，且非所以为治，宜一切罢断诸荫户，尽还郡县。”燕主从之，使绾专治其事，纠奸伏，无敢蔽匿，出户二十余万，举朝怨怒。绾先有疾，自力厘校户籍，疾遂亟。冬，十一月，卒。

[7]前燕的王公贵戚有很多人强占民户作为自己的衣食佃户，以至于国家的户数人口，竟少于私家，仓库空竭，费用不足。尚书左仆射广信公悦绾说：“如今燕、晋、秦三国鼎立，各自都有吞并天下的心思。然而国家的政纲法度不能确立，豪强贵族恣意横行，致使民户财力耗尽，租税没有收入，仓库空竭入不敷出，官吏中断俸禄，士兵断绝粮饷，官府靠借贷粟帛以供养自己。这些既不能让邻敌知道，又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应该断然罢免所有的荫户，把他们全都归还给郡县官府。”前燕主慕容听从了这一意见，让悦绾独自主管这件事，揭露举发隐藏的奸邪之人，没有人再敢隐瞒藏匿，共查出二十多万

户，朝廷上下一片怨恨愤怒。悦绾以前就有病，因为竭尽全力整顿审核户口，病情也加重了。冬季，十一月，去世。

[8]十二月，秦王猛等拔陕城，获魏公，送长安。秦王坚问其所以反，对曰："臣本无反心，但以弟兄屡谋逆乱，臣惧并死，故谋反耳。"坚泣曰："汝素长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无后。"乃赐死，原其七子，以长子袭魏公，余子皆封县公，以嗣越厉王及诸弟之无后者。苟太后曰："与双俱反，双独不得置后，何也？"坚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无后。至于仲群，不顾太后，谋危宗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阳公抑为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镇蒲阪；邓羌为建武将军、洛州刺史，镇陕城。擢姚眺为汲郡太守。

[8]十二月，前秦王猛等攻下了陕城，俘获了魏公苻，送至长安。前秦王苻坚问他之所以反叛的原因，苻回答说："我本来没有反叛的心思，只是因为弟兄们屡屡谋划叛逆作乱，我害怕一起被杀，所以才谋反。"苻坚哭泣着说："你历来都是厚道人，我本来就知道谋反不是你的心愿。而且高祖苻健也不能没有后嗣。"于是就赐苻以死，恕免了他的七个儿子，让长子袭任魏公，其余的儿子全都封为县公，以继承越历王苻生以及众兄弟中没有后嗣的。苟太后说："苻与苻双全都反叛，惟独苻双没能设立后嗣，为什么？"苻坚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高祖的儿子不能没有后嗣。至于苻双，不顾及太后，图谋危害国家，天下的法律，不能枉私！"任命范阳公苻抑为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镇守蒲阪。任命邓羌为建武将军、洛州刺史，镇守陕城。提升姚眺为汲郡太守。

[9]加大司马温殊礼，位在诸侯王上。

[9]东晋给予大司马桓温特殊的祀遇，地位在诸侯王之上。

[10]是岁，以仇池公杨世为秦州刺史，世弟统为武都太守。世亦称臣于秦，秦以世为秦州刺史。

[10]这一年，东晋任命仇池公杨世为秦州刺史，杨世的弟弟杨统为武都太守。杨世也向前秦称臣，前秦任命杨世为南秦州刺史。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零二卷

晋纪二十四 海西公下太和四年（己巳、369）

晋纪二十四 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己巳，公元369年）

[1]春，三月，大司马温请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初，在北府，温常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深不欲居之；而暗于事机，乃遗温笺，欲共奖王室，请督所部出河上。子超为温参军，取视，寸寸毁裂；乃更作笺，自陈非将帅才，不堪军旅，老病，乞闲地自养，劝温并领己所统。温得笺大喜，即转冠军将军、会稽内史。温自领徐、兖二州刺史。夏，四月，庚戌，温帅步骑五万发姑孰。

[1]春季，三月，大司马桓温请求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讨伐前燕。当初，郗在京口的北府时，桓温经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对郗身居北府深为不满。而郗却不识时务，还给桓温写去信，想要共同辅佐王室，请求督领自己的部队渡越黄可北上。郗的儿子郗超是桓温的参军，拿来信看过后，便把信撕碎，重新改写了一封，信中诉说自己不是将帅之才，不能胜任军旅重任，而且年老多病，请求找一个悠闲的地方休养，劝说桓温把郗自己的部队一并统领。桓温见信后大喜过望，当即把郗调任为冠军将军、会稽内史。桓温自己兼任徐、兖二州刺史。夏季，四月，庚戌（初一），桓温率领步、骑兵五万人从姑孰出发。

[2]甲子，燕主立皇后可足浑氏，太后从弟尚书令豫章公翼之女也。

[2]甲子（十五日），前燕国主慕容立可足浑氏为皇后，她是太后的堂 弟尚书令豫章公可足浑翼的女儿。

[3]大司马温自兖州伐燕。郗超曰：“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温不从，六月，辛丑，温至金乡，天旱，水道绝，温使冠军将军毛虎生凿钜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虎生，宝之子也。温引舟师自清水入河，舳舻数百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

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而已。”温又不从。

[3]大司马桓温从兖州出发讨伐前燕。郗超说：“路途遥远，汴水又浅，恐怕运送粮食的水道难以畅通。”桓温没有听从。六月，辛丑（疑误），桓温抵达金乡，因为天旱，水路断绝，桓温让冠军将军毛虎生在钜野开凿三百里水路，引来汶水会合于清水。毛虎生是毛宝的儿子。桓温带领水军从清水进入黄河，船只绵延数百里。郗超说：“从清水进入黄河，运输难以畅通。如果敌人不与我们交战，运输通道又断绝，只能靠着敌人的积蓄来作给养，那又会一无所得，这是危险的办法。不如让现有部队全部径直开向邺城，他们害怕您的威赫名声，一定会闻风溃逃，北归辽东、碣石。如果他们能出来迎战，那么事情就可以立见分晓。如果他们想盘踞邺城固守，那么值此盛夏之时，难以进行行动，百姓遍布各地，全都为官府所控制，易水以南的人一定会恭敬地向我们请求指令。只是怕明公您认为此计虽说锋锐但欠稳妥，胜负难定，而想一定要持有万全之策，那就不如停兵于黄河、济水，控制水路运输，等到储备充足，到明年夏天再进军。虽说拖延了时间，然而这只是期望必定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让绵延百里的军队北上，进不能迅速取胜，退则必然导致差错与粮晌匮乏。敌人顺应这种形势和我们周旋时日，渐渐地就到了秋冬季节，水路更加难以畅通。而且北方寒冷较早，三军将士穿皮衣冬装的很少，恐怕到那时所忧虑的，就不仅仅是没有粮食了。”桓温又没有听从。

温遣建威将军檀玄攻湖陆，拔之，获燕宁东将军慕容忠。燕主以下邳王厉为征讨大都督，帅步骑二万逆战于黄墟，厉兵大败，单马奔还。高平太守徐翻举郡来降。前锋邓遐、朱序败燕将傅颜于林渚。复遣乐安王臧统诸军拒温，臧不能抗，乃遣散骑常侍李凤求救于秦。

桓温派建威将军檀玄攻打湖陆，攻了下来，擒获了前燕宁东将军慕容忠。前燕国主慕容任命下邳王慕容历为征讨大都督，率领二万步、骑兵在黄墟迎战，慕容厉的部队大败，他本人只身匹马逃了回去。高

平太守徐翻带领全郡向东晋投降。前锋邓遐、朱序在林渚打败了前燕将领傅颜。慕容又派乐安王慕容臧统领众军抵抗桓温，慕容臧抵抗不住，就派散骑常侍李凤去向前秦求救。

秋，七月，温屯武阳，燕故兖州刺史孙元帅其族党起兵应温，温至枋头。及太傅评大惧，谋奔和龙。吴王垂曰：“臣请击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代乐安王臧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帅征南将军范阳王德等众五万以拒温。垂表司徒左长史申胤、黄门侍郎封孚、尚书郎悉罗腾皆从军。胤，钟之子；孚，放之子也。

秋季，七月，桓温驻扎在武阳，前燕过去的兖州刺史孙元率领他的亲族同党起兵响应桓温，桓温抵达枋头。慕容及太傅慕容评十分恐惧，谋划要逃奔到和龙。吴王慕容垂说：“我请求去攻打他们。如果不能取胜，再逃奔也不晚。”慕容于是任命慕容垂代替乐安王慕容臧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率领征南将军范阳王慕容德等兵众五万人去抵御桓温。慕容垂上表，让司徒左长史申胤、黄门侍郎封孚、尚书郎悉罗腾全都跟随部队一同前往。申胤是申钟的儿子；封孚是封放的儿子。

又遣散骑侍郎乐嵩请救于秦，许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坚引郡臣议于东堂，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称藩于我，我何为救之！”王猛密言于坚曰：“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坚从之。八月，遣将军苟池、洛州刺史邓羌帅步骑二万以救燕，出自洛阳，军至颍川；又遣散骑侍郎姜抚报使于燕。以王猛为尚书令。

慕容又派散骑侍郎乐嵩去前秦请求救援，许诺把虎牢以西的地域送给他们。前秦王苻坚召郡臣到东堂商议，群臣们都说：“过去桓温讨伐我们，到达灞上，燕国不救援我们；如今桓温讨伐燕国，我们为什么要救援！而且燕国不向我们称藩，我们为什么要去救他！”王猛悄悄地对苻坚进言说：“燕国虽然强大，但慕容评不是桓温的对手。如果桓温占据了整个崤山以东地区，进军驻扎在洛邑，收揽幽州、冀州的兵力，调来并州、豫州的粮食，在崤谷、渑池炫耀兵威，那么陛下统一天下的大业就全完了。眼下不如与燕国汇合兵力来打退桓温。桓温撤退以后，燕国也就精疲力竭了，然后我们乘着他的疲惫而攻取他，不

是很好的事情吗！”苻坚听从了王猛的意见。八月，苻坚派将军苟池、洛州刺史邓羌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去救援前燕，从洛阳出发，到颍川后驻扎。又派散骑侍郎姜抚出使前燕报告。任命王猛为尚书令。

太子太傅封孚问于申胤曰：“温众强士整，乘流直进，今大军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见克殄之理，事将何如？”胤曰：“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又，温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大众深入，值可乘之会，反更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胜；若粮廪愆悬，情见势屈，必不战自败，此自然之数。”

太子太傅封孚问申胤说：“桓温兵众强壮整齐，顺流直下，如今大军只在高岸上徘徊，兵不交锋，看不到取胜的迹象，事情将会怎样呢？”申胤说：“以桓温今天的声势，似乎能有所作为，然而在我看来，肯定不会成就功业。为什么呢？晋室衰微软弱，桓温专擅国家的权力，晋王室的朝臣未必都与他同心同德。所以桓温的得志，是众人所不愿看到的，他们必将从中阻挠以败坏他的事业。再有，桓温倚仗着军队人数众多而骄傲，不善于应变。大军深入以后，正值有机可乘的时候，他反而让部队在中途徘徊，不出击争取胜利，指望相持下去，坐取全胜。如果运输误期，粮食断绝，衰落的威势就会如实地显露出来，肯定是不战自败，这是当然之理。”

温以燕降人段思为乡导，悉罗腾与温战，生擒思；温使故赵将李述徇赵、魏，腾又与虎贲中郎将染干津击斩之；温军夺气。

桓温让前燕投降过来的人段思作向导，悉罗腾与桓温交战，活捉了段思。桓温让赵国的旧将李述带兵巡行过去的赵、魏之地，悉罗腾又与虎贲中郎将染干津攻击并斩杀了他。桓温军队的士气低落。

初，温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谯、梁，开石门以通水运，真克谯、梁而不能开石门，水运路塞。

当初，桓温让豫州刺史袁真攻打谯郡、梁国，开辟石门以使水运之路畅通，袁真攻克了谯郡、梁国，但没能开通石门，水运之路堵塞。

九月，燕范阳王德帅骑一万、兰台侍御史刘当帅骑五千屯石门，豫州刺史李帅州兵五千断温粮道。当，佩之子也。德使将军慕容宙帅骑一千为前锋，与晋兵遇，宙曰：“晋人轻剽，怯于陷敌，勇于乘退，宜

设饵以钓之。”乃使二百骑挑战，分余骑为三伏。挑战者兵未交而走，晋兵追之，宙帅伏以击之，晋兵死者甚众。

九月，前燕范阳王慕容德率领骑兵一万人、兰台侍御史刘当率领骑兵五千人驻扎在石门，豫州刺史李率领本州士兵五千为截断桓温运粮的通道。刘当是刘佩的儿子。慕容德派将军慕容宙率领骑兵一千人作为前锋，与东晋的军队相遇，慕容宙说：“晋人轻浮急躁，害怕攻入敌阵，勇于乘退追击，应该设诱饵以使他们上钩。”于是就让二百骑兵前去挑战，其他骑兵则分别埋伏在三处。去挑战的骑兵未交战就退逃，晋兵追击，慕容宙率领埋伏的骑兵展开攻击，晋兵战死的很多。

温战数不利，粮储复竭，又闻秦兵将至，丙申，焚舟，弃辎重、铠仗，自陆道奔还。以毛虎生督东燕等四郡诸军事，领东燕太守。

桓温交战屡屡失利，粮食储备又已空竭，又听说前秦的军队将要到来，丙申（十九日），焚烧了舟船，丢弃了装备、武器，从陆路向回逃奔。任命毛虎生督察东燕等四郡的各种军务，兼任东燕太守。

温自东燕出仓坦，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燕之诸将争欲追之，吴王垂曰：“不可，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疾趋，俟其士众力尽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矣。”乃帅八千骑徐行蹑其后。温果兼道而进。数日，垂告诸将曰：“温可击矣。”乃急追之，及温于襄邑。范阳王德先帅劲骑四千伏于襄邑东涧中，与垂夹击温，大破之，斩首三万级。秦苟池邀击温于谯，又破之，死者复以万计。孙元遂据武阳以拒燕，燕左卫将军孟高讨擒之。

桓温从东燕出了仓垣，一路上掘井饮水，走了七百多里。前燕的众将领都争着要追击桓温，吴王慕容垂说：“不行，桓温刚刚溃退，惊恐未定，一定会严加戒备，选择精锐士兵来殿后，攻击他未必能遂愿，不如暂缓一下。他庆幸我们没有追上，一定会昼夜急行，等他的士兵们力量耗尽，士气衰落，然后再去攻击他，攻无不克。”于是慕容垂就率领八千骑兵跟在桓温的后边慢慢前进。桓温果然兼程行进。过了几天，慕容垂告诉众将领说：“可以攻打桓温了。”于是就迅速追击，在襄邑追上了桓温。范阳王慕容德先率领精锐骑兵四千人埋伏在襄邑东面的山涧中，与慕容垂夹击桓温，桓温大败，被斩首三万多人。前秦

人苟池在谯郡迎击桓温，又攻破了他，战死的兵众又数以万计。孙元乘机占据了武阳以与前燕抵抗，前燕左卫将军孟高讨伐并擒获了他。

冬，十月，己巳，大司马温收散卒，屯于山阳。温深耻丧败，乃归罪于袁真，奏免真为庶人；又免冠军将军邓遐官。真以温诬己，不服，表温罪状；朝廷不报。真遂据寿春叛降燕，且请救；亦遣使如秦。温以毛虎生领淮南太守，守历阳。

冬季，十月，乙巳（二十二日），大司马桓温收拢溃散的士兵，驻扎在山阳。桓温对遭受失败深感耻辱，于是就把罪过归咎于袁真，奏请黜免袁真为庶人，还奏请罢免冠军将军邓遐的官职。袁真认为桓温诬陷自己，不服，于是就进上表章陈述桓温的罪行。朝廷没有回音。袁真于是便占据寿春反叛，投降了前燕，而且请求前燕救援，也派遣使者去到了前秦。桓温任命毛虎生兼任淮南太守，戍守历阳。

[4]燕、秦既结好，使者数往来。燕散骑侍郎郝晷、给事黄门侍郎梁琛相继如秦。晷与王猛有旧，猛接以平生，问以东方之事。晷见燕政不修而秦大治，阴欲自托于猛，颇泄其实。

[4]前燕、前秦缔结友好关系后，使者便频繁往来。前燕散骑侍郎郝晷、给事黄门侍郎梁琛相继到前秦。郝晷与王猛有旧交，王猛和他叙说往事，向他询问东边的事情。郝晷看到前燕朝政混乱而前秦天下大治，暗中想依附于王猛，于是便泄露了很多实情。

琛至长安，秦王坚方畋于万年，欲引见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备礼，洒扫宫庭，然后敢见。今秦王欲野见之，使臣不敢闻命！"尚书郎辛劲谓琛曰："宾客入境，惟主人所以处之，君焉得专制其礼！且天子称乘舆，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礼，何为不可乎！"琛曰："晋室不纲，灵祚归德，二方承运，俱受明命。而桓温猖狂，窥我王略，燕危秦孤，势不独立，是以秦主同恤时患，要结好援。东朝君臣，引领西望，愧其不竞，以为邻忧，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强寇既退，交聘方始，谓宜崇礼笃义以固二国之欢；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岂修好之义乎！夫天子四海为家，故行曰乘舆，止曰行在。今海县分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舆、行在为言哉！礼，不期而见曰遇；盖因事权行，其礼简略，岂平居容与之所为哉！客使单行，诚势屈于主人；然苟不以礼，亦不敢从也。"坚乃为之设行宫，百僚陪位，然后延客，如燕朝之仪。

梁琛抵达长安，前秦王苻坚正在万年打猎，要把梁琛带到这里见面。梁琛说："秦国的使者到了燕国，燕国的君主臣下都穿好朝服，备好礼仪，打扫干净宫庭，然后才敢见面。如今秦王要在郊野会见我，使臣不敢听命！"尚书郎辛劲对梁琛说："宾客入境，只能是客随主便，你怎么能专断别人的礼仪呢！况且天子称为乘舆，所到的地方叫行在所，哪里有固定的居所呢！再有，《春秋》当中也有路途相遇的礼节，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梁琛说："晋室纲纪混乱，神明的赐福归于有道，秦、燕二国继承天运，全都接受了神明的赐命。然而桓温猖狂无忌，窥视我们的王土，如果燕国遭受危险，秦国必然孤立，势必难以独立于世，所以秦国的主上和我们一样对时患感到忧虑，相邀结为友好，互相支援。我们燕国的君主臣下，翘首西望，深为燕国软弱、给邻国带来忧虑而惭愧，秦国的使臣前来辱见，我们都十分尊敬地对待他。如今强敌已经后退，我们的交往刚刚开始，照我看应该崇尚礼仪，笃行大义，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如果忽视慢待使臣，就是看不起燕国，这难道是友好的象征吗？天子以四海为家，所以天子出行叫乘舆，停留叫行在。如今天下分裂，天光分照二国，怎么能以乘舆、行在作为托辞呢！根据礼制，事先没有约定而偶然相见称为遇。因为这是顺便行事，所以礼节简略，难道是平常闲居在家时所应该遵奉的吗！使者只身单行，威势确实低于主人，但是假若不以礼相待，也不敢从命。"于是，苻坚就为梁琛设置行宫，让众多的官吏奉陪，然后才请客人前来，就像前燕的礼仪一样。

事毕，坚与之私宴，问："东朝名臣为谁？"琛曰："太傅上庸王评，明德茂亲，光辅王室；车骑大将军吴王垂，雄略冠世，折冲御侮；其余或以文进，或以武用，官皆称职，野无遗贤。"

事情结束以后，苻坚又为梁琛摆设私宴，问道："燕国以贤能著称的臣下是谁？"梁琛说："太傅上庸王慕容评，是有完美德性与才能的亲属，光大、辅佐王室；车骑大将军吴王慕容垂，勇武和谋略冠世，抗击敌人抵御外侮；其他人有的以文才进身，有的以武略被用，官吏全都称职，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能人才。"

琛从兄奕为秦尚书郎，坚使典客，馆琛于奕舍。琛曰："昔诸葛瑾为吴聘蜀，与诸葛亮惟公朝相见，退无私面，余窃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馆。奕数来就邸舍，与琛卧起，间问琛东国

事。琛曰：“今二方分据，兄弟并蒙荣宠，论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东国之美，恐非西国之所欲闻；欲言其恶，又非使臣之所得论也。兄何用问为！”

梁琛的堂哥梁奕是前秦的尚书郎，苻坚让他主管接待来客，他让梁琛住在梁奕的馆舍里。梁琛说：“过去诸葛瑾为吴国出使蜀国，与诸葛亮只在办公事的朝堂上见面，退下朝堂后就没有个人的接触，我私下里对此非常敬慕。如今我出使秦国就把我安置在私人的馆舍居住，这是我所不敢接受的。”于是就没有居住。梁奕多次来到梁琛居住的馆舍，与梁琛共同起居，间或也向他询问前燕的事情。梁琛说：“如今秦、燕二国分据，你我则同时在二国蒙受荣誉和宠信，然而要论本心，则各有向往。梁琛我想说燕国的好处，恐怕不是秦国人所想听的；你想让我说燕国的坏处，又不是使臣所应该说的。哥哥你还用得着问我吗？”

坚使太子延琛相见。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讽之曰：“邻国之君，犹其君也；邻国之储君，亦何以异乎！”琛曰：“天子之子视元士，欲其由贱以登贵也。尚不敢臣其父之臣，况他国之臣乎！苟无纯敬，则礼有往来，情岂忘恭，但恐降屈为烦耳。”乃不果拜。

苻坚派太子去邀请梁琛见面。前秦人想让梁琛对太子行拜礼，事先含蓄地暗示他说：“邻国的君主，就像自己的君主一样；邻国的太子，又有什么不同呢！”梁琛说：“天子的儿子被视同于一般士人，希望他能由低贱进升到高贵。他自己尚且不敢以他父亲的臣下作为臣下，何况是别国的臣下呢！假如是真诚的恭敬，则礼尚往来，内心岂能忘记恭敬，只是怕屈身降格惹出许多麻烦来。”梁琛最终也没有对太子行拜礼。

王猛劝坚留琛，坚不许。

王猛劝苻坚留下梁琛，苻坚没有同意。

[5]燕主遣大鸿胪温统拜袁真使持节、都督淮南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宣城公。统未逾淮而卒。

[5]前燕国主慕容派大鸿胪温统授予袁真使持节、都督淮南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封为宣城公。结果温统没过淮河就死了。

[6]吴王垂自襄邑还邺，威名益振，太傅评愈忌之。垂奏“所募将士忘身立效，将军孙盖等椎锋陷陈，应蒙殊赏。”评皆抑而不行。垂数以为言，与评廷争，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浑氏素恶垂，毁其战功，与评密谋诛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兰建知之，以告垂曰：“先发制人，但除评及乐安王臧，余无能为矣。”垂曰：“骨肉相残而首乱于国，吾有死而已，不忍为也。”顷之，二人又以告，曰：“内意已决，不可不早发。”垂曰：“必不可弥缝，吾宁避之于外，余非所议。”

[6]吴王慕容垂从襄邑返回邺城，威武的名声越发高涨，太傅慕容评也更加忌恨他。慕容垂上奏章说：“所招募的将士舍生忘死，建立战功，将军孙盖等人冲锋陷阵，应该受到特殊的奖赏。”慕容评全都压着不办。慕容垂多次陈说，与慕容评在朝廷争论，结果二人的怨恨隔阂更加深重。太后可足浑氏历来厌恶慕容垂，诋毁他的战功，与慕容评密谋要杀掉他。太宰慕容恪的儿子慕容楷以及慕容垂的舅舅兰建知道此事，便告诉了慕容垂，并说：“先发制人，只要除掉慕容评及乐安王慕容臧，其他的人就无能为力了。”慕容垂说：“骨肉互相残杀而带头在国家作乱，我只有一死而已，不忍心那样干。”过了不久，这俩人又来报告，说：“可足浑氏已经下了决心，不能不早动手了。”慕容垂说：“如果一定不能消除隔阂的话，我宁愿到外边去躲避他们，其余的不是所要商议的。”

垂内以为忧，而未敢告诸子。世子令请曰：“尊比者如有忧色，岂非以主上幼冲，太傅疾贤，功高望重，愈见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强寇，本欲保全家国，岂知功成之后，返令身无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为吾谋？”令曰：“主上暗弱，委任太傅，一旦祸发，疾于骇机。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义，莫若逃之龙城，逊辞谢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东，庶几感寤而得还，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则内抚燕、代，外怀群夷，守肥如之险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

慕容垂内心里十分忧虑，而又没敢告诉儿子们。长子慕容令恭敬地问道：“您近来好像面有忧色，难道不是因为主上年幼，太傅妒忌贤能，您功高望重，越来越被猜忌吗？”慕容垂说：“是这样。我竭尽全力，不惜生命打败了强敌，本来是想保全宗族与国家，岂知功业成就以后，反而使得自己无容身之处。你既然了解我的心思，将怎样为我

谋划？”慕容令说：“主上昏庸而懦弱，将重任交给太傅，一旦灾祸发生，就会苦于猝不及防。如今想要保全宗族与自身，又不失大义，不如逃到龙城，以恭顺的言辞谢罪，等待主上的明察，就像当年周公居东一样，也许主上能够有所感而觉悟，使您得以返还，如能这样，则是大幸。如果主上不这样做，您则可以对内安抚燕、代之地，对外怀柔群夷部族，坚守肥如之险以自我保全，这也是等而次之的办法。”慕容垂说：“好！”

十一月，辛亥朔，垂请畋于大陆，因微服出邺，将趋龙城；至邯郸，少子麟，素不为垂所爱，逃还告状，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评白燕主，遣西平公强帅精骑追之，乃于范阳；世子令断后，强不敢逼。会日暮，令谓垂曰：“本欲保东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谋不及设；秦主方招延英杰，不如往归之。”垂曰：“今日之计，舍此安之！”乃散骑灭迹，傍南山复还邺，隐于赵之显原陵。俄有猎者数百骑四面而来，抗之则不能敌，逃之则无路，不知所为。会猎者鹰皆飞，众骑散去，垂乃杀白马以祭天，且盟从者。

十一月，辛亥朔（疑误），慕容垂请求到大陆打猎，因此换上便装出了邺城，准备到龙城去。到达邯郸后，小儿子慕容麟因为慕容垂平时不喜欢他，跑回去告了状，慕容垂周围的人大多都逃跑背叛。太傅慕容评把此事告诉了前燕国主慕容，并派西平公慕容强率领精锐骑兵追赶，到范阳后追了上去。长子慕容令在慕容垂后面掩护，所以慕容强也不敢逼近。这时正好太阳落山，慕容令对慕容垂说：“本来想守住东都龙城以自我保全，如今事情已经泄露，计谋来不及实施了。前秦国主正在广招英杰，不如前去归附他。”慕容垂说：“如今来谋划，舍此还能去哪里呢！”于是他们就遣散骑兵，消灭痕迹，沿着南山又返回了邺城，隐藏在后赵主石虎的显原陵。不一会儿，有数百名骑着马打猎的人从四面奔来。抵抗，显然无法匹敌；逃跑，又无路可走，不知道该怎么办。恰好这时打猎人捕猎的老鹰全都飞走了，骑马打猎的人们也就散走了。慕容垂于是便杀掉了白马以祭祀上天，而且和跟随他的人对天盟誓。

世子令言于垂曰：“太傅忌贤疾能，构事以来，人尤忿恨。今邺城之中，莫知尊处，如婴儿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顺众心，袭其无备，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后，革弊简能，大匡朝政，以辅主上，安

国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诚不可失，愿给骑数人，足以办之。”垂曰：“如汝之谋，事成诚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万全。”子马奴潜谋逃归，杀之而行。至河阳，为津吏所禁，斩之而济。遂自洛阳与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宝、农、隆、兄子楷、舅兰建、郎中令高弼俱奔秦，留妃可足浑氏于邺。乙泉戍主吴归追及于乡，世子令击之而退。

长子慕容令向慕容垂进言说：“太傅嫉贤妒能，自从谋划杀掉您以来，人们对他尤其愤恨。如今邺城里的民众，没有人知道您的去向，他们想念您就像婴儿想念母亲一样，夷、夏百姓全都心有此情。如果能顺应民心，乘慕容评毫无防备对他进行袭击，擒获他易如翻掌。事情成功以后，革除弊害，选拔贤能，大力整顿朝政，用以辅佐主上，安定国家，保全宗族，这是大功大德。如今这样的有利时机，实在不可丧失。愿您调给我骑兵数人，就足以办成此事。”慕容垂说：“像你这样的计谋，事情如能成功，确实是大福，如果不成，后悔怎么来得及？不如向西逃奔，可以万无一失。”慕容垂儿子的马夫暗中谋划要逃跑回去，慕容垂杀掉了他们开始西行。到河阳后，被管理渡口的官吏挡住了，慕容垂杀掉了官吏后渡过了河。于是慕容垂和段夫人、长子慕容令、慕容令的弟弟慕容宝、慕容农、慕容隆、哥哥的儿子慕容楷、舅舅兰建、郎中令高弼全都从洛阳逃奔到前秦，妃可足浑氏被留在邺城。戍卫乙泉的首领吴归追到

乡，长子慕容令将他击退。

初，秦王坚闻太宰恪卒，阴有图燕之志，惮垂威名，不敢发。及闻垂至，大喜，郊迎，执手曰：“天生贤杰，必相与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数也。要当与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后还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国不失为子之孝，归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谢曰：“羁旅之臣，免罪为幸；本邦之荣，非所敢望！”坚复爱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礼之，赏赐钜万，每进见，属目观之。关中士民素闻垂父子名，皆向慕之。王猛言于坚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龙虎，非可驯之物，若借以风云，将不可复制，不如早除之。”坚曰：“吾方收揽英雄以清四海，柰何杀之！且其始来，吾已推诚纳之矣；匹夫犹不弃言，况万乘乎！”乃以垂为冠军将军，封宾徒侯，楷为积弩将军。

当初，前秦王苻坚听说太宰慕容恪去世，暗中怀有图谋前燕的想法，只是因为惧怕慕容垂的威武名声，才没敢发兵。等到听说慕容垂来到后，十分高兴，亲自到郊外迎接，拉着慕容垂的手说：“上天降于人世的贤杰，一定会相互携手共同成就大的功业，这是天然的气数。眼下重要的是与您共同平定天下，在泰山上告慰上天，然后把您的故国归还给您，世代封居幽州，使您离开故国不失掉作为儿子的孝顺，归依朕下也不失掉事奉君主的忠诚，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慕容垂谢罪说：“寄居他人的臣下，能被免罪就是大幸，世居故国的殊荣，不是我所敢企望的！”苻坚又爱惜长子慕容令以及慕容楷的才能，全都给他们以厚重的礼遇，赏赐数万，每当他们进见，苻坚都注目端详他们。关中的士人百姓历来知道慕容垂父子的名声，全都向往倾慕他们。王猛对苻坚进言说：“慕容垂父子，就像龙虎，不是能够驯服驾驭的人，如果他们得到风云际会的机会，那将无法控制，不如尽早把他们除掉。”苻坚说：“我正要招揽各路英雄以廓清四海，为什么要杀掉他们！况且他们刚刚到来，我已经诚心诚意地接纳了他们，庶民百姓尚不食言，何况是万乘之君呢！”于是苻坚任命慕容垂为冠军将军，封为宾徒侯，任命慕容楷为积弩将军。

燕魏尹范阳王德素与垂善，及车骑从事中即高泰，皆坐免官。尚书右丞申绍言于太傅评曰：“今吴王出奔，外口籍籍，宜征王僚属之贤者显进之，粗可消谤。”评曰：“谁可者？”绍曰：“高泰其领袖也。”乃以泰为尚书郎。泰，瞻之从子；绍，胤之子也。

前燕魏尹范阳王慕容德平素与慕容垂关系很好，还有车骑从事中郎高泰，全都坐罪被免官。尚书右丞申绍向太傅慕容评进言说：“如今吴王出走，外边的人议论纷纷，应该征召吴王僚属中的贤明者给予破格提升，大致可以消除人们的指责。”慕容评说：“谁可以呢？”申绍说：“高泰是他们的代表。”于是任命高泰为尚书郎。高泰是高瞻的侄子；申绍是申胤的儿子。

秦留梁琛月余，乃遣归。琛兼程而进，比至邺，吴王垂已奔秦。琛言于太傅评曰：“秦人日阅军旅，多聚粮于陕东；以琛观之，为和必不能久。今吴王又往归之，秦必有窥燕之谋，宜早为之备。”评曰：“秦岂肯受叛臣而败和好

哉！”琛曰：“今二国分据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温之入寇，彼以计相救，非爱燕也；若燕有衅，彼岂忘其本志哉！”评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断。”问王猛，曰：“名不虚得。”评皆不以为然。琛又以告燕主，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忧之，上疏言：“苻坚虽聘问相寻，然实有窥上国之心，非能慕乐德义，不忘久要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继至，国之险易虚实，彼皆得之矣。今吴王垂又往从之，为其谋主；伍员之祸，不可不备。洛阳、太原、壶关，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召太傅评谋之，评曰：“秦国小力弱，恃我为援；且苻坚庶几善道，终不肯纳叛臣之言，绝二国之好；不宜轻自惊扰以启寇心。”卒不为备。

前秦挽留了梁琛一个多月，才让他返回。梁琛兼程赶路，等到抵达邺城时，吴王慕容垂已经出走前秦。梁琛对太傅慕容评进言说：“秦国人每天检阅军队，在陕城以东储备了许多粮食，照我看来，与他们的和好一定不会长久。如今吴王又前去归附了他们，秦国一定会有窥视燕国的打算，应该及早防备。”慕容评说：“秦国怎么肯接受背叛之臣而败坏我们的和好呢！”梁琛说：“如今二国分别占据着中原，一直有互相吞并的志向。桓温入侵的时候，他们是有自己的打算前来救援，并不是爱护燕国。如果燕国出现灾祸，他们岂能忘记本来的志向呢！”慕容评说：“秦国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梁琛说：“明达而且善于决断。”慕容评又问王猛如何，梁琛说：“名不虚传。”慕容评对这样的说法全都不以为然。梁琛又把这些告诉了前燕国主慕容，慕容也不以为然。又告诉了皇甫真，皇甫真对此深感忧虑，上疏说：“苻坚虽然不断派使者前来访问，但实际上却怀有窥探我国之心，他不是向往于道德大义，也不是不会忘记平时的和好之约的。由于以前他出兵洛川，以及使者的相继抵达，我们国家地形的险易，兵力的虚实，他已经都知道了。如今吴王慕容垂又前去归附，作为他的主谋，春秋时楚国的伍员带领吴国的军队攻入楚国那样的祸患，不能不防。洛阳、太原、壶关，都应该选择将领，增加兵力，以防患于未然。”慕容召来太傅慕容评商量此事，慕容评说：“秦国国小力弱，还要靠我们作为后援。而且苻坚大体上还能以友好的态度与邻国交往，最终也不会采纳叛臣的意见，断绝两国的和好。我们不应该轻举妄动，自我惊扰，以启发他们的进犯之心。”前燕最终没作防备。

秦遣黄门郎石越聘于燕，太傅评示之以奢，欲以夸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参军河间刘靖言于评曰：“越言诞而视远，非求好也，乃观衅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谋。今乃示之以奢，益为其所轻矣。”评不从。泰遂谢病归。

前秦派黄门郎石越访问前燕，太傅慕容评向他显示自己的奢豪，想以此炫耀前燕的富裕程度。高泰以及太傅参军河间人刘靖向慕容评进言说：“石越嘴里说着荒诞之词，眼睛窥视远方，不是来寻求和好的，而是来观察祸患的。应该炫耀兵力让他看，用以挫败他的阴谋。如今却向他显示奢豪，这就更被他所轻视了。”慕容评没有听从。高泰于是就称病辞谢回去了。

是时太后可足浑氏侵桡国政，太傅评贪昧无厌，货赂上流，官非才举，群下怨愤，尚书左丞申绍上疏，以为：“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于行伍，或贵戚生长绮纨，既非乡曲之选，又不更朝廷之职。加之黜陟无法，贪惰者无刑罚之惧，清修者无旌赏之劝。是以百姓困弊，寇盗充斥，纲颓纪紊，莫相纠摄。又官吏猥多，逾于前世，公私纷然，不胜烦扰。大燕户口，数兼二寇，弓马之劲，四方莫及；而比者战则屡北，皆由守宰赋调不平，侵渔无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后宫之女四千余人，僮侍厮役尚在其外，一日之费，厥直万金；士民承风，竞为奢靡。彼秦、吴僭僻，犹能条治所部，有兼并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愿也。谓宜精择守宰，并官省职，存恤兵家，使公私两遂，节抑浮靡，爱惜用度，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如此则温、猛可枭，二方可取，岂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头什翼犍疲病昏悖，虽乏贡御，无能为患，而劳兵远戍，有损无益。不若移于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疏奏，不省。

这时太后可足浑氏干涉扰乱国家的政事，太傅慕容评贪得无厌，财货贿赂流入上层，官员不按才能选拔，群臣百官一片怨恨愤怒。尚书左丞申绍上疏，认为：“郡县地方官吏，是实现天下大治的根本。如今的地方官，大约都是任非其人，有的武臣就出自军队，有的贵戚就生长于富贵人家，既不是经由乡里选举，又曾经历朝廷的职务，再加上提升黜免毫无准则，贪婪懒惰者没有遭受刑罚的畏惧，清廉勤勉者没

有获得奖赏的激励，所以百姓穷困凋弊，坏人盗贼充斥，政纲颓废，法度紊乱，没有人能互相监督震慑。再加上官吏冗多，超过前代，公私纠葛，不胜其烦。大燕国的户数人口，数量相当于晋朝、秦国之和，武器战马的精良强劲，天下没有谁能比，然而近来屡战屡败，这全都是由于地方官吏征调赋税不公平，侵吞渔肉无休无止，出征的和留下的全都窘困，没有人肯舍生战斗的缘故。朝廷后宫的嫔妃有四千多人，童仆、侍者、奴隶、差役尚不包括在内，一天的费用，就值万金。官吏百姓顺承这种风气，竞相奢侈浪费。秦国僭越封号，晋朝偏居一隅，尚且能有条不紊地治理国家，怀有兼并天下之心，而我们却上行下效因循陋习，越来越失去秩序。我们的混乱，正是他们的愿望。我认为应该精心选择地方长官，裁撤冗官冗职，安抚士兵的家属，使公私双方都遂心顺意，抑止浮华靡费，珍惜支出费用，奖赏一定与功劳相称，刑罚一定与罪行相当。如此则桓温、王猛可以斩杀，晋朝、秦国也可以攻取，岂只是保全国境安定百姓而已！再有，索头人拓跋什翼犍老朽昏庸，虽然很少贡奉，但也没有能力作乱，而我们却劝勉士兵远征戍卫，这有损无益。不如将兵力调至并州，控制西河，在南面使壶关得以坚固，在北面使晋阳得到加强，西边的敌人来犯，则可以抵御防守，路过，则可以断其后路，这也胜于保卫孤城戍守无用之地。”奏疏进上，没有回音。

[7]辛丑，丞相昱与大司马温会涂中，以谋后举；以温世子熙为豫州刺史、假节。

[7]辛丑（二十五日），丞相司马昱和大司马桓温在涂中会面，共同商量以后的行动。任命桓温的长子桓熙为豫州刺史、假节。

[8]初，燕人许割虎牢以西赂秦；晋兵既退，燕人悔之，谓秦人曰：“行人失辞。有国有家者，分灾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坚大怒，遣辅国将军王猛、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帅步骑三万伐燕。十二月，进攻洛阳。

[8]当初，前燕人许诺把虎牢以西的地域割送给前秦，东晋的军队撤退以后，前燕人反悔了，对前秦人说：“那是派去的使者言辞失当。有国有家的人，分担灾难救助祸患，这是常理。”前秦王苻坚勃然大怒，派辅国将军王猛、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率领步、骑兵三万人讨伐前燕。十二月，进军攻打洛阳。

[9]大司马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时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大司马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请改之。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不许；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乃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9]大司马桓温征派徐州、兖州的百姓建筑广陵城，他迁往那里镇守。当时征调劳役已经很频繁，再加上瘟疫流行，死亡的人有十之四五，百姓们慨叹怨恨。秘书监孙盛著《晋春秋》，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事情。大司马桓温见到后很愤怒，对孙盛的儿子说：“在枋头确实是失利了，但哪至于像你父亲所说的那样 ！如果这部史书最终流行开来，自然是有关你家门户的事情！”孙盛的儿子急忙叩拜谢罪请求修改。当时孙盛年老居家，性格方正严肃，做事严守规矩准则，子孙们虽然也已头发半白，但孙盛对待他们却更为严厉。到这时，儿子们便一起痛哭叩首，请求他为整个家族百口人的生命着想。孙盛勃然大怒，没有答应。儿子们于是就私下做了修改。孙盛在此前已另外抄写了一部，并已传送到了其他国家。到东晋孝武帝求购珍本图书时，从辽东人手中得到了这部抄本，与当时所见的版本不同，于是二者并存。

五年（庚午、370）

五年（庚午，公元370年）

[1]春，正月，己亥，袁真以梁国内史沛郡朱宪及弟汝南内史斌阴通大司马温，杀之。

[1]春季，正月，己亥（二十四日），袁真因为梁国内史沛郡人朱宪以及弟弟汝南内史朱斌暗通大司马桓温，把他们杀掉。

[2]秦王猛遗燕荆州刺史武威王筑书曰：“国家今已塞成皋之险，杜盟津之路，大驾虎旅百万，自轵关取邺都，金墉穷戍，外无救援，城下之师，将军所监，岂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惧，以洛阳降；猛陈师受之。燕卫大将军乐安王臧城新乐，破秦兵于石门，执秦将杨猛。

[2]前秦王猛给前燕荆州刺史武威王慕容筑去信，说：“秦国如今已占据了成皋的险关，切断了盟津的通道，秦王劲旅百万，从轵关攻取邺都，金墉城困厄戍守，外无救援，城下的军队，将军您也看到了，岂是你三百疲惫兵卒所能应付的！”慕容筑十分害怕，将洛阳献出投降了前秦，王猛带领着部队列阵接受慕容筑投降。前燕卫大将军乐安王慕容臧驻守新乐城，他在石门攻破了前秦的军队，抓获了前秦将领杨猛。

王猛之发长安也，请慕容令参其军事，以为乡导。将行，造慕容垂饮酒，从容谓垂曰：“今当远别，何以赠我？使我睹物思人。”垂脱佩刀赠之，猛至洛阳，赂垂所亲金熙，使诈为垂使者，谓令曰：“吾父子来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雠，谗毁日深；秦王虽外相厚善，其心难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将为天下笑。吾闻东朝比来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还东，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发。”令疑之，踌躇终日，又不可审覆。乃将旧骑，诈为出猎，遂奔乐安王臧于石门。猛表令叛状，垂惧而出走，及蓝田，为追骑所获。秦王坚引见东堂，劳之曰：“卿家国失和，委身投朕。贤子心不忘本，犹怀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将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为过惧而狼狈如是乎！”待之如旧。燕人以令叛而复还，其匀为秦所厚，疑令为反间，徙之沙城，在龙都东北六百里。

王猛发兵长安的时候，请慕容令参与军事行动，让他们作为向导。将要出发。时，慕容令到慕容垂那里喝酒，不慌不忙地对慕容垂说：“值此远别之时，赠送我点什么东西呢？以使我见物思人。”慕容垂解下佩刀赠送给了他。王猛抵达洛阳以后，贿赂慕容垂的亲信金熙，让他装作慕容垂的使者，对慕容令说：“我们父子来到这里，是因为要逃避一死。如今王猛憎恨我们如同仇敌，谗言诋毁日益深重，秦王虽然表面上对我们仁厚友善，但内心难知。大丈夫逃避死难而最终却不能幸免，将被天下人耻笑。我听说燕朝近来开始翻然悔悟，国主、王后相互自责过错，我现在要返回燕国，所以派使者去告诉你。我已经上路了，你有机会也可以迅速出发。”慕容令对此十分怀疑，整整一天犹豫不决，但又无法去核实。于是就带领着他过去的随从，谎称外出打猎，逃到石门，投奔乐安王慕容臧。王猛上表陈述慕容令叛逃的罪

行，慕容垂因为害怕也出逃了。逃至蓝田，被追赶的骑兵擒获。前秦王苻坚在东堂召见他，安慰他说："你因为自家、朝廷争斗，委身投靠于朕。贤人心不忘本，仍然怀念故土，这也是人各有志，不值得深咎。然而燕国行将灭亡，不是慕容令所能拯救的，可惜的只是他白白地进了虎口而已。况且父子兄弟，罪不株连，你为什么过分惧怕而狼狈到如此地步呢！"苻坚对待慕容垂同过去一样。前燕人因为慕容令是背叛后而又返回，他的父亲又被前秦所厚待，便怀疑他是派回来的奸细，把他迁徙到沙城，此地在龙都东北六百里处。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难信，独不念燕尚未灭，垂以材高功盛，无罪见疑，穷困归秦，未有异心，遽以猜忌杀之，是助燕为无道而塞来者之门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坚礼之以收燕望，亲之以尽燕情，宠之以倾燕众，信之以结燕心，未为过矣。猛何汲汲于杀垂，乃为市井鬻卖之行，有如嫉其宠而谗之者，岂雅德君子所宜为哉！

臣司马光曰：过去周朝得到了微子而革殷商之命，秦朝得到了由余而称霸西戎，吴国得到了伍员而攻克强楚，汉朝得到了陈平而诛杀项籍，魏国得到了许攸而大破袁绍。那些敌国的贤能之臣，投奔过来后以为己用，这是进攻取胜的良好凭借。王猛知道慕容垂的心时间一久就难以信任，偏偏不考虑燕国尚未消灭，慕容垂因为才能杰出、功勋卓著，无罪而被怀疑，穷困无路，才归依秦国，并没有异端之心，而竟要因为猜忌杀害他，这是帮助燕国施行无道而向投奔者关闭门户，这怎么能行呢！所以秦王苻坚以礼对待慕容垂，用以招揽燕国人的期望，亲近慕容垂，用以断绝燕国对他的情义，宠爱慕容垂，用以吸引燕国的百姓，信任慕容垂，用以结交燕国人的心，这些都不过分。王猛为什么要一心想着杀慕容垂，竟然干出了市井叫卖者的欺骗勾当，就像嫉妒别人得宠进而就用谗言加以诋毁的人一样，这难道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君子应该干的事情吗！

[3]乐安王臧进屯荥阳，王猛遣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击走之；留羌镇金墉，以辅国司马桓寅为弘农太守，代羌戍陕城而还。

[3]前燕乐安王慕容臧进军驻扎在荥阳，王猛派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打跑了他，留下邓羌镇守金墉，任命辅国司马桓寅为弘农太守，代替邓羌戍守陕城，然后王猛返回。

秦王坚以王猛为司徒，录尚书事，封平阳郡侯。猛固辞曰："今燕、吴未平，戎车方驾，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赏，若克殄二寇，将何以加之！"坚曰："苟不暂抑朕心，何以显卿谦光之美！已诏有司权听所守；封爵酬庸，其勉从朕命！"

前秦王苻坚任命王猛为司徒，录尚书事，封为平阳郡侯。王猛固执地辞让，说："如今燕、晋尚未平定，战车正在行驶，刚刚攻下了一城，我就接受了三公这样的奖赏，如果攻克了燕、晋二敌，那将再怎样奖赏呢！"苻坚说："朕假如不暂时有所让步，何以显示出你谦虚风范的光彩！我已诏令有关部门暂且就保持你现在的职位，至于赐封爵位，是酬劳战功，你就勉为其难服从朕的决定吧！"

[4]二月，癸酉，袁真卒。陈郡太守朱辅立真子瑾为建威将军、豫州刺史，以保寿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马亮如邺请命。燕人以瑾为扬州刺史，辅为荆州刺史。

[4]二月，癸酉（二十八日），袁真去世。陈郡太守朱辅拥立袁真的儿子袁瑾为建威将军、豫州刺史，以保全寿春，派他的儿子朱乾之及司马亮到邺城请求指令。前燕人任命袁瑾为扬州刺史，朱辅为荆州刺史。

[5]三月，秦王坚以吏部尚书权翼为尚书右仆射。夏，四月，复以王猛为司徒，录尚书事；猛固辞，乃止。

[5]三月，前秦王苻坚任命吏部尚书权翼为尚书右仆射。夏季，四月，又任命王猛为司徒，录尚书事。王猛坚决推辞，这才作罢。

[6]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马温遣督护竺瑶等御之。燕兵先至，瑶等与战于武丘，破之。南顿太守桓石虔克其南城。石虔，温之弟子也。

[6]前燕、前秦全都派兵帮助袁瑾，大司马桓温派督护竺瑶等抵御他们。前燕的军队先到达，竺瑶等与他们在武丘交战，攻破了他们。南顿太守桓石虔攻下了寿春的南城。桓石虔是桓温弟弟的儿子。

[7]秦王坚复遣王猛督镇南将军杨安等十将步骑六万以伐燕。

[7]前秦王苻坚又派王猛督领镇南将军杨安等十名将领的步、骑兵六万人讨伐前燕。

[8]慕容令自度终不得免，密谋起兵，沙城中谪戍士数千人，令皆厚抚之。五月，庚午，令杀牙门孟妫。城大涉圭惧，请自效。令信之，引置左右。遂帅谪戍士东袭威德城，杀城郎慕容仓，据城部署，遣人招东西诸戍，翕然皆应之。镇东将军勃海王亮镇龙城，令将袭之；其弟麟以告亮，亮闭城拒守。癸酉，涉圭因侍直击令，令单马走，其党皆溃。涉圭追令至薛黎泽，擒而杀之，诣龙城白亮。亮为诛涉圭，收令尸而葬之。

[8]慕容令自己推测最终也不能免祸，密谋起兵反叛。沙城中被贬谪来戍守的士卒有数千人，慕容令全都优厚地安抚他们。五月，庚午（疑误），慕容令杀掉了衙门官孟妫，任城大职的涉圭害怕了，自动请求效忠。慕容令相信了他，把他安置在自己身边。于是慕容令便率领被贬谪戍守沙城的士卒东进，袭击威德城，杀掉了城郎慕容仓，占据沙城，部署兵力，派人征召驻扎在东西各处的戍卒，他们全都欣然响应。镇东将军勃海王慕容亮镇守龙城，慕容令准备袭击他。他的弟弟慕容麟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慕容亮，慕容亮紧闭城门抵御固守。癸酉（疑误），涉圭利用当班侍卫的机会攻击慕容令，慕容令只身匹马逃走，他的同党全都溃散。涉圭追赶慕容令到薛黎泽，擒获并斩杀了他，然后到龙城向慕容亮报告。慕容亮为此杀了涉圭，收拾了慕容令的尸体后安葬了。

[9]六月，乙卯，秦王坚送王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关东之任，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取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吾当亲督万众，继卿星发，舟车粮运，水陆俱进，卿勿以为后虑也。”猛曰：“臣杖威灵，奉成算，荡平残胡，如风扫叶，愿不烦銮舆亲犯尘雾，但愿速敕所司部置鲜卑之所。”坚大悦。

[9]六月，乙卯（十二日），前秦王苻坚在灞上为王猛送行，说：“如今把关东的重任委托给你，你应当先攻破壶关，平定上党，长驱直入夺取邺城，此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我要亲自督帅数以万计的兵众，紧随你星夜出发，车船运粮，水陆并进，你不必再有后顾之忧。”王猛说：“臣仰仗您的声威，遵奉您的成熟的计划，涤荡残胡，如风扫

落叶，愿不必麻烦您的车乘亲自披尘出征，只愿您能尽快命令有关部门预先安排好鲜卑的官府。”苻坚听后十分高兴。

[10]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10]秋季，七月，癸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11]秦王猛攻壶关，杨安攻晋阳。八月，燕主命太傅上庸王评将中外精兵三十万以拒秦。以秦寇为忧，召散骑侍郎李凤、黄门侍郎梁琛、中书侍郎乐嵩问曰：“秦兵众寡何如？今大军既出，秦能战乎？”凤曰：“秦国小兵弱，非王师之敌；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忧也。”琛、嵩曰：“胜败在谋，不在众寡。秦远来为寇，安肯不战！且吾当用谋以求胜，岂可冀其不战而已乎！”不悦。王猛克壶关，执上党太守南安王越，所过郡县，皆望风降附。燕人大震。

[11]前秦王猛攻打壶关，杨安攻打晋阳。八月，前燕国主慕容命令太傅上庸王慕容评统率宫廷内外的精兵三十万人以抵抗前秦。慕容对前秦的进犯深以为忧，召来散骑侍郎 李凤、黄门侍郎梁琛、中书侍郎乐嵩问道：“秦国的兵力到底有多少？如今大军已经出发，秦国能够交战吗？”李凤说：“秦国国小兵弱，不是国王军队的对手；王猛是一般的人，又无法与太傅相比，不值得忧虑。”梁琛、乐嵩说：“胜败在于谋略，不在兵力多寡。秦国远道而来进犯，怎么肯不交战呢！再说我们应当用谋略以求胜，怎么能希望他仅仅不交战就行了呢！”慕容不高兴。王猛攻克壶关，抓获了上党太守南安王慕容越，所经过的郡县，全都闻风归附投降。前燕人十分震惊。

黄门侍郎封孚问司徒长史申胤曰：“事将何如？”胤叹曰：“邺必亡矣，吾属今兹将为秦虏。然越得岁而吴伐之，卒受其祸。今福德在燕，秦虽得志，而燕之复建，不过一纪耳。”

黄门侍郎封孚问司徒长史申胤说：“事情将会如何？”申胤叹息道：“邺城必定灭亡，我们如今将要被秦国俘虏了。然而越国占有岁星，吴国讨伐他们，最终还是要自食其祸。如今福气与道德在燕国，秦国虽然一时得地志，但燕国的复兴，不会超过十二年。”

[12]大司马温自广陵帅众二万讨袁瑾；以襄城太守刘波为淮南内史，将五千人镇石头。波，隗之孙也。癸丑，温败瑾于寿春，遂围之。燕左卫将军孟高将骑兵救瑾，至淮北，未渡，会秦伐燕，燕召高还。

[12]大司马桓温从广陵出发率领二万兵众讨伐袁瑾，任命襄城太守刘波为淮南内史，统领五千人镇守石头。刘波是刘隗的孙子。癸丑（十一日），桓温在寿春打败了袁瑾，于是就包围了他。前燕左卫将军孟高统领骑兵救援袁瑾，到达淮河以北，尚未渡河，恰逢前秦讨伐前燕，前燕便召孟高返回。

[13]广汉妖贼李弘，诈称汉归义侯势之子，聚众万余人，自称圣王，年号凤凰。陇西人李高，诈称成主雄之子，攻破涪城，逐梁州刺史杨亮。九月，益州刺史周楚遣子琼讨高，又使琼子梓潼太守讨弘，皆平之。

[13]广汉的妖贼李弘，诈称是汉归义侯李势的儿子，聚集了兵众一万多人，自称圣王，定年号为凤凰。陇西人李高，诈称是成国主李雄的儿子，攻破了涪城，驱逐了梁州刺史杨亮。九月，益州刺史周楚派儿子周琼讨伐李高，又派周琼的儿子梓潼太守周讨伐李弘，把他们全都平定。

[14]秦杨安攻晋阳，晋阳兵多粮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骑校尉苟长戍壶关，引兵助安攻晋阳，为地道，使虎牙将军张蚝帅壮士数百潜入城中，大呼斩关，纳秦兵。辛巳，猛、安入晋阳，执燕并州刺史东海王庄，太傅评畏猛不敢进，屯于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将军武都毛当戍晋阳，进兵潞川，与慕容评相持。

[14]前秦杨安攻打晋阳，晋阳兵多粮足，久攻不下。王猛留下屯骑校尉苟长戍守壶关，自己带兵帮助杨安攻打晋阳。他们挖了地道，让虎牙将军张蚝率领勇士数百人潜入城中，大声呼喊着冲破了关卡，接秦兵入城。辛巳（初十），王猛、杨安进入晋阳城，抓获了前燕并州刺史东海王慕容庄。太傅慕容评惧怕王猛，不敢继续前进，驻扎在潞川。冬季，十月，辛亥（初十），王猛留下将军武都人毛当戍守晋阳，自己进军潞川，与慕容评相对峙。

壬戌，猛遣将军徐成觇燕军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将斩之。邓羌请之曰：“今贼众我寡，诘朝将战；成，大将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杀成，军法不立。”羌固请曰：“成，羌之郡将也，虽违期应斩，羌愿与成效战以赎之。”猛弗许。羌怒，还营，严鼓勒兵，将攻猛。猛问其故，羌曰：“受诏讨远贼；今有近贼，自相杀，欲先除之！”猛谓羌义而有勇，使语之曰：“将军止，吾今赦之。”成既

免，羌诣猛谢。猛执其手曰：“吾试将军耳，将军于郡将尚尔，况国家乎，吾不复忧贼矣！”

壬戌（二十一日），王猛派将军徐成去侦察前燕军队的布阵要略，要求他日到中天时返回，而他到了黄昏时分才回来。王猛大怒，要把他杀掉。邓羌向王猛请求说：“如今敌众我寡，明天一早将要开战。徐成是大将，应该姑且宽恕他。”王猛说：“如果不杀掉徐成，军法就无法确立。”邓羌坚持请求说：“徐成是我邓羌本郡的将领，虽然说延误了期限应该斩首，但邓羌愿意和徐成一起效力决战以赎罪。”王猛不同意。邓羌大怒，回到军营，急促地敲响战鼓，率领着士兵，将要攻打王猛。王猛询问邓羌这样做的缘故，邓羌说：“我们接受诏令讨伐远敌，现在却有近敌一味地要自相残杀，我想要先把他除掉！”王猛赞扬邓羌仗义而又勇敢，派人去告诉他说：“将军别这样干了，我现在赦免徐成。”徐成获免以后，邓羌去到王猛那里谢罪。王猛拉着他的手说：“我这是考验将军罢了，将军对本郡的将领尚且如此，何况是对国家呢，我不再忧虑敌人了！”

太傅评以猛悬军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评为人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积钱帛如丘陵；士卒怨愤，莫有斗志。猛闻之，笑曰：“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吾今兹破之必矣。”乃遣游击将军郭庆帅骑五千，夜从间道出评营后，烧评辎重，火见邺中。燕主惧，遣侍中兰伊让评曰：“王，高祖之子也，当以宗庙社稷为忧，柰何不抚战士而榷卖樵水，专以货殖为心乎！府库之积，朕与王共之，何忧于贫！若贼兵遂进，家国丧亡，王持钱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钱帛散之军士，且趋使战。评大惧，遣使请战于猛。

太傅慕容评认为王猛孤军深入，想用持久对峙的办法来制服他。慕容评为人贪婪鄙俗，命令封山禁泉，自己则贩柴卖水，从中渔利，积攒的钱帛堆积如山，士卒们都怨恨愤慨，没有人心怀斗志。王猛听说后笑着说：“慕容评真是个奴才，就是有亿兆兵众也不值得害怕，何况只有数十万呢！我今天在这儿打败他是肯定的了。”于是就派游击将军郭庆率领五千骑兵，趁夜顺着小路出现在慕容评军营的后面，焚烧了他的轻重装备，火光在邺城中都能看到。前燕国主慕容十分害怕，派侍中兰伊责备慕容评说：“你是高祖慕容的儿子，应当为宗庙国家担忧，为什么不安抚战士反而贩柴卖水，只执迷于钱财呢！府库里的积

蓄，朕与你共享，哪里有什么贫穷可忧虑！如果敌人最终进占，家国全都灭亡，你拥有钱帛又想往哪里放呢！”于是就命令把他的钱帛全部发给军中士兵，而且督促他出战。慕容评十分害怕，派使者去和王猛请战。

甲子，猛陈于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当竭力致死，有进无退，共立大功，以报国家；受爵明君之朝，称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众皆踊跃，破釜弃粮，大呼竞进。

甲子（二十三日），王猛在渭源布开战阵并告诫士兵们说：“我王猛接受了国家的厚恩，肩负朝廷内外的重任，如今与诸君深入敌境，应当竭尽全力，殊死战斗，有进无退，共立大功，以报效国家。凯旋后接受贤明君主的封爵，在父母面前举杯庆祝，不也是很美妙的事情吗！”兵众全都踊跃争先，破釜弃粮，高声呼喊着竞相前进。

猛望燕兵之众，谓邓羌曰：“今日之事，非将军不能破敌，成败之机，在兹一举，将军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隶见与者，公勿以为忧。”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万户侯相处。”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寝不应。猛驰就许之，羌乃大饮帐中，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驰赴燕陈，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所杀伤数百。及日中，燕兵大败，俘斩五万余人，乘胜追击，所杀及降者又十万余人。评单骑还邺。

王猛望见前燕的兵力众多，对邓羌说：“今天的战事，非将军不能攻破强大的敌人，成败的关键，在此一举，将军为此尽力吧！”邓羌说：“如果能委任我以司隶校尉的话，您不必为此担心。”王猛说：“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我一定任命你为安定太守、万户侯。”邓羌不高兴，退走了。不一会儿，双方军队交战，王猛召唤邓羌，邓羌沉默不答应。王猛驰马跑到邓羌身边，答应了委任他为司隶校尉的要求，邓羌于是就在军帐中畅怀大饮，然后与张蚝、徐成等跨上战马，挥舞战矛，奔向前燕军阵。四番出入，旁若无人，杀伤数百人。到中午时分，前燕军大败，被俘获斩首的有五万多人，前秦军乘胜追击，前燕被斩杀和投降的又有十万多人。慕容评只身匹马逃回邺城。

崔鸿曰：邓羌请郡将以挠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无上也；临战豫求司隶，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

长，若驯猛虎，驭悍马，以成大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猛之谓矣！

崔鸿曰：邓羌为本郡将领求情而扰乱军法，这是枉徇私情；想要率兵攻打王猛，这是目中无上；临战先要求委任司隶校尉，这是邀官求赏。有这三种行为，还有比这些更大的罪吗！王猛能容忍他的短处，利用他的长处，有如驯服猛虎，驾驭烈马，终成大功。《诗经》曰：“蔓菁萝收进门，难道要叶不要根。”说的就是王猛啊！

[15]秦兵长驱而东，丁卯，围邺。猛上疏称：“臣以甲子之日，大歼丑类。顺陛下仁爱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觉易主，自非守迷违命，一无所害。”秦王坚报之曰：“将军役不逾时，而元恶克举，勋高前古。朕今亲帅六军，星言电赴。将军其休养将士，以待朕至，然后取之。”

[15]前秦的军队长驱东进，丁卯（二十六日），包围了邺城。王猛上疏称：“臣在甲子（二十三日）那天，痛歼敌人。顺承陛下仁爱的心志，使六州之内的官吏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就改换了君主，除非执着迷误，违背命令的人，对官吏百姓一无伤害。”前秦王苻坚回复王猛说：“将军此次出战时间没超过三月，而首恶元凶已被攻克，功高前古。朕现在亲自率领六军，星夜启程，火速赶赴。将军可以让士兵休整一下，等朕赶到以后，再攻取邺城。”

猛之未至也，邺旁剽劫公行，及猛至，远近帖然；号令严明，军无私犯，法简政宽，燕民各安其业，更相谓曰：“不图今日复见太原王！”王猛闻之，叹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谓古之遗爱矣！”设太牢以祭之。

王猛还没有抵达的时候，邺城周围有人公然抢劫，等王猛来到后，远近秩序井然。王猛军令严明，部队秋毫无犯。他又简化法律，放宽政令，前燕的百姓安居乐业，都互相称颂说：“没想到今天又见到了太原王慕容恪！”王猛听到这话后，感叹地说：“慕容恪真是不同寻常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风范啊！”于是便设置太牢来祭奠他。

十一月，秦王坚留李威辅太子守长安，阳平公融镇洛阳，自帅精锐十万赴邺，七日而至安阳，宴祖父时故老。猛潜如安阳谒坚，坚曰：“昔周亚夫不迎汉文帝，今将军临敌而弃军，何也？”猛曰：“亚夫前却

人主以求名，臣窃少之。且臣奉陛下威灵，击垂亡之虏，譬如釜中之鱼，何足虑也！监国冲幼，鸾驾远临，脱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

十一月，前秦王苻坚留下李威辅佐太子守卫长安，让阳平公苻融镇守洛阳，自己率领十万精锐士兵奔赴邺城，七天后抵达了安阳，宴请祖父、父亲时的故旧相识。王猛悄悄地来到安阳谒见苻坚，苻坚说：“过去周亚夫不迎接汉文帝，如今将军面对敌人而抛下部队，为什么呢？”王猛说：“周亚夫不迎接汉文帝是为了求取名声，我私下里很看不起他。而且我承奉陛下的声威，攻击行将灭亡的敌虏，就像釜中抓鱼，哪里值得多虑！太子年幼留守，君王乘远行，万一有不测，后悔莫及！陛下忘记了臣在灞上所说的话了吗！”

初，燕宜都王桓帅众万余屯沙亭，为太傅评后继，闻评败，引兵屯内黄。坚使邓羌攻信都。丁丑，桓帅鲜卑五千奔龙城。戊寅，燕散骑侍郎徐蔚帅扶馀、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邺北门纳秦兵，燕主与上庸王评、乐安王臧、定襄王渊、左卫将军孟高、殿中将军艾朗等奔龙城。辛巳，秦王坚入邺宫。

当初，前燕宜都王慕容桓率领一万多兵众驻扎在沙亭，作为太傅慕容评的后继部队，听说慕容评失败后，他带兵移驻内黄。苻坚派邓羌攻打信都。丁丑（初六），慕容桓率领五千鲜卑人逃奔龙城。戊寅（初七），前燕散骑侍郎余蔚率领王百多扶馀、高句丽及上党的人质，趁夜打开邺城北门让前秦的军队进入，前燕国主慕容与上庸王慕容评、乐安王慕容臧、定襄王慕容渊、左卫将军孟高、殿中将军艾朗等逃奔龙城。辛巳（初十），前秦王苻坚进入邺城的王宫。

慕容垂见燕公卿大夫及故时僚吏，有愠色。高弼言于垂曰：“大王凭祖宗积累之资，负英杰高世之略，遭值厄，栖集外邦。今虽家国倾覆，安知其不为兴运之始邪！愚谓国之旧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结其心，以立覆篑之基，成九仞之功，柰何以一怒捐之，愚窃为大王不取也！”垂悦，从之。

慕容垂见到前燕的公卿大夫及过去的僚属官吏后，面有怒色。高弼向慕容垂进言说：“大王依靠祖宗积累的成果，具有英明杰出的才能，遭遇挫折，滞留外域。如今虽然宗族国家倾覆，怎么知道这不是中兴之运的开始呢！我认为对国家的故旧元老，应该具有江海那样的宽广

肚量，这样才能安慰取得大家的心，以奠定光复的基础，成就宏大的功业，为什么因愤怒而抛弃他们，我私下里认为大王的态度不足取。”慕容垂高兴了，听从了他的意见。

燕主之出邺也，卫士犹千余骑，既出城，皆散，惟十余骑从行；秦王坚使游击将军郭庆追之。时道路艰难，

孟高扶侍，经护二王，极其勤瘁，又所在遇盗，转斗而前。数日，行至福禄，依冢解息，盗二十余人猝至，皆挟弓矢，高持刀与战，杀伤数人。高力极，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贼，顿击于地，大呼曰：“男儿穷矣！”余贼从旁射高，杀之。艾朗见高独战，亦还趋贼，并死。失马步走，郭庆追及于高阳，部将巨武将缚之，曰：“汝何小人，敢缚天子！”武曰：“我受诏追贼，何谓天子！”执以诣秦王坚，坚诘其不降而走之状，对曰：“狐死首丘，欲归死于先人坟墓耳。”坚哀而释之，令还宫，帅文武出降。称孟高、艾朗之忠于坚，坚命厚加敛葬，拜其子为郎中。

前燕国主慕容逃出邺城的时候，尚有一千多骑兵侍卫，等到出城以后，他们全都逃散，只有十多个骑兵跟随。前秦王苻坚让游击将军郭庆追击他们。当时道路艰难，孟高搀扶侍奉慕容，还要跑前跑后地保护乐安王慕容臧和定襄王慕容渊，竭尽辛劳。再加上途中遇上强盗，只得边打边走。几天以后，走到福禄，靠着坟墓休息时，有二十多个强盗突然来到，全都手持弓箭，孟高挥刀与他们搏斗，杀死杀伤了数人。孟高疲劳至极，自觉得必死无疑，于是就冲上前去抱住一个强盗，把他打倒在地，大喊道：“男儿完了！”其他强盗从旁边向孟高射击，射死了他。艾朗看到孟高独自搏斗，也返回来冲向强盗，一并被射死了。慕容失去了马匹，只好步行，郭庆在高阳追上了他，部将巨武正要把他捆绑起来，慕容说：“你是哪里的小人，胆敢捆绑天子！”巨武说：“我接受诏令追击盗贼，什么叫天子！”于是就押着他到了前秦王苻坚那里。苻坚责问慕容为什么不投降而逃跑，慕容回答说：“狐狸要死在自己的洞穴，我想归葬于先人的墓地罢了。”苻坚为他感到悲哀，释放了他，命令他返回王宫，率领文武大臣出来投降。慕容向苻坚称颂孟高、艾朗的忠诚，苻坚命令对他们加以厚葬，提升他们的儿子为郎中。

郭庆进至龙城，太傅评奔高句丽，高句丽执评，送于秦。宜都王桓杀镇东将军勃海王亮，并其众，奔辽东。辽东太守韩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庆遣将军朱嶷击之，桓弃众单走，嶷获而杀之。

郭庆继续前进，抵达龙城，太傅慕容评逃奔到高句丽，高句丽拘捕了慕容评，把他送到前秦。宜都王慕容桓杀掉了镇东将军勃海王慕容亮，吞并了他的兵众，逃奔辽东。辽东太守韩稠，此前已经投降了前秦，慕容桓来到后，没能进入。攻打韩稠，没有攻克。郭庆派将军朱嶷攻打慕容桓，慕容桓丢下兵众只身逃跑，朱嶷擒获并斩杀了他。

诸州牧守及六夷渠帅尽降于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以燕宫人、珍宝分赐将士。下诏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怀远以德，柔服四维，至使戎车屡驾，有害斯民，虽百姓之过，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

各州州牧、太守以及六夷首领全都向前秦投降，前秦共得到一百五十七郡，二百四十六万户，九百九十九万人。苻坚将前燕的宫女、珍宝分别赏赐给众将士。下达大赦诏令称："朕以寡薄之德，辱承尊命，不能以道义安抚远方的民众，以怀柔征服天下，以致于使战车屡屡出征，有害于百姓，虽然这是百姓的过错，然而也是朕的罪行。现在大赦天下，与百姓一起从头开始。"

初，梁琛之使秦也，以侍辇苟纯为副。琛每应对，不先告纯；纯恨之，归言于燕主曰："琛在长安，与王猛甚亲善，疑有异谋。"琛又数称秦王坚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将兴师，宜为之备。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评败，遂收琛系狱。秦王坚入邺而释之，除中书著作郎，引见，谓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吴王皆将相奇材，何为不能谋画，自使亡国？"对曰："天命废兴，岂二人所能移也！"坚曰："卿不能见几而作，虚称燕美，忠不自防，反为身祸，可谓智乎？"对曰："臣闻'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如臣愚暗，实所不及。然为臣莫如忠，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终。是以古之烈士，临危不改，见死不避，以徇君亲。彼知几者，心达安危，身择去就，不顾家国，臣就使知之，尚不忍为，况非所及邪！"

当初，梁琛出使前秦的时候，以侍辇苟纯作为副手。梁琛每逢应酬对答，不事先告诉苟纯，苟纯很忌恨他，回来后告诉前燕国主慕容说："梁琛在长安，与王猛非常亲密友好，我怀疑他有反叛的图谋。"梁琛又多次称赞前秦王苻坚及王猛的美善，而且说前秦将要起兵，对此应该防备。此后前秦果然讨伐前燕，全都和梁琛所说的一样，慕容便怀疑梁琛知道实情。等慕容评失败以后，就将梁琛逮捕下狱。前秦王苻坚进入邺城后释放了他。授职中书著作郎，召见时对他说："你过去就上庸王慕容评、吴王慕容垂全都是不同寻常的将相之才，为什么不能出谋划策，情愿让国家灭亡？"梁琛回答说："天命的废兴，难道是这两个人所能改变的！"苻坚说："你没能洞察燕国危机的征兆而有所作为，还虚称燕国的美善，忠诚不能保全自己，反而招来灾祸，这能说是明智吗？"梁琛回答说："我听说：'所谓征兆，是运动中的隐微苗头，是吉凶的事先表现。'像我这般愚昧，实在无法洞察。然而作为臣下，没有什么能与忠诚相比，作为儿子，没有什么能与孝顺相比，自己没有一贯之心的人，没有谁能始终保持忠和孝。所以古代的刚强之士，临危不改变初衷，见死不加以逃避，以此来殉身君主、父母。那些了解征兆的人，心知安危，便身择去留，不再顾及宗族国家，我即使知道征兆，尚且不忍心去做，何况了解征兆还是力不能及的呢！"

坚闻悦绾之忠，恨不及见，拜其子为郎中。

苻坚听说了悦绾的忠诚，只遗憾没能见到他，授予他的儿子郎中职务。

坚以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邺，进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评第中之物赐之。赐杨安爵博平县侯；以邓羌为使持节、征虏将军、安定太守，赐爵真定郡侯；郭庆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镇蓟，赐爵襄城侯。其余将士封赏各有差。

苻坚任命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守邺城，进升爵位为清河郡侯，将慕容评宅第中的东西全都赐给了他。赐封杨安博平县侯爵位。任命邓羌为使持节、征虏将军、定安太守，赐封真定郡侯爵位。任命郭庆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镇宁蓟城，赐封襄城侯爵位。对其余将士的赐封奖赏各有等差。

坚以京兆韦钟为魏郡太守，彭豹为阳平太守；其余州县牧、守、令、长，皆因旧以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绍为散骑侍郎，使与散骑侍郎京兆韦儒俱为绣衣使者，循行关东州郡，观省风俗，劝课农桑，振恤穷困，收葬死亡，旌显节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变除之。

苻坚任命京兆人韦钟为魏郡太守，彭豹为阳平太守，其余州县的牧、守、令、长，全都根据过去的人选加以任命。任命前燕的常山太守申绍为散骑侍郎，让他和散骑侍郎京兆人韦儒一起作为绣衣使者，巡视关东州郡，观察风俗民情，劝勉农耕蚕桑，赈济抚恤贫困，收敛安葬死者，表彰节义行为，前燕的政令有不利于百姓的，全都加以修改、废除。

十二月，秦王坚迁慕容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

十二月，前秦王苻坚把慕容以及前燕的王后、妃嫔、王公、百官连同四万多户鲜卑人，一起迁移到了长安。

王猛表留梁琛为主簿，领记室督。他日，猛与僚属宴，语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长安，专美本朝；乐君但言桓温军盛；郝君微说国弊。"参军冯诞曰："今三子皆为国臣，敢问取臣之道何选？"猛曰："郝君知几为先。"诞曰："然则明公赏丁公而诛季布也。"猛大笑。

王猛上表请求留下梁琛任主簿，兼记室督。有一天，王猛和僚属聚宴，说到了燕朝的使者，王猛说："人心不同。过去梁琛到了长安，专门美化自己的朝廷；乐嵩只说桓温的军队强盛；郝晷暗地里说到了国家的弊端。"参军冯诞说："如今这三人全都成了前秦的国臣，敢问您任用臣下的策略，应该优先考虑谁？"王猛说："郝晷能洞察隐微的征兆，应该优先。"冯诞说："然而汉高祖刘邦却奖赏丁公而要诛杀季布。"王猛大笑。

秦王坚自邺如枋头，宴父老，改枋头曰永昌，复之终世。甲寅，至长安，封慕容为新兴侯；以燕故臣慕容评为给事中，皇甫真为奉车都尉，李洪为驸马都尉，皆奉朝请；李为尚书，封衡为尚书郎，慕容德为张掖太守，燕国平睿为宣威将军，悉罗腾为三署郎；其余封署各有差。衡，裕之子也。

前秦王苻坚从邺城到枋头，宴请父老，把枋头改称永昌，终世免除该地的赋税劳役。甲寅（十四日），苻坚抵达长安，封慕容为新兴侯，任命前燕旧臣慕容评为给事中，皇甫真为奉车都尉，李洪为驸马都尉，全都给予他们在春、秋朝见天子的资格。任命李为尚书，封衡为尚书郎，慕容德为张掖太守，燕国人平睿为宣威将军，悉罗腾为三署郎。对其他人的赐封任命各有等差。封衡是封裕的儿子。

燕故太史黄泓叹曰："燕必中兴，其在吴王乎！恨吾老，不及见耳！"汲郡赵秋曰："天道在燕，不及十五年，秦必复为燕有。"

前燕过去的太史黄泓叹息道："燕朝一定能中兴，大概是在吴王慕容垂了！遗憾的是我已年老，来不及看到了！"汲郡人赵秋说："天道在燕，用不了十五年，秦国必定又为燕国所有。"

慕容桓之子凤，年十一，阴有复雠之志，鲜卑、丁零有气干者皆倾身与之交结。权翼见而谓之曰："儿方以才望自显，勿效尔父不识天命！"凤厉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节；君侯之言，岂奖劝将来之义乎！"翼改容谢之，言于秦王坚曰："慕容凤慷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终不为人用耳。"

慕容桓的儿子慕容凤，年龄十一，暗中怀有复仇之志，鲜卑、丁零有才干的人全都俯身与他结交。权翼见到后对慕容凤说："小儿正以才能名望自我显露，不要效法你父亲不识天命！"慕容凤脸色严厉地说："先父想建立忠诚而没能遂愿，这是作为人臣的节操；你所说的话，难道是奖掖后辈的意思吗！"权翼脸色一变称谢离开，向前秦王苻坚进言说："慕容凤慷慨而有才能与气度，只是豺狼之子不可驯服，恐怕最终也不会被人所用。"

[16]秦省雍州。

[16]前秦取消了雍州建制。

[17]是岁，仇池公杨世卒，子纂立，始与秦绝。叔父武都太守统与之争国，起兵相攻。

[17]这一年，仇池公杨世去世，儿子杨纂继位，开始与前秦绝交。杨纂的叔父武都太守杨统与杨纂争夺封国，互相起兵攻打。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零三卷

晋纪二十五 太宗简文皇帝咸安元年（辛未、371）

晋纪二十五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辛未，公元371年）

[1]春，正月，袁瑾、朱辅求救于秦，秦王坚以瑾为扬州刺史，辅为交州刺史，遣武卫将军武都王鉴、前将军张蚝帅步骑二万救之。大司马温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顿太守桓石虔等击鉴、蚝于石桥，大破之，秦兵退屯慎城。伊，宣之子也。丁亥，温拔寿春，擒瑾及辅，并其宗族送建康，斩之。

[1]春季，正月，袁瑾、朱辅向前秦求救，前秦王苻坚任命袁瑾为扬州刺史，朱辅为交州刺史，派武卫将军武都人王鉴、前将军张蚝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前去救援。大司马桓温派淮南太守桓伊、南顿太守桓石虔等在石桥迎击王鉴、张蚝，把他们打得大败，前秦的军队后退驻扎在慎城。桓伊是桓宣的儿子。丁亥（十七日），桓温攻下了寿春，擒获了袁瑾及朱辅，连同他们的宗族亲属一起送往建康，杀掉了他们。

[2]秦王坚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处乌桓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渑池。诸因乱流移，欲还旧业者，悉听之。

[2]前秦王苻坚迁徙关东豪杰及杂夷部族十五万户到关中地区，把乌桓人安置在冯翊、北地，把丁零人翟斌的部族安置在新安、渑池。众多因战乱而流离失所，如今想重归故里恢复旧业的人，全部听任他们自己的安排。

[3]二月，秦以魏郡太守韦钟为青州刺史，中垒将军梁成为兖州刺史，射声校尉徐成为并州刺史，武卫将军王鉴为豫州刺史，左将军彭越为徐州刺史，太尉司马皇甫覆为荆州刺史，屯骑校尉天水姜宇为凉州刺史，扶风内史王统为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县侯雅为使持节、都督秦·晋·凉·雍州诸军事、秦州牧，吏部尚书杨安为使持节、都督益·梁州诸军事、梁州刺史。复置雍州，治蒲阪；以长乐公丕为使持节、征东大将军、雍州刺史。成，平老之子；统，擢之子也。坚以关东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简召英俊，补六州守令，授讫，言台除正。

[3]二月，前秦任命魏郡太守韦钟为青州刺史，中垒将军梁成为兖州刺史，射声校尉徐成为并州刺史，武卫将军王鉴为豫州刺史，左将军彭越为徐州刺史，太尉司马皇甫覆为荆州刺史，屯骑校尉天水人姜宇为凉州刺史，扶风内史王统为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县侯苻雅为使持节，都督秦、晋、凉、雍各州诸军事，秦州牧，吏部尚书杨安为使持节，都督益、梁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重新设置雍州，治所为蒲阪，任命长乐公苻丕为使持节、征东大将军、雍州刺史。梁成是梁平老的儿子；王统是王擢的儿子。苻坚认为关东刚刚平定，郡守县令应该有合适的人选，于是就命令王猛根据具体情况选拔征召英俊杰出之士，充实六州的郡守县令，授官以后，上报朝廷正式任命。

[4]三月，壬辰，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卒。

[4]三月，壬辰（二十三日），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去世。

[5]秦后将军金城俱难攻兰陵太守张闵子于桃山，大司马温遣兵击却之。

[5]前秦后将军金城人俱难在桃山攻打兰陵太守张闵的儿子，大司马桓温派兵击退了他。

[6]秦西县侯雅、杨安、王统、徐成及羽林左监朱肜、扬武将军姚苌帅步骑七万伐仇池公杨纂。

[6]前秦西县侯苻雅、杨安、王统、徐成以及羽林左监朱肜、扬武将军姚苌率领步、骑兵七万人讨伐仇池公杨纂。

[7]代将长孙斤谋弑代王什翼犍，世子格之，伤胁，遂执斤，杀之。

[7]代国将领长孙斤图谋杀掉代王拓跋什翼犍，世子拓跋攻打他，伤了两肋，但终于擒获了长孙斤，把他杀掉了。

[8]夏，四月，戊午，大赦。

[8]夏季，四月，戊午（二十日），东晋实行大赦。

[9]秦兵至鹫峡；杨纂帅众五万拒之。梁州刺史弘农杨亮遣护郭宝、卜靖帅千余骑助纂，与秦兵战于峡中；纂兵大败，死者什三、四，宝等亦没，纂收散兵遁还。西县侯雅进攻仇池，杨统帅武都之众降秦。纂惧，面缚出降，雅送纂于长安。以统为南秦州刺史；加杨安都督南秦州诸军事，镇仇池。

[9]前秦的军队抵达鹫峡，杨纂率领五万兵众抵御他们。梁州刺史弘农人杨亮派督护郭宝、卜靖率领一千多骑兵帮助杨纂，与前秦的军队在峡中交战，杨纂的军队大败，十之三四的人死亡，郭宝等人也战死，杨纂收罗了逃散的兵众逃了回去。西县侯苻雅进军攻打仇池，杨统率领武都的民众投降了前秦。杨纂十分害怕，两手反绑于身后出来投降，苻雅把他送到了长安。任命杨统为南秦州刺史，让杨安担任都督南秦州诸军事，镇守仇池。

王猛之破张天锡于罕也，获其将敦煌阴据及甲士五千人。秦王坚既克杨纂，遣据帅其甲士还凉州，使著作郎梁殊、阎负送之，因命王猛为书谕天锡曰："昔贵先公称藩刘、石者，惟审于强弱也。今论凉土之力，则损于往时；语大秦之德，则非二赵之匹；而将军翻然自绝，无乃非宗庙之福也欤！以秦之威，旁振无外，可以回弱水使东流，返江、河使西注，关东既平，将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刘表谓汉南可保，将军谓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龟不远，宜深算妙虑，自求多福，无使六世之业一旦而坠地也！"天锡大惧，遣使谢罪称藩。坚拜天锡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西平公。

王猛在罕攻破张天锡的时候，俘获了他的将领敦煌人阴据及披甲士兵五千人。前秦王苻坚平定了杨纂以后，派阴据率领他的披甲士兵返回凉州，让著作郎梁殊、阎负去送他们，顺便命令王猛写信告诉张天锡说："过去你的先公向刘曜、石勒称藩的原因，只是考虑了力量的强弱。如今要论凉国的力量，则不如过去；要说大秦的德威，也不是二赵所能匹敌，而将军却反而与秦国绝交，这恐怕不是祖先的福份吧！以秦国的威力，只要一动作就没有谁能够阻挡，可以让弱水掉头东流，让长江、黄河回流西向，关东既已平定，就将移师黄河以西，恐怕不是你六郡的士人百姓所能抵抗的。刘表说汉水以南可以自保，将军说黄河以西可以保全，凶吉祸福全都系于你身上，可以借鉴的往事并不遥远，你应该深思熟虑，自己多谋求一点福份，不要让六代人经营的大业毁于一旦！"张天锡十分害怕，派使者向前秦谢罪称藩。苻坚授予张天锡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西平公。

吐谷浑王辟奚闻杨纂败，五月，遣使献马千匹、金银五百斤于秦。秦以辟奚为安远将军、川侯。辟奚，叶延之子也，好学，仁厚无威断，三弟专恣，国人患之。长史钟恶地，西羌豪也，谓司马乞宿云曰：“三弟纵横，势出王右，几亡国矣。吾二人位为元辅，岂得坐而视之！诘朝月望，文武并会，吾将讨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转目一顾，立可擒也。”宿云请先白王，恶地曰：“王仁而无断，白之必不从；万一事泄，吾属无类矣。事已出口，保可中变！”遂于坐收三弟，杀之。辟奚惊怖，自投床下，恶地、宿云趋而扶之曰：“臣昨梦先王敕臣云：‘三弟将为逆，不可不讨。’故诛之耳。”辟奚由是发病恍惚，命世子视连曰：“吾祸及同生，何以见之于地下！国事大小，任汝治之，吾余年残命，寄食而已。”遂以忧卒。

吐谷浑王辟奚听说杨纂失败，五月，派使者向前秦进献一千匹马、五百斤金银。前秦任命辟奚为安远将军、川侯。辟奚是叶延的儿子，好学，待人仁慈宽厚，但缺乏威严决断，他的三个弟弟专权放纵，国人对他们都很厌恨。长史钟恶地，是西羌族中有势力的人，他对司马乞宿云说：“辟奚的三个弟弟横行无忌，权势高出了君王，快要亡国了。我们二人位居辅臣之首，岂能坐而视之！明天早晨日月相望，文官武将都要会集，我将要在那里讨伐他。国王周围全都是我们羌族子弟，只要我一使眼色，马上就可以擒获他。”乞宿云请求先告诉国王，钟恶地说：“国王仁慈而优柔寡断，告诉他一定不会同意，万一事情败露，我们就要被斩尽杀绝。事情已经说出来了，怎么能中途改变！”于是钟恶地按计划在座位上拘捕了辟奚的三个弟弟，把他们杀掉了。辟奚惊慌恐怖，躲到了床下，钟恶地、乞宿云上前扶起他说：“臣昨晚梦见先王敕令臣说：‘你的三个弟弟将要干叛逆之事，不能不讨伐他们。’所以才把他们杀掉了。”辟奚因此得了病，神志不清，他告诉世子视连说：“我祸及亲生弟弟，怎么能在地下与他们相见？国家的大小事情，听凭你去治理，我的余年残命，依附于你而已。”于是辟奚因忧郁而死亡。

视连立，不饮酒游畋者七年，军国之事，委之将佐。钟恶地谏，以为人主当自娱乐，建威布德。视连泣曰：“孤自先世以来，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爱之不终，悲愤而亡。孤虽纂业，尸存而已，声色游娱，岂所安也！威德之建，当付之将来耳。”

视连继立，七年拒绝饮酒游猎，军队国家的事务，全都委托给将领、辅臣们处理。钟恶地劝他，认为人主应当自己欢娱行乐，建立威势，传布道德。视连哭泣着说：“我家从祖上以来，以仁孝忠恕相承续。先王念及友善仁爱没有贯彻到底，悲愤而死。我虽然继承王位，不过是空占着位置而已，岂敢安于声色娱乐！威势和道德的建立，只好交给后人吧！”

[10]代世子病伤而卒。

[10]代国的世子拓跋因伤势恶化而死亡。

[11]秋，七月，秦王坚如洛阳。

[11]秋季，七月，前秦王苻坚到洛阳。

[12]代世子娶东部大人贺野干之女，有遗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为之赦境内，名曰涉圭。

[12]代国世子拓跋娶东部大人贺野干的女儿为妻，他死时妻子怀有身孕，甲戌（初七），生下一个儿子，代王拓跋什翼犍为此在境内实行大赦，给他起名叫涉圭。

[13]大司马温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八月，以宁州刺史周仲孙监益、梁二州诸军事，领益州刺史。仲孙，光之子也。

[13]大司马桓温考虑到梁州、益州多有寇贼，周氏则世代都有显赫的名声，八月，任命宁州刺史周仲孙监益、梁二州诸军事，兼任益州刺史。周仲孙是周光的儿子。

[14]秦以光禄勋李俨为河州刺史，镇武始。

[14]前秦任命光禄勋李俨为河州刺史，镇守武始。

[15]王猛以潞川之功，请以邓羌为司隶。秦王坚下诏曰：“司隶校尉，董牧皇畿，吏责甚重，非所以优礼名将。光武不以吏事处功臣，实贵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荡扬、越，羌之任也，司隶何足以婴之！其进号镇军将军，位特进。”

[15]王猛依据洛川的战功，请求任命邓羌为司隶校尉。前秦王苻坚下达诏令说：“司隶校尉负责督察京城周围的地区，职责重大，不能用来优待名将。汉光武帝不以政务官职赏赐功臣，实际上是更看重他们。邓羌有廉颇、李牧那样的才能，朕准备将征伐的事情交给他，在

北方平定匈奴，在南方扫除扬、越，这才是邓羌的重任，司隶校尉怎么值得交给他呢！进升他的封号为镇军将军，赐位特进。”

[16]九月，秦王坚还长安。归安元侯李俨卒于上、坚复以俨子辩为河州刺史。

[16]九月，前秦王苻坚返回长安。归安元侯李俨在上去世，苻坚又任命李俨的儿子李辩为河州刺史。

[17]冬，十月，秦王坚如邺，猎于西山，旬余忘返。伶人王洛叩马谏曰：“陛下群生所系，今久猎不归，一旦患生不虞，柰太后、天下何！”坚为之罢猎还宫。王猛因进言曰：“畋猎诚非急务，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坚赐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复猎。

[17]冬季，十月，前秦王苻坚到邺城，在西山打猎，竟然十多天还留连忘返。乐官王洛勒住马劝谏说：“陛下为百姓所依托，如今久猎不归，一旦出现不测之患，让太后、天下人怎么办呢！”苻坚因此停止打猎回到了王宫。王猛接着进言说：“打猎确实不是当务之急，王洛的话，不可忘记。”苻坚赏赐王洛一百匹帛，授官箴左右，从此就不再打猎了。

[18]大司马温，恃其材略位望，阴蓄不臣之志，尝抚枕叹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术士杜炅能知人贵贱，温问炅以禄位所至。炅曰：“明公勋格宇宙，位极人臣。”温不悦。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时望，还受九锡。及枋头之败，威名顿挫。既克寿春，谓参军郗超曰：“足以雪枋头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谓温曰：“明公都无所虑乎？”温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当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败于大举，不建不世之勋，不足以镇惬民望！”温曰：“然则柰何？”超曰：“明公不为伊、霍之举者，无以立大威权，镇压四海。”温素有心，深以为然，遂与之定议。以帝素谨无过，而床第易诬，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将建储立王，倾移皇基。”密播此言于民间，时人莫能审其虚实。

[18]大司马桓温，倚仗他的才能与地位、声望，暗中怀有背叛皇帝的心志，曾经抚枕慨叹道：“男子汉不能流芳百世，也应当遗臭万年！”方术之士杜炅，能预测人的贵贱，桓温问他自己的官位能到什地步。杜炅说：“明公的功勋举世无双，官位能到大臣的顶峰。”桓温听

后不高兴。桓温想先在河朔建立战功，以此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声望，回来后接受加九锡的礼遇。等到在枋头失败，他的威赫名声陷于困顿，受到挫折。攻克寿春以后，桓温对参军郗超说：“这足以雪枋头的耻辱了吧？”郗超说：“没有。”过了许久，郗超到桓温的住所留宿，半夜时分对桓温说：“明公在这里没有考虑什么吗？”桓温说：“你想有话对我说吗？”郗超说：“明公承担着天下的重任，如今以六十高龄，却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中失败，如果不建立非常的功勋，就不足以镇服、满足百姓的愿望！”桓温说：“那么该怎么办呢？”郗超说：“明公不干伊尹放逐太甲、霍光废黜昌邑王那样的事情，就无法建立大的威势与权力，镇压四海。”桓温历来怀有此心，对郗超所说的深以为然，于是就和他商定计议。考虑到海西公平素谨慎小心，没有什么过错，而利用床第之事则容易对他进行诬陷，于是就说：“皇上早就患有阳痿，宠臣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与服侍起居床第之事，与田氏、孟氏两位美人生下了三个儿子，将要设立太子赐封王位，转移皇上的基业。”并将这话密秘地传播到民间，当时的人们都无法辨别真假。

十一月，癸卯，温自广陵将还姑孰，屯于白石。丁未，诣建康，讽褚太后，请废帝立丞相会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烧香，内侍启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户视奏数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笔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

十一月，癸卯（初九），桓温准备从广陵返回姑孰，驻扎在白石。丁未（十三日），抵达建康，含蓄地劝说褚太后，请求废黜废帝司马奕，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同时还草拟了诏令进呈给褚太后。太后正在佛室烧香，内侍报告说：“外边有紧急奏章。”褚太后出来，倚着门看奏章，刚看了几行字就说：“我自己本来就怀疑是这样！”看了一半，就停下来了，向内侍要来笔加上了这样的话：“我不幸遭受了这样的种种忧患，想到死去的和活着的，心如刀绞！”

己酉，温集百官于朝堂。废立既旷代所无，莫有识其故典者，百官震栗。温亦色动，不知所为。尚书左仆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谓温曰：“公阿衡皇家，当倚傍先代。”乃命取《汉书霍光传》，礼度仪制，定于须臾。彪之朝服当阶，神彩毅然，曾无惧容，文武仪准，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于是宣太后令，废帝为东海王，以丞相、录

尚书事、会稽王昱统承皇极。百官入太极前殿，温使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收帝玺绶。帝著白单衣，步下西堂，乘犊车出神虎门，群臣拜辞，莫不欷。侍御史、殿中监将兵百人卫送东海第。温帅百官具乘舆法驾，迎会稽王于会稽邸。王于朝堂变服，著平巾帻、单衣，东向流涕，拜受玺绶，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温出次中堂，分兵屯卫。温有足疾，诏乘舆入殿。温撰辞，欲陈述废立本意，帝引见，便泣下数十行，温兢惧，竟不能一言而出。

己酉（十五日），桓温把百官召集到朝堂。废立皇帝既然是历代所没有过的事情，所以没有人知道过去的典则，百官们都震惊恐惧。桓温也神色紧张，不知该怎么办。尚书左仆射王彪之知道事情不能半途而废，就对桓温说："您废立皇帝，应当效法前代的成规。"于是就命令取来《汉书·霍光传》，礼节仪制很快就决定了。王彪之身穿朝服面对朝廷，神情沉着，毫无惧色，文武仪规典则，全都由他决定，朝廷百官因此而服了他。于是就宣布太后的诏令，废黜废帝司马奕为东海王，以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司马昱继承皇位。百官进入太极前殿，桓温让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收取了废帝的印玺绶带。司马奕戴着白色便帽，身穿大臣的仅次于朝服的盛装，走下西堂，乘着牛车出了神虎门，群臣叩拜辞别，没有谁不哽咽。侍御史、殿中监带领一百多名卫兵把他护送到东海王的宅第。桓温率领百官准备好皇帝的车乘，到会稽王的官邸去迎接会稽王司马昱。会稽王在朝堂更换了服装，戴着平顶的头巾，穿着单衣，面朝东方流涕，叩拜接受了印玺绶带。这天，会稽王司马昱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咸安。桓温临时住在中堂，分派兵力屯驻守卫。桓温的脚有毛病，简文帝诏令可以让他乘车进入殿堂。桓温事先准备好辞章，想陈述他黜废司马奕的本意，简文帝引见，一见他便流下了眼泪，但桓温战战兢兢，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话。

太宰武陵王，好习武事，为温所忌，欲废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亲尊，未有显罪，不可以猜嫌之间便相废徙。公建立圣明，当崇奖王室，与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详！"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复言！"乙卯，温表"聚纳轻剽，息综矜忍；袁真叛逆，事相连染。顷日猜惧，将成乱阶。请免官，以王归藩。"从之，并免其世子

综、梁王等官。温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帅所领宿卫殿中。安之，虎生之弟也。

太宰武陵王司马，喜好习武练兵，被桓温所忌恨，想废黜他，就把此事告诉了王彪之。王彪之说：“武陵王是皇室的亲族尊者，没有明显的罪过，不能因为猜忌随便废黜他。您要建立贤明的君主，应当尊崇辅佐王室，与伊尹、周公具有同样的美德。这件大事，应该再仔细考虑！”桓温说：“这已经是我决定了的事情，你不要再说了！”乙卯（二十一日），桓温进上表章：“司马收罗招纳轻浮之士，儿子司马综自负残忍。袁真叛逆，事情与他有牵连。近来他猜疑恐惧，将会成为祸乱的缘由。请求免除司马的官职，让他以王的身份返回藩地。”简文帝同意了。同时还免除了司马的世子司马综、梁王司马等人的官职。桓温让魏郡太守毛安之率领所统领的军队宿卫皇宫。毛安之是毛虎生的弟弟。

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

庚戌（十六日），尊奉褚太后为崇德太后。

初，殷浩卒，大司马温使人赍书吊之。浩子涓不答，亦不诣温，而与武陵王游。广州刺史庾蕴，希之弟也，素与温有隙。温恶殷、庾宗强，欲去之。辛亥，使其弟秘逼新蔡王晃诣西堂叩头自列，称与及子综、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刘强、散骑常侍庚庚庾等谋反；帝对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蕴之弟也。癸丑，温杀东海王三子及其母。甲寅，御史中丞谯王恬承温旨，请依律诛武陵王。诏曰：“悲惋惶怛，非所忍闻，况言之哉！其更详议！”恬，之孙也。乙卯，温重表固请诛，词甚酷切。帝乃赐温手诏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乃奏废及其三子，家属皆徙新安郡。丙辰，免新蔡王晃为庶人，徙衡阳，殷涓、庾倩、曹秀、刘强、庾柔皆族诛，庾蕴饮鸩死。蕴兄东阳太守友子妇，桓豁之女也，故温特赦之。庾希闻难，与弟会稽参军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泽中。

当初，殷浩去世的时候，大司马桓温派人送信吊唁他。殷浩的儿子殷涓没有答复，也没有到桓温那里去，而是与武陵王司马游玩。广州刺史庚庾蕴，是庾希的弟弟，一直和桓温有隔阂。桓温厌恨殷涓、庾蕴宗族的强大，想要灭掉他们。辛亥（十七日），桓温派他的弟弟桓

秘逼迫新蔡王司马晃到西堂去叩头自述，称与司马及他的儿子司马综、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刘强、散骑常侍庾柔等阴谋反叛。简文帝面对他流下了眼泪，桓温把他们全都抓起来送交廷尉。庾倩、庾柔，都是庾蕴的弟弟。癸丑（十九日），桓温杀掉了东海王司马奕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甲寅（二十日），御史中丞谯王司马恬禀承桓温的旨意，请求依据法律。简文帝下达诏令说："悲痛惋惜，惊恐不安，不忍心耳闻，何况是诉说呢！再仔细商议吧！"司马恬是司马的孙子。乙卯（二十一日），桓温再次进上表章，坚持请求杀掉司马，言词非常激烈恳切。简文帝于是就亲手写下诏令赐予桓温说："如果晋王朝的神灵悠长，你就不必请示，尊奉执行以前的诏令；如果晋王朝的大运已去，我就请求避让贤人晋升之路。"桓温看了以后，惊慌失色，汗流满面，于是就奏请黜废司马及他的三个儿子，将其家人全都迁徙到新安郡。丙辰（二十二日），黜免新蔡王司马晃为庶人，将他迁徙到衡阳，殷涓、庾倩、曹秀、刘强、庾柔全都被满门诛杀，庾蕴服毒而死。庾蕴的哥哥东阳太守庾友的儿媳，是桓豁的女儿，所以桓温特别地赦免了她。庾希听说了这桩灾难，与弟弟会稽参军庾邈及儿子庾攸之逃到了海陵的湖泽中。

温既诛殷、庾，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温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

桓温诛杀了殷、庾等人以后，威势显赫至极，侍中谢安看见桓温，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叩拜。桓温吃惊地说："谢安，你为什么要这样呢？"谢安说："没有君主叩拜于前，臣下拱手还礼于后的。"

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

戊午（二十四日），东晋实行大赦，为文武官员增加品位二等。

己未，温如白石，上书求归姑孰。庚申，诏进温丞相，大司马如故，留京师辅政；温固辞，乃请还镇。辛酉，温自白石还姑孰。

己未（二十五日），桓温到白石，上书请求返归姑孰。庚申（二十六日），简文帝下达诏令，进升桓温为丞相，大司马职位则仍旧，留在京师辅佐朝政。桓温固执地辞让，还请求回到镇所。辛酉（二十七日），桓温从白石返回姑孰。

秦王坚闻温废立，谓群臣曰："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不能思愆自贬以谢百姓，方更废君以自说，六十之叟，举动如此，将何以自容

于四海乎！谚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其桓温之谓矣。”

前秦王苻坚听说了桓温废立皇帝的事情，对群臣们说：“桓温先在灞上失败，后又在枋头失败，不能反思过错自我贬责以向百姓谢罪，反而还废黜君主以自我解说，六十岁的老叟，举动如此，将怎样自容于天下呢！民谚曰：‘对妻子愤怒就向父亲耍脸色’，大概说得就是桓温吧。”

[19]秦车骑大将军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秦王坚，请改授亲贤；及府选便宜，辄已停寝，别乞一州自效。坚报曰：“朕之于卿，义则君臣，亲逾骨肉，虽复桓、昭之有管、乐，玄德之有孔明，自谓逾之。夫人主劳于求才，逸于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则朕无东顾之忧，非所以为优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难，苟任非其人，患生虑表，岂独朕之忧，亦卿之责也，故虚位台鼎而以分陕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铨补；俟东方化洽，当衮衣西归。”仍遣侍中梁谠诣邺谕旨，猛乃视事如故。

[19]前秦车骑大将军王猛，考虑到都督六州的责任重大，向前秦王苻坚进言，请求将此重任改授给亲近而又贤明的人。还有受命相机选拔六州郡县官吏的工作，也已经停止了，王猛请求自己去镇守一州以效力。苻坚回复王猛说：“朕和你的关系，从道义上讲是君臣，从亲情上讲则胜过骨肉，虽然这又像齐桓公、燕昭王拥有管仲、乐毅，刘备拥有孔明，但我认为要超过他们。人主寻求有才能的人时辛劳费力，得到人才就省力放心了。既然把六州委托给你，那么朕就解除了东顾之忧，不是以此来对你表示优待尊崇，而是朕自己寻求消闲安逸。打江山不易，坐江山也难，假如任非其人，祸患出现于我们预料之外，岂止仅是朕的忧患，也是你的责任，所以宁肯让三公的职位空虚也要首先分职陕东。你不了解朕的心愿，有违朕本来的期望。刚刚建立的政权急需人才，应该尽快选拔充实官吏，等到东方教化融洽以后，理当让你身着上公礼服西返。”苻坚于是派侍中梁谠到邺城去传达诏令，王猛也就像从前一样地处理政事。

[20]十二月，大司马温奏：“废放之人，屏之以远，不可以临黎元。东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筑第吴郡。”太后诏曰：“使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温又奏：“可封海西县侯。”庚寅，封海西县公。

[20]十二月，大司马桓温上奏章说：“废黜放逐之人，应该把他屏弃到遥远的地方，不能让他接近黎民百姓。对东海王司马奕，应该按照过去废黜昌邑王的办法，让他到吴郡居住。”太后下达诏令说：“让东海王成为庶人，于心不忍，可以特别地封他为王。”桓温又上奏章说：“可以封他为海西县侯。”庚寅（二十六日），封司马奕为海西县公。

温威振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而已，常惧废黜。先是，荧惑守太微端门，逾月而海西废。辛卯，荧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恶之。中书侍郎超在直，帝谓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计，故当无复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恢经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乃超请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卫，愧叹之深，言何能谕！”因咏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美风仪，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尘满席，湛如也。虽神识恬畅，然无济世大略，谢安以为惠帝之流，但清淡差胜耳。

桓温威振朝廷内外，简文帝虽然身处至尊地位，实际上也仅仅是拱手沉默而已，常常害怕被废黜。此前，火星居于太微、南蕃之间，过了一个月，司马奕就被废黜。辛卯（二十七日），火星逆行进入太微星坦，简文帝对此很讨厌。中书侍郎郗超在宫中当班，简文帝对郗超说：“命运长短，本来就并不计较，所以应该不再出现前不久废黜皇帝那样的事情了吧？”郗超说：“大司马臣桓温，正在对内稳定国家，对外开拓江山，我愿用百余家口来保他，不会发生那种不正常的事变。”等到郗超急于要请假回去看望他父亲时，简文帝说：“告诉尊父，宗族国家之事，最终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我不能用道德去匡正守卫的缘故，惭愧慨叹之深，怎么能用语言来表达！”接着便吟诵了庾阐的诗，道：“志士为朝廷危险而痛心，忠臣为君主受辱而悲哀。”吟诵得潸然泪下，打湿了衣襟。简文帝风度仪表堂堂，言谈举止得体，用心于典籍，翻阅典籍常常弄得满席尘土，一派湛然自得的样子。他虽然神情恬淡，见识通达，但没有济世大略，谢安认为他是晋惠帝一类的人物，只是清淡方面比晋惠帝略胜一筹。

郗超以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谢安尝与左卫将军王坦之共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邪？”

郗超因为桓温的缘故，朝廷里的人都害怕事奉他。谢安曾经与左卫将军王坦之一起到郗超那里，太阳快落山了还没被召见，王坦之想离去，谢安说："你唯独不能为保全性命忍耐一会儿吗？"

[21]秦以河州刺史李辩领兴晋太守，还镇罕。徙凉州治金城。张天锡闻秦有兼并之志，大惧，立坛于姑臧西，刑三牲，帅其官属，遥与晋三公盟。遣从事中郎韩博奉表送盟文，并献书于大司马温，期以明年夏会于上。

[21]前秦任命河州刺史李辩兼任兴晋太守，回去镇守罕。将凉州的治所迁移到金城。张天锡听说前秦有兼并他的想法，十分害怕，便在姑臧城西设立祭坛，杀了牛、羊、猪三牲，率领他的官属们遥望东晋，与东晋的三公致意起誓结盟。派从事中郎韩博去奉献表章，送达盟约，同时还带信给大司马桓温，约定明年夏天在上盟会。

[22]是岁，秦益州刺史王统攻陇西鲜卑乞伏司繁于度坚山，司繁帅骑三万拒统于苑川。统潜袭度坚山，司繁部落五万余皆降于统；其众闻妻子已降秦，不战而溃。司繁无所归，亦诣统降。秦王坚以司繁为南单于，留之长安；以司繁从叔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

[22]这一年，前秦益州刺史王统在度坚山攻打陇西的鲜卑人乞伏司繁，乞伏司繁率领三万骑兵在苑川抵抗王统。王统偷袭了度坚山，乞伏司繁部落的五万多部众全都投降了王统，他的兵众们听说妻子儿女已经投降了前秦，不战而溃。乞伏司繁无处可走，也到王统那里投降了。前秦王苻坚任命乞伏司繁为南单于，把他留在长安。任命乞伏司繁的堂叔乞伏吐雷为勇士护军，去安抚其部众。

二年（壬申、372）

二年（壬申，公元372年）

[1]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旷为尚书左丞，征旷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国韩胤为尚书郎，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佐郎，郝略为清河相：皆关东士望，王猛所荐也。瑶，骛之子也。

[1]春季，二月，前秦任命清河人房旷为尚书左丞，征召房旷的哥哥房默以及清河人崔逞、燕国人韩胤为尚北郎，北平人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佐郎，郝略为清河相。这些人全都是关东享有声望的士人，由王猛所荐举的。阳瑶是阳骛的儿子。

冠军将军慕容垂言于秦王坚曰：“臣叔父评，燕之恶来辈也，不宜复污圣朝，顾陛下为燕戮之。”坚乃出评为范阳太守，燕之诸王悉补边郡。

冠军将军慕容垂对前秦王苻坚进言说：“臣的叔父慕容评，是燕国像商代的恶来一样的人，不应该让他再玷污圣朝，愿陛下为燕国杀掉他。”苻坚于是调动慕容评任范阳太守，前燕的诸王全都被任命为边境州郡的太守。

臣光曰：古之人，灭人之国而人悦，何哉？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评者，蔽君专政，忌贤疾功，愚暗贪虐以丧其国，国亡不死，逃遁见禽。秦王坚不以为诛首，又从而宠秩之，是爱一人而不爱一国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于人而人莫之恩，尽诚于人而人莫之诚，卒于功名不遂，容身无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臣司马光曰：上古时候的人，有时他们的国家被灭了他们反而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替他们除掉祸害。那个慕容评，蒙蔽君主，专擅朝政，猜忌贤能，嫉恨功臣，愚顽昏暗，贪婪暴虐，最终丧失了他的国家。国家灭亡了，他本人还不死，逃亡躲避，终被擒获。秦王苻坚不把他杀掉，又对他放纵并给以宠爱，授以官秩，这是爱一个人而不爱一国人，肯定要丧失很多人心。所以对人施以恩惠而人们并不以恩相报，对人待以诚意而人们并不以诚相报，最终导致功名不成，无处容身，这是由于不得要领的缘故。

[2]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征大司马温入辅；温复辞。

[2]三月，戊午（二十五日），东晋朝廷派侍中王坦之征召大司马桓温入朝辅政，桓温又一次推辞了。

[3]秦王坚诏：“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

[3]前秦王苻坚下达诏令说：“关东的百姓有学问能够精通一经，才能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所在州县应按礼仪把他们送到官府。享受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吏，学问不能精通一经，才能没有一技之长的，罢官遣送，恢复普通百姓的身份。”

[4]夏，四月，徙海西公于吴县西柴里，敕吴国内史刁彝防卫，又遣御史顾允监察之。彝，协之子也。

[4]夏季，四月，将海西公司马奕迁徙到吴县的西柴里，敕令吴国内史刁彝负责防卫，又派御史顾允前去监察。刁彝是刁协的儿子。

[5]六月，癸酉，秦以王猛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特进、常侍、持节、将军、侯如故；阳平公融为使持节、都督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牧。

[5]六月，癸酉（十二日），前秦任命王猛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其特进、常侍、持节、将军、侯爵则仍旧保留。任命阳平公苻融为使持节、都督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牧。

[6]庾希、庾邈与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众夜入京口城，晋陵太守卞眈逾城奔曲阿。希诈称受海西公密旨诛大司马温。建康震扰，内外戒严，卞眈发诸县兵二千人击希，希败，闭城自守。温遣东海内史周少孙讨之。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亲党，皆斩之。眈，之子也。

[6]庾希、庾邈与过去的青州刺史武沈的儿子武遵聚集兵众，趁夜进入京口城，晋陵太守卞眈翻越出城逃奔到曲河。庾希诈称接受了海西公的秘密旨令，诛杀大司马桓温。建康城里震惊混乱，内外都严加戒备。卞眈派出各县的兵众二千人攻击庚希，庾希失败，紧闭城门自我固守。桓温派东海内史周少孙讨伐庚希。秋季，七月，壬辰（初一），攻下了京口城，擒获了庚希、庾邈以及他们的亲信同党，把他们全都杀掉了。卞眈是卞的儿子。

[7]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马温入辅，一日一夜发四诏；温辞不至。初，帝为会稽王，娶王述从妹为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疏躁无行，母子皆以幽废死。余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诸姬绝孕将十年，王使善相者视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视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织坊中，黑而长，宫人谓之"昆仑"相者惊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寝，生子昌明及道子。己未，立昌明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为琅邪王，领会稽国，以奉帝母郑太妃之祀。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

坦之改诏曰：“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

[7]甲寅（二十三日），简文帝身体不适，紧急征召大司马桓温入朝辅政，一天一夜接连发出四道诏令，桓温推辞不来。当初，简文帝为会稽王时，娶了王述的堂妹为妃，生下了长子司马道生及弟弟司马俞生。司马道生粗鲁急躁，品行不端，母子全都因此被囚禁废黜而死。其他三个儿子，司马郁、司马朱生、司马天流，全都早年夭折。众姬妾绝孕将近十年，会稽王让会相面的人来观察她们，会相面的人都说：“能生儿子的不是这些人。”会稽王又让相面的人去观察女仆女佣。有一个叫李陵容的，在纺织作坊里，长得又高又黑，宫女们都叫她“昆仑”。相面的人见到她后吃惊地说：“这就是会生儿子的人！”会稽王召她服侍起居，生下了儿子司马昌明及司马道子。己未（二十八日），立司马昌明为皇太子，这时，他已经十岁了。任命司马道子为琅邪王，兼领会稽国，以尊奉帝母郑太妃的祀位。简文帝下达遗诏：“大司马桓温依据周公的旧例，代理皇帝摄政。”又说：“对年轻的儿子，可以辅佐就辅佐，如果不能辅佐，君则自己取而代之。”侍中王坦之自己手持诏书进入宫中，在简文帝面前把诏书撕掉了。简文帝说：“天下，来自于意外的命运，你有什么不满意的！”王坦之说：“天下，是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怎么能独断专行！”于是简文帝就让王坦之修改了诏书，说：“宗族国家之事，一概听命于大司马桓温，就像诸葛亮、王导辅政时的做法一样。”这一天，简文帝驾崩。

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朝议

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暗，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事遂不行。

群臣疑惑不解，没敢确立嗣子。有人说：“应当让大司马桓温来处理。”尚书仆射王彪之脸色严厉地说：“天子驾崩，太子代立，大司马怎能有资格提出异议！如果事先当面向他询问，一定反而会被他责备。”于是经过朝臣讨论就决定了。太子即皇帝位，实行大赦。崇德太后发布命令，因为孝武帝年幼，加上他得居丧，命令桓温依据周公摄

政的旧例行事。命令已经公布，王彪之说："这是非常大事，大司马桓温一定会固执地辞让，从而导致政务停顿，耽误先帝陵墓的修筑，我不敢遵奉命令，谨将诏书密封归还。"于是事情也就没能实行。

温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当居摄。既不副所望，甚愤怨，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温疑王坦之、谢安所为，必衔之。诏谢安征温入辅；温又辞。

桓温希望简文帝临终前将皇位禅让给自己，不这样的话，也应当让他摄政。此后这个愿望没能实现，非常怨恨愤怒，给弟弟桓冲写信说："简文帝遗诏让我按诸葛亮、王导的旧例辅政。"桓温怀疑这事是王坦之、谢安干的，对他们怀恨在心。朝廷诏令谢安前去征召桓温入朝辅政，桓温又推辞了。

[8]八月，秦丞相猛至长安，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猛辞曰："元相之重，储傅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总督戎机，出纳帝命，文武两寄，巨细并关，以伊、吕、萧、邓之贤，尚不能兼，况臣猛之无似！"章三四上，秦王坚不许，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无可委者；卿之不得辞宰相，犹朕不得辞天下也。"

[8]八月，前秦丞相王猛抵达长安，又加任都督中外诸军事。王猛推辞说："丞相的重任，太傅的尊位，尚书令政务纷繁，司隶校尉责任重大，总领督察军务，上传下达皇帝的命令，文武职务集于一身，大小事务都要亲躬，以伊尹、吕望、萧何、邓禹那样的贤明，尚且不能兼备，何况臣王猛这样不肖呢！"表示辞让的表章进上了三四次，前秦王苻坚不同意，说："朕正在统一四海，除了你再没有人可以委以重任。你不能推辞宰相，就像朕不能推辞天下一样。"

猛为相，坚端拱于上，百官总己于下，军国内外之事，无不由之。猛刚明清肃，善恶著白，放黜尸素，显拔幽滞，劝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由是国富兵强，战无不克，秦国大治。坚敕太子宏及长乐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王猛为宰相，苻坚敛手无为于其上，百官统属其下，军队及国家内政外交事务，没有不经由他手的。王猛刚正贤明，清廉严肃，褒贬鲜明，放逐罢免尸位素餐者，提拔重用有才而不得志者，劝勉农耕桑蚕，训练军队，任用职官都符合他们的才能，刑罚一定依据罪恶。因

此国富兵强，战无不胜，秦国大治。苻坚敕令太子苻宏及长乐公苻丕等人说：“你们事奉王猛，要像事奉我一样。”

阳平公融在冀州，高选纲纪，以尚书郎房默、河间相申绍为台中别驾，清河崔宏为州从事，管记室。融年少，为政好新奇，贵苛察；申绍数规正，导以宽和，融虽敬之，未能尽从。后绍出为济北太这，融屡以过失闻，数致谴让，乃自恨不用绍言。

阳平公苻融在冀州，以严格的标准选择州府官吏，任命尚书郎房默、河间相申绍为治中别驾，清河人崔宏为州从事，掌管记室。苻融年轻，为政喜好新奇，推崇以苛刻烦琐的方式体现精明。申绍多次劝他改正，转向实行宽容和缓的政策，苻融虽然尊敬申绍，却未能完全听从他的意见。后来申绍调任济北太守，苻融屡屡因为犯有过错而失去声望，多次导致被谴责，这才自己悔恨没有听从申绍的话。

融尝坐擅起学舍为有司所纠，遣主簿李纂诣长安自理；纂忧惧，道卒。融问申绍：“谁可使者？”绍曰：“燕尚书郎高泰，清辩有胆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屡辟泰，泰不起，至是，融谓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复辞！”泰乃从命。至长安，猛见之，笑曰：“高子伯于今乃来，何其迟也！”泰曰：“罪人来就刑，何问迟速！”猛曰：“何谓也？”泰曰：“昔鲁僖公以泮宫发颂，刘宣王以稷下垂声，今阳平公开建学宫，追踪齐、鲁，未闻明诏褒美，乃更烦有司举劾。明公阿衡圣朝，惩劝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过也。”事遂得释。猛因叹曰：“高子伯岂阳平所宜吏乎！”言于秦王坚。坚召见，悦之，问以为治之本。对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坚曰：“可谓辞简而理博矣。”以为尚书郎；泰固请还州，坚许之。

苻融曾经因为擅自建造学舍而被官府纠劾，他派主簿李纂到长安去陈述理由。李纂担心害怕，半路上就死了。苻融问申绍：“还有谁可以派去？”申绍说：“燕国尚书郎高泰，清晰明辩，有胆有谋，可以派去。”此前丞相王猛及苻融多次征召高泰，高泰都不就任，到这时，苻融对高泰说：“君子救助别人的危急，你不能再推辞了！”高泰于是就听从了命令。到达长安后，王猛见到他笑着说：“高泰到今天才来，为什么这样迟呢！”高泰说：“犯了罪的人前来接受刑罚，还问什么迟早！”王猛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高泰说：“过去鲁僖公因为在泮

水建立学宫而被歌颂，齐宣王因为在稷下建立学宫而声名远扬，如今阳平公开辟建立学宫，追从齐、鲁，没有听说下达诏令加以褒奖，反而还烦请官府罗织罪名加以弹劾。明公辅佐圣朝，如此惩罚劝勉，下面的官吏到什么地方能逃避罪责呢！”王猛说：“这是我的过错。”事情于是就圆满解决。王猛因而感叹道：“高泰怎么能是阳平公可以当作属吏的呢！”他把这话告诉了前秦王苻坚。苻紧召见高泰，很喜欢他，向他询问治国的根本。高泰回答说：“治国之本在于获得人才，获得人才在于审慎选拔，审慎选拔在于调查真情，没有任官得到合适的人才而国家不能实现大治的。”苻坚说：“这话真可谓言辞简略而道理博深呀！”任命高泰为尚书郎。高泰固执地请求返回冀州，苻坚同意了。

[9]九月，追尊故会稽王妃王氏曰顺皇后，尊帝母李氏为淑妃。

[9]九月，东晋追尊过去的会稽王妃王氏为顺皇后，尊孝武帝的生母李氏为淑妃。

[10]冬，十月，丁卯，葬简文帝于高平陵。

[10]冬季，十月，丁卯（初八），东晋在高平陵安葬了简文帝。

[11]彭城妖人卢悚自称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余家。十一月，遣弟子许龙如吴，晨，到海西公门，称太后密诏，奉迎兴复；公初欲从之，纳保母谏而止。龙曰：“大事垂捷，焉用儿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宽宥，岂敢妄动！且太后有诏，便应官属来，何独使汝也？汝必为乱！”因叱左右缚之，龙惧而走。甲午，悚帅众三百人，晨攻广莫门，诈称海西公还，由云龙门突入殿庭，略取武库甲仗，门下吏士骇愕不知所为。游击将军毛安之闻难，帅众直入云龙门，手自奋击；左卫将军殷康，中领军桓秘入止车门，与安之并力讨诛之，并党与死者数百人。海西公深虑横祸，专饮酒，恣声色，有子不育，时人怜之。朝廷知其安于屈辱，故不复为虞。

[11]彭城妖人卢悚，自称是大道祭酒，效忠他的人有八百多家。十一月，卢悚派弟子许龙去到吴县，早晨，到了海西公司马奕门口，称太后下达秘密诏令，奉迎海西公复兴大业。海西公开始想听从他的话，后来采纳了抚养子女的保姆的劝告而没这样干。许龙说：“大事快要成功了，怎么能听儿童女人的话呢！”海西公说：“ 我获罪在此，有幸蒙受宽赦，岂敢轻举妄动！而且太后如有诏令，就应该让官属前来，为什么只派你来呢？你一定是要作乱！”接着就喝令左右的人把他

捆起来，许龙害怕了，转身逃走。甲午（初五），卢悚率领兵众三百人，在早晨攻打广莫门，诈称海西公回来了，从云龙门突入宫殿的庭院，夺取武器库中的盔甲兵杖，守卫云龙门的卫士十分惊骇，不知所措。游击将军毛安之听说发生了祸难，率领兵众直接开进云龙门，亲身奋力搏击；左卫将军殷康、中领军桓秘进入止车门，与毛安之一起讨伐斩杀他们，打死贼党数百名。海西公深深地担心横祸发生，专事饮酒，恣意音乐美色，有儿子也不养育，当时的人都很怜悯他。朝廷知道他安于屈辱，所以对他也就不再防备了。

[12]秦都督北蕃诸军事、镇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平老在镇十余年，鲜卑、匈奴惮而爱之。

[12]前秦都督北蕃诸军事、镇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去世。梁平老镇守朔方十多年，鲜卑、匈奴人对他既怕又爱。

[13]三吴大旱，人多饿死。

[13]三吴地区发生大旱，许多人都饿死了。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宁康元年（癸酉、373）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癸酉，公元373年）

[1]春，正月，己卯朔，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己卯朔（初一），东晋实行大赦，改换年号为宁康。

[2]二月，大司马温来朝；辛巳，诏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时，都下人情汹汹，或云欲诛王、谢，因移晋室。坦之甚惧，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决于此行。”温既至，百官拜于道侧。温大陈兵卫，延见朝士；有位望者皆战失色；坦之汗汁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遂命左右撤之，与安笑语移日。郗超常为温谋主，安与坦之见温，温使超卧帐中听其言。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时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与坦之尽忠辅卫，卒安晋室。

[2]二月，大司马桓温来晋见孝武帝。辛巳（二十四日），孝武帝诏令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到新亭迎接。这时，都城里人心浮

动，有人说桓温要杀掉王坦之、谢安，接着晋王室的天下就要转落他人之手。王坦之非常害怕，谢安

则神色不变，说："晋朝国运的存亡，取决于此行。"桓温抵达朝廷以后，百官夹道叩拜。桓温部署重兵守卫，接待会见朝廷百官，有地位名望的人全都惊慌失色。王坦之汗流浃背，连手版都拿倒了。谢安从容就座，坐定以后，对桓温说："谢安听说诸侯有道，守卫在四邻，明公哪里用得着在墙壁后面安置人呀！"桓温笑着说："正是由于不能不这样做。"于是就命令左右的人让他们撤走，与谢安笑谈良久。郗超经常作为桓温的主谋，谢安和王坦之去见桓温，桓温让郗超藏在帐子中听他们谈话。风吹开了帐子，谢安笑着说："郗超可谓入帐之宾。"当时天子年幼力弱，外边又有强臣，谢安与王坦之竭尽忠诚辅佐护卫，最终使晋王室得以安稳。

温治卢悚入宫事，收尚书陆始付廷尉，免桓秘官，连坐者甚众；迁毛安之为左卫将军。桓秘由是怨温。

桓温处理卢悚攻入宫廷的事件，拘捕了尚书陆始，并送交廷尉处置，罢免了桓秘的官职，株连坐罪的人很多。提升毛安之为左卫将军。桓秘从此开始怨恨桓温。

三月，温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还姑孰。

三月，桓温生病，在建康停留了十四天，甲午（初七），返回姑孰。

[3]夏，代王什翼犍使燕凤入贡于秦。

[3]夏季，代王拓跋什翼犍让燕凤去向前秦进献贡奉。

[4]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温薨。

[4]秋季，七月，己亥（十四日），南郡宣武公桓温去世。

初，温疾笃，讽朝廷求九锡，屡使人趣之。谢安、王坦之故缓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叹其文辞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谢安见其草，辄改之，由是历旬不就。宏密谋于彪之，彪之曰："闻彼病日增，亦当不复支久，自可更小迟回。"

当初，桓温病重的时候，暗示朝廷给他以加九锡的礼遇，多次派人去催促。谢安、王垣之故意拖延此事，让袁宏草拟诏令。袁宏草拟完以后让王彪之审阅，王彪之赞叹他文辞的优美，接着说：" 你本来是

杰出的人才，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让别人看呢！”谢安见到了袁宏写的草稿，就对其加以修改，因此前后十多天也没有最后定稿。袁宏暗地里和王彪之商量，王彪之说：“听说桓温的病情日益严重，应该不会再支持多久了，自然可以再稍微晚一点回复。”

温弟江州刺史冲，问温以谢安、王坦之所任，温曰：“渠等不为汝所处分。”其意以为，己存，彼必不敢立异，死则非冲所制；若害之，无益于冲，更失时望故也。

桓温的弟弟江州刺史桓冲，向桓温询问谢安、王坦之应该担任什么职务，桓温说：“他们不由你来安排。”这话的意思是，自己活着的时候，他们一定不敢公开抗衡，自己死了以后，则不是桓冲所能控制的，如果谋害了他们，无益于桓冲，因为这反而会失去声望。

温以世子熙才弱，使冲领其众。于是桓秘与熙弟济谋共杀冲，冲密知之，不敢入。俄顷，温薨，冲先遣力士拘录熙、济而后临丧。秘遂被废弃，熙、济俱徙长沙。诏葬温依汉霍光及安平献王故事。冲称温遗命，以少子玄为嗣，时方五岁，袭封南郡公。

桓温考虑到世子桓熙才能不足，就让桓冲统领他的兵众。因为桓秘和桓熙的弟弟桓济谋划，要一起去杀掉桓冲。桓冲私下里知道了此事，不敢进入府内。不久，桓温死了，桓冲先派身强力壮的士兵拘捕了桓熙、桓济，然后才前去吊丧。桓秘于是也被废黜了，桓熙、桓济都被迁徙到长沙。孝武帝下诏，安葬桓温依据汉代霍光及安平献王的旧例。桓冲称桓温留下遗嘱，以小儿子桓玄为继承人。当时桓玄刚刚五岁，继承南郡公的爵位。

庚戌，加右将军荆州刺史桓豁征西将军、督荆·杨·雍·交·广五州诸军事。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镇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镇寻阳。石秀，豁之子也。冲既代温居任，尽忠王室；或劝冲诛除时望，专执时权；冲不从。始、温在镇，死罪皆专决不请。冲以为生杀之重，当归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须报，然后行之。

庚戌（二十五日），东晋朝廷加任右将军荆州刺史桓豁为征西将军，督荆、扬、雍、交、广五州诸军事。桓冲任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及扬、豫二州刺史，镇守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镇守寻阳。桓石秀是桓豁的儿子。桓冲代替桓

温就任以后，对王室竭尽忠诚。有人劝桓冲杀掉那些有威信、有声望人，独掌大权，桓冲没有听从。当初，桓温在任时，对人处以死罪全都是擅自决定，不请示朝廷批准。桓冲认为生杀这样的大事，应当由朝廷核准，于是凡属死刑全都事先上报，等待批准以后，再去执行。

谢安以天子幼冲，新丧元辅，欲请崇德太后临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体，故可临朝；太后亦不能决事，要须顾问大臣。今上年出十岁，垂及冠婚，反令从嫂临朝，示人主幼弱，岂所以光扬圣德乎！诸公必欲行此，岂仆所制，所惜者大体耳。"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临朝，己得以专献替裁决，遂不从彪之之言。八月，壬子，太后复临朝摄政。

谢安因为太子年幼，辅佐首臣又刚刚死去，想请崇德太后临朝处理国政。王彪之说："前代人主年幼，尚在襁褓，母子不可分离，所以可以让太后临时朝。即便如此，太后也不能擅自决定国事，还需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如今主上已经十多岁，快到加冠完婚的年龄了，反而让堂嫂临朝，显示人主年幼力弱，这难道是用来发扬光大圣德的做法吗？你们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我无法制止，所痛惜的是丧失了伦理大义。"谢安不想把重任交给桓冲，所以让太后临朝，自己得以专权裁决，于是就没有听从王彪之的话。八月，壬子（疑误），太后又临朝主持国政。

[5]梁州刺史杨亮遣其子广袭仇池，与秦梁州刺史杨安战，广兵败，沮水诸戍皆委城奔溃。亮惧，退守磬险。九月，安进攻汉川。

[5]梁州刺史杨亮派他的儿子杨广攻袭仇池，与前秦梁州刺史杨安交战，杨广的军队被打败，沮水一带的戍卫部队全都弃城溃逃。杨亮十分害怕，退守磬险。九月，杨安进军攻打汉川。

[6]丙申，以王彪之为尚书令，谢安为仆射，领吏部，共掌朝政。安每叹曰："朝廷大事，众所不能决者，以谘王公，无不立决！"

[6]丙申（十二日），东晋任命王彪之为尚书令，谢安为仆射，兼管吏部，共同执掌朝政。谢安每每感叹地说："朝廷大事，众人不能决断的，去询问王彪之，无不马上决断！"

[7]以吴国内史刁彝为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

[7]东晋任命吴国内史刁彝为徐、兖二州刺史，镇守广陵。

[8]冬，秦王坚使益州刺史王统、秘书监朱彤帅卒二万出汉川，前禁将军毛当、鹰扬将军徐成帅卒三万出剑门，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杨亮帅巴獠万余拒之，战于青谷。亮兵败，奔固西城。彤遂拔汉中。徐成攻剑阁，克之。杨安进攻梓潼，梓潼太守周固守涪城，遣步骑数千送母、妻自汉水趣江陵，朱彤邀而获之，遂降于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荆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瑶救梁、益；瑶闻广汉太守赵长战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孙勒兵拒朱彤于绵竹，闻毛当将至成都，仲孙帅骑五千奔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夜郎皆附于秦。秦王坚以杨安为益州牧，镇成都；毛当为梁州刺史，镇汉中；姚苌为宁州刺史，屯垫江；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

[8]冬季，前秦王苻坚让益州刺史王统、秘书监朱彤率领二万士卒从汉川出征，让前禁将军毛当、鹰扬将军徐成率领三万士卒从剑门出征，入侵梁州、益州。梁州刺史杨亮率领一万多巴獠人抵抗，在青谷交战。杨亮的军队被打败，逃奔到西城固守。朱彤于是就攻下了汉中。徐成攻打剑门，攻了下来。杨安进军攻打梓潼，梓潼太守周固守涪城，派步、骑兵数千人护送母亲、妻子自汉水去江陵，朱彤半路截击，擒获了她们，周于是就投降了杨安。十一月，杨安攻克了梓潼。荆州刺史桓豁派江夏相竺瑶救援梁州、益州，竺瑶听说广汉太守赵长战死，就带兵撤退了。益州刺史周仲孙统率兵众在绵竹抵御朱彤，听说毛当将要抵达成都，便率领骑兵五千逃奔到南中。前秦于是就夺取了梁、益二州，邛、、夜郎等地全都归附于前秦。前秦王苻坚任命杨安为益州牧，镇守成都；任命毛当为梁州刺史，镇守汉中；任命姚苌为守州刺史，驻扎在垫江；任命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守仇池。

秦王坚欲以周为尚书郎，曰：“蒙晋厚恩，但老母见获，失节于此。母子获全，秦之惠也。虽公侯之贵，不以为荣，况郎官乎！”遂不仕。每见坚，或箕踞而坐，呼为氐贼。尝值元会，仪卫甚盛，坚问之曰：“晋朝元会，与此何如？”攘袂厉声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拟天朝！”秦人以不逊，屡请杀之；坚待之弥厚。

前秦王苻坚想任命周为尚书郎，周说：“我蒙受了晋朝厚重的恩宠，只是因为老母亲被擒获，才丧失气节，落身秦国。母子得以全身，这是秦国的恩惠。即使给我以公、侯的高贵地位，我都不以为荣，何况是一个郎官呢！”于是便拒绝就任。每当见到苻坚，周有时就

叉开腿傲慢地一坐，喊苻坚为氐贼。有一次正当正月初一的朝会，仪仗隆重，卫士众多，苻坚问周说：“晋朝正月初一的朝会，与此相比怎么样？”周捋起袖子厉言正色地说：“犬羊相聚，怎么敢和天朝相比！”前秦人因为周不恭顺，多次请求把他杀掉，而苻坚却对待他更加优厚。

周仲孙坐失守免官。桓冲以冠军将军毛虎生为益州刺史，领建平太守，以 虎生子球为梓潼太守。虎生与球伐秦，至巴西，以粮乏，退屯巴东。

周仲孙因益州失守 坐罪而被免官。桓冲任命冠军将军毛虎生为 益州刺史，兼建平太守，任命毛 虎生的儿子毛球为梓潼太守。毛虎生与毛球讨伐前秦，已经到达了巴西，因为粮食缺乏，退到巴东驻扎。

[9]以侍中王坦之为中书令，领丹杨尹。

[9]东晋任命王坦之为中书令，兼任丹杨尹。

[10]是岁，鲜卑勃寒掠陇右，秦王坚使乞伏司繁讨之，勃寒请降；遂使司繁镇勇士川。

[10]这一年，鲜卑人勃寒攻掠陇右，前秦王苻坚派乞伏司繁讨伐他，勃寒请求投降。于是让乞伏司繁镇守勇士川。

[11]有彗星出于尾箕，长十余丈，经太微，扫东井；自四月始见，及秋冬不灭。秦太史令张孟言于秦王坚曰：“尾、箕，燕分；东井，秦分。今彗起尾、箕而扫东井，十年之后，燕当灭秦；二十年之后，代当灭燕。慕容父子兄弟，我之仇敌，而布列朝廷，贵盛莫二，臣窃忧之，宜翦其魁桀者以消天变。”坚不听。

[11]有彗星出现在尾宿、箕宿之间，长达十多丈，经过太微星垣，扫掠东井

星宿。从四月开始出现，到秋冬还未消失。前秦太史令张孟对前秦王苻坚进言说：“尾宿、箕宿，是燕国的分野；东井，是秦国的分野。如今彗星出现于尾宿、箕宿而扫掠东井，十年以后，燕国要灭掉秦国；二十年以后，代国要灭掉燕国。慕容的父子兄弟，是我们的仇敌，然而却布满了朝廷，尊贵显赫无人可比，臣私下里为此担忧，应该杀掉他们的首领以消除上天的灾变。”苻坚没听从。

阳平公融上疏曰：“东胡跨据六州，南面称帝，陛下劳师累年，然后得之，本非慕义而来。今陛下亲而幸之，使其父兄子弟森然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勋旧。臣愚以为狼虎之心，终不可养，星变如此，愿少留意！”坚报曰：“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何惧外患乎！”

阳平公苻融上疏说：“东胡人占据的领土横跨六州，面南称帝，陛下兴师动众多年，然后才制服了他们，他们本来就不是倾慕道义才来的。如今陛下对他们亲近而又宠幸，让他们父子兄弟林立于朝廷，掌握权力，行使职责，威势超过了功勋旧臣。我愚昧地认为虎狼之心，终究不能畜养，星象如此变化，愿陛下稍加注意！”苻坚回复说：“朕正要统一天下为一家，把夷狄当赤子看待，你应该去掉忧虑，不要心怀不安。只有修治德性才可以消除灾祸，假如能完善自己，还怕什么外患呢！”

二年（甲戌、374）

二年（甲戌，公元374年）

[1]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1]春季，正月，癸未朔（初一），东晋实行大赦。

[2]己酉，刁彝卒。二月，癸丑，以王坦之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诏谢安总中书。安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丝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屡以书苦谏之曰：“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安不能从。

[2]己酉（二十七日），刁彝去世。二月，癸丑（初一），任命王坦之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及徐、兖二州刺史，镇守广陵。诏令谢安总领中书职事。谢安喜好音乐，就连悲惨的服丧期间，也不停奏丝竹器乐。士大夫们效仿他，以致于成为一种时尚。王坦之屡屡写信恳切地劝谏他，说：“礼仪法度，是天下之宝，应当为天下而爱惜它。”谢安没能听从劝告。

[3]三月，秦太尉建宁烈公李威卒。

[3]三月，前秦太尉建宁烈公李威去世。

[4]夏，五月，蜀人张育、杨光起兵击秦，有众二万，遣使来请兵。秦王坚遣镇军将军邓羌帅甲士五万讨之。益州刺史竺瑶、威远将

军桓石虔帅众三万攻垫江，姚苌兵败，退屯五城。瑶、石虔屯巴东。张育自号蜀王，与巴獠酋帅张重、尹万万余人进围成都。六月，育改元黑龙。秋，七月，张育与张重等争权，举兵相攻，秦杨安、邓羌袭育，败之，育与杨光退屯绵竹。八月，邓羌败晋兵于涪西。九月，杨安败张重、尹万于成都南，重死，斩首二万三千级。邓羌击张育、杨光于绵竹，皆斩之。益州复入于秦。

[4]夏季，五月，蜀人张育、杨光起兵攻打前秦，拥有兵众二万人，派使者来东晋请求援军。前秦王苻坚派镇军将军邓羌率领五万披甲士兵讨伐他们。益州刺史竺瑶、威远将军桓石虔率领三万兵众攻打垫江，姚苌的军队被打败，退到五城驻城。竺瑶、桓石虔驻扎在巴东。张育自称蜀王，与巴獠酋长张重、尹万的一万多人进军包围了成都。六月，张育改年号为黑龙。秋季，七月，张育与张重等人争夺权力，起兵相攻，前秦杨安、邓羌攻袭张育，打败了他，张育与杨光退守绵竹。八月，邓羌在涪西打败了东晋的军队。九月，杨安在成都以南打败了张重、尹万，张重战死，士兵被斩首的有二万三千人。邓羌在绵竹攻打张育、杨光，全都斩杀了他们。益州又归前秦所有。

[5]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秦王坚命执之，不获。秘书监朱肜、秘书侍郎略阳赵整固请诛鲜卑，坚不听。整，宦官也，博闻强记，能属文；好直言，上书及面谏，前后五十余事。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坚，坚与之同辇游于后庭，整歌曰："不见雀来入燕室，但见浮云蔽白日。"坚改容谢之，命夫人下辇。

[5]冬季，十二月，有人进入前秦的明光殿大喊道："甲申、乙酉之年，鱼羊吃人，悲惨啊，没有人活着剩下来！"（鱼羊合为"鲜"字，暗指鲜卑人。）前秦王苻坚命令抓住此人，但没有抓获。秘书监朱肜、秘书侍郎略阳人赵整坚持请求诛杀鲜卑人，苻坚没有听从。赵整是宦官，博闻强记，善于写文章，喜欢直言，上书以及当面劝谏，前后有五十多次。慕容垂的夫人深得苻坚的宠幸，苻坚和她同乘一车在后庭游玩，赵整作歌唱道："不见雀来入燕室，但见浮云蔽白日。"苻坚听到后脸色一变，向赵整道歉，同时命令这位夫人下车。

[6]是岁，代王什翼犍击刘卫辰，南走。

[6]这一年，代王拓跋什翼犍攻打刘卫辰，向南逃走。

三年（乙亥、375）

三年，公元375年

[1]春，正月，辛亥，大赦。

[1]春季，正月，辛亥（初五），东晋实行大赦。

[2]夏，五月，丙午，蓝田献侯王坦之卒；临终与谢安、桓冲书，惟以国家为忧，言不及私。

[2]夏季，五月，丙午（初二），蓝田献侯王坦之去世。临终前给谢安、桓冲写信。只是对国家的事情表示忧虑，没有谈及个人的事情。

[3]桓冲以谢安素有重望，欲以扬州让之，自求外出。桓氏族党皆以为非计，莫不扼腕固谏，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听，处之澹然。甲寅，诏以冲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京口；以安领扬州刺史，并加侍中。

[3]桓冲考虑到谢安历来深孚重望，想把扬州让给他，自己则请求到外地任职。桓氏家庭的人都认为这不是好办法，全都扼腕痛惜，苦苦劝谏，郗超也竭力劝阻他，桓冲全都不予听从，恬静地对待此事。甲寅（初十），朝廷下达诏令，任命桓冲为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事及徐州刺史，镇守京口；任命谢安兼扬州刺史，全都加任侍中。

[4]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寝疾，秦王坚亲为之祈南、北郊及宗庙、社稷，分遣侍臣遍祷河、岳诸神。猛疾少瘳，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图陛下以臣之命而亏天地之德，开辟已来，未之有也。臣闻报德莫如尽言，谨以垂没之命，窃献遗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声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坚览之悲恸。秋，七月，坚亲至猛第视疾，访以后事。猛曰：“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卒。坚比敛，三临哭，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汉霍光故事。

[4]六月，前秦清河武侯王猛患病卧床不起，前秦王苻坚亲自为他到南、北郊以及宗庙、社稷坛祈求神灵，并分派侍卫大臣前往黄河、华岳遍祈诸神。王猛的病情稍有好转，苻坚又为此而对判死刑以下的罪犯实行赦免。王猛上疏说："没想到陛下因为臣的性命而损害了天地之德，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事情。臣听说回报恩德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尽情直言，谨以我行将完结的生命，私下里向陛下进献剩下的一点忠诚。臣想到陛下威德功业震动八方以外，声望教化照耀天地之中，九州百郡，十有其七，平定燕、蜀，有如俯拾小草。善于开创的人不一定善于完成，善于起始的人不一定善于结束，所以古代的圣哲帝王，知道建功立业的不易，都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臣盼望陛下能够追随前代的圣哲帝王，这是天下的大幸。"苻坚看了王猛的上疏，十分悲痛。秋季，七月，苻坚亲自到王猛的宅第察看他的病情，并向他询问后事。王猛说："晋朝虽然偏居长江以南，但他们是正宗相沿，上下安定和睦，臣死了以后，愿不要把晋朝作为图谋的对象。鲜卑、西羌，是我们的仇敌，最终也要成为我们的祸患，应该逐渐消灭他们，以使江山安定。"说完这话，王猛就死了。苻坚亲自参与装殓王猛，三次前往痛哭，并对太子苻宏说："上天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走了我的王猛呢？"依照汉代霍光的旧例安葬了王猛。

[5]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后，之孙也。以后父晋陵太守蕴为光禄大夫，领五兵尚书，封建昌侯；蕴固辞不受。

[5]八月，癸巳（二十日），东晋立王氏为皇后，实行大赦。王皇后是王的孙女。任命王皇后的父亲晋陵太守王蕴为光禄大夫，兼五兵尚书，封为建昌侯。王蕴坚决辞让，不接受任命。

[6]九月，帝讲《孝经》，始览典籍，延儒士。谢安荐东莞徐邈补中书舍人，每被顾问，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乐之后，好为手诏诗章以赐侍臣，或文词 率尔，所言秽杂；邈应时收敛还省刊削，皆使可观，经帝重览，然后出之。时议以此多邈。

[6]九月，东晋孝武帝讲习《孝经》，开始阅览典籍，邀请儒士。谢安荐举东莞人徐邈补中书舍人，他经常接受孝武帝的询问，匡正补益颇多。孝武帝有时宴集群臣，酣饮歌乐之后，喜欢随手写些诗章赐给侍臣，有的诗章文词草率，内容污杂，徐邈按时把这些诗章搜集起

来带回中书省加以修改，使它们全都适宜观览，经过孝武帝重新审阅，然后再传播出去。当时的人们都因此而称赞徐邈。

[7]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7]冬季，十月，癸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8]秦王坚下诏曰："新丧贤辅，百司或未称朕心，可置听讼观于未央南，朕五日一临，以求民隐。今天下虽未大定，权可偃武修文，以称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妙简学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学受业；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后宫置典学以教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敏慧者诣博士授经。尚书郎王佩读谶，坚杀之；学谶者遂绝。

前秦王苻坚下达诏令说："刚刚丧失了贤明的辅佐，百官当中有的不称朕的心愿，可以在未央宫以南设置听理诉讼的台观，朕五天亲临一次，以访求隐没在民间的人才。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完全平定，但暂且可以停息武备，修明文教，以实现王猛高雅的旨趣。应该进一步尊崇儒家学说，禁止老子、庄子及宣扬符命占验的学说，有犯者斩首示众。"适宜地选择生员，太子以及公侯百官的子弟全都就学受业，朝廷内外的四禁、二卫、四军中长期宿卫的将士，全都命令他们参加学习。每二十人配备一名经生，负责教授诵读音句，在后宫设置学官，用来教授妃嫔，选择宦官以及女仆中的聪慧敏捷者到博士那里去学习经书。尚书郎王佩阅读宣扬谶纬符命的书籍，苻坚把他杀掉了，从此学习谶纬的人也就绝迹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零四卷

晋纪二十六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元年（丙子、376）

晋纪二十六 晋孝武帝太元元年（丙子，公元376年）

[1]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诏归政，复称崇德太后。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临朝。以会稽内史郗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徐州刺史桓冲为车骑将军、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诸军事，自京口徙镇姑孰。谢安欲以王蕴为方伯，故先解冲徐州。乙卯，加谢安中书监，录尚书事。

[1]春季，正月，壬寅朔（初一），东晋孝武帝加冠，皇太后下达诏令，将朝政归还给他，自己恢复崇德太后的称号。甲辰（初三），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太元。丙午（初五），孝武帝开始临朝主持国政。任命会稽内史郗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任命徐州刺史桓冲为车骑将军、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诸军事，从京口调到姑孰镇守。谢安想让王蕴做地方长官，所以先解除桓冲在徐州的职务。乙卯（十四），让谢安担任中书监，录尚书事。

[2]二月，辛卯，秦王坚下诏曰："朕闻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验也。往得丞相，常谓帝王易为。自丞相违世，须发中白，每一念之，不觉酸恸。今天下既无丞相，或政教沦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县，问民疾苦。"

[2]二月，辛卯（二十一日），前秦王苻坚下达诏令说："朕听说作为帝王，应该在搜求贤能的人时辛劳，得到合适的人才后就省心省力了。这话多么符合实际呀！过去我得到了丞相王猛，经常说帝王非常容易做。自从丞相去世以后，我已经操劳得胡须头发都半白了，每当想到王猛，酸楚悲痛就油然而生。如今天下既然失去丞相，政事教化或许会陷于沦废，可以分派侍臣周游巡视各郡县，询问民间疾苦。"

[3]三月，秦兵寇南乡，拔之，山蛮三万户降秦。

[3]三月，前秦的军队进犯南乡，攻下该地，山蛮民众三万户投降前秦。

[4]夏，五月，甲寅，大赦。

[4]夏季，五月，甲寅（十五日），东晋实行大赦。

[5]初，张天锡之杀张邕也，刘肃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宠，赐姓张氏，以为己子，使预政事。天锡荒于酒色，不亲庶务，黜世子大怀而立嬖妾之子大豫，以焦氏为左夫人，人情愤怨；从弟从事中郎宪舆榇切谏，不听。

当初，张天锡诛杀张邕的时候，刘肃以及安定人梁景全都有功，他们二人因此得宠，被赐姓张氏，张天锡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让他们参与政事。张天锡沉湎于酒色，不亲自处理政务，废黜了世子张大怀，改立宠妾焦氏的儿子张大豫为世子，以焦氏作为左夫人，人们心里都很怨恨愤怒。堂弟从事中郎张宪用车拉着棺材，以死劝谏，张天锡也不听从。

秦王坚下诏曰："张天锡虽称藩受位，然臣道未纯，可遣使持节·武卫将军苟苌、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苌等将兵临西河；尚书郎阎负、梁殊奉诏征天锡入朝，若有违王命，即进师扑讨。"是时，秦步骑十三万，军司段铿谓周曰："以此众战，谁能敌之！"曰："戎狄以来，未之有也。"坚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辩、凉州刺史王统帅三州之众为苟苌后继。

前秦王苻坚下达诏书说："张天锡虽然对我们称藩，接受了我们授予的官位，但他为臣之道不纯，可以派遣使持节、武卫将军苟苌和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苌等人统领军队逼近西河驻扎，让尚书郎阎负、梁殊尊奉诏令，征召张天锡前来朝廷，如果他违背命令，马上进军讨伐。"这时，前秦的步、骑兵有十三万人，军司段铿对周说："以这么多的兵众出战，有谁能抵挡！"周说："在戎狄之人这里，确实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苻坚又命令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史李辩、凉州刺史王统率领三州的兵众作为苟苌的后继部队。

秋，七月，阎负、梁殊至姑臧。张天锡会官属谋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从；秦兵必至，将若之何？"禁中录事席仂曰："以爱子为质，赂以重宝，以退其师，然后徐为之计，此屈伸之术也。"众皆怒，曰："吾世事晋朝，忠节著于海内。今一旦委身贼庭，辱及祖宗，丑莫大焉！且河西天险，百年无虞，若悉境内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锡攘袂大言曰："孤计决矣，言降者斩！"使谓阎负、梁殊曰："君欲生归乎，死归乎？"殊等

辞气不屈，天锡怒，缚之军门，命军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与我同心者也。"其母严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横制天下，东平鲜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犹可延数年之命。今以蕞尔一隅，抗衡大国，又杀其使者，亡无日矣！"天锡使龙骧将军马建帅众二万拒秦。

秋季，七月，阎负、梁殊抵达姑臧。张天锡召集手下的官员们商量，说："如今前往朝廷，一定就无法返回了；如果不听从征召，前秦的军队一定会到来，该怎么办呢？"禁中录事席仂说："以您心爱的儿子作为人质，再给他们奉赠贵重的宝物，以使他们的军队撤退，然后再从容计议，这是以屈求伸的办法。"众人听后全都愤怒，说："我们世世代代奉事晋朝，忠诚节气闻名海内。如今一旦委身于秦贼门下，耻辱殃及祖宗。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耻了！况且凭仗河西的天险，百年无患，如果出动境内的全部精兵，再向西延请西域、向北延请匈奴的兵力抵抗他们，怎么就知道不能取胜呢！"张天锡捋起袖子大声说："我主意已定，说投降者斩首！"于是张天锡派人告诉阎负、梁殊说："你们是想活着回去呢，还是死着回去？"梁殊等人回答的语气毫不屈服，张天锡发怒，把他们捆绑在军营的门柱上，命令士兵乱箭射死他们，并说："射不中的人，就是和我不一心。"张天锡的母亲严氏哭泣着说："秦国主靠一州之地起家，横扫天下，向东平定了鲜卑，向南攻取了巴、蜀，军队丝毫没有被阻滞。你如果投降了，还可以延长几年性命。如今以此一隅之地，抗衡大国，又杀掉了他们的使者，离灭亡没有几天了！"张天锡派龙骧将军马建率领兵众二万人抵抗前秦。

秦人闻天锡杀阎负、梁殊，八月，梁熙、姚苌、王统、李辩济自清石津，攻凉骁烈将军梁济于河会城，降之。甲申，苟苌济自石城津，与梁熙会攻缠缩城，拔之。马建惧，自杨非退屯清塞。天锡又遣征东将军掌据帅众三万军于洪池，天锡自将余众五万，军于金昌城。安西将军敦煌宋皓言于天锡曰："臣昼察人事，夜观天文，秦兵不可敌也，不如降之。"天锡怒，贬皓为宣威护军。广武太守辛章曰："马建出于行陈，必不为国家用。"苟苌使姚苌帅甲士三千为前驱。庚寅，马建帅万人迎降，余兵皆散走。辛卯，苟苌及掌据战于洪池，据兵败，马为乱兵所杀，其属董儒授之以马，据曰："吾三督诸军，再秉节钺，八将禁旅，十总禁兵，宠任极矣。今卒困于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

乎！”乃就帐免胄，西向稽首，伏剑而死。秦兵杀军司席仂。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锡遣司兵赵充哲帅众拒之。秦兵与充哲战于赤岸，大破之，俘斩三万八千级，充哲死。天锡出城自战，城内叉叛。天锡与数千骑奔还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锡素车白马，面缚舆榇，降于军门。苟苌释缚焚榇，送于长安，凉州郡县悉降于秦。

前秦人听说张天锡杀掉阎负、梁殊，八月，梁熙、姚苌、王统、李辩从清石津渡过西河，在河会城攻打前凉骁烈将军梁济，降服了他们。甲申（十七日），苟苌由石城津渡河，与梁熙会合，攻取了缠缩城。马建畏惧，从杨非退守清塞。张天锡又派征东将军掌据率领三万兵众集结于洪池，张天锡亲自统领剩下的五万兵众，集结在金昌城。安西将军、敦煌人宋皓向张天锡进言说：“臣白天观察人际表现，晚上观察天文星象，秦国的军队不可抵挡，不如投降。”张天锡发怒，将宋皓贬为宣威护军。广武太守辛章说：“马建出身于行伍，一定不会为国家效力。”苟苌让姚苌率领三千甲士作为前锋部队。庚寅（二十三日），马建率领一万人向苟苌投降，其余的兵众全都逃散。辛卯（二十四日），苟苌与掌据在洪池交战，掌据的部队被打败，战马被乱兵杀死，属下董儒交给他一匹马，掌据说：“我三次督领各路军队，二次持符节斧钺，八次领宫中卫队，十次在外带兵，受到的重用宠信达到了顶峰。今天终于受困于此，这就是我的死亡之地，怎么还能安身活命呢！”于是进入军帐，褪下头盔甲胄，向西叩头，自刎而死。前秦的士兵杀死军司席仂。癸巳（二十六日），前秦的军队进入清塞，张天锡派司兵赵充哲率领兵众抵抗。前秦的军队与赵充哲在赤岸交战，彻底攻破了他们，俘获并斩首三万八千人，赵充哲战死。张天锡亲自出城迎战，城内又发生了反叛。张天锡与数千骑兵逃回姑臧。甲午（二十七日），前秦的军队抵达姑臧，张天锡以白车白马载着棺材，双手反绑于身后，在军营门前投降。苟苌为他松绑，焚烧了棺材，送他到长安，凉州的郡县全都投降了前秦。

九月，秦王坚以梁熙为凉州刺史，镇姑臧。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余皆按堵如故。封天锡为归义侯，拜北部尚书。初，秦兵之出也，先为天锡筑第于长安，至则居之。以天锡晋兴太守陇西彭和正为黄门侍郎，治中从事武兴苏膺、敦煌太守张烈为尚书郎，西平太守金城赵凝为金城太守，高昌杨干为高昌太守；余皆随才擢叙。

九月，前秦王苻坚任命梁熙为凉州刺史，镇守姑臧。将七千多户豪强世族迁徙到关中，其余的全都让他们在原地安居。封张天锡为归义侯，授官北部尚书。当初，前秦的军队出征的时候，就预先为张天锡在长安建造了宅第，张天锡到达长安后就住在这里。任命张天锡手下的晋兴太守、陇西人彭和正为黄门侍郎，治中从事武兴人苏膺、敦煌太守张烈为尚书郎，西平太守金城人赵凝为金城太守，高昌人杨为高昌太守，其余的人全都根据才能加以任用。

梁熙清俭爱民，河右安之；以天锡武威太守敦煌索泮为别驾，宋皓为主簿。西平郭护起兵攻秦，熙以皓为折冲将军，讨平之。

梁熙清正节俭，爱护民众，黄河以西因此很安定。他任用张天锡手下的武威太守敦煌人索泮为别驾，宋皓为簿。西平人郭护起兵攻打前秦，梁熙任命宋皓为折冲将军，前去讨伐并平定了他们。

桓冲闻秦攻凉州，遣兖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与荆州督护桓罴游军沔、汉，为凉州声援；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帅众向寿阳，淮南太守刘波泛舟淮、泗，欲桡秦以救凉。闻凉州败没，皆罢兵。

桓冲听说前秦攻打凉州，派兖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与荆州督护桓罴率兵在沔水、汉水一带游巡，声援凉州。又派豫州刺史桓伊率领兵众开向寿阳，淮南太守刘波的水军乘船在淮水、泗水巡游，想分散前秦的兵力，以救助凉州。当听说凉州失败覆没以后，全都停止了行动。

[6]初，哀帝减田租，亩收二升。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6]当初，东晋哀帝减少田租，每亩收租二升。乙巳（初八），废除了按田亩收租的制度，王公以下的人，每人交纳三斛米的赋税，对服兵役、劳役的人实行蠲免。

[7]冬，十月，移淮北民于淮南。

[7]冬季，十月，东晋将淮河以北的百姓迁移到淮河以南。

[8]刘卫辰为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坚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为北讨大都督，帅幽、冀兵十万击代；使并州刺史俱难、镇军将军邓羌、尚书赵迁、李柔、前将军朱肜、前禁将军张蚝、右禁将军郭庆帅步骑

二十万，东出和龙，西出上郡，皆与洛会，以卫辰为乡导。洛，菁之弟也。

[8]刘卫辰受到了代国的威胁，向前秦求救，前秦王苻坚任命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领幽州、冀州的十万军队攻击代国，让并州刺史俱难、镇军将军邓羌、尚书赵迁、李柔、前将军朱肜、前禁将军张蚝、右禁将军郭庆率领步兵、骑兵二十万人，东出和龙，西出上郡，全都与苻洛会合，让刘卫辰作向导。苻洛是苻菁的弟弟。

苟苌之伐凉州也，遣扬武将军马晖、建武将军杜周帅八千骑西出恩宿，邀张天锡走路，期会姑臧。晖等行泽中，值水失期，于法应斩，有司奏征下狱。秦王坚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涨，此乃苟苌量事失宜，非晖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过责功。"命晖等回赴北军，击索虏以自赎。"众咸以为万里召将，非所以应速，坚曰："晖等喜于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晖等果倍道疾驱，遂及东军。

苟苌讨伐凉州的时候，派扬武将军马晖、建武将军杜周率领八千骑兵西出恩宿，截断张天锡的退路，并让他们在一定的期限内到姑臧会合。马晖等行进到洼池，遇上了大水，延误了期限，按照军法应当斩首，有关部门奏请召回投入牢狱。前秦王苻坚说："河水春季、冬季枯竭，秋季、夏季暴涨，这是苟苌估计上的失误，不是马晖等人的罪过。如今天下正有战事，应该宽恕罪过责成他们立功。命令马晖等人掉头奔赴北军，攻击代国的敌虏以自我赎罪。"众人都认为相距万里征召战将，难以迅速响应，苻坚说："马晖等人对免于一死感到高兴，不能按常规去怀疑他们。"马晖等人果然日夜兼程，迅速行进，于是赶上了东军。

[9]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9]十一月，己巳朔（疑误），出现日食。

[10]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独孤部南御秦兵，皆不胜，又使南部大人刘库仁将十万骑御之。库仁者，卫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与秦兵战于石子岭，库仁大败；什翼犍病，不能自将，乃帅诸部奔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什翼犍复渡漠南。闻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还云中。

[10]代王拓跋什翼犍让白部、独孤部在南面抵御前秦的军队，都没有取胜。又让南部大人刘库仁统领十万骑兵去抵御。刘库仁与刘卫辰同族，是拓跋什翼犍的外甥。他与前秦的军队在石子岭交战，刘库仁大败。拓跋什翼犍患病，不能亲自带兵上阵，于是率领众部族逃奔到阴山以北。高车的各部族全都反叛，四面攻劫掠夺，由于无法牧养牲畜，拓跋什翼犍又到了沙漠以南。听说前秦的军队逐渐撤退，十二月，拓跋什翼犍回到云中。

初，什翼犍分国之半以授弟孤，孤卒，子斤失职怨望。世子及弟翰早卒，子圭尚幼，慕容妃之子阏婆、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窟咄皆长，继嗣未定。时秦兵尚在君子津，诸子每夜执兵警卫。斤因说什翼犍之庶长子君曰："王将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杀汝，故顷来诸子每夜戎服，以兵绕庐帐，伺便将发耳。"君信之，遂杀诸弟，并弑什翼犍。是夜，诸子妇及部人奔告秦军，秦李柔、张蚝勒兵趋云中，部众逃溃，国中大乱。圭母贺氏以圭走依贺讷。讷，野干之子也。

当初，拓跋什翼犍分出国土的一半授与弟弟拓跋孤，拓跋孤死后，儿子拓跋斤失去了继承的职位，因而心怀不满。拓跋什翼犍的长子拓跋及弟弟拓跋翰早年死亡，拓跋的儿子拓跋年龄尚幼，慕容妃的儿子拓跋阏婆、拓跋寿鸠、拓跋纥根、拓跋地干、拓跋力真、拓跋窟咄全都年长，由谁来继位还未确定。当时前秦的军队尚在君子津，慕容妃的儿子们每到夜晚都手持兵器警卫。拓跋斤借机劝说拓跋什翼犍的庶长子拓跋君说："国王将要立慕容妃的儿子为继承人，想要先杀掉你，所以近来慕容妃儿子们每到夜晚都全副武装，领兵环绕庐帐，窥探好时机后就要动手了。"拓跋君信以为真，于是杀掉了弟弟们，把拓跋什翼犍也杀了。当晚，慕容妃儿子们的妻子以及部属跑去向前秦的军队报告，前秦的李柔、张蚝率兵开赴云中，代国的部属兵众溃逃，国内大乱。拓跋的母亲贺氏带着拓跋投奔了贺讷。贺讷是贺野干的儿子。

秦王坚召代长史燕凤，问其所以乱故，凤具以状对。坚曰："天下之恶一也。"乃执君及斤，至长安，车裂之。坚欲迁于长安，凤固请曰："代王初亡，群下叛散，遗孙冲幼，莫相统摄。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雠，其势莫敢先发。俟其孙稍长，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继绝之德于代，使其子子孙孙永为不侵不叛之臣，

此安边之良策也。”坚从之。分代民为二部，自河以东属库仁，自河以西属卫辰，各拜官爵，使统其众。贺氏以归独孤部，与南部大人长孙嵩、元佗等皆依库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长，迁之长安。坚使窟咄入太学读书。

前秦王苻坚召见代国长史燕凤，问他导致代国大乱的原因，燕凤把实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苻坚说：“天下的丑恶都是一样的。”于是就将拓跋君及拓跋斤押解到长安，车裂了他们。苻坚想把拓跋迁移到长安，燕凤坚持请求说：“代王拓跋什翼犍刚刚死亡，群臣、部属背叛离散，留下来的孙子年幼，没有人再统领代国。代国的别部大人刘库仁，勇猛而有智谋，刘卫辰则狡猾多变，他们都不宜独担重任。应该将众部族一分为二，让这两人分别统领。他们两人历来有深仇，势必都不敢首先发难。等到拓跋逐渐长大，再将他立为王，这样陛下对代国有存亡继绝的恩德，从而使他们子子孙孙永远成为不侵犯、不背叛的臣属，这才是安定边境的良第。”苻坚听从了燕凤的意见。把代国的百姓分为两部分，自黄河以东属于刘库仁，自黄河以西属于刘卫辰，各授官职爵位，让他们统领自己的部众。贺氏带着拓跋返回了独孤部，与南部大人长孙嵩、元佗等都归依了刘库仁。行唐公苻洛考虑到拓跋什翼犍的儿子拓跋窟咄年长，把他迁移到了长安。苻坚让拓跋窟咄进入太学读书。

下诏曰：“张天锡承祖父之资，藉百年之业，擅命河右，叛换偏隅。索头世跨朔北，中分区域，东宾秽貊，西引乌孙，控弦百万，虎视云中。爰命两师，分讨黠虏，役不淹岁，穷殄二凶，俘降百万，辟土九千，五帝之所未宾 ，周、汉之所未至，莫不重译来王，怀风率职。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复之五岁，赐爵三级。”于是加行唐公洛征西将军，以邓羌为并州刺史。

苻坚下达诏书说：“张天锡继承了先辈的成果，凭借着延续百年的功业，擅自在黄河以西发号施令，偏居一隅飞扬跋扈。索头部族世代横跨朔北，在中部，分割地域，在东部，结交貊，在西部，召引乌孙，士兵百万，虎视云中。于时命令荀苌、苻洛二军，分别讨伐狡诈的敌虏，征战不到一年，就彻底消灭了这两个顽凶，俘获多达百万，开群领土九千。五帝所没有结交周朝、汉朝所没能到达的地方的人，全都经过辗转翻译前来朝见，感念我们的恩德，克尽职守。有关部门

应当迅速依功授爵，军中将士全都免除赋税五年，赏赐爵位三级。”于是让行唐公苻洛担任征西将军，任命邓羌为并州刺史。

阳平国常侍慕容绍私谓其兄楷曰：“秦恃其强大，务胜不休，北戍云中，南守蜀、汉，转运万里，道相望，兵疲于外，民困于内，危亡近矣。冠军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复燕祚，吾属但当爱身以待时耳！”

阳平国常侍慕容绍私下里对他的哥哥慕容楷说：“前秦自恃强大，求胜不止，北面驻守云中，南面镇守蜀、汉，辗转运输，遥遥万里，道旁坟冢相望。军队疲惫在外，百姓困苦在内，危亡之时已经临近了。冠军叔父慕容垂的仁爱、智谋、气度出类拔萃，一定能宏扬光复燕国的国统，我们只需要多多保重以等待时机！”

初，秦人既克凉州，议讨西障氐、羌，秦王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一，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乃使殿中将军张旬前行宣慰，庭中将军魏曷飞帅骑二万七千随之。曷飞忿其恃险不服，纵兵击之，大掠而归。坚怒其违命，鞭之二百，斩前锋督护储安以谢氐、羌。氐、羌大悦，降附贡献者八万三千余落。雍州士族先因乱流寓河西者，皆听还本。

当初，前秦人攻克了凉州以后，商议讨伐西方边境上的氐族、羌族部落。前秦王苻坚说：“他们不同种族部落混杂而居，并不统一，不能构成中原之国的大患，应该先加以安抚劝谕，征收他们的田租赋税，如果不服从命令，然后再去讨伐他们。”于是就让殿中将军张旬前往安抚，让庭中将军魏曷飞率领骑兵二万七千人紧随其后。魏曷飞对他们凭借险要的地势拒不降服非常气愤，就发兵对他们展开攻击，大肆抢掠以后返回。苻坚对他违背命令十分愤怒，打了他二百鞭，杀掉了前锋督护储安以向氐族、羌族人谢罪。氐族、羌族人十分高兴，向前秦投降归附进献贡奉的有八万三千多个部落。雍州士族先前因为战乱而流落寓居河西的人，全都听凭他们返回故土。

刘库仁招抚离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恩勤周备，不以废兴易意，常谓诸子曰：“此儿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业，汝曹当谨遇之。”秦王坚赏其功，加广武将军，给幢麾彭盖。

刘库仁招纳安抚叛离逃散的百姓，恩德与信义十分明显，事奉拓跋殷勤周到，不因为他的废兴而改变主意，常对儿子们说：“这孩子有高于天下人的志向，一定能弘扬昌隆祖先的业绩，你们应当谨慎小心地

对待他。”前秦王苻坚奖赏刘库仁的功绩，任命他为广武将军，并给予他旌族、战鼓、伞盖。

刘卫辰耻在库仁之下，怒杀秦五原太守而叛。库仁击卫辰，破之，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获其妻子。又西击库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坚以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类，屯代来城。

刘卫辰对位居刘库仁之下感到耻辱，愤怒地杀掉了前秦的五原太守后反叛。刘库仁攻打刘卫辰，攻破了他，一直追击到阴山西北一千多里的地方，俘获了他的妻儿。又向西攻击库狄部，迁徙他们的部落，安置在桑乾川。过了许久，苻坚任命刘卫辰为西单于，督率统领河西的各部族，驻 扎在代来城。

[11]是岁，乞伏司繁卒，子国仁立。

[11]这一年，乞伏司繁去世，儿子乞伏国仁继位。

二年（丁丑、377）

二年（丁丑，公元377年）

[1]春，高句丽、新罗、西南夷皆遣使入贡于秦。

[1]春季，高句丽、新罗、西南夷全都派遣使者来向前秦进献贡奉。

[2]赵故将作功曹熊邈屡为秦王坚言石氏宫室器玩之盛，坚以邈为将作长史，领将作丞，大修舟舰、兵器，饰以金银，颇极精巧。慕容农私言于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颓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将至矣，图谶之言，行当有验。大王宜结纳英杰以承天意，时不可失！”垂笑曰：“天下事非尔所及！”

[2]原后赵国的将作功曹熊邈向前秦王苻坚讲述石氏宫室、器物古玩的华丽丰盛，苻坚任命熊邈为将作长史，兼尚方丞，大规模地修整舟船、兵器，用金银装饰，精巧之极。慕容农私下里对慕容垂说：“自从王猛死后，前秦的法律制度，日益荒废，如今再加上奢侈，灾祸快要临头了，图谶中的话，行将应验。大王应该结交招纳勇武杰出之人以禀承天意，时机不可丧失！”慕容垂笑着说：“天下大事不是你所能预知的。”

[3]桓豁表兖州刺史朱序为梁州刺史，镇襄阳。

[3]桓豁上表请求任命兖州刺史朱序为梁州刺史，镇守襄阳。

[4]秋，七月，丁未，以尚书仆射谢安为司徒，安让不拜；复加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

[4]秋季，七月，丁未（疑误），东晋任命尚书仆射谢安为司徒，谢安辞让不予接受。又任命谢安为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

丙辰，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以冲子嗣为江州刺史。又 以五兵尚书王蕴都督江南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征西司马领南郡相谢玄为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

丙辰（疑误），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桓豁去世。冬季，十月，辛丑（十一日），任命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任命桓冲的儿子桓嗣为江州刺史。又任命五兵尚书王蕴都督江南诸军事，兼徐州刺史，任命征西司马兼南郡相谢玄为兖州刺史，兼广陵相，监长江以北诸军事。

桓冲以秦人强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镇上明，使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谘议参军杨亮守江夏。

桓冲考虑到前秦人威势强盛，想移师固守长江以南，奏请从江陵移镇上明，让冠军将军刘波戍守江陵，谘议参军杨亮戍江夏。

王蕴固让徐州，谢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应妄自非薄，以亏时遇。”蕴乃受命。

王蕴坚持辞让徐州刺史的职务，谢安说：“你居皇后之父的重要身份，不应该妄自菲薄，以损害一时的恩遇。”王蕴于是接受任命。

初，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位遇应在谢安之右，而安入掌机权，优游散地，常愤邑形于辞色，由是与谢氏有隙。是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玄应诏。超闻之，叹曰：“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众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未尝不得其任，是以知之。”

当初，中书郎郗超自认为他的父亲郗的职位待遇应该在谢安之上，然而谢安入朝掌握了重要的权力。郗却在一些闲散的职位上悠闲无事，所以郗超的愤恨抑郁之情时常溢于辞色，因此与谢氏产生了隔

阂。这时朝廷正对前秦的侵扰深以为忧，下达诏书在文武良将中寻求可以镇守戍卫北方领土的人，谢安荐举他哥哥的儿子谢玄应诏。郗超听说以后，慨叹道：“谢安贤明，才能够违背凡俗荐举他的亲戚；谢玄的才能，足以不辜负谢安的荐举。”众人全都认为并非如此。郗超说：“我曾经与谢玄同在桓温的幕府共事，见他施展才能，虽然是履屐间的小事也从来不失职，所以我了解他。”

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敌人畏之。

谢玄招募敏捷勇猛之人，得到了彭城的刘牢之等数人。任命刘牢之为参军。他经常统领精锐部队作为前锋出战，战无不胜。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北府兵”，敌人对他们很害怕。

[5]壬寅，护军将军、散骑常侍王彪之卒。初，谢安欲增修宫室，彪之曰：“中兴之初，即东府为宫，殊为俭陋。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新宫。比之汉、魏则为俭，比之初过江则为侈矣。今寇敌方强，岂可大兴功役，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弊陋，后人谓人无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乃以修室屋为能邪！”安不能夺其议，故终彪之之世，无所营造。

[5]壬寅（十二日），护军将军、散骑常侍王彪之去世。当初，谢安想要增建宫室，王彪之说：“朝廷中兴之初，把东府作为宫廷，甚为简陋。苏峻之乱，成帝住在御史台官吏办公的地方，几乎连寒风酷暑也不能遮挡，所以才又营造了新宫。与汉、魏时代相比，还算简陋，但与刚刚渡过长江时相比，则算是奢侈了。如今正值敌寇强大，怎么能大兴土木，侵扰百姓呢！”谢安说：“宫室粗弊简陋，后人会说住在这里的人无能。”王彪之说：“凡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应当保全国家安定百姓，使政事光明显赫，怎么能以修建宫室为能事呢！”谢安无法改变他的意见，所以王彪之在世期间，什么宫室也没有营建。

[6]十二月，临海太守郗超卒。初，超党于桓氏，以父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书授门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后，若以哀惋害寝食者，可呈此箱；不尔，即焚之。”既而果哀惋成疾，门生呈箱，皆与桓温往反密计。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复哭。

[6]十二月，临海太守郗超去世。当初，郗超与桓氏结为同党，因为父亲郗忠诚于王室，所以没让父亲知道。等到他病重以后，拿出一箱子书信交给了门下的弟子，说："父亲年纪大了，我死了以后，如果父亲因为悲痛惋惜而妨碍了起居饮食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箱子呈献给他；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把箱子烧掉。"郗超死后，郗果然因悲痛惋惜而患病，弟子把箱子呈送给他，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商议密谋的往返信件。郗勃然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已经晚了！"于是就不再为他悲痛流泪了。

三年（戊申、378）

三年（戊申，公元378年）

[1]春，二月，乙巳，作新宫，帝移居会稽王邸。

[1]春季，二月，乙巳（十七日），开始建造新宫，孝武帝移居到会稽王的宫邸。

[2]秦王坚遣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守尚书令·长乐公丕、武卫将军苟苌、尚书慕容帅步骑七万寇襄阳，以荆州刺史杨安帅樊、邓之众为前锋，征虏将军始平石越帅精骑一万出鲁阳关，京兆尹慕容垂、扬武将军姚苌帅众五万出南乡，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帅众四万出武当，会攻襄阳。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无舟楫，不以为虞。既而石越帅骑五千浮渡汉水，序惶骇，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获船百余艘以济余军。长乐公丕督诸将攻中城。

[2]前秦王苻坚派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守尚书令、长乐公苻丕，武卫将军苟长和尚书慕容率领七万步、骑兵进犯襄阳，让荆州刺史扬杨率领樊州、邓州的兵众作为前锋，征虏将军始平人石越率领一万精锐骑兵出鲁阳关，京兆尹慕容垂、扬武将军姚苌率领五万兵众出南乡，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率领四万兵众出武当，会合攻打襄阳。夏季，四月，前秦的军队抵达沔水以北，梁州刺史朱序认为前秦的军队没有舟船，未作防备。等到石越率领五千骑兵顺流渡过汉水，朱序惶恐惊骇，固守中城。石越攻克了他的外城，缴获了一百多艘船只，用来接运其余的兵众。长乐公苻丕统领众将领攻打中城。

序母韩氏闻秦兵将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为不固，帅百余婢女及城中女丁筑邪城于其内。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溃，众移守新城，襄阳人谓之夫人城。

朱序的母亲韩氏听说前秦的军队将要到达，亲自登上城墙察看是否坚固。行至西北角，认为这里不够坚固，于是就率领女仆及城里的成年女子一百多人在城墙里边又斜着修筑了一道城墙。等到前秦的军队来到以后，西北角的城墙果然被攻破，兵众们转移到新城墙上防守，襄阳人称这段城墙为“夫人城”。

桓冲在上明拥众七万，惮秦兵之强，不敢进。

桓冲在上明拥有兵众七万人，由于害怕前秦的强大，不敢进军。

丕欲急攻襄阳，苟苌曰：“吾众十倍于敌，糗粮山积，但稍迁汉、沔之民于许、洛，塞其运道，绝其援兵，譬如网中之禽，何患不获，而多杀将士，急求成功哉！”丕从之。慕容垂拔南阳，执太守郑裔，与丕会襄阳。

苻丕想要急攻襄阳，苟苌说：“我们的兵众十倍于敌人，储备的粮食堆积如山，只要逐渐把汉水、沔水一带的百姓迁徙到许昌、洛阳，阻塞他们转运的通道，断绝他们的援军，他们就如同坠入罗网的鸟，还怕抓不到他们吗？何必要以将士们过多地伤亡为代价，而急切地求取成功呢！”苻丕听从了他的意见。慕容垂攻下了南阳，抓获太守郑裔，与苻丕在襄阳会合。

[3]秋，七月，新宫成；辛巳，帝入居之。

[3]秋季，七月，新宫建成。辛巳（二十五日），孝武帝进入新宫居住。

[4]秦兖州刺史彭超请攻沛郡太守戴于彭城，且曰：“原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征南棋劫之势，东西并进，丹阳不足平也！”秦王坚从之，使都督东讨诸军事；后将军俱难、右禁将军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帅步骑七万寇淮阳、盱眙。超，越之弟，保，羌之从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诏右将军毛虎生帅众五万镇姑孰以御秦兵。

[4]前秦兖州刺史彭超请求攻打在彭城的沛郡太守戴，而且说：“愿再派遣大将攻打淮河以南各城，以便与征南大将军苻丕形成围棋劫争之势，东西并进，丹阳不堪一击！”前秦王苻坚听从了他的意见，让他

都督东讨诸军事。前秦后将军俱难、右禁将军毛盛、洛州刺史邵保率领七万步、骑兵进攻淮阳、盱眙。彭超是彭越的弟弟；邵保是郡羌的堂弟。八月，彭超攻打彭城。东晋诏令右将军毛虎生率领五万兵众镇守姑孰以抵御前秦的军队。

秦梁州刺史韦钟围魏兴太守吉挹于西城。

前秦梁州刺史韦钟在西城包围了魏兴太守吉挹。

[5]九月，秦王坚与群臣饮酒，以秘书监朱肜为正，人以极醉为限。秘书侍郎赵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纣丧殷邦，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则。"坚大悦，命整书之以为酒戒，自是宴群臣，礼饮而已。

[5]九月，前秦王苻坚与群臣饮酒，让秘书监朱肜当酒正官，让人们都喝到烂醉如泥的程度。秘书侍郎赵整编了一首《酒德之歌》说："地上有酒泉，天上垂着酒池，杜康酒的美妙，帝女仪狄先知。纣丧失殷商之邦，桀倾毁夏朝之国，由此言之，前人的危亡，后人的法则。"苻坚听后十分高兴，命令赵整写出来以作为对饮酒的禁戒，从此再宴请群臣时，只是礼节性地喝一点酒而已。

[6]秦凉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扬秦威德。冬，十月，大宛献汗血马。秦王坚曰："吾尝慕汉文帝之为人，用千里马何为！"命群臣作《止马之诗》而反之。

[6]前秦凉州刺史梁熙派遣使者进入西域，宣扬前秦的威势道德。冬季，十月，大宛进献汗血宝马。前秦王苻坚说："我曾经羡慕汉文帝的为人，使用千里马干什么呢！"于是就命令群臣作《止马之诗》，送还汗血马。

[7]巴西人赵宝起兵凉州，自称晋西蛮校尉、巴郡太守。

[7]巴西人赵宝在凉州起兵，自称为晋朝西蛮校尉、巴郡太守。

[8]秦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镇洛阳，谋反；秦王坚曰："长史吕光忠正，必不与之同。"即命光收重，槛车送长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

[8]前秦豫州刺史北海公苻重镇守洛阳，图谋反叛。前秦王苻坚说："长史吕光忠诚正派，一定不会与他同流合污。"于是命令吕光拘

捕了苻重，用囚车把他送到长安。苻坚赦免了他，让他以公爵的身份回家。苻重是苻洛的哥哥。

[9]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长乐公丕等拥众十万，攻围小城，日费万金，久而无效，请征下廷尉。”秦王坚曰：“丕等广费无成，实宜贬戮；但师已淹时，不可虚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赎罪。”使黄门侍郎韦华持节切让丕等，赐丕剑曰：“来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复持面见吾也！”

[9]十二月，前秦御史中丞李柔进上弹劾奏章说：“长乐公苻丕等人拥兵十万，围攻小城，每天耗费万金，但久围而不见功效，请求召回送交廷尉加以追究。”前秦王苻坚说：“苻丕等人大量耗费，不见成效，确实应该被贬责斩杀。只是军队出征已久，不能无功而返，特别地宽恕他们一次，让他们以成就战功来赎罪。”苻坚派黄门侍郎韦华持符节严厉地责备苻丕等人，并赐给苻丕一把剑，说：“明年春天还不能取胜的话，你就可以自杀，不要再厚颜来见我了！”

[10]周在秦，密与桓冲书，言秦阴计；又逃奔汉中，秦人获而赦之。

[10]周在前秦,秘密地给桓冲写信，报告前秦的密谋计策。后又逃奔到汉中，被前秦人抓获后赦免了。

四年（己卯、379）

四年（己卯，公元379年）

[1]春，正月，辛酉，大赦。

[1]春季，正月，辛酉（初八），东晋实行大赦。

[2]秦长乐公丕等得诏惶恐，乃命诸军并力攻襄阳。秦王坚欲自将攻襄阳，诏阳平公融以关东六州之兵会寿春，梁熙以河西之兵为后继。阳平公融谏曰：“陛下欲取江南，固当博谋熟虑，不可仓猝。若止取襄阳，又岂足亲劳大驾乎！未有动天下之众而为一城者，所谓‘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也！”梁熙谏曰：“晋主之暴，未如孙，江山险固，易守难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过分命将帅，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又何必亲屈鸾辂，远幸沮泽乎！昔汉光武诛公孙述，晋武帝擒孙，未闻二帝自统六师，亲执桴鼓，蒙矢石也。”坚乃止。

[2]前秦长乐公苻丕等人见到诏令后十分惶恐，就命令各路部队协力攻打襄阳。前秦王苻坚想亲自统领军队攻打襄阳，诏令阳平公苻融率关东六州的兵众会集寿春，诏令梁熙率黄河以西的兵众作为后继部队。阳平公苻融劝谏说："陛下想要夺取长江以南，本来应当广泛征求意见，深思熟虑，不可仓促行事。如果仅仅是攻取襄阳，又怎么值得亲劳大驾呢！没有动用整个天下的兵众而仅仅是为了区区一城的，正所谓'以珍贵无比的随侯之珠来弹射高达千仞的小雀'呀！"梁熙劝谏说："晋主的暴躁，不像孙，山河险峻坚固，易守难攻。陛下一定想要统一江南，也不过分别命令将帅带领关东的军队，南进淮河、泗水，让梁州、益州的士卒顺流而下，东出巴山、三峡就可以了，又何必亲自屈居鸾舆，远到洼湿之地呢！过去汉光武帝诛杀公孙述，晋武帝擒获孙，没有听说二位帝王亲自统领六军，亲自执掌战鼓，遭受箭石的攻击。"苻坚于是作罢。

诏冠军将军南郡相刘波帅众八千救襄阳，波畏秦，不敢进。朱序屡出战，破秦兵，引退稍远，序不设备。二月，襄阳督护李伯护密遣其子送款于秦，请为内应；长乐公丕命诸军进攻之。戊午，克襄阳，执朱序，送长安。秦王坚以序能守节，拜度支尚书；以李伯护为不忠，斩之。

东晋诏令冠军将军、南郡相刘波率领八千兵众救援襄阳，刘波畏惧前秦，不敢前进。朱序屡屡出战，攻破前秦的军队，秦兵逐渐远退，朱序不再设防。二月，襄阳督护李伯护秘密地派他的儿子到前秦去表示忠诚，请求作为内应。长乐公苻丕命令各路部队进攻襄阳。戊午（疑误），攻克了襄阳，抓获了朱序，把他送至长安。前秦王苻坚因为朱序能够保持气节，授官度支尚书。认为李伯护不忠诚，把他杀掉了。

秦将军慕容越拔顺阳，执太守谯国丁穆。坚欲官之，穆固辞不受。坚以中垒将军梁成为荆州刺史，配兵一万，镇襄阳，选其才望，礼而用之。

前秦将军慕容越攻下顺阳，抓获了太守、谯国人丁穆。苻坚想给他授官，丁穆固执地推辞不接受。苻坚任命中垒将军梁成为荆州刺史，给他配备了一万兵力，镇守襄阳，选拔当地有才能名望的人，给予礼遇，并加以任用。

桓冲以襄阳陷没，上疏送章节，请解职；不许。诏免刘波官，俄复以为冠军将军。

桓冲因为襄阳沦陷覆没，上疏要求送还印章符节，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没有被允许。朝廷下达诏令，免除刘波的官职，不久又任命他为冠军将军。

[3]秦以前将军张蚝为并州刺史。

[3]前秦任命前将军张蚝为并州刺史。

[4]兖州刺史谢玄帅众万余救彭城，军于泗口，欲遣间使执戴而不可得；部曲将田泓请没水潜行趣彭城，玄遣之。泓为秦人所获，厚赂之，使云南军已败；泓伪许之，既而告城中曰："南军垂至，我单行来报，为贼所得，勉之！"秦人杀之。彭超置辎重于留城，谢玄扬声遣后军将军何谦向留城。超闻之，释彭城围，引兵还保辎重。戴帅彭城之众，随谦奔玄，超遂据彭城，留兖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难克淮阴，留邵保戍之。

[4]兖州刺史谢玄率领一万多兵众救援彭城，驻扎在泗口，想要派遣伺机行事的使者去向戴报告，但找不到合适的人。军中将领田泓请求潜水去彭城，谢玄派他去了。田泓被前秦人抓获，前秦人送给他很多财物，让他报告说南军已经失败。田泓佯装同意，但到达后却告诉城里的人说："南军快要到达了，我独自前来报告，被敌人抓获，你们努力吧！"前秦人把田泓杀掉了。彭超在留城准备了轻重装备，谢玄扬言派遣后军将军何谦开赴留城。彭超听说后，放弃了对彭城的包围，率兵返回留城保护轻重装备。戴率领彭城的部众，跟随何廉投奔谢玄，彭超于是占据彭城，留下兖州治中徐褒守卫彭城、彭超南攻盱眙。俱难攻克了淮阴，留下邵保戍守。

[5]三月，壬戌，诏以"疆易多虞，年谷不登，其供御所须，事从俭约；九亲供给，众官廪俸，权可减半。凡诸役费，自非军国事要，皆宜停省。"

[5]三月，壬戌（初十），东晋下达诏令认为："边境多有忧患，谷物收成不佳，供奉御用所需，一律应该节简；九族的供给，百官的粮俸，暂且减掉一半。各种劳役费用，如果不是关系到军队和国家事务的关键，全都应该停止支出以求节省。"

[6]癸未，使右将军毛虎生帅众三万击巴中，以救魏兴。前锋督护赵福等至巴西，为秦将张绍等所败，亡七千余人。虎生退屯巴东。蜀人李乌聚众一二万，围 成都以应虎生，秦王坚使破虏将军吕光击灭之。夏，四月，戊申，韦锺拔魏兴，吉挹引刀欲自杀，左右夺其刀；会秦人至，执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坚叹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彦远洁己于后，吉祖冲闭口而死，何晋氏之多忠臣也！"挹参军史颖得归，得挹临终手疏，诏赠益州刺史。

[6]癸未（疑误），东晋派右将军毛虎生率领三万兵众攻打巴中，用以救援魏兴。前锋督护赵福等人抵达巴西后，被前秦将领张绍等打败，损失七千多人。毛虎生退到巴东驻扎。蜀人李乌聚集了二万兵众，包围了成都以响应毛虎生，前秦国王苻坚派破虏将军吕光攻打并消灭了他们。夏季，四月，戊申（二十六日），韦钟攻下了魏兴，吉挹正要拔刀自杀，左右的人夺下了他的刀。恰好这时前秦人到达，抓获了他，吉挹一言不发，粒米不进而死亡。前秦王苻坚感叹地说："前有周不示屈服，后有丁穆洁身自好，如今吉挹又闭口而死，为什么晋朝有这么多的忠臣呢！"吉挹的参军史颖逃了回来，东晋朝廷得到了吉挹临终前亲笔写下的奏疏，下达诏令追赠他为益州刺史。

[7]秦毛当、王显帅众二万自襄阳东会俱难、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难、超拔盱眙，执高密内史毛之。秦兵六万围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广陵百里；朝廷大震，临江列戍，遣征虏将军谢石帅舟师屯涂中。石，安之弟也。

[7]前秦毛当、王显率领二万兵众从襄阳东进，与俱难、彭超会合后攻打淮河以南地区。五月，乙丑（十四日），俱难、彭超攻下了盱眙，抓获了高密内史毛之。前秦的六万军队在三阿包围了幽州刺史田洛，离广陵只有一百里。东晋朝廷十分震惊，沿长江布署了戍卫力量，派遣征虏将军谢石率领水军驻扎在涂中。谢石是谢安的弟弟。

右卫将军毛安之等帅众四万屯堂邑。秦毛当、毛盛帅骑二万袭堂邑，安之等惊溃。兖州刺史谢玄自广陵救三阿。丙子，难、超战败，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与田洛帅众五万进攻盱眙，难、超又败，退屯淮阴。玄遣何谦等帅舟师乘潮而上，夜，焚淮桥。邵保战死，难、超退屯淮北。玄与何谦、戴、田洛共追之，战于君川，复大破

之，难、超北走，仅以身免。谢玄还广陵，诏进号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

东晋右卫将军毛安之等率领四万兵众驻扎在堂邑。前秦毛当、毛盛率领二万骑兵攻袭堂邑，毛安之等惊慌溃逃。兖州刺史谢玄从广陵出发救援三阿。丙子（二十五日），俱难、彭超战败，退守盱眙。六月，戊子（初七），谢玄与田洛率领五万兵众进军攻打盱眙，俱难、彭超又被打败，退到淮阴驻扎。谢玄派何谦等人率领水军趁着涨潮沿河而上，夜间焚烧了淮桥。邵保战死，俱难、彭超后退驻扎于淮河以北。谢玄与何谦、戴、田洛一起追击他们，在君川交战，又大败了他们。俱难、彭超向北逃跑，仅仅逃脱了性命。谢玄返回广陵，朝廷下达诏令，晋升他的封号为冠军将军，授予兼领徐州刺史的官职。

秦王坚 闻之，大怒。秋，七月，槛车征超下廷尉，超自杀。难削爵为民。

前秦王苻坚听说此事，勃然大怒。秋季，七月，派囚车去征召彭超，要将他送交廷尉，彭超自杀。俱难被免除爵位降为庶民。

以毛当为徐州刺史，镇彭城；毛盛为兖州刺史，镇湖陆；王显为扬州刺史，戍下。

苻坚任命毛当为徐州刺史，镇守彭城；毛盛为兖州刺史，镇守湖陆；王显为扬州刺史，戍守下。

谢安为宰相，秦人屡入寇，边兵失利，安每镇之以和静。其为政，务举大纲，不为小察。时人比安于王导，而谓其文雅过之。

谢安做宰相时，前秦人屡屡进犯，进境的军队失利，而谢安却总是以沉着、平和的态度使大家镇静。他的施政方法，是务举大纲，不拘泥于小事。当时的人把谢安与王导相提并论，但认为谢安的文雅要超过王导。

[8]八月，丁亥，以左将军王蕴为尚书仆射，顷之，迁丹阳尹。蕴自以国姻，不欲在内，苦求外出，复以为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会稽内史。

[8]八月丁亥（初七），东晋任命左将军王蕴为尚书仆射。不久，又提升为丹阳尹。王蕴认为自己是皇后的父亲，不想在朝廷内任职，

苦苦请求到外地去，朝廷又任命他为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会稽内史。

[9]是岁，秦大饥。

[9]这一年，前秦发生严重饥荒。

五年（庚辰、380）

五年（庚辰，公元380年）

[1]春，正月，秦王坚复以北海公重为镇北大将军，镇蓟。

[1]春季，正月，前秦王苻坚又任命北海公苻重为镇北大将军，镇守蓟城。

二月，作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秘书监朱肜谏曰：“陛下东征西伐，所向无敌，四海之地，什得其八，虽江南未服，盖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学舍，教人战斗之术，殆非所以驯致升平也。且诸将皆百战之余，何患不习于兵，而更使受教于书生，非所以强其志气也。此无益于实而有损于名，惟陛下图之！”坚乃止。

二月，前秦在渭城建造了教武堂，命令太学生中明悉阴阳兵法的人教授众将领，秘书监朱肜劝谏苻坚说：“陛下东征西伐，所向无敌，四海之地，十得其八，虽然长江以南尚未征服，但不足挂齿。这时应该逐渐偃息战事，增加修行文德。然而刚刚开始建立学宫，就教人征战之术，这大概不是招致天下升平的办法。况且众将领都是身经百战，为什么还担心他们不熟悉军事，反而让他们受教于书生，这不是用来提高他们志气的办法。此事没有实际的好处，又损害了声名，愿陛下考虑！”于是苻坚停止了这种做法。

[2]秦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自以有灭代之功，求开府仪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愤。三月，秦王坚 以洛为使持节、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使自伊阙趋襄阳，溯汉而上。洛谓官属曰：“孤，帝室至亲，不得入为将相，而常摈弃边鄙；今又投之西裔，复不听过京师，此必有阴计，欲使梁成沈孤于汉水耳！”幽州治中平规曰：“逆取顺守，汤、武是也；因祸为福，桓、文是也。主上虽不为昏暴，然穷兵黩武，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云从。今跨据全

燕，地尽东海，北总乌桓、鲜卑，东引句丽、百济，控弦之士不减五十余万，柰何束手就征，蹈不测之祸乎！”洛攘袂大言曰：“孤计决矣，沮谋者斩！”于是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秦王。以平规为幽州刺史，玄菟太守吉贞为左长史，辽东太守赵赞为左司马，昌黎太守王为右司马，辽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杰、牧官都尉魏敷等为从事中郎。分遣使者征兵于鲜卑、乌桓、高句丽、百济、新罗、休忍诸国，遣兵三万助北海公重戍蓟。诸国皆曰：“吾为天子守藩，不能从行唐公为逆。”洛惧，欲止，犹豫未决。王、王琳、皇甫杰、魏敷知其无成，欲告之；洛皆杀之。吉贞、赵赞曰：“今诸国不从，事乖本图，明公若惮益州之行者，当遣使奉表乞留，主上亦不虑不从。”平规曰：“今事形已露，何可中止！宜声言受诏，尽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阳平公必效迎，因而执之，进据冀州；总关东之众以图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从之。夏，四月，洛帅众七万发和龙。

[2]前秦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勇猛而又大力无比，能坐在那里制服奔牛，射穿坚硬而厚实的犁耳铁，自以为有消灭代国的功劳，要求开府仪同三司的资格，没有得到，因此便怨恨愤怒。三月，前秦王苻坚任命苻洛为使持节，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让他从伊阙开赴襄阳，逆汉水而上。苻洛对他的官属们说：“我是王室的至亲，不能进入朝廷成为将相，而一直被摈弃在边远之地。如今又把我投向西陲，还不让我路经京师，这里边一定有阴谋诡计，是想让梁成把我葬身于汉水！”幽州治中平规说：“逆取顺守，商汤、周武就是这样；因祸为福，齐桓、晋文就是这样。主上虽然还没干昏庸暴虐之事，然而穷兵黩武，百姓中盼望安身休息一下的人，十有九家。如果明公将神旗一竖，境域之内的百姓一定会随从如云。如今您横跨占据全燕，囊括东海，北边统领着乌桓、鲜卑，东面带领着高句丽、百济，士兵不下五十多万，为什么要束手服从征召，迈向不测之祸呢！”苻洛捋起袖子大声说：“我的主意已定，反对者斩首！”于是苻洛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秦王。任命平规为幽州刺史，玄菟太守吉贞为左长史，辽东太守赵为左司马，昌黎太守王为右司马，辽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杰、牧官都尉魏敷等人为从事中郎。分别派遣使者到鲜卑、乌桓、高句丽、百济、新罗、休忍各国征召军队，派出三万兵力协助北海公苻重戍守蓟城。各国都说：“我们为天子守卫藩地，不能跟从行唐公苻洛作乱。”苻洛害怕了，想停手不

干，又犹豫不决。王、王琳、皇甫杰、魏敷知道苻洛终将无成，想要告发他，苻洛把他们全都杀掉了。吉贞、赵说："如今各国都不跟从，事情与我们的本意相背。明公您如果是因为害怕前往益州，应当派遣使者进奉表章，请求留下，主上也不会不加考虑地拒绝。"平规说："如今事情的形迹已经败露，怎么能半途而废！应该声称接受诏令，实则带领幽州的全部军队，南出常山，阳平公苻融一定会远道迎接，乘势将他擒获，进军占据冀州，统领关东兵众以图谋西边的领土，天下弹指间就可以平定！"苻洛听从了平规的意见。夏季，四月，苻洛率领七万兵众从和龙出发。

秦王坚召群臣谋之，步兵校尉吕光曰："行唐公以至亲为逆，此天下所共疾。愿假臣步骑五万，取之如拾遗耳。"坚曰："重、洛兄弟，据东北一隅，兵赋全资，未可轻也。"光曰："彼众迫于凶威，一时蚁聚耳。若以大军临之，势必瓦解，不足忧也。"坚乃遣使让洛，使还和龙，当以幽州永为世封。洛谓使者曰："汝还白东海王，幽州褊狭，不足以容万乘，须王秦中以承高祖之业。若能迎驾潼关者，当位为上公，爵归本国。"坚怒，遣左将军武都窦冲及吕光帅步骑四万讨之；右将军都贵驰传诣邺，将冀州兵三万为前锋；以阳平公融为征讨大都督。

前秦国王苻坚召集群臣商议此事，步兵校尉吕光说："行唐公苻洛凭借王室至亲的身份作乱，这是天下人所共同痛恨的。愿您为臣配备五万步、骑兵，擒获他如同拣拾遗物那样容易。"苻坚说："苻重、苻洛兄弟，占据着整个东北地区，兵员、赋税全都有所依凭，不可轻视。"吕光说："他的兵众是迫于凶狠的威慑，才一时像蚂蚁一样聚集起来的。如果大军前往，势必瓦解，不值得忧虑。"苻坚于是便派使者去责备苻洛，让他返回和龙，许诺当会把幽州作为他世代承袭的封地。苻洛对使者说："你回去告诉东海王苻坚，幽州地域狭小，不足以容纳万乘之主，我必须在秦中称王以继承高祖苻健的大业。如果他能亲自到潼关迎接大驾的话，我就让他位在上公，封爵后回归本国。"苻坚听了这话后十分愤怒，派左将军、武都人窦冲以及吕光率领四万步、骑兵讨伐苻洛，派右将军都贵驰马急行，到邺城，统率冀州的三万军队作为前锋，任命阳平公苻融为征讨大都督。

北海公重悉蓟城之众与洛会，屯中山，有众十万。五月，窦冲等与洛战于中山，洛兵大败，生擒洛，送长安。北海公重走还蓟，吕光追斩之。屯骑校尉石越自东莱帅骑一万，浮海袭和龙，斩平规，幽州悉平。坚赦洛不诛，徙凉州之西海郡。

北海公苻重率领蓟城的全部兵众与苻洛会合，驻扎在中山，共有兵众十万。五月，窦冲等与苻洛在中山交战，苻洛的军队大败，苻洛被活捉，送至长安。北海公苻重逃回蓟城，吕光追击并斩杀了他。屯骑校尉石越从东莱率领一万骑兵，渡海袭击和龙，斩杀了平规，幽州全部被平定。苻坚赦免了苻洛，没有诛杀他，把他迁徙到凉州的西海郡。

臣光曰：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秦王坚每得反者辄宥之，使其臣狃于为逆，行险徼幸，虽力屈被擒，犹不忧死，乱何自而息哉！《书》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诗》云：“毋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今坚违之，能无亡乎！

臣司马光曰：有功不赏，有罪不杀，就是尧、舜也不能实现大治，何况是其他人呢！前秦王苻坚每次擒获了反叛作乱的人就宽赦他们，从而使他的臣下对叛逆作乱习以为常，干险恶的勾当还心存侥幸，即便是力量不足被擒获，也不用担心被杀，这样祸乱从哪儿能停息呢！《尚书》曰：“以威胜爱，必定成功；以爱胜威，必定失败。”《诗经》云：“别听狡诈欺骗的话，警惕两面三刀；制止暴虐与劫掠，不使作恶把人欺。”如今苻坚违背了这些话，怎能不灭亡呢！

[3]朝廷以秦兵之退为谢安、桓冲之功，拜安卫将军，与冲皆开府仪同三司。

[3]东晋朝廷认为前秦军队的溃退是谢安、桓冲的功劳，给谢安授官卫将军，与桓冲都开府仪同三司。

[4]六月，甲子，大赦。

[4]六月，甲子（十九日），东晋实行大赦。

[5]丁卯，以会稽王道子为司徒；固让不拜。

[5]丁卯（二十二日），东晋任命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司徒，司马道子坚持辞让，不接受。

[6]秦王坚召阳平公融为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以征南大将军、守尚书令、长乐公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坚以诸氐种类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武都、、雍氐十五万户，使诸宗亲各领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长乐公丕领氐三千户，以仇池氐酋射声校尉杨膺为征东左司马，九氐酋长水校尉齐午为右司马，各领一千五百户，为长乐世卿。长乐郎中令略阳垣敞为录事参军，侍讲扶风韦斡为参军事，申绍为别驾。膺，丕之妻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镇龙城，中书令梁说为幽州刺史，镇蓟城。抚军将军毛兴为都督河·秦二州诸军事、河州刺史，镇罕。长水校尉王腾为并州刺史，镇晋阳。河、并二州各配氐户三千。兴、腾并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晖为都督豫·洛·荆·南兖·东豫·阳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移洛州刺史治丰阳。钜鹿公睿为雍州刺史。各配氐户三千二百。

[6]前秦王苻坚征召阳平公苻融为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任命征南大将军、守尚书令、长乐公苻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苻坚考虑到众氐族种族滋长繁杂，秋季，七月，将三原、九、武都、、雍氐的十五万户氐族人划分开来，让自己的各个亲属分别统领，散居一方，如同古代的诸侯国一样。长乐公苻丕统领了三千户氐族，任命仇池的氐族酋长、射声校尉杨膺为征东左司马，九的氐族酋长、长水校尉齐午为右司马，让他们各自统领一千五百户，作为长乐世代承袭的卿大夫。任命长乐郎中令、略阳人垣敞为录事参军，侍讲、扶风人韦为参军事，申绍为别驾。杨膺是苻丕妻子的哥哥；齐午是扬膺妻子的父亲。八月，在幽州分置平州，任命石越为平州刺史，镇守龙城。任命中书令梁说为幽州刺史，镇守蓟城。任命抚军将军毛兴为都督河、秦二州诸军事及河州刺史，镇守罕。任命长水校尉王腾为并州刺史，镇守晋阳。河、并二州各自分配三千氐族民户。毛兴、王腾全都与苻氏联姻，是氐族中有崇高声望的人。任命平原公苻晖为都督豫、洛、荆、南兖、东豫、阳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守洛阳。调动洛州刺史镇守丰阳。任命钜鹿公苻睿为雍州刺史。各自配给三千二百氐族民户。

坚送丕至灞上，诸氐别其父兄，皆恸哭，哀感路人。赵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坚笑而不纳。

苻坚把苻丕送到灞上，众氐族人在辞别他们父兄的时候，全都失声痛哭，悲哀气氛感动路人。赵整趁着陪同宴请的机会，弹琴唱道：“阿得脂，阿得脂，伯劳鸟的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氐人留鲜卑，一旦出现缓急应当告诉谁！”苻坚报之以微笑，但没有理会。

[7]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7]九月，癸未（初十），东晋皇后王氏去世。

[8]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逊据交州反。

[8]冬季，十月，九真太守李逊占据交州反叛。

[9]秦王坚以左禁将军杨壁为秦州刺史，尚书赵迁为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为宁州刺史。

[9]前秦王苻坚任命左禁将军杨壁为秦州刺史，尚书赵迁为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为宁州刺史。

[10]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

[10]十一月，乙酉（十三日），东晋在隆平陵安葬了定皇后王氏。

[11]十二月，秦以左将军都贵为荆州刺史，镇彭城。

[11]十二月，前秦任命左将军都贵为荆州刺史，镇守彭城。

[12]置东豫州，以毛当为刺史，镇许昌。

[12]前秦设置东豫州，任命毛当为刺史，镇守许昌。

[13]是岁，秦王坚遣高密太守毛之等二百余人来归。

[13]这一年，前秦王苻坚遣送高密太守毛之等二百多人回归东晋。

六年（辛巳、381）

六年（辛巳，公元381年）

[1]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居之。尚书左丞王雅表谏，不从。雅，肃之曾孙也。

[1]春季，正月，东晋孝武帝刚刚开始尊奉佛教的法度，在殿内设置了精舍，让僧徒们居住。尚书左丞王雅上表劝谏，孝武帝不听。王雅是王肃的曾孙。

[2]丁酉，以尚书谢石为仆射。

[2]丁酉（二十六日），东晋任命尚书谢石为仆射。

[3]二月，东夷、西域六十二国入贡于秦。

[3]二月，东夷、西域六十二国向前秦进贡。

[4]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4]夏季，六月，庚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5]秋，七月，甲午，交趾太守杜瑗斩李逊，交州平。

[5]秋季，七月，甲午（二十五日），交趾太守杜缓斩杀李逊，交州得以平定。

[6]冬，十月，故武陵王卒于新安，追封新宁郡王，命其子遵为嗣。

[6]冬季，十月，原武陵王司马在新安去世，东晋追封他为新宁郡王，让他的儿子司马遵继嗣王位。

[7]十一月，己亥，以前会稽内史郗为司空；固辞不起。

[7]十一月，己亥（疑误），任命前会稽内史郗为司空。郗固执地辞让，不肯就任。

[8]秦荆州刺史都贵遣其司马阎振、中兵参军吴仲帅众二万寇竟陵，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卫军参军桓石民等帅水陆二万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袭击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进攻之，癸亥，拔管城，获振、仲，斩首七千级，俘虏万人。诏封桓冲子谦为宜阳侯。以桓石虔领河东太守。

[8]前秦荆州刺史都贵派遣其司马阎振、中兵参军吴仲率领二万兵众进犯竟陵，桓冲派南平太守桓石虔、卫军参军桓石民等率领二万水、陆军抵抗。桓石民是桓石虔的弟弟。十二月，甲辰（初八），桓石虔袭击阎振、吴仲，重创他们。阎振、吴仲退守管城。桓石虔进军攻打，癸亥（二十七日），攻克管城，擒获阎振、吴仲，斩首七千人，俘虏一万人。东晋朝廷下达诏书，封桓冲的儿子桓谦为宜阳侯。任命桓石虔兼河东太守。

[9]是岁，江东大饥。

[9]这一年，长江以南发生严重饥荒。

七年（壬午、382）

七年（壬午，公元382年）

[1]秦大司农东海公阳、员外散骑侍郎王皮、尚书郎周谋反，事觉，收下廷尉。阳，法之子；皮，猛之子也。秦王坚问其反状，阳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为父复雠耳。”坚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岂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勋，而臣不免贫贱，故欲图富贵耳。”坚曰：“丞相临终托卿，以十具牛为治田之资，未尝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曰：“世荷晋恩，生为晋臣，死为晋鬼，复何问乎！”先是，屡谋反叛，左右皆请杀之；坚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岂惮死乎！杀之适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诛，徙阳于凉州之高昌郡，皮、于朔方之北。卒于朔方。阳勇力兼人，寻复徙鄯善。及建元之末，秦国大乱，阳劫鄯善之相欲求东归，鄯善王杀之。

[1]前秦大司农东海公苻阳、员外散骑侍郎王皮、尚书郎周图谋反叛，事情被发觉，被捕后送交廷尉治罪。苻阳是苻法的儿子；王皮是王猛的儿子。前秦王苻坚问他们谋反的情况及原因，苻阳说：“我的父亲哀公苻法无罪而死，我是为父亲复仇。”苻坚哭泣着说：“哀公苻法之死，责任不在朕身上，你难道不知道吗？”王皮说：“我的父亲身为丞相，有辅佐天命的功勋，而我却不免于贫贱，所以我想图谋富贵。”苻坚说：“丞相临终前嘱咐你，用十头牛作为种田的资本，未曾为你求取官位。了解儿子没有谁能比得上父亲，这话多么英明啊！”周说：“我世代承受晋朝的恩惠。生为晋臣，死为晋鬼，还有什么可问的呢！”此前，周多次图谋反叛，周围的人都请求苻坚把他杀掉，苻坚说：“周是刚烈之士，他持有如此的志向，岂能害怕一死！杀掉他正好足以成就他的名声！”于是将他们全部赦免不杀。把苻阳迁徙到凉州的高昌郡，把王皮，周迁徙到了朔方以北。周死于朔方。苻阳勇气力量过人，不久又被迁徙到鄯善。等到建元末年，前秦国中大乱，苻阳劫持鄯善丞相图谋东返，被鄯善王所杀。

[2]秦王坚徙邺铜驼、铜马、飞廉、翁仲于长安。

[2]前秦王苻坚把邺城的铜驼、铜马、神禽飞廉像、巨人翁仲像迁移到长安。

[3]夏，四月，坚扶风太守王永为幽州刺史。永，皮之兄也。皮凶险无行，而永清修好学，故坚用之。以阳平公融为司徒；融固辞不受。坚方谋伐晋，乃以融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3]夏季，四月，苻坚任命扶风太守王永为幽州刺史。王永是王皮的哥哥。王皮凶狠险恶，无德，而王永却清正修明，好学，所以被苻坚任用。又任命阳平公苻融为司徒，苻融固执地辞让，不接受。苻坚正在图谋讨伐东晋，就任命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4]五月，幽州蝗生，广袤千里。秦王坚使散骑常侍彭城刘兰发幽、冀、青、并民扑除之。

[4]五月，幽州发生蝗灾，遍及千里。前秦王苻坚让散骑常侍彭城人刘兰发动幽、冀、青、并四州的百姓消灭蝗虫。

[5]秋，八月，癸卯，大赦。

[5]秋季，八月，癸卯（十一日），东晋实行大赦。

[6]秦王坚以谏议大夫裴元略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师。

[6]前秦王苻坚任命谏议大夫裴元略为巴西、潼二郡太守，让他秘密地准备水军。

[7]九月，车师前部王弥置、鄯善王休密驮入朝于秦，请为向导，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汉法置都护以统理之。秦王坚以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车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总兵十万，铁骑五千，以伐西域。阳平公融谏曰：“西域荒远，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汉武征之，得不补失。今劳师万里之外，以踵汉氏之过举，臣窃惜之。”不听。

[7]九月，车师前部王弥、鄯善王休密驮来到前秦朝见，请求作为向导，以讨伐西域拒不臣服的部族，顺势效法汉代的办法设置都护来统领管辖他们。前秦王苻坚任命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车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统领十万军队，铁甲骑兵五千，讨伐西域。阳平公苻融劝谏说：“西域荒芜遥远，得到了那里的百姓也无法役使，得到了那里的土地也无法耕种，汉武帝征伐他们，得不偿失。如今让部队艰辛地出征万里之外，

重犯汉武帝的错误，我私下里为此感到痛惜。”苻坚没有听从苻融的意见。

[8]桓冲使扬威将军朱绰击秦荆州刺史都贵于襄阳，焚践沔北屯田，掠六百余户而还。

[8]桓冲让扬威将军朱绰攻打在襄阳的前秦荆州刺史都贵，焚烧破坏了沔水以北用以征收军晌的屯田，掳掠了六百多户百姓后返回。

[9]冬，十月，秦王坚会群臣于太极殿，议曰：“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以讨之，何如？”秘书监朱肜曰：“陛下恭行天罚，必有征无战，晋主不衔璧军门，则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国士民，使复其桑梓，然后回舆东巡，告成岱宗，此千载一时也。”坚喜曰：“是吾志也。”

[9]冬季，十月，前秦王苻坚在太极殿会见群臣，和他们商量说：“自从我继承大业，已经三十年了，四方之地，大致平定，只有东南一隅，尚未蒙受君王的教化。如今粗略地计算一下我的士兵，能有九十七万，我想亲自统帅他们去讨伐晋朝，怎么样？”秘书监朱肜说：“陛下奉行上天的惩罚，一定是只有出征远行而不会发生战斗，晋朝国君不是在军营门前口含璧玉以示投降，就是怆惶出逃，葬身于江海，陛下让中原之国的士人百姓返回故土，让他们恢复家园，然后回车东巡，在岱宗泰山奉告成功，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苻坚高兴地说：“这就是我的志向。”

尚书左仆射权翼曰：“昔纣为无道，三仁在朝，武王犹为之旋师。今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坚嘿然良久，曰：“诸君各言其志。”

尚书左仆射权翼说：“过去商纣王无道，但微子、箕子、比干三位仁人在朝，周武王尚且因此回师，不予讨伐。如今晋朝虽然衰微软弱，但还没有大的罪恶，谢安、桓冲又都是长江一带才识卓越的人才，他们君臣和睦，内外同心，以我来看，不可图谋！”苻坚沉默了许久，说：“诸君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

太子左卫率石越曰：“今岁镇守斗，福德在吴，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坚曰：“昔武王伐纣，逆岁违卜。天道幽远，未易可知。夫差、孙皓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

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对曰：“三国之君皆淫虐无道，故敌国取之，易于拾遗。今晋虽无德，未有大罪，愿陛下且按兵积谷，以待其衅。”于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决。坚曰：“此所谓筑舍道傍，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

太子左卫率石越说：“今木星、土星居于斗宿，福德在吴地，如果讨伐他们，必有天灾。而且他们凭借着长江天险，百姓又为其所用，恐怕不能讨伐！”苻坚说：“过去周武王讨伐商纣，就是逆太岁运行的方向而进，也违背了占卜的结果。天道隐微幽远，不容易确知。夫差、孙皓全都据守江湖，但也不能免于灭亡。如今凭借我兵众，把鞭子投之于长江，也足以断绝水流，又有什么天险足以凭借呢！”石越回答说：“商纣、夫差、孙皓这三国之君，全都淫虐无道，所以敌对的国家攻取他们，就像俯身拣拾遗物一样容易。如今晋朝虽然缺乏道德，但没有大的罪恶，愿陛下暂且按兵不动，积聚粮谷等，等待他们灾祸的降临。”于是群臣们各言利害，久久未能决定。苻坚说：“这正所谓在道路旁边修筑屋舍，没有什么时候能够建成。我要自我决断了！”

群臣皆出，独留阳平公融，谓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对曰：“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一也；晋国无衅，二也；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坚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复何望！吾强兵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为令主，亦非暗劣。乘累捷之势，击垂亡之国，何患不克，岂可复留此残寇，使长为国家之忧哉！”融泣曰：“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今劳师大举，恐无万全之功。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坚不听。于是朝臣进谏者众，坚曰：“以吾击晋，校其强弱之势，犹疾风之扫秋叶，而朝廷内外皆言不可，诚吾所不解也！”

群臣们都出去了，唯独留下了阳平公苻融。苻坚对他说：“自古参与决定大事的人，不过是一两个大臣而已。如今众说纷纭，只能扰乱人心，我要与你来决定此事。”苻融对苻坚说：“如今讨伐晋朝有三难：天道不顺，此其一；晋国自身无灾祸，此其二；我们频繁征战，

士兵疲乏，百姓怀有畏敌之心，此其三。群臣当中说不能讨伐晋朝的人，全都是忠臣，希望陛下听从他们的意见。”苻坚脸色一变说：“你也是如此，我还能寄希望于谁呢！我有强兵百万，资财兵器堆积如山；我虽然不是完美的君主，但也不是昏庸之辈。乘着捷报频传之势，攻击垂死挣扎之国，还怕攻不下来？怎么可以再留下这些残敌，使他们长久地成为国家的忧患呢！”苻融哭泣着说：“晋朝无法灭掉，事情非常明显。如今大规模地出动疲劳的军队，恐怕不会获得万无一失的战功。况且我所忧虑的，还不仅于此。陛下宠爱养育鲜卑人、羌人、羯人，让他们布满京师，这些人都对我们有深仇大恨。太子独自和数万弱兵留守京师，我害怕有不测之变出现在我们的心腹地区，后悔不及。我的愚妄之见，确实不值得采纳，王猛是一时的英明杰出之人，陛下常常把他比作诸葛亮，为什么唯独不铭记他的临终遗言呢！”苻坚依然没有听从。此时向苻坚进谏的朝臣很多，苻坚说：“以我们的力量攻打晋朝，比较双方的强弱之势，就像疾风扫秋叶一样，然而朝廷内外都说不能攻打，这确实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太子宏曰：“今岁在吴分，又晋君无罪，若大举不捷，恐威名外挫，财力内竭，此群下所疑也！”坚曰：“昔吾灭燕，亦犯岁而捷，天道固难知也。秦灭六国，六国之君岂皆暴虐乎！”

太子苻宏说：“如今木星在吴地的分野，再加上晋朝国君没有罪恶，如果大举进攻而不能取胜，在外威风名声受挫，在内资财力量耗尽，这就是导致群臣们产生疑问的原因！”苻坚说：“过去我消灭燕国，也违背了木星的征兆，但取得了胜利，天道本来就是难以确知的。秦灭六国，六国之君难道全都是暴虐的君主吗！”

冠军、京兆尹慕容垂言于坚曰：“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白满朝，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臣而已，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一之功！”坚大悦曰：“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赐帛五百匹。

冠军将军、京兆尹慕容垂向苻坚进言说：“弱被强所并，小被大所吞，这是自然的道理与趋势，并不难理解。像陛下这样神明威武，适应天意，威名远播海外，拥有强兵劲旅百万，韩信、白起那样的良将

布满朝廷，而江南弹丸之地，独敢违抗王命，岂能再留下他们而交给子孙后代呢！《诗经》云：‘出谋划策人太多，因此事情不成功。’陛下自己在内心做出决断就完全可以了，何必广泛地征询众朝臣的意见！晋武帝平定吴国，所倚仗的只有张华、杜预两三位大臣而已，如果听从众朝臣之言，难道能有统一天下的功业！”苻坚十分高兴地说：“与我共同平定天下的人，只有你而已。”赏赐给慕容垂五百匹帛。

坚锐意欲取江东，寝不能旦。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坚曰：“帝王历数，岂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刘禅岂非汉之苗裔邪，终为魏所灭。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耳！”

苻坚专注于想要攻取长江以东，连睡觉也不能睡到早晨。阳平公苻融劝谏他说：“‘知道满足就不会感到耻辱，知道停止就不会出现危险。’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灭亡的。况且我们的国家本来就属戎狄之人，天下的正宗嫡传大概不会归于像我们这样的外族人。长江以南虽然衰微软弱，残喘生存，但他们是中华的正统，天意一定不会灭绝他们。”苻坚说：“帝王更替之道，怎么会有一成不变的呢，只看道德在哪里。刘禅难道不是汉朝的后裔吗？但最终被魏国所灭。你之所以不如我的原因，毛病正在于不了解变通的道理。”

坚素信重沙门道安，群臣使道安乘间进言。十一月，坚与道安同辇游于东苑，坚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安曰：“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自足比隆尧、舜；何必栉风沐雨，经略遐方乎！且东南卑湿，气易构，虞舜游而不归，大禹往而不复，何足以上劳大驾也！”坚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朕岂敢惮劳，使彼一方独不被泽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无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驻跸洛阳，遣使者奉尺书于前，诸将总六师于后，彼必稽首入臣，不必亲涉江、淮也。”坚不听。

苻坚历来信任重视僧人道安，群臣们让道安寻找机会向苻坚进言。十一月，苻坚与道安同乘一车在东苑游览，苻坚说：“朕将要与你南游吴、越之地，泛舟长江，亲临沧海，不也是很快乐的事情吗！”道安说：“陛下顺应天意统治天下，身居中原而控制四方，自身的昌隆就足以与尧、舜相比，何必栉风沐雨，经营远方呢！而且东南地区低洼潮

湿，容易造成灾害不祥之气，虞、舜前去游猎就再也没有返回，大禹去了一趟就再也没有第二趟，有什么值得劳您大驾的呢！”苻坚说：“上天生育了民众而为他们树立了君主，是让君主统治他们，朕岂敢害怕辛劳，唯独使那一方土地不承受恩泽呢！如果一定像你所说的那样，古代的帝王就全都没有征伐之事了！”道安说：“一定要干的话，陛下应该在洛阳停驻，先派遣使者给他们送去书信，众将领统领六军跟随于后，他们就一定会叩首称臣，您不必亲自涉足长江、淮河。”苻坚没有听从。

坚所幸张夫人谏曰：“妾闻天地之生万物，圣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顺之，故功无不成。是以黄帝服牛乘马，因其性也；禹浚九川，障九泽，因其势也；后稷播殖百谷，因其时也；汤、武帅天下而攻桀、纣，因其心也；皆有因则成，无因则败。今朝野之人皆言晋不可伐，陛下独决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犹因民，而况人乎！妾又闻王者出师，必上观天道，下顺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请验之天道。谚云：‘鸡夜鸣者不利行师，犬群嗥者宫室将空，兵动马惊，军败不归。’自秋、冬以来，众鸡夜鸣，群犬哀嗥，厩马多惊，武库兵器自动有声，此皆非出师之祥也。”坚曰：“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

苻坚所宠爱的张夫人劝谏他说：“妾听说天地滋生万物，圣王统治天下，全都是顺其自然，所以功业无所不成。黄帝之所以能驯服牛马，是顺应了它们的禀性；大禹之所以能疏通九川，挡住九泽，是顺应了它们的地势；后稷之所以能播种繁殖百谷，是顺应了天时；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能率领天下人攻下夏桀、商纣，是顺应了他们的心愿，全都是顺应则成功，不顺应则失败。如今朝野之人都说晋朝不可讨伐，唯独陛下一意孤行，妾不知道陛下是顺应了什么。《尚书》曰：‘上天的聪慧明察来自于民众的聪慧明察。’上天尚且要顺应民意，何况是人呢！妾又听说君王出动军队，一定要上观天道，下顺人心。如今人心既然不同意讨伐晋朝，请您再与天道验证一下。俗谚说；‘鸡夜鸣时不利于出师，犬群嚎时宫室将空，兵器响动，圈马蹶惊，军败难归。’自从秋季、冬季以来，众鸡夜鸣，群犬哀嚎，圈马多惊，武库里的兵器自己响动，这些都是不能出师的预兆。”苻坚说：“军旅之事，不是妇人所应当参与的！”

坚幼子中山公诜最有宠，亦谏曰："臣闻国之兴亡，系贤人之用舍。今阳平公，国之谋主，而陛下违之，晋有谢安、桓冲，而陛下伐之，臣窃惑之！"坚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苻坚的小儿子、中山公苻诜最受宠爱，他也劝谏苻坚说："我听说国家的兴亡，与对贤明之人的弃用相联系。如今阳平公苻融，是国家的主谋，然而陛下却不听他的意见；晋朝有谢安、桓冲，然而陛下却要讨伐他们，我私下里感到大惑不解！"苻坚说："天下大事，小孩子知道什么！"

[10]秦刘兰讨蝗，经秋冬不能灭。十二月，有司奏征兰下廷尉。秦王坚曰："灾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兰何罪乎！"

[10]前秦刘兰从事灭蝗，经过秋季冬季仍未明显奏效。十二月，有关部门奏请将刘兰送交廷尉处理。前秦王苻坚说："灾害降自上天，不是人力所能消除的，这是由于朕的政治混乱所致，刘兰何罪之有！"

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这一年，前秦大获丰收，上等农田每亩收获七十石，下等农田每亩收获三十石。蝗虫不出幽州之境，而且不吃麻豆五谷，这里的上等农田每亩收获一百石，下等农田每亩收获五十石。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零五卷

晋纪二十七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太元八年（癸未、383）

晋纪二十七 晋孝武帝太元八年（癸未，公元383年）

[1]春，正月，秦吕光发长安，以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为向导。

[1]春季，正月，前秦吕光发兵长安，以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作为向导。

[2]三月，丁巳，大赦。

[2]三月，丁巳（二十八日），东晋实行大赦。

[3]夏，五月，桓冲帅众十万伐秦，攻襄阳；遣前将军刘波等攻沔北诸城；辅国将军杨亮攻蜀，拔五城，进攻涪城；鹰扬将军郭铨攻武当。六月，冲别将攻万岁、筑阳，拔之。秦王坚遣征南将军钜鹿公睿、冠军将军慕容垂等帅步骑五万救襄阳，兖州刺史张崇救武当，后将军张蚝、步兵校尉姚苌救涪城；睿军于新野，垂军于邓城。桓冲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铨及冠军将军桓石虔败张崇于武当，掠二千户以归。钜鹿公睿遣慕容垂为前锋，进临沔水。垂夜命军士人持十炬，系于树枝，光照数十里。冲惧，退还上明。张蚝出斜谷；杨亮引兵还。冲表其兄子石民领襄城太守，戍夏口。冲自求领江州刺史；诏许之。

[3]夏季，五月，桓冲率领十万兵众讨伐前秦，攻打襄阳。派前将军刘波等攻打沔北各城。辅国将军杨亮攻打蜀地，攻下了五座城池，又进军攻打涪城。鹰扬将军郭铨攻打武当。六月，桓冲的别将攻打万岁、筑阳，攻了下来。前秦王苻坚派遣征南将军钜鹿公苻睿、冠军将军慕容垂等率领五万步、骑兵救援襄阳，派兖州刺史张崇救援武当，派后将军张蚝、步兵校尉姚苌救援涪城。桓睿驻军于新野，慕容垂驻军于邓城。桓冲后退驻扎在沔南。秋季，七月，郭铨以及冠军将军桓石虔在武当打败了张崇，掳掠了二千户百姓后返回。钜鹿公苻睿派慕容垂作为前锋，进军来到沔水。慕容垂夜晚命令军中士兵每人手持十个将束苇系在树枝上做成的火把，光照数十里。桓冲害怕了，退回上明。张蚝率兵出了斜谷，杨亮带兵返回。桓冲上表章请求让他哥哥的

儿子桓石民兼任襄阳太守，戍守夏口。桓冲自我请求兼任江州刺史。朝廷下达诏令同意了。

[4]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万余骑，拜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是时，朝臣皆不欲坚行，独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子劝之。阳平公融言于坚曰："鲜卑，羌虏，我之仇雠，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坚不听。

[4]前秦王苻坚下达诏令，开始大举入侵东晋。百姓中每十个成年人选派一人充军，良家子弟中年龄在二十岁以下，有才能勇气的人，全都授官羽林郎。又说："晋朝任命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以此形势来看，凯旋的时间不会太远，可以先行起身于家，出任官职。"良家子弟应征的有三万多骑兵，苻坚任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这时，满朝大臣都不想让苻坚出征，唯独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子弟对此加以劝勉。阳平公苻融向苻坚进言说："鲜卑、羌族的虏臣，是我们的仇敌，经常盼望着风云变化以实现他们的心愿，他们所陈献的办法，怎么能听从呢！良家少年全都是富豪子弟，不熟悉军事，只是苟且进上阿谀奉承之言以迎合陛下的心愿。如今陛下相信并采纳了他们的话，轻率地进行大规模行动，臣恐怕既不能成就战功，随之还会产生后患，悔之不及！"苻坚没有听从。

八月，戊午，坚遣阳平公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坚谓苌曰："昔朕以龙骧建业，未尝轻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将军窦冲曰："王者无戏言，此不祥之征也！"坚默然。

八月，戊午（初二），苻坚派遣阳平公苻融督帅张蚝、慕容垂等人的步、骑兵二十五万人作为前锋，任命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苻坚对姚苌说："过去我靠龙骧将军的官位建立了大业，未曾轻易地把这个官位授予别人，你努力干吧！"左将军窦冲说："君王无戏言，这话是不祥之兆！"苻坚沉默不语。

慕容楷、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

慕容楷、慕容绍向慕容垂进言说："主上的骄纵傲慢已经非常严重，叔父建立中兴大业，就在此行！"慕容垂说："对。除了你们，谁能和我一起成就大业呢！"

甲子，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阳平公融等兵三十万，先至颍口。

甲子（初八），苻坚发兵长安，将士共有六十多万，骑兵二十七万，旌旗战鼓遥遥相望，绵延千里。九月，苻坚抵达项城，凉州的军队刚刚到达咸阳，蜀、汉的军队正顺流而下，幽州、冀州的军队到了彭城，东西万里，水陆并进，运输军粮的船只多达万艘。阳平公苻融等人的部队三十万人，先期抵达颍口。

诏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众共八万拒之；使龙骧将军胡彬以水军五千援寿阳。琰，安之子也。

东晋下达诏令，任命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任命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人的兵众八万人抵抗前秦。让龙骧将军胡彬带领五千水军援助寿阳。谢琰是谢安的儿子。

是时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谢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山墅，亲朋毕集，与玄围棋赌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遂游陟，至夜乃还。桓冲深以根本为忧，遣精锐三千入卫京师；谢安固却之，曰："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阙，西藩宜留以为防。"冲对佐吏叹曰："谢安石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众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这时前秦的军队已经非常强盛，东晋京城里的人震惊恐惧。谢玄入朝，向谢安询问应对之策，谢安一副平静的样子，回答说："已经另有打算了。"紧接着就闭口无言。谢玄不敢再问，就让张玄重新请求指

令。谢安于是就命令驾车出游山间别墅，亲戚朋友云集，与谢玄在别墅玩围棋赌博。谢安的棋术一直不如谢玄，这天，谢玄由于内心恐惧，在有利的形势下投子打劫，反而还不能获胜。谢安于是就登山漫游，到晚上才回来。桓冲对国家的根基大业深以为忧，派精锐部队三千人入城保卫京师。谢安固执地阻拦他，说："朝廷的处理办法已经决定，士兵武器都不缺乏，应该留在西藩之地以作防备。"桓冲对藩府参佐叹息道："谢安有身居朝廷的气量，但不熟悉带兵打仗的方法。如今大敌临头，还尽情游玩，高谈阔论不止，只派遣未经战事的年轻人前去抵抗，再加上数量不足，力量软弱，天下的结局已经可以知道了，我们将要受外族的统治了！"

[5]以琅邪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

[5]东晋任命琅邪王司马道子为录尚书六条事。

[6]冬，十月，秦阳平公融等攻寿阳；癸酉，克之，执平虏将军徐元喜等。融以其参军河南郭褒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郧城。胡彬闻寿阳陷，退保硖石，融进攻之。秦卫将军梁成等帅众五万屯于洛涧，栅淮以遏东兵。谢石、谢玄等去洛涧二十五里而军，惮成不敢进。胡彬粮尽，潜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秦人获之，送于阳平公融。融驰使白秦王坚曰："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坚乃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八千，兼道就融于寿阳。遣尚书朱序来说谢石等，以为："强弱异势，不如速降。"序私谓石等曰："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

[6]冬季，十月，前秦阳平公苻融等攻打寿阳。癸酉（十八日），攻克了寿阳，擒获了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苻融任命他的参军河南人郭褒为淮南太守。慕容垂攻下了郧城。胡彬听说寿阳被攻陷，后退守卫硖石，苻融进军攻打硖石。前秦卫将军梁成等率领五万兵众驻扎在洛涧，沿淮河布防以遏制东面的部队。谢石、谢玄等在距离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军，由于惧怕梁成而不敢前进。胡彬的粮食耗尽，秘密地派遣使者向谢石等报告说："如今贼寇强盛而我的粮食已经耗尽，恐怕不能再见到大军了！"前秦人擒获了胡彬，把他送交给阳平公苻融。苻融急速派使者向前秦王苻坚报告说："现在贼寇力量不足，容易擒获，只是怕他们逃走，应该迅速率兵前来。"苻坚于是就把大部队留在

项城，带领八千轻装骑兵，日夜兼程赶赴寿阳与苻融汇合。苻坚派尚书朱序前去劝说谢石等人，认为："形势强弱悬殊，不如迅速投降。"朱序私下里却对谢石等人说："如果秦国的百万兵众全部抵达，确实难以与他们抗衡。如今乘着各路军队尚未会集，应该迅速攻击他们。如果能打败他们的前锋部队，那他们就已经丧失了士气，最终就可以攻破他们。"

石闻坚在寿阳，甚惧，欲不战以老秦师。谢琰劝石从序言。十一月，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帅精兵五千趣洛涧，未至十里，梁成阻涧为陈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击成，大破之，斩成及弋阳太守王咏；又分兵继其归津，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执秦扬州刺史王显等，尽收其器械军实。于是谢石等诸军，水陆继进。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敌，何谓弱也！"怃然始有惧色。

谢石听说苻坚在寿阳，十分害怕，想用不交战的办法来拖垮前秦的军队。谢琰劝说谢石听从朱序的话。十一月，谢玄派广陵相刘牢之率领五千精兵开赴洛涧，在离洛涧十里的地方，梁成扼守山涧布署兵阵以等待刘牢之。刘牢之径直向前渡河，攻击梁成，大败梁成，斩杀了梁成以及弋阳太守王咏。又分派部队继绝了他们归途上的渡口，前秦的步、骑兵全都崩溃，争先恐后地逃向淮水，死亡的士兵有一万五千人，抓获了前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全部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军粮。于是谢石等各路军队，从水路、陆路相继进发。前秦王苻坚与阳平公苻融登上寿阳城观望，只见东晋的军队布阵严整，又望见了八公山上的草木，也以为都是东晋的士兵，苻坚掉头对苻融说："这也是强敌，怎么能说他软弱呢！"茫然若失，脸上开始有了恐惧的神色。

秦兵逼肥水而陈，晋兵不得渡。谢玄遣使谓阳平公融曰："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诸将皆曰："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坚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融亦以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复止。谢玄、谢琰、桓伊等引兵渡水击之。融驰骑略陈，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

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序因与张天锡、徐元喜皆来奔。获秦王坚所乘云母车。复取寿阳，执其淮南太守郭褒。

前秦的军队紧逼淝水而布阵，东晋的军队无法渡过。谢玄派使者对阳平公苻融说：“您孤军深入，然而却紧逼淝水部署军阵，这是长久相持的策略，不是想迅速交战的办法。如果能移动兵阵稍微后撤，让晋朝的军队得以渡河，以决胜负，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前秦众将领都说：“我众敌寡，不如遏制他们，使他们不能上岸，这样可以万无一失。”苻坚说：“只带领兵众稍微后撤一点，让他们渡河渡到一半，我们再出动铁甲骑兵奋起攻杀，没有不胜的道理！”苻融也认为可以，于是就挥舞战旗，指挥兵众后退。前秦的军队一退就不可收拾。谢玄、谢琰、桓伊等率领军队渡过河攻击他们。苻融驰马巡视军阵，

想来率领退逃的兵众，结果战马倒地，苻融被东晋的士兵杀掉，前秦的军队于是就崩溃了。谢玄等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青冈，前秦的军队大败，自相践踏而死的人，遮蔽山野堵塞山川。逃跑的人听到刮风的声音和鹤的鸣叫声，都以为是东晋的军队将要来到，昼夜不敢停歇，慌不择路，风餐露宿，冻饿交加，死亡的人十有七八。当初，前秦的军队稍微后撤时，朱序在军阵后面高声呼喊：“秦军失败了！”兵众们听到后就狂奔乱逃。朱序乘机与张天锡、徐元喜都来投奔东晋。缴获了前秦王苻坚所乘坐的装饰着云母的车乘。又攻取了寿阳，抓获了前秦的淮南太守郭褒。

坚中流矢，单骑走至淮北，饥甚，民有进壶飧、豚髀者，坚食之，赐帛十匹，绵十斤。辞曰：“陛下厌苦安乐，自取危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安有子饲其父而求报乎！”弗顾而去。坚谓张夫人曰：“吾今复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

苻坚中了流箭，单身匹马逃到淮河以北，十分饥饿，有的百姓送来了盛在壶里的水泡饭、猪骨头，苻坚吃了下去，赏赐给他们十匹布帛，十斤绵。这些人推辞说：“陛下厌倦困苦，安于享乐，自取危难。我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是我的父亲，哪里有儿子给父亲饭吃还求取报偿的呢！”他们连赏赐的那些东西看也没看就离开了。苻坚对张夫人说：“我如今再以什么面目去治理天下呢！”说着便潸然泪下。

是时，诸军皆溃，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世子宝言于垂曰："家国倾覆，天命人心皆归至尊，但时运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败，委身于我，是天借之便以复燕祚，此时不可失也，愿不以意气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于我，若之何害之！天苟弃之，不患不亡。不若保护其危以报德，徐俟其衅而图之，既不负宿心，且可以义取天下。"奋威将军慕容德曰："秦强而并燕，秦弱而图之，此为报仇雪耻，非负宿心也；兄柰何得而不取，释数万之众以授人乎？"垂曰："吾昔为太傅所不容，置身无所，逃死于秦，秦主以国士遇我，恩礼备至。后复为王猛所卖，无以自明，秦主独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运必穷，吾当怀集关东，以复先业耳，关西会非吾有也。"冠军行参军赵秋曰："明公当绍复燕祚，著于图谶；今天时已至，尚复何待！若杀秦主，据邺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亲党多劝垂杀坚，垂皆不从，悉以兵授坚。平南将军慕容屯郧城，闻坚败，弃其众遁去；至荥阳，慕容德复说起兵以复燕祚，不从。

这时，前秦的各路军队全都溃散，唯独慕容垂所统领的三万人完整保全，苻坚带领一千多骑兵到了他那里。长子慕容宝向慕容垂进言说："宗族国家覆灭，天命人心全都归于极其尊贵的帝王，只是时运还未到来，所以应该掩饰形迹躲藏起来。如今秦主兵败，委身于我们，这是上天赐予的有利时机以恢复燕国的国统，这个时机不可丧失，愿您不要因为受到过恩义小惠而忘掉了国家的重任！"慕容垂说："你说得对。然而他以一片赤诚之心把自身的安全交给我，为什么要伤害他！假如上天抛弃他，不用担心他不灭亡。不如在危难中保护他以报答他的恩德，慢慢地等待他的灾祸，然后再图谋他，这样既不违背往日的心愿，而且能够以道义征服天下。"奋威将军慕容德说："秦国强大的时候吞 并了燕国，秦国软弱的时候图谋他，这是报仇雪耻，不是违背往日的心愿。哥哥你为什么得到了却不占取，放弃数万兵众而授予别人呢？"慕容垂说："我过去被太傅慕容评所不容，无处安身，逃死到了秦国，秦国主像对待国中才能出众的人那样对待我，恩义礼遇备至。以后我又被王猛所出卖，无法自我明辩，秦国主偏偏就能明察，这样的恩情怎么能忘记呢！如果氐族人的命运必定穷尽，我应当招纳关东的民众，以光复先帝的大业，关西之地必定不会归我所有！"冠军行参军赵秋说："明公您应当继承光复燕国的国统，这已经明显地

表现在图谶上了。如今天时已经来到，还要等待什么！如果杀掉秦国主苻坚，占据邺都后击鼓西行，三秦之地也就不会归苻氏所有了！”慕容垂的亲信党羽大多都劝他杀掉苻坚，慕容垂一概没有听从，命令把军队交给苻坚。平南将军慕容驻扎在郧城，听说苻坚失败后，抛弃了他的兵众而逃走。到达荥阳，慕容德又劝说慕容起兵以恢复前燕的国统，慕容没有听从。

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

谢安接到了驿站传递的书信，知道前秦的军队已经失败，当时他正与客人玩围棋，拿着信放到了床上，毫无高兴的样子，继续下棋。客人问他是什么事，他慢条斯理地回答说：“小孩子们已经最终攻破了寇贼。”下完棋以后，他返回屋里，过门槛时，高兴得竟然连屐齿被折断都没有发觉。

丁亥，谢石等归建康，得秦乐工，能习旧声，于是宗庙始备金石之乐。乙未，以张天锡为散骑常侍，朱序为琅邪内史。

丁亥（初二），谢石等人返回建康，由于得到了前秦的音乐工匠，熟悉过去的音乐，从此宗庙当中开始有了钟磬乐器演奏音乐。乙未（初十），任命张天锡为散骑常侍，朱序为琅邪内史。

[7]秦王坚收集离散，比至洛阳，众十余万，百官、仪物、军容粗备。

[7]前秦王收拢逃散的兵众，等到抵达洛阳时，兵众已有十多万，属僚百官、礼仪器物、军事装备粗略齐备。

慕容农谓慕容垂曰：“尊不迫人于险，其义声足以感动天地。农闻秘记 曰：‘燕复兴当在河阳。’夫取果于未熟与自落，不过晚 旬日之间，然其难易美恶，相去远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渑池，言于坚曰：“北鄙之民，闻王师不利，轻相扇动，臣请奉诏书以镇慰安集之，因过谒陵庙。”坚许之。权翼谏曰：“国兵新破，四方皆有离心，宜征集名将，置之京师，以固根本，镇枝叶。垂勇略过人，世豪东夏，顷以避祸而来，其心岂止欲作 冠军而已哉！譬如养鹰，饥则附人，每闻风飙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是谨其笼，岂可解纵，任其所欲哉！”坚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许之，匹夫犹不食言，况万乘乎！若天命有废兴，

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臣见其往而不返，关东之乱，自此始矣。”坚不听，遣将军李蛮、闵亮、尹固帅众三千送垂。又遣骁骑将军石越帅精卒三千戍邺，骠骑将军张蚝帅羽林五千戍并州，镇军将军毛当帅众四千戍洛阳。权翼密遣壮士邀垂于河桥南空仓中，垂疑之，自凉马台结草筏以渡，使典军程同衣己衣，乘己马，与僮仆趣河桥。伏兵发，同驰马获免。

慕容农对慕容垂说：“您不在险境里逼迫别人，这种道义的名声足以感动天地。我听说图谶中记载：‘燕国的复兴应当在河阳。’在尚未成熟时就摘取果实与等待瓜熟蒂落相比，从时间上看不过是十来天的差距，然而它们的难易美恶程度，却相差甚远。”慕容垂在内心里赞同他的话，行进到渑池时，他向苻坚进言说：“北方边远之地的百姓，听说您的军队出师不利，轻率地互相鼓动作乱，我请求尊奉诏书去镇抚招纳他们，顺便路过拜谒先帝的陵庙。”苻坚同意了。权翼劝谏苻坚说：“国家的军队刚刚失败，四方全都有离心倾向，应该征召集合名将，把他们安置在京城，以稳固根基，安定枝叶。慕容垂勇猛谋略过人，世代都是中原以东的豪杰，不久前因为躲避灾祸而前来归附，他的本心难道仅仅是想做一个冠军将军吗！就像养育苍鹰，它饥饿的时候依附于人，每当听到狂风骤起，就常常有飞越云霄的志向，正当应该紧闭藩笼的时候，岂能放纵它，听任它为所欲为呢！”苻坚说：“你说得对。然而朕已经同意了他，一般人尚不食言，何况是万乘君主呢！如果天命要有废兴的事变发生，本来就不是靠智慧与力量所能能改变的。”权翼说：“陛下重视小的信誉而轻视国家政权，依我之见，他一定是去而不返，关东之乱，从此就要开始了。”苻坚没有听，派遣将军李蛮、闵亮、尹国率领三千兵众护送慕容垂。又派骁骑将军石越率领三千精锐士兵戍守邺城，派骠骑将军张蚝率领五千羽林军戍卫并州，派镇军将军毛当率领四千兵众戍卫洛阳。权翼悄悄地派遣勇士邀请慕容垂到河桥以南的空仓房中，慕容垂对此产生了怀疑，用草绳编结成筏子从凉马台渡过了河，让典军程同穿上自己的衣服，骑上自己的马，与童仆一起奔赴河桥。权翼埋伏在这里的军队发起攻击，程同策马逃脱。

十二月，秦王坚至长安，哭阳平公而后入，谥曰哀公。大赦，复死事者家。

十二月，前秦王苻坚抵达长安，痛哭了阳平公苻融之后才进入，给苻融定谥号为哀公。实行大赦，恢复征收战死者家属的赋税。

[8]庚午，大赦。以谢石为尚书令。进谢玄号前将军；固让不受。

[8]庚午（十五日），东晋实行大赦。任命谢石为尚书令。晋升谢玄的称号为前将军，谢玄固执地辞让，不接受。

[9]谢安婿王国宝，坦之之子也；安恶其为人，每抑而不用，以为尚书郎。国宝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部，不为余曹，固辞不拜，由是怨安。国宝从妹为会稽王道子妃，帝与道子皆嗜酒，狎昵邪谄，国宝乃谮安于道子，使离间之于帝。安功名既盛，而险求进之徒，多毁短安，帝由是稍疏忌之 。

[9]谢安的女婿王国宝，是王坦之的儿子。谢安讨厌他的为人，总是压制着他而不加以任用，让他担任尚书郎。王国宝自以为出身于名门望族，按惯例只在吏部供职，其它官署一概不干，因此对于任命固执地辞让，不予就任。并因此而怨恨谢安。王国宝的表妹是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妃子，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全都喜欢喝酒，互相亲昵邪媚，王国宝于是就向司马道子说谢安的坏话，让司马道子挑拨谢安与孝武帝的关系。谢安的功名已经非常显赫，然而那些行为邪恶，追求进升的人，却大都诋毁谢安，孝武帝从此逐渐疏远猜忌谢安。

[10]初开酒禁，增民税米，口五石。

[10]东晋开始放开禁酒的戒令，增加百姓的米粮税额，每人纳粮五石。

[11]秦吕光行越流沙三百余里，焉耆等诸国等皆降。惟龟兹王帛纯拒之，婴城固守，光进军攻之。

[11]前秦吕光率兵穿越沙漠三百多里，焉耆等各国全都投降。只有龟兹王帛纯抵抗他们，环城固守，吕光进军攻击他们。

[12]秦王坚之入寇也，以乞伏国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会国仁叔父步颓反于陇西，坚遣国仁还讨之。步颓闻之，大喜，迎国仁于路。国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将亡矣，吾当与诸君共建一方之业。”及坚败，国仁遂迫胁诸部，有不从者，击而并之，众至十余万。

[12]前秦王苻坚入侵东晋的时候，任命乞伏国仁为前将军，统领作为先锋的骑兵。恰巧乞伏国仁的 叔父乞伏步颓在陇西反叛，苻坚派乞伏国仁返回去讨伐他。乞伏步颓听说以后，非常高兴，到半路去迎接乞伏国仁。乞伏国仁摆好酒大声说："苻氏使民众疲惫而炫耀军队，大概快要灭亡了，我应当与诸君共同建立一方大业。"等到苻坚失败以后，乞伏国仁于是就胁迫各部族，有不听从的，就加以攻击，然后吞并，部众达到了十多万人。

[13]慕容垂至安阳，遣参军田山修笺于长乐公丕。丕闻垂北来，疑其欲为乱，然犹身自迎之。赵秋劝垂于座取丕，因据邺起兵；垂不从。丕谋袭击垂，侍郎天水姜让谏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杀之，非臣子之义；不如待以上宾之礼，严兵卫之，密表情状，听敕而后图之。"丕从之，馆垂于邺西。

[13]慕容垂抵达安阳，参军田山写信给长乐公苻丕。苻丕听说慕容垂从北方来，怀疑他想作乱，但还是亲自去迎接他。赵秋劝慕容垂在座位上擒获苻丕，顺势占据邺城起兵，慕容垂没有听从。苻丕谋划袭击慕容垂，侍郎、天水人姜让劝 谏他说："慕容垂没有表露出反叛的迹象，然而明公您却要擅自杀 掉他，这不是作为臣子的应有之义。不如用上宾之礼对待他，再派士兵严密地守护他，秘密地进上表章报告情况，听候敕令，然后再对他作出处置。"苻丕听从了这一意见，让慕容垂住在邺西的馆舍。

垂潜与燕之故臣谋复燕祚，会丁零翟斌起来叛秦，谋攻豫州牧平原公晖于洛阳，秦王坚驿书使垂将兵讨之。石越言于丕曰："王师新败，民心未安，负罪亡匿之徒，思乱者众，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众已数千，此其验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兴复旧业之心，今复资之以兵，此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邺如藉虎寝蛟，常恐为肘腋之变，今远之于外，不犹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为垂下，使两虎相毙，吾从而制之，此卞庄子之术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铠仗之弊者给垂，又遣广武将军苻飞龙帅氐骑一千为垂之副。密戒飞龙曰："垂为三军之帅，卿为谋垂之将，行矣，勉之！"

慕容垂暗地里与前燕的旧臣图谋恢复前燕的国统，恰好这时丁零人翟斌起兵背叛了前秦，图谋在洛阳攻打豫州牧平原公苻晖，前秦王苻坚通过驿站送信，让慕容垂统领军队去讨伐他们。石越向苻丕进言

说：“国王的军队刚遭失败，民心尚未安定，负罪 逃亡之徒，渴望祸乱的人很多，所以丁零人一带头，十来天时间，响应的人已有数千，这就是证明。慕容垂，是燕国德高望重的人，有振兴恢复旧业的心愿，如今再交给他军队，这是为虎添翼。”苻丕说：“慕容垂在邺城犹如卧虎睡蛟，经常害怕他制造肘腋之变，如今让他远行在外，不是似乎更好一些吗？而且翟斌凶暴悖逆，一定不肯甘居下风，让两虎俱伤，我紧跟着去控制他们，这是卞庄子的策略。”于是苻丕就给了慕容垂二千老弱的士兵以及一些残次的铠甲兵器，又派广武将军苻飞龙率领一千氐族骑兵协助慕容垂。苻丕秘密地告诫苻飞龙说：“慕容垂是三军的主帅，你是图谋慕容垂的将领，出发，努力吧！”

垂请入邺城拜庙，丕弗许，乃潜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斩吏烧亭而去。石越言于丕曰：“垂敢轻侮方镇，杀吏烧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败，垂侍卫乘舆，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于燕，安能尽忠于我！失今不取，必为后患。”丕不从。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为小仁，不顾大计，终当为人禽耳。”

慕容垂请求进入邺城拜谒宗庙，苻丕没有同意，慕容垂于是就穿上便服进了邺城。守卫宗庙的官吏不让他进去，慕容垂十分愤怒，杀掉官吏、烧毁庙亭后离开了。石越向苻丕进言说：“慕容垂胆敢轻视侮辱一方长官，杀官吏烧庙亭，反叛的形迹已经显露，可以就此而除掉他。”苻丕说：“在淮南失败的时候，慕容垂在主上车前马后奉侍守卫，这个功劳不能忘记。”石越说：“慕容垂对燕国尚且不忠，怎么能对我们尽忠呢！错过了今天就无法除掉他，肯定要成为后患。”苻丕没有听从。石越退下去以后，告诉人们说：“苻丕父子喜欢施行小恩小惠，而不顾天下大计，最终将会被别人所擒。”

垂留慕容农、慕容楷、慕容绍于邺，行至安阳之汤池，闵亮、李毗自邺来，以丕与苻飞龙所谋告垂。垂因激怒其众曰：“吾尽忠于苻氏，而彼专欲图吾父子，吾虽欲已，得乎！”乃托言兵少，停河内募兵，旬日间，有众八千。

慕容垂把慕容农、慕容楷、慕容绍留在邺城，当他行进到安阳的汤池时，闵亮、李毗从邺城赶了上来，把苻丕与苻飞龙的图谋告诉了慕容垂。慕容垂以此激发兵众们的义愤，说：“我尽忠于苻氏，而他却专

门想图谋我们父子，我虽然想善罢甘休，能行吗！”于是就借口兵力不足，停留在河内招募兵众，十天时间已经拥有八千兵众。

平原公晖遣使让垂，趣使进兵。垂谓飞龙曰：“今寇贼不远，当昼止夜行，袭其不意。”飞龙以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宝将兵居前，少子隆勒兵从己，令氐兵五人为伍；阴与宝约，闻鼓声，前后合击氐兵及飞龙，尽杀之，参佐家在西者皆遣还，并以书遗秦王坚，言所以杀飞龙之故。

平原公苻晖派遣使者责备慕容垂，督促他率兵前进。慕容垂告诉苻飞龙说：“如今离寇贼不远，应当白天休息夜间前进，以攻其不意。”苻飞龙认为有理。壬午（二十七日），夜晚，慕容垂派长子慕容宝统领军队居前，小儿子慕容隆带领军队跟随自己，命令氐族士兵每五人为一个编制单位。他暗地里与慕容宝已有约定，当听到战鼓声后，前后合击氐族士民以及苻飞龙，把他们全部杀尽，参佐当中有家在西方的人，慕容垂全都让他们还乡，并且给前秦王苻坚送信，陈述所以要杀掉苻飞龙的原因。

初垂从坚入邺，以其子麟屡尝告变于燕，立杀其母，然犹不忍杀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见。及杀苻飞龙，麟屡进策画，启发垂意，垂更奇之，宠待与诸子均矣。

当初，慕容垂跟随苻坚进入邺城，因为他的儿子慕容麟曾经多次向前燕慕容评告发事变，所以立即杀掉了他的母亲，然而尚不忍心杀掉慕容麟，让他住在城外的馆舍，很少见他。等到杀了苻飞龙以后，慕容麟屡屡进献计策，对慕容垂多有启发，慕容垂转而认为他不一般，对他的宠爱和其他的儿子一样了。

慕容凤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腾、辽西段延等闻翟斌起兵，各帅部曲归之。平原公晖使武平武侯毛当讨斌。慕容凤曰：“凤今将雪先王之耻，请为将军斩此氐奴。”乃擐甲直进，丁零之众，随之，大败秦兵，斩毛当；遂进攻陵云台戍，克之，收万余人甲仗。

慕容凤以及前燕旧臣的儿子燕郡人王腾、辽西人段延等，听说翟斌起兵，各自率领部曲家兵归附了他。平原公苻晖让武平武侯毛当讨伐翟斌。慕容凤说：“我今天将要为先王雪耻，请求为将军斩杀这个氐奴。”于是就身披铠甲，一往直前，丁零的兵众紧随其后，大败前秦的

军队，斩杀了毛当。接着又进军攻打戍卫陵云台的军队，攻克了他们，缴获了一万多人的铠甲兵器。

癸未，慕容垂济河焚桥，有众三万，留辽东鲜卑可足浑谭集兵于河内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邺，密告慕容农等使起兵相应。时日已暮，农与慕容楷留宿邺中；慕容绍先出，至蒲池，盗丕骏马数百匹以待农、楷。甲申晦，农、楷将数十骑微服出邺，遂同奔列人。

癸未（二十八日），慕容垂渡过黄河以后焚烧了桥梁，拥有三万兵众，留下辽东的鲜卑人可足浑谭在河内的沙城会集兵众。慕容垂派田山到邺城，秘密地告诉慕容农等，让他们起兵响应。当时天色已晚，慕容农与慕容楷留在邺城中过夜。慕容绍先行出城，到了蒲池，偷盗了苻丕的数百匹骏马以等待慕容农、慕容楷。甲申晦（二十九日），慕容农、慕容楷带领数十名骑兵身着便服出了邺城，于是他们就一起奔赴列人县。

九年（甲申、384）

九年（甲申，公元384年）

[1]春，正月，乙酉朔，秦长乐公丕大会宾客，请慕容农不得，始觉有变；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

[1]春季，正月，乙酉朔（初一），前秦长乐公苻丕大规模地宴请宾客，邀请慕容农却没有见着人，方才发觉事有变故。派人四出寻找，三天以后，才知道他在列人县，已经起兵反叛了。

慕容凤、王腾、段延皆劝翟斌秦慕容垂为盟主；斌从之。垂欲袭洛阳，且未知斌之诚伪，乃拒之曰："吾来救豫州，不来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败受其祸，吾无预焉。"丙戌，垂至洛阳，平原公晖闻其杀苻飞龙，闭门拒之。翟斌复遣长史郭通往说垂，垂犹未许。通曰："将军所以拒通者，岂非以翟斌兄弟山野异类，无奇才远略，必无所成故邪？独不念将军今日凭之，可以济大业乎！"垂乃许之。于是斌帅其众来与垂会，劝垂称尊号。垂曰："新兴侯，吾主也，当迎归返正耳。"

慕容凤、王腾、段延全都劝翟斌尊奉慕容垂为盟主，翟斌听从了。慕容垂想袭击洛阳，但暂且还不知道翟斌是否有诚意，就拒绝他说："我是来救援豫州的，不是来投奔您。您既然要干大事，成功则享受其福，失败则承受其祸，我不参与此事。"丙戌（初二），慕容垂抵达洛

阳，平原公苻晖听说他杀了苻飞龙，把他拒之门外。翟证又派长史郭通前去劝说慕容垂，慕容垂还是没有同意做盟主。郭通说：“将军之所以拒绝郭通的原因，难道不是认为翟斌的弟兄们是身居山野的异族，没有超人的才能和远大的谋略，肯定无所作为的缘故吗？为什么唯独不考虑将军今天凭借他们，就可以成就大业呢！”听了这话，慕容垂就同意了。于是翟斌率领他的兵众前来与慕容垂会合，劝慕容垂称帝王的尊号。慕容垂说：“新兴侯慕容，是我们的国主，应当迎接他回去重归正统。”

垂以洛阳四面受敌，欲取邺而据之，乃引兵而东。故扶馀王馀蔚为荥阳太守，及昌黎鲜卑卫驹各帅其众降垂。垂至荥阳，群下固请上尊号，垂乃依晋中宗故事，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谓之统府。群下称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为车骑大将军，封范阳王；兄子楷为征西大将军，封太原王；翟斌为建义大将军，封河南王；馀蔚为征东将军、统府左司马，封扶馀王；卫驹为鹰扬将军，慕容凤为建策将军。帅众二十余万，自石门济河，长驱向邺。

慕容垂考虑到洛阳四面受敌，想攻取邺城据守，于是就率兵东进。过去的扶馀王馀蔚任荥阳太守，他和昌黎的鲜卑人卫驹各自率领自己的兵众投降了慕容垂。慕容垂抵达荥阳，众属下执意请求进上尊号，慕容垂就依据晋元帝的遗规，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秉承君主的旨意行事，称为统府。众属下称臣，文表奏疏，封爵授官，全者和君王一样。慕容垂任命他的弟弟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封为范阳王；任命哥哥的儿子慕容楷为征西大将军，封为太原王；任命翟斌为建义大将军，封为河南王；任命馀蔚为征东将军、统府左司马，封为扶馀王；任命卫驹为鹰扬将军，慕容凤为建策将军。率领二十多万兵众，从石门渡过了黄河，长驱直入，奔赴邺城。

慕容农之奔列人也，止于乌桓鲁利家，利为之置馔，农笑而不食。利谓其妻曰：“恶奴，郎贵人，家贫无以馔之，柰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无故而至，必将有民，非为饮食来也。君亟出，远望以备非常。”利从之。农谓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图兴复，卿能从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从。”农乃诣乌桓张骧，说之曰：“家王已举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远近响应，故来相告耳。”骧再拜曰：“得旧主而奉

之，敢不尽死！”于是农驱列人居民为士卒，斩桑榆为兵，裂裳为旗，使赵秋说屠各毕聪。聪与屠各卜胜、张延、李白、郭超及东夷馀和、敕勃、易阳乌桓刘大各帅部众数千赴之。农假张骧辅国将军，刘大安远将军，鲁利建威将军。农自将攻破馆陶，收其军资器械，遣兰汗、段赞、赵秋，慕舆略取康台牧马数千匹。汗，燕王垂之从舅；赞，聪之子也。于是步骑云集，众至数万，骧等共推农为使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大将军，监统诸将，随才部署，上下肃然。农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赏将士。赵秋曰：“军无赏，士不往，今之来者，皆欲建一时之功，规万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广中兴之基。”农从之于，是赴者相继；垂闻而善之。农间招库官伟于上党，东引乞持归于东阿，北召光烈将军平睿及睿兄汝阳太守幼于燕国，伟等皆应之。又遣兰汗攻顿丘，克之。农号令整肃，军无私掠，士女喜悦。

慕容农奔赴列人县的时候，在乌桓人鲁利家中停留，鲁利给他准备了食物，慕容农报之一笑，不吃。鲁利对他妻子说：“恶奴，君郎是贵人，家穷没有什么可给他吃，怎么办呢！”妻子说：“他有雄才大志，如今无缘无故地来到，必将有不寻常的事情，不是为了吃喝才来的。你赶快出去，望远处以防备不测。”鲁利听从妻子的吩咐。慕容农对鲁利说：“我想在列人县集结兵众以图谋复兴，你能跟我一起干吗？”鲁利说：“不论生死，都跟从君郎。”慕容农于是就到乌桓人张骧那里，劝他说：“我家君王已经发动了复兴旧业的大事，翟斌等人全都推举尊奉他，远近的民众全都响应，所以我来告诉你。”张骧叩头两拜，说：“得到了过去的君主而尊奉他，怎么敢不尽死效忠呢！”于是慕容农就让住在列人的居民作为士兵，砍桑树榆树作为兵器，撕下衣襟作为旗帜，派赵秋去劝说屠各人毕聪。毕聪与屠各人卜胜、张延、李白、郭超以及东夷人馀和、敕勃、易阳的乌桓人刘大各自率领部众数千人投奔慕容农。慕容农暂时任命张骧为辅国将军，刘大为安远将军，鲁利为建威将军。慕容农亲自率兵攻克了馆陶，收缴了那里的军粮武器，派兰汗、段、赵秋、慕舆掠夺了康台的牧马数千匹。兰汗是后燕王慕容垂的堂舅；段是段聪的儿子。于是步、骑兵云集，兵众多达数万，张骧等人共同推举慕容农为使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对于众将领，则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上上下下，恭敬顺从。慕容农考虑到后燕王慕容垂还未抵达，不敢擅自赐封将赏将士。赵秋说：“军队没有奖赏，士兵不会勇往直前，如今前来投奔的人，全都是

想建立一时的战功，以谋求长远的利益，应该秉承国王的旨意对他们封爵授官，以扩大中兴大业的根基。”慕容农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慕容垂听说了以后，对此加以赞扬。慕容农派使者招纳上党的库官伟，在东面延引东阿的乞特归，在北面征召后燕国的光烈将军平睿及平睿的哥哥汝阳太守平幼，库官伟等人全都响应他。慕容农又派兰汗攻打顿丘，攻了下来。慕容农号令严肃，军队秋毫无犯，男女百姓十分高兴。

长乐公丕使石越将步骑万余讨之。农曰：“越有智能之名，今不南拒大军而来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设备，可以计取之。”众请治列人城，农曰：“善用兵者，结士以心，不以异物。今起义兵，唯敌是求，当以山河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农使赵秋及参军綦毋滕击越前锋，破之。参军太原赵谦言于农曰：“越甲仗虽精，人心危骇，易破也，宜急击之。”农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昼战，则士卒见其外貌而惮之，不如待暮击之，可以必克。”令军士严备以待，毋得妄动。越立栅自固，农笑谓诸将曰：“越兵精士众，不乘初至之锐以击我，方更立栅，吾知其无能为也。”向暮，农鼓噪出，陈于城西，牙门刘木请先攻越栅，农笑曰：“凡人见美食，谁不欲之，何得独请！然汝猛锐可嘉，当以先锋惠汝。”木乃帅壮士四百腾栅而入，秦兵披靡；农督大众随之，大败秦兵，斩越，送首于垂。越与毛当，皆秦之骁将也，故秦王坚使助二子镇守；既而相继败没，人情骚动，所在盗贼群起。

长乐公苻丕让石越统领一万多步、骑兵讨伐慕容农。慕容农说：“石越有多勇多谋的名声，如今不在南边抵抗大军而来这里，这是畏惧燕王慕容垂而欺负我。他们肯定没做防备，可以使用计谋战胜他们。”兵众们请求慕容农据守列人城，慕容农说：“善于用兵的人，凝聚兵众靠的是赢得人心，不靠别的什么东西。如今兴起义兵，只要是敌人就攻击，应当以山河作为城池，一个小小的列人城哪里值得据守呢！”辛卯（初七），石越抵达列人城西，慕容农让赵秋及参军綦毋滕攻打石越的前锋部队，打败了他们。参军太原人

赵谦慕容农进言说：“石越的铠甲兵仗虽然精良，但人心惊恐畏惧，所以容易被攻破，应该迅速攻击他们。”慕容农说：“他们的铠甲在身外，我们的铠甲在心里，白天交战，则士兵们看见他们表面上的

精良装备就会畏惧，不如等到晚上再攻击他们，必定取胜。”慕容农命令士兵严阵以待，不得轻举妄动。石越修建栅栏自守，慕容农笑着对众将领说：“石越武器精良，兵力众多，不乘着刚刚抵达后的锐气攻击我们，反而在建栅栏防御，我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进攻了。”等到天黑以后，慕容农击鼓呼喊出发，在城西摆开战阵，牙门刘木请求作为先锋攻击石越的栅栏，慕容农笑着说：“凡人见到美食，谁不想吃，怎么能够独自请求呢！然而你的勇猛锋锐值得赞赏，应当把先锋的角色优待给你。”刘木于是就率领四百名勇士越过栅栏冲入敌阵，前秦的军队惊慌溃逃。慕容农督率大军追击，大败了前秦的军队，斩杀了石越，把他的首级送了到慕容垂那里。石越与毛当，都是前秦的勇猛战将，所以前秦王苻坚让他们辅助两个儿子镇守，此后相继失败死亡，人心骚动，他们所在的地方盗贼群起。

庚戌，燕王垂至邺，改秦建元二十年为燕元年，服色朝仪，皆如旧章。以前岷山公库官伟为左长史，前尚书段崇为右长史，荥阳郑豁等为从事中郎。慕容农引兵会垂于邺，垂因其所称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宝为太子，封从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输、舅子兰审皆为王；其余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浑谭集兵得二万余人，攻野王，拔之，引兵会攻邺。平幼及其弟睿、规亦帅从数万会垂于邺。

庚戌（二十六日），后燕王慕容垂抵达邺城，改前秦建元二十年为后燕元年，官员服饰的颜色及朝廷礼仪，全都一如旧制。任命从前的岷山公库官伟为左长史，从前的尚书段崇为右长史，荥阳人郑豁等人为从事中郎。慕容农带领军队与慕容垂在邺城会合，慕容垂将他自称的官职正式授予了他。立长子慕容宝为太子，封堂弟慕容拔等十七人以及外甥宇文输、舅舅的儿子兰审为王，其余的宗族亲属及有功之臣被封为公的有三十七人，被封为侯、伯、子、男的有八十九人。可足浑谭聚集到了二万兵众，攻打野王，攻了下来，又率领军队与慕容垂会合攻打邺城。平幼以及他的弟弟平睿、平规也率领数万兵众在邺城与慕容垂会合。

长乐公丕使姜让诮让燕王垂，且说之曰：“过而能改，今犹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长乐公，使尽众赴京师，然后修复国家之业，与秦永为邻好。何故暗于机运，不以邺城见归?

若迷而不复，当穷极兵势，恐单马求生，亦不可得也。”让厉色责之曰：“将军不容于家国，投命圣朝，燕之尺土，将军岂有分乎？主上与将军风殊类别，一见倾心，亲如宗戚，宠逾勋旧，自古君臣际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师小败，遽有异图！长乐公，主上元子，受分陕之任，宁可束手输将军以百城之地乎？将军欲裂冠毁冕，自可极其兵势，奚更云云！但惜将军以七十之年，悬首白旗，高世之忠，更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请杀之，垂曰：“彼各为其主耳，何罪！”礼而归之，遗丕书及秦上王坚表，陈述利害，请送丕归长安。坚及丕怒，复书切责之。

长乐公苻丕派姜让谴责后燕王慕容垂，并且劝他说：“有过错而能够改正，如今还不晚。”慕容垂说：“我承受了主上罕见的恩惠，所以想保全长乐公，让他带领全部军队返回京师长安，然后我修整恢复国家的大业，与秦国永远结为友好邻邦。为什么他不识时务，不将邺城归还给我呢？如果他执迷不悟，我就应当动用全部兵力攻打，恐怕他想单身匹马逃窜求生，也是不可能的了。”姜让厉言正色地责备慕容垂说：“将军在自己的国家无处容身，投靠圣朝，燕国狭小的地域，难道能有你的份吗？主上与将军风俗不同，种族有异，然而却一见倾心，亲如一家，对你的宠待超过了功勋旧臣，自古君臣相遇，有像这样优厚的吗？一旦因为君王的军队遭受了小小的失败，你马上就另有图谋！长乐公是主上的嫡传长子，接受分治一方辅佐君王的重任，他难道能把百城之地拱手让给你吗？将军想背弃君主，自然可以大动兵威，哪里用得着说那么多话呢！只可惜将军以七十高龄，像被周武王杀掉的商纣一样把头颅悬挂在白旗上，往日超越世俗的忠诚，反而要变成叛逆之鬼！”慕容垂沉默不语。周围的人请求杀掉姜让，慕容垂说：“那是各为其主而已，有什么罪过！”对他以礼相待，送他回去了。并给苻丕送信，给前秦王苻坚进上表章，陈述利害，请求送苻丕返回长安。苻坚和苻丕十分愤怒，复信痛切地责备了慕容垂。

[2]鹰扬军刘牢之攻秦谯城，拔之。桓冲遣上庸太守郭宝攻秦魏兴、上庸、新城三郡，拔之。将军杨期进据成固，击秦梁州刺史潘猛，走之。期，亮之子也。

[2]东晋鹰扬将军刘牢之攻打前秦的谯城，攻了下来。桓冲派上庸太守郭宝攻打前秦的魏兴、上庸、新城三郡，攻了下来。将军杨期进

军占据了成固，攻击前秦梁州刺史潘猛，赶跑了他。杨期是杨亮的儿子。

[3]壬子，燕王垂攻邺，拔其外郭，长乐公丕退守中城。关东六州郡县多送任请降于燕。癸丑，垂以陈留王绍行冀州刺史，屯广阿。

[3]壬子（二十八日），后燕王慕容垂攻打邺城，攻下了外城，长乐公苻丕退守中城。关东六州的郡县大都送来人质请求向后燕投降。癸丑（二十九日），慕容垂任命陈留王慕容绍代理冀州刺史，驻扎在广阿。

[4]丰城宣穆公桓冲闻谢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惭恨成疾；二月，辛巳，卒。朝议欲以谢玄为荆、江二州刺史。谢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惧桓氏失职怨望，乃以梁郡太守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河东太守桓石虔为豫州刺史，豫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

[4]丰城宣牧公桓冲听说谢玄等人建立了战功，自认为以前的话说错了，愧恨交加，酿成疾病。二月，辛巳（二十七日），桓冲去世。朝廷议论要让谢玄出任荆、江二州刺史。谢安自认为自己父子的名声职位太引人注目，又害怕桓氏家族的人因为失掉职位而怀恨在心，就任命梁郡太守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河东太守桓石虔为豫州刺史，豫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

[5]燕王垂引丁零、乌桓之众二十余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邺，不拔；乃筑长围守之，分处老弱于肥乡，筑新兴城以置辎重。

[5]后燕王慕容垂带领丁零、乌桓的二十多万兵众架设云梯、开挖地道用来攻打邺城，没有攻下。于是就建筑包围工事坚守，分别将老弱兵众安置在肥乡，建筑新兴城用来放置轻重装备。

[6]秦征东府官属疑参军高泰，燕之旧臣，有贰心，泰惧，与同郡虞曹从事吴韶逃归勃海。韶曰："燕军近在肥乡，宜从之。"泰曰："吾以避祸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为也！"申绍见而叹曰："去就以道，可谓君子矣！"

[6]前秦征东府的官属们怀疑参军高泰是前燕的旧臣，怀有二心，高泰害怕了，与同郡的虞曹从事吴韶逃回勃海。吴韶说："燕国的军队近在肥乡，应该归附他们。"高泰说："我们为的是逃避灾祸而已，离开一个君主，又去事奉另一个君主，这是我所不愿意干的！"申绍见到

他后感叹地说："离开与归附全都依循一定的道理，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啊！"

[7]燕范阳王德击秦枋头，取之，置戍而还。

[7]后燕范阳王慕容德攻击前秦的枋头，攻了下来，设置了守卫力量后返回。

[8]东胡王晏据馆陶，为邺中声援，鲜卑、乌桓及郡县民据坞壁不从燕者尚众；燕王垂遣太原王楷与镇南将军陈留王绍讨之。楷谓绍曰："鲜卑、乌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业始尔，人心未洽，所以小异；唯宜绥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当止一处，为军声之本，汝巡抚民夷，示以大义，彼必当听从。"楷乃屯于辟阳。绍帅骑数百往说王晏，为陈祸福，晏随绍诣楷降，于是鲜卑、乌桓及坞民降者数十万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抚之，发其丁壮十余万，与王晏诣邺。垂大悦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继先王矣！"

[8]东胡人王晏占据着馆陶，声援邺中，鲜卑、乌桓以及郡县的民众据守坞堡壁垒不服从后燕的人尚有许多。后燕王慕容垂派太原王慕容楷与镇南将军陈留王慕容绍讨伐他们。慕容楷对慕容绍说："鲜卑、乌桓以及冀州的民众，本来都是燕国的属臣，如今大业刚刚开始，人心尚未融洽，这就是导致小有不同的原因。只应该用仁德安抚他们，不能靠威势震慑他们。我应当停留在一个地方，作为军队声威的根基，你去巡视安抚民众夷狄，向他们展示大义，他们就一定会听命服从。"慕容楷于是就驻扎在辟阳。慕容绍率领数百骑兵前去劝说王晏，为他陈述祸福，王晏跟随慕容绍到慕容楷那里投降，于是鲜卑、乌桓以及守卫在坞堡中的民众投降的有数十万人。慕容楷将其中的老弱者留下，设置地方官吏以安抚他们，派遣其中十多万身强力壮的成年人，与王晏一起到邺城。慕容垂十分高兴地说："你们弟兄的才能文武兼备，足以继承先王的事业！"

[9]三月，以卫将军谢安为太保。

[9]三月，东晋任命卫将军谢安为太保。

[10]秦北地长史慕容泓闻燕王垂攻邺，亡奔关东，收集鲜卑，众至数千，还屯华阴，败秦将军强永，其众遂盛；自称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推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领大司马、冀州牧、吴王。

[10]前秦北地长史慕容泓听说后燕王慕容垂攻打邺城，逃奔到关东，收拢会集鲜卑人，多达数千，返回驻扎在华阴，打败了前秦将军强永，他的兵众于是就更多了。慕容泓自称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推举慕容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领大司马、冀州牧、吴王。

秦王坚谓权翼曰："不用卿言，使鲜卑至此。关东之地，吾不复与之争，将若泓何？"乃以广平公熙为雍州刺史，镇蒲阪。征雍州牧钜鹿公睿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大将军、录尚书事，配兵五万；以左将军窦冲为长史，龙骧将军姚苌为司马，以讨泓。

前秦王苻坚对权翼说："没听你的话，让鲜卑人到了如此地步。关东之地，我不再和他们争夺，但拿慕容泓怎么办呢？"于是就任命广平公苻熙为雍州刺史，镇守蒲阪。征召雍州牧钜鹿公苻睿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大将军、录尚书事，给他配备五万士兵；任命左将军窦冲为长史，龙骧将军姚苌为司马，来讨伐慕容泓。

平阳太守慕容冲亦起兵于平阳，有众二万，进攻蒲坂；坚使窦冲讨之。

平阳太守慕容冲也在平阳起兵，拥有二万兵众，进军攻打蒲阪。苻坚派窦冲去讨伐他。

[11]库官伟帅营部数万至邺，燕王垂封伟为安定王。

[11]库官伟率领部众数万人抵达邺城，后燕王慕容垂封库官伟为安定王。

[12]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绍在国，高邑侯亮、重合侯谟守常山，固安侯鉴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将军、乐浪王温督诸军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抚军大将军麟益兵助之。定、鉴，秦王坚之从叔；绍、谟，从弟；亮，从子也。温，燕王垂之弟子也。

[12]前秦冀州刺史阜城侯苻定戍守信都，高城男爵苻绍在他的封地，高邑侯苻亮、重合侯苻谟戍守常山，固安侯苻鉴戍守中山。后燕王慕容垂派前将军、乐浪王慕容温督帅各路军队攻打信都，没有攻克。夏季，四月，丙辰（初三），派抚军大将军慕容麟增兵协助他们。苻定、苻鉴是前秦王苻坚的堂叔；苻绍、苻谟是他的堂弟；苻亮是他的侄子。慕容温是后燕王慕容垂弟弟的儿子。

[13]慕容泓闻秦兵且至，惧，帅众将奔关东。秦钜鹿愍公睿粗猛轻敌，欲驰兵邀之。姚苌谏曰："鲜卑皆有思归之志，故起而为乱，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夫执鼷鼠之尾，犹能反噬于人。彼自知困穷，致死于我，万一失利，悔将何及。但可鸣鼓随之，彼将奔败不暇矣。"睿弗从，战于华泽，睿兵败，为泓所杀。苌遣龙骧长史赵都、参军姜协诣秦王坚谢罪；坚怒，杀之。苌惧，奔渭北马牧，于是天水尹纬、尹详、南安庞演等纠扇羌豪，帅其户口归苌者五万余家，推苌为盟主。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详、庞演为左、右长史，南安姚晃及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狄伯支等为从事中郎，羌训等为掾属，王据等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等为将帅。

[13]慕容泓听说前秦的军队将要到达，很害怕，率领兵众准备逃奔关东。前秦钜鹿公苻睿鲁莽轻敌，想要迅速出兵在半路拦截他们。姚苌劝谏苻睿说："鲜卑人全都有思念归返的心情，所以才起兵作乱，应该驱使他们出关，不能阻截。抓住了鼷鼠的尾巴，它还能反咬人一口。他们自知陷于穷途末路，必将要与我们拼命，万一失利，后悔将怎么来得及。只能击鼓紧随他们，他们将全力溃逃。"苻睿没有听从劝告，在华泽交战，苻睿的军队失败，苻睿被慕容泓杀掉。姚苌派龙骧长史赵都、参军姜协到前秦王苻坚那里谢罪，苻坚十分愤怒，杀掉了他们。姚苌害怕了，逃奔到渭北的牧马之地，于是天水人尹纬、尹详、南安人庞演等，纠集煽动羌族豪强，率领他们的民户丁口归附姚苌的，共有五万多家，推举姚苌为盟主。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实行大赦，改年号为白雀，任命尹详、庞演为左、右长史，南安人姚晃及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人狄伯支等为从事中郎，羌训等为掾属，王据等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等为将帅。

[14]秦窦冲击慕容冲于河东，大破之；冲帅鲜卑骑八千奔慕容泓。泓众至十余万，遣使谓秦王坚曰："吴王已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泓当帅关中燕人翼卫乘舆，还返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永为邻好。"坚大怒，召慕容责之曰："今泓书如此，卿欲去者，朕当相资。卿之宗族，可谓人面兽心，不可以国士期也！"叩头流血，涕泣陈谢。坚久之曰："此自三竖所为，非卿之过。"复其位，待之如初。命以书招谕泓、冲及垂。密遣使谓泓曰："吾笼中之人，必无还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复顾。汝勉建大业，以吴王为相国，中山

王为太宰、领大司马，汝可为大将军、领司徒，承制封拜，听吾死问，汝便即尊位。”泓于是进向长安，改元燕兴。

[14]前秦窦冲在黄河以东攻击慕容冲，大败慕容冲。慕容冲率领八千鲜卑骑兵投奔慕容泓。慕容泓的兵众达到十多万，他派遣使者告诉前秦王苻坚说：“吴王慕容垂已经平定了关东，可以迅柬就此准备车驾，奉送家兄慕容皇帝，慕容泓要率领关中的燕国人守卫车乘，返回邺都，与秦国以虎牢为界，永远结为友邻。”苻坚听后勃然大怒，召来慕容责备他说：“如今慕容泓的信中把话说到了这种地步，你想离开的时候，我将提供帮助。你的宗族亲戚，可以称得上是人面兽心，无法把他们作为国士来寄于期望！”慕容叩头叩得流了血，哭泣着表示谢罪。过了许久，苻坚说：“事情是由慕容垂、慕容泓、慕容冲三个家伙所干的，不是你的过错。”于是恢复了慕容的职位，对待他像当初一样。苻坚命令慕容写信招纳劝谕慕容泓、慕容冲以及慕容垂。慕容秘密地派使者告诉慕容泓说：“我是笼中之人，肯定没有回归的道理；况且我还是燕王室的罪人，不值得你们再顾念。你们努力建成大业，让吴王慕容垂做相国，中山王慕容冲做太宰、兼大司马，你可以做大将军、兼司徒，秉承我的旨意封爵授官，听到我死了的消息后，你就可以即皇帝的尊位。”慕容泓于是进军长安，改年号为燕兴。

[15]燕王垂以邺城犹固，会僚佐议之。右司马封衡请引漳水灌之；从之。垂行围，因饮于华林园，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几不得出，冠军大将军隆将骑冲之，垂仅而得免。

[15]后燕王慕容垂因为邺城尚在固守，会集僚属辅佐商议此事。右司马封衡请求引来漳水灌入城中，慕容垂听从了。慕容垂到了打猎场，顺便在华林园饮酒，前秦人秘密出兵对他突然袭击，乱箭如雨射来，慕容垂几乎没能逃出，冠军大将军慕容隆带领骑兵冲击敌人，慕容垂才幸免于难。

[16]竟陵太守赵统攻襄阳，秦荆州刺史都贵奔鲁阳。

[16]竟陵太守赵统攻打襄阳，前秦荆州刺史都贵逃奔鲁阳。

[17]五月，秦洛州刺史张五虎据丰阳来降。

[17]五月，前秦洛州刺史张五虎占据丰阳，前来向东晋役降。

[18]梁州刺史杨亮帅众五万伐蜀，遣巴西太守费统将水陆兵三万为前锋。亮屯巴郡，秦益州刺史王广遣巴西太守康回等拒之。

[18]东晋梁州刺史杨亮率领五万兵众讨伐蜀，派遣巴西太守费统统率三万水军、陆军作为前锋。杨亮驻扎在巴郡，前秦益州刺史王广派巴西太守康回等人抵抗他们。

[19]秦苻定、苻绍皆降于燕；燕慕容麟引兵西攻常山。

[19]前秦的苻定、苻绍全都投降了后燕。后燕慕容麟带领军队西攻常山。

[20]后秦王苌进屯北地，秦华阴、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余万。

[20]后秦王姚苌进军驻扎在北地，前秦华阴、北地、新平、安定的羌人、胡人投降的有十多万。

[21]六月，癸丑朔，崇德太后褚氏崩。

[21]六月，癸丑朔（初一），东晋崇德太后褚氏去世。

[22]秦王坚自帅步骑二万以击后秦，军于赵氏坞，使护军将军杨壁等分道攻之；后秦兵屡败，斩后秦王苌之弟镇军将军尹买。后秦军中无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后秦人惧，有渴死者。会天大雨，后秦营中水三尺，绕营百步之外，寸余而已，后秦军复振。秦王坚叹曰:“天亦佑贼乎！”

[22]前秦王苻坚亲自率领步、骑兵二万人攻打后秦，驻军于赵氏坞，让护军将军杨壁等人分路进攻。后秦的军队屡战屡败，后秦王姚苌的弟弟镇军将军姚尹买被斩杀。后秦驻军的地方没有水井，前秦人堵塞了安公谷、拦截了同官水以围困他们。后秦人惊慌恐惧，有人干渴而死。恰巧天下大雨，后秦的军营积水三尺，环绕军营百步以外，积水仅仅一寸多而已，后秦的军队又振奋了起来。前秦王苻坚叹息道:“上天也保佑寇贼啊！”

[23]慕容泓谋臣高盖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且持法苛峻，乃杀泓，立冲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盖为尚书令。后秦王苌遣子嵩为质于冲以请和。

[23]慕容泓的谋臣高盖等人认为慕容泓的道德威望不如慕容冲，而且执行法律苛刻严峻，于是就杀掉了慕容泓，立慕容冲为皇太弟，秉承国王的旨意行事，设置了百官。任命高盖为尚书令。后秦王姚苌派遣儿子姚嵩作为人质到慕容冲那里，以请求和好。

[24]将军刘春攻鲁阳，都贵奔还长安。

[24]东晋将军刘春攻打鲁阳，都贵逃回长安。

[25]后秦王苌帅众七万击秦，秦王坚遣杨壁等拒之，为苌所败；获杨壁及右将军徐成、镇军将军毛盛等将吏数十人，苌皆礼而遣之。

[25]后秦王姚苌率领七万兵众攻打前秦，前秦王苻坚派杨壁等人抵抗，被姚苌打败。擒获了杨壁以及右将军徐成、镇军将军毛盛等将帅官吏数十人，姚苌对他们全都以礼相待，然后放他们回去了。

[26]燕慕容麟拔常山，秦苻亮、苻谟皆降。麟进围中山，秋，七月，克之，执苻鉴。麟威声大振，留屯中山。

[26]后燕慕容麟攻下了常山，前秦的苻亮、苻谟全都投降。慕容麟进军包围中山，秋季，七月，攻克了中山，抓获了苻鉴。慕容麟威势名声大振，留驻中山。

[27]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帅二州之众以击燕。燕王垂遣平朔将军平规击永，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战于范阳，敞兵败，规进据蓟南。

[27]前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率领二州的兵众攻击后燕。后燕王慕容垂派平朔将军平规反击王永，王永派昌黎太守宋敞在范阳迎战，宋敞的军队被打败，平规进军占据了蓟城以南。

[28]秦平原公晖帅洛阳、陕城之众七万归于长安。

[28]前秦平原公苻晖率领洛阳、陕城的七万兵众回到了长安。

[29]秦王坚闻慕容冲去长安浸近，乃引兵归，遣抚军大将军方戍骊山，拜平原公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配兵五万以拒冲。冲与晖战于郑西，大破之。坚又遣前将军姜宇与少子河间公琳帅众三万拒冲于灞上；琳、宇皆败死，冲遂据阿房城。

[29]前秦王苻坚听说慕容冲逐渐逼近长安，就带领军队返回，派抚军大将军苻方戍守骊山，任命平原公苻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配备五万兵众以抵抗慕容冲。慕容冲与苻晖在郑西交战，大败苻晖。苻坚又派前将军姜宇与小儿子河间公苻琳率领三万兵众在灞上抵抗慕容冲，苻琳、姜宇全都战败死亡，慕容冲于是就占据了阿房城。

[30]秦康回兵数败，退还成都。梓潼太守垒袭以涪城来降。荆州刺史桓石民据鲁阳，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阳。

[30]前秦康回的军队多次失败，退回到成都。梓潼太守垒袭率涪城投降了东晋。荆州刺史桓石民占据了鲁阳，派河南太守高茂北进戍守洛阳。

[31]己酉，葬康献皇后于崇平陵。

[31]己酉（二十八日），东晋在崇平陵安葬了康献皇后。

[32]燕翟斌恃功骄纵，邀求无厌；又以邺城久不下，潜有贰心。太子宝请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负也；若其为难，罪由于斌。今事未有形而杀之，人必谓我忌惮其功能；吾方收揽豪杰以隆大业，不可示人以狭，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谋，吾以智防之，无能为也。"范阳王德、陈留王绍、骠骑大将军农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骄，必为国患。"垂曰："骄则速败，焉能为患！彼有大功，当听其自毙耳。"礼遇弥重。

[32]后燕的翟斌自恃有功，傲慢无忌，邀官求赏，贪得无厌。又因为邺城久围不下，私下里怀有背叛之心。太子慕容宝请求除掉他，后燕王慕容垂说："河南的盟誓，不能背弃。如果他要发难，罪过出于翟斌。如今事情尚未发生而杀掉他，人们一定会说我忌恨害怕他的功劳与才能。我正在收罗招揽英雄豪杰以使大业昌盛，不能向人们表现出狭隘，以丧失天下人的期望。假如他怀有阴谋，我以智谋防范他，他也无所作为。"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骠骑大将军慕容农都说："翟斌兄弟居功自傲，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慕容垂说："傲慢必然导致迅速失败，怎么能成为祸患呢！他立有大功，应当听凭他自取灭亡。"慕容垂对翟斌的礼遇越发优厚。

斌讽丁零及其党请斌为尚书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辅；但台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与前秦长乐公丕通谋，使丁零决堤溃水；事觉，垂杀斌及其弟檀、敏，余皆赦之。

翟斌暗示丁零人及自己的同党请求让他出任尚书令。慕容垂说："以翟王的功劳，应该位居宰相，只是官署尚未建立，此官无法迅速设置。"翟斌非常愤怒，暗地里与前秦长乐公主苻丕互通计谋，让丁零人开决输引漳水的堤防，把水放走，事情泄露，慕容垂杀掉了翟斌及他的弟弟翟檀、翟敏，其余的人全都赦免了。

斌兄子真，夜将营众北奔邯郸，引兵还向邺围，欲与丕内外相应；太子宝与冠军大将军隆击破之，真还走邯郸。

翟斌哥哥的儿子翟真，趁夜带领军营里的兵众向北逃向邯郸，途中又掉头开向后燕围攻邺城的包围圈，想和苻丕形成内外呼应之势。太子慕容宝与冠军大将军慕容隆打败了他们。翟真又掉头逃向邯郸。

太原王楷、陈留王绍言于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宠过为乱耳。今急之则屯聚为寇，缓之则自散，散而击之，无不克矣。”垂从之。

太原王慕容楷、陈留王慕容绍向慕容垂进言说：“丁零人并非胸怀大志，只是因为过分地宠待了他们，所以才背叛作乱罢了。如今若要迅速消灭他们，那他们就会聚集起来，成为寇贼，如果暂时不理睬他们，他们就会自我离散，等到离散以后再攻打他们，攻无不克。”慕容垂听从了这一意见。

[33]龟兹王帛纯窘急，重赂猃胡以求救；猃胡王遣其弟呐龙、侯将馗帅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等诸国兵合七十余万以救龟兹；秦吕光与战于城西，大破之。帛纯出走，王侯降者三十余国。光入其城；城如长安市邑，宫室甚盛。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远方诸国，前世所不能服者，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纯弟震为龟兹王。

[33]龟兹王帛纯处境困窘危急，给猃胡送去优厚的礼物以求救援。猃胡王派他的弟弟呐龙、侯将馗率领二十多万骑兵，同时带领温宿、尉须等各国军队共计七十多万人前去救援龟兹。前秦吕光和他们在城西交战，大败了他们。帛纯出逃，三十多国的王侯投降。吕光进入龟兹人的城内，城里如同长安的都市，宫室非常华丽。吕光抚慰安宁西域地区，威势与恩德十分明显，远方各国，前代所未能臣服的，全都前来归附，并献上汉朝时赐给他们的符节凭证。吕光全都进上表章请求为他们更换，立帛纯的弟弟帛震为龟兹王。

[34]八月，翟真自邯郸北走，燕王垂遣太原王楷、骠骑大将军农帅骑追之，及于下邑。楷欲战，农曰：“士卒饥倦，且视贼营不见丁壮，殆有他伏。”楷不从，进战，燕兵大败。真北趋中山，屯于承营。

[34]八月，翟真从邯郸北逃，后燕王慕容垂派太原王慕容楷、骠骑大将军慕容农率领骑兵追击他，到下邑时追了上去。慕容楷想与他交战，慕容农说：“士兵饥饿疲倦，而且在敌人的军营中看不见身强力壮

的成年人，恐怕在其他地方有埋伏。”慕容楷没有听从，进军交战，后燕的军队大败。翟真向北开赴中山，驻扎在承营。

[35]邺中刍粮俱尽，削松木以饲马。燕王垂谓诸将曰：“苻丕穷寇，必无降理；不如退屯新城，开丕西归之路，以谢秦王畴昔之恩，且为讨翟真之计。”丙寅夜，垂解围趋新城。遣慕容农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赋，农明立约束，均适有无，军令严整，无所侵暴，由是谷帛属路，军资丰给。

[35]邺城中饲料、粮食全都耗尽，只能砍下松树枝喂马。后燕王慕容垂对众将领说：“苻丕是势穷力竭的敌寇，一定没有投降的道理。我们不如退驻新城，为苻丕让开西返的道路，以此来感谢秦王昔日的恩情，而且可以作为讨伐翟真的计策。”丙寅（十五日）那天夜晚，慕容垂解除了对邺城的包围，开赴新城。派慕容农带兵巡行清河、平原，监督征收田租赋税。慕容农明确地公布了条令，使贫富之家的分担适当，军纪严明，无所侵扰，因此交纳粮食、布匹的人络绎不绝，军队的给养丰富充足。

[36]戊寅，南昌文穆公郗薨。

[36]戊寅（二十七日），东晋南昌文穆公郗去世。

[37]太保安奏请乘苻氏倾败，开拓中原，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帅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走，玄进据彭城。

[37]东晋太保谢安进上奏章，请求乘苻氏失败之机，开拓中原地区，任命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率领豫州刺史桓石虔讨伐前秦。谢玄抵达下邳，前秦徐州刺史赵迁放弃彭城逃走，谢玄进军占据了彭城。

[38]秦王坚闻吕光平西域，以光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校尉。道绝，不通。

[38]前秦王苻坚听说吕光平定了西域，任命吕光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校尉。因为道路被阻绝，任命无法通达。

[39]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于振威将军刘库仁，库仁遣其妻兄公孙希帅骑三千救之，大破平规于蓟南，乘胜长驱，进据唐城。

[39]前秦幽州刺史王永向振威将军刘库仁求救，刘库仁派他妻子的哥哥公孙希率领三千骑兵前去救援，在蓟南大败平规的军队，乘胜长驱直入，进军占据了唐城。

[40]九月，谢玄使彭城内史刘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张崇。辛卯，崇弃鄄城奔燕。牢之据鄄城，河南城堡皆来归附。

[40]九月，谢玄让彭城内史刘牢之攻打前秦兖州刺史张崇。辛卯（十一日），张崇放弃了鄄城投奔后燕。刘牢之石据了鄄城，河南城邑村堡里的人全都前来归附东晋。

[41]太保安上疏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扬、江等十五州诸军事，加黄钺。

[41]东晋太保谢安上疏，请求亲自出征北伐。朝廷让谢安担任都督扬、江等十五州诸军事，并授予他黄钺。

[42]慕容冲进逼长安，秦王坚登城观之，叹曰："此虏何从出哉！"大呼责冲曰："奴何苦来送死！"冲曰："奴厌奴苦，欲取汝为代耳！"冲少有宠于坚，坚遣使以锦袍称诏遗之。冲遣詹事称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岂顾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当宽贷苻氏以酬曩好。"坚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阳平公之言，使白虏敢至于此！"

[42]慕容冲进军逼临长安，前秦王苻坚登上城墙观望，感叹地说："这些敌虏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接着大声责备慕容冲说："你小子何苦来送死！"慕容冲说："我厌倦了我的困苦，想捉拿你来代替！"慕容冲小的时候很得苻坚的宠爱，苻坚派使者带着锦袍宣称是皇帝诏令送给慕容冲的，慕容冲则派詹事宣称皇太弟他回答说："我如今的志向在于夺取天下，岂能看得上一件锦袍这样的小恩小惠！假如能够知天命，君主臣下就应该停止抵抗，及早把皇帝慕容送来，自然就可以宽恕苻氏以酬报过去的好处。"苻坚勃然大怒，说："我没有听从王猛、阳平公苻融的话，使鲜卑白虏胆敢放肆到这种地步！"

[43]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43]冬季，十月，辛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44]乙丑，大赦。

[44]乙丑（十五日），东晋实行大赦。

[45]谢玄遣阴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军至琅邪，朗来降。朗，坚之从子也。

[45]谢玄派阴陵太守高素攻打前秦青州刺史苻朗，军队抵达琅邪，苻朗前来投降。苻朗是苻坚的侄子。

[46]翟真在承营，与公孙希、宋敞遥相首尾。长乐公丕遣宦者冗从仆射清河光祚将兵数百赴中山，与真相结。又遣阳平太守邵兴将数千骑招集冀州故郡县，与祚期会襄国。是时，燕军疲弊，秦势复振，冀州郡县皆观望成败，赵郡人赵粟等起兵柏乡以应兴。燕王垂遣冠军大将军隆、龙骧将军张崇将兵邀击兴，命骠骑大将军农自清河引兵会之。隆与兴战于襄国，大破之；兴走至广阿，遇慕容农，执之。光祚闻之，循西山走归邺。隆遂击赵粟等，皆破之，冀州郡县复从燕。

[46]翟真在承营，与公孙希、宋敞首尾相应。长乐公苻丕派宦官冗从仆射清河人光祚带领数百兵众奔赴中山，与翟真相勾结。又派阳平太守邵兴带领数千骑兵招纳会集冀州过去的郡县，与光祚约期在襄国会合。这时，后燕的军队疲惫，而前秦的威势又重新振作，冀州的郡县全都观望成败，赵郡人赵粟等在柏乡起兵以响应邵兴。后燕王慕容垂派冠军大将军慕容隆、龙骧将军张崇带领兵众迎击邵兴，命令骠骑大将军慕容农带领军队从清河出发，与他们会合。慕容隆与邵兴在襄国交战，邵兴的军队大败，邵兴逃到了广阿，遇上了慕容农，抓获了他。光祚听说以后，沿着西山逃回邺城。慕容隆于是就攻击赵粟等人，把他们全都打败，冀州的郡县又归顺了后燕。

[47]刘库仁闻公孙希已破平规，欲大举兵以救长乐公丕，发雁门、上谷、代郡兵，屯繁。燕太子太保慕舆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舆虔之子常时在库仁所，知三郡兵不乐远征，因作乱，夜攻库仁，杀之，窃其骏马，奔燕。公孙希之众闻乱自溃，希奔翟真。库仁弟头眷代领库仁部众。

[47]刘库仁听说公孙希已经打败了平规的军队，想大举出兵以救援长乐公苻丕，他出动了雁门、上谷、代郡的军队，驻扎在繁。前燕太子太保慕舆句的儿子慕舆文、零陵公慕舆虔的儿子慕舆常，这时在刘库仁处，他们知道三郡的军队不愿意远征，因此就反叛作乱，趁夜攻打刘库仁，把他杀掉了，偷了他的骏马，逃奔后燕。公孙希的兵众听

到叛乱的消息后自我溃散，公孙希投奔翟真。刘库仁的弟弟刘头眷代替刘库仁统领部众。

[48]秦长乐公丕遣光祚及参军封孚召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于晋阳以自救；蚝、腾以众少不能赴。丕进退路穷，谋于僚佐。司马杨膺请自归于晋，丕未许。会谢玄遣龙骧将军刘牢之等据，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将军颜肱、刘袭军于河北；丕遣将军桑据屯黎阳以拒之。刘袭夜袭据，走之，遂克黎阳。丕惧，必遣从弟就与参军焦逵请救于玄，致书称“欲假途求粮，西赴国难，须援军既接，以邺与之。若西路不通，长安陷没，请帅所领保守邺城。”逵与参军姜让密谓膺曰：“今丧败如此，长安阻绝，存亡不可知。屈节竭诚以求粮援，犹惧不获；而公豪气不除，方设两端，事必无成。宜正书为表，许以王师之至，当致身南归；如其不从，可逼缚与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书而遣之。

[48]前秦长乐公苻丕派光祚及参军封孚到晋阳征召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救援自己，张蚝、王腾因为兵力不足不能前往。苻丕进退无路，便和僚属辅佐们商量。司马杨膺请求自动归附东晋，苻丕不同意。恰好这时谢玄派龙骧将军刘牢之等占据，派济阳太守郭满占据滑台，派将军颜肱、刘袭驻军于黄河以北，苻丕派将军桑据驻扎在黎阳以抵抗他们。刘袭夜晚袭击桑据，赶跑了他，于是攻克了黎阳。苻丕害怕了，就派堂苻就与参军焦逵向谢玄请求救援，给他写信说：“想借路求粮，西赴国难，等到援军一到，就把邺城拱手交出。如果西路不通，长安失陷，请求您率领军队来保全守卫邺城。”焦逵与参军姜让秘密地对杨膺说：“如今惨败到如此地步，长安的音讯隔绝，存亡不得而知。丧失气节竭尽诚意以求取粮食和援军，还害怕得不到。而你若不去掉感情义气，态度左右摇摆，事情也终将无成。应该把书信改为表章，告诉他君王的军队到达时，就将投身南归晋朝。如果苻丕不服从，可以逼迫捆绑他交给晋朝。”杨膺自以为他的力量能够控制苻丕，于是就改写了书信后送走了。

[49]谢玄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恬之，之曾孙也。朝廷以兖、青、司、豫既平，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

[49]谢玄派晋陵太守滕恬之渡过黄河戍守黎阳。滕恬之是滕的曾孙。东晋朝廷认为兖、青、司、豫各州已经平定，任命谢玄为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

[50]后秦王苌闻慕容冲攻长安，会群僚议进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长安，建立根本，然后经营四方。"苌曰："不然。燕人因其众有思归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关中，吾当移屯岭北，广收资实，以待秦亡燕去，然后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长子兴守北地，使宁北将军姚穆守同官川，自将其众攻新平。

[50]后秦王姚苌听说慕容冲攻打长安，召集群臣商议是继续进军，还是停止前进，群臣们都说：大王应该先攻取长安，建立根基，然后再经营四方。"姚苌说："不对。燕人是因为他们的兵众思归心切才起兵进攻，如果他们的志向得以实现，肯定不会在关中久留。我应当移驻九以北，广泛地储备粮食、物资，以等待秦国的灭亡，燕人的离去，然后就可以拱手获取关中。"于是姚苌就留下他的长子姚兴守卫北地，让宁北将军姚穆守卫同官川，自己统率兵众攻打新平。

初，新平人杀其郡将，秦王坚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民望深以为病，欲立忠义以雪之。及后秦王苌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辅欲降之，郡人辽西太守冯杰、莲勺令冯羽、尚书郎赵义、汶山太守冯苗谏曰："昔田单以一城存齐。今秦之州镇，犹连城过百，柰何遽为叛臣乎！"辅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无救，郡人横被无辜。诸君能尔，吾岂顾生哉！"于是凭城固守。后秦为土山地道，辅亦于内为之，或战地下，或战山上，后秦之众死者万余人。辅诈降以诱苌，苌将入城，觉之而返；辅伏兵邀击，几获之，又杀万余人。

当初，新平人杀掉了本郡的将领，前秦王苻坚把他们的城墙去掉了一个角，用以羞辱他们，新平的贤俊豪杰都觉得这是一桩心病，想要建立忠义以洗涮耻辱。等到后秦王姚苌抵达新平，新平太守南安人苟辅想要投降，本郡人辽西太守冯杰、莲勺令冯羽、尚书郎赵义、汶山太守冯苗劝谏他说："过去田单以一个城的力量保存了齐国。如今秦国的州镇，还有一百多城邑相连，为什么要匆忙地作叛臣呢！"苟辅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愿。只是怕时间长了无人救援，郡中的百姓横遭无辜之祸。诸君尚能如此，我难道还能怕死吗！"于是他们就凭借城墙固守。后秦的军队在城外修筑土山地道，苟辅在城内也同样修筑，双

方有时在地道内交战，有时在土山上交战，后秦死亡的人有一万多。苟辅谎称投降以引诱姚苌，姚苌准备入城，发觉以后返回去。苟辅预先埋伏的军队半路迎击，差一点擒获了姚苌，又斩杀了一万多人。

[51]陇西处士王嘉，隐居倒虎山，有异术，能知未然；秦人神之。秦王坚、后秦王苌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十一月，嘉入长安，众闻之，以为坚有福，故圣人助之，三辅堡壁及四山氐、羌归坚者四万余人。坚置嘉及沙门道安于外殿，动静咨之。

[51]陇西处士王嘉，隐居在倒虎山，有异常之术，能预知未来，秦国人把他当作神仙。前秦王苻坚、后秦王姚苌以及慕容冲全都派使者去迎接他。十一月，王嘉进入长安，众人听说以后，认为苻坚有福，所以圣人帮助他，三辅地区的村镇军营以及依山而居的氐族、羌族人归附苻坚的有四万多人。苻坚把王嘉及僧人道安安置在外殿，行动与否全都要向他们询问。

[52]燕慕容农自信都西击丁零翟辽于鲁口，破之。辽退屯无极，农屯藁城以逼之。辽，真之从兄也。

[52]后燕慕容农从信都向西到鲁口攻打丁零人翟辽，打败了他。翟辽退到无极县防守，慕容农驻扎在藁城以威逼他。翟辽是翟真的堂兄。

[53]鲜卑在长安城中者犹千余人，慕容绍之兄肃，与慕容𬀩谋结鲜卑为乱。十二月，𬀩白坚，以其子新昏，请坚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杀之。坚许之，会天大雨，不果往。事觉，坚召𬀩及肃，肃曰：“事必泄矣，入则俱死。今城内已严，不如杀使者驰出，既得出门，大众便集。”不从，遂俱入。坚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𬀩饰辞以对。肃曰：“家国事重，何论意气！”坚先杀肃，乃杀𬀩及其宗族，城内鲜卑无少长、男女，皆杀之。燕王垂幼子柔，养于宦者宋牙家为牙子，故得不坐，与太子宝之子盛乘间得出，奔慕容冲。

[53]在长安城中的鲜卑人尚有一千多，慕容绍的哥哥慕容肃与慕容𬀩暗地里谋划聚集鲜卑人作乱。十二月，慕容𬀩告诉苻坚说，因为他的儿子刚刚结婚，请苻坚到他家去，置酒招待，实则想埋伏士兵杀掉苻坚。苻坚答应了，恰巧天下大雨，没有去成。事情泄露，苻坚召见慕容𬀩及慕容肃，慕容肃说：“事情肯定泄露了，进去则全都被杀。如今城内已经严密布防，不如杀掉使者冲出去，逃出城门以后，我们的兵众

就可以聚集起来。”慕容没听他的话，于是就一起入宫去见苻坚。苻坚说：“我待你们怎么样，你们反而产生了这样的意图！”慕容遮遮掩掩地搪塞。慕容肃说：“宗族国家事关重大，还谈什么感情义气！”于是苻坚先杀掉了慕容肃，接着又杀掉了慕容以及他的宗族亲属，城内的鲜卑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被杀。后燕王慕容垂的小儿子慕容柔，养育在宦官宋牙家里，作为宋牙的儿子，所以没有坐罪被杀，他与太子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乘机逃出，投奔了慕容冲。

[54]燕慕容麟、慕容农合兵袭翟辽，大破之，辽单骑奔翟真。

[54]后燕慕容麟、慕容农会合军队袭击翟辽，大败翟辽，翟辽只身匹马投奔翟真。

[55]燕王垂以秦长乐公丕犹据邺不去，乃更引兵围邺，开其西走之路。焦逵见谢玄，玄欲征丕任子，然后出兵；逵固陈丕款诚，并述杨膺之意，玄乃遣刘牢之、滕恬之等帅众二万救邺。丕告饥，玄水陆运米二千斛以馈之。

[55]后燕王慕容垂因为前秦长乐公苻丕还在据守邺城不肯离去，就又带领军队包围了邺城，同时为他放开了西逃的道路。焦逵见了谢玄，谢玄想要征召苻丕的人质，然后才出兵。焦逵恳切地陈述苻丕的忠诚，并且诉说了杨膺的意图，谢玄于是就派刘牢之、腾恬之等率领二万兵众救援邺城。苻丕报告粮食断绝，谢玄通过水路、陆路运去二千斛米送给他。

[56]秦梁州刺史潘猛弃汉中，奔长安。

[56]前秦梁州刺史潘猛放弃了汉中，逃奔到长安。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零六卷

晋纪二十八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太元十年（乙酉、385）

晋纪二十八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乙酉，公元385年）

[1]春，正月，秦王坚朝飨群臣。时长安饥，人相食，诸将归，吐肉以饲妻子。

[1]春季，正月，前秦王苻坚祭祀太庙，宴请群臣。当时长安正值饥荒，人相残食，众将领回家以后，都把吃进去的肉吐出来再让妻子儿女们吃。

[2]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冲有自得之志，赏罚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谓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长，亦须才过九人，然后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骄汰已甚，殆难济乎！"

[2]慕容冲在阿房城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更始。慕容冲踌躇满志，任意赏罚。慕容盛年方十三，对慕容柔说："就是在十人中位居首位，也必须是才能超过其他九人，然后才能安稳。如今中山王慕容冲才能不及别人，没有建立战功，而骄奢傲慢已经十分严重，恐怕难以成功啊！"

[3]后秦王苌留诸将攻新平，自引兵击安定，擒秦安西将军勃海公珍，岭北诸城悉降之。

[3]后秦王姚苌留下众将领攻打新平，自己带领军队去攻打安定，擒获了前秦安西将军勃海公苻珍，岭北各城全都投降了姚苌。

[4]甲寅，秦王坚与西燕主冲战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战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战于白渠，秦兵大败。西燕兵围秦王坚，殿中将军邓迈力战却之，坚乃得免。壬申，冲遣尚书令高盖夜袭长安，入其南城，左将军窦冲、前禁将军李辩等击破之，斩首八百级，分其尸而食之。乙亥，高盖引兵攻渭北诸垒，太子宏与战于成贰壁，大破之，斩首三万。

[4]甲寅（疑误），前秦王苻坚与西燕国主慕容冲在仇班渠交战，大败慕容冲。乙卯（疑误），在雀桑交战，又打败了他。甲子（疑误），在白渠交战，前秦的军队大败。西燕的军队包围了前秦王苻

坚，殿中将军邓迈奋力阻击，苻坚才得以幸免。壬申（疑误），慕容冲派尚书令高盖夜袭长安，进入了南城，前秦左将军窦冲、前禁将军李辩等打败了他们，斩首八百多人，士兵们把尸体分开吃掉。乙亥（疑误），高盖带领军队攻打渭北各营垒，太子苻宏与他在成贰壁交战，大败高盖，斩首三万人。

[5]燕带方王佐与宁朔将军平规共攻蓟，王永兵屡败。二月，永使宋敞烧和龙及蓟城宫室，帅众三万奔壶关；佐等入蓟。

[5]前燕带方王慕容佐与宁朔将军平规一起攻打蓟城，王永的军队屡战屡败。二月，王永让宋敞焚烧了和龙以及蓟城的宫室，率领三万兵众逃奔壶关。慕容佐等进入蓟城。

[6]慕容农引兵会慕容麟于中山，与共攻翟真。麟、农先帅数千骑至承营，观察形势。翟真望见，陈兵而出。诸将欲退，农曰："丁零非不劲勇，而翟真懦弱，今简精锐，望真所在而冲之，真走，众必散矣，乃邀门而蹙之，可尽杀也。"使骁骑将军慕容国帅百余骑冲之，真走，其众争门，自相蹈籍，死者太半，遂拔承营外郭。

[6]慕容农带领军队与慕容麟在中山会合，与他共同攻打翟真。慕容麟、、慕容农先率领数千骑兵到了承营，察看地势。翟真远远望见，部署军队出动。众将领想要撤退，慕容农说："丁零人不是不强劲勇猛，而翟真却很懦弱，现在应该选择精锐士兵，看准翟真所在的位置发起冲击，翟真一逃跑，其兵众必然溃散，就可以堵截城门围歼他们，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于是就派骁骑将军慕容国率领一百多名骑兵冲击翟真，翟真逃跑，其兵众夺门溃逃，自相践踏，死者过半，于是就攻下了承营的外城。

[7]癸未，秦王坚与西燕主冲战于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城。诸将请乘胜入城，坚恐为冲所掩，引兵还。

[7]癸未（疑误），前秦王苻坚与西燕国主慕容冲在长安城西交战，大败慕容冲，一直追击到阿城。众将领请求乘胜入城，苻坚担心被慕容冲包围，带领军队返回。

[8]乙酉，秦益州刺史王广以蜀人江阳太守李丕为益州刺史，守成都。已丑，广帅所部奔还陇西，蜀人随之者三万余人。

[8]乙酉（疑误），前秦益州刺史王广让蜀人江阳太守李丕出任益州刺史，戍守成都。己丑（疑误），王广率领部众逃回陇西，跟随他

的蜀人有三万多。[9]刘牢之至枋头。杨膺、姜让谋泄，长乐公丕收杀之。牢之闻之，盘桓不进。

[9]刘牢之抵达枋头。杨膺、姜让的阴谋泄露，长乐公苻丕拘捕并斩杀了他们。刘牢之听说以后，便徘徊不进。

[10]秦平原悼公晖数为西燕主冲所败，秦王坚让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拥大众与白虏小儿战，而屡败，何用生为！"三月，晖愤恚自杀。

[10]前秦平原悼公苻晖多次被西燕国主慕容冲打败，前秦王苻坚责备他说："你是我有才能的儿子，带领众多的兵众与白虏的稚嫩小孩子作战，反而屡屡失败，活着还有什么用呢！"三月，苻晖愤恨自杀。

前禁将军李辩、都水使者陇西彭和正恐长安不守，召集西州人屯于韭园；坚召之，不至。

前禁将军李辩、都水使者陇西人彭和正担心长安失守，召集西方各州人驻扎在韭园。苻坚征召他们，他们却不到。

[11]西燕主冲攻秦高阳愍公方于骊山，杀之，执秦尚书韦钟，以其子谦为冯翊太守，使招集三辅之民。冯翊垒主邵安民等责谦曰："君雍州望族，今乃从贼，与之为不忠不义，何面目以行于世乎！"谦以告钟，钟自杀，谦来奔。

[11]西燕国主慕容冲在骊山攻打前秦高阳愍公苻方，杀掉了他，抓获了前

秦尚书韦钟，任命韦钟的儿子韦谦为冯翊太守，让他招抚三辅地区的百姓。冯翊垒主邵安民等人责备韦谦说："你是雍州的望族，如今反而跟从了寇贼，与他们一起干不忠不义的事，以什么面目行于人世呢！"韦谦把这些话告诉了韦钟，韦钟自杀，韦谦投奔东晋。

秦左将军苟池、右将军俱石子与西燕主冲战于骊山，兵败。西燕将军慕容永斩苟池，俱石子奔邺。永，弟运之孙；石子，难之弟也。秦王坚遣领军将军杨定击冲，大破之，虏鲜卑万余人而还，悉坑之。定，佛奴之孙也。前秦左将军苟池、右将军俱石子与西燕国主慕容冲在骊山交战，战败。西燕将军慕容永斩杀了苟池，俱石子逃奔邺城。慕容永是慕容弟弟慕容运的孙子；俱石子是俱难的弟弟。前秦王苻坚

派领军将军杨定攻打慕容冲，大败慕容冲，俘虏了一万多鲜卑人后返回，把他们全都活埋了。杨定是杨佛奴的孙子。

[12]荥阳人郑燮以郡来降。

[12]荥阳人郑燮举郡向东晋投降。

[13]燕王垂攻邺，久不下，将北诣冀州，乃命抚军大将军麟屯信都，乐浪王温屯中山，召骠骑大将军农还邺；于是远近闻之，以燕为不振，颇怀去就。

[13]后燕王慕容垂攻打邺城，久攻不下，准备向北到冀州去，就命令抚军大将军慕容麟驻扎在信都，乐浪王慕容温驻扎在中山，征召骠骑大将军慕容农返回邺城。远近的人们听说以后，认为后燕威势不振，都在考虑归附还是离去的问题。

农至高邑，遣从事中郎眭邃近出，违期不还。长史张攀言于农曰："邃目下参佐，敢欺罔不还，请回军讨之。"农不应，敕备假版，以邃为高阳太守，参佐家在赵北者，悉假署遣归。凡举补太守三人，长史二十余人，退谓攀曰："君所见殊误，当今岂可自相鱼肉！俟吾北还，邃等自当迎于道左，君但观之。"

慕容农抵达高邑，派从事中郎眭邃到附近外出，过了期限还没有返回。长史张攀向慕容农进言说："眭邃是您身边的部下，胆敢欺骗蒙蔽您，逾期不归，请求回军讨伐他。"慕容农没有答应，敕令准备借国王名义下达的诏书，任命眭邃为高阳太守，僚属部下中凡是家在赵地以北的人，全都派他们回去暂时代理官职，共选拔补充了太守三人，长史二十多人。慕容农退下去以后对张攀说："你的见解非常错误，当今之时，怎么能自相残杀！等我从北边返回来时，眭邃等人自然应当夹道欢迎，你只管等着瞧吧。"

乐浪王温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据诸城；温谓诸将曰："以吾之众，攻则不足，守则有余。骠骑、抚军，首尾连兵，会须灭贼，但应聚粮厉兵以俟时耳。"于是抚旧招新，劝课农桑，民归附者相继，郡县壁垒争送军粮，仓库充溢。翟真夜袭中山，温击破之，自是不敢复至。温乃遣兵一万运粮以饷垂，且营中山宫室。

乐浪王慕容温在中山，兵力很弱，四周则布满了丁零人，分别占据着各城邑。慕容温对众将领说："以我们的兵力，进攻则力量不足，防守则绰绰有余。骠骑将军、抚军将军的兵力汇集起来，应当能够消灭

寇贼，只是需要聚集军粮、训练军队以等待时机。”于是他就安抚故旧，招纳新兵，劝勉督促农耕桑蚕，前来归附的民众络绎不绝，郡县村落争先恐后地运来军粮，仓库充实丰盈。翟真趁夜袭击中山，慕容温击败了他，从此翟真不敢再来了。慕容温于是派遣一万兵众运送粮食用以犒饷慕容垂，而且在中山营建宫室。

刘牢之攻燕黎阳太守刘抚于孙就栅，燕王垂留慕容农守邺围，自引兵救之。秦长乐公丕闻之，出兵乘虚夜袭燕营，农击败之。刘牢之与垂战，不胜，退屯黎阳，垂复还邺。

刘牢之在孙就栅攻打后燕黎阳太守刘抚，后燕王慕容垂留下慕容农镇守包围邺城的部队，亲自带领兵众救援刘抚。前秦长乐公苻丕听说以后，乘虚出兵夜袭后燕的军营，慕容农打败了他。刘牢之与慕容垂交战，没能获胜，退守黎阳，慕容垂又返回了邺城。

[14]吕光以龟兹饶乐，欲留居之。天竺沙门鸠摩罗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将军但东归，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飨将士，议进止，众皆欲还。乃以驼二万余头载外国珍宝奇玩，驱骏马万余匹而还。

[14]吕光因为龟兹富饶安乐，想在此居住久留。天竺僧人鸠摩罗什对吕光说：“这里是凶亡之地，不值得久留。将军只要东返，半路上自会有福地可以居住。”吕光于是就大肆宴请将士，讨论是否停留的问题，众人都想返回。于是就用二万多头骆驼载着境外之国的珍宝奇玩，驱赶了一万多匹骏马东返。

[15]夏，四月，刘牢之进兵至邺，燕王垂逆战而败，遂撤围，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长乐公丕，即引兵追之。丕闻之，发兵继进。庚申，牢之追及垂于董唐渊。垂曰：“秦、晋瓦合，相待为强，一胜则俱豪，一失则俱溃，非同心也。今两军相继，势既未合，宜急击之。”牢之军疾趋二百里，至五桥泽，争燕辎重，垂邀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牢之单马走，会秦救至，得免。

[15]夏季，四月，刘牢之进军抵达邺城，后燕王慕容垂迎战，但失败了，于是就撤除了对邺城的包围，退到新城驻扎。乙卯（初八），从新城向北逃走。刘牢之没有向前秦长乐公苻丕报告，就带领军队追击。苻丕听说以后，也紧跟着出兵追击。庚申（十三日），刘牢之在董唐渊追上了慕容垂。慕容垂说：“秦国、晋朝苟且聚合，互相依靠才

显得强大，一方取胜则全都威风，一方失败则全都溃散，双方并不是同心同德。如今双方的军队相继而来，既然兵力尚未汇合，就应该迅速猛击他们。”刘牢之的军队急速行进了二百里，到了五桥泽，争抢后燕的轻重物资，慕容垂迎头攻击，大败他们，斩首数千人。刘牢之只身匹马逃跑，恰好前秦前来救助，才得以幸免。

燕冠军将军宜都王凤每战奋不顾身，前后大小二百五十七战，未尝无功。垂戒之曰：“今大业甫济，汝当先自爱！”使为车骑将军德之副以抑其锐。

后燕冠军将军宜都王慕容凤，每逢战斗都奋不顾身，前后参与了大小二百五十七次战役，没有不建立战功的。慕容垂告诫他说：“如今大业刚刚成就，你应当首先自爱！”让他做车骑将军慕容德的副手以抑制他的锐气。

邺中饥甚，长乐公丕帅众就晋谷于枋头。刘牢之入邺城，收集亡散，兵复少振；坐军败，征还。

邺城中的饥荒十分严重，长乐公苻丕率领兵众到枋头去求东晋的粮谷。刘牢之进入邺城，收罗逃散的士兵，兵众又稍微有所振作。刘牢之因军队失败坐罪，朝廷征召他返回。

燕、秦相持经年，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垂禁民养蚕，以桑椹为军粮。

后燕、前秦相持了一年多，幽州、冀州出现了严重饥荒，人相残食，城邑村落一片萧条。后燕的士兵有很多被饿死。后燕王慕容垂禁止百姓养蚕，以桑椹作为军粮。

垂将北趣中山，以骠骑大将军农为前驱，前所假授吏眭邃等皆来迎候，上下如初，李攀乃服农之智略。

慕容垂准备北赴中山，以骠骑大将军慕容农作为前锋，以前暂时授职的官吏眭邃等人全都前来迎候，上上下下和当初一样，张攀于是对慕容农的远见卓识表示折服。

[16]会稽王道子好专权，复为奸谄者所构扇，与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会秦王坚来求救，安乃请自将救之。壬戌，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而居之。

[16]会稽王司马道子喜好专权，又被奸邪谄媚者挑拨煽动，与太保谢安有了隔阂。谢安想躲避他，恰好前秦王苻坚前来求救，谢安就请求亲自率兵去救援苻坚。壬戌（十五日），离开朝廷去镇守广陵的步丘，建筑了叫做新城的营垒，居住在这里。

[17]蜀郡太守任权攻拔成都，斩秦益州刺史李丕，复取益州。

[17]蜀郡太守任权攻下了成都，斩杀了前秦益州刺史李丕，又夺取了益州。

[18]新平粮竭矢尽，外救不至。后秦王苌使人谓苟辅曰："吾方以义取天下，岂雠忠臣邪！卿但帅城中之人还长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辅以为然，帅民五千口出城，苌围而坑之，男女无遗。独冯杰子终得脱，奔长安。秦王坚追赠辅等官爵，皆谥曰节愍侯，以终为新平太守。

[18]新平城内箭尽粮绝，外边救援的部队没有到达。后秦王姚苌派人对苟辅说："我正在以道义夺取天下，怎么能仇恨忠臣呢！你只要率领城里的民众返回长安就行了，我只是想得到这座城邑。"苟辅认为此话有理，就率领民众五千人出了城，姚苌包围了他们，然后把他们全都活埋，不论男女，无一遗漏。只有冯杰的儿子冯终得以逃脱，逃到长安。前秦王苻坚给苟辅等人追赠了官职爵位，全都定谥号叫节愍侯，任命冯终为新平太守。

[19]翟真自承营徙屯行唐，真司马鲜于乞杀真及诸翟，自立为赵王。营人共杀乞，立真从弟成为主；其众多降于燕。

[19]翟真从承营转移到行唐驻扎，翟真的司马鲜于乞杀掉了翟真及其亲属，

自立为赵王。军营里的人一起杀掉了鲜于乞，立翟真的堂弟翟成为主。其兵众大都投降了后燕。

[20]五月，西燕主冲攻长安，秦王坚身自督战，飞矢满体，流血淋漓。冲纵兵暴掠，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有堡壁三十余，推平远将军赵敖为主，相与结盟，冒难遣兵粮助坚，多为西燕所杀。坚谓之曰："闻来者

率不善达，此诚忠臣之义，然今寇难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济也，徒相随入虎口，何益！汝曹宜为国自爱，畜粮厉兵，以俟天时，庶几

善不终否，有时而泰也！”

[20]五月，西燕国主慕容冲攻打长安，前秦王苻坚亲自督战，被飞来的乱箭射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慕容冲放纵军队残暴掠夺，关中士人百姓流离失所，道路被阻绝，千里不见炊烟。有三十多个堡寨营垒，推举平远将军赵敖为主

，互相结盟，冒着危险派兵送粮救助苻坚，但大多都被西燕杀掉。苻坚对他们说：“听说前来救助的人大都不能顺利到达，这确实表现了忠臣的大义，但如今敌寇制造的祸难繁多，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解决的，只能是白白地相继落入虎口，有什么好处！你们应该为了国家而自我保重，积蓄粮食，训练军队，以等待天时，也许做善事不会长久困顿，还会有时机否极泰来的！”

三辅之民为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坚，请遣兵攻冲，欲纵火为内应。坚曰：“甚哀诸卿忠诚！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于乌合之虏，岂非天乎！恐徒使诸卿坐致夷灭，吾不忍也！”其人固请不已，乃遣七百骑赴之。冲营纵火者，反为风火所烧，其得免者什一、二，坚祭而哭之。

三辅地区被慕容冲掠夺的百姓派人秘密地向苻坚报告，请求苻坚派兵攻打慕容冲，他们想要在里边放火以作为内应。苻坚说：“非常怜悯你们的忠诚！然而我勇猛的将士如同虎豹，锋利的兵器如同霜雪，反而受困于乌合之众，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恐怕会白白地让你们招致覆灭，我不忍心这样干！”派来的人不停地固执请求，苻坚就派遣七百骑兵前往。在慕容冲军营里放火的人，反而被乘风之火所烧，得以幸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苻坚设祭痛哭他们。

卫将军杨定与冲战于城西，为冲所擒。定，秦之骁将也。坚大惧，以谶书云：“帝出五将久长得。”乃留太子宏守长安，谓之曰：“天其或者欲导予出外。汝善守城，勿与贼争利，吾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遂帅骑数百与张夫人及中山公诜、二女宝、锦出奔五将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长安。坚过袭韭园，李辩奔燕，彭和正惭，自杀。

卫将军杨定与慕容冲在城西交战，被慕容冲擒获。杨定是前秦的勇猛战将。苻坚十分害怕，依据谶书中所说：“帝王出走五将山才能得到长久的命运，”便留下太子苻宏守卫长安，对他说：“上天大概是想引导我外出。你好好地守卫城池，不要与寇贼争锋，我要走出陇地招集

兵众运送粮食供给你。”于是苻坚就率领数百骑兵与张夫人、中山公苻诜及两个女儿苻宝、苻锦奔往五将山，向各州郡公开宣布，约定在初冬时拯救长安。苻坚顺路袭击了韭园，李辩逃奔后燕，彭和正感到惭愧，自杀而死。

[21]闰月，以广州刺史罗友为益州刺史，镇成都。

[21]闰五月，东晋任命广州刺史罗友为益州刺史，镇守成都。

[22]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围翟成于行唐。命带方王佐镇龙城。六月，高句丽寇辽东，佐遣司马郝景将兵救之，为高句丽所败，高句丽遂陷辽东、玄菟。

[22]庚戌（初四），后燕王慕容垂抵达常山，在行唐包围了翟成。命令带方王慕容佐镇守龙城。六月，高句丽进犯辽东，慕容佐派司马郝景统帅军队救援，被高句丽打败，高句丽于是攻陷了辽东、玄菟。

[23]秦太子宏不能守长安，将数千骑与母、妻、宗室西奔下辨；百官逃散，司隶校尉权翼等数百人奔后秦。西燕主冲入据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

[23]前秦太子苻宏无法坚守长安，带领数千骑兵与母亲、妻子、宗室亲属向西逃奔到下辨。僚属百官全都逃散，司隶校尉权翼等数百人投奔后秦。西燕国主慕容冲进城占据了长安，放纵军队大肆抢掠，城中死亡的人不计其数。

[24]秋，七月，旱，饥，井皆竭。

[24]秋季，七月，东晋发生大旱、饥荒，水井全都枯竭。

[25]后秦王苌自故县如新平。

[25]后秦王姚苌从过去的安定县到新平。

[26]秦王坚至五将山，后秦王苌遣骁骑将军吴忠帅骑围之。秦兵皆散走，独侍御十数人在侧，坚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进食。俄而忠至，执之，送诣新平，幽于别室。

[26]前秦王苻坚抵达五将山，后秦王姚苌派骁骑将军吴忠率领骑兵包围了他。前秦的兵众全都溃散逃走，只有十几个侍从官留在身边，苻坚神色自若，坐在那里等待吴忠的军队，召唤掌管膳食的官吏进上食物。不一会儿吴忠来到，拘捕了苻坚，把他送到新平，幽禁在特设的房间内。

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杨璧拒之。璧妻，坚之女顺阳公主也，弃其夫从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强熙，假道来奔，诏处之江州。

太子苻宏抵达下辨，南秦州刺史杨璧拒绝接纳他。杨璧的妻子，是苻坚的女儿顺阳公主，她抛弃了丈夫，跟苻宏走了。苻宏逃奔到武都，投靠氐族豪强强熙，然后借道投奔东晋，朝廷下达诏令，把他安置在江州。

[27]长乐公丕帅众三万自枋头将归邺城，龙骧将军檀玄击之，战于谷口，玄兵败，丕复入邺城。

[27]长乐 公苻丕率领三万兵众准备从枋头返回邺城，龙骧将军檀玄向他发起攻击，在谷口交战，檀玄的军队失败，苻丕又进入了邺城。

[28]燕建节将军馀岩叛，自武邑北趣幽州。燕王垂驰使敕幽州将平规曰：“固守勿战，俟吾破丁零自讨之。”规出战，为岩所败。岩入蓟，掠千余户而

去，遂据令支。癸酉，翟成长史鲜于得斩成出降，垂屠行唐，尽坑成众。

[28]后燕建节将军馀岩反叛，从武邑北赴幽州。后燕王慕容垂迅速派使者敕令幽州将领平规说：“加强固守，不要交战，等我攻破丁零以后亲自去讨伐他。”平规出兵迎战，被余岩打败。馀岩进入蓟城，掳掠了一千多户人后离去，于是占据了令支。癸酉（二十八日），翟成的长史鲜于得斩杀了翟成后出来投降，慕容垂在行唐大肆屠杀，将翟成的兵众全部活埋。

[29]太保安有疾求还，诏许之；八月，安至建康。

[29]太保谢安因病请求回建康，朝廷下达诏令同意了。八月，谢安回到了建康。

[30]甲午，大赦。

[30]甲午（十九日），东晋实行大赦。

[31]丁酉，建昌文靖公谢安薨。诏加殊礼，如大司马温故事。庚子，以司徒琅邪王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尚书令谢石为卫将军。

[31]丁酉（二十二日），建昌文靖公谢安去世。朝廷下达诏令，按非常的礼仪安葬他，仿照大司马桓温的遗规。庚子（二十五日），任

命司徒琅邪王司马道子兼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任命尚书令谢石为卫将军。

[32]后秦王苌使求传国玺于秦王坚，曰：“苌次应历数，可以为惠。”坚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无汝羌名。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苌复遣右司马尹纬说坚，求为禅代；坚曰：“禅代，圣贤之事，姚苌叛贼，何得为之！”坚与纬语，问纬：“在朕朝何官？”纬曰：“尚书令史。”坚叹曰：“卿，王景略之俦，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坚自以平生遇苌有恩，尤忿之，数骂苌求死，谓张夫人曰：“岂可令羌奴辱吾儿。”乃先杀宝、锦。辛丑，苌遣人缢坚于新平佛寺。张夫人、中山公诜皆自杀。后秦将士皆为之哀恸。苌欲隐其名，谥坚曰壮烈天王。

[32]后秦王姚苌派人去向前秦王苻坚索取传国印玺，说：“姚苌按顺序承接天命，可以把玉玺交给我。”苻坚怒目斥责来人说：“小羌胆敢威逼天子，五胡的次序，没有你羌族的名称。传国印玺已经送到了晋朝，无法得到了！”姚苌又派右司马严纬劝说苻坚，要求苻坚把君主之位禅让给他，苻坚说：“禅让，是圣贤的事情，姚苌是叛贼，怎么能让他继位呢！”苻坚与尹纬谈论了一番，问尹纬：“你在朕的朝廷里做什么官？”尹纬说：“尚书令史。”苻坚叹息地说：“你是王猛那样人才，具有宰相的才能，然而朕却不知道你，应该灭亡了。”苻坚自认为平时对待姚苌有恩，越发愤恨他，多次痛骂姚苌，以求一死，对张夫人说：“岂能让羌奴侮辱我的儿女。”于是就先杀掉了苻宝、苻锦。辛丑（二十六日），姚苌派人把苻坚吊死在新平的佛寺。张夫人、中山公苻诜全都自杀。后秦的将士全都为他们悲痛。姚苌想隐埋苻坚的名字，给苻坚定谥号为壮烈天王。

臣光曰：论者皆以为秦王坚之亡，由不杀慕容垂、姚苌故也。臣独以为不然。许劭谓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坚治国无失其道，则垂、苌皆秦之能臣也，乌能为乱哉！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魏文侯问李克，吴之所以亡，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何故亡？”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示朋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

臣司马光曰：谈论这段历史的人都认为秦王苻坚的灭亡，是由于没有杀掉慕容垂、姚苌的缘故。臣唯独认为不是这样。许劭说魏武帝曹

操是太平盛世的能臣，混乱世道的奸雄。假使苻坚治理国家不违背治国之道，那么慕容垂、姚苌全都是秦国的能臣，怎么能作乱呢！苻坚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由于屡次取胜后骄傲的缘故。魏文侯问李克关于吴国失败的原因，李克回答说："经常征战又经常胜利。"魏文侯说："经常征战又经常胜利，这是国家的福份，为什么灭亡了呢？"李克回答说："经常征战则民众疲惫，经常胜利则主上骄傲，以骄傲的君主统治疲惫的民众，没有不灭亡的道理。"秦王苻坚就与此相似。

[33]长乐公丕在邺，将西赴长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壶关，遣使招丕，丕乃帅邺中男女六万余口西如潞川，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迎之入晋阳。丕始知长安不守，坚已死，乃发丧，即皇帝位，追谥坚曰宣昭皇帝，庙号世祖，大赦，改元大安。

[33]长乐公苻丕在邺城，准备西赴长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壶关，派使者去招纳苻丕，苻丕就率领邺城中的男女六万多人向西到潞川，骠骑将军张蚝、并州

刺史王腾迎接他们进入晋阳。这时苻丕才知道长安已经失守，苻坚已经死亡，于是便公开宣布了苻坚死亡的消息，他自己即皇帝位，给苻坚定谥号为宣昭皇帝

，庙号为世祖，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大安。

[34]燕王垂以鲁王和为南中郎将，镇邺。遣慕容农出塞，历凡城，趣龙城，会兵讨馀岩，慕容麟、慕容隆自信都徇勃海、清河。麟击勃海太守封懿，执之，因屯历口。懿，放之子也。

[34]后燕王慕容垂任命鲁王慕容和为南中郎将，镇守邺城。派慕容农出塞，经过凡城，开赴龙城，会合兵力讨伐余岩，慕容麟、慕容隆从信都出发，带兵巡行勃海、清河。慕容麟攻打勃海太守封懿，抓获了他，顺势驻扎在历口。封懿是封放的儿子。

[35]鲜卑刘头眷击破贺兰部于善无，又破柔然于意亲山。头眷子罗辰言于头眷曰："比来行兵，所向无敌；然心腹之疾，愿早图之！"头眷曰："谁也？"罗辰曰："从兄显，忍人也，必将为乱。"头眷不听。显，库仁之子也。

[35]鲜卑人刘头眷在善无击败了贺兰部，又在意亲山击败了柔然。刘头眷的儿子刘罗辰向刘头眷进言说："近来的征战，所向无敌，然而对心腹之患，愿早作图谋！"刘头眷说："谁是心腹之患？"刘罗辰说：

“堂兄刘显，是残酷无情的人，必将要作乱。”刘头眷没有听从。刘显是刘库仁的儿子。

顷之，显果杀头眷自立。又将杀拓跋，显弟亢妻，之姑也，以告母贺氏。显谋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且以其爱妻、骏马付崇曰：“事泄，当以此自明。”贺氏夜饮显酒，令醉，使阴与旧臣长孙犍、元他、罗结轻骑亡去。向晨，贺氏故惊厩中群马，使显起视之。贺氏哭曰：“吾子适在此，今皆不见，汝等谁杀之邪？”显以故不急追。遂奔贺兰部，依其舅贺讷。讷惊喜曰：“复国之后，当念老臣！”笑曰：“诚如舅言，不敢忘也。”

不久，刘显果然杀掉了刘头眷而自立。又准备杀掉拓跋。刘显弟弟刘亢的妻子，是拓跋的姑姑，她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拓拔的母亲贺氏。刘显的主谋梁六眷，是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外甥，他也派其部属穆崇、奚牧把消息秘密地报告了拓跋，并且把宠爱的妻子、骏马交给穆崇说：“如果事情泄露，就用这些来证明自己。”贺氏当晚让刘显喝酒，等他喝醉以后，让拓跋暗中与旧臣长孙犍、元他、罗结轻装骑马逃走。第二天早晨，贺氏故意惊动马厩中的马匹，让刘显起来察看。贺氏哭泣着说：“我的儿子们就在这里，现在全都不见了，你们谁杀了他们呢？”刘显因此没有急于追赶。拓跋于是就逃奔到贺兰部，投靠了他的舅舅贺讷。贺讷惊喜地说：“恢复国家以后，还应该想着老臣！”拓跋笑着说：“确实像舅舅所说，不敢忘记。”

显疑梁六眷泄其谋，将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顾恩义，助显为逆，为掠得其妻马，足以解忿。”显乃舍之。

刘显怀疑梁六眷泄露了他的计谋，准备要把他囚禁起来。穆崇扬言说：“梁六眷不顾恩义，辅佐刘显却干出了叛逆之事，我夺取了他的妻子、骏马，足以解除愤恨。”刘显于是就不再理会梁六眷了。

贺氏从弟外朝大人贺悦举所部以奉。显怒，将杀贺氏，贺氏奔亢家，匿神车中三日，亢举家为之请，乃得免。

贺氏的堂弟外朝大人贺悦带领所属部众尊奉拓跋。刘显很气愤，准备杀掉贺氏，贺氏逃奔到刘亢家，在供奉着神像的车子中躲藏了三天，刘亢全家人都为她求情，贺氏这才免于一死。

故南部大人长孙嵩帅所部七百余家叛显，奔五原。时拓跋君之子渥亦聚众自立，嵩欲从之；乌渥谓嵩曰：“逆父之子，不足从也。不如

归。”嵩从之。久之，刘显所部有乱，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贺氏奔。

过去的南部大人长孙嵩率领部众七百多家背叛了刘显，逃奔到五原。当时拓跋君的儿子拓跋渥也聚众自立，长孙嵩想归附他。乌渥对长孙嵩说：“叛逆之父的儿子，不值得归附，不如归附拓跋。”长孙嵩听从了他的意见。过了很久，刘显的部族内发生祸乱，过去的中部大人庾和辰侍奉着贺氏投奔跖跋。

贺讷弟染干以得众心，忌之，使其党侯引七突杀；代人尉古真知之，以告，侯引七突不敢发。染干疑古真泄其谋，执而讯之，以两车轮夹其头，伤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举兵围圭，贺氏出，谓染干曰：“汝等欲于何置我，而杀吾子乎！”染干惭而去。

贺讷的弟弟贺染干因为拓跋深得人心，便忌恨他，让自己的党羽侯引七突杀掉拓跋。代国人尉古真知道此事，把它告诉了拓跋，侯引七突不敢动手了。贺染干怀疑尉古真泄露了他的计谋。便把尉古真抓起来审讯，用两个车轮夹他的头部，伤害了他的一只眼睛，尉古真拒不承认，贺染干就放了他。贺染干于是就出兵包围了拓跋，贺氏出来对贺染干说：“你们想要把我发落到什么地方，而要杀我的儿子呢？”贺染干惭愧地离开了。

[36]九月，秦主丕以张蚝为侍中、司空，王永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令，王腾为中军大将军、司隶校尉，苻冲为尚书左仆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长史杨辅为右仆射，左长史王亮为护军将军，立妃杨氏为皇后，子宁为皇太子，寿为长乐王，锵为平原王，懿为勃海王，昶为济北王。

[36]九月，前秦国主苻丕任命张蚝为侍中、司空，任命王永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令，任命王腾为中军大将军、司隶校尉，任命 苻冲为尚书左仆射，封为西平王。又任命左长史杨辅为右仆射，右长史王亮为护军将军，立妃杨氏为皇后，儿子苻宁为皇太子，苻寿为长乐王，苻锵为平原王，苻懿为勃海王，苻昶为济北王。

[37]吕光自龟兹还至宜禾，秦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拒之。高昌太守杨翰言于熙曰：“吕光新破西域，兵强气锐，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河西地方万里，带甲十万，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敌。高梧谷口险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可以坐制。如以为

远，伊吾关亦可拒也。度此二厄，虽有子房之策，无所施矣！”熙弗听。美水令犍为张统谓熙曰：“今关中大乱，京师存亡不可知。吕光之来，其志难测，将军何以抗之？”熙曰：“忧之，未知所出。”统曰：“光智略过人，今拥思归之士，乘战胜之气，其锋未易当也。将军世受大恩，忠诚夙著，立勋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从弟，勇冠一时，为将军计，莫若奉为盟主以收众望，推忠义以帅群豪，则光虽至，不敢有异心也。资其精锐，东兼毛兴，连王统、杨璧，合四州之众，扫凶逆，宁帝室，此桓、文之举也。”熙又弗听，杀洛于西海。

[37]吕光从龟兹返回到宜禾，前秦凉州刺史梁熙计划封锁边境拒绝他进入。高昌太守杨翰向梁熙进言说：“吕光刚刚攻破西域，兵力强盛，气势锋锐，听说中原动乱，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图谋。河西地广万里，拥有十万披甲将士，足以自我保全。如果吕光走出沙漠，他的威势就难以抵挡了。高梧谷口是险阻的要塞，应该先据守那里，从而断绝他们的水源。等他们疲困干渴以后，我们就可以坐而制之。如果认为那里路途遥远，也可以在伊吾关拒守。除了这两处险阻要塞，就是有张良那样的谋略，也无处施展！”梁熙没有听从。美水令犍为人张统对梁熙说：“如今关中大乱，京师长安不知道是存是亡。吕光前来，其志向难以预测，将军怎样抵抗他？”梁熙说：“正对此事忧虑，但不知道该怎么办。”张统说：“吕光谋略过人，如今带领着盼望归家的将士，乘着交战取胜的气势，其锋芒不容易抵挡。将军您世代承受恩泽，历来以忠诚著称，为王室建立功勋，应该就在今天。行唐公苻洛，是主上的堂弟，勇猛冠绝一时，为将军着想，不如尊奉他为盟主以凝聚众人的期望，推举忠义之人以率领众豪强，如此则吕光虽然到来，也不敢怀有异心。凭借他的精锐部队，就可以兼并东面的毛兴，联合王统、杨壁，汇集四州的兵众，扫除顽凶叛逆，安定王室，这是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举动。”梁熙又没有听从，在西海杀掉了苻洛。

光闻杨翰之谋，惧，不敢进。杜进曰：“梁熙文雅有余，机鉴不足，终不能用翰之谋，不足忧也。宜及其上下离心，速进以取之。”光从之。进至高昌，杨翰以郡迎降。至玉门，熙移檄责光擅命还师，以子胤为鹰扬将军，与振威将军南安姚皓、别驾卫翰帅众五万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光报檄凉州，责熙无赴

难之志，而遏归国之众；遣彭晃、杜进、姜飞为前锋，与胤战于安弥，大破，擒之。于是四山胡、夷皆附于光。武威太守彭济执熙以降，光杀之。

吕光听说了杨翰的计谋，很害怕，不敢前进。杜进说：“梁熙文雅有余，随机应变不足，最终也不会采纳杨翰的计谋，不值得担忧。应该乘着他上下离

心的时机，迅速进军以攻取他。”吕光听从了杜进的意见。前进到高昌，杨翰出来迎接，举郡投降。到了玉门，梁熙传递檄文责备吕光擅自命令军队返回，任命儿子梁胤为鹰扬将军，与振威将军南安人姚皓、别驾卫翰率领五万兵众在酒泉阻击吕光。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举郡投降了吕光。吕光向凉州发出了回复檄文，责备梁熙没有以身赴难的志向，反而阻止归国的兵众。派彭晃、

杜进、姜飞作为前锋，与梁胤在安弥交战，大败梁胤的军队，擒获了梁胤。于是周围依山而居的胡人、夷人全都归附于吕光。武威太守彭济拘押着梁熙投降，吕光杀掉了梁熙。

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表杜进为武威太守，自余将佐，各受职位。凉州郡县皆降于光，独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城守不下。光攻而执之，让泮曰：“吾受诏平西域，而梁熙绝我归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为附之？”泮曰：“将军受诏平西域，不受诏乱凉州，梁公何罪而将军杀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报君父之雠耳，岂肯如逆氐彭济之所为乎！主灭臣死，固其常也。”光杀泮及皓。

吕光进入姑臧，自己兼任凉州刺史，上表请求任命杜进为武威太守，自己其余的将领辅佐，分别都接受了职位。凉州的郡县全都投降了吕光，只有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固守城池不投降。吕光发起攻击，抓获了他们，责备索泮说：“我接受诏令平定西域，而梁熙却断绝我的归路，这是朝廷的罪人，你为什么要依附他呢？”索泮说：“将军接受诏令平定西域，并没有接受诏令搞乱凉州，梁公有什么罪过而将军杀了他？我只是苦于力量不足，不能为君父报仇，怎么肯干像叛逆的氐人彭济那样的事情呢！主灭臣死，这本来就是千古不变之理。”吕光杀掉了索泮及宋皓。

主簿尉，奸佞倾险，与彭济俱执梁熙，光宠信之；谮杀名士姚皓等十余人，凉州人由是不悦。光以为金城太守，至允吾，袭据其城以

叛；姜飞击破之，奔据兴城。

主簿尉，奸佞凶险，与彭济一起抓获了梁熙，吕光对他宠爱信任。尉诬陷杀害了名士姚皓等十多人，凉州人因此很不高兴。吕光任命尉为金城太守，尉到了允吾，突然占据了该城反叛。姜飞攻破了他，尉逃奔，占据了兴城。

[38]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单于、领秦·河二州牧，改元建义，以乙旃童为左相，屋引出支为右相，独孤匹蹄为左辅，武群勇士为右辅，

弟乾归为上将军，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筑勇士城而都之。

[38]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单于、兼秦、河二州牧，改年号为建义，任命乙旃童为左相，屋引出支为右相，独孤匹蹄为左辅，武群勇士为右辅，弟弟乞伏乾归为上将军，在所辖领地分别设置了武城等十二郡，建筑了勇士城作为都城。

[39]秦尚书令、魏昌公纂自关中奔晋阳；秦主丕拜纂太尉，封东海王。

[39]前秦尚书令、魏昌公苻纂从关中奔赴晋阳。前秦国主苻丕授予苻纂太尉官职，封他为东海王。

[40]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尚书令高盖帅众五万伐后秦，战于新平南，盖大败，降于后秦。初，盖以杨定为子，及盖败，定亡奔陇右，复收集其旧众。

[40]冬季，十月，西燕国主慕容冲派尚书令高盖率领五万兵众讨伐后秦，在新平以南交战，高盖大败，投降了后秦。当初，高盖把杨定作为儿子，等到高盖失败，杨定逃奔到陇右，又收集起了他过去的兵众。

[41]苻定、苻绍、苻谟、苻亮闻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谢罪；中山太守王兖，本新平氐也，固守博陵，为秦拒燕。十一月，丕以兖为平州刺史，定为冀州牧，绍为冀州都督，谟为幽州牧，亮为幽、平二州都督，并进爵郡公。左将军窦冲据兹川，有众数万，与秦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兴、益州刺史王广、南秦州刺史杨璧、卫将军杨定皆自陇右遣使邀丕，共击后秦。丕以定为雍州牧，冲为梁州牧，加统

镇西大将军，兴车骑大将军，璧征南大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加广安西将军，皆进位州牧。

[41]苻定、苻绍、苻谟、苻亮听说前秦国主苻丕即位，全都从河北派遣使者前来谢罪。中山太守王兖，本是新平的氐族人，他固守博陵，替前秦抵抗后

燕。十一月，苻丕任命王兖为平州刺史，苻定为冀州牧，苻绍为冀州都督，苻

谟为幽州牧，苻亮为幽、平二州都督，全都晋升爵位为郡公。左将军窦冲占据着兹川，拥有兵众数万，他与秦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兴、益州刺史王广、南秦州刺史杨璧、卫将军杨定全都从陇右派遣使者邀请苻丕，共同攻打后秦。苻丕任命杨定为雍州牧，窦冲为梁州牧，让王统担任镇西大将军，毛兴担任车骑大将军，杨璧担任征南大将军，同时授予他们开府仪同三司，王广担任安西将军，全都晋升职位为州牧。

杨定寻徙治历城，置储蓄于百顷，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遣使来称藩；诏因其所号假之。其后又取天水、略阳之地，自称秦州刺史、陇西王。

不久，杨定将治所迁移到历城，把储备物资安放在百顷，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派遣使者前来向东晋称藩。朝廷下达诏令，把他自封的称号暂时授予他。而后他又夺取了天水、略阳的领地，自称秦州刺史、陇西王。

[42]绎幕人蔡匡据城以叛燕，燕慕容麟、慕容隆共攻之。泰山太守任泰潜师救匡，至匡垒南八里，燕人乃觉之。诸将以匡未下而外敌奄至，甚患之。隆曰：“匡恃外救，故不时下。今计泰之兵不过数千人，乃其未合，击之，泰败，匡自降矣。”乃释匡击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匡遂降，燕王垂杀之，且屠其垒。

[42]绎幕人蔡匡据城背叛了后燕，后燕慕容麟、慕容隆共同攻打他。泰山太守任泰暗中出兵救援蔡匡。到了蔡匡营垒以南八里的地方，后燕人才发现了他们。众将领因为还没有攻下蔡匡而外面的敌人又突然到来，深以为患。慕容隆说：“蔡匡靠着外边的救援，所以不会马上攻下。如今考虑任泰的兵力不超过数千人，趁着他们尚未汇合，展开攻击，任泰一失败，蔡匡自然就会投降。”于是就丢开蔡匡去攻击

任泰，大败任泰，斩首一千多人。蔡匡于是也就投降了，后燕王慕容垂杀掉了他，并且在他的营垒内大肆屠杀。

[43]慕容农至龙城，休士马十余日。诸将皆曰："殿下之来，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进，何也？"农曰："吾来速者，恐馀岩过山钞盗，侵扰良民耳。岩才不逾人，诳诱饥儿，乌集为群，非有纲纪；吾已扼其喉，久将离散，无能为也。今此田善熟，未取而行，徒自耗损，当俟收毕，往则枭之，亦不出旬日耳。"顷之，农将步骑三万至令支，岩众震骇，稍稍逾城归农。岩计穷出降，农斩之；进击高句丽，复辽东、玄菟二郡。还至龙城，上疏请缮修陵庙。

[43]慕容农抵达龙城，让士兵军马休整了十多天。众将领都说："殿下来的时候，选择道路非常迅速，如今到了这里却长久地停留而不再前进，这是为什么呢？"慕容农说："我来得迅速的原因，是担心余馀会越过白狼山强取豪夺，侵扰百姓。馀岩没有过人之才，欺骗诱惑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乌合成群，并没有什么法度纪律。我现在已经扼制了他的咽喉，时间一久他们就会自行离散，不能为患了。如今这里的庄稼丰收，不收拾完就离开，只能白白地浪费掉，应当等收拾完以后，再去斩了他，也不过是十来天以后的事情。"不久，慕容农统率步、骑兵三万人抵达令支，馀岩的兵众非常震惊害怕，逐渐逃出城外归附了慕容农。馀岩无计可施，出来投降，慕容农斩杀了他。慕容农又进军攻打高句丽，夺回了辽东、玄菟二郡。返回龙城以后，上疏请求修缮先帝的陵庙。

燕王垂以农为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诸军事、幽州牧，镇龙城。徙平州刺史带方王佐镇平郭。农于是创立法制，事从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课农桑，居民富赡，四方流民前后至者数万口。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丽，农以骠骑司马范阳庞渊为辽东太守，招抚之。

后燕王慕容垂任命慕容农为使持节，都督幽州、平州、北狄诸军事及幽州牧，镇守龙城。调动平州刺史带方王慕容佐镇守平郭。慕容农于是便建立法律制度，实行宽松简略的政策，清理刑狱，减免赋役，鼓励督促人们种田养蚕，当地的民众十分富足，各地的流民前后来到这里的有数万人。此前，幽州、冀州的流民大多都去了高句丽，慕容农任命骠骑司马范阳人庞渊为辽东太守，招纳安抚他们。

[44]慕容麟攻王兖于博陵，城中粮竭矢尽，功曹张猗逾城出，聚众以应麟。兖临城数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应贼，自号‘义兵’，何名实之相违也？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卿母在城，弃而不顾，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则可矣，宁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礼义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执兖及苻鉴，杀之。昌黎太守宋敞帅乌桓、索头之众救兖，不及而还。秦主丕以敞为平州刺史。

[44]慕容麟在博陵攻打王兖，博陵城中箭尽粮绝，功曹张猗翻越城墙逃出，聚集兵众以响应慕容麟。王兖登上城墙数说张猗：“你是秦国的臣民，我是你的君主，你起兵响应寇贼，自称‘义兵’，为什么名实不副呢？古人求取忠臣一定要到孝子家门，你的母亲在城里，你弃而不顾，对我有何损害呢？如今人们要记取你的一时功劳，当然可以，但难道能忘掉你所干的不忠不孝的事情吗？没想到在中州这样的礼义之邦，居然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十二月，慕容麟攻下了博陵，抓获了王兖及苻鉴，杀掉了他们。昌黎太守宋敞率领乌桓、索头的兵众救援王兖，没有来得及，只好返回去了。前秦国主苻丕任命宋敞为平州刺史。

[45]燕王垂北如中山，谓诸将曰：“乐浪王招流离，实仓廪，外给军粮，内营宫室，虽萧何之功，何以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

[45]后燕王慕容垂到北面的中山，对众将军领说：“乐浪王慕容温招纳流离失所的民众，充实粮仓谷库，在外军粮丰足，在内营建宫室，即使是萧何的功劳，又怎么能超过他！”丙申，（二十三日），慕容垂开始定都中山。

[46]秦苻定据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从弟北地王精为冀州刺史，将兵攻之。

[46]前秦苻定据守信都以抵抗后燕，后燕王慕容垂任命堂弟北地王慕容精为冀州刺史，带领军队攻打苻定。

[47]拓跋从曾祖纥罗与其弟建及诸部大人共请贺讷推为主。

[47]拓跋的叔伯曾祖父拓跋纥罗与他的弟弟拓跋建以及各部大人一起向贺讷请求，推举拓跋为国主。

十一年（丙戌、386）

十一年（丙戌，公元386年）

[1]春，正月，戊申，拓跋大会于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国。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军国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辰之弟；道生，嵩之从子也。

[1]春季，正月，戊申（初六），拓跋在牛川与后燕的军队会合，拓跋即代王位，改年号为登国。任命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别统领他们的部众。任命上谷人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人王建、代国人和跋、叔孙建、庾岳为外朝大人，任命奚牧为治民长，全都掌管宫中警卫及参与讨论军队国家的谋略。长孙道生、贺毗等人在拓跋左右侍从，传递命令。王建娶了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女儿。庾岳是庾和辰的弟弟；长孙道生是长孙嵩的侄子。

[2]燕王垂即皇帝位。

[2]后燕王慕容垂即皇帝位。

[3]后秦王苌如安定。

[3]后秦王姚苌到安定。

[4]南安秘宜帅羌、胡五万余人攻乞伏国仁，国仁将兵五千逆击，大破之。宜奔还南安。

[4]南安人秘宜率领五万多羌族、胡族人攻打乞伏国仁，乞伏国仁带领五千兵众迎击，大败秘宜。秘宜逃回了南安。

[5]鲜于乞之杀翟真也，翟辽奔黎阳，黎阳太守滕恬之甚爱信之。恬之喜畋猎，不爱士卒，辽潜施奸惠以收众心。恬之南攻鹿鸣城，辽于后闭门拒之，恬之东奔鄄城，辽追执之，遂据黎阳。豫州刺史朱序遣将军秦膺、童斌与淮、泗诸郡共讨之。

[5]鲜于乞斩杀翟真的时候，翟辽逃奔到黎阳，黎阳太守滕恬之非常宠爱信任他。滕恬之喜欢打猎，不爱护士兵，翟辽暗中施行奸巧的恩惠以收买人心。滕恬之在南面攻打鹿鸣城，翟辽则在他身后紧闭城门不让他返回，滕恬之向东逃奔鄄城，翟辽追击并抓获了他，于是就

占据了黎阳。豫州刺史朱序派将军秦膺、童斌与淮河、泗水一带的各郡共同讨伐翟辽。

[6]秦益州牧王广自陇右引兵攻河州牧毛兴于罕，兴遣建节将军卫平帅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袭广，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统遣兵助广攻兴，兴婴城自守。

[6]前秦益州牧王广从陇右带领军队在罕攻打河州牧毛兴，毛兴派建节将军卫平率领他的一千七百多同族人夜袭王广，大败王广。二月，秦州牧王统派兵帮助王广攻打毛兴，毛兴环城自守。

[7]燕大赦，改元建兴，置公卿尚书百官，缮宗庙、社稷。

[7]后燕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兴，设置公卿尚书百官，修缮宗庙、社稷坛。

[8]西燕主冲乐在长安，且畏燕主垂之强，不敢东归，课农筑室，为久安之计；鲜卑咸怨之。左将军韩延因众心不悦，攻冲，杀之，立冲将段随为燕王，改元昌平。

[8]西燕国主慕容冲喜欢住在长安，而且畏惧后燕国主慕容垂的强盛，不敢东归，便督促农耕，建筑宫室，作长久安居的打算。鲜卑人全都怨恨他。左将军韩延顺应众人心中的不满，攻打慕容冲，杀掉了他，立慕容冲的将领段随为西燕王，改年号为昌平。

[9]初，张天锡之南奔也，秦长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与俱奔河西，依秃发思复，思复送魏安。魏安人焦松、齐肃、张济等聚兵数千人迎大豫

为主，攻吕光昌松郡，拔之，执太守王世强。光使辅国将军杜进击之，进兵败，大豫进逼姑臧。王穆谏曰："光粮丰城固，甲兵精锐，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岭西，砺兵积粟，然后东向与之争，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从，自号抚军将军、凉州牧，改元凤凰，以王穆为长史，传檄郡县，使穆说谕岭西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皆起兵应之，有众三万，保据杨坞。

[9]当初，张天锡南逃的时候，前秦长水校尉王穆把他的长子张大豫藏了起来，后来与张大豫一起逃奔到河西，投靠了秃发思复，秃发思复把张大豫送到了魏安。魏安人焦松、齐肃、张济等聚集兵众数千人迎接张大豫为盟主，攻打吕光占据的昌松郡，攻了下来，抓获了太

守王世强。吕光让辅国将军杜进攻打他们，结果杜进的军队失败，张大豫进军威逼姑臧。王穆劝谏张大豫说：“吕光粮食充足，城池坚固，武器精良，军队锋锐，威逼他于己不利，不如横扫岭西，训练军队积蓄粮食，然后再东进与他抗争，不用一年，就可以攻取吕光。”张大豫没有听从，自称抚军将军、凉州牧，改年号为凤凰，任命王穆为长吏，向郡县传递檄文，让王穆去游说劝谕岭西各郡，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全都起兵响应他，拥有兵众三万人，坚守杨坞。

[10]代王徙居定襄之盛乐，务农息民，国人悦之。

[10]代王拓跋迁徙到定襄的盛乐居住，致力于农耕，让百姓休养生息，国内的人对此都很高兴。

[11]三月，大赦。

[11]三月，东晋实行大赦。

[12]泰山太守张愿以郡叛降翟辽。初，谢玄欲使朱序屯梁国，玄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阳。朝议以征役既久，欲令玄置戍而还。会翟辽、张愿继叛，北方骚动，玄谢罪，乞解职，诏慰谕，令还淮阴。

[12]泰山太守张愿带领本郡背叛了东晋，投降翟辽。当初，谢玄想让朱序驻扎在梁国，谢玄自己驻扎彭城，用以在北面稳固黄河沿岸，西南支援洛阳。朝廷商议认为在外征战已久，想让谢玄部署防守力量返回。恰好这时翟辽、张原相继背叛，北方动荡不安，谢玄谢罪，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朝廷下达诏令抚慰他，让他回到淮阴。

[13]燕主垂追尊母兰氏为文昭皇后；欲迁文明段后，以兰氏配享太祖，诏百官议之，皆以为当然。博士刘详、董谧以为“尧母为帝喾妃，位第三，不以贵陵姜原，明圣之道，以至公为先；文昭后宜立别庙。”垂怒，逼之，详、谧曰：“上所欲为，无问于臣。臣按经奉礼，不敢有贰。”垂乃不复问诸儒，卒迁段后，以兰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浑后倾覆社稷，追废之；尊烈祖昭仪段氏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13]后燕国主慕容垂追尊母亲兰氏为文昭皇后，想要迁走文明段后的灵位，把兰氏的灵位和太祖慕容的灵位供奉在一起，便诏令百官讨论此事，百官都认为应当如此。博士刘详、董谧认为“尧的母亲是帝喾的妻子，位居第三，不因为尊贵就凌驾于姜原之上，清明圣哲之道，首先应该出以公心，文昭皇后的灵位应该另立庙。”慕容垂很愤怒，对

他们施以威胁，刘详、董谧说："主上想要这样做，就不要向臣下询问了。臣依据经典崇奉礼法，不敢违背。"慕容垂于是就不再询问众儒生，终于迁走了段后的灵位，而用兰后的灵位代替。又因为景昭可足浑后使国家倾覆，追废了她。尊奉烈祖慕容俊的昭仪段氏为景德皇后，与烈祖的灵位供奉在一起。

崔鸿曰：齐桓公命诸侯无以妾为妻。夫之于妻，犹不可以妾代之，况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称母以子贵者，君母既没，得以妾母为小君也；至于享祀宗庙，则成风终不得配庄公也。君父子所为，臣子必习而效之，犹形声之于影响也；宝之逼杀其母，由垂为之渐也。尧、舜之让，犹为之、哙之祸，况违礼而纵私者乎！昔文姜得罪于桓公，《春秋》不之废。可足浑氏虽有罪于前朝，然小君之礼成矣；垂以私憾废之，又立兄妾之无子者，皆非礼也。

崔鸿曰：齐桓公命令诸侯王不能以妾为妻。丈夫对于妻子，尚且不能以妾来代替，何况是儿子来改换他的母亲呢！《春秋》中所说的母亲因为儿子而尊贵的话，是指生母死后，可以让妾母转而为正。至于在宗庙里供奉的牌位，则鲁庄公之妾成风最终也不能和鲁庄公供奉在一起。君主、父亲之所为，臣下、儿子必然要学习而后效仿，这就像形体之于影子，声音之于回响一样。慕容宝威逼杀害他的母亲，就是从慕容垂那里受到了影响。战国时以尧、舜那样的禅让，尚且还出现了子之、燕王哙那样的祸乱，何况是违背礼法放纵私情的人呢！过去文姜在鲁桓公面前犯了罪，据《春秋》的记载后来也没有黜废她。可是浑氏虽然有罪于前朝，但对待她这样的皇后的礼法已有成规，慕容垂因为私恨而废黜了她，又立哥哥的妻妾中没有儿子的人作为皇太后，这些全都违背了礼法。

[14]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其族人奴真帅所部请降于代。奴真有兄，先居贺兰部，奴真言于代王，请召而以所部让之；许之。既领部，遣弟去斤遗贺讷金马。贺染干谓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令领部，宜来从我。"去斤许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来，世为代忠臣，故我以部让汝等，欲为义也。今汝等无状，乃谋叛国，义于何在！"遂杀及去斤。染干闻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遣使责染干，染干乃止。

[14]刘显从善无向南逃奔到马邑，他的同族人刘奴真率领部众向代国请求投降。刘奴真有个哥哥叫刘，以前居住在贺兰部，刘奴真向代王拓跋进言，请求征召刘前来，让他统领自己的部众，拓跋同意了。刘统领了部众以后，派他的弟弟刘去斤给贺讷送去金子和马。贺染干对刘去斤说：“我对待你们兄弟很优厚，如今你们统领了部众，应该来归附我。”刘去斤答应了。刘奴真愤怒地说：“我们自从祖父以来，世代都是代国的忠臣，所以我才把部众交给了你们，想让你们奉行道义。如今你们毫无德行，反而阴谋叛国，道义何在！”于是就杀了刘及刘去斤。贺染干听说以后，带领军队攻打刘奴真，刘奴真逃奔到代国。拓跋派使者去责备贺染干，贺染干才停止了行动。

[15]西燕仆射慕容恒、尚书慕容永袭段随，杀之；立宜都王子为燕王，改元建明，帅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去长安而东。恒弟护军将军韬诱，杀之于临晋，恒怒，舍韬去。永与武卫将军刁云帅众攻韬，韬败，奔恒营。恒立西燕主冲之子瑶为帝，改元建平，谥冲曰威皇帝。众皆去瑶奔永，永执瑶，杀之，立慕容泓子忠为帝，改元建武。忠以永为太尉，守尚书令，封河东公。永持法宽平，鲜卑安之。至闻喜，闻燕主垂已称尊号，不敢进，筑燕熙城而居之。

[15]西燕仆射慕容恒、尚书慕容永袭击段随，把他杀掉了。立宜都王慕容恒的儿子慕容为燕王，改年号为建明，率领鲜卑男女四十多万人离开长安东去。慕容恒的弟弟护军将军慕容韬诱骗慕容，在临晋杀掉了他，慕容恒很愤怒，丢下慕容韬离开了。慕容永与武卫将军刁云率领兵众攻打慕容韬，慕容韬失败，逃奔到慕容恒的军营。慕容恒立西燕国主慕容冲的儿子慕容瑶为帝，改年号为建平，给慕容冲定谥号为威皇帝。兵众全都离开慕容瑶投奔慕容永，慕容永

抓获了慕容瑶，杀掉了他，立慕容泓的儿子慕容忠为帝，改年号为建武。慕容忠任命慕容永为太尉，暂任尚书令，封为河东公。慕容永施行法令宽松平和，鲜卑人安居乐业。慕容永到了闻喜，听说后燕国主慕容垂已经称帝号，不敢继续前进，修筑燕熙城居住。

[16]鲜卑既东，长安空虚。前荥阳高陵赵谷等招杏城卢水胡郝奴帅户四千入于长安，渭北皆应之，以谷为丞相。扶风王有众数千，保据马嵬，怒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后秦王苌自安定伐之，奔汉中。苌执多而进，奴惧，请降，拜镇北将军、六谷大都督。

[16]鲜卑人既已东去，长安空虚。从前的荥阳太守高陵人赵谷等人招纳杏城

的卢水胡人郝奴率领四千户人家进入长安，渭北的人们全都响应他，以赵谷作为丞

相。扶风人王有数千兵众，据守马嵬，郝奴派弟弟郝多攻打他。夏季，四月，后秦王姚苌从安定出发讨伐他们，王逃奔汉中。姚苌抓获了郝多以后继续前进，郝奴害怕了，请求投降，姚苌给他授官镇北将军、六谷大都督。

[17]癸巳，以尚书仆射陆纳为左仆射，谯王恬为右仆射。纳，玩之子也。

[17]癸巳（二十三日），东晋任命尚书仆射陆纳为左仆射，谯王司马恬为右仆射。陆纳是陆玩的儿子。

[18]毛兴袭击王广，败之，广奔秦州；陇西鲜卑匹兰执广送于后秦。兴复欲攻王统于上，罕诸氐皆厌苦兵事，乃共杀兴，推卫平为河州刺史，遣使请命于秦。

[18]毛兴袭击王广，打败了他，王广逃奔秦州。陇西的鲜卑人匹兰抓获了王广，把他送到后秦。毛兴又想在上攻打王统，罕的众氐族人都厌恶战事，于是就一起杀掉了毛兴，推举卫平为河州刺史，派使者去前秦请求指令。

[19]燕主垂封其子农为辽西王，麟为赵王，隆为高阳王。

[19]后燕国主慕容垂封他的儿子慕容农为辽西王，慕容麟为赵王，慕容隆为高阳王。

[20]代王初改称魏王。

[20]代王拓跋开始改称魏王。

[21]张大豫自杨坞进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秃发思复子奚于帅众三万屯于城南；吕光出击，大破之，斩奚于等二万余级。

[21]张大豫从杨坞进军驻扎在姑臧城西，王穆及秃发思复的儿子秃发奚于率领三万兵众驻扎在城南，吕光出城攻击，把他们打得大败，斩杀了秃发奚于等二万多人。

[22]秦大赦，以卫平为抚军将军、河州刺史，吕光为车骑大将军、凉州牧。使者皆没于后秦，不能达。

[22]前秦实行大赦，任命卫平为抚军将军、河州刺史，任命吕光为车骑大将军、凉州牧。传达任命的使者全都落于后秦之手，没能到达目的地。

[23]燕主垂以范阳王德为尚书令，太原王楷为左仆射，乐浪王温为司隶校尉。

[23]后燕国主慕容垂任命范阳王慕容德为尚书令，太原王慕容楷为左仆射，乐浪王慕容温为司隶校尉。

[24]后秦王苌即皇帝位于长安，大赦，改元建初，国号大秦。追尊其父弋仲为景元皇帝，立妻蛇氏为皇后，子兴为皇太子，置百官。苌与群臣宴，酒酣，言曰："诸卿皆与朕北面秦朝，今忽为君臣，得无耻乎！"赵迁曰："天不耻以陛下为子，臣等何耻为臣！"苌大笑。

[24]后秦王姚苌在长安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初，立国号为大秦。追尊他的父亲姚弋仲为景元皇帝，立妻子氏为皇后，儿子姚兴为皇太子，设置百官。姚苌与群臣聚宴，酒喝到尽兴时，说道："你们全都与朕北面称臣于秦朝，今天突然成为君臣关系，不感到耻辱吗？"赵迁说："上天不耻于以陛下作为儿子，我们为什么耻于作为臣下呢！"姚苌开怀大笑。

[25]魏王东如陵石，护佛侯部帅侯辰、乙佛部帅代题皆叛走。诸将请追之，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当忍之。方今国家草创，人情未一，愚者固宜前却，不足追也！"

[25]魏王拓跋到东面的陵石，护佛侯部的主帅侯辰、乙佛部的主帅代题全都背叛逃走。众将领请求追击他们，拓跋说："侯辰等人世代为我们效劳，有罪过也应该暂且容忍他们。如今国家刚刚建立，人心尚未统一，愚昧的人本来就是进退无常，不值得追击！"

[26]六月，庚寅，以前辅国将军杨亮为雍州刺史，镇卫山陵。荆州刺史桓石民遣将军晏谦击弘农，下之。初置湖、陕二戍。

[26]六月，庚寅（二十日），东晋任命以前的辅国将军杨亮为雍州刺史，镇守戍卫洛阳的陵庙。荆州刺史桓石民派将军晏谦攻打弘农，攻了下来。开始设置了湖、陕二县的戍卫。

[27]西燕刁云等杀西燕主忠，推慕容永为使持节、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雍·秦·梁·凉四州牧、录尚书事、河东王，称藩

于燕。

[27]西燕的刁云等人杀掉了西燕国主慕容忠，推举慕容永为使持节、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以及雍、秦、梁、凉四州牧，录尚书事，河东王，向后燕称藩。

[28]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赵王麟、陈留王绍、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绍、苻谟、苻亮等；楷先以书与之，为陈祸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为侯，曰:“以酬秦主之德。”

[28]后燕国主慕容垂派太原王慕容楷、赵王慕容麟、陈留王慕容绍、章武王慕容宙攻打前秦苻定、苻绍、苻谟、苻亮等。慕容楷先写信送给了他们，为他们陈述祸福，苻定等人全都投降。慕容垂封苻定等人为侯，说:“以此来报答秦国主苻坚的恩德。”

[29]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王永为左丞相，太尉、东海王纂为大司马，司空张蚝为太尉，尚书令咸阳徐义为司空，司录校尉王腾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永传檄四方公侯、牧守、垒主、民豪，共讨姚苌、慕容垂，令各帅所统，以孟冬上旬会大驾于监晋。于是天水姜延、冯翊寇明、河东王昭、新平张晏、京兆杜敏、扶风马朗、建忠将军·高平牧官都尉扶风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众数万，遣使诣秦，丕皆就拜将军、郡守，封列侯。冠军将军邓景拥众五千据彭池，与窦冲为首尾，以击后秦。丕以景为京兆尹。景，羌之子也。

[29]前秦国主苻丕任命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王永为左丞相，任命太尉、东海王苻纂为大司马，任命司空张蚝为太尉，任命尚书令咸阳人徐义为司空，任命司隶校尉王腾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王永向各地的公侯、州牧郡守、垒主、豪族传递檄文，共同讨伐姚苌、慕容垂，命令他们各自率领所统辖的部众，以十月上旬为期，在临晋与前秦国主汇合。于是天水人姜延、冯翊人寇明、河东人王昭、新平人张晏、京兆人杜敏、扶风人马朗及建忠将军、高平牧官都尉扶风人王敏等，全都禀承檄文起兵，各自拥有兵众数万人，派使者到前秦，苻丕全都授予他们将军、郡守职位，封为列侯。冠军将军邓景拥有五千兵众据守彭池，与窦冲首尾呼应，用以攻击后秦。苻丕任命邓景为京兆尹。邓景是邓羌的儿子。

[30]后秦王苌徙安定五千余户于长安。

[30]后秦王姚苌把安定的五千多户人家迁徙到长安。

[31]秋，七月，秦平凉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没弈干与后秦左将军姚方成战于孙丘谷，方成兵败。后秦主苌以其弟征虏将军绪为司隶校尉，镇长安；自将至安定击熙等，大破之。金熙本东胡之种；没弈干，鲜卑多兰部帅也。

[31]秋季，七月，前秦平凉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没弈干与后秦左将军姚方成在孙丘谷交战，姚方成的军队失败。后秦国主姚苌任命他的弟弟征虏将军姚绪为司隶校尉，镇守长安。自己统领部队抵达安定，攻打金熙等人，把他们打得大败。金熙本来属东胡种族；没弈干是鲜卑多兰部的首领。

[32]罕诸氐以卫平衰老，难与成功，议废之，而惮其宗强，累日不决。氐啖青谓诸将曰："大事宜时定，不然，变生。诸君但请卫公为会，观我所为。"会七夕大宴，青抽剑而前曰："今天下大乱，吾曹休戚同之，非贤主不可以济大事。卫公老，宜返初服以避贤路。狄道长苻登，虽王室疏属，志略雄明，请共立之，以赴大驾。诸君有不同者，即下异议。"乃奋剑攘袂，将斩异己者。众皆从之，莫敢仰视。于是推登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抚军大将军、雍·河二州牧、略阳公，帅众五万，东下陇，攻南安，拔之，驰使请命于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32]罕的众氐族部落，因为卫平年老，难以与他成就功业，商量要废黜他，但害怕他宗族的强大，好多天都没有决定下来，氐人啖青对众将领说："重大事情应该及时决定，不然，就会产生变故。诸君只要请求卫平召集聚会就行了，看我的行动。"正逢七月初七大宴聚会，啖青拔剑上前说："如今天下大乱，我们休戚与共，没有贤明的君主无法成就大事。卫公已经年老，应该辞

去官职为贤人晋升让开道路，狄道首领苻登，虽然是王室的远亲，但志向才略宏伟英明，请求共同立他为首领，以奔赴秦国主苻丕。诸君如有不同意的，马上说出不同的看法。"接着就挥剑捋袖，准备斩杀持不同意见的人。众人全都服从了他，没有人敢仰头观望。于是便推举苻登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抚军大将军及雍、河二州牧，略阳公，率领五万兵众，东下陇郡，攻打南安，攻了下来，迅速派使者到前秦请求指令。苻登是前秦国主苻丕同族兄弟的儿子。

[33]秘宜与莫侯悌眷帅其众三万余户降于乞伏国仁，国仁拜宜东秦州刺史，梯眷梁州刺史。

[33]秘宜与莫侯悌眷率领他们的三万多户部众投降了乞伏国仁，乞伏国仁给秘宜授官东秦州刺史，给莫侯悌眷授官梁州刺史。

[34]己酉，魏王还盛乐，代题复以部落来降，十余日，又奔刘显；圭使其孙倍斤代领其众。刘显弟肺泥帅众降魏。

[34]己酉（初十），魏王拓跋回到盛乐，代题又带领部落前来投降，十多天以后，又投奔了刘显。拓跋让他的孙子倍斤代替他统领其兵众。刘显的弟弟刘肺泥率领兵众投降了魏国。

[35]八月，燕主垂留太子宝守中山，以赵王麟为尚书右仆射，录留台。庚午，自帅范阳王德等南略地，使高阳王隆东徇平原。丁零鲜于乞保曲阳西山，闻垂南伐，出营望都，剽掠居民。赵王麟自出讨之，诸将皆曰："殿下虚镇远征，万一无功而返，亏损威重，不如遣诸将讨。"麟曰："乞闻大驾在外，无所畏忌，必不设备，一举可取，不足忧也。"乃声言至鲁口，夜，回趣乞，比明，至其营，掩击，擒之。

[35]八月，后燕国主慕容垂留下太子慕容宝守卫中山，任命赵王慕容麟为尚书右仆射，总领留台。庚午（初一），慕容垂亲自率领范阳王慕容德等人攻打南部地域，让高阳王慕容隆向东开辟平原地区。丁零人鲜于乞据守在曲阳以西的山岭，听说慕容垂到南方讨伐，出山驻扎在望都，抢掠当地民众。赵王慕容麟准备亲自出征讨伐他，众将领都说："殿下使镇守之地空虚而远征讨伐，万一无功而返，有损威严，不如派遣众将领去讨伐他。"慕容麟说："鲜于乞听说国主在外，无所畏惧，一定不会设防，一举就可以攻取他，不值得忧虑。"于是就扬言前往鲁口，夜晚，回师直奔鲜于乞，等到天亮时，到了他的营地，突然发起攻击，擒获了鲜于乞。

[36]翟辽寇谯，朱序击走之。

[36]翟辽进犯谯郡，朱序击退了他。

[37]秦主丕以苻登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安王，持节、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称而授之。又以徐义为右丞相。留王腾守晋阳，右仆射杨辅戍壶关，帅众四万，进屯平阳。

[37]前秦国主苻丕任命苻登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安王，持节、州牧、都督，全都根据他的自称而加以正式任命。又任命徐义为右丞相。留下王腾镇守晋阳，右仆射杨辅戍守壶关，率领四万兵众，进军到平阳驻扎。

[38]初，后秦主苌之弟硕德统所部羌居陇上，闻苌起兵，自称征西将军，聚众于冀城以应之；以兄孙详为安远将军，据陇城，从孙训为安西将军，据南安之赤亭，与秦秦州刺史王统相持。苌自安定引兵会硕德攻统，天水屠各、略阳羌胡应之者二万余户。秦略阳太守王皮降之。

[38]当初，后秦国主姚苌的弟弟姚硕德统领他的羌族部众驻守陇上，听说姚苌起兵后，就自称征西将军，在冀城聚集兵众以响应姚苌。姚苌任命哥哥的孙子姚详为安远将军，据守陇城，任命弟弟的孙子姚训为安西将军，据守南安的赤亭，与前秦秦州刺史王统相对峙。姚苌从安定带领军队与姚硕德会合攻打王统，天水的屠各人、略阳的羌胡人响应他的有二万多户。前秦略阳太守王皮投降了姚苌。

[39]初，秦灭代，迁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于长安，从慕容永东徙，永以窟咄为新兴太守。刘显遣其弟亢迎窟咄，以兵随之，逼魏南境，诸部骚动。魏王左右于桓等与部人谋执以应窟咄，幢将代人莫题等亦潜与窟咄交通。桓舅穆崇告之，诛桓等五人，莫题等七姓悉原不问。惧内难，北逾阴山，复依贺兰部，遣外朝大人辽东安同求救于燕，燕主垂遣赵王麟救之。

[39]当初，前秦消灭了代国，把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小儿子拓跋窟咄迁徙到了长安，后来他跟着慕容永向东迁徙，慕容永任命拓跋窟咄为新兴太守。刘显派他的弟弟刘亢迎接拓跋窟咄，并带领军队跟随着他，威逼魏国的南部边境，众部落骚动不安。魏王拓跋的身边侍从于桓等人与部落中的一些人谋划拘捕拓跋以响应拓跋窟咄，幢将代国人莫题等也暗中与拓跋窟咄相勾结。于桓

的舅舅穆崇告发了他们，拓跋斩杀了于桓等五人，对莫题等七人则全部原谅不追究。拓跋害怕内部的人发难，便向北翻越阴山，又依附了贺兰部，派遣外朝大人辽东人安同去向后燕求救，后燕国主慕容垂派赵王慕容麟救援他们。

[40]九月，王统以秦州降于后秦。后秦主苌以姚硕德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秦州刺史，镇上。

[40]九月，王统献秦州投降了后秦。后秦国主姚苌任命姚硕德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秦州刺史，镇守上。

[41]吕光得秦王坚凶问，举军缟素，谥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大安。

[41]吕光获悉前秦王苻坚死的消息，全军将士都身穿白色丧服志哀，给苻坚定谥号为文昭皇帝。冬季，十月，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大安。

[42]西燕慕容永遣使诣秦主丕求假道东归，丕弗许，与永战于襄陵，秦兵大败，左丞相王永、卫大将军俱石子皆死。初，东海王纂自长安来，麾下壮士三千余人，丕忌之，既败，惧为纂所杀，帅骑数千南奔东垣，谋袭洛阳。扬威将军冯该自陕邀击之，杀丕，执其太子宁、长乐王寿，送建康，诏赦不诛，以付苻宏。纂与其弟尚书永平侯师奴帅秦众数万走据杏城，其余王公百官皆没于永。

[42]西燕慕容永派使者到前秦国主苻丕那里请求借道东返，苻丕不同意，与慕容永在襄陵交战，前秦的军队大败，左丞相王永、卫大将军俱石子全都战死。当初，东海王苻纂从长安来投奔苻丕，手下有勇士三千多人，苻丕非常忌恨他，等到苻丕失败以后，害怕被苻纂杀掉，就率领数千骑兵向南逃奔东垣，打算袭击洛阳。扬威将军冯该从陕城出发迎击他，斩杀了苻丕，抓获了他的太子苻宁、长东王苻寿，把他们送到了建康。朝廷下达诏令赦免他们，不予诛杀，把他们交给了苻宏。苻纂与他的弟弟尚书永平侯苻师奴率领前秦的数万兵众逃奔占据了杏城，其余的王公百官全都落入慕容永之手。

永遂进据长子，即皇帝位，改元中兴。将以秦后杨氏为上夫人，杨氏引剑刺永，为永所杀。

慕容永于是就进军占据了长子，即皇帝位，改年号为中兴。正准备要以前秦王后杨氏作为上夫人，杨氏拔剑刺击慕容永，被慕容永杀掉。

[43]甲申，海西公奕薨于吴。

[43]甲申（十六日），海西公司马奕在吴郡去世。

[44]燕寺人吴深据清河反，燕主垂攻之，不克。

[44]后燕宦官吴深占据清河反叛，后燕国主慕容垂攻打他，没有攻克。

[45]后秦主苌还安定。

[45]后秦国主姚苌回到了安定。

[46]秦南安王登既克南安，夷、夏归之者三万余户，遂进攻姚硕德于秦州，后秦主苌自往救之。登与苌战于胡奴阜，大破之，斩首二万余级，将军啖青射苌，中之。苌创重，走保上，姚硕德代之统众。

[46]前秦南安王苻登攻克了南安以后，夷人、汉人归附他的人有三万多户，于是他就进军秦州，攻打姚硕德，后秦国主姚苌亲自前往救援。苻登与姚苌在胡奴阜交战，大败姚苌，斩首二万多人，将军啖青射击姚苌，射中了他。姚苌伤势严重，逃至上自保，姚硕德代替他统领部众。

[47]燕赵王麟军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贺染干侵魏北部以应之，魏众惊扰，北部大人叔孙普洛亡奔刘卫辰。麟闻之，遽遣安同等归。魏人知燕军在近，众心少安。窟咄进屯高柳，引兵与麟会击之，窟咄大败，奔刘卫辰，卫辰杀之。悉收其众，以代人库狄干为北部大人。麟引兵还中山。

[47]后燕赵王慕容麟的军队没有抵达魏国，拓跋窟咄逐渐前进紧逼魏王拓跋，贺染干入侵魏国北部以响应他。魏国的兵众惊恐混乱，北部大人叔孙普洛投奔刘卫辰。慕容麟听说以后，迅速派安同等人返回。魏国人知道后燕的军队就在近处，众人的心里稍微安定了一点。拓跋窟咄进军驻扎在高柳，拓跋带领军队与慕容麟会合攻打他，拓跋窟咄大败，逃奔刘卫辰，刘卫辰杀掉了他。拓跋接收了他的全部兵众，任命代国人库狄干为北部大人。慕容麟带领军队返回了中山。

刘卫辰居朔方，士马甚盛。后秦主苌以卫辰为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主永以卫辰为大将军、朔州牧。

刘卫辰驻军朔方，士兵战马非常强盛。后秦国主姚苌任命刘卫辰为大将军、

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国主慕容永任命刘卫辰为大将军、朔州牧。

[48]十一月，秦尚书寇遗奉勃海王懿、济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南安王登发丧行服，谥秦主丕曰哀平皇帝。登议立懿为主，众曰：“勃海王虽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难。今三虏窥觎，宜立长君，非大王不可。”登乃为坛于陇东，即皇帝位，大赦，改无太初，置百官。

[48]十一月，前秦尚书寇遗奉送勃海王苻懿、济北王苻昶从杏城投奔南安，南安王苻登公布了前秦国主苻丕死亡的消息，并为他服丧守孝，定立谥号为哀平皇帝。苻登商议立苻懿为国主，众人说：“勃海王苻懿虽然是先帝的儿子，但是年龄幼小，没有经历过多的磨难。如今三国的敌人都在窥伺图谋我们，应该立年长的君主，此人非大王不可。”苻登于是就在陇东设立了祭坛，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太初，设置百官。

[49]慕容柔、慕容盛及盛弟会皆在长子，盛谓柔、会曰：“主上已中兴幽、冀，东西未一，吾属居嫌疑之地，为智为愚，皆将不免，不若以时东归，无为坐待鱼肉也！”遂相与亡归燕。后岁余，西燕主永悉诛燕主俊及燕主垂之子孙，男女无遗。

[49]慕容柔、慕容盛以及慕容盛的弟弟慕容会全都在长子，慕容盛对慕容柔、慕容会说：“主上已在幽州、冀州中兴，但东西尚未统一，我们身居容易引起怀疑的地方，不管做得明智还是愚鲁，都将难免于祸，不如及时东归，不要干坐以待毙的事情！”于是他们就一起逃回了后燕。此后一年多，西燕国主慕容永将前燕国主慕容俊及后燕国主慕容垂的子孙们全部诛杀，不论男女，无一遗漏。

[50]张大豫自西郡入临洮，掠民五千余户，保据俱城。

[50]张大豫从西郡进入临洮，掳掠了五千多户百姓，据守俱城。

[51]十二月，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

[51]十二月，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

[52]秦主登立世祖神主于军中，载以辎，建黄旗青盖，以虎贲三百人卫之，凡所欲为，必启主而后行。引兵五万，东击后秦，将士皆刻、铠为“死”“休”字；每战以剑为方圆大阵，知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

[52]前秦国主苻登在军队中设立了世祖苻坚的牌位，放在四周遮蔽的车乘里，并给车乘装上黄色的旗帜，蓝色的车盖，让三百名虎贲士兵守卫，凡是想干的事情，一定要先向苻坚的牌位报告，然后才行动。苻登带领五万军队，东进攻打后秦，将士们全都在头盔铠甲上刻了“死”、“休”二字，每逢战斗都用剑矛组成方圆大阵，知道了力量分布不均后，再重新调整，所以人人各自为战，所向无敌。

初，长安之将败也，中垒将军徐嵩、屯骑校尉胡空各聚众五千，结垒自固；既而受后秦官爵。后秦主苌以王礼葬秦主坚于二垒之间。及登至，嵩、空以众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坚以天子之礼。

当初，长安将要失守的时候，中垒将军徐嵩、屯骑校尉胡空各自聚集五千兵众，构筑营垒自我固守。此后又接受了后秦授予的官职爵位。后秦国主姚苌以国王的礼仪把前秦国主苻坚安葬在二垒之间。等到苻登抵达，徐嵩、胡空带领兵众投降了苻登。苻登授予徐嵩雍州刺史，授予胡空京兆尹，按天子的礼仪重新安葬了苻坚。

[53]乙酉，燕主垂攻吴深垒，拔之，深单马走。垂进屯聊城之逄关陂。初，燕太子洗马温详来奔，以为济北太守，屯东阿。燕主垂遣范阳王德、高阳王隆攻之，详遣从弟攀守河南岸，子楷守以拒之。

[53]乙酉（十八日），后燕国主慕容垂攻打吴深的营垒，攻了下来，吴深单身匹马逃走，慕容垂进军驻扎在聊城的逄关陂。当初，后燕太子洗马温详前来投奔东晋，东晋任命他为济北太守，驻扎东阿。后燕国主慕容垂派范阳王慕容德、高阳王慕容隆攻打他，温详派他的堂弟温攀坚守黄河南岸，派儿子温楷坚守以抵抗他们。

[54]燕主垂以魏王为西单于，封上谷王；不受。

[54]后燕国主慕容垂任命魏王拓跋为西单于，封为上谷王。拓跋不予接受。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零七卷

晋纪二十九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下太元十二年（丁亥、387）

晋纪二十九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丁亥，公元387年）

[1]春，正月，乙巳，以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代谢玄镇彭城；序求镇淮阴，许之。以玄为会稽内史。

[1]春季，正月，乙巳（初八），东晋任命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代替谢玄镇守彭城；朱序请求改镇淮阴，得到了朝廷的允许。朝廷任命谢玄为会稽内史。

[2]丁未，大赦。

[2]丁未（初十），宣布大赦。

[3]燕主垂观兵河上，高阳王隆曰："温详之徒，皆白面儒生，乌合为群，徒恃长河以自固；若大军济河，必望旗震坏，不待战也。"垂从之。戊午，遣镇北将军兰汗、护军将军平幼于西四十里济河，隆以大众陈于北岸。温攀、温楷果走趣城，平幼追击，大破之。详夜将妻子奔彭城，其众三万余户皆降于燕。垂以太原王楷为兖州刺史，镇东阿。

[3]后燕国主慕容垂在黄河之上阅兵，高阳王慕容隆说："温详这些人，都是白面儒生，乌合之众，只是依靠长河之险来保护自己；如果大军渡过黄河，他们一定会望旗自溃，不用一战。"慕容垂同意他的话。戊午（二十一日），慕容垂派遣镇北将军兰汗、护军将军平幼率军在以西四十里的地方渡黄河，慕容隆则把更多的军队布署在河北岸。温攀、温楷等果然向东阿城逃去。平幼跟踪追击，把这支败军打得大败。温详则趁夜携带妻子儿女逃奔彭城，他的部众三万多户都投降了后燕。慕容垂任命太原王慕容楷为兖州刺史，镇守东阿城。

初，垂在长安，秦王坚尝与之交手语，冗从仆射光祚言于坚曰："陛下颇疑慕容垂乎？垂非久为人下者也。"坚以告垂。及秦主丕自邺奔晋阳，祚与黄门侍郎封孚、钜鹿太守封劝皆来奔。劝，奕之子也。垂之再围邺也，秦故臣西河朱肃等各以其众来奔。诏以祚等为河北诸郡太守，皆营于济北、濮阳，羁属温详；详败，俱诣燕军降。垂赦之，抚待如旧。垂见光祚，流涕沾衿，曰："秦王待我深，吾事之亦

尽；但为二公猜忌，吾惧死而负之，每一念之，中宵不寐。”祚亦悲恸。垂赐祚金帛，祚固辞，垂曰：“卿犹复疑邪？”祚曰：“臣昔者惟知忠于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怀之，臣敢逃其死！”垂曰：“此乃卿之忠，固吾所求也，前言戏之耳。”待之弥厚，以为中常侍。

当年，慕容垂在长安的时候，秦王苻坚曾经与他握手交谈，冗从仆射光祚曾对苻坚说：“陛下您很顾虑慕容垂吗？慕容垂可不是一个久居人下的人啊。”苻坚却把光祚这番话告诉了慕容垂。前秦国主苻丕从邺城逃奔晋阳后，光祚和黄门侍郎封孚、钜鹿太守封劝都来投奔东晋。封劝是封奕的儿子。慕容垂再次兵围邺城，前秦老臣西河的朱肃等人都各自率自己的部众来归顺东晋。朝廷下诏任命光祚等人为河北等几个郡的太守，都在济北、濮阳等处驻扎，羁縻从属于温详；温详失败后，他们都向后燕军投降。慕容垂赦免了他们，并像过去一样安抚厚待他们。慕容垂看见光祚也在其中，于是痛哭流涕，泪湿衣襟，说：“秦王苻坚待我恩深，我也尽自己全力为他办事；但是受到苻丕、苻晖二公的猜忌，我因为怕死才背叛了他们。现在每一想起这些，半夜也睡不着觉。”光祚也很悲恸。慕容垂赐给光祚金钱布帛，光祚坚决辞谢不收，慕容垂说：“您现在还怀疑我吗？”光祚说：“我过去只知道忠于我所侍奉的主人，想不到陛下您今天还把我这事挂在心上，我怎么能逃过死罪啊！”慕容垂说：“这是你的一片忠心，正是我所企求的，刚才那句话不过是玩笑罢了。”从此，慕容垂对待光祚更加优厚，任命他为中常侍。

[4]翟辽遣其子钊寇陈、颍，朱序遣将军秦膺击走之。

[4]丁零部酋长翟辽派遣他的儿子翟钊进犯东晋的属地陈留、颍川郡。朱序派将军秦膺击退翟钊。

[5]秦主登立妃毛氏为皇后，勃海王懿为太弟。后，兴之女也。遣使拜东海王纂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大司马，封鲁王；纂弟师奴为抚军大将军，并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谓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长史王旅谏曰：“南安已立，理无中改；今寇虏未灭，不可宗室之中自为仇敌也。”纂乃受命。于是卢水胡彭沛谷、屠各董成、张龙世、新平羌雷恶地等皆附于纂，有众十余万。

[5]前秦国主苻登册立王妃毛氏为皇后，封勃海王苻懿为皇太弟。毛皇后是毛兴的女儿。苻登派遣使节拜封东海王苻纂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兼大司马，并封为鲁王；任命苻纂的弟弟苻师奴为抚军大将军、并州牧，并封为朔方公。苻纂生气地对使节说："勃海王苻懿是先帝苻丕的儿子，南安王苻登为什么不拥立他做皇帝，而却自己登上宝座呢？"长史王旅劝他说："南安王既已做了皇帝，按道理便不能半途改变了；现在贼寇盗匪还没有消灭，皇族宗室之中不能自己先互相成为仇敌。"苻纂才接受了任命。从此，卢水的胡人彭沛谷，屠各人董成、张龙世，新平羌人雷恶地等便都归附于苻纂，苻纂的部众达到十余万人。

[6]后秦主苌徙秦州豪杰三万户于安定。

[6]后秦国主姚苌，把秦州的强族豪门之士三万户强行送到安定居住。

[7]初，安次人齐涉聚众八千余家据新栅，降燕，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既而复叛，连张愿，愿自帅万余人进屯祝阿之瓮口，招翟辽，共应涉。

[7]当初，安次人齐涉聚集当地的民众八千余家，占据新栅归后燕，后燕国主慕容垂任命齐涉为魏郡太守。不久，齐涉又反叛后燕，与东晋叛将张愿联合。张愿统率一万多人进驻屯扎在祝阿的瓮口，并联络翟辽，共同呼应齐涉。

高阳王隆言于垂曰："新栅坚固，攻之未易猝拔。若久顿兵于其城下，张愿拥帅流民，西引丁零，为患方深。愿众虽多，然皆新附，未能力斗。因其自至，宜先击之。愿父子恃其骁勇，必不肯避去，可一战擒也。愿破，则涉不能自存矣。"垂从之。

高阳王慕容隆对慕容垂报告说："新栅城池坚固，如果进攻，不容易马上攻破。如果长时间屯兵在那座城下，张愿裹胁率领他的流民部众，又从西方引来丁零部落的翟辽，可能会给我们造成深重的祸患。张愿的兵虽然多，但都是新近才归附的，不能替张愿奋力死战。应该趁他自己找上门来，先对他发动攻

击。张愿父子依仗他们自己骁勇善战，一定不肯躲避而走，因此可以在一次战斗之中把他们擒住。张愿被击败，齐涉就不能独自存在。"慕容垂接受了他的建议。

二月，遣范阳王德、陈留王绍、龙骧将军张崇帅步骑二万会隆击愿。军至斗城，去瓫口二十余里，解鞍顿息。愿引兵奄至，燕人惊遽，德兵退走，隆勒兵不动。愿子龟出冲陈，隆遣左右王末逆击，斩之。隆徐进战，愿兵乃退。德行里余，复整兵，还与隆合。谓隆曰：“贼气方锐，宜且缓之。”隆曰：“愿乘人不备，宜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悬隔河津，势迫之故，人思自战，故能却之。今贼不得利，气竭势衰，皆有进退之志，不能齐奋，宜亟击之。”德曰：“吾唯卿所为耳。”遂进，战于瓫口，大破之，斩首七千八百级；愿脱身保三布口。燕人进军历城，青、兖、徐州郡县壁垒多降。垂以陈留王绍为青州刺史，镇历城。德等还师，新栅人冬鸾执涉送之。垂诛涉父子，余悉原之。

二月，慕容垂派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龙骧将军张崇等统领步、骑兵

二万人，会合慕容隆一起攻击张愿。大军抵达斗城，距瓫口二十里，下马解鞍，

暂时休整。而张愿带兵突然袭击，后燕兵马惊慌失措，慕容德的部队撤退而走，慕容隆则

压住阵脚不动。张愿的儿子张龟出马冲掠慕容隆的兵阵，慕容隆派身边将领王末迎上前去厮杀，杀了张龟。慕容隆慢慢挥军掩杀，张愿的军队才撤了回去。慕容德奔逃一里多远，重新整顿兵马，回来与慕容隆会合，对慕容隆说：“贼寇的气势正盛，我们应该暂时缓进。”慕容隆说：“张愿趁我们不加防备的时候，进行突然进攻，理应取得大胜；而我们的将士都因为被隔在黄河渡口的南岸，迫于形势，每个人都想到只有死战，所以才能把敌兵击退。现在敌兵没有得到便宜，士气衰竭、声势败微，进退战守都有各自的打算，因此不能齐心奋战，应该迅速去攻击他们。”慕容德说：“我完全听你的指挥。”于是开始进攻，在瓫口与敌兵会战，大破张愿的部队，杀死七千八百多人；张愿逃脱，退保三布口。后燕军队开进历城，青州、兖州、徐州等郡县与一些民堡，大多数投降。慕容垂任命陈留王慕容绍为青州刺史，镇守历城，慕容德等班师回朝。新栅人冬鸾抓住齐涉，押送到后燕。慕容垂下诏诛斩齐涉父子，其他的人都赦免。

[8]三月，秦主登以窦冲为南秦州牧，杨定为益州牧，杨壁为司空、梁州牧，乞伏国仁为大将军、大单于、苑川王。

[8]三月，前秦国主苻登任命窦冲为南秦州牧，杨定为益州牧，杨壁为司空、梁州牧，封乞伏国仁为大将军、大单于、苑川王。

[9]燕上谷人王敏杀太守封，代郡人许谦逐太守贾闰，各以郡附刘显。

[9]后燕上谷郡人王敏袭杀了太守封，代郡人许谦驱逐了太守贾闰，各自举郡城归顺匈奴部落的刘显。

[10]燕乐浪王温为尚书右仆射。

[10]后燕乐浪王慕容温被任为尚书右仆射。

[11]夏，四月，戊辰，尊帝母李氏为皇太妃，仪服如太后。

[11]夏季，四月，戊辰（初三），孝武帝司马曜尊封他的母亲李氏为皇太妃，仪礼服饰如同皇太后。

[12]后秦征西将军姚硕德为杨定所逼，退守泾阳。定与秦鲁王纂共攻之，战于泾阳，硕德大败，后秦主苌自阴密救之，纂退屯敷陆。

[12]后秦征西将军姚硕德由于受到前秦益州牧杨定的逼迫，撤退到泾阳据守。杨定与前秦鲁王苻纂一起攻击姚硕德，在泾阳决战，姚硕德大败。后秦国主姚苌从阴密赶来援救，苻纂退到敷陆屯守。

[13]燕主垂自还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会来自长子。庚子，垂为之大赦。垂问盛："长子人情如何，为可取乎？"盛曰："西军扰扰，人有东归之志，陛下唯当修仁政以俟之耳。若大军一临，必投戈而来，若孝子之归慈父也。"垂悦。癸未，封柔为阳平王，盛为长乐公，会为清河公。

[13]后燕国主慕容垂从回到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会也从长子县赶回。庚子（疑误），慕容垂因为他们重新回到都城，下令大赦。慕容垂问慕容盛说："长子那个地方人们的心情怎么样，可以争取吗？"慕容盛说："西方常有军事搔扰，因此，人们都有归顺东部的意思，陛下您只应当施行仁政、耐心等待时机罢了。如果大军一旦逼临，他们一定会拿着武器前来归顺，就像孝顺的儿子归附仁慈的父亲那样。"慕容垂大喜。癸未（十八日），慕容垂封慕容柔为阳平王，慕容盛为长乐公，慕容会为清河公。

[14]高平人翟畅执太守徐含远，以郡降翟辽。燕主垂谓诸将曰："辽以一城之众，反覆三国之间，不可不讨。"五月，以章武王宙监中

外诸军事，辅太子宝守中山；垂自帅诸将南攻辽，以太原王楷为前锋都督。辽众皆燕、赵之人，闻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帅归之。辽惧，遣使请降；垂以辽为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阳，受降而还。

[14]高平人翟畅抓住了太守徐含远，并率全郡投降了翟辽。后燕国主慕容垂对各位将领说：“翟辽只不过凭借着一个城池的部众，却在三个国家之间反复归叛，不能不去讨伐。”五月，慕容垂命令章武王慕容宙为监中外诸军事，辅佐太子慕容宝镇守都城中山；慕容垂则亲自统率各位将领向南进攻翟辽。他任命太原王慕容楷为前锋都督。翟辽的部众都是燕赵一带的人，听说慕容楷率军到了，都说：“太原王的儿子，是我们的父母！”于是都互相带领着归顺慕容楷。翟辽恐惧异常，派遣使节到后燕军中请求投降。慕容垂任命翟辽为徐州牧，并封为河南公，并往黎阳地方，办理受降后，班师回朝。

井陉人贾鲍，招引北山丁零翟遥等五千余人，夜袭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宝鼓噪于内，合击，大破之，尽俘其众，唯遥、鲍单马走免。

井陉人贾鲍，招引来北山丁零部落翟遥等五千多人，趁黑夜偷袭后燕都城中山，攻陷了中山的外城。章武王慕容宙派遣一支奇兵在外边攻击，太子慕容宝在城内擂鼓呐喊呼应，内外合击，把丁零部打得大败，全部俘虏敌军，只有翟遥、贾鲍二人单骑逃走幸免。

[15]刘显地广兵强，雄于北方。会其兄弟乖争，魏长史张兖言于魏王曰：“显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内溃而取之，必为后患。然吾不能独克，请与燕共攻之。”从之，复遣安同乞师于燕。

[15]匈奴都首领刘显属地广大、兵马强壮，在北方称雄。正巧遇到兄弟之间发生权力争斗，北魏长史张兖便对魏王拓跋说：“刘显这个人的志向就是要吞并我们，现在如果不趁他们内部崩溃而消灭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后患 。但是我们又没有能力自己战胜他们，不妨请燕国和我们一起进攻他。”拓跋听从了他的话，又派安同去后燕国请求出兵。

[16]诏征会稽处士戴逵，逵累辞不就；郡县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吴。谢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将罹风霜之患。陛下既

已爱而器之，亦宜使 其身名并存，请绝召命。”帝许之。逵，之兄也。

[16]孝武帝下诏征召会稽郡的隐士戴逵，戴逵几次推辞不肯接受。郡里县里的人敦促逼迫不停，戴逵无奈，只好逃到吴郡去藏了起来。谢玄上奏章说：“戴逵自己追求他那隐居的志向，现在您下的征召他的命令没有收回，将要使他承受在外流浪的风霜之苦。陛下您既然已经爱惜他又器重他，就应该使他的身体与声名一同存在，请您收回征召他的命令。”孝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戴逵是戴的哥哥。

[17]秦主登以其兄同成为司徒、守尚书令，封颍川王；弟广为中书监，封安成王；子崇为尚书左仆射，封东平王。

[17]前秦国主苻登任命他的哥哥苻同成为司徒、守尚书令，封颍川王。任命他的弟弟苻广为中书监，封为安成王。任命他的儿子苻崇为尚书左仆射，封为东平王。

[18]燕主垂自黎阳还中山。

[18]后燕国主慕容垂从黎阳回到中山。

[19]吴深杀燕清河太守丁国，章武人王祖杀太守白钦，勃海人张申据高城以叛；燕主垂命乐浪王温讨之。

[19]后燕叛将吴深杀了后燕清河太守丁国，章武人王祖杀了太守白钦，勃海人张申占据高城反叛，慕容垂命令乐浪王慕容温发兵去讨伐他们。

[20]苑川王国仁帅骑三万袭鲜卑大人密贵、裕苟、提伦三部于六泉。秋，七月，与没弈干、金熙战于渴浑川，没弈干、金熙大败，三部皆降。

[20]西秦苑川王乞伏国仁统领骑兵三万人袭击鲜卑部落的首领密贵、裕苟、提伦等三部所据守的六泉。秋天，七月，乞伏国仁与前秦安定都尉没弈干、金熙，在渴浑川展开大战，没弈干、金熙大败，鲜卑三个部落也都归降了西秦。

[21]秦主登军于瓦亭，后秦主苌攻彭沛谷堡，拔之，谷奔杏城。苌还阴密，以太子兴镇长安。

[21]前秦国主苻登在瓦亭集结军队，后秦国主姚苌进攻卢胡人彭沛谷的堡垒，攻破后，彭沛谷逃奔杏城。姚苌则还兵阴密，派太子姚兴

镇守长安。

[22]燕赵王麟讨王敏于上谷，斩之。

[22]后燕赵王慕容麟发兵去上谷讨伐变民首领王敏，并杀了他。

[23]刘卫辰献马于燕，刘显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将兵助赵王麟击显，大破之。显奔马邑西山。魏王引兵会麟击显于弥泽，又破之。显奔西燕，麟悉收其部众，获马牛羊以千万数。

[23]朔方部落首领刘卫辰向后燕进献马匹，被刘显抢走。后燕国主慕容垂勃然大怒，派遣太原王慕容楷率领兵马协助赵王慕容麟进攻刘显，把刘显打得大败。刘显逃奔到马邑的西部山区。魏王拓跋又带领兵马与慕容麟一起在弥泽攻击刘显，再一次打败了他。刘显走投无路，投奔西燕。慕容麟接收了刘显残留下来的全部兵马，缴获马、牛、羊等战利品成千上万。

[24]吕光将彭晃、徐炅攻张大豫于临洮，破之。大豫奔广武，王穆奔建康。八月，广武人执大豫送姑臧，斩之。穆袭据酒泉，自称大将军、凉州牧。

[24]后凉吕光带领彭晃、徐炅在临洮进攻张大豫，大破张大豫军。张大豫逃奔广武，长史王穆逃奔建康。八月，广武人擒获张大豫押送到姑臧之后斩首。王穆则攻袭占据了酒泉，自称为大将军、凉州牧。

[25]辛巳，立皇子德宗为太子，大赦。

[25]辛巳（十八日），立皇子司马德宗为太子，宣布大赦。

[26]燕主垂立刘显弟可泥为乌桓王，以抚其众，徙八千余落于中山。

[26]后燕国主慕容垂封立刘显的弟弟刘可泥为乌桓王，来安抚他残余的部众，把八千多帐落的人迁到中山。

[27]秦冯翊太守兰椟帅众二万自频阳入和宁，与鲁王纂谋攻长安。纂弟师奴劝纂称尊号，纂不从；师奴杀纂而代之，椟遂与师奴绝。西燕主永攻椟，椟请救于后秦，后秦主苌欲自救之。尚书令姚、左仆射尹纬曰：“苻登近在瓦亭，将乘虚袭吾后。”苌曰：“苻登众盛，非旦夕可制；登迟重少决，必不能轻军深入。比两月间，吾必破贼而返，登虽至，无能为也。”九月，苌军于泥源。师奴逆战，大败，亡奔鲜卑。后秦尽收其众，屠各董成等皆降。

[27]前秦冯翊太守兰椟率领军队二万人，从频阳到和宁驻扎，跟鲁王苻纂谋划攻取长安。苻纂的弟弟苻师奴劝苻纂登极称尊当皇帝，苻纂没有听从。苻师奴杀了苻纂，取代了他的权位，兰椟于是与苻师奴断绝了来往。西燕国主慕容永进攻兰椟，兰椟派人到后秦求救，后秦国主姚苌想要亲自带兵去救兰椟。尚书令姚、左仆射尹纬对姚苌说："苻登大军就屯聚在离我们最近的瓦亭，势将乘虚袭击我们的背后。"姚苌说："苻登的军队虽然强大，不是一两天内就可以到达的。苻登为人反应迟钝滞重而缺乏决断力，一定不会轻易地指挥大军迅速深入袭击我们。差不多两个月之内，我一定会打败贼兵慕容永而返回，那时虽然苻登兵到，也已没有什么可作为了。"九月，姚苌率兵来到泥源。苻师奴迎战，被打得大败，逃命到鲜卑。后秦收编了他的部众，屠各人董成等也都投降。

[28]秦主登进据胡空堡，戎、夏归之十余万。

[28]前秦国主苻登进兵据守胡空堡，戎族人与汉人前来归附的有十多万人。

[29]冬，十月，翟辽复叛燕，遣兵与王祖、张申寇抄清河、平原。

[29]冬季，十月，翟辽又一次反叛后燕，派兵与王祖、张申的军队配合，在清河、平原一带烧杀抢劫。

[30]后秦主苌进击西燕王永于河西，永走。兰椟复列兵拒守，苌攻之；十二月，禽椟，遂如杏城。

[30]后秦国主姚苌率兵挺进，在河西一带袭击西燕国主慕容永的部队。慕容永撤退。兰椟又排开兵阵拒守，姚苌又来攻击他。十二月，姚苌生擒兰椟，于是进入杏城。

[31]后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垒，拔之，执嵩而数之。嵩骂曰："汝姚苌罪当万死，苻黄眉欲斩之，先帝止之。授任内外，荣宠极矣。曾不如犬马识所养之恩，亲为大逆。汝羌辈岂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杀我！"方成怒，三斩嵩，悉坑其士卒，以妻子赏军。后秦主苌掘秦主坚尸，鞭挞无数，剥衣倮形，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31]后秦将领姚方成进攻前秦雍州刺史徐嵩的寨垒，攻克后抓住徐嵩，历数他的罪恶。徐嵩大骂说："你们姚苌才是罪该万死，当初苻黄眉打算杀了他，幸亏先帝苻坚阻止，救了他一命，还任命他担任朝廷和地方的重要官职，荣耀宠爱都达到极点。可是姚苌却不如犬马那般

知道被主人养育的恩德，亲自做出大逆不道的事。你们这些羌人怎么可以用做人道理来要求呢？为什么不快来杀我！”姚方成恼羞成怒，分三次斩杀徐嵩，把徐嵩的士卒全部推到坑里活埋，又把这些士卒的妻子女儿赏给自己的军卒。后秦国主姚苌把他的恩主、前秦国主苻坚的尸首挖出来，用皮鞭抽打不计其数，并且剥掉了他的衣服，露出尸体，用荆棘再包起来，挖了一个坑埋了起来。

[32]凉州大饥，米斗直钱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

[32]凉州发生了严重饥荒，普通的谷米每斗竟然值五百钱。人们饥饿难忍，出现了人吃人的事。死亡的人超过总人口的一半。

[33]吕光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杀湟河太守强禧以叛。张掖太守彭晃亦叛，东结康宁，西通王穆。光欲自击晃，诸将皆曰：“今康宁在南，伺衅而动，若晃、穆未诛，康宁复至，进退狼狈，势必大危。”光曰：“实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来也。若三寇连兵，东西交至，则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与宁、穆情契未密，出其仓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帅骑三万，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诛晃。

[33]吕光的西原太守康宁，自称为匈奴王，刺杀了湟河太守强禧后叛变。张掖太守彭晃也相继反叛，向东结交康宁，向西通好王穆。吕光想亲自带兵去袭击彭晃，各位将领都说：“现在康宁在南方，等待着机会动手，如果彭晃、王穆还没有被诛，康宁又带兵杀到，我们就会进退两难，处境狼狈，局势一定会非常危险。”吕光说：“确实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但是我们现在如果不去打败他们，就是坐在这里等待他们来打我们。如果这三支匪寇联合起来，东西夹攻我们，城外就都不会属于我们所有了，大事也就无法挽救了。现在彭晃刚刚叛变，与康宁、王穆在感情联络上还不亲密，我们采取出乎他们意料的进攻，使他们处于仓猝之境，战胜他们就比较容易了。”于是他亲自率领骑兵三万人，以比平时加倍的速度急行军，到达张掖后猛烈进攻二十天左右，攻破城池，杀了彭晃。

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处士郭，叹曰：“今民将左衽，吾忍不救之邪！”乃与同郡索嘏起兵应穆，运粟三万石以饷之。穆以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嘏为敦煌太守。既而穆听谗言，引兵攻嘏，谏不听，出城大哭，举手谢城曰：“吾不复见汝矣！”还而引被覆面，不与

人言，不食而卒。吕光闻之曰：“二虏相攻，此成禽也，不可以惮屡战之劳而失永逸之机也。遂帅步骑二万攻酒泉，克之。进屯凉兴，穆引兵东还，未至，众溃，穆单骑走，马令郭文斩其首送之。

当初，王穆聚众起兵时，曾经派使节征召敦煌的隐士郭，郭叹息说：“现在黎民就要像戎人那样穿左边开襟的衣服了，我怎么能忍心不去拯救他们呢！”于是他与同郡人索嘏一起拉起队伍响应王穆，并给王穆运送去三万石粮食用来款待他的部队。王穆任命郭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任命索嘏为敦煌太守。不久王穆便听信谗言，率领部队去进攻索嘏。郭尽力劝阻，王穆不听，郭只好辞职离城，挥泪大哭，并举起手来向城谢罪说：“我恐怕不会再看见你了！”回到家后，郭拉开被子盖住自己的脸面，不跟别人说一句话，绝食而死。吕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说：“两个匪寇自己互相攻击，这样就已成被捉之势了。我们万万不可因为害怕不断战斗的劳苦而失去一劳永逸的良机。”于是，他亲自统率步、骑兵二万人进攻酒泉，攻克后，又进军在凉兴集结。王穆见势只好带着自己的部队向东撤退，还没有跑回自己的老巢，部众便溃不成军。王穆只身单骑逃走，马县令郭文砍下他的首级送给了吕光。

十三年（戊子、388）

十三年（戊子，公元388年）

[1]春，正月，康乐献武公谢玄卒。

[1]春季，正月，东晋会稽郡太守、康乐献武公谢玄去世。

[2]二月，秦主登军朝那，后秦主苌军武都。

[2]二月，前秦国主苻登驻军朝那，后秦国主姚苌驻军武都。

[3]翟辽遣司马眭琼诣燕谢罪；燕主垂以其数反覆，斩琼以绝之。辽乃自称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3]翟辽派遣司马眭琼，前往后燕认罪。后燕国主慕容垂因为他几次反复，便斩了眭琼，拒绝他的请求。翟辽于是自称为魏天王，改年号为“建光”，设立文武百官。

[4]燕青州刺史陈留王绍为平原太守辟闾浑所逼，退屯黄巾固。燕主垂更以绍为徐州刺史。浑，蔚之子也，因苻氏乱，据齐地来降。

[4]后燕青州刺史陈留王慕容绍受到东晋平原太守辟闾浑的逼迫，退兵到黄巾固驻扎。后燕国主慕容垂调任慕容绍为徐州刺史。辟闾浑是辟闾蔚的儿子，因为苻氏内部混乱，趁机占据故齐国的地域投降东晋。

[5]三月，乙亥，燕主垂以太子宝录尚书事，授之以政，自总大纲而已。

[5]三月，乙亥（十五日），后燕国主慕容垂命太子慕容宝任录尚书事，把政事交付给他，自己不过在总体上把握而已。

[6]燕赵王麟击许谦，破之，谦奔西燕。遂废代郡，悉徙其民于龙城。

[6]后燕赵王慕容麟攻击许谦，把他们打得大败，许谦逃奔西燕。后燕于是取消了代郡，把这里的居民统统迁到龙城。

[7]吕光之定凉州也，杜进功居多，光以为武威太守，贵宠用事，群僚莫及。光甥石聪自关中来，光问之曰：“中州人言我为政何如？”聪曰：“但闻有杜进耳，不闻有舅。”光由是忌进而杀之。

[7]后凉吕光当初平定凉州的时候，杜进所立的功劳最多，吕光任命他为武威太守，他受蒙宠专权。其他同僚都赶不上。吕光的外甥石聪从关中地方前来，吕光问他说：“中州那里的人说我治理朝政怎么样？”石聪说：“只听说有一个杜进罢了，没听说有舅舅。”吕光因此忌恨杜进而借故把他杀了。

光与群寮宴，语及政事，参军京兆段业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吴起无恩而楚强，商鞅严刑而秦兴。”业曰：“起丧其身，鞅亡其家，皆残酷之致也。明公方开建大业，景行尧、舜，犹惧不济；乃慕起、鞅之为治，岂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谢之。

吕光跟一些幕僚聚餐，谈到朝政方面的事，参军京兆人段业说：“明公您施用刑法太严峻了。”吕光说：“吴起当年刻薄寡恩，但楚国因此强大，商鞅当年刑律森严，但秦国因此振兴。”段业说：”吴起自己被杀、商鞅全家遭到屠戮，都是因为他们残酷到了极点。明公您才刚刚开始创建大业，效法学习尧、舜还恐怕不能成功，竟然去仰慕吴起、商鞅那样的治理方法，这难道是本州的百姓所期望的吗！”吕光肃然变色，感谢段业的这番衷告。

[8]夏，四月，戊午，以朱序为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戍洛阳。以谯王恬代序为都督兖·冀·幽·并诸军事、青·兖二州刺史。

[8]夏季，四月，戊午（二十九日），东晋任命朱序为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诸军事和雍州刺史，戍守洛阳。任命谯王司马恬代替朱序为都督兖、冀、幽、并等州诸军事和青、兖二州刺史。

[9]苑川王国仁破鲜卑越质叱黎于平襄，获其子诘归。

[9]西秦苑川王乞伏国仁在平襄击败鲜卑越质叱黎，俘获他的儿子越质诘归。

[10]丁亥，燕主垂立夫人段氏为皇后，以太子宝领大单于。段氏，右光禄大夫仪之女；其妹适范阳王德。仪，宝之舅也。追谥前妃段氏为成昭皇后。

[10]丁亥（疑误），后燕国主慕荣垂册立他的夫人段氏为皇后，命太子慕容宝兼任大单于。段氏是右光禄大夫段仪的女儿；他的妹妹嫁给了范阳王慕容德。段仪是慕容宝的舅舅。慕容垂追尊以前的妃子段氏为成昭皇后。

[11]五月，秦太弟懿卒，谥曰献哀。

[11]五月，前秦皇太弟苻弟苻懿去世，谥号为献哀。

[12]翟辽徙屯滑台。

[12翟辽迁往滑台驻扎。

[13]六月，苑川王乞伏国仁卒，谥曰宣烈，庙号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群下推国仁弟乾归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

[13]六月，西秦苑川王乞伏国仁去世，谥号宣烈，庙号为烈祖。他的儿子乞伏公府还很幼小，因此，属下百官拥推乞伏国仁的弟弟乞伏乾归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并下令大赦，改年号为太初。

[14]魏王破库莫奚于弱落水南，秋，七月，库莫奚复袭魏营，又破之。库莫奚者，本属宇文部，与契丹同类而异种，其先皆为燕王所破，徙居松漠之间。

[14]魏王拓跋在弱落水的南岸将库莫奚打得大败。秋天，七月，库莫奚又来袭击魏营，拓跋再次打败了他。库莫奚本来属于宇文部落，跟契丹同是一个民族但不是一个支派，他们的祖先都曾被前燕王慕容打败，迁移到松漠一带居住。

[15]秦、后秦自春相持，屡战，互有胜负，至是各解归。关西豪杰以后秦久无成功，多去而附秦。

[15]前秦与后秦从春天开始相持不下，交战了好几次，互有胜败，这时各自罢兵返回。关西的一些英雄豪杰因为后秦兴起这么久而仍不能成功，有很多便离去而归附了前秦。

[16]河南王乾归立其妻边氏为王后；置百官，仿汉制，以南川侯出连乞都为丞相，梁州刺史悌眷为御史大夫，金城边芮为左长史，东秦州刺史秘宜为右长史，武始翟为左司马，略阳王松寿为主簿，从弟轲弹为梁州牧，弟益州为秦州牧，屈眷为河州牧。

[16]西秦河南王乞伏乾归册立他的妻子边氏为王后；设置文武百官，摹仿汉族的制度，任命南川侯出连乞都为丞相，梁州刺史悌眷为御史大夫，金城人边芮为左长史，东秦州刺史秘宜为右长史，武始人翟为左司马，略阳人王松寿为主簿，任命他的堂弟乞伏轲弹为梁州牧，他的弟弟乞伏益州为秦州牧，乞伏屈眷为河州牧。

[17]八月，秦主登立子崇为皇太子，弁为南安王，尚为北海王。

[17]八月，前秦国主苻登立自己的儿子苻崇为皇太子，苻弁为南安王，苻尚为北海王。

[18]燕护军将军平幼会章武王宙讨吴深，破之，深走保绎幕。

[18]后燕护军将军平幼会同章武王慕容宙一起讨伐并打败吴深，吴深逃到绎幕固守。

[19]魏王阴有图燕之志，遣九原公仪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诘之曰："魏王何以不自来？"仪曰："先王与燕并事晋室，世为兄弟，臣今奉使，于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岂得以昔日为比！"仪曰："燕若不修德礼，欲以兵威自强，此乃将帅之事，非使臣所知也。"仪还，言于曰："燕主衰老，太子暗弱，范阳王自负材气，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没，内难必作，于时乃可图也。今则未可。"善之。仪，母弟翰之子也。

[19]魏王拓跋暗中有图谋后燕的野心，派遣九原公拓跋仪担任使者来到后燕都城中山。后燕国主慕容垂盘问他说：“魏王为什么不自己来？”拓跋仪说：“我们的先王与燕国的祖先曾经一起为晋朝的帝室作事，世世代代情同兄弟。我今天奉使前来，在情理上没有失误。”慕容垂说：“今天我的威望，已经传播影响到四面八方去了，怎么能够与过去相比呢！”拓跋仪说：”后燕如果不遵守道德，不循奉礼仪，而只打算依靠军事威力使自己强大，那只是将帅们的事情，不是我这个作使臣的人所知道的。”拓跋仪回国后，对拓跋说：“后燕国主慕容垂已经年老体衰，太子慕容宝又庸碌懦弱，范阳王慕容德对自己的才干气质非常自负，绝不是将来少主的臣下。慕容垂一旦死去，内部一定会发生争斗，到那个时候才可以图谋他们。现在却还不行。”拓跋对他的看法大为称赞。拓跋仪是拓跋叔父拓跋翰的儿子。

[20]九月，河南王乾归迁都金城。

[20]九月，西秦河南王乞伏乾归把都城迁到金城。

[21]张申攻广平，王祖攻乐陵；壬午，燕高阳王隆将兵讨之。

[21]后燕张申率领部众进攻广平，王祖率兵进攻乐陵。壬午（二十五日），后燕高阳王慕容隆率兵讨伐他们。

[22]冬，十月，后秦主苌还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帅众万余围苌营，四面大哭，苌命营中哭以应之，登乃退。

[22]冬季，十月，后秦国主姚苌返回安定。前秦国主苻登前往新平谋取军粮，率领一万多兵众围住姚苌的军营，在四面放声大哭。姚苌也命令军营中的士卒用哭来回应他们，苻登的军队才退去。

[23]十二月，庚子，尚书令南康襄公谢石卒。

[23]十二月，庚子（十五日），东晋尚书令、南康襄公谢石去世。

[24]燕太原王楷、赵王麟将兵会高阳王隆于合口，以击张申；王祖帅诸垒共救之，夜犯燕军，燕人逆击，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贼，或恐诈而设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群盗，乌合而来，徼幸一决，非素有约束，能壹其进退也。今失利而去，众莫为用，乘势追之，不过数里，可尽擒也。申之所恃，唯在于祖，祖破，则申降矣。”乃留楷、麟守申垒，隆与平幼分道击之，比明，大获而还，悬所获之首以示申。甲寅，申出降，祖亦归罪。

[24]后燕太原王慕容楷、赵王慕容麟，率领兵马在合口与高阳王慕容隆会合，来攻击张申。王祖率领各个堡垒的兵卒一起赶来救张申，趁夜袭击后燕军营，后燕部队迎战，王祖败走。慕容隆想要追击，慕容楷、慕容麟说："王祖那个老贼，恐怕他假败却在外设下伏兵，不如等到明天天亮再说。"慕容隆说；"他们不过是一群穷土地上的盗匪，乌合在一起而来，只希望偶然的机会一战而胜，不是训练有素能够统一步调进退的。现在他们没有捞到好处而退走，部众已不能再接受指挥。如果现在趁势追击，不超过几里路，就可以全部抓获。张申所依仗的，也只有王祖，王祖被打败，那么张申就得投降了。"于是留下慕容楷、慕容麟困守张申的堡垒，慕容隆与平幼分两路带人追击王祖。等到天亮，他们获得大胜回来，把所砍下的王祖兵士的脑袋悬挂起来向张申等部众展示。甲寅（二十九日），张申出城投降，王祖也回来投降请罪。

[25]秦以颍川王同成为太尉。

[25]前秦任命颍川王苻同成为太尉。

十四年（己丑、389）

十四年（己丑，公元389年）

[1]春，正月，燕以阳平王柔镇襄国。

[1]春季，正月，后燕命令阳平王慕容柔镇守襄国。

辽西王农在龙城五年，庶务修举，乃上表曰："臣顷因征即镇，所统将士安逸积年，青、徐、刑、雍遗寇尚繁，愿时代还，展竭微效，生无余力，没无遗恨，臣之志也！"庚申，燕主垂召农为侍中、司隶校尉；以高阳王隆为都督幽·平二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幽州牧；建留台于龙城，以隆录留台尚书事。又以护军将军平幼为征北长史，散骑常侍封孚为司马，并兼留台尚书。隆因农旧规，修而广之，辽、碣遂安。

辽西王慕容农驻守龙城五年。庞杂的事务处理得很得法，于是上奏章说："我当年因为征讨敌军，就顺便镇守在这里，我所统领的将帅士卒已经过了几年安定闲逸的生活，然而青州、徐州、荆州、雍州等地的遗留的匪寇还很多，我希望能够早日派人来接替我的职务，让我回去，尽量施展我微弱的能力来报效国家，使我在活着的时候不遗留未使出之力，死后也没有什么遗憾，这就是我的愿望！"庚申（初五），

后燕国主慕容垂召回慕容农，任命为侍中、司隶校尉，又任命高阳王慕容隆为都督幽、平二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和幽州牧。在龙城建立留台，任命慕容隆为留台录尚书事。又任命护军将军平幼为征北长史，散骑常侍封孚为司马，并兼任龙城留台尚书。慕容隆遵循、保留了慕容农的旧的规章制度，加以修订扩充，于是，辽水、碣石一带更加安定。

[2]后秦主苌以秦战屡胜，谓得秦王坚之神助，亦于军中立坚像而祷之曰："臣兄襄敕臣复仇，新平之祸，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疏属，犹欲复仇，况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龙骧建业，臣敢违之！今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计臣过也。"秦主登升楼，遥谓苌曰："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贼姚苌何不自出！吾与汝决之！"苌不应。久之，以战未有利，军中每夜数惊，乃斩像首以送秦。

[2]后秦国主姚苌因为前秦军队屡次获胜利，以为那是得到了前秦国主苻坚的神灵帮助的结果，因此也在军营中竖立苻坚的神像，并且向他祷告说："我的哥哥姚襄临死时嘱咐我为他报仇，那次在新平城缢死您的祸事，就是我在执行哥哥姚襄的遗命，不是我的罪过呀。苻登，不过是陛下您的比较疏远的亲属，还想着为您复仇，何况我是弟弟，怎么敢忘掉哥哥的大仇呢？况且陛下您又命令我以龙骧将军的身分建立大业，我又怎敢违背您的教诲？今天我为陛下您立这尊神像，希望陛下不要再追究计较臣下我的过错。"前秦国主苻登爬上军营中的指挥楼，从远处告诉姚苌说："作为臣子而杀害了自己的君主，却又立像求福，能有什么好处呢！"因此，他又大声呼喊说："杀害了自己君主的奸贼姚苌为什么不自己出来！我和你决一死战！"姚苌不答应。可是，时间一长，因为在交战时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他自己在军营中每夜都要受几次惊吓，所以，姚苌才把神像的头斩了下来送给了前秦。

[3]秦主登以河南王乾归为大将军、大单于、金城王。

[3]前秦国主苻登任命河南王乞伏乾归为大将军、大单于，封为金城王。

[4]甲寅，魏王袭高车，破之。

[4]甲寅（疑误），魏王拓跋袭击位于北方的高车部落，大破高车军。

[5]二月，吕光自称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绍、弟德世自仇池来至姑臧，光立石氏为妃，绍为世子。

[5]二月，后凉吕光自称为三河王，实行大赦，改年号为麟嘉，设置文武百官。吕光的妻子石氏、儿子吕绍、弟弟吕德世从仇池来到姑臧。吕光册立石氏为王妃，吕绍为世子。

[6]癸巳，魏王击吐突邻部于女水，大破之，尽徙其部落而还。

[6]癸巳（初九），魏王拓跋在女水攻击吐突邻部，把他们打得大败，又强行将这个部落全部迁走，才班师回朝。

[7]秦主登留辎重于大界，自将轻骑万余攻安定羌密造保，克之。

[7]秦国主苻登把部队的一些需要搬运的笨重物资留在大界，亲自率领一支一万多人的轻装骑兵部队进攻据守安定的羌族密造保，并攻克了他们的地域。

[8]夏，四月，翟辽寇荥阳，执太守张卓。

[8]夏季，四月，翟辽侵犯荥阳，抓住了荥阳太守张卓。

[9]燕以长乐公盛镇蓟城，修缮旧宫。

[9]后燕派遣长乐公慕容盛镇守蓟城，修理整顿旧有宫殿。

五月，清河民孔金斩吴深，送首中山。

五月，清河人孔金杀死了后燕的叛官吴深，并把他的首级送到了后燕的都城中山。

[10]金城王乾归击侯年部，大破之。于是秦、凉、鲜卑、羌、胡多附乾归，乾归悉授以官爵。

[10]西秦金城王乞伏乾归袭击侯年部落，并把侯年部落打得大败。从此秦州、凉州的百姓以及鲜卑人、羌人、胡人等大多数都归附了乞伏乾归，乞伏乾归对他们中的头目都加授官爵。

[11]后秦主苌与秦主登战数败，乃遣中军将军姚崇袭大界；登邀击之于安丘，又败之。

[11]后秦国主姚苌和前秦国主苻登会战，多次失败，于是就派中军将军姚崇突袭大界。苻登在安丘把他截住厮杀，又一次把他们打败。

[12]燕范阳王德、赵王麟击贺讷，追奔至勿根山，讷穷迫请降，徙之上谷，质其弟染干于中山。

[12]后燕范阳王慕容德、赵王慕容麟袭击贺兰部落的贺讷，将他打跑并追到勿根山。贺讷走投无路，只好请求投降，并把部众调遣到上谷，把自己的弟弟染干送到中山去当人质。

[13]秋，七月，以骠骑长史王忱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忱，国宝之弟也。

[13]秋季，七月，东晋任命骠骑长史王忱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王忱是王国宝的弟弟。

[14]秦主登攻后秦右将军吴忠等于平凉，克之。八月，登据苟头原以逼安定。诸将劝后秦主苌决战，苌曰："与穷寇竞胜，兵家之忌也；吾将以计取之。"乃留尚书令姚守安定，夜，帅骑三万袭秦辎重于大界，克之，杀毛后及南安王尚，擒名将数十人，驱掠男女五万余口而还。毛氏美而勇，善骑射。后秦兵入其营，毛氏犹弯弓跨马，帅壮士数百人战，众寡不敌，为后秦所执。苌将纳之，毛氏骂且哭曰："姚苌，汝先已杀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宁汝容乎！"苌杀之。诸将欲因秦军骇乱击之，苌曰："登众虽乱，怒气犹盛，未可轻也。"遂止。登收余众屯胡空堡。苌使姚硕德镇安定，徙安定千余家于阴密，遣其弟征南将军靖镇之。

[14]前秦国主苻登在平凉进攻后秦右将军吴忠等人，攻克了平凉。八月，苻登守苟头原，以此威逼安定。几位将军劝说后秦主姚苌与前秦决一死战，姚苌说："和走投无路的强盗在战场上争胜，是用兵人的大忌。我准备用计谋战胜他。"于是留下尚书令姚镇守安定，自己在深夜率领骑兵三万人直奔大界，偷袭前秦等待搬运的粮草等笨重物资，果然攻克了大界，杀死了毛皇后以及南安王苻弁、北海王苻尚，俘获名将几十人，并且驱赶、掠走男女兵丁五万余人，凯旋而归。毛皇后貌美而勇武，善于骑马射箭，后秦的兵马冲进她的营帐的时候，毛氏还曾跨上马匹，弯弓反击，带领指挥几百个壮健的兵士死战。但是寡不敌众，被后秦俘获。姚苌有意收她为妾，毛氏边哭边骂着说："姚苌，你先前就已经杀害了天子，今天又想来侮辱皇后，皇天后土，怎么还能容你！"姚苌杀了毛皇后。他部下众将想趁前秦军惊骇混乱之机继续攻击，姚苌说："苻登的部众虽然一时陷于混乱，但是激愤之气

还仍然很大，不可轻敌。”于是停止继续进攻。苻登也集结残兵败将，屯聚在胡空堡。姚苌派遣姚硕德镇守安定，并把安定居民一千余家迁到阴密，又派他的弟弟征南将军姚靖到阴密镇守。

[15]九月，庚午，以左仆射陆纳为尚书令。

[15]九月，庚午（十九日），东晋擢升左仆射陆纳为尚书令。

[16]秦主登之东也，后秦主苌使姚硕德置秦州守宰，以从弟常戍陇城，邢奴戍冀城，姚详戍略阳。杨定攻陇、冀，克之，斩常，执邢奴；详弃略阳，奔阴密。定自称秦州牧、陇西王；秦因其所称而授之。

[16]前秦国主苻登向东退守时，后秦国主姚苌命令姚硕德选拔任命秦州的一些守宰。姚硕德于是便派他的堂弟姚常戍守陇城，邢奴戍守冀城，姚详戍守略阳。杨定发兵攻破陇城、冀城，斩杀了姚常，擒获了邢奴，姚详则放弃略阳，逃奔阴密。于是杨定便自称为秦州牧、陇西王。前秦后来也就按照他所自称的，委任他官职。

[17]冬，十月，秦主登以窦冲为大司马、都督陇东诸军事、雍州牧，杨定为左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秦·梁二州牧，约共攻后秦；又约监河西诸军事·并州刺史杨政、都督河东诸军事·冀州刺史杨楷各帅其众会长安。政、楷皆河东人。秦主丕既败，政、楷收集流民数万户，政据河西，楷据湖、陕之间，遣使请命于秦，登因而授之。

[17]冬季，十月，前秦国主苻登任命窦冲为大司马、都督陇东诸军事，雍州牧；杨定为左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及秦、梁二州牧，约定一起进攻后秦。苻登又分别通知监河西诸军事、并州刺史杨政，都督河东诸军事、冀州刺史杨楷，各自统率他们的军队在长安会师。杨政、杨楷都是河东人，前秦国主苻丕当年失败的时候，杨政、杨楷招集收容逃亡的难民几万户，杨政占据河西，杨楷占据湖县、陕城一带地方，并派遣信使向前秦请求任命官职，苻登按照他们的功劳分别授给官职。

[18]燕乐浪悼王温为冀州刺史，翟辽遣丁零故堤诈降于温帐，乙酉，刺温，杀之，并其长史司马驱，帅守兵二百户奔西燕。燕辽西王农邀击刺温者于襄国，尽获之，惟堤走免。

[18]后燕乐浪悼王慕容温任冀州刺史，翟辽派遣部下丁零人故堤去慕容温帐下诈降。乙酉（初四），故堤刺杀了慕容温和他的长史司马

驱，然后带着守卫部队的二百户人家逃奔西燕。后燕辽西王慕容农在襄国拦击参预刺杀司马温的人，并且全部抓获，只有故堤逃走而幸免。

[19]十一月，罕羌彭奚念附于乞伏乾归，以奚念为北河州刺史 。

[19]十一月，罕部落羌人首领彭奚念归附乞伏乾归，乞伏乾归便任命彭奚念为北河州刺史。

[20]初，帝既亲政事，威权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事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与帝以酣歌为事。又崇尚浮屠，穷奢极费，所亲昵者皆姆、僧尼。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尚书令陆纳望宫阙叹曰："好家居，纤儿欲撞坏之邪！"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营上疏曰："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无乡邑品第，皆得为郡守县令，或带职在内，及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政教不均，暴滥无罪，禁令不明，劫盗公行。昔年下书敕群下尽规，而众议兼集，无所采用。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诫粗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

[20]当初，孝武帝亲自处理国家的政事后，权力与威望出自己手，很有君主的气度。但不久便沉溺于美酒和女色之中，把朝廷的政事统统推给琅邪王司马道子代管。但司马道子也是嗜好喝酒，从早到晚都和孝武帝一起把高歌狂饮当成主要事情。孝武帝又迷信佛教，极端奢侈挥霍，浪费在这方面的钱财很多。他所亲近的人又都是三姑六婆、和尚尼姑，所以他左右的侍从人员，便乘机争权夺利，互相勾结，公开进行贿赂，封官加赏又杂又滥，刑罚惩诫混乱冤错。尚书令陆纳遥望着皇宫叹息着说道："这么好的一个家，小孩子要把它折腾坏呀！"左卫领营将军会稽人许营呈上一道奏章说："现在朝廷小吏、军中武官，下至男仆女奴那些不知生父只取母姓的人，本来没有经过官府的考察举荐，却都能当上郡守县令，甚至进入朝中当官，至于那些和尚、尼姑、乳娘等人，更是争先恐后地引进他们的亲朋好友，接受财物贿赂。以至于任用官吏、管辖百姓、政治与教化都没有标准，对无罪之人滥施暴行，当禁当行的法令不明确公布，抢劫、偷盗却公然横行。过去，陛下也曾下令命臣属们知无不言，尽可以规劝讽谏，但是

等大家把建议提出来集中到一起呈给陛下时，却没有一个建议被采用。我听说佛是一个清淡、玄妙虚旷的神祇，但是现在的这些和尚尼姑往往虽穿着僧服，却连佛义中最粗浅的教义不淫、不盗、不杀、不说谎、不酗酒这五戒也还不能遵守，更何况精妙的佛法了！而那些受流行的歪风迷惑的人，更是一方面纷纷争相拜佛，一方面又欺凌搜刮黎民百姓，以掠夺来的财产作为实惠，这也不符合佛家`布施'的道理。”奏章呈上之后，没有回音。

道子势倾内外，远近奔凑；帝渐不平，然犹外加优崇。侍中王国宝以谗佞有宠于道子，扇动朝众，讽八座启道子宜进位丞相、杨州牧，假黄钺，加殊礼。护军将军南平车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当阳，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岂得为周公乎！”乃称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

司马道子的权势在朝廷内外都达到极点，远近官员也都前来投靠。孝武帝的心里渐渐有些不高兴，但在表面上对司马道子还是多加优待尊崇。侍中王国宝奸佞而善于谄媚，得到了司马道子的宠爱。他在背地里鼓动朝中众臣，暗示八座重要大臣联名上奏章给孝武帝，请求擢升司马道子为丞相兼任扬州牧，赐给他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并加以特别尊崇的礼节等。护军将军、南平人车胤说：“这是周成王姬诵尊敬他叔父周公姬旦的办法。而现在主上在位，不能和成王相比，相王处在这地位怎么能成为周公呢！”于是托辞有病，没在奏章上签名。这个奏章呈上后，孝武帝勃然大怒，而夸奖车胤有自己的节操。

中节侍郎范宁、徐邈为帝所亲信，数进忠言，补正阙失，指斥奸党。王国宝，宁之甥也，宁尤疾其阿谀，劝帝黜之。陈郡袁悦之有宠于道子，国宝使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于太子母陈淑媛云：“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知之，发怒，以他事斩悦之。国宝大惧，与道子共谮范宁出为豫章太守。宁临发，上疏言：“今边烽不举而仓库空匮；古者使民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之休，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厝火积薪，不足喻也。”宁又上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岁月渐久，人安其业。凡天下之人，原其先祖，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谓宜正其封疆，户口皆以土断。又，人性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赡，非其财力不足，盖由用之无节，争以靡丽相高，无有限极故也。礼十九为长殇，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为

全丁，十三为半丁。所在非复童幼之事，岂不伤天理、困百姓乎！谓宜以二十为全丁，十六为半丁，则人无夭折，生长繁滋矣。”帝多纳用之。

中书侍郎范宁、徐邈深受孝武帝信任亲近。他们几次进献忠言，弥补修正朝

中错误遗漏的地方，当面指责痛斥奸邪之辈。王国宝是范宁的外甥，范宁尤其

痛恨他阿谀谄媚的行径，劝说孝武帝罢免 革除王国宝的官职。陈郡人袁悦之也受司马道子的宠爱，王国宝让袁悦之请尼姑妙音写信给太子司马德宗的母亲陈淑媛，说：“王国宝忠实而又谨慎，可以亲近信任。”孝武帝知道这件事后，大发雷霆，借口别的事杀了袁悦之。王国宝异常恐惧，和马司道子一起诬陷范宁，并把他逐出朝廷，贬为豫章太守。范宁临走的时候，呈上一道奏章说：“现在边疆并没有点起战争的烽火，但是国家的府库也还是空乏。古代的统治者征召民工应差，一年内不超过三天。现在百姓所遭受的辛劳搔扰，一年内几乎没有三天休息，致使百姓中竟有生下男孩不敢抚养哺育，独身的男子和寡妇也不敢再迎娶出嫁的现象。这是用柴堆之下点火也不足以形容的危机呀！”范宁又上奏章说：“北方中原一带的民众士子当初逃难，流亡江南并在这里居住下来，时间已经比较久了，他们也都渐渐地安居乐业。凡是在天底下生活的人，追溯他们的祖先，都能随着世情的变化而迁徙移动，为什么单单到了今天，反而不允许呢？我认为应该确定他们拥有的土地，确认户籍乡里也都按照他们现在居住的地域断定办理。另外，人的性情也是没有一定限度的，无论豪奢还是节俭，都是由于环境和形势决定的。现在，那些曾经兼并过别人财产的豪门大族，也已大多数不能维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财力不足，主要是因为他们花销没有节制，争着以奢靡豪华来比试高下，根本没有限度的缘故。古代的礼法规定，十九岁的时候死了，称做长殇，因为他还没有成年。现在把十六岁的孩子就作为全丁，十三岁的孩子就作为半丁，他们所承担的事不再是孩童的事，这岂不是伤天害理，虐待人民吗？我认为应该规定二十岁的人当全丁，十六岁的人当半丁，那样的话就不会再有人因此而夭折，人口才能正常生长繁衍。”他的这些建议，孝武帝有很多都采纳施用了。

宁在豫章，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并吏假还，讯问官长得失。徐邈与宁书曰：“足下听断明允，庶事无滞，则吏慎其负而人听不惑矣，岂须邑至里诣，饰其游声哉！非徒不足致益，实乃蚕渔之所资；岂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谗谄并进，善恶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选纲纪，必得国士以摄诸曹，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则清浊能否，与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处之，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马后未尝顾左右与言，可谓远识，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范宁在豫章任上，派遣十五名官吏分别下到十五个属城去，探采访求当地的风俗习惯及治理情况。遇到官吏回来休假时，他就仔细问询民间对官长的评价与反应。徐邈给范宁写信说：“你审理官司，明正公允，日常的很多杂事小事也不积压，这样，官员自然对他职权份内应负责任的事更加谨慎，而人们的心里也就不再觉得迷惑不解了，何必还要到乡里村落听取伪饰的虚名呢？那样做，不仅无助于获得好处，实际上是为掠夺百姓提供了可乘之机。哪有正人君子对于不是他的事，而愿意说长道短的？自古以来，愿意当别人左右耳目的人，没有不是小人的，都是先依靠小小的忠心而逐渐获得方便时机，酿成他的大不忠，先是凭借小小的信义蒙骗别人，最后才得以干出大不信的丑事的。于是就使谗害别人和谄媚别人的人并进，也使善恶混淆，岂可不加以特别警惕！你能谨慎地选择任用部属下官，一定能够找到经国济世的栋梁之才来领导各个部门，各部门都能有优秀的官吏来掌管主持事务，再遴选 公允方正廉明的人来担任监督，那么，这个机构的清廉污浊、有才能与否，在办事过程中便可了解清楚。你只平心静气地泰然自若处理事务，何必要借耳目而来访查呢！从前，汉代明德皇后马氏从来没有跟左右侍从的人员谈论公事，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何况身为大丈夫反而不能避免这样呢？”

[21]十二月，后秦主苌使其东门将军任诈遣使招秦主登，许开门纳之。登将从之，征东将军雷恶地将兵在外，闻之，驰骑见登，曰：“姚苌多诈，不可信也！”登乃止。苌闻恶地诣登，谓诸将曰：“此羌见登，事不成矣！”登以恶地勇略过人，阴惮之。恶地惧，降于后秦，苌以恶地为镇军将军。

[21]十二月，后秦国主姚苌命令他的东门将军任诈降前秦国主苻登，并派信使给苻登送信，答应打开城门把苻登放进来。苻登打算接受。征东将军雷恶地带领部队在外驻防，听说了这个消息，骑着马飞快地跑来晋见苻登说："姚苌诡计多端，绝不可以相信。"苻登才停了下来。姚苌听说雷恶地返营拜见苻登，就对各位将领说："这个羌人见了苻登，我的计划就不能成功了。"苻登因为雷恶地勇猛和韬略都超过常人，因此心中暗暗忌惮。雷恶地为此很恐惧，就投降了后秦，姚苌任命他为镇军将军。

[22]秦以安成王广为司徒。

[22]前秦任命安成王苻广为司徒。

十五年（庚寅、390）

十五年（庚寅，公元390年）

[1]春，正月，乙亥，谯敬王恬薨。

[1]春季，正月，乙亥（二十六日），东晋青州、兖州刺史谯敬王司马恬去世。

[2]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阳，朱序自河阴北济河，击败之。序追至白水，会翟辽谋向洛阳，序乃引兵还，击走之；留鹰扬将军朱党戍石门，使其子略督护洛阳，以参军赵蕃佐之，身还襄阳。

[2]西燕国主慕容永率领部队直奔洛阳，东晋雍州刺史朱序从河阴向北渡过黄河迎战，并把他们打败。朱序追击败退的西燕残兵到达白水，正好翟辽此时 正打算进攻洛阳，所以朱序才带着部队赶回，打跑了翟辽。朱序留下鹰扬将军朱党守卫石门，又派他的儿子朱略镇守洛阳，并让参军赵蕃辅佐帮助他，自己

蚧叵逖羧チ恕

[3]琅琊王道子恃宠骄恣，侍宴酣醉，或亏礼敬。帝益不能平，欲选时望为藩镇以潜制道子，问于太子左卫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风神简贵，志气方严；仲堪谨于细行，以文义著称。然皆峻狭自是，且干略不长；若委以方面，天下无事，足以守职，若其有事，必为乱阶矣！"帝不从。恭，蕴之子；仲堪，融之孙也。二月，辛巳，以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

[3]琅邪王司马道子依仗自己得到孝武帝的宠爱而骄横强蛮，过于放纵自己，每次陪同孝武帝宴饮，都喝得酩酊大醉，有时竟然有失对孝武帝的礼节与尊敬。孝武帝越发不满，因此打算遴选几位在当时有名望的人充任地方上的权要，暗地里节制司马道子，于是，他向太子左卫率王雅问道："我想重用王恭、殷促堪，你看怎么样？"王雅说："王恭风度神韵优雅高贵，志向气质端方严肃；殷仲堪则小心谨慎、行为检点，他的文章道义被人广泛称道。然而他们都心胸狭窄，自以为是，而且缺乏干才谋略。如果让他们独当一面，天下太平没变乱时，尽可以忠于职守，但如果一旦有事，就一定会成为祸乱的根源！"孝武帝没有信从他的话。王恭是王蕴的儿子。殷仲堪是殷融的孙子。二月，辛巳（初二），孝武帝任命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守京口。

[4]三月，戊辰，大赦。

[4]三月，戊辰（二十日），东晋宣布大赦。

[5]后秦主苌攻秦扶风太守齐益男于新罗堡，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后秦天水太守张业生于陇东，苌救之，登引去。

[5]后秦国主姚苌在新罗堡进攻前秦扶风太守齐益男，攻克之后，齐益男逃走。而前秦国主苻登又在陇东进攻后秦天水太守张业生，姚苌赶去解救他，苻登率兵退去。

[6]夏，四月，秦镇东将军魏揭飞自称冲天王，帅氐、胡攻后秦安北将军姚当成于杏城；镇军将军雷恶地叛应之，攻镇东将军姚汉得于李润。后秦主苌欲自击之，群臣皆曰："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魏揭飞，何也？"苌曰："登非可猝灭，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恶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飞，东结重成，得杏城、李润而据之，长安东北非吾有也。"乃潜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飞、恶地有众数万，氐、胡赴之者前后不绝。苌每见一军至，辄喜。群臣怪而问之，苌曰："揭飞等扇诱同恶，种类甚繁，吾虽克其魁帅，余党未易猝平；今乌集而至，吾乘胜取之，可一举无余也。"揭飞等见后秦兵少，悉众攻之；苌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其子中军将军崇帅骑数百出其后。揭飞兵扰乱，苌遣镇远将军王超等纵兵击之，斩揭飞及其将士万余级。恶地请降，苌待之如初。恶地谓人曰："吾自谓智勇杰出一时，而每遇姚翁辄困，固其分也！"

[6]夏季，四月，前秦镇东将军魏揭飞自称为冲天王，率领着氐人、胡人 组成的部队，在杏城向后秦安北将军姚当成发起攻击。镇军将军雷恶地此时也叛变后秦响应魏揭飞，在李润镇袭击后秦镇东将军姚汉得。后秦国主姚苌打算自己亲自率军攻击魏揭飞，众大臣说："陛下不担心近在六十里的强敌苻登，却在忧虑远在六百里以外的魏揭飞，这是为什么？"姚苌说："苻登不是马上就可消灭的，我的城池也不是苻登马上可以攻破的。但是雷恶地智谋韬略非常人可比，如果他向南结交魏揭飞，向东结交董成，而且占领杏城、李润，并据守不去，那么，长安东北的一带就不是我们的了。"于是，姚苌秘密率领一支一千六百人的精锐部队奔赴那里。魏揭飞、雷恶地拥有部众几万人，而且氐人、胡人前往投军的络绎不绝。姚苌每次看到一支军队前来，总是十分高兴。他手下的大臣都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高兴，姚苌说："魏揭飞等人煽动诱惑那些一样险恶的贼人共同作恶，但他们的种族和部落却繁多纷乱，我虽然能够制服他们的首领主帅，但是他们的余党却不容易一下子铲除。现在他们像乌鸦一样聚合到这里，我乘胜而来消灭他们，可以一网打尽没有遗漏。"魏揭飞等人发现后秦军的人数很少，便全军出动攻击他们。姚苌则固守自己的堡垒，不与对方接战，把自己的力量微弱的假象有意暴露给敌方，又暗地里派自己的儿子中军将军姚崇率领骑兵几百名迂回到敌兵的背后，进行偷袭。魏揭飞的部队霎时乱作一团。姚苌趁机派镇远将军王超等人发动所有的兵力进行攻击，斩杀魏揭飞以及他所属的将士一万多人。雷恶地请求投降，姚苌对待他像当初一样。雷恶地对人说："我自己以为我的智谋勇力在目前是高出常人的，但是每次遇到姚翁就难以施展，这一定是我的命运！"

苌命姚当成于所营之地，每栅孔中辄树一木以旌战功。岁余，问之，当成曰："营地太小，已广之矣。"苌曰："吾自结发以来，与人战，未尝如此之快，以千余兵破三万之众，营地惟小为奇，岂以大为贵哉！"

姚苌命令姚当成在他的营地的每个栅栏小孔中都立一个木牌，用来表彰战功。一年多后，姚苌问这事怎么样了，姚当成说："因为表功的木牌太多，因此显得营地就太小了，我已经把营地扩大了。"姚苌说："我从成人以来，跟别人作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痛快，用一千多名

兵卒击破三万多人的敌军，这真是军营只因为其小才是奇迹，怎么能够以军营大为可贵呢？”

[7]吐谷浑视连遣使献见于金城王乾归，乾归拜视连沙州牧、白兰王。

[7]吐谷浑汗国可汗慕容视连派遣使节晋见西秦金城王乞伏乾归。乞伏乾归任命慕容视连为沙州牧，封白兰王。

[8]丙寅，魏王会燕赵王麟于意辛山，纥突邻、击贺兰、纥奚三部，破之，纥突邻、纥奚皆降于魏。

[8]丙寅（疑误），魏王拓跋与后燕赵王慕容麟在意辛山会合，共同进攻贺兰、纥突邻、纥奚三个部落，把他们全部打得大败。纥突邻、纥奚两个部落都向拓跋投降。

[9]秋，七月，冯翊人郭质起兵于广乡以应秦，移檄三辅曰：“姚苌凶虐，毒被神人。吾属世蒙先帝尧、舜之仁，非常伯、纳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孙也。与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死。”于是三辅壁垒皆应之；独郑县人苟曜聚众数千附于后秦。秦以质为冯翊太守。后秦以曜为豫州刺史。

[9]秋季，七月，冯翊人郭质在广乡聚众起兵，来响应投靠前秦，并向三辅的百姓发布檄文说：“姚苌这个家伙凶恶残暴，他的祸害遍及天神和民众。我们世世代代蒙受先帝苻坚像尧和舜那样的恩德仁政，即使不是侍中、尚书一类官的儿子，那么也应该是卿、校、牧、守之类的地方官员的孙子了。与其忍受屈辱活着，不如为追求正义而死。”于是，三辅一带所有的民堡都起兵响应他的号召，惟独郑县人苟曜召集部众数千人去归附了后秦。前秦任命郭质为冯翊太守。后秦则任命苟曜为豫州刺史。

[10]刘卫辰遣子直力攻贺兰部，贺讷困急，请降于魏。丙子，魏王引兵救之，直力退。徙讷部落，处之东境。

[10]受后秦、西燕封爵的匈奴部落首领刘卫辰，派遣自己的儿子刘直力进攻贺兰部落。贺兰部落首领贺讷处境窘急，请求向魏投降。丙子（三十日），魏王拓跋亲自率兵前去解救他，打退了刘直力。拓跋于是迁移贺讷的部洛，把它安排在东部边境一带。

[11]八月，刘牢之击翟钊于鄄城，钊走河北；又败翟辽于滑台，张愿来降。

[11]八月，东晋刘牢之在鄄城袭击翟钊的部队，翟钊逃到了黄河以北。刘牢之又在滑台击败了翟辽军。叛将张愿重新回来投降。

[12]九月，北平人吴柱聚众千余，立沙门法长为天子，破北平郡，转寇广都，入白狼城。燕幽州牧高阳王隆方葬其夫人，郡县守宰皆会之，众闻柱反，请隆还城，遣大兵讨之。隆曰："今闾阎安业，民不思乱，柱等以诈谋惑愚夫，诱胁相聚，无能为也。"遂留葬讫，遣广平太守、广都令先归，续遣安昌侯进将百余骑趋白狼城，柱众闻之，皆溃，穷捕，斩之。

[12]九月，北平人吴柱聚集一千多人的部队，拥立一名叫法长的佛门和尚为天子，攻破了北平郡，转而进攻广都，突进了白狼城。后燕幽州牧高阳王慕容隆此时正在安葬他的妻子，各郡县的官员都聚集在这里参加葬礼，大家一听说吴柱武装叛乱，纷纷请求慕容隆回城，派遣大部队前去讨伐吴柱。慕容隆说："现在，老百姓都安居乐业，并不希望发生战乱，吴柱等人用谎言和诈骗来迷惑愚昧的民众，在诱骗和裹胁之下，他们才能暂时聚在一起，根本没有什么作为。"于是仍然留下来安葬完妻子，派遣广平太守、广都令先行返回，接着又派安昌侯慕容进带领一百余名骑兵奔袭白狼城。吴柱的部众听说慕容隆派兵前来，霎时溃散。慕容进严密搜捕吴柱，把他抓到后便斩了。

[13]以侍中王国宝为中书令，俄兼中领军。

[13]东晋任命侍中王国宝为中书令，不久，又兼任中领军。

[14]丁未，以吴郡太守王为尚书右仆射。

[14]丁未（初一），东晋又调任吴郡太守王为尚书右仆射。

[15]吐谷浑视连卒，子视罴立。视罴以其父祖慈仁，为四邻所侵侮，乃督厉将士，欲建功业。冬，十月，金城王乾归遣使拜视罴沙州牧、白兰王；视罴不受。

[15]吐谷浑可汗、白兰王慕容视连去世，他的儿子慕容视罴继位。慕容视罴认为他的父亲、祖父由于秉性仁慈和善，而受到四周邻国的侵略欺侮，于是，他常常督促激励将士，加强军事训练，打算以此建

立功业。冬季，十月，西秦金城王乞伏乾归派遣使者委任慕容视罴为沙州牧，并封白兰王，慕容视罴拒绝接受。

[16]十二月，郭质及苟曜战于郑东，质败，奔洛阳。

[16]十二月，郭质的部队与苟曜的部队在郑县东部展开激战。郭质战败，逃奔洛阳。

[17]越质诘归据平襄，叛金城王乾归。

[17]西秦国鲜卑部落首领越质诘归据守平襄，背叛了金城王乞伏乾归。

十六年（辛卯、391）

十六年（辛卯，公元391年）

[1]春，正月，燕置行台于蓟，加长乐公盛录行台尚书事。

[1]春季，正月，后燕在蓟城设置行台，任命长乐公慕容盛录行台尚书事。

[2]金城王乾归击越质诘归，诘归降，乾归以宗女妻之。

[2]西秦金城王乞伏乾归进攻刚刚反叛的鲜卑首领越质诘归，越质诘归再度归降。乞伏乾归把本族的一位女儿嫁给了越质诘归。

[3]贺染干谋杀其兄讷，讷知之，举兵相攻。魏王告于燕，请为乡导以讨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赵王麟将兵击讷，镇北将军兰汗帅龙城之兵击染干。

[3]贺兰部落的贺染干准备谋杀亲哥哥贺讷，贺讷得知后派兵攻打。魏王拓跋把这个消息告诉后燕，请求担任向导而带兵去讨伐他们。二月，甲戌（疑误），后燕国主慕容垂派遣赵王慕容麟带领部队去袭击贺讷，又派镇北将军兰汗统率龙城的守军去袭击贺染干。

[4]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后秦安东将军金荣于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韦范于段氏堡，不克；进据曲牢。

[4]三月，前秦国主苻登从雍城出发，去范氏堡进攻后秦安东将军金荣，攻克了范氏堡。于是，苻登又渡过渭水，去进攻京兆太守韦范所据守的段氏堡，没有攻克。苻登因此进入并据守曲牢。

[5]夏，四月，燕兰汗破贺染干于牛都。

[5]夏季，四月，后燕兰汗在牛都将贺染干的部队打败。

[6]苟曜有众一万，密召秦主登，许为内应；登自曲牢向繁川，军于马头原。五月，后秦主苌引兵逆战，登击破之，斩其右将军吴忠。苌收众复战，姚硕德曰：“陛下慎于轻战，每欲以计取之，今战失利而更前逼贼，何也？”苌曰：“登用兵迟缓，不识虚实。今轻兵直进，遥据吾东，此必苟曜竖子与之有谋也。缓之则其谋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击之以败散其事耳。”遂进战，大破之。登退屯于。

[6]苟曜拥有一万部众，秘密招请前秦国主苻登来，并答应作为内应。苻登从曲牢向繁川开进，把部队集结在马头原。五月，后秦国主姚苌带领大部队前来迎战，苻登击退了他的进攻，并且斩杀了他的右将军吴忠。姚苌收集余下的兵卒重新战斗，姚硕德说：“陛下一向十分谨慎，避免轻率地出战，常常希望能够用计策夺取胜利，今天一战已经失利，但是却要更加奋勇上前逼战贼兵，这是什么原因？”姚苌说：“苻登本来调配部队一向迟缓，不了解敌人的虚实。今天他能不顾一切，派遣轻装部队长驱直入，一下子远远地扼守住了我们的东部，这一定是苟曜这小子和他暗中有预谋的。如果我们的攻势稍缓，他们的阴谋就要得逞，因此我要在他们还没有得以汇合的时候，就急速袭击他们，而打破他们的计划啊！”于是，他们又进逼死战，将苻登打得大败。苻登则退到县屯兵据守。

[7]秦兖州刺史强金槌据新平，降后秦，以其子逵为质。后秦主苌将数百骑入金槌营。群下谏之，苌曰：“金槌既去苻登，又欲图我，将安所归乎！且彼初来款附，宜推心以结之，奈何复以不信疑之乎！”既而群氐欲取苌，金槌不从。

[7]前秦兖州刺史强金槌在新平据守，投降了后秦，并把他的儿子强逵送到后秦去做人质。后秦国主姚苌仅带领几百名骑兵直接进入强金槌的兵营，他的部属们纷纷劝阻他。姚苌说：“强金槌既然已经背叛了苻登，而如果又打算谋 害我的话，那么他要到哪里去安身呢？况且他又是刚刚前来归附我，我更应该推心置腹地来结讷他，为什么还要不信任他而使他怀疑呢？”姚苌入强金槌大营后，氐人都要抓姚苌，强金槌没有听从。

[8]六月，甲辰，燕赵王麟破贺讷于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数万。燕主垂命麟归讷部落，徙染干于中山。麟归，言于垂曰：“臣观拓跋举动，终为国患，不若摄之还朝，使其弟监国事。”垂不从。

[8]六月，甲辰（初三），后燕赵王慕容麟在赤城大破贺讷的部队，活捉了贺讷。贺讷的部落几万人投降。后燕国主慕容垂命令慕容麟将贺讷送回他的部落，并把贺染干迁移到中山去。慕容麟回来后，告诉慕容垂说："我观察拓跋的一举一动，他终究要成为我们的祸患，不如强行让他前来都城，让他的弟弟代他处理魏国的大事。"慕容垂没有答应。

[9]西燕主永寇河南，太守杨期击破之。

[9]西燕国主慕容永进犯东晋的河南郡，太守杨期率守兵打败了慕容永。

[10]秋，七月，壬申，燕主垂如范阳。

[10]秋季，七月，壬申（初二），后燕国主慕容垂来到范阳。

[11]魏王遣其弟觚献见于燕；燕主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马。魏王弗与，遂与燕绝；使长史张求好于西燕。觚逃归，燕太子宝追获之，垂待之如初。

[11]魏王拓跋派遣他的弟弟拓跋觚到后燕去进贡晋见。后燕国主慕容垂年老体衰，他的子弟掌权，扣留拓跋觚，要求拓跋用好马来赎。魏王拓跋没有给他们良马，于是便和后燕断绝了交往。拓跋派使节长史张兖去向西燕请求和好。拓跋觚逃走，又被后燕太子慕容宝追上抓获，慕容垂对待他仍与过去一样。

[12]秦主登攻新平，后秦主苌救之，登引去。

[12]前秦国主苻登进攻新平，后秦国主姚苌率兵赶去解救。苻登带兵退走 。

[13]秦骠骑将军没弈干以其二子为质于金城王乾归，请共击鲜卑大兜。乾归与没弈干攻大兜于鸣蝉堡，克之。兜微服走，乾归收其部众而还，归没弈干二子。没弈干寻叛，东合刘卫辰。八月，乾归帅骑一万讨没弈干，没弈干奔他楼城，乾归射之，中目。

[13]前秦骠骑将军没弈干，把他的两个儿子当人质送到金城王乞伏乾归处，请求他发兵共同袭击鲜卑部落的首领大兜。乞伏乾归和没弈干一起进攻大兜所据守的鸣蝉堡，攻克了它。大兜换上平民的衣服逃跑了。乞伏乾归收编了大兜的部众班师回朝，并且把没弈干的两个儿子送了回去。没弈干不久就反叛了乞伏乾归，又向东与刘卫辰联合起

来。八月，乞伏乾归率领一万骑兵讨伐没弈干，没弈干逃奔到他楼城，乞付乾归用箭射没弈干，射中了他的眼睛。

[14]九月，癸未，以尚书右仆射王为左仆射，太子詹事谢琰为右仆射。太学博士范弘之论殷浩宜加赠谥，因叙桓温不臣之迹。是时桓氏犹盛，王，温之故吏也，以为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黜弘之为馀杭令。弘之，汪之孙也。

[14]九月，癸未（十四日），东晋任命尚书右仆射，王为左仆射，太子詹事谢琰为右仆射。太学博士范弘之提议殷浩应该追加谥号，又顺便述说了桓温叛逆的事情。这个时候，桓氏家族的气势仍然很大，王以前也是桓温的属官，认为桓温废黜昏君，拥立明君，是具有忠贞的节操的，因此，便把范弘之逐出京都，贬为余杭令。范弘之是范汪的孙子。

[15]冬，十月，壬辰，燕主垂还中山。

[15]冬季，十月，壬辰（疑误），后燕国主慕容垂回到中山。

[16]初，柔然部人世服于代，其大人郁久闾地粟袁卒，部落分为二：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次子纥提别居西边。秦王坚灭代，柔然附于刘卫辰。

[16]当初，柔然部落世世代代都臣服于代国。后来，部落首领郁久闾地粟袁死了，这个部落便一分为二：他的长子郁久闾匹候跋继承父位，居住在东部；他的二儿子郁久闾纥提住在西部。前秦苻坚消灭代国以后，柔然部落便转而归附刘卫辰。

及魏王即位，攻击高车等，诸部率皆服从，独柔然不事魏。戊戌，引兵击之，柔然举部遁走，追奔六百里。诸将因张衮言于曰：“贼远粮尽，不如早还。”问诸将：“若杀副马，为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复倍道追之，及于大碛南床山下，大破之，虏其半部，匹候跋及别部帅屋击各收余众遁走。遣长孙嵩、长孙肥追之。谓将佐曰：“卿曹知吾前问三日粮意乎？”曰：“不知也。”曰：“柔然驱畜产奔走数日，至水必留；我以轻骑追之，计其道里，不过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斩屋击于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举众降，获纥提之子曷多汗、兄子社仑、斛律等宗党数百人。纥提将奔刘卫辰，追及之，纥提亦降，悉徙其部众于云中。

魏王拓跋登上王位后，攻击高车等部落，这些部落大多数都甘心臣服，只有柔然部落拒不接受北魏的指使。戊戌（疑误），拓跋带兵前来攻打柔然部落，柔然部落全部一起逃走。拓跋带兵追击奔跑六百里。北魏各将领委托张衮向拓跋请求说：“贼匪已逃得太远，而我们的粮草也已断绝，不如早些回去吧。”拓跋问各位将领：“如果宰杀备用的马匹充当粮草，当做三天的粮食，够不够？”都说：“足够。”于是，他们又更加倍地快速追击逃敌。追到大碛南床山下的时候，果然追上，并且把柔然部落逃兵打得大败，俘虏了他们的一半人。郁久闾匹候跋和他的另一支部落的首领屋击各自收拾残兵逃走。拓跋又派长孙嵩、长孙肥继续追击。拓跋告诉左右的将佐说：“你们知道我前几天问三天粮食的话的意思了吗？”众将领说：”不知道。”拓跋说：“柔然部落驱赶家畜等奔逃几天，到了有水的地方一定滞留。我用轻装骑兵去追赶他们，计算道路的远近，我料定不超过三天一定能赶上他们。”大家都说：“这不是我们所能想到的。”长孙嵩赶到平望川，追上并斩杀了屋击。长孙肥追击郁久闾匹候跋来到涿邪山，郁久闾率领余下的部众投降，并抓获了郁久闾纥提的儿子郁久闾曷多汗、侄儿郁久闾社仑、郁久闾斛律等亲属亲友几百人。郁久闾纥提打算投奔刘卫辰，拓跋也追上了他。郁久闾纥提也投降了。拓跋把柔然部落的居民部众全部迁移到云中郡。

[17]翟辽卒，子钊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邺城，燕辽西王农击却之。

[17]翟辽去世，他的儿子翟钊继位，改年号为定鼎。翟钊攻击后燕邺城，后燕辽西王慕容农把他击退。

[18]三河王光遣兵乘虚伐金城王乾归；乾归闻之，引兵还，光兵亦退。

[18]后凉三河王吕光趁西秦国内虚空而派遣部队征伐。乞伏乾归听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从讨伐没弈干的战场上带兵赶回都城。吕光的部队也退了回去。

[19]刘卫辰遣子直力帅众八九万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于铁岐山南，直力单骑走。乘胜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济河，径人卫辰国，卫辰部落骇乱。辛卯，直抵其所居悦 跋城，卫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诸将轻骑追之，将军

伊谓禽直力于木根山，卫辰为其部下所杀。十二月，军于盐池，诛卫辰宗党五千余人，皆投尸于河，自河以南诸部悉降，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国用由是遂饶。

[19]刘卫辰派遣他的儿子刘直力统率兵卒八九万人进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初十），魏王拓跋带兵五六千人迎战。壬午（十三日），拓跋在铁岐山以南将刘直力打得大败。刘直力匹马逃走。北魏部队乘胜追击，戊子（十九日），从五原金津向南渡过黄河，径直进入刘卫辰的国界。刘卫辰部落惊骇异常，顿时大乱。辛卯（二十二日），拓跋直接抵达刘卫辰所居住的悦跋城，刘卫辰父子仓惶逃走。壬辰（二十三日），拓跋分别派遣将领率领轻装骑兵追击。将军伊谓在木根山生擒刘直力，刘卫辰则被他自己的部下杀死。十二月，拓跋在盐池驻扎，诛杀刘卫辰的家属亲戚以及同事朋友等五千多人，把这些人的尸体全部扔进黄河。从些，黄河以南各部落便全部投降，北魏缴获三十多万匹马，牛羊四百多万头。北魏国的经济财力因此强大充裕起来。

卫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使人求之。薛干部帅太悉仗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国破家亡，以穷归我，我宁与之俱亡，何忍执以与魏。”乃送勃勃于没弈干，没弈干以女妻之。

刘卫辰最小的儿子刘勃勃，逃奔到薛干部落，拓跋派人到薛干部落去索要刘勃勃。薛干部落的首领太悉仗把刘勃勃叫出来让使者看着说：“刘勃勃国破家亡，因为无路可走才跑到我这里来，我宁可和他一起死，怎么能够忍心抓住他送给魏呢！”于是，又把刘勃勃护送到没弈干那里去。没弈干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刘勃勃。

[20]戊申，燕主垂如鲁口。

[20]戊申（初十），后燕国主慕容垂来到鲁口。

[21]秦主登攻安定，后秦主苌如阴密以拒之，谓太子兴曰：“苟曜闻吾北行，必来见汝，汝执诛之。”曜果见兴于长安，兴使尹纬让而诛之。

[21]前秦国主苻登进攻安定，后秦国主姚苌来到阴密对抗他的进攻，他对太子姚兴说：“苟曜听说我向北进军，一定会来晋见你，你趁机把他抓住杀了。”得姚苌走后，苟曜果然到长安来见姚兴。姚兴派尹纬责问并杀掉了苟曜。

苌败登于安定城东，登退据路承堡。苌置酒高会，诸将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贼至今，陛下将牢太过耳。”苌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长八尺五寸，臂垂过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将十万之众，与天下争衡，望麾而进，前无横陈，二也；温古知今，讲论道艺，收罗英隽，三也；董帅大众，上下咸悦，人尽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业，驱策群贤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长耳。”群臣咸称万岁。

姚苌在安定城以东打败了苻登。苻登退到路承堡去据守。姚苌摆下酒席大宴将士。各位将领都说：“这要是在魏武王姚襄执政的时候，他就不会让苻登这个奸贼猖狂到今天这种地步。陛下未免谨慎稳重得太过度了吧！”姚苌笑着说：“我赶不上我死去的哥哥的地方有四个：第一是不像他那样身高有八尺五寸，两臂下垂长过膝盖，让人一看就要畏惧他。第二是不像他那样能统领十万人那样庞大的部队，与天下所有的英雄争高低、相抗衡，手下的将士望见军旗所指的方向，奋勇冲杀，没有人可以阻挡。第三是不像他那样可以通晓历史，了解时势，讲解论说道理和艺文，并能广泛招览、集结贤能英才。第四是不能像他那样统帅大军，使上下全部都心悦诚服，人人能尽死力而战斗。我之所以还能够建立一些功业，领导指挥你们这么多俊杰，正是还算在计谋策略上有那么一点长处罢了。”文武大臣都口称万岁。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零八卷

晋纪三十 烈宗孝武皇帝下太元十七年（壬辰、392）

晋纪三十 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壬辰，公元392年）

[1]春，正月，己巳朔，大赦。

[1]春季，正月，己巳朔（初一），东晋实行大赦。

[2]秦主登立昭仪陇西李氏为皇后。

[2]前秦国主苻登册立昭仪、陇西人李氏为皇后。

[3]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鲁口如河间、渤海、平原。翟钊遣其将翟都侵馆陶，屯苏康垒。三月，垂引兵南击钊。

[3]二月，壬寅（初五），后燕国主慕容垂从鲁口前往河间、渤海、平原。翟钊派遣他的部将翟都侵犯馆陶，驻在苏康垒。三月，慕容垂带领部队向南袭击翟钊。

[4]秦骠骑将军没弈干帅众降于后秦，后秦以为车骑将军，封高平公。

[4]前秦骠骑将军没弈干率领他的部众向后秦投降。后秦任命他为车骑将军，封他为高平公。

[5]后秦主苌寝疾，命姚硕德镇李润，尹纬守长安，召太子兴诣行营。征南将军姚方成言于兴曰："今寇敌未灭，上复寝疾。王统等皆有部曲，终为人患，宜尽除之。"兴从之，杀王统、王广、苻胤、徐成、毛盛。苌怒曰："王统兄弟，吾之州里，实无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将，吾方用之，奈何辄杀之！"

[5]后秦国主姚苌卧病不起，命令姚硕德去镇守李润，尹纬留守长安，并让太子姚兴来行营之中见面。征南将军姚方成对姚兴说道："现在来进犯的敌人还没有被消灭，皇上又卧病不起。王统等人都拥有自己的部队，最终会成为我们的祸患，应该尽快把他们全部除掉。"姚兴听从了他的话、杀掉了王统、王广、苻胤、徐成、毛盛。姚苌听到这个消息，生气地说："王统他们兄弟，跟我是同州同里的老乡，根本没有二心。徐成等人都是前朝的有名将领，我才重用他们，怎么能轻易地说杀就杀呢！"

[6]燕主垂进逼苏康垒。夏，四月，翟都南走滑台。翟钊求救于西燕，西燕主永谋于群臣，尚书郎渤海鲍遵曰：“使两寇相弊，吾承其后，此卞庄子之策也。”中书侍郎太原张腾曰：“垂强钊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势。今我引兵趋中山，昼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惧而自救。我冲其前，钊蹑其后，此天授之机，不可失也。”永不从。

[6]后燕国主慕容垂向前进军威逼苏康垒。夏季，四月，翟都向南撤退到滑台。翟钊向西燕请求救援，西燕国主慕容永与大臣们商议，尚书郎渤海人鲍遵说：“让这两个寇匪互相进攻、消耗力量，我们紧跟在他们背后，坐收渔人之利，这是卞庄子当年所用过的策略。”中书侍郎太原人张腾则说：“慕容垂强大，而翟钊弱小，我们有什么好处可以得到呢？不如赶快去解救翟钊，这样还可以形成鼎足而立的局势。现在我们带领部队奔袭后燕的都城中山，白天多设些疑兵，黑夜多点一些火把，慕容垂得知后一定会担心后方的安全而赶回来为自己解围。那时候，我们再迎击他们的前面，翟钊又可以跟在他们的背后骚扰，这是上天所给我们提供的绝好时机，万万不可失去。”慕容永没有听从他的话。

[7]燕大赦。

[7]后燕实行大赦。

[8]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8]五月，丁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9]六月，燕主垂军黎阳，临河欲济，翟钊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营就西津，去黎阳西四十里，为牛皮船百馀艘，伪列兵仗，溯流而上。钊亟引兵趣西津，垂潜遣中垒将军桂林王镇等自黎阳津夜济，营于河南，比明而营成。钊闻之，亟还，攻镇等营，垂命镇等坚壁勿战。钊兵往来疲，攻营不能拔，将引去；镇等引兵出战，骠骑将军农自西津济，与镇等夹击，大破之。钊走还滑台，将妻子，收遗众，北济河，登白鹿山，凭险自守，燕兵不得进。农曰：“钊无粮，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还，留骑候之。钊果下山，还兵掩击，尽获其众，钊单骑奔长子。西燕主永以钊为车骑大将军、兖州牧，封东郡王。岁馀，钊谋反，永杀之。

[9]六月，后燕国主慕容垂的部队抵达黎阳，来到黄河岸边准备渡河，翟钊则把部队布置在黄河南岸用来抗拒后燕军。辛亥（十六日），慕容垂把大营迁到西津，距离黎阳四十里，制作牛皮战船一百多艘，假装着把军卒器械满载船上，逆水而上。翟钊急忙带领部队直扑西津防卫。慕容垂又暗中派遣中垒将军桂林王慕容镇等人率兵从黎阳渡口连夜渡河，在黄河南岸扎下大营，天亮时，后燕的大营已经全部构筑完成。翟钊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返回，进攻慕容镇等人的军营，慕容垂命令慕容镇等只许坚守防备，不许出战。翟钊的兵马跑来跑去疲惫热燥不堪，攻打后燕军的营地难以取胜，正要带兵退走，慕容镇等人突然带兵从营地中杀出，与此同时，后燕骠骑将军慕容农从西津渡过黄河，与慕容镇等一起夹击翟钊，把他打得大败。翟钊回逃到滑台，携带妻子儿女，收集残兵败将，向北渡过黄河，登上了白鹿山，依靠山势险峻严密把守，后燕的部队无法进击。慕容农说："翟钊没有军粮，一定不能长时间地在山中蜷缩。"自己率领部队回营，仅留下一些骑兵等待观望翟钊的动静。翟钊果然下了山，慕容农马上挥师回军突袭，把翟钊的部众全部俘获，只有翟钊一人骑马投奔长子。西燕国主慕容永任命翟钊为车骑大将军、兖州牧，并封他为东郡王。一年多之后，翟钊阴谋反叛西燕，慕容永把他杀了。

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兴张卓、辽东夔腾、阳平路纂皆仕于秦，避秦乱来奔，诏以为冀州诸郡，各将部曲营于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败，皆降于燕，燕主垂各随其材而用之。钊所统七郡三万馀户，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为兖、豫二州刺史，镇滑台，徙徐州民七千馀户于黎阳，以彭城王脱为徐州刺史，镇黎阳。脱，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荫为宙司马。

最初，郝晷、崔逞，以及清河人崔宏、新兴人张卓、辽东人夔腾、阳平人路纂等人都在前秦做官。前秦大乱时，他们为了躲避战乱，前来投奔东晋。孝武帝下诏委任他们做了冀州几个郡的郡守，并带领他们各自的部队在黄河南岸驻扎。不久，他们又接受了翟辽的官职和爵位。翟辽及他的家族失败后，他们又都投降了后燕，后燕国主慕容垂按照他们各自的才干，分别留用了他们。翟钊过去所统辖的七个郡三万多户人家，都安居下来，像过去一样。慕容垂又任命章武王慕容宙为兖州、豫州两个州的刺史，镇守滑台；把徐州的居民七千多户迁移

到黎阳，并任命彭城王慕容脱为徐州刺史，镇守黎阳。慕容脱是慕容垂的侄儿。又任命崔荫为慕容宙的司马。

初，陈留王绍为镇南将军，太原王楷为征西将军，乐浪王温为征东将军，垂皆以荫为之佐。荫才干明敏强正，善规谏，四王皆严惮之；所至简刑法，轻赋役，流民归之，户口滋息。

当初，陈留王慕容绍做镇南将军，太原王慕容楷做征西将军，乐浪王慕容温做征东将军，慕容垂都是委派崔荫作为他们的辅佐。崔荫精明强干，刚强正直，善于规劝主上的过失，因此，四位亲王都很害怕他。崔荫每到一个地方，都努力减少刑法，减轻田赋与劳役，使外出逃亡的难民渐渐地回来，当地的户口也越来越多。

秋，七月，垂如邺，以太原王楷为冀州牧，右光禄大夫馀蔚为左仆射。

秋季，七月，慕容垂来到邺城，任命太原王慕容楷为冀州牧、右光禄大夫馀蔚为左仆射。

[10]秦主登闻后秦主苌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主，大赦，百官进位二等，秣马厉兵，进逼安定，去城九十馀里。八月，苌疾小瘳，出拒之。登引兵出营，将逆战，苌遣安南将军姚熙隆别攻秦营，登惧而还。苌夜引兵旁出以蹑其后，旦而候骑告曰：“贼诸营已空，不知所向。”登惊曰：“彼为何人，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谓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还雍，苌亦还安定。

[10]前秦国主苻登听说了后秦国主姚苌生病，喜出望外，焚香禀告世祖苻坚的神位，又在国中实行大赦，并把文武百官的职位连升二级，喂饱战马，磨利武器，统领大军逼临安定，距离城池仅九十多里。八月，姚苌的病稍有好转，便率军出城与前秦军队对抗。苻登带领军队冲出营地将要交战，姚苌却派遣安南将军姚熙隆从别的地方去进攻前秦的营地。苻登惧怕后营有失，连忙撤退。姚苌在夜晚带领部队从侧翼迂回出来，紧跟在苻登部队的背后。天亮时，前秦的哨探骑兵回来报告，说：“贼兵的几个军营都已经空了，不知去向。”苻登大惊失色，说道：“姚苌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走的时候能让我不得知道，来的时候又能让我无从知觉，都说他快要死了，可却忽然之间又能出来和我对阵打仗。我与这个老羌贼同活在一个世上，是多么不走运的事情啊！”于是，苻登只好撤兵回到雍城去了，姚苌也回到安定。

[11]三河王光遣其弟右将军宝等攻金城王乾归，宝及将士死者万馀人。又遣其子虎贲中郎将纂击南羌彭奚念，纂亦败归。光自将击奚念于罕，克之，奚念奔甘松。

[11]后凉三河王吕光派他的弟弟右将军吕宝等，进攻西秦金城王乞伏乾归，吕宝及将士战死的有一万多人。吕光又派遣他的儿子、虎贲中郎将吕纂进攻南部羌族部落首领彭奚念，吕纂也大败而归。于是吕光亲自领兵去罕袭击彭奚念，获胜。彭奚念去投奔甘松。

[12]冬，十月，辛亥，荆州刺史王忱卒。

[12]冬季，十月，辛亥（十八日），东晋荆州刺史王忱去世。

[13]雍州刺史朱序以老病求解职；诏以太子右卫率郗恢为雍州刺史，代序镇襄阳。恢，昙之子也。

[13]东晋雍州刺史朱序因为年老多病，请求辞官。孝武帝下诏，任命太子右卫率郗恢为雍州刺史，代替朱序镇守襄阳。郗恢是郗昙的儿子。

[14]巴蜀人在关中者皆叛后秦，据弘农以附秦。秦主登以窦冲为左丞相，冲徙屯华阴。郗恢遣将军赵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杨期帅众军湖城，击冲，走之。

[14]流亡到关中一带的巴蜀人全部背叛了后秦，占据了弘农并归附前秦。前秦国主苻登任命窦冲为左丞相，带兵转到华阴去驻扎。郗恢派遣将军赵睦据守金墉，河南太守杨期统率部队到湖城，袭击窦冲，并把窦冲赶走。

[15]十一月，癸酉，以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仲堪虽有英誉，资望犹浅，议者不以为允。到官，好行小惠，纲目不举。

[15]十一月，癸酉（初十），东晋任命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守江陵。殷仲堪虽然有很好的名声，但是资历、威望还浅，因此议论的人认为并不公允合理。果然，殷仲堪到达任上后，喜欢行使小恩小惠，对大政方针缺乏有力切实的措施。

南郡公桓玄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马。玄尝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张目谓众客曰："桓温晚

途欲作贼，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齿于道子。后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遂弃官归国，上疏自讼曰：“先臣勤王匡复之勋，朝廷遗之，臣不复计。至于先帝龙飞，陛下继明，请问谈者，谁之由邪？”疏寝不报。

东晋南郡公桓玄仗恃自己的才能和显赫的家族地位，总把自己看作是英雄豪杰，朝廷对他怀有戒心而不重用。二十三岁那年，他才开始在朝廷任太子洗马。桓玄曾经去拜见琅邪王司马道子，当时正赶上司马道子酩酊大醉，他睁开醉眼对身旁的很多宾客说：“桓温到了晚年的时候，曾经打算要做贼，你们说怎么样呀？”桓玄伏在地上，汗流浃背，站不起来。从此他越发忐忑不安，常常对司马道子痛恨得咬牙切齿。后来，他补任义兴太守，但也还是感到怀才不遇而闷闷不乐，他叹息着说：“我的父亲曾是九州的盟主，而他的儿子却只不过是五湖的小头目！”于是，他弃官回到封地。临行，他呈上一道奏章，为自己申辩道：“我父亲辅佐皇家，平定祸乱的功劳，朝廷把它遗忘了，我并不再作计较。但是，先帝登上宝座，陛下接着得以继承大统，这些事，请陛下问一问那些谈论的人，是靠谁得来的呀？”奏章被搁置下来，没有上报。

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惮之。桓氏累世临荆州，玄复豪横，士民畏之，过于仲堪。尝于仲堪听事前戏马，以拟仲堪。仲堪中兵参军彭城刘迈谓玄曰：“马有余，精理不足。”玄不悦，仲堪为之失色。玄出，仲堪谓迈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杀卿，我岂能相救邪！”使迈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迈仅而获免。

桓玄在江陵，殷仲堪对他十分的恭敬畏惧。桓氏家族几代都在荆州镇守，桓玄尤其强豪专横，当地的官员、百姓都害怕他，甚于害怕殷仲堪。桓玄曾经在殷仲堪升堂办公之前在公堂外骑马取笑，并且用长矛假装向殷仲堪直刺。殷仲堪的部将中军参军、彭城人刘迈对桓玄说：“战马和长矛的威力有余，但是于道理精义却有缺陷。”桓玄佛然不悦，殷仲堪也为此大惊失色。桓玄走出去之后，殷仲堪对刘迈说：“你是疯了！桓玄趁夜派出刺客来杀你，我怎么能救得了你呢？”于是，他便让刘迈赶快到京城去躲避桓玄的报复。桓玄派人去追杀他，刘迈仅仅免得一死。

征虏参军豫章胡藩过江陵，见仲堪，说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于失职，节下崇待太过，恐非将来之计也！”仲堪不悦。藩内弟罗企生为仲堪功曹，藩退，谓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于祸。君不早图去就，后悔无及

矣！”

东晋征虏参军豫章人胡藩路过江陵，前去看望殷仲堪，劝解他说：“桓玄的志向兴趣不比常人，常常因为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职位而大为不满，您对他尊敬优待得似乎太过分了，这恐怕不是能够长期维持的办法吧！”殷仲堪心中不大高兴。胡藩的妻弟罗企生是殷仲堪手下的功曹。胡藩从殷仲堪那里出来，对罗企生说：“殷仲堪把长戈倒转过来，把木柄交给别人，自己一定遭难。你如果不早早地图谋去留，后悔可是来不及的呀！”

[16]庚寅，立皇子德文为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为会稽王。

[16]庚寅（二十七日），孝武帝立他的儿子司马德文为琅邪王，把原琅邪王司马道子改封为会稽王。

[17]十二月，燕主垂还中山，以辽西王农为都督兖、豫、荆、徐、雍五州诸军事，镇邺。

[17]十二月，后燕国主慕容垂回到都城中山，任命辽西王慕容农为都督兖、豫、荆、徐、雍五州诸军事，镇守邺城。

[18]休官权千成据显亲，自称秦州牧。

[18]休官部落的首领权千成据守显亲县，自称为秦州牧。

[19]清河人李辽上表请敕兖州修孔子庙，给户洒扫。仍立庠序，收教学者，曰：“事有如而实急者，此之谓也！”表不见省。

[19]东晋清河人李辽上奏朝廷，请求下令南兖州府修建孔子庙，指定专门的人

家负责日常洒扫；仍然开办学校，聘请教师，招收学生。他说：“有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可以作长久打算，实际上却需要尽快办理，指的就是这些事情。”奏章呈上没有看见反应。

十八年（癸巳、393）

十八年（癸巳，公元393年）

[1]春，正月，燕阳平孝王柔卒。

[1]春季，正月，后燕阴平孝王慕容柔去世。

[2]权千成为秦所逼，请降于金城王乾归，乾归以为东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统、显亲公。

[2]休官部落首领权千成被前秦逼迫，向西秦金城王乞伏乾归请求投降。乞伏乾归任命他为东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统，封为显亲公。

[3]夏，四月，庚子，燕主垂加太子宝大单于；以安定王库官伟为太尉，范阳王德为司徒，太原王楷为司空，陈留王绍为尚书右仆射。五月，立子熙为河间王，朗为渤海王，鉴为博陵王。

[3]夏季，四月，庚子（初九），后燕国主慕容垂加封太子慕容宝为大单于。又任命安定王库官伟为太尉，范阳王慕容德为司徒，太原王慕容楷为司空，陈留王慕容绍为尚书右仆射。五月，册立他的儿子慕容熙为河间王，慕容朗为渤海王，慕容鉴为博陵王。

[4]秦右丞相窦冲矜才尚人，自请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许。六月，冲自称秦王，改元元光。

[4]前秦右丞相窦冲自恃其才，以为超人一等，他自己请求封他为天水王。苻登没有答应。六月，窦冲自己称秦王，改年号为元光。

[5]金成王乾归立其子炽磐为太子。炽磐勇略明决，过于其父。

[5]西秦金城王乞伏乾归立他的儿子乞伏炽磐为太子。乞伏炽磐的武勇谋略和明智决断，都超过他父亲。

[6]秋，七月，秦主登攻窦冲于野人堡，冲求救于后秦。尹纬言于后秦主苌曰：“太子仁厚之称，著于远近，而英略未著，请使击苻登以著之。”苌从之。太子兴将兵攻胡空堡，登解冲围以赴之。兴因袭平凉，大获而归。苌使兴还镇长安。

[6]秋季，七月，前秦国主苻登在野人堡进攻窦冲。窦冲向后秦求救。尹纬向后秦国主姚苌进言说：“太子姚兴仁慈敦厚的名声，远近闻名。但是他的英才伟略却没有广泛传扬开去，请您派他去攻击苻登来使他扬名立威吧！”姚苌听从了他的话。太子姚兴带兵去进攻胡空堡。苻登急忙解除对窦冲的围困，赶赴那里去解救。姚兴于是又进袭平凉，缴获了许多东西之后班师回朝。姚苌还是派姚兴回到长安去镇守。

[7]魏王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刘勃勃，八月，袭其城，屠之，太悉伏奔秦。

[7]魏王拓跋因为薛干部落的首领太悉伏拒绝把刘勃勃送交给他，在八月，袭击了太悉伏的驻地，大肆杀戮。太悉伏逃奔到了前秦。

[8]氐帅杨佛嵩叛，奔后秦，杨期、赵睦追之，九月，丙戌，败佛嵩于潼关。后秦将姚崇救佛嵩，败晋兵，赵睦死。

[8]东晋的氐族首领杨佛嵩叛变，逃到了后秦。杨期、赵睦追赶他。九月，丙戌（疑误），在潼关附近将杨佛嵩打败。后秦将领姚崇出兵搭救杨佛嵩

，击败了晋军，杀死了晋将赵睦。

[9]冬，十月，后秦主苌疾甚，还长安。

[9]冬季，十月，后秦国主姚苌病重，回到长安。

[10]燕主垂议伐西燕，诸将皆曰："永未有衅，我连年征讨，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阳王德曰："永既国之枝叶，又僭举位号，惑民视听，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虽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与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终

不复留此贼以累子孙也。"遂戒严。

[10]后燕国主慕容垂召集文武大臣议论讨伐西燕的计划，各位将领都说："慕容永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大的冲突。我国连续几年东征西讨，将士兵卒疲惫不堪，不可再发动战争。"范阳王慕容德却说："慕容永是我慕容皇族的偏枝旁叶，他超越本分另立尊号，迷惑了老百姓的视听。我们应该先把他除掉，以使老百姓一心向着我们。虽然士卒将领的确很疲倦。但是又怎么能够罢手停战呢？"慕容垂说："司徒的意见正好和我的想法一样。我虽然已经老了，但是我拍一拍口袋，觉得剩下的这一点点智谋足够对付他们，总不能把这些蟊贼留下来连累我的子孙。"于是下令处于临战状态，严阵以待。

十一月，垂发中山步骑七万，遣镇西将军·丹杨王缵、龙骧将军张崇出井陉，攻西燕武乡公友于晋阳，征东将军平规攻镇东将军段平于沙亭。西燕主永遣其尚书令刁云、车骑将军慕容帅众五万守潞川。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邺。

十一月，慕容垂调动中山的步、骑兵七万人，派遣镇西将军、丹杨王慕容瓒，以及龙骧将军张崇等从井陉出发，在晋阳对西燕武乡公慕容友发起攻击；征东将军平规在沙亭进攻西燕的镇东将军段平。西燕国主慕容永派遣他的尚书令刁云、车骑将军慕容钟统领大军五万据守潞川。慕容友是慕容永的弟弟。十二月，慕容垂来到邺城。

[11]己亥，后秦主苌召太尉姚、仆射尹纬、姚晃、将军姚大目、尚书狄伯支入禁中，受遗诏辅政。苌谓太子兴曰："有毁此诸公者，慎勿受之。汝抚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无忧矣。"姚晃垂涕问取苻登之策，苌曰："今大业垂成，兴才智足办，奚所复问！"庚子，苌卒。兴秘不发丧，以其叔父绪镇安定，硕德镇阴密，弟崇守长安。

[11]己亥（疑误），后秦国主姚苌把太尉姚、仆射尹纬、姚晃、将军姚大目、尚书狄伯支等人召进宫中，要他们接受遗诏辅佐太子姚兴治理朝政。姚苌对太子姚兴说："如果有诋毁攻击这几位先生的人，你一定要慎重处理，不要听从他们的话。你如能做到用恩德来抚慰骨肉，用礼仪来对待大臣，用信义来处理一切事情，用仁慈来对待百姓，这四个方面都能不偏废的话，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姚晃此时流着泪询问征服苻登的计策，姚苌说："现在，我们的帝王大业马上就要完成了，姚兴的才智与谋略已经足可以胜任，还有什么必要再来问我呢！"庚子（疑误），姚苌去世。姚兴不对外宣布，只是马上任命他的叔叔姚绪去镇守安定，派遣姚硕德去镇守阴密，并命令他的弟弟姚崇留守长安。

或谓硕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强，今易世之际，必为朝廷所疑，不如且奔秦州，观望事势。"硕德曰："太子志度宽明，必无他虑。今苻登未灭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终不为也。"遂往见兴，兴优礼而遣之。兴自称大将军，以尹纬为长史，狄伯支为司马，帅众伐秦。

有人对姚硕德说："您的威望名声历来就是最高的，您带领的部队也是最强壮的，现在正是皇帝即位、政权交接之际，您一定受到朝廷的怀疑。不如暂时前往秦州躲避一下，观望事态的发展变化。"姚硕德说："太子姚兴的心胸与度量宽宏明达，绝对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和顾虑。现在苻登还没有铲除，我们自家骨肉便先互相打起来，这是自取

灭亡。我不过有一死罢了，却绝对不做那种事。”他便去晋见姚兴，姚兴对他非常尊敬，待遇也很优厚，并送他回去。姚兴自称大将军，任命尹纬为长史，狄伯支为司马，率众讨伐前秦。

十九年（甲午、394）

十九年（甲午，公元394年）

[1]春，秦主登闻后秦主苌卒，喜曰：“姚兴小儿，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尽众而东，留司徒安成王广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遣使拜金城王乾归为左丞相、河南王、领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九锡。

[1]春季，正月，前秦国主苻登听说后秦国主姚苌已死，喜不自禁地说：“姚兴这个黄口乳儿，我折下一根树枝，就可以打他一顿。”于是，实行大赦，率领所有军队向东开进，只留下司徒、安成王苻广镇守雍城，太子苻崇留守胡空堡。苻登又派遣使者前去加授西秦国金城王乞伏乾归为左丞相，河南王，领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授九锡。

[2]初，秃发思复卒，子乌孤立。乌孤雄勇有大志，与大将纷谋取凉州。纷曰：“公必欲得凉州，宜先务农讲武，礼俊贤，修政刑，然后可也。”乌孤从之。三河王光遣使拜乌孤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乌孤与其群下谋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马众多，何为属人！”石真若留不对。乌孤曰：“卿畏吕光邪？”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小大非敌，若光致死于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骄之，俟衅而动，蔑不克矣。”乌孤乃受之。

[2]当初，鲜卑部落的首领秃发思复去世，他的儿子秃发乌孤继位。秃发乌孤十分勇武雄健，胸怀大志。他和大将纷商议夺取凉州。纷说：“您如果一定要夺取凉州，就应该首先提倡并实际推广农耕，讲习武事，再礼贤下士，治理纲政与刑法，然后方可以采取行动。”秃发乌孤听从了他的劝告。后凉三河王吕光派遣使节任命秃发乌孤为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秃发乌孤同他的部下商议说：“可以接受吗？”部下都说：“我们的兵将马匹这样众多，为什么非要隶属于别人！”只有石真若留没有发言。秃发乌孤说：“你害怕吕光吗？”石真若留说：“我们的根本还没有稳固，与吕光相比，力量的大小相差太悬殊，如果吕光一定要消灭我们，我们能用什么办法来抗拒他呢！我看

不如暂时接受他的加封，以此来使吕光自高自大，我们也好等待机会采取相应的行动，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了。”秃发乌孤听从了他的劝告，接受了吕光的加封。

[3]二月，秦主登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

[3]二月，前秦国主苻登进攻了屠各部落所占领的姚奴堡、帛蒲堡。

[4]燕主垂留清河公会镇邺，发司、冀、青、兖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辽西王农出壶关，垂自出沙庭以击西燕，标榜所趣，军各就顿。西燕主永闻之，严兵分道拒守，聚粮台壁，遣从子征东将军小逸豆归、镇东将军王次多、右将军勒马驹帅众万余人戍之。

[4]后燕国主慕容垂留下清河公慕容会镇守邺城，调动司州、冀州、青州、兖州的兵力，派遣太原王慕容楷从滏口出击，辽西王慕容农从壶关出击，慕容垂自己则从沙庭进发，共同征伐西燕。他故意地公开分派任务，并且使各支军队准备就绪。西燕国主慕容永听到这个消息，派遣兵马分几路严密把守，把粮草物资等聚集在台壁，派自己的侄儿征东将军小慕容逸豆归、镇东将军王次多、右将军勒马驹等人率领一万多人保卫台壁。

[5]夏，秦主登自六陌趣废桥，后秦始平太守姚详据马嵬堡以拒之。太子兴遣尹纬将兵救详，纬据废桥以待秦。秦兵争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纬。兴驰遣狄伯支谓纬曰：“苻登穷寇，宜持重以挫之。”纬曰：“先帝登遐，人情扰惧，今不因思奋之力以禽敌，大事去矣！”遂与秦战，秦兵大败。其夜，秦众溃，登单骑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广闻败，皆弃城走；登至，无所归，乃奔平凉，收集遗众，入马毛山。

[5]夏季，四月，前秦国主苻登从六陌进发到废桥，后秦始平太守姚详据守马嵬堡准备和他对抗。后秦太子姚兴派遣尹纬带领兵马前去营救姚详，尹纬占据废桥等待前秦部队来攻。前秦兵卒与后秦争夺饮水，没有能够得到，渴死的人有十分之二三。前秦更加急迫地向尹纬发动进攻。姚兴派狄伯支赶来叮嘱尹纬说：“苻登这家伙已是穷途末路的强盗，我们应该沉着、谨慎，有把握后将他打败。”尹纬说：“先帝刚刚成仙而去，人心难免搔动惊惧。现在我们如果不因此想办法奋勇作战，克制强敌，我们的大业将一败涂地！”他与前秦部队决战，前秦

部队大败。当天夜晚，前秦的军队便溃不成军，苻登一人骑马逃奔雍城。太子苻崇以及安成王苻广听说自己的军队失败，早已放弃城池逃走，等苻登来到这里时，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投靠，于是，他又逃奔平凉，收集残兵败将，进入马毛山。

[6]燕主垂顿军邺西南，月馀不进。西燕主永怪之，以为太行道宽，疑垂欲诡道取之，乃悉敛诸军屯轵关，杜太行口，惟留台壁一军。甲戌，垂引大军出滏口，入天井关。五月，乙酉，燕军至台壁，永遣从兄太尉大逸豆归救之，平规击破之。小逸豆归出战，辽西王农又击破之，斩勒马驹，禽王次多，遂围台壁。永召太行军还，自将精兵五万以拒之。刁云、慕容钟震怖，帅众降燕，永诛其妻子。己亥，垂陈于台壁南，遣骁骑将军慕容国伏千骑于涧下；庚子，与永合战，垂伪退，永众追之，行数里，国骑从涧中出，断其后，诸军四面俱进，大破之，斩首八千余级，永走归长子。晋阳守将闻之，弃城走。丹杨王瓒等进取晋阳。

[6]后燕国主慕容垂驻扎在邺城西南，一个多月也没有向前推进。西燕国主慕容永觉得很奇怪，以为是太行道路宽阔，怀疑慕容垂打算秘密通过来偷袭，于是他把几支军队统统地调集在轵关驻扎下来，封锁太行路口，只把镇守台壁的部队留下。甲戌（二十日），慕容垂率领大部队从滏口出兵，进入了天井关。五月，乙酉（初一），后燕的军队到达台壁，慕容永派遣他的堂兄、太尉大慕容逸豆归领兵去解救，结果被后燕将领平归击败。小慕容逸豆归出列讨战，又被后燕辽西王慕容农打得大败，后燕军斩杀了西燕的右将军勒马驹，活捉了另一个将军王次多，于是，把台壁团团围住。慕容永急忙把驻守太行的部众调回，他本人统领五万多人的精锐部队抵抗后燕。西燕驻守潞川的将军刁云、慕容钟等却被后燕的进攻气势所震慑，率领部众投降了后燕。慕容永杀死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己亥（十五日），慕容垂在台壁以南的地区列开阵势，又派骁骑将军慕容国带领一千多骑兵埋伏在山涧之下。庚子（十六日），慕容垂与慕容永展开决战，慕容垂佯装败退，慕容永带兵追赶他，追了几里路，慕容国率领的骑兵部队从山涧中突然杀出，切断了慕容永的后路，后燕各支军队从四面八方一起向慕容永发起了进攻，把西燕的部队打得大败，杀死敌人达八千多

人。慕容永仓惶逃回到长子。西燕晋阳守将听说己方大败，弃城逃走。后燕丹杨王慕容瓒等人夺取了晋阳。

[7]后秦太子兴始发丧，即皇帝位于槐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谥后秦主苌曰武昭皇帝，庙号太祖。

[7]后秦太子姚兴这时才宣布父亲姚苌已死，并在槐里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皇初。随后来到安定。追谥后秦国主姚苌为武昭皇帝，庙号为太祖。

[8]六月，壬子，追尊会稽王太妃郑氏曰简文宣太后。群臣谓宣太后应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宣太后平素之时，不伉俪于先帝；至于子孙，岂可为祖考立配！"国学明教东莞臧焘曰："今尊号既正，则罔极之情申；别建寝庙，则严祢之义显；系子为称，兼明贵之所由。一举而允三义，不亦善乎！"乃立庙于太庙路西。

[8]六月，壬子（疑误），孝武帝追尊自己的祖母，元帝司马睿的妃子郑氏为简文宣太后。很多大臣都说宣太后的牌位应该被尊放在元帝之侧，与元帝一起享受香火，太子前率徐邈却说："宣太后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被作为先帝的婚配正室，到了作为子孙的人，我们怎么可以为祖先们做主安排妻室呢？"国学明教东莞人臧焘说："现在，宣太后的尊号已经扶正，作为后代的无穷的孝思已经得到表达；为宣太后另建一座祭庙，尊重先辈祭庙的心情就已可以显现；把儿子的谥号加在母亲的谥号前面，能使人明白母亲得以荣耀尊贵的原因。这一个举动可以符合三方面的意义，不也是一件应该做的好事吗？"于是，在太庙路的西侧建立一座宣太后的祭庙。

[9]燕主垂进军围长子。西燕主永欲奔后秦，侍中兰英曰："昔石虎伐龙都，太祖坚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厌苦兵革，终不能顿兵连岁以攻我也；但当城守以疲之。"永从之。

[9]后燕国主慕容垂指挥部队包围了长子。西燕国主慕容永打算投奔后秦，侍中兰英说："当年石虎讨伐龙都，大燕国太祖慕容坚守城池不肯离去，终于成就了大燕国的基础。现在，慕容垂已经是一个七十老翁，他讨厌长年战争，终究不能成年累月地攻打我们。我们只应该严密守城，拖垮敌人。"慕容永听从了他的意见。

[10]秦主登遣其子汝阴王宗为质于河南王乾归以请救，进封乾归梁王，纳其妹为梁王后；乾归遣前军将军乞伏益州等帅骑一万救之。

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归兵，后秦主兴自安定如泾阳，与登战于山南，执登，杀之。悉散其部众，使归农业；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以李后赐姚晃。益州等闻之，引兵还。秦太子崇奔湟中，即帝位，改元延初；谥登曰高皇帝，庙号太宗。

[10]前秦国主苻登送他的儿子汝阴王苻宗作为人质，到河南王乞伏乾归那里去请求救助，并且加封乞伏乾归为梁王，并迎娶乞伏乾归的妹妹为梁王后。乞伏乾归派遣前军将军乞伏益州等人统领一万骑兵前去解救他。秋季，七月，苻登带领兵马迎接乞伏乾归的部队。后秦国主姚兴从安定直扑泾阳，与苻登在马毛山南激战。姚兴生俘了苻登，并把他杀掉了。他把苻登的部众全部解散，让他们回到家里去从事农事耕作，又把阴密的三万户居民迁到长安，把苻登的妻子李皇后赏赐给姚晃。乞伏益州等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带着部队回去了。前秦太子苻崇又跑到湟中，继承了帝位，改年号为延初。又追谥苻登为高皇帝，庙号太宗。

[11]后秦安南将军强熙、镇远将军强多叛，推窦冲为主。后秦主兴自将讨之，军至武功，多兄子良国杀多而降，熙奔秦州，冲奔川，川氐仇高执送之。

[11]后秦安南将军强熙、镇远将军强多叛变，拥推窦冲为盟主。后秦国主姚兴亲自带兵前去讨伐，部队行进到武功的时候，强多的侄儿强良国杀死了强多归降。强熙则逃奔秦州，窦冲逃奔川，川氐族部落首领仇高抓住送还给后秦。

[12]三河王光以子覆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

[12]后凉三河王吕光，任命他的儿子吕覆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守高昌，并命令大臣的子弟，随同前往。

[13]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为皇太后，居崇训宫。

[13]八月，己巳（十六日），孝武帝尊封皇太妃李氏为皇太后，居住在崇训宫。

[14]西燕言永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于雍州刺史郗恢，并献玉玺一纽。恢上言：“垂若并永，为患益深，不如两存之，可以乘机双毙。”帝以为然，昭青·兖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孙也。永恐晋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来为质，平规追亮及于高都，

获之。永又告急于魏，魏王遣陈留公虔、将军庾岳帅骑五万东渡河，屯秀容以救之。虔，纥根之子也。晋、魏兵皆未至，大逸豆归部将伐勤等开门内燕兵，燕人执永，斩之，并斩其公卿大将刁云、大逸豆归等三十馀人，得永所统八郡七万馀户及秦乘舆、服御、伎乐、珍宝甚众。燕主垂以丹杨王瓒为并州刺史，镇晋阳；宜都王凤为雍州刺史，镇长子。永尚书仆射昌黎屈遵、尚书阳平王德、秘书监中山李先、太子詹事渤海封则、黄门郎太山胡母亮、中书郎张腾、尚书郎燕郡公孙表皆随才擢叙。

[14]西燕国主慕容永被包围，局势危急，派他儿子常山公慕容弘等人去向东晋雍州刺史郗恢求救，并奉献一颗玉玺做为进见之礼。郗恢上奏说："慕容垂如果吞并了慕容永，会给我们带来更深的祸患，不如让他们二者暂时并存，我们也好寻找机会同时除掉他们两个。"孝武帝以为他说得很对，便下诏调青、兖二州刺史王恭和豫州刺史庾楷前往解救慕容永。庾楷是庾亮的孙子。慕容永担心晋国不肯出兵，又派他的太子慕容亮到东晋充当人质。后燕平规追捕慕容亮，追到高都把他抓住。慕容永又向北魏告急。魏王拓跋派陈留公拓跋虔和将军庾岳统领骑兵五万人向东渡过黄河，集结在秀容一带救援慕容永。拓跋虔是拓跋纥根的儿子。东晋和北魏援兵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大慕容逸豆归手下的将领伐勤等打开城门把后燕军放了进来。后燕将士抓住了慕容永并且把他杀了，又斩杀了慕容永的文臣武将如刁云、大慕容逸豆归等三十多人，吞并了慕容永所统辖的八个郡、七万多户居民以及前秦御用的车轿、服饰、歌女乐器、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后燕国主慕容垂任命丹杨王慕容瓒为并州刺史，镇守晋阳，宜都王慕容凤为雍州刺史，镇守长子。对于慕容永的尚书仆射昌黎人屈遵、尚书阳平人王德、秘书监中山人李先、太子詹事渤海人封则、黄门郎太山人胡母亮、中书郎张腾、尚书郎燕郡人公孙表等，慕容垂都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

九月，垂自长子如邺。

九月，慕容垂从长子来到邺城。

[15]冬，十月，秦主崇为梁王乾归所逐，奔陇西王杨定。定留司马邵强守秦州，帅众二万与崇共攻乾归，乾归遣凉州牧轲弹、秦州牧益州、立义将军诘归帅骑三万拒之。益州与定战，败于平州，轲弹、诘

归皆引退，轲弹司马翟奋剑怒曰：“主上以雄武开基，所向无敌，威振秦、蜀。将军以宗室居元帅之任，当竭力致命以佐国家。今秦州虽败，二军尚全，柰何望风退，将何面以见主上乎！”虽无任，独不能以便宜斩将军乎！”轲弹谢曰：“向者未知众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爱死！”乃帅骑进战，益州、诘归亦勒兵继之，大败定兵，杀定及崇，斩首万七千级。乾归于是尽有陇西之地。

[15]冬季，十月，前秦国主苻崇被梁王乞伏乾归驱逐，去投奔陇西王杨定。杨定留下司马邵疆把守秦州，亲自统领二万大军和苻崇一起进攻乞伏乾归，乞伏乾归则派遣凉州牧乞伏轲弹、秦州牧乞伏益州、立义将军越质诘归统领骑兵三万以抵抗。乞伏益州与杨定展开激战，在平川一带被杨定打得大败。乞伏轲弹和越质诘归带着部队向后撤退。乞伏轲弹的司马翟气愤地拔出佩剑，咆哮着说：“我们主上依仗英雄武略，开创基业，所到之处无人抵挡，声威震撼秦、蜀地区。将军您是乞伏家族的宗室，担任元帅的重任，本来应该竭尽全力拼死辅佐国家。现在，秦州那里虽然战败，我们的两支大军还完整无损，怎么能够看见势头稍有不利便赶紧退逃，这样，还有什么脸面可以去见主上呢？！我翟虽然没有什么重要职务和大权，难道就不能因为紧急情况，见机诛杀将军吗？”乞伏轲弹道歉说：“先前，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意怎样。如果真的能像你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个人怎么敢贪生怕死！”于是率领骑兵挺进，与敌军作战，乞伏益州与越质诘归也率领部队，紧紧跟上，果然把杨定的兵马打得大败，杀死了杨定和苻崇，斩杀他们的部众一万七千多人。乞伏乾归于是全部占有了陇西一带。

定无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称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谥定为武王；仍遣使来称藩。秦太子宣奔盛，分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

杨定没有儿子，他叔父杨佛狗的儿子杨盛，在此之前镇守仇池，这时他自称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追谥杨定为武王。他仍然派遣使节向东晋称为藩属。前秦的太子苻宣也来投奔杨盛，把氐族人、羌族人划分为二十个护军单位，各自镇守保卫自己的家园，不设置郡县等行政区划。

[16]燕主垂东巡阳平、平原，命辽西王农济河，与安南将军尹国略地青、兖，农攻廪丘，国攻阳城，皆拔之。东平太守韦简战死，高

平、泰山、琅邪诸郡皆委城奔溃，农进军临海，遍置守宰。

[16]后燕国主慕容垂向东巡视阳平、平原，命令辽西王慕容农渡过黄河，与安南将军尹国一起发兵去夺取东晋所属的青州、兖州一带。慕容农进攻廪丘、尹国进攻阳城，都攻克了。东晋东平太守韦简在乱军中战死，高平、泰山、琅邪几个郡的统领长官却都抛弃守城脱逃。慕容农乘胜向海边进军，一路上设置了许多地方官员。

[17]柔然曷多汗弃其父，与社仑率众西走；魏长孙肥追之，及于上郡跋那山，斩曷多汗。社仑收其馀众数百，奔疋候跋，疋候跋处之南鄙。社仑袭疋候跋，杀之；疋候跋子启跋、吴颉等皆奔魏。社仑掠五原以西诸部，走度漠北。

[17]北方沙漠中的柔然部落首领郁久闾曷多汗，抛弃他的父亲不管，与堂弟郁久闾社仑率领部众一起向西逃去。北魏将军长孙肥追击他们，追到上郡跋那山，斩杀了郁久闾曷多汗。郁久闾社仑收集他的余众几百人，投奔堂兄郁久闾疋候跋，郁久闾疋候跋把他们安置在南方偏僻的地方。郁久闾社仑恩将仇报，杀了郁久闾疋候跋。郁久闾疋候跋的儿子郁久闾启跋、郁久闾吴颉等人都去投奔北魏。郁久闾社仑于是大肆抢掠了五原以西的各个部落，然后向北穿过沙漠，到大漠以北去了。

[18]十一月，燕辽西王农败辟闾浑于龙水，遂入临淄。十二月，燕主垂召农等还。

[18]十一月，后燕辽西王慕容农在龙水地方击败了东晋的辟闾浑，随即进入临淄。十二月，后燕国主慕容垂把慕容农等随即征召回国。

[19]秦主兴遣使与燕结好，并送太子宝之子敏于燕，燕封敏为河东公。

[19]后秦国主姚兴派遣使节与后燕建立友好关系，并且把太子慕容宝的儿子慕容敏送回后燕国。后燕封慕容敏为河东公。

[20]梁王乾归自称秦王，大赦。

[20]西秦梁王乞伏乾归自称秦王，实行大赦。

二十年（乙未、395）

二十年（乙未，公元395年）

[1]春，正月，燕主垂遣散骑常侍封则报聘于秦；遂自平原狩于广川、勃海、长乐而归。

[1]春季，正月，后燕国主慕容垂派遣散骑常侍封则去后秦回访。于是，慕容垂自己从平原出发，在广川、勃海、长乐等地巡狩之后，回到中山。

[2]西秦王乾归以太子炽磐领尚书令，左长史边芮为左仆射，右长史秘宜为右仆射，置官皆如魏武、晋文故事，然犹称大单于、大将军。边芮等领府佐如故。

[2]西秦王乞伏乾归任命太子乞伏炽磐领尚书令，左长史边芮为左仆射，右长史秘宜为右仆射，设置的文武百官等都按照魏武帝和晋文帝时的旧例，但却还依然称大单于、大将军等。边芮等人也都还像过去一样兼任大单于府、大将军府的官职。

[3]薛干太悉伏自长安亡归岭北。上郡以西鲜卑杂胡皆应之。

[3]薛干部落的首领太悉伏，从后秦长安逃回到岭北。上郡以西地区的鲜卑族人和其他胡人都纷纷起来响应他。

[4]二月，甲寅，尚书令陆纳卒。

[4]二月，甲寅（初四），东晋尚书令陆纳去世。

[5]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5]三月，庚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6]皇太子出就东宫，以丹杨尹王雅领少傅。

[6]东晋皇太子司马德宗从皇宫迁到太子东宫居住，孝武帝任命丹杨尹王雅兼任太子少傅。

时会稽王道子专权奢纵，嬖人赵牙本出倡优，茹千秋本钱唐捕贼吏，皆以谄赂得进。道子以牙为魏郡太守，千秋为骠骑谘议参军。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功用钜万。帝尝幸其第，谓道子曰：“府内乃有山，甚善；然修饰太过。”道子无以对。帝去，道子谓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为，尔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营作弥甚。千秋卖官招权，聚货累亿。博平令吴兴闻人蔬言之，帝益恶道子，而逼于太后，不忍废黜。乃擢时望及所亲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王雅等，使居内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国宝及国宝从弟琅邪内史绪以为心腹。由是朋党竞起，无复向时友爱之欢矣；太后

每和解之。中书侍郎徐邈从容言于帝曰："汉文明主，犹悔淮南；世祖聪达，负愧齐王；兄弟之际，实为深慎。会稽王虽有酣之累，宜加弘贷，消散群议；外为国家之计，内慰太后之心。"帝纳之，复委任道子如故。

这时，东晋会稽王司马道子独揽大权，奢侈放纵，不可一世。他的亲信赵牙本来是优伶的出身，另一个亲信茹千秋本来是钱塘地方的负责抓贼缉盗的小吏，他们都依靠贿赂、谄媚等得到提升。司马道子任命赵牙为魏郡太守，茹千秋为骠骑咨议参军。赵牙为司马道子另建东第，堆积假山，挖掘水池，人工和资金，都耗费十分巨大。孝武帝曾经到司马道子的府邸，对司马道子说："住宅之中竟然有山，当然很好，但是修整装饰得太过分了。"司马道子无言以对。孝武帝走了之后，司马道子对赵牙说："如果皇上知道这山居然是用人力堆积成的，你一定就得死了！"赵牙说："有您在，我赵牙怎么能够死呢？"他为司马道子营建居所游宫越来越严重。茹千秋更是卖官鬻爵，招权纳贿，搜刮的钱财加在一起竟有上亿。博平令、吴兴人闻人上疏奏说出了这些情况，孝武帝便更加讨厌司马道子，只是迫于母亲的压力，没有下定决心罢黜。于是，他擢升那些在当时较有声望和与自己关系亲近的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王雅等人，任命他们担当朝廷内外的重要官职，用来防备、牵制司马道子。司马道

子也把王国宝和王国宝的堂弟琅邪内史王绪等人作为心腹。从此东晋朝廷内外

党派、集团等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再也没有过去那样友爱团结的欢乐景象了。太

后经常对孝武帝和司马道子进行劝解。中书侍郎徐邈心平气和地向孝武帝进言道：

"汉文帝刘恒是一位英明的君主，还后悔自己处死淮南王刘长的事。世祖司马炎

聪明豁达，也不能不对齐王司马攸深负愧疚。兄弟之间的关系，实在应该更加慎

重。会稽王司马道子虽然有嗜酒好色的坏毛病，但也应当加以宽容担待，使大家

的议论逐渐消失。对外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对内可以安慰太后对儿子的一片

爱心。”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劝告，对司马道子恢复了与过去一样的信任。

[7]初，杨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袭据上；夏，四月，西秦王乾归遣乞伏益州帅骑六千讨之。左仆射边芮、民部尚书王松寿曰：“益州屡胜而骄，不可专任，必以轻敌取败。”乾归曰：“益州骁勇，诸将莫及，当以重佐辅之耳。”乃以平北将军韦虔为长史，左禁将军务和为司马。至大寒岭，益州不设部伍，听将士游畋纵饮，令曰：“敢言军事者斩！”虔等谏不听，乳逆击，大破之。

[7]当初，陇西王杨定战死的时候，天水人姜乳袭击并且占领了上。夏季，四月，西秦王乞伏乾归派遣乞伏益州率领骑兵六千前去讨伐姜乳。左仆射边芮、民部尚书王松寿说：“乞伏益州因为打了几次胜仗而骄傲起来，不可以单独交给他任务，那样，他一定会因为轻视敌人而遭到惨败。”乞伏乾归说：“乞伏益州骁勇善战，是其他将领赶不上的，应当派几位助手辅佐他便可以了。”于是，任命平北将军韦虔为长史，左禁将军务和为司马。兵至大寒岭，乞伏益州居然不按编制约束部队，听任将士们到处随便打猎，开怀痛饮，并且下令说：“有胆敢谈论作战方面事情的人，斩！”韦虔等苦苦相劝，乞伏益州拒不听从。果然姜乳趁机带兵迎头痛击，把乞伏益州部队打得大败。

[8]魏王叛燕，侵逼附塞诸部。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宝、辽西王农、赵王麟帅众八万，自五原伐魏，范阳王德、陈留王绍别将步骑万八千为后继。散骑常侍高湖谏曰：“魏与燕世为婚姻，彼有内难，燕实存之，其施德厚矣，结好久矣。间以求马不获而留其弟，曲在于我，柰何遽兴兵击之！拓跋涉沈勇有谋，幼历艰难，兵精马强，未易轻也。皇太子富于春秋，志果气锐，今委之专任，必小魏而易之，万一不如所欲，伤威毁重，愿陛下深图之。”言颇激切，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

[8]魏王拓跋背叛后燕，侵略威胁了靠近边塞的一些种族部落。五月，甲戌（疑误），后燕国主慕容垂派遣太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统领八万人，从五原出发讨伐北魏，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另外带领步、骑兵一万八千人作为后继部队。散骑常侍

高湖劝谏说：“魏与我们燕国几世以来都是姻亲关系，他们内部发生天灾人祸时，我们燕国总是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我们对他们的恩德够深厚的了，与他们结成友好关系也已经很久了。中间虽然出现过向他们要马被拓跋拒绝而扣留了他的弟弟拓跋觚的事情，但那件事的错误和起因在我们这里，怎么能够突然调动军队进攻他们呢？何况拓跋沉稳勇武，极富谋略，从小就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现在又兵强马壮，不应该轻视。皇太子固然年轻气壮，意志果断，势头正盛，但是现在把进攻魏的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他，他一定会轻视魏而简单地对付他们。最后的结果万一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就使太子损伤了威望，同时又坏了大事，请陛下再仔细想想这件事！”他的言辞也有些激烈，慕容垂十分生气。当即罢免了高湖的官职。高湖是高泰的儿子。

[9]六月，癸丑，燕太原元王楷卒。

[9]六月，癸丑（初五），后燕太原元王慕容楷去世。

[10]西秦王乾归迁于西城。

[10]西秦王乞伏乾归把自己的都城迁到苑川西城。

[11]秋，七月，三河王光帅众十万伐西秦，西秦左辅密贵周、左卫将军莫者羝。劝西秦王乾归称藩于光，以子敕勃为质。光引兵还，乾归悔之，杀周及羝。

[11]秋季，七月，后凉三河王吕光统领十万大军讨伐西秦。西秦左辅密贵周、左卫将军莫者羝劝西秦王乞伏乾归向吕光称藩，并且把儿子乞伏敕勃送去作人质。吕光带着部队回去了。乞伏乾归对此事深深懊悔，杀了密贵周和莫者羝。

[12]魏张衮闻燕军将至，言于魏王曰：“燕狃于滑台、长子之捷，竭国之资力以来，有轻我之心，宜羸形以骄之，乃可克也。”从之，悉徙部落畜产，西渡河千余里以避之。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田百余万斛，置黑城，进军临河，造船为济具。遣右司马许谦乞师于秦。

[12]北魏长史张衮听说后燕的大军即将到来，向魏王拓跋献计说：“后燕国被滑台、长子两次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这次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来进攻我们，是有轻视我们的意思，我们应该表现我们的疲惫孱弱，以使他们更加骄纵，我们便可以攻克他们了。”拓跋听从了他的计策，命令把所有的部落的牲畜资产全部迁到黄河以西一千多里以外

的地方去躲避。后燕军队来到五原，收降了北魏其他部落的居民三万多户，收割杂粮一百多万斛，在那里设置了黑城，然后把大军开进到黄河边，打造船只，准备渡河用具。拓跋派遣右司马许谦去向后秦请求援助。

[13]秃发乌孤击乙弗、折掘等诸部，皆破降之，筑廉川堡而都之。广武赵振，少好奇略，闻乌孤在廉川，弃家从之。乌孤喜曰："吾得赵生，大事济矣！"拜左司马。三河王光封乌孤为广武郡公。

[13]秃发乌孤攻击乙弗、折掘等部落，把他们全部攻破并且收降，修筑了廉川堡作为这个地方的中心据点。广武人赵振，小的时候就喜欢奇谋异计。听说秃发乌孤在廉川，他便抛家舍业，前去做秃发乌孤的慕僚。秃发乌孤为此喜不自禁地说："我得到了这位赵先生，大事就算成功了！"于是加封赵振为左司马。三河王吕光封秃发乌孤为广武郡公。

[14]有长星见自须女，至于哭星。帝心恶之，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

[14]有长尾彗星从须女星座出现，划到主哭泣、死丧的虚、危宿下。晋孝武帝心里很讨厌它，便在华林园捧着酒杯祈祷上天说："彗星，我劝你喝了这杯酒吧！自古以来，哪有活到一万岁的天子呀？"

[15]八月，魏王治兵河南；九月，进军临河。燕太子宝列兵将济，暴风起，漂其船数十艘泊南岸。魏获其甲士三百余人，皆释而遣之。

[15]八月，魏王拓跋在黄河南岸整顿自己的队伍。九月，把部队开到黄河边。后燕太子慕容宝把自己的部队排开正要渡河与北魏接战，突然狂风大作，

把他们的几十艘战船刮到黄河南岸泊下，船上的三百多全副武装的士兵，全都

被北魏军队俘虏，北魏把他们全都释放遣送回去。

宝之发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尽执之。宝等数月不闻垂起居，使所执使者临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归！"宝等忧恐，士卒骇动。

慕容宝从中山出发的时候，慕容垂已经患有疾病。等到了五原之后，拓跋派人守候在从中山来的那条路上，等待后燕的送信人路过，

把他们一个个全部抓住。慕容宝等几个月都没有得到慕容垂的生活起居情况，拓跋却把俘虏的后燕国信差带到河边，命令他隔河告诉慕容宝说：“你的父亲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不早点回去？”慕容宝等人忧虑恐惧，士兵也惊骇不安。

使陈留公虔将五万骑屯河东，东平公仪将十万骑屯河北，略阳公遵将七万骑塞燕军之南。遵，寿鸠之子也。秦主兴遣杨佛嵩将兵救魏。

拓跋派陈留公拓跋虔带领五万名骑兵驻扎在黄河东岸，派东平公拓跋仪带领十万骑兵屯据在黄河北岸，又派略阳公拓跋遵带领七万骑兵堵塞在后燕国军队的南边。拓跋遵是拓跋寿鸠的儿子。这时候，后秦国主姚兴也派遣杨佛嵩带兵前来营救北魏军。

燕术士靳安言于太子宝曰：“天时不利，燕必大败，速去可免。”宝不听。安退，告人曰：“吾辈皆当弃尸草野，不得归矣！”

后燕有一个占卜算卦的术士，叫靳安。他对后燕太子慕容宝说：“现在天时对我们很不利，我们一定要大败，如果赶快撤退，可以免去这场大难。”慕容宝拒不听从。靳安退出去后，告诉别人说：“我们都得把自己的尸首抛弃在这荒凉的原野之上，回不去了！”

燕、魏相持积旬，赵王麟将慕舆嵩等以垂为实死，谋作乱，奉麟为主，事泄，嵩等皆死，宝、麟等内自疑。冬，十月，辛未，烧船夜遁。时河冰未结，宝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设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风，冰合，魏王引兵济河，留辎重，选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之。

后燕与北魏两国互相对阵，僵持了二十多天，后燕赵王慕容麟的部将慕舆嵩等人认为慕容垂是真的死了，因此图谋进行叛乱，拥奉慕容麟为后燕国主。这事泄漏了消息，慕舆嵩等人都被处死，慕容宝与慕容麟之间产生了嫌隙怀疑。冬季，十月，辛未（二十五日），后燕军自己焚烧战船，趁着黑夜的掩护撤退回国。这时黄河上的冰还没有冻住，慕容宝以为北魏的部队一定不能渡过黄河来追击他们，没有派出侦察部队。十一月，己卯（初三），突然狂风大作，黄河上的冰很快封死，魏王拓跋带兵过河，留下军用物资，挑选了二万多骑兵精锐部队，火速追赶后燕部队。

燕军至参合陂，有大风，黑气如堤，自军后来，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风气暴迅，魏兵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以去魏军已远，笑而不应。昙猛固请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师徒之

盛，足以横行沙漠，索虏何敢远来！而昙猛妄言惊众，当斩以徇！”昙猛泣曰：“苻氏以百万之师，败于淮南，正由恃众轻敌，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劝宝从昙猛言，宝乃遣麟帅骑三万居军后以备非常。麟以昙猛为妄，纵骑游猎，不肯设备。宝遣骑还魏兵，骑行十余里，即解鞍寝。

后燕部队走到参合陂，大风突起，一片黑气如同一道堤岸，从后燕军的后面压了上来，将后燕军全部覆盖。佛教高僧支昙猛对慕容宝说：“风云突变，这是北魏部队就要追到的征兆，应该派兵准备抵御他们。”慕容宝以为现在离开北魏军已经很远，只是一笑置之。支昙猛坚持请求不停，慕容麟大怒说：“以我们殿下的神勇英明，加之军队力量的强大，那在沙漠上横行，梳发拖辫的素虏怎么敢跑这么远来追击我们！支昙猛胡说八道，扰乱军心，理应斩首示众！”支昙猛却哭着说：“苻家拥有百万雄师，但却在淮南遭到惨败，正是因为他们仗恃自己人多势众，轻视敌人，不相信天意的缘故啊！”司徒慕容德劝慕容宝听信支昙猛的话，慕容宝才派慕容麟率领三万骑兵走在大军的最后，以防备非常事件的发生。慕容麟认为支昙猛的话是瞎说，成天放纵骑兵到处游猎，不肯设置哨卫防备。慕容宝派骑兵向西打探北魏军队的动静，这些骑兵也是只走出十几里地，便人卸甲、马解鞍地倒头睡觉去了。

魏军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参合陂西。燕军在陂东，营于蟠羊山南水上。魏王夜部分诸将，掩覆燕军，士卒衔枚束马口潜进。丙戌，日出，魏军登山，下临燕营；燕军将东引，顾见之，士卒大惊扰乱。纵兵击之，燕兵走赴水，人马相腾蹑，压溺死者以万数。略阳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禽，其遗迸去者不过数千人，太子宝等皆单骑仅免。杀燕右仆射陈留悼王绍，生禽鲁阳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济阴公尹国等文武将吏数千人，兵甲粮货以钜万计。道成，垂之弟子也。

北魏的军队不分昼夜兼程前进，乙酉（初九），黄昏，追到了参合陂西边。这时，后燕军在陂东，扎营在蟠羊山南面的河旁。魏主拓跋连夜部署各个将领，偷袭后燕，让士卒们含着枚，扎紧马口，暗中接近后燕军。丙戌（初十），太阳一出来，北魏军已经登上了山头，下面对着后燕军大营。后燕军队向东进发时，回头发现北魏骑兵，后燕

军惊慌失措，混乱不堪。拓跋趁势驱兵攻击，后燕军奔跑落水，人撞马踩，轧死淹死者数以万计。略阳公拓跋遵的部队横阻在逃亡后燕军的前边，四五万后燕兵，马上统统放下武器束手就擒，逃出去的也不过几千人。太子慕容宝等人都是单人匹马逃出，得以幸免。北魏军队杀死了后燕右仆射陈留悼王慕容绍，活捉了鲁阳王慕容倭奴、桂林王慕容道成、济阴公慕容尹国等文武官员几千人，至于缴获的兵刃、衣甲、粮草、辎重等更是以万万计算。慕容道成是慕容垂的侄儿。

魏王择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广川贾闰、闰从弟骠骑长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晁崇等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还，以招怀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众强盛，今倾国而来，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杀之，则其国空虚，取之为易。且获寇而纵之，无乃不可乎！”乃尽坑之，十二月，还云中之盛乐。

魏王拓跋选择后燕被俘的大臣中有才可用的人，如代郡太守广川人贾闰、贾闰的堂弟骠骑长史昌黎太守贾彝、太史郎晁崇等留了下来，其余的打算全部都发给衣服粮食，放他们回家，希望用这样的恩德来博得中州百姓的好感。中部大人王建说：“后燕国势强大，人口众多，这次动员全国力量来进攻，我们侥幸获得这么大的胜利，不如把这些人全部杀掉，后燕的内部就是一片空虚，以后再攻打他们也就容易多了。况且抓获了强盗而又把他们放掉，不是很有合情理吗？”于是，北魏把所俘的后燕将士全部活埋了。十二月，拓跋返回不了云中的盛乐城。

燕太子宝耻于参合之败，请更击魏。司徒德言于燕主垂曰：“虏以参合之捷，有轻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将为后患。”垂乃以清河公会录留台事，领幽州刺史，代高阳王隆镇龙城；以阳城王兰汗为北中郎将，代长乐公盛镇蓟；命隆、盛悉引其精兵还中山，期以明年大击魏。

后燕太子慕容宝以为自己在参合陂那次大败是奇耻大辱，请求再次进攻北魏。司衔慕容德也向后燕国主慕容垂进言道：“魏虏因为参合陂的那场胜利，一定会产生轻视我们太子的心意。正应该运用陛下的神机谋略制服他们，不然，将会后患无穷。”慕容垂便委任清河公慕容会为录留台事，兼任幽州刺史，代替高阳王慕容隆镇守龙城。任命阳城

王兰汗为北中郎将，代替长乐公慕容盛镇守蓟城。命令慕容隆与慕容盛全都带着他们的精锐部队回到中山，准备在明年大举进攻北魏。

[16]是岁，秦主兴封其叔父绪为晋王，硕德为陇西王，弟崇为齐公，显为常山公。

[16]这一年，后秦国主姚兴封他的叔父姚绪为晋王，封另一位叔叔姚硕德为陇西王，封他的弟弟姚崇为齐公，弟弟姚显为常山公。

二十一年（丙申、396）

二十一年（丙申，公元396年）

[1]春，正月，燕高阳王隆引龙城之甲入中山，军容精整，燕人之气稍振。

[1]春季，正月，后燕高阳王慕容隆带领驻防龙城的兵士来到中山，军容精壮整齐，使后燕人的精神稍稍得到振奋。

[2]休官权万世帅众降西秦。

[2]休官部落的首领权万世率领部众投降了西秦。

[3]燕主垂遣征东将军平规发兵冀州。二月，规以博陵、武邑、长乐三郡兵反于鲁口，其从子冀州刺史喜谏，不听。规弟海阳令翰亦起兵于辽西以应之。垂遣镇东将军馀嵩击规，嵩败死。垂自将击规，至鲁口，规弃众，将妻子及平喜等数十人走渡河，垂引兵还。翰引兵趣龙城，清河公会遣东阳公根等击翰，破之，翰走山南。

[3]后燕国主慕容垂派遣征东将军平规率领军队开往冀州。二月，平规率领博陵、武邑、长乐三个郡的部队在鲁口背叛了后燕。平规的侄儿冀州刺史平喜劝谏，平规不听。平规的弟弟海阳令平翰也在辽西起兵响应他的哥哥。慕容垂派遣镇东将军馀嵩进攻平规，馀嵩战败而死。慕容垂亲自领兵攻打平规，刚刚到鲁口，平规便抛弃自己的部众，带着妻子儿女以及平喜等几十个人逃走，渡过黄河。慕容垂便带着部队回去了。平翰带领着部队直指龙城，后燕清河公慕容会派遣东阳公慕容根等人进攻平翰，把他打得大败，平翰逃到了山南。

[4]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阳王德守中山，引兵密发，逾青岭，经天门，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云中。魏陈留公虔帅部落三万余家镇平城；垂至猎岭，以辽西王农、高阳王隆为前锋以袭之。是时，燕兵新败，皆畏魏，惟龙城兵勇锐争先。虔素不设备，闰月，乙卯，

燕军至平城，虔乃觉之，帅麾下出战，败死，燕军尽收其部落。魏王震怖欲走，诸部闻虔死，皆有贰心，不知所适。

[4]三月，庚子（二十六日），后燕国主慕容垂留下花阳王慕容德镇守中山，自己带着部队秘密出发，翻过青岭，途经天门，在山中奋力开凿，打通道路，出乎北魏的意料之外，大军直奔云中。北魏陈留公拓跋虔统领的部落约三万多户人家镇守在平城。慕容垂来到猎岭，让辽西王慕容农、高阳王慕容隆作为前锋部队突袭拓跋虔。这时，后燕部队刚刚遭到惨败，都很畏惧北魏，只有慕容隆统辖的龙城部队勇敢果决，个个争先。拓跋虔平素经常不注意戒备，闰三月，乙卯（十二日），后燕军来到平城，拓跋虔才发觉，仓促之中率领他的部下出来接战，战败而死。后燕军收编了他的部落。王拓跋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惊恐惧，打算放弃都城逃走，其他部落听说了拓跋虔的死讯，都产生了二心。拓跋不知所措。

垂之过参合陂也，见积骸如山，为之设祭，军士皆恸哭，声震山谷。垂惭愤呕血，由是发疾，乘马舆而进，顿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宝等闻之，皆引还。燕军叛者奔告于魏云：“垂已死，舆尸在军。”魏王欲追之，闻平城已没，乃引还阴山。

慕容垂率军路过参合陂的时候，看到那里依然尸骸堆积如山，于是摆下香案，为死难者祭奠，军士们也都跟着放声恸哭，哭声震撼着山谷。慕容垂见此惨状，心里既惭愧，又愤怒，因而吐血。从此他得了一场病，乘坐马拉的车继续前进，停扎在平城西北部三十里远的地方。太子慕容宝等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都带兵从前方撤回。后燕军里有叛逃的人，跑到北魏说：“慕容垂已经死了，用车拉着他的尸首。”魏王拓跋打算去追击燕军，又听说平城已经沦陷，就带着部队回到阴山。

垂在平城积十日，疾转笃，乃筑燕昌城而还。夏，四月，癸未，卒于上谷之沮阳，秘不发丧。丙申，至中山；戊戌，发丧，谥曰成武皇帝，庙号世祖。壬寅，太子宝即位，大赦，攻元永康。

慕容垂在平城养病已满十天，病势却反而加重，在这里兴筑了燕昌城，便班师回朝。夏季，四月，癸未（初十），慕容垂在上谷的沮阳去世。后燕没有宣布这个消息。丙申（二十三日），大军回到都城中山。戊戌（二十五日），发布慕容垂已死的消息，追谥他叫成武皇

帝，庙号世祖。壬寅（二十九日），太子慕容宝即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康。

五月，辛亥，以范阳王德为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镇邺；辽西王农为都督并·雍·益·梁·秦·凉六州诸军事、并州牧，镇晋阳。又以安定王库官伟为太师，夫馀王蔚为太傅。甲寅，以赵王麟领尚书左仆射，高阳王隆领右仆射，长乐公盛为司隶校尉，宜都王凤为冀州刺史。

五月，辛亥（初九），后燕国主慕容宝任命范阳王慕容德为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镇守邺城。辽西王慕容农为都督并、雍、益、梁、秦、凉六州诸军事，并州牧，镇守晋阳。又任命安定王库官伟为太师，扶馀王馀蔚为太傅。甲寅（十二日），任命赵王慕容麟兼任尚书左仆射，高阳王慕容隆兼任右仆射，长乐公慕容盛为司隶校尉，宜都王慕容凤为冀州刺史。

[5]乙卯，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

[5]乙卯（十三日），东晋任命散骑常侍、彭城人刘该为徐州刺史，镇守鄄城。

[6]甲子，以望蔡公谢琰为尚书左仆射。

[6]甲子（二十二日），东晋任命望蔡公谢琰为尚书左仆射。

[7]初，燕王垂先段后生子令、宝，后段后生子朗、鉴，爱诸姬子麟、农、隆、柔、熙。宝初为太子，有美称，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后段后尝言于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为守成之主；今国步艰难，恐非济世之才。辽西、高阳二王，陛下之贤子，宜择一人，付以大业。赵王麟奸诈强愎，异日必为国家之患，宜早图之。"宝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誉之，故垂以为贤，谓段氏曰："汝欲使我为晋献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阳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为骊姬，何其苦哉！观太子必丧社稷，范阳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尽，其在王乎！"宝及麟闻而恨之。

[7]当初，后燕国主慕容垂的前妻段皇后生了儿子慕容令、慕容宝，他的继室小段皇后又生了儿子慕容朗、慕容鉴，但是，慕容垂偏爱其他姬妾生的儿子慕容麟、慕容农、慕容隆、慕容柔、慕容熙。慕容宝刚刚当上太子时，还有比较好的名誉，但是不久便渐渐荒废倦怠，使朝廷内外大失所望。小段皇后曾经向慕容垂进言说："太子如果

生逢太平盛世，他足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守住成业的君主。但是，现在国家举步艰难，太子恐怕不是一个拯世济民的干才。辽西王与高阳王两人，是陛下您的贤能的儿子，应该从他们中间选择一个，把国家的大业托付给他。赵王慕容麟奸佞狡诈、强顽刚愎、以后总有一天一定会成为国家的大患，应该早日计划除掉他。”慕容宝颇能善待结交慕容垂左右近臣，他们经常称赞太子，所以，慕容垂竟认为慕容宝贤明干练，便毫不客气地对小段皇后说：“你打算让我成为听信骊姬的谗言而杀了太子申生的晋献公吗？”小段皇后忍不住凄然落泪，退了出来告诉她的妹妹、范阳王慕容德的王妃说：“太子无才，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我为了考虑江山社稷而说出自己的看法，但主上却把我当成了进献谗言的骊姬，我是多么的冤枉痛苦啊！我看太子一定会把江山社稷断送，而范阳王却有不比寻常的气度，如果我们燕国的气数还没有尽，莫非是应在范阳王身上吗？”慕容宝与慕容麟听到了这些话，对小段皇后恨之入骨。

乙丑，宝使麟谓段氏曰：“后常谓主上不能守大业，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难逼杀其母，况能守先业乎！吾岂爱死，但念国亡不久耳。”遂自杀。宝议以段后谋 废适统，无母后之道，不宜成丧。群臣咸以为然。中书令眭邃言于朝曰：“子无废母之义，汉安思阎后亲废顺帝，犹得配飨太庙，况先后暧昧之言，虚实未可知乎！”乃成丧。

乙丑（二十三日），慕容宝派遣慕容麟去面见小段皇后说：“您常说我们主上不能守住国家大业，你看现在能守不能？您应该早日自己裁决，这样才能保全你们段家宗族的所有性命！”小段皇后大怒说：“你们兄弟这样轻易地逼杀继母，还谈什么能守先人的大业呢？我岂是贪生怕死，只是忧虑不久之后国家就要灭亡罢了。”于是，她愤而自杀。慕容宝认为小段皇后曾经谋划废黜太子的嫡传正统，没有了一个做母亲皇后的道义，因此不应该为她举办丧事。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认为这样做很对。只有中书令眭邃在金殿之上动情地高声说：“作为儿子没有废黜母亲的义理。东汉王朝安思皇后阎氏亲手把顺帝贬废，死了之后仍然还能进入太庙，何况先皇后不过说了几句令人含糊不清的话，这事是虚是实都无法证实呢！”于是，慕容宝为她举行了丧礼。

[8]六月，癸酉，魏王遣将军王建等击燕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其部落于平城。燕上谷太守开封公详弃郡走。详，之曾孙也。

[8]六月，癸酉（初一），魏王拓跋派遣将军王建等人袭击后燕广宁太守刘亢泥，杀了他，并把他所属的部落迁到平城。后燕上谷太守开封公慕容详放弃自己的郡城逃走。慕容详是慕容的曾孙子。

[9]丁亥，魏贺太妃卒。

[9]丁亥（十五日），北魏贺太妃去世。

[10]燕主宝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校阅户口，罢军营封荫之户，悉属郡县；由是士民嗟怨，始有离心。

[10]后燕国主慕容宝下令重新核定士族的旧有户籍，区分辨别居民附阶层的高低，审校查看住户与人口，撤销了那些受到军营保护照顾的户族，使他们全部归属郡县管辖。从此，士民对朝廷嗟叹怨恨之声越来越多，开始离心离德。

[11]三河王吕光即天王位，国号大凉，大赦，改元龙飞；备置百官，以世子绍为太子，封子弟为公侯者二十人；以中书令王详为尚书左仆射，著作郎段业等五人为尚书。

[11]后凉三河王吕光，登上了天王的宝座，定国号为大凉，实行大赦，改年号为龙飞。配备设置了文武百官，册立长子吕绍为太子，封自己的二十个儿子兄弟为公爵、侯爵。任命中书令王详为尚书左仆射，著作郎段业等五个人为尚书。

光遣使者拜秃发乌孤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乌孤谓使者曰："吕王诸子贪淫，三甥暴虐，远近愁怨，吾安可违百姓之心，受不义之爵乎！吾当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仪，谢而遣之。

吕光又派遣使者授秃发乌孤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封为左贤王。秃发乌孤对来的使节说道："吕天王的几个儿子全都贪婪淫邪，三个外甥凶暴狂虐，远近的百姓无不忧愁怨恨，我怎么可以违逆百姓的民心，接受这不义的官爵呢？我应当做一些帝王应该做的事了。"于是留下了使节所带来的那些乐队和仪仗，向使节道过歉意之后把他送回去了。

[12]平规收合余党据高唐，燕主宝遣高阳王隆将兵讨之；东土之民，素怀隆惠，迎候者属路。秋，七月，隆进军临河，规弃高唐走。

隆遣建威将军慕容进等济河追之，斩规于济北。平喜奔彭城。

[12]后燕叛将平规，收整、集中他的余党，占据了高唐。后燕国主慕容宝派遣高阳王慕容隆带兵前去讨伐。东方地区的居民，一向怀念慕容隆的好处，所以欢迎等待他的人在道路上前后不绝。秋季，七月，慕容隆挥军来到黄河岸边，平规放弃高唐逃走。慕容隆派遣建威将军慕容进等人渡过黄河追击，在济北将平规斩首。平喜逃奔彭城。

[13]纳故中书令王献之女为太子妃。献之，羲之之子也。

[13]东晋太子司马德宗，娶原中书令王献之的女儿为太子妃。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

[14]魏群臣劝魏王称尊号，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改元皇始。参军事上谷张恂劝进取中原，善之。

[14]北魏的文武大臣一致劝说魏王拓跋自称尊号，拓跋才开始制作天子才用的旌旗，出入时戒备森严，清除道路，禁止行人通行，改年号为皇始。参军事、上谷人张恂进劝拓跋发兵去夺取中原，拓跋以为他说得很对。

燕辽西王农悉将部曲数万口之并州，并州素乏储，是岁早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诸部护军分监诸胡，由是民夷俱怨，潜召魏军。八月，已亥，魏王大举伐燕，步骑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句注，旌旗二千余里，鼓行而进。左将军雁门李栗将五万骑为前驱，别遣将军封真等从东道出军都，袭燕幽州。

后燕辽西王慕容农带领所统属的几万口部曲前往并州。并州一向缺乏粮食储备，这一年又正赶上下霜较早，百姓无法供应这么多人的粮食，再加上慕容农派遣各部护军分头监视其他几处胡人部落，从此，汉人夷人对他都深怀怨恨，暗地里有人偷偷地去请北魏的部队前来。八月，已亥（二十八日），魏王拓跋发重兵讨伐后燕国，步兵、骑兵共约四十多万人，从马邑向南进发，跃过句注山，军旗招展，迤逦两千多里，擂鼓前进。其中，左将军、雁门人李栗带领五万骑兵为前锋部队，又另外派遣将军封真等从东路跃过军都山，袭击后燕的幽州。

[15]燕征北大将军、幽·平二州牧、清河公会母贱而年长，雄俊有器艺，燕主垂爱之。宝之伐魏也，垂命会摄东宫事、总录，礼遇一如太子。及垂伐魏，命会镇龙城，委以东北之任，国官府佐，皆选一时才望。垂疾笃，遗言命宝以会为嗣，而宝爱少子濮阳公策，意不在会。

长乐公盛与会同年，耻为之下，乃与赵王麟共劝宝立策，宝从之。乙亥，立妃段氏为皇后，策为皇太子，会、盛皆进爵为王。策年十一，素弱，会闻之，心愠怼。

[15]后燕征北大将军，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慕容会母亲出身贫贱，但年纪最大，雄伟俊逸，器宇不凡，颇有才能，慕容垂很喜欢他。慕容宝讨伐北魏的时候，慕容垂曾命令慕容会摄管东宫太子府的事务，遇事全权处理，对他的待遇，跟对太子相同。到慕容垂亲自带兵伐魏的时候，他又命令慕容会镇守龙城，把东北方面的所有军政事务全部交由他来处理，选派藩国和府衙官员都是在当时才能、声望最高的人。慕容垂病重时，留下遗嘱，命令慕容宝一定让慕容会当他的继承人。但是慕容宝却喜爱小儿子濮阳公慕容策，而不看重慕容会。长乐公慕容盛与慕容会同岁，觉得自己当他的部下为奇耻大辱，于是便和赵王慕容麟一起力劝慕容宝立慕容策为太子，慕容宝听从了他们的话。乙亥（初四），慕容宝册立妃子段氏为皇后，册立慕容策为皇太子，慕容会、慕容盛都晋封为王。慕容策这年才十一岁，一直愚昧懦弱。慕容会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不免怨恨不满。

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丧葬于龙城宣平陵，宝诏宙悉徙高阳王隆参佐、部曲、家属还中山，会违诏，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长属尊，会每事陵侮之，见者皆知其有异志。

九月，章武王慕容宙护送后燕国主慕容垂以及成哀小段皇后的灵柩到龙城宣平陵安葬。慕容宝下诏给慕容宙，命他把高阳王慕容隆手下的慕僚官员、军队、家眷等人全部迁回都城中山。慕容会违背慕容宝的诏书，留下了许多慕容隆的部曲没有遣返。慕容宙年纪已经很老、辈份又高，慕容会却经常借机欺凌侮辱他。看见这种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时候慕容会已经心怀不轨。

[16]戊午，魏军至阳曲，乘西山，临晋阳，遣骑环城大噪而去。燕辽西王农出战，大败，奔还晋阳，司马慕舆嵩闭门拒之。农将妻子帅数千骑东走，魏中领将军长孙肥追之，及于潞川，获农妻子。燕军尽没，农被创，独与三骑逃归中山。

[16]戊午（十八日），北魏军开到阳曲，沿着西山，临近晋阳，派骑兵围绕晋阳城大声喧哗一阵又退了回来。后燕辽西王慕容农领兵出战，被打得大败，奔逃回晋阳，后燕司马慕舆嵩紧闭城门拒绝慕容农

进城。慕容农带着妻子儿女、统领着几千名骑兵向东逃去。北魏中领将军长孙肥追击他们，到了潞川终于追上，抓获了慕容农的妻子儿女。后燕军也全部被消灭，慕容农受了伤，只和三名骑兵一起逃回了中山。

魏王遂取并州。初建台省，置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悉用儒生为之。士大夫诣军门，无少长，皆引入存慰，使人人尽言，少有才用，咸加擢叙。己未，遣辅国将军奚收略地汾川，获燕丹杨王买德及离石护军高秀和。以中书侍郎张恂等为诸郡太守，招抚离散，劝课农桑。

魏王拓跋于是夺取了并州，第一次设置了朝廷办事机构，安排刺史、太守、尚书郎等以下的官吏，完全用读书人担当这些职务。士大夫到军营门口拜见，无论年龄大小，他都礼让到营中尽心慰抚，使他们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只要稍稍有一些才能和可用之处，都加以任用。己未（十九日），拓跋派遣辅国将军奚牧去攻取汾川，抓获了后燕丹杨王慕容买德和离石护军高秀和。拓跋任命中书侍郎张恂等人做了几个郡的太守，招徕并且抚慰过去流亡失散的农民回到自己的家园，鼓励并且奖赏他们种田养蚕。

燕主宝闻魏军将至，议于东堂。中山尹苻谟曰：“今魏军众强，千里远斗，乘胜气锐，若纵之使入平土，不可敌也，宜杜险以拒之。”中书令眭邃曰：“魏多骑兵，往来剽速，马上赍粮，不过旬日；宜令郡县聚民，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以待之，彼至无所掠，不过六旬，食尽自退。”尚书封懿曰：“今魏兵数十万，天下之掠敌也，民虽筑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粮以资之也。且动摇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关拒战，计之上也。”赵王麟曰：“魏今乘胜气锐，其锋不可当，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于是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命辽西王农出屯安喜，军事动静，悉以委麟。

后燕国主慕容宝听说北魏军就要打来，在东堂商议对策。中山尹苻谟说：“现在魏军人数众多，力量强大，而且能从千里之外前来作战，乘胜前进，锐不可当，如果放他们进入平原，我们便没有办法再抵挡了，我们应当依据险要地形对付他们。”中书令眭邃说：“魏以骑兵为多，奔来驰往剽悍迅速，但是，他们在马上携带的粮草不过够十天左右的用度。我们应该命令各郡县把居民聚集在一起，一千户人家组成

一个寨堡，深挖战壕，高筑壁垒，使原野上既无人迹又无粮草可取，等待他们的进犯，他们来到这里没有什么可抢劫的东西，最多不超过六十天，他们就会因为粮食用完而自行撤退回去。”尚书封懿说：“现在魏军有数十万人，这是天下最大的劲敌。居民即使修筑寨堡，也没有办法保卫自己的安全，这等于把兵马及粮食聚集在一起送给他们。而且那样容易使民心动摇、暴露自己的虚弱，我看不如据守关隘，决一死战，这才是上策呀！”赵王慕容麟说：“魏军现在乘 胜而来，气势旺盛，正面锋芒无论如何也挡不住，我们应该全面地据守中山。等待他们出现漏洞和失策的时候再乘机反击。”于是，后燕开始大规模地修筑城墙，储备粮食，做持久作战的准备。慕容宝又命令辽西王慕容农驻扎在安喜，而把军务交给慕容麟全权掌管。

[17]帝嗜酒，流连内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进见。张贵人宠冠后宫，后宫皆畏之。庚申，帝与后宫宴，妓乐尽侍；时贵人年近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贵人潜怒，向夕，帝醉，寝于清暑殿，贵人遍饮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赂左右，云“因魇暴崩”。时太子暗弱，会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复推问。王国宝夜叩禁门，欲入为遗诏，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驾，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斩！”国宝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17]孝武帝非常喜欢喝酒，他经常在内殿里流连迷醉，头脑清醒的时间少了，宫外的人很难也很少能被允许进见。张贵人是后宫里最受宠幸的，后宫中人人都非常害怕她。庚申（二十日），孝武帝和后宫的嫔妃们一起宴饮，美女和乐队也都来在一旁侍候。这时张贵人年纪将近三十，孝武帝故意调笑她说：“你如果按照年龄来说，也应该废黜了，我的心意是更喜欢年轻的。”张贵人心中暗自气愤。到了晚上，孝武帝大醉，在清暑殿就寝。张贵人则拿酒赏赐所有的宦官，打发他们走开，然后，让贴身的服侍婢女用被子蒙住都孝帝的脸，弑杀了孝武帝，又用重金贿赂左右的侍从，声称是“睡梦中惊悸窒息突然死去”。当时太子司马德宗愚昧懦弱，会稽王司马道子也昏庸荒淫，便都不追究查问。中书令王国宝深夜前来，叩打禁宫的大门，打算进去替孝武帝撰写遗诏，侍中王爽拒绝了他的请求说：“皇上去世，皇太子还没有

赶到，胆敢闯入的人，格杀勿论！”王国宝才打消这个念头。王爽是王恭的弟弟。辛酉（二十一日），太子司马德宗即皇帝位，宣布大赦。

癸亥，有司奏：会稽王道子宜进位太傅、扬州牧，假黄钺，诏内外众事动静咨之。

癸亥（二十三日），有关部门上奏道：会稽王司马道子应该晋升为太傅，任扬州牧，赐予黄钺，诏令朝中朝外的一切大小事务都要请示司马道子。

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谨，常侍左右，为之节适，始得其宜。

晋安帝司马德宗小的时候便不聪明机敏，有嘴不会说话，甚至到了连冷热饥饱也都不能分辨的程度，他喝水、吃饭、睡觉、起床都不能自己料理。他的同母兄弟琅邪王司马德文，却性情谦恭谨慎，他经常在司马德宗的身边帮忙照顾，替他安排调度，使他的行事才勉强合理。

初，王国宝党附会稽王道子，骄纵不法，屡为御史中丞褚粲所纠。国宝起斋，侔清暑殿，孝武帝甚恶之；国宝惧，遂更求媚于帝而疏道子，帝复宠昵之。道子大怒，尝于内省面责国宝，以剑掷之，旧好尽矣。及帝崩，国宝复事道子，与王绪共为邪谄，道子更惑之，倚为心腹，遂参管朝权，威震内外，并为时之所疾。

当初，王国宝作为死党依附于会稽王司马道子，骄横放纵，不依法礼，几次被御史中丞褚粲纠举弹，劾，王国宝建筑自己的私房，可以和清暑殿相媲美。孝武帝很讨厌他。王国宝非常害怕，于是他便转而向孝武帝大献其媚，而对司马道子逐渐疏远，孝武帝因此又重新宠信亲近他。司马道子曾经为此怒不可遏，一次在朝见时当着大家的面直接指责申斥王国宝，甚至拔出佩剑，掷向王国宝，他们之间的多年的密切关系完全破裂。孝武帝驾崩后，王国宝重又投靠司马道子，与王绪一同邪佞、谄媚，司马道子再一次受到他的迷惑，把他当作心腹。于是，王国宝开始管理朝政大权，声威震动朝廷内外，同时受到了当时人的痛恨。

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惮之。恭罢朝，叹曰：“榱栋虽新，便有黍离之叹！”绪说国宝，因恭入朝，劝相王伏兵杀之，国宝

不许。道子欲辑和内外，乃深布腹心于恭，冀除旧恶；而恭每言及时政，辄厉声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协，遂有相图之志。

兖、青二州刺史王恭回来参加孝武帝的葬礼，经常面色严肃地直言告诫、劝谏，司马道子非常忌惮他。王恭退朝后，叹道："房屋的梁椽虽然是新的，我却有了国家将亡的叹息！"王绪向王国宝建议说，趁王恭上朝，让相王司马道子伏兵杀了他，王国宝没有答应。司马道子也曾经想多方调解，使朝廷内外团结一致，于是，对王恭推心置腹，希望能尽释前嫌，但是王恭每次谈到朝政时，经常是声色俱厉。司马道子知道王恭已经不可能妥协合作，于是便有了图谋陷害他的念头。

或劝恭因入朝以兵诛国宝，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马甚盛，党于国宝，惮之，不敢发。王谓恭曰："国宝虽终为祸乱，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发，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拥强兵窃发于京辇，谁谓非逆！国宝若遂不改，恶布天下，然后顺众心以除之，亦无忧不济也。"恭乃止。既而谓曰："比来视君一似胡广。"曰："王陵廷争，陈平慎默，但问岁晏何如耳！"

有人劝说王恭趁前去朝见皇帝的机会，动用部队杀了王国宝。王恭因为豫州刺史庾楷兵马精壮强盛，他与王国宝结为死党，对他心存顾忌不敢冒然动手。王对王恭说："王国宝虽然最终一定 会成为祸乱，但是他的罪恶和倒行逆施还没有大白于天下，现在如果先对他发动攻击，一定会使全国上下大失所望。况且你如果统领强悍的部队偷偷地在都城起事，谁能说你不是叛乱呢？王国宝如果仍然不思悔过自新，他的罪孽一定会很快地传遍全国，到了那时候，我们顺应民心来除掉他，也就不用忧虑不会成功了。"王恭停止了除掉王国宝的准备。后来，王恭对王说："最近以来，我看你太像胡广了。"王说："王陵因为在皇帝面前争执，陈平经常在一旁谨慎小心，沉默不语，你只看结果如何罢了。"

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王恭还镇，将行，谓道子曰："主上谅暗，冢宰之任，伊、周所难，愿大王亲万几，纳直言，放郑声，远佞人。"国宝等愈惧。

冬季，十月，甲申（十四日），将孝武帝埋葬在隆平陵。王恭准备返回京口镇守，临走的时候对司马道子说："主上守丧，相国身上的任务更加繁重，恐怕即使是伊尹、周公也都难以做得很好。希望您亲自

料理军政要务，听取接受忠直坦率的不同意见，放弃对淫靡之音的爱好，疏远奸佞小人。”王国宝等人更加害怕。

[18]魏王使冠军将军代人于栗、宁朔将军公孙兰帅步骑二万，潜自晋阳开韩信故道。己酉，自井陉趋中山。李先降魏，以为征东左长史。

[18]魏王拓跋派遣冠军将军、代郡人于栗、宁朔将军公孙兰等二人率领步、骑兵共二万人，偷偷地从晋阳向东开辟修复韩信当年修筑使用过的栈道。已酉（疑误），拓跋带兵从井陉直奔中山。李先投降了北魏，拓跋任命他为征东左长史。

[19]西秦凉州牧轲弹与秦州牧益州不平，轲弹奔凉。

[19]西秦凉州牧乞伏轲弹与秦州牧乞伏益州二人发生冲突，乞伏轲弹投奔后凉国。

[20]魏王进攻常山，拔之，获太守苟延；自常山以东，守宰或走或降，诸郡县皆附于魏，惟中山、邺、信都三城为燕守。十一月，命东平公仪将五万骑攻邺，冠军将军王建、左将军李栗攻信都。戊午，进军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阳王隆守南郭，帅众力战，自旦至晡，杀伤数千人，魏兵乃退。谓诸将曰：“中山城固，宝必不肯出战，急攻则伤士，久围则费粮，不如先取邺、信都，然后图之。”丁卯，引兵而南。

[20]魏王拓跋进军攻打常山，攻克后抓获了常山太守苟延。从常山以东，各地的驻守官吏或者逃跑或者开城投降，各郡县都归附北魏，只有中山、邺城、信都三座城池还为后燕国坚守。十一月，拓跋命令东平公拓跋仪带领五万骑兵进攻邺城，命令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进攻信都。戊午（十九日），拓跋亲自带兵挺进中山。已未（二十日），发起进攻。后燕高阳王慕容隆据守南城，率领部众全力奋战，从早晨苦战到中午，杀伤敌兵几千人，北魏军队才败退下去。拓跋对众将说：“中山城非常坚固，慕容宝一定不肯出城来与我们决战。我们急切攻打会损兵折将，长期围困又要花费大量的粮草，不如先去夺取邺城、信都，得手之后再来想办法对付它。”丁卯（二十八日），拓跋还兵向南开进。

章武王宙自龙城还，闻有魏寇，驰入蓟，与镇北将军阳城王兰乘城固守。兰，垂之从弟也。魏别将石河头攻之，不克，退屯渔阳。

后燕章武王慕容宙从龙城回京，途中听说有北魏大军进犯，赶快进蓟城，和镇北将军阳城王慕容兰一起据城固守。慕容兰是慕容垂的堂弟。北魏的别将石河头率军攻打，没有攻克，便退到渔阳驻扎。

军于鲁口，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阳太守崔宏奔海渚。素闻宏名，遣骑追求，获之，以为黄门侍郎，与给事黄门侍郎张衮对掌机要，创立制度。博陵令屈遵降魏。以为中书令，出纳号令，兼总文诰。

拓跋把大军集结在鲁口。后燕博陵太守申永逃奔河南，高阳太守崔宏逃到海岛上避祸。拓跋平日早就听说了崔宏的名声，便派遣骑兵前去追赶寻找，找到了崔宏，任命他为黄门侍郎，和给事黄门侍郎张衮一起共同执掌国家机要大事，制订国家的各种法令制度。博陵令屈遵投降北魏，拓跋也任命他为中书令，负责收发全国各地来往的公文和法令函件，并且负责撰写各种文告。

燕范阳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击魏军于邺下，破之，魏军退屯新城。青等请追击之，别驾韩曰："古人先计而后战。魏军不可击者四：悬军远客，利在野战，一也；深入近畿，顿兵死地，二也；前锋既败，后阵方固，三也；彼众我寡，四也。官军不宜动者三：自战其地，一也；动而不胜，众心难固，二也；城隍未修，敌来无备，三也。今魏无资粮，不如深垒固军以老之。"德从之，召青还，青，详之兄也。

后燕范阳王慕容德派遣南安王慕容青等人趁夜色的掩护在邺下袭击魏军，把魏军打败。北魏军队退到新城驻守。慕容青等人请求继续追击敌军，别驾韩说："古代的人，先计划好了如何用兵，然后才按计划作战。这次魏军不可追打的原因有四点：第一，是对方远路而来，缺乏根基，在原野上作战对他们有利。第二，是敌军孤军深入，已经毫无退路可走，此时再打，恐怕要逼迫他们拚命。第三，是敌人的前锋部队虽然已经遭到失败，但是他们的后队却仍然很整齐精壮。第四，是敌众我寡。我们的部队不 应该轻易出动的原因也有三点：第一，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稍有挫折，兵士便易于溃散。第二，如果轻易出战却不能取胜，容易动摇军心。第三，我们的城池还没有来得及修整加固，敌兵冲来，我们缺少必要的防备和依托。现在魏军中缺乏物资粮草，我们不如深挖战壕、高筑壁垒，稳住阵脚，安定军心，

把敌人拖垮。”慕容德听从了他的话，命令慕容青赶紧回城。慕容青是慕容详的哥哥。

十二月，魏辽西公贺赖卢帅骑二万会东平公仪攻邺。赖卢，讷之弟也。

十二月，北魏辽西公贺赖卢统率骑兵二万人，会同东平公拓跋仪一起，进攻邺城。贺赖卢是贺讷的弟弟。

魏别部大人没根有胆勇，魏王恶之。没根惧诛，己丑，将亲兵数十人降燕，燕主宝以为镇东大将军，封雁门公。没根求还袭魏，宝难与

重兵，给百余骑。没根效其号令，夜入魏营，至中仗，乃觉之，狼狈惊走，没根以所从人少，不能坏其大众，多获首虏而还。

北魏另有一支部落的首领没根，有胆气又很骁勇，魏王拓跋非常讨厌他。没根害怕拓跋诛杀，己丑（二十日），带领着几十个亲信士兵投降了后燕。后燕国主慕容宝任命他为镇东大将军，封为雁门公。没根请求回兵奇袭北魏，慕容宝不肯交给他大批部队，只给了他一百多名骑兵。没根更换了这些人的装束，伪装成魏兵，连夜进入北魏大营，来到中央大帐，拓跋这时才发觉，狼狈不堪地仓皇逃走。没根因为自己所带领的人很少，不能大批杀伤魏营的兵士，只是多抓了一些魏兵便撤回去了。

[21]杨盛遣使来请命；诏拜盛镇南将军、仇池公。盛表苻宣为平北将军。

[21]杨盛派遣使节来到东晋请求归附。安帝下诏，封杨盛为镇南将军、仇池公。杨盛随即又上奏章推荐苻宣为平北将军。

[22]是岁，越质诘归帅户二万叛西秦降于秦，秦人处之成纪，拜镇西将军、平襄公。

[22]这一年，越质诘归率领自己的部属二万户，背叛了西秦，向后秦投降。后秦把他们安排在成纪地区，任命越质诘归为镇西将军，封平襄公。

[23]秦陇西王硕德攻姜乳于上，乳率众降。秦以硕德为秦州牧，镇上；征 乳为尚书。强熙、权千成帅众三万共围上，硕德击破之，熙奔仇池，遂来奔。硕德西击千成于略阳，千成降。

[23]后秦陇西王姚硕德在上地区进攻姜乳，姜乳率领部下投降。后秦便任命姚硕德为秦州牧，镇守上，并且任用姜乳为尚书。强熙和权千成二人统领兵丁三万人包围了上，姚硕德打破了封锁，强熙逃奔仇池，不久又转而跑来投奔东晋。姚硕德挥军向西追击权千成来到略阳，权千成投降。

[24]西燕既亡，其所署河东太守柳恭等各拥兵自守。秦主兴遣晋王绪攻之，恭等临河拒守。绪不得济。

[24]西燕已经灭亡，原为它所统属的河东太守柳恭等人各自拥有军队固守地盘。后秦国主姚兴派遣晋王姚绪前去进攻，柳恭等人在黄河的沿岸设防据守，姚绪没有办法过河。

初，永嘉之乱，汾阴薛氏聚其族党，阻河自固，不仕刘、石。及苻氏兴，乃以礼聘薛强，拜镇东将军，强引秦兵自龙门济，遂入蒲阪，恭等皆降，兴以绪为并、冀二州牧，镇蒲阪。

当初，永嘉之乱时，汾阴的薛氏家族聚集同族、同党据守黄河险要，保卫家园，不去做刘氏与石氏的臣民。前秦苻氏兴起之后，对他们加以礼遇，延聘薛强出仕，任命他为镇东将军。这时薛强引导后秦部队从龙门渡过黄河，进入蒲阪地区。柳恭等人投降后秦。姚兴任命姚绪为并州、冀州二州牧，镇守蒲阪。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零九卷

晋纪三十一 安皇帝甲隆安元年（丁酉、397）

晋纪三十一 晋安帝隆安元年（丁酉，公元397年）

[1]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仆射王为尚书令；领军将军王国宝为左仆射，领选；仍加后将军、丹杨尹。会稽王道子悉以东宫兵配国宝，使领之。

[1]春季，正月，己亥朔（初一），东晋安帝行加冕礼，改年号为隆安。任命左仆射王为尚书令；领军将军王国宝为左仆射，兼管官员任免升降，仍兼任后将军、丹杨尹。会稽王司马道子把东宫太子的兵马全部分配给王国宝，让他带领这些部队。

[2]燕范阳王德求救于秦，秦兵不出，邺中惧。贺赖卢自以魏王之舅，不受东平公仪节度，由是与仪有隙。仪司马丁建阴与德通，从而构间之，射书入城中言其状。甲辰，风霾，昼晦，赖卢营有火，建言于仪曰："赖卢烧营为变矣。"仪以为然，引兵退；赖卢闻之，亦退；建帅其众诣德降，且言仪师老可击。德遣桂阳王镇、南安王青帅骑七千追击魏军，大破之。

[2]后燕范阳王慕容德向后秦请求援救，后秦不出兵，邺城军民惊恐异常。贺赖卢自以为他是魏王拓跋的舅舅，所以不听东平公拓跋仪的调度、指挥，因此，他与拓跋仪产生了矛盾。拓跋仪的司马丁建暗地里与慕容德勾结，在

拓跋仪与贺赖卢中间挑拨离间，并把这种情况写成书信用箭射进邺城告诉给了

慕容德。甲辰（初六），大风突起，天昏地暗。贺赖卢的军营之中出现火光，

丁建对拓跋仪说："贺赖卢在焚烧营地举行叛乱。"拓跋仪认为丁建说的很对

，便迅速领兵撤退。贺赖卢听说了拓跋仪后撤的消息，也紧跟着带兵退了下来

。丁建此时则带领着他的部众向慕容德投降，并且告诉慕容德，拓跋仪的部队

已经疲惫不堪，可以一击。于是，慕容德派遣桂阳王慕容镇、安南王慕容青率

领骑兵七千人前去追赶袭击北魏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

燕主宝使左卫将军慕舆腾攻博陵，杀魏所置守宰。

后燕国主慕容宝派遣左卫将军慕舆腾进攻博陵，杀掉了北魏的地方官吏。

王建等攻信都，六十余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凤逾城奔中山。癸亥，信都降魏。

王建等进攻信都城，六十多天也没有攻下，兵卒伤亡很多。庚申（二十二日），魏王拓跋带兵进攻信都。壬戌（二十四日）夜晚，后燕宜都王慕容凤跳出城墙逃往中山。癸亥（二十五日），信都城向北魏投降。

[3]凉王光以西秦王乾归数反覆，举兵伐之。乾归群下请东奔成纪以避之，乾归曰："军之胜败，在于巧拙，不在众寡。光兵虽众而无法，其弟延勇而无谋，不足惮也。且其精兵尽在延所，延败，光自走矣。"光军于长最，遣太原公纂等帅步骑三万攻金城；乾归帅众二万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将梁恭等以甲卒万馀出阳武下峡，与秦州刺史没弈干攻其东，天水公延以罕之众攻临洮、武始、河关，皆克之。乾归使人绐延云："乾归众溃，奔成纪。"

延欲引轻骑追之，司马耿稚谏曰："乾归勇略过人，安肯望风自溃！前破王广、

杨定，皆羸师以诱之。今告者视高色动，殆必有奸，宜整陈而前，使步骑相属，

俟诸军毕集，然后击之，无不克矣。"延不从，进，与乾归遇，延战死。稚与

将军姜显收散卒，还屯罕。光亦引兵还姑臧。

[3]后凉王吕光因为西秦王乞伏乾归多次反覆，兴兵去讨伐。乞伏乾归手下官员请求向东逃奔到成纪去躲避。乞伏乾归说："战争的胜败，全在于用兵的巧拙，不在于兵马的多少。吕光的部队虽然人多，

但是却缺乏纪律，他的弟弟吕延虽然勇猛，但是却没有谋略，不值得担心。况且吕光的精锐部队全部由吕延统带，吕延一败，吕光自然而然就会逃跑。”这时吕光把大军集结在长最，派遣太原公吕纂等人统率步、骑兵共三万人进攻金城。乞伏乾归带领二万士

兵前去解救，还没有赶到，吕纂便已攻克了金城。吕光又派遣他的部将梁恭等人带领全副甲胄的士卒一万多人直逼阳武下峡，与秦州刺史没弈干一起从东部进攻乞伏乾归。天水公吕延也率领罕的军队进攻临洮、武始、河关，全部攻克。乞伏乾归派人去欺骗吕延说："乞伏乾归的军队已经溃散，他自己逃往成纪去了。"吕延打算带领轻装的骑兵前去追赶，司马耿稚劝说他道："乞伏乾归的勇武和谋略超过常人，怎么可能听到一点风声便自行解体！从前，乞伏乾归打败王广、杨定，都是这样先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敌人，引诱对方急功冒进。这次我看报信的人目光向上，脸上的表情也闪烁不定，其中一定有诈，我们应该列好战阵，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使步兵与骑兵互相照应配合，等到各路大军全部集结，再去攻击敌人，那就没有攻不破的道理了。"吕延不听他的劝阻，挥军直进，与乞伏乾归遭遇，吕延战死，耿稚与将军姜显收集散逃的士卒，回到罕去驻守。吕光也领兵退回姑臧。

[4]秃发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广武，攻凉金城，克之。凉王光遣将军窦苟伐之，战于街亭，凉兵大败。

[4]秃发乌孤自称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太初。在广武集结整顿部队，进攻并攻克后凉金城。后凉王吕光派将军窦苟去讨伐，在街亭展开激战，后凉军大败。

[5]燕主宝闻魏王攻信都，出屯深泽，遣赵王麟攻杨城，杀守兵三百。宝

悉出珍宝及宫人募郡国群盗以击魏。

[5]后燕国主慕容宝听说魏王拓跋带兵进攻信都，便率军驻扎在深泽，又派赵王慕容麟进攻杨城，杀死了守兵三百人。慕容宝将皇宫中所藏的珍宝甚至所有的宫女全部作为赏资，招募各郡各封国的强盗匪徒，让他们充军，去抗击北魏。

二月，己巳朔，还屯杨城。没根兄子丑提为并州监军，闻其叔父降燕，惧诛，帅所部兵还国作乱。欲北还，遣其国相涉延求和于燕，且

请以其弟为质。宝闻魏有内难，不许，使冗从仆射兰真责负恩，悉发其众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屯于曲阳之柏肆，营于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军至，营于水南。宝潜师夜济，募勇敢万余人袭魏营，宝陈于营北以为之援。募兵因风纵火，急击魏军，魏军大乱，惊起，弃营跣走；燕将军乞特真帅百余人至其帐下，得衣靴。既而募兵无故自惊，互相斫射，于营外望见之，乃击鼓收众，左右及中军将士稍稍来集，多布火炬于营外，纵骑冲之。募兵大败，还赴宝陈，宝引兵复渡水北。戊寅，魏整众而至，与燕相持，燕军夺气。宝引还中山，魏兵随而击之，燕兵屡败。宝惧，弃大军，帅骑二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士卒皆弃袍仗，兵器数十万，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将卒降魏及为魏所系虏者甚众。

二月，己巳朔（初一），拓跋带兵回到杨城驻扎。叛将没根的侄儿丑提任并州监军，听说他的叔父降燕，害怕牵连自己被杀，索性带着自己所管辖的兵卒还国举行叛乱。拓跋打算北撤，派国相拓跋涉延前去向后燕求和，并且请求用他的弟弟作为人质。慕容宝听说北魏内部出现动乱，没有答应讲和，又派冗从仆射兰真前往北魏军营，斥责拓跋忘恩负义，调动全部步兵十二万人、骑兵三万七千人去曲阳的柏肆驻守，在滹沱河的北岸立下大营，以拦截撤退

的北魏军。丁丑（初九），北魏后撤的部队来到这里，在滹沱河的南岸扎营。慕容宝秘密地遣派一支部队连夜渡过河去，招募一万多敢死队袭击北魏军营，慕容宝在营北结阵作为援兵。后燕招募来的这些人，顺着风放火，对魏军发起迅猛的进攻。北魏军一片大乱，拓跋也在睡梦中惊醒，光着双脚抛弃大营逃走。后燕将军乞特真带着一百多名士卒来到拓跋的大帐，只得到了拓跋仓促之间遗失下的衣服和皮靴。不久，招募来的那些兵勇不知什么原因便突然一片大乱，互相之间胡砍乱射。拓跋在营外远远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击鼓召集刚刚溃散了的兵士，不久，他左右的侍从以及中军将士渐渐地集合在一起，并在营地的外围设置了许多火炬，派骑兵向前冲击后燕兵营。招募的兵勇大败，逃回慕容宝的大营，慕容宝带领着部队再一次渡到河的北岸。戊寅（初十），北魏整顿好部队渐渐逼近，并和后燕军相对峙。后燕军士气大为低落。慕容宝只好带着部队回到中山，北魏军随后追击，后燕军几次接战均告失败。慕容宝十分恐惧，丢下大部队，自己

带二万骑兵逃奔回去。这时正值狂风暴雪，冻死的人横躺竖卧在原野上。慕容宝害怕被北魏军队追上抓获，命令兵士全都丢下袍甲枪杖，最后把几十万精良武器全部丢弃，甚至连一把小刀也没有带回。后燕的朝廷大臣、将帅士兵投降、被俘的人非常之多。

先是，张衮尝为魏王言燕秘书监崔逞之材，得之，甚喜，以逞为尚书，使录三十六曹，任以政事。

在这之前，张衮曾经对魏王拓跋说过后燕秘书监崔逞的才能，这次拓跋得到崔逞，非常高兴，任命崔逞为尚书，掌管三十六曹，把政事委任给他来处理。

魏军士有自柏肆亡归者，言大军败散，不知王处。道过晋阳，晋阳守将封

真因起兵攻并州刺史曲阳侯素延，素延击斩之。

北魏军士中有从柏肆逃亡回来的人，说大部队已经惨败溃散，甚至也不知道魏王拓跋的下落。他们途中经过晋阳，晋阳守将封真调集军队进攻并州刺史、曲阳侯拓跋素延，拓跋素延出城迎战，斩了封真。

南安公顺守云中，闻之，欲自摄国事。幢将代人莫题曰：“此大事，不可轻尔，宜番待后问，不然，为祸不细。”顺乃止。顺，什翼犍之孙也。贺兰部帅附力眷、纥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皆举兵反，顺讨之，不克。遣安远将军庾岳帅万骑还讨三部，皆平之，国人乃安。

北魏南安公拓跋顺留守云中，听说了拓跋下落不明的消息后，打算自己代理国家政事，他的幢将代郡人莫题说：“这可是一件大事，千万不可草率从事，应该谨慎地等待观察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不然，为祸不浅。”拓跋顺才放弃了这个想法。拓跋顺是拓跋什翼犍的孙子。这时，贺兰部落的首领附力眷、纥邻部落的首领匿物尼、纥奚部落的首领叱奴根等也都闻迅拉起队伍反叛，拓跋顺带兵去征讨他们，却无法平息。拓跋派遣安远将军庾岳统率一万骑兵，赶回来讨伐这三个部落，把这三个部落平定之后，全国百姓才安定下来。

欲抚慰新附，深悔参合之诛，素延坐讨反者杀戮过多，免官；以奚牧为并州刺史。牧与东秦主兴书称“顿首”，与之均礼。兴怒，以告，为之杀牧。

拓跋打算安抚宽慰新投降的人，因此对在参合陂那次大批屠杀俘虏的举动深感后悔。拓跋素延讨伐叛变的人杀戮太多，免去了他的官职，任命奚牧为并州刺史。奚牧与后秦国主姚兴通信，以对等之礼称“顿首”。姚兴看后勃然大怒，把这事告诉了拓跋，拓跋因此杀了奚牧。

己卯夜，燕尚书郎慕舆皓谋弑燕主宝，立赵王麟；不克，斩关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

己卯（十一日）夜间，后燕尚书郎慕舆皓阴谋刺杀后燕国主慕容宝，拥立赵王慕容麟，没有成功。因此慕舆皓便砍开城门，冲出去逃奔北魏。慕容麟从此心中万分不安。

[6]三月，燕以仪同三司武乡张崇为司空。

[6]三月，后燕任命仪同三司、武乡人张崇为司空。

[7]初，燕清河王会闻魏军东下，表求赴难，燕主宝许之。会初无去意，使征南将军库官伟、建威将军馀崇将兵五千为前锋。崇，嵩之子也。伟等顿卢龙近百日，无食，啖马牛且尽；会不发。宝怒，累诏切责；会不得已，以治行简练为名，复留月馀。时道路不通，伟欲使轻军前行通道，侦魏强弱，且张声势；诸将皆畏避不欲行。馀崇奋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犹思致命以救君父，诸君荷国宠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倾覆，臣节不立，死有余辱；诸君安居于此，崇请当之。”伟喜，简给步骑五百人。崇进至渔阳，遇魏千余骑。崇谓其众曰：“彼众我寡，不击则不得免。”乃鼓噪直进，崇手杀十余人。魏骑溃去，崇亦引还，斩首获生，具言敌中阔狭，众心稍振。会乃上道徐进，是月，始达蓟城。

[7]当初，后燕清河王慕容会听说北魏军大批东来，上表请求带兵出征，以救国难。后燕国主慕容宝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慕容会根本没有要去拯救国家的意思，只派遣征南将军库官伟、建威将军馀崇二人带兵五千人作为前锋出发。馀崇是馀嵩的儿子。库官伟等人在卢龙一带停留了将近一百天，吃完了粮食，把军中的马牛也即将吃尽，慕容会还是没有带兵出发。慕容宝大怒，几次下诏严厉斥责他，慕容会迫不得已，以置办行装、加强训练为名，又滞留了一个多月。这时，道路不通，库官伟打算派遣一支活动灵便的部队继续向前开通道路，侦察了解北魏军队的强弱虚实，而且，又能大肆张扬他们的声

势。各位将领都因为害怕危险，不愿意去。这时，徐崇奋然而起，说：“现在大敌强盛无比，京都正在遭受着强敌的逼迫。一个普通人都想到舍命拯救自己君主与父老，你们身受皇家的宠爱与重任，怎么能够再爱惜个人的性命呢！国家社稷一旦被推翻，作为臣子的节操不能保全，即便是死了，也要留下耻辱！你们几位就在这儿安安稳稳地呆着吧，我徐崇请求去抵挡敌人。”库官伟非常高兴，挑选步、骑兵共五百人拨给徐崇。徐崇带兵来到渔阳，遇到北魏骑兵一千余人。徐崇对他手下的人说：“敌众我寡，不主动出击，我们就跑不掉了。”于是大声呼喊着一直向敌人杀去，徐崇一个人便杀死了十几个敌兵。魏军骑兵溃散而逃，徐崇也带着兵士们回营。这次出击，杀死了许多敌人，又生擒了一些，他仔细讲述了敌军的内部情况，军心因此稍稍得到了振作。慕容会这才正式带兵上路，慢慢地向前开进。这个月，他们方才到达蓟城。

魏围中山既久，城中将士皆思出战。征北大将军隆言于宝曰：“涉虽屡获小利，然顿兵经年，凶势沮屈，士马死伤太半，人心思归，诸部离解，正是可破之时也。加之举城思奋，若因我之锐，乘彼之衰，往无不克。如其持重不决，将卒气丧，日益困逼，事久变生，后虽欲用之，不可得也！”宝然之。而卫大将军麟每沮其议，隆成列而罢者，前后数四。

北魏军围困后燕都城中山已经很久，中山城里的将士们都有心想要出城与敌人决一死战。征北大将军慕容隆对慕容宝说：“拓跋虽然多次获得一些小胜利，但大军在这里羁留已经一年，他们来时的那种凶恶的气势，已经委靡丧失，兵士马匹也或死或伤损失大半，人心思归，各部落正在离析瓦解，这正是我们可以将他们打败的大好时机呀！再加上我们全城的兵民都在想着奋力一搏，如果利用我们的锐气，趁着他们的衰弱，就没有不胜利的。如果谨慎持重、犹豫不决，等到将士的斗志丧失，环境又一天天艰苦，时间一久，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到那时候，虽然想利用机会，一定不会再有了。”慕容宝觉得他说得很对。但是卫大将军慕容麟却几次都阻止慕容隆的建议，慕容隆准备好出击却被迫停止，前后一共四次。

宝使人请于魏王，欲还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与魏以求和；许之；既而宝悔之。己酉，如卢奴，辛亥，复围中山。燕将士数千人俱自请

于宝曰：“今坐守穷城，终于困弊，臣等愿得一出乐战，而陛下每抑之，此为坐自摧败也。且受围历时，无他奇变，徒望积久寇贼自退。今内外之势，强弱悬绝，彼必不自退明矣，宜从众一决。”宝许之。隆退而勒兵，召诸参佐谓之曰：“皇威不振，寇贼内侮，臣子同耻，义不顾生。今幸而破贼，吉还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节获展。卿等有北见吾母者，为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马，诣门俟命。麟复固止宝，众大忿恨，隆涕泣而还。

慕容宝派人向魏王拓跋请求，打算把他弟弟拓跋觚护送回去，并且割让常山以西的大部地区送给北魏，向北魏求和。拓跋答应了，但事后慕容宝却又后悔。己酉（十一日），拓跋来到卢奴。辛亥（十三日），他再一次地包围了中山城。后燕几千名将士都来主动向慕容宝请战说：“现在我们坐守这座已经山穷水尽的孤城，终有一天会被困死，我们愿意出城与敌人决一死战，但是陛下却每每制止我们，这是自取灭亡啊！况且我们被围已经很长时间，并没有产生其他的突然变化，只是白白地盼望时间久了贼兵便能自行退去。城里城外的形势，强与弱相差过于悬殊，他们一定不会自己撤退已经是很明显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听从大家的意见，出城与敌人决战。”慕容宝答应了。慕容隆退出去后，很快把部队调配完毕，召集参谋佐将，对他们说：“皇上的声威不振作，强盗贼子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侮辱我们，这是我们做臣子的共同的耻辱，我们理应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次决战，如果侥幸地打败敌人，平平安安地回来固然最好，倘若有什么不幸，起码也让我们的志向节操获得一次舒展的机会。你们这些人如有回到北方，看到我母亲的，请千万代替我向母亲禀告我的这种心情。”于是，他披戴盔甲，跨上战马，来到城门等候命令。慕容麟再一次坚决阻止了这次军事行动，众将士气忿之极，慕容隆也流着眼泪回去了。

是夜，麟以兵劫左卫将军北地王精，使帅禁兵弑宝。精以义拒之，麟怒，杀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馀众。于是城中人情震骇。

这天夜晚，慕容麟派兵劫持了左卫将军、北地王慕容精，并且派他率领禁军去刺杀慕容宝。慕容精用大义拒绝了慕容麟，慕容麟大怒，杀了慕容精，跑出城去逃奔西山，依靠丁零的残余部落。从此，中山城里的军民的情绪更加震惊动荡。

宝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会军在近，恐麟夺会军，先据龙城，乃召隆及骠骑大将军农，谋去中山，走保龙城。隆曰："先帝栉风沐雨以成中兴之业，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坏，岂得不谓之孤负邪！今外寇方盛而内难复起，骨肉乖离，百姓疑惧，诚不可以拒敌，北迁旧都，亦事不宜。然龙川地狭民贫，若以中国之意取足其中，复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节用爱民，务农训兵，数年之中，公私充实，而赵、魏之间，厌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几返，克复故业。如其未能，则凭险自固，犹足以优游养锐耳。"宝曰："卿言尽理，朕一从卿意耳。"

慕容宝不知道慕容麟到哪里去了，总是以为清河王慕容会的部队便在附近驻扎，因此害怕慕容麟夺走慕容会的部队，抢先跑去占据龙城，于是，他召集慕容隆及骠骑大将军慕容农，商议要放弃中山，去死保龙城。慕容隆说："先帝历经千辛万苦，才完成了中兴的大业，他死去不到一年便天下大乱，怎么能说我们没有辜负了先帝的嘱托厚望啊！现在，外面的强盗力量正当强盛，而我们内部又发生了危难，同胞骨肉反目成仇，百姓惊疑恐惧，这样，的确是根本不可能抗拒强敌的。向北迁回我们的旧都，也是事所当然。但是龙川那一带地方狭小，百姓贫困，如果我们打算在那里作为依凭，进图中原，仍然早晚都盼望着取得大的进展和成功，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我们节俭开支花费，爱惜民力，鼓励农耕，训练军队，那么几年之间，官府与民间的积蓄一定会充实起来，而赵、魏之间连年战乱，百姓一定苦不堪言，厌倦、怨恨之声四起，那时，他们思念我们燕国统治时的恩德，我们也或许有机会回转旗帜恢复自己往日的帝业。即使不能这样，那么我们依据山川险要，巩固自己的势力，也还是足够我们在那里安闲度日养精蓄锐了。"慕容宝说："你说的全都在理，我完全听从你的意见。"

辽东高抚，善卜筮，素为隆所信厚，私谓隆曰："殿下北行，终不能达，太纪亦不可得见。若使主上独往，殿下潜留于此，必有大功。"隆曰："国有大难，主上蒙尘，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犹无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问其去留，唯司马鲁恭、参军成岌愿从，馀皆欲留，隆并听之。

辽东人高抚善于占卜算卦，一向得到慕容隆的信任与厚爱，他私下里告诉慕容隆说："殿下此次向北撤退，绝对不可能到达目的地，也不

可能看到您的母亲太纪。假如让主上自己单独前往，殿下暗地里留在这里，一定会有大的功业可以建立。”慕容隆说：“国家有这样空前的大难，主上遭受奔波之苦与耻辱，而且我的老母亲又在北方，我能够在死的时候头向着北方，便没有什么遗憾了，你这是说的什么？”于是，他将官吏僚属召集在一起，询问他们是去是留，

只有司马鲁恭、参军成岌愿意跟从北迁，其余的都打算留下，慕容隆全听凭他

们自己拿主意。

农部将谷会归说农曰：“城中之人，皆涉、参合所杀者父兄子弟，泣血踊跃，欲与魏战，而为卫军所抑。今闻主上当北迁，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与魏战，死无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众望，击退魏军，抚宁畿甸，奉迎大驾，亦不失为忠臣也。”农欲杀归而惜其材力，谓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

慕容农的部将谷会归劝说慕容农说：“中山城里的人，都是拓跋

在参合陂所杀的士卒的父兄子弟，他们眼睛哭出血来，激愤奔走，打算同魏军决一死战，却被卫军慕容麟所压制。现在听说主上要北迁，都说：‘能够找到慕容氏家族中的一个人而拥戴他当皇上，以此来与魏军苦战，即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大王您最好是留在这里，以符合大家的冀望，等到击退魏军，使京畿地区得到安抚宁静，再奉迎皇上的大驾回来，这也不失为是一个忠臣呀。”慕容农想杀了谷会归，但又爱惜他的才华，因此只对他说：“一定要那样来期望继续生存，还不如去死！”

壬子，夜，宝与太子策、辽西王农、高阳王隆、长乐王盛等万余骑出赴会军，河间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鉴皆幼，不能出城，隆还入迎之，自为乘，俱得免。燕将李沈等降魏。乐浪王惠、中书侍郎韩范、员外郎段宏、太史令刘起等帅工伎三百奔邺。

壬子（十四日）夜晚，慕容宝与太子慕荣策、辽西王慕容农 、高阳王慕容隆、长乐王慕容盛等率领一万多骑兵，出城去投奔慕容会的军营，河间王慕容熙、勃海王慕容朗、博陵王慕容鉴还都年幼，未能逃出城来，慕容隆又回到城里去迎护，亲自驾车，终于使他们全部逃脱。后燕将领李沈等人投降北魏。乐浪王慕容惠、中书侍郎韩范、员外郎段宏、太史令刘起等人率领工匠、艺伎等三百人逃奔邺城。

中山城中无主，百姓惶惑，东门不闭。魏王欲夜入城，冠军将军王建志在虏掠，乃言恐士卒盗府库物，请俟明旦，乃止。燕开封公详从宝不成，城中立以为主，闭门拒守；尽众攻之，连日不拔。使人登巢车。临城谕之曰："慕容宝已弃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谁为乎？"皆曰："群小无知，恐复如参合之众，故苟延旬月之命耳。"顾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领将军长孙肥、左将军李栗将三千骑追宝至范阳，不及，破其新城戍而还。

中山城中没有了首领，老百姓惶惑惊恐，东门也没有关闭。魏王拓跋打算连夜进城，冠军将军王建则一心想要抢劫，于是说恐怕手下的士卒偷盗府库中的财物，请求等到明天天亮再进城，拓跋才停止进城。后燕开封公慕容详来不及跟随慕容宝北返，城中的军民便拥戴他做了统帅，关闭了城门抗拒北魏军。拓跋出动他所有的军队发动进攻，接连几天也没有攻克。于是派人登上攻城用的巢车，接近城墙向城里喊话说："慕容宝已经抛弃了你们自己逃走，你们这些老百姓白白地找死，打算为谁效忠呵？"城里的老百姓便都说："我们这些无知的小民，只是害怕又像参合陂那些人一样，在这里权且拖延十天半月的活命罢了。"拓跋气得直视王建，把唾味吐在他的脸上，并派遣中领将军长孙肥、左将军李栗二人带领着三千骑兵追杀慕容宝，到了范阳，没有赶上，攻克新城戍之后便返回。

[8]甲寅，尊皇太后李氏为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

[8]甲寅（十六日），安帝尊奉他的祖母皇太后李氏为太皇太后。戊午（二十日），册立王氏妃子为皇后。

[9]燕主宝出中山，与赵王麟遇于城。麟不意宝至，惊骇，帅其众奔蒲阴，复出屯望都，土人颇供给之。慕容详遣兵掩击麟，获其妻子，麟脱走，入山中。

[9]后燕国主慕容宝逃出都城中山，和赵王慕容麟在城相遇，慕容麟没有想到慕容宝来到这里，大惊失色，赶紧率领着他的部众向蒲阴逃去，然后又来到望都驻扎。当地的土人还为他提供粮草。慕容详派兵袭击慕容麟，抓获了他的妻子儿女，慕容麟自己则逃脱，进入山中。

甲寅，宝至蓟，殿中亲近散亡略尽，惟高阳王隆所领数百骑为宿卫。清河王会帅骑卒二万迎于蓟南，宝怪会容止怏怏有恨色，密告隆

及辽西王农。农、隆俱曰："会年少，专任方面，习骄所致，岂有他也！臣等当以礼责之。"宝虽从之，然犹诏解会兵以属隆，隆固辞；乃减会兵分给农、隆。又遣西河公库官骥帅兵三千助守中山。

甲寅（十六日），慕容宝来到蓟城，他的宫廷中的亲信近臣或走散或逃跑，几乎一个也不剩了，只有高阳王慕容隆所统领的几百名骑兵担任警卫。清河王慕容会率领骑兵二万人到蓟南去迎接。慕容宝对慕容会表情举止充满怨恨的样子感到奇怪，偷偷地告诉了慕容隆与辽西王慕容农。慕容农、慕容隆都说："慕容会年纪小，但很早就能独当一面，养成了骄纵的习惯，怎么会有别的想法呢！我们有机会一定依据礼仪制度的道理来责备他。"慕容宝虽然听了他们的话，但还是下诏解除了慕容会的兵权，转交给慕容隆。慕容隆坚决推辞，于是慕容宝只好减少慕容会的一部分兵力，分别交给慕容农、慕容隆。他又派遣西河公库官骥统领三千兵卒去帮助守卫中山。

丙辰，宝尽徙蓟中府库北趣龙城。魏石河头引兵追之，戊午，及宝于夏谦泽。宝不欲战，清河王会曰："臣抚教士卒，惟敌是求。今大驾蒙尘，人思效命，而虏敢自送，众心忿愤。《兵法》曰：'归师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舍去，贼必乘人，或生馀变。"宝乃从之。会整陈与魏兵战，农、隆等将南来骑冲之，魏兵大败，追奔百馀里，斩首数千级。隆又独追数十里而还，谓故吏留台治书阳曰："中山城中积兵数万，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遗恨。"因慷慨流涕。

丙辰（十八日），慕容宝把蓟城中府库里的所有财宝全部向北搬到龙城去。北魏将领石河头带领部队追击他们，戊午（二十日），在夏谦泽追上了慕容宝。慕容宝并不打算恋战，清河王慕容会说："我管教、训练我的部队，只是要寻找敌人求战。现在您的大驾受到凌辱，我们人人都想着牺牲性命为您尽忠，强盗贼子胆敢前来送死，大家心中十分愤怒。《兵法》说：'急于回去的部队，千万不能阻止。'又说：'使人处于将要死的地位时，才能逼迫他求生存。'这两点，我们今天都符合，哪怕不能取得胜利！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躲避逃跑，贼寇一定会得寸进尺，乘虚而入，恐怕还可能又产生别的变化。"慕容宝才听从了他的建议。慕容会于是调整阵势与北魏军队接战，慕容农、慕容隆等人也带领南来的骑兵冲杀敌军，把北魏军队打得大败，并且

追杀奔走了一百多里，杀了敌兵几千名。慕容隆又独自再追出去几十里之后才回来，告诉他的旧部下、留台治书阳说：“中山城中集结部队几万，却没有机会使我一展心胸，今天的这次胜利，也仍然让我怀有遗恨！”因此大为激动，泪洒衣襟。

会既败魏兵，矜很滋甚；隆屡训责之，会益忿恚。会以农、隆皆尝镇龙城，属尊位重，名望素出已右，恐至龙城，权政不复在已，又知终无为嗣之望，乃谋作乱。

慕容会击败了魏军后，狂傲凶狠越来越厉害。慕容隆曾北几次教训斥责他，慕容会更加怨恨。慕容会想到慕容农、慕容隆都曾经在龙城镇守过，辈分既高，权位又重，名声威望一向又超过自已，因此恐怕到了龙城，权力政事不会再让自已掌握，再加上他又知道自已到头来也不会再有当太子的希望，于是，他便阴谋发动政变。

幽、平之兵皆怀会恩，不乐属二王，请于宝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与之誓同生死，愿陛下与皇太子、诸王留蓟宫，臣等从王南解京师之围，还迎大驾。”宝左右皆恶会，言于宝曰：“清河王不得为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过人，善收人心；陛下若从众请，臣恐解围之后，必有卫辄之事。”宝乃谓众曰：“道通年少，才不及二王，岂可当专征之任！且朕方自统六师，杖会以为羽翼，何可离左右也！”众不悦而退。

幽州及并州的部队都怀念着慕容会的恩德，不愿意隶属于慕容农、慕容隆两位亲王，向慕容宝请求说：“清河王的勇武谋略都高过当世，我们与他发誓要同生共死，愿陛下您与皇太子、各位亲王暂时留在蓟城宫中，我们这些人跟随清河王去向南解救被围困的京师，回来迎接大驾还朝。”慕容宝左右的近臣

与侍卫都讨厌慕容会，对慕容宝说：“清河王因为当不上太子，神态与脸色都表现出非常的不满。而且他的才能与武力又超过常人，很善于收买人心，陛下如果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我们恐怕解除了中山的围困以后，就一定会有春秋时卫辄那样自已继承王位，却拒绝父亲回国的事发生。”慕容宝对这些人说：“慕容会年纪还小，他的才干也赶不上慕容农、慕容隆二王，怎么可以承担自已单独带兵征战的大任！况且朕正要亲自统率六军，依靠慕容会作为我的助手，他怎么可以离开我的身边呢？”那些人都很不高兴地退出去了。

左右劝宝杀会。侍御史仇尼归闻之，告会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异图；所杖者兵，兵已去手；欲于何所自容乎！不如诛二王，废太子，大王自处东宫，兼将相之任，以匡复社稷，此上策也。”会犹豫未许。

左右侍卫近臣都劝说慕容宝杀掉慕容会，侍御史仇尼归听说后，向慕容会报信说：“大王您所依仗的是自己的父亲，但您的父亲现在已另有打算；您所依仗的是军队，但是军队也已经不在您手里。您还打算到什么地方、依仗什么容身呢？我看您不如诛杀慕容农、慕容隆两位亲王，废黜太子，您自己处于东宫的位置兼任宰相、大将军之职，以此来匡正恢复社稷，这才是上策。”慕容会犹豫不决，没有应许。

宝谓农、隆曰：“观道通志趣，必反无疑，宜早除之。”农、隆曰：“今寇敌内侮，中土纷纭，社稷之危，有如累卵。会镇抚旧都，远赴国难，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动四邻。逆状未彰而遽杀之，岂徒伤父子之恩，亦恐大损威望。”宝曰：“会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杀，恐一旦为变，必先害诸父，然后及吾，至时勿悔自负也！”会闻之，益惧。

慕容宝对慕容农、慕容隆说：“我看慕容会的心思与志向，今后一定谋反无疑，应该早早除掉他。”慕容农、慕容隆说：“现在敌寇入侵欺侮我们，国中腹地一片大乱，政权危如累卵。慕容会本来在旧都镇守，这次千里迢迢赶来解救国家的危难，他的声威名望的分量，足以使四邻震动。他的叛逆的形迹还没有暴露便突然杀掉他，岂只是白白地伤损父子之间的恩德，恐怕也要使您的威望遭受重大损失。”慕容宝说：“慕容会反叛的主意已经打定，你们这样仁慈宽恕，不忍心早点杀掉他，恐怕有一天他突然发动政变，一定会首先伤害你们几个做叔父的，然后再伤害我，那时候可不要因自负而后悔呀！”慕容会听说后，越加害怕。

夏，四月，癸酉，宝宿广都黄榆谷，会遣其党仇尼归、吴提染干帅壮士二十余人，分道袭农、隆，杀隆于帐下；农被重创，执仇尼归，逃入山中。会以仇尼归被执，事终显发，乃夜诣宝曰：“农、隆谋逆，臣已除之。”宝欲讨会，阳为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

夏季，四月，癸酉（初六），慕容宝在广都黄榆谷扎营露宿。慕容会派遣他的死党部下仇尼归、吴提染干率领壮士二十多人，分两路去偷袭慕容农、慕容隆。在寝帐之中将慕容隆杀死，慕容农则身受重伤，抓住了仇尼归，逃进了深山。慕容会因为仇尼归被对方抓住，事情终于败露，于是只好连夜去拜见慕容宝说：“慕容农、慕容隆阴谋叛逆，我们已将他们除掉。”慕容宝准备讨伐慕容会，表面上只得用好话来稳住他，说：“我本来怀疑他们很长时间了，除掉他们很好。”

甲戌，旦，会立仗严备，乃引道。会欲弃隆丧，馀崇涕泣固请，乃听载随军。农出，自归，宝呵之曰：“何以自负邪？”命执之。行十余里，宝顾召群臣食，且议农罪。会就坐，宝目卫军将军慕舆腾使斩会，伤其首，不能杀。会走赴其军，勒兵攻宝。宝帅数百骑驰二百里，晡时，至龙城。会遣骑追至石城，不及。

甲戌（初七），清晨，慕容会下令严密戒备，在前面引路，继续前进。慕容会打算遗弃慕容隆的灵柩，将军馀崇流着眼泪坚决请求携带，就听凭他随着军队运载。慕容农从深山中出来，自己回到大营，慕容宝呵斥他说：“为什么自负前言！”命令手下人把他逮捕收押起来。走了十几里路，慕容宝回头召集文武大臣一起吃饭，并商议如何给慕容农定罪。慕容会也入席就座，慕容宝使眼色让卫军将军慕舆腾刺杀慕容会，却只将他的头部击伤，没有杀死。慕容会带伤逃奔自己的军队，马上集合部队向慕容宝发起猛攻。慕容宝带着几百名骑兵跑出去二百里，下午晡时，到了龙城。慕容会派遣骑兵追赶到石城，没有追上。

乙亥，会遣仇尼归攻龙城，宝夜遣兵袭击，破之。会遣使请诛左右佞臣，并求为太子；宝不许。会尽收乘舆器服，以后宫分给将帅，署置百官，自称皇太子、录尚书事，引兵向龙城，以讨慕舆腾为名；丙子，顿兵城下。宝临西门，会乘马遥与宝语，宝责让之。会命军士向宝大噪以耀威，城中将士皆愤怒，向暮出战，大破之。会兵死伤太半，走还营。侍御郎高云夜帅敢死士百余人袭会军，会众皆溃。会将十余骑奔中山，开封公详杀之。宝杀会母及其三子。

乙亥（初八），慕容会派遣仇尼归前去攻打龙城，慕容宝却在夜里派遣一支部队袭击他，并将他打败。慕容会派遣使者去面见慕容宝，请求诛杀左右的奸佞之臣，并且请求册立自己做太子，慕容宝不答

应。慕容会便把皇帝用的车马服装器具等全部收为己有，把后宫的姬妾宫女等分赏给各位将帅，并且设置了文武百官，自称为皇太子、录尚书事，带着部队直向龙城进发，名义上却说要讨伐慕舆腾。丙子（初九），在城下驻扎下来。慕容宝来到西门，慕容会乘着马从远处与慕容宝对话。慕容宝斥责他。慕容会命令士兵面对慕容宝大声鼓噪、起哄，以炫耀自己的威势。城里的将士都义愤填膺，傍晚的时候出城与慕容会接战，将他们打得大败。慕容会的兵卒死伤了一大半，他自己也逃回了大营。侍御郎高云当夜率领一百多名敢死壮士偷袭慕容会的营寨，慕容会的部众完全崩溃。慕容会本人只带领着十几名骑兵逃奔中山，被开封公慕容详杀了。慕容宝杀掉了慕容会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儿子。

丁丑，宝大赦，凡与会同谋者，皆除罪，复旧职；论功行赏，拜将军、封侯者数百人。辽西王农骨破见脑，宝手自裹创，仅而获济。以农为左仆射，寻拜司空、领尚书令。馀崇出自归，宝嘉其忠，拜中坚将军，使典宿卫。赠高阳王隆司徒，谥日康。

丁丑（初十），慕容宝实行大赦，凡是慕容会同谋的人，全都免除罪名，恢复旧有的官职。论功行赏，晋升为将军、加封侯爵的有几百人。辽西王慕容农头骨被击碎，甚至竟能看见脑髓，慕容宝亲手为他包扎伤口，居然救活了他的性命。慕容宝任命慕容农为左仆射，不久又升为司空、领尚书令。慕容隆的部将馀崇从躲藏的地方回来，慕容宝赞赏他的忠诚，提升他为中坚将军，派他统领宫廷侍卫。追赠高阳王慕容隆为司徒，谥号康王。

宝以高云为建威将军，封夕阳公，养以为子。云，高句丽之支属也，燕王破高句丽，徙于青山，由是世为燕臣。云沈厚寡言，时人莫知，惟中卫将军长乐冯跋奇其志度，与之为友。跋父和，事西燕主永为将军，永败，徙和龙。

慕容宝任命高云为建威将军，封为夕阳公，并收养他做为自己的养子。高云是高句丽王室分支的后代，当年前燕王慕容击败高句丽王国的时候，曾把他的前辈迁移到青山一带，从此，他们便世世代代成了前燕国的臣民。高云平时沉稳敦厚，不善言谈，当时的人都不熟悉他，只有中卫将军长乐人冯跋觉得他的志向与气度极不一般，和他结

为好友。冯跋的父亲冯和，为西燕国主慕容永效力并做了西燕的将军。慕容永失败以后，他被安置在和龙居住。

[10]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依附会稽王道子，纳贿穷奢，不知纪极。恶王恭、殷仲堪，劝道子裁损其兵权；中外汹汹不安。恭等各缮甲勒兵，表请北伐；道子疑之，诏以盛夏妨农，悉使解严。

[10]东晋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等人依附于会稽王司马道子，收受贿赂，穷奢极欲，无法无天已达到了极点。他们厌恶王恭、殷仲堪，劝司马道子裁减他们二人的兵权。朝廷内外流言四起，人心动荡不安。王恭等人各自都在整理兵甲，训练部队，上奏章请求北上讨伐。司马道子对他们怀有疑心，下诏以盛夏出兵防碍农业生产为由，命令他们解严。

恭遣使与仲堪谋讨国宝等。桓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势以作乱，乃说仲堪曰："国宝与君诸人素已为对，唯患相毙之不速耳。今既执大权，与王绪相表里，其所回易，无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君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为虽有思致，非方伯才。彼若发诏征君为中书令，用殷觊为荆州，君何以处之？"仲堪曰："忧之久矣，计将安出？"玄曰："孝伯疾恶深至，君宜潜与之约，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东西齐举，玄虽不肖，愿帅荆、楚豪杰，荷戈先驱，此桓、文之勋也。"

王恭派人去见殷仲堪，商议声讨王国宝等人的事情。桓玄也因为未能当上大官，郁郁不得志，打算趁此机会借助殷仲堪的兵马势力制造混乱，就对殷仲堪说："王国宝与你们几个人向来都是死对头，只怕消灭你们的时间来得不快。现在他既然已经执掌了大权，并且与王绪内外呼应，他们所想要改变的事，没有一件达不到目的。王恭处在国舅的位置上，王国宝不一定敢加害他，但你是先帝提拔起来的，超越常规地独领一方。人们都认为你虽然头脑清楚，有才干，却不是封疆大吏的人才。他们如果征召你回朝做中书令，任命殷觊为荆州刺史，你将如何应付？"殷仲堪说："我也忧虑很长时间了，你认为怎么办才好呢？"桓玄说："王恭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你应该暗地里和他联合起来，约定时间，仿效战国赵鞅发动晋阳之兵马，以清除君侧之恶人的办法，东西两面一齐起兵，桓玄我虽然不成材，也愿意率领荆州、楚

州两地的英雄豪杰，手拿武器充任前锋。这是齐桓公、晋文公似的功勋呵！”

仲堪心然之，乃外结雍州刺史郗恢，内与从兄南蛮校尉觊、南郡相陈留江绩谋之。觊曰：“人臣当各守职分，朝廷是非，岂藩屏之所制也！晋阳之事，不敢预闻。”仲堪固邀之，觊怒曰：“吾进不敢同，退不敢异。”绩亦极言其不可。觊恐绩及祸，于坐和解之。绩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胁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获死所耳！”仲堪惮其坚正，以杨期代之。朝廷闻之，征绩为御史中丞。觊遂称散发，辞位，仲堪往省之，谓觊曰：“兄病殊为可忧。”觊曰：“我病不过身死，汝病乃当灭门。宜深自爱，勿以我为念！”郗恢亦不肯从。仲堪疑未决，会王恭使至，仲堪许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状国宝，举兵讨之。

殷仲堪心中以为他说得很对，于是向外联络雍州刺史郗恢，内部又与自己的堂兄南蛮校尉殷觊、南郡相陈留人江绩等人一起谋划，殷觊说：“作为国家的大臣，应当各自坚守自己的职责，朝廷里的是非对错，怎么能是做地方官员的人可以干预的！所说仿效晋阳出兵一事，我不敢听闻参预。”殷仲堪坚决邀请他出来一块干，殷觊大怒说：“我前进一步不会同意，退后一步不会反对。”江绩也竭力地分析认为不可。殷觊恐怕江绩说得太激烈，招来祸患，便坐在那里从中调解。江绩说：“大丈夫怎么能用死来威胁呢？我江仲元活了六十岁，只是没有找到值得我去死的地方罢了！”殷仲堪对江绩的坚定正直很害怕，因此任命杨期代替江绩为南郡相。朝廷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征召江绩回朝廷担任御史中丞。殷觊借口自己食用寒食散之后药性发作，辞去了职位。殷仲堪去看望他，对殷觊说：“堂兄的病实在值得忧虑。”殷觊说：“我的病至多不过是我个人身死，你的病发作却会招致灭门大祸呀。你应当深深地爱惜保护自己，不要挂念我。”雍州刺史郗恢也不愿意一起干。殷仲堪犹疑不决。正巧王恭派来的信使来到，殷仲堪应诺了王恭的约定，王恭非常高兴。甲戌（初七），王恭便上奏章陈述了王国宝的罪状，同时发动部队前去讨伐。

初，孝武帝委任王，及帝暴崩，不及受顾命，一旦失势，循默而已。丁丑，王恭表至，内外戒严，道子问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曰：“朝政得失，弗之预，王、殷作难，何由可知！”王国宝惶惧，不知所为，遣数百人戍竹里，夜遇风雨，各散归。王绪说国宝矫

相王之命召王、车胤杀之，以除时望，因挟君相发兵以讨二藩。国宝许之。、胤至，国宝不敢害，更问计于。曰："王、殷与卿素无深怨，所竞不过势利之间耳。"国宝曰："将曹爽我乎？"曰："是何言欤！卿宁有爽之罪，王孝伯岂宣帝之俦邪？"又问计于胤，胤曰："昔桓公围寿阳，弥时乃克。今朝廷遣军，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将何以待之？"国宝尤惧，遂上疏解职，诣阙待罪；既而悔之，诈称诏复其本官。道子暗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国宝，遣骠骑谘议参军谯王尚之收国宝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赐国宝死，斩绪于市，遣使诣恭，深谢愆失；恭乃罢兵还京口。国宝兄侍中恺、骠骑司马愉并请解职；道子以恺、愉与国宝异母，又素不协，皆释不问。戊子，大赦。

当初，晋孝武帝重任左仆射王，后来，孝武帝突然驾崩，他没来得及接受先帝的委托做顾命大臣。王失去权势，只好一言不发。丁丑（初十），王恭的奏章送到朝中，朝廷内外十分紧张，戒备森严。司马道子问王道："王、殷两股地方势力发动叛乱，你知道这件事吗？"王说："朝廷内部政治事务的好坏得失，我都不曾参预，王、殷两个人所发动的反叛，我怎么能知道呢？"王国宝异常惶恐惧怕，不知如何是好，派了几百人到竹里去守卫，因为夜间遇到风雨大作，各自散去回家了。王绪给王国宝出主意，让他假借相王司马道子的命令，召集王、车胤前来，将他们杀掉，先除掉有声望的人，然后以此要挟安帝和马司道子调兵讨伐两个藩臣。王国宝同意了王绪的建议。王、东胤来到之后，王国宝又不敢杀害，只好再向王询问解决的方法。王说："王恭、殷仲堪与您素来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们所要争的不过是一些权势利益罢了。"王国宝说："莫非要把我当成曹爽吗？"王说："你这是什么话呀！您哪里有曹爽那么重的罪过，王恭又哪里是宣帝司马懿那样的人呢？"王国宝又向车胤问计，车胤说："过去，桓温围困寿阳，很长时间才攻克。现在朝廷如果派兵去攻，王恭便一定会坚守。倘若京口还没有攻下，长江上游的殷仲堪又带兵突然乘虚而来，您准备怎样对付他呢？"王国宝更加恐惧，于是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解除一切官职，前往宫门等待朝廷定罪。奏章刚送上去，又后悔了，因此又谎称安帝已经下诏恢复他原来的官职。司马道子为人愚昧懦弱，只求暂时平息此事，便把一切罪过完全推到王国宝身上，并派遣骠骑谘议参军谯王司马尚之前去逮捕王国宝，交到廷尉那里去问罪。司马尚之是

司马恬的儿子。甲申（十七日），安帝下诏，命令王国宝自杀，把王绪绑赴街市斩首，并派使者前去面见王恭，对自己的过失表示深深的歉意。王恭于是带兵回京口。王国宝的哥哥侍中王恺、骠骑司马王愉一起恳请辞职。司马道子因为王恺、王愉与王国宝不是同母所生，彼此的关系又历来不和，就都不予追究。戊子（二十一日），宣布大赦。

殷仲堪虽许王恭，犹豫不敢下；闻国宝等死，乃始抗表举兵，遣杨期屯巴陵。道子以书止之，仲堪乃还。

殷仲堪虽然已经答应王恭一起声讨王国宝，但仍然犹豫，不敢带兵东下。听说王国宝等已死，才开始上疏朝廷，起动大兵，派遣杨期去驻守巴陵。司马道子写信阻止，殷仲堪才回师。

会稽世子元显，年十六，有隽才，为侍中，说道子以王、殷终必为患，请潜为之备。道子乃拜元显征虏将军，以其卫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会稽王司马道子的长子司马元显，十六岁，聪明能干。此时他在朝中担任侍中。他提醒司马道子说，王恭、殷仲堪到头来一定会成为祸患，请在暗地作好准备。司马道子于是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把自己的卫队以及徐州的军政要员全部交给司马元显管辖。

[11]魏王以军食不给，命东平公仪去邺，徙屯钜鹿，积租杨城。慕容详出步卒六千人，伺间袭魏诸屯；击破之，斩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纵之。

[11]魏王拓跋因为军队中的粮食供应不足，命令东平公拓跋仪离开邺城，迁到钜鹿驻扎，并把粮食补给等聚积在杨城。慕容详派出六千步兵，等待机会乘虚袭击搔扰魏军的几个驻地。被拓跋击溃，杀死了五千人，活捉了七百人，又把这些浮虏全部释放。

[12]初，张掖卢水胡沮渠罗仇，匈奴沮渠王之后也，世为部帅。凉王光以罗仇为尚书，从光伐西秦。及吕延败死，罗仇弟三河太守粥谓罗仇曰：“主上荒耄信谗，今军败将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时也。吾兄弟必不见容，与其死而无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奋臂一呼，凉州不足定也。”罗仇曰：“诚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于西土，宁使人负我，我不忍负人也。”光果听谗，以败军之罪杀罗仇及粥。罗仇弟子蒙逊，雄杰有策略，涉猎书史，以罗仇、粥之丧归葬；诸部多其族

姻，会葬者凡万余人。蒙逊哭谓众曰："吕王昏荒无道，多杀不辜。吾之上世，虎视河西，今欲与诸部雪二父之耻，复上世之业，何如？"众咸称万岁。遂结盟起兵，攻凉临松郡，拔之，屯据金山。

[12]当初，居住在张掖的卢水匈奴部落的首领沮渠罗仇，是匈奴沮渠王的后代，世世代代都当部落的首领。后凉王吕光任命沮渠罗仇为尚书，跟着吕光一起去讨伐西秦。吕延战败身死之后，沮渠罗仇的弟弟、三河太守沮渠粥对沮渠罗仇说："主上吕光年老，昏聩，又常常听信谗言，这次军队失败，大将战死，正是他猜忌勇武有识的部下的时候，他一定容不得我们兄弟。与其平平庸庸死掉，不如干脆带领军队进攻西平，闯过苕，只要我们振臂一呼，凉州一带得以平定就不在话下了。"沮渠罗仇说："确实像你说的。但是我们沮渠家，世世代代都以忠孝之名被西域的人们所称颂，所以，宁可让别人背叛我，我是绝对不忍心去背叛别人的。"吕光果然听信谗言，以出战失败的罪名杀掉了沮渠罗仇与沮渠粥。沮渠罗仇的侄儿沮渠蒙逊，为人雄武过人而又身怀奇才大略，阅读过许多经史典籍。他护送沮渠罗仇与沮渠粥的灵柩回乡安葬，附近的许多部落都与他们有姻亲关系，参加葬礼的竟达一万多人。沮渠蒙逊哭着对这些人说："吕光昏聩无道，杀死了无辜的人。我们的祖先，雄威震慑河西一带，今天我们要与各部落一起为我的两位伯叔报仇雪恨，进而恢复我们祖先的大业，各位意下如何？"众人都高喊万岁。于是缔结了盟约，拉起队伍，攻占了后凉的临松郡，然后进军在金山据守。

[13]司徒左长史王，导之孙也，以母丧居吴。王恭之讨王国宝也，版行吴国内史，使起兵于东方。使前吴国内史虞啸父等入吴兴、义兴召募兵众，赴者万计。未几，国宝死，恭罢兵，符去职，反丧服。以起兵之际，诛异己者颇多，势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将兵伐恭，笺于会稽王道子，称恭罪恶；道子以其笺送恭。五月，恭遣司马刘牢之帅五千人击泰，斩之。又与战于曲阿，众溃，单骑走，不知所在。收虞啸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免为庶人。

[13]东晋司徒左长史王是王导的孙子，因为母亲去世，在吴地守丧。王恭讨伐王国宝的时候，曾任命他暂时代理吴国内史的官职，让他在东方起兵。王于是派前任吴国内史虞啸父等人到吴兴、义兴一带去招兵买马，赶来从军的人以万计。不久，王国宝被赐自杀，王恭也

停止了军事行动，便来信通知王可以离开任职、回家继续守丧。王在起兵的时候，诛杀了很多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已经不能半途停止，于是不禁大怒，拒绝接受王恭的命令，并且派他的儿子王泰带兵前去讨伐王恭，又写信给会稽王司马道子，历数王恭的罪恶。司马道子把他的信送给了王恭。五月，王恭派司马刘牢之统领五千人迎击王泰，并把他杀了。刘牢之又与王在曲阿展开激战，王的部队溃散，王一个人骑马跑走，下落不明。又抓获虞啸父送到廷尉问罪，因为他的祖父虞谭过去有功，免死，贬为平民。

[14]燕库官骥入中山，与开封公详相攻。详杀骥，尽灭库官氏；又杀中山尹苻谟，夷其族。中山城无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结盟，人自为战。

[14]后燕西河公库官骥进入中山，与留守在那里的开封公慕容详互相攻打，莫容详杀了库官骥，并把整个库官氏家族全部消灭。他又杀死了中山尹苻谟，屠杀了苻谟家一族。中山城内没有一个主事人，居民们害怕北魏的军队乘虚攻进城来，男女老幼自愿结起盟约，各自单独作战。

甲辰，魏王罢中山之围，就谷河间，督诸郡义租。甲寅，以东平公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豫·雍·荆·徐·扬六州牧、左丞相，封卫王。

甲辰（初七），魏王拓跋撤除对中山的包围，开往河间征粮，督促各郡义务献粮。甲寅（十七日），拓跋任命东平公拓跋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豫、雍、荆、徐、扬六州牧，左丞相，封为卫王。

慕容详自谓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浑潭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杀拓跋觚以固众心。

慕容详自认为能使北魏军队撤去，他的声威与恩德已经重振，便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年号为建始，设置了文武百官，任命新平公可足浑谭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杀掉了原来被扣押在中山的拓跋的弟弟拓跋觚，希望以此来稳定人心。

邺中官属劝范阳王德称尊号，会有自龙城来者，知燕主宝犹存，乃止。

邺城的文武官员力劝范阳王慕容德面南称帝，正巧有一个人从龙城来，知道后燕国主慕容宝还活着，这才停止。

[15]凉王光遣太原公纂将兵击沮渠蒙逊于谷，破之。蒙逊逃入山中。

[15]后凉王吕光派遣太原公吕纂带兵在谷进攻沮渠蒙逊，并把他打败。沮渠蒙逊逃进深山之中。

蒙逊从兄男成为凉将军，闻蒙逊起兵，亦合众数千屯乐涫。酒泉太守垒澄讨男成，兵败，澄死。

沮渠蒙逊的堂兄沮渠男成，担任后凉的将军。他听说沮渠蒙逊起兵反叛，也集合了几千名兵众进驻乐涫。酒泉太守垒澄带兵去讨伐沮渠男成，兵败，垒澄战死。

男成进攻建康，遣使说建康太守段业曰：“吕氏政衰，权臣擅命，刑杀无常，人无容处。一州之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无所依附。府君奈何以盖世之才，欲立忠于垂亡之国！男成等既唱大义，欲屈府君抚临鄗州，使涂炭之馀，蒙来苏之惠，何如？”业不从。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劝业从男成之请。业素与凉侍中房晷、仆射王详不平，惧不自安，乃许之。男成等推业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以男成为辅国将军，委以军国之任。蒙逊帅众归业，业以蒙逊为镇西将军。光命太原公纂将兵讨业，不克。

沮渠男成进攻建康，派遣使者去说服建康太守段业说：“吕氏的政治势力已经衰微，掌权的官僚操纵一切，刑罚杀戮没有法度，使人们无容身之处。仅在一个州的地域上，反叛的人接连不断，这种土崩瓦解的形势一看便知，百姓们饥饿痛苦，找不到可以依托的人。您为什么以盖绝当世的奇才，却打算向这个面临灭亡的国家尽效忠心呢？我们既然倡导大义，便打算委屈阁下出面领导安抚本州，使人们在灾难和不幸的缝隙之间，能够得到恢复生机的好处，你看怎么样？”段业不听从他的劝告。两方相持了二十天左右，外面的救援没有赶来，建康本郡的居民高逵、史惠等人劝说段业接受沮渠男成的建议。段业历来与后凉侍中房晷、仆射王详不融洽，经常恐惧不安，于是，他同意了沮渠男成的请求。沮渠男成等人公推段业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年号为神玺。段业任命沮渠男成为辅国将军，把国

家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他掌管。沮渠蒙逊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也带着自己的部众来归附段业。段业任命沮渠蒙逊为镇西将军。吕光命令太原公吕纂带领部队讨伐段业，没有攻克。

[16]六月，西秦王乾归征北河州刺史彭奚念为镇卫将军；以镇西将军屋弘破光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为兴晋太守，镇罕。

[16]六月，西秦王乞伏乾归征召北河州刺史鼓奚念为镇卫将军，任命镇西将军屋弘破光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为兴晋太守，镇守罕。

[17]秋，七月，慕容详杀可足浑潭。详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杀无度，所诛王公以下五百余人，群下离心。城中饥窘，详不听民出采稆，死者相枕，举城皆谋迎赵王麟。详遣辅国将军张骧帅五千余人督租于常山，麟自丁零入骧军，潜袭中山，城门不闭，执详，斩之。麟遂称尊号，听人四出采稆。人既饱，求与魏战，麟不从，稍复穷馁。魏王军鲁口，遣长孙肥帅骑七千袭中山，入其郛；麟追至水，为魏所败而还。

[17]秋季，七月，慕容详杀掉了车骑大将军可足浑谭。慕容详嗜酒如命，又奢侈荒淫，从来也不体恤士人、百姓，施刑屠戮没有法度，被他诛杀的自王公以下的人有五百多，以致各级僚属和下层军民都和他离心离德。城中发生饥荒，慕容详不允许人们出城去采集野草和野生的粮食，因此，饿死的人尸横遍地，全城上下的人们都在希望设法把赵王慕容麟迎请回来。慕容详派遣辅国将军张骧率领五千多人前去常山督促人们缴纳粮租，慕容麟从丁零部落那里潜入张骧军中，偷袭中山，城门没有关闭，慕容麟抓住慕容详，杀了他。慕容麟自己做了皇帝，准许人们出城到四处去采集可吃的东西。军民能够吃饱之后，便又提出要求与北魏军队决战，慕容麟却没有同意，不久，城中再次发生饥荒。魏王拓跋驻扎在鲁口，派遣长孙肥率领骑兵七千人进攻中山，并且攻进了外城。慕容麟发动反击。并把北魏军追击到了水，却被北魏军队打败，回到中山。

八月，丙寅朔，魏王徙军常山之九门。军中大疫，人畜多死，将士皆思归。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什四、五。"曰："此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为国，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无民！"群臣乃不敢言。遣抚军大将军略阳公遵袭中山，入其郛而还。

八月，丙寅朔（初一），魏王拓跋迁到常山的九门驻扎。忽然军营流行严重瘟疫，人和牲畜都死了很多，将士们都在想着回家。拓跋向手下的各位将领询问瘟疫的蔓延与治疗情况，将领们回答说："活着的十分之四五。"拓跋说："这本来是天命，我们有什么办法！四海之内的所有居民，都可以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要看我统治、驾奴他们的方法罢了，何必担忧我们没有百姓呢？"大臣们不敢再多说话。拓跋派抚军大将军略阳公拓跋遵进攻中山，攻进了中山的外城之后撤回去了。

[18]燕以辽西王农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录尚书事。

[18]后燕任命辽西王慕容农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录尚书事。

[19]凉散骑常侍、太常西平郭，善天文数术，国人信重之。会荧惑守东井，谓仆射王详曰："凉之分野，将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暗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讳，祸乱必起。吾二人久居内要，彼常切齿，将为诛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强，二苑之人，多其旧众。吾欲与公举大事，推乞基为主，二苑之众，尽我有也。得城之后，徐更议之。"详从之。夜以二苑之众烧洪范门，使详为内应；事泄，详被诛，遂据东苑以叛。民间皆言圣人举兵，事无不成，从之者甚众。

[19]后凉散骑常侍、太常、西平人郭，擅长观测天文和数术，国中的人们对他都很相信倚重。正巧赶上火星侵占井宿，郭对仆射王详说："凉州一带，将要发生大的战争。现在主上年老多病，太子又愚昧孱弱，太原公吕纂凶暴骄悍，一旦主上晏驾，祸乱便一定会发生。我们两个人长期居于朝廷要职，太原公一直咬牙切齿地痛恨我们，到那时我们一定会成为他所要诛杀的首要对象。田胡部落的首领王乞基的力量最强大，都城姑臧东苑、西苑的人，大多是他们的旧属部众。我打算和你一起发动一个大事，拥推王乞基为我们的首领，居住在两苑里的人，都会为我们所拥有。攻占城池之后，再慢慢商议其他的事。"王详听从了他的话。郭当夜便派两苑的人火烧洪范门，并且让王详作为内应。不料事情败露，王详被杀。郭便占据了东苑城公开反叛。民间都流传说，像郭那样的圣人带领部队战斗，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所以，跟从他的人很多。

凉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讨。纂将还，诸将皆曰：“段业必蹑军后，宜潜师夜发。”纂曰：“业无雄才，凭城自守；若潜师夜去，适足张其气势耳。”乃遣使告业曰：“郭作乱，吾今还都；卿能决者，可早出战。”于是引还。业不敢出。

后凉王吕光连忙征召太原公吕纂玄围剿郭。吕纂将要回去，各位将领都说：“段业一定会跟在我军的背后追打，我们应该在夜间秘密撤退。”吕纂说：“段业没有雄才大略，只能凭借城池的险要保全自己。如果我们在夜间偷偷撤军，恰恰长了敌人的志气。”于是，他派遣一个使者去告诉段业说：“郭发动了叛乱，我现要就要回都城去，你如果有胆量能来决一死战，那么可以尽早出战。”于是，撤军回去，段业没敢出来。

纂司马杨统谓其从兄桓曰：“郭举事，必不虚发。吾欲杀纂，推兄为主，西袭吕弘；据张掖，号令诸郡，此千载一时也。”桓怒曰：“吾为吕氏臣，安享其禄，危不能救，岂可复增其难乎！”吕氏若亡，吾为弘演矣！”统至番禾，遂叛归。弘，纂之弟也。

吕纂的司马杨统对他的堂兄杨桓说：“郭领兵起事，一定不会凭空地

盲目作战，我想杀掉吕纂，推举您为首领，向西袭击吕弘，占据张掖，向其他

几个郡发号施令。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杨桓大怒说：“我作为吕氏的臣

子，在平安的时候享受他们给我的荣禄，在危急的时候不能去解救，又怎么能

再增加他们的困难呢？吕氏如果灭亡，我甘愿做春秋时忠君而死的弘演！”

杨统到了番禾县，反叛归附了郭。吕弘是吕纂的弟弟。

纂与西安太守石元良共击，大破之，乃得入姑臧。得光孙八人于东苑，及败而恚，悉投于锋上，枝分节解，饮其血以盟众，众皆掩目。

吕纂和西安太守石元良合击郭，把他打得大败，才得以进入都城姑臧。郭在东苑城抓获了吕光的八个孙子，被吕纂击败之后恼羞成怒，把这八个孩子全部投掷到兵刃的锋口之上，并把他们的尸体一肢一节

地分解开来，喝掉了他们的鲜血，用来和大家对天盟誓。其状极其凶惨，他手下的人也都蒙住双眼，不忍观看。

凉人张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于休屠城。与共推凉后将军杨轨为盟主。轨，略阳氐也。将军程肇谏曰："卿弃龙头而从蛇尾，非计也。"轨不从；自称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凉州人张捷、宋生等，召集戎族和汉族三千人，在休屠城造反。他们与郭一起推举后凉后将军杨轨为盟主。杨轨是略阳的氐人。将军程肇劝阻杨轨说："您抛弃了龙头而去追随蛇尾，不是上策。"杨轨没有接受他的劝告，自称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纂击破将王斐于城西，兵势渐衰，遣使请救于秃发乌孤。九月，乌孤使其弟骠骑将军利鹿孤帅骑五千赴之。

吕纂在城西又打败了郭的部将王斐。郭的军队势力渐渐衰微，派遣使者到秃发乌孤那里去求救。九月，秃发乌孤派他的弟弟骠骑将军秃发利鹿孤率领五千骑兵赶去救援。

[20]秦太后氏卒。秦主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圣性以光道训，既葬之后，素服临朝。"尹纬驳曰："嵩矫常越礼，请付有司论罪。"兴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一从嵩议。"

[20]后秦太后氏去世。后秦国主姚兴哀恸过度，不能正常地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众大臣请求依据汉朝与曹魏处理这类事的旧规矩，安葬之后便不再继续守丧。尚书郎李嵩上奏章说："用孝道来治理天下，是先王们的最高准则。应该遵守圣主的天性，来发扬光大道德的训诫。太后安葬之后，皇上应该穿着孝服来主持朝政。"尚书左仆射尹纬反驳说："李嵩违反常规，冒犯礼法，请把他交付有关部门判定罪罚。"姚兴说："李嵩在国是忠臣、在家是孝子，有什么罪呀！这件事就完全按照李嵩的建议办理吧！"

[21]鲜卑薛勃叛秦，秦主兴自将讨之。勃败，奔没弈干，没弈干执送之 。

[21]后秦所属的鲜卑部落首领薛勃叛变，后秦国主姚兴亲自带兵去讨伐他，薛勃战败，去投奔没弈干，没弈干把他抓住送回后秦。

[22]秦泫氏男姚买得谋弑秦主兴，不克而死。

[22]后秦泫氏男、姚买得阴谋杀害后秦国主姚兴，没有成功而被杀死。

[23]秦主兴入寇湖城，弘农太守陶仲山、华山太守董迈皆降之；遂至陕城，进寇上洛，拔之。遣姚崇寇洛阳，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徙流民二余户而还。

[23]后秦国主姚兴率军进犯东晋的湖城，东晋弘农太守陶仲山、华山太守董迈都投降了他。后秦军队便很快抵达陕城，进犯并攻克了上洛。姚兴又派遣姚崇进犯洛阳，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坚守在金墉，姚崇进攻而没有攻克，他便裹胁迁移二万多户流民撤回。

武都氐屠飞、啖铁等据方山以叛秦，兴遣姚绍等讨之，斩飞、铁。

武都的氐族人屠飞、啖铁等人占据了方山背叛后秦。姚兴派姚绍等人去讨伐，斩杀了屠飞和啖铁。

兴勤于政事，延纳善言，京兆杜瑾等皆以论事得显拔，天水姜龛等以儒学见尊礼，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等以文章参机密。诜刚介雅正，以风教为己任。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诜闻之而泣，持剑求高，欲杀之，高惧而逃匿。

姚兴对于国家的军政大事非常勤勉努力，并且善于接受采纳、征求一些好的意见，京兆人杜瑾等人因为经常议论国事而得到荣升提拔，天水人姜龛等人因为精通儒家学说而受到尊重和礼敬，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等人因为文章写得好而参预朝廷的机要。古成诜为人刚直耿介、高雅正派，以维护道德、风尚作为自己的责任。京兆人韦高仰慕阮籍的为人，母亲去世后的守丧期间，一边弹琴，一边饮酒。古成诜听说这件事之后，潸然流泪，提着佩剑去找韦高，准备杀了他。韦高非常害怕，逃走之后藏了起来。

[24]中山饥甚，慕容麟帅二万余人出据新市。甲子晦，魏王进军攻之。太史令晁崇曰：“不吉。昔纣以甲子亡，谓之疾日，兵家忌之。”曰：“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兴乎？”崇无以对。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水。甲戌，与麟战于义台，大破之，斩首九千余级，麟与数十骑驰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邺。

[24]中山城里的饥荒越来越严重，慕容麟带领二万多人出城据守新市。甲子晦（二十九日），魏王拓跋指挥军队进攻慕容麟。太史令晁崇说：“今天很不吉利。过去纣王就是在甲子这天灭亡的，因此人们都

把这天叫疾日，用兵的人忌讳这一天。”拓跋说：“纣王在甲子这天死，周武王不是在甲子这天兴起吗？”晁崇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冬季，十月，丙寅（初二），慕容麟撤退到水去据守。甲戌（初十），拓跋与慕容麟在义台展开激战，把后燕军打得落花流水，有九千多人被杀，慕容麟与几十个骑兵跑过去救出自己的妻子儿女逃进西山，随后又逃奔邺城。

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张骧、李沈先尝降魏，复亡去，入城，皆赦之。得燕玺绶、图书、府库珍宝以万数，班赏群臣将士有差。追谥弟觚为秦愍王；发慕容详冢，斩其尸；收杀觚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以大刃之。

甲申（二十日），北魏军队攻克中山，后燕的王公贵族、文武官吏以及士卒人等投降的有二万多人。张骧、李沈以前曾经投降过北魏国，后来又再次逃走，拓跋进城后，全部赦免了他们。北魏兵所缴获的后燕的御玺印绶、图书典籍以及藏在府库中的奇珍异宝，都数以万计。北魏论功奖赏文武百官以及将帅士兵等有功人员。追谥拓跋的弟弟拓跋觚为秦愍王，掘开慕容详的坟墓，斩下尸首上头颅，抓住了杀害拓跋觚的主谋高霸、程同，把他们二人的五族亲属全部杀掉，并且用大刀一个个剁成肉块。

丁亥，遣三万骑就卫王仪，将攻邺。

丁亥（二十三日），拓跋又派遣三万骑兵到卫王拓跋仪那里去增援，准备进攻邺城。

[25]秦长水校尉姚珍奔西秦，西秦王乾归以女妻之。

[25]后秦长水校尉姚珍投奔西秦，西秦国主乞伏乾归把女儿嫁给他。

[26]河南鲜卑吐秣等十二部大人，皆附于秃发乌孤。

[26]河南鲜卑族吐秣等十二个部落的首领，全部归附于秃发乌孤。

[27]燕人有自中山至龙城者，言拓跋涉衰弱，司徒德完守邺城。会德表至，劝燕主宝南还，宝于是大简士马，将复取中原。遣鸿胪鲁邃册拜德为丞相、冀州牧，南夏公侯牧守皆听承制封拜。十一月，癸丑，燕大赦。十二月，调兵悉集，戒严在顿，遣将军启仑南视形势。

[27]后燕国有从中山跑到龙城的人，说拓跋的力量已经衰微薄弱，司徒慕容德完好地坚守着邺城。正好此时有慕容德的一道奏章送到，说服后燕国主慕容宝回到南边，慕容宝大量遴选、征集士卒和兵马，准备重新夺取中原。他派遣鸿胪鲁邃在邺城任命慕容德为丞相、冀州牧，南部各公侯官吏都由慕容 德全权任命。十一月，癸丑（十九日），后燕实行大赦。十二月，调派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慕容宝先派将军启仑南下，去观察形势。

乙亥，慕容麟至邺，复称赵王，说范阳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将乘胜攻邺，邺中虽有蓄积，然城大难固，且人心惧，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台，阻河以待魏，伺衅而动，河北庶可复也。"时鲁阳王和镇滑台，和，垂之弟子也，亦遣使迎德；德许之。

乙亥（十二日），慕容麟来到邺城，恢复自己赵王的称号，向范阳王慕容德游说："魏既然已经攻克了中山，就一定要乘胜来攻打邺城。邺城中虽然有一些储备，但是，城池太大，很难固守，况且人心又慌乱恐惧，不可能守住。不如向南进军滑台，依靠黄河天险加强防守来对付魏，等待时机，再采取行动。那样，黄河以北或许可以收复。"这时，后燕鲁阳王慕容和正在镇守滑台。慕容和是慕容垂的侄儿，他也正好派遣使者前来迎接慕容德。慕容德答应了去滑台的请求。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卷

晋纪三十二 安皇帝乙隆安二年（戊戌、398）

晋纪三十二 晋安帝隆安二年（戊戌，公元398年）

[1]春，正月，燕范阳王德自邺帅户四万南徙滑台。魏卫王仪入邺，收其仓库， 追德至河，弗及。

[1]春季，正月，后燕范阳王慕容德统率四万户从邺城向南迁移到滑台驻守。北魏卫王拓跋仪进入邺城，收缴了后燕在那里的仓库，又追击慕容德到黄河，没有追上。

赵王麟上尊号于德，德用兄垂故事，称燕王，改永康三年为元年，以统府行帝制，置百官。以赵王麟为司空、领尚书令，慕容法为中军将军，慕舆拔为尚书左仆射，丁通为右仆射。麟复谋反，德杀之。

后燕赵王慕容麟领头向慕容德奉上尊号，拥推他称帝，慕容德仿效他哥哥慕容垂过去的做法，称自己为燕王，把后燕永康三年改为燕王元年，把原来范阳王府的建制改变为帝王建制，设置了文武百官。慕容德任命赵王慕容麟为司空、领尚书令，慕容法为中军将军，慕舆拔为尚左仆射，丁通为右仆射。慕容麟再一次阴谋反叛，慕容德把他杀了。

[2]庚子，魏王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之子宪，喜曰：“王景略之孙也。”以为本州中正，领选曹事，兼掌门下。至邺，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帅吏兵五千人镇邺。

[2]庚子（初七），魏王拓跋从中山出发向南巡视，来到高邑，寻访到原来前秦左丞相王永的儿子王宪，非常高兴地说：“你是王景略的孙子！”于是，马上任命他做本州的中正，兼选曹事，主持门下事务。拓跋来到邺城，在那里设置了行台，任命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统率吏兵五千人镇守在邺城。

自邺还中山，将北归，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凿恒岭至代五百馀里。恐已既去，山东有变，复置行台于中山，命卫王仪镇之；以抚军大将军略阳公遵为尚书左仆射，镇勃海之合口。

拓跋从邺城回到中山，将要回北方，调拨士卒一万人开辟一条直达的大道，从望都起开凿恒岭，一直到代郡，全长达五百多里。拓跋担心自己回去之后，山东一带又会发生变乱，因此又在中山设置了一座行台，命令卫王拓跋仪在这里镇守，又任命抚军大将略阳公拓跋遵为尚书左仆射，镇守勃海的合口。

右将军尹国督租于冀州，闻将北还，谋袭信都；安南将军长孙嵩执国，斩之。

右将军尹国在冀州一带监督人民缴纳粮租，听到拓跋将要北返，准备袭击信都。北魏安南将军长孙嵩抓获尹国，并把他斩首。

[3]燕启伦还至龙城，言中山已陷；燕主宝命罢兵。辽西王农言于宝曰："今迁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师袭库莫奚，取其牛马以充军资，更审虚实，俟明年而议之。"宝从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浇洛水，会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诣宝，言"涉圭西上，中国空虚。"延追宝及之，宝大喜，即日引还。

[3]后燕启伦回到龙城，说中山已经被攻陷，后燕国主慕容宝命令部队停止行动。辽西王慕容农对慕容宝说："现在从中山迁回龙城，时间还太短，千万不可发动大军向南出征，应该利用已经准备好的部队进攻库莫奚部落，夺取他们的牛马来充实我们的军备物资，然后再了解情况，等到明年再来商议出兵南征的事。"慕容宝听从了他的劝告。己未（二十六日），调动部队向北进发。庚申（二十七日），渡过浇洛水，正好南燕王慕容德派遣侍郎李延拜见慕容宝，追到这里说："拓跋取路向西，中部地区非常空虚。"慕容宝闻听此言，大喜，当天就带着大军回来了。

[4]辛酉，魏王发中山，徙山东六州吏民杂夷十余万口以实代。博陵、勃海、章武群盗并起，略阳公遵等讨平之。

[4]辛酉（二十八日），魏王拓跋从中山出发，迁移原在山东居住的六州居民、官吏以及一些杂居的夷人十多万，充实代郡的人口。博陵、勃海、章武等地的成群盗匪纷纷起事，略阳公拓跋遵等人将他们讨灭平定。

广川太守贺赖卢，性豪健，耻居冀州刺史王辅之下，袭辅，杀之，驱勒守兵，掠阳平、顿丘诸郡，南渡河，奔南燕。南燕王德以赖卢为并州刺史，封广宁王。

广川太守贺赖卢，性情粗豪强健，认为自己屈居在冀州刺史王辅之下是莫大的耻辱，于是，袭击王辅，并把他杀了，然后驱使勒逼冀州守兵，一路洗掠阳平、顿丘各郡，向南渡过黄河，投奔了南燕。南燕王慕容德任命贺赖卢为并州刺史，封为广宁王。

[5]西秦王乾归遣乞伏益州攻凉支阳、武、允吾三城，克之；虏万余人而去。

[5]西秦王乞伏乾归派遣乞伏益州进攻后凉的支阳、武、允吾三座城池，并且全部攻克，俘虏了一万多人而离去。

[6]燕主宝还龙城宫，诏诸军就顿，不听罢散，文武将士皆以家属随驾。辽西王农、长乐王盛切谏，以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与敌，宜且养兵观衅。宝将从之，抚军将军慕舆腾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图始。今师众已集，宜独决圣心，乘机进取，不宜广采异同以沮大计。"宝乃曰："吾计决矣，敢谏者斩！"二月，乙亥，宝出就顿，留盛统后事。己卯，燕军发龙城，慕舆腾为前军，司空农为中军，宝为后军，相去各一顿，连营百里。

[6]后燕国主慕容宝回到龙城寝宫，诏令各路大军回到兵营集结，不许解散，文武官员和将士全部携带家属跟随御驾。辽西王慕容农、长乐王慕容盛再三恳切劝阻，觉得国家军队疲惫、力量薄弱，而北魏则是刚刚获得胜利，万万不可与它对敌；应该暂且将养修整军队静观时机。慕容宝刚要打算接受他们的劝谏，抚军将军慕舆腾说："老百姓是只可以与他们享乐成功后的快慰，很难和我们一起图谋大业的创始。现在各路大军的兵众已经集结完毕，您应该独自下定决心，把握住机会，努力进取，不应该广泛听取相同或者不同的意见，影响甚至破坏国家大计的施行。"慕容宝于是说："我的计划已经决定，再有人胆敢劝阻，格杀勿论。"二月，乙亥（十三日），慕容宝离开皇宫，进驻兵营，留下慕容盛统管后事。己卯（十七日），后燕军从龙城出发，慕舆腾为前锋，司空慕容农为中军，慕容宝亲自殿后，各军之间相距三十里，全军的兵营前后相连，绵延一百多里。

壬午，宝至乙连，长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众心之惮征役，遂作乱。速骨等皆高阳王旧队，共逼隆子高阳王崇为主，杀乐浪威王宙、中牟熙公段谊及宗室诸王。河间王熙素与崇善，崇拥佑之，故独得免。燕主宝将十馀骑奔司空农营，农将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

“宜小清澄，不可便出。”农引刀将斫之，遂出见宝，又驰信追慕舆腾。癸未，宝、农引兵还趣大营，讨速骨等。农营兵亦厌征役，皆弃仗走，腾营亦溃。宝、农奔还龙城。长乐王盛闻乱，引兵出迎，宝、农仅而得免。

壬午（二十日），慕容宝军到乙连，长上官段速骨、宋赤眉等人因为许多人心中都害怕征战徭役，于是发动叛乱。段速骨等人都是高阳王慕容隆的老部下，一起强逼慕容隆的儿子、高阳王慕容崇做他们的盟主，杀了乐浪威王慕容宙、中牟熙公段谊以及其他一些宗室亲王。河间王慕容熙平素与慕容崇关系很好，在慕容崇的保护之下，只他幸免于难。后燕国主慕容宝仅带着十几个骑兵逃奔到司空慕容农的大营，慕容农刚要出营去迎接，他左右的侍臣拦腰死死将他抱住，制止他说：“应该等待事态明了一点，现在不可以随便出去。”慕容农拔出佩刀要砍他们，于是出营迎见慕容宝，又赶紧写信让人火速给慕舆腾送去。癸未（二十一日），慕容宝、慕容农率兵回击兵变的大营，讨伐段速骨等人。慕容农手下的士兵也厌倦征伐打仗，都扔下武器纷纷逃走。慕舆腾的大营也溃乱了。慕容宝与慕容农逃回龙城。长乐王慕容盛听说发生叛乱，赶忙出城迎接，慕容宝与慕容农才得免一死。

[7]会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谯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为腹心。尚之说道子曰：“今方镇强盛，宰相权轻，宜密树腹心于外以自藩卫。”道子从之，以其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军事，用为形援，日夜与尚之谋议，以伺四方之隙。

[7]东晋会稽王司马道子忌恨王恭、殷仲堪对他形成的威逼，因为谯王司马尚之和他的弟弟司马休之有雄才大略，便把他们二人当做心腹。司马尚之劝司马道子说：“现在的局面是，在外方镇守的封疆大吏势力强盛，在朝中的宰相，权力反倒很微弱，您应该在外地的要职上安排心腹之人，以便为自己设置屏障和卫护势力。”司马道子依从了他的计策，任命其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军事，以此作为自己的呼应和援手。他从早到晚地与司马尚之谋划商量，等待四方出现什么空隙和机会。

[8]魏王如繁宫，给新徙民田及牛。

[8]魏王拓跋回到繁自己的宫里，给那些新迁移来的百姓分发田地及耕牛。

畋于白登山，见熊将数子，谓冠军将军于栗曰：“卿名勇健，能搏此乎？”对曰：“兽贱人贵，若搏而不胜，岂不虚毙一壮士乎！”乃驱致前，尽射而获之。顾谢之。

拓跋在白登山打猎，看见一只熊带着几个小熊崽儿，便对冠军将军于栗说：“你以勇猛劲健著名，能捉住它们吗？”于栗回答说：“兽贱人贵，我如果和它们对搏，而不能取胜，岂不是白白地断送了一个壮士吗！”于是他把几只熊全部驱赶到拓跋的面前，又将它们全部射倒并且抓获。拓跋回望于栗，表示歉意。

秀容川酋长尔朱羽健从攻晋阳、中山有功，拜散骑常侍，环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秀容川部落的酋长尔朱羽健，随同拓跋攻取晋阳、中山有功，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围绕着他所居住的地方，封给他方圆三百里的一块地域。

柔然数侵魏边，尚书中兵郎李先请击之；从之，大破柔然而还。

柔然部落几次侵犯北魏的边境，尚书中兵郎李先请求回击他们，拓跋批准了他的请求。李先带兵将柔然部落打得大败，然后回师。

[9]杨轨以其司马郭纬为西平相，帅步骑二万北赴郭。秃发乌孤遣其弟车骑将军檀帅骑一万助轨。轨至姑臧，营于城北。

[9]杨轨任命他的司马郭纬为西平相，并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向北开进增援郭。秃发乌孤派他的弟弟车骑将军秃发檀带领骑兵一万人帮助杨轨。杨轨的部队抵达姑臧，在城北扎下大营。

[10]燕尚书顿丘王兰汗阴与段速骨等通谋，引兵营龙城之东；城中留守兵至少，长乐王盛徙内近城之民，得丁夫万余，乘城以御之。速骨等同谋才百余人，余皆为所驱胁，莫有斗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将攻城，辽西桓烈王农恐不能守，且为兰汗所诱，夜，潜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战甚力，速骨之众死者以百数。速骨乃将农循城，农素有忠节威名，城中之众恃以为强，忽见在城下，无不惊愕丧气，遂皆逃溃。速骨入城，纵兵杀掠，死者狼籍。宝、盛与慕舆腾、馀崇、张真、李旱、赵恩等轻骑南走。速骨幽农于殿内。长上阿交罗，速骨之谋主也，以高阳王崇幼弱，更欲立农。崇亲信发让、出力犍等闻之，丁酉，杀罗及农。速骨即为之诛让等。农故吏左卫将军宇文拔亡奔辽西。

[10]后燕尚书、顿丘王兰汗暗地里与段速骨等人勾通联系，带兵驻扎在龙城的东面。龙城之内留守的兵力非常少，长乐王慕容盛便把城附近的居民迁到城中，一共遴选出壮丁勇士一万多人，让他们登上城墙，抵御叛军的攻打。段速骨的同谋只有一百多人，其他大部分都是被驱使胁迫而来的，丝毫没有斗志。三月，甲午（初二），段速骨等人即将攻城，辽西桓烈王慕容农恐怕城池守不住，同时又被兰汗等人劝诱，当夜，私自出城投奔段速骨，希望以此保全自己的性命。第二天早晨，段速骨带兵攻城，但城上的抵抗非常顽强，段速骨一方死了几百人。段速骨于是便挟持慕容农围绕城池循游一周。慕容农历来有诚实忠君、守节不屈的威名，城中那些人正是仗恃着他的威仪才拼死作战，忽然看见他在城下，没有人不惊愕丧气，于是兵众们也都四散溃逃。段速骨进入龙城，任他的部队烧杀抢掠，死人尸首横陈遍地。慕容宝、慕容盛与慕舆腾、馀崇、张真、李旱、赵恩等人轻装简从，骑马向南逃走。段速骨把慕容农幽禁在殿内，长上阿交罗是段速骨的主要智囊，他觉得高阳王慕容崇年小体弱，所以打算另行拥立慕容农作首领。慕容崇的亲信让、出力犍等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丁酉（初五），杀死了阿交罗与慕容农。段速骨因此立即杀了让等人。慕容农原来的部下左卫将军宇文拔逃出，投奔辽西。

庚子，兰汗袭击速骨，并其党尽杀之。废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宝，及于蓟城。宝欲还，长乐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诈未可知，今单骑赴之，万一汗有异志，悔之无及。不如南就范阳王，合众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众，徐归龙都，亦未晚也。”宝从之。

庚子（初八），兰汗发动大军袭击段速骨，连同他的党羽，全部杀掉。然后废黜了慕容崇，奉立太子慕容策，代行皇帝的权力实行大赦，并派遣使节前往迎接慕容宝，在蓟城追赶上了慕容宝等人。慕容宝打算回去，长乐王慕容盛等人都说：“兰汗是忠心相迎，还是藏奸使诈，现在都还不清楚，您如果单人匹马投奔他，万一兰汗居心不良，后悔也都来不及了。您不如向南去到范阳王那里去，集合起所有的兵力，去夺取冀州。即便不能获胜，把南方的兵力收编过来，再慢慢地回师龙城，也不算晚。”慕容宝听从了他们的劝告。

[11]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不乐徙代，聚众叛魏，魏安远将军庾岳讨平之。

[11]北魏离石胡人部落的首领呼延铁、西河胡人部落首领张崇等，不愿意迁移到代郡，就聚集一起叛变北魏。北魏安远将军庾岳把他们讨平。

[12]魏王召卫王仪入辅，以略阳公遵代镇中山，夏，四月，壬戌，以征虏将军穆崇为太尉，安南将军长孙嵩为司徒。

[12]魏王拓跋征召卫王拓跋仪到朝中辅佐自己，任命略阳公拓跋遵代替拓跋仪镇守中山。夏季，四月，壬戌（初一），拓跋任命征虏将军穆崇为太尉，安南将军长孙嵩为司徒。

[13]燕主宝从间道过邺，邺人请留，宝不许。南至黎阳，伏于河西，遣中黄门令赵思告北地王钟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时南征，至乙连，会长上作乱，失据来此。王亟白丞相奉迎！"钟，德之从弟也，首劝德称尊号，闻而恶之，执思付狱，以状白南燕王德。德谓群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计，劝吾摄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乏主，故权顺群议以系众心。今天方悔祸，嗣帝得还，吾将具法驾奉迎，谢罪行阙，何如？"黄门侍郎张华曰："今天下大乱，非雄才无以宁济群生。嗣帝暗懦，不能绍隆先统。陛下若蹈匹夫之节，舍天授之业，威权一去，身首不保，况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舆护曰："嗣帝不达时宜，委弃国都，自取败亡，不堪多难，亦已明矣。昔蒯聩出奔，卫辄不纳，《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犹可，况以父拒子乎！今赵思之言，未明虚实，臣请为陛下驰往之。"德流涕遣之。

[13]后燕国主慕容宝抄小道经过邺城附近，邺城的人们请求他留下，慕容宝没答应。他继续南行到黎阳，躲藏在黄河的西岸，派遣中黄门令赵思通知北地王慕容钟说："皇上在二月的时候得到了丞相所上的奏章，当时便马上向南进军，达到乙连时，赶上长上等人发动兵变，失势以后来到此地。请您快些去禀告丞相，前来迎接！"慕容钟是慕容德的堂弟，曾经第一个劝说慕容德面南称帝，他听了赵思的话，十分厌恶，于是把赵思抓了起来，投入监狱，并把以上情况禀报给了南燕王慕容德。慕容德对大臣们说："你们大家出于对国家政权危亡大局的考虑，对说我出面代理朝政；我当时也因为继任的皇帝流亡到了很远的地方，这里的民众与神灵，都缺乏一个主心骨，因此便暂且依从了大家的建议，希望能把民心维系在一起。现在，老天刚刚后悔为我们降下灾祸，继任的皇帝得以回来，我准备备办专门的仪仗队伍奉

迎皇帝，并到他行宫去请求责罚，你们看怎么样？”黄门侍郎张华说：“现在天下大乱，不是盖世英雄便无法使众生得到安宁。继任的皇帝昏庸懦弱，不能很好地继承先辈的传统。陛 下如果偏要恪守一个无知小人的所谓节操，而舍弃上天交授给您拯救苍生的大业，您的威望权势一旦丧失，自己的性命安全便得不到保障，更何况大燕的江山社稷又无法得到捍卫和巩固！”慕舆护接着说：“继位的皇帝不通达时务，放弃了国都中山，自取败亡，他不可能承受太多的危难，已经是很明了的情况了。当初卫蒯聩出逃在外，他的儿子卫辄执掌政权后便拒绝他回国，《春秋》都肯定了他的做法。以儿子的身分抗拒父亲都还可以，更何况以叔父的身分来抗拒侄儿呢？现在赵思的话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请求陛下准许我前去探听一下真实情况。”慕容德忍不住流下泪来，派慕舆护去了。

护帅壮士数百人，随思而北，声言迎卫，其实图之。宝既遣思诣，于后得樵者，言德已称制，惧而北走。护至，无所见，执思以还。德以思练习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马犹知恋主，思虽刑臣，乞还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东迁，晋、郑是依。殿下亲则叔父，位为上公，不能帅先群后以匡帝室，而幸本根之倾，为赵王伦之事，思虽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犹慕龚君宾不偷生于莽世也！”德斩之。

慕舆护带领着几百名精壮的兵勇，跟随着赵思向北走去，口头上说要去迎接护卫皇上，其实却是要趁机将慕容宝置之死地。慕容宝派遣赵思去拜见慕容钟去之后，又遇到一个砍柴的人，说慕容德已经称帝，因此非常害怕，便返身向北逃去。慕舆护带人来到这里，什么也没看见。慕舆护把赵思押解回去。慕容德因为赵思对朝廷的典章礼仪等事项熟悉老练，所以打算留用他。赵思说：“狗马都还知道留恋主人，我赵思虽然是一个受了宫刑的人臣，但还是想请求您允许我回去追随皇上。”慕容德再三坚持让他留下，赵思大怒说：“当年周朝东迁，所依靠的是晋国和郑国。现在殿下论亲属是皇上的叔父，论地位则是三公之一。但您却不能带头召集王公匡扶帝室，反而庆幸国家的根基倾覆，做出晋朝赵王司马伦那样以宗室的身分篡晋的事来。我虽然不能像申包胥向秦国借兵打败吴国最终保全了楚国，但是也还仰慕汉代龚君宾的节操，绝不在王莽当权的世上偷生！”慕容德把他杀了。

宝遣扶风忠公慕舆腾与长乐王盛收兵冀州，盛以腾素暴横，为民所怨，乃杀之。行至钜鹿、长乐，说诸豪杰，皆愿起兵奉宝。宝以兰汗祀燕宗庙，所为似顺，意欲还龙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张曹家。曹素武健，请为宝合众；盛亦劝宝宜且驻留，察汗情状。宝乃遣冗从仆射李旱先往见汗，宝留顿石城。会汗遣左将军苏超奉迎，陈汗忠款。宝以汗燕王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谓必无他，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谏，宝不听，留盛在后，盛与将军张真下道避匿。

慕容宝派遣扶风忠公慕舆腾与长乐王慕容盛一起在冀州一带收容失散的残兵败将。慕容盛因为慕舆腾一向残暴横蛮，遭到百姓的普遍怨恨，于是把他杀了。慕容盛寻行到钜鹿、长乐等地，游说各豪俊英杰，这些人都愿意拉起部队拥护慕容宝。慕容宝因为兰汗祭祀燕室宗庙，像是忠顺于自己，便执意要回到龙城，不肯长在冀州停留，于是向北行进。抵达建安，住在居民张曹家里。张曹为人向来勇武豪健，他请求为慕容宝招募兵众。慕容盛也劝慕容宝暂且留驻在此，观察兰汗的真实想法和动向。慕容宝派遣冗从仆射李旱先去龙城见兰汗，自己则留在石城休整。正在这时，兰汗派遣左将军苏超前来奉迎皇上，反复陈说兰汗对慕容宝的忠心与诚意。慕容宝因为兰汗是父王慕容垂的舅父，又是慕容盛的岳丈，觉得他一定不会另有图谋，不等李旱返回，即刻启程。慕容盛流着泪坚决劝阻，慕容宝不听，便把慕容盛留下。慕容盛与将军张真离开大路，跑到别的地方躲藏起来。

丁亥，宝至索莫汗陉，去龙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请罪，兄弟共谏止之。汗乃遣弟加难帅五百骑出迎；又遣兄堤闭门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将为变，而无如之何。加难见宝于陉北，拜谒已，从宝俱进。颍阴烈公馀崇密言于宝曰：“观加难形色，祸变甚逼，宜留三思，柰何径前！”宝不从。行数里，加难先执崇，崇大呼骂曰：“汝家幸缘肺附，蒙国宠荣，覆宗不足以报。今乃敢谋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计旦暮即屠灭，但恨我不得手脍汝曹耳！”加难杀之。引宝入龙城外邸，弑之。汗谥宝曰灵帝；杀献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余人；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昌黎王，改元青龙；以堤为太尉，加难为车骑将军，封河间王熙为辽东公，如杞、宋故事。

丁亥（二十六日），慕容宝来到索莫汗陉，距离龙城还有四十里路。城中的军民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兰汗却有些惶恐惧怕，打算自己出城去请罪，他的兄弟们一起把他劝住了。兰汗于是派他的弟弟兰加难率领着五百名骑兵出城相迎，又派他的哥哥兰堤关闭城门，禁止携带武器，不许行人出入。城中的人都知道兰汗他们将要发动兵变，但是却也无可奈何。兰加难在索莫汗陉北面见到了慕容宝，行完拜谒之礼，便跟随慕容宝一起向城走去。颍阴烈公馀崇寻找机会向慕容宝暗中警告说：“我看兰加难的神色与举动，大祸与突变的迹象已经迫在眉睫，陛下应该三思而后行，怎么能这样轻率上前呢！”慕容宝不听劝告。走了几里路，兰加难首先抓住了馀崇。馀崇大声叫喊着骂道：“你们兰家侥幸地成为燕朝宗室的亲属，蒙受国家的宠信与殊荣，纵使是使家族倾覆，也无法报答这种恩德。今天竟敢阴谋篡权叛逆，这是天地所不容的，我看你们早晚就要被消灭，只恨我不能亲手宰了你们这帮家伙！”兰加难把他杀了。他又把慕容宝带入龙城郊外的宅邸杀了。兰汗追谥慕容宝为灵帝，然后又杀掉了献安太子慕容策以及其他的王公贵族和官员一百多人。他又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昌黎王，改年号为青龙；任命兰堤为太尉，兰加难为车骑将军，封河间王慕容熙为辽东公，就像周武王封夏朝的后代为杞国君主、封商朝的后代为宋国君主一样。

长乐王盛闻之，驰欲赴哀；张真止之。盛曰：“我今以穷归汗，汗性愚浅，必念婚姻，不忍杀我，旬月之间，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见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请盛于汗，盛妃复顿头于诸兄弟。汗恻然哀之，乃舍盛于宫中，以为侍中、左光禄大夫，亲待如旧。堤、加难屡请杀盛，汗不从。堤骄很荒淫，事汗多无礼，盛因而间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

长乐王慕容盛听说后打算跑去奔丧，被张真劝止。慕容盛说：“我现在因为走投无路而归附兰汗，兰汗的性情愚鲁浅薄，一定会感念我与他女儿的婚姻情分，不忍心杀我，这样，只要给我十天至一个月的时间，就足以使我的志愿得到实现。”于是，他跑到龙城去晋见兰汗。兰汗的妻子乙氏和做慕容盛妃子的兰汗的女儿，都哭哭啼啼地向兰汗请求留下慕容盛一命，慕容盛的兰妃又依次向兰汗的那些兄弟叩头求情。兰汗也起了恻隐之心，于是便把慕容盛接到宫中居住，任命他为

侍中、左光禄大夫，对他关怀厚待与过去一样。兰堤、兰加难等人几次请求杀掉慕容盛，兰汗都没有准许。兰堤骄横凶狠，荒淫无度，对待兰汗也多有失礼的地方，慕容盛借此机会从中挑拨离间，从此，兰汗兄弟之间慢慢地互相怀疑猜忌起来。

[14]凉太原公纂将兵击杨轨，郭救之，纂败还。

[14]后凉太原公吕纂带兵进攻杨轨，郭赶来相救，吕纂失败而归。

[15]段业使沮渠蒙逊攻西郡，执太守吕纯以归。纯，光之弟子也。于是晋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赵郡孟敏皆以郡降业。业封蒙逊为临池侯，以德为酒泉太守，敏为沙州刺史。

[15]北凉段业派沮渠蒙逊进攻西郡，俘获太守吕纯后回师。吕纯是吕光的侄儿。从此，晋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赵郡人孟敏都献出本郡，投降了段业。段业封沮渠蒙逊为临池侯，任命王德为酒泉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

[16]六月，丙子，魏王命群臣议国号。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诸侯升为天子，因以其国为天下号。汉氏以来，皆无尺土之资。我国家百世相承，开基代北，遂抚有方夏，今宜以代为号。"黄门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两称殷、商，代虽旧邦，其命维新，登国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也，宜称魏如故。"从之。

[16]六月，丙子（十六日），魏王拓跋命令大臣们讨论用什么国号。大 家都说："周朝与秦朝以前，天子都是由诸侯中升位的，他们都是用他们原来诸侯国的国号作为天下的国号。汉代以后，夺取天下的人都没有一尺土地作为资本和凭借。我们国家百代以来，子孙相承，在代郡以北的地方开创基业，于是才夺取了中国的大片地方，所以，现在应该用'代'作我们的国号。"黄门侍郎崔宏说："过去，商朝政权不长时间地在一个地方，所以，便有殷、商这两种称呼。代郡那一带虽然是个古老的国家，但是我们受到上天的恩宠、接受治理天下的使命却还是新近发生的事，登国初年，已经把国名更改为魏。魏，是一个含有美好伟大之意的名称，也曾经是这片辽阔土地上的一个很强的大国。因此，应该像过去一样称为魏。"拓跋依从了他的意见。

[17]杨轨自恃其众，欲与凉王光决战，郭每以天道抑止之。凉常山公弘镇张掖，段业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将兵迎之。杨轨曰："吕弘精兵一万，若与光合，则姑臧益强，不可取矣。"乃与

秃发利鹿孤共邀击纂，纂与战，大破之；轨奔王乞基。性褊急残忍，不为士民所附，闻轨败走，降西秦；西秦王乾归以为建忠将军、散骑常侍。

[17]杨轨自己仗恃兵多将广，打算与后凉王吕光决一死战，郭每次都用上天的旨意为借口制止他。后凉常山公吕弘镇守张掖，段业派遣沮渠男成和王德进攻他，吕光也派太原公吕纂带兵迎接吕弘。杨轨说："吕弘拥有精锐部队一万人，如果他与吕光合兵一处，姑臧的力量便越加强盛，很难取胜了。"于是，他与秃发利鹿孤一起阻击吕纂。吕纂与他们接战，把他们打得大败。杨轨逃走后投奔王乞基。郭生性偏执急躁，非常残忍，不被广大士人、百姓所拥戴归附。他听说杨轨失败逃走，便投降西秦，西秦国主乞伏乾归任命他为建忠将军、散骑常侍。

弘引兵弃张掖东走，段业徙治张掖，将追击弘。沮渠蒙逊谏曰："归师勿遏，穷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业不从，大败而还，赖蒙逊以免。业城西安，以其将臧莫孩为太守。蒙逊曰："莫孩勇而无谋，知进不知退；此乃为之筑冢，非筑城也！"业不从，莫孩寻为吕纂所破。

吕弘放弃了张掖，带兵向东撤退。段业便把自己的都城迁到张掖，准备去追击吕弘。沮渠蒙逊劝阻说："回家心切的部队不要阻截，走投无路的强盗不要追赶，这是兵家之戒呵！"段业不听劝阻，带兵去追，被打得大败而回，幸亏沮渠蒙逊救助，才免于一死。段业修筑了西安城，任命他的部将臧莫孩任太守。沮渠蒙逊说："臧莫孩虽然勇猛，但却没有谋略，只知道前进，不知道撤退。这正是给他修筑坟冢，哪里是为他修筑城池！"段业又不听，臧莫孩不久便被吕纂打败。

[18]燕太原王奇，楷之子，兰汗之外孙也，汗亦不杀，以为征南将军。得入见长乐王盛，盛潜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于建安，众至数千，汗遣兰堤讨之。盛谓汗曰："善驹小儿，未能办此，岂非有假托其名欲为内应者乎！太尉素骄，难信，不宜委以大众。"汗然之，罢堤兵，更遣抚军将军仇尼慕将兵讨奇。

[18]后燕太原王慕容奇是慕容楷的儿子，兰汗的外孙。兰汗也没杀他，任命他为征南将军。他得以进宫见到长乐王慕容盛。慕容盛暗中让他逃出去拉一支队伍。慕容奇在建安起兵，人数达到几千。兰汗派遣兰堤去讨伐他。慕容盛对兰汗说："慕容奇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绝对

不能办这么大的事情，莫非是有人假托他的名义起兵，然后自己打算做内应吗？太尉兰堤一向骄纵，很难令人相信，不应该把那么多部队交给他。”兰汗觉得他说得很对，免除了兰堤的军权，改派遣抚军将军仇尼慕带兵去讨伐慕容奇。

于是龙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日诣燕诸庙及宝神座顿首祷请，委罪于兰加难。堤及加难闻之怒，且惧诛，乙巳，相与率所部袭仇尼慕军，败之。汗大惧，遣太子穆将兵讨之。穆谓汗曰：“慕容盛我之仇雠，必与奇相表里，此乃腹心之疾，不可养也，宜先除之。”汗欲杀盛，先引见，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称疾不出，汗亦止不杀。

龙城从夏季的这个时候开始，便不曾下雨，一直持续到秋季的七月，兰汗于是每天都去后燕诸庙以及慕容宝的牌位前面叩头、祈祷，把弑君篡权之罪全部推托到兰加难的身上。兰堤与兰加难听说后大怒，而且又害怕遭兰汗诛杀，乙巳（十五日），他们便互相联合率领部队突然向仇尼慕的部队发动袭击，并把仇尼慕打败。兰汗非常害怕，派遣太子兰穆带兵去讨伐。兰穆对兰汗说：“慕容盛是我们的大仇人，一定是他与慕容奇里应外合，这是我们的心腹之患，万万不可再姑息养奸了，应该先行将他除掉。”兰汗打算杀掉慕容盛，便先召他来会见，准备观察他的神色。慕容盛的兰妃知道了这件事，偷偷告诉了慕容盛，慕容盛于是推托有病，没有出去见兰汗，兰汗也就暂时放下了这个想法，没杀慕容盛。

李旱、卫双、刘忠、张豪、张真，皆盛素所厚也，而穆引以为腹心，旱、双得出入至盛所，潜与盛结谋。丁未，穆击堤、加难等，破之。庚戌，飨将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厕，因逾垣入于东宫，与旱等共杀穆。时军未解严，皆聚在穆舍，闻盛得出，呼跃争先，攻汗，斩之。汗子鲁公和、陈公扬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旱、真袭诛之。堤、加难亡匿，捕得，斩之。于是内外帖然，士女相庆。宇文拔率壮士数百来赴，盛拜拔为大宗正。

李旱、卫双、刘忠、张豪、张真等人，平素都颇得慕容盛的厚待，而兰穆也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心腹，使李旱、卫双得以在慕容盛的住所出入，暗下与慕容盛联合起来，做好了谋划。丁未（十七日），兰穆去袭击兰堤、兰加难等人，把他们打败。庚戌（二十日），兰汗大开

筵宴，犒赏将士，兰汗、兰穆都喝得大醉。慕容盛半夜出去上厕所，于是跳墙进入东宫，与李旱等人一起杀死了兰穆。这时军队还都没有解除战时状态，将领们还都聚集在兰穆那里。他们听说慕容盛终于得以出来领导他们后，无不欢呼雀跃，争先恐后地去进攻兰汗，并把他杀掉。兰汗的儿子鲁公兰和、陈公兰扬分别驻守在会支、白狼，慕容盛派遣李旱、张真去进攻他们，也将他们斩首。兰堤、兰加难逃走躲藏起来，也把他们抓住，杀了。从此，内外全部平定，男女互相庆贺。宇文拔带领几百名精壮的勇士前来投奔，慕容盛任命他为大宗正。

辛亥，告于太庙，令曰："赖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庙社稷幽而复显。不独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责，凡在臣民皆得明目当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谦不敢称尊号，以长乐王摄行统制。诸王皆降称公，以东阳公根为尚书左仆射，卫伦、阳、鲁恭、王滕为尚书，悦真为侍中，阳哲为中书监，张通为中领军，自馀文武各复旧位。改谥宝曰惠闵皇帝，庙号烈宗。

辛亥（二十一日），慕容盛到宗室祭庙去向列祖列宗禀告平定祸乱的经过，然后下令说："我仰赖五位祖先的洪福和保佑，以及各位文武大臣们的合力相助，使宗庙社稷从被涂炭蒙尘的黑暗中重新得到光明和显赫。不单是我个人缈小的身躯倚仗这件功业免除了报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的责任，就是每一个在世的臣民也都可以因此睁开眼睛，理直气壮地做人了。"因此，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平。慕容盛谦逊推托，不敢称帝登基，只是以长乐王的身份代理朝政，施行统辖。他以下的那些亲王都降格称为"公"，任命东阳公慕容根为尚书左仆射，卫伦、阳、鲁恭、王滕为尚书，悦真为侍中，阳哲为中书监，张通为中领军，其他文武官员也都各自恢复自己的原位。他又把慕容宝的谥号改为惠闵皇帝，庙号烈宗。

初，太原王奇举兵建安，南、北之人翕然从之。兰汗遣其兄子全讨奇，奇击灭之，匹马不返，进屯乙连。盛既诛汗，命奇罢兵。奇用丁零严生、乌桓王龙之谋，遂不受命，甲寅，勒兵三万余人进至横沟，去龙城十里。盛出击，大破之，执奇而还，斩其党与百余人，赐奇死，桓王之嗣遂绝。群臣固请上尊号，盛弗许。

当初，太原王慕容奇在建安征召队伍，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欣然来随从。兰汗派他的侄儿兰全讨伐慕容奇，慕容奇消灭了兰全，一匹马也没有返回，便进驻乙连。慕容盛诛杀了兰汗之后，命令慕容奇停止用兵。慕容奇听从了丁零人严生和乌桓人王龙的谋划，拒绝接受命令。甲寅（二十四日），他带着三万多人开进到横沟，距离龙城只有十里之遥。慕容盛带兵出城与他交战，将他打得大败，并把慕容奇抓住押回城里，斩杀了他的党羽一百多人，赐慕容奇自杀，桓王慕容恪那一支便最后断绝。众大臣坚持请求慕容盛称帝登基，慕容盛不答应。

[19]魏王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宗庙岁五祭，用分、至及腊。

[19]魏王拓跋把都城迁到平城，开始营建宫殿，筑造宗庙，以及土神、谷神的祭坛。皇家宗庙每年祭祀五次，时间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以及腊日。

[20]桓玄求为广州，会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荆州，因其所欲，以玄为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内地，而西府北带寇戎，不应使愉分督。”朝廷不许。楷怒，遣其子鸿说王恭曰：“尚之兄弟复秉机权，过于国宝；欲假朝威削弱方镇，惩艾前事，为祸不测，今及其谋议未成，宜早图之。”恭以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许之，推恭为盟主，刻期同趣京师。

[20]东晋桓玄请求任广州刺史。会稽王司马道子非常忌惮桓玄，本来不打算让他长期居住在荆州，便根据他的请求，任命桓玄为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桓玄接受了这个任命却不去就任。豫州刺史庾楷因为司马道子割除了他所统辖的四个郡交给江州刺史王愉掌管，便上奏疏说：“江州地处内地，而西府历阳却在北方与贼寇相连接，不应该让王愉分管四郡。”朝廷不批准他的意见。庾楷大怒，派遣他的儿子庾鸿去向王恭游说道：“谯王司马尚之兄弟又独揽了朝廷的机要权柄，超过了王国宝。他们打算借助朝廷的威权来削弱地方上的实力，回想以前所发生过的事，他们将制造的祸乱，实在无法预测。现在趁他们的阴谋还没有计划完成，应该尽早地想办法对付他们。”王恭也觉得是这样，把这意见转告了殷仲堪和桓玄。殷仲堪、桓玄同意王恭的意

见，并且推举王恭作为盟主，约定日期，一起率领大军前往京师剿除奸佞。

时内外疑阻，津逻严急，仲堪以斜绢为书，内箭中，合镝漆之，因庾楷以送恭。恭发书，绢文角戾，不复能辩仲堪手书，疑楷诈为之，且谓仲堪去年已违期不赴，今必不动，乃先期举兵。司马刘牢之谏曰："将军，国之元舅；会稽王，天子叔父也。会稽王又当国秉政，向为将军戮其所爱王国宝、王绪，又送王书，其深伏将军已多矣。顷所授任，虽未允惬，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于将军何损！晋阳之甲，岂可数兴乎！"恭不从，上表请讨王愉、司马尚之兄弟。

这时，东晋朝廷内外疑虑纷纷，交通阻塞，水陆关卡林立，形势危急而严峻。殷仲堪用斜纹的绢绸给王恭写了一封书信，藏在箭杆之中，然后装上箭头，涂上油漆，托庾楷转交给王恭，王恭打开信，因为绢的角上抽丝，不再能确切地辨出是殷仲堪的亲笔手书，怀疑此信是庾楷伪造的，况且想到去年讨伐王国宝时，殷仲堪曾经违反期约，按兵不发，这次也一定会同去年一样，因此便先行向都城大举进兵。司马刘牢之劝谏他说："将军您是皇帝的舅父，会稽王是皇帝的叔父。会稽王现在又正在当朝，掌握着国家的大政，他过去曾经因为您而杀了他非常庞爱的王国宝和王绪，后来又把王写给他的指控您的书信送给了您。畏惧您的表象已经很多。他最近所作的人事任命，虽然不能说是公允恰当，但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过失。把庾楷所辖的四个郡割让给王愉统领，对于将军又有什么损害呢？晋阳的兵甲战事，怎么可以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发动呢？"王恭拒不听从，向朝廷呈上奏书，请求发兵讨伐王愉和司马尚之兄弟。

道子使人说楷曰："昔我与卿，恩如骨肉，帐中之饮，结带之言，可谓亲矣。卿今弃旧交，结新援，忘王恭畴昔陵侮之耻乎！若欲委体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为反覆之人，安肯深相亲信！首身且不可保，况富贵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忧惧无计，我知事急，寻勒兵而至，恭不敢发。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动。我事相王，无相负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杀国宝及绪，自尔已来，谁敢复为相王尽力者！庾楷实不能以百口助人屠灭。"时楷已应恭檄，正征士马。信返，朝廷忧惧，内外戒严。

司马道子派人向庾楷游说道：“过去我和你，恩情如同骨肉，在帷帐中尽情欢饮，结带密谈，可以说是再亲近也没有的了。你今天抛弃了过去的好朋友，结交了新的援手，难道你忘记王恭过去欺凌、侮辱你的羞耻了吗？如果你 打算委屈自己甘愿做他的臣属，那么等到王恭一旦真的达到了目的，他一定会认为你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怎么能肯于深深地亲近、相信你！那时候，恐怕性命都还不容易保全，更何况富贵呢！”庾楷大怒说：“王恭过去到京师参加先帝的葬礼，相王忧愁恐惧，无计可施，我知道事情的紧急，才带了兵马前来，使得王恭不敢当时发作。去年的事情，我也是随时等候命令行动。我事奉相王，没有一点对不起他的地方。相王无法抗拒王恭，反而诛杀了王国宝与王绪，从那时以来，谁还敢再去为相王尽心尽力呢！我庾楷是实在不能把全家交给别人来屠杀消灭呀！”这时，庾楷已经响应了王恭发出的讨伐奸佞的檄文，正在征召兵马。庾楷的复信送给司马道子之后，朝廷上下一片忧虑恐惧，京城内外戒严。

会稽世子元显言于道子曰：“前不讨王恭，故有今日之难。今若复从其欲，则太宰之祸至矣。”道子不知所为，悉以事委元显，日饮醇酒而已。元显聪警，颇涉文义，志气果锐，以安危为己任。附会之者，谓元显神武，有明帝之风。

会稽王的长子司马元显向父亲司马道子进言说：“上次我们没有讨伐王恭，因此才有了今天这场灾难。今天如果还像上一次那样满足他们的要求，您太宰的杀身之祸可要到了。”司马道子此时已经慌得不知所措，把事情全部交给司马元显办理，自己每天只是痛饮美酒而已。司马元显聪颖机警，颇晓得一些文章义理，志向气度果敢敏锐，也能把天下的安危当做自己的责任。依附于他的人，都称赞司马元显英明勇武，很有明帝的风度。

殷仲堪闻恭举兵，自以去岁后期，乃勒兵趣发。仲堪素不习为将，悉以军事委南郡相杨期兄弟，使期帅舟师五千为前锋，桓玄次之，仲堪帅兵二万，相继而下。期自以其先汉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门地，谓江左莫及。有以比王者，期犹恚恨。而时流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期及兄广、弟思平、从弟孜敬皆粗犷，每排抑之。期常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故亦赞成仲堪之谋。

殷仲堪听说王恭已经向京师大举进兵，自己因为去年拖延了出兵的期约，也马上集结部队，尽快出发。殷仲堪素来对带兵打仗很不熟悉，把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利，完全委托给了南郡相杨期兄弟，派遣杨期统率五千水军做前锋，然后派桓玄做第二队，最后由殷仲堪自己统率兵士二万人，紧跟他们而顺流东下，杨期自己认为从他的祖先东汉太尉杨震一直到他的父亲杨亮，九代都以才能仁德而著名，始终以自己的门第为骄傲，以为这是东晋的所有世家都赶不上的。有的人拿他同东晋尚书左仆射王相比，杨期还异常愤恨。但是因为他们家族逃亡到江南的时间较晚，所以婚姻与仕途都不得意。杨期和他的哥哥杨广、弟弟杨思平、堂弟杨孜敬等人性格都很粗犷豪迈，经常受到别人的排挤压抑。杨期对此常常衔恨切齿，慷慨激昂，正打算找一个机会痛快施展，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他也非常赞成殷仲堪的计划。

八月，期、玄奄至湓口，王愉无备，惶遽奔临川，玄遣偏军追获之。

八月，杨期、桓玄突然来到湓口，王愉根本没有防备，惊慌失措，匆匆逃往临川。桓玄派遣小股部队去追赶他，并把他生擒回来。

[21]燕以河间公熙为侍中、车骑大将军、中领军、司隶校尉，城阳公元为卫将军。元，宝之子也。又以刘忠为左将军，张豪为后将军，并赐姓慕容氏。李旱为中常侍、辅国将军，卫双为前将军，张顺为镇西将军、昌黎尹，张真为右将军；皆封公。

[21]后燕任命河间公慕容熙为侍中、骠骑大将军、中领军、司录校尉，城阳公慕容元为卫将军。慕容元是慕容宝的儿子。又任命刘忠为左将军，张豪为后将军，并赐他们姓慕容。任命李旱为中常侍、辅国将军，卫双为前将军，张顺为镇西将军、昌黎尹，张真为古将军，并都封为公爵。

[22]乙亥，燕步兵校尉马勒等谋反，伏诛；事连骠骑将军高阳公崇、崇弟东平公澄，皆赐死。

[22]乙亥（十五日），后燕步兵校尉马勤等人阴谋反叛，结果被杀。这件事牵连到了骠骑将军、高阳公慕容崇，以及慕容崇的弟弟东平公慕容澄，慕容盛命他二人自杀。

[23]宁朔将军邓启方、南阳太守闾丘羡将兵二万击南燕，与南燕中军将军法、抚军将军和战于管城，启方等兵败，单骑走免。

[23]东晋宁朔将军对启方、南阳太守间丘羡，带领部队二万人进攻南燕，同南燕中军将军慕容法、抚军将军慕容和在管城交战，邓启方等人的部队失败，他单人匹马逃走，免于一死。

[24]魏王命有司正封畿，标道里，平权衡，审度量；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考察黜陟之。

[24]魏王拓跋命令有关部门确定京师的区划，标明道路的名称和里程，统一重量衡器的标准，审定长度的计量，派遣特使到各个郡国去巡回视察、监督，检举弹劾违法乱纪的地方官吏，以便拓跋亲自考察定罪处理。

[25]九月，辛卯，加会稽王道子黄钺，以世子元显为征讨都督；遣卫将军王、右将军谢琰将兵讨王恭，谯王尚之将兵讨庾楷。

[25]九月，辛卯（初二），东晋朝廷授予会稽王司马道子黄钺，任命会稽王长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又派遣卫将军王、右将军谢琰带兵讨伐王恭，派遣谯王司马尚之带兵讨伐庾楷。

[26]乙未，燕以东阳公根为尚书令，张通为左仆射，卫伦为右仆射；慕容豪为幽州刺史，镇肥如。

[26]乙未（初六），后燕任命东阳公慕容根为尚书令，张通为左仆射，卫伦为右仆射。任命慕容豪为幽州刺史，镇守肥如。

[27]己亥，谯王尚之大破庾楷于牛渚，楷单骑奔桓玄。会稽王道子以尚之为豫州刺史，弟恢之为骠骑司马、丹杨尹，允之为吴国内史，休之为襄城太守，各拥兵马以为己援。乙巳，桓玄大破官军于白石。玄与杨期进至横江；尚之退走，恢之所领水军皆没。丙午，道子屯中堂，元显守石头；己酉，王守北郊，谢琰屯宣阳门以备之。

[27]己亥（初十），东晋谯王司马尚之在牛渚将庚楷打得大败，庾楷单人匹马投奔桓玄。会稽王司马道子任命司马尚之为豫州刺史，司马尚之的弟弟司马恢之为骠骑司马、丹杨尹，司马允之为吴国内史，司马休之为襄城太守，并让他们各自拥有部队，来作为自己的援手。乙巳（十六日），桓玄在白石将朝廷的部队打得大败。桓玄与杨期开进到了横江。司马尚之退兵逃走，司马恢之所统领的水军全军覆没。丙午（十七日），司马道子搬到中堂去住，司马元显驻守石头。己酉（二十日），王开到京师北郊，谢琰则在宣阳门屯下重兵以防意外。

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杀王国宝，自谓威无不行；仗刘牢之为爪牙而但以部曲将遇之，牢之负其才，深怀耻恨。元显知之，遣庐江太守高素说牢之，使叛恭，许事成即以恭位号授之；又以道子书遗牢之，为陈祸福。牢之谓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数举兵向京师，吾不能审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为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国威灵，以顺讨逆，何如？”敬宣曰：“朝廷虽无成、康之美，亦无幽、厉之恶；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亲非骨肉，义非君臣，虽共事少时，意好不协，今日讨之，于情义何有！”恭参军何澹之知其谋，以告恭。

王恭历来仗恃自己的才能和地位傲视凌辱同僚，逼杀王国宝之后，他更自以为他的声威没人敢违逆。他既依仗刘牢之作为自己的爪牙，又只把他当做自己私人的部将那样对待，刘牢之对自己的才能很自负，感到深深的羞辱和气愤。司马元显知道这种情况，便派遣庐江太守高素去游说，唆使刘牢之背叛王恭，并且答应他事成之后便把王恭的职位、封号全部转授给他。高素又把司马道子的书信交给了刘牢之，向他陈说了祸福利害。刘牢之对他的儿子刘敬宣说：“王恭过去蒙受先帝的大恩大德，今天又是皇上的舅舅，但是他不能作为羽翼拥戴王室，反而多次向京师发兵，我真不能想象王恭的野心有多大，他的计划一旦实现，他还能继续处在皇上和相王的手下吗？我打算遵奉朝廷的威仪与旨意，用顺乎民心的举动来讨伐叛逆，你看如何？”刘敬宣说：“现在的朝廷虽然没有周成王、周康王当政时那么完美，但是也没有周幽王、周厉王那样的昏庸残暴。而王恭却依仗军队的威势，粗暴地蔑视、凌辱王室。父亲您与他在感情上既不是骨肉关系，在道义上也不是君臣关系，虽然一起共事一段时间，脾气秉性爱好也并不很合谐、投机。你今天去讨伐他，于情义没有什么干系。”王恭的参军何澹之知道了他的打算和计划，把这些告诉了王恭。

恭以澹之素与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请牢之，于众中拜之为兄，精兵坚甲，悉以配之，使帅帐下督颜延为前锋。牢之至竹里，斩延以降；遣敬宣及其婿东莞太守高雅之还袭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纵骑横击之，恭兵皆溃。恭将入城，雅之已闭城门。恭单骑奔曲阿，素不习马，髀中生疮。曲阿人殷确，恭故吏也，以船载恭，将奔桓玄，至长塘湖，为人所告，获之，送京师，斩于倪塘。恭临刑，犹理须鬓，

神色自若，谓监刑者曰：“我暗于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岂不忠于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党与皆死。以刘牢之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以代恭。

王恭因为知道何澹之历来与刘牢之有矛盾，所以没有相信何澹之的话。于是他备办下酒席，宴请刘牢之，当着众人的面，拜刘牢之为义兄，又把自己的精锐部队和一切好的装备，全部配备给刘牢之，让他率领帐下督颜延作为前锋。刘牢之来到竹里，便斩了颜延宣布投降朝廷。他派他的儿子刘敬宣和他的女婿东莞太守高雅之回击王恭。王恭此时正在城外阅兵示威，刘敬宣驱使骑兵拦腰进攻他的队伍，王恭的军队全部溃败。王恭想要回城，高雅之已关闭了城门。王恭单人匹马逃奔曲阿。他平时不怎么习惯骑马，以致把大腿内侧磨破了。曲阿人殷确是王恭过去的下属，他用船载着王恭，打算前去投奔桓玄，刚到长塘湖，却被人告密，把他抓住，押送京师，在倪塘斩首。王恭临死时，还在从容不迫的梳理着自己的胡须，神色像平时那样自然。他对监督施刑的人说：“我自己的昏庸就在于我轻率地相信别人，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不过追究我的本意，我哪里是不忠于朝廷呵！但愿百代以后的人们能知道有过我王恭这个人。”他和他的儿子兄弟、同伙全部被处死。东晋朝廷任命刘牢之为都督兖州、青州、冀州、幽州、并州、徐州、扬州晋陵诸军事，替代了王恭。

俄而杨期、桓玄至石头，殷仲堪至芜湖。元显自竹里驰还京师，遣丹杨尹王恺等发京邑士民数万人据石头以拒之。期、玄等上表理王恭，求诛刘牢之。牢之帅北府之众驰赴京师，军于新亭，期、玄见之失色，回军蔡洲。朝廷未知西军虚实，仲堪等拥众数万，充斥郊畿，内外忧逼。

不久，杨期、桓玄来到石头，殷仲堪也来到芜湖。司马元显从竹里飞马回到京师，派遣丹杨尹王恺等征发京邑的百姓几万人据守石头，以抵抗杨期、桓玄的进攻。杨期、桓玄等人向朝廷呈上奏章为王恭申辩讲理，请求诛杀刘牢之。刘牢之则统帅北府属下的军队迅速赶到京师，驻扎在新亭。杨期、桓玄一看这种情况，大惊失色，只好把部队撤退到蔡洲。朝廷并不了解西部殷仲堪部队的虚实，看到殷仲堪等人拥有几万人，遍布京郊的山野，感到内忧外患，互为交逼。

左卫将军桓修，冲之子也，言于道子曰：“西军可说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专恃王恭，恭既破灭，西军沮恐。今若以重利啖玄及期，二人必内喜；玄能制仲堪，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纳之，以玄为江州刺史；召郗恢为尚书，以期代恢为都督梁·雍·秦三州诸军事、雍州刺史。以修为荆州刺史，权领左卫文武之镇，又令刘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为广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诏，敕仲堪回军。

左卫将军桓是桓冲的儿子。他向司马道子进言道：“西部这支军队可以做说服工作使他们分化瓦解，我桓知道他们内部的情况。殷仲堪、桓玄以下的人们，全都是依赖王恭，王恭既已被杀，西部这支部队一定会感到沮丧恐慌。现在如果答应用很大的好处来引诱桓玄和杨期，他们二人一定会心中暗喜。这样，桓玄可以制住殷仲堪，杨期也可能叛降过来，殷仲堪自然可以拿下。”司马道子采纳了他的意见，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召郗恢回朝任尚书；任命杨期代替郗恢任都督梁、雍、秦三州诸军事，雍州刺史。任命桓为荆州刺史，暂时兼管左卫将军所属文武官员并到那里去镇守，命令刘牢之派一千人护送桓。朝廷又贬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派殷仲堪的叔父太常殷茂去宣读诏书，敕令殷仲堪马上撤回部队。

[28]张骧子超收合三千余家据南皮，自号乌桓王，抄掠诸郡。魏王命庾岳讨之。

[28]原后燕国辅国将军张骧的儿子张超，收留集合了三千多户人家占据南皮，自己号称为乌桓王，抢劫掠夺附近各郡。魏王拓跋命令庾岳去讨伐他。

[29]杨轨屯廉川，收集夷、夏，众至万馀。王乞基谓轨曰：“秃发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归之。”轨乃遣使降于西平王乌孤。轨寻为羌酋梁饥所败，西奔海，袭乙弗鲜卑而据其地。乌孤谓群臣曰：“杨轨、王乞基归诚于我，卿等不速救，使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将军浑屯曰：“梁饥无经远大略，可一战擒也。”

[29]杨轨驻扎在廉川，招收集结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人数达到一万以上。田胡部落首领王乞基对杨轨说：“秃发氏那一支，才智既高，兵力又强，而且又是我王乞基过去的主人，我们不如归顺他。”杨轨于是派遣使节去向 西平王秃发乌孤请求投降。杨轨不久被羌族部落

首领梁饥打败，向西逃奔到海，进攻乙弗的鲜卑族部落，并且占据了那个地区。秃发乌孤对大臣们说：“杨轨、王乞基他们已经向我归附投诚，你们不快些去援救，让他们被羌人打败，我实在太惭愧了。”平西将军浑屯说：“梁饥没有什么远谋大略，只要打一仗就可以把他抓住。”

饥进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执太守郭幸而代之，以拒饥，遣子为质于乌孤。乌孤欲救之，群臣惮饥兵强，多以为疑。左司马赵振曰：“杨轨新败，吕氏方强，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岭南五郡，庶几可取。大王若无开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经营四方，此机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华、夷震动，非我之利也。”乌孤喜曰：“吾亦欲乘时立功，安能坐守穷谷乎！”乃谓群臣曰：“梁饥若得西平，保据山河，不可复制。饥虽骁猛，军令不整，易破也。”遂进击饥

，大破之。饥退屯龙支堡。乌孤进攻，拔之，饥单骑奔浇河，俘斩数万。以田玄明为西平内史。乐都太守田瑶、湟河太守张、浇河太守王稚皆以 郡降，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于乌孤。

梁饥进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抓住了太守郭幸，自己替代了他的位置，抗拒梁饥。他把儿子送到秃发乌孤那里去做人质。秃发乌孤打算前去解救，但大臣们由于害怕梁饥的兵马强壮，多数人犹豫不决。左司马赵振说：“杨轨刚刚战败，凉国吕氏家族正是强盛时期，洪池以北的地区，我们没有什么希望得到手。洪池岭以南的五个郡，我们或者还可以夺取。大王如果没有开拓疆土的志向，我赵振就不敢说什么了，如果打算治理天下四方，这个机会就不应该放弃。一旦让羌人占领西平，汉人和夷人都会受到震动，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秃发乌孤高兴地说：“我也打算趁这个时机建立一番功业，怎么能坐在这里困守这穷山沟呢？”于是对大臣们说：“梁饥如果得到了西平，占据那里山河坚守，我们就不能重新控制他了。梁饥虽然骁勇刚猛，但他的部队号令不齐，很容易击败他们。”于是，进军攻击梁饥，将他打得大败。梁饥败退到龙支堡去驻扎。秃发乌孤又继续进攻，攻克了龙支堡，梁饥单人匹马逃奔浇河。此次战役，秃发乌孤俘虏、杀死敌军几万人。他任命田玄明为西平内史。乐都太守田瑶、湟河太守张、浇河太守王稚献出郡城投降。从此，洪池岭以南的几万个羌族、胡人部落，便全部归附于秃发乌孤。

[30]西秦王乾归遣秦州牧益州、武卫将军慕兀、冠军将军翟帅骑二万伐吐谷浑。

[30]西秦王乞伏乾归派遣秦州牧乞伏益州、武卫将军慕兀、冠军将军翟率领骑兵二万人去讨伐吐谷浑。

[31]冬，十月，癸酉，燕群臣复上尊号，丙子，长乐王盛始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献庄皇后。初，兰汗之当国也，盛从燕主宝出亡，兰妃奉事丁后愈谨。及汗诛，盛以妃当从坐，欲杀之；丁后以妃有保全之功，固争之，得免，然终不为后。

[31]冬季，十月，癸酉（十四日），后燕的大臣们再一次请求长乐王慕容盛称帝。丙子（十七日），长乐王慕容盛登上皇帝位，实行大赦，尊称皇后段氏为皇太后，尊称自己的生母太妃丁氏为献庄皇后。当初，在兰汗掌握国家权要的时候，慕容盛跟从慕容宝出外逃亡，兰妃侍奉婆婆丁后比平时更加谨慎小心。兰汗被诛杀之后，慕容盛认为兰妃也应当与父亲一起论罪，打算杀掉她，但丁后觉得兰妃有保全他们母子的功劳，坚决为她争辩，才使她免于一死。但是，兰妃终究没有当上皇后。

[32]大赦。

[32]东晋实行大赦。

[33]殷仲堪得诏书，大怒，趣桓玄、杨期进军。玄等喜于朝命，欲受之，犹豫未决。仲堪闻之，遽自芜湖南归，遣使 告谕蔡洲军士曰："汝辈不各自散归，吾至江陵，尽诛汝余口。"期部将刘系帅二千人先归。玄等大惧，狼狈西还，追仲堪至寻阳，及之。仲堪既失职，倚玄等为援，玄等亦资仲堪兵，虽内相疑阻，势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质，壬午，盟于寻阳；俱不受朝命，连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诛刘牢之及谯王尚之，并诉仲堪无罪，独被降黜。朝廷深惮之，内外骚然。乃复罢桓，以荆州还仲堪，优诏慰谕，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诏。御史中丞江绩劾奏桓专为身计，疑误朝廷，诏免官。

[33]殷仲堪接到朝廷的诏书，勃然大怒，催促桓玄、杨期继续向京师进军。桓玄等对朝廷的任命感到高兴，打算接受，正在犹豫不决。殷仲堪听说了这种情况，匆忙地从芜湖向南撤退，并且派人去告诉蔡洲的军士说："你们这些人如果还不各自散伙回家，等到我回到江陵，把你们的家眷全部杀掉。"杨期的部将刘系首先率领二千人撤走。桓玄

等人非常害怕，也狼狈地向西撤军。他们追赶殷仲堪，直到寻阳方才赶上。此时，殷仲堪已经失去了职务，只能依靠桓玄等人做自己的声援，桓玄等人也正要倚重于殷仲堪的军队，因此，他们虽然在心中暗自互相猜疑，但在形势的逼迫下又不得不联合起来。于是交换儿子兄弟做人质。壬午（二十三日），他们在寻阳正式缔结盟约，决定一致拒绝接受朝廷的任命和指挥，并且联名上了一道奏章为王恭申辩说理，请求诛杀刘牢之以及谯王司马尚之，又质问殷仲堪没有罪过，为什么独独被降职贬黜。朝廷非常惧怕，宫廷内外一片骚乱。于是朝廷又罢免了桓的官职，把荆州又还给殷仲堪管辖，并对他特别下诏，好言相慰，希望以此求得和解。殷仲堪等人这才接受诏书。御史中丞江绩弹劾桓等人专门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使朝廷受到蒙蔽而采取了错误的措施。朝廷下诏，免去桓的所有官衔。

初，桓玄在荆州，所为豪纵，仲堪亲党皆劝仲堪杀之，仲堪不听。及在寻阳，资在声地，推玄为盟主，玄愈自矜倨。杨期为人骄悍，玄每以寒士裁之，期甚恨，密说仲堪以玄终为患，请于坛所袭之。仲堪忌期兄弟勇健，恐既杀玄，不可复制，苦禁之。于是各还所镇。玄亦知期之谋，阴有取期之志，乃屯于夏口，引始安太守济阴卞范之为长史以为谋主。是时，诏书独不赦庾楷，玄以楷为武昌太守。

当初，桓玄在荆州的时候，行为过于蛮横，霸道放纵，殷仲堪的一些亲信党羽都曾劝说殷仲堪杀掉他，殷仲堪没有听。等到在寻阳结盟立誓的时候，又因为桓玄的名声与地位，推桓玄作了盟主，桓玄因此更加骄矜倨傲。杨期为人骄傲骠悍，桓玄却常常把他当作出身寒微的人士来对待，杨期非常愤恨，暗地里向殷仲堪说，桓玄终有一天要成为祸患，请求在盟誓的神坛之上袭杀桓玄。殷仲堪忌惮杨期兄弟的勇猛劲健，担心杀掉桓玄之后，更没有人再能牵制他们，于是，苦苦相劝，禁止他那样做。这样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镇守之地。桓玄也知道杨期曾经有杀害自己的计划，暗中有消灭杨期的打算。于是，他驻扎在夏口，召引始安太守济阴人卞范之做长史，以他为自己的主要谋士。这时，朝廷的诏书唯独没有赦免庾楷，桓玄便任命庾楷为武昌太守。

初，郗恢为朝廷拒西军，玄未得江州，欲夺恢雍州，以恢为广州。恢闻之，惧，询于众，众皆曰：“杨期来者，谁不戮力；若桓玄来，恐

难与为敌。”既而闻期代己，乃与闾丘羡谋阻兵拒之。期闻之，声言玄来入沔，以期为前驱。恢众信之，望风皆溃，恢请降。期入府，斩闾丘羡，放恢还都，至杨口，殷仲堪阴使人杀之，及其四子，托言群蛮所杀。

当初，雍州刺史郗恢拥护朝廷，抗拒西部殷仲堪的部队。那时桓玄还没有当上江州刺史，所以，他打算夺取郗恢的雍州，而让郗恢去当广州刺史。郗恢听说后很害怕，询问手下人有什么办法，大家都说："如果是杨期来，我们谁敢不同心尽力地去抵抗？但如果是桓玄来，恐怕我们很难成为他的对手。"不久，他听说朝廷是派杨期来代替自己，于是与闾丘羡商议如何组织兵力抵抗他。杨期听说了这个消息，便将计就计，宣称是桓玄要从沔水向西开进经过这里，让杨期做他的先头部队。郗恢的手下人信以为真，听见风声便都溃散，郗恢也请求投降。杨期进入官府，下令斩了闾立羡，把郗恢释放回都城。郗恢一家人走到杨口，殷仲堪暗地派人杀了他和他的四个儿子，推说是附近一群蛮人所杀。

[34]西秦乞伏益州与吐谷浑王视罴战于度周川，视罴大败，走保白兰山，遣子宕岂为质于西秦以请和，西秦王乾归以宗女妻之。

[34]西秦乞伏益州与吐谷浑王视罴在度周川交战，视罴大败，逃走，据守白兰山，把儿子宕岂送到西秦作人质，请求和解。西秦王乞优乾归把宗族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宕岂。

[35]凉建武将军李鸾以兴城降于秃发乌孤。

[35]后凉国建武将军李鸾，献出兴城，向秃发乌孤投降。

[36]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征虏将军元显为中领军，领军将军王雅为尚书左仆射。

[36]十一月，东晋任命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征虏将军司马元显为中领军，领军将军王雅为尚书左仆射。

[37]辛亥，魏王命尚书吏部郎邓渊立官制，协音律，仪曹郎清河董谧制礼仪，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吏部尚书崔宏总而裁之，以为永式。渊，羌之孙也。

[37]辛亥（二十三日），魏王拓跋命令尚书吏部郎邓渊制订官制，协调皇室的音乐；命令仪曹郎清河人董谧制订国家的礼仪制度；命令

三公郎王德制订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命令太史令晁崇考察天象。他又派吏部尚书崔宏统管裁定，用以作为永久的制度。邓渊是邓羌的孙子。

[38]杨轨、王乞基帅户数千自归于西平王乌孤。

[38]杨轨、王乞基率几千户居民，主动归附了西平王秃发乌孤。

[39]十二月，己丑，魏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兴。命朝野皆束发加帽。追尊远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为皇帝；谥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庙号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庙号高祖；父曰献明皇帝。魏之旧俗，孟夏祀天及东庙，季夏帅众却霜于阴山，孟秋祀天于西郊。至是，始依仿古制，定郊庙朝飨礼乐，然惟孟夏祀天亲行，其余多有司摄事。又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二千家于代都，东至代都，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皆为畿内，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师以监之。

[39]十二月，己丑（初二），魏王拓跋正式登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天兴。他命令朝廷内外所有官员百姓都必须把头发系在一起，再戴上帽子。他把很遥远的祖先拓跋毛以下的二十七个人都追尊皇帝；尊奉六世祖拓跋力微谥号为神元皇帝，庙号始祖；尊奉他的祖父拓跋什翼犍为昭成皇帝，庙号高祖；尊奉他的父亲拓跋为献明皇帝。按照北魏的旧习俗，每年的夏初都要祭祀天神和宗祖庙，每年的夏末都要率领部众去阴山作退霜的祈祷，每年的秋季刚开始时要去西郊祭天。到了这一年，北魏才开始依照汉族的古代传统，制订了在祭庙、朝会使用的礼仪音乐。然而，只有每年初夏的祭祀天神的活动，拓跋才亲自参加献祭，其余几次，多是由有关部门负责执行。拓跋又采纳了崔宏的建议，自称是黄帝的后代，以土德作君王。他把六州二十二郡的官员和豪族大户二千多家，迁移到代都居住。把东至代郡，西至善无，南至阴馆，北至参合陂的地区，全都划入京畿范围之内。京师之外的四方、四维，设置了八部帅，分别加以监督、管辖。

[40]己亥，燕幽州刺史慕容豪、尚书左仆射张通、昌黎尹张顺坐谋反诛。

[40]己亥（十二日），后燕幽州刺史慕容豪、尚书左仆射张通、昌黎尹张顺，以谋反罪被处死。

[41]初，琅邪人孙泰学妖术于钱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恶之，流泰于广州。王雅荐泰于孝武帝，云知养性之方，召还，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晋祚将终，因王恭之乱，以讨恭为名，收合兵众，聚货钜亿，三吴之人多从之；识者皆忧其为乱，以中领军元显与之善，无敢言者。会稽内史谢发其谋，己酉，会稽王道子使元显诱而斩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犹以泰蝉蜕 不死，就海中资给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馀人，以谋复仇。

[41]当初，东晋琅邪人孙泰向钱塘人杜子恭学习妖术，士人、百姓都很信奉他。左仆射王很讨厌他，把孙泰流放到广州。广州刺史王雅却 把孙泰推荐给孝武帝，说孙泰知道修身养性、长生不老的药方。于是，孝武帝把孙泰从广州征召回京，并逐渐 升官做到了新安太守。孙泰估计到晋朝的气数就要结束，他假借王恭兴兵引起战乱，以讨伐王恭为名义，大量收集征召士兵部众，聚敛财富无数，三吴地区的居民，大多数都依从了他。有些见识的人都担忧他将来会制造动乱，但因为中领军司马元显与他关系亲密，没有人敢说。会稽内史谢揭发了他的阴谋，己酉（二十二日），会稽王司马道子让司马元显把他诱骗来之后，杀掉了他，同时杀了他的六个儿子。孙泰的侄儿孙恩逃入东海躲藏在小岛上，愚昧的百姓还以为孙泰像蝉一样，脱掉了一层壳，而真人并没有死，因此到海中去为孙恩送粮食等资助。孙恩于是又聚合了一百多名亡命之徒，谋划复仇。

[42]西平王秃发乌孤更称武威王。

[42]南凉西平王秃发乌孤改称武威王。

[43]是岁，杨盛遣使附魏，魏以盛为仇池王。

[43]这一年，归附东晋的杨盛，派遣使节请求归附北魏。北魏封杨盛为仇池王。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一卷

晋纪三十三 安皇帝丙隆安三年（己亥、399）

晋纪三十三 晋安帝隆安三年（己亥，公元399年）

[1]春，正月，辛酉，大赦。

[1]春季，正月，辛酉（初四），东晋实行大赦。

[2]戊辰，燕昌黎尹留忠谋反，诛；事连尚书令东阳公根、尚书段成，皆坐死；遣中卫将军卫双就诛忠弟志于凡城。以卫将军平原公元为司徒、尚书令。

[2]戊辰（十一日），后燕昌黎尹留忠阴谋叛变，被处死。事情牵连到了尚书令东阳公慕容根、尚书段成，也都被处死。慕容盛派中卫将军卫双去凡城诛杀留忠的弟弟幽州刺史留志。任命卫将军平原公慕容元为司徒、尚书令。

[3]庚午，魏主北巡，分命大将军常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自将大军从中道出駮水以袭高车。

[3]庚午（十三日），北魏国主拓跋去北方巡视，分别命令大将军常山王拓跋遵等三支军队从东路向长川进发，镇北将军高凉王拓跋乐真等七支军队从西路向牛川进发，拓跋则自己带领大军从中路在駮水出发，准备袭击高车部落。

[4]壬午，燕右将军张真、城门校尉和翰坐谋反，诛。

[4]壬午（二十五日），后燕右将军张真、城门校尉和翰因谋反罪被杀。

[5]癸未，燕大赦，改元长乐。燕主盛每十日一自决狱，不加拷掠，多得其情。

[5]癸未（二十六日），后燕大赦，改年号为长乐。后燕国主慕容盛每隔十天，亲自审理判决一次讼事，虽然并不加以严刑拷打，但也能获得很多真实情况。

[6]武威王乌孤徙治乐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镇安夷，广武公傉檀镇西平，叔父素渥镇湟河，若留镇浇河，从弟替引镇岭南，洛回镇廉

川，从叔吐若留镇浩；夷、夏俊杰，随才授任，内居显位，外典郡县，咸得其宜。

[6]南凉武威王秃发乌孤把都城迁到乐都，派遣他的弟弟西平公秃发利鹿孤镇守安夷，广武公秃发檀镇守西平，他的叔叔秃发素渥镇守湟河，另一个叔叔秃发若留镇守浇河，堂弟秃发替引镇守洪池岭以南的地区，另一个堂弟秃发洛回镇守廉川，派堂叔秃发吐若留镇守浩。对于其他夷族和汉族的一些贤俊杰出人士，也都根据他们的才能分别任命职务，或者在朝中官居显要位置，或者在地方上掌管郡县的事务，都得到了合适的安排。

乌孤谓群臣曰："陇右、河西，本数郡之地，遭乱，分裂至十余国，吕氏、乞伏氏、段氏最强，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杨统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终当服从。段氏书生，无能为患，且结好于我，攻之不义。吕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虽有才而内相猜忌，若使浩、廉川乘虚迭出，彼必疲于奔命，不过二年，兵劳民困，则姑臧可图也。姑臧举，则二寇不待攻而服矣。"乌孤曰："善！"

秃发乌孤对大臣们说："陇右、河西，本来不过就是几个郡大的地方，经受动乱之后，分裂成了十几个国家，吕氏、乞伏氏、段氏这三家势力最强大。现在我打算去攻取他们，应该先打哪一个？"杨统说："乞伏氏本来是我们的一个部落，终究会归附我们。段业是一介书生，根本没有什么能力制造祸患，而且跟我们有很好的关系，进攻他不合道义。吕光衰老不堪，他的儿子吕绍又懦弱无能。吕纂、吕弘虽然很有才能，但内心互相猜忌。我们如果派浩、廉川两个郡的兵力乘虚轮流不断地进攻，吕氏一定会疲于奔命，不超过二年，就会军队劳累，百姓贫困，到那时，姑臧就可以谋取了。姑臧被我们拿下之后，乞伏氏和段氏这两伙强盗，不用等我们去攻打就会向我们投降了。"秃发乌孤说："好！"

[7]二月，丁亥朔，魏军大破高车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卫王仪别将三万骑绝漠千余里，破其七部，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万余头。高车诸部大震。

[7]二月，丁亥朔（初一），北魏北征的军队将高车的三十多个部落打得大败，俘虏七万多人，缴获马三十多万匹，牛羊一百四十多万头。卫王拓跋仪另外带领三万骑兵，深入沙漠一千多里，攻破了高车

的七个余部，俘虏二万多人，缴获马五万多匹，牛羊二万多头。高车的各个部落非常震惊、恐慌。

[8]林邑王范达陷日南、九真，遂寇交趾，太守杜瑗击破之。

[8]南方的林邑国国王范达攻克了东晋日南、九真两个郡，于是进犯

交趾郡。交趾太守杜瑗领兵将他打败。

[9]庚戌，魏征虏将军庾岳破张超于勃海，斩之。

[9]庚戌（二十四日），北魏征虏将军庾岳在勃海攻破了张超率领的变民部队，并把张超斩首。

[10]段业即凉王位，改元天玺；以沮渠蒙逊为尚书左丞，梁中庸为右丞。

[10]段业即北凉王位，改年号为天玺。任命沮渠蒙逊为尚书左丞，梁中庸为尚书右丞。

[11]魏主大猎于牛川之南，以高车人为围，周七百余里；因驱其禽兽，南抵平城，使高车筑鹿苑，广数十里。三月，己未，还平城。

[11]北魏国主拓跋在牛川以南的地方大规模打猎，让高车人作为围子，周围七百多里。这样，他把圈子里的走兽向南驱赶到平城，又让高车人修筑起鹿苑，鹿苑方圆达数十里。三月，己未（初三），拓跋回到平城。

甲子，分尚书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置五经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合三千人。

甲子（初八），拓跋将原尚书三十六曹以及一些京外官署整理划分为三百六十曹，派设八部大夫主管。吏部尚书崔宏负责统领原来的三十六曹，像令、仆射那样管辖事务。又设置了五经博士，增加国子太学生的名额，共达三千人。

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拓跋向博士李先询问说：“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可以用来补益人的智慧、精神？”李先回答他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书籍。”拓跋说：“书籍一共能有多少，怎么样才能把它们搜集到一起呢？”李先又回答说：“自从文字产生，一直到现在，图书的数量每代都有发展增加，已经不可能准确统计了。如果陛下有这方面的爱好，何必忧虑不能搜集呢？”拓跋听了他的话，命令各地郡县大规模索求、搜集书籍，全部送到平城。

[12]初，秦王登之弟广帅众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为冠军将军，处之乞活堡。会荧惑守东井，或言秦当复兴，广乃自称秦王，击南燕北地王钟，破之。是时，滑台孤弱，土无十城，众不过一万，钟既败，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广。德乃留鲁阳王和守滑台，自帅众讨之，斩之。

[12]当初，前秦王苻登的弟弟苻广率兵众三千人投顺了南燕王慕容德，慕容德任命他为冠军将军，安置在乞活堡。正赶上火星侵入井宿，有人说这种星象表示前秦应当复兴，苻广于是自称秦王，进攻南燕北地王慕容钟，并将他打败。这时，南燕慕容德驻地的滑台势单力薄，所辖治的地方不到十个城池，军队也不过一万人，慕容钟失败之后，依附慕容德的人大都离开了慕容德而依附苻广。慕容德留下鲁阳王慕容和驻守滑台，亲自统帅兵众去讨伐苻广，并把他斩了。

燕主宝之至黎阳也，鲁阳王和长史李辩劝和纳之，和不从。辩惧，故潜引晋军至管城，欲因德出战而作乱。既而德不出，辩愈不自安。及德讨苻广，辩复劝和反，和不从，辩乃杀和，以滑台降魏。魏行台尚书和跋在邺，帅轻骑自邺赴之，既至，辩悔之，闭门拒守。跋使尚书郎邓晖说之，辩乃开门内跋，跋悉收德宫人府库。德遣兵击跋，跋逆击，破之，又破德将桂阳王镇，俘获千余人。陈、颍之民多附于魏。

国主慕容宝来到黎阳的时候，鲁阳王慕容和的长史李辩劝说慕容和接纳他，慕容和不同意。李辩非常害怕，就暗地里招引东晋的军队来到管城，打算趁慕容德出外作战时发动叛乱。后来慕容德并没有出外作战，李辩心里更加焦虑不安。到这次慕容德出兵讨伐苻广，李辩再一次劝说慕容和反叛，慕容和仍然不听，李辩便杀了慕容和，献出滑台城，投降了北魏。北魏国行台尚书和跋正在邺城，便带领一支轻装骑兵部队，从邺城奔赴滑台，赶到的时候，李辩却又后悔了，赶忙关

紧城门拒绝他们进城。和跋派遣尚书郎邓晖前去劝说，李辩开门把和跋迎入城内。和跋收缴了慕容德的所有姬妾宫女、府库资财。慕容德派兵进攻和跋，和跋反击，把燕军打败，又击败了赶来增援的慕容德的大将桂阳王慕容镇，俘虏了一千多人。陈郡、颍川郡的民众大多数便都归附了北魏。

南燕右卫将军慕容云斩李辯，帅将士家属二万余口出滑台赴德。德欲攻滑台，韩范曰："向也魏为客，吾为主人；今也吾为客，魏为主人。人心危惧，不可复战，不如先据一方，自立基本，乃图进取。"张华曰："彭城，楚之旧都，可攻而据之。"北地王钟等皆劝德攻滑台。尚书潘聪曰："滑台四通八达之地，北有魏，南有晋，西有秦，居之未尝一日安也。彭城土旷人稀，平夷无，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之所长，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馀万，左有负海之饶，右有山河之固，广固城曹嶷所筑，地形阻峻，足为帝王之都。三齐英杰，思得明主以立功于世久矣。辟闾浑昔为燕臣，今宜遣辩士驰说于前，大兵继踵于后，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后闭关养锐，伺隙而动，此乃陛下之关中、河内也。"德犹豫未决。沙门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门苏抚问之，朗曰："敬览三策，潘尚书之议，兴邦之言也。且今岁之初，彗星起奎、娄，扫虚、危；彗者，除旧布新之象，奎、娄为鲁，虚、危为齐。宜先取兖州，巡抚琅邪，至秋乃北徇齐地，此天道也。"抚又密问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则一纪，世则及子。"抚还报德，德乃引师而南，兖州北鄙诸郡县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抚之，禁军士无得虏掠。百姓大悦，牛酒属路。

南燕右卫将军慕容云斩杀了李辩，率领将士的家属共二万多口人冲出滑台城，去投奔慕容德。慕容德打算进攻滑台，部将韩范说："过去魏人是客人，我们是主人；现在我们是客人，魏人却变成了主人。我们军中人人都非常害怕，不可以再让他们去打仗了。不如先据守一个地方，自己重新创立根本基业，然后才能再筹划考虑发展壮大进取的事情。"部将张华说："彭城是西楚霸王的旧都城，可以把它攻下来占据它。"但是北地王慕容钟等人都劝说慕容德进攻滑台。尚书潘聪说："滑台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北有魏，南有晋，西有秦，居住在那里没有一天感到是安全的。彭城地广人稀，一片平原，没有什么险要可

以据守。而且那里是晋的旧有重镇，未必很容易就可以攻取下来。这地方又距长江、淮河很近，夏季、秋季降雨很多。乘舟在水上作战，那是吴地之人所最擅长的，而恰恰又是我们的短处。青州既拥有二千里的肥沃土地，又拥有十多万精锐的部队，左边有紧挨着大海的富饶，右边有依靠高山大河的险要，广固城是当年曹嶷所兴筑，地势险峻，足可以作为帝王的都城。三齐地方的英才俊杰，希望得到一个圣明的君主，拥戴他在世上建立宏伟的功业，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青州刺史辟闾浑以前也曾是燕的臣子，现在应该派遣能言善辩之士赶到他那里游说，紧接着再派遣大军进逼，如果他不听从我们的奉劝，击败他并夺取青州也不过像弯腰拣草那么容易罢了。得到那里之后，封锁关隘，养精蓄锐，等待时机而有所建树，这才是陛下的关中、河内呀！”慕容德犹豫再三，委决不下。一个叫竺朗的和尚一向善于占卜征候，慕容德遣使牙门苏抚前去探问，竺朗说：“我恭敬地看了他们提出的这三种策略，潘尚书的建议，才是兴邦立国的言论。而且今年年初的时候，彗星起自奎宿、娄宿，其尾扫过虚宿、危宿。彗星的出现，乃是消除陈腐、新机将布的星象，奎宿、娄宿天区为鲁国疆域，虚宿、危宿天区为齐国疆域。应该先去夺取兖州，再去安抚琅邪，到秋天的时候再向北攻占齐地，这是上天的旨意呀。”苏抚又偷偷地问他燕国的寿命如何，竺朗根据《周易》推算之后说：“燕国将在庚戌年衰亡，寿命为一纪，并可以把王位传给儿子。”苏抚回去向慕容德汇报，慕容德才率领大军向南进发，兖州以北偏远地区的郡县都投降了他。慕容德分别设置地方官员安抚百姓，严禁军队到处虏掠抢夺。百姓们非常高兴，一路上不断地有人送来慰劳大军的牛肉美酒。

[13]丙子，魏主遣建义将军庾真、越骑校尉奚斤击库狄、宥连、侯莫陈三部，皆破之，追奔至大峨谷，置戍而还。

[13]丙子（二十日），北魏国主拓跋派遣建义将军庾真、越骑校尉奚斤率兵袭击库狄、宥连、侯莫陈三个部落，并且把它们全部击破，追击奔袭到大峨谷，在那里安置了守卫部队之后才返回。

[14]己卯，追尊帝所生母陈夫人为德皇太后。

[14]己卯（二十三日），安帝追尊他的亲生母亲陈夫人为德皇太后。

[15]夏，四月，鲜卑叠掘河内帅户五千降于西秦。西秦王乾归以河内为叠掘都统，以宗女妻之。

[15]夏季，四月，鲜卑族叠掘部落的首领河内率他所辖属的五千户居民，向西秦投降。西秦王乞伏乾归任命河内为叠掘都统，并把自己宗族的一个女儿嫁给他做妻子。

[16]甲午，燕大赦。

[16]甲午（初九），后燕实行大赦。

[17]会稽王道子有疾，且无日不醉。世子元显知朝望去之，乃讽朝廷解道子司徒、扬州刺史。乙未，以元显为扬州刺史。道子醒而后知之，大怒，无如之何。元显以庐江太守会稽张法顺为谋主，多引树亲党，朝贵皆畏事之。

[17]会稽王司马道子有病，而且又嗜酒成癖，没有一天不酩酊大醉。他的嫡长子司马元显知道他在朝廷已经没有声望。于是便委婉地劝说，请求朝廷解去了司马道子的司徒、扬州刺史职务。乙未（初十），安帝任命司马元显为扬州刺史。司马道子清醒之后知道了这件事，虽然忍不住暴跳如雷，但也没有办法。司马元显把庐江太守、会稽人张法顺作为自己的主要谋士，并且大量地引用亲信，树立党羽，朝中地位显贵的官员都以畏惧的心情对待他。

[18]燕散骑常侍馀超、左将军高和等坐谋反，诛。

[18]后燕散骑常侍馀超、左将军高和等人，以谋反罪被杀。

[19]凉太子绍、太原公纂将兵伐北凉，北凉王业求救于武威王乌孤，乌孤遣骠骑大将军利鹿孤及杨轨救之。业将战，沮渠蒙逊谏曰：“杨轨恃鲜卑之强，有窥窬之志，绍、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敌也。今不战则有泰山之安，战则有累卵之危。”业从之，按兵不战。绍、纂引兵归。

[19]后凉太子吕绍、太原公吕纂率军讨伐北凉，北凉王段业向南凉武威王秃发乌孤求救，秃发乌孤派遣骠骑大将军秃发利鹿孤，与杨轨一起前去救援。段业准备迎战，沮渠蒙逊劝阻他说：“杨轨这个人依仗着鲜卑人的强大，有对我趁机动手的野心，吕绍、吕纂此次敢于率军深入，已经把军队置之死地，我们抵挡不过。现在我们不出战，还有

像泰山那样的安稳，出战，就会有累卵之危。”段业听从了他的劝告，按兵不动。吕绍、吕纂只好带着大军回去。

六月，乌孤以利鹿孤为凉州牧，镇西平，召车骑大将军檀入录府国事。

六月，秃发乌孤任命秃发利鹿孤为凉州牧，镇守西平，召回车骑大将军秃发檀，叫他入朝处理国家的大事。

[20]会稽世子元显自以少年，不欲顿居重任；戊子，以琅邪王德文为司徒。

[20]会稽王的嫡长子司马元显，知道自己还年轻，不打算马上担负起国家的重大责任。戊子（初四），朝廷任命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司徒。

[21]魏前河间太守卢溥帅其部曲数千家就食渔阳，遂据有数郡。秋，七月，己未，燕主盛遣使拜溥幽州刺史。

[21]北魏前河间太守范阳人卢溥统率他手下的人几千家到渔阳谋生，于是占据了几个郡的土地。秋季，七月，己未（初五），后燕国主慕容盛派遣使节任命卢溥为幽州刺史。

[22]辛酉，燕主盛下诏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赎，此不足以惩恶而利于王府，甚无谓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赎，勿复输金帛。”

[22]辛酉（初七），后燕国主慕容盛下诏书说：“法令判例规定，公、侯如果犯了罪，可以用金钱、布帛来赎罪，这不能达到惩罚罪恶的目的，却有利于王府，因此，毫无意义。从今往后，犯罪的人必须立功才能赎清自己的罪责，不得再收取金钱、布帛。”

[23]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

[23]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去世。

[24]秦齐公崇、镇东将军杨佛嵩寇洛阳，河南太守陇西辛恭靖婴城固守。雍州刺史杨期遣使求救于魏常山王遵，魏主以散骑侍郎西河张济为遵从事中郎以报之。期问于济曰：“魏之伐中山，戎士几何？”济曰：“四十余万。”期曰：“以魏之强，小羌不足灭也。且晋之与魏，本为一家，今既结好，义无所隐。此间兵弱粮寡，洛阳之救，恃魏而

已。若其保全，必有厚报；若其不守，与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济还报。八月，遣太尉穆崇将六万骑往救之。

[24]后秦齐公姚崇、镇东将军杨佛嵩进犯东晋的洛阳，河南太守陇西人辛恭靖围 绕城池加固防守。雍州刺史杨期派遣使节向北魏常山王拓跋遵请求援助，北魏国主拓跋派散骑侍郎西河人张济作为拓跋遵的从事中郎前往。杨期向张济问道：“你们魏国去征伐中山，有多少军士？”张济说：“四十多万。”杨期说：“就你们魏国如此的强大来说，姚崇一伙小小的羌贼实在不值得你们去消灭。况且晋与魏之间，本来就是一家，现在既然已经结成友好关系，便不应该有什么隐瞒的。我这里兵力微弱，粮草也很少，救助洛阳的事，就依赖你们魏国了。如果洛阳可以完美无缺，对你们一定会有丰厚的报答；如果坚守不住，与其让羌人得到，还不如让你们得到！”张济回国汇报了杨期的态度。八月，拓跋派遣太尉穆崇带领六万骑兵前往援助杨期。

[25]燕辽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内，恐燕主盛疑之，累征不赴。以其家在龙城，未敢显叛，阴召魏兵，许以郡降魏；遣使驰诣龙城，广张寇势。盛曰：“此必诈也。”召使者诘问，果无事实。盛尽灭朗族；丁酉，遣辅国将军李旱讨之。

[25]后燕辽西太守李朗，担任郡守十年，在郡内威信很高，他害怕后燕国主慕容盛猜疑忌恨，因此几次被征召都不去。因为自己的家眷全在龙城，没有公开叛变，只是私下里招引北魏大军前来，答应统领全郡向北魏投降。他于是派遣信使跑到龙城去禀报，夸张辽西那里受到寇贼侵犯的形势。慕容盛说：“这一定是骗局。”把那个信使召来仔细审问，果然没有那么一回事。慕容盛把李朗的家人全部杀掉；丁酉（十四日），派遣辅国将军李旱前去讨伐。

[26]初，魏奋武将军张衮以才谋为魏主所信重，委以腹心。问中州士人于衮，衮荐卢溥及崔逞，皆用之。

[26]当初，北魏奋武将军张衮因为才干出众、谋略过人而得到北魏国主拓跋的信任与重用，把他当做心腹。拓跋向张衮询问中州的读书人谁比较有名，张衮荐举了卢溥和崔逞，拓跋都加以任用。

围中山久未下，军食乏，问计于群臣，逞为御史中丞，对曰：“桑椹可以佐粮；飞食椹而改音，诗人所称也。”虽用其言，听民以椹当租，然以逞为侮慢，心衔之。秦人寇襄阳，雍州刺史郗恢以书求救于

魏常山王遵曰："贤兄虎步中原。"以恢无君臣之礼，命衮及逞为复书，必贬其主。衮、逞谓帝为贵主。怒曰："命汝贬之而谓之'贵主'，何如'贤兄'也！"逞之降魏也，以天下方乱，恐无复遗种，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逞独与幼子赜诣平城，所留妻子遂奔南燕。并以是责逞，赐逞死。卢溥受燕爵命，侵掠魏郡县，杀魏幽州刺史封沓干。谓衮所举皆非其人，黜衮为尚书令史。衮乃阖门不通人事，惟手校经籍，岁余而终。

那时，拓跋围困中山城很长时间也没有攻克，部队的粮食非常缺乏，向群臣询问办法，当时崔逞是御史中丞，他回答说："桑椹可以用来做辅助粮食。飞来飞去的猫头鹰吃了桑椹而改变了叫声，这是诗人说的。"拓跋虽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允许百姓用桑椹充当地租交纳，但是却认为崔逞有意侮辱轻慢自己，记恨在心。后来后秦的军队进犯襄阳，东晋雍州刺史郗恢写信向北魏常山王拓跋遵求援说："贤兄像猛虎那样纵横中原。"拓跋认为郗恢没有遵奉君臣之间的礼法，让张衮和崔逞代写回信，一定要贬斥东晋的君主。但张衮、崔逞在信中称东晋皇帝为"贵主"。拓跋见此，勃然大怒说："我命令你们贬低他，你们却称他为'贵主'，这怎么能和他叫我'贤兄'相比呢！"崔逞投降北魏的时候，天下正处在动乱之中，恐怕不再能遗留下后代，所以让他的妻子张氏和四个儿子留在冀州老家，崔逞自己与最小的儿子崔赜来到平城，他的妻子张氏和四个儿子便投奔了南燕。拓跋把这几件事加在一起责问崔逞，下令让他自杀。卢溥接受后燕的官位和命令，侵犯袭掠北魏的郡县，又杀了北魏幽州刺史封沓干。拓跋认为张衮所举荐的人都不好，因此把张衮贬为尚书令史。张衮于是从此紧闭大门，不与外边来往，只是整天地校勘经史典藉，一年多之后去世。

燕主宝之败也，中书令、民部尚书封懿降于魏。以懿为给事黄门侍郎、都坐大官。问懿以燕氏旧事，懿应对疏慢，亦坐废于家。

国主慕容宝失败的时候，中书令、民部尚书封懿向北魏投降。拓跋任命封懿为给事黄门侍郎、都坐大官。拓跋向封懿询问燕氏政权过去的一些事情，封懿在回答时，疏略而且傲慢，也被免去一切官职，在家闲居。

[27]武威王秃发乌孤醉，走马伤胁而卒，遗令立长君。国人立其弟利鹿孤，谥乌孤曰武王，庙号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27]南凉武威王秃发乌孤醉酒之后，骑马奔驰，伤了肋骨而死。留下遗命让年纪大的人为国君。国人拥立他的弟弟秃发利鹿孤，追谥秃发乌孤为武王，庙号烈祖。秃发利鹿孤下令大赦，把都城迁到西平。

[28]南燕王德遣使说幽州刺史辟闾浑，欲下之；浑不从；德遣北地王钟帅步骑二万击之。德进据琅邪，徐、兖之民归附者十余万。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法为兖州刺史，镇梁父。进攻莒城，守将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聪为徐州刺史，镇莒城。兰汗之乱，燕吏部尚书封孚南奔辟闾浑，浑表为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机密。北地王钟传檄青州诸郡，谕以祸福。辟闾浑徒八千余家入守广固，遣司马崔诞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张豁戍柳泉；诞、豁承檄皆降于德。浑惧，携妻子奔魏，德遣射声校尉刘纲追之，及于莒城，斩之。浑子道秀自诣德，请与父俱死。德曰："父虽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浑参军张瑛为浑作檄，辞多不逊，德执而让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浑之有臣，犹韩信之有蒯通。通遇汉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窃为不幸耳！"德杀之。遂定都广固。

[28]南燕王慕容德派遣使节前去游说东晋幽州刺史辟闾浑，打算拿下幽州，辟闾浑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慕容德派遣北地王慕容钟率领步、骑兵共两万人进攻辟闾浑。慕容德向前推进占据琅邪，徐州、兖州的百姓归附他的有十多万人。慕容德带兵从琅邪向北进发，任命南海王慕容法为兖州刺史，镇守梁父。然后又进攻莒城，东晋守将任安放弃城池逃走，慕容德任命潘聪为徐州刺史，镇守莒城。当年兰汗之乱时，后燕吏部尚书封孚向南投奔辟闾浑，辟闾浑向朝廷奏报，任命他做了勃海太守。慕容德来到的时候，封孚出城投降，慕容德非常高兴地说："孤得到青州并不觉得是大喜的事，可喜的是我得到了你。"于是，把朝廷机密要事交给封孚掌管处理。后燕北地王慕容钟向青州的各郡传布檄文，向他们申明祸福、利害关系。辟闾浑把八千多户居民迁徒到广固去据守，又派司马崔诞去戍守薄荀固，派平原太守张豁戍守柳泉。崔诞、张豁接到慕容钟的檄文后，都向慕容德投降。辟闾浑非常害怕，便携带着妻子儿女，向北魏奔逃，慕容德派遣射声校尉刘纲前去追赶他，追到莒城把他杀了。辟闾浑的儿子辟闾道秀，自己去面见慕容德，请求让他与他的父亲一块死。慕容德叹息说："父亲虽

然不忠，但是他的儿子却能尽孝。”特地赦免了辟闾道秀。辟闾浑的参军张瑛曾经为辟闾浑草拟檄文，文中措辞大多不逊，慕容德把他抓住后谴责他。但张瑛神色自然，慢慢地说：“辟闾浑有我，就好像韩信有蒯通一样。蒯通遇到了汉高祖刘邦而能生存，我与陛下遭遇却要死，与古人相比，我只能觉得是一种不幸罢了！”慕容德把他杀了。于是，南燕定都在广固。

[29]燕李旱行至建安，燕主盛急召之，君臣莫测其故。九月，辛未，复遣之。李朗闻其家被诛，拥二千余户以自固；及闻旱还，谓有内变，不复设备，留其子养守令支，自迎魏师于北平。壬子，旱袭令支，克之，遣广威将军孟广平追及朗于无终，斩之。

[29]后燕辅国将军李旱，讨伐李朗行进到建安，后燕国主慕容盛把他紧急召回，大臣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九月，辛未（十八日），又派他出征。李朗听说他的家眷全部被杀害，便集结二千多户居民，用以固守自己的城池，等到听说李旱突然回去，认为后燕国内部一定出现变化，所以不再设防，只是留下他的儿子李养据守令支，自己却去北平迎接北魏军。壬子（疑误），李旱袭击并攻破了令支，马上又派广威将军孟广平去追击李朗，在无终追上并把他杀了。

[30]秦主兴以灾异屡见，降号称王，下诏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大赦，改元弘始。存问孤贫，举拔贤俊，简省法令，清察狱讼，守令之有政迹者赏之，贪残者诛之，远近肃然。

[30]后秦国主姚兴因为天灾和异兆多次出现，降低名号，由皇帝改称王，并下达诏书，命令诸公卿、将帅、地方官吏，全部降职一级。下令大赦，改年号为弘始；安抚慰问孤寡之人与贫苦百姓，选举荐拔贤才俊士；简化缓和法令制度，清正明确地处理诉讼案件。地方官吏有政绩的奖赏，贪婪残暴的人诛杀。国中无论远近，秩序井然。

[31]冬，十月，甲午，燕中卫将军卫双有罪，赐死。李旱还，闻双死，惧，弃军而亡，至板陉，复还归罪。燕主盛复其爵位，谓侍中孙曰：“旱为将而弃军，罪在不赦。然昔先帝蒙尘，骨肉离心，公卿失节，惟旱以宦者忠勤不懈，始终如一，故吾念其功而赦之耳。”

[31]冬季，十月，甲午（十一日），后燕中卫将军卫双因罪被赐死。李旱回朝之后，听说卫双已死，非常害怕，便抛下军队，只身逃亡，到板陉之后，又回去自首认罪。后燕国主慕容盛恢复了他的爵位

和职务，对侍中孙说：“李旱作为将军却抛弃了自己的军队，他的罪过绝对是不可饶恕的。但是过去先帝遭受挫折、流亡的时候，自己的骨肉都离心离德，公卿们失去节操，只有李旱一人，虽然身为宦官，却能忠贞勤勉地护佑先帝，始终如一。我正是感念他的这些功劳，所以才赦免他的呀！”

[32]辛恭靖固守百馀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阳，获恭靖。恭靖见秦王兴，不拜，曰“吾不为羌贼臣！”兴囚之，恭靖逃归。自淮、汉以北，诸城多请降，送任于秦。

[32]东晋辛恭靖在洛阳坚守了一百多天，北魏的救援部队仍然没有到。后秦军攻克了洛阳，抓获了辛恭靖。辛恭靖被押解去见后秦王姚兴，不肯跪拜，说：“吾决不做羌贼的臣民！”姚兴把他囚禁起来，辛恭靖趁机逃了回去。这样，从淮河、汉水以北地区各城，有很多都请求投降，并向后秦送去担保。

[33]魏主以穆崇为豫州刺史，镇野王。

[33]北魏国主拓跋任命穆崇为豫州刺史，镇守野王。

[34]会稽世子元显，性苛刻，生杀任意；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苦之。

[34]会稽王的嫡长子司马元显，生性严酷刻薄，对人的生死，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下令征召东方各郡中解除奴户身分而变成客户的人，把他们称为乐属，迁移到京师去居住，用做后备兵源，忧愁笼罩在东方各郡的广大土地之上，百姓深感痛苦。

孙恩因民心骚动，自海岛帅其党杀上虞令，遂攻会稽。会稽内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师道，不出兵，亦不设备，日于道室稽颡跪咒。官属请出兵讨恩，凝之曰：“我已请大道，借鬼兵守诸津要，各数万，贼不足忧也。”及恩渐近，乃听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会稽，凝之出走。恩执而杀之，并其诸子。凝之妻谢道蕴，奕之女也，闻寇至，举措自若，命婢肩舆，抽刀出门，手杀数人，乃被执。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秦王崇、义兴太守魏隐皆弃郡走。于是会稽谢针、吴郡陆、吴兴丘、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等及东阳、新安凡八郡人，一时起兵，杀长吏以应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

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等皆为恩党所杀。邈、冲，皆安之弟子也。时三吴承平日久，民不习战，故郡县兵皆望风奔溃。

逃到海上去的孙恩因为百姓骚动不安，从海岛上率领他的部众，杀死了上虞令，进而对会稽发起了猛攻。会稽内史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世代信奉天师道，他既不出兵也不设防戒备，只是每天去道堂上磕头念咒。手下官员请求派兵出城讨伐孙恩，王凝之说：“我已请来了得道大仙，借来了鬼兵把守各个险要关卡，每个地方都有几万鬼兵，盗贼不值得担忧。”等到孙恩的兵马越来越近，才允许发兵抵敌，可是孙恩的大军已经到了郡城之下。甲寅（凝误），孙恩攻克了会稽城，王凝之逃出城去，被孙恩抓住杀了，同时还杀了他的几个儿子。王凝之的妻子谢道蕴，是谢奕的女儿，听说强盗来到，一举一动跟平常一样，从容不迫，她命令婢女们抬着她乘坐的轿子，拔出佩刀来到家门之外，亲手杀死了几个人，才被抓住。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义兴太守魏隐等人都放弃了郡城逃走。一时之间，会稽人谢针、吴郡人陆、吴兴人丘、义兴人许允之、临海人周胄、永嘉人张永等，以及东阳、新安等共八个郡的百姓，同时拉起队伍，杀掉本地官员而响应孙恩。十天之内，聚集了几十万人。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等人都被孙恩的部队杀死。谢邈、谢冲都是谢安的侄儿。这时，三吴一带过太平的日子已经很久，百姓不善于打仗，所以郡县的守兵听见一点风声，便都奔逃溃散。

恩据会稽，自称征东将军，逼人士为官属，号其党曰“长生人”，民有不与之同者，戮及婴孩，死者什七、八。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支解之。所过掠财物，烧邑屋，焚仓廪，刊木，堙井，相帅聚于会稽，妇人有婴儿不能去者，投于水中，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当寻后就汝。”恩表会稽王道子及世子元显之罪，请诛之。

孙恩占据了会稽，自称为征东将军，逼迫士人充当他的属官，并把手下的人称作“长生人”，百姓中如果有不跟随他的人，就连婴孩一起杀掉，因此， 民众死在他的刀下的有十分之七八。他甚至把一些县令的尸体剁成肉酱，集合他们自己的妻子儿女吃下去，如果拒绝吃，便被支解分尸。他们路过一个地方便抢掠财物，烧毁房屋和官府的仓库，砍伐树木、填堵水井，民众相随着来到会稽聚集，有的妇女怀中

有婴儿，不能跟他们一起去的，便被投到水中，说："恭喜你先走一步登上天堂仙境，我一定会随后来找你的。"孙恩向安帝上表，历数会稽王司马道子和他的嫡长子司马元显的罪状，请求杀掉他们。

自帝即位以来，内我乖异，石头以南皆为荆、江所据，以西皆豫州所专，京口及江北皆刘牢之及广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吴而已。及孙恩作乱，八郡皆为恩有，畿内诸县，盗贼处处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惧，常虑窃发，于是内外戒严。加道子黄钺，元显领中军将军，命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军事以讨恩；刘牢之亦发兵讨恩，拜表辄行。

自从安帝即位以来，朝内朝外都是变乱丛生，石头城以南的地区都被荆州、江州所占据，以西的地区又全都归豫州所专有，京口地区以及长江以北都是刘牢之以及广陵相高雅之控制的地盘，朝廷政令所能达到、通行的地方，只有三吴这一小片地域。孙恩作乱之后，三吴的八郡又都被孙恩攻占，京畿几个县，也盗贼祸乱四起，孙恩的党羽也有潜伏在建康城中的人，因此人们心情恐惧，经常担心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变乱，朝廷只好宣布全国戒严，安帝加授给司马道子黄钺，任命司马元显为中军将军，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等郡军事，来讨伐孙恩。刘牢之也出动军队征讨孙恩，向朝廷呈上奏章之后立即出师。

[35]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静为右丞相。

[35]西秦任命金城太守辛静为右丞相。

[36]十二月，甲午，燕燕郡太守高湖帅户三千降魏。湖，泰之子也。

[36]十二月，甲午（十二日），后燕燕郡太守高湖率部属三千多户居民投降北魏。高湖是高泰的儿子。

[37]丙午，燕主盛封弟渊为章武公，虔为博陵公，子定为辽西公。

[37]丙午（二十四日），后燕国主慕容盛封他的弟弟慕容渊为章武公，慕容虔为博陵公，封他的儿子慕容定为辽西公。

[38]丁未，燕太后段氏卒，谥曰惠德皇后。

[38]丁未（二十五日），后燕皇太后段氏去世，谥号叫惠德皇后。

[39]谢琰击斩许允之，迎魏隐还郡，进击丘，破之，与刘牢之转斗而前，所向辄克。琰留屯乌程，遣司马高素助牢之，进临浙江。诏以牢之都督吴郡诸军事。

[39]东晋徐州刺史谢琰击杀了许允之，迎接魏隐回到了郡城，然后进军，袭败丘。谢琰与刘牢之边战边前进，所到之处，每攻必克。谢琰留在乌程屯扎，派遣司马高素前去为刘牢之助战，开进到浙江附近。这时，朝廷下诏，任命刘牢之都督吴郡诸军事。

初，彭城刘裕，生而母死，父翘侨居京口，家贫，将弃之。同郡刘怀敬之母，裕之从母也，生怀敬未期，走往救之，断怀敬乳而乳之。及长，勇健有大志。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闾所贱。刘牢之击孙恩，引裕参军事，使将数十人视觇贼。遇贼数千人，即迎击之，从者皆死，裕坠岸下。贼临岸欲下，裕奋长刀仰斫杀数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贼皆走，裕所杀伤甚众。刘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寻之，见裕独驱数千人，咸共叹息。因进击贼，大破之，斩获千余人。

当初，彭城人刘裕生下来后，母亲便死了。他的父亲刘翘客居京口，家境贫苦，想把他扔掉。同郡人刘怀敬的母亲是刘裕的姨母，她生下刘怀敬还不到一年，便来到刘裕的家把刘裕救了下来，断了刘怀敬的奶来喂养刘裕。刘裕长大后，异常勇武健壮，胸怀远大志向。他识字不多，依靠贩卖鞋子维持生计，又爱好樗蒲这种赌博游戏，被同村的人们所轻视。刘牢之征讨孙恩，把刘裕征召来任参军事，派他带几十个人去探听变民军队的动静。遇上一支数千人的变民军队，便立即迎上前去攻击，跟他同来的士兵全部被杀死，刘裕跌进岸下。变民士兵来到河岸边准备下去，刘裕奋勇地挥舞长杆大刀，仰面朝上砍杀了数名敌人，才得以重新登上岸来，仍然大声吼叫着追杀敌人，敌人全部逃走。刘裕杀死

杀伤的人非常之多。刘敬宣奇怪刘裕为什么

这么久没有回来，带着兵出去寻找他，正好看见刘裕一个人驱赶砍杀几千人的敌兵，大家同声感叹，于是趁机冲上前去一起追杀变民军队，将他们打得大败，斩杀的与抓获的加走来有一千多人。

初，恩闻八郡响应，谓其属曰：“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闻牢之临江，曰：“我割浙江以东，不失作句践！”戊申，

牢之引兵济江，恩闻之曰：“孤不羞走。”遂驱男女二十余万口东走，多弃宝物、子女于道，官军竞取之，恩由是得脱，复逃入海岛。高素破恩党于山阴，斩恩所署吴郡太守陆、吴兴太守丘、馀姚令吴兴沈穆夫。

当初，孙恩听说八个郡的变民起来响应他，对他的僚属说：“天下再也不会有什么大事了，我将与诸位一起穿着朝廷的官服，到建康去。”不久听说刘牢之带兵来到浙江边上，他说：“我即使割据浙江以东的地区，不失作越王勾践。”戊申（二十六日），刘牢之带领大军渡过浙江，孙恩听说后说：“我并不觉得逃走就是羞辱。”于是驱赶裹胁男女百姓二十多万人向东逃走，一路上扔掉了许多金银财宝和妇女孩童，官军在路上竞相争抢拣取他们扔下的东西，孙恩因此才得以逃脱，再一次跑进了海岛。高素在山阴击败了孙恩的党羽，杀了孙恩委任的吴郡太守陆，吴兴太守丘、馀姚令吴兴人沈穆夫。

东士遭乱，企望官军之至，既而牢之等纵军士暴掠，士民失望，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朝廷忧恩复至，以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军事，帅徐州文武戍海浦。

东部地区的几个郡遭逢战乱，盼望朝廷官军到来。不久，刘牢之等人放纵军士大肆抢掠，士人、百姓大失所望，各郡各县城中再也看不见人的踪迹，一个多月之后才渐渐有人回来。朝廷担心孙恩再来，任命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军事，统率他的徐州旧部文武官员在东海沿线统驻防戍守。

以元显录尚书事。时人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可张罗矣。元显无良师友，所亲信者率皆佞谀之人，或以为一时英杰，或以为风流名士。由是元显日益骄侈，讽礼官立议，以己德隆望重，既录百揆，百揆皆应尽敬。于是公卿以下，见元显皆拜。时军旅数起，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而元显聚敛不已，富逾帝室。

安帝任命司马元显录尚书事。当时的人称司马道子是东录，司马元显是西录 。西录府门前车马拥挤不堪；东录府门前却冷落得可以张开罗网捕雀。司马元显没有一个正派的老师或者朋友，他亲信的人都是阿谀奸佞的小人，有的说他是举世无双的英杰，有的说他是风流潇洒的名士。从此，司马元显是一天比一天骄纵奢侈，竟暗示礼官提议，

说因为他自己德性隆高，深孚众望，既然已经统领文武百官，文武百官便应该对他示敬。从此公卿以下的所有官员，见到司马元显都实行跪拜之礼。当时军队几次征伐，国库空虚枯竭，司徒以下的官员，每天只能领七升粮食，但司马元显却仍然不停地搜刮民财、聚敛钱物。其富有竟然超过帝室。

[40]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与杨期结昏为援。期屡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终为殷、杨所灭，乃告执政，求广其所统；执政亦欲交构，使之乖离，乃加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又以玄兄伟代期兄广为南蛮校尉。期忿惧。杨广欲拒桓伟，仲堪不听，出广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杨孜敬先为江夏相，玄以兵袭而劫之，以为谘议参军。

[40]殷仲堪担心桓玄过于专横暴戾，就与杨期结成姻亲，互为助援。杨期几次打算进攻桓玄，每次都是殷仲堪竭力阻止。桓玄也恐怕自己最终被殷仲堪、杨期剿灭，于是向朝中的掌权者要求扩大他所统领的地区。朝中掌权者也打算在他们之间制造矛盾，使他们的联盟解体，于是加任桓玄为都督荆州四郡军事，同时，让桓玄的哥哥桓伟代替杨期的哥哥杨广做了南蛮校尉。杨期既气愤又害怕。杨广本想拒绝桓伟前来接任，但殷仲堪不允许，把杨广调出做宜都、建平两个郡的太守。杨孜敬原来是江夏相，桓玄派兵去袭击，并劫持了他，任命他做了自己的咨议参军。

期勒兵建牙，声云援洛，欲与仲堪共袭玄。促堪虽外结期而内疑其心，苦止之；犹虑弗能禁，遣从弟屯于北境，以遏期。期既不能独举，又不测仲堪本意，乃解兵。

杨期整顿部队，建立军旗，声称要去援救洛阳，打算与殷仲堪一起去进攻桓玄。殷仲堪虽然外表是与杨期结交，内心里却怀疑他的用心，所以对杨期苦苦劝阻，还担心不能阻止杨期的行动，又派遣他的堂弟殷去北部地区驻扎，用来遏止杨期。杨期既无法自己独立起事，又推测不出殷仲堪的真实用意，只好停止行动。

仲堪多疑少决，谘议参军罗企生谓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无断，必及于难。吾蒙知遇，义不可去，必将死之。”

殷仲堪生性多疑，办事缺少决断。他的谘议参军罗企生对他的弟弟罗遵生说：“殷侯为人仁慈，却优柔寡断，一定会遭逢大难。我承蒙他的知遇之恩，在道义上是不能离开他的，将来一定会因他而死。”

是岁，荆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仓廪以赈饥民。桓玄欲乘其虚而伐之，乃发兵西上，亦声言救洛，与仲堪书曰：“期受国恩而弃山陵，宜共罪之。今当入沔讨除期，已顿兵江口。若见与元贰，可收杨广杀之；如其不尔，便当帅兵入江。”时巴陵有积谷，玄先遣兵袭取之。梁州刺史郭当之官，路经夏口，玄诈称朝廷遣为己前锋，乃授以江夏之众，使督诸军并进，密报兄伟令为内应。伟遑遽不知所为，自赍疏示仲堪。仲堪执伟为质，令与玄书，辞甚苦至。玄曰：“仲堪为人无决，常怀成败之计，为儿子作虑，我兄必无忧也！”

这一年，荆州暴雨成灾，洪水泛滥，平地的水达三丈。殷仲堪把府库中的储备粮食全部拿出来赈济饥民。桓玄打算趁他内部空虚的时候征讨他，于是发动军队向西进发，也声言要去救助洛阳，并给殷仲堪写信说：“杨期接受国家的恩宠，但是放弃帝王的坟墓陵寝不管，我们应该一起向他兴师问罪。现在应当进入沔水讨伐杨期，我已经在沔水入长江口这一带集结了兵力。如果你的看法与我没有差别，可将杨广抓起来杀掉；如果不这样做，我就要率大军进入长江，攻击江陵。”这时，巴陵还有积存的粮食，桓玄首先派兵去袭击夺取。梁州刺史郭铨正赶去上任，途中经过夏口，桓玄骗殷仲堪说，朝廷派遣郭铨担任自己的前锋，于是把江夏的部队全部交给他管理，并让他监督统领各支队一起前进，暗中又告诉他的哥哥桓伟作为内应。桓伟既惊慌又害怕，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后来把桓玄的密信送交给殷仲堪看。殷仲堪扣下作为人质，命令他给桓玄写信，文辞凄苦到极点。桓玄说：“殷仲堪为人没有决断，常常在打仗之前患得患失、计较成败，为自己的儿子考虑，留后路，我哥哥一定安全，不必忧虑。”

仲堪遣殷帅水军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郭铨、苻宏击之，等败走。玄顿巴陵，食其谷；仲堪遣杨广及弟子道护等拒之，皆为玄所败。江陵震骇。

殷仲堪派殷率领水军七千人到达西江口，桓玄派郭铨、苻宏进攻他，殷等败走。桓玄驻扎在巴陵，吃的是殷仲堪留下的粮食。殷仲堪派遣杨广和自己的侄儿殷道护等人带兵抵抗，全部被桓玄打败。江陵一带为此大为震惊恐惧。

城中乏食，以胡麻廪军士。玄乘胜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杨期以自救。期曰：“江陵无食，何以待敌！可来见就，共守襄

阳。”仲堪志在全军保境，不欲弃州逆走，乃绐之曰：“比来收集，已有储矣。”期信之，帅步骑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饭饷其军。期大怒曰：“今兹败矣！”不见仲堪，与其兄广共击玄；玄畏其锐，退军马头。明日，期引兵急击郭铨，几获之；会玄兵至，期大败，单骑奔襄阳。仲堪出奔城。玄遣将军冯该追期及广，皆获而杀之，传首建康。期弟思平，从弟尚保、孜敬逃入蛮中。仲堪闻期死，将数百人将奔长安，至冠军城，该追获之，还至柞溪，逼令自杀，并杀殷道护。仲堪奉天师道，祷请鬼神，不吝财贿，而啬于周急；好为小惠以悦人，病者自为诊脉分药；用计倚伏烦密，而短于鉴略，故至于败。

江陵城中缺乏粮食，只能把胡麻发给士兵充饥。桓玄乘胜到达零口，距离江陵只有二十里远。殷仲堪急忙写信召请杨期前来救援自己。杨期却说：“江陵没有粮草，用什么来对付敌人！你可以屈尊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据守襄阳。”殷仲堪的愿望在于保全自己的部队和地盘，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州属到别处流亡，于是欺骗杨期说：“最近我们征集到了许多粮草，已经有所储备了。”杨期相信了他，率步、骑兵共八千人，兵士精壮，铠甲闪光，到达江陵后，殷仲堪只能用一些米饭来犒饷他的军队。杨期十分生气地说：“这一次必败无疑了！”连殷仲堪也不去会见，便与他的哥哥杨广一起向桓玄发动进攻。桓玄害怕他的锐气，把部队退到马头。第二天，杨期又带兵紧急攻打郭铨，几乎抓到了郭铨，恰好赶上桓玄的兵马来到，杨期军队大败溃散，他一个人骑着马逃奔襄阳。殷仲堪也逃奔城。桓玄派遣将军冯该追捕杨期和杨广，把他们全部抓住杀掉了，又把他们的人头送到建康。杨期的弟弟杨思平，堂弟杨尚保、杨孜敬逃到蛮族地区。殷仲堪听说杨期已死，带着几百人正要投奔长安，走到冠军城，冯该带兵追上并把他抓了起来，回到柞溪，逼迫他自杀，并且杀死了殷道护。殷仲堪也信奉天师道，向鬼神祈祷祭祀从不吝惜钱财，对周济急需帮助的人却过于小气。他喜欢用一些小恩惠来取得别人的欢心，遇到有病的人亲自为他把脉诊治，开方分药。他工于心计，使用计谋时过于烦琐缜密，但是却缺乏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所以导致惨败。

仲堪之走也，文武无送者，惟罗企生从之。路经家门，弟遵生曰：“作如此分离，何可不一执手！”企生旋马授手，遵生有力，因牵下

之，曰：“家有老母，去将何之？”企生挥泪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养，不失子道。一门之中，有忠与孝，亦复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于路待之，见企生无脱理，策马而去。及玄至，荆州人士无不诣玄者，企生独不往，而营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祸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国士，为弟所制，不得随之共殄丑逆，复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闻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谓曰：“若谢我，当释汝。”企业曰：“吾为殷荆州吏，荆州败，不能救，尚何谢为！”玄乃收之，复遣人问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杀嵇康，嵇绍为晋忠臣，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玄乃杀企生而赦其弟。

殷仲堪逃走的时候，文武官员没有出来送行的人，只有罗企生一个跟他走。罗企生路过家门时，他的弟弟罗遵生说：“我们现在这样分别，怎么能不握一下手？”罗企生把马转回来，伸手给弟弟，罗遵生非常有力，所以把他从马上拉了下来，说：“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你要跑到哪里去？”罗企生有甩了一把眼泪说：“今天这事，我一定是要去死了。由你供养老母，不会失去儿子的孝道。我们一家之中，既有忠于主上的，也有尽孝道的，这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罗遵生把他抱得越发紧了。殷仲堪在路上等着，看到罗企生根本没有挣脱的希望，就独自打马走了。桓玄来到这里的时候，荆州的人士没有不去拜见桓玄的，只有罗企生一个人不去，却在料理殷仲堪家里的事。有人说：“你这样做，一定会大祸临头！”罗企生说：“殷侯用对待国家栋梁那样的厚礼来对待重用我，我只是被弟弟牵制，才不能跟他一起去杀灭那些丑恶的叛逆之徒，还有什么脸面去桓玄那里，乞求保全性命呢！”桓玄闻听了这番话，很生气，但对待罗企生一直很好，他先是派人告诉罗企生说：“你如果向我道歉，我就会放过你。”罗企生却说：“我是殷仲堪手下的一员官吏，殷仲堪失败，我不能救助他，还有什么可以道歉的呢？”桓玄这才把他抓了起来，又派人去向罗企生还有什么话想说，罗企生说：“文帝杀了嵇康，他的儿子嵇绍却是晋朝的忠臣。我只向你请求，留下我的一个弟弟，让他侍奉我的老母！”桓玄于是杀了罗企生，而赦免了他的弟弟。

[41]凉王光疾甚，立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为太尉，常山公弘为司徒。谓绍曰：“今国家多难，三邻伺隙，吾没之后，使纂统六军，弘管朝政，汝恭己无为，委重二兄，庶几可济；若

内相猜忌，则萧墙之变，旦夕至矣！”又谓纂、弘曰：“永业才非拨乱，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强寇，人心未宁，汝兄弟缉睦，则祚流万世；若内自相图，则祸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执纂手戒之曰：“汝性粗暴，深为吾忧。善辅永业，勿听谗言！”是日，光卒。绍秘不发丧，纂排阁入哭，尽哀而出。绍惧，以位让之，曰：“兄功高年长，宜承大统。”纂曰：“陛下国之冢嫡，臣敢奸之！”绍固让，纂不许。

[41]后凉王吕光病势沉重，立太子吕绍为天王，自己号称太上皇帝，并任命太原公吕纂为太尉，常山公吕弘为司徒。他对吕绍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多灾多难的时候，秃发氏、乞伏氏和段氏这三个强邻，正在等待时机吞并我们。我死之后，让吕纂统领六军，吕弘主管朝廷政事，你自己恭顺谨慎地坐在那里，不做什么事，只把大权交给两位哥哥，或许可以渡过难关。如果在自己内部互相猜疑忌恨，家门内的大祸，早晚会发生！”又对吕纂、吕弘说：“吕绍他不是具有拨乱反正之才的人，只因为让嫡出儿子即位符合常规，苟且居于君位。现在外有强大的敌人，人心又动荡不平，你们兄弟之间如果能紧密联合，精诚团结，皇位就可以流传万代。如果内部互相图谋，大祸就在转眼之间！”吕纂、吕弘都哭着说：“我们不敢。”吕光又抓住吕纂的手，特别告诫他说：“你性格粗鲁暴躁，是我最担忧的。你一定要好好地辅佐吕绍，千万不要听别人的挑拔离间啊！”这天，吕光去世。吕绍封锁消息，暂时不办丧事。吕纂推开东侧小门，进去恸哭不已，发泄完心中的哀痛才出来。吕绍很害怕，要把皇位让给他，说：“兄长功劳既高，年纪又大，应该继承皇位。”吕纂说：“陛下是国家的嫡子，臣怎么敢干犯呢！”吕绍坚持让位，吕纂只是不答应。

骠骑将军吕超谓绍曰：“纂为将积年，威震内外，临丧不哀，步高视远，必有异志，宜早除之。”绍曰：“先帝言犹在耳，柰何弃之！吾以弱年负荷大任，方赖二兄以宁家国，纵其图我，我视死如归，终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复言！”纂见绍于湛露堂，超执刀侍侧，目纂请收之，绍弗许。超，光弟宝之子也。

骠骑将军吕超对吕绍说：“吕纂当大军的统帅已经很多年，声威震撼内外，面对老父亲的丧事，他并不悲哀，反而昂首阔步，心中一定有叛逆的想法，应该早点把他除掉。”吕绍说：“先帝说的话好像还在

耳边回响，我怎么能不听呢！我以这么小的年龄来担负国家的大任，正要依赖两位哥哥的帮助，而使国家安定，纵然他们真的要图谋我，我也视死如归，怎么也不忍心有这种想法。你不要再说了！”吕纂到湛露堂拜见吕绍，吕超手里拿着刀侍立在吕纂的身旁，用眼睛示意吕绍允许自己把吕纂抓起来，吕绍不答应。吕超是吕光的弟弟，吕宝的儿子。

弘密遣尚书姜纪谓纂曰：“主上暗弱，未堪多难；兄威恩素著，宜为社稷计，不可徇小节也。”纂于是夜帅壮士数百逾北城，攻广夏门，弘帅东苑之众斧洪范门。左卫将军齐从守融明观，逆问之曰：“谁也？”众曰：“太原公。”从曰：“国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将为乱邪？”因抽剑直前，斫纂中额，纂左右禽之。纂曰：“义士也，勿杀！”绍遣虎贲中郎将吕开帅禁兵拒战于端门，吕超帅卒二千赴之，众素惮纂，皆不战而溃。纂入自青角门，升谦光殿。绍登紫阁自杀。吕超奔广武。

吕弘秘密派尚书姜纪对吕纂说：“主上昏庸懦弱，承受不住灾难。大哥威望恩德向来都很著名，应该为国家社稷考虑，万万不可拘泥小节呀。”吕纂于是当天夜里，带领几百个身强力壮的兵士翻跃过北城，进攻皇城的广夏门。吕弘也带着东苑的兵众，用斧头砍开皇城的洪范门。左卫将军齐从据守融明观，迎面喝问对面的来人说：“谁？”众人说：“太原公。”齐从说：“国家正面临大的变故，主上刚刚即位，太原公不从正道上行走，深更半夜深入禁城，难道要谋反叛乱吗？”于是，抽出佩剑迎上前来，砍杀吕纂，砍中了他的前额，吕纂的左右侍从把齐从抓住。吕纂说：“真是忠义的好汉，不要杀他！”吕绍派遣虎贲中郎将吕开率领宫廷禁军，在端门抵抗他们，吕超也率兵士二千人赶到。兵士们一向都很害怕吕纂，没有交手便自行溃散。吕纂从青角门进入禁城，登上谦光殿。吕绍逃到紫阁自杀。吕超逃奔广武。

纂惮弘兵强，以位让弘。弘曰：“弘以绍弟也而承大统，众心不顺，是以违先帝遗命而废之，惭负黄泉！今复逾兄而立，岂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众曰：“先帝临终受诏如此。”群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谁敢违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宁，谥光曰懿武皇帝，庙号太祖；谥绍曰隐王。以弘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改封番禾郡公。

吕纂要把皇位让给吕弘。吕弘说："我因为吕绍作为弟弟却继承国家的大业，大家心里不会畅顺，才违背先帝的遗命，把他废黜，不惜愧对九泉之下的父亲！现在如果再越过哥哥而当皇帝，那哪里是我吕弘的本来的愿望啊！"吕纂才让吕弘出宫告诉众人，说："先帝临终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诏书，要我们这样做。"文武大臣们都说："只要国家社稷有人主持，我们谁敢违背！"吕纂于是即天王位。下令大赦，改年号为咸宁，追谥吕光为懿武皇帝，庙号太祖；追谥吕绍为隐王。他又任命吕弘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改封他为番乐郡公。

纂谓齐从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从泣曰："隐王，先帝所立；陛下虽应天顺人，而微心未达，唯恐陛下不死，何谓甚也！"纂赏其忠，善遇之。

吕纂对齐从说："你前次砍我，岂不是太过分了吗？"齐从流着泪说："隐王是先帝所立。陛下虽然应合天理顺乎人心，我区区之心没有想通，因此，怕的只是砍不死陛下，怎么能说是过分了呢？"吕纂赏识他的忠诚，待他很好。

纂叔父征东将军方镇广武，纂遣使谓方曰："超实忠臣，义勇可嘉；但不识国家大体，权变之宜。方赖其用，以济世难，可以此意谕之。"超上疏陈谢，纂复其爵位。

吕纂的叔父、征东将军吕方镇守广武。吕纂派遣信使去对吕方说："吕超确实是忠臣，他的道义与勇武，都值得嘉许。但是他不了解国家大事，也不懂得通达地考虑问题。我现在正要倚重任用他，共同渡过国家的难关。你可以把我的这些意思转告他。"吕超上疏奏诉歉疚之意，吕纂恢复了他的爵位。

[42]是岁，燕主盛以河间公熙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左仆射，领中领军。

[42]这一年，后燕国主慕容盛任命河间公慕容熙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左仆射，兼中领军。

[43]刘卫辰子文陈降魏；魏主妻以宗女，拜上将军，赐姓宿氏。

[43]原匈奴部落首领刘卫辰的儿子刘文陈，投降北魏。北魏国主拓跋把一个同族的女儿嫁给他，任命他为上将军，赐他姓氏为宿。

四年（庚子、400）

（庚子，公元400年）

[1]春，正月，壬子朔，燕主盛大赦，自贬号为庶人天王。

[1]春季，正月，壬子朔（初一），后燕国主慕容盛实行大赦，并贬低了自己的名号，称为庶人天王。

[2]魏材官将军和跋，袭卢溥于辽西，戊午，克之，禽溥及其子焕送平城，车裂之。燕主盛遣广威将军孟广平救溥不及，斩魏辽西守宰而还。

[2]北魏材官将军和跋，在辽西向叛将卢溥发起进攻。戊午（初七），攻克，俘获了卢溥和他的儿子卢焕，押送到平城，用车裂把他们处死。后燕国主慕容盛派遣广威将军孟广平前去救卢溥，没有赶上，只斩了北魏国的辽西地方官吏，便回去了。

[3]乙亥，大赦。

[3]乙亥（二十四日），东晋实行大赦。

[4]西秦王乾归迁都苑川。

[4]西秦王乞伏乾归把都城迁到苑川。

[5]秃发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5]秃发利鹿孤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和。

[6]高句丽王安事燕礼慢；二月，丙申，燕王盛自将兵三万袭之，以骠骑大将军熙为前锋，拔新城、南苏二城，开境七百余里，徙五千馀户而还。熙勇冠诸将，盛曰：“叔父雄果，有世祖之风，但弘略不如耳！”

[6]高句丽王高安对待后燕的礼数有些怠慢，二月，丙申（十五日），后燕国主慕容盛亲自带领三万兵马前去袭击，任命骠骑大将军慕容熙为前锋，攻克新城、南苏两座城池，扩大疆界七百多里，迁移裹胁五千多户居民之后回师。慕容熙的勇猛骠悍超出众将领，慕容盛说：“叔父英雄果决，真有世祖的风度，不过在宏图大略方面稍逊一筹！”

[7]初，魏主纳刘头眷之女，宠冠后庭，生子嗣。及克中山，获燕主宝之幼女。将立皇后，用其国故事，铸金人以卜之，刘氏所铸不成，慕容氏成，三月，戊午，立慕容氏为皇后。

[7]当初，北魏国主拓跋纳娶匈奴部落首领刘头眷的女儿，在所有的后宫妃嫔中，她最受宠爱，生下了儿子拓跋嗣。攻克后燕都城中山的时候，拓跋又抓获、收娶了后燕前国主慕容宝最小的女儿。拓跋准备把她立为皇后，便遵照他们民族部落的传统，铸塑金人以卜问天意。刘氏没有铸成。慕容氏铸成了。三月，戊午（初八），拓跋正式立慕容氏为皇后。

[8]桓玄既克荆、雍，表求领荆、江二州。诏以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中护军桓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于是进玄督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复领江州刺史。玄辄以兄伟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违。又以从子振为淮南太守。

[8]桓玄攻克了荆州、雍州之后，向朝廷上疏请求管辖江、荆二州。安帝下诏，任命桓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任命中护军桓为江州刺史。桓玄再次上疏，坚持要兼管江州，于是朝廷提升桓玄督八州及扬、豫等八郡诸军事，再兼江州刺史。桓玄便擅自任命他的哥哥桓伟为雍州刺史，朝廷不敢拒绝。他又任命自己的侄儿桓振为淮南太守。

[9]凉王纂以大司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以东苑之兵作乱，攻纂。纂遣其将焦辨击之，弘众溃，出走。纂纵兵大掠，悉以东苑妇女赏军，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谓群臣曰：“今日之战何如？”侍中房晷对曰：“天祸凉室，忧患仍臻。先帝始崩，隐王废黜；山陵甫讫，大司马称兵；京师流血，昆弟接刃。虽弘自取夷灭，亦由陛下无常棣之恩，当省已责躬以谢百姓。乃更纵兵大掠，因辱士女，衅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妇，弘女，陛下之侄也，柰何使无赖小人辱为婢妾，天地神明，岂忍见此！”遂歃流涕。纂改容谢之，召弘妻子置于东宫，厚抚之。

[9]后凉王吕纂因为觉得大司马吕弘功劳高，地位逼人，很忌恨他。吕弘也疑心自己会受猜忌，于是，索性带着东苑军队实行叛乱，进攻吕纂。吕纂派他的部将焦辨回击，吕弘的部队溃散，吕弘自己也逃走。吕纂纵容士兵在城中大肆抢掠，并把东苑中的妇女全部赏赐给军卒们，吕弘的妻子女儿也在其中。吕纂笑着对周围的大臣们说：“今日这场战斗怎么样？”侍中房晷回答他说：“老天降灾祸给我们凉国，所以忧患灾祸才频繁不断地降临到我们头上。先帝刚刚去世，隐王便

被废黜；先帝坟墓刚刚掩埋完毕，大司马又发动兵变；京师血流不止，兄弟之间白刃相接。这次虽然是吕弘自取灭亡，但也是陛下没有兄弟的恩情。陛下应该反省、遣责自己，以此向老百姓们致歉谢罪才是，反而纵容士兵大肆烧杀抢掠，囚禁、侮辱官员妇女。这场祸患的事端是吕弘引起，百姓有什么罪过！况且吕弘的妻子，是陛下的弟媳妇，吕弘的女儿，是陛下的亲侄女，怎么能使她们被那些卑鄙无赖的小人们当作婢女侍妾加以侮辱呢！天地如果有神明，岂会忍心目睹这样的惨事！”于是，泪流满面，抽泣不已。吕纂也耸然动容，向他表示歉意。随后，把吕弘的妻子女儿召回，安置在东宫居住，非常优厚地抚慰她们。

弘将奔秃发利鹿孤，道过广武，诣吕方，方见之，大哭曰：“天下甚宽，汝何为至此！”乃执弘送狱，纂遣力士康龙就拉杀之。

吕弘打算投奔南凉秃发利鹿孤，途中经过广武，拜见叔父征东将军吕方。吕方看见他后，放声大哭，说：“天下非常之大，你为什么偏要跑到这里来呀？”于是把吕弘抓住，押进狱中。吕纂派遣大力士康龙，来到广武，把他摧折打死。

纂立妃杨氏为后，以后父桓为尚书左仛射、凉都尹。

吕纂立妃子杨氏为皇后，任命杨皇后的父亲杨桓为尚书左仆射、凉都尹。

[10]辛卯，燕襄平令段登等谋反，诛。

[10]辛卯（疑误），后燕襄平令段登等人谋反被杀。

[11]凉王纂将伐武威王利鹿孤，中书令杨颖谏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国未有衅，不可伐也。”不从。利鹿孤使其弟檀拒之，夏，四月，檀败凉兵于三堆，斩首二千余级。

[11]后凉王吕纂准备讨伐南凉武威王秃发利鹿孤，中书令杨颖劝阻说：“秃发利鹿孤他们现在上下同心，严守号令，国内没有什么矛盾可以利用，不可征伐他们。”吕纂不听。秃发利鹿孤派他的弟弟秃发檀阻击后凉军队。夏季，四月，秃发檀在三堆把后凉军打败，斩首二千余级。

[12]初，陇西李好文学，有令名。尝与郭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起谓繇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终当有国家，有骒马生白额驹，此其

时也。”及孟敏为沙州刺史，以为效令；宋繇事北凉王业，为中散常侍。孟敏卒，郭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温毅有惠政，推为敦煌太守。初难之。会宋繇自张掖告归，谓曰：“段王无远略，终必无成。兄忘郭之言邪？白额驹今已生矣。”乃从之，遣使请命于业；业因以为敦煌太守。

[12]当初，陇西人李酷爱文学，有很好的名声。他曾经与郭、以及异父同母兄弟郭煌人宋繇住在一起，郭起身对宋繇说：“你将来一定官至极品，你的哥哥李君最终一定会拥有一个国家。母马生下白额毛的小马驹，就是你们出人头地的时候。”孟敏任沙州刺史时，提升李任效令。宋繇则为北凉王段业做事，任中散常侍。孟敏死后，敦煌护军冯翊人郭谦、沙州治中敦煌人索仙等人，认为李性情温和坚毅，能够施行仁政，推举他做了敦煌太守。李一开始觉得为难，正好赶上宋繇从张掖请假回家，对李说：“段王没有什么远谋大略，最后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建树。哥哥难道忘了郭说的话吗？白额头的小马驹现在已经降生了。”李听从了他的劝告，派遣信使去向段业请求任命。段业便任命李为敦煌太守。

右卫将军敦煌索嗣言于业曰：“李不可使处敦煌。”业遂以嗣代为敦煌太守，使帅五百骑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迎已；惊疑，将出迎之。效令张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暗弱，正是英豪有为之日；将军据一国成资，奈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谓人情附已，不意将军猝能拒之，可一战擒也。从之。先遣繇见嗣，啖以甘言。繇还，谓曰：“嗣志骄兵弱，易取也。”乃遣邈、繇与其二子歆、让逆击嗣，嗣败走，还张掖。素与嗣善，尤恨之，表业请诛嗣。沮渠男成亦恶嗣，劝业除之；业乃杀嗣，遣使谢，进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镇西将军。

右卫将军、敦煌人索嗣对段业说：“李这个人，不可让他在敦煌久留。”段业于是让索嗣去代替李做敦煌太守，命令他带着五百名骑兵上任。索嗣到了离敦煌二十里的地方，通知李前来迎接自己。李疑虑重重，准备出城去迎接。效令张邈和宋繇等人阻止他说：“段业昏庸懦弱，这正是英雄豪杰大有可为的天赐良机。将军您具有建立一个国家的现成条件，怎么能够拱手送给别人呢！索嗣自己依仗是本郡的人，以为人们一定会归附他，绝对不会意料到将军能突然对他进行阻击，可以一次战斗就把他抓住。”李依从了他们的建议。他先派宋繇前去拜

见索嗣，用恭顺谦诚的好话将他稳住。宋繇回来后，对李说："索嗣骄傲轻慢，兵力极弱，容易取胜。"李于是派遣张邈、宋繇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李歆、李让，带兵攻击索嗣，索嗣大败而走，逃回张掖。李向来与索嗣关系很好，所以对他这样排挤自己尤其痛恨，于是，他向段业上疏，请求处死索嗣。辅国将军沮渠男成也非常讨厌索嗣，也劝段业除掉他。段业果然杀掉索嗣，派遣使者向李去道歉，提升他为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镇西将军。

13]吐谷浑视罴卒，世子树洛干方九岁，弟乌纥堤立，妻树洛干之母念氏，生慕、慕延。乌纥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国；念氏专制国事，有胆智，国人畏服之。

[13]吐谷浑可汗视罴去世，他的嫡长子树洛于才九岁，他的弟弟乌纥堤继承王位。乌纥堤把树洛于的母亲念氏又纳为自己的妻子，生下了两个儿子：慕、慕延。乌纥堤生性懦弱，又荒淫无道，不能治理国家，所以，念氏专权，主持国家政事。她有胆量和智慧，因此，全国的百姓对她都很敬畏佩服。

[14]燕前将军段玑，太后段氏之兄子也，为段登辞所连及，五月，壬子，逃奔辽西。

[14]后燕前将军段玑，是皇太后段氏的侄儿，他在襄平令段登的叛乱一案中受到牵连。五月，壬子（初三），他逃奔到辽西。

[15]丙寅，卫将军东亭献侯王卒。

[15]丙寅（十七日），东晋卫将军、东亭献侯王去世。

[16]己巳，魏主东如涿鹿，西如马邑，观源。

[16]己巳（二十日），北魏国主拓跋向东来到涿鹿，又向西来到马邑，沿途观看水的源流。

[17戊寅，燕段玑复还归罪；燕王盛赦之，赐号曰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殿内。

[17]戊寅（二十九日），后燕国段玑回到都城认罪自首。后燕王慕容盛赦免了他的罪过，赐给他名号为思悔侯，并让他娶了公主，到宫中任职。

[18]谢琰以资望镇会稽，不能绥怀，又不为武备。诸将咸谏曰："贼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开其自新之路。"琰不从，曰："苻坚之众

百万，尚送死淮南；孙恩小贼，败死入海，何能复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杀之也。”既而恩寇浃口，入馀姚，破上虞，进及邢浦，琰遣参军刘宣之击破之，恩退走。少日，复寇邢浦，官军失利，恩乘胜径进。己卯，至会稽。琰尚未食，曰：“要当先灭此贼而后食。”因跨马出战，兵败，为帐下都督张猛所杀。吴兴太守庾桓恐郡民复应恩，杀男女数千人，恩转寇临海。朝廷大震，遣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拒之。

[18]东晋谢琰，因为资深望重，镇守会稽，但是他不能安定抚慰百姓，又不整顿武备。他手下的将领们都劝告他说：“孙恩为首的盗贼近在海边，正在窥探我们的态度，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悔过自新的道路。”谢琰不以为然，说：“苻坚的军队有百万之多，还在淮南落得个送死的下场，孙恩这个小小的蟊贼，惨败之后逃到海中，怎么还能再跑出来呢？如果他真的回到陆地上来，那是老天爷准备杀他了。”不久，孙恩果然带兵进犯浃口，插进余姚，攻破上虞，进军到了邢浦。谢琰派遣参军刘宣之把他打败，孙恩暂时撤退回去。没有几天，他又重新进犯邢浦，官军在作战中失败，孙恩乘胜径直向纵深挺进。己卯（三十日），抵达会稽城。谢琰还没有吃饭，说：“我准备先消灭了这个贼盗之后再吃饭。”跨上战马，出城迎战，遭到惨败，被帐下都督张猛杀死。吴兴太守庾桓恐怕当地的百姓再响应孙恩，一连杀死男女百姓几千人。孙恩掉转方向进犯临海。东晋朝廷非常震惊，派遣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等抵御。

[19]秦征西大将军陇西公硕德将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峡。西秦王乾归帅诸将拒之，军于陇西。

[19]后秦征西大将军陇西公姚硕德带领五千人讨伐西秦，从南安峡攻入对方国界。西秦王乞伏乾归率诸将抵抗，驻扎在陇西。

[20]杨轨、田玄明谋杀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杀之。

[20]杨轨、田玄明等人阴谋杀害南凉武威王秃发利鹿孤，被秃发利鹿孤处死。

[21]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21]六月，庚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22]以琅邪王师何澄为尚书左仆射。澄，准之子也。

[22]东晋任命琅邪王师何澄为尚书左仆射。何澄是何准的儿子。

[23]甲子，燕大赦。

[23]甲子（疑误），后燕实行大赦。

[24]凉王纂将袭北凉，姜纪谏曰："盛夏农事方殷，且宜息兵。今远出岭西，秃发氏乘虚袭京师，将若之何！"不从。进围张掖，西掠建康。秃发檀闻之，将万骑袭姑臧，纂弟陇西公纬凭北城以自固。檀置酒朱明门上，鸣钟鼓，飨将士，曜兵于青阳门，掠八千余户而去。纂闻之，引兵还。

[24]后凉王吕纂准备进攻北凉，尚书姜纪劝阻说："现在正好是盛夏，农事很忙，开拔很远到岭西去作战，如果南凉秃发利鹿孤趁空虚进攻京师，怎么办呢？"吕纂不听劝阻，带领部队包围张掖，向西进扰建康。秃发檀听说后，率领骑兵一万人袭击后凉姑臧城。吕纂的弟弟陇西公吕纬据守北城，坚固自己的防守。秃发檀则在姑臧朱明门上摆酒，击钟敲鼓，犒赏将士，在青阳门检阅部队，炫耀兵力，抢掠裹胁八千多户人家而去。吕纂听说后带兵回来。

[25]秋，七月，壬子，太太皇后李氏崩。

[25]秋季，七月，壬子（初四），东晋太皇太后李氏驾崩。

[26]丁卯，大赦。

[26]丁卯（十九日），东晋实行大赦。

[27]西秦王乾归使武卫将军慕兀等屯守，秦军樵采路绝，秦王兴潜引兵救之。乾归闻之，使慕兀帅中军二万屯柏杨，镇军将军罗敦帅外军四万屯侯辰谷，乾归自将轻骑数千前侯秦兵。会大风昏雾，与中军相失，为追骑所逼，入于外军。旦，与秦战，大败，走归苑川，其部众三万六千皆降于秦。兴进军罕。

[27]西秦王乞伏乾归，派武卫将军慕兀等人屯兵，后秦军砍柴的路被切断。后秦姚兴偷偷地带领部队前去援救。乞伏乾归听说后，派慕兀率中军二万人去柏杨驻守，镇军将军罗敦率外军四万人去侯辰谷驻守，乞伏乾归自己带领几千名轻骑兵迎上前去探听后秦军，正赶上狂风大作，遮天蔽日，失去了与中军的联络，被后秦追击的骑兵所逼，跑进了外军驻守的防地。第二天早晨，与秦兵展开激战，大败，逃回

苑川。他的部众三万六千人都向后秦军投降。姚兴乘胜指挥后秦部队，进军罕。

乾归奔金城，谓诸豪帅曰：“吾不才，叨窃名号，已逾一纪，今败散如此，无以待敌，欲西保允吾。若举国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众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随也。”皆曰：“死生愿从陛下。”乾归曰：“吾今将寄食于人，若天未亡我，庶几异日克复旧业，复与卿等相见，今相随而死，无益也。”乃大哭而别。乾归独引数百骑奔允吾，乞降于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广武公檀迎之，置于晋兴，待以上宾之礼。镇北将军秃发俱延言于利鹿孤曰：“乾归本吾之属国，因乱自尊，今势穷归命，非其诚款，若逃归姚氏，必为国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间，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穷来归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劝来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

乞伏乾归逃奔金城，对各位将帅豪俊说：“我没有才能，勉强地承受这不该属于我的帝王名号，已经有十三年了，今天惨败到这样的程度，没有办法抗击敌寇，我打算到西部去据守允吾。但如果我们全国的兵马都到那里去，大家一定不能幸免。所以，你们就留在此地，各自带领着部队投降后秦，保全我们的宗嗣，千万不要再追随我了。”大家都说：“我们无论生死，都甘愿跟从您。”乞伏乾归说：“我现在准备去别人那里找口饭吃，如果老天不让我们亡国，说不定哪一天能重新恢复我我们的旧业，那时就可以再和你们见面了。现在你们跟着我死，没什么好处啊！”于是，君臣相对大哭，洒泪而别。乞伏乾归只带几百名骑兵投奔允吾，向南凉武威王秃发利鹿孤请求投降。秃发利鹿孤派遣广武公秃发檀前去迎接，把他们安置在晋兴，用贵宾的礼节对待他们。镇北将军秃发俱延对秃发利鹿孤说道：“乞伏乾归本来就是我们的附庸国，趁乱自己称王。现在他们日暮途穷，来到我们这里归附听命，绝不是出于真心。如果再逃去归附后秦姚氏，一定会成为我们的祸患。不如把他们迁移到乙弗一带，让他们没有办法逃跑。”秃发利鹿孤说：“人家没有办法才跑来归附我们，我们却怀疑他的心意不诚，这样，我们以后怎么招劝别人前来归附！”秃发俱延是秃发利鹿孤的弟弟。

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归，乾归将应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晋兴太守阴畅，畅驰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帅骑三千屯扪天

岭。乾归惧为利鹿孤所杀，谓其太子炽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强，吾将归之，若尽室俱行，必为追骑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为质，彼必不疑，吾在长安，彼终不敢害汝也。”乃送炽磐等于西平。八月，乾归南奔罕，遂降于秦。

后秦军撤退之后，南羌部落的首领梁戈等人秘密派人接请乞伏乾归回去。乞伏乾归准备答应。他的臣下屋引阿洛把这件事告诉了晋兴太守阴畅，阴畅马上去告诉秃发利鹿孤。秃发利鹿孤派遣他的弟弟秃发吐雷率领骑兵三千人进驻扪天岭。乞伏乾归害怕被秃发利鹿孤杀掉，对他的太子乞伏炽磐说：“我们父子住在这里，一定不能被秃发利鹿孤容留。现今，姚氏的后秦正是最强大的时候，我就要去归顺他们，如果我们全家都去，一定会被追击的骑兵抓住，但我把你们兄弟和你们的母亲当人质，秃发利鹿孤一定不会怀疑，我在长安落下脚之后，他们也就不敢害你们了。”乞伏乾归便把乞伏炽磐等人送到西平。八月，乞伏乾归向南逃奔到罕，向后秦投降。

[28]丁亥，尚书右仆射王雅卒。

[28]丁亥（初九），东晋尚书左仆射王雅去世。

[29]九月，癸丑，地震。

[29]九月，癸丑（初六）东晋发生地震。

[30]凉吕方降于秦，广武民三千余户奔武威王利鹿孤。

[30]后凉吕方向后秦投降。广武一带的三千多户居民投奔南凉武威王秃发利鹿孤。

[31]冬，十一月，高雅之与孙恩战于馀姚，雅之败，走山阴，死者什七、八。诏以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帅众击恩，恩走入海。牢之东屯上虞，使刘裕戍句章。吴国内史袁崧筑沪渎垒以备恩。崧，乔之孙也。

[31]冬季，十一月，东晋宁朔将军高雅之与孙恩在余姚交战，高雅之大败，向山阴逃跑，战死的兵卒有十分之七八。朝廷下诏，任命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个郡，统帅兵众攻击孙恩，孙恩被迫逃回大海。刘牢之向东在上虞驻扎，派遣刘裕去戍守句章。吴国内史袁山松修筑沪渎垒，用来防备孙恩的袭击。袁山松是袁乔的孙子。

[32]会稽世子元显求领徐州，诏以元显为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扬·豫·徐·兖·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广十六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封其子彦玮为东海王。

[32]会稽王嫡长子司马元显请求兼管徐州，朝廷下诏任命司马元显为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扬、豫、徐、兖、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广十六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封他的儿子司马彦璋为东海王。

[33]乞伏乾归至长安，秦王兴以为都督河南诸军事、河州刺史、归义侯。

[33]乞伏乾归来到长安，后秦王姚兴让他担任都督河南诸军事、河州刺史，封为归义侯。

久之，乞伏炽磐欲逃诣乾归，武威王利鹿孤追获之。利鹿孤将杀炽磐，广武公檀曰："子而归父，无足深责，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从之。

时间长了之后，在南凉国中做人质的乞伏炽磐也打算逃到父亲乞伏乾归那里去。半路上被南凉武威王秃发利鹿孤追上抓住。秃发利鹿孤准备杀了乞伏炽磐，广武公秃发檀说："儿子要去归附父亲，没有什么值得过于指责的，我看应该原谅他，好显示我们气度宽宏。"秃发利鹿孤听从了他的劝告。

[34]秦王兴遣晋将刘嵩等二百余人来归。

[34]后秦王姚兴，把被他俘虏的东晋将领刘嵩等二百多人遣送回东晋。

[35]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叛，移檄六郡，推李为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凉公、领敦煌太守。赦其境内，改元庚子。以瑶为征东将军，郭谦为军谘祭酒，索仙为左长史，张邈为右长史，尹建兴为左司马，张体顺为右司马。遣从事中郎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

[35]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叛变，并向其他六郡送去檄文，推举镇西将军李为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凉公，兼任敦煌太守。李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庚子。任命唐瑶为征东将军，郭谦为军咨祭酒，索仙为左长史，张邈为右长史，尹建兴为左司马，张体顺为

右司马。派遣从事中郎宋繇向东讨伐凉兴，并向玉门以西地区的那些城池发动进攻，宋繇把这些城池全部攻克。

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凉，自称河州刺史。北凉王业使沮渠蒙逊讨之。德焚城，将部曲奔唐瑶，蒙逊追至沙头，大破之，虏其妻子、部落而还。

酒泉太守王德也背叛了北凉，自称为河州刺史。北凉王段业派沮渠蒙逊带兵前去征讨。王德烧毁了酒泉城，带领部队投奔唐瑶。沮渠蒙逊在沙头追上，把他们打得大败，俘虏了王德的妻子儿女和部落居民之后才回去。

[36]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会稽世子元显以星变解录尚书事，复加尚书令。吏部尚书车胤以元显骄恣，白会稽王道子，请禁抑之。元显闻而未察，以问道子曰："车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弗答。固问之，道子怒曰："尔欲幽我，不令我与朝士语邪！"元显出，谓其徒曰："车胤间我父子。"密遣人责之。胤惧，自杀。

[36]十二月，戊寅（初二），有异星出现在天津星旁。会稽王嫡长子司马元显，因为天象变化，被解除了录尚书事的官职，但是又加授了尚书令。吏部尚书车胤因为司马元显过于骄横放纵，晋见会稽王司马道子，请求加以制约。司马元显听说，但又不大清楚，便向司马道子说："车武子把旁边的人都打发开，说的是什么事？"司马道子没有回答。司马元显坚持要问出个究竟，司马道子大怒地说："你打算把我幽禁起来，不让我与朝中的官员们说话吗？"司马元显出来，对他的部下说："车胤离间我们父子间的关系。"于是，暗中派人去斥责车胤。车胤非常害怕，自杀身亡。

[37]壬辰，燕主盛立燕台，统诸部杂夷。

[37]壬辰（十六日），后燕国主慕容盛设立燕台，统领夷族各个部落。

[38]魏太史屡奏天文乖乱。魏主自览占书，多云改王易政；乃下诏风励群下，以帝王继统，皆有天命，不可妄干；又数变易官名，欲以厌塞灾异。

[38]北魏太史几次奏报天上的星象错杂混乱。北魏国主拓跋亲自查阅占卜的书籍，大都说这是帝王变更、改朝换代的征兆。于是下诏书，让传告下属文武百官，说帝王继承治理天下的大任，都有上天的

旨意，不要妄加干预、胡乱猜想。又几次改变官职的名称，想用这种方法禳镇阻止灾难变异的发生。

仪曹郎董谧献《服饵仙经》，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薪蒸。药成，令死罪者试服之，多死，不验，而犹信之，访求不已。

仪郎董谧献上一部《服饵仙经》，拓跋特地设置了仙人博士，安排了仙坊，让他们在那里煮炼百药，下令把西山封了起来，把山上的木材用来做煮药的薪柴。药炼成之后，让那些已经被判死罪的人喝下去，结果，很多都死了，证明并不灵验。但拓跋还是相信有这种药，不停地到处访查、探求。

常以燕主垂诸子分据势要，使权柄下移，遂至败亡，深非之。博士公孙表希旨，上《韩非书》，劝以法制御下。左将军李粟性简慢，常对舒放不肃，咳唾任情；积其宿过，遂诛之，群下震栗。

拓跋常常认为，后燕国主慕容垂让自己的儿子分别把持要害地方，使大权下移，才导致自己的失败灭亡，他觉得这种做法非常错误。博士公孙表迎合他的意思，向他呈上了《韩非子》，劝说拓跋用严格的法令制度来驾驭属下，左将军李粟性格傲慢无礼，常常对拓跋随意放纵、十分不敬，甚至咳痰吐唾沫，也是无所顾忌。拓跋把他以往的这些过失加在一起，于是把他斩了，下属百官为此震惊惧怕。

[39]丁酉，燕王盛尊献庄后丁氏为皇太后；立辽西公定为皇太子；太赦。

[39]丁酉（二十一日），后燕国主慕容盛尊自己的母亲献庄皇后丁氏为皇太后，册立自己的儿子辽西公慕容定为皇太子，实行大赦。

[40]是岁，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广固，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备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谥燕主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钟为司徒，慕舆拔为司空，封孚为左仆射。慕舆护为右仆射。立妃段氏为皇后。

[40]这年，南燕王慕容德，在广固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容备德，打算让官民在以后避讳起来容易些。追谥前燕国主慕容为幽皇帝，任命北地王慕容钟为司徒，慕舆拔为司空，封孚为左仆射，慕舆护为右仆射。立王妃段氏为皇后。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二卷

晋纪三十四 安皇帝丁隆安五年（辛丑、401）

晋纪三十四 晋安帝隆安五年（辛丑，公元401年）

[1]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称帝，群臣皆劝之。安国将军勿仑曰："吾国自上世以来，被发左衽，无冠带之饰，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室庐，故能雄视沙漠，抗衡中夏。今举大号，诚顺民心。然建都立邑，难以避患，储蓄仓库，启敌人心；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此久长之良策也。且虚名无实，徒足为世之质的，将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国之言是也。"乃更称河西王，以广武公檀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凉州牧、录尚书事。

[1]春季，正月，南凉武威王秃发利鹿孤准备称皇帝，大臣们也都一致劝他进位。只有安国将军勿仑说："我们国家自从祖先到现在，都习惯于披散头发，左边开衣襟，从来没有帽子腰带之类的装饰，只是追逐选择有水、有草的地方不断迁徙居住，没有城郭家室居所的拖累，所以我们能够在沙漠的各部族中称雄，与中原的汉族人相抗衡。现在提高为皇帝的名号，当然是顺应民心的事情，但是，如果设立都城，建筑固定的居住地，那么，就很难灵活地躲避战乱；如果把我们的积蓄全部储存在仓库之中，又容易引起敌人贪心，所以，我看不如把汉人安置在城郭之中，鼓励他们从事农田、养蚕，来供应我们的给养储备。同时再统领我们本族的人进行战斗射箭的训练。一旦我们相邻的国家弱小，那么我们就乘机把它吞并；相邻的国家强大，那么我们也可以随时躲避。这才是长久的好策略。况且，帝王的虚名，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只是足够做世人的刀砧箭靶，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还能拿它干什么用呢？"秃发利鹿孤说："安国将军所说的太对了。"于是改称为河西王，又任命广武公秃发檀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凉州牧、录尚书事。

[2]二月，丙子，孙恩出浃口，攻句章，不能拔。刘牢之击之，恩复走入海。

[2]二月，丙子（初一），孙恩又从浃口返回陆地，进攻句章，没有攻克。刘牢之率兵向他发起进攻，孙恩再一次逃进大海的岛中。

[3]秦王兴使乞伏乾归还镇苑川，尽以其故部众配之。

[3]后秦王姚兴派乞伏乾归回去镇守苑川，把他过去的老部下、军队，全部分配给他。

[4]凉王纂嗜酒好猎，太常杨颖谏曰："陛下应天受命，当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岖二岭之间，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业，而沉湎游畋，不以国家为事，臣窃危之。"纂逊辞谢之，然犹不悛。

[4]后凉王吕纂生性喜欢喝酒，爱好打猎，太常杨颖劝告他说："陛下顺应上天的意旨，接受了治理国家的重任，所以应当用符合正道的方式恪守自己的使命。现在，我们国家的疆土面积一天比一天缩小，仅仅局限在坎坷不平的两道山岭中间，陛下不小心谨慎地早晚考虑，用什么办法恢复弘扬祖先的事业，反而却沉溺于游玩打猎，不把国家的事情当做一回事，依臣下的愚见，这样是很危险的呀！"吕纂非常谦恭地向他道歉，感谢他的提醒，但是却没能改过。

番禾太守吕超擅击鲜卑思盘，思盘遣其弟乞珍诉于纂，纂命超及思盘皆入朝。超惧，至姑臧，深自结于殿中监杜尚。纂见超，责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当斩卿，天下乃定！"超顿首谢。纂本以恐超，实无意杀之。因引超、思盘及群臣同宴于内殿。超兄中领军隆数劝纂酒，纂醉，乘步挽车，将超等游禁中。至琨华堂东阁，车不得过，纂亲将窦川、骆腾倚剑于壁，推车过阁。超取剑击纂，纂下车禽超，超刺纂洞胸；川、腾与超格战，超杀之。纂后杨氏命禁兵讨超；杜尚止之，皆舍仗不战。将军魏益多入，取纂首，杨氏曰："人已死，如土石，无所复知，何忍复残其形骸乎！"益多骂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违先帝之命，杀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顺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庙，凡我士庶，同兹休庆！"

番禾太守吕超 擅自攻击鲜卑部落的首领思盘，思盘派他的弟弟乞珍向吕纂告状。吕纂命令吕超和思盘都到朝中来。吕超很害怕，到了姑臧之后，私自与殿中监杜尚结成很深的交情。吕纂召见吕超，斥责他说："你依仗你们兄弟勇武，结成一伙，竟敢欺侮到我的头上，我应当杀了你，天下才能安定吧？"吕超磕头认错。吕纂本来也就是要恐吓一下他，其实并没有杀他的意思，所以，把吕超、思盘，以及大臣们

全部带到内殿，一起赴宴。吕超的哥哥中领军吕隆在宴会上不断地向吕纂劝酒，致使吕纂酩酊大醉，醒眼朦胧地乘坐着人拉着的辇车，带着吕超等人游玩观赏禁宫。到了琨华堂东阁，辇车不能过去，吕纂的亲信将领窦川、骆腾便把佩剑取下，倚靠在墙上，然后把车推过阁去。吕超突然拿起剑刺杀吕纂，吕纂赶紧下车来擒拿吕超，被吕超在胸口刺穿了一个血洞。窦川、骆腾空着手与吕超格斗，也被吕超杀掉。吕纂的皇后杨氏闻讯后赶出，命令禁卫军攻击吕超，但殿中监杜尚却出来阻止他们动手，所以，那些士兵们也都扔下武器，不参加战斗。这时，将军魏益多进宫，把吕纂的脑袋砍了下来，杨皇后说："他人已经死了，尸体跟土和石头那样，再也没有什么知觉了，你怎么忍心又去摧残他的形骸呢？"魏益多大骂杨皇后，于是，把吕纂的人头拿出去对外面说："吕纂违背先帝的遗嘱，杀害了太子，自己夺占皇位，并且荒淫、残暴、凶恶。番禾太守吕超顺应人心，把他除掉了，使国家的宗庙社稷得到和平安宁，凡是我国的官民人等，都应该一起庆贺！"

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陇西公纬皆在北城。或说纬曰："超为逆乱，公以介弟之亲，仗大义而讨之，姜纪、焦辨在南城，杨桓、田诚在东苑，皆吾党也，何患不济！"纬严兵欲与佗共击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纬、超俱兄弟之子，何为舍超助纬，自为祸首乎！"佗乃谓纬曰："超举事已成，据武库，拥精兵，图之甚难；且吾老矣，无能为也。"超弟邈有宠于纬，说纬曰："纂贼杀兄弟，隆、超顺人心而讨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长子，当主社稷，人无异望，夫复何疑！"纬信之，乃与隆、超结盟，单马入城；超执而杀之。让位于隆，隆有难色。超曰："今如乘龙上天，岂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卫氏为太后，妻杨氏为后；以超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定公；谥纂曰灵帝。

吕纂的叔叔巴西公吕佗、弟弟陇西公吕纬此时都在北城。有人对吕纬说："吕超制造叛乱，您以皇弟的名义和亲情，依仗大义来讨伐他们，又有姜纪、焦辨在南城，杨桓、田诚在东苑，都是我们的死党亲信，还有什么担心不能成功的！"因此，吕纬便号令部队整装待发，准备与吕佗一起发兵去进攻吕超。吕佗的妻子梁氏阻止他说："吕纬、吕超都是我们的侄儿，你为什么要舍弃吕超而来帮助吕纬呢？难道要自

己主动去做罪魁祸首吗？”吕佗于是去对吕纬说：“吕超发动事变已经成功，他占领了武器仓库，把持了精壮的部队，现在再去攻击他实在难以取胜，况且我们已经老了，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了。”吕超的弟弟吕邈，得到吕纬的宠信，也劝说吕纬道：“吕纂这家伙，杀害自己的兄弟，吕隆、吕超顺应人心来讨伐他，正准备要来尊崇拥立明公您啊。现在您是先帝的儿子中最年长的，无疑应当主持国家大局，别人都没有别的想法，您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吕纬听信了他的话，于是，跟吕隆、吕超缔结了盟约，自己便一个人骑马进了都城，但吕超马上把他抓住杀了。吕超让位给吕隆，吕隆的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吕超说：“今天你好像是骑着龙向天上飞，怎么可以半路上下来呢？”吕隆于是登上了天王的座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神鼎，尊称母亲卫氏为皇太后，立妻子杨氏为皇后，任命吕超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定公；追谥吕纂为灵帝。

纂后杨氏将出宫，超恐其挟珍宝，命索之。杨氏曰：“尔兄弟不义，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宝为！”超又问玉玺所在。杨氏曰：“已毁之矣。”后有美色，超将纳之，谓其父右仆射桓曰：“后若自杀，祸及卿宗！”桓以告杨氏。杨氏曰：“大人卖女与氐以图富贵，一之谓甚，其可再乎！”遂自杀，谥曰穆后。桓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为左司马。

吕纂的皇后杨氏，即将出宫，吕超怕她带走珍宝，便命人去搜查她。杨皇后说：“你们兄弟不义，互相亲手屠杀，我也是早晚要死的人，还用珍宝干什么？”吕超又问她玉玺在什以地方，杨皇后说：“已经把它毁掉了。”杨皇后相貌很美。吕超打算娶她，告诉她的父亲右仆射杨桓说：“杨皇后如果自杀，大祸就要降临你们全家族。”杨桓把这话告诉了杨皇后。杨皇后说：“父亲把女儿卖给氐人，用来谋求荣华富贵，卖一次就已经很过分了，怎么还可以再卖第二次呢？”于是自杀，谥号叫穆后。杨桓投奔南凉的河西王秃发利鹿孤，秃发利鹿孤任命他为左司马。

[5]三月，孙恩北趣海盐，刘裕随而拒之，筑城于海盐故治。恩日来攻城，裕屡击破之，斩其将姚盛。城中兵少不敌，裕夜偃旗匿众，明晨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刘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贼

信之，争入城。裕奋击，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进向沪渎，裕复弃城追之。

[5]三月，孙恩又回到大陆，向北逼近海盐。刘裕紧追不放，与他抵抗，在海盐的旧城址上修筑阵地。孙恩几乎每天都来对刘裕阵地发动进攻，但刘裕几次都把孙恩击败，斩杀了他的将领姚盛。城里的部队因为太少难以抵挡，刘裕当夜就把战旗全部放倒，把精锐部队埋伏起来，第二天早晨打开城门，让几个老弱残兵登上城墙，变民部队一看，远远地向他们打听刘裕到哪里去了。他们说："昨天夜里已经逃跑了。"那些变民部队的士卒相信了他们的话，争先恐后地进了城。刘裕突然向他们发动了猛攻，将变民部队打得大败。孙恩知道不可能把这座城攻克，于是改向沪渎进军，刘裕便也放弃了这座城池，追击孙恩。

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帅吴兵一千，请为前驱。裕曰："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势。"嗣之不从。裕乃多伏旗鼓。前驱既交，诸伏皆出，裕举旗鸣鼓，贼以为四面有军，乃退。嗣之追之，战没。裕且战且退，所领死伤且尽，至向战处，令左右脱取死人衣以示闲暇。贼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战，贼惧而退，裕乃引归。

海盐令鲍陋遣派他的儿子鲍嗣之率领吴地的军卒一千人，请求做刘裕部队的前锋。刘裕说："强盗们的兵力非常精良，吴地人又不习惯于征战，如果一旦前锋部队失利，那么，必定会使我军遭到失败。你们可以在后面制造声势。"鲍嗣之却不听从安排，刘裕于是只好埋伏下很多战旗战鼓。吴地人的前锋部队与变民军队交上战之后，几支伏兵便都一齐杀出，刘裕又让人挥舞旗帜，鸣击战鼓，变民的军队以为是四下里都有军队伏击，才退了下去。鲍嗣之莽撞跟踪追击，在战斗中被杀死。刘裕也一边交战一边撤退，所带领的军卒几乎全部伤亡，退到刚开始接战的地方，命令左中的军卒脱下死人的衣服拿走，用来显示自己情志闲暇，从容不迫。变民军队果然满腹狐疑，不敢逼进。刘裕突然高声呐喊，指挥军队回头再战，孙恩军队恐惧异常，掉头撤退，这样，刘裕才安全地带着部队回去。

[6]河西王利鹿孤伐凉，与凉王隆战，大破之，徙二千余户而归。

[6]南凉河西王秃发利鹿孤讨伐后凉，与后凉王吕隆接战，将吕隆打得大败，强行迁移二千多户居民之后便回去了。

[7]夏，四月，辛卯，魏人罢邺行台，以所统六郡置相州，以庚岳为刺史。

[7]夏季，四月，辛卯（十七日），北魏朝廷撤销设置在邺城的行台，把原由行台所管辖的六郡建置相州，任命庾岳为相州刺史。

[8]乞伏乾归至苑川，以边芮为长史，王松寿为司马，公卿、将帅皆降为僚佐、偏裨。

[8]后秦归义侯乞伏乾归回到苑川，任命边芮为长史，王松寿为司马，原来的公卿、将帅都降为慕僚佐属、偏军牙将等小官。

[9]北凉王业惮沮渠蒙逊勇略，欲远之，蒙逊亦深自晦匿。业以门下侍郎马权代蒙逊为张掖太守；权素豪隽，为业所亲重，常轻侮蒙逊。蒙逊谮之于业曰："天下不足虑，惟当忧马权耳。"业遂杀权。

[9]北凉王段业对张掖太守沮渠蒙逊的勇武谋略都很忌惮，所以打算疏远他，沮渠蒙逊也对此有所察觉，暗自尽量地韬光养晦，不使自己的才能外露。段任命门下侍郎马权代替沮渠蒙逊担任张掖太守。马权平时为人豪放俊拔，一直被段业亲信重用，所以，他常常依仗这轻慢、欺侮沮渠蒙逊。沮渠蒙逊于是向段业说马权的坏话道："天下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您只应当提防马权就可以了。"段业于是杀了马权。

蒙逊谓沮渠男成曰："段公无鉴断之才，非拨乱之主，向所惮者惟索嗣、马权，今皆已死，蒙逊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业本孤客，为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犹鱼之有水。夫人亲信我而图之，不祥。"蒙逊乃求为西安太守，业喜其出外，许之。

沮渠蒙逊对沮渠男成说："段公没有鉴别真假、判断优劣的才能，不是一个平定乱世的圣明君主，我以前所忌惮担心的只有索嗣，马权二人，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 我沮渠蒙逊准备除掉段业而来拥戴兄长您，怎么样？"沮渠男成说："段业本来就是一个孤身而来的外乡人，是我们沮渠家拥立他登上王位的，他依靠我们兄弟就像鱼必须有水那样。像这样，人家亲近宠信我们，但我们却反过来要图谋他，一定不吉利。"沮渠蒙逊于是请求出京去做西安太守，段业对他能远远离开自己，到外地去做官，非常高兴，马上答应了他。

蒙逊与男成约同祭兰门山，而阴使司马许咸告业曰：“男成欲以取假日为乱，若求祭兰门山，臣言验矣。”至期，果然。业收男成赐死。男成曰：“蒙逊先与臣谋反，臣以兄弟之故，隐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众不从，故约臣祭山而反诬臣，其意欲王之杀臣也。乞诈言臣死，暴臣罪 恶，蒙逊必反，臣然后奉王命而讨之，无不克矣。”业不听，杀之。蒙逊泣告众曰：“男成忠于段王，而段王无故枉杀之，诸君能为报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众耳；今州土纷乱，非段王所能济也。”男成素得众心，众皆愤泣争奋，比至氐池，众逾一万；镇军将军臧莫孩率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应蒙逊者。蒙逊进逼侯坞。

沮渠蒙逊与沮渠男成约定一起去兰门山祭祀，但是，又暗地里派司马许咸事先向段业报告说：“沮渠男成打算在请假休息的时候发动政变，如果他来请求到兰门山去设祭，那么，臣的话就应验了。”到了那一天，果然是这样。段业不分青红皂白，把沮渠男成抓了起来，命令他自杀。沮渠男成马上明白了这件事的原委，说：“沮渠蒙逊一开始与臣阴谋造反，臣因为是兄弟的原因，才把这件事隐瞒下来没有说。现在因为有臣在这里，他害怕造反之后部众不肯跟他，所以事先约臣去兰门山设祭，但马上又反过来诬陷臣，他的意思就是让凉王您杀了臣呀。我请求陛下先假装着说臣已经死，并把臣的所谓罪恶公开。沮渠蒙逊一定会造反，臣随后奉陛下的命令、带兵去讨伐他，没有不能战胜的道理。”但是，段业不听，把沮渠男成杀了。沮渠蒙逊哭着对手下的众人说：“沮渠男成对段王忠诚不二，但是段王却无缘无故地把他给冤杀了，你们诸位能为他报仇雪恨吗？况且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拥立段王，本打算能使大家的生活安定。现在各地 的疆土纷乱不堪，事实证明段王已经不能有所作为，拯救乱世了。”沮渠男成平素很得人心，因此，大家一听此话，都慷慨激昂，悲愤流泪，奋勇争先，等开进到了氐池的时候，主动参加进来的人已经超过一万。镇军将军臧莫孩率领着他所带的队伍也投降了过来，羌族、胡人也有许多人拉起队伍响应沮渠蒙逊。沮渠蒙逊的队伍向前逼近到了侯坞。

业先疑右将军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谢而赦之，使与武卫将军梁中庸共讨蒙逊。别将王丰孙言于业曰：“西平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险，不可信也。”业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无可以讨蒙逊者。”昂至侯坞，率骑五百降于蒙逊，业军遂溃，中庸亦诣蒙逊降。

段业在这之前怀疑右将军田昂对自己不忠实，因此，把他囚禁起来。到了这时，又把田昂召了回来，向他道歉并赦免了他，派他与武卫将军梁中庸一起去征讨沮渠蒙逊，别将王丰孙向段业进言道：“西平郡出来的那些姓田的人，哪一代都有叛变的，田昂这个人外貌看来谦恭谨慎，但是内心里却阴险狡诈，不可信赖。”段业说：“我怀疑他已经很久了，但是如果不是田昂，我这里就再也没有可以带兵去征讨沮渠蒙逊的人了。”田昂带兵来到侯坞，率领着五百名骑兵向沮渠蒙逊投降，段业的军队于是便不战而自行溃散，梁中庸也来面见沮渠蒙逊投降。

五月，蒙逊至张掖，田昂兄子承爱斩关内之，业左右皆散。蒙逊至，业谓蒙逊曰：“孤孑然一己，为君家所推，愿丐余命，使得东还与妻子相见。”蒙逊斩之。

五月，沮渠蒙逊的大军到达张掖，田昂的侄儿田承受砍开城门把他们放进城内，段业的左右侍从卫士们也都跑散了。沮渠蒙逊进城，段业对沮渠蒙逊说：“我孤零零地只有一个人，被你们家推举，才坐上了王位。我请求你留下我的活命，让我能够回到东土去，和我的妻子儿女相见。”沮渠蒙逊没有答应，把他杀了。

业，儒素长者，无他权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觋，故至于败。

段业，是一个仅死板地信奉儒家学说的长者，并没有什么其它的权谋和智略，因此，他的声威和命令都不能很好地得到尊重和传达，他手下的人也都擅做主张，不听朝廷的调遣，尤其是，他又特别相信占卜和巫术，所以才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将军俱帅户五百降于河西五利鹿孤。，石子之子也。

沮渠男成的弟弟沮渠富占、将军俱统率着五百户居民向南凉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投降。俱是俱石子的儿子。

[10]孙恩陷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崧，死者四千人。

[10]孙恩的军队攻克了沪渎，杀了吴国内史袁崧，在这场战斗中死亡四千人。

[11]凉王隆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说秦陇西公硕德曰：“吕氏自武皇弃世，兄弟相攻，政纲不立，竞为威虐，百姓饥馑，死者过半。今乘其篡夺之际，取之易于返掌，不可失也。”硕德言于秦王兴，帅步骑六万伐凉，乞伏乾归帅骑七千从之。

[11]后凉王吕隆，采用大肆杀戮有声望的豪门大族的办法，用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名望，因此，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一片哗然，人人自危。魏安人焦朗派遣使节向后秦陇西公姚硕德游说道：“吕氏自从武皇吕光去世之后，兄弟之间互相攻击残害，朝廷的大政法纪也不能确立遵守，人们只是比赛着看谁更加粗鲁暴虐，百姓却因为饥饿灾荒，死的已经超过一半。现在乘他们之间正在热心于互相篡夺残杀的机会，消灭他们易如反掌。千万不可失去机会呀！”姚硕德把这话向后秦国主姚兴作了汇报，然后便率步、骑兵六万人，对后凉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归义侯乞伏乾归也带着一支七千人的骑兵部队，跟着姚硕德一起出征。

[12]六月，甲戌，孙恩浮海奄至丹徒，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建康震骇。乙亥，内外戒严，百官入居省内；冠军将军高素等守石头，辅国将军刘袭栅断淮口，丹阳尹司马恢之戍南岸，冠军将军桓谦等备白石，左卫将军王嘏等屯中堂，征豫州刺史谯王尚之入卫京师。

[12]六月，甲戌（初一），孙恩从海上发兵，突然出现在丹徒，有士兵十多万人，战舰一千多艘。这使东晋的都城建康大为震惊恐慌。乙亥（初二），东晋都城内外戒严，文武百官全部聚集在台省机构内居住，随时办公。冠军将军高素等人据守石头，辅国将军刘袭则带兵用木栅栏将淮口切断，丹阳尹司马恢之戍守在长江南岸，冠军将军桓谦等人在白石驻防，左卫将军王嘏等屯兵中堂，征召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来京师卫守。

刘牢之自山阴引兵邀击恩，未至而恩已过，乃使刘裕自海盐入援。裕兵不满千人，倍道兼行，与恩俱至丹徒。裕众既少，加以涉远疲劳，而丹徒守军莫有斗志。恩帅众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担而立。裕帅所领奔击，大破之，投崖赴水者甚众，恩狼狈仅得还船。然恩犹恃其众，寻复整兵径向京师。后将军元显帅兵拒战，频不利。会稽王道子无他谋略，唯日祷蒋侯庙。恩来渐近，百姓惧。谯王尚之帅精锐

驰至，径屯积弩堂。恩楼船高大，溯风不得疾行，数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诸军分散，欲掩不备；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复闻刘牢之已还，至新洲，不敢进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别将攻陷广陵，杀三千人。宁朔将军高雅之击恩于郁洲，为恩所执。

刘牢之从山阴带兵前来截击孙恩，还没有赶到，孙恩的兵马已经过去了，于是，他让刘裕从海盐迅速赶来援助。刘裕的兵众一共也不满一千人，日夜兼程，一路急行军才与孙恩的部队几乎同时赶到了丹徒。刘裕的兵卒本来就少，再加上赶很远的路，已经疲惫不堪，而丹徒原有的东晋守军又没有丝毫的斗志。孙恩率领他的部队一齐高声呐喊，擂鼓助威，登上了蒜山，而当地的居民则都挑着担子站在那里。刘裕率领着他手下的士兵奔向前去，对孙恩部队发动攻击，并把他们打得大败，变民从山崖上摔下，落入水中淹死的非常多，孙恩也仓惶狼狈得仅仅逃回到船上，才保住了命。但是他仍然依仗他自己的兵多，很快便重新整顿好部队，径直向京师开进了。后将军司马元显率领部队前来迎战，但却不断地战败失利。会稽王司马道子没有其他办法，只是天天去到蒋侯庙去祭祀祈祷。孙恩的部队距离建康已经越来越近了，百姓人心惶惶，非常恐惧。谯王司马尚之统领着他的精锐部队及时赶到，直接驻守在积弩堂。孙恩的战舰非常高大，逆风行驭速度便无法加快，所以几天之后才到达白石。孙恩本来以为东晋各支部队驻守的地区比较分散，因此打算趁他们没有准备，发动突然袭击。但是到达白石后，得知司马尚之的部队正在建康，又听说刘牢之也已经回军，据守在新洲，所以，他再也不敢继续前进，只好回军，从海路，向北直扑郁洲。孙恩手下的其他将领攻克了广陵，杀死了三千人。宁朔将军高雅之在郁洲向孙恩发动进攻，却被孙恩的军队抓获。

桓玄厉兵训卒，常伺朝廷之隙，闻孙恩逼京师，建牙聚众，上疏请讨之。元显大惧。会恩退，元显以诏书止之，玄乃解严。

荆州刺史桓玄无时无刻不在磨砺兵器，训练部队，经常严密注视着朝廷内部所出现的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微小变化。当他听说孙恩逼近京师，便赶紧树起军旗，集结队伍，向朝廷呈上疏奏，请求带兵去征讨孙恩。司马元显对此大为恐惧。正好赶上孙恩的军队撤了回去，于是，司马元显以诏书制止桓玄起兵，桓玄无奈，只好命令部队解除戒备。

[13]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逊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赦其境内，改元永安。蒙逊署从兄伏奴为张掖太守、和平侯，弟为建忠将军、都谷侯，田昂为西郡太守，臧莫孩为辅国将军、房晷、梁中庸为左右长史，张骘、谢正礼为左右司马；擢任贤才，文武咸悦。

[13]北凉武卫将军梁中庸等人，一起推举沮渠蒙逊担任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他下令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安。沮渠蒙逊又任命他的堂兄沮渠伏奴为张掖太守、和平侯，任命他的弟弟沮渠为建忠将军、都谷侯，田昂为西郡太守，命臧莫孩为辅国将军，房晷、梁中庸为左右长史，张骘、谢正礼为左右司马。这样，他擢升、任用的都是贤明有才干的人物，文武官员都感到很舒心、很高兴。

[14]河西王利鹿孤命群臣极言得失。西曹从事史曰："陛下命将出征，往无不捷；然不以绥宁为先，唯以徙民为务；民安土重迁，故多离叛，此所以斩将拔城而地不加广也。"利鹿孤善之。

[14]南凉河西王秃发利鹿孤下令，让群臣畅所欲言，指出他为政的得失好坏。西曹从事史说："陛下命令将领们去出征伐战，去了便没有不得胜的。但是，我们打仗，不把安定民心、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安宁作为首要的目的，而只是把迁移人口作为要务，百姓喜定居本土，不愿迁徙，所以经常出现离心叛逆的现象，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斩杀敌将、攻克敌城，但是地域却不能更加拓展的原因。"秃发利鹿孤觉得他说得很对。

[15]秋，七月，魏兖州刺史长孙肥将步骑二万南徇许昌，东至彭城，将军刘该降之。

[15]秋季，七月，北魏兖州刺史长孙肥带领着步、骑兵共二万人，向南夺取了东晋的许昌，又向东进军到彭城。东晋将军刘该投降了他。

[16]秦陇西公硕德自金城济河，直趣广武，河西王利鹿孤摄广武守军以避之。秦军至姑臧，凉王隆遣辅国大将军超、龙骧将军邈等逆战，硕德大破之，生禽邈，俘斩万计。隆婴城固守，巴西公佗帅东苑之众二万五千降于秦。西凉公、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逊各遣使奉表入贡于秦。

[16]后秦陇西公姚硕德从金城附近渡过黄河，径直向广武逼近，南凉河西王秃发利鹿孤调动他在广武的守军撤退，避开了后秦国讨伐后凉国的军队。后秦军队到达姑臧，后凉王吕隆派遣辅国大将军吕超、龙骧将军吕邈等和后秦军迎战，姚硕德把他们打得大败，活捉了吕邈，俘虏杀戮的后凉军卒数以万计。吕隆围绕着都城，指挥固守阵地。后凉巴西公吕佗率领着东苑的部队二万五千人向后秦投降，西凉公李、南凉河西王秃发利鹿孤、北凉张掖公沮渠蒙逊等都分别派遣使节捧着奏章，去向后秦纳贡。

初，凉将姜纪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广武公檀与论兵略，甚爱重之，坐则连席，出则同车，每谈论，以夜继昼，利鹿孤谓檀曰："姜纪信有美才，然视候非常，必不久留于此，不如杀之。纪若入秦，必为人患。"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纪，纪必不相负也。"八月 ，纪将数十骑奔秦军，说硕德曰："吕隆孤城无援，明公以大军临之，其势必请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请给纪步骑三千，与王松匆因焦朗、华纯之众，伺其衅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秃发在南，兵强国富，若兼姑臧而据之，威势益盛，沮渠蒙逊、李不能抗也，必将归之，如此，则为国家之大敌矣。"硕德乃表纪为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据晏然。

当初，后凉将军姜纪向南凉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投降，广武公秃发檀与他探讨兵家战略，对他非常喜爱、推崇，如果坐下的话，便紧挨着、坐垫相连，如果出门的话，便一定要同坐一辆车，每次在一起谈论事情，都是白天说不完，晚上接着说。秃发利鹿孤对秃发檀说："姜纪的确具有很高的才华，但是我通过观察，觉得他不是一个有常性的人，一定不会长久地留在我们这里，所以，不如把他杀了，否则，姜纪如果去了秦，一定会成为我们的祸患。"秃发檀说："我以平民的身分，平等地对待他，和他交朋友，姜纪一定不会对不起我。"八月，姜纪带着几十个骑兵投奔后秦军，对姚硕德说："吕隆只守住一座孤城，却没有外来的部队援助，明公您指挥大军围困在他的城下，在那种情况下，他一定会请求投降。但是，他这只是嘴上说投降而已，心里并不一定马上便肯于服从我们。请您交给我步、骑兵三千人，与王松匆将军一起，利用后凉归顺过来的焦朗、华纯所带的部队，在旁边等待着他们内部矛盾的产生和机会的出现，那么，吕隆的被征服，就根本

不成问题了。如果不这样的话，现在秃发利鹿孤在南方，军队强壮、国家富有，假若再把姑臧城兼并占有的话，那么，他的威霸之势便会越发强盛，而沮渠蒙逊和李没有力量抵抗他们，也一定会向他归附。一旦这样，那可就是秦的强大敌人了。”姚硕德于是上奏请求任命姜纪做武威太守，并配给他一支两千人的部队，让他在晏然驻守。

秦王兴闻杨桓之贤而征之，利鹿孤不敢留。

后秦王姚兴听说杨桓非常贤明能干，便征召他到京师长安来，南凉河西王秃发利鹿孤也不敢擅自把他留下来。

[17]诏以刘裕为下邳太守，讨孙恩于郁洲，累战，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复缘海南走，裕亦随而邀击之。

[17]东晋朝廷下诏，任命刘裕为下邳太守，命他去郁洲征讨孙恩，几次接战，都把变民部队打得大败，孙恩的势力从此衰弱下来，再一次沿海向南败逃，刘裕也紧追不放，不断地向孙恩部队发动进攻。

[18]燕王盛惩其父宝以懦弱失国，务峻威刑，又自矜聪察，多所猜忌，群臣有纤介之嫌，皆先事诛之，由是宗亲、勋旧，人不自保。丁亥，左将军慕容国与殿上将军秦舆、段赞谋帅禁兵袭盛，事发，死者五百余人。壬辰夜，前将军段玑与秦舆之子兴、段赞之子泰潜于禁中鼓噪大呼；盛闻变，帅左右出战，贼众逃溃。玑被创，匿厢屋间，俄有一贼从暗中击盛，盛被伤，辇升前殿，申约禁卫，事定而卒。

[18]后燕王慕容盛鉴于他的父亲慕容宝因为过于懦弱，所以才丢掉国家大权的教训，所以，一心要加强自己的威严，施刑苛刻，加上他又自以为很明察，对手下的很多人都非常猜疑忌恨，大臣们稍有一点嫌疑，他都先杀掉再说，因此，即便是王室宗亲，功臣元老，也都不能自保。丁亥（十五日），左将军慕容国与殿上将军秦舆、段阴谋率领禁卫军袭击慕容盛，事情暴露，牵连致死的有五百多人。壬辰（二十日）夜里，前将军段玑与秦舆的儿子秦兴、段的儿子段泰潜进禁宫之中擂鼓呐喊，大声呼叫。慕容盛听到有兵变的消息，率领着左右的亲兵出来迎战，兵变的众人逃跑溃散。段玑受了伤，藏到旁边的房屋之内。不一会儿，有一个参预兵变的士兵从黑暗中突然向慕容盛偷袭，刺中慕容盛，使他受到重伤。但在这种情况下，慕容盛还是坐着轿来到前殿，重新申述强调禁宫的规定，布置警卫，等事情安定之后才断气而死。

中垒将军慕容拔、冗从仆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为国家多难，宜立长君。时众望在盛弟司徒、尚书令、平原公元，而河间公熙素得幸于丁氏，丁氏乃废太子定，密迎熙入宫。明旦，群臣入朝，始知有变，因上表劝进于熙。熙以让元，元不敢当。癸巳，熙即天王位，捕获段玑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赐死。闰月，辛酉，葬盛于兴平陵，谥曰昭武皇帝，庙号中宗。丁氏送葬未还，中领军慕容提、步军校尉张佛等谋立故太子定，事觉，伏诛，定亦赐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中垒将军慕容拔、冗从仆射郭仲向太后丁氏禀报，认为现在国家多灾多难，应该拥立一个年龄较大的人。当时，大家的希望寄托在慕容盛的弟弟司徒、尚书令、平原公慕容元身上，但是河间公慕容熙在平时却很得丁太后的宠爱，于是丁太后便废黜了太子慕容定，秘密迎接慕容熙进宫。第二天早晨，文武大臣们进朝议政，才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因此只好呈上奏章劝说慕容熙进位。慕容熙让位给慕容元，慕容元不敢接受。癸巳（二十一日），慕容熙登上了天王的位子，把段玑等人抓获，把他们的三族全部杀了。甲午（二十二日），实行大赦。丙申（二十四日），平原公慕容元，因为受猜忌，慕容熙命令他自杀。闰月（八月），辛酉（十九日），把慕容盛埋葬在兴平陵，追谥他叫昭武皇帝，庙号中宗。丁太后出城为儿子送葬还没有回城的时候，中领军慕容提、步军校尉张佛等阴谋拥立原太子慕容定，事情被发觉，他们又全都被杀。慕容熙又命令慕容定自杀。丙寅（二十四日），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光始。

[19]秦陇西公硕德围姑臧累月，东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谋外叛，魏益多复诱扇之，欲杀凉王隆及安定公超，事发，坐死者三百余家。硕德抚纳夷、夏，分置守宰，节食聚粟，为持久之计。

[19]后秦陇西公姚硕德围困姑臧已经几个月，城中的许多原籍东方一带的人，都计划着向城外的后秦军叛降。后凉将军魏益多又在里面诱骗煽动人们，准备杀了后凉王吕隆和安定公吕超，不想事情败露，因此牵连被杀的人有三百多家。姚硕德接纳安抚夷族汉族的所有当地居民，并分别安排了一些地方官吏，如太守、县宰等。他又命令手下的部队，节省粮食、积聚稻米，以此作为准备坚持长久围困姑臧的办法。

凉之群臣请与秦连和，隆不许。安定公超曰：“今资储内竭，上下嗷嗷，虽使张、陈复生，亦无以为策。陛下当思权变屈伸，何爱尺书、单使为卑辞以退敌！敌去之后，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穷，何忧旧业之不复！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穷，终将何如？”隆乃从之，九月，遣使请降于秦。硕德表隆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旧臣慕容筑、杨颖等五十余家入质于长安。硕德军令严整，秋毫不犯，祭先贤，礼名士，西土悦之。

后凉大臣们请求与后秦讲和联手，但吕隆坚决不同意。安定公吕超说：“现在，我们内部的蓄积已经基本枯竭，上上下下全部嗷嗷待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让张良、陈平复活，他们也不会有用来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陛下应该考虑根据情况有所权宜变通，能屈能伸，为什么那么看重一纸书信和一介使节，而不愿以几句谦卑的话就把强大的敌人骗得退兵呢？敌人撤退之后，我们可以致力于完善仁德的政事，用来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如果我们国家天定的气运还没有穷尽，何必担忧旧有的大业不能够恢复呢？如果天命到头了，这样也可以保全我们的宗族。如果不这样的话，只是坐在这里等着困乏穷极，到头来能怎么样呢？”吕隆这才听从。九月，派遣使者向后秦请求投降。姚硕德向朝廷呈上奏章，请求任命吕隆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吕隆派遣子弟以及一些原来的文武大臣慕容筑、杨颖等五十多家的人口到长安去做人质。姚硕德军令严厉整肃，对当地的居民一丝一毫也不予侵犯，并且祭祀历史上的贤明之士，对当世有名望的人也是厚礼相待，所以，在西部土地上生活的百姓，都非常高兴。

沮渠蒙逊所部酒泉、凉宁二郡叛降于西凉，又闻吕隆降秦，大惧，遣其弟建忠将军、牧府长史张潜见硕德于姑臧，请帅其众东迁。硕德喜，拜潜张掖太守，建康太守。潜劝蒙逊东迁。私谓蒙逊曰：“姑臧未拔，吕氏犹存，硕德粮尽将还，不能久也，何为自弃土宇，受制于人乎！”臧莫孩亦以为然。

沮渠蒙逊所属的酒泉、凉宁两个郡，都向西凉叛降，他又听说吕隆也投降了后秦，因此，非常害怕，他派遣他的弟弟建忠将军沮渠、牧府长史张潜去姑臧拜见姚硕德，请求允许他带着他的所有部众向东迁移。姚硕德非常高兴，任命张潜为张掖太守，沮渠为建康太守。张潜竭力地劝沮渠蒙逊率部属向东迁移。沮渠却在私下里对沮渠蒙逊说：

“姑臧现在还没有被攻克，吕氏政权也还继续存在，姚硕德的部队粮草用尽之后，一定就会回去，不能呆得太久，为什么自己主动放弃已有的疆土，而去受别人的控制呢？”臧莫孩也深以为然。

蒙逊遣子奚念为质于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可遣也。”冬，十月，蒙逊复遣使上疏于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诚款，而圣旨未昭，复征弟。臣窃以为，苟有诚信，则子不为轻，若其不信，则弟不为重。今寇难未夷，不获奉诏，愿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张松侯俱延、兴城侯文支将骑一万袭蒙逊，至万岁临松，执蒙逊从弟鄯善苟子，虏其民六千余户。蒙逊从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许以为质，利鹿孤乃归其所掠，召俱延等还。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沮渠蒙逊把自己的儿子沮渠奚念派到南凉秃发利鹿孤那里去做人质，向秃发利鹿孤求援。秃发利鹿孤不接受沮渠奚念，说：“沮渠奚念年纪太小，可以把沮渠派来。”冬季，十月，沮渠蒙逊再一次派使节，向秃发利鹿孤上疏说：“臣下前次派遣奚念到陛下那里去，的确是寄托着臣的一片诚意，但是陛下的圣意却未能明鉴臣的良苦用心，所以才再向臣索要弟沮渠。臣下心中认为，如果有诚心信义的话，那么儿子的重量就不轻，如果不讲信义，那么即使是弟弟，分量也不是很重的。现在，臣这里强盗来犯的危难还没有平复，所以，不能遵奉陛下的旨意，但愿陛下能够知道臣的难处，原谅臣。”秃发利鹿孤被沮渠蒙逊的话所激怒，派遣张松侯秃发俱延，兴城侯秃发文支，带领一万骑兵袭击沮渠蒙逊，很快便把部队推进到了万岁、监松一线，抓获了沮渠蒙逊的堂弟沮渠鄯善苟子，并虏掠了北凉百姓六千多户。沮渠蒙逊的堂叔沮渠孔遮，代表北凉来到南凉朝见秃发利鹿孤，答应把沮渠送来做人质，秃发利鹿孤这才把这次出兵抢回来的人口等，全部送还给了他们，召秃发俱延他们收兵回来。秃发文支是秃发利鹿孤的弟弟。

[20]南燕主备德宴群臣于延贤堂，酒酣，谓群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兴圣主，少康、光武之俦。”备德顾左右赐仲帛千匹；仲以所赐多，辞之。备德曰：“卿知调朕，朕不知调卿邪！卿所对非实，故朕亦以虚言赏卿耳。”韩范进曰：“天子无戏言，今日之论，君臣俱失。”备德大悦，赐范绢五十匹。

[20]南燕国主慕容备德，在延贤堂宴请文武大臣们，酒喝得最痛快、情绪最高涨的时候，他对大臣们说："朕可以和自古以来的什么等级的君主相比？"青州刺史鞠仲回答说："陛下是中兴国运的圣明君主，当然与夏朝的少康帝、汉朝的光武帝是一样的了。"慕容备德示意左右侍从，赏赐鞠仲一千匹绸缎。鞠仲因为赏赐的东西太多，连忙辞谢。慕容备德说："你知道拿话来调笑我，难道朕就不知道调笑调笑你吗？你回答我的话不是实话，所以，朕也不过是用虚言空话来赏赐你罢了。"韩范进言道："作为天子，是不应该说玩笑话的，今天你们两人所说的话，君主与臣下都是不对的。"慕容备德非常高兴，赏赐给韩范绢绸五十匹。

备德母及兄纳皆在长安，备德遣平原人杜弘往访之。弘曰："臣至长安，若不奉太后动止，当西如张掖，以死为效。臣父雄年逾六十，乞本县之禄以申乌鸟之情。"中书令张华曰："杜弘未行而求禄，要君之罪大矣。"备德曰："弘为君迎母，为父求禄，忠孝备矣，何罪之有！"以雄为平原令。弘至张掖，为盗所杀。

慕容备德的母亲和哥哥慕容纳，都留在长安居住，慕容备德派遣平原人杜弘前去探望他们。杜弘说："我到长安之后，如果找不到太后，不能了解太后们的身体生活等情况，那么，我会向西再到张掖去打听，尽全力完成任务，一直到死。但是，我的父亲杜雄，年龄已经过了六十岁，我请求陛下能给他一个做本县县令的俸禄，这样，才可以代我表明象乌鸦反哺那样的孝敬父母的心情。"中书令张华说："杜弘还没有走，便事先请求俸禄，这样要挟君王，罪过太大了。"慕容备德却说："杜弘既然为君主去寻找、迎接母亲，为自己的老父亲请求俸禄，可以说是忠孝两全了，有什么罪过呢？"果然任命杜雄为平原县令。杜弘到达张掖之后，就被强盗杀害了。

[21]十一月，刘裕追孙恩至沪渎、海盐，又破之，俘斩以万数，恩遂自浃口远窜入海。

[21]十一月，东晋刘裕追击变民孙恩的部队，来到沪渎、海盐，又一次把他们打败，俘虏斩杀的人数以万计，孙恩于是只好从浃口远远地逃向大海。

[22]十二月，辛亥，魏主遣常山王遵、定陵公和跋帅众五万袭没弈干于高平。

[22]十二月，辛亥（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派遣常山王拓跋遵、定陵公和跋，率领军卒五万人，在高平进攻后秦车骑将军没弈干。

[23]乙卯，魏虎威将军宿沓干伐燕，攻令支；乙丑，燕中领军宇文拔救之；壬午，宿沓干拔令支而戍之。

[23]乙卯（十五日），北魏虎威将军宿沓干带兵讨伐后燕，向令支发起进攻。乙丑（二十五日），后燕中领军宇文拔赶来援救。壬午（疑误），宿沓干攻克令支，据守在那里。

[24]吕超攻姜纪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为质于河西王利鹿孤以请迎，利鹿孤遣车骑将军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闭门拒之。檀怒，将攻之。镇北将军俱延谏曰："安土重迁，人之常情。朗孤城无食，今年不降，后年自服，何必多杀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从他国；弃州境士民以资邻敌，非计也，不如以善言谕之。"檀乃与朗连和，遂曜兵姑臧，壁于胡阬。

[24]后凉安定公吕超，进攻后秦姜纪驻守的晏然，没有攻克，于是，又转而去进攻焦朗所驻守的魏安。焦朗派他的侄儿焦嵩到南凉河西王秃发利鹿孤那里去做人质，请求他们派兵前来营救，秃发利鹿弧于是派遣车骑将军秃发檀向魏安进军。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吕超已经带兵退走，焦朗却紧闭城门，拒绝迎接他们进城，秃发檀为此大怒，打算进攻魏安城。镇北将军秃发俱延劝阻说："安于故土而不愿随便迁徙，这是人之常情。焦朗据守着一座孤城，没有粮食，即使今年不投降，再过一年也会自己前来拜服，何必现在一定要过多地杀戮士卒，来进攻他们呢？如果一旦攻打他又不能取胜，他一定会去归附别的国家。这样放弃本州地域之内的居民士人，送给与我们相邻的敌国，不是一个好办法。我看不如用好话来好好地安抚他们。"秃发檀这才与焦朗和好结盟，于是，他又到后凉国的都城姑臧去大肆炫耀自己的兵力。然后，便在胡扎下大营。

檀知吕超必来斫营，蓄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垒将军王集帅精兵二千斫檀营，檀徐严不起。集入垒中，内外皆举火，光照如昼，纵兵击之，斩集及甲首三百余级。吕隆惧，伪与檀通好，请于苑内结盟。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毁苑墙而入；超伏兵击之，俱延失马步走，凌江将军郭祖力战拒之，俱延乃得免。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于

显美。隆遣广武将军荀安国、宁远将军石可帅骑五百救之；安国等惮檀之强，遁还。

秃发檀料知吕超当天晚上一定会来劫营，所以事先准备好了火把，等待他们，晚上吕超果然派遣中垒将军王集率领精锐部队二千人前来袭击秃发檀大营，秃发檀命令部队暂时不要反击。等到王集的部队全部冲进他的壁垒之中，他这才命令大军在营帐内外一同点起火把，火光把黑夜照得像白天一样，同时又驱兵攻打王集的军队，斩杀了王集以及其他顶盔带甲的士兵三百多人。吕隆为此大为害怕，假装要和秃发檀互相交好，并邀请他去宫中内花园里去缔结盟约。秃发檀派秃发俱延进城参加结盟仪式。秃发俱延怀疑后凉设有埋伏，因此捣毁了一处花园墙壁进入园中。吕超设下的伏兵果然向他偷袭，秃发俱延失去了战马，只好步行逃走，凌江将军郭阻竭力奋战，抵挡后凉伏兵的追杀，秃发俱延才得免一死。秃发檀在显美对后凉吕松太守孟发动猛攻。吕隆派遣广武将军荀安国、宁远将军石可带领骑兵五百人前去救援，但是，荀安国等人却因为害怕秃发檀部队的强大势力，很快便逃了回去。

[25]桓玄表其兄伟为江州刺史，镇夏口；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督八郡军事，镇襄阳；遣其将皇甫敷、冯该戍湓口。移沮、漳蛮二千户于江南，立武宁郡；更招集流民，立绥安郡。诏征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

[25]东晋荆州刺史桓玄向朝廷奏请，任命他的哥哥桓伟做了江州刺史，镇守夏口；任命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督八郡军事，镇守襄阳。桓玄派他手下大将皇甫敷、冯该据守湓口，强行迁移沮水、漳水流域的二千户蛮族居民，到长江以南去居住，设置了武宁郡。他又把一些四处流浪的饥民招集在一起，增设了绥安郡。朝廷下诏书，征召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进京，桓玄都把他们留住，不让他们去。

玄自谓有晋国三分之二，数使人上己符端，欲以惑众；又致笺于会稽王道子曰：“贼造近郊，以风不得进，以雨不致火，食尽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国宝死后，王恭不乘此威入统朝政，足见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谓之不忠。今之贵要腹心，有时流清望者谁乎？岂可云无佳胜？直是不能信之耳！尔来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祸。在朝君子皆畏祸不言，玄忝任在远，是以披写事实。”元显见之，大惧。

桓玄自以为已经拥有了东晋三分之二的疆土，所以多次让人向他呈上他可以做君主的天命符征和吉兆，打算用这些来迷惑百姓；又给会稽王司马道子写信说：“孙恩那些盗贼，上次逼近京城的近郊，因为风不顺而没有能够攻打进来，又因为天下大雨，而没有机会运用火攻，所以在粮食吃完之后，自然便回去了，并不是力量不足。过去，王国宝死了之后，王恭没有乘这时的威势，进一步统领朝廷政务，这就完全可以让人看出他的居心，并没有对您有丝毫的不敬和侮辱，但是，您却说他不忠。现在的朝中权要贵官，国家的心腹栋梁，深孚众望声名远播的人，是谁？怎么能说没有更好的？只不过是您不能相信他罢了！从此以来，日复一日，才酿成像今天这样的祸患。在朝廷中的那些王公大臣们因为害怕大祸临头，所以，不敢说话。桓玄我有愧远在外地任职，才有胆量揭露这样的事实。”司马元显看到了这封信，非常害怕。

张法顺谓元显曰：“桓玄承借世资，素有豪气，既并殷、杨，专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吴耳。孙恩为乱，东土涂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纵其奸凶，窃用忧之。”元显曰：“为之奈何？”法顺曰：“玄始得荆州，人情未附，方务绥抚，未 暇他图。若乘此际使刘牢之为前锋，而第下以大军继进，玄可取也。”元显以为然。会武昌太守庾楷以玄与朝廷构怨，恐事不成，祸及于己，密使人自结于元显，云“玄大失人情，众不为用，若朝廷遣军，己当为内应。”元显大喜，遣张法顺至京口，谋于刘牢之；牢之以为难。法顺还，谓元显曰：“观牢之言色，必贰于我，不如召入杀之；不尔，败人大事。”元显不从，于是大治水军，征兵装舰，以谋讨玄。

张法顺对司马元显说：“桓玄继承凭借他家世的名望和资历，双向来具有一股豪气，已经吞并了殷仲堪、杨期，自己独霸了荆楚一带的广大地区，但是您所能控制的真正可以算做属于您的疆界，也不过就是三吴之地罢了。孙恩制造祸乱，使东部地区损失巨大，一片荒芜，朝廷、百姓积蓄枯竭，生活窘困，桓玄一定会乘此机会大肆施展他的奸恶凶残的手段，实现他的阴险目的。我心中以为这是值得我们忧虑的一件事。”司马元显说：“对此我们能怎么办呢？”张法顺说：“桓玄刚刚把荆州强占到手，当地百姓的人心和情感也都并没有完全归附他，因此，他也正在努力平定局势，安定民心，没有功夫考虑别的

事。如果乘着这个时候派遣刘牢之为前锋，而您随后亲自带领大部队进发征剿，那么，桓玄一定可以被我们消灭。”司马元显以为这话很对。正好这时武昌太守庾楷因为桓玄与朝廷的权要结下仇怨，恐怕事情以后不能成功，大祸牵连自己，所以偷偷地派人前来，主动向司马元显投靠，说：“桓玄非常不得人心，他的部下也不太听从他的命令，如果朝廷这时派军队去征讨，那么我一定作内应。”司马元显非常高兴，马上派遣张法顺到京口去，找刘牢之商量。刘牢之却觉得征讨桓玄很困难。张法顺回来后，对司马元显说：“我观察刘牢之的表情言谈，一定是与我们怀有二心，所以不如把他召到京城来杀掉。如果不这样，他就会败坏了我们的大事。”司马元显没有听他的活。东晋朝廷从此开始大规模地整治训练水上部队，征选兵卒、装备战舰，准备用来对桓玄发动进攻。

元兴元年（壬寅、402）

元兴元年（壬寅，公元402年）

[1]春，正月，庚午朔，下诏罪状桓玄，以尚书令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加黄钺，又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前将军谯王尚之为后部，因大赦，改元，内外戒严；加会稽王道子太傅。

[1]春季，正月，庚午朔（初一），东晋朝廷下诏书，历数荆州刺史桓玄的罪状，任命尚书令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并把黄钺也加授给了他。又任命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任命前将军谯王司马尚之统率后卫部队。又下令实行大赦，改年号。在都城内外戒严，任命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太傅。

元显欲尽诛诸桓。中护军桓，骠骑长史王诞之甥也，诞有庞于元显，因陈等与玄志趣不同，元显乃止。诞，导之曾孙也。

司马元显打算借此机会把桓氏家族的人全部诛灭。中护军桓是骠骑长史王诞的外甥，王诞又很得司马元显的宠爱信任，所以，他向司马元显禀告了桓等人与桓玄的志趣完全不同，司马元显才放弃了那个想法。王诞是王导的曾孙。

张法顺言于元显曰：“桓谦兄弟每为上流耳目，宜斩之以杜奸谋。且事之济不，系在前军，而牢之反覆，万一有变，则祸败立至，可令牢之杀谦兄弟以示无贰心，若不受命，当逆为之所。”元显曰：“今非

牢之，无以敌玄；且始事而诛大将，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为荆土所附，桓冲特有遗惠，而谦，冲之子也，乃自骠骑司马除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欲以结西人之心。

张法顺对司马元显说：“骠骑司马桓谦兄弟常常当长江上游荆州方面的耳目，为桓玄提供情报，应该把他们斩了，来杜绝今后类似奸计阴谋的发生。而且此次出军讨伐桓玄，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关键就在前锋部队如何，但是刘牢之为人反复无常，万一他那里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我们的失败和大祸就会马上到来。所以，您可以让刘牢之杀掉桓谦兄弟，来说明他和我们没有二心。如果他不接受命令，那么我们好在祸患到来之前，先打算好怎么办。”司马元显说：“现在如果不是刘牢之，没有人可以与桓玄对敌。况且刚开始做这件事，便诛杀自己的大将，容易使人心不得安宁。”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张法顺的请求，不加允许。他又因为桓氏家族世代都得到荆州一带居民的归附，桓冲尤其是为那里的百姓留下了很多好处，而桓谦又是桓冲的儿子，所以才把桓谦由骠骑司马调任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及荆州刺史，打算用这种方法收买西部地区百姓的人心。

[2]丁丑，燕慕容拔攻魏令支戍，克之，宿沓干走，执魏辽西太守那颉。燕以拔为幽州刺史，镇令支，以中坚将军辽西阳豪为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渊为尚书令，博陵公虔为尚书左仆射，尚书王腾为右仆射。

[2]丁丑（初八），后燕中垒将军慕容拔向北魏戍守令支的部队 发动进攻，攻克了令支，北魏将领宿沓干逃走。莫容拔抓获了北魏辽西太守那颉。后燕国任命慕容拔为幽州刺史，镇守令支；任命中坚将军辽西人阳豪为他家乡辽西郡的太守。丁亥（十八日），后燕国又任命章武公慕容渊为尚书令，博陵慕容虔为尚书左仆射，尚书王腾为右仆射。

[3]戊子，魏材官将军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诸部，破之。初，魏主遣北部大人贺狄干献马千匹求婚于秦，秦王兴闻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绝其婚；没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属国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大阅士马，命并州诸郡积谷于平阳之乾壁以备秦。

[3]戊子（十九日），北魏材官将军和突进攻黜弗、素古延等几个部落，把他们全都打败。当初，北魏国主拓跋派遣北部大人贺狄干向后秦进献一千匹马，为自己求亲。后秦王姚兴听说拓跋已经册立慕容氏为皇后，于是便把贺狄干扣留，拒绝了拓跋通婚的请求。而没弈干、黜弗、素古延几个部落，也都是后秦的附属国，北魏却经常去攻打他们，因此，后秦、北魏两个国家便产生了矛盾。庚寅（二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大规模地检阅自己的军队人马，并且命令并州的几个郡在平阳的乾壁城聚积粮草，用来防备后秦国的进攻。

柔然社仑方睦于秦，遣将救黜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击，大破之，社仑帅其部落远遁漠北，夺高车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帅倍侯利击社仑，大为所败，倍侯利奔魏。社仑于是西北击匈奴遗种日拔也鸡，大破之，遂吞并诸部，士马繁盛，雄于北方。其地西至焉耆，东接朝鲜，南临大漠，旁侧小国皆羁属焉；自号豆代可汗。始立约束，以千人为军，军有将；百人为幢，幢有帅。攻战先登者赐以虏获，畏懦者以石击其首而杀之。

柔然可汗郁久闾社仑正在与后秦国和睦邦交，于是派遣将领带兵去救助黜弗、素古延部落。辛卯（二十二日），北魏和突迎战郁久闾社仑，将他打得大败。郁久闾社仑率领他的部落远远地逃到大漠以北，夺取了高车部落的一些地方定居下来。斛律部落的统帅斛律倍侯利袭击郁久闾社仑，却被郁久闾社仑打得大败。斛律倍侯利于是又投奔北魏。郁久闾社仑从此又攻击西北部的匈奴族遗留下来的后裔日拔也鸡，并且把他们打得大败，于是侵吞兼并了其他很多部落，兵马强壮，在北方地区称雄。他所统辖的疆土向西直至焉耆，向东与朝鲜接壤，南部与大荒漠相临，左近的许多小国全部被其征服而附属于他，郁久闾社仑自称为豆代可汗。并开始建立规章制度，把每千名兵卒整编为一个军，在军中设立将军；把每百名兵卒整编为一个幢，在幢中设立帅。在进攻作战时，抢先上前占领敌阵的人，便把一些缴获的战利品赏赐给他，临阵怯懦、畏缩不前的人便用石头砸他的脑袋，把他处死。

[4]秃发檀克显美，执孟而责之，以其不早降。曰：“受吕氏厚恩，

分符守土；若明公大军甫至，望旗归附，恐获罪于执事矣。”檀释而礼之，徙二千余户而归，以为左司马。辞曰：“吕氏将亡，圣朝必取

河右，人无愚智皆知之。但为人守城不能全，复忝显任，于心窃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檀义而归之。

[4]南凉车骑将军秃发檀攻克显美，抓住后凉国昌松郡守孟，对他大加斥责，因为他迟迟不降。孟说：“我孟接受吕氏的厚诚恩戴，承蒙他分授给我虎符，让我镇守一方疆土，如果 不等到你们大军 的到来，看见你们的旌旗便去依附投奔，恐怕要受到您的怪罪呀！”秃发檀把他释放，并且 礼相待，强行迁移了二千多户当地居民，便撤兵回去了。他又任命孟为左司马。孟辞谢说：“吕氏就要灭亡了，圣明的贵国朝廷一定会攻占黄河以西的地方，这是无论聪明还是愚蠢的人都可以一目了然的事。但是，我孟给人家戍守城池却不能完成使命，保全防地，如果又厚颜冒然地接受您这么高的职务，我在内心里实在觉得不安。如果我要承蒙您的恩惠的话，就请您让我到姑臧去接受故国对我的诛杀，那么即使死，我也是不朽的了。”秃发檀被他的气节所感动，把他放回去了。

[5]东土遭孙恩之乱，因以饥馑，漕运不继。桓玄禁断江路，公私匮乏，以、橡给士卒。玄谓朝廷方多忧虞，必未暇讨己，可以蓄力观衅。及大军将发，从兄太傅长史石生密以书报之；玄大惊，欲完聚江陵。长史卞范之曰：“明公英威振于远近，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大失物情，若兵临近畿，示以祸福，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何有延敌入境，自取穷蹙者乎！”玄从之，留桓伟守江陵，抗表传檄，罪状元显，举兵东下。檄至，元显大惧。二月，丙午，帝饯元显于西池；元显下船而不发。

[5]东晋东部地区遭受孙恩变民所导致的战乱的影响，继以灾荒年景，百姓饥饿贫困，水路的粮食运输不能继续。荆州刺史桓玄又禁闭断绝长江通道，致使官府和私人间的物资积蓄全部空乏，部队也只能用一些粮食的麸皮和橡树的果实等给战士充饥。桓玄以为朝廷正处在多事之秋，值得忧虑的事很多，一定没有闲暇来讨伐自己，因此，可以趁此机会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等到朝廷征讨他的大部队就要出发的时候，他的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秘密地用书信告诉了他这个消息，桓玄大吃一惊，打算把部队全部集结到江陵来据守。长史卞范之说：“明公的英名威振于远近，司马元显却是个嘴里还有乳臭的小孩子，刘牢之已经非常丧失民心，如果我们把大部队抢先开拔到都城建康的临

近地区，向他指明安危祸福，那么，他们土崩瓦解的趋势，我们踮起脚尖就可以等到的了，怎么能把敌人引入自己境内心腹重地，自己找穷困呢？”桓玄听从了他的话，留下桓伟镇守江陵，向朝廷呈上奏表，并把檄文公告传遍各地，揭露司马元显的各项罪行，同时挥师向东部进发。檄文传到都城建康，司马元显看到之后，非常害怕。二月，丙午（初七），安帝在西池为司马元显饯行。司马元显害怕桓玄，登上战船，却没有马上出发。

[6]癸丑，魏常山王遵等至高平，没弈干弃其部众，帅数千骑与刘勃勃奔秦州。魏军追至瓦亭，不及而还，尽获其府库蓄积，马四万馀匹，杂畜九万馀口，徙其民于代都，馀种分迸。平阳太守贰尘复侵秦河东，长安大震，关中诸城昼闭，秦人简兵训卒以谋伐魏。

[6]癸丑（十四日），北魏常山王拓跋遵等率领袭击没弈干的部队，抵达高平，没弈干放弃他的所有部众，率数千名骑兵，跟刘勃勃一起逃奔秦州。北魏国的部队追赶到瓦亭，没有追上便回去了，把没弈干的仓库中所有的物资积蓄，全部收缴，并掠获了马匹四万多匹，其他各种牲畜九万多头，又把没弈干所属辖的百姓迁到代都去居住，剩下的为数不多的那个种族的人，也都分崩离析。北魏平阳太守贰尘，再次侵犯后秦国河东郡，使后秦都城长安受到很大震动，函谷关以西关中地区的各个城池，在白天也都紧闭城门，后秦人选择武器，训练士卒，以此图谋征伐北魏。

[7]秦王兴立子泓为太子，大赦。泓孝友宽和，喜文学，善谈咏，而懦弱多病，兴欲以为嗣，而狐疑不决，久乃立之。

[7]后秦王姚兴立子姚泓为太子，实行大赦。姚泓为人孝顺友善，谦和宽厚，喜欢文学，擅长清谈歌咏，但是性格懦弱，身体一直多病，姚兴打算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但又因此迟疑不决，拖了很长时间，才最后决定立他为太子。

[8]姑臧大饥，米斗直钱五千，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城门昼闭，樵采路绝，民请出城为胡虏奴婢者，日有数百，吕隆恶其沮动众心，尽坑之，积尸盈路。

[8]后凉都城姑臧发生严重的饥荒，一斗米价值五千钱，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被饿死的人达到了十多万口。城门白天紧紧关闭，人们出城砍柴的道路也被断绝，百姓中请求出城做胡人奴隶、婢女的人，

每天都有几百人，吕隆讨厌他们这样扰乱人心，所以，把他们全部活埋在大坑之中，积攒起来的尸体堆满道路。

沮渠蒙逊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于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广武公檀帅 骑一万救之；未至，隆击破蒙逊军。蒙孙请与隆盟，留谷万馀斛遗之而还。檀至昌松，闻蒙逊已退，乃徙凉泽段冢民五百余户而还。

沮渠蒙逊带兵进攻后凉都城姑臧。吕隆遣派使节向南凉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求救。秃发利鹿孤派广武公秃发檀率骑兵一万前去救援吕隆，还没有赶到，吕隆就已经把沮渠蒙逊的部队打垮。沮渠蒙逊请求与吕隆讲和结盟，并把粮谷一万多斛遗留下来，送给吕隆，便回去了。秃发檀来到昌松，听说沮渠蒙逊已经退兵，于是，便把凉泽、段冢一带的五百多户居民强行裹胁着迁移回去了。

中散骑常侍张融言于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据魏安，潜通姚氏，数为反覆，今不取，后必为朝廷忧。”利鹿孤遣檀讨之，朗面缚出降，檀送于西平，徙其民于乐都。

南凉中散骑常侍张嘈对秃发利鹿孤进言道：“焦朗兄弟据守在魏安，暗地里勾结后秦姚氏，已经反复了几次了，现在不消灭他们，以后一定会成为朝廷的忧患。”秃发利鹿孤于是便派遣秃发檀前去征讨他们，焦朗将双手反绑着出城投降。秃发檀把他押送到西平，并把他统辖的百姓迁移到乐都。

[9]桓玄发江陵，虑事不捷，常为西还之计，及过寻阳，不见官军，意甚喜，将士之气亦振。

[9]东晋荆州刺史桓玄，从江陵出发，担心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劝不能取胜，因此，常常怀着向西回军的打算，等到过了寻阳，还是看不见朝廷的部队，心中非常高兴，其他将士的斗志和士气也振作、旺盛起来。

庾楷谋泄，玄囚之。

武昌太守庾楷做朝廷讨伐桓玄的内应的阴谋泄露，桓玄把他囚禁起来。

丁巳，诏遣齐王柔之以驺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罢兵；玄前锋杀之。柔之，宗之子也。

丁巳（十八日），东晋朝廷下诏，派齐王司马柔之持驺虞幡到荆州、江州两地及军中展示，告谕他们赶快停止军事行动。桓玄的前锋将领，把司马柔之杀了。司马柔之是司马宗的儿子。

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将冯该等攻历阳，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婴城固守。玄军断洞浦，焚豫州舟舰。豫州刺史谯王尚之帅步卒九千阵于浦上，遣武都太守杨秋屯横江，秋降于玄军。尚之众溃，逃于涂中，玄捕获之。司马休之出战而败，弃城走。

丁卯（二十八日），桓玄抵达姑孰，派遣他的部将冯该等人进攻历阳，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围绕城池坚持据守。桓玄的部队切断了洞浦道路，焚烧了豫州的舰船。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率领步兵九千多人，在洞浦之上摆开战阵，派遗武都太守杨秋驻扎在横江，但杨秋却投降了桓玄的部队。司马尚之的部队溃散，他自己也逃到涂河之中，桓玄把他抓获。司马休之出城迎战失败，放弃了城池逃走。

刘牢之素恶骠骑大将军元显，恐桓玄既灭，元显益骄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为元显所容；且自恃材武，拥强兵，欲假玄以除执政，复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讨玄。元显日夜昏酣，以牢之为前锋，牢之骤诣门，不得见，及帝出饯元显，遇之公坐而已。

刘牢之平时一向厌恶骠骑大将军司马元显，他恐怕桓玄被消灭之后，司马元显会越发的骄横任性，同时又担心自己的功劳声威越来越高，不能被司马元显容留、忍受。而且，他自恃勇猛无敌，又拥有一支强大的部队，打算借桓玄的手来铲除朝中的当权者，而自己则等待桓玄的漏洞、机会再把他消灭，所以，他并不热心于去讨伐桓玄。司马元显白天黑夜酣饮昏醉，他任命刘牢之为前锋，刘牢之未经事先约定，而冒然前去晋见他，没有见到，直到安帝出来为司马元显饯行，刘牢之才在公众场合与他匆匆相遇面已。

牢之军溧洲，参军刘裕请击玄，牢之不许。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说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而能自全者，谁邪? 越之文种，秦之白起，汉之韩信，皆事明主，为之尽力，功成之日，犹不免诛夷，况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战胜则倾宗，战败则覆族，欲以此安归乎！不若翻然改图，则可以长保富贵矣。古人射钩、斩，犹不害为辅佐，况玄与君无宿昔之怨乎！”时谯王尚之已败，人情愈恐；牢之颇纳穆言，与玄交通。东海中尉东海何无忌，牢之之甥也，与刘裕极

谏，不听。其子骠骑从事中郎敬宣谏曰：“今国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与玄。玄借父、叔之资，据有全楚，割晋国三分之二，一朝纵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难图也，董卓之变，将在今矣。”牢之怒曰：“吾岂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后，令我奈骠骑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诣玄请降。玄阴欲诛牢之，乃与敬宣宴饮，陈名书画共观之，以安悦其意；敬宣不之觉，玄佐吏莫不相视而笑。玄版敬宣为谘议参军。

刘牢之驻军溧州，参军刘裕请求进攻桓玄，刘牢之没有允许。桓玄派刘牢之的一位族舅何穆向刘牢之游说道：“从古到今，带着震慑主上的威望，身负无法再加奖赏的功勋而又能保全自己的人，是谁呢？越国的文种，秦国的白起，汉朝的韩信，都能有幸为圣明的主上作事，并为之尽心竭力，但是，在他们功业完成的时候，仍旧还免不了遭到诛戮屠杀，更何况是被凶狠残暴、愚蠢昏庸的人所利用呢！您这一次如果打了胜仗，就会被杀了全家，如果打了败仗，那么，您的家族自然更会遭到夷灭，您难道还打算就这样平安地回去吗？依我看，不如反过来改变自己的主意，那样就可以永远保住您的荣华富贵了。古人有因为谋害君主而用箭射中带钩和因为追捕后来的君主而用剑砍断衣襟的，都还并不影响他当国家的辅佐大臣，更何况桓玄与您并没有任何宿怨呢！”当时，谯王司马尚之已经惨遭失败，人们的情绪更加恐慌。刘牢之基本上接受了何穆的劝告，与桓玄勾通了相互间的联系。东海中尉、东海人何无忌，是刘牢之的外甥，与刘裕一起极力劝阻他，他根本不听。他的儿子骠骑从事中郎刘敬宣劝说他道：“现在国家衰弱，危在旦夕，整个朝廷的重心与关键，都在您和桓玄两个人手中。桓玄凭借着他父亲、叔父所遗留下来的权位与威望，盘据并占有了整个楚地，割据了晋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如果放纵他、让他有朝一日凌驾于朝廷之上，那么，桓玄的威势声望形成之后，再想图谋铲除他，恐怕就更加困难了。像东汉董卓之变那样的灾难性的战乱，即将在现今重现了。”刘牢之愤怒地说：“我怎能不知道这些！我今天消灭桓玄，易如反掌，但是，扫平桓玄之后，你让我如何对付骠骑大将军司马元显？”三月，乙巳朔（初一），刘牢之派遣刘敬宣去拜见桓玄，请求投降。桓玄暗地里打算把刘牢之杀掉，于是便与刘敬宣一起开宴饮酒，并把一些著名的书法绘画陈列出来，陪同他观看欣尚，希望使他的心情安定舒畅。刘敬宣对桓玄的用心根本就没有任何察觉，桓玄

手下那些辅佐的官吏们看见这种情形，没有不相视会意、点头暗笑的。桓玄暂时任命刘敬宣为谘议参军。

元显将发，闻玄已至新亭，弃船，退屯国子学，辛未，陈于宣阳门外。军中相惊，言玄已至南桁，元显引兵欲还宫。玄遣人拔刀随后大呼曰："放仗！"军人皆崩溃，元显乘马走入东府，唯张法顺一骑随之。元显问计于道子，道子但对之涕泣。玄遣太傅从事中郎毛泰收元显送新亭，缚于舫前而数之；元显曰："为王诞、张法顺所误耳。"

司马元显刚刚准备出发，听说桓玄的大部队已经到了新亭，便马上扔掉船只，反身上岸，退到城中的国子学里驻守，辛未（初三），又到宣阳门外去排列开战阵，扎下大营。军营之中惊恐不安，传说桓玄的部队已经抵达南桁。司马元显带着部队准备回宫，这时，桓玄派遣先头部队拔出刀来，紧跟在他们的后边大声呐喊着说："放下武器！"司马元显的部队彻底崩溃。司马元显乘着一匹马跑进了东府，只有张法顺一个人骑马紧跟着他。司马元显向司马道子询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司马道子也只是面对着儿子哭泣不止。桓玄派遣太傅从侍中郎毛泰把司马元显收押起来，送到新亭。桓玄把他绑在大船的前头，一条条列举他的罪状，司马元显说："我不过是被王诞、张法顺所迷惑耽误罢了。"

壬申，复隆安年号。帝遣侍中劳玄于安乐渚。玄入京师，称诏解严，以玄总百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玄以桓伟为荆州刺史，桓谦为尚书左仆射，桓为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为江州刺史，卞范之为丹杨尹。

壬申（初四），东晋恢复隆安这个年号。安帝派侍中到安乐渚去慰劳桓玄。桓玄进入京师，宣称皇帝下诏书，命令解除戒严。朝廷于是便任命桓玄统领文武百官，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兼任徐、荆、江三州刺史，加授给他黄钺。桓玄任命桓伟为荆州刺史，桓谦为尚书左仆射，桓为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为江州刺史，卞范之为丹杨尹。

初，玄之举兵，侍中王谧奉诏诣玄，玄亲礼之。及玄辅政，以谧为中书令。谧，导之孙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觊之弟也，玄姊为仲文妻。仲文闻玄克京师，弃郡投玄，玄以为谘议参军。刘迈往见玄，玄

曰："汝不畏死，而敢来邪？"迈曰："射钩斩，并迈为三。"玄悦，以为参军。

当初，桓玄起兵的时候，侍中王谧曾经到江陵来见桓玄，传达安帝的诏书，桓玄亲自接待他，礼遇非常优厚。等到桓玄入朝辅佐国家政要，便任命王谧为中书令。王谧是王导的孙子。新安太守殷仲文是殷觊的弟弟，桓玄的姐姐是殷仲文的妻子。殷仲文听说桓玄征服了京师，所以，也放弃了自己所辖的新安郡，前来投靠桓玄，桓玄任命他做谘议参军。当年曾经指责过桓玄的刘迈前去晋见桓玄，桓玄说："你难道不害怕死，还敢来见我？"刘迈说："射中带钩的管仲，斩断衣襟的勃，再加上我刘迈，正好合为三个。"桓玄非常高兴。任命他做参军。

癸酉，有司奏会稽王道子酣纵不孝，当弃市，诏徙安成郡；斩元显及东海王彦璋、谯王尚之、庾楷、张法顺、毛泰等于建康市。桓为王诞固请，长流岭南。

癸酉（初五），有关部门呈上奏章，指责会稽王司马道子放纵酗酒，忤逆不孝，应该斩首弃尸示众。东晋朝廷下诏，命令把他赶出京城，贬逐到安成郡居住；把司马元显及其儿子东海王司马彦璋和谯王司马尚之，以及庾楷、张法顺、毛泰等人，押到建康城的街市上，全部斩首。桓为王诞竭力求情，所以，把他长期流放到大庾岭以南的偏荒地区去了。

玄以刘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曰："始尔，便夺我兵，祸其至矣。"刘敬宣请归谕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劝牢之袭玄，牢之犹豫不决，移屯班渎，私告刘裕曰："今当北就高雅之于广陵，举兵以匡社稷，卿能从我去乎？"裕曰："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裕当反服还京口耳。"何无忌谓裕曰："我将何之？"裕曰："吾观镇北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若守臣节，当与卿事之；不然，当与卿图之。"

桓玄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刘牢之说："刚开始就来剥夺我的兵权，大祸就要来了。"刘敬宣向桓玄请求回到京口去劝告刘牢之，让他赶快上任，桓玄派他去了。刘敬宣回到京口后，却劝说刘牢之袭击桓玄，刘牢之犹豫，拿不定主意，只是把部队移到班渎去驻扎，并在私下里告诉刘裕说："现在，我们应当北上，去到广陵和驻守在那里的高

雅之会合，一同发动部队，来匡扶社稷，你能跟着我去吗？”刘裕说：“将军以拥有几万精壮士卒的实力，对桓玄也还都听见风声就去投降臣服，所以，他刚刚得以实现志向，声威震动天下，从朝廷到民间，人们的心愿都已经归附到他那里去了，您要去广陵，怎么可能顺利到达呢？我刘裕可要脱去军服，穿上百姓的衣服，回到京口去了。”何无忌对刘裕说：“我怎么办才好？”刘裕说：“我看镇北将军一定难逃一死，你可以跟随我回京口去。桓玄如果遵守做臣属的节度，我和你应当去为他做事；如果不那样，我便当和你一起想办法对付他。”

于是牢之大集僚佐，议据江北以讨玄。参军刘袭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惧，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为事已泄，为玄所杀，乃帅部曲北走，至新洲，缢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广陵。将吏共殡敛牢之，以其丧归丹徒。玄令斫棺斩首，暴尸于市。

在这个时候，刘牢之把各级将领僚属，全部集中到一起，商议据守长江以北的地区来讨伐桓玄。参军刘袭说：“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中，最大的不过于谋反。将军在以前反王恭，近些日子反司马元显，现在又要来反叛桓玄，一个人连续三次谋反，还能用什么使自己在天下立脚？”话刚说完，便快步走了出去，其他的将佐官吏也多一哄而散地走了。刘牢之非常害怕，派刘敬宣去京口迎接家属，过了约定的日期，也没有来。刘牢之以为谋反的事情已泄，被桓玄杀掉了，所以率领现有的部下向北逃跑，到达新洲的时候，终于上吊自杀。刘敬宣赶到这里之后，没有时间痛哭，便渡过长江，投奔广陵去了。刘牢之手下的将帅官吏们一起把他装敛起来，并把他的棺木运送回丹徒。桓玄下令劈开棺木，把刘牢之尸首上的脑袋也砍了下来，并把他的尸体扔到街上示众。

[10]大赦，改元大亨。

[10]东晋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大亨。

[11]桓玄让丞相、荆·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领豫州刺史，总百揆；以琅邪王德文为太宰。

[11]桓玄辞去丞相及荆、江、徐三州刺史的职佐，改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兼任豫州刺史，统领文武百官。任命琅邪王司

马德文为太宰。

[12]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阳，各以子弟为质于秦以求救。秦王兴与之符信，使于关中募兵，得数千人，复还屯彭城间。

[12]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都逃奔到洛阳，各把自己的儿子兄弟送到后秦做人质，以此向后秦请求救助。后秦王姚兴交给他们兵符印信，让他们到关中一带去招募兵丁，招到了几千人。然后，他们又回到彭城一带驻守去了。

[13]孙恩寇临海，临海太守辛景击破之，恩所虏三吴男女，死亡殆尽。恩恐为官军所获，乃赴海死，其党及妓妾从死者以百数，谓之"水仙"。余众数千人复推恩妹夫卢循为主。循，谌之曾孙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艺。少时，沙门惠远尝谓之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如何？"太尉玄欲抚安东土，乃以循为永嘉太守。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

[13]变民首领孙恩又来进犯临海，临海太守辛景把他打得大败，孙恩所抢掠的三吴地区的男女百姓，在战乱中全部被杀死。孙恩恐怕自己被朝廷的部队抓获，于是跳海自杀，他的部下党羽以及姬妾艺妓等人中跟着他一起自杀的有上百人，人们把这些人称为"水仙"。其余的部众几千人又推举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领。卢循是卢谌的曾孙，神态风采清秀雅静，多才多艺。小的时候，佛门僧人惠远曾经对他说："你虽然体态状貌比较有素雅的儒风，但是心里却隐藏着不遵守法度的志向，是不是？"太尉桓玄打算用安抚的手段使东部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于是，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虽然接受了任命，但是却依然为非作歹，行劫施暴。

[14]甲戌，燕大赦。

[14]甲戌（初六），后燕实行大赦。

[15]河西王秃发利鹿孤寝疾，遗令以国事授弟檀。初，秃发思复爱重檀，谓诸子曰："檀器识，非汝曹所及也，"故诸兄不以传子而传于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军国大事皆委于檀。利鹿孤卒，檀袭位，更称凉王，改元弘昌，迁于乐都，谥利鹿孤曰康王。

[15]南凉河西秃发利鹿孤病重，卧床不起，遗嘱命令把国家的政事交给弟秃发檀管理。当初，他们的父亲秃发思复喜爱、推重秃发檀，对儿子们说："秃发檀的气度和见识，不是你们哥儿几个能赶得上

的。”所以几个哥哥都不把王位传给儿子，而只是传给弟弟。秃发利鹿孤登位之后，实际上也只是垂衣拱手地不做什么实事，军队国家的大事都委托给秃发檀处理决定。秃发利鹿孤去世，秃发檀继承王位，改称凉王，改年号为弘昌，并把都城迁到乐都，追谥秃发利鹿孤为康王。

[16]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辞录尚书事，诏许之；而大政皆就谘焉，小事则决于尚书令桓谦及卞范之。

[16]夏季，四月，太尉桓玄出都城建康，去姑孰驻扎，辞去了录尚书事的官职，安帝下诏同意，但是凡是大政方针，却都还要去他那里请示，其他小事就由尚书令桓谦和卞范之决定。

自隆安以来，中外之人厌于祸乱。及玄初至，黜奸佞，擢隽贤，京师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纵逸，政令无常，朋党互起，陵侮朝廷，裁损乘舆供奉之具，帝几不免饥寒，由是众心失望。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什三、四，临海、永嘉殆尽，富室皆衣罗纨，怀金玉，闭门相守饿死。

自隆安以来，东晋全国上下的百姓，对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动乱战争，深感厌倦。等到桓玄刚刚来到京师，罢黜奸佞的小人，选拔贤明的才俊，建康的百姓非常高兴，都希望能得到一点安定的生活环境。但是，不久，桓玄便骄奢横暴，放纵享乐，政令变化无常，朋雄奸党纷纷出现，甚至对朝廷也大加欺凌侮辱，并把皇家御用的车马轿乘、供奉的食品用具等，也都随意裁减，连安帝也几乎不免不挨冻受饿。从此，民众的心里非常失望。三吴地区发生大饥荒，住户人口都减少了一半左右，其中，会稽郡是十人之中，能减少三四人；临海、永嘉两地人口则几乎全部死亡。即使是富贵人家，也都穿着绫罗绸缎，怀里抱着金玉，关起门来相互之间看着饿死。

[17]乞伏炽磐自西平逃归苑川，南凉王檀归其妻子。乞伏乾归使炽磐入朝于秦，秦主兴以炽磐为兴晋太守。

[17]被留在南凉的乞伏炽磐，终于从西平逃回苑川，南凉王秃发檀把他的妻子儿女也都归还给他。他的父亲乞伏乾归又让乞伏炽磐去到后秦都城长安去晋见后秦国主姚兴。姚兴任命乞伏炽磐为兴晋太守。

[18]五月，卢循自临海入东阳，太尉玄遣抚军中兵参军刘裕将兵击之，循败，走永嘉。

[18]五月，东晋变民首领卢循从临海进犯东阳，太尉桓玄派遣抚军中兵参军刘裕带兵去进攻他。卢循失败，逃往永嘉。

[19]高句丽攻宿军，燕平州刺史慕容归弃城走。

[19]高句丽对宿军城发动进攻，后燕国平州刺史慕容归放弃城池逃走。

[20]秦主兴大发诸军，遣义阳公平、尚书右仆射狄伯支等将步骑四万伐魏，兴自将大军继之，以尚书令姚晃辅太子泓守长安，没弈干权镇上，广陵公钦权镇洛阳。平攻魏乾壁六十余日，拔之。秋，七月，魏主遣毗陵王顺及豫州刺史长孙肥将六万骑为前锋，自将大军继发以击之。

[20]后秦国主姚兴大规模地发动各支军队，派遣义阳公姚平、尚书右仆射狄伯支等带领步、骑兵四万人，征伐北魏，姚兴自己带领大部队，紧跟他们而来。他派尚书令姚晃辅佐太子姚泓镇守都城长安，派没弈干暂时镇守上，派广陵公姚钦暂时镇守洛阳。姚平对北魏乾壁城发动攻击，经过六十多天的激战，终于攻克。秋季，七月，北魏国主拓跋，派遣毗陵王拓跋顺、以及豫州刺史长孙肥，带领六万骑兵做先锋，亲自统领大部队跟着出发，前来迎击后秦军。

[21]八月，太尉玄讽朝廷以玄平元显功封豫章公，平殷、杨功封桂阳公，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升，桂阳封其兄子俊。

[21]八月，太尉桓玄婉转地暗示朝廷根据桓玄平定司马元显的功劳，封他为豫章公，又根据他平定殷仲堪、杨期的功劳，而封他为桂阳公，并且还像原来那样，保持他原来受封的南郡公的爵位。桓玄把豫章公封给了他的儿子桓升，把桂阳公封给了他的侄儿桓俊。

[22]魏主至永安，秦义阳公平遣骁将帅精骑二百觇魏军，长孙肥逆击，尽擒之。平退走，追之，乙巳，及于柴壁；平婴城固守，魏军围之。秦王兴将兵四万七千救之，将据天渡运粮以馈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为敌所栖，深者为敌所囚。今秦皆犯之，宜及兴未至，遣奇兵先据天渡，柴壁可不战而取也。"命增筑重围，内以防平之出，外以拒兴之入。广武将军安同曰："汾东有蒙坑，东西三百余里，蹊径不通。兴来，必从汾西直临柴壁，如此，虏声势相接，重围虽固，不能制也；不如为浮梁，渡汾西，筑围以拒之，虏至，无所施其智力矣。"从之。兴至蒲阪，惮魏之强，久乃进兵。甲子，帅步骑三万

逆击兴于蒙之南，斩首千余级，兴退走四十余里，平亦不敢出。乃分兵四据险要，使秦兵不得近柴壁。兴屯汾西，凭壑为垒，束柏材从汾上流纵之，欲以毁浮梁，魏人皆钩取以为薪蒸。

[22]北魏国主拓跋的大军抵达永安，后秦义阳公姚平派遣骁将率领精壮的骑兵二百人前去侦察北魏军的虚实动静，长孙肥迎击他们，并把这些兵卒全部抓获。姚平带领部队撤退而走，拓跋追击他们。乙巳（初九），在柴壁城追上。姚平环城顽强据守，北魏大军把他们团团围住。后秦国主姚兴带领军卒四万七千人前去救援姚平，准备占据汾水以西的天渡，从这里运送粮食接济坚守柴壁的姚平部队。北魏博士李先说："兵法云：驻军在高的地方，就要被敌人围困；驻军在地势低洼的地方，就要被敌人囚禁。现在秦军同时犯了这两项错误，我们应该赶在姚兴没有抵达之前，派遣一支出其不意的突击部队，抢先占据天渡，那样的话，柴壁城就可以不用开仗便拿下来了。"拓跋下令增加修筑一重又一重的围墙，对内预防姚平的向外突围，对外用来抗拒姚兴的向内进攻。广武将军安同说："汾水的东面，有一个地方叫蒙坑，东西绵延三百多里，没有道路可以与它相通。姚兴如果来，一定会从汾水的西岸，直接逼临柴壁，倘若这样，敌军的声势互相呼应连接，那么我们设下的重重围障再坚固，也不能把他们制服。所以，依我看，不如在汾水之上搭起浮桥，把大部队渡到汾水西岸，在那里筑起围墙，用来抗拒敌人的进攻，这样，敌军即使来到这里，也已经没有他们施展智慧和力量的地方了。"拓跋听从了他的主张。姚兴抵达蒲阪，畏惧北魏兵力的强大，拖延很久才将部队向前推进。甲子（二十八日），拓跋率领步、骑兵三万人在蒙坑之南，迎击姚兴军，杀死一千多人，姚兴被迫撤退四十多里，姚平也不敢冲出柴壁接战。拓跋于是分派部队到四处去据守险峻重要的关卡，使后秦军无法接近柴壁城。姚兴也把主力驻扎在汾水以西的地区，凭借着山谷，建起营寨壁垒，又把一些柏树等木材捆缚在一起，从汾水上游投放河中，使其顺流而下，打算用这种方法来摧毁北魏军搭在汾水上的浮桥，但北魏军队却把这些木材全部用钩捞上岸来，当做取暖煮饭的劈柴了。

冬，十月，平粮竭矢尽，夜，悉众突西南围求出；兴列兵汾西，举烽鼓噪为应。兴欲平力战突免，平望兴攻围引接，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围。平不得出，计穷，乃帅麾下赴水死，诸将多从平赴水；使善游

者钩捕之，无得免者。执狄伯支及越骑校尉唐小方等四十余人，余众二万余人皆敛手就禽。兴坐视其穷，力不能救，举军恸哭，声震山谷。数遣使求和于魏，不许，乘胜进攻蒲阪，秦晋公绪固守不战。会柔然谋伐魏，闻之，戊申，引兵还。

冬季，十月，姚平驻守的柴壁粮草吃完，箭矢用尽。夜里，姚平率领所有的军队从西南向外突围，姚兴也在汾水西岸列开阵势，燃起烽火，擂动战鼓，高声呼喊着，策应姚平军。姚兴想让姚平拚死力战突围出来，而姚平则盼望姚兴能向北魏的包围圈发动进攻，导引、接应他们出来，因此，彼此双方只是叫喊呼唤交相应和，却都不敢逼近北魏的重围。姚平没有突围出来，无计可施，于是，率领部下跳入汾水自杀，很多将领都跟着姚平跳水求死。拓跋派善于游泳的人把他们一一钩抓捕获，没有得到幸免的。被捕的有狄伯支、以及越骑校尉唐小方等四十多人，其余留下来的二万多部众，也都束手被擒。姚兴坐在汾水西岸，眼睁睁看着他们走投无路，却没有力量能够救援他们，因此，全军不禁失声恸哭，哭声震撼山谷。姚兴几次派遣使节去向北魏国请求讲和，拓跋坚决不许，乘胜对薄阪发动进攻。反秦守将晋公姚绪只是坚守，并不出战。正好赶上柔然打算征伐北魏，拓跋听说之后，戊申（十三日），带领部队撤退。

或告太史令晁崇及弟黄门侍郎懿潜召秦兵，至晋阳，赐崇、懿死。

有人告发太史令晁崇，和他的弟弟黄门侍郎晁懿，在暗地里招引后秦军队来进攻。拓跋到达晋阳，赐令晁崇，晁懿二人自杀。

[23]秦徙河西豪右万余户于长安。

[23]后秦把河西的豪门大户等一万多户迁移到都城长安居住。

[24]太尉玄杀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及谦之从兄朗之、刘袭并袭弟季武，皆刘牢之北府旧将也。袭兄冀州刺史轨邀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等共据山阳，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将军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等皆往从之，将奔魏；至陈留南，分为二辈：轨、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寿、长庆、恭奔秦。

[24]太尉桓玄杀掉了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以及竺谦之的堂兄竺朗之、刘袭和刘袭的弟弟刘季武，这些人都是原来刘牢之所统辖的北府的旧部将。刘袭 的哥哥冀州刺史刘轨邀请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等人一起占据山阳，打算发动军队进攻桓玄，不能成功，因而退

走。将军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等人也都赶到这里跟他们一起逃亡。先是准备投奔北魏，到了陈留以南的时候，便分为两路：刘轨、司马休之、刘敬宣等人投奔南燕，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等人投奔后秦。

魏主初闻休之等当来，大喜。后怪其不至，令兖州求访，获其从者，问其故，皆曰："魏朝威声远被，是以休之等咸欲归附；既而闻崔逞被杀，故奔二国。"深海悔之，自是士人有过，颇见优容。

北魏国主拓跋一开始的时候听说司马休之等人打算前来，非常高兴。后来他们没有来，觉得很奇怪，便命令兖州刺史长孙肥代为查访他们不来的原因，果然抓到了司马休之等的随从，询问缘故，都说："魏朝的声威，传播很远，所以司马休之等人都打算来归附。但是，不久又听说崔逞被杀的事，因此又改变了主意，逃奔到其他两个国家去了。"拓跋深深懊悔自己逼杀了崔逞。从此以后，读书人即使有什么过错，也很能得到宽容和优待。

[25]南凉王檀攻吕隆于姑臧。

[25]南凉王秃发檀进攻据守姑臧的吕隆。

[26]燕王熙纳故中山尹苻谟二女，长曰娀，为贵人，幼曰训英，为贵嫔，贵嫔尤有宠。丁太后怨恚，与兄子尚书信谋废熙立章武公渊；事觉，熙逼丁太后令自杀，葬以后礼，谥曰献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杀渊及信。

[26]后燕王慕容熙收纳原中山尹苻谟的两个女儿为妃。其中，大女儿叫苻娀，做了贵人；小女儿叫苻训英，做了贵嫔。苻训英尤其受到宠爱。丁太后因此怨恨愤怒，跟自己的侄儿尚书丁信谋划废黜慕容熙，改立章武公慕容渊为帝。事情被发觉，慕容熙逼迫丁太后，让她自杀，仍用皇后的礼仪安葬，追谥她为献幽皇后。十一月，戊辰（初三），斩了慕容渊和丁信。

辛未，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与尚方兵于后作乱，杀司隶校尉张显，入掠宫殿，取库兵，协营署，闭门乘城，熙驰还，城上人皆投仗开门，尽诛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辛未（初六），慕容熙在龙城的北郊原野上打猎，石城令高和与一些守卫宫廷库房的士兵在京城内发动叛乱，杀了司隶校尉张显，冲入宫廷大殿抢掠，取出国库中的武器，胁迫军营官署，紧闭城门。占领

城池。慕容熙等飞马回城，来到城下，城上的人都扔下手中的武器，打开城门，把参与叛乱的人全部杀死，只有高和逃走，免于一死。甲戌（初九），实行大赦。

[27]魏以庾岳为司空。

[27]北魏任命庾岳为司空。

[28]十二月，辛亥，魏主还云中。

[28]十二月，辛亥（十七日），北魏国主拓跋回到云中。

柔然可汗社仑闻伐秦，自参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无北泽，魏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而还。

柔然可汗郁久闾社仑听说拓跋出兵去征伐后秦，所以，便从参合陂出发向南进发，侵入北魏，兵到豺山，到达善无北面的草泽地带，才撤兵回北方，北魏常山王拓跋遵派遣一万骑兵前去追击他们，没有追上，便回来了。

[29]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卫会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鸩道子，杀之。

[29]太尉桓玄派御史杜林到安城，去监防护卫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杜林接受桓玄的旨意，让司马道子喝下毒酒，把他杀了。

[30]沮渠蒙逊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叛，奔西凉。蒙逊闻之，笑曰："吾待中庸，恩如骨肉，而中庸不我信，但自负耳，孤岂在此一人邪！"乃尽归其孥。

[30]北凉沮渠蒙逊所统辖的西郡太守梁中庸叛变，投奔西凉。沮渠蒙逊听说这个消息后，笑着说："我对待梁中庸恩情深厚，如同骨肉一般，但是他却对我不讲信义，因此，他只是自己背叛自己罢了。我怎么能在意他这样的一个人呢？"于是，把梁中庸的妻子儿女全部送还给他。

西凉公问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曰："嗣才度若敌我者，我何能于千里之外以长绳绞其颈邪？"中庸曰："智有短长，命有成败。殿下之与索嗣，得失之理，臣实未之能详。若以身死为负，计行为胜，则公孙瓒岂贤于刘虞邪？"默然。

西凉公李问梁中庸说："我与索嗣相比，怎么样？"梁中庸说："未可估量。"李说："索嗣的才能如果能够和我相敌的话，我怎么能在千

里之外用长绳索绞住他的脖颈？”梁中庸说：“人的智慧，有的时候显得有余，有的时候又显得不足；人的命运，有的时候可以让人成功，有的时候又可以让人失败。殿下与索嗣，得失成败的道理、原因，我实在还不能想明白。但是，如果认为身死的人，就是失败者，能够对自己设计得到顺遂的就是胜利者，那么，公孙瓒难道还要比刘虞贤能吗？”李沉默不语。

[31]袁虔之等至长安，秦王兴问曰：“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晋室衰乱，盗据宰衡，猜忌安忍，刑赏不公，以臣观之，不如其父远矣。玄今已执大柄，其势必将篡逆，正可为他人驱除耳。”兴善之，以虔之为广州刺史。

[31]袁虔之等人到达长安，后秦王姚兴问道：“桓玄的才能谋略与他的父亲桓温相比，怎么样？最后能不能成就大的功业？”袁虔之说：“桓玄乘晋室衰微动乱之机，窃取占据了可以操纵大局的宰相高位，为人多疑猜忌，刻薄残忍，刑罚赏赐又极不公平，根据我的观察，远不如他父亲。桓玄现在已经掌据了朝中的大权，看他的趋势是一定要篡夺政权，叛逆晋朝的，这样，正可以为别的人起来驱逐铲除他提供口实。”姚兴觉得这番话很有道理，任命袁虔之为广州刺史。

[32]是岁，秦王兴立昭仪张氏为皇后，封子懿、弼、、宣、谌、、璞、质、逵、裕、国儿皆为公，遣使拜秃发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沮渠蒙逊为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李为安西将军、高昌侯。

[32]这一年，后秦王姚兴册立昭仪张氏为皇后，册封儿子姚懿、姚弼、姚、姚宣、姚谌、姚、姚璞、姚质、姚逵、姚裕、姚国儿等都为公爵。他又派遣使节任命秃发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沮渠蒙逊为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李为安西将军，高昌侯。

秦镇远将军赵曜帅众二万西屯金城，建节将军王松匆帅骑助吕隆守姑臧。松匆至魏安，檀弟文真击而虏之。檀大怒，送松匆还长安，深自陈谢。

后秦镇远将军赵曜率领部众二万人向西驻扎在金城，建节将军王松匆率领骑兵协助后凉国吕隆戍守姑臧。王松匆途经魏安的时候，秃发檀的弟弟秃发文真向他发动进攻，并把他抓获。秃发檀为此非常愤怒，赶快把王松匆送回长安，又上奏章对自己深加谴责，一再道歉、认罪。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三卷

【晋纪三十五】起昭阳单阏，尽阏逢执徐，凡二年。

安皇帝戊元兴二年（癸卯，公元四零三年）

春，正月，卢循使司马徐道覆寇东阳；二月，辛丑，建武将军刘裕击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乙卯，以太尉玄为大将军。

丁巳，玄杀冀州刺史孙无终。

玄上表请帅诸军扫平关、洛，既而讽朝廷下诏不许，乃云："奉诏故止。"玄初欲饬装，先命作轻舸，载服玩、书画。或问其故，玄曰："兵凶战危，脱有意外，当使轻而易运。"众皆笑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南燕主备德故吏赵融自长安来，始得母兄凶问，备德号恸吐血，因而寝疾。

司隶校尉慕容达谋反，遣牙门皇璆帅众攻端门，殿中帅侯赤眉开门应之；中黄门孙进扶备德逾城匿于进舍。段宏等闻宫中有变，勒兵屯四门。备德入宫，诛赤眉等。达出奔魏。

备德优迁徙之民，使之长复不役；民缘此迭相廕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以避课役。尚书韩讠卓请加隐核，备德从之，使讠卓巡行郡县，得廕户五万八千。

泰山贼王始聚众数万，自称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镇讨禽之。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尔！"始曰："皇后不知，自古岂有不亡之国！朕则崩矣，终不改号！"

五月，燕王熙作龙腾苑，方十馀里，役徒二万人。筑景云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

秋，七月，戊子，魏主珪北巡，作离宫于豺山。

平原太守和跋奢豪喜名，珪恶而杀之，使其弟昆等就与诀。跋曰："A212北土瘠，可迁水南，勉为主计。"且使之背己，曰："汝何忍视吾之死也！"昆等谕其意，诈称使者，逃入秦。珪怒，灭其家。中垒将

军邓渊从弟尚书晖与跋善，或谮诸珪曰：“昆之出亡，晖实送之。”珪疑渊知其谋，赐渊死。

南凉王傉檀及沮渠蒙逊互出兵攻吕隆，隆患之。秦之谋臣言于秦王兴曰：“隆藉先世之资，专制河外，今虽饥窘，尚能自支，若将来丰赡，终不为吾有。凉州险绝，土田饶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兴乃遣使征吕超入侍。隆念姑臧终无以自存，乃因超请迎于秦。兴遣尚书左仆射齐难、镇西将军姚诘、左王乞伏乾归、镇远将军赵曜帅步骑四万迎隆于河西，南凉王傉檀摄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齐难等至姑臧，隆素车白马迎于道旁。隆劝难击沮渠蒙逊，蒙逊使臧莫孩拒之，败其前军。难乃与蒙逊结盟，蒙逊遣弟挐入贡于秦。难以司马王尚行凉州刺史，配兵三千镇姑臧，以将军阎松为仓松太守，郭将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属及民万户于长安，兴以隆为散骑常侍，超为安定太守，自馀文武随才擢叙。

初，郭䵻常言“代吕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详，后推王乞基；及隆东迁，王尚卒代之。䵻从乞伏乾归降秦，以为灭秦者晋也，遂来奔，秦人追得，杀之。

沮渠蒙逊伯父中田护军亲信、临松太守孔笃，皆骄恣为民患，蒙逊曰：“乱吾法者，二伯父也。”皆逼之使自杀。

秦遣使者梁构至张掖，蒙逊问曰：“秃发傉檀为公而身为侯，何也？”构曰：“傉檀凶狡，款诚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虚名羁縻之。将军忠贯白日，当入赞帝室，岂可以不信相待也！圣朝爵必称功，如尹纬、姚晃，佐命之臣，齐难、徐洛，一时猛将，爵皆不过侯伯，将军何以先之乎！昔窦融殷勤固让，不欲居旧臣之右，不意将军忽有此问！”蒙逊曰：“朝廷何不即封张掖而更远封西海邪？”构曰：“张掖，将军已自有之，所以远授西海者，欲广大将军之国耳。”蒙逊悦，乃受命。

荆州刺史桓伟卒，大将军玄以桓修代之。从事中郎曹靖之说玄曰：“谦、修兄弟专据内外，权势太重。”玄乃以南郡相桓石康为荆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

刘裕破卢循于永嘉，追至晋安，屡破之，循浮海南走。

何无忌潜诣裕，劝裕于山阴起兵讨桓玄。裕谋于土豪孔靖，靖曰：“山阴去都道远，举事难成；且玄未篡位，不如待其已篡，于京口图

之。”裕从之，靖，愉之孙也。

九月，魏主珪如南平城，规度A212南，将建新都。

侍中殷仲文、散骑常侍卞范之劝大将军玄早受禅，阴撰九锡文及册命。以桓谦为侍中、开府、录尚书事，王谧为中书监、领司徒，桓胤为中书令，加桓修抚军大将军。胤，冲之孙也。丙子，册命玄为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楚王，加九锡，楚国置丞相以下官。

桓谦私问彭城内史刘裕曰："楚王勋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谓宜有揖让，卿以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谦喜曰："卿谓之可即可耳。"

新野人庾仄，殷仲堪之党也，闻桓伟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袭雍州刺史冯该于襄阳，走之。仄有众七千，设坛，祭七庙，云欲讨桓玄，江陵震动。石康至州，发兵攻襄阳，仄败，奔秦。

高雅之表南燕主备德请伐桓玄曰："纵未能廓清吴、会，亦可收江北之地。"中书侍郎韩范亦上疏曰："今晋室衰乱，江、淮南北，户口无几，戎马单弱。重以桓玄悖逆，上下离心；以陛下神武，发步骑一万临之，彼必土崩瓦解，兵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敌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时不取，彼之豪杰诛灭桓玄，更修德政，岂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无望矣。"备德曰："朕以旧邦覆没，欲先定中原，乃平荡荆、扬，故未南征耳。其驻公卿议之。"因讲武城西，步卒三十七万人，骑五万三千匹，车万七千乘。公卿皆以为玄新得志，未可图，乃止。

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请归籓，使帝作手诏固留之。又诈言钱塘临平湖开，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贺，用为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又欲废钱用谷、帛及复肉刑，制作纷纭，志无一定，变更回复，卒无所施行。性复贪鄙，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爱珠玉，未尝离手。

乙卯，魏主珪立其子嗣为齐王，加位相国；绍为清河王，加征南大将军；熙为阳平王；曜为河南王。

丁巳，魏将军伊谓帅骑二万袭高车馀种袁纥、乌频；十一月，庚午，大破之。

诏楚王玄行天子礼乐，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丁丑，卞范之为禅诏，使临川王宝逼帝书之。宝，晞之曾孙也。庚辰，帝临轩，遣兼太保、领司徒王谧奉玺绶，禅位于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宫。癸未，迁太庆神主于琅邪国，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诣姑孰劝进。十二月，庚寅朔，玄筑坛于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册文多非薄晋室，或谏之，玄曰："揖让之文，正可陈之于下民耳，岂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县封帝为平固王，降何后为零陵县君，琅邪王德文为石阳县公，武陵王遵为彭泽县侯。追尊文温为宣武皇帝，庙号太祖，南康公主为宣皇后，封子昇为豫章王。以会稽内史王愉为尚书仆射，愉子相国左长史绥为中书令。绥，桓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宫，登御坐，而床忽陷，群下失色。殷仲文曰："将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玄大悦。梁王珍之男臣孔朴奉珍之奔寿阳。珍之，晞之曾孙也。

戊申，燕王熙尊燕主垂之贵嫔段氏为皇太后。段氏，熙之慈母也。己酉，立苻贵嫔为皇后，大赦。

辛亥，桓玄迁帝于寻阳。

燕以卫尉悦真为青州刺史，镇新城；光大夫卫驹为并州刺史，镇凡城。

癸丑，纳桓温神主于太庙。桓玄临听讼观阅囚徒，罪无轻重，多得原放；有干舆乞者，时或恤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是岁，魏主珪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为差。然法度草创，多不稽古。

安皇帝戊元兴三年（甲辰，公元四零四年）

春，正月，桓玄立其妻刘氏为皇后。刘氏，乔之曾孙也。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显，不复追尊立庙。散骑常侍徐广曰："敬其父则子悦，请依故事立七庙。"玄曰："礼，太祖东向，左昭右穆。晋立七庙，宣帝不得正东向之位，何足法也！"秘书监卞承之谓广曰："若宗庙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长矣。"广，邈之弟也。

玄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涛水入石头，流杀人甚多，欢哗震天。玄闻之，惧，曰："奴辈作矣！"

玄性苛细，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体，或片辞之谬，必加纠擿，以示聪明。尚书答诏误书"春蒐为"春菟"，自左丞王纳之以下，凡所关署，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诏令纷纭，有司奉答不暇，而纪纲不治，奏案停积，不能知也。又性好游畋，或一日数出。迁居东宫，更缮宫室，土木并兴，督迫严促，朝野骚然，思乱者众。

玄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骑常侍、左将军。璩执留玄使，不受其命。璩，宝之孙也。玄以桓希为梁州刺史，分命诸将戍三巴以备之。璩传檄远近，列玄罪状，遣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击破希等，仍帅众进屯白帝。

刘裕从徐、兖二州刺史，安成王桓修入朝。玄谓王谧曰："裕风骨不常，盖人杰也。"每游集，必引接殷勤，赠赐甚厚。玄后刘氏，有智鉴，谓玄曰："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关、河平定，然后别议之耳。"

玄以桓弘为青州刺史，镇广陵；刁逵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弘，修之弟；逵，彝之子也。

刘裕与何无忌同舟还京口，密谋兴复晋室。刘迈弟毅家于京口，亦与无忌谋讨玄。无忌曰："桓氏强盛，其可图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苟为失道，虽强易弱，正患事主难得耳。"无忌曰："天下草泽之中非无英雄也。"毅曰："所见唯有刘下邳。"无忌笑而不答，还以告裕，遂与毅定谋。

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来奔，朝廷以元德为弘农太守。仲德见桓玄称帝，谓人曰："自古革命诚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

平昌孟昶为青州主簿，桓弘使昶至建康，玄见而悦之，谓刘迈曰："素士中得一尚书郎，卿与其州里，宁相识否？"迈素与昶不善，对曰："臣在京口，不闻昶有异能，唯闻父子纷纷更相赠诗耳。"玄笑而止，。昶闻而恨之，既还京口，裕谓昶曰："草间当有英雄起，卿颇闻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谁，正当是卿耳！"

于是裕、毅、无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规、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民、河内太守随西辛扈兴、振威将军东莞童厚

之，相与合谋起兵。道规为桓弘中兵参军，裕使毅就道规及昶于江北，共杀弘，据广陵；长民为刁逵参军，使长民杀逵，据历阳；元德、扈兴、厚之在建康，使之聚众攻玄为内应；刻期齐发。

孟昶妻周氏富于财，昶谓之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使我一生沧陷，我决当作贼。卿幸早离绝，脱得富贵，相迎不晚也。"周我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能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官中奉养大家，义无归志也。"昶怅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观君举措，非谋及妇人者，不过欲得财物耳。"因指怀中儿示之曰："此儿可卖，亦当不惜。"遂倾赀以给之。昶弟顗妻，周氏之从妹也，周氏给之曰："昨夜梦殊不祥，门内绛色物宜悉取以为厌胜。"妹信而与之，遂尽缝以为军士袍。

何无忌夜于屏风里草檄文，其母，刘牢之姊也，登榆密窥之，泣曰："吾不及东海吕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复何恨！"问所与同谋者，曰："刘裕。"母尤喜，因为言玄必败，举事必成之理以劝之。

乙卯，裕托以游猎，与无忌收合徒众，得百馀人。丙辰，诘旦，京口城开，无忌著传诏服，称敕使，居前，徒众随之齐入，即斩桓修以徇。修司马刁弘帅文武佐吏来赴，裕登城谓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舆返正于寻阳，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枭于大航矣。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弘等信之，收众而退。

裕问无忌曰："今急须一府主簿，何由得之？"无忌曰："无过刘道民。"道民者，东莞刘穆之也。裕曰："吾亦识之。"即驰信召焉。时穆之闻京口欢噪声，晨起，出陌头，属与信会。穆之直视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坏布裳为袴，往见裕。裕曰："始举大义，方造艰难，须一军吏甚急，卿谓谁堪其选？"穆之曰："贵府始建，军吏实须其才，仓猝之际，略当无见逾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济矣。"即于坐署主簿。

孟昶劝桓弘其日出猎，天未明，开门出猎人；昶与刘毅、刘道规帅壮士数十人直入，弘方啖粥，即斩之。因收众济江。裕使毅诛刁弘。

先是，裕遣同谋周安穆入建康报刘迈，迈虽酬许，意甚惶惧。安穆虑事泄，乃驰归。玄以为迈为竟陵太守，迈欲亟之郡。是夜，玄与迈书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迈谓玄已知其谋，晨

起，白之。玄大惊，封迈为重安侯。既而嫌迈不执安穆，使得逃去，乃杀之，悉诛元德、扈兴、厚之等。

众推刘裕为盟，总督徐州事，以孟昶为长史，守京口，檀凭之为司马。彭城人应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刘钟统之。丁巳，裕帅二州之众千七百人，军于竹里，移檄远近，声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于寻阳，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帅部曲保据石头，扬武将军诸葛长尼已据历阳。

玄移还上宫，召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扬州刺史新安王桓谦征讨都督，以殷仲文代桓修为徐、兖二州刺史。谦等请亟遣兵击裕，玄曰："彼兵锐甚，计出万死，若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得，锐气已挫，忽见大军，必惊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谦等固请击之，乃遣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相继北上。玄忧惧特甚。或曰："裕等乌合微弱，势必无成，陛下何虑之深！"玄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担石之储，樗蒲一掷百万，何无忌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南凉王傉檀畏秦之强，乃去年号，罢尚书丞郎官，遣参军关尚使于秦。秦王兴曰："车骑献款称籓，而擅兴兵造大城，岂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先王之制也。车骑僻在遐籓，密迩勍寇，盖为国家重门之防，不图陛下忽以为嫌。"兴善之。傉檀求领凉州，兴不许。

初，袁真杀硃宪，宪弟绰逃奔桓温。温克寿阳，绰辄发真棺，戮其尸。温怒，将杀之，桓冲请而免之。绰事冲如父，冲薨，绰呕血而卒。刘裕克京口，以绰子龄石为建武参军。三月，戊午朔，裕军与吴甫之遇于江乘。将战，龄石言于裕曰："龄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军后。"裕义而许之。甫之，玄骁将也，其兵甚锐。裕手执长刀，大呼以冲之，众皆披靡，即斩甫之，进至罗落桥。皇甫敷帅数千人逆战，宁远将军檀赁之败死。裕进战弥厉，敷围之数重，裕倚大树挺战。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将刺之，裕瞋目叱之，敷辟易。裕党俄至，射敷中额而踣，裕援刀直进。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孙为托。"裕斩之，厚抚其孤。裕以檀凭之所领兵配参军檀祗。祗，凭之之从子也。

玄闻二将死，大惧，召诸道术人推算及为厌胜。问群臣曰：“朕其败乎？”吏部郎曹靖之对曰：“民怨神怒，臣实惧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为怒？”对曰：“晋氏宗庙，飘泊江滨，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谏？”对曰：“辇上君子皆以为尧、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桓谦及游击将军何澹之屯东陵，侍中、后将军卞范之屯覆舟山西，众合二万。

己未，裕军食毕，悉弃其馀粮，进至覆舟山东，使羸弱登山，张旗帜为疑兵，数道并前，布满山谷。玄侦候者还，云“裕军四塞，不知多少。”玄益忧恐，遣武卫将军庾赜之帅精卒副援诸军。谦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斗志。裕与刘毅等分为数队，进突谦陈；裕以身先之，将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时东北风急，因纵火焚之，烟炎慓天，鼓噪之音震动京邑，谦等诸军大溃。

玄时虽遣军拒裕，而走意已决，潜使领军将军殷仲文具舟于石头；闻谦等败，帅亲信数千人，声言赴战，遂将其子昇，兄子浚出南掖门。遇前相国参军胡籓，执马鞚谏曰：“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战，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驱令一战，一旦舍此，欲安之乎！”玄不对，但举策指天，因鞭马而走，西趋石头，与仲文等浮江南走。经日不食，左右进粗饭，玄咽不能下，昇抱其胸而抚之，玄悲不自胜。

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于马上抱方回与仲德对哭。追赠元德给事中，以仲德为中军参军。裕止桓谦故营，遣刘钟据东府。庚申，裕屯石头城，立留台百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造晋新主，纳于太庙。遣诸将追玄，尚书王嘏帅百官奉迎乘舆，诛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宫，收图书、器物，封闭府库；有金饰乐器，裕问熹：“卿得无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将军首建大义，劬劳王家，虽复不肖，实无情于乐。”裕笑曰：“聊以戏卿耳。”熹，焘之弟也。

壬戌，玄司徒王谧与众议推裕领扬州，裕固辞，乃以谧为侍中、领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谧推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刘毅为青州刺史，何无忌为琅邪内史，孟昶为丹阳尹，刘道规为义昌太守。

裕始至建康，诸大处分皆委于刘穆之，仓猝立定，无不允惬。裕遂托以腹心，动止咨焉；穆之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时晋政宽驰，纲

纪不立，豪族陵纵，小民穷蹙，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虽欲厘整，而科条繁密，众莫之从。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裕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不盈旬日，风俗顿改。

初，诸葛长民至豫州，失期，不得发。刁逵执长民，槛车送桓玄。至当利而玄败，送人共破槛出长民，还趣历阳。逵弃城走，为其下所执，斩于石头，子侄无少长皆死，唯赦其季弟给事中骋。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阳，秦王兴以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咏之为豫州刺史，镇历阳，诸葛长民为宣城内史。

初，裕名微位薄，轻狡无行，盛流皆不与相知，惟王谧独奇贵之，谓裕曰："卿当为一代英雄。"裕尝与刁逵樗蒲，不时输直，逵缚之马枊。谧见之，责逵而释之，代之还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谧。

萧方等曰：夫蛟龙潜伏，鱼虾亵之。是以汉高赦雍齿，魏武免梁鹄，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万乘之隙也！今王谧为公，刁逵亡族，醻恩报怨，何其狭哉！

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绥谋袭裕，事泄，族诛，绥弟子慧龙为僧彬所匿，得免。

魏以中土萧条，诏县户不满百者罢之。

丁卯，刘裕迁镇东府。

桓玄至寻阳，郭昶之给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刘毅帅何无忌、刘道规等诸军追之。玄留龙骧将军何澹之、前将军郭铨与郭昶之守湓口。玄于道自作《起居注》，叙讨刘裕事，自谓经略举无遗策，诸军违节度，以致奔败。专覃思著述，不暇与群下议时事。《起居注》既成，宣示远近。

丙戌，刘裕称受帝密诏，以武陵王遵承制总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将军，因大赦，惟桓玄一族不宥。

刘敬宣、高雅之结青州大姓及鲜卑豪帅，谋杀南燕主备德，推司马休之为主。备德以刘轨为司空，甚宠信之。雅之欲邀轨同谋，敬宣曰："刘公衰老，有安齐之志，不可告也。"雅之卒告之，轨不从。谋颇泄，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轨，杀之，追及雅之，又杀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间，闻桓玄败，遂来归，刘裕以敬宣为晋陵太守。

南燕主备德闻桓玄败，命北地王钟等将兵欲取江南，会备德有疾而止。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东宫，内外毕敬；迁除百官称制书，教称令书。以司马休之监荆、益、梁、宁、秦、雍六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

庚寅，桓玄挟帝至江陵，桓石康纳之。玄更署置百官，以卞范之为尚书仆射。自以奔败之后，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罚，众益离怨。殷仲文谏，玄怒曰："今以诸将失律，天文不利，故还都旧楚；而群小纷纷，妄兴异议！方当纠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宽也。"荆、江诸郡闻玄播越，有上表奔问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贺迁新都。

初，王谧为玄佐命元臣，玄之受禅，谧手解帝玺绶；乃玄败，众谓谧宜诛，刘裕特保全之。刘毅尝因朝会，问谧玺绶所在。谧内不自安，逃奔曲阿。裕笺白武陵王，迎还复位。

桓玄兄子歆引氐帅杨秋寇历阳，魏咏之帅诸葛长民、刘敬宣、刘钟共击破之，斩杨秋于练固。

玄使武卫将军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帅数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无忌、刘道规至桑落洲，庚戌，澹之等引舟师逆战。澹之常所乘舫羽仪旗帜甚盛，无忌曰："贼帅必不居此，欲诈我耳，宜亟攻之。"众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无益。"无忌曰："今众寡不敌，战无全胜，澹之既不居此舫，战士必弱，我以劲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则彼势沮而我气倍，因而薄之，破贼必矣。"道规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传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军中惊扰。无忌之众亦以为然，乘胜进攻澹之等，大破之。无忌等克湓口，进据寻阳，遣使奉送宗庙主祏还京师。。加刘裕都督江州诸军事。

桑落之战，胡藩所乘舰为官军所烧，藩全铠入水，潜行三十许步，乃得登岸。时江陵路已绝，乃还豫章。刘裕素闻藩为人忠直，引参领军军事。

桓玄收集荆州兵，曾未三旬，有众二万，楼船、器械甚盛。甲寅，玄复帅诸军挟帝东下，以苻宏领梁州刺史，为前锋；又使散骑常侍徐放先行，说刘裕等曰："若能旋军散甲，当与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

刘裕以诸葛长民都督淮北诸军事，镇山阳；以刘敬宣为江州刺史。

柔然可汗社仑从弟悦代大那谋杀社仑，不克，奔魏。

燕王熙于友腾苑起逍遥宫，连房数百，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 暍死者大半。

西凉世子谭卒。

刘毅、何无忌、刘道规、下邳太守平昌孟怀玉帅众自寻阳西上，五月，癸酉，与桓玄遇于峥嵘洲。毅等兵不满万人，而玄战士数万，众惮之，欲退还寻阳。道规曰：“不可！彼众我寡，强弱异势，今若畏懦不进，必为所乘，虽至寻阳，岂能自固！玄虽窃名雄豪，内实恇怯；加之已经奔败，众无固心。决机两阵，将雄者克，不在众也。”因麾众先进。毅等从之。玄常漾舸于舫侧以备败走，由是众莫有斗心。毅等乘风纵火，尽锐争先，玄众大溃，烧辎重夜遁。郭铨诣毅降。玄故将刘统、冯稚等聚党四百人袭破寻阳城。毅遣建威将军刘怀隶讨平之。怀肃，怀敬之弟也。

玄挟帝单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于巴陵。殷仲文时在玄舰，求出别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奔夏口，遂还建康。

己卯，玄与帝入江陵。冯该劝使更下战，玄不从，欲奔汉中就桓希，而人情乖沮，号令不行。庚辰，夜中，处分欲发，城内已乱，乃与亲近腹心百馀人乘马出城西走。至城门，左右于暗中斫玄，不中，其徒更相杀害，前后交横。玄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范之在侧。

辛巳，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腾之帅文武为侍卫。

玄将之汉中，屯骑校尉毛修之，璩之弟子也，诱玄入蜀，玄从之。宁州刺史毛璠，璩之弟也，卒于官。璩使其兄孙祐之及参军费恬帅数百人，送璠丧归江陵，壬午，遇玄于枚回洲。祐之、恬迎击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万盖等以身蔽玄，皆死。益州督护汉嘉冯迁抽刀，前欲击玄，玄拔头上玉导与之，曰：“汝何人，敢杀天子！”迁曰：“我杀天子之贼耳！”遂斩之，又斩桓石康、桓浚、庾 责之，执桓昇送江陵，斩于市。乘舆返正于江陵，以毛修之为骁骑将军。甲申，大赦，诸以畏逼从逆者一无所问。戊寅，奉神主于太庙。刘毅等传送玄首，枭于大桁。

毅等既战胜，以为大事已定，不急追蹑，又遇风，船未能进，玄死几一旬，诸军犹未至。时桓谦匿于沮中，扬武将军醒振匿于华容浦，

玄故将王稚徽戍巴陵，遣人报振云“桓歆已克京邑，冯稚复克寻阳，刘毅诸军并中路败退。”振大喜，聚党得二百人，袭江陵，桓谦亦聚众应之。闰月，己丑，复陷江陵，杀王康产、王腾之。振见帝于行宫，跃马奋戈，直至阶下，问桓昇所在。闻其已死，瞋目谓帝曰：“臣门户何负国家，而屠灭若是！””琅邪王德文下床谓曰：“此岂我兄弟意邪！”振欲杀帝，谦苦禁之，乃下马，敛容致拜而出。壬辰，振为玄举哀，立丧庭，谥曰武悼皇帝。

癸巳，谦等帅群臣奉玺绶于帝曰：“主上法尧禅舜，今楚祚不终，百姓之心复归于晋矣。”以琅邪王德文领徐州刺史，振为都督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谦复为侍中、卫将军，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心腹也。

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姪齿之。至是，叹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败。若使公在，我为前锋，天下不足定也。今独作此，安归乎？”遂纵意酒色，肆行诛杀。谦劝振引兵下战，己守江陵，振素轻谦，不从其言。

刘毅至巴陵，诛王稚徽。何无忌、刘道规进攻桓谦于马头，桓蔚于龙泉，皆破之。蔚，秘之子也。

无忌欲乘胜直趣江陵，道规曰：“兵法屈申有时，不可苟进。诸桓世居西楚，群下皆为竭力；振勇冠三军，难与争锋。且可息兵养锐，徐以计策縻之，不忧不克。”无忌不从。振逆战于灵溪，冯该以兵会之，无忌等大败，死者千馀人。退还寻阳，与刘毅等上笺请罪。刘容以毅节度诸军，免其青州刺史。桓振以桓蔚为雍州刺史，镇襄阳。

柳约之、罗述、甄季之闻桓玄死，自白帝进军，至枝江，闻何无忌等败于灵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约之诣桓振伪降，欲谋袭振，事泄，振杀之。约之司马时延祖、涪陵太守文处茂收其馀众，保涪陵。

六月，毛璩遣将攻汉中，斩桓希，璩自领梁州。

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

燕苻昭仪有疾，龙城人王荣自言能疗之。昭仪卒，燕王熙立荣于公车门，支解而焚之。

八月，癸酉，葬穆章皇后于永平陵。

魏置六谒官，准古六卿。

九月，刁骋谋反，伏诛，刁氏遂亡。刁氏素富，奴客纵横，专固山泽，为京口之患。刘裕散其资蓄，令民称力而取之，弥日不尽。时州郡饥弊，民赖之以济。

乞伏乾归及杨盛战于竹岭，为盛所败。

西凉公暠立子歆为世子。

魏主珪临昭阳殿改补百官，引朝臣文武，亲加铨择，随才授任。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伯封小县。其品第一至第四，旧臣有功无爵者追封之，宗室疏远及异姓袭封者降爵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造士才能秀异、武官堪为将帅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阙，则取于其中以补之。其官名多不用汉、魏之旧，仿上古龙官、鸟官，谓诸曹之使为凫鸭，取其飞之迅疾也；谓候官伺察者为白鹭，取其延颈远望也；馀皆类此。

卢循寇南海，攻番禺。广州刺史濮阳吴隐之拒守百馀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袭城而陷之，烧府舍、民室俱尽，执吴隐之。循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事。聚烧骨为共冢，葬于洲上，得髑髅三万馀枚。又使徐道覆攻始兴，执始兴相阮腆之。

刘容领青州刺史。刘敬宣在寻阳，聚粮缮船，未尝无备，故何无忌等虽败退，赖以复振。桓玄兄子亮自称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击破之。

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复自寻阳西上，至夏口。桓振遣镇东将军冯该守东岸，扬武将军孟山图据鲁山城，辅国将军桓仙客守偃月垒，众合万人，水陆相援。毅攻鲁山城，道规攻偃月垒，无忌遏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溃，生禽山图、仙客，该走石城。

辛巳，魏大赦，改元天赐。筑西宫。十一月，魏主珪如西宫，命宗室置宗师，八国置大师、小师，州郡亦各置师，以辨宗党，举才行，如魏、晋中正之职。

燕王熙与苻后游畋，北登白鹿山，东逾青岭，南临沧海而还，士卒为虎狼所杀及冻死者五千馀人。

十二月，刘毅等进克巴陵。毅号令严整，所过百姓安悦。刘裕复以毅为兖州刺史。桓振以桓放之为益州刺史，屯西陵；文处茂击破之，

放之走还江陵。

高句丽侵燕。

戊辰，魏主珪如豺山宫。

是岁，晋民避乱，襁负之淮北者道路相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四卷

晋纪三十六 安皇帝己义熙元年（乙巳、405）

晋纪三十六 晋安帝义熙元年（乙巳，公元405年）

[1]春，正月，南阳太守扶风鲁宗之起兵袭襄阳，桓蔚走江陵。已丑，刘毅等诸军至马头。桓振挟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许。辛卯，宗之击破振将温楷于柞溪，进屯纪南。振留桓谦、冯该守江陵，引兵与宗之战，大破之。刘毅等击破冯该于豫章口，桓谦弃城走。毅等入江陵，执卞范之等，斩之。桓振还，望见火起，知城已陷，其众皆溃，振逃于川。

[1]春季，正月，东晋南阳太守扶风人鲁宗之，发动军队袭击襄阳，桓蔚失败后逃往江陵。己丑（初七），刘毅等人的几支军队抵达马头。桓振挟持着安帝出兵屯据在江津，派遣使节请求割据江、荆两个州，以送回安帝作为交换条件。刘毅等人没有答应。辛卯（初九），鲁宗之在柞溪将桓振的部将温楷击败，进军屯扎在纪南。桓振留下桓谦、冯该镇守江陵，率领部队与鲁宗之展开决战，并打败了他。刘毅等人又在豫章口把冯该打败，桓谦放弃守城，逃跑。刘毅等人的部队进入江陵，抓住卞范之等人，全部杀掉。桓振回师，望见城中大火四起，知道江陵已经被攻陷，他所带的军队全部溃散，桓振逃到川。

乙未，诏大处分悉委冠军将军刘毅。

乙未（十三日），安帝下诏说，把国家的重大事件的处理权，全部交给冠军将军刘毅。

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冲忠于王室，特宥其孙胤。以鲁宗之为雍州刺史，毛璩为征西将军、都督益·梁·秦·凉·宁五州诸军事，璩弟瑾为梁、秦二州刺史，瑗为宁州刺史。刘怀肃追斩冯该於石城，桓谦、桓怡、桓蔚、桓谧、何澹之、温楷皆奔秦。怡，弘之弟也。

戊戌（十六日），下令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义熙，只有桓氏家族的成员不加原宥。因为桓冲一心忠于王室司马家族，特别赦免了他的孙子桓胤。任命鲁宗之为雍州刺史，任命毛璩为征西将军及都督益、

梁、秦、凉、宁五州诸军事，任命毛璩的弟弟毛瑾为梁、秦二州的刺史，毛瑗为宁州刺史。刘怀肃在石城追上冯该并把他杀了。桓谦、桓怡、桓蔚、桓谧、何澹之、温楷等人都逃奔后秦。桓怡是桓弘的弟弟。

[2]燕王熙伐高句丽。戊申，攻辽东；城且陷，熙命将士："毋得先登，俟平其城，朕与皇后乘辇而入。"由是城中得严备，不克而还。

[2]后燕王慕容熙征伐高句丽。戊申（二十六日），进攻辽东。在将要攻下城墙的时候，慕容熙命令手下的将士说："不得抢先登城，等到把城墙铲成平地的时候，我跟皇后坐在车上一同进城。"因此，城中得到喘息的机会，加强了防备，于是他们没法攻破，只好回去了。

秦王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又命罗什翻译西域《经》、《论》三百余卷，大营塔寺，沙门坐禅者常以千数。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后秦王姚兴任命鸠摩罗什为国师，像侍奉神灵那样尊重他，亲自率领大臣们以及一些僧人听鸠摩罗什讲授佛经，又命令鸠摩罗什翻译从西域传来的佛家"经"、"论"共三百多卷，并大量营造佛塔、寺院等建筑，在那里坐禅修行的僧人常常有千人之多。朝廷公、卿以下的官员也都信奉佛教，于是，地方上也都受这种风气的熏，信佛的人在十家当中往往有九家。

[3]乞伏乾归击吐谷浑大孩，大破之，俘万余口而还；大孩走死胡园。视罴世子树洛干帅其余众数千家奔莫何川，自称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树洛干轻摇薄赋，信赏必罚，吐谷浑复兴，沙、诸戎皆附之。

[3]后秦归义侯乞伏乾归进攻吐谷浑可汗大孩，并把他打得大败，俘获了一万多人后回师。大孩逃往胡园，死在那里。前任可汗视罴的嫡长子树洛干率领剩下的部众几千家逃奔莫何川，自己号称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树洛干减轻徭役和赋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所以吐谷浑很快便复兴起来。沙州、川一带的那些戎族部落都归附了他们。

[4]西凉公自称大将军、大都督、领秦·凉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黄始梁兴间行奉表诣建康。

[4]西凉公李自己号称大将军、大都督并兼秦、凉二州牧，下令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初，派遣舍人黄始、梁兴携带奏章，抄小路去建康诣见东晋朝廷。

[5]二月，丁巳，留台备法驾迎帝于江陵，刘毅、刘道规留屯夏口，何无忌奉帝东还。

[5]二月，丁巳（初五），东晋留台准备皇帝专用的车驾仪仗，去江陵迎接安帝，刘毅、刘道规留在夏口驻扎，何无忌陪同护卫安帝东下还都。

[6]初，毛璩闻桓振陷江陵，帅众三万顺流东下，将讨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参军巴西谯纵、侯晖出涪水。蜀人不乐远征，晖至五城水口，与巴西阳昧谋作乱。纵为人和谨，蜀人爱之，晖、昧共逼纵为主。纵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纵登舆。纵又投地，叩头固辞，晖缚纵于舆。还，袭毛瑾於涪城，杀之，推纵为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闻变，奔还成都，遣参军王琼将兵讨之，为纵弟明子所败，死者什八九。益州营户李腾开城纳纵兵，杀璩及弟瑗，灭其家。称成都王，以从弟洪为益州刺史，以明子为巴州刺史，屯白帝。于是蜀大乱，汉中空虚，氐王杨盛遣其兄子平南将军抚据之。

[6]当初，毛璩听说桓振攻陷了江陵，便率领三万人的部队顺长江向东进发，准备讨伐他，派遣他的弟弟西夷校尉毛瑾、蜀郡太守毛瑗从外水出发，参军巴西人谯纵、侯晖从涪水出发。蜀地的人不喜欢到远方征战，侯晖到了五城水口，与巴西人阳昧谋划发动叛乱。谯纵为人谦和谨慎，蜀地的人都很拥戴他，侯晖、阳昧一起逼迫谯纵为盟主。谯纵严辞拒绝，纵身投江，被叛军救了上来。他们又用兵刃逼迫谯纵登上车轿，谯纵又扑倒在地，向大家磕头，坚决拒绝，侯晖把谯纵绑在车上，回军，在涪城袭击毛瑾，并把他杀了，拥推谯纵为凉、秦二州刺史。毛璩来到略城，听说军中发生叛乱，飞马回成都，派遣参军王琼带兵前去讨伐，被谯纵的弟弟谯明子打败，被杀死者十有八九。益州营户李腾打开城门迎入谯纵的军队，杀了毛璩和他的弟弟毛瑗，屠灭了他们全家。谯纵号称成都王，任命堂弟谯洪为益州刺史，任命谯明子为巴州刺史，驻守白帝。从此，蜀地局势大乱，汉中的实力也十分空虚。氐王杨盛派遣他的侄儿平南将军杨抚占据了那里。

[7]癸亥，魏主还自豺山，罢尚书三十六曹。

[7]癸亥（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从豺山回京，撤销了尚书三十六曹等官署。

[8]三月，桓振自郧城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战败，奔襄阳，振自称荆州刺史。建威针军刘怀肃自云杜引兵驰赴，与振战于沙桥；刘毅遣广武将军唐兴助之，临陈斩振，复取江陵。

[8]三月，桓振自郧城发兵袭击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迎战，大败，逃奔襄阳，桓振自称为荆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怀肃从云杜带兵迅速赶到，在沙桥与桓振展开决战。刘毅派遣广武将军唐兴前来助战，就在战场上将桓振杀死，重新夺回江陵。

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诣阙请罪，诏令复职。

甲午（十三日），安帝抵达建康。乙未（十四日），文武百官前往宫门拜见请罪。安帝下诏命令他们恢复职务。

尚书殷仲文以朝廷音乐未备，言于刘裕，请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给，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

尚书殷仲文因为朝廷音乐设施不完备，告之刘裕，请求重建。刘裕说：“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件事，而且我也不懂它的道理。”殷仲文说：“如果你喜欢它，那就自然懂了。”刘裕说：“正因为懂了就会喜爱，所以我才不去学习它。”

庚子，以琅邪王德文为大司马，武陵王遵为太保，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刘毅为左将军，何无忌为右将军、督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刘道规为辅国将军、督淮北诸军事、并州刺史，魏咏之为征虏将军、吴国内史。裕固让不受；加录尚书事，又不受，屡请归藩。诏百官敦劝，帝亲幸其第；裕惶惧，复诣阙陈请，乃听归藩。以魏咏之为荆州刺史，代司马休之。

庚子（十九日），任命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大司马，武陵王司马遵为太保，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原任的徐、青二州刺史仍然兼任，刘毅为左将军，何无忌为右将军、督豫州和扬州五郡诸军事、豫州刺史。刘道规为辅国将军、督淮北诸军事、并州刺史，

魏咏之为征虏将军、吴国内史。刘裕坚决辞让，不接受这些官职。安帝加封他为录尚书事，他还是不接受，几次请求仍回到他的属地去。安帝命令文武百官一起敦促、规劝，安帝也亲自驾临到他的宅第。刘裕惶恐害怕，再次前往宫门去拜见，陈述理由，最后，安帝终于准许他回属地去了。安帝又任命魏咏之为荆州刺史，代替司马休之。

初，刘毅尝为刘敬宣宁朔参军，时人或以雄杰许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调度，岂得便谓此君为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宽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当以陵上取祸耳。"毅闻而恨之。及敬宣为江州，辞以无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裕不许。毅使人言於裕曰："刘敬宣不豫建义。猛将劳臣，方须叙报，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后。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为员外常侍耳。闻已授郡，实为过优；寻复为江州，尤用骇惋。"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职，乃召还为宣城内史。

当初，刘毅曾经做过刘敬宣的宁朔参军，当时有的人认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刘敬宣说："非常的人才自有胸怀和水平，何以见得他就是人中豪杰呢？此人的性格，外表宽厚，但心胸狭窄，自视很高，总想在别人之上，如果一旦掌握大权，也一定会因为犯上而招到祸患。"刘毅听说之后，心中对刘敬宣十分怀恨。到了朝廷任命刘敬宣为江州刺史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无功，诚恳辞让，不应该在刘毅等人之前接受任命。刘裕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刘毅这时派人去对刘裕说："刘敬宣并没有参与勤王讨逆的义举。现在，平乱中的勇猛之将、劳顿之臣才要论功行赏，像刘敬宣那样的官员，应该让他们靠后一些。如果你不忘记过去的情谊，不妨给他一个员外常侍之类的官做，就可以了。现在听说已经授给他郡守的官职，实在已经是太过于优厚了。不久又再次把江州交给他管辖，尤其让人惊骇惋惜。"刘敬宣越加感到心中不安，自己上表请求解去职务，于是，朝廷把他召回做宣城内史。

[9]夏，四月，刘裕旋镇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诸军事，加领兖州刺史。

[9]夏季，四月，刘裕回到京口镇守。朝廷改任他为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诸军事，兼任兖州刺史。

[10]卢循遣使贡献。时朝廷新定，未暇征讨；壬申，以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循遗刘裕益智粽，裕报以续命汤。

[10]卢循派遣使节前来建康进贡。这时，东晋朝廷刚刚稳定下来，没有时间前去征讨。壬申（二十一日），朝廷任命卢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卢循赠送给刘裕益智粽，刘裕回赠给他续命汤。

循以前琅邪内史王诞为平南长史。诞说循曰："诞本非戎旅，在此无用；素为刘镇军所厚，若得北归，必蒙寄任，公私际会，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刘裕与循书、令遣吴隐之还，循不从。诞复说循曰："将军今留吴公，公私非计。孙伯符岂不欲留华子鱼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于是循遣隐之与诞俱还。

卢循任命前琅邪内史王诞为平南长史。王诞游说卢循道："王诞我本来不是军旅出身，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处。我一向被刘镇军厚爱，如果能够回到北方去的话，一定会得到他的委派重用，这样，不管是为公为私，遇到机会，我一定要报答您的厚恩。"卢循认为他说得很对。这时刘裕写给卢循一封信，让他派吴隐之回去，卢循没有听从。王诞又对卢循说："将军这次扣留吴公，对公对私都不是好计策。孙策岂能不想扣留华歆？只是因为一个地方容不下两个君长罢了。"于是，卢循派吴隐之与王诞一起回去了。

[11]初，南燕主备德仕秦为张掖太守，其兄纳与母公孙氏居于张掖。备德之从秦王坚寇淮南也，留金刀与其母别。备德与燕王垂举兵于山东，张掖太守苻昌收纳及备德诸子，皆诛之，公孙氏以老获免，纳妻段氏方娠，未决。狱掾呼延平，备德之故吏也，窃以公孙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岁而公孙氏病，临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东归，当以此刀还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凉。及吕隆降秦，超随凉州民徙长安。平卒，段氏为超娶其女为妇。

[11]当初，南燕国主慕容备德在前秦担任张掖太守。他的哥哥慕容纳与母亲公孙氏居住在张掖。后来，慕容备德跟随秦王苻坚进犯淮南，留下一把金刀向母亲告别。慕容备德与燕王慕容垂在崤山之东起兵反叛，张掖太守苻昌便抓获慕容纳以及慕容备德的几个儿子，都杀掉了。他的母亲公孙氏因为年老而得到赦免，慕容纳的妻子段氏正在怀孕，也没有被马上处死。监狱看守呼延平，是原来慕容备德的老部下，暗地里把在押的公孙氏和段氏放跑，带她们逃到羌中去了。段氏生下儿子慕容超。孩子十岁的时候，公孙氏得了重病，临死的时候，把金刀交给慕容超说："你将来如果有机会回到东方去的话，你应当把

这把刀还给你的叔叔。”呼延平又带着慕容超母子二人投奔后凉国。到了吕隆投降后秦之后，慕容超又随着凉州的百姓一起被迁到长安。呼延平死后，段氏为慕容超娶了呼延平的女儿做媳妇。

超恐为秦人所录，乃阳狂行乞；秦人贱之，惟东平公绍见而异之，言于秦王兴曰：“慕容超姿干伟，殆非真狂，愿微加官爵以縻之。”兴召见，与语，超故为谬对，或问而不答。兴谓绍曰：“谚云‘妍皮不裹痴骨’，徒妄语耳。”乃罢遣之。

慕容超担心自己被后秦扣押，于是表面上假装疯癫，到处乞食为生。后秦国的人都觉得他很贱，歧视他，只有东平公姚绍看见他后，认为他很奇异特殊，对后秦王姚兴说道：“慕容超身材魁梧，举措轩昂，恐怕不是真疯，希望您能稍稍给他一个小官当，把他拴住。”姚兴召见慕容超，与他说话，慕容超故意往错处回答。姚兴对姚绍说：“谚语说得好，‘好皮不包蠢骨头’，他只不过是胡说八道罢了。”于是把他放了出去。

备德闻纳有遗腹子在秦，遣济阴人吴辩往视之，辩因乡人宗正谦卖卜在长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潜与谦变姓名逃归南燕。行至梁父，镇南长史悦寿以告兖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汉有卜者诈称卫太子，今安知非此类也！”不礼之。超由是与法有隙。

慕容备德听说慕容纳有一个遗腹子还在后秦，便派遣济阴人吴辩去那里查访。吴辩因为同乡人宗正谦在长安依靠占卜算卦为生，便通过他与慕容超取得了联系。慕容超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和妻子，只有暗地里与宗正谦改名换姓逃回到南燕。他们走到梁父的时候，镇南长史悦寿把消息告诉给兖州刺史慕容法。慕容法说：“过去在汉代的时候有个卜卦的人谎称自己是卫太子，现在怎么知道此人不是这类的骗子呢？”因此对慕容超不甚恭敬，慕容超从此与慕容法产生隔阂。

备德闻超至，大喜，遣骑三百迎之。超至广固，以金刀献于备德；备德恸哭，悲不自胜。封超为北海王，拜侍中、骠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开府，妙选时贤，为之僚佐。备德无子，欲以超为嗣。超入则侍奉尽欢，出则倾身下士，由是内外誉望翕然归之。

慕容备德听说慕容超已经到来，非常高兴，派遣三百名骑兵前来迎接。慕容超抵达广固，把那把金刀献给慕容备德，慕容备德失声恸哭，悲痛不能自已。册封慕容超为北海王，任命他为侍中、骠骑大将

军、司隶校尉、开府，并精心遴选一时的贤俊、英杰，作为他的僚属辅佐他。慕容备德没有儿子，打算让慕容超做自己的后嗣，将来继承王位。慕容超入宫陪同侍奉叔父，就可以使叔父尽情欢快，出宫办事也能礼贤下士、谦诚待人。从此，朝廷内外美誉声望全部归于慕容超。

[12]五月，桂阳太守章武王秀及益州刺史司马轨之谋反，伏诛。秀妻，桓振之妹也，故自疑而反。

[12]五月，东晋桂阳太守、章武王司马秀和益州刺史司马轨之阴谋反叛，被杀。司马秀的妻子是桓振的妹妹，所以他自己疑心受到牵连，索性反叛。

[13]桓玄余党桓亮、苻宏等拥众寇乱郡县者以十数，刘毅、刘道规、檀祇等分兵讨灭之，荆、湘、江、豫皆平。诏以毅为都督淮南等五郡军事、豫州刺史，何无忌为都督江东五郡军事、会稽内史。

[13]桓玄的余党桓亮、苻宏等人，裹胁着百姓，几十次侵扰为祸地方郡县，刘毅、刘道规、檀祇等人分别带兵将他们剿灭，荆、湘、江、豫等几个地方的局势全部得到平安。朝廷下诏，任命刘毅为都督淮南等五郡军事、豫州刺史，任命何无忌为都督江东五郡军事、会稽内史。

[14]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引魏为援，清河、阳平二郡太守孙全聚众应之。六月，魏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将斛斯兰寇徐州，围彭城。刘裕遣其弟南彭城内史道怜、东海太守孟龙符将兵救之，斩该及全，魏兵败走。龙符，怀玉之弟也。

[14]东晋北青州刺史刘该叛变，勾结北魏为外援，清河、阳平两个郡的太守孙全拉起队伍响应他。六月，北魏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将斛斯兰进犯徐州，围攻彭城。刘裕派遣他的弟弟南彭城内史刘道怜、东海太守孟龙符带兵前去救援，斩杀了刘该和孙全，北魏军失败而退走。孟龙符是孟怀玉的弟弟。

[15]秦陇西公硕德伐仇池，屡破杨盛兵；将军敛俱攻汉中，拔成固，徙流民三千余家于关中。秋，七月，杨盛请降于秦。秦以盛为都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

[15]后秦陇西公姚硕德，征伐仇池，多次打败杨盛的部队。将军敛俱进攻汉中，攻克成固，把三千多家流民迁徙到关中。秋季，七月，

杨盛向后秦请求投降。后秦任命杨盛为都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

[16]刘裕遣使求和于秦，且求南乡等诸郡，秦王兴许之。君臣咸以为不可，兴曰："天下之善一也。刘裕拔起细微，能诛讨桓玄，兴复晋室，内厘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数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于晋。

[16]刘裕派遣使节向后秦求和，并要求归还南乡等几个郡，后秦王姚兴答应了他。姚兴的大臣们都觉得这样不行，姚兴说："天底下的善行都是一样的。刘裕从社会底层最卑贱的地位上发展起来，能够诛杀桓玄，重新振兴晋室，对内整顿日常政务，对外核查勘定封地疆土，我怎么能为了珍惜几个郡，便因此不成全他的好事呢？"于是割让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个郡，归还给东晋。

八月，燕辽西太守邵颜有罪，亡命为盗；九月，中常侍郭仲讨斩之。

八月，后燕辽西太守邵颜犯罪，出外逃命当了盗贼。九月，中常侍郭仲出兵征讨并把他杀了。

[17]汝水竭，南燕主备德恶之，俄而寝疾；北海王超请祷之，备德曰："人主之命，短长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请，不许。

[17]汝水枯竭，南燕国主慕容备德为此十分焦虑，不久便得病，卧床不起。北海王慕容超请求为此祷告，慕容备德说："作为人主，他的寿命长短，全由上天决定，不是汝水所能制约得了的。"慕容超一再请求，慕容备德只是不允许。

戊午，备德引见群臣于东阳殿，议立超为太子。俄而地震，百官惊恐，备德亦不自安，还宫。是夜，疾笃，瞑不能言。段后大呼曰："今召中书作诏立超，可乎？"备德开目颔之。乃立超为皇太子，大赦。备德寻卒。为十馀棺，夜，分出四门，潜出谷。

戊午（十月初一），慕容备德在东阳殿召见群臣，商议册立慕容超为太子。不巧突然间发生地震，文武百官非常惊恐，慕容备德心里也非常不安，于是回宫。这天夜里，他的病情加重，眼睛紧闭，不能说话。段后大声对他说："现在召中书官进宫写诏书，立慕容超为太子，可以吗？"慕容备德睁开眼睛点了点头。于是，册立慕容超为皇太子，下令大赦。慕容备德很快便去世了。他们制作了十几个相同的棺材，

在夜间，分别抬着从四个城门出去，埋在不同的地方，暗地里却把真的棺木秘密葬在山谷之中。

己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为皇太后，以北地王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慕容法为征南大将军、都督徐·兖·扬·南兖四州诸军事，加慕容镇开府仪同三司，以尚书令封孚为太尉，鞠仲为司空，封嵩为尚书左仆射。癸亥，虚葬备德于东阳陵，谥曰献武皇帝，庙号世宗。

己未（十月十一日），慕容超登上皇帝位，下令大郝，改年号为太上。尊奉段后为皇太后。任命北地王慕容钟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慕容法为征南大将军并都督徐、兖、扬、南兖四州诸军事，加封慕容镇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尚书令封孚为太尉，鞠仲为司空，封嵩为尚书左仆射。癸亥（十月十五日），表面上把没有慕容备德尸体的空棺葬在东阳陵，并把他追谥为献武皇帝，庙号世宗。

超引所亲公孙五楼为腹心。备德故大臣北地王钟、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补外职。超以钟为青州牧，宏为徐州刺史。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领屯骑校尉，内参政事。封孚谏曰：“臣闻亲不处外，羁不处内。钟，国之宗臣，社稷所赖；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应参翼百揆，不宜远镇外方。今钟等出藩，五楼内辅，臣窃未安。”超不从。钟、宏心皆不平，相谓曰：“黄犬之皮，恐终补狐裘也。”五楼闻而恨之。

慕容超把他过去的亲信公孙五楼当做心腹。慕容备德原来的大臣北地王慕容钟、段宏等都在心里感到不安，请求去外地任职。慕容超任命慕容钟为青州牧，任命段宏为徐州刺史。又任命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领屯骑校尉，参与处理国家政事。封孚劝阻说：“臣下我听说，亲人不能排斥到外地，客人却不能让进内室。慕容钟是国家的皇族重臣，政权的倚靠；段宏，在外戚中极负盛名，百姓也都十分景仰。正应该让他们协助并带动文武百官，辅佐陛下，而不应该让他们到很远的外地去镇守。现在，慕容钟等出外守边，公孙五楼却在朝中辅佐，臣下我内心里觉得是不妥的。”慕容超拒不听从。慕容钟、段宏心中都感到愤愤不平，相对着说：“黄狗的皮毛，恐怕终将要补狐皮衣服了。”公孙五楼听说这话之后，怀恨在心。

[18]魏咏之卒，江陵令罗谋举兵袭江陵，奉王慧龙为主。刘裕以并州刺史刘道规为都督荆·宁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不果发，奉慧龙奔秦。

[18]东晋魏咏之去世，江陵令罗阴谋发动兵变袭击江陵，拥奉王慧龙为盟主。刘裕任命并州刺史刘道规为都督荆、宁等六州诸军事及荆州刺史。罗来不及发动叛乱，只好随同王慧龙逃往后秦。

[19]乞伏乾归伐仇池，为杨盛所败。

[19]后秦归义侯乞伏乾归征伐仇池，被杨盛打败。

西凉公与长史张谋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逊；以张体顺为建康太守，镇乐涫，以宋繇为敦煌护军，与其子敦煌太守让镇敦煌，遂迁于酒泉。

西凉公李与长史张商议，把都城迁往酒泉，用来对北凉国沮渠蒙逊施加威胁与压力，于是任命张体顺为建康太守，镇守乐涫，任命宋繇为敦煌护军，和他的儿子敦煌太守宋让一起镇守敦煌，于是把都城迁到酒泉。

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忆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雠，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

李写下一首手谕，告诫他的几个儿子，认为："从事政务的人应当对奖赏或惩罚非常谨慎，万万不能任凭自己的爱憎，随意而为，接近忠直正派的人，疏远奸佞阿谀的小人，不让自己左右亲近的人暗地里操纵权力，作威作福。别人毁谤或者赞誉你的时候，应当仔细斟酌辩别是真是假。听取讼诉，判定案情，一定要和颜悦色地按规章情理仔细处置，千万不要事先推测对方心怀奸诈，主观臆断，轻易地发脾气。要尽量争取多听别人的意见，不要自己独断专行。我主持政事五年来，虽然不能说使百姓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安抚，但是，我尽量地宽容别人的错误，掩饰别人的缺点，所以才使早上还是对手、仇人的人，到晚上便可能成为知心朋友。大体上，没有什么对不起那些新知旧友的地方，因为我处事公平，胸怀坦荡，没有偏差，一点儿也不许

因私意有所变更。这样做，从眼前的利益来考虑，好像是要受到些损失，但是时间一久，才能看出好处来，也只有这样，在前人的面前，我才可说是无愧的。”

[20]十二月，燕王熙袭契丹。

[20]十二月，后燕王慕容熙进攻契丹。

二年（丙午、406）

二年（丙午、公元406年）

[1]春，正月，甲申，魏主如豺山宫。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县置三令长；刺史、令长各之州县。太守虽置而未临民、功臣为州者皆征还京师，以爵归第。

[1]春季，正月，甲申（初八），北魏国主拓跋来到豺山宫。并下令，每个州设置三个刺史，每个郡设置三个太守，每个县设置三个令长。其中，刺史、令长等各去到所在州县上任，太守虽然设置了却并不上任，有功之臣管辖州所的，都被征召回京师，保持原有的爵位，回家。

[2]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击谯明子于白帝，破之。

[2]东晋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在白帝进攻西蜀政权的谯明子，将他打败。

[3]燕王熙至陉北，畏契丹之众，欲还，苻后不听；戊申，遂弃辎重，轻兵袭高句丽。

[3]后燕王慕容熙抵达陉北，因为害怕契丹部落人多，打算回去，但苻皇后却不听从。戊申（二月初二），慕容熙只好放弃笨重的军用物资，用轻装部队袭击高句丽。

[4]南燕王超猜虐日甚，政出权幸，盘于游，封孚、韩𧾷谏不听。超尝临轩问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对曰：“桀、纣。”超惭怒，孚徐步而出，不为改容。鞠仲谓孚曰：“与天子言，何得如是！宜还谢。”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谢。超以其时望，优容之。

[4]南燕国主慕容超的猜忌、暴虐一天比一天厉害，政令完全由受他宠幸的掌权者颁发，自己则沉迷于游牧打猎，封孚、韩多次规劝，他也不听。慕容超曾有一次在金殿之上问封孚道：“朕可以和前代的

哪位君主相比？”封孚回答说：“桀、纣。”慕容超既惭愧又气愤，封孚则缓缓地从容走出，神 色不改。鞠仲对封孚说：“与天子说话，怎么能够这样呢？你应该回去谢罪。”封孚说：“我现在已经年过七十，只求死得其所罢了！”竟然不去请罪。慕容超因为他在当时声望很高，所以特别地宽容了他。

[5]桓玄之乱，河间王昙之子国、叔奔南燕，二月，甲戌，国等攻陷弋阳。

[5]东晋桓玄叛乱时，河间王司马昙之的儿子司马国、司马叔逃奔南燕。二月，甲戌（二十八日），司马国等人攻陷弋阳。

[6]燕军行三千余里，士马疲冻，死者属路，攻高句丽木底城，不克而还。夕阳公云伤于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

[6]后燕军走了三千多里，兵士和马匹因疲惫寒冷，一路不断有死掉的。他们进攻高句丽木底城，没有攻克，只好回去。夕阳公慕容云被箭射伤，加上又害怕后燕王慕容熙的凶残暴虐，于是以有病为借口，辞官回家。

[7]三月，庚子，魏主还平城；夏，四月，庚申，复如豺山宫；甲午，还平城。

[7]三月，庚子（二十五日），北魏国主拓跋回到平城。夏委，四月，庚申（十五日），再一次来到豺山宫。甲子（十九日），又回到平城。

[8]柔然社仑侵魏边。

[8]柔然可汗郁久闾社仑，侵犯北魏边境。

[9]五月，燕主宝之子博陵公虔、上党公昭，皆以嫌疑赐死。

[9]五月，后燕国主慕容宝的儿子博陵公慕容虔、上党公慕容昭，都因为嫌疑而被逼自杀。

[10]六月，秦陇西公硕德自上入朝，秦王兴为之大郝；及归，送之至雍，乃还。兴事晋公绪及硕德皆如家人礼，车马、服玩，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国家大政，皆咨而后行。

[10]六月，后秦陇西公姚硕德从上来到都城朝见。后秦国主姚兴为此下令实行大赦。等他回去的时候，姚兴又把他送到雍城，才回来。姚兴对待晋公姚绪和姚硕德，都用家里亲人的礼节，车马、衣服、珍

玩等也都先送给两位叔父，然后自己才留用差一点的。国家的大政方针，都事先请示他们之后再决定。

[11]秃发檀伐沮渠蒙逊，蒙逊婴城固守。檀至赤泉而还，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口于秦。秦王兴以为忠，以檀为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镇姑臧，征王尚还长安。凉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诣长安请留尚，兴弗许。威见兴，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兹五年，土宇僻远，威灵不接，士民尝胆血，共守孤城；仰持陛下圣德，俯杖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柰何乃以臣等贸马三千匹、羊三万口；贱人贵畜，无乃不可！若军国须马，直烦尚书一符，臣州三千余户，各输一马，朝下夕办，何难之有！昔汉武倾天下之资力，开拓河西，以断匈奴右臂。今陛下无故弃五郡之地忠良华族，以资暴虏，岂惟臣州士民附於涂炭，恐方为圣朝食之忧。”兴悔之，使西平人车普驰止王尚，又遣使谕檀。会檀已帅步骑三万军于五涧，普先以状告之；檀遽逼遣王尚；尚出自清阳门，檀入自凉风门。
[11]南凉景王秃发檀讨伐北凉沮渠蒙逊，沮渠蒙逊环城坚守。秃发檀抵达赤泉之后便回去了，把三千匹马、三万只羊献给后秦。后秦王姚兴认为他很忠诚，任命秃发檀为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镇守姑臧。征调王尚回长安。凉州人申屠英等派遣主簿胡威前往长安拜见后秦王，请求让王尚留任，姚兴没有答应。胡威见到姚兴，流着眼泪说：“我们凉州，遵照陛下的教化，至今已有五年，土地偏僻遥远，朝廷的威力命令，很难到达我们那里。官吏百姓卧薪尝胆，自抚伤口血渍，一起同心协力守卫孤城。仰仗陛下的恩德贤明，又幸亏有一个好的州牧施行仁政，才得以自我保全，维持到今天。陛下怎么能够用我们这些人换来三千匹马、三万只羊呢？轻贱人而珍视牧畜，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如果说国家军队需要马匹，只要尚书下一道公文就是了，我们凉州三千多户百姓，每户捐献一匹马，早晨下令，傍晚便办完了，又有什么困难的呢！过去汉武帝用尽天下所有的财力，开辟河西的疆土，从此斩断了匈奴的右臂。现在陛下无缘无故地放弃了五郡土地上忠良的高华之族，用来资助残暴的敌虏，这哪里只是我们一州的官民坠陷于生灵涂炭的深渊，恐怕这也正是我们国家将来的忧患。”姚兴对此非常后悔，派遣西平人车普飞马前去阻止王尚，又派使节通知秃发檀。正赶上秃发檀已经率步、骑兵三万人驻

扎在五涧，车普先把诏令的内容告诉给了他。秃发檀于是马上催促王尚回去。王尚从清阳门出城，秃发檀便入凉风门进了城。

别驾宗敞送尚还长安，檀谓敞曰："吾得凉州三千余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舍我去乎！"敞曰："今送旧君，所以忠于殿下也。"檀曰："吾新牧贵州，怀远安迩之略如何？"敞曰："凉土虽弊，形胜之地。殿下惠抚其民，收其贤俊以建世功名，其何求不获！"因荐本州文武名士十馀人；檀嘉纳入。王尚至长安，兴以为尚书。

别驾宗敞护送王尚回长安，秃发檀告诉宗敞说："我得到凉州三千多家居民，但是感情所瞩望寄托的，却只有你一个，你为什么舍去我而走呢？"宗敞说："现在我护送我旧日的上司，也就是对您的忠诚呵。"秃发檀说："我刚刚执掌你们凉州的权力，你以为应该采取哪种怀柔远方、安抚近土的策略？"宗敞说："凉州的土地虽然贫瘠，但是却是地形非常重要的地方。殿下您好好地安抚黎民百姓，收纳这里的贤明俊杰之士，用他们建立功名，有什么目标不能达到呢？"随后，他又推荐本州的文武有名之士十多个人给秃发檀，秃发檀非常高兴地一一任用了他们。王尚回到长安，姚兴任命他为尚书。

檀燕群臣於宣德堂，仰视叹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卫曰："昔张文王始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顺者可以久处。"檀善之。

秃发檀在宣德堂设宴，宴请大臣们，仰头看着这座建筑，叹息说："古人说得说，'盖房的人，自己不住；住房的人，自己不盖'，太对了。"武威人孟说："从前，张文王开始建筑这座大堂，到今天已将近一百年了，经历的主人也有十二个了，只有讲信义顺民心的人才可以在这里久住。"秃发檀觉得他说得很对。

[12]魏主规度平城，欲拟邺、洛、长安，修广宫室。以济阳太守莫题有巧思，召见，与之商功。题久侍稍怠，怒，赐死。题，含之孙也。於是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垒南宫，阙门高十馀丈，穿沟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三十日罢。

[12]北魏国主拓跋规划设计平城，打算按照邺城、洛阳、长安的样子，扩建宫殿。因为济阳太守莫题有很多精巧微妙的想法，便把他征召来，与他商议宫殿式样以及施工进度等。莫题侍奉魏主的时间一长，态度稍稍有些怠慢，拓跋大怒，命他自杀。莫题是莫含的孙子。

从此，他征发四面八方五百里以内的男丁，修筑南宫，宫的门高十多丈。另外又挖掘水沟池塘，扩大花园的面积，再按计划建立外城，方圆二十里，分别设置市区街道，三十天之后完成。

[13]秋，七月，魏太尉宜都丁公穆崇薨。

[13]秋季，七月，北魏太尉、宜都丁公穆崇去世。

[14]八月，秃发檀以兴城侯文支镇姑臧，自还乐都；虽受秦爵命，然其车服礼仪，皆如王者。

[14]八月，秃发檀命令兴城侯秃发文支镇守姑臧，自己回到乐都。他虽然接受后秦国的爵位任命，但他所使用的车辇、服装、礼仪等，都与帝王的一样。

[15]甲辰，魏主如豺山宫，遂之石漠。九月，度漠北；癸已，南还长川。

[15]甲辰（初一），北魏国主拓跋来到豺山宫，然后又前往石漠。九月，穿过大漠向北。癸巳（二十日），向南回长川。

刘裕闻谯纵反，遣龙骧将军毛之将兵与司马荣期、文处茂、时延祖共讨之。之至宕渠，荣期为其参军杨承祖所杀，承祖自称巴州刺史，修之退还白帝。

东晋刘裕听说谯纵叛变，派遣龙骧将军毛之带兵，与司马荣期、文处茂、时延祖等人一起去讨伐他。毛之抵达宕渠，司马荣期被他的参军杨承祖杀害。杨承祖自称为巴州刺史。毛之只好退回到白帝。

[16]秃发檀求好於西凉，西凉公许之。

[16]秃发檀向西凉请求和好。西凉公李答应了。

沮渠蒙逊袭酒泉，至安珍。战败城守，蒙逊引还。

北凉国沮渠蒙逊袭击酒泉，到达安珍。李在战斗失败后，进城固守，沮渠蒙逊带兵回师。

[17]南燕公孙五楼欲擅朝权，北地王钟於南燕主超，请诛之。南燕主备德之卒也，慕容法不奔丧，超遣使让之；法惧，遂与钟及段宏谋反。超闻之，征钟；钟称疾不至，超收其党侍中慕容统等，杀之。征南司马卜珍告左仆射封嵩数与法往来，疑有奸，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惧，泣告超曰：“嵩数遣黄门令牟常说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

康故事。’我妇人识浅，恐帝见杀，即以语法，法为谋见误，知复何言。”超乃车裂嵩。西中朗将封融奔魏。

[17]南燕王公孙五楼打算独揽朝政大权，在南燕国主慕容超面前进谗言陷害北地王慕容钟，请求杀了他。南燕国主慕容备德去世时，慕容法没有前来奔丧，慕容超派信使前去责备他，慕容法因而非常害怕，于是便与慕容钟、段宏等人商议，准备反叛。慕容超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征召慕容钟进京，慕容钟却以身体有病为理由，拒绝前来。慕容超便把他的亲信党羽侍中慕容统等人抓起来，杀掉。征南司马卜珍告发左仆射封嵩经常与慕容法来往，怀疑他们有什么奸谋。慕容超便把封嵩抓起来，交付廷尉议罪。皇太后段氏大为害怕，哭着告诉慕容超说：“封嵩几次派黄门令牟常前来动员我说：‘皇上不是太后您自己亲生儿子，恐怕像永康年间那样的旧事又要重演了。’我一个妇道人家，见识浅，害怕您杀了我，就把这话告诉了慕容法，慕容法为我出主意，所以被他引入歧途，现在您知道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慕容超于是用车裂的酷刑处死封嵩。西中朗将封融投奔北魏。

超遣慕容镇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仆射济阳王凝及韩范攻兖州。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与群盗袭石塞城，杀镇西大将军馀郁，国中振恐。济阳王凝谋杀韩范，袭广固，范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范并将其众，攻梁父，克之。法出奔魏，凝出奔秦。慕容镇克青州，钟杀其妻子，为地道以出，与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钟为始平太守，凝为侍中。

慕容超派遣慕容镇带兵攻打青州，派慕容昱攻打徐州，派右仆射济阳王慕容凝和韩范一起攻打兖州。慕容昱攻克莒城，段宏投奔北魏。封融率领盗贼袭击石塞城，杀死了镇西大将军余郁，全国上下大为震惊恐慌。济阳王慕容凝阴谋刺杀韩范，袭击广固，韩范知道了这件事，集中部队攻打慕容凝，慕容凝逃奔梁父。韩范收编了他的部队，自己领导着攻打梁父，攻陷了这座城，慕容法逃出投奔北魏，慕容凝逃出投奔后秦。慕容镇也攻克了青州，慕容钟杀了他的妻子儿女，挖了一条地道逃了出去，与高都公慕容始一起全都投奔了后秦。后秦任命慕容钟为始平太守，慕容凝为侍中。

南燕主超好变更旧制，朝野多不悦；又欲复肉刑，增置烹之法，众议不合而止。

南燕国主慕容超喜欢改变旧有的一些制度，朝廷内外对此都很反感。他又打算恢复肉刑，并增加设置烹刑和刑，因为官员们都说不应该，才作罢。

冬，十月，封孚卒。

冬季，十月，封孚去世。

[18]尚书论建义功，奏封刘裕豫章郡公，刘毅南平郡公，何无忌安成郡公，自馀封赏有差。

[18]东晋尚书评定勤王举义的功劳，奏请封刘裕为豫章郡公，刘毅为南平郡公，何无忌为安成郡公，其余的人加封赏赐高低、多少不等。

[19]梁州刺史刘稚反，刘毅遣将讨禽之。

[19]东晋梁州刺史刘稚叛变，刘毅派遣将领前去讨伐，并把他抓获。

[20]庚申，魏主还平城。

[20]庚申（十八日），北魏国主拓跋回到平城。

[21]乙亥，以左将军孔安国为尚书左仆射。

[21]乙亥（十一月初三），东晋任命左将军孔安国为尚书左仆射。

[22]十一月，秃发檀迁于姑臧。

[22]十一月，南凉国秃发檀把都城迁到姑臧。

[23]乞伏乾归入朝于秦。

[23]后秦归义侯乞伏乾归到长安去朝见后秦王姚兴。

[24]十二月，以何无忌为都督荆·江·豫三州八郡军事、江州刺史。

[24]十二月，东晋任命何无忌为都督荆、江、豫三州八郡军事，江州刺史。

[25]是岁，桓石绥与司马国、陈袭聚众胡桃山为寇，刘毅遣司马刘怀肃讨破之。石绥，石生之弟也。

[25]这一年，东晋桓石绥与司马国、孙袭等人在胡桃山招兵，当了强盗。刘毅派遣司马刘怀肃带兵把他们剿灭。桓石绥是桓石生的弟弟。

三年（丁未、407）

三年（丁未，公元407年）

[1]春，正月，辛丑朔，燕大赦，改元建始。

[1]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后燕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始。

[2]秦王兴以乞伏乾归寖强难制，留为主客尚书，以其世子炽磐行西夷校尉，监其部众。

[2]后秦王姚兴认为乞伏乾归的势力逐渐强大，难以控制，便把他留在都城长安，任命他做主客尚书，任命他的嫡长子乞伏炽磐代理西夷校尉的职务，监管他的部众。

[3]二月，己酉，刘裕诣建康，固辞新所除官，欲诣廷尉；诏从其所守，裕乃还丹徒。

[3]二月，己酉（初九）。刘裕前往都城建康，坚决辞让刚刚加封他的那些官职，否则打算自己投监问罪。安帝下诏同意他所坚持的意见，刘裕才回到丹徒。

[4]魏主立其子为河间王，处文为长乐王，连为广平王，黎为京兆王。

[4]北魏国主拓跋册立他的儿子拓跋为河间王，拓跋处文为长乐王，拓跋连为广平王，拓跋黎为京兆王。

[5]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谓宜当朝政，悒悒不得志；出为东阳太守，尤不乐。何无忌素慕其名；东阳，无忌所统，仲文许便道修谒，无忌喜，钦迟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过府；无忌以为薄己，大怒。会南燕入寇，无忌言于刘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虏不足忧也。"闰月，刘裕府将骆冰谋作乱，事觉，裕斩之。因言冰与仲文、桓石松、曹靖之、卞承之、刘延祖潜相连结，谋立桓胤为主，皆族诛之。

[5]东晋殷仲文一向很有才智声望，自己以为应当管理朝政，所以一直闷闷不乐，觉得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后来出京做了东阳太守，更加不高兴。何无忌平常就仰慕他的名气。东阳又在何无忌的管辖之内，殷仲文答应他得便顺路去拜访，何无忌非常高兴，谨慎恭敬地对待这件事。但是，殷仲文因为官场失意，常常神情恍惚，所以才没能过来相见。何无忌以为他这是瞧不起自己，大为恼怒。正好南燕此时

进兵侵犯，何无忌便对刘裕说：“桓胤、殷仲文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而北方的强盗却不必担心。”闰二月，刘裕官府的将军骆冰阴谋制造叛乱，事情被发觉，刘裕把他杀了。于是，他们又声称骆冰和殷仲文、桓石松、曹靖之、卞承之、刘延祖等人在暗中互相勾结，打算拥立桓胤为盟主，所以把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族，全部杀掉。

[6]燕王熙为其后苻氏起承华殿，负土于北门，土与谷同价。宿军典军杜静载棺诣阙极谏，熙斩之。

[6]后燕王慕容熙为他的皇后苻氏兴建承华殿，从北门外把土运来，使土的价格上涨到与粮食的价格一样。宿军典军杜静带着棺木来到皇宫门外拜见后燕王，极力劝阻，慕容熙把他杀了。

苻氏尝季夏思冻鱼，仲冬须生地黄，熙下有司切责不得而斩之。

苻皇后曾经在盛夏的时候，想吃冻鱼，而在隆冬季节又忽然要生地黄，慕容熙于是命令有关的主管官吏想办法弄到，弄不到的，就把当事人杀掉。

夏，四月，癸丑，苻氏卒，熙哭之懑绝，久而复苏；丧之如父母，服斩衰，食粥。命百官于宫内设位而哭，使人按检哭者，无泪则罪之，群臣皆含辛以为泪。高阳王妃张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为殉，乃毁其靴中得弊毡，遂赐死。右仆射韦等皆恐为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户率营陵，费殚府藏。陵周围数里，熙谓监作者曰：“善为之，朕将继往。”

夏季，四月，癸丑（疑误），苻皇后去世，慕容熙悲哀痛哭甚至气闷昏晕，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他好像死了父母那样，披麻戴孝，只喝稀粥。命令文武百官在宫内设置皇后牌位，一起痛哭，并派人一个个地检查哭的人，没有眼泪的就要治罪，群臣没有办法，全都含着辛辣的东西，刺激自己落泪。高阳王慕容隆的王纪张氏，是慕容熙的嫂子，美貌而聪明机敏，慕容熙打算用她来为为苻皇后殉葬，于是，拆开她特地缝制的丧鞋，发现里面有不好的毛毡，命令她自杀。右仆射韦等人都害怕指定自己去殉葬，每天都洗澡换衣，恭恭敬敬地等候皇命。公卿以下的官员直到士卒百姓，每一户都去参加营建皇后陵墓的劳动，使国库的积蓄花销殆尽。陵墓的四周长达几里，慕容熙告诉监工的头目说：“好好干吧，我随后就到。”

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号，出居外宫。

丁酉（二十八日），后燕太后段氏被除去尊号，逐出外宫居住。

[7]氐王杨盛以平北将军苻宣为梁州督护，将兵入汉中，秦梁州别驾吕莹等起兵应之；刺史王敏攻之。莹等求援于盛，盛遣军临口，敏退屯武兴。盛复通于晋，晋以盛为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

[7]氐王杨盛任命平北将军苻宣为梁州督护，带兵向汉中进犯。后秦梁州别驾吕莹等发动军队响应他们。梁州刺史王敏出兵讨伐。吕莹等人向杨盛求援，杨盛派出军队来到口，王敏只好退到武兴驻扎。杨盛又与东晋联络，东晋任命杨盛为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杨盛于是任命苻宣代理梁州刺史职务。

五月，丙戌，燕尚书郎苻进谋反，诛。进，定之子也。

五月，丙戌（疑误），后燕国尚书郎苻进阴谋反叛，被杀。苻进是苻定的儿子。

[8]魏主北巡至濡源。

[8]北魏国主拓跋向北巡视，抵达濡源。

[9]魏常山王遵以罪赐死。

[9]北魏常山王拓跋遵因为犯罪，被勒令自杀。

[10]初，魏主灭刘卫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没弈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容仪，性辩慧，秦王兴见而奇之，与论军国大事，宠遇逾於勋旧。兴弟邕谏曰：“勃勃不可近也。”兴曰：“勃勃有济世之才，吾方与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为安远将军，使助没弈干镇高平，以三城、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之，使伺魏间隙。邕固争以为不可。兴曰：“卿何以知其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众残，贪猾不仁，轻为去就；宠之逾分，恐终为边患。”兴乃止；久之，竟以勃勃为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

[10]当初，北魏国主拓跋消灭匈奴部落首领刘卫辰，他的儿子刘勃勃投奔后秦，后秦高平公没奕干把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刘勃勃身材魁梧伟岸，容貌漂亮，仪表堂堂，生性善辩，聪慧机智。后秦王姚兴见到他之后觉得他是一个奇才，便与他谈论军队、国家的大事，对他的宠爱超过了功臣旧属。姚兴的弟弟姚邕劝说他道：“刘勃勃这个人不可

过于亲近。”姚兴说：“刘勃勃有拯救乱世的才干，我正要和他一起平定天下，你们怎么这样疑心猜忌他呢？”于是，任命刘勃勃为安远将军，让他协助没弈干镇守高平，并把三城、朔方等地的各夷族部落和刘卫辰的老部下三万人交付给他统辖，让他严密监视北魏的行动，等待机会。姚邕坚持争辩，认为万万不可这样。姚兴说：“你怎么知道他的为人？”姚邕说：“刘勃勃对待上级，态度傲慢无礼；对待下属部众，手段残忍、贪婪狡猾，不讲仁义，对待去留问题，都轻率决定。这样的人，过分地宠爱他，将来一定会成为边疆的祸患。”姚兴这才放弃了原来的想法。但时间一长，又任命刘勃勃为安北将军、五原公，把三交地区的五个鲜卑部落以及其他杂族二万多部落交给他，让他镇守朔方。

魏主归所虏秦将唐小方于秦。秦王兴请归贺狄干，仍送良马千匹以赎狄伯支，许之。

北魏国主拓跋把所俘虏的后秦将领唐小方，归还给后秦。后秦王姚兴要求归还贺狄干，并决定送给北魏一千匹好马，用来赎回狄伯支，拓跋同意了。

勃勃闻秦复与魏通而怒，乃谋叛秦。柔然可汗社仑献马八千匹于秦，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众三万人余人伪畋于高平川，因袭杀没弈干而并其众。

刘勃勃听说后秦又与北魏和好，非常愤怒，于是，计划叛变后秦。柔然可汗郁久闾社仑向后秦献上八千匹马，走到大城的时候，刘勃勃把马匹全部抢走，并把自己的三万多部众全部集结在一起，假装去高平川打猎，却借机突然袭击杀死了没弈干，并且收编了他的军队。

勃勃自谓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大赦，改元龙升，置百官。以其兄右地代为丞相，封代公；力俟提为大将军，封魏公；叱于阿利为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罗引为司隶校尉，若门为尚书令，叱以为左仆射，乙斗为右仆射。

刘勃勃自称是夏后氏的后代，六月，自封为大夏天王、大单于，下令大赦，改年号为龙升，设置文武百官。任命他的哥哥刘右地代为丞相，加封代公；刘力俟提为大将军，加封魏公；刘叱于阿利为御史大夫，加封梁公；任命他的弟弟刘阿利罗引为司隶校尉，刘若门为尚书令，刘叱以为左仆射，刘乙斗为右仆射。

贺狄干久在长安，常幽闭，因习读经史，举止如儒者。及还，魏主见其言语衣服皆类秦人，以为慕而效之，怒，并其弟归杀之。

贺狄干长期被扣押在长安，因为经常被幽禁，所以有时间熟读了儒家经典与历史书藉，到后来，一举一动都变成与读书人一样了。到他回到北魏之后，国主拓跋见他言谈语调衣着服饰全与后秦人一样，以为他是倾慕后秦而有意摹仿，非常生气，把他和他的弟弟贺狄归一起杀掉了。

[11]秦王兴以太子泓录尚书事。

[11]后秦王姚兴命太子姚泓录尚书事。

[12]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12]秋季，七月，戊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13]汝南王遵之坐事死。遵之，亮之五世孙也。

[13]东晋汝南王司马遵之，被指控犯法，处死。司马遵之是司马亮的五世孙。

[14]癸亥，燕王熙葬其后苻氏于徽平陵，丧车高大，毁北门而出，熙被发徒跣，步从二十馀里。甲子，大赦。

[14]癸亥（二十六日），后燕王慕容熙把他的皇后苻氏埋葬在徽平陵，因为送丧的车驾太高大，所以拆毁了北城门才出去。慕容熙披散头发，光着双脚，跟着灵柩步行了二十多里。甲子（二十七日），实行大赦。

初，中卫将军冯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杀之，跋亡命山泽。熙赋役繁数，民不堪命；跋、素弗与其从弟万泥谋曰：“吾辈还首无路，不若因民之怨，共举大事，可以建公侯之业；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与乘车，使妇人御，潜入龙城，匿於北部司马孙护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与左卫将军张兴及苻进馀党作乱。跋素与慕容云善，乃推云为主。云以疾辞，跋曰：“河间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时也。公，高氏名家，何能为人养子，而弃难得之运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陈等帅众攻弘光门，鼓噪而进，禁卫皆散走；遂入宫授甲，闭门拒守。中黄门赵洛生走告于熙，熙曰：“鼠盗何能为！朕当还诛之。”乃置后柩于南苑，收发贯甲，驰还赴难。夜，至龙城，攻北门，不克，宿于门外。乙丑，云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

当初，中卫将军冯跋和他的弟弟侍御郎冯素弗都在慕容熙那里获罪，慕容熙打算杀了他们，冯跋等人便逃到深山僻水之间。后来，慕容熙征收繁重的赋税，徭役也经常摊派，百姓无法忍受。冯跋、冯素弗便与堂弟冯万泥商议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去认罪了，还不如趁着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刻，一起发动变乱，或许也可以建立一番公侯那样的大功业。事情即使不成，那时死也不晚。”于是，他们相继乘上一辆马车，让一个妇女驾驭着，暗中混进了龙城，藏在北部司马孙护之家中。等到慕容熙出城送葬，冯跋等人便和左卫将军张兴，以及苻进的余党发动了叛乱。冯跋平常一直与慕容云关系友善，于是，推举慕容云为盟主。慕容云以自己有病为借口，辞谢不去，冯跋说：“慕容熙淫乱暴虐，百姓和上天都已怒不可遏，这正是老天让他灭亡的时候。您出生在名门高氏家族，怎么能做别人的养子而放弃这一难得的机运呢？”强把他扶出家门。冯跋的弟弟冯乳陈等人率领兵众攻打弘光门，呐喊着冲了进去，禁卫军的士兵全部溃散逃走。于是，他们进得宫来，分发宫中的武器盔甲，关闭城门坚守。中黄门赵洛生逃出城去向慕容熙报告，慕容熙说：“这几个老鼠一样的强盗，能干什么大事！我现在就回去诛杀他们。”于是把苻皇后的灵柩放在南花园，系好头发，穿上甲胄，飞马回来解救都城危难。当夜，赶回龙城，向北门发动进攻，没有攻克，露宿在城门之外。乙丑（二十八日），慕容云即天王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正始。

熙退入龙腾苑，尚方兵褚头逾城从熙，称营兵同心效顺，唯俟军至。熙闻之，惊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从沟下潜遁，良久，左右怪其不还，相与寻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适。中领军慕容拔谓中常侍郭仲曰：“大事垂捷，而帝无故自惊，深可怪也。然城内企迟，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当先往趣城，卿留待帝，得帝，速来；若帝未还，吾得如意安抚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将壮士二千馀人登北城。将士谓熙至，皆投仗请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无后继，众心疑惧，复下城赴苑，遂皆溃去。拔为城中人所杀。丙寅，熙微服匿于林中，为人所执，送於云，云数而杀之，并其诸子。云复姓高氏。

慕容熙退到龙滕苑驻守。尚方兵褚头翻跃城墙投奔慕容熙，说护卫营的士兵仍然一心效忠，只等大军到来。慕容熙听说这番话后，却惊恐不安，跑了出去，左右的人也都不敢追随。慕容熙从河道边上偷偷

跑走，很久之后，左右将领们觉得他还不回来很奇怪，互相跟着出去寻找，只找到了慕容熙的衣服帽子，人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中领军慕容拔对中常侍郭仲说：“大事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是皇上却无缘无故地自己惊恐，实在是太奇怪了。”但是城中将士正在盼望我们回去，如果回去，就一定会成功，因此，我们不能在这里多耽搁。我应当先去攻城，你留在这里等着皇上，如果皇上找到了，那就快来；如果皇上还是没回来，那么等我按计划把都城平定安抚了之后，再慢慢寻找迎接皇上回来也不晚。”于是，与其他将领分别率领两千多名壮士向北城发动强攻。城里的官兵以为是慕容熙回来了，都纷纷放下武器请求投降。然而，慕容熙很长时间也没露面，慕容拔的军队又没有后续的影子，所以攻城的士兵们心中既怀疑又恐惧，最后，重新放弃攻城，回到龙腾苑，然后又全部溃散逃走。慕容拔被城中的乱军杀死。丙寅（二十九日），慕容熙穿着平民百姓的衣服，藏在树林中，被人抓住，押送给了慕容云，慕容云数了他的罪状后，把他杀了。又杀死了他的几个儿子。慕容云又恢复姓高。

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魏以懿为平州牧、昌黎王。懿，评之孙也。

后燕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献出自己的辖地令支，投降北魏。北魏任命慕容懿为平州牧、昌黎王。慕容懿是慕容评的孙子。

[15]魏主自濡源西如参合陂，乃还平城。

[15]北魏国主拓跋从濡源向西抵达参合陂之后，才回到平城。

[16]秃发檀复於秦，遣使邀乞伏炽磬，炽磐斩其使送长安。

[16]南凉国王秃发檀再次背叛后秦，派遣使节邀约代理西夷校尉乞伏炽磐，一同起事。乞伏炽磐杀死了他的使者送到长安。

[17]南燕主超母妻犹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恺使於秦以请之。秦王兴曰：“昔苻氏之败，太乐诸伎悉入于燕。燕今称藩，送伎或送吴口千人，所请乃可得也。”超与群臣议之，左付射段晖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亲之故遂降尊号；且太乐先代遗音，不可与也，不如掠吴口与之。”尚书张华曰：“侵掠邻国，兵连祸结，此既能往，彼亦能来，非国家之福也。陛下慈亲在人掌握，岂可靳惜虚名，不为之降屈乎！中书令韩范尝与秦王俱为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是如志。”超从之，乃使韩范聘于秦，称藩奉表。

[17]南燕国主慕容超的母亲和妻子还在后秦居住。慕容超派遣御史中丞封恺出使后秦，请求接回来。后秦王姚兴说："过去苻氏败亡的时候，皇家御用音乐和那些歌舞伎人，便都遗留在燕国。后燕现在如果愿意做我的一个藩属国，并把那些歌舞伎人送给我、或者送给我一千口吴地的居民，那么你们所要求的才可以得到。"慕容超与大臣们商议这件事，左仆射段晖说："陛下承继守护江山社稷，不应该因为个人亲情的缘故，就随便降低国家的尊贵名号，况且，皇家御用的音乐是前代君王遗留下来的作品，万万不可拱手送给别人。我看不如派军队到东晋抢掠吴地的居民送给他们。"尚书张华说："侵略掠夺相邻的国家，兵祸就会连绵不断，我们既然可以去抢他们，他们也就可以来抢我们，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呀！陛下的慈母姻亲正在受人掌握，怎么可以看重虚无的名号，不肯降低声名、委屈求全呢？中书令韩范曾经与秦王一起做过苻氏的太子舍人，如果让他去出使，一定会满足我们的愿望。"慕容超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派韩范出使后秦国，呈递奏章，愿做藩属。

慕容凝言于兴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可复臣，宜先使送伎。"兴乃谓范曰："朕归燕王家属必矣；然今天时尚热，当俟秋凉。"八月，秦使员外散骑常侍韦宗聘于燕。超与群臣议见宗之礼，张华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诏。"封逞曰："大燕七圣重光，柰何一旦为竖子屈节！"超曰："吾为太后屈，愿诸君勿复言！"遂北面受诏。

慕容凝对姚兴说道："慕容超一旦得到母亲和妻子，便不可能再向您称臣，所以应该先让他送歌舞伎人来。"姚兴于是对韩范说："我把燕王的家属送回去那是一定的，但是，现在天气还很热，应当等到秋凉之后再送。"八月，后秦派员外散骑常侍韦宗出使南燕。慕容超与大臣们商议召见韦宗的礼仪，张华说："陛下在这之前既然已经送去了奏表，承认藩属，那么，现在就应该面向北方接受诏书。"封逞说："我大燕几代圣主光芒辉耀，怎么能一下子为一个小崽子丧失气节！"慕容超说："我这是为太后屈服，希望你们不要再多说了！"于是，面向北方接受后秦的诏书。

[18]毛之与汉嘉太守冯迁合兵击杨承祖，斩之。之欲进讨谯纵，益州刺史鲍陋不可。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实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涂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凭天威诛夷雠逆。今屡有可乘之

机，而陋每违期不赴；臣虽效死寇庭，而救援理绝，将何以济！”刘裕乃表襄城太守刘敬宣帅众五千伐蜀，以刘道规为征蜀都督。

[18]东晋龙骧将军毛之与汉嘉太守冯迁联合兵力进攻杨承祖，杀了他。毛之打算继续进军讨伐谯纵，益州刺史鲍陋不同意。毛之向朝廷呈上奏表，说：“人之所以看重自己的生命，实在因为有得以生存之理可保。臣下现在所处的情势地位，生存的道理已经断绝。我还像早晨的露水那样苟活在世的原因，也不过就是希望凭借着上天的威力屠灭仇敌和叛匪罢了。现在几次出现可以乘便进攻的机会，但每次都是鲍陋违背约定不来配合。我虽然愿意直捣匪巢，以死报国，但是救援的部队没能跟上来，这怎么可以成功呢！”刘裕于是上疏推荐襄城太守刘敬宣率领五千兵丁讨伐蜀地，任命刘道规为征蜀都督。

[19]魏主如豺山宫。侯官告：“司空庾岳，服饰鲜丽，行止风采。拟则人君”收岳，杀之。

[19]北魏国主拓跋来到豺山宫。候官报告说：“司空庾岳，衣服装饰新鲜华美，行为举止、风度神采，都模仿君王。”拓跋把庾岳抓起来，杀掉了。

[20]北燕王云以冯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冯万泥为尚书令，冯素弗为昌黎尹，冯弘为征东大将，孙护为尚书左仆射，张兴为辅国大将军。弘，跋之弟也。

[20]北燕王高云任命冯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任命冯万泥为尚书令，冯素弗为昌黎尹，冯弘为征东大将军，孙护为尚书左仆射，张兴为辅国大将军。冯弘是冯跋的弟弟。

[21]九月，谯纵称藩于秦。

[21]九月，谯纵向后秦请求归降，成为藩属国。

[22]秃发檀将五万余人伐沮渠蒙逊，蒙逊与战于均石，大破之。蒙逊进攻西郡太守杨统于日勒，降之。

[22]南凉王秃发檀带领五万多人讨伐北凉王沮渠蒙逊，沮渠蒙逊与他在均石展开激战，将他打得大败。沮渠蒙逊又在日勒进攻西郡太守杨统，迫使杨统投降。

[23]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於秃发檀，秦以乞伏炽盘行河州刺史。

[23]冬季，十月，后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变，向秃发檀投降。后秦任命乞伏炽磐代理河州刺史。

[24]南燕主超使左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献太乐伎一百二十人于秦，秦王兴乃还超母妻，厚其资礼而遣之，超亲帅六宫迎于马耳关。

[24]南燕国主慕容超派遣左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作为使节，向后秦进献皇家歌舞伎一百二十人。后秦王姚兴于是归还慕容超的母亲、妻子，给她们很优厚的礼品钱财，并为她们送行。慕容超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和后宫嫔妃前往马耳关迎候。

[25]夏王勃勃破鲜卑薛干等三部，降其众以万数，进攻秦三城巳北诸戍，斩秦将杨丕、姚石生等。诸将皆曰："陛下欲经营关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凭系。高平山川险固，土田饶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业草创，士众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诸将用命，关中未可图也。我今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不如以骁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后，救后则击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为我有。待兴既死，嗣子暗弱，徐取长安，在吾计中矣。"于是侵掠岭北，岭北诸城门不昼启。兴乃叹曰："吾不用黄儿之言，以至于此！"

[25]夏王刘勃勃攻破了鲜卑族首领薛千等三个部落，收降那里的部众一万多人。他又进攻后秦三城以北的几个边境要塞，斩杀了后秦将领杨丕、姚石生等。他的部将们都说："陛下如果打算夺取关中，那么应该首先巩固自己的根基，使我们的人心有一个寄托凭借的地方。高平山高河深，地势险要，容易驻守，土地又很富饶肥沃，可以在这里定都。"刘勃勃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宏伟大业才不过刚刚开始，士卒部众还不够多。姚兴也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他的那些将领又都肯于为他卖命，关中是极不容易到手的。我现在如果只是固守一个城池，他一定会全力向我发动进攻，我们人少，绝不是他的敌手，灭亡那是立刻就会到来的。不如像现在这样战马驰骋，来去如风，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们营救前面，我们便袭击后面，他们营救后面，我们便袭击前面，使他们疲于奔命，自顾不暇，我们却游击四处，猎取现成的食物，从容自若。这样不到十年，岭北、河东地区便都是我们的了。等到姚兴死后，他继位的儿子昏庸懦弱，我们便可以慢慢地攻陷长安。这些都是在我的计划中的。"从此，他们侵扰抢掠

岭北地区的居民。岭北各个城池，白天也不敢打开城门。姚兴于是叹息说：“吾不听信黄儿姚邕的话，才到了这个地步！”

勃勃求婚于秃发檀，檀不许。十一月，勃勃帅骑二万击檀，至于支阳，杀伤万余人，驱掠二万七千余口、牛马羊数十万而还。檀帅众追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军严整，未可轻也。不如从温围北渡，趣万斛堆，阻水结营，扼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也。”檀将贺连怒曰：“勃勃败亡之余，乌合之众，柰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檀从之。勃勃于阳武下峡凿凌埋车以塞路，勒兵逆击檀，大破之，追奔八十余里，杀伤万计，名臣勇将死者什六七。檀与数骑奔南山，几为追骑所得。勃勃积尸而封之，号曰髑髅台。勃勃又败秦将张佛生于青石原，俘斩五千余人。

刘勃勃向秃发檀请求联姻，秃发檀没有答应。十一月，刘勃勃率二万骑兵袭击秃发檀，走到支阳，屠杀一万多人，驱赶掠夺平民百姓二万七千多口人以及几十万头牛马羊等方才回师。秃发檀率领大军追击他们，焦朗说：“刘勃勃身材雄伟劲健，治理军队严肃整齐，不可轻视，我看不如从温围向北渡过黄河，直逼万斛堆，堵住河水，扎下大营，扼住刘勃勃的咽喉，这才是百战百胜的好方法。”秃发檀的将领贺连大怒说：“刘勃勃不过是一个战败逃亡的残渣余孽，率领的也都是乌合之众，为什么要躲避他，向他表示我们的软弱，应该快些去追击他！”秃发檀听信了他的话。刘勃勃在阳武下峡谷中凿开黄河中的冰块，用冰与车辆堵死峡谷的出口，带兵回击秃发檀，将他们打得大败，又追击了八十多里才收兵。这一战杀死的将士有一万多人，有名的大臣和勇猛的武将战死的也十有六七。秃发檀仅与几个骑兵逃奔南山，差一点又被追击的骑兵抓获，刘勃勃把战场的尸体堆积起来，一起掩埋，并称之为髑髅台。刘勃勃又在青石原击败后秦将领张佛生，俘虏斩杀的加在一起有五千多人。

檀惧外寇之逼，徙三百里内民皆入姑臧，国人骇怨，屠各成七儿因之作乱，一夕聚众至数千人。殿中都尉张猛大言於众曰：“主上阳武之败，盖恃众故也，责躬悔过，何损於明，而诸君遽从此小人为不义之事！殿中兵今至，祸在目前矣！”众闻之，皆散；七儿奔晏然，追斩之。军谘祭酒梁、辅国司马边宪等谋反，檀皆杀之。

秃发檀对外来贼寇的威逼进犯非常恐惧，把三百里以内的居民全部迁进姑臧。国内的百性非常惊骇，怨声载道，屠各部落的首领成七儿因此趁机叛乱，一个晚上便聚众达几千人。殿中都尉张猛大声对他们说：“主上在阳武那次的惨败，就是依仗人多的缘故，他深深地自责，后悔所做的错事，这对他的英明又有什么损害呢。但是你们却突然跟从这个小人做这样不义的事！宫殿禁卫军的兵马现在就要到了，你们的灾祸就在眼前了。”大家听说后，全部溃散。成七儿逃奔晏然，南凉派兵把他追上斩首。军谘祭酒梁、辅国司马边宪等人阴谋反叛、秃发檀把他们全部杀掉。

[26]魏主还平城。

[26]北魏国主拓跋返回平城。

[27]十二月，戊子，武冈文恭侯王谧网。

[27]十二月，戊子（二十三日），东晋扬州刺史、武冈文恭侯王谧去世。

[28]是岁，西凉公以前表未报，复遣沙门法泉间行奉表诣建康。

[28]这一年，西凉公李因为上次呈送给东晋的奏表没有得到答复，又再次派遣和尚法泉带奏章，抄小路前往建康，拜谒东晋朝廷。

四年（戊申、408）

四年（戊申，公无408年）

[1]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领司徒。

[1]春季，正月，甲辰（初九），东晋任命琅邪王司马德文兼司徒职务。

刘毅等不欲刘裕入辅政，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领扬州，以内事付孟昶。遣尚书右丞皮沈以二议谘裕，沈先见裕记室录事参军刘穆之，具道朝议。穆之伪起如厕，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从。”裕既见沈，且令出外，呼穆之问之。穆之曰：“晋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兴复皇祚，勋高位重，今日形势，岂得居谦，遂为守藩之将耶！”刘、孟诸公，与公俱起布衣，共立大义以取富贵，事有先后，故一时相推，非为委体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敌势均，终相吞噬。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谧，事出权道；今若复以他授，便应受制於人。一失权柄，无由可得，将来之

危，难可熟念。今朝议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辞又难，唯应云：‘神州治本，宰辅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悬论，便暂入朝，共尽同异。’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馀人明矣。”裕从之。朝延乃征裕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兖州，以诸葛长民为青州刺史，镇丹徒，刘道怜为并州刺史，戍石头。

刘毅等人不希望刘裕进入朝中辅佐政事，因而商议任命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也有人打算让刘裕在丹徒兼管扬州，而把朝中的政务交给孟昶管理。朝廷特意派尚书右丞皮沈带着这两个方案，前去征求刘裕意见。皮沈首先拜见刘裕的记室录事参军刘穆之，把朝廷讨论的情形全部告诉了他。刘穆之假装起身上厕所，秘密地写了一篇书疏告诉刘裕说：“皮沈说的话，千万不要同意。”刘裕召见皮沈后，暂时先让他出去，又把刘穆之叫进去询问。刘穆之说：“晋朝对朝政失去控制，时间已经很久了，现在上天的福命已经转移。您兴复皇家的事业，功高德勋，地位重要，在今天的形势之下，怎么还能一味谦让，而去永远做一个老守藩地的普通地方将领呢？刘毅、孟昶几个人，与您都是从百姓开始起家的，当年一起倡导大义，争取富贵。但举事的时候，有先有后，所以当时便都推举您做了盟主，他们并不是诚心诚意地对您心服口服、不惜献身，也不是决定和您有君臣的名分。所以，当他们的力量和您相当，地位也差不太多的时候，终究是要互相吞并、排挤的。正因如此，扬州是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根本所在，决不可以把它拱手让给别人。上一次把它交给王谧，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权宜之计，这次如果再把它交给别人，可就要受到别人的制约。权柄一旦丧失，再想得到，但没有理由和机会了，那样一来，将来的危险，实在无法想象。现在朝廷这样商议，您理应表明一下态度，作出回答。但是如果说只有我自己合适，又未免难于启齿用辞，所以，只应该这样说：‘中央地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辅佐君王的宰相一级官员，地位也非常重要。选定这样的官员一事既然如此重大，便决不可以在外地随便发几声空议论敷衍，最近我抽时间前往京都，再与你们一起充分地交换意见。’您到了都城，他们一定不敢越过您再把这官职交给别的人，这是不言自明的。”刘裕听从了他的话。朝廷于是征召刘裕任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他原来的徐、兖二州刺史的职务仍然兼任。刘裕上表请求解除自己兖州的职务，任

命诸葛长民为青州刺史，镇守丹徒，任命刘道怜为并州刺史，戍卫石头。

[2]庚申，武陵忠敬王遵薨。

[2]庚申（二十五日），东晋武陵忠敬王司马遵去世。

[3]魏主如豺山宫，遂至宁川。

[3]北魏国主拓跋来到豺山宫，又到宁川。

[4]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为皇太后，妻呼延氏为皇后。超祀南郊，有兽如鼠而赤，大如马，来至坛侧。须臾，大风昼晦，羽仪帷幄皆毁裂。超惧，以问太史令成公绥，对曰："陛下信用奸佞，诛戮贤良，赋敛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孙五楼等，俄而复用之。

[4]南燕国主慕容超尊奉他的母亲段氏为皇太后，封他的妻子呼延氏为皇后。慕容超到南郊祭祀上天，有一种野兽，样子像老鼠一样，红毛，像马一般大，来到祭坛的旁边。一会儿，狂风骤起，天色昏暗，王室仪仗的羽饰帘帐全部被吹毁。慕容超非常恐惧，问太史令成公绥这是怎么回事，成公绥回答说："这是陛下宠信重用奸佞的小人，诛杀屠戮俊贤良才，赋税繁重，过分劳役百姓所导致。"慕容超于是下令大赦，罢免了公孙五楼等人，但不久又再次任用了他。

[5]北燕王云立妻李氏为皇后，子彭城为太子。

[5]北燕王高云册立他的妻子李氏为皇后，立他的儿子高彭城为太子。

三月，庚申，葬燕王熙及苻后于微平陵，谥熙曰昭文皇帝。

三月，庚申（二十六日），把后燕王慕容熙和苻皇后安葬在徽平陵。追谥慕容熙为昭文皇帝。

高句丽遣使聘北燕，且叙宗族，北燕王云遣侍御史李拔报之。

高句丽派遣使者前往北燕访问，并讲述两国宗族血统的关系。北燕王高云也派遣侍御史李拔进行了回访。

[6]夏，四月，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卒；甲午，以吏部尚书孟昶代之。

[6]夏季，四月，东晋国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去世。甲午（疑误），任命吏部尚书孟昶代替他的职务。

[7]北燕大赦。

[7]北燕实行大赦。

[8]五月，北燕以尚书令冯万泥为幽、冀二州牧，镇肥如；中军将军冯乳陈为并州牧，镇白狼；抚军大将军冯素弗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务银提为尚书令。

[8]五月，北燕任命尚书令冯万泥为幽、冀二州牧，镇守肥如。任命中军将军冯乳陈为并州牧，镇守白狼。任命抚军大将军冯素弗为司隶校尉。任命司隶校尉务银提为尚书令。

[9]谯纵遣使称藩于秦，又与卢循潜通。纵上表请桓谦于秦，欲与之共击刘裕。秦王兴以问谦，谦曰：“臣之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资，顺流东下，士民必翕然响应。”兴曰：“小水不容巨鱼，若纵之才力自足办事，亦不假君以为鳞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谦至成都，虚怀引士；纵疑之，置于龙格，使人守之。谦泣谓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9]谯纵派使节前往后秦，请求作为后秦的藩属国，同时又与卢循暗中勾结。谯纵向后秦呈上奏章，请求允许桓谦前来，打算和他一起进攻刘裕。后秦王姚兴就这件事问桓谦，桓谦说：“臣下几代人，都对荆、楚一带的百姓有恩，如果有机会凭借巴、蜀之地的力量，顺长江水流向东挺进，当地的官民一定会纷纷起来响应。”姚兴说：“小河沟里容不下大鱼，如果谯纵的才能力量足以一个人就能办得好事，也就不会借助你做他的鳞甲和羽翼了。你应该多考虑自己的福佑。”于是，派他去了。桓谦到了成都，虚心谦恭，招纳各地投靠的人士。谯纵对他渐渐生起猜忌之心，把他软禁成龙格，并派人看守他。桓谦流着泪对几个弟弟说：“姚主的话真是神算呵！”

[10]秦主兴以秃发檀外内多难，欲因而取之，使尚书郎韦宗往战之。檀与宗论当世大略，纵横无穷。宗退，叹曰：“奇才英器，不必华夏，明智敏识，不必读书，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经》之表，复自有人也。”归，言于兴曰：“凉州虽弊，檀权谲过人，未可图也。”兴曰：“刘勃勃以乌合之众犹能破之，况我举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势变，返覆万端，陵人者易败，戒惧者难攻。檀之所以败于勃勃者，轻之也。今我以大军临之，彼必惧而求全。臣窃观群臣才略，无檀之比者，虽以天威临之，亦未敢保其必胜也。”兴不听，

使其子中军将军广平公弼、后军将军敛成、镇远将军乞伏乾归帅步骑三万袭檀，左仆射齐难帅骑二万讨勃勃。吏部尚书尹昭谏曰："檀恃其险远，故敢违慢；不若诏沮渠蒙逊及李讨之，使自相困毙，不必烦中国之兵也。"亦不听。

[10]后秦王姚兴认为南凉国秃发檀现处在朝廷内外多难之秋，所以打算趁机消灭他，派尚书郎韦宗前去观察局势。秃发檀与韦宗谈论当世的大事，纵横驰骋，酣畅淋漓。韦宗告辞之后，叹道："奇异之才，英雄之器，不一定只华夏中原有；明晰的智慧，敏锐的见识，也不一定只有读书才能获得。我今天才知道九州地域之外，除了儒学《五经》，也还大有人在。"韦宗回去，对姚兴说："凉州虽然凋敝破败，但秃发檀的权谋诡诈却超过常人，不可对他打什么主意。"姚兴说："刘勃勃依靠一群乌合之众，还能把他打败，何况我要发动天下所有的兵马来对付他呢？"韦宗说："不对。情况转变，形势不同，变化虽多种多样，但仗势欺人的人，容易失败，戒备谨慎的人，却很难攻取。秃发檀之所以败给刘勃勃的原因，就是轻敌。现在我们用大部队去进攻他，他一定会非常恐惧，想办法保全自己。臣下我私下里观察我们这些官员的才能谋略，没有一个能和秃发檀相比的，虽然您自己可以亲自带兵前去征伐，但也不敢保证到那时一定会胜利。"姚兴不听，派遣他的儿子中军将军广平公姚弼、后军将军敛成、镇远将军乞伏乾归率步、骑兵三万人进攻秃发檀，又派左仆射齐难率骑兵二万讨伐刘勃勃。吏部尚书尹昭劝阻说："秃发檀依仗他所处地域的险峻遥远，所以才胆敢违抗怠慢朝廷。我看不如下诏给沮渠蒙逊和李，让他们去讨伐秃发檀，使他们自己互相之间消耗力量，自行毁灭，不必劳烦中原这里的兵力。"姚兴仍然不听。

兴遗檀书曰："今遣齐难讨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檀以为然，遂不设备。弼济自金城，姜纪言于弼曰："今王师声言讨勃勃，檀犹豫，守备未严，愿给轻骑五千，掩其城门，则山泽之民皆为吾有；孤城无援，可坐克也。"弼不从，进至漠口，昌松太守苏霸闭城拒之。弼遣人谕之使降，霸曰："汝弃信誓而伐与国，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进攻，斩之，长驱至姑臧。檀婴城固守，出奇兵击弼，破之，弼退据西苑。城中人王钟等谋为内应，事泄，檀欲诛首谋者而赦其馀。前军将军伊力延侯曰："今强寇在外，而奸人窃发于内，

危孰甚焉，不悉坑之，何以惩后！”檀从之，杀五千余人。命郡县悉散牛羊於野，敛成纵兵钞掠；檀遣镇北大将军俱延、镇军将军敬归等击之，秦兵大败，斩首七千余级。姚弼固垒不出，檀攻之，未克。

姚兴写信给秃发檀说：“现在，我派遣齐难讨伐刘勃勃，我担心他向西逃跑，所以命令姚弼等人带兵在河西一带截击他们。”秃发檀以为真是这样，所以便不再增设防备。姚弼从金城一带渡过黄河。姜纪对姚弼说道：“这次我们大军表面上说要讨伐刘勃勃，所以秃发檀才犹豫不决，守卫戒备也不很严，请您拨给我轻装骑兵五千人，径直突袭他们都城的城门，那么，住在城外草野山川里的居民便都归我们所有，剩下他那一座孤城，没有救援到来，我们就可以坐在那里等着他们城破了。”姚弼却不接受他的意见。大军开到漠口，昌松太守苏霸紧闭城门抗拒他们。姚弼派人前去劝说，让他们投降。苏霸说：“你们背信弃义讨伐友好的国家，我只有一死罢了，哪里有投降的道理。”姚弼果然攻克这座城，把苏霸杀了。然后又挥动大军长驱直入，进逼姑臧。秃发檀环城坚固拒守，并出动奇兵回击姚弼，将他打败，姚弼退到西苑据守。城中王钟等人阴谋做后秦军的内应，事情泄漏后，秃发檀准备杀死主谋而赦免其他的人。前军将军伊力延侯说：“现在强大的敌人就在城外，而奸人又私下里准备在城内发动叛乱，危险是多么的严重呵！如果不全部把他们活埋的话，用什么来惩戒后来的人！”秃发檀听从了他的话，坑杀了五千多人。他又命令群县把牛羊等全部驱散到野外去，后秦军将领敛成纵容他的部下大肆抢掠。这时秃发檀派遣镇北大将军秃发俱延、镇军将军秃发敬归等联合进攻，后秦军队大败，被斩首的有七千多人。姚弼坚守堡垒，不出来交战，秃发檀进攻他们，没有攻克。

秋，七月，兴遣卫大将军常山公显帅骑二万为诸军后继，至高平，闻弼败，倍道赴之。显遣善射者孟钦等五人挑战于凉风门，弦未及发，檀材官将军宋益等迎击，斩之。显乃委罪敛成，遣使谢檀，慰抚河外，引兵还。檀遣使者徐宿诣秦谢罪。

秋季，七月，姚兴派遣卫大将军常山公姚显统帅骑兵二万作为各路军队的后继队伍，来到高平，听说姚弼战败，便加快行军速度，兼程赶到那里。姚显派遣善于射箭的孟钦等五人，在凉风门向敌兵挑战，弓弦上的箭还没来得及发射出去，秃发檀的材官将军宋益等便赶到迎

战，把他们杀了。姚显于是把罪过推托给敛成，派人向秃发檀认错，安抚慰问黄河以外地区的百姓，带领大军回去了。秃发檀也派遣使节徐宿到后秦首都拜谒谢罪。

夏王勃勃闻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齐难以勃勃既远，纵兵野掠；勃勃潜师袭之，俘斩七千余人。难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虏其将士万三千 人。於是岭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万数，勃勃皆置守宰以抚之。

夏王刘勃勃听说后秦兵马很快就要来到，退到河曲据守。齐难以为刘勃勃已经跑远，放纵自己的士兵到处抢掠。刘勃勃暗中回师袭击他们，俘虏、斩杀的一共有七千多人。齐难带兵退走，刘勃勃追到木城，把他活捉，又俘虏了他手下的将士有一万三千人之多。从此，岭北夷族和汉人归附刘勃勃的有一万多人，刘勃勃都分别安排了守、宰一类的地方官，用来安抚他们。

[11]司马叔自蕃城寇邹山，鲁郡太守徐邕弃城走，车骑长史刘钟击却之。

[11]东晋叛将军司马叔从蕃城进犯邹山，鲁郡太守徐邕放弃城池逃走，车骑长史刘钟迎击，并把他打退。

[12]北燕王云封慕容归为辽东公，使主燕祀。

[12]北燕王高云封慕容归为辽东公，让他主管燕帝室宗庙的祭祀工作。

[13]刘敬宣既入峡，遣巴东太守温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帅益州刺史鲍陋、辅国将军文处茂、龙骧将军时延祖由垫江转战而前。谯纵求救于秦，秦王兴遣平西将军姚赏、南梁州刺史王敏将兵二万赴之。敬宣军至黄虎，去成都五百里。纵辅国将军谯道福悉众拒，相持六十余日，敬宣不得进；食尽，军中疾疫，死者太半，乃引军还。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荆州刺史刘道规以督统降号建威将军。九月，刘裕以敬宣失利，请逊位，诏降为中军将军，开府如故。刘毅欲以重法绳敬宣，裕保护之；何无忌谓毅曰："柰何以私憾伤至公！"毅乃止。

[13]东晋刘敬宣进入三峡后，派遗巴东太守温祚率领二千人从外水进军，自己则统帅益州刺史鲍陋、辅国将军文处茂、龙骧将军时延祖从垫江一边作战一边前进。谯纵向后秦求救，后秦王姚兴派遣平西将军姚赏、南凉州刺史王敏带兵二万人前去解救。刘敬宣的大军开到黄

虎，距成都还有五百里。谯纵的辅国将军谯道福把兵力全部调动起来据险要地势抵抗。双方在这里对抗僵持了六十多天，刘敬宣无法向前推进，粮食吃完，军中又流行疾病瘟疫，病死的人超过一半，于是只好带兵退了回去。刘敬宣因指挥不利被免去官职，削去他的封地的三分之一，荆州刺史刘道规也因此从督统的名号贬降为建威将军。九月，刘裕因为刘敬宣的战场失利，请求退位。朝廷下诏把他降为中军将军，开府的待遇不变。刘毅打算重刑惩处刘敬宣，刘裕多方保护，方才得免。何无忌对刘毅说："怎么能用私人间的恩怨伤害天下的大公道呢！"刘遂这才停止。

[14]乞伏炽磐以秦政浸衰，且畏秦之攻袭，冬，十月，招结诸部二万余人筑城于山而据之。

[14]后秦河州刺史乞伏炽磐，认为后秦的政权越来越衰退，而且又害怕后秦前来进攻，冬季，十月，征召集结各部落的二万多人在山修城池进行据守。

[15]十一月，秃发檀复称凉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为王后，世子武台为太子，录尚书事。左长史赵晁、右长史郭为尚书左、右仆射，昌松侯俱延为太尉。

[15]十一月，南凉秃发檀重新自称凉王，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嘉平，设置文武百官。册立夫人折掘氏为王后，封嫡长子秃发武台为太子、录尚书事。任命左长史赵晁、右长史郭为尚书左、右仆射。任命昌松侯秃发俱延为太尉。

[16]南燕汝水竭，河冻皆合，而渑水不冰。南燕主超恶之，问于李宣，对曰："渑水无冰，良由逼带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悦，赐朝服一具。

[16]南燕汝水枯竭。所有的河水全部结冻、冰封，而只有渑水没有结冰，南燕国主慕容超心里对此非常忌讳，向李宣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李宣回答说："渑水没有冻冰，主要是因为它流经都城，跟日月靠得很近的缘故。"慕容超听后非常高兴，赐给李宣一套官服。

[17]十二月，乞伏炽磐攻彭奚念于罕，为奚念所败而还。

[17]十二月，后秦河州刺史乞伏炽磐在罕进攻叛将彭奚念，被彭奚念打败，撤回。

[18]是岁，魏主杀高邑公莫题。初，拓跋窟咄之伐也，题以年少，潜以箭遗窟 咄曰："三岁犊岂能胜重载邪！"心衔之。至是，或告题居处倨傲、拟则人主者，使人以箭示题而谓之曰："三岁犊果如何？"题父子对泣；诘朝，收斩之。

[18]这一年，北魏国主拓跋诛杀高邑公莫题。当初，拓跋 窟 咄征伐拓跋的时候，莫题以为拓跋年纪小，不可依靠，便在暗地里与拓跋窟 咄联络，赠箭盟誓说："三岁大的小牛犊，怎么能拉得动重载的车呢！"拓跋一直怀恨在心。到了这时，有人告发莫题平时接人待物高傲无理，好像有意摹仿君主的样子。拓跋便派人拿着那支箭给莫题看，并告诉他说："三岁的牛犊结果怎么样？"莫题父子二人相对而哭。第二天早晨，便被抓起来杀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五卷

晋纪三十七 安皇帝庚义熙五年（己酉、409）

晋纪三十七 晋安帝义熙五年（己酉，公元409年）

[1]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会群臣，叹太乐不备，议掠晋人

以补伎。领军将军韩曰：“先帝以旧京倾覆，翼三齐。陛下不养士息民，以伺

魏衅，恢复先业，而更侵掠南邻以广雠敌，可乎！”超曰：“我计已定，不与卿言。”

[1]春季，正月，庚寅朔（初一），南燕国主慕容超临朝大会群臣，感叹帝室的御用音乐不完备，商议虏掠一些晋人作为补充的歌舞伎人。领军将军韩说：“先帝因为故有的国都失守，所以才退守到三齐。陛下不计划让天下的士民得到休养生息，用以等待魏国内部出现分歧矛盾，然后利用机会恢复过去的国家大业，相反却要再去侵扰掠夺南面的邻国，扩大我们仇敌的范围，这怎么可以！”慕容超说：“我的计划已定，不跟你多说。”

[2]辛卯，大赦。

[2]辛卯（初二），东晋实行大赦。

[3]庚戌，以刘毅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毅爱才好士，当世名流莫不辐凑，独扬州主簿吴郡张不往。或问之，曰：“主公命世人杰，何烦多问！”

[3]庚戌（二十一日），东晋任命刘毅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刘毅爱好人才，喜欢读书人，所以，当时的知名人士几乎没有不聚集到他身边去的，惟独只有扬州主簿吴郡人张邵不去。有人问他为什么，张邵说：“我的主公刘裕是应运而生的人中豪杰，哪里还用多问！”

[4]秦王兴遣其弟平北将军冲、征虏将军狄伯支等帅骑四万，击夏王勃勃。冲至岭北，谋还袭长安，伯支不从而止，因鸩杀伯支以灭口。

[4]后秦王姚兴，派遣他的弟弟平北将军姚冲、征虏将军狄伯支等率领四万骑兵，进攻夏王刘勃勃。姚冲大军抵达岭北地区，打算回击长安篡权，因狄伯支不同意才中止。姚冲因此用药酒毒死狄伯支灭口。

[5]秦王兴遣使册拜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仪。

[5]后秦王姚兴派遣使节前去册封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授九锡，并可奉制书直接任命官员、封赏爵位，所用礼仪全部与君王一样。

[6]二月，南燕将慕容兴宗、斛谷提、公孙归等帅骑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太乐教之。归，五楼之兄也。是时，五楼为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专总朝政，宗亲并居显要，王公内外无不惮之。南燕主超论宿豫之功，封斛谷提等并为郡、县公。桂林王镇谏曰："此数人者，勤民顿兵，为国结怨，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书都令史王俨谄事五楼，比岁屡迁，官至左丞。国人为之语曰："欲得侯，事五楼。"超又遣公孙归等寇济南，俘男女千馀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诏并州刺史刘道怜镇淮阴以备之。

[6]二月，南燕将领慕容兴宗、斛谷提、公孙归等人率领骑兵进犯并攻克东晋的宿豫，大肆抢掠一番之后，便回去了，挑选俘虏的男女青年二千五百人，交付给管理王室音乐的机构，教习训练。公孙归是公孙五楼的哥哥。这时，公孙五楼任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在朝中专权，总揽国家的一切政务，他的宗族亲属也都在朝廷官居显要位置，王公大臣、朝廷内外，对他没有不忌惮害怕的。南燕国主慕容超评定宿豫之战的功劳，封斛谷提等人为郡公、县公。桂林王慕容镇劝阻说："这几个人，劳师动众，为国家结下仇怨，有什么功劳可封？"慕容超大怒，不予回答。尚书都令史王俨谄媚巴结公孙五楼，几年来屡次升迁，官职到了左丞。所以当时百姓根据这些编了句歌谣："要想封侯，巴结五楼。"慕容超又派公孙归等侵犯济南，俘获了男女一千多人回去。因此，从彭城往南，东晋居民全都修筑城堡聚居一起，进行自卫。朝廷下诏，命并州刺史刘道怜镇守淮阴，用来戒备南燕骚扰。

[7]乞伏炽磐入见秦太原公懿於上，彭奚念乘虚伐之。炽磐闻之，怒，不告懿而归，击奚念，破之，遂围罕。乞伏乾归从秦王兴如平凉；炽磐克罕，遣人告乾归，乾归逃还苑川。

[7]后秦河州刺史乞伏炽磐到上拜见后秦太原公姚懿，叛将彭奚念趁他后方空虚，出兵讨伐。乞伏炽磐听说之后，大怒，来不及与姚懿告别，急忙回去迎击彭奚念，把他打得大败，于是包围了罕。乞伏乾归跟从后秦王姚兴来到平凉。乞伏炽磐攻克罕，派人向乞伏乾归报告，乞伏乾归便逃回苑川。

冯翊人刘厥聚众数千，据万年作乱，秦太子泓遣镇军将军彭白狼帅东宫禁兵讨之，斩厥，赦其馀党。诸将请露布，表言广其首级。泓不许，曰："主上委吾后事，不能式遏寇逆，当责躬请罪，尚敢矜诞自为功乎！"

冯翊人刘厥聚集变民几千人，占据万年作乱。后秦太子姚泓派遣镇军将军彭白狼率东宫禁卫兵讨伐他，斩杀了刘厥，赦免了他的党羽。各位将领请求公开宣布这次胜利，上疏的时候多写些杀伤敌人的数量。姚泓没有允许。说："皇上把后方的事全部托付给我，我不能预先消灭强盗叛逆，本当自责请罪，怎么还敢狂傲地以欺骗的手段自己夸饰功劳呢？"

秦王兴自平凉如朝那，闻姚冲之谋，赐冲死。

后秦王姚兴从平凉抵达朝那，听说了姚冲曾想回击长安的阴谋，命令姚冲自杀。

[8]三月，刘裕抗表伐南燕，朝议皆以为不可，惟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熹以为必克，劝裕行。裕以昶监中军留府事。谢裕，安之兄孙也。

[8]三月，东晋刘裕上表请求讨伐南燕，朝廷中商议，大臣们都以为不可轻举妄动。只有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熹认为一定能胜利，劝说刘裕出征。刘裕任命孟昶为监中军留府事。谢裕是谢安哥哥的孙子。

初，苻氏之败也，王猛之孙镇恶来奔，以为临澧令。镇恶骑乘非长，关弓甚弱，而有谋略，善果断，喜论军国大事。或荐镇恶于刘裕，裕与语，说之，因留宿；明旦，谓参佐曰："吾闻将门有将，镇恶信然。"即以为中军参军。

当初，前秦苻氏政权衰败的时候，王猛的孙子王镇恶投奔到东晋，朝廷任命他为临澧令。王镇恶对骑术不很擅长，拉弓射箭的能力也很弱，但是却有深谋远略，善于对事情作出果决的判断，很喜欢谈论军队国家的大事。有人把王镇恶推荐给刘裕，刘裕和他交谈一番，很喜欢他，所以留宿在家里。第二天早晨，对参军佐僚们说："我听说名将之门当出大将，王镇恶的确是这样。"便任命他为中军参军。

[9]恒山崩。

[9]恒山出现山崩。

[10]夏，四月，乞伏乾归如罕，留世子炽磐镇之，收其众得二万，徙都度坚山。

[10]夏季，四月，后秦镇远将军乞伏乾归从苑川来到罕，留下嫡长子乞伏炽磐镇守那里，收集自己的部众共二万，把都城迁到度坚山。

[11]雷震魏天安殿东序；魏主恶之，命左校以冲车攻东、西序，皆毁之。初，服寒食散，久之，药发，性多躁扰，忿怒无常，至是剧。又灾异数见，占者多言当有急变生肘腋。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达旦不寐，追计平生成败得失，独语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在官奏事至前，追记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颜色变动，或鼻息不调，或步趋失节，或言辞差缪，皆以为怀恶在心，发形于外，往往手击杀之，死者皆陈天安殿前。朝廷人不自保，百官苟免，莫相督摄，盗贼公行，里巷之间，人为希少。亦知之，曰："朕故纵之使然，待过灾年，更当清治之耳。"是时，群臣畏罪；多不敢求亲近；唯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或终日不归。浩，吏部尚书宏之子也。宏未尝忤旨，亦不谄谀 ，故宏父子独不被谴。

[11]雷电击中北魏国天安殿的东墙。北魏国主拓跋非常忌讳这件事，命令左校用攻城时的一种冲车撞击东西墙，把墙全部撞倒。当初，拓跋服食寒食散，时间一长，药性发作，他的性情便变得急躁烦闷，喜怒无常。到了这时，病情更加严重。加上最近又灾祸怪事屡次发现，占卜算卦的人大多都说要在自己身旁发生急剧性的变化，使拓跋更加忧虑愤恨，心中不安。他或者几天不吃饭，或者整夜不睡觉，追忆感怀自己一生来的成功与失败、所得与所失，而不停地自言自语。他怀疑大臣们和左右的侍从护卫都是不可相信的，每当文武是百官上前启奏国事，他都往往想起启奏者过去的错误和罪过，并将其杀

掉。其余的人，如有面色稍变，或呼吸不匀，或步履不稳，或话语出现错差的，他都会以为是心中有鬼、居心不良所以才表现在外表上，往往亲手把他们刺死。死的人都被摆放在天安殿前。朝廷中人人觉得朝不保夕，文武百官苟且偷安，根本不考虑互相之间监督勤政的事，所以国内强盗贼寇公然作案犯法，都城的大街小巷中间，行人稀少。拓跋也知道这种情况，说："我这不过是故意放纵他们罢了，等到过去了这个灾年，我再重新清理整治这些吧。"这时，大臣们都害怕惹祸怪罪，多数人不敢去与拓跋接近，只有著作郎崔浩恭谨勤奋，坚持不懈，有的时候整天不回家。崔浩是吏部尚书崔宏的儿子。崔宏不曾冒犯过国主，也不谄媚阿谀，所以只有崔宠父子二人，没有受到谴责。

[12]夏王勃勃率骑兵二万攻秦，掠取平凉杂胡七千余户，进屯依力川。

[12]夏王刘勃勃率领骑兵二万人进攻后秦，抢掠了平凉地区杂居的胡族七千多户，开进到依力川屯聚。

[13]己巳，刘裕发建康，帅舟师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舰、辎重，步进至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兵守之。或谓裕曰："燕人若塞大岘之险，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唯无功，将不能自归，奈何？"裕曰："吾虑之熟矣，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进利虏获，退惜禾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敢为诸君保之。"

[13]己巳（十一日），刘裕从建康出发，率水军从淮水进入泗水。五月，东晋部队到达下邳，把船舰、笨重的军用物资留下，步行开进到琅邪，所路过的地方，都修筑起城池，留下军队把守。有人对刘裕说："燕国人如果把大岘山的险要堵塞住，或者坚固城墙，使散居百姓聚居进去，只把空荡荡的田野留给我们，那么，我们的大部队深入到敌国重地，便不单不能建立什么功业，而且还可能无法安全返回，怎么办？"刘裕说："我已经把这些考虑成熟了，鲜卑人生性贪婪，没有长远的打算，前进的时候只盼望多多地抢夺掳掠，后退的时候又吝惜田中禾苗。他们以为我们孤军深入一定不能长久坚持，因此不外乎进军驻守临朐，或者退兵戍卫广固，一定不会据险要之地抵抗、清肃四野防备我们。我敢向你们保证。"

南燕主超闻有晋师，引群臣会议。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曰：“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然后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帅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馀悉焚荡，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求战不得，旬月之间，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超曰：“今岁星居齐，以天道推之，不战自克。客主势殊，以人事言之，彼远来疲弊，势不能久。吾据五州之地，拥富庶之民，铁骑万群，麦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纵使入岘，以精骑蹂之，何忧不克。”辅国将军广宁王贺赖卢苦谏不从，退谓五楼曰：“必若此，亡无日矣！”太尉桂林王镇曰：“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宜出岘速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超不从。镇出，谓韩曰：“主上既不能逆战却敌，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敌入腹，坐待攻围，酷似刘璋矣。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超闻之，大怒，收镇下狱。乃摄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简士马，以待之。

南燕国主慕容超听说有东晋军队来讨伐，便召集大臣们在一起商议对策。征虏将军公孙五楼说：“吴地的兵众轻装果决，方便的是速战速决，不能与他们迎面作战。应该据守大岘，让他们无法进入，拖延时间，把他们的锐气泄掉，然后再从容地挑选精壮骑兵二千人，沿着海滨南下，断绝他们运粮草的通道，另外再命令段晖率兖州的军队沿着山地向东进军，在后背处进攻他们。这是最好的办法，分别命令各地的守宰官员依靠险要自己固守，考虑估计自己所用的粮食物质等以外，剩下的全部烧毁，再把田野中的庄稼全部割光，让来犯的敌人没有东西可补充给养，他们远征的部队既没粮草，求战又找不到对手，一个月之间，我们就可以坐在那里控制他们了。这是一般的办法。把贼兵放入岘山，然后我们再出城迎战他们，这是最不好的办法了。”慕容超说：“今年，上天的吉星正在我们三齐的头上，按照天道推测，我们用不着作战，就会胜利。现在客军和主人的势力相差太悬殊，按照人间事理来看，他们远道而来，疲惫不堪一定不能耽搁太久。我据守五个州的地域，拥有富庶的百姓，强大的骑兵万群，茁壮的庄稼遍布四野，怎么能割倒庄稼迁移百姓，首先自己向人示弱呢？我看，不如放他们进入大岘山，再派精壮骑兵前去践踏他们，何必担心打不败他

们。”辅国将军广宁王慕容贺赖卢苦苦劝阻，慕容超只是不听。退朝后，慕容贺赖卢对公孙五楼说：“如果一定这样的话，亡国也就没几天了！”太尉、桂林王慕容镇说：“陛下如果一定认为骑兵在平地作战方便的话，就应该冲出岘山去迎战敌人，即使在战斗中不能取胜，也还可以退守。”不应该放纵敌兵进入岘山，自己放弃险要的地势。”慕容超拒不听从。慕容镇退出后，对韩说：“主上既不想主动迎战，把敌人击退，又不同意迁移居民，清肃原野。把敌人引进自己的腹地，坐在那里等待敌人的进攻围困，这一点太像汉末的刘璋了。今年之内我们国家就要灭亡，我只有一死。但是你作为中原人士，却要像江南人那样被重新纹身了。”慕容超听说这话后，暴跳如雷，把慕容镇抓起来送进了监狱。于是他下令撤回莒城、梁父两地的守军，加固修筑都城的防御工程，遴选将士和战马，等待东晋兵来。

刘裕过大岘，燕兵不出。裕举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见敌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馀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虏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东莞。超先遣公孙五楼、贺赖卢及左将军段晖等将步骑五万屯临朐；闻晋兵入岘，自将步骑四万往就之，使五楼帅骑进据巨蔑水。前锋孟龙符与战，破之，五楼退走。裕以车四千乘为左右翼，方轨徐进，与燕兵战于临朐南，日向昃，胜负犹未决。参军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战，临朐城中留守必寡，愿以奇兵从间道取城，此韩信所以破赵也。”裕遣藩及谘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河内向弥潜师出燕兵之后，攻临朐，声言轻兵自海道至矣。向弥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惊，单骑就段晖于城南。裕因纵兵奋击，燕众大败，斩段晖等大将十人，超遁还广固，获其玉玺、辇及豹尾。裕乘胜逐北至广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众入保小城。裕筑长围守之，围高三丈，穿堑三重；抚纳降附，采拔贤俊，华、夷大悦。于是因齐地粮储，悉停江、淮漕运。

刘裕顺利通过大岘，南燕的军队一直没有出现。刘裕举起手来，指着上天，禁不住脸上露出喜色。左右的侍从们说：“您没有看见敌人却先高兴起来，这是为什么？”刘裕说：“大军已过险关，军队没有退路可走，因此一定会有拼死作战的决心；余粮尚在田亩之中储存，我们又没有了缺乏粮草的忧虑。盗匪已经完全落入了我的手中。”六月，己巳（十二日），刘裕大军抵达东莞。慕容超先派遣公孙五楼、慕容贺

赖卢以及左将军段晖等人统领步、骑兵共五万人屯据在临朐，听说东晋兵马已经通过岘山，便亲自带领步、骑兵共四万人前去迎战，并派公孙五楼率领骑兵开进巨蔑水据守。东晋部队的前锋孟龙符与他展开激战，将他打败，公孙五楼败退而走。刘裕用四千乘军车作为左右的屏障，排成方阵缓缓向前推进，在临朐以南的地方与南燕军队进行会战，太阳渐渐西移，双方的胜负还没有最后明朗。东晋参军胡藩对刘裕说："南燕倾巢出动，与我们作战，临朐城中的守军一定很少。我愿意带领一支出敌不意的部队从小路去夺取这座城池，这是韩信击败赵国的办法。"刘裕于是派遣胡藩以及谘议参军檀韶、建成将军河内人向弥暗自带兵绕到南燕军队的后面，进攻临朐，号称是轻装部队从海路直接赶来增援的。向弥身披铠甲，首先登上城墙，于是攻破该城。慕容超听说后，大吃一惊，单人匹马从城中逃出，赶到城南投奔段晖。刘裕趁势催动大军奋力战斗，南燕军队大败，斩杀了段晖等大将十多人，慕容超逃回广固，晋兵缴获了他的玉玺、车辇以及挂在车后的豹尾。刘裕乘胜追击，直到广固。丙子（十九日），又攻克了广固外围的外城。慕容超聚集众人进入内城据守。刘裕兴筑长墙围困他们，墙高三丈，挖了三道地沟。好言抚慰接纳投降归附的人士，选择提拔贤才俊杰，不管是汉人还是夷人，都很高兴。从此，因为夺取了齐地这里储存的粮草，便把从长江、淮河水路运输军粮的工作，全部停止。

超遣尚书郎张纲乞师于秦，赦桂林王镇，以为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引见，谢之，且问计焉。镇曰："百姓之心，系於一人。今陛下亲董六师，奔败而还，群臣离心，士民丧气。闻秦人自有内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还者尚有数万，宜悉出金帛以饵之，更决一战。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敌；如其不然，死亦为美，比於闭门待尽，不犹愈乎！"司徙乐浪王惠曰："不然。晋兵乘胜，气势百倍，我以败军之卒当之，不亦难乎！秦虽与勃勃相持，不足为患；且与我分据中原，势如唇齿，安得不来相救！但不遣大臣则不能得重兵。尚书令韩范

为燕、秦所重，宜遣乞师"。超从之。

慕容超派遣尚书郎张纲向后秦请求救兵，又赦免了桂林王慕容镇，任命 他为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把他请来相见，并谢了罪，又问他有什么好办法。慕容镇说："百姓的心事、希望，全部维系在您一个人身上。现在陛下亲自指挥大部队前去迎战，结果是战败跑回，不但

大臣们的心思难以统一，百姓也都丧失了胆气。我听说秦国自己也正有内患没有清除，恐怕也没有功夫分出兵力解救别人。现在我们逃散的士兵回来的还有几万，应该把国库中的金银布匹等全部拿出来引诱他们，让他们再去决一死战。如果天命应该帮助我们，那么这一次一定能击败敌人；如果不这样，那么死了也是一件美事。这和关起门来坐在这里等死，不也还强出许多吗？”司徒、乐浪王慕容惠说：“不对。晋军乘胜而来，气势旺盛，比原来还要超出百倍，我们用刚刚惨败的士卒抵挡他们，不也是太难了吗？秦国虽然与刘勃勃互相僵持、斗争不休，但是也不足以把这当成祸患。况且他们与我们分别占据中原地区，彼此依傍，形势就像唇齿一样，怎么能够不来救助我们呢？但是，不派出官职重要的大臣去，就请不来更多的援兵。尚书令韩范一直被我们和秦国所重视，应该派他去请求援军。”慕容超听从了他的意见。

秋，七月，加刘裕北青、冀二州刺史。

秋季，七月，东晋加授刘裕为北青、北冀二州的刺吏。

南燕尚书略阳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逾城来降，裕以为行参军。尊、苗皆超所委任以为腹心者也。

南燕尚书略阳人垣尊和他的弟弟京兆太守垣苗，跳出城墙向东晋部队投降，刘裕任命他们为行参军。垣尊、垣苗都是慕容超喜欢、重用并引为心腹的人。

或谓裕曰：“张纲有巧思，若得纲使为攻具，广固必可拔也。”会纲自长安还，太山太守申宣执之，送于裕。裕升纲于楼车，使周城呼曰：“刘勃勃大破秦军，无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发兵及遣使者至广固，裕辄潜遣兵夜迎之，明日，张旗鸣鼓而至，北方之民执兵负粮归裕者，日以千数，围城益急。张华、封恺皆为裕所获。超请割大岘以南地为藩臣，裕不许。

有人对刘裕说：“张纲心灵手巧，如果把他抓来，让他制作攻城用具，广固一定可以攻克。”正好张纲从长安回来，太山太守申宣把他抓住，送给刘裕。刘裕让张纲登上很高的楼车，命令他在城的四周对城内高喊：“刘勃勃把秦军打得大败，所以没有谁能派兵来救你们了。”城中将士听到这话没有不大惊失色的。东晋从江南每次发兵前来增

援，或者派遣使者来广固慰问，刘裕都常常暗自派兵卒在前一天夜里迎候，第二天再打着大旗、敲着锣鼓到来。北方的百姓

拿着武器、背着粮食归降刘裕的人，每天都有一千多。晋军对广固的围攻，更加猛烈。南燕大臣张华、封恺都先后被刘裕俘虏。慕容超请求割让大岘山以南的地区讲和，并愿做东晋的藩臣，刘裕没有答应。

秦王兴遣使谓裕曰：“慕容氏相与邻好，今晋攻之急，秦已遣铁骑十万屯洛阳；晋军不还，当长驱而进。”裕呼秦使者谓曰：“语汝姚兴；我克燕之后，息兵三年，当取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刘穆之闻有秦使，驰入见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无大小，必赐预谋，此宜善详，云何遽尔答之！此语不足以威敌，适足以怒之。若广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审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相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赴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逆设此言！是自张大之辞也。晋师不出，为日久矣。羌见伐齐，殆将内惧，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后秦王姚兴派遣使者对刘裕说：“慕容氏与我们相邻，关系友好。现在你们

晋国这样急迫地进攻他们，我们秦国已派遣十万精锐强壮的骑兵屯聚在洛阳。你们的部队如果不撤，那么，我们就要长驱进军了。”刘裕把后秦的使节叫到跟前来说：“告诉你们姚兴：我攻克燕国之后，停止军事行动三年，然后就要去夺取你们的关中、洛阳。今天你们要是能自己送来，那就快点来吧！”刘穆之听说有后秦使节来，便骑着快马跑来拜见刘裕，但后秦使节已经走了。刘裕把自己说的话告诉给了刘穆之。刘穆之埋怨他说：“平常的时候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找我商量。这件事太重大，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再决定，为什么就这样冒然地答复他呢？你说的这话不但不足以把敌人威慑住，相反却足以激怒他。如果广固没有攻下，而那些羌族强盗又突然到来，不知道你怎么对付他们？”刘裕笑着说：“这是用兵之道，不是你所能明白的，所以才不告诉你。大凡用兵，贵在神奇迅速，他们如果真的能赶来救援的话，一定是害怕我们知道，哪里还能事先派人前来通知我，说下这番话呢？这是他们的大话。晋军不出国征战，时间已经很久了。羌人看见我们

大举讨伐三齐之地，心中已经开始畏惧。他们保全自己还来不及，怎么还能援救别人呢？”

[14]乞伏乾归复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复本位。

[14]后秦镇远将军乞伏乾归重新登上秦王之位，下令大赦，改年号为更始，公卿以下的官员，全部恢复以前的职位。

[15]慕容氏在魏者百馀家，谋逃去，魏主尽杀之。

[15]慕容氏家族，在北魏有一百多户，他们计划逃走，被北魏国主拓跋全部杀掉了。

[16]初，魏太尉穆崇与卫王仪伏甲谋弑魏主，不果；惜崇、仪之功，秘而不问。及有疾，杀大臣。仪自疑而出亡，追获之。八月，赐仪死。

[16]当初，北魏太尉穆崇与卫王拓跋仪，布下埋伏全副武装的兵士，阴谋刺杀北魏国主拓跋，没有成功。拓跋惋惜穆崇、拓跋仪过去的赫赫战功，把此事压下，没有追查。到了拓跋有病之后，杀了许多大臣，拓跋仪担心自己难逃一死，逃亡外地，被追上抓获。八月，命令拓跋仪自杀。

[17]封融诣刘裕降。

[17]南燕故臣、后来投奔北魏的封融，前去拜见刘裕，投降。

[18]九月，加刘裕太尉；裕固辞。

[18]九月，东晋加封刘裕为太尉。刘裕坚决推辞。

[19]秦王兴自将击夏王勃勃，至贰城，遣安远将军姚详等成分督租运。勃勃乘虚奄至，兴惧，欲轻骑就详等。右仆射韦华曰：“若銮舆一动，众心骇惧，必不战自溃，详营亦未必可至也。”兴与勃勃战，秦兵大败，将军姚榆生为勃勃所禽，左将军姚文崇等力战，勃勃乃退，兴还长安。勃勃复攻秦敕奇堡、黄石固、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19]后秦主姚兴准备亲自带兵征讨夏王刘勃勃，到达贰城，派遣安远将军姚详等人分别督运粮草。刘勃勃乘虚突然前来袭击，姚兴非常害怕，打算轻装骑马去到姚详那里躲避。右仆射韦华说：“如果陛下的大驾一动，部众的心中就会惊骇恐惧，一定不等打仗便自行崩溃，那样的话，恐怕陛下也不一定能跑到姚详的军营中去。”姚兴与刘勃勃对

战，后秦军大败，将军姚榆生也被刘勃勃抓获。左将军姚文崇乘等人拼死力战，刘勃勃才退兵，姚兴回到长安。刘勃勃又进攻后秦的敕奇堡、黄石固、我罗城，全部攻克，把七千多户居民迁移到大城，任命他的丞相右地代兼幽州牧，镇守在那里。

初，兴遣卫将军姚强帅步骑一万随韩范往就姚绍于洛阳，并兵以救南燕，及为勃勃所败，追强兵还长安。韩范叹曰："天灭燕矣！"南燕尚书张俊自长安还，降于刘裕，因说裕曰："燕人所恃者，谓韩范必能致秦师也，今得范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范为散骑常侍，且以书招之。长水校尉王蒲劝范奔秦，范曰："刘裕起布衣，灭桓玄，复晋室，今兴师伐燕，所向崩溃，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则秦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于裕。裕将范循城，城中人情离沮。或劝燕主超诛范家。超以范弟尽忠无贰，并范家赦之。

当初，姚兴派遣右将军姚强，统帅步兵骑兵共一万人，随韩范到洛阳与姚绍会合，然后两个合兵一起去救援南燕，等到被刘勃勃打败之后，又派人追上姚强，让他带领部队回长安。韩范叹息说："上天让我燕灭亡了！"南燕尚书张俊从长安回来，投降了刘裕，又对刘裕说："燕人所仗恃的，是以为韩范一定能请来秦的军队。现在抓住韩范让他们看看，那么燕国一定会投降。"于是，刘裕一面上疏给朝廷，请求封韩范为散骑常侍，一面写信给韩范，招降他。后秦长水校尉王蒲劝说韩范投奔后秦国，韩范说："刘裕从一个平民百姓起家，剿灭桓玄，兴复晋朝皇室，这次起兵讨伐燕国，所到之处，无不土崩瓦解，这一定是上天的旨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燕国亡，那么秦国紧跟着就是第二个，我不能再受一次亡国之辱。"于是，投降了刘裕。刘裕带着韩范绕城一周，城中人见了，情绪顿时一落千丈，人心离散。有人劝说南燕国主慕容超诛杀韩范全家，慕容超则因为韩范弟弟韩为国尽忠，从无二心，所以赦免了韩范的家属。

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

冬季，十月，投奔北魏的南燕旧臣段宏，从北魏投奔刘裕。

张纲为裕造攻具，尽诸奇巧；超怒，县其母于城上，支解之。

张纲为刘裕设计制造的攻城用具，每件都是奇妙精巧无比。慕容超大怒，把他的母亲悬挂在城墙之上，并把她活活支解。

[20]西秦王乾归立夫人边氏为皇后，世子炽磐为太子，仍命炽磐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以屋引破光为河州刺史，镇罕；以南安焦遗为太子太师，与参军国大谋。乾归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谓炽磐曰：“汝事之当如事

吾。”炽磐拜遗於床下。遗子华至孝，乾归欲以女妻之。辞曰：“凡娶妻者，欲与之共事二亲也。今以王姬之贵，下嫁蓬茅之士，诚非其匹，臣惧其阙于中馈，非所愿也。”乾归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强卿。”乃以为尚书民部郎。

[20]西秦王乞伏乾归册立他的夫人边氏为皇后，立他的世子乞伏炽磐为太子，仍然命乞伏炽磐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任命屋引破光为河州刺史，镇守罕。任命南安人焦遗为太子太师，参与军事、国家的机密大事。乞伏乾归说：“焦先生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儒士，而且还是一位辅佐君王的大人才。”对乞伏炽磐说：“你对待他应该像对待我一样。”乞伏炽磐就在焦遗所坐床座之前，拜倒在地。焦遗的儿子焦华，非常孝顺，乞伏乾归打算把女儿嫁给他。焦华推辞说：“凡是娶妻的人，大都打算和她一起服侍二位老人。现在，她以王姬那样的高贵身份，下嫁给我这样一个居住在茅草屋中的贫寒之士，实在不是合适的匹配，我害怕她将来不能很好地操持家务，尽妇人的孝道，这不是我的愿望。”乞伏乾归说：“你所坚持的，是只有古人才有的高洁纯朴之风，我这个女儿，是不配勉强你来娶她的。”于是任命他为尚书民部郎。

[21]北燕王云自以无功德而居大位，内怀危惧，常畜养壮士以为腹心、爪牙。宠臣离班、桃仁专典禁卫，赏赐以臣万计，衣食起居皆与之同，而班、仁志愿无厌，犹有怨憾。戊辰，云临东堂，班、仁怀剑执纸而入，称有所启。班抽剑击云，云以几捍之，仁从旁击云，弑之。

[21]北燕王高云自以为没有功德，但却登上如此重大的高位，所以心中总有危险恐惧的感觉。他常常选拔、供养一些精壮的武士作为自己的心腹、爪牙。他的宠爱之臣离班、桃仁专门掌管帝室、宫廷的警卫工作，他对这二人的赏赐也都不计其数，甚至他们的衣食住行也都跟自己一样。而离班、桃仁二人又贪得无厌，即使这样，他们也还满腹怨言。戊辰（十三日），高云来到东堂，离班、桃仁怀里藏着利

剑，手里拿着通俗书籍走了进来，声称有事禀报。离班突然抽出剑来直刺高云，高云用茶几抵挡，桃仁又从旁边刺高云，把他杀死。

冯跋升洪光门以观变，帐下督张泰、李桑言于跋曰："此竖势何所至，请为公斩之！"乃奋剑而下，桑斩班于西门，泰杀仁于庭中。众推跋为主，跋以让其弟范阳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於于昌黎，大赦，诏曰："陈氏代姜，不改齐国，宜即国号曰燕。"改元太平，谥云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张氏为太后，立妻孙氏为王后，子永为太子，以范阳公素弗为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孙护为尚书令，张兴为左仆射，汲郡公弘为右仆射，广川公万泥为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陈为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侠放荡，尝请婚于尚书左丞韩业，业拒之。及为宰辅，待业尤厚；好申拔旧门，谦恭俭约，以身帅下，百僚惮之，论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冯跋登上宫城的洪光门观察事态的变化，他手下的帐下督张泰、李桑对冯跋说："这两个小人想闹到什么程度，请您看着，我们替您把他们杀了。"于是挺剑跳下洪光门，李桑在西门杀了离班，张泰在院中杀了桃仁，大家推举冯跋做国主，冯跋则让位给自己的弟弟范阳公冯素弗，冯素弗不同意。于是冯跋便在昌黎登上天王宝座，下令大赦，并发布诏书说："春秋战国时陈氏家族取代姜家，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却不改变齐国的名称。所以，我们也应该继续把国家称做燕。"改年号太平，追谥高云为惠懿皇帝。冯跋尊自己的母亲张氏为太后，立自己的妻子孙氏为王后，立儿子冯永为太子。任命范阳公冯素弗为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孙护为尚书令，张兴为左仆射，汲郡公冯弘为右仆射，广川公冯万泥为幽、平二州牧，上谷公冯乳陈为并、青二州牧。冯素弗小的时候便豪爽侠义、行为放荡，曾经向尚书左丞韩业求婚，被韩业拒绝。等到他做了宰相辅佐朝政，对待韩业反而更加优厚。他喜欢提拔旧的豪门士族，谦虚恭谨，勤俭节约，以身作则，给下级作出了榜样，因此文武百官都敬畏他，议论朝朝政的人也都赞美他有宰相的风采气度。

[22]魏主将立齐王嗣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辄先杀其母，乃赐嗣母刘贵人死。召嗣谕之曰："汉武帝杀钩弋夫人，以防母后豫政，外家为乱也。汝当继统，吾故远迹古人，为国家长久之计耳。"嗣性孝，哀泣不自胜。怒之。嗣还舍，日夜号泣，知而复召之。左右曰："上怒

甚，入将不测，不如且避之，俟上怒解而入。”嗣乃逃匿于外，惟帐下代人车路头、京兆王洛儿二人随之。

[22]北魏国主拓跋准册立齐王拓跋嗣为太子。按照北魏历史上的传统习惯，大凡立继承王位的人选的时候，常常要把他的母亲事先杀死。于是，拓跋便令拓跋嗣的母亲刘贵人自杀。拓跋召见拓跋嗣告诉他说：“汉武帝杀死钩弋夫人，用来防止母后将来干预朝政及外戚家族作乱。你应当继承国家大业，所以我效法遥远的古人的作为，这是为了国家的长久之计呵！”拓跋嗣生性孝顺，悲哀涕泣，不能自己。拓跋为此大为恼火。拓跋嗣回到住处，整天整夜地哭号悲泣，拓跋听说之后又召他进宫去。左右的侍从告诉拓跋嗣说：“皇上非常气愤，你如果进去的话，结果恐怕不好预测，不如暂时回避一下，等皇上的怒气平定之后再进宫。”拓跋嗣于是逃到外面藏了起来，只有自己手下的人代人车路头、京兆人王洛儿两人跟随。

初，如贺兰部，见献明贺太后之妹美，言于贺太后，请纳之。贺太后曰：“不可。是过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夺也。”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生清河王绍。绍凶很无赖，好轻游里巷，劫剥行人以为乐。怒之，尝倒悬井中，垂死，乃出之。齐王嗣屡诲责之，绍由是与嗣不协。

当初，拓跋前往贺兰部落，见到自己母亲献明贺太后的妹妹非常美丽，便对贺太后说了，请求收纳她为妾。贺太后说：“不行。太美的东西，一定有不好的地方。况且她已有了丈夫，不可强夺。”拓跋秘密派人把她的丈夫杀掉，把她迎娶进宫，生下了清河王拓跋绍。拓跋绍凶狠无赖，喜欢在大街小巷里游逛，往往抢劫行人，以剥光别人的衣服逗笑取乐。拓跋非常气愤，曾经把他倒悬在井中惩罚他，奄奄一息的时候才把他拉上来。齐王拓跋嗣多次教训责备他，拓跋绍从此与拓跋嗣的关系很不协调。

戊辰，谴责贺夫人，囚，将杀之，会日暮，未决。夫人密使告绍曰：“汝何以救我？”左右以残忍，人人危惧。绍年十六，夜，与帐下及宦者宫人数人通谋，逾垣入宫，至天安殿。左右呼曰：“贼至！”惊起，求弓刀不获，遂弑之。

戊辰（十三日），拓跋责骂夫人，并把她囚禁起来，要杀掉她，正好赶上天黑了，才没有决定。贺夫人秘密地派人去告诉拓跋绍说：“你

怎么救我？”左右侍从都因为拓跋凶狠残暴，个个恐惧异常。拓跋绍年十六，当夜，与帐下武士以及宦官宫中人员等几个人联络谋划，跳墙进入宫中，来到天安殿。左右侍卫高喊：“有贼！”拓跋惊醒坐起，一摸弓箭腰刀都不在，于是，被拓跋绍杀死。

己巳，宫门至日中不开。绍称诏，集百官于端门前，北面立。绍从门扉间谓百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众愕然失色，莫有对者。良久，南平公长孙嵩曰：“从王。”众乃知宫车晏驾，而不测其故，莫敢出声，唯阴平公烈大哭而去。烈，仪之弟也。于是朝野汹汹，人怀异志。肥如侯贺护举烽于安阳城北，贺兰部人皆赴之，其馀诸部亦各屯聚。绍闻人情不安，大出布帛赐王公以下，崔宏独不受。

己巳（十四日），宫门到中午也没有打开。拓跋绍谎称奉诏书，把文武百官集合在端门之前，面向北方而立。拓跋绍从门缝中对百官们说：“我有叔父，也有哥哥，你们打算听从谁的？”大家全都大惊失色，一时间全愣住了，没有一个回答的。很长时间后，南平公长孙嵩等说：“拥护大王。”众人才知道拓跋已死，但是又不明白死的原因，所以没人胆敢出声，只有阴平公拓跋烈放声大哭，转身离去。拓跋烈，是拓跋仪的弟弟。于是，从朝廷到民间，议论纷纷，每个人都各有打算。肥如侯贺护到安阳城北，点起警报的烽火，贺兰部落的人都纷纷赶来，其他那些部落也都各自把部队集合在一起。拓跋绍听说人心不定，便拿出大量的绸缎布匹，分别赏赐给王公以下的官员，希望以此收买人心，只有崔宏不接受。

齐王嗣闻变，乃自外还，昼伏匿山中，夜宿王洛儿家。洛儿邻人李道潜奉给嗣，民间颇知之，喜而相告，绍闻之，收道，斩之。绍募人求访嗣，欲杀之。猎郎叔孙俊与宗室疏属拓跋磨浑自云知嗣所在，绍使帐下二人与之偕往；俊、磨浑得出，即执帐下诣嗣，斩之。俊，建之子也。王洛儿为嗣往来平城，通问大臣，夜，告安远将军安同等。众闻之，翕然响应，争出奉迎。嗣至城西，卫士执绍送之。嗣杀绍及其母贺氏，并诛绍帐下及宦官宫人为内应者十馀人；其先犯乘舆者，群臣脔食之。

齐王拓跋嗣听说都城发生事变，于是从外地赶回，白天藏在山里，晚上住宿在王洛儿家。王洛儿的邻居李道暗中给拓跋嗣供应食物。百

姓有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高兴得奔走相告。拓跋绍听说之后，逮捕了李道，并把他杀了。拓跋绍收买人到处打听拓跋嗣的下落，打算杀了他。猎郎叔孙俊与皇家宗族比较疏远的一个亲属拓跋磨浑，自己说知道拓跋嗣藏身的地方，拓跋绍便派手下的两个亲信和他们一起前往。叔孙俊与拓跋磨浑出城以后，便抓住那两个家伙前去拜见拓跋嗣，并把二人杀了。叔孙俊是叔孙建的儿子。王洛儿为拓跋嗣，多次往来平城，与各位重要的大臣取得联系，夜里又禀告安远将军安同等人，文武官员们听说了拓跋嗣的消息后，纷纷起来响应他，争先恐后地出城迎接。拓跋嗣来到城西，皇宫卫士抓住了拓跋绍。押送给他。拓跋嗣杀掉拓跋绍和她的母亲贺夫人，并诛杀拓跋绍手下武士以及作内应的宦官宫中人员，共十几人。其中最先刺杀拓跋的人，大臣们把他剁成肉酱吃了。

壬申，嗣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兴。追尊刘贵人曰宣穆后；公卿先罢归第不预朝政者，悉召用之。诏长孙嵩与北新侯安同、山阳侯奚斤、白马侯崔宏、无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坐止车门右，共听朝政，时人谓之八公。屈，磨浑之父也。嗣以尚书燕凤逮事什翼犍使与都坐大官封懿等入侍讲论，出议政事。以王洛儿、车路头为散骑常侍，叔孙俊为卫将军。拓跋磨浑为尚书，皆赐爵郡、县公。嗣问旧臣为先帝所亲信者为谁。王洛儿言李先。嗣召问先：“卿以何才何功为先帝所知？”对曰：“臣不才无功，但以忠直为先帝所知耳。”诏以先为安东将军，常宿于内，以备顾问。

壬申（十七日），拓跋嗣即帝位，下令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兴。追尊刘贵人为宣穆皇后，原来被罢官回家、不参预朝廷政务的公卿们，全部召集回来任用。下诏命长孙嵩与北新侯安同、山阳侯奚斤、白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坐在皇城止车门的右首，一起仲裁国家的朝政，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八公。拓跋屈是拓跋磨浑的父亲。拓跋嗣因为尚书燕凤一直侍奉自己的祖父拓跋什翼犍，便让他与都坐大官封懿等人一起，入宫给自己讲解经书，出宫参与议论政事。任命王洛儿、车路头为散骑常侍，任命叔孙俊为卫将军，任命拓跋磨浑为尚书，并把他们全部封为郡公或者县公。拓跋嗣向老臣们询问，先帝最信任和赏识的是谁，王洛儿说是李先，拓跋嗣便把李先召来问道：“你因为什么才能什么功劳被先帝知遇？”李先回答说：“臣下既无才能又

无功劳，只是因为忠诚正直才为先帝厚爱罢了。”拓跋嗣便下诏任命李先为安东将军，常让他住在宫内，以备随时向他征询意见。

朱提王悦，虔之子也，有罪，自疑惧。闰十一月，丁亥，悦怀匕首入侍，将作乱。叔孙俊觉其举止有异，引手掣之，索怀中，得匕首，遂杀之。

朱提王拓跋悦是拓跋虔的儿子。他犯下罪行，自己常常疑虑不安，万分恐惧。闰十一月，丁亥（初三），拓跋悦怀里藏有匕首，进宫值班，准备制造祸乱。叔孙俊觉得他的举动有些反常，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过来，搜索他的怀中，找到匕首，于是把他杀了。

[23]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虚、危。南燕灵台令张光劝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杀之。

[23]十二月，乙巳（二十二日），金星侵犯虚宿和危宿。南燕灵台令张光劝南燕主慕容超出城投降，慕容超亲手把他杀了。

[24]柔然侵魏。

[24]柔然侵略北魏。

六年（庚戌、410）六年（庚戌，公元410年）

[1]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门，朝群臣于城上。乙卯，超与宠姬魏夫人登城，见晋兵之盛，握手对泣，韩谏曰：“陛下遭堙厄之运，正当努力自强以壮士民之志，而更为儿女子泣邪！”超拭目谢之。尚书令董诜劝超降，超怒，囚之。

[1]春季，正月，甲寅朔（初一），南燕国主慕容超登上天门，在城墙上朝会群臣。乙卯（初二），慕容超与宠爱的侍姬魏夫人登上城墙，看见东晋军队的强盛景况，握住对方的手相对哭泣。韩规劝说：“陛下遭受险恶的命运，正应该不懈努力，强行振作，用来鼓舞将士百姓的斗志，怎么能做这小女子似的痛哭流涕的事呢？”慕容超擦了擦眼睛上的眼泪，表示歉意。尚书令董诜规劝慕容超设降，慕容超大怒，把他囚禁起来。

[2]魏长孙嵩将兵伐柔然。

[2]北魏长孙嵩领兵前去讨伐柔然。

[3]魏主嗣以群县豪右多为民患，悉以优诏征之。民恋土不乐内徙，长吏逼遣之，于是无赖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盗群起。嗣引八公

议之曰：“朕欲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绥抚，使之纷乱。今犯者既众，不可尽诛，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为盗，不罪而赦之，是为上者反求于下也，不如诛其首恶，赦其馀党。”崔宏曰：“圣王之御民，务在安之而已，不与之较胜负也。夫赦虽非正，可以行权。屈欲先诛后赦，要为两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从，诛未晚也。”嗣从之。二月，癸未朔，遣将军于栗将骑一万讨不从命者，所向皆平。

[3]北魏国主拓跋嗣因为郡县之中的土豪劣绅大多数都是百姓的祸患，所以，便用措辞缓和的诏书征召他们全部来京。这些豪民留恋故土，不愿迁往都城，而郡县的官吏又逼迫他们前来，于是，有一些无赖的年轻人便逃出家乡聚在一起，因此，到处强盗、贼寇蜂起。拓跋嗣召见八公议论这件事说：“我打算为民除害，但地方官吏却不能对他们平安抚慰，所以，反倒迫使他们纷纷起来叛乱。现在，犯法的人既然已经很多，又不能把他们全杀掉，因此，我想下令大赦，以此使他们安心，怎么样？”元城侯拓跋屈说：“百姓逃亡出去做了强盗，不治他们罪反而赦免，这是在上的人反过来求在下的人了，不如杀了他们为首作恶的，把那些党羽赦免。”崔宏说：“圣上统御人民，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安定，不是要和他们比赛谁胜谁负。因此大赦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却可以通达权变。拓跋屈打算先杀后赦，关键在于两个步骤缺一不可，哪里比得上大赦一次就把他们平定了呢？大赦之后，如果有人不从，再杀也不晚哪！”拓跋嗣接受他的意见。二月，癸未朔（初一），派遣将军于栗带领骑兵一万人讨伐不听从大赦命令，仍然叛乱的人，所到之处，全部平定。

[4]南燕贺赖卢、公孙五楼为地道出击晋兵，不能却。城久闭，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继。超辇而登城，尚书悦寿说超曰：“今天助寇为虐，战士凋瘁，独守穷城，绝望外援，天时人事亦可知矣。苟历数有终，尧、舜避位，陛下岂可不思变通之计乎！”超叹曰：“废兴，命也。吾宁奋剑而死，不能衔璧而生！”

[4]南燕贺赖卢、公孙五楼挖了一条地道出来袭击东晋部队，却不能把他们击退。广固城门关闭太久，城中男女百姓患软脚病的人超过一半，因此出城投降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慕容超乘辇车登上城墙，尚书悦寿劝说慕容超道：“现在，上天帮助强盗制造罪恶，我们的将士疲

愈凋零，单独困守这一座穷破的城池，外援已经毫无希望，天时和人心的倾向也是可以想见的。如果大数已尽，命该如此，那么，即使是尧、舜也都不能不退位，陛下怎么可以不想一下变通的办法呢？”慕容超叹息说：“天下的兴起和覆亡，都是天命。我宁可高举利剑战斗而死，也决不能口里衔着璧玉投降求生。”

丁亥，刘裕悉众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于师。”裕曰：“我往彼亡，何为不利！”四面急攻之。悦寿开门纳晋师，超与左右数十骑逾城突围出走，追获之。裕数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

丁亥（初五），刘裕动员全部兵力，奋力攻城。有人说：“今天是往亡日，不利于调动军队。”刘裕说：“我去他死，怎么是不利！”在城的四面发动猛攻。悦寿打开城门，把东晋部队放了进来。慕容超与左右侍卫几十个骑兵越过城墙突围出去，被东晋军队追上抓获。刘裕一一用拒不投降的罪行斥责他，慕容超神色平静，一言不发，只是把母亲托付给刘敬宣照顾而已。

裕忿广固久不下，欲尽坑之，以妻女赏将士。韩范谏曰：“晋室南迁，中原鼎沸，士民无援，强则附之，既为君臣，必须为之尽力。彼皆衣冠旧族，先帝遗民；今王师吊伐而尽坑之，使安所归乎！窃恐西北之人无复来苏之望矣。”裕改容谢之，然犹斩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万余，夷其城隍，送超诣建康，斩之。

刘裕忿恨广固久攻不下，打算把所有军民全部活埋，然后把他们的妻子女儿，赏给自己的将士。韩范劝阻说：“晋朝帝室迁移到南方去之后，中原地区混乱不堪，士人百姓无依无靠，对待强有力的政权，自然便依附过去了。既然做了人家的臣民，就一定要为人家尽力拼命。他们都是古老的世族，先帝遗留下来的子民。今天，王家的军队前来讨伐异族拯救他们，却要把他们全部活埋，那么您打算让百姓往哪里去呢？我私下里担心西北的百姓从此不会再有盼望我们去拯救他们的愿望了。”刘裕马上肃然起敬，向他道歉，但是还是杀了王公以下的三千多人，没收的家庭人口也有一万多，拆毁了广固城墙。把慕容超押回建康，斩首。

臣光曰：“晋自济江以来，威灵不竞，戎狄横骛，虎噬中原。刘裕始以王师翦平东夏，不于此际旌礼贤俊，慰抚疲民，宣恺悌之风，涤

残秽之政，使群士向风，遗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设，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荡壹四海，成美大之业，岂非虽有智勇而无仁义使之然哉！”

臣司马光曰：晋自从南渡长江以来，国势神威，不得伸展振作，致使戎狄异族，横行无忌，如猛虎船吞噬中原。刘裕开始指挥王家军队，平定华夏东部地区。但是，他却不在这个时候礼贤下士，旌表俊才，安慰平抚疲惫的百姓，提倡谦抑详和的世风，清除破败污秽的劣政，使有识之士望风响应，各地遗民踮脚盼望，反而却要变本加厉地肆意而为，大开杀戒，以此快慰自己一时的愤怒。查阅他的所作所为，竟连苻氏姚氏都赶不上，这也正是他不能平定四海，成就一番美好大业的真正原因。难道不是虽有智谋勇略但却没有仁义之心才使他这样的吗?

[5]初，徐道覆闻刘裕北伐，劝卢循乘虚袭建康，循不从。道覆自至番禺说循曰：“本住岭外，岂以理极於此，传之子孙邪？正以刘裕难与为敌故也。今裕顿兵坚城之下，未有还期，我以此思归死击掩击何、刘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机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为腹心之疾；若裕平齐之后，息甲岁馀，以玺书征君，裕自将屯豫章，遣诸将帅锐师过岭，虽复以将军之神武，恐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倾其根蒂，裕虽南还，无能为也。君若不同，便当帅始兴之众直指寻阳。”循甚不乐此举，而无以夺其计，乃从之。

[5]当初，东晋始兴相徐道覆听说刘裕带兵向北征伐南燕，便劝说卢循乘东晋中空虚袭击建康，卢循没有听从。徐道覆亲自来到番禺，向卢循游说道：“我们住在这五岭以南的地区，难道你还以为是因为理该如此，并且可以把它传给子孙吗？我们正是因为刘裕力量强大，很难跟他为敌才这样的。现在刘裕的大军集结在坚固的城池之下，什么时候回来还说不定，我们用手下这些希望回到故乡去的敢于拼命的士兵，突然进攻何无忌、刘毅这些小辈，不过就像把手掌翻过来罢了。不趁这个时机起事，而只是追求一天的平安，朝廷却一直把您当做心腹大患。如果刘裕平安三齐地区之后，让军队休息一二年，再先用诏书征召您进京，随后刘裕亲自在豫章屯兵，派遣几个将领率领部队翻过五岭，即使将军再有神机勇武，恐怕也一定不能抵挡了。今天这个机会，是万万不可错过的。如果我们抢先攻克了建康，把他们的根基

全部摧毁，刘裕即使回来，也没有什么办法了。您如果不同意，我就要率领始兴的兵众直接进攻寻阳。”卢 循非常不愿意起事，但又没有说服徐道覆的办法，因此，只好同意了他的意见。

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兴，贱卖之，居人争市之，船材大积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装舰，旬日而办。循自始兴寇长沙，道覆冠南康、庐陵、豫章，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顺流直下，舟械甚盛。时克燕之问未至，朝廷急征刘裕。裕方议留镇下邳，经营司、雍，会得诏书，乃以韩范为都督八郡军事、燕郡太守，封融为勃海太守，檀韶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还。韶，祇之兄也。久之，刘穆之称范、融谋反，皆杀之。

当初，徐道覆派人到南康山中去砍伐制造船只的木材，到始兴廉价出售，居民们都争相购买，因而造船木材虽然堆积许多但是却引不起别人的怀疑。到了这个时候，他把这些木材全部聚集到一起，制造船只，十天左右就办成了。卢循从始兴出发进犯长沙，徐道覆进犯南康、庐陵、豫章，这些地方的官员都放弃了职守逃跑。徐道覆顺赣江直下，船只器械异常强盛，这时，攻克南燕的消息还没有传回朝廷，所以朝廷紧急征召刘裕。刘裕正在讨论是否留下来镇守下邳，整顿处理司、雍二州的事务，恰好接到皇帝的诏书，于是任命韩范为都督八郡军事、燕郡太守，任命封融为勃海太守，任命檀韶为琅邪太守。戊申（二十六日），刘裕带兵南归。檀韵是檀祇的哥哥。后来，刘穆之以韩范、封融阴谋反叛为借口，把他们全杀了。

[6]安成忠肃公何无忌自寻阳引兵拒卢循。长史邓潜之谏曰：“国家安危，在此一举。闻循兵舰大盛，势居上流，宜决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舍我远下。蓄力养锐，俟其疲老，然后击之，此万全之策也。今决成败於一战，万一失利，悔将无及。”参军殷阐曰：“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将军宜留屯豫章，征兵属城，兵至合战，未为晚也；若以此众轻进，殆必有悔。”无忌不听。三月，壬申，与徐道覆遇于豫章，贼令强弩数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会西风暴急，飘无忌所乘小舰向东岸。贼乘风以大舰逼之，众遂奔溃。无忌厉声曰：“取我苏武节来！”节至，执以督战。贼众云集，无忌辞色无挠，握节而死。于是中外震骇，朝议欲奉乘舆北走，就刘裕；既而知贼未至，乃止。

[6]东晋安成忠肃公何无忌从寻阳带兵出发迎击卢循。长史邓潜之劝阻说："国家的安危存亡，就在于这次行动了。听说卢循军队的船只设备精良，气势盛大，又位于赣江的上游，所以我们应该挖开南塘的堤坝，使赣江水位下降，然后

坚守豫章、寻阳两座城，等待他们。他们一定不敢放下我们不管，径自向更远的地方进发。我们正好积蓄力量，养精蓄锐，等待他们疲倦不堪之后，再发动进攻，这是万全之策。现在，以一战决胜负，万一我们失利，后悔也就来不及了。"参军殷阐说："卢循所带的部队都是三吴一带过去的强盗，身经百战，颇有勇力，而在始兴招募的溪族兵丁，也都力大敏捷，善于争斗，不应该轻视。将军应该留在豫章屯守，征招兵丁集中到这里，等各路大军到齐之后，再一起出战，也不算太晚。如果仅仅依靠现有的这些军队轻易前进的话，恐怕将来您一定要后悔。"何无忌并不听从。三月，壬申（二十日），与徐道覆的军队在豫章遭遇。徐道覆命令几百名强弩手爬上西岸的小山拦腰射击东晋部队，正好赶上西风骤起，把何无忌所乘坐的小船吹向东岸。贼兵又乘风用大舰进逼，东晋军卒于是纷纷奔逃溃散。何无忌厉声高叫道："拿我的苏武节来！"苏武节送来，他拿着此节亲自督战。敌兵越来越多，像黑云一样包抄过来，何无忌的言辞神色仍然毫不气馁，最后手持苏武节而死。何无忌战死的消息，使东晋朝廷内外，震骇惊恐，朝会的时候，有人提议打算保护着安帝向北撤退，去投奔刘裕。后来知道敌兵还没有到来，这才停止。

[7]西秦王乾归攻秦金城郡，拔之。

[7]西秦王乞伏乾归进攻并攻克了后秦金城郡。

[8]夏王勃勃遣尚书胡金纂攻平凉，秦王兴救平凉，击金纂，杀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将军罗提攻拔定阳，坑将士四千余人。秦将曹炽、曹云、王肆佛等各将数千户内徙，兴处之湟山及陈仓。勃勃寇陇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阳太守姚寿都弃城走，勃勃徙其民万六千户于大城。兴自安定追之，至寿渠川，不及而还。

[8]夏王刘勃勃派遣尚书胡金纂进攻平凉。后秦王姚兴带兵去援救平凉，进攻胡金纂并把他杀了。刘勃勃又派遣侄儿、左将军刘罗提进攻定阳，攻克之后，把虏获的四千多名将士全部活埋。后秦将领曹炽、曹云、王肆佛等各带领几千户边民迁往内地，姚兴把他们安置在

湟山和陈仓。刘勃勃进犯陇右，击破白崖堡，于是直奔清水。略阳太守姚寿都放弃城池逃跑，刘勃勃把那里的一万六千户居民迁往大城，姚兴从安定出发，追击他们，到寿渠川仍未追上，只好回去。

[9]初，南凉王檀遣左将军枯木等伐沮渠蒙逊，掠临松千余户而还。蒙逊伐南凉，至显美，徙数千户而去。南凉太尉俱延复伐蒙逊，大败而归。是月，檀自将五万骑伐蒙逊。战于穷泉，檀大败，单马奔还。蒙逊乘胜进围姑臧，姑臧人惩王钟之诛，皆惊溃，夷、夏万馀户降于蒙逊。檀惧，遣司隶校尉敬归及子佗为质于蒙逊以请和，蒙逊许之；归至胡坑，逃还，佗为追兵所执，蒙逊徙其众八千余户而去。右卫将军折掘奇镇据石驴山以叛。檀畏蒙逊之逼，且惧岭南为奇镇所据，乃迁于乐都，留大司农成公绪守姑臧。檀才出城，魏安人侯谌等闭门作乱，收合三千余家，据南城，推焦朗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谌自称凉州刺史，降于蒙逊。

[9]当初，南凉王秃发檀派遣左将军枯木等带兵讨伐沮渠蒙逊，掳掠了临松的一千多户居民班师。沮渠蒙逊讨伐南凉，到达显美，也迁走几千户居民回去。南凉太尉秃发俱延再一次讨伐沮渠蒙逊，却被打得大败而归。当月，秃发檀亲自带领五万骑兵征讨沮渠蒙逊，双方在穷泉会战，结果，秃发檀大败，单人匹马跑了回去。沮渠蒙逊乘胜进军，包围了姑臧。姑臧人害怕再像王钟那样的被牵连，都惊恐溃散，夷族和汉人一万多户向沮渠蒙逊投降。秃发檀大为惊恐，派遣司隶校尉敬归和他的儿子敬佗到沮渠蒙逊那里去做人质，以此请求和解，沮渠蒙逊答应了他。敬归走到胡的时候，趁机逃了回来，敬佗却又被追兵抓了回去。沮渠蒙逊把当地的八千多户百姓全部迁走。这时南凉右卫将军折掘奇镇又占据石驴山叛变。秃发檀既害怕沮渠蒙逊的威胁逼迫，又担心折掘奇镇控制了整个岭南地区，于是只有迁都到乐都，留下大司农成公绪镇守姑臧。秃发檀刚刚出城，魏安人侯谌等人便关闭城门反叛，集合起了三千多家部众，占据南城，推举焦朗为大都督、垅骧大将军，侯谌自称为凉州刺史，向沮渠蒙逊投降。

[10]刘裕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帅精锐步归。至山阳，闻何无忌败死，虑京邑失守，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问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贼尚未至，刘公若还，便无所忧。"裕大喜。将济江，风急，众咸难之。裕曰："若天命助国，负当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

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风止。过江，至京口，众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没，表送章绶，诏不许。

[10]刘裕到达下邳，用船只装载军事物资，自己则统领精锐部队步行赶回。到山阳，听说何无忌兵败战死，担心都城陷落，下令军士脱去铠甲，急行军，自己先与几十个人赶到长江北岸，向过路人打听朝廷的消息。过路人说：“敌人还没有到这里，刘公如果回来了，便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刘裕非常高兴。他想要渡江，但是风太大，众人都说太难。刘裕说：“如果天公有意帮助我们国家的话，风就应该自动止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翻船淹死又有什么害处呢？”便命令上船，船刚刚启动，风果然就停了。渡过长江之后，抵达京口，大家于是彻底安下心来。夏季，四月，癸未（初二），刘裕来到建康。因为江州已经沦陷，他上表交回印信，安帝下诏拒绝。

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各将兵入卫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从弟也。毅闻卢循入寇，将拒之而疾作；既瘳，将行。刘裕遗毅书曰：“吾往习击妖贼，晓其变态。贼新获奸利，其锋不可轻。今修船垂毕，当与弟同举。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 。”又遣刘藩往，谕止之。毅怒，谓藩曰：“往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真不及刘裕邪？投书于地，帅舟师二万发姑孰。

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分别带领部队来到建康防卫。刘藩是豫州刺史刘毅的堂弟。刘毅听说卢循带兵进犯，正要发兵抵抗他们的时候，自己却得了病。病好之后，准备出发。刘裕给他写信说：“我过去几次和这伙强盗交战，知道他们狡滑多变。这次，他们刚刚侥幸获得胜利，他们的气焰及实力不可轻视。现在，我们对战船的修缮马上就要完毕，自当与老弟一同起兵。扫平敌人之后，长江上游的管辖重任，便全部交给你了。”又派刘藩前去，让他暂时停止行动。刘毅勃然大怒，对刘藩说：“过去我们不过因他有一点功劳，推他做临时的盟主罢了，你就以为我真的赶不上刘裕吗？”把刘裕的信扔在地下，率领着两万水军从姑孰出发。

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寻阳，循自将攻湘中诸郡。荆州刺史刘道规遣军逆战，败于长沙。循进至巴陵，将向江陵。徐道覆闻毅将至，驰使报循曰：“毅兵甚盛，成败之事，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忧也。”循即日发巴陵，与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

午，毅与循战于桑落洲，毅兵大败，弃船，以数百人步走，馀众皆为循所虏，所弃辎重山积。

卢循刚开始向北方进犯时，派徐道覆进攻寻阳，自己准备攻打湘中地区各郡。荆州刺史刘道规派遣部队迎战他们，在长沙战败。卢循开进到巴陵，打算直奔江陵。徐道覆听说刘毅就要攻来，派信使飞马报告卢循说：“刘毅的军队很强大，我们的成功失败，关键就在这次战斗，所以，应该同心协力把他打败。

如果这次能够取得胜利，那么，江陵就不值得担忧了。”卢循当天便从巴陵出发，与徐道覆的兵力会合，然后顺流而下。五月，戊午（初七），刘毅与卢循在桑落州摆开战场，结果刘毅的军队被打得大败。他 扔掉船只，只带着几百名下属步行逃走，剩下的士兵全部被卢循俘虏。他们丢弃的军事物质堆成了小山。

初，循至寻阳，闻裕已还，犹不信；既破毅，乃得审问，与其党相视失色。循欲退还寻阳，攻取江陵，据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谓宜乘胜径进，固争之。循犹豫累日，乃从之。

当初，卢循抵达寻阳的时候，听说刘裕已经回来，还有些不相信。击败刘毅的军队后，才从俘虏的口中得到证实，他和他的党羽们互相对看着面色大变。卢循打算退回到寻阳，攻克江陵，占据这两个州来和朝廷对抗。徐道覆则说应该乘胜直接进攻，并坚持自己的观点。卢循犹豫了好几天，才依从了他的建议。

己未，大赦。裕募人为兵，尝之同京口赴义之科。发民治石头城。议者谓宜分兵守诸津要，裕曰：“贼众我寡，若分兵屯守，则测人虚实，且一处 失利，则沮三军之心。今聚众石头，随宜应赴，既令彼无以测多少，又于众力不分。若徒旅转集，徐更论之耳。”

己未（初八），东晋实行大赦。刘裕招募百姓，充实兵力，酬赏的数量同当年从京口发兵讨伐桓玄时所酬赏的数量相同。又发动百姓营建石头城。有人议论说，应该分出兵力去把守各个交通要道，刘裕说：“敌人兵多，我们兵少，如果分开兵力据守各地，就容易把我们的虚实暴露给敌人，况且一旦一个地方失利，就会使全体军队的士气受到打击。现在我们把部队全部聚集在石头，按照情况的需要，应变行事，这样，既可以让敌人无法知道我们的实力多少，又可以使军队的

力量不致分散。如果各地的军队都能够及时地辗转集结，那就以后再说吧。”

朝廷闻刘毅败，人情惧。时北师始还，将士多创病，建康战士不盈数千。循既克二镇，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楼船高十二丈，败还者争言其强盛。孟昶、诸葛长民欲奉乘舆过江，裕不听。初，何无忌、刘毅之南讨也，昶策其必败，已而果然。至是，又谓裕必不能抗循，众颇信之，惟龙骧将军东海虞丘进廷折昶等，以为不然。中兵参军王仲德言于裕曰：“明公命世作辅，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贼乘虚入寇，既闻凯还，自当奔溃。若先自遁逃，则势同匹夫，匹夫号令，何以威物！此谋若立，请从此辞。”裕甚悦。昶固请不已，裕曰：“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延日月耳。今兵士虽少，自足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窜伏草间苟求存活也。我计决矣，卿勿复言！”昶恚其言不行，且以为必败，因请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战，死复何晚！”昶知裕终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陈曰：“臣裕北讨，众并不

同，唯臣赞裕行计，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谨引咎以谢天下。”封表毕，仰药而死。

东晋朝廷听说刘毅被打得大败，人心慌乱不安。这时北伐的军队刚刚回来，将士不是受伤便是有病，而留在建康的战士又不超过几千人。卢循攻克江州、豫州之后，战士达到十几万人，战船战车浩浩荡荡，绵延一百里，仍然看不到头，大的楼船高达十二丈。官军战败跑回来的人都争着传说敌兵的强盛。孟昶、诸葛长民打算护卫安帝渡长江向北撤退，刘裕不同意。当初，何无忌、刘毅迎击从南方袭来的敌军时，孟昶估计他们一定失败，过后果然失败。到了这个时候，他又以为刘裕一定抵挡不住卢循的进攻，大家对他的话都很相信，只有龙骧将军、东海人虞丘进在朝廷中驳斥孟昶等人，以为不是那么回事。中兵参军王仲德对刘裕说：“明公您受上天之命，当国家的辅佐，又刚刚建立了大功，声威震动天下。这些妖贼乘我们国内空虚，公然进犯，听到您带兵胜利归来，自会奔逃溃散。我们如果首先自己逃跑，那么其实就和一个没用的蠢才一样了，蠢才下令，又用什么建立威信呢？这个渡江避难的建议如果被采纳，就请您允许我就此告辞。”刘裕

非常高兴。孟昶一直坚持自己的请求，刘裕说：“现在，我们的重要藩镇在外地失败，强大的敌人又步步近逼，人心恐惧不安，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如果我们一旦向北移动，便自然会土崩瓦解，长江以北的地区又哪里能赶得到！即便是到了那里，也不过是拖延一些时日罢了。现在，我们的兵士虽然很少，却也足够作最后一次决战，如果真的克敌制胜，那我们君臣一同庆幸，如果恶运一定要来，我也应当死在晋室宗庙之前，实现我长期以来以身报国的志向，但决不能逃窜到荒草林野之间只想保全个人的性命。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你不要再多说了！”孟昶因为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而恼羞成怒，又因为认定自己这一方必定失败，所以请求先杀了自己。刘裕大怒说：“你打完这一仗，再死也不晚！”孟昶知道刘裕一定不会采纳他的意见了，于是呈上奏表，表明自己的想法：“刘裕北伐的时候，文武百官都不同意，只有我赞同刘裕出兵的计划，致使强大的敌人乘虚而入，使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这是我的罪过。我只好承认自己的罪责，用以告慰天下人。”把奏表封上之后，他便喝下毒药自杀了。

乙丑，卢循至淮口，中外戒严。琅邪王德文都督宫城诸军事，屯中堂皇，刘裕屯石头，诸将各有屯守。裕子义隆始四岁，裕使谘议参军刘粹辅之，镇京口。粹、毅之族弟也。

乙丑（十四日），卢循大军抵达秦淮河口，东晋朝廷都城内外戒严。琅邪王司马德文都督宫城诸军事，住在中堂大殿处理军务，刘裕则在石头驻扎，其他各位将领各有自己的防地。刘裕的儿子刘义隆只有四岁，刘裕派谘议参军刘粹辅佐他，镇守京口。刘粹是刘毅的同门族弟。

裕见民临水望贼，怪之，以问参军张劭，劭曰：“若节钺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观望！今当无复恐耳。”裕谓将佐曰：“贼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当，宜且回避，胜负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回岸，此成禽耳。”

刘裕见到许多百姓站在江边看着江中的敌军，觉得很奇怪，问参军张劭这是怎么回事，张劭说：“如果您没有回来，百姓奔逃溃散还嫌来不及，又怎么能站在那里观望呢？现在当然是不再害怕了。”刘裕对各位将领说：“贼兵如果从新亭直接挺进，那么他们的锋芒就不可阻挡，

应该暂且回避一下，是胜是负也就不可推测了。他们如果回到西岸去停泊，这就可以擒获了。”

徐道覆请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数道攻裕。循欲以万全为计，谓道覆曰：“大军未至，孟昶便望风自裁；以大势言之，自当计日溃乱。今决胜负于一朝，乾没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决，乃叹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

徐道覆请求从新亭进军白石，然后烧掉战船登陆，分几路进攻刘裕。卢循打算以尽可能保险为目的，对徐道覆说：“我们的大军还没有到，只听见一些风声孟昶便被吓得自杀，根据大趋势来说。敌人自会在几天内崩溃散乱。现在，决定胜负也就是一个早上的事，一味凭侥幸在战场投机取利，既不是一定能战胜敌人的办法，又能损伤我的士卒，我看不如按兵不动，等他们上来。”徐道覆因为卢循疑心太重又缺决断，于是叹息道：“我终将被卢公耽误，事情一定不会成功。如果我能有幸为一位英雄卖命奔波的话，天下早就平定了。”

裕登石头城望循军，初见引向新亭，顾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乃悦。于是众军转集。裕恐循侵轶，用虞丘进计，伐树栅石头淮口，修治越城，筑查浦、药园、延尉三垒，皆以兵守之。

刘裕登上石头城，遥望卢循的部队，最初看见他们向新亭方向移动，刘裕看看两旁随从，脸色稍变。后来他看见敌军船只回到蔡州停泊下来，这才高兴起来。于是，他调动各路军队转移集中。刘裕恐怕卢循发动突然袭击，所以采用了虞丘进的建议，砍伐树木在石头城和秦淮河口等地全部立起栅栏。同时，他命人尽快整修越城，兴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座堡垒，都派兵在那里把守。

刘毅经涉蛮、晋，仅能自免，从者饥疲，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毅乞自贬，诏降为后将军。

刘毅战败以后，穿过蛮族和汉族地区，历经艰险，仅仅保住一条活命，跟随他的人连饿带累，十个人中也死了七八个。丙寅（十五日），终于赶回建康，等候定罪。刘裕对他善加鼓励安慰，并让他担任知中外留事。刘毅自己请求贬谪，安帝下诏把他降为后将军。

[11]魏长孙嵩至漠北而还，柔然追围之于牛川。壬申，魏主嗣北击柔然。柔然可汗社仑闻之，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尚幼，部众立社仑

弟斛律，号蔼豆盖可汗。嗣引兵还参合陂。

[11]北魏长孙嵩征讨柔然，到了大漠以北才回来，柔然军在牛川追上长孙嵩部队并把他们包围。壬申（二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向北进军攻击柔然。柔然可汗郁久间社仑听说这人消息后，急忙逃走，结果死在路上。他的儿子郁久间度拔年纪还小，大臣们便拥立郁久间社仑的弟弟郁久间斛律，叫做蔼豆盖可汗。拓跋嗣带兵回参合陂。

[12]卢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声言悉众自白石步上。刘裕留参军

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断查浦，戒令坚守勿动；裕及刘毅、诸葛长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贼此言，未必有实，宜深为之防。"裕曰："石头城险，且淮栅甚固，留卿在后，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

[12]卢循把伏兵布置在秦淮口南岸，命令一些老弱将士坐船向白石进发，并声称全部大军准备从白石登岸作战。刘裕留下参军沈林子、徐赤特戍守南岸，切断通往查浦的交通，命令他们坚守阵地，不要轻举妄动。刘裕和刘毅、诸葛长民等向北出兵迎击敌军。沈林子说："贼兵这样说，却不一定真这样做，应该多加防备。"刘裕说："石头城地势险峻，而且淮口的栅栏很坚固，把你留在后方，足可以守住了。"沈林子是沈穆夫的儿子。

庚辰，卢循焚查浦，进至张侯桥。徐赤特将击之，林子曰："贼声往白石

而屡来挑战，其情可知。吾众寡不敌，不如守险以待大军。"赤特不从，遂出战；伏兵发，赤特大败，单舸奔淮北。林子及将军刘据栅力战，朱龄石救之，贼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阳郡。裕帅诸军驰还石头，斩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陈于南塘。

庚辰（二十九日），卢循火烧查浦，进兵到张侯桥。徐赤特准备迎战，沈

林子说："贼兵声言去了白石，却几次来到这里挑战，他们的险恶用心，我们可以猜到。我们的军队人少无法抵敌，不如坚守险要，等待大军回来。"徐赤特却不听从，于是出兵交战，敌兵的伏兵突然出现，徐赤特被打得大败，乘着一条船逃往秦淮河北岸。沈林子及将军刘钟据守栅栏奋力作战，朱龄石又率援军赶来相救，敌军才撤了下

去。卢循带着一支精锐部队急进，到达丹阳郡。刘裕率着几路部队立即赶回石头，斩了徐赤特，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带兵到南塘列开战阵。

[13]六月，以刘裕为太尉、中书监、加黄钺；裕受黄钺，馀固辞。以车骑中军司马庾悦为江州刺史。悦，准之子也。

[13]六月，东晋任命刘裕为太尉、中书监，加授黄钺。刘裕接受了黄钺，其他的职位却坚决推辞。朝廷又任命车骑中军司马庾悦为江州刺史。庾悦是庾准的儿子。

[14]司马国及弟叔、叔道奔秦。秦王兴曰："刘裕方诛桓玄，辅晋室，卿何为来？"对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修立者，裕辄除之；方为国患，甚于桓玄耳。"兴以国为扬州刺史，叔道为交州刺史。

[14]东晋叛将司马国和他的弟弟司马叔、司马叔道投奔后秦。后秦国王姚兴说："刘裕刚刚剿灭了桓玄，辅佐晋朝宗室，你们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他们回答说："刘裕削弱王室的力量，我们宗族之中如果有自己发奋成才的人，常常都被刘裕除掉。他这样正是为国家制造祸患，甚至比桓玄还厉害。"姚兴任命司马国为扬州刺史，任命司马叔道为交州刺史。

[15]卢循寇掠诸县无所得，谓徐道覆曰："师老矣，不如还寻阳，并力取荆州，据天下三分之二，徐更与建康争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还寻阳，留其党范崇民将五千人据南陵。甲子，裕使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川太守刘、河间内史兰陵蒯恩、中军谘议参军孟怀玉等帅众追循。

[15]卢循进犯掠夺了几个县，什么也没抢到，对徐道覆说："军队出来时间太长，已经疲惫不堪，我看不如回到寻阳，合力攻取荆州，这样，我们占据了三分这二的天下，就可以慢慢地再与建康的东晋政权争强斗胜了。"秋季，七月，庚申（初十），卢循从蔡州向南撤退回寻阳，留下他的部将范崇民带领五千人据守南陵。甲子（十四日），刘裕派遣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川太守刘钟、河间内史兰陵人蒯恩、中军谘议参军孟怀玉等人带兵追击卢循。

[16]乙丑，魏主嗣还平城。

[16]乙丑（十五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回到平城。

[17]西秦王乾归讨越质屈机等十余部，降其众二万五千，徙于苑川。八月，乾归复都苑川。

[17]西秦王乞伏乾归讨伐越质屈机等十几个部落，收降当地的士民二万五千人，并把他们迁到苑川居住。八月，乞伏乾归恢复苑川为自己的都城。

[18]沮渠蒙逊伐西凉，败西凉世子歆于马庙，禽其将朱元虎而还。凉公以银二千斤、金二斤两赎元虎；蒙逊归之，遂与结盟而还。

[18]北凉王沮渠蒙逊讨伐西凉，在马庙把西凉公李的嫡长子李歆打败，生擒西凉将领朱元虎，回师。西凉公李用二千斤白银、二千两黄金赎救朱元虎。沮渠蒙逊归还了他。于是，与李结下了联盟之后便回去了。

[19]刘裕还东府，大治水军，遣建威将军会稽孙处、振武将军沈田子帅众三千自海道袭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众皆以为“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且分撤见力，非目前之急。”裕不从，敕处曰：“大军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虏，卿至时，先倾其巢窟，使彼走无所归也。”

[19]东晋刘裕回到东府，大规模建设水军。他派遣建威将军会稽人孙处、振武将军沈田子率领部众三千人从海上绕道，前去袭击番禺。沈田子是沈林子的哥哥。大家都以为“海上行军艰难遥远，一定要抵达那里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而且分出现有兵力去进攻广州，也不是当务之急。 ”刘裕却不听从，命令孙处说：“朝廷的大部队在十二月初一定会打败贼兵，你到那个时候，首先把他们的老窝捣毁，让他们逃跑也无家可归。”

[20]谯纵遣侍中谯良等入见于秦，请兵以伐晋。纵以桓谦为荆州刺史，谯道福为梁州刺史，帅众二万寇荆州；秦王兴遣前将军苟林帅骑兵会之。

[20]西蜀谯纵派遣侍中谯良等人去到后秦诣见，请求出兵讨伐东晋。谯纵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任命谯道福为梁州刺史，率领二万人的军队进犯荆州。后秦王姚兴派遣前将军苟林率领骑兵和他们会合。

江陵自卢循东下，不得建康之问，群盗互起。荆州刺史刘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帅天门太守檀道济、广武将军彭城到彦之入援建康。道济，祇之弟也。

江陵自从卢循东下之后，便再也没有得到京都建康的消息，因此一群群的强盗蜂涌而起。荆州刺史刘道规派遣司马王镇之率领天门太守檀道济、广武将军彭城人到彦之进兵去救援京都建康。檀道济是檀祇的弟弟。

镇之至寻阳，为苟林所破。卢循闻之，以林为南蛮校尉，分兵配之，使乘胜伐江陵，声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谦于道召募义旧，民投之者二万人。谦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道，闻诸长者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

王镇之到达寻阳，被后秦将军苟林打败。卢循听到了这个消息，任命苟林为南蛮校尉，分出一些兵交给他统辖，让他乘胜讨伐江陵，并声称徐道覆已经攻克了建康。桓谦在路上招集了一些讲究恩义的旧部下，投奔他的达到二万人。桓谦屯扎在枝江，苟林屯扎在江津，这两伙军队交相逼迫，使江陵城中的许多士人百姓在心中都做好了另外的打算。刘道规于是把将士们集合在一起，对他们说：“桓谦现在就在附近，听说先生们很多都有去投靠他的打算，我们这些从东方过来任职的文武官员足以应付各种事变。如果有打算去的人，我绝不禁止。”

于是，当夜打开城门，一直到早晨也没有关闭。众人都非常害怕佩服，没有人离去。

雍州刺史鲁宗之帅众数千自襄阳赴江陵。或谓宗之情未可测，道规单马迎之，宗之感悦。道规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帅诸军攻谦。诸将佐皆曰：“今远出讨谦，其胜难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动静，若来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脱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规曰：“苟林愚懦，无他奇计，以吾去未远，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谦，往至便克；沈疑之间，已自还返。谦败则林破胆，岂暇得来！且宗之独守，何为不支数日！”乃驰往攻谦，水陆齐进。谦等大陈舟师，兼以步骑，战於枝江。檀道济先进陷陈，谦等大败。谦单舸奔苟林，道规追斩之。还，至涌口，讨林，林走，道规遣谘议参军临淮刘遵帅众追之。初，谦至枝江，江陵士民皆与谦书，言城内虚实，欲为内应；至是检得之，道规悉焚不视，众于是大安。

雍州刺史鲁宗之率领部众几千人从襄阳赶赴江陵。有人说，鲁宗之的意图还不可预料，但刘道规却单人匹马前去相迎，鲁宗之既感动又高兴。刘道规请鲁宗之留在这里坚守，把他当做心腹之人，自己则统帅几支军队进攻桓谦。那些将领们说："这次您到很远的地方去讨伐桓谦，能否胜利还很难说定。苟林就在很近的江津，等待着我们的动静，如果他来攻打这座城，鲁宗之也不一定能守住。一旦有什么闪失挫折，那么，我们的情况可就糟了。"刘道规说："苟林愚蠢懦弱，没什么惊人的计谋，他以为我离开得不远，一定不敢攻城。我这次进攻桓谦，一到那里就可以胜利，就在敌人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已经回来了。桓谦失败，那么苟林便会被吓破胆了，哪里还有闲心到这里来！况且鲁宗之独自率兵在这里坚守，怎么还不支持几天！"于是他火速进军攻击桓谦，水军、陆军同时发动。桓谦出动了几乎所有的水师船队，用步兵骑兵相配合，在枝江双方会战。檀道济抢先冲锋陷阵，桓谦的军队大败。桓谦坐着一条船逃走去投奔苟林，刘道规追上把他杀了。他们又回军，到达涌口，进攻苟林，苟林逃跑，刘道规派遣谘议参军临淮人刘遵率众人前去追击。当初，桓谦抵达枝江时，江陵的各阶层百姓，都给桓谦写信，告诉他城内的情况，打算在桓谦攻城时做内应。到这时，在桓谦大营搜检到了那些信，刘道规却命令人把信全部烧了，一封也不看，江陵的百姓从此人心非常安定。

[21]江州刺史庾悦以鄱阳太守虞丘进为前驱，屡破卢循兵，进据豫章，绝循粮道。九月，刘遵斩苟林于巴陵。

[21]江州刺史庾悦任用鄱阳太守虞丘进为前锋，几次打败卢循的部队，开进到豫章据守，切断了卢循的运粮通道。九月，刘遵在巴陵斩杀了苟林。

桓石绥因循入寇，起兵洛口，自号荆州刺史，徵阳令王天恩自号梁州刺史，袭据西城。梁州刺史傅韶遣其子魏兴太守弘之讨石绥等，皆斩之，桓氏遂灭。韶，畅之孙也。

桓石绥因为卢循的进犯，自己也在洛口拉起一支队伍，自称为荆州刺史，徵阳令王天恩自称为梁州刺史，他们攻占了西城。梁州刺史傅韶派他的儿子魏兴太守傅弘之征讨桓石绥等，把他们全部杀了。桓氏家族从此彻底灭绝。傅韶是傅畅的孙子。

[22]西秦王乾归攻秦略阳、南安、陇西诸郡，皆克之，徙民二万五千户于苑川及罕。

[22]西秦王乞伏乾归进攻后秦略阳、南安、陇西等几个郡，都攻克了，把那里的百姓二万五千家迁移到苑川和罕居住。

[23]甲寅，葬魏主于盛乐金陵，谥曰宣武，庙号烈祖。

[23]甲寅（初五），把北魏国主拓跋安葬在盛乐的金陵，谥号宣武，庙号烈祖。

[24]刘毅固求追讨卢循，长史王诞密言于刘裕曰：“毅既丧败，不宜复使立功。”裕从之；冬，十月，裕帅兖州刺史刘藩、宁朔将军檀韶、冠军将军刘敬宣等南击卢循，以刘毅监太尉留府，后事皆委焉。癸巳，裕发建康。

[24]东晋刘毅坚决要求追击征讨卢循，长史王诞偷偷地对刘裕说：“刘毅既然已经战败，丧失了队伍和权力，就不应该再让他立功了。”刘裕接受了这个建议。冬季，十月，刘裕率领兖州刺史刘藩、宁朔将军檀韶、冠军将军刘敬宣等向南进军攻打卢循，任命刘毅监太尉留府，把后方的杂事全交给了他。癸巳（十四日），刘裕从建康出发。

[25]徐道覆率众三 万趣江陵，奄至破冢。时鲁宗之已还襄阳，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传循已平京邑，遣道覆来为刺史、江、汉士民感刘道规焚书之恩，无复贰志。道规使刘遵别为游军，自拒道覆于豫章口，前驱失利；遵自外横击，大破之，斩首万馀级，赴水死者殆尽，道覆单舸走还湓口。初，道规使遵为游军，众咸以为强敌在前，唯患众少，不应分割见力，置无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游军之力，众心乃服。

[25]徐道覆率领三万部众，直指江陵，突然抵达破冢。这时鲁宗之已经回到襄阳，刘道规派人去追赶他，召他回来，已经来不及。因此江陵人心异常震惊恐慌。有人传说卢循已经扫平了京邑，这是派徐道覆来做刺史，但是江、汉地区的各阶层百姓却感激刘道规焚烧书信、不计前嫌的恩德，都不再有二心了。

刘道规派刘遵分兵到外地去做为游击部队，自己则在豫章口抵抗徐道覆的进攻，结果，他的前锋部队失利。刘遵这时从外围拦腰横击徐道覆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杀死一万多人，其余的跳水淹死很多，敌军几乎死光。徐道覆仅坐一条船逃回湓口。当初，刘道规派刘遵去

做游击军，众人都认为现在强大的敌人在前，本来担心兵力太少，就不应该再把现在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分割，安排在没有用处的地方，等到打败徐道覆之后，全是依靠这支游击军的力量，大家的心中才感到佩服。

[26]鲜卑仆浑、羌句岂、输报、邓若等帅户二万降于西秦。

[26]鲜卑族仆浑部落，羌族句岂部落、输报部落、邓若部落等，率领二万户居民向西秦投降。

[27]王仲德等闻刘裕大军且至，进攻范崇民于南陵；崇民战舰夹屯西岸。十一月，刘钟自行觇贼，天雾，贼钩得其舸。钟因帅左右攻舰户，贼遽闭户拒之，钟乃徐还，与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27]东晋辅国将军王仲德等听说刘裕的大部队就要到来，便在南陵进攻范崇民的军队。范崇民的军舰呈夹击长江的形势，屯泊在两岸。十一月，刘钟亲自去侦察敌情，天降大雾，敌人把他的船用铁钩钩住，刘钟于是领着左右随从进攻敌舰的舱门，敌兵只好飞快地把舱门关上挡住他们，刘钟于是从容而回。他与王钟德一起进攻范崇民，范崇民逃跑。

[28]癸丑，益州刺史鲍陋卒。谯道福陷巴东，杀守将温祚、时延祖。

[28]癸丑（初五），东晋益州刺史鲍陋去世。谯道福攻陷了巴东，杀死那里的守将温祚、时延祖。

[29]卢循兵守广州者不以海道为虞。庚戌，孙处乘海奄至，会大雾，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处抚其旧民，戮循亲党，勒兵谨守，分遣沈田子等击岭表诸郡。

[29]卢循留下镇守广州的军队，不认为海道上会有什么危险。庚戌（初二），孙处等人带兵在海上乘船突然来到，正好赶上大雾迷漫，便从四面围攻广州，当天就攻克了这座城池。孙处安抚那里旧有的居民，杀死了卢循的亲朋党羽，并在这里时刻备战，严密防守。他又分别派遣沈田子等人带兵进攻五岭以南各郡。

[30]刘裕军雷池。卢循扬声不攻雷池，当乘流径下；裕知其欲战，十二月，已卯，进军大雷。庚辰，卢循、徐道覆帅众数万塞江而下，前后莫见舳舻之际。裕悉出劲舰，帅众军齐力击之；又分步骑屯于西

岸，先备火具。裕以劲弩射循军，因风水之势以蹙之。循舰悉泊西岸，岸上军投火焚之，烟炎涨天；循兵大败，走还寻阳。将趣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丙申，裕军至左里，不得进。裕麾兵将战，所执麾竿折，幡沉于水，众并怪惧。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战，幡竿亦折，今者复然，贼必破矣。"即攻栅而进，循兵虽殊死战，弗能禁。循单舸走，所杀及投水死者凡万馀人。纳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刘藩、孟怀玉轻军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数千人，径还番禺；道覆走保始兴。裕版建威将军褚裕之行广州刺史。裕之，裒之曾孙也。裕还建康。刘毅恶刘穆之，每从容与裕言穆之权太重，裕益亲任之。

[30]刘裕在雷池驻军。卢循扬言不去进攻雷池，而要顺江水直接东下。刘裕知道他打算进行一场决战。十二月，己卯（初一），他带兵进军到大雷。庚辰（初二），卢循、徐道覆统帅几万部众涌满长江，向下游进发，前后都看不见船队的头尾。刘裕出动自己所有的轻型战船，率领几路大军一齐奋力进攻敌人。他又分出一部分步兵骑兵驻扎在长江西岸，事先准备好火攻的用具。刘裕下令用强劲的弩箭射击卢循的军队，配合着大风和水流的情势逼迫敌军。卢循的军队战船只好全部停泊在西岸。这时，岸上埋伏的东晋军队纷纷把火投向敌船，焚烧敌人，顿时浓烟四起，火焰冲天，卢循的部队大败，只好逃回寻阳，他们准备赶到豫章，于是全力在左里路上构筑栅栏等工事。丙申（十八日），刘裕的大部队抵达左里，不能前进。刘裕挥旗指挥军队准备战斗，他所拿 的旗竿突然折断，指挥旗落入水中，大家为此感到奇怪和恐惧。刘裕笑着说："当年，在覆舟山那场战役中，我的指挥旗竿也折断了，现在又是那样，敌人一定失败了。"便突破栅栏路障等向前进军。卢循的军队虽然拼命决战，但是也无法阻挡。卢循坐着一只船逃走，他的部下被杀和被淹死的有一万多人。官军收降了敌军的一些士兵，并宽释了那些被逼参加的人。刘裕又派遣刘藩、孟怀玉带领轻装部队追击逃跑的敌人。卢循收拢逃散的士卒，还有几千人，想直接回番禺。徐道覆逃回始兴固守。刘裕指派建威将军褚裕之代理广州刺史。褚裕之是褚裒的曾孙。刘裕回建康。刘毅讨厌刘穆之，经常对刘裕怂恿说刘穆之的权力太大，刘裕却对刘穆之越加信任亲热。

[31]燕广川万泥、上谷公乳陈，自以宗室，有大功，谓当入为公辅。燕王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征，二人皆怨。是岁，乳陈密遣人告

万泥曰：“乳陈有至谋，愿与叔父图之。”万泥遂奔白狼，与乳陈俱叛，跋遣汲郡公弘与张兴将步骑二万讨之。弘先遣使谕以祸福；万泥欲降，乳陈不可。兴谓弘曰：“贼明日出战，今夜必来惊我营，宜为之备。”弘乃密令人课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陈果遣壮士千余人来斫营，众火俱起，伏兵邀击，俘斩无遗。万泥、乳陈惧而出降，弘皆斩之。跋以范阳公素弗为大司马，改封辽西公；弘为骠骑大将军，改封中山公。

[31]北燕广川公冯万泥、上谷公冯乳陈，自以为是北燕国宗室的人，又立有大功，所以应该入朝担任要职，辅佐朝政。可是北燕王冯跋却认为他们镇守的地方非常重要，过了很长时间也不把他们征调回来。两个人都满腹怨气。这一年，冯乳陈秘密派人告诉冯万泥说：“我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愿意和叔父一起商量着办。”冯万泥于是跑到白狼，与冯乳陈一起叛变，冯跋派遣汲郡公弘与张兴带领两万步兵骑兵，前去征讨他们。冯弘先派人告诉他们祸福利害，冯万泥打算投降，冯乳陈却不同意。张兴对冯弘说：“他们决定明天来决战，今天夜里就一定会来进攻我们大营，应该准备对付他们。”冯弘于是秘密命令每个人都准备好十把草，收好火种，埋伏好了之后，等待敌兵的到来。当天夜里，冯乳陈果然派遣精壮的士兵一千多人，前来劫营，官军的火把一起点燃，伏兵冲出，前后截击，把叛军杀的杀，俘虏的俘虏，全部歼灭。冯万泥、冯乳陈恐惧异常，出城投降，冯弘把他们全部杀了。冯跋任命范阳公冯素弗为大司马，改封辽西公；任命冯弘为骠骑大将军，改封中山公。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六卷

晋纪三十八 安皇帝辛义熙七年（辛亥、411）

晋纪三十八 晋安帝义熙七年（辛亥、公元411年）

[1]春，正月，己未，刘裕还建康。

[1]春季，正月，己未（十二日），刘裕回到建康。

[2]秦广平公弼有宠于秦王兴，为雍州刺史，镇安定。姜纪谄附于弼，劝弼结兴左右以求入朝。兴征弼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弼遂倾身结纳朝士，收采名势，以倾东宫；国人恶之。会兴以西北多叛乱，欲命重将镇抚之；陇东太守郭播请使弼出镇；兴不从，以太常索棱为太尉、领陇西内史，使招抚西秦。西秦王乾归遣使送所掠守宰，谢罪请降。兴遣鸿胪拜乾归都督陇西·岭北·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单于、河南王，太子炽磐为镇西将军、左贤王、平昌公。

[2]后秦广平公姚弼，受到后秦王姚兴的宠爱，担任雍州刺史，镇守安定。姜纪投靠姚弼，极尽谄媚，他劝说姚弼结交姚兴身边的人，争取回到朝廷任职。姚兴征召姚弼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姚弼于是谦恭地与朝中官员交往结纳，树立名望，培植势力，以此排挤太子姚泓，国内官民，对他非常讨厌。正赶上姚兴因为西北地区的叛乱层出不穷，打算派一名重要的将领到那里镇抚，所以陇东太守郭播便请求派姚弼去镇守。姚兴并不听从，任命太常索棱为太尉、兼陇西内史，让他去招扶西秦。西秦王乞伏乾归派使节送还被他俘虏的守、宰等地方官，承认罪过，请求投降。姚兴便派鸿胪拜乞伏乾归都督陇西、岭北、杂胡诸军事及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单于、河南王，封太子乞伏炽磐为镇 西将军、左贤王、平昌公。

兴命群臣搜举贤才。右仆射梁喜曰："臣累受诏而未得其人，可谓世之乏才。"兴曰："自古帝王之兴，未尝取相於昔人，待将于将来，随时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识拔不明，岂得远诬四海乎？"群臣咸悦。

姚兴命令大臣们寻找荐举贤能的人才。右仆射梁喜说："臣几次接受诏命却没有得到一个那样的人，可以说世上的确缺乏人才。"姚兴说："自古以来，帝王之业兴起的时候，从不曾在古人的行列中借取宰相，也不曾等待在将来出生的人中选拔大将，他们都是随时随地在当

世选任才俊，却也都能使国家得到较好的治理。你自己缺乏识才拔才的眼光，怎么可以诬蔑说广大的四海没有俊才呢？”大臣们都很高兴。

[3]秦姚详屯杏城，为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苏；勃勃遣平东将军鹿弈干追斩之，尽俘其众。勃勃南攻安定，破尚书杨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众四万五千；进攻东乡，下之，徙三千余户于贰城。秦镇北参军王买德奔夏，夏王勃勃问以灭秦之策，买德曰：“秦德虽衰，藩镇犹固，愿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买德为军师中郎将。秦王兴遣卫大将军常山公显迎姚详，弗及，遂屯杏城。

[3]后秦安远将军姚详屯扎在杏城，被夏王刘勃勃逼迫，向南逃奔大苏。刘勃勃派遣平东将军鹿弈干追上他并把他杀了，俘虏了他的全部部众。刘勃勃向南进攻安定，在青石北面的原野，击败尚书杨佛嵩，收降他的部众四万五千。随后，他又进攻东乡，攻克那里，把当地的三千多户居民强行迁到贰城。后秦镇北参军王买德投降夏国，夏王刘勃勃向他询问消灭后秦的办法，王买德说：“后秦的德势虽然已经衰败，但是地方势力却还很稳固，所以我希望您暂时积蓄力量等待机会。”刘勃勃任命王买德为军师中郎将。后秦王姚兴派遣卫大将军、常山公姚显前去迎救姚详，没有来得及，于是便屯扎在杏城。

[4]刘藩帅孟怀玉等诸将追卢循至岭表，二月，壬午，怀玉克始兴，斩徐道覆。

[4]东晋兖州刺史刘藩率领孟怀玉等几位将领追击卢循到达五岭以南。二月，壬午（初五），孟怀玉攻克始兴，杀死了徐道覆。

[5]河南王乾归徙鲜卑仆浑部三千余户于度坚城，以子敕勃为秦兴太守以镇之。

[5]后秦刚刚加封的河南王乞伏乾归，把鲜卑族仆浑部落的三千多户居民强行迁往度坚城，任命儿子乞伏敕勃为秦兴太守，镇守那里。

[6]焦朗犹据姑臧，沮渠蒙逊攻拔其城，执朗而宥之；以其弟为秦州刺史，镇姑臧。遂伐南凉，围乐都，三旬不克；南凉王檀以子安周为质，乃还。

[6]南凉将军焦朗还占据着姑臧。北凉沮渠蒙逊攻克了这座城市，活捉焦朗，又把他宽释了，并任命自己的弟弟沮渠为秦州刺史，镇守姑臧。于是，他们继续征伐南 凉围困乐都城，过了三十天也不能攻

克。南凉王秃发檀用自己的儿子秃发安周作为人质交给了北凉国，沮渠蒙逊才撤兵。

[7]吐谷浑树洛干伐南凉，败南凉太子虎台。

[7]吐谷浑可汗树洛干讨伐南凉国，打败了南凉太子秃发虎台。

[8]南凉王檀欲复伐沮渠蒙逊，邯川护军孟恺谏曰："蒙逊新并姑臧，凶势方盛，不可攻也。"檀不从，五道俱进，至番禾、苕，掠五千余户而还。将军屈右曰："今既获利，宜倍道旋师，早度险厄。蒙逊善用兵，若轻军猝至，大敌外逼，徙户内叛，此危道也。"卫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骑，势不相及。今倍道而归则示弱，且捐弃资财，非计也。"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兵大至，檀败走。蒙逊进围乐都，檀婴城固守，以子染干为质以请和，蒙逊乃还。

[8]南凉王秃发檀打算再一次征伐沮渠蒙逊，邯川护军孟恺劝阻说："沮渠蒙逊刚刚吞并了姑臧，凶猛的势头正在极盛的时候，不可以去进攻他。"秃发檀不听，兵分五路，同时进军，抵达番禾、苕，抢掠了五千多户居民回军。将军屈右说："这次既然已经得到了好处，就应该火速班师，早点摆脱危险的环境。沮渠蒙逊善于指挥军队，如果他派一支轻装的部队突然来到，强大的敌人在外围步步威逼，我们裹胁的这些迁移百姓在里面叛乱，这可是危险的事呵！"卫尉伊力延说："他们步行我们骑马，按道理他们是赶不上我们的。现在如果我们加速回去，就是向敌人显示我们懦弱，而且要扔掉许多军用物资，不是好办法。"不久，天气昏暗，大雾弥漫，风雨交加，沮渠蒙逊的军队大批出现，秃发檀败退而走。沮渠蒙逊进军围困乐都，秃发檀绕着城池，坚持防守，最后又用儿子秃发染干作为人质，向对方请求和解，沮渠蒙逊才收兵回去。

[9]三月，刘裕始受太尉、中书监，以刘穆之为太尉司马，陈郡殷景仁为行参军。裕问穆之曰："孟昶参佐谁堪入我府者？"穆之举前建威中兵参军谢晦。晦，安兄据之曾孙也，裕即命为参军。裕尝讯囚，其旦，刑狱参军有疾，以晦代之；于车中一览讯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狱系殷积，晦随问酬辨，曾无违谬；裕由是奇之，即日署刑狱贼曹。晦美风姿，善言笑，博赡多通，裕深加赏爱。

[9]三月，东晋刘裕开始接受太尉、中书监的职务。他任命刘穆之为太尉司马，任命陈郡人殷景仁为行参军。刘裕问刘穆之说："孟昶手

下的人谁可以到我这里做事？”刘穆之荐举前建威中兵参军谢晦。谢晦是谢安的哥哥谢据的曾孙。刘裕便命他为参军。刘裕曾经亲自去审问囚犯，那天早晨，恰好刑狱参军有病，便让谢晦去顶替。谢晦在车中，只把各种诉状口供看了一遍，催促令立刻就能下达。宰相府的杂事繁多，讼案更是堆积了很多，谢晦随着询问便进行安排分辨，从没有发生过错误。刘裕因此认为他是一个奇才，当天便调他任刑狱贼曹。谢晦风度优美，善于言谈逗趣，见多识广，刘裕对他非常欣赏喜爱。

[10]卢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围之，孙处拒守二十余日。沈田子言于刘藩曰：“番禺城虽险固，本贼之巢穴；今循围之，或有内变。且孙季高众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贼还据广州，凶势复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击循，破之，所杀万余人。循走，田子与处共追之，又破循于苍梧、郁林、宁浦。会处病，不能进，循奔交州。

[10]卢循在撤退的过程中收集残兵败将，来到番禺，于是把番禺包围，孙处在那里抵抗坚守了二十多天。沈田子对刘藩说：“番禺城池虽然险要坚固，但是却本来就是敌兵的老窝，现在被卢循围困着，或许城里会出现变乱。况且孙处的军队少，力量弱，不可能坚持太久，如果让这些贼兵回来占据了广州，那么他们的凶恶势力就要重振了。”夏季，四月，沈田子带兵去援救番禺，进攻卢循，并把他打败，杀死一万多人。卢循逃跑，沈田子与孙处一起去追击他，又在苍梧、郁林、宁浦等地几次打败卢循。正巧此时孙处病倒，大军不能继续前进，卢循乘机投奔交州。

初，九真太守李逊作乱，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讨斩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为交州刺史。诏书未至，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帅州府文武拒循于石，破之。循馀众犹三千人，李逊馀党李脱等结集俚獠五千余人以应循。庚子，循晨至龙编南津；慧度悉散家财以赏军士，与循合战，掷雉尾炬焚其舰，以步兵夹岸射之，循众舰俱然，兵众大溃。循知不免，先鸩妻子，召妓妾问曰：“谁能从我死者？”多云：“雀鼠贪生，就死实难。”或云：“官尚当死，某岂愿生！”乃悉杀诸辞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斩之，并其父子及李脱等，函七首送建康。

当初，九真太守李逊起兵叛乱，交州刺史交趾人杜瑗前去讨伐，并把他斩杀。杜瑗去世，朝廷任命他的儿子杜慧度为交州刺史。诏书还没有到达，卢循已经攻占了合浦，一直奔向交州。杜慧度率领州府的文武官员在石迎击卢循，把他打败。卢循剩下的残兵还三千人，李逊的余党李脱等人也结集俚獠族人五千多响应卢循。庚子（二十四日），卢循早晨到达龙编南面的渡口，杜慧度把自己家的财产全部散发给军士们做奖赏，与卢循展开决战。杜慧度军队投掷许多雉尾炬，用来焚烧对方的战舰，又用步兵在两岸开弓射箭进攻敌人，卢循军队的那些船全部着火，部众彻底溃散。卢循知道自己这次难免一死，于是先用毒酒毒死妻子，然后把那些歌妓、小妾等召集在一起问道："你们谁能跟我一起死？"这些人都说："即使是一只麻雀、一个老鼠也都贪生，跟你一起死，实在太难。"但也有的说："您都要死了，我怎能愿意再活下去！"卢循于是把那些不愿死的全部杀掉，随后自己也投水自杀。杜慧度把他的尸体涝上来，割下人头，再加上他父亲、儿子以及李脱等共七颗人头，装在木盒中，送往都城建康。

[11]初，刘毅在京口，贫困，与知识射于东堂。庾悦为司徒右长史，后至，夺其射堂；众人皆避之，毅独不去。悦厨馔甚盛，不以及毅；毅从悦求子鹅炙，悦怒不与，毅由是衔之。至是，毅求兼督江州，诏许之。因奏称："江州内地，以治民为职，不当置军府雕耗民力，宜罢军府移镇豫章；而寻阳接蛮，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于是解悦都督、将军官，以刺史镇豫章。毅以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悦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摄严峻。悦忿惧，至豫章，疽发背卒。

[11]当初，刘毅在京口居住时，家庭很贫困，一次与熟人在东堂比赛射箭。庾悦当时是司徒右长史，后来到这里，夺用了这个射箭的大堂。别的人全都回避走了，只有刘毅不走，庾悦在这里大摆宴席，酒菜非常丰盛，却不给刘毅吃。刘毅跟他要一块烤小鹅肉吃，庾悦大怒，没有给，刘毅从此对他怀恨在心。到了现在，刘毅请求兼管江州，安帝下诏允许。于是，他便呈上奏章说："江州属于国家的腹地，江州刺史应该以治理民间事务为主要职守，不应该再配置一个军府消耗百姓的力量，应该解除军府，移到豫章镇守。寻阳接近蛮夷地区，所以也可在州府的部队中分出一千名兵丁加强该郡的防卫。"于是解除了江州刺史庾悦的都督、将军等官职，仅以刺史的身分镇守豫章。刘

毅派亲信的将领赵恢带领一千名士兵去戍守寻阳，而庾悦府中的三千名文武官员等全部并入刘毅的府中办公。刘毅对庾悦不断下达严苛的命令又催逼甚紧。庾悦既愤怒又惧怕，到豫章后不久，后背上生疽痈，去世。

[12]河南王乾归徙羌句岂等部众五千余户于叠兰城。以兄子阿柴为兴国太守以镇之；五月，复以子木弈干为武威太守，镇城。

[12]后秦河南王乞伏乾归把羌族句岂等部落的五千多户居民强行迁到叠兰城居住。任命自己的侄儿乞伏阿柴为兴国太守，镇守那里。五月，他又任命儿子乞伏木弈干为武威太守，镇守城。

[13]丁卯，魏主嗣谒金陵，山阳侯奚斤居守。昌黎王慕容伯儿谋反；己巳，奚斤并其党收斩之。

[13]丁卯（二十二日），北魏国主拓跋嗣拜谒金陵，命令山阳侯奚斤留在都城镇守。昌黎王慕容伯儿谋反。己巳（二十四日），奚斤把他连同他的党羽抓起来后，一同斩首。

[14]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领大单于，置四辅。

[14]秋季，七月，北燕国主冯跋任命太子冯永兼任大单于，设置四位辅佐大臣。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献马三千匹于跋，求娶跋女乐浪公主；跋命群臣议之。辽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许以妃嫔之女，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乐浪公主妻之。

柔然可汗郁久闾斛律派遣使节向冯跋献上三千匹好马，请求迎娶冯跋的女儿乐浪公主。冯跋命令大臣们讨论这件事。辽西公冯素弗说："前代的君主都把宗室女儿嫁给那些夷人为妻，现在应该把妃嫔所生的女儿许配给他，至于乐浪公主，就不应该下嫁给地位不相当的人了。"冯跋说："我正要在蛮荒地区树立威信，怎么能够欺骗他呢？"于是把乐浪公主嫁给郁久闾斛律为妻。

跋勤于政事，劝课农桑，省徭役，薄赋敛；每遣守宰，必亲引见，问为政之要，以观其能。燕人悦之。

冯跋对国家政务勤勤恳恳，鼓励人民务农种桑，减少徭役，降低赋税，每次任命、下派守宰一类的地方官时，总要亲自召见他们，问他

们施政的基本打算，观察他的能力。北燕百姓对此十分欢悦。

[15]河南王乾归遣平昌公炽磐及中军将军审虔伐南凉。审虔，乾归之子也。八月，炽磐兵济河，南凉王檀遣太子虎台逆战于岭南；南凉兵败，虏牛马十余万而还。

[15]后秦河南王乞伏乾归派遣平昌公乞伏炽磐以及中军将军乞伏审虔讨伐南凉国。乞伏审虔是乞伏乾归的儿子。八月，乞伏炽磐的大军渡过金城河，南凉王秃发檀派遣太子秃发虎台在岭南地区迎战，结果，南凉国军队被打得大败。乞伏炽磐抢掠了十几万匹牛马便回去了。

[16]沮渠蒙逊帅轻骑袭西凉，西凉公曰："兵有不战而败敌者，挫其锐也。蒙逊新与吾盟，而遽来袭我，我闭门不与战，待其锐气竭而击之，蔑不克矣。"顷之，蒙逊粮尽而归，遣世子歆帅骑七千邀击之，蒙逊大败，获其将沮渠百年。

[16]沮渠蒙逊率领轻装骑兵袭击西凉国，西凉公李说："用兵的人有不用战斗而把敌人打败的，那就是挫伤他的锐气。沮渠蒙逊刚刚与我们结盟，却又突然前来袭击我们，我们关紧城门不和他们接战，等到他们锐气枯竭之后再来进攻他们，没有不获胜的。"不久，沮渠蒙逊的军队粮食吃完，撤军，李派嫡长子李歆率领骑兵七千人拦腰进攻他们，沮渠蒙逊部队惨败，西凉俘获了他们的大将沮渠百年。

[17]河南王乾归攻秦略阳太守姚龙於柏阳堡，克之；冬十一月，进攻南平太守王憬于水洛城，又克之，徒民三千余户于谭郊。遣乞伏审虔帅众二万城谭郊。十二月，西羌彭利发袭据罕，自称大将军、河州牧，乾归讨之，不克。

[17]河南王乞伏乾归进攻后秦略阳太守姚龙于柏阳堡，攻陷了这座城。冬季，十一月，又到水洛城进攻南平太守王憬，也攻克了。把那里的三千多户百姓强行迁往谭郊，派儿子乞伏审虔统帅二万士卒筑谭郊城。十二月，西羌部落首领彭利发攻占了罕，自称为大将军、河州牧，乞伏乾归前去讨伐，没有攻克。

[18]是岁，并州刺史刘道怜为北徐州刺史，移镇彭城。

[18]这一年，东晋并州刺史刘道怜改任北徐州刺史，迁移到彭城镇守。

八年（壬子、412）

八年（壬子，公元412年）

[1]春，正月，河南正乾归复讨彭利发，至奴葵谷。利发弃众南走，乾归遣振威将军乞伏公府追至清水，斩之，收羌户一万三千，以乞伏审虔为河州刺史镇罕而还。

[1]春季，正月，河南王乞伏乾归再一次出兵讨伐彭利发，抵达奴葵谷。彭利发扔下部众向南逃走，乞伏乾归派遣振威将军乞伏公府追到清水，把他杀了。这一战，收集了羌族居民一万三千户，任命乞伏审虔为河州刺史，镇守罕，大军回师。

[2]二月，丙子，以吴兴太守孔靖为尚书右仆射。

[2]二月，丙子（初五），东晋任命吴兴太守孔靖为尚书右仆射。

[3]河南王乾归徙都谭郊，命平昌公炽磐镇苑川。乾归击吐谷浑阿若干于赤水，降之。

[3]河南王乞伏乾归把都城迁到谭郊，命令平昌公乞伏炽磐镇守苑川。乞伏乾归在赤水袭击吐谷浑汗国的阿若干，收降了他。

[4]夏，四月，刘道规以疾求归，许之。道规在荆州累年，秋毫无犯。及归，府库帷幕，俨然若旧。随身甲士二人迁席於舟中，道规刑之于市。

[4]夏季，四月，东晋荆州刺史刘道规因为身体有病，请求解职回京，朝廷准许。刘道规在荆州任职几年，丝毫也没有侵占百姓的利益。到他回京的时候，府库的帷幕都和他刚来时一模一样。他的随从中有两个卫兵把一条草席带上了船，刘道规也把他们拉到市井中斩首。

以后将军豫州刺史刘毅为卫将军、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毅谓左卫将军刘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为长史南蛮，岂有见辅意乎？"敬宣惧，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无过虑。"

东晋朝廷任命后将军、豫州刺史刘毅为卫将军，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刘毅对左卫将军刘敬宣说："我忝居西方重任，打算委屈你为南蛮长史，你有没有帮我忙的意思？"刘敬宣很害

怕，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尉刘裕，刘裕笑着说：“总会让你老兄平安，一定不要过分忧虑。”

毅性刚愎，自谓建义之功与裕相埒，深自矜伐，虽权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顺之，毅骄纵滋甚，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及败于桑落，知物情已去，弥复愤激。裕素不学，而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杨尹郗僧施，深相凭结。僧施，超之从子也。毅既据上流，阴有图裕之志，求兼督交、广二州，裕许之。毅又奏以郗僧施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毛之为南郡太守，裕亦许之，以刘穆之代僧施为丹杨尹。毅表求至京口辞墓，裕往会之于倪塘。宁远将军胡藩言于裕曰：“公谓刘卫军终能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谓何如？”藩曰：“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毅以此服公；至于涉猎传记，一谈一咏，自许以为雄豪；以是缙绅白面之士辐凑归之。恐终不为公下，不如因会取之。”裕曰“吾与毅俱有克复之功，其过未彰，不可自相图也。”

刘毅性格刚愎自用，自以为当年勤王举义的功劳与刘裕相等，心里深深为此骄矜自负，因此，虽然暂时拥戴听从刘裕，但是心里却并不服气，等到独当一面，当上一个地区的首脑之后，仍然经常郁闷不乐，觉得志向不得实现。刘裕每每对他容让顺从，这更加纵容滋长了他的狂傲，曾说：“真遗憾没有遇到刘邦、项羽，跟他们争夺中原！”到了在桑落惨败之后，他知道自己的情势已去，更增加了他的烦恼和愤激。刘裕一向不读书，刘毅却相当地涉猎过一些文墨，所以朝中有很多名望清高的有学识的人，都与他往来密切。他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关系最好，感情最深，互相结纳。郗僧施是郗超的侄儿。刘毅把持了长江上游一带的大权之后，暗地里有图谋刘裕的志向，便请求兼管交、广二州的军事，刘裕也答应了他。刘毅又奏请任命郗僧施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任命毛之为南郡太守，刘裕又答应了他，改派刘穆之代替郗僧施为丹阳尹。刘毅上表请求到京口去向祖先的坟墓辞行，刘裕前往倪塘与他相会。宁远将军胡藩对刘裕进言道：“您说刘毅能永远地做您的部下吗？”刘裕沉默不语，很久，说：“你认为应当怎么办？”胡藩说：“统帅百万大军，攻击一定得手，交战一定胜利，刘毅以此佩服您。至于博览群书，谈吐吟咏，他却自认为是英

雄豪杰。正因如此，高雅的士绅、白面的书生等集中归附到他那里。我担心他终将不会甘心在您之下，不如趁这次会面的机会，干脆除掉他。”刘裕说：“我与 刘毅都有使国家复兴的功劳，他的罪过还没有表露出来，不可自相残杀。”

[5]乞伏炽磐攻南凉三河太守吴阴于白土，克之，以乞伏出累代之。

[5]乞伏炽磐在白土进攻南凉三河太守吴阴，击败了他，让乞伏出累代替吴阴镇守白土。

六月，乞伏公府弑河南王乾归，并杀其诸子十余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炽磐遣其弟广武将军智达、扬武将军木弈干帅骑三千讨之；以其弟昙达为镇京将军。镇谭郊，骁骑将军娄机镇苑川。炽磐帅文武及民二万余户迁于罕。

六月，西秦振威将军乞伏公府刺杀了河南王乞伏乾归。同时杀死了乞伏乾归的十几个儿子。逃到大夏据守。平昌公乞伏炽磐派他的弟弟广武将军乞伏智达、杨武将军乞伏木弈干率领三千骑兵，前去讨伐。任命他的另一个弟弟乞伏昙达为镇东将军，镇守谭郊；任命骁骑将军乞伏娄机镇守苑川。乞伏炽磐统帅文武官员及二万多户百姓迁移到罕。

秦人多劝秦王兴乘乱取炽磐，兴曰：“伐人丧，非礼也。”夏王勃勃攻炽磐，军师中郎将王买德谏曰：“炽磐，吾之与国，今遭丧乱，吾不能恤，又恃众力而伐之，匹夫犹且耻为，况万乘乎！”勃勃乃止。

后秦国人有很多都劝后秦王姚兴乘西秦国内危亡动乱之机，消灭乞伏炽磐，姚兴说：“趁别人遭丧之时，讨伐他，不合礼仪。”夏王刘勃勃打算进攻乞伏炽磐，军师中郎将王买德劝阻说：“乞伏炽磐是我们的邻邦，现在遭受丧乱，我们不能去体恤帮助，反而依仗人多力大去讨伐他，这样的事，连普通的老百姓都觉得可耻而不去做，何况您是拥有万乘之尊的天王了！”刘勃勃这才停止。

[6]闰月，庚子，南郡烈武公刘道规卒。

[6]闰六月，庚子（初一），东晋南郡烈武公刘道规去世。

[7]秋，七月，己巳朔，魏主嗣东巡，置四厢大将、十二小将；以山阳侯斤、元城侯屈行左、右丞相。庚寅，嗣至濡源，巡西北诸部

落。

[7]秋季，七月，己巳朔（初一），北魏国主拓跋嗣巡视东方，设置了四厢大将、十二小将等官。任命山阳侯奚斤、元城侯拓跋屈担任左、右丞相。庚寅（二十二日），拓跋嗣抵达濡源，巡视西北的那些部落。

[8]乞伏智达等击破乞伏公府于大夏。公府奔叠兰城，就其弟阿柴；智达等攻拔之，斩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南山，追获之，并其四子，之于谭郊。

[8]乞伏智达等人在大夏击败乞伏公府。乞伏公府逃奔叠兰城，投靠他的弟弟乞伏阿柴。乞伏智达等攻陷了那里，斩杀了乞伏阿柴他们父子五人。乞伏公府又逃到以南的山区，被追上抓获，连同他的四个儿子一起，在谭郊城内用车裂刑处死。

八月，乞伏炽磐自称大将军、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归于罕，谥曰武元，庙号高祖。

八月，乞伏炽磐自称为大将军、河南王，下令大赦，改年号为永康。把乞伏乾归安葬在罕，追谥他为武元王，庙号高祖。

[9]皇后王氏崩。

[9]东晋皇后王氏去世。

[10]庚戌，魏主嗣还平城。

[10]庚戌（十二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回到平城。

[11]九月，河南王炽磐以尚书令武始翟为相国，侍中、太子詹事赵景为御史大夫，罢尚书令、仆、尚书六卿、侍中等官。

[11]九月，西秦河南王乞伏炽磐任命尚书令武始人翟为相国，任命侍中、太子詹事赵景为御史大夫，撤销了尚书令、仆、尚书六卿、侍中等官职。

[12]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

[12]癸酉（初六），东晋把僖皇后王氏安葬在休平陵。

[13]刘毅至江陵，多变易守宰，辄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万余人以自随。会毅疾笃，郗僧施等恐毅死，其党危，乃劝毅请从弟兖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伪许之。藩自广陵入朝，已卯，裕以诏书罪状毅，云与藩及谢混共谋不轨，收藩及混赐死。

[13]刘毅抵达江陵，对下属的守宰等地方官进行很大的变动、撤换，他擅自抽调豫州原来的老文武僚属、江州的原部众一万多人跟随自己到荆州。正好赶上刘毅病重，郗僧施等人恐怕刘毅死掉，他们这一党处境危险，于是劝说刘毅请求朝廷派自己的堂弟兖州刺史刘藩做自己的副手，太尉刘裕假装答应了他。刘藩从广陵前往建康来朝见皇帝。已卯（十二日），刘裕用皇帝的名义下诏书，公布刘毅的罪状，指出他与刘藩以及谢混等人一起阴谋叛乱，抓住了刘藩和谢混，命令他们自杀。

初，混与刘毅款昵，混从兄澹常以为忧，渐与之疏；谓弟璞及从子瞻曰："益寿此性，终当破家。"澹，安之孙也。

当初，谢混与刘毅感情密切亲昵，谢混的堂兄谢澹常常为此担忧，逐渐与他疏远，并对弟弟谢璞和侄儿谢瞻说："谢混这种性情，将来一定会家破人亡。"谢澹是谢安的孙子。

庚辰，诏大赦，以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为都督荆·雍·梁·秦·宁·益六州军事、荆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刘道怜为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使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留府事。裕疑长民难独任，乃加刘穆之建武将军，置佐吏，配给资力以防之。

庚辰（十三日），东晋安帝下诏命令大赦。任命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为都督荆、雍、梁、秦、宁、益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任命北徐州刺史刘道怜为兖、青二州刺史，镇守京口；命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留府事。刘裕担心诸葛长民很难单独胜任，于是加封刘穆之为建武将军，设置辅佐官员，配备军事力量，防备意外。

壬午，裕帅诸军发建康，参军王镇恶请给百舸为前驱。丙申，至姑孰，以镇恶为振武将 军，与龙骧将军蒯恩将百舸前发，裕戒之曰："若贼可击，击之；不可者，烧其船舰，留屯水际以待我。"于是镇恶昼夜兼行，扬声言刘兖州上。

壬午（十五日），刘裕率领几支部队从建康出发，参军王镇恶请求交给他一百条船担任先锋。丙申（二十九日），抵达姑孰，任命王镇恶为振武将军，与龙骧将军蒯恩带领一百条船提前出发，刘裕告诫他们说："如果敌人可以战胜，便进攻他们；如果不能取胜，便把他们的船舰烧毁，停留在水边等待我来。"于是王镇恶白天黑夜地加速前进，声言说是刘藩到来。

冬，十月，己未，镇恶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军居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二人，对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语所留人：“计我将至城，便鼓严，令若后有大军状。”又分遣人烧江津船舰。镇恶径前袭城，语前军士：“有问者，但云刘兖州至。”津戍及民间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将朱显之欲出江津，问：“刘兖州何在？”军士曰：“在后。”显之至军后不见藩，而见军人担彭排战具，望江津船舰已被烧，鼓严之声甚盛，知非藩上，便跃马驰去告毅，行令闭诸城门。镇恶亦驰进，门未及下关，军人因得入城。卫军长史谢纯入参承毅，出闻兵至，左右欲引车归。纯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将安之！”驰还入府。纯，安兄据之孙也。镇恶与城内兵斗，且攻其金城，自食时至中晡，城内人败散。镇恶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诏及赦文并裕手书示毅，毅皆烧不视，与司马毛之等督士卒力战。城内人犹未信裕自来，军士从毅自东来者，与台军多中表亲戚，且斗且语，知裕自来 ，人情离骇。逮夜，听事前兵皆散，斩毅勇将赵蔡，毅左右兵犹闭东西阁拒战。镇恶虑暗中自相伤犯，乃引军出围金城，开其南面。毅虑南有伏兵，夜半，帅左右三百许人开北门突出，毛之谓谢纯曰：“君但随仆去。”纯不从，为人所杀。

冬季，十月，己未（二十二日），王镇恶抵达豫章口，离江陵城只有二十里，因此，他们下船，步行进军。蒯恩带兵走在前面，王镇恶紧跟着他。每条船上只留一二个人，停船的岸上立起六七面旗帜，旗下放置战鼓，告诉留下的人：“估计我们就要到江陵城时，你们便不停地擂起战鼓，做出后面好像还有大部队的样子。”又分别派人去火烧江津那里的船舰。王镇恶径直去突袭江陵城，告诉前面的军士：“如果有人问，就说刘藩到了。”渡口卫兵和当地百姓都安下心来，毫不怀疑。离城还有五六里远时，正好碰上刘毅手下的重要将领朱显之准备去江津，问道：“刘藩在哪里？”军士们说：“在后面。”朱显之到了部队的后面也没有看到刘藩，却看见军士扛着盾牌、旁排等作战工具，又看见江津的船舰已经火起被烧，江边擂鼓的声音又很大，恍然大悟不是刘藩到来，便跳上马背，飞马回城向刘毅报告，下令赶快关闭各个城门。王镇恶也跟着跑进城去，城门还没来得及关闭，军队所以得以进入江陵城。卫军长史谢纯进 府去拜见刘毅，出来的时候，听说军队杀到，左右侍从打算拉着他的车回去，射纯呵斥他们说：“我是人家的下属，逃能逃到哪里去？”于是驰回刘毅府中。谢纯是谢安的哥哥谢据的

孙子。王镇恶与城内的士兵展开激战，一面又进攻江陵的牙城，从中午直到傍晚，城内的守军终于败退溃散。王镇恶从牙城挖一个洞，冲了进去，派人把皇帝的诏书和赦免他的文件以及刘裕写给他的亲笔信交给刘毅，刘毅看也不看，便全部烧掉了。他与司马毛之等人督促士卒拼力死战。城内的人还不相信刘裕亲自到来，可是军队中那些跟着刘毅从东方来的士兵，与朝廷来的兵有一些是表亲的关系，他们一边交战一边对话。知道的确是刘裕亲自来了，人心为此震骇离乱。到了夜晚，刘毅办公的府前卫兵全部逃散，并杀掉了刘毅手下的勇将赵蔡；刘毅身边的侍卫还关紧东西大门顽强抗拒。王镇恶担心黑暗之中自己的士兵彼此误伤，于是又把部众带出围困牙城，并把南面打开一个出口。刘毅害怕南面有埋伏的官兵，半夜的时候，率领三百个左右的侍卫，打开北门突围出去。毛之对谢纯说："你只管跟我去。"谢纯不同意，被别人杀掉了。

毅夜投牛牧佛寺。初，桓蔚之败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杀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师容桓蔚，为刘卫军所杀，今实不敢容异人。"毅叹曰："为法自弊，一至于此！"遂缢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斩首于市，并子侄皆伏诛。毅兄模奔襄阳，鲁宗之斩送之。

刘毅连夜投奔牛牧佛寺。当初，桓蔚失败的时候，便跑到这里投奔牛牧寺的僧人昌。昌把桓蔚藏了起来，保护他，刘毅则杀了昌。到这时，寺里的僧人们拒绝了他，说："过去我们亡故的师傅昌容留醒蔚，被你杀死，现在实在再不敢容留他人了。"刘毅哀叹说："自己制订法律规章断绝自己的活路，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于是，他自己上吊而死。第二天，当地居民报告，王镇恶便将他的尸体拖到市中，砍下脑袋。他的儿子、侄子等也都一起被杀。刘毅的哥哥刘模逃奔到襄阳，雍州刺史鲁宗之斩了他，并把人头送到建康。

初，毅季父镇之闲居京口，不应辟召，常谓毅及藩曰："汝辈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尔求财位，亦不同尔受罪累。"每见毅、藩导从到门，辄诟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数百步，悉屏仪卫，与白衣数人俱进。及毅死，太尉裕奏征镇之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固辞不至。

当初，刘毅的叔父刘镇之在京口闲居，不应朝廷的征召，常常对刘毅和刘藩说："凭你们的才能天赋，足可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干一番大

事业，但是恐怕不会得势太长时间。我不依靠你们谋求钱财和地位，也不和你们一起受到罪行的连累。”他每次看见刘毅、刘藩领着部下路过家门，都出去辱骂他们。刘毅对他非常尊敬而又害怕，回家时，在没到家宅的几百步远的地方，便把仪仗卫兵等全部屏退，只和几个部下的小官吏的人一起进屋。等到刘毅死后，太尉刘裕奏请征召刘镇之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刘镇之仍然坚决推辞，不来上任。

[14]仇池公杨盛叛秦，侵扰祁山；秦王兴遣建威将军赵琨为前锋，立节将军姚伯寿继之，前将军姚恢出鹫峡，秦州刺史姚嵩出羊头峡，右卫将军胡翼度出城，以讨盛。兴自雍赴之，与诸将会于陇口。

[14]被后秦封为仇池公的氐王杨盛，背叛后秦，侵犯骚扰祁山。后秦国王姚兴派遣建威将军赵琨率领先行部队，派立节将军姚伯寿率领后援部队，派前将军姚恢进军鹫峡，派秦州刺史姚嵩进军羊头峡，派右卫将军胡翼度进军城，同时讨伐杨盛。姚兴从雍城带兵前去，与那些将领在陇口会合。

天水太守王松言于嵩曰：“先帝神略无方，徐洛生以英 武佐命，再入仇池，无功而还；非杨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势险固耳。今以赵琨之众，使君之威，准之先朝，实未见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闻！”嵩不从。盛帅众与琨相持，伯寿畏懦不进，琨众寡不敌，为盛所败。兴斩伯寿而还。

天水太守王松向姚嵩进言道：“先帝奇谋神智，变化莫测，徐洛生又以自己的英才勇武辅佐王命，就是那样的条件，二次进攻仇池的时候，也免不了没有任何收获，空手而回。这不是因为杨氏的智谋勇力能够保全自己，只不过是那里的地势艰险牢固罢了。现在依靠赵琨等人的大军，依靠您的威信名 望，和先帝的朝代相比，实在也不见得能够成功。您全盘了解这样的形势，为什么不报告皇上呢？”姚嵩没有听从。杨盛率领部众与赵琨对抗，双方僵持不下，姚伯寿畏惧怯懦，不进兵增援，赵琨力量单薄，难以抵敌，被杨盛打败。姚兴斩了姚伯寿之后回军。

兴以杨佛嵩为雍州刺史，帅岭北见兵以击夏。行数日，兴谓群臣曰：“佛嵩每见敌，勇不自制，吾常节其兵不过五千人。今所将既多，遇敌必败，行已远，追之无及，将若之何？”佛嵩与夏王勃勃战，果败，为勃勃所执，绝亢而死。

姚兴任命杨佛嵩为雍州刺史，率领岭北现有的军队进击夏国。军队走了几天，姚兴对大臣们说：“杨佛嵩每当看见敌人，便奋勇向前，无法自己克制，我常常限制他的军队不让它超过五千人。这次他所统领的兵力已经太多了，遇到敌人便一定要失败，但是他们已经走远，追也追不上了，怎么办好呢？”杨佛嵩与夏王刘勃勃交战，果然失败，被刘勃勃抓获，扼住喉咙掐死。

[15]秦立昭仪齐氏为后。

[15]后秦册立昭仪齐氏为王后。

[16]沮渠蒙逊迁于姑臧。

[16]北凉沮渠蒙逊把都城迁到姑臧。

[17]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杀郗僧施。初，毛之虽为刘毅僚佐，素自结于裕，故裕特宥之。赐王镇恶爵汉寿子。裕问毅府谘议参军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衅，倍其惠泽，贯叙门次，显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纳之，下书宽租省调，节役原刑，礼辟名士，荆人悦之。

[17]十一月，己卯（十三日），东晋太尉刘裕抵达江陵，杀死郗僧施。当初，毛之虽然是刘毅的幕僚属下，但却一向暗自与刘裕结交，所以刘裕特别宽宥了他。朝廷赐给王镇恶以汉寿子爵位。刘裕问刘毅府的谘议参军申永说：“现在应当怎么做才合适？”申永说：“消除那些以往的隔阂，加倍向百姓官员施加恩惠，重新严格按照门第来加封官职，公开地擢升有才能的人，不过这样罢了。”刘裕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减少赋税役差，放宽刑罚，以礼相聘有名 望的人士。荆州的百姓非常拥护他。

[18]诸葛长民骄纵贪侈，所为多不法，为百姓患，常惧太尉裕按之。及刘毅被诛，长民谓所亲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杀韩信。’祸其至矣！”乃屏人问刘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与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溯流远征，以老母稚子委节下；若一豪不尽，岂容如此邪？”长民意乃小安。

[18]东晋豫州刺史诸葛长民骄横放纵，贪婪奢侈，干的事大多都不合法度，成了百姓的一大祸患。他也常常担心太尉刘裕查处他。到了刘毅被杀，诸葛长民便对他所亲近的人说：“‘前年杀彭越，今年杀韩信。’我的大祸就要来了！”于是，他把别人屏退，问刘穆之说：“大家

纷纷传言，都说太尉对我非常不满，这是什么原因？”刘穆之说：“刘公逆流而上，远征刘毅，把老母和幼子全都交给您照顾，如果有一点点的不信任，哪里能这样呢？”诸葛长民的心里才稍稍安定一些。

长民弟辅国大将军黎民说长民曰：“刘氏之亡，亦诸葛氏之惧也，宜因裕未还而图之。”长民犹豫未发，既而叹曰：“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今日欲为丹徒布衣，岂可得邪！”因遗冀州刺史刘敬宣书曰：“盘龙狠戾专恣，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敬宣报曰：“下官自义熙以来，忝三州、七郡，常惧福过灾生，思避盈居损。富贵之旨，非所敢当。”且使以书呈裕，裕曰：“阿寿故为不负我也。”

诸葛长民的弟弟、辅国大将军诸葛黎民，劝说诸葛长民道：“刘毅的死，也就是诸葛氏的可怕的下场，应该趁着刘裕还没有回来，抢先动手。”诸葛长民犹豫不决，没有行动，过后叹息说：“贫贱的时候，常常想着富贵，富贵之后又一定会有危险。现在要想当一个丹徒的老百姓，怎么能行呢！”于是，给冀州刺史刘敬宣写信道：“刘毅狠毒暴戾，专横任性，自己找的灭亡。现在，有叛乱之心的人已经要被剿灭，天下就要太平，如果有富贵的事情的话，希望我们一同享受。”刘敬宣回信说：“下官我从义熙初年以来，不称职地当 过三个州的刺史，七个郡的太守，常常害怕福份就要过去，灾祸就要降在头上，因此只想回避太满的好处，宁可吃亏受损。您所说的富贵的意思，我实在不敢承当。”而且又把信送给刘裕，刘裕说：“刘敬宣还是没有辜负我。”

刘穆之忧长民为变，屏人问太尉行参军东海何承天曰：“公今行济否？”承天曰：“荆州不忧不时判，别有一虑耳。公昔年自左里还入石头，甚脱尔；今还，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闻此言。”

刘穆之担心诸葛长民制造叛乱，屏退别人问太尉行参军、东海人何承天说：“刘公这次能不能成功？”何承天说：“荆州不怕不马上被平定，不过有另外一个值得忧虑的事。刘公过去在左里大胜之后回到石头，非常轻松随便，但这次回来，却应该加倍谨慎。”刘穆之说：“不是你，听不到这样的忠告。”

裕在江陵，辅国将军王诞白裕求先下，裕曰：“诸葛长民似有自疑心，卿讵宜便去！”诞曰：“长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轻身单下，必当以

为无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过贲、育矣。”乃听先还。

刘裕在江陵，辅国将军王诞向刘裕表示，请求先行东还，刘裕说：“诸葛长民好像自己非常担心，你怎么敢轻易地就走！”王诞说：“诸葛长民知道我一向承蒙您的垂爱照顾，我现在轻装简从，单身而回，他就一定会觉得没有危险，这样也可以稍稍安定一下他的心意。”刘裕笑着说：“你的勇气，超过孟贲、夏育了。”于是就听凭他先回去。

[19]沮渠蒙逊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凉王光为三河王故事。

[19]沮渠蒙逊登上河西王的位子，下令大赦，改年号为玄始，设置的官员，

就像后凉王吕光为三河王时设置的官员一样。

[20]太尉裕谋伐蜀，择元帅而难其人。以西阳太守朱龄石既有武干，又练吏职，欲用之。众皆以为龄石资名尚轻，难当重任；裕不从。十二月，以龄石为益州刺史，帅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等伐蜀，分大军之半二万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龄石之右，亦隶焉。

[20]东晋太尉刘裕计划讨伐蜀地，选择元帅的时候，觉得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他认为西阳太守朱龄石既有武勇，又熟悉胜任官吏的职责，打算任用他。大家却都认为朱龄石的资历名望还轻，难以承当重任。刘裕不听从。十二月，任命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统帅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等人前去讨伐蜀地，并把自己大军的一半共二万人配给他指挥。臧熹是刘裕的内弟，职位也比朱龄石高，但也接受朱龄石的统领。

裕与龄石密谋进取，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坠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书封付龄石，署函边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所由。

刘裕与朱龄石密谋进攻取胜的办法，说：“刘敬宣以前进军到黄虎，没建立什么功业便退回来了。所以，敌兵以为我们这次应当从外水出发，又防备我们出其不意仍然还从内水进兵。这样，他们一定会

用重兵把守涪城，封锁内水。如果我们进军黄虎，正中他们的计策。现在，我们以大部队经过外水直取成都，另派一支迷惑敌人的军队进攻内水，这是克敌制胜的奇计。”他担心这种计划事先传扬出去，敌人摸清了自己的虚实动静，便另外写了一封信装在盒子里，交给朱龄石，在盒子边上写：“到白帝城再打开。”这几路大军虽然开始行动，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毛之固请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诛杀，土人与毛氏有嫌，亦当以死自固，不许。

毛之坚决要求随大军出发，刘裕恐怕毛之到蜀地后大肆屠杀，而当地人因为与毛之有宿怨，也可能拼死坚守抵抗，所以，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21]分荆州十郡置湘州。

[21]东晋把荆州的十个郡分出来，设立湘州。

[22]加太尉裕太傅、扬州牧。

[22]东晋朝廷加授太尉刘裕为太傅、扬州牧。

[23]丁巳，魏主嗣北巡，至长城而还。

[23]丁巳（二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巡视北方，到达长城后返回。

九年（癸丑、413）

九年（癸丑，公元413年）

[1]春，二月，庚戌，魏主嗣如高柳川；甲寅，还宫。

[1]春季，二月，庚戌（十五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高柳川；甲寅（十九日），回宫。

[2]太尉裕自江陵东还，骆驿遣辎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进。诸葛长民与公卿频日奉候于新亭，辄差其期。乙丑晦，裕轻舟径进，潜入东府。三月，丙寅朔旦，长民闻之，惊趋至门。裕伏壮士丁于幔中，引长民却入间语，凡平生所不尽者皆及之。长民甚悦，丁自幔后出，於座拉杀之，舆尸付延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骁勇，格斗而死。并杀其季弟大司马参军幼民、从弟宁朔将军秀之。

[2]东晋太尉刘裕从江陵东下，返回建康，陆续把军用物资尽快地运送回去，在预定的日期以前，常常滞留，不能按期进发。诸葛长民

与公卿们每天都到新亭去等候，每每错过日期。乙丑（三十日）夜，刘裕乘快速小艇迅速前进，暗中回到了东府。三月，丙寅朔（初一）凌晨，诸葛长民才得到消息，大吃一惊，急往晋见。刘裕命武士丁埋伏在幔中，然后迎接诸葛长民入内，把别人屏退，单独谈话，把凡是一生以来谈不透的话全部谈到了。诸葛长民非常高兴，却不料丁从帷幔后跳出来，在座位上弄死他。刘裕命令用车子把他的尸体拉到延尉去判罪。又去抓他的弟弟诸葛黎民，诸葛黎民一向非常骁勇，拒捕格斗，被杀死。又杀了他的小弟弟大司马参军诸葛幼民、他的堂弟宁朔将军诸葛秀之。

[3]庚午，秦王兴遣使至魏修好。

[3]庚午（初五），后秦王姚兴派遣使节前往北魏建立友好关系。

[4]太尉裕上表曰："大司马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渐用颓弛，请申前制。"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所并省。

[4]东晋国太尉刘裕呈上奏表说："从前，大司马桓温因为'民众没有固定的根基，对国家的治理危害极大'，所以，颁布'庚戌'诏书，规定按照现在的住所，确定流亡居民的籍贯，让他们安居乐业。当时财富的逐渐积累、国家的充实强盛，实在是由于这个缘故。从那个时候到现 在，对这种规定的执行逐渐放松，因此，请求重新强调以前的这项政策。"于是按照现在居民的住所重新确定籍贯，只有徐、兖、青这三个州居住在晋陵的 人，不在这个限制之内，那些寄居在别郡之上的郡县，有很多不是被合并，就是被撤销。

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让太傅、州牧。

戊寅（十三日），东晋加任刘裕为豫州刺史。刘裕坚定辞让太傅、州牧等职。

[5]林邑范胡达寇九真，杜慧度击斩之。

[5]林邑国范胡达进犯东晋九真郡，杜慧度回击并把他杀了。

[6]河南王炽磐遣镇东将军昙达、平东将军王松寿将兵东击休官权小郎、吕破胡于白石川，大破之，虏其男女万余口，进据白石城。显

亲休官权小成、吕奴迦等二万余户据白不服，昙达攻斩之，陇右休官悉降。秦太尉索棱以陇西降炽磐，炽磐以棱为太傅。

[6]河南王乞伏炽磐派遣镇东将军乞伏昙达、平东将军王松寿带领部队进攻东部休官部落首领权小郎、吕破胡所据守的白石川，并把他们打得大败，把当地的男女百姓一万多口俘虏，进占白石城。显亲休官部落首领权小成、吕奴迦等共 二万多户人占据白，不服。乞伏昙达攻克了那里，把他们杀了。陇右的休官部落全部投降。后秦太尉索棱，献出他所据守的陇西，向乞伏炽磐投降。乞伏炽磐任命索棱为太傅。

[7]夏王勃勃大赦，改元凤翔；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筑都城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宜名新城曰统万。"阿利性巧而残忍，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则斩弓人，入则斩甲匠。又铸铜为一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属，饰以黄金，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由是器物皆精利。

[7]夏王刘勃勃下令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凤翔。任命叱干阿利兼任将作大匠，征发岭北胡人、汉人共十万，在朔方水以北、黑水以南的地方建筑都城。刘勃勃说："我正要统一天下，以君王的地位统辖所有地区，因此，新城的名字应该叫'统万'。"叱干阿利性情乖巧伶利，但却凶暴残忍。他用蒸过的土修筑城墙，验收时铁锥如果能插入一寸深，他就要把泥工杀掉并把他的尸首筑进城中。刘勃勃认为他非常忠诚，便把筑城的事全部交给了他。凡是把兵器造成，呈送给他过目的时候，做工的人当中就一定会有人被杀死：弓箭射不透铠甲，那么就杀掉作弓的人；如果射透了，就要杀死作铠甲的工匠。他又用铜铸成一面大鼓，把"飞廉"、"翁仲"、"铜驼"、"龙"、"虎"等塑像，面上装饰黄金，排列在宫殿之前。前后大约杀掉了几千名工匠，因此，武器什物等都打磨得非常锋利和精良。

勃勃自谓其祖从母姓为刘，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乃改姓赫连氏，言帝王系天为子，其徽赫与天连也，其非正统者，皆以铁伐为氏，言其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也。

刘勃勃自认为他的祖先沿用母姓，姓刘，不合礼法。鉴于古人用姓氏也没有常规，于是自己改姓“赫连”，意思是说帝王是天的儿子，他的伟大光耀与天相连。那些不是直系亲属的旁支后裔，都用“铁伐”为姓，意思是说他们钢强锐利如铁，都可以攻伐别人。

[8]夏，四月，乙卯，魏主嗣西巡，命郑兵将军奚斤、鸿飞将军尉古真、都将闾大肥等击越勤部于跋那山。大翁，柔然人也。

[8]夏季，四月，乙卯（二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向西巡视，下令郑兵将军奚斤、鸿飞将军尉古真、都将闾大肥等进军跋那山，袭击越勤部落。闾大肥是柔然人。

[9]河南王炽磐遣安北将军乌地延、冠军将军翟绍击吐谷浑别统句旁于 泣勤川，大破之。

[9]河南王乞伏炽磐派遣安北将军乌地延、冠军将军翟绍进攻吐谷浑所 属的远方部落首领句旁所据守的泣勤川，并把他们打得大败。

[10]河西王蒙逊立子政德为世子，加镇卫大将军、录尚书事。

[10]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册立儿子沮渠政德为世子，加封为镇卫大将军、录尚书事。

[11]南凉王檀伐河西王蒙逊，蒙逊败之于若厚坞，又败之于若凉；因进围乐都，二旬不克。南凉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逊，蒙逊以文支为广武太守。蒙逊复伐南凉，檀以太尉俱延为质，乃还。

[11]南凉王秃发檀讨伐河西王沮渠蒙逊，沮渠蒙逊在若厚坞把他打败，又在若凉再一次击败他。于是，沮渠蒙逊进军围困秃发檀的都城乐都，过了二十天也没有攻破。南凉湟河太守秃发文支献出湟河郡，向沮渠蒙逊投降。沮渠蒙逊任命秃发文支为广武太守。沮渠蒙逊再一次讨伐南凉，秃发檀把太尉秃发俱延交给他作为人质，他才撤军。

蒙逊西如苕，遣冠军将军伏恩将骑一万袭卑和、乌啼二部，大破之，俘二千余落而还。

沮渠蒙逊向西巡视，前往苕，派遣冠军将军伏恩带领一万骑兵进攻卑和、乌啼两个部落，并把他们击败，俘虏了两千多帐落的百姓回来。

蒙逊寝于新台，阉人王怀祖击蒙逊伤足，其妻孟氏禽斩之。

沮渠蒙逊在新台皇宫就寝，宦官王怀祖突然向他袭击，但却只伤到了他的脚，沮渠蒙逊的妻子孟氏把王怀祖活捉然后杀了。

蒙逊母车氏卒。

沮渠蒙逊的母亲车氏去世。

[12]五月，乙亥，魏主嗣如云中旧宫。丙子，大赦，西河胡张外等聚众为盗；乙卯，嗣遣会稽公长乐刘等屯西河招讨之。六月，嗣如五原。

[12]五月，乙亥（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云中的旧日宫殿。丙子（十二日），实行大赦。西河的胡人张外等人招集部众，成了强盗。乙卯（疑误），拓跋嗣派遣会稽公、长乐人刘等带兵集结在西河，招降或者讨伐他们。六日，拓跋嗣前往五原。

[13]朱龄石等至白帝发函书，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从中水取广汉，老弱乘高舰十馀，从内水向黄虎。"于是诸军倍道兼行。谯纵果命谯道福将重兵镇涪城，以备内水。

[13]东晋朱龄石等人带兵抵达白帝，打开盒中刘裕写的书信，上面说："大部队全部从外水进攻成都，臧熹从水中进攻广汉，老弱残兵乘坐高大的战舰十几条，从内水向黄虎进发。"于是，几路大军火速向目标进发。谯纵果然命令谯道福带领主力部队镇守涪城，用来防备从内水进攻的敌人。

龄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纵遣秦州刺史侯晖、尚书仆射谯诜帅众万馀屯平模，夹岸筑城以拒之。龄石谓曰："今天时盛热，而贼严兵固险，攻之未必可拔，只增疲困；且欲养锐息兵以伺其隙，何如？"曰："不然。前扬声言大众向内水，谯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军猝至，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贼阻兵守险者，是其惧不敢战也。因其凶惧，尽锐攻之，其势必克。克平模之后，自可鼓行而进，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缓兵相守，彼将知人虚实。涪军忽来，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将又集，此求战不获，军食无资，二万馀人悉蜀子虏矣。"龄石从之。

朱龄石抵达平模，距离成都还有二百里。谯纵派遣秦州刺史侯晖、尚书仆射谯诜率领一万多部众屯扎在平模，在江水两岸筑起城墙，抗拒敌兵。朱龄石对刘钟说："现在正赶上天气太热，但是敌兵又防守严密、地热险固，进攻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攻克，只是白白地增加士兵的

疲劳困顿。我想暂时停止进攻，养精蓄锐，等待机会，怎么样？”刘钟说：“不行。开始的时候我们扬言大部队从内水进攻，谯道福所以才不敢放弃涪城。现在大军到了这里，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侯晖这帮家伙已经吓破了胆。贼兵之所以挡住去路、坚守险要，是因为他们害怕，不敢迎战。正应趁他们非常害怕，调动全部的精锐部队进攻他们，结果我们一定会胜利。攻克平模之后，自然可以擂动战鼓，勇往直前，成都也便一定不能坚守了。如果把进攻援解下来，相持不下，他们就会了解到我们的虚实。涪城的守军再忽然到来，把兵力合在一起，抵抗我们，他们的人心也已经安定，良将也集结过来。这样，我们希望对战又没有办法把敌人引出来，军中粮食又无法供应，那么，我们的二万多人就要全部被蜀中小子俘虏了。”朱龄石听从了他的劝告。

诸将以水北城地险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龄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拔北城，则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龄石帅诸军急攻北城，克之，斩侯晖、谯诜；引兵回趣南城，南城自溃。龄石舍船步进；谯纵大将谯抚之屯牛脾，谯小苟塞打鼻。臧熹击抚之，斩之，小苟闻之，亦溃。于是纵诸营屯望风相次奔溃。

诸将领认为江北的城垣地势险要，守兵众多，所以打算先进攻江南的城池。朱龄石说：“现在，我们即使屠灭了南城，也没有办法攻克北城，如果集中精锐攻克北城，那么南城便不用挥旗进攻也会自动星散的。”秋季，七月，朱龄石率领几支部队向北城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攻克。斩杀了侯晖、谯诜，又带兵回师进攻南城，南城自动溃败。朱龄石把船遗留在江中，上岸步行向成都进发。谯纵的大将谯抚之在牛脾屯聚兵力，谯小苟驻防打鼻。臧熹进攻谯抚之，把他杀了；谯小苟听说这个消息，也全军崩溃。于是谯纵手下的那些军营卫所，一听见东晋部队到来的消息，便都一个接一个地崩溃瓦解。

戊辰，纵弃成都出走，尚书令马耽封府库以待晋师。壬申，龄石入成都，诛纵同祖之亲，馀皆按堵，使复其业。纵出成都，先辞墓，其女曰：“走必不免，只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也。”纵不从。谯道福闻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纵往投之。道福见纵，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业而弃之，将安归乎！人谁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纵以剑，中其马鞍。纵乃去，自缢死，巴西人王志斩其首以送龄石。道

福谓其众曰："蜀之存亡，实系于我，不在谯王，今我在，犹足一战。"众皆许诺；道福尽散金帛以赐众，众受之而走。道福逃于獠中，巴民杜瑾执送之，斩于军门。龄石徙马耽于越，耽谓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师，欲灭口也，吾必不免。"乃洗而卧，引绳而死。须臾，龄石使至，戮其尸。诏以龄石进监梁、秦州六郡诸军事，赐爵丰城县侯。

戊辰（初五），谯纵放弃成都出逃，尚书令马耽把府库封存起来，等待东晋军队。壬申（初九），朱龄石进入成都，诛杀了谯纵同祖父的亲属，其余的人都安居如常，让他们恢复正常的生 产经营。谯纵逃出成都，先去辞别祖先陵墓，他女儿说："逃跑也一定不能逃脱，只是取得更多的侮辱，同样是死，可以死在祖先的墓旁。"谯纵不听。谯道福听说平模失守，从涪城带兵赶来救援，谯纵前去投奔他。谯道福看见谯纵，大怒说："大丈夫有这样伟大的功名事业，却把它丢弃了，你要回到哪里去！一个人谁能不死，怎么怕成这个样子！"于是把佩剑狠狠地向谯纵掷去，只砍中了他的马鞍。谯纵只好离去，自己上吊而死。巴西人王志把他的脑袋砍下来，送给朱龄石。谯道福对他的部众们说："蜀国的生存和灭亡，其实是维系在我的身上，不在谯王的身上。现在我还活着，因此，还足以进行一次决战。"部下都表示同意。谯道福把金银财宝全部分发给手下的人，众人接过东西，却都逃走了。谯道福无奈，逃到獠人部落之中，巴地居民杜瑾把他抓住，送交东晋军，就在军营门前斩首。朱龄石把马耽放逐到越，马耽对他的部下说："朱龄石不把我送往京师，是打算杀我灭口。我必定难逃一死。"于是，沐浴之后，躺在床上，自缢而死。不一会儿，朱龄石的使者便到了，砍下了他尸体上的人头。东晋下诏朱龄石升任监梁、秦州六郡诸军事，赐爵位为丰城县侯。

[14]魏奚斤等破越勤于跋那山西，徙二万余家于大宁。

[14]北魏奚斤等人在跋那山以西的地区打败越勤部落，把当地居民二万多家强行迁移到大宁。

[15]河西胡曹龙等拥部众二万人来入蒲子，张外降之，推龙为大单于。

[15]河西的胡人曹龙等人带领部众二万多人前来进犯蒲子，西河胡人张外向他投降，推举曹龙为大单于。

[16]丙戌，魏主嗣如定襄大洛城。

[16]丙戌（二十三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定襄郡大洛城。

[17]河南王炽磐击吐谷浑支旁于长柳川，虏旁及其民五千余户而还。

[17]河南王乞伏炽磐在长柳川进攻吐谷浑的支帝部落，把支旁和他的部众五千多户俘虏，然后回师。

[18]八月，癸卯，魏主嗣还平城。

[18]八月，癸卯（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回到平城。

[19]曹龙请降于魏，执送张外，斩之。

[19]曹龙向北魏请求投降，把张外抓住，送往北魏。北魏杀掉张外。

[20]丁丑，魏主嗣如豺山宫；癸未，还。

[20]丁丑（疑误），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豺山宫。癸未（疑误），回平城。

[21]九月，再命太尉裕为太傅、杨州牧；固辞。

[21]九月，东晋再次任命太尉刘裕为太傅、扬州牧。刘裕坚决推辞。

[22]河南王炽磐击吐谷浑别统掘逵于渴浑川，大破之，虏男女二万三千。冬，十月，掘逵帅其馀众降于炽磐。

[22]河南王乞伏炽磐进军渴浑川袭击吐谷浑的属下掘逵部落，并把那里攻破，俘虏了当地男女百姓二万三千人。冬季，十月，掘逵率领他的剩下的部众向乞伏炽磐投降。

[23]吐京胡与离石胡出以眷叛魏，魏主嗣命元城侯屈督会稽公刘、永安侯魏勤以讨之。丁巳，出以眷引夏兵邀击，禽之以献于夏；勤战死。嗣以屈亡二将。欲诛之；既而赦之，使摄并州刺史。屈到州，纵酒废事，嗣积其前后罪恶，槛车征还，斩之。

[23]吐京胡人与离石胡人的首领出以眷背叛北魏，北魏国主拓跋嗣命令元城侯拓跋屈督率会稽公刘、记安侯魏勤等带兵前去讨伐。丁巳（二十六日），出以眷带领夏国军队拦腰阻击刘，并把刘活捉献给夏国。魏勤战死。拓跋嗣因为拓跋屈损失了两员大将，打算杀了他，但不久又把他赦免了，让他暂时代理并州刺史。拓跋屈来到并州治所，

天天酗酒，荒废政事，拓跋嗣把他前前后后的罪恶积累到一起，用囚车将他押解回京，斩首。

[24]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请昏于秦，秦王兴行之。

[24]十一月，北魏国主拓跋嗣派遣使节到后秦去求亲。后秦王姚兴答应了。

[25]是岁，以敦煌索邈为梁州刺史，苻宣乃还仇池。初，邈寓居汉川，与别驾姜显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镇汉川；显乃肉袒迎候，邈无温色，待之弥厚。退而谓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雠姜显，惧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阖境闻之皆悦。

[25]这一年，东晋任命敦煌人索邈为梁州刺史，于是苻宣仍回仇池。当初，索邈居住在汉川，与梁州别驾姜显有矛盾，过了十五年，索邈反过来镇守汉川。姜显于是脱去衣服，光着上身出来等候迎接他。索邈见了姜显，脸没有丝毫不高兴的样子，而且对他还更加优厚。索邈退入内宅之后，对别人说："我过去在这里居住，有许多年都不如意，如果记恨姜显，那么害怕的人一定还有很多。只要他能服从就很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报仇解恨，逞自己一时的快意呢！"全州境内的百姓官员，听说了他这话之后，都非常高兴。

十年（甲寅、414）

十年（甲寅，公元414年）

[1]春，正月，辛酉，魏大赦，改元神瑞。

[1]春季，正月，辛酉（初一），北魏实行大赦，改年号为神瑞。

辛巳，魏主嗣如繁，二月，戊戌，还平城。

辛巳（二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繁。二月，戊戌（初九），返回平城。

[2]夏王勃勃侵魏河东蒲子。

[2]夏王赫连勃勃入侵北魏河东的蒲子。

[3]庚戌，魏主嗣如豺山宫。

[3]庚戌（二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豺山宫。

[4]魏并州刺史娄伏连袭杀夏所置吐京护军及其守兵。

[4]北魏并州刺史娄伏连，进攻并杀死了夏国所设置的吐京护军和那里的守卫士卒。

[5]司马休之在江陵，颇得江、汉民心。子谯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轻侠；太尉裕恶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杀国吏，诏诛其党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谢罪，请解所任，不许。裕执文思送休之，令自训厉，意欲休之杀之；休之但表废文思，并与裕书陈谢。裕由是为悦，以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备之。

[5]东晋司马休之江陵任职，很得江汉一带百姓的民心。他的儿子谯王司马文思留在建康，性情凶狠残暴，喜欢结交江湖侠士。太尉刘裕非常讨厌他。三月，有关部门报告司马文思擅自打死封国的官吏，朝廷下诏杀了他的手下差役，却独独赦免了司马文思。司马休之呈上疏奏请求处罚，承认罪过，并要求解除他现在的职务，朝廷不许。刘裕把司马文思抓住，送给司马休之，让他自己训戒惩罚，意思是让司马休之自己把儿子杀了。司马休之只上表请求废黜司马文思的爵位，并写信给刘裕陈说谢罪。刘裕因此非常不高兴，任命江州刺史孟怀玉兼任督豫州六郡，用来戒备司马休之。

[6]夏，五月，辛酉，魏主嗣还平城。

[6]夏季，五月，辛酉（初三），北魏国主拓跋嗣回到平城。

[7]秦后将军敛成讨叛羌，为羌所败，惧罪，出奔夏。

[7]后秦后将军敛成，讨伐叛乱的羌族部落，被羌人打败，为此他非常害怕，出去投奔夏国。

[8]秦王兴有疾。妖贼李弘与氐仇常反于贰城，兴舆疾往讨之，斩常，执弘而还。

[8]后秦王姚兴有病。妖贼首领李弘与氐人部落首领仇常在贰城反叛，姚兴带病坐在车轿上前去讨伐他们，斩杀了仇常，活捉李弘而回京。

[9]秦左将军姚文宗有宠于太子泓，广平公弼恶之，诬文宗有怨言，秦王兴怒，赐文宗死，于是群臣畏弼侧目。弼言于兴，无不从者，以所亲天水尹冲为给事黄门侍郎，唐盛为治书侍御史，兴左右掌机要者，皆其党也。右仆射梁喜、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承间言于兴曰："父子之际，人所难言；然君臣之义，不薄于父子，故臣等不得默

然。广平公弼，潜有夺嫡之志，陛下宠之太过，假其威权；倾险无赖之徒辐凑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将有废立之计，信有之乎？”兴曰：“岂有此邪！”喜等曰：“苟无之，则陛下爱弼，适所以祸之；愿去其左右，损其威权，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庙、社稷。”兴不应。大司农宝温、司徒左长史王弼皆密疏劝立弼为太子，兴虽不从，亦不责也。

[9]后秦左将军姚文宗受到太子姚泓的宠爱，广平公姚弼很讨厌他，诬告姚文宗说过不满的话。姚兴大怒，命令姚文宗自杀。于是文武大臣们畏惧姚弼，不敢正眼看他。姚弼对姚兴说的，姚兴无不听从，姚弼让他的亲信天水人尹冲为给事黄门侍郎，唐盛为治书侍御史。姚兴身边掌管机要事务的人，都是姚弼的党羽。右仆射梁喜、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寻找机会对姚兴说；“父子之间的事情，别人很难插言。但是君臣之间的大义，却不比父子之间的关系疏远，因此，我们不能默然不语。广平公姚弼暗地里有夺嫡的想法，陛下您对他的宠爱太过分了，又交给他大权，培养他的威势，这样，那些阴险无赖的家伙们便纷纷像车辐那样，集结依附到他那里。路上的人都说陛下有废长立幼的打算，真有这事吗？”姚兴说：“哪里有这事？”梁喜等人说：“如果没有这事，那么陛下爱护姚弼，却正是给他惹祸呢。希望把他身边的官员全部除去，减小他的权力和威势，这样的话，不但是保护姚弼，而且也是在保护祖宗祭庙和国家政权的安全呵！”姚兴默不作声。大司农窦温、司徒左长史王弼都秘密上奏疏劝说姚兴改立姚弼为太子，姚兴虽然不同意，但是也不责怪他们。

兴疾笃，弼潜聚众数千人，谋作乱。姚裕遣使以弼逆状告诸兄在藩镇者，于是姚懿治兵于蒲阪，镇东将军、豫州牧治兵于洛阳，平西将军谌治兵于雍，皆欲赴长安讨弼。会兴疾瘳，见群臣，征虏将军刘羌泣以告兴。梁喜、尹昭请诛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杀弼，亦当夺其权任。”兴不得已，免弼尚书令，使以将军、公还弟。懿等各罢兵。

姚兴病重，姚弼暗地里聚集部众几千人阴谋制造叛乱。姚裕派遣使者把姚弼将要叛逆的情形告诉给那些在外地镇守藩地的哥哥。于是姚懿在蒲阪动员部队，镇东将军、豫州牧姚在洛阳动员部队，平西将军姚谌在雍城动员部队，都打算到长安去讨伐姚弼。正好这时姚兴病情好转，召见文武百官，征虏将军刘羌便哭着把这种情况向姚兴作了禀

告。梁喜、尹昭请求诛杀姚弼，又说："如果陛下不忍心杀姚弼，也应该把他的权力职位全部剥夺。"姚兴万不得已，免去了姚弼的尚书令职务，让他以将军、公爵的身份回家赋闲。姚懿等人也都各自停止军事行动。

懿、、谌与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兴，求见，兴曰："汝等正欲论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论，陛下所宜垂听；若懿等言非是，便当置之刑辟，柰何逆拒之！"于是引见懿等于谘议堂。宣流涕极言，兴曰："吾自处之，非汝曹所忧。"抚军东曹属姜虬上疏曰："广平公弼，衅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圣朝之乱，起自爱子，虽欲含忍掩蔽，而逆党扇惑不已，弼之乱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绝祸端。"兴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儿为口实，将何以处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决。"兴默然。

姚兴的几个儿子姚懿、姚、姚谌与姚宣等都回到都城，让姚裕进宫告诉姚兴，求见父王。姚兴说："你们几个不过就是打算谈论姚弼的事罢了，我已经知道了。"姚裕说："姚弼的事如有谈论价值，陛下也应该听一听。如果姚懿等人说的不是属实的，便应该用刑法处罚他们，为什么要凭空猜测因而拒绝和他们谈话呢？"于是，姚兴在谘议堂召见姚懿等人。姚宣流着眼泪，仗义直言，姚兴说："我自己决定这事，不用你们担心。"抚军东曹属姜虬呈上疏奏说："广平公姚弼，灾祸已经形成，叛逆的迹象已经明显，路上的人谁都知道。过去周文王的教化之所以能够推广，是因为他首先用礼法要求自己的妻子。而今国家的变乱，是缘起于陛下的爱子，虽然打算包涵容忍掩饰庇护，但是那些叛党们却在不停地煽动蛊惑，姚弼的叛乱之心怎么能够消除呢！应该驱散姚弼身边的那些恶棍凶徒，以此断绝灾祸的来源。"姚兴把姜虬的奏书给梁喜看，说："天下的人都拿我的儿子当动乱的借口，应该怎么办才好呢？"梁喜说："真的就像姜虬说的，陛下应该尽早裁决，"姚兴默然不语。

[10]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凉，南凉王檀欲讨之。邯川护军孟恺谏曰："今连年饥馑，南逼炽磐，北逼蒙逊，百姓不安。远征虽克，必有后患；不如与炽磐结盟通，慰抚杂部，足食缮兵，俟时而动。"檀不从，谓太子虎台曰："蒙逊近去，不能猝来；旦夕所虑，唯在炽磐。然

炽磐兵少易御，汝谨守乐都，吾不过一月必还矣。”乃师骑七千袭乙弗，大破之，获马牛羊四十余万。

[10]唾契汗、乙弗等部落全都背叛了南凉，南凉王秃发檀打算去讨伐他们。邯川护军孟恺劝阻说：“现在，我们连续几年遭受饥荒，南部有乞伏炽磐威胁，北部又有沮渠蒙逊逼迫，百姓的生活得不到安定。这次即使通过遥远的征伐取得了胜利，那也一定会留下后患。不如和乞伏炽磐结成联盟，沟通粮食的贸易，安慰平抚那些各族的部落，积足粮食，训练军队，等候时机再采取行动。”秃发檀不听从，对太子秃发虎台说：“沮渠蒙逊刚刚回去不久，不会突然再来。早晚值得忧虑的，只有乞伏炽磐。但是乞伏炽磐的兵众却很少，容易抵抗，你只要小心守卫乐都，我不超过一个月一定就能回来了。”于是率领七千名骑兵去袭击乙弗，并将它打得大败，缴获了马、牛、羊等四十多万。

河南王炽磐闻之，欲袭乐都，群臣咸以为不可。太府主簿焦袭曰：“檀不顾近患而贪远利，我今伐之，绝其西路，使不得还救，则虎台独守穷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时，必不可失。”炽磐从之，帅步骑二万袭乐都。虎台凭城拒守，炽磐四面攻之。

河南王乞伏炽磐听说这个消息，打算进攻乐都，文武大臣都认为不可。太府主簿焦袭说：“秃发檀不顾眼前的忧患，却去贪图远方的好处，我们今天讨伐他，断绝乐都以西的路，使他没有办法回来援救，那么，秃发虎台单独守卫一座穷困的城市，我们坐着便可以擒获他了。这是上天覆亡他的时机，一定不能错过。”乞伏炽磐听从了他的建议，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袭击乐都。秃发虎台依靠城防拒敌防守，乞伏炽磐从城的四面发动进攻。

南凉抚军从事中郎尉肃言于虎台曰：“外城广大难守，殿下不若聚国人守内城，肃等帅晋人拒战于外，虽有不捷，犹足自存。”虎台曰：“炽磐小贼，旦夕当走，卿何过虑之深！”虎台疑晋人有异心，悉召豪望有谋勇者闭之于内。孟恺泣曰：“炽磐乘虚内侮，国家危于累卵。恺等进欲报恩，退顾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台曰：“吾岂不知君之忠笃，惧馀人脱生虑表，以君等安之耳。”

南凉抚军从事中郎尉肃向秃发虎台进言道：“外城太大难以坚守，殿下不如把本国人聚集起来守卫内城，我率领汉族人在外城坚持迎战敌人，虽然可能不会取胜，但也还足可以保存自己。”秃发虎台说：

“乞伏炽磐这个小毛贼，早晚就要逃走，你何必这么深深地过于忧虑呀！”秃发虎台怀疑汉族人有其他想法，便把汉人中有豪名英望、有勇有谋的人全部召进内城软禁。孟恺哭着说：“乞伏炽磐乘国内空虚悍然进犯，国家的局势比堆在一起的鸡蛋还危险。我孟恺等人进则打算报答王家的恩遇，退则还要照顾妻子儿女，人人都想为国家拚死力战，但殿下却怀疑我们如此地步！”秃发虎台说：“我怎能不知道你的忠诚笃厚，害怕的只是别的人出现意外，让你们去安定人心。”

一夕，城溃，炽磐入乐都，遣平远将军捷虔师骑五千追檀，以镇南将军谦屯为都督河右诸军事、凉州刺史，镇乐都；秃发赴单为西平太守，镇西平；以赵恢为广武太守，镇广武；曜武将军王基为晋兴太守，镇浩，徙虎台及其文武百姓万馀户于罕，赴单，乌孤之子也。

一天晚上，城防崩溃，乞伏炽磐进入乐都，派遣平远将军乞伏捷虔率领五千骑兵迎击秃发檀，任命镇南将军乞伏谦屯为都督河右诸军事、凉州刺史，镇守乐都。任命秃发赴单为西平太守，镇守西平。任命赵恢为广武太守，镇守广武。任命曜武将军王基为晋兴太守，镇守浩。把秃发虎台和他的文武官员、百姓一万多户强行迁移到罕居住。秃发赴单是秃发乌孤的儿子。

[11]河间人褚匡言于燕王跋曰：“陛下龙飞辽、碣，旧邦族党，倾首朝阳，以日为岁，请往迎之。”跋曰：“道路数千里，复隔异国，如何可致？”匡曰：“章武临海，舟辑可通，出于辽西临渝，不为难也。”跋许之，以匡为游击将军、中书侍郎，厚资遣之。匡与跋从兄买、从弟睹自长乐帅五千余户归于和龙，契丹、库莫奚皆降于燕。跋署其大人为归善王。跋弟丕避乱在高句丽，跋召之，以为左仆射，封常山公。

[11]北燕河间人褚匡向北燕王冯跋进言道：“陛下在辽、碣这里登上帝位，长乐的那些故旧亲友，却在家乡仰头向东，盼望陛下去营救，度日如年，请允许我前去迎接他们。”冯跋说：“道路遥远达几千里，中间又隔着别的国家，怎么去呢？”褚匡说：“章武郡靠着海边，乘船可以通过，从辽西的临渝穿过，不会太难。”冯跋批准了他的计划，任命褚匡为游击将军、中书侍郎，交给他一笔丰厚的费用，派他前去。褚匡与冯跋的堂兄冯买、堂弟冯睹，从长乐带领五千多户居民回到和龙。契丹部落和库莫奚部落都向北燕投降。冯跋封他们的首领

为归善王。冯跋的弟弟冯丕在高句丽躲避战乱，冯跋召他回来，任命他为仆射，封为常山公。

[12]柔然可汗斛津将嫁女于燕，斛律兄子步鹿真谓斛律曰：“幼女远嫁忧思，请以大臣树黎等女为媵。”斛律不许。步鹿真出，谓树黎等曰：“斛律欲以汝女为媵，远适他国。”树黎恐，与步鹿真谋使勇士夜伏于斛律穹庐之后，伺其出而执之，与女皆送于燕，立步鹿真为可汗而相之。

[12]柔然可汗郁久闾斛律，想把女儿嫁给北燕王冯跋，郁久闾斛律的侄儿郁久闾步鹿真对郁久闾斛律说：“幼女远嫁别的国家，难免忧愁思念，最好是让大臣树黎等人的女儿作为陪嫁的婢妾。”郁久闾斛律没有允许。郁久闾步鹿真出来后，对树黎等人说：“郁久闾斛打算让你的女儿做陪嫁的婢妾，远嫁到别的国家去。”树黎非常害怕，与郁久闾步鹿真商量，派勇武的壮士夜里藏在郁久闾斛律的帐篷之后，等郁久闾斛律出来便抓住他，把他和他的女儿一起送到北燕。于是，树黎拥立郁久闾步鹿真为可汗，自己当了宰相。

初，社仑之徙高车也，高车人叱洛侯为之乡导以并诸部，社仑德之，以为大人。步鹿真与社仑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大檀为主。”大檀者，社仑季父仆浑之子也，领别部镇西境，素得众心。步鹿真归而发兵围叱洛侯，叱洛侯自杀。遂引兵袭大檀，大檀逆击，破之，执步鹿真及社拔，杀之，自立为可汁，号牟汗纥升盖可汗。

当初，郁久闾社仑把高车部落迁走，高车人叱洛侯做他的向导，使他得以兼并了几个部落，郁久闾社仑很感激他，任命他为高车部落的大人，现在，郁久闾步鹿真和郁久闾社仑的儿子郁久闾社拔一起到叱洛侯家，奸淫叱洛侯年轻的妻子，这位妻子告诉郁久闾步鹿真说：“叱洛侯打算拥立郁久闾大檀为可汗。”郁久闾大檀是郁久闾社仑的叔父郁久闾仆浑的儿子，他统领着其他部落镇守在西部边境，一向很得人民的拥戴。郁久闾步鹿真回去后，便发动军队包围了叱洛侯部落，叱洛侯自杀。于是，他又带兵去袭击郁久闾大檀，郁久闾大檀迎头痛击，并把郁久闾步鹿真的部队打得大败，抓住郁久闾步鹿真和郁久闾社拔，把他们杀掉，他自立为可汗，称做牟汗纥升盖可汗。

斛律至和龙，燕王跋赐斛律爵上谷侯，馆之辽东，待以客礼，纳其女为昭仪。斛律上书请还其国，跋曰：“今弃国万里，又无内应，若以重兵相送，则馈运难继，兵少则不足成功，如何可还？”斛律固请，曰：“不烦重兵，愿给三百骑，送至敕勒，国人必欣然来迎。”跋乃遣单于前辅万陵帅骑三百送之。陵惮远役，至黑山，杀斛律而还。大檀亦遣使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于燕。

郁久闾斛律抵达和龙，北燕王冯跋封他为上谷侯，并让他在辽东定居，用宾客的礼节招待他，收纳他的女儿为昭仪。郁久闾斛律呈上奏疏请求允许他回到自己国家去，冯跋就：“现在，你已经离开本国万里之遥，国中又没有内应，如果用大部队去送你，那么军粮物资等又实在难以供应，兵力太少又不足以夺取胜利，你怎么可能回去呢？”郁久闾斛律坚持请求，说：“不用劳烦大部队，你只要给我三百名骑兵，把我送到敕勒，那么我们国家的人民就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来迎接我。”冯跋于是派遣单于前辅万陵率领三百名骑兵护送他。万陵害怕远行的劳苦和疲惫，到达黑山，便把郁久闾斛律杀掉，回去了。郁久闾大檀也派遣使节向北燕献上好马三千匹，羊一万头。

[13]六月，泰山太守刘研等帅流民七千余家、河西胡酋刘遮等帅部落万余家，皆降于魏。

[13]六月，东晋泰山太守刘研等人率领流亡难民七千多家，河西的匈奴部落酋长刘遮等帅领部落的一万多家，都向北魏国投降。

[14]戊申，魏主嗣如豺山宫；丁亥，还平城。

[14]戊申（二十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豺山宫。丁亥（疑误），回到平城。

[15]乐都之溃也，南凉安西将军樊尼自西平奔告南凉王檀，檀谓其众曰：“今妻子皆为炽磐所虏，退无所归，卿等能与吾藉乙弗之资，取契汗以赎妻子乎？”乃引兵西；众多逃还，檀遣镇北将军段苟追之，苟亦不还。于是将士皆散，唯樊尼与中军将军纥勃、后军将军洛肱、散骑侍郎阴利鹿不去，檀曰：“蒙逊、炽磐昔皆委质于吾，今而归去，不亦鄙乎！四海之广，无所容身，何其痛也！与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长兄之子，宗部所寄；吾众在北者户垂一万，蒙逊方招怀士民，存亡继绝，汝其从之；纥勃、洛肱亦与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适不容，宁见妻子而死！”遂归于炽磐，唯阴利鹿随之。檀谓利鹿

曰："吾亲属皆散，卿何独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归；然委质为臣，忠孝之道，难以两全。臣不才，不能为陛下泣血求救於邻国，敢离左右乎！"檀叹曰："知人固未易。大臣亲戚皆弃我去，今日忠义终始不亏者，唯卿一人而已！"

[15]南凉都城乐都陷落之后，南凉安西将军秃发樊尼从西平逃出，前去报告南凉王秃发檀。秃发檀对他的部下们说："现在，我们的妻子儿女全部被乞伏炽磐抢走，想撤退也已没有立足之地了，你们能与我一起凭借乙弗的财力物力，攻克契汗，用这来赎回自己的妻子儿女吗？"于是，他又带兵向西进发，他的部众有很多逃回去了，秃发檀派遣镇北将军段苟去追回他们，段苟也没有回来，就这样，他手下的将领士兵全部逃散，只有秃发樊尼与中军将军秃发纥勃、后军将军秃发洛肱、散骑侍郎阴利鹿没有逃跑。秃发檀说："沮渠蒙逊、乞伏炽磐过去都曾经把人质交给我们，向我们称臣，今天我如果去投靠他们，不有些可耻吗？四海之内，大地之广，没有我容身的地方，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呵！我们与其聚在一起一同死掉，不如就此分手，或者还可以保全生命。秃发樊尼是我大哥的儿子，是我们宗族部落的希望所在。我们的部众在北方还有将近一万户，现在沮渠蒙逊正在招抚士大夫和老百姓，扶助将要灭亡的部落，维持他们的生存；你应该投奔他。秃发纥勃、秃发洛肱，也应与秃发樊尼一道去。我年纪老了，到哪里也不会有人接纳，宁愿见妻子儿女以后便死。"于是，归降了西秦王乞伏炽磐，只有阴利鹿跟随前往。秃发檀对阴利鹿说："我的亲人和部属全都各自散去，你为什么独自一个人留下来？"阴利鹿说："我家里有老母在堂，不是不想回家；既然委身为臣，忠孝就难以两全。我没有什么才能，不能为陛下两眼哭出血来向邻国求救，但怎么能够离开您的左右呢？"秃发檀叹息说："真正了解一个人实在不易，如今大臣亲戚都弃我而去，直到现在，忠诚仗义自始至终完美无缺的只有你一个人！"

檀诸诚皆降于炽磐，独尉贤政屯浩，固守不下。炽磐遣人谓之曰："乐都已溃，卿妻子皆在吾所，独守一城，将何为也？"贤政曰："受凉王厚恩，为国藩屏。虽知乐都已陷，妻子为禽，先归获赏，后顺受诛；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归命；妻子小事，岂足动心！若贪一时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炽磐乃遣虎台以手书谕之，贤政

曰：“汝为储副，不能尽节，而缚于人，弃父忘君，堕万世之业，贤政义士，岂效汝乎！”闻檀至左南，乃降。

南凉王秃发檀所属的各城守将，都投降了乞伏炽磐，唯独驻守在浩的尉贤政坚守城池，不肯出降。乞伏炽磐派人质问他说：“乐都已经陷落，你的妻子儿女都被我们俘虏，你固守一座孤城，究竟是为什么？”尉贤政说：“我蒙受凉王的厚恩，作为国家的藩镇屏障，虽然知道乐都已经陷落，妻子儿女已经被擒，先投降可以得到奖赏，后归顺难免被杀，但是，我现在并不知道主上是存是亡，所以还不敢前去归附受命。妻子儿女与国家来比，实在是小事，怎能足以使我动摇信念呢？如果贪图一时的小利，而却忘了朝廷托付给我的重任，你们大王又怎么能擢用我呢？”乞伏炽磐于是命令秃发虎台亲手写 信让他投降，尉贤政说：“你身为国家的王储副手，不能尽守操节，却被人两手反绑，抛弃老父忘记国君，使国家的万世伟业受到摧折，我尉贤政是忠义之士，怎么能效法你呢！”等到他听说秃发檀已经到左南城，这才投降。

炽磐闻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宾之礼。秋，七月，炽磐以檀为骠骑大将军，赐爵左南公，南凉文武，依才铨叙。岁余，炽磐使人鸩檀；左右请解之，檀曰：“吾病岂宜疗邪！”遂死，谥曰景王。虎台亦为炽磐所杀。檀子保周、贺。俱延子覆龙，利鹿孤孙副周，乌孤孙承钵，皆奔河西王蒙逊，久之，又奔魏。魏以保周为张掖王，覆龙为酒泉公，贺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钵昌松公。魏主嗣爱贺之才，谓曰：“卿之先与朕同源，赐姓源氏。”

乞伏炽磐听说秃发檀来到，使派遣使节到郊外迎接，用对待上宾的礼节对待他。秋季，七月，乞伏炽磐任命秃发檀为骠骑大将军，赐封为左南公爵，其他南凉的文武官员也都按照他们各自的才能，依次录用。一年多以后，乞伏炽磐派人用药酒去毒杀秃发檀，他的左右侍从请求为他解毒，秃发檀说：“我的病难道还要去治吗？”于是死去，谥号为景王。秃发虎台也被乞伏炽磐杀死。秃发檀的其他几个儿子秃发保周、秃发贺，秃发俱延的儿子秃发覆龙，秃发利鹿孤的孙子秃发副周，秃发乌孤的孙子秃发承钵，都逃去投奔河西王沮渠蒙逊，很久之后，又投奔北魏。北魏封秃发保周为张掖王，封秃发覆龙为酒泉公，封秃发贺为西平公，封秃发副周为永平公，封秃发承体为昌松公。北

魏国主拓跋嗣喜爱秃发贺的才能，对他说："你的祖先与我是同一个起源，就赐你姓源吧！"

[16]八月，戊子，魏主嗣遣马邑侯陋孙使于秦，辛丑，遣谒者于什门使于燕，悦力延使于柔然。于什门至和龙，不肯入见，曰："大魏皇帝有诏，须冯王出受，然后敢入。"燕王跋使人牵逼令入；什门见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项，什门曰："冯王拜受诏，吾自以宾主致敬，何苦见逼邪！"跋怒，留什门不遣，什门数众辱之。左右请杀之，跋曰："彼各为其主耳。"乃幽执什门，欲降之，什门终不降，久之，衣冠弊坏略尽，虮虱流溢；跋遗之衣冠，什门皆不受。

[16]八月，戊子（初一），北魏国主拓跋嗣派遣马邑人侯陋孙去后秦出使，辛丑（十四日），又派遣谒者于什门去北燕出使，派遣悦力延去柔然出使。于什门抵达和龙，不肯进去拜见，说："大魏国皇帝有诏，必须冯王出来受诏之后，我才敢进去。"北燕王冯跋派人牵着他迫使他进来。于什门看见冯跋又不跪拜施礼，冯跋让人按他的脖子，强行使礼，于什门说："冯王先来拜受诏书，我自己使会以宾主的礼仪向你致敬，何苦这般逼迫我呢？"冯跋大怒，把于什门扣留下来，不让他回去。于什门几次当众侮辱冯跋。冯跋的侍从们请求杀了他，冯跋说："他这不过是为效忠自己的主人罢了。"于是，把于什门软禁起来，打算招降他，于什们最终也没有投降。过了很久，他的衣服帽子完全破旧，虱子、虮子到处都是，冯跋送给他新的衣帽，于什门全不接受。

[17]魏主嗣以博士王谅为平南参军，使以平南将军、相州刺史尉太真书与太裕相闻。太真，古真之弟也。

[17]北魏国主拓跋嗣任命博士王谅为平南参军，让他以平南将军、相州刺史尉太真的名义写信给东晋太尉刘裕，致以问侯。尉太真是尉古真的弟弟。

[18]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18]九月，丁巳逆（初一），出现日食。

[19]冬，十月，河南王炽磐复称秦王，置百官。

[19]冬季，十月，河南王乞伏炽磐再一次号称"秦王"，设置文武百官。

[20]燕主跋与夏连和，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乌洛孤如燕莅盟。

[20]北燕王冯跋与夏国联合，夏王赫连勃勃派遣御史中丞乌洛孤前往北燕签订盟约。

[21]十一月，壬午，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家所赍，悉簿为赃。

[21]十一月，壬午（二十七日），北魏国主拓跋嗣派遣使者到各州巡察，检查核对守宰等地方官的资产钱财，凡不是从家里自己带出来的东西，全部当作赃物记录下来。

[22]西秦王炽磐立妃秃发氏为后。

[22]西秦王乞伏炽磐册立妃子秃发氏为皇后。

[23]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击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冻死及堕指者什二三。

[23]十二月，丙戌朔（初一），柔然可汗郁久闾大檀进犯北魏。丙申（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向北进军，迎击他。郁久闾大檀逃走，拓跋嗣派遣奚斤等人追击，路遇大雪，士卒冻死及冻掉手指的，十人当中约有二三人。

[24]河内人司马顺宰自称晋王，魏人讨之，不克。

[24]北魏国河内人司马顺宰自称为晋王，北魏军队讨伐他，没有攻克。

[25]燕辽西公素弗卒，燕王跋比葬七临之。

[25]北燕辽西公冯素弗去世，北燕王冯跋到安葬他的时候，已经前去吊唁了七次。

[26]是岁，司马国兄弟聚众数百潜渡淮，夜入广陵城。青州刺史檀祇领广陵相，国兵直上听事，祇惊出，将御之，被射伤而入，谓左右曰："贼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备；但击五鼓，彼惧晓，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国兵果走。

[26]这一年，叛离东晋的司马国兄弟，聚集几百个部众，偷偷渡过淮河，趁夜混入广陵城。青州刺史檀祇兼任广陵相。司马国带兵直接冲向官署的大厅，檀祇惊觉之后走出来，正要抵抗，被乱箭射伤退回去，对左右的侍从说："贼人趁天黑冲了进来，打算在我没防备的情况

下袭击我们。只要敲击五鼓，他们害怕天亮，一定会逃跑。”侍从们听从他的吩咐去做了，司马国的兵果然逃走。

[27]魏博士祭酒崔浩为魏主嗣讲《易》及《洪范》，嗣因问浩天文、术数；浩占决多验，由是有宠，凡军国密谋皆预之。

[27]北魏博士祭酒崔浩给国主拓跋嗣讲解《易经》和《尚书·洪范》，拓跋嗣于是向崔浩询问天文、术数等知识。崔浩占卜的结果大多数都应验了，从此，他得到了国主的宠信，凡是国家的和军事上的秘密计划，他都参预意见。

[28]夏王勃勃立夫人梁氏为王后，子为太子；封子延为阳平公，昌为太原公，伦为酒泉公，定为平原公，满为河南公，安为中山公。

[28]夏王赫连勃勃册立夫人梁氏为王后，册立儿子赫连为太子。册封儿子赫连延为阳平公，赫连昌为太原公，赫连伦为酒泉公，赫连定为平原公，赫连满为河南公，赫连安为中山公。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七卷

晋纪三十九 安皇帝壬义熙十一年（乙卯、415）

晋纪三十九 晋安帝义熙十一年（乙卯，公元415年）

[1]春，正月，丙辰，魏主嗣还平城。

[1]春季，正月，丙辰（初二），北魏国主拓跋嗣回到平城。

[2]太尉裕收司马休之次子文宝、兄子文祖，并赐死；发兵击之。诏加裕黄钺，领荆州刺史。庚午，大赦。

[2]东晋太尉刘裕逮捕了司马休之的次子司马文宝、侄子司马文祖，并命令他们自杀。刘裕发动军队，西上进攻司马休之。安帝下诏把皇帝专门用来诛杀的黄钺加授给刘裕，并命令他兼任荆州刺史。庚午（十六日），实行大赦。

[3]丁丑，以吏部尚书谢裕为尚书左仆射。

[3]丁丑（二十三日），东晋朝廷任命吏部尚书谢裕为尚书左仆射。

[4]辛巳，太尉裕发建康。以中军将军刘道怜监留府事，刘穆之兼右仆射；事无大小，皆决于穆之。又以高阳内史刘钟领石头戍事，屯冶亭。休之府司马张裕、南平太守檀范之闻之，皆逃归建康。裕，之兄也。雍州刺史鲁宗之自疑不为太尉裕所容，与其子竟陵太守轨起兵应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状裕，勒兵拒之。

[4]辛巳（二十七日），东晋太尉刘裕统辖的军队，从京城建康出发。刘裕任命中军将军刘道怜监留府事，任命刘穆之兼右仆射。朝廷的事情，无论大小，都由刘穆之决定。他又任命高阳内史刘钟领石头戍事，屯扎在冶亭。司马休之府内的司马张裕、南平太守檀范之听说这事之后，都逃回到建康。张裕，是张邵的哥哥。雍州刺史鲁宗之怀疑自己终究不会被刘裕宽容，便与他的儿子竟陵太守鲁轨起兵响应司马休之。二月，司马休之呈上奏书给安帝，列举刘裕的罪状，同时也率领军队，准备抵抗刘裕。

裕密书招休之府录事参军南阳韩延之，延之复书曰："承亲帅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惶骇。辱疏，知以谯王前事，良增叹

息。司马平西体国忠贞，款怀待物。以公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谯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表逊位；况以大过，而当嘿然邪！前已表奏废之，所不尽者命耳。推寄相与，正当如此；而遽兴兵甲，所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诳国士！来示云‘处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处怀期物，自有由来’者乎！刘藩死於阊阖之门，诸葛毙于左右之手；甘言诧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是为得算，良可耻也！贵府将佐及朝廷贤德，寄命过日。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不复多言。”裕视书叹息，以示将佐曰：“事人当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翘，字显宗，乃更其字曰显宗，名其子曰翘，以示不臣刘氏。

刘裕写密信给司马休之府的录事参军、南阳人韩延之，招请他背叛司马休之，为自己效力。韩延之回信说：“承蒙你亲自统领军马，踏上遥远的西方疆域，荆州全境的士民庶人，没有不惊慌震骇的。你屈尊给我写信，我才知道这次起兵完全是因为谯王司马文思过去的那件事，更使我增加许多感叹。司马休之忠心爱国，待人处事又宽怀诚恳，因为你立过匡复朝廷的巨大功勋，朝廷与宗室还需依赖你辅佐，因此推重你的德行，对你一片赤诚，几乎做每件事都听你的指教，看你的脸色。谯王司马文思过去因为一件小事受到弹劾责难，司马休之还曾自己上表请求辞职，何况谯王如果再犯大错，司马休之哪能闭口无言！前一段时间司马休之已经上表奏请撤销了谯王的王位，唯一没有做绝的不过是留下了司马文思的一条命罢了。推己及人，把这事交给别人，谁都会这么做的。但是你却因此突然兴师问罪，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刘裕，四海之内的人，谁看不出你的这番用心？但是你却还要说谎欺骗国内的通达之士！你的来信说：‘怀有谦敬之心，对别人的要求历来如此。’今天，你出兵征伐别人的君主，写信用私利引诱别人，这难道真是所谓的‘怀有谦敬之心，对别人的要求历来如此’吗？刘藩死在皇宫的阊阖门，诸葛长民死在你的侍卫之手；用甜言蜜语夸耀地方要员，先稳住他们，然后再用轻装部队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于是，使朝廷的座席之上没有诚信忠贞的人，使京城之外没有了对自己的性命放心的封疆大吏，把这看成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实

在是可耻！你手下的那些将领佐僚以及朝廷里的贤明有德之人，都在把性命交给你过日子，我诚然是鄙陋粗劣，但是也曾经向君子学过做人的道理。像司马休之这样的德性好的人，怎么可以没有以性命相托的臣下呢？我一定不能去自投虎口，这种迹象，郗僧施这些人的遭遇已经表现得很明确了的。假如上天注定丧乱的局面还要延长，各派的纷争还要继续污浊不堪，那么我自然要与臧洪那样的人一起到九泉之下去游荡了，不再多言。”刘裕看到他的信，不禁叹息。他把信拿给手下的将领和官员们看，说：“做别人的属下，应当这样呵！”朝延之因为刘裕的父亲名叫刘翘，字显宗，于是，把自己的字改成显宗，并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韩翘，用这表示绝不做刘氏的臣下。

[5]琅邪太守刘朗帅二千余家降魏。

[5]东晋琅邪太守刘朗率领二千多家百姓投降了北魏。

[6]庚子，河西胡刘云等帅数万户降魏。

[6]庚子（十六日），河西一带的胡族首领刘云等人统率几万户投降北魏。

[7]太尉裕使参军檀道济、朱超石将步骑出襄阳。超石，龄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刘虔之将兵屯三连，立桥聚粮以待，道济等积日不至。鲁轨袭击虔之，杀之。裕使其振威将军东海徐逵之统参军蒯恩、王允之、沈渊子为前锋，出江夏口。逵之等与鲁轨战于破冢，兵败，逵之、允之、渊子皆死，独蒯恩勒兵不动。轨乘胜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渊子，林子之兄也。

[7]东晋太尉刘裕派遣参军檀道济、朱超石带领步兵骑兵进攻襄阳。朱超石是朱龄石的弟弟。江夏太守刘虔之带领部队屯驻在三连，修筑桥梁，积聚粮草，等待他们的到来，但是檀道济的军队却过了许多天也没有到来。鲁轨袭击刘虔之，并把他杀了。刘裕派他的女婿、振威将军、东海人徐逵之统领参军蒯恩、王允之、沈渊子等为前锋，出击江夏口。徐逵之等人在破冢与鲁轨交战，大军失败，徐逵之、王允之、沈渊子等都被杀，只有蒯恩的部队压住了阵脚，没有败退下去。鲁轨乘胜对他发动了猛攻，却不能攻克他的防守，于是退了下去。沈渊子是沈林子的哥哥。

裕军于马头，闻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帅诸将济江。鲁轨、司马文思将休之兵四万，临峭岸置陈，军士无能登者。裕自被甲欲

登，诸将谏，不从，怒愈甚。太尉主簿谢晦前抱持裕，裕抽剑指晦曰："我斩卿！"晦曰："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建武将军胡藩领游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录来，欲斩之。藩顾曰："正欲击贼，不得奉教！"乃以刀头穿岸，劣容足指，腾之而上；随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战。休之兵不能当，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溃，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轨留石城。裕命阆中侯下邳赵伦之、太尉参军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内史王镇恶以舟师追休之等。

刘裕在马头集结军队，听说徐逵之战死，愤怒异常。三月，壬午（二十九日），率领各位将领渡过长江。鲁轨、司马文思统领着司马休之的军队四万人，依傍着陡峭的江岸排下战阵，刘裕的军队士卒，没有人能攀登上去。刘裕披挂起铠甲，打算亲自攀登，各位将领纷纷劝阻，他却坚决不听，越发怒不可遏。太尉主簿谢晦上前抱住刘裕，刘裕拔着佩剑指着谢晦说："我杀了你！"谢晦说："天下可以没有我谢晦，但是却不可以没有您！"建武将军胡藩率领游击部队，此时正在江津，刘裕派人去叫胡藩，让他登岸，胡藩有些疑虑。刘裕命令身边的侍从去把他抓来，打算杀了他。胡藩看着来人说："我正打算去进攻贼兵，没时间前去受教！"于是，用刀尖在江岸上掘出小洞，仅能容下脚趾，他便踩着飞身跃上江岸，后边跟着他向上爬的人渐渐多了。登上江岸之后，便直奔上前，拚力死战。司马休之的军队无法抵挡，渐渐向后撤退。刘裕军队因此趁机猛攻，司马休之的部队完全溃败，刘裕于是攻克江陵。司马休之、鲁宗之一齐向北逃走，鲁轨留守在石城。刘裕命令阆中侯下邳人赵伦之、太尉参军沈林子进攻鲁轨；派遣武陵内史王镇恶带领水军船队追击司马休之等人。

有群盗数百夜袭冶亭，京师震骇；刘钟讨平之。

有一群盗匪共几百人在夜色掩护下袭击治亭，京师震惊恐慌。刘钟带兵讨伐，把他们剿灭。

[8]秦广平公弼谮姚宣于秦王兴，宣司马权丕至长安，兴责以不能辅导，将诛之；丕惧，诬宣罪恶以求自免。兴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狱，命弼将三万人镇秦州。尹昭曰："广平公与皇太子不平，今握强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讳，社稷必危。'小不忍，乱大谋'，陛下之谓也。"兴不从。

[8]后秦国广平公姚弼向后秦王姚兴进谗言诬陷姚宣，正好姚宣的司马权丕到长安办事，姚兴责备他不能很好地辅助引导姚宣，准备杀了他。权丕大为恐惧，也诬陷姚宣罪 恶深重，以此求得对自己的宽恕。姚兴大怒，派遣使节到杏城把姚宣抓起来打入牢狱，命令姚弼带领三万人去镇守秦州。尹昭说："广平公与皇太子关系不和，现在让他手握重兵，在外镇守，将来如果陛下一旦去世，那么国家一定就会面临危险。'小不忍则乱大谋"，正是对陛下的最好形容。"姚兴不听。

[9]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执守将逃逵，坑士卒二万人。秦王兴如北地，遣广平公弼及辅国将军敛曼嵬向新平，兴还长安。

[9]夏王赫连勃勃进攻后秦杏城，攻克，抓获了那里的守将姚逵，把敌军的二万士卒全部活埋。后秦王姚兴前往北地，派遣广平公姚弼以及辅国将军敛曼嵬率军向新平进发，姚兴回长安。

[10]河西王蒙逊攻西秦广武郡，拔之。西秦王炽磐遣将军乞伏尼寅邀蒙逊于浩，蒙逊击斩之；又遣将军折斐等帅骑一万据勒姐岭，蒙逊击禽之。

[10]河西王沮渠蒙逊进攻西秦的广武郡，攻克。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将军乞伏尼寅在浩拦截沮渠蒙逊，沮渠蒙逊进攻他并把他杀了。乞伏炽磐又派遣将军折斐等率领一万骑兵据守勒姐岭，沮渠蒙逊进击并把他擒获。

[11]河西饥胡相聚于上党，推胡人白亚栗斯为单于，改元建平。以司马顺宰为谋主，寇魏河内。夏，四月，魏主嗣命公孙表等五将讨之。

[11]河西一带受饥饿困扰的胡族人在上党聚集在一起，推举胡人白亚栗斯为单于，改年号为建平。他们任用司马顺宰为主要谋士，进犯北魏的河内。夏季，四月，北魏国主拓跋嗣命令公孙表等五位大将前去讨伐他们。

[12]青、冀二州刺史刘敬宣参军司马道赐，宗室之疏属也。闻太尉裕攻司马休之，道赐与同府壁间道秀、左右小将王猛子谋杀敬宣，据广固以应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语，左右悉出户。猛子逡巡在后，取敬宣备身刀杀敬宣。文武佐吏即时讨道赐等，皆斩之。

[12]东晋青、冀二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司马道赐是晋朝宗室的远亲。听说太尉刘裕进攻司马休之，司马道赐便与同僚辟闾道秀、身边

的小将王猛子阴谋刺杀刘敬宣，然后占据广固，响应司马休之。乙卯（初三），刘敬宣召见辟闾道秀，把别人全部屏退，秘密交谈，他身边的侍卫也全部被隔在窗外。王猛子慢慢绕到刘敬宣身后，突然抢过刘敬宣防身用的佩刀，把刘敬宣杀了。刘敬宣手下的文武将佐、官吏马上声讨司马道赐等人，并把他们全部斩杀。

[13]己卯，魏主嗣北巡。

[13]己卯（二十七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向北巡视。

[14]西秦王炽磐子元基自长安逃归，炽磐以为尚书左仆射。

[14]西秦王乞伏炽磐的儿子乞伏元基从长安逃了回来。乞伏炽磐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

[15]五月，丁亥，魏主嗣如大宁。

[15]五月，丁亥（初五），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大宁。

[16]赵伦之、沈林子破鲁轨于石城，司马休之、鲁宗之救之不及，遂与轨奔襄阳，宗之参军李应之闭门不纳。甲午，休之、宗之、轨及谯王文思、新蔡王道赐、梁州刺史马敬、南阳太守鲁范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争为之卫送出境。王镇恶等追之，尽境而还。

[16]东晋赵伦之、沈林子在石城打败鲁轨，司马休之、鲁宗之准备营救，却没有来得及，于是，与鲁轨一起逃奔襄阳，鲁宗之的参军李应之紧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去。甲午（十二日），司马休之、鲁宗之、鲁轨，以及谯王司马文思、新蔡王司马道赐、梁州刺史马敬、南阳太守鲁范等人全部逃奔后秦。鲁宗之平时很受百姓拥护，人们纷纷掩护、保卫他，把他送出国境。王镇恶等人前来追捕他们，到了国境没有追上，使回去了。

初，休之等求救于秦、魏，秦征虏将军姚成王及司马国引兵至南阳，魏长孙嵩至河东，闻休之等败，皆引还。休之至长安，秦王兴以为扬州刺史，使侵扰襄阳。侍御史唐盛言于兴曰：“据符谶之文，司马氏当复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于外，犹纵鱼于渊也；不如以高爵厚礼，留之京师。”兴曰：“昔文王卒免里，高祖不毙鸿门，苟天命所在，谁能违之！脱如符谶之言，留之适足为害。”遂遣之。

当初，司马休之等向后秦、北魏国请求救助，后秦征虏将军姚成王及司马国带兵抵达南阳，北魏长孙嵩抵达河东，听说司马休之等已经

失败，便都带兵回去了。司马休之到了长安，后秦王姚兴任命他为扬州刺史，让他去侵袭骚扰襄阳。侍御史唐盛对姚兴说：“根据预言帝王受命吉凶的符命谶讳说，司马氏应当重新夺取河、洛一带。现在让他带兵在外，就像把鱼又放回湖海一样。我看不如封他高官，给他优厚的待遇，把他留在京师。”姚兴说：“过去，周文王最终在里得到赦免，汉高祖在鸿门没有被杀，这都是天命在左右，谁能违抗得了！如果真像符谶所说的那样，把他留下来却正好是促使灾害加重。”于是，派遣司马休之去了。

[17]诏加太尉裕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以兖、青二州刺史刘道怜为都督荆·湘·益·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荆州刺史。道怜贪鄙，无才能，裕以中军长史晋陵太守谢方明为骠骑长史、南郡相，道怜府中众事皆谘决于方明。方明，冲之子也。

[17]东晋下诏加封太尉刘裕为太傅、扬州牧，特许他可以带剑穿鞋上殿，进宫朝见皇帝不必小步走，奏事时不必司仪称名通报。任命兖、青二州刺史刘道怜为都督荆、湘、益、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荆州刺史。刘道怜为人贪婪鄙俗，没有才能。刘裕任命中军长史、晋陵太守谢方明为骠骑长史、南郡相，刘道怜府中的所有事务都向谢方明请教后再决定。谢方明是谢冲的儿子。

[18]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诣河西王蒙逊，谕以朝廷威德。蒙逊遣舍人黄迅诣龄石，且上表言：“伏闻车骑将军裕欲清中原，愿为右翼，驱除戎虏。”

[18]东晋益州刺史朱龄石派遣使节前去拜见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宣扬东晋朝廷的威势和德政。沮渠蒙逊派遣舍人黄迅前来拜见朱龄石，并且呈上奏表，说：“听说车骑将军刘裕打算清剿中原地区，我甘愿做他的右翼部队，帮助他驱逐戎族强盗。”

[19]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乌洛孤与蒙逊结盟，蒙逊遣其弟湟河太守汉平莅盟于夏。

[19]夏王赫连勃勃派遣御史中丞乌洛孤与沮渠蒙逊缔结盟约，沮渠蒙逊派他的弟弟湟河太守沮渠汉平前往夏国，在盟约上签字。

[20]西秦王炽磐率众三万袭湟河，沮渠汉平拒之，遣司马隗仁夜出击炽磐，破之。炽磐将引去，汉平长史焦昶、将军段景潜召炽磐，炽

磐复攻之；昶、景因说汉平出降。仁勒壮士百余据南门楼，三日不下，力屈，为炽磐所禽。炽磐欲斩之，散骑常侍武威段晖谏曰："仁临难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厉事君。"乃囚之。炽磐以左卫将军匹达为湟河太守，击乙弗窟乾，降其三千余户而归。以尚书右仆射出连虔为都督岭北诸军事、凉州刺史；以凉州刺史谦屯为镇军大将军、河州牧。隗仁在西秦五年，段晖又为之请，炽磐免之，使还姑臧。

[20]西秦王乞伏炽磐统率三万大军袭击湟河，沮渠汉平抵抗，派遣司马隗仁连夜出击乞伏炽磐，把他打败。乞伏炽磐刚打算带兵回去，沮渠汉平的长史焦昶、将军段景暗地里召引乞伏炽磐来攻，乞伏炽磐再次挥师进攻，焦昶、段景于是劝说沮渠汉平出城投降。隗仁带领一百多名壮士占据南门楼，坚决不投降，围攻了三天也没有攻下，最后，他们精疲力尽，被乞伏炽磐抓获。乞伏炽磐打算杀了他，散骑常侍武威人段晖劝说道："隗仁面临危难不怕死，是一个忠臣，应该宽宥他，以此鼓励那些忠于君王的人们。"于是，把他囚禁起来。乞伏炽磐任命左卫将军乞伏匹达为湟河太守，进攻乙弗窟乾，收降了那里的三千多户百姓回来。又任命尚书右仆射出连虔为都督岭北诸军事、凉州刺史；任命凉州刺史乞伏谦屯为镇军大将军、河州牧。隗仁在西秦被囚五年之后，段晖又为他求情，乞伏炽磐赦免了他，让他回姑臧。

[21]戊午，魏主嗣行如濡源，遂至上谷、涿鹿、广宁；秋，七月，癸未，还平城。

[21]戊午（疑误），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濡源，于是又到上谷、涿鹿、广宁等地。秋季，七月，癸未（初二），回到平城。

[22]西秦王炽磐以秦州刺史昙达为尚书令，光禄勋王松寿为秦州刺史。

[22]西秦王乞伏炽磐任命秦州刺史乞伏昙达为尚书令，任命光禄勋王松寿为秦州刺史。

[23]辛亥晦，日有食之。

[23]辛亥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24]八月，甲子，太尉裕还建康，固太傅、州牧，其馀受命。以豫章公世子义符为兖州刺史。

[24]八月，甲子（十三日），东晋太尉刘裕回到建康，坚决辞让太傅、扬州牧，接受其余任命。任命世子豫章公刘义符为兖州刺史。

[25]丁未，谢裕卒；以刘穆之为左仆射。

[25]丁未（疑误），东晋尚书左仆射谢裕去世，任命刘穆之为尚书左仆射。

[26]九月，己亥，大赦。

[26]九月，己亥（十九日），东晋实行大赦。

[27]魏比岁霜旱，云、代之民多饥死。太史令王亮、苏坦言于魏主嗣曰："按谶书，魏当都邺，可得丰乐。"嗣以问群臣，博士祭酒崔浩、特进京兆周澹曰："迁都于邺，可以救今年之饥，非久长之计也。山东之人，以国家居广汉之地，谓其民畜无涯，号曰：'牛毛之众，'今留兵守旧都，分家南徙，不能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情见事露，恐四方皆有轻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伤者必多。又，旧都守兵既少，屈丐、柔然将有窥窬之心，举国而来，云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布林薄之间，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来春草生，酪将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则事济矣。"嗣曰："今仓廪空竭，既无以待来秋，若来秋又饥，将若之何？"对曰："宜简饥贫之户，使就食山东；若来秋复饥，当更图之，但方今不可迁都耳。"嗣悦曰："唯二人与朕意同。"乃简国人尤贫者诣山东三州就食，遣左部尚书代人周几帅众镇鲁口以安集之。嗣躬耕藉田，且命有司劝课农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27]北魏一连几年发生霜旱，收成不好，云中、代郡一带的老百姓有很多都饿死了。太史令王亮、苏坦向北魏国主拓跋嗣进言道："按着谶书的说法，我们魏国应把都城建在邺城，那样的话，才可以得到富足欢乐。"拓跋嗣向各位大臣征求对这事的意见，博士祭酒崔浩、特进京兆周澹说："迁都城到邺地，可以解救今年的饥荒，但却不是长久的办法。崤山以东的人民，认为国家本来居住在辽阔的大漠之上，以为国民和牲畜一定无数，因此，称作是'牛毛那样多'。现在，一旦迁都，便要留下军队戍守旧都，只能分出一部分人向南迁移，这些人不可能住满几个州的土地，只好与汉人参杂居住在各郡各县，这样，我们人少的情势就会暴露，恐怕四方的邻国也都会因此产生轻视我们的

想法。况且我们的百姓，不习惯那里的水土，得病、受伤、死亡的人一定很多。再者，旧都的守兵减少之后，屈丐、柔然等国就会有窃取我们的想法，假如他们动员全国的军队前来进攻，云中、平城一定会发生危机，南迁后的朝廷由于有恒山、代郡的千里险要重重阻隔，很难前去营救，这样的话，就会在名声和实际利益上都爱到损害。现在我们居住在北方，假如崤山之东的地区有什么变乱，我们派遣轻装骑兵向南进攻，把部队分布在林野中间，谁能知道我们人数的多少？老百姓看见我们的征尘就会畏慑敬服，这就是我们国之所以用威力制服汉人的真正原因。明年春天到来之后，杂草生长起来，家畜吃饱之后，牛奶乳酪等也便可以供应上了，再加上蔬菜水果，便可以维持到秋天粮食成熟的季节，我们面临的这些暂时困难便可以克服了。”拓跋嗣说：“现在国库彻底空了，已经没有办法再等到来年的秋天，如果明年秋天又出现饥荒，我们将怎么对付呢？”崔浩等回答说：“应该把最贫穷饥馁的人家挑选出来，让他们去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去谋生，找饭吃。如果明年再饥荒，到时候再想办法，只是现在不可迁都。”拓跋嗣高兴地说：“只有你们二人与我的想法一致。”于是挑选百姓中最贫寒的人家前往太行山以东的三个州去谋生，并派左部尚书代郡人周几统率军队镇守鲁口，安抚召集他们。拓跋嗣本人也亲自下农田耕种，又命令有关部门劝勉指导人们从事农业和种桑养蚕的劳动。第二年，庄稼丰收，人民于是富足安定。

[28]夏赫连建将兵击秦，执平凉太守姚军都，遂入新平。广平公弼与战于龙尾堡，禽之。

[28]夏国赫连建带领部队进攻后秦，抓获了平凉太守姚军都，于是又进犯新平。后秦广平公姚弼与他们在龙尾堡接战，把赫连建活捉。

[29]秦王兴药动。广平公弼称疾不朝，聚兵于第。兴闻之，怒，收弼党唐盛、孙玄等，杀之。太子泓请曰：“臣不肖，不能缉谐兄弟，使至于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国家安，愿赐臣死；若陛下不杀臣，乞退就藩。”兴恻然悯之，召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与之谋，囚弼，将杀之，穷治党与；泓流涕固请，乃并其党赦之。泓待弼如初，无忿恨之色。

[29]后秦王姚兴药性发作。广平公姚弼声称有病，不去参加朝见，却把手下的部队聚集在自己的府第之中。姚兴听说这事后，大怒，抓

住姚弼的党羽唐盛、孙玄等人，杀掉。太子姚泓请求说："臣子不肖，不能团结兄弟，所以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这都是我的罪过。如果我死之后国家可以得到安定，我希望您命我自杀。如果陛下不忍心杀掉我，那么我请求退居藩属的位置。"姚兴心中悲悯姚泓，召见姚、梁喜、尹昭、敛曼嵬等，与他们商议，逮捕了姚弼，准备杀掉他，并彻底追查处理了他的亲信党羽。姚泓流着眼泪，一再请求，姚兴这才赦免了姚弼和他的那些同党。姚泓对待姚弼跟以前一样，没有丝毫愤恨的样子。

[30]魏太史奏："荧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于法当入危亡之国，先为童谣妖言，然后行其祸罚。"魏主嗣召名儒十馀人使与太史议荧惑所诣。崔浩对曰："按《春秋左氏传》：'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当在二日。庚之与午，皆主于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长安，荧惑必入秦矣。"众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间安知所诣！"浩笑而不应。后八十余日，荧惑山东井，留守句己，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谣讹言，国人不安，间一岁而秦亡。众乃服浩之精妙。

[30]北魏太史启奏说："火星在匏瓜星座中出现，忽然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按道理说，它应该到形势危险严峻、马上就要灭亡的国家去，先出现童谣妖言，然后再发生祸乱，实行对该国的惩罚。"北魏国主拓跋嗣召见十几个有名的儒士，让他们与太史一起讨论参悟火星所示的含义，推测星落的方位。崔浩对答说："按照《春秋左氏传》的说法：'神灵在莘地降落'，根据它降落的日期推测，可以得知这个神灵是谁。庚午（八月十九日）的晚上，辛未（八月二十日）的早晨，天上有阴云密布，火星失踪的时间，应该是在这两天。庚和午，在地上指的都是秦国，辛指的是西方的夷族。现在姚兴据守在长安，火星一定是降临到秦国去了。"众人都不客气地说："天上没有了一颗星，人间怎么能够知道它掉到哪里去了！"崔浩微笑着并不回答。八十多天以后，火星突然又从井宿附近出现了，在那里若明若暗，很长时间才消失。后秦出现大旱，昆明池中的水也已枯竭，儿童歌谣和各种谣传纷纷四起，国中的百姓人心不安，只隔一年，后秦国便灭亡了。大家这才佩服崔浩的神奇精妙。

[31]冬，十月，壬子，秦王兴使散骑常侍姚敞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魏主嗣以后礼纳之；铸金人不成，乃以为夫人，而宠遇甚厚。

[31]冬季，十月，壬子（初二），后秦王姚兴派遣散骑常侍姚敞等人护送他的女儿西平公主出嫁到北魏。北魏国主拓跋嗣以皇后的礼节迎娶了她，但是铸金人没有成功，所以，按照北魏国的传统，她便不能做皇后。拓跋嗣于是封她为夫人，但对她的宠爱和照顾极为优厚。

[32]辛酉，魏主嗣如沮洳城；癸亥，还平城。十一月丁亥，复如豺山宫；庚子，还。

[32]辛酉（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沮洳城。癸亥（十三日），回到平城。十一月丁亥（初八），他又前往豺出宫。庚子（二十一日），返回。

[33]西秦王炽磐遣襄武侯昙达等将骑一万击南羌弥姐、康薄于赤水，降之；以王孟保为略阳太守，镇赤水。

[33]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襄武侯乞伏昙达等带领一万骑兵袭击南羌的弥姐部落和康薄部落所据守的赤水，收降了他们。乞伏炽磐任命王孟保为略阳太守，镇守赤水。

[34]燕尚书令孙护之弟伯仁为昌黎尹，与其弟叱支乙拔皆有才勇，从燕王跋起兵有功，求开府不得，有怨言，跋皆杀之。进护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以慰其心，护届怏怏不悦，跋鸩杀之。辽东太守务银提自以有功，出为边郡，怨望，谋外叛，跋亦杀之。

[34]北燕尚书令孙护的弟弟孙伯仁为昌黎尹，与他的另一个弟弟孙叱支乙跋都有才略勇武，他们跟随燕王冯跋起兵，立过汗马功劳，但是，他们请求开府的待遇，却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因此口出怨言，表示不满，冯跋把他们全部杀掉。却提升孙护为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用来安慰他。孙护一直闷闷不乐，冯跋于是就用毒酒把他杀了。辽东太守务银提也自认为有功，却被派出镇守边郡，心中愤愤不平，图谋叛变投奔外邦，冯跋也把他杀了。

[35]林邑寇交州，州将击败之。

[35]林邑进犯东晋的交州，州的守将把来敌打败。

十二年（丙辰、416）

十二年（丙辰，公元416年）

[1]春，正月，甲申，魏主嗣如豺山宫；戊子，还平城。

[1]春季，正月，甲申（初六），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豺山宫。戊子（初十），回到平城。

[2]加太尉裕兖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以世子义符为豫州刺史。

[2]东晋加封太尉刘裕为兖州刺史，都督南秦州，至此，他共都督二十二州。任命他的世子刘义符为豫州刺史。

[3]秦王兴使鲁宗之将兵寇襄阳，未至而卒。其子轨引兵入寇，雍州刺史赵伦之击败之。

[3]后秦王姚兴派遣鲁宗之带兵进犯襄阳，还没有到，鲁宗之便突然去世。他的儿子鲁轨继续带兵进犯。雍州刺史赵伦之把他打败。

[4]西秦王炽磐攻秦洮阳公彭利和於川，沮渠蒙逊攻石泉以救之。炽磐至沓中，引还。二月，炽磐遣襄武侯昙达救石泉，蒙逊亦引去。蒙逊遂与炽磐结和亲。

[4]西秦王乞伏炽磐在川进攻后秦洮阳公彭利和，沮渠蒙逊进攻西秦所属的石泉，以此解救彭利和。乞伏炽磐的大军抵达沓中，听说消息后，带兵回国。二月，乞伏炽磐派遣襄武侯乞伏昙达营救石泉，沮渠蒙逊也带兵回去了。沮渠蒙逊于是和乞伏炽磐通婚讲和。

[5]秦王兴如华阴，使太子泓监国，入居西宫。兴疾笃，还长安。黄门侍郎尹冲谋因泓出迎而杀之。兴至，泓将出迎，宫臣谏曰：“主上疾笃，奸臣在侧，殿下今出，进不得见主上，退有不测之祸。”泓曰：“臣子闻君父疾笃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对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书姚沙弥谓尹冲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舆幸广平公第；宿卫将士闻乘舆所在，自当来集，太子谁与守乎！且吾属以广平公之故，已陷名逆节，将何所自容！今奉乘舆以举事，乃杖大顺，不惟救广平之祸，吾属前罪亦尽雪矣。”冲以兴死生未可知，欲随兴入宫作乱，不用沙弥之言。

[5]后秦王姚兴前往华阴，让太子姚泓主持朝廷政务，进入西宫居住。姚兴病重，回长安。黄门侍郎尹冲谋划，要趁姚泓出去迎接的机会杀掉他。姚兴驾到，姚泓准备出去迎接，宫中官员劝阻道：“主上病危，奸臣就在身旁，殿下现在如果出去，向前也看不见主上，后退则

一定有难以预料的灾祸。”姚泓说：“作为臣下和儿子听说君王和父亲病重，却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不出去迎候，心里哪能平安呢？”下属们回答说：“保全自己目的是为了使国家稳定，这是最大的孝心了。”姚泓这才没有出去。尚书姚沙弥对尹冲说：“太子不出来迎接，我们应该把皇帝的车轿抬到广平公的府第去。禁卫军的将士听说皇上在这里，自然应当集中过来，谁去保护太子呢？况且我们因为广平公的缘故，名字已经被注定是叛逆了，将来到哪里安身？现在趁机挟持皇帝发动事变，是名正言顺的，不但是把广平公从祸患中解救出来，而且我们这些人以前的罪名也可以全部洗雪了。”尹冲因为姚兴的死活还不知道，打算跟随姚兴进宫，然后再寻找机会叛乱，便不采纳姚沙弥的建议。

兴入宫，命太子泓录尚书事，东平公绍及右卫将军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内外。遣殿中上将军敛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内之武库。

姚兴进了内宫，命令太子姚泓录尚书事，命令东平公姚绍及右卫将军胡翼度带兵驻防王宫，对内外情势，严加防御。派遣殿中上将军敛曼嵬搜查收缴姚弼府第中的武器装备，存入国家的武器仓库。

兴疾转笃，其妹南安长公主问疾，不应。幼子耕儿出，告其兄南阳公曰：“上已崩矣，宜速决计。”即与尹冲帅甲士攻端门，敛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闭门拒战。等遣壮士登门，缘屋而入，及于马道。泓侍疾在谘议堂，太子右卫率姚和都率东宫兵入屯马道南。等不得进，遂烧端门，兴力疾临前殿，赐弼死。禁兵见兴，喜跃，争进赴贼，贼众惊扰；和都以东宫兵自后击之，等大败。逃于骊山，其党建康公吕隆奔雍，尹冲及弟泓来奔。兴引东平公绍及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入内寝，受遗诏辅政。明日，兴卒。泓秘不发丧，捕南阳公及吕隆、大将军尹元等，皆诛之，乃发丧，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泓命齐公恢杀安定太守吕超。恢犹豫久之，乃杀之。泓疑恢有贰心，恢由是惧，阴聚兵谋作乱。泓葬兴于偶陵，谥曰文桓皇帝，庙号高祖。

姚兴的病越来越重，他的妹妹南安长公主前来探病，问候他，他没有回答。他的小儿子姚耕儿出宫，告诉他的哥哥南阳公姚说：“皇上已经驾崩了，应该快点决定对策。”姚便与尹冲率领全副武装的战士进攻端门，敛曼嵬、胡翼度等人指挥军队紧闭宫门拒守力战。姚等人派遣精壮的士兵登上门楼，沿着屋檐前进，到了马道的地方。她泓在谘议

堂侍奉父亲的病，太子右卫率姚和都率领太子宫的军队进驻马道以南。姚等没有办法前进，于是，便放火烧了端门。姚兴勉强支撑起来，来到前殿，命令姚弼自杀。禁卫部队看到姚兴，欢呼跳跃，争先恐后地发动冲锋攻击敌兵，敌兵惊慌失措。姚和都又带领太子宫卫队从后面夹击敌人，姚等人大败。姚逃奔骊山，他的同党建康公吕隆逃奔雍城，尹冲和他的弟弟尹泓逃奔东晋。姚兴把东平公姚绍以及姚、梁喜、尹昭、敛曼嵬召进内宫他的床边，交给他们遗诏，让他们辅佐朝政。第二天，姚兴去世。姚泓封锁姚兴的死讯，不发布消息，下令逮捕南阳公姚和吕隆、大将军尹元等人，全部杀掉，然后才公布父亲去世的消息，登上帝位，下令大赦，改年号为永和。姚泓命令齐公姚恢杀掉安定太守吕超。姚恢犹豫很久，才把吕超杀了。姚泓怀疑姚恢对他有二心，姚恢因此非常害怕，暗地里聚集军队阴谋叛乱。姚泓把姚兴安葬在偶陵，追谥为文桓皇帝，庙号高祖。

初，兴徙李闰羌三千户于安定。兴卒，羌酋党容叛，泓遣抚军将军姚赞讨降之，徙其酋豪于长安，馀遣还李闰。北地太守毛雍据赵氏坞以叛，东平公绍讨禽之。时姚宣镇李闰，参军韦宗闻毛雍叛，说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国家之难，未可量也，殿下不可不为深虑。邢望险要，宜徙据之，此霸王之资也。”宣从之，帅户三万八千，弃李闫，南保邢望。诸羌据李闰以叛，东平公绍进讨，破之。宣诣绍归罪，绍杀之。

当初，姚兴把李闰的羌族三千户强行迁移到安定居住。姚兴去世之后，羌族首领党容反叛。姚泓派遣抚军将军姚前去讨伐并收降了他们，把他们的首领和豪族强行迁到长安，其他的都遣回李闰。北地太守毛雍据守赵氏坞叛变，东平公姚绍前往征讨并把他抓获。这时姚宣镇守李闰，参军韦宗听说毛雍反叛，劝说姚宣道：“主上刚刚登基，威望和德行还没有表现得很明显，国家的灾难是无法预测的，殿下不能不为此多想一想。邢望那里地势险要，应该迁到那里去据守，那是称王称霸的基本条件呵！”姚宣听从了他的话，率领三万八千户居民，放弃李闰，向南去保守邢望。几个羌族部落占据李闰反叛，东平公姚绍进兵讨伐，把他们打败。姚宣前去拜见姚绍请罪，姚绍把他杀了。

[6]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严将伐秦，诏加裕领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义符为徐、兖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请启行戎

路，修敬山陵；诏许之。

[6]三月，东晋朝廷加授太尉刘裕为中外大都督。刘裕动员军队严加戒备，准备讨伐后秦，安帝下诏加授刘裕兼任司、豫二州刺史，任命他的世子刘义符为徐、兖二州刺史。琅邪王司马德文请求率领部队在前开路，到洛阳去整修祖先的陵墓。安帝下诏允许。

[7]夏，四月，壬子，魏大赦，改元泰常。

[7]夏季，四月，壬子（初五），北魏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泰常。

[8]西秦襄武侯昙达等击秦秦州刺史姚艾于上，破之，徙其民五千余户於罕。

[8]西秦国襄武侯乞伏昙达等在上袭击后秦国秦州刺史姚艾，并把他打败，把当地的五千多户居民强行迁移到罕。

[9]五月，癸巳，加太尉裕领北雍州刺史。

[9]五月，癸巳（十七日），东晋加授太尉刘裕兼任北雍州刺史。

[10]六月，丁巳，魏主嗣北巡。

[10]六月，丁已（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巡视北方。

[11]并州胡数万落叛秦，入于平阳，推匈奴曹弘为大单于，攻立义将军姚成都于匈奴堡。征东将军姚懿自蒲坂讨之，执弘，送长安，徙其豪右万五千落于雍州。

[11]并州的几万帐落的胡人背叛后秦，来到平阳，推举匈奴人曹弘为大单于，向匈奴堡开进，攻伐立义将军姚成都。征东将军姚懿从蒲坂发兵讨伐他们，抓住了曹弘，押送到长安，并把他们中间的一万五千落篷帐的豪门大族迁往雍州。

[12]氐王杨盛攻秦祁山，拔之，进逼秦州。秦后将军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与上守将姚嵩追之。夏王勃勃帅骑四万袭上，未至，嵩与盛战于竹岭，败死。勃勃攻上，二旬，克之，杀秦州刺史姚军都及将士五千余人，因毁其城；进攻阴密，又杀秦将姚良子及将士万余人；以其子昌为雍州刺史，镇阴密。征北将军姚恢弃安定，奔还长安，安定人胡俨等帅户五万据城降於夏。勃勃使镇东将军羊苟儿将鲜卑五千镇安定，进攻秦镇西将军姚谌于雍城，谌委镇奔长安。勃勃据雍，进掠城。秦东平公绍及征虏将军尹昭等将步骑五万击之，勃勃退趋安定，胡俨闭门拒之，杀羊苟儿及所将鲜卑，复以安定降秦。绍进击勃

勃于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还。勃勃归杏城。杨盛复遣兄子倦击秦，至陈仓，秦敛曼嵬击却之。夏王勃勃复遣兄子提南侵泄阳，秦车骑将军姚裕等击却之。

[12]氐王杨盛进攻后秦的祁山，攻克了那里，并进而向秦州逼近。后秦后将军姚平赶来援救。杨盛带兵撤退，姚平与上守将姚嵩追击他。夏王赫连勃勃率领四万骑兵袭击上，还未赶到，姚嵩便在竹岭与杨盛的激战中兵败身死。赫连勃勃进攻上，二十天之后，攻克，杀死秦州刺史姚军都及将士五千多人，并摧毁了城墙。他进而进攻阴密，又杀死了后秦国守将姚良子以及一万多将领军卒。他任命自己的儿子赫连昌为雍州刺史，镇守阴密。后秦征北将军姚恢放弃安定，逃奔回长安，安定人胡俨等率领五万户居民占据城池向夏国投降。赫连勃勃让镇东将军羊苟儿带领五千鲜卑人镇守安定，去雍城进攻后秦镇西将军姚谌，姚谌放弃了防地逃奔长安。赫连勃勃据守雍城，进军劫掠城。后秦东平公姚绍及征虏将军尹昭等率领步兵、骑兵五万人迎击他们，赫连勃勃退至安定，胡俨紧闭城门抵抗他，并杀了羊苟儿和他所带领的鲜卑人，再次献出安定，归降后秦。姚绍进军到马鞍阪，向赫连勃勃发动攻击，并把他打败，一直追到朝那，没有追上便回来了。赫连勃勃回杏城。杨盛再次派遣侄儿杨倦进攻后秦，抵达陈仓，后秦的敛曼嵬把他击退。夏王赫连勃勃又派侄儿赫连提向南侵犯泄阳，后秦车骑将军姚裕等把他打跑。

[13]凉司马索承明上书劝凉公伐河西王蒙逊，引见，谓之曰："蒙逊为百姓患，孤岂忘之！顾势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当为孤陈之；直唱大言，使孤东讨，此与言'石虎小竖，宜肆诸市朝'者何异！"承明惭惧而退。

[13]西凉司马索承明呈上奏疏，劝说凉公李讨伐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李召他进宫见面，对他说："沮渠蒙逊成为百姓的祸患，我怎么能够忘了他！只不过我的气势力量还不能把他除掉罢了。你如果有一定可以擒获他的计策，就应该把它告诉我。只是一味地唱高调、说大话，让我向东讨伐，这和说'石虎这小崽子，应该抓起来绑到市井上去斩首'的人有什么差别？"索承明羞惭惶恐而退。

[14]秋，七月，魏主嗣大猎于牛川，临殷繁水而还；戊戌，至平城。

[14]秋季，七月，北魏国主拓跋嗣在牛川大规模打猎，到了殷繁水才回来。戊戌（二十三日），抵达平城。

[15]八月，丙午，大赦。

[15]八月，丙午（初一），东晋实行大赦。

[16]宁州献琥珀枕于太尉裕。裕以虎珀治金创，得之大喜，命碎捣分赐北征将士。

[16]东晋宁州把一个琥珀做的枕头进献给太尉刘裕。刘裕因为琥珀可以治疗外伤，所以得到这个枕头非常高兴，命令把它捣碎，分别赐给即将要去北方征战的将士。

裕以世子义符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刘穆之为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人居东府，总摄内外；以太尉左司马东海徐羡之为穆之之副；左将军朱龄石守卫殿省，徐州刺史刘怀慎守卫京师，扬州别驾从事史张裕任留州事。怀慎，怀敬之弟也。

刘裕任命自己的世子刘义符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任命刘穆之为左仆射，兼任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并让他进入东府居住，总管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任命太尉左司马东海人徐羡之为刘穆之的副手，命左将军朱龄石守卫宫廷及国家办事机构，命徐州刺史刘怀慎守卫京师，命扬州别驾从事史张裕任留州事。刘怀慎是刘怀敬的弟弟。

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凑，求诉百端，内外谘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悉皆赡举。又喜宾客，言谈赏笑，弥日无倦。裁有闲暇，手自写书，寻览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未尝独餐。尝白裕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外一毫不以负公。"中军谘议参军张言于裕曰："人生危脆，必当远虑。穆之若邂逅不幸，谁可代之？尊业如此，苟有不讳，处分云何？"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

刘穆之在内总管朝廷政务，在外供应军旅的给养，遇事当机立断，快如流水，因此一切事情，没有堆积迟滞的。各方宾客从四面八方集中到这里，各种请求诉讼千头万绪，内内外外，谘询禀报，堆满台阶屋子。他竟然能够眼睛看辞作讼书，手写答复信件，耳朵同时听属下的汇报，嘴里也应酬自如，而且同时进行的这四种工作互相之间又不混淆错乱，全都处置得当。他又喜欢宾客来往，说笑谈天，从早到

晚，毫无倦意。偶尔有闲暇时间，他便亲自抄书，参阅古籍，校订错误。他的性格奢放豪迈，吃饭一定要宽大的饭桌，一大早便经常要准备十个人左右的饭食，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进餐。他曾经告诉刘裕说："我刘穆之的家庭出身本来贫穷微贱，维持生计都很艰难。自从得到您的信任忝任高位以来，虽然心中常常想着节俭，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销，仍然稍微显得过于丰厚了一点，除此而外，没有一点儿是对不起您的了。"中军谘议参军张邵对刘裕说："人生危机脆弱，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刘穆之如果遇到什么不幸，谁可以代替他呢？而你所开创的功业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如果一旦发生不幸，你说该如何处理后事？"刘裕说："这自然要完全交给刘穆之和你了。"

丁巳，裕发建康，遣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将步军自淮、淝向许、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趋武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锋诸军，开钜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刘穆之谓王镇恶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不克关中，誓不复济江！"

丁巳（十二日），刘裕从建康出发。他派遣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带领步兵从淮河、淝水向许昌、洛阳进发；派遣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进军阳城；派遣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进军武关；派遣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带领水师从石门出发，自汴水入黄河；派遣冀州刺史王仲德督领前锋的几支部队，开通钜野被淤塞的旧河道，进入黄河。刘遵考是刘裕的本家弟弟。刘穆之对王镇恶说："刘公这次交给你讨伐秦国的重任，你可要努力呀！"王镇恶说："我如果不攻克收复关中地区，发誓不再过长江！"

裕既行，青州刺史檦祇自广陵辄率众至涂中掩讨亡命。刘穆之恐祇为变，议欲遣军。时檀韶为江州刺史，张曰："今韶据中流，道济为军首，若有相疑之迹，则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劳以观其意，必夭患也。"穆之乃止。

刘裕起兵出发之后，青州刺史檀祇便从广陵擅自率领军队到涂中掩杀讨伐逃亡的人。刘穆之担心檀祇趁机制造变乱，商议准备派军队防备。当时，檀韶任江州刺史，张邵说："现在檀韶占据长江中游，檀道济为讨伐秦国军队的重要将领，如果露出一些怀疑他的迹象，那么，

留在京都的太尉府乃至朝廷，便会马上陷入危险，不如派人迎上去慰劳他，顺便观察一下他的意图，一定没什么可担忧的。”刘穆之这才停止行动。

[17]初，魏主嗣使公孙表讨白亚栗斯，曰：“必先与秦洛阳戍将相闻，使备河南岸，然后击之。”表未至，胡人废白亚栗斯，更立刘虎为率善王。表以胡人内自携贰，势必败散，遂不告秦将而击之，大为虎所败，士卒死伤甚众。

[17]当初，北魏国主拓跋嗣派遣公孙表前去讨伐白亚栗斯，说：“一定事先通知秦国的洛阳守将，让他们在黄河南岸严密设防，然后进攻他。”公孙表还没有到达，胡人便废黜了白亚栗斯，重新拥立刘虎为率善王。公孙表以为胡人内部勾心斗角、毫不团结，结果一定会失败溃散，于是并不通告后秦的守将，便发动了进攻，被刘虎打得大败，士卒中死伤的人很多。

嗣谋于群臣曰：“胡叛逾年，讨之不克，其众繁多，为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复发兵，妨民农务，将若之何？”白马侯崔宏曰：“胡众虽多，无健将御之，终不能成大患。表等诸军，不为不足，但法令不整，处分失宜，以致败耳。得大将素有威望者将数百骑往摄表军，无不克矣。相州刺史叔孙建前在并州，为胡、魏所畏服，诸将莫及，可遣也。”嗣从之，以建为中领军，督表等讨虎。九月，戊午，大破之，斩首万馀级，虎及司马顺宰皆死，俘其众十万馀口。

拓跋嗣与各位大臣商议说：“胡人背叛我们，已超过了一年，征讨他们也没有获胜，他们的人数又很多，制造的祸患也一天比一天深。现在又正值盛秋，不可以再次发动军队前去讨伐，以免妨碍百姓收获庄稼，怎么办好呢？”白马侯崔宏说：“胡人虽然数量很多，却没有特别称职的大将统辖他们，终究不能成为太大的祸患。公孙表等的几支军队，不能说力量不够，但是他们的军纪法令却不能严格统一，对战机的把握和对事情的处理都有失妥当，因此才导致了失败。我看只要选好一员平时便很有威望的大将带领几百名骑兵，前去统御公孙表的军队，便没有不打胜仗的。相州刺史叔孙建，以前在并州任职，胡人、汉人对他都很害怕敬服，其他将领都赶不上他，可以派他去。”拓跋嗣依从了他的建议，任命叔孙建为中领军，监督公孙表等人去讨伐

刘虎。九月，戊午（疑误），把敌军打得大败，杀死了一万多人，刘虎和司马顺宰全部战死，俘虏了那里的百姓十万多口。

[18]太尉裕至彭城，加领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谟为从事史。

[18]东晋太尉刘裕抵达彭城，朝廷加任他领徐州刺史。任命太原人王玄谟为从事史。

初，王之败也，沙门昙永匿其幼子华，使提衣自随。津逻疑之。昙永呵华曰：“奴子何不速行！”棰之数十，由是得免；遇赦，还吴。以其父存亡不测，布衣蔬食，绝交游不仕，十余年。裕闻华贤，欲用之，乃发丧，使华制服。服阕，辟为徐州主簿。

当初，王失败的时候，僧人昙永把他的小儿子王华藏了起来，让他扮做童仆，提着自己的衣裳行李，跟在后面。码头巡逻检查的人对这孩子产生怀疑，昙永呵斥王华说：“你这小奴才，为什么不快走？！”用棍子打了他几十下，因此才免于被识破。后来，遇到大赦，他才到吴郡。他因为父亲下落不明，不知是死是活，所以只穿布衣，只吃蔬菜，拒绝与别人交游，不出来做官，这样过了十几年。刘裕听说王华贤明，打算征用他，于是便为王发丧，让王华穿了三年的丧服。三年之后，征召他为徐州主簿。

王镇恶、檀道济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将王苟生以漆丘降镇恶，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道济，诸屯守皆望风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济攻拔其城，执遵，杀之。进克许昌，获秦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众千余人来降，太尉裕版为参军。林子与神虎共攻仓垣，克之，秦兖州刺史韦华降。神虎擅还襄邑，林子杀之。

王镇恶、檀道济进入了后秦的境界，所过之处，全部告捷。后秦将领王苟生献出漆丘，向王镇恶投降；后秦徐州刺史姚掌献出项城，投降了檀道济。其他的那些保卫地方的守军也都听见东晋军消息便前来归顺，只有新蔡太守董遵不肯屈服。檀道济攻克了他所坚守的城池，抓住了董遵，把他杀了。他们进军克复了许昌，抓获了后秦颍川太守姚垣，以及大将军杨业。沈林子从汴水进入黄河，襄邑人董神虎聚集了一千多部众赶来投降，太尉刘裕任命他为参军。沈林子与董神虎一起进攻仓垣，并把那里攻破，后秦兖州刺史韦华投降，董神虎擅自回到家乡襄邑，沈林子把他杀了。

秦东平公绍言于秦主泓曰：“晋兵已过许昌；安定孤远，难以救卫，宜迁其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虽晋、夏交侵，犹不亡国。不然，晋攻豫州，夏攻安定，将若之何？事机已至，宜在速决。”左仆射梁喜曰：“齐公恢有威名，为岭北所惮，镇人已与勃勃深仇，理应守死无贰。勃勃终不能越安定远寇京畿；若无安定，虏马必至于。今关中兵足以拒晋，无为豫自损削也。”泓从之吏部郎懿横密言于泓曰：“恢于广平之难，有忠勋于陛下。自陛下龙飞绍统，未有殊赏以答其意。今外则置之死地，内则不豫朝权，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迁者十室而九，若恢拥精兵数万，鼓行而向京师，得不为社稷之累乎！宜征还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怀不逞之心，征之适所以速祸耳。”又不从。

后秦东平公姚绍向后秦国主姚泓进言道：“晋军已经过了许昌，安定遥远孤立，很难救援守卫，应该把迁到那里充实防务和农耕的镇户全部迁回，充实京畿的力量，这样，可以得到十万精锐部队，虽然晋朝和夏国轮流入侵，也还不至于使国家沦亡。如果不这样的话，晋国进攻豫州，夏国进攻安定，我们怎么办呢？事情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应该尽快决定。”左仆射梁喜说：“齐公姚恢一向有威勇的名声，岭北一带的军民对他都很害怕，镇守在那里的人也已与赫连勃勃结下深仇，所以理所应当拚死拒守，没有别的想法。赫连勃勃到最后也不会越过安定，远征京师。如果没有安定这座屏障，强盗的战马一定会进发到县。现在，关中的兵马足可以抵抗东晋，不应该自己先损害削弱自己。”姚泓听从了他的话。吏部郎懿横秘密地向姚泓进言道：“姚恢在广平之难的时候，对陛下忠诚不二，立下大功。自从陛下继承大统当上皇帝之后，也没有给他特别的封赏，报答他的忠心。现在，对他来说，在外是把他遗弃在必死之地，在内又不让他参预朝廷的决策，安定的百姓自认为一座孤城岌岌可危，强敌又渐渐逼近，因此希望迁回南方的人十有九个。如果姚恢操纵几万精锐部队，擂起战鼓向京师进发，岂不是国家的大麻烦吗？应该把他征召回朝廷，安慰他的情绪。”姚泓说：“姚恢如果心怀不轨，阴谋叛逆，把他征召回朝，不过正好加速灾祸的到来罢了。”又不接受他的意见。

王仲德水军入河，将逼滑台。魏兖州刺史尉建畏懦，帅众弃城，北渡河。仲德入滑台，宣言曰：“晋本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不谓魏

之守将弃城遽去。”魏主嗣闻之，遣叔孙建、公孙表自河内向枋头，因引兵济河，斩尉建於城下，投尸于河。呼仲德军人，问以侵寇之状；仲德使司马竺和之对曰：“刘太尉使王征虏自河入洛，清扫山陵，非敢为寇於魏也。魏之守将自弃滑台去，王征虏借空城以息兵，行当西引，于晋、魏之好无废也；何必扬旗鸣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问太尉裕。裕逊辞谢之曰：“洛阳，晋之旧都，而羌据之；晋欲修复山陵久矣。诸桓宗族，司马休之、国兄弟，鲁宗之父子，皆晋之蠹也，而羌收之以为晋患。今晋将伐之，欲假道于魏，非敢为不利也。”魏河内镇将于栗有勇名，筑垒于河上以备侵轶。裕以书与之，题曰：“黑公麾下”。栗好操黑以自标，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为黑将军。

东晋王仲德率领的水师进入黄河，即将迫近滑台。北魏兖州刺史尉建怯懦畏惧，统率部众放弃守城，向北渡过黄河。王仲德进入了滑台，并宣告说：“我们晋朝本来打算用七万匹布帛做代价向魏国借道，却想不到魏国的守将却突然放弃城池逃跑。”北魏国主拓跋嗣听说后，派遣叔孙建、公孙表从河内向枋头进军，又带兵渡过黄河，在滑台城下杀掉尉建，把他的尸体投入黄河，并向王仲德的部下诘问为什么入侵进犯，王仲德派司马竺和之上前回答说：“刘太尉派遣征虏将军王仲德从黄河进军洛阳，去清扫晋室的祖先陵墓，并不敢向魏国发动进攻。魏的守将自已放弃滑台逃走，王将军才借助这座空城安歇部队，我们马上就要向西进发，对晋、魏的和睦关系并不妨碍。你们有什么必要高扬战旗，紧擂战鼓显示威力呢？”拓跋嗣又派叔孙建质问东晋太尉刘裕，刘裕谦逊地道歉说：“洛阳是我们晋朝的旧都，但是，却被羌人占据了，我们晋朝打算修复晋室祖先陵墓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而桓氏的同属亲属，司马休之、司马国兄弟，鲁宗之父子等人，都是晋朝的蠹虫和叛逆，但是羌贼们却收留他们，给我们留下后患。现在我们晋朝准备讨伐他，打算向你们魏国借一条道，不敢对你们有什么不利的举动。”北魏镇守河内的大将于栗有勇武的名声，在黄河岸上构筑堡垒，防备东晋的侵扰。刘裕写一封信给他，上面的称呼是：“黑公麾下。”于栗喜欢使用黑做武器，因此这成了他的标志，所以，刘裕才这样称呼他。北魏于是拜授于栗为黑将军。

[19]冬，十月，壬戌，魏主嗣如豺山宫。

[19]冬季，十月，壬戌（十八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豺山宫。

[20]初，燕将库官斌降魏，既而复叛归燕。魏主嗣遣骁骑将军延普渡濡水击斌，斩之；遂攻燕幽州刺史库官昌、征北将军库官提，皆斩之。

[20]当初，北燕将领库宫斌投降了北魏，不久又背叛北魏重新归附北燕。北魏国主拓跋嗣派遣骁骑将军延普，渡过濡水去进攻库官斌，把他杀了。于是，他们又乘胜进攻北燕幽州刺史库官昌、征北将军库官提，把他们全部杀掉。

[21]秦阳城、荥阳二城皆降，晋兵进至成皋。秦征南将军陈留公镇洛阳，遣使求救于长安。秦主泓遣越骑校尉阎生帅骑三千救之，武卫将军姚益男将步卒一万助守洛阳，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陕津，为之声援。宁朔将军赵玄言於曰："今晋寇益深，人情骇动；众寡不敌，若出战不捷，则大事去矣。宜摄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师之救。金墉不下，晋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战而坐收其弊也。"司马姚禹阴与檀道济通，主簿阎恢、杨虔，皆禹之党也，共嫉玄，言于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婴城示弱，得无为朝廷所责乎！"以为然，乃遣赵玄将兵千余南守柏谷坞，广武将军石无讳东戍巩城。玄泣谓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为奸人所误，后必悔之。"既而成皋、虎牢皆来降，檀道济等长驱而进，无讳至石关，奔还。龙骧司马荥阳毛德祖与玄战於柏谷，玄兵败，被十馀创，据地大呼。玄司马蹇鉴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创已重，君宜速去！"鉴曰："将军不济，鉴去安之！"与之皆死。姚禹逾城奔道济。甲子，道济进逼洛阳，丙寅，出降。道济获秦人四千余人，议者欲尽坑之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夷、夏感悦，归之者甚众。阎生、姚益男未至，闻洛阳已没，不敢进。

[21]后秦阳城、荥阳两座城全部投降，东晋部队进发到成皋。后秦征南将军陈留公姚镇守洛阳，派遣信使向长安请求救援。后秦王姚泓派遣越骑校尉阎生率领三千骑兵赶来救助，派遣武卫将军姚益男带领一万步兵去协助镇守洛阳，又派并州牧姚懿向南去屯扎在陕津，作为他们的声援。宁朔将军赵玄对姚进言道："现在晋寇越来越深入我们国土，人心震骇动摇。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无法抵挡他们，如果出去迎战，反而不能取胜，那么我们的宏伟事业便会一去不复返了。所以，

我们应该按几处镇守的大军不动，坚守金墉，以等待西部的军队前来救援。金墉不被攻克，晋军一定不敢越过我们向西进发，这样，我们便可以不去迎战，坐在这里等待他们出现漏洞。”司马姚禹暗地里与东晋的檀道济勾结、通谋，主簿阎恢、杨虔都是姚禹的党羽，他们都非常嫉妒、厌恶赵玄，所以便对姚进言道：“殿下因为有英明勇武的谋略和能力，接受独当一面的国家重任。现在只是环城坚守，向敌人显示自己的懦弱，怎么能不受到朝廷的责备呢？”姚也认为是这样，于是派遣赵玄带领部众一千多人，向南驻守柏谷坞，派广武将军石无讳向东戍卫巩城。赵玄流着泪对姚说：“我赵玄接受三代皇帝的重恩，所一直坚守的志向正是以死相报而已。但是您不采纳忠臣的良言，被奸臣耽误，以后一定后悔。”不久，成皋、虎牢都投降东晋，檀道济等人带领大部队长驱直入。石无讳抵达石关，逃了回来。东晋龙骧司马荥阳人毛德祖，在柏谷与赵玄展开战斗，赵玄的军队失败，他身受十几处伤，跌倒在地，大声呼喊。赵玄的司马蹇鉴，冒着被杀的危险，抱住赵玄而哭。赵玄说：“我的伤太重了，你应该快点逃走！”蹇鉴说：“将军不脱离危险，我蹇鉴到哪里去？”最后与他一起死了。姚禹跳出城来投奔檀道济。甲子（二十日），檀道济进军逼近洛阳，丙寅（二十二日），姚出城投降。檀道济俘获后秦国人四千多，有提建议的人打算把他们全部活埋，筑起一座土丘。檀道济说：“讨伐罪人，安抚平民，今天正是时候！”于是，把他们全部释放，遣送回家。从此，不管是夷族还是汉族，都非常感激高兴，前来归附的人非常多。阎生、姚益男还没有赶到，听说洛阳已经沦陷，没有敢继续前进。

己丑，诏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谒五陵，置守卫。太尉裕以冠军将军毛之为河南、河内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阳。

乙丑（疑误），东晋安帝下诏派遣兼司空、高密王司马恢之修复拜谒五位皇帝的陵墓，并设置守卫部队。太尉刘裕任命冠军将军毛之为河南、河内二郡太守，代理司州的政事，戍守洛阳。

[22]西秦王炽磐使秦州刺史王松寿镇马头，以逼秦之上。

[22]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秦州刺史王松寿镇守马头，用来对后秦的上造成压力。

[23]十一月，甲戌，魏主嗣还平城。

[23]十一月，甲戌（初一），北魏国主拓跋嗣回到平城。

[24]太尉裕遣左长史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从北来，穆之由是愧惧发病。弘，之子也。十二月，壬申，诏以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辞不受。

[24]太尉刘裕派遣左长史王弘返回建康，委婉地向安帝请求，加授自己九锡。这时刘穆之执掌留守的大权，但是这旨意却是刘裕自己在北方提出，又通过别人传来，刘穆之从此既惭愧又害怕，得了疾病。王弘是王的儿子。十二月，壬申（二十九日），安帝下诏任命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加封为食邑十郡的宋公，备办九锡的礼仪，尊位在各诸侯王之上，并仍像原来那样兼任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刘裕推辞，不接受任命。

[25]西秦王炽磐遣使诣太尉裕，求击秦以自效。裕拜炽磐平西将军、河南公。

[25]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使节前来拜见东晋太尉刘裕，请求进攻后秦，主动为刘裕效力。刘裕授乞伏炽磐为平西将军、河南公。

[26]秦姚懿司马孙畅说懿使袭长安，诛东平公绍，废秦主泓而代之。懿以为然，乃散谷以赐河北夷、夏，欲树私恩。左常侍张敞、侍郎左雅谏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与国同之。今吴寇内侵，四州倾没，西虏扰边，秦、凉覆败，朝廷之危，有如累卵。谷者，国之本也，而殿下无故散之，虚损国储，将若之何？”懿怒，笞杀之。

[26]后秦姚懿的司马孙畅劝说姚懿，让他去回击长安，杀死东平公姚绍，废掉国主姚泓，自己代替他登基。姚懿认为很对，于是把粮食发放给河北的夷族与汉族，打算以此树立一些个人的恩德，收买民心。左常侍张敞、侍郎左雅劝阻他说：“殿下以皇帝的同母弟弟的身份坐镇一方，自己的安危悲喜，与皇帝和国家是一样的。现在吴地的敌人前来侵犯，四州已经丧失，西部的强盗也不断地骚扰边境，秦州、凉州已经倾覆失败，朝廷的危险程度，像垒在一起的鸡蛋那样。粮食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殿下无缘无故地把它散发掉，倒空损耗国家的储备，将来怎么办？”姚懿勃然大怒，鞭打他们至死。

泓闻之，召东平公绍密与之谋。绍曰：“懿性识鄙浅，从物推移，造此谋者，必孙畅也。但驰使征畅，遣抚军将军赞据陕城，臣向潼关为诸军节度。若畅奉诏而至，臣当遣懿帅河东见兵共御晋师；若不受

诏命，便当声其罪而讨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计也。”乃遣姚赞及冠军将军司马国、建义将军蛇玄屯陕津，武卫将军姚驴屯潼关。

姚泓听说了这个消息，召东平公姚绍进宫与他秘密商议。姚绍说：“姚懿性格卑鄙，见识浅薄，听人话行事，想出这种主意的，一定是孙畅。只要派信使飞马去把孙畅征召来，再派抚军将军姚据守陕城，我再去潼关调遣指挥各支军队。如果孙畅接受诏书来京，我便派遣姚懿统领河东的现有部队去抵抗晋军；如果他不接受征召，便可以公布他的罪状，公开讨伐他。”姚泓说：“叔叔这些话，真是拯救国家的好办法。”于是派遣姚和冠军将军司马国、建义将军玄，驻扎在陕津，派遣武卫将军姚驴屯扎在潼关。

懿遂举兵称帝，传檄州郡，欲运匈奴堡谷以给镇人。宁东将军姚成都拒之，懿卑辞诱之，送佩刀为誓，成都不从。懿遣骁骑将军王国帅甲士数百攻成都，成都击禽之，遣使让懿曰：“明公以至亲当重任，国危不能救，而更图非望；三祖之灵，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将纠合义兵，往见明公于河上耳。”于是传檄诸城，谕以逆顺，征兵调食以讨懿。懿亦发诸城兵，莫有应者，惟临晋数千户应懿。成都引兵济河，击临晋叛者，破之。镇人安定郭纯等起兵围懿。东平公绍入薄阪，执懿，诛孙畅等。

姚懿于是发动大军，自称皇帝，向各州郡传递公告檄文，打算把匈奴堡的粮食运来蒲阪供应自己的部众。宁东将军姚成都拒绝，姚懿用谦卑的话引诱他，并把自己的佩刀送给他做盟誓的见证，姚成都仍然不听从。姚懿派遣骁骑将军王国带领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卒去袭击姚成都，姚成都把他们击败抓获，派遣使者责备姚懿说：“您以皇帝至亲的身份担当重任，国家危急的时候不能上前解救，却反倒图谋非分的想望。三位祖先的在天神灵，怎么能够保佑您呢？我姚成都准备纠集义兵，前往黄河之上与您相见。”于是向各个城池传送檄文，明确告诉他们什么是顺天，什么是叛逆，征集部队调动军粮，用来讨伐姚懿。姚懿也发动几个城的守军，但是却没有响应他的，只有临晋的几千户人家响应。姚成都带兵渡过黄河，对临晋的叛军发动进攻，把他们打败。姚懿手下的蒲阪士兵、安定人郭纯等人拉起队伍包围姚懿。东平公姚绍进入蒲阪，抓获姚懿，杀死孙畅等人。

[27]是岁，魏卫将军安城孝元王叔孙俊卒。魏主嗣甚惜之，谓其妻桓氏曰；“生同其荣，能没同其戚乎？”桓氏乃缢而焉。

[27]这一年，北魏卫将军、安城孝元王叔孙俊去世。北魏国主拓跋嗣非常惋惜他，对他的妻子桓氏说：“生的时候可以和他一起享受荣华富贵，死后能和他一起承受悲哀吗？”桓氏于是自己上吊而死，死后二人合葬。

[28]丁零翟猛雀驱掠吏民，入白涧山为乱；魏内都大官河内张蒲与冀州刺史长孙道生讨之。道生，嵩之从子也。道生欲进兵击猛雀，蒲曰：“吏民非乐为乱，为猛雀所迫胁耳。今不分别，并击之，虽欲返善，其道无由，必同心协力，据险以拒官军，未易猝平也。不如先遣使谕之，以不与猛雀同谋者皆不坐，则必喜而离散矣。”道生从之，降者数千家，使复旧业。猛雀与其党百余人出走，蒲等追斩猛雀首；左部尚书周几穷讨余党，悉诛之。

[28]北魏境内的丁零部落酋长翟猛雀掠挟驱赶当地的官民，进入白涧山叛乱。北魏内都大官、河内人张蒲与冀州刺史长孙道生讨伐他们。长孙道生是长孙嵩的侄儿。长孙道生打算直接进兵袭击翟猛雀，张蒲说：“官民们不愿意制造叛乱，不过是被翟猛雀逼迫威胁罢了。现在如果不加以分别，对他们一并进攻，他们虽然打算弃恶从善，但是也已经无路可走，因此，他们一定会同心协力，据守险要抵抗官军的进攻，那样，就不容易马上把他们剿平了。不如先派遣使者前去告诉他们，说不和翟猛雀一同谋反的人一律不予株连定罪，那么，他们一定非常高兴地叛离翟猛雀，主动散去。”长孙道生听从了他的话，投降过来的果然有几千家，让他们恢复过去的家业。翟猛雀和他的一百多名死党出逃，张蒲等人追上，把他杀掉。左部尚书周几对他的余党穷追不舍，严加讨伐，终于把他们全部杀掉。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八卷

晋纪四十 安皇帝癸义熙十三年（丁巳、417）

晋纪四十 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丁巳，公元417年）

[1]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甲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2]秦主泓朝会百官于前殿，以内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将军齐公恢帅安定镇户三万八千，焚庐舍，自北雍州趋长安，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移檄州郡，欲除君侧之恶；扬威将军姜纪帅众归之，建节将军彭完都弃阴密奔还长安。恢至新支，姜纪说恢曰："国家重将、大兵皆在东方，京师空虚，公亟引轻兵袭之，必克。"恢不从，南攻城；镇西将军姚谌为恢所败，长安大震。泓驰使征东平公绍，遣姚裕及辅国将军胡翼度屯澧西。扶风太守姚俊等皆降于恢。东平公绍引诸军西还，与恢相持于灵台，姚赞留宁朔将军尹雅为弘农太守，守潼关，亦引兵还。恢众见诸军四集，皆有惧心；其将齐黄等诣大军降。恢进兵逼绍，赞自后击之，恢兵大败，杀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恸，葬以公礼。

[2]后秦国主姚泓，在王宫前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因国家内患外忧交迫，君臣们相对哭泣。征北将军、齐公姚恢率领安定当地居民三万八千户人家，纵火焚烧了房屋，从北雍州直奔长安而来。姚恢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向所过州县传布檄文，声称要铲除君主身边的恶人。扬威将军姜纪率领部众归附了姚恢，建节将军彭完都放弃了阴密城，逃回长安。姚恢大队人马抵达新支，姜纪对姚恢说："朝廷重要将领和军队主力都在东方，京师空虚，您如果迅速率领轻装的军士袭击长安，定能攻克。"姚恢没有同意，却向南进攻城。镇西将军姚谌被姚恢击败，长安受到很大震动。姚泓派人飞马前去征召东平公姚绍，并派姚裕和辅国将军胡翼度屯驻澧西。扶风太守姚俊等人都投降了姚恢。东平公姚绍率各路人马紧急向西回军，与姚恢的军队在灵台相持。姚留下宁朔将军尹雅为弘农太守，镇守潼关，然后也率军回到长安。姚恢的部众看到各路兵马四面集中过来，都心惊胆战，大将齐黄等人前往官军大营投降。姚恢挥师进逼姚绍军，姚从后面进攻姚

恢，姚恢的部众大败，四处逃散，官军斩杀了姚恢和他的三个弟弟。姚泓闻知姚恢的死讯失声恸哭，用公爵的礼仪把他们安葬。

[3]太尉裕引水军发彭城，留其子彭城公义隆镇彭城。诏以义隆为监徐·兖·青·冀四州诸军事、徐州刺史。

[3]东晋太尉刘裕从彭城率水军出发西上，留下他的儿子、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晋安帝司马德宗下诏，任命刘义隆为监徐、兖、青、冀四州诸军事，兼徐州刺史。

[4]凉公寝疾，遗命长史宋繇曰："吾死之后，世子犹卿子也，善训导之。"二月，卒。官属奉世子歆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凉州牧。大赦，改元嘉兴。尊歆母天水尹氏为太后；以宋繇录三府事。谥曰武昭王，庙号太祖。

[4]西凉公李患病卧床，临终前，他嘱咐长史宋繇说："我死以后，世子李歆就像你的儿子，你要好好训导他。"二月，李去世。朝廷文武百官拥立世子李歆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凉州牧。下令大赦，改年号为嘉兴。尊奉李歆的母亲、天水人尹氏为太后。李歆任命宋繇为录三府事。追加李谥号称武昭王，庙号称太祖。

[5]西秦安东将军木弈干击吐谷浑树洛干，破其弟阿柴于尧杆川，俘五千余口而还。树洛干走保白兰山，惭愤发疾，将卒，谓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树洛干卒，阿柴立，自称骠骑将军、沙州刺史。谥树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并其傍小种，地方数千里，遂为强国。

[5]西秦安东将军乞伏木弈干，进攻吐谷浑汗国可汗树洛干，在尧杆川大败他的弟弟阿柴，俘虏五千多人班师。树洛干逃走，退保白兰山；他又羞又愤，大病不起，临死前，他对阿柴说："我的儿子慕容拾虔年小，我如今把身后大事托付给你。"树洛干去世，阿柴继位，自称为骠骑将军、沙州刺史。追赠树洛干为武王。阿柴逐渐兴兵向外扩张，吞并吐谷浑周围的弱小部落，扩展疆域数千里，于是成为一个强大国家。

[6]西河王蒙逊遣其将袭乌啼部，大破之；又击卑和部，降之。

[6]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派遣他的部将袭击乌啼部落，大败乌啼军。随即又袭击卑和部落，收降他们。

[7]王镇恶进军渑池，遣毛德祖袭尹雅于蠡吾城，禽之；雅杀守者而逃。镇恶引兵径前，抵潼关。

[7]东晋龙骧将军王镇恶，进军渑池，又派毛德祖袭击后秦弘农太守尹雅据守的蠡吾城，生擒尹雅。尹雅杀死了看守他的兵卒逃走。王镇恶一直向前进攻，抵达潼关。

檀道济、沈林子自陕北渡河，拔襄邑堡，秦河北太守薛帛奔河东。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于蒲阪，不克。别将攻匈奴堡，为姚成都所败。

檀道济、沈林子等从陕城北面渡过黄河，攻陷襄邑堡。后秦河北太守薛帛逃奔河东。东晋军继续前进，又攻击后秦并州刺史尹昭据守的蒲阪，没有攻克。东晋另一路将领进攻匈奴堡，被守将姚成都击败。

辛酉，荥阳守将傅洪以虎牢降魏。

辛酉（十九日），东晋荥阳守将傅洪，献出虎牢城，投降北魏。

秦主泓以东平公绍为太宰、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改封鲁公，使督武卫将军姚鸾等步骑五万守潼关，又遣别将姚驴救蒲阪。

后秦国主姚泓任命东平公姚绍为太宰、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颁赐帝王专用的黄钺，改封鲁公。命他督率武卫将军姚鸾等，率步、骑兵共五万人镇守潼关，又遣另一大将姚驴，援救蒲阪。

沈林子谓檀道济曰：“蒲阪城坚兵多，不可猝拔，攻之伤众，守之引日。王镇恶在潼关，势孤力弱，不如与镇恶合势并力以争潼关；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溃矣。”道济从之。

东晋建武将军沈林子对檀道济说：“蒲阪城池坚固，守军又多，不可能一举攻克。强攻则白白使我军伤亡，不强攻又会拖延时间。现在，王镇恶在潼关，势单力弱，我们不如与王镇恶会师，合兵攻打潼关。如能攻克潼关，尹昭在蒲阪，就可以不攻自破了。”檀道济同意。

三月，道济、林子至潼关。秦鲁公绍引兵出战，道济、林子奋击，大破之，斩获以千数。绍退屯定城，据险拒守，谓诸将曰：“道济等兵力不多，悬军深入，不过坚壁以待继援。吾分军绝其粮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鸾屯大路以绝道济粮道。

三月，檀道济、沈林子抵达潼关。后秦鲁公姚绍率兵出城迎战，檀道济、沈林子奋勇进攻，大破后秦军，斩杀和俘虏敌人数以千计。姚

绍率领后秦军撤退，屯驻定城，凭依险要的地势固守城池。姚绍对他手下的将领们说：“檀道济他们的兵力不多，而且孤军深入，所以他只能加强营垒固守，等待后继援军。我现在分兵几路，切断他的粮饷供给之路，就可以稳坐这里生擒他。”于是，姚绍派姚鸾把守大路要道，断绝檀道济的送粮道路。

鸾遣尹雅将兵与晋战于关南，为晋兵所获，将杀之。雅曰：“雅前日已当死，幸得脱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虽殊，群臣之义一也。晋以大义行师，独不使秦有守节之臣乎！”乃免之。

姚鸾派尹雅率兵与东晋军在潼关之南会战，尹雅再度被东晋士卒俘虏，就要斩首，尹雅说：“我前不久被俘就应当被杀，幸亏逃脱，才得以活到今天，死也当然甘心情愿。然而。汉人与夷人虽然民族不同，君臣之间的大义却是一样的。晋国既然可以出于大义兴兵遣将，为什么只是不让秦国有守节的大臣呢！”东晋军才赦免了他的死罪。

丙子夜，沈林子将锐卒袭鸾营，斩鸾，杀其士卒数千人。绍又遣东平公赞屯河上以断水道；沈林子击之，赞败走，还定城。薛帛据河曲来降。

丙子（初四），夜间，沈林子率领精锐部队突然偷袭姚鸾的大营，斩杀姚鸾以及他手下的士卒几千人。姚绍又派东平公姚驻军黄河岸边，企图断绝东晋军的水道；沈林子又率军进攻姚，姚军大败，姚本人则逃回定城。后秦河北太守薛帛，献出河曲，投降了东晋军。

太尉裕将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将溯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秦主泓亦遣使请救于魏。魏主嗣使群臣议之，皆曰：“潼关天险，刘裕以水军攻之甚难；若登岸北侵，其势便易。裕声言伐秦，其志难测。且秦，婚姻之国。不可不救也。宜发兵断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图秦久矣。今姚兴死，子泓懦劣，国多内难。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敌也。今柔然寇边，民食又乏，若复与裕为敌，

发兵南赴则北寇愈深，救北则南州复危，非良计也。不若假之水道，听裕西上，然后屯兵以塞其东。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夫为国计者，惟社稷是利，岂顾一女子乎！”议者犹曰：“裕西入关，则

恐吾断其后，腹背受敌；北上，则姚氏必不出关助我，其势必声西而实北也。”嗣乃以司徒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又遣振威将军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将步骑十万屯河北岸。

东晋太尉刘裕率领水军从淮河、泗水进入清河，准备再逆流西上，开进黄河，他先派使节向北魏借路。后秦国主姚泓也派人出使北魏，请求救援。北魏国主拓跋嗣命令文武百官共同商讨这件事，群臣们都说：“潼关是天险，刘裕用水军攻克恐怕难以达到。但是，如果从黄河北岸登陆向北方侵入，那就容易得多。刘裕声称讨伐秦，他的真实目的难以猜测；而且秦是与我们有婚姻关系的国家，不可以不出兵相助。我们应派兵切断黄河上游，阻止晋军西上。”博士祭酒崔浩说：“刘裕吞并秦国的野心由来已久。如今，姚兴去世。他的儿子姚泓愚劣懦弱，国内灾难一再发生。刘裕乘他国内危机而兴兵讨伐，他的决心是一定要夺取。我们如果切断黄河上游，阻截晋军，刘裕一怒之下，必然登陆向我们进攻，这样一来，我们等于代替秦国挨打。如今柔然进攻我们边境，百姓又缺少粮食，如果再与刘裕为敌，发兵南下进攻晋，那么北边敌军柔然就会更加深入。那时，大军救援北方，南方的州县又将告急，这不是好计策。不如借给刘裕水道，听任刘裕西上，然后我们出兵驻防东部，阻塞他的退路。如果刘裕得胜告捷，一定会感激我们借路的恩德；如果失败，我们也会有援救秦国的美名，这是很多办法中比较好的一个。况且，南方与北方风俗不同，即使朝廷放弃恒山以南的领土，刘裕也决不会用来自吴、越的军队与我们争夺据守黄河以北的土地，怎么会成为我们的威胁呢？为国家制定方略的人，应该只为国家的利益考虑，怎么可以顾念一个嫁过来的女子呢！”大臣们还说：“刘裕向西进入潼关，便害怕我们切断他的退路，腹背同时遭到攻击；而刘裕如果北上进攻我们，那么秦国姚氏一定不会从潼关出兵救援，所以看刘裕的样子虽然是声称向西，但实际一定是北上。”拓跋嗣于是命令司徒长孙嵩为督山东诸军事。又派振威将军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率领步、骑兵十万人屯军黄河北岸。

庚辰，裕引军入河，以左将军向弥为北青州刺史，留戍。

庚辰（初八），刘裕率领水军开进黄河，任命左将军向弥为北青州刺史，留下戍守。

初，裕命王镇恶等：“若克洛阳，须大军到俱进。”镇恶等乘利径趋潼关，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众心疑惧，或欲弃辎重还赴大军。沈林子按剑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许、洛已定，关右将平，事之济否，系于前锋。柰何沮乘胜之气，弃垂成之功乎！且大军尚远，贼众方盛，虽欲求还，岂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顾，今日之事，当自为将军办之，未知二三君子将何面以见相公之旗鼓邪！”镇恶等遣使驰告裕，求遣粮援。裕呼使者，开舫北户，指河上魏军以示之曰：“我语令勿进，今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军！”镇恶乃亲至弘农，说谕百姓，百姓竞送义租，军食复振。

当初，刘裕命令王镇恶等人：“如果攻克洛阳，一定要等主力大军到达后共同前进。”王镇恶等人却乘胜直接进攻潼关，被后秦兵牵制，不能前进，时间一长，军中粮饷接济不上，士卒中发生恐慌和疑虑，有人打算放弃笨重的军用品回去投奔大军。沈林子手按佩剑怒斥道：“相公大志是统一天下，而今许昌、洛阳均已平定，关右也将要收复，大事成功与否，就在前锋部队的行动。为什么要挫伤胜利后的士气，放弃就要得到的功业？况且现在主力大军距我们还远，敌人的力量正强盛，即使我们打算撤退，又怎么能够走脱，我接受了命令就不作回头的打算。今天的事，我自已率军完成任务，不知你们这些君子，将来有什么面目去见宋公的旗鼓！”王镇恶等人派人飞马报告刘裕，要求支援粮草和兵力。刘裕把王镇恶的使节叫到面前，打开战船的北窗，指着黄河岸边的北魏大军给他看，说：“我告诉他们不能单独前进，如今却轻率地深入敌境，岸上的形势如此严重，我怎么派得出军队！”王镇恶于是亲自回到弘农，向百姓说明情况，晓以大义，百姓争相捐献粮草，军队的粮饷重新得到补充。

魏人以数千骑缘河随裕军西行；军人于南岸牵百丈，风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略。裕遣军击之，裁登岸则走，退则复来。夏，四月，裕遣白直队主丁帅仗士七百人、车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馀步，为却月阵，两端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动。裕先命宁朔将军朱超石戒严，白既举，超石帅二千人驰往赴之，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于辕上。魏人见营阵既立，乃进围之；长孙嵩帅三万骑助之，四面肉薄攻营，弩不能制。时超石别赍大锤及千馀张，乃断长三四尺，以锤锤之，一轧洞

贯三四人。魏兵不能当，一时奔溃，死者相积；临陈斩阿薄干，魏人退还畔城。超石帅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追击，又破之，杀获千计。魏主嗣闻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北魏军队的几千名骑兵，一直沿着黄河随着刘裕的大军向西行进。东晋士卒在黄河南岸，用长绳牵引战船，风大浪急，有的牵绳突然折断，战船漂流到北岸，船上的晋军全都遭到北魏军队诛杀劫掠。刘裕派军还击北魏军队，东晋军一上岸，北魏军就逃走，等东晋军回到船上，北魏军又返回岸边。夏季，四月，刘裕派白直队主丁，统率武士七百人，战车一百辆，登上黄河北岸，在距河岸一百步的地方，构筑新月形战阵，以河岸作为月弦，两端抱住河道。每个战车上布置七个武士。新月阵布置完毕，在阵中竖一个白色羽旗。北魏军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都不敢轻举妄动。刘裕先派宁朔将军朱超石严加戒备，准备出战，等新月阵中的白旗一举起来，朱超石率领二千人飞奔而至，进入新月阵，携带大弩一百张，每个战车上增加到二十人，并在车辕上安置了防箭木板。北魏军看到战阵已经完成，开始进攻包围。长孙嵩又率三万骑兵作为后继援军，从四面八方向新月阵展开肉搏冲锋，东晋军的强弓不能阻止敌人的势头。当时，朱超石另外还携带了大铁锤和铁一千支，这时朱超石命人把铁折成三四尺长，用大锤锤打铁，一下去，能贯穿三四人。北魏士卒招架不住，一时间全都四处溃散，争相逃命，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成山。东晋军在战阵中斩杀了北魏冀州刺史阿薄干，北魏军败退，逃回畔城。朱超石率领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乘胜追击，又一次大破北魏军，斩杀和俘虏敌人数以千计。北魏国主拓跋嗣听到报告，才后悔没有采用崔浩的建议。

秦鲁公绍遣长史姚洽、宁朔将军安鸾、护军姚墨蠡、河东太守唐小方帅众二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为固，欲以绝檀道济粮援。沈林子邀击，破之，斩洽、墨蠡、小方，杀获殆尽。林子因启太尉裕曰：“绍气盖关中，今兵屈于外，国危于内，恐其凶命先尽，不得以膏齐斧耳。”绍闻洽等败死，愤恚，发病呕血，以兵属东平公赞而卒。赞既代绍，众力犹盛，引兵袭林子，林子复击破之。

后秦鲁公姚绍派长史姚洽、宁朔将军安鸾、护军姚墨蠡、河东太守唐小方，率领二千人驻军黄河北岸的九原，依据黄河天险，打算切断檀道济军队的粮草供应。东晋建武将军沈林子阻击后秦军，大败敌

人，斩杀了姚洽、姚墨蠡和唐小方，这支后秦部队被杀被俘几乎全军覆灭。于是，沈林子奏报太尉刘裕说："姚绍的威名，遍扬关中，但如今在外，他的大军遭到多次失败；在内，他的国家又危机四伏，恐怕他的寿命提前结束，等不到让我们用利斧来斩杀他了。"姚绍听说姚洽等人战败身死，又伤心又愤怒，得了重病，吐血不止，把兵权交给东平公姚，便死去了。姚代替姚绍之后，后秦的兵势仍很强盛，姚领兵袭击沈林子，沈林子又一次打败后秦军。

太尉裕至洛阳，行视城堑，嘉毛之完葺之功，赐衣服玩好，直二千万。

东晋太尉刘裕抵达洛阳，巡视东晋军队的城堡工事，嘉奖毛之整理修护的功劳，赐给毛之许多衣服珍宝，价值高达二千万。

[8]丁巳，魏主嗣如高柳；壬戌，还平城。

[8]丁巳（十六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高柳，壬戌（二十一日），返回京都平城。

[9]河西王蒙逊大赦。遣张掖太守沮渠广宗诈降以诱凉公歆，歆发兵应之。蒙逊将兵三万伏于蓼泉，歆觉之，引兵还。蒙逊追之，歆与战于解支涧，大破之，斩首七千余级。蒙逊城建康，置戍而还。

[9]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大赦天下。他派张掖太守沮渠广宗向西凉诈降，引诱西凉公李歆派兵出来迎接，李歆果然发兵接应。而沮渠蒙逊率领三万士兵埋伏在蓼泉，李歆发觉，率兵撤退。沮渠蒙逊率众追击，李歆与沮渠蒙逊在解支涧会战，李歆大破北凉军，斩杀七千余人。沮渠蒙逊修建建康城，设置戍所，然后回国。

[10]五月，乙未，齐郡太守王懿降于魏，上书言："刘裕在洛，宜发兵绝其归路，可不战而克。"魏主嗣善之。

[10]五月，乙未（二十四日），东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了北魏，他上书北魏朝廷说："刘裕现在洛阳，应该迅速发兵切断他的归路，可以不战而胜。"北魏国主拓跋嗣表示赞许。

崔浩侍讲在前，嗣问之曰："刘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对曰："克之。"嗣曰："何故？"对曰："昔姚兴好事虚名而少实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争。裕乘其危，兵精将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对曰："胜之。垂藉父兄之资，修复旧业，国人归之，若夜

虫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关，不能进退，我以精骑直捣彭城、寿春，裕将若之何？”对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窥伺国隙。陛下既不可亲御六师，虽有精兵，未睹良将。长孙嵩长于治国，短于用兵，非刘裕敌也。兴兵远攻，未见其利；不如且安静以待之。裕克秦而归，必篡其主。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虽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趋尚不同，适足为寇敌人资耳。愿陛下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审矣。”浩曰：“臣尝私论近世将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辅幼主，慕容之霍光也；刘裕之平祸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国破家覆，孤孑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报义，而乘时徼利，盗有一方，结怨四邻；撅竖小人，虽能纵暴一时，终当为人所吞食耳。”嗣大悦，语至夜半，赐浩御缥醪十觚，水精盐一两，曰：“朕味卿言，如此盐、酒，故欲与卿共飨其美。”然犹命长孙嵩、叔孙建各简精兵伺裕西过，自成皋济河，南侵彭、沛；若不时过，则引兵随之。

当时，崔浩在前面为拓跋嗣讲解经典，拓跋嗣问崔浩说：“刘裕讨伐姚泓，果真能攻克吗？”崔浩回答说：“定能攻克！”拓跋嗣问：“为什么！”崔浩说：“当年姚兴喜欢追求虚名而不做实事，他的儿子姚泓生性懦弱，身体多病，兄弟之间争权夺势，不能团结一心。如今刘裕乘人之危，他的将士勇猛善战，训练有素，有什么理由不能取胜！”拓跋嗣又问：“刘裕的才华与慕容垂相比如何？”崔浩说：”刘裕胜过慕容垂。慕容垂凭借父兄的资荫，复兴故有的基业，国人都投靠他，就像夜间的昆虫飞向火光一样，对此稍加凭借，就能轻而易举地建功立业。而刘裕则出身微贱贫寒，没有一尺土地可以凭借，却消灭了桓玄，兴复了晋朝宗室的统治。在北方生擒慕容超，在南方砍下卢循的首级，所过之处，没有敌手，他如果不是才智过人，怎么会这样呢？”拓跋嗣说：“刘裕既然已经进入函谷关，一时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而我们以精锐骑兵直捣他的老巢彭城、寿春，刘裕将会怎么样！”崔浩回答说：“如今我们西面有夏国赫连勃勃，北有柔然，他们都在时刻窥伺我们的行动，准备乘机来攻。陛下既然不能亲自指挥军队，我军虽

然有精兵，却没发现有良将，长孙嵩的长处是善于治理国家，短处是不善于用兵，根本不是刘裕的对手。我军大举兴兵远征，看不到实际利益，不如暂且按兵不动，静观事态的发展。刘裕攻克秦国后回国，一定会篡取皇帝宝座。关中地区汉族、戎族杂居一处，风俗强悍。刘裕打算用教化荆州、扬州百姓的方法统治函谷关和秦国这一带的百姓，这就好像脱下衣服包火，张开罗网捕捉老虎一样，难以奏效。刘裕虽然会留下军队驻守，可一时人心难以信服，志趣习俗又不一样，恰好为别人入侵提供了好条件。希望陛下停止出兵征讨，让百姓休养生息，观察局势的变化，秦国的地盘终究会为我国所有，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就能到手。"拓跋嗣笑着说："你分析得很周详。"崔浩说："我曾经私下评论过近世的将领和宰相，比如王猛治理国家，是苻坚的管仲；慕容恪辅佐幼主，是慕容的霍光；刘裕平定桓玄祸乱，是司马德宗的曹操呀。"拓跋嗣又问："赫连勃勃怎么样？"崔浩说："赫连勃勃当年国破家亡，孤身一人，寄食在姚家门下，接受姚氏的官禄。不但不想报答姚氏的恩情，反而乘人之危，占据一方地盘，与四邻结下了仇怨。像他这样的撅起自我竖立的小人，虽然能强大暴虐一时，终究要被别人吞并。"拓跋嗣非常高兴，君臣二人一直谈论到深夜，拓跋嗣把御用青白色醅酒三十升、水精盐一两赏赐崔浩，说："我听了你一席话，就像品味这盐和酒的滋味一样，所以我想和你一起共享这种美好的感受。"然而，拓跋嗣还是命令长孙嵩、叔孙建各自挑选精兵备战，如果刘裕再向西部深入，他们则从成皋渡黄河南下，进攻彭城、沛郡；如果刘裕推进很慢，则仍继续在岸上紧紧跟随。

[11]魏主嗣西巡至云中，遂济河，畋于大漠。

[11]北魏国主拓跋嗣向西巡视，抵达云中；然后渡过黄河，在大漠上狩猎。

[12]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以诸公为之。

[12]北魏朝廷设置天、地、东、西、南、北六部大人，一律选用爵以及地位相当于公爵的大臣担任。

[13]秋，七月，太尉裕至陕。沈田子、傅弘之入武关，秦戍将皆委城走。田子等进屯青泥，秦主泓使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柳以拒之。

[13]秋季，七月，东晋太尉刘裕抵达陕城，沈田子、傅弘之等率兵进入武关，后秦的守将纷纷弃城逃走。沈田子等进兵驻守青泥。后秦

国主姚泓命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在柳驻兵屯守，阻截东晋军。

[14]西秦相国翟卒；八月，以尚书令昙达为左丞相，左仆射元基为右丞相，御史大夫曲景为尚书令，侍中翟绍为左仆射。

[14]西秦相国翟去世。八月，西秦朝廷任命尚书令乞伏昙达为左丞相，左仆射乞伏元基为右丞相，御史大夫麴景为尚书令，侍中翟绍为左仆射。

[15]太尉裕至乡。沈田子等将攻柳，秦主泓欲自将以御裕军，恐田子等袭其后，欲先击灭田子等，然后倾国东出；乃帅步骑数万，奄至青泥。田子本为疑兵，所领裁千余人，闻泓至，欲击之；傅弘之以众寡不敌止之，田子曰："兵贵用奇，不必在众。且今众寡相悬，势不两立，若彼结围既固，则我无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营陈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帅所领先进，弘之继之。秦兵合围数重。田子抚慰士卒曰："诸君冒险远来，正求今日之战，死生一决，封侯之业于此在矣！"士卒皆勇跃鼓噪，执短兵奋击，秦兵大败，斩馘万馀级，得其乘舆服御物，秦主泓奔还灞上。

[15]东晋太尉刘裕抵达乡。沈田子等将领准备进攻柳。后秦国主姚泓打算亲自统兵出征，抵御刘裕的大军，又害怕沈田子等人突袭他的后方，就想先消灭沈田子等人，然后出动全国的兵力向东攻打刘裕。于是，姚泓率领步、骑兵数万人，突然抵达青泥。沈田子这支部队，本来就是为迷惑敌人布置的疑兵，一共才一千多人。沈田子听说姚泓亲征，打算迎战，建威将军傅弘之认为敌众我寡无法抵敌，从而劝止他。沈田子说："用兵贵在出奇制胜，不一定在人数多。况且如今敌我寡众悬殊，看形势不能并存。如果等到敌人集结的阵势稳固，我们就会无处可逃。不如乘他们刚刚到达，营地和战阵都没有建立，我们主动挑战，定能成功。"于是，沈田子率领他的部众首先出动，傅弘之作为后继援军紧跟。后秦兵把这支东晋军重重包围。沈田子安抚激励士卒们说："各位不畏艰险、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像今天这样的会战，生死对决，封侯升官的大业就在这里了！"士卒们大声疾呼，跃跃欲试，手执短兵器奋勇杀敌。后秦军大败，被斩杀共一万多人，缴获姚泓的御车御衣，以及王家专用的器物。姚泓逃回灞上。

初，裕以田子等众少，遣沈林子将兵自秦岭往助之，至则秦兵已败，乃相与追之，关中郡县多潜送款于田子。

当初，刘裕认为沈田子兵员太少，就派沈林子率兵从秦岭赶赴救助。等他们到达青泥，后秦军已经失败，于是沈林子与沈田子合兵追击敌人，关中郡县很多向沈田子暗中投降。

辛丑，太尉裕至潼关，以朱超石为河东太守，使与振武将军徐猗之会薛帛于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与姚和都共击之，猗之败死，超石奔还潼关，东平公赞遣司马国引魏兵以蹑裕后。

辛丑（初二），东晋太尉刘裕抵达潼关，他任命朱超石为河东太守，命他与振武将军徐猗之在河北与薛帛会师，共同进攻蒲阪。后秦平原公姚璞与姚和都迎击东晋军，徐猗之战败身亡，朱超石逃回潼关。后秦东平公姚，派司马国率领北魏军队尾随刘裕大军之后。

王镇恶请帅水军自河入渭以趋长安，裕许之。秦恢武将军姚难自香城引兵而西，镇恶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还屯石桥以为之援，镇北将军姚强与难合兵屯泾上以拒镇恶。镇恶使毛德祖进击，破之，强死，难奔长安。

东晋龙骧将军王镇恶，请求率水军从黄河开进渭水，然后直趋长安，刘裕应允。后秦恢武将军姚难，从香城率军向西退却，王镇恶挥师追击。后秦国主姚泓从灞上率军返回，屯驻石桥，准备援救姚难。后秦镇北将军姚强与姚难会师，屯兵泾水岸边，抵抗王镇恶的追击。王镇恶命毛德祖进攻，大破后秦军，姚强战死，姚难逃回长安。

东平公赞退屯郑城，太尉裕进军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桥，胡翼度屯石积，东平公赞屯灞东，泓屯逍遥园。

后秦东平公姚退守郑城，东晋太尉刘裕进逼城下。姚泓命姚丕守住渭桥，胡翼度屯驻石积，东平公姚驻守灞东。姚泓自己则驻守逍遥园。

镇恶溯渭而上，乘蒙冲小舰，行船者皆在舰内，秦人见舰进而无行船者，皆惊以为神。壬戌旦，镇恶至渭桥，令军士食毕，皆持仗登岸，后登者斩。众既登，渭水迅急，舰皆随流，倏忽不知所在。时泓所将尚数万人。镇恶谕士卒曰："吾属并家在江南，此为长安北门，去家万里，舟楫、衣粮皆已随流。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不胜，则骸骨不返；无他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众腾踊争进，大破姚丕于渭桥。泓引兵救之，为丕败卒所蹂践，不战而溃；姚谌等皆死，

泓单马还宫。镇恶入自平朔门，泓与姚裕等数百骑逃奔石桥。东平公赞闻泓败，引兵赴之，众皆溃去；胡翼度降于太尉裕。

王镇恶率水军在渭水中逆流而上，乘坐蒙冲小舰，划桨的士卒都在船内。后秦人看到战舰行进却没有划船的人，都惊奇地以为神仙下凡。壬戌（二十三日）凌晨，王镇恶军抵达渭桥，命令战士们吃饱喝足以后，全部手持兵器登岸，最后登陆的人斩首。士卒们登陆完毕，渭水流急，东晋的战舰随波东下，倏忽之间，不见踪影。当时姚泓统率的军队还有几万人。王镇恶向士卒们宣告说："我们的亲人和家园都在江南，这里是长安北门，离故乡有万里之遥。现在，战船、衣服、粮食都随波飘走，今天我们进攻，战胜可以建功立名；失败，我们的尸骨都回不了家，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你们大家共勉吧！"于是，王镇恶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士卒们士气高涨，踊跃奋击，在渭桥大败后秦姚丕的军队。姚泓率兵救援，却被姚丕的败兵冲击践踏，不战自溃。姚谌等人全都战死，姚泓单人匹马逃回皇宫。王镇恶从长安的平朔门进城，姚泓和姚裕等率几百名骑兵逃奔石桥。东平公姚听说姚泓战败，急忙率军赴难救援，可是，后秦军心大乱，士卒们四处逃散。胡翼度向东晋太尉刘裕投降。

泓将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于泓曰："晋人将逞其欲，虽降必不免，不如引决。"泓怃然不应。佛念登宫墙自投而死。癸亥，泓将妻子、群臣诣镇恶垒门请降，镇恶以属吏。城中夷、晋六万馀户，镇恶以国恩抚慰，号令严肃，百姓安堵。

姚泓打算出城投降，他的儿子姚佛念，年仅十一岁，对姚泓说："晋人势必要在我们身上满足欲望，即使投降也难免一死，不如自杀。"姚泓心里痛楚，没有回答。姚佛念自己登上宫墙，投下摔死。癸亥（二十四日），姚泓携妻子儿女、文武百官，前往王镇恶的大营投降，王镇恶把他们交给下属官吏关押。长安城中的汉族人和夷族人共有六万多户，王镇恶宣扬东晋的恩德，加以安抚，号令严明，百姓安居乐业。

九月，太尉裕至长安，镇恶迎于灞上。裕劳之曰："成吾霸业者卿也！"镇恶再拜谢曰："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学冯异邪？"镇恶性贪，秦府库盈积，镇恶盗取，不可胜

纪；裕以其功大，不问。或谮诸裕曰：“镇恶藏姚泓伪辇，将有异志。”裕使人觇之，镇恶剔取其金银，弃辇于垣侧，裕意乃安。

九月，太尉刘裕抵达长安，王镇恶在灞上迎接。刘裕慰劳他说：“是你帮助我完成了霸业！”五镇恶再拜谦让说：“全仰赖您的英明指挥和威望，各位将领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刘裕笑着说：“你难道要学习冯异吗？”其实，王镇恶一向贪财好利，后秦府库仓储十分丰富，王镇恶私自盗取的财物，不计其数，刘裕因为他的功劳很大，所以不予过问。有人向刘裕诬陷王镇恶说：“王镇恶私藏姚泓的御用辇车，可能会叛变。”刘裕派人侦察。原来，王镇恶剔取了辇车上的金银珠饰，然后把辇车抛弃到城墙外面。刘裕这才安心。

裕收秦彝器、浑仪、士圭、记里鼓、指南车送诣建康。其余金玉、缯帛、珍宝，皆以颁赐将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东平公赞帅宗族百余人诣裕降，裕皆杀之。送姚泓至建康，斩于市。

刘裕下令没收后秦的宗室祭祀用具彝器、浑天仪、测日仪器土圭、计程用的记里鼓、指南车等，送往建康。其余金银玉石、绫罗绸缎、稀世珍宝都赏赐给将士。后秦平原公姚璞、并州刺史尹昭，献出了蒲阪城投降；东平公姚，率领皇室一百多人，前往刘裕的大营投降，刘裕把他们全部杀死。然后把姚泓送到建康，绑到市井刑场斩首。

裕以薛辩为平阳太守，使镇捍北道。

刘裕任命薛辩为平阳太守，令他镇守和保卫东晋北部边防。

裕议迁都洛阳。谘议参军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骇动。今暴师日久，士卒思归，迁都之计，未可议也。”裕乃止。

刘裕提议迁都洛阳。谘议参军王仲德说：“不寻常的事，本来不是寻常人所能接受，一旦迁都，必然引起举国惊骇骚动。如今军队在外作战已久，人心思归，迁都的计划，不能提出讨论。”刘裕才作罢。

羌众十余万口西奔陇上，沈林子追击至槐里，俘虏万计。

羌族部落的部众十余万口，向西逃奔陇上，沈林子追击羌人直到槐里，俘虏数以万计。

河西王蒙逊闻太尉裕灭秦，怒甚。门下校郎刘祥入言事，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遂斩之。

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听说东晋太尉刘裕灭掉了后秦，十分愤怒。门下校郎刘祥进宫向蒙逊奏事，沮渠蒙逊暴跳说：“你听说刘裕进关，还敢穿得如此漂亮！”于是斩杀了刘祥。

初，夏王勃勃闻太尉裕伐秦，谓群臣曰：“姚泓非裕敌也。且其兄弟内叛，安能拒人！裕取关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将南归；留子弟及诸将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马砺兵，训养士卒，进据安定，秦岭北郡县镇戍皆降之。裕遣使遗勃勃书，约为兄弟；勃勃使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报书而阴诵之，对裕使者，口授舍人使书之。裕读其文，叹曰：“吾不如也！”

当初，夏王赫连勃勃听说刘裕讨伐后秦，对文武百官说：“姚泓不是刘裕的对手。而且他的兄弟们纷纷背叛，怎么还能抗拒别人？刘裕定能夺取关中。可是，刘裕自己也不会长久留在关中，最后还得回到江南，留下子弟和一些战将守卫在那里。那时，我再去夺取关中，就像拾一根草叶一样容易。”于是，他秣马厉兵，让士卒充分休息，加以训练。然后，赫连勃勃兵进占据了安定。后秦岭北各郡县、军事重镇、戍所纷纷投降了夏国。刘裕派人出使夏国，致信给赫连勃勃，相约结为兄弟之国。赫连勃勃命中书侍郎皇甫徽代写一封回信，暗地里背诵下来，然后当着刘裕使臣的面，口授舍人命他照写。刘裕看到后，叹息说：“我比不上他！”

[16]广州刺史谢欣卒；东海人徐道期聚众攻陷州城，进攻始兴，始兴相彭城刘谦之讨诛之。诏以谦之为广州刺史。

[16]东晋广州刺史谢欣去世。东海人徐道期召集部众，攻克州城番禺，进攻始兴，始兴相、彭城人刘谦之讨伐徐道期，徐道期被杀。东晋朝廷下诏任命刘谦之为广州刺史。

[17]癸酉，司马休之、司马文思、马国、司马道赐、鲁轨、韩延之、刁雍、王慧龙及桓温之孙道度、道子、族人桓谧、桓、陈郡袁式等皆诣魏长孙嵩降。秦匈奴镇将姚成都及弟和都举镇降魏。魏主嗣诏民间得姚氏子弟送平城者赏之。冬，十月，己酉，嗣召长孙嵩等还。司马休之寻卒于魏。魏赐国爵淮南公、道赐爵池阳子、鲁轨爵襄阳公。刁雍表求南鄙自效，嗣以雍为建义将军。雍聚众于河、济这间，扰动徐、兖；太尉裕遣兵讨之，不克。雍进屯固山，众至二万。

[17]癸酉（初四），先后从东晋流亡后秦的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司马道赐、鲁轨、韩延之、刁雍、王慧龙，以及桓温的孙子桓道度、桓道子、族人桓谧、桓、陈郡人袁式等，全都投降了北魏司徒长孙嵩。后秦匈奴堡守将姚成都与他的弟弟姚和都，举献城池，投降了北魏。北魏国主拓跋嗣下诏，声称民间百姓凡是救出姚氏子弟送到平城的人，重重有赏。冬季，十月，己酉（十一日），拓跋嗣征召长孙嵩等班师回朝。不久，司马休之死在北魏。北魏朝廷赐封司马国为淮南公、司马道赐为池阳子、鲁轨为襄阳公。刁雍上书请求到南部边疆，报效北魏，拓跋嗣任命刁雍为建义将军。刁雍在黄河、济水之间集结部队，骚扰东晋所属的徐州、兖州；太尉刘裕出兵讨伐，不能攻克。刁雍进驻固山，手下兵员达二万人。

[18]诏进宋公爵为王，增封十郡；辞不受。

[18]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下诏封宋公刘裕为宋王，采邑增加十个郡，刘裕辞让，没有接受。

[19]西秦王炽磐遣左丞相昙达等击秦故将姚艾，艾遣使称藩，炽磐以艾为征东大将军、秦州牧。征王松寿为尚书左仆射。

[19]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左丞相乞伏昙达等进攻后秦旧将姚艾。姚艾遣使到西秦，愿为藩属，乞伏炽磐任命姚艾为征东大将军、秦州牧。召回王松寿，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

[20]十一月，魏叔孙建等讨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平之。

[20]十一月，北魏征南大将军叔孙建等征讨西山丁零部落酋长翟蜀洛支，平定了该部。

[21]辛未，刘穆之卒，太尉裕闻之，惊恸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

[21]辛未（初三），东晋左仆射、军司刘穆之去世。太尉刘裕听说后，一连几天震惊悲痛，不胜哀惋。当初，刘裕打算留在长安，继续征服西北，但是，东晋的各位将领都因长期征战，思念故土，大多数都不愿再留。正巧，刘穆之去世，刘裕鉴于朝中没有可以托付的人，才决定东返。

穆之之卒也，朝廷惧，欲发诏，以太尉左司马徐羡之代之。中军谘议参军张邵曰："今诚急病，任终在徐；然世子无专命，宜须谘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从事中郎谢晦曰："休元轻易，不若羡之。"乃以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杨尹，代管留任。于是朝廷大事常决于穆之者，并悉北谘。

刘穆之去世之后，东晋朝廷不胜惶恐，打算颁下诏书，任命太尉左司马徐羡之代替刘穆之的职位。中军谘议参军张邵说："现在情势确实危急，看来最终还要委任徐羡之。然而，世子刘义符还没有决定一方的权力，应该询问刘裕裕。"刘裕又想让王弘代替刘穆之，从事中郎谢晦说："王弘轻率简单，不如徐羡之。"于是刘裕才决定任命徐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杨尹，代管留任的事务。从此，过去朝廷中由刘穆之决定的大事，现在都送到北方，由刘裕亲自决定。

裕以次子桂阳公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雍·东秦二州刺史。义真时年十二。以太尉谘议参军京兆王为长史，王镇恶为司马、领冯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为中兵参军，仍以田子领始平太守，德祖领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为雍州治中从事史。

刘裕任命他的次子、桂阳公刘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雍、东秦二州刺史。刘义真当时只有十二岁。又任命太尉谘议参军、京兆人王为长史；王镇恶为司马，兼任冯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都为中兵参军。命沈田子兼任始平太守，毛德祖兼任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为雍州治中从事史。

先是，陇上流户寓关中者，望因兵威得复本土；及置东秦州，知裕无复西略之意，皆叹息失望。

在此之前，陇上流亡到关中寄居的流民，冀望东晋军队乘胜西上，光复故土。等到刘裕设置东秦州，知道刘裕没有继续西上的意图，都叹息失望。

关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长安，王镇恶功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柳之捷，与镇恶争功不平。裕将还，田子及傅弘之屡言于裕曰："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裕私谓田子曰："钟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故也。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

关中人一向看重王猛的威名，刘裕攻克长安，王镇恶的功劳最大，所以南方的将领都忌恨王镇恶。沈田子自以为柳大捷，功绩不凡，与王镇恶争功，心里十分不平。刘裕将回建康，沈田子和傅弘之多次对刘裕说："王镇恶的老家在关中，不能完全信任他。"刘裕说："现在，我留你们这些文武官员、将领和精锐士卒一万人，王镇恶如果图谋不轨，只能是自取灭亡。你们别再多说了。"刘裕私下对沈田子说："钟会之所以没有作乱，是因为卫的缘故。俗话说：'猛兽不如群狐'，你们十多人，难道还惧怕王镇恶不成？"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则勿任，任则勿疑。"裕既委镇恶以关中，而复与田子有后言，是斗之使为乱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

臣司马光曰：古人有言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刘裕既然委任王镇恶镇守关中，而又与沈田子说了后面那些话，是挑拨他们相斗为乱。太可惜了，百年之久的敌人，千里之广的疆土，取得不易，却因一时不慎而丢掉，使丰邑、京这些古都，又重新落入敌手。荀况说过："兼并容易，凝结为一体就难了。"这话太对了！

[22]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诚多诸君怀本之志，今以次息与文武贤才共镇此境，勉与之居。"十二月，庚子，裕发长安，自洛入河，开汴渠而归。

[22]三秦地区的父老，听说刘裕就要返回江南，都痛哭流涕地来到大营门前诉说："我们这些残余的汉人，没有接受朝廷的教化，至今已有一百年之久，直到今天才看到汉民族衣冠装束，人人都互相庆贺。长安十陵是你们刘家的坟墓，咸阳宫殿是你们刘家的住宅，你放弃它们想要去哪里！"刘裕也很伤感，安慰他们说："我接受朝廷的命令，不敢擅自停留。感谢诸位怀念故国的诚意，现在留下我的次子与文武贤才共同镇守这里，希望你们和好共处。"十二月，庚子（初三），刘裕从长安出发，自洛水进入黄河，开掘汴渠东返。

[23]氐豪徐骇奴、齐元子等拥部落三万在雍，遣使请降于魏。魏主嗣遣将军王洛生、河内太守杨声等西行以应之。

[23]氐族酋长徐骇奴、齐元子等率领部落部众三万人在雍城，派遣使臣投降了北魏。北魏国主拓跋嗣，派遣将军王洛生、河内太守杨声等向西行进，接应氐族部落。

[24]闰月，壬申，魏主嗣如大宁长川。

[24]闰十二月，壬申（初五），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大宁、长川。

[25]秦、雍人千余家推襄邑令上谷寇赞为主以降于魏，魏主嗣拜赞魏郡太守。久之，秦、雍人流入魏之河南、荥阳、河内者，户以万数，嗣乃置南雍州，以赞为刺史，封河南公，治洛阳；立雍州郡县以抚之。赞善于招怀，流民归之者，三倍其初。

[25]秦州、雍州土著居民一千多家，推举襄邑令、上谷人寇为盟主，投降了北魏。北魏国主拓跋嗣任命寇为魏郡太守。很久以后，秦州、雍州的百姓流亡到北魏的河南、荥阳、河内的有几万户，拓跋嗣于是设置南雍州，任命寇为南雍州刺史，封河南公，州治设在洛阳，设立雍州郡县安抚流民。寇善于招抚怀柔，前来归附的流民，比当初多了三倍。

[26]夏王勃勃闻太尉裕东还，大喜，问于王买德曰："朕欲取关中，卿试言其方略。"买德曰："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复以中原为意。此天以关中赐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险要，宜先遣游军断之；东塞潼关，绝其水陆之路；然后传檄三辅，施以威德，则义真在网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抚军大将军都督前锋诸军事，帅骑二万向长安，前将军昌屯潼关，以买德为抚军右长史，屯青泥，勃勃将大军为后继。

[26]夏王赫连勃勃，听说东晋太尉刘裕返回江南，大喜，向王买德询问说："我打算夺取关中，你说说你的方法策略。"王买德说："关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刘裕却叫他的幼子镇守，自己则狼狈而回，正打算快点办完篡夺帝位的事，没时间再把中原这块地盘放在心上。这是上天把关中赏赐给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青泥、上洛，是南北的险要重镇，应该先派出游击部队，切断他们的补给和退路，然后在东部阻住潼关，切断他们与本国的水陆通道。然后向三辅地区发布檄文，恩威并施。这样，刘义真就等于掉进了网篓之中，不用费劲就可以生擒。"于是，赫连勃勃任命他的儿子、抚军大将军赫连为都督前锋诸军事，率领骑兵二万人直奔长安。命前将军赫连昌屯驻潼关；任

命王买德为抚军右长史，屯驻青泥；赫连勃勃本人则亲自统率大军尾随在后。

[27]是岁，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卒。

[27]这一年，北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去世。

十四年（戊午、418）

十四年（戊午，公元418年）

[1]春，正月，丁酉朔，魏主嗣至平城，命护高车中郎将薛繁帅高车、丁零北略，至弱水而还。

[1]春季，正月，丁酉朔（初一），北魏国主拓跋嗣抵达平城。命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领高车、丁零部落向北进攻，推进到弱水，班师。

[2]辛巳，大赦。

[2]辛巳（疑误），东晋下令实行大赦。

[3]夏赫连至渭阳，关中民降之者属路。龙骧将军沈田子将兵拒之，畏其众盛，退屯刘回堡，遣使还报王镇恶。镇恶谓王曰："公以十岁儿付吾属，当共思竭力；而拥兵不进，虏何由得平！"使者还，以告田子。田子与镇恶素有相图之志，由是益忿惧。未几，镇恶与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军中讹言："镇恶欲尽杀南人，以数十人送义真南还，因据关中反。"辛亥，田子请镇恶至傅弘之营计事；田子求屏人语，使其宗人沈敬仁斩之幕下，矫称受太尉令诛之。弘之奔告刘义真，义真与王被甲登横门以察其变。俄而田子帅数十人来，言镇恶反，执田子，数以专戮，斩之；以冠军将军毛之代镇恶为安西司马。傅弘之大破赫连于池阳，又破之于寡妇渡，斩获甚众，夏兵乃退。

[3]夏国抚军大将军赫连率军开到渭阳，关中前来投降的百姓，在道上前后相连。东晋龙骧将军沈田子，率军迎战，害怕夏军人多势众，退守刘回堡。然后派人立即回去向王镇恶报告。王镇恶对王说："刘公把十岁小儿托付给我们，我们应该同心协力。沈田子拥兵众多，却迟迟不进攻，敌人怎么会击退！"使节回去，把这些话报告给沈田子。沈田子与王镇恶平时就有互不相容心思，现在更是又愤又惧。不久，沈田子和王镇恶同时出军北地，抵抗夏兵的进攻。东晋军中传言："王镇恶打算全部杀掉南方人，然后派几十人把刘义真送回江南，

自己占据关中，背叛朝廷。”辛亥（十五日），沈田子请王镇恶来到傅弘之的大营商讨战事。沈田子请求屏退左右侍从密谈，然后命他的族人沈敬仁，在虎帐下将王镇恶斩杀，声称是奉太尉刘裕的旨意行事。傅弘之急忙跑去报告刘义真，刘义真和王全副武装登上横门，观察局势的变化。不久，沈田子率领几十人赶来，声称王镇恶谋反。王逮捕沈田子，历数他擅自杀戮的罪行，将他斩首。然后命令冠军将军毛之代替王镇恶为安西司马。傅弘之在池阳大破赫连，在寡妇渡再一次大败夏军，斩杀和俘虏夏军士卒很多，夏军撤退。

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严。琅邪王德文先归建康。

壬戌（二十六日），东晋太尉刘裕抵达彭城，解除戒严。琅邪王司马德文提前返回建康。

裕闻王镇恶死，表言“沈田子忽发狂易，奄害忠勋，”追赠镇恶左将军、青州刺史。

刘裕听到王镇恶的死讯，上疏东晋安帝司马德宗说：“沈田子忽然发狂，杀害忠良功臣。”东晋朝廷追赠王镇恶为左将军、青州刺史。

以彭城内史刘遵考为并州刺史、领河东太守，镇蒲阪；征荆州刺史刘道怜为徐、兖二州刺史。

东晋朝廷任命彭城内史刘遵考为并州刺史、兼任河东太守，镇守蒲阪；征召荆州刺史刘道怜为徐州、兖州二州刺史。

裕欲以世子义符镇荆州，以徐州刺史刘义隆为司州刺史，镇洛阳。中军谘议张邵谏曰：“储贰之重，四海所系，不宜处外。”乃更以义隆为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彦之为南蛮校尉，张为司马、领南郡相，冠军功曹王昙首为长史，北徐州从事王华为西中郎主簿，沈林子为西中郎参军。义隆尚幼，府事皆决于。昙首，弘之弟也。裕谓义隆曰：“王昙首沉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谘之。”

刘裕打算派世子刘义符镇守荆州，以徐州刺史刘义隆为司州刺史，镇守洛阳。中军谘议张劝阻说：“世子是储君，维系四海人心，不能派到外地驻守。”于是，刘裕改派刘义隆为都督荆州、益州、宁州、雍州、梁州、秦州六州诸军事，兼任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又任命南郡太守到彦之为南蛮校尉；张为司马，兼任南郡相；冠军功曹王昙首为长史；北徐州从事王华为西中郎主簿；沈林子为西中郎参军。刘义隆

年纪尚小，府中大小事务都由张决定。王昙首，是王弘的弟弟。刘裕对刘义隆说："王昙首沉着坚毅，有器度，是宰相之才。你每件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以南郡公刘义庆为豫州刺史。义庆，道怜之子也。

东晋朝廷任命南郡公刘义庆为豫州刺史。刘义庆是刘道怜的儿子。

裕解司州，领徐、冀二州刺史。

东晋朝廷解除刘裕司州刺史职务，任命他兼徐、冀二州刺史。

[4]秦王炽磐以乞伏木弈干为沙州刺史，镇乐都。

[4]西秦王乞伏炽磐任命乞伏木弈干为沙州刺史，镇守乐都。

[5]二月，乙弗乌地延帅户二万降秦。

[5]二月，乙弗部落、乌地延部落酋长率二万户部众归降西秦。

[6]三月，遣使聘魏。

[6]三月，东晋朝廷派遣使臣访问北魏。

[7]夏，四月，己巳，魏徙冀、定、幽三州徒河于代都。

[7]夏季，四月，己巳（初四），北魏强行迁徙散居在冀州、定州、幽州三州的徒河人到代郡。

[8]初，和龙有赤气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张穆言于燕王跋曰："此兵气也。今魏方强盛，而执其使者，好命不通，臣窃惧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东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安东将军李先、给事黄门侍郎奚观帅精骑二万袭燕，又命骁骑将军延普，幽州刺史尉诺自幽州引兵趋辽西，为之声势，嗣屯突门岭以待之。道生等拔乙连城，进攻和龙，与燕单于右辅古泥战，破之，杀其将皇甫轨。燕王跋婴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万余家而还。

[8]当初，北燕都城和龙四周弥满了赤气，遮住了太阳。从寅时直到申时才消失。北燕太史令张穆对北燕国王冯跋说："这是战争之气呀。如今魏国的势力正十分强盛，而我们扣留他们的使臣，致使两国交好的使命不能通达，我深感恐惧。"冯跋说："我正在考虑这件事。"五月，北魏国主拓跋嗣向东巡视，先后抵达濡源和甘松。他征调征东将军长孙道生、安东将军李先、给事黄门侍郎奚观等人，率领精锐骑兵二万人袭击北燕；又命骁骑将军延普、幽州刺史尉诺，从幽州率兵

直扑辽西，为长孙道生声援；拓跋嗣亲自屯驻突门岭督战。长孙道生等人攻克乙连城，进攻和龙，与北燕单于右辅古泥会战，大破北燕军，斩杀他们的将领皇甫轨。北燕王冯跋绕城固守，北魏加紧围攻，不能攻克，劫掠北燕百姓一万余家班师回国。

[9]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赦国中殊死以下，崇继母兰陵萧氏为太妃，以太尉军谘祭酒孔靖为宋国尚书令，左长史王弘为仆射，领选，从事中郎傅亮、蔡廓皆为侍中，谢晦为右卫将军，右长史郑鲜之为奉常，行参军殷景仁为秘书郎，其馀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辞不受。亮，咸之孙；廓，谟之曾孙；鲜之，浑之玄孙；景仁，融之曾孙也。景仁学不为文，敏有思致；口不谈义，深达理体；至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

[9]六月，东晋太尉刘裕接受了相国、宋公、九锡之命。赦免了宋公封邑内死罪以下的囚徒。尊崇刘裕的继母、兰陵人萧氏为太妃；任命太尉军谘祭酒孔靖为宋国尚书令，左长史王弘为仆射，兼管官员的选举和任免；任命从事中郎傅亮、蔡廓都担任侍中，谢晦为右卫将军，右长史郑鲜之为奉常，行参军殷景仁为秘书郎，其他文武官员，也都按照朝廷的编制设置。孔靖谢绝，没有接受。傅亮是傅咸的孙子；蔡廓，是蔡谟的曾孙；郑鲜之，是郑浑的玄孙；殷景仁，是殷融的曾孙。殷景仁学识超人，但不写文章，敏捷而善于思考，从不空谈义理，却深通情理大体，以至于朝廷的法律制度、礼仪规章、行政司法的注释和记录，都抄录下来，有识之士都知道他有治理国家的雄心大志。

[10]魏天部大人白马文贞公崔宏疾笃，魏主遣侍臣问病，一夜数返。及卒，诏群臣及附国渠帅皆会葬。

[10]北魏天部大人、白马公崔宏病重，北魏国主拓跋嗣派他的侍从询问病情，一夜之间，返往数次。不久，崔宏去世，拓跋嗣下诏，命群臣和归附的部落酋长都来参加葬礼。

[11]秋，七月，戊午，魏主嗣至平城。

[11]秋季，七月，戊午（二十四日），北魏国主拓跋嗣抵达平城。

[12]九月，甲寅，魏人命诸州调民租，户五十石，积于定、相、冀三州。

[12]九月，甲寅（二十一日），北魏朝廷命令各州县征收租赋，每户交纳五十石，屯积在定州、相州、冀州三州。

[13]河西王蒙逊复引兵伐凉，凉公歆将拒之，左长史张体顺固谏，乃止。蒙逊芟其秋稼而还。

[13]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再次率兵讨伐西凉，西凉公李歆准备出兵迎战，左长史张体顺坚决劝阻，李歆才停止行动。沮渠蒙逊收割了长成的庄稼，班师回国。

歆遣使来告袭位。冬，十月，以歆为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酒泉公。

李歆派人出使东晋，报告他继位。冬季，十月，东晋朝廷任命李歆为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酒泉公。

[14]姚艾叛秦，降河西王蒙逊，蒙逊引兵迎之。艾叔父隽言于众曰："秦王宽仁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为从河西王西迁！"众咸以为然，乃相与逐艾，推隽为主，复归于秦。秦王炽磐征隽为侍中、中书监，赐爵陇西公，以左丞相昙达为都督洮·罕以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秦州牧，镇南安。

[14]西秦秦州牧姚艾叛变，投降了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沮渠蒙逊出兵迎接。姚艾的叔父姚隽对他的部众说："秦王乞伏炽磐宽厚仁爱有雅量，我们可以安心留下来事奉他，为什么要跟随沮渠蒙逊西迁？"部众都认为有理，就联合起来驱逐了姚艾，推举姚隽为首领，又归附了西秦。西秦王乞伏炽磐委任姚隽为侍中、中书监，赐封陇西公；又任命左丞相乞伏昙达为都督洮、罕以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秦州牧，镇守南安。

[15]刘义真年少，赐与左右无节，王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谮于义真曰："王镇恶欲反，故沈田子杀之。杀田子，是亦欲反也。"义真信之，使左右刘乞等杀。

[15]东晋雍州、东秦州二州刺史刘义真，年纪还小，随意赏赐左右侍从，没有节制。长史王常常限制他。于是，刘义真左右都怨恨王，在刘义真面前陷害王，说："王镇恶打算叛变，所以沈田子杀了他。王杀死沈田子，这样也是打算造反呀。"刘义真信以为真，派亲信刘乞等杀死了王。

既死，人情离骇，莫相统壹。义真悉召外军入长安，闭门拒守。关中郡县悉降于夏。赫连夜袭长安，不克。夏王勃勃进据咸阳，长安樵采路绝。

王一死，人心惧怕离散，各自为政，无法统一。刘义真把驻防在外地的军队全部调入长安，关闭城门自守。关中的各个郡县全都投降了夏国。赫连在夜间突袭长安，不能攻克。夏王赫连勃勃进兵占据了咸阳，长安的砍柴的路被切断。

宋公裕闻之，使辅国将军蒯恩如长安，召义真东归；以相国右司马朱龄石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代镇长安。裕谓龄石曰："卿至，可敕义真轻装速发，既出关，然可徐行。若关右必不可守，可与义真俱归。"又命中书侍郎朱超石慰劳河、洛。

东晋宋公刘裕听说这种情况后，派辅国将军蒯恩前往长安，征召刘义真回到江南；任命相国右司马朱龄石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代替刘义真镇守长安。刘裕对朱龄石说："你到了那里，可以命令刘义真轻装疾速前进。等出了潼关，才可以放慢脚步。如果关右确实难以驻守，你可以与刘义真一道回来。"随后，刘裕又命中书侍郎朱超石慰劳黄河、洛水一带的军民，安定人心。

十一月，龄石至长安。义真将士贪纵，大掠而东，多载宝货、子女，方轨徐行。雍州别驾韦华奔夏。赫连帅众三万追义真；建威将军傅弘之曰："公处分亟进；今多将辎重，一日行不过十里，虏追骑且至，何以待之！宜弃车轻行，乃可以免。"义真不从。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断后，力战连日。至青泥，晋兵大败，弘之、恩皆为王买德所禽；司马毛之与义真相失，亦为夏兵所禽。义真行在前，会日暮，夏兵不穷追，故得免；左右尽散，独逃草中。中兵参军段宏单骑追寻，缘道呼之，义真识其声，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两全，可刎身头以南，使家公望绝。"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义真于背，单马而归。义真谓宏曰："今日之事，诚无算略；然丈夫不经此，何以知艰难！"

十一月，朱龄石抵达长安。刘义真手下的将士贪婪放纵，在长安周围大肆掠夺以后才准备返回江南。刘义真的车辆上，都装满了金银财宝、子女，然后两车并进，缓慢向东撤退。东晋雍州别驾韦华逃奔夏国。夏国大将赫连率领三万人追击刘义真。东晋建威将军傅弘之对刘

义真说：“宋公让你疾速前进，而现在你带这么多辎重，一日走不出十里，敌人的骑兵马上就要追到，你该怎么办？应该放弃车辆，轻装前进，才有可能幸免。”刘义真没有听从。不久，夏国的大军追到，傅弘之、蒯恩在后面掩护，奋力拚战，连续几天不能休息。在青泥，东晋军大败，傅弘之、蒯恩都被王买德生擒。司马毛之与刘义真走散，也被夏军擒获。刘义真在最前面奔逃，正巧夜色降临，夏兵没有继续追赶，所以才幸免于难。刘义真的左右亲兵都被夏兵冲散，他一个人藏在草丛中。东晋中兵参军段宏，单枪匹马追踪找寻，一道呼叫刘义真。刘义真听出是他的声音，才跑出来，说：“你是不是段中兵？我在这儿呢，咱们走吧！你保护我上路一定不能两全，如果情势危急，可以割下我的头，带回南方，叫我的父亲不再想念我。”段宏哭着说：“我们要生死与共，下官不忍心那样做。”于是，段宏把刘义真绑在自己的背上，两人乘一匹马逃回。刘义真对段宏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由于少谋失算，然而大丈夫不经这次大难，怎么知道事情的艰难。”

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勃勃裸之，弘之叫骂而死。勃勃积人头为京观，号曰髑髅台。长安百姓逐朱龄石，龄石焚其宫殿，奔潼关。勃勃入长安，大飨将士，举觞谓王买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验，可谓算无遗策。此觞所集，非卿而谁！”以买德为都官尚书，封河阳侯。

夏王赫连勃勃打算让傅弘之归降，傅弘之宁死不屈。赫连勃勃脱光了他的衣服，傅弘之叫骂不停而死。赫连勃勃把死人的头骨堆积成山，建为大坟，号称髑髅台。长安城的百姓驱逐朱龄石，朱龄石纵火焚烧了长安的宫殿，逃回潼关。赫连勃勃进入长安，大举犒赏将士。在庆功宴上，赫连勃勃举杯对王买德说：“你往日的预言，仅一年就应验了，可以说是预谋没有丝毫的失算。这一杯酒，不敬你敬谁？”然后，他任命王买德为都官尚书，封爵为河阳侯。

龙骧将军王敬先戍曹公垒，龄石往从之。朱超石至蒲阪，闻龄石所在，亦往从之。赫连昌攻敬先垒，断其水道；众渴，不能战。城且陷，龄石谓超石曰：“弟兄俱死异域，使老亲何以为心！尔求间道亡归，我死此，无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谁不死，宁忍今日辞兄去

乎！”遂与敬先及右军参军刘钦之皆被执送长安，勃勃杀之；钦之弟秀之悲泣不欢燕者十年。钦之，穆之之从兄子也。

东晋龙骧将军王敬先驻守在曹公垒，朱龄石前往投奔。朱超石抵达蒲阪，得知朱龄石在曹公堡，也投奔到那里。夏国前将军赫连昌进攻王敬先的堡垒，切断堡中的水源，东晋士卒干渴乏力不能战斗，城池将被攻克时，朱龄石对朱超石说：“我们兄弟俩都死在异城他乡，父母亲会何等伤心！你快从小路逃走，我死在这里，也就没有遗恨了。”朱超石握着哥哥的手说：“人谁能不死，我怎么忍心在这个时候与你辞别而去！”于是，兄弟二人与王敬先，以及右军参军刘钦之都被俘虏，押送到长安。赫连勃勃杀害了他们。刘钦之的弟弟刘秀之不胜悲哀，十年间不曾欢歌宴饮。刘钦之，是刘穆之的堂侄。

宋公裕闻青泥败，未知义真存亡，刻日北伐。侍中谢晦谏以“士卒疲弊，请俟他年”； 不从。郑鲜之上表，以为：“虏闻殿下亲征，必并力守潼关。径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舆驾顿洛，则不足上劳圣躬。且虏虽得志，不敢乘 胜过陕者，犹摄服大威，为将来之虑故也。若造洛而反，虏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既往之效，后来之鉴也。今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吴群盗攻没诸县，皆由困于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领以望殿下之返旆，闻更北出，不测浅深之谋，往还之期，臣恐返顾之忧更在腹心也。若虑西虏更为河、洛之患者，宜结好北虏；北虏亲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矣。”会得段宏启，知义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义真为建威将军、司州刺史；以段宏为宋台黄门郎、领太子右卫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为河东太守，代刘遵考守蒲阪。

东晋宋公刘裕听说晋军在青泥大败的消息，不知刘义真的生生边患。况大军远出，后患甚多。昔岁西征，刘钟狼狈；去年北讨，广州倾覆死，约定日期，准备北伐。侍中谢晦劝阻刘裕，认为“如今干卒疲劳不堪，难以作战，请等来年再说。”刘裕没有采纳。郑鲜之上疏，认为“敌人如果听说殿下亲自出征，一定会齐心合力固守潼关。如果直接进攻潼关，恐怕也不易攻克。如果殿下在洛阳停留，那样就更没有必要亲征了。现在敌人虽然志得意满，士气正旺，但还不敢乘胜打过陕城，这是因为他们还畏服您的威名，为将来留一条退路。我们如果推进到洛阳后就班师回朝，敌人看破我们的实力，一定产生测度之心，

可能会加深边疆危机。何况大军远征，后患很多。当年西征，刘钟十分狼狈；去年北伐，广州一度陷落。以往的经验，是将来的借鉴。如今境内各州县发生水灾，饥馑频频发生，三吴地区盗匪遍地，攻克各县，都是因为苦于出征服役的缘故。江南的士大夫和老百姓，都伸长脖子盼望您的归来。忽然听说您又要北伐，都不了解其中的真实情况和大军班师的日期，我恐怕要在心腹之地发生异变成为后顾之忧。殿下如果担心西边的夏虏不断侵扰河洛地区，最好是与北方的魏国结盟。我们与魏国关系友好，黄河之南自然安定，黄河之南安定，济水、泗水流域也会平静了。”正巧，刘裕刚接到段宏的报告，得知刘义真已经幸免，刘裕才放弃西征的计划。只不过登上城楼向西眺望，都禁不住感慨流涕。于是，下令把刘义真贬降为建威将军、司州刺史；任命段宏为宋台黄门郎，兼领太子右卫率。刘裕还任命天水太守毛德祖为河东太守，代替刘遵考镇守蒲阪。

[16]夏王勃勃筑坛于灞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16]夏王赫连勃勃，在灞上建筑高台，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改年号为昌武。

[17]西秦王炽磐东巡；十二月，徙上民五千余户于罕。

[17]西秦王乞伏炽磐向东巡视；十二月，强行将上的百姓五千余户迁徙到罕。

[18]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八十馀日而灭。魏主嗣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今四海分裂，灾咎之应，果在何国？朕甚畏之。卿辈尽言，勿有所隐！”众推崔浩使对，浩曰：“夫灾异之兴，皆象人事，人苟无衅，又何畏焉？昔王莽将篡汉，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国家主尊臣卑，民无异望。晋室陵夷，危亡不远；彗之为异，其刘裕将篡之应乎！”众无以易其言。

[18]彗星从天津星穿出，进入太微星，经过北斗星，联结紫微星，八十多天以后，彗星消失。北魏国主拓跋嗣，再次征召名儒、术士，问道：“如今天下四分五裂，各自为主。这次天上变异所暗示的灾祸，到底应在哪一国？我心中十分恐惧，你们可以畅所欲言，不要有所隐瞒。”众人都推举崔浩回答这个问题，崔浩说：“天灾异变的发生，通常照应地上人间的事变，如果人间的统治没有发生问题，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当年王莽将要篡夺汉位时，彗星出入的方向，正与今天相

同。我们魏国，主尊臣卑，老百姓就没有不安分的想法。现在晋朝皇室日趋没落，危亡不远。彗星的出现，莫非预示刘裕将要篡夺皇位！”其他人都没有不同意见。

[19]宋公裕以《谶》云“昌明之后尚有二帝”，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与帝左右密谋鸩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饮食寝处，未尝暂离；韶之伺之经时，不得间。会德文有疾，出居于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缢帝于东堂。韶之，之曾孙也。裕因称遗诏，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19]东晋宋公刘裕，认为谶书上有句话：“昌明之后，还有两个皇帝。”于是，派中书侍郎王韶之，与晋安帝左右亲信密谋毒死安帝司马德宗，另立琅邪王司马德文。司马德文常在司马德宗身边，饮食睡眠，都不曾暂时离开。王韶之窥伺多时，没有机会下手。正巧，司马德文患病，出宫休养。戊寅（十七日），王韶之用衣裳拧成绳索，在东堂勒死司马德宗。王韶之是王的曾孙。刘裕于是声称奉司马德宗的遗诏，拥立司马德文即皇帝位，大赦天下。

[20]是岁，河西王蒙逊奉表称藩，拜凉州刺史。

[20]本年，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向东晋呈上奏章，自称藩属。东晋朝廷任命他为凉州刺史。

[21]尚书右仆射袁湛卒。

[21]东晋尚书右仆射袁湛去世。

恭皇帝元熙元年（己未、419）

晋恭帝元熙元年（己未、公元419年）

[1]春，正月，壬辰朔，改元。

[1]春季，正月，壬辰朔（初一），东晋改年号元熙。

[2]立琅邪王妃褚氏为皇后；后，裒之曾孙也。

[2]东晋朝廷立琅邪王妃褚氏为皇后；褚皇后是褚裒的曾孙女。

[3]魏主嗣畋于犊渚。

[3]北魏国主拓跋嗣在犊渚狩猎。

[4]甲午，征宋公裕入朝，进爵为王；裕辞。

[4]甲午（初三），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召宋公刘裕回朝，入宫晋见。司马德文封他为宋王，刘裕谢绝。

[5]癸卯，魏主嗣还平城。

[5]癸卯（十二日），北魏国主拓跋嗣返回平城。

[6]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

[6]庚申（二十九日），东晋朝廷在休平陵安葬晋安帝司马德宗。

[7]刺刘道怜司空出镇京口。

[7]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诏命刘道怜为司空，镇守京口。

[8]夏将叱奴侯提帅步骑二万攻毛德祖于蒲阪，德祖不能御，全军归彭城。二月，宋公裕以德祖为荥阳太守，戍虎牢。

[8]夏国将领叱奴侯提率领步、骑兵二万人，进攻毛德祖据守的蒲阪。毛德祖没有能力抵抗，撤退。全军退回彭城。二月，宋公刘裕任命毛德祖为荥阳太守，驻守虎牢。

[9]夏主勃勃征隐士京兆韦祖思。祖思既至，恭惧过甚，勃勃怒曰："我以国士征汝，汝乃以非类遇我！汝昔不拜姚兴，今何独拜我？我在，汝犹不以我为帝王；我死，汝曹弄笔，当置我于何地邪！"遂杀之。

[9]夏主赫连勃勃征召隐士、京兆人韦祖思。韦祖思来到长安，过于谦卑恐惧，赫连勃勃大怒道："我把你当成国家的高士，征召来京，你却把我当作异族来对待。你当年不向姚兴叩头，今天为什么偏偏来拜见我？我活着的时候，你就不把我当作帝王；我死后，你们这些人舞文弄墨，还不知把我作践到何种地步！"于是，杀掉了韦祖思。

群臣请都长安。勃勃曰："朕岂不知长安历世帝王之都，沃饶险固！然晋人僻远，终不能为吾患。魏与我风俗略同，土壤邻接，自统万距魏境裁百余里，朕在长安，统万必危；若在统万，魏必不敢济河而西。诸卿适未见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于长安置南台，以赫连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勃勃还统万，大赦，改元真兴。

夏国朝廷中的文武百官，都请求把都城迁到长安。赫连勃勃说："我怎会不知道长安是历代帝王之都，土地肥沃，地势险固！然而，晋人鞭长莫及，终究不会与我们为敌。魏国的风俗人情与我们大略相

同，疆域相连，从统万到魏国边境只有一百余里，我在长安，统万一定危险。我留在统万，魏军绝不敢渡过黄河西上。你们各位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文武百官都说：“我们是望尘莫及的。”于是，在长安设置南台，任命赫连为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赫连勃勃回到统万，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真兴”。

勃勃性骄虐，视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有所嫌忿，手自杀之。群臣视者凿其目，笑者决其唇，谏者先截其舌而后斩之。

赫连勃勃生性骄躁暴虐，视百姓如草芥。常常登上城楼，旁边放置弓剑，每每心中不快，就亲自杀人泄愤。群臣中如有斜眼看他的，就会被挖去眼睛。如有胆敢随便发笑的，用刀豁开他的嘴唇；有进言劝阻的，先割掉舌头，再斩下头颅。

[10]初，司马楚之奉其父荣期之丧归建康，会宋公称诛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蛮中。及从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之汝、颍间，聚众以谋复雠。楚之少有英气，能折节下士，有众万馀，屯据长社。裕使刺客沐谦往刺之。楚之待谦甚厚。谦欲发，未得间，乃夜称疾，知楚之必在问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赍汤药往视疾，情意勤笃，谦不忍发，乃出匕首于席下，以状告之曰：“将军深为刘裕所忌，愿勿轻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为之防卫。

[10]当初，东晋益州刺史司马荣期被叛将暗杀，他的儿子司马楚之，送灵柩回建康安葬。而宋公刘裕正在着手斩除晋室皇族司马氏中有才士、有名望的人，司马楚之的叔父司马宣期、哥哥司马贞之都被处死。于是司马楚之流亡至竟陵蛮人中躲藏。后来，他的堂祖父司马休之从江陵投奔后秦，司马楚之又逃亡到汝水、颍水流域，集结部众准备复仇。司马楚之年青有为，有英雄气概，能够放下架子，礼遇士人。他拥有一万多人的军队，屯驻在长社。刘裕派刺客沐谦去暗杀他，司马楚之对沐谦礼貌周到，格外重视。沐谦打算下手，总没有机会，于是他在一个夜晚声称有病，知道司马楚之一定会赶来探望，想要借机刺杀他。司马楚之果然端着汤药亲自赶来，问候病情，情意真挚诚恳，沐谦不忍动手，于是从席下拿出匕首，把实情一一报告给司马楚之，说：“刘裕对于将军，深为忌恨，希望你不要轻率跟人亲近，借以保全自己。”于是投效司马楚之，担任司马楚之的贴身卫士。

王镇恶之死也，沈田子杀其兄弟七人，唯弟康得免，逃就宋公裕于彭城，裕以为相国行参军。康求还洛阳视母；会长安不守，康纠合关中徙民，得百许人，驱帅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城。时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马文荣者，帅乞活千馀户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马道恭，自东垣帅三千人屯城西，司马顺明帅五千人屯陵云台，司马楚之屯柏谷坞。魏河内镇将于栗游骑在芒山上，攻逼交至，康坚守六旬。裕以康为河东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走。康劝课农桑，百姓甚亲赖之。

王镇恶被杀以后，沈田子又杀死了王氏兄弟七人，只有王镇恶的弟弟王康逃走，才得以幸免。王康来到彭城投奔宋公刘裕，刘裕任命他为相国行参军。王康请求回洛阳探望老母，正巧长安失守，王康纠集关中流亡的逃民，共百多人，又裹胁客居洛阳的外郡人七百多户，共同保卫金墉城。当时晋朝宗室的人，大多数都在河南流亡。其中有个叫司马文荣的人，率领流民一千多户屯驻在金墉城南；还有司马道恭，从东垣东下，率领三千多人屯驻在金墉城西；司马顺明，率领五千人屯驻在陵云台；司马楚之则驻防在柏谷坞。北魏河内守将于栗的游击骑兵，在芒山上逗留，等待时机。各方面敌人交相逼近金墉城下，王康坚守孤城达六十天。刘裕任命王康为河东太守，派兵赶赴救援，敌人才被驱散逃走。王康劝百姓耕种土地，植桑养蚕，当地百姓都非常信赖他。

司马顺明、司马道恭及平阳太守薛辩皆降于魏，魏以辩为河东太守以拒夏人。

司马顺明、司马道恭，以及平阳太守薛辩都投降了北魏。北魏朝廷任命薛辩为河东太守，抵拒夏国军队的进攻。

[11]夏，四月，秦征西将军孔子帅骑五千讨吐谷浑觅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觅地帅其众六千降于秦，拜弱水护军。

[11]夏季，四月，西秦征西将军乞伏孔子，率领骑兵五千人，在弱水之南进攻吐谷浑国酋长觅地，大破吐谷浑军队，觅地率领他的部众六千人归降了西秦，被西秦委任为弱水护军。

[12]庚辰，魏主嗣有事于东庙，助祭者数百国；辛巳，南巡至雁门。五月，庚寅朔，魏主嗣观渔于水；己亥，还平城。

[12]庚辰（二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在白登山东皇家祖庙祭祀祖先，前来陪祭的有几百个部落酋长。辛巳（二十二日），拓跋嗣向南巡视，抵达雁门。五月，庚寅朔（初一），拓跋嗣在水观看捕鱼；己亥（初十），返回平城。

[13]凉公歆用刑过严，又好治宫室，从事中郎张显上疏，以为："凉土三分，势不支久。兼并之本，在于务农；怀远之略，莫如宽简。今入岁已来，阴阳失序，风雨乖和；是宜减膳彻悬，侧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法，缮筑不止，殆非所以致兴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兴，二世以四海而灭，前车之轨，得失昭然。太祖以神圣之姿，为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开西域。殿不不能奉承遗志，混壹凉土，侔踪张后，将何以下见先王乎！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礼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臣谓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逊，亦惧蒙逊方为社稷之忧。"歆览之，不悦。

[13]西凉公李歆用刑过于严厉，又喜欢大造宫殿，从事中郎张显上疏劝告说："凉州疆土被一分为三，势必不会长久维持这种局面。军事兼并的根本，在于发展农耕；怀柔远方部族的方法，莫过于统治宽大，刑罚简单。今年新年以来，阴阳失序，风雨失调，正应该减少膳食，撤除乐器，谨身修道。而如今，刑罚繁重，法规严峻，又大兴土木，不停地修造，这样不能使国家兴隆。当年，周文王只依据一百多里的土地，兴起帝王大业；秦二世虽然拥有四海之广，却被消灭。前车之鉴，成功失败，非常明显。太祖以神圣的英姿，受到西夏百姓的拥戴，东取酒泉，西开西域之道。殿下不能继承太祖遗志，统一凉州疆土，与张轨相媲美，将来有什么面目去见先王呢！沮渠蒙逊是胡族中的一代英杰，他对内政治修明，对外礼遇贤才。每遇战事，都能身同士卒，老百姓对他深为敬服，愿意接受他的统治。我认为，殿下不仅不能削平沮渠蒙逊，还恐怕沮渠蒙逊图谋我们的疆土。"李歆看过奏章，非常不高兴。

主簿汜称上疏谏曰："天之子爱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下灾异以戒告之，改者虽危必昌，不改者虽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谦德堂陷；八月，效地裂；二年，元日，昏雾四塞；四月，日赤无光，二旬乃复；十一月，孤上南门；今兹春、夏，地频五震；六月，陨星于建康。臣虽学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请为殿下略言耳

目之所闻见，不复能远论书传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四平地裂，狐入谦光殿前；俄而秦帅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为凉州，不抚百姓，专为聚敛，建元十九年，姑藏南门崩，陨石于闲豫堂；明年为吕光所杀。段业称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馀所；既而先王龙兴于瓜州，蒙逊篡弑于张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先王鸿渐之地；谦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征也。日者，太阳之精，中国之象；赤而无光，中国将衰。谚曰：‘野兽入家，主人将去。’狐上南门，亦变异之大者也。今蛮夷益盛，中国益微。愿殿下亟罢宫室之役，止游畋之娱，延礼英俊，爱养百姓，以应天变、防未然。”歆不从。

西凉主簿称也上疏劝告说：“上天把人主当作儿子来爱护，百般殷勤周到。所以政治不清明，上天就要降下灾异警告人主。凡是能够改正的人主，国家眼下虽危，最终还会昌盛起来；不能改正的人主，现在统治安定，最后难免灭亡。嘉兴元年，三月，癸卯（疑误），敦煌谦德堂塌陷；八月，效发生地裂。二年，正月初一，天降大雾，四处弥漫；四月，太阳赤红，黯淡无光，二十天以后才恢复原状；十一月，狐狸跳上南门城楼。今年春、夏两季，地震频发，连续发生五次；六月，又有陨星坠落在建康。我的学问虽然不能考证古书，年龄却已有五十九岁，请允许我为殿下大略陈述一下耳闻目睹的灾变，不再引证史书记载的事情。记得在咸安初年，西平发生地裂，狐狸窜进谦光殿的前面。不久，秦国大军突然兵临城下，都城失守。梁熙既为凉州刺史，不安抚百姓，只知搜刮贪污。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门突然崩塌，陨石落到闲豫堂。第二年，梁熙被吕光诛杀。段业在此地称王的时候，三年之中，发生了五十多次地震。不久，先王在瓜州兴起，沮渠蒙逊也在张掖杀主篡位。这些都是眼前现成的事例，殿下知道得十分清楚。效，是先王发祥之地；谦德堂是继承王位的宝殿。根本之地发生崩塌陷裂，是非常凶险的征兆。太阳，是阳气的精华，中国的象征；太阳红而无光，预示中国将要衰微。俗谚说：‘野兽闯进家门，主人就要逃奔。’狐狸窜上南门，也是大的变异。如今夷族更加强盛，中原汉族统治更加衰落。希望殿下赶快停止兴建宫室，停止出游狩猎娱乐，延请并礼遇英才俊杰，爱护并用心休养百姓，以应答上天的警告，防范于未然。”李歆没有听从。

14秋，七月，宋公裕始受进爵之命。八月，移镇寿阳，以度支尚书刘怀慎为督淮北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彭城。

14秋季，七月，东晋宋公刘裕接受了晋封为宋王的诏命。八月，从彭城移驻寿阳，任命度支尚书刘怀慎为督淮北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守彭城。

[15]辛未，魏主嗣东巡；甲申，还平城。

[15]辛未（十三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向东巡视；甲申（二十六日），返回平城。

[16]九月，宋王裕自解扬州牧。

[16]九月，东晋宋王刘裕主动辞去扬州牧一职。

[17]秦左卫将军匹达等将兵讨彭利和于川，大破之，利和单骑奔仇池；获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户于罕，川羌三万余户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松寿为益州刺史，镇川。

[17]西秦左卫将军乞伏匹达率军讨伐彭利和据守的川，大破彭利和军，彭利和单枪匹马逃奔仇池。乞伏匹达俘虏了他的妻子。把羌族豪民三千户强行迁到罕。川羌族三万多户百姓仍然像过去一样安居乐业。冬季，十月，西秦任命尚书右仆射王松寿为益州刺史，镇守川。

[18]宋王裕以河南萧条，乙酉，徙司州刺史义真为扬州刺史，镇石头。萧太妃谓裕曰："道怜汝布衣兄弟，宜用为扬州。"裕曰："寄奴于道怜，岂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怜所了。"太妃曰："道怜年出五十，岂不如汝十岁儿邪？"裕曰："义真虽为刺史，事无大小，悉由寄奴。道怜年长，不亲其事，于听望不足。"太妃乃无言。道怜性愚鄙而贪纵，故裕不肯用。

[18]东晋宋王刘裕鉴于河南人稀荒凉，乙酉（二十八日），召回司州刺史刘义真，改任扬州刺史，镇守石头。萧太妃对刘裕说："刘道怜是你从小患难与共的兄弟，应该让他担任扬州刺史。"刘裕说："我对于道怜，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可是扬州是京师重地，国家的根本，事务繁多，恐怕不是道怜所能胜任的。"萧太妃说："刘道怜已经年过五十，难道还不如你那十几岁的小儿吗？"刘裕说："刘义真虽然名为刺史，但事无大小，都由我亲自决定。道怜年长，不亲自处理事务，有

损于声望名位。”萧太妃才无言以对。刘道怜生性愚蠢卑鄙，贪婪放纵，所以刘裕不肯任用他。

[19]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19]十一月，丁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20]十二月，癸亥，魏主嗣西巡至云中，从君子津西渡河，大猎于薛林山。

[20]十二月，癸亥（初七），北魏国主拓跋嗣向西巡视，抵达云中。然后从君子津向西渡过黄河，在薛林山大举狩猎。

[21]辛卯，宋王裕加殊礼，进王太妃为太后，世子为太子。

[21]辛卯（疑误），东晋宋王刘裕被朝廷加授特殊礼仪，进封萧太妃为太后，称世子刘义符为太子。

南 朝 帝 王 世 系 表

国号 帝王 年号 公元 本书卷次

武帝（刘裕） 永初(3) 420422 卷119

少帝（刘义符） 景平(2) 423424 卷119

文帝（刘义隆） 元嘉(30) 424453 卷120127

刘劭 太初(1) 453卷127

宋

孝武帝 孝建(3) 454456 卷128129

（刘骏） 大明(8) 457464

前废帝 永光(1) 465

（刘子业） 景和(1) 465 卷130

明帝 泰始(7) 465471 卷130133

（刘） 泰豫(1) 472

齐

后废帝（刘昱） 元徽(5) 473477 卷133

顺帝（刘） 升明(3) 477479卷134

太祖（萧道成） 建元(4) 479482 卷135

武帝（萧赜） 永明(11) 483493 卷135138

郁林王（萧昭业） 隆昌(1) 494 卷139
海陵王（萧昭文） 延兴(1) 494 卷139
梁
明帝 建武(5) 494498 卷139141
(萧鸾） 永泰(1) 498
东昏侯（萧宝卷） 永元(3) 499501 卷142143
和帝（萧宝融） 中兴(2) 501502 卷144
武帝 天监(18) 502519
（萧衍） 普通(8) 520527
大通(3) 527529
中大通(6) 529534 卷145162
陈大同(12) 535546
中大同(2) 546547
太清(3) 547549
简文帝（萧纲） 大宝(2) 550551 卷163164
豫章王（萧栋） 天正(1) 551 卷 164
简文帝（萧纲） 承圣(4) 552555 卷165
元帝（萧绎） 天成(1) 555 卷165
敬帝 绍泰(2) 555556 卷166
（萧方智） 太平(2) 556557
永嘉王（萧庄） 天启(2) 557558 卷166
武帝（陈霸先） 永定(3) 557559 卷167
陈
文帝 天嘉(7) 560566 卷168169
（陈茜） 天康(1) 566
废帝 （陈伯宗） 光大(2) 567568 卷170
宣帝（陈顼） 太建(14) 569582 卷170175
后主 至德(4) 583586 卷175176

（陈叔宝） 祯明(3) 587589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九卷

宋纪一 高祖武皇帝永初元年（庚申、420）

宋纪一 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公元420年）

[1]春，正月，己亥，魏主还宫。

[1]春季，正月，乙亥（十四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回宫。

[2]秦王炽磐立其子乞伏暮末为太子，仍领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赦，改元建弘。

[2]西秦王乞伏炽磐封他的儿子乞伏暮末为太子，仍然兼任抚军大将军，总掌全国内外的军事，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建弘。

[3]宋王欲受禅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宴饮，从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忌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惟盛称功德，莫谕其意。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还外，乃悟，而宫门已闭，亮叩扉请见，王即开门见之。亮入，但曰："卧暂宜还都。"王解其意，无复他言，直云："须几人自送？"亮曰："数十人可也。"即时奉辞。亮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亮至建康，夏，四月，征王入辅。王留子义康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寿阳。义康尚幼，以相国参军南阳刘湛为长史，决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书史，不为文章，不喜谈议。王甚重之。

[3]东晋宋王刘裕希望晋恭帝司马德文能以禅让的形式把帝位传给自己，却难于启齿，于是，他召集手下朝臣饮酒欢宴。在筵席上，刘裕若无其事地说："当年桓玄篡位，晋国大权旁落。是我首先提倡大义，复兴皇帝宗室，南征北讨，平定了天下，可谓大功告成，业绩卓著，于是承蒙皇上恩赐而有九锡之尊。如今我的年纪也快老了，地位又如此尊崇，无以复加，天下的事最忌讳装得太满而盈溢出来，那样就不可以得到长久的安宁了，现在我要将爵位奉还皇上，回到京师颐养天年。"群臣不理解他的真正含意，只是一味盛称他的功德。这日天色已晚，群臣散去。中书令傅亮走出宫门，方才悟出宋王一席话的真

实用意，但是宫门已经关闭，傅亮便叩门请求见宋王，宋王即令开门召见他。傅亮入宫，只说：“我应该暂且返回京师。”宋王刘裕明白他的用意，也不再多说别的，直接问：“你需要多少人护送？”傅亮回答说：“数十人就足够了。”随即与宋王刘裕辞别。傅亮出宫时已是半夜时分，只见彗星划过夜空，傅亮拍腿叹曰：“我过去常常不信天象，今天看来天象开始应验了。”傅亮来到京师建康，当时正值初夏四月，晋恭帝征召刘裕入京辅弼。宋王刘裕让他的儿子刘义康留守，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坐镇寿阳。刘义康年纪还很幼小，刘裕于是任用相国参军南阳人刘湛为长史，帮助决策和处理府、州日常军政事务。刘湛自幼就有做宰辅的远大志向，常常以管仲、诸葛亮自比，他博览书史，却不喜做文章，不爱空发议论，因此刘裕特别器重他的才干。

[4]五月，乙酉，魏更谥宣武帝曰道武帝。

[4]五月，乙酉（初二），北魏变更宣武帝拓跋的谥号，改称道武帝。

[5]魏淮南公司马国、池阳子司马道赐谋外叛，司马文思告之。庚戌，魏主杀国、道赐，赐文思爵郁林公。国等连引平城豪杰，坐族诛者数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玄之当坐。魏主以玄之燕朝旧族，欲宥其一子。玄之曰：“弟子磨奴早孤，乞全其命。”乃杀玄之四子而宥磨奴。

[5]北魏淮南公司马国、池阳子司马道赐阴谋反叛，司马文思告发了他们。庚戌（二十七日），北魏国主拓跋嗣杀司马国与司马道赐，赐封司马文思为郁林公。司马国一伙的阴谋牵连了平城的大户豪强，全族被诛的就有数十人，章安侯封懿的儿子封玄之也应斩首。北魏国主念及封玄之是燕朝旧族，想要宽宥他的一个儿子。封玄之说：“我的侄儿封磨奴幼年丧父，乞求您留他一命。”北魏国主于是杀掉了封玄之的四个儿子而饶恕了封磨奴。

[6]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讽晋恭帝禅位于宋，具诏草呈帝，使书之。帝欣然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书赤纸为诏。

[6]六月，壬戌（初九），宋王刘裕来到建康。傅亮用委婉的语言暗示晋恭帝将帝位禅让给宋王，并且草拟了退位诏书呈给晋恭帝，让

他亲自抄写一遍。晋恭帝欣然提笔，并对左右侍臣说：“桓玄之乱的时候，晋朝已失掉天下，后来幸赖刘公才得以延续将近二十年；今日禅位给他，是我甘心所为。”于是将傅亮呈来的草稿作为正式诏书抄写在红纸上。

甲子，帝逊于琅邪第，百官拜辞，秘书监徐广流涕哀恸。

甲子（十一日），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回到了琅邪旧邸，百官叩拜辞别，秘书监徐广痛哭流涕，不胜哀恸。

丁卯，王为坛于南郊，即皇帝位。礼毕，自石头备法驾入建康宫。徐广又悲感流涕，侍中谢晦谓之曰：“徐公得无小过！”广曰：“君为宋朝佐命，身是晋室遗老，悲欢之事，固不可同。”广，邈之弟也。

丁卯（十四日），宋王刘裕在南郊设坛，即帝位。典礼结束后，刘裕乘皇帝的车驾从石头进入建康宫。徐广又悲痛不已。侍中谢晦对他说：“徐公如此未免有点过分了吧！”徐广说：“您是宋朝佐命大臣，我是晋室遗老，悲欢之情，当然是各不相同。”徐广是徐邈的弟弟。

帝临太极殿，大赦，改元。其犯乡论清议，一皆荡涤，与之更始。

刘宋武帝刘裕登太极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初。刘裕宣布，凡是行为不道德，受过舆论抨击的人，一律清除罪名，使之改过自新。

裴子野论曰：昔重华受终，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顽民迁洛。天下之恶一也，乡论清议，除之，过矣！

裴子野论曰：当年虞舜姚重华接受国家大任，流放共工、兜、三苗、鲧等四凶；武王征服殷商，将顽劣的遗民迁到洛阳。天下的罪恶何时都是相同的，而刘裕一概免除触犯众怒的人的罪名，是做得太过分了！

[7]奉晋恭帝为零陵王；优崇之礼，皆仿晋初故事，即宫于故秣陵县，使冠军将军刘遵考将兵防卫。降褚后为王妃。

[7]刘宋武帝封晋恭帝为零陵王；他对待晋室的优崇之礼，一律仿照晋初优待魏室的先例。随即又在故秣陵县为晋恭帝兴建王宫，派遣冠军将军刘遵考率兵保卫。又将晋恭帝的皇后褚灵媛降为王妃。

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皇妣赵氏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萧氏为皇太后。上事萧太后素谨，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尝失时刻。

刘宋武帝追尊他的父亲为孝穆皇帝，母亲赵氏为孝穆皇后；尊封其继母王太后萧氏为皇太后。刘裕事奉萧太后一向恭谨，即皇帝位以后，虽然他年事已高，每天清晨必入后宫给太后问安，从未错过时刻。

诏晋氏封爵，当随运改，独置始兴、庐陵、始安、长沙、康乐五公，降爵为县公及县侯，以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其宣力义熙、豫同艰难者，一仍本秩。

刘裕又下诏说，晋朝时所封的爵位，应当随着改朝换姓而有所更改，于是他将过去封置的始兴公、庐陵公、始安公、长沙公由郡公降爵为县公；康乐公由县公降为县侯，以使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等人的祭祀香火得以延续。凡是当年与刘裕同甘共苦抗击过桓玄的人，仍保持其爵位和俸禄不变。

庚午，以司空道怜为太尉，封长沙王。追封司徒道规为临川王，以道怜子义庆袭其爵。其余功臣徐羡之等，增位进爵各有差。

庚午（十七日），刘宋武帝提升司空刘道怜为太尉，封他为长沙王。追封司徒刘道规为临川王，并以刘道怜的儿子刘义庆继承刘道规的爵位。其余的功臣徐羡之等等，也分别加官增禄或进升爵位。

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王镇恶为龙阳县侯。上每叹念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轻易我。”

刘宋武帝又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王镇恶为龙阳县侯。刘裕常常想念刘穆之，叹息着说：“刘穆之如果不死，一定能帮助我治理天下。真可谓是‘好人散去，国家遭殃’！”又说：“刘穆之一死，人们将很容易对付我了。”

立皇子桂阳公义真为庐陵王，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义康为彭城王。

刘宋武帝又封皇子桂阳公刘义真为庐陵王、彭城公刘义隆为宜都王，刘义康为彭城王。

己卯，改《泰始历》为《永初历》。

己卯（二十六日），取消《泰始历》，改用《永初历》。

[8]魏主如翳犊山，遂至冯卤池。闻上受禅，驿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验矣，朕于今日始信天道。”

[8]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翳犊山，又西去冯卤池。他闻知刘裕接受禅让，用驿车征召崔浩，对他说：“你当年的预言全部都应验了，我到今日才开始相信天道。”

[9]秋，七月，丁酉，魏主如五原。

[9]秋季，七月，丁酉（十五日），北魏国主拓跋嗣抵达五原。

[10]甲辰，诏以凉公歆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酒泉公； 秦王炽磐为安西大将军。

[10]甲辰（二十二日），刘裕下诏，任命西凉公李歆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 军事、征西大将军，进封他为酒泉公。又任命西秦王乞伏炽磐为安西大将军。

[11]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林邑，大破之，所杀过半。林邑乞降，前后为所钞 掠者皆遣还。慧度在交州，为政纤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爱之；城门夜开， 道不拾遗。

[11]刘宋交州刺史杜慧度进攻林邑，大破林邑军，斩杀敌人过半。林邑请求投降，并将前后入寇所抢劫掳掠的人口和财产全部归还。杜慧度在交州任职，处理公务，细密谨慎，仿佛管理自己的家事，官吏和百姓对他都十分敬畏；城门夜不关闭，路不拾遗。

[12]己未，魏主如云中。

[12]己未（疑误），北魏国主拓跋嗣抵达云中。

[13]河西王蒙逊欲伐凉，先引兵攻秦浩；既至，潜师还屯川岩。

[13]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准备进攻西凉，于是，他设计先在东方进攻西秦的浩，大军一到浩，立即秘密回师，驻军川岩。

凉公歆欲乘虚袭张掖；宋繇、张体顺切谏，不听。太后尹氏谓歆曰：“汝新造之国，地狭民希，自守犹惧不足，何暇伐人！先王临终，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宁民，以俟天时，言犹在耳，奈何弃之！蒙逊善用兵，非汝之敌，数年以来，常有兼并之志。汝国虽小，足为善政，修德养民，静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将归汝；若其休明，汝将事之；岂得轻为举动，侥冀非望！以吾观之，非但丧师，殆将亡国！”亦不听。宋繇叹曰：“今兹大事去矣！”

西凉公李歆得到沮渠蒙逊进攻浩的消息，便想要乘北凉西部防务空虚，进攻张掖。右长史宋繇、左长史张体顺恳切地劝阻他，李歆不听。李歆的母亲、太后尹氏警告李歆说："你的王国是一个新建的国家，地狭民少，自卫还怕力量不够，哪有余力去讨伐别人！先王临死时，一再叮咛你，对于军事行动千万要慎重，要保境安民，等待良机。言犹在耳，为什么就抛在一边？沮渠蒙逊善于用兵，你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他多年来一直有吞并我们的野心。你的王国虽然很小，但足以施行善政，修德养民，冷静地休养生息以等待时机。沮渠蒙逊如果昏庸暴虐，人民自会归附于你；他如果英明有德政，你应该事奉于他。怎么可以轻举妄动，去讨伐别人，只图侥幸成功。依我看来，你此番举动，不但会全军覆没，还将亡国！"李歆还是不接受。宋繇叹息说："到如此地步，大势去矣！"

歆将步骑三万东出。蒙逊闻之曰："歆已入吾术中；然闻吾旋师，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将进攻黄谷。歆闻之，喜，进入都渎涧。蒙逊引兵击之，战于怀城，歆大败。或劝歆还保酒泉。歆曰："吾违老母之言以取败，不杀此胡，何面目复见我母！"遂勒兵战于蓼泉，为蒙逊所杀。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预、领羽林右监密、左将军眺、右将军亮西奔敦煌。

李歆率领步、骑兵三万人自都城酒泉向东进发。沮渠蒙逊闻知大喜，说："李歆已经中了我的圈套，但是如果他听说我回军埋伏，一定不敢继续前进。"于是沮渠蒙逊下令在西部边境，遍传攻克浩的消息，并扬言大军还要进攻黄谷。李歆得到这个消息，大喜，立即率大军开进都渎涧，沮渠蒙逊率军进攻，两支军队在怀城决战，结果李歆率领的西凉军大败。有人劝李歆退军保卫都城酒泉。李歆说："我违背母亲的教训才遭到如此挫败，不杀掉这个胡蛮，我有何面目再见老母。"于是率领又手下的将士在蓼泉与蒙逊军队展开第二次会战，西凉军大败，李歆被沮渠蒙逊杀掉。李歆的弟弟酒泉太守李翻、新城太守李预、领羽林军右监李密、左将军李眺、右将军李亮，向西逃往敦煌。

蒙逊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为吏部郎中，委之选举；凉之旧臣有才望者，咸礼而用之。以其子牧犍为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与翻等弃敦煌奔北山。蒙逊以索嗣之子元绪行敦煌太守。

沮渠蒙逊于是进入酒泉，他严明纪律，禁止士兵抢劫，人民生活安定。沮渠蒙逊任命宋繇为吏部郎中，掌管全国官员的任免和升迁调补。西凉旧有臣僚中有才干和声望的，都以礼对待他们并延聘任官。沮渠蒙逊任命他的儿子沮渠牧犍为酒泉太守。西凉敦煌太守李恂，是李翻的弟弟，这时也与李翻等一道放弃敦煌，逃往北山。沮渠蒙逊任命索嗣的儿子索元绪代理敦煌太守。

蒙逊还姑臧，见凉太后尹氏而劳之。尹氏曰："李氏为胡所灭，知复何言！"或谓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柰何傲之！且国亡子死，曾无忧色，何也？"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柰何更如凡人，为儿女子之悲乎！吾老妇人，国亡家破，岂可复惜余生，为人臣妾乎！惟速死为幸耳。"蒙逊嘉而赦之，娶其女为牧犍妇。

沮渠蒙逊返回都城姑臧，见到西凉国尹太后，极尽安抚慰问。尹太后说："李氏家族为胡人所灭，还有什么可说。"有人对尹太后说："而今，你们母子的性命都握在别人手中，怎么可以如此傲慢！况且国家灭亡，儿子被杀，你却连一点忧色都没有，为什么？"尹太后说："存亡生死，都是上天的旨意，为什么要象普通人那样，作小儿女般的悲恸？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如今国破家亡，怎么可以爱惜余生，为人家臣妾呢！我只求快快死掉，就是万幸了。"沮渠蒙逊嘉许她的言行，赦免了她，并娶她的女儿做自己儿子沮渠牧犍的妻子。

[14]八月，辛未，追谥妃臧氏为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

[14]八月，辛未（十九日），刘裕追赠妃臧爱亲谥号敬皇后。癸酉（二十一日），立王太子刘义符为皇太子。

[15]闰月，壬午，诏晋帝诸陵悉置守卫。

[15]闰月，壬午（初一），刘裕下诏：东晋历代皇帝陵墓，都设置守卫。

[16]九月，秦振武将军王基等袭河西王蒙逊胡园戍，俘二千余人而还。

[16]九月，西秦振武将军王基等在胡园戍地方袭击了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的部队，俘获二千余人而回。

[17]李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绪粗险好杀，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张弘密信招恂。冬，恂帅数十骑入敦煌，元绪东奔凉兴。承等推恂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改元永建。河西王蒙逊遣世子政德攻敦煌，恂闭城不战。

[17]西凉敦煌太守李恂在任时，对百姓有德政，深得民心，而北凉新派的太守索元绪粗暴凶狠、阴险嗜杀，大失人心。敦煌人宋承、张弘秘密写信给前太守李恂，请他回来主政。这年冬季，李恂率领骑兵数十人进入敦煌，索元绪向东逃往凉兴。宋承等推举李恂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改年号为永建。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派遣世子沮渠政德进攻敦煌，李恂等紧闭城门，不出来应战。

[18]十二月，丁亥，杏城羌酋狄温子帅三千余家降魏。

[18]十二月，丁亥（初七日），夏国所属杏城羌族部落酋长狄温子，率三千余家背叛夏国，投奔北魏。

[19]是岁，魏姚夫人卒，追谥昭哀皇后。

[19]本年，北魏姚夫人去世。追赠谥号昭哀皇后。

二年（辛酉、421）

二年（辛酉，公元421年）

[1]春，正月，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1]春季，正月，辛酉（十二日），刘宋武帝到南郊圜丘，祭祀天神，大赦天下。

裴子野论曰：夫郊祀天地，修岁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

裴子野论曰：在南郊祭祀天神地神，是每年例行的典礼；刘裕却赦免有罪的人，不知他的用心何在！

[2]以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司徒，尚书仆射徐羡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中书令傅亮为尚书仆射。

[2]刘宋武帝任命扬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为司徒，尚书仆射徐羡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中书令傅亮为尚书仆射。

[3]辛未，魏主嗣行如公阳。

[3]辛未（二十二日），北魏国主拓跋嗣一行前往公阳。

[4]河西王蒙逊帅众二万攻李恂于敦煌。

[4]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亲自率兵二万人攻打西凉李恂所据守的敦煌。

[5]秦王炽磐遣征北将军木弈干、辅国将军元基攻上，遇霖雨而还。

[5]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征北将军乞伏木弈干、辅国将军乞伏元基攻打夏 国所属的上，遇到连绵大雨，班师回朝。

[6]三月，甲子，魏阳平王熙卒。

[6]三月，甲子（十六日），北魏阳平王拓跋熙去世。

[7]魏主发代都六千人筑苑，东包白登，周三十余里。

[7]北魏国主拓跋嗣征调代郡百姓六千人兴筑御花园，东面包括白登，周围三十余里。

[8]河西王蒙逊筑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许。恂将宋承等举城降， 恂自杀。蒙逊屠其城，获恂弟子宝，囚于姑臧。于是西域诸国皆请诣蒙逊称臣朝贡。

[8]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兴筑长堤，采用水攻的方法，把敦煌城围困起来；李恂请求投降，沮渠蒙逊拒绝。李恂手下的大将宋承等再次背叛，举献城池投降了沮渠蒙逊，李恂自杀。沮渠蒙逊下令屠城，生擒了李恂的侄儿李宝，送到姑臧囚禁起来。于是，西域各国纷纷请求归附北凉，自称臣属，遣使朝贡。

[9]夏，四月，己卯朔，诏所在淫祠自蒋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贤及以勋德 立祠者，不在此例。

[9]夏季，四月，己卯朔（初一），刘宋武帝下诏：所有不正规的祠庙， 包括蒋子文以下的祠庙，一律撤除。但是祭祀先辈圣贤，以及有功勋、有德望 的先辈宗祠，仍可保留。

[10]吐谷浑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炽磐以阿柴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安州牧、白兰王。

[10]吐谷浑王慕容阿柴派遣使臣向西秦投降。西秦国王乞伏炽磐任命慕容阿柴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安州牧、白兰王。

[11]六月，乙酉，魏主北巡至蟠羊山；秋，七月，西巡至河。

[11]六月，乙酉（初八），北魏国主拓跋嗣向北巡视，抵达蟠羊山；秋季，七月，拓跋嗣又向西巡视，抵达黄河。

[12]河西王蒙逊遣右卫将军沮渠鄯善、建节将军沮渠苟生帅众七千伐秦。秦王炽磐遣征北将军木弈干等帅步骑五千拒之，败鄯善等于五涧，虏苟生，斩首二千而还。

[12]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派遣右卫将军沮渠鄯善、建节将军沮渠苟生率军七千人攻打西秦。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征北将军乞伏木弈干等率领步、骑兵五千人抵抗北凉军队的进攻，在五涧大败沮渠鄯善的军队，生擒沮渠苟生，斩首二千人，班师告捷。

[13]初，帝以毒酒一授前琅邪郎中令张伟，使鸩零陵王，伟叹曰："鸩君以求生，不如死！"乃于道自饮而卒。伟，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辄令秀之兄弟方便杀之。王自逊位，深虑祸及，与褚妃共处一室，自煮食于床前，馀食所资，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与兄右卫将军叔度往视妃，妃出就别室相见。兵人逾垣而入，进药于王。王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杀之。帝帅百官临于朝堂三日。

[13]当初，刘宋武帝曾把一瓦罐毒酒交给前琅邪郎中令张伟，让他毒死东晋废帝、改封为零陵王的司马德文，张伟叹息说："毒杀君王而求活命，不如一死"。于是就在路上自饮而亡。张伟是张的哥哥。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二人都是零陵王的王妃褚灵秀的哥哥，司马德文的妻妾中，每每有人生下男孩，刘裕便命褚秀之兄弟趁便扼杀。司马德文逊位后，他深恐自己也不免毒手，就与褚妃同住一室，在床前煮饭烧汤，饮食等所需用的都由褚妃亲手操办。所以刘裕的人一时没有机会下手。九月，刘宋武帝命令褚淡之与其兄右卫将军褚叔度前往探视他们的妹妹褚妃。褚妃出来到另一间房子与二兄相见。伏兵翻墙而入，把毒药递给零陵王司马德文。司马德文不肯饮服，说："佛教的教义，自杀而死的，再世投胎时，将不能得到人身。"士卒一拥而上，用被蒙住司马德文的头，将他闷死。刘裕率领文武百官亲临朝堂哭泣哀悼三天。

[14]庚戌，魏主还宫。

[14]庚戌（初五），北魏国主拓跋嗣回宫。

[15]冬，十月，己亥，诏以河西王蒙逊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

[15]冬季，十月，己亥（二十四日），刘宋武帝下诏，任命北凉河西王沮 渠蒙逊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

[16]己亥，魏主如代。

[16]己亥（二十四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前往代郡。

[17]十一月，辛亥，葬晋恭帝于冲平陵，帝帅百官瞻送。

[17]十一月，辛亥（初七），刘宋将晋恭帝司马德文安葬于冲平陵，刘宋 武帝亲自率领文武百官护送灵柩。

[18]十二月，丙申，魏主西巡，至云中。

[18]十二月，丙申（二十二日），北魏国主拓跋嗣视察西部边防，抵达云中。

[19]秦王炽磐遣征西将军孔子等帅骑二万击契汗秃真于罗川。

[19]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征西将军乞伏孔子等率领骑兵二万人，袭击匈奴部落酋长契汗秃真据守的罗川。

[20]河西王蒙逊所署晋昌太守唐契据郡叛，蒙逊遣世子政德讨之。契，瑶之子也。

[20]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所属的晋昌太守唐契据郡叛变，沮渠蒙逊派遣其世子沮渠政德讨伐叛军。唐契是唐瑶的儿子。

[21]上之为宋公也，谢瞻为宋台中书侍郎，其弟晦为右卫将军。时晦权遇已重，自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凑，门巷填咽。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素以恬退为业，不愿干豫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乃以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及还彭城，言于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前后屡陈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故向亲旧陈说，用为戏笑，以绝其言。及上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忧惧。是岁，瞻为豫章太守，遇病不疗。临终，遗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励，为国为家。"

[21]刘宋武帝刘裕还是东晋的宋公时，谢瞻为宋国的中书侍郎，他的弟弟谢晦为右卫将军。当时谢晦的权势和地位已经很重，他自彭城回京迎接家属，宾客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车马盈门堵塞巷口。谢瞻在家看到如此情形不胜惊骇，对谢晦说："你的声望和职位并不很高，人

们却如此奉承你！你们谢家一向淡泊权利，不愿干预朝政，交游的人不是亲戚便是朋友。而你却权倾朝野，这哪里是家门之福！”于是，他用篱笆把两家门庭隔开说：“我不忍心见到这种场面。”等到回到彭城，谢瞻对宋公刘裕说：“我本出身于清贫之家，祖、父的官禄不过二千石，我的弟弟谢晦年方三十，志向平庸，才能不高，却荣居高位，地位格外尊崇，掌理机要。享福太过，灾难必生，应验不远，请求您贬降谢晦的官阶，以保存我们衰微的家门！”此后又多次向刘裕陈请。谢晦有时把朝廷中的机密告诉谢瞻，谢瞻就故意传给亲戚朋友，作为取笑的谈资，目的在于使谢晦闭口。宋公刘裕即位后，谢晦因有辅助开国的功劳，官位更高，责任愈重，谢瞻也为此更加忧惧。这年，谢瞻担任豫章太守，患病不治。临终前，他留一封遗嘱给谢晦，说：“我幸能保全一身，还有什么恨事？你要自思勉励，为国为家。”

三年（壬戌、422）

三年（壬戌，公元422年）

[1]春，正月，甲辰朔，魏主自云中西巡，至屋窦城。

[1]春季，正月，甲辰朔（初一），北魏国主拓跋嗣从云中出发继续向西巡视，抵达屋窦城。

[2]癸丑，以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刺史如故。江州刺史王弘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领军谢晦为领军将军兼散骑常侍，入直殿省，总统宿卫。徐羡之起自布衣，又无术学，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忧喜见色；颇工奕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晓万事，安异同。”尝与傅亮、谢晦宴聚，亮、晦才学辩博，羡之风度详整，时然后言。郑鲜之叹曰：“观徐、傅言论，不复以学问为长。”

[2]癸丑（初十），刘宋武帝任命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继续兼任扬州刺史。任命江州刺史王弘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领军谢晦为领军将军兼散骑常侍，入宫值班，总管宫廷安全保卫事务。徐羡之由平民起家，又没有学问，但有很大的志向和气度，一旦居于高位，掌理国家大权，朝野上下，都推崇佩服，都认为他有宰相的声望。徐羡之平时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奕棋，但观看别人对局，又好像什么都不懂，当时的人因此加倍推崇他。傅亮、蔡廓常说：“徐公通晓万事，善于调解纠纷。”徐羡之曾经与傅亮、谢晦酒筵

欢聚，傅亮、谢晦才学渊博，善于辞辩，徐羡之风度庄重严肃，在适当的时候才发言。奉常官郑鲜之曾叹息地说：“观察徐羡之、傅亮的言论，已经不再是以学问见长了。”

[3]秦征西将军孔子等大破契汗秃真，获男女二万口，牛羊五十余万头。秃真帅骑数千西走，其别部树奚帅户五千降秦。

[3]西秦征西将军乞伏孔子等大破匈奴部落酋长契汗秃真的军队，俘获男女共二万人，牛羊五十余万头。契汗秃真仅率数千人向西逃走。另外一支匈奴部落酋长契汗树奚，率领五千户人家投降了西秦。

[4]二月，丁丑，诏分豫州淮以东为南豫州，治历阳，以彭城王义康为刺史。又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治临湘，以左卫将军张为刺史。

[4]二月，丁丑（初四），刘宋武帝下诏，分割豫州淮河以东土地为南豫州，州治设在历阳，任命彭城王刘义康为南豫州刺史。又分割荆州十个郡，建立湘州，州治设在临湘，任命左卫将军张为湘州刺史。

[5]丙戌，魏主还宫。

[5]丙戌（十三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回宫。

[6]三月，上不豫，太尉长沙王道怜、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并入侍医药。群臣请祈祷神祇，上不许，唯使侍中谢方明以疾告宗庙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时多符瑞，及贵，史官审以所闻，上拒而不答。

[6]三月，刘宋武帝病重，太尉长沙王刘道怜、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一道进宫，侍侯刘裕治疗服药。朝中大臣们请求向神灵祈祷，刘裕不许，只派侍中谢方明到宗庙焚香，把病情向祖先报告。刘裕一向不信神怪，当他还是一个平民的时候，曾有许多祥兆，等到后来大贵，史官们向他查证传闻，刘裕都拒而不答。

檀道济出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镇广陵，悉监淮南诸军。

檀道济出任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兼领淮南各路军队。

皇太子多狎群小，谢晦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上曰：“庐陵何如？”晦曰：“臣请观

焉。”出造卢陵王义真，义真盛欲与谈，晦不甚答。还曰：“德轻于才，非人主也。”丁未，出义真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是后，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复详载矣。

皇太子刘义符常和一些奸佞小人厮混，谢晦曾对刘宋武帝说：“陛下年事已高，应考虑如何使大业万世长存，帝位至关重要，不能交给没有才能的人。”刘裕问道：“你看庐陵王刘义真如何？”谢晦说：“且容我观察观察！”出宫后即去拜访庐陵王刘义真。刘义真盛情款待谢晦，并想要与他长谈，谢晦支吾其辞，不愿答话。回宫对宋武帝刘裕说：“德行低于才能，不是人主呵。”丁未（初五），刘裕命刘义真出任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及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从此以后，大州州牧官职之上又加都督之职便成定例，有的都督所辖，最多达到五十个州，已无法详细列出。

[7]帝疾瘳，己未，大赦。

[7]刘宋武帝大病稍愈，己未（十七日），大赦天下。

[8]秦、雍流民南入梁州；庚申，遣使送绢万匹，且漕荆、雍之谷以赈之。

[8]秦州、雍州逃难的流民南下进入了刘宋所辖的梁州；庚申（十八日），刘宋武帝派遣使臣送一万匹绢，并且将荆州、雍州二处的谷米漕运到梁州，赈济那里的流民。

[9]刁逵之诛也，其子弥亡命。辛酉，弥帅数十人入京口，太尉留府司马陆仲元击斩之。

[9]当初，刁逵伏诛，他的儿子刁弥逃亡。辛酉（十九日），刁弥率领数十人攻入京口，太尉留府司马陆仲元迎击，并斩杀了刁弥。

[10]乙丑，魏河南王曜卒。

[10]乙丑（二十三日），北魏河南王拓跋曜去世。

[11]夏，四月，甲戌，魏立皇子焘为太平王，拜相国，加大将军；丕为乐平王，弥为安定王，范为乐安王，健为永昌王，崇为建宁王，俊为新兴王。

[11]夏季，四月，甲戌（初二），北魏国主拓跋嗣封皇子拓跋焘为太平王，拜授相国，加授大将军；封皇子拓跋丕为乐平王、拓跋弥为

安定王、拓跋范为乐安王、拓跋健为永昌王、拓跋崇为建宁王、拓跋俊为新兴王。

[12]乙亥，诏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王。

[12]乙亥（初三），刘宋武帝下诏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王。

[13]秦王炽磐以折冲将军乞伏是辰为西胡校尉，筑列浑城于汁罗以镇之。

[13]西秦王乞伏炽磐，任命折冲将军乞伏是辰为西胡校尉，并在汁罗兴筑列浑城对胡人加以镇抚。

[14]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诫之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又为手诏曰："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同被顾命。癸亥，帝殂于西殿。帝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被服居处，俭于布素，游宴甚稀，嫔御至少。尝得后秦高祖从女，有盛宠，颇以废事；谢晦微谏，即时遣出。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岭南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之物。内外奉禁，莫敢为侈靡。

[14]五月，刘宋武帝病重，他把太子刘义符召到床前，告诫他说："檀道济虽有才干，精于谋略，却无野心，不像他的哥哥檀道韶，有一种难以驾御的气质。徐羡之、傅亮，当不会有其他企图。谢晦多次随我南北征战，善于随机应变，将来如果有问题，一定是他。"然后，刘裕又亲笔写下遗诏："后世如果出现年幼的君主，朝中政事一概委托给宰相，皇太后用不着临朝主政。"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共同接受遗命。癸亥（二十一日），刘宋武帝刘裕在西殿去世。刘裕生前清心寡欲，生活简朴，起居有常，严整有度。衣服和住所都很朴素，游览欢宴也次数很少，后宫嫔妃也不多。他曾经获得后秦文桓帝姚兴的侄女，对她倍加宠爱，并因此耽误了政事。谢晦稍加劝谏，他立即把姚妃遣送出宫。刘裕的财产全放在国库，宫内没有私藏。岭南曾经进贡过一种筒装细布，一筒竟能容纳八丈。刘裕嫌它过于精美华丽，耗费人力，于是他命令有关部门弹劾岭南太守，把进贡的细布还给当地，并且亲自下令禁止岭南织做这种

细布。公主出嫁，嫁妆不过二十万，另外再也没有锦绣等精品。宫内宫外，都严奉禁约，没有人敢奢侈浪费。

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马氏为皇后。后，晋恭帝女海盐公主也。

皇太子刘义符即皇帝位，年仅十七岁，下令大赦，尊皇太后萧文寿为太皇太后；封太子妃司马茂英为皇后。司马茂英是晋恭帝的女儿海盐公主。

[15]魏主服寒食散，频年药发，灾异屡见，颇以自忧。遣中使密问白马公崔浩曰："属者日食赵、代之分。朕疾弥年不愈，恐一旦不讳，诸子并少，将若之何？其为我思身后之计！"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请陈瞽言。自圣代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贤公卿以为师傅，左右信臣以为宾友；入总万机，出抚戎政。如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奸宄息望，祸无自生矣。皇子焘年将周星，明睿温和，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必待成人然后择之，倒错天伦，则召乱之道也。"魏主复以问南平公长孙嵩。对曰："立长则顺，置贤则人服；焘长且贤，天所命也。"帝从之，立太平王焘为皇太子，使之居正殿临朝，为国副主。以长孙嵩及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代人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官总己以听焉。帝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谓侍臣曰："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同晓解俗情，明练于事；观达于政要，识吾旨趣；浩博闻强识，精察天人；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以此六人辅相太子，吾与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于天下矣。"

[15]北魏国主拓跋嗣，一直服用寒食散，一连几年，药性发作，天上变异与地上灾难也屡屡出现，他自己深感忧虑。于是派宦官秘密询问白马公崔浩说："最近，赵、代地区多次发生日食，而朕的病又多年不愈，我担心如果我一旦去世，皇子们还都年幼，那该如何是好？请你为我考虑考虑身后的办法。"崔浩回答说："陛下正值壮年，您的病很快就会痊愈。如果您一定要听听我的意见，那我就说几句不一定合适的话。自从我们魏国创立以来，一向不注重选立储君。所以永兴初年发生的宫廷巨变，国家几乎倾覆。现在我们亟待要做的就是早早建

东宫立太子，遴选贤明的公卿做太子的师傅，让您左右亲信的大臣作他的宾客和朋友；让太子在京师时主持朝政，出京时则统率军队安抚百姓，讨伐敌人。如果这样，陛下您就可以身心悠闲，不必亲自处理政事，在宫中颐养天年。陛下百年之后，国家有确定的君主，百姓亦有所归附，奸佞之徒不敢再生其他企图，灾祸也无从出现。皇子拓跋焘，年将十二岁，聪明睿智，性情温和，以长子立为太子，是礼制的最高原则，如果一定要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再在他们中间选择太子，那就很可能废长立幼，使天伦倒错，从而召致天下大乱。”北魏国主又就立太子的问题征询南平公长孙嵩的意见。长孙嵩回答说：“立长为储君，名正言顺，选贤为太子，则人心信服。拓跋焘既是长子又很贤能，这是上天的旨意。”北魏国主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下诏立太平王拓跋焘为皇太子，并让他坐在正殿，处理朝中大事，作为国家的副主，北魏国主又任命长孙嵩及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等为左辅官，座位设在东厢，面向西方；命白马公崔浩，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代郡人丘堆为右辅官，座位设在西厢，面向东方，共同辅弼太子。百官则居于左右辅官之下，听候差遣。拓跋嗣则避居西宫，但亦不时悄悄出来，从旁窥视，观察太子和辅臣如何裁断政事。他听后非常高兴，对左右侍臣们说：“长孙嵩是德高望重的老臣。曾经事奉过四代皇帝，功在国家；奚斤足智多谋，能言善辩，远近闻名；安同通晓世情，了解民间疾苦，处事明达干练；穆观深通政务，能领悟我的旨意；崔浩博闻强记，精于观察天象和民情；丘堆虽无大才，但他专心为公，谨慎处世。用这样六个人来辅佐太子，我跟你们只要巡视四方边境，对叛逆加以讨伐，对臣服者加以安抚，就足以称霸天下了。

嵩实姓拔拔，斤姓达奚，观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是时，魏之群臣出于代北者，姓多重复，及高祖迁洛，始皆改之。备史恶其烦杂难知，故皆从后姓以就简易，今从之。

公孙嵩本姓“拔拔”，奚斤姓“达奚”，穆观姓“丘穆陵”，丘堆姓“丘敦”。当时，北魏的文武官员，凡出身于代郡以北的，仍保持多音节的复姓，等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以后，才开始改为单姓，旧史书嫌恶复姓繁复难记，所以在叙述改姓前的事时，也采用改姓后的姓，以求简易。本书也采用这个做法。

魏主又以典东西部刘、门下奏事代人古弼、直郎徒河卢鲁元忠谨恭勤，使之给侍东宫，分典机要，宣纳辞令。太子聪明，有大度；群臣时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当决之汝曹国主也。”

北魏国主拓跋嗣又因为典东西部官刘，门下奏事代郡人古弼、直郎徒河人卢鲁元等人忠心谨慎，节俭勤劳，分派他们为东宫官属，分别负责掌管机要，传达政令和报告。太子拓跋焘聪明，胸襟开阔，文武百官有时就疑难问题请示拓跋嗣，拓跋嗣就说：“这个我不知道，去让你们的国主决定吧！”

[16]六月，壬申，以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尚书令，以领军将军谢晦领中书令，侍中谢方明为丹杨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则以渐移变，使无迹可寻。

[16]六月，壬申（初一），刘宋任命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尚书令，领军将军谢晦为中书令，侍中谢方明为丹杨尹。谢方明善于治理地方，凡是他任过职的地方，都盛赞他的才能。他继续前任的工作，不改其方针政策，如果有非改不可的，他就逐渐地加以改变，使人看不出更改的痕迹。

[17]戊子，长沙景王道怜卒。

[17]戊子（十七日），长沙景王刘道怜去世。

[18]魏建义将军刁雍寇青州，州兵击破之。雍收散卒，走保大乡山。

[18]北魏建义将军刁雍进犯刘宋的青州，青州守兵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刁雍于是收集残兵，逃入大乡山自保。

[19]秋，七月，己酉，葬武皇帝于初宁陵，庙号高祖。

[19]秋季，七月，己酉（初八），刘宋在初宁陵安葬了武帝刘裕，庙号高祖。

[20]河西王蒙逊遣前将军沮渠成都帅众一万，耀兵岭南，遂屯五涧。九月，秦王炽磐遣征北将军出连虔等帅骑六千击之。

[20]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派遣前将军沮渠成都，率军一万人，到岭南显示武力，然后大军屯驻在五涧。九月，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征北将军出连虔等，率领骑兵六千人袭击沮渠成都的部队。

[21]初，魏主闻高祖克长安，大惧，遣使请和，自是每岁交聘不绝。及高祖殂，殿中将军沈等奉使在魏，还，及河，魏主遣人追执之，议发兵取洛阳、虎牢、滑台。崔浩谏曰：“陛下不以刘裕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丧伐之，虽得之不足为美。且国家今日亦未能一举取江南也，而徒有伐丧之名，窃为陛下不取。臣谓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使义声布于天下，则江南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帅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出师，可以兵不疲劳，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刘裕乘姚兴之死而灭之，今我乘裕丧而伐之，何为不可？”浩曰：“不然。姚兴死，诸子交争，故裕乘衅伐之。今江南无衅，不可比也。”魏主不从，假司空奚斤节，加晋兵大将军、行扬州刺史，使督宋兵将军·交州刺史周几、吴兵将军·广州刺史公孙表同入寇。

[21]最初，北魏国主拓跋嗣听到东晋的太尉刘裕克复长安的消息，大为恐惧，立即派遣使臣请和。从此以后，两国使臣每年互访，来往不断。刘裕去世的时候，刘宋使臣殿中将军沈正出使北魏，告辞返国，刚到黄河，北魏国主便派人追赶，生擒而回。北魏还打算发兵攻取黄河南岸的洛阳、虎牢和滑台。白马公崔浩劝阻说：“当初陛下您没有因为刘裕骤然得势，而接纳他派遣的使臣和礼物，而刘裕对陛下也十分恭敬。不幸他现在去世了，我们却乘人家遭丧而兴兵讨伐，即使得手也不是光彩的事。更何况以我们国家眼下的实力，也不可一举夺取江南，却只落得个伐丧的恶名，我自以为陛下不该这样做。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派使节前往吊丧，抚慰孤儿寡妇，同情他们的不幸，从而使我们仁义的名声，传播天下，这样一来，长江以南的江山，不攻自服了。况且如今刘裕刚刚去世，其党羽还不曾离析，一旦大军压境，他们势必会同心协力抵抗，我们不一定能成功。不如稍稍延缓，等待他们的权臣争权内讧，变故和灾难必然发生，然后我们再调兵遣将，军士还不曾疲劳，即可坐收淮北的大片土地。”北魏国主拓跋嗣问道：“当年刘裕乘姚兴之死，一举灭掉了秦国。如今我要乘刘裕之死，讨伐刘宋，有什么不可以？”崔浩说：“那不一样。姚兴死后，他的儿子们拼命内争，刘裕才得以乘机讨伐。现在，江南的刘宋无机可乘，所以不可同日而语呀！”北魏国主拒不接受崔浩的意见，授司空奚斤以

符节，命他加授晋兵大将军、代理扬州刺史等官职，率领宋兵将军、交州刺史周几，吴兵将军、广州刺史公孙表等，一起向刘宋进攻。

[22]乙巳，魏主如南宫，遂如广宁。

[22]乙巳（初五），北魏国主拓跋嗣抵达南宫，又前往广宁。

[23]辛亥，魏人筑平城外郭，周围三十二里。

[23]辛亥（十一日），北魏在平城兴筑外城，周围三十二里。

[24]魏主如乔山。遂东如幽州；冬，十月，甲戌，还宫。

[24]北魏国主拓跋嗣抵达乔山，再东行到达幽州。冬季，十月，甲戌（初五），回宫。

[25]魏军将发，公卿集议于监国之前，以先攻城与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长于守城。昔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时克，挫伤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此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则洛阳、滑台、虎牢更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不则为囿中之物，何忧其不获也！"公孙表固请攻城，魏主从之。

[25]北魏南征的大军将要出发，朝中的公卿显官在太子拓跋焘的殿前，举行会议，讨论应先攻城池还是先占领土地？奚斤认为应先攻取城池，崔浩反对，说："南方人擅长守城。从前苻氏进攻襄阳，一年有余，不能破城。现在，我们以大军攻小城，如果不立即攻克，必定会挫伤军力，敌人就会慢慢的增援，我军疲劳而敌人气势正盛，这是十分危险的办法。我们不如分别派兵，夺取土地，以淮河为界限，依次委派地方官，征收田赋租金，把洛阳、滑台、虎牢远隔在我们大军的后方。当他们对南方的救援感到绝望的时候，必定会沿黄河往东走；即使不走，他们也已经是我们苑中的猎物，还用担心不能擒获？"吴军将军公孙表却仍然坚持先行攻城，拓跋嗣应许了公孙表的请求。

于是奚斤等帅步骑二万，济河，营于滑台之东。时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东郡太守王景度告急于德祖，德祖遣司马翟广等将步骑三千救之。

于是，北魏的奚斤统率步、骑兵二万人，渡过了黄河，在滑台之东安营扎寨。这时，刘宋的司州刺史毛德祖镇守虎牢，东郡太守王景度

向毛德祖紧急求救。于是，毛德祖派遣司马翟广等率领步、骑兵三千前去救援。

先是，司马楚之聚众在陈留之境，闻魏兵济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为征南将军、荆州刺史，使侵扰北境。德祖遣长社令王法政将五百人戍邵陵，将军刘怜将二百骑戍雍丘以备之。楚之引兵袭怜，不克。会台送军资，怜出迎之，酸枣民王玉驰以告魏。丁酉，魏尚书滑稽引兵袭仓垣，兵吏悉逾城走，陈留太守冯翊严棱诣斤降。魏以王玉为陈留太守，给兵守仓垣。

在此之前，司马楚之在陈留境内招兵买马，集结力量。他听说北魏大军渡过黄河的消息，立即派遣使臣前往迎降。于是，北魏便任命司马楚之为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命他侵略并骚扰刘宋的北部边境。毛德祖派遣长社县令王法政，率领五百人守卫邵陵，将军刘怜率领二百骑兵驻防雍丘，准备迎击敌人。司马楚之率军突袭刘怜，不能攻克。这时，正赶上刘宋朝廷为守军送来军用物资，刘怜出城迎接，酸枣县的居民王玉飞奔告诉了北魏军队。丁酉（二十八日），北魏尚书滑稽率兵袭击仓垣，守兵和官吏全都翻城逃走，陈留太守冯翊人严棱向奚斤投降。北魏任命王玉为陈留太守，拨给他军队，镇守仓垣。

奚斤等攻滑台，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责之。壬辰，自将诸国兵五万余人南出天关，逾恒岭，为斤等声援。

奚斤等率兵围攻滑台，不能攻破，请求增兵。北魏国主拓跋嗣闻之大怒，严厉斥责了奚斤。壬辰（二十三日），拓跋嗣亲自率领各部落联军五万余人南下，出天关，越过恒岭，声援奚斤。

[26]秦出连虔与河西沮渠成都战，禽之。

[26]西秦征北将军出连虔，与河西沮渠成都交战，生擒沮渠成都。

[27]十一月，魏太子焘将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弥与安同居守。

[27]十一月，北魏国太子拓跋焘率军出京，在塞上屯聚军队，命令安定王拓跋弥和北新公安同留守京师。

庚戌，奚斤等急攻滑台，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马阳瓒为魏所执，不降而死。魏主以成皋侯苟儿为兖州刺史，镇滑台。

庚戌（十一日），北魏大将奚斤等猛攻滑台。终于攻克。刘宋守将东郡太守王景度逃走。王景度手下的司马阳瓒被北魏兵擒获，不降被

杀。拓跋嗣任命成皋侯苟儿为兖州刺史，镇守滑台。

斤等进击翟广等于土楼，破之，乘胜进逼虎牢；毛德祖与战，屡破之。魏主别遣黑将军于栗将三千人屯河阳，谋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将军窦晃等缘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叔孙建将兵自平原济河，徇青、兖。豫州刺史刘粹遣治中高道瑾将步骑五百据项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将兵屯湖陆。于栗济河，与奚斤并力攻窦晃等，破之。

奚斤等进攻翟广所驻守的土楼，很快攻破翟广军队，乘胜进逼虎牢。镇守虎牢的刘宋司州刺史毛德祖反攻，多次击败北魏军。拓跋嗣又另派黑将军于栗率领三千人屯驻河阳，打算夺取金墉。毛德祖派遣振威将军窦晃等沿黄河南岸布防抵抗。十二月，丙戌（十八日），拓跋嗣抵达冀州，派遣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叔孙建率兵，从平原渡过黄河，夺取青州、兖州。刘宋豫州刺史刘粹派遣总管内务的治中高道瑾率领步、骑兵五百人据守项城，徐州刺史王仲德率兵屯驻湖陆。北魏大将于栗渡过黄河，与奚斤合兵进攻窦晃，大破窦晃的军队。

魏主遣中领军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间大肥将兵七千人会周几、叔孙建南渡河，军于，癸未，兖州刺史徐琰弃尹卯南走。于是泰山、高平、金乡等郡皆没于魏。叔孙建等东入青州，司马爱之、季之先聚众于济东，皆降于魏。

北魏国主拓跋嗣派遣中领军代郡人娥清、期思侯柔然人间大肥率兵七千人，会同周几、叔孙建等，南渡黄河，驻扎在。癸未（十五日），刘宋兖州刺史徐琰放弃尹卯城向南逃走。于是，泰山、高平、金乡等郡全部陷入北魏之手。北魏楚兵将军叔孙建等向东攻入青州。东晋逃亡的皇族司马爱之、司马季之等，原先便在济水之东集结部众，这时也都投降了北魏。

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东莞竺夔镇东阳城，遣使告急。己丑，诏南兖州刺史檀道济监征讨诸军事，与王仲德共救之。庐陵王义真遣龙骧将军沈叔狸将三千人就刘粹，量宜赴援。

戊子（二十日），北魏军逼进虎牢。刘宋青州刺史东莞人竺夔当时正在镇守东阳城，立即派人告急求救。己丑（二十一日），刘宋下诏，命令南兖州刺史檀道济督察征讨诸军事，会同徐州刺史王仲德一

起前去救援。庐陵王刘义真派遣龙骧将军沈叔率兵三千人，奔赴豫州刺史刘粹的驻地，察看时机前去救援。

[28]秦王炽磐征秦州牧昙达为左丞相、征东大将军。

[28]西秦王乞伏炽磐，召回秦州牧乞伏昙达，任命他为左丞相、征东大将军。

营阳王景平元年（癸亥、423）

宋营阳王景平元年（癸亥，公元423年）

[1]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己亥朔（初一），刘宋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景平。

[2]辛丑，帝祀南郊。

[2]辛丑（初三），刘宋少帝刘义符到南郊祭祀天神。

[3]魏于栗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弃城走。魏主以栗为豫州刺史，镇洛阳。

[3]北魏于栗进攻金墉。癸卯（初五），宋河南太守王涓之弃城逃走。北魏国主拓跋嗣任命于栗为豫州刺史，镇守洛阳。

[4]魏主南巡恒岳，丙辰，至邺。

[4]北魏国主拓跋嗣南巡到北岳恒山。丙辰（十八日），抵达邺城。

[5]己未，诏征豫章太守蔡廓为吏部尚书，廓谓傅亮曰：“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事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措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云然。

[5]己未（二十一日），刘宋下诏，征召豫章太守蔡廓为吏部尚书。蔡廓对尚书令傅亮说：“官员的任免和升迁调补的权力，如果全部交给我，我就接受，否则，我将不接受任命。”傅亮把这番话转达给录事尚书徐羡之。徐羡之说：“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的任免，全权委托蔡廓，我们不再参与意见。但这些官职以上的人选，还应该由我们共同研究，统一意见。”蔡廓说：“我不能在徐干木签署过的黄纸尾上署名！”拒绝受官。干木，是徐羡之的小名。官员任免和升迁调补的签

呈文件，通常写在黄纸上，然后由录尚书与吏部尚书共同签名，方才有效。所以蔡廓才这样说。

沈约论曰："蔡廓固辞铨衡，耻为志屈；岂不知选、录同体，义无偏断乎！良以主暗时难，不欲居通塞之任。远矣哉！

沈约论曰：蔡廓坚决不接受吏部尚书的职位，把不能全权作主，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人看作是一种耻辱。他难道不知道吏部尚书和录尚书事是两位一体，不能有所偏重吗？实际上他是鉴于当时君主昏庸，时势艰难，而不愿一人担当可以疏通人才也可以阻塞人才的渠道的责任而已，见识实在远大啊！

[6]庚申，檀道济军于彭城。

[6]庚申（二十二日），刘宋檀道济的大军驻扎在彭城。

魏叔孙建入临淄，所向城邑皆溃。竺夔聚民保东阳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据山险，芟夷禾稼，魏军至，无所得食。济南太守垣苗帅众依夔。

北魏叔孙建攻入临淄，他的大军所到，刘宋城池全部崩溃。刘宋青州刺史竺夔召集百姓，于东阳城固守城垣。凡是不愿入城的居民，也令他们分别依据险要的山势，把田野里的庄稼全部割掉，使北魏军来到后，无法就地取得粮食。济南太守垣苗率众投靠了竺夔。

刁雍见魏主于邺，魏主曰："叔孙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为青州刺史，给雍骑，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济河向青州者凡六万骑，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抚慰士民，皆送租供军。

北魏刁雍前往邺城晋见北魏国主拓跋嗣，拓跋嗣说："叔孙建等进入青州地区，老百姓纷纷躲藏，而城又久攻不下。你在青州一向有威信，现在我派你前去助阵。"于是，任命刁雍为青州刺史，拨付给他马匹，命他一路招募士卒来攻取青州。北魏南征军渡过黄河，奔赴青州的骑兵共有六万，刁雍一路募兵又集结五千人，他对境内的绅士平民；竭力安抚慰劳，当地人都愿为刁雍的军队提供粮草。

[7]柔然寇魏边。二月，戊辰，魏筑长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卒，以备柔然。

[7]柔然汗国南下侵略北魏的边境。二月，戊辰（初一），北魏兴筑长城，从赤城往西直到五原，连绵二千余里，同时在边境各要塞配备戍卒，以抵御柔然。

[8]丁丑，太皇太后萧氏殂。

[8]丁丑（初十），刘宋太皇太后萧氏去世。

[9]河西王蒙逊及吐谷浑王阿柴皆遣使入贡。庚辰，诏以蒙逊为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凉州牧、河西王；以阿柴为督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

[9]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和吐谷浑王慕容阿柴都派遣使臣向刘宋进贡。庚辰（十三日），刘宋下诏，任命沮渠蒙逊为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诸军事及骠骑大将军、凉州牧、河西王；任命慕容阿柴为督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

[10]三月，壬子，葬孝懿皇后于兴宁陵。

[10]三月，壬子（十五日），刘宋在兴宁陵安葬孝懿皇后。

[11]魏奚斤、公孙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邺遣兵助之。毛德祖于城内穴地入七丈，分为六道，出魏围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参军范道基等帅之，从穴中出，掩袭其后。魏军惊扰，斩首数百级，焚其攻具而还。魏兵虽退散，随复更合，攻之益急。

[11]北魏大将奚斤、公孙表等合兵进攻虎牢，北魏国主拓跋嗣从邺城遣兵助战。刘宋司州刺史毛德祖，在虎牢城内挖掘地道，深达七丈，分为六道，直通魏军的包围圈外。同时又招募敢死勇士四百人，由参军范道基率领，从地道爬出去袭击敌人的后背，北魏军队不胜惊慌。范道基斩杀敌人数百，然后焚毁了敌人攻城的器械，返回城中。北魏兵虽然暂时溃散，很快又集结到一起，更 猛烈地进攻虎牢城。

奚斤自虎牢将步骑三千攻颍川太守李元德等于许昌，元德等败走。魏以颍川人庾龙为颍川太守，戍许昌。

奚斤从虎牢统率步、骑兵三千人，在许昌攻打颍川太守李元德，李元德放弃守城败退逃走。北魏任命颍川人庾龙为颍川太守，据守许昌。

毛德祖出兵与公孙表大战，从朝至晡，杀魏兵数百。会奚斤自许昌还，合击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余人，复婴城自守。

毛德祖率兵出城与北魏公孙表大战，从早晨到傍晚，斩杀魏兵数百人。正巧奚斤从许昌得胜而回，二人合击毛德祖，毛德祖大败，损失士卒一千多人，只好固守城池坚持守御。

魏主又遣万余人从白沙渡河，屯濮阳南。

北魏国主拓跋嗣又派出一万余人，从白沙渡黄河南下，屯驻濮阳南。

朝议以项城去魏不远，非轻军所抗，使刘粹召高道瑾还寿阳；若沈叔狸已进，亦宜且追。粹奏："虏攻虎牢，未复南向，若遽摄军舍项城，则淮西诸郡无所凭依；沈叔狸已顿肥口，又不宜遽退。"时李元德帅散卒二百至项，刘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请宥其奔败之罪，朝议并许之。

刘宋朝臣们经讨论一致认为，项城距北魏南征军很近，守军力量薄弱，难以抵御魏军的攻击。于是命令豫州刺史刘粹，召回项城守将高道瑾，退守寿阳。如果龙骧将军沈叔已经开进悬壶，也一并撤退。刘粹上疏力争说："敌人正集中力量进攻虎牢，尚未南下，如果我们轻率地放弃项城，淮河以西各郡就失去依靠；沈叔的军队已进驻肥口，也不应立即撤退。"当时，颍川刺史李元德，率领残兵败将二百人逃回项城，刘粹命令他帮助高道瑾严守项城，并请示朝廷宽免了李元德许昌战败之罪，朝议对此并予赞许。

乙巳，魏主畋于韩陵山，遂如汲郡，至枋头。

乙巳（初八），北魏国主拓跋嗣到韩陵山狩猎，然后抵达汲郡，又前往枋头。

初，毛德祖在北，与公孙表有旧。表有权略，德祖患之，乃与交通音问；密遣人说奚斤，云表与之连谋。每答表书，多所治定；表以书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与太史令王亮少同营署，好轻侮亮；亮奏"表置军虎牢东，不得便地，故令贼不时灭。"魏主素好术数，以为然，积前后忿，使人夜就帐中缢杀之。

当初，毛德祖在北方时，与公孙表有旧谊。公孙表有权谋，毛德祖深感忧虑，于是决定用反间手段。他致信公孙表，向他问候。公孙表也回信答谢。然后毛德祖秘密派人告诉奚斤，说公孙表与毛德祖有阴谋。毛德祖每次给公孙表的信，都故意涂改。公孙表每次接到毛德祖的信，都呈给奚斤看，奚斤却更加怀疑，于是就把毛德祖和公孙表的

事报告了拓跋嗣。从前，公孙表与太史令王亮同在一个官署做事，公孙表一向看不起王亮，经常轻蔑地侮辱王亮。现在，王亮乘机上奏拓跋嗣说：“公孙表把军营安扎在虎牢之东，方向不利，有意使敌人不致立时覆灭。”北魏国主拓跋嗣一向迷信巫术，认为果然如此，又勾起多年的积忿，于是，派人深夜入公孙表的军帐，把公孙表绞死。

乙卯，魏主济自灵昌津，遂如东郡、陈留。

乙卯（十八日），北魏国主拓跋嗣从灵昌津渡黄河南下，前往东郡、陈留。

叔孙建将三万骑逼东阳城，城中文武才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时出奇兵击魏，破之。魏步骑绕城列陈十馀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堑，魏人填其三重，为车以攻城，夔遣人从地道中出，以大麻挽之令折。魏人复作长围，进攻逾急。历时浸久，城转堕坏，战士多死伤，馀众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济至彭城，以司、青二州并急，而所领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与王仲德兼行先救之。

北魏叔孙建率领三万骑兵进逼东阳城，城中文武官兵才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全力固守，而且不时出奇兵袭击魏军，击败了北魏的进攻。于是北魏步、骑兵绕城排列，阵地纵深十多里，大规模地兴造功城武器。竺夔组织挖掘的四道堑濠，魏军填平了三道，并制造车撞击城墙。竺夔派人从地道中出击，用粗绳把撞车拉翻，使它摧折。魏军又组成大的包围圈，攻势越发凶猛。时间一久，东阳城城墙纷纷崩溃，战士死伤惨重，剩下的残兵，又困又乏，东阳城陷落在即。这时，刘宋镇北将军檀道济率军抵达彭城，因司州、青州同时告急，所率军队人数太少，不能分兵救援。因距青州的东阳城道路较近，竺夔兵力又弱，檀道济便与徐州刺史王仲德日夜兼程，赶赴东阳城救援。

甲子，刘粹遣李元德袭许昌，斩庾龙。元德因留绥抚，并上租粮。

甲子（二十七日），刘宋豫州刺史刘粹，派颍川太守李元德，袭击许昌，斩杀北魏委任的颍川太守庾龙。李元德于是留驻许昌，安抚百姓，缴上征收的租赋。

魏主至盟津。于栗造浮桥于冶阪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济，西如河内。娥清、周几、闾大肥徇地至湖陆、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尽

攻破高平诸县，灭数千家，虏掠万余口；兖州刺史郑顺之戍湖陆，以兵少不敢出。

北魏国主拓跋嗣抵达盟津。黑将军于栗在冶阪津搭建黄河浮桥。乙丑（二十八日），拓跋嗣率军北渡黄河，向西前往河内。中领军娥清、宋兵将军周几、期思侯闾大肥，带兵攻略土地，他们先后到达湖陆、高平，当地的居民聚集在城堡中，发箭射击。娥清等大怒，连续攻破高平各县，屠杀数千家，掠获一万余人。当时，刘宋兖州刺史郑顺之驻守湖陆，因手下兵少，不敢出击。

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楼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随方抗拒，颇杀魏兵，而将士稍零落。

北魏国主拓跋嗣又派遣并州刺史伊楼拔帮助奚斤进攻虎牢；刘宋守将毛德祖随机应变，顽强抵抗，斩杀很多魏兵，而自己的将士也日渐减少。

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皋，绝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众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阳观《石经》。遣使祀嵩高。

夏季，四月，丁卯（初一），北魏国主拓跋嗣到达成皋，切断了虎牢到黄河汲水的道路。停留了三日，然后亲自督战，攻打虎牢城，仍然没有攻下。于是他又绕道前往洛阳观看《石经》。派遣使臣祭祀嵩山。

叔孙建攻东阳，堕其北城三十许步；刁雍请速入，建不许，遂不克，及闻檀道济等将至，雍又谓建曰：“贼畏官军突骑，以锁连车为函陈。大岘已南，处处狭隘，车不得方轨，雍请将所募兵五千据险以邀之，破之必矣。”时天暑，魏军多疫。建曰：“兵人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全军而返，计之上也。”己巳，道济军于临朐。壬申，建等烧营及器械而遁；道济至东阳，粮尽，不能追。竺夔以东阳城坏，不可守，移镇不其城。

北魏楚兵将军叔孙建正在攻打东阳城，东阳城的北城坍塌三十余步，北魏青州刺史刁雍请示从此缺口冲进城去，叔孙建不同意，于是东阳城仍攻取不下。等到他们听说檀道济的援军即将到来，刁雍又对叔孙建说：“竺夔等畏惧我们骑兵的突击，所以把车辆锁在一起，构筑方阵。大岘山以南，道路狭窄，车辆不能并行，我请您允许我带领我所募集的五千士卒，据守险要，阻击宋兵，定能取胜。”当时正值大

暑，天气炎热，魏军士卒很多都染上了瘟疫。叔孙建说：“部队中一半以上的士卒都染上了疫病，如果僵持下去，士卒会死光，哪里需要敌人再战？现在保存实力，安全撤退是上策。”己巳（初三），刘宋征北将军檀道济驻军临朐。壬申（初六），叔孙建等焚烧大营及各种军械，撤退。檀道济大军抵达东阳，军饷不济，不能追击北魏逃军。青州刺史竺夔因东阳城破坏较重，不能再守，于是移兵不其城镇守。

叔孙建自东阳趋滑台，道济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济停军湖陆，仲德未至尹卯，闻魏兵已远，还就道济。刁雍遂留镇尹卯，招集谯、梁、彭、沛民五千余家，置二十七营以领之。

叔孙建率部从东阳前往滑台，刘宋大将檀道济派遣王仲德向尹卯挺进。檀道济则驻军湖陆。王仲德还没有到尹卯，听说魏兵已逃得很远，于是不再追赶，回军与檀道济会合。而北魏的青州刺史刁雍留下驻守尹卯，招募谯郡、梁郡、彭城郡、沛郡等地百姓五千余家，设立二十七个营寨由刁雍统一指挥。

[12]蛮王梅安帅渠帅数十人入贡于魏。初，诸蛮本居江、淮之间，其后种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巴、蜀，北接汝、颍，往往有之。在魏世不甚为患；及晋，稍益繁昌，渐为寇暴。及刘、石乱中原，诸蛮无所忌惮，渐复北徙，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

[12]中原蛮族首领梅安率领手下将帅数十人，向北魏进贡。最初，各个蛮族部落本来居住在淮河、长江之间地带，后来部落人口增长很快，使蛮族人的势力遍布数州，东连寿春，西达巴、蜀，北到汝水、颍水，到处都有。在曹魏时期，为患还不太大；到了晋朝，蛮族更加繁盛，于是渐渐变成强大的强盗势力。等到刘曜、石勒等南侵大乱中原时，这些蛮族部落更加肆无忌惮，又逐渐向北迁徙，于是，伊阙以南的地区，山间谷底遍布的全是蛮人。

[13]河西世子政德攻晋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宝同奔伊吾，招集遗民，归附者至二千余家，臣于柔然，柔然以契为伊吾王。

[13]河西世子沮渠政德攻击唐契据守的晋昌，随即攻克。唐契跟他的弟弟唐和、外甥李宝一道逃往伊吾，招收逃亡的遗民，归附他们的有二千余家，向柔然汗国称臣。柔然汗国封唐契为伊吾王。

[14]秦王炽磐谓其群臣曰：“今宋虽奄有江南，夏人雄据关中，皆不足与也。独魏主奕世英武，贤能为用，谶云，‘恒代之北当有真

人’，吾将举国而事之。”乃遣尚书郎莫者阿胡等入见于魏，贡黄金二百斤，并陈伐夏方略。

[14]西秦王乞伏炽磐，对他的文武百官说：“现在宋虽然拥有江南，夏国雄据关中，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唯独魏主，世代英明威武，能任用贤才，而且谶书说：‘恒山及代郡之北，一定有真龙天子，’我将统率全国官民，事奉魏主。”于是，乞伏炽磐派遣尚书郎莫者阿胡等人，前往北魏朝见，进贡黄金二百斤，并呈献讨伐夏国方略。

[15]闰月，丁未，魏主如河内，登太行，至高都。

[15]闰月，丁未（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抵达河内，登太行山。又到达高都。

叔孙建自滑台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围二百日，无日不战，劲兵战死殆尽，而魏增兵转多。魏人毁其处城，毛德祖于其内更筑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毁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昼夜相拒，将士眼皆生创；德祖抚之以恩，终无离心。时檀道济军湖陆，刘粹军项城，沈叔狸军高桥，皆畏魏兵强，不敢进。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泄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马渴乏，被创者不复出血，重以饥疫。魏仍急攻之，已未，城陷；将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与此城俱毙，义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将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将军代人豆代田执德祖以献。将佐在城中者，皆为魏所虏，唯参军范道基将二百人突围南还。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

北魏将军叔孙建从滑台向西增援，与大将奚斤合兵一处，攻打虎牢城。虎牢被围困已有二百多天，没有一天不在作战，守城的精锐士卒几乎全部战死，而北魏围城军却越增越多。北魏军已摧毁了虎牢的外城。刘宋守将毛德祖又构筑了三层内城用来抵御，北魏再摧毁其中二城。毛德祖只保持最后一城，日夜奋战，守城的将士不能睡眠，眼睛都长疮。毛德祖与士卒们恩义相结，始终团结一心。这时，檀道济驻军湖陆，豫州刺史刘粹驻军项城，龙骧将军沈叔驻军高桥，都畏惧北魏兵强势盛，不敢前来救援。丁巳（二十一日），北魏军挖地道，宣泄虎牢城里的井水，井深四十丈，山势高峻陡峭，守军无法阻止魏军挖掘。城中开始缺水，人马干渴倦乏，受伤的人已流不出鲜血，再加上饥饿和瘟疫，守军难以坚持下去。北魏军仍然发动急迫的强攻。己未（二十三日），城破。将士们想要保护毛德祖突围，毛德祖说：“我

发誓与此城一同毁灭，大义所在，我不能使城陷而我仍然生存。”拓跋嗣传令攻城将士：“碰上毛德祖，必须生擒。”北魏将军、代郡人豆代田俘虏了毛德祖，呈献给拓跋嗣。刘宋将领在虎牢城中的，也都被魏军生擒，唯独参军范道基率领二百人突围，返回江南。北魏南征士卒死于瘟疫的，也有十分之二三。

奚斤等悉定司、兖、豫诸郡县，置守宰以抚之。魏主命周几镇河南，河南人安之。

北魏大将奚斤等完全占领了刘宋的司州、兖州、豫州所属各郡县，设置地方官安抚治理。北魏国主拓跋嗣命将军周几镇守河南，河南人安于北魏的统治。

徐羡之、傅亮、谢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诏勿问。

刘宋司空徐羡之、尚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因为前方战败，丧失国土，上疏自请处分。下诏，不作追究。

[16]徐羡之兄子吴郡太守佩之颇豫政事，与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结为党友。时谢晦久病，不堪见客。佩之等疑其诈疾，有异图，乃称羡之意以告傅亮，欲令亮作诏诛之。亮曰：“我等三人同受顾命，岂可自相诛戮！诸君果行此事，亮当角巾步出掖门耳。”佩之等乃止。

[16]徐羡之的侄儿、吴郡太守徐佩之经常干预朝廷政事，与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结成党羽。当时谢晦一直患病，不能接见宾客。徐佩之怀疑谢晦装病，另有阴谋，于是他声称这是徐羡之的想法，把它告诉了傅亮，想要让傅亮草拟诏书，诛杀谢晦。傅亮说：“我们三人共同接受先帝遗诏，怎么可以自相残杀！你们一定要这样做，我只好换上平民衣服，徒步走出宫城侧门！”徐佩之一伙才罢休。

[17]五月，魏主还平城。

[17]五月，北魏国主拓跋嗣返回平城。

[18]六月，己亥，魏宜都文成王穆观卒。

[18]六月，己亥（初四），北魏宜都文成王穆观去世。

[19]丙辰，魏主北巡，至参合陂。

[19]丙辰（二十一日），北魏国主向北视察，抵达参合陂。

[20]秋，七月，尊帝母张夫人为皇太后。

[20]秋季，七月，刘宋少帝尊母亲张夫人为皇太后。

[21]魏主如三会屋侯泉；八月，辛丑，如马邑，观源，

[21]北魏国主拓跋嗣到达三会屋侯泉。八月，辛丑（初七），又抵达马邑，察看水源头。

[22]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逊命世子政德击之。政德轻骑进战，为柔然所杀；蒙逊立次子兴为世子。

[22]柔然汗国攻击河西，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命令他的世子沮渠政德迎战。沮渠政德率轻骑兵进攻，为柔然所杀。沮渠蒙逊立其次子沮渠兴为世子。

[23]九月，乙亥，魏主还宫。召奚斤还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几镇枋头；以司马楚之所将户口置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以益豫州。

[23]九月，乙亥（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嗣回宫。召奚斤返回平城，留下军队镇守虎牢。同时命中领军娥清、将军周几镇守枋头；以司马楚之率领的部众设置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来增加豫州的管辖范围。

[24]冬，十月，癸卯，魏人广西宫外垣，周二十里。

[24]冬季，十月，癸卯（初十），北魏扩建平城西宫外墙，周围长二十里。

[25]秃发檀之死也，河西王蒙逊遣人诱其故太子虎台，许以番禾、西安二郡处之，且借之兵，使伐秦，报其父仇，复取故地。虎台阴许之，事泄而止。秦王炽磐之后，虎台之妹也，炽磐待之如初。后密与虎台谋曰："秦本我之仇雠，虽以婚烟待之，盖时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遗令不治者，欲全济子孙故也。为人子者，岂可臣妾于仇雠而不思报复乎！"乃与武卫将军越质洛城谋弑炽磐。后妹为炽磐左夫人，知其谋而告之，炽磐杀后及虎台等十余人。

[25]当初，南凉景王秃发檀被毒死后，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派人引诱南凉太子秃发虎台，承诺把番禾、西安二郡借给他，并借给他军队，让他去讨伐西秦，为父报仇，光复故土。秃发虎台暗地里答应下来了，后来消息泄漏，只好作罢。西秦王乞伏炽磐的王后，是秃发虎

台的妹妹，所以乞伏炽磐对待秃发虎台仍跟从前一样。但是秃发王后却与其兄秃发虎台秘密策划说："秦国本是我们的世仇，虽然结成了姻亲，也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先王的死，不是寿终天年，临死吩咐不要治疗，于是，他们与武卫将军越质洛城共同策划谋杀乞伏炽磐。秃发王后的妹妹是乞伏炽磐的左夫人，她知道了秃发王后的阴谋后，报告了乞伏炽磐，乞伏炽磐于是斩杀秃发王后、秃发虎台等十余人。

[26]十一月，魏周几寇许昌，许昌溃，颍川太守李元德奔项。戊辰，魏人围汝阳，汝阳太守王公度亦奔项。刘粹遣其将姚耸夫等将兵助守项城。魏人夷许昌城，毁钟城，以立封疆而还。

[26]十一月，北魏将军周几进攻许昌，许昌城崩溃，刘宋颍川太守李元德逃奔项城。戊辰（初五），北魏军围攻汝阳，刘宋汝阳太守王公度也逃到项城。于是，刘宋豫州刺史刘粹派遣将领姚耸天等率兵增援，固守项城。北魏军夷平了许昌城，毁坏了钟城的城墙，确定魏宋新的边界，然后便回去了。

[27]己巳，魏太宗殂。壬申，世祖即位，大赦。

[27]己巳（初六），北魏国主拓跋嗣去世。壬申（初九），太子拓跋焘登极，大赦天下。

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庙号太宗。

十二月，庚子（初八），北魏在金陵安葬了明元帝拓跋嗣，庙号太宗。

魏主追尊其母杜贵嫔为密皇后。自司徒长孙嵩以下普增爵位。以襄城公卢鲁元为中书监，会稽公刘为尚书令，司卫监尉眷、散骑侍郎刘库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眷，古真之弟子也。

北魏国主拓跋焘追尊其母杜贵嫔为密皇后。自司徒长孙嵩以下普遍擢升爵位。任命襄城公卢鲁元为中书监，会稽公刘为尚书令，司卫监尉眷、散骑侍郎刘库仁等八人分别掌管东、西、南、北四部。尉眷是尉古真的侄儿。

以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结时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悫，亲任之，使兼长秋卿，监典后宫，出入卧内；年一百一十，乃听归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骑访焉。又十年乃卒。

北魏任命河内镇将代郡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管三十六个部门的事务。罗结当时已有一百零七岁，精力旺盛，拓跋焘认为他忠诚憨直，十分尊敬信任他。命他再兼长秋卿，负责管理后宫日常事务，可以出入卧室寝殿。一百一十岁时，才准许他告老还乡，朝廷每有大事。仍派人骑马去向他请教。又过了十年他才去世。

左光禄大夫崔浩研精经术，练习制度，凡朝廷礼仪，军国书诏，无不关掌。浩不好老、庄之书，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肯为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为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毁之；帝不得已，命洛以公归第，然素知其贤，每有疑议，辄召问之。浩纤妍洁白如美妇，常自谓才比张良而稽古过之。既归第，因修服食养性之术。

北魏左光禄大夫崔浩精通儒家经典，对于朝廷制度和各级机构的功能，尤其熟悉。因此，凡是朝廷礼仪典章、军国诏令，全由他负责。崔浩不喜欢老子、庄子的著作，说："这些都是虚妄、矫情的学说，和人情世态不大切近。老聃研究礼仪，是孔丘尊为老师的人，怎么竟然写出败坏礼教的著作，而搞乱先古圣王的治世之道呢！"崔浩尤其不信佛教，说："为什么要崇拜这个胡人的神！"拓跋焘即位后，他的左右亲信大臣常常攻击崔浩；拓跋焘不得已，只好命崔浩保留公爵，返回私宅。但是，因为他素知崔浩的贤明智慧，朝廷凡是发生争议，出现疑难问题，拓跋焘总是要召见他，听取他的意见。崔浩肌肤洁白细腻，如同美妇，常自以为才干可与张良相比，而考辨古制方面更超过张良。返回私宅后，崔浩又研究修身养性的方法。

初，嵩山道士寇谦之，赞之弟也，修张道陵之术，自言尝遇老子降，命谦之继道陵为天师，授以辟谷轻身之术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谱文，云老子之玄孙也。授以《图真经》六十余卷，使之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其中数篇，李君之手笔也。谦之奉其书献于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独师事之，从受其术，且上书赞明其事曰："臣闻圣王受命，必有天应，《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岂可以世俗常虑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帝欣然，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谦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师，

显扬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之东南，重坛五层；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设厨会数千人。

最初，嵩山道士寇谦之，即寇赞之的弟弟，修炼张道陵的法术，自称曾经见过老子降临人世，老子命令他继承张道陵的法统，担任天师，并传授他不进饮食和飞腾升空的法术，以及符咒《科戒》二十卷，命他重新清理整顿道教。后来，又遇见了神人李谱文，据说是老子的玄孙，授以《图真经》六十余卷，命他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又传授天宫静轮之法，其中有几篇还是出自李谱文的手笔。寇谦之把这本书呈献给北魏国主拓跋焘。朝野上下很多人都不相信。唯独崔浩把寇谦之当作老师尊奉，追随他学习法术，并且上疏皇帝赞扬寇谦之说：“臣曾经听说，圣明的君王接受天命，上天必定有祥瑞相应。《河图》、《洛书》都是象虫子一样的古文字，不象今天，人神面对，手书笔迹十分清晰，辞意深奥奇妙，自古以来，无与伦比。怎么可以因世俗的顾虑，忽视上天的旨意！臣感到恐惧。”拓跋焘大喜，命令谒者携带璧玉、绸缎、猪牛羊祭祀嵩山，并迎接寇谦之在山中修炼的弟子到平城，表示崇奉天师，宣场道法，遍告天下周知。于是，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设坛，坛高五层，朝廷供经道士一百二十人衣股饮食，每月道场设置厨房，供给膳食，与会的有数千人。

臣光曰：“老、庄之书，大指欲同死生，轻去就。而为神仙者，服饵修炼以求轻举，炼草石为金银，其为术正相戾矣；是以刘歆《七略》叙道家为诸子，神仙为方技。其后复有符水、禁咒之术，至谦之遂合而为一；至今循之，其讹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书而信谦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为不智；如谦之者，其为爰居亦大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君子之于择术，可不慎哉！

臣司马光曰：老子、庄子的著作，主要是要人们超脱生死，把生与死一样看待，轻视人世的来去进退。而要成仙的人，靠吞服丹药，常加修炼以求飞腾升天，烧炼草木石以求变成黄金白银。这方法跟老庄的基本思想恰恰相反。所以刘歆著《七略》，把道家归入《诸子略》，神仙归入《方技略》。此后又有符水、咒语等等法术。到寇谦之将以上种种合而为一，一直因循至今，这是一个大错误啊！崔浩不崇信佛教，不喜读老子的著作，却相信寇谦之的话，这是什么缘故

呢！过去臧文仲祭祀爰居鸟，孔丘认为他不明智。至于寇谦之，比起爰居鸟，则大得多了！“《诗经》三百首，一言以蔽之，就是思无邪。”君子对于思想和学说的选择，不能不谨慎啊！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卷

宋纪二 太祖文皇帝上之上元嘉元年（甲子、424）

宋纪二 宋文帝元嘉元年（甲子，公元424年）

[1]春，正月，魏改元始光。

[1]春季，正月，北魏改年号为始光。

[2]丙寅，魏安定殇王弥卒。

[2]丙寅（初四），北魏安定殇王拓跋弥去世。

[3]营阳王居丧无礼，好与左右狎昵，游戏无度。特进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闻陛下时在后园，颇习武备，鼓在宫，声闻于外。黩武掖庭之内，喧哗省闼之间，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远近之怪。陛下践阼，委政宰臣，实同高宗谅暗之美；而更亲狎小人，惧非社稷至计，经世之道也。"不听。泰，宁之子也。

[3]营阳王刘义符在为其父宋武帝刘裕服丧期间，喜欢与左右侍从亲昵轻佻，嬉戏游乐，不能自我节制。以特进衔退休的范泰呈上一本用皂囊封板的奏章，说："我听说陛下常常在后花园习武练功，鼓虽在宫中，鼓声却远传宫外，在禁宫深院，打闹砍杀，又在朝廷各部公堂之间，喧哗嘶喊。如此，则不但不能威服四方夷族，而只能使远近各邦觉得怪诞不经。陛下即位以来，把政务都交给了宰相大臣，实际上同商朝的高宗武丁一样，有着服丧期间闭口不言的美誉。想不到您却与小人亲近，恐怕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好办法和维持世风的好策略。"刘义符没有理会范泰的劝告。范泰是范宁的儿子。

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灵运，玄之孙也，性褊傲，不遵法度；朝廷但以文义处之，不以为有实用。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邑。延之，含之曾孙也，嗜酒放纵。

刘宋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聪睿敏捷，喜爱文学，但是性情轻浮，常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以及慧琳道人等情投意合，过从甚密。刘义真曾经说："有朝一日我当上皇帝，就任命谢灵

运、颜延之任宰相，慧琳道人为西豫州都督。”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性情傲慢偏激，不遵守法令及世俗的约束。当时朝廷只把他放在文学侍从之臣的位置上，却不认为他有从事实际工作的才干。而谢灵运却自认为他的才能应该参与朝廷机要，因而常常愤愤不平。颜延之是颜含的曾孙，喜爱饮酒，放荡不羁。

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安太守。

司空徐羡之等对刘义真与谢灵运的交游，十分厌恶。刘义真的旧部范晏曾婉言规劝刘义真，刘义真说：“谢灵运思想空疏不切实际，颜延之心胸狭窄，见识浅薄，正如魏文帝曹丕所说的‘古今文人，多不拘小节’呀！然而，我们几人性情相投，不能象古人说的互相理解而忘了言语那样。”于是，徐羡之等认为谢灵运、颜延之挑拨是非，离间亲王与朝廷的关系，诽谤朝廷要臣，贬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颜延之为始安太守。

义真至历阳，多所求索，执政每裁量不尽与；义真深怨之，数有不平之言，又表求还都，谘议参军庐江何尚之屡谏，不听。时羡之等已密谋废帝，而次立者应在义真；乃因义真与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恶，废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阳令堂邑张约之上疏曰：“庐陵王少蒙先皇优慈之遇，长受陛下睦爱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怀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骄恣之愆。至于天姿夙成，实有卓然之美，宜在容养，录善掩瑕，训尽义方，进退以渐。今猥加剥辱，幽徙远郡，上伤陛下常棣之笃，下令远近然失图。臣伏思大宋开基造次，根条未繁，宜广树藩戚，敦睦以道。人谁无过，贵能自新；以武皇之爱子，陛下之懿弟，岂可以其一眚，长致沦弃哉！”书奏，以约之为梁州府参军，寻杀之。

刘义真来到历阳之后，不断向朝廷索要供应，掌权的朝臣每次都裁减，不完全听命。刘义真深怀怨恨，经常有愤懑不平的言论，又上书朝廷请求回到京师建康。谘议参军庐江人何尚之多次进言劝阻，刘义真拒不接受。此时，徐羡之等已经在密谋策划废黜少帝刘义符，但废黜刘义符后，身为次子的刘义真依照顺序，应当继位。于是，徐羡之等便利用刘义真与刘义符之间早已存在的宿怨，先上疏弹劾刘义真的

种种罪行，将刘义真贬为平民，放逐到新安郡。前吉阳县令堂邑人张约之上疏说："庐陵王从小就得到先帝优厚慈爱的待遇，长大后又受到陛下和睦友爱的恩宠，所以心里有什么话，一定要说出来，内心想什么，一定会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或许在某些地方违背了为臣之道，招致骄傲放纵而带来的灾祸。但他聪明早熟，确有过人的才华，应该对他宽容教养，发挥他的长处，宽恕他的缺点，以恰当的方法训戒引导，升降都不应该过急。如今朝廷突然剥夺了他的爵位，把他放逐并幽禁到边远的地方。对上伤害了陛下手足之情，对下使远近民心仓皇失措。我认为，我们大宋刚刚建立，宗室枝叶未繁，应该广泛树立藩属屏障，互相之间，敦厚和睦。人谁能无过，可贵的是能够改过自新。刘义真是武皇帝的爱子，是陛下的品德美好的弟弟，怎么可以因为他一时之过，就长期地舍弃放逐！"奏疏呈上后，朝廷任命张约之为梁州府参军，不久，便把他杀了。

[4]夏，四月，甲辰，魏主东巡大宁。

[4]夏季，四月，甲辰（十四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向东巡视，抵达大宁。

[5]秦王炽磐遣镇南将军吉毗等帅步骑一万南伐白苟、车孚、崔提、旁为四国，皆降之。

[5]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镇南将军乞伏吉毗等，率领步、骑兵共一万人，向南讨伐白苟、车孚、崔提、旁为等四个部族，全部降服。

[6]徐羡之等以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先朝旧将，威服殿省，且有兵众，乃召道济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废立之谋告之。

[6]刘宋司空徐羡之等因南兖州刺史檀道济是刘宋武帝时代的大将，威望震慑朝廷内外，而且掌握强大的军队，于是，便征召檀道济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二人先后抵达京师建康，徐羡之等就把废立皇帝的计划告诉了他们。

甲申，谢晦以领军府屋败，悉令家人出外，聚将士于府内；又使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内应。夜，邀檀道济同宿，晦悚动不得眠，道济就寝便熟，晦以此服之。

甲申（二十四日），领军将军谢晦声称：领军将军府第破败，于是将家人全部迁到别的地方，而在府中聚集了将士，又派中书舍人刑安

泰、潘盛为内应。这天夜里，谢晦邀请檀道济同居一室，谢晦又紧张又激动，不能合眼，檀道济却倒头便睡，十分酣畅，谢晦不由得大为敬服。

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沽卖；又与左右引船为乐，夕，游天渊池，即龙舟而寝。乙酉诘旦，道济引兵居前，羡之等继其后，入自云龙门；安泰等先诫宿卫，莫有御者。帝未兴，军士进杀二侍者，伤帝指，扶出东阁，收玺绶，群臣拜辞，卫送故太子宫。

当时，少帝刘义符在皇家华林园造了一排商店，亲自买入卖出，讨价还价；又跟左右佞臣一起，划船取乐。傍晚，刘义符又率左右游逛天渊池，夜里就睡在龙舟上。乙酉（二十五日）凌晨，檀道济引兵开路，徐羡之等随后继进，从云龙门入宫。刑安泰等已先行说服了皇家禁卫军，所以没有人出来阻挡。刘义符还没有起床，军士已经闯入，杀掉刘义符的两个侍从，砍伤刘义符的手指，将刘义符扶持出东阁，收缴了皇帝的玉玺和绶带。文武百官向他叩拜辞行，由军士把刘义符送回到他的故居太子宫。

侍中程道惠劝羡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义恭。羡之等以宜都王义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称皇太后令，数帝过恶，废为营阳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统，赦死罪以下。又称皇太后令，奉还玺绂；并废皇后为营阳王妃，迁营阳王于吴。使檀道济入守朝堂。王至吴，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羡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门，追者以门关踣而弑之。

侍中程道惠劝徐羡之等人拥立皇弟、南豫州刺史刘义恭。徐羡之等却认为宜都王刘义隆一向有很高的声望，又多有祥瑞之兆出现，于是，就宣称奉皇太后张氏之命，列举刘义符过失罪恶，废为营阳王，而由宜都王刘义隆继承皇帝之位，赦免死罪以下人犯。又声称奉皇太后之命，收回皇帝印信，贬皇后司马茂英为营阳王妃，把刘义符送到吴郡，由檀道济入宫守卫朝堂。刘义符抵达吴郡后，被软禁在金昌亭。六月，癸丑（二十四日），徐羡之等派刑安泰，前去刺杀刘义符。刘义符年轻力壮，奋战突围，逃出昌门，追兵用门闩捶击，将刘义符打翻在地杀死。

裴子野论曰：古者人君养子，能言而师授之辞，能行而傅相之礼。宋之教晦，雅异于斯，居中则任仆妾，处处则近趋走。太子、皇子，

有帅，有侍，是二职者，皆台皂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则，导达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于礼义，识不达于今古，谨敕者能劝之以吝啬，狂愚者或诱之以凶慝。虽有师傅，多以耆艾大夫为之；虽有友及文学，多以膏粱年少为之；具位而已，亦弗与游。幼王临州，长史行事；宣传教命，又有典签；往往专恣，窃弄威权，是以本根虽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继奸回，虽恶物丑类，天然自出，然习则生常，其流远矣。降及太宗，举天下而弃之，亦昵比之为也。呜呼！有国有家，其鉴之矣！

裴子野论曰：古代君王养育儿子，儿子会说话的时候，由师傅教他文辞；会走路的时候，由师傅教他礼仪，刘宋国的皇家教育，一向与此不同；皇子在宫里的时候，交给奴仆婢女；在宫外，则依靠左右跟班。不论是太子，还是皇子，都有所属的“帅”和“侍”，但是，担任这二种职务的人，都是等级低下的臣仆。太子、皇子们的言谈举止，教育修养，以及行善行恶都由他们诱导。而他们口中从不谈论礼义，见识不知古今。因此，拘束谨慎的人，能把太子和皇子引向小气鄙俗，而狂妄粗暴的人，则可能把太子和皇子引向凶暴与邪恶。太子、皇上们虽然也有师傅，多由年迈力衰的大臣充任，虽然也有“友”和《文学》这些设置，但多是些纨子弟充当，徒有其名而已。何况，皇子们也不愿跟这些人来往。年幼的亲王，赴州就任，而负实际责任的，却是长史，并由长史推广教化，执行政务，又设有典签一职。他们也往往窃弄权柄，恣意横行。所以，皇族根部虽然很茂盛，优良的枝叶却很少。继位的小皇帝年纪幼小，邪恶奸佞之人世代不断。虽然恶物丑类，出自上天，然而习惯已成，流毒久远呵！直到刘宋太宗皇帝刘，更是无道，连整个国家都丢弃了他，也是由于亲近奸佞小人的缘故呀！呜呼！有国有家的人，应当以此为鉴。

[7]傅亮帅行台百官奉法驾迎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尚书蔡廓至寻阳，遇疾不堪前；亮与之别。廓曰：“营阳在吴，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将可得邪！”时亮已与羡之议害营阳王，乃驰信止之，不及。羡之大怒曰：“与人共计议，如何旋背即卖恶于人邪！”羡之等又遣使者杀前庐陵王义真于新安。

[7]刘宋尚书令傅亮率领行台的文武百官，携带皇帝专用的法驾，前往江陵迎接宜都王刘义隆。随行的祠部尚书蔡廓走到寻阳，患病不

能继续前进。傅亮与蔡廓辞别时，蔡廓说："如今营阳王刘义符在吴郡，朝廷的供奉应十分优厚。万一发生不幸，你们几人有弑君之罪名，到那时候，仍想活在世上就难了！"当时，傅亮已经与徐羡之商量好，决定谋害营阳王刘义符，听了蔡廓这番话后，便急忙写信给徐羡之，阻止这次行动，但已来不及。徐羡之大怒，说："与人共同商议的计划，怎么能够转过身就改变主意，而把恶名加给别人呢！"徐羡之等又派人杀死了流放在新安的庐陵王刘义真。

羡之以荆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别用人，乃亟以录命除领军将军谢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欲令居外为援，精兵旧将，悉以配之。

徐羡之认为荆州之地十分重要，恐怕宜都王刘义隆抵达京师后，或许任命别人继任，于是他以录尚书事、总领朝政的名义，任命领军将军谢晦代理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希望谢晦居外地作为声援。于是，为谢晦配备了精锐军队和能征善战的将领。

秋，七月，行台至江陵，立行门于城南，题曰"大司马门"。傅亮帅百僚诣门上表，进玺绂，仪物甚盛。宜都王时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谬降大命，顾己兢悸，何以克堪！辄当暂归朝廷，展哀陵寝，并与贤彦申写所怀。望体其心，勿为辞费。"府州佐史并称臣，请题榜诸门，一依宫省；王皆不许。教州、府、国纲纪宥所统内见刑，原逋责。

秋季，七月，行台到江陵，把象征性的宫城城门立在城南，题名"大司马门"。傅亮率领文武百官前往"大司马门"，呈上奏章和皇帝玉玺和服装，仪式盛大隆重。宜都王刘义隆当时年仅十八岁，发布文告说："我无才无德，蒙上天错爱降下大命。我实在惶恐惊悸，怎么能够担负起如此大任！现在暂且回到京师，哀祭祖先陵墓，并与朝中贤能的大臣陈述我的意见，希望诸位大臣体谅我的用心，不要再说别的。"荆州府州长史及其他辅助官员一律称臣，并请求仿效国都宫城，更改各门名称。刘义隆一概不许。而且命令荆州、都督府和宜都国的官署宽恕管辖地区内已叛决的罪人，和无力偿还的债务。

诸将佐闻营阳、庐陵王死，皆以为疑，劝王不可东下。司马王华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虽嗣主不纲，人望未改。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受寄崇

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庐陵严断，将来必不自容。以殿下宽睿慈仁，远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见德；悠悠之论，殆必不然。又，羡之等五人，同功并位，孰肯相让！就怀不轨，势必不行。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贪生过深，宁敢一朝顿怀逆志！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当长驱六辔，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复欲为宋昌邪！”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皆劝王行，昙首仍陈天人符应，王乃曰：“诸公受遗，不容背义。且劳臣旧将，内外充满，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华总后任，留镇荆州。王欲使到彦之将兵前驱，彦之曰：“了彼不反，便应朝服顺流；若使有虞，此师既不足恃，更开嫌隙之端，非所以副远迩之望也。”会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彦之权镇襄阳。

刘义隆左右将领和亲信闻知营阳王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二人被杀身死，都认为可疑，劝刘义隆不要东下。司马王华说：“先帝功盖天下，四海威服；虽然继承人违法犯纪，皇家的威望却没有改变。徐羡之才能中等、出身寒士；傅亮也是由平民起家的书生。他们并没有晋宣帝司马懿、王敦那样的野心，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他们接受托孤的重任，享有崇高的地位，一时不会背叛。只是害怕庐陵王刘义真下肯宽宥，将来无地自容，才痛下毒手。殿下聪睿机敏，仁慈宽厚，远近闻名。他们这次破格率众前来奉迎，是希望殿下感激他们。毫无根据的谣言，一定不是真的。另外，徐羡之等五人，功劳地位相同，谁肯服谁？即使他们中有人心怀不轨，企图背叛，也势必不成。被废黜的君主如果活着，他们担心将来遭到报复，所以才起杀机，是因为他们过于贪生怕死的缘故，他们怎么敢一朝之间突然谋反呢！只不过想牢牢地掌握大权，巩固地位，奉立年轻的君主使自己得到重视而已！殿下只管坐上六匹马拉的车驾，长驱直入，才能不辜负上天及百姓的希望。”宜都王刘义隆说：“你莫非想当宋昌第二！”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等都劝刘义隆动身东行。王昙首又分析了天象和人间的种种祥瑞征兆。刘义隆才说：“徐羡之等接受先帝的遗命，不致于背义忘恩。而且功臣旧将，布满朝廷内外，现有的兵力又足以制服叛乱，如此，我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于是，刘义隆命令王华总管善后事务，留守荆州，又想派到彦之率军作前锋，先行出发开道，到彦之说：“如果肯定他们不反，就应该穿上官服，顺流而下，倘若万一发生不测，我的这支军队根本不能抵御，却使他们由此产生误会，不符合远近人

民对我们的期望。”正好雍州刺史褚叔度去世，刘义隆就派遣到彦之暂且镇守襄阳。

甲戌，王发江陵，引见傅亮，号泣，哀动左右。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悲哭呜咽，侍侧者莫能仰视。亮流汗沾背，不能对；乃布腹心于到彦之、王华等，深自结纳。王以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参军朱容子抱刀处王所乘舟户外，不解带者累旬。

甲戌（十五日），刘义隆一行从江陵出发，他接见了傅亮，痛哭不已，悲哀的情绪感动了左右侍从人员。过了一会儿，刘义隆又问及刘义真及少帝刘义符被废及被杀的经过，不胜哀恸，悲哭不止，两旁侍从都不敢抬头。傅亮汗流浃背，张口结舌不能应对。过后，傅亮派心腹去结交到彦之、王华这些人，与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刘义隆命令他的府州文武百官和军队加强保护，严密戒备。从建康来的临时朝廷文武官员和军队则不能接近他的队伍。中兵参军朱容子，手抱佩刀，守卫在刘义隆所乘船舱房门外，衣不解带地守卫长达几十天。

[8]魏主还宫。

[8]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

[9]秦王炽磐遣太子暮末帅征北将军木弈干等步骑三万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岭、临松郡，皆破之，徙民二万余口而还。

[9]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太子乞伏暮末率征北将军木弈干等以及步、骑兵三万人向貂渠谷出击，进攻北凉的白草岭和临松郡，秦军都攻破这几个地方，俘虏居民二万余人而还。[10]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群臣迎拜于新亭。徐羡之问傅亮曰：“王可方谁？”亮曰：“晋文、景以上人。”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

[10]八月，丙申（初八），宜都王刘义隆抵达京师建康，朝廷文武百官都赶赴新亭迎接叩拜。徐羡之问傅亮说：“宜都王可以比历史上的谁？”傅亮说：“比晋文帝，景帝还要高明。”徐羡之说：“他一定明白我们的一片忠心。”傅亮说：“未必。”

丁酉，王谒初宁陵，还，止中堂。百官奉玺绶，王辞让数四，乃受之，即皇帝位于中堂。备法驾入宫，御太极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

丁酉（初九），刘义隆拜谒了其父宋武帝的陵墓初宁陵，回来停留在中堂。朝廷的文武百官呈上皇帝的印信，刘义隆推让了几次，才接受，在中堂继承了皇位。然后又乘坐皇帝专用的法驾入宫，登太极前殿，下令大赦，改年号为元嘉，文武百官一律加官二等。

戊戌，谒太庙。诏复庐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孙华、谢妃还建康。

戊戌（初十），刘义隆祭拜皇家祖庙。下诏恢复刘义真庐陵王的封号，把刘义真的灵柩及刘义真的母亲孙修华、刘义真的正室谢妃，迎回建康。

庚子，以行荆州刺史谢晦为真。晦将行，与蔡廓别，屏人问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晦始惧不得去，既发，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

庚子（十二日），刘义隆下诏，命代理荆州刺史谢晦改为实任。谢晦赴任前，向祠部尚书蔡廓辞行，屏去左右侍从，问蔡廓：“你看我能够幸免吗？”蔡廓说：“你们接受先帝临终托孤大事，以社稷的兴衰为己任，废黜昏庸无道的君主而改立英明的皇帝，从道义上讲，没有什么不可。可是，杀害人家的两个哥哥，却又北面称臣，则有震主之威。你又镇守长江上流重镇，这样，以古推今，你恐怕在劫难逃。”谢晦这才开始害怕无法得以逃脱，等到船只离岸，谢晦回首顾望石头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说：“今日终于得以脱险了！”

癸卯，徐羡之进位司徒，王弘进位司空，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谢晦进号卫将军，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

癸卯（十五日），刘义隆下诏，擢升司空徐羡之为司徒，王弘进升为司空，傅亮加授开府仪同三司，谢晦则加授卫将军，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

有司奏车驾依故事临华林园听讼。诏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讯。”

有关部门上疏奏请文帝，依照惯例到华林园听取诉讼。刘义隆下诏说：“我对于政务刑法很不熟悉，可以跟从前一样，仍请徐羡之、王弘二公主持。”

帝以王昙首、王华为侍中，昙首领右卫将军，华领骁骑将军，朱容子为右军将军。

随后，刘义隆又任命王昙首、王华为侍中，王昙首还兼任右卫将军，王华兼任骁骑将军，朱容子为右军将军。

[11]甲辰，追尊帝母胡婕妤曰章皇后。封皇弟义恭为江夏王，义宣为竟陵王，义季为衡阳王；仍以义宣为左将军，镇石头。

[11]甲辰（十六日），刘义隆追尊生母胡婕妤为章皇后。封皇弟刘义恭为江夏王，刘义宣为竟陵王，刘义季为衡阳王。仍命刘义宣任左将军，镇守石头。

徐羡之等欲即以到彦之为雍州，帝不许；征彦之为中领军，委以戎政。彦之自襄阳南下，谢晦已至镇，虑彦之不过己。彦之至杨口，步往江陵，深布诚款；晦亦厚自结纳。彦之留马及利剑、名刀以与晦，晦由此大安。

徐羡之等打算任命到彦之为雍州刺史，文帝不许；文帝征召到彦之来京，担任中领军，负责京师守卫。到彦之于是从襄阳南下赴京，这时，领军将军谢晦已经到荆州，担心到彦之不会来看自己。到彦之一到杨口，就从陆路前往江陵探望谢晦，真挚地表达自己的诚意。谢晦也推心置腹，缔结友情。到彦之留下自己的名马及利剑、名刀赠给谢晦，谢晦至此才完全安定下来。

[12]柔然纥升盖可汗闻魏太宗殂，将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攻拔盛乐宫。魏世祖自将轻骑讨之，三日二夜至云中。纥升盖引骑围魏主五十余重，骑逼马首，相次如堵；将士大惧，魏主颜色自若，众情乃安。纥升盖以弟子于陟斤为大将，魏人射杀之；纥升盖惧，遁去。尚书令刘言于魏主曰：“大檀自恃其众，必将复来，请俟收田毕，大发兵为二道，东西并进以讨之。”魏主然之。

[12]柔然汗国纥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闻知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去世的消息，率骑兵六万人攻入云中地区，屠杀掳掠吏民百姓，并且攻陷了盛乐宫。北魏国主拓跋焘亲自率领轻骑兵前往讨伐，他们三天两夜，才抵达云中。纥升盖可汗率领柔然骑兵将拓跋焘的轻骑队伍包围五十余重，铁骑紧逼拓跋焘的马首，依次排列，如同铁墙。北魏将士大为恐惧，拓跋焘却神情自若，十分镇静，军心这才安定。纥升盖可汗任命他的侄儿郁久闾于陟斤为大将。北魏用箭射杀了郁久闾于陟斤；纥

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恐慌，率柔然大军逃走。尚书令刘对拓跋焘说：“郁久闾大檀仗恃他的兵多将广，一定会卷土重来。请等秋天田里的庄稼收割以后，我们派遣大军分兵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并进，加以讨伐。”拓拔焘允准。

[13]九月，丙子，立妃袁氏为皇后；耽之曾孙也。

[13]九月，丙子（十八日），刘宋皇帝刘义隆封王妃袁齐妫为皇后。袁齐妫是袁耽的曾孙女。

[14]冬，十月，吐谷浑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诸子弟谓之曰：“先公车骑，以大业之故，舍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于纬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当奉慕为主。”纬代者，阿柴之长子；慕者，阿柴之母弟、叔父乌纥提之子也。

[14]冬季，十月，吐谷浑可汗慕容阿柴去世。慕容阿柴共有二十个儿子。病重时，慕容阿柴把他的子弟们召集到病榻前，对他们说：“先公车骑将军因维持汗国大业的缘故，不教他的儿子慕容拾虔继承汗位，而把大任交给了我。我怎么敢用私心把汗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慕容纬代，而忘记先帝的伟大志向呢！我死后，你们要拥戴慕容慕为汗。”慕容纬代是慕容阿柴的长子；慕容慕是慕容阿柴同母异父的弟弟、叔父慕容乌纥堤的儿子。

阿柴又命诸子各献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谕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则易折，众则难摧。汝曹当戮力一心，然后可以保国宁家。”言终而卒。

慕容阿柴又命令所有的儿子，每人各拿出一箭，在其中抽出一支，叫他的弟弟慕容慕利延折断，慕容慕利延就把它折断。阿柴又把剩下的十九支箭合在一起，叫慕容慕利延折断，慕利延无法折断。慕容阿柴于是告诫大家说：“你们知道吗？一支箭容易折断，一把箭则难以摧折。你们应该同心合力，然后才可以保国保家。”说完就去世了。

慕亦有才略，抚秦、凉失业之民及氐、羌杂种至五六百落，部众转盛。

慕容慕也富有才干韬略，他妥善地安抚了来自凉州、秦州失业的难民，以及羌族、氐族等各部族共五六百余部落，增加了部众人数和国家的实力。

[15]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将军长孙翰、安北将军尉眷北击柔然，魏主自将屯柞山。柔然北遁，诸军追之，大获而还。翰，肥之子也。

[15]十二月，北魏国主拓跋焘，派安集将军长孙翰、安北将军尉眷，北上进攻柔然汗国。拓跋焘亲自率兵，屯驻在柞山。柔然汗国的部众闻讯北逃，北魏的几路大军紧紧追击，大获全胜而回。长孙翰是长孙肥的儿子。

[16]诏拜营阳王母张氏为营阳太妃。

[16]刘宋文帝下诏，封营阳王的母亲张氏为营阳太妃。

[17]林邑王范阳迈寇日南、九德诸郡。

[17]林邑王范阳迈，进犯刘宋日南、九德等郡。

[18]宕昌王梁弥匆遣子弥黄入见于魏。宕昌，羌之别种也。羌地东接中国，西通西域，长数千里，各有酋帅，部落分地，不相统摄；而宕昌最强，有民二万馀落，诸种畏之。

[18]宕昌王梁弥匆，派遣他的儿子梁弥黄，前往北魏朝见。宕昌是羌族的一个支派。羌族所居住的地域，东与中原相接，西与西域相通，东西长数千里。羌族各支各有首领，部落与部落之间也分地而居，不相管辖。其中，属宕昌部的实力最强，共有二万多个部落，其他各部族都非常畏惧他们。

[19]夏主将废太子而立少子酒泉公伦。闻之，将兵七万北伐伦。伦将骑三万拒之，战于高平，伦败死。伦兄太原公昌将骑一万袭，杀之，并其众八万五千，归于统万。夏主大悦，立昌为太子。

[19]夏王赫连勃勃，准备废黜太子赫连而改立幼子酒泉公赫连伦。赫连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率兵七万人北上进攻赫连伦。赫连伦率兵三万人迎击，双方在高平大战。赫连伦兵败身死。赫连伦的同胞兄、太原公赫连昌率骑兵一万人袭击赫连的大军，斩杀赫连，收服了他的部众八万五千人，回到国都统万，夏王大喜，封赫连昌为太子。

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门：东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凉，北曰平朔。

夏王赫连勃勃一向妄自尊大，他给都城统万的四个城门分别命名：东门为招魏门，南门为朝宋门，西门为服凉门，北门为平朔门。

二年（乙丑、425）

二年（乙丑，公元425年）

[1]春，正月，徐羡之、傅亮上表归政；表三上，帝乃许之。丙寅，始亲万机。羡之仍逊位还第；徐佩之、程道惠及吴兴太守王韶之等并谓非宜，敦劝甚苦；乃复奉诏视事。

[1]春季，正月，刘宋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上书刘宋文帝，请求文帝亲自主持朝政，归还政权，一连上奏了三次，文帝才批准。丙寅（初十），文帝开始亲自处理朝廷政务。徐羡之于是辞职返回私宅。徐佩之、侍中程道惠、吴兴太守王韶之等都认为徐羡之此举不合适，苦苦规劝敦促徐羡之返回朝廷。徐羡之于是接受诏书，当朝视事。

[2]辛未，帝祀南效，大赦。

[2]辛未（十五日），刘宋文帝前往南郊，祭祀天神。下令大赦。

[3]己卯，魏主还平城。

[3]己卯（二十三日），北魏国主拓跋焘返回平城。

[4]二月，燕有女子化为男；燕主以问群臣。尚书左丞傅权对曰："西汉之末，雌鸡化为雄，犹如王莽之祸。况今女化为男，臣将为君之兆也。"

[4]二月，北燕国中有女子变成了男子。北燕王以此询问朝中文武官员的意见。尚书左丞傅权回答说："西汉末年，母鸡变为公鸡，结果出现了王莽篡汉的大祸。何况今天发生的是女子变为男子，这是臣属变成君王的先兆！"

[5]三月，丙寅，魏主尊保母窦氏为保太后。密后之殂也，世祖尚幼，太宗以窦氏慈良，有操行，使保养之。窦氏抚视有恩，训导有礼，世祖德之，故加以尊号，奉养不导所生。

[5]三月，丙寅（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尊奉他的乳母窦氏为保太后。拓跋焘的母亲杜贵嫔死时，拓跋焘年纪尚幼。明元帝拓跋嗣因为窦氏心地善良，品德好，所以让她哺育拓跋焘。窦氏精心照顾拓跋焘，至为疼爱，教导也很有方，拓跋焘十分感激，所以继位后奉上尊号，奉养她跟生母一样。

[6]丁巳，魏以长孙嵩为太尉，长孙翰为司徒，奚斤为司空。

[6]丁巳（初二），北魏国主拓跋焘任命长孙嵩为太尉，长孙翰为司徒，奚斤为司空。

[7]夏，四月，秦王炽磐遣平远将军叱卢犍等袭河西镇南将军沮渠白蹄于临松，擒之，徙其民五千余户于罕。

[7]夏季，四月，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平远将军叱卢犍等袭击北凉国镇南将军沮渠白蹄镇守的临松，擒获沮渠白蹄，把临松五千余户居民强行迁徙到罕。

[8]魏主遣龙骧将军步堆等来聘，始复通好。

[8]北魏国主拓跋焘派遣龙骧将军步堆等前来刘宋访问，两国又恢复了友好关系。

[9]六月，武都惠文杨盛卒。初，盛闻晋亡，不改义熙年号，谓世子玄曰："吾老矣，当终为晋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称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来告丧，始用元嘉年号。

[9]六月，受东晋封号的氐族首领、武都惠文王杨盛去世。当初，杨盛听说东晋灭亡的消息，坚持不改东晋的义熙年号，对他的世子杨玄说："我已经老朽了，应当至死当晋朝的臣民；而你们则应好好事奉宋国。"等到杨盛去世，杨玄自称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和武都王，派遣使臣前往刘宋报丧。这时，才开始改用元嘉年号。

[10]秋，七月，秦王炽磐遣镇南将军吉毗等南击黑水羌酋丘担，大破之。

[10]秋季，七月，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镇南将军乞伏吉毗等，南下袭击黑水羌族部落酋长丘担，大败丘担的军队。

[11]八月，夏武烈帝殂，葬嘉平陵，庙号世祖；太子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11]八月，夏国武烈帝赫连勃勃去世，安葬在嘉平陵，庙号称世祖；夏太子赫连昌即皇帝位，下令大赦，改年号为承光。

[12]王弘自以始不预定策，不受司空；表让弥年，乃许之。乙酉，以弘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2]王弘因最初未能参与废黜少帝、拥戴文帝的政变，因此不接受司空一职的任命，不断地呈上奏章，辞让了一年，文帝才下诏批准。乙酉（初二），宋文帝任命王弘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3]冬，十月，丘担以其众降秦，秦以担为归善将军；拜折冲将军乞伏信帝为平羌校尉以镇之。

[13]冬季，十月，黑水羌族部落酋长丘担，率领他的部众归降西秦。西秦任命丘担为归善将军。另行任命折冲将军乞伏信帝为平羌校尉，以镇抚归附的黑水羌族部落。

[14]癸卯，魏主大伐柔然，五道并进：长孙翰等从东道，出黑漠，廷尉卿长孙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间，魏主从中道，东平公娥清出栗园，奚斤等从西道，出尔寒山。诸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度漠击之。柔然部落大惊，绝迹北走。

[14]癸卯（二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大规模讨伐柔然汗国，五路兵马，同时并进。司徒长孙翰等从东路，出兵黑漠；廷尉卿长孙道生等出兵白漠、黑漠之间；拓跋焘亲自率军，从中道直入；东平公娥清出兵栗园；奚斤等从西道，出兵尔寒山。几路军队到达漠南以后，舍弃辎重，改作轻骑兵，每人带十五天的干粮，深入大漠攻击。柔然各部落大吃一惊，全部撤退，向北逃窜。

[15]十一月，以武都世子玄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15]十一月，刘宋任命武都惠文王杨盛的世子杨玄为北秦州刺史和武都王。

[16]初，会稽孔宁子为帝镇西谘议参军，及即位，以宁子为步兵校尉；与侍中王华并有富贵之愿，疾徐羡之、傅亮专权，日夜构之于帝。

[16]最初，刘宋会稽人孔宁子为刘义隆镇西谘议参军。刘义隆即位以后，任命孔宁子为步兵校尉。孔宁子与侍中王华都有追求荣华富贵的强烈愿望，对徐羡之、傅亮等专揽大权深怀不满。于是，他们日夜在刘义隆面前，捏造罪状，陷害徐、傅二人。

会谢晦二女当适彭城王义康、新野侯义宾，遣其妻曹氏及长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诛羡之、亮，并发兵讨晦，声言当伐魏，又言拜京陵，治行装舰。

正巧，谢晦的两个女儿将分别嫁给彭城王刘义康、新野侯刘义宾，所以，谢晦派他的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休送女儿抵达建康。文帝打算诛杀徐羡之、傅亮，并准备发兵讨伐谢晦。于是，他宣称要征伐北魏，又声称到京口的兴宁陵祭拜祖母孝懿皇后，整治行装，放到战舰上。

亮与晦书曰：“薄伐河朔，事犹未已，朝野之虑，忧惧者多。”又言“朝士多谏北征，上当遣外监万幼宗往相谘访。”时朝廷处分异常，其谋颇泄。

傅亮写信给谢晦说：“目前，朝廷就要动员讨伐黄河以北，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朝廷内外的官吏和百姓，对此多深感忧虑和恐惧。”又写道：“朝中多数官员都劝阻皇上北征，皇上将要派遣外监万幼宗去荆州听取你的意见。”当时朝廷的举动不同寻常，文帝的清洗计划有些泄漏。

三年（丙寅、426）

（丙寅，公元426年）

[1]春，正月，谢晦弟黄门侍郎驰使告晦，晦犹谓不然，以傅亮书示谘议参军何承天曰：“计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虑我好事，故先遣此书。”承天曰：“外间所闻，咸谓西讨已定，幼宗岂有上理！”晦尚谓虚妄，使承天豫立答诏启草，言伐虏宜须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惠得寻阳人书，言“朝廷将有大处分，其事已审”，使其辅国府中兵参军乐封以示晦。晦问承天曰：“若果尔，卿令我云何？”对曰：“蒙将军殊顾，常思报德，事变至矣，何敢隐情！然明日戒严，动用军法，区区所怀，惧不得尽。”晦惧曰：“卿岂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举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顺又异。境外求全，上计也。其次，以腹心将兵屯义阳，将军自帅大众战于夏口；若败，即趋义阳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粮易给，聊且决战，走复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与卫军谘议参军琅邪颜谋举兵，饮药而死。

[1]春季，正月，谢晦的弟弟黄门侍郎谢，派专人飞驰警告谢晦。但谢晦仍以为不至于此，并拿出傅亮的信给谘议参军何承天看，说：“估计万幼宗一二日之内就会到达，傅亮怕我招惹是非，所以先送此信。”何承天说：“我在外面听到的，都说向西讨伐我们的计划已经确

定，万幼宗怎么会有到这里来的道理！”谢晦仍然认为谣言虚妄不可信，就命何承天先行起草回答诏书的奏章，建议朝廷如果讨伐北魏，最好延到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惠接到一封寻阳方面送来的信，信中说：“朝廷将有大规模的非常行动，事情已经明确了。”程道惠派辅国府中兵参军乐，把信封好送给谢晦。谢晦问何承天：“如果真有不测，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何承天说：“我蒙受将军您的特殊照顾，常想报答您的恩惠。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怎么敢隐瞒真情！可是，一旦明天下令戒严，动不动就用军法制裁，我心中要说的话，恐怕不能说尽。”谢晦惊恐地问道：“你难道让我自杀吗？”何承天说：“还不到这个地步。以帝王的威严和全国的力量去进攻一个州，实力大小既悬殊，民心逆顺又迥异·您到国境外保全性命，是上策。其次，派心腹将领驻军义阳，将军您亲率大军与敌人在夏口决战；如果失败，可以取道义阳北上出境，投奔北魏，这是中策。”谢晦沉吟良久才说：“荆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兵力和粮草都容易接济，不妨先来一次决战，打败了再走也不晚。”于是，命令何承天撰写檄文；又与卫军谘议参军琅邪人颜商讨起兵反抗。颜服毒自杀。

晦立幡戒严，谓司马庾登之曰：“今当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备御刘粹。”登之曰：“下官亲老在都，又素无部众，情计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问诸将佐：“战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蛮司马周超对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辨，下官请解司马、南郡以授之。”晦即于坐命超为司马，领南义阳太守。转登之为长史，南郡如故。登之，蕴之孙也。

谢晦竖起大旗，下令戒严，对司马庾登之说：“我现在要亲自东下出征，打算委屈你以三千人守卫江陵，防备刘粹。”庾登之说：“我的双亲都已年迈，身在建康，而我自己又从来没有过直属的部队，我考虑再三，不敢接受这项命令。”谢晦又问其他将领和佐臣：“战士三千人，够不够守城？”南蛮司马周超说：“不仅足够守城，如有敌人从外面攻击，还可以立功。”庾登之于是说：“周超一定能够胜任，我愿意解除司马和南郡太守两个职务转授给他。”谢晦当即就在座位上任命周超为司马，兼任南义阳郡太守。改庾登之为长史，仍任南郡太守如初。庾登之是庾蕴的孙子。

帝以王弘、檀道济始不预废弑之谋，弘弟昙首又为帝所亲委，事将发，密使报弘，且召道济，欲使讨晦。王华等皆以为不可，帝曰："道济止于胁从，本非创谋，杀害之事，又所不关；吾抚而使之，必将无虑。"乙丑，道济至建康。

刘宋文帝认为王弘、檀道济在开始并没有参预废弑刘义真、刘义符的阴谋，王弘的弟弟王昙首又是刘宋文帝亲近信任的心腹。所以，在开始行动之前，刘义隆秘密派人告诉王弘，并且召见檀道济，打算派檀道济去讨伐谢晦。王华等刘义隆身边的大臣都坚决反对。刘义隆说："檀道济当初只不过是被胁迫而随从徐羡之等行事，本不是他主动提出，而谋杀的事，更与他没有关系。我安抚并使用他，不必有其他顾虑。"乙丑（十五日），檀道济抵达建康。

丙寅，下诏暴羡之、亮、晦杀营阳、庐陵王之罪，命有司诛之，且曰："晦据有上流，或不即罪，朕当亲帅六师为其过防。可遣中领军到彦之即日电发，征北将军檀道济骆驿继路，符卫军府州，以时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刘粹等断其走伏。罪止元凶，馀无所问。"

丙寅（十六日），刘宋文帝下诏公布徐羡之、傅亮、谢晦杀害营阳王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的罪状，命有关部门逮捕诛杀，并且说："谢晦据守长江上游，可能不会立即伏法。朕将亲自统率朝廷的大军前往讨伐。可派中领军到彦之即日开始急速出发，征北将军檀道济陆续出发为后继。符卫军府及荆州官属，应及时逮捕并诛杀谢晦。已命雍州刺史刘粹等截击，切断其逃跑或潜伏的道路。罪犯只限谢晦一人，其他胁从者一律不加追究。"

是日，诏召羡之、亮。羡之行至西明门外，谢正直，遣报亮云："殿内有异处分。"亮辞以嫂病暂还，遣使报羡之，羡之还西州，乘内人问讯车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灶中自经死。亮乘车出郭门，乘马奔兄迪墓，屯骑校尉郭泓收之。至广莫门，上遣中书舍人以诏书示亮，并谓曰："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亮读诏书讫，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顾托。黜昏立明，社稷之计也。欲加之罪，其无辞乎！"于是诛亮而徙其妻子于建安；诛羡之二子，而宥其兄子佩之。又诛晦子世休，收系谢。

这天，文帝下诏召见徐羡之、傅亮。徐羡之走到建康城西明门外，谢正在值班，派人飞报傅亮说："殿内举动异常！"傅亮马上借口嫂嫂

生病，暂时回家，派人通知徐羡之，徐羡之回到西城，乘坐宫廷内部人出差的车逃出建康城，又步行走到新林，在一个烧陶器的窑里，自缢身死。傅亮乘车逃出建康城，再乘马奔其兄傅迪的墓园，屯骑校尉郭泓将他逮捕。到建康城北门广莫门，文帝刘义隆派中书舍人拿诏书给傅亮看，对他说："因你当初在江陵迎驾时，态度至为诚恳，所以饶恕你的儿子们不死。"傅亮读过诏书说："我出身平民，蒙先帝垂爱，赋予托孤大任。废黜昏君，迎立明主，全是为国家百年大计。要想把罪过强加在我身上，还怕没有借口吗？"于是，傅亮被杀，他的妻室和子女被放逐到建安。又斩杀了徐羡之的两个儿子，而饶恕了他的侄儿徐佩之。诛杀了谢晦的儿子谢世休，逮捕谢。

帝将讨谢晦，问策于檀道济，对曰："臣昔与晦同从北征，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为少敌。然未尝孤军决胜，戎事恐非其长。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讨之，可未陈而擒也。"丁卯，征王弘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以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刘宋文帝将要讨伐谢晦，向檀道济询问策略，檀道济说："我当年与谢晦一同北伐，当时得以入关的十项计策，有九项是由谢晦提出的。谢晦才略精明老练，大约很少有敌手。但他从没有单独带领部队打过胜仗，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恐怕不是他所擅长的。我了解谢晦的才智，谢晦也了解我的勇敢。今天我奉皇帝的命令来讨伐他，可以在他没有摆开阵势以前，就把他擒获。"丁卯（十七日），宋文帝召见王弘，并任命他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和扬州刺史；任命彭城王刘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和荆州刺史。

乐复遣使告谢晦以徐、傅及等已诛。晦先举羡之、亮哀，次发子弟凶问，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从高祖征讨，指麾处分，莫不曲尽其宜，数日间，四远投集，得精兵三万人。乃奉表称羡之、亮等忠贞，横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执权，不专为国，初废营阳，陛下在远，武皇之子尚有童劝，拥以号令，谁敢非之！岂得溯流三千里，虚馆七旬，仰望鸾旗者哉！故庐陵王，于营阳之世积怨犯上，自贻非命。不有所废，将何以兴！耿不以贼遗君、父，臣亦何负于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昙首、王华险躁猜忌，谗构成祸。今当举兵以除君侧之恶。"

辅国府中兵参军乐，再派人报告谢晦，说徐羡之、傅亮、谢等已被杀。于是，谢晦先为徐羡之、傅亮举行祭礼，又为弟弟及儿子发布死讯。然后亲自走出虎帐统率军队。谢晦当年随刘宋武帝南征北讨，经验丰富，所以发号施令，指挥调动，莫不切实妥当，几天之间，人们从四面八方投奔谢晦，很快就聚集了精兵三万人。于是，谢晦上表，盛赞徐羡之、傅亮等都是忠贞之臣，却遭受横暴的冤杀。又说："我们这些人如果想长久地把握权柄，不一心为国家着想，我们当初在废黜营阳王时，陛下您远在荆州，武皇帝的儿子中还有幼童，我们完全可以拥戴小皇帝，发号施令，谁敢说个不字！怎么会逆流而上三千里，虚位七十多天，去迎接陛下的鸾旗！已故的庐陵王刘义真，在营阳王在位的时候，就曾积恨，冒犯皇上，是他自己死于非命，不有所废黜，怎么会有兴起！耿不曾把贼寇遗留给君王，我又有什么地方辜负了宋皇室呢！这都是因为王弘、王昙首、王华一伙阴险、狂暴，多所猜忌和挑拨离间造成的灾祸。现在，我要发动大军，以清除陛下身边的邪恶之徒。"

[2]秦王炽磐复遣使如魏，请用师于夏。

[2]西秦王乞伏炽磐，再次派使臣前往北魏，请求对夏国采取军事行动。

[3]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详视，使驰白帝曰："此儿形貌异常，必破国亡家，不可举。"即欲杀之。帝狼狈至后殿户外，手拨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谅暗，故秘之。闰月，丙戌，始言劭生。

[3]最初，刘义隆的皇后袁氏，生下皇子刘劭以后，端详婴儿良久，派人飞快报告刘义隆，说："此儿相貌异常，将来一定会弄得国破家亡，不能养他！"就要动手把婴儿弄死。刘义隆急急忙忙赶到后殿门外，用手拨开门帘阻止，这才留下刘劭一命。只是在为父亲守丧期间生子，违犯礼教，所以一直保密。闰正月，丙戌（初六），才宣布皇子刘劭诞生。

[4]帝下诏戒严，大赦，诸军相次进路以讨谢晦。晦以弟遁为竟陵内史，将万人总留任，帅众二万发江陵，列舟舰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叹曰："恨不得以此为勤王之师。"

[4]文帝下诏戒严，实行大赦，各路军队依次出发，讨伐谢晦。谢晦任命他的弟弟谢遁为竟陵内史，率领一万人留守江陵。他自己则亲

自率兵二万人从江陵出发，他指挥的战舰，从江津一直排列到破冢，旌旗招展，遮天蔽日，谢晦长叹一声，说："真恨不得这是一支保护皇家的大军！"

晦欲遣兵袭湘州刺史张，何承天以兄益州刺史茂度与晦善，曰："意趣未可知，不宜遽击之。"晦以书招，不从。

谢晦想要派兵袭击湘州刺史张，何承天因为张的哥哥、益州刺史张茂度与谢晦私交甚好，就说："张的态度还不明朗，不应该轻率地发动攻击。"谢晦写信招抚张，张不肯追随谢晦。

[5]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建安太守郑鲜之为右仆射，敬弘，之曾孙也。

[5]二月，戊午（初九），刘宋文帝任命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任命建安太守郑鲜之为右仆射。王敬弘是王的曾孙。

庚申，上发建康。命王弘与彭城王义康居守，入居中书下省；侍中殷景仁参掌留任；帝姊会稽长公主留止台内，总摄六宫。

庚申（十一日），刘义隆从建康出发。命令王弘与彭城王刘义康留守京师建康，进驻中书下省；侍中殷景仁也参预负责留守京师的任务。文帝的姐姐会稽长公主刘兴弟住进皇宫，总管后宫事务。

谢晦自江陵东下，何承天留府不从。晦至江口，到彦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据巴陵，畏懦不敢进，会霖雨连日，参军刘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寻至，东军方强，惟宜速战。"登之怯，使小将陈作大囊，贮茅悬于帆樯，云可以焚舰，用火宜须晴，以缓战期。晦然之，停军十五日。乃使中兵参军孔延秀攻将军萧欣于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栅，陷之。诸将咸欲退还夏口，到彦之不可，乃保隐圻。晦又上表自讼，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枭四凶于庙庭，悬三监于绛阙，臣便勒众旋旗，还保所任。"

谢晦从江陵东下，何承天留守江陵没有随从。谢晦抵达西江口，到彦之的军队已开进彭城洲。庾登之据守巴陵，胆怯畏缩，不敢前进。当时正值大雨连绵，数日不停，参军刘和之警告庾登之说："我们遇雨，敌人也遇雨，征北将军檀道济的大军不久就要到了，官军实力正强，我们应该速战速决才好。"庾登之还是畏惧不敢战，却令手下的小军官陈，制造了一个大型口袋，装满茅草悬挂在桅杆之上，声称可以用来焚毁敌人的舰船。用火攻必须等到天晴，他用这个办法，延缓会

战的日期，谢晦却同意了庾登之的做法，逗留了十五日，才派中兵参军孔延秀进攻驻扎在彭城洲的将军萧欣，大败萧欣的军队，又进攻彭城洲口官军营垒阵地，一举攻克。官军的大小将领都主张退走，据守夏口，到彦之反对，于是退守隐圻。谢晦又上疏为自己辩护，并且十分骄傲地夸耀自己在军事上的胜利，说："陛下如果把'四凶'斩首，把'三监'的人头悬挂 在宫墙上，我就立刻停止进攻，回转旌期，折返我的任所。"

初，晦与徐羡之、傅亮为自全之计：以为晦据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各有强兵，足以制朝廷；羡之、亮居中秉权，可得持久。及闻道济帅众来上，惶惧无计。

当初，谢晦与徐羡之、傅亮为了保全自己，就用谢晦把守长江上游，又把檀道济安置在广陵，使他们各自拥有强兵，足以胁制朝廷；而徐羡之、傅亮在朝中居高官、掌实权，可以维持长久的安定。等到谢晦听说檀道济率兵来攻打自己，不禁大为惶恐，束手无策。

道济既至，与到彦之军合，牵舰缘岸。晦始见舰数不多，轻之，不即出战。至晚，因风帆上，前后连咽；西人离沮，无复斗心。戊辰，台军至忌置洲尾，列舰过江，晦军一时皆溃。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还江陵。

檀道济的大军一到隐圻，立即与到彦之的军队合兵一处，战舰沿岸停泊。谢晦最初看见战舰不多，毫不在意，也不马上发动攻击。到了晚上，东风大起，官军的船舰，帆篷满张，陆续抵达，前后相连，塞满江面。谢晦军队的士气涣散，军心沮丧，不再有斗志。戊辰（十九日），官军舰队挺进到忌置洲尾，战舰排列着渡过长江，谢晦的军队一触即溃，全军大败。谢晦在夜色的掩护下出走，投奔巴陵，找到一艘小船回到江陵。

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刘粹自陆道帅步骑袭江陵，至沙桥；周超帅万余人逆战，大破之，士卒伤死者过半。俄而晦败问至。初，晦与粹善，以粹子旷之为参军；帝疑之，王弘曰："粹无私，必无忧也。"及受命南讨，一无所顾，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杀旷之，遣还粹所。

最初，刘宋文帝派遣雍州刺史刘粹从陆路，率领步骑兵袭击江陵，刘粹的军队刚到沙桥，谢晦的司马周超就率军一万多人迎战，刘粹军大败，死伤的士卒在一半以上。不久，就传来谢晦战败的消息。最

初，谢晦与刘粹私交甚好，并任命刘粹的儿子刘旷之为参军；宋文帝对刘粹的态度，感到怀疑。王弘说："刘粹没有野心，一定不会出差错。"等到刘粹接受朝廷的命令讨伐谢晦，则一无反顾，宋文帝因此对刘粹倍加赞许。谢晦也并没有因此杀害刘旷之，反而把他送回到刘粹那里。

丙子，帝自芜湖东还。

丙子（二十七日），刘宋文帝从芜湖东归建康。

晦至江陵，无他处分。唯愧谢周超而已。其夜，超舍军单舸诣到彦之降。晦众散略尽，乃携其弟遁等七骑北走。遁肥壮，不能乘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陆延头，为戍主光顺之所执，槛送建康。

谢晦逃回江陵，也没有做其他部署，只是惭愧地向周超道歉。当天晚上，周超舍弃他指挥的军队，一个人乘舟前往到彦之的营地请降。谢晦的部将全部散尽，于是，谢晦携同他的弟弟谢遁等人共七匹马向北逃去。谢遁体胖且壮，不能骑马，谢晦常常要停下来等候，因此他们的速度很慢。己卯（三十日）谢晦一行才逃到安陆延头，被当地戍守的将领光顺之俘虏，用囚车送到京师建康。

到彦之到马头，何承天自归。彦之因监荆州府事，以周超为参军；刘粹以沙桥之败告，乃执之。于是诛晦、、遁及其兄弟之子，并同党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发徒跣，与晦诀曰："大丈夫当横尸战场，柰何狼藉都市！"庾登之以无任，免官禁锢；何承天及南蛮行参军新兴王玄谟等皆见原。晦之走也，左右皆弃之，唯延陵盖追随不舍，帝以盖为镇军功曹督护。

到彦之的军队进抵马头，谢晦的谘议参军何承天投降。到彦之于是主持荆州政务，任命周超为参军，等到刘粹把沙桥之败的情形上报，才逮捕了周超。于是，刘义隆下令斩谢晦、谢、谢遁以及他们兄弟的儿子，同时被斩的还有谢晦的同党孔延秀、周超等人。谢晦的女儿、彭城王妃披散头发，光着双脚，与父亲诀别，她说："大丈夫应当战死沙场，为什么要行为不法以致在都城的市上被斩！"庾登之因为在谢晦军中没有实权，所以被免除官职，监禁起来。何承天及南蛮行参军、新兴人王玄谟等都得到朝廷的赦免。谢晦败走的时候，左右亲信都抛

弃他各自逃命，唯独延陵盖一人追随谢晦不肯离去，刘宋文帝又命延陵盖为镇军功曹督护。

晦之起兵，引魏南蛮校尉王慧龙为援。慧龙帅众一万拔思陵戍，进围项城，闻晦败，乃退。

谢晦起兵之时，曾连络北魏南蛮校尉王慧龙为外援。王慧龙率军队一万人，攻陷思陵戍，进而包围了项城，等到听说谢晦战败，才退回北魏境内。

益州刺史张茂度受诏袭江陵；晦败，茂度军始至白帝。议者疑茂度有贰心，帝以茂度弟有诚节，赦不问，代还。

益州刺史张茂度也曾接受文帝的诏书去袭击江陵；谢晦战败的时候，张茂度的军队才到白帝城。当时的人怀疑张茂对朝廷有二心，刘宋文帝却因为张茂度的弟弟张忠诚，有节操，对张茂度的行为不加追究，只是派人接替而召他回京师。

三月，辛已，帝还建康，征谢灵运为秘书监，颜延之为中书侍郎，赏遇甚厚。

三月，辛已（初二），刘宋文帝返回建康，征召谢灵运担任秘书监、颜延之为中书侍郎，赏赐和礼遇都非常优厚。

帝以慧琳道人善谈论，因与议朝廷大事，遂参权要，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方筵七八，座上恒满。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书佐。会稽孔觊尝诣之，遇宾客填咽，暄凉而已。觊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屦失所矣！”

文帝因为慧琳道人擅长谈论分析，所以常跟他商讨国家大事，慧琳道人因此得到参预国家机要的机会。于是，宾客们四面八方争先恐后地拥到慧琳道人的门庭，门前等侯召见的车常有数十辆之多，各地送来的财物，前后相接，每天的筵席就有七八桌，座位常满。慧琳道人脚穿高齿木屐，身披貂皮外衣，在府中设立负责传达的通呈官和掌书翰的官佐。会稽人孔觊曾经拜访慧琳道人，正遇宾客拥挤，两个人只能寒暄两句，不能多说别的话。孔觊感慨叹息，说：“如今穿黑衣服的和尚都做了宰相，这真可以说衣冠文士失所了！”

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遣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诸州郡县，

观察吏政，访求民隐；又使郡县各言损益。丙午，上临延贤堂听讼，自是每岁三讯。

夏季，五月，乙未（十七日），刘宋文帝任命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和江州刺史；擢升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又派遣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别巡察各州郡县，考察官员的政绩，访求民间无处申诉的疾苦。刘宋文帝还命郡县上疏奏报当地的行政得失。丙午（二十八日），刘宋文帝亲自到延贤堂听取诉讼。从此，每年前来三次。

左仆射王敬弘，性恬淡，有重名；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预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悦，虽加礼敬，不复以时务及之。

左仆射王敬弘，性情恬然，甘于淡泊，在朝廷内外享有盛誉。可是在签署文稿时，从来不事先审阅。有一次，他随同刘宋文帝听取民间诉讼，文帝就一件有疑问的案件询问王敬弘，王敬弘回答不出。文帝脸色大变，问左右侍臣："你们为什么不把案卷的副本送给王仆射？"王敬弘回答说："我已看到了案卷的副本，可是看不懂。"文帝非常不高兴，虽然对他仍然礼敬，却不再与他讨论国家大事。

六月，以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侍中如故。华以王弘辅政，王昙首为上所亲任，与己相埒，自谓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故华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侍中、侍郎、给事中，皆当时要官也。

六月，刘宋文帝任命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同时仍兼任侍中。王华认为，司徒王弘是文帝的辅弼之臣，侍中王昙首又是皇上十分信任的心腹，他们的地位与自己相当。因此，王华自以为自己的才能，无法完全施展，他常常叹息着说："朝中宰相，一时之间多达数人，天下怎么能够治理！"当时，朝中没有固定的宰相，只要谁与皇帝讨论国家大事，国家机要大事交给谁办，谁就是宰相，所以王华才有这样的议论。当时也有任侍中的职务而不是宰相的人；然而，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等都是重要的官职。

华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俱为侍中，风力局干，冠冕一时。上尝与四人于合殿宴饮，甚悦。既罢出，上目送良久，叹曰：”此四贤，一时之秀，同管喉唇，恐后世难继也。”

王华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都担任侍中的职务，他们风采卓然，精明干练，荣显一时。刘宋文帝曾经在合殿设宴款待他们四人，与他们共同欢饮，特别高兴。筵席散后，文帝目送他们好久好久，叹息道："这四位贤才，是一时之俊杰，一起作为我的喉唇，恐怕后世很难再出现。"

黄门侍郎谢弘微与华等皆上所重，当时号曰五臣。弘微，琰之从孙也。精神端审，时然后言，婢仆之前不妄语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从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异不伤物，同不害正，吾无间然。"

黄门侍郎谢弘微与王华等都深得刘宋文帝的重用，当时他与王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等号称五臣。谢弘微，是谢琰的侄孙。他一向端重严谨，在适当的时机，才开口说话，在仆役奴婢面前，也从不随便说笑，因此不论尊卑大小，都象对待神明一样恭敬他。他的堂叔谢混对他尤其推崇敬重，常说："谢弘微这人，与别人相异时不会伤害别人，与别人相同时也不会违背正道，对他我是没什么毛病可挑的了。"

上欲封王昙首、王华等，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因出封诏以示之。昙首固辞曰："近日之事，赖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上乃止。

刘宋文帝打算封王昙首、王华等人爵位，他抚摸着御座说："这个宝座，如果不是你们兄弟，我今天就坐不上。"于是，他就拿出封爵的诏书给他们看。王昙首坚决辞让说："近来发生的事，全仰赖陛下英明决断，使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怎么可以因为国家的灾难，而自己得到好处！"文帝才作罢。

[6]魏主诏问公卿："今当用兵，赫连、蠕蠕，二国何先？"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皆曰："赫连土著，未能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获；不及，则猎于阴山，取其禽兽皮角以充军实。"太常崔浩曰："蠕蠕鸟集兽逃，举大众追之则不能及，轻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敌。赫连氏土地不过千里，政刑残虐，人神所弃，宜先伐之。"尚书

刘、武京侯安原请先伐燕。于是魏主自云中西巡至王原，因畋于阴山，东至和兜山；秋，八月，还平城。

[6]北魏国主拓跋焘下诏书遍问朝中文武大臣："现在我们要出兵讨伐赫连和蠕蠕，应当先讨伐哪一国？"太尉长孙嵩、司徒长孙翰、司空奚斤都说："赫连氏土生土长，暂时还不足为患。不如先伐蠕蠕，如果能够追到他们，可以大获全胜；如果追不到，我们则到阴山作一次大狩猎，可以获取大批禽兽的毛皮骨角，用来充实军用物资。"太常崔浩说："蠕蠕来的时候，象飞鸟一样霎时集结；去的时候，也象野兽一样霎时逃散。用大军追赶，一定不会追上，如果用少量的军队追赶，又无法把他们制服。赫连氏土地不过一千里，政治残暴，刑法酷烈，得不到上天的保佑和人民的拥护，应当先行讨伐赫连。"尚书刘、武京侯安原则请求先行讨伐北燕。于是，北魏国主拓拔焘从云中向西视察，抵达五原，到阴山狩猎，又往东抵达和兜山。秋季，八月，拓跋焘才返回平城。

[7]诏殿中将军吉恒聘于魏。

[7]刘宋文帝下诏，派殿中将军吉恒出使北魏。

[8]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为太子。

[8]北燕太子冯永去世，封次子冯翼为太子。

[9]秦王炽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骑三万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逊发兵御之，且遣使说夏主，使乘虚袭罕。夏主遣征南大将军呼卢古将骑二万攻苑川，车骑大将军韦伐将骑三万攻南安。炽磐闻之，引归。九月，徙其境内老弱、畜产于浇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昙达守罕。韦伐攻拔南安，获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

[9]西秦王乞伏炽磐讨代北凉，大军抵达廉川，乞伏炽磐派遣太子乞伏暮末等率领步、骑兵共三万人，进攻西安，不能攻克，于是又转攻番禾。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出军迎战，极力抵御，同时又派使臣出使夏国游说，请夏国国主赫连昌乘西秦国内空虚之际，袭击西秦的都城罕。夏国国主赫连昌派遣征南大将军呼卢古率领骑兵二万人，进攻西秦的苑川；派车骑大将军韦伐率领骑兵三万人，进攻南安。西秦国王乞伏炽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从北凉撤军回国。九月，乞伏炽磐把境内的老弱妇孺和家畜，集中迁徙到浇河郡和莫河的仍寒川，同时又

命令左丞相乞伏昙达留守京师罕。夏国的车骑大将军韦伐率众攻陷南安城，生擒西秦秦州刺史翟爽和南安太守李亮。

[10]吐谷浑握逵等帅部众二万落叛秦，奔昴川，附于吐谷浑王慕。

[10]隶属西秦的吐谷浑部落酋长慕容握逵率所属二万帐落背叛西秦，逃到昴川，归附了吐谷浑可汗慕容慕。

[11]大旱，蝗。

[11]天下大旱，出现蝗灾。

[12]左光禄大夫范泰上表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谢晦妇女犹在尚方，唯陛下留意。"有诏原之。

[12]刘宋左光禄大夫范泰上疏说："女子有三从的大义，而没有自作主张的道理。现在谢晦家的妇女仍被羁押在尚方作坊里做苦工，敬请陛下留意。"于是，刘宋文帝下诏赦免了她们。

[13]魏主闻夏世祖殂，诸子相图，国人不安，欲伐之。长孙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劳，大檀闻之，乘虚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钩己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人相应，不可失也。"嵩固争之，帝大怒，责嵩在官贪污，命武士顿辱之。于是遣司空奚斤帅四万五千人袭蒲阪，宋兵将军周几帅万人袭陕城，以河东太守薛谨为乡导。谨，辩之子也。

[13]北魏国主拓跋焘听到夏国主赫连勃勃去世，儿子们内哄，民心不安的消息，打算征讨夏国。长孙嵩等人都说："夏国如果围绕城池固守，以逸待劳，而柔然汗国的郁久闾大檀听说了这一消息，会乘我们国内空虚，大举进攻，这可是危险的策略。"太常崔浩说："说起当年，火星两次紧傍着羽林星和钩己星运转，算卦占卜都预示着秦国一定灭亡。今年，金、木、水、火、土五星同时出现在东方，显示西征一定胜利。上天的旨意和凡世的人心是互相呼应的，良机不可失去。"长孙嵩仍然坚持不能西征，拓跋焘暴跳如雷，斥责长孙嵩做官贪赃枉法，命令武士强按他的头，猛烈触地，殴打侮辱。于是，拓跋焘派遣司空奚斤率领四万五千人袭击夏国的蒲阪；派宋兵将军周几率一万人袭击陕城；命令河东太守薛谨为大军的向导。薛谨是薛辩的儿子。

魏主欲以中书博士平棘李顺总前驱之兵，访于崔浩，浩曰："顺诚有筹略；然臣与之婚姻，深知其为人果于去就，不可专委。"帝乃止。

浩与顺由是有隙。

北魏国主拓跋焘打算让中书博士、平棘人李顺全权指挥前锋部队。他征求崔浩的意见，崔浩说：“李顺确实很有谋略，善于筹划，但是，我与李顺是姻亲，深知他为人非常自信，不可委任他要职。”拓跋焘于是停止了他的任命。崔浩和李顺之间因此产生了隔阂。

冬，十月，丁已，魏主发平城。

冬季，十月，丁已（十一日），拓跋焘一行从平城出发。

[14]秦左丞相昙达与夏呼卢古战于山，昙达兵败。十一月，呼卢古、韦伐进攻罕。秦王炽磐迁保定连。呼卢古入南城，镇京将军赵寿生率死士三百人力战，却之。呼卢古、韦伐又攻沙州刺史出连虔于湟河，虔遣后将军乞伏万年击败之。又攻西平，执安西将军库洛干，坑战士五千余人，掠民二万余户而去。

[14]西秦左丞相乞伏昙达与夏国的征南大将军呼卢古在山会战，乞伏昙达兵败。十一月，呼卢古与车骑大将军韦伐合兵进攻西秦的都城罕。西秦王乞伏炽磐迁都定连，率众据城死守。夏国大将呼卢古攻入罕南城。西秦镇京将军赵寿生率领敢死队三百人，浴血抵抗，击退呼卢古。呼卢古、韦伐又合兵攻打沙州刺史出连虔据守的湟河。出连虔派遣后将军乞伏万年击退了呼卢古和韦伐的进攻。呼卢古、韦伐率军再攻西平，俘获了西秦的安西将军库洛干，活埋了西秦战士五千余人，掠走居民二万余户，班师回国。

[15]仇池氐杨兴平求内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庞谘据武兴。氐王杨玄遣其弟难当将兵拒谘，谘击走之。

[15]仇池氐族部落酋长杨兴平请求归附刘宋。刘宋梁州、南秦州二州刺史吉翰派始平太守庞谘进军占据武兴。氐王杨玄派他的弟弟杨难当率军迎击庞谘，被庞谘击退。

[16]魏主行至君子津，会天暴寒，冰合，戊寅，帅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师奄至，上下惊扰。魏主军于黑水，去城三十余里。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焚其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将军。魏军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杀获数万，得牛马十余万。魏主谓诸将曰：“统万未可得也，他年当与卿等取之。”乃徙其民万余家而还。

[16]北魏国主拓跋焘，抵达君子津，正遇天气酷寒，气温急骤下降，黄河冰封。戊寅（初三），拓跋焘亲自统率轻骑兵二万人，踏冰渡过黄河，袭击夏国都城统万。壬午（初七），冬至，夏王赫连昌正在与文武群臣欢歌宴饮。北魏大军的突然出现，使夏国上下不胜惊恐。北魏国主拓跋焘驻军在黑水，距统万城只有三十余里。赫连昌率兵迎战，大败而回，急向城中撤退。城门还没有来得及关闭，北魏禁军内三郎豆代田率众乘胜攻进西宫，纵火焚烧了西宫城门；夏军关闭了所有的宫门，豆代田跳出宫墙撤退。拓跋焘擢升豆代田为勇武将军。这天夜里，北魏军队在城北扎营。癸未（初八），北魏军队四处出动，抢夺掳掠，斩杀及俘虏夏国军民数万人，缴获牛马十余万头。拓跋焘对他手下的各位大将说："统万城恐怕打不下了，以后跟各位再来攻取。"于是，裹胁当地居民一万余户，班师回国。

夏弘农太守曹达闻周几将至，不战而走；魏师乘胜长驱，遂入三辅。会几卒于军中，蒲阪守将东平公乙斗闻奚斤将至，遣使诣统万告急。使者至统万，魏军已围其城；还，告乙斗曰："统万已败矣。"乙斗惧，弃城西奔长安，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兴先守长安，乙斗至，与助兴弃长安，西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长安，秦、雍氐羌皆诣斤降。河西王蒙逊及氐王杨玄闻之，皆遣使附魏。

夏国的弘农太守曹达听说北魏将军周几率军将要打来，没等大军到达，先弃城逃走。北魏军队乘胜长驱直入，迅速深入长安附近的三辅地区。不料周几在行军途中去世。夏国镇守蒲阪的守将东平公赫连乙斗听说北魏司空奚斤率领的大军就要到达，派使节往都城统万告急。使者到统万时，看到北魏的大军已经包围统万，便回去报告赫连乙斗："统万已经被攻陷。"赫连乙斗惊惧不已，放弃蒲阪城，向西逃往长安。奚斤于是攻克了蒲阪。夏王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助兴正在镇守长安，赫连乙斗到后，赫连助兴与赫连乙斗放弃长安向西逃往安定。十二月，奚斤率军进入长安，夏国秦州、雍州所属的氐族部落和羌族部落，全向奚斤投降。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和氐王杨玄听到这个消息，也都派遣使臣向北魏帝国归附。

[17]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聚党百余人，谋以明年正会于殿中作乱，事觉，壬 戌，收斩之。

[17]刘宋前吴郡太守徐佩之，集结党羽一百余人，阴谋策划明年元旦朝会时，在殿中发动叛乱，事情泄漏。壬戌（十七日），逮捕了徐佩之，斩首。

[18]营阳太妃张氏卒。

[18]刘宋营阳太妃张氏去世。

[19]秦征南将军吉毗镇南，陇西人辛澹帅户三千据城逐毗，毗走还罕，澹南奔仇池。

[19]西秦征南将军乞伏吉毗镇守南，陇西人辛澹率领部众三千户占据南城，驱逐乞伏吉毗，乞伏吉毗逃回罕，辛澹向东南撤退，逃往仇池。

[20]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缯帛；于是自占为绸茧罗户者甚众，不隶郡县；赋役不均。是岁，始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

[20]北魏最初占领中原时，当地的居民大多逃亡、隐藏。天兴年间，拓跋下诏清查这些没有纳入户籍的人家，命他们缴纳绸缎布匹。于是，自己申报缴纳绸缎布匹的人家非常多，不隶属任何郡县，使赋税徭役很不均匀。这一年，北魏国主拓跋焘下诏停止一切清查，将上述人家隶属郡县。

四年（丁卯、427）

四年（丁卯，公元427年）

[1]春，正月，辛己，帝祀南郊。

[1]春季，正月，辛己（初七），刘宋文帝前往都城建康南郊，祭祀天神。

[2]乙酉，魏主还平城。统万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才六七。

[2]乙酉（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到平城。从统万强行迁徙的民户在途中死亡甚多，能到达平城的，不过十分之六七。

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原公定帅众二万向长安。魏主闻之，伐木阴山，大造攻具，再谋伐夏。

己亥（二十五日），拓跋焘前往幽州。夏王赫连昌派遣平原公赫连定率军二万人，准备收复长安。拓跋焘听到消息后，下令砍伐阴山林

木，大规模兴造攻城械具，准备第二次进攻夏国。

[3]山羌叛秦。二月，秦王炽磐遣左丞相昙达招慰武始诸羌，征南将军吉毗招慰洮阳诸羌。羌人执昙达送夏；吉毗为羌所击，奔还，士马死伤者什八九。

[3]山地羌族部落背叛了西秦。二月，西秦王乞伏炽磐派遣左丞相乞伏昙达招抚慰问武始山地羌族部落，又命征南将军乞伏吉毗安抚洮阳各个羌族部落。羌族人生擒西秦乞伏昙达，把他献给夏国。乞伏吉毗也受到洮阳羌族的攻击，大败而回，士卒马匹死亡伤残的占十之八九。

[4]魏主还平城。

[4]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到平城。

[5]乙卯，帝如丹徒；己己，谒京陵。初，高祖既贵，命藏微时耕具以示子孙。帝至故宫，见之，有惭色。近侍或进曰："大舜躬耕历山，伯禹亲事水土。陛下不睹遗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穑之艰难乎！"

[5]乙卯（十一日），刘宋文帝前往丹徒。己己（二十五日），祭拜京陵。最初，刘宋武帝在富贵之后，下命把他幼年贫穷微贱时所用耕田农具收藏起来，以展示给子孙。文帝抵达故宫，看到他父亲早年用过那些耕具，深感惭愧。他身边侍臣中有人进言说："当年大舜亲自在历山耕田种地，大禹也曾亲自治理水土。陛下不看到这些遗物，怎么能够知道先帝崇高的仁德和耕种的艰难呢！"

[6]二月，丙子，魏主遣高凉王礼镇长安。礼，斤之孙也。又诏执金吾桓贷造桥于君子津。

[6]二月，丙子（初三），北魏国主拓跋焘亲自委派高凉王拓跋礼镇守长安。拓跋礼是拓跋斤的孙子。同时又下诏命令执金吾桓贷在君子津建造大桥。

[7]丁丑，魏广平王连卒。

[7]丁丑（初四），北魏广平王拓跋连去世。

[8]丁亥，帝还建康。

[8]丁亥（十四日），刘宋文帝刘义隆返回建康。

[9]戊子，尚书右仆射郑鲜之卒。

[9]戊子（十五日），刘宋尚书右仆射郑鲜之去世。

[10]秦王炽磐以辅国将军段晖为凉州刺史，镇乐都；平西将军景为沙州刺史，镇西平；宁朔将军出连辅政为梁州刺史，镇赤水。

[10]西秦王乞伏炽磐任命辅国将军段晖为凉州刺史，驻守乐都；任命平西将军景为沙州刺史，镇守西平；又命宁朔将军出连辅政为梁州刺史，坐镇赤水。

[11]夏，四月，丁未，魏员外散骑常侍步堆等来聘。

[11]夏季，四月，丁未（初四），北魏特使员外散骑常侍步堆等前往刘宋访问。

[12]庚戌，以廷尉王徽之为交州刺史，征前刺史杜弘文。弘文有疾，自舆就路；或劝之待病愈，弘文曰："吾杖节三世，常欲投躯帝庭，况被征乎！"遂行，卒于广州。弘文，慧度之子也。

[12]庚戌（初七），刘宋任命廷尉王徽之为交州刺史，征召前交州刺史杜弘文回京。当时杜弘文正患重病，得到命令后，亲自备车上路，有人劝告他等病稍好些再走，杜弘文说："我家祖孙三代镇守边陲，平时就渴望到京城去，何况今日又得到征召！"于是，杜弘文抱病启程，走到广州去世。杜弘文是杜慧度的儿子。

[13]魏奚斤与夏平原公定相持于长安。魏主欲乘虚伐统万，简兵练士，

部分诸将，命司徒长孙翰等将三万骑为前驱，常山王素等将步兵三万为后继，南阳王伏真等将步兵三万部送攻具，将军贺多罗将精骑三千为前候。素，遵之子也。五月，魏主发平城，命龙骧将军代人陆俟督诸军镇大碛以备柔然 。辛巳，济君子津。

[13]北魏司空奚斤跟夏国的平原公赫连定在长安对峙。北魏国主拓跋焘打算乘夏国后方空虚，攻打夏国的都城统万，于是，挑选精兵，严格 训练，部署将领。拓跋焘还任命司徒长孙翰等率领三万骑兵为前锋，任 命常山王拓跋素等率领步兵三万人为后继，派遣南在前锋部队之前，负责搜索侦察。拓跋素是拓跋遵的儿子。五月，北魏国主拓跋焘亲自从平城出发，临行前又命令龙骧将军、代郡人陆俟统率北方各路兵马镇守大碛，防备柔然汗国乘虚来攻。辛巳（初九），拓跋焘一行从君子津渡黄河西上。

[14]壬午，中护军王华卒。

[14]壬午（初十），刘宋中护军王华去世。

[15]魏主至拔邻山，筑城，舍辎重，以轻骑三万倍道先行。群臣咸谏曰：“统万城坚，非朝夕可拔。今轻军讨之，进不可克，退无所资，不若与步兵、攻具一时俱往。”帝曰：“用兵之术，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后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进，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食尽兵疲，外无所掠，进退无地。不如以轻骑直抵其城，彼见步兵未至，意必宽驰；吾羸形以诱之，彼或出战，则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军士去家二千余里，又隔大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则不足，决战则有余矣。”遂行。

[15]北魏国主拓跋焘抵达拔邻山，在那里兴筑城堡，留下辎重，然后率领轻骑兵三万人，加速先行进发。朝中随行的文武官员都劝阻他说：“统万城十分坚固，不是一日之内就可以攻克的。如今您率领轻装部队去讨伐，恐怕不能一时攻破，想要退回又没有粮饷及其他军用物资，不如与步兵一道，携带攻城械具进攻统万。”拓跋焘说：“用兵的策略，攻城是最下策；非到万不得已，不可使用。现在我们如果以步兵携攻城械具一起开进，敌人见状，一定会恐惧并坚守城池。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攻下，粮食吃完，兵士疲劳，城外又没什么可以抢夺的，那时我们就会进退不得，陷入窘境。不如先用骑兵长驱直抵统万城下，敌人见到我们的步兵没有来，一定不太在意。我们再故意装出羸弱不堪的样子，引诱他们出击，他们如果出城迎战，就会被我们生擒。所以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将士离家二千余里，又隔着一条黄河，这就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啊！三万人的轻骑兵，攻城自然不够，但用来决战，还绰绰有余。”于是大军启程。

[16]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

[16]六月，癸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17]魏主至统万，分军伏于深谷，以少众至城下。夏将狄子玉降魏，言：“夏主闻有魏师，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统万坚峻，未易攻拔 。待我擒奚斤，然后徐往，内外击之，蔑不济矣。’故夏主坚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军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帅骑五千西掠居民。

[17]北魏国主拓跋焘抵达统万，大军分别埋伏在深谷之中，只派少数部队来到城下。夏国的大将狄子玉投降了北魏，他向拓跋焘报告说：“夏王赫连昌听说北魏大军将到，就派人征召平原公赫连定回军，赫连定说：‘统万城 坚固险峻，不容易攻破，等我生擒奚斤然后再赶赴统万，内外夹击北魏大军，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所以夏王赫连昌专心守城，等待赫连定。”拓跋焘听到这席话，十分忧虑。于是命令军队撤退，显示懦弱。又派遣娥清和永昌王拓跋健率领骑兵五千人向西大肆劫掠居民。

魏军士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军粮尽，士卒食菜，辎重在后，步兵未至，宜急击之。夏主从之，甲辰，将步骑三万出城。长孙翰等皆言：“夏兵步陈 难陷，宜避其锋。”魏主曰：“吾远来求贼，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击，彼奋我弱，非计也。”遂收众伪遁，引而疲之。

北魏军中的士卒有人因犯罪逃走，投降了夏军，他向夏国报告说，魏军的粮草已经用尽，军中士卒每天只吃菜，而辎重补给还在后方，步兵也尚未到 达，应当乘机急速地袭击他们。”赫连昌同意。甲辰（初二），赫连昌亲自统率步、骑兵共三万人出城。北魏的大臣司徒长孙翰等人都说：“夏国的骑、步兵的阵势难以攻破，我们应该避开他的锋锐。”拓跋焘说：“我们远道而来，就是要引诱敌人出城，唯恐他们不出。现在他们既然出城了，我们却避而不打，只能使敌人士气旺盛，我们却被削弱，这不是用兵的好计策！”于是，命令部队集结假装逃走，引诱敌人追赶，使他们疲惫。

夏兵为两翼，鼓噪追之，行五六里，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晦冥。宦者赵倪，颇晓方术，言于魏主曰：“今风雨从贼上来，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贪进不止，后军已绝，宜隐军分出，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骑为左右队以掎之。魏主马蹶而坠，几为夏兵所获；拓跋齐以身捍蔽，决死力战，夏兵乃退，魏主腾马得上，刺夏尚书斛黎文，杀之，又杀骑兵十余人，身中流矢，奋击不辍，夏众大溃。齐，翳槐之玄孙也。

夏国的军队兵分两路，左右追击包抄，鼓声震天，追了五六里路，就赶上大风雨从东南而来，漫漫尘沙，遮天蔽日。北魏军中的宦官赵倪相当通晓神道法术，就对魏主拓跋焘说：“如今风雨是从敌人那边袭来，我们逆风，敌人顺风，这表明天不助我。更何况我们的将士饥渴交加，希望陛下暂时避开他们的锋锐，等以后再寻找时机。”太常崔浩厉声喝止说：“这是什么话！我们千里而来，自有制胜的策略，一天之内怎么可以说变就变！敌人贪图胜利的战果，不会停止追击，根本没有后继军队。我们应该把精兵隐蔽起来，分别出击，对他们作一次意外的突袭。刮风下雨，要看人们怎么利用，怎么可以硬套常规而认定对我们不利！”拓跋焘说：“你说的极对！”于是，把骑兵分作两队，牵制敌军。北魏国主拓跋焘忽因坐骑失蹄摔倒，掉下马来，几乎被夏国的军卒所抓获。拓跋齐用自己的身体护卫遮挡敌人对拓跋焘的进攻，拼死尽力搏战，夏国围攻的士兵才被打退。北魏国主拓跋焘趁此机会，翻身跳上马背，直刺夏国尚书斛黎文，当即把他杀死，随后又杀死敌人骑兵十多个人，自己也被流箭射中，但他仍然奋力杀敌，苦战不休，夏国的部队完全崩溃。拓跋齐是拓跋翳槐的玄孙。

魏人乘胜逐夏主至城北，杀夏主之弟河南公满及兄子蒙逊，死者万余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齐 固谏，不听。夏人觉之，诸门悉闭；魏主因与齐等入其宫中，得妇人裙，系之槊上，魏主乘之而上，仅乃得免。会日暮，夏尚书仆射问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长孙翰将八千骑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还。

北魏国部队乘胜把夏国残兵追到统万城北，杀死了夏王赫连昌的弟弟阿南公赫连满和侄儿赫连蒙逊，杀死士卒一万多人。夏王赫连昌来不及跑进城去，于是便逃奔上。北魏国主拓跋焘换上士兵的服装追赶逃跑的敌人，并进入了统万城。拓跋齐苦苦劝阻，拓跋焘坚决不听。后来夏国人发觉了这件事，把几个城门都关了起来。拓跋焘于是与拓跋齐等人混进内宫之中，弄到了几件女人穿的裙子，用它当绳索，绑在铁槊上，拓跋焘借此爬上城墙，逃出城外，才免于被擒。等到了黄昏的时候，夏国的尚书仆射问至保护着赫连昌的母亲逃出城外。北魏司徒长孙翰率领八百骑兵追赶夏王赫连昌，一直追到高平，没有追上，便回来了。

乙巳，魏主入城，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颁赐将士有差。

乙巳（初三），北魏国主拓跋焘进入统万城，俘虏夏国的亲王、公爵、高级文官、军事将领以及赫连昌的太后太妃皇后嫔妃、姐妹、宫女等数以万计。还缴获马匹三十余万匹，牛羊几千万头，国库中的珍宝、车辆、旌旗，各种精美的器物，多得不可胜数，拓跋焘把它们按等级分别赏赐给自己的将士。

初，夏世祖性豪侈，筑统万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高五仞，其坚可以厉刀斧。台榭壮大，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穷极文采。魏主顾谓左右曰："蕞尔国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当初，夏王赫连勃勃，性情奢侈，兴筑了这座统万城，城墙高十仞，墙基厚达三十步，上宽十步，宫墙高约五仞，它坚硬得可以用来磨砺刀斧。亭台楼阁、水榭也都十分雄伟壮丽，全都雕刻图画，用锦绣装饰，精致侈华，无以复加。北魏国主拓跋焘看到这些，回头对左右侍从官员说："一个小国，却把百姓奴役到这种地步，怎么能够不亡国呢？"

得夏太史令张渊、徐辩，复以为太史令。得故晋将毛之、秦将军库洛干，归库洛干于秦，以毛之善烹调，用为太官令。魏主见夏著作郎天水赵逸所为文，誉夏主太过，怒曰："此竖无道，何敢如是！谁所为邪？当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贬，多过其实，盖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纳夏世祖三女为贵人。

北魏还俘虏了夏国太史令张渊和徐辩，任命他们仍旧担任太史令。拓跋焘还俘虏了前东晋的大将毛之以及西秦的将领库洛干，把库洛干送回西秦。因毛之擅长烹调，就任命他为北魏的太官令。拓跋焘还看到一篇夏国著作郎天水人赵逸写的文章，过分吹捧赫连昌，大怒说："这小子是个无道君主，怎么胆敢如此，谁写的文章？应当快快查出问罪！"崔浩劝阻说："文人写文章，无论是赞颂，还是抨击，大多数都是言过其实，不一定发自内心，只不过是不得不写而已，用不着惩罚。"拓跋焘这才作罢。拓跋焘把赫连勃勃的三个女儿收入后宫作自己的妃子。

奚斤与夏平原公定犹相拒于长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仆丘堆帅骑五千略地关右。定闻统万已破，遂奔上；斤追至雍，不及而还。清、堆攻夏贰城，拔之。

北魏司空奚斤与夏国的平原公赫连定仍在长安对峙。北魏国主拓跋焘命令宗正娥清、太仆丘堆率骑兵五千人开赴关右一带，去占领地盘。赫连定听说统万城已经被攻破，于是他率众投奔上。奚斤率部追击，追到雍城，没有追上，只好班师。娥清与丘堆联合进攻夏国的贰城，攻克贰城。

魏主诏斤等班师。斤上言：“赫连昌亡保上，鸠合余烬，未有蟠据之资；今因其危，灭之为易。请益铠马，平昌而还。魏主不许。斤固请，乃许之。给斤兵万人，遣将军刘拔送马三十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击夏。

拓跋焘下诏命令奚斤等将领班师。奚斤上疏说：“如今赫连昌逃到上自保，集结残部，还不足以长久盘踞在那里。现在，我们乘他危急，彻底消灭他极其容易，请增加士卒和马匹，等我削平赫连昌再班师。”拓跋焘不许。奚斤坚决请求，拓跋焘才应允，又拨给奚斤士卒一万人，派遣将军刘拔送去战马三千匹，并且留下娥清，丘堆二人，命令他们配合奚斤一道攻击夏国。

辛酉，魏主自统万东还，以常山王素为征南大将军、假节，与执金吾桓贷、莫云留镇统万。云，题之弟也。

辛酉（十九日），北魏国主拓跋焘从统万出发，向东回国。拓跋焘任命常山王拓跋素为征南大将军、假节，命他与执金吾桓贷、莫云留下镇守统万。莫云是莫题的弟弟。

[18]秦王炽磐还罕。

[18]西秦王乞伏炽磐回到罕城。

[19]秋，七月，己卯，魏主至柞岭。柔然寇云中，闻魏已克统万，乃遁去。

[19]秋季，七月，己卯（初七），北魏国主拓跋焘抵达柞岭。当时，柔然汗国正在进犯云中，他们听说北魏的军队已经攻克了统万，才撤退北逃。

[20]秦王炽磐谓群臣曰："孤知赫连氏必无成，冒险归魏，今果如孤言。"八月，遣其叔父平远将军渥头等入贡于魏。

[20]西秦王乞伏炽磐对他手下的文武群臣说："我早就知道赫连氏必定不会成大气候，才冒险归降了北魏，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应验了我的预言。"八月，乞伏炽磐派他的叔父、平远将军乞伏渥头等人到北魏朝拜进贡。

[21]壬子，魏主还至平城，以所获颁赐留台百官有差。

[21]壬子（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焘返抵平城，把缴获的战利品按等级分别赏赐给留守的文武百官。

魏主为人，壮健鸷勇，临城对陈，亲犯矢石，左右死伤相继，神色自若；由是将士畏服，咸尽死力。性俭率，服御饮膳，取给而已。君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每以为财者军国之本，不可轻费。至于赏赐，皆死事勋绩之家，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命将出师，指授节度，违之者多致负败。明于知人，或拔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长，不论本末。听察精敏，下无遁情，赏不违贱，罚不避贵，虽所甚爱之人，终无宽假。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然性残忍，果于杀戮，往往已杀而复悔之。

北魏国主为人壮健勇敢，沉着稳重，无论是攻打城池，还是两军对阵，短兵相接，都能亲自冒着乱箭飞石，身先士卒。他的左右士卒相继倒下，或死或伤，他却神色自若，毫不畏惧。因此，将士们对他无不畏惧钦佩，都愿尽力效死。他生性节俭，衣服饮食够用就已满足。文武百官请求加固京师的城墙，修缮皇宫的建筑，说："《易经》说：'王公设险，固守国家。'萧何也曾经说过：'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不能增加威严。'"拓跋焘却说："古人曾经说过：'只在恩德，不在险要。'赫连屈丐用蒸过的土建筑城墙，却被我灭掉了，这怎么在城的坚固不坚固呢？而今，天下还没有太平，正需要人力，大兴土木的事，我不想去做。萧何的话并不正确。"拓跋焘常常把财物看做是军队和国家的基础，不可以轻意浪费。至于赏赐，也都赏给为国死难将士的遗属或有功之家，皇亲国戚以及倍受恩宠的人和显贵达官很

少有人无缘无故得到赏赐。他选任将领出征，亲自指挥谋划，面授机宜，凡是违背他旨意的人，大多失败。他知人善任，有时在士卒中选拔将领，只看重并使用他的才干，不在乎他的出身。拓跋焘观察敏锐，部下没有什么隐情能逃出他的眼睛。他赏赐不论贫贱，惩罚不避权贵，赏罚分明，既使是他平时最宠爱的人，也绝不纵容包庇。他常说："国家的法律，是我与天下臣民应共同遵守的，怎么敢轻视呢。"然而，拓跋焘却生性残忍，杀人从不手软，但是杀人之后，又常常后悔。

[22]九月，丁酉，安定民举城降魏。

[22]九月，丁酉（二十六日），夏国所属的安定城居民献出城池，投降北魏。

[23]氐王杨玄遣将军苻白作围秦梁州刺史出连辅政于赤水；城中粮尽，民执辅政以降。辅政至骆谷，逃还。冬，十月，秦以骁骑将军吴汉为平南将军、梁州刺史，镇南。

[23]氐王杨玄派遣将军苻白作，在赤水围攻西秦梁州刺史出连辅政。赤水城中粮草断绝，百姓生擒出连辅政，开城门投降。出连辅政在被押送途中，走到骆谷，逃回西秦。冬季，十月，西秦王乞伏炽磐任命骁骑将军吴汉为平南将军和梁州刺史，驻守南。

[24]十一月，魏主遣军司马公孙轨兼大鸿胪，持节策，拜杨玄为都督荆·梁等四州诸军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轨责让之，欲奉策以还，玄惧而郊迎。魏主善之，以轨为尚书。轨，表之子也。

[24]十一月，北魏国主拓跋焘派遣军司马公孙轨兼任大鸿胪，持节策，任命氐王杨玄为都督荆、梁等四州诸军事和梁州刺史，封南秦王。公孙轨一行抵达杨玄辖境之后，杨玄却不出来迎接，公孙轨斥责他，并打算奉诏书回去。杨玄才感到恐惧，亲自赶到效外迎接。拓跋焘认为公孙轨处理得当，提升公孙轨为尚书。公孙轨是公孙表的儿子。

[25]十二月，秦梁州刺史吴汉为群羌所攻，帅户二千还于罕。

[25]十二月，西秦梁州刺史吴汉遭到羌族各部落的攻击，率领二千户部属返回罕。

[26]魏主行如中山；癸卯，还平城。

[26]北魏国主拓跋焘出巡，前往中山；癸卯（初四），返回平城。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一卷

宋纪三 太祖文皇帝上之中元嘉五年（戊辰、428）

宋纪三 宋文帝元嘉五年（戊辰，公元428年）

[1]春，正月，辛未，魏京兆王黎卒。

[1]春季，正月，辛未（初二），北魏京兆王拓跋黎去世。

[2]荆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性聪察，在州职事修治。左光禄大夫范泰谓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弘纳其言。时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逊位，帝不许。

[2]刘宋荆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生性聪明，详察下情，他在荆州，凡是职权范围内的事都办得很好。刘宋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国家大事，责任很重，权要的地位，也很难久居。你们兄弟的权力和地位，已经达到了顶峰，应该深深地想到要谦虚谨慎。彭城王刘义康是皇上的二弟，最好征召他回京，共同参与处理朝廷大事。"王弘接受了范泰的劝告。当时，刘宋境内正遭受严重的旱灾，瘟疫流行，王弘上疏引咎自责，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宋文帝刘义隆没有批准。

[3]秦商州刺史领浇河太守姚浚叛，降河西，秦王炽磐以尚书焦嵩代浚，帅骑三千讨之。二月，嵩为吐谷浑元绪所执。

[3]西秦国商州刺史兼浇河太守姚浚反叛，投降了北凉。西秦王乞伏炽磐任命尚书焦嵩任商州刺史兼浇河太守，并率领三千人讨伐姚浚。二月，焦嵩被吐谷浑汗国酋长慕容元绪擒获。

[4]魏改元神。

[4]北魏改年号为神。

[5]魏平北将军尉眷攻夏主于上，夏主退屯平凉。奚斤进军安定，与丘堆、娥清军合。斤马多疫死，士卒乏粮，乃深垒自固。遣丘堆督租于民间，士卒暴掠，不设儆备，夏主袭之，堆兵败，以数百骑还城。夏主乘胜，日来城下钞掠，不得刍牧，诸将患之，监军侍御史安颉曰："受诏灭贼，今更为贼所困，退守穷城；若不为贼杀，当坐法

诛，进退皆无生理。而诸王公晏然曾不为计乎？”斤曰：“今军士无马，以步击骑，必无胜理，当须京师救骑至合击之。”颉曰：“今猛寇游逸于外，吾兵疲食尽，不一决战，则死在旦夕，救骑何可待乎！等于就死，死战，不亦可乎！”斤又以马少为辞。颉曰：“今敛诸将所乘马，可得二百匹，颉请募敢死之士出击之，就不能破敌，亦可以折其锐。且赫连昌狷而无谋，好勇而轻，每自出挑战，众皆识之。若伏兵掩击，昌可擒也。”斤犹难之。颉乃阴与尉眷等谋，选骑待之。既而夏主来攻城，颉出应之。夏主自出陈前搏战，军士识其貌，争赴之。会天大风扬尘，昼昏，夏主败走；颉追之，夏主马蹶而坠，遂擒之。颉，同之子也。

[5]北魏平北将军尉眷，围攻夏王赫连昌所在的上，赫连昌退到平凉据守。北魏大将奚斤率领军队抵达安定，与娥清、丘堆率领的大军会师。奚斤军中的战马染上了温疫，大批死亡，士卒又缺乏粮饷，所以只好深挖沟堑，营造堡垒固守。奚斤派遣丘堆率军队到乡村征粮逼租，北魏的士卒残暴无端，大肆抢掠，对敌人未加防备，夏主赫连昌乘机进攻，丘堆的军队大败，只带着几百名骑兵逃回安定。赫连昌乘胜追击，每天到城下抢掠，北魏的军队得不到粮秣，将领们深感忧虑。监军侍御史安颉说道：“我们接受朝廷的诏命是要消灭敌寇，而如今我们却被敌人包围，困守孤城，即令不被敌人杀戮，也要受到军法的惩罚，无论是进、是退都没有生路。而各位王公还安稳地坐在那里，就没有克敌制胜的计谋吗？”奚斤说：“现在我们的军士没有马匹，用步兵来进攻骑兵，断然没有取胜的可能。只有等朝廷派救兵和战马赶来救援，内外夹击敌人。”安颉说：“现在强敌在城外示威，我们城内的士卒精疲力尽，粮食又已经吃完，如果不立刻与敌人决战，我们早晚之间就会全军覆没，救兵怎么能够等到呢？同样是去死，决一死战不也是可以的吗？”奚斤又以战马太少为理由，推辞不肯决战。安颉说：“现在我们把各个将领的坐骑集中起来，可以凑到二百匹，我请求招募敢死的士卒，冲出城去打击敌人，即使不能击破敌人，也可以打击他们的锐气。况且，赫连昌急躁无谋，却轻率好斗，常常亲自出阵挑战，军中的士卒都认识他的模样。如果设伏兵突然袭击他，一定能生擒赫连昌。”奚斤仍然面有难色。安颉于是与尉眷暗中谋划，挑选精骑等待时机。不久，赫连昌果然又来攻城，安颉出城应战。赫连昌亲自出阵与安颉交锋，北魏的士卒都认出他的面貌，争相围攻赫连

昌。正值狂风突起，尘沙飞扬遮天蔽日，白天如同黑夜一样昏暗，赫连昌抵挡不住，打马逃走，安颉在后紧追，赫连昌的坐骑突然栽倒，赫连昌坠马倒地，于是被安颉生擒。安颉是安同的儿子。

夏大将军、领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馀众数万，奔还平凉，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胜光。

夏国的大将军、领司徒、平原王赫连定，收集夏军残部数万人，一路奔走，逃回平凉。赫连定即皇帝位，下令实行大赦，改年号为胜光。

三月，辛巳，赫连昌至平城，魏主馆之于西宫，门内器用皆给乘舆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将军，赐爵会稽公。以安颉为建节将军，赐爵西平公；尉眷为宁北将军，进爵渔阳公。

三月，辛巳（十三日），赫连昌被押解到平城，北魏国主拓跋焘在西宫为赫连昌安排了客舍，房间里的日常用具都跟皇帝使用的一样，又把自己的妹妹始平公主嫁给他，给他常忠将军头衔，并封为会稽公。拓跋焘任命安颉为建节将军，封为西平公；尉眷为宁北将军，晋封他为渔阳公。

魏主常使赫连昌侍从左右，与之单骑共逐鹿，深入山涧。昌素有勇名，诸将咸以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惧！"亲遇如初。

拓跋焘常常让赫连昌侍从在自己身边，两人单独打猎，两马相并追逐麋鹿，深入高山危谷。赫连昌一向享有勇猛的威名，拓跋焘手下的将领们都认为拓跋焘不可这样做。拓跋焘却说："天命自有定数，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所以对赫连昌仍然亲近，跟当初一样。

奚斤自以为元帅，而昌为偏裨所擒，深耻之。乃舍辎重，赍三日粮，追夏主于平凉。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从，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马髦岭，夏军将遁，会魏小将有罪亡归于夏，告以魏军食少无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后夹击之，魏兵大溃，斤及娥清、刘拔皆为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

奚斤自以为是元帅，但夏王赫连昌却被他手下的偏将活捉了，因此深感羞耻。于是他命令军队舍弃辎重，只带三日粮秣，进攻赫连定据守的平凉。娥清建议沿着泾水而行，奚斤不同意，坚持走北道以便截击赫连定的退路。北魏军走到马髦岭，夏国军队正要逃走，正巧北魏军中的一名小将因为犯罪投降了夏军，把北魏军中缺粮少水的窘况都

报告了赫连定。赫连定于是分兵几路拦截奚斤的军队，前后夹击，北魏军顿时溃败如潮，奚斤、娥清、刘拔等将领都被夏军活捉，士卒中也有六七千人战死。

丘堆守辎重在安定，闻斤败，弃辎重奔长安，与高凉王礼偕奔蒲阪，夏人复取长安。魏主大怒，命安颉斩丘堆，代将其众，镇蒲阪以拒之。

北魏大将丘堆在安定城留守，看管军用物资，他听说奚斤战败的消息，立刻放弃辎重逃往长安，又与高凉王拓跋礼一道放弃长安，逃奔蒲阪，夏国的军队又重新占据了长安城。拓跋焘闻知大怒，命令安颉斩丘堆，代替他统领他的部众镇守蒲阪来抗拒夏军。

[6]夏，四月，夏主遣使请和于魏，魏主以诏谕之使降。

[6]夏季，四月，夏王赫连定派使臣到北魏国，请求和解。北魏国主拓跋焘下诏命令赫连定投降。

[7]壬子，魏主西巡，戊午；畋于河西；大赦。

[7]壬子（十五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向西巡察。戊午（二十一日），拓跋焘在河西打猎；下令大赦。

[8]五月，秦文昭王炽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永弘。

[8]五月，西秦王乞伏炽磐去世，太子乞伏暮末继承王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弘。

[9]平陆令河南成粲复劝王弘逊位，引从之，累表陈请。帝不得已，六月，庚戌，以弘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9]刘宋平陆县令、河南人成粲再度劝司徒王弘退位，王弘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再上疏，坚决请求辞去职务。刘宋文帝不得已，六月，庚戌（十四日），调任王弘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0]甲寅，魏主如长川。

[10]甲寅（十八日），北魏国主拓跋焘抵达长川。

[11]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庙号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为侍中、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以镇军大将军、河州牧谦屯为骠骑大将军，征安北将军、凉州刺史段晖为辅国大将军、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将军千年为镇北将军、凉州牧，镇湟河，以征北将军木弈干为尚书令、车骑大将军，以征南将军吉毗为尚书仆射、卫大将军。

[11]西秦国在武平陵安葬了文昭王乞伏炽磐，庙号太祖。西秦王乞伏暮末任命右丞相乞伏元基为侍中、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等职务；同时任命镇军大将军、河州牧乞伏谦屯为骠骑大将军；征召安北将军、凉州刺史段晖为辅国大将军、御史大夫；任命叔父、右禁将军乞伏千年为镇北将军、凉州牧，镇守湟河；又任命征北将军乞伏木弈干为尚书令、车骑大将军；任命征南将军乞伏吉毗为尚书仆射、卫大将军。

河西王蒙逊因秦丧，伐秦西平，西平太守承谓之曰："殿下若先取乐都，则西平必为殿下之有；苟望风请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逊乃释西平，攻乐都。相国元基帅骑三千救乐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绝其水道，城中饥渴，死者太半。东羌乞提从元基救乐都，阴与河西通谋，下绳引内其兵，登城者百余人，鼓噪烧门；元基帅左右奋击，河西兵乃退。

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利用乞伏炽磐去世的机会，进攻西秦所属的西平，西平太守承，对前来攻城的沮渠蒙逊说："殿下如果能够先攻取乐都，那么西平一定会归附殿下。假如我望风而降，英明君主也看不起这样的守将。"沮渠蒙逊于是放弃西平，改变方向去进攻乐都。西秦的相国乞伏元基率领骑兵三千人救援乐都。乞伏元基的援兵刚刚进城，沮渠蒙逊的大军也开到了城下，开始攻击，很快就攻陷了乐都外城；切断了乐都城的水源，城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饥渴。东羌部落酋长乞提原来跟随乞伏元基救援乐都，却暗中与城外的北凉军队勾结，从城上抛下绳索，从内部牵引北凉士卒登城，很快登城的北凉军士达百余人，他们大声呐喊，纵火焚烧城门，乞伏元基率领左右亲军奋力抗击，北凉的军队才被打退。

初，文昭王疾病，谓暮末曰："吾死之后，汝能保境则善矣。沮渠成都为蒙逊所亲重，汝宜归之。"至是，暮末遣使诣蒙逊，许归成都以求和。蒙逊引兵还，遣使入秦吊祭。暮末厚资送成都，遣将军王伐送之。蒙逊犹疑之，使恢武将军沮渠奇珍伏兵于扪天岭，执伐并骑士三百人以归。既而遣尚书郎王杼送伐还秦，并遗暮末马千匹及锦银缯。秋，七月，暮末遣记室郎中马艾如河西报聘。

最初，文昭王乞伏炽磐重病时，曾对太子乞伏暮末说："我死以后，你能够保住国土不失，就已经不错了。沮渠成都一向得到沮渠蒙

逊的信任和重用，你应该把他送回国去。”这时，乞伏暮末遣使来到沮渠蒙逊的营中，答应归还沮渠成都，请求和解。沮渠蒙逊接受了西秦的建议，撤军回国，随即又派遣使臣赴西秦吊丧。乞伏暮末用厚重的礼物，送沮渠成都回国，并派将军王伐护送。沮渠蒙逊对西秦的做法仍深怀疑虑，就派恢武将军沮渠奇珍，在扪天岭设下埋伏，擒获王伐及其三百骑兵回国。不久，又派尚书郎王杼护送王伐返回了西秦，并送给乞伏暮末战马一千匹以及其他锦缎绫罗。秋季，七月，乞伏暮末派遣记室郎中马艾前往北凉回访。

[12]魏主还宫。八月，复如广宁观温泉。

[12]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八月，拓跋焘又前往广宁观赏温泉。

柔然纥升盖可汗遣其子将万余骑寇魏边，魏主自广宁还，追之，不及；九月，还宫。

柔然汗国纥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派他的儿子率领一万多骑兵进犯北魏的边境。拓跋焘从广宁返回首都平城，率兵追击柔然汗国的军队，没有追上。九月，拓跋焘回宫。

冬，十月，甲辰，魏主北巡；壬子，畋于牛川。

冬季，十月，甲辰（初十），拓跋焘到北方巡视；壬子（十八日），到牛川狩猎。

[13]秦凉州牧乞伏千年，嗜酒残虐，不恤政事，秦王暮末遣使让之，千年惧，奔河西。暮末以叔父光禄大夫沃陵为凉州牧，镇湟河。

[13]西秦凉州牧乞伏千年，酗酒暴虐，不理公务。西秦王乞伏暮末派遣使臣责备他，乞伏千年大为恐惧，投奔北凉。乞伏暮末任命他的叔父、光禄大夫乞伏沃陵为凉州牧，镇守湟河。

[14]徐州刺史王仲德遣步骑二千伐魏济阳、陈留。

[14]刘宋徐州刺史王仲德派遣步、骑兵二千人进攻北魏所属的济阳、陈留。

[15]魏主还宫。

[15]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

[16]魏定州丁零鲜于台阳等二千余人家叛，入西山，州郡不能讨；闰月，魏主遣镇南将军叔孙建讨之。

[16]北魏定州丁零部落酋长鲜于台阳等率两千余家背叛了北魏，进入西山；地方州郡都无力讨伐他们。闰月，拓跋焘命镇南将军叔孙建前往征讨。

[17]十一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17]十一月，乙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18]魏主如西河校猎；十二月，甲申，还宫。

[18]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西河，举行围猎。十二月，甲申（二十一日），回宫。

[19]河西王蒙逊伐秦，至磐夷，秦相国元基等将骑万五千拒之。蒙逊还攻西平，征虏将军出连辅政等将骑二千救之。

[19]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再次讨伐西秦，北凉军开到磐夷，遇到西秦相国乞伏元基率领骑兵一万五千人阻击。沮渠蒙逊率军回攻西平，西秦征虏将军出连辅政等率领骑兵二千人赶赴救援。

[20]秘书监谢灵运，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上唯接以文义，每侍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下欲伤大臣意，讽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令还会稽；而灵运游饮自若，为法司所纠，坐免官。

[20]刘宋秘书监谢灵运，自以为他的才能、名望和辈分，都足以有资格参与朝政。可是刘宋文帝只看重他的文才，只是常常让他参加宴会，跟他谈论和欣赏诗文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的名望和地位，一向居于谢灵运之下，他们都得到了重用，并被委以国家机要大事，谢灵运因此愤愤不平，经常声称有病，不参加朝会；有时出城游玩旅行，走出二百里，十余日也不回来，即不上疏奏报，也从不请假。刘宋文帝不愿伤害大臣的面子，婉转地让他自己辞职。谢灵运于是上书，声称自己有病。刘义隆批准他休假，让他返回会稽养病。谢灵运回会稽后，仍然游乐欢宴，被法司纠举，于是被免除了官职。

[21]是岁，师子王刹利摩诃及天竺迦毗黎王月爱皆遣使奉表入贡，表辞皆如浮屠之言。

[21]这一年，师子国王刹利摩诃以及天竺迦毗黎王月爱都派遣使臣前往刘宋进贡。他们奏章上的辞句都类似佛经上的语言。

[22]魏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卒。

[22]北魏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去世。

六年（己巳、429）

六年（己巳，公元429年）

[1]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录，以授彭城王义康，帝优诏不许。癸丑，以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弘与义康二府并置佐领兵，共辅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远大权，每事推让义康；由是义康专总内外之务。

[1]春季，正月，刘宋扬州刺史王弘上疏要求辞去扬州刺史和录尚书事等职，并请求皇上把这两项要职委任给彭城王刘义康。刘宋文帝下达一份褒奖诏书，但没有批准。癸丑（二十日），下诏任命刘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王弘与刘义康二人的官署，都设置属官卫，二人共同辅佐朝廷政务。王弘体弱多病，况且又早下决心远离权势，因此每件事都推给刘义康处理。刘义康于是一个人总管内外事务。

又以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侍中刘湛为南蛮校尉，行府州事。帝与义恭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

刘宋文帝又任命抚军将军、江夏王刘义恭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任命侍中刘湛为南蛮校尉，代理府、州政务。刘宋文帝写信给刘义恭，告诫他说：“天下时事，十分艰难，家事国事，关系重大。虽说是继承并保住现成的基业，实际上也还是相当不容易。国家的兴隆或衰落，安定或危覆都在于我们的努力，怎么可以不感到王业艰难而寻求治国之道，从而对自己肩负重担而惶恐不安呢！

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

“你的性情急躁偏激，心里想着什么，就要不顾一切地达到目的。有时你的心里并没有某些愿望，一受外界引诱，你就立刻产生欲望，这是最容易招致祸端的，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极力克制。卫青对待士

大夫礼貌谦恭，对小人也有恩惠；西门豹性情刚直急躁，常常佩带苇草；董安于性情宽容，做事缓慢，常常佩带弓弦，都是为了警告自己，矫正自己的性情，他们的美名一齐得到了后世的传颂。关羽、张飞则不然，二人的性格都任性偏激，缺点相同。你侍己处事，要深刻体会古人的行为，作为借鉴。

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祇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

“倘若有一天朝中发生不测，我的儿子年纪还小，身为司徒的刘义康必然要负起周公的责任，你也不可不尽到恭敬辅弼的道义。到那个时候，国家的安危存亡，就全取决于你们二人了。

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

“你每月的私人开支，不能超过三十万，倘若还能比这节省，那就更好。荆州的府舍，我略为熟悉了解，估计还不用重新改建，去追求新异。至于讯案断狱，大多要当时裁决，很难事先做周到的考虑，当然，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审讯的时候，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陈述，千万谨慎处置，不要把自己的喜怒强加于人。平时做事，能择善而从，自己就会获得好的声誉，切不可一意孤行，来炫耀自己的独断和英明。

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

“名分一定要谨慎珍惜，不可以随便赏给他人；对亲近的人封赐爵位，则更应再三考虑定夺。我对于身边的人，虽然很少有特别的赏赐，但如果听说外面有人议论我，我也不认为他们说的不对。

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

“凭权势欺凌别人，别人自然不服，用威望统辖别人，别人便不会满意，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

“声色犬马，嬉戏游乐都不能过分。饮酒赌博、捕鱼狩猎这一切都不应该做，日常用品、衣服饮食，都应有节制。至于新奇的服饰和器物，不应鼓励制作。

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

“你还应该多多接见府中的官员，召见的次数少，就会彼此不亲近；不亲近，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官员们的思想感情，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因此也就无法知道民间的具体情况。”

[2]夏酒泉公隽自平凉奔魏。

[2]夏国的酒泉公赫连隽从平凉出逃，投奔北魏。

[3]丁零鲜于台阳等请降于魏，魏主赦之。

[3]丁零部落酋长鲜于台阳等人，请求再次归降北魏，北魏国主拓跋焘赦免了他们的罪过。

[4]秦出连辅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逊拔西平，执太守承。

[4]西秦征虏将军出连辅政等率领援军还没有赶到西平，北凉王沮渠蒙逊已经攻陷了西平城，活捉了西平太守承。

[5]二月，秦王暮末立妃梁氏为皇后，子万载为太子。

[5]二月，西秦王乞伏暮末，立妃梁氏为王后，封王子乞伏万载为太子。

[6]三月，丁巳，立皇子劭为太子；戊午，大赦。

[6]三月，丁巳（二十五日），刘宋文帝立皇子刘劭为太子；戊午（二十六日），下令大赦。

[7]辛酉，以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中领军。帝以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苏氏甚谨。苏氏卒，帝往临哭，欲追加封爵，使群臣议之，景仁以为古典无之，乃止。

[7]辛酉（二十九日），刘宋文帝任命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中领军。文帝因为生母章太后胡氏早死，事奉外祖母苏氏十分恭谨。苏氏去世后，文帝到灵前恸哭，并打算追封爵位，命文武官员讨论。殷景仁认为自古没有封外祖母爵位的先例，文帝才作罢。

[8]初，秦尚书陇西辛进从文昭王游陵霄观，弹飞鸟，误中秦王暮末之母，伤其面。及暮末即位，问母面伤之由，母以状告。暮末怒，杀进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8]当初，西秦尚书、陇西人辛进，跟从文昭王乞伏炽磐在陵霄观游览，用弹弓击飞鸟，不想竟误中秦王乞伏暮末的母亲，损伤了她的容貌。等到乞伏暮末即位，问及他母亲面部受伤的原因，他母亲把当时的情况据实地告诉了他，乞伏暮末大发雷霆，斩杀了辛进及其五族内的亲属二十七人。

[9]夏，四月，癸亥，以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临川王义庆为左仆射，吏部尚书济阳江夷为右仆射。

[9]夏季，四月，癸亥（初二），刘宋文帝任命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临川王刘义庆为左仆射；吏部尚书、济阳人江夷为右仆射。

[10]初，魏太祖命尚书邓渊撰《国记》十余卷，未成而止。世祖更命崔浩与中书侍郎邓颖等续成之，为《国书》三十卷。颖，渊之子也。

[10]当初，北魏道武帝拓跋，命令尚书邓渊撰写《国记》十余卷，书未写成就停止了。于是，拓跋焘改命崔浩与中书侍郎邓颖等人继续编撰，称《国书》，共三十卷。邓颖是邓渊的儿子。

[11]魏主将击柔然，治兵于南郊，先祭天，然后部勒行陈。内外群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独崔浩劝之。

[11]北魏国主拓跋焘将进攻柔然汗国，在平城的南郊举行阅兵大典。先行祭拜天神，然后下令排列战阵。朝廷内外的文武群臣都不愿意打这一仗，连拓跋焘的乳娘保太后都坚决劝阻，只有太常崔浩极力赞成。

尚书令刘等共推太史令张渊、徐辩使言于魏主曰：“今兹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群臣因共赞之曰：“渊等少时尝谏苻坚南伐，坚不从而败，所言无不中，不可违也。”魏主意不快，诏浩与渊等论难于前。

尚书令刘等人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向拓跋焘分析形势说：“今年是己巳年，恰恰是三种阴气聚集在一起的年分，木星突然靠近月

亮，太白星出现在西方，不可以发动军事进攻，北伐一定失败，即使取胜，也对皇上不利。”文武群臣也异口同声地称赞张渊和徐辩的说法，都说：“张渊年轻的时候，曾经劝阻过苻坚，不可以南伐，苻坚不肯接受，结果大败。张渊的预言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应验的。不可以违背。”拓跋焘心里不高兴，下诏命令崔浩与张渊在御前辩论。

浩诘渊、辩曰：“阳为德，阴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则肆诸市朝，大则陈诸原野；今出兵以讨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窃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愿陛下勿疑。”渊、辩复曰：“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劳士马以伐之？”浩曰：“渊、辩言天道，犹是其职，至于人事形势，尤非其所知。此乃汉世常谈，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何则？蠕蠕本国家北边之臣，中间叛去。今诛其元恶，收其良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世人皆谓渊、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问之：属者统万未亡之前，有无败征？若其不知，是无术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时赫连昌在坐，渊等自以未尝有言，惭不能对。魏主大悦。

崔浩质问张渊、徐辩说：“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的时候，就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法，从小处说是把犯人处决于市朝，从大处说是对敌国用兵于原野。今天，出兵讨伐有罪之国，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怀疑。”张渊、徐辩又说：“柔然，是远荒外没有用的东西，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收获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作臣民驱使。而且他们疾速往来，行动没有规律，很难攻取并彻底制服；有什么事如此急迫，要动员大队人马去讨伐他们？”崔浩说：“张渊、徐辩如果谈论天文，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说到人间的事情和当前的形势，尤其不是他们能确切了解的。这是汉朝以来的老生常谈，用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为什么呢？柔然本来是我们国家北方的藩属，后来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要诛杀叛贼元凶，收回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辩深通天文历法，

预知成功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克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没有能力；如果知道了却不说，是对皇上不忠。”当时夏国前国主赫连昌也在座，张渊等人因为自己确实没有说过，十分惭愧，无法回答。拓跋焘非常高兴。

既罢，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国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疆寇，将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则无以待南寇。南人闻国家克统万以来，内怀恐惧，故扬声动众以卫淮北。比吾破蠕蠕，往还之间，南寇必不动也。且彼步我骑，彼能北来，我亦南往；在彼甚困，于我未劳。况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刘裕之雄杰，吞并关中，留其爱子，辅以良将，精兵数万，犹不能守，全军覆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况义隆今日君臣，非裕时之比；主上英武，士马精强，彼若果来，譬如以驹犊斗虎狼也，何惧之有！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制，自宽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钞。今掩其不备，必望尘骇散。牡马护牝，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不过数日，必聚而困弊，可一举而灭也。暂劳永逸，时不可失，患在上无此意。今上意已决，柰何止之！”寇谦之谓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

御前辩论结束后，朝中公卿重臣中有人责怪崔浩说：“如今南方宋国的敌人正在伺机侵入，而我们却置之不顾兴兵北伐；如果柔然听说我们攻来，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前进没有收获，后面却有强敌逼近，那时我们将怎么办？”崔浩说：“事情不会是这样的。如今我们如果不先攻破柔然，就没有办法对付南方的敌寇。南方人自从听说我们攻克夏国都城统万以来，对我们一直深怀恐惧，所以扬言要出动军队，来保卫淮河以北的土地。等到我们击破蠕蠕，一去一回的时间里，南寇一定不敢兴兵动武。况且，南寇多是步兵而我们主要是骑兵；他们能北来，我们也可以南下；在他们来说已经疲备不堪；而对我们来说还不曾疲劳。更何况南方和北方的风俗习惯大不相同；南方河道交错，北方一片平原；即使我国把黄河以南的土地让给他们，他们也守不住。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以刘裕的雄才大略，吞并了关中，留下他的爱子镇守，又配备了经验丰富的战将和数万名精兵，还没有守

住，最后落得个全军覆没。原野中的哭号之声，至今还没有停止。况且，今日刘义隆和他的文武群臣，其才略根本无法与刘裕时代的君臣相比。而我们的皇上英明威武，军队兵强马壮，如果他们真的打来，就象是马驹、牛犊与虎狼争斗一样，有什么可畏惧的呢！蠕蠕一直仗恃与我国距离遥远，以为我国没有力量制服他们，防备松懈已经很久。一到夏季，就把部众解散，各处逐水草放牧；秋季马肥兵壮，才又聚集，离开寒冷的荒野，面向温暖的中原，南下掠夺。而今我们乘其不备出兵，他们一看到飞扬的尘沙，一定会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公马护着母马，母马恋着小马，难以控制驱赶，等到找不着水草，不过几天的功夫，他们会再行聚集，乘他们疲劳困顿之际，我们的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他们。短时间的劳苦将换来永久的安逸，这样的时机千万不能放弃，我在忧虑皇上没有这样的决心。现在皇上的决心已经下定了，为什么还要阻挠！”寇谦之问崔浩说：“蠕蠕果真可以一举攻克吗？”崔浩回答说：“必克无疑。只恐怕将领们顾虑太多，瞻前顾后，不能乘胜深入，以致于不能一举取得彻底的胜利。”

先是，帝因魏使者还，告魏主曰：“汝趣归我河南地！不然，将尽我将士之力。”魏主方议伐柔然，闻之，大笑，谓公卿曰：“龟鳖小竖，自救不暇，夫何能为！就使能来，若不先灭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敌，非良策也。吾行决矣。”

在此之前，刘宋文帝趁北魏使者回国，让使者转告北魏国主拓跋焘说：“你应该赶快归还我黄河以南的领土！否则，我们的将士只好竭力攻取。”当时，拓跋焘正在讨论讨伐柔然的事宜，听到这个消息，大笑不已，对左右大臣们说：“龟鳖小丑，他救护自己还来不及，还能有什么作为！即使他真能打来，如果我们不先灭掉蠕蠕，那就是在家门口坐等敌人来攻，腹背受敌，不是好的计策。我决心立即讨伐。”

庚寅，魏主发平城，使北平王长孙蒿、广陵公楼伏连居守。魏主自东道向黑山，使平阳王长孙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会柔然之庭。

庚寅（二十九日），拓跋焘从平城出发。命令北平王长孙嵩、广陵公楼伏连等留守京师。拓跋焘向东取道黑山，派平阳王长孙翰向西取道大娥山，约定在柔然汗国的王庭会师。

[12]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12]五月，壬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13]王敬弘固让尚书令，表求还东。癸巳，更以敬弘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听其东归。

[13]王敬弘坚决辞让尚书令，上疏请求返回故乡会稽。癸巳（初二），改任王敬弘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准许他回到东边。

[14]丁未，魏主至漠南，舍辎重，帅轻骑兼马袭击柔然，至栗水。柔然纥升盖可汗先不设备，民畜满野，惊怖散去，莫相收摄。纥升盖烧庐舍，绝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东部，闻有魏寇，帅众欲就其兄；遇长孙翰，翰邀击，大破之，杀其大人数百。

[14]丁未（十六日），北魏皇帝拓跋焘抵达漠南，留下所有辎重，亲自率领轻骑兵和备用马匹袭击柔然汗国，大军很快逼近栗水。柔然汗国纥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果然事先没有防备，原野上到处都有牲畜和放牧的人们，当他们发现北魏的大军突然袭来，惊慌失措各自逃散，根本无法集结。纥升盖可汗只好放火焚烧房屋，向西逃走，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纥升盖可汗的弟弟郁久闾匹黎先主持东部的防务，听说北魏的军队大举攻来，立即召集他的部众打算向他的哥哥靠拢；刚刚出发，就与北魏平阳王长孙翰的军队遭遇，长孙翰拦截并袭击了郁久闾匹黎先及其部队，大破柔然军，斩杀他们酉长等头目数百人。

[15]夏主欲复取统万，引兵东至侯尼城，不敢进而还。

[15]夏王赫连定打算收复统万城，他统率大军向东抵达侯尼城，不敢再向前进发，只好班师。

[16]河西王蒙逊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国元基守罕，迁保定连。

[16]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讨伐西秦，西秦王乞伏暮末命相国乞伏元基留守都城罕，他自己则退保定连城。

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据罕谷以应河西，暮末击破之，进至治城。

西秦南安太守翟承伯叛变，他据守罕谷，响应北凉的军队的进攻。乞伏暮末大败翟承伯的军队，进抵治城。

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据川以叛，暮末讨之，为幼眷所败，还于定连。

西秦西安太守莫者幼眷，占据川，背叛西秦，乞伏暮末发兵讨伐，被莫者幼眷击败，乞伏暮击又回到定连。

蒙逊至罕，遣世子兴国进攻定连。六月，暮末逆击兴国于治城，擒之，追击蒙逊至谭郊。

沮渠蒙逊大军包围了西秦的都城罕，又派他的世子沮渠兴国进攻定连。六月，乞伏暮末在治城反击沮渠兴国的围攻，生擒沮渠兴国。沮渠蒙逊率军立即撤退，乞伏暮末追击北凉军，一直追到谭郊。

吐谷浑王慕遣其弟没利延将骑五千会蒙逊伐秦，暮末遣辅国大将军段晖等邀击，大破之。

吐谷浑可汗慕容慕派他的弟弟慕容没利延率领骑兵五千人与沮渠蒙逊的大军会师，合兵讨伐西秦。西秦王乞伏暮末派遣辅国大将军段晖等拦击敌人，大败北凉军和吐谷浑汗国的骑兵。

[17]柔然纥升盖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窜伏山谷，杂畜布野，无人收视。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园水，分军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斩甚众。高车诸部乘魏兵势，钞掠柔然。柔然种类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获戎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泽，亡虑数百万。

[17]柔然汗国纥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逃走以后，他的部落四处流散，躲藏在荒山深谷之中，牛马等牲畜遍布原野，没有人收集照料。北魏国主拓跋焘沿着栗水一直向西行进，抵达菟园水，大军分散搜索柔然军残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斩杀和俘虏的敌人很多。高车国的部落，乘着北魏的兵势，攻打并掠夺柔然汗国。这样一来，柔然汗国的各部落先后投降北魏的就有三十多万帐落，北魏军缴获的战马达一百多万匹，牲畜、车辆帐篷，遍布山谷水畔，大约有几百万之多。

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诸将虑深入有伏兵，劝魏主留止，寇谦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从。秋，七月，引兵东还；至黑山，以所获班赐将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汁先被病，闻魏兵至，不知所为，乃焚穹庐，以车自载，将数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无人统岭，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魏主深悔之。

拓跋焘又沿着弱水向西前进，抵达涿邪山。北魏的领将们考虑到，再向西深入恐怕会遇埋伏，所以都劝拓跋焘停止。寇谦之又把崔浩讲的那番话告诉拓跋焘，希望大军乘胜追击，彻底消灭柔然军，拓跋焘没有采纳。于是，秋季，七月，拓跋焘率领大军向东回国，到了黑山，把战利品依照等级分别赏赐给将士们。不久，听到投降的柔然人

的报告，说："可汗前些时，害病卧床，听说魏兵杀来，不知如何是好，仓卒之间焚烧了毡帐，躺在车上，率领几百人潜入南山。人和牲畜挤在一起，没有人统领，距涿邪山只有一百八十里；只因魏国的军队没有继续追赶，才慢慢向西逃去，得以幸免。"后来，还听到凉州的匈奴商人说："魏军如果再前进二日，柔然汗国就被彻底消灭了。"拓跋焘听到这些话，深为后悔。

纥升盖可汗愤悒而卒，子吴提立，号敕连可汗。

柔然汗国纥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忧愤交加，不久去世。他的儿子郁久闾吴提继承汗位，号称敕连可汗。

[18]武都孝昭王杨玄疾病，欲以国授其弟难当。难当固辞，请立玄子保宗而辅之，玄许之。玄卒，保宗立。难当妻姚氏劝难当自立，难当乃废保宗，自称都督雍·凉·秦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

[18]武都孝昭王杨玄患病不起，打算把王位传授给他的弟弟杨难当。杨难当坚决拒绝接受，请求立杨玄的儿子杨保宗继承大位，他自己辅佐侄子，杨玄同意。杨玄去世后，杨保宗继位。可是杨难当的妻子姚氏劝说杨难当自立为王，于是杨难当废黜了杨保宗，自封为都督雍州、凉州、秦州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和武都王。

[19]河西王蒙逊遣使送谷三十万斛以赎世子兴国于秦，秦王暮末不许。蒙逊乃立兴国母弟菩提为世子，暮末以兴国为散骑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19]北凉王沮渠蒙逊派遣使臣出使西秦，送谷三十万斛请求赎回世子沮渠兴国。西秦王乞伏暮末拒绝。沮渠蒙逊于是立沮渠兴国的胞弟沮渠菩提为世子。乞伏暮末则任命沮渠兴国为散骑常侍，并把自己的妹妹平昌公主嫁给他。

[20]八月，魏主至漠南，闻高车东部屯已尼陂，人畜甚众，去魏军千余里，遣左仆射安原等将万骑击之。高车诸部迎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百余万。

[20]八月，北魏国主拓跋焘抵达漠南，听说高车国东部屯居在已尼陂，人口繁盛，牲畜众多，距魏军只有一千余里。于是，拓跋焘派遣

左仆射安原等统率一万名骑兵进攻高车。高车国各部落投降魏军的有几十万帐落。魏军缴获的牛羊也有一百多万头。

冬，十月，魏主还平城。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命长孙翰、刘、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镇抚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

冬季，十月，拓跋焘返回平城。把柔然汗国高车国各部落降附的百姓迁徙到漠南，安置在东到濡源，西到五原阴山的三千多里广阔草原上，命他们在这里耕种、放牧，向他们征收赋税。拓跋焘命令长孙翰、刘、安原以及侍中代郡人古弼共同镇守安抚他们。从此以后，北魏民间马、牛、羊及毡皮的价格下降。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以赏某谋画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铜铤于酢器中，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魏主每如浩家，问以灾异，或仓猝不及束带；奉进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为之举箸，或立尝而还。魏主尝引浩出入卧内，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尽忠规谏，勿有所隐。朕虽或时忿恚，不从卿言，然终久深思卿言也。"尝指浩以示新降高车渠帅曰："汝曹视此人纤懦弱，不能弯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怀，乃过于兵甲。朕虽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决，前后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书曰："凡军国大计，汝曹所不能决者，皆当咨浩，然后施行。"

拓跋焘加授崔浩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等职务，酬赏他谋划的功劳。崔浩善于根据天象预告未来，常把生铜放在装有醋的容器中，夜间观天每每有所发现，立即用那块生铜在纸上写字，记录异象。拓跋焘每次到崔浩家问询有关灾异天变的情况，有时崔浩仓卒出来迎接，连腰带都来不及系上。崔浩呈献的饮食也十分粗糙，来不及精心烹调。拓跋焘总是拿起筷子吃一点，有时站着尝一口就走。拓跋焘曾经把崔浩领到他的寝殿，语重心长地对崔浩说："你富有才智，学识渊博，事奉过我的祖父和父亲，忠心耿耿辅佐了三代君王，所以我一向把你当作亲信近臣。你应该竭尽忠心，直言规劝，不要有什么隐瞒。我虽有时盛怒，不听你的劝告，但是我最后还是深思你的话。"拓跋焘还曾经指着崔浩，介绍给新近投降北魏的高车部落酋长们说："你们看

这个人瘦小文弱，既不能弯弓，又拿不动铁矛，然而，他胸中的智谋远胜于兵甲。我虽有征伐的志向，却不能决断，前前后后建立的功勋业绩，都是得到这个人的教导呀！。”拓跋焘又特意下诏命令尚书省说：“凡是军国大事，你们所不能决定的，都应该向崔浩请教，然后再付诸实施。”

[21]秦王暮末之弟轲殊罗于文昭王左夫人秃发氏，暮末知而禁之。轲殊罗惧，与叔父什寅谋杀暮末，奉沮渠兴国以奔河西。使秃发氏盗门钥，钥误，门者以告暮末。暮末悉收其党，杀之，而赦轲殊罗。执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负汝死，不负汝鞭！”暮末怒，刳其腹，投尸于河。

[21]西秦王乞伏暮末的弟弟乞伏轲殊罗与他父亲乞伏炽磐的遗孀、左夫人秃发氏通奸。乞伏暮末得知此事后禁止他。乞伏轲殊罗惊恐不安，于是与他的叔父乞伏什寅策划谋杀乞伏暮末，然后带着沮渠兴国投奔北凉。乞伏轲殊罗让秃发氏偷取寝殿的钥匙，不想却偷错了钥匙，守门人把情况报告给乞伏暮末，乞伏暮末逮捕了所有参与这项阴谋的同党，全部杀掉，只赦免了乞伏轲殊罗。乞伏暮末又逮捕叔父乞伏什寅，鞭打不止，乞伏什寅说：“我欠你一命，但不欠你一顿鞭子。”乞伏暮末大怒，剖开乞伏什寅的肚子，把他的尸体扔进河里。

[22]夏主少凶暴无赖，不为世祖所知。是月，畋于阴，登苛蓝山，望统万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业者，岂有今日之事乎！”

[22]夏王赫连定小的时候就凶狠残暴，不务正业，武烈帝赫连勃勃不了解。本月，赫连定在阴守猎，他登上苛蓝山遥望统万城，痛哭不已，说：“先帝如果早让我继承大业，怎么会有今天的事！”

[23]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星昼见，至晡方没，河北地暗。

[23]十一月，己丑朔（初一），出现日食，太阳只剩下象钩一样的小部分；白天可见星辰，直到下午才发生日全食，黄河以北地区，一片黑暗。

[24]魏主西巡，至柞山。

[24]北魏国主拓跋焘向西巡视，抵达柞山。

[25]十二月，河西王蒙逊、吐谷浑王慕皆遣使入贡。

[25]十二月，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吐谷浑可汗慕容慕都派使臣往刘宋进贡。

[26]是岁，魏内都大官中山文懿公李先、青·冀二州刺史安同皆卒。先年九十五。

[26]本年，北魏内都大官、中山文懿公李先以及青州、冀州二州刺史安同先后去世。李先卒年九十五岁。

[27]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27]西秦发生地震，野草都根部朝天。

七年（庚午、430）

七年（庚午，公元430年）

[1]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浑王慕为征西将军、沙州刺史、陇西公。

[1]春季，正月，癸巳（初六），刘宋文帝任命吐谷浑可汗慕容慕为征西将军、沙州刺史，封为陇西公。

[2]庚子，魏主还宫；壬寅，大赦；癸卯，复如广宁，临温泉。

[2]庚子（十三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壬寅（十五日），下令大赦。癸卯（十六日），又前往广宁，观赏温泉。

[3]二月，丁卯，魏阳平威王长孙翰卒。

[3]二月，丁卯（初十），北魏阳平威王长孙翰去世。

[4]戊辰，魏主还宫。

[4]戊辰（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

[5]帝自践位以来，有恢复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诏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又使骁骑将军段宏将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将兵一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将兵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义欣，道怜之子也。

[5]刘宋文帝自从即位以来，就有收复黄河以南失地的雄心。三月，戊子（初二），文帝下诏挑选披甲精兵五万人，分配给右将军到彦之，并责令到彦之统率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带水军进入黄河。同时，文帝又派骁骑将军段宏率领精锐骑兵八千人，直指虎

牢；命令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军一万人随后进发；命令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统兵三万人，监征讨诸军事。刘义欣是刘道怜的儿子。

先遣殿中将军田奇使于魏，告魏主曰：“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发未燥，已闻河南是我地。此岂可得！必若进军，今当权敛戍相避，须冬寒地净，河冰坚合，自更取之。”

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刘宋文帝先派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北魏，正告北魏国主拓跋焘说：“黄河以南的土地本来就是宋国的领土，中途却被你们侵占。现在，我们收复旧土恢复旧日疆界，与黄河以北的国家毫无关系。”拓跋焘暴怒如雷，喝道：“我生下来头发还没干，就已经听说黄河以南是我国的土地。这块土地怎么是你们能妄想得到的呢！你们如果一定要出兵攻取，现在我们会暂且撤军相避，等到冬天天寒地净，黄河结上坚冰，我们自然会重新夺回来。”

甲午，以前南广平太守尹冲为司州刺史。

甲午（初八），刘宋文帝任命前南广平太守尹冲为司州刺史。

长沙王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以游击将军胡藩戍广陵，行府州事。

长沙王刘义欣出兵坐镇彭城，为各路大军的声援；又命游击将军胡藩戍守广陵，全权代理州、府事务。

[6]壬寅，魏封赫连昌为秦王。

[6]壬寅（十六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封被俘的前夏王赫连昌为秦王。

[7]魏有新徙敕勒千余家，苦于将吏侵渔，出怨言，期以草生马肥，亡归漠北。尚书令刘、左仆射安原奏请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向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主曰：“此曹习俗，放散日久，譬如囿中之鹿，急则奔突，缓之自定。吾区处自有道，不烦徙也。”等固请不已，乃听分徙三万余落于河西，西至白盐池。敕勒皆惊骇，曰：“圈我于河西，欲杀我也！”谋西奔凉州。刘屯五原河北，安原屯悦拔城以备之。癸卯，敕勒数千骑叛北走，追讨之；走者无食，相枕而死。

[7]北魏新近强行迁徙的敕勒部落牧民一千余家，不堪北魏军将和官吏的敲榨勒索之苦，怨声载道，暗中约定等到野草繁盛牧马肥壮

时，逃回漠北的故乡。尚书令刘、左仆射安原上疏拓跋焘，奏请趁黄河冰封尚未融化的时候，把他们强行迁移到河西，等到春天黄河冰解，让他们无法向北逃走。拓跋焘说："他们这些人的习俗，就是长期游牧放荡。就好象关在栅栏里的野鹿，逼得太急就会乱闯乱跳，对他们缓和宽容一些，自然就会安定下来了。我自有对付办法，不必再行迁徙了。"刘等人一再请求，拓跋焘最后只好允许分出三万多帐落的牧民迁移到河西。向西行进到白盐池，敕勒部的牧民都惊骇不已，说："朝廷把我们圈到河西，是要杀我们呀！"于是，又策划乘机向西逃奔凉州。刘当时屯驻在五原黄河以北；安原则驻扎在悦拔城，严密防备。癸卯（十七日），敕勒部落的移民几千人骑马向北逃去，刘指挥军队紧紧追击；敕勒部落逃走的移民因为无食无水，互相挤压着死在一起。

[8]魏南边诸将表称："宋人大严，将入寇，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因请悉诛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绝其乡导。魏主使公卿议之，皆以为当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湿，入夏之后，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气郁蒸，易生疾疠，不可行师。且彼既严备，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则粮连不继；分军四掠，则众力单寡，无以应敌。以今击之，未见其利。彼若果能北来，宜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此万全之计也。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牛马成群。南边诸将闻而慕之，亦欲南钞以取资财，皆营私计，为国生事，不可从也。"魏主乃止。

[8]北魏守卫南方边境的将领们上疏说："宋人已经戒严，很快就要向我们进攻，我们请求增援三万人，在他们尚未进攻之前先发制人迎击敌人。这样，足以挫折他们的锐气，使他们不敢深入我们国土。"因而请求把边境一带黄河以北的流民全部屠杀，以便断绝刘宋军的向导。拓跋焘命令朝廷中的文武大臣讨论，大家全都同意。崔浩却说："不行。南方地势低洼潮显，入夏以后雨水增多，草木茂盛，地气闷热，容易生病，不利于军事行动。况且，宋国已经加强戒备，因此城防一定坚固。我们的军队驻守城下长期进攻，后方粮秣就会供应接继不上；把军队分散，四处掠夺，就会使本来集中的力量分散削弱，没有办法对付敌人。所以，在眼下这个季节出师进攻宋国，还没看出有

什么好外。宋国的军队假如真的敢来进攻，我们应当以逸待劳，与他们周旋，等到秋天天气凉爽战马肥壮的时候，夺取敌人的粮食，慢慢地进行反击，这才是万全之计呀。朝廷中文武群臣和西北边防守将跟从陛下出征作战，向西削平了夏国的赫连氏，向北大破柔然汗国，俘获了许多美女、珍宝和成群的牛马。驻守南部边防的将领们听说后早就羡慕不已，也想南下攻打宋国，抢劫资财，他们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却为国家惹事生非，他们的请求，万万不能答应。”拓跋焘才停止。

诸将复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简幽州以南劲兵助己戍守，及就漳水造船严备以拒之。”公卿皆以为宜如所请，并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为将帅，使招诱南人。浩曰：“非长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闻国家悉发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舰，随以轻骑，谓国家欲存立司马氏，诛除刘宗；必举国震骇，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并心竭力，以死争之，则我南边诸将无以御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敌，乃所以速之也。张虚声而召实害，此之谓矣。故楚之之徒，往则彼来，止则彼息，其势然也。且楚之等皆纤利小才，止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国家兵连祸结而已。昔鲁轨说姚兴以取荆州，至则败散，为蛮人掠卖为奴，终于祸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为然。浩乃复陈天时，以为南方举兵必不利，曰：“今兹害气在扬州，一也；庚午自刑，先发者伤，二也；日食昼晦，宿值斗、牛，三也；荧惑伏于翼、轸，主乱及丧，四也；太白未出，进兵者败，五也。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故万举万全。今刘义隆新造之国，人事未洽；灾变屡见，天时不协；舟行水涸，地利不尽。三者无一可，而义隆行之，必败无疑。”魏主不能违众言，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备之。

北魏南部边防守将又上疏奏报：“南方的敌寇已经攻来，我们的兵员太少，请朝廷挑选幽州以南的劲旅帮助守卫城池。并请在漳水沿岸，建造战舰，来抵抗宋兵的进攻。”北魏朝中的文武大臣们，都认为应该批准这项请求，并应该任命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为将帅，使他们引诱刘宋的百姓归附。崔浩却说：“这不是长久之计。司马楚之等人都是宋国畏惧和忌惮的人物，如今宋国一旦听说我们调动全部幽州以南的精锐部队，并且兴造舰只，又有大批轻骑兵为后继部队，他

们一定会以为我们朝廷打算恢复晋朝司马氏的政权，消灭刘氏家族；一定会全国震惊，害怕灭亡。于是，他们就会动员全国的精锐部队，齐心竭力，拼死抵抗。这样一来，我们南方驻防的各将领就无法抵抗宋军的攻势。现在诸位大臣打算用声威击退敌人，其结果只能是加速他们的进攻。虚张声势，却招来了实际的损害，指的正是这种做法。所以司马楚之这些叛变过来的将领去打宋国，宋国一定北来；不去，他们一定停止，这是必然的。而且司马楚之这些人，都是目光短浅、贪图小便宜的人物，只能招集一些见识浅薄的无赖之徒，不能成就大事，白白使国家兵连祸结而已。当年鲁轨劝说姚兴派叛人夺取荆州，刚进入东晋境内，大军突然瓦解，士卒们被南蛮人活捉，卖为奴隶，造成的灾祸最终殃及姚泓，这是看得到的结果啊！”拓跋焘对崔浩这一席话却不以为然。崔浩于是又为拓跋焘分析天象，说明刘宋发动军事攻击，一定会损兵折将，说：“今年的‘害气’在扬州，这是第一。今年‘庚午’，‘庚’‘午’相克，先发动战争的必受伤害，这是第二。发生日食白天昏暗，太阳停留在斗宿牛宿，这是第三。火星隐藏在翼宿、轸宿，预示天下大乱和丧亡，这是第四。金星没有出现，军事上的攻击一定失败，这是第五。作为一个有志于振兴国家的君主，应该先治理好百姓的事，然后充分利用地利，最后顺应天时，所以才能做什么事都成功。而今，刘义隆统治的是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君臣与百姓的关系并未融洽；天变和灾异多次出现，这是天时不助；各地河水干涸，舟行困难，这是地利不畅。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中，没有一项对他们有利，而刘义隆却举兵进攻，结果一定要失败，毫无疑问。”拓跋焘还是不能不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于是下诏命令在冀州、相州、定州三州造战船三千艘；选派幽州以南各地驻军在黄河北岸集结戒备。

[9]秦乞伏什寅母弟前将军白养、镇卫将军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秦王暮末皆杀之。

[9]西秦国乞伏什寅的胞弟、前将军乞伏白养，镇卫将军乞伏去列二人对于乞伏什寅的死，深怀怨恨，口出怨言，被乞伏暮末先后杀死。

[10]夏，四月，甲子，魏主如云中。

[10]夏季，四月，甲子（初八），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云中。

[11]敕勒万余落复叛走，魏主使尚书封铁追讨，灭之。

[11]被北魏俘虏的敕勒部落的牧民一万多帐落，再次叛逃。拓跋焘派尚书封铁前去追击讨伐，把他们全部消灭了。

[12]六月，己卯，以氐王杨难当为寇军将军、秦州刺史、武都王。

[12]六月，己卯（二十四日），刘宋朝廷任命氐王杨难当为冠军将军、秦州刺史，晋封武都王。

[13]魏主使平南大将军、丹阳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屯颍川以备宋。

[13]北魏国主拓跋焘命令平南大将军、丹阳王拓跋大毗驻防黄河北岸；任命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屯驻颍川来防备宋军的进攻。

[14]吐谷浑王慕将其众万八千袭秦定连，秦辅国大将军段晖等击走之。

[14]吐谷浑汗国可汗慕容慕率领他的部众一万八千人，突袭西秦所属的定连。西秦辅国大将军段晖等击退了来犯的吐谷浑军队。

[15]到彦之自淮入泗，水渗，日行才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须昌。乃溯河西上。

[15]刘宋右将军到彦之率领大军从淮河进入泗水，天旱水浅，每天行军才十里，从四月出发一直到秋季七月，才抵达须昌。于是，进入黄河逆流而上。

魏主以河南四镇兵少，命诸军悉收众北渡。戊子，魏戍兵弃城去；戊戌，滑台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鸿胪阳平公杜超为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太宰，进爵阳平王，镇邺，为诸军节度。超，密太后之兄也。庚戌，魏洛阳、虎牢戍兵皆弃城去。

北魏国主拓跋焘认为黄河以南四个军事重镇的兵力太少，命令坐镇的各路将军一律收兵，撤退到黄河以北。戊子（初四），北魏驻防在的军队弃城而去；戊戌（十四日），滑台的守军也撤离。庚子（十六日），拓跋焘任命大鸿胪、阳平公杜超为都督定、相、冀三州诸军事、太宰，进封为阳平王，负责镇守邺城，总领各路大军。杜超是拓跋焘乳娘密太后杜氏的哥哥。庚戌（二十六日），洛阳、虎牢两镇北魏的守军也都弃城逃去。

到彦之留朱之守滑台，尹冲守虎牢，建武将军杜骥守金墉。骥，预之玄孙也。诸军进屯灵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关。于是司、兖既平，诸军皆喜，王仲德独有忧色，曰："诸贤不谙北土情伪，必堕其计。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今敛戍北归，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将复南来，岂可不以为忧乎！"

到彦之留下司徒从事郎中朱之镇守滑台，司州刺史尹冲驻守虎牢、建武将军杜骥驻守金墉。杜骥是杜预的玄孙。刘宋其他各路大军进驻灵昌津，沿黄河南岸列阵守御，一直到潼关。于是，司州、兖州全部收复，各路军队都大喜过望。只有安北将军王仲德满面忧愁，说："各位将军完全不解北方的真实情况，一定会中敌人的计谋。胡虏虽仁义道德不足，凶险狡诈却有余，他们今天弃城北归，一定正在集结会师。如果黄河冰封，势必会再次南下进攻，怎能不让人担忧！"

[16]甲寅，林邑王范阳迈遣使入贡，自陈与交州不睦，乞蒙恕宥。

[16]甲寅（三十日），林邑国王范阳迈派遣使臣到刘宋进贡，承认与刘宋所属的交州有冲突，请求宽恕。

[17]八月，魏主遣冠军将军安颉督护诸军，击到彦之。丙寅，彦之遣裨将吴兴姚耸夫渡河攻冶坂，与颉战；耸夫兵败，死者甚众。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会丹杨王大毗屯河上以御彦之。

[17]八月，北魏国主拓跋焘，派遣冠军将军安颉统御各路人马，袭击到彦之的军队。丙寅（十二日），到彦之派遣副将军吴兴人姚耸夫渡黄河北上，进攻冶坂，迎战安颉。结果，姚耸夫兵败，战死的士卒很多。戊寅（二十四日），拓跋焘派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会合丹杨王拓跋大毗屯兵黄河北岸，防御到彦之。

[18]燕太祖寝疾，召中书监申秀、侍中阳哲于内殿，属以后事。九月，病甚，辇而临轩，命太子翼摄国事，勒兵听政，以备非常。

[18]北燕王冯跋重病，征召中书监申秀、侍中阳哲来到寝殿嘱托后事。九月，冯跋病情加重，乘辇车到金銮殿，命令皇太子冯翼主持朝政，统率全国的军队，防止发生意外的变化。

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恶翼听政，谓翼曰："上疾将瘳，奈何遽欲代父临天下乎！"翼性仁弱，遂还东宫，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矫诏绝内外，遣阍寺传问而已，翼及诸子、大臣并不得见，唯中给事胡福独得出入，事掌禁卫。

冯跋的妃子宋夫人，打算立自己的儿子冯受居继承帝位，她厌恶太子冯翼主持朝政，对冯翼说：“皇上的病就要痊愈了，你何必急于代替父亲君临天下呢？”冯翼的性情文弱仁厚，他听从了宋夫人的话，退位返回了东宫，每天三次去看望父皇。冯翼出来后，宋夫人就假传圣旨，不许朝廷内外的官员再进宫探病，如有事，只能派宦官传达。冯翼及其它几个皇子、朝中文武重臣全都不能见到皇帝。唯有中给事胡福一个人，可以自由出入，专门负责皇宫的安全警卫。

福虑宋夫人遂成其谋，乃言于司徒、录尚书事、中山公弘，弘与壮士数十人被甲入禁中，宿卫皆不战而散。宋夫人命闭东，弘家僮库斗头劲捷有勇力，逾阁而入，至于皇堂，射杀女御一人。太祖惊惧而殂，弘遂即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祸，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群公不奔丧，疑有逆谋，社稷将危。吾备介弟之亲，遂摄大位以宁国家；百官扣门入者，进陛二等。”

胡福非常忧虑宋夫人的阴谋将会成功，于是，就把宋夫人的异常举动报告给司徒、录尚书事、中山公冯弘。冯弘亲自率领几十个全副武装的武士，闯进后宫。负责宫廷禁卫的军队未加抵抗就一哄而散了。宋夫人命令关闭东，冯弘的家僮库斗头敏捷而有勇力，翻墙跳过门进入寝宫，一箭射死一个宫女。冯跋躺在床上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不胜惊骇，霎时气绝而死。冯弘乘势来到金銮殿，登上了大位，他派人到城中街巷中宣告：“天上降下大祸，皇帝驾崩，太子冯翼不在病塌前侍候，朝中文武大臣也不赶来奔丧，恐怕有人阴谋叛逆不道，危及社稷。于是我以天王大弟的身份，暂时登上大位，安定国家；百官中入宫朝见的人，进级二等。”

太子翼帅东宫兵出战而败，兵皆溃去，弘遣使赐翼死。太祖有子百余人，弘皆杀之。谥大祖曰文成皇帝，葬长谷陵。

太子冯翼统率东宫卫队出宫抵抗，大败，他手下的士卒全部溃散，冯弘派人逼迫冯翼自尽。北燕王冯跋共有儿子一百余人，冯弘把他们全部杀死。谥冯跋称文成皇帝，庙号称太祖，安葬于长谷陵。

[19]己丑，夏主遣其弟谓以代伐魏城，魏平西将军始平公隗归等击之，杀万余人，谓以代遁去。夏主自将数万人邀击隗归于城东，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广阳公度洛孤守平凉，遣使来求和，约合兵灭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宋，以西属夏。

[19]己丑（初六），夏王赫连定派他的弟弟赫连谓以代攻击北魏的城。北魏平西将军、始平公拓跋隗归等，率兵反击，杀死夏军一万余人，赫连谓以代远逃。赫连定又亲自统率数万人，在城以东截击拓跋隗归，留下他的弟弟、上谷公赫连社干和广阳公赫连度洛孤驻守平凉。又派使臣出使刘宋请求和解，约定联合起来灭掉北魏，预先瓜分黄河以北地区：从恒山以东，划归刘宋；恒山以西，划归夏国。

魏主闻之，治兵将伐夏，群臣咸曰："刘义隆兵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义隆乘虚济河，则失山东矣。"魏主以问崔浩，对曰："义隆与赫连定遥相招引，以虚声唱和，共窥大国，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连鸡，不得俱飞，无能为害也。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除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伫儿情见，此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所及，愿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统万，遂袭平凉，以卫兵将军王斤镇蒲坂。斤，建之子也。

北魏国主拓跋焘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动员军队，准备进攻夏国。朝廷中的文武群臣都说："刘义隆的大军，还在黄河中游逗留，我们却放弃南方的防御，转赴西征。前面夏国的军队未必能一举攻克，后方的刘义隆就要举兵渡过黄河，乘虚而入，我们就会失去太行山以东的大片领土。"拓跋焘又征求崔浩的意见，崔浩回答说："刘义隆与赫连定遥相勾结，互相呼应，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一唱一和，共同窥伺强邻。刘义隆希望赫连定大举进攻，赫连定却等待刘义隆先打，结果没有一个敢先打进我们的国土。他们就象被捆缚在一起的两只鸡一样，不能同时起飞，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威胁。我当初认为：刘义隆的大军开来，应该据守黄河中游，分兵两路北伐。东路军直指冀州，西路军则进攻邺城，这样一来，陛下您就可以亲自出马打击他们，不能怠慢。现在形势的发展却完全不同，宋军从东向西所设的防线，长达二千里，每个地方分布的兵力量多不过几千人，兵力分散，力量削弱。如此看来，他们困顿虚弱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这只不过是打算固守黄河防线，并没有北伐的意图呀。而赫连定，就象枯树的残根，很容

易摧毁，一击就倒。我们攻克赫连定以后，就可以东出潼关，席卷向前，必会威震最南面的地方，而长江、淮河以北将没有一根草可以生存。皇上的英明决断，不是一般愚劣之人所能领会的，希望陛下不要迟疑。”甲辰（二十一日），拓跋焘前往统万，于是指挥军队袭击平凉，命卫兵将军王斤镇守蒲坂。王斤是王建的儿子。

[20]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众。

[20]西秦从正月以后，天旱无雨，直到九月，百姓流亡叛逃的人数很多。

[21]冬，十月，以竟陵王义宣为南徐州刺史，犹戍石头。

[21]冬季，十月，刘宋文帝任命竟陵王刘义宣为南徐州刺史，仍旧驻守石头。

[22]戊午，立钱署，铸四铢钱。

[22]戊午（初五），刘宋设置钱币署，铸造四铢钱。

[23]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还保东平。

[23]刘宋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沿黄河南岸布防之后，回守东平。

乙亥，魏安颉自委粟津济河，攻金墉。金墉不治既久，又无粮食；杜骥欲弃城走，恐获罪。初，高祖灭秦，迁其钟于江南，有大钟没于洛水，帝使姚耸夫将千五百人往取之。骥绐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粮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虏骑南渡，当相与并力御之；大功既立，牵钟未晚。”耸夫从之。既至，见城不可守，乃引去，骥遂南遁。丙子，安颉拔洛阳，杀将士五千余人。杜骥归，言于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耸夫及城遽走，人情沮败，不可复禁。”上大怒，诛耸夫于寿阳。耸夫勇健，诸偏裨莫及也。

乙亥（二十二日），北魏冠军将军安颉从委粟津渡过黄河南下，攻打金墉城。金墉已经很久没有得到修缮，防御工事破败，加上城中缺少粮食。刘宋守将杜骥打算弃城逃走，又惧怕受到朝廷的军法惩治。当初，刘裕消灭后秦时，把后秦皇家巨钟运回江南，途中有一只巨钟沉没洛水。这时，刘义隆派姚耸夫率领一千五百人前去打捞。杜骥哄骗姚耸夫说：“金墉城已修整完竣，粮食也充足，最为缺少的就是兵员。如今魏国胡虏的骑兵大举南下，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地抵御敌人的

进攻，等大功告成，再去打捞沉钟也不迟。”姚耸夫同意了杜骥的一番话。等到了金墉，姚耸夫看到城池难以据守，于是率军退走。杜骥也乘机放弃破城，向南逃走。丙子（二十三日），北魏将军安颉攻陷洛阳城，屠杀刘宋守城将士五千余人。杜骥逃回京师，向刘宋文帝报告说：“我本打算拼死固守金墉，可是姚耸夫刚一进城转身就走，使城中的将士人心涣散，情绪低落，难以挽救。”文帝听到这些，暴怒如雷，立即下诏将姚耸夫在寿阳就地斩首。姚耸夫勇猛善战，其他将领都赶不上他。

魏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到彦之恐其南渡，遣裨将王蟠龙溯流夺其船，杜超等击斩之。安颉与龙骧将军陆俟进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及荥阳太守清河崔模降魏。

北魏黄河以北的各路军队在七女津会师。到彦之担心敌人要渡过黄河南下进攻，就派副将王蟠龙逆流而上，劫夺敌人的战船，却被北魏阳平王杜超等击败，王蟠龙被杀。于是，北魏冠军将军安颉、龙骧将军陆俟合兵进攻虎牢。辛巳（二十八日），攻克虎牢城。司州刺史尹冲以及荥阳太守清河人崔模投降了北魏。

[24]秦王暮末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恺、乌讷阗请迎于魏，魏人许以平凉、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毁宝器，帅户万五千，东如上。至高田谷，给事黄门侍郎郭恒谋劫沮渠兴国以叛；事觉，暮末杀之。夏主闻暮末将至，发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浑。

[24]西秦王乞伏暮末在北凉的军事威胁下，派使臣王恺、乌讷阗出使北魏，请求派兵援助。北魏许诺把尚在夏国掌握中的平凉郡和安定郡封给乞伏暮末。乞伏暮末于是纵火焚烧城邑，捣毁了宝物，统率部众一万五千户，向东前往上。乞伏暮末的大队人马刚走到高田谷，给事黄门侍郎郭恒等人阴谋劫特沮渠兴国，反叛西秦。郭恒的密谋泄漏，乞伏暮末杀掉了郭恒。夏王赫连定听说乞伏暮末的大军将来进攻，发兵抵抗。乞伏暮末只好就地固守南安，西秦的故土全被吐谷浑汗国占领。

[25]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凉，夏上谷公社干等婴城固守；魏主使赫连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将军古弼等将兵趣安定。夏主自城还安定，将步骑二万北救平凉，与弼遇，弼伪退以诱之；夏主追之，魏

主使高车驰击之，夏兵大败，斩首数千级。夏主还走，登鹑觚原，为方陈以自固，魏兵就围之。

[25]十一月，乙酉（初三），北魏国主拓跋焘抵达平凉，夏国上谷公赫连社干等人绕城固守。拓跋焘命赫连昌招抚他们，赫连社干等不听赫连昌的劝招。于是，拓跋焘派安西将军古弼等率兵直指安定。夏王赫连定从城返回安定，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向北增援平凉。途中，正巧与古弼军遭遇，古弼假装撤退，诱敌深入。夏王赫连定紧追不舍，拓跋焘派高车部落飞速增援，截击夏国军队，夏军大败，被斩首的士卒达几千人。赫连定仓皇逃回，退守鹑觚原，布置方阵自保。北魏军队赶来把他团团包围。

[26]壬辰，加征南大将军檀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帅众伐魏。

[26]壬辰（初十），刘宋加授征南大将军檀道济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率大队人马讨伐北魏。

甲午，魏寿光侯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而南。

甲午（十二日），北魏寿光侯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渡过黄河南下。

到彦之闻洛阳、虎牢不守，诸军相继奔败，欲引兵还。殿中将军垣护之以书谏之，以为宜使竺灵秀助朱之守滑台，自帅大军进拟河北，且曰：“昔人有连年攻战，失众乏粮，犹张胆争前，莫肯轻退。况今青州丰穰，济漕流通，士马饱逸，威力无损。若空弃滑台，坐丧成业，岂朝廷受任之旨邪！”彦之不从。护之，苗之子也。

到彦之听说洛阳、虎牢失守，各路军队相继失败的消息，打算撤军。殿中将军垣护之写信给到彦之劝阻他，认为到彦之应派竺灵秀帮助朱之死守滑台，然后亲自统率军队进攻黄河以北，还说：“过去，曾有人连年攻战，损兵折将，粮草断绝，仍然奋勇出击，不肯轻易向后退却。何况如今青州粮食丰收，粮草充足，济河漕运畅通，将士战马都饱食强健，战斗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如果白白地放弃滑台，坐视成功的大业丢失，岂不是辜负了朝廷的重托吗！”到彦之没有接受。垣护之是垣苗的儿子。

彦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阳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势也。今虏去我犹千里，滑台尚有强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卒必散。当引舟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彦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动；且将

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济。南至历城，焚舟弃甲，步趋彭城。竺灵秀弃须昌，南奔湖陆，青、兖大扰。长沙王义欣在彭城，将佐恐魏兵大至，劝义欣委镇还都，义欣不从。

到彦之打算烧毁战船步行撤退，安北将军王仲德说："洛阳陷落，虎牢失守，这是必然的趋势。但是，现在敌人距我们还有千里之遥，滑台城又有强兵把守，如果突然放弃战船步行逃走，士卒们一定会四处溃散。我们应该乘战船进入济河，等到了马耳谷的关口，再作进一步的决定。"到彦之原先就有眼病，这时更加严重，疼痛难忍。况且军中将士染上瘟疫的人也很多，到彦之于是率军从清口驶进济水，又南下抵达历城，焚毁战舟，抛弃铠甲，步行直奔彭城。兖州刺史竺灵秀也放弃须昌，南下逃往湖陆，青州、兖州陷于混乱。长沙王刘义欣这时正在彭城，他的将领们惧怕北魏大军大批攻来，都劝刘义欣放弃彭城返回京师，刘义欣没有听从。

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偃兵，开城门。众曰："贼众我寡，柰何轻敌之甚！"承之曰："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北魏的军队开始进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人萧承之率领几百名士卒奋勇抵抗。北魏军队聚集城下，准备攻城。萧承之命令士卒们隐蔽起来，大开城门。萧承之的部下说："现在敌众我寡，怎么可以如此轻敌！"萧承之说："我们困守一座被抛弃在敌人后方的孤城，情势危急。如果向敌人示弱，必定会遭到屠杀，只有摆出强大的姿态来等待敌人。"北魏兵看到这种情形，怀疑城里有重兵埋伏，于是撤退。

[27]魏军围夏主数日，断其水草。人马饥渴。丁酉，夏主引众下鹑觚原。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夏众大溃，死者万余人。夏主中重创，单骑走，收其馀众，驱民五万，西保上。魏人获主之弟丹杨公乌视拔、武陵公秃骨及公侯以下百余人。是日，魏兵乘胜进攻安定，夏东平公乙斗弃城奔长安，驱略数千家，西奔上。

[27]北魏军队围攻赫连定已有几天，切断了水源和粮草运输线。夏国的人马饥渴交加。丁酉（十五日），夏王赫连定率众冲下了鹑觚原。北魏武卫将军丘眷截击敌人，夏国军队全军溃败，被杀一万多人。赫连定也身负重伤，只身骑马逃跑，途中又集结残兵败将，驱使

老百姓五万人，向西退保上。魏军生擒赫连定的弟弟丹杨公赫连乌视拔武陵公赫连秃骨以及公、侯以下的贵族和大臣一百多人。这天，北魏军又乘胜进攻安定，守城的夏国东平公赫连乙斗丢弃城池，逃奔长安。又强行裹胁百姓数千家向西逃往上。

[28]戊戌，魏叔孙建攻竺灵秀于湖陆，灵秀大败，死者五千余人。建还屯范城。

[28]戊戌（十六日），北魏寿光侯叔孙建，进攻刘宋兖州刺史竺灵秀据守的湖陆，竺灵秀大败，被斩杀的士卒达五千多人。叔孙建得胜收兵，驻防范城。

[29]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还，临平凉，掘堑围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赐复七年。夏陇西守将降魏。

[29]己亥（十七日），北魏国主拓跋焘抵达安定。庚子（十八日），返回平凉城外，指挥将士在平凉城四周，深挖沟堑，重重包围。拓跋焘又安抚慰问新归附的百姓，免除秦、雍二州百姓的赋役七年。夏国陇西守将向北魏军投降。

[30]辛丑，魏安颉督诸军攻滑台。

[30]辛丑（十九日），北魏冠军将军安颉督率各路军队攻打滑台。

[31]河西王蒙逊遣尚书郎宗舒等人贡于魏，魏主与之宴，执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闻崔公，此则是也。才略之美，于今无比。朕动止咨之，豫陈成败，若合符契，未尝失也。"

[31]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派遣尚书郎宗舒等人到北魏进贡。拓跋焘设宴招待，拉住崔浩的手，向宗舒介绍说："你们听说的崔先生，就是这位。他智略与才华的高妙，举世无双。我的一举一动，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预测战场上的成败，就象合在一起的符信一样，不差分毫，从来没有失误。"

[32] 魏以叔孙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诸军事。

[32]北魏朝廷任命叔孙建为都督冀州、青州等四州诸军事。

[33]魏尚书库结帅骑五千迎秦王暮末。秦卫将军吉毗以为不宜内徙，暮末从之，库结引还。

[33]北魏尚书库结率领骑兵五千，迎接西秦国王乞伏暮末。西秦卫将军乞伏吉毗认为不应内迁投靠北魏，乞伏暮末同意。库结只好领兵

而回。

南安诸羌万余人叛秦，推安南将军、督八郡诸军事、广宁太守焦遗为主，遗不从；乃劫遗族子长城护军亮为主，帅众攻南安。暮末请救于氐王杨难当。难当遣将军苻献帅骑三千救之，暮末与之合击诸羌。诸羌溃，亮奔还广宁，暮末进军攻之。以手令与焦遗使取亮，十二月，遗斩亮首出降，暮末进遗号镇国将军。秦略阳太守弘农杨显以郡降夏。

南安的各羌族部落一万余人背叛了西秦的统治，共同推举安南将军、督八郡诸军事、广宁太守焦遗为盟主，焦遗拒绝。羌族部众于是劫持焦遗的族侄、长城护军焦亮为盟主，聚众攻打南安城。乞伏暮末向氐王杨难当请求援兵，杨难当派将军苻献率骑兵三千人，赶赴救援，与乞伏暮末合兵反击各羌族部落军队的进攻。羌军溃败，焦亮逃回广宁，乞伏暮末进攻广宁。亲自下手令命焦遗诛杀焦亮。十二月，焦遗将焦亮斩首，出城投降。乞伏暮末为焦遗加封号称镇国将军。西秦略阳太守弘农人杨显献出郡城，投降夏国。

[34]辛酉，以长沙王义欣为豫州刺史，镇寿阳。寿阳土荒民散，城郭颓败，盗贼公行；义欣随宜经理，境内安业，道不拾遗，城府完实，遂为盛藩。芍陂久废，义欣修治堤防，引河水入陂，溉田万余顷，无复旱灾。

[34]辛酉（初九），刘宋朝廷任命长沙王刘义欣为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寿阳土地荒芜，人民流散，城垣坍塌，盗贼公开抢劫。刘义欣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治理寿阳，不久，寿阳境内的人民就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城池坚固，仓廪充实，于是成了强盛的藩镇势力。芍陂也早已残旧不堪，刘义欣修整堤防，引肥河水入陂，灌溉农田一万余顷，从此没有再出现旱灾。

[35]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广阳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凉。

[35]丁卯（十五日），夏国上谷公赫连社干、广阳公赫连度洛孤出城投降，北魏军攻克了平凉。

关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献于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赐代田，命斤膝行执酒以奉代田，谓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赐代田爵井陉侯，加散骑常侍、右卫将军，领内都幢将。

北魏关中侯豆代田，救出了被俘司空奚斤、宗正娥清等，呈献给拓跋焘。拓跋焘把赫连定的皇后赏赐给豆代田，命令奚斤跪下用膝盖行走，向豆代田敬酒。拓跋焘对奚斤说：“是豆代田保全了你的性命。”赐封豆代田为井陉侯，加授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兼领内都幢将。

夏长安、临晋、武功守将皆走，关中悉入于魏。魏主留巴东公延普镇安定，以镇西将军王斤镇长安。壬申，魏主东还，以奚斤为宰士，使负酒食以从。

夏国长安、临晋、武功等城的守将都弃城逃走，关中大片土地都纳入魏国版图。拓跋焘留下巴东公拓跋延普镇守安定；命镇西将军王斤镇守长安。壬申（二十日），拓跋焘班师东还，任命奚斤为宰士，命他背驮着酒类、饭菜跟从左右。

王斤骄矜不法，信用左右，调役百姓；民不堪命，南奔汉川者数千家。魏主案治得实，斩斤以徇。

北魏镇西将军王斤骄恣纵欲，多行不法，纵容左右亲信，随意调动和役使百姓。人民不堪忍受，向南逃往刘宋汉川的有几千家。拓跋焘访查证实了王斤的罪状，斩王斤示众。

[36]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皆下狱免官，兖州刺史竺灵秀坐弃军伏诛。上见垣护之书而善之，以为北高平太守。

[36]刘宋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都被免职，逮捕入狱。兖州刺史竺灵秀，因弃军逃跑，斩首。文帝刘义隆看到殿中将军垣护之给到彦之的信，大加称许，随即任命垣护之为北高平太守。

彦之之北伐也，甲兵资实甚盛；及败还，委弃荡尽，府藏、武库为之空虚。他日，上与群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问尚书库部郎顾琛：“库人仗犹有几许？”琛诡对：“有十万人仗。”上既问而悔之，得琛对，甚喜。琛，和之曾孙也。

到彦之大军北伐之时，武器及各种军用物资十分充实，等到大败而回，一路上抛弃殆尽。朝廷仓库和武器库，因此空虚。有一天，文帝召集大臣们宴饮，有远方归降的人在座。刘义隆问尚书库部郎顾琛：“军械库中还有多少武器？”顾琛虚报说：“只够十万人使用。”文帝问完就很后悔，听到顾琛的回答，才略觉宽慰，十分高兴。顾琛是顾和的曾孙。

[37]彭城王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义康意犹怏怏，欲得扬州，形于辞旨；以弘弟昙首居中，为上所亲委，愈不悦。弘以老病，屡乞骸骨，昙首自求吴郡，上皆不许。义康谓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宜卧治！”昙首劝弘减府中文武之半以授义康，上听割二千人，义康乃悦。

[37]刘宋彭城王刘义康与王弘共同担任录尚书事，刘义康仍感到怏怏不快，打算代替王弘兼任扬州刺史，在言辞中毫不隐瞒。又因为王弘的弟弟王昙首在朝中担任要职，深得文帝的倚重和信赖，就愈加不满。这时王弘年老多病，多次请求辞职回乡；王昙首主动要求担任吴郡太守，文帝都一概不许。刘义康对别人说：“王弘患病长期卧床，难道能在床上治理天下吗？”王昙首劝王弘把府中文武官员的一半，分给刘义康管理。文帝下诏同意拨给刘义康二千人，刘义康这才高兴。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二卷

宋纪四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元嘉八年（辛未、431）

宋纪四 宋文帝元嘉八年（辛未，公元431年）

[1]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大兴。

[1]春季，正月，壬午朔（初一），北燕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兴。

[2]丙申，檀道济等自清水救滑台，魏叔孙建、长孙道生拒之。丁酉，道济至寿张，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济帅宁朔将军王仲德、骁骑将军段宏奋击，大破之；转战至高梁亭，斩魏济州刺史悉烦库结。

[2]丙申（十五日），刘宋檀道济等从清水出兵，救援被北魏军围攻的滑台。北魏叔孙建、长孙道生率军抵抗。丁酉（十六日），檀道济的军队抵达寿张，与北魏安平公拓跋乙旃眷的军队遭遇。檀道济率领宁朔将军王仲德、骁骑将军段宏奋勇抗击魏军，大破拓跋乙旃眷的军队。又转战开进高梁亭，斩杀北魏济州刺史悉烦库结。

[3]夏主击秦将姚献，败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韦伐帅众一万攻南安。城中大饥，人相食。秦侍中·征虏将军出连辅政、侍中·右卫将军乞伏延祚、吏部尚书乞伏跋跋逾城奔夏；秦王暮末穷蹙，舆榇出降，并沮渠兴国送于上。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广宁，泣谓其父遗曰："大人荷国宠灵，居藩镇重任。今本朝颠覆，岂得不率见众唱大义以殄寇雠！"遗曰："今主上已陷贼庭，吾非爱死而忘义，顾以大兵追之，是趣绝其命也。不如择王族之贤者，奉以为主而伐之，庶有济也。"楷乃筑坛誓众，二旬之间，赴者万余人。会遗病卒，楷不能独举事，亡奔河西。

[3]夏王赫连定突袭西秦大将姚献，大败姚献军。随即又派遣他的叔父，北平公赫连韦伐率领一万人攻打西秦国王乞伏暮末据守的南安城。当时，南安城中正发生饥馑，人与人相食。西秦侍中、征虏将军出连辅政，侍中、右卫将军乞伏延祚，吏部尚书乞伏跋跋等，逃出城去，投降了夏国。西秦王乞伏暮末穷途末路，用车辆载着空棺材出城投降。赫连韦伐把乞伏暮末连同沮渠兴国，一并押送到上。西秦国太子司直焦楷，逃奔广宁，哭泣着对他的父亲焦遗说："您一向承蒙朝廷的重用，身居藩镇大员，统领一方。如今国家颠覆，您怎能不率领大

家，首倡大义，消灭寇仇！”焦遗说：“现在主上已经陷入敌手，我不是那种惜命忘义的人，如果派大兵追击，只能加速主上的死亡。不如选择王族中贤能之人，拥护他继承王位，然后再去出兵讨伐，或许还有希望。”焦楷于是修筑高台，召集部众盟誓，二十天的时间里，竟有一万余人赶来归附。不巧的是，焦遗病逝，焦楷没有力量独立承担这项大事，于是，率领部下逃往北凉。

[4]二月，戊午，以尚书右仆射江夷为湘州刺史。

[4]二月，戊午（初七），刘宋朝廷任命尚书右仆射江夷为湘州刺史。

[5]檀道济等进至济上，二十余日间，前后与魏三十余战，道济多捷。军至历城，叔孙建等纵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草谷，道济军乏食，不能进；由是安颉、司马楚之等得专力攻滑台，魏主复使楚兵将军王慧龙助之。朱之坚守数月，粮尽，与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台，执之及东郡太守申谟，虏获万余人。谟，钟之曾孙也。

[5]刘宋檀道济的军队开进济水，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先后与魏军交战三十多次，而檀道济多半取胜。宋军开到历城，北魏叔孙建等派遣轻骑兵往来截击，出没在大军的前前后后，还纵火焚烧了刘宋军的粮草，檀道济因为军中缺粮，不能前进。所以北魏冠军将军安颉、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等能够以全部力量进攻滑台。拓跋焘又派楚兵将军王慧龙增援。刘宋滑台守将朱之坚守滑台已有几个月之久，城中粮食吃光了，士卒们用烟熏出老鼠，烤熟吃掉。辛酉（初十），北魏军攻破滑台，朱之和东郡太守申谟以及一万余名士卒被俘。申谟是申钟的曾孙。

[6]癸酉，魏主还平城，大飨，告庙，将帅及百官皆受赏，战士赐复十年。

[6]癸酉（二十二日），北魏国主拓跋焘返回平城，举行盛大宴会，祭告祖庙。朝廷中所有的将帅和官员都得到了赏赐，士卒们一律免除十年的赋役。

于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饿死。尚书令刘言于魏主曰：“自顷边寇内侵，戎车屡驾；天赞圣明，所在克殄；方难既平，皆蒙优锡。而郡国之民，虽不征讨，服勤农桑，以供军国，实经世之大本，府库之所

资。今自山以东，遍遭水害，应加哀矜，以弘覆育。”魏主从之，复境内一岁租赋。

这时，北魏南部边境发生严重的水灾，百姓多半饿死。尚书令刘对拓跋焘说：“自从宋寇侵犯我们国土，我们屡次抗击。上天帮助皇上圣明，保佑我们的军队所向披靡。如今，战事已经平息，有功的将领也都得到了赏赐。各个州郡和封国的老百姓，虽然没有亲自出征讨伐，但是他们勤奋地务农养蚕，供应国家和军队的需要，实在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更是国库薪饷的重要来源。现在，从峭山以东，遍地洪水成灾，应该妥善抚慰和可怜这些受灾的百姓，弘扬朝廷一向保护和养育百姓的恩德。”拓跋焘同意他的劝告，下诏免除全国百姓一年的田赋和捐税。

[7]檀道济等食尽，自历城引还；军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众惧，将溃。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馀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军见之，谓道济资粮有馀，以降者为妄而斩之，时道济兵少，魏兵甚盛，骑士四合。道济命军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舆，引兵徐出。魏人以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济全军而返。

[7]刘宋檀道济的大军因为粮尽，只好从历城撤军。军中有逃走投降北魏军的士卒，把刘宋军的困难境遇，一一报告给北魏军。于是，北魏军追击刘宋军，刘宋军军心涣散，人人自危，马上就要溃散。檀道济利用夜色的掩护，命士卒把沙子当作粮食，一斗一斗地量，而且边量边唱出数字，然后用军中仅剩下的一点谷米覆在沙子上。第二天早晨，北魏看到这种情况，以为檀道济军中的粮食还很充裕，就给那个降卒定了欺军之罪杀掉了。当时，檀道济兵员很少，而北魏兵人多势众，骑兵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檀道济军。檀道济命令军士们都披上铠甲，而自己则穿着白色的便服，率领军队缓缓地出城。北魏军以为檀道济有伏兵，不敢逼近，而且还稍稍撤退，这样，檀道济保全了军队，安全撤军。

青州刺史箫思话闻道济南归，欲委镇保险，济南太守萧承之固谏，不从。丁丑，思话弃镇奔平昌；参军刘振之戍下邳，闻之，亦委城走。魏军竟不至，而东阳积聚已为百姓所焚。思话坐征，系尚方。

刘宋青州刺史萧思话听说檀道济的大军撤退南下，就打算放弃城池退到险要地带自保。济南太守萧承之一再劝阻他，萧思话都没有接

受。丁丑（二十六日），萧思话弃城逃奔平昌。参军刘振之正驻守下邳，听说这个消息，也弃城逃走。结果，北魏军竟然没有来，但是东阳城积聚的大批物资，却被百姓纵火焚毁。萧思话被指控有罪，召回京师，逮捕下狱。

[8]燕王立夫人慕容氏为王后。

[8]北燕王冯弘封夫人慕容氏为皇后。

[9]庚戌，魏安颉等还平城。魏主嘉朱之守节，妻以宗女。

[9]庚戌（疑误），北魏安颉等人返回平城。北魏国主拓跋焘非常赞赏刘宋滑台守将朱之的气节，把皇族宗室的女儿嫁给他。

初，帝之遣到彦之也，戒之曰："若北国兵动，先其朱至，径前入河；若其不动，留彭城勿进。"及安颉得宋俘，魏主始闻其言。谓公卿曰："卿辈前谓我用崔浩计为谬，惊怖固谏。常胜之家，始皆自谓逾人，至于归终，乃不能及。"

当初，刘宋文帝派到彦之北伐出征前，就告诫他说："如果魏国的军队有所举动，你们应该在敌人没有攻到之前，先行渡过黄河；如果他们没有动静，你们就要留守彭城，不要前进。"等到安颉俘虏刘宋的将士，拓跋焘才听到刘义隆的这席话，对朝中的文武大臣们说："以前，你们总说我用崔浩的计策是错误的，以致惊惧失措，百般劝阻。一直打胜仗的人，开始都自以为超过了别人，到了最后，才发现自己还不如别人。"

司马楚之上疏，以为诸方已平，请大举伐宋，魏主以兵久劳，不许。征楚之为散骑常侍，以王慧龙为荥阳太守。

北魏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上疏，认为北魏四方邻国都已经平定，请求朝廷出兵大举进攻刘宋。拓跋焘则认为连年征战，将士们早已疲劳不堪，没有同意。征召司马楚之回京，任命他为散骑常侍；任命王慧龙为荥阳太守。

慧龙在郡十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归附者万余家，帝纵反间于魏，云"慧龙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执司马楚之以叛。"魏主闻之，赐慧龙玺书曰："刘义隆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复遣刺客吕玄伯刺之，曰："得慧龙首，封二百户男，赏绢千匹。"玄伯诈为降人，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之，

使人探其怀，得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耳。"释之。左右谏曰："宋人为谋未已，不杀玄伯，无以制将来。"慧龙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义为捍蔽，又何忧乎！"遂舍之。

王慧龙在荥阳十年，既劝民农桑，又积极备战，成绩显著，声名远播。前后赶来归附的百姓有一万余家。刘宋文帝乘机施用了反间计，说："王慧龙自认为劳苦功高，却长期不得重用，所以打算勾引宋人前来进犯，然后活捉司马楚之背叛魏国。"拓跋焘听到这些传言，颁赐给王慧龙一封亲笔诏书，说："刘义隆害怕将军就象害怕老虎一样，打算从中陷害，我知道他的诡计。至于外面的风言风语，想你不会介意。"刘义隆又派刺客吕玄伯前去刺杀王慧龙，许诺说："你如果砍下王慧龙的人头，封你为食邑二百户男爵，赏绢一千匹。"于是，吕玄伯假装投降，要求单独面见王慧龙，声称有话要说。王慧龙有点疑心，派人搜身，结果从腰中搜出短刀。吕玄伯叩头请求处死，王慧龙说："我们都是各自为主上行事罢了。"释放了吕玄伯。王慧龙的左右亲信都劝阻他说："宋人的阴谋不会停止，不杀吕玄伯，没有办法阻止将来再发生这样的事。"王慧龙却说："生死都是命中注定的，他刘义隆又怎么能害得了我！我只用仁义作为屏藩来保护自己，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释放了吕玄伯。

[10]夏，五月，庚寅，魏主如云中。

[10]夏季，五月，庚寅（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云中。

[11]六月，乙丑，大赦。

[11]六月，乙丑（十六日），刘宋实行大赦。

[12]夏主杀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12]夏王赫连定斩杀了被俘的西秦王乞伏暮末，以及西秦国皇族五百人。

[13]夏主畏魏人之逼，拥秦民十余万口，自治城济河，欲击河西王蒙逊而夺其地。吐谷浑王慕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宁州刺史拾虔帅骑三万，乘其半济，邀击之，执夏主定以归，沮渠兴国被创而死。拾虔，树洛干之子也。

[13]夏王赫连定惧怕北魏的逼迫，劫持西秦国的老百姓十余万人，从治城渡过黄河，打算袭击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夺取北凉的国土。

吐谷浑可汗慕容慕派遣益州刺史慕容慕利延、宁州刺史慕容拾虔统率三万骑兵，乘夏军渡河过了一半，截击敌人，生擒了夏王赫连定，乘胜班师，沮渠兴国受重伤而死。慕容拾虔是慕容树洛干的儿子。

[14]魏之边吏获柔然逻者二十余人，魏主赐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悦。闰月，乙未，柔然敕连可汗遣使诣魏，魏主厚礼之。

[14]北魏边防官员，俘获柔然汗国的巡逻兵二十余人，拓跋焘赏赐给他们衣服，释放了他们。柔然人又感动又喜悦。闰月，乙未（十六日），柔然汗国敕连可汗，派使臣出使北魏，北魏国主拓跋焘用优厚的礼节招待了他们。

[15]魏主遣散骑侍郎周绍来聘，且求昏；帝依违答之。

[15]北魏国主拓跋焘派散骑侍郎周绍出使刘宋，并且请求通婚，刘宋文帝含糊其辞地给以回答。

[16]荆州刺史江夏王义恭，年长，欲专政事，长史刘湛每裁抑之，遂与湛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诘让义恭，且和解之。是时，王华、王昙首皆卒，领军将军殷景仁素与湛善，白帝以时贤零落，征湛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共参政事。以雍州刺史张代湛为抚军长史、南蛮校尉。

[16]刘宋荆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年纪渐渐长大，打算独自处理政务，而长史刘湛总是阻挠他，于是刘义恭与刘湛之间产生了裂痕。刘宋文帝心里十分尊重刘湛，派人诘问并责备刘义恭，而且从中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时，王华、王昙首都已去世，领军将军殷景仁一向与刘湛关系密切，提醒文帝说，当今不少贤才去世。建议文帝征召刘湛为太子詹事，加官给事中，共同参与朝政。刘义隆又任命雍州刺史张代替刘湛为抚军长史、南蛮校尉。

顷之，坐在雍州营私蓄聚，赃满二百四十五万，下廷尉，当死。左卫将军谢述上表，陈邵先朝旧勋，宜蒙优贷。帝手诏酬纳，免官，消爵土。述谓其子综曰：“主上矜夙诚，特加曲恕，吾所言谬会，故特见酬纳耳。若此迹宣布，则为侵夺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综对前焚之。帝后谓曰：“卿之获免，谢述有力焉。”

不久，张因为在雍州时，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赃款高达二百四十五万，被逮捕下廷狱，按律应当处以死刑。左卫将军谢述上疏，陈述张是刘裕时代的旧功臣，应得到宽恕优待。文帝采纳了谢述的建议，

亲自下诏书，命令免除张的官职，削去了张的爵位和采邑。谢述对他的儿子谢综说：“皇上怜惜张一向忠诚，特别赦免了他的罪过。我的建议只是碰巧与皇上的意图相吻合，被皇上采纳了。如果借此四处宣扬，那就侵夺了皇家的恩德，是绝对不可行的。”让谢综当着他的面，把奏章烧掉。文帝后来对张说：“对于你的死罪的免除，谢述可出了大力的呀！”

[17]秋，七月，已酉，魏主如河西。

[17]秋季，七月，己酉（初一），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河西。

[18]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逊遣子安周入侍于魏。

[18]八月，乙酉（初七），北凉河西沮渠蒙逊派他的儿子沮渠安周前往北魏充当人质。

[19]吐谷浑王慕遣侍郎谢太宁奉表于魏，请送赫连定。已丑，魏以慕为大将军、西秦王。

[19]吐谷浑可汗慕容慕，派侍郎谢太宁，出使北魏，呈上奏章，表示愿意献出所俘虏的夏王赫连定。己丑（十一日），北魏任命吐谷浑可汗慕容慕为大将军，封为西秦王。

[20]左仆射临川王义庆固求解职；甲辰，以义庆为中书令，丹杨尹如故。

[20]刘宋左仆射、临川王刘义庆坚决要求辞去职务。甲辰（二十六日），刘宋文帝任命刘义庆为中书令，仍兼任丹杨尹。

[21]九月，癸丑，魏主还宫。庚申，加太尉长孙嵩柱国大将军，以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道生性清俭，一熊皮鄣泥，数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历颂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21]九月，癸丑（初六），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庚申（十三日），加授太尉长孙嵩为柱国大将军。任命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长孙道生性情淡泊、清廉节俭，一个用熊皮做的遮泥障，数十年都不换。拓跋焘让歌工一一歌颂群臣：“象崔浩那样足智多谋，象道生那样两袖清风。”

[22]魏主欲选使者诣河西，崔浩荐尚书李顺，乃以顺为太常，拜河西王蒙逊为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行征西大将

军、凉州牧、凉王，王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册曰：“盛衰存亡，与魏升降。北尽穷发，南极庸、，西被岭，东至河曲，王实征之，以夹辅皇室。”置将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如汉初诸侯王故事。

[22]北魏国主拓跋焘打算选派使者出使北凉。崔浩推荐尚书李顺。于是拓跋焘任命李顺为太常，前去任命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为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和凉王，采邑包括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等七郡。册封的诏书上说：“凉国的盛衰存亡，与魏国密切相关，死生与共。北到穷发，南到上庸和岷山，西至昆仑山，东至河曲的广大地区，都归凉王征讨统治，从旁辅佐皇室。”同时，在凉国设置将军、宰相、各位公卿、文武百官，凉王可以代表皇帝直接任命。还可以竖起天子专用的旌旗，出行时开路清道，戒备森严，全然仿照汉朝初年各侯王的制度。

[23]壬申，魏主诏曰：”今二寇摧殄，将偃武修文，理废职，举逸民。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隽之胄，冠冕周邦。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差次叙用。崔绰以母老固辞。玄等皆拜中书博士。玄，谌之曾孙；灵，顺之从父兄也。

[23]壬申（二十五日），北魏国主拓跋焘下诏说：“如今宋夏二寇已经分别被我们击败和消灭了，我们将停止武备，发展文事。整顿过去被废驰和忽略的工作，荐举过去隐居不出来做官的人。范阳人卢玄、博陵人崔绰、赵郡人李灵、河间人邢颖、勃海人高允、广平人游雅、太原人张伟等人，都是圣贤的后裔，他们的才干在地方州郡都是第一流的。《易经》说：‘我有好的酒器，和你一起享用。’凡是才华能与卢玄相仿佛的，各州郡都要遵照朝廷的敕令，礼敬贤才并把他们送京师来。”于是，征召卢玄等人以及地方州郡荐举的贤士几百人来京，依照他们的能力，分别委以官职。崔绰因为母亲年迈，坚决拒绝作官。卢玄等人都被授予中书博士。卢玄是卢谌的曾孙。李灵是李顺的堂兄。

玄舅崔浩，每与玄言，辄叹曰："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浩不从，由是得罪于众。

卢玄的舅舅是司徒崔浩，崔浩每次跟卢玄谈话，常常叹息说："面对卢（玄）子真，使我思古之幽情更深。"当时，崔浩打算严格整顿朝中官员的流品，辨明官员的出身和姓氏等级。卢玄劝阻他说："创立一种制度，改革现行的规章，必须因时而宜。赞成您这项措施的，能有几个人！希望您能三思而行。"崔浩没有听从，因此便得罪了许多大臣。

[24]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馀当死者听入金、马赎罪；杀人者听与死家牛马、葬具以平之；盗官物，一备五；私物，一备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决辞讼，无系讯连逮之苦，境内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删定，务崇简易。季年被疾，刑罚滥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冬，十月，戊寅，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巫蛊者，负羊、抱犬沈诸渊。初令官阶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阙左悬登闻鼓以达冤人。

[24]当初，北魏昭成帝时开始制定法令："谋反叛逆者诛灭全族；其他犯有死罪的人可以缴纳金钱、马匹赎罪；杀人凶手允许他们给死者家属牛马、葬具私自和解；盗窃官府财物，偷一赔五；盗窃私物，偷一赔十。"当时，四部总监共同坐在公堂之上，一道处理诉讼案件，从没有羁押、囚禁、久拖不决的苦处，境内安定。道武帝拓跋进入中原以后，认为前代的法律过于苛刻严密，于是，命令三公郎王德重新删改，制定新的法律，一切都以简单易懂为原则，拓跋晚年身患重病，滥施刑罚，法律残酷。明元帝拓跋嗣继位后，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制度，对官吏权限职责等的规定，也有些过于苛刻。冬季，十月，戊寅（初一），太武帝拓跋焘命令司徒崔浩重新制定法令，废除了五年、四年有期徒刑，增设一年有期徒刑。用巫术毒害人的人，身背黑色羊，胸前抱狗，投入河潭。新定法令，凡官阶在九品之内的官员犯法，可以用官职和爵位赎罪。妇人当执行死刑而怀有身孕的，生产一百天后再予处决。又规定在宫阙的左边悬挂登闻鼓，使有冤情的人，能够击鼓申冤。

[25]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干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头，诣魏主行在。魏主大猎以赐从官，十二月丁丑，还宫。

[25]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漠南。十一月，丙辰（初十），北方敕勒部落酋长库若干，率领他的部众数万名骑兵，驱赶着几百万头的鹿群，拜谒拓跋焘的行宫。于是，拓跋焘举行大规模的狩猎，赏赐随从的官员。十二月，丁丑（初一），拓跋焘回宫。

[26]是岁，凉王改元义和。

[26]本年，北凉改年号为义和。

[27]林邑王范阳迈寇九德，交州兵击却之。

[27]林邑王范阳迈，攻击刘宋的九德郡，刘宋交州军队击退了他们。

九年（壬申、432）

九年（壬申，公元432年）

[1]春，正月，丙午，魏主尊保太后窦氏为皇太后，立贵人赫连氏为皇后，子晃为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

[1]春季，正月，丙午（初一），北魏国主拓跋焘，尊封他的乳母保太后窦氏为皇太后。封贵人赫连氏为皇后，封儿子拓跋晃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延和。

[2]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为太子。

[2]北燕王冯弘封慕容皇后的儿子冯王仁为太子。

[3]三月，庚戌，卫将军王弘进位太保，加中书监。丁巳，征南大将军檀道济进位司空，还镇寻阳。

[3]三月，庚戌（初六），刘宋卫将军王弘晋升为太保，加授中书监。丁巳（十三日），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晋升为司空，回寻阳镇守。

[4]壬申，吐谷浑王慕送赫连定于魏，魏人杀之。慕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献捷王府，爵秩虽崇而土不增廓，车旗既饰而财不周赏；愿垂鉴察。”魏主下其议。公卿以为：“慕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为己有，而贪求无厌，不可许也。”魏主乃诏曰：”西秦王所得金城、罕、陇西之地，朕即与之，乃是裂土，何须复廓。西秦款至，绵绢随使疏数，临时增益，非一赐而止也。”自是慕贡使至魏者稍简。

[4]壬申（二十八日），吐谷浑汗国可汗慕容慕将夏王赫连定献给北魏，北魏斩杀赫连定。慕容慕上疏说：“我生擒了叛逆赫连定，呈献给皇上。陛下赏赐的官爵是虽然尊崇，但土地却没有增加；车辆旗帜虽然已经得到装饰，但是却没有财物赏赐部下，希望您能俯察下情。”拓跋焘把他的奏章交给朝廷文武官员们讨论。大臣们认为：“慕容慕的功劳，不过是俘虏了赫连定而已，塞外的百姓都已归吐谷浑汗国所有。但慕容慕却贪得无厌，不能答应他的要求。”拓跋焘于是下诏说：“西秦王慕容慕所攻下的金城、罕、陇西等地，我同意归你，这已经是分封给你的采邑了，还有什么必要再增加土地？西秦对我们具有诚意，我们赏赐的绵绢，根据来使次数是否频繁，临时增加，并不是只赏赐一次，以后不再有。”从此，慕容慕所派的出使北魏的贡使稍加减少。

[5]魏方士祁纤奏改代为万年，以代尹为万年尹，代令为万年令。崔浩曰：“昔太祖应天受命，兼称代、魏以法殷商。国家积德，当享年万亿，不待假名以为益也。纤之所闻，皆非正义，宜复旧号。”魏主从之。

[5]北魏的方士祁纤上奏朝廷，建议把代郡改称万年，改代尹为万年尹，代令为万年令。司徒崔浩说：“从前，太祖顺应天命人心，效法殷商，而兼称代魏，国家累积下来的恩德，应该使国家的寿命长达亿万年之久，不必借助名称得益。祁纤所奏报的，都不是正当大义，应当恢复旧号。”拓跋焘采纳了崔浩的意见。

[6]夏，五月，壬申，华容文昭公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轻率少威仪。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虽贵显，不营财利；及卒，家无馀业。帝闻之，特赐钱百万，米千斛。

[6]夏季，五月，壬申（二十九日），刘宋太保、华容文昭公王弘去世。王弘聪明敏捷有思想，但往往轻率行事，威仪不足以使人佩服。他性情狭隘偏激，常常侮辱别人，人们因而对他表示不满。他虽然地位尊崇，又是朝中显贵，却不营求财利。到了去世的时候，家里竟没有多余的财产。刘宋文帝听说后，特地赏赐王弘的家属钱一百万，米一千斛。

[7]魏主治兵于南郊，谋伐燕。

[7]北魏国主拓跋焘，在京师南郊训练兵马，准备攻打北燕。

[8]帝遣使者赵道生聘于魏。

[8]刘宋文帝派遣使者赵道生前往北魏访问。

[9]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改领扬州刺史。

[9]六月，戊寅（初五），刘宋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改任扬州刺史。

[10]诏分青州置冀州，治历城。

[10]刘宋文帝下诏，把青州分割出一部分，设置冀州，州治在历城。

[11]吐谷浑王慕遣其司马赵叙入贡，且来告捷。

[11]吐谷浑汗国可汗慕容慕派司马赵叙到刘宋进贡，并奏报军事上的大捷。

[12]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录尚书事，时晃才五岁。又遣左仆射安原、建宁王崇等屯漠南以备柔然。

[12]庚寅（十七日），北魏国主拓跋焘亲自率军进攻北燕。拓跋焘任命太子拓跋晃为录尚书事，当时拓跋晃只有五岁。拓跋焘又派左仆射安原、建宁王拓跋崇等人驻防漠南，准备抵御柔然汗国的进攻。

[13]辛卯，魏主遣散骑常侍邓颖来聘。

[13]辛卯（十八日），北魏国主拓跋焘派散骑常侍邓颖出使刘宋，进行回访。

[14]乙未，以吐谷浑王慕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进爵陇西王，且命慕悉归南方将士先没于夏者，得百五十余人。

[14]乙未（二十二日），刘宋任命吐谷浑可汗慕容慕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封爵为陇西王。又命令慕容慕全部归还被夏国俘获的南方将士，共一百五十余人。

又加北秦州刺史杨难当征西将军。难当以兄子保宗为镇南将军，镇宕昌；以其子顺为秦州刺史，守上。保宗谋袭难当，事泄，难当囚之。

刘宋朝廷又加授北秦州刺史杨难当为征西将军；杨难当任命侄子杨保宗为镇南将军，镇守宕昌；杨难当任命儿子杨顺为秦州刺史，驻守上。杨保宗谋划袭击他的叔父杨难当，事情泄漏，杨难当囚禁了杨保宗。

[15]壬寅，以江夏王义恭为都督南兖等六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为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竟陵王义宣为中书监，衡阳王义季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荆州居上流之重，土地广远，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遗诏令诸子居之。上以义庆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于社稷，故特用之。

[15]壬寅（二十九日），刘宋朝廷任命江夏王刘义恭为都督南兖等六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任命临川王刘义庆为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任命竟陵王刘义宣为中书监；衡阳王刘义季为南徐州刺史。当初，刘宋武帝刘裕认为，荆州是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土地辽阔，财物和军事实力占全国的一半，所以临死前下遗诏，命令必须由皇子来镇守。刘宋文帝刘义隆认为刘义庆是宗室子弟，并有美好的声誉。何况他的父亲烈武王刘道规，对宋国的建立有大功，所以特别擢用了他。

[16]秋，七月，已未，魏主至濡水。庚申，遣安东将军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会和龙。魏主至辽西，燕主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师。已巳，魏主至和龙。

[16]秋季，七月，己未（十七日），北魏国主拓跋焘率军抵达濡水。庚申（十八日），拓跋焘派安东将军奚斤征发幽州百姓和密云境内的丁零部落一万余人，运送攻城器具，通过南道，与北魏大军在北燕都城和龙城下会师。拓跋焘抵达辽西，北燕王冯弘派遣侍御史崔聘，呈上美酒牛肉，犒赏北魏军队。己巳（二十七日），拓跋焘抵达和龙。

[17]庚午，以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太子詹事刘湛为领军将军。

[17]庚午（二十八日），刘宋任命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太子詹事刘湛为领军将军。

[18]益州刺史刘道济，粹之弟也，信任长史费谦、别驾张熙等，聚敛兴利，伤政害民，立官冶，禁民鼓铸而贵卖铁器，商贾失业，吁嗟

满路。

[18]刘宋益州刺史刘道济是刘粹的弟弟。他宠信王府的长史费谦、别驾张熙等人，所行的是收聚搜括财利的作法，损害正常治理，祸害百姓。他设立官营的冶铸机构，禁止民间冶炼铸造，而用高价出卖铁器，造成商人失业，百姓怨声载道。

流民许穆之，变姓名称司马飞龙，自云晋室近亲，往依氐王杨难当。难当因民之怨，资飞龙以兵，使侵扰益州。飞龙招合蜀人，得千余人，攻杀巴兴令，逐阴平太守；道济遣军击斩之。

流民许穆之，改名换姓，自称司马飞龙，自己说是东晋皇室的近亲，投奔了氐王杨难当。杨难当利用益州的民怨，借给司马飞龙一支军队，让他率兵进犯并骚扰益州。司马飞龙在蜀郡招兵买马，集结了一千余人，攻打巴兴县城，杀死了巴兴县令。随即又驱逐了阴平太守。刘道济派军队击斩了司马飞龙及其军队。

道济欲以五城人帛氐奴、梁显为参军督护，费谦固执不兴。氐奴等与乡人赵广构扇县人，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聚众得数千人，引向广汉；道济参军程展会治中李抗之将五百人击之，皆败死。巴西人唐频聚众应之，赵广等进攻涪城，陷之。于是涪陵、江阳、遂宁诸郡守皆弃城走，蜀土侨、旧俱反。

刘道济打算任命五城人帛氐奴、梁显为参军督护，长史费谦坚决反对。于是，帛氐奴与他的同乡赵广相互勾结，煽动县民，宣称司马飞龙仍在阳泉山中，聚集部众几千人，进军广汉。刘道济派参军程展，会同治中李抗之，率领五百人攻击，战败，二人阵亡。巴西人唐频聚众响应帛氐奴；赵广等人进攻涪城，涪城陷落。于是，涪陵、江阳、遂宁等郡的太守都闻风弃城逃走。随即益州境内的土著居民和外地侨民，一时间全都揭竿而起，纷纷起兵。

[19]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魏主发其民三万穿围堑以守和龙。崇，绩之子也。

[19]北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个郡，投降了北魏大军。北魏国主拓跋焘，征发北燕百姓三万人，兴筑工事，挖掘濠沟，守卫和龙城。李崇是李绩的儿子。

八月，燕王使数万人出战，魏昌黎公丘等击破之，死者万余人。燕尚书高绍帅万馀家保羌胡固；辛巳，魏主攻绍，斩之。平东将军贺多

罗攻带方，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攻建德，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攻冀阳，皆拔之。

八月，北燕王派数万人出城迎战北魏军，北魏昌黎公拓跋丘击败北燕军，斩杀一万多人。北燕国尚书高绍率领一万余家，退保羌胡固。辛巳（初九），拓跋焘亲自率军进攻高绍的军队，斩杀了高绍。与此同时，北魏的平东将军贺多罗进攻带方，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进攻建德，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进攻冀阳，全部攻克。

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还，徙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

九月，乙卯（十四日），拓跋焘班师，西去回国。同时，北魏军强行将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等六个郡的百姓三万家迁徙到幽州。

燕尚书郭渊劝燕王送款献女于魏，乞为附庸。燕王曰："负衅在前，结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图也。"

北燕尚书郭渊，曾经劝北燕王冯弘，向北魏表示诚意，献上女儿，充当北魏的藩属。冯弘说："两国之间早就产生裂痕，结下的仇怨已经很深了，降附北魏是自取灭亡，还不如固守城池，等待转机。"

魏主之围和龙也，宿卫之士多在战陈，行宫人少。云中镇将朱之谋与南人袭杀魏主，因入和龙，浮海南归；以告冠军将军毛之，毛之不从，乃止。既而事泄，朱之逃奔燕。魏人数伐燕，燕王遣之南归求救。之泛海至东莱，遂还建康，拜黄门侍郎。

拓跋焘包围和龙城时，他身边护驾的卫士都在沙场冲锋陷阵，留在行宫的很少。北魏云中镇将朱之阴谋策划并联络南方降附之人，突袭并杀掉拓跋焘，然后投奔北燕和龙，再乘海船回到刘宋。朱之把这个阴谋告诉了刘宋降将、冠军将军毛之，毛之拒绝参与，朱之只好作罢。不久，阴谋泄漏，朱之逃奔北燕。北魏军多次猛攻北燕，北燕王冯弘派朱之南归，向刘宋求救。朱之经海道到东莱，既而回到建康，刘宋朝廷任命他为黄门侍郎。

[20]赵广等进攻成都，刘道济婴城自守。贼众屯聚日久，不见司马飞龙，欲散去。广惧，将三千人及羽仪诣阳泉寺，诈云迎飞龙。至，则谓道人罕程道养曰："汝但自言是飞龙，则坐享富贵；不则断头！"道养惶怖许诺。广乃推道养为蜀王、车骑大将军、益·梁二州牧，改元

泰始，备置百官。以道养弟道助为骠骑将军、长沙王，镇涪城；赵广、帛氏奴、梁显及其党张寻、严遐皆为将军，奉道养还成都，众至十余万，四面围城。使人谓道济曰："但送费谦、张熙来，我辈自解去。"道济遣中兵参军裴方明、任浪之各将千余人出战，皆败还。

[20]刘宋益州叛民赵广等率众进攻成都，益州太守刘道济只好绕城防御。叛军集结已经很长时间，却看不到首领司马飞龙，就打算各自散去。赵广大为惶恐，率领三千人和迎驾的仪仗队前往阳泉寺，声称迎接司马飞龙。到阳泉寺后，他对那里的道士罕人程道养说："你只要自称是司马飞龙，就可以稳享荣华富贵，否则你的人头就保不住了。"程道养听罢惊慌失措，只好应允。于是，赵广就推举程道养为蜀王、车骑大将军、益梁二州州牧，改年号为泰始，设置文武百官。又任命程道养的弟弟程道助为骠骑将军、长沙王，负责镇守涪城。此外，赵广、帛氏奴、梁显及其党羽张寻、严遐等，也都任将军，拥奉着程道养返回成都。很快，四面八方前来投奔的百姓多至十余万人，把成都围得水泄不通。赵广等派人告刘道济说："只要你交出费谦、张熙二人，我们一定自动解围。"刘道济派城里的中兵参军裴方明、任浪之等二人，分别率领士卒一千余人出城迎战，都大败而回。

[21]冬，十一月，乙巳，魏主还平城。

[21]冬季，十一月，乙巳（初四），北魏国主拓跋焘返回平城。

[22]壬子，以少府中山甄法崇为益州刺史。

[22]壬子（十一日），刘宋朝廷任命少府中山人甄法崇为益州刺史。

[23]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长乐公崇，崇于兄弟为最长。及即位，立慕容氏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镇肥如。崇母弟广平公朗、乐陵公邈相谓曰："今国家将亡，人无愚智皆知之。王复受慕容后之谮，吾兄弟死无日矣。"乃相与亡奔辽西，说崇使降魏，崇从之。会魏主使给事郎王德招崇，十二月，已丑，崇使邈如魏，请举郡降。燕王闻之，使其将封羽围崇于辽西。

[23]当初，北燕王冯弘的嫡纪王氏，生下了长乐公冯崇，冯崇在他的兄弟中年纪最大。等到冯弘即位后，立慕容氏为王后，王氏却不能当王后，接着冯弘又废黜了冯崇，派他出去镇守肥如。冯崇的同胞弟弟广平公冯朗和乐陵公冯邈私下商量说："如今国家危在旦夕，不论是

聪明人还是愚昧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现在父王又听信慕容王后的谗言，我们兄弟死期不远了。”于是兄弟两人相伴一同逃往辽西，劝说冯崇投降北魏，冯崇同意了。正巧，北魏国主拓跋焘派给事郎王德，向冯崇招降。十二月，己丑（十九日），冯崇派冯邈前往北魏，准备献出全郡投降。冯弘听到这个消息，派将领封羽在辽西团团包围了冯崇。

[24]魏主征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闻之，下诏令守宰以礼申谕，任其进退，毋得逼遣。

[24]北魏国主拓跋焘，征召国内没有做官的知名人士，地方州郡官府多强行逼迫遣送。拓跋焘听到这个消息，立即颁下诏书，命令地方官要有礼节地传达皇上的旨意，让他们自己决定去留，不得强行遣送。

[25]初，帝以少子绍为庐陵孝献王嗣，以江夏王义恭子朗为营阳王嗣；庚寅，封绍为庐陵王，朗为南丰县王。

[25]当初，刘宋文帝把自己的小儿子刘绍过继给庐陵王刘义真为子。命江夏王刘义恭的儿子刘朗过继给营阳王刘义符为子。庚寅（二十日），封刘绍为庐陵王，封刘朗为南丰县王。

[26]裴方明等复出击程道养营，破之，焚其积聚。

[26]刘宋成都中兵参军裴方明等人再次出城进攻程道养的大营，大破叛军，然后纵火烧了叛军的军用物资。

贼党江阳杨孟子将千馀人屯城南，参军梁俊之统南楼，投书说谕孟子，邀使入城见刘道济，道济版为主簿，克期讨贼。赵广知其谋，孟子惧，将所领奔晋原，晋原太守文仲兴与之同拒守。赵广遣帛氐奴攻晋原，破之，仲兴、孟子皆死。裴方明复出击贼，屡战，破之，贼遂大溃；程道养收众得七千人，还广汉，赵广别将五千余人还涪城。

叛军将领、江阳人杨孟子率领一千余人屯驻城南，参军梁俊之镇守成都南城城楼。梁俊之写信劝说杨孟子归降。杨孟子投降，进城见到刘道济，刘道济暂时任命他为主簿，约定日期，共同讨伐叛军。赵广知道了杨孟子的阴谋，杨孟子非常恐惧，率领他手下的部众逃进晋原。晋原太守文仲兴与杨孟子共同抵抗固守城池。赵广派帛氐奴进攻晋原，攻破晋原城，文仲兴、杨孟子先后战死。裴方明再次出城，几

次战斗，打败了叛军。叛军四处溃散。程道养集结残兵败将七千人，回到了广汉，赵广另率五千余人，返回涪城。

先是，张熙说道济粜仓谷，故自九月末围城至十二月，粮储俱尽。方明将二千人出城求食，为贼所败，单马独还，贼众复大集。方明夜缒而上，道济为设食，涕泣不能食。道济曰："卿非大丈夫，小败何苦！贼势既衰，台兵垂至，但令卿还，何忧于贼！"即减左右以配之。贼于城外扬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济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众，众乃安。道济悉出财物于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时城中或传道济已死，莫有应者。梁俊之说道济遣左右给使三十余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损，各听归家休息。"给使既出，城中乃安，应募者日有千余人。

当初，别驾张熙建议益州刺史刘道济出售仓库粮食，所以从九月底叛军包围成都城起，一直到十二月，储存的粮食全都吃光了。裴方明率领二千人出城寻找粮食充饥，被叛军打败。裴方明单枪匹马，一个人得以生还。叛军又重新聚集围城。裴方明半夜逃到城下，城里的士卒用绳子把他接回城里。刘道济为裴方明准备饭食，裴方明痛哭流泣，不能下咽。刘道济说："你这样不是一个大丈夫，这次小小的败仗，不值得如此沮丧！敌人的势力已经在衰落，朝廷的援军就要开到，只要你能活着回来，就不必担心敌人不败。"随即，刘道济挑选一部分左右亲兵分配给裴方明指挥。叛军在城外四处扬言，声称"裴方明已经战死。"城中的将士听到这个谣言都十分恐慌。刘道济在当天夜里，命人点燃一排火把，让裴方明出来与大家相见。这样，城中的军心才安定。刘道济拿出所有的财物放在北射堂，命裴方明等人招募新军。当时城中有人谣传刘道济已经死了，因而没有人肯来应征。梁俊之建议刘道济，把侍奉左右的奴仆三十余人送出刺史府，并告诉他们："我的病情已经稍微减轻，你们可以随便回家休息。"奴仆侍从们出了刺史府之后，城中百姓的情绪才稳定下来，每天前来应募当兵的都有一千余人。

[27]初，晋谢混尚晋陵公主。混死，诏公主与谢氏绝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从子弘微。混仍世宰辅，僮仆千人，唯有二女，年数岁，弘微为之纪理生业，一钱尺帛有文簿。九年而高祖即位，公主降号东乡君，听还谢氏。入门，室宇仓廪，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

旧。东乡君叹曰：“仆射平生重此子，可谓知人；仆射为不亡矣！”亲旧见者为之流涕。是岁，东乡君卒，公私咸谓赀财宜归二女，田宅、僮仆应属弘微。弘微一无所取，自以私禄葬东乡君。

[27]当初，东晋的谢混娶晋陵公主为妻。谢混死后，晋安帝司马德宗下诏，命晋陵公主与谢家断绝婚姻关系。晋陵公主于是把谢家的事全都托付给谢混的侄儿谢弘微。谢混家几世都是朝廷宰相辅臣，仅僮仆就有一千人之多。谢混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年纪也仅有几岁，谢弘微为谢混经营生计，一文钱或一尺丝帛都登记入帐。过了九年，刘裕称帝即位，晋陵公主降号称东乡君，刘宋朝廷准许她再回到谢家。东乡君进门以后，看到房屋粮仓跟平时一样，又开垦一些荒地，农田比以前还多。东乡君叹息说：“谢混在世时，一直看重这个孩子，可以说有知人之明。谢混可以虽死犹生了。”亲戚旧友看到这情形，也不禁为之流泪。这一年，东乡君去世了。无论官府和谢氏家族都认为，谢家的金银财宝应归二个女儿，而田宅、仆役应该归谢弘微所有。谢弘微却什么都不要，而且用自己的俸禄，安葬了东乡君。

混女夫殷睿好，闻弘微不取财物，乃夺其妻妹及伯母、两姑之分以还戏责。内人皆化弘微之让，一无所争。或讥之曰：“谢氏累世财产，充殷君一朝戏责，理之不允，莫此为大。卿视而不言，譬弃物江海以为廉耳。设使立清名而令家内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亲戚争财，为鄙之甚，今内人尚能无言，岂可导之使争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后，岂复见关也？”

谢混的女婿殷睿喜欢赌博，听说谢弘微不要谢家的财物，于是，夺取妻子的妹妹、伯母和两位姑母应得的谢家财产，用来偿还赌债。谢家人受谢弘微谦让精神的感化，没有任何争执。有人指责谢弘微说：“谢氏家族几代的家产，都成了殷睿一日之间的赌债，没有比这更不合理的事情了。而你却视而不见，就好像把财物都抛进江海之中却自以为清廉一样。假如为了博取一个清白的名声，而使家里生计困难，也是我认为不可取的做法。”谢弘微说：“亲戚之间争夺财物，是最为卑鄙的事情。如今家里的人都还不干预，我怎么可以教她们去争！家产分多分少，总不至于匮乏。人死之后，谁还在乎身外之物？”

[28]秃发保周自凉奔魏，魏封保周为张掖公。

[28]投奔北凉的秃发保周又从北凉逃奔北魏。北魏朝廷封秃发保周为张掖公。

[29]魏李顺复奉使至凉。凉王蒙逊遣中兵校郎杨定归谓顺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随，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当相见。"顺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岂得自安，不见诏使！"明日，蒙逊延顺入至庭中，蒙逊箕坐隐几，无动起之状。顺正色大言曰："不谓此叟无礼乃至于此！今不忧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见之！"握节将出。凉王使定归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传闻朝廷有不拜之诏，是以敢自安耳。"顺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赐胙，命无下拜，桓公犹不敢失臣礼，下拜登受。今王虽功高，未如齐桓；朝廷虽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诏；而遽自偃蹇，此岂社稷之福邪！"蒙逊乃起，拜受诏。

[29]北魏太常李顺，再次出使北凉。北凉王沮渠蒙逊派中兵校郎杨定归对李顺说："我年老多病，腰腿不太灵便，不能下跪叩拜。等三五天稍稍好转，再与你相见。"李顺说："你年迈多疾，朝廷早就知道，怎么可以自己苟且偷安，不出来会见钦差大使！"第二天，沮渠蒙逊请李顺入宫，来到庭上，沮渠蒙逊靠着几案坐在那里不动，全无起身行礼的表示。李顺态度严肃，大声说："没有想到你这个老头儿竟无礼到这种地步！如今你不担心国破家亡，竟敢侮辱天地，你已经魂飞魄散了，还有什么必要见你。"于是，他带着符节，转身就要出去。沮渠蒙逊急忙让杨定归追上，并劝阻他说："太常你既然已经宽恕我们主上年老有病，而且又听说朝廷有特许不行叩拜大礼的诏命，所以才敢这样放肆。"李顺说："当年齐桓公九次荣任各诸侯国的盟主，匡扶号令天下。周天子赏他祭祀用的肉，命他不必叩拜，齐桓公却仍不失臣子对君主的礼节，仍在台下叩拜，再上台接受祭肉。如今大王的功德虽高，终究比不上齐桓公。朝廷虽然特别尊重你，却从来没有下过特许不拜的诏书，而你自己却举止傲慢，这怎么能是贵国的福分！"沮渠蒙逊这才起身叩拜，接受诏书。

使还，魏主问以凉事。顺曰："蒙逊控制河右，逾三十年，经涉艰难，粗识机变，绥集荒裔，群下畏服；虽不能贻厥孙谋，犹足以终其一世。然礼者德之舆，敬者身之基也；蒙逊无礼、不敬，以臣观之，不复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后，何时当灭？"顺曰："蒙逊诸子，臣

略见之，皆庸才也。如闻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继蒙逊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资圣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东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过数年之外，不为晚也。”

李顺回到平城，北魏国主拓跋焘询问北凉的情况。李顺回答说：“沮渠蒙逊控制河西，已超过三十年了。他历经艰难，也多少知道随机应变。怀柔远方民族，群臣及部众既敬畏又服从。虽不能给子孙留下基业，仍足以在有生之年掌握大权。然而，礼仪是道德的表现，恭敬是修身的基础。沮渠蒙逊无礼，不敬，在我看来，他的日子也不长了。”拓跋焘说：“下一代继位后，什么时候会灭亡？”李顺说：“沮渠蒙逊的几个儿子，经我大致考察，都是平庸无能之辈。而我听说敦煌太守沮渠牧犍还比较成器，将来继承王位的一定是他。可是他与他的父亲蒙逊相比还差得很远。这是上天帮助您建立伟业呀！”拓跋焘说：“我现在正在东方，与燕国用兵，还没有机会进攻西方。如果真的象你所说的那样，我们吞并凉国也就是数年之后的事，并不算晚。”

初，宾沙门昙无谶，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术。凉王蒙逊甚重之，谓之“圣人”，诸女及子妇皆往受术。魏主闻之，使李顺往征之。蒙逊留不遣，仍杀之。魏主由是怒凉。

最初，宾的僧人昙无谶，自称能够驱使鬼神，医治百病，而且有秘密的法术。北凉王沮渠蒙逊非常重视他，称他为“圣人”，沮渠蒙逊的女儿和儿媳也都在昙无谶那里接受他的法术。北魏国主拓跋焘听说后，派李顺前往北凉征召昙无谶。沮渠蒙逊却不肯放行，然后杀了昙无谶。因此，拓跋焘对北凉十分恼怒。

蒙逊荒淫猜虐，群下苦之。

沮渠蒙逊荒淫无道，猜忌暴虐，群臣和百姓深感痛苦。

十年（癸酉、433）

十年（癸酉，公元433年）

[1]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诸军救辽西。

[1]春季，正月，乙卯（十五日），北魏国主拓跋焘派遣永昌王拓跋健督率各路兵马，赶赴辽西救援。

[2]己未，大赦。

[2]己未（十九日），刘宋下令大赦。

[3]丙寅，魏以乐安王范为都督秦·雍等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魏主以范年少，更选旧德平西将军崔徽、征北大将军雁门张黎为之副，共镇长安。徽，宏之弟也，范谦恭宽惠，徽务敦大体，黎清约公平，政刑简易，轻徭薄赋，关中遂安。

[3]丙寅（二十六日），北魏朝廷任命乐安王拓跋范为都督秦、雍等五州诸军事及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等职。北魏国主拓跋焘因为拓跋范年纪幼小，又特别选拔了德高望重的老将平西将军崔徽，征北大将军、雁门人张黎担任拓跋范副将，共同镇守长安。崔徽是崔宏的弟弟。拓跋范谦虚恭谨，对属下宽厚体谅。崔徽能顾全大局，张黎清廉公正，使当地政务简单，刑法合理，役少税轻，关中安定。

[4]二月，庚午，魏主以冯崇为都督幽·平·东夷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幽·平二州牧，封辽西王，录其国尚书事，食辽西十郡，承制假授尚书、刺史、征虏已下官。

[4]二月，庚午（初一），北魏国主拓跋焘任命冯崇为都督幽州、平州、东夷等地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幽、平二州州牧等职，封为辽西王，以及录辽西封国尚书事，指定辽西十郡为他的采邑。并可按照朝廷旧制有权任命尚书、刺 史、征虏将军以下的官职。

[5]魏平凉休屠征西将军金崖、羌泾州刺史狄子玉与安定镇将延普争权，崖、子玉举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魏主以虎牢镇大将陆俟为安定镇大将，击崖等，皆擒之。

[5]北魏平凉地区匈奴族休屠部落人征西将军金崖、羌族人泾州刺史狄子玉二人，与安定的守将延普争夺权力。金崖、狄子玉兴兵攻打延普，没有取胜，率军撤退，固守胡空谷。拓跋焘任命驻守虎牢镇的大将陆俟为安定镇大将军，袭击金崖、狄子玉的部众，先后生擒了金、狄二人。

魏主征陆俟为散骑常侍，出为怀荒镇大将，未期岁，高车诸莫弗讼俟严急无恩，复请前镇将郎孤。魏主征俟还，以孤代之。俟既至，言于帝曰：“不过期年，郎孤必败，高车必叛。”帝怒，切责之，使以建业公归第。明年，诸莫弗果杀郎孤而叛。帝大惊，立召俟问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车不知上下之礼，故臣临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渐训导，使知分限。而诸莫弗恶臣所为，讼臣无恩，称孤之

美。臣以罪去，孤获还镇，悦其称誉，益收名声，专用宽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骄慢，不过期年，无复上下，孤所不堪，必将复以法裁之。如此，由众心怨怼，必生祸乱矣。”帝笑曰：“卿身虽短，思虑何长也！”即日复以为散骑常侍。

北魏国主拓跋焘随即征召陆俟担任散骑常侍官，出任怀荒镇大将。不到一年，北方高车部落诸莫弗指控陆俟执法严苛，性情暴躁，对属下没有恩德，请求准许前镇将郎孤复职。拓跋焘于是将陆俟召还回京，重新起用郎孤代替陆俟。陆俟回到京师后，对拓跋焘说：“用不了一年，郎孤一定失败，高车部落一定叛变。”拓跋焘大怒，严厉斥责了陆俟，不再授予他官职，命他以建业公的身份返回私宅。第二年，高车部落诸莫弗果然杀掉郎孤，背叛了朝廷。拓跋焘十分惊异，立即召见陆俟，询问他说：“你是怎么知道会出现今天的局面呢？”陆俟说：“高车人不知道上下尊卑的礼节，所以我才用威严的手段统治他们，用法律制服和约束他们的行为，打算逐渐引导和训练，使他们知道尊卑，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然而，诸莫弗却厌恶我的所作所为，就控告我严酷寡恩，而盛赞郎孤的美德。我因罪被免职回家，郎孤得以官复原职重新镇守怀荒镇，他为自己的声誉沾沾自喜，更加用意博得别人对他的赞誉，专用宽厚的态度对待他们。象高车部落这般不懂礼义的人，更容易骄傲怠慢，不过一年，就不再有一点上下的观念，朗孤也不能忍受他们的所为，就又用刑法制裁他们。这样一来，高车部落心怀怨恨，一定产生祸乱呀。”拓跋焘笑着说：“你的身材虽短，思虑却很长远！”当日，又重新任命陆俟为散骑常侍。

[6]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骑常侍宋宣来聘，且为太子晃求婚；帝依违答之。

[6]壬午（十三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河西，同时派遣兼散骑常侍宋宣前往刘宋访问，并为太子拓跋晃求婚。刘宋文帝含糊其辞地回答他。

[7]刘道济卒，梁俊之、裴方明等密埋其尸于斋后，诈为道济教命以答签疏，虽其母妻亦不知也。程道养于毁金桥登坛郊天，方明将三千人出击之：道养等大败，退保广汉。

[7]刘宋益州刺史刘道济去世。梁俊之、裴方明等人在秘密状态下，把他的尸体掩埋在书斋后面，然后摹仿刘道济的笔迹，批答下属

的签呈和文书，就连刘道济的母亲、妻子也不知道真相。叛军首领、蜀王程道养，在毁金桥登上土坛，祭祀天神。裴方明率三千人出击，程道养等大败，退守广汉。

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巴东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诸军事，将二千人救成都。

荆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任命巴东太守周籍之为督巴西等五郡诸军事，率领二千士卒救援成都。

[8]三月，亡人司马天助降于魏，自称晋会稽世子元显之子；魏人以为青·徐二州刺史、东海公。

[8]三月，流亡中的前东晋皇族司马天助投降了北魏。他自称是东晋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的儿子。北魏朝廷任命司马天助为青州、徐州二州刺史，东海公。

[9]壬子，魏主还宫。

[9]壬子（十三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

[10]赵广等自广汉至郫，连营百数。周籍之与裴方明等合兵攻郫，克之，进击广等于广汉，广等走还涪及五城。夏，四月，戊寅，始发刘道济丧。

[10]赵广等人从广汉来到郫县，构筑阵地，数百个营盘互相连接。周籍之和裴方明等合兵一处，共同进攻郫县，攻克郫县后，又进兵广汉击败了赵广，赵广等人先后逃回涪城和五城。夏季，四月，戊寅（初十），裴方明等才发布刘道济的死讯。

[11]帝闻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护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萧思话为梁、南秦二州刺史。法护，法崇之兄也。

[11]刘宋文帝听说梁州、南秦州刺史甄法护，统治不力，造成氐族和羌族部落对朝廷怀有二心。于是，文帝起用正在服刑的囚徒萧思话为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护是甄法崇的哥哥。

[12]凉王蒙逊病甚，国人共议，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将军、录尚书事。蒙逊卒，谥曰武宣王，庙号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坛为世子，加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遣使请命于魏。牧犍聪颖好学，和雅有度量，故国人立之。

[12]北凉王沮渠蒙逊病情严重，国内贵族和大臣们共同商议，认为世子沮渠菩提年纪幼小，决定立沮渠菩提的哥哥、敦煌太守沮渠牧犍为世子，并加授沮渠牧犍为中外都督、大将军、录尚书事。不久，沮渠蒙逊去世，谥号为武宣王，庙号称太祖。沮渠牧犍继承王位，下令大赦，改年号为永和。又立自己的儿子沮渠封坛为世子，加授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沮渠牧犍又派使节前往北魏，请求任命。沮渠牧犍聪明好学，文雅和气，宽厚而有度量，所以贵族们拥护他登上王位。

先是，魏主遣李顺迎武宣王女为夫人，会卒，牧犍称先王遗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兴平公主于魏，拜右昭仪。

当初，北魏国主拓跋焘派李顺迎娶沮渠蒙逊的女儿为夫人，正巧赶上沮渠蒙逊去世。沮渠牧犍声称尊照先王沮渠蒙逊的遗意，派朝廷左丞宋繇，护送他的妹妹兴平公主到北魏，拓跋焘封兴平公主为右昭仪。

魏主谓李顺曰："卿言蒙逊死，今则验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凉州，亦当不远。"于是赐绢千匹，厩马一乘，进号安西将军，宠待弥厚，政事无巨细皆与之参议。

拓跋焘对李顺说："你说过蒙逊将死，今天应验了；你还说沮渠牧犍将即位，也应验了，多么奇妙呵！我攻克凉州的日子，恐怕也不远了。"于是，赏赐李顺绢一千匹，御马四匹，进号安西将军。从此对李顺倍加宠信尊重，朝廷政事无论大小都与他共同商量讨论。

遣顺拜牧犍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为河西王右相。牧犍以无功受赏，留顺，上表乞安、平一号；优诏不许。

拓跋焘又派李顺出使北凉，拜沮渠牧犍为都督凉、沙、河三州和西域羌、戎诸军事，兼任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等职，封为河西王。同时又任命宋繇为北凉国右宰相。沮渠牧犍自以为无功受赏，于心不安，就留下李顺，上疏表示，只要被任命为安西或平西将军一个称号，就足够了。拓跋焘下诏，措辞温和地婉拒了。

牧犍尊敦煌刘为国师，亲拜之，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

沮渠牧犍尊奉敦煌人刘为国师，亲自拜授，命朝中官属以下，都北面向他叩拜，接受他的训导。

[13]五月，己亥，魏主如山北。

[13]五月，己亥（初一），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山北。

[14]林邑王范阳迈遣使入贡，求领交州；诏答以道远，不许。

[14]林邑国王范阳迈派使臣到刘宋进贡，要求兼任交州刺史。刘宋文帝下诏，借口林邑距交州太远，没有准许。

[15]裴方明进军向涪城，破张寻、唐频，擒程道助，斩严遐，于是赵广等皆奔散。

[15]刘宋成都守将裴方明，向叛军的大营涪城进军，先后击败张寻、唐频，生擒程道助，斩杀严遐。从此赵广等人四处逃散，叛军瓦解。

[16]六月，魏永昌王健、左仆射安原督诸军击和龙，将军楼别将五千骑围凡城。燕守将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余家而还。

[16]六月，北魏永昌王拓跋健、左仆射安原等督率各路军队进攻和龙，将军楼勃另外率五千骑兵围攻凡城。北燕凡城守将封羽，举献城池投降，北魏军裹胁凡城三千多家百姓班师。

[17]辛巳，魏人发秦、雍兵一万，筑小城于长安城内。

[17]辛巳（十四日），北魏朝廷征调秦州、雍州的士卒一万人，在长安城内另筑一小城。

[18]秋，八月，冯崇上表请说降其父，魏主不听。

[18]秋季，八月，冯崇上疏朝廷，请允许回国劝说他的父亲冯弘投降，拓跋焘不准。

[19]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收费谦，诛之；程道养、张寻将二千余家逃入山，余党各拥众藏窜山谷，时出为寇不绝。

[19]九月，刘宋益州刺史甄法崇抵达成都，逮捕了费谦，斩首。叛军领袖程道养、张寻等率二千余家逃入山，其余党羽也各自统率部众隐藏在深山峡谷之中，时常出山骚扰不绝。

[20]戊午，魏主遣兼大鸿胪崔赜持节拜氐王杨难当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赜，逞之子也。

[20]戊午（二十二日），北魏国主拓跋焘派兼大鸿胪崔赜携带符节任命氐王杨难当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兼任秦、梁二州牧，

封为南秦王。崔赜是崔逞的儿子。

[21]杨难当因萧思话未至，甄法护将下，举兵袭梁州，破白马，获晋昌太守张范，败法护参军鲁安期等；又攻葭萌，获晋寿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法护弃城奔洋川之西城。难当遂有汉中之地，以其司马赵温为梁、秦二州刺史。

[21]氐王杨难当趁刘宋新任梁、南秦二州刺史萧思话尚未到任，而原刺史甄法护即将东下之机，大举兴兵，进攻梁州，攻克白马城，俘虏了晋昌太守张范，打败了甄法护手下的参军鲁安期等的军队。随即，杨难当又攻打葭萌，生擒晋寿太守范延朗。冬季，十一月，丁未（十二日），甄法护弃城逃走，投奔洋川郡的西城。杨难当于是占据了汉中的广大地区，任命他手下的司马赵温为梁、秦二州刺史。

[22]甲寅，魏主还宫。

[22]甲寅（十九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

[23]十二月，己巳，魏大赦。

[23]十二月，己巳（初五），北魏实行大赦。

[24]辛未，魏主如阴山之北。

[24]辛未（初七），拓跋焘前往阴山之北。

[25]魏宁朔将军卢玄来聘。

[25]北魏宁朔将军卢玄来刘宋访问。

[26]前秘书监谢灵运，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会稽太守孟与灵运有隙，表其有异志，发兵自防。灵运诣阙自陈，上以为临川内史。

[26]刘宋前秘书监谢灵运喜欢游历山川，探险搜奇。跟从他游玩的有几百人，往往在山林中伐木开路，当地百姓不胜惊恐，以为是山贼前来抢劫。会稽太守孟与谢灵运有矛盾，上疏朝廷，指控谢灵运心怀不轨，阴谋叛乱，并且发动军队防备。谢灵运亲自赴皇宫门前，为自己申辩，文帝刘义隆任命他为临川内史。

灵运游放自若，废弃郡事，为有司所纠。是岁，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望生，兴兵逃逸，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追讨，擒之。廷尉奏灵运率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广州。

谢灵运`任职后，仍然寻游放纵自若，全然不管郡中政事，被有关部门弹劾。这一年，司徒刘义康派使节随同州从事郑望生，前往逮捕谢灵运。谢灵运却生擒郑望生，率领军队逃走，写下诗句说："韩国灭亡张良起，秦王称帝仲连耻。"刘宋朝廷派兵追赶讨伐，生擒谢灵运。廷尉上奏朝廷说，谢灵运率众反叛朝廷，论他的罪刑，应叛死刑。文帝珍爱谢灵运的才华，打算只免掉他的官职，不必伏法。彭城王刘义康却坚持认为，谢灵运的罪过不宜宽恕。于是，文帝下诏，谢灵运减罪一等，流放到广州。

久之，或告灵运令人买兵器，结健儿，欲于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诏于广州弃市。

过了很长时间，有人告发谢灵运命人购买兵器，结交武士，打算在夺取三江口后反叛，没有成功。刘义隆下诏，将谢灵运在广州就地斩首，弃市示众。

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

谢灵运恃才傲物，放荡不羁，看不起别人，不注意小节，结果招来大祸。

[27]魏立徐州于外黄，以刁雍为刺史。

[27]北魏在外黄设置徐州，任命刁雍为徐州刺史。

十一年（甲戌、434）

十一年（甲戌，公元434年）

[1]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请和于魏；魏主不许。

[1]春季，正月，戊戌（初四），北燕王冯弘派使臣出使北魏，请求和解。北魏国主拓跋焘拒绝。

[2]杨难当以克汉中告捷于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长安。萧思话至襄阳，遣横野司马萧承之为前驱。承之缘道收兵，得千人，进据头。杨难当焚掠汉中，引众西还，留赵温守梁州；又遣其魏兴太守薛健据黄金山。思话遣阴平太守萧坦攻铁城戍，拔之。

[2]氐王杨难当把他攻克宋汉中的捷报奏报北魏朝廷，并把雍州逃到汉中的流民七千多家送往长安。刘宋新委任的梁州、南秦州刺史萧思话，抵达襄阳后，立即派遣横野将军府司马萧承之为前锋，准备收复失地。萧承之沿途招兵买马，募集一千人，进驻头。杨难当在汉中

大肆烧杀抢劫，然后率众离开了汉中，向西返回仇池。留下赵温据守梁州，又派他的魏兴太守薛健屯驻黄金山。萧思话派阴平太守萧坦进攻铁城戍，攻克了铁城戍。

二月，赵温、薛健与其冯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营，坦击破之，温等退保西水。临川王义庆遣龙骧将军裴方明将三千人助承之，拔黄金戍而据之。温弃州城，退据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话继至，与承之共击赵温等，屡破之。行参军王灵济别将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将赵英。南城空无所资，灵济引兵还，与承之合。

二月，氐王杨难当的部将赵温、薛健与他们的冯翊太守蒲甲子，联兵进攻萧坦的大营，萧坦率兵打败了他们，赵温等人只好撤退，盘踞在西水。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派遣龙骧将军裴方明率领士卒三千人援助萧承之，攻克并占据了黄金戍。赵温放弃州城，退保小城；薛健和蒲甲子则退保下桃城。萧思话率军随后到达，与萧承之合师攻打赵温等人，屡战屡胜。刘宋行参军王灵济，另率一支队伍，直指洋川，攻击南城，攻克敌镇，生擒守将赵英。南城粮秣一空，无法供给军队，王灵济只好率兵撤退，与萧承之会师。

[3]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连可汗；又纳其妹为夫人，遣颍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连遣其异母兄秃鹿傀送妹，并献马二千匹。魏主以其妹为左昭仪。提，曜之子也。

[3]北魏国主拓跋焘把西海公主嫁给了柔然汗国的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同时，又娶郁久闾吴提的妹妹为夫人，派遣颍川王拓跋提前往送亲迎亲。丁卯（初四），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派他的异母哥哥秃鹿傀，护送妹妹南下，并向北魏献马二千匹。拓跋焘封他的妹妹为左昭仪。拓跋提是拓跋曜的儿子。

[4]辛卯，魏主还宫；三月，甲寅，复如河西。

[4]辛卯（二十八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三月，甲寅（二十一日），拓跋焘又前往河西。

[5]杨难当遣其子和将兵与蒲甲子等共击萧承之，相拒四十馀日，围承之数十重，短兵接，弓矢无所复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断长数尺，以大斧椎之，一辊贯数人。氐不能当，烧营走，据大桃。闰月，承之等追击之，至南城。氐败走，斩获甚众，悉收汉中故地，置戍于葭萌水。

[5]杨难当派他的儿子杨和率兵与蒲甲之等共同进攻萧承之，双方对峙四十多天。氐王的军队将萧承之的部队包围了几十重，两军短兵相接，弓箭飞石都无法施用。氐军士卒，都身穿犀牛皮制成的铠甲，刀砍不入，枪刺不进。萧承之命令折断长，仅留几尺长，然后用大斧捶击断，一可以穿透数个敌人。氐军不能抵挡，纵火焚烧了大营，仓皇逃走，屯据大桃。闰三月，萧承之等率军乘胜追击，直抵南城。氐军战败逃走，被斩杀的士卒众多。这样，刘宋全部收复了汉中故土，在葭萌水设置戍所。

初，桓希既败，氐王杨盛据汉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兴，唯得魏兴、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为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为氐所焚，不可复固，萧思话徙镇南郑。

当初，桓希战败，氐王杨盛占据汉中。东晋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都把州政府设在魏兴，所统辖的地区也只有魏兴、上庸、新城三郡。等到索邈担任梁州刺史，则把州治设在南城。到这时，南城被氐军纵火焚烧，不能再重新加固，萧思话决定把州治迁到南郑。

[6]甲戌，赫连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侯将格杀之。魏人并其群弟诛之。

[6]甲戌（十一日），前夏王赫连昌背叛了北魏，向西逃走。丙子（十三日），北魏河西边哨将领斩杀赫连昌。不久北魏朝廷下令诛杀赫连昌所有的兄弟。

[7]己卯，魏主还宫。

[7]己卯（十六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

[8]辛已，燕王遣尚书高上表称藩，请罪于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许之征其太子王仁入朝。

[8]辛巳（十八日），北燕王冯弘派尚书高上疏北魏朝廷请罪，甘为北魏藩属，并乞请献出自己的小女儿充实北魏后宫。拓跋焘允许，征召北燕的太子冯王仁，前来平城朝见。

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门还平城。什门在燕二十一年，不屈节。魏主下诏褒称，以比苏武，拜治书御史，赐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庙，颁示天下。

冯弘把当年北魏的使者于什门送归平城。于什门在燕国被囚禁二十一年，不曾丧失气节。拓跋焘下诏褒奖于什门，把他比做苏武，任命他为治书御史，赏赐羊一千头，布帛一千匹，把这件事记载下来祭告列祖列宗，并布告天下。

[9]戊子，休屠金当川围魏阴密，夏，四月，乙未，魏征西大将军常山王素击之。丁未，魏主行如河西，壬戌，获当川，斩之。

[9]戊子（二十五日），北魏叛变的平凉匈奴族休屠部落首领金当川，包围了北魏所属的阴密。夏季，四月，乙未（初三），北魏征西大将军、常山王拓跋素进攻金当川。丁未（十五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河西。壬戌（三十日），北魏军擒获金当川，就地斩首。

[10]甄法护坐委镇，赐死于狱。杨难当遣使奉表谢罪，帝下诏赦之。

[10]刘宋前任梁州、南秦州刺史甄法护，因弃城逃走，被朝廷强令在狱中自尽。氐王杨难当派使节，携奏章前往刘宋谢罪，刘宋文帝下诏赦免他。

[11]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诏以牧犍为都督凉·秦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

[11]北凉王沮渠牧犍派人出使刘宋，呈上奏章，报告他已继位。戊寅（疑误），刘宋文帝下诏，任命沮渠牧犍为都督凉、秦等四州诸军事，兼任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12]六月，甲辰，魏主还宫。

[12]六月，甲辰（十三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

[13]燕王不遣太子质魏，散骑常侍刘滋谏曰："昔刘禅有重山之险，孙有长江之阻，皆为晋擒。何则？强弱之势异也。今吾弱于吴、蜀而魏强于晋，不从其欲，将有危亡之祸。愿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抚百姓，收离散，赈饥穷，劝农桑，省赋役，社稷犹庶几可保。"燕王怒，杀之。

[13]北燕王冯弘不愿意把太子冯王仁送到北魏充当人质。散骑常侍刘滋劝他说："当年，刘禅拥有重山作为屏障，孙也拥有长江天险，结果还是都被晋朝生擒。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实力的强弱太悬殊了。如今，我国的势力比当年的吴国、蜀国还弱，而魏国的势力比当年的

晋国还要强盛。不满足魏国的要求，国家会有危亡的惨祸。希望您尽快遣送太子到魏国，稳定局势，然后在国内整顿吏治，安抚百姓，招集流离失所的难民，赈济穷困饥饿中的人，发展农业，鼓励种桑养蚕，减轻赋役，燕国的江山社稷或许还能保住。”冯弘大怒，杀掉了刘滋。

辛亥，魏主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还。

辛亥（二十日），北魏国主拓跋焘派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等人讨伐北燕，收获了当地的庄稼，强行胁迫北燕的百姓随军班师回国。

[14]秋，七月，壬午。魏主如美稷，遂至隰城，命阳平王它督诸军击山胡白龙于西河。它，熙之子也。

[14]秋季，七月，壬午（二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焘抵达美稷，又前往隰城。在那里，拓跋焘下令阳平王拓跋它，督率各路兵马在西河进攻山胡部落酋长白龙。拓跋它是拓跋熙的儿子。

魏主轻山胡，日引数十骑登山临视之。白龙伏壮士十馀处掩击之，魏主坠马，几为所擒。内入行长代人陈建以身捍之，大呼奋击，杀胡数人，身被十创余，魏主乃免。

拓跋焘轻视山胡部落，每天他都只带几十名骑兵登山俯视。白龙在周围十多个地方都埋伏了精兵，突然袭击拓跋焘，拓跋焘从马上掉下来，几乎被山胡伏兵生擒。幸亏内入行长代人陈建以身相护，一面大声呼喊，一面英勇奋击，斩杀山胡士卒几人，身上受伤十余处，才使拓跋焘得以幸免。

九月，戊子，大破胡众，斩白龙，屠其城。冬，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龙馀党于五原，诛数千人，以其妻子赐将士。

九月，戊子（二十八日），北魏军大败山胡部落，斩杀了山胡酋长白龙，屠杀了全城的居民。冬季，十月，甲午（初五），北魏军又攻克白龙余党据守的五原，诛杀几千人，拓跋焘把被杀的山胡部落士卒的妻子女儿赏赐给军中将士。

十一月，魏主还宫；十二月，甲辰，复如云中。

十一月，拓跋焘回宫。十二月，甲辰（十六日），拓跋焘再去云中。

十二年（乙亥、435）

十二年（乙亥，公元435年）

[1]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己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2]辛酉，大赦。

[2]辛酉（初三），刘宋实行大赦。

[3]辛未，上祀南郊。

[3]辛未（十三日），刘宋文帝赴南郊祭祀天神。

[4]燕王数为魏所攻，遣使诣建康称藩奉贡。癸酉，诏封为燕王；江南谓之黄龙国。

[4]北燕多次遭北魏进攻，北燕王冯弘派使臣来到建康进贡，甘为藩属。癸酉（十五日），刘宋文帝下诏，封北燕王冯弘为燕王。江南人称北燕为黄龙国。

[5]甲申，魏大赦，改元太延。

[5]甲申（二十六日），北魏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太延。

[6]有老父投书于敦煌东门，求之，不获。书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问奉常张慎，对曰："昔虢之将亡，神降于莘。愿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盘于游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将有大变。"牧犍不悦。

[6]北凉有位老叟把一封信投放到敦煌城的东门之内。官府派人追查，没有找到。那封信上说："凉王三十又七年。"北凉河西王沮渠牧犍就信的含义请教奉常张慎。张慎说："当年虢国快要灭亡的时候，有神仙降临在莘。我希望陛下推广恩德，励精图治，可能还可以在国王的宝座上统治三十年。如果过分沉溺于游猎，贪恋酒色而荒废政事，我担心七年以后，将有大变。"沮渠牧犍听罢很不高兴。

[7]二月，丁未，魏主还宫。

[7]二月，丁未（二十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

[8]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将汤烛入贡于魏，辞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8]三月，癸亥（初六），北燕王冯弘派大将汤烛前往北魏进贡。借口太子冯王仁有病，所以没有派他来魏国。

[9]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实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愤愤；俱被时遇，以景仁专管内任，谓为间己，猜隙渐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夺，时司徒义康专秉朝权，湛尝为义康上佐，遂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倾黜景仁，独当时务。

[9]刘宋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一向私交很好。刘湛入朝作官，实际上是由殷景仁推荐的。刘湛任职以后，却认为殷景仁的职位本来不比自己高，而现在竟位居自己之上，于是愤愤不平。当时刘、殷二人都被刘宋文帝宠信，刘湛认为殷景仁专门负责内部事务，恐怕会离间自己与皇上的关系，逐渐萌生了猜忌之心。刘湛深知皇帝信任并依靠殷景仁，难以夺宠。当时司徒刘义康掌握朝中大权，刘湛曾经担任过刘义康的上佐，于是他尽力结交刘义康，打算用刘义康的影响改变皇上的意图，罢黜殷景仁，以独揽朝政。

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书令、中护军，即家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愤怒，使义康毁景仁于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对亲旧叹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称疾解职，表疏累上；帝不许，使停家养病。

夏季，四月，己巳（疑误），刘宋文帝加授殷景仁中书令、中护军等官职，可以在私宅办公。刘湛也加授太子詹事。刘湛因此更加恼怒，怂恿刘义康在文帝面前诋毁殷景仁，而文帝却更加信任殷景仁。殷景仁对亲朋旧友叹息道：“我把他引荐入朝，进了朝廷就咬人！”于是，殷景仁称病要求辞职，一再上疏，刘宋文帝没有批准，让他在家安心养病。

湛议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以为帝虽知，当有以解之，不能伤义康至亲之爱。帝微闻之，迁护军府于西掖门外，使近宫禁，故湛谋不行。

刘湛建议刘义康乘殷景仁外出时，派人假扮强盗杀掉他。即使皇上知道了真相，也可以想办法解释，总不致因殷景仁的缘故伤害了与刘义康的手足之情。文帝略知他们的阴谋，就把殷景仁的私宅中护军府迁到西掖门外，使它靠近皇宫禁院。因此，刘湛的阴谋不能施行。

义康僚属及诸附丽湛者，潜相约勒，无敢历殷氏之门，彭城王主簿沛郡刘敬文父成，未悟其机，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谢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铁干禄。由敬文暗浅，上负生成，阖门惭惧，无地自处。”唯后将军司马瘐炳之游二人之间，皆得其欢心，而密输忠于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谒，帝常使炳之衔命往来，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

刘义康的幕僚以及追随刘湛的党羽，暗中相互约束，谁也不敢登殷景仁的门。彭城王府主簿沛郡人刘敬文的父亲刘成，不明白其中的内幕，来到殷景仁家请求担任郡守。刘敬文知道后，赶紧晋见刘湛谢罪说：“我父亲老糊涂了，竟到殷铁（景仁）家中求职。都怪我愚蠢浅簿，辜负大恩，我们全家惭愧恐惧，无地自容。”当时，只有后将军司马瘐炳之在殷、刘二人之间来往交游，二人对他都很信任。而瘐炳之却秘密向朝廷报告，以表达忠心。殷景仁有病在家不能每天朝见，文帝常派瘐炳之传递消息，刘湛也不疑心。瘐炳之是瘐登之的弟弟。

[10]燕王遣右卫将军孙德来乞师。

[10]北燕王冯弘派右卫将军到刘宋，乞求派兵救援。

[11]五月，庚申，魏主进宜都公穆寿爵为王，汝阴公长孙道生为上党王，宜城公奚斤为恒农王，广陵公楼伏连为广陵王；加寿征东大将军。寿辞曰：“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于后者，由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勋未录，而臣独奕世受赏，心实愧之。”魏主悦，求眷后，得其孙，赐爵郡公。寿，观之子也。

[11]五月，庚申（初五），北魏国主拓跋焘进封宜都公穆寿为宜都王，汝阴公长孙道生为上党王，宜城公奚斤为恒农王，广陵公楼伏连为广陵王。此外加授穆寿为征东大将军。穆寿推辞说：“我祖父穆崇，之所以能够在前朝为朝廷效力建立功勋，使福祉荫及后代，全是由于梁眷的忠诚。现在，梁眷有大功尚未获得录用，我却累世独受朝廷赏赐，心里实感惭愧。”拓跋焘非常高兴，四处寻访梁眷的后人，终于找到了梁眷的一个孙子，赐封为郡公。穆寿是穆观的儿子。

[12]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鄯善、焉、鄯善、焉耆、车师、粟持九国入贡于魏。魏主以汉世虽通西域，有求则卑辞而来，无求则骄慢不服；盖自知去中国绝远，大兵不能至故也。今报使往来，徒为劳费，终无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请，以为“九国不惮险远，慕

义入贡，不宜拒绝，以抑将来。”乃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辈使西域。恩生等始渡流沙，为柔然所执，恩生见敕连可汗，持魏节不屈。魏主闻之，切责敕连，敕连乃遣恩生等还，竟不能达西域。

[12]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鄯善、焉耆、车师、粟持等九国都派使臣向北魏进贡。拓跋焘认为，虽然从汉朝开始，西域各国就与中原互通使臣，但是，西域人通常都是有求时言辞恭谨，归附朝廷；没有求于中原时，就态度傲慢，不受朝廷约束。因为他们知道西域距中原太远，中原军队不能远征。所以如今让使节互相往来，劳民伤财，终究没有什么益处，因此不打算遣使回访。有关部门一再请求，认为“西域九国不远万里，不惧路途多险，仰慕我朝的仁义恩德，前来朝贡，不应拒绝，那样会阻止将来关系的发展。”于是，北魏朝廷派出使者王恩生等二十人出使西域各国，王恩生等刚渡过沙漠就被柔然汗国俘虏。王恩生等见到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手持北魏皇帝的符节，不肯屈服。拓跋焘听说后，派人严厉斥责敕连可汗，敕连可汗只好放王恩生等人回国，最后竟未能到达西域。

[13]甲戌，魏主如云中。

[13]甲戌（十八日），拓跋焘前往云中。

[14]六月，甲午，魏主以时和年丰，嘉瑞沓臻，诏大五日。遍祭百神，用答天贶。

[14]六月，甲午（初八），北魏国主拓跋焘认为最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的征兆频频出现，于是下诏，命全国聚会饮酒五天，祭拜所有神祇，报答上天的赐福。

[15]丙午，高句丽王琏遣使入贡于魏，且请国讳。魏主使录帝系及讳以与之；拜琏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辽东郡公、高句丽王。琏，钊之曾孙也。

[15]丙午（二十日），高句丽王高琏派使臣向北魏进贡。同时请求示知当今皇帝以及列祖列宗的名字，以免犯讳。拓跋焘下令抄录皇帝世系和祖先的名字给他们。任命高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辽东郡公、高句丽王。高琏是高钊的曾孙。

[16]戊申，魏主命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镇东大将军徒河屈垣等帅骑四万伐燕。

[16]戊申（二十二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命令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镇东大将军徒河人屈垣等率领骑兵四万人攻打北燕。

[17]扬州诸郡大水，己酉，运徐、豫、南兖谷以赈之。扬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议，以为酒糜谷而不足疗饥，请权禁止；诏从之。亮，林子之子也。

[17]刘宋扬州各郡发生严重水灾。己酉（二十三日），刘宋朝廷运送徐州、豫州、南兖州的谷米到扬州，赈济灾民。扬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议，酿酒浪费谷米而不能充饥，请朝廷下诏暂时禁止。刘宋文帝下诏依从这个建议。沉亮是沈林子的儿子。

[18]秋，七月，魏主畋于阳。

[18]秋季，七月，北魏国主拓跋焘在阳狩猎。

[19]己卯，魏乐平王丕等至和龙；燕王以牛酒犒军，献甲三千。屈垣责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还。

[19]己卯（二十四日），北魏乐平王拓跋丕等人抵达北燕都城和龙城下。北燕王冯弘用牛肉和美酒犒赏北魏军，献出铠甲三千副。北魏镇东大将屈垣斥责冯弘不送儿子做人质，掳掠了男女六千口回国。

[20]八月，丙戌，魏主如河西；九月，甲戌，还宫。

[20]八月，丙戌（初一），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河西。九月，甲戌（二十日），拓跋焘回宫。

[21]魏左仆射河间公安原，恃宠骄恣。或告原谋为逆；冬十月，癸卯，原坐族诛。

[21]北魏朝廷左仆射、河间公安原，仗恃皇上对他的宠信，骄傲狂恣。有人告发安原阴谋反叛。冬季，十月，安原及其全族被杀。

[22]甲辰，魏主如定州；十一月，乙丑，如冀州；己巳，畋于广川；丙子，如邺。

[22]甲辰（二十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定州。十一月，乙丑（十二日），再往冀州；己巳（十六日），拓跋焘在广川狩猎；丙子（二十三日），前往邺城。

[23]魏人数伐燕，燕日危蹙，上下忧惧。太常杨复劝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为此。若事急，且东依高丽以图后举。"曰：

“魏举天下以击一隅，理无不克。高丽无信，始虽相亲，终恐为变。”燕王不听，密遣尚书阳伊请迎于高丽。

[23]北魏多次派兵讨伐北燕，北燕国势危急，全国上下都笼罩在恐惧的氛围中。太常杨再次劝说北燕王冯弘，迅速派太子冯王仁到魏国充作人质。冯弘说:“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做。如果国家危急，我打算暂且去东方投靠高句丽，等待时机，再重新振兴国家。”杨说:“北魏发动全国的军队来攻打一个小国，没有不攻克的道理。高句丽王室一向不讲信用， 开始时虽然表示亲近，最后恐怕还是会发生变化。”冯弘不听，秘密派遣尚书阳伊去高句丽，请求派军迎接。

[24]丹杨尹萧摹之上言:“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祇，有累人事，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欲铸铜像及造塔寺者，皆当列言，须报乃得为之。”诏从之。摹之，思话从叔也。

[24]刘宋丹杨尹萧摹之上疏进言:“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历四个朝代。佛像、宝塔、寺庙数以千计。最近以来，世俗崇尚浮华，不以正心诚意为人生的重要内容，却更加争相比赛奢侈。木材、竹料、铜铁、绸缎的消耗浪费没有限制。对神祇并无益处，对百姓却有伤害。如不加以禁止，流弊不会自动停止。请下令从今以后，如有打算铸铜像和建造宝塔、寺庙的人，都应事先呈报，等批准后才可以动工。”文帝刘义隆下诏同意。萧摹之是萧思话的堂叔。

[25]魏秦州刺史薛谨击吐没骨，灭之。

[25]北魏秦州刺史薛谨，袭击吐没骨部落，彻底消灭了该部落。

[26]杨难当释杨保宗之囚，使镇童亭。

[26]氐王杨难当，释放了被囚禁的侄儿杨保宗，命令他镇守童亭。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三卷

宋纪五 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元嘉十三年（丙子、436）

宋纪五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丙子，公元436年）

[1]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会。

[1]春季，正月，癸丑朔（初一），刘宋文帝患病，不举行朝会。

[2]甲寅，魏主还宫。

[2]甲寅（初二），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

[3]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贡于魏，请送侍子。魏主不许，将举兵讨之；壬辰，遣使者十余辈诣东方高丽等诸国告谕之。

[3]二月，戊子（初六），北燕王冯弘派使臣向北魏进贡，请求允许立即送太子冯王仁充当人质。拓跋焘拒绝，并准备兴兵讨伐北燕。壬辰（初十），北魏派出使节十余人，分别前往东方高句丽等国，告诉北魏将对北燕采取军事行动。

[4]司空、江州刺史、永公檀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刘湛说司徒义康，以为“宫车一日晏驾，道济不复可制。”会帝疾笃，义康言于帝，召道济入朝。其妻向氏谓道济曰：“高世之勋，自古所忌。今无事相召，祸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间，将遣还，已下渚。未发；会帝疾动，义康矫诏召道济入祖道，因执之。三月，己未，下诏称：“道济潜散金货，招诱剽猾，因朕寝疾，规肆祸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植等十一人诛之，唯宥其孙孺。又杀司空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皆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人比之关、张。

[4]刘宋司空、江州刺史、永公檀道济，在刘裕时代就立下奇功，享有很重的威名。他左右心腹战将都身经百战，几个儿子都有才气，刘宋文帝对他又猜忌又畏惧。这时，文帝久病不愈，领军将军刘湛劝说司徒刘义康说：“皇上一旦驾崩，檀道济将不可控制。”正巧文帝的病情加重，刘义康劝说文帝，征召檀道济入京朝见。檀道济的妻子向氏对他说：“高于当世的功勋大臣，自古以来都易被猜忌。如今没有战事却召你入京，大祸降临了。”檀道济来到建康以后，文帝留他在京一

个多月。文帝病情稍稍好转，就要遣送他回到任所，船已下到码头，还没有出发。而文帝的病情突然加重，刘义康假传圣旨召回檀道济到祭祀路神的地方，声称为他设宴饯行，将他逮捕。三月，己未（初八），刘宋文帝下诏称："檀道济暗中散发金银财物，招募地痞无赖。乘我病重之时，图谋不轨。"将檀道济交到专管司法的廷尉处理，连同他的儿子、给事黄门侍郎檀植等十一人，一并诛杀，仅仅饶恕了他年幼的孙子。同时，又杀死了司空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他们都是檀道济的心腹爱将，勇猛善战，当时的人把他们比作关羽、张飞。

道济见收，愤怒，目光如炬，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喜曰："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

檀道济被逮捕时，怒不可遏，两道目光象火炬一样，把头巾狠狠地摔在地上说："你们是在毁坏你们自己的万里长城！"北魏人听到檀道济被杀的消息非常高兴，都说："檀道济死了，东吴那些竖子就没有值得我们忌惮的了。"

庚申，大赦；以中军将军南谯王义宣为江州刺史。

庚申（初九），刘宋大赦天下。朝廷任命中军将军、南谯王刘义宣为江州刺史。

[5]辛未，魏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将精骑一万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婴帅辽西诸军会之。

[5]辛未（二十日），北魏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统率精锐骑兵一万人，讨伐北燕。平州刺史拓跋婴，率领辽西各路军队与娥清等会师。

[6]氐王杨难当自称大秦王，改元建义。立妻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犹贡奉宋、魏不绝。

[6]氐王杨难当自称大秦王，改年号为建义。封正室为王后，封世子为太子，仿照天子的制度设置文武百官。然而，他仍然向刘宋和北魏进贡，从不停止。

[7]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

[7]夏季，四月，北魏大将娥清、古弼围攻北燕的白狼城，一举攻克。

高丽遣其将葛卢孟光将众数万随阳伊至和龙迎燕王。高丽屯于临川。燕尚书令郭生因民之惮迁，开城门纳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丽兵入自东门，与生战于阙下，生中流矢死。葛卢孟光入城，命军士脱弊褐，取燕武库精仗以给之，大掠城中。

高丽派遣将领葛卢孟光率领几万部众，随同北燕的使臣阳伊来到和龙迎接北燕王冯弘。然后高丽军队屯驻在临川。北燕尚书令郭生因为百姓不愿迁徙他乡，开启城门迎接城外的北魏军，魏军却以为北燕故意诱敌深入，不敢进城。郭生于是指挥军队，进攻冯弘。冯弘开启东门迎接高丽军入城，与郭生的叛军在皇宫前会战，郭生身中流箭阵亡。葛卢孟光率军进入和龙城，他命令高丽将士脱掉身上的破军衣，夺取了北燕的军械库和国库，重新武装自己的军队，在和龙城中大肆抢劫。

五月，乙卯，燕王帅龙城见户东徒，焚宫殿，火一旬不灭；令妇人被甲居中，阳伊等勒精兵居外，葛卢孟光帅骑殿后，方轨而进，前后八十余里。古弼部将高苟子帅骑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闻之，怒，槛车征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为门卒。

五月，乙卯（初五），冯弘率领和龙城中所有的居民向东迁徒。临走前，北燕军纵火焚烧了宫殿，大火烧了十天还不曾熄灭。北燕逃亡的队伍中，由妇女身披铠甲在大军中间，阳伊等率精兵在外，高句丽的将领葛卢孟光率领骑兵殿后，组成方阵前进，前后长达八十余里。北魏安西将军古弼的部将高苟子打算率领骑兵追赶，古弼当时酩酊大醉，拔出佩刀阻止高苟子，因此，冯弘等得以逃脱。北魏国主拓跋焘听说后，怒不可止，把古弼和娥清装入囚车，押返平城，二人都罢黜官职。贬为看门士卒。

戊午，魏主遣散骑常侍封拨使高丽，令送燕王。

戊午（初八日），拓跋焘派散骑常侍封拨出使高丽，命令他们把冯弘送往北魏。

[8]丁卯，魏主如河西。

[8]丁卯（十七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河西。

[9]六月，诏宁朔将军萧汪之将兵讨程道养；军至口，帛氐奴请降。道养兵败，还入山。

[9]六月，刘宋文帝下诏，命宁朔将军萧汪之率兵讨伐程道养。萧汪之的军队开到口，帛氏奴投降。随即，程道养兵败，又潜入山。

[10]赫连定之西迁也，杨难当遂据上。秋，七月，魏主遣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尚书令刘督河西、高平诸军以讨之，先遣平东将军崔赜赍诏书谕难当。

[10]前夏王赫连定西迁以后，氐王杨难当就占据了上。秋季，七月，北魏国主拓跋焘派遣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和尚书令刘等人督率河西、高平的各路军队讨伐杨难当。在大军开进以前，拓跋焘先派平东将军崔赜，携带皇帝诏书，晓谕杨难当。

[11]魏散骑侍郎游雅来聘。

[11]北魏散骑侍郎游雅到刘宋访问。

[12]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谥曰晋恭思皇后，葬以晋礼。

[12]己未（初十），刘宋零陵王的母亲、太妃褚灵媛去世。刘宋朝廷追加谥号称晋恭思皇后，用东晋皇家的礼节和仪式安葬她。

[13]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13]八月，北魏国主拓跋焘在河西狩猎。

[14]魏主遣广平公张黎发定州兵一万二千通莎泉道。

[14]北魏国主拓跋焘派广平公张黎征调定州的军队一万二千人，开通莎泉大道。

[15]九月，庚戌，魏乐平王丕等至略阳；杨难当惧，请奉诏，摄上守兵还仇池。诸将议以为："不诛其豪帅，军还之后，必相聚为乱。又，大众远出，不有所掠，无以充军实，赏将士。"丕将从之，中书侍郎高允参丕军事，谏曰："如诸将之谋，是伤其向化之心；大军既还，为乱必速。"丕乃止，抚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陇遂安。难当以其子顺为雍州刺史，镇下辨。

[15]九月，庚戌（初二），北魏乐平王拓跋丕的大军抵达洛阳。杨难当这才感到恐慌，言请接受诏令，把驻守在上的军队撤回仇池。北魏军各将领讨论，一致认为："不杀掉这个凶悍的首领，等我们班师以后，他们一定会重新集结作乱。另外，我们大军离家远征，如果不掠夺些财物，无法补充军饷，也无法犒赏将士。"拓跋丕打算听从众将的意见。中书侍郎高允正在军中担任拓跋丕的军事参谋，他劝阻拓跋丕

说：“如果听从诸位将领的意见，就会伤害他们归化朝廷的心意；大军班师后，叛乱必将来得更快。”拓跋丕才打消进攻的念头，妥善地安抚新近归附的部落，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秦陇地区于是民心安定。杨难当任命他的儿子杨顺为雍州刺史，驻守下辨。

[16]高丽不送燕王于魏，遣使奉表，称“当与冯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丽违诏，议击之，将发陇右骑卒，刘曰：“秦、陇新民，且当优复，俟其饶实，然后用之。”乐平王丕曰：“和龙新定，宜广修农桑以丰军实，然后进取，则高丽一举可灭也。”魏主乃止。

[16]高丽不把北燕王冯弘送交给北魏，并且派使臣携带奏疏出使北魏，请求：“准许跟冯弘同时接受朝廷的教化。”拓跋焘根据高丽违反朝廷命令的种种表现，与群臣讨论讨伐高丽，要征调陇右的精锐骑兵。刘说：“秦、陇地区新近归附，应当减免那里的赋役，等他们富庶充实以后，再加以使用。”乐平王拓跋丕说：“和龙新近平定，应当大力发展农桑来充实军备，然后再进一步攻取，高丽就可以被我们一举消灭了。”拓跋焘于是放弃了进攻的计划。

[17]癸丑，封皇子浚为始兴王，骏为武陵王。

[17]癸丑（初五），刘宋文帝封皇子刘浚为始兴王，刘骏为武陵王。

[18]冬，十一月，己酉，魏主如阳，驱野马于云中，置野马苑；闰月，壬子，还宫。

[18]冬季，十一月，己酉（初一），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阳，驱赶野马到云中，在那里设置了野马苑。闰十一月，壬子（初五），拓跋焘回宫。

[19]初，高祖克长安，得古铜浑仪，仪状虽举，不缀七曜。是岁，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径六尺八分，以水转之，昏明中星与天相应。

[19]当初，刘裕攻克长安时，得到了一部古人制作的铜质浑天仪。浑天仪的构架虽然完整，但七星已经残缺。这一年，文帝诏令太史令钱乐之重新铸造浑天仪，直径六尺八分，用水作为动力旋转，仪上的星象，日出、日落和日中时与天上的星象相对应。

[20]柔然与魏绝和亲，犯魏边。

[20]柔然汗国与北魏断绝了和亲友好关系，开始骚扰北魏的边境。

[21]吐谷浑惠王慕卒，弟慕利延立。

[21]吐谷浑汗国可汗慕容慕去世，他的弟弟慕容慕利延继承汗位。

十四年（丁丑、437）

十四年（丁丑，公元437年）

[1]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长孙嵩卒。

[1]春季，正月，戊子（十二日），北魏北平王长孙嵩去世。

[2]辛卯，大赦。

[2]辛卯（十五日），刘宋实行大赦。

[3]二月，乙卯，魏主如幽州。三月，丁丑，魏主以南平王浑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和龙。己卯，还宫。

[3]二月，乙卯（初九），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幽州。三月，丁丑（初二），拓跋焘任命南平王拓跋浑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守和龙。己卯（初四），拓跋焘回宫。

[4]帝遣散骑常侍刘熙伯如魏议纳币，会帝女亡而止。

[4]刘宋文帝派遣散骑常侍刘熙伯出使北魏，商量公主出嫁的事宜。正巧公主去世，因而停止。

[5]夏，四月，赵广、张寻、梁显等各帅众降；别将王道恩斩程道养，送首，余党悉平。丁未。以辅国将军周籍之为益州刺史。

[5]夏季，四月，益州叛民领袖赵广、张寻、梁显等人帅众投降了朝廷。别将王道恩斩杀了程道养，送程道养的人头进京，程道养的余党被平定。丁未（初二），刘宋朝廷任命辅国将军周籍之为益州刺史。

[6]魏主以民官多贪，夏，五月，己丑，诏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于是奸猾专求牧宰之失，迫胁在位，横于闾里；而长吏咸降心待之，贪纵如故。

[6]北魏国主拓跋焘认为地方郡守、县令大多贪赃枉法。夏季，五月，己丑（十五日），拓跋焘下诏，命令官吏和百姓可以检举告发地方郡守、县令贪污不法的行为。从此，地方一些地痞流氓乘机专挑地

方官的过失，威胁要挟在位的地方官，在民间横行。地方官则自低身分对待这些人，照样贪赃枉法。

[7]丙申，魏主如云中。

[7]丙申（二十二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云中。

[8]秋，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等讨山胡白龙余党于西河，灭之。

[8]秋季，七月，戊子（十五日），北魏永昌王拓跋健等讨伐山胡部落酋长白龙的余党所据守的西河，彻底消灭了他们。

[9]八月，甲辰，魏主如河西；九月，甲申，还宫。

[9]八月，甲辰（初一），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河西。九月，甲申（十二日），拓跋焘回宫。

[10]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浑王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10]丁酉（二十五日），拓跋焘派使臣出使吐谷浑汗国，封新即位的吐谷浑可汗慕容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为西平王。

[11]冬，十月，癸卯，魏主如云中；十一月，壬申，还宫。

[11]冬季，十月，癸卯（初一），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云中。十一月，壬申（初一），回宫。

[12]魏主复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金帛使西域，招抚九国。琬等至乌孙，其王甚喜，曰："破落那、者舌二国皆欲称臣致贡于魏，但无路自致耳，今使君宜过抚之。"乃遣导译送琬诣破落那，明诣者舌。旁国闻之，争遣使者随琬等入贡，凡十六国，自是每岁朝贡不绝。

[12]北魏国主拓跋焘再次派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携带大批金银绸缎出使西域，招抚西域九国。董琬等人来到乌孙，乌孙国王大为欢喜，说："破落那、者舌二国，也都想向魏国称臣进贡，可是没有门路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向，如今你们应绕道前往安抚他们。"于是，乌孙国王特派向导兼翻译送董琬前往破落那，高明前往者舌。邻近其他国家听到这个消息，也争先恐后地派遣使臣，随同董琬等人一道向北魏进贡，共有十六国之多。从此以后，西域各国每年都到北魏朝贡，从不停止。

[13]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诣平城谢，且问公主所宜称。魏主使群臣议之，皆曰："母以子贵，妻从夫爵。牧犍母宜称河西国太后，公主于其国称王后，于京师则称公主。"魏主从之。

[13]北魏国主拓跋焘把他的妹妹武威公主嫁给北凉王沮渠牧犍。沮渠牧犍派右相宋繇携带奏书前往平城谢恩，并请教将来怎么称呼武威公主。拓跋焘让大臣们讨论，都说："母以子贵，妻随夫爵。沮渠牧犍的母亲应称为河西国太后，武威公主在河西国内应称作王后，在京师则仍旧称为公主。"拓跋焘同意。

初，牧犍娶凉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与其母尹氏迁居酒泉。顷之，李氏卒，尹氏抚之，不哭，曰："汝国破家亡，今死晚矣。"牧犍之弟无讳镇酒泉，谓尹氏曰："后诸孙在伊吾，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测其意，绐之曰："吾子孙漂荡，托身异域；馀生无几，当死此，不复为毡裘之鬼也。"未几，潜奔伊吾。无讳遣骑追及之，尹氏谓追骑曰："沮渠酒泉许吾归北，何为复追！汝取吾首以往，吾不复还矣。"追骑不敢逼，引还。尹氏卒于伊吾。

当初，沮渠牧犍娶西凉武昭王李的女儿为妻。现在，北魏的公主下嫁，李氏与她的母亲迁居酒泉。不久，李氏去世，她的母亲尹氏抚摸她的尸体，却不曾恸哭，说："你国破家亡，今天才死，太晚了。"当时，沮渠牧犍的弟弟沮渠无讳镇守酒泉，对尹氏说："您的几个孙儿都在伊吾，您是否打算投奔他们去呢？"尹氏没有揣测出沮渠无讳的真实用意，就欺骗他说："我的子孙们到处逃亡，流落天涯，在他乡异域寄身。我还能活几天，就死在这儿吧，不再去当游牧地区的野鬼了。"不久，尹氏偷偷地投奔伊吾。沮渠无讳派骑兵追上了她，尹氏对追赶她的骑兵说："沮渠无讳允许我回到北方，为什么还要派兵追赶。你拿我的人头回去交差吧，我不会再回去了。"追兵不敢逼迫，只好返回。尹氏在伊吾去世。

牧犍遣将军沮渠旁周入贡于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书李顺赐其侍臣衣服，并征世子封坛入侍。是岁，牧犍遣封坛如魏，亦遣使诣建康，献杂书及敦煌赵所撰《甲寅元历》，并求杂书数十种，帝皆与之。

沮渠牧犍派将军沮渠旁周向北魏进贡。北魏国主拓跋焘派侍中古弼、尚书李顺赐赏北凉侍从臣僚衣服，并征召北凉世子沮渠封坛到京师平城充当人质。这一年，北凉王沮渠牧犍派遣沮渠封坛到平城。同时也遣使前往刘宋都城建康，呈献各种书籍以及敦煌人赵撰写的《甲寅元历》，并索取杂书数十种，文帝都满足了他们。

李顺自河西还，魏主问之曰："卿往年言取凉州之策，朕以东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龙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对曰："臣畴昔所言，以今观之，私谓不谬。然国家戎车屡动，士马疲劳，西征之议，请俟他年。"魏主乃止。

北魏尚书李顺从北凉回国，拓跋焘问他说："你当年提出的攻取北凉的计划，我当时因为正对燕国用兵，没有来得及实行。如今和龙已经平定，我打算立即在年内西征，你看怎么样？"李顺回答说："我当年说的那番话，用今天的形势来验证，我自以为没有错误。但是国家频频兴兵，东征西讨，士卒和战马都疲劳不堪，西征的计划，还是请推迟几年再说。"拓跋焘同意了。

十五年（戊寅、438）

十五年（戊寅，公元438年）

[1]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浑王慕利延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

[1]春季，二月，丁未（初七），刘宋朝廷任命吐谷浑可汗慕容慕利延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兼任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封陇西王。

[2]三月，癸未，魏主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

[2]三月，癸未（十三日），北魏国主拓跋焘下诏命令五十岁以下的和尚，一律还俗。

[3]初，燕王弘至辽东，高丽王琏遣使劳之曰："龙城王冯君，爰适野次，士马劳乎？"弘惭怒，称制让之；高丽处之平郭，寻徙北丰。弘素侮高丽，政刑赏罚，犹如其国；高丽乃夺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为质。弘怨高丽，遣使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驹等迎之，并令高丽资遣。高丽王不欲使弘南来，遣将孙漱、高仇等杀弘于北丰，并其子孙十余人，谥弘曰昭成皇帝。白驹等帅所领七千馀人掩讨漱、仇，杀

仇，生擒漱。高丽王以白驹等专杀，遣使执送之。上以远国，不欲违其意，下白驹等狱，已而原之。

[3]当初，北燕王冯弘来到辽东以后，高丽王高琏派遣使臣慰劳他说：“龙城王冯君，光临敝国荒郊，人马都很劳苦吧？”冯弘又惭愧又恼怒，以国王的身份斥责高琏。高丽把冯弘安置在平郭，不久，又迁往北丰。冯弘一向轻侮高丽，政务刑法，奖励惩罚，仍然象在北燕国一样。高丽于是强行夺走了冯弘的侍从，逼迫北燕的太子冯王仁作人质。冯弘怨恨高丽，派使臣到刘宋请求迎他南下。刘宋文帝派使臣王白驹等迎接冯弘一行，并令高丽出资遣送。高丽王高琏不愿放冯弘南下，就派他手下的将领孙漱、高仇等人，在北丰杀掉了冯弘及其子孙十余人。追赠冯弘谥号为昭成皇帝。刘宋使臣王白驹等率领七千多人讨伐孙漱、高仇，斩杀了高仇，生擒孙漱。高琏认为王白驹在他的国土上擅自杀害他的大将，派人逮捕王白驹，遣送回国。文帝认为高丽是远方小国，不愿让高琏失望，就把王白驹等人关进监狱。不久宽恕了他们。

[4]夏，四月，纳故黄门侍郎殷淳女为太子劭妃。

[4]夏季，四月，刘宋文帝迎娶已故黄门侍郎殷淳的女儿，为太子刘劭的正妃。

[5]五月，戊寅，魏大赦。

[5]五月，戊寅（初九），北魏实行大赦。

[6]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东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将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复分中道为二：陈留王崇从大泽向涿邪山，魏主从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不见柔然而还。时漠北大旱，无水草，人马多死。

[6]丙申（二十七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五原。秋季，七月，拓跋焘从五原向北进攻，讨伐柔然汗国。拓跋焘命令乐平王拓跋丕督率十五个将领从东路出兵；永昌王拓跋健督率十五个将领从西路出兵；拓跋焘则亲自率军从中路进攻。大军开到浚稽山，又分中路军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陈留王拓跋崇率领，从大泽直指涿邪山，一部分由拓跋焘统率，从浚稽一直向北，直奔天山。再向西登上白阜山，没有发现柔然汗国的部落，班师回国。当时漠北发生严重的旱灾，没有水草，北魏军中的人和马匹死亡很多。

[7]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7]冬季，十一月，丁卯朔（初一），发生日食。

[8]十二月，丁巳，魏主至平城。

[8]十二月，丁巳（二十二日），北魏国主拓跋焘抵达平城。

[9]豫章雷次宗好学，隐居庐山。尝征为散骑侍郎，不就。是岁，以处士征至建康，为开馆于鸡笼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艺文，使丹杨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并次宗儒学为四学。元，灵运之从祖弟也。帝数幸次宗学馆，令次宗以巾侍讲，资给甚厚。又除给事中，不就。久之，还庐山。

[9]刘宋豫章人雷次宗勤奋好学，隐居在庐山。刘宋朝廷曾经征召他为散骑侍郎，他拒绝入仕。这一年，雷次宗以隐士的身份，被征召到首都建康。朝廷在鸡笼山为他开设学馆，让他招聚学生，讲授学业。刘宋文帝素来喜欢文学艺术，特命丹杨尹、庐江人何尚之专设玄学，命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设立史学，命司徒参军谢元开设文学，加上雷次宗的儒学并称为“四学”。谢元是谢灵运的族弟。文帝多次临幸雷次宗的学馆，命令雷次宗不必穿朝服为皇上讲授儒学。赏赐的财物特别丰厚。文帝又任命雷次宗为给事中，雷次宗拒绝。过了很久，雷次宗回到庐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臣司马光曰：《易经》说：“贤明的人大多都熟知前人的教诲，接受过去的经验，用来培养自己的德性。”孔子曾说：“辞意通达便可以了。”然而，史学是儒学的一部分，文学只是儒学的余事。至于老子、庄子的虚无学说，则根本不可以讲授和传播。做学问的人，是在于追求真理。而天下的真理没有第二个，怎么可以有“四学”呢！

[10]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期为断；吏不苟免，民有所系。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间，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

[10]刘宋文帝性情宽厚仁慈，恭谨勤俭，勤奋刻苦，从不荒怠朝廷政务。他遵循法规而不苛刻，对人宽容却不放纵。朝廷的文武百官都能久居职位。郡守、县宰也都以六年为一任期。官吏不轻易免职，百姓才有所依托。三十年间，刘宋境内，平安无事，人口繁盛。至于租赋徭役，从不增加，只收取常赋，从不额外征收。百姓早晨出去耕作，晚上回家休息，可以随意做事，安居乐业。乡里街巷之间，读书的声音不绝于耳。士大夫重视操守，乡下人也讨厌轻薄无识的人。江左的风俗，在这个时代最为美好。后代评论前世政治得失的人，都称道元嘉治世。

十六年（己卯、439）

十六年（己卯，公元439年）

[1]春，正月，庚寅，司徒义康进位大将军、领司徒，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进位司空。

[1]春季，正月，庚寅（二十五日），刘宋朝廷提升司徒刘义康为大将军，仍兼任司徒职务；提升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为司空。

[2]魏主如定州。

[2]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定州。

[3]初，高祖遗诏，令诸子次第居荆州。临川王义庆在荆州八年，欲为之选代，其次应在南谯王义宣。帝以义宣人才凡鄙，置不用；二月，己亥，以衡阳王义季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季尝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盘于游畋，古人所戒。今阳和布气，一日不耕，民失其时，柰何以从禽之乐而驱斥老农也！"义季止马曰："贤者也。"命赐之食，辞曰："大王不夺农时，则境内之民皆饱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独受大王之赐乎！"义季问其名，不告而退。

[3]当初，刘宋武帝有遗诏，命令他的几个儿子依照长幼次序，驻守荆州。这时，临川王刘义庆在荆州已经有八年了，朝廷打算另选一个亲王代替他。按照顺序，应该派南谯王刘义宣。刘宋文帝却认为刘义宣的人品和才能都很平庸低下，不予任用。二月，己亥（初五），文帝任命衡阳王刘义季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刘义季曾经在春天外出打猎，有个老农夫身披苫衣，在田中耕种，不肯回避。刘义季的左右侍从斥责老农，老农说："游猎取乐，古人深以为

戒。如今天暖气湿，一天不耕种，百姓就会错过农时，怎么可以放纵狩猎的快乐，而驱赶勤于耕作的老农呢？”刘义季听罢，勒住马缰说：“他是贤人！”命令左右亲信赐给老农食物，老农拒绝说：“大王您不侵夺农时，境内的百姓都可以吃饱大王赐予的饮食，我老汉怎么敢独自领受您的赏赐呢！”刘义季询问老农夫的姓名，农夫不肯回答，告退。

[4]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上洛太守镡长生弃郡走。

[4]三月，北魏雍州刺史葛那进攻刘宋所属的上洛。刘宋上洛太守镡长生放弃郡城逃走。

[5]辛未，魏主还宫。

[5]辛未（初七），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

[6]杨保宗与兄保显自童亭奔魏。庚寅，魏主以保宗为都督陇西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镇上，妻以公主；保显为镇西将军、晋寿公。

[6]氐王杨难当的侄儿杨保宗与他的哥哥杨保显从驻地童亭投奔北魏。庚寅（二十六日），北魏国主拓跋焘任命杨保宗为都督陇西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镇守上。并把皇室公主嫁给他为妻。又任命杨保显为镇西将军，封晋寿公。

[7]河西王牧犍通于其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氏与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医乘传救之，得愈。魏主征李氏，牧犍不遣，厚资给，使居酒泉。

[7]北凉王沮渠牧犍与他的嫂子李氏通奸，他们兄弟三人都轮流和她相好。于是，李氏与沮渠牧犍的姐姐合谋下毒害北魏武威公主。北魏国主拓跋焘派出解毒医生乘坐驿站的马车驰往救治，才把武威公主救活。拓跋焘下令索取李氏，沮渠牧犍不肯交出，只是给李氏很多财物，命她迁居酒泉。

魏每遣使者诣西域，常诏牧犍发导护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还，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岁魏天子自来伐我，士马疫死，大败而还；我擒其长弟乐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于国。又闻可汗遣使告西域诸国，称‘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为强，若更有魏使，勿复供奉。’西域诸国颇有贰心。”使还，具以状

闻。魏主遣尚书贺多罗使凉州观虚实，多罗还，亦言牧犍虽外修臣礼，内实乖悖。

北魏每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常常命令沮渠牧犍派出向导，护送魏使走出流沙出没的大沙漠。北魏使者从西域返回，抵达武威。沮渠牧犍左右有人告诉北魏的使臣说："我们大王听到了柔然汗国的可汗大言不惭地说'去年，魏国的皇帝亲自来讨伐我们，结果士卒和战马大多染上疫病而死，大军惨败而回。我们生擒了他的长弟乐平王拓跋丕。'我们大王听说后非常高兴，在国内大肆宣传。又听说柔然汗国可汗派使臣，出使西域各国，声称：'现在魏国已经被削弱，普天之下只有我们汗国才是最强大的，如果再有魏国的使臣前来访问，你们不要供应他们。'因此，西域各国对魏国也怀有二心。"北魏使臣回国以后，把所听到的一切，汇报给朝廷。拓跋焘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北凉观察虚实。贺多罗回来，也说沮渠牧犍虽然表面上对魏称臣纳贡，内心却叛离乖张。

魏主欲讨之，以问崔浩。对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诛。官军往年北伐，虽不克获，实无所损。战马三十万匹，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常岁羸死亦不减万匹。而远方乘虚，遽谓衰耗不能复振。今出其不意，大军猝至，彼必骇扰，不知所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为然。"于是大集公卿议于西堂。

拓跋焘打算讨伐北凉，向崔浩询问对策。崔浩说："沮渠牧犍叛逆之心，早已显露，不能不杀。我军前几年北伐，虽说没有取得太大的胜利，实际上也没遭受什么损失。战马共三十万匹，算起来在征途中死伤的不满八千。平时每年正常死亡的也不少于一万匹。而远方借此便咬定我们的国力消耗殆尽，不能恢复。现在，我军出其不意，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惊恐万状，自相骚扰，不知如何是好，我们一定可以擒获敌人。"拓跋焘说："太好了，我也是这样想的。"于是，召集公卿在太极殿西堂讨论。

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然继父位以来，职贡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恶未彰，宜加恕宥。国家新征蠕蠕，士马疲弊，未可大举。且闻其土地卤瘠，难得水草，大军既至，彼必婴城固守。攻之不拔，野无所掠，此危道也。"

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都说："沮渠牧犍是西方边陲归附的下等小国，虽然心中对我们不太臣服，但是自从继位以后，每年进贡从不间断减少。朝廷也把他作为一个藩臣来看待，嫁公主给他为妻。如今，他的罪行还不十分明显，应该加以宽恕。我国最近刚刚讨伐柔然汗国归来，人马疲惫，不能够再大举兴兵征讨了。况且，我还听说，凉国的土地贫瘠，盐碱地居多，水草也不多。我们大军兵临城下，他们一定环城固守。我军久攻不克，荒郊野外也没有什么可劫掠，这可是个危险的策略。"

初，崔浩恶尚书李顺，顺使凉州凡十二返，魏主以为能。凉武宣王数与顺游宴，对其群下时为骄慢之语；恐顺泄之，随以金宝纳于顺怀，顺亦为之隐 。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议伐凉州，顺与尚书古弼皆曰："自温圉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绝无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至丈馀，春夏消释，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必乏绝。环城百里之内，地不生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斤等之议是也。"魏主乃命浩与斤等相诘难，众无复他言，但云"彼无水草"。浩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蕃？又，汉人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建郡县也。且雪之消释，仅能敛尘，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为欺诬矣。"李顺曰："耳闻不如目见，吾尝目见，何可共辩？"浩曰："汝受人金钱，欲为之游说，谓我目不见便可欺邪！"帝隐听，闻之，乃出见斤等，辞色严厉，群臣不敢复言，唯唯而已。

当初，崔浩讨厌尚书李顺。李顺出使北凉，往返共十二次，拓跋焘认为李顺有才能。当年，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多次与李顺一起游乐宴饮，沮渠蒙逊常对群臣下属说一些骄傲无礼的大话，害怕李顺泄漏给北魏朝廷，就随即把金银财宝塞进李顺的怀里，李顺也就替他隐瞒。崔浩知道后，就秘密报告给拓跋焘，拓跋焘不相信。等到这时讨论进攻北凉时，李顺和古弼都说："从温圉水以西直到姑臧，遍地都是枯石，绝对没有水草。当地人说：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几丈。春季和夏季的时候，积雪融化，从山上流下来，形成河流，当地居民就是引雪水入渠，灌溉农田。如果凉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到，一定会掘开渠口，让水流尽，我军的人马就无水可用。姑臧城方圆百里之内，土地因无水杂草不生，我军人马饥渴，也难以久留。

奚斤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拓跋焘于是让崔浩和奚斤辩论，众人再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是声称“凉州没有水草”。崔浩说：“《汉书·地理志》中讲道：‘凉州的畜产，天下最为富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殖？另外，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况且，高山冰雪融化以后，只能浸湿地皮，收敛尘土，怎么能够挖通渠道，灌溉农田呢！这种话实在是荒谬不可信。”李顺说：“耳闻不如亲眼所见。我曾经亲眼看到，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崔浩说：“你接受了人家的金钱贿赂，想要替人家说话，你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就能被你蒙蔽吗！”隐藏在屏风后面的拓跋焘听到这些话，就走出来面见奚斤等人，声音和表情都十分严厉，群臣不敢再说什么，唯唯听命而已。

群臣既出，振威将军代人伊言于帝曰：“凉州若果无水草，彼何以为国？众议皆不可用，宜从浩言。”帝善之。

文武群臣走出太极殿后，振威将军、代郡人伊对拓跋焘说：“凉州如果真的没有水草，他们怎么建立王国？大多数人说的都不可采用，您应该听崔浩的话。”拓跋焘同意他的说法。

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于西郊；六月，甲辰，发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寿辅太子晃监国，决留台事，内外听焉。又使大将军长乐王嵇敬、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将二万人屯漠南以备柔然。命公卿为书以让河西王牧犍，数其十二罪，且曰：“若亲帅群臣委贽远迎，谒拜马首，上策也。六军既临，而缚舆榇，其次也。若守迷穷城，不时悛悟，身死族灭，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夏季，五月，丁丑（十四日），拓跋焘在平城西郊训练军队。六月，甲辰（十一日），大军从平城出发。命令侍中、宜都王穆寿辅佐太子拓跋晃，主持朝政，裁决日常事务，朝廷内外都要遵从。拓跋焘又派大将军、长乐王嵇敬，以及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率领二万人，屯驻漠南，防备柔然汗国乘虚进攻。拓跋焘又命令大臣们发布文告，历数北凉王沮渠牧犍的十二项罪状，并且警告沮渠牧犍说：“你如果亲自率领群臣，远远地出来伏在地上迎接，然后在我马首跪拜请罪，这是上策；我军兵临城下，你双手反绑携带空棺出城迎接，这是中策；你要是困守孤城，不及时醒悟，就要身死族灭，受到天下最酷烈的惩罚！你要权衡利害，为自己寻一条生路。”

[8]己酉，改封陇西王吐谷浑慕利延为河南王。

[8]己酉（十六日），刘宋改封陇西王吐谷浑可汗慕容慕利延为河南王。

[9]魏主自云中济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属国城。壬午，留辎重，部分诸军，使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令刘与常山王素为前锋，两道并进；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以平西将军源贺为乡导。

[9]北魏国主拓跋焘从云中渡过黄河。秋季，己巳（初七），抵达上郡属国城。壬午（二十日），大军留下辎重，部署分派各军，命令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与尚书令刘、常山王拓跋素为前锋，分两路同时进发；又命令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备军；又命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

魏主问贺以取凉州方略，对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鲜卑，皆臣祖父旧民，臣愿处军前，宣国威信，示以祸福，必相帅归命。外援既服，然后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

拓跋焘曾向源贺询问攻取北凉的作战方案，源贺回答说："姑臧城的旁边有四个鲜卑族部落，都是我祖父的老部下，我愿意在大军未到之前，向他们宣扬我国的威信，分析祸福利害，他们一定会相继归降。城外的援军一旦瓦解，然后攻取孤城，就易如反掌了。"拓跋焘说："太好了！"

八月，甲午，永昌王健获河西畜产二十余万。

八月，甲午（初二），北魏永昌王拓跋健缴获北凉的各种牲畜共二十余万头。

河西王牧犍闻有魏师，惊曰："何为乃尔！"用左丞姚定国计，不肯出迎，求救于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将军董来将兵万余人出战于城南，望风奔溃。刘用卜者言，以为日辰不利，敛兵不追，董来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

北凉王沮渠牧犍听说北魏大军前来的消息，大吃一惊，说："怎么会是这样！"随后，他采用了左丞相姚定国的计策，不肯出城迎接，却向柔然汗国请求救兵。沮渠牧犍派他的弟弟征南大将军沮渠董来统兵一万多人，在城南出城迎战北魏军，北凉军望风崩溃。北魏前锋将领

刘听信占卜人的预言，以为日子不吉利，所以召回军队没有乘胜追击，沮渠董来才得以逃进姑臧城。拓跋焘因此对刘十分恼怒。

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谕牧犍令出降。牧犍闻柔然欲入魏边为寇，冀幸魏主东还，遂婴城固守；其兄子祖逾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军围之。源贺引兵招慰诸部下三万余落，故魏主得专攻姑臧，无复外虑。

丙申（初四），北魏国主拓跋焘抵达姑臧城下，派人通知沮渠牧犍，让他迅速出城投降。沮渠牧犍听说柔然汗国就要进攻北魏的边境，所以他还希望拓跋焘率军东还，援救国内。于是，沮渠牧犍命令将士绕城固守。沮渠牧犍的侄儿沮渠祖，翻越城墙投降了北魏军。拓跋焘于是了解了北凉的真实情况，拓跋焘分军包围了姑臧城。源贺率兵招抚了他祖父的旧部三万多个帐落，所以拓跋焘得以集中全力攻城，没有顾虑。

魏主见姑臧城外水草丰饶，由是恨李顺，谓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验矣。”对曰：“臣之言不敢不实，类皆如此。”

拓跋焘看到姑臧城外水草茂盛，由此痛恨李顺，对崔浩说：“你当年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崔浩回答说：“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

魏主之将伐凉州也，太子晃亦以为疑。至是，魏主赐太子诏曰：“姑臧城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故有此敕，以释汝疑。”

拓跋焘决计讨伐北凉，太子拓跋晃有些疑虑。这时，拓跋焘在诏书中告诉他：“姑臧城西门外边，有源源涌出的泉水，一直与北门外的泉水相接，水流之大，就象一条河。除供灌溉农田外，其余都顺着沟渠流到沙漠之中，因此这一带没有干田燥地。特意敕书告诉你，以解除你的疑虑。”

[10]庚子，立皇子铄为南平王。

[10]庚子（初八），刘宋立皇子刘铄为南平王。

[11]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万年帅所领降魏。姑臧城溃，牧犍帅其文武五千人面缚请降；魏主释其缚而礼之。收其城内户口二十

余万，仓库珍宝不可胜计。使张掖王秃发保周、龙骧将军穆罴、安远将军源贺分徇诸郡，杂胡降者又数十万。

[11]九月，丙戌（二十五日），北凉王沮渠牧犍的侄儿沮渠万年率领他的部众投降北魏。姑臧城随即被北魏军攻陷，沮渠牧犍率领文武官员五千人，双手反绑，亲自请降。拓跋焘解开沮渠牧犍的绳索，以礼相待。共接收姑臧城内的居民二十余万户，仓库中的珍奇异宝不可胜数。拓跋焘又命令张掖王秃发保周、龙骧将军穆罴、安远将军源贺，分别向地方各郡宣布消息，各族胡人投降北魏的又有几十万。

初，牧犍以其弟无讳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领酒泉太守，宜得为秦州刺史、都督丹岭以西诸军事、领张掖太守，安周为乐都太守，从弟唐儿为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镇南将军代人奚眷击张掖，镇北将军封沓击乐都；宜得烧仓库，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浑，封沓掠数千户而还。奚眷进攻酒泉，无讳、宜得收遗民奔晋昌，遂就唐儿于敦煌。魏主使弋阳公元守酒泉，及武威、张掖皆置将守之。

当初，沮渠牧犍任命他的弟弟沮渠无讳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兼任酒泉太守；任命沮渠宜得为秦州刺史、都督丹岭以西诸军事，兼任张掖太守；任命沮渠安周为乐都太守；还任命他的堂弟沮渠唐儿为敦煌太守。等到姑臧城被攻陷，北魏国主拓跋焘，派镇南将军、代郡人奚眷袭击张掖；派镇北将军封沓进攻乐都。沮渠宜得烧毁仓库，向西逃往酒泉；沮渠安周则向南逃往吐谷浑。封沓裹胁数千户居民班师，奚眷则继续进攻酒泉，酒泉太守沮渠无讳与沮渠宜得一道，招集残部投奔晋昌，又前往敦煌投奔沮渠唐儿。拓跋焘命令戈阳公元驻守酒泉，武威、张掖两城也分别遣将驻守。

魏主置酒姑臧，谓群臣曰：“崔公智略有余，吾不复以为奇。伊弓马之士，而所见乃与崔公同，深可奇也。”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马，而性忠谨，故魏主特爱之。

拓跋焘在姑臧城大宴群臣，他对文武百官们说：“崔公足智多谋，我已经不再感到新奇。伊是一个擅长骑马射箭的武夫，他的见识竟能与崔公相同，实在是令人惊奇。”伊善长射箭，力气也很大，能拖着牛倒着走，跑起来，能够赶上奔腾的马。同时伊又十分忠诚谨慎，拓跋焘特别喜爱他。

魏主之西伐也，穆寿送至河上，魏主敕之曰：“吴提与牧犍相结素深，闻朕讨牧犍，吴提必犯塞，朕故留壮兵肥马，使卿辅佐太子。收田既毕，即发兵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虏至，引使深入，然后击之，无不克矣。凉州路远，朕不得救，卿勿违朕言！”寿顿首受命。寿雅信中书博士公孙质，以为谋主。寿、质皆信卜筮，以为柔然必不来，不为之备。质，轨之弟也。

拓跋焘即将率军西征时，宜都王穆寿一直送他到黄河岸边。拓跋焘告诫他说：“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吴提与沮渠牧犍交情很深，他听说我要征讨沮渠牧犍，一定会来进犯我国边境，所以我故意留下精兵和壮马，使你辅佐太子。等到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我立即发兵征讨漠南，我军分别潜伏在要害地区，等待柔然贼兵到来，再诱敌深入，然后攻击他们，必能全部攻克。凉州离国内太远，我不能救你的危难，你千万不要违背我的嘱咐。”穆寿叩头接受了命令。穆寿一向信任中书博士公孙质，就把他当做自己的谋士。而穆寿、公孙质二人都相信占筮卜卦，认为柔然汗国的军队一定不会前来进犯，因此不加防备。公孙质是公孙轨的弟弟。

柔然敕连可汗闻魏主向姑臧，乘虚入寇，留其兄乞列归与嵇敬、建宁王崇相拒于北镇。自帅精骑深入，至善无七介山，平城大骇，民争走中城。穆寿不知所为，欲塞西郭门，请太子避保南山，窦太后不听而止。遣司空长孙道生、征北大将军张黎拒之于吐颓山。会嵇敬、建宁王崇击破乞列归于阴山之北，擒之，并其伯父他吾无鹿胡及将帅五百人，斩首万余级。敕连闻之，遁去，追至漠南而还。

柔然汗国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听说拓跋焘西征姑臧，立即乘北魏国内空虚，大举入侵。当时，郁久闾吴提留他的哥哥郁久闾乞列归与北魏长乐王嵇敬、建宁王拓跋崇在北镇相持。郁久闾吴提自己则亲自率兵深入北魏腹地，直抵善无的七介山。北魏平城居民大为惊恐，争相逃进内城。穆寿不知所措，打算堵塞西城门，请太子拓跋晃逃往南山躲避，窦太后不让他这样处理，才告停止。随即，穆寿派遣司空长孙道生、征北大将军张黎在吐颓山阻击敌人。正巧赶上嵇敬和建宁王拓跋崇在阴山北面击败了郁久闾乞列归的军队，并生擒郁久闾乞列归及其伯父郁久闾他吾无鹿胡，以及柔然的将领五百人，斩杀士卒一万多

人。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吴提听说后，率部逃走。北魏的军队一直追到漠南才返回。

冬，十月，辛酉，魏主东还，留乐平王丕及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凉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万户于平城。

冬季，十月，辛酉（初一），北魏国主拓跋焘东返，留下乐平王拓跋丕以及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守凉州，强行迁徙沮渠牧犍王室以及北凉的官员和老百姓共三万户到平城。

[12]癸亥，秃发保周帅诸部鲜卑据张掖叛魏。

[12]癸亥（初三），北魏张掖王秃发保周，据守张掖叛变。

[13]十二月，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须眉，好读书，便弓马，喜延宾客；意之所欲，上必从之，东宫置兵与羽林等。

[13]十二月，乙亥（十六日），刘宋太子刘劭举行冠礼，大赦天下。刘劭眉目清秀，喜欢读书，擅长骑马射箭，喜爱延接宾客。只要他有所要求，文帝都满足。于是刘劭在东宫设置亲兵的数目与羽林军相等。

[14]壬午，魏主至平城，以柔然入寇，无大失亡，故穆寿等得不诛。魏主犹以妹婿待沮渠牧犍，征西大将军、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之礼；武宣王置守冢三十家。

[14]壬午（二十三日），北魏国主拓跋焘返回平城。因柔然汗国的进攻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和伤亡，所以没有处决宜都王穆寿等人。拓跋焘仍把沮渠牧犍当作妹婿来对待，仍命沮渠牧犍象过去一样担任征西大将军、河西王。沮渠牧犍的母亲去世，拓跋焘下令用太妃的礼仪安葬。另外，又为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专门设置守冢户三十家。

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学，以敦煌阚为姑臧太守，张湛为兵部尚书，刘、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金城宋钦为世子洗马，赵柔为金部郎，广平程骏、骏从弟弘为世子侍讲。魏主克凉州，皆礼而用之，以阚、刘为乐平王丕从事中郎。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往从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谓程弘曰：“贵主居僻陋之国而淫名僭礼，以小事大而心不纯壹，外慕仁义而实无道德，其亡可翘足待也。吾将择木，先集于魏；与子暂违，非久阔也。”遂适魏。岁馀而牧犍败。魏主以叟为先识，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河内常爽，世寓

凉州，不受礼命，魏主以为宣威将军。河西右相宋繇从魏主至平城而卒。

凉州自从前凉国建立以来，一直号称人才济济。沮渠牧犍尤其喜欢文学，任命敦煌人阚为姑臧太守，张湛为兵部尚书，刘、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金城人宋钦为世子洗马，赵柔为金部郎，广平人程骏，以及程骏的堂弟程弘为世子侍讲。拓跋焘攻克凉州以后，对这些士大夫都以礼相待，因才而用。于是，拓跋焘任命阚、刘为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安定人胡叟自幼便才华横溢，前往姑臧为沮渠牧犍效力，沮渠牧犍却不十分重视他。胡叟对程弘说："贵国的主人身居穷乡僻壤的小国，却敢滥用名分，超越礼制；以小国事奉大国却又不诚心敬服；表面上仰慕仁义，实际上却不讲道德，他的灭亡就在眼前了。我将象鸟儿一样，择木而栖，先到魏国去。与你暂且辞别，不会久别的。"于是，胡叟来到北魏。一年之后，北凉灭亡。拓跋焘因为胡叟有先见之明，任命他为虎威将军，赐封爵位为始复男爵。河内人常爽世世代代寓居凉州，从不接受北凉的礼遇和任官，拓跋焘任命他为宣威将军。河西人、北凉国右丞相宋繇随从拓跋焘到平城，不久去世。

魏主以索敞为中书博士。时魏朝方尚武功，贵游子弟不以讲学为意。敞为博士十余年，勤于诱导，肃而有礼，贵游皆严惮之，多所成立，前后显达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常爽置馆于温水之右，教授七百余人；爽立赏罚之科，弟子事之如严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高允每称爽训厉有方，曰："文翁柔胜，先生刚克，立教虽殊，成人一也。"

拓跋焘又委任索敞为中书博士。当时北魏朝廷正崇尚武功，贵族子弟都不把读书当作一件大事。索敞担任中书博士十余年，勤于诱导，对学生严肃而有礼节，贵族子弟们都敬畏他，大多数都能刻苦学习，建功立业，前后在朝中担任尚书、牧守的，就有几十人。常爽在温水的西岸设置学馆，教授学生七百多人。常爽订立赏罚条例，弟子们服从他，就象事奉严明的君主。从此以后，北魏的读书风气开始振兴。中书侍郎高允每每称赞常爽对待学生教训有方，说："汉代的文翁以柔取胜，而先生您却用刚直的方法取胜，方法虽然有异，但造就人才的功效是一样的。"

陈留江强，寓居凉州，献经、史、诸子千余卷及书法，亦拜中书博士。魏主命崔浩监秘书事，综理史职；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典著作。浩启称：“阴仲逵、段承根，凉土美才，请同修国史。”皆除著作郎。仲逵，武威人；承根，晖之子也。

陈留人江强，寄居在凉州，他向北魏朝廷呈献经、史以及诸子百家的经典有一千多卷，另外还有研究文字学的书籍，亦被拓跋焘任命为中书博士。拓跋焘命崔浩监理秘书事，综合整理历史史料文献；又任命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预处理掌管这些事并修撰史籍。崔浩奏称：“阴仲逵、段承根，都是凉州的才子，请征召他们共同修撰国史。”二人都被授予著作郎。阴仲逵是武威人。段承根是段晖的儿子。

浩集诸历家，考校汉元以来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并讥前史之失，别为《魏历》，以示高允。允曰：“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东井，此乃历术之浅事；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恐后人之讥今犹今之讥古也。”浩曰：“所谬云何？”允曰：“按《星传》：‘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也。”浩曰：“天文欲为变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争，宜更审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东宫少傅游雅曰：“高君精于历数，当不虚也。”后岁馀，浩谓允曰：“先所论者，本不经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东井，非十月也。”众乃叹服。允虽明历，初不推步及为人论说，唯游雅知之。雅数以灾异问允，允曰：“阴阳灾异，知之甚难；既已知之，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问此！”雅乃止。魏主问允：“为政何先？”时魏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贱，唯知农事；若国家广田积谷，公私有备，则饥馑不足忧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赋百姓。

崔浩收集各家历书，考订核对汉朝建立以来发生的日食、月食，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的度数，对从前史书的错误加以批评，又另行编纂了一部《魏历》，请高允过目。高允说：“汉高祖元年十月时，五星会聚在井宿，这是历书上一个小错。现在你不满于汉朝人修的史书，却不觉自己荒谬，恐怕后人也会象我们今天批评古人一样，来批评我们。”崔浩说“你所谓的荒谬指什么？”高允说：“根据《星传》：‘金星、水星，常常环绕太阳转行。’十月，太阳早晨在尾

宿、箕宿之间，黄昏时，在申南消失，而井宿这时才从寅北出现。金星和火星怎么会背着太阳运行？这是史官为了增加事件的神秘色彩，不再加以客观推断和考究的结果。”崔浩说：“天文现象发生异常变化，怎么会不可能呢？”高允说：“这不是我们空口无凭地急辩所能解决的，应该更进一步地考察审断。”当时在座的人都认为高允的谈论怪诞，只有东宫少傅游雅说：“高允先生精通历法，应不会是空言虚论。”一年多以后，崔浩对高允说：“上次我们谈论的，我没有仔细研究。等到重新考核推断，果然象你所说的那样。五星是在前三个月在井宿聚集，而不是十月。”众人都赞叹佩服。高允虽然通晓天文历法，却从不推算，并向众人论说，只有游雅知道他的学识。游雅多次就灾变询问高允，高允说：“阴阳灾变，很难明知，即使已经知道了，又害怕泄漏天机，还不如不知道呢。天下值得探索的道理很多，何必偏问这个。”游雅才不再问下去。拓跋焘曾问高允：“治理国家，什么是第一位的？”当时北魏境内的许多良田，都被朝廷划为禁地，因此，高允说：“我幼年贫贱，只知道农事。如果国家扩大农田、积聚谷米，使朝廷和百姓都有粮食储备，就不忧虑饥馑了。”拓跋焘于是下令，解除被划为禁地的农田，让百姓耕作，国家收取田赋。

[15]吐谷浑王慕利延闻魏克凉州，大惧，帅众西遁，逾沙漠。魏主以其兄慕有擒赫连定之功，遣使抚谕之，慕利延乃还故地。

[15]吐谷浑可汗慕容慕利延，听说北魏已经攻克凉州，大为惊恐，率领他的部众向西逃去，越过了沙漠。北魏国主拓跋焘因为谷浑可汗的哥哥慕容慕有生擒并呈献赫连定的功劳，因此派使臣招抚逃走的吐谷浑可汗慕容慕利延，慕容慕利延才率部众返回故地。

[16]氐王杨难当将兵数万寇魏上，秦州人多应之。东平吕罗汉说镇将拓跋意头曰：“难当众盛，今不出战，示之以弱，众情离沮，不可守也。”意头遣罗汉将精骑千余出冲难当陈，所向披靡，杀其左右骑八人，难当大惊。会魏主以玺书责让难当，难当引还仇池。

[16]氐王杨难当率兵几万人进犯北魏的上，秦州百姓响应他的很多。东平人吕罗汉劝说北魏的守将拓跋意头说：“杨难当势力正强盛，现在不出城迎战，向敌人示弱，我军士气将受挫折，军民就会离散，那时城池就守不住了。”拓跋意头就派吕罗汉率领精锐骑兵一千多人，出城冲击杨难当的战阵，北魏骑兵所向披靡，斩杀杨难当左右亲兵共

八人，杨难当大为惊慌。这时，拓跋焘斥责杨难当的诏书也到了，杨难当于是率众退回了仇池。

[17]南丰太妃司马氏卒，故营阳王之后也。

[17]刘宋南丰太妃司马氏去世，司马氏是已故营阳王刘义符的王后。

[18]赵广、张寻等复谋反，伏诛。

[18]被招抚的刘宋叛民首领赵广、张寻等，再度反叛朝廷，被斩首。

十七年（庚辰、440）

十七年（庚辰，公元440年）

[1]春，正月，己酉，沮渠无讳寇魏酒泉，元轻之，出城与语；壬子，无讳执以围酒泉。

[1]春季，正月，己酉（二十日），逃亡到敦煌的前北凉沙州刺史沮渠无讳进攻北魏占领的酒泉。北魏戈阳公元，轻视沮渠无讳，出城与敌人对话。壬子（二十三日），沮渠无讳生擒元，然后包围了酒泉。

[2]二月，魏假通直常侍邢颖来聘。

[2]二月，北魏的通直常侍邢颖，来刘宋访问。

[3]三月，沮渠无讳拔酒泉。

[3]三月，沮渠无讳攻克酒泉。

[4]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4]夏季，四月，戊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5]庚辰，沮渠无讳寇魏张掖，秃发保周屯删丹；丙戌，魏主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督诸将讨之。

[5]庚辰（二十三日），沮渠无讳继续进攻北魏占领下的张掖，张掖守将秃发保周屯驻在删丹。丙戌（二十九日），北魏国主拓拔焘派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率领各路兵马，讨伐沮无渠无讳等。

[6]司徒义康专总朝权。上羸疾积年，心劳辄发，屡至危殆；义康尽心营奉，药石非口所亲尝不进，或连夕不寐；内外众事皆专决施行。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尽。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陈奏，

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令义康选用，生杀大事，或以录命断之。势倾远近，朝野辐凑，每旦府门常有车数百乘，义康倾身引接，未尝懈倦。复能强记，耳目所经，终身不忘，好于稠人广席，标题所忆以示聪明。士之干练者，多被意遇。尝谓刘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属，竟何所堪！坐取富贵，复那可解！”然素无学术，不识大礼，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无施及忤旨者乃斥为台官。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习而行，曾无猜防。私置僮六千余人，不以言台，四言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尝冬月啖甘，叹其形味并劣。义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6]刘宋司徒刘义康独揽朝政大权。文帝多年患病，稍微操劳，旧病就复发，多次病危。刘义康对文帝尽心侍奉，药物非经自己亲口尝过，绝不让文帝服用，有时一连几夜都不睡觉。朝廷内外的大小事务，他都一个人决定施行。因为生性就喜爱办理公务，所以阅读公文，处理诉讼等政务，他都处理得无不精密妥善。文帝因此把很多大事都委派给他。刘义康只要有奏请，立即就被批准。州刺史以下官员的人选，文帝都授权刘义康选拔任用。至于赦免和诛杀这类大事，有时刘义康就以录尚书事的身分裁决。因而，刘义康的势力倾动远近，朝野上下的各方人士，都集中在他周围。每天早晨，刘义康府第前面常有车数百辆，刘义康对来访客人亲自接待，从不懈怠。刘义康记忆力极强，一经耳闻目睹，终生不忘，他喜好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下，提起自己记忆中的事情，用来显示自己的聪明才干。许多有才能的士大夫，都被他委以重任。刘义康曾对刘湛说：“王敬弘、王球这些人，有什么能力？坐享荣华富贵，真让人费解！”然而，刘义康一向没有学问，不识大体，朝中有才干的士大夫都被他延聘到府中来，府中没有才能的，或冒犯他的幕僚，都被贬斥到朝廷机构任职。他自以为，兄弟之间是至亲手足，因此他也不严格用君臣的礼节约束自己的行为，常常任性行事，从不考虑他的行为是否会触犯禁忌。他在府中私养僮仆六千多人，未曾上奏朝廷。各地进贡的物品，都把上品呈献给刘义康，而把次等的呈献文帝。有一年冬天文帝吃柑，叹息柑的外形和味道太差。刘义康说：“今年的柑也有好的！”于是派人到府中去取，取来的柑比进贡文帝的直径大三寸。

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义康之重以倾之。义康权势已盛，湛愈推崇之，无复人臣之礼，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礼甚厚。湛善论治道，谙前代故事，叙致铨理，听者忘疲。每入云龙门，御者即解驾，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为常。及晚节驱煽义康，上意虽内离而接遇不改，尝谓所亲曰："刘班方自西还，吾与语，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

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结怨很深。刘湛打算倚靠刘义康的势力，排挤殷景仁。当时刘义康的势力十分强盛，刘湛更加推崇他的权势，使刘义康对文帝不能再保持臣属的礼节，文帝的内心很不平静。刘湛刚刚进朝廷作官时，文帝对他十分优待。刘湛特别善长谈论经邦治国的道理，熟悉前代的历史掌故，每每说起来，条分缕晰，使人忘记疲劳。每次进宫朝见，一到云龙门，车夫就解开车马，刘湛的左右侍从及仪仗队伍也都各自散去。不到傍晚，不出来，都习以为常了。等到后来，刘湛煽动和唆使刘义康恣意妄为，文帝对他心怀不满，但对他礼遇却仍不改变。文帝曾对他的亲信说："当年刘班（刘湛）从西方回来，我与他谈话，常看时间早晚，唯恐他离去；最近他入宫，我也常看时间早晚，苦于他不快走。"

殷景仁密言于上曰："相王权重，非社稷计，宜少加裁抑！"上阴然之。

殷景仁秘密报告文帝说："相王刘义康权势太重，并非国家久远的考虑，应该对他稍加抑制！"文帝心里暗暗同意。

司徒左长史刘斌，湛之宗也；大将军从事中郎王履，谧之孙也；及主簿刘敬文，祭酒鲁郡孔胤秀，皆以倾谄有宠于义康；见上多疾，皆谓"官车一日晏驾，宜立长君。"上尝疾笃，使义康具顾命诏，义康还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义康、景仁并不答。而胤秀等辄就尚书议曹索晋咸康末立康帝旧事，义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闻之。而斌等密谋，欲使大业终归义康，遂邀结朋党，伺察禁省，有不与已同者，必百方构陷之，又采拾景仁短长，或虚造异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司徒左长史刘斌是刘湛的同族，大将军从事中郎王履是王谧的孙子，他们和簿刘敬文，祭酒、鲁郡人孔胤秀都因为阴险谄媚，排挤别人，而深得刘义康的宠信。他们看到文帝多病，都说"皇上一旦晏驾，

应该拥护年长的人为君主。”文帝一度病重，命刘义康起草托孤诏书。刘义康回到府中，痛哭流涕地告诉刘湛和殷景仁，刘湛说：“治理国家，不胜艰难，怎么是年幼君主所能胜任的！”刘义康、殷景仁都没有答腔。而孔胤秀等人擅自前往尚书议曹，索取当年晋成帝去世，改立他的弟弟晋康帝的旧档案，刘义康并不知道这件事。等到文帝愈后，略微听到这些情况。而刘斌等人却加紧活动，秘密策划，打算让刘义康最后登上帝位。于是，他们结成死党，窥视朝廷和宫中的变化，凡是与自己不同心的，就千方百计地陷害他。同时，他们又百般搜集殷景仁的材料，或者捏造事实提供给刘湛。从此以后，文帝与宰相之间，离心离德。

义康欲以刘斌为丹杨尹，言次，启上陈其家贫。言未卒，上曰：“以为吴郡。”后会稽太守羊玄保求还，义康又欲以斌代之，启上曰：“羊玄保求还，不审以谁为会稽？”上时未有所拟，仓猝曰：“我已用王鸿。”自去年秋，上不复往东府。

刘义康打算任用刘斌为丹杨尹，说话中间向文帝报告刘斌家境贫寒，还没有说完，文帝就说：“可以让他去当吴郡太守。”后来，会稽太守羊玄保请求调回京师，刘义康又打算让刘斌接替他，就上奏文帝说：“羊玄保请求调回，不知用谁去管会稽的事？”文帝当时还没有考虑妥当，仓猝之间回答说：“我已任用了王鸿！”从去年秋天开始，文帝就不再临幸刘义康的相府。

五月，癸巳，刘湛遭母忧去职。湛自知罪衅已彰，无复全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常日正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

五月，癸巳（初六），刘湛因母亲去世，按礼制离职回家守丧。刘湛自知罪行已经暴露，已没有再保全性命的可能，便对亲近的人说：“今年一定失败！过去只靠口舌利为自己争辩，所以得以支吾拖延而已。如今人情事理发展到了尽头，就要遭受荼毒，不再有什么希望了，祸患到来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7]乙巳，沮渠无讳复围张掖，不克，退保临松。魏主不复加讨，但以诏谕之。

[7]乙巳（十八日），前北凉州刺史沮渠无讳再次包围张掖，不能攻克。于是撤退，固守临松。拓跋焘也不再举兵进攻，只是下诏命他

投降归顺。

[8]六月，丁丑，魏皇孙浚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谦之《神书》云“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

[8]六月，丁丑（二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焘的皇孙拓跋浚诞生。下令大赦，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因道士寇谦之的《神书》上有言“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所以采用这个年号。

[9]太子劭诣京口拜京陵，司徒义康、竟陵王诞等并从，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自江都会之。

[9]刘宋太子刘劭前往京口拜谒京陵。司徒刘义康、竟陵王刘诞等随同前往。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从江都前来会合。

[10]秋，七月，己丑，魏永昌王健击破秃发保周于番禾；保周走，遣安南将军尉眷追之。

[10]秋季，七月，己丑（初三），北魏永昌王拓跋健在番禾击败了秃发保周；秃发保周逃走，拓跋健派安南将军尉眷追击。

[11]丙申，魏太后窦氏殂。

[11]丙申（初十），北魏皇太后窦氏去世。

[12]壬子，皇后袁氏殂。

[12]壬子（二十六日），刘宋皇后袁氏去世。

[13]癸丑，秃发保周穷迫自杀。

[13]癸丑（二十七日），秃发保周走投无路，自杀。

八月，甲申，沮渠无讳使其中尉梁伟诣魏永昌王健请降，归酒泉郡及所虏将士元等。魏主使尉眷留镇凉州。

八月，甲申（二十九日），沮渠无讳派他的中尉梁伟前往北魏永昌王拓跋健的营地，请求投降。归还酒泉郡，释放被俘的北魏将领元等人。拓跋焘命令尉眷留下，镇守凉州。

[14]九月，壬子，葬元皇后。

[14]壬子（二十七日），刘宋安葬袁皇后。

[15]上以司徒彭城王义康嫌隙已著，将成祸乱，冬，十月，戊申，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恶，就狱诛之，并诛其子黯、亮、俨及其党刘斌、刘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书库部郎何默子等五人于广

州，因大赦。是日，敕义康入宿，留止中书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以备非常，遣人宣旨告义康以湛等罪状。义康上表逊位，诏以义康为江州刺史，侍中、大将军如故，出镇豫章。

[15]刘宋文帝认为司徒、彭城王刘义康的猜忌怨恨已经明显，势必酿成祸乱。冬季，十月，戊申（疑误），命令逮捕刘湛交付廷尉，并且下诏公布刘湛的罪行，在狱中就地处决，同时斩杀了刘湛的儿子刘黯、刘亮、刘俨以及刘湛的党羽刘斌、刘敬文、孔胤秀等八人，下令将尚书库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流放到广州，因此下令大赦。这天，文帝命令刘义康进宫值班，随即把他软禁在中书省。晚上，分别逮捕了刘湛等人。青州刺史杜骥统兵在金銮殿防备意外情况发生。最后，文帝派人把刘湛等人的罪状传达给刘义康。刘义康上疏请求辞职，文帝下诏命刘义康为江州刺史，仍然保留侍中、大将军职，出京镇守豫章。

初，殷景仁卧疾五年，虽不见上，而密函去来，日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窥其际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晓其意。其夜，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景仁。景仁犹称脚疾，以小床舆就坐；诛讨处分，一以委之。

当初，殷景仁卧病五年，虽然不与文帝相见，但是密信往来，每天有十几次，朝廷大事小事，文帝都征求他的意见，行踪十分隐密，竟没有一个人发现蛛丝马迹。逮捕刘湛那天，殷景仁命令家人打扫衣冠，左右家人都不明白他的用意。那天夜里，文帝前往华林园延贤堂，召见殷景仁。殷景仁仍然声称患有脚病，用小椅子抬进宫就座。文帝把诛杀讨伐刘湛党羽的所有事情，全都委任殷景仁处理。

初，檀道济荐吴兴沈庆之忠谨晓兵，上使领队防东掖门。刘湛为领军，尝谓之曰：“卿在省岁久，比当相论。”庆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应得转，不复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开门召庆之，庆之戎服缚裤而入，上曰：“卿何意乃尔急装？”庆之曰：“夜半唤队主，不容缓服。”上遣应之收刘斌，杀之。

当初，檀道济举荐吴兴人沈庆之忠诚谨慎，通晓兵法，文帝命他领兵在东掖门驻防。刘湛为领军将军，曾经对他说：“你留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很久，最近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沈庆之面色严肃地说：“我在这里已经十年了，自然应该调职，不敢再麻烦你。”逮捕刘湛的那天晚

上，文帝开启宫门召见沈庆之，沈庆之全副武装束紧裤管进门晋见，文帝说：“你为什么这般装束？”沈庆之说：“夜半召见队主，定有急事，不能宽服大袖。”文帝派沈庆之逮捕刘斌，斩首。

骁骑将军徐湛之，逵之之子也，与义康尤亲厚，上深衔之。义康败，湛之被收，罪当死。其母会稽公主，于兄弟为长嫡，素为上所礼，家事大小，必咨而后行。高祖微时，尝自于新洲伐荻，有纳布衫袄，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贵，以付公主曰：“后世有骄奢不节，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宫见上，号哭，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纳衣掷地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饱餐，遽欲杀我儿邪！”上乃赦之。

骁骑将军徐湛之是徐逵之的儿子，与刘义康关系特别亲密，刘义隆心里恼恨他。刘义康失败后，徐湛之被捕，罪当处死。他的母亲会稽公主，在兄弟姊妹中，她是敬皇后所生，年龄又最大，一向被文帝礼遇。皇室事务不论大小，一定征求她的意见以后再决定。刘裕贫贱的时候，曾经到新洲砍割荻草，身穿补过的布衫棉袄，都是敬皇后亲手缝制的。刘裕即皇帝位以后，把穿过的旧衣服拿给公主看，说：“后世子孙，如有人骄傲奢侈，不知节俭，你可以把衣服拿给他们看。”现在，因为徐湛之，会稽公主入宫晋见皇上，大声哭号，不再向文帝行臣妾节，把用绸缎包裹的破衣服抛在地上说：“你们家本来出身贫贱，这是我母亲为你父亲做的衣裳，才吃一天饱饭，就要杀我的儿子了！”文帝于是赦免徐湛之的死罪。

吏部尚书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简淡有美名，为上所重。履性进利，深结义康及湛；球屡戒之，不从。诛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为取履，先温酒与之，谓曰：“常日语汝云何？”履怖惧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忧！”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废于家。

吏部尚书王球是王履的叔父。他淡泊于名利，一向俭朴，名声很好，为文帝所重。王履却生性务进好利，与刘义康及刘湛交情很深，王球多次劝告他，他不听从。诛杀刘湛的那天晚上，王履光着双脚，跑去把情况告诉了王球，王球命左右侍从为他取来鞋子，先温酒为他压惊，对他说：“我平时都跟你说什么了？”王履吓得答不出来，王球慢慢地说：“有你父我在，你还担忧什么！”文帝因为尊重王球的缘故，赦免了王履的死罪，免职回家。

义康方用事，人争求亲昵，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为武陵内史。檀道济尝为其子求婚于湛，湛固辞；道济因义康以请之，湛拒之愈坚。故不染于二公之难。上闻而嘉之。湛，夷之子也。

刘义康权势鼎盛的时候，人们都争相奉迎，与他亲近。唯独司徒主簿江湛早有远见，与他疏远，要求出任武陵内史。檀道济曾经为他的儿子向江湛求婚，江湛坚决推辞。檀道济又请刘义康出面，江湛推辞的态度更加坚决。因此没有受到檀道济、刘义康大祸的牵连。文帝听说后，对他加以奖励。江湛是江夷的儿子。

彭城王义康停省十余日，见上奉辞，便下渚；上惟对之恸哭，馀无所言。上遣沙门慧琳视之，义康曰："弟子有还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读数百卷书！"

彭城王刘义康被软禁在中书省十多天，晋见文帝并辞行，来到码头。文帝看到他时，悲伤痛哭，没有一句话。文帝派僧人慧琳去看望他，刘义康说："您看我还有回到京师的可能吗？"慧琳说："真遗憾你不多读几百卷书！"

初，吴兴太守谢述，裕之弟也。累佐义康，数有规益；早卒。义康将南，叹曰："昔谢述惟劝吾退，刘班惟劝吾进；今班存而述死，其败也宜哉！"上亦曰："谢述若存，义康必不至此。"

当初，吴兴太守谢述是谢裕的弟弟，多年辅佐刘义康，屡次规劝，不幸早死。刘义康将要南下豫章，叹息说："当初只有谢述劝我急流勇退，刘班（刘湛）劝我不断进取，后来刘班活着，谢述却死了，我身败名裂也是理所应当的了。"文帝也说："谢述如果活着，刘义康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以征虏司马萧斌为义康谘议参军，领豫章太守，事无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使龙骧将军萧承之将兵防守。义康左右爱念者，并听随从；资奉优厚，信赐相系，朝廷大事皆报示之。

文帝任命征虏司马萧斌为刘义康谘议参军，兼任豫章太守，大小事务都委任他决断。萧斌是萧摹之的儿子。又命龙骧将军萧承之，率军驻防戒备。刘义康左右亲信僚属，有愿追随的，都准许一同前往。文帝赐赏刘义康的财物十分丰厚，而且信件不断，朝中大事都告诉刘义康。

久之，上就会稽公主宴集，甚欢；主起，再拜叩头，悲不自胜。上不晓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命。”因恸哭，上亦流涕，指蒋山曰：“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是负初宁陵。”即封所饮酒赐义康，并书曰：“会稽姊饮宴忆弟，所馀酒今封送。”故终主之身，义康得无恙。

过了很久，文帝驾临会稽公主家赴宴，兄弟姐妹在一起非常愉快。突然，会稽公主起身跪在地上，再拜叩头，不胜悲伤。文帝不明白她的用意，亲自把她扶起来。会稽公主说：“车子（义康）到了晚年，陛下一定不能容他，今天特地求你饶他一命。”随后痛哭不止。文帝也泪流满面。他指着蒋山说：“你不必担心。我如果违背今天的誓言，就是辜负了高帝。”于是，把正在饮用的酒封起来，送给刘义康，附一封信说：“我与会稽姐宴饮，想起了你，把剩下的酒封起来送给你。”因此，会稽公主在世的日子里，刘义康得以平安。

臣光曰：文帝之于义康，友爱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终于失兄弟之欢，亏君臣之义。迹其乱阶，正由刘湛权利之心无有厌已。《诗》去：“贪人败类”，其是之谓乎！

臣司马光曰：宋文帝与刘义康手足友爱的情意，开始时不是不重。但最后却以失去兄弟之间的感情，损害君臣之间的大义而告终。追溯祸乱的根源，正是由于刘湛贪权慕利的欲望没有止境。《诗经》说“贪婪的人败坏同类”，正是对这种情况的形容呵！

[16]征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戊寅，以临川王义庆为南兖州刺史；殷景仁为扬州刺史，仆射、吏部尚书如故。义恭惩彭城之败，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上乃安之。上年给相府钱二千万，他物称此；而义恭性奢，用常不足，上又别给钱，年至千万。

[16]刘宋文帝征召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戊寅（二十三日），任命临川王刘义庆为南兖州刺史，殷景仁为扬州刺史，仍任仆射、吏部尚书如故。刘义恭吸取刘义康失败的教训，虽然担任录尚书事，却不敢过问政事，只在文书上签字而已，文帝这才放心。文帝每年拨付相府的钱，有二千万，其他物品也与此差不多。但是刘义恭生性奢侈，费用常常不足，文帝又另外给他一些钱，每年高达一千万。

[17]十一月，丁亥，魏主如山北。

[17]十一月，丁亥（初三），北魏国主前往山北。

[18]殷景仁既拜扬州，羸疾遂笃，上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车声；癸丑，卒。

[18]刘宋扬州刺史殷景仁到任后，病情愈加严重。文帝下令，禁止西州道上有车马经过，以免发出声音。癸丑（二十九日），殷景仁去世。

十二月，癸亥，以光禄大夫王球为仆射。戊辰，以始兴王浚为扬州刺史。时浚尚幼，州事悉委后军长史范晔、主簿沈璞。晔，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晔寻迁左卫将军，以吏部郎沈演之为右卫将军，对掌禁旅；又以庾炳之为吏部郎，俱参机密。演之，劲之曾孙也。

十二月，癸亥（初九），文帝任命光禄大夫王球为仆射。戊辰（十四日），任命始兴王刘浚为扬州刺史。当时刘浚年纪幼小，州里具体事务全部委派给后军长史范晔和主簿沈璞。范晔是范泰的儿子；沈璞是沈林子的儿子。不久，范晔提升为左卫将军。同时朝廷任命吏部郎沈演之为右卫将军，共同掌理皇家禁军。文帝还任命庾炳之为吏部郎，都参与处理朝廷机要。沈演之是沈劲的曾孙。

晔有隽才，而薄情浅行，数犯名教，为士流所鄙。性躁竞，自谓才用不尽，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书何尚之言于帝曰：“范晔志趋异常，请出为广州刺史；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铁钺，铁亟行，非国家之美也。”帝曰：“始诛刘湛，复迁范晔，人将谓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谗言；但共知其如此，无能为害也。”

范晔富有才干，却轻薄放荡，多次触犯礼教人伦规范，受到士大夫们的鄙视。他热中名利，急于进取，自以为才能无法充分发挥，常常闷闷不乐。吏部尚书何尚之对文帝说：“范晔野心太大，志趣与常人不同，应该派他出去担任广州刺史。如果留在朝廷，一旦犯下罪行，就不能不诛灭。不断诛杀，不是国家的好事。”文帝说：“刚杀了刘湛，又把范晔赶出京师，别人会议论你们不能包容有才能的人，说我听信谗言。只要我们都知道范晔的问题，他就不能为害朝廷了。”

[19]是岁，魏宁南将军王慧龙卒，吕玄伯留守其墓，终身不去。

[19]本年，北魏宁南将军王慧龙去世。吕玄伯留守他的墓园，终身不肯离去。

[20]魏主欲以伊为尚书，封郡公，辞曰：“尚书务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膺受。”帝问其所欲，对曰：“中、秘二省多诸文士，若恩矜不已，请参其次。”帝善之，以为中护军将军、秘书监。

[20]北魏国主拓跋焘打算任命伊为尚书，封郡公。伊辞让说：“尚书职务繁忙重要，公爵地位崇高，不是象我这样的年少愚鲁的臣属所能胜任的。”拓跋焘问他想担任什么职位？伊回答说：“中书省、秘书省中的官员大多是文士，如果承蒙赏赐的话，请允许我参加他们的行列。”拓跋焘欣然同意，就任命他为中护军将军、秘书监。

[21]大秦王杨难当复称武都王。

[21]自称为大秦王的氐王杨难当，又恢复旧号，称武都王。

十八年（辛巳、441）

十八年（辛巳，公元441年）

[1]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

[1]春季，正月，癸卯（二十日），北魏朝廷任命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

[2]彭城王义康至豫章，辞刺史，甲辰，以义康都督江、交、广三州诸军事。前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诣阙上表，称：“昔袁盎谏汉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杀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无及。彭成王义康，先朝之爱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谬之愆，正可数之以善恶，导之以义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远送南垂！草莱黔首，皆为陛下痛之。庐陵往事，足为龟鉴。恐义康年穷命尽，奄忽于南，臣虽微贱，窃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恶枝之宜伐，岂知伐枝之伤树！伏愿亟召义康返于京甸，兄弟协和，群臣辑睦，则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绝矣。何必司徒公、扬州牧然后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于国为非，请伏重诛以谢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狱，赐死。

[2]刘宋彭城王刘义康抵达豫章，辞去江州刺史的职务。甲辰（二十一日），文帝任命刘义康为都督江、交、广三州诸军事。前龙骧将军、巴东人扶令育前往皇宫，呈上奏章，说：“当年袁盎劝阻汉文帝说：‘淮南王刘长如果在路上遇到风霜而死，陛下有杀弟的罪名。’汉文帝没有接受，后悔也来不及了。彭城王刘义康是先帝钟爱的儿子，

是陛下的二弟。如果一时糊涂犯了错误，陛下可以用善恶的标准责备他，用道义来引导他，怎么可以相信未加证实的嫌疑，一日之间被罢官黜爵，贬谪到南方边陲！荒野小民，都为陛下痛心。庐陵王被迁被杀的往事，足以引为借鉴。深恐刘义康一旦不幸丧命，死在南方，我虽然身份低微卑贱，也暗为陛下羞惭。陛下只知坏掉的枝叶应该砍掉，怎么不知道砍枝叶也会伤及树干呢！我诚心希望陛下把刘义康迅速召回京师，兄弟和睦友爱，君臣互相勉励，这样，四海之内的怨恨就会消除了，诽谤的谣言也可以息止了。并有一定非要重新把彭城王置于司徒公、扬州牧的位子上呵！如果我的话对国家有害，我愿意被处死向陛下谢罪。”奏章呈上以后，朝廷便把他逮捕，投入建康监狱，命他自杀。

裴子野论曰：夫在上为善，若云行雨施，万物受其赐；及其恶也，若天裂地震，万物所惊骇，其谁弗知，其谁弗见！岂戮一人之身，钳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灭哉？是皆不胜其忿怒而有增于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于彭城之戮；自斯以后，谁易由言！有宋累叶，罕闻直谅，岂骨鲠之气，俗愧前古？抑时王刑政使之然乎？张约陨于权臣，扶育毙于哲后，宋之鼎镬，吁，可畏哉！

裴子野论曰：身居高位的人行善施恩，就如同聚集云彩，降下甘霖，天下万物都得到他的恩惠。可是，身居高位的人做下恶事，就如同天崩地裂，天下万物所受到的惊恐，谁不知道，谁看不到！岂是杀一个人的性命，钳一个人的口舌就能掩盖逃脱，就能消灭的？这都是因为不能克制自己的怒火，而加重已有的疾病呀！以刘义隆的宽宏大度，还要对杀害刘义康的劝谏掩耳不听。从此以后，谁还敢轻易说话！宋一朝几代，很少有直言谏诤的人，这岂是朝中正直骨的大臣不如古人？还是当时政治、刑法不够开明造成的结果？张约冤死在权臣手中，扶令育却死在明君的手里。宋的杀人法网酷刑，唉！真可怕呀！

[3]魏新兴王俊荒淫不法，三月，庚戌，降爵为公。俊母先得罪死，俊积怨望，有逆谋；事觉，赐死。

[3]北魏新兴王拓跋俊荒淫不法。三月，庚戌（二十八日），降为公爵。拓跋俊的母亲在这以前因罪被杀，拓跋俊一直心怀怨恨，阴谋反叛朝廷。事情泄漏，被赐死。

[4]辛亥，魏赐郁久间乞列归爵为朔方王，沮渠万年为张掖王。

[4]辛亥（二十九日），北魏封柔然汗国郁久间乞列归为朔方王，封沮渠万年为张掖王。

[5]夏，四月，沮渠唐儿叛沮渠无讳；无讳留从弟天周守酒泉，与弟宜得引兵击唐儿，唐儿败死。魏以无讳终为边患，庚辰，遣镇南将军奚眷击酒泉。

[5]夏季，四月，敦煌太守沮渠唐儿背叛了沮渠无讳，沮渠无讳留下他的堂弟沮渠天周镇守酒泉；他亲自与他的弟弟沮渠宜得率兵追击沮渠唐儿，沮渠唐儿战败身死。北魏朝廷担心沮渠无讳早晚是边疆的隐患。庚辰（二十八日），拓跋焘派镇南将军奚眷进攻酒泉。

[6]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骑侍郎张伟来聘。

[6]秋季，八月，辛亥（初一），北魏派散骑侍郎张伟出访刘宋。

[7]九月，戊戌，魏永昌王健卒。

[7]九月，戊戌（十九日），北魏永昌王拓跋健去世。

[8]冬，十一月，戊子，王球卒。己亥，以丹杨尹孟为尚书仆射。

[8]冬季，十一月，戊子（初十），刘宋仆射球去世。己亥（二十一日），刘宋朝廷任命丹杨尹孟为尚书仆射。

[9]酒泉城中食尽，万余口皆饿死，沮渠天周杀妻以食战士。庚子，魏奚眷拔酒泉，获天周，送平城，杀之。沮渠无讳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谋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击鄯善。鄯善王欲降，会魏使者至，劝令拒守；安周不能克，即保东城。

[9]被北魏围困的酒泉城中粮食吃尽，一万多人饿死，守将沮渠天周杀掉自己的妻子，分送战士们充饥。庚子（二十二日），北魏军将领奚眷攻克酒泉城，俘虏了沮渠天周，押送到平城斩首。沮渠无讳的军中也缺乏粮食，又害怕北魏的强大兵力，于是打算向西渡过沙漠，派他的弟弟沮渠安周向西进攻鄯善国。鄯善国王打算投降，正巧北魏的使臣赶到，劝他坚决防守。因此沮渠安周难以攻克，只好撤退，固守已占据的东城。

[10]氐王杨难当倾国入寇，谋据蜀土，遣其建忠将军苻冲出东洛以御梁州兵；梁、秦二州刺史刘真道击冲斩之。真道，怀敬之子也。难当攻拔葭萌，获晋寿太守申坦，遂围涪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道

锡婴城固守，难当攻之十馀日，不克，乃还。道锡，道产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诏龙骧将军裴方明等帅甲士三千人，又发荆、雍二州兵以讨难当，皆受刘真道节度。

[10]氐王杨难当动员全国的兵马入侵刘宋，计划占据蜀地，派他手下的建忠将军苻冲从东洛出兵抵御刘宋梁州的军队。刘宋梁、秦二州刺史刘真道迎击苻冲，斩杀了苻冲，刘真道是刘怀敬的儿子。杨难当攻陷葭萌，俘获了晋寿太守申坦，进而又包围了涪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道锡绕城固守，杨难当连续进攻十多日，不能攻克，于是返回。刘道锡是刘道产的弟弟。十二月，癸亥（十五日），刘宋文帝下诏，命令龙骧将军裴方明等率领全副武装的士卒三千人，又征调荆州、雍州二州的兵力讨伐杨难当，都由刘真道统一指挥。

[11]晋宁太守松子反，宁州刺史徐循讨平之。

[11]刘宋晋宁太守松子谋反，宁州刺史徐循镇压了叛军。

[12]天门蛮田向求等反，破中；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遣行参军曹孙念讨破之。

[12]天门蛮族酋长田向求等人谋反，攻陷中。刘宋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派遣代理参军曹孙念彻底平定叛乱。

[13]魏寇谦之言于魏主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帝从之。

[13]北魏道士寇谦之对北魏国主拓跋焘说：“现在陛下是以真君的名义统治天下，建立静轮天宫大法，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应该登台接受符书表彰和宣扬皇上圣明的恩德。”拓跋焘同意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四卷

宋纪六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元嘉十九年（壬午、442）

宋纪六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壬午，公元442年）

[1]春，正月，甲申，魏主备法驾，诣道坛受符，旗帜尽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谦之又奏作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劝帝为之，功费万计，经年不成。太子晃谏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虚耗府库，疲弊百姓，为无益之事，将安用之！必如谦之所言，请因东山万仞之高，为功差易。"帝不从。

[1]春季，正月，甲申（初七），北魏国主拓跋焘备好车驾，打着全青色的旗帜来到道教神坛前接受符。从此以后，北魏每位皇帝即位时都要接受符。寇谦之又奏请建造静轮宫，并一定要建得很高，高到人在上面听不到鸡鸣犬吠之声，目的是想伸向天上与天神相接。宰相崔浩也力劝拓跋焘兴建，花费了数以万计的财力物力，建了几年仍未完工。太子拓跋晃劝谏太武帝说："上天与世人的道不同，谁高谁低已有定分，二者不能相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我们白白地浪费财力物力，老百姓也累得疲惫不堪，做这种无益的事，干什么用呢？如果一定要照寇谦之所说的去做，我请求建造在万仞高的东山上，这样做，工事就容易些。"拓跋焘没有接受。

[2]夏，四月，沮渠无讳将万余家，弃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龙畏之，将其众奔且末，其世子降于安周。无讳遂据鄯善，其士卒经流沙渴死者太半。

[2]夏季，四月，沮渠无讳率领一万多家舍弃敦煌，西去沮渠安周那里与他会合。还没有到，鄯善王比龙很害怕，率领人马逃到且末，他的嫡长子向沮渠安周投降。沮渠无讳于是占据了鄯善，但他的士卒在过沙漠地区时因干渴而死亡的人超过了一半。

李宝自伊吾帅众二千入据敦煌，缮修城府，安集故民。

逃亡到伊吾的李宝这时又从伊吾率将士二千人进占了敦煌，修缮敦煌城府，安定集结当地百姓。

沮渠牧犍之亡也，凉州人阚爽据高昌，自称太守。唐契为柔然所逼，拥众西趋高昌，欲夺其地。柔然遣其将阿若追击之，契败死。契弟和收馀众奔车师前部王伊洛。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宁、白力二城，遣使请降于魏。

沮渠牧犍从高昌逃走之后，凉州人阚爽占据了高昌并自封太守。唐契由于受柔然国逼迫难以忍受，于是率其部下西去高昌，并想攻取高昌。柔然派遣大将阿若追杀他们，唐契战败而亡。唐契的弟弟唐和召集残余将士投奔车师前部王伊洛。这时，沮渠安周正屯居在横截城，唐和攻克了横截城，又攻克了高宁、白力二城，并派遣使节前往北魏请降。

[3]甲戌，上以疾愈，大赦。

[3]甲戌（二十八日），刘宋文帝刘义隆因病痊愈，实行大赦。

[4]五月，裴方明等至汉中，与刘真道等分兵攻武兴、下辩、白水，皆取之。杨难当遣建节将军符弘祖守兰皋，使其子抚军大将军和将重兵为后继。方明与弘祖战于浊水，大破之，斩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难当奔上；获难当兄子建节将军保炽。难当以其子虎为益州刺史，守阴平，闻难当走，引兵还，至下辨；方明使其子肃之邀击之，擒虎，送建康，斩之；仇池平。以辅国司马胡崇之为北秦州刺史，镇其地；立杨保炽为杨玄后，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杨难当诣平城。秋七月，以刘真道为雍州刺史，裴方明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辞不拜。

[4]五月，龙骧将军裴方明等抵达汉中，他联合梁州刺史刘真道等人分别派兵攻取了武兴、下辩、白水三地。杨难当派遣建节将军符弘祖据守兰皋城，又派他自己的儿子抚军大将军杨和率重兵作为他的后续部队。裴方明与符弘祖在浊水大战，裴方明大胜，将符弘祖斩首。杨和溃退而逃，裴方明追到了赤亭，又把杨和击败。杨难当逃奔到了上，裴方明生擒杨难当的侄子、建节将军杨保炽。杨难当任命自己的儿子杨虎为益州刺史，镇守阴平，杨虎听说杨难当离开上，便率兵返回，走到下辩时，裴方明已派他的儿子裴肃之赶来拦击，抓获杨虎，押送到建康斩首，仇池平定。刘宋朝廷派辅国司马胡崇之担任北秦州刺史，镇守该地；又命杨保炽承继杨玄王位，驻守仇池。北魏朝廷派

遣中山王崐拓跋辰迎接杨难当到平城。秋季，七月，任命刘真道做雍州刺史，裴方明为梁、南秦二州刺史，但裴方明辞谢了。

丙寅，魏主使安西将军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与武都王杨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将军渔阳皮豹子与琅邪王司马楚之督关中诸军自散关西入，俱会仇池。又使谯王司马文思督洛、豫诸军南趋襄阳，征南将军刁雍东趋广陵，移书徐州，称为杨难当报仇。

丙寅（二十二日），北魏国主派安西将军古弼督统陇右各支军队及朝廷内的勇士与武都王杨保宗从祁山向南开进，征西将军渔阳人皮豹子与琅邪王司马楚之督统关中的诸路军队从散关向西开进，两路人马在仇池会师。又派谯王司马文思督统洛、豫各支部队南近襄阳，征南将军刁雍东近广陵，并派人将文告传送到徐州，声称替杨难当报仇。

[5]甲戌晦，日有食之。

[5]甲戌晦（疑误），出现日食。

[6]唐契之攻阚爽也，爽遣使诈降于沮渠无讳，欲与之共击契。八月，无讳将其众趋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闭门拒之。九月，无讳将卫兴奴夜袭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无讳据高昌，遣其常侍隽奉表诣建康。诏以无讳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

[6]唐契向阚爽进攻，阚爽派使节诈降沮渠无讳，表示与沮渠无讳共同攻打唐契。八月，沮渠无讳率兵前往高昌，将要到达时，唐契已战死，阚爽紧闭城门拒绝会见沮渠无讳。九月，沮渠无讳带领卫兴奴夜袭高昌，血洗全城。阚爽投奔柔然。沮渠无讳占据高昌，派常侍隽带着奏表到了建康。刘宋文帝下诏任命沮渠无讳为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和河西王。

[7]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罗为晋王，翰为秦王，谭为燕王，建为楚王，余为吴王。

[7]冬季，十月，己卯（初六），北魏封皇子拓跋伏罗为晋王，拓跋翰为秦王，拓跋谭为燕王，拓跋建为楚王，拓跋余为吴王。

[8]甲申，柔然遣使诣建康。

[8]甲申（十一日），柔然派使节到宋都城建康。

[9]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卢鲁元卒。

[9]十二月，辛巳（初九），北魏襄城孝王卢鲁元去世。

[10]丙申，诏鲁郡修孔子庙及学舍，蠲墓侧五户课役以供洒扫。

[10]丙申（二十四日），刘宋文帝下诏，让鲁郡修缮孔庙及学校房舍。免除孔子墓地附近五家住户的赋税差役，让他们清扫保护孔庙。

[11]李宝遣其弟怀达、子承奉表诣平城；魏人以宝为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

[11]李宝派他的弟弟李怀达、儿子李承带着奏表到达平城。北魏任命李宝为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和敦煌公。四品以下官员均由他秉承皇帝旨意全权委派。

[12]雍州刺史晋安襄侯刘道产卒。道产善为政，民安其业，小大丰赡，由是民间有《襄阳乐歌》。山蛮前后不可制者皆出，缘沔为村落，户口殷盛。及卒，蛮追送至沔口。未几，群蛮大动，征西司马朱之讨之，不利；诏建威将军沈庆之代之，杀虏万余人。

[12]刘宋雍州刺史晋安襄侯刘道产去世。刘道产善于治理政务，老百姓安居乐业，户户富庶，因此，民间流传有《襄阳乐歌》。一直藏在山中没人能制服的山蛮都走出深山，沿着沔水定居下来，而且人丁兴旺。刘道产死后，山蛮们一直送他的灵柩到沔口。不久，山蛮纷纷叛乱，征西司马朱之出兵讨伐，没有成功；文帝诏令建威将军沈庆之代替朱之前去讨伐山蛮，结果杀伤俘虏山蛮一万多人。

[13]魏主使尚书李顺差次群臣，赐以爵位；顺受贿，品第不平。是岁，凉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顺保庇沮渠氏，面欺误国，赐顺死。

[13]北魏国主让尚书李顺评定文武百官的等级，并据此来进行封赏赐爵。李顺接受贿赂，所定等级极不公平。这年，凉州人徐桀告发了他，认为李顺是在公开欺君误国，所以命令李顺自杀。

二十年（癸未、443）二十年（癸未，公元443年）

[1]春，正月，魏皮豹子进击乐乡，将军王奂之等败没。魏军进至下辩，将军强玄明等败死。二月，胡崇之与魏战于浊水，崇之为魏所擒，余众走还汉中。将军姜道祖兵败，降魏，魏遂取仇池。杨保炽走。

[1]春季，正月，北魏征西将军皮豹子进犯乐乡，刘宋将军王奂之等战败，全军覆灭。北魏军队进抵下辩，刘宋将军强玄明等战败而亡。二月，刘宋刺史胡崇之与北魏军队在浊水相战，胡崇之被北魏所俘，剩余的部下士卒逃回汉中。将军姜道祖也大败，投降了北魏。北魏于是夺取了仇池。杨保炽逃走。

[2]丙午，魏主如恒山之阳；三月，庚申，还宫。

[2]丙午（疑误），北魏国主前往恒山之南。三月，庚申（二十日），魏主回到皇宫。

[3]壬戌，乌洛侯国遣使如魏。初，魏之居北荒也，凿石为庙，在乌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乌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庙具在，魏主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庙致祭，刻祝文于壁而还，去平城四千余里。

[3]壬戌（二十二日），乌洛侯国派使节前往北魏。当初，北魏居住在荒凉的北方边地的时候，在乌洛侯国的西北祭祀祖先，凿石头建寺庙，高七十尺、深九十步。乌洛侯使者到达北魏的时候，说石庙仍在，魏主便派中书侍郎李敞到石庙去祭祀。李敞在石庙的墙壁上刻下祝文后返回。石庙距平城四千多里。

[4]魏河间公齐与武都王杨保宗对镇谷，保宗弟文德说保宗，令闭险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齐，夏四月，齐诱执保宗，送平城，杀之。前镇东司苻达、征西从事中郎任等遂举兵立杨文德为主，据白崖，分兵取诸戍，进围仇池，自号征西将军、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

[4]北魏河间公拓跋齐和武都王杨保宗分别驻守在谷两旁。杨保宗的弟弟杨文德劝杨保宗据守险要，以此背叛北魏。有人将此报告给了拓跋齐。夏季，四月，拓跋齐诱使杨保宗前来并抓住了他，将他押送平城斩首。前任镇东将军苻达、征西从事中郎任等于是起兵立杨文德为盟主，占据白崖，分几路大军夺取各个据点，进兵包围了仇池，杨文德自封为征西将军，秦、河、梁三州牧和仇池公。

[5]甲午，立皇子诞为广陵王。

[5]甲午（二十四日），刘宋立皇子刘诞为广陵王。

[6]丁酉，魏大赦。

[6]丁酉（二十七日），北魏实行大赦。

[7]己亥，魏主如阴山。

[7]己亥（二十九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去阴山。

[8]五月，魏古弼发上、高平、城诸军击杨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关中诸军至下辩，闻仇池解围，欲还；弼遣人谓豹子曰："宋人耻败，必将复来。军还之后，再举为难，不如练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师必至；以逸待劳，无不克矣。"豹子从之。魏以豹子为仇池镇将。

[8]五月，北魏安西将军古弼征发上、高平、城等地的几支军队进攻杨文德，杨文德退走。征西将军皮豹子督统关中各路大军到下辩，听说仇池解除围困，打算回去。古弼马上派人对皮豹子说："宋国耻于这次战败，一定会再回来。你的军队回去之后，再次举兵是很难的，不如在此训练士卒，积蓄力量等待宋兵。出不了秋冬二季，宋军一定会来。我们以逸待劳，没有不能攻克的。"皮豹子听从了他的话。北魏任命皮豹子做仇池镇将。

杨文德遣使来求援。秋，七月，癸丑，诏以文德为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芦城，以任为左司马；武都、阴平氐多归之。

杨文德派使节来宋求援。秋季，七月，癸丑（十四日），刘宋文帝下诏，任命杨文德为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文德屯兵葭芦城，任命任为左司马。武都、阴平一带的氐人大多归附于他。

[9]甲子，前雍州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减匿金宝及善马，下狱死。

[9]甲子（二十五日），刘宋前雍州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岷明被查出在仇池侵吞金银财宝及良马一事，被抓进牢狱，处以死刑。

[10]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舍辎重，以轻骑袭柔然，分军为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将为后继。

[10]九月，辛己（疑误），北魏国主前往漠南。甲辰（初六），魏军舍弃辎重，率轻骑袭击柔然。分兵四路：乐安王拓跋范、建宁王拓

跋崇各率十五名将领从东路进军，乐平王拓跋丕督统十五名将领从西路进军，北魏国主从中路进军，中山王拓跋辰督统十五名将领作为后援。

魏主至鹿浑谷，遇敕连可汗。太子晃言于魏主曰：“贼不意大军猝至，宜掩其不备，速进击之。”尚书令刘固谏。以为“贼营中尘盛，其众必多，出至平地，恐为所围，不如须诸军大集，然后击之”。晃曰：“尘之盛者，由军士惊怖扰乱故也，何得营上而有此尘乎！”魏主疑之，不急击。柔然遁去，追赶至石水，不及而还。既而获柔然候骑曰：“柔然不觉魏军至，上下惶骇，引众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军国大事，皆与太子谋之。

北魏国主来到鹿浑谷，正好与柔然国的敕连可汗相遇。太子拓跋晃对北魏国主说：“柔然贼兵没想到我们的大部队突然到此，我们该趁他们没有防备时立刻进攻。”尚书令刘却竭力劝阻，他认为：“柔然军营中尘土很大，他们的人一定很多，到平地去与他们交战，恐怕会被柔然军队包围，不如等到各路大军会集到这里之后再攻打。”拓跋晃说：“柔然军营尘土飞扬，是因为柔然士卒惊慌失措到处乱跑所造成的，不然，怎么会在军营上空有如此多的尘土呢！”北魏国主为此也将信将疑，没有马上攻打。柔然部队趁机逃走，北魏国主追到石水，没有追上而返回。不久，俘获了柔然的侦察骑兵说：“柔然国没有发觉魏兵的到来，所以当得知魏兵已到时，整个军营慌作一团，敕连可汗赶快率将士向北而逃，跑了六七天，知道后面没有追赶的魏兵，才开始缓步行进。”北魏国主听后非常后悔。从此以后，每遇军队或国家大事，北魏国主都要和拓跋晃商量。

司马楚之别将兵督军粮，镇北将军封沓亡降柔然，说柔然令击楚之以绝军食。俄而军中有告失驴耳者，诸将莫晓其故，楚之曰：“此必贼遣奸人入营觇伺，割驴耳以为信耳。贼至不久，宜急为之备。”乃伐柳为城，以水灌之令冻；城立而柔然至，冰坚滑，不可攻，乃散走。

琅邪王司马楚之另外率领一支部队督运军粮。镇北将军封沓逃走归降柔然，他劝说柔然攻打司马楚之，以断绝北魏兵士的粮饷。不久，司马楚之军中有人报告说有一只驴子的耳朵没有了，各位将领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司马楚之说：“这一定是贼军派奸人偷偷到我们这里察看动静，割掉一只驴的耳朵作为证据。贼军马上就会来进犯，我们应该

迅速做好准备。”于是，司马楚之命砍伐柳树建造城堡，然后把水浇在上面使之结冰。城堡刚刚建好，柔然兵就到了，由于城堡地面冰坚而滑，柔然兵无法攻城，于是就撤走了。

[11]十一月，将军姜道盛与杨文德合众二万攻魏浊水戍，魏皮豹子、河间公齐救之，道盛败死。

[11]十一月，刘宋将军姜道盛同杨文德合兵共二万人，攻打北魏的浊水戍。北魏皮豹子和河间公拓跋齐赶来营救，姜道盛战败身亡。

[12]甲子，魏主还，至朔方，下诏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且曰：“诸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还平城。

[12]甲子（二十七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在返回京城的途中来到朔方，下诏让太子拓跋晃协佐总管全国日常事务，统领文武百官。拓跋焘还说：“各位功臣劳苦很长时间了，都应该按自己的爵位回到府中去养老。按时朝见或在朕面前参加宴会，谈论一些治国之道，陈述一下自己的见解，这样也就可以了。不适于再担任繁重的职务来劳烦自身。我们要另外推荐贤能俊才来完备百官职位。”十二月，丁卯（初一），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二十一年（甲申、444）

二十一年（甲申，公元444年）

[1]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

[1]春季，正月，己亥（初三），刘宋文帝举行亲耕仪式，实行大赦。[2]壬寅，魏太子始总百揆，命侍中·中书监穆寿、司徒崔浩、侍中张黎、古弼辅太子决庶政，上书者皆称臣，仪与表同。

[2]壬寅（初六），北魏太子拓跋晃开始总管百官事务。拓跋焘任命中侍、中书监穆寿，司徒崔浩，侍中张黎、古弼辅佐太子拓跋晃裁决日常政务。凡上书给太子时都要称臣，礼仪与所称呼的尊卑一致。

古弼为人，忠慎质直；尝以上谷苑囿太广，乞减太半以赐贫民，入见魏主，欲奏其事。帝方与给事中刘树围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获陈闻。忽起，树头，掣下床，搏其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帝失容，舍棋曰：“不听奏事，朕之过也，树何罪！

置之！”弼具以状闻，帝皆可其奏。弼曰：“为人臣无礼至此，其罪大矣。”出诣公车，免冠徒跣请罪。帝召入，谓曰：“吾闻筑社之役，蹇蹶而筑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则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职。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为之，勿顾虑也。”

古弼为人忠厚谨慎，善良正直，曾经因为上谷的皇家苑囿占地面积太大而请求减去一半面积，赐给贫民百姓。当他进宫晋见拓跋焘，打算奏请这件事时，拓跋焘正在同给事中刘树下围棋，他的心思没在古弼身上。古弼坐等许久，没有得到说话的机会，他忽然跳起来，揪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下床，揪着他的耳朵殴打他的后背，说：“朝廷没有治理好，实在是你的罪过！”拓跋焘大惊失色，放下棋子说：“不听你奏请事情，是我的过错，刘树有什么罪过！放了他！”古弼把要奏请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拓跋焘完全同意。古弼说：“我身为臣属，竟无礼到这种程度，罪过实在太大。”说完出宫来到公车官署，脱掉帽子、光着脚请求处罚。拓跋焘召他入宫，对他说：“我听说过建造社坛的工事，是要一跛一拐地去干活；完工后，要衣冠端正地去祭祀，神灵就降福于他。可是你有什么罪过呢！戴上帽子穿上鞋做你该做的事去吧。如果是对国家有利，方便百姓的事，就要尽全力去做，不要有任何顾虑。”

太子课民稼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以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

太子拓跋晃督促百姓种庄稼，让没有牛的人家去向有牛的人家借牛来耕种，然后再替有牛的人家锄地来作为偿还，通常是耕种二十二亩，替人家锄地七亩，大概都以这种比例来进行。让百姓把自己的姓名标在地头，这样就可以看到谁勤谁懒。同时，禁止百姓喝酒和游玩。因此，开垦的农田大大增加。

[3]戊申，魏主诏：“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养沙门、巫觋于家者，皆遣诣官曹，过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门、巫觋死，主人门诛。”庚戌，又诏：“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诣太学，其百工、商贾之子，当各习父兄之业，毋得私立学校；违者，师死，主人门诛。”

[3]戊申（十二日），北魏国主拓跋焘下诏说：“王公以下直到平民，私自在家供养僧侣、男女巫师的人都要送到官府。超过二月十五

目而不交出者，处死僧侣和巫师，私藏者满门抄斩。”庚戌（十四日），又下诏说：“王、公、卿、大夫的儿子都要送到太学读书，而百工、商人之子，都要学习并继承父兄的职业，不能私设学校。违犯规定的，老师处死，当事人全家抄斩。”

[4]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内都坐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斩于都南。

[4]二月，辛未（初六），北魏中山王拓跋辰、内都坐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名将领因在攻打柔然时没能按时到达，在平城南郊被斩首。

初，魏尚书令刘，久典机要，恃宠自专，魏主心恶之。及将袭柔然，谏曰：“蠕蠕迁徙无常，前者出师，劳而无功，不如广农积谷以待其来。”崔浩固劝魏主行，魏主从之。谶耻其言不用，欲败魏师；魏主与诸将期会鹿浑谷，矫诏易其期。帝至鹿浑谷六日，诸将不至，柔然遂远遁，追之不及。军还，经漠中，粮尽，士卒多死。阴使人惊魏军，劝帝委军轻远，帝不从。以军出无功，请治崔浩之罪。帝曰：“诸将失期，遇贼不击，浩何罪也！”浩以矫诏事白帝，帝至五原，收，囚之。帝之北行也，私谓所亲曰：“若车驾不返，吾当立乐平王。”闻尚书右丞张嵩家有图谶，问曰：“刘氏应王，继国家后，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无名。”帝闻之，命有司穷治，索嵩家，得谶书。事连南康公狄邻，、嵩、邻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在势要，好作威福，诸将破敌，所得财物皆与分之。既死，籍其家，财巨万，帝每娩灾 蚯谐萼

当初，北魏尚书令刘长期主管朝廷机要事务，他依仗主上的宠信，独断专行，北魏国主拓跋焘厌恶他。北魏要去攻袭柔然汗国时，刘劝谏说：“蠕蠕经常迁徙，没有固定居处，上次我们出兵，劳而无功，不如扩大农业生产、广屯粮食，等待他们前来。”司徒崔浩则坚持劝拓跋焘前去征讨，拓跋焘接受了他的建议。刘为自己的建议未被采纳而感到羞愧，打算想办法使北魏军队打败仗。拓跋焘与各位将领约好日期在鹿浑谷会师，刘却假传诏令，私改了日期。拓跋焘到达鹿浑谷已经六天，其他将领还未到达，柔然王于是远远逃走，北魏将士追赶而未追上。北魏军队回师，途经沙漠地带，粮食已经吃完，将士死了很多。刘又私下派人惊扰魏军军心，刘本人力劝拓跋焘抛下军队自己轻

装回京，拓跋焘没有接受。刘以这次军队出师无功而要求追究崔浩的罪责。拓跋焘说：“各路将领延误了会师日期，我自己遇上贼兵而没有攻打，崔浩有什么罪呢！”崔浩把刘假传诏令之事告诉了拓跋焘，拓跋焘抵达五原，将刘逮捕囚禁起来。拓跋焘北征时，刘暗中对与他亲近的人说：“如果车驾回不来了，我就拥立乐平王拓跋丕做皇帝。”刘听说尚书右丞张嵩家藏有图谶，就问张嵩：“刘氏应该称王，承继国家以后的大业，那里有我的姓名吗？”张嵩说：“有姓而没有名。”拓跋焘听到这件事后，命令有关部门严厉追究查治，搜查张嵩家宅，果然得到了那本谶书。这件事还牵连了南康公狄邻。最终，刘张嵩和狄邻都被屠灭三族，死了一百多人。刘在位时，喜欢作威作福，将领们打败了敌人，得到的财宝都要与他同分。刘被处死后，查抄他的家，财产以万万计。太武帝每次谈起这件事都恨得咬牙切齿。

癸酉，乐平戾王丕以忧卒。初，魏主筑白台，高二百余尺。丕梦登其上，四顾不见人，命术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弃市。高允闻之，曰：“夫筮者皆当依附爻象，劝以忠孝。王之问道秀也，道秀宜曰：‘穷高为亢。《易》曰：“亢龙有悔，”又曰：“高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则王安于上，身全于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癸酉（初八），乐平戾王拓跋丕忧虑过度而去世。当初，北魏国主曾建造白台，高二百多尺。拓跋丕梦见自己登上了白台，四处望去却不见人影，他叫术士董道秀为他占卜，董道秀说：“大吉。”拓跋丕面露喜色。等到拓跋丕去世，董道秀也因罪被押往刑场斩首。高允听说这件事后，说：“占卜的人都应当按照六爻的形象去规劝人们忠于国家孝敬父母。乐平王向董道秀问卦时，董道秀应该说：‘高到极点就是亢。《易经》说：“亢龙有悔”，又说：“高则无民”，都是不吉祥的兆头，乐平王不能不以此为戒。’如果这样，在上，乐平王平安无事；在下，董道秀保全性命。董道秀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当然应该被处死。”

[5]庚辰，魏主幸庐。

[5]庚辰（十五日），北魏国主来到卢地。

[6]己丑，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尉，领司徒。

[6]己丑（二十四日），刘宋江夏王刘义恭晋升太尉，兼任司徒。

[7]庚寅，以侍中、领右卫将军沈演之为中领军，左卫将军范晔为太子詹事。

[7]庚寅（二十五日），刘宋任命侍中、兼右卫将军沈演之为中领军，左卫将军范晔为太子詹事。

[8]辛卯，立皇子宏为建平王。

[8]辛卯（二十六日），刘宋立皇子刘宏为建平王。

[9]三月，甲辰，魏主还宫。

[9]三月，甲辰（初九），北魏国主回到皇宫。

[10]癸丑，魏主遣司空长孙道生镇统万。

[10]癸丑（十八日），北魏国主派司空长孙道生镇守统万。

[11]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帐下所杀。

[11]夏季，四月，乙亥（十一日），北魏侍中、太宰、阳平王杜超被手下的卫士杀死。

[12]六月，魏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帅五千余落北走，遣兵追击之，至漠南，杀其渠师，余徒冀、相、定三州为营户。

[12]六月，北魏北方地区百姓杀了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聚集五千多帐落崐向北逃去，北魏朝廷派兵前去追击，追到漠南，杀了他们的首领，其余的百姓则迁到冀、相、定三州成为营户。

[13]吐谷浑王慕利延兄子纬世与魏使者谋降魏，慕利延杀之。是月，纬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为归义王。

[13]吐谷浑可汗慕容慕利延的侄子慕容纬世同北魏使节密谋要向北魏投降，慕容慕利延杀了他。这个月，慕容纬世的弟弟慕容叱力延等八人投奔北魏，北魏朝廷封慕容叱力延为归义王。

[14]沮渠无讳卒，弟安周代立。

[14]沮渠无讳去世，其弟沮渠安周代替他为王。

[15]魏入中国以来，虽颇用古礼祀天地、宗庙、百神，而犹循其旧俗，所祀胡神甚众。崔浩请存合于祀典者五十七所，其余复重及小神悉罢之。魏主从之。

[15]北魏进入中原以来，虽然也常常使用古代礼仪来祭祀天地、祖庙和各种神灵，却仍在沿循旧有习俗，祭祀的胡族神很多。司徒崔浩

请求只留下符合祭祀典章的五十七所寺庙，其余重复的寺庙和过小的神祇都取消。北魏国主同意他的建议。

[16]秋，七月，癸卯，魏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反，伏诛。

[16]秋季，七月，癸卯（初十），北魏东雍州刺史沮渠秉图谋造反，被朝廷处死。

[17]八月，乙丑，魏主畋于河西，尚书令古弼留守。诏以肥马给猎骑，弼悉以弱者给之。帝大怒曰："笔头奴敢裁量朕！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锐，故帝常以笔目之。弼官属惶怖，恐并坐诛，弼曰："吾为人臣，不使人主盘于游畋，其罪小；不备不虞，乏军国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强，南寇未灭，吾以肥马供军，弱马供猎，为国远虑，虽死何伤！且吾自为之，非诸君之忧也。"帝闻之，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袭，马二匹，鹿十头。

[17]八月，乙丑（初三），北魏国主拓跋焘去河西狩猎，尚书令古弼留守平城。拓跋焘下诏让古弼将肥壮的马送给打猎骑兵，但古弼提供的却全是瘦弱的马。拓跋焘勃然大怒说："笔头奴胆敢对我的诏令打折扣。我回去，先折了这个奴才！"古弼的头长得很尖，拓跋焘经常把他的脑袋比作笔尖。古弼的属下官员惶然恐怖，唯恐自己受牵连被杀。古弼却说："我身为人臣，不让人主沉湎于游玩狩猎之中，这个罪过是小的。如果不预防国家出现的不测之事，使国家缺少军队所用的物资，这个罪过才是大的。现在蠕蠕正处于强盛时期，南方贼寇还未消灭，我把肥壮的马供军队所用，瘦弱的马供打猎所用，这是为国家做长远打算，虽然被处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这一切是我一个人所做的，你们不要担心。"拓跋焘听说后，感叹说："我有这样的臣子，是国家之宝呀。"赏赐给古弼一套礼服、两匹马和十头鹿。

他日，魏主复畋于山北，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五百乘以运之。诏使已去，魏主谓左右曰："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以马运之。"遂还。行百余里，得弼表曰："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帝曰："果如吾言，笔公可谓社稷之臣矣！"

又一天，拓跋焘再次去山北打猎，捕获了几千头麋鹿。拓跋焘下诏给尚书，让尚书派出五百辆车来运送麋鹿。拿着诏书的信使已经走了，拓跋焘对左右将士说："笔头公一定不会给我这么多车，你们不如

用马来运送。”说完他就回宫了。拓跋焘刚走了一百多里，就收到古弼的奏表说：“今年秋天谷穗下垂而且颜色金黄，桑麻大豆遍布在田野里，野猪野鹿偷吃，飞鸟大雁啄食，加之风吹雨打，这样损耗早晚就会相差三倍。乞请允许推迟延缓运送麋鹿，以便把谷子尽快收割运送完毕。”拓跋焘说：“果然如我所说的那样，笔头公可称得上是国家栋梁之臣啦！”

[18]魏主使员外散骑常侍高济来聘。

[18]北魏国主拓跋焘派员外散骑常侍高济去刘宋探访。

[19]戊辰，以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以南谯夫义宣为荆州刺史。初，帝以义宣不才，故不用，会稽公主屡以为言，帝不得已用之。先赐中诏敕之曰：“师护以在西久，比表求还，今欲听许，以汝代之。师护虽无殊绩，洁已节用，通怀期物，不恣群下，声著西土，岷为士庶所安，论者乃未议迁之。今之回换，更为汝与师护年时一辈，欲各试其能。汝往，脱有一事减之者，既于西夏交有巨碍，迁代之讥，必归责于吾矣。此事亦易勉耳，无为使人复生评论也！”义宣至镇，勤自课厉，事亦修理。

[19]戊辰（初六），刘宋朝廷任命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和南兖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为荆州刺史。当初，文帝认为刘义宣没有什么才能，因而不用他，姐姐会稽公主总是替刘义宣说话，文帝才不得不用他。正式诏令下达之前，文帝先给他下了一份手诏，告诫他说：“师护（刘义季）在西边呆得时间太长了，近来表奏要求回来，现在我打算答应他，让你接替他的职务。师护虽然没有特殊的成就，但他洁身自好，俭朴廉正，胸怀宽广，待人诚实，不骄纵属下，因而其声名在西部广为传诵，被士族和平民所拥戴，监察论政的人才没有提出调他离任的动议。现在我换了你，还是因为你跟师护辈份一样，想试试你们各自的能力。你去西边，假若有一件事处理得不如他，就会同荆楚一带产生隔阂，讥刺我换人不当，将责任归于我一身。对这个差事，你也不过就是努力治理，谨慎为之罢了，不能让别人又来指指点点，说出别的话来。”刘义宣到了他的住地，勤勉严格，各种事务做得也很有条不紊。

庚辰，会稽长公主卒。

庚辰（十八日），刘宋会稽长公主去世。

[20]吐谷浑吒力延等请师于魏以讨吐谷浑王慕利延，魏主使晋王伏罗督诸军击之。

[20]吐谷浑的慕容吒力延等请求北魏朝廷出兵讨伐吐谷浑可汗慕容慕利延，北魏国主派晋王拓跋伏罗督统各路大军袭击慕容慕利延。

[21]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为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河西王。

[21]九月，甲辰（十二日），刘宋朝廷任命沮渠安周为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和河西王。

[22]丁未，魏主如漠南，将袭柔然，柔然敕连可汗远遁，乃止。敕连寻卒，子吐贺真立，号处罗可汗。

[22]丁未（十五日），北魏国主前去漠南，准备袭击柔然，柔然敕连可汗远远逃走，于是停止。不久，敕连可汗去世，他的儿子郁久闾吐贺真继位，号称处罗可汗。

[23]魏晋王伏罗至乐都，引兵从间道袭吐谷浑，至大母桥。吐谷浑王慕利延大惊，逃奔白兰，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军斩首五千余级。慕利延从弟伏念等帅万三千落降于魏。

[23]北魏晋王拓跋伏罗到达乐都，带领军队从小路袭击吐谷浑，到达大母桥。吐谷浑可汗慕容慕利延非常惊恐逃到了白兰，他的侄子慕容拾寅逃奔河西。北魏军队杀了五千多吐谷浑人。慕容慕利延的堂弟慕容伏念等人率一万三千多帐落向北魏投降。

[24]冬，十月，己卯，以左军将军徐琼为兖州刺史，大将军参军申恬为冀州刺史。徙兖州镇须昌，冀州镇历下。恬，谟之弟也。

[24]冬季，十月，己卯（十七日），刘宋任命左军将军徐琼做兖州刺史，大将军参军申恬为冀州刺史。将兖州的治所迁到须昌，冀州治所迁到了历下。申恬是申谟的弟弟。

[25]十二月魏主还平城。

[25]十二月，北魏国主回到了平城。

[26]是岁，沙州牧李宝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为外都大官。

[26]这一年，沙州牧李宝来到平城朝见北魏国主。北魏朝廷把他留在了平城，任命他为外都大官。

[27]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历》，表上之。以月食之冲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检之，知尧时冬至日在须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测景校二至，差三日有余，知今之南至日应在斗十三四度。于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时，日之所在，移旧四度。又月有迟疾，前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赢缩定其小余，以正朔望之日。诏付外详之。太史令钱乐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频三大，频二小，比旧法殊为乖异，谓宜仍旧。诏可。

[27]刘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写《元嘉新历》，呈报给文帝。他认为从月峄食时日月相对的关系就能知道太阳的位置。他又用中星进行检查，测出帝尧时期冬至这天太阳位于须女星十度之处，现在在斗星十七度的位置上。何承天还测量了日影，以此来校正冬至和夏至，最后测出有三天多的误差。他认为现在的冬至太阳应该在斗星十三四度的位置上。于是，他改订新的历法：将冬至往前移动了三天零五个时辰。太阳从它现在的位置上向原来的位置上移动了四度。又由于月亮运转或快或慢，把原来的历法中的初一和十五拿来对照，发现月食并不在初一和十五这两个日子上。现在，他全部用每月天数的多少来推出闰月，以此调正了初一、十五的位置。文帝下诏交给宫外其他大臣详细考察。太史令钱乐之等上奏，认为这一切都和何承天所讲的一样，但是何承天历法的月份有一连三个月都为大月、一连两个月都是小月的情况，比起旧历法来差异较大，更加有谬，认为还应该使用旧历法。文帝下诏同意。

二十二年（乙酉、445）

二十二年（乙酉，公元445年）

[1]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历。初，汉京房以十二律中吕上生黄钟，不满九寸，更演为六十律。钱乐之复演为三百六十律，日当一管。何承天立议，以为上下相生，三分损益其一，盖古人简易之法，犹如古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谬为六十。乃更设新律，林钟长六寸一厘，则从中吕还得黄钟，十二旋宫，声韵无失。

[1]春季，正月，辛卯朔（初一），刘宋开始使用新历法。当初，西汉京房将十二音律中的中吕、上生、黄钟，凡没有超过九寸的，都改到六十音律。钱乐之又把它扩大到三百六十音律。每日使用一种乐

器。何承天提出见解，认为上下相生，于三分之中增减其一，是古人所用的简便易行的方法，如同古代历法中的能见到的天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中的一个单位，但京房却没有明白其中的真义，而把它错误地定为六十。于是，何承天改设新的音律，林钟长六寸一厘，便从中吕回到黄钟的位置，每十二律吕又回到第一音级，声韵毫无损失。

[2]壬辰，以武陵王骏为雍州刺史。帝欲经略关、河，故以骏镇襄阳。

[2]壬辰（初二），刘宋文帝任命武陵王刘骏为雍州刺史。文帝想要收回关、河一带北方土地，因此让刘骏去镇守襄阳。

[3]魏主使散骑常侍宋来聘。

[3]北魏国主让散骑常侍宋来刘宋探访。

[4]二月，魏主如上党，西至吐京，讨徙叛胡，出配郡县。

[4]二月，北魏国主来到上党，西到吐京，征讨并迁移叛变的胡人，将他们发配到各郡县。

[5]甲戌，立皇子为东海王，昶为义阳王。

[5]甲戌（十四日），文帝立皇子刘为东海王，刘昶为义阳王。

[6]三月，庚申，魏主还宫。

[6]三月庚申（疑误），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7]魏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

[7]北魏朝廷下诏说："所有有疑问的诉讼案件都交给中书，中书凭借经典来衡量裁决。"

[8]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击吐谷浑王慕利延于白兰，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远将军乙乌头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罕。

[8]夏季，四月，庚戌（疑误），北魏国主派遣征西大将军高凉王拓跋那等人在白兰袭击逃亡的吐谷浑可汗慕容慕利延，秦州刺史代郡人封敕文、安远将军乙乌头在罕向慕容慕利延的侄子慕容什归发起了进攻。

[9]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与魏邻，大惧，曰："通其使人，知我国虚实，取亡必速。"乃闭断魏道，使者往来，辄钞劫之。由是西域

不通者数年。魏主使散骑常侍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击鄯善。

[9]河西灭亡后，鄯善人认为自己的土地与北魏相邻，大为惊惧，说："如果允许北魏的使节到我们这里来，知道我们的虚实，我们会很快灭亡。"于是，将与北魏相通的道路全部封锁。北魏的使节来往经过这里，他们就抢劫。因此，北魏与西域隔绝了几年的时间。北魏国主派散骑常侍万度归率凉州以西的士卒攻打鄯善人。

[10]六月，壬辰，魏主北巡。

[10]六月，壬辰（初五），北魏国主到北方巡视。

[11]帝谋伐魏，罢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为豫州刺史。

[11]文帝计划讨伐北魏，他先撤销南豫州，将其归并到豫州，任命南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为豫州刺史。

[12]秋，七月，己未，以尚书仆射孟为左仆射，中护军何尚之为右仆射。

[12]秋季，七月，己未（初二），刘宋文帝任命尚书仆射孟为左仆射，中护军何尚之为右仆射。

[13]武陵王骏将之镇，时缘沔诸蛮犹为寇，水陆梗碍；骏分军遣抚军中兵参军沈庆之掩击，大破之。骏至镇，蛮断驿道，欲攻随郡；随郡太守河东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击，大破之，遂平诸蛮，获七万余口。山蛮最强，沈庆之讨平之，获三万余口，徙万余口于建康。

[13]刘宋武陵王刘骏将到襄阳镇守，此时，沔水两岸各蛮族仍然以打家劫舍为生，水陆交通受到阻塞。刘骏派出一部分军队由抚军中兵参军沈庆之指挥突然攻袭那些强盗，把他们打得大败。刘骏到达襄阳后，蛮夷人切断了他与外界通信的道路，打算攻打随郡。随郡太守河东人柳元景招募到六七百人截击蛮夷人，将他们打得大败，各地蛮夷叛乱因此平定，共俘获了七万多人。山蛮夷势力最强，沈庆之前去讨伐，平定了那里，俘获三万多人，将一万多人迁移到了都城建康。

[14]吐谷浑什归闻魏军将至，弃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罕，分徙其民千家还上，留乙乌头守罕。

[14]吐谷汗的慕容什归听说北魏军将要到达罕，他放弃城池，连夜逃走。八月，丁亥（初一），封敕文进入罕，将一千多户百姓迁入

上，让乙乌头留守罕。

[15]万度归至敦煌，留辎重，以轻骑五千度流沙，袭鄯善，壬辰，鄯善王真达面缚出降。度归留军屯守，与真达诣平城，西域复通。

[15]北魏万度归到达敦煌，留下辎重，率领轻骑兵五千人向西渡过流沙，袭击鄯善部落。壬辰（初六），鄯善王真达反绑双臂出来投降。万度归留下部分军队驻守，他同真达回到了平城。西域之路再次开通。

[16]魏主如阴山之北，发诸州兵三分之一，各于其州戒严，以须后命。徙诸种杂民五千余家于北边，令就北畜牧，以饵柔然。

[16]北魏国主到了阴山之北，下令发动每个州三分之一的兵力在本州警戒，等待以后命令。把五千多户不同民族的居民迁移到北方边地，让他们在北方放牧牲畜，以引诱柔然。

[17]壬寅，魏高凉王那军至宁头城，吐谷浑王慕利延拥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浑慕之子被囊逆战，那击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丰帅精骑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及吐谷浑什归、乞伏炽盘之子成龙，皆送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阗，杀其王，据其地，死者数万人。

[17]壬寅（十六日），北魏高凉王拓跋那率兵到达宁头城。吐谷浑可汗慕容慕利延带着他的部落穿过沙漠向西逃去。吐谷浑前可汗慕容慕之子慕容被囊领兵迎战，被拓跋那击败。慕容被囊逃走。中山公杜丰又率精锐骑兵追赶，穿过三危山，来到雪山，活捉了慕容被囊、慕容什归和乞伏炽磐的儿子乞伏成龙，全部押送到平城。慕容慕利延于是又向西进入于阗国，杀了国王，占领了该国的属地，死了几万人。

[18]九月，癸酉，上饯衡阳王义季于武帐冈。上将行，敕诸子且勿食，至会所设馔；日旰，不至，有饥色。上乃谓曰："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汝曹识有饥苦，知以节俭御物耳。"

[18]九月，癸酉（十七日），刘宋文帝在武帐冈为衡阳王刘义季饯行。文帝将要离开皇宫时，他告诉儿子们暂时不要吃东西，等到达送别刘义季的地方再设宴进餐。直到太阳西斜，刘义季还没有来到，大家饿得脸色很难看。文帝这才对大家说："你们从小生活在富裕安适的环境中，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今天就是想让你们知道还有饥饿困苦，让你们以后知道使用东西要节俭罢了。"

裴子野论曰：善乎太祖之训也！夫侈兴于有余，俭生于不足。欲其隐约，莫若贫贱！习其险艰，利以任使；为其情伪，易以躬临。太祖若能率此训也，难其志操，卑其礼秩，教成德立，然后授以政事，则无怠无荒，可播之于九崐服矣。

裴子野论曰：太祖刘义隆这番训导真是正确啊！奢华浪费产生在富足的环境中，节俭出在贫穷困苦之中。如果打算让他懂得忧困然后成材的道理，不如让他生长在贫贱的环境中。学会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生活，能更好地担当重任；亲身经历民情真伪，易于君临天下。太祖如若能以他的训导为表率，就应该让他的儿子们的志向操行受到磨炼，降低他们的官职待遇，教育他们树立良好的道德风范，然后再将国家大事交给他们，他们就不会懈怠、荒唐行事，就可以让远近悦服。

高祖思固本枝，崇树襁褓；后世遵守，迭据方岳。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绝咽于衾衽者动数十人。国之存亡，既不是系，早肆民上，非善诲也。

高祖刘裕打算巩固本家族的地位，对皇家襁褓中的婴儿都封以很高的爵位，后代也遵循他的办法，先后让小孩子独镇一方。到了泰始初年、升明末年，幼小亲王在襁褓中就被掐死的动辄有几十人。国家存亡，既然不维系在那些小孩子身上，那么让他们过早地居于万民之上的高位，实在不是好的教诲。

[19]魏民间讹言：“灭魏者吴”，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诸种胡争应之，有众十余万；遣其党赵绾来，上表自归。冬，十月，戊子，长安镇副将拓跋纥帅众讨吴，纥败死。吴众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魏主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命将军叔孙拔领摄并、秦、雍三州兵屯渭北。

[19]北魏民间传说一种谣言“灭亡北魏的是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聚众反叛，各族胡人都争先恐后地前来响应，聚有部众十多万人。盖吴派遣他的同伙赵绾来到刘宋朝廷，上疏请求归降。冬季，十月，戊子（初三），长安镇副将拓跋纥率众兵征讨盖吴，却战败而死。盖吴的兵卒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渡过渭水逃奔南山。北魏国主征调高平敕勒骑兵奔赴长安，命令将军叔孙拔统领并、秦、雍三州的军队屯居渭水之北。

[20]十一月，魏发冀州民造浮桥于津。

[20]十一月，北魏调遣冀州百姓在津建造浮桥。

[21]盖吴遣别部帅白广平，西掠新平，安定诸胡皆聚众应之。又分兵东掠临晋巴东，将军章直击破之，溺死于河者三万余人。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将军叔孙拔与战于渭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

[21]盖吴派遣另一支部队的统帅白广平西去新平劫掠财物，安定的各族胡人群起响应，盖吴又分兵向东劫掠临晋以东的地方，北魏将军章直把他击败，被河水淹死达三万多人。盖吴又派兵向西劫掠，走到长安，与北魏将军叔孙拔在渭水之北交战，结果被叔孙拔打得大败，斩首三万多人。

河东蜀薛永宗聚众以应吴，袭击闻喜。闻喜县无兵仗，令忧惶无计；县人裴骏帅厉乡豪击之，永宗去。

河东蜀人薛永宗聚众响应盖吴，袭击闻喜，由于闻喜县没有军队驻守，县令惊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本县人裴骏率领各乡豪士对抗，薛永宗引兵撤退。

魏主命薛谨之子拔纠合宗、乡，壁于河际，以断二寇往来之路。庚午，魏主使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等将二万骑讨薛永宗，殿中尚书乙拔将三万骑讨盖吴，西平公寇提将万骑讨白广平。吴自号天台王，署置百官。

北魏国主拓跋焘命令薛谨的儿子薛拔纠合宗族乡里百姓，在黄河边上建造营垒，以此来切断盖吴与薛永宗相联系的道路。庚午（十五日），拓跋焘派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等人率二万骑兵讨伐薛永宗，派殿中尚书乙拔率三万骑兵讨伐盖吴，派西平公寇提统领一万骑兵讨伐白广平。盖吴自称天台王，手下设置文武百官。

[22]辛未，魏主还宫。

[22]辛未（十六日），北魏国主回到平城宫内。

[23]魏选六州骁骑二万，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将之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

[23]北魏从六个州中选出二万骁勇骑兵，派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分别统率，分二路劫淮河、泗水以北的地方，迁移青州、徐州老百姓充实河北。

[24]癸未，魏主西巡。

[24]癸未（二十八日），北魏国主去西部巡察。

[25]初，鲁国孔熙先博学文史，兼通数术，有纵横才志；为员外散骑侍郎崐，不为时所知，愤愤不得志。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获罪，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救解得免。及义康迁豫章，熙先密怀报效。且以为天文、图谶，帝必以非道晏驾，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以范晔志意不满，欲引与同谋，而熙 先素不为晔所重。太子中舍人谢综，晔之甥也，熙先倾身事之，综引熙先与晔相识。

[25]当初，鲁国人孔熙先精通文学和历史，并通晓数术，有纵横天下的才气和抱负。担任员外散骑侍郎时，不被当世人所了解，愤愤而不得志。他的父亲孔默之任广州刺史，因为贪赃枉法犯罪，多亏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相救才免于判刑。刘义康被贬到豫章时，孔熙先感激刘义康，决心效力报恩。而且他又认为根据天文、图谶，都表明刘宋文帝一定死于非命，原因是骨肉互相残杀，江州应该出天子。孔熙先感到范晔心中也有对朝廷的不满情绪，想拉范晔一起来谋划。但是，孔熙先平时并不被范晔所看重。太子中舍人谢综是范晔的外甥，孔熙先全力以赴来巴结谢综，谢综将孔熙先引见给范晔，让他们相识。

熙先家饶于财，数与晔博，故为拙行，以物输之。晔既利其财，又爱其文艺，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从容说晔曰："大将军英断聪敏，人神攸属，失职南垂，天下愤怨。小人受先君遗命，以死报大将军之德。顷人情骚动，天文舛错，此所谓时运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顺天人之心，结英豪之士，表里相应，发于肘腋；然后诛除异我，崇奉明圣，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小人请以七尺之躯，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归诸君子，丈人以为何如？"晔甚愕然。熙先曰："昔毛遏节于魏武，张温毕议于孙权，彼二人者，皆国之俊乂，岂言行玷缺，然后至于祸辱哉？皆以廉直劲正，不得久容。丈人之于本朝，不深于二主，人间雅誉，过于两臣，谗夫侧目，为日久矣，比肩竞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铁一言而刘班碎首，彼岂父兄之仇，百世之怨乎？所争不过荣名势利先后之间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发之不早；戮及百口，犹曰未厌。是可为寒心悼惧，岂书籍远事也哉！今建大勋，奉贤哲，图难于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鸿名，一旦苞举而有之，岂可弃置而不取哉！"晔犹疑未决。熙先曰："又月过于此者，愚则未敢道

耳。”晔曰：“何谓也？”熙先曰：“丈人奕叶清通，而不得连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晔门无内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晔默然不应，反意乃决。

孔熙先家非常富有，他常常和范晔在一块儿赌博，他故意赌得不好，将钱输给范晔。范晔既爱他的钱财，又喜欢他的才华，由此，二人慢慢亲近起来。孔熙先才渐渐地游说范晔道：“大将军刘义康果断聪敏，百姓及神明都愿归属于他，但他却被罢免职务发配到南部边陲，普天之下都为他愤恨不平。小人我接受了先父的遗言，要以死来报答大将军刘义康的大恩大德。近来，天下人心骚动不定，天象错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时运已经来到，这是不可以改变的事情。如果我们顺应上天、百姓的心愿，结交英雄豪杰，内外接应，在宫廷内起兵，尔后杀掉反对我们的人，拥戴圣明的天子，号令天下，有谁能敢不服从呢！小人我愿意用我这七尺之躯、三寸不烂之舌，建立大功、成就大事而归之于各位君子，老人家认为怎么样？”范晔感到非常吃惊。孔熙先说：“从前，毛对魏武帝曹操忠心耿耿，张温对孙权侃侃而谈，那二人都是国家的俊杰，难道他们是因为自己的言行不当而后招致祸害屈辱的吗？他们都是因为自己太廉洁正直、刚烈清正而不能长期被人所容纳。老人家您在本朝受到的信任程度并不比曹操、孙权宠信毛、张温更深，可是您在老百姓中间的名声却远远超过那两个忠臣。想要诬陷您的人对您侧目而视已经很久了，而您却要同他们肩并肩地平等竞争，这怎么能够办得到呢！最近，殷铁（景仁）只一句话，刘班就被击碎头颅，他们难道是因为父兄之间的仇恨或是存有百代的夙怨吗？他们之间所争夺的实际上不过是名利、权势谁先谁后的问题。争到最后，双方都怕自己陷得不深、动手不早，杀了一百人还说自己并未满足。这可以说是令人心寒、恐慌的，这难道是书读得多了就不懂得世事的缘故吗！现在，是建立大的功业，崇奉贤明睿智之人的良好时机，在容易的时候图谋难办的事，用安逸代替危险，而且，也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坐收大的美名，一个早晨举兵就能够得到这些，怎么能放弃而不去争取呢！”范晔犹豫不决。孔熙先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事情，我不敢说出来。”范晔说：“是什么？”孔熙先说：“老人家您代代清白，却不能和皇室联姻，人家把您当作猪狗来对待，而您却不曾认为这是一种耻辱，还想要为皇帝献身，这不也是很糊涂的事吗？！”

范晔家人品行峣不端，所以，孔熙先就用这些来激怒范晔。范晔默不作声，造反的决心于是下定了。

晔与沈演之并为帝所知，晔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尝独被引，晔以此为怨。晔累经义康府佐，中间获罪于义康。谢综及父述，皆为义康所厚，综弟约娶义康女。综为义康记室参军，自豫章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大将军府史仲承祖，有宠于义康，闻熙先有谋，密相结纳。丹杨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承祖因此结事湛之，告以密计。道入法略、尼法静，皆感义康旧恩，并与熙先往来。法静妹夫许曜，领队在台，许为内应。法静之豫章，熙先付以笺书，陈说图谶。于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并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称："贼臣赵伯符肆兵犯跸，祸流储宰，湛之、晔等投命奋戈，即日斩伯符首及共党与。今遣护军将军臧质奉玺绶迎彭城王正位辰极。"熙先以为举大事宜须以义康之旨谕众，晔又诈作义康与湛之书，令诛君侧之恶，宣示同党。

范晔和吏部尚书沈演之都为文帝所信任。每次范晔先到朝廷时，一定要等待沈演之，然后一同入宫。可是沈演之先到，却曾经单独被文帝先行召见，范晔因为这事怀有怨气。范晔曾经一直做刘义康的府佐，在此期间，他得罪过刘义康。但谢综和他的父亲谢述却都受到刘义康的厚待，谢综的弟弟谢约又娶了刘义康的女儿。谢综现在是刘义康的记室参军，他从豫章回到建康，向范晔申述了刘义康对他所表示的歉意，请求范晔谅解过去的隔阂，于是，二人又象往日一样友好。大将军府史仲承祖受到刘义康的宠爱，听说孔熙先图谋反叛，于是与他秘密结交。丹杨尹徐湛之平素也一直被刘义康所喜爱，所以仲承祖便因此极力结交奉事徐湛之，并把孔熙先等人的秘密计划告诉了徐湛之。道士法略、尼姑法静都感激刘义康的旧恩，也跟孔熙先来往。法静的妹夫许曜在宫廷中率领禁卫，他向孔熙先等人许诺做他们的内应。法静到豫章，孔熙先交给她一封信，向刘义康陈说图谶的含义。这样，他们暗地计划布署，对于平素与他们关系不好的人，都一并列入诛死的名册里。孔熙先又派他的弟弟孔休先作一篇声讨的文章，言称："叛臣赵伯符恣意使用武器冒犯皇帝，并对皇太子刘劭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此，徐湛之、范晔等人不顾自己的性命奋力挥戈战斗，即日内杀赵伯符和他的党羽。现在，派护军将军臧质捧着皇帝的玉玺绶

带去迎接彭城王刘义康正式登基。”孔熙先认为发起大事应该用刘义康的旨令告谕大家，于是，范晔又伪造刘义康写给徐湛之的书信，命令他杀掉文帝身边的坏人，把这封信拿给同党们看。

帝之燕武帐冈也，晔等谋以其日作乱。许曜侍帝，扣刀目晔，晔不敢仰视。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济，密以其谋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书、选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穷治。其夜，呼晔置客省，先于外收综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诘问晔，晔犹隐拒；熙先闻之，笑曰：“凡处分、符檄、书疏，皆范所造，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晔墨迹示之，乃具陈本末。

文帝到武帐冈赴宴，范晔等人图谋在这天发动叛乱。许曜侍卫文帝，将佩刀微微拔出，向范晔使眼色。范晔不敢抬起头来看。不一会儿，宴席结束，徐湛之害怕事情不能成功，就将孔熙先等人的阴谋全都报告了文帝。文帝让徐湛之仔细探听事情的先后情况，徐湛之拿到了他们起兵的檄文以及被选入参加叛乱的人的名单呈送给文帝。文帝于是命令有关部门严密搜捕追查。这天夜里，范晔被召唤入宫后就被软禁在客省内。事先已经在外面逮捕了谢综和孔熙先兄弟，他们全部服罪。文帝又派人审问范晔，范晔还在隐瞒抗拒，孔熙先听到这个情况后，大笑着说：“我们所有的筹划、讨伐檄文及信件等等都出于范晔之手，为什么到现在还这样抵赖呢？”文帝将范晔亲笔写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看，他才将事件的始末招供出来。

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桡。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那不作贼！”熙先于狱中上书谢恩，且陈图谶，深戒上以骨肉之祸，曰：“愿勿遗弃，存之中书。若囚死之后，或可追录，庶九泉之下，少塞衅责。”

第二天，全副武装的兵士将他们送交廷尉。孔熙先见风使舵，从容道来，言辞语气没有丝毫胆怯。文帝对他的才华感到十分惊奇，派人慰问并勉励他说崐：“凭着你的才气，在集书省埋没这么久，理该有别的想法，这是我亏待了你。”他又责怪前吏部尚书何尚之说：“让年龄即将三十的孔熙先做散骑郎，他怎么能不成为叛贼！”孔熙先在狱中上书文帝，感谢他的恩典，并将图谶上所显示的征兆告诉文帝，特别告

诫文帝要小心骨肉之间的祸变，他说："请不要把我写的这些东西扔掉，把它放在书省。如果我坐监死了以后，也许可以想起来查看，我在九泉之下，也会稍稍减少我闯下这一大祸的罪责。"

晔在狱为诗曰："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晔本意谓入狱即死，而上穷治其狱，遂经二旬，晔更有生望。狱吏戏之曰："外传詹事或当长系。"晔闻之，惊喜。综、熙先笑之曰："詹事畴昔攘袂嗔目，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今扰攘纷纭，畏死乃尔！设令赐以性命，人臣图主，何颜可以生存！"

范晔在狱中作诗说："虽不像嵇康被杀时索琴而弹，却可以像夏侯玄临刑时面不改色。"范晔本来以为自己入狱当天就会被处死，可是，文帝却在彻底追查这一案件，过了二十天没有什么动静，范晔又有了生的希望。狱吏嘲弄他说："外边传说太子詹事有可能被长期囚禁狱中。"范晔听后，惊喜交加。谢综、孔熙先笑话他说："詹事范晔当初是卷袖怒目、跃马驰骋，顾盼自如，自认为是一代豪杰。如今混乱纷纭，却怕死到了这种程度，即便皇上赐他不死，作为人臣而图谋皇上，他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呢？"

十二月，乙未，晔、综、熙先及其子弟、党与皆伏诛。晔母至市，涕泣责晔，以手击晔颈，晔颜色不怍；妹及妓妾来别，晔悲涕流涟。综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晔收泪而止。

十二月，乙未（十一日），范晔、谢综、孔熙先和他们的儿子、兄弟及同党全部被杀。范晔的母亲赶到刑场，痛哭流涕责骂范晔，用手打范晔的脖子，范晔并未显出惭愧的样子，范晔的妹妹及妻妾歌妓们前来作别时，范晔却悲从心起，涕泪横流。谢综在一边说："舅舅这样做可赶不上夏修玄那时的样子。"范晔于是又止住了泪水。

谢约不预逆谋，见兄综与熙先游，常谏之曰："此人轻事好奇，不近于道，果锐无检，未可与狎。"综不从而败。综母以子弟自蹈逆乱，独不出视。晔 语综曰："姊今不来，胜人多矣。"

谢约没有参预这场反叛，当初他看见哥哥谢综与孔熙先聚在一起时，常劝诫他说："孔熙先这个人常常轻率从事，行为离奇，不走正路，做事果断决绝却不检点，不能和他过于亲近。"谢综没有听从而导致身败。谢综的母亲因为儿子和弟弟自己制造叛乱，独独不到法场上去看他们。范晔对谢综说："我姐姐今天不来，比别人高明得多。"

收籍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不胜珠翠。母居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

朝廷没收范晔家产，见那些音乐器具、服饰珍玩，都非常珍奇华丽，歌妓妻妾们有用不完的珠宝翡翠，唯独范晔母亲居住的房子简陋不堪，只有一个堆着木柴的厨房，他的侄子冬天没有棉被盖，叔父冬天只穿一件单薄的布衣。

裴子野论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偾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刘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贪权，矜才以徇逆，累叶风素，一朝而陨。向之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矣。

裴子野论曰：有超过常人的才能的人，一定有想一飞冲天的抱负；有超世越俗的胸怀的人，常常不想久居人下。能够恪守道德规范，用礼教去约束自己行为的，恐怕很少！刘弘仁（湛）、范蔚宗（晔）都志傲而贪权，矜傲自己的才能而图谋叛逆，几代留存下来的清白家风毁于一旦。平时所称道的智慧才能，反而成了他们毁灭自身的工具。

[26]徐湛之所陈多不尽，为晔等辞所连引，上赦不问。臧质，熹之子也，先为徐、兖二州刺史，与晔厚善，晔败，以为义兴太守。

[26]丹杨尹徐湛之向文帝告发，有很多没有陈说出来，被范晔等人在供词中牵连出来，但文帝赦免了他，不再追究。臧质是臧熹的儿子，曾经做徐、兖二州的刺史，与范晔关系很好，范晔被处死之后，文帝调他做了义兴太守。

有司奏削彭城王义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诏免义康及其男女皆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以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相，领兵防守。邵，璞之兄也。义康在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长事，废书叹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有关部门奏请文帝削掉彭城王刘义康的爵位，将他逮捕交给廷尉定罪。丁酉（十三日），文帝下诏免去刘义康及其亲属的爵位官职，全部贬为平民，从宗室中除名，将他们解送到安成郡。任命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相，统领军队防守、看管。沈邵是沈璞的哥哥。刘义康在安成，用看书来消磨时光，当他看到西汉的淮南厉王刘长的事情时，丢下书感叹着说："古时就有这样的事，我却一点都不知道。看起来我获罪受惩也是应该的了。"

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赵伯符为护军将军。伯符，孝穆皇后之弟也。

庚戌（二十六日），刘宋文帝任命前豫州刺史赵伯符为护军将军。赵伯符是孝穆皇后赵氏的侄子。

[27]初，江左二郊无乐，宗庙虽有登歌，亦无二舞。是岁，南郊始设登歌。

[27]当初，江东南、北郊祭时还都没有音乐，皇室祖庙虽然有祭祀时唱的歌，但也没有文、武这二种舞蹈。这一年，南郊祭祀开始作了祭祀歌。

[28]魏安南、平南府移书兖州，以南国侨置诸州多滥北境名号；又欲游猎具区。兖州答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则彼立徐、扬，岂有其地？复知欲游猎具区。观化南国。开馆饰邸，则有司存；呼韩入汉，厥仪未泯，馈饩之秩，每存丰厚。"

[28]北魏安南府和平南府送给刘宋兖州一封信，指责刘宋土地上所设的各种侨州大多乱用北魏各州的名称；同时，他们要求去太湖游玩狩猎。兖州府回信答复说："如果一定要就土地来设立州郡，那么，你们设立徐州和扬州，难道也有这块土地吗？我们又知道你们想来太湖游玩狩猎，参观我们南国的风土教化，设置旅邸并进行装饰，由有关部门负责办理；当年呼韩邪单于到汉朝时所使用的仪式并未废除，用来款待你们的生肉粗米，经常储存而且丰富。"

二十三年（丙戌、446）

二十三年（丙戌，公元446年）

[1]春，正月，庚申，尚书左仆射孟罢。

[1]春季，正月，庚申（初六），刘宋尚书左仆射孟被免职。

[2]戊辰，魏主军至东雍州，临薛永宗垒，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众心纵弛。今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魏主从之，庚午，围其垒。永宗出战，大败，与家人皆赴汾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据弘农，弃城来奔。

[2]戊辰（十四日），北魏国主率领军队来到东部的雍州，临近薛永宗的城堡，崔浩说："薛永宗不知道陛下您亲自前来，他们的军心一定放纵松驰。现在正是北风又急又快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此机会赶快攻打。"拓跋焘同意他的意见。庚午（十六日），北魏军队包围了薛永

宗营垒。薛永宗出来迎战，结果大败，他和家里人都投入汾水自杀。他的同族人薛安都在此之前据守弘农，听到这个消息后，放弃了弘农而投奔刘宋。

辛未，魏主南如汾阴，济河，至洛水桥。闻盖吴在长安北，帝以渭北地无谷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问崔浩，对曰："夫击蛇者先击其首，首破则尾不能掉。今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轻骑趋之，一日可到，到则破之必矣。破吴，南向长安亦不过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伤。若从南道，则吴徐入北山，猝未可平。"帝不从，自渭南向长安，庚辰，至戏水。吴众闻之，悉散入北地山，军无所获。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长安，丙申，如，历陈仓，还，如雍城，所过诛民、夷与盖吴通谋者。乙拔等诸军大破盖吴于杏城。

辛未（十七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南去汾阴，渡过黄河，来到洛水桥。听说盖吴驻扎在长安北边，拓跋焘认为渭河以北没有粮食和青草，就打算渡到渭河的南部，沿着渭河向西挺进。拓跋焘问崔浩这个想法如何，崔浩回答说："打蛇的人先打蛇头，头被击坏，尾巴就无法调动了。如今盖吴营地与我们相距六十里，派轻骑前去攻打，一天就能到了，到达那里，就一定能击败盖吴。打败盖吴后，我们再南下长安也不过一天，多一天的辛苦并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从渭河之南进发，盖吴就会从容地进入北山，我们一下子是平定不了他们的。"拓跋焘没有按照崔浩说的去做，而从渭河南岸向长安进发。庚辰（二十六日），军队到达戏水。盖吴众人得到消息，全都分散进入北山，北魏军队没有什么收获。拓跋焘为此非常后悔。二月，丙戌（初二），拓跋焘到达长安，丙申（十二日），到达，又经过陈仓，尔后返回，前往雍城，所过之处，凡遇到汉人、夷蛮与盖吴串通的人一律诛杀。乙拔等各军在杏城大败盖吴。

吴复遣使上表求援，诏以吴为都督关·陇诸军事、雍州刺史、北地公，使岷雍、梁二州发兵屯境上，为吴声援；遣使赐吴印一百二十一纽，使吴随宜假授。

盖吴又派使节去刘宋呈上奏表请求救援，文帝下诏任命盖吴为都督关、陇诸军事、雍州刺史，封为北地公。然后又派雍、梁二州出动军队驻扎在边境，作为盖吴的声援后盾。派遣使节赐给盖吴一百二十一个大印，让盖吴随时代替朝廷封赐官爵。

[3]初，林邑王范阳迈，虽进使入贡，而寇盗不绝，使贡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讨之。南阳宗悫，家世儒素，悫独好武事，常言”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悫自奋清从军，诏以悫为振武将军，和之遣悫为前锋。阳迈闻军出，遣使请还所掠日南民，输金一万斤，银十万斤。帝诏和之：“若阳迈果有款诚，亦许其归顺。”和之至朱梧戍，遣府户曹参军姜仲基等诣阳迈，阳迈执之；和之乃进军围林邑将范扶龙于区粟城。阳迈遣其将范毗沙达救之，宗悫潜兵迎击毗沙达，破之。

[3]当初，林邑王范阳迈虽然派遣使节向刘宋朝廷进贡，但依旧不断犯事骚扰，他们进献的贡品很少而且简陋。于是，文帝派交州刺史檀和之去讨伐林邑。南阳人宗世世代代都是清白的儒士，只有宗欢军事，他常常说：“我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檀和之要去讨伐林邑时，宗告奋勇请求从军，文帝任命宗振武将军，檀和之派宗前锋。范阳迈听说宋军要来讨伐，就派使节请求文帝还回所掳掠的日南老百姓，并用一万斤黄金、十万斤白银作为赎金。文帝给檀和之下诏说：“如果范阳迈真的有这么大的诚意，应该允许他归顺。”檀和之到达朱梧戍，派府户曹参军姜仲基等人前去拜访范阳迈，范阳迈却把他们抓了起来。于是，檀和之率兵包围了林邑将领范扶龙所驻守的区粟城。范阳迈派他的大将范毗沙达前去营救，宗悄悄派兵迎击范毗沙达把他打得大败。

[4]魏主与崔浩皆信重寇谦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天魏主，以为佛法虚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讨盖吴，至长安，入佛寺，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室，见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恕曰：“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通谋，欲为乱耳。”命有司按诛阖寺沙门，阅其财产，大得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女。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寇谦之与浩固争，浩不从。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尝有此。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九服之内，鞠为丘墟。朕承天绪，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灭其踪迹。自今已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浮图形象及胡经，

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豫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亡匿获免，或收藏经像，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

[4]北魏国主拓跋焘同司徙崔浩都很尊重信任寇谦之，也信奉寇谦之的道教。崔浩向来就不喜欢佛教，经常向拓跋焘进言，认为佛教虚幻荒诞，在世上浪费财物损害百姓，应该全部灭掉。拓跋焘讨伐盖吴，后来到长安，进入一座佛教寺院，和尚让拓跋焘的侍从将官们喝酒。拓跋焘的侍从将官来到和尚居住的房里时，发现那里有许多兵器，出来告诉了拓跋焘。拓跋焘勃然大怒，说：“这不是和尚应该使用的东西，他们一定是同盖吴相通，想作乱的。”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将全寺院的和尚都杀了。查封寺院的财产时，又发现酿酒的工具及州郡牧守、富人们所寄藏在这里数以万计的东西，又发现和尚挖的地下密室用来藏匿妇女。崔浩因此劝说拓跋焘将世上的和尚全都斩尽杀绝，毁掉各种佛经佛像，拓跋焘接受了他的建议。寇谦之极力劝阻崔浩，崔浩不听。他们首先杀了长安的和尚，焚毁佛经和佛像，并下诏给留台，让他通令全国，按长安诛杀和尚的办法去做。诏书上说：“从前，后汉荒淫无道的昏君信奉迷惑人的又假又邪的神来扰乱天道常规，这是自古以来，在九州之内未曾发生过的事。夸张荒诞的大话，根本不符合人的常情常理，在国家将要灭亡时是没有人不受到迷惑的。因此，因家政治教化不能推行，礼义大遭破坏，普天之下，荡乏穷困，都变成了荒丘废墟。我承继上天的旨令，想要铲除伪善，保留真正实在的东西，恢复伏羲、神农时期的太平安定的社会，应将佛教全都荡除，消灭它的痕迹。从今以后，胆敢事奉胡人所信奉的神以及塑造这些神的泥像、铜像者满门抄崐斩。有不平常的人，然后才会有不平常的事。不是我，又有谁能消除这历经多少代的虚假的东西！有关部门要通告在外地征战或驻守的各位将领、刺史，凡有佛像和佛经等等的东西都必须打毁焚烧，和尚不管年纪大小都活埋了。”太子拓跋晃平素就喜欢佛法，他多次劝谏，但拓跋焘不听。他只好拖延时间，慢慢将诏书发下去，这就使远近寺院的和尚事先得到消息，各自想办法脱身，许多和尚都逃走藏了起来，幸免于难，有的把佛经佛像收藏起来，只有在北魏境内的佛塔、寺庙全都不复存在。

[5]魏主徙长安工巧二千家于平城。还，至洛水，分军诛李闰叛羌。

[5]北魏国主将长安的工匠、巧匠二千户迁到平城。回师，走到洛水，北魏国主又派出部分军队诛杀以李闰为首反叛的羌族部落。

[6]太原颜白鹿私入魏境，为魏人所得，将杀之，诈云青州刺史杜骥使其归诚。魏人送白鹿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书与骥，且命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将兵迎骥，攻冀州刺史申恬于历城；杜骥遣其府司马夏侯祖欢等将兵救历城。魏人遂寇兖、青、冀三州，至清东而还，杀掠甚众，北边骚动。

[6]刘宋太原人颜白鹿私下进入北魏境内，被北魏抓获，要杀他，他欺骗对方说，青州刺史杜骥派他来归降北魏。北魏人将颜白鹿送到平城，北魏国主高兴地说："杜骥是我外公的一家子。"北魏国主让崔浩给杜骥写信，并且命令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率军迎接杜骥，并到历城攻伐冀州刺史申恬。杜骥派他的司马夏侯祖欢等人统率军队前去历城援救，北魏军队攻打兖、青、冀三州，直打到清水东边才回来，诛杀掳掠了许多人，刘宋北部边境的百姓深感不安，有些骚动。

帝以魏寇为忧，咨访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为："凡备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儒生讲和亲之约。今欲追踪卫、霍，自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后发精卒十万。一举荡夷，则不足为也。若但欲遣军追讨，报其侵暴，则彼必轻骑奔走，不肯会战；徒兴巨费，不损于彼，报复之役，将遂无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臣窃以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涂。要而归之，其策有四：一曰移远就近。今青、兖旧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万余家，可悉徙置大岘之南，以实内地。二曰多筑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经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时，一城千家，堪战之士，不下二千，其余赢弱，犹能登陴鼓噪，足抗群虏三万矣。三曰纂偶车牛以载粮械。计千家之资，不下五百耦牛，为车五百两，参合钩连以卫某众；设使城不可固，平行趋险，贼所不能干，有急徽发，信宿可聚。四曰计丁课仗。凡战士二千，随其便能，各自

有仗，素所服习，铭刻由己，还保输之于库，出行请以自新。弓利铁，民不得者，官以渐充之。数年之内，军用粗备矣。近郡之师，远屯清、济。功费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众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导而帅之，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比于优复队伍，坐食粮廪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文帝对北魏的侵犯非常担心，向大臣们征求意见。御史中丞何承天呈上奏表，认为：“大凡防备匈奴侵犯的计策不过有两种：武将想尽征伐作战的办法，儒士却主张利用和亲的办法建立互不侵犯的关系。现在想要追寻卫青、霍去病 的做法，自然就非要在淮河、泗水流域扩大农田面积不可，并使青州、徐州内部力量充实起来，老百姓有丰盈的存储，田野里有积存起来的谷子，然后，发动十万精兵，一举荡平夷蛮，就不是什么费力的事了。如果仅仅是想派兵追击讨伐，报复其侵犯暴虐的仇怨，他们一定会轻装逃走，不肯与我们正面打一仗。白白地浪费巨大的财物，而他们却无丝毫损失，这种互相报复的征伐，从此将不会停止，这是最下等的办法。安定边境，巩固边防才是长远之计。我私下里认为，曹操、孙权之所以能各霸一方，是因为他们才能智慧势均力敌。长江、淮河之间地带，各自有数百里没有人家居住。为什么？因为那是各自细探出没的地方，而不是耕地放牧的地方。因此，坚壁清野等待他们的到来，整顿士卒修缮兵器以抓住他们的弱点。保护老百姓，维持国家领土的完整，不会超出这条途径。简要归纳说来，办法有四项：一是将住在远处的老百姓迁到附近来。现在青州、兖州的当地百姓和冀州新归附的人，在边界上住有三万多户，可岷以将他们全部迁到大岘的南边，以此来充实境内的力量。二是多多修建城邑，让新迁来的人家有房子住，一个城堡内有一千户，能够参加战斗的人不会少于二千，剩下那些老幼病残的，还能登到城堡上呐喊助战，这样一来，足能抵抗住寇贼三万人。三是将百姓使用的车、牛编排搭配起来，用来拉粮食、武器，合计一千户的财产，不少于一千头牛、五百辆车，将它们放在一起，相互搭配好，用来保护众人。即使城池不牢固了，还可以从平地进入险要地带，这样一来，贼寇就不能再进一步干犯了，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临时聚众，两夜就可以聚合好。四是计算士卒数目、准备武器。一个城池大致要有二千名士卒，按照他们各自的长处，发给他们不同的器械，使他们每个人都有武器，平时进行军事训练，让他们自己刻上记号，练习完毕后，将武

器交回到军库内统一保存，出战时就把它们拿出来自己将它磨好。在民间不能得到的弓箭和锐利的铁制武器，官府应该逐渐补充齐全。几年之内，军事等方面的准备就可初具规模了。附近各郡军队，要到很远的清水、济水驻扎，费事费财，哀怨和叹息也会更深。依我所见，不如用当地的老百姓更容易些。现在，我们应该按照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准则去做，引导并统率他们，这样，兵力强盛就没有敌寇进犯的忧虑，国家富强了而老百姓并不劳苦，同原来免除士卒的赋税，只是坐吃粮食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7]魏金城边固、天水梁会，与秦、益杂民万余户据上东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氐、羌万余人，休官、屠各二万余人皆起兵应固、会，敕文击固，斩之，余众推会为主，与敕文相攻。

[7]北魏金城人边固、天水人梁会和秦、益两地杂居的老百姓一万多户据守上东城，起来造反，他们的攻势直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抵抗并击退了叛乱者。氐、羌两族一万多人、休官、屠各部族两万多人都起兵响应边固、梁会。封敕文迎击边固，把他杀了，其余造反的人又推举梁会做他们的领头人，同封敕文相对抗。

[8]夏，四月，甲申，魏主至长安。

[8]夏季，四月，甲申（初一），北魏国主到达长安。

[9]丁未，大赦。

[9]丁未（二十四日），刘宋实行大赦。

[10]仇池人李洪聚众，自言应王；梁会求救于氐王杨文德，文德曰：“两雄不并立，若须我者，宜先杀洪。”会诱洪斩之，送首于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遣安丰公闾根帅骑赴上，未至，会弃东城走。敕文先掘重堑于外，严兵守之，格斗从夜至旦。敕文曰：“贼知无生路，致死于我，多杀伤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宣告会众，降者赦之，会众遂溃；分兵追讨，悉平之。略阳人王元达聚众屯松多川，敕文又讨平之。

[10]仇池人李洪集结百姓，自称应该做王。梁会向氐王杨文德求救，杨文德说：“两雄不能同行并立，如果一定需要我帮忙，你应该先杀了李洪。”于是，梁会诱骗出李洪将他杀了，并把李洪的头颅送给杨文德看。五月，癸亥（十一日），北魏国主拓跋焘派安丰公闾根率领

骑兵奔赴上，还未到达，梁会就已放弃上东城逃走了。封敕文事先就在外围挖好了几重壕沟，然后派兵严加防守，两军在这里搏斗，从夜里一直杀到第二天早晨。封敕文说：“贼人知道他们没有活路，同我们以命相拼，杀死和杀伤了我们很多士卒，我们不容易战胜他们。”于是，封敕文高举起一块白虎幡，大声告诉梁会部下，投降的可得到赦免。梁会部众立刻崩溃。封敕文分别派兵讨伐，结果将这次造反全部平定了。略阳人王元达集结民众屯居于松多川，封敕文又前去讨伐，平定了他们。

[11]盖吴收兵屯杏城，自号秦地王，声势复振。魏主遣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督北道诸军计之。

[11]北魏叛民领盖吴收集残余部众屯居杏城，自封秦地王，声势又高涨起来。北魏国主派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督统北道各路军队前去讨伐。

[12]檀和之等拔区粟，斩范扶龙，乘胜入象浦；林邑王阳迈倾国来战，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宗悫曰：“吾闻外国有师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拒，象果惊走，林邑兵大败。和之遂克林邑，阳迈父子挺身走。所获未名之宝，不可胜计，宗悫一无所取，还家之日，衣栉萧然。

[12]檀和之等人攻下区粟，斩了范扶龙，并乘胜追击到象浦。林邑国王范崐阳迈发动全国兵力出来迎战，把马匹的锐甲披到大象身上，象阵前后望不到头。宗说：“我听说外国有狮子，它的威严可以使百兽顺从。”于是，他们制造了许多狮子形的东西，与大象相对峙，大象果然被狮子惊吓逃跑，林邑国军队大败。檀和之于是攻占了林邑国。范阳迈父子赶紧逃走。刘宋军得到叫不上名字的财宝不可胜数，宗没拿一件东西，回家那天，他的穿着仍很俭朴。

[13]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13]六月，癸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14]甲申，魏发冀、相、定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备盖吴窜逸。丙戌，又发司、幽、定、冀四州兵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纵千里。

[14]甲申（初二），北魏出动冀、相、定三州二万兵，屯驻长安南山各个山谷中，防备盖吴败后窜逃到别的地方去。丙戌（初四），又

出动司、幽、定、冀四州十万兵修筑京畿外围的要塞，这一工程东起上谷、西到黄河，绵延覆盖达一千里。

[15]帝筑北堤，立玄武湖，筑景阳山于华林园。

[15]刘宋文帝下令修筑北堤，建造玄武湖，在华林园建造景阳山。

[16]秋，七月，辛未，以散骑常侍杜坦为青州刺史。坦，骥之兄也。初，杜预之子耽，避晋乱，居河西，仕张氏。前秦克凉州，子孙始还关中。高祖灭后秦，坦兄弟从高祖过江。时江东王、谢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皆不得践清涂。上尝与坦论金日，曰："恨今无复此辈人！"坦曰："日假生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业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日，胡人，身为牧圉；乃超登内侍，齿列名贤。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16]秋季，七月，辛未（二十日），文帝任命散骑常侍杜坦为青州刺史。杜坦是杜骥的哥哥。当初，晋朝名将杜预的儿子杜耽为躲避晋朝战乱迁移到河西居住，在张氏那里做官。前秦攻克了凉州后，杜家的子孙才回到关中。刘宋高祖灭了后秦后，杜坦兄弟跟着高祖渡过长江。此时，江东的王、谢几个家族正处于兴盛时期，晚来的北方人就受到歧视，朝廷把他们看成是从北方荒凉之地来的乡巴佬，即便有才能可以任用也不允许在朝廷中担任清贵之官。文帝曾同杜坦谈论过金日，说："遗憾的是现在世上再也没有金日这类难得之才了！"杜坦说："假如金日生活在今天，让他去养马都忙不过来，哪里还能为人所知呢！"文帝脸色大变说："你为什么认为朝廷对人太薄了呢？"杜坦说："请以我自身为例：我原来是中华的豪富望族，因为晋氏作乱，不得不迁移到凉州居住，世世代代承袭官职，并没有因为迁徙而受到削减。可是，如今仅仅是因为我们渡江南晚了些，就把我们排斥为边远的粗野之人。金日是匈奴人，身为朝廷马厩管马之人，却能越级提拔做到了内侍，而且与其他名才贤士们相并列。如果像现在这样，即使圣明的朝廷再次选拔贤才，恐怕也不一定能轮到我的。"文帝听罢默不作无声。

[17]八月，魏高凉王那等破盖吴，获其二叔；诸将欲送诣平城，长安镇将陆俟曰："长安险固，风俗豪忮，平时犹不可忽，况承荒乱之馀

乎！今不斩吴，则长安之变未已也。吴一身潜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又非长策。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擒之必矣。”诸将咸曰：“今贼党众已散，唯吴一身，何所能至？”俟曰：“诸君不见毒蛇乎！不断其首，犹能为害。吴天性凶狡，今若得脱，必自称王者不死，以惑愚民，为患愈大。”诸将曰：“公言是也。但得贼不杀，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将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为诸君任之。”高凉王那亦以俟计为然，遂赦二叔，与刻期而遣之。及期，吴叔不至，诸将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负也。”后数日，吴叔果以吴首来，传诣平城。永昌王仁讨吴余党白广平、路那罗，悉平之。以陆俟为内都大官。

[17]八月，北魏高凉王拓跋那等率将士击败盖吴，俘获了盖吴的两个叔父。将士们想要把他们押送到平城，镇守长安的大将陆俟说：“长安险要坚固，风俗豪爽强悍，和平时期都不应该被忽视，何况正是在战乱之后呢！现在如果不杀了盖吴，长安的战乱就不会停止。盖吴如今一人潜逃鼠窜，不是他的亲信，谁能把他抓获呢！如果留下十万人去追捕盖吴一人，也不是长久之策。我崐们不如私下里释放盖吴的叔父，同时也赦免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盖吴，这样，我们一定会抓到盖吴”。众将领都说：“现在盗贼党羽已经溃散，只有盖吴一人逃走了，他能逃到什么地方呢？”陆俟说：“各位没有看见过毒蛇吗？不斩断它的头，它还能去伤害人。盖吴天性凶狠狡诈，如今如果得以逃脱，一定会宣称做王的人不会被杀死，以此来迷惑愚昧无知的百姓，这样一来，给我们造成的祸患会更大。”众将领们说：“你说得很对。只是俘获了贼寇不杀，反而放走，假如他们不再回来了，谁来承担这一罪过呢？”陆俟说：“这一罪过，我替各位承担。”高凉王拓跋那也认为陆俟的计策是正确的，于是赦免盖吴的两个叔父，同他们定下返回日期后就将他们放走了。到了约定的日期，盖吴的两个叔父没有回来，各将领都怪罪陆俟，陆俟说：“他们只不过是还没有机会下手罢了，他们一定不会辜负我们。”几天后，盖吴的叔父果然拿着盖吴的头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到了平城。永昌王拓跋仁讨伐盖吴余党白广平和路那罗，都平定了。北魏任命陆俟为内都大官。

会安定卢水胡刘超等聚众万余人反，魏主以俟威恩著于关中，复加俟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镇长安，谓俟曰：“关中奉化日浅，恩信未

洽，吏民数为逆乱。今朕以重兵授卿，则超等必同心协力，据险拒守，未易攻也；若兵少，则不能制贼，卿当自以方略取之。”俟乃单马之镇。超等闻之，大喜，以俟为无能为也。

正巧又赶上安定的卢水胡人刘超等人集聚一万多人造反，北魏国主拓跋焘因为陆俟的威力和恩德在关中都很有名，又加授陆俟为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镇守长安。拓跋焘对陆俟说：“关中接受我们的教化还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恩德信誉还没有树立起来，因此，那里的官吏和老百姓几次发动叛乱。现在，我把重兵交给你，刘超等知道后也必然会齐必协力，共同把守险要抗拒你，他们不是很容易就攻取的，我们派的兵少，不能制服贼寇。你应该自己谋划策略取得胜利。”陆俟一个人骑马到长安去镇守。刘超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们认为陆俟不能有所作为。

俟既至，谕以成败，诱纳超女，与为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众，犹无降意。俟乃帅其帐下亲往见超，超使人逆谓俟曰：“从者过三百人，当以弓马相待；不及三百人，当以酒食相供。”俟乃将二百骑诣超。超设备甚严，俟纵酒尽醉而还。顷之，俟复选敢死士五百人出猎，因诣超营；约曰：“发机当以醉为限。”既饮，俟阳醉，上马大呼，手斩超首，士卒应声纵击，杀伤千数，遂平之。魏主征俟还，为外都大官。

陆俟到了那里后，以事情的成败，生死存亡的利害来劝导刘超等人，还以娶刘超的女儿为妻做诱饵，通过与刘超联姻而达到招纳刘超归顺的目的。但是，刘超却自恃他手下人多，还是没有归降的意思。于是，陆俟就带着他的侍卫将领亲自去见刘超。刘超派人前去迎接，对陆俟说：“你的随从士卒超过三百人，我们就用弓箭战马来对待，如果不到三百人，我们就会用美酒佳肴来款待。”于是，陆俟就带了二百名骑士到了刘超那里，刘超戒备很严，而陆俟却只是纵酒豪饮，直喝到酩酊大醉才返回自己的驻地。不久，陆俟又挑选出五百名敢死士卒出外狩猎，顺便到了刘超所在的军营，他要求士卒们说：“发动攻击的时间应该以我喝醉的时候为限。”刘超款待了陆俟，酒喝了一会儿，陆俟表面上假装大醉，跳上马大声呼喊，亲手斩了刘超的头，他手下的士卒应声而起进行狙击，杀死杀伤刘超将士一千多人，于是，平定了那里。拓跋焘将陆俟召回平城，封他为外都大官。

[18]是岁，吐谷浑复还旧土。

[18]这一年，吐谷浑汗国又回到过去的土地上生活。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五卷

宋纪七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二十四年（丁亥、447）

宋纪七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丁亥，公元447年）

[1]春，正月，甲戌，大赦。

[1]春季，正月，甲戌（二十六日），刘宋实行大赦。

[2]魏吐京胡及山胡曹仆浑等反；二月，征东将军武昌王提等讨平之。

[2]北魏吐京胡和山胡酋长曹仆浑等起来反叛。二月，北魏征东将军武昌王拓跋提等人前去讨伐并平定了叛乱。

[3]癸未，魏主如中山。

[3]癸未（初五），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中山。

[4]魏师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玉及宝器，因不复闭；小民争入盗取之，有司索盗不获。至是，牧犍所亲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药，潜杀人前后以百数；况复姊妹皆学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赐沮渠昭仪死，并诛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赐牧犍死，谥曰哀王。

[4]北魏大军攻克敦煌后，沮渠牧犍派人砍开了府库，拿走了金银珠宝玉器，府库大门再也没有能够关上，当地老百姓争抢着进去偷走金银财宝，有关部门搜捕盗贼而没有抓获到一个。到此时，沮渠牧犍的亲信及守护府库的人才向北魏朝廷告发了沮渠牧犍，并且说沮渠牧犍父子藏起了许多毒药，偷偷杀掉的人前后有一百多。还有，沮渠牧犍的姐妹们都学会邪门歪道的法术。有关部门搜查了沮渠牧犍的家，得到了沮渠牧犍匿藏的东西。拓跋焘大怒，下令沮渠昭仪自杀，并诛灭了沮渠宗族，只有沮渠祖由于最早投降而免于一死。又有人告发说沮渠牧犍还在与他的旧时官吏、百姓秘密来往，图谋反叛，三月，拓跋焘派崔浩去沮渠牧犍家，让他在家里自杀，谥号为哀王。

[5]魏人徒定州丁零三千家于平城。

[5]北魏将定州的丁零部落三千户迁到了平城。

[6]六月，魏西征诸将扶风公处真等八人，坐盗没军资及虏掠赃各千万计，并斩之。

[6]六月，北魏西征诸将领扶风公拓跋处真等八名大将因盗卖和吞没军用物资，及抢夺掳掠赃物每人各得钱财数以千万计，一起被处死。

[7]初，上以货重物轻，改铸四铢钱。民多翦凿古钱，取铜盗铸。上患之。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建议，请以大钱一当两。右仆射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多铸！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赀自倍，贫者弥增其困，惧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从义恭议。

[7]当初，刘宋文帝认为钱币面值太大而东西的价格却很低，下令改铸新的四铢钱，老百姓也有很多人把古钱毁掉，用这些铜自己偷偷铸造新钱，文帝为此很忧虑。录尚书事江夏王刘义恭向文帝建议，请求用一个大钱当两个小钱。右仆射何尚之发表议论说："钱币的兴起，是以估量货物的价值为标准的，这种事情只要有买卖交易就会存在，怎能凭借多铸钱币来影响它呢！钱币数量少钱币价值就高，钱币数量多货物价值就高，钱币的数量多少虽然不一样，但它们的使用功能却没有什么不同。何况用一个大钱当作二个小钱，只是增加了表面价值呢！如果我们实行这个以一个大钱当二个小钱花的办法，富人的财物自然会成倍增加，贫苦百姓则会更加贫困起来，这样做恐怕并不是我们要使社会达到贫富均衡的好办法。"文帝最终采纳了刘义恭的建议。

[8]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阳文王义季卒。义季自彭城王义康之贬，遂纵酒不事事。帝以书诮责，且戒之；义季犹酣饮自若，以至成疾而终。

[8]秋季，八月，乙未（二十日），刘宋徐州刺史衡阳文王刘义季去世。自从彭城王刘义康被贬后，刘义季就开始纵酒，不做他应该做的事。文帝写信讥讽责备，并且劝诫他，刘义季还是一如既往地豪饮不止，以致因酗酒过度成病而死。

[9]魏乐安宣王范卒。

[9]北魏乐安宣王拓跋范去世。

[10]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欲奉前彭城王义康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归，过豫章，击斩之。

[10]冬季，十月，壬午（初八），刘宋胡藩的儿子胡诞世杀了豫章太守桓隆之，占据豫章郡反叛朝廷。他想要拥戴前彭城王刘义康做皇帝，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在卸任回京途中，路过豫章，击败斩杀了胡诞世。

[11]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浑为汝阴王。

[11]十一月，甲寅（初十），封皇子刘浑为汝阴王。

[12]十二月，魏晋王伏罗卒。

[12]十二月，北魏晋王拓跋伏罗去世。

[13]杨文德据葭芦城，招诱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附之。

[13]杨文德占据了北魏的葭芦城，并招抚诱降氐、羌族人，武都等五个郡的氐人全部归附。

二十五年（戊子、448）

二十五年（戊子、公元448年）

[1]春，正月，魏仇池镇将皮豹子帅诸军击之。文德兵败，弃城奔汉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属、军资及杨保宗所尚魏公主而还。

[1]春季，正月，北魏仇池镇将皮豹子率领各路大军攻伐杨文德。杨文德军队战败，放弃葭芦城，逃回汉中。皮豹子逮捕了杨文德的妻子、孩子、幕僚臣属，没收了他所有的军用物资，同时又逮捕了杨保宗所娶的北魏公主，大胜而回。

初，保宗将叛，公主劝之。或曰："柰何叛父母之国？"公主曰："事成，为一国之母，岂比小县公主哉！"魏主赐之死。

当初，杨保宗要叛离北魏时，公主力加劝诱鼓励。有人问公主说："你为什么要背叛你父母的国家？"公主回答说："此事成功，我就是一国之母，这怎能同我现在的小县公主身份相比呢？"北魏国主拓跋焘命她自杀。

杨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

杨文德因为失去所镇守的土地，因而被罢免了官职，削去了爵位和封地。

[2]二月，癸卯，魏主如定州，罢塞围役者；遂如上党，诛潞县叛民二千余家，徙河西离石民五千余家于平城。

[2]二月，癸卯（疑误），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去定州，命令解散在京畿外围修筑要塞工事的人。然后又前往上党，下令诛戮潞县反叛百姓二千多户，并强迫河西郡、离后镇百姓五千多户迁到平城。

[3]闰月，己酉，帝大搜于宣武场。

[3]闰二月，己酉（初七），刘宋文帝在宣武场举行阅兵大典。

[4]初，刘湛既诛，庾炳之遂见宠任，累迁吏部尚书，势倾朝野。炳之无文学，性强急轻浅。既居选部，好诟詈宾客，且多纳货赂；士大夫皆恶之。

[4]当初，刘湛被诛杀后，吏部郎庾炳之受到文帝的宠信，官职不断升迁直到吏部尚书，其势力在朝野上下无人能及。但是，庾炳之没有才学，而且性情暴躁又极浅薄。官居吏部尚书之后，喜欢污辱漫骂来访的客人，并且大肆接受贿赂，士大夫们都非常讨厌、憎恶他。

炳之留令史二人宿于私宅，为有司所纠。上薄其过，欲不问。仆射何尚之因极陈炳之之短曰：“炳之见人有烛盘、佳驴，无不乞丐；选用不平，不可一二；交结朋党，构扇是非，乱俗伤风，过于范晔，所少，贼一事耳。纵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炳之为丹杨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负恩，方复有尹京赫赫之授，乃更成其形势也。古人云：‘无尝无罚，虽尧、舜不能为治。’臣昔启范晔，亦惧犯颜，苟白愚怀，九死不悔。历观古今，未有众过藉藉，受货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为丹杨尹。

庾炳之在个人私宅留宿两名令史，受到有关部门弹劾，而文帝认为他的错误很小，想不作处理。仆射何尚之因此竭力揭发庾炳之的缺点错误，说：“庾炳之看见别人有蜡烛盘、好驴等，没有他不想去要的；他选人用人不公正事例更不是一两件。他结交培养自己的党羽，制造拨弄是非，离间他人，伤风败俗，超过了范晔，他比范晔少的就是还没有反叛朝廷这一件事而已。即使不加罪于他，也应该将他降职外放。”文帝想要让庾炳之作丹杨尹。何尚之说：“庾炳之犯了罪辜负了给予他的恩德，现在又煊赫地封授他堂堂丹杨尹这样的美差，这是进

一步增加他的气势。古人说：‘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即使是尧、舜也不能使天下太平！’我过去在陛下面前谈论范晔，也害怕会冒犯龙颜，可是现在我想只要把我心中一些想法都说出来，即使冒着九死的危险，也是不后悔嵎的。历观从古至今的诸多大事，从没有过恶迹昭彰，收受贿赂达几百万，而能进一步得到高官厚禄象庾炳之这样的人呀。”文帝这才罢免了庾炳之的官职，任命徐湛之作丹杨尹。

[5]彭城太守王玄谟上言：“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王骏为安北将军、徐州刺史。

[5]刘宋彭城太守王玄谟上书文帝说：“彭城位兼水陆交通要道，请求派皇子亲临彭城主持政事。”夏季，四月，乙卯（十四日），文帝任命武陵王刘骏为安北将军、徐州刺史。

[6]五月，甲戌，魏以交趾公韩拔为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

[6]五月，甲戌（初四），北魏任命交趾公韩拔为鄯善国国王，镇守鄯善，对老百姓征发的赋税和劳役，参照北魏内地郡县。

[7]当两大钱行之经时，公私不以为便；己卯，罢之。

[7]刘宋用一个大钱顶两个小钱的流通办法，实行了一段时间，朝廷和个人都认为太不方便。己卯（初九），下令废除这一规定。

[8]六月，丙寅，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进位司空。

[8]六月，丙寅（二十六日），刘宋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晋升为司空。

[9]辛酉，魏主如广德宫。

[9]辛酉（二十一日），北魏国主前往广德宫。

[10]秋，八月，甲子，封皇子为淮阳王。

[10]秋季，八月，甲子（二十五日），刘宋朝廷封皇子刘为淮阳王。

[11]西域般悦国去平城万有余里，遣使诣魏，请与魏东西合击柔然；魏主许之，中外戒严。

[11]西域般悦国离平城有一万多里，派使节到北魏，请求和北魏联合从东西方向共同夹击柔然国。北魏国主同意，下令北魏内外严格警戒。

[12]九月，辛未，以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左仆射，领军将军沈演之为吏部尚书。

[12]九月，辛未（初二），刘宋任命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左仆射，领军将军沈演之为吏部尚书。

[13]丙戌，魏主如阴山。

[13]丙戌（十七日），北魏国主前去阴山。

[14]魏成周公万度归击焉耆，大破之，焉耆王鸠尸卑那奔龟兹。魏主诏唐和与前部王车伊洛帅所部兵会度归讨西域。和说降柳驴等六城，因共击波居罗城，拔之。

[14]北魏成周公万度归攻伐焉耆国，大败焉耆。焉耆国王鸠尸卑那逃奔到龟兹。北魏国主下诏，命令唐和与前部王车伊洛率领所部军队与万度归会师，然后讨伐西域。唐和劝说并收降了柳驴等六个城池，于是又趁机共同攻伐波居罗城，最后把它攻克。

[15]冬，十月，辛丑，魏弘农昭王奚斤卒，子它观袭。魏主曰："斤关西之败，罪固当死；朕以斤佐命先朝，复其爵邑，使得终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乃降它观爵为公。

[15]冬季，十月，辛丑（初三），北魏弘农昭王奚斤去世，他的儿子奚它观继承王位。北魏国主拓跋焘说："奚斤在关西之战战败，论罪行本来应该处死。我因为他曾经辅佐过先帝，所以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邑，这才使得他能够寿终天年，国君与臣子的情分到此也足够了。"于是，将奚它观的爵位降为公爵。

[16]癸亥，魏大赦。

[16]癸亥（二十五日），北魏实行大赦。

[17]十二月，魏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留唐和镇焉耆。柳驴戍主乙直伽谋叛，和击斩之，由是诸胡咸服，西域复平。

[17]十二月，北魏万度归从焉耆向西挺进征讨龟兹，留下唐和镇守焉耆。驻守柳驴的官员乙直伽阴谋反叛，唐和进行反击，斩了乙直伽。从此，诸胡人都畏服于唐和，西域重新平定。

[18]魏太子朝于行宫，遂从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见柔然，因积粮于城内，置戍而还。

[18]北魏太子拓跋晃到行宫朝见北魏国主拓跋焘，跟着父亲征伐柔然，进岷军到受降城，却看不见柔然兵卒的影子，因而将粮食囤积在城内，在那里设置戍边军队，尔后返回。

二十六年（己丑、449）

二十六年（己丑、公元449年）

[1]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飨群臣于漠南。甲戌，复伐柔然。高凉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儿出西道，魏主与太子出涿邪山，行数千里。柔然处罗可汗恐惧远遁。

[1]春季，正月，戊辰朔（初一），北魏国主在漠南犒劳各位大臣。甲戌（初七），再次讨伐柔然。高凉王拓跋那从东路进军，略阳王拓跋羯儿由西路挺进，北魏国主和太子拓跋晃则率军穿过涿邪山，行军几千里。柔然国处罗可汗郁久间吐贺真非常恐惧，远远逃走。

[2]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谒京陵。三月，丁巳，大赦。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以实京口。

[2]二月，己亥（初三），文帝前去丹徒，拜谒京陵。三月，丁巳（疑误），实行大赦。募集各个州郡愿意移居的几千户迁来充实京口。

[3]庚寅，魏主还平城。

[3]庚寅（二十四日），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4]夏，五月，壬午，帝还建康。

[4]夏季，五月，壬午（十七日），文帝回到建康。

[5]庚寅，魏主如阴山。

[5]庚寅（二十五日），北魏国主前往阴山。

[6]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帝谓侍臣曰："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言于上曰："陛下今当席卷赵、魏，检玉岱宗；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上悦。淑，耽之曾孙也。

[6]刘宋文帝想要收复中原，文武百官们争相献计献策去迎合，希望以此受到文帝的宠爱。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其喜好进言，文帝对侍臣说："仔细琢磨王玄谟的陈述，使人顿有霍去病封狼居胥时的感觉。"御史中丞袁淑对文帝说："陛下您现在应该席卷赵魏旧土，去泰山祭祀

天地神祇。我正赶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愿意向您奉上封禅书。”文帝很高兴。袁淑是袁耽的曾孙。

秋，七月，辛未，以广陵王诞为雍州刺史。上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租税，悉给襄阳。

秋季，七月，辛未（初七），任命广陵王刘诞为雍州刺史。文帝认为襄阳向外与函谷关、黄河相接壤，因此打算扩大充实襄阳的财力，于是，撤销了江州军府，将江州的文武百官全都配备给雍州；湘州人向朝廷交纳的田租税款也全都转给了襄阳。

[7]九月，魏主伐柔然，高凉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儿出中道。柔然处罗可汗悉国内精兵围那数十重；那掘堑坚守，处罗数挑战，辄为那所败。以那众少而坚，疑大军将至，解围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处罗益惧，弃辎重，逾穹隆岭远遁；那收其辎重，引军还，与魏主会于广泽。略阳王羯儿收柔然民畜凡百余万。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冬，十二月，戊申，魏主还平城。

[7]九月，北魏国主讨伐柔然国，高凉王拓跋那从东路率军挺进，略阳王拓跋羯儿从中路进军。柔然国处罗可汗郁久闾吐贺真将国内所有精锐部队调来，把拓跋那的部队包围了几十层，拓跋那挖深沟坚守阵地。郁久闾吐贺真几次向拓跋那挑战，都被拓跋那打败。郁久闾吐贺真认为拓跋那士卒人数少却很顽强，怀疑援助拓跋那的主力大军将要来到，因此，撤去包围，连夜率军离开。拓跋那带邻士卒奋勇追击九天九夜。郁久闾吐贺真越发害怕，丢下辎重物资，穿过穹隆岭远远逃走。拓跋那缴获了郁久闾吐贺真丢下的辎重物资，率领大军返回，同北魏国主在广泽会合。略阳王拓跋羯儿俘虏了柔然百姓和牲畜差不多有一百多万。从此，柔然国国力衰败，躲起来不再敢侵犯北魏边塞地区。冬季，十二月，戊申（十七日），北魏国主回到平城。

[8]沔北诸山蛮寇雍州，建威将军沈庆之帅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悫等二万人讨之，八道俱进。先是，诸将讨蛮者皆营于山下以迫之，蛮得据山发矢石以击，官军多不利。庆之曰：“去岁蛮田大稔，积谷重岩，不可与之岷旷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冲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诸军斩木登山，鼓噪而前，群蛮震恐；因其恐而击之，所向奔溃。

[8]沔水北部居住的各山地蛮族侵犯雍州，刘宋建威将军沈庆之率领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随郡太守宗等二万人讨伐，分八路一同进军。在此之前，各个将领们讨伐蛮人，都在山下驻扎营地以此迫使他们投降。蛮人就占据陡峻山势，发射乱石利箭来回击，刘宋将领们多次失利。杨庆之说："去年，蛮人的庄稼大获丰收，他们把粮食都囤积在悬崖峭壁上，我们不能和他们长期对抗。不如出其不意，直杀入他们的内部，一定会打败他们。"于是，命令各路大军砍伐树木，向山上攀登，擂着鼓呐喊着，向前进攻，各蛮族震惊恐慌。沈庆之等趁他们惊恐发动进攻，所过之处，各蛮族立刻全线崩溃，四处逃散。

二十七年（庚寅、450）

二十七年（庚寅，公元450年）

[1]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阳。

[1]春季，正月，乙酉（二十四日），北魏国主前去洛阳。

[2]沈庆之自冬至春，屡破雍州蛮，因蛮所聚谷以充军食，前后斩首三千级，虏二万八千余口，降者二万五千余户。幸诸山大羊蛮凭险筑城，守御甚固。庆之击之，命诸军连营于山中，开门相通，各穿池于营内，朝夕不外汲。顷之，风甚，蛮潜兵夜来烧营，诸军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夹射之，蛮兵散走。蛮所据险固，不可攻，庆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蛮食尽，稍稍请降，悉迁于建康以为营户。

[2]建威将军沈庆之从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多次击败雍州境内的蛮族反抗势力，依靠蛮族囤积的粮食，充实自己军队的粮草，前后共杀蛮族三千人，俘虏了二万八千多人，收降了二万五千多户。幸诸山的大羊蛮族凭借险要地势构筑城堡，防守抵御都很牢固。沈庆之前来攻打，他命令军队在山里连营扎寨，营房房门都打开互相接通，然后在营地内挖掘水池，从早到晚都不外出取水。不久，风刮得越来越厉害，蛮人偷偷派兵在夜里潜入放火烧营。沈庆之用蓄水池中的水浇灭了大火，用大批弓弩在两边发射，蛮族军队逃散。他们所占据的位置险要坚固，无法攻破。沈庆之又设六个戍所来监守。时间一长，蛮族军队的粮食吃完了，慢慢地有人请求归降，朝廷便把他们作为"营户"全部迁到了建康。

[3]魏主将入寇，二月，甲午，大猎于梁川。帝闻之，敕淮、泗诸郡："若魏寇小至，则各坚守；大至，则拔民归寿阳。"边戍侦候不

明，辛亥，魏主自将步骑十万奄至。南顿太守郑琨、颍川太守郑道隐并弃城走。

[3]北魏国主拓跋焘将要侵犯刘宋。二月，甲午（初三），北魏国主先到梁川进行大规模的打猎。文帝听说后，立刻诏令淮河、泗水沿岸的各个州郡："如果魏寇小规模进犯，就各自坚守自己的城池；如果大规模进犯，就带着老百姓全部撤到寿阳。"由于边境侦察不准确而情况不明。辛亥（二十日），北魏国主亲自率领十万骑兵突然越过边境。刘宋南顿太守郑琨、颍川太守郑道隐都弃城逃跑。

是时，豫州刺史南平王铄镇寿阳，遣左军行参军陈宪行汝南郡事，守悬瓠，城中战士不满千人，魏主围之。

这时，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正镇守寿阳，他派左军行参军陈宪代理汝南郡事务，驻守悬瓠。悬瓠城中士卒不到一千人，北魏国主率兵围住了悬瓠。

三月，以军兴，减内外百官俸三分之一。

三月，刘宋因为战事兴起，减少朝廷内外文武百官俸禄的三分之一。

魏人昼夜攻悬瓠，多作高楼，临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负户以汲，施大钩于冲车之端以牵楼堞，坏其南城；陈宪内设女墙，外立木栅以拒之。魏人填堑，肉薄登城，宪督厉将士苦战，积尸与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宪锐气愈奋，战士无不一当百，杀伤万计，城中死者亦过半。

北魏军队不分白天黑夜地连续围攻悬瓠，他们建起了许多楼车，临近城池进行射击，一时间，利箭如雨般纷纷射出。守卫悬瓠的士卒都身背门板，到井里提水。北魏军队开始在冲车的一头抛出大铁钩来勾住城楼围墙，然后再用冲车牵引大铁钩，南部城墙被扯倒了。陈宪又赶快在围墙内筑了一层小墙，小墙外部再加设一层木栅，继续抵抗。北魏军队将护城壕沟给填平了，登上城墙与刘宋军展开肉搏。陈宪督统将士苦苦奋战。当时双方战死将士的尸首堆积得同崐城墙一样高。北魏军队踏着尸首向城上攀登，双方短兵相接、激烈搏斗，陈宪锐气不减，愈战愈勇，其手下士卒也是以一当百，杀死及击伤北魏将士数以万计，守城将士也死了一多半。

魏主遣永昌王仁将步骑万余，驱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阳。时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镇彭城，帝遣间使命骏发骑，赍三日粮袭之。骏发百里内马得千五百匹，分为五军，遣参军刘泰之。帅安北骑兵行参军垣谦之、田曹行参军臧肇之、集曹行参军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将军程天祚等将之，直趋汝阳。魏人唯虑救兵自寿阳来，不备彭城。丁酉，泰之等潜进，击之，杀三千余人，烧其辎重，魏人失散，诸生口悉得东走。魏人侦知泰之等兵无继，复引兵击之。垣谦之先退，士卒惊乱，弃仗走。泰之为魏人所杀，肇之溺死，天祚为魏所擒，谦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余人，马还者四百匹。

北魏国主派永昌王拓跋仁率领步、骑兵一万多，驱赶着他们在六郡所掠虏的百姓北上屯守汝阳。与此同时，刘宋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正镇守彭城，文帝派遣秘密使节去通知刘骏，命令他出动骑兵，带上够三天吃的粮食去袭击北魏军队。刘骏发动方圆百里的一千五百匹马，分成五路，派参军刘泰之率领安北骑兵行参军垣谦之、田曹行参军臧肇之、集曹行参军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将军程天祚等分别统率这五路大军，直奔汝阳。北魏军队只顾虑刘宋的援军从泰阳来，对彭城方面毫无防备。丁酉（疑误），刘泰之等率兵偷偷向前推进，袭击北魏军队，杀死三千多人，烧毁了北魏的辎重物资，北魏士卒四处逃散、不知所往，被俘虏的刘宋军卒和老百姓也都得以乘机向东逃走。北魏军队侦探到刘泰之等没有后援部队，便又领兵反攻。垣谦之首先退却，士卒为此惊恐，大乱，纷纷抛下武器四处逃散。刘泰之被北魏军队杀死，臧肇之掉到河里溺水身亡，程天祚被北魏军队抓获，只有垣谦之、尹定、杜幼文及一些士卒共计九百多人得以逃脱，另外还有四百匹马也和他们一块返回。

魏主攻悬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内史臧质诣寿阳，与安蛮司马刘康祖共将兵救悬瓠。魏主遣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将兵逆拒之。质等击斩乞地真。康祖，道锡之从兄也。

北魏国主围攻悬瓠达四十二天，刘宋文帝派南平内史臧质到寿阳，让他和安蛮司马刘康祖一同率兵援救悬瓠。北魏国主派遣殿中尚书任城公拓跋乞地真率军抗击，臧质等人迎击并杀了拓跋乞地真。刘康祖是刘道锡的堂兄。

夏，四月，魏主引兵还，癸卯，至平城。

夏季，四月，北魏国主率军撤退，癸卯（十三日），抵达平城。

壬子，安北将军武陵王骏降号镇军将军，坦谦之伏诛，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陈宪为龙骧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壬子（二十二日），刘宋安北将军武陵王刘骏被贬为镇军将军，坦谦之被杀，尹定、杜幼文则被交付尚方做苦役，提升陈宪为龙骧将军和汝南、新蔡二郡的太守。

魏主遗帝书曰："前盖吴反逆，扇动关、陇。彼复使人就而诱之，丈夫遗以弓矢，妇人遗以环钏；是曹正欲谲诳取赂，岂有远相服从之理！为大丈夫，何不自来取之，而以货诱我边民？募往者复除七年，是赏奸也。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邪？

北魏国主拓跋焘给刘宋文帝的信说："以前，盖吴反叛逆行，煽动关、陇一带居民起来叛乱。你又派人前去诱导他们，把弓箭赠送给男人，把耳环金钏馈赠给女人。这只不过是他们想用欺诈诳骗的手段获取这些贿赂之财，否则，哪里会有相距甚远却甘愿服从的道理！作为大丈夫，为什么不自己前来获取，却用金银财宝诱惑我边陲百姓？你又下令说，前往投奔你的，免除七年的捐税，这是你在明目张胆地奖赏奸佞之人。我现在来到你们的国土上所得到的百姓数量，同你在此前后得到的我国百姓的数量相比，谁多谁少呢？

彼若欲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渡，当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帐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结赫连、沮渠、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

"如果你还想保存刘氏家族的祖庙烟火，你就应当把长江以北的地方全部割让给我，长江以北的守兵撤到江南；我放弃长江以南让你居住。不然，你就应该好好命令你的方镇、刺史、太守、宰令恭恭敬敬地准备好床帐、饮食器具岷，明年秋天，我将前去攻取扬州。这是大势所趋，我最终不会放弃。以前，你北边与柔然汗国来往，西边与赫连、沮渠和吐谷浑勾结，向东又与冯弘、高丽联系，这些国家如今都被我消灭了。由此看来，你怎么能够独立存在呢？

蠕蠕吴提、吐贺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之；以彼无足，故不先讨耳。我往之日，彼作何

计，为掘堑自守，为筑垣以自障也？我当显然往取扬州，不若彼翳行窃步也。彼来侦谍，我已擒之，复纵还。其人目所尽见，委曲善问之。

“柔然可汗郁久闾吴提，郁久闾吐贺真都已死去，如今我就要向北征伐，首先铲除这些骑马的贼寇，你如果不遵照我的命令去做，明年秋天我当再次亲自前来攻取。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骑马贼寇，所以，我先不去讨伐。我前往攻取那一天，你怎么办呢？无论你是挖壕沟自守，还是构筑城墙作为屏障，我都会大大方方地前去攻取扬州，而不像你遮遮掩掩地去耍一些小诡计。你派来的侦探我已经抓获，又把他放回去了。这个人看到了我们这里所有的一切，详细的情况你可以仔仔细细地去问他。

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邪！彼非我敌也。彼常欲与我一交战，我亦不痴，复非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外宿；吴人正有斫营伎，彼募人以来，不过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岂得不为我有哉！

“你以前派裴方明前去攻取仇池，得到了这块土地之后，你却妒嫉裴方明的勇略和战功，自己不能容纳。有这么好的大将，你尚且要杀了他，你又有什么资格前来同我较量呢！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你经常想要同我交战，我不是白痴，又不是自大骄横的苻坚，什么时候和你打一仗呢？我白天派轻骑围在你营地的周围，晚上就让他们在距离你们一百里以外的地方宿营。你们吴人恰好有夜间侵袭对方兵营宿地的伎俩，但是，你募集的这些士卒到这里来，走不了五十里，天色已经大亮了。你所募集的这些士卒的头颅，又怎么能不被我砍下呢？

彼公时旧臣虽老，犹有智策，知今已杀尽，岂非天资我邪！取彼亦不须我兵刃，此有善咒婆罗门，当使鬼缚以来耳。”

“你父亲时代的旧臣属虽然年纪已老，都还是很有智谋的，我知道他们已经被你斩尽杀绝了，这难道不是天助我吗？战胜你也不需要动用我的兵刃器具，这里有很会念咒的婆罗门，自然会有鬼神前去把你绑送到我这里来。”

[4]侍中、左卫将军江湛迁吏部尚书。湛性公廉，与仆射徐湛之并为主上所宠信，时称江、徐。

[4]刘宋侍中、左卫将军江湛升任吏部尚书。江湛秉性公正廉洁，他和仆射徐湛之同时受文帝所宠信，当时并称江徐。

[5]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徵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

[5]北魏司徒崔浩，自恃才能谋略很高并被北魏国主所宠爱信任，独揽朝中大权。他曾经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的士人几十人直接做郡守。太子拓跋晃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州郡官入选的，他们担任这一职务已经很久了，辛勤劳苦却一直没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作郡县守令，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太守、县令管理百姓，应该由经历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但是，崔浩坚持力争，派这些人就任。中书侍郎兼著作郎高允听说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浩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朝廷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魏主以浩监秘书事，使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巧佞，为浩所宠信。浩尝注《易》及《论语》、《诗》、《书》，湛、标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班浩所注，令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荐湛、标有著述才。湛、标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高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湛、标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亦无噍类矣！"崐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北魏国主任命崔浩兼管秘书事务，让他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对他们说："一定要根据事实撰写。"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情乖巧、奸佞，很受崔浩宠信，崔浩曾经注解《易经》、《论语》、《诗经》、《书经》，闵湛、郗标就上疏建议说："马融、郑玄、王

肃、贾逵所作的注解，都不如崔浩的准确有深度，我们恳求陛下没收国内由这些人作注的各种书，颁布崔浩的注本，命令全国上下都来学习。我们还请求陛下下令让崔浩继续注解《礼记》，使后人将来能看到正确的释义。”崔浩也极力推荐闵湛、郗标有著书立说的才能。而闵湛、郗标反过来又建议崔浩把他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此来显示作者崔浩的秉笔直书。高允听说这件事后又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搞的这一切，若有一点差错，恐怕就会给崔家带来万世的灾祸，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幸免。”崔浩竟然采纳了闵湛、郗标的建议，把《国史》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外祭祀的神坛东侧，占地一百步见方，这一工程共使用劳力三百万。崔浩写北魏祖先们的事迹，每件事都非常详细真实，他把这些陈列在交通要道上，来来往往过路的人看见后都用这些做为谈论的材料，北方鲜卑人对此没有不非常愤怒的，他们纷纷向北魏国主说崔浩的坏话，认为这是大肆张扬祖先的过错和污点。北魏国主大怒，派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崔浩和其他秘书郎吏的罪。

初，辽东公翟黑子有庞于帝，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觉，黑子谋于高允曰：“主上问我，当以实告，为当讳之？”允曰：“公帷幄庞臣，有罪首实，庶或见原，不可重为欺罔也。”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曰：“若首实，罪不可测，不如讳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诱人就死地！”入见帝，不以实对，帝怒，杀之。帝使允授太子经。

当初，辽东公翟黑子被北魏国主所庞信，奉命出使并州，在并州接受一千匹绢布的贿赂，事发后，翟黑子向高允讨计说：“主上审问我时，我是应该把实情说出来呢，还是应该把它藏起来不承认呢？”高允说：“你是朝廷宠臣，犯了罪就应该讲实话，这样或许还会被皇上赦免，不能再次欺骗皇上。”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则说：“如果你讲实话自首，很难预测皇上该怎么处理你，不如隐瞒不说。”翟黑子埋怨高允说：“你为什么要引诱我去置身于死地呢？”翟黑子入宫拜见北魏国主，没有把实情讲出来，北魏国主大怒，斩了翟黑子。后来，北魏国主又派高允教授太子拓跋晃经书。

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东宫，因留宿。明旦，与俱入朝，至宫门，谓允曰：“入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曰：“为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见帝，言“高允小心慎

密，且微贱；制由崔浩，请赦其死！”帝召允，问曰：“《国书》皆浩所为乎？”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共为之。然浩所领事多，总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惧曰：“天威严重，允小臣，迷乱失次耳。臣问，皆云浩所为。”帝问允：“信如东宫所言乎？”对曰：“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实不问臣，臣亦无此言，不敢迷乱。”帝顾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等到崔浩被捕入狱，太子拓跋晃召高允到东宫，留他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拓跋晃与高允一同进宫朝见，二人来到宫门时，拓跋晃对高允说：“我们进去拜见皇上，我自会引导你该做些什么。一旦皇上有什么问话，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回答。”高允问他说：“出了什么事吗？”太子拓跋晃说：“你进去自然就知道了。”太子拜见北魏国主说：“高允做事小心审慎，而且地位卑贱，人微言轻，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崔浩主管制定的，我请求您赦免他的死罪。”北魏国主召见高允，问高允说：“《国书》都是崔浩一人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和《今记》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但是崔浩兼事很多，他只不过是总揽了一下《国书》的大纳而已，并未亲自撰写多少，至于撰写工作，我做得要比崔浩多得多。”北魏国主大怒说：“高允的罪行比崔浩要严重，怎么能让他不死呢？”太子拓跋晃很害怕，说：“陛下盛怒之下威严凝重，高允这么一个小臣被您的威严吓得惊慌失帼措、失去理智而语无伦次了。我以前曾经问过他这件事，他说全是崔浩一人干的。”北魏国主质问高允说：“真的像太子所说的那样吗？”高允回答说：“以我的罪过是应该灭族的，不敢用虚假的话欺骗您。太子是因为我很久以来一直在他身边侍奉讲书而可怜我的遭遇，想要放我一条生路。实际上，他确实没有问过我，我也确实没有对他说这些话，我不敢胡言乱语欺骗您。”北魏国主回过头去对太子说：“这就是正直呵！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做得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也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应该特别免除他的罪，作为榜样而褒扬他的品质。”于是，赦免了高允。

于是召浩前，临诘之。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帝命允为诏，诛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帝频使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若直以触犯，罪不至死。"帝怒，命武士执允。太子为之拜请，帝意解，乃曰："无斯人，当有数千口死矣。"

此时，北魏国主又召见崔浩前来，亲自审问他。崔浩恐慌迷惑回答不上来。而高允当时却是件件事申述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北魏国主于是命令高允写诏书：诛斩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共有一百二十八人，全都夷灭五族。高允犹豫不敢下笔，北魏国主多次派人催促，高允恳求再晋见北魏国主一次，然后再写诏书。北魏国主命人将他带到自己跟前，高允说："崔浩被捕入狱，如果还有其他别的原因，我不敢多说。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冒犯了皇族，他的罪过还达不到被处死的程度。"北魏国主大怒，命令武士逮捕高允。太子拓跋晃为他求情，北魏国主的怒气才稍稍平息，说："没有这个人，就该会有几千人被处死。"

六月，己亥，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庐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余皆止诛其身。縶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六月，己亥（初十），北魏国主下诏，诛斩清河崔氏老幼和与崔浩属于同一宗族的人，不管血缘关系的疏密远近；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诛灭全族，其他人都只诛斩罪犯一人。崔浩被放在一个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里，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押送士兵几十人在崔浩的头上撒尿，崔浩悲惨地嗷嗷呼叫，在路上行走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宗钦在临近斩首时感叹说："高允近乎于圣人呀！"

他日，太子让允曰："人亦当知机。吾欲为卿脱死，既开端绪；而卿终不从，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孤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

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太子动容称叹。允退，谓人曰：“我不奉东宫指导者，恐负翟黑子故也。”

过了几天，太子拓跋晃责怪高允说：“人也应该知道见机行事，我想替你开脱死罪，已经有了好的开端，可是你却始终不照我说的去做，使皇上气愤到那种程度。现在每次回想起来都令人心有余悸。”高允说：“史官，是要记载人主的善恶，作为对后人的鼓励或劝诫，因此，人主心生畏忌，对自己的行为举止都十分小心谨慎。崔浩辜负了圣上的大恩，用他自己的私欲盖过了他的廉洁，用他个人的爱憎好恶遮住了他的公正秉直，这是崔浩的责任和错误。至于书写皇上的起居生活，谈论国家行政的得失，这是史官的重要任务，不能说这有多大罪过。我和崔浩事实上是一同从事这项工作，生死荣辱，在道义不应该不一样。我接受殿下您使我再生的大恩，如果违背自己的良心得以幸免，这不是我所愿意做的。”太子拓跋晃容颜感动，不断赞叹。高允退下后对人说：“我之所以不按照太子的引导去做，就是为了怕辜负了翟黑子。”

初，冀州刺史崔赜，武城男崔模，与浩同宗而别族；浩常轻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诛，二家独得免。赜，逞之子也。

当初，冀州刺史崔赜、武城男爵崔模和崔浩属于同一祖宗，但不是同一族系。崔浩经常侮辱怠慢他们，因此，感情一直不和。等到崔浩被斩、诛灭全族，只有这两家得以幸免。崔赜是崔逞的儿子。

辛丑，魏主北巡阴山。魏主既诛崔浩而悔之。会北部尚书李孝伯病笃，或传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顺之从父弟也，自浩之诛，军国谋议皆出孝伯，宠眷亚于浩。

辛丑（十二日），北魏国主北去阴山巡察。北魏国主诛杀了崔浩后就很后悔，偏巧，北部尚书李孝伯患病很重，有人传说他已经去世了。北魏国主哀悼他说：“李宣城死得可惜！”不一会儿，又说：“朕说错了。应该是崔司徒死得可惜，李宣城的死令人哀痛！”李孝伯是李顺的堂弟，自从崔浩被斩后，国家军政大事的谋划都由李孝伯决定，北魏国主对他的宠信次于崔浩。

[6]初，车师大帅车伊洛世服于魏，魏拜伊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伊洛将入朝，沮渠无讳断其路，伊洛屡与无讳战，破之。无讳

卒，弟安周夺其子乾寿兵，伊洛遣人说乾寿，乾寿遂帅其民五百余家奔魏；伊洛又说李宝弟钦等五十余人下之，皆送于魏。伊洛西击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间道袭之，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余众，保焉耆镇，遣使上书于魏主，言：“为沮渠氏所攻，首尾八年，百姓饥穷，无以自存。臣今弃国出奔，得免者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东境，乞垂赈救！”魏主诏开焉耆仓以赈之。

[6]当初，车师国大帅车伊洛世代臣服于北魏，北魏任命车伊洛为平西将军，封为前部王。车伊洛将要去平城朝见北魏国主，据守高昌的沮渠无讳拦断了去路，车伊洛几次与沮渠无讳交战，并把沮渠无讳打得大败。不久，沮渠无讳去世，其弟沮渠安周夺了沮渠无讳儿子沮渠乾寿所统率的军队，车伊洛趁此机会派人前去游说沮渠乾寿，沮渠乾寿于是率领他手下五百多户投奔北魏。车伊洛又游说李宝的弟弟李钦等五十多人，游说成功，他把这些人都送到了北魏。车伊洛西去袭击焉耆，留下他的儿子车歇固守车师城。沮渠安周率领柔然兵从小路偷袭他们，攻克了车师城。车歇逃到了父亲车伊洛所在地，父子两人共同收集残余部众，保卫焉耆镇，同时，派使节前去平城上书给北魏国主，信中说：“我们被沮渠氏围攻袭击，前前后后已经八年了，老百姓挨饿受苦，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我现在放弃自己的国土逃奔在外，同我一同逃走免于一死的人仅剩下了三分之一，我们现在已到达焉耆东部边界，乞求您能救济我们一下。”于是，北魏国主下诏命令打开焉耆的粮仓，赈济车师将士。

[7]吐谷浑王慕利延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上许之；慕利延竟不至。

[7]吐谷浑王慕容慕利延被北魏逼迫，上书给文帝请求进入到越自保。文帝同意，可慕容慕利延却没有去。

[8]上欲伐魏，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并劝之；左军将军刘康祖以为“岁月已晚，请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虏虐政，义徒并起。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心，不可。”

[8]文帝想要攻伐北魏，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人都赞成和拥护，只有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今年已到年底，等到明年再说。”文帝说：“北方老百姓苦于北方蛮虏的虐政，反

抗义军不断兴起，我们停兵延迟一年进攻，就会使这些义军的抗暴之心受挫，我们不能这么做。”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谏曰：“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再行无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上曰：“王师再屈，别自有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涂疾动。虏所恃者唯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庆之又固陈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难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上大笑。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进谏说：“我们是步兵，他们是骑兵，在攻势上我们敌不过他们。檀道济两次出兵都没有打赢，到彦之也是失利而回。如今，我估计王玄谟等人的能力也不会超过前两位将领。我们军队的气势也不如以前了，恐怕会使我们的军队再次招来羞辱和灾难。”文帝说：“我们的大军两次受屈，另有它自己的原因：檀道济保存贼寇以抬高自己，到彦之在进攻的半路上正好眼病加重。蛮虏魏所能依仗的只有马。今年夏天雨水很多，河道畅通无阻，如果我们乘船北上，魏的守军一定会逃走，而驻守滑台的小股军队，也很容易全盘攻克。攻克了这两个城，就利用他们粮仓里堆积的粮秣去安抚老百姓崐，虎牢、洛阳自然也就保不住了。等到冬天到来，我们的城池之间已经相互连接，蛮虏的战马如果跨过黄河，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活活抓住。”沈庆之还是坚持不该现在讨伐北魏的意见，于是，文帝就让徐湛之、江湛同他辩论。沈庆之说：“治理国家就像治理自己的家一样，耕田种地的事，应该请教种地农夫，纺织的事该问纺织婢女。陛下您现在想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却和白面书生们谋划大略，这对大事又有什么帮助呢？”文帝大笑。

太子劭及护军将军萧思话亦谏，上皆不从。

太子刘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也歇力劝谏，文帝都没接受他们的建议。

魏主闻上将北伐，复与上书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无厌，诱我边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驱之便还。今闻彼欲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

平城居，我亦往扬州，相与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与我鲜卑生长马上者果如何哉！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道远，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药可自疗也。”

北魏国主拓跋焘听说刘宋文帝要率领大军大举北伐，就又一次给文帝去信说：“我们两国和好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可你却贪得无厌，引诱我边境的老百姓。今年春季我南下巡察，顺便去看看我那些逃亡到你那里的人民，驱赶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现在听说你打算自己亲自来，倘若你能到中山及桑干川，就请随便行动。来的时候，我不迎接，离开这里我也不相送。如果你已厌倦你所居住的国土，那么，你可以到平城来居住，我也前去扬州居住，我们不妨易地而居。你已有五十岁了，还未曾迈出过家门口，虽然你自己有力量前来，你也不过像三岁的孩子，同我们生长在马背上的鲜卑人相比，你该是个什么模样呢？我们也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送给你，现在暂且送给你十二匹猎马和毛毡、药物等等。你从很远的地方来此，你的马力不足，可以乘我送给你的马。或许有时水土不服，可以吃我送去的药自己治疗。”

秋，七月，庚午，诏曰：“虏近虽摧挫，兽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华戎表疏，归诉困棘，望绥拯，潜相纠结以候王师；芮芮亦遣间使远输诚款，誓为掎角；经略之会，实在兹日。可遣宁朔将军王玄谟帅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咨议参军申坦水军入河，受督于青、冀二州刺史萧斌；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径造许、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豫州刺史南平王铄各勒所部，东西齐举；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季之震荡、陇；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为众军节度。”坦，钟之曾孙也。

秋季，七月，庚午（十二日），文帝下诏说：“蛮虏魏虽然近来被我们挫败，但是，他们的野兽般的心并没有除去。最近，朝廷得到河朔、秦、雍等州的汉族和戎族上疏表奏，他们都诉说了自己的痛苦，举踵翘首地等待我们前去拯救，他们已经暗中秘密相互联合起来，等待朝廷派去的军队。甚至柔然汗国也派遣秘密使节，从小路赶来向我朝廷表达他们的诚意，发誓联合夹击。向北征伐的机会，正在这天。现在，可派遣宁朔将军王玄谟率领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率领水军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的督统。太子左卫

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直接到许昌、洛阳。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各目统领自己的部队，在东西两个方向一起举兵进攻。梁州、南秦、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在、陇一带骚扰破坏。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出驻彭城，但任各路大军的调度、指挥。”申坦是申钟的曾孙。

是时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又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暂行，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西州富民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并四分借一，事息即还。

此时，全国军队大规模动员，上起王公、王妃、公主及朝廷官员、牧守，下到富有的民众，每人都捐献出金银、玉帛及其他物品来援助国家的用度。因为兵力不足，又动员并征召了青州、冀州、徐州、豫州、北兖、南兖六个州郡的青壮年，以每三个壮丁抽一人、每五个壮丁抽二人的比例进行征召，也可以雇用他人代替参军。命令到达之日起，十天时间整理行李衣物，然后出发。沿长江五郡的应征青年在广陵集合，淮河一带三郡的应征青年在盱眙集台。同时，朝廷又募集国内有骑兵、步兵专长的勇武壮士，对他们都加以厚赏。有关部岷门又向朝廷启奏说军队费用、物资都不充足，因此扬州、南徐州，南兖州、江州四州，凡是富足人家家产超过五十万钱的，僧侣尼姑的积蓄有满二十万钱的，都要借出四分之一来供军队急用，战事结束即归还。

建武司马申元吉引兵趋。乙亥，魏济州刺史王买德弃城走。萧斌遣将军崔猛攻乐安，魏青州刺史张淮之亦弃城走。斌与沈庆之留守，使王玄谟进围滑台。雍州刺史随王诞。遣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曾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将兵出弘农。后军外兵参军庞季明，年七十余，自以关中豪右，请入长安招合夷、夏，诞许之；乃自赀谷入卢氏，卢氏民赵难纳之。季明遂诱说士民，应之者甚众，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继进。豫州刺史南平王铄遣中兵参军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长社，魏荆州刺史鲁爽镇长社，弃城走。爽，轨之子也。幢主王阳儿击魏豫州史仆

兰，破之，仆兰奔虎牢；铄又遣安蛮司马刘康祖将兵助坦，进逼虎牢。

建武司马申元吉率领军队向趋近。乙亥（十七日），北魏济州刺史王买德弃城逃跑。刘宋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派遣将军崔猛攻打乐安，北魏的青州刺史张淮之也弃城逃走。萧斌和沈庆之留下据守，派王玄谟进攻包围滑台。雍州刺史随王刘诞命令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曾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率军进攻弘农。后军外兵参军庞季明，年纪已七十多岁，他自认为自己是关中的豪门望族，请求允许他偷偷进入长安招募汉夷民众，刘诞同意他的请求。庞季明就从赀谷进入卢氏，卢氏人赵难收容了他。庞季明就诱劝说服当地的士大夫和老百姓，响应他的人非常多，薛安都等人借此从熊耳山通过。柳元景率领士卒随后跟着前进。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命令中兵参军胡盛之从汝南出发，梁坦从上蔡出发向长社进军。北魏荆州刺史鲁爽镇守长社，弃城逃走。鲁爽是鲁轨的儿子。刘宋军幢主王阳儿进击北魏豫州刺史仆兰，仆兰被击败而逃奔虎牢。刘铄再次命令安蛮司马刘康祖率兵援助梁坦，进逼虎牢。

魏群臣初闻有宋师，言于魏主，请遣兵救缘河谷帛。魏主曰："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裤，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

北魏朝廷众大臣刚刚听说刘宋发动军队攻击，马上报告给了北魏国主，请求派遣兵力抢救黄河沿岸储存的粮食、布帛。北魏国主说："现在我们的战马还没有养肥，天气还处于炎热期，我们反击，一定不会取胜。倘若刘宋军不断地前进，我们暂且撤退到阴山躲避一下。我们鲜卑人本来就是穿羊皮裤子的，要这些棉布丝帛有什么用？！只要拖到十月，我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台，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备柔然，吴王余守平城。庚子，魏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

九月，辛卯（疑误），北魏国主率领军队南去援助滑台，命令太子拓跋晃屯驻漠南，以防备柔然的进攻，又命令吴王拓跋余留守平城。庚子（疑误），北魏征招国内各州郡五万士卒分配给各支部队。

王玄谟士众甚盛，器械精严；而玄谟贪愎好杀。初围滑台，城中多茅屋，众请以火箭烧之。玄谟曰："彼，吾财也，何遽烧之！"城中即

撤屋穴处。时河、洛之民竟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玄谟不即其长帅而以配私昵；家付匹布，责大梨八百；由是众心失望。攻城数月不下，闻魏救将至，众请发车为营，玄谟不从。

刘宋宁朔将军王玄谟的军队士气旺盛，武器精良，但是，王玄谟刚愎自用，贪婪好战。最初包围滑台时，滑台城里有很多茅草房，众士卒请求用火箭把这些茅草房烧掉。王玄谟说："那些茅草房是我们的财产，为什么马上烧了它们？"这样一来，滑台城里的北魏守军就赶快撤掉茅草房而挖掘洞穴住进去。当时，居住在黄河、洛水沿岸的老百姓都争先恐后地给刘宋军队送粮秣，而且，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拿着武器前来投奔，王玄谟不按这些人的原来组织统率，而把他们配备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使用。他发放给每家一匹布，却又命令每家交出八百个大梨，于是，众人失望。王玄谟进攻滑台，几个月都没有攻下，听说北魏救援军队就要来到，众将士请求用马车作为营垒，王玄谟没有同意。

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头，便关内侯代人陆真夜与数人犯围，潜入滑台，抚慰城中，且登城视玄谟营曲折还报。乙丑，魏主渡河，众号百万，鼓岷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人追击之，死者万余人，麾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械山积。

冬季，十月，癸亥（疑误），北魏国主来到枋头，派关内侯、代郡人陆真在深夜同几个人穿过刘宋军的包围，偷偷进入滑台，安抚那里的守城军队，登上城头察看王玄谟军营情况，辗转返回报告给太武帝。乙丑（疑误），北魏国主渡过黄河，号称百万士兵，敲鼓之声如打雷般震天动地。王玄谟见状害怕了，赶快撤退逃走。北魏军队追击他们，杀死一万多人，王玄谟部下逃跑战死，到最后几乎没剩一人，丧失的军用物资及武器堆积如山。

先是，玄谟遣钟离太守坦护之以百舸为前锋，据石济，在滑台西南百二十里。护之闻魏兵将至，驰书劝玄谟急攻，曰："昔武皇攻广固，死没者甚众。况今事迫于日，岂得计士众伤疲！愿以屠城为急。"玄谟不从；及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魏人以所得玄谟战舰连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护之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余皆完备而返。

在这之前，王玄谟派遣钟离太守垣护之率领一百只船作前锋，据守石济，距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处。埂护之听说北魏军队就要到来，立即派人骑骏马送信，劝王玄谟发动紧急攻势，说：“昔日，武皇帝围攻广固时，死亡的人很多，何况现在面临的事要比那时紧急得多，怎能再考虑士卒们的存亡劳苦！我希望把屠灭滑台作为最急迫的事情来办。”王玄谟没有这样做。等到王玄谟战败撤退，他来不及向垣护之通报。北魏军队把缴获王玄谟的战舰用铁链拴起来，一连拴了三道，切断了黄河，断绝了垣护之的退路。黄河河水湍急迅猛，垣护之从中流顺流而下，每遇到铁锁链，就用长柄大斧把它们砍断，北魏军队无法制止，所以，到最后，垣护之只损失了一只船，其余的船只都完好无损、安全返回。

萧斌遣沈庆之将五千人救玄谟，庆之曰：“玄谟士众疲老，寇虏已逼，得数万人乃可进，小军轻往，无益也。”斌固遣之。会玄谟遁还，斌将斩之，庆之固谏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万，岂玄谟所能当！且杀战将以自弱，非良计也。”斌乃止。

萧斌派沈庆之统领五千士卒前去援助王玄谟。沈庆之说：“王玄谟的士卒身体疲惫、士气不足，而寇虏已经逼近，我们必须有几万人的兵力才可以前进。一小部分军队轻率前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萧斌坚持要他去。这时正赶上王玄谟逃回来，萧斌要斩王玄谟，沈庆之坚决劝阻，他说：“佛狸（拓跋焘）威震天下，统率着百万大军，怎能是王玄谟抵挡得住的呢？况且斩杀战将削弱自己的力量，这不是好办法。”萧斌于是没有斩杀王玄谟。

斌欲固守，庆之曰：“今青、冀虚弱，而坐守穷城，若虏众东过，清东非国家有也，孤绝，复作朱之滑台耳。”会诏使至，不听斌等退师。斌复召诸将议之，并谓宜留，庆之曰：“阃外之事，将军得以专之。诏从远来，不知事势。节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议何施！”斌及坐者并笑曰：“沈公乃更学问！”庆之厉声曰：“众人虽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斌乃使王玄谟戍，申坦、垣护之据清口，自帅诸军还历城。

萧斌打算在固守，沈庆之说：“如今青、冀二州内部防务空虚，我们却在这里空守这座孤城。假如蛮虏向东进军，那么，清水以东就不是我们的领土了。一旦被孤立隔绝起来，那么，恐怕又会重演朱之守滑台一幕。”这时，正巧传达诏书的使者来到，告诉萧斌不许他们撤

退。于是，萧斌又召集各将领商讨，大家都异口同声说应该留下来坚守，沈庆之说："宫城以外的大事，将军完全可以自行决断。诏书从很远的地方传下来，皇上下诏书时并不了解目前这里的形势。节下您有一个范增却不用他，只是这么空谈，又会有什么计策可以使用呢？"萧斌和在坐的各位将领都忍不住大笑说："沈公您的学问真是有长进啊！"沈庆之厉声说道："你们虽然通古博今，却不如下官我用耳朵仔细地学习。"于是，萧斌派王玄谟戍守，申坦、垣护之据守清口，自己率领各路大军返回历城。

闰月，庞法起等诸军入卢氏，斩县令李封，以赵难为卢氏令，使帅其众为乡导。柳元景自百丈崖从诸军于卢氏。法起等进攻弘农，辛未，拔之，擒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农；丙戌，庞法起进向潼关。

闰十月，庞法起等各路大军进入卢氏，斩了卢氏县县令李封，任命赵难为崏卢氏令，让赵难率领他手下的将士坦任向导。这时，中兵参军柳元景从百丈崖跟随各路大军来到了卢氏。庞法起等开始攻打弘农，辛未（十五日），攻克了弘农，活捉了北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建武将军薛安都留守弘农。丙戌（三十日），庞法起向潼关进军。

魏主命诸将分道并进：永昌王仁自洛阳趋寿阳，尚书长孙真趣马头，楚王建趣钟离，高凉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东平趣邹山。

北魏国主命令各位大将率领士卒分道一起进击。永昌王拓跋仁从洛阳向寿阳挺进，尚书长孙真直逼马头，楚王拓跋建直取钟离，高凉王拓跋那从青州直取下邳，北魏国主自己率军从东平直入邹山。

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邹山，鲁郡太守崔邪利为魏所擒。魏主见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

十一月，辛卯（初五），北魏国主抵达邹山，鲁郡太守崔邪利被北魏生擒。北魏国主看见秦始皇石刻，命令士卒把它推倒，同时又命人用牛、羊、猪三种牲畜去祭祀孔子。

楚王建自清西进，屯萧城；步尼公自清东进，屯留城。武陵王骏遣参军马文恭将兵向萧城，江夏王义恭遣军主嵇玄敬将兵向留城。文恭为魏所败。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苞桥，欲渡清西；沛县民烧苞桥，夜于林中击鼓，魏以为宋兵大至，争渡苞水，溺死者殆半。

刘宋楚王刘建从清河向西挺进，屯兵萧城，步尼公从清河向东挺进，屯兵留城。武陵王刘骏派遣参军马文恭率军增援萧城，江夏王刘义恭派遣军主嵇玄敬率军增援留城。马文恭被北魏军队击败，步尼公途中跟嵇玄敬相遇，二人率军转而向苞桥进攻，他们打算渡过清水，向西进军。沛县百姓正在放火焚烧苞桥，半夜在树林里不断地敲鼓，北魏军队以为是刘宋大部队来了，都争先恐后地抢渡苞水，被淹死的差不多有一半。

诏以柳元景为弘农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显祖先引兵就庞法起等于陕，元景于后督租。陕城险固，诸军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帅众二万度崤救陕，安都等与战于城南。魏人纵突骑，诸军不能敌；安都怒，脱兜鍪，解铠，唯著绛纳两当衫，马亦去具装，嗔目横矛，单骑突陈，所向无前，魏人夹射不能中。如是数四，杀伤不可胜数。会日暮，别将鲁元保引兵自函谷关至，魏兵乃退。元景遣军副柳元怙将步骑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陈于城西南。曾方平谓安都曰："今敌在前，坚城在后，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进，我当斩卿；我若不进，卿当斩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战。元怙引兵自南门鼓噪直出，旌旗甚盛，魏众惊骇。安都挺身奋击，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诸军齐奋。自旦至日昃，魏众大溃，斩张是连提及将卒三千余级，其余赴河堑死者甚众，生降二千余人。明日，元景至，让降者曰："汝辈本中国民，今为虏尽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虏驱民使战，后出者灭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将军所亲见也。"诸将欲尽杀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当使仁声先路。"尽释而遣之，皆称万岁而去。甲午，克陕城。

刘宋文帝任命柳元景为弘农太守。柳元景让薛安都、尹显祖先率领士卒到陕城与庞法起等会师，柳元景则在后方征收粮食租款。陕城险峻坚固，刘宋军围攻没有攻下。北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率领二万名士卒翻过崤山险要前去陕城增援，薛安都等在陕城城南迎战。北魏派出突击骑兵，刘宋各路大军抵挡不住，薛安都勃然大怒，脱去战盔，解下铠甲，只穿着红色的无袖汗衫，他骑的战马也除掉了护甲，怒目而视、手持长矛，单枪匹马，大声呐喊着直入北魏军中，长矛所指，无人敢拦挡，北魏军队左右夹射也未能射中。薛安都这样突入敌阵几次，杀死杀伤北魏将士不可胜数。正巧天黑了，另一名刘宋将鲁元保

率领军队从函谷关来到这里，北魏军队才退走。柳元景派军副柳元怙率领二千步骑兵救援薛安都等，深夜抵达陕城城南，北魏军队并不知道。第二天，薛安都等在陕城西南地带陈兵，曾方平对薛安都说：“现在，强敌当前，坚城在后，这正是我们应该去战死的时候。如果你不前进，我就斩了你；如果我不前进，你就斩了我！”薛安都说：“好，你说得对！”于是，两军交战。柳元怙率领士卒从陕城南门击鼓呐喊杀出，旌旗招展，北魏将士非常恐惧。薛安都一马当先，挺身奋战，他身体受伤，血流在肘部凝住，长矛也断了，换了一杆又重新进入战场搏崐斗。各路大军也是越战越勇。从早晨太阳出来直到黄昏，北魏军队大败，刘宋军队斩了张是连提及其将士三千多人，剩下的北魏将士都跳进河沟，也死了很多，另有二千多人投降。第二天，柳元景抵达，责备投降的人说：“你们原本就是中原之国百姓，现在却替胡虏卖力，等到没有力量抵抗了才投降，为什么要这样做？”北魏投降士卒们异口同声地说：“胡虏驱赶我们这些老百姓为他们打仗，晚一些出来打仗的要被诛灭全族，他们用骑兵来驱赶我们这些步兵，很多人在未打仗前就死去了，这是将军你亲眼见到的事情。”各将领打算将他们全部杀掉，柳元景说：“现在，皇帝的旗帜指向北方，我们应该让仁爱做我们的先导，为我们开路。”于是，把这些投降者全都释放，让他们回家，他们都喊着万岁离去。甲午（初八），刘宋军攻克陕城。

庞法起等进攻潼关，魏戍主娄须弃城走，法起等据之。关中豪桀所在蜂起，及四山羌、胡皆来送款。

庞法起等进攻潼关，北魏的守将娄须闻讯弃城逃走，庞法起等占据了潼关。关中豪杰侠士纷纷起来反抗北魏统治，居住在四山的羌、胡二族也都送来犒劳将士的东西，表示归附。

上以王玄谟败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独进，皆召还。元景使薛安都断后，引兵归襄阳。诏以元景为襄阳太守。

文帝认为王玄谟战败退逃，使北魏军队深入国境，柳元景等人不应该单独进攻，于是，便把他们都传召回来。柳元景派薛安都断后，自己率军回到了襄阳。文帝下诏任命柳元景为襄阳太守。

魏永昌王仁攻悬瓠、项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寿阳，召刘康祖使还。癸卯，仁将八万骑追及康祖于尉武。康祖有众八千人，军副胡盛之。欲依山险间行取至，康祖怒曰：“临河求敌，遂无所见；幸其自

送，柰何避之！”乃结车营而进，下令军中曰：“顾望者斩首，转步者斩足！”魏人四面攻之，将士皆殊死战。自旦至晡，杀魏兵万余人，流血没踝，康祖身被十创，意气弥厉。魏分其众为三，且休且战。会日暮风急，魏以骑负草烧军营，康祖随补其阙。有流矢贯康祖颈，坠马死，余众不能战，遂溃，魏人掩杀殆尽。

北魏永昌王拓跋仁进攻悬瓠、项城，攻克了这两个地方。文帝害怕北魏军队攻到寿阳，就命令安蛮司马刘康祖班师回朝。癸卯（十七日），拓跋仁率领八万骑兵追击刘康祖，在尉武追上。刘康祖只有八千将士，副将胡盛之打算依靠山势的险要，让军队从小路到达寿阳，刘康祖大怒，说：“我们亲自到黄河搜索敌人，没有搜索到；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怎么能躲避他们呢？”于是，让军队结成一个个车阵，继续前进。刘康祖对军队下令说：“回头看的人斩首，转过身去的人砍断双脚。”北魏军队从四面包抄围攻，刘宋军将士都拼死同北魏军队搏斗。战斗从早晨一直进行到下午，刘宋军击杀了北魏一万多人，血流淹过人的脚踝。刘康祖身上十处受伤，但斗志却更加高昂。北魏军队将剩下的将士一分为三，采用车轮战术，边休息边作战。这时，正赶上夜幕降临，风力很大，北魏军队借此就用战马驮草，火烧刘宋军营，刘康祖随着救火随着补救营垒。一支流箭飞来穿透了他的脖子，刘康祖从马上栽下身亡，其余士众不能继续战斗，随即崩溃，北魏军队追击堵截，几乎将刘宋军斩尽杀绝。

南平王铄使左军行参军王罗汉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众欲依卑林以自固，罗汉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锁其颈，使三郎将掌之；罗汉夜断三郎将首，抱锁亡奔盱眙。

刘宋南平王刘铄派左军行参军王罗汉率领三百名将士戍守尉武。北魏军队突然涌入，王罗汉的将士们想要依靠附近的矮林进行自卫，王罗汉则认为自己接受命令驻守于此，不能离开。北魏大军攻入尉武，结果生擒了王罗汉，他们用铁链锁住了王罗汉的脖子，让三郎将看守。深夜，王罗汉砍掉了三郎将的头颅，自己抱着铁锁逃到了盱眙。

魏永昌王仁进逼寿阳，焚掠马头、钟离；南平王铄婴城固守。

北魏永昌王拓跋仁向寿阳进军，他们沿途纵火焚烧，劫掠了马头、钟离两地。南平王刘铄围绕城池，加固防守。

魏兵在萧城，去彭城十余里。彭城兵虽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义恭欲弃彭城南归。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以为历城兵少食多，欲为函箱车陈，以精兵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趋历城；分兵配护军萧思话，使留守彭城。太尉长史何勖崐欲席卷奔郁洲，自海道还京师。义恭去意已判，惟二议弥日未决。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张畅曰："若历城、郁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赞！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关扃严固，欲去莫从耳。一旦动足，则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军食虽寡，朝夕犹未窘罄；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计必行，下官请以颈血污公马蹄。"武陵王骏谓义恭曰："阿父既为总统，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为城主，而委镇奔逃，实无颜复奉朝廷，必与此城共其存没，张长史言不可异也"义恭乃止。

北魏军队占领了萧城，萧城距离彭城十多里。在彭城驻守的刘宋军数量虽多，但军粮不足，太尉江夏王刘义恭打算放弃彭城，返回南方。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认为历城兵少粮多，想要用箱式战车装载，派精锐部队作外侧羽翼，夹道护送江夏王刘义恭、武陵王刘骏二王和他们的妃子和女儿，直奔历城。又分出一部分士卒给护军萧思话，让他留下驻守彭城。太尉长史何勖则建议奔向郁洲，然后乘船从海路返回京师。刘义恭离开的决心已定，只是对这两个提议有争议，讨论了一天最终也未决定。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张畅说："如果我们可以到达历城、郁洲，我怎么敢不高声表示赞成！而如今彭城内军队缺少粮食，老百姓都有逃命的想法，只是由于城门紧闭，城池防守坚固不能出城而已。老百姓一旦走出城门，就会各自四处逃散，我们想让他们到达应该到达的地方，又怎么能够办得到呢？现在，我们军中粮食虽然不多，但短期内还不会吃完，哪里有抛却安全的办法而往危险死亡的路上去的呢？如果一定弃城离去，我请求用自己颈项上的鲜血去玷污大王的马蹄。"武陵王刘骏对刘义恭说："阿父你既然身为统帅，要走要留不是我能干预得了的。可我身为一城之主，如果也放弃城池奔命逃生，我实在没有脸再在朝廷任职，我也一定要和彭城共存亡，张长史所说的话，我们不能不听呀。"刘义恭决定留下不走了。

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毡屋于戏马台以望城中。

壬子（二十六日），北魏国主抵达彭城，在戏马台上设立毡屋行宫，以此来望和观察城内情况。

马文恭之败也，队主蒯应没于魏。魏主遣应至小市门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骏与之，仍就求橐驼。明日，魏主使尚书李孝伯至南门，饷义恭貂裘，饷骏橐驼及骡，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暂出见我；我亦不攻此城，何为劳苦将士，备守如此！”骏使张畅开门出见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迟面写，但以人臣无境外之交，恨不暂悉。备守乃边镇之常，悦以使之，则劳而无怨耳。”魏主求甘橘借博具，皆与之；复饷毡及九种盐胡豉。又借乐器，义恭应之曰：“受任戎行，不赍乐具。”孝伯问畅：“何为匆匆闭门绝桥？”畅曰“二王以魏主营垒未立，将士疲劳，此精甲十万，恐轻相陵践，故闭城耳。待休息士马，然后共治战场，刻日交戏。”孝伯曰：“宾有礼，主则择之。”畅曰：“昨见众宾至门，未为有礼。”魏主使人来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我所？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须见我小大，知我老少，观我为人。若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干来。”畅以二王命对曰：“魏主形状才力，久为来往所具。李尚书亲自衔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复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谟亦常才耳，南国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败？自入此境七百余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邹山之险，君家所凭，前锋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诸将倒曳出之。魏主赐其余生，今从在此。”畅曰：“王玄谟南土偏将，不谓为才，但以之为前驱。大军未至，河冰向合，玄谟因夜还军，致戎马小乱耳。崔邪利陷没，何损于国！魏主自以数十万众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无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镇军圣略，用兵有机，不用相语。”孝伯曰：“魏主当不围此城，自帅众军直造瓜步。南事若办，彭城不待围；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须也。我今当南饮江湖以疗渴耳。”畅曰：“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虏马遂得饮江，便为无复天道。”先是童谣云：“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故畅云然。畅音容雅丽，孝伯与左右皆叹息。孝伯亦辩赡，且去，谓畅曰：“长史深自爱，相去步武，恨不执手。”畅曰：“君善自爱，冀荡定有期，君若得还宋朝，今为相识之始。”

参军马文恭在萧城战败时，队主蒯应被北魏军队俘获，北魏国主又派蒯应到彭城小市门向守军索要酒和甘蔗，武陵王刘骏给了他，并向北魏国主索要骆驼作为回报。北魏国主第二天派尚书李孝伯来到彭城南门，送给刘义恭貂裘，送给刘骏骆驼及骡子，李孝伯说：“魏主向安北将军表示问候，你们可以暂时崐走出城门出来相见，我们也决不攻打彭城，你们又何必使手下将士辛苦劳累，严加防备到如此地步？”于

是，刘骏派张畅打开城门出去跟李孝老伯见面，张畅对李考伯说：“安北将军向魏主表示问候，并一直希望能会面，只因为身为臣属，不能随便与境以外的人建立交情，所以，很遗憾暂时不能抽出时间来见面。军事防备守护，是国家边境城镇正常的事，只要使当地人民平安快乐地生活，我们就是劳苦受累也心甘情愿无所怨恨。”北魏国主又向刘宋索求甜橘和赌博用的赌具，刘宋军把这些东西都送给了他。北魏国主又派人送去了毛毯和九种盐及胡豆豉作为回报。接着，北魏国主又向刘宋军借乐器，刘义恭回答说：“我们身在军旅，没有带乐器这类东西。”李孝伯问张畅：“为什么匆匆忙忙关闭城门，拉起吊桥？”张畅回答说：“两位王爷认为魏主还没有扎稳营地，将士疲惫。我们这里有十万精锐甲士，我们唯恐他们忍耐不住，轻率出击与贵国大军相互残杀，所以现在先关上城门。等待你们的将士休整一段时间，士气是盛，战马奔腾，到那时，我们共同治理战场，然后定下日期游戏一场。”李孝伯说：“客人如果彬彬有礼，就可由主人任意来选择。”张畅说：“昨天我们看见大批客人涌到城门附近，似乎并不彬彬有礼。”正在这时，北魏国主派人前来说：“向太尉、安北将军致意，你们为什么不派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虽说不能尽情倾诉，但你们也应该出来看看我是大是小，知道我是老是少？观察一下我的为人。如果你们不能派左右助手来，也可以派僮仆前来看看。”张畅以两位王的名义回答说：“魏主的外形相貌和才能力量，我们早已从来往的使节口中知道了。李尚书又亲自带着魏主的命令前来我们这里，这样就不用担心我们彼此之间不能全面了解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不用再派遣使节去你们那里了。”李孝伯又说：“王玄谟只是一个普通将才罢了，你们为什么要将如此大的事情交给他呢？以致使他溃败逃命。自从我进入你们境内七百多里，你们竟连一次真正的抵抗行动都没有过。邹山险要坚固，实际上你们可以用来作为屏障依靠的，而我们的先头部队刚刚开始接近你们，你们的崔邪利就吓得马上藏进了洞穴，将士们把他倒着拖了出来。我们国主赐他不死，饶了他一命，如今，他也跟随我们的军队来到了这里。”张畅说：“王玄谟仅仅是我们国土上的一位偏将，不能称得上是有才之士，我们不过仅仅是让他作军队的先锋罢了。那时，只因为我们的主力大军还未赶到，而黄河当时已经封冰，所以，王玄谟决定乘夜班师回朝，以致导致兵马发生小小骚乱。崔邪利被俘，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失呢？魏主亲自率领十万大军，

仅仅制服了小小一个崔邪利，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知道进入我国境内七百里而没看到我们有抵抗行动，这正是出自我们太尉的神机妙算，以及镇军将军的高明策略，用兵就有用兵的机密，不便相告。”李孝伯说：“我们国主不会围攻彭城，但他会亲自率领大军直接造访瓜步。如果将南方事务办理妥当，彭城也不用我们围攻；如果我们没有取得胜利，彭城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现在该南下去喝长江水来解渴了。”张畅说：“要去要留，当然要由你们自己决定。如果胡虏的马匹能够喝到长江水，那就是没有天理的事情了。”从前有童谣说：“虏马饮江水，佛狸（拓跋焘）卯年死。”因此，张畅说了上述一番话。张畅言谈举止文雅庄重，李孝伯和他的左右随从都为他的行为举止所叹服。但李孝伯也进行了滔滔雄辩，临离开时对张畅说：“长史您多加保重，我们相距只有几步，遗憾的是却不能握手言欢。”张畅说：“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我们希望天下太平之日不远，你那时如果能回到宋国，今天就是我们相识的开始。”

上起杨文德为辅国将军，引兵自汉中西入，摇动、陇。文德宗人杨高帅阴平、平武群氐拒之，文德击高，斩之，阴平、平武悉平。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克，执送荆州；使文德从祖兄头戍葭芦。

文帝擢升杨文德为辅国将军，派他率领军队从汉中的西边进入北魏边境，骚扰、陇一带。杨文德的同族人杨高率领阴平、平武的众氐人抗拒杨文德的进攻，杨文德击败杨高，杀了他，阴平、平武全部平定。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派杨文德讨伐啖提氐部落，没有攻克，刘秀之就派人逮捕了杨文德，把他押送到了荆州，派杨文德同曾祖父的哥哥杨头戍守葭芦。

[9]丁未，大赦。

[9]丁未（二十一日），刘宋实行大赦。

[10]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凉王那出山阳，永昌王仁出横江，所过无不残灭，城邑皆望风奔溃。戊崐午，建康纂严。已未，魏兵至淮上。

[10]北魏国主攻彭城，没有攻克。十二月，丙辰朔（初一），北魏国主率领大军向南进发，派中书郎鲁秀发兵广陵，高凉王拓跋那出兵山阳，永昌王拓跋仁发兵横江，北魏军队途经之处无不抢掠烧杀，所

有城池，听说北魏军队前来进犯，都马上奔逃溃散。戊午（初三），刘宋都城建康实行戒严。己未（初四），北魏军队抵达淮上。

上使辅国将军臧质将万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过淮。质使冗从仆射胡崇之、积弩将军臧澄之营东山，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前浦，质营于城南。乙丑，魏燕王谭攻崇之等，三营皆败没，质按兵不敢救。澄之，焘之孙；熙祚，之之兄子也。是夕，质军亦溃，质弃辎重器械，单将七百人赴城。

刘宋文帝派辅国将军臧质率领一万士卒增援彭城，走到盱眙，发现北魏国主率领大军已经渡过淮河。臧质赶快派冗从仆射胡崇之、积弩将军臧澄之驻守东山，又派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守前浦，臧质自己率兵在盱眙城地驻守。乙丑（初十），北魏燕王拓跋谭围攻胡崇之等，三个驻地都被拓跋谭击破，臧质不敢前去援救。胡澄之是胡焘的孙子。毛熙祚是毛之的侄子。当天夜晚，臧质的部队也被拓跋谭的军队击溃，臧质抛弃辎重器械，率领七百将士投赴盱眙城。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谟犹在滑台，江淮无警。璞以郡当冲要，乃缮城浚隍，积财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僚属皆非之，朝廷亦以为过。及魏兵南向，守宰多弃城走。或劝璞宜还建康，璞曰："虏若以城小不顾，夫复何惧！若肉薄来攻，此乃吾报国之秋，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诸君尝见数十万人聚于小城之下而不败者乎？昆阳、合肥，前事之明验也。众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乃臧质向城，众谓璞曰："虏若不攻城，则无所事众；若其攻城，则城中止可容见力耳，地狭人多，鲜不为患。且敌众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质众能退敌完城者，则全功不在我；若避罪归都，会资舟楫，必更相蹂践。正足为患，不若闭门勿受。"璞叹曰："虏必不能登城，敢为诸君保之。舟楫之计，固已久息。虏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共见，其中幸者，不过驱还北国作奴婢耳。彼虽乌合，宁不惮此邪！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则虏退速，少则退缓。吾宁可欲专功而留虏乎！"乃开门纳质。质见城中丰实，大喜，众皆称万岁；因与苦共守。

当初，盱眙太守沈璞接任时，王玄谟正在围攻滑台，长江、淮河一带平安无事。沈璞认为盱眙郡正处在交通要道上，于是，他下令修缮城池，加固城墙，疏通并挖深环城壕沟，积蓄财力粮食，储备利箭石

头，作城池一旦被围时的准备。当时，他的幕僚臣属们都认为没有必要，朝廷也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现在北魏军队向南进攻，各地太守、宰丞大多都放弃城池各自逃命，有人也劝说沈璞应该回到建康去，沈璞说："如果胡虏认为我们是个小城而不加理会的话，我们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他们要用肉搏攻城，这恰恰是我报答国家的时机，也是各位封侯之日呀，我们为什么要逃走呢？各位曾经看见过几十万大军聚集在一个小城之下而守城者却不失败的情况吗？王寻攻昆阳、诸葛恪攻合肥都失败，就是明显的验证。"大家听后内心稍稍安定，沈璞征集了二千名精锐士卒后说："这些就够了。"不久，臧质逃奔到盱眙城，众将对沈璞说："如果胡虏不前来围攻，我们就用不着这么多人；如果他们前来围攻，城里也只能容得下现有的兵力。地方狭小而人却很多，不能不成忧患。况且敌众我寡，这是人人皆知的。如果臧质的军队能够击退敌人保住城池，功劳就不都是我们的；如果我们撤退回到都城，双方都要依靠船只，这样又必然会进一步相互残杀，却足以给我们带来祸害。不如关闭城门不接收他们。"沈璞叹息说："胡虏肯定不能攻破我们的城池，我敢于向各位保证。我们乘船撤退的计划，本来早就否定了，胡虏的凶狠残暴却是自古至今都没有过的。他们屠杀掠夺的苦难，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最幸运的人，最终也只不过是被驱赶到北魏做奴隶、婢女。臧质虽然统领的是一批乌合之众，难道他们不怕这些吗？所谓'乘同一条船过河，胡人、越人也会齐心'的说法，正是指的这些事情。因此，现在我们兵多，胡虏就会很快地退却，兵少，他们退却就慢。难道我们可以为了独占这份功劳，而让胡虏留下为患吗？"于是，城门打开，接纳了臧质一行。臧质看到盱眙城内准备充实，生活富足，十分高兴，手下将士都欢呼万岁，臧质于是就与沈璞一同驻守盱眙城。

魏人之南寇也，不赍粮用，唯以抄掠为资。及过淮，民多窜匿，抄掠无所峮得，人马饥乏；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北归之资。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将韩元兴以数千人守盱眙，自帅大众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备。

北魏军队南下进犯，不准备粮食用品等，只靠掳掠来维持生活。他们渡过淮河时，老百姓大多都躲了起来，他们打家劫掠时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致使人马处于饥饿困乏中，听说盱眙有存粮，就打算把盱眙

的粮食作为回国的财资用。北魏国主击败了胡崇之等，围攻盱眙没有攻克，就留下大将韩元兴率领几千人驻守在盱眙城外，自己率领大军南下。为此，盱眙得以进一步完善防备工程。

庚午，魏主至瓜步，坏民庐舍，及伐苇为筏，声言欲渡江。建康震惧，民皆荷担而立，壬午，内外戒严。丹杨统内尽户发丁，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命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将兵分守津要，游逻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陈舰列营，周亘江滨，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丹杨尹徐湛之守石头仓城，吏部尚书江湛兼领军，军事处置悉以委焉。

庚午（十五日），北魏国主抵达瓜步，毁掉老百姓的房舍，又砍伐芦苇建造小筏，声称要南渡长江。建康受到震惊，一片恐怖，老百姓都挑着担子站在那里，准备随时逃走。壬午（二十七日），建康城内城外戒严。丹杨境内所有的壮丁以及王公以下的子弟，全都服役从军。刘宋文帝又命令领军将军刘遵考等率军分别据守沿江渡口及险要地带，巡逻上起于湖，下到蔡洲，江面排列着一排排的船只，且沿岸相互连接，从采石矶一直到暨阳，长达六七百里。太子刘劭率领军队镇守石头，全权指挥水军。丹杨尹徐湛之镇守石头所属仓城。吏部尚书江湛兼任领军，军事上的部署全都由他一人来裁决。

上登石头城，有忧色，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观望形势，购魏主及王公首，许以封爵、金帛；又募人赍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伤。

刘宋文帝登临石头城，不禁面露忧色，对江湛说：“当初我们决定向北征伐时，赞同的人本来就很少。如今将士、百姓劳顿怨苦，我们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为大家带来了灾难，这是我的过失。”又说：“如果檀道济仍然在世，岂能让胡虏军马跑到这里来！”文帝又登上莫府山，观察形势，下诏悬赏购买北魏国主及其王、公的首级，许诺若有成功者就加封爵位，赏赐金银绸缎。同时，文帝又派人把用野葛酿成的毒酒放在空无人烟的荒村，想毒死北魏将士，但却没能伤到他们。

魏主凿瓜步山为蟠道，于其上设毡屋，魏主不饮河南水，以橐驼负河北水自随。饷上橐驼、名马，并求和，请婚。上遣奉朝请田奇饷以珍羞、异味。魏主得黄甘，即啖之，并大进酃酒。左右有附耳语者，

疑食中有毒。魏主不应，举手指天，以其孙示奇曰：“吾远来至此，非欲为功名，实欲继好息民，永结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

北魏国主拓跋焘下令开凿瓜步山，修筑盘山路，在山上搭好毛毡帐篷房。北魏国主不喝黄河以南的水，用骆驼驮着黄河以北的水跟随在自己身边。同时，他又派人送给文帝骆驼、名马等礼物，要求和解，并请求与刘宋皇室联姻。文帝也派遣奉朝请田奇带着奇珍异果送给北魏国主。北魏国主得到黄柑，拿过来就吃，并痛饮酃酒。站在北魏国主身边的左右侍从中有人趴在北魏国主耳边低语，怀疑食物里边有毒药。北魏国主没有回答，而抬起手，用手指着天，把他的孙子叫过来给田奇看，说：“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是想要成就功业，传播自己的名声，其实是想维持过去的友好，安定百姓，永远结成婚姻，永远相互援助。宋国皇帝如果能够把他的女儿嫁给我这个孙子，我也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武陵王为妻，那样，从今以后不会再让一匹马南下骚扰。”

奇还，上召太子劭及群臣议之，众并谓宜许，江湛曰：“戎狄无亲，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厄，讵宜苟执异议！”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排湛，湛几至僵仆。

田奇回到建康，文帝召集太子刘劭及各位大臣前来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答应北魏的联姻，只有江湛反对说：“戎狄没有亲情，答应他不会有什么好处。”刘劭非常生气，对江湛说：“如今，三位王都处于危险境地，拒绝他们，他们就会逮捕三位王，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坚持反对？”刘劭声色俱厉。大家商议完毕，都一同走出来，刘劭指使持剑人和左右侍从推撞江湛，江湛几乎被崐撞昏倒地。

劭又言于上曰：“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徐湛之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异耳。”由是太子与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刘劭又对文帝说：“北上讨伐，我们失败招来了奇耻大辱，异致我们几个州郡沦陷残破，只有杀了江湛、徐湛之，我们才能够向天下老百姓谢罪。”文帝说：“北上征伐这本来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江湛、徐湛之只是不表示异议而已。”从此，太子刘劭同江湛、徐湛之结下了怨仇。北魏所提出的皇家联姻的建议，最终也没能实现。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六卷

宋纪八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元嘉二十八年（辛卯、451）

宋纪八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辛卯，公元451年）

[1]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会群臣于瓜步山上，班爵行赏有差。魏人缘江举火；太子左卫率尹弘言于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庐舍而去。

[1]春季，正月，丙戌朔（初一），北魏国主拓跋焘在瓜步山上召集全体官员，按照功劳大小，分别封爵升官进行奖赏。北魏人沿长江北岸燃起烽火，刘宋太子左卫率尹弘对文帝说："胡虏这种行动，一定是要撤退。"丁亥（初二），北魏军队劫掠驻地的居民，焚烧了老百姓的房屋，向北而去。

胡诞世之反也，江夏王义恭等奏彭城王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上将徙义康，先遣使语之；义康曰："人生会死，吾岂爱生！必为乱阶，虽远何益！请死于此，耻复屡迁。"竟未及往。魏师至瓜步，人情惧。上虑不逞之人复奉义康为乱；太子劭及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屡启宜早为之所；上乃遣中书舍人严龙赍药赐义康死。义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许自杀；愿随宜处分。"使者以被杀之。

胡诞世聚众反叛时，江夏王刘义恭等人奏报彭城王刘义康经常说些怨愤的话，影响百姓的视听，使一些废黜放逐不能得志的家族产生了野心。他们请求将刘义康贬斥到广州。刘宋文帝刘义隆要放逐刘义康时，先派使臣告诉了他。刘义康说："人的一生最终总是要死的，我怎能贪生怕死！如果我一定要成为动乱的因由，即使把我放逐到很远的地方，又会有什么好处呢？我请求死在这里，不愿受到再次被贬谪的奇耻大辱。"刘义康终于没有被贬到广州。北魏大军开到了瓜步，老百姓万分惊恐。文帝担心不能得志的人会再次拥戴刘义康进行叛乱，太子刘劭和武陵王刘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不断提醒文帝应该尽早决定怎么办，文帝这才派遣中书舍人严龙携带毒药前去，命令刘义康服药自杀，刘义康拒绝服药，说："佛教不允许人自杀，你们怎么方便就怎么办吧。"严龙就用被子捂住了刘义康的头，将他活活闷死了。

[2]江夏王义恭以不可守，召王玄谟还历城；魏人追击败之，遂取。

[2]江夏王刘义恭认为不能继续坚守下去，就征召王玄谟退回历城。北魏追击王玄谟军队，并把他们击败，于是夺取了。

初，上闻魏将入寇，命广陵太守刘怀之逆烧城府、船乘，尽帅其民渡江。山阳太守萧僧珍悉敛其民入城，台送粮仗诣盱眙及滑台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阳；蓄陂水令满，须魏人至，决以灌之。魏人过山阳，不敢留，因攻盱眙。

当初，刘宋文帝得到北魏将要入侵的消息后，命令广陵太守刘怀之预先放火烧掉城内官府和水上船只，率领广陵全体老百姓渡过长江，山阳太守萧僧珍将广陵所有老百姓都纳聚山阳城中；朝廷运送粮食、武器到盱眙和滑台去的官兵，因为道路不能通行，也都留在了山阳城。萧僧珍下令将山阳城附近的山坡池塘全都灌满水，等北魏军队到达山阳时，决开池塘，放水淹灌北魏军队。因此，北魏军队在撤退路过山阳城时，不敢滞留，顺势去攻取盱眙。

魏主就臧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魏主怒，筑长围，一夕而合；运东山土石以填堑，作浮桥于君山，绝水陆道。魏主遗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卿若杀之，无所不利。"质复书曰："省示，具悉奸怀。尔自恃四足，屡犯边。王玄谟退于东，申坦散于西，尔知其所以然邪？尔独不闻童谣之言乎？盖卯年未至，故以二军开饮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尔生全，飨有桑乾哉！尔有幸得为乱兵所杀，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图全，若天地无灵，力屈于尔，赍之，粉之，屠之，裂之，犹未足以谢本朝。尔智识及众力，岂能胜苻坚邪！今春雨已降，兵力四集，尔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粮食乏者可见语，当出廪相贻。得所送剑刃，欲令我挥之尔身邪？"魏主大怒，作铁床，于其上施铁，曰："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魏众书曰："尔语虏中诸士庶：佛狸所与书，相待如此。尔等正朔之民，何为自取糜灭，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并写台格以与之云："斩佛狸首，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

北魏国主派人向盱眙守将臧质索要好酒，臧质在罐子里撒了泡尿送给他。北魏国主大怒，下令修筑长围墙，一个晚上就修好接在了一起。又搬来东山上的泥土石头填平壕沟，在君山上造起了一座浮桥，从而彻底切断了盱眙的水陆通道。北魏国主给臧质写了封信，说：“我现在派出去的攻城军队，都不是我们本国本族人，城东北的丁零人和匈奴人，城南的是氐人和羌人，假设让丁零人死了，正可以减少常山、赵郡的贼寇；匈奴人死了，正好减少了并州的贼寇；氐人、羌人死了，当然也就减少了关中的贼寇。你如果真的杀掉了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臧质回信说：“看了你的信，我完全明白了你的奸诈之心。你自己依仗着四条腿，多次进犯我国边境。王玄谟被你击败在东边，申坦军又在西边被你攻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你难道没有听说一首童谣里所说的吗？只因卯年还没有来到，所以，我们用两路军队引导着你们走上饮长江水的道路罢了。冥期已经注定，这并不是任何人所能改变得了的。我奉命前来消灭你们，原预定要到达白登，可是，军队还没有走出多远，就遇到你们自己前来送死了，我怎么能让你再活着回去，到桑干河享受荣华富贵呢？如果你幸运的话，当被乱军所杀；如果你不走运，被我们活捉后，就会用锁链锁住你的脖子，让一头小毛驴驮着你，把你一直押送到我们的都城建康。我本来就不打算全尸，如果天地没有显灵，我被你打败，即使被剁成肉酱，碾成粉末，宰割车裂，也都不足以向我们朝廷表示我的歉疚。你的智慧见识以及军队的力量，哪里超得过苻坚呢！如今，已经下起春雨，我们的各路大军就要集合起来，你只管一心一意去攻城吧，千万不要立刻逃走！如果你们粮食不够吃，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打开粮仓馈赠给你们。你派人送来的刀剑我已收到，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让我挥刀斩了你呢？”北魏国主看完臧质的信，气得浑身发抖，他命令手下人制造了一个大铁床，把刀尖锥尖朝上放在铁床上，说：“攻破城池，抓住臧质，我一定让他坐在这张铁床上。”臧质又给北魏大军写了封信，说：“你们告诉胡虏中各位士人百姓：佛拓跋焘在给我写的信上，这样对待你们。你们本来是汉人，为什么要去自取灭亡呢？你们怎么不知道转祸为福呢？”同时，臧质又将朝廷的悬赏写在信上告诉他们说：“砍下佛的人头的，封为万户侯，赏赐绵布、丝绸各一万匹。”

魏人以钩车钩城楼，城内系以驱，数百人叫呼引之，车不能退。既夜，缒桶悬卒出，截其钩，获之。明旦，又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

每至，颓落不过数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尸与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会魏军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军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断其归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烧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虽可固守，不可出战，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计不须实行也。"

北魏军队用钩车钩住城楼，城内军队就用铁环制成的大铁链，拴住钩车，然后再让几百士卒高声呼喊拉住铁链使北魏军的钩车无法后退。入夜以后，守军用大桶把军士从城上放下，砍断北魏军的车钩，缴获了这种工具。第二天天亮，北魏军又改用冲城车攻城，但城墙坚硬牢固，冲城车每次冲撞，撞下墙土也不超过几升。于是，北魏军就采用肉搏战术开始攻城，他们把士卒分为几个梯队，轮番往城墙上爬，从城上摔下又继续向上爬，没有一个人后退，死伤士卒数以万计，尸体堆积得与城墙一样高。北魏军这样围攻了三十天，仍未攻下。这时，又赶上北魏军中瘟疫流行，有人报告说，宋朝水军从东海进入淮河了，刘宋朝廷又下令彭城守军切断北魏军队回归的道路。二月，丙辰朔（疑误），北魏国主下令焚毁攻城器具，而后撤退。盱眙守军想要追击，沈璞说："现在，我们的兵力并不多，虽然可以固守城池，却不可以出城讨战。不过，我们仍然要整治好船只，做出要北渡淮河的样子，这样，就可以促使他们更快地离开，估计并不需要真的去做。"

臧质以璞城主，使之上露版，璞固辞，归功于质。上闻，益嘉之。

臧质认为沈璞是盱眙城主，就请他向朝廷发出报捷的奏表，沈璞坚决辞让，而把功劳全都归于臧质一人。文帝听说后，对他更是倍加嘉许。

魏师过彭城，江夏王义恭震惧不敢击。或告"虏驱南口万余，夕应宿安王陂，去城数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诸将皆请行，义恭禁不许。明日，驿使至，上敕义恭悉力急追。魏师已远，义恭乃遣镇军司马檀和之向萧城。魏人先已闻之，尽杀所驱者而去。程天祚逃归。

北魏军队经过彭城，江夏王刘义恭震惊恐惧，不敢出击。有人来报告说："胡虏正驱赶着南方一万多口人，晚上将住在安王陂，离彭城有几十里，现在我们去追击他们，正可以全部俘获。"各大将都纷纷请求出击，刘义恭下令制止，不许出兵。第二天，朝廷信使抵达这里，文

帝命令刘义恭立即全力追击魏军。北魏军队这时已经走远，刘义恭就派镇军司马檀和之奔向萧城追赶。北魏军队事先已经得到了这一消息，于是将所驱赶的南方百姓全都杀掉，然后北上。程天祚逃了回来。

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馀，春燕归，巢于林木。魏之士马死伤亦过半，国人皆尤之。

北魏军队一共击破了南兖、徐、北兖、豫、青、冀等六州，杀死杀伤的人无法统计。他们抓到青壮年立即斩首或拦腰砍断，婴幼儿则用铁矛刺穿，然后挥动铁矛进行游戏。魏军经过的郡县，都成千里荒地。春天，燕子回来了，只能在树林里筑巢。北魏军的人马也死伤了一多半，北魏国人也都大有怨言。

上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趑趄，莫敢自决。又江南白丁，轻易进退，此其所以败也。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文帝每次命令将领们率兵作战，常常把已拟定好的作战计划交给他们，甚至交战的日子，也都要等待皇帝的命令，因此，军中将帅总是犹犹豫豫，没有谁胆敢自己决定什么。此外，没有经过训练的江南士卒，常常是打胜了就争着前进，打败了则争先恐后地逃命，这就是刘宋军所以战败的重要原因。从此以后，刘宋国内走向萧条衰败阶段，元嘉时代的盛况日趋衰落了。

癸酉，诏赈恤郡县民遭寇者，蠲其税调。

癸酉（十九日），刘宋文帝下诏，赈济抚恤受到寇敌残害蹂躏的各郡县百姓，免除田赋捐税。

甲戌，降太尉义恭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甲戌（二十日），将太尉刘义恭降职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戊寅，魏主济河。

戊寅（二十四日），北魏国主率军渡过黄河。

辛巳，降镇军将军武陵王骏为北中郎将。

辛巳（二十七日），刘宋朝廷将镇军将军武陵王刘骏降职为北中郎将。

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严。

壬午（二十八日），文帝前往瓜步。这一天，刘宋解除戒严。

初，魏中书学生卢度世，玄之子也，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阳郑罴家。吏囚罴子，掠治之。罴戒其子曰：“君子杀身成仁，虽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其体，终不言而死。及魏主临江，上遣殿上将军黄延年使于魏，魏主问曰：“卢度世亡命，已应至彼。”延年曰：“都下不闻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没者，度世自出，魏主以为中书侍郎。度世为其弟娶郑罴妹以报德。

当初，北魏中书学生卢度世是卢玄的儿子，因为受崔浩事件的牵连逃走，躲藏到高阳人郑罴家里，高阳府官吏逮捕了郑罴的儿子，酷刑拷打盘问卢度世的下落。郑罴告诫他的儿子说：“君子应当杀身成仁，你即使被打死了也不要说出来。”郑罴的儿子遵奉父亲的命令坚守秘密。官吏们用火烧他的身体，他最终也没有招出来，被折磨致死。北魏国主抵达长江北岸时，文帝派遣殿上将军黄延年出使北魏，魏主问道：“卢度世逃走了，应该已经逃到你们那里。”黄延年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卢度世这个人。”北魏国主于是下令赦免卢度世以及他的同族中逃亡外地或被抄家产的人，卢度世这才自动露面，北魏国主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卢度世让他的弟弟娶了郑罴的妹妹，以此来报答郑家的恩德。

三月，乙酉，帝还宫。

三月，乙酉（初一），文帝从瓜步返回了朝廷。

己亥，魏主还平城，饮至告庙，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

己亥（十五日），北魏国主回到平城，然后，他在祖庙内设下祭祀酒席，把这次南下征讨的经过报告了祖宗，同时，又把从南宋裹胁来的五万多户人家分别安置在京畿附近。

初，魏主过彭城，遣人语城中曰：“食尽且去，须麦熟更来。”及期，江峸夏王义恭议欲芟麦翦苗，移民堡聚。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曰：“虏不能复来，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议亦不可立。百姓闭在内城，饥馑日久，方春之月，野采自资；一人堡聚，饿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虏若必来，芟麦无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对。长史张畅曰：“孝孙之议，实有可寻。”镇军府典签董元嗣侍武陵王骏之侧，进曰：“王录事议不可夺。”别驾王子夏曰：“此论诚然。”畅敛版白骏

曰："下官欲命孝孙弹子夏。"骏曰："王别驾有何事邪？"畅曰："芟麦移民，可谓大议，一方安危，事系于此。子夏亲为州端，曾无同异；及闻元嗣之言，则欢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惭，义恭之议遂寝。

当初，北魏国主经过彭城时，派人告诉彭城守军说："我们粮食吃完了，暂且回去，等到你们麦熟季节我们会再来。"麦子成熟时，江夏王刘义恭想把小麦全部割光，把所有人都转移到城堡里。这时，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说："胡虏绝不会再来，我们可以保全自己。如果他们真的又回来了，这一动议也是不能实行的。因为我们的老百姓被关在城内，忍饥挨饿也已很久了，此时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他们完全可以挖些野菜摘些野果来充饥。一旦再让他们迁到城堡里，那么，他们马上就会饿死。老百姓知道自己会被饿死，我们又怎么能控制住他们呢？倘若胡虏一定要前来进犯，我们等他们来了再割麦子也不晚。"在座的人都沉默地坐着，没有人敢说话。长史张畅说："王孝孙说的这些，实在有道理。"镇军府典签董元嗣站立在武陵王刘骏的身边，他也劝说道："王录事的意见是不可改变的。"别驾王子夏说："这一见解，果然不错。"张畅举一下手版，对刘骏说："我打算让王孝孙弹劾王子夏。"刘骏吃惊地问："王子夏出什么事了？"张畅说："收割麦子，让老百姓转移到城堡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决策，一个地方的安危都与此有关。王子夏身为一个州的最高官员，还从未发表过意见，等到听董元嗣这么一说，才立刻露出了笑容表示赞同。这种阿谀奉迎之人，怎么能够为您做事呢？"王子夏、董元嗣听了张畅的话，都深为惭愧。刘义恭的计划于是也被取消了。

[3]初，鲁宗之奔魏，其子轨为魏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常思南归；以昔杀刘康祖及徐湛之父，故不敢来，轨卒，子爽袭父官爵。爽少有武干。与弟秀皆有宠于魏主。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诘责之。爽、秀惧诛，从魏主自瓜步还，至湖陆，请曰："奴与南有仇，每兵来，常恐祸及坟墓，乞共迎丧还葬平城。"魏主许之。爽至长社，杀魏戍兵数百人，帅部曲及愿从者千余家奔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诣寿阳，奉书于南平王铄以请降。上闻之，大喜，以爽为司州刺史，镇义阳；秀为颍川太守，馀弟侄并授官爵，赏赐甚厚。魏人毁其坟墓。徐湛之以为庙算远图，特所奖纳，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许。

[3]当初，东晋雍州刺史鲁宗之投奔北魏，他的儿子鲁轨做了北魏的荆州刺史、襄阳公，镇守长社，他经常想回到南方，只是由于当年曾经杀了刘康祖和徐湛之的父亲，所以不敢回去。鲁轨去世后，他的儿子鲁爽承袭了父亲的官爵职位。鲁爽从小就有武略才能，他和他的弟弟鲁秀都深受魏主的宠爱。可是不久，他们兄弟二人都犯了罪，北魏国主盘问责备他们，鲁爽和鲁秀害怕会被诛杀，因此，当他们俩跟着北魏国主从瓜步返回，来到湖陆时，二人向北魏国主请求说："奴才与南方有深仇大恨，每次大军南下，我们都害怕这种灾祸会殃及我们的祖坟，因此，我们请求把祖先的棺木，移送到平城安葬。"北魏国主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鲁爽到长社后，杀了几百名北魏戍守士卒，就率领自己的军队以及愿意跟着自己的一千多家部众投奔了汝南。夏季，四月，鲁爽派鲁秀前往寿阳，送信给刘宋南平王刘铄，请求投降。文帝听说后，十分高兴，立刻任命鲁爽为司州刺史，镇守义阳，鲁秀为颍川太守，其余的弟弟、侄子等等也一并被封官授爵，给予他们的赏赐格外厚重。北魏军队捣毁了鲁爽家族的坟墓。徐湛之认为朝廷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打算，对他们特别嘉奖优待，所以自己也不敢计较个人的恩怨，请求辞官回乡隐居，文帝没有批准。

[4]青州民司马顺则自称晋室近属，聚众号齐王。梁邹戍主崔勋之诣州，五月，乙酉，顺则乘虚袭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亦聚众号安定王以应之。

[4]刘宋青州平民司马顺则宣称自己是东晋皇家的近族，聚众造反，自称齐王。这时，梁邹守将崔勋之前去州府办事，五月，乙酉（初二），司马顺则乘城中防守空虚偷袭了梁邹城。同时，又有一和尚自称司马百年，也聚众造反崛，号安定王，以此响应司马顺则。

[5]壬寅，魏大赦。

[5]壬寅（十九日），北魏实行大赦。

[6]已巳，以江夏王义恭领南兖州刺史，徙镇盱眙，增督十二州诸军事。

[6]己巳（疑误），刘宋朝廷任命江夏王刘义恭兼任南兖州刺史，将州府迁到了盱眙，加授他为督十二州诸军事。

[7]戊申，以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令，太子詹事徐湛之为仆射、护军将军，尚之以湛之国戚，任遇隆重，每事推之。诏湛之与尚

之并受辞诉。尚之虽为令，而朝事悉归湛之。

[7]戊申（二十五日），刘宋朝廷任命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令，太子詹事徐湛之为仆射、护军将军。何尚之因为徐湛之是皇亲国戚，深受文帝的宠信和重用，所以每次遇到大事都全部推给徐湛之。文帝又下诏，命令徐湛之与何尚之共同受理裁决公务。何尚之虽然身为尚书令，但实际上朝廷事务全由徐湛之一人去裁断。

[8]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

[8]六月，壬戌（初九），北魏改年号为正平。

[9]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损，凡三百九十一条。

[9]北魏国主命令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人改订国家法律，进行了大量的更定和补充，修订完的法律共有三百九十一条。

[10]魏太子晃监国，颇信任左右，又营园田，收其利，高允谏曰："天地无私，故能覆载；王者无私，故能容养。今殿下国之储贰，万方所则；而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酤贩市廛，与民争利，谤声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无，乃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将亡，神赐之土田，汉灵帝私立府藏，皆有颠覆之祸；前鉴若此，甚可畏也。武王爱周、邵、齐、毕，所以王天下；殷纣爱飞廉、恶来，所以丧其国。今东宫俊义不少，顷来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选。愿殿下斥去佞邪，亲近忠良；所在田园，分给贫下；贩卖之物，以时收散；如此，则休声日至，谤议可除矣。"不听。

[10]北魏太子拓跋晃主持国家事务，十分相信自己左右近侍，他自己私下里经营庄园农田，收取利润。高允劝告他说："天地因为不存私心，所以能覆盖、承载万物；帝王因为没有私心，所以能够宽容养育百姓。如今殿下您是一国的储君，是国家上上下下作为典范的人，却自己私下经营个人的田地，养鸡养狗，甚至派人去集市上摆摊贩卖，与市井小民争夺小利，以致于诽谤您的话到处流传，没法让人去追回或掩盖。国家，是殿下您个人的国家，您富裕得拥有四海，要什么会没有？何必要与贩夫、贩妇们去争夺这尺寸大小的微利呢！过去，虢国快要灭亡时，神灵将土地赐给了它；东汉灵帝私自设立钱庄，都招来了被颠覆的灾祸。像这样的前车之鉴，是很令人可怕的。周武王宠

信周公姬旦、召公姬、齐公姜子牙和毕公姬高，才在天下称王；而殷商纣王由于宠信飞廉、恶来这种恶人，才导致了国破家亡。如今，太子宫内的俊杰之士有很多，但近来侍奉在您左右的人，恐怕并不是当朝的合适人选。我盼望殿下您排除奸邪谄佞的小人，多同忠厚善良的忠良之士亲近。将您所占有的田地庄园，分别赏给下边的贫苦百姓；将您做生意卖的东西，即时收起来或者尽早分给百姓。如果这样去做，那么，美好的声誉将会一天天增多起来，诽谤的议论也就能够消除了。”拓跋晃并没有接受高允的劝谏。

太子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爱，性险暴，多不法，太子恶之。给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宠于太子，颇用事，皆与爱不协。爱恐为道盛等所纠，遂构告其罪。魏主怒，斩道盛等于都街，东宫官属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忧卒。壬申，葬金陵，谥曰景穆。帝徐知太子无罪，甚悔之。

太子拓跋晃为政精明，洞察细微。中常侍宗爱却是个性格阴险暴躁的人，有很多违法行为，因此，拓跋晃很讨厌他。给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很受拓跋晃的宠信，都掌握不少权力，都跟宗爱不能和睦相处。宗爱恐怕自己会被仇尼道盛等检举揭发，于是编假话向北魏国主控告二人有罪，北魏国主非常气愤，下令将仇尼道盛等绑到街市上斩首示众，东宫内的官员们有很多被牵连进去，也都被斩首，北魏国主为此非常气愤。戊辰（十五日），太子拓跋晃因忧峫虑过度生病去世。壬申（十九日），拓跋晃的遗体被安葬在金陵，谥号景穆。北魏国主后来慢慢知道太子拓跋晃并没有犯法，因此感到非常后悔。

[11]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阴山。

[11]秋季，七月，丁亥（初五），北魏国主前往阴山。

[12]青、冀二州刺史萧斌遣振武将军刘武之等击司马顺则、司马百年，皆斩之。癸亥，梁邹平。

[12]刘宋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派振武将军刘武之等前去攻打司马顺则和司马百年，将二人斩首。癸亥（疑误），梁邹的反叛被彻底平息了。

[13]萧斌，王玄谟皆坐退败免官。上问沈庆之曰：“斌欲斩玄谟而卿止之，何也？”对曰：“诸将奔退，莫不惧罪，自归而死，将至逃散，故止之。”

[13]萧斌、王玄谟都被控告打了败仗而后退，因此被免去职务。宋文帝问沈庆之：“萧斌打算斩了王玄谟，你却阻止他，这是为什么？”沈庆之回答说：“大将们都纷纷后退逃走，没有谁不怕受到惩处。假如有一个人自己回来了却要被处死，那么，其余将领们肯定会四处逃亡不再回来了，因此，我阻止了萧斌这样做。”

[14]九月，癸巳，魏主还平城；冬十月庚申，复如阴山。

[14]九月，癸巳（十二日），北魏国主回到平城。冬季，十月庚申（初九），再次前往阴山。

[15]上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将军郎法来修好。

[15]文帝派使节到北魏，北魏则派殿中将军郎法前来恢复友好。

[16]己巳，魏上党靖王长孙道生卒。

[16]己巳（十八日），北魏的上党靖王长孙道生去世。

[17]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浚为高阳王；既而以皇孙世嫡，不当为藩王，乃止。时浚生四年，聪达过人，魏主爱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为东平王，燕王谭为临淮王，楚王建为广阳王，吴王余为南安王。

[17]十二月，丁丑（二十七日），北魏国主封景穆太子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浚为高阳王。不久，因为拓跋浚是皇室中的嫡亲皇孙，不应该封为藩王，因而取消。这一年，拓跋浚四岁，他聪明伶俐过人，北魏国主很喜爱他，常常把他带在身边。北魏国主后又改封秦王拓跋翰为东平王，燕王拓跋谭为临淮王，楚王拓跋建为广阳王，吴王拓跋余为南安王。

[18]帝使沈庆之徙彭城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参军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数千家于姑孰。

[18]文帝派沈庆之将几千家彭城难民迁移到瓜步，派征北参军程天祚将几千户江西难民迁移到姑孰。

[19]帝以吏部郎王僧绰为侍中。僧绰，昙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度，众皆以国器许之。好学，有思想，练悉朝典。尚帝女东阳献公主。在吏部，谙悉人物，举拔咸得其分。及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颇以后事为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托，朝政大小，皆与参焉。帝之始亲政事也，委任王华、王昙首、殷景

仁、谢弘微、刘湛，次则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之及僧绰，凡十二人。

[19]刘宋文帝任命吏部郎王僧绰为侍中。王僧绰是王昙首的儿子，他从小就有成就大事的胸怀，因此，大家也都认定他是国家的栋梁之材。王僧绰刻苦好学，思维细致慎密，非常熟悉国家的典章制度。他娶了文帝的女儿东阳献公主为妻。在吏部任职时，他了解并熟悉各种各样的人物，推荐选拔人物也都非常恰当。他当上侍中时才二十九岁，他沉着稳重，处事有分寸、有度量，而且不因为自己才能高人一等而对他人傲慢无礼。文帝一直挂记自己身后之事交托给谁。因王僧绰年纪轻，所以文帝想把国家重任全部托付给他，朝廷内无论讨论大大小小事情，都命令他去参与。文帝刚开始亲自处理政事时，最宠信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后来就是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则是江湛、徐湛之、何之及王僧绰，总计十二人。

[20]唐和入朝于魏，魏主厚礼之。

[20]北魏镇守西域焉耆的唐和，前往平城朝见北魏国主，北魏国主用优厚的礼仪来款待他。

二十九年（壬辰、452）

二十九年（壬辰，公元452年）

[1]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余家在中山者谋叛，州军讨诛之。冀州刺史张掖王沮渠万年坐与叛者通谋，赐死。

[1]春季，正月，北魏所俘获的刘宋百姓五千余户在中山居住的人图谋造反，该州军队前去讨伐，把他们全部诛杀。冀州刺史张掖王沮渠万年与反叛者相互勾结，北魏国主赐他自杀。

[2]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爱惧诛，二月甲寅，弑帝，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发丧。疋以皇孙浚冲幼，欲立长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浚嫡皇孙，不可废。议久不决。宗爱知之，自以得罪于景穆太子，而素恶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门入禁中，矫称赫连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爱素贱，不以为疑，皆随入。爱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于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缚，斩之；杀秦王翰于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为皇太后，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

[2]北魏国主一直在追念、哀痛太子拓跋晃。中常侍宗爱害怕自己被杀，二月，甲寅（初五），刺杀了北魏国主。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薛提等人，没有宣布死讯。和疋认为皇孙拓跋浚年纪尚小，所以，打算立年龄稍大的君王。于是，征召秦王拓跋翰入宫，把他安置在一个秘密房间里。但薛提却认为拓跋浚是嫡亲皇孙，不应该废黜。反复讨论很久也没有决定下来。宗爱得到消息，自认为他已得罪于景穆太子，而平时一向就讨厌秦王拓跋翰，只跟南安王拓跋余关系密切，于是，他就把拓跋余秘密迎来，从中宫小门进入后宫，然后，他假传赫连皇后的命令，召见兰延等人。兰延等人认为宗爱的地位一向很低，所以根本没有怀疑，全都随宗爱进宫了。在这之前，宗爱就已经派三十个宦官手持武器在宫中埋伏起来，兰延等人入宫，就被这些伏兵一个个抓起来杀了。在永巷把秦王拓跋翰杀掉，而拥护南安王拓跋余登基。拓跋余登基后，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承平，将皇后赫连尊立为皇太后，任命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及领中秘书，封为冯翊王。

[3]庚午，立皇子休仁为建安王。

[3]庚午（二十一日），刘宋文帝立皇子刘休仁为建安王。

[4]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庙号世祖。

[4]三月，辛卯（十三日），北魏在金陵埋葬了北魏国主太武帝拓跋焘，庙号为世祖。

[5]上闻魏世祖殂，更谋北伐，鲁爽等复劝之。上访于群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为“淮、泗数州疮痍未复，不宜轻动。”上不从。偃，尚之之子也。

[5]刘宋文帝听到北魏世祖去世，打算再次向北讨伐，司州刺史鲁爽也表示赞成。文帝征求其他文武官员的意见，太子中庶子何偃认为：“淮河、泗水几个州郡，受到北魏入侵的创伤，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不应该轻举妄动。”文帝没有接受何偃的建议。何偃是何尚之的儿子。

夏，五月，丙申，诏曰：“虐虏穷凶，著于自昔；未劳资斧，已伏天诛。拯溺荡秽，今其会也。可符骠骑、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统，东西应接。归义建绩者，随劳酬奖。”于是遣抚军将军萧思话督冀州刺史张永等向，鲁爽、鲁秀、程天祚将荆州甲士四万出许、洛，雍州刺史

臧质帅所领趣潼关。永，茂度之子也。沈庆之固谏北伐；上以其异议，不使行。

夏季，五月，丙甲（十九日），文帝下诏书说：“残暴的胡虏穷凶极恶，自古至今都很少见，不用辛苦我们使用武力去讨伐，他就已经遭到上天的诛杀了。拯救快要淹死的人，荡涤世间污泥浊水，今天正是好机会。现在，我下令骠骑、司空二府各自统率自己的军队，东西相互呼应。对于起义立功、回到自己土地上的人，按照他的功劳的大小进行奖励酬劳。”于是，派遣抚军将军萧思话督统冀州刺史张永等，向进攻；派鲁爽、鲁秀、程天祚率领荆州甲士四万人向许昌、洛阳发起攻势；雍州刺史臧质率领他所统率的部众向潼关进军。张永是张裕的儿子。沈庆之竭力劝谏文帝不要北征，文帝因为他与自己意见不同，不派他率军出征。

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言，以为：“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应机乘势，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响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岷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太伤。并催促装束，伏听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从。上又使员外散骑侍郎琅邪徐爰随军向，衔中旨授诸将方略，临时宣示。

青州刺史刘兴祖上疏，他认为：“黄河以南的老百姓饥饿受苦，千里荒野抢不到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万一魏各城守军坚持固守不后退，这就不是十天半月能够攻克的。浩浩大军被困在城外，粮食物资的运送也会很困难。因此，为了抓住时机，应该利用机会乘胜进军，速战速决。现在，伪魏的统帅刚刚死去，又加上正是炎热酷暑之际，他们朝廷内部相互怀疑猜忌，还来不及派兵远征。我以为应该直入中山，先占领这一险要关卡。而且，冀州以北老百姓的生活尚比较富裕，加上这时正是麦子已经成熟的季节，借敌人的物资供应我们是轻而易举的事。在那里响应我们号召的义士也一定会纷纷起来归附。倘

若中原震动起来，黄河以南的魏国势力，自然而然就会土崩瓦解。我请求允许我征召青、冀二州七千名士卒，派大将率领他们，直接攻入敌人的心脏。如果我们的前锋克敌制胜，张永以及黄河以南的各路大军，也应该同时渡黄河北上，使我们的进攻声势与进攻实际力量同步前进。同时在当地建立我们的州府，委派官员前来安抚刚刚归附的百姓。在西部依据太行山，北部阻隔把守军都，按照情况的变化再行指挥前进，根据功勋大小加封官职，这样，人们敬畏我们的威严，感激我们的关心，而会百倍怀念我们的恩典。如果能够获得成功，天下统一的大业就指日可待了；如果我们没有取得胜利，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我已敦促我的部下整理好装束，我只等圣上您的命令了。”文帝只是想夺回黄河以南的土地，没有接受刘兴祖的建议。文帝又派员外散骑侍郎琅琊人徐爰，随同大军一起向进军，他按照皇帝旨意把方针策略授予各个将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

[6]尚书令何尚之以老请置仕，退居方山。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诏书敦谕者数四，六月，戊申朔，尚之复起视事。御史中丞袁淑录自古隐士有迹无名者为《真隐传》以嗤之。

[6]尚书令何尚之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就请求退职，去方山隐居，但人们都认为何尚之不会固守他的信念一直隐居下去。不久，文帝颁下诏书，前后多次传达旨令，要征召何尚之回来。六月，戊申朔（初一），何尚之果然又出来接受文帝的委派处理事务。御史中丞袁淑为此搜集自古以来有事迹而不能确知姓名的隐士，编辑成《真隐传》，以此表示对何尚之行为的嗤笑。

[7]秋，七月，张永等至，引兵围之。

[7]秋季，七月，张永等到达，率兵包围了该城。

[8]壬辰，徙汝阴王浑为武昌王，淮阳王为湘东王。

[8]壬辰（十六日），刘宋朝廷将汝阴王刘浑改封为武昌王，淮阳王刘改封为湘东王。

[9]初，潘淑妃先王浚。元皇后性妒，以淑妃有宠于上，恚恨而殂，淑妃专总内政。由是太子劭深恶淑妃及浚。浚惧为将来之祸，乃曲意事劭，劭更与之善。

[9]当初，潘淑妃生下刘浚，被封为始兴王。元皇后袁妫生性好嫉妒，因为潘淑妃很受文帝的宠爱，她自己怨恨而死，潘淑妃和刘浚都

深为痛恨。刘浚害怕成为将来的后患，于是就委屈求全，极力讨好刘劭，刘劭也慢慢解除了自己的敌意，跟刘浚的感情也越来深厚了。

吴兴巫严道育，自言能辟谷服食，役使鬼物；因东阳公主婢王鹦鹉出入主家。道育谓主曰："神将有符赐主。"主夜卧，见流光若萤，飞入书笥，开视，得二青珠；由是主与劭、浚皆信惑之。劭、浚并没过失，数为上所诘责；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道育曰："我已为上天陈请，必不汇露。"劭等敬事之，号曰天师。其后遂与道育、鹦鹉及东阳主奴陈天与、典门陈庆国共为巫蛊，琢玉为上形像，埋于含章殿前；劭补天与为队主。

吴兴女巫严道育，自称参不食人间烟火，驱使鬼神做事。由于东阳公主刘英娥的婢女王瓔鹉的推荐，使得她也得以出入公主家宅。严道育对公主说："神灵要有吉祥物赏赐给公主。"晚上，公主躺在床上，果然就看见一道像萤火样的流光闪过，飞进竹制的书箱里，打形书箱一看，看见里面的两颗青色宝珠崐。自此以后，刘英娥和刘劭、刘浚三兄妹，都对严道育的巫术深信不疑。刘劭、刘浚二人犯了很多错误，为此也多次受文帝的责怪盘问，于是，二人就请严道育祈求鬼神，请求鬼神帮忙，要让文帝再也听不到他们犯的错误。严道育说："我已经替你们向上天诉说你们的情况，上天已经答应以后一定不会再让皇上知道你们的过失。"刘劭等对严道育更加尊敬，恭敬侍奉，给她立号为天师。从此以后，刘劭、刘浚就跟严道育、王鹦鹉及东阳公主刘英娥的家奴陈天与、黄门陈庆国一起从事巫术害人的活动，他们用玉石雕刻了一座文帝的雕像，把它理在含章殿前。刘劭又增补陈天与为太子宫的队主。

东阳主卒，鹦鹉应出稼，劭、浚恐语汇，浚府佐吴兴沈怀远，素为浚的厚，以鹦鹉嫁之为妾。

东阳公主刘英娥去世，王鹦鹉应该出嫁，但刘劭、刘浚唯恐他们的巫术活动汇露出去。刘浚府中的辅佐、吴兴人沈怀远一向受刘浚的厚爱，刘浚就把王鹦鹉嫁给了沈怀远为妾。

上闻天与领队，以让劭曰："汝所用队主副，并是奴邪？"劭惧，以书告浚。浚复书曰："彼人若所为不已，正可促其余命，或是大庆之渐耳。"劭、浚相与往来书疏，常谓上为"彼人"，或曰"其人"，谓江夏王义恭为"佞人"。

文帝听到陈天与担任队主的消息后，责怪刘劭说：“你所任用的队主、队副，为什么都是家奴？”刘浚回信说：“那个人如果一直问个不休，正可以加速缩短他的余生，或许这也是值得大庆的日子即将到来了。”在刘劭和刘浚二人相互往来的信件上，经常把文帝称为：“彼人”，“其人”，而把江夏王刘义恭称为“佞人”。

鹦鹉先与天与私通，既适怀远，恐事汇，白劭使密杀之。陈庆国惧，曰：“巫蛊事，惟我与天与宣传往来。今天与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惊，即遣收鹦鹉；封籍其家，得劭、浚书数百纸，皆咒咀巫蛊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穷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获。

王鹦鹉以前曾和陈天与私通过，嫁给沈怀远以后，她害怕过去的奸情败露出去，就把此事告诉了刘劭，让刘劭派人暗地里把陈天与杀了灭口。陈天与被杀后，陈庆国害怕了，说：“巫术害人之事，只有我同陈天与上下传达。如今陈天与死了，我也就岌岌可危了。”于是，就将以上所有事情全都报告了文帝。文帝听后大吃一惊，马上派人逮捕了王鹦鹉，搜查了她的家，在她家里搜取了刘劭、刘浚二人的几百封往来信件，信上所写的都是巫术害人的话。又挖出了埋藏在含章殿前的玉石雕刻的文帝像。文帝下令有关部门将这件事严加追查。严道育出走逃命，没有抓到。

先是，浚自扬州出镇京口，及庐陵王绍以疾解扬州，意谓已必复得之。既而上用南谯王义宣，浚殊不乐乃求镇江陵；上许之。浚入朝，遣还京口，为行留处分，至京口数日而巫蛊事发。上惋叹弥日，谓潘淑妃曰：“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邪！”遣中使切责劭、浚，劭、浚惶惧无辞，惟陈谢而已。上虽怒甚，犹未忍罪也。

在此以前，刘浚从扬州刺史而被调到京口镇守。庐陵王刘绍因病辞去扬州刺史时，刘浚心想，自己一定会再次得到扬州刺史这一官职。不久，文帝却任用了南谯王、荆州刺史刘义理为扬州刺史，刘浚很不高兴，于是，他向文帝请求去镇守江陵，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刘浚就从京口回到京师朝见文帝，文帝让他再回京口，办理交接事情。他回到京口几天，他们的巫术害人一事败露。文帝为此整天惊叹、惋惜，对潘淑妃说：“太子刘劭贪图荣华富贵，还可以理解他有自己的理

由，但虎头（刘濬）也做出这样的事来，这不是我反复思考所能想到的事。你们母子二人怎么能够可以一天没有我呢？”文帝又派中使严厉斥责气愤，但最终还是不忍心处罚他们。

[10]诸军攻，治三攻道：张永等当东道，济南太守申坦等当西道，扬武司马崔训当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潜出，烧崔训营及攻具；癸丑夜，又烧东围及攻具；寻复毁崔训攻道。张永夜撤围退军，不告诸将，士卒惊扰；魏的乘之，死伤涂地。萧思话自往，增兵力攻，旬余不拔。是时，青、徐不稔，军食乏。丁卯，思话命诸军皆退屯历城，斩崔训，系张永、申坦于狱。

[10]各路大军进攻，兵分三路一齐进发：张永等从城东进攻，济崏南太守申坦等从城西进攻，扬武司马崔训则从城南进攻。猛攻几十天也没能攻下。八月，辛亥（初五）夜里，北魏军从地道里偷偷出来，烧毁了崔训的军营手他们进攻所使用的武器。癸丑（初七），夜晚，北魏军又偷偷出来烧毁了围攻东城的宋兵营和攻城武器器械。不久，又摧毁了崔训攻城的地道。张永率领军队乘夜后撤，没有通知其他将领，士卒大为惊慌。北魏军乘机进攻，刘宋军死伤者遍地都是。萧思话亲自前往，增兵攻城，十几天仍未攻克。这时，又赶上青州、徐州庄稼收成不好，军内缺少粮食。丁卯（二十一日），萧思话下令各路大军全都撤退到历城驻扎，斩了崔说，逮捕了张永、申坦，送进监狱。

鲁爽至长社，魏戍主秃髪幡弃城走。臧质顿兵近郊，不以时发，独遣冠军司马柳元景帅后军行参军薛安都等进据洪关。梁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汪与左军中兵参军萧道成将兵向长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军将军封礼自津南渡，赴农。九月，司空高平公儿乌干屯潼关，平南将军黎公辽屯河内。

鲁爽抵达长社，北魏守将秃发幡弃城逃走。臧质率领大军驻扎在襄阳近郊，没有及时发兵，而只派了冠军司马柳元景率领后军行参军薛安都等攻占了洪关。梁州刺史刘秀之派司马马汪和左军中兵参军萧道成统领大军向长安进攻。萧道成是萧承之的儿子。北魏冠军将军封礼从津渡黄河南下，增援弘农。九月，北魏司空高平公儿乌干屯驻潼关，平南将军黎公辽屯驻河内。

[11]吐谷浑王慕利延卒，树洛干之子拾寅立，始居伏罗川；遣使来请命，亦请命地魏。丁亥，以拾寅为安西将军、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

[11]吐谷浑汗国可汗慕容慕利延去世，慕容树洛干的儿子慕容拾寅承继王位。最初，居住在伏罗川，派使节往刘宋请求封赏，同时也去北魏请求封赏。丁亥（十一日），刘宋任命慕容拾寅为安西将军，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北魏朝廷则任命慕容拾寅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

[12]庚寅，鲁爽与魏豫州刺史拓跋仆兰战于大索；破之，进攻虎牢。闻败退，与柳元景皆引兵还。萧道成、马汪等闻魏救兵至，还趣仇池。已丑，诏解萧思话徐州，更领冀州刺史，镇历城。

[12]庚寅（十四日）鲁爽与北魏豫州刺史拓跋仆兰在大索会战，鲁爽击败了拓跋仆兰，而后又进攻虎牢。此时，他听说城打了败仗撤退下来，就和柳元景一同率军撤退返回。萧道成、马汪等听到北魏的增援部队就要到来，也撤回仇池。己丑（十三日），文帝颁发诏书，解除了萧思话的徐州刺史职务，改兼冀州刺史，镇守历城。

上以诸将屡出无功，不可专责张永等，赐思话诏曰："虏既科利，方向盛冬，若脱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当之耳。言及增愤！可以示张永、申坦。"又与江夏王义恭书曰："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义恭寻奏免思话官，从之。

文帝因为自己的各个将领屡次出击都没有建立功绩，不能仅仅责怪张永等人，就下诏给萧思话说："胡虏已经乘机取得了胜利，而此时正值隆冬季节，如果他们胆敢前来送死，那么我们父子兄弟自己会共同抵挡。说到这里，更增加我的愤怒之情。可以把此诏让张永和申坦看看。"然后，文帝又给江夏王刘义恭写信说："早知道各位将领们如此怯懦无能，我真恨自己没有抽刀在他们背后督战。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不久，刘义恭奏请免除萧思话的官职，文帝批准了。

[13]魏南安隐王余以违次而立，厚赐群下，欲以收众心；旬月之间，府藏虚竭。又好酣饮及声乐、畋猎，不恤政事。宗爱为宰相，录三省，总宿卫，坐召公卿，专恣日甚。余患之，谋夺其权，爱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东庙，爱使小黄门贾周等就弑余，而秘之，惟羽林郎中代人刘尼知之。尼劝爱立皇孙浚，爱惊曰："君大痴

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尼曰：“若尔，今当立谁？”爱曰：“待还宫，当择诸王贤者立之。”

[13]北魏南安隐王拓跋余自认为自己没有按照长幼顺序当的皇帝，就用极为优厚的东西赏赐给下属，打算以此收买人心，一个月的时间，国库被动用一空。加之拓跋余自己喜欢喝得酩酊大醉，纵情声色、犬马，喜欢去野外狩猎，而不过问国家大事。宗爱身居宰相高位，总管三省政务，负责皇家的安全事务，他身居高位，对公卿等呼来唤去，专权跋扈，一日比一日厉害。拓跋余深为崐不安，就想谋划肃夺他的大权，宗爱知道后甚为愤怒。冬季，十月，丙午朔（初一），拓跋余夜里去东庙祭祀，宗爱命令小黄门贾周等人，靠近拓跋余，暗中杀死他。宗爱一直封锁消息，只有羽林郎中代郡人刘尼知道。刘尼劝宗爱拥戴皇孙拓跋浚做皇帝，宗爱大吃一惊，说：“你简直是个大白痴，如果皇孙被立为皇帝，他怎么能够忘记正平年景穆太子的事！”刘尼说：“如果不这样做，那么现在应该立谁为皇帝呢？”宗爱说：“等我们回宫之后，在各王中选拔有贤能的人做皇帝。”

尼恐爱为变，密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贺时与尼俱典兵宿卫，乃与南部尚书陆丽谋曰：“宗爱既立南安，还复杀之。今又立皇孙，将不利于社稷。”遂与丽定谋，共立皇孙。丽，俟之子也。

刘尼深怕宗爱变卦，就把这些事情都偷偷告诉了殿中尚书源贺。源贺此时和刘尼同时领兵负责宫廷内部禁卫，他就同南部尚书陆丽商量说：“宗爱已经拥戴南安王做了皇帝，又把他杀了。现在又不让皇孙登基，这样做，对我们的国家将是没有好处的。”源贺就和陆丽商量定计，共同拥戴皇孙。陆丽是陆俟的儿子。

戊申贺与尚书孙渴望侯严兵守卫宫禁，使尼、丽迎皇孙于苑中。丽抱皇孙于马上，入平城，贺、渴望开门纳之。尼驰还东庙，大呼曰：“宗爱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还宫！”众咸呼万岁，遂执宗爱、贾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孙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兴安。杀爱、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戊申（初三），源贺同尚书长孙渴侯率兵严密把守皇宫，派刘尼、陆丽将长孙抱在马上，进入平城，源贺、长孙渴侯打开宫门，迎接皇孙一行。刘尼骑马奔回到东庙，大声呼喊说：“宗爱谋杀了南安王，大逆不道，现在嫡皇孙已登上了皇位，颁下诏令，让宿卫士卒赶快回

宫。”大家都高喊万岁，逮捕了宗爱、贾周等人，率兵而入，拥戴嫡皇孙即帝位。嫡皇孙拓跋浚登上永安殿，实行大赦，改年号兴安。尔后，斩了宗爱、贾周，二人都被施用五刑，诛灭三族。

[14]西阳五水群蛮反，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诏太尉中兵参军沈庆之督江、豫、荆、雍四州兵讨之。

[14]刘宋西阳五水一带的各蛮族起兵反抗，从淮河、汝水，到长江、沔水，都受到骚扰。文帝颁发诏令，命令太尉中兵参军沈庆之统率江、豫、荆、雍四州的士卒前去讨伐。

[15]魏以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十一月，寿乐、渴侯坐争权，并赐死。

[15]北魏朝廷任命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任命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封为仪同三司。十一月，拓跋寿乐和长孙渴侯因争夺权利，二人同时被命令自杀。

[16]癸未，魏广阳简王建、临淮宣王谭皆卒。

[16]癸未（初八），北魏广阳简王拓跋建、临淮宣王拓跋谭氏去世。

[17]甲申，魏主母闾氏卒。

[17]甲申（初九），北魏国主拓跋浚的母亲郁久闾氏去世。

[18]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古弼为司徒，张黎为太尉。及高宗立，弼、黎议不合旨，黜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且家人告其为巫蛊，皆被诛。

[18]北魏南安王拓跋余即帝位时，任命古弼为司徒、张黎为太尉。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古弼和张黎的见解与文成帝不合，二人被贬为外都大官。又因发表怨恨言论，他们的家人又告发他们从事巫术诅咒活动，于是，二人都被诛杀。

[19]壬寅，庐陵昭王绍卒。

[19]壬寅（二十七日），刘宋庐陵昭王刘绍去世。

[20]魏追尊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皇妣闾氏为恭皇后，尊乳母常氏为保太后。

[20]北魏追尊景穆太子拓跋晃为景穆皇帝，母亲郁久闾氏为恭皇后，尊封乳母常氏为保太后。

[21]陇西屠各王景文叛魏，署置王侯；魏统万镇将南阳王惠寿、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之众讨平之，徙其党三千余家于赵、魏。

[21]北魏陇西郡匈奴屠各部落人王景文聚兵反叛，设立王爵侯爵。北魏统崛万镇将南阳王拓跋惠寿，外都大官于洛拔督统四个州的军队，前去讨伐，平灭了反叛，将王景文的党徒三千多户强行迁往古赵魏地区。

[22]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

[22]十二月，戊申（初四），北魏朝廷把恭皇后郁久闾氏安葬在金陵。

[23]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间往往有私习者。及高宗即位，群臣多请复之。乙卯，诏州郡县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民欲为沙门者，听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于是所毁佛图，率皆修复。魏主亲为沙门师贤等五人下发，以师贤为道人统。

[23]北魏太武帝晚年，对佛教的禁令稍稍放松了些，民间往往有人私下偷偷信奉佛教。文成帝即位后，很多大臣都来请求恢复佛教。乙卯（十一日），拓跋浚诏令各州郡县老百姓在集中居住的地方，允许建立一座寺庙。老百姓有打算当和尚、做尼姑的，允许自由出家，大州郡可五十人，小州可四十人。于是，各地过去所摧毁的寺庙佛像如今大都修复。文成帝还亲自给和尚师贤等五人剃了发，任命师贤为道人统。

[24]丁巳，魏以乐陵王周忸为太尉，南部尚书陆丽为司徒，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丽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无出其右者。赐爵平原王，丽辞曰："陛下，国之正统，当承基绪；效顺奉迎，臣子常职，不敢天之功以干大赏。"再三不受。魏主不许。丽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今年逼桑榆，愿以臣爵授之。"帝曰："朕为天下主，岂不能使卿父子为二王邪！"戊午，进其父建业公俟爵为东平王。又命丽妻为妃，复其子孙，丽力辞不受。帝益嘉之。

[24]丁巳（十三日），北魏朝廷任命乐陵王拓跋周忸为太尉，南部尚书陆丽为司徒，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陆丽因为有迎奉拓跋浚即位的功劳，所以，被拓跋浚当作心腹，朝廷内没有一个官员比他更受

拓跋浚宠信的。拓跋浚赐他平原王爵位，陆丽辞让说：“陛下是我们国家的正统，理当继承帝位，我只是顺应人心，奉迎圣上登上帝位，这是臣下应份之事，我不敢有贪天之功，接受您如些的重赏。”一再辞让不接受，文成帝不答应。陆丽只好说：“臣下的父亲事奉先帝，忠厚、勤奋，因此在那时享有很高的声誉。如今他已进入桑榆之年，我愿意把我的爵位让给他。”拓跋浚说：“朕身为国家的主宰，难道不能让你们父子二人都封为王爵吗？”戊午（十四日），封赐陆丽的父亲、建业公陆俟为东平王。拓跋浚又封赐陆丽的妻子为王妃，免除陆丽子孙们的田赋捐税，陆丽竭力推辞，不肯接受。文成帝对他越发嘉许。

以东安公刘尼为尚书仆射，西平公源贺为征北将军，并进爵为王。帝班赐群臣，谓源贺曰：“卿任意取之。”贺辞曰：“南北未宾，府库不可虚也。”固与之，乃取戎马一匹。

拓跋浚任命东安公刘尼为尚书仆射，西平公源贺为征北将军，二人同时被晋升为王爵。文成帝又按照各个官员的功劳大小，依次封赏，对源贺说：“你喜欢什么就可以拿什么。”源贺辞谢说：“我们南面和北面的敌人还没被平定，我们的国库不能空了。”但拓跋浚还是坚持送给他点儿什么，源贺只好取了一匹战马。

高宗之立也，高允预其谋，陆丽等皆受重赏，而不及允，允终身不言。

拓跋浚能够登上王位，高允也参预了谋划。陆丽等人都受到了重赏，只有高允没有得到，而高允本人也终身没有吐露这件事。

甲子，周忸坐事，赐死。时魏法深峻，源贺奏：“谋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预谋者，宜免死没官。”从之。

甲子（二十日），拓跋周忸因罪，被命令自杀。当时，北魏刑法非常严酷，源贺就奏请说：“造反叛乱者的家属，男子在十三岁以下没有参加谋反的，应该免除死刑，交给官府当奴隶。”拓跋浚批准了他的建议。

[25]江夏王义恭还朝。辛未，以义恭为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录尚书如故。

[25]刘宋江夏王刘义恭从盱眙返回建康。辛未（二十七日），文帝任命刘义恭为大将军、南徐州刺史，仍然保留他的录尚书之职。

[26]初，魏入中原，用《景初历》，世祖克沮渠氏，得赵《玄始历》，时人以为密，是岁，始行之。

[26]当初，北魏入侵中原时，使用《景初历》。太武帝战胜北凉沮渠氏后，得到赵所著的《玄始历》，当时人们认为很精密。从这一年开始，北魏开崐始使有《玄始历》纪年。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七卷

宋纪九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元嘉三十年（癸巳、453）

宋纪九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癸巳，公元453年）

[1]春，正月，戊寅，以南谯王义宣为司徒、扬州刺史。

[1]春季，正月，戊寅（初四），刘宋文帝任命南谯王刘义宣为司徒、扬州刺史。

[2]萧道成等帅氐、羌攻魏武都，魏高平镇将苟莫于将突骑二千救之。道成等引还南郑。

[2]左军中兵参军萧道成等人率领氐、羌各部落进攻北魏的武都。北魏驻守高平的镇将苟莫于率领骁勇骑兵二千人救援武都。萧道成等人率兵退回到南郑。

[3]壬午，以征北将军始兴王浚为荆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浚久留京口；既除荆州，乃听入朝。

[3]壬午（初八），文帝任命征北将军、始兴王刘浚为荆州刺史。文帝对刘浚的怒气一直未消，所以刘浚长时间被留在京口。直到任命他做荆州刺史，才允许他进京朝见。

[4]戊子，诏江州刺史武陵王骏统诸军讨西阳蛮，军于五洲。

[4]戊子（十四日），文帝诏令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统率各路大军，讨伐西阳蛮。刘骏率军进驻五洲。

[5]严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道育变服为尼，匿于东宫，又随始兴王浚至京口，或出止民张家。浚入朝，复载还东宫，欲与俱往江陵。丁巳，上临轩，浚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张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随征北还都。上谓浚与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闻其犹与往来，惆怅惋骇，乃命京口送二婢，须至检覆，乃治劭、浚之罪。

[5]女巫严道育逃走之后，文帝派出人马，到各地严加搜捕，形势很紧迫。严道育把自己打扮成尼姑的样子，一直躲藏在太子宫内，后来又随始兴王刘浚到了京口，有时，她也出入当地居民张家里。刘浚进京朝见文帝，又把她偷偷带回到了太子宫，打算携她一道前往江

陵。丁巳（十一日），文帝升殿，刘浚入殿，接受荆州刺史之职。当天，有人向朝廷告发严道育藏在张家，文帝派人突然前去搜捕，抓到了严道育的两个婢女，供说严道育已经跟着征北将军刘浚回到了京都。文帝一直认为刘浚和太子刘劭已经赶走了严道育，现在忽然听说他仍然和严道育秘密来往，不禁大为惊异叹惋，非常伤心。他命令京口官府把两个婢女押送到京师，等到调查完后，再决定如何定刘劭和刘浚的罪过。

潘淑妃抱浚泣曰："汝前祝诅事发，犹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严道育！上怒甚，我叩头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为！可送药来，当先自取尽，不忍见汝祸败也。"浚奋衣起曰："天下事寻自当判，愿小宽虑，必不上累！"

潘淑妃抱住刘浚，哭着说："你上次与严道育一起进行巫咒蛊惑的事情败露，当时我还希望你能仔细反省自己的过失，哪里想到你还把严道育窝藏起来了！皇上气得不得了，尽管我跪下叩头乞求他开恩，都不能使他平息愤怒，现在这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先把毒药给我送来，我该先行一步自杀，因为我实在不忍心看见你自己闯祸，弄得身败名裂啊。"刘浚听完，立刻挣脱开母亲，跳起来说："天下大事都要靠自己来解决裁断，我希望您能稍放宽心，我肯定不会连累您。"

[6]己未，魏京兆王杜元宝坐谋反诛；建宁王崇及其子济南王丽皆为元宝所引，赐死。

[6]己未（十六日），北魏京兆王杜元宝因谋反，被斩。建宁王拓跋崇和他的儿子济南王拓跋丽，都受杜元宝事件的牵连，被赐自杀。

[7]帝欲废太子劭，赐始兴王浚死，先与侍中王僧绰谋之；使僧绰寻汉魏以来废太子、诸王典故，送尚书仆射徐湛之及吏部尚书江湛。

[7]文帝打算废黜太子刘劭，并要赐始兴王刘浚自杀，事先和侍中王僧绰商议。文帝让王僧绰查找汉魏以来废黜太子、诸亲王的事例，分别送给尚书仆射徐湛之和吏部尚书江湛。

武陵王骏素无宠，故屡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铄、建平王宏皆为 帝所爱。铄妃，江湛之妹；随王诞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劝帝立铄，湛之 意欲立诞。僧绰曰："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以义割恩，略小不忍；不

尔，便应坦怀如初，无烦疑论。事机虽密，易致宣广，不可使难生虑表，取笑千载。”帝曰：“卿可谓能断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将谓我无复慈爱之道。”僧绰曰：“臣恐千载之后，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儿。”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阁，谓僧绰曰：“卿向言将不太伤切直！”僧绰曰：“弟亦恨君不直！”

武陵王刘骏平时得不到宠爱，他总是到外地藩镇做官，而不能留在建康任职。南平王刘铄、建平王刘宏二人都受文帝的宠爱。刘铄的妃子是江湛的妹妹，随王刘诞的妃子是徐湛之的女儿。江湛鼓动文帝立刘铄为太子，徐湛之则想立刘诞为太子。王僧绰说：“封立太子这件事，应由陛下作主决定。我以为应该立即决断，不能再等待拖延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愿陛下您能用国家大义去割舍您的骨肉亲情，不要在小事上不忍。不然您就应该像当初那样以父情对待儿子，不再不厌其烦地怀疑谈论这些事。决定重新封立太子一事虽然是在极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最终也还是容易泄漏出去，不应该让灾难发生在您的意料之外，而被后世所耻笑。”文帝说：“你真可以说是能够决断大事的人。可是，这件事事关重大，不能不非常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而且，彭城王刘义康刚刚去世，我这样做，别人将会说我是不再有慈爱之心的人了。”王僧绰说：“我恐怕千年以后，人们会说陛下您只能制裁弟弟，而不能制裁儿子。”文帝沉默无语。当时，江湛也一同陪座，出了宫门后，他对王僧绰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恐怕过于直切些了！”王僧绰回答说：“我也很遗憾你太不直切了。”

铄自寿阳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议久不决。每夜与湛之屏人语，或连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烛，绕壁检行，虑有窃听者。帝以其谋告潘淑妃，波妃以告浚，浚驰报劭。劭乃密与腹心队主陈叔儿、斋帅张超之等谋为逆。

刘铄从寿阳回朝，到京之后，很令文帝失望。文帝打算封立刘宏为太子，可是，他又担心不符合长幼次序，因而，商议许久也决定不下来。每天夜里，文帝都要跟徐湛之秘密商谈，有时甚至是整天整夜。文帝还经常让徐湛之亲自举着蜡烛，绕着墙壁进行检查，唯恐有人窃听。文帝把这一计划告诉了潘淑妃。潘淑妃告诉了刘浚，刘浚骑马飞奔去告诉了刘劭。刘劭于是立刻和他的心腹、队主陈叔儿及斋帅张超之等人谋划制造叛乱。

初，帝以宗室强盛，虑有内难，特加东宫兵，使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劭性黠而刚猛，帝深倚之。及将作乱，每夜飨将士，或亲自行酒。王僧绰密以启闻。会严道育婢将至，癸亥夜，劭诈为帝诏云：“鲁秀谋反，汝可平明守阙，帅众入。”因使张超之等集素所畜养兵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召内外幢队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讨。夜，呼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左卫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积弩将军王正见并入宫。劭流涕谓曰：“主上信谗，将见罪废。内省无过，不能受枉。明旦当行大事，望相与戮力。”因起，偏拜之，众惊愕，莫敢对。淑、斌皆曰：“自古无此。愿加善思。”劭怒，变色。斌惧，与众俱曰：“当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谓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尝患风，或是疾动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当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后，不为天地所容，大祸亦旋至耳。假有此谋，犹将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罢乎！”淑还省，绕床行，至四更乃寝。

当初，文帝认为皇室力量强大，唯恐内部发生变难，因此，他特别加强了东宫的兵力，让东宫的兵力和羽林军的兵力差不多，实际兵力达到了一万人。刘劭性情狡猾而又刚强勇猛，文帝一直深深地依赖着他。刘劭将要反叛时，每天夜里都要设宴犒劳东宫卫队的将士们，有时甚至亲自前来敬酒。王僧绰听说后，秘密报告给了文帝。这时正赶上严道育的两个婢女就要被押到朝廷。癸亥（疑误）夜晚，刘劭伪造了文帝的诏书说：“鲁秀图谋反叛，命令你清晨守住宫门，率领众兵入宫。”刘劭又命令张超之等集合起平时特别豢养的士卒二千多人，让他们全副武装。接着，刘劭又召集内外巡逻队的正副队长，事先加以安排布置声称有紧急征讨。这天深夜，刘劭传唤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左卫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和左积弩将军王正见，一同进入东宫。刘劭涕泪横流，岷对他们说：“主上听信别人的谗言，要把我治罪废黜。我自己反省并没有什么过失，不能被别人冤枉了。明天一早，我就该做出一件大事，希望你们和我共同努力。”说完，刘劭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在座各位下拜。大家听后都极为惊愕震憾，没有谁敢于回答。袁淑和萧斌都说：“自古以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希望再好好考虑考虑。”刘劭听后不禁勃然大怒，板起面孔。萧斌一看，感到害怕，就和其他人一起说：“我们自当竭尽全力执行您的命令。”袁淑听后，叱责他们说：“你们以为殿下是真要这样吗？殿下小时候曾经得过

疯病，大概是疯病发作了。”刘劭听后更是怒不可遏，斜着眼睛看着袁淑说：“我的事能不能办成？”袁淑回答说：“你现在处在绝对不会被人怀疑的地位，怎么能做不到呢！只是担心你在做成之后，不会被天地所容，大祸也会马上随之而来。假使真有这种打算还可以收回。”左右之人把袁淑拉出去说：“这是什么事，怎么可以说半途而废呢？”袁淑从太子刘劭那里回来后，反复琢磨。绕着床铺来回走动，直到四更才上床睡觉。

甲子，宫门未开，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画轮车，与萧斌共载，卫从如常入朝之仪。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车奉化门催之相续。淑徐起，至车后；劭使登车，又辞不上，劭命左右杀之。守门开，从万春门入。旧制，东宫队不得入城。劭以伪诏示门卫曰：“受敕，有所收讨。”令后队速来。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及斋阁，拔刀径上合殿。帝其夜与徐湛之屏人语至旦，烛犹未灭，门阶户席直卫兵尚寝未起。帝见超之入，举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惊起，趣北户，未及开，兵人杀之。劭进至合殿中阁，闻帝已殂，出坐东堂。萧斌执刀侍直，呼中书舍人顾嘏，嘏震惧，不时出，既至，问曰：“欲共见废，何不早启？”暇未及答，即于前斩之。江湛直上省，闻喧噪声，叹曰：“不用王僧绰言，以至于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杀之。宿卫旧将罗训、徐罕皆望风屈附。左细仗主、广威将军吴兴卜天与不暇被甲，执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战。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为！”天与骂曰：“殿下常来，云何于今乃作此语！只汝是贼！”手射劭于东堂，几中之。劭党击之，断臂而死。队将张泓之、朱道钦、陈满与天与俱战死。左卫将军尹弘惶怖通启，求受处分。劭使人从东阁入，杀潘淑妃及太祖亲信左右数十人，急召始兴王浚使帅众屯中堂。

甲子（二十一日），皇宫宫门还未打开，刘劭身穿朝服，内穿戎装，乘坐 画轮车，与萧斌一同乘坐，侍卫随从们和平时入朝朝见的样子一样。刘劭派人急急忙忙地去叫袁淑，袁淑此时正在沉沉入睡，不肯起床，刘劭将车停 在奉化门帝，不断派人前去催促。袁淑慢腾腾地起床了，来到刘劭乘坐的车的后边，刘劭让他登上车，袁淑又推辞不肯上去，刘劭命令左右斩了袁淑。宫门打开，刘劭从万春门进去。按照以往的宫廷制度，太子宫卫队是不能进入宫城的。刘劭为此就把自己伪造的皇帝诏令拿给守卫看，说：“我奉皇帝旨令，要进宫讨伐叛

逆。”又催促后面的队伍赶快前来。张超之等几十人从云龙门跑进了斋阁，拔出佩刀直接来到合殿。文帝那天夜里和徐湛之屏退旁人秘密商谈直到第二天早上，蜡烛还没有熄灭，门前、台阶、窗外值班的卫士还在睡觉没有起床。文帝看见张超之进来了，立刻举起身旁的小几来抵挡，五个手指全部被砍掉了，于是，张超之就把文帝杀了。徐湛之大吃一惊，起身向北窗奔去，还没有打开北窗，士卒们就杀了他。刘劭走到合殿中屋，听说文帝已死，立刻出来登临东堂。萧斌持刀站在一旁侍卫。刘劭传唤中书舍人顾嘏，顾嘏大为震惊，吓得没有按时到，他来到刘劭面前，刘劭问他说：“皇上想把我们一齐废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儿来告诉我”。顾嘏还没来得及回答，刘劭就上前斩了他。江湛此时正在上省值班，听到外面一片喧哗嘈杂声，就叹息着说道：“不听王僧绰的话，事情才落到了这种地步。”他藏到了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刘劭派兵前来搜查，将他立刻斩了。皇宫卫队原来的将领罗训、徐罕见状，都望风归降。左细仗主、广威将军吴兴人卜天与来不及披上铠甲，就一手拿刀一手持弓，大声呼唤左右人出来迎战。徐罕说：“殿下入宫，你想要做什么？”卜天与大声骂他说：“殿下常常入宫，你为何今天才说这种话？你就是逆贼！”接着，卜天与手持弓箭，在东堂一箭射向刘劭，几乎射中刘劭。刘劭党羽群起而攻之，卜天与被砍断手臂身亡，皇宫宿卫中将士张泓之、朱道钦、陈满等人和卜天与一起战死。左卫将军尹弘惊惶恐怖，赶快晋见刘劭，请求处罚。刘劭又派人从东阁门闯入后宫，杀了潘淑妃以及文帝生前的亲信左右共计几十人。同时，又紧急传召崐始兴王刘浚前来，让他率领手下士卒屯扎中堂。

浚时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浚曰：“台内喧噪，宫门皆闭，道上传太子反，未测祸变所至。”浚阳惊曰：“今当柰何？”法瑜劝入据石头。浚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济不，骚扰不知所为。将军王庆曰：“今宫内有变，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当投袂赴难；凭城自守，非臣节也。”浚不听，乃从南门出，径向石头，文武从者千馀人。时南平王铄戍石头，兵士亦千馀人。俄而劭遣张超之驰马召浚，浚屏人问状，即戎服乘马而去。朱法瑜固止浚，浚不从；出中门，王庆又谏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愤。明公但当坚闭城门，坐食积粟，不过三日，凶党自离。公情事如此，今岂宜去！”浚曰：“皇太子令，敢有复言者斩！”既

入，见劭，劭曰：“潘淑妃遂为乱兵所害。”浚曰：“此是下情由来所愿。”

此时，刘浚正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飞奔前来告诉刘浚说：“宫内人声喧哗得很，宫门紧紧关着，路上传说太子谋反，还不知灾祸变化的结果如何。”刘浚听后，假装大吃一惊，说：“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朱法瑜鼓动刘浚回去占据石头。刘浚没有得到刘劭的消息，不知道事变成功与否，所以，情绪烦乱，不知干什么是好。将军王庆说：“现在，宫内发生变化，还不知主上安危与否，凡是身为臣属和儿子的，都应当起来义无返顾地前去救难。如果只是把守自己的城池，不是为人臣所应有的气节。”刘浚没有听他的话，就从南门出去，一直奔向石头，文武官员一千多人跟着他。此时，南平王刘铄正戍守石头，士卒也有一千多。不一会儿，刘劭派张超之骑马赶到，召唤刘浚回朝，刘浚屏退左右向张超之详细寻问了这件事的前后经过，然后就全副武装骑马而去。朱法瑜极力阻止刘浚，刘浚不听。等他来到中门，王庆又劝谏他说：“太子反叛，天下人怨恨愤怒。明公你应该紧闭城门不出，坐吃积储的粮食，不超过三天，反叛的党徒自然会土崩瓦解。此事如此明了，你怎么还去呢？”刘浚说：”皇太子的命令，有人胆敢再劝阻，定斩不饶！”刘浚入宫拜见刘劭，刘劭告诉他说：“潘淑妃已被乱兵所害。”刘浚说：“这正是我一直盼望的事。”

劭诈以太祖诏召大将军义恭、尚书令何尚之入，拘于内；并召百官，至者才数十人。劭遽即位，下诏曰：“徐湛之、江湛弑逆无状，吾勒兵入殿，已无所及，号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

刘劭假称文帝的诏令，征召大将军刘义恭、尚书令何尚之入宫，将二人囚禁在宫内。同时，又召集文武百官，但来的人才几十人。刘劭马上继承帝位，颁布诏令，说：”徐湛之、江湛二人图谋反叛，逆弑皇上。我率领士卒入殿，已经来不及，只能悲号痛哭，心肝欲裂。而今，罪恶之徒已被杀，元凶也被消灭，所以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太初。”

即位毕，亟称疾还永福省，不敢临丧；以白刃自守，夜则列灯以防左右。以萧斌为尚书仆射、领军将军，以何尚之为司空，前右卫率檀和之戍石头，征虏将军营道侯义綦镇京口。义綦，义庆之弟也。乙

丑，悉收先给诸处兵还武库，杀江、徐亲党尚书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焘之孙也。以殷仲素为黄门侍郎，王正见为左军将军，张超之、陈叔儿皆拜官、赏赐有差。辅国将军鲁秀在建康，劭谓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为卿除之矣。"使秀与屯骑校尉庞秀之对掌军队。劭不知王僧绰之谋，以僧绰为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何偃为侍中。

刘劭登基即位后，立即宣称自己有病，回到了永福省。他不敢亲自主持父亲的葬礼。他只是手持佩刀自己守护，夜里则点得灯火通明，以防备左右有人谋害它。刘劭任命萧斌为尚书仆射、领军将军，何尚之为司空；命前右卫率檀和之镇守石头，征虏将军、营道侯刘义綦镇守京口。刘义綦是刘义庆的弟弟。乙丑（二十二日），刘劭将以前发放各处的兵器全都收缴，放入武器仓库。刘劭诛杀江湛、徐湛之的亲属党羽尚书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人。臧凝之是臧焘的孙子。刘劭又任命殷仲素为黄门侍郎，王正见为左军将军。张超之、陈叔儿也都按照他们的贡献大小，分别封了官职，赏赐了东西。辅国将军鲁秀这时正在建康，刘劭对鲁秀说："徐湛之过去经常想害你，如今，我已经为你除掉了这一祸害。"然后，他命令鲁秀和屯骑校尉庞秀之一起掌握左右军队。刘劭不知道王僧绰也参与了废立的密谋，任命王僧绰为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何偃为侍中。

武陵王骏屯五洲，沈庆之自巴水来，咨受军略。三月，乙亥，典签董元嗣崐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杀逆，骏使元嗣以告僚佐。沈庆之密谓腹心曰："萧斌妇人，其余将帅，皆易与耳。东宫同恶，不过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为用。今辅顺讨逆，不忧不济也。"

武陵王刘骏屯驻五洲，沈庆之从巴水前来请教军事方略。三月，乙亥（初二），典签董元嗣从建康来到五洲，将太子刘劭反叛杀害父亲的事全都告诉给了刘骏和沈庆之，刘骏让董元嗣把这一消息告诉手下文武僚属。沈庆之偷偷对他的心腹说："萧斌像个妇道人家。其他将帅都很容易对付。东宫中死心踏地地与刘劭一同作恶的人，超不过三十个，除此而外都是被逼迫暂时屈从的，决不会为他效死力。如今，我们辅佐顺应天下人心的人前去讨伐叛逆之贼，不用担心不会成功。"

[8]壬午，魏主尊保太后为皇太后，追赠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

[8]壬午（初九），北魏国主尊自己的乳母保太后常氏为皇太后，并追赠 常氏的祖父、父亲，对常氏的兄弟们也都加官进爵，跟外戚一样。

[9]太子劭分浙东五郡为会州，省扬州，立司隶校尉，以其妃父殷冲为司隶校尉。冲，融之曾孙也。以大将军义恭为太保，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太尉，始兴王浚为骠骑将军，雍州刺史臧质为丹杨尹，会稽太守随王诞为会州刺史。

[9]太子刘劭把浙江东部的五郡分出，设立会州，撤掉扬州，另外设立司隶校尉。命妃子殷氏的父亲殷冲为司隶校尉。殷冲是殷融的曾孙。刘劭又任命大将军刘义恭为太保，任命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为太尉，任命始兴王刘浚为骠骑将军，任命雍州刺史臧质为丹杨尹，任命会稽太守随王刘诞为会州刺史。

劭料检文帝巾箱及江湛家书疏，得王僧绰所启飨士并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绰，杀之。僧绰弟僧虔为司徒左西属，所亲咸劝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国以忠贞，抚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苦不见及耳；若得同归九泉，犹羽化也。”劭因诬北第诸王侯，云与僧绰谋反，杀长沙悼王瑾、瑾弟临川哀王烨、桂阳孝侯觊、新渝怀侯，皆劭所恶也。瑾，义欣之子；烨，义庆之子；觊、，义庆之弟子也。

刘劭整理检查文帝装机密文件档案的箱子以及江湛家的奏疏和信件，查到了王僧绰曾呈报给文帝的关于犒劳勇士和前代废黜太子、诸王的材料。甲申（十一日）逮捕王僧绰，并将其斩首。王僧绰的弟弟王僧虔为司徒左西属，他的 亲近僚属们都劝他赶快逃走，王僧虔哭着说：“我哥哥以自己的忠贞报效国家，以慈爱之心将我抚养成人，今天发生的事，我怕的是它不波及我。如果我能得以和他一同回到九泉之下，那也就好像飞升成仙了一样。”刘劭乘机诬陷住在台城以北的各王爵、侯爵，说他们和王僧绰一块儿参与图谋反叛的阴谋，杀死了长沙悼王刘瑾、刘瑾的弟弟临川哀王刘烨、桂阳孝侯刘觊和新渝怀侯刘，因为这些人都是刘劭平时最厌恶的人。刘瑾是刘义欣的儿子，刘烨是刘义庆的儿子，刘觊和刘都是刘义庆的侄儿。

劭密与沈庆之手书，令杀武陵王骏。庆之求见王，王惧，辞以疾。庆之突入，以劭书示王，王泣求入内与母诀，庆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视；殿下何见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国安

危，皆在将军。”庆之即命内外勒兵。府主簿颜竣曰：“今四方未知义师之举，劭据有天府，若首尾不相应，此危道也。宜待诸镇协谋，然后举事。”庆之厉声曰：“今举大事，而黄头小儿皆得参预，何得不败！宜斩以徇！”王令竣拜谢庆之，庆之曰：“君但当知笔札事耳！”于是专委庆之处分。旬日之间，内外整办，人以为神兵。骏，延之之子也。

刘劭给沈庆之写了一封密信，命令他杀了武陵王刘骏。沈庆之前来请求晋见刘骏，刘骏极为害怕，就以生病为借口拒绝和他见面。沈庆之却突然闯了进来，把刘劭的信拿给刘骏看，刘骏看后，哭着请求沈庆之允许他到内室跟自己的母亲诀别。沈庆之说：“我承受先帝的厚恩，今天的事情，我会尽我全部的力量。殿下您为什么对我有如此重的疑心呢？”刘骏听后，起来两次叩谢，说：“个人和国家的安危，全在将军你。”沈庆之听后，就下令全部文武百官收拾武器，进入临战状态。王府内的主簿颜竣说：“如今，四面八方并不知道我们这支仁义大军即将举义，刘劭占据着建康京城，如果我们起义后首尾不能相互接应，可是一条危险的路啊。我看，应该等到各路将帅来到此后，共同谋划，然后再一起举兵起事也不晚。”沈庆之厉声说道：“如今我们正是做大事的时候，连黄毛小子也都可以参与谋划，刘劭怎么能不被打败？应该斩了他示众。岷”刘骏赶忙命令颜竣向沈庆之赔罪道歉。沈庆之说：“你只要负责撰写公文一类的事情。”于是，刘骏就把军务交给沈庆之全权处理。十天之内，沈庆之就把军队内外事务整办好了，人们都称这支军队为神兵。颜竣是颜延之的儿子。

庚寅，武陵王戒严誓众。以沈庆之领府司马；襄阳太守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悫为谘议参军，领中兵；江夏内史朱之行平东将军；记室参军颜竣为谘议参军，领录事，兼总内外；谘议参军刘延孙为长史、寻阳太守，行留府事。延孙，道产之子也。

庚寅（十七日），武陵王刘骏下令戒严誓师，任命沈庆之兼任府司马，襄阳太守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悫为谘议参军，统领中军，江夏内史朱之代理平东将军，记室参军颜竣为谘议参军、领录事并兼理内外全局，谘议参军刘延孙为长史、寻阳太守并兼行留府事。刘延孙是刘道产的儿子。

南谯王义宣及臧质皆不受劭命，与司州刺史鲁爽同举兵以应骏。质、爽俱诣江陵见义宣，且遣使劝进于王。辛卯，臧质子敦等在建康者闻质举兵，皆逃亡。劭欲相慰悦，下诏曰：“臧质，国戚勋臣，方翼赞京辇，而子弟波迸，良可怪叹。可遣宣譬令还，咸复本位。”劭寻录得敦，使大将军义恭行训杖三十，厚给赐之。

南谯王刘义宣、雍州刺史臧质都不接受刘劭的委任命令，而同司州刺史鲁爽一起举兵起义，响应刘骏。臧质、鲁爽全都来到江陵晋见刘义宣，并且又派人前去鼓动刘骏，劝他早日登基称帝。辛卯（十八日），臧质在建康的儿子臧敦等人听到父亲臧质举兵起义的消息，都逃走了。刘劭仍打算安慰、取悦于他们，颁发诏令说：“臧质是皇亲国戚有功之臣，正要振翼帮助我一同治理京师，他的子弟们却要四外逃散，这真令人奇怪、叹惜啊。可以派人转达我的意思，让他们回来，全都官复原位。”不久，刘劭抓到了臧敦，命令大将军刘义恭打他三十大棍以示教训，然后再厚厚赏赐他。

[10]癸巳，劭葬太祖于长宁陵，谥曰景皇帝，庙号中宗。

[10]癸巳（二十日），刘劭把文帝安葬在长宁陵，谥号为景皇帝，庙号为中宗。

[11]乙未，武陵王发西阳；丁酉，至寻阳。庚子，王命颜竣移檄四方，使共讨劭。州郡承檄，翕然响应。南谯王义宣遣臧质引兵诣寻阳，与骏同下，留鲁爽于江陵。

[11]乙未（二十二日），武陵王刘骏从西阳出发。丁酉（二十四日），到达寻阳。庚子（二 十七日），刘骏命令颜竣向四方发布讨伐檄文，让他们共同讨伐刘劭。各州郡接到檄文，全都起来响应。南谯王刘义宣派臧质率领军队前往寻阳，和刘骏会师后一同东下，只留下鲁爽在江陵镇守。

劭以兖、冀二州刺史萧思话为徐、兖二州刺史，起张永为青州刺史。思话自历城引部曲还平城，起兵以应寻阳；建武将军垣护之在历城，亦帅所领赴之。南谯王义宣版张永为冀州刺史。永遣司马崔勋之等将兵赴义宣。义宣虑萧思话与永不释前憾，自为书与思话，使长史张畅为书与永，劝使相与坦怀。

刘劭任命兖、冀二州的刺史萧思话为徐、兖二州刺史，起用张永为青州刺史。萧思话从历城率领自己的部曲回到了平城，起兵响应寻阳

武陵王刘骏。建武将军垣护之此时正在历城，也率领自己的军队赶到那里。南谯王刘义宣任命张永为冀州刺史。张永派遣司马崔勋之等人率领军队同刘义宣会师。刘义宣担心萧思话同张永之间解不开以前的怨气，就亲自给萧思话写了一封信，又命令长史张畅给张永也写了一封信，劝他们二人能够坦诚相待，通力合作。

随王诞将受劭命，参军事沈正说司马顾琛曰："国家此祸，开辟未闻。今以江东骁锐之众，唱大义于天下，其谁不响应！岂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伪宠乎！"琛曰："江东忘战日久，虽逆顺不同，然强弱亦异，当须四方有义举者，然后应之，不为晚也。"正曰："天下未尝有无父无君之国，宁可自安仇耻而责义于馀方乎！今正以弑逆冤酷，义不共戴天，举兵之日，岂求必全邪！冯衍有言'大汉之贵臣，将不如荆、齐之贱士乎！'况殿下义兼臣子，事实国家者哉"琛乃与正共入说诞，诞从之。正，田子之兄子也。

随王刘诞将要接受刘劭的任命，参军事沈正游说司马顾琛说："国家这 次灾祸，自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听说过。现在，指挥长江以东骁勇精锐的军队，倡导国家的大义向全国发出号召，又有谁能不去响应呢？我们怎么可以让殿下面向北方叩拜凶恶叛逆之人，接受他的虚假的宠信呢！"顾琛说："长江以岷东之地忘记了战争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顺从与叛逆是不一样的，但强弱大小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等到四方都有人起义讨伐后再起来响应也不算晚。"沈正说："天下还未曾有过无父无君的国家，我们怎么可以自己安于眼前大仇大耻的现状，而把这起义的职责推给别人？如今，正是由于弑父叛逆，酿成沉冤惨事，在道义上讲是不共戴天的，仗义起兵之日，岂能乞求一定准备周全！冯衍曾说过：'大汉王朝的尊贵高官，难道都不如楚国、齐国的卑贱的读书人吗！'何况殿下不仅仅是臣属，而且还是儿子，对他来说，国家和个人都是一回事呀。"于是，顾琛就和沈正一起进府，劝说刘诞，刘诞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沈正就是沈田子哥哥的儿子。

劭自谓素习武事，语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书，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难，吾自当之；但恐贼虏敢动耳。"及闻四方兵起，始忧惧，戒严，悉召下番将吏，迁淮南居民于北岸，尽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移江夏王义恭处尚书下舍，分义恭诸子处侍中下省。

刘劭自认为自己从小就熟悉军事，对朝廷文武官员们说：“你们只要帮助我整理文件书信就可以了，不必担心战场上的情况。如果有什么贼寇前来发难，我自己就能抵挡得了。只是怕贼寇们不敢有所举动罢了。”听到四方起兵讨伐时，才开始忧虑害怕起来。他下令实行戒严，将正在休假的将士全都召集起来，把秦淮河南岸的百姓全都迁到秦淮河北岸居住，而把所有王和大臣全都聚集在建康城里。强迫江夏王刘义恭住在尚书下舍，把刘义恭的几个儿子分别软禁在侍中下省处。

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统宁朔将军薛安都等十二军发湓口，司空中兵参军徐遗宝以荆州之众继之。丁未，武陵王发寻阳，沈庆之总中军以从。

夏季，四月，癸卯朔（初一），柳元景统领宁朔将军薛安都等十二路兵马，从湓口出发，司空中兵参军徐遗宝率领荆州军队在后面相接。丁未（初五），武陵王刘骏从寻阳发兵，沈庆之总领中军随在左右。

劭立妃殷氏为皇后。

刘劭封立王妃殷氏为皇后。

庚戌，武陵王檄书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颜延之曰：“彼谁笔也？”延之曰：“峻之笔也。”劭曰：“言辞何至于是！”延之曰：“竣尚不顾老臣，安能顾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于侍中下省，南谯王义宣子于太仓空舍。劭欲尽杀三镇士民家口。江夏王义恭、何尚之皆曰：“凡举大事者不顾家；且多是驱逼，今忽诛其室累，正足坚彼意耳。”劭以为然，乃下书一无所问。

庚戌（初八），武陵王刘骏的声讨檄文传到建康，刘劭拿给太常颜延之说：“它是出自谁的手笔？”颜延之看后说：“这是颜竣写的。”刘劭又说：“言语词句为什么到了这种令人难堪的地步？”颜延之回答说：“颜竣连老臣我的安危与否都不考虑了，哪里还能顾虑陛下您呢？”刘劭的怒气稍稍平息了些。刘劭把武陵王刘骏在建康的儿子全都抓起来囚禁在侍中下省，把南谯王刘义宣的儿子都关在太仓空屋子内。刘劭还打算把雍、荆、江三州将士们留居在京城的家属全都杀死，江夏王刘义恭和何尚之都说：“凡是图谋大事的人，都不会顾念自己的家，而且很多人又是出于无奈而这样做的，如果现在突然把他们

的家属亲人全都杀了，这正好坚定了他们的斗志。”刘劭认为他们说得对，就下书说不再追究家属。

劭疑朝廷旧臣皆不为已用，乃厚抚鲁秀及右军参军王罗汉，悉以军事委之；以萧斌为谋主，殷冲掌文符。萧斌劝劭勒水军自上决战，不尔则保据梁山。江夏王义恭以南军仓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战，乃进策曰：“贼骏小年未习军旅，远来疲弊，宜以逸待之。今远山梁山，则京都空弱，东军乘虚，或能为患。若分力两赴，则兵散势离，不如养锐待期，坐而观衅，割弃南岸，栅断石头，此先朝旧法，不忧贼不破也。”劭善之。斌厉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岂复可量！三方同恶，势据上流；沈庆之甚练军事，柳元景、宗悫屡尝立功，形势如此，实非小敌。唯宜及人情未离，尚可决力一战；端坐台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无战意，岂非天也！”劭不听。或劝劭保石头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头城者，俟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谁当见救！唯应力战决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军，慰劳将士，亲督都水治船舰。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内船舫，悉驱民家渡水北。

刘劭怀疑朝廷内旧日大臣们都不愿意效忠自己，于是，他就特别厚待鲁秀岷和右军参军王罗汉，并把军事重任全都交付给这二人。又让萧斌作主要谋划者，殷冲掌管府内文告兵符。萧斌劝刘劭亲自率领水军西上迎战，不然就据守梁山。大将军江夏王刘义恭认为南边来的讨伐军队起兵仓猝，所使用的船只简陋狭小，不利于水上作战，进献计策说：“逆贼刘骏年纪小，不熟悉军事情况，远道而来，将士们都已疲惫不堪，应该以逸待劳。现在，如果我们远去梁山迎战，京师就空虚无兵，东边的叛军就会乘虚而入，这样有可能出现祸患。假如兵分两路，分别迎战，又会分散兵力，势力孤单，不如养精蓄锐，等待叛军前来，坐在这里寻找机会。还可以放弃秦淮河以南的地区，用木栅围起石头城，这也是过去对付外来入侵的老办法，不用担心贼寇不会被打败。”刘劭听后表示赞同。而萧斌却声严厉色地说：“南中郎刘骏是个二十岁的少年，却能领导如此大的行动，我们怎能小看他？三州同时作乱，而且占据着上流有利地形。沈庆之在军事方面非常练达，而柳元景、宗悫也曾屡次建立战功，目前情形是这样，他们实在不是一股不堪一击的小敌。唯一的办法就是趁军心没有分崩离析，进行一次拚死决战。如果稳坐在台城等着，怎能够长久存活呢？如今，主上和

宰相都没有打仗的决心，难道这不是天意吗？”刘劭没有听从。有人劝刘劭保住石头城。刘劭说：“过去人们之所以能够固守石头城，是因为能够等待其他援军前来援助。我固守石头城，有谁能前来援救呢？所以，我们只有全力与敌人决一死战，不然，就不会取胜。”刘劭每天都亲自来到军营慰劳将士们，亲自督促都水制造船只。壬子（初十），刘劭放火烧毁了秦淮河南岸所有的房屋建筑和秦淮河上的游船画舫，把这里的老百姓赶到了秦淮河以北。

立子伟之为皇太子。以始兴王浚妃父褚湛之为丹杨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浚为侍中、中书监、司徒、录尚书六条事，加南平王铄开府仪同三司，以南兖州刺史建平王宏为江州刺史。太尉司马庞秀之自石头先众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营道侯义綦为湘州刺史，檀和之为雍州刺史。

刘劭立皇子刘伟之为太子。任命始兴王刘浚的岳父褚湛之为丹杨尹。褚湛之就是褚裕之的侄子。任命刘浚为侍中、中书监、司徒和录尚书六条事，加授南平王刘铄为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南兖州刺中建平王刘宏为江州刺史。太尉司马庞秀之从石头城逃走，南去投奔讨伐军，刘劭军中人心大为震惊。刘劭又任命营道侯刘义綦为湘州刺史，檀和之为雍州刺史。

癸丑，武陵王军于鹊头。宣城太守王僧达得武陵王檄，未知所从。客说之曰：“方今衅逆滔天，古今未有。为君计，莫若承义师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谁不响应！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帅向义之徒，详择水陆之便，致身南归，亦其次也。”僧达乃自候道南奔，逢武陵王于鹊头。王即以为长史。僧达，弘之子也。王初发寻阳，沈庆之谓人曰：“王僧达必来赴义。”人问其故。庆之曰：“吾见其在先帝前议论开张，意向明决；以此言之，其至必也。”

癸丑（十一日），武陵王刘骏在鹊头屯兵。宣城太守王僧达收到武陵王刘骏的声讨檄文后，不知道自己应该跟随谁好。他的一位门客劝他说：“如今，叛逆弑父之贼罪恶滔天，古今未曾有过。为你自己的未来着想，你不如接受讨逆军队的檄文，同时，将此檄文转告给邻近各郡。假若良心还在，谁能不响应呢？这才是上策。如果办不到，还可以自己率领归附正义的人，仔细选择水路和陆路的交通便道，全身而退，逃往南方，这也不失为中策。”于是，王僧达选择了中策，从捷便

的小路向南方逃奔，在鹊头正遇上了武陵王刘骏，刘骏任命他为长史。王僧达是王弘的儿子。刘骏刚刚从寻阳出发时，沈庆之就曾对人说：“王僧达一前来响应我们的大义之举。”别人问这是为什么，沈庆之回答说：“我曾经看见他在先帝面前发表议论，阐述己见，头脑很清楚，志向很坚决。由此来推断，王僧达前来响应是一定的。”

柳元景以舟舰不坚，惮于水战，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宁步上，使薛安都帅铁骑曜兵于淮上，移书朝士，为陈逆顺。

柳元景知道船舰不坚固，所以害怕同刘劭的船队在江上作战，于是，他日夜兼程，以加倍速度前进，丙辰（十四日），到达江宁，江边码头，派薛安都率领铁甲骑兵在秦淮河畔炫耀兵威，又给朝廷官员们写信，分析陈述叛逆与讨逆之间的区别和大义。

劭加吴兴太守汝南周峤冠军将军。随王诞檄亦至，峤素怯，回惑不知所从；府司马丘珍孙杀之，举郡应诞。

刘劭加授吴兴太守汝南人周峤为冠军将军。就在此时，随王刘诞的声讨檄文也到了，周峤平时就胆怯无能，慌惑惊恐之中，不知道该跟谁走好。府中司马丘珍孙趁势杀了周峤，举郡响应刘诞。

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属；已未，军于溧洲。王自发寻阳，有疾不能见将佐，唯颜竣出入卧内，拥王于膝，亲视起居。疾屡危笃，不任咨禀，竣皆专决。军政之外，间以文教书檄，应接遐迩，昏晓临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

戊午（十六日），武陵王刘骏抵达南洲，前来归降的人络绎不绝。已未（十七日），军队又到溧洲驻扎。武陵王刘骏从寻阳出发时，就因为身患疾病而不能接见各位将领辅佐，只有颜竣一人可以出入刘骏的卧室，照顾刘骏，他把刘骏抱在自己的膝上，亲自料理刘骏的生活起居。刘骏病情几次加重，无法接受请示听取报告，所有这一切都由颜竣独自决断。除了军事政治大事外，还要处理公文、信件，并亲自接待安排远近前来归附的人士，在黄昏和拂晓，每天两次他代替刘骏到文帝灵前致哀恸哭，就好像是真的刘骏一样。这样做了有几十天，就是船舰上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们都不知道刘骏病重。

癸亥，柳元景潜至新亭，依山为垒。新降者皆劝元景速进，元景曰：“不然。理顺难恃，同恶相济，轻进无防，实启寇心。”

癸亥（二十一日），柳元景秘密出兵，来到新亭，紧靠着山麓筑起营垒。新归降的人们都劝柳元景火速进攻，柳元景说：”不能这样。情理顺达不一定可以依靠，共同作恶的人也往往可以一起渡过难关。如果我们草率进攻，没有防备，一旦失败，反而会激发贼人的野心。”

元景营未立，劭龙骧将军詹叔儿觇知之，劝劭出战，劭不许。甲子，劭使萧斌统步军，褚湛之统水军，与鲁秀、王罗汉、刘简之精兵合万人，攻新亭垒，劭自登朱雀门督战。元景宿令军中曰：“鼓繁气易衰，叫数力易竭；但衔枚疾战，一听吾鼓声。”劭将士怀劭重赏，皆殊死战。元景水陆受敌，意气弥强，麾下勇士，悉遣出斗，左右唯留数人宣传。劭兵势垂克，鲁秀击退鼓，劭众遽止。元景乃开垒鼓噪以乘之，劭众大溃，坠淮死者甚多。劭更帅馀众，自来攻垒，元景复大破之，所杀伤过于前战，士卒争赴死马涧，涧为之溢；劭手斩退者，不能禁。刘简之死，萧斌被创，劭仅以身免，走还宫，鲁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

柳元景的营垒还没有建好，刘劭的部下龙骧将军詹叔儿窥视到了柳元景军中的情况，于是，他劝说刘劭出兵迎战，刘劭没有答应。甲子（二十二日），刘劭才派萧斌率领陆军出去作战，又命令褚湛之统领水兵，与鲁秀、王罗汉、刘简之率领精锐兵士共计上万人，一齐进攻新亭的营垒，刘劭自己亲自登上朱雀门督战。柳元景命令军中将士说：“战鼓擂得过多，声势就容易衰退，呐喊助威时间太久，力量就容易枯竭。你们只管不动声色，竭尽全力作战，只听我的鼓声进攻。”刘劭的将士都贪图刘劭许下的重赏，都殊死作战。柳元景虽然水路、陆路都被敌人围困，但其手下的将士却是斗志高昂，越战越强，他大旗下的勇士，全都被派出来投入战斗，左右只留下几个人，用来传达号令。刘劭军队马上就要大获全胜，鲁秀击鼓撤退，刘劭的将士立即停止了作战。柳元景却趁此打开了营垒大门，战鼓齐鸣，乘胜进攻，刘劭军队霎时崩溃败退，掉到秦淮河里淹死的人很多。刘劭于是重新率领剩下的将士，亲自前来攻打柳元景的营垒，柳元景率兵再次大破刘劭，杀死杀伤士卒超过了前次，刘劭手下的将十们争先恐后地投身死马涧，涧水溢出了河道。刘劭亲手诛杀后退逃命的士卒，可还是阻止不了。最后，刘简之战死，萧斌身受重伤，刘劭仅仅免于一死，逃回到了宫内。鲁秀、褚湛之和檀和之一齐南下，投奔声讨刘劭的军队。

丙寅，武陵王至江宁。丁卯，江夏王义恭单骑南奔；劭杀义恭十二子。

丙寅（二十四日），武陵王刘骏抵达江宁。丁卯（二十五日），江夏王刘义恭单枪匹马，南下投奔声讨刘劭的大军。刘劭把刘义恭留在建康的十二个儿子全都杀死了。

劭、浚忧迫无计，以辇迎蒋侯神像置宫中，稽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王；拜苏侯神为骠骑将军。以浚为南徐州刺史，与南平王铄并录尚书事。

刘劭、刘浚焦虑忧心，束手无策。于是，就用皇帝专用的辇车，把蒋侯庙的神像迎接到宫内供奉，向神像叩头，乞求神灵给予恩典，并拜蒋侯为大司马，封蒋侯为钟山王。又拜苏侯神为骠骑将军。刘劭任命刘浚为南徐州刺史，命峴令他和南平王刘铄一同主管尚书事务。

戊辰，武陵王军于新亭，大将军义恭上表劝进。散骑侍郎徐爰在殿中诳劭，云自追义恭，遂归武陵王。时王军府草创，不晓朝章；爰素所谙练。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仪注。已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赐爵一等，从军者二等。改谥大行皇帝曰文，庙号太祖。以太将军义恭为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临轩拜太子伟之。大赦，唯刘骏、义恭、义宣、诞不在原例。庚子，以南谯王义宣为中书监、丞相、录尚书六条事、扬州刺史，随王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臧质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 州刺史，沈庆之为领军将军，萧思话为尚书左仆射。壬申，以王僧达为右仆射，柳元景为侍中、左卫将军，宗悫为右卫将军，张畅为吏部尚书，刘延孙、颜竣并为侍中。

戊辰（二十六日），武陵王刘骏驻军新亭，大将军刘义恭上表，劝说刘骏登基即位。散骑侍郎徐爰在宫内骗刘劭说，自己要去追击刘义恭。于是徐爰去投奔了武陵王刘骏。这时，武陵王府内军事总部草草成立，大家还都不知道朝廷的法令规章。这却是徐爰平时最熟悉的事，就让徐爰兼任太常丞，拟定安排皇帝即位时需要的礼仪。已巳（二十七日），武陵王刘骏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文武官员赐爵一等，随从讨伐的升二等。同时，将刘劭加给父亲的谥号撤掉，改称文皇帝，庙号为太祖。刘骏又任命大将军刘义恭为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州刺史。这一天，刘劭也来到金殿平台，封皇子刘伟之为太

子，实行大赦，只有刘骏、刘义恭、刘义宣和刘诞不在赦令之列。庚子（二十八日），刘骏任命南谯王刘义宣为中书监、丞相、录尚书六条事、扬州刺史，随王刘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臧质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沈庆之为领军将军，萧思话为尚书左仆射。壬申（三十日），又任命王僧达为右仆射，柳元景为侍中、左卫将军，宗悫为右卫将军，张畅为吏部尚书，刘延孙和颜竣同为侍中。

五月，癸酉朔，臧质以雍州兵二万至新亭。豫州刺史刘遵考遣其将夏侯献之帅步骑五千军于瓜步。

五月，癸酉朔（初一），臧质率领雍州将士二万人，抵达新亭。豫州刺史刘遵考派将领夏侯献之率领步、骑兵五千人，驻扎在瓜步。

先是，世祖遣宁朔将军顾彬之将兵东入，受随王诞节度。诞遣参军刘季之将兵与彬之俱向建康，诞自顿西陵，为之后继。劭遣殿中将军燕钦等拒之，相遇于曲阿奔牛塘，钦等大败。劭于是缘淮树栅以自守，又决破岗、方山埭以绝东军。时男丁既尽，召妇女供役。

以前，刘骏曾派宁朔将军顾彬之率领军队从东边进入，接受随王刘诞的管辖和调遣。刘诞派参军刘季之率领军队与顾彬之的军队一同前往建康。刘诞自己率兵驻守西陵，作为后继部队。刘劭派殿中将军燕钦等率兵抵抗，两军在曲阿奔牛塘相遇，燕钦等大败。刘劭于是沿着秦淮河竖立栅栏，以此自卫，又挖开破岗、方山埭的河堤，以断绝从东边进攻的军队。此时，青壮年男子已经全都征尽，就征召妇女充当使役。

甲戌，鲁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罗汉闻官军已渡，即放仗降，缘渚幢队以次奔散，器仗鼓盖，充塞路衢。是夜，劭闭守六门，于门内凿堑立栅；城中沸乱，丹杨尹尹弘等文武将吏争逾城出降。劭烧辇及衮冕服于宫庭。萧斌宣令所统，使皆解甲，自石头戴白幡来降；诏斩斌于军门。浚劝劭载宝货逃入海，劭以人情离散，不果行。

甲戌（初二），鲁秀等人招募敢死的勇士去进攻大航，大获全胜。王罗汉听到声讨大军已渡过秦淮河，就放下武器投降了，秦淮河北岸沿岸所有守军，一个接一个奔逃离散，刀枪弓箭、战鼓仪仗，充塞了整个街道。这天夜里，刘劭关闭台城六门，紧紧防守。又在门内挖掘了壕沟、立起栅栏。京城内部一片混乱，丹杨尹尹弘等文武将士们都

争先恐后地跳出城墙，向声讨军投降。刘劭在宫中焚烧了辇车以及加冕时的冠帽衣裳。萧斌命令他所统率的部队全体将士放下武器，脱下战服，从石头城顶着白旗前来投降。刘骏下诏，命令在军门外将萧斌斩首。刘浚劝说刘劭带着金银财宝逃向大海，刘劭认为众叛亲离，没有走成。

乙亥，辅国将军朱之克东府，丙子，诸军克台城，各由诸门入会于殿庭，获王正见，斩之。张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为军士所杀，刳肠割心，诸将㓟脔其肉，生啖之。建平等七王号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库井中，队副高禽执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质见之恸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载，丈人何为见哭？"又谓质曰："劭可启得远徙不？"质曰："主上近在航南，自当有处分。"缚劭于马上，防送军门。时不见传国玺，以问劭，劭曰："在严道育处。"就取，得之。斩劭及四子于牙下。浚帅左右数十人挟南平王铄南走，遇江夏王义恭于越城。浚下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义恭曰："上已君临万国。"又曰："虎头来得无晚乎？"义恭曰："殊当恨晚。"又曰："故当不死邪？"义恭曰："可诣行阙请罪。"又曰："未审能赐一职自效不？"义恭又曰："此未可量。"勒兴俱归，于道斩之，及其三子，劭、浚父子首并枭于大航，暴尸于市。劭妃殷氏及劭、浚诸女、妾媵，皆赐死于狱。污潴劭所居斋。殷氏且死，谓狱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残，何以枉杀无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权时耳，当以鹦鹉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浚即与褚妃离绝，故免于诛。严道育、王鹦鹉并都街鞭杀，焚尸，扬灰于江。殷冲、尹弘、王罗汉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诛。

乙亥（初三），辅国将军朱之攻克刘劭所据守的东府。丙子（初四），各路大军又攻克了台城，之后，又分别从各门涌进，在殿前会师，抓获了王正见，斩了他。张超之匆匆逃到合殿皇帝御床的地方，被军中将士所杀，挖了他的心，掏了他的肠子，各路将士争着割下他的肉，生吞活剥了他。建平王等七王从被囚禁的地方号哭着逃了出来。刘劭挖通西墙，自己藏到了武器仓库的井里，被卫士队队副高禽抓住，刘劭问他说："天子在哪里？"高禽说："就在附近的新亭。"高禽将刘劭押送到金銮殿前，臧质看见刘劭，不禁失声恸哭，刘劭说："这是天地不容，老人家为何哭呢？"又对臧质说："我刘劭能不能请求

流放到远方边疆之地？”臧质说：“主上如今就近在大航的南边，他自己自会对你裁决。”于是，就把刘劭捆绑在马上，护送到了军营大门。当时，找不到传国玉玺，就问刘劭，刘劭说：“玉玺在严道育处。”立刻派人到严道育处去拿，果然拿到玉玺。刘骏下令在牙旗下将刘劭和他的四个儿子全部斩首。刘浚带领随从几十人挟持着南平王刘铄向南逃去，走到越城时遇到了江夏王刘义恭，刘浚翻身下马，说：“南中郎刘骏现在在做什么？”刘义恭回答说：“皇上现在已君临万国。”刘浚又问：“虎头我来得不晚吗？”刘义恭回答说：“实在遗憾的是太晚了。”刘浚又问：“我该不会被判死罪吧？”刘义恭回答说：“你可以回到行宫，请求处罚。”刘浚又问：“不知道皇上还能不能赐给我一个官职，让我为他效忠尽力？”刘义恭回答说：“这不好估计。”于是，刘义恭就带着刘浚一起从越城往京师返，走到中途就把他斩了，同时也斩了跟着他的三个儿子。刘劭和刘浚父子的头都被砍下来悬挂在大航，他们的尸体也被拖到集市上曝尸示众。刘劭的妃子殷氏以及刘劭、刘浚所有的女儿、姬妾也都在监狱里被命令自杀。在刘劭的住处挖了一个大土坑，里面灌满了污水。刘劭的妃子殷氏在自杀之前，曾对狱丞江恪说：“他们刘家亲骨肉之间相互残杀，为什么也要杀了我这个没有犯罪的人？”江恪说：“你被立为皇后，这不是罪过又是什么呢？”殷氏说：“我为皇后只不过是暂时的罢了，马上就该封王鹦鹉为皇后了。”褚湛之投降刘骏大军后，刘浚就同正室褚妃断绝了关系，所以，这次褚妃得以不死。严道育、王鹦鹉全都被押到街上，用皮鞭抽打至死，又焚烧了她们的尸体，烧后的骨灰被扔到长江里去。殷冲、尹弘、王罗汉以及淮南太守沈璞也全被诛杀。

庚辰，解严。辛巳，帝如东府，百官请罪，诏释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为皇太后。太后，丹杨人也。乙酉，立妃王氏为皇后。后父偃，导之玄孙也。戊子，以柳元景为雍州刺史。辛卯，追赠袁淑为太尉，谥忠宪公；徐湛之为司空，谥忠烈公；江湛为开府仪同三司，谥忠简公；王僧绰为金紫光禄大夫，谥简侯。壬辰，以太尉义恭为扬、南徐二州刺史，进位太傅，领大司马。

庚辰（初八），建康解除戒严。辛巳（初九），刘骏前往东府，文武百官公别向刘骏请求治罪，刘骏下诏不再追究。甲申（十二日），刘骏尊封母亲路淑媛为皇太后。路太后是丹杨人。乙酉（十三日），

封立妃子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的父亲王偃是王导的玄孙。戊子（十六日），刘骏任命柳元景为雍州刺史。辛卯（十九日），追赠袁淑为太尉，谥号为忠宪公；追赠徐湛之为司空，谥号为忠烈公；追赠江湛为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忠简公；追赠王僧绰为金紫光崐禄大夫，谥号为简侯。壬辰（二十日），任命太尉刘义恭为扬、南徐二州刺史，并晋升为太傅，兼领大司马。

初，劭以尚书令何尚之为司空、领尚书令，子征北长史偃为侍中，父子并居权要。及劭败，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黄阁。殷冲等既诛，人为之寒心。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誉，且居劭朝用智将迎，时有全脱，故特免之；复以尚之为尚书令，偃为大司马长史，位遇无改。

当初，刘劭曾提升尚书令何尚之为司空、领尚书令，提升何尚之的儿子征北长史何偃为侍中，父子居于要位。刘劭被击败，何尚之的左右人员也都四处逃散，何尚之只好自己动手清洗黄阁。殷冲等人被诛杀以后，大家都替何尚之担忧。刘骏认为何尚之和何偃一直都有很好的名声，而且在刘劭朝中都能用智慧准备迎接讨逆大军，经常救助他人免于大祸，因此，刘骏决定特别赦免了何氏父子。同时，恢复何尚之原来的尚书令职务，何偃仍为大司马长史，二人的地位待遇都没有改变。

甲午，帝谒初宁、长宁陵。追赠卜天与益州刺史，谥壮侯，与袁淑等四家，长给禀禄。张泓之等各赠郡守。戊戌，以南平王铄为司空，建平王宏为尚书左仆射，萧思话为中书令、丹杨尹。六月，丙午，帝还宫。

甲午（二十二日），刘骏祭拜初宁、长宁二陵，追赠卜天与为益州刺史，谥号为壮侯，加上袁淑等共计四家，由朝廷长期支付他们后代的俸禄。张泓之等人各个都被追赠为郡守。戊戌（二十六日），刘骏任命南平王刘铄为司空，任命建平王刘宏为尚书左仆射，萧思话为中书令和丹杨尹。六月，丙午（初五），刘骏返回宫内。

[12]初，帝之讨西阳蛮也，臧质使柳元景将兵会之。及质起兵，欲奉南谯王义宣为主，潜使元景帅所领西还，元景即以质书呈帝，语其信曰："臧冠军当是未知殿下义举耳。方应伐逆，不容西还。"质以此恨之。及元景为雍州，质虑其为荆、江后患，建议元景当为爪牙，不宜远出。帝重违其言，戊申，以元景为护军将军，领石头戍事。

[12]当初，刘骏奉命前去讨伐西阳蛮人的时候，雍州刺史臧质派遣柳元景率领军队前往与他的大军汇合。臧质起兵反抗刘劭，打算拥戴南谯王刘义宣为皇帝时，又偷偷派人让柳元景率领自己的军队赶快向西返回，柳元景把臧质的密信呈报给了刘骏，并告诉那个送信的人说："臧冠军将军一定是还不知道武陵王殿下的大义之举。现在应当讨伐叛逆之人，不容许我撤退回师。"臧质因此对柳元景非常痛恨。到了朝廷任命柳元景为雍州刺史的时候，臧质十分担心柳元景将来会成为荆州和江州的后患，因此，他向刘骏建议，说柳元景是朝廷的得力帮手，不应该让他远离京师，而应留在朝廷。刘骏就改变自己的决定，戊申（初七），改任柳元景为护军将军，兼任石头戍事。

[13]己酉，以司州刺史鲁爽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卫军司马徐遗宝为兖州刺史。

[13]己酉（初八），刘宋任命司州刺史鲁爽为南豫州刺史。庚戌（初九），任命卫军司马徐遗宝为兖州刺史。

[14]庚申，诏有司论功行赏，封颜竣等为公、侯。

[14]庚申（十九日），刘骏颁布诏令，命令有关部门按照将士们功劳的大小，分别给予赏赐。加封颜竣等一批人为公爵和侯爵。

[15]辛未，徙南谯王义宣为南郡王，随王诞为竟陵王，立义宣次子宜阳侯恺为南谯王。

[15]辛未（三十日），改封南谯王刘义宣为南郡王，改封随王刘诞为竟陵王，封刘义宣的次子宜阳侯刘恺为南谯王。

[16]闰月，壬申，以领军将军沈庆之为南兖州刺史，镇盱眙。癸酉，以柳元景为领军将军。

[16]闰六月，壬申（初一），任命领军将军沈庆之为南兖州刺史，镇守盱眙。癸酉（初二），任命柳元景为领军将军。

[17]乙亥，魏太皇太后赫连氏殂。

[17]乙亥（初四），北魏国的太皇太后赫连氏去世。

[18]丞相义宣固辞内任及子恺王爵。甲午，更以义宣为荆、湘二州刺史，恺为宜阳县王，将佐以下并加赏秩。以竟陵王诞为扬州刺史。

[18]丞相刘义宣坚决辞让自己在朝廷所担任的职务以及他儿子刘恺所封的崐王爵爵位。甲午（二十三日），刘宋改任刘义宣为荆、湘二

州刺史，刘恺为宜阳县王，对将佐以下的大小官员们一律加以赏赐。任命竟陵王刘诞为扬州刺史。

[19]秋，七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寅，诏求直言。辛酉，诏省细作并尚方，雕文涂饰；贵戚竞利；悉皆禁绝。

[19]秋季，七月，辛酉朔（初一），出现日食。甲寅（十四日），刘骏颁下诏令，要求文武官员畅所欲言，对朝廷内政进行评说。辛酉（二十一日），再一次下诏，裁减细作署，并入尚方署；宫廷雕刻和装饰，皇亲贵戚竞相贪利，一律加以禁绝。

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上疏，以为："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历下、泗间，不足戍守。议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费财役。使虏但发轻骑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麦，秋至侵禾，水陆漕输，居然复绝；于贼不劳而边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尽，可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矣。又，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汉氏节其臣则可矣，薄其子则乱也。凡法有变于古而刻于情，则莫能顺焉；至乎败于礼而安于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谬。又，举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给？一体炫金，不及百两，一岁美衣，不过数袭；而必收宝连椟，集服累笥，目岂常视，身未时亲，是椟带宝、笥 著衣也，何糜蠹之剧，惑鄙之甚邪！且细作始并，以为俭节；而市造华怪，即传于民。如此，则迁也，非罢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宫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侈丽之源，实先宫阃。又，设官者宜官称事立，人称官置，王侯识未堪务，不应强仕。且帝子未官，人谁谓贱？但宜详置宾友，茂择正人，亦何必列长史、参军、别驾从事，然后为贵哉。又，俗好以毁沈人，不察其所以致毁；以誉进人，不察其所以致誉。毁徒皆鄙，则宜擢其毁者；誉党悉庸，则宜退其誉者。如此，则毁誉不妄，善恶分矣。凡无世不有言事，无时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继，何哉？设令之本非实故也。"书奏，忤旨，自解去职。朗，峤之弟也。

中军录事参军周朗给刘骏上书，认为："如果毒素在身体内，就一定要从看似不要紧的时候下刀子。如今，历下和泗水之间，用不着派重兵戍守。谈论国事的人都认定胡虏已经衰退，我们不用回避害怕他

们，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弊病比胡虏要严重得多。现在，我们空守这么一座孤城，这不过是自白浪费财力物力和人力。假使胡虏派出三千轻骑兵，对我们边境轮番进行攻击和骚扰，春天的时候，他们前来践踏我们的麦苗；秋天的时候，他们前来掠夺我们收割好的粮食，我们的水路和陆路两方面的运输漕米，也会被他们两次切断，这么做，胡虏一点不感到劳累，而我们的边境却已困苦不堪，不出二年时间，我们边境的戍边士卒就会四散逃光，老百姓也会搬家逃走，这是踮起脚跟就可以等来的。当今之世，人人都知道不可以羊追狼，不可以蟹捕鼠，可我们却恰恰是在让那些笨重的战车和衰弱不堪的士卒同肥壮的战马和强悍的胡虏追逐厮杀，这样做是不行的，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且，三年丧礼，是遍及天下的大丧，当年，汉王朝命令臣下节制丧期，这是可以的，但假如让当儿子的节制丧期，就乱了礼数。大凡对古代之法有所改变而薄于人情，没有一个是能够顺利进行的。可是，对于败坏礼教，使自己安逸舒服地活着的事，却肯定马上就去接受和执行。如今，陛下您是以天下大孝作为基础开始您的事业的，这就更应该一反这种改变三年之丧的错误。另外，拿普天之下的财富来侍奉一个君主，哪里用得着担心会供应不上？即使是一身的黄金装饰，这也用不上一百两。一年都穿华贵漂亮的衣服，也不过几套就够了。可却一定要把这些珠宝全都锁在柜子里留着不用，把一件件漂亮的衣服收起来放在箱子里不穿，眼睛不能常常看见这些东西，身体也不能经常穿一穿，最终却是这些柜子，箱子拥有这些珠宝、穿戴这些衣服了。为什么要浪费到这种地步？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糊涂呢？而且，细作署刚刚和尚方合并，这是为了实行勤俭节约。可是，市上所制造的华丽奇巧的东西，已经传到了老百姓中间。这些华丽奇巧的东西只是从宫廷传到了民间，转移了地方，却并没有把它消灭。民间百姓的生活习俗一天天奢靡起来，从他们乘坐的车马上看，不能分辨出地位的高低贵贱，从他们所戴的帽子、所穿的衣服上不能了解他们职位的尊卑。尚方署如果今天制造了一崐个小小的器物，那么民间第二天就能知道它的制作方法；宫内如果在早晨缝制了一件衣服，老百姓家里晚上就能知道怎么裁剪。民间奢侈华丽的源头，实在是最早出现在皇宫之中。再者，朝廷设立官位，官位应当和管理的事务相称，任职官员应当和官位相称。如果王爷、侯爵们的才能不能胜任某一职位，就不应该强迫他们做官。况且，皇帝的儿子即使不做官又有

谁能说他低贱呢？只是应该仔细地为他们设置属官，选择正直、有才能的人，何必一定要具有长史、参军、别驾从事这些官职，尔后才能算是尊贵的人呢？另外，如今的风气是人们喜欢诽谤人而埋没人的才能，而却

侍中谢庄上言：“诏云：‘贵戚竞利，悉皆禁绝。’此实允惬民听。若有犯违，则应依制裁纠；若废法申恩，便为明诏既下而声实乘爽也。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不审可得在此诏不？”庄，弘微之子也。

侍中谢庄上书说：“陛下诏书说：‘皇亲国戚竞相争利，一律加以禁绝’。这实在是满足了老百姓的愿望。假如有人违反了这一规定，就应该按照法律制裁他。如果不按照法律去制裁，而只是强调皇室的宽大厚恩，那就表明诏令虽然已经颁下来，而名声和实际不相符合。臣冒昧地认为，有俸禄有地位的大臣，更不应该同老百姓争夺小利。我的这点意见，不知道是否符合诏令的本意。”谢庄是谢弘微的儿子。

上多变易太祖之制，郡县以三周为满，宋之善政，于是乎衰。

刘骏对文帝所制订的典章制度，大都做了改变。郡、县长的任职期限以三年为限。刘宋良好的政治风尚，从此走向衰败。

[20]乙丑，魏濮阳王闾若文、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皆坐谋叛，仁赐死于长安，若文伏诛。

[20]乙丑（二十五日），北魏濮阳王闾若文和征西大将军、永昌王拓跋仁，图谋反叛，拓跋仁在长安被赐自杀，闾若文被斩首。

[21]南平穆王铄素负才能，意常轻上；又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潜使人毒之，己巳，铄卒，赠司徒，以商臣之谥谥之。

[21]刘宋南平穆王刘铄对自己的才华能力一向很自负，所以平时在言谈举止之间多少有点轻视刘骏，他又曾接受刘劭的任命，是最后一个出来投降的。于是，刘骏偷偷派人向刘铄下毒。己巳（二十九日），刘铄去世。刘骏下诏，追赠他为司徒，并用楚国太子商臣的谥号作为刘铄的谥号。

[22]南海太守萧简据广州反。简，斌之弟也。诏新南海太守南昌邓琬、始兴太守沈法系讨之。法系，庆之之从弟也。简诳其众曰：“台军是贼劭所遣。”众信之，为之固守。琬先至，止为一攻道；法系至，

曰："宜四面并攻；若守一道，何时可拔！"琬不从。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尽又不克，乃从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之。九月，丁卯，斩简，广州平。法系封府库付琬而还。

[22]刘宋南海太守萧简占据广州城反叛。萧简是萧斌的弟弟。刘骏颁下诏令，任命新任南海太守、南昌人邓琬和始兴太守沈法系一齐出兵前去讨伐。沈法系是沈庆之的堂弟。萧简欺骗他手下的人说："朝廷来的军队，是叛贼刘劭派遣来的。"他手下的人相信了萧简的谎言，所以为他卖命固守广州城池。邓琬率兵首先到达，只作一面攻击。随后，沈法系赶到，说："我们应该从四方同时进攻，如果只是从一面攻战，什么时候才能攻下来呢"？邓琬没有接受沈法系的建议。沈法系说："我们再把约定进攻期限延长五十天。"五十天的期限到了，他们仍然没有攻下广州，邓琬这才接受沈法系的建议，军队从八路同时围攻，只一天的功夫就攻克了广州城。九月，丁卯（二十八日），将萧简斩首，广州叛乱全部平息。沈法系查封了广州城内的仓库，把它交付给邓琬，自崐己率领军队返回。

[23]冬，十一月，丙午，以左军将军鲁秀为司州刺史。

[23]冬季，十一月，丙午（初八），刘宋任命左军将军鲁秀为司州刺史。

[24]辛酉，魏主如信都、中山。

[24]辛酉（二十三日），北魏国主前往信都、中山。

[25]十二月，癸未，以将置东宫，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减旧员之半。

[25]十二月，癸未（十五日），刘宋因为将要设置东宫，撤销太子率更令等官职，中庶子等官职按旧编制减少一半。

[26]甲午，魏主还平城。

[26]甲午（二十六日），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八卷

宋纪十 世祖孝武皇帝上孝建元年（甲午、454）

宋纪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甲午，公元454年）

[1]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甲辰，以尚书令何尚之为左光禄大夫、护军将军，以左卫将军颜竣为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

[1]春季，正月，已亥朔（初一），刘宋孝武帝刘骏前往南郊祭天，改年号为孝建，实行大赦。甲辰（初六），任命尚书令何尚之为左光禄大夫、护军将军，左卫将军颜竣为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

[2]壬戌，更铸孝建四铢钱。

[2]壬戌（二十四日），刘宋改铸孝建四铢钱。

[3]乙丑，魏以侍中伊为司空。

[3]乙丑（二十七日）,北魏任命侍中伊为司空。

[4]丙子，立皇子子业为太子。

[4]丙子（二十八日），刘宋孝武帝立皇子刘子业为太子。

[5]初，江州刺史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乱，质潜有异图，以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庸暗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质于义宣为内兄，既至江陵，即称名拜义宣。义宣惊愕问故。质曰："事中宜然。"时义宣已奉帝为主，故其计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义恭，曰："天下屯危，礼异常日。"

[5]当初，刘宋江州刺史臧质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足可以称为一代英雄。太子刘劭杀父时，臧质暗中有叛逆的打算。他认为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昏庸无能，容易受人控制，所以，准备表面拥戴刘义宣称帝，再趁机推翻他。臧质是刘义宣的表哥，他到了江陵以后，却自称名字去叩拜刘义宣，刘义宣见状极为惊愕，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臧质回答说："事变之中，理应如此。"当时刘义宣已明确表示拥护刘骏称帝，臧质的计划没有实现。他们到达新亭的时候，臧质又用同样的礼仪去叩拜江夏王刘义恭，并且说："此刻天下危机四伏，岌岌可危，礼仪也应跟平时的日子不一样。"

劭既诛，义宣与质功皆第一，由是骄恣，事多专行，凡所求欲，无不必从。义宣在荆州十年，财富兵强；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质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馀乘，部伍前后百馀里。帝方自揽威权，而质以少主遇之，政刑庆赏，一不咨禀。擅用湓口、钩圻米，台符屡加检诘，渐致猜惧。

刘劭被斩以后，刘义宣和臧质的功劳都列为第一等，于是他们又开始骄横跋扈起来，做事大都独断专行，横行霸道，他们向朝廷所要求的东西，没有不被依从的。刘义宣在镇守荆州十年期间，财产丰富、兵力强盛。朝廷颁布的法令章程，刘义宣只要不同意，就不遵照执行。臧质从建康前往江州就任时，带了一千多艘船，船队前后相接有一百多里。孝武帝此时也正独揽大权以显示自己的威严和权要。可是，臧质却把他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少年君主来对待，因此，有关行政、刑法和庆贺奖赏之类的事情，他都一律不奏请刘骏批准。臧质又擅自动用湓口和钩圻粮仓里的粮食，因此，朝廷多次调查追问臧质这一事件，双方渐渐相互猜忌对立起来。

帝淫义宣诸女，义宣由是恨怒。质乃遣密信说义宣，以为"负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几？今万物系心于公，声迹已著；见几不作，将为他人所先。若命徐遗宝、鲁爽而驱西北精兵来屯江上，质帅九江楼船为公前驱，已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众，徐进而临之，虽韩、白更生，不能为建康计矣。且少主失德，闻于道路；沈、柳诸将，亦我之故人，谁肯为少主尽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时也。质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为公扫除，于时悔之何及。"义宣腹心将佐谘议参军蔡超、司马竺超民等咸有富贵之望，欲倚质威名以成其业，共劝义宣从其计。质女为义宣子采之妇。义宣谓质无复异同，遂许之。超民，夔之子也。臧敦时为黄门侍郎，帝使敦至义宣所，道经寻阳，质更令敦说诱义宣，义宣意遂定。

孝武帝奸淫了刘义宣留在建康的所有女儿，刘义宣听说后，十分气愤和怨恨。臧质就偷偷派遣密使前去游说刘义宣，认为："立下无法奖赏的大功，身负使皇帝都感到震惊的威望，自古以来有几个人能够保全自己呢？如今，万众一心，归向于您，您的名声和信誉已经传播到四方去了，这样好的机会不采取行动，就会被别人抢先。假如您命令徐遗宝、鲁爽驱使西北的精锐部队前来驻屯长江，我臧质就率领九

江的船只做您的前锋，那样就为您得到一半天的下。您可以率领八个州的军队，缓慢地向前推进，兵临建康，那么，即使是韩信、白起转世再生，也不能为建康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况且，如今少主丧失道德，丑名路人尽知。沈庆之和柳元景各位将士，也都是我旧日的朋友，又有谁肯于替少主尽心尽力的呢？人世上无法留住的是岁月，而不可失去的是时机。我经常害怕自己在朝露还没有消失之前就死去了，而无法使大家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替你扫清前进中的障碍，以至临到死时，后悔都来不及了”。刘义宣的心腹将领、谘议参军蔡超和司马竺超民等人都希望自己能得到更多的荣华富贵，也想依仗臧质勇于作战的赫赫威名来成就自己的大业，他们也都来劝说刘义宣接受臧质的建议。臧质的女儿是刘义宣的儿子刘采之的正室，所以，刘义宣认为，臧质肯定不会有其他想法，他采纳了臧质的建议。竺超民是竺夔的儿子。臧质的儿子臧敦，此时正在建康担任黄门侍郎，孝武帝派臧敦去刘义宣那里办事，经过寻阳，臧质再次命令臧敦前去游说、劝诱刘义宣，刘义宣的决心终于下定。

豫州刺史鲁爽有勇力，义宣素与之相结。义宣密使人报爽及兖州刺史徐遗宝，期以今秋同举兵。使者至寿阳，爽方饮醉，失义宣指，即日举兵。爽弟瑜在建康，闻之，逃叛。爽使其众戴黄标，窃造法服，登坛，自号建平元年；疑长史韦处穆、中兵参军杨元驹、治中庾腾之不与己同，皆杀之。徐遗宝亦勒兵向彭城。

豫州刺史鲁爽勇敢有武力，刘义宣平时一直跟他结交。刘义宣派密使偷偷把他自己的决定告诉给了鲁爽和兖州刺史徐遗宝，约定在这年的秋季共同发兵起义。使者到达寿阳时，正赶上鲁爽喝醉，他听错了密使向他传达的刘义宣的意思，而在当天就起兵反叛了。鲁爽的弟弟鲁瑜此时正在建康，听到这一消息，吓得逃走。鲁爽命令他手下的士卒们戴上黄色标志，偷偷缝制皇帝穿的礼服，然后登上高坛誓师。自己改年号为建平元年。他怀疑长史韦处穆、中兵参军杨元驹和治中庚腾之同自己的意见不一致，于是把这三个人全都杀了。徐遗宝也率领军队向彭城进攻。

二月，义宣闻爽已反，狼狈举兵。鲁瑜弟弘为质府佐，帝敕质收之，质即执台使，举兵。

二月，刘义宣得到鲁爽已经反叛的消息，他也只好仓促起兵响应鲁爽。鲁瑜的弟弟鲁弘是臧质的府佐，孝武帝命令臧质逮捕鲁弘。臧质却把孝武帝派来的使节抓了起来，也起兵反叛。

义宣与质皆上表，言为左右所谗疾，欲诛君侧之恶。义宣进爽号征北将军。爽于是送所造舆服诣江陵，使征北府户曹版义宣等，文曰：“丞相刘，今补天子，名义宣；车骑臧，今补丞相，名质；平西朱，今补车骑，名之：皆版到奉行。”义宣骇愕，爽所送法物并留竟陵，不听进。质加鲁弘辅国将军，下戍大雷。义宣遣谘议参军刘谌之将万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鲁秀，欲使为谌之后继。秀至江陵见义宣，出，拊膺曰：“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

刘义宣和臧质都上表，宣称自己受到皇帝左右小人的谗言陷害，因而起兵，打算杀了皇帝身边的邪恶之徒。刘义宣提升鲁爽为征北将军，鲁爽又把他所缝制的皇帝穿的礼服送到了江陵，派征北府户曹向刘义宣公布各方临时人事任命情况，文告说：“丞相刘，现在要递补为天子，名为义宣。车骑将军臧，递补为丞相，名叫质。平西将军朱，现在递补为车骑将军，名叫之。这一命令从到达之日起生效执行。”刘义宣看完这篇文告后，吓得直发呆，他命令将鲁爽所送的皇室内的东西，全都留在竟陵，不允许继续带着前进。与此同时，臧质又加授鲁弘为辅国将军，在大雷屯兵。刘义宣派遣谘议参军刘谌之率领一万名士卒增援鲁弘，将司州刺史鲁秀召回，想要让他做刘谌之的后续部队。鲁秀到达江陵，见到了刘义宣，出来后，他不禁捶胸顿足地说：“我哥哥害了我了，我竟要和这种白痴一块儿造反，今年一定会失败！”

义宣兼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威震远近。帝欲奉乘舆法物迎之，竟陵王诞固执不可，曰：“柰何持此座与人！”乃止。

刘义宣兼有荆州、江州、兖州、豫州四个州的军事力量，其声势浩大，威震远近四方。孝武帝打算奉上皇帝专用的法驾和专用器物迎接刘义宣，但竟陵王刘诞坚决反对，说：“你怎么能把帝位轻易地让给他人？”孝武帝才没有这么做。已卯，以领军将军柳元景为抚军将军；辛卯，以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命元景统玄谟等诸将以讨义宣。癸巳，进据梁山洲，于两岸筑偃月垒，水陆待之。义宣自称都督中外诸军事，命僚佐悉称名。

已卯（十二日），孝武帝任命领军将军柳元景为抚军将军。辛卯（二十四日），又任命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下令柳元景统领王玄谟等各路将士讨伐刘义宣。癸巳（二十六日），柳元景进军占据梁山洲，在梁山洲两岸修筑月牙形阵地，从水路和陆路同时准备，等待迎战。刘义宣自称是都督中外诸军事，命令自己手下人彼此之间全都称名字而不称官衔。

[6]甲午，魏主诣道坛受图。

[6]甲午（二十七日），北魏国主来到道教神坛，接受道教符。

[7]丙申，以安北司马夏侯祖欢为兖州刺史。三月，已亥，内外戒严。辛丑，以徐州刺史萧思话为江州刺史，柳元景为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卫率庞秀之为徐州刺史。

[7]丙申（二十九日），刘宋朝廷任命安北司马夏侯祖欢为兖州刺史。三月，己亥（初二），建康城内外戒严。辛丑（初四），任命徐州刺史萧思话为江州刺史，柳元景为雍州刺史。癸卯（初六），任命太子左卫率庞秀之为徐州刺史。

义宣移檄州郡，加进位号，使同发兵。雍州刺史朱之伪许之，而遣使陈诚于帝。益州刺史刘秀之斩义宣使者，遣中兵参军韦崧将万人袭江陵。

刘义宣传布檄方到各州郡，给各州郡长加官晋爵，让他们一起出兵响应自己。雍州刺史朱之假装响应刘义宣的号召，但私下里却派遣使者向孝武帝表示自己的忠诚。益州刺史刘秀之斩了刘义宣派来的使者，派中兵参军韦崧率领一万人袭击江陵。

戊申，义宣帅众十万发江津，舳舻数百里。以子为辅国将军，与左司马竺超民留镇江陵。檄朱之使发兵万人继进，之不从。义宣知之贰于己，乃以鲁秀为雍州刺史，使将万余人击之。王玄谟闻秀不来，喜曰:“臧质易与耳。”

戊申（十一日），刘义宣亲自率领十万大军从江津出发，船只相继连绵几百里。刘义宣任命自己的儿子刘为辅国将军，命令他与左司马竺超民留下镇守江陵。刘义宣又下令，让朱之出兵一万名随后前进，朱之没有听从。刘义宣深知朱之跟自己不是一条心，于是，他又任命鲁秀为雍州刺史，并派鲁秀率领一万多人前去进攻朱之。朝廷派来的

将领王玄谟听说鲁秀不会前来进攻自己，不禁高兴地说：“臧质容易对付了。”

冀州刺史垣护之妻，徐遗宝之姊也，遗宝邀护之同反，护之不从，发兵击之。遗宝遣兵袭徐州长史明胤于彭城，不克。胤与夏侯祖欢、垣护之共击遗宝于湖陆，遗宝弃众焚城，奔鲁爽。

冀州刺史垣护之的正室是徐遗宝的姐姐，徐遗宝邀请垣护之与他一起起兵反叛，垣护之没有答应，相反却出动军队攻击徐遗宝。徐遗宝派遣军队袭击徐州长史明胤所镇守的彭城，没有攻下。明胤和夏侯祖欢、垣护之联合起来，在湖陆袭击徐遗宝的军队。徐遗宝丢下将士，放火焚烧了湖陆城，投奔了鲁爽。

义宣至寻阳，以质为前锋而进，爽亦引兵直趣历阳，与质水陆俱下。殿中将军沈灵赐将百舸，破质前军于南陵，擒军主徐庆安等。质至梁山，夹陈两岸，与官军相拒。

刘义宣抵达寻阳，命令臧质做前锋率军前进，鲁爽率领军队南下，直奔历阳，与臧质从水路和陆路同时发兵。殿中将军沈灵赐率领一百艘船只，在南陵大败臧质的先头部队，活捉了军主徐庆安等人。臧质率军抵达梁山，在两岸建筑了营垒，以此跟朝廷的军队相抗衡。

夏，四月，戊辰，以后将军刘义綦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之为荆州刺史。

夏季，四月，戊辰（初二），孝武帝任命后将军刘义綦为湘州刺史。甲申（十八日），又任命朱之为荆州刺史。

上遣左军将军薛安都、龙骧将军南阳宗越等戍历阳，与鲁爽前锋杨胡兴等战，斩之。爽不能进，留军大岘，使鲁瑜屯小岘。上复遣镇军将军沈庆之济江、，督诸将讨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断后；庆之使薛安都帅轻骑追之，丙戌，及爽于小岘。爽将战，饮酒过醉，安都望见爽，即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崐，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其首。爽众奔散，瑜亦为部下所杀，遂进攻寿阳，克之。徐遗宝奔东海，东海人杀之。

孝武帝派左军将军薛安都、龙骧将军南阳人宗越等人戍守历阳，同鲁爽的先头部队杨胡兴等大战，斩了杨胡兴。鲁爽因此不能前进，将军队驻留在大岘，派鲁瑜屯兵小岘。孝武帝再次派遣镇军将军沈庆之渡过长江，北上督统各路将士讨伐鲁爽。鲁爽的粮食越来越少，率军

稍稍向后撤退，自己留下殿后。沈庆之派薛安都率领轻骑部队追击鲁爽。丙戌（二十日），薛安都在小岘追上了鲁爽，鲁爽将要出去迎战，却饮酒过度，酩酊大醉，薛安都看到鲁爽，立刻飞马上前，大声呐喊，直刺鲁爽，鲁爽应声栽到马下，其左右随从范双砍下鲁爽的人头。鲁爽的士卒四处奔跑逃命。鲁瑜也被他的部下所杀。朝廷军队于是向寿阳进攻，攻克寿阳。徐遗宝向东海逃去，被东海人杀了。

李延寿论曰：凶人之济其身，非世乱莫由焉。鲁爽以乱世之情，而行之于平日，其取败也宜哉！

李延寿论曰：凶恶之人，能够获得成功，如果不是世道混乱那是没有可能的。鲁爽把乱世的那一套拿到太平的社会里来施用，他自取失败，也是理所必然的呀！

[8]南郡王义宣至鹊头，庆之送爽首示之，并与书曰："仆荷任一方，而衅生所统。近聊帅轻师，指往翦扑，军锋裁及，贼爽授首。公情契异常，或欲相见，及其可识，指送相呈。"爽累世将家，骁猛善战，号万人敌；义宣与质闻其死，皆骇惧。

[8]南郡王刘义宣抵达鹊头，沈庆之将鲁爽的人头送给刘义宣看，同时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负责管理一方土地，可是，在我所管理的这个地区内，却发生了事端，近日，我率领轻骑部队，前去消除事端，锐利的刀锋一到，奸贼鲁爽便献出了自己的人头。我深知您与他有很深的友情，或许您还想见他一面。所以在他的面目还没有腐烂可以辨别之前，我特别把他呈送给您看一看。"鲁爽家几代为将，骁勇悍猛，善于交战，号称万人敌。刘义宣和臧质听说鲁爽已死，都极为震惊害怕。

柳元景军于采石；王玄谟以臧质众盛，遣使来求益兵，上使元景进屯姑孰。

抚军将军柳元景驻兵在采石。豫州刺史王玄谟因为臧质的军队力量强大，就派遣使节前往建康请求增加兵力，孝武帝派柳元景进入姑孰屯扎。

太傅义恭与义宣书曰："往时仲堪假兵，灵宝寻害其族；孝伯推诚，牢之旋踵而败。臧质少无美行，弟所具悉。今籍西楚之强力，图济其私；凶谋若果，恐非复池中物也。"义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义宣至芜湖，质进计曰："今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梁

山，则玄谟必不敢动；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头，此上策也。”义宣将从之。刘谌之密言于义宣曰：“质求前驱，此志难测。不如尽锐攻梁山，事克然后长驱，此万安之计也。”义宣乃止。

太傅刘义恭给刘义宣写信说：“以前，殷仲堪将兵权交给了桓玄，不久桓玄就杀害了殷仲堪全族。王恭对刘牢之推心置腹、坦诚相待，刘牢之转过身去就背叛了王恭，导致自己失败。臧质从小就没有好的德行，弟弟你是最清楚他的。而如今，他凭借着楚地的强大兵力，其目的只不过是要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如果他凶恶的阴谋得以实现，那么，恐怕他也就不再是池塘里的一条小鱼了”。刘义宣开始对臧质起疑。五月，甲辰（初八），刘义宣到达芜湖，臧质向他献计说：“现在出动一万人的兵力攻取南州，梁山就会被完全隔断，如果用这一万人把守住梁山，王玄谟肯定不敢轻举妄动。我率领船队，沿着长江中流划行，直奔石头，这才是上策”。刘义宣想按照此计执行，谘议参军刘谌之却偷偷对刘义宣说：“臧质自己请求做先头部队，其目的很难推测。不如全力进攻梁山，攻克梁山之后，再长驱直入建康，这才是万全的计策啊！”刘义宣听后才没有接受臧质的提议。

冗从仆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垒，会西南风急，质遣其将尹周之攻西垒；子反方渡东岸就玄谟计事，闻之，驰归。偏将刘季之帅水军殊死战，求救于玄谟，玄谟不遣；大司马参军崔勋之固争，乃遣勋之与积弩将军垣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勋之、询之皆战死。询之，护之之弟也。子反等奔还东岸。质又遣其将庞法起将数千兵趋南浦，欲自后掩玄谟，游击将军垣护之引水军与战，破之。

冗从仆射胡子反等固守梁山西部营垒，正赶上刮起了西南风，风力很强，崐所以，臧质就派他手下的将领尹周之进攻梁山西营。胡子反正巧在梁山东岸，同王玄谟商量军务，得到报告后，立即飞奔返回西营。偏将刘季之率领船队同臧质的船队进行殊死搏斗，并向王玄谟求救，王玄谟没有派出军队前去营救。大司马参军崔勋之竭力争取，王玄谟才派遣崔勋之和积弩将军垣询之前去救援。他们到达时，西营已经失陷，崔勋之和垣询之全都战死。垣询之是垣护之的弟弟。胡子反等人逃回东岸。臧质又派遣他的将领庞法起率领几千名士卒，直取南浦，打算从后面包抄切断王玄谟军队的后路。游击将军垣护之率领水军同臧质的军队作战，结果大败臧质。

朱之断马鞍山道，据险自守。鲁秀攻之，不克，屡为之所败，乃还江陵，之引兵蹑之。或劝之急追，之曰：“鲁秀，骁将也；兽穷则攫，不可迫也。”

雍州刺史朱之切断了马鞍山的交通，依靠自己占据的险要位置坚守阵地。鲁秀向朱之发起攻势，未能攻克，却屡次被朱之击败，于是，他回到了江陵。朱之率军尾随追击。有人劝朱之加快追击的速度，朱之说：“鲁秀是一名骁勇将士。野兽在走投无路时，就要不顾一切地抓人咬人，我们不能急迫追击”。

王玄谟使垣护之告急于柳元景曰：“西城之守，唯馀东城万人。贼军数倍，强弱不敌，欲退还姑孰，就节下协力当之，更议进取。”元景不许，曰：“贼势方盛，不可先退，吾当卷甲赴之。”护之曰：“贼谓南州有三万人，而将军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贼垒，则虚实露矣。王豫州必不可来，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谟，多张旗帜。梁山望之如数万人，皆以为建康兵悉至，众心乃安。

王玄谟派垣护之向柳元景告急，说：“西城现在失守，只剩下东城的一万人。但贼寇的兵力却高于我们几倍，敌强我弱，相差悬殊，我打算撤退返回姑孰防守，在您的指挥下和您齐心协力一同抵抗敌人的进攻，然后再商议下一步如何进取。”柳元景没有答应，说：“贼寇的势力正在强盛时期，我们绝对不可以先行后退，我自会披上铠甲，率领全军跟你会合”。垣护之说：“贼寇还以为南州有三万大军，可事实上，将军您旗帜下仅仅有三万大军的十分之一，假如您率兵直接到战场上，与贼寇相战，您内部兵力的虚实情况就会都暴露出来。王玄谟一定不能退到姑孰来，不如分几路前去救援。”柳元景说：“好！”于是，柳元景留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卒在大营守卫，而把精锐兵力全都派遣去援助王玄谟，他们故意到处都张扬着旗帜。梁山的守军们一眼望去，好像来了几万大军增援，他们以为建康的大军全都赶来援助了，士卒们才安定下来。

质自请攻东城。谘议参军颜乐之说义宣曰：“质若复克东城，则大功尽归之矣；宜遣麾下自行。”义宣乃遣刘谌之与质俱进，甲寅，义宣至梁山，顿兵西岸，质与刘谌之进攻东城。玄谟督诸军大战，薛安都帅突骑先冲其陈之东南，陷之，斩谌之首，刘季之、宗越又陷其西

北，质等兵大败。垣护之烧江中舟舰，烟焰覆水，延及西岸营垒殆尽；诸军乘势攻之，义宣兵亦溃。义宣单舸迸走，闭户而泣，荆州人随之者犹百余舸。质欲见义宣计事，而义宣已去，质不知所为，亦走，其众皆降散。己未，解严。

臧质自己请求去进攻东城。谘议参军颜乐之劝刘义宣道："如果臧质再一次攻克了东城，所有的大战功恐怕就都要归在他一人身上了。您最好派自己手下的将士去。"刘义宣就派遣刘谌之和臧质一起出兵进击东城。甲寅（十八日），刘义宣到达梁山，在梁山西岸安营扎寨，臧质和刘湛之向东城发起进攻。王玄谟督统各路大军出来迎战，薛安都率领突击骑后首先冲入敌方在东南方的阵营，攻下那里，砍下刘谌之的人头。刘季之和宗越又攻陷了敌方的西北阵地，臧质的大军大败。垣护之放火焚烧了长江上的船只，江上大火熊熊，火焰盖住了江水，又蔓延到西岸的堡垒阵营，敌军营垒几乎化为灰烬。各路大军乘胜前进，刘义宣率领的大军也一败涂地。刘义宣单身一人乘小船逃走，他将船上的门窗关得紧紧的，躲在里面不停地哭泣，追随他的荆州将士还有一百多只船跟在后边。臧质打算去见刘义宣商议战事，可是，刘义宣已经逃走，臧质不知道自己怎么办是好，也逃走了，手下士卒也都投降或逃散。己未（二十三日），朝廷下令解除戒严。

[9]癸亥，以吴兴太守刘延孙为尚书右仆射。

[9]癸亥（二十七日），刘宋朝廷提升吴兴太守刘延孙为尚书右仆射。[10]六月，丙寅，魏主如阴山。

[10]六月，丙寅（初一），北魏国主前往阴山。

[11]臧质至寻阳，焚烧府舍，载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领余兵居前，至西阳。西阳太守鲁方平绐文敬曰："诏书唯捕元恶，馀无所问，不如逃之。"文敬弃众亡去。质先以妹夫羊冲为武昌郡，质往投之；冲已为郡丞胡庇之所杀，质无所归，乃逃于南湖，掇莲实啖之。追兵至，以荷覆头，自沈于水，出其鼻。戊辰，军主郑俱儿望见，射之，中心，兵刃乱至，肠胃萦水草，斩首送建康，子孙皆弃市，并诛其党乐安太守任荟之、临川内史刘怀之、鄱阳太守杜仲儒。仲儒，骥之兄子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赏各有差。

[11]臧质逃到寻阳，放火焚烧了寻阳的州府房舍，带着妻妾歌伎们继续向西逃命。他派自己最信任的人何文敬率领剩余的士卒在前边开

路，到达西阳。西阳太守鲁方平骗何文敬说：“皇上的诏令说只逮捕元凶，对其余的人不再追究，你不如自己逃走算了。”何文敬听后，立刻抛弃他所率领的军队，独自一人逃走。臧质原来让他的妹夫羊冲担任武昌郡守，于是，他前往武昌去投奔羊冲。羊冲已经被郡丞胡庇之杀死，臧质找不到立足安身之处，只好又逃到了南湖，采摘湖里的莲子充饥。追兵到来，他就用荷叶盖住自己的头，将整个身子全都沉到了湖水里，只露出鼻子喘气。戊辰（初三），他的行踪还是被军主郑俱儿发现，郑俱儿举箭便射，正中心脏，士卒们乱刀齐下，臧质的肠胃全都流了出来，和湖中的水草缠在了一起。追兵们砍下他的头送到了建康。臧质的子孙也都被斩首示众。朝廷同时还诛杀了臧质的党羽乐安太守任荟之、临川内史刘怀之、鄱阳太守杜仲儒。杜仲儒是杜骥哥哥的儿子。朝廷对有功之臣如柳元景等，全都按照功劳的大小进行了不同等级的封赏。

丞相义宣走至江夏，闻巴陵有军，回向江陵，众散且尽，与左右十许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车自载，缘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报竺超民，超民具羽仪兵众迎之。时荆州带甲尚万余人，左右翟灵宝诫义宣使抚慰将佐，以：“臧质违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缮甲，更为后图。昔汉高百败，终成大业……”而义宣忘灵宝之言，误亡“项羽千败”，众咸掩口。鲁秀、竺超民等犹欲收余兵更图一决；而义宣沮，无复神守，入内不复出，左右腹心稍稍离叛。鲁秀北走，义宣不能自立，欲从秀去，乃携息及所爱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随。城内扰乱，白刃交横，义宣惧，坠马，遂步进；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马与之，归而城守。义宣求秀不得，左右尽弃之，夜，复还南郡空廨；旦日，超 民收送刺奸。义宣止狱户，坐地叹曰：”臧质老奴误我！”五妾寻被遣出，义宣号泣，语狱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别始是苦。”鲁秀众散，不能去，还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

丞相刘义宣逃到了江夏，听说巴陵有朝廷的军队，吓得又向江陵回逃，追随他的将士差不多都散逃了。刘义宣只得跟着他的左右十几个人徒步前进，他的脚疼得不能继续走，向当地老百姓租了没有顶篷的车辆，自己赶着继续走，沿路讨饭充饥。到达江陵郊外，就派人前去通报留守在江陵的左司马竺超民，竺超民立刻派出华丽的仪仗部队前去迎接刘义宣。此时，在荆州一带，刘义宣还有一万多名武装将士，

左右侍从翟灵宝劝刘义宣出来安抚慰劳手下将士，告诉手下将士：“臧质违反了作战命令，以致于使我们失利。从现在开始，我们再重新整治武器、训练将士，进一步为我们将来的图谋打打下基础。从前，汉高祖刘邦百次失败，最终成就了大业……。”刘义宣在犒劳士卒时，却忘记了翟灵宝对他说的话，竟误说成“项羽失败了一千次”，惹得手下将士全都掩口窃笑。鲁秀、竺超民等人还打算收拾好残余士卒，再一次进行决战，刘义宣却是沮丧无志，总是魂不守舍，进入后宅后 就躲起来，不再出来见人，左右心腹之人逐渐背叛离去。鲁秀向北逃去。刘义宣不能自己独立，打算跟着鲁秀一块儿逃走，于是带着自己的儿子刘以及自己喜欢的五个爱妾，命令她们改穿男子衣服随同鲁秀逃走。城内一片混乱，白刃相接，刀枪横飞，刘义宣害怕，从马上掉了下来，改作步行前进。竺超民把这一行人送到城外，换了一匹马让刘义宣骑，然后自己回到城里坚守。刘义宣寻找鲁秀，没有找到，左右侍从们也全都抛弃了他。深夜，刘义宣走投无路，只得回到南郡的空无一人的太守府里呆着。第二天早晨，竺超民派人把他抓了起来，送到监狱。刘义宣在监狱里，坐在地上不住叹息说：“臧质这个老奴才害了我！”刘义宣的五个爱妾不久就被押送出去了，刘义宣忍不住悲号哭喊，对狱吏说：“平时的日了并不算苦๏，今天和她们分别才是真苦啊！”鲁秀的手下将士也都四散一空，他不能再向北前进，只好返回到江陵，江陵城上的守军一齐向鲁秀发箭。鲁秀投水自尽，江陵守军砍下了他的头。

诏右仆射刘延孙使荆、江二州，旌别枉直，就行诛赏；且分割二州之地，议更置新州。

孝武帝诏令右仆射刘延孙前往荆州和江州，调查甄别忠奸曲直，就地进行奖赏和惩处。并且，将这二州的地区进行分割，拟议再设置一个新州。

初，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上恶其强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扬州浙东五郡置东扬州，治会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罢南蛮校尉，迁其营于建康。太傅义恭议使郢州治巴陵，尚书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既有

见城，浦大容舫，于事为便。”上从之。既而荆、扬因此虚耗。尚之请复合二州，上不许。

当初，晋朝向南迁移时，曾经把扬州作为京畿，朝廷所需要的布帛粮食等等，都由扬州提供。同时，晋朝又把荆州和江州作为重要的军事要镇，全国的精锐部队全都聚集在这二州，常派大将驻守。这三个州的人口数目，占了长江以南地区人口总数的一半。如今，孝武帝嫌这三地的军力、民力过于强大，所以打算把它们分割开来。癸未（十八日），在京畿地区扬州分出浙江以东五个郡，设立东扬州，治所设在会稽。又从荆州、湘州、江州、豫州中分出八个郡，设立郢州，治所设置在江夏。撤销南蛮校尉，将其所属部队调回建康。太傅刘义恭打算让郢州州府设在巴陵，尚书令何尚之说：“夏口位于荆州和江州中间，正以着沔口，又直接通向雍州和梁州，实在是一个险要的津口，它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基础稳固，不容易改变，而且，它既有现成的城池，又有很大的港湾，可以停泊很多船只，在此设立州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孝武帝批准。不久，荆州和杨州由于 这种变动而财力消耗很多。尚书令何尚之请求重新恢复这二州原来的辖地，孝武帝不允许。

[12]戊子，省录尚书事。上恶宗室强盛，不欲权在臣下；太傅义恭知其指，故请省之。

[12]戊子（二十三日），孝武帝下令撤掉录尚书事。他对皇室的力量不断强大深为厌恶，更不想让自己的臣属们把持着大权。太傅刘义恭看准了他的心思，所以请求撤掉。

[13]上使王公、八座与荆州刺史朱之书，令丞相义宣自为计。书未达，庚寅，之入江陵，杀之宣，并诛其子十六人，及同党蔡超民、从事中郎蔡超、谘议参军颜乐之等。超民兄弟应从诛，何尚之上言：“贼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当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义之赏。而超民曾无此意，微足观过知仁。且为官保全城府，谨守库藏，端坐待缚。今戮及兄弟，则与其馀逆党无异，于事为重。”上乃原之。

[13]孝武帝下令王、公以及八座，给荆州刺史朱之写信，让朱之告诉丞相刘义宣自己裁断。信还没送到，庚寅（二十五日），朱之已经进入江陵，杀了刘义宣，同时诛杀了刘义宣的十六个儿子以及刘义宣

的同党竺超民、从事中郎蔡超、谘议参军颜乐之等。竺超民的兄弟在以前就应该在斩首，何尚之上书说："贼寇刘义宣已经远远逃走，一个人就可以抓获他。如果竺超民是个反复无常、贪图小利的人，那么，他就应该逮捕刘义宣，这样，不但自己可以免于惩处，而且，还可以得到不义的封赏。但是，竺超民却并没有这种想法，从他的这一过失中，我们足可以看到他的仁义之心。而且，竺超民为朝廷保住了江陵城池，他一直是小心地坚守江陵的仓库，端坐在那里等待被抓。如果我们今天连他的兄弟也要杀了，同其他叛贼逆党一样对待而无分别，刑罚是过于重了。"于是，孝武帝赦免了竺超民的兄弟。

[14]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14]秋季，七月，丙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15]庚子，魏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兴光。

[15]庚子（初五），北魏皇子拓跋弘出生。辛丑（初六），北魏实行大 赦，并把年号改为兴光。

[16]丙辰，大赦。[16]丙辰（二十一日），刘宋实行大赦。

[17]八月，甲戌，魏赵王深卒。

[17]八月，甲戌（初十），北魏的赵王拓跋深去世。

[18]乙亥，魏主还平城。

[18]乙亥（十一日），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19]冬，十一月，戊戌，魏主如中山，遂如信都；十二月，丙子，还，幸灵丘，至温泉宫；庚辰，还平城。

[19]冬季，十一月，戊戌（初五），北魏国主前往中山，顺路又去了信都。十二月，丙子（十四日），北魏国主启程返回，经过灵丘，又到了温泉宫。庚辰（十八日），回到平城。

二年（乙未、455）

二年（乙未，公元455年）

[1]春，正月，魏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拔有罪赐死。

[1]春季，正月，北魏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拔有罪，被命令自杀。

[2]镇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请老；二月，丙寅，以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庆之固让，表疏数十上，又面自陈，乃至稽颡泣涕。上不能夺，听以始兴公就第，厚加给奉。顷之，上复欲用庆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陈上意，庆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复返。"尚之惭而止。辛巳，以尚书右仆射刘延孙为南兖州刺史。

[2]镇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请求告老还乡。二月，丙寅（初五），朝廷任命沈庆之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沈庆之坚决辞让，几十次上奏章，同时，又当孝武帝面自己陈说，言辞恳切，甚至于到了叩头哭泣的地步，孝武帝无法改变他的意志，只好让他以始兴公爵的身份回到了自己的私宅养老，并优厚地供给他的用度和俸禄。不久，孝武帝想要再次起用沈庆之，就派何尚之前往去劝说。何尚之一次次地反复陈述孝武帝的想法，沈庆之笑着对何尚之说："沈公不致仿效何公，离开了又再次回去。"何尚之听后，面有愧色，也就不再去劝说沈庆之。辛己（二十日），朝廷任命尚书右仆射刘延孙为南兖州刺史。

[3]夏，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3]夏季，五月，戊戌（初八），朝廷任命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4]六月，壬戌，魏改元太安。

[4]六月，壬戌（初二），北魏改年号为太安。

[5]甲子，大赦。

[5]甲子（初四），刘宋朝下令大赦。

[6]甲申，魏主还平城。

[6]甲申（二十四日），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7]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为山阳王，休茂为海陵王，休业为鄱阳王。

[7]秋季，七月，癸巳（初四），孝武帝立皇弟刘休为山阳王、刘休茂为海陵王、刘休业为鄱阳王。

[8]丙辰，魏主如河西。

[8]丙辰（二十七日），北魏国主前往河西。

[9]雍州刺史武昌王浑与左右作檄文，自号楚王，改元永光，备置百官，以为戏笑。长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八月，庚申，废浑为庶人，徒始安郡。上遣员外散骑侍郎东海戴明宝诘责浑，因逼令自杀，时年十七。

[9]刘宋雍州刺史、武昌王刘浑和其左右侍从们一起写了一份檄文，自己号称楚王，改年号为永光，设立文武百官，以此作为戏笑。长史王翼之把刘浑亲笔写的这一文告，呈报给了朝廷。八月，庚申（初一），孝武帝下令，把刘浑贬为平民，放逐到始安郡。孝武帝又派遣员外散骑侍郎、东海人戴明宝前去严加盘问斥责刘浑，并因此强令他自杀。这一年，刘浑十七岁。

[10]丁亥，魏主还平城。

[10]丁亥（二十八日），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11]诏祀郊庙，初设备乐，从前殿中曹郎荀万秋之议也。

[11]孝武帝颁下诏令，要去南郊祭祀。朝廷首次设置规模比较完备的音乐，这一做法，是接受了前殿中曹郎荀万秋提出的建议。

[12]上欲削弱王侯。冬，十月，己未，江夏王义恭、竟陵王诞奏裁王、侯岷车服、器用、乐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讽有司奏增广为二十四条：听事不得南向坐；剑不得为鹿卢形；内史、相及封内官长止称下官，不得称臣，罢官则不复追敬。诏可

[12]孝武帝打算削弱皇家王公侯爵的权力。冬季，十月，己未（初一），江夏王刘义恭、竟陵王刘诞向孝武帝启奏，请求先裁减王爵、侯爵使用的车马、服饰、用具器物以及歌舞制度，一共有九条。孝武帝就暗示有关部门，再进一步增加到二十四条，诸如：在处理事务时，不能直接面向南坐，剑柄不能做成辘轳的形状，内史、宰相以及所封的其他官员对王、侯自称为下官，不能称臣，罢官以后，不再追加其他封赐。孝武帝下诏许可。

[13]庚午，魏以辽西王常英为太宰。

[13]庚午（十二日），北魏任命辽西王常英为太宰。

[14]壬午，以太傅义恭领扬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司空、领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宏为尚书令。

[14]壬午（二十四日），朝廷任命太傅刘义恭兼任扬州刺史，竟陵王刘诞为司空、领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宏为尚书令。

[15]是岁，以故氐王杨保宗子元和为征虏将军，杨头为辅国将军。头，文德之从祖兄也。元和虽杨氏正统，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正位号；部落无定主。头先戍葭芦，母妻子弟并为魏所执，而头为宋坚守无贰心。雍州刺史王玄谟上言："请以头为假节、西秦州刺史，用安辑其众。俟数年之后，元和稍长，使嗣故业。若元和才用不称，便应归头。头能藩捍汉川，使无虏患，彼四千户荒州殆不足惜。若葭芦不守，汉川亦无立理。"上不从。

[15]这一年，朝廷任命已故氐王杨保宗的儿子杨元和为征虏将军，杨头为辅国将军。杨头是杨文德的兄。杨元和虽然是氐王杨保宗家族的嫡系正统，但是，朝廷却因为他年纪太小、才能又弱，所以，一直没有给他正式封号，致使氐部落也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首领。杨头先前戍守葭芦时，他的母亲、妻子、孩子及兄弟们都被北魏军队抓走了，但是，杨头仍然为南宋坚守葭芦，忠贞不二。雍州刺史王玄谟上疏给孝武帝说："请求加封杨头为假节、西秦州刺史，以此来安抚集结氐部落的老百姓。等几年以后，杨元和年纪稍稍长大一些，再命令他继承祖先开创的大业。如果杨元和的才能承担不了这一重任，那么就可以按照常理由杨头承担。杨头能够誓死保卫汉川，使该地没有胡虏的祸患，他所管辖的只有四千户人家的荒凉的州郡，看起来似乎并不足以爱惜，但是，如果一旦葭芦守不住，敌人入侵，那么汉川一地也就不可能有继续存在下去的道理了。"孝武帝却没有听从王玄谟的劝告。

三年（丙申、456）

三年（丙申，公元456年）

[1]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范为顺阳王，休若为巴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尚为西阳王。

[1]春季，正月，庚寅（初四），孝武帝立皇弟刘休范为顺阳王，刘休若为巴陵王。戊戌（十二日），孝武帝立皇子刘子尚为西阳王。

[2]壬子，纳右卫将军何女为太子妃。，澄之曾孙也。甲寅，大赦。

[2]壬子（二十六日），孝武帝为太子刘子业娶右卫将军何的女儿何令婉为太子妃。何是何澄的曾孙。甲寅（二十八日），实行大赦。

[3]乙卯，魏立贵人冯氏为皇后。后，辽西郡公朗之女也；朗为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诛，后由是没入宫。

[3]乙卯（二十九日），北魏立贵人冯氏为皇后。冯皇后是辽西郡公冯朗的女儿。冯朗做秦州和雍州刺史，因罪被诛，冯皇后于是也被发配到宫中做奴婢。

[4]二月，丁巳，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先使其母李贵人条记所付托兄弟，然后依故事赐死。

[4]二月，丁巳（初一），北魏国主立皇子拓跋弘为皇太子。先让拓跋弘的亲生母亲李贵人把要托付给兄弟们的事一一记下来，然后，按照以前的规定命她自杀。

[5]甲子，以广州刺史宗悫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置典签以主之。宋世诸皇子为方镇者多幼，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至是，虽长王临藩，素族出镇，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崐枢要，刺史不得专其职任。及悫为豫州，临安吴喜为典签。悫刑政所施，喜每多违执，悫大怒，曰：“宗悫年将六十，为国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复与典签共临之！”喜稽颡流血，乃止。

[5]甲子（初八），刘宋任命广州刺史宗悫为豫州刺史。按照以往的惯例，地方州府内部开会或谈论其他事情，参加的人员全都要在一纸条上写出自己的看法，然后，把这张条子送到典签那里，由典签负责整理。刘宋各位皇子出任地方行政首领的时候，大多年纪还很小，皇帝就都派自己左右亲近的人去担任典签，这样一来，典签的权力就比别的官职重些。到了这时，即使是年长的皇子去藩镇地方担任首领，或者是出身贫民的官员去地方镇守，典签也都独揽大局，接受官员们的报告，传达朝廷的命令，把持着重要的权力，刺史不能独自去行使权力。宗悫当上豫州刺史后，临安人吴喜作了典签。宗悫在刑法政令上的一些决定，吴喜往往违抗不执行。宗悫大为生气，说：“我宗悫已经快六十岁了，为国家竭忠尽力，到现在才得到了豫州这么一个斗大的地方，我不能再和典签一起处理州府事务。”吴喜吓得磕破了头，才将宗悫的怒气平息了。

[6]丁零数千家匿井陉山中为盗，魏选部尚书陆真与州郡合兵讨灭之。

[6]北魏丁零部落几千户人家，躲藏到井陉山做强盗，北魏选部尚书陆真和地主州郡联合出兵，消灭了这伙强盗。

[7]闰月，戊午，以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丹杨尹。

[7]闰三月，戊午（初三），刘宋朝廷任命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丹杨尹。

[8]癸酉，鄱阳哀王休业卒。

[8]癸酉（十八日），刘宋鄱阳哀王刘休业去世。

[9]太傅义恭以南兖州刺史西阳王子尚有宠，将避之，乃辞扬州。秋，七月，解义恭扬州；丙子，以子尚为扬州刺史。时荧惑守南斗，上废西州旧馆，使子尚移治东城以厌之。扬州别驾从事沈怀文曰：“天道示变，宜应之以德。今虽空西州，恐无益也。”不从。怀文，怀远之兄也。

[9]太傅刘义恭因为感到南兖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很受孝武帝的宠爱，所以他打算回避，于是，就辞去扬州刺史的官职。秋季，七月，孝武帝批准解除了刘义恭扬州刺史的职务。丙子（二十三日），任命刘子尚为扬州刺史。此时，正值火星紧挨在南半星的旁边，孝武帝下令废除西州的旧日官府，命令刘子尚把官府移到东府城，以此镇压这一凶兆。扬州别驾从事沈怀文说：“上天星辰日月在显示变化，我们应该以推广德政来对此作出反应，现在，即使是把西州空出来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孝武帝没有听他的话。沈怀文是沈怀远的哥哥。

[10]八月，魏平西将军渔阳公尉眷击伊吾，克其城，大获而还。

[10]八月，北魏平西将军、渔阳公尉眷进击伊吾，攻克了伊吾城，掳掠很多东西返回。

[11]九月，壬戌，以丹杨尹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11]九月，壬戌（初十），刘宋朝廷任命丹杨尹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12]冬，十月，甲申，魏主还平城。

[12]冬季，十月，甲申（初二），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13]丙午，太傅义恭进位太宰，领司徒。

[13]丙午（二十四日），刘宋太傅刘义恭晋升为太宰，兼任司徒。

[14]十一月，魏以尚书西平王源贺为冀州刺史，更赐爵陇西王。贺上言：“今北虏游魂，南寇负险，疆埸之间，犹须防戍。臣愚以为，自非大逆、赤手 杀人，其坐赃盗及过误应入死者，皆可原宥，谪使守边；则是已断之体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从之。久之，谓群臣曰：“吾用贺言，一岁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贺，朕何忧哉！”会武邑人石华告贺谋反，有司以闻，帝曰：“贺竭诚事国，朕为卿等保之，无此，明矣。”命精加讯验；华果引诬，帝诛之，因谓左右曰：“以贺忠诚，犹不免诬谤，不及贺者可无慎哉！”

[14]十一月，北魏任命尚书、西平王源贺为冀州刺史，改赐爵位为陇西王。源贺上书说：“如今，北方蛮虏不断进攻、骚扰，南方贼寇也时时对我们产生威胁，因此，我们的边疆一带，还必须要增加兵力，严加防守。我个人认为：除了大逆不道图谋造反的与杀人犯外，其余凡是因贪赃、偷盗以及犯有罪过峎应该被判死刑的，都可以得到宽恕，将他们发配到边境上戍守。这样做，等于使他们已经断了的身体接受朝廷的再生之恩，负担徭役的人家，也因此能够得到歇息的实惠。”北魏国主文成帝表示同意。很久以后，文成帝对众大臣说：“我采纳源贺的建议，一年之内，救活了不少人，边防的守卫兵力也增强了许多。你们这些人如果也像源贺这样，朕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偏巧，此时正赶上武邑人石华控告源贺要阴谋反叛，有关部门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文成帝。文成帝说：“源贺竭心尽力为国家做事，朕敢于向你们担保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这是很明显的。”文成帝命令详细查访验证，石华果然承认自己是诬告源贺，文成帝诛杀了石华，然后，对左右说：“像源贺这种忠心耿耿的人还免不了要被别人诬蔑诽谤，而那些赶不上源贺的人，又怎么能不小心谨慎呢！”

[15]十二月，濮阳太守姜龙驹、新平太守杨自伦弃郡奔魏。

[15]十二月，刘宋濮阳太守姜龙驹、新平太守杨自伦放弃自己镇守的郡城，逃奔到了北魏。

[16]上欲移青、冀二州并镇历城，议者多不同。青、冀二州刺史垣护之曰：“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虏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王威，安边之上计也。”由是遂定。

[16]刘宋孝武帝打算把青州和冀州州府全都移到历城，参与议论的人大多都不同意。青州、冀州二州刺史垣护之说：“青州北面有黄河、济水，又有很多河泽湖泊，不是胡虏所想要去的地方。每次有贼寇前来入侵，他们都一定先进攻历城。二州州府同时设在历城一地，这确实是长远之计啊。况且，它也北近黄河，前来归降的魏人容易安抚。从近处说，这样做可以消除老百姓的忧患，从远处看，它是伸扬国威、安定边疆的上策。”于是，这一方案就定下来了。

[17]元嘉中，官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无利，故民不盗铸。及上即位，又铸孝建四铢，形式薄小，轮郭不成。于是盗铸者众，杂以铅、锡；翦凿古钱，钱转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继。盗铸益甚，物价踊贵，朝廷患之。去岁春，诏钱薄小无轮郭者悉不得行，民间喧扰。是岁，始兴郡公沈庆之建议，以为“宜听民铸钱，郡县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准式，去其杂伪。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丹杨尹颜竣驳之，以为“五铢轻重，定于汉世，魏、晋以降，莫之能改；诚以物货既均，改之伪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时施用；若巨细总行而不从公铸，利已既深，情伪无极，私铸、翦凿尽不可禁，财货未赡，大钱已竭，数岁之间，悉为尘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须臾自止，不足以垂圣虑；唯府藏空匮，实为重忧。今纵行细钱，官无益赋之理；百姓虽赡，无解官乏。唯简费去华，专在节俭，求赡之道，莫此为贵耳。”议者又以为“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竣曰：“议者以为官藏空虚，宜更改铸；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交弊，赈国舒民。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民间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严立禁，而利深难绝，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复救。民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纷扰。远利未闻，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贫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17]元嘉时期，官方铸制了四铢钱，四铢钱的轮廓、外形、样式和五铢钱一样，铸造这种钱没有什么赢利，因此，民间老百姓就没有人偷偷仿制这种钱。孝武帝即位，又继续铸制孝建四铢钱，这种钱币外形又薄又小，轮廓也不清楚明显。仿造的人很多很多，有的又在钱里掺杂上铅、锡；敲凿古钱，以图得到铸钱的原料，致使古钱又薄又小。守宰等地方官们禁绝不了偷铸制钱币，为此，被处死或被免职的

事接连不断发生。偷铸钱币的反而越来越多，物价飞涨，朝廷深为忧患。去年春季，朝廷颁下诏令，说钱太薄太小而且轮廓不清的，一律不能使用，立刻引起民间的喧嚷骚动。这一年，始兴郡公沈庆之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应该允许老百姓自己铸造钱币，各郡县都设立一个钱署，把愿意铸造钱币的人家全都安排在钱署里，由朝廷制定一定的铸钱标准，不准他们在钱内掺加杂物。去年春天朝廷所查禁的那些新铸的钱币也都拿出来，允许继续使用一段时间，而从此以后，铸造钱币全都按照新制定的规格标准进行，一万钱收取税三千，严格检查是否还有偷偷铸币的人家。"但是，丹杨尹颜竣却反崐对这样做，他反驳说："五铢钱币的轻重，是从汉代开始就规定了的标准，魏、晋以后，还没有谁能够更改。这实是由于钱币的价值和货物的价值已经相等，要是随意改变就一定会出现掺假的钱币的缘故。现在说去年春天所禁止使用的钱币还可以继续使用，如果让这些大小薄厚不均的钱币，全都可以在公开场合下流通，而不用由朝廷监制，可以说，这对个人有很大的好处，重利之下，作奸犯事的就会没有穷尽，而私自铸造钱币和偷偷剪凿破旧钱币的，也就永远不能禁绝。这样一来，财货还没有增加，而大钱却已用尽，用不了几年时间，四铢钱全都会变成尘土了。现在，新的禁令刚刚开始实行，市面上流通的钱币的样式标准还没有统一。老百姓的骚动喧扰之声，不久自然而然就会停止，这不足以让皇上忧虑。库藏出现亏空，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事。如今，即使是允许使用小钱，朝廷也没有增加赋税的。即使老百姓富足起来了，也解决不了朝廷财力物力上的短缺。现在，我们只有崇尚俭朴、反对浪费奢华，把心思都用在勤俭节约上，寻求富裕之路，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中，又有人认为："铜矿不容易找到，应该改铸二铢钱"。颜竣说："提这一建议的人都认为现在国库财物缺乏，应该改铸钱币。天下铜很少，就应该减轻钱币的重量，以此来制止恶性循环的局面，使国家富足，老百姓宽裕。我认为这些想法并不是好办法。现在如果铸造二铢钱，只是一味地使用小钱薄钱，这样做，并不能解决朝廷的困难，而民间反而会发生更多的作奸犯科的事，天下的所有财货也将会被人们抢先用尽。只是空口说应该严格禁绝，但是获利大，就很难禁绝。不用一二年，这一弊病就会达到令人无法挽救的地步。老百姓已经察觉到了我们要把大钱改为小钱，加之，他们害怕近日颁布的新的禁令，在市井街巷肯定会发生混乱、纠纷。我们还没

有看到长远的利益，而急切的弊端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致使豪富的商贾们越来越有钱、越来越逞心，而贫苦百姓们的生活却是越来越穷困、越来越艰难，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于是，这场争论告一段落。

[18]魏定州刺史高阳许宗之求取不节，深泽民马超谤毁宗之，宗之殴杀超，恐其家人告状，上超诋讪朝政。魏高宗曰：“此必妄也。朕为天下主，何恶于超而有此言！必宗之惧罪诬超。”案验，果然。斩宗之于都南。

[18]北魏定州刺史、高阳人许宗之贪赃没有节制，深泽平民马超毁谤许宗之，许宗之把马超活活打死。许宗之害怕马超家里人告状，就上书皇帝，说马超攻击诋毁、讥讽朝政。北魏文成帝说：“这一定是虚假的。朕为一国之主，怎么惹恼了马超，使他能对我说出那样难听的话来！一定是许宗之自己害怕被告受罚，而先行诬陷马超。”文成帝命令详细调查，果然是那样。许宗之在城外南郊被斩首。

[19]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卒。延之子竣贵重，凡所资供，延之一无所受，布衣茅屋，萧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即屏住道侧。常语竣曰：“吾平生不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竣起宅，延之谓曰：“善为之，无令后人笑汝拙也。”延之尝早诣竣，见宾客盈门，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粪土之中，升云霞之上，遽骄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父忧，裁逾月，起为右将军，丹杨尹如故。竣固辞，表十上；上不许，遣中书舍人戴明宝抱竣登车，载之郡舍，赐以布衣一袭，絮以彩纶，遣主衣就衣诸体。

[19]刘宋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去世。颜延之的儿子颜竣人贵位重，颜延之对于儿子所送给他的财物等等，一律都不接受。他们仍身穿粗陋的布衣，住在茅草房里，清贫地生活，一如往昔。平时，颜延之经常乘坐由羸弱的老牛拉着的破车，有时，在街上碰见颜竣的开路卫队仪仗，就马上躲藏在路边。颜延之还经常对儿子颜竣说：“我平生都不喜欢看见身居要位的重要人物，今天不幸的是我看见了你。”颜竣要兴建自己的宅邸，颜延之对他说：“好好地盖房子，不要让后代耻笑你笨拙无能。”颜延之曾经在某天早上前去看望儿子颜竣，看见前来求见他的宾客、下属们挤满了屋子，可是颜竣却还没有起床。颜延之见状，勃然大怒，说：“你是出身于粪土之中的人，好不容易升到了云霄之

上，就立刻骄横傲慢到如此地步，你怎么能够持久呢？”颜延之去世后，按照规定，颜竣应该离职回家，为父亲服孝三年，可是，才刚刚过了一个月，孝武帝就征召他回来，起用他为右将军，同时仍旧保留丹杨尹的官职。颜竣坚决推辞，写了十次奏章，孝武帝还是没有答应，派中书舍人戴明宝把颜竣抱上驿车，将他拉到了丹杨郡府。孝武帝赐给颜竣一身布织衣服，里面絮上一层染色的棉岷絮，派主衣官亲自送上门去，给颜竣穿上。

大明元年（丁酉、457）

大明元年（丁酉，公元457年）[1]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

[1]春季，正月，辛亥朔（初一），刘宋改年号，宣布大赦。

[2]壬戌，魏主畋于崞山，戊辰，还平城。

[2]壬戌（十二日），北魏国主到崞山狩猎，戊辰（十八日），返回平城。

[3]魏以渔阳王尉眷为太尉、录尚书事。

[3]北魏朝廷任命渔阳王尉眷为太尉和录尚书事。

[4]二月，魏人寇兖州，向无盐，败东平太守南阳刘胡。诏遣太子左卫率薛安都将骑兵，东阳太守沈法系将水军，向彭城以御之，并受徐州刺史申坦节度。比至，魏兵已去。先是，群盗聚任城荆榛中，累世为患，谓之任榛。申坦请回军讨之。上许之。任榛闻之，皆逃散。时天旱，人马渴乏，无功而还。安都、法系坐白衣领职。坦当诛，群臣为请，莫能得。沈庆之抱坦哭于市曰：“汝无罪而死。我哭汝于市，行当就汝矣！”有司以闻，上乃免之。

[4]二月，北魏进攻兖州，指向无盐。击败了东平太守、南阳人刘胡。孝武帝下诏，派太子左卫率薛安都率领骑兵，东阳太守沈法系率领水军，一同向彭城挺进，以防御敌人的侵入，这两支大军同受徐州刺史申坦的指挥调遣。两路大军赶到彭城时，北魏的军队已经离开。在此之前，成群的盗寇聚集在任城丛林里，几代以来一直成为当地的祸患，当地人称他们为任榛。申坦请求趁大军班师回朝的机会，前去讨伐。孝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任榛听到这一消息后，全都四下逃散。此时，正赶上大旱季节，申坦的军队人马干渴困乏，没有结果而

返回。为此，薛安都和沈法系免去官衔，只以平民的身份担任现职。申坦应该被判死刑，文武官员替申坦求情，没有效果。沈庆之在刑场上抱住申坦，失声痛哭，说：“你没有罪却被判死刑。我在这里哭你，等你走了，我也就跟着你到地下去了。”有关部门把这些话报给了孝武帝，才赦免了申坦。

[5]三月，庚申，魏主畋于松山；己巳，还平城。

[5]三月，庚申（十一日），北魏国主到松山狩猎。己巳（二十日），返回平城。

[6]魏主立其弟新成为阳平王。

[6]北魏国主封立他的弟弟拓跋新为阳平王。

[7]上自即吉之后，奢淫自恣，多所兴造。丹杨尹颜竣以藩朝旧臣，数恳切谏争，无所回避，上浸不悦。竣自谓才足干时，恩旧莫比，当居中永执朝政，而所陈多不纳，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夏，六月，丁亥，诏以竣为东扬州刺史，竣始大惧。

[7]刘宋孝武帝自从为父亲服丧期满后，就开始过起荒淫无度、奢侈糜烂的生活，他随心所欲地大兴土木。丹杨尹颜竣自以为是刘骏当王时的旧臣，所以，一连几次诚恳地劝谏，他进言直切、诚恳，无所保留和回避，孝武帝渐渐对他不满起来。但颜竣自认为自己才能卓越，才华盖世，他和孝武帝的交情，是其他文武官员无法相比的，觉得自己应该在朝廷永远把持大权。但是，他所建议的事情，孝武帝大多不采纳，于是，颜竣开始怀疑孝武帝有意要疏远他，就上书请求调到外地郡府任职，以试探孝武帝的想法。夏季，六月，丁亥（初九），孝武帝颁下诏令，任命颜竣为东扬州刺史，颜竣才开始害怕起来。

[8]癸卯，魏主如阴山。

[8]癸卯（二十五日），北魏国主前往阴山。

[9]雍州所统多侨郡县，刺史王玄谟上言：“侨郡县无有境土，新旧错乱，租课不时，请皆土断。”秋，七月，辛未，诏并雍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郡县流民不愿属籍，讹言玄谟欲反。时柳元景宗 强，群从多为雍部二千石，乘声皆欲讨玄谟。玄谟令内外晏然以解众惑，驰使启上，具陈本末。上知其虚，遣主书吴喜抚慰之，且报曰：“七十老公，

反欲何求！君臣之际，足以相保，聊复为笑，伸卿眉头耳。”玄谟性严，未尝妄笑，故上以此戏之。

[9]刘宋雍州境内，设有很多侨郡县，刺史王玄谟向孝武帝进言说：“侨郡县没有真正的领地，新设立的和过去的相互交错在一起，十分混乱，田赋捐税无法按时征收，请求在这些新侨郡县中整顿户籍，让百姓纳税服役。”秋季崐，七月，辛未（二十四日），朝廷颁下诏令，将雍州的三个郡十六个县合并成一个郡。侨郡、侨县一些流亡百姓不愿意归属于当地的户籍，就制造谣言，谎称王玄谟打算起来反叛朝廷。当时，骠骑将军柳元景家族势力很强。族兄族弟中有很多人在王玄谟手下做官，这些人也想利用这些谣言声讨王玄谟。王玄谟马上命令大家安静下来，再解除大家的疑虑。随后，王玄谟派人骑马奔回建康，向孝武帝详细陈述了事情的始末。孝武帝知道所谓王玄谟图谋反叛的消息是假的，就派主书吴喜专程前去安慰王玄谟，告诉王玄谟说：“已经是七十岁的老翁了，谋反想要得到什么呢？君臣之间，足可以相互作保。姑且跟你开个玩笑，把你紧锁的眉头伸展开吧。”王玄谟生性严肃，从没有随随便便开过玩笑，所以，孝武帝就借此事跟他开玩笑。

[10]八月，己亥，魏主还平城。

[10]八月，己亥（二十二日），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11]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南兖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遗诏，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迩，自非宗室近亲，不得居之。延孙之先虽与高祖同源，而高祖属彭城，延孙属莒县，从来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孙镇京口，仍诏与延孙合族，使诸王皆序长幼。

[11]甲辰（二十七日），朝廷任命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刘诞为南兖州刺史，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当初，刘宋高祖刘裕曾留下遗言，认为京口是战略要地，距离建康非常近，除非皇室近亲，其他人不能驻守。刘延孙的祖先虽然和高祖是同一宗族，但是，高祖刘裕是彭城支系，刘延孙的祖先属于莒县支系，因此，两家从来不谈论血缘关系。孝武帝命令刘延孙去镇守京口后，才颁下诏书，跟刘延孙家合为一族，并让各个王和刘延孙之间排列辈分和长幼。

上闺门无礼，不择亲疏、尊卑，流闻民间，无所不至。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逼，更徙之广陵。以延孙腹心之臣，使镇京口以防之。

孝武帝在深宫内，荒淫无礼，不论女子的亲疏、尊卑关系如何，丑闻流传民间，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刘诞却是生性厚道，待人温文有礼，而且，又在诛杀太子刘劭和讨伐丞相刘义宣的战事中立下了大功，因此，大家在心里都暗暗向着他。刘诞募集了许多有才能、有勇力的人，收藏了粗良的甲胄、锐利的兵刃，孝武帝因此对刘诞又是害怕又是猜忌，所以，他不希望刘诞还留在朝廷，便下令他镇守京口。以后，还嫌他在京口离建康太近，又把他调到了广陵。由于刘延孙是心腹大臣，所以派他镇守京口，防备刘诞。

[12]魏主将东巡，冬，十月，诏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

[12]北魏国主将要去东部巡查，冬季，十月，颁下诏令，命太宰常英在辽西黄山兴建行宫。

[13]十二月，丁亥，更以顺阳王休范为桂阳王。

[13]十二月，丁亥（十二日），刘宋朝廷改封顺阳王刘休范为桂阳王。

二年（戊戌、458）

二年（戊戌，公元458年）

[1]春，正月，丙午朔，魏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吉凶之会，听开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斗及议国政，故禁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及州、镇，或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过失，有司穷治，讯掠取服；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

[1]春季，正月，丙午朔（初一），北魏颁布禁酒令，酿酒、卖酒、饮酒的人，一律斩首；遇到喜事、丧事的时候，暂时可以开禁，但一定要有日期限制。北魏国主因为士民、百姓常常由于酗酒而导致相互殴打，或者借着喝酒而在一起议论国家政事，因此，颁布了禁酒令。北魏朝廷又增加了内外侯官，监察各曹、州、镇，有时，内外侯官还换上平民百姓穿的家常衣服，混杂在政府、寺庙等地，以此来寻找文武百官是否有什么过失，一旦发现，有关部门就会严加追究、盘

查，抓起来，严刑拷打，逼招口供。文武百官接受贿赂赃物，布匹达到两丈，即予斩首。又增加七十九章法律条文。

[2]乙卯，魏主如广宁温泉宫，遂巡平州；庚午，至黄山宫；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戊寅，南如信都，畋于广川。[2]乙卯（初十），北魏国主前往广宁温泉宫，顺便巡查平州。庚午（二十五日），抵达黄山宫。二月，丙子（初二），登临碣石山，在山上远眺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戊寅（初四），又南下前往信都。再到广川狩猎。

[3]乙酉，以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3]乙酉（十一日），刘宋朝廷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4]丙戌，建平宣简王宏以疾解尚书令；三月，丁未，卒。

[4]丙戌（十二日），刘宋建平宣简王刘宏因为病重，免去了尚书令。三月，丁未（初三），刘宏去世。

[5]丙辰，魏高宗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帝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纳之。

[5]丙辰（十二日），北魏文成帝返回平城，兴建太华殿。当时，给事中郭善明生性乖巧善变，他又游说文成帝大肆兴筑宫殿。中书侍郎高允劝谏说："太祖时开始兴建城池街市，兴建时他一定让人利用农闲的时节。何况，我们国家已经建立很久了，永安前殿足够朝会时使用。宴请、歇息，有西堂、温室也足够了。紫楼足可以用来登高远眺。况且，纵然要扩大建设工程，也应该慢慢进行，不能仓猝行事。现在核算一下，要抽调民差役二万人，而羸老、病弱供应饭食的，又得增加一倍，预期半年可以完工。一个农夫不种田，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现在是动用四万人，劳力和费用是无法计算的。这是陛下您所应该留心的事。"文成帝接受了他的劝谏。

允好切谏，朝廷事有不便，允辄求见，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连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语或痛切，帝所不忍闻，命左

右扶出，然终善遇之。时有上事为激讦者，帝省之，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知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

高允喜欢直言相谏，朝廷内有什么事做得不适当时，他就立刻请求晋见。文成帝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一人和他商谈。有时，二人从早到晚相谈，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出来，各位大臣不知他们谈些什么。有时，高允说话时言词激烈、切中要害，文成帝听不下去，就命令左右侍从把高允搀扶下去，但是他始终对高允很好。当时，有人上书措辞激烈地批评朝政，文成帝看完后对大臣们说：“君王和父亲是完全一样的。父亲有错，儿子为什么不把它写在纸上，在大庭广众之中进行劝谏，而偏偏私下在隐蔽之处劝谏？这难道不是不想让他父亲的罪恶昭彰在外，让天下人都知道吗？至于说臣子侍奉君主，又何尝不是这样？君主有了什么过失，作为臣子，不能够当面直言劝谏，却要上书进行公开指责，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处昭彰于世，显示他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一名忠君之臣所应该做的事吗？像高允那样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朕有了过失，他没有不当面直接批评的，甚至有时有些话，朕已经难以接受，但高允并不回避。朕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过失，但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这不能说是忠心吗？”

允所与同征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数十百人，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谓群臣曰：“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尝有一言规正；唯伺朕喜悦之际，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王公。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为益不小，不过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书令。

与高允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人，全都做了大官，被封为侯，部下们官至刺史、有二千石俸禄的人也有几十成百名了，可是，高允还仍然为著作郎，二十七年从来没有升过官。文成帝对各大臣说：“你们这些人虽然每天手持刀箭，站在朕旁边侍侯，却不过是白白地站着，没有一个人劝谏过我一句话。而只是在看到我心情高兴时，要求赏赐一官半爵，现在，你们全都没有什么功劳，却做了王公。高允仅用一枝笔

辅佐治理国家几十年了，他的贡献不小，可他仍然不过是个郎官，你们这些人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于是，提升高允为中书令。时魏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以自给。司徒陆丽言于帝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乃言其贫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悦为长乐太守。允固辞，不许。帝重允，常呼为令公而不名。

当时，北魏文武百官们都没有俸禄，高允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然蒙受您的优待，但是，他家的生活却相当贫困，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生活来源。”文成帝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偏偏看朕重用了高允，才告诉我说他穷。”当天，文成帝亲自来到高允家，看见高允家里只有几间草房，几床粗布被褥和用旧麻絮做的棉袍，厨房里也只有一些青菜和盐。文成帝忍不住叹息，赏赐给高允家五百匹绢帛，一千斛粟米，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竭力推辞，但文成帝不同意。文成帝很器重高允，平时经常称高允为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游雅常曰：“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之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为不诬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尝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以为然。及司徒得罪，起于纤微，诏指临责，司徒声嘶股栗，殆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皆无人色。高子独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此非所谓矫矫者乎！宗爱方用事，威振四海。尝召百官于都坐，王公已下皆趋庭望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以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此非所谓风节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恸于鲍叔也。”

游雅常说：“从前史书上曾经称赞汉代卓茂、刘宽的为人，心地狭窄的人不相信那是真的。我和高允相处为官四十年了，从未看见他把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为此，我才知道古人古事都不是假的。高允内心文采光明，外表温和柔顺，他说话时总是慢腾腾的，就好像不会表达一样。从前，司徒崔浩曾经对我说：‘高允博才多学，是一代俊杰，

他所缺乏的，恐怕只是一点儿刚毅的风骨。’我也认为是这样，直到崔浩犯了罪，不过是因为一些细微小事，可是，皇上亲自审问时，崔浩吓得浑身发抖，声嘶力竭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也都吓得爬在地上，汗流浃背，个个都面无人色。只有高允一人站在那里详细陈说事件的经过，进一步阐述是非曲直，表达清晰而有条理，阐明的事理清楚有深度，且声音高亢、宏亮，连皇上听着都为之动容，听的人没有不为他捏着一把汗的，这种行为，不是刚毅的风骨又是什么呢？在宗爱正好高升，把持着大权的时候，其威风凛凛，震撼四海。宗爱曾经召集文武百官到朝堂论事，王公以下的官员，全都小步前行到宗爱面前，向宗爱叩拜，只有高允一人走上台阶，只对宗爱长揖了一下。从这件事上看，汉汲黯可以躺在床上会见卫青，行对等的礼节，有什么不可以的？这难道不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风亮节吗？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已经看错了他的内在品德，而崔浩又看漏了他的外在气质，这就是管仲之所以对鲍叔牙的死感到万分悲痛的真正原因啊！”

[6]乙丑，魏东平成王陆俟卒。

[6]乙丑（二十一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7]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

[7]夏季，四月，甲申（十一日），刘宋孝武帝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8]帝不欲权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顾觊之为之。又省五兵尚书。

[8]孝武帝不希望把大权交给自己的臣属。六月，戊寅（初六），吏部尚书分设两名，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同时，撤销了五兵尚书这一官位。

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上欲重其选，乃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为之。侍中蔡兴宗谓人曰："选曹要重，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主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既而常侍之选复卑，选部之贵不异。觊，琳之之孙；，谧之兄孙；兴宗，廓之子也。

当初，晋朝时期，散骑常侍官职的选授很被天下人看重，和侍中没有两样崐。后来，这一官职的工作清闲松散，所以，担任这一职务的

人也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了。现在，孝武帝打算提高它的地位，所以，他任用当时很有名望的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担当这一职务。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地位重要，而常侍工作清闲、无关紧要，如果仅仅是在名称上更改一下，而不是加强实际权力，尽管是皇上想要提高它的地位，人心又怎么能够改变过来呢？”不久，散骑常侍的地位再度降低，而吏部的尊贵，却与从前没什么两样。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论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于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鲜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渎；无复谦耻之风，谨厚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于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裴子野论曰：选用适当的人任某一官职，是件很困难的事，前代君王早已说过，这已经很久了。按周朝的礼仪来说，从学校开始就注重人才的培养，首先在他的家乡加以评论，把评论的结果告诉给各个州郡的六事，再由六事把这些人的姓名呈报给朝廷。在汉王朝时代，各个州郡搜集一些有才能有功劳人的情况，再由五府任命他们为辅佐。三公前来具体考察他们工作的得失，尚书把考察结果呈报给天子。一个人才，经过了这么多道的审查，因此，为官者能够称职，人尽其才，很少把事情做坏。魏、晋时代不是这样，选用官员的失误特别多。有些人长着一副忠厚诚恳的面孔，但内心却是阴险狡猾得很，就好像那万丈深渊一样难以摸透。即或是听其言、观其行，恐怕也还是不能全面了解。何况现在千千万万的为官者，只靠偶尔见过一面的印象，就要决定是晋升还是削免；成百的僚属的任用，由一个部门独断专行。从此，投机钻营的恶劣风气猖獗，不能遏止。为了能升官进爵满足自已的贪欲，就用尽一切手段去谄媚、渎职枉法，廉耻之风荡然无存，官吏们不再有谨慎宽厚的操行。贪官污吏作恶多端，致使国家政局混乱腐败，不能再加约束。纵使是舜帝面南主持朝政，让龙作尚

书，要想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恐怕也未必做得到，更何况后代那些为官的人呢。如今，孝武帝虽然把吏部尚书一分为二，却已无法再回到周、汉时代了。仅仅是朝三暮四更改名称，这岂不是变本加厉吗?

[9]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午，如河西。

[9]丙申（二十四日），北魏国主到松山狩猎。庚午（二十八日），前往河西。

[10]南彭城民高、沙门昙标以妖妄相扇，与殿中将军苗允等谋作乱，立为帝。事觉，甲辰，皆伏诛，死者数十人。于是下诏沙汰诸沙门，设诸科禁，严其诛坐；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尼多出入宫掖，此制竟不能行。

[10]刘宋南彭城平民高、和尚昙标用妖邪虚妄的语言胡言乱语，煽动人心，同殿中将军苗允等人秘密勾结，阴谋叛乱，拥护高作皇帝。事情被发觉，甲辰（初二），全被抓起来处死，同时受牵连被斩首的人有几十个。为此，孝武帝颁下诏令，清除所有和尚，并公布各种禁令，严格执行株连制度。除了能严守戒规、苦心修行的高僧外，其余的都要还俗。可是，有很多尼姑经常出入深宫，这项规定竟然执行不了。

中书令王僧达，幼聪警能文，而跌荡不拘。帝初践阼，擢为仆射，居颜、刘之右。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即望宰相。既而迁护军，怏怏不得志，累启求出。上不悦，由是稍稍下迁，五岁七徙，再被弹削。僧达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辞旨抑扬，又好非议朝政，上已积愤怒。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趋升其榻，僧达令舁弃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杀僧达。会高反，上因诬僧达与通谋，八月，丙戌，收付延尉，赐死。

中书令王僧达，自幼聪明伶俐，写得一手好文章，可是，他个人却是放荡行事，不拘小节。孝武帝刚刚登上帝位，曾提拔他做仆射，官位在颜竣、刘延孙二人之上，因此，王僧达自负才能和门地，认为当世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一二年的功夫，他就能升为宰相。不久，他却被贬为护军将军，所以，心里郁郁不得志，几次上书请求到外地任职。孝武帝很不高兴，从此以后慢慢把他岷降级，五年之间，连贬七次，最后，又被弹劾。王僧达既觉得耻辱，又心怀不满和怨恨，每次写给孝武帝的奏章，言辞之间多有不平，又特别喜欢指责朝政的弊

端，孝武帝早已积着一股怨气。偏巧，皇太后路氏哥哥的儿子曾经拜访王僧达，他直接就坐到了王僧达的床上，王僧达下令把床扔出去，路太后因此非常恼怒，把孝武帝叫来让他一定把王僧达杀了。这时，正赶上高谋反，孝武帝顺势陷害王僧达与高是同谋。八月，丙戌（十五日），逮捕了王僧达交付廷尉，命他自杀。

沈约论曰：夫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钓为周师，傅说去版筑为殷相，明扬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随时俯仰，凭借世资，用相陵驾；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

沈约论曰：所谓君子与小人不过是分别对一类人物的通称。走正路，就是君子；不走正路，就是小人。所以，姜太公起于屠夫渔夫之中做了周朝的太师，傅说放下筑屋垒墙的工作，做了殷朝的宰相。从下层中发现被埋没的人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是否有才能。直到两汉时期，这个道理还没有改变：胡广出身于世代务农的农夫家里，他却能高升到公相的位置；黄宪也不过是个兽医的儿子，名声竟也威震京师。并不像后代把人分成士族和庶族两等。魏武帝开始建立九品中正制度，依此来评价人才的优劣，却不是用来评价家世的高低贵贱，但是地方的都正俗人们却为了个人利益，随波逐流，他们依仗着自己门第的高贵、出身的显赫，以此高踞于别人之上，并由此而形成了习惯，最后竟然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法规。周、汉的方法，是有才智的人役使愚昧无知的人。魏、晋以后则是出身高贵、地位高贵的人驱使出身卑贱的人。士族与庶族的不同品类就有明显的区别了。

裴子野论曰：古者，德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自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之士，犹显清途；降及季年，专限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唯论门户，不问贤能。以谢灵运、王僧达之才华轻躁，使其生自寒宗，犹将覆折；重以怙其庇荫，召祸宜哉。

裴子野论曰：古代，只要是有道德讲仁义的人，都会受到尊敬，不管他的出身地位是贩夫还是走卒。如果这个人品质低劣，即使他出身世族，又有什么可取的呢？名公高位的人的子孙们和普通老百姓是一样的。虽然士族和庶族有所区别，但却没有什么豪华与凡素的对立。从晋代以来，这一潮流渐渐改变，出身草野荒泽的寒士，还可以在清正的仕途中得到显贵。到了晋末，就专门注意人的门第出身了。从此，三公的儿子瞧不起一般官宦人家；朝中官员的子孙，更看不起地方官吏的后代。彼此之间相互傲慢骄矜，争比高低，斤斤计较。只看出身门第，而不问贤德才能。像谢灵运、王僧达这种身负才华，却又性情轻狂骄躁的人，即使让他们生在寒门之家，也仍然要遭到覆亡摧折，何况他们还要仗恃着自己出身显贵的特权，最终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11]九月，乙巳，魏主还平城。

[11]九月，乙巳（初四），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12]丙寅，魏大赦。

[12]丙寅（二十五日），北魏实行大赦。

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阴山，会雨雪，魏主欲还，太尉尉眷曰："今动大众以威北狄，去都不远而车驾遽还，虏必疑我有内难。将士虽寒，不可不进。"魏主从之，辛卯，军于车仑山。

冬季，十月，甲戌（初四），北魏国主向北巡察，想要讨伐柔然，走到阴山，正赶上下大雪，北魏国主打算回去。太尉尉眷说："现在，我们发动全军去威震北狄，离开都城还没有多远，却要突然班师回朝，蛮虏们一定怀疑我们国内发生了动乱。将士们虽然感到寒冷，但却不能不继续前进。"北魏国主接受了劝告。辛卯（二十一日），北魏大军屯扎在车仑山。

[13]积射将军殷孝祖筑两城于清水之东。魏镇西将军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将军傅乾爱拒破之。孝祖，羡之曾孙也。上遣虎贲主庞孟虬救清口，崐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遣中兵参军苟思达助之，败魏兵于沙沟。师伯，竣之族兄也。上遣司空参军卜天生将兵会傅乾爱及中兵参军江方兴共击魏兵，屡破之，斩魏将窟公等数人。十一月，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将三万骑助封敕文寇青州，颜师伯御之，辅国将军焦度刺豹子坠马，获其铠具装，手杀数十人。度，本南安氐也。

[13]刘宋积射将军殷孝祖，在清水东岸建造了两座城池。北魏镇西将军封敕文向那里发动进攻，清口镇将、振威将军傅乾爱率军抵抗，大败封敕文。殷孝祖是殷羡的曾孙。孝武帝派遣虎贲主庞孟虯援助清口，青州、冀州刺史颜师伯派遣中兵参军苟思达也赶来相助，在沙沟大败北魏大军。颜师伯是颜竣的族兄。孝武帝又派遣司空参军卜天生率领大军和傅乾爱及中兵参军江方兴会师，一起抗击北魏大军，他们几次大败敌军，并斩了北魏大将窟公等几人。十一月，北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人率领三万骑兵援助封敕文，入侵青州，刘宋颜师伯抵御，辅国将军焦度刺中皮豹子，皮豹子从马背上摔下，焦度抢到皮豹子的铠甲、长矛等全套装备，亲手杀死几十人。焦度本来是南安氐人。

[14]魏主自将骑十万、车十五万两击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处罗可汗远遁，其别部乌朱驾颓等帅数千落降于魏。魏主刻石纪功而还。

[14]北魏国主亲自统率十万骑兵、十五万辆战车，进攻柔然国。他们穿过大沙漠，旌旗飘扬，绵延千里。柔然国处罗可汗郁久闾吐贺真远远逃走。其支派乌朱驾颓等人率领几千个帐落向北魏投降。北魏国主文成帝在柔然国刻石记下战功，然后班师回朝。

[15]初，上在江州，山阴戴法兴、戴明宝、蔡闲为典签；及即位，皆以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是岁，三典签并以初举兵预密谋，赐爵县男；闲已卒，追赐之。

[15]当初，孝武帝在江州时，山阴人戴法兴、戴明宝、蔡闲担任典签，待孝武帝登基做了皇帝后，就把这三人全都任命为南台侍御史兼任中书通事事人。这一年，这三位典签官都因为最初起兵讨伐刘劭时参预了密谋，而被赐为县级男爵。蔡闲已经去世，被追赠给这一爵位。

时上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猎文史，为上所知，亦以为中书通呈舍人。凡选授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同外杂事，多委明宝。三人权重当时；而法兴、明宝大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幅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

当时，孝武帝亲自上朝处理政务，而不信任手下大臣。他的心腹、耳目不能无所寄托。戴法兴非常熟悉古代历史和当代政治，平时一直

受到孝武帝的亲近和厚待。鲁郡人巢尚之出身寒门，他通览文史，深受孝武帝的赏识，也任命 他为中书通事舍人。凡是官员的遴选、免职、赏赐、诛杀等重大事情，孝武帝都要和戴法兴、巢尚之商量讨论，宫廷内外事务大都委托戴明宝处理。在当时，三人权力重大，超过所有人。但戴法兴、戴明宝大肆收受贿赂，凡是他们推荐上的官员，从来没有不通过的。天下趋炎附势的人都集中到他们那里争相巴结，家门外像闹市一样人来人往，他们的家产也都积累到了千金。

吏部尚书顾觊之独不降意于法兴等。蔡光宗与觊之善，兼其风节太峻，觊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觊之常以为："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应恭己守道；而暗者不达，妄意侥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

吏部尚书顾觊之偏偏不巴结戴法兴等人，侍中蔡兴宗和顾觊之关系不错，但他嫌顾觊之风骨气节太硬，顾觊之说："辛毗有句话：'孙资、刘放顶多让我当不上三公罢了。'"顾觊之自己经常认为："人的天赋才能和人的命运好坏，上天都是有定分的，不是靠才智、聪慧就能够改变的，所以，人只应该恭良克己、严守正道。但是，愚蠢的人并不完全了解这一点，他们只是一味地胡思乱想，总想能侥幸得到这些。结果白白地使自己在正直的道路上走偏了，而对自己的得与失并没有什么用处。"于是，按照这种想法，他命令自己的侄子顾原撰写了《定命论》，用以解释、阐明自己的这一观点。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九卷

宋纪十一 世祖孝武皇帝下大明三年（己亥、459）

宋纪十一 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己亥，公元459年）B/

[1]春，正月，己巳朔，兖州兵与魏皮豹子战于高平，兖州兵不利。

[1]春季，正月，己巳朔（初一），刘宋兖州军队同北魏的征西将军皮豹子在高平大战，兖州军失利。

[2]己丑，以骠骑将军柳元景为尚书令，右仆射刘遵考为领军将军。

[2]己丑（二十一日），刘宋朝廷任命骠骑将军柳元景为尚书令，右仆射刘遵考为领军将军。

[3]己酉，魏河南公伊卒。

[3]己酉（十一日），北魏河南公伊去世。

[4]三月，乙卯，以扬州六郡为王畿；更以东扬州为扬州，徙治会稽，犹以星变故也。

[4]三月，乙卯（初二），刘宋朝廷把扬州六郡划为王畿，把东扬州改称为扬州，州府迁到了会稽，这样做，是由于天上星象变化的缘故。

[5]三月，庚寅，以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阆，遵之子也。

[5]三月，庚寅（二十三日），朝廷任命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垣阆是垣遵的儿子。

[6]夏，四月，乙巳，魏主立其弟子推为京兆王。

[6]夏季，四月，乙巳（初八），北魏国主封立他弟弟的儿子拓跋推为京兆王。

[7]竟陵王诞知上意忌之，亦潜为之备；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粮治仗。诞记室参军江智渊知诞有异志，请假先还建康，上以为中书侍郎。智渊，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怀文每称之曰："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尽无者，其唯江智渊乎！"

[7]刘宋竟陵王刘诞知道孝武帝猜忌他，也私下里做好了应变的准备。他利用北魏大军侵入的时机，修筑城墙，疏通护城河，积蓄粮食，整治武器。刘诞手下的记室参军江智渊知道刘诞有谋反的打算，就向刘诞请假，先回到了建康，孝武帝刘骏任命他为中书侍郎。江智渊是江夷弟弟的儿子，从小就很有操行，沈怀文常常称赞他，说："人所应该具有的，他都有，人所应该没有的，他都没有，这样的人，恐怕就只有江智渊了吧！"

是时，道路皆云诞反。会吴郡民刘成上书称："息道龙昔事诞，见诞在石头城修乘舆法物，习唱警跸。道龙忧惧，私与伴侣言之，诞杀道龙。"又豫章民陈谈之上书称："弟咏之在诞左右，见诞书陛下年纪姓讳，往巫郑师怜家祝诅。咏之密以启闻，诞诬咏之乘酒骂詈，杀之。"上乃令有司奏诞罪恶，请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诏贬诞爵为侯，遣之国。诏书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兖州刺史垣阆，使以之镇为名，与给事中戴明宝袭诞。

这时，人们都在传言，说刘诞就要反叛。偏巧，赶上吴郡平民刘成上书声称："我的儿子刘道龙过去在刘诞那儿做事，看见刘诞在石头城修治皇帝专用的马车和仪仗器物，并练习皇帝出宫时的警卫清道。刘道龙见后，又惊又怕，私下里把他所见到的事跟他的伙伴们说了，刘诞知道后斩了刘道龙。"与此同时，豫章平民陈谈之也上书称："我弟弟陈咏之在刘诞左右任职，看见刘诞写下陛下的年龄、姓名等避讳的东西，前往巫师郑师怜家里进行巫术诅咒活动。陈咏之马上把这一秘密呈报，但刘诞却反诬陈咏之这是借酒辱骂他，就把陈咏之杀了。"孝武帝立刻命令有关部门奏报刘诞的罪行，有关部门请求把刘诞抓进监狱，判刑惩治。乙卯（十八日），孝武帝下诏，将刘诞的爵位贬为侯爵，遣返回他所在的封国。诏书还没有颁下，孝武帝先把羽林禁卫军配给兖州刺史垣阆，让垣阆以前往镇守的名义和给事中戴明宝联合袭击刘诞。

阆至广陵，诞未悟也。明宝夜报诞典签蒋成，使明晨开门为内应。成以告府舍人许宗之，宗之入告诞；诞惊起，呼左右及素所畜养数百人执蒋成，勒兵自卫。天将晓，明宝与阆帅精兵数百人猝至，而门不开；诞已列兵登陴，自在门上斩蒋成，赦作徒、系囚，开门击阆，杀之，明宝从间道逃还。诏内外纂严。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甲子，上亲总禁兵顿宣武堂。

垣阆到达广陵，刘诞还没有醒悟过来。戴明宝连夜通知刘诞的典签蒋成，崐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打开城门作为内应。蒋成马上把这事报告给了府舍人许宗之，许宗之又赶快进去报告给了刘诞。刘诞大吃一惊，从床上跳起，赶快召集左右人员和平常训练蓄养的将士几百人，逮捕了蒋成，下令军队进入临战状态，进行自卫。天色将要破晓时，戴明宝和垣阆率领精锐士卒几百人突然涌来，可是，城门却没有打开，刘诞则已登上城楼，列好队形，亲自在城楼上斩了蒋成，赦免了那些做奴工和被关押的囚徒，打开城门，迎击垣阆，并将垣阆杀死。戴明宝从小路逃回。孝武帝颁下诏令，命全国进入戒严状态。任命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率领大军，讨伐刘诞。甲子（二十七日），孝武帝亲自统领禁卫军，驻扎宣武堂。

司州刺史刘季之，诞故将也，素与都督宗悫有隙，闻诞反，恐为悫所害，委官，间道自归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郑瑗疑季之与诞同谋，邀杀之。

司州刺史刘季之是刘诞以前的将领，他平时就和都督宗悫有隔阂，听说刘诞起兵反叛，害怕自己被宗悫陷害，就放弃了官职，从小路一个人奔回朝廷，起到盱眙时，盱眙太守郑瑗怀疑刘季之和刘诞是同谋，就在中途截杀了刘季之。

沈庆之至欧阳，诞遣庆之宗人沈道愍赍书说庆之，饷以玉环刀。庆之遣道愍反，数以罪恶。诞焚郭邑，驱居民悉使入城，闭门自守，分遣书檄，邀结远近。时山阳内史梁旷，家在广陵，诞执其妻子，遣使邀旷，旷斩使拒之；诞怒，灭其家。

沈庆之率军赶到欧阳，刘诞派沈庆之的同族人沈道愍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去沈庆之那里游说，并送给沈庆之一把玉环刀。沈庆之将沈道愍送了回去，并向沈道愍列举了刘诞的种种罪状。刘诞放火烧了附近的城邑、村落，将老百姓全部驱赶到了城里，然后关闭城门，自行坚守。同时，他又分别让人送出文告，邀请结交远近人士起来响应。当时，山阳内史梁旷，家在广陵，刘诞把他的妻子、孩子抓了起来，

然后，派遣使者邀请梁旷出兵响应，梁旷斩了使者，拒绝刘诞的邀约。刘诞大怒，杀了梁旷全家。

诞举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谗言，遂令无名小人来相掩袭；不任枉酷，即加诛翦。雀鼠贪生，仰违诏敕。今亲勒部曲，镇捍徐、兖。先经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锋蹈戈，万没岂顾；荡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宫帷之丑，岂可三缄！"上大怒，凡诞左右腹心、同籍期亲在建康者并诛之，死者以千数，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内出奔者。

刘诞把呈送给孝武帝的奏章，投到了城外，说："陛下听信谗言，于是派无名小辈突然前来偷袭我。我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冤屈，所以就把他们诛杀了。麻雀、老鼠尚且贪生怕死，我不得不违抗圣旨。今天，亲自率领部下，誓死保卫徐州、兖州。以前，我有什么样的福份，和你一同生在了皇家？如今，我又有什么过失，同你成了胡、越那样的死敌？冒着刀锋，脚踩戈矛，我万死不辞，大局稳定的日子，希望就在早晚间实现。"又说："对陛下宫帷内的丑闻，我又怎能缄口不语？"孝武帝大怒，下令凡是在建康城内刘诞的左右心腹、同一个祖系中穿孝服一年以上的亲戚，全都杀头，当时被杀的数以千计。有些人家属已被杀了，本人却正从广陵城内逃出来。

庆之至城下，诞登楼谓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来此！"庆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劳少壮故耳。"

沈庆之率军来到广陵城下，刘诞登上城楼，对沈庆之说："沈公已到了满头白发的年龄了，何苦还来此地呢！"沈庆之回答说："朝廷认为你狂妄愚蠢，所以不需要烦劳那些青壮年出马。"

上虑诞奔魏，使庆之断其走路，庆之移营白土，去城十八里，又进军新亭。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并帅众来会；兖州刺史沈僧明，庆之兄子也，亦遣兵助庆之。先是诞诳其众，云"宗悫助我"；悫至，绕城跃马呼曰："我，宗悫也！"

孝武帝担心刘诞会投奔到北魏，所以，就派沈庆之切断了刘诞的逃路。沈庆之把军营移到了白土，该地距离广陵城有十八里。尔后，又进军新亭。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也一同率领大军和沈庆之会师。兖州刺史沈僧明，是沈庆之哥哥的儿子，他也派遣兵力前来

援助沈庆之。在这之前，刘诞诳骗他的部下们说：“宗悫可以援助我们。”宗悫抵达这里后，骑马绕城一周，大声呼喊：“我就是宗悫。

诞见诸军大集，欲弃城北走，留中兵参军申灵赐守广陵；自将步骑数百人，亲信并自随，声云出战，邪趋海陵道，庆之遣龙骧将军武念追之。诞行十馀里，众皆不欲去，互请诞还城，诞曰：“我还易耳，卿能为我尽力乎！”众皆许诺。诞乃复还，筑坛歃血以誓众，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主簿刘琨之为中兵参军；琨之，遵考之子也，辞曰：“忠孝不得并。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诞囚之十馀日，终不受，乃杀之。

刘诞眼看朝廷各路大军聚集在广陵城下，打算放弃城池，向北逃路，留下中兵参军申灵赐坚守广陵。他自己率领几百名步骑兵，连同跟随他的亲信随从，声称要出城作战，顺着斜路奔向海陵。沈庆之派龙骧将军武念前去追击。刘诞走了十几里，大家都不愿意离开，纷纷请求再回广陵城。刘诞说：“我们回去是很容易的事，回去之后，你们能为我竭心尽力吗？”大家都许下诺言。于是，刘诞又返回广陵。他建起一座高台，与众将士歃血为盟。将全体官员的官职都升了一级，任命主簿刘琨之为中兵参军。刘琨之是刘遵孝的儿子，他辞让说：“忠与孝不能两全，我老父还在建康，我不能接受任命。”刘诞囚禁了刘琨之十几天，刘琨之最终还是不接受任命，刘诞就把他杀了。

右卫将军垣护之、虎贲中郎将殷孝祖等击魏还，至广陵，上并使受庆之节度。庆之进营，逼广陵城。诞饷庆之食，提挈者百馀人，出自北门；庆之不开视，悉焚之。诞于城上授函表，请庆之为送，庆之曰：“我受诏讨贼，不得为汝送表。汝必欲归死朝廷，自应开门遣使，吾为汝护送。”

右卫将军垣护之、虎贲中郎将殷孝祖等进击北魏后班师回朝，走到广陵，孝武帝让他们一并听从沈庆之的指挥。沈庆之率军前进，直逼广陵城。刘诞派人将饭菜和美酒等送给沈庆之，由一百多人抬着从北门出来，沈庆之连打开看都没有看，就全都烧了。刘诞从城楼上把给孝武帝的奏章拿给他看，请求沈庆之能替他呈送给孝武帝。沈庆之说：“我是接受诏令前来讨伐叛贼的，不能替你呈送奏表。如果你一定要回到朝廷，接受死罪，你自己就应该打开城门，派遣使者，我为你护送前往。”

[8]东扬州刺史颜竣遭母忧，送丧还都，上恩待犹厚，竣时对亲旧有怨言，或语及朝廷得失。会王僧达得罪，疑竣谮之；将死，具陈竣前后怨望诽谤之语。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竣愈惧，上启陈谢，且请生命；上益怒，诏答曰："卿讪讦怨愤，已孤本望；乃复过烦思虑，惧不自全，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及竟陵王诞反，上遂诬竣与诞通谋，五月，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后赐死。妻子徙交州，至宫亭湖，复沈其男口。

[8]东扬州刺史颜竣母亲去世，他把母亲的灵枢送到建康，孝武帝待他还是很好。但是，颜竣时常对亲信旧友们满腹怨言，有时还评论朝廷上的得失。此时，恰巧王僧达犯罪被捕，他怀疑是颜竣陷害了自己，所以，在临被斩首前，他上书孝武帝，详细叙述了颜竣前前后后对朝廷怨恨、非议的话。孝武帝就派御史中丞庚徽之弹劾颜竣，将颜竣免职。颜竣越发害怕，就上书孝武帝，请求处分谢罪，并乞求饶他一命。孝武帝更加气愤，下诏回答他说："你讥笑、讽刺朝廷，大发怨恨之言，早已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如今，你又来过分烦扰思虑，害怕保不住性命，这哪里是臣子侍奉君主的忠诚、守节的榜样呢？"等到竟陵王刘诞起兵反叛，孝武帝顺势诬陷颜竣与刘诞是同谋，五月，将颜竣抓进廷尉，先砸断了颜竣的双脚，然后再命他自杀。颜竣的妻子、孩子被放逐到交州，走到宫亭湖时，孝武帝又下令，将颜竣家中所有男子都投到宫亭湖淹死。

[9]六月，戊申，魏主如阴山。

[9]六月，戊申（十二日），北魏国主前往阴山。

[10]上命沈庆之为三烽于桑里，若克外城，举一烽，克内城，举两烽，擒刘诞，举三烽；玺书督趣，前后相继。庆之焚其东门，塞堑，造攻道，立行楼、土山并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庆之官，诏勿问，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犹未拔。上怒，命太史择日，将自济江讨诞；太宰义恭固谏，乃止。

[10]孝武帝命令沈庆之在桑里建造三座烽火台，攻克了广陵外城，就燃起一堆烽火；如果攻克了广陵内城，就点起两堆烽火；如果活捉了刘诞，就点起三堆烽火。孝武帝督促进攻的诏书一个接着一个，沈庆之烧了广陵城东门，填平了护城河，开掘进攻道路，竖起攻城楼车，造起土山，制造了其他攻城工具崐。这时正赶上广陵大雨连绵不

断，不能攻城。孝武帝就让御史中丞庚徽之上书要求罢免沈庆之的官职，而又假装下诏说不要追究，想以此刺激沈庆之攻战。从四月直到秋季七月，大雨停止，广陵城还没有攻克下来。孝武帝大怒，命令太史选择日期，他要亲自渡过长江去讨伐刘诞。太宰刘义恭竭力劝谏，才没有去。

诞初闭城拒使者，记室参军山阴贺弼固谏，诞怒，抽刀向之，乃止。诞遣兵出战屡败，将佐多逾城出降。或劝弼宜早出，弼曰："公举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从；荷公厚恩，又义无违背，唯当以死明心耳！"乃饮药自杀。参军何康之谋开门纳官军，不果，斩关出降。诞为高楼，置康之母于其上，暴露之，不与食，母呼康之，数日而死。诞以中军长史濮阳范义为左司马。义母妻子皆在城内，或谓义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义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弃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为也。"

当初，刘诞关闭城门，拒绝会见朝廷派来的使者，记室参军、山阴人贺弼坚决劝谏，刘诞大怒，抽出佩刀，直指贺弼胸膛，贺弼才不再劝谏。后来，刘诞多次派兵出战，屡战屡败，手下将士也大多越出城墙投降。有人劝贺弼应该早点儿出去归降，贺弼说："刘公起兵反抗朝廷，这件事我是不应该跟从的；可是，我平日承蒙刘公大恩厚遇，所以在大义上，我又是不能背叛他的。我只有一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罢了。"说完，就喝毒药自杀了。参军何康之计划打开城门，将朝廷大军引进城内，没有成功。于是，他就砍开城门的门闩，出城投降。刘诞知道后，就在城楼上建起一座高楼，把何康之的母亲缚在楼上，让她赤身露体呆在那里，不给她饭吃，何康之的母亲呼喊着何康之的名字，几天才死。刘诞任命中军长史、濮阳人范义为左司马。范义的母亲、妻子和孩子此时都在广陵城里，有人对范义说："此事一定不能成功，你怎么不走啊？"范义说："我是人家的属官。孩子不能抛弃他的母亲，官吏不能背叛他的君主。如果一定要像何康之那样才能活下来，那么，我不能这样做。"

沈庆之帅众攻城，身先士卒，亲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胜而进，又克小城。诞闻兵入，走趋后园，队主沈胤之等追及之，击伤诞，坠水，引出，斩之。诞母、妻皆自杀。

沈庆之率领士卒向广陵城发起猛攻，他身先士卒，亲自冒着飞箭和石头，向前冲杀。乙巳（疑误），攻克广陵外城。沈庆之又率大军乘胜追击，不久，又攻克内城。刘诞听说朝廷大军已攻入城内，就马上逃到后花园里。队主沈胤之等人追上，把他击伤。刘诞掉到水里，沈胤之等把他拉上来，斩了他。刘诞的母亲、妻子全都自杀。

上闻广陵平，出宣阳门，敕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辇，上顾曰："卿何独不呼！"兴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上不悦。

孝武帝听说广陵叛乱被平，亲自走出宣阳门，下令左右一起高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坐在辇车旁，孝武帝回过头问他说："你为何不喊？"蔡兴宗严肃地说："陛下今天正应该对施行诛杀痛哭流涕，怎么能让大家都喊万岁呢？"孝武帝很不高兴。

诏贬诞姓留氏；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馀男子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馀口。长水校尉宗越临决，皆先刳肠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斩之，越对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于石头南岸为京观，侍中沈怀文谏，不听。

孝武帝颁下诏令，贬刘诞姓留。将广陵城内的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少，全部杀掉。沈庆之请求留下身高五尺以下的人不杀，其余的男子全都处死，女子全都赏给将士们作妾或作婢女，最后还是杀了三千多人。长水校尉宗越，在执行这项诛杀任务时，对被处死的人他都要首先剖开肚子，挖出肠胃，再挖出眼珠，或者用鞭子抽打被诛者的脸和肚子，再在这些创口上浇上苦酒盐水，然后再杀了他们。宗越面对自己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法，欣欣然好像从中得到了什么。孝武帝下令，将死人的头颅送到石头南岸，堆成一座大坟。侍中沈怀文劝阻，但孝武帝没听。

初，诞自知将败，使黄门吕昙济与左右素所信者将世子景粹匿于民间，谓曰："事若不济，思相全脱；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宝赍送。既出门，并散走；唯昙济不去，携负景粹十馀日，捕得，斩之。

当初，刘诞就知道自己最终会失败，所以，他事先就派黄门吕昙济及左右平时所宠信的人，带着世子刘景粹躲藏到了民间，对他们说：

“此事如果不成功，就请想法逃走。如果真的没有逃脱得了，就请把尸体深深埋起来。”然后，分别送给这些人一些金银财宝。可是，这些人走出城门后，却全都逃散了，只有吕昙济一人不肯逃命，他把刘景粹背在背上，走了十几天，被抓获，然后同时被斩。

临川内史羊坐与诞素善，下狱死。

临川内史羊因平时与刘诞关系很好，孝武帝也把他逮捕，在狱中处死。

擢梁旷为后将军，赠刘琨之给事黄门侍郎。

孝武帝提升梁旷为后将军，追赠刘琨之为给事黄门侍郎。

蔡兴宗奉旨慰劳广陵。兴宗与范义素善，收敛其尸，送丧归豫章。上谓曰：“卿何敢故触王宪？”兴宗抗言对曰：“陛下自杀贼，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惭色。

蔡兴宗奉旨前去广陵慰劳将士。蔡兴宗和范义平素关系很好，所以，他把范义的尸体收殓起来，送回到豫章下葬。孝武帝对他说：“你怎么敢故意触犯王法？”蔡兴宗顶撞说：“陛下你杀你的贼寇，我葬我的朋友，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孝武帝面有愧色。

宗越治军严，善为营陈。每数万人止顿，越自骑马行前，使军人随其后，马止营合，未尝参差。

宗越治理军队十分严格，他尤其擅长摆营阵。每当数万人安营扎寨时，宗越自己骑马走在前面，让浩浩大军跟在身后，等到他骑马停下时，营阵已经摆好，不曾有一点儿混乱和差错。

[11]辛未，大赦。

[11]辛未（初五），刘宋宣布大赦。

[12]丙子，以丹杨尹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

[12]丙子（初十），刘宋朝廷任命丹杨尹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

[13]丙戌，以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司空，刺史如故。

[13]丙戌（二十日），刘宋任命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司空，仍旧兼任刺史。

[14]八月，庚戌，魏主如云中；壬戌，还平城。

[14]八月，庚戌（十五日），北魏国主前往云中。壬戌（二十七日），返回平城。

[15]九月，壬辰，筑上林苑于玄武湖北。

[15]九月，壬辰（二十七日），刘宋孝武帝下令，在玄武湖北兴建上林苑。

[16]初，晋人筑南郊坛于巳位，尚书右丞徐爰以为非礼，诏徙于牛头山西，直宫城之午位。及废帝即位，以旧地为吉，复还故处。帝又命尚书左丞荀万秋造五路，依金根车，加羽葆盖。

[16]当初，东晋在都城建康南郊巳方位置上，建了一座祭天的土坛，尚书右丞徐爰认为这样做不合古礼，所以，孝武帝诏令将其迁到牛头山的西部，面对宫城的午位。等到后来废帝刘子业即位时，认为巳位是吉利的，所以，又把它迁回到了原地。孝武帝又命尚书左丞荀万秋，制作玉、金、象、革、木五种座车，并按照金根车的样子，在每辆车上都加上珍贵的羽毛装饰的顶盖。

四年（庚子、460）

四年（庚子，公元460年

[1]春，正月，甲子朔，魏大赦，改元和平。

[1]春季，正月，甲子朔（初一），北魏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和平。

[2]乙亥，上耕籍田，大赦。

[2]乙亥（十二日），刘宋孝武帝举行扶犁耕田典礼，宣布大赦。

[3]己卯，诏祀郊庙，初乘玉路。

[3]己卯（十六日），孝武帝下诏，亲自去郊外皇家祖庙举行祭祀活动，并第一次乘坐玉车。

[4]庚寅，立皇子子勋为晋安王，子房为寻阳王，子顼为历阳王，子鸾为襄阳王。

[4]庚寅（二十七日），孝武帝立皇子刘子勋为晋安王，刘子房为寻阳王，刘子顼为历阳王，刘子鸾为襄阳王。

[5]魏散骑侍郎冯阐来聘。[5]北魏散骑常侍北阐来刘宋聘问。

[6]二月，魏卫将军乐安王良讨河西叛胡。

[6]二月，北魏卫将军、乐安王拓跋良讨伐河西反叛的胡人。

[7]三月，魏人寇北阴平，朱提太守杨归子击破之。

[7]三月，北魏军侵犯北阴平，刘宋朱提太守杨归子迎击，并大败敌人。

[8]甲申，皇后亲桑于西郊，皇太后观礼。

[8]甲申（二十二日），刘宋皇后王氏亲自到建康西郊行摘桑典礼，皇太后路氏观礼。

[9]夏，四月，魏太后常氏殂。五月，癸丑，魏葬昭太后于鸣鸡山。

夏季，四月，北魏太后常氏去世。五月，癸丑（疑误），北魏葬昭太后于鸣鸡山。

[10]丙戌，尚书左仆射褚湛之卒。

[10]丙戌（二十五日），刘宋尚书左仆射褚湛之去世。

[11]吐谷浑王拾寅两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拟于王者，魏人忿之。定阳侯曹安表言："拾寅今保白兰，若分军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过十日，人畜乏食，可一举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新成等督统万、高平诸军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凉州诸军出北道，以击吐谷浑。

[11]吐谷浑可汗慕容拾寅，分别接受刘宋和北魏所赐封的官爵，所以，无论是他的住所，还是他使的车马，都可以和皇帝相比拟。北魏人对他很愤恨。定阳侯曹安上奏表说："慕容拾寅现在守卫白兰，如果我们兵分两路，从左右夹攻，他们一定会逃往南山固守，超不过十天，他们人和牲畜全都缺少吃的，那我们就可以一举平定他们。"六月，甲午（初四），北魏派遣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拓跋新成等人督统统万、高平各路大军从南路出发，南郡公、中山人李惠等督统凉州各路大军，从北路出发，同时向吐谷浑起攻势。

[12]魏崔浩之诛也，史官遂废，至是复置。

[12]自从崔浩被诛杀，北魏的史官也就被废除了，从这年开始才正式恢复这一官职。

[13]河西叛胡诣长安首罪，魏遣使者安慰之。

[13]河西反叛胡人的首领前往长安自首认罪，北魏派出使者安抚、慰问。

[14]秋七月，遣使如魏。

[14]秋季，七月，刘宋朝廷派出使节前往北魏。

[15]甲戌，开府仪同三司何尚之卒。

[15]甲戌（十四日），刘宋开府仪同三司何尚之去世。

[16]壬午，魏主如河西。

[16]壬午（二十二日），北魏国主前往河西。

[17]魏军至西平，吐谷浑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军济河追之，会疾疫，引还，获杂畜三十余万。

[17]北魏军到达西平，吐谷浑可汗慕容拾寅逃往南山守卫。九月，北魏大军南渡黄河，乘胜追击，正赶上瘟疫流行，北魏军返回，掠获了各种牲畜三十多万头。

[18]庚午，魏主还平城。

[18]庚午（十一日），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19]丁亥，徙襄阳王子鸾为新安王。

[19]丁亥（二十八日），刘宋朝廷改封襄阳王刘子鸾为新安王。

[20]冬，十月，庚寅，诏沈庆之讨缘江蛮。

[20]冬季，十月，庚寅（初一），孝武帝下诏，命令沈庆之率军讨伐长江沿岸的夷蛮。

[21]前庐陵内史周朗，言事切直，上衔之，使有司奏朗居母丧不如礼，传送宁州，于道杀之。朗之行也，侍中蔡兴宗方在直，请与朗别；坐白衣领职。

[21]刘宋前庐陵内史周朗，说话直率急切，孝武帝一直对他怀恨在心，让有关部门弹劾周朗，说他在为母亲守丧期间言行不合礼法，因此用驿车将他发配到宁州，在路上把他杀了。周朗出发前辞行时，正赶上侍中蔡兴宗在值班。蔡兴宗请求和周朗道别，于是，他也被削去官职，以平民的身份代理现职。

[22]十一月，魏散骑常侍卢度世等来聘。

[22]十一月，北魏散骑常侍卢度世来刘宋通问致意。

[23]是岁，上徵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为侍中。师伯以谄佞被亲任，群臣莫及，多纳货贿，家累千金。上尝与之樗蒲，上掷得雉，自谓必胜；师伯次掷，得卢，上失色。师伯遽敛子曰：“几作卢！”是日，师伯一输百万。

[23]这一年，孝武帝征调青州、冀州二州刺史颜师伯担任侍中。颜师伯因为善于谄媚、阿谀奉迎，很得孝武帝的欢心和信任，其他臣属无法相比。颜师伯大肆接受贿赂，家产累计达千金之多。孝武帝曾经和他一起下樗蒲棋赌博，孝武帝掷下骰子，五个全是“雉”，认为自己一定赢了。颜师伯第二个掷骰子，竟掷出了五个“卢”，赢了。孝武帝大惊失色，颜师伯突然偷偷把骰子一收，然后说：“差一点全是‘卢’了。”这一天，颜师伯一次就输了一百万钱。

[24]柔然攻高昌，杀沮渠安周，灭沮渠氏，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自此始。

[24]柔然国进攻高昌，杀了沮渠安周。灭了沮梁全族，任命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国称王，从这时开始。

五年（辛丑、461）

五年（辛丑，公元461年）

[1]春，正月，戊午朔，朝贺。雪落太宰义恭衣，有六出，义恭奏以为瑞；上悦。义恭以上猜暴，惧不自容，每卑辞逊色，曲意祇奉；由是终上之世，得免于祸。

[1]春季，正月，戊午朔（初一），刘宋朝廷新年朝贺。雪花飘落在了太宰刘义恭的衣服上，雪花有六个瓣，刘义恭启奏孝武帝，说这是一种吉祥的兆头。孝武帝大为高兴。刘义恭因为孝武帝善于猜忌，又很残暴，害怕自己不能被容纳，所以每次他都言辞谦恭，面色恭顺，曲意奉迎，因此，在孝武帝在位时期，他一直得以幸存，免于大祸。

[2]二月，辛卯，魏主如中山；丙午，至邺，遂如信都。

[2]二月，辛卯（初四），北魏国主前往中山。丙午（十九日），到达邺城，尔后又前往信都。

[3]三月，遣使如魏。

[3]三月，刘宋朝廷派遣使节前去北魏。

[4]魏主发并、肆州民五千人治河西猎道；辛巳，还平城。

[4]北魏国主征发并州、肆州五千民工，修河西狩猎的专用道路。辛巳（二十五日），返回平城。

[5]夏，四月，癸巳，更以西阳王子尚为豫章王。

[5]夏季，四月，癸巳（初七），刘宋朝廷改封西阳王刘子尚为豫章王。

[6]庚子，诏经始明堂，直作大殿于丙、己之地，制如太庙，唯十有二间为异。

[6]庚子（十四日），孝武帝颁诏，命令开始兴建明堂，并且大殿必须建在丙、己方位，形制如同皇家祖庙，只有十二间和祖庙不同。

[7]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司马新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欲自专处决，深之及主帅每禁之，常怀忿恨。左右张伯超有宠，多罪恶，主帅屡责之。伯超惧，说休茂曰："主帅密疏官过失，欲以启闻，如此恐无好。"休茂曰："为之奈何？"伯超曰："惟有杀行事及主帅，举兵自卫。此去都数千里，纵大事不成，不失入虏中为王。"休茂从之。

[7]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休茂，这年十七岁，当时，司马新野人庾深之主持王府事务。刘休茂生性急躁，总是想要自己专权，庾深之和主师每次都禁止他这样做，所以刘休茂对二人一直怀恨在心。左右侍从张伯超受刘休茂宠信，经常作恶，主帅因而也多次斥责他。张伯超很害怕，就游说刘休茂说："主帅正偷偷把你的过失写在奏疏上，打算奏报给皇上，如果是这样，恐怕你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刘休茂说："那该怎么办呢？"张伯超回答说："只有杀了庾深之和主帅，尔后起兵自卫。这里距离京都建康几千里，即使是大事没有办成，你也可以逃到胡虏那里，他们不会不封你为王。"刘休茂依从了这一提议。

丙午夜，休茂与伯超帅夹毂队，杀典签杨庆于城中，出金城，杀深之及曲签戴双；征集兵众，建牙驰檄，使佐吏上己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黄钺。侍读博士荀诜谏，休茂杀之。伯超专任军政，生杀在己，休茂左右曹万期挺身斫休茂，不克而死。

丙午（二十日）深夜，刘休茂和张伯超率领左右护车卫队，先杀了在城里岷的典签杨庆，然后，出金城，又杀了庾深之和典签戴双。征

集兵众，竖起旗帜，向全国发表檄文。刘休茂又让自己的左右侍从们，拥立自己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授黄钺。侍读博士荀诜劝谏刘休茂不要这样做，刘休茂杀了他。张伯超把持军政事务，掌握生杀大权，刘休茂的左右侍从曹万期突然挺身用刀猛砍刘休茂，但未能成功，被杀死。

休茂出城行营，谘议参军沈畅之等帅众闭门拒之。休茂驰还，不得入。义成太守薛继考为休茂尽力攻城，克之，斩畅之及同谋数十人。其日，参军尹玄庆复起兵攻休茂，生擒，斩之，母、妻皆自杀，同党伏诛。城中扰乱，莫相统摄。中兵参军刘恭之，秀之之弟也，众共推行府州事。继考以兵胁恭之，使作启事，言“继考立义”，自乘驿还都；上以为北中郎谘议参军，赐爵冠军侯；事寻泄，伏诛。以玄庆为射声校尉。

刘休茂走出襄阳城，巡查军营。谘议参军沈畅之等率领众人关闭了城门，拒绝刘休茂回城。等刘休茂乘马回来，进不了城。义成太守薛继考为刘休茂全力攻城，最终攻克，斩了沈畅之以及他的同谋，共计几十人。就在这天，参军尹玄庆又起兵围攻刘休茂，活捉了刘休茂，将其斩首。刘休茂的母亲、妻子全都自杀，他的党羽们也全被诛杀。襄阳城内一片混乱，彼此之间不能管束。中兵参军刘恭之是刘秀之的弟弟，被大家推举代理府州事。可是，薛继考却用武力威逼刘恭之，命令刘恭之给孝武帝奏报，说：“薛继考匡扶正义”，然后，他就拿着这封奏报，乘坐驿车返回建康都城。孝武帝见到奏报，立即任命薛继考为北中郎谘议参军，封赐爵位为冠军侯。这事不久就被泄漏出去，薛继考被诛，孝武帝提升尹玄庆为射声校尉。

上自即位以来，抑黜诸弟；既克广陵，欲更峻其科。沈怀文曰：“汉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为美谈。陛下既明管、蔡之诛，愿崇唐、卫之奇。”及襄阳平，太宰义恭深知上指，请裁抑诸王，不使任边州，及悉输器甲，禁绝宾客；沈怀文固谏以为不可，乃止。

孝武帝自从即位以后，一直压制、贬排他的所有兄弟。攻克广陵后，更打算加重对其兄弟们的控制。侍中沈怀文说：“汉明帝不让他自己的儿子超过光武帝的儿子，从前的史书上，都把它作为美谈来记载。陛下您已经诛杀了管叔、蔡叔那样的人，但愿此后会推崇周成王封步虞、康叔于唐、卫的举动，使国家有所寄托。”等到襄阳被平，太

宰刘义恭探知孝武帝心里想的是什么，便先行上疏，请求进一步裁减、限制各个亲王，不允许他们统领沿边各州，并且收缴卫队的所有铠甲、武器，禁止各个亲王结交宾客朋友。可是，沈怀文却坚决劝阻，认为不能这么做，最后才停止。

[8]上畋游无度，尝出，夜还，敕开门。侍中谢庄居守，以信或虚，执不奉旨，须墨敕乃开。上后因燕饮，从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对曰："臣闻王者祭祀、畋游，出入有节。今陛下晨往宵归，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矫诈，是以伏须神笔，乃敢开门耳。"

[8]孝武帝打猎、游山玩水没有节制。有一次出城，深夜才回，孝武帝下令打开城门。侍中谢庄正在值班，他以为这一凭证也许是假的，把守城门不开，一定要看到皇帝亲笔命令才开。孝武帝后来在一次宴请上，安闲自若地对谢庄说："你是想仿效汉代的郅恽吗？"谢庄回答说："我曾听说过，皇帝祭祀、狩猎，出入都有一定的规定和节制。如今，陛下清晨出去，深夜才回来，臣怕有对帝王不满的家伙假造圣旨欺骗我们，因此一定要看到陛下的御笔，才敢打开城门。"

[9]魏大旱，诏："州郡境内，神无大小，悉洒扫致祷；俟丰登，各以其秩祭之。"于是群祀之废者皆复其旧。

[9]北魏大旱。诏令："各州郡境内，无论神庙大小，全都要打扫干净，焚香祷告。等到庄稼丰收后，再按照神灵等级大小，分别祭祀。"于是，各州郡废掉的神庙，经过整修加工，又全都恢复了昔日的样子。

[10]秋，七月，戊寅，魏主立其弟小新成为济阳王，加征东大将军，镇平原；天赐为汝阴王，加征南大将军，镇虎牢；方寿为乐浪王，加征北大将军，镇和龙；洛侯为广平王。

[10]秋季，七月，戊寅（二十四日），北魏国主封立他的弟弟拓跋小新成为济阳王，加授征东大将军，镇守平原；拓跋天赐为汝阴王，加授征南大将军，镇守虎牢；拓跋万寿为乐浪王，加授征北大将军，镇守和龙；拔跋洛侯为广崐平王。

[11]壬午，魏主巡山北；八月，丁丑，还平城。

[11]壬午（二十八日），北魏国主巡察山北。八月，丁丑（二十四日），返回平城。

[12]戊子，立皇子子仁为永嘉王，子真为始安王。

[12]戊子（初四），孝武帝立皇子刘子仁为永嘉王，刘子真为始安王。

[13]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13]九月，甲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14]沈庆之固让司空，柳元景固让开府仪同三司，诏许之；仍命庆之朝会位次司空，俸禄依三司，元景在从公之上。

[14]沈庆之坚决辞让自己的司空之职，柳元景也坚持辞让自己的开府仪同三司职务，孝武帝下诏批准。仍然让沈庆之在朝会时排在司空之下，俸禄比照三司。柳元景的地位在从公之上。

庆之目不知书，家素富，产业累万金，童奴千计；再献钱千万，谷万斛。先有四宅，又有园舍在娄湖；庆之一夕携子孙及中表亲戚徙居娄湖，以四宅输官。庆之多蓄妓妾，优游无事，尽意欢娱，非朝贺不出门；车马率素，从者不过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为三公也。

沈庆之没读过书，目不识丁，家里素来富有，家产累计有万金，童仆、家奴数以千计。他再次献给朝廷一千万钱和万斛粮食。他原来就有四座宅院，在娄湖又有别墅。一天傍晚，沈庆之领着儿孙以及内表亲戚，迁居到娄湖居住，而把自己的四座宅院献给了官府。沈庆之蓄养了许多歌舞妓和小妾，闲暇无事时，他就尽情地和她们娱乐，不是朝贺时，他绝不走出家门。他的车马都很朴素，侍从也超不过三五个人，所以，走在路上遇到他的人，都不知他位居三公高位。

[15]甲戌，移南豫州治于湖。丁丑，以浔阳王子房为南豫州刺史。

[15]甲戌（二十一日），朝廷将南豫州的治所迁移到于湖。丁丑（二十四日），任命浔阳王刘子房为南豫州刺史。

[16]闰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卒，谥曰献妃。

[16]闰九月，戊子（初五），皇太子的妃子何令婉去世，谥号为献妃。

[17]壬寅，更以历阳王子顼为临海王。

[17]壬寅（十九日），朝廷改封历阳王刘子顼为临海王。

[18]冬，十月，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右仆射刘秀之为雍州刺史。

[18]冬季，十月，甲寅（初二），朝廷任命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右仆射刘秀之为雍州刺史。

[19]乙卯，以新安王子鸾为南徐州刺史。子鸾母殷淑仪，宠倾后宫，子鸾爱冠诸子，凡为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子鸾之府。及为南徐州，割吴郡以属之。

[19]乙卯（初三），孝武帝任命新安王刘子鸾为南徐州刺史。刘子鸾的母亲殷淑仪在后宫最受皇帝的宠爱，刘子鸾受到的宠爱也超过了其他皇子。凡是孝武帝看上或喜欢的东西，没有不进入刘子鸾府内的。刘子鸾被任命为南徐州刺史后，孝武帝把吴郡也划归南徐州管理。

初，巴陵王休若为北徐州刺史，以山阴张岱为谘议参军，行府、州、国事。后临海王子顼为广州，豫章王子尚为扬州，晋安王子勋为南兖州，岱历为三府谘议、三王行事，与典签、主帅共事，事举而情不相失。或谓岱曰：“主王既幼，执事多门，而每能缉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为政端平，待物以礼，悔吝之事，无由而及；明暗短长，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子鸾为南徐州，复以岱为别驾、行事。岱，永之弟也。

当初，巴陵王刘休若做北徐州刺史时，任命山阴人张岱为谘议参军，代理府、州、国事。后来，临海王刘子顼做广州刺史，豫章王刘子尚为扬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为南兖州刺史时，张岱历任这三个州府的谘议参军，做这三位王的行事，和典签、主帅共同处理事务，他每件事都做得很成功，而跟同属僚们的关系并不受影响。有人对张岱说：“主王的年纪小，能主事的部门又有很多，而你却每次都能把公私关系协调好，你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张岱说：“古人说：‘一心可以事奉百君。’我为政公平端正，待人接物总是以礼相迎，所以，让人追悔莫及的事，也就没有机会发生。聪明或者愚蠢，笨拙或者能干崐，更不过是才能的高下而已。”刘子鸾作了南徐州刺史后，他又起用张岱为别驾、行事。张岱是张永的弟弟。

[20]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来聘。明根，雅之从祖弟也。

[20]北魏派遣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人，前来刘宋朝廷聘问。游明根是游雅堂祖父的弟弟。

[21]魏广平王洛侯卒。

[21]北魏广平王拓跋洛侯去世。

[22]十二月，壬申，以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22]十二月，壬申（二十日），刘宋朝廷任命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23]甲戌，制民户岁输布四匹。

[23]甲戌（二十二日），刘宋朝廷规定，每户人家每年向朝廷缴纳四匹布。

[24]是岁，诏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士族多避役兆亡，乃严为之制，捕得即斩之，往往奔窜湖山为盗贼。沈怀文谏，不听。

[24]这一年，刘宋朝廷规定，凡是豪门士族与平民人家通婚的，都要补为武职。与平民通婚的一些豪门士族，大都为躲避兵役逃往他处。朝廷为此又进一步严格制定了法律，抓到逃亡者，立即斩首，于是，逃亡者常常是投奔江河山泽之中，当了强盗。沈怀文劝阻，孝武帝未接受。

六年（壬寅、462）

六年（壬寅，公元462年）

[1]春，正月，癸未，魏乐浪王万寿卒。

[1]春季，正月，癸未（初二），北魏乐浪王拓跋万寿去世。

[2]辛卯，上初祀五帝于明堂，大赦。

[2]辛卯（初十），孝武帝在明堂第一次祭祀五帝。宣布大赦。

[3]丁未，策秀、孝于中堂。扬州秀才顾法对策曰："源清则流洁，神圣则刑全。躬化易于上风，体训速于草偃。"上览之，恶其谅也，投策于地。

[3]丁未（二十六日），孝武帝在中堂举行秀才、孝廉甄选考核。扬州秀才顾法回答策问道："水源清澈，则河流清洁；精神振奋有力，则身体健康。身体力行的效果，很容易崇尚风教，而亲自奉行的影响，则比野草倒伏的速度更快。"考武帝看后，很讨厌他的大胆直言，把他的卷子扔到了地上。

[4]二月，乙卯，复百官禄。

[4]二月，乙卯（初四），刘宋恢复文武百官的俸禄。

[5]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为邵陵王。

[5]三月，庚寅（初十），孝武帝立皇子刘子元为邵陵王。

[6]初，侍中沈怀文，数以直谏忤旨。怀文素与颜竣、周朗善，上谓怀文曰：“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怀文嘿然。侍中王，言次称竣、朗人才之美，怀文与相酬和，颜师伯以白上，上益不悦。上尝出射雉，风雨骤至，怀文与王、江智渊约相与谏。会召入雉场，怀文曰：“风雨如此，非圣躬所宜冒。”曰：“怀文所启，宜从。”智渊未及言，上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颜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颜竣小子，恨不先鞭其面！”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谑无度。怀文素不饮酒，又不好戏调，上谓故欲异己。谢庄尝戒怀文曰：“卿每与人异，亦何可久！”怀文曰：“吾少来如此，岂可一朝而变！非欲异物，性所得耳。”上乃出怀文为晋安王子勋征虏长史，领广陵太守。

[6]当初，侍中沈怀文几次都因为直言劝谏而惹怒了孝武帝。沈怀文平日和颜竣、周朗关系不错，孝武帝对沈怀文说：“颜竣如果当初知道我会杀他，恐怕他也早就不致这样放肆无礼了。”沈怀文沉默无语。侍中王在言谈之间，称赞颜竣、周朗才华出众，沈怀文也同意这种赞誉，二人一唱一和。颜师伯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孝武帝，孝武帝愈加不高兴。孝武帝曾经出外打野鸡，突然，刮起了大风，又下起了大雨，沈怀文和王、江智渊趁机约定进言劝谏。正巧，此时孝武帝召他们来到射猎野鸡的围场，沈怀文说：“暴风骤雨如此急迫，不是圣体所应该承受的。”王接着说：“沈怀文的启奏，应该听。”还未等江智渊接着说，孝武帝已是眼睛盯着弓箭，面带怒色说：“你想仿效颜竣吗？为什么要经常来管别人的事情？”接着，又说：“颜竣这小子，我至今仍恨不得先把他的脸抽个稀烂。”孝武帝每次在宴请时，都下令在座者必须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再对他们极力嘲讽、戏谑。沈怀文一向不喝酒，而且又不喜欢戏弄玩笑，孝武帝认为沈怀文是故意和自己作对。谢庄曾经警告过沈怀文，说：“你每次都和别人不一样，这样，又怎么能长久下去呢？”沈怀文回答说：“我从小就这个样子，哪里是一个早晨就能改变过来的！我并不是要故意和别人不一样，这不过是天性所致罢了。”于是，孝武帝命令沈怀文出任晋安王刘子勋的征虏长史，兼领广陵太守。

怀文诣建康朝正，事毕遣还，以女病求申期，至是犹未发；免官，禁锢十年。怀又卖宅，欲还东，上闻，大怒，收付廷尉，丁未，赐怀文死。怀文三子，澹、渊、冲，行哭为怀文请命，见者伤之。柳元景欲救怀文，言于上曰："沈怀文三子，涂炭不可见；愿陛下速正其罪。"上竟杀之。

沈怀文到达建康参加朝廷举行的元旦朝拜后，孝武帝命令他返回任所。当时，沈怀文因为女儿生病，所以请求延长回去的期限，直到这时他还没有启程。于是，孝武帝免除沈怀文的官职，禁止从政十年。沈怀文将自己在京城的房宅卖了，想要东下回到吴兴老家。孝武帝听说后，怒不可遏，下令逮捕他收交廷尉，丁未（二十七日），命令沈怀文自杀。沈怀文的三个儿子，沈澹、沈渊、沈冲，一路哭着奔走，为父亲沈怀文请求饶命，沿途看见的人，无不为之难过。柳元景想要救沈怀文，就对孝武帝说："沈怀文的三个儿子，悲痛难过，祈愿陛下快点适当地为沈怀文定罪。"最后，孝武帝还是杀了沈怀文。

[7]夏，四月，淑仪殷氏卒。追拜贵妃，谥曰宣。上痛悼不已，精神为之罔罔，颇废政事。

[7]夏季，四月，孝武帝的宠姬殷淑仪孙去世，追赠为贵妃，谥号为宣。孝武帝为殷淑仪的死伤心不已，不断凭吊，以致于精神恍惚，无心处理朝廷政事。

[8]五月，壬寅，太宰义恭解领司徒。

[8]五月，壬寅（二十三日），刘宋太宰刘义恭被解除司徒兼职。

[9]六月，辛酉，东昌文穆公刘延孙卒。

[9]六月，辛酉（十二日），刘宋东昌文穆公刘延孙去世。

[10]庚午，魏主如阴山。

[10]庚午（二十一日），北魏国主前往阴山。

[11]魏石楼胡贺略孙反，长安镇将陆真讨平之。魏主命真城长蛇镇。氐豪仇檀反，真讨平之，卒城而还。

[11]北魏石楼胡贺略孙起兵反叛，长安镇将陆真前去讨伐，平定了这起事件。北魏国主命令陆真兴建长蛇镇。氐人豪族仇檀又起兵反叛，陆真前去讨平，修建完长蛇镇后返回。

[12]秋，七月，壬寅，魏主如河西。

[12]秋季，七月，壬寅（二十四日），北魏国主前往河西。

[13]乙未，立皇子子云为晋陵王；是日卒，谥曰孝。

[13]乙未（十七日），刘宋孝武帝立皇子刘子云为晋陵王。当天，刘子云去世，谥号孝。

[14]初，晋庾冰议使沙门敬王者，桓玄复述其议，并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亲严上，厥猷靡爽。唯浮图为教，反经提传，拘文蔽道，在末弥扇。夫佛以谦卑自牧，忠虔为道，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戊寅，制沙门致敬人主。及废帝即位，复旧。

[14]当初，东晋中书监庾冰建议，让僧徒恭敬帝王，太尉桓玄以后又再次提出这项建议，最后都没有成功。到了这时，孝武帝命令有关部门上奏，说："儒家和法家是不同的流派，名家和墨家有明显的区别，但他们主张崇拜祖先、尊敬皇帝，因此他们的主旨没有细微的差别。只有佛教，把自己的教义当作经典，加以阐释宣传，用他们的教义去蒙蔽真正的道义，近来，这种行为更加猖狂。佛是用谦卑来约束自己，是以忠诚作为自己行事的尺度，怎么能只对四圣跪拜，而对自己的父母却简慢无礼呢？怎么能只对老僧叩头，而却和皇帝平起平坐呢？我们建议，要让僧徒晋见皇帝，而且应当恭敬、虔诚。至于礼节上的恭敬程度，可以依照原有的习俗进行。"九月，戊寅（初一），制定了僧徒恭敬皇帝的一些实施办法。废帝即位后，又恢复如初了。

[15]乙未，以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左仆射，丹杨尹王僧朗为右仆射。僧朗，之父也。

[15]乙未（十八日），朝廷任命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左仆射，丹杨尹王僧朗为右仆射。王僧朗是王的父亲。

[16]冬，十月，壬申，葬宣贵妃于龙山。凿冈通道数十里，民不堪役，死亡甚众；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为之别立庙。

[16]冬季，十月，壬申（二十五日），孝武帝在龙山埋葬了宣贵妃，在山上开凿山路几十里，老百姓忍受不了这一艰苦的劳役，死亡、逃走的人很多。自从江南有葬礼以来，这一葬礼的隆重场面，还从来没有过。又给宣贵妃另建了一座祭庙。

[17]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来聘。

[17]北魏派遣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前来刘宋朝廷聘问。

[18]辛巳，加尚书令柳元景司空。

[18]辛巳（初五），刘宋朝廷加授尚书令柳元景为司空。

[19]壬寅，魏主还平城。

[19]壬寅（二十六日），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20]南徐州从事史范阳祖冲之上言，何承天历疏舛犹多，更造新历，以为："旧法，冬至日有定处，未盈百载，辄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岁岁微差，将来久用，无烦屡改。又，子为辰首，位在正北；虚为北方列宿之中。今历，上元日度，发自虚一。又，日辰之号，甲子为先；今历，上元岁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会、迟疾，悉以上元岁首为始。"上令善历者难之，不能屈。会上晏驾，不果施行。

[20]南徐州从事史、范阳人祖冲之上书孝武帝说，何承天制定的历法错误，疏漏的地方还是很多，所以，他又另外制定了一部新历法，他认为："现在使用的历法，将冬至的节气固定在某一天，这样一来，每不到一百年，就会相差二度。如今要制定的新历法，是把冬至放到年终，每年只有微小的差距，将来长期使用下去，那么就不用再多次改动。另外，现行的历法是把'子'作为'辰'的开头，位置在正北方。'虚'又排列在北方各个星座之中。将要制订的历法，则是把上元放在年终，从虚一开始。另外，现行的历法是把日月星辰的标志，以甲子作为开头放在最前面。新历法则是将上元每年放在甲子上。另外，何承天的历法，是日、月、五星各自都有自己的元。而新的历法则是将日、月、五星的交会以及运行的快慢，全都以上元的岁首作为开始。"孝武帝命令对历法有研究的人同祖冲之辩论，但驳不倒祖冲之。不久，正赶上孝武帝驾崩，所以，祖冲之的新历法也没能实施起来。

七年（癸卯、463）

七年（癸卯，公元463年）

[1]春，正月，丁亥，以尚书右仆射王僧朗为太常，卫将军颜师伯为尚书仆射。

[1]春季，正月，丁亥（十二日），刘宋朝廷任命尚书右仆射王僧明朗太常、卫将军，颜师伯为尚书仆射。

上每因晏集，使群臣自相潮讦以为乐。吏部郎江智渊素恬雅，渐不会旨。尝使智渊以王僧朗戏其子。智渊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戏！"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僧安，智渊之父也。智渊伏席流涕，由是恩宠大衰。又议殷贵妃谥曰怀，上以为不尽美，甚衔之。他日与群臣乘马至贵妃墓，举鞭指墓前石柱，谓智渊曰："此上不容有'怀'字！"智洲益惧，竟以忧卒。

孝武帝每次在宴请饮酒时，都命令臣属们彼此之间相互嘲讽、攻击，以此取乐。吏部郎江智渊平素安恬、文雅，他的行为慢慢不合孝武帝心意。孝武帝曾经让江智渊传令，让王僧朗嘲弄自己的儿子王。江智渊严肃地说："恐怕不应该有这样的玩笑！"孝武帝大怒说："江僧安真是一个大傻瓜，傻瓜同情傻瓜。"江僧安是江智渊的父亲。江智渊立刻把脸埋在座席上，痛哭流涕。从此，孝武帝对他的宠爱大为减弱。江智渊又提议追谥殷贵妃为怀贵妃，孝武帝认为这不是个最美的名号，所以，对江智渊更加怀恨在心。某一天，孝武帝和大臣骑马来到殷贵妃的坟墓，孝武帝举起鞭子，指着墓前的石柱，对江智渊说："这上面不能有怀字。"江智渊更加恐惧，最后，竟因忧虑过度，去世。

[2]己丑，以尚书令柳元景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2]己丑（十四日），朝廷任命尚书令柳元景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3]二月，甲寅，上巡南豫、南兖二州；丁卯，校猎于乌江；壬戌，大赦；甲子，如瓜步山；壬申，还建康。

[3]二月，甲寅（初九），孝武帝巡视南豫州和南兖州。丁卯（十二日），在乌江比试狩猎。壬戌（十七日），宣布大赦。甲子（十九日），孝武帝前往瓜步山。壬申（二十七日），返回建康。

[4]夏，四月，甲子，诏："自非临军战陈，并不得专杀，其罪应重辟者，皆先上须报；违犯者以杀人论。"

[4]夏季，四月，甲子（二十日），孝武帝颁下诏令："任何官将，如果不是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战，一律不得随便利用权力杀人。罪行严

重，应该重判斩首的罪犯，必须先向朝廷呈报，等候批准。如有违犯这一诏令的，即以杀人罪处罚。”

[5]五月，丙子，诏曰：“自今刺史、守宰，动民兴军，皆须手诏施行；唯边隅外警及奸衅内发，变起仓猝者，不从此例。”

[5]五月，丙子（初二），孝武帝再次颁下诏令：“从今以后，刺史、守宰动员百姓发起军队，都必须按照手诏实行。只有边疆偏远地区有敌人进犯，或宫廷内突然发生奸佞作乱，可以不在此限。”

[6]戊辰，以左民尚书蔡兴宗、左卫将军袁粲为吏部尚书。粲，淑之兄子也。

[6]戊辰（初四），朝廷任命左民尚书蔡兴宗、左卫将军袁粲为吏部尚书。袁粲是袁淑哥哥的儿子。

上好狎侮群臣，自太宰义恭以下，不免秽辱。常呼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为老伧，仆射刘秀之为老悭，颜师伯为；其余短、长、肥、瘦，皆有称目。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拜起不便，每至集会，多所赐与，欲其瞻谢倾踣，以为欢笑。又宠一昆仑奴，令以杖击群臣，尚书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惮蔡兴宗方严，不敢侵。颜师伯谓仪曹郎王耽之曰：“蔡尚书常免昵戏，去人实远。”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严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尝相召。蔡尚书今日谓能负荷矣。”

孝武帝喜欢捉弄、侮辱手下臣属们，从太宰刘义恭以下的大臣，没有一个人没被污言秽语侮辱过。孝武帝经常把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叫做“北方佬”，把仆射刘秀之喊做“老抠门”，把颜师伯叫做“大板牙”，其他无论是高矮、胖瘦，都给起过外号。黄门侍郎宗灵秀身体肥胖，叩拜后起身很不方便，每次聚会，孝武帝偏偏不断赏赐给他东西，就是想要看他跌跌撞撞谢恩的样子，以此取笑。孝武帝还宠爱一个昆仑奴，他经常让昆仑奴拿着棍棒殴击各位官员，自尚书令柳元景以下，都不免挨打。这个昆仑奴只忌惮蔡兴宗的方正严肃，不敢戏弄。颜师伯对仪曹郎王耽之说：“蔡尚书能经常免遭戏弄，和普通人相距实在太远。”王耽之回答说：“以前，蔡豫章在宰相府时，也是以方正严肃、不苟言笑而免于嘲弄，而武帝在举办私人欢宴时，也从不邀请蔡豫章参加。今天的蔡尚书可以说是能继承他父亲的优秀品德了。”

[7]壬寅，魏主如阴山。

[7]壬寅（二十八日），北魏国主前往阴山。

[8]六月，戊辰，以秦郡太守刘德愿为豫州刺史。德愿，怀慎之子也。

[8]六月，戊辰（二十五日），朝廷任命秦郡太守刘德愿为豫州刺史。刘德愿是刘怀慎的儿子。

上既葬殷贵妃，数与群臣至其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悲者当厚赏。"德愿应声恸哭，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故用豫州刺史以赏之。上又令医术人羊志哭贵妃，志亦呜咽极悲。他日有问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

孝武帝安葬了殷贵妃后，几次和臣属来到殷贵妃的墓前凭吊。他对刘德愿说："你哭殷贵妃，如果哭得很悲伤，我就厚厚地赏赐你。"话刚说完，刘德愿已经失声痛哭起来，捶胸顿足，眼泪、鼻涕都流到了一起。孝武帝大为高兴，就把豫州刺史的官职赏赐给了他。孝武帝又命令医师羊志也哭殷贵妃，羊志也呜呜咽咽地哭得极其悲痛。过了些日子，有人问羊志："你从哪里这么快弄来了这些眼泪？"羊志回答说："我那时不过是哭自己死去了的小妾罢了。"

上为人，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又善崌骑射，而奢欲无度。自晋氏渡江以来，宫室草创，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晋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兴，无所增改。上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妾幸臣，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蝇拂。侍中袁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上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淑之兄子也。

孝武帝为人机警、勇敢、果断、迅速，他学问渊博，文章写得敏捷华丽，他阅读书信或奏章能一目七行。同时，他又善于骑马和射箭，但是，他奢侈、纵欲没有节制。从东晋渡过长江南下以来，宫殿都是草草建造的，朝会或宴请也不过在东堂或西堂而已。晋孝武帝末年才建造了清暑殿。刘宋兴起后，也没有什么增加或改动。到了孝武帝，就开始大兴土木，扩建宫室，墙上和柱子上都用锦绣装饰。对他宠爱的妻妾和臣属的赏赐，把国库内所有的东西都拿空了。他曾经毁掉武帝刘裕住过的屋子，在那里兴建了玉烛殿，和手下大臣一起前去观看，旧屋床头上还有一截土墙，墙上挂着麻葛灯笼和麻线蝇拂。侍中袁看完，盛赞武帝节俭朴素的品德。孝武帝没有回答什么，只是自言

自语地说：“庄稼汉得到这种享受已经是很过分的了。”袁是袁淑哥哥的儿子。

[9]秋，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为淮南王，子产为临贺王。

[9]秋季，八月，乙丑（二十三日），刘宋孝武帝立皇子刘子孟为淮南王，刘子产为临贺王。

[10]丙寅，魏主畋于河西；九月，辛巳，还平城。

[10]丙寅（二十四日），北魏国主在河西打猎。九月，辛巳（初九），返回平城。

[11]庚寅，以新安王子鸾兼司徒。

[11]庚寅（十八日），刘宋朝廷任命新安王刘子鸾兼任司徒。

[12]丙申，立皇子子嗣为东平王。

[12]丙申（二十四日），孝武帝立皇子刘子嗣为东平王。

[13]冬，十月，癸亥，以东海王为司空。

[13]冬季，十月，癸亥（二十二日），朝廷任命东海王刘为司空。

[14]己巳，上校猎姑孰。

[14]己巳（二十八日），孝武帝到姑孰比试打猎。

[15]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来聘。明根奉使三返，上以其长者，礼之有加。

[15]北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前来刘宋聘问。游明根担任北魏使节，曾三次出使刘宋，孝武帝因为他年龄大，对他特别礼遇。

[16]十一月，癸巳，上习水军于梁山。

[16]十一月，癸巳（二十二日），孝武帝在梁山训练水军。

十二月，丙午，如历阳。

十二月，丙午（初六），孝武帝前往历阳。

甲寅，大赦。

甲寅（十四日），刘宋实行大赦。

[17]己未，太宰义恭加尚书令。

[17]己未（十九日），朝廷加授太宰刘义恭为尚书令。

[18]癸亥，上还建康。

[18]癸亥（二十三日），孝武帝回到建康。

八年（甲辰、464）

八年（甲辰，公元464年）

[1]春，正月，丁亥，魏主立其弟云为任城王。

[1]春季，正月，丁亥（十七日），北魏国主封立他的弟弟拓跋云为任城王。

[2]戊子，以徐州刺中新安王子鸾领司徒。

[2]戊子（十八日），孝武帝任命徐州刺史，新安王刘子鸾兼任司徒。

夏，闰五月，壬寅，太宰义恭领太尉。

夏季，闰五月，壬寅（初五），朝廷任命太宰刘义恭兼任太尉。

[3]上末年尤贪财利，刺史、二千石罢还，必限使献奉，又以蒲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终日酣饮，少有醒时。常凭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肃然整容，无复酒态。由是内外畏之，莫敢驰惰。庚申，上殂于玉烛殿。遗诏："太宰义崐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以骠骑将军、南兖州刺史柳元景领尚书令，入居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始兴公沈庆之参决；若有军旅，悉委庆之；尚书中事，委仆射颜师伯；外监所统，委领军将军王玄谟"。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大赦。吏部尚书蔡兴宗亲奉玺绶，太子受之，傲惰无戚容。兴宗出，告人曰："昔鲁昭不戚，叔孙知其不终，家国之祸，其在此乎！"

[3]孝武帝晚年，更是贪财好利，凡是刺史、二千石官员免官回京时，一定限令他们进献贡奉，同时，还和他们一块儿赌博，直到把他们的钱赢光才停止。他整天都是开怀畅饮，很少有清醒的时候。经常是伏在案几上昏睡过去，有时一旦外面有急事呈奏，他马上抖擞精神，整理好容装，一点酒意都没有了。因此，内臣外属们，对他都十分畏惧，没有一个人敢做事懈怠。庚申（二十三日），孝武帝在玉烛殿去世。留下遗诏说："免去太宰刘义恭的尚书令一职，加授中书监。任命骠骑将军、南兖州刺史柳元景兼任尚书令，进入内城居住。朝廷事务，无论大小，全都要奏启二人。国家大事要和始兴公沈庆之商量决定。如果有军务，就全都委托沈庆之处理。尚书府的事务，托付给仆射颜师伯处理。统领外监事务，交给领军将军王玄谟处理。"这一

天，太子刘子业登基即位，时年十六岁，下令大赦。吏部尚书蔡兴宗亲自将玉玺捧上来，交给刘子业，刘子业接了过来，可是，他态度懈怠无礼，脸上一点悲哀的样子都没有。蔡兴宗退出来，对人说："从前，鲁昭公即位时，毫无悲伤之色，叔孙穆子就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如今，刘宋国家的灾祸，莫非就要在他身上出现吗？"

[4]甲子，诏复以太宰义恭录尚书事，柳元景加开府仪同三司，领丹杨尹，解南兖州。

[4]甲子（二十七日），诏令太宰刘义恭再任录尚书事。加封柳元景为开府仪同三司，兼任丹杨尹，免去南兖州刺史之职。

[5]六月，丁亥，魏主如阴山。

[5]六月，丁亥（二十日），北魏国主前往阴山。

[6]秋，七月，己亥，以晋安王子勋为江州刺史。

[6]秋季，七月，己亥（初二），任命晋安王刘子勋为江州刺史。

[7]柔然处罗可汗卒，子予成立，号受罗部真可汗，改元永康。部真帅众侵魏；辛丑，魏北镇游军击破之。

[7]柔然处罗可汗郁久闾吐贺真去世，他的儿子郁久闾予成继立，号为受罗部真可汗。改年号为永康。郁久闾予成率军南下侵犯北魏。辛丑（初四），北魏北方镇守的流动军队击败郁久闾予成。

[8]壬寅，魏主如河西。高车五部相聚祭天，众至数万。魏主亲往临视之，高车大喜。

[8]壬寅（初五），北魏国主前往河西。高车五个部落聚集在一起，举行祭天仪式，人数达数万之多。北魏国主亲自前往观看，高车人大为高兴。

[9]丙午，葬孝武皇帝于景宁陵，庙号世祖。

[9]丙午（初九），在景宁陵将孝武帝安葬，庙号称为世祖。

[10]庚戌，尊皇太后日太皇太后，皇后日皇太后

[10]庚戌（十三日），刘子业尊祖母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母亲皇后王氏为皇太后。

[11]乙卯，罢南北二驰道，及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元嘉。尚书蔡兴宗于都座慨然谓颜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终。三

年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撤，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师伯不从。

[11]乙卯（十八日），刘子业下令废掉南北御用大道，废除孝建年以来更改的规章制度，恢复元嘉时代的制度。吏部尚书蔡兴宗在都座，不禁感慨地对颜师伯说：“先帝虽然并不是品德极高的皇帝，总的说来他还始终没有离开正路。三年不改父亲的制度，这是古代经典认为难能可贵的事。如今，先帝的祭堂刚刚撤掉，还没有离开他的墓陵多远，那时所有的规章制度，不管它对错、好坏，就要一律削砍改变。虽然这是改朝换代，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天下有识之士，可以据此判断一个人。”颜师伯不这样认为。

太宰义恭素畏戴法兴、巢尚之等，虽受遗辅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归近习。法兴等专制朝权，威行近远，诏敕皆出其手；尚书事无大小，咸取决焉，义恭与颜师伯但守空名而已。

太宰刘义恭平素一直害怕戴法兴、巢尚之等人，虽然他接受遗命辅佐朝政，但他总是退缩不愿多管政事。所以，大权实际上是握在皇帝身边的宠臣手里。戴法兴等人专权独断，威势使远近的人们都很害怕。皇帝的诏令、文告，一概出自他们之手。尚书事务，无论大小巨细，也都由他们全权决定。刘义恭和颜师伯实际上不过是守空名而已。

蔡兴宗自以职管铨衡，每至上朝，辄为义恭陈登贤进士之意，又箴规得失，博论朝政。义恭性挠，阿顺法兴，恒虑失旨，闻兴宗言，辄战惧无答。兴宗每奏选事。法兴、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在者。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师伯曰：“主上谅暗，不亲万机；而选举密事，多被删改，复非公笔，亦不如是何天子意！”数与义恭等争选事，往复论执。义恭、法兴皆恶之。左迁兴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复留之建康。

吏部尚书蔡兴宗自认为自己的职权是管理铨选授官，所以，每到上朝时，他都要向刘义恭谈论举荐贤能人才的意思，又不时地检讨得失，多方议论朝政。刘义恭性格怯懦、屈从，对戴法兴极尽阿谀顺从，常常害怕不对他们的心思。他每次听蔡兴宗这么说，就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回答一句。蔡兴宗每次呈奏要任命的名单，戴法兴和巢尚

之等人就圈圈点点、反复更换，很少能保住名单上所列的人选。蔡兴宗在朝堂上对刘义恭和颜师伯说：“主上正值守丧期间，不能亲自处理纷繁的朝政，而选任官员是朝廷秘密大事，可是，每次都要被删、涂改，涂改的笔迹又不是你们的，也不知这是不是天子的意思。”蔡兴宗多次跟刘义恭等争论任选官员的事情，来来回回各执己见。刘义恭和戴法兴等人都很讨厌他。于是，就把蔡兴宗贬到新昌任太守。不久，又因蔡兴宗声望太高，又把他留在建康。

[12]丙辰，追立何妃曰献皇后。

[12]丙辰（十九日），刘子业追封已去世的太子妃何令婉为献皇后。

[13]乙丑，新安王子鸾解领司徒。戴法兴等恶王玄谟刚严，八月，丁卯，以玄谟为南徐州刺史。

[13]乙丑（二十八日），新安王刘子鸾被解除司徒兼职。戴法兴等人讨厌王玄谟的刚毅严正，八月，丁卯（初一），任命王玄谟为南徐州刺史。

[14]王太后疾笃，使呼废帝。帝曰：“病人间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谓侍音：“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己丑，太后殂。

[14]皇太后王宪病势严重，派人去叫废帝刘子业。废帝说：“病人房子里鬼多，我怎么能去。”王太后气得大怒，对身旁侍者说：“拿把刀来，剖开我肚子看看，我怎么会生出这种东西。”己丑（二十三日），王太后去世。

[15]九月，辛丑，魏主还平城。

[15]九月，辛丑（初五），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16]癸卯，以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特进、右光禄大夫。

[16]癸卯（初七），刘宋朝廷任命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特进、右光禄大夫。

[17]乙卯，葬文穆皇后于景宁陵。

[17]乙卯（十九日），刘子业在景宁陵安葬母亲文穆皇后。

[18]冬，十二月，壬辰，以王畿诸郡为扬州，以扬州为东扬州。癸巳，以豫章王子尚为司徒、扬州刺史。

[18]冬季，十二月，壬辰（二十八日），刘宋朝廷把王畿各个郡划为扬州，把现在的扬州仍称东扬州。癸巳（二十九日），任命豫章王刘子尚为司徒、扬州刺史。

是岁，青州移治东阳。

这年，朝廷又把青州州府移回东阳。

宋之境内，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县千二百九十九，户九十四万有奇。东方诸郡连岁旱饥，米一升钱数百，建康亦至百余钱，饿死什六七。

刘宋国境内，总共有二十二个州、二百七十四个郡、一千二百九十九个县、九十四万多户。东边各郡经常连年干旱，出现饥荒，买一升米要几百钱，建康也达到了一百多钱，因此，十分之六七的人都被饿死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卷

宋纪十二 太宗明皇帝上之上泰始元年（乙巳、465）

宋纪十二 宋明帝泰始元年（乙巳，公元465年）

[1]春，正月，乙未朔，废帝改元永光，大赦。

[1]春季，正月，乙未朔（初一），刘宋废帝刘子业改年号为永光。实行大赦。

[2]丙申，魏大赦。

[2]丙申（初二），北魏实行大赦。

[3]二月，丁丑，魏主如楼烦宫。

[3]二月，丁丑（十四日），北魏国主前往楼烦宫。

[4]自孝建以来，民间盗铸滥钱，商货不行。庚寅，更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更薄小，无轮郭，不磨，谓之“耒子”。

[4]孝武帝即位后，民间私自滥造劣等钱币越来越厉害，商贾活动无法进行。庚寅（二十七日），改铸二铢钱，样式上转为细小。朝廷铸制的官钱，每次流通起来，民间就立刻模仿铸制，而且比官钱更薄更小，没有轮廓，也不加工磨平，被称为“耒子”。

[5]三月，乙巳，魏主还平城。

[5]三月，乙巳（十二日），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6]夏，五月，癸卯，魏高宗殂。初，魏世祖经营四方，国颇虚耗，重以内难，朝野楚楚。高宗嗣之，与时消息，静以镇之，怀集中外，民心复安。甲辰，太子弘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

[6]夏季，五月，癸卯（十一日），北魏国主文成帝拓跋浚去世。当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四处出兵，扩大疆土，国力空虚，再加上朝廷内部不断发生变乱，使朝廷官属与老百姓都十分痛苦。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按照节令使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心种植，尽量减少高压手段，实行怀柔统治，安抚远近内外民众，民心又安定下来了。甲辰（十二日），太子拓跋弘继承帝位，下令大赦，尊皇后冯氏为皇太后。

显祖时年十二，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专权，矫诏杀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于禁中。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治疾于代郡温泉，乙浑使司卫监穆多侯召之。多侯谓丽曰：“浑有无君之心。今宫车晏驾，王德望素，奸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观之；朝廷安静，然后入，未晚也。”丽曰：“安有闻君父之丧、虑患而不赴者乎！”即驰赴平城。乙浑所为多不法，丽数争之。戊申，浑又杀丽及穆多侯。多侯，寿之弟也。己酉，魏以浑为太尉、录尚书事，东安王刘尼为司徒，尚书左仆射代人和其奴为司空。殿中尚书顺阳公郁谋诛乙浑，浑杀之。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这年十二岁。所以朝廷大权都握在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手里。乙浑假传圣旨，在禁中杀害了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此时，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正因病在代郡温泉治疗，乙浑就派司卫监穆多侯前去征召他回京。穆多侯对陆丽说：“乙浑已有反叛的心意，如今，先帝刚刚晏驾，大王您又是素来德高望重的，被奸佞贼臣所忌恨，所以，您还是暂时留在这里，听听动静再说。待朝廷安静下来再回去也不晚啊。”陆丽说：“哪有听说君父死了，忧虑自己的得失安危而不前去奔丧的人？”说完，就骑马赶往平城。乙浑所作所为大多不合法制，陆丽多次和他争辩。戊申（十六日），乙浑又杀了陆丽和穆多侯。穆多侯是穆寿的弟弟。己酉（十七日），北魏任命乙浑为太尉、录尚书事，东安王刘尼为司徒，尚书左仆射代郡人和其奴为司空。殿中尚书顺阳公拓跋郁图谋诛杀乙浑，乙浑把他杀了。

[7]壬子，魏以淮南王它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凉州。

[7]壬子（二十日），北魏任命淮南王拓跋它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宁凉州。

[8]魏开酒禁。

[8]北魏解除禁酒令。

[9]壬午，加柳元景南豫州刺史，加颜师伯丹杨尹。

[9]壬午（二十一日），刘宋加授柳元景为南豫州刺史，加授颜师伯为丹杨尹。

[10]秋，七月，癸巳，魏以太尉乙浑为丞相，位居诸王上；事无大小，皆嵋决于浑。

[10]秋季，七月，癸巳（初二），北魏任命太尉乙浑为丞相，位居各位王之上。朝廷事务无论大小，都要由乙浑决定。

[11]废帝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犹难太后、大臣及戴法兴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渐长，欲有所为，法兴辄抑制之，谓帝曰："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邪！"帝稍不能平。所幸阉人华愿儿，赐与无算，法兴常加裁减，愿儿恨之。帝使愿儿于外察听风谣，愿儿言于帝曰："道路皆言'宫中有二天子：法兴真天子，官为赝天子。'且官居深宫，与人物不接，法兴与太宰、颜、柳共为一体，往来门客恒有数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法兴是孝武左右，久在宫闱；今与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复官有。"帝遂发诏免法兴，遣还田里，仍徙远郡。八月，辛酉，赐法兴死；解巢尚之舍人。

[11]刘宋废帝年纪幼时就急躁粗暴。即位后，开始时他还多多少少接受母亲王太后、大臣以及戴法兴等人的管束，不敢放任。王太后去世后，他也慢慢长大了，他想要有所作为，但每次戴法兴都加以阻挠，对他说："你这么乱做，难道是想要当营阳王吗？"废帝听到这种威吓，心里越来越不高兴。废帝庞爱小太监华愿儿，赏赐给他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戴法兴经常加以限制，减少这一支出，华愿儿因此恨戴法兴。废帝令华愿儿到宫廷外打听老百姓对朝廷的议论，华愿儿对废帝说："外面人们都说'皇宫内有两个天子，戴法兴是真天子，您是假天子。'况且，您住在深宫之内，和外边没有接触，戴法兴和太宰刘义恭、颜师伯、柳元景是结为一体，他们门下来往的宾客，总有数百人之多，内外官民对他们没有不畏惧、服从的。戴法兴又是孝武帝的左右亲信，在宫廷内已经很久了，如今，他和别人合为一家，我深怕您这个位子不再会属于您所有。"废帝立刻下诏罢免了戴法兴，遣返他回到农村老家，又把他放逐到边远的郡县。八月，辛酉（初一），又命戴法兴自杀，免去巢尚之的中书通事舍人之职。

员外散骑侍郎东海奚显度，亦有宠于世祖。常典作役，课督苛虐，捶扑惨毒，人皆苦之。帝常戏曰："显度为百姓患，比当除之。"左右因唱诺，即宣旨杀之。

员外散骑常侍、东海人奚显度，也受过孝武帝的宠爱，曾负责建筑方面的事务，他监督苛刻，暴虐肆行，对干活的人动不动就残酷地鞭打一通，所以，人们都感到痛苦。废帝曾戏笑说："奚显度是老百姓的

祸患，不久就该除掉他。”而左右竟当真顺势答应下来，马上传达圣旨，杀了奚显度。

尚书右仆射、领卫尉卿、丹杨尹颜师伯居权日久，骄奢淫恣，为衣冠所疾。帝欲亲朝政，庚午，以师伯为尚书左仆射，解卿、尹，以吏部尚书王为右仆射，分其权任。师伯始惧。

尚书右仆射、领卫尉卿、丹杨尹颜师伯把持朝廷大权很久，他骄奢淫逸，受到士族们的忌恨。废帝打算亲自处理朝政，庚午（初十），任命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免去他的卫尉卿和丹杨尹的职务，又任命吏部尚书王为右仆射，和颜师伯分权行事。颜师伯这才开始感到害怕。

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过从。世祖殂，太宰义恭等皆相贺曰：“今日始免横死矣。”甫过山陵，义恭与柳元景、颜师伯等声乐酣饮，不舍昼夜；帝内不能平。既杀载法兴，诸大臣无不震慑，各不自安；于是元景、师伯密谋废帝，立义恭，日夜聚谋，而持疑不能决。元景以其谋告沈庆之；庆之与义恭素不厚，又师伯常专断朝事，不与庆之参怀，谓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预政事！”庆之恨之，乃发其事。

当初，孝武帝对人十分猜忌，所以，王公大臣们都十分谨慎行事，没有谁敢随便来往。孝武帝去世，太宰刘义恭等人都互相庆贺，说：“到今天才可免于横祸而死了。”刚刚将孝武帝安葬完毕，刘义恭就和柳元景、颜师伯等人观歌听曲，开怀畅饮，不分昼夜。废帝心中大为不满。戴法兴被杀以后，各位大臣无不感到震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于是，柳元景和颜师伯秘密策划，要废掉刘子业，立刘义恭为皇帝。他们日日夜夜聚集在一起策划、筹谋，但始终犹豫不定。柳元景把这一密谋偷偷告诉了沈庆之，沈庆之和刘义恭平日关系就不好，而颜师伯又经常独断专行，从不和沈庆之商议，他对尚书令史说：“沈庆之不过是个爪牙而已，哪里能参预朝廷政事！”所以，沈庆之对颜师伯一直恨之入骨，为此，他竟把柳元景等人的预谋告发了。

癸酉，帝自帅羽林兵讨义恭，杀之，并其四子。断绝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谓之“鬼目粽”。别遣使者称诏召柳元景，以兵随之。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祸至，入辞其母，整朝服乘车应召。弟车骑司马叔仁戎服，帅左右壮士欲拒命，元景苦禁

之。既出巷，军士大至，元景下车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获颜师伯于道，杀之，并其六子。又杀廷尉刘德愿。改元景和，文武进位二等。遣使诛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隶矣。

癸酉（十三日），废帝亲自率领羽林军讨伐刘义恭，杀了刘义恭及他的四个儿子。又将刘义恭的身体肢解，把胃肠挑出来，把眼睛剜出来，然后用蜜糖浸渍，称它为“鬼目粽”。同时，废帝又另外派遣使者前去柳元景家里，征召柳元景，并派士兵跟在使者左右，柳元景的左右侍从赶快跑来告诉柳元景，说“兵刃非同往常”。柳元景知道大祸来临，他进去和母亲辞别，然后，镇定自若，穿上朝服，乘车前去应召。柳元景的弟弟、车骑司马柳叔仁穿着战服，率领左右壮士打算拒绝听命，柳元景苦苦劝阻。等到柳元景走出巷口，行刑军士已经到达，于是，柳元景下车，接受斩首，临刑前，他面色安然，从容镇定。柳元景的六个弟弟、八个儿子及各个侄子也同遭杀戮。同时，又在路上抓获了颜师伯，将其斩首，颜师伯的六个儿子也被诛杀。废帝又下令杀了廷尉刘德愿。改年号为景和，文武官员全都提升二级。废帝派遣使者杀了湘州刺史、江夏王世子刘伯禽。从此，公卿以下官员都随时会像奴隶一样被殴打侮辱。

初，帝在东宫，多过失，世祖欲废之而立新安王子鸾，侍中袁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诛群公，欲引进，任以朝政，迁为吏部尚书，与尚书右丞徐爰皆以诛义恭等功，赐爵县子。

最初，废帝在东宫时，经常出现过失，所以，孝武帝想要废黜他，而立新安王刘子鸾为太子，但是，侍中袁大赞刘子业称“太子喜爱学习，有日求进取的美德”，孝武帝这才作罢。废帝为此十分感激袁。等到各位大臣被诛杀以后，废帝就打算引用并提升袁，让他掌管朝政，于是把他提升为吏部尚书，他和尚书右丞徐爰一样，都因诛杀刘义恭等人有功，二人被赐爵，封为县子。

徐爰便僻善事人，颇涉书传，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参顾问；既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为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时殿省旧人多见诛逐，唯爰巧于将迎，始终无迕；废帝待之益厚，群臣莫及。帝每出，常与沈庆之及山阴公主同辇，爰亦预焉。

徐爰精于逢迎谄媚，懂得怎样取悦他人，也涉猎过很多诗书史传，自从元嘉初年，他就进入皇宫做皇帝的左右侍从，参加商议决断朝廷的一些事务，他既长于附和逢迎，而且又能用一些经典词句装饰自己，因此，很受文帝的信任。孝武帝时，对他更为信任。当时，正赶上宫廷、朝廷里的旧人大多被诛杀或被放逐，只有徐爰一人工于心计，巧于迎合，自始至终没有忤逆过皇帝。废帝对他是更加优厚，其他臣属没有谁能赶得上他。废帝每次出去，经常和沈庆之及山阴公主乘坐同一辆辇车，徐爰也往往是其中之一。

山阴公主，帝姊也，适驸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尝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附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进爵会稽郡长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渊貌美，公主就帝请以自侍；帝许之。渊侍公主十馀日，备见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渊，湛之之子也。

山阴公主刘楚玉是废帝的姐姐，嫁给了附马都尉何戢。何戢是何偃的儿子。山阴公主更是一个恣意放荡的人，她曾经对废帝说："妾与陛下，虽然男女性别不一样，但都是一个父亲所生。陛下的六宫可以有上万美女，可妾却只有附马一人，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于是，废帝就为山阴公主选了三十个面首，侍奉在山阴公主身旁，并加封山阴公主为会稽郡长公主，俸禄和郡王一样。吏部郎褚渊容貌漂亮，于是，公主就去废帝那里请求让褚渊侍奉自己。废帝答应了她。褚渊侍奉了公主十几天，备受公主的威逼，但褚渊宁死不屈，最后才得以幸免放回。褚渊是褚湛之的儿子。

帝令太庙别画祖考之像，帝入庙，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数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恶；但末年不免儿斫去头。"指世祖像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立召画工令齇之。

废帝命令在太庙另外绘制祖先的画像，画成之后，他进入庙内观看，指着高祖刘裕画像说："他可是一位大英雄，活捉了几个天子。"又指着文帝刘义隆的画像说："他也不错，只可惜晚年被儿子砍了头。"然后，指着孝武帝刘骏的画像说："他是个大酒糟鼻子，可现在怎么没有了？"说完，立刻叫画匠把刘骏的酒糟鼻子画出来。

[12]以建安王休仁为雍州刺史，湘东王为南豫州刺史，皆留不遣。

[12]刘宋朝廷任命建安王刘休仁为雍州刺史，任命湘东王刘为南豫州刺史，但把他们全都留在建康，没有到任。

[13]甲戌，以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领尚书令。以始兴公沈庆之为侍中、太尉；庆之固辞。徵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谟为领军将军。

[13]甲戌（十四日），刘宋朝廷任命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刘子尚兼尚书令；始兴公沈庆之为侍中、太尉。沈庆之坚决推辞。朝廷又征调青、冀二州的刺史王玄谟为领军将军。

[14]魏葬文成皇帝于金陵，庙号高宗。

[14]北魏在金陵安葬了文成帝，庙号为高宗。

[15]九月，癸巳，帝如湖熟，戊戌，还建康。

[15]九月，癸巳（初三）废帝前往湖熟。戊戌（初八），返回建康。

新安王子鸾有宠于世祖，帝疾之。辛丑，遣使赐子鸾死，又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发殷贵妃墓，又欲掘景宁陵，太史以为不利于帝，乃止。

新安王刘子鸾很受孝武帝的庞爱，废帝极其嫉妒。辛丑（十一日），废帝派遣使者命刘子鸾自杀，同时还杀了刘子鸾的同母弟弟南海王刘子师以及同母妹妹，掘除了殷贵妃的坟墓，又打算掘开景宁陵，太史认为这样做会对废帝不利，才没做。

初，金紫光禄大夫谢庄为殷贵妃《诔》曰：“赞轨尧门。”帝以庄比贵妃于钩弋夫人，欲杀之。或说帝曰：“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为困。庄生长富贵，今系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剧，然后杀之，未晚也。”帝从之。

最初，金紫光禄大夫谢庄为殷贵妃写诔文，说：“辅佐在尧母门中。”废帝认为这是谢庄把殷贵妃比作了汉武帝的钩弋夫人，所以打算杀了他。有人对废帝说：“死这件事，人人都是一样的，一下子的痛苦，不足以不能忍受。谢庄生长于富贵人家，如今，应该把他关押在尚方署，让他尝尝天下最大的痛苦，然后再杀他也不晚，”废帝依从了这一建议。

[16]徐州刺史义阳王昶，素为世祖所恶，民间每讹言昶当反；是岁，讹言尤甚，废帝常谓左右曰：“我即大位以来，遂未尝戒严，使人

邑邑！”昶使典签蘧法生奉表诣建康，求入朝，帝谓法生曰：“义阳与太宰谋反，我正欲讨之。今知求还，甚善！”又屡诘问法生，“义阳谋反，何故不启？”法生惧，逃还彭城；帝因此用兵。己酉，下诏讨昶，内外戒严。帝自将兵渡江，命沈庆之统诸军前驱。

[16]徐州刺史、义阳王刘昶，平时就令孝武帝厌恶，民间经常讹传刘昶终有一天会造反。这年，这种谣传更为厉害，废帝常对左右侍从说：“自从我登基即位以来，还没有实行过戒严，这使人感到不痛快。”刘昶派典签蘧法生到建康呈递奏章，请求入朝晋见。废帝对蘧法生说：“刘昶和刘义恭谋反，我正打算前去讨伐他。现在知道他请求回来真是太好了！”接着又不断责问蘧法生：“刘昶图谋造反，你为什么不向上启奏？”蘧法生听后很害怕，马上逃回了彭城。废帝为此动用军队前去讨伐刘昶。己酉（十九日），诏令讨伐刘昶，京师内外实行戒严。废帝亲自率领大军渡过长江，命令沈庆之率领其他各路大军做前锋。

法生至彭城，昶即聚兵反；移檄统内诸郡，皆不受命，斩昶使；将佐文武悉怀异心。昶知事不成。弃母、妻，携爱妾，夜与数十骑开北门奔魏。昶颇涉学，能属文，魏人重之，使尚公主，拜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赐爵丹杨王。

蘧法生回到彭城，刘昶就起兵反叛，派人将檄文送到自己管辖的各郡，可是这些郡却拒绝接受命令，斩杀了刘昶派去的使者。刘昶手下的文武将士也都怀有二心。刘昶知道此事肯定不会成功，就抛弃了母亲和妻子，只带着自己宠爱的小妾，在深夜和几十名骑兵，打开北门，逃奔到北魏。刘昶颇有学问，下笔成文，北魏很器重他，让他娶了公主，拜他为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岷赐爵为丹杨王。

[17]吏部尚书袁，始为帝所宠任，俄而失指，待遇顿衰，使有司纠奏其罪，白衣领职。惧，诡辞求出。甲寅，以督雍·梁诸军事、雍州刺史。舅蔡兴宗谓之曰：“襄阳星恶，何可往？”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愿生出虎口耳。且天道辽远，何必皆验！”

[17]吏部尚书袁，开始时很受废帝的庞信，就不合废帝心意，对他的态度和礼遇一下子就变了，并下令有关部门弹劾袁，仅以平民的身份担任现职。袁深为恐惧，就编了一些理由，请求调任外地。甲寅（二十四日），朝廷任命袁为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袁的

舅父蔡兴宗对他说：“襄阳的星位不好，怎么能去？”袁说：“白刃加于面前，不管什么流箭射来都无法自救了。今天这次出行，只盼活着逃出虎口罢了。况且，天之道深远难测，吉凶怎么能一定都应验！”

是时，临海王子顼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朝廷以兴宗为子顼长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兴宗辞不行。说兴宗曰：“朝廷形势，人所共见。在内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陕西，为八州行事，在襄、沔，地胜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陆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岂比受制凶狂、临不测之祸乎！今得间不去，后复求出，岂可得邪！”兴宗曰：“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宫省内外，人不自保，会应有变。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祸，各行其志，不亦善乎！”

这时，临海王刘子顼是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朝廷任命蔡兴宗为刘子顼的长史、南郡太守，代理府州事，蔡兴宗推辞不去。袁就劝蔡兴宗说：“朝廷目前的形势，人人都看得很清楚。留在这里的大臣，常常是朝不保夕，舅父出居荆州，管八州军事，我在襄、沔一带，那里地势优越、兵力强大，离江陵只有咫尺之远，水路和陆路交通便利。如果朝廷有变化，我们就可以一起建树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这比起在朝廷受残暴之人压制、总是面对不测之祸岂不是更好吗？如今你有机会出去而不肯走，以后你再请求外出，怎么能得到呢？”蔡兴宗说：“我出身于一般门第，一步步得以升迁，和主上太疏远了，不见得会有什么大的祸患，从而招来大祸。朝廷内外，人人都岌岌可危，这样看来，一定会发生变故。如果朝廷内的祸难得以消除，地方上的祸患却不好估计。你打算在外地保求自己，我则想在朝廷内免于灾祸，我们各行己志，不也是很好嘛！”

于是狼狈上路，犹虑见追；行至寻阳，喜曰：“今始免矣。”邓琬为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寻阳内史，行江州事。与之款狎过常，每清闲，必尽日穷夜。与琬人地本殊，见者知其有异志矣。寻复以蔡兴宗为吏部尚书。

于是，袁匆匆忙忙上路了，他还担心会被追捕。一直走到寻阳，才高兴地说：“现在才开始免于大祸了。”邓琬当时是晋安王刘子勋的镇军长史、寻阳内史，执行江州刺史事务。袁与他交往游玩，亲密异常，一有空闲二人就整天整夜地在一起。袁和邓琬的人品门第本来就

不一样，看见的人，都知道他们有了反叛的意图。不久，朝廷又任命蔡兴宗为吏部尚书。

[18]戊午，解严。帝因自白下济江至瓜步。

[18]戊午（二十八日），刘宋解除戒严。废帝因此从白下过长江，到了瓜步。

[19]沈庆之复启听民私铸钱，由是钱货乱败。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环钱”；贯之以缕，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

[19]沈庆之再次启奏，请求允许民间私自铸钱。从此以后，钱币的情况非常混乱。一千钱串起来还不满三寸之高，其大小也与此相当，人们称之为“鹅眼钱”，比“鹅眼钱”更差的叫“线环钱”。这种“线环钱”，用线串起来后，放到水里也不沉底，而只要用手一捏，立刻破碎。集市上都不计算数目，十万钱都不满一捧，一斗米就要一万钱，商货交易已无法进行。

[20]冬，十月，丙寅，帝还建康。

[20]冬季，十月，丙寅（初七），废帝回到建康。

[21]帝舅东阳太守王藻尚世祖女临川长公主。公主妒，谮藻于帝。已卯，藻下狱死。

[21]废帝的舅父、东阳太守王藻娶了文帝的女儿、临川长公主刘英媛。刘英媛生性嫉妒，就在废帝面前进谗言陷害王藻。己卯（二十日），王藻被捕入狱而死。

会稽太守孔灵符，所至有政绩；以忤犯近臣，近臣谮之，帝遣使鞭杀灵符，并诛其二子。

会稽太守孔灵符，所到之处，都有政绩，但是，只因为他冒犯了废帝的左右亲信，这些人就诬陷他，废帝竟派人用鞭子抽死了孔灵符，同时，还诛杀了孔灵符的两个儿子。

宁朔将军何迈，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长公主。帝纳主于后宫，谓之谢贵嫔；许言公主薨，杀宫婢，送迈第殡葬，行丧礼。庚辰，拜贵嫔为夫人。加鸾辂龙旗，出警入跸。迈素豪侠，多养死士，谋因帝出游，废之，立晋安王子勋。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将兵诛迈。

宁朔将军何迈是何的儿子，娶了废帝的姑母、新蔡长公主刘英媚。可是，废帝却把刘英媚留在后宫，称她为谢贵嫔。而对外又谎称刘英媚死了。他又杀了一个宫女，送给何迈，用公主的礼仪发葬。庚辰（二十一日），封谢贵嫔为夫人，并特别许可，允许刘英媚乘坐有龙旗鸾铃的御车，出入时，所过街市实行戒严。何迈平素豪爽，有侠士风范，而且蓄养了许多为他效死的人。他不能忍受这种侮辱，就计划趁废帝出游时，把他废了，拥立晋安王刘子勋为皇帝。事情走漏风声，十一月，壬辰（初三），废帝亲自率兵杀了何迈。

初，沈庆之既发颜、柳之谋，遂自昵于帝，数尽言规谏，帝浸不悦。庆之惧，杜门不接宾客。尝遣左右范羡至吏部尚书蔡兴宗所。兴宗使羡谓庆之曰："公闭门绝客，以避悠悠请托者耳。如兴宗，非有求于公者也，何为见拒？"庆之使羡邀兴宗。

当初，沈庆之在揭发了颜师伯、柳元景的谋反事件后，就主动向废帝表示亲近，所以，就多次直言劝谏，废帝对他渐渐不满起来。沈庆之为此很害怕，就闭门不接待任何来访客人。一次他曾经派侍从范羡去吏部尚书蔡兴宗那里。蔡兴宗就让范羡转告沈庆之说："您闭门谢客，不过是要逃避无休止的请托罢了。像我蔡兴宗，对您并无所求，为什么也要拒绝不见呢？"于是，沈庆之立刻派范羡去请蔡兴宗。

兴宗往见庆之，因说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伦道尽；率德改行，无可复望。今所忌惮，唯在于公；百姓喁喁，所瞻赖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举朝遑遑，人怀危怖，指麾之日，谁不响应！如犹豫不断，欲坐观成败，岂惟旦夕及祸，四海重责将有所归！仆蒙眷异常，故敢尽言，愿公详思其计。"庆之曰："仆诚知今日忧危，不复自保，但尽忠奉国，始终以之，当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门，兵力顿阙，虽欲为之，事亦无成。"兴宗曰："当今怀谋思奋者，非欲邀功赏富贵，正求脱朝夕之死耳。殿中将帅，唯听外间消息；若一人唱首，则俯仰可定。况公统戎累朝，旧日部曲，布在宫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辈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从！且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殿中将军陆攸之，公之乡人，今入东讨贼，大有铠仗，在青溪未发。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陆攸之帅以前驱，仆在尚书中，自当帅百僚按前代故事，更简贤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诸所施为，民间传言公悉豫之。公今不决，当有先公起

事者，公亦不免附从之祸。闻车驾屡幸贵第，酣醉淹留；又闻屏左右，独入阁内；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庆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仆所能行；事至，固当抱忠以没耳。”

蔡兴守前去探望沈庆之，向他游说说：“主上近来的所作所为，已丧尽人伦天道。要想改变他的德行，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如今他所忌惮的，只是你一人。老百姓所仰望依附的，也只有你一个人了。你威名素来传播很远，天下之人都很佩服。而如今，举朝人士都惶惶不可终日，人人自危，如果你举起大旗，有谁能不热烈响应呢？如果你现在还是犹犹豫豫，不能决断，只是打算坐观国家的兴衰，岂只是大祸将临，而且，将来四海之内都会为此责骂你。我承蒙你不同寻常的厚爱，所以敢于把话全都说出来。希望你能仔细考虑一个办法。”沈庆之说：“我已经知道现在面临的危险和忧患，我已不能再保全自己了，只是想尽忠报国，始终如一罢了。一切只能听从天命了。加上我年事已高，退职在家，手中无一点军权。即使是想这样做，恐怕也不能成功了。”蔡兴宗说：“当今身怀谋略、寻求奋起的人，都不是想要贪图功名富贵，而只是想去摆崐脱那随时都要被诛杀的险地。殿中将帅都在倾听外界的消息，如果有一个人领头起来，那么俯仰之间，大局就可以确定。何况您几个朝代都统领大军，昔日的部下将士，大多都分布在宫廷和朝廷里，蒙受您的大恩的有很多。沈攸之等人，又是您沈家的子弟，怎么会怕他们不响应呢。况且，您的门徒、义附，又都是三吴地区的勇士。殿中将军陆攸之，是您的同乡，如今他去东部讨伐逆贼，拥有大量武器，现在正在青溪停留。您可以拿着他的武器，配备部下，派陆攸之做前锋。我在尚书内，自会率领文武百官，按照前代旧例，另立贤君，治理国家，那么，天下大事从此也就确定了。另外，朝廷所做的很多事情，民间都讹传说有您参与谋划。您现在迟疑不决，当有人在您之前起兵了，那么，您也免不了被当作帮凶，惹下大祸。我听说，主上多次来您这里，每次都是大醉，停留的时间很长。又听说，主上除去左右侍从，经常单独进来，这是万世难寻的好机会，我们不可失去这一机会。”沈庆之说：“听了你的至理之言，令我非常感动。可是这样大的事情，不是我一人能做得了的。事到临头，我也只能怀抱忠贞，一死而已。”

青州刺史沈文秀，庆之弟子也，将之镇，帅部曲出屯白下，亦说庆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祸乱不久，而一门受其宠任，万物皆谓与之同心。且若人爱憎无常，猜忍特甚，不测之祸，进退难免。今因此众力，图之易于反掌。机会难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于流涕。庆之终不从。文秀遂行。

青州刺史沈文秀，是沈庆之弟弟的儿子。他要到州所就任，率领部下屯兵在白下，他也前来劝说沈庆之：“主上如此狂妄暴虐，祸乱不久就会来到，而独我们一家受到他的宠信，人们会都认为我们和他是一条心。况且，这个人喜怒、爱憎变化无常，非常残暴无情，无法预测的灾祸，进也难免，退也难免。现在，趁着众多力量去图谋他，是易如反掌的事。好机会千载难逢，不能失去。”沈文秀再三劝沈庆之，直到落泪。但沈庆之到底也没答应。于是，沈文秀只好告辞。

及帝诛何迈，量庆之必当入谏。先闭青溪诸桥以绝之。庆之闻之，果往，不得进而还。帝乃使庆之从父兄子直将军攸之赐庆之药。庆之不肯饮，攸之以被杀之，时年八十。庆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义恭被支解，谓其弟中书郎文季曰：“我能死，尔能报。”遂饮庆之药而死。弟秘书郎昭明亦自经死。文季挥刀驰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诈言庆之病薨，赠侍中、太尉，谥曰忠武公，葬礼甚厚。

废帝杀何迈时，他估计沈庆之一定前来劝谏。就先关闭了青溪各桥，拒绝沈庆之进来。沈庆之听说何迈被杀后，果然前往劝谏，没有被允许进宫，只好返回。于是，废帝让沈庆之的堂侄、直将军沈攸之赐沈庆之毒药，命沈庆之自杀。沈庆之不肯喝，沈攸之就用被子将沈庆之闷死，沈庆之这年八十岁。沈庆之的儿子、侍中沈文叔打算逃走，又怕像太宰刘义恭那样被肢解了，就对他的弟弟、中书郎沈文季说：“我可以去死，你能报仇。”于是，喝下给沈庆之的毒药而死。沈文叔的弟弟、秘书郎沈昭明也上吊自杀。沈文季挥刀飞马逃走，追赶他的人不敢紧逼，于是免于一死。废帝对外诈称沈庆之病死，追赠沈庆之为侍中、太尉，谥号为忠武公，葬礼也很隆重。

领军将军王玄谟数流涕谏帝以刑杀过差，帝大怒。玄谟宿将，有威名，道路讹言玄谟已见诛。蔡兴宗尝为东阳太守，玄谟典签包法荣家在东阳，玄谟使法荣至兴宗所。兴宗谓法荣曰：“领军殊当忧惧。”法荣曰：“领军比日殆不复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己在门，不保俄顷。”

兴宗曰："领军忧惧，当为方略，那得坐待祸至！"因使法荣劝玄谟举事。玄谟使法荣谢曰："此亦未易可行，期当不泄君言。"

领军将军王玄谟几次痛哭流涕劝谏废帝，说他刑杀过度，废帝大怒。王玄谟是一员老将，很有威望，民间都讹传王玄谟已被诛杀。蔡兴宗曾担任过东阳太守，而王玄谟的典签包法荣也家住东阳。于是，王玄谟就派包法荣到蔡兴宗那里。蔡兴宗对包法荣说："领军恐怕此时更为忧虑、恐惧。"包法荣说："领军近日白天不想吃饭，晚上也睡不着觉。总是说逮捕自己的人就在大门外边，自己不久就保不住命了。"蔡兴宗说："领军忧虑、恐惧，应该想出好办法自救，怎么能坐等大祸临头呢！"于是，蔡兴宗顺势让包法荣劝说王玄谟起兵反叛。王玄谟又让包法荣向蔡兴宗道歉说："这也不是容易办得到的，但我决不会泄漏你说的话。"

右卫将军刘道隆，为帝所庞任，专典禁兵。兴宗尝与之俱从帝夜出，道隆过兴宗车后，兴宗曰："刘君！比日思一闲写。"道隆解其意，掐兴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右卫将军刘道隆，受废帝宠信重用，专门管领禁卫军。蔡兴宗曾经同他一块随从废帝在夜里出游，刘道隆走过蔡兴宗车后，蔡兴宗说："刘君，近来我想找个清闲的日子，和您谈谈。"刘道隆明白他的意思，就掐了一下蔡兴宗的手，说："蔡公不要多言！"

[22]壬寅，立皇后路氏，太皇太后弟道庆之女也。

[22]壬寅（十三日），废帝立路氏为皇后。路皇后是太皇太后的路惠男弟弟路道庆的女儿。

[23]帝畏忌诸父，恐其在外为患，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殴捶陵曳，无复人理。湘东王，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皆肥壮，帝为竹笼，盛而称之，以尤肥，谓之"猪王"，谓休仁为"杀王"，休佑为"贼王"。以三王年长，尤恶之，常录以自随，不离左右。东海王性凡劣，谓之"驴王"；桂阳王休范、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并得从容。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内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为欢笑。前后欲杀三王以十数；休仁多智数，每以谈笑佞谀说之，故得推迁。

[23]废帝对各位叔父是又忌恨又害怕，唯恐他们在外制造祸患，就把他们全都聚在建康，拘禁在殿内，殴打鞭笞欺辱，不再有人伦道

德。湘东王刘、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长得都很肥壮，废帝就把他们三人关在竹笼里，放到秤上称量。因为刘最胖，就称他“猪王”，称刘休仁为“杀王”，刘休为“贼王”。又因为这三个年纪较大，所以更讨厌他们，而且常常押着他们跟随着自己，不离左右。东海王刘品性顽劣，废帝就称他为“驴王”。桂阳王刘休范、巴陵王刘休若年纪还小，所以二人还可以自由，废帝曾经在一个木槽里放上饭，里面又搅拌些杂食，然后在地上挖了一个坑，里面灌满泥巴、脏水，把刘剥光，放到泥坑里，让他用嘴吃槽子里的饭，以此来取笑。他前前后后十几次要杀了这三位叔父，每次都亏得刘休仁机智，谈笑之间，用谄佞阿谀的话去讨好，三人才得以苟延残喘，保住性命。

少府刘妾孕临月，帝迎入后宫，俟其生男，欲立为太子。尝忤旨，帝裸之，缚其手足，贯之以杖，使人担付太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猪未应死。”帝问其故。休仁曰：“待皇子生，杀猪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释之。丁未，妾生子，名曰皇子，为之大赦，赐为父后者爵一级。

少府刘的妾怀孕即将临产，废帝就把她接到后宫，打算等到她生下个男孩后，立为太子。刘曾经触怒了废帝，废帝就命人把他剥光，捆住他的手脚，用一个木棍抬着，把他交给太官说：“今天杀猪。”刘休仁笑着说：“猪不该杀。”废帝问为什么，刘休仁说：“等到皇子生下来，再杀了猪，掏出他的肝肺来。”废帝的怒气这才化解，说：“暂时交给廷尉处理。”经过一夜才放了刘。丁未（十八日），刘的妾生了一个儿子，废帝就称之为皇子，并为此下令大赦。与此同时，全国凡是同时有了儿子的臣属，也都赐爵一级。

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数皆第三，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亦第三，故恶之，因何迈之谋，使左右朱景云送药赐子勋死。景云至湓口，停不进。子勋典签谢道迈、主帅潘欣之、侍书褚灵嗣闻之，驰以告长史郑琬，泣涕请计。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爱子见托，岂得惜门户百口，期当以死报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虽曰天子，事犹独夫。今便指帅文武，真造京邑，与群公卿士，废昏立明耳。”戊申，琬称子勋教，令所部戒严。子勋戎服出听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谕之。四座未对，录事参军陶亮首请效死前驱，众皆奉旨。乃以亮为谘议参军，领中兵，总统军事；功曹张沈为谘议参军，统作舟

舰；南阳太守沈怀宝、岷山太守薛常宝、彭泽令陈绍宗等并为将帅。初，帝使荆州录送前军长史、荆州行事张悦至湓口，琬称子勋命，释其桎梏，迎以所乘车，以为司马。悦，畅之弟也。琬、悦二人共掌内外众事，遣将军俞伯奇帅五百人断大雷，禁绝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诸郡民丁，收敛器械；旬日之内，得甲士五千人，出顿大雷，于两岸筑垒。又以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孙冲之为谘议参军，领中兵，与陶亮并统前军。移檄远近。

废帝又因为文帝刘义隆、孝武帝刘骏在兄弟中都排行在三，而江州刺史、岷晋安王刘子勋也是排行老三，所以很讨厌他。又由于何迈事件，命令侍从朱景云给刘子勋送去毒药，命他自杀。朱景云走到湓口，故意停下不再前进。刘子勋的典签谢道迈、刘帅潘欣之、侍书褚灵嗣听说后，立即飞马去报告长史邓琬，哭着请求邓琬想个办法。邓琬说："我是南方的寒门子弟，承蒙先帝大恩，把爱子托付给我，我怎么可以顾惜自家的性命而不以死相报呢！幼主昏庸残暴，国家危在旦夕，虽称是天子，实际上也不过是个独夫。现在，我就率领文武官员直接去京城，和各位公卿朝臣一起废了这个昏君，另立明主。"戊申（十九日），邓琬声称受刘子勋指派，令部下实行戒严。刘子勋也是全副武装，出来主持，召集僚属，然后让潘欣之口述刘子勋旨意。看四座没有反应，录事参军陶亮首先出来，请求做前锋，其余将士也都响应起来。于是，刘子勋任命陶亮为谘议参军，兼中兵参军，总管军事；功曹张沈为谘议参军，统领制造船只；南阳太守沈怀宝、岷山太守薛常宝、彭泽令陈绍宗等为将帅。最初，废帝命荆州抓起前军长、荆州行事张悦，押送建康，走到湓口时，邓琬宣称奉刘子勋之命，放了张悦，接着又用自己的坐车迎接张悦，任命他为司马。张悦是张畅的弟弟。邓琬和张悦二人共同掌管内外事务，派将军俞伯奇率领五百士卒前去切断大雷道路，禁止商人、旅行往来者及办理公私事情的人通行。又派遣使者去各个郡招收兵力，征集武器，十多天之内，就征召了五千带甲士卒，驻守大雷，在大雷两岸构筑工事。同时他们又任命巴东、建平二郡的太守孙冲之为谘议参军，兼领中兵参军，和陶亮一起统领前锋部队，发布文告，号召远近各郡响应。

[24]戊午，帝召诸妃、主列于前，强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铄妃江氏不从。帝怒，杀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庐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渊，鞭江

妃一百。

[24]戊午（二十九日），废帝召集所有妃子、公主排列在自己面前，然后强迫左右侍从侮辱她们。南平王刘铄的妃子江氏不从命，废帝大怒，杀了江氏的三个儿女：南平王刘敬猷、庐陵王刘敬先、安南侯刘敬渊，抽了江氏一百鞭。

先是民间讹言湘中出天子，帝将南巡荆、湘二州以厌之。明旦，欲先诛湘东王，然后发。

在这之前，民间讹传说湘中要出天子，所以，废帝打算南巡荆州、湘州，以压制这种灾难。第二天天亮，想先杀了湘东王刘，然后出发。

初，帝既杀诸公，恐群下谋已，以直将军宗越、谭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为爪牙，赏赐美人、金帛、充其家。越等久在殿省，众所畏服，皆为帝尽力；帝恃之，益无所顾惮，恣为不道，中外骚然。左右宿卫之士皆在异志，而畏越等不敢发。时三王久幽，不知所为。湘东王主衣会稽阮佃夫、内监始兴王道隆、学官令临淮李道儿与直将军柳光世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等谋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诸王阉人。左右钱蓝生亦在中，密使候帝动止。

当初，废帝杀了很多文武官属，所以，害怕臣属们谋害自己，又因为直将军宗越、谭金、童太一、沈攸之等人武勇有力，就把他们提拔起来做自己的爪牙，赏赐的美女、金帛，塞满他们家宅。宗越等人在朝廷保护废帝已有很长时间，大家都很畏服，他们也为废帝尽心尽力。废帝依仗他们更加无所忌惮、有恃无恐、无所不为，使宫内外人心为之骚动。左右的宿卫将士也都有背叛之心，只是害怕宗越等人，所以没敢发动。此时，刘等三王被幽禁已久，不知道如何是好。湘东王刘的主衣会稽人阮佃夫、内监始兴人王道隆、学官令临淮人李道儿，同直将军柳光世以及废帝侍从、琅邪人淳于文祖等一起图谋杀废帝。废帝因为册封皇后的缘故，就调各王府宦官入宫帮忙。刘的侍从钱蓝生也在其中，刘就暗中命钱蓝生观察废帝的动静。

先是帝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宫人倮相逐，一人不从命，斩之，夜，梦在竹林堂，有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于宫中求得一人似所梦者斩之。又梦所杀者骂曰：“我已诉上帝矣！”于是巫

觋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时，帝出华林园。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会稽公主并从，湘东王独在秘书省，不被召，益忧惧。

在这之前，废帝出游华林园竹林堂时，命令宫女赤裸身体相互追逐、戏笑，有一宫女拒不从命，就杀了她。夜里，废帝做梦，梦见自己在竹林堂，有一个女子骂他说：“你悖逆不道，活不到明年小麦成熟的时候。”于是，废帝在宫岷中找到一个和自己梦中所见模样相仿的人杀了。夜里，又梦见了所杀的女子骂他：“我已经向上帝控诉你了！”于是，巫师巫婆们都说竹林堂里有鬼。这天中午过后，废帝从华林园出来，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和会稽公主都跟在他左右，湘东王刘一人在秘书省里，未被征召，他心里越发担忧恐惧。

帝素恶主衣吴兴寿寂之，见辄切齿，阮佃夫以其谋告寂之及外监典事东阳朱幼、细铠主南彭城姜产之、细铠将晋陵王敬则、中书舍人戴明宝，寂之等闻之，皆响应。幼豫约勒内外，使钱蓝生密报休仁、休。时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并听出外装束，唯队主樊僧整防华林阁。柳光世与僧整，乡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谋十余人。阮佃夫虑力少不济，更欲招合，寿寂之曰：“谋广或泄，不烦多人。”其夕，帝悉屏侍卫，与群巫及彩女数百人射鬼于竹林堂。事毕，将奏乐，寿寂之抽刀前入，姜产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随其后。休仁闻行声甚疾，谓休曰：“事作矣！”相随奔景阳山。帝见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彩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卫曰：“湘东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为。

废帝一向讨厌主衣吴兴人寿寂之，一见他便常常恨得咬牙切齿，阮佃夫把密谋告诉了寿寂之和外监典事东阳人朱幼、细铠主南彭城人姜产之、细铠将晋陵人王敬则、中书舍人戴明宝，寿寂之等人一听，也全都响应。朱幼在宫廷内外先做安排，他让钱蓝生秘密向刘休仁、刘休报告。此时，废帝正打算南巡，他的心腹宗越等人也被允许回家准备行装，只有队主樊僧整驻守在华林阁。柳光世和樊僧整是同乡，所以，柳光世就偷偷劝樊僧整参加行动，樊僧整一口答应下来，参与预谋有十几人。阮佃夫害怕力量太小，打算吸收更多的人参与，寿寂之说：“筹谋的人过多，会泄漏出去，最好不用那么多人。”这天晚上，废帝赶走所有的侍从、卫士，和一群女巫及宫女，约计几百人在竹林

堂射鬼。射杀完毕，要演奏舞乐，寿寂之立刻抽刀来到废帝面前，姜产之跟在寿寂之后面，淳于文祖等人也都紧随其后。刘休仁听见路上有急切的脚步声，就对刘休说：“事情已经开始了。”二人于是也相跟着奔到了景阳山。废帝看见寿寂之突然来到，就开弓箭射向寿寂之，但没射中。宫女们全都向外逃散，废帝也跟着逃，大呼三声“寂寂”寿寂之追上杀了他。然后就向宿卫宣布：“湘东王接受太皇太后的命令，铲除发狂的主上，现在，已经平定。”殿省内的人，上上下下无不惶恐迷惑，不知是在干什么。

休仁就秘书省见湘东王，即称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见诸大臣。于时事起仓猝，王失履，跣至西堂，犹著乌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备羽仪，虽未即位，凡事悉称令书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数废帝罪恶，命湘东王纂承皇极。及明，宗越等始入，湘东王抚接甚厚。废帝母弟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顽悖有兄风，己未，湘东王以太皇太后令，赐子尚及会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释谢庄之囚。废帝犹横尸太医阁口。蔡兴宗谓尚书右仆射王曰：“此虽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丧礼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将乘人。”乃葬之秣陵县南。

刘休仁跑到秘书省看见了湘东王刘，一见刘就称臣，接着就把刘拉到了西堂，登上皇帝座位，立即召见各位大臣。因为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刘连鞋都不知丢在哪儿了，只好光着脚来到西堂，刘的头上还仍然戴着一顶黑帽。等他坐定后，刘休仁立刻喊主衣换一顶白帽给刘戴上。刘休仁又下令准备好羽林仪仗队，虽然刘还没有登基即位，但所有的事情都用命令方式执行。接着，就开始宣称奉太皇太后令，列举废帝的罪行，命令湘东王刘继承帝位。等到天明，宗越等人才进宫。湘东王刘对他们好言安抚、极为宽厚。废帝的同母弟弟、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刘子尚，顽劣残暴，很有他哥哥的风气。己未（三十日），刘又以太皇太后的名义，赐刘子尚和会稽公主刘楚玉自杀。建安王刘休仁等这才得以出宫，回到了自己的家。刘又下令把在狱中的谢庄释放。废帝的尸体仍然放在太医阁前。于是，蔡兴宗就对尚书右仆射王说：“此人虽然凶残暴虐，也还是做过天下之主，应该为他举行个简单的葬礼。如果一直这样放着，四海之内肯定会投机者趁机起事。”于是，就将废帝葬在秣陵县南部。

初，湘东王母沈婕妤早卒，路太后养之。王事太后甚谨，太后爱王亦笃。王既弑废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为黄门侍郎，茂之为中书侍郎。

当初，湘东王刘的母亲沈婕妤死得早，路太后抚养了刘。刘对路太峄后也很恭谨小心，所以路太后也很疼爱他。刘杀了废帝，打算安慰路太后的心，下令任命路太后的侄儿路休之为黄门侍郎，路茂之为中书侍郎。

论功行赏，寿寂之等十四人皆封县侯、县子。

大事告成后，开始论功行赏，寿寂之等十四个人都分别被封为县侯、县子。

十二月，庚申朔，以东海王为中书监、太尉。进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以山阳王休为荆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南徐州刺史。乙丑，徙安陆王子绥为江夏王。

十二月，庚申朔（初一），任命东海王刘为中书监、太尉，提升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癸亥（初四），任命建安王刘休仁为司徒、尚书令和扬州刺史，山阳王刘休为荆州刺史，任命桂阳王刘休范为南徐州刺史。乙丑（初六），改封安陆王刘子绥为江夏王。

[25]丙寅，湘东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废帝时昏制谬封，并皆刊削。

[25]丙寅（初七），湘东王刘登基即位，宣布大赦，改年号。废帝制定的一些荒唐的法规和封赏全都废除。

庚午，以右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道隆昵于废帝，尝无礼于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职，明帝乃赐道隆死。

庚午（十一日），刘宋明帝任命右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刘道隆过去受废帝宠信，曾经奉废帝之命奸淫过建安王刘休仁的母亲。到了这时，建安王刘休仁看见刘道隆又继续升迁，就请求辞职，于是，明帝命刘道隆自杀。

宗越、谭金，童太一等虽为上所抚接，内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从容谓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劳日久，应得自养之地；兵马大

郡，随卿等所择。”越等素已自疑，闻之，皆相顾失色，因谋作乱；以告沈攸之，攸之以闻。上收越等，下狱死。攸之复入直，

宗越、谭金、童太一等人虽然已被明帝抚慰，可是，他们内心仍是惴惴不安。明帝也不想让他们继续呆在宫里，就大大方方地问他们：“你们遇到这样凶狠残暴的皇帝，辛苦这么久了，应该有个休养的地方。国内实力强盛的大郡，由你们随便选择。”宗越等人已疑心自身难保，听完刘的话，几个人都是面面相视、大惊失色，所以，他们就在一块筹划，制造叛乱。然后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沈攸之。沈攸之听后，立刻报告了朝廷。于是，明帝下令逮捕宗越等人，投入狱中处死。而沈攸之却重新被召入任直将军。

[26]辛未，徙临贺王子产为南平王，晋熙王子舆为庐陵王。

[26]辛未（十二日），改封临贺王刘子产为南平王，晋熙王刘子舆为庐陵王。

[27]壬申，以尚书右仆射王景文为尚书仆射。景文，即也，避上名，以字行。

[27]壬申（十三日），任命尚书右仆射王景文为尚书仆射。王景文就是王，因避讳皇帝刘的名字，所以就用字称呼。

[28]乙亥，追尊沈太妃曰宣太后，陵崇宁。

[28]乙亥（十六日），追尊沈太妃为宣太后，陵园称为崇宁。

[29]初，豫州刺史山阳山休入朝，以长史、南梁郡太守殷琰行府州事，及休徙荆州，即以琰为督豫·司二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29]当初，豫州刺史、山阳王刘休入朝，让长史、南梁郡太守殷琰代理府州事。等到刘休被迁至荆州任职，就任命殷琰为督豫、司二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30]有司奏路太后宜即前号，移居外宫；上不许。戊寅，尊路太后为崇宪皇太后，居崇宪宫，供奉礼仪，不异旧日。立妃王氏为皇后。后，景文之妹也。

[30]有关部门奏请，路太后应该恢复以前的称号，迁到外宫居住，明帝没有批准。戊寅（十九日），尊路太后为崇宪皇太后，住在崇宪宫里，一切供奉和礼仪，和平时没有两样。又立王妃王氏为皇后。王皇后是王景文的妹妹。

[31]罢二铢钱，禁鹅眼、环钱，余皆通用。

[31]刘宋废除二铢钱，禁止使用鹅眼钱和线环钱，其余的钱还仍然允许使用。

[32]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书，皆喜，共造邓琬曰："暴乱既除，殿下又开黄，实为公私大庆。"琬以晋安王子勋次第居三，又以寻阳起事与世祖同符崐，谓事必有成。取令书投地曰："殿下当开端门，黄是吾徒事耳！"众皆骇愕。琬更与陶亮等缮治器甲，征兵四方。

[32]江州官员得到明帝下达的命令后，都很高兴，一起去造访邓琬说："暴君已被铲除，殿下又开黄，这实在是件公私都该庆祝的事。"邓琬却认为，晋安王刘子勋在兄弟排行中是老三，而寻阳起兵，和孝武帝刘骏当初的情形是一样的，肯定大事一定成功。所以，他就拿过刘的命令扔在地上说："殿下应该打开端门，开黄是我们的事。"众人一听，大吃一惊。邓琬更加积极地和陶亮整治武器铠甲，向四方征兵。

袁既至襄阳，即与谘议参军刘胡缮修兵械，简集士卒，诈称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驰檄，奉表劝子勋即大位。

袁到了襄阳后，就立刻同谘议参军刘胡一起整治修缮兵器，招兵买马，谎称奉太皇太后的命令，让大家起兵反叛。接着就竖起了大旗，急传文告，向各州郡发出檄文；又表奏刘子勋，劝说他登基称帝。

辛巳，更以山阳王休为江州刺史，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即留本任。

辛巳（二十二日），刘宋朝廷改命山阳王刘休为江州刺史，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还留任原职。

先是，废帝以邵陵王子元为湘州刺史，中兵参军沈仲玉为道路行事，至鹊头，闻寻阳兵起，不敢进。琬遣数百人劫迎之，令子勋建牙于桑尾，传檄建康，称："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谓上"矫害明茂，篡窃大宝，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气，犹有十三，圣娃灵何辜，而当乏飨。"

在这以前，废帝曾任命邵陵王刘子元为湘州刺史，中兵参军沈仲玉为道路行事，等他们走到鹊头时，听说寻阳已起兵反叛，就不敢再往前走了。邓琬派几百士卒去劫持，邓琬又让刘子勋在桑尾竖起大旗，把檄文送交到建康，声称："我立志遵奉传统，罢黜愚昧，拥戴贤

明。”又骂明帝“你假传太皇太后命令，害死至亲道德高尚的人，篡夺了皇帝的宝座，违背祖宗，孤立兄弟。我们兄弟虽然弱小，可还有十三个人，祖宗的圣魂有什么过失，而竟要断绝他们的祭享？”

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承子勋初檄，欲攻废帝；闻废帝已陨，即解甲下标。既而闻江、雍犹治兵，郢府行事荀卞之大惧，即遣谘议、领中兵参军郑景玄帅众驰下，并送军粮。荆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临海王子顼，会稽将佐奉太守寻阳王子房，皆举兵以应子勋。

郢州刺史、安陆王刘子绥接到刘子勋第一次发来的文告时，打算进攻废帝。不久，他听说废帝已死，也就下令解除武装，停止招兵买马。不久又听说江州、雍州还要打仗，所以，郢州行事荀卞之大为恐惧，就派遣谘议、领中兵参军郑景玄率领众军迅速赶来，并运送军用粮秣。荆州行事孔道存拥奉刺史、临海王刘子顼，会稽将佐拥奉太守、寻阳王刘子房，全都起兵响应刘子勋。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一卷

宋纪十三 太宗明皇帝上之下泰始二年（丙午、466）

宋纪十三 宋明帝泰始二年（丙午，公元466年）

[1]春，正月，己丑朔，魏大赦，改元天安。

[1]春季，正月，己丑朔（初一），北魏宣布大赦，改年号天安。

[2]癸巳，征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为抚军将军，以巴陵王休若代之。

[2]癸巳（初五），刘宋明帝刘征召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任抚军将军，命巴陵王刘休若接替刘子房的职位。

甲午，中外戒严。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车骑将军、江州刺史王玄谟副之。休仁军于南州，以沈攸之为寻阳太守，将兵屯虎槛。时玄谟未发，前锋凡十军，络绎继至，每夜各立姓号，不相禀受。攸之谓诸将曰："今众军姓号不同，若有耕夫、渔父夜相呵叱，便致骇乱，取败之道也。请就一军取号。"众咸从之。

甲午（初六），刘宋朝廷内外戒严。任命司徒建安王刘休仁为都督征讨诸军事，命车骑将军、江州刺史王玄谟做他的副手。刘休仁驻军南州，任命沈攸之为寻阳太守，带兵驻扎虎槛。当时，王玄谟大军还没有出发，前锋部队共十路兵马，络绎相继到达前线。每天晚上，各军营用自己的号令，谁也不听谁的。沈攸之对名将领说："现在各军营的号令不同，如果有农夫、渔夫夜里互相喊叫呵叱，便可能引起军中的惊骇，发生混乱，这是取败之道。我建议以一个军营的号令作为全军的号令。"众将领都同意。

[3]邓琬称说符瑞，诈称受路太后玺书，帅将佐上尊号于晋安王子勋。乙未，子勋即皇帝位于寻阳，改元义嘉。以安陆王子绥为司徒、扬州刺史；寻阳王子房、临海王子顼并加开府仪同三司；以邓琬为尚书右仆射，张悦为吏部尚书；袁加尚书左仆射；自余将佐及诸州郡，除官进爵号各有差。

[3]邓琬以上天显示的种种祥瑞为借口，诈称接到路太后的密诏，率领各将领、僚佐等向晋安王刘子勋奉上皇帝尊号。乙未（初七），

刘子勋在寻阳登基称帝，改年号为义嘉。任命安陆王刘子绥为司徒、扬州刺史，寻阳王刘子房、临海王刘子顼，都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还任命邓琬为尚书右仆射，张悦为吏部尚书，加封袁为尚书左仆射。其他各将领、僚佐以及各州郡等地方长官，按等级进官加爵。

[4]丙申，以征虏司马申令孙为徐州刺史。令孙，坦之子也。置司州于义阳；以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

[4]丙申（初八），明帝任命征虏司马申令孙为徐州刺史。申令孙是申坦的儿子。在义阳建立司州府，提升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举兵应寻阳。上征兵于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将刘弥之等将兵赴建康。会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弥之等应安都。济阴太守申阐据睢陵应建康，安都遣其从子直将军索儿、太原太守清河傅灵越等攻之。阐，令孙之弟也。安都婿裴祖隆守下邳，刘弥之至下邳，更以所领应建康，袭击祖隆。祖隆兵败，与征北参军垣崇祖奔彭城。崇祖，护之之从子也。弥之族人北海太守怀恭、从子善明皆举兵以应弥之，薛索儿闻之，释睢陵，引兵击弥之。弥之战败，走保北海。申令孙进据淮阳，请降于索儿。庞孟虬亦不受命，举兵应寻阳。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人崔道固，都起兵响应寻阳的刘子勋。明帝向青州刺史沈文秀征兵，沈文秀派遣他的将领刘弥之等率军南下，增援建康。正巧，薛安都派人邀请沈文秀拥护刘子勋，沈文秀于是改命刘弥之中途去薛安都那里待命。济阴太守申阐据守睢陵，效忠建康朝廷。薛安都派遣他的侄儿直将军薛索儿和太原太守清河人傅灵越等攻打申阐。申阐是申令孙的弟弟。薛安都的女婿裴祖隆驻守下邳，刘弥之到达下邳后，带着他的部众，效忠于建康朝廷，袭击裴祖隆。裴祖隆战败，会同征北参军垣崇祖逃到彭城。垣崇祖是垣护之的侄儿。刘弥之的同族人北海太守刘怀恭、侄儿刘善明都起兵响应刘弥之。薛索儿知道后，放弃对睢陵的攻击，发兵转攻刘弥之。刘弥之战败，逃到北海据守。申令孙进据淮阳，请求薛索儿允许他投降。庞孟虬也背叛了朝廷，起兵响应寻阳刘子勋。

帝召寻阳王长史行会稽郡事孔觊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马庾业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入东慰劳。说觊以“建康虚弱，不如拥五郡以应

袁、邓。”觊嵋遂发兵，驰檄奉寻阳。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皆据郡应之。上又以庾业代延熙为义兴，业至长塘湖，即与延熙合。

明帝征召寻阳王长史、代理会稽郡事孔觊为太子詹事，另派平西司马庾业接替孔觊的职位，又派都水使者孔到东方各郡慰劳。孔反而游说孔觊："建康力量虚弱，不如以所管辖的东方五个郡来响应袁、邓琬。"孔觊遂下令起兵，宣布拥护刘子勋。一时间，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都占据郡城响应孔觊，拥护寻阳政权。明帝又命庾业接替刘延熙为义兴太守，庾业走至长塘湖，却与刘延熙联合，反叛朝廷。

益州刺史萧惠开，闻晋安王子勋举兵，集将佐谓之曰："湘东，太祖之昭；晋安，世祖之穆；其于当璧，并无不可。但景和虽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犹多。吾荷世祖之眷，当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费欣寿将五千人东下。于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阳太守程天祚皆附于子勋。无怙，元景之从兄也。

益州刺史萧惠开，听到晋安王刘子勋起兵，召集将领，对他们说："湘东王是太祖的儿子，晋安王是世祖的儿子，无论哪一个继承皇位，都没什么不合法的。刘子业虽然昏暴，却是世祖的后嗣，他虽不能继续主持国事，却还有很多弟弟。我受世祖的恩宠，应当遵奉晋安王刘子勋。"于是就派遣巴郡太守费欣寿带领五千人顺江东下。这时，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阳太守程天祚都起兵拥护刘子勋。柳元怙是柳元景的堂兄。

是岁，四方贡计皆归寻阳，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蔡兴宗曰："今普天同叛，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叛者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上善之。

这一年，各地的贡品和报告都送往寻阳。建康朝廷的势力范围，只剩下丹杨、淮南等几个郡，而这几个郡中又有很多县起兵响应刘子勋，东线的反朝廷军队已到达永世。建康朝廷惊恐危急。明帝召集群

臣讨论国家的安危。蔡兴宗说："当今之时，几乎举国一起反叛，我们应该镇静，以诚待人。叛臣的亲戚，很多在宫廷或朝廷任职，如果绳之以法，我们就会立刻土崩瓦解。应该强调父子兄弟之间，犯罪互不株连的大义，民心安定之后，将士才能有斗志。朝廷的六军精练勇猛，武器犀利，用来对付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叛乱部队，形势相差很多，请陛下不要忧虑。"明帝认为他的分析有理。

[5]建武司马刘顺说豫州刺史殷琰使应寻阳；琰以家在建康，未许。右卫将军柳光世自省内出奔彭城，过寿阳，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无部曲，为土豪前右军参军杜叔宝等所制，不得已而从之。琰以叔宝为长史，内外军事，皆叔宝专之。上谓蔡兴宗曰："诸处未平，殷琰已复同逆；顷日人情云何？事当济不？"兴宗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犹羊公言：'既平之后，方当劳圣虑耳。'"上曰："诚如卿言。"上知琰附寻阳非本意，乃厚抚其家以招之。

[5]建武司马刘顺劝说豫州刺史殷琰，让他响应寻阳政权。殷琰因家人都在建康，没有答应。右卫将军柳光世从朝廷逃出来，投奔彭城，路过寿阳，他说建康一定保不住。殷琰相信他的判断，而且，殷琰一向没有自己的部曲，受到当地的豪族、前任右军参军杜叔宝等人的挟持，不得已归顺刘子勋。殷琰任命杜叔宝为长史，里里外外一切军事要事，都由杜叔宝独断专行。明帝对蔡兴宗说："各地的叛乱，还没有平息，殷琰又起兵附逆，近日来民心如何？事情能够成功吗？"蔡兴宗说："谁是叛逆，谁是正统，我不必分辨。现在，交通中断，商旅绝迹。可是粮食积存丰富，米价便宜。四面八方风起云涌，而民心反而更加安定。由此看来，动乱一定可以平息。我所担忧的不是眼前，而是未来，正象羊祜所说的：'夺取胜利之后，才更要劳烦陛下多多思虑。'"明帝说："正像你所说的！"明帝知道殷琰归附寻阳政权，并非本意，于是对殷琰留在建康的家人特别安抚厚待，招引他重新归顺。

[6]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于悬瓠以应建康。袁诱矜司马汝南常珍奇执矜，斩之，以珍奇代为太守。

[6]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在悬瓠起兵宣布效忠建康。袁引诱周矜崐的司马、汝南人常珍奇活捉周矜，将其斩首。于是任命常珍奇

接任太守。

[7]上使冗从仆射垣荣祖还徐州说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无百里地，不论攻围取胜，自可拍手笑杀；且我不欲负孝武。"荣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馀殃。今虽天下雷同，正是速死，无能为也。"安都不从，因留荣祖使为将。荣祖，崇祖之从父兄也。

[7]明帝派冗从仆射垣荣祖回徐州游说薛安都。薛安都说："如今，建康势力范围，不到百里地，无论攻城还是野战，我们都可以在拍手大笑中取胜。并且，我不想辜负孝武皇帝。"垣荣祖说："孝武皇帝的行为，足以为他的后代留下祸殃。现在虽然天下响应，不过是加快灭亡的速度，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薛安都不接受，反而留下垣荣祖任职。垣荣祖是垣崇祖的堂哥。

[8]兖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参军葛僧韶请征孝祖入朝，上遣之。时薛索儿屯据津迳。僧韶间行得至，说孝祖曰："景和凶狂，开辟未有；朝野危极，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国乱朝危，宜立长君。而群迷相煽，构造无端，贪利幼弱，竞怀希望。使天道助逆，群凶事申，则主幼时艰，权柄不一，兵难互起，岂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济义勇，还奉朝廷，非唯匡主静乱，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问朝廷消息，僧韶随方譬，并陈兵甲精强，主上欲委以前驱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于瑕丘，帅文武二千人，随僧诏还建康。时四方皆附寻阳，朝廷唯保丹杨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复叛，义兴兵垂至延陵，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伧楚壮士；人情大安。甲辰，进孝祖号抚军将军，假节、都督前锋诸军事，遣向虎槛，宠赉甚厚。

[8]兖州刺史殷孝祖的外甥任司法参军的葛僧韶，请求明帝征召殷孝祖来京朝见，明帝派葛僧韶前往。当时，薛索儿驻军各渡口和各要道，葛僧韶绕小路北上，才得以到达，游说殷孝祖说："刘子业凶暴疯狂，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朝野面临崩溃，人人生命危在旦夕。主上翦险凶暴，重建天下。国家沸混乱，朝廷危急，应该拥护年长者为君王。想不到一群糊涂虫互相煽动，无缘无故地制造事端，利用晋安王的年幼无知，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假使上天帮助叛逆，这些坏蛋如愿以偿，而主上年幼，时势艰难，权柄不能集中，兵变事变不断发生，天下之大，岂有容身之地！舅父自小就有建功立业的大志，

如能率领济水一带的义勇将士，回京保卫朝廷，不但可以扶助君王平定叛乱，而且可以名垂青史。”殷孝祖详细询问了朝廷的情况，葛僧韶随机应变，陈述士卒强壮，武器精良，明帝准备任命他为前锋总领。殷孝祖当天就把妻子儿女留在瑕丘，率文武官员及士卒两千人，随同葛僧韶返回建康。此时，所有的郡县都归附寻阳政权，朝廷所保留的仅丹杨一郡。而永世县令孔景宜，也在这时背叛。义兴叛军将到达延陵，建康内外忧虑惊恐，民心瓦解，大家都想逃走。正在此时，殷孝祖忽然到达，部队浩浩荡荡，而且都是北方及荆州的精壮战士，人心大为安定。甲辰（十六日），明帝提升殷孝祖为抚军将军、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派他进驻虎槛，恩庞赏赐十分优厚。

初，上遣东平毕众敬诣兖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说之，矫上命以众敬行兖州事，众敬从之，殷孝祖使司马刘文石守瑕丘，众敬引兵击杀之。安都素与孝祖有隙，使众敬尽杀孝祖诸子。州境皆附之，唯东平太守申纂据无盐，不从。纂，钟之曾孙也。

当初，明帝派遣东平人毕众敬到兖州招兵买马，经过彭城时，薛安都以利害关系说服毕众敬，还假造明帝的诏书，任命毕众敬管理兖州事务，毕众敬接受。殷孝祖让司马刘文石据守瑕丘，毕众敬率军袭击，杀了刘文石，薛安都一向与殷孝祖有矛盾，他命毕众敬把殷孝祖所有儿子全部杀掉，兖州全境全部归附毕众敬。只有东平太守申纂据守无盐，不肯投降。申纂是申钟的曾孙。

[9]丙午，上亲总兵，出顿中堂。辛亥，以山阳王休为豫州刺史，督辅国将军彭城刘、宁朔将军广陵吕安国等诸军西讨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将军吴兴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诸军东讨孔觊。时将士多东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觊。上因送军，普加宣示曰：“朕方务德简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将顺同逆者，一以所从为断。卿等当深达此怀，勿以亲戚为虑也。”众于是大悦，凡叛者亲党在建康者，皆使居职如故。

[9]丙午（十八日），明帝亲自统率全军到中堂驻扎。辛亥（二十三日），任命山阳王刘休为豫州刺史，指挥辅国将军彭城人刘、宁朔将军广陵人崐吕安国等各路人马，向西讨伐殷琰。命令巴陵王刘休若指挥建威将军吴兴人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各路人马，向东讨伐孔觊。当时，建康的许多将领是东方各郡人士，父子兄

弟全都投靠了孔觊。明帝因此在送他们出征时，向全军宣布说：“朕正在推行皇家恩德，减轻刑罚，使父子兄弟之间的罪行，互不株连，无论顺从或叛逆者，都以他自己的行为作判断标准。你们要深刻理解朕的用意，不要替亲戚担忧。”军心为此欢欣鼓舞，凡是叛党留在建康的亲属，都让他们像过去那样，保持原来的官职。

[10]壬子，路太后殂。

[10]壬子（二十四日），路太后去世。

[11]孔觊遣其将孙昙等军于晋陵九里，部陈甚盛。沈怀明至奔牛，所领寡弱，乃筑垒自固。张永至曲阿，未知怀明安否；百姓惊扰，永退还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诸将帅咸劝休若退保破冈。其日，大寒，风雪甚猛，塘埭决坏，众无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斩！”众小定，乃筑垒息甲。寻得怀明书，贼定未进，军主刘亮又至，兵力转盛，人情乃安。亮，怀慎之从孙也。

[11]孔觊派他的将领孙昙等驻军晋陵九里，军容盛大。建康将领沈怀明抵达奔牛，率领的军队人数既少，战斗力又不强，只好修筑堡垒固守。尚书张永前进到曲阿，不知道前方的沈怀明胜败如何，不敢再进，而民心又惶恐，张永于是便退回延陵，与巴陵王刘休若会师，所有将领都劝刘休若撤退到破冈据守。这天，天气严寒，狂风卷起大雪，很多池塘堤岸崩裂，军心动摇。刘休若下令：“有敢说撤退者，斩首。”军心才稍稍安定，于是开始兴筑营垒，士卒得以解甲休息。不久，接到沈怀明报告，知道敌人仍然停止不前，而带兵将领刘亮又前来增援，兵力转强，人心终于安定。刘亮是刘怀慎的侄孙。

殿中御史吴喜以主书事世祖，稍迁河东太守。至是，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上假喜建武将军，简羽林勇士配之。议者以“喜刀笔主者，未尝为将，不可遣。”中书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随沈庆之，屡经军旅，性既勇决，又习战陈；若能任之，必有成绩。诸人纷纭，皆是不别才耳。”乃遣之。喜先时数奉使东吴，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百姓闻吴河东来，皆望风降散，故喜所至克捷。

殿中御史吴喜，原来是世祖孝武帝的主书，逐渐升到河东太守之职。到了这时，请求调给他精锐部队三百人，到东战场去效命。明帝暂时任命吴喜为建 武将军，在羽林禁卫军中挑选勇士配备给他。有人认为：“吴喜是个拿笔杆子的文官，从来没有当过将领，不可派他作

战。”中书舍人巢尚之说：“当年，吴喜曾跟随沈庆之，屡次出征，性情勇敢果决，见惯疆场阵战，如果能起用他，一定会有战绩，大家议论纷纷，都是由于不识人才。”于是命吴喜出发。吴喜过去曾任过朝廷的使节，多次去过东方吴地。他性情宽厚，所到过的地方，人民对他都很怀念，因此，老百姓听到他来，都闻风归顺或者逃散，所以吴喜所到之处，总能战胜，传出捷报。

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斩之，喜版崇之领县事。喜至国山，遇东军，进击，大破之。自国山进屯吴城，刘延熙遣其将杨玄等拒战。喜兵力甚弱，玄等众盛，喜奋击，斩之，进逼义兴。延熙栅断长桥，保郡自守，喜筑垒与之相持。

永世人徐崇之攻打孔景宣，并杀了他，吴喜任命徐崇之代理永世县令。吴喜抵达国山，遇到东战场的叛军，进攻并把敌人打得大败。吴喜于是又从国山推进到吴城驻扎，叛军刘延熙派他的将领杨玄等抵抗，吴喜兵力较弱，杨玄兵力强大，吴喜奋勇攻击，杀了杨玄，进逼义兴。刘延熙立木栅拒马，阻断长桥，自保郡城。吴喜兴筑营垒，同刘延熙对峙。

庾业于长塘湖口夹岸筑城，有众七千人，与延熙遥相应接。沈怀明、张永与晋陵军相持，久不决。外监朱幼举司徒参军督护任农夫骁勇有胆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东讨。农夫自延陵出长塘，庾业筑城犹未合，农夫驰往攻之，力战，大破之，庾业弃城走义兴。农夫收其船仗，进向义兴助吴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击诸垒，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进者，义兴人大惧，诸垒皆溃，延熙赴水死，遂克义兴。

寻阳政权的庾业，在长塘湖夹湖口两岸修筑城堡，部队有七千人，与刘延熙遥相呼应。建康将领沈怀明、张永与据守晋陵的东战场叛军正面对峙，很长时间不能决出胜负。皇宫外监朱幼推荐司徒参军督护任农夫，说他骁勇胆大，又有臂力。明帝配给他四百人，让他增援东战场。任农夫自延陵出发，攻击长塘湖岷，庾业筑城还没有完工，任农夫率军急行挺进，猛烈攻击，大破庾业军。庾业放弃城堡，逃回义兴。任农夫接收遗留下来的武器、船只，向义兴进军，增援吴喜。二月，己未朔（初一），吴喜渡过荆溪，攻打义兴城池，同时派出军队，分别攻打其他营垒。吴喜站在高处挥动小旗发令，像是指挥很多

军队同时进攻的样子。义兴城叛军大为恐惧，各营垒霎时崩溃，刘延熙投河自杀，吴喜于是攻克义兴。

[12]魏丞相太原王乙浑专制朝权，多所诛杀。安远将军贾秀掌吏曹事，浑屡言于秀，为其妻求称公主，秀曰："公主岂庶姓所宜称！秀宁取死今日，不可取笑后世！"浑怒，骂曰："老奴官，悭！"会侍中拓跋丕告浑谋反，庚申，冯太后收浑，诛之。秀，彝之子；丕，烈帝之玄孙也。太后临朝称制，引中书令高允、中书侍郎高闾及贾秀共参大政。

[12]北魏丞相太原王乙浑，专制独裁，许多人被他诛杀。安远将军贾秀掌管吏曹事务，乙浑多次告诉贾秀，想办法封他的妻子为公主，贾秀说："公主怎么能是异姓的女儿所应该称呼的！我宁肯今日去死，也不可为后世讥笑。"乙浑大怒，骂道："老奴才，死抠门！"正巧，侍中拓跋丕控告乙浑谋反，庚申（初二），冯太后下令逮捕乙浑，把他斩首。贾秀是贾彝的儿子。拓跋丕是皇族祖先烈帝的玄孙。冯太后主持朝政，代皇帝行使职权。她把中书令高允、中书侍郎高闾及安远将军贾秀引进中枢机构，共同参与朝政。

[13]沈怀明、张永、萧道成等军于九里西，与东军相持。东军闻义兴败，皆震恐。上遣积射将军济阳方兴、御史王道隆至晋陵视东军形势。孔觊将孙昙、程宗列五城，互相连带。宗城犹未固，王道隆与诸将谋曰："宗城犹未立，可以借手，上副圣旨，下成众气。"辛酉，道隆帅所领急攻，拔之，斩宗首。永等因乘胜进击昙等，壬戌，昙等兵败，与袁标俱弃城走，遂克晋陵。

[13]沈怀明、张永、萧道成等驻防九里以西的地方，与东战场叛军相互僵持。叛军听到义兴战败，上下都非常惊恐。明帝派遣积射将军济阳人江方兴、御史王道隆前往晋陵，视察东战场形势。叛军首领孔觊的部将孙昙、程宗修筑五个城堡，互相连接。程宗城堡的泥土还没有凝固的时候，王道隆与各位将领谋划说："程宗的城堡尚未完成，眼下正是下手的良机，上符皇上的意旨，下振众人士气。"辛酉（初三），王道隆率各将领发动急攻，攻克城堡，杀了程宗。张永等乘胜进攻孙昙等。壬戌（初四），孙昙等大败，与晋陵袁标一起弃城逃跑。于是晋陵被攻克。

吴喜军至义乡。孔屯吴兴南亭，太守王昙生诣计事；闻台军已近，大惧，堕床，曰："悬赏所购，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将为人擒！"遂与昙生奔钱唐。喜入吴兴，任农夫引兵向吴郡，顾琛弃郡奔会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吴喜使统沈怀明等诸将东击会稽，召张永等北击彭城，江方兴等南击寻阳。

吴喜进军到义乡。叛军孔驻防吴兴南亭，吴兴太守王昙生到孔处商讨事情。孔听说建康官军已经逼近，十分恐惧，从床上跌下来，说："他们悬赏捉拿的就是我，今天再不逃走，无疑将被他们活捉。"于是，与王昙生放弃城池，投奔钱唐。吴喜于是进入吴兴。任农夫率军进攻吴郡，顾琛也弃郡投奔会稽。明帝因四郡都已平定，才命吴喜率领沈怀明等诸将领继续东征，攻打会稽，命张永等北上，攻打彭城；命江方兴等南下，攻打寻阳。

[14]以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左仆射，侍中褚渊为吏部尚书。

[14]明帝任命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左仆射，侍中褚渊为吏部尚书。

[15]丁卯，吴喜军至钱唐，孔、王昙生奔浙东。喜遣强弩将军任农夫等引兵向黄山浦，东军据岸结寨，农夫等击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击斩庾业。会稽人大惧，将士多奔亡，孔觊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觊 逃奔嵴山；车骑从事中郎张绥封府库以待吴喜。己卯，王晏入城，杀绥，执寻阳王子房于别署。纵兵大掠，府库皆空；获孔，杀之。庚辰，嵴山民缚孔觊送晏，晏谓之曰："此事孔所为，无预卿事，可作首辞，当相为申上。"觊曰："江东处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辈行意耳。"晏乃斩之。顾琛、王昙生、袁标等诣吴喜归罪，喜皆宥之。东军主凡七十六人，临陈斩十七人，其余皆原宥。

[15]丁卯（初九），吴喜率军到达钱唐，叛军孔、王昙生逃往浙东。吴喜派强弩将军任农夫等，率军进攻黄山浦，叛军沿岸安营扎寨，任农夫等攻击嵎，打败了叛军。吴喜自柳浦渡口进军，攻下西陵，斩庾业。会稽人心恐慌，将领士卒大多逃亡，孔觊不能制止。戊寅（二十日），上虞县令王晏起兵攻击郡城，孔觊逃往嵴山，他的部下车骑从事中郎张绥，查封州府及仓库，等待吴喜。己卯（二十一日），王晏先行入城，杀张绥，在王府别墅中逮捕寻阳王刘子房，然后放纵士兵，大肆抢劫，官府仓库全被抢空。抓获孔，斩首。庚辰

（二十二日），峭山村民捆绑住孔觊，送给王晏。王晏对他说："这次背叛朝廷，都是孔一个人策划的，与你并不相干，只要你写一份自首状书，我当替你向上面申诉。"孔觊说："东战场发号施令，都由我一人作主，把责任推给别人，自己求得活命，那是你这种人才做得出来的。"王晏于是斩孔觊。顾琛、王昙生、袁标等人都向吴喜投降，请求处分，吴喜都予以宽大处理。东战场叛军军官共七十六人，作战阵亡的有十七人，其他的人都得到宽恕。

[16]薛索儿攻申阐，久不下；使申令孙入睢陵说阐，阐出降，索儿并令孙杀之。

[16]薛索儿围攻申阐，很久没有攻克。薛索儿派申令孙入城说服申阐，申阐出来投降。薛索儿把申令孙、申阐一并杀掉。

[17]山阳王休在历阳，辅国将军刘进军小岘。殷琰所署南汝阴太守裴季之以合肥来降。

[17]山阳王刘休，驻防历阳，辅国将军刘进军小岘。叛军殷琰委任的南汝阴太守裴季之，献出合肥，投降建康朝廷。

[18]邓琬性鄙暗贪吝，既执大权，父子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大自矜遇，宾客到门者，历旬不得前；内事悉委褚灵嗣等三人，群小横恣，竞为威福。于是士民忿怨，内外离心。

[18]邓琬性情昏庸，人品卑劣，贪财而又吝啬。掌握大权之后，父子二人卖官鬻爵，派他家的婢女奴仆到市场上贩卖货物赚钱。畅饮狂歌，下棋赌博，日夜不停地欢乐。傲慢自大，不可一世，宾客上门求见，有达十天之久见不到面的。内部事务全部委托中书舍人褚灵嗣等三人，这一群卑劣小人，横行霸道，作威作福。于是，官员百姓无不忿怨，内外都与他离心。

琬遣孙冲之帅龙骧将军薛常宝、陈绍宗、焦度等兵一万为前锋，据赭圻。冲之于道与晋安王子勋书曰："舟楫已办，粮仗亦整，三军踊跃，人争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愿速遣陶亮众军兼行相接，分据新亭、南州，则一麾定矣。"子勋加冲之左卫将军；以陶亮为右卫将军，统郢、荆、湘、梁、雍五州兵合二万人，一时俱下。陶亮本无干略，闻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进，屯军鹊州。

邓琬命孙冲之任前锋，率龙骧将军薛常宝、陈绍宗、焦度等部队一万人作为前锋，进驻赭圻。孙冲之在行军途中上疏给晋安王刘子勋说："船只已准备妥当，粮秣武器已配备齐全，三军踊跃，人人争先恐后，以死报效晋安王。现在就要张满篷帆，直取白下。请命陶亮率兵马随后发，接续上来，分别占领新亭、南州，一次攻击即可平定。"刘子勋加授孙冲之为左卫将军，任命陶亮为右卫将军，指挥郢、荆、湘、梁、雍五个州的部队，共计两万人，同时东下。陶亮本无谋略才干，听说建安王刘休仁亲自率军逆江而上，殷孝祖又随后赶到，便不敢前进，驻扎在鹊洲。

殷孝祖负其诚节，陵轹诸将，台军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离，莫乐为用。宁朔将军沈攸之，内抚将士，外谐群帅，众并赖之。孝祖每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人相谓："殷统军可谓死将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显，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毙，得乎！"三月，庚寅，众军水陆并进，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于陈为流矢所中，死。军主范潜帅五百人降于亮。人情震骇，并谓沈攸之宜代孝祖为统。

殷孝祖自以为天下之大，只有他最忠心，常欺侮羞辱其他将领，建康军中有父子兄弟在寻阳政权辖区的，殷孝祖打算都逮捕审判，于是，军心涣散，将士愤懑，不肯听从他的指挥。宁朔将军沈攸之，对内安抚官兵，对外同其他将领和睦相处，大家对他十分信赖。殷孝祖每次出战，常常携带显示他高贵身分的云盖和战鼓，军中同僚以及士卒都互相说："殷孝祖可谓'死将'，他跟敌人作战，却带着豪华的仪仗队，自己暴露自己，敌人如果挑出十个射箭能手，同时射箭，他想不死，怎么可能呢？"三月，庚寅（初三），建康军水陆并进，攻打赭圻。陶亮等率军前来增援，殷孝祖在交战中被流箭射中，阵亡。军主崐范潜率五百人投降陶亮，军心震惊，人们都说沈攸之应该接替殷孝祖的指挥权。

时建安王休仁屯虎槛，遣宁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襄阳刘灵遗各将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为孝祖既死，亮等有乘胜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则示之以弱。方兴名位相亚，必不为己下；军政不壹，致败之由也。乃帅诸军主诣方兴曰："今四方并反，国家所保，无复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为朝廷所委赖，锋镝裁交，舆尸而反，文武丧气，朝野危

心。事之济否，唯在明旦一战；战若大捷，大事去矣。诘朝之事，诸人或谓吾应统之，自卜懦薄，干略不如卿。今辄相推为统，但当相与戮力耳。”方兴甚悦，许诺。攸之既出，诸军主并尤之，攸之曰：“吾本济国活家，岂计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岂可自措同异也！”

当时，建安王刘休仁驻军虎槛，派宁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襄阳人刘灵遗各率三千人马，前往赭圻。沈攸之认为殷孝祖既已阵亡，叛军陶亮等一定会乘胜进攻，官军第二天如果再不主动发起攻势，就会向敌人暴露出自己力量薄弱。江方兴的名望和地位跟自己相等，绝不可能受自己的指挥，而军事行动不能统一，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于是，就率部下各将领拜访江方兴，说：“现在，四面八方都起兵叛乱，朝廷所占据的不过百里之地。朝廷所依赖的也只殷孝祖一人，不想，刚刚兵戈相接，他就陈尸马下，文武官员全都沮丧，朝野人士提心吊胆。朝廷大事能否成功，只看明日一战。如果战而不胜，朝廷就会全盘瓦解。有关明日之战，将领中有人说应该由我指挥，可我自问魄力不够，才能和谋略都不如你。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推举你为统帅，大家同心协力。”江方兴十分喜悦，满口承诺。沈攸之告辞出来，各将领抱怨他，沈攸之说：“我只希望拯救国家，岂能计较官职高低！而且，我能向他低头，他却一定不肯向我低头，怎么可以自己先内斗起来！”

孙冲之谓陶亮曰：“孝祖枭将，一战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须复战，便当直取京都。”亮不从。

孙冲之对陶亮说：“殷孝祖是一员悍将，一战就把他杀死，天下大事已经定了，不必再战，现在就应该直接进攻京都。”陶亮不同意。

辛卯，方兴帅诸将进战，建安王休仁遣军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骑校尉垣恭祖、龙骧将军济地顿生京兆段佛荣等三万人往会战，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北至姥山而还。幼文，骥之子也。

辛卯（初四），江方兴率领各将领进攻叛军，建安王刘休仁又派军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骑校尉垣恭祖、龙骧将军京兆人段佛荣等三万人前去增援助战。自凌晨厮杀到中午，大破叛军，向北追击到姥山而回。杜幼文是杜骥的儿子。

孙冲之于湖、白口筑二城，军主竟陵张兴世攻拔之。

叛军孙冲之在巢湖口和白水口修筑两座城池，军主竞陵人张兴世进攻并攻克该地。

壬辰，诏以沈攸之为辅国将军、假节，代殷孝祖督前锋诸军事。

壬辰（初五），明帝下诏提升沈攸之为辅国将军、假节，接替殷孝祖的督前锋诸军事。

陶亮闻湖、白二城不守，大惧，急召孙冲之还鹊尾，留薛常宝等守赭圻；先于姥山及诸冈分立营寨，亦各散还，共保浓湖。

陶亮听到巢湖口、白水口失守的消息，大为恐惧，急令孙冲之撤回鹊尾，而留薛常宝等驻防赭圻。在此之前在姥山及各山冈修建的营垒要塞，也分别解散撤回，士卒各返原来部队，共同保卫浓湖。

时军旅大起，国用不足，募民上钱谷者，赐以荒县、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

当时，战乱四起，朝廷财源不足。于是号召人民捐钱捐粮，依照捐献多少，分别任命他们当荒凉偏远地区的郡守、县令以及五品至三品之间散官不等。

军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抚循将士，均其丰俭，吊死问伤，身自隐恤；故十万之众，莫有离心。

军中粮秣缺乏，建安王刘休仁安抚军心，鼓励将士，平均分配物品，哀悼死者，慰问伤员，休戚与共。所以，十万大军，没有离心。

邓琬遣其豫州刺史刘胡帅众三万，铁骑二千，东屯鹊尾，并旧兵凡十余万崐。胡，宿将，勇健多权略，屡有战功，将士畏之。司徒中兵参军冠军蔡那，子弟在襄阳，胡每战，悬之城外；那进战不顾。吴喜既定三吴，帅所领五千人，并运资实，至于赭圻。

邓琬派遣豫州刺史刘胡率领步兵三万人，精锐骑兵两千人，东行进驻鹊尾，加上原有士卒，共十余万人。刘胡是一员老将，勇敢而有谋略，屡次建立战功，将领、士卒都对他十分敬畏。司徒中兵参军冠军人蔡那的儿子和弟弟都在襄阳。刘胡每次作战，都将蔡那的儿子悬挂城外，蔡那照样猛烈攻击毫无顾忌。吴喜平定三吴之后，又率军队五千人，连同军用物品，向西增援刘休仁，进驻赭圻。

[19]薛索儿将马步万余人自睢陵渡淮，进逼青、冀二州刺史张永营。丙申，诏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统北讨诸军事，进据广陵；又诏

萧道成将兵救永。

[19]薛索儿率步、骑兵一万多人，自睢陵渡过淮河，进逼青、冀二州刺史张永的营寨。丙申（初九），明帝诏命南徐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统领北讨诸军事，进驻广陵，又命萧道成率兵增援张永。

[20]戊戌，寻阳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贬爵为松滋侯。

[20]戊戌（十一日），建康官军将寻阳王刘子房由会稽押解到建康。明帝下令赦免，贬他为松滋侯。

[21]庚子，魏以陇西王源贺为太尉。

[21]庚子（十三日），北魏任命陇西王源贺太尉。

[22]上遣宁朔将军刘怀珍帅龙骧将军王敬则等步骑五千，助刘讨寿阳，斩庐江太守刘道蔚。怀珍，善明之从子也。

[22]明帝派遣宁朔将军刘怀珍率领龙骧将军王敬则等步、骑兵五千人，增援刘攻打寿阳，杀了庐江太守刘道蔚。刘怀珍是刘善明的侄儿。

[23]中书舍人戴明宝启上，遣军主竟陵黄回募兵击斩寻阳所署马头太守王广元。

[23]中书舍人戴明宝向明帝推荐派军主竟陵人黄回招兵买马，向叛军进攻，杀了寻阳政权任命的马头太守王广元。

[24]前奉朝请寿阳郑黑，起兵于淮上以应建康，东捍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为司州刺史。

[24]前任奉朝请寿阳人郑黑，在淮河上游起兵，响应建康朝廷，东拒寿阳的殷琰，西拒驻扎悬瓠的常珍奇。乙巳（十八日），明帝任命郑黑为司州刺史。

[25]殷琰将刘顺、柳伦、皇甫道烈、庞天生等马步八千人东据宛唐；刘帅众军并进，去顺数里立营。时琰所遣诸军，并受顺节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伦台之所遣，顺本卑微，唯不使统督二军。始至，堑垒未立；顺欲击之，道烈、伦不同，顺不能独进，乃止。营既立，不可复攻，因相持守。

[25]殷琰派部将刘顺、柳伦、皇甫道烈、庞天生等骑兵、步兵八千人，驻防东面的宛唐。刘率率各路人马，同时并进，在距刘顺阵营数里处官营扎寨。当时，殷琰所派各方军队统一由刘顺指挥。只是因皇

甫道烈原是当地的土豪，柳伦原是建康官军的军官，而刘顺出身卑微，所以不让他统率这两支军队。刘刚到，营垒还没有筑成，刘顺想出击，可皇甫道烈、柳伦不同意，刘顺又不能孤军出击，只好作罢。等刘筑营完成后，已不能再攻，因而两军互相对峙坚守。

[26]壬子，断新钱，专用古钱。

[26]壬子（二十五日），建康朝廷下令禁止用新钱，专用古钱。

[27]沈攸之帅诸军围赭圻。薛常宝等粮尽，告刘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系流查及船腹，阳覆船，顺风流下以饷之。沈攸之疑其有异，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刘胡帅步卒一万，夜，斫山开道，以布囊运米饷赭圻。平旦，至城下，犹隔小堑，未能入。沈攸之帅诸军邀之，殊死战，胡众大败，拾粮弃甲，缘山走，斩获甚众。胡被创，仅得还营；常宝等惶惧，夏，四月，辛酉，开城突围，走还胡军。攸之拔赭圻城，斩其宁朔将军沈怀宝等，纳降数千人。陈绍宗单舸奔鹊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槛进屯赭圻。

[27]沈攸之率领各路人马包围赭圻。薛常宝等部粮食用尽，向刘胡求救，刘胡用布袋装米，绑在木排和船舱上，然后故意使船翻覆，船底朝天顺流而下，接济薛常宝。沈攸之怀疑这么多翻船中有诈，派人打捞翻船及木排，得了好崐多袋米。丙辰（二十九日），刘胡率领步兵一万人，趁着黑夜，开山凿道，用布袋装米，运送给赭圻。天将亮时，来到赭圻城下，可是还隔着一条小沟，进不了城。沈攸之率领各军截击，拚死战斗，刘胡大败，丢粮弃甲，沿山逃走，被杀被抓的很多。刘胡受伤，只身回营。薛常宝等惊慌恐惧，夏季，四月，辛酉（初四），开城门突围，逃回刘胡军营。沈攸之攻破了赭圻城，杀了宁朔将军沈怀宝等，接受降军数千人。寻阳政权的领陈绍宗乘一只小船逃走投奔鹊尾。随后，建安王刘休仁从虎槛进驻赭圻。

刘胡等兵犹盛。上欲绥慰人情，遣吏部尚书褚渊至虎槛，选用将士。时以军功除官者众，版不能供，始用黄纸。

刘胡的兵力仍然十分强大，明帝为安抚军心，派吏部尚书褚渊前往虎槛，征选提拔有功将士。当时，由于有战功而被封为官的人很多，以至任命版不够用，于是开始用黄纸。

邓琬以晋安王子勋之命，徵袁下寻阳，悉雍州之众驰下。琬以黄门侍郎刘道宪行荆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虚袭

襄阳，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

邓琬根据晋安王刘子勋的命令，征召袁前来寻阳。袁率领雍州所有兵将急行军南下。邓琬任命黄门侍郎刘道宪掌管荆州，任命侍中孔道存掌管雍州。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襄阳空虚，发动攻击，没有攻克。柳世隆是柳元景的侄儿。

[28]散骑侍郎明僧起兵，攻沈文秀以应建康。壬午，以僧为青州刺史。平原、乐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据琅邪，清河、广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据盘阳城，高阳、勃海二郡太守刘乘民据临济城，并起兵以应建康。玄邈，玄谟之从弟；乘民，弥之之从子也。沈文秀遣军主解彦士攻北海，拔之，杀刘弥之。乘民从弟伯宗，合帅乡党，复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东阳城。文秀拒之，伯宗战死。僧、玄默、玄邈、乘民合兵攻东阳城，每战辄为文秀所破，离而复合，如此者十余，卒不能克。

[28]散骑侍郎明僧聚众起兵，攻打青州刺史沈文秀，以响应建康朝廷。壬午（二十五日），建康朝廷任命明僧为青州刺史。平原、乐安两郡太守王玄默占据琅邪，清河、广川两郡太守王玄邈占据盘阳城，高阳、勃海两郡太守刘乘民占据临济城，全都起兵响应建康朝廷。王玄邈是王玄谟的堂弟；刘乘民是刘弥之的侄儿。沈文秀派部将解彦士攻击并攻克北海，杀了刘弥之。刘乘民的堂弟刘伯宗，集结地方武装，再夺回北海，接着，又乘势攻打青州州府所在地东阳城。沈文秀迎战，刘伯宗战死。明僧、王玄默、王玄邈、刘乘民合兵攻打东阳城，每次攻击都被沈文秀击败，士兵被打散又重新集结再攻，这样反复十余次，最后还是不能攻克。

[29]杜叔宝谓台军住历阳，不能遽进；及刘等至，上下震恐。刘顺等始行，唯赍一月粮，既与相持，粮尽。叔宝发车千五百乘，载米饷顺，自将五千精兵送之。吕安国闻之，言于刘曰：“刘顺精甲八千，我众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强弱势殊，更复推迁，则无以自立；所赖者，彼粮行竭，我食有余耳。若使叔宝米至，非唯难可复图，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间道袭其米车，出彼不意，能制之，当不战走矣。”以为然，以疲弱守营，简精兵千人配安国及龙骧将军黄回，使从间道出顺后，于横塘抄之。

[29]豫州长史杜叔宝认为官军驻扎历阳，不能马上向前推进。刘等人到达后，历阳部队上下惊恐震动。部将刘顺等开始东下驻防宛唐，只带一个月的粮食，跟刘相持不下，粮食很快便吃完了。杜叔宝派运输车一千五百辆，装满米送给刘顺，亲自率五千精兵押送。吕安国得到消息，就对刘说："刘顺拥有精甲八千，我们的兵力不到他的一半。相持的时间一长，强弱的差距将会更大，再托延下去，我们简直不能自存。唯一的希望是对方的粮食将要枯竭，而我们的粮食还有余。若是让杜叔宝的米运到，我们不但难以打胜仗，而且也难以久守。现在只有从小道出发，袭击他们的运米车队，出其不意，如果能摧毁对方，那么他们便会不战而走。"刘认为这样很对，于是留下老弱残兵留守军营，选精兵一千人配备给吕安国和龙骧将军黄回，令他们从小路绕到刘顺的背后，在横塘袭击他们。

安国始行，赍二日熟食；食尽，叔宝不至，将士欲还，安国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车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宝果至，以米车为函幄箱陈，叔宝于外为游军。幢主杨仲怀将五百人居前，安国、回等击斩之，及其士卒皆尽。叔宝至，回欲乘胜击之，安国曰："彼将自走，不假复击。"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骑参候，叔宝果弃米车走。安国复夜往烧米车，驱牛二千余头而还。

吕安国出发时，仅带两天熟食。熟食吃光，还不见杜叔宝到来，将士们纷纷要求回军，吕安国说："你们早上已吃过一顿。依我看，今晚运米车队不会不来，如果不到，我们夜里撤退，也为时不晚。"杜叔宝果然到来，车队呈"函箱阵"，杜叔宝在函箱阵外，游动搜索前进。幢主杨仲怀率五百人在车队前开路。吕安国、黄回等发动袭击，杀了杨仲怀，连同他的部下全部斩尽。杜叔宝赶到时，黄回打算乘胜追击，吕安国说："他会自己逃掉，用不着再动手。"于是，撤退三十里，停下来住宿。夜里派骑兵前去侦察，杜叔宝果然丢下运米的车队逃跑。吕安国就在夜里返回去，纵火烧毁米车，虏获牛两千余头而还。

五月，丁亥朔，夜，刘顺众溃，走淮西就常珍奇。于是刘鼓行，进向寿阳。叔宝敛居民及散卒，婴城自守，与诸军分营城外。

五月，丁亥朔（初一），夜晚，刘顺的部队崩溃，向淮西投奔悬瓠的常珍奇。此时刘擂鼓前进，向寿阳进军。杜叔宝把城外居民及散兵聚集城内，绕城自守。刘与各路部队，分别在城外扎营。

山阳王休与殷琰书，为陈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赍诏宥琰罪。与琰书，并以琰兄瑗子邈书与之。琰与叔宝等皆有降意，而众心不壹，复婴城固守。

山阳王刘休写信给殷琰，分析利害得失。明帝又派御史王道隆携带诏书，赦免殷琰。刘也写信给殷琰，并附上殷琰哥哥殷瑗的儿子殷邈的一封家书。殷琰和杜叔宝都有投降之意，可是，大家意见不一，又继续守城。

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兵应建康，诏以益之为辅国将军，督弋阳西蛮事。壬辰，以辅国将军沈攸之为雍州刺史。丁未，以尚书左仆射王景文为中军将军。庚戌，以宁朔将军刘乘民为冀州刺史。

弋阳西山蛮族首领田益之起兵，响应建康朝廷。明帝下诏任命田益之为辅国将军，统领弋阳西蛮的事务。壬辰（初六），任命辅国将军沈攸之为雍州刺史。丁未（二十一日），任命尚书左仆射王景文为中军将军。庚戌（二十四日），任命宁朔将军刘乘民为冀州刺史。

[30]甲寅，葬昭太后于修宁陵。

[30]甲寅（二十八日），刘宋在修宁陵安葬路太后，谥号为昭。

[31]张永、萧道成等与薛索儿战，大破之，索儿退保石梁；食尽而溃，走向乐平，为申令孙子孝叔所斩。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诣裴季之降。傅灵越走至淮西，武卫将军沛郡王广之生获之，送诣刘。诘其叛逆，灵越曰："九州唱义，岂独在我！薛公不能专任智勇，委付子侄，此其所以败也。人生归于一死，实无面求活。"送诣建康。上欲赦之，灵越辞终不改，乃杀之。

[31]张永、萧道成等与薛索儿作战，大破薛索儿军，薛索儿退守石梁，粮尽，大军溃散，薛索儿投奔乐平，被申令孙的儿子申孝叔击杀。薛安都的儿子薛道智逃往合肥，到裴季之处投降。傅灵越逃到淮水之西，被朝廷武卫将军沛郡人王广之活捉，押送给刘，刘指责他叛逆，傅灵越说："全国各地纷纷起义，岂只我一人！薛安都不能任用贤才，只信任他的儿子和侄儿，这是他失败的原因。人生在世总归一死，实在没脸求活。"刘把他押送到建康，明帝打算赦免他，但傅灵越始终不肯改口，便杀了他。

[32]邓琬以刘胡与沈攸之等相持久不决，乃加袁督征讨诸军事。六月，甲戌，帅楼船千艘，战士二万，来入鹊尾。本无将略，性又怯

桡，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陈，唯赋诗谈义而已，不复抚接诸将；刘胡每论事，酬对甚简。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齿恚恨。胡以南运米未至，军士匮乏，就借襄阳之资，不许，曰："都下两宅未成，方应经理。"又信往来之言，云"建康米贵，斗至数百，"以为将不攻自溃，拥甲以待之。

[32]邓琬因刘胡跟建康官军沈攸之等对阵僵持，很久分不出胜负，于是加授袁为督征讨诸军事。六月，甲戌（十八日），袁率楼船一千艘，兵士两万人，抵达鹊尾。袁本无大将的才略，又性情卑怯。在军营中，他从不穿军服，谈话也不涉及战阵，而只吟诗作赋，谈论义理，对各将领既不安抚鼓励，又不肯接见。刘胡每次讨论军事，袁对他的回答和应酬都很简略、怠慢。于岷是，袁大失人心，刘胡对他恨之入骨。刘胡因后方补给未到，士卒缺粮，向袁借襄阳的存粮，袁拒绝，说："京师还有两处住宅没有完工，正要用钱料理。"又相信过路人的传言，说："建康米价飞涨，一斗高达数百钱。"认为用不着进攻，建康将自行崩溃，所以按兵不动，坐等胜利。

[33]田益之帅蛮众万余人围義阳，邓琬使司州刺史庞孟虬帅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战溃去。

[33]田益之率西山蛮族军队一万多人包围义阳。邓琬派司州刺史宠孟虬率精锐部队五千人援救，田益之不敢迎战，所率军队溃散。

[34]安成太守刘袭，始安内史王识之，建发内史赵道生，并举郡来降。袭，道怜之孙也。

[34]安成太守刘袭、始安内史王识之、建安内史赵道生，全部献出城池，投降朝廷。刘袭是刘道怜的孙子。

[35]萧道成世子赜为南康赣令，邓琬遣使收系之。门客兰陵桓康担赜妻裴氏及其子长懋、子良逃于山中，与赜族人萧欣祖等结客得百余人，攻郡，破狱出赜。南康相沈肃之帅将吏追赜，赜与战，擒之。赜自号宁朔将军，据郡起兵，与刘袭等相应。琬以中护军殷孚为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袭等。

[35]萧道成的儿子萧赜任南康赣县令，邓琬派人前去逮捕了他。萧赜的门客兰陵人桓康，担着萧赜的妻子裴氏和萧赜的两个儿子萧长懋、萧子良逃到山中。跟萧赜的同族萧欣祖等结集佃客一百余人，袭击郡城，攻破监狱，救出萧赜。南康相沈肃之率将士追赶萧赜，萧赜

迎战，活捉了沈肃之。萧赜于是自称宁朔将军，据郡起兵，与安成郡的刘袭等呼应。邓琬任命中护军殷孚为豫章太守，总管赣江上游五个郡，防御刘袭等。

[36]衡阳内史王应之起兵应建康，袭击湘州行事何慧文于长沙。应之与慧文舍军身战，斫慧文八创，慧文斫应之断足，杀之。

[36]衡阳内史王应之聚众起兵，响应建康朝廷，袭击在长沙的湘州行事何慧文。王应之与何慧文离开兵士单独决斗，王应之砍伤何慧文八处，何慧文砍断了王应之一只脚并杀了他。

[37]始兴人刘嗣祖等据郡起兵应建康，广州刺史袁昙远遣其将李万周等讨之。嗣祖诳万周云“寻阳已平”。万周还袭番禺，擒昙远，斩之。上以万周行广州事。

[37]始兴人刘嗣祖等占据郡城以响应建康朝廷。广州刺史袁昙远派他的部将李万周等讨伐刘嗣祖。刘嗣祖欺骗李万周说：“寻阳战乱已平”。李万周相信并回军袭击番禺，活捉袁昙远，将其斩首。明帝任命李万周掌管广州事务。

[38]初，武都土杨元和治白水，微弱不能自立，弃国奔魏。元和从弟僧嗣复自立，屯葭芦。

[38]最初，武都王杨元和把王府设在白水，力量薄弱，不能自存。于是抛弃部族投奔北魏。杨元和的堂弟杨僧嗣又自立为武都王，驻扎在葭芦。

费欣寿至巴东，巴东人任叔儿据白帝，自号辅国将军，击欣寿，斩之，叔儿遂阻守三峡。萧惠开复遣治中程法度将兵三千出梁州，杨僧嗣帅群氐断其道，间使以闻。秋，七月，丁酉，以僧嗣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费欣寿率军东下进抵巴东。巴东人任叔儿占据白帝城，自称为辅国将军，前来迎战，杀费欣寿。随后，任叔儿封锁了三峡。萧惠开第二次派治中程法度带领兵士三千人北上梁州。杨僧嗣率氐族各部落切断了程法度的道路，派人由小路奏报建康朝廷。秋季，七月，丁酉（十二日），明帝任命杨僧嗣为北秦州刺史并封为武都王。

[39]诸军与袁相拒于浓湖，久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

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临洄，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吴喜并赞其策。会庞孟虬引兵来助殷琰，刘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兴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虬蚁聚，必无能为，遣别将马步数千，足以相制。兴世之行，是安危大机，必不可辍。”乃遣段佛荣将兵救，而选 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兴世。

[39]各路官军与袁在浓湖对峙，很久不能决出胜负。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说：“叛贼盘据上游，兵力强大，地势险要，我们的力量与他们对峙是绰绰崐有余，但不足以剿灭他们。若是派出数千奇兵潜入他们的背后，在险要的地方筑城布阵，伺机发动进攻，就会使他们首尾难顾，进退两难。上游一旦被我们切断，粮食运输一定艰难，这是克制叛贼的奇妙良策。钱溪一带长江两岸最为狭窄，又距大军不远，水道曲折湍急，船只经过必须紧靠岸边，那里又有天然的码头可以停船。千人把守，万人不能通过。其他要害之地，都不能超过此地。”沈攸之、吴喜全都赞成。这时，庞孟虬率兵前来增援殷琰，刘派人请求援兵，情况紧急。建安王刘休仁打算派张兴世率军增援刘，沈攸之说：“庞孟虬的部队，像一群蚂蚁，一定没什么作为，派遣另一位将领，交给他步、骑兵数千人，足以把庞孟虬制住。张兴世这次攻击，可是安危成败的关键，决不可半途而废。”于是命段佛荣率军增援刘，而另外挑选战士七千人，轻快小船二百艘，配给张兴世。

兴世帅其众溯流稍上，寻复退归，如是者累日。刘胡闻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物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夕，四更，值便风，兴世举帆直前，渡湖、白，过鹊尾。胡既觉，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翼之而进。戊戌夕，兴世宿景洪浦，灵秀亦留。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趣钱溪，立营寨；己亥，兴世引兵进据之，灵秀不能禁。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之曰：“贼来尚远，气盛而矢骤；骤既易尽，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将士治城如故。俄而胡来转近，船入洄，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并进，胡败走，斩首数百，胡收兵而下。时兴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虑袁并力更攻钱溪，欲分其势。辛丑。命沈攸之、吴喜等以皮舰进攻浓湖，斩

获千数。是日，刘胡帅步卒二万、铁马一千，欲更攻兴世。未至钱溪数十里，袁以浓湖之急，遽追之，钱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传唱，”钱溪已平”，众并惧，沈攸之曰：“不然。若钱溪实败，万人中应有一人逃亡得还者，必是彼战失利，唱空声以惑众耳。”勒军中不得妄动；钱溪捷报寻至。攸之以钱溪所送胡军耳鼻示浓湖，袁骇惧。攸之日暮引归。

张兴世率二百艘小船，逆流而上，接着又返回，一连数天，都是如此。刘胡听到消息，取笑说：“我还不敢越过他们阵地，夺取扬州，张兴世是什么东西，居然想轻易占领我的上游阵地。”于是，不做防备。一天晚上四更，正好刮起顺风，张兴世的船队，张满风帆，向西鼓浪前进，穿过湖口、白水口，再过鹊尾。刘胡发觉之后，急忙派他的将领胡灵秀领兵在东岸追赶，紧跟张兴世的船队前进。戊戌（十三日），晚上，张兴世停泊于景洪浦，胡灵秀也留在此处。张兴世暗中派遣部将黄道标，率七十条快艇直插钱溪，安营扎寨。己亥（十四日），张兴世率主力西进，直接进驻钱溪新营，胡灵秀无法阻止。庚子（十五日），刘胡亲自率领水陆联合的二十六支军队，前来攻击钱溪，张兴世的将士打算迎战，张兴世不允许，说：“贼寇离我们还远，气势旺盛，打起仗来，箭如雨下。然而气太盛，容易衰弱，箭太多，容易枯竭，不如等待。”命令将士照旧加强工事。不久，刘胡船队接近，进入漩涡，张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率精壮军士数百人先行攻击，主力部队相继一起前进，刘胡败退，数百人阵亡，刘胡收兵而回。当时，张兴世营寨还不够坚固，建安王刘休仁担心袁回军与刘胡合力再攻钱溪，打算分散他们的势力。辛丑（十六日），命沈攸之、吴喜等用皮蒙在船上攻击浓湖，杀数千人。当天，刘胡率步兵两万人，披甲骑兵一千人，打算再攻张兴世，进抵钱溪相距只有数十里时，袁因浓湖吃紧，命刘胡回兵增援。钱溪的营寨因此得以建成。刘胡派人散布谣言说：“钱溪已经平定。”官军大为恐惧，沈攸之说：“不对，钱溪如果战败，众人中至少会有一人逃亡回来，必定是他们攻击失利，散布假情报扰乱军心。”下令军中不得妄动。不多时，钱溪捷报传到。沈攸之把钱溪送来刘胡士卒的耳朵、鼻子，送给浓湖守军，袁异常惊骇恐惧。沈攸之黄昏时回军。

[40]龙骧将军刘道符攻山阳，程天祚请降。

[40]龙骧将军刘道符，进攻山阳，程天祚向刘道符投降。

[41]庞孟虬进至弋阳，刘遣吕安国等迎击于蓼潭，大破之。孟虬走向义阳。王玄谟之子昙善起兵据义阳以应建康，孟虬走死蛮中。

[41]庞孟虬前进到弋阳，刘派吕安国等在蓼潭迎击，大破庞孟虬军。庞孟虬逃到义阳。王玄谟的儿子王昙善聚众起兵，夺取义阳，归附建康朝廷。庞孟虬逃到蛮族居住的山区，死在那里。

[42]刘胡遣辅国将军薛道标袭合肥，杀汝阴太守裴季之，刘遣辅国将军垣闳击之。闳，阆之弟；道标，安都之子也。

[42]刘胡派遣辅国将军薛道标袭击合肥，杀了汝阴太守裴季之。刘派辅国将军垣闳反击。垣闳是垣阆的弟弟。薛道标是薛安都的儿子。

[43]淮西人郑叔举起兵击常珍奇以应郑黑；辛亥，以叔举为北豫州刺史。

[43]淮西人郑叔举起兵攻击常珍奇，响应郑黑。辛亥（二十六日），朝廷任命郑叔举为北豫州刺史。

[44]崔道固为土人所攻，闭门自守。上遣使宣慰，道固请降。甲寅，复以道固为徐州刺史。

[44]崔道固受到当地百姓围攻，关闭城门自守。明帝派人前来安慰招抚，崔道固请求投降。甲寅（二十九日），明帝又任命崔道固为徐州刺史。

[45]八月，皇甫道烈等闻庞孟虬败，并开门出降。

[45]八月，皇甫道烈等听到庞孟虬战败，开城门出来投降。

[46]张兴世既据钱溪，浓湖军乏食。邓琬大送资粮，畏兴世，不敢进。刘胡帅轻舸四百，由鹊头内路欲攻钱溪，既而谓长史王念叔曰：“吾少习步战，未闲水斗。若步战，恒在数万人中；水战在一舸之上，舸舸各进，不复相关，正在三十人中，此非万全之计，吾不为也。”乃托疟疾，住鹊头不进，遣龙骧将军陈庆将三百舸向钱溪，戒庆不须战：“张兴世吾之所悉，自当走耳。”陈庆至钱溪，军于梅根。

[46]张兴世占领钱溪之后，叛军浓湖大营粮食开始缺乏。郑琬打算运送大量军需物资接济，但怕张兴世截击，不敢前进。刘胡率轻装船只四百艘，从鹊头江中内航道前进，打算攻打钱溪，中途对长史王念叔说：“我从小习惯于陆地打仗，不懂水战。步兵作战时，我是在数万

人中间，可是水上作战，只能在一条船的上边，船与船单独行进，互相不能照顾，我在一船不过三十人中间，这不是安全之计，我不去干。”于是，推托得了疟疾，停靠鹊头，不敢前进。只派龙骧将军陈庆率三百艘船驶向钱溪，吩咐陈庆不要与敌人接战，说：“张兴世这个人，我非常熟悉他，他会自动逃走的！”陈庆抵达钱溪，驻扎梅根。

胡遣别将王起将百舸攻兴世，兴世击起，大破之。胡帅其余舸驰还，谓曰：“兴世营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战，未足为损。陈庆已与南陵、大雷诸军共遏其上，大军在此，鹊头诸将又断其下流；已堕围中，不足复虑。”怒胡不战，谓曰：“粮运鲠塞，当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溯流越我而上，此运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马沈仲玉将千人步趣南陵迎粮。

刘胡又派部将王起率一百余艘船攻打张兴世，张兴世反击，大败王起军。刘胡率其余的船队撤回浓湖，对袁说：“张兴世营寨已经建成，短期内不可能攻破。昨天小小交战，谈不上损失。陈庆已与南陵、大雷各军共同扼住张兴世的上游，我们大营在此，鹊头诸将领又切断了他的下游，他已坠入我们的包围圈中，不必再为此忧 虑。”袁对刘胡不亲自作战，十分恼怒，对刘胡说：“运粮路线被切断，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办？”刘胡说：“他们能越过我们逆流而上，我们这次运粮为什么不能越过他们顺江而下呢？”于是派遣安北府司马沈仲玉带领一千人徒步前往南陵，迎接军粮。

仲玉至南陵，载米三十万斛，钱布数十舫，竖榜为城，规欲突过。行至贵口，不敢进，遣间信报胡，令遣重军援接。张兴世遣寿寂之、任农夫等将三千人至贵口击之，仲玉走还营，悉虏其资实；胡众骇惧，胡将张喜来降。

沈仲玉到达南陵，把三十万斛的米装到船上，又装军饷、布匹等共数十船，在船上用木板钉成围墙，打算突围。可是船队行至贵口，不敢前进，派人抄小路报告刘胡，请求增派重兵前来迎接。张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等率三千人直奔贵口，攻击沈仲玉。沈仲玉丢下辎重，逃回袁大营，所有军用物资，全被夺走。刘胡的部队惊恐万状，部将张喜投降朝廷官军。

镇东中兵参军刘亮进兵逼胡营，胡不能制。袁惧曰：“贼入人肝脾里，何由得活！”胡阴谋遁去，乙卯，诳云：“欲更帅步骑二万，上取

钱溪，兼下大雷余运。”令悉选马配之。其日，胡委去，径趣梅根。先令薛常宝办船，悉发南陵诸军，烧大雷诸城而走。至夜，方知之，大怒，骂曰：“今年为小子所误！”呼取常所乘善马“飞燕”，谓其众曰：“我当自追之！”因亦走。

镇东中兵参军刘亮向前推进，直逼刘胡军营，刘胡抵抗不住，袁惊慌地岷说：“敌人已侵入人的肝脾重地中间，怎么能活命！”刘胡准备暗中逃走，已卯（二十四日），谎报袁说：“我打算率步、骑兵两万人，到上游夺回钱溪，并运回积存在大雷的余粮。”要求袁挑选马匹全都配备给他。当天，刘胡丢下袁，直奔梅根。先命薛常宝征集船只，又命南陵各军全部出发，纵火焚烧大雷各城而逃。当夜，袁才得知消息，勃然大怒，骂道：“今年可被这小子害苦了！”呼唤侍从牵来他平日所骑的马，名叫“飞燕”，对他的部属说：“我要亲自追击刘胡！”于是也乘机逃走。

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营，纳降卒十万，遣沈攸之等追。走至鹊头，与戍主薛伯珍并所领数千人偕去，欲向寻阳。夜，止山间，杀马以劳将士，顾谓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寻阳，谢罪主上，然后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节，无复应者。及旦，伯珍请屏人言事，遂斩首，诣钱溪军主襄阳俞湛之。湛之因斩伯珍，并送首以为已功。

庚辰（二十五日），建安王刘休仁率兵进入袁遗弃的大营，接纳十万人投降，同时派沈攸之等追捕袁。袁逃到鹊头，与镇守那里的主将薛伯珍会合，并带他所属的部队数千人一同向西撤退，打算前往寻阳。夜晚，住宿山间，袁杀马慰劳将士，回头对薛伯珍说：“我并不是怕死，只不过想要到寻阳，在主上面前请罪，然后自刎！”慷慨激昂，吆喝左右侍从，取来刘子勋赐给的符节，左右侍从无人理他。等到天亮，薛伯珍请求与他单独谈话，遂砍下袁人头，前往钱溪，向军主襄阳人俞湛之投降。俞湛之斩薛伯珍，连同袁的人头一起上缴作为自己的功劳。

刘胡帅二万人向寻阳，诈晋安王子勋云：“袁已降，军皆散，唯已帅所领独返；宜速处分，为一战之资。当停据湓城，誓死不贰。”乃于江外夜趣沔口。

刘胡率两万人奔回寻阳，谎报晋安王刘子勋说：“袁已经投降，全军溃散，只有我率领我的部属，单独逃回。应紧急采取措施，决一死

战，我暂时驻防湓城，誓死效忠您。”于是，率船队从江中外航道西上，连夜直奔沔口。

邓琬闻胡去，忧惶无计，呼中书舍人褚灵嗣等谋之，并不知所出。张悦诈称疾，呼琬计事，令左右伏甲帐后，戒之：“若闻索酒，便出。”琬既至，悦曰：“卿首唱此谋，今事已急，计将安出！”琬曰：“正当斩晋安王，封府库，以谢罪耳。”悦曰：“今日宁可卖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斩琬。中书舍人潘欣之闻琬死，勒兵而至。悦使人语之曰：“邓琬谋反，今已枭戮。”欣之乃还。取琬子，并杀之。悦因单舸赍琬首驰下，诣建安王休仁降。

邓琬听到刘胡逃走的消息，惊恐忧虑，无计可施，急忙召集中书舍人褚灵嗣等策划对策，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吏部尚书张悦假装有病，请邓琬到私宅商讨大事，密令左右全副武装，在帐后埋伏，吩咐：“听见我命你们拿酒，便出来动手。”邓琬到后，张悦说：“你当初第一个坚持称帝，今天事已吃紧，你有什么办法？”邓琬说：“应当杀掉晋安王，查封仓库，以此来赎罪。”张悦说：“现在你宁可出卖殿下，也要保全自己活命吗！”于是呼唤拿酒，张悦的儿子张洵，提刀冲出，砍下邓琬人头。中书舍人潘欣之听说邓琬被杀的消息，率兵抵达张悦家门。张悦派人告诉潘欣之说：“邓琬打算谋反，已经斩首。”潘欣之才撤回。张悦逮捕了邓琬的儿子，一并杀掉。张悦于是单乘一只小船提着邓琬的人头东下，向朝廷建安王刘休仁投降。

寻阳乱。蔡那之子道渊在寻阳被系作部，脱锁入城，执子勋，囚之。沈攸之诸军至寻阳，斩晋安王子勋，传首建康，时年十一。

寻阳大乱，蔡那的儿子蔡道渊原被囚禁在寻阳专门制造兵器的作坊里，这时挣脱枷锁，进入寻阳城，逮捕了刘子勋，投入大牢。不久，沈攸之等大军抵达寻阳，杀掉刘子勋，把人头押送到建康。刘子勋时年十一岁。

初，邓琬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峤道入三吴，军于上饶，闻刘胡败，军副鄱阳太守费晔淹以降。淹，畅之子也。

当初，邓琬派遣临川内史张淹从鄱阳山路进入三吴，驻扎在上饶。听到刘胡战败，张淹部队的副统帅鄱阳太守费晔，杀掉张淹投降。张淹是张畅的儿子。

废帝之世，衣冠惧祸，咸欲远出。至是流离外难，百不一存，众乃服蔡兴宗之先见。

废帝在位时，读书人或在职官员为了避免灾祸，都打算离开京师，远到他崐乡。到今天，流离失所遭受祸难，侥幸生存的，一百人中不见得有一人，大家这才都佩服蔡兴宗的先见之明。

九月壬辰，以山阳王休为荆州刺史。

九月，壬辰（初八），明帝任命山阳王刘休为荆州刺史。

癸巳，解严，大赦。

癸巳（初九），解除戒严，宣布大赦。

庚子，司徒体仁至寻阳，遣吴喜、张兴世向荆州，沈怀明向郢州，刘亮及宁朔将军南阳张敬儿向雍州，孙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农夫向豫章，平定余寇。

庚子（十六日），司徒刘休仁抵达寻阳，分别派吴喜、张兴世进攻荆州，沈怀明进攻郢州，刘亮及宁朔将军南阳人张敬儿进攻雍州，孙超之进攻湘州，沈思仁、任农夫进攻豫章，平定刘子勋的残余力量。

刘胡逃至石城，捕得，斩之。郢州行事张沈变形为沙门，潜走，追获，杀之。荆州行事刘道宪闻浓湖平，散兵，遣使归罪。荆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杀道宪，执临海王子顼以降。孔道存知寻阳已平，遣使请降；寻闻柳世隆、刘亮当至，道存及三子皆自杀。上以何慧文才兼将吏，使吴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节，手害忠义，何面见天下之士！”遂自杀。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刘顺及余党在荆州者皆伏诛。诏追赠诸死节之臣，及封赏有功者各有差。

刘胡逃到石城，被捕并被斩首。寻阳政权的郢州行事张沈剃光头发，扮作和尚，暗中逃走，被追缉抓获，斩首。荆州行事刘道宪听说浓湖被平定，便解散部众，派人到官军驻所请求处罚。荆州治中宗景等率军进城，诛杀刘道宪 ，逮捕临海王刘子顼后投降。孔道存得知寻阳已经平定，派人到官军驻所请求投降。不久听说柳世隆、刘亮大军将要到来，孔道存和三个儿子一同自杀。明帝因何慧文文武全才，特命吴喜传旨赦免，何慧文说：“我既然已陷入叛逆集团，亲手加害忠义，还有什么脸面见天下人士！”于是自杀。安陆王刘子绥、临海王刘

子顼、邵陵王刘子元，都被明帝赐死。刘顺及其逃到荆州的余党，全部被斩首。明帝下诏，追赠守节而死的官员，并对有功的官员依照等级封赏。

[47]己酉，魏初立郡学，置博士、助教、生员，从中书令高允、相州刺史李之请也。，崇之子也。

[47]己酉（二十五日），北魏开始在每个郡设立学校，设置博士、助教、生员，这是采纳中书令高允、相州刺史李的建议而兴办的。李是李崇的儿子。

[48]上既诛晋安王子勋等，待世祖诸子犹如平日。司徒休仁还自寻阳，言于上曰："松滋仆兄弟尚在，将来非社稷计，宜早为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赐死，及镇北谘议参军路休之、司徒从事中郎路茂之、兖州刺史刘祇。中书舍人严龙皆坐诛。世祖二十八子于此尽矣。祇，义欣之子也。

[48]明帝已经诛杀晋安王刘子勋等，对世祖的其他儿子仍然和善如故。司徒刘休仁从寻阳返回京师，对明帝说："松滋侯刘子房的兄弟仍在人间，将来一定会对国家不利，应该及早打算如何处置。"冬季，十月，乙卯（初一），明帝下诏：松滋侯刘子房、永嘉王刘子仁、始安王刘子真、淮南王刘子孟、南平王刘子产、庐陵王刘子舆、刘子趋、刘子期、东平王刘子嗣、刘子悦等全部赐死，镇北谘议参军路休之、司徒从事中郎路茂之、兖州刺史刘祇、中书舍人严龙等人都受株连被杀。孝武帝共有二十八个儿子，至此杀尽。刘祇是刘义欣的儿子。

[49]刘围寿阳，垣闳攻合肥，俱未下。患之，召诸将会议。马队主王广之曰："得将军所乘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肃怒曰："广之敢夺节下马，可斩！"笑曰："观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马与之。广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标突围奔淮西归常珍奇。擢广之为军主。广之谓肃曰："节下若从卿言，何以平贼？卿不赏才，乃至于此！"肃有学术，及卒，更依广之，广之荐于齐世祖为东海太守。

[49]刘包围寿阳，垣闳攻打合肥，都没攻克。刘大为烦恼，召集各位将领开军事会议，马队主王广之说："将军如将你的马送给我，我就能夺取合崐肥。"幢主皇甫肃大怒说："王广之竟敢贪图将军的马，应该斩首。"刘却笑着说："看他的心意，一定可以立功。"于是连同马鞍

一齐送给王广之。王广之前去攻打合肥，只用三天时间使把它攻克。守将薛道标突围，逃往淮西，投奔常珍奇。刘提升王广之为军主。王广之对皇甫肃说："将军如果听你的话，怎么能平定盗贼！你不赏识人才，才有那种想法。"皇甫肃很有学问，后来，刘去世，皇甫肃投靠王广之为门客。王广之把皇甫肃推荐给齐武帝萧赜，萧赜任命皇甫肃为东海太守。

[50]沈灵宝自庐江引兵攻晋熙，晋熙太守阎湛之弃城走。

[50]沈灵宝自庐江率军攻打晋熙，晋熙太守阎湛之弃城而逃。

[51]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兖州刺史毕众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并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乙亥，命镇军将军张永、中领军沈攸之将甲士五万迎薛安都。蔡兴宗曰："安都归顺，此诚非虚，正须单使尺书。今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诛，则之所宥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据大镇，密迩边陲，地险兵强，攻围难克，考之国计，尤宜驯养；如其外叛，将为朝廷旰食之忧。"上不从，谓征北司马行南徐州事萧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讨，卿意以为何如？"对曰："安都狡猾有余，今以兵逼之，恐非国之利。"上曰："诸军猛锐，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闻大兵北上，惧，遣使乞降于魏，常珍奇亦以悬瓠降魏，皆请兵自救。

[51]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兖州刺史毕众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都派使节请求归降。明帝认为西南的叛军已经平定，打算向淮河以北的叛军炫耀威力。乙亥（二十一日），下诏命镇军将军张永、中领军沈攸之率大军五万人北上迎接薛安都。尚书左仆射蔡兴宗说："薛安都归顺朝廷，绝对不假，现在正需派一个人，手拿一封信，前去迎接。现在用重兵迎接他，他一定会惊疑忧虑，甚至可能招引北方的胡虏，灾患势必更深。如果说他身为叛逆，罪恶深重，非诛杀不可，那么从前所赦免的人可太多了。何况薛安都在外，据守的是北战场的一个大要镇，紧接边界，地势险要，兵力强大，无论包围还是攻击，都难以克制。为了国家的利益，尤其应该使用和平手段安抚。一旦他叛投北魏，那么朝廷就要昼夜辛劳去对付后患了。"明帝不接受他的意见，对征北司马代理南徐州事务的萧道成说："我正想利用薛安都反抗的机会加以讨伐，你认为如

何？”萧道成回答说：“薛安都十分狡猾，今天如果用大军逼他，恐怕对朝廷没有好处。”明帝说：“各路人马都很精锐，哪次出击不能战胜！你不要多说了！”薛安都听到大军北上的消息，果然非常恐惧，派遣使节向北魏投降。常珍奇也向北魏投降，献出郡城悬瓠，二人同时请北魏发兵救援。

[52]戊寅，立皇子昱为太子。

[52]戊寅（二十四日），明帝立皇子刘昱为太子。

[53]薛安都以其子为质于魏，魏遣镇东大将军代人尉元、镇东将军魏郡孔伯恭等帅骑一万出东道，救彭城；镇西大将军西河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诸军事张穷奇出西道，救悬瓠。以安都为都督徐·雍等五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河东公；常珍奇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河内公。

[53]薛安都把儿子送到北魏充为人质，北魏派镇东大将军代郡人尉元、镇东将军魏郡人孔伯恭等率骑兵一万人，向东支援彭城，派镇西大将军西河公拓跋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诸军事张穷奇向西支援悬瓠。任命薛安都为都督徐雍等五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河东公；任命常珍奇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河内公。

兖州刺史申纂诈降于魏，尉元受之而阴为之备。魏师至无盐，纂闭门拒守。

兖州刺史申纂向北魏诈降，尉元接受但暗中严密戒备。北魏军抵达无盐，申纂关闭城门，登城固守。

薛安都之召魏兵也，毕众敬不与之同，遣使来请降；上以众敬为兖州刺史。众敬子元宾在建康，先坐他罪诛。众敬闻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独生！”十一月，壬子，魏师至瑕丘，众敬请降于魏。尉元遣部将先据其城，众敬悔恨，数日不食。元长驱而进，十二月，己未，军于。

薛安都向北魏求兵时，毕众敬反对，派人到朝廷来请求投降。明帝任命毕崐众敬为兖州刺史。毕众敬的儿子毕元宾原在建康，在此之前，因别的罪名被杀。毕众敬听到这个消息，怒气冲天，拔出佩刀猛砍庭柱，说：“我白发苍苍，就这么一个儿子，却不能保全，我怎么还能一个人活着！”十一月，壬子（二十九日），北魏军队抵达瑕丘，毕众敬于是向北魏军请求投降。尉元派部将先占领这座城池，毕众敬后

悔愤恨，几天不进饮食。尉元长驱直入，十二月，己未（初六），驻扎县。

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帅文武出迎。石欲顿军汝北，未即入城，中书博士郑羲曰："今珍奇虽来，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夺其管，据有府库，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马入城，因置酒嬉戏。羲曰："观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为之备。"乃严兵设备。其夕，珍奇使人烧府屋，欲为变，以石有备而止。羲，豁之曾孙也。

北魏西河公拓跋石抵达上蔡，常珍奇率文武官员前往迎接。拓跋石打算驻扎汝水北岸，没有立刻进城，中书博士郑羲说："今日常珍奇虽然亲自出来迎接，但他内心诚意难以预测。不如直接进城，控制城门，占领仓库和官府，夺取他的要害，这是最安全的策略。"拓跋石于是拍马入城，在城内摆下筵席，饮酒欢乐。郑羲说："观察常珍奇的脸色，有些愤愤不平，不可不做暗中戒备。"于是严加守卫。当天晚上，常珍奇派人纵火焚烧官府房屋，打算发动变乱，但因拓跋石有严密戒备，只好中途停止。郑羲是郑豁的曾孙。

淮西七郡民多不愿属魏，连营南奔。魏遣建安王陆宣慰新附。民有陷军为奴婢者，悉免之，新民乃悦。

淮西七郡百姓大多不愿归附北魏，村与村联合向南逃奔。北魏派建安王陆前来宣慰安抚新近归附的地区。百姓中有被军队掠夺当奴仆婢女的，陆下令全部释放，新近归附地区的百姓才欢欣鼓舞。

[54]乙丑，诏坐依附寻阳削官爵禁锢者，皆从原荡，随才铨用。

[54]乙丑（十二日），明帝下诏，凡因拥护寻阳政权而被免除官爵囚禁起来的人，一律赦免，量才录用。

[55]刘围寿阳，自首春至于末冬，内攻外御，战无不捷，以宽厚得将士心。寻阳既平，上使中书为诏谕殷琰，蔡兴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过之日。陛下宜赐手诏数行以相慰引。今直中书为诏，彼必疑谓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难也。"不从。琰得诏，谓刘诈为之，不敢降。杜叔宝闭绝寻阳败问，有传者即杀之，守备益固。凡有降者，上辄送寿阳城下，使与城中人语，由是众情离沮。

[55]刘包围寿阳，自本年初春到冬末，无论进攻还是抵抗，每战都告捷，因心肠宽厚，深得将士的拥护。寻阳政权灭亡后，明帝命中书发出诏书，向守将殷琰招降。蔡兴宗说："天下已经平定，正是殷琰检

讨自己过错的时候，陛下只要亲笔写几行字，安抚宽慰，加以引导，他就可以归降。今天由中书颁发诏书，他一定怀疑不是真的，这不是迅速消灭一方灾难的办法。”明帝不接受。殷琰看到诏书，果然认为是刘设下的圈套，不敢投降。杜叔宝严密封锁寻阳政权灭亡的消息，凡是传递这些消息的人，立刻杀掉，城防越发坚固。后来，凡有人出城投降，明帝都让他们到寿阳城下，使他们与城中守军对话，守军知道外面的情况，军心开始动摇。

琰欲请降于魏，主簿谯郡夏侯详说琰曰：“今日之举，本效忠节。若社稷有奉，便当归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军近在淮次，官军未测吾之去就，若建使归款，必厚相慰纳，岂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详出见刘。详说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犹固守者，畏将军之诛，皆欲自归于魏。愿将军缓而赦之，则莫不相帅而至矣。”许诺，使详至城下，呼城中人，谕以意。丙寅，琰帅将佐面缚出降，悉加慰抚，不戮一人。入城，约勒将士，士民赀财，秋毫无所失。寿阳人大悦。魏兵至师水，将救寿阳；闻琰已降，乃掠义阳数千人而去。久之，琰复仕至少府而卒。

殷琰打算投降北魏，主簿谯郡人夏侯详劝殷琰说：“我们今天所以拥护寻阳政权，本意是效忠皇家。如果朝廷有人主持，就应该归附朝廷，怎么可以投向北方，穿上左边开襟的衣服！而且现在魏军已接近淮河，建康官军还不知道我们的意向，如果派使节去表示我们的诚心，他们一定会高兴接纳，岂止是免死而已。”殷琰于是派夏侯详出城晋见刘，夏侯详劝刘说：“现在城中军民，虽然知道陷入困境，但仍然固守的缘故，是害怕将军诛杀，因而大家都打崐算降魏。希望将军不要再攻击，下令赦免，那么他们自然没有不相继来归降的了。”刘答应，让夏侯详到寿阳城下，呼唤城中人，转告刘的承诺。丙寅（十三日），殷琰率领他的部将自行反绑双手，出城投降。刘全都加以安抚，不杀一个人，进城之后，对军队严格约束，于是，城中百姓的生命财产，没有丝毫损失，寿阳人欢天喜地。北魏的军队已经到达师水，将要救援寿阳，听到殷琰已经投降，于是掳掠义阳数千人而回。后来，殷琰再次做官，担任少府时去世。

[56]萧惠开在益州，多任刑诛，蜀人猜怨。闻费欣寿败没，程法度不得前，于是晋原一郡反，诸郡皆应之，合兵围成都。城中东兵不满

二千，惠开悉遣蜀人出，独与东兵拒守。蜀人闻寻阳已平，争欲屠城，众至十余万人。惠开每遣兵出战，未尝不捷。

[56]萧惠开任益州刺史时，性情残暴，随意诛杀。蜀地人民十分怨恨，听到东下的费欣寿全军覆没，北上的程法度无法前进，于是，晋原郡首先反叛，其他各郡纷纷响应，各郡联军于是包围成都。成都城内的东方军队不满两千人，萧惠开把当地居民全部放出，自己单独与东方军队登城固守。益州人听说寻阳政权已经灭亡，个个争先恐后，打算入城屠杀。各郡联军多达十余万人。然而，萧惠开每次派兵出战，都传出捷报。

上遣其弟惠基自陆道使成都，赦惠开罪。惠基至涪，蜀人遏留惠基，不听进。惠基帅部曲击之，斩其渠帅，然后得前。惠开奉旨归降，城围得解。

明帝派萧惠开的弟弟萧惠基，从陆路前往成都，赦免萧惠开。萧惠基行至涪城，益州人阻止萧惠基前进。萧惠基率领部曲发动攻击，杀了他们的长官，然后才得以前进。萧惠开接受诏书，开城归降。成都的包围这才得有解除。

上遣惠开宗人宝首自水道慰劳益州。宝首欲以平蜀为己功，更奖说蜀人，使攻惠开。于是处处蜂起，凡诸离散者一时还合，与宝首进逼成都，众号二十万。惠开欲击之，将佐皆曰："今慰劳使至而拒之，何以自明？"惠开曰："今表启路绝，不战则何以得通使京师？"乃遣宋宁太守萧惠训等将万兵与战，大破之，生擒宝首，囚于成都。遣使言状。上使执送宝首，召惠开还建康。上问以举兵状。惠开曰："臣唯知逆顺，不识天命；且非臣不乱，非臣不平。"上释之。

明帝又派萧惠开的同族萧宝首从水路前往益州，宣慰安抚。萧宝首打算把平息叛乱作为自己的功劳，于是从中挑拨、煽动益州人再次起兵，攻击萧惠开。一时间，各处战火重燃，已经解散了的各郡联军，再度集结，追随萧宝首，进攻成都，部众号称二十万人。萧惠开打算攻击，将领们说："萧宝首是天子所派的慰劳使节，我们如果抗拒，怎么说明自己的心意！"萧惠开说："我们前往京师的道路被切断，不打这一仗，怎么能沟通与京师的联络？"于是派宋宁太守萧惠训等率大军一万人，出城迎战，大破联军，活捉萧宝首，囚禁于成都。然后派使臣到朝廷报告情况。明帝命将萧宝首押回建康，同时征召萧惠开返

京。明帝问他为何响应寻阳政权，萧惠开说：“我只知道什么是逆，什么是顺，却不识天命所在。况且，如果不是我也不能作乱，如果不是我也无法平息叛乱。”明帝赦免了他。

[57]是岁，侨立兖州，治淮阴；徐州治钟离；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郁洲。郁洲在海中，周数百里，累石为城，高八九尺，虚置郡县，荒民无几。

[57]这一年，刘宋设立侨居南方的兖州，治所设在淮阴，徐州治所设在钟离，青、冀二州共设一个刺史，治所设在郁州。郁州在大海之中，方圆数百里，用石头筑城，高八九尺，虚设很多郡县，但所剩百姓无几。

[58]张永、沈攸之进兵逼彭城，军于下，分遣羽林监王穆之将卒五千守辎重于武原。

[58]张永、沈攸之率军逼近彭城，驻军下。另派羽林监王穆之率兵五千人，在武原守备军用物资。

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与安都先入城，收基管；别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抚内外，然后入。其夜，张永攻南门，不克而退。

北魏尉元抵达彭城，薛安都出城迎接。尉元派部将李璨跟薛安都先行入城，控制所有城门，另派孔伯恭率精锐部队二千人，巡逻于城内外，然后进城。当天晚上，张永攻击南门，不能攻克，回军。

元不礼于薛安都，安都悔降，复谋叛魏，元和之，不果发。安都重赂元等岷，委罪于女婿裴祖隆而杀之。元使李珠与安都守彭城，自将兵击张永，绝其粮道，又破王穆之于武原。穆之帅余众就永，元进攻之。

尉元对薛安都很不礼貌，薛安都后悔投降，打算再度背叛北魏。尉元得到报告，薛安都因此没敢发动。薛安都重重地贿赂尉元等，而把罪责推给女婿裴祖隆，把他杀了。尉元命李璨协助薛安都守卫彭城，自己率军攻打张永，切断了张永的粮道，又攻陷王穆之留守的辎重基地武原。王穆之率残余部队投奔张永，尉元率军追击他。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二卷

宋纪十四 太宗明皇帝中泰始三年（丁未、467）

宋纪十四 宋明帝泰始三年（丁未，公元467年）

[1]春，正月，张永等弃城夜遁。会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弃船步走，士卒冻死者太半，手足断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后，大破永等于吕梁之东，死者以万数，枕尸六十余里，委弃军资器械不可胜计；永足指亦堕，与沈攸之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为魏所虏。上闻之，召蔡兴宗，以败书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号左将军；攸之免官，以贞阳公领职，还屯淮阴。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1]春季，正月，张永等放弃下城，连夜逃走。正赶上天下大雪，泗水冰封，船只不能移动，张永命部队放弃船只，徒步南奔。士卒冻死的有一大半，手脚折断的有十分之七八。尉元绕到前面堵截，薛安都在后面追杀，在吕梁的东面大败张永军，被杀者数以万计，六十里之遥，尸体重叠，抛弃的军用物资及武器，更无法计数。张永的脚趾也被冻掉，与沈攸之仅仅逃出性命。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被北魏俘虏。明帝得到消息，召见尚书左仆射蔡兴宗，把大军战败的报告拿给他看，说："在你面前，我深感惭愧。"贬张永为左将军，免除沈攸之的官职，命他以贞阳公的名义兼任现职，返回淮阴驻扎。从此，刘宋失去淮河以北四州和豫州的淮西地区。

裴子野论曰：昔齐桓矜于葵丘而九国叛；曹公不礼张松而天下分。一失豪厘，其差远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满百里，卒有离心，士无固色，而能开诚心，布款实，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擢北荡，寓内褰开。既而六军献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贾其余威，师出无名，长淮以北，倏忽为戎。惜乎！若以向之虚怀，不骄不伐，则三叛奚为而起哉！高祖虮虱生介胄，经启疆埸；后之子孙，日蹙百里。播获堂构，岂云易哉！"

裴子野论曰：从前，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时态度傲慢，九个国家同时背叛。曹操对张松没有礼遇，竟使中国三分天下。一点点疏忽，造成如此重大的差错。明帝刚刚登基之时，统治的地域不超过百里，士卒

有离散之心，士大夫情绪也不稳定。但他能够敞开诚心，吐露真言，人们没有不感念他的恩德的，为他效忠，誓死不渝。所以才能西讨北征，平定叛乱。不久，各地捷报频传，割据势力束手就降。就在这时，明帝打算显示余威，而师出无名，以致淮河以北的土地，霎时间落入北魏之手，实在可惜呀！如果能像当初那样，虚怀若谷，不骄不躁，不夸耀自己功劳，那么三个叛贼，何至起兵对抗！武帝刘裕创业时，盔甲上都生虮虱，辛苦开辟疆域，可是，后代子孙，每天几乎都要丧失百里之地。要保住祖先的基业，谈何容易！

[2]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后，公私困竭，请发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载，以赈新民；魏朝从之。

[2]北魏尉元因彭城兵荒马乱之后，无论官府还是民间，财力全都枯竭，所以特向朝廷请求拨发冀、湘、济、兖四州的库存粮食，用张永所抛弃的九百艘船只，顺清河运载，赈济新并入版图的居民，北魏朝廷批准了。

[3]魏东平王道符反于长安，杀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等，丙午，司空和其奴等将殿中兵讨之。丁未，道符司马段太阳攻道符，斩之；以安西将军陆真为长安镇将以抚之。道符，翰之子也。

[3]北魏东平王拓跋道符在长安叛变，诛杀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等。丙午（二十四日），司空和其奴等率宫廷禁卫军讨伐他。丁未（二十五日），拓跋道符的司马段太阳攻击拓跋道符，并将其斩首。任命安西将军陆真为长安镇将，安抚军民。拓跋道符是拓跋翰的儿子。

[4]闰月，魏以顿丘王李峻为太宰。

[4]闰正月，北魏任命顿丘王李峻为太宰。

[5]沈文秀、崔道固为土人所攻，遣使乞降于魏，且请兵自救。

[5]沈文秀、崔道固受到当地民军围攻，派使节前往北魏，请求归降，并请求派兵解救。

[6]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悬瓠引兵攻汝阴太守张超，不克；退屯陈项，议还长社，待秋击之。郑羲曰："张超蚁聚穷命，粮食已尽，不降当走，可翘足而待也。今弃之远去，超修城浚隍，积薪储谷，更来恐难图矣。"石不从，遂还长社。

[6]二月，北魏西河公拓跋石自悬瓠率军攻击汝阴太守张超，没有攻克。于是退回陈项驻扎，打算撤到长社，等到秋季再进攻。郑羲说："张超像一群蚂蚁聚在一起走投无路，粮食已经用尽。不是投降，就是逃走，不久便可看到结果。现在如果放弃他而远远离去，张超将加固城墙，挖深壕沟，储备粮草，再来时恐怕更难对付。"拓跋石不听，于是，返回长社。

[7]初，寻阳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诏书谕文秀，又遣辅国将军刘怀珍将马步三千人与文炳偕行。未至，值张永等败退，怀珍还镇山阳。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帝使怀珍帅龙骧将军王广之将五百骑、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东海，僧已退保东莱。怀珍进据朐城，众心凶惧，欲且保郁洲，怀珍曰："文秀欲以青州归索虏，计齐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扬兵直前，宣布威德，诸城可飞书而下；奈何守此不进，自为沮挠乎！"遂进，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弃城走。怀珍送致文炳，达朝廷意，文秀犹不降；百姓闻怀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长广太守刘桃根将数千人戍不其城。怀珍军于洋水，众谓且宜坚壁伺隙，怀珍曰："今众少粮竭，悬军深入，正当以精兵速进，掩其不备耳。"乃遣王广之将百骑袭不其城，拔之。文秀闻诸城皆败，乃遣使请降，帝复以为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请降，复以为冀州刺史。怀珍引还。

[7]当初，寻阳政权平定后，明帝派遣沈文秀的弟弟沈文炳，携带诏书去招抚沈文秀，又派遣辅国将军刘怀珍率步骑兵三千人，与沈文炳同行。还没到达，正赶上张永攻击彭城的大军溃败，刘怀珍退回山阳镇守。沈文秀攻击青州刺史明僧，明帝命刘怀珍指挥龙骧将军王广之率骑兵五百人、步兵两千人，渡海前往救援。刘怀珍进抵东海，明僧已退守东莱。刘怀珍进入朐城据守，军心十分不安，有人主张退保郁州，刘怀珍说："沈文秀打算以青州归附魏虏，古齐国的士民，怎么甘心让衣襟开到左边？当今应该驱兵直入，宣扬皇帝的恩德和威严，各地城池，送去一封书信，便可收复，何必守在这里，不肯出动，自己阻挠自己。"于是继续前进，抵达黔陬。沈文秀任命的高密、平昌二郡太守弃城逃跑。刘怀珍把沈文炳送到东阳，传达朝廷旨意，沈文秀还是拒绝投降。但百姓听到官军将领刘怀珍到来，皆大欢喜。沈文秀任命的长广太守刘桃根率数千人，驻防不其城。刘怀珍率军驻扎洋

水，众将领都主张筑城备战，刘怀珍说：“现在我们人少，粮草又不足，孤军深入敌境，正应当命精锐部队迅速进攻，趁他们不备进行突袭。”于是派王广之率一百名骑兵，袭击不其城并攻克。沈文秀得到各城全部失败的消息，于是立即派使节请求投降，明帝任命沈文秀仍为青州刺史。崔道固也请求投降，明帝也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刘怀珍随即撤退。

[8]魏济阴王小新成卒。

[8]北魏济阴王拓跋小新成去世。

[9]沈攸之之自彭城还也，留长水校尉王玄载守下邳，积射将军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阳皆留兵戍之。玄载，玄谟之从弟也。时东平太守申纂守无盐，幽州刺史刘休宾守梁邹，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辅国将军清河张谠守团城，及兖州刺史王整、兰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沟、垣苗等戍皆不附于魏。休宾。乘民之兄子也。

[9]沈攸之从彭城败回时留下长水校尉王玄载驻防下邳，积射将军沈韶驻防宿豫，睢陵、淮阳也都留下部队驻守。王玄载是王玄谟的堂弟。当时，东平太守申纂驻守无盐，幽州刺史刘休宾驻守梁邹，并州刺史清河人房崇吉驻守升城，辅国将军、清河人张谠驻守团城，交州刺史王整、兰陵太守桓忻，还有肥城、糜沟、垣苗等地的驻军，都拒绝投靠北魏。刘休宾是刘乘民的侄儿。

魏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将兵赴青州，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将骑五万为之继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孙也。白曜至无盐，欲攻之；将佐皆以为攻具未备，不宜遽进。左司马范阳郦范曰：“今轻军远袭，深入敌境，岂宜淹缓！且申纂必谓我军来速，不暇攻围，将不为备；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马策是也。”乃引兵伪退。申纂不复设备，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时，克之；纂走，追擒，杀之。白曜欲尽以无盐人为军赏，郦范曰：“齐，形胜之地，宜远为经略。今王师始入其境，人心未洽，连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怀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

北魏派平东将军长孙陵等领兵，进攻青州，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率领骑兵五万人，继续进发作为后援。慕容白曜是前燕国燕太祖的玄孙。慕容白曜抵达岷无盐，想要攻城，部属将领及僚佐都认为攻城的器具还不完备，不宜马上进攻。左司马范阳人郦范说：“我们用轻装部

队远途偷袭，深入敌人领土，怎么能作久留的打算！而且申纂一定认为我们来得太快，还来不及围攻，所以没有戒备，现在如果出其不意，可以一战而胜。”慕容白曜说：“司马的主意很对。”于是率兵假装撤退。申纂果然不再戒备，慕容白曜在午夜时分进行布署。三月，甲寅（初三），凌晨，向无盐城进攻，早饭时，攻破。申纂逃走，被追捕生擒并斩首。慕容白曜打算将无盐全城人一律当作战利品赏赐部下，郦范说：“古齐国地区，形势重要，应当有长远经营计划。而今，王师刚刚入境，人心还没有归顺，城池相连，互相观望，都有固守不降的志向，假如不以恩德和信誉安抚他们，不容易平定啊。”慕容白曜说：“好！”便把百姓一律赦免。

白曜将攻肥城，郦范曰：“肥城虽小，攻之引日；胜之不能益军势，不胜足以挫军威。彼见无盐之破，死伤涂地，不敢不惧；若飞书告谕，纵使不降，亦当逃散。”白曜从之，肥城果溃，获粟三十万斛。白曜谓范曰：“此行得卿，三齐不足定也。”遂取垣苗、麋沟二戍，一旬中连拔四城，威震齐土。

慕容白曜将要进攻肥城，郦范说：“肥城虽然很小，但攻打起来，很费时间，胜了他不能增加我们的声势，失败则有损于我们的军威。他们看到无盐城被攻陷的惨状，遍地死伤，也不会不感到恐惧，如果送去一封警告信，他们即使不投降，也会四处逃散。”慕容白曜同意，肥城果然崩溃，北魏大军缴获粟米三十万斛。慕容白曜对郦范说：“这次出征，有你出谋，三齐不怕不能平定。”于是夺取垣苗、麋沟二城。十天之内，一连攻克四城，声威震撼齐地。

[10]丙子，以尚书左仆射蔡兴宗为郢州刺史。

[10]丙子（二十五日），明帝任命尚书左仆射蔡兴宗为郢州刺史。

[11]房崇吉守升城，胜兵者不过七百人。慕容白曜筑长围以攻之，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尽坑城中人，参军事昌黎韩麒麟谏曰：“今敌在前而坑其民，自此以东，诸城人自为守，不可克也。师老粮尽，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抚其民，各使复业。

[11]刘宋房崇吉坚守升城，能作战的士卒不过七百人。北魏慕容白曜兴筑长墙，发动攻击，自二月攻到夏季四月，才攻陷城池。慕容白曜对这么一个小城誓死不投降，大为忿怒，打算把城内百姓全部活

埋，参军事昌黎人韩麒麟劝阻说："眼下强敌在前，而坑杀他们的百姓，恐怕从此向东，各个城的人都会坚守，无法攻克。军队出征太久，粮食吃尽，外面贼寇乘机进攻，这可是危险之道。"慕容白曜于是对百姓慰问安抚，使他们恢复正常生活。

崇吉脱身走，崇吉母傅氏，申纂妻贾氏，与济州刺史卢度世有中表亲，然已疏远。及为魏所虏，度世奉事甚恭，赡给优厚。度世闺门之内，和而有礼。虽世有屯夷，家有贫富，百口怡怡，丰俭同之。

房崇吉只身逃亡，他的母亲傅氏及申纂的妻子贾氏，与北魏济州刺史卢度世原是表亲，不过关系早已疏远。等到傅、贾两人被北魏军俘虏，卢度世对待她们十分恭敬，生活供给也非常优厚。卢度世家门之内，详和而有礼节，虽然时势有时动乱有时安定，财产有的贫穷有的富有，但百口之家，心情欢快，苦乐共同承担。

崔道固闭门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于魏，请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郦范曰："文秀室家坟墓皆在江南，拥兵数万，城固甲坚，强则拒战，屈则遁去。我师未逼其城，无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军！且观其使者，视下而色愧，语烦而志怯，此必挟诈以诱我，不可从也。不若先取历城，克盘阳，下梁邹，平乐陵，然后按兵徐进，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单弱，不敢出战；吾通行无碍，直抵东阳，彼自知必亡，故望风求服，夫又何疑！"范曰："历城兵多粮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据东阳，为诸城根本。今多遣兵则无以攻历城，少遣兵则不足以制东阳；若进为文秀所拒，退为诸城所邀，腹背受敌，必无全理。愿更审计，无堕贼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

崔道固关闭城门抗拒北魏军。沈文秀却派人向北魏投降，请求派兵增援，慕容白曜打算派兵前往。郦范说："沈文秀的家室和祖先坟墓，都在长江以南，掌握重兵数万，城墙坚固，武器精良，强大时挺身作战，衰弱时起身逃走，我军并未逼到他的城下，他也没有燃眉之急，有什么可怕的，而请求我们派兵增援？并且，我看他的使节，眼睛一直向下看，脸色惭愧，说话罗嗦而胆怯，这一定心怀奸诈，引诱我们走进圈套，不可轻信。不如先夺取历城、盘阳，再 拿下梁邹、乐陵，然后慢慢向前推进，不怕他们不屈服。"慕容白曜说："崔道固等兵力单薄，不敢出战，我们可以通行无阻，一直抵达东阳，沈文秀自知必

亡，所以望风投降，又有什么可怀疑的！”郦范说：“历城兵力雄厚，粮食充足，不是早晚之间就能攻克的。沈文秀雄据东阳，是各城的根本。现在派兵太多，则无法攻打历城；派兵太少，又不足以制服东阳。如果前进遭沈文秀抵御，后退又被各城联军阻击，腹背受敌，绝对没有安全的道理。请再三考虑，不要落入贼寇的圈套。”慕容白曜才停止，而沈文秀果然不降。

魏尉元上表称：“彭城贼之要藩，不有重兵积粟，则不可固守；若资储既广，虽刘师徒悉起，不敢窥淮北之地。”又言：“若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为贼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虽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夏水虽盛，无津途可由，冬路虽通，无高城可固。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兵贵神速，久则生变；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运粮益众，规为进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图，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

北魏尉元上书朝廷说：“彭城是贼寇的重要基地，如果不驻防重兵，储存粮草，就不能守住。如果军用物资丰富，就是刘出动全部军队，也不敢窥伺淮北之地。”又说：“如果贼寇攻击彭城，一定经由清水、泗水，穿过宿豫、下邳。如果攻击青州，也要从下邳顺着沂水，穿过东安。这几个地方，都是贼寇用兵的要地。现在，如果我们能先占领下邳，平定宿豫，驻防淮阳、戍守东安，那么青州、冀州各个据点便可以不攻而破。如果这四个城池不肯屈服，那么青州、冀州虽然攻破，居民百姓回望刘，仍怀侥幸的心理。以我的愚见，应该召回逗留青、冀二州的部队，先平定东南地区，断了刘北伐的念头，清除愚民回归南方的愿望。使他们明白：夏季雨水虽大，却没有河道可走；冬天陆路虽通，却没有高大的城墙可用来固守。这样，淮河以北的土地就可以占领。暂时辛劳，可以换来永久安逸。兵贵神速，时间长就容易发生变化。如果进入雨季，对方因河路畅通，得以运送粮食，增派军队，再去进攻，恐怕淮河两岸居民将改变立场，青、冀二州仓促之间也就难以攻克了。”

[12]五月，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右仆射。

[12]五月，壬戌（十二日），刘宋任命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右仆射。

[13]沈攸之自送运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间人诈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军迎接。”军副吴喜请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许。既而来者益多，喜固请不已，攸之乃集来者告之曰：“君诸人既有诚心，若能与薛徐州子弟俱来者，皆即假君以本乡县，唯意所欲；如其不尔，无为空劳往还。”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军主彭城陈显达将千人助戍下邳而还。

[13]沈攸之亲自运粮到下邳。北魏军队不断派清水、泗水间居民向沈攸之谎报说：“薛安都打算回归朝廷，请求派兵迎接。”沈攸之部队的军副吴喜请沈攸之派一千人前往，沈攸之不允许。不久，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吴喜坚持派军，沈攸之就把来报信的那些人集中起来，宣布说：“各位既有这份诚心，如果有能与薛安都的子弟同来的，我就任命他为本乡本县的地方官，满足你们的意愿。如果不能，就不必跑来跑去。”那些人于是一去不复返。沈攸之命军主彭城人陈显达率领一千人进驻下邳协助防守，自己则返回基地。

薛安都子令伯亡命梁、雍之间，聚党数千人，攻陷郡县。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阳太守张敬儿等击斩之。

薛安都的儿子薛令伯，在梁州、雍州之间奔波，纠集党羽数千人，攻陷郡县。秋季，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刘休若，派南阳太守张敬儿等击斩薛令伯。

[14]上复遣中领军沈攸之等击彭城。攸之以为清、泗方涸，粮运不继，固执以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强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兖州刺史，将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萧道成将千人镇淮阴。道成收养豪俊，宾客始盛。

[14]明帝再次下诏命中领军沈攸之等攻打彭城。沈攸之认为清水、泗水干涸，粮食不能源源不断地供应，坚持认为不可采取军事行动。派去的使节往返七次，明帝大怒，强迫沈攸之出兵。八月，壬寅（二十三日），任命沈攸之代理南兖州刺史，率军北上，派代理徐州事务的萧道成率一千人进驻淮阴。萧道成广交各路豪杰，他手下人才济济。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将部曲奔朐山，据之，遣使来降；萧道成以为朐山戍主。朐山濒海孤绝，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侧，欲有急则逃入海。魏东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城，崇祖部将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骑二万袭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惊惧，皆下船欲去，崇祖还，谓腹心曰："虏非有宿谋，承叛者之言而来耳，易诳也。今得百馀人还，事必济矣。但人情一骇，不可敛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大呼而来云：'艾塘义人已得破虏，须戍军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争上岸。崇祖引入，据城；遣羸弱入岛，人持两炬火，登山鼓噪。魏参骑以为军备甚盛，乃退。上以崇祖为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

北魏军队进入彭城时，垣崇祖率部曲投奔朐山，派人到朝廷请求归降。萧道成便任命垣崇祖为镇守朐山的主将。朐山紧邻大海，荒凉孤单，与世隔绝，人心不安。垣崇祖把船集中在海边，打算一旦发生意外，就逃向大海。北魏东徐州刺史成固公驻防城。垣崇祖一个部将因为犯罪，逃跑去投降了北魏军。成固公派步、骑兵两万人袭击朐山，距城只有二十里。垣崇祖恰恰出城送客，城中百姓惊恐万状，全都跑到船上，准备乘船逃走。垣崇祖回城后，对心腹官员说："胡虏这次进攻，并不是有计划的行动，不过是听了叛贼的报告而临时发兵，所以容易使他们中计。现在，只要有一百余人回到城里，事情就可以成功。不过，人心已乱，不可能使他们集结，你们可以迅速跑到一里以外，大声呼喊，飞奔而来说：'艾塘义勇军已攻破胡虏，等待驻防军的支援，共同追击。'"船上的人果然大为兴奋，争相登岸。垣崇祖引导他们回城，将病弱者送到海岛，人人手持两枝火把，登山擂鼓、呐喊。北魏的骑兵军官以为守军力量强大，于是撤退。明帝任命垣崇祖为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

垣荣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萧道成于淮阴。荣祖少学骑射，或谓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学书！"荣祖曰："昔曹公父子上马横槊，下马谈咏，此于天下，可不负饮食矣。君辈无自全之伎，何异犬羊乎！"刘善明从弟僧副将部曲二千人避魏居海岛，道成亦召而抚之。

垣荣祖也从彭城逃到朐山，因奉命游说薛安都不成，恐怕皇帝怪罪下来，不敢露面，前往淮阴投靠萧道成。垣荣祖少年时代就学习骑

马、射箭，曾有人对他说：“舞枪弄刀，十分危险，为什么不走读书之路！”垣荣祖说：“从前，曹操父子上马手舞长矛，下马提笔写诗，这样生在天地之间，才可说是不幸负天地养育之恩。像你们这些读书人，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跟犬羊有什么区别！”刘善明的堂弟刘僧副，率自己的军队两千人，逃避北魏，躲到一个海岛上。萧道成对他们招降，加以安抚。

[15]魏于天宫寺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15]北魏在天宫寺铸造巨大佛像，高四十三尺，共用铜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16]魏尉元遣孔伯恭叫帅走骑一万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败所丧士卒瘃堕膝行者悉还攸之，以沮其气。上寻悔遣攸之等，复召使还。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余里，陈显达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击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击之，攸之大败，龙骧将军姜产之等战没。攸之创重，入保显达营；丁酉夜，众溃，攸之轻骑南走，委弃军资器械以万计，还屯淮阴。

[16]北魏的尉元，派遣孔伯恭率步、骑兵一万人，抗拒刘宋北伐军沈攸之，把正月战役中俘虏的双脚冻烂、只能用膝盖爬行的沈攸之的部属送还给沈攸之，用以打击他的士气。明帝强迫沈攸之等出发不久，也忽然后悔，又派人让他回军。此时沈攸之已前进到焦墟，距离下邳只有五十余里。陈显达率军迎接沈攸之，在睢清口会师，孔伯恭发动攻击，大破陈显达。沈攸之于是当即撤退，孔伯恭尾随追击，沈攸之大败，龙骧将军姜产之等战死，沈攸之也身负重伤，逃入陈显达的营垒。丁酉（十八日），深夜，陈显达营垒崩溃，沈攸之乘轻骑向南逃命，丢弃的军用物资和武器数以万计。沈攸之逃回淮阴基地驻扎。

尉元以书谕徐州刺史王玄载，玄载弃下邳走，魏以陇西辛绍先为下邳太守。绍先不尚苛察，务举大纲，教民治生御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

尉元写信给刘宋徐州刺史王玄载，王玄载于是放弃下邳逃走。北魏任命陇西人辛绍先为下邳太守。辛绍先处理事情，反对繁琐苛刻，凡事只把握纲要。他只是教人民生产，以及防御贼寇，如此而已。从此，下邳百姓安居乐业。

孔伯恭进攻宿豫，宿豫戍将鲁僧遵亦弃城走。魏将孔大恒等将千骑南攻淮崐阳，淮阳太守崔武仲焚城走。

孔伯恭进攻宿豫，宿豫守将鲁僧遵也弃城逃跑。北魏将领孔大恒等率一千多骑兵，南下攻击淮阳，淮阳太守崔武仲纵火烧城后逃走。

慕容白曜进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绥边将军房法寿为王玄邈司马，屡破道固军，历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罢兵。道固畏法寿扇动百姓，迫遣法寿使还建康。会从弟崇吉自升城来，以母妻为魏所获，谋于法寿。法寿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时道固遣兼治中房灵宾督清河、广川二郡事，戍磐阳，法寿乃与崇吉谋袭磐阳，据之，降于慕容白曜，以赎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将军长孙观救磐阳，道固兵退。白曜表冠军将军韩麒麟与法寿对为冀州刺史，以法寿从弟灵民、思顺、灵悦、伯怜、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为郡守。

慕容白曜进兵驻扎瑕丘。崔道固拥护寻阳政权时，朝廷所属绥边将军房法寿担任王玄邈的司马，屡次击败崔道固军。以历城人为主的崔道固军对他非常畏惧。崔道固归降朝廷后，双方才都停战。但崔道固害怕房法寿煽动百姓继续与他为难，所以，用压力迫使房法寿返回建康。正巧，房法寿的堂弟房崇吉从升城逃来，因母亲和妻子被北魏俘虏，向房法寿请教对策。房法寿内心实在不愿去江南，所以对崔道固逼迫他南下十分怨恨。当时，崔道固派遣兼治中房灵宾任督清河、广川二郡事，驻防磐阳。房法寿于是与房崇吉袭击磐阳，占领那里向慕容白曜投降，用来赎回房崇吉的母亲和妻子。崔道固派军进攻他们，慕容白曜从瑕丘派将军长孙观，解救磐阳，崔道固撤退。慕容白曜表奏北魏，推荐冠军将军韩麒麟与房法寿同时任冀州刺史，房法寿的堂弟房灵民、房思顺、房灵悦、房伯怜、房伯玉、房叔玉、房思安、房幼安等八人，都当郡守。

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于历城，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攻沈文秀于东阳。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筑长围守之。陵等至东阳，文秀请降；陵等入其西郭，纵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闭城拒守，击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屡进攻城，不克。

慕容白曜自瑕丘率军攻击崔道固据守的历城，另外派平东将军长孙陵等攻击沈文秀据守的东阳。崔道固登城抵抗，不肯投降，慕容白曜

构筑长墙包围了他。长孙陵等抵达东阳，沈文秀请求投降，长孙陵等进入东阳西门外城，放纵士卒凶残横行，大肆抢夺。沈文秀既后悔又愤怒，关闭城门，攻击长孙陵等，击溃长孙陵的部队，重新据守东阳。长孙陵等撤退到清水以西，屡次攻城，没有攻克。

[17]癸卯，大赦。

[17]癸卯（二十四日），刘宋宣布大赦。

[18]戊申，魏主李夫人生子宏。夫人，惠之女也。冯太后自抚养宏；顷之，还政于魏主。魏主始亲国事，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拔清节，黜贪污，于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洁著闻者。

[18]戊申（二十九日），北魏国主的李夫人生下皇子拓跋宏。李夫人是李 惠的女儿。冯太后亲自扶养拓跋宏。不久，把国家政事重新交还给北魏国主拓跋弘，拓跋弘开始亲自处理国事，辛勤治理国家，奖罚严明，提拔清廉有操守的人，罢黜贪官污吏。于是，北魏州、郡地方官中开始有人因为政廉洁而闻名了。

[19]太中大夫徐爰，自太祖时用事，素不礼于上。上衔之，诏数其奸佞之罪，徒交州。

[19]刘宋太中大夫徐爰，从文帝时开始掌权，对于当时还是亲王的刘一向不以礼相待。刘一直记恨在心，于是下诏，一条条列出徐爰奸诈谄媚的罪状，贬谪到交州。

[20]冬，十月，辛巳，诏徙义阳王昶为晋熙王，使员外郎李丰以金千两赎昶于魏。魏人弗许，使昶与上书，为兄弟之仪；上责其不称臣，不答。魏主复使昶与上书，昶辞曰："臣本实兄，未经为臣。若改前书，事为二敬；苟或不改，彼所不纳。臣不敢奉诏。"乃止。魏人爱重昶，凡三尚公主。

[20]冬季，十月，辛巳（初三），明帝下诏改封义阳王刘昶为晋熙王，派员外郎李丰带一千两黄金，向北魏赎回刘昶。北魏人不答应，但让刘昶写信给明帝，以兄弟相称。明帝斥责刘昶竟不称"臣"，拒绝回信。北魏国主命刘昶再写信给明帝，刘昶不写，说："事实上我是刘的哥哥，从来没当过他的臣峨属。如今更改前一封信上的称呼，是我向两国君王，同时称臣。如果不改，他又不肯接受，我不敢听从命令。"于是才罢休。北魏人爱惜器重刘昶，刘昶先后娶三位公主为妻。

[21]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东徐州，以辅国将军张谠为刺史。

[21]十一月，乙卯（初八），刘宋分出徐州若干郡县，设立东徐州，任命辅国将军张谠为东徐州刺史。

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刘休宾为兖州刺史。休宾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晔，与邪利皆没于魏。慕容白曜将其妻子至梁邹城下示之。休宾密遣主簿尹文达至历城见白曜，且视其妻子；休宾欲降，而兄子闻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刘休宾数遣人来见仆射约降，何故违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宾不得降，魏兵围之。

十二月，庚戌（疑误），任命幽州刺史刘休宾为兖州刺史。刘休宾的妻子是崔邪利的女儿，生子刘文晔，与崔邪利同时被北魏俘虏。慕容白曜把他的妻子和儿子送到梁邹城下，让他看到。刘休宾秘密派他的主簿尹文达前往历城晋见慕容白曜，并代他探望妻子和儿子。刘休宾打算投降，可是侄儿刘闻慰反对。慕容白曜派人在城下呼喊："刘休宾几次派人，来见我们的仆射，相约投降，为什么过了约定时间，还不实行？"于是城中守军都知道这件事，把刘休宾软禁起来，不准他投降。北魏军于是包围梁邹。

[22]魏西河公石复攻汝阴，汝阴有备，无功而还。常珍奇虽降于魏，实怀贰心；刘复以书招之。会西河公石攻汝阴，珍奇乘虚烧劫悬瓠，驱掠上蔡、安成、平舆三县民，屯于灌水，

[22]北魏西河公拓跋石再次进攻汝阴，汝阴防守严密，没有什么收获便回来了。常珍奇虽然投降北魏，但实际怀有二心。刘又写信招抚。正赶上北魏西河公拓跋石攻打汝阴，常珍奇乘虚纵火焚掠悬瓠城，驱逐掳掠上蔡、安成、平舆三县人民，聚集在灌水。

四年（戊申、468）

四年（戊申，公元468年）

[1]春，正月，己未，上祀南郊，大赦。

[1]春季，正月，己未（十三日），明帝到建康南郊祭天，实行大赦。

[2]魏汝阳司马赵怀仁帅众寇武津，豫州刺史刘遣龙骧将军申元德击破之，又斩魏于都公阏于拔于汝阳台东，获运车千三百乘。魏复寇

义阳，使司徒参军孙台击破之。

[2]北魏汝阳司马赵怀仁率军攻击武津。豫州刺史刘派龙骧将军申元德迎战，击败赵怀仁军，在汝阳台东又斩北魏于都公阏于跋，缴获运输车一千三百辆。北魏军再攻义阳，刘派司徒参军孙昙迎战，挫败北魏军。

淮西民贾元友上书，陈伐魏取陈、蔡之策，上以其书示刘。上言："元友称'虏主幼弱，内外多难，天亡有期。'臣以为虏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据数郡，百姓残亡；今春以来，连城围逼，国家未能复境，何暇灭虏！元友所陈，率多夸诞狂谋，皆无事实，言之甚易，行之甚难。臣窃寻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担归阙，皆劝讨虏，从来信纳，皆贻后悔。境上之人，唯视强弱：王帅至彼，必壶浆候涂；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此前后所见，明验非一也。"上乃止。

淮西百姓贾元友上书明帝，陈述攻伐北魏及夺取淮西陈、蔡的策略，明帝把这份书奏交给刘看。刘上疏说："贾元友指出：'胡虏主上年幼，能力薄弱，内外交困，上天注定它灭亡的日子为期不远。'我认为，胡虏自去年冬季，踏入我国领土后，盘据几个郡，我国百姓大量伤亡。本年自春季以来，城池重镇，连连被围，或被攻击，对已失去的国土都无力收复，哪有力量消灭胡虏？贾元友所陈述的意见，很多地方荒谬狂妄，无事实根据，谈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非常艰难。我私下认为，自元嘉年间以来，北方归附的流民，都爱议论国家大事，挑担子的下等人回到建康，都是劝伐胡虏。可是，朝廷接受的结果，每次都是失败后悔。边境居民，只看谁强谁弱，朝廷军队到达之处，他们一定送茶送饭，在路旁恭候迎接，可是，大军一退，居民就拿起刀箭，抄掠的事情又不断发生。这是大家常见的事，事实已清楚证明不仅是一次了。"明帝才作罢。

[3]魏尉元遣使说东徐州刺史张谠，谠以团城降魏。魏以中书侍郎高闾与谠岷对为东徐州刺史，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元又说兖州刺史王整、兰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于魏。魏以元为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彭城。召薛安都、毕众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群从皆封侯，赐第宅，资给甚厚。

[3]北魏尉元派人劝东徐州刺史张谠，张谠拱手献出团城投降。北魏任命中书侍郎高闾与张谠一起做东徐州刺史；又任命李璨与毕众敬一起做东兖州刺史。尉元又派人劝兖州刺史王整，及兰陵太守桓忻，王整、桓忻于是都投降北魏。北魏提升尉元为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兖三州诸军事和徐州刺史，镇守彭城。北魏朝廷征召薛安都、毕众敬入朝。二人抵达平城，北魏以上宾之礼款待他们，同族的兄弟，都封侯晋爵，赏赐住宅，供给物资及金钱，待遇十分优厚。

[4]慕容白曜围历城经年，二月，庚寅，拔其东郭；癸巳，崔道固面缚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业与刘文晔同至梁邹，刘休宾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宾及其僚属于平城。

[4]慕容白曜包围历城已有一年。二月，庚寅（十四日），攻陷东门外城。癸巳（十七日），崔道固自己反绑双臂，出城投降。慕容白曜派崔道固的儿子崔景业与刘文晔一同前往梁邹，刘休宾也出城投降。慕容白曜把崔道固、刘休宾及其僚属，送到平城。

[5]辛丑，以前龙骧将军常珍奇为都督司·北豫二州诸军事、司州刺史。 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单骑奔寿阳。

[5]辛丑（二十五日），刘宋任命前龙骧将军常珍奇为都督司、北豫二州诸军事和司州刺史。北魏西河公拓跋石攻击常珍奇，常珍奇单人匹马投奔寿阳。

[6]乙巳，车骑大将军、曲江庄公王玄谟卒。

[6]乙巳（二十九日），刘宋车骑大将军、曲江庄公王玄谟去世。

[7]三月，魏慕容白曜进围东阳。

[7]三月，北魏慕容白曜进军包围东阳。

上以崔道固兄子僧为辅国将军，将兵数千从海道救历城；至不其，闻历城已没，遂降于魏。

明帝任命崔道固的侄儿崔僧为辅国将军，率军数千人从海路北上，援救历城，到达不其城时，听说历城已经沦陷，于是崔僧也投降北魏。

[8]交州刺史刘牧卒。州人李长仁杀牧北来部曲，据州反，自称刺史。

[8]交州刺史刘牧去世。交州人李长仁聚众起兵，把刘牧从北方带来的部曲杀光，占领州城反叛，自称刺史。

[9]广州刺史羊希使晋康太守沛郡刘思道伐俚。思道违节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帅所领攻州，希兵败而死。龙骧将军陈伯绍将兵伐俚，还击思道，擒斩之。希，玄保之兄子也。

[9]广州刺史羊希派晋康太守沛郡人刘思道讨伐俚族部落。刘思道违背上级命令，作战失败。羊希派人逮捕他，刘思道率领他的部队反攻羊希，羊希兵败被杀。龙骧将军陈伯绍也率兵征伐俚族部落，得到消息后，还击并活捉刘思道，将其斩首。羊希是羊玄保的侄儿。

[10]夏，四月，己卯，复减郡县田租之半。

[10]夏季，四月，己卯（初四），刘宋又免减郡县一半田赋。

[11]徙东海王为庐江王，山阳王休为晋平王。上以废帝谓为驴王，故以庐江封之。

[11]改封东海王刘为庐江王，山阳王刘休为晋平王。明帝因废帝称刘是“驴王”，所以把庐江封给他。

[12]刘败魏兵于许昌。

[12]刘在许昌击败北魏军队。

[13]魏以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关右诸军事、雍州刺史，进爵为王。

[13]北魏任命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关右诸军事、雍州刺史，封南郡王。

[14]五月，乙卯，魏主畋于崞山，遂如繁；辛酉，还宫。

[14]五月，乙卯（十一日），北魏国主前往崞山打猎，后又到繁。辛酉崐（十七日），回宫。

[15]六月，魏以晶黎王冯熙为太傅。熙，太后之兄也。

[15]六月，北魏任命昌黎王冯熙为太傅。冯熙是冯太后的哥哥。

[16]秋，七月，庚申，以骁骑将军萧道成为南兖州刺史。

[16]秋季，七月，庚申（十六日），任命骁骑将军萧道成为南兖州刺史。

[17]八月，戊子，以南康相刘勃为交州刺史。

[17]八月，戊子（十五日），刘宋任命南康相刘勃为交州刺史。

[18]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参军文静为辅国将军，统高密等五郡军事，自海道救东阳。至不其城，为魏所断，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东青州，以文静为刺史。

[18]明帝任命沈文秀的弟弟、征北中兵参军沈文静为辅国将军，指挥高密等五郡军事，从海路北上，援救东阳。大军行至不其城，被北魏军截断，因此守城自保。北魏军进攻他们，没有攻克。辛卯（十八日），朝廷分出一部分青州地域，设立东青州、任命沈文静为东青州刺史。

[19]九月，辛亥，魏立皇叔桢为南安王，长寿为城阳王，太洛为章武王，休为安定王。

[19]九月，辛亥（初八），北魏封皇叔拓跋桢为南安王，拓跋长寿为城阳王，拓跋太洛为章武王，拓跋休为安定王。

[20]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发诸州兵北伐。

[20]冬季，十月，癸酉朔（初一），出现日食。刘宋征发各州军队，开始北伐。

[21]十一月，李长仁遣使请降，自贬行州事；许之。

[21]十一月，交州变民首领李长仁派使节请求投降，自贬为代理州事，朝廷批准。

[22]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杀沈文静，入东阳西郭。

[22]十二月，北魏军队攻克不其城，杀了沈文静，又攻入东阳西门外城。

[23]义嘉之乱，巫师请发修宁陵，戮玄宫为厌胜。是岁，改葬昭太后。

[23]刘子勋叛乱时，在巫师请求下，刘宋明帝挖掘刘子勋的祖母路太后的修宁陵，摧毁墓穴，作为对寻阳政权的一次巫术镇压。直到这一年，才把路太后再次安葬。

[24]先是，中书侍郎、舍人皆以名流为之，太祖始用寒士秋当，世祖犹杂选士庶，巢尚之、戴法兴皆用事。及上即位，尽用左右细人，游击将军阮佃夫、中书通事舍人王道隆、员外散骑侍郎杨运长等，并参预政事，权亚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横，人有顺迕，祸

福立至。大纳货赂，所饷减二百匹绢，则不报书。园宅饮馔，过于诸王；妓乐服饰，宫掖不如也。朝士贵贱，莫不自结。仆隶皆不次除官，捉车人至虎贲中郎将，马士至员外郎。

[24]在此之前，中书侍郎、中书舍人都是由社会上知名度很高的人士担任。文帝开始录用寒门出身的秋当。孝武帝时还混杂遴选士族和庶族出身的人联合担任，巢尚之、戴法兴都掌握大权。到了明帝即位，任用的全是地位低微的侍从。游击将军阮佃夫、中书通事舍人王道隆、员外散骑侍郎杨运长等，都参与政事，权力仅次于皇帝，当年巢尚之、戴法兴的权势也远不及他们。阮佃夫尤其骄纵横暴，肆无忌惮，有人谄媚他时，立刻受赏，偶尔冒犯，便大祸临头。他大肆收受贿赂，送给他的绢如少于二百匹，则连封信都不回。他的住宅、园林、饮食等等，豪华都超过诸王。他的歌女乐工的服饰，连宫廷里的人都赶不上。朝中无论大小官吏，没有一个不对他巴结奉承。他的奴仆差役，纷纷被破格提拔为官吏，车夫甚至当上了虎贲中郎将，马夫甚至成了员外郎。

五年（己酉、469）

五年（己酉，公元469年）

[1]春，正月，癸亥，上耕籍田，大赦。

[1]春季，正月，癸亥（二十二日），明帝举行亲耕典礼，实行大赦。

[2]沈文秀守东阳，魏人围之三年，外无救援，士卒昼夜拒战，甲胄生虮虱，无离叛之志。乙丑，魏人拔东阳，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节坐斋内。魏兵交至，问：“沈文秀何在？”文秀厉声曰：“身是！”魏人执之，去其衣，缚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两国大臣，何拜之有！”白曜还其衣，为之设馔，锁送平城。魏主数其罪而宥之，待为下客，给恶衣、疏食；既而嶇重其不屈，稍嘉礼之，拜外都下大夫。于是青、冀之地尽入于魏矣。

[2]沈文秀据守东阳，北魏军队围城已经三年。东阳外无援兵，士卒日夜抵抗，头盔铠甲不能离身，都生了虱子，但无背叛之心。乙丑（二十四日），北魏军队攻下东阳，沈文秀脱下戎衣，换穿文职官服，整理周正，手拿皇帝颁发的符节，端坐在屋里。北魏士卒先后涌到，问：“沈文秀在哪里？”沈文秀大声说：“我就是。”北魏士卒上去

把他捉住，剥下他的衣服，捆绑着押送给慕容白曜，逼迫他叩头下拜，沈文秀说：“两人都是国家的大臣，为什么要我下跪！”慕容白曜还给他衣服，送给他饭菜，加上脚镣手铐，押送平城。北魏国主列举他的罪过，加以斥责，然后赦免，把他当作下等宾客相待，穿粗布衣服，吃素食。不久，因为敬重他决不屈服的气慨，稍稍以礼相待，任命他为外都下大夫。从此，青、冀之地全部并入北魏的版图。

[3]戊辰，魏平昌宣王和其奴卒。

[3]戊辰（二十七日），北魏平昌宣王和其奴去世。

[4]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为都督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进爵济南王。白曜抚御有方，东人安之。

[4]二月，乙卯（初九），北魏任命慕容白曜为都督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封为济南王。慕容白曜安抚有方，征服的东齐一带的人民安心生活。

魏自天安以来，比岁旱饥，重以青、徐用兵，山东之民疲于赋役。显祖命因民贫富为三等输租之法，等为三品：上三品输平城，中输他州，下输本州。又，魏旧制：常赋之外，有杂调十五；至是悉罢之，由是民稍赡给。

北魏自天安年间以来，连年大旱饥荒，再加上对青、徐等州用兵，崤山以东人民的田赋徭役非常沉重。献文帝命令根据人民的贫富分为三等，作为征收赋税的标准，每等再分三级，上三级运到平城，中三级运到其他各州，下三级则运到本州州府。另外，北魏旧制度规定：除正常的田赋之外，还有十五种杂税。这一年全部废除，从此人民生活稍稍可以自给了。

[5]河东柳欣慰等谋反，欲立太尉庐江王。自以于帝为兄，而帝及诸兄弟皆轻之，遂与欣慰等通谋相酬和。征北谘议参军杜幼文告之，丙申，诏降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宣城，帝遣腹心杨运长领兵防卫。欣慰等并伏诛。

[5]河东郡人柳欣慰等聚众谋反，打算拥护太尉庐江王刘当皇帝。刘自以为是明帝的哥哥，但明帝和其他兄弟都对他很轻视，于是刘与柳欣慰等结交，制订计划互相呼应配合。征北谘议参军杜幼文向朝廷告发。丙申（二十六日），明帝下诏贬黜刘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

司、南豫州刺史，镇守宣城。明帝派心腹侍从杨运长率军防卫。柳欣慰等全被诛杀。

[6]三月，魏人寇汝阴，太守杨文苌击却之。

[6]三月，北魏军队进攻汝阴。汝阴太守杨文苌击退北魏的进攻。

[7]夏，四月，丙申，魏大赦。

[7]夏季，四月，丙申（二十七日），北魏实行大赦。

[8]五月，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升城、历城民望于桑乾，立平齐郡以居之；自馀悉为奴婢，分赐百官。

[8]五月，北魏把青州、齐州的百姓迁移到平城，把升城、历城的豪门望族安置在桑干，设立平齐郡，让他们居住在这里。其他居民则被当作奴婢，分别赏赐给文武百官。

魏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遇凶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洒扫。"魏主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北魏的沙门统昙曜奏请："平齐郡郡民及其他种族人，凡能够每年捐赠谷米六十斛给寺庙的，称'僧祇户'，所捐献的谷米，称'僧祇粟'。遇到饥荒，拿出来赈灾，救济饥民。"又请求："民间的重刑犯和发配到官府的奴隶，可以当作'佛图户'，到各寺庙当差洒扫。"北魏国主全部批准。于是"僧祇户"、"僧祇粟"、"佛图户"遍及各州镇。

[9]六月，魏立皇子宏为太子。

[9]六月，北魏立皇子拓跋宏为太子。

[10]癸酉，以左卫将军沈攸之为郢州刺史。

[10]癸酉（初五），任命左卫将军沈攸之为郢州刺史。

[11]上又令有司奏庐江王袆怼有怨言，请穷治；不许。丁丑，免官爵，遣大鸿胪持节奉诏责，因逼令自杀；子辅国将军充明废徙新安。

[11]明帝命下属有关部门启奏，说庐江王刘袆恨不满而且口出怨言，请求彻底处理他。明帝不许。丁丑（初九），明帝下诏：免除刘的所有官爵，派大鸿胪持节带着诏书前去斥责刘，从而逼令刘自杀。刘的儿子辅国将军刘充明也被废黜，放逐到新安。

[12]冬，十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12]冬季，十月，丁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13]魏顿丘王李峻卒。

[13]北魏顿丘王李峻去世。

[14]十一月，丁未，魏复遣使来修和亲，自是信使岁通。

[14]十一月，丁未（十一日），北魏再次派使节来请求两国和亲。自此，两国恢复邦交，每年都有使节来往。

[15]闰月，戊子，以辅师将军孟阳为兖州刺史，始治淮阴。

[15]闰十一月，戊子（二十二日），任命辅师将军孟阳为兖州刺史，开始时治所设在淮阴。

[16]十二月，戊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扬州。休仁年与上邻亚，素相友爱，景和之世，上赖其力以脱祸。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亲当矢石，克成大功，任总百揆，亲寄甚隆；由是朝野辐凑，上渐不悦。休仁悟其旨，故表解扬州。己未，以桂阳王休范为扬州刺史。

[16]十二月，戊戌（初三），解除司徒、建安王刘休仁的扬州刺史职务。刘休仁跟明帝刘年龄相差不大，一向友爱。废帝时代，刘每次发生危险时，都靠刘休仁的机智救他不死。到了泰始初年，全国四处兵起，刘休仁率军出征，亲冒滚石飞箭，最后终于建立大功，总管文武百官，受到明帝的宠爱和信任。这样自然而然，朝廷官员、民间人士，都奔走在他的门下，明帝渐渐有些不高兴。刘休仁察觉到明帝的心思，所以上疏请求解除扬州刺史的职务。己未（二十四日），明帝任命桂阳王刘休范为扬州刺史。

[17]分荆州之巴东、建平，益州之巴西、梓潼郡，置三巴校尉，治白帝。先是，三峡蛮、獠岁为抄暴，故立府以镇之。上以司徒参军东莞孙谦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谦将之官，敕募千人自随，谦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何烦兵役以为国费！”固辞不受。至郡，开布恩信，蛮、獠翕然怀之，竞饷金宝；谦皆慰谕，不受。

[17]刘宋分割荆州的巴东郡、建平郡，益州的巴西郡、梓潼郡，设立三巴校尉，治所设在白帝。在此之前，三峡一带蛮族及獠族，年年抢劫抄掠，所以设立三巴府镇压他们。明帝任命司徒参军东莞人孙谦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孙谦将要前去上任，明帝准他招募一千人同

去，孙谦说：“蛮夷所以叛乱，是官府对他们太苛刻之故，何必兴师动众，消耗国家经费！”坚决不肯接受。孙谦抵达郡府，开诚布公，推广恩德信义，蛮、獠族全都心服口服，纷纷争着进献金银财宝。孙谦一一安慰教导，拒绝馈赠。

[18]临海贼帅田流自称东海王，剽掠海盐，杀鄞令，东土大震。

[18]临海郡强盗首领田流自称东海王，抢劫海盐，杀了鄞县县令，东方各郡大为震惊。

六年（庚戌、470）

六年（庚戌，公元470年

[1]春，正月，乙亥，初制间二年一祭南郊，间一年一祭明堂。

[1]春季，正月，乙亥（初十），开始建立祭礼规定：每隔二年，到南郊祭一次天；每隔一年，在明堂祭祀一次祖先。

[2]二月，壬寅，以司徒休仁为太尉，领司徒；固辞。

[2]二月，壬寅（初八），任命司徒刘休仁为太尉，仍兼任司徒。刘休仁坚决辞谢。

[3]癸丑，纳江智渊孙女为太子妃。甲寅，大赦。令百官皆献物；始兴太守孙奉伯止献琴、书，上大怒，封药赐死，既而原之。

[3]癸丑（十九日），明帝命太子刘昱娶江智渊的孙女江简为太子妃。甲寅（二十日），实行大赦。明帝命文武百官呈献礼物，始兴太守孙奉伯只呈崐献弦琴、书籍。明帝大怒，派人送去毒药，赐孙奉伯一死，但马上又下令原谅了他。

[4]魏以东郡王陆定国为司空。定国，丽之子也。

[4]北魏任命东郡王陆定国为司空。陆定国是陆丽的儿子。

[5]魏主遣征西大将军上党王长孙观击吐谷浑。

[5]北魏国主派征西大将军上党王长孙观攻打吐谷浑。

[6]夏，四月，辛丑，魏大赦。

[6]夏季，四月，辛丑（初八），北魏实行大赦。

[7]戊申，魏长孙观与吐谷浑王拾寅战于曼头山，拾寅败走，遣别驾康盘龙入贡，魏主囚之。

[7]戊申（十五日），北魏长孙观与吐谷浑王慕容拾寅在曼头山大战，慕容拾寅战败逃走，派别驾康盘龙到北魏进贡，北魏国主把他囚入监牢。

[8]癸亥，立皇子燮为晋熙王，奉晋熙王昶后。

[8]癸亥（三十日），明帝立皇子刘燮为晋熙王，继承晋熙王刘昶为其后嗣。

[9]五月，魏立皇弟长乐为建昌王。

[9]五月，北魏立皇弟拓跋长乐为建昌王。

[10]六月，癸卯，以江州刺史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以尚书仆射袁粲为右仆射。

[10]六月，癸卯（十一日），任命江州刺史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尚书仆射袁粲为右仆射。

上宫中大宴，裸妇人而观之，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为乐，何独不视！"后曰："为乐之事，其方自多；岂有姑姊妹集而裸妇人以为笑！外舍之乐，雅异于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闻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刚正如此！"

明帝在宫中大摆宴席，命妇女脱光衣服，让大家欣赏，皇后用扇子挡住面庞，明帝大怒说："真是穷家的寒酸相！今天大家一同取乐，为什么只你不看！"皇后说："寻求欢乐的方法很多，哪有姑嫂姐妹聚在一起观看裸体妇女取乐的！我们家的欢乐，与此不同。"明帝更是大怒，赶皇后出去。皇后的哥哥王景文听说这件事，说："我妹妹在家时，性情柔弱，想不到这次竟如此刚正。"

[11]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军中久，民间或言道成有异相，当为天子。上疑之，征为黄门侍郎、越骑校尉。道成惧，不欲内迁，而无计得留。冠军参军广陵荀伯玉劝道成遣数十骑入魏境，安置标榜，魏果遣游骑数百履行境上；道成以闻，上使道成复本任。秋，九月，命道成迁镇淮阴。以侍中、中领军刘为都督南徐·兖等五州诸军事，镇广陵。

[11]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军旅中已经很长时间。民间有人传言说萧道成的相貌和普通人不一样，应当做天子。明帝有了疑虑，下诏征召萧道成回京任黄门侍郎、越骑校尉。萧道成很恐惧，不想回京，可是

又没有办法留下来不走。冠军参军广陵人荀伯玉劝萧道成派数十个骑兵，深入北魏国境，张贴布告，号召居民起义。北魏果然派出游骑兵数百人，沿边境巡逻。萧道成紧急报告朝廷，明帝才恢复萧道成的原职。秋季，九月，明帝命萧道成迁驻淮阴。任命侍中、中领军刘为都督南徐州、兖州等五州诸军事，镇守广陵。

[12]戊寅，立总明观，置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学士各十人。

[12]戊寅（十七日），设立总明观，任命祭酒一人，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学士各十人。

[13]柔然部真可汗侵魏，魏主引群臣议之。尚书右仆射南平公目辰曰："若车驾亲征，京师危惧，不如持重固守。虏悬军深入，粮运无继，不久自退；遣将追击，破之必矣。"给事中张白泽曰："蠢尔荒愚，轻犯王略，若銮舆亲行，必望麾崩散，岂可坐而纵敌！以万乘之尊，婴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从之。白泽，兖之孙也。

[13]柔然汗国部真可汗侵略北魏，北魏国主集合群臣商议。尚书右仆射南平公拓跋目辰说："如果皇上御驾亲征，京师将陷入惊恐，不如小心慎重，采取守势。胡虏孤军深入，粮秣补给，不能供应，用不了多久，就会自行撤退；到那时派将士追击，一定会把他们击败。"给事中张白泽说："蛮荒地带的愚崐蠢丑类，轻率冒犯边界，如果御驾能够亲征，望见我们旗帜，他们就会一哄而散，怎么能坐在这里放纵敌人横行！陛下以万乘之尊，而环城自守，这样不能威服四方夷族。"北魏国主同意。张白泽是张兖的孙子。

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云等督诸军出东道，汝阴王天赐等督诸军为前锋，陇西王源贺等督诸军为后继，镇西将军吕罗汉等掌留台事。诸将会魏主于女水之滨，与柔然战，柔然大败。乘胜逐北，斩首五万级，降者万馀人，获戎马器械不可胜计。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馀里。改女水曰武川。司徒东安王刘尼坐昏醉，军陈不整，免官。壬申，还至平城。

北魏国主命京兆王拓跋子推等率各军从西路进击，任城王拓跋云等率各军从东路进击，汝阴王拓跋天赐等率各军为先锋，陇西王源贺等率各军为后继部队，镇西将军吕罗汉等留守朝廷。各将领与北魏国主在女水河畔会合，迎战柔然汗国军队，柔然军队大败。北魏军乘胜追击，杀了五万人，受降一万多人，缴获战马、武器数不胜数。北魏军

在十九天中，往返六千多里。女水从此改名为武川。司徒东安王刘尼因酒醉昏迷，军阵混乱不堪，被罢了官。壬申（十一日），返回平城。

是时，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诏："吏受所监临羊一口、酒一斛者，死；与者以从坐论；有能纠告尚书已下罪状者，随所纠官轻重授之。"张白泽谏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禄。今皇朝贵臣，服勤无报；若使受礼者刑身，纠之者代职，臣恐奸人窥望，忠臣懈节，如此而求事简民安，不亦难乎！请依律令旧法，仍班禄以酬廉吏。"魏主乃为之罢新法。

当时，北魏的文武百官没有俸禄，很少有人能清正廉洁，北魏国主下诏："官员接受所管辖范围内的一只羊、一斛酒的，处死；行贿的人以从犯论处。如果有人揭发尚书以下官员犯罪，则免除被揭发官员的职位，由揭发人接任。"张白泽劝谏说："从前周王时，最低级的官，都有足够他雇人耕田的薪俸。而今朝廷贵臣，辛勤工作却无报酬。如果让接受礼物的官员受到刑罚，而由揭发者代替他的职位，我恐怕奸邪之辈，乘机制造事端，忠贞之士，灰心懈怠。想如此而求得简政民安，那不也是太难了嘛！请依照过去所颁布的法令，发给俸禄，以酬谢清廉官吏。"北魏国主这才撤销新办法。

[14]冬，十月，辛卯，诏以世祖继体，陷宪无遗，以皇子智随为世祖子，立为武陵王。

[14]冬季，十月，辛卯（初一），宋明帝下诏说：孝武帝的儿子，因为身犯国法，全被诛杀。命皇子刘智随过继到孝武帝名下为子，封为武陵王。

[15]初，魏乙浑专政，慕容白曜颇附之。魏主追以为憾，遂称白曜谋反，诛之，及其弟如意。

[15]当初，北魏丞相乙浑当权时，慕容白曜对他很是巴结奉承。北魏国主忌恨在心，就说慕容白曜阴谋反叛，杀了他和他的弟弟慕容白如意。

[16]初，魏南部尚书李敷，仪曹尚书李，少相亲善，与中书侍郎卢度世皆以才能为世祖、显祖所宠任，参豫机密，出纳诏命。其后出为相州刺史，受纳货赂，为人所告，敷掩蔽之。显祖闻之，槛车征，案验服罪，当死。是时敷弟奕得幸于冯太后，帝意已疏之。有司以中旨

讽告敷兄弟阴事，可以得免。谓其婿裴攸曰：“吾与敷族世虽远，恩逾同生，今在事劝吾为此，吾情所不忍。每引簪自刺，解带自绞，终不得死。且吾安能知其阴事！将若之何？”攸曰：“何为为人死也！有冯阐者，先为敷所败，其家深怨之。今询其弟，敷之阴事可得也。”从之。又赵郡范条列敷兄弟事状凡三十余条。有司以闻。帝大怒，诛敷兄弟。得减死，鞭髡配役。未几，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敷，顺之子也。

[16]当初，北魏南部尚书李敷、仪曹尚书李从小感情亲密，他们与中书侍郎卢度世都因为有才能而受太武帝及献文帝的宠爱信任，参与国家的机密决策，负责撰写、发布诏书。后来，李任相州刺史，接受贿赂钱财，被人告发，李敷为他掩饰。献文帝听说后，用囚车押李回平城，调查审理的结果，贪赃枉法的证据确凿，应当处死。当时，李敷的弟弟李奕受冯太后的宠爱，献文帝心里已对他疏远。有关部门奉献文帝之命，暗示李：如果他能出面揭发李敷兄弟二人的隐私，可以免死。李对他的女婿裴攸说：“我与李敷虽然不同族，但二人的恩情超过亲兄弟。如今主管官员劝我做这种事，我于心不忍。几次拔下头簪刺自己，解下腰带自己上吊自杀，但都没有死成。而且我怎么能知岷道他们的隐私呢！你说怎么办？裴攸说：“你何必做替死的事呢？有个叫冯阐的人，先前被李敷害死，他的家里人深恨李敷，现在去问问他的弟弟，一定能探得李敷的隐私。”李同意。正巧，赵郡人范上书告发李敷兄弟三十余条罪状，有关部门奏报，魏主献文帝大怒，诛杀李敷、李奕兄弟。李得以免死，被鞭打，剃光头发，发配到奴工营服役。稍后，又命他为太仓尚书，兼管南部事务。李敷是李顺的儿子。

[17]魏阳平王新成卒。

[17]北魏阳平王拓跋新成去世。

[18]是岁，命龙骧将军义兴周山图将兵屯浃口讨田流，平之。

[18]这年，刘宋命令龙骧将军义兴人周山图率兵进驻浃口，讨伐变民首领田流，并把他平定。

[19]柔然攻于阗，于阗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议之，皆曰：“于阗去京师几万里，蠕蠕唯习野掠，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寻已亡矣。虽欲遣师，势无所及。”魏主以议示使者，使者亦以为然。乃诏之曰：“朕应急敕诸军以拯汝难。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当时

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练甲养士，一二岁间，当躬帅猛将，为汝除患。汝其谨修警候以待大举！”

[19]柔然汗国大军进攻于阗国，于阗国派使臣素目伽携带奏章，前往北魏请求救援。北魏国主命王公大臣讨论，都说：“于阗国距京师近万里，蠕蠕只知道野地抢劫，不会攻城，如果他们会攻城，于阗国早已灭亡了，就是想派兵救援，也来不及了。”北魏国主把大家的意见拿给于阗使臣看，使臣也认为是这样，于是命使者带回诏书：“朕自当紧急动员各路大军，援救你的灾难，可是既距离你们遥远路又难行，一定无法解救你们眼前的紧急情况，希望你能了解。朕现在正在严格训练部队，更新铠甲武器，一两年间，当亲率雄兵猛将，为你除患。你应谨慎警戒，等待大规模军事行动。”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三卷

鉴第一百三十三卷

宋纪十五 太宗明皇帝下泰始七年（辛亥、471）

宋纪十五 宋明帝泰始七年（辛亥，公元）471年

[1]春，二月，戊戌，分交、广置越州，治临漳。

[1]春季，二月，戊戌（初十），刘宋从交州、广州分出一部分郡县，设立越州，州府设在临漳。

[2]初，上为诸王，宽和有令誉，独为世祖所亲。即位之初，义嘉之党多蒙全宥，随才引用，有如旧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字为“”，以其似祸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刳斫者。

[2]当初，刘宋明帝还是亲王时，性情宽厚平和，有良好的声誉，只有他深受孝武帝的宠爱。即位初年，对拥护寻阳政权的官员，大多数都留住他们的性命，加以原谅，而且按照各人的才干，分别任用，像对旧有臣下一样对待。到了晚年，却猜疑、嫉妒、残忍、暴虐，迷信鬼神巫术，忌讳多端。无论言论、文书，对祸、败、凶、丧以及含混难辨的话和字有成百上千条，都加以回避，如有触犯，一定加以惩罚和诛杀。把“”改成“”，因为“”看起来象“祸”字。左右官员只要触犯禁忌，常常有被挖心或剖出五脏的人。

时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内外百官，并断俸禄。而奢费过度，每所造器用，必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幸用事，货赂公行。

当时，淮河、泗水一带多次发生军事行动，当地府库空竭，朝廷内外的百官，全都断了俸禄。但明帝却过度奢侈浪费，每次制造器物用具，都要分为正用、备用、次备用，各制三十件。侍候左右的亲信当权，贪赃枉法，贿赂公行。

上素无子，密取诸王姬有孕者内宫中，生男则杀其母，使宠姬子之。

明帝一直没有儿子，就把各亲王怀有身孕的姬妾秘密接到宫中，如生男孩，就把生母杀掉，由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

至是寝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诸弟。南徐州刺史晋平剌王休，前镇江陵，贪虐无度，上不使之镇，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性刚狠，前后忤上非一，上积不能平；且虑将来难制，欲方便除之。甲寅，休从上于岩山射雉，左右从者并在仗后。日欲暗，上遣左右寿寂之等数人，逼休令坠马，因共殴，拉杀之，传呼“骠骑落马！”上阳惊，遣御医络驿就视，比其左右至，休已绝，去车轮，舆还第。追赠司空，葬之如礼。

到这一年，明帝患病，因为太子年纪还小，他唯恐自己的弟弟们篡夺政权。南徐州刺史晋平剌王刘休，从前镇守江陵时，贪污暴虐，无法无天。这次调任路过京师，明帝不让他去赴任，把他留在建康，派他的高级属官代理府州事务。刘休性情暴烈凶恶，冒犯明帝不止一次，明帝都记在心中，无法再忍，并且考虑到将来儿子没有能力控制他，所以准备找个机会把他除掉。甲寅（二十六日），刘休随同明帝前往岩山射猎野鸡，兄弟二人向前奔驰，左右侍从被抛在后面。天将黄昏，明帝派亲信寿寂之等数人，把刘休从马背上挤下来，大家一拥而上，痛打一气，直至死亡，然后传呼：“骠骑将军落马！”明帝假装大吃一惊，立即派出御医，一个接一个地前往诊视。等到刘休左右侍从赶到，刘休已气绝身亡，把他所乘车的轮子拆掉，改作病床，由人抬回家。明帝下诏追赠刘休为司空，用应有丧礼安葬。

建康民间讹言，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贵之相，上以此言报之，休若忧惧。戊午，以休若代休为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将佐，皆谓休若还朝，必不免祸，中兵参军京兆王敬先说休若曰：“今主上弥留，政成省，群竖汹汹，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声著海内，受诏入朝，必往而不返。荆州带甲十余万，地方数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奸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与赐剑邸第，使臣妾饮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谨畏，伪许之。敬先出，使人执之，以白于上而诛之。

建康民间传播谣言，说荆州刺史巴陵王刘休若，有尊贵的面相。明帝写信将此言告诉了他，刘休若忧虑恐惧。戊午（三十日），明帝任命刘休若接替刘休为南徐州刺史。刘休若心腹将领一致认为：刘休若只要回到建康，就难逃大祸。中兵参军京兆人王敬先劝刘休若说：“现

在，皇上病重正处在弥留之际，朝廷大权握在省之手，一群奸恶之徒，来势汹汹，准备把皇上的兄弟全部崐铲除，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殿下的名声，传播海内，如接受诏书，前往京师朝见，一定有去无回。荆州武装部队十余万，土地数千里。上可以辅佐天子，铲除奸臣；下可以保全一州，救自己一命。这和回到建康家宅，接受皇上赐给你自杀的佩剑，使你的臣妾饮泣吞声相比较，又怎么样呢！”刘休若一向谨慎胆怯，于是假装答应。王敬先一出王府，立刻派人把他抓起来，把他说的话奏报明帝，并将他处死。

[3]三月，辛酉，魏假员外散骑常侍邢来聘。

[3]三月，辛酉（初三），北魏代理员外散骑常侍邢前来聘问。

[4]魏主使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莫寒大纳货赂，众怒，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夏，四月，诸部敕勒皆叛。魏主使汝阴王天赐 将兵讨之，以给事中罗云为前锋；敕勒诈降，袭云，杀之，天赐仅以身免。

[4]北魏国主派殿中尚书胡莫寒选拔西部敕勒部落中的武士，担任宫廷警卫。胡莫寒大肆收纳贿赂，激起民愤，民众诛杀胡莫寒及高平代理镇将奚陵。夏季，四月，敕勒部落全都起兵反叛。北魏国主派汝阴王拓跋天赐率军讨伐，由给事中罗云担任前锋。敕勒部落诈降，袭击罗云，将其斩首，拓跋天赐仅逃出一命。

[5]晋平剌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与嬖臣杨运长等为身后之计，运长等亦虑上晏驾后，休仁秉政，已辈不得专权，弥赞成之。上疾尝暴甚，内外莫不属意于休仁，主书以下皆往东府访休仁所亲信，豫自结纳；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惧。上闻，愈恶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见，既而谓曰：“今夕停尚书下省宿，明可早来。”其夜，遣人赍药赐死。休仁骂曰：“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锄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上虑有变，力疾乘舆出端门，休仁死，乃入。下诏称：“休仁规结禁兵，谋为乱逆，朕未忍明法，申诏诘厉。休仁惭恩惧罪，遽自引决。可宥其二子，降为始安县王，听其子伯融袭封。”

[5]晋平剌王刘休被杀之后，建安王刘休仁越发惶恐不安。明帝常跟亲信杨运长等商讨身后之计，杨运长等也担心明帝死了之后，刘休仁当政，他们这些人不能独断专行，所以都赞成明帝的计划。明帝一

度病情十分危险，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把希望寄托在刘休仁主持朝政上，连主书以下的低级官员，都往东府拜访刘休仁的亲信，想预先结下交情。有些人正巧当班，不能出来从事结交活动，都心急而恐惧。明帝听说后，更为气愤。五月，戊午（初一），明帝命刘休仁进宫朝见，不久又通知他说："今晚你可在尚书下省安歇，明天一早再来。"当夜，明帝派人送去毒药，强迫他吞服。刘休仁骂道："你能得到天下，是谁的力量！孝武帝因为诛杀兄弟的缘故，子孙灭绝，今天你又要诛杀兄弟，宋的统治岂能长久！"明帝担心有变，提起精神，乘轿到皇城端门坐镇，直到刘休仁气绝，才回后宫，下诏宣布："刘休仁计划结交宫廷禁卫官兵，阴谋叛乱，朕不忍心把他交付法庭审判，而只下诏严厉斥责，刘休仁对自己的忘恩负义，畏惧羞愧，不能自容，服毒自杀。可以宽恕他的两个儿子，贬刘休仁为始安县王，由其子刘伯融继承爵位。"

上虑人情不悦，乃与诸大臣及方镇诏，称："休仁与休深相亲结，语休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从来颇得此力。'休之陨，本欲为民除患，而休仁从此日生嬈惧。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辞杨太妃。吾春中多与之射雉，或阴雨不出，休仁辄语左右云：'我已复得今一日。'休仁既经南讨，与宿卫将帅经习狎共事。吾前者积日失适，休仁出入殿省，无不和颜，厚相抚劳。如其意趣，人莫能测。事不获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处分。恐当不必即解，故相报知。"

明帝害怕引起公愤，乃颁发诏书给朝廷各大臣及地方官员，说："刘休仁与刘休相交很深，刘休仁对刘休说：'你只管奉承皇上，这妙法足可以安身，我一向很得益于这种办法。'刘休之死，本来只打算为民除害，可是刘休仁却从此越发恐慌，我每次传他进宫，他都进去向母亲杨太妃告别。春天，我常常与他一块去打野鸡，偶遇阴天下雨，不能外出，刘休仁就告诉左右：'今天又多活了一天。'刘休仁曾经因为南征的缘故，与皇家禁卫将领在一起共事，情投意合。我以前有好些日子身体不适，刘休仁出入宫廷，见到这些将领，一律和颜悦色，进行安抚慰劳。像他这样的意图，别人无法加以估量。事情已经不能阻止了，反复思考，不得不做这项处分，恐怕你们不一定知道内情，岷所以特此向你们告知。"

上与休仁素厚，虽杀之，每谓人曰：“我与建安年时相邻，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间，勋诚实重；事计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胜。

明帝与刘休仁素来十分友好，虽然他害死刘休仁，但常对人说：“我与建安王刘休仁，年纪差不多，幼年时候，便在一起玩耍，景和、泰始年间，他一片忠心，建功立业，功勋的确不小。可是，到了利害关头，不得不先行下手除掉他，哀痛想念之至，不能排除。”于是，流泪哭泣，悲不自胜。

初，上在藩与褚渊以风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上寝疾，渊为吴郡太守。急召之。既至，入见，上流涕曰：“吾近危笃，故召卿，欲使著黄耳。”黄者，乳母服也。上与渊谋诛建安王休仁，渊以为不可，上怒曰：“卿痴人！不足与计事！”渊惧而从命。复以渊为吏部尚书。庚午，以尚书右仆射袁粲为尚书令，褚渊为左仆射。

当初，明帝为亲王时，因褚渊风度翩翩，气质雅素，而与他成为至好的朋友。明帝即位后，彼此也十分信赖依托。明帝病重，褚渊正任吴郡太守，明帝急召褚渊入宫。褚渊到京后，入宫晋见，明帝痛哭流涕说：“我的病情危险，所以召见你，打算请你穿黄棉袄！”黄棉袄是乳母的服装，意为向他托孤。明帝与褚渊谋划诛杀建安王刘休仁，褚渊认为不能那样做，明帝大怒说：“你是个呆子，不足与你共计国家大事。”褚渊惧怕，只好从命。于是，明帝再任命褚渊为吏部尚书。庚午（十三日），又提升尚书右仆射袁粲为尚书令，褚渊为左仆射。

[6]上恶太子屯骑校尉寿寂之勇健；会有司奏寂之擅杀逻尉，徙赵州，于道杀之。

[6]明帝对太子屯骑校尉寿寂之的勇敢雄健恐惧不安。正巧，有关部门奏报寿寂之擅自诛杀巡逻军官。明帝把寿寂之贬到越州，在途中把他杀掉。

[7]丙戌，追废晋平王休为庶人。

[7]丙戌（二十九日），将已杀死的晋平王刘休追废为平民。

[8]巴陵王休若至京口，闻建安王死，益惧。上以休若和厚，能谐缉物情，恐将来倾夺幼主，欲遣使杀之，虑不奉诏；欲征入朝，又恐猜骇。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为江州刺史。手书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8]巴陵王刘休若抵达京口，听到建安王刘休仁被毒死的消息，更加恐惧。明帝认为刘休若性情温和，品格憨厚，能调解纠纷，各方人士对他都十分敬重，害怕他将来有一天夺取幼主刘昱的帝位。明帝原打算派使臣前往诛杀刘休若，怕他拒不从命，打算征召他到朝廷朝见，又怕引起他猜疑震惊。六月，丁酉（初十），明帝任命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为南徐州刺史；任命刘休若为江州刺史。明帝亲笔写信给刘休若，十分亲切地召刘休若前来京师，参加七月七日的皇家盛宴。

[9]丁未，魏主如河西。

[9]丁未（二十日），北魏国主前往河西。

[10]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赐死于第，赠侍中、司空。复以桂阳王休范为江州刺史。时上诸弟俱尽，唯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上所忌，故得全。

[10]秋季，七月，巴陵哀王刘休若，抵达建康。乙丑（初九），明帝派人到巴陵王府，命刘休若自杀。追赠刘休若为侍中、司空。再命桂阳王刘休范回任江州刺史。当时，明帝的所有兄弟全部铲除，只有刘休范因人品低劣，才能平庸，不为明帝所忌患，故得以保全性命。

沈约论曰：圣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称先王，盖由遗训馀风，足以贻之来世也。太祖经国之义虽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窥古，徒见昆弟之义，未识君臣之礼，冀以家情行之国道，主猜而犹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训之微行，遂成灭亲之大祸。开端树隙，垂之后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据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顾虑。既而本根无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势弱倾移，灵命随乐推回改，斯盖履霜有渐，坚冰自至，所由来远矣。

沈约论曰：圣人制定法律，建立制度，一定要称引古代明圣君王。其缘故，为的是古代明圣君王遗留下来的教训和风范，足以为后世的榜样。太祖文帝崐治理国家的规划虽然弘大，可是使家族兴隆的办法却有不足。彭城王刘义康对历史一无所知，所以只看到兄弟之情，却不懂君臣之礼，想把家族中的亲情，用于治国之道。人主已经猜忌，他仍然冒犯；宠信已经衰竭，他仍然不醒悟。以致不过犯了只须斥责训诫的小过，却招来杀身灭门之大祸。开创猜忌的先例，为后人提供了启示。太宗明帝因袭猜忌的心理，依照先例，残杀兄弟，无所顾

忌。随后，朝廷的根本受不到保护，幼主孤孤单单，坐在宝座之上，国家的威严与权柄因皇帝势弱而转移，皇室的命运也随着人心而改变。这就同降霜结冰一样，逐渐形成，原因可追溯到很久以前。

裴子野论曰：夫噬虎之兽，知爱己子；搏狸之鸟，非护异巢。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气，既迷在原之天属，未识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终，非天废也。夫危亡之君，未尝不先弃本枝，妪煦旁孽；推诚嬖狎，疾恶父兄。前乘覆车，后来并辔。借使叔仲有国，犹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将七庙绝祀；曾是莫怀，甘心落。晋武背文明之托，而覆中州者贾后；太祖弃初宁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祸福无门，奚其豫择！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裴子野论曰：吞食猛虎的野兽，知道爱它的儿子；搏斗狸猫的飞鸟，不保护异类鸟的巢穴。太宗明帝为了保护他的养子，却屠杀一母同胞兄弟，昏庸无道已极，自然不了解兄弟天性、父子伦常。刘宋统治的败亡，并不是上天之意。亡国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先砍断本枝，而去养育旁枝的。对邪恶的亲信推心置腹，对父亲或兄弟却深恶痛绝。前面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仍并驾齐驱。如果兄弟继承帝位，祖先的灵位仍可配享上天，而他人登上宝座，七座祖庙的祭祀将全部断绝。不将此事挂怀，甘心把本枝一一剪落。晋武帝违背母亲王元姬的托付，结果贾后使中原沉沦。太祖文帝违背初宁陵誓言，结果元凶刘劭登上宝座。祸福无门，哪能事先选择；兄弟相亲相爱，岂不平安！

[11]丙寅，魏主至阴山。

[11]丙寅（初十），北魏国主抵达阴山。

[12]初，吴喜之讨会稽也，言于上曰：“得寻阳王子房及诸贼帅，皆即于东戳之。”既而生送子房，释顾琛等。上以其新立大功，不问，而心衔之。及克荆州，剽掠，赃以万计。寿寂之死，喜为淮陵太守，督豫州诸军事，闻之，内惧，启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骇。或谮萧道成在淮阴有贰心于魏，上封银壶酒，使喜自持赐道成。道成惧，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为之饮，道成即饮之。喜还朝，保证道成。或密以启上，上以喜多计数，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内殿，与共言谑甚款，既出，赐以名馔。寻赐死，然犹发诏赙赐。

[12]当初，吴喜讨伐寻阳政权的会稽郡时，报告明帝说："如果俘虏寻阳王刘子房与贼寇的将领，就在东部当场诛杀。"后来活捉了刘子房，押送建康，并释放了吴郡太守顾琛等。明帝因吴喜刚刚建立大功，没有追究，但内心深为痛恨。等到攻克荆州，吴喜大肆抢劫，贪赃以万计。寿寂之被诛杀时，吴喜正任淮陵太守，督豫州诸军事，得到消息，十分恐惧，上书明帝请求调任中散大夫，明帝大起疑心。这时，有人暗中指控萧道成在淮阴私通北魏。明帝用银壶装酒，加上封条，派吴喜亲自送给萧道成。萧道成惊恐，打算逃走，吴喜把实情告诉萧道成，并且先饮下一些，萧道成才敢喝下。吴喜回到京师，向皇上保证萧道成忠贞。然而，有人秘密检举，明帝认为吴喜计谋太多，而又素有人缘，恐怕不能侍奉幼主，于是召吴喜到后宫内殿，纵情闲谈，间或打趣开开玩笑，十分亲密。吴喜告辞出来，明帝又赏赐给他名菜，接着命他自杀，但仍下诏颁发丧葬费用。

又与刘等诏曰："吴喜轻狡万端，苟取物情。昔大明中，黟、歙有亡命数千人，攻县邑，杀官长，刘子尚遣三千精甲讨之，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将数十人至县，说诱群贼，贼即归降。诡数幻惑，乃能如此。及泰始初东讨，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主，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已耳。"

明帝又下诏刘等人，解释杀吴喜的原因说："吴喜轻浮狡狯，变化万端，专会收买人心。从前，大明年间，黟县、歙县有亡命徒数千人，攻击县城，杀戮官员，刘子尚派三千精锐部队前去讨伐，但两次都被击败。孝武帝命吴喜率领几十人抵达县城，游说诱降群贼，群贼立即归降。诡秘蛊惑之人，才能如岷此。到了泰始初年，命吴喜东征，他只带三百人，竟能直入三吴，经过两次小小的搏战，自破冈以东，直至大海，共十郡，全部荡平。百姓听说吴喜到来，都望风自退，如果不是多年来赢得三吴人士的感情，怎么能使他们如此心服。探寻吴喜的心迹，绝不会尊奉正统君主，而坐失千载难篷的良机！譬如吃药，当人发冷时，应服热身之药；当人发热时，应服退热之药。并非忘掉他的功劳，而属迫不得已罢了。"

[13]戊寅，以淮阴为北兖州，征萧道成入朝。道成所亲以朝廷方诛大臣，劝勿就征，道成曰："诸卿殊不见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诸弟，何预他人！今唯应速发；淹留顾望，必将见疑。且骨肉相残，自非灵长之祚，祸难将兴，方与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

[13]戊寅（二十二日），刘宋把淮阴划归北兖州，征召萧道成回京。萧道成的亲信认为，朝廷正在诛杀大臣，劝萧道成拒绝征召。萧道成说："你们还没有看透当前的形势，皇上只因为太子年纪太小，所以把兄弟一一翦除，跟别人无关。现在必须立即出发，稍微延误观望，一定受到猜疑。而且，骨肉相残，政权势必难以长久，大祸将临，各位要与我同心协力。"回京师之后，明帝任命萧道成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

[14]八月，丁亥，魏主还平城。

[14]八月，丁亥（初一），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15]戊子，以皇子跻继江夏文献王义恭。

[15]戊子（初二），明帝把皇子刘跻过继给江夏文献王刘义恭。

[16]庚寅，上疾有间，大赦。

[16]庚寅（初四），明帝病势转轻，宣布大赦。

[17]戊戌，立皇子准为安成王，实桂阳王休范之子也。

[17]戊戌（十二日），明帝封皇子刘准为安成王。刘准实际上是桂阳王刘休范的儿子。

[18]魏显祖聪睿夙成，刚毅有断；而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时誉，欲禅以帝位。时太尉源贺督诸军屯漠南，驰传召之。既至，会公卿大议，皆莫敢先言。任城王云，子推之弟也，对曰："陛下方隆太平，临覆四海，岂得上违宗庙，下弃兆民。且父子相传，其来久矣。陛下必欲委弃尘务，则皇太子宜承正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圣之意，启奸乱之心，斯乃祸福之原，不可不慎也。"源贺曰："陛下今欲禅位皇叔，臣恐紊乱昭穆，后世必有逆祀之讥。愿深思任城之言。"东阳公丕等曰："皇太子虽圣德早彰，然实冲幼。陛下富于春秋，始览万机，柰何欲隆

独善，不以天下为心，其若宗庙何！其若亿兆何！”尚书陆曰：“陛下若舍太子，更议诸王，臣请刎颈殿庭，不敢奉诏！”帝怒，变色；以问宦者选部尚书酒泉赵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帝默然。时太子宏生五年矣，帝以其幼，故欲传位子推。中书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愿陛下上思宗庙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乃曰：“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又曰：“陆，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为太保，与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绂传位于太子。丙午，高祖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延兴。

[18]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从小就聪明睿智，刚毅果断，爱好黄老哲学和佛学，每次接见朝廷官员及和尚僧侣，共同谈玄论理，对世俗的荣华富贵，非常淡泊鄙薄，时常有离家修行的想法。认为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拓跋子推沉稳文雅仁厚，一向有较高的声誉，打算把帝位禅让给他。当时，太尉源贺率各军驻防漠南，献文帝迅速传召他回京。源贺抵达时，正举行公卿会议，没有一个人敢先发言。任城王拓跋云是拓跋子推的弟弟，他说：“陛下正逢太平盛世，君临四海，怎么可以对上违背祖宗，对下抛弃人民。而且，父子相传，由来已久。陛下一定要放弃尘世上的俗务，那么皇太子理应继承大统。天下是祖先的天下，陛下如果把朝廷授予旁支，恐怕不是明圣祖先的本意，将要引起奸人的乱心，这是祸福的源头，不可不格外谨慎。”源贺说：“陛下现今打算禅位给皇叔，我深恐扰乱皇家祖庙祭祀的顺序，后世将讥讽我们逆祀。请三思任城王之言。”东阳公拓跋丕等说：“皇太子虽然神圣恩德早已显彰，但年龄实在太小，而陛下正当壮年，刚开始亲自主持朝政，为何只顾独善其身，不把天下放在心上？如果那样的话，皇家祖庙将怎么办，亿万人民将怎么办！”尚书陆说峣：“陛下若舍弃太子，传位亲王，我宁可在金銮殿上自刎，也不敢奉诏。”献文帝勃然大怒，脸色霎时改变，转过头问宦官选部尚书酒泉人赵黑，赵黑说：“我以死效忠皇太子，不知其他。”献文帝沉默不语。这一年，皇太子拓跋宏仅仅五岁。献文帝因他太小，所以准备传位给拓跋子推。中书令高允说：“我不敢多言，愿陛下不忘祖先托付之重，而追念周公辅佐幼主成王的故事。”献文帝说：“那么，让皇太子登基，由各位辅佐，有何不可！”又说：“陆是忠直之臣，一定能保护我的儿子。”于是任命陆为太保，与源贺一同持节，把皇帝的玉玺呈献给皇太子拓跋宏。丙午（二十日），高祖孝文帝即位，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延兴。

高祖幼有至性，前年，显祖病痈，高祖亲吮。及受禅，悲泣不自胜。显祖问其故，对曰：“代亲之感，内切于心。”

孝文帝从小就感情丰富，两年前，献文帝身上长疮，孝文帝亲自用嘴为父亲吮脓。等到接受父亲的禅让，悲痛哭泣，不能自胜。献文帝问他缘故，他回答说：“接替父亲的位置，内心非常痛切。”

丁未，显祖下诏曰：“朕希心玄古，志存澹泊，爰命储宫践升大位，朕得优游恭己，栖心浩然。”

丁未（二十一日），献文帝下诏说：“朕向往太古生活，志向恬淡，不图名利，特命太子升为皇帝，朕只求悠闲自得，修身养性。”

群臣奏曰：“昔汉高祖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也。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曰太上皇帝。”显祖从之。

文武官员上奏说：“从前，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尊称他的父亲为太上皇，表明并非自己统治天下。而今，皇上年纪幼小，朝廷大政仍宜由陛下掌管，谨恭上尊号太上皇帝。”献文帝同意。

己酉，上皇徙居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事咸以闻。崇光宫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图于苑中之西山，与禅僧居之。

己酉（二十三日），太上皇帝迁到崇光宫居住，用刚刚采来未经砍伐的木材为房椽，台阶仍为土质，朝廷大事，仍向他请示。崇光宫在北苑中，又在苑中西山兴建佛教寺庙，名叫鹿野浮图，让和尚僧侣居住。

[19]冬，十月，魏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遣太尉源贺帅众讨之；降二千余落，追击余党至罕、金城，大破之，斩首八千余级，虏男女万余口，杂畜三万余头。诏贺都督三道诸军，屯于漠南。

[19]冬季，十月，北魏沃野、统万二镇所辖的敕勒部落叛乱，派太尉源贺率军讨伐，接受两千多个帐篷的居民投降，追击残余势力。追到罕、金城时，大破敕勒军，杀八千余人，俘虏男女一万余人，牲畜三万余头。孝文帝下诏，命源贺统领三路的几支军队，驻扎沙漠之南。

先是，魏每岁秋、冬发军，三道并出以备柔然，春中乃还。贺以为“往来疲劳，不可支久；请募诸州镇武健者三万余人，筑三城以处之，

使冬则讲武，春则耕种。”不从。

在此之前，北魏每年秋冬之季，分东、中、西三路同时发兵，防备柔然汗国的入侵，直到次年春季中期，才撤退。源贺认为：“如此一往一来，士卒疲惫不堪，无法长期保持斗志。请求招募各州、镇壮士三万余人，沿边兴筑三座城，让他们据守，冬季练兵，春季种地。”朝廷不准。

[20]庚寅，魏以南安王桢为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领护西域校尉，镇凉州。

[20]庚寅（初五），北魏任命南安王拓跋桢为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兼护西域校尉，镇守凉州。

[21]上命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经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将数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据蒙山。十一月，魏东兖州刺史于洛侯击之，崇祖引还。

[21]刘宋明帝命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策划收复淮河以北。垣崇祖率领数百人，从郁州出发，深入北魏七百里，占领蒙山。十一月，北魏东兖州刺史于洛侯反攻，垣崇祖带兵撤回。

[22]上以故第为湘宫寺，备极壮丽；欲造十级浮图而不能，乃分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入见，上谓曰：“卿至湘宫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钱不少。”通直散骑侍郎会稽虞愿侍侧，曰：“此皆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佛若有知，当慈悲嗟愍；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上怒，使人驱下殿。崐愿徐去，无异容。

[22]明帝把原来的府邸改为庙院，称湘宫寺，装潢修建，极为壮观华丽。准备兴建十层佛塔，不能成功，于是便修成两座。新安太守巢尚之解除职务后，回京朝见，明帝对他说：“你去过湘宫寺没有？那可是我的大功德，花费不少钱。”通直散骑侍郎会稽人虞愿正在一边侍立，说：“那是百姓用卖子、卖妻的钱所建造的，佛陀如果有灵，会慈悲为怀，哭泣哀叹。罪恶高过佛塔，有什么功德！”在座的人脸色全都大变，明帝大怒，命人把虞愿驱逐出殿。虞愿慢慢离开，没有恐惧的表情。

上好围棋，棋甚拙，与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围棋，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上终不悟，好之愈笃。愿又曰：“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上虽怒甚，以愿王国旧臣，每优容之。

明帝爱下围棋，但棋艺非常拙劣，常跟围棋国手彭城丞王抗对弈。王抗只好常常暗中让他，说：“皇上一飞，臣无法切断。”明帝始终不知内情，对围棋越发爱不释手。虞愿又说：“这是尧用来教他儿子丹朱的玩艺儿，不是人主所应该嗜好的。”明帝怒不可遏，但由于虞愿是自己任亲王时的旧属，所以总是非常宽容他。

[23]王景文常以盛满为忧，屡辞位任，上不许。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贵盛，张永累经军旅，疑其将来难信，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景文弥惧，自表解扬州，情甚切至。诏报曰：“人居贵要，但问心若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过执戟，权亢人主。今袁粲作仆射领选，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迁为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淡然亦复不改常日。以此居贵位要任，当有致忧竞不？夫贵高有危殆之惧，卑贱有填壑之忧，有心于避祸，不如无心于任运，存亡之要，巨细一揆耳。”

[23]王景文一直为家门富贵过分而深感忧虑，屡次辞让官职，明帝都不准许。然而，明帝内心却因王景文是皇家外戚，地位高贵，家族昌盛，而孝昌侯张永长期率领大军，怀疑他们将来难以信任，于是，亲自写首歌谣：“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王景文越发恐惧，再一次上书请求辞去扬州刺史，情意十分恳切。明帝下诏回答说：“一个人身居尊贵、重要职位，只要看他存心如何罢了。大明之世，巢尚之、徐爰、戴法兴、戴明宝官职不过是个手持长矛的侍从，其权力竟大于人主。而今，袁粲任仆射兼管吏部，人们往往不知道袁粲是谁？袁粲提升为尚书令，他并没有丝毫猜疑，人们都亲近他，而他淡漠得跟平常一样，以这种态度身居高位重职，难道会感到惶惶不安？高贵固然有倾危的恐惧，卑贱也会有被填沟壑的忧虑。用尽心机避祸，不如不用心机，听候命运的安排，兴衰存亡，道理相同。”

泰豫元年（壬子、472）

泰豫元年（壬子，公元472年）

[1]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久不平，改元。戊午，皇太子会四方朝贺者于东宫，并受贡计。

[1]春季，正月，甲寅朔（初一），刘宋明帝因患病很久，不能痊愈，于是改年号泰豫。戊午（初五），皇太子刘昱在东宫接见四方前来朝贺的官员，并接受各地方的贡品及报告。

[2]太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叶以南八万余落降于魏，自云桓玄之子，亡匿蛮中，以智略为群蛮所宗。魏以诞为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吏；使起部郎京兆韦珍与诞安集新民，区置诸事，皆得其所。

[2]太阳蛮酋长桓诞，率领沔水以北，水、叶县以南，共计八万余帐落，投降北魏。桓诞自称是桓玄的儿子，当初逃到蛮族居住的山区，用他的智慧和谋略，受到各蛮族部落的推崇。北魏任命桓诞为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封襄阳王。授权给他，可自己挑选郡太守、县令。朝廷派起部郎、京兆人韦珍同桓诞一起安抚慰问新居民，处理各种事务，安排得很适当。

[3]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将击之；柔然走。东部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将追之，至石碛，不及而还。

[3]二月，柔然汗国南下侵北魏。北魏太上皇派将领迎战，柔然军撤退。东部敕勒部落叛变，投奔柔然汗国，太上皇亲自率军追击，追到石碛，没有追上，回师。

[4]上疾笃，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岷相，门族强盛，或有异图。己未，遣使赍药赐景文死，手敕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敕至，景文正与客棋，叩函看已，复置局下，神色不变，方与客思行争劫。局竟，敛子内奁毕，徐曰：“奉敕见赐以死。”方以敕示客。中直兵焦度赵智略愤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数百，足以一奋。”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见念者，为我百口计。”乃作墨启答敕致谢，饮药而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4]刘宋明帝病情加重，考虑到死后，皇后王贞风一定临朝主政，而她的哥哥江安侯王景文以国舅的势力非当宰相不可，王氏家族强大，可能会有篡位的想法。己未（初七），明帝派人送毒药给王景文命他自杀，并亲写诏书说：“我与你为多年朋友，为了保全王家一门，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使节到时，王景文正与客人下围棋，打开封套看罢，放到棋盘下，神色不变，正想着与客人争先打劫。一盘棋下完，把棋子收到盒内，王景文慢慢地说：“接到圣旨，命我自尽。”这才把明帝的亲笔诏书拿给客人看。中直兵焦度、赵智略非常愤怒，说：“大丈夫怎么能坐以待毙，州中文武官员数百人，足可以一拼。”王景文

说："我知道你们的心，如果要想帮助我，应当为我家男女老少一百余口想一想！"于是研墨写奏，回敬诏书，引罪自责，饮药身亡。明帝下诏追赠王景文为开府仪同三司。

上梦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刘反。"既寤，遣人就郡杀之。

明帝梦见有人报告他说："豫章太守刘谋反。"梦醒后，派人前往郡城，杀了刘。

[5]魏显祖还平城。

[5]北魏献文帝返回平城。

[6]庚午，魏主耕籍田。

[6]庚午（十八日），北魏国主亲自主持耕田仪式。

[7]夏，四月，以垣崇祖行徐州事，徙戍龙沮。

[7]夏季，四月，任命垣崇祖为代理徐州事，迁往龙沮戍守。

[8]己亥，上大渐，以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司空，又以尚书右仆射褚渊为护军将军，加中领军刘右仆射，诏渊、与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蔡兴宗、郢州刺史沈攸之并受顾命。褚渊素与萧道成善。引荐于上，诏又以道成为右卫将军，领卫尉，与袁粲等共掌机事。是夕，上殂。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时苍梧王方十岁，袁粲、褚渊秉政，承太守奢侈之后，务弘节俭，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货赂公行，不能禁也。

[8]己亥（十七日），明帝病危，任命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为司空，又命尚书右仆射褚渊为护军将军，加授中领军刘为右仆射。下诏指定褚渊、刘和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蔡兴宗、郢州刺史沈攸之同时接受托孤遗命。褚渊与萧道成的关系一向十分亲密，就把萧道成推荐给明帝，明帝再下诏，任命萧道成为右卫将军、兼卫尉，与袁粲等共同掌管朝廷大事。当晚，明帝去世。庚子（十八日），太子刘昱即皇帝位，宣布大赦。此时苍梧王刘昱年仅十岁。袁粲、褚渊主持朝政，在明帝奢侈糜烂的生活之后，力求节俭，想革除积弊。但是，阮佃夫、王道隆等人依然掌权，贿赂公开施行，袁粲、褚渊无力禁止。

[9]乙巳，以安成王准为扬州刺史。

[9]乙巳（二十三日），任命安成王刘准为扬州刺史。

[10]五月，戊寅，葬明皇帝于高宁陵，庙号太宗。六月，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江氏为皇后。

[10]五月，戊寅（二十七日），将明帝安葬在高宁陵，庙号太宗。六月，乙巳（二十四日），尊嫡母、皇后王贞风为皇太后，封太子妃江简为皇后。

[11]秋，七月，柔然部帅无卢真将三万骑寇魏敦煌，镇将尉多侯击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又寇晋昌，守将薛奴击走之。

[11]秋季，七月，柔然汗国部落酋长无卢真率领骑兵三万人，攻击北魏的敦煌，镇守将领尉多侯击退柔然军。尉多侯是尉眷的儿子。无卢真又侵犯晋昌，晋昌守将薛奴把他击退。

[12]戊午，魏主如阴山。

[12]戊午（初七），北魏国主前往阴山。

[13]戊辰，尊帝母陈贵妃为皇太妃，更以诸国太妃为太姬。[13]戊辰（十七日），刘宋尊皇帝生母、贵妃陈妙登为皇太妃。改称各亲王的太妃为太姬。

[14]右军将军王道隆以蔡兴宗强直，不欲使居上流，闰月，甲辰，以兴宗为中书监；更以沈攸之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兴宗辞中书监不拜。王道隆每诣兴宗，蹑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

[14]右军将军王道隆因为蔡兴宗刚强正直而不愿意让他扼守长江上游。闰七月，甲辰（二十四日），任命蔡兴宗为中书监，调任沈攸之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和荆州刺史。蔡兴宗推辞中书监的官职不肯就任。王道隆每次拜访蔡兴宗，都缓步轻行到面前，不敢径自坐下来，很久才离开，蔡兴宗也不请他入座。

沈攸之自以材略过人，自至夏口以来，阴蓄异志；及徙荆州，择郢州士马、器仗精者，多以自随。到官，以讨蛮为名，大发兵力，招聚才勇，部勒严整，常如敌至。重赋敛以缮器甲，旧应供台者皆割留之，养马至二千余匹，治战舰近千艘，仓廪、府库莫不充积。士子、商旅过荆州者，多为所羁留；四方亡命，归之者皆蔽匿拥护；所部或有逃亡，无远近穷追，必得而止。举错专恣，不复承用符敕，朝廷疑

而惮之。为政刻暴，或鞭挞士大夫；上佐以下，面加詈辱。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境内盗贼屏息，夜户不闭。

沈攸之自认为才能胆略过人，自从镇守夏口以来，暗中准备，有夺取政权的野心。等调任荆州，临走时把郢州的兵士战马以及精良武器，尽量携带同往。到荆州之后，借口讨伐蛮族，大肆动员境内人力，招兵买马，加强战斗训练，经常戒备，好像大敌当前一样。加重人民的田赋捐税以制造武器铠甲，原来应向朝廷缴纳的军用物资一律留下，不再缴纳。养战马多到二千多匹，制造船舰近一千艘，粮仓，钱库都十分充实。读书人、旅客和商人，经过荆州的，大多被留下不放。各地的亡命之徒，投奔荆州的都受到庇护藏匿。自己的部属中，如果有人逃亡，无论逃到哪里，都穷追不舍，一定要逮捕到手才停止。各项措施，全都独断专行，不再使用朝廷的名义。朝廷怀疑他但又有所忌惮。沈攸之为政刻薄凶暴，有时甚至鞭打士大夫，对高级僚属以下的官吏，往往当面就诟骂侮辱。然而，沈攸之做事精明，别人不敢欺骗他。荆州境内，盗贼不敢轻举妄动，百姓夜不闭户。

攸之赕罚群蛮太甚，又禁五溪鱼盐，蛮怨叛。酉溪蛮王田头拟死，弟娄侯篡立，其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群蛮大乱，掠抄至武陵城下。武陵内史萧嶷遣队主张英儿击破之，诛娄侯，立田都，群蛮乃定。嶷；赜之弟也。

沈攸之对各蛮族部落勒索过分，又禁止五溪一带居民捕鱼、贩盐，各蛮族怨愤，起兵叛乱。酉溪蛮族首领田头拟去世。他的弟弟田娄侯篡位，儿子田都逃到獠族地区。于是，众蛮族部落大乱，武装抢掠，兵至武陵城。武陵内史萧嶷派队主张英儿击破蛮族各部落军，杀了田娄侯，恢复田都王位，众蛮族部落才安定。萧嶷是萧赜的弟弟。

[15]八月，戊午，乐安宣穆公蔡兴宗卒。

[15]八月，戊午（初八），乐安宣穆公蔡兴宗去世。

[16]九月，辛巳，魏主还平城。

[16]九月，辛巳（初二），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17]冬，十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将讨之。将度漠，柔然北走数千里，上皇乃还。

[17]冬季，十月，柔然汗国侵略北魏，逼近五原。十一月，北魏太上皇亲自率军讨伐，准备北渡大沙漠，柔然军向北逃走数千里，太上皇这才班师回朝。

[18]丁亥，魏封上皇之弟略为广川王。

[18]丁亥（初九），北魏封太上皇的弟弟拓跋略为广川王。

[19]己亥，以郢州刺史刘秉为尚书左仆射。秉，道怜之孙也，和弱无干能，以宗室清令，故袁、褚引之。

[19]己亥（二十一日），刘宋擢升郢州刺史刘秉为尚书左仆射。刘秉是刘道怜的孙子，性情温和懦弱，没有才干，只因他是皇族，清高显贵，所以袁粲、褚渊提出推荐他。

[20]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给事中、辅国将军，权任转重。欲用其所亲吴郡张澹为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称敕施行，粲等不敢执。[20]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被加授为给事中、辅国将军，权势更加扩大，职位更重要。他打算任用他的亲信、吴郡人张澹为武陵郡太守，袁粲等都不同意，阮佃夫声称是奉圣旨，袁粲等不敢坚持。

[21]魏有司奏诸祠祀合一千七十五所，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上皇恶其多杀，诏："自今非天地、宗庙、社稷，皆勿用牲，荐以酒脯而已。"

[21]北魏有关部门奏报：全国寺庙共一千零七十五所，每年祭祀用牲畜七万五千五百头。太上皇厌恶他们杀害牲畜太多，下诏："从今以后，除了祭祀天地、皇家祖庙、土神谷神，其他全不准用牲畜，只用酒和肉干就可以了。"

苍梧王上元徽元年（癸丑、473）

宋苍梧王元徽元年（癸丑，公元473年）

[1]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

[1]春季，正月，戊寅朔（初一），刘宋改年号元徽，实行大赦。

[2]庚辰，魏员外散骑常侍崔演来聘。

[2]庚辰（初三），北魏员外散骑常侍崔演来访。

[3]戊戌，魏上皇还，至云中。

[3]戊戌（二十一日），北魏太上皇率领大军回师，抵达云中。

[4]癸丑，魏诏守令劝课农事，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终身不仕。

[4]癸丑（二月初六），北魏诏命各太守、县令都要鼓励农民耕田种桑，一郡一县之中，贫富应该互相帮助，家里有两头牛的，应借给没有牛的人一头。如果不遵守诏书规定，全家人终身不能做官。

[5]戊午，魏上皇至平城。

[5]戊午（十一日），北魏太上皇返平城。

[6]甲戌，魏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

[6]甲戌（二十七日），北魏下诏："县令如果能平定一县的盗匪，准许他管辖两个县，并发双份奉禄。如果能平定两个县的盗匪，准许他兼管三个县，三年之后，提升为郡守。俸禄二千石的太守如果能平定二郡、三郡，也按照这个规律，三年之后，升为刺史。"

[7]桂阳王休范，素凡讷，少知解，不为诸兄所齿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于祸。及帝即位，年在冲幼，素族秉政，近习用权。休范自谓尊亲莫二，应入为宰辅；既不如志，怨愤颇甚。典签新蔡许公舆为之谋主，令休范折节下士，厚相资给，于是远近赴之，岁中万计；收养勇士，缮治器械。朝廷知其有异志，亦阴为之备。会夏口阙镇，朝廷以其地居寻阳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晋熙王燮为郢州刺史。燮始四岁，以黄门郎王奂为长史，行府州事，配以资力，使镇夏口；复恐其过寻阳为休范所劫留，使自太径去。休范闻之，大怒，密与许公舆谋袭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板而蓄之。奂，景文之兄子也。

[7]桂阳王刘休范一向平凡庸俗，口舌木讷，愚昧无知，兄弟们都瞧不起他，社会上也没有人称赞他。所以，明帝对亲骨肉屠杀时，他得以幸免。太子刘昱即位时，年纪还幼小，寒门平民出身的官员主持朝政，左右亲近掌握大权。刘休范自认为无论是地位尊贵还是皇家血统，都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应该到朝廷担任宰相。意愿未得实现，就异常怨恨，不能自制。典签、新蔡人许公舆做他的主要谋士，教刘休范礼贤下士，广交朋友，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于是，无论远近，许多人前来投奔，一年之中集结的人数以万计，并收养勇士，制造武器。

朝廷察觉刘休范行为异常，定怀二心，因此也暗中戒备。此时，正赶上夏口无人镇守，朝廷认为那里位居寻阳上游，打算派亲信去镇守。二月，乙亥（二十八日），任命晋熙王刘燮为郢州刺史。刘燮本年才四岁，任命黄门郎王奂为长史代理府州事，配备雄厚的军事物资和兵力，镇守夏口，又唯恐刘燮等经过寻阳时被刘休范强行劫留，便让他们绕过寻阳，从太小路前往。刘休范得知后，勃然大怒，跟许公舆密谋袭击建康。他上疏朝廷，要求整修城池，但背地里却把很多筑城用的木板储藏起来。王奂是王景文的侄儿。

[8]吐谷浑王拾寅寇魏浇河，夏，四月，戊申，魏以司空长孙观为大都督，发兵讨之。[8]吐谷浑王慕容拾寅，攻击北魏的浇河郡。夏季，四月，戊申（初二），北魏任命司空长孙观为大都督，发兵讨伐他们。

[9]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

[9]北魏任命孔子的第二十八代孙孔乘为崇圣大夫，由官府拨付十户人家，负责孔庙的清洁洒扫。

[10]秋，七月，魏诏："河南六州之民，户收绢一匹，绵一斤，租三十石。"

[10]秋季，七月，北魏诏令"黄河以南六州百姓，每户人家，收征缎一匹，绵一斤，谷米三十石。"

[11]乙亥，魏主如阴山。

[11]乙亥（初一），北魏国主前往阴山。

[12]八月，庚申，魏上皇如河西。

[12]八月，庚申（十六日）北魏太上皇前往河西。

长孙观入吐谷浑境，刍其秋稼。吐谷浑王拾寅窘急请降，遣子斤入侍。自是岁修职贡。

北魏长孙观进入吐谷浑境内，强行收割秋季成熟的庄稼。慕容拾寅窘困着急而请求投降，派他的儿子慕容斤前往北魏充当人质。从此，吐谷浑每年都向北魏国进贡。

九月，辛巳，上皇还平城。

九月，六巳（初八），北魏太上皇返回平城。

[13]遣使如魏。

[13]刘宋派使节前往北魏。

[14]冬，十月，癸酉，割南兖、豫州之境置徐州，治钟离。

[14]冬季，十月，癸酉（三十日），刘宋分割南兖州、豫州若干郡，设立徐州，州府设在钟离。

[15]魏上皇将入寇，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

[15]北魏太上皇将要大举进攻刘宋，下令全国人民，十个青年中，征召一人入伍，每户征收五十石粮食，作为军粮储备。

[16]魏武都氐反，攻仇池，诏长孙观回师讨之。

[16]北魏武都氐族部落谋反，攻击仇池。北魏国主下诏令长孙观回师讨伐他们。

[17]武都王杨僧嗣卒于葭芦，从弟文度自立为武兴王，遣使降魏；魏以文度为武兴镇将。

[17]武都王杨僧嗣在葭芦去世。堂弟杨文度自立为武兴王，派人投降北魏。北魏任命杨文度为武兴镇将。

[18]十一月，丁丑，尚书令袁粲以母忧去职。

[18]十一月，丁丑（初四），刘宋尚书令袁粲，因母亲去世，辞职守丧。

[19]癸巳，魏上皇南巡，至怀州。枋头镇将代人薛虎子，先为冯太后所黜，为门士。时山东饥，盗贼竞起，相州民孙诲等五百人称虎子在镇，境内清晏，乞还虎子。上皇复以虎子为枋头镇将；即日之官，数州盗贼皆息。

[19]癸巳（二十日），北魏太上皇南下巡视，抵达怀州。枋头镇将代郡人薛虎子，先前因冒犯了冯太后，被贬为看门禁卫。现在，山东大饥荒，盗贼竞相涌现。相州人孙诲等五百人联名上疏，指称薛虎子在任时，境内一片清平，请求重新起用薛虎子。太上皇再次任命薛虎子任枋头镇将。薛虎子当天即行上任，几个州盗贼归降平息。

[20]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20]十二月，癸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21]乙巳，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进位太尉。

[21]乙巳（初三），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升任太尉。

[22]诏起袁粲，以卫军将军摄职；粲固辞。

[22]征召袁粲以卫军将军的身份，代理尚书令，袁粲坚决辞让。

[23]壬子，柔然侵魏，柔玄镇二部敕勒应之。

[23]壬子（初十），柔然汗国南下侵入北魏，柔玄镇所属的两个敕勒部落，起兵响应。

[24]魏州镇十一水旱，相州民饿死者二千八百余人。[24]北魏十一个州镇水旱成灾，相州百姓两千八百余人饿死。

[25]是岁，魏妖人刘举聚众自称天子。齐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讨斩之。平原，提之子也。

[25]本年，北魏妖人刘举聚结部众，自称皇帝。齐州刺史武昌王拓跋平原讨伐，杀了刘举。拓跋平原是拓跋提的儿子。

二年（甲寅、474）

二年（甲寅，分公元474年）

[1]春，正月，丁丑，魏太尉源贺以疾罢。

[1]春季，正月，丁丑（初五），北魏太尉源贺因病被解除职务。

[2]二月，甲辰，魏上皇还平城。

[2]二月，甲辰（初三），北魏太上皇返回平城。

[3]三月，丁亥，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聘。

[3]三月，丁亥（十六日），北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访。

[4]夏，五月，壬午，桂阳王休范反。掠民船，使军队称力请受，付以材板，合手装治，数日即办。丙戌，休范率众二万、骑五百发寻阳，昼夜取道；以书与诸执政，称："杨运长、王道隆蛊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无罪被戮，望执录二竖，以谢冤魂。"

[4]夏季，五月，壬午（十二日），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反抗朝廷。掠夺百姓船只，让各军各队根据实力申报所需数量，发给他们木板，依照规格装配船只，数日之间就办理完毕。丙戌（十六日），刘休范率军两万人，骑兵五百人，从寻阳出发，昼夜不停地前进。写信给朝廷各位执政官员，宣称："杨运长、王道隆蛊惑蒙蔽先帝，使建安、巴陵二位亲王无罪被杀，请逮捕这两个奸臣，用来向冤魂谢罪。"

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驰下告变，朝廷惶骇。护军褚渊、征北将军张永、领军刘、仆射刘秉、右卫将军萧道成、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集中书省计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致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今应变之术，不宜远出；若偏师失律，则大沮众心。宜顿新亭、白下，坚守宫城、东府、石头，以待贼至。千里孤军，后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征北守白下，领军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诸贵安坐殿中，不须竞出，我自破贼必矣。”因索笔下议，众并注“同”。孙千龄阴与休范通谋，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道成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既是兵冲，所欲以死报国耳。常时乃可屈曲相从，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顾谓刘曰：“领军已同鄙议，不可改易！”袁粲闻难，扶曳入殿，即日，内外戒严。

庚寅（二十日），大雷戍主杜道欣飞驰东下，报告事变，朝廷惶恐震惊。护军褚渊、征北将军张永、领军刘、仆射刘秉、右卫将军萧道成、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在中书省紧急集会，商讨对策，没有人肯先发言。萧道成说：“过去，凡是长江上游发动的叛乱，都因为行动迟缓，导致失败，刘休范一定吸取前人的教训，率轻装部队，急流东下，乘我们没有防备，来一个突然袭击。当今应变的策略，是不派军到远处出征，因为只要一支军队被击败，军心就会大受沮丧。我们应该防守新亭、白下，坚守宫城、东府、石头，等待贼寇攻击。他们一支孤军，千里而来，粮秣供应不上，求战不得，自然就会瓦解。我请求驻防新亭，首先抵挡叛军的前锋，张永驻守白下，刘驻扎宣阳门，指挥各军。其他尊贵官员，可安坐殿中，不必争着出来，我一定能够击破贼寇。”于是，索取笔墨，写下记录，大家全都签注“同意”。孙千龄秘密与刘休范通谋，唯有他反对，说：“应该按照过去的办法，派军据守梁山。”萧道成严肃地说：“贼寇已逼近梁山，我们派军怎么能赶到！新亭是必争之地，我打算以死报效国家罢了。平时我可以委曲求全，听你的意见，今天不行！”大家散会离座，萧道成回头看一下刘，说：“刘领军已经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不可变更！”袁粲听到消息，让人扶着来到殿中。当天，朝廷内外戒严。

道成将前锋兵出屯新亭，张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石头，袁粲、褚渊入卫殿省。时仓猝不暇授甲，开南北二武库，随将士意所取。

萧道成率领前锋军进驻新亭，张永进驻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守石岷头，袁粲、褚渊进驻宫城，加强防卫。时间紧迫，来不及点发武器，只好打开南北两个大军械库，由将士自己随意挑选。

萧道成至新亭，治城垒未毕；辛卯，休范前军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帅舟师与休范战，颇有杀获。壬辰，休范自新林舍舟步上，其将丁文豪请休范直攻台城。休范遣文豪别将兵趣台城，自以大众攻新亭垒。道成率将士悉力拒战，自巳至午，外势愈盛，众皆失色，道成曰："贼虽多而乱，寻当破矣。"

萧道成抵达新亭，开始修筑工事，但没有完成。辛卯（二十一日），刘休范前锋军已到新林，萧道成脱衣大睡，以安定军心，从容不迫地拿出白虎幡，登上西城墙，派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率舰队迎战刘休范，获得相当大的战果。壬辰（二十二日），刘休范自新林登岸，他的部 将丁文豪，请求刘休范直接攻打台城，刘休范不同意，另派丁文豪手下其他将领攻打台城，而自己率大军攻击新亭萧道成的营垒。萧道成率军拼全力抵抗，从上午巳时苦战到午时，叛军攻势越来越猛，官军渐难支持，部众全都惊骇失色。萧道成说："贼寇虽然多，可是杂乱无章，不久我们就会把他们击败。"

休范白服，乘肩舆，自登城南临沧观，以数十人自卫。屯骑校尉黄回与越骑校尉张敬儿谋许降以取之。回谓敬儿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杀诸王。"敬儿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办事，当以本州相赏。"乃与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称降。休范喜，召至舆侧。回阳致道成密意，休范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为质。二子至，道成即斩之，休范置回、敬儿于左右，所亲李恒、爽谏，不听。时休范日饮醇酒，回见休范无备，目敬儿；敬儿夺休范防身刀，斩休范首，左右皆散走。敬儿驰马持首归新亭。

刘休范身穿白色便服，坐着两人抬的轻便小轿，亲自登上新亭南面的临沧观，仅带数十名卫士。官军屯骑校尉黄回与越骑校尉张敬儿，

商量向刘休范诈降，以便偷袭他。黄回对张敬儿说：“你可以取刘休范的性命，我曾发誓绝不诛杀亲王！”张敬儿把这打算报告萧道成，萧道成说：“如果你能够成功，就把本州赏赐给你。”张敬儿于是跟黄回出城南下，放下武器，边跑边大喊“投降”。刘休范大喜，把二人叫到轿旁，黄回假装传达萧道成的秘密旨意，刘休范信以为真，把两个儿子刘德宣、刘德嗣，送给萧道成作为人质。两个儿子一到，萧道成立即把他们斩首。刘休范把黄回、张敬儿留在身边，他的亲信李恒、钟爽，都加以劝阻，刘休范不听。这时刘休范每天饮酒，黄回看刘休范没有防备，便向张敬儿使一个眼色，张敬儿抽出刘休范的防身佩刀，砍下刘休范的人头，侍卫人员惊慌逃窜，张敬儿骑马飞奔，带着刘休范的人头跑回新亭。

道成遣队主陈灵宝送休范首还台。灵宝道逢休范兵，弃首于水，挺身得达，唱云：“已平”，而无以为验，众莫之信。休范将士亦不之知，其将杜黑骡攻新亭甚急。萧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萧惠朗帅敢死士数十人突入东门，至射堂下。道成上马，帅麾下搏战，惠朗乃退，道成复得保城。惠朗，惠开之弟也，其姊为休范妃。惠朗兄黄门朗惠明，时为道成军副，在城内，了不自疑。

萧道成派队主陈灵宝，把刘休范的人头送回宫城。陈灵宝途中遇到刘休范的军队，一时紧急，把刘休范的人头扔到路边的水沟里，脱身抵达宫城，大声高喊：“乱事已平！”可是没有刘休范的人头做证，大家对此都不相信。刘休范的将士也不知道主帅已死，将领杜黑骡对新亭发动攻击，越攻越猛。萧道成在射堂，叛军司空主簿萧惠朗率敢死队数十人，突破东门，直逼射堂。萧道成上马，率部下奋战，萧惠朗这才退走，萧道成得以再次保住新亭城池。萧惠朗是萧惠开的弟弟；他的姐姐是刘休范的妃子；萧惠朗的哥哥、黄门郎萧惠明此时任萧道成的军副，驻防城中，他并不认为自己会被怀疑。

道成与黑骡拒战，自晡达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中马夜惊，城内乱走。道成秉烛正坐，厉击呵之，如是者数四。

萧道成与杜黑骡酣战，自午后一直战到次日天明，流箭飞石，始终不停。当天夜晚，天下大雨，战鼓和呐喊声音互不相闻，将领士卒整天整夜不吃不睡。而军中马匹忽然夜惊，跑出马厩，满城乱跑。萧道

成在指挥部手持蜡烛，正襟危坐，不断地厉声呵责，竟达四五次之多。

丁文豪破台军于皂荚桥，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骡亦舍新亭北趣朱雀桁。右崐军将军王道隆将羽林精兵在朱雀门内，急召鄱阳忠昭公刘于石头。至，命撤桁以折南军之势，道隆怒曰："贼至，但当急击，宁可开桁自弱邪！"不敢复言。道隆趣进战，渡桁南，战败而死。黑骡等乘胜渡淮，道隆弃众走还台，黑骡兵追杀之。黄门侍郎王蕴重伤，踣于御沟之侧，或扶之以免。蕴，景文之兄子也。于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台城已陷"，白下、石头之众皆溃，张永、沈怀明逃还。宫中传新亭亦陷，太后执帝手泣曰："天下败矣！"

叛军大将丁文豪，在皂荚桥击败官军，一直挺进到朱雀桁南。杜黑骡也舍弃新亭北上，到朱雀桁跟丁文豪会师。朝廷右军将军王道隆率羽林禁卫军的精锐，驻防在朱雀门内，看到形势危急，马上召驻守石头的鄱阳忠昭公刘增援。刘达到后，命令撤除朱雀桁，阻止叛军的攻击之势。王道隆大发雷霆，说："贼兵到了，只应头痛击，怎么能撤除浮桥，先使自己居手劣势！"刘不敢顶撞这位得宠的权贵，不再说什么。王道隆催促刘进攻，刘过朱雀桁南下，战败身亡。杜黑骡等叛军乘胜渡过秦淮河，王道隆弃军而逃，奔向台城，杜黑骡追击，杀了王道隆。黄门侍郎王蕴身负重伤，倒在御水河旁，幸而有人扶起他逃走，才保住性命。王蕴是王景文哥哥的儿子。于是，朝廷内外，人心受到很大震惊。民间到处传言说："宫城已经陷落"。白下、石头驻军全都溃散，张永、沈怀明逃回。宫中又传言新亭也已陷落，皇太后王贞风握着小皇帝的手，哭泣说："天下败落了！"

先是，月犯右执法，太白犯上将，或劝刘解职。曰："吾执心行己，无愧幽明，若灾眚必至，避岂得免！"晚年颇慕高尚，立园宅，名为东山，遗落世务，罢遣部曲。萧道成谓曰："将军受顾命，辅幼主，当此艰难之日，而深尚从容，废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不从而败。

在这之前，月亮侵犯右执法星，太白金星侵犯上将星，有人劝刘辞职。刘说："我们心检讨我的行为，无愧天地神明，如果灾难一定要来，躲也躲不掉！"刘到了晚年，很追求高雅，建立林荫花园、修筑亭台楼阁，名叫东山，远离世俗杂务，遣散部曲。萧道成劝告刘说："将

军接受先帝遗命，辅佐幼主，当此艰难的日子，却醉心于悠闲生活，翦除自己的羽翼，一旦发生大事，追悔莫及！”刘不以为然，果然战败而亡。

甲午，抚军长史褚澄开东府门纳南军，拥安成王准据东府，称桂阳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渊之弟也。杜黑骡径进至杜姥宅，中书舍人孙千龄开承明门出降。宫省扰。时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宫中金银器物以充赏，众莫有斗志。

甲午（二十四日），抚军长史褚澄，开东府门，迎接叛军，拥戴安成王刘准占领东府，宣称桂阳王刘休范有令：“安成王本是我的儿子，不可侵犯。”褚澄是褚渊的弟弟。叛军将领杜黑骡一直挺进到杜姥宅。中书舍人孙千龄打开承明门出来投降，宫中和朝廷，乱成一团。当时，国库已经枯竭，皇太后、皇太妃把宫中所有的金银财宝器物都捡剔出来，用作赏赐，无奈军士已经没有斗志。

俄而丁文豪之众知休范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厉声曰：“我独不能定天下邪！”许公舆许称桂阳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诣萧道成垒投刺者以千数。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谓曰：“刘休范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谛视之。名刺皆已焚，勿忧惧也。”

不久，丁文豪部队得知刘休范已死的消息，稍稍后退打算解散。丁文豪厉声说：“难道我不能单独夺取天下！”许公舆许诈称桂阳王刘休范没有死，正在新亭，官民恐惧困惑，纷纷奔往新亭，把萧道成的大营当成刘休范的大营，呈递求见的名片的人，多到数以千计。萧道成看到后，把名片都烧掉，登上北城门，对大家说：“刘休范父子昨天已经被杀，尸体抛在劳山南冈下。我是平南将军萧道成，诸位不妨看个仔细。名片都已被烧掉，不必担心害怕。”

道成遣陈显达、张敬儿及辅师将军任农夫、马军主东平周盘龙等将兵自石头济淮，从承明门入卫宫省。袁粲慷慨谓诸将曰：“今寇贼已逼而众情离沮，孤子受先帝付托，不能绥静国家，请与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马，将驱之。于是陈显达等引兵出战，大破杜黑骡于杜姥宅，飞矢贯显达目。丙申，张敬儿等又破黑骡等于宣阳门，斩黑骡及丁文豪，进克东府，余党悉平。萧道成振旅还建康，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公也！”道成与袁粲、褚渊、刘秉皆上表引咎解职，不许。丁酉，解严，大赦。萧道成派陈显达、张敬儿和辅师将军任农

夫、马军主东平人周盘龙等率兵自石头渡秦淮河，从承明门入宫保卫宫廷及朝廷各机构。袁粲对各将领慷慨激昂地说："现在，贼寇已逼到眼前，而人心离散，我受先帝托孤，不能安定国家，只有跟各位一道为国家效死。"穿上铠甲，跨上战马，准备冲出，陈显达等率军出战，与叛军展开激战，在杜姥宅大破杜黑骡，一支流箭射中陈显达的眼睛。丙申（二十六日），张敬儿等又在宣阳门大破叛军，杀了杜黑骡和丁文豪。乘胜攻克东府，叛党余孽全部平定。萧道成整顿大军，返抵建康。百姓夹道观看，说："保全国家的就是这位将军啊！"萧道成与袁粲、褚渊、刘秉都上表引咎辞职，没有批准。丁酉（二十七日），解除戒严，宣布大赦。

[5]柔然遣使来聘。

[5]柔然汗国派使节来访。

[6]六月，庚子，以平南将军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留卫建康，与袁粲、褚渊、刘秉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

[6]六月，庚子（初一），擢升南平将军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留守京师建康，并与袁粲、褚渊、刘秉轮流进宫值班，裁决政事，当时称四人为四贵。

[7]桂阳王休范之反也，使道士陈公昭作《天公书》，题云"沈丞相"，付荆州刺史沈攸之门者。攸之不开视，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范反，攸之谓僚佐曰："桂阳必声言我与之同。若不颠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与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晋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张兴世同举兵讨休范。休范留中兵参军毛惠连等守寻阳，燮遣中兵参军冯景祖袭之。癸卯，惠连等开门请降，杀休范二子，诸镇皆罢兵。景素，宏之子也。

[7]桂阳王刘休范发动政变时，让道士陈公昭撰写《天公书》，上题"沈丞相"，送交荆州刺史沈攸之的看门人，沈攸之没有打开看，就搜捕送书人，穷追深查，最后抓到陈公昭，把他送到朝廷。等到刘休范谋反，沈攸之对他的同僚门客说："刘休范一定声称我响应他的行动，如果不奋身勤王，必将曾加朝野对我的误会。"于是会同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郢州刺史晋熙王刘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张兴世，共同举兵，讨伐刘休范。刘休范留下中兵参军毛惠连等守卫寻阳。刘燮派中兵参军冯景祖率军袭击毛惠连。癸卯（初四），毛惠

连等开门投降，冯景祖诛杀刘休范的两个儿子，各州才把军队撤回去。刘景素是刘宏的儿子。

[8]乙卯，魏诏曰："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及阖门。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谋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于是始罢门、房之诛。

[8]乙卯（十六日），北魏下诏说："卑劣的小民，凶恶暴戾，从不顾及亲属，一个人作恶，祸及全家。朕为百姓的父母，深感怜悯哀痛。从今以后，除非是谋反、大逆、外叛，其他犯罪，只惩罚一人。"于是，撤销灭门、灭房的诛戮。

魏显祖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慎择牧守，进廉退贪。诸曹疑事，旧多奏决，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上皇命事无大小，皆据律正名，不得为疑奏；合则制可，违则弹诘，尽用墨诏，由是事皆精审。尤重刑罚，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系积年。群臣颇以为言，上皇曰："滞狱诚非善治，不犹愈于仓猝而滥乎！夫人幽苦则思善，故智者以囹圄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尔。"由是囚系虽滞，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长奸，故自延兴以后，不复有赦。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治理国家勤劳辛苦，赏罚严明，对州、郡长官的挑选十分慎重，提拔廉洁官员，罢黜贪官污吏。从前，各部门有疑难困惑之事，大多当面奏报，听候皇上裁决，然后再口头转达皇上的决定，这样有时会歪曲或假传圣旨。太上皇献文帝命令，不管案件大小，都要根据法律辩证判断，不可以动不动就做为疑难上疏请示。合于法律的，朝廷会批准，违背法律的，朝廷会批驳，都是用手诏直接发出。从此以后，诉讼案件，都能办得认真周密。太上皇尤其重视刑事判决，凡是死罪，很多都下令复审，有些囚犯在监狱中关押好几年没有定案。群臣颇有意见，太上皇说："长久羁押，当然不是好办法，但是不比草率乱杀要好吗？人在监狱中受到痛苦，就会全心向善，所以聪明的人把监狱当作磨炼的场所。朕特别使犯人受一点苦楚，希望他们悔过自新，然后再对他们宽恕！"从此，囚犯虽然囚禁的时间较长，但给他们的处罚大多能够恰当。太上皇还认为普遍赦免罪犯，反而鼓励犯罪，所以自延兴以后，北魏不崐再实行大赦。

[9]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为邵陵王。

[9]秋季，七月，庚辰（十一日），封皇弟刘友为邵陵王。

[10]乙酉，加荆州刺史沈攸之开府仪同三司，攸之固辞。执政欲征攸之而惮于发命，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谓曰：“公久劳于外，宜还京师。任寄实重，未欲轻之；进退可否，在公所择。”攸之曰：“臣无廊庙之资，居中实非其才。至于扑讨蛮、，克清江、汉，不敢有辞。虽自上如此，去留伏听朝旨。”乃止。

[10]乙酉（十六日），加授荆州刺史沈攸之为开府仪同三司，沈攸之坚决辞让。朝廷执政官员打算征召沈攸之回到京师，却不敢发布调令，于是以皇太后王贞风的名义派宦官前去对沈攸之说：“你长久在外辛劳，应该返回京师了。朝廷交付你的责任实在重要，并没有打算减轻之意。所以，进退与否，由你决定。”沈攸之说：“我这个人，不是国家栋梁之材，供职京师，非我能力所及。可是，让我去讨伐蛮族、反民，平定长江、汉水一带的叛乱，不敢推辞。这虽然是我的自己提出的请求，但应去应留，仍俯首听候朝廷的安排。”这项调动才作罢。

[11]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击破之。尚书奏：“敦煌僻远，介居西、北强寇之间，恐不能自固，请内徙就凉州。”群臣集议，皆以为然。给事中昌黎韩秀，独以为：“敦煌之置，为日已久。虽逼强寇，人习战斗，纵有草窃，不为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阂西、北二虏，使不得相通。今徙就凉州，不唯有蹙国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余里，防逻甚难，二虏必有交通窥之志；若骚动凉州，则关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迁，招引外寇，为国深患，不可不虑也。”乃止。

[11]癸巳（二十四日），柔然汗国攻击北魏的敦煌，被敦煌的尉多侯击败。尚书奏称：“敦煌地方偏僻遥远，夹在西方、北方两大强寇之间，恐怕不能自保。不如放弃城池，把全部百姓迁到凉州。”文武官员集会商议，都认为很对，只有给事中昌黎人韩秀反对，他认为：“敦煌设置城池，为时已经很久，虽然逼近强大的贼寇，但百姓对沙场战斗，已经习以为常。即使有几个小贼，也翻不起大浪。按照平常的驻防，足以保全自己。而且，敦煌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隔断西方、北方二敌的接触，使得他们不能往来。如果把当地的百姓强行迁到凉州，不但蒙受丧失国土的罪名，而且，姑臧距离敦煌有千里之遥，布防、，巡逻都非常困难，两个强敌一定有联盟、侵略的野心。如果骚乱了凉州，那么关中百姓就无法安心生活。同时，官员或百姓如果有

人因安土重迁而招引外寇前来，里应外合，势必成为国家深远的祸患，不可不考虑。”于是，放弃敦煌的计划才停止。

[12]九月，丁酉，以尚书令袁粲为中书监、领司徒，加褚渊尚书令，刘秉丹杨尹。粲固辞，求反居墓所；不许。

[12]九月，丁酉（二十九日），任命尚书令袁粲为中书监，兼任司徒；褚渊为尚书令；刘秉为丹阳尹。袁粲坚决辞职，请求回到墓园，继续为亡母守丧，没有批准。

渊以褚澄为吴郡太守，司徒左长史萧惠明言于朝曰：“褚澄开门纳贼，更为股肱大郡；王蕴力战几死，弃而不收；赏罚如此，何忧不乱！”渊甚惭。冬，十月，庚申，以侍中王蕴为湘州刺史。

褚渊任命他的哥哥褚澄为吴郡太守，司徒左长史萧惠明在朝廷公开指责说：“褚澄大开城门，招引叛贼，现在却又主管重要的大郡。王蕴奋身力战，几乎送命，却被抛置脑后，没人理他。赏罚这样颠倒，何愁天下不乱！”褚渊大为惭愧。冬季，十月，庚申（二十三日），任命侍中王蕴为湘州刺史。

[13]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大赦。

[13]十一月，丙戌（十九日），刘宋皇帝刘昱行加冠礼，实行大赦。

[14]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跻为江夏王，赞为武陵王。

[14]十二月，癸亥（二十七日），封皇弟刘跻为江夏王，刘赞为武陵王。

[15]是岁，魏建安贞王陆卒。

[15]本年，北魏建安贞王陆去世。

三年（乙卯、475）

三年（乙卯，公元475年）[1]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明堂。

[1]春季，正月，辛巳（十五日），刘宋皇帝刘昱到南郊祭天，并在皇家明堂举行全国祭祀大典。

[2]萧道成以襄阳重镇，张敬儿人位俱轻，不欲使居之；而敬儿求之不已，谓道成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儿，以表里制之，恐非公之利。”道成笑而无言。三月，己巳，以骁骑将军张敬儿为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雍州刺史。

[2]中领军萧道成认为襄阳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张敬儿地位低微，又没有威望，不打算让他据守襄阳。但张敬儿不断请求，对萧道成说：“沈攸之在荆州，你知道他将来会干出什么勾当，不让我去建立内外夹攻的局势，恐怕对你并没有益处。”萧道成会心微笑，不再言语。三月，己巳（初四），朝廷任命骁骑将军张敬儿为统领雍、梁二州诸军事，兼雍州刺史。

沈攸之闻敬儿上，恐其见袭，阴为之备。敬儿既至，奉事攸之，亲敬甚至，动辄咨禀，信馈不绝。攸之以为诚然，酬报款厚。累书欲因游猎会境上，敬儿报以为“心期有在，影迹不宜过敦。”攸之益信之。敬儿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道成与攸之书，问：“张雍州迁代之日，将欲谁拟？”攸之即以示敬儿，欲以间之。

沈攸之听到张敬儿西上的消息，害怕他来袭击，暗中戒备。张敬儿到任所之后，对沈攸之十分亲切尊敬，几乎一举一动，都向沈攸之请示，书信和礼物，络绎不绝。沈攸之认为张敬儿果真一片真心，回报也十分丰厚。曾经几次建议，两人一块出城打猎，在两州疆界上会晤。张敬儿回信说：“只要心在一起，形迹最好不要过于亲近。”沈攸之对张敬儿越发信任，而张敬儿得到沈攸之的隐密行动，都暗中报告萧道成。萧道成写信给沈攸之，问：“张敬儿调职的时候，你看由谁来接替合适？”沈攸之就让张敬儿过目，打算离间张敬儿与萧道成之间的感情。

[3]夏，五月，丙午，魏主使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聘。

[3]夏季，五月，丙午（十二日），北魏国主派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访。

[4]丁未，魏主如武州山；辛酉，如车轮山。

[4]丁未（十三日），北魏国主前往武州山。辛酉（二十七日），前往车轮山。

[5]六月，庚午，魏初禁杀牛马。

[5]六月，庚午（初七），北魏第一次下令禁止屠宰牛马。

[6]袁粲、褚渊皆固让新官。秋，七月，庚戌，复以粲为尚书令，八月，庚子，加护军将军褚渊中书监。

[6]袁粲、褚渊都坚决辞让新封的官职。秋季，七月，庚戌（十七日），再次任命袁粲为尚书令。八月，庚子（疑误），加授护军将军褚渊为中书监。

[7]冬，十二月，丙寅，魏徙建昌王长乐为安乐王。

[7]冬季，十二月，丙寅（初六），北魏改封建昌王拓跋长乐为安乐王。

[8]己丑，魏城阳王长寿卒。

[8]己丑（二十九日），北魏城阳王拓跋长寿去世。

[9]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令，服用俭素，又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誉；太宗特爱之，异其礼秩。时太祖诸子俱尽，诸孙唯景素为长；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属意于景素。帝外家陈氏深恶之；杨运长、阮佃夫等欲专权势，不利立长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将佐多劝景素举兵，镇军参军济阳江淹独谏之，景素不悦。是岁，防将军王季符得罪于景素，单骑亡奔建康，告景素谋反。运长等即欲发兵讨之，袁粲、萧道成以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龄诣阙自陈。乃徙季符于梁州，夺景素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9]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孝敬父母，与兄弟友爱，清高显贵，日常生活节俭朴素，又喜爱文学，待人接物，谦卑有礼，受到大家一致称赞。明帝对他也非常喜爱。此时，文帝所生的儿子已全部死去，在孙子辈中，只有刘景素年纪最大。刘昱凶暴疯狂，毫无品德，朝廷和民间都寄希望于刘景素。然而，刘昱舅父陈家的人，都对刘景素十分厌恶。杨运长、阮佃夫等人打算长期掌握权势，不希望拥立年纪大的君王，因此也打算铲除刘景素。刘景素的心腹将领，都劝刘景素发动兵变，只有镇军参军济阳人江淹劝说刘景素不要这样做，刘景素很不高兴。本年，防将军王季符昌犯了刘景素，单枪匹马逃到建康，告崐发 刘景素谋反。杨运长等立刻就要出动军队讨伐，袁粲、萧道成认为不能这样做。而刘景素也派他的继承人、世子刘延龄，到建康向朝廷说明真相。于是将王季符贬逐到梁州，免去刘景素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四卷

宋纪十六 苍梧王下元徽四年（丙辰、476）

宋纪十六 宋苍梧王元徽四年（丙辰，公元476年）

[1]春，正月，己亥，帝耕籍田，大赦。

[1]春季，正月，己亥（初九），刘宋皇帝刘昱亲自主持耕田典礼，实行大赦。

[2]二月，魏司空东郡王陆定国坐恃恩不法，免官爵为兵。

[2]二月，北魏司空东郡王陆定国因仗恃皇恩违犯国法，被免除官爵，发配军中当兵。

[3]魏冯太后内行不正，以李奕之死怨显祖，密行鸩毒，夏，六月，辛未，显祖殂。壬申，大赦，改元承明。葬显祖于金陵，谥曰献文皇帝。

[3]北魏冯太后行为不正，因情夫李奕之死，深深怨恨她的嫡子献文帝，于是秘密下毒。夏季，六月，辛未（十三日），献文帝死亡。壬申（十四日），实行大赦,改年号承明。安葬在金陵，谥号称献文皇帝。

[4]魏大司马、大将军代人万安国坐矫诏杀神部长奚买奴，赐死。

[4]北魏大司马、大将军、鲜卑人万安国因假传圣旨诛杀神部长奚买奴罪，被命令自尽。

[5]戊寅，魏以征西大将军、安乐王长乐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宜都王目辰为司徒，南部尚书李为司空。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复临朝称制.以冯熙为侍中、太师、中书监。熙自以外戚，固辞内任；乃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师如故。

[5]戊寅（十九日），北魏任命征西大将军、安乐王拓跋长乐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宜都王拓跋目辰为司徒，南部尚书李为司空。尊皇太后冯氏为太皇太后，冯大后再次摄政。冯太后任命冯熙为侍中、太师、中书监。冯熙认为自己是皇家外戚，坚决辞让朝内官职，于是任命他为都督、洛州刺史，但仍保留侍中，太师职位。

显祖神主祔太庙，有司奏庙中执事之官，请依故事皆赐爵。秘书令广文平程骏上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亲贤，或因功伐，未闻神主祔庙而百司受封者也。皇家故事，盖一时之恩，岂可为长世之法乎！”太后善而从之，谓群臣曰：“凡议事，当依古典正言，岂得但修故事！”而赐骏衣一袭，帛二百匹。

献文帝的牌位进入太庙之日，有关部门奏称：依照前例，太庙中有关官员都应加封爵位。秘书令广平人程骏上疏说：“加封爵位，赏赐采邑，是帝王最重视的事情，或是皇上的亲戚、贤才，或是对国家有功劳贡献的人，从来没有听说因为皇帝牌位进庙而有关官员接受封爵的。皇家前例，只是一时的恩宠，怎么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冯太后认为他说得对，采取了他的意见，对文武官员说：“凡讨论问题，都应当依照古代正确的言论，不可一味援引前例！”赏赐给程骏衣服一套，绸缎二百匹。

太后性聪察，知书计，晓政事，被服俭素，膳羞减于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权数。高祖性至孝，能承颜顺志，事无大小，皆仰成于太后，太后往往专决，不复关白于帝。所幸宦者高平王琚、安定张、嶷、冯翊王遇、略阳苻承祖、高阳王质，皆依执用事；官至尚书左仆射，爵新平王；琚官至征南将军，爵高平王；嶷等官亦至侍中、吏部尚书、刺史，爵为公、侯，赏赐巨万，赐铁券，许以不死。又，太卜令姑臧王睿得幸于太后，超迁至侍中、吏部尚书，爵太原公。秘书令李冲，虽以才进，亦由私笼，赏赐皆不可胜纪。又外礼人望东阳王丕、游明根等，皆极其优厚，每褒赏睿等，辄以丕等参之，以示不私。丕，烈帝之玄孙；冲，宝之子也。

冯太后生性聪慧，心思细密，读过书，会算术，通晓政事，衣着简单朴素，日用饮食要比过去的规定减省十分之七八，但生性猜忌残忍，工于权术。孝文帝拓跋宏对这位祖母皇太后至为孝顺，能够尽量使她高兴欢乐。事情无论大小，都由她决定。冯太后往往独断专行，所作决定不再告诉孝文帝。她所宠爱的宦官高平人王琚、安定人张和杞嶷、冯翊人王遇、略阳人苻承祖、高阳人王质都依仗冯太后的权势，在朝廷中掌权。张官至尚书左仆射，封新平王；王琚官至征南将军，封高平王；杞嶷等也都官至侍中、吏部尚书、刺史，封公爵、侯爵，赏赐钱财数万之多，发给他们铁券，承诺对他们绝不处死。另

外，岷太卜令姑臧人王睿受冯太后的宠幸破格提拔，官至侍中、吏部尚书，封为太原公。秘书令李冲，虽然以他的才华受到赏识，但也是由于得到冯太后的私自宠爱的缘故。冯太后对他们的赏赐，都多到无法计算。表面上，冯太后对众望所归的大臣东阳王拓跋丕、游明根等，也都特别礼敬优厚。每次褒扬王睿等时，一定把拓跋丕等列入，表示并不出于私心。拓跋丕是烈帝拓跋翳槐的玄孙。李冲是李宝的儿子。

太后自以失行，畏人议己，群下语言小涉疑忌，辄杀之。然所宠幸左右，苟有小过，必加笞棰，或至百余；而无宿憾，寻复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富贵。故左右虽被罚，终无离心。

冯太后因为淫乱行为，害怕别人对自己讥讽议论，官员言谈中只要一句话被疑为对她的讽刺，就立即诛杀。她所宠爱的左右侍从，即使有小小的过错，也一定鞭打，甚至打一百余鞭。可是，冯太后对人从不记仇，第二天仍然善待，同平常一样，甚至有人被鞭打而更富贵。所以左右虽受体罚，但始终没有离心的。

[6]乙亥，加萧道成尚书左仆射，刘秉中书令。

[6]乙亥（十七日），刘宋加授萧道成为尚书左仆射，刘秉为中书令。

[7]杨运长、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与录事参军陈郡殷、中兵参军略阳垣庆延、参军沈、左暄等谋为自全之计。遣人往来建康，要结才力之士，寇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将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祗祖，皆阴与通谋；武人不得志者，无不归之。时帝好独出游走郊野，欣之谋据石头城，伺帝出作乱。道清、兰之欲说萧道成因帝夜出，执帝迎景素，道成不从者，即图之；景素每禁使缓之。杨、阮微闻其事，遣伧人周天赐伪投景素，劝令举兵。景素知之，斩天赐首送台。

[7]杨运长、阮佃夫等对建平王刘景素的忌恨越发厉害。于是刘景素与录事参军阵郡人殷、中兵参军略阳人垣庆延、参军沈、左暄等密谋保卫自己的办法。派人来往建康，寻访结交有才能有勇力的人士。寇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将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祗祖，先后都与刘景素秘密通谋。所有未能满足志愿的军人，没有不归附刘景素的。当时，刘昱喜爱独自

出来游逛，常常去远郊野外。曹欣之打算占领石头城，趁刘昱单独外出时，发动政变。韩道清、郭兰之准备游说萧道成，利用昱夜间出游机会，把他抓获，迎接刘景素。萧道成如果拒绝，便谋杀萧道成。但刘景素每次都禁止这样做，嘱咐不可仓促发动。杨运长、阮佃夫稍稍得到一点风声，派一个北方人周天赐，假装投靠刘景素，劝刘景素起兵。刘景素查出他的底细，杀了周天赐，把人头送到朝廷。

秋，七月，祇祖率数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师已溃乱，劝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据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数。杨、阮闻祇祖叛走，即命纂严。己丑，遣骁骑将军任农夫、领军将军黄回、左军将军兰陵李安民将步军，右军将军张保将水军，以讨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都统。萧道成知黄回有异志，故使安民、佛荣与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战”。道成屯玄武湖，冠军将军萧赜镇东府。

秋季，七月，垣祇祖率数百人，从建康逃到京口，声称京师已经大乱，劝刘景素火速前往接收。刘景素信以为真，戊子（初一），占据京口起兵，士人和平民响应的数以千计。杨运长、阮佃夫得知垣祇祖叛变逃走的消息，下令戒严。己丑（初二），派骁骑将军任农夫、领军将军黄回、左军将军兰陵人李安民率领陆军；右军将军张保率领水军，出发讨伐他们。辛卯（初四），又任命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都统。萧道成已经发现黄回怀有二心，所以故意派李安民、段佛荣跟他同行。黄回暗中警告他的士卒：“途中遇到京口军，不要作战。”萧道成驻防玄武湖，冠军将军萧赜镇守东府。

始安王伯融，都乡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杨、阮忌其年长，悉称诏赐死。

始安王刘伯融、都乡侯刘伯猷，都是建安王刘休仁的儿子，杨运长、阮佃夫对他们年纪渐大感到威胁，于是假传圣诏，命他们自尽。

景素欲断竹里以拒台军。垣庆延、垣祇祖、沈祇皆曰：“今天时旱热，台军远来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劳，可一战而克。”殷等固争，不能得。农夫等既至，纵火烧市邑。庆延等各相顾望，莫有斗志；景素本乏威略，扰不崐知所为。黄回迫于段佛荣，且见京口军弱，遂不发。

刘景素打算以切断竹里来抵抗官军。垣庆延、垣祗祖、沈都说：“今年天气干旱炎热，官军远道而来，一定疲劳困顿，把他们引到城下，我们以逸待劳，可以一战取胜。”殷等坚决反对，但得不到上级支持。任农夫等抵达之后，纵火焚烧城市村落，垣庆延等互相观望，全无斗志。刘景素本来缺乏军事上的谋略和威望，惶恐怯懦，不知所措。黄回迫于段佛荣在旁，而且又看到京口军兵力薄弱，于是也不敢发动进攻。

张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数十人，自相要结，进击水军。甲午，张保败死，而诸将不相应赴，复为台军所破。台军既薄城下，先帅众走，祇祖次之，其余诸军相继奔退，独左暄与台军力战于万岁楼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敌而散。乙未，拔京口。黄回军先入，自以有誓不杀诸王，乃以景素让殿中将军张倪奴。倪奴擒景素，斩之，并其三子，同党垣祇祖等数十人皆伏诛。萧道成释黄回、高道庆不问，抚之如旧。是日，解严。丙申，大赦。

朝廷将领张保，停泊西渚，刘景素左右勇士几十人，互相约定以死相拚，攻击张保的水军。甲午（初七），击斩张保，可是，京口军其他将领为了各自保全实力，不肯增援扩大战果，又被官军反攻击败。官军紧逼城下后，沈首先率领他的部众逃走，垣祇祖也跟着逃走，其他各路人马一哄而散，只有参军左暄与官军奋战在万岁楼下，但因分配给他的兵务不足，不能抵挡，最终溃败。乙未（初八），官军攻克京口。黄回军首先入城，因自己曾有“不杀诸王”的誓言，于是把刘景素交给殿中将军张倪奴。张倪奴生擒刘景素后，连同他的三个儿子及同党垣祇祖等数十人一齐斩首。萧道成对黄回、高道庆、不再追问，像往常一样抚慰他们。当天，解除戒严。丙申（初九），实行大赦。

初，巴东建平蛮反，沈攸之遣军讨之。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峡中军以赴建康。巴东太守刘攘兵、建平太守刘道欣疑攸之有异谋，勒兵断峡，不听军下。攘兵子天赐为荆州西曹，攸之遣天赐往谕之。攘兵知景素实反，乃释甲谢愆，攸之待之如故。刘道欣坚守建平，攘兵譬说不回，乃与伐蛮军攻斩之。

当初，巴东建平蛮族叛变，沈攸之派军讨伐他们。等到刘景素起兵反叛时，沈攸之紧急追回已进入三峡的讨蛮军，改命直赴京师建康勤王。巴东太守 刘攘兵、建平太守刘道欣，认为沈攸之一定有阴谋，于

是，下令戒严，封锁峡口，阻止沈攸之军队东下。刘攘兵的儿子刘天赐任荆州西曹，沈攸之派刘天赐前往，向他父亲说明原因，刘攘兵才知道刘景素真的已经起兵，乃下令各军撤退，向沈攸之道歉，沈攸之待他同往常一样。可是，刘道欣仍继续固守建平，对刘攘兵派人前去解释，刘道欣一口拒绝。于是刘操兵与讨蛮军一起发动攻击，斩刘道欣。

[8]甲辰，魏主追尊其母李贵人曰思皇后。

[8]甲辰（十七日），北魏国主追尊母亲李贵人为思皇后。

[9]八月，丁卯，立皇弟为南阳王，嵩为新兴王，禧为始建王。

[9]八月，丁卯（初十），刘宋封皇弟刘为南阳王，刘嵩为新兴王，刘禧为始建王。

[10]庚午，以给事黄门侍郎阮佃夫为南豫州刺史，留镇京师。

[10]庚午（十三日），任命给事黄门侍郎阮佃夫为南豫州刺史，仍留镇京师。

[11]九月，戊子，赐骁骑将军高道庆死。

[11]九月，戊子（初二），下令赐骁骑将军高道庆自尽。

[12]冬，十月，辛酉，以吏部尚书王僧虔为尚书左仆射。

[12]冬季，十月，辛酉（初五），提升吏部尚书王僧虔为尚书左仆射。

[13]十一月，戊子，魏以太尉、安乐王长乐为定州刺史，司空李欣为徐州刺史。

[13]十一月，戊子（初三），北魏任命太尉、安乐王拓跋长乐为定州刺史，司空李为徐州刺史。/顺皇帝升明元年（丁巳、477）

宋顺帝升明元年（丁巳，公元477年）

[1]春，正月，乙酉朔，魏改元太和。

[1]春季，正月，乙酉朔（初一），北魏改年号太和。

[2]己酉，略阳民王元寿聚众五千余家，自称冲天王；二月，辛未，魏秦、岷益二州刺史尉洛侯击破之。

[2]己酉（二十五日），略阳平民王元寿，聚集部众五千余家，自称冲天王。二月，辛未（十七日），北魏秦、益二州刺史尉洛侯击败

王元寿。

[3]三月，庚子，魏以东阳王丕为司徒。

[3]三月，庚子（十七日），北魏任命东阳王拓跋丕为司徒。

[4]夏，四月，丁卯，魏主如白登；壬申，如崞山。

[4]夏季，四月，丁卯（十四日），北魏国主前往白登。壬申（十九日），前往崞山。

初，苍梧王在东宫，好缘漆帐竿，去地丈余；喜怒乖节，主帅不能禁。太宗屡敕陈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内畏太后、太妃，外惮诸大臣，未敢纵逸。自加元服，内外稍无以制，数出游行。始出宫，犹整仪卫。俄而弃车骑，帅左右数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犊车，随相检摄。既而轻骑远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复能追；仪卫亦惧祸不敢追寻，唯整部伍别在一处，瞻望而已。

当初，刘宋苍梧王刘昱当皇太子时，常常亲自动手，油漆逢帐高竿，能爬到距地面一丈多的高处。他喜怒无常，侍从官员无法劝阻。明帝屡次让他的母亲陈太妃痛打他。刘昱即帝位后，对内害怕皇太后、皇太妃，对外害怕各位大臣，不敢放纵。可是，自从行过加冠礼后，宫内宫外对他逐渐失去控制，于是刘昱不断出宫游逛。最初出宫，还有整齐的仪仗卫队。不久，便丢下随从车马，只带身边几个人，或跑到荒郊野外，或出入街头闹市。陈太妃每次乘坐青盖牛犊车，尾随其后，监视、约束他，他便换乘轻装快马，一气奔跑一二十里，让太妃追赶不上。仪仗卫队也畏惧大祸临头，不敢追寻刘昱的去向，只好把部队驻扎在另外一个地方，远远眺望而已。初，太宗尝以陈太妃赐嬖人李道儿，已复迎还，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称“刘统”，或称“李将军”。常著小裤衫，营署巷陌，无不贯穿；或夜宿客舍，或昼卧道傍，排突厮养，与之交易，或遭慢辱，悦而受之。凡诸鄙事，裁衣、作帽，过目则能；未尝吹，执管便韵。及京口既平，骄恣尤甚，无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归。从者交执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逢无免者。民间扰惧，帝贩皆息，门户昼闭，行人殆绝。针、椎、凿、锯，不离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杀，则惨然不乐；殿省忧惶，食息不保。阮佃夫与直阁将军申伯宗等，谋因帝出江乘射雉，称太后令，唤队仗还，闭城门，遣人执帝废之，立安成王准。事觉，甲戌，帝收佃夫等杀之。

当初，明帝曾经把陈太妃赏赐给宠信的弄臣李道儿为妻，后来又把她迎接回去，生下苍梧王。所以，刘昱每次改穿便服外出，就自称刘统，或自称李将军。经常穿短裤、短衫，无论军营、官府、街巷、田野，到处出入。有时夜晚投宿旅店，有时白天就睡在马路旁边，在下等人中间挤来挤去，跟他们作买卖，有时遭到怠慢侮辱也欣然接受。任何低贱的事情，像裁制衣服、制作帽子，只要看过一遍，就能够学会。他从来没有吹过，拿起来一吹，声音便会曲调。等到京口事变平息，刘昱骄纵横暴尤为严重，没有一天不出宫，不是晚上出去，凌晨回来，就是凌晨出去，晚上回来。随从人员手持短刀长矛，路上的行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狗、马、牛、驴，只要碰上，立即诛杀，无一幸免。百姓忧愁恐惧，店铺及行商，全都停止经营，家家户户，白天闭门，路上行人几乎绝迹。钳、锥、凿、锯，不离刘昱左右，只要稍看不顺眼，便顺手抓起凶器，当场杀人剖腹。一天不杀人，就闷闷不乐。宫廷侍从和朝廷官员，担忧惶恐，饮食作息，都不能安稳。阮佃夫与直将军申伯宗等，密谋趁刘昱到江乘打野鸡之时，宣称奉皇太后命令，传唤仪仗卫队回京，关闭城门，派人逮捕刘昱，废黜，拥护安成王刘准。想不到密谋泄漏，甲戌（五月二日），刘昱逮捕阮佃夫等，斩首。

太后数训戒帝，帝不悦。会端午，太后赐帝毛扇。帝嫌其不华，令太医煮药，欲鸩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复得出入狡狯！”帝曰：“汝语大有理！”乃止。

皇太后经常教训刘昱，刘昱很不高兴。正逢端午节，太后赏赐给刘昱一把羽毛扇，刘昱嫌它不够豪华，下令御医配制毒药，打算毒死太后。左右劝阻他说：“如果真的这样做，陛下便要当孝子，怎么还能出入宫门玩耍游戏？”刘昱说：“你这话很有道理。”于是打消主意。

六月，甲戌，有告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与崐阮佃夫同谋者，帝登帅卫士，自掩三家，悉诛之，刳解脔割，婴孩不免。沈勃时居丧在庐，左右未至，帝挥刀独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骂之曰：“汝罪逾桀、纣，屠戮无日”，遂死。是日，大赦。

六月，甲戌（二十二日），有人上告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跟阮佃夫同谋。刘昱立即率领卫士，亲自突

击三家，全部诛杀，砍断肢体，把肉一块块割下，连婴儿也不能幸免。沈勃当时正在家里守丧，卫队还没有到，刘昱挥刀独自一人冲在前面，沈勃知道不能避免，赤手空拳搏斗，猛击刘昱耳朵，唾骂道："你的罪恶，超过桀、纣，死在眼前。"于是被砍死。当天，下诏大赦。

帝尝直入领军府。时盛热，萧道成昼卧裸袒。帝立道成于室内，画腹为的，自引满，将射之。道成敛版曰："老臣无罪。"左右王天恩曰："领军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箭射之。"帝乃更以箭射，正中其齐。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尝自磨，曰："明日杀萧道成。"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功于国，若害之，谁复为汝尽力邪！"帝乃止。

一天，刘昱一直闯入领军府，当时天气炎热，萧道成正裸身躺在那里睡觉。刘昱把萧道成叫醒，让他站在室内，在他肚子上画一个箭靶，自己拉紧了弓，就要发射。萧道收起手版说："老臣无罪。"左右侍卫王天恩说："萧道成肚子大，是一个奇妙的箭靶，一箭射死，以后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箭靶了。不如改用圆骨箭头，多射几次。"刘昱就改用圆骨箭头。一箭射去，正中萧道成的肚脐，他把弓扔到地上，得意地大笑，说："这只手如何！"刘昱对萧道成的威名十分畏惧忌恨，曾亲自磨短矛，说："明天就杀萧道成。"陈太妃骂他说："萧道成对国家有大功，如果杀了他，谁还为你尽力！"刘昱才住手。

道成忧惧，密与袁粲、褚渊谋废立。粲曰："主上幼年，微过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纵使功成，亦终无全地。"渊默然。领军功曹丹阳纪僧真言于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岂得坐受夷灭！存亡之机，仰希熟虑。"道成然之。

萧道成忧愁恐惧，与尚书令袁粲、中书监褚渊密谋废黜刘昱，另立新君。袁粲说："主上年纪还小，轻微的过失，容易改正。伊尹、霍光的往事，在这末世已难实行。即使成功，最后仍无安身之地。"褚渊沉默不语。领军功曹丹阳人纪僧真对萧道成说："现在，皇上凶残疯狂，无人可以自保，天下百姓的盼望，不在袁粲、褚渊，明公怎么能坐待被剿灭？存亡的关键，请深思熟虑。"萧道成同意。

或劝道成奔广陵起兵。道成世子赜，时为晋熙王长史，行郢州事，欲使赜将郢州兵东下会京口。道成密遣所亲刘僧副告其从兄行青、冀

二州刺史刘善明曰："人多见劝北固广陵，恐未为长算。今秋风行起，卿若能与垣东海微共动虏，则我诸计可立。"亦告东海太守垣荣祖。善明曰："宋氏将亡，愚智共知。北虏若动，反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当静以待之，因机奋发，功业自定，不可远去根本，自贻猖蹶。"荣祖亦曰："领府去台百步，公走，人岂不知！若单骑轻行，广陵人闭门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动足下床，恐即有叩台门者，公事去矣。"纪僧真曰："主上虽无道，国家累世之基犹为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纵得广陵城，天子居深宫，施号令，目公为逆，何以避之！此非万全策也。"道成族弟镇军长史顺之及次子骠骑从事中郎嶷，皆以为："帝好单行道路，于此立计，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鲜有克捷，徒先人受祸耳。"道成乃止。

有人劝萧道成回广陵起兵。萧道成的大儿子萧赜正任晋熙王刘燮的长史，兼行郢州事，萧道成打算命萧赜率郢州军顺长江东下，在京口中师。萧道成派他的亲信刘僧副，秘密通告堂兄、代理青、冀二州刺史刘善明，说："很多人劝我北上据守广陵，恐怕不是长远的打算。现在秋风将起，你如果能跟垣荣祖联合，稍稍挑动胡虏，我的各种计划当可实施。"同时也告诉东海太守垣荣祖。刘善明说："宋国将亡，无论愚蠢人和明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北虏如果有什么行动，反而会成为你的祸患。你的智慧韬略和英勇武功高过当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安静地等待时机，再趁机猛烈出击，大业自然告成，不可以远离根本之地，自找灾祸。"垣荣祖也说："领府距离宫城，不过一百步，如果你全家出奔，别人怎么会不知道？如果单枪匹马，轻装前往，广陵官员万一岷关闭城门，拒绝接纳，下一步将逃向哪里？你只要举脚下床，马上就会有人敲宫城的城门，向朝廷告发，你的大事就糟糕了。"纪僧真说："主上虽然凶暴丧失天道，可是刘家王朝几世建立的政权还算坚固。你百口之家，同时向北出奔，绝不可能。即使进入广陵，天子居住深宫之中，发号施令，指控你是叛逆，你有什么办法躲避！这不是万全之策。"萧道成的族弟、镇军长史萧顺之，以及萧道成的次子、骠骑从事中郎萧嶷，都认为："皇上喜爱单独出来乱窜，在这方面下手，比较容易成功。外州起兵，很少能够成功，反而徒然比别人先受灾祸。"萧道成这才取消原意。

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跻起兵于东方，道成止之。

东中郎司马、代理会稽郡事李安民，打算拥护江夏王刘跻，在东方起兵，萧道成加以制止。

越骑校尉王敬则潜自结于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为道成听察帝之往来。道成命敬则阴结帝左右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一十五人于殿中，伺机便。

越骑校尉王敬则主动暗中结交萧道成，一到夜里，王敬则就换上平民衣服，匍匐路旁，替萧道成侦察刘昱的行踪。萧道成命王敬则秘密结交刘昱左右亲信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二十五人，他们都在宫城内殿中任职，窥探有什么机会。

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领军府门。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缘墙入？”帝曰：“我今夕欲于一处作适，宜待明夕。”员外郎桓康等于道成门间听闻之。

秋季，七月，丁亥（初六），夜晚，刘昱身穿便装，走到领军府门口，左右侍从说：“府里的人全都睡熟，我们为什么不跳墙进去？”刘昱说：“今天晚上，我要到别的地方玩个痛快，明晚再来。”员外郎桓康等在领军府大门后全都听到。

戊子，帝乘露车，与左右于台冈赌跳，仍往青园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昙度道人煮之。饮酒醉，还仁寿殿寝。杨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见辄切齿曰：“明日当杀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织女渡河，曰：“见当报我；不见，将杀汝！”时帝出入无常，省内诸阁，夜皆不闭，厢下畏相逢值，无敢出者；宿卫并逃避，内外莫相禁摄。是夕，王敬则出外。玉夫伺帝熟寝，与杨万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厢下奏伎陈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称敕开承明门出，以首与敬则。敬则驰诣领军府，叩门大呼，萧道成虑苍梧王诳之，不敢开门。敬则于墙上投其首，道成洗视，乃戎服乘马而出，敬则、桓康等皆从。入宫，至承明门，诈为行还。敬则恐内人觇见，以刀环塞孔，呼门甚急，门开而入。他夕，苍梧王每开门，门者震慑，不敢仰视，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惊怖；既而闻苍梧王死，咸称万岁。

戊子（初七），刘昱乘坐露天无篷车，跟左右侍从前往台冈，比赌跳高。然后，前往青园尼姑庵。夜晚，来到新安寺偷狗，偷来狗找到

昙度道人，煮吃狗肉。吃过狗肉，醉醺醺地回仁寿殿睡觉。弄臣杨玉夫一向得到刘昱的庞信，而今天，刘昱忽然对杨玉夫大为痛恨，一看见他就咬牙切齿，说：“明天就杀了你这小子，挖出肝肺！”这天深夜，命杨玉夫观察织女渡河，说：“看见织女渡河时，马上叫醒我；看不见，就杀了你。”当时，刘昱出宫进宫，没有一定时间，宫中各阁门，夜间都不敢关闭，负责宫廷保卫的官员，惧怕跟皇帝见面，都不敢出门。禁卫军士卒更是躲得远远的，内外一片紊乱，互不相关，没有人管理。当天夜晚，王敬则出营等候消息，杨玉夫等到刘昱呼呼大睡时，与杨万年合伙取下刘昱的防身佩刀，砍下刘昱的人头。然后假传圣旨，命外庭演奏音乐。陈奉伯把刘昱的人头，藏在袍袖里面，跟往常一样，神色自若，宣称奉皇帝派遣，打开承明门出宫，把人头交给王敬则。王敬则飞马奔向领军府，敲门大喊，萧道成恐怕是刘昱的诡计，不敢开门。王敬则把人头从墙上扔进去，萧道成令人洗净血迹辨识，果然不错，这才全副武装，骑马而出，王敬则、桓康等都随从其后，直往宫城，到了承明门，宣称皇帝御驾回宫。王敬则恐怕守门官兵从门洞往外察看，用刀柄堵住门洞，同时咆哮催促。门打开，进入宫城。从前，每逢夜晚，刘昱闯出闯进，都急躁凶暴，守门卫土震恐，从不敢抬头。所以，今晚之事，没有一人怀疑。萧道成进入仁寿殿，殿中官员惊慌恐怖。但紧接着听到刘昱已死的消息，都高呼万岁。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树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渊、刘秉入会议。道成谓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断之？”秉未答。道成须髯尽张，目光如电。秉曰：“尚书众事，可以见付；军旅处分，一委领军。”道成次让袁粲，粲亦不敢当。王敬则拔白刃，在床侧跳跃曰：“天下事皆应关萧公！敢有开一言者，血染敬则刀！”仍手取白纱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谁敢复动！事须及热！”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则叱之，乃止。褚渊曰：“非萧公无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与不肯；我安得辞！”乃下议，备法驾诣东城，迎立安成王。于是长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秉出，于路逢从弟韫，韫开车迎问曰：“今日之事，当归兄邪？”秉曰：“吾等已让领军矣。”韫拊膺曰：“兄肉中讵有血邪！今年族矣！”

己丑（初八），早晨，萧道成全副武装，站在殿前庭院中槐树下，以皇太后的命令召集尚书令袁粲、中书监渊褚、中书令刘秉入殿举行会议。萧道成对刘秉说：“这是你们刘家的事，应该如何决定？”刘秉

还未及回答，萧道成顿时大怒，胡子翘起，双目发出凶光，如同两道闪电。刘秉说："尚书省的事，可以交付给我。军事措施，全依靠你。"萧道成依次让给袁粲，袁粲推辞不敢当。王敬则拔出佩刀，在座位旁跳起来，厉声道："天下大事，全都要萧公裁决，谁胆敢说半个不字，血染我刀！"说着亲手取出白纱帽，戴到萧道成头上，要求萧道成登基称帝，并威胁说："今天谁敢乱动？大事要趁热一气呵成。"萧道成板起面孔，呵止说："你什么也不明白！"袁粲打算讲话，王敬则大声喝他闭嘴，他只好闭嘴。褚渊说："非萧公不足以办理善后！"就把处理一切事务的权交给萧道成。萧道成说："既然大家都不肯接受，我怎么可以推辞。"于是，提议：准备法驾，前往东府城，迎接安成王刘准继任皇帝。萧道成卫士抽出佩刀，筑成刀墙，命袁粲、刘秉起身，二人面无人色，离去。刘秉出宫，路上遇到堂弟刘韫，刘韫打开车门迎问："今天的事，该不该归你？"刘秉说："我们已让给萧道成。"刘韫捶胸说："你肉里有没有血？今年，全族难逃屠杀。"

是日，以太后令，数苍梧王罪恶，曰："吾密令萧领军潜运明略。安成王准，宜临万国。"追封昱为苍梧王。仪卫至东府门，安成王令门者勿开，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时年十一，改元，大赦。葬苍梧王于郊坛西。

当天，萧道成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命令，列举刘昱罪状，说："我密令萧道成暗中运用智谋。安成王刘准，应君临万国。"追封刘昱为苍梧王。皇帝仪仗队抵达东府门前，刘准命守门的人不要开门，等待袁粲的到来。袁粲到了之后，刘准才动身到金銮殿。壬辰（十一日），刘准即皇帝位，本年十一岁，改年号，实行大赦。把刘昱安葬在南郊祭天神坛之西。

[5]魏京兆康王子推卒。

[5]北魏京兆康王拓跋子推去世。

[6]甲午，萧道成出镇东府。丙申，以道成为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袁粲迁中书监，褚渊加开府仪同三司；刘秉迁尚书令，加中领军；以晋熙王燮为扬州刺史。刘秉始谓尚书万机，本以宗室居之，则天下无变；既而萧道成兼总军国，布置心膂，与夺自专，褚渊素相凭附，秉与袁粲阁手仰成矣。辛丑，以尚书右仆射王僧虔为仆射。丙午，以武陵王赞为郢州刺史；萧道成改领南徐州刺史。

[6]甲午（十三日），刘宋中领军萧道成亲自坐镇东府。丙申（十五日），任命萧道成为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袁粲为中书监；加授褚渊开府仪同三司；刘秉为尚书令，加授中领军；晋熙王刘燮为扬州刺史。刘秉原来以为尚书省总揽全国政务，由皇族主持，政权就可稳固。想不到萧道成手握军权，把心腹同党安排在重要位置，独断专行。褚渊又一向站在萧道成一边，刘秉与袁粲束手无策，不能有所作为。辛丑（二十日），任命尚书右仆射王僧虔为尚书仆射。丙午（二十五日），任命武陵王刘赞为郢州刺史，萧道成改兼南徐州刺史。

[7]八月，壬子，魏大赦。

[7]八月，壬子（初一），北魏实行大赦。

[8]癸亥，诏袁粲镇石头。粲性冲静，每有朝命，常固辞；逼切不得已，乃就职。至是知萧道成有不臣之志，阴欲图之，即时顺命。[8]癸亥（十二日），诏命袁粲出京镇守石头。袁粲性情淡泊，每次任命他新官职，都要坚决辞让，实在迫不得已，才勉强就职。现在他发现萧道成有推翻刘家王朝的野心，打算秘密谋划除掉萧道成，所以立即接受。

[9]初，太宗使陈昭华母养顺帝；戊辰，尊昭华为皇太妃。

[9]当初，明帝命陈昭华抚养刘准。戊辰（十七日），刘准尊陈昭华为皇太妃。

[10]丙子，魏诏曰："工商皂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流俗。自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若有勋劳者，不从此制。"

[10]丙子（二十五日），北魏下诏说："工匠、商人、衙役，都有固定的身份，而有关部门放任纵容，使他们有的混入高贵的官场。从今以后，家庭里有人充当工匠的，他本人的官职最高只到各部的丞。能够建功立业的，不在此限。"

[11]萧道成固让司空；庚辰，以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1]萧道成坚决辞让司空。庚辰（二十九日），任命萧道成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2]九月，乙酉，魏更定律令。

[12]九月，乙酉（初五），北魏更改法令。

[13]戊申，封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为侯、伯、子、男。

[13]戊申（二十八日），刘宋朝廷分别封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为侯爵、伯爵、子爵、男爵。

[14]冬，十月，氐帅杨文度遣其弟文弘袭魏仇池，陷之。

[14]冬季，十月，氐王杨文度派他的弟弟杨文弘袭击北魏占领的仇池，攻克。

[15]初，魏徐州刺史李，事显祖为仓部尚书，信用卢奴令范，弟左将军瑛谏曰：“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财，轻德义而重势利；听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贼，不早绝之，后悔无及。”不从，腹心之事，皆以语。

[15]当初，北魏徐州刺史李，在献文帝时任仓部尚书，对卢奴县令范宠爱信任。李的弟弟、左将军李瑛警告说：“范一直笑脸迎人，用财物结交权贵，鄙视恩德道义，眼中只有势利。听他说的话，比蜜还甜；观察他的行为，却十分邪恶，不及早跟他断绝来往，后悔莫及。”李不但不相信，反而把心里的秘密，全部告诉范。

尚书赵黑，与皆有宠于显祖，对掌选部。以其私用人为方州，黑对显祖发之，由是有隙。顷之，发黑前为监藏，盗用官物，黑坐黜为门士。黑恨之，寝食为之衰少；逾年，复入为侍中、尚书左仆射，领选。

尚书赵黑与李都受献文帝的宠信，也同时任吏部尚书。李用他的私人任州长，赵黑向献文帝报告了这件事，从此二人产生矛盾。不久，李报复，检举赵黑在前任官职时，贪赃枉法，盗用国家财产。赵黑遂被罢免，充当城门看守员。赵黑对李恨之入骨，为此，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过了一年，赵黑再次任侍中、尚书左仆射，兼任吏部。

及显祖殂，黑白冯太后，称专恣，出为徐州。范知太后怨，乃告诉谋外叛。太后征至平城问状，对无之，太后引使证之。谓曰：“汝今诬我，我复何言！然汝受我恩如此之厚，乃忍为尔乎！”曰：“受公恩，何如公受李敷恩？公忍为之于敷，何为不忍于公！”慨然叹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赵黑复于中构成其罪，丙子，诛及其子令和、令度；黑然后寝食如故。

献文帝去世后，赵黑向冯太后私下报告，说李独断专横，于是被外放任徐州刺史。范知道冯太后痛恨李，就告发李通敌叛国。冯太后把

李召回平城审问，李回答说：“根本没有此事。”冯太后命范当面作证。李对范说：“你今天血口喷人，诬陷于我，我还能说什么！然而，你受我的恩惠如此之厚，怎么忍心下此毒手？”范说：“我受你的恩惠，怎比得上你受李敷的恩惠？你忍心对李敷下毒手，我为什么不能忍心对你。”李叹息说：“我不听李瑛的话，真是后悔莫及。”赵黑又在中间制造罪名。丙子（二十六日），斩李及他的儿子李令和、李令度。赵黑的寝食，从此才恢复安稳。

[16]十一月，癸未，魏征西将军皮欢喜等三将军率众四万击杨文弘。

[16]十一月，癸未（初三），北魏征西将军皮欢喜等三名将军率军四万人崐攻击杨文弘。

[17]丁亥，魏怀州民伊祁苟自称尧后，聚众于重山作乱；洛州刺史冯熙讨灭之。冯太后欲尽诛阖城之民，雍州刺史张白泽谏曰：“凶渠逆党，尽已枭夷；城中岂无忠良仁信之士，奈何不问白黑，一切诛之！”乃止。

[17]丁亥（初七），北魏怀州平民伊祁苟自称尧的后裔，在重山聚众起兵制造叛乱，洛州刺史冯熙出兵把他们击败。冯太后打算屠杀全城的百姓，雍州刺史张白泽劝阻说：“凶恶的叛党，已经杀光，城里难道没有一个忠良仁义之士？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全部诛杀！”冯太后这才打消念头。

[18]十二月，魏皮欢喜军至建安，杨文弘弃城走。

[18]十二月，北魏皮欢喜大军抵达建安，杨文弘弃城逃走。

[19]初，沈攸之兴萧道成于大明、景和之间同直殿省，深相亲善，道成女为攸之子中书侍郎文和妇。攸之在荆州，直将军高道庆，家在华容，假还，过江陵，与攸之争戏槊。驰还建康，言攸之反状已成，请以三千人袭之。执政皆以为不可，道成仍保证其不然。杨运长等恶攸之，密与道庆谋遣刺客杀攸之，不克。会苍梧王遇弑，主簿宗俨之、功曹臧寅劝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长子元琰在建康为司徒左长史，故未发。寅，凝之之子也。

[19]当初，沈攸之与萧道成在孝武帝及废帝刘昱在位时，曾经同时担任朝廷警卫，轮流入殿值班。萧道成的女儿嫁给沈攸之的儿子、中书侍郎沈文和为妻。沈攸之在荆州，直将军高道庆家住华容，请假回

家，路过江陵，跟沈攸之赌博，发生争执，高道庆返回建康，检举沈攸之已经准备叛变，请求朝廷调拨三千人，袭击沈攸之。在朝执政的官员都认为不可，萧道成仍保证沈攸之不会谋反。杨运长等憎恶沈攸之，跟高道庆秘谋派出刺客，准备刺杀沈攸之，失败。正在这时，苍梧王刘昱被杀，主簿宗俨之、功曹臧寅，都劝沈攸之抓住这个机会起兵。沈攸之因他的长子沈元琰在建康任司徒左长史，所以没有发动。臧寅是臧凝之的儿子。

时杨运长等已不在内，萧道成遣元琰以苍梧王刳斫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专制朝权，心不平，谓元琰曰："吾宁为王凌死，不为贾充生。"然亦未暇举兵。乃上表称庆，因留元琰。

当时，杨运长等已不在朝廷，萧道成派沈无琰携带苍梧王杀人剖腹时所用的凶器，请沈攸之过目。沈攸之因萧道成的名望、官位一向比自己低，却时来运转，控制朝廷，心里愤愤不平，对沈元琰说："我宁为王凌，讨伐逆贼而死；也不愿做贾充，投降叛逆而生。"便也没马上起兵，反而上表向刘准祝贺，并把沈元琰留下。

雍州刺史张敬儿，素与攸之司马刘攘兵善，疑攸之将起事，密以问攘兵。攘兵无所言，寄敬儿马镫一只，敬儿乃为之备。

雍州刺史张敬儿，一向同沈攸之的司马刘攘兵友好。张敬儿怀疑沈攸之将要发动兵变，派人秘密询问刘攘兵，刘攘兵一言不发，只送给张敬儿一只马镫，张敬儿领悟，暗中戒备。

攸之有素书十数行，常韬在裆角，云是明帝与已约誓。攸之将举兵，其妾崔氏谏曰："官年已老，那不为百口计！"攸之指裆角示之，且称太后使至，赐攸之烛，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于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张敬儿及豫州刺史刘怀珍、梁州刺史梓潼范伯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内史王文和同举兵。敬儿、怀珍、文和并斩其使，驰表以闻；文和寻弃州奔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怀两端。道和，后秦高祖之孙也。

沈攸之有一封写在白绸缎上、约有十几行的信件，平常总是藏在背心衣角里，宣称是明帝和他的盟誓。沈攸之将要起兵，他的妾崔氏规劝说："你年纪已老，怎么不为百口之家想一想！"沈攸之指指背心衣角。又扬言：皇太后使节到来，赐给沈攸之一双蜡烛，剖开蜡烛，看见太后手令，说："国家大事，全交给你。"于是，沈攸之发动军队，

发布檄文，派人邀请张敬儿和豫州刺史刘怀珍、梁州刺史梓潼人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内史王文和，一同起兵。张敬儿、刘怀珍、王文和都诛杀了沈攸之派去的使节，快马奏报朝廷。王文和不久就放弃巴陵，投奔夏口。范柏年、姚道和、庾佩玉都存心观望，一时难以决定。姚道和是后秦文桓帝姚兴的孙子。

辛酉，攸之遣辅国将军孙同等相继东下。攸之遗道成书，以为："少帝昏崐狂，宜与诸公密议，共白太后，下令废之；奈何交结左右，亲行弑逆；乃至不殡，流虫在户？凡在臣下，谁不惋骇！又，移易朝旧，布置亲党，宫阁管，悉关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遗训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贼宋之心，吾宁敢捐包胥之节邪！"趄廷闻之，惧。

辛酉（十二日），沈攸之派辅国将军孙同等，相继顺长江东下。沈攸之写信给萧道成，认为："幼主昏暴疯狂，你应与朝中大臣秘密商议，共同报告太后，下令废黜。怎么可以勾结他的左右侍从，下手杀害，甚至不肯早日入殓下葬，致尸体生蛆，爬到门户之上！身为臣属，谁不惊骇叹息！另外你把朝廷的旧臣，纷纷驱逐，全部安排你的党羽，宫殿官署的门禁钥匙，都由萧家的人掌管。霍光、诸葛亮的遗训，难道就是这样！你既然有灭亡宋国的野心，我岂敢捐弃申包胥乞秦救楚的节操！"朝廷听到这个消息，惊恐万状。

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萧嶷代镇东府，抚军行参军萧映镇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内外纂严。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赞为荆州刺史。庚午，以右卫将军黄回为郢州刺史，督前锋诸军以讨攸之。

丁卯（十八日），萧道成入宫坐镇，命侍中萧嶷代替自己镇守东府，抚军行参军萧映镇守京口。萧映是萧嶷的弟弟。戊辰（十九日），朝廷内外戒严。己巳（二十日），任命郢州刺史武陵王刘赞为荆州刺史。庚午（二十一日），任命右卫将军黄回为郢州刺史，率前锋各支军，讨伐沈攸之。

初，道成以世子赜为晋熙王燮长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备攸之。及徵燮为扬州，以赜为左卫将军，与燮俱下。刘怀珍言于道成曰："夏口冲要，宜得其人。"道成与赜书曰："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与汝意合者，委以后事，"赜乃荐燮司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为武陵王赞长史，行郢州事。赜将行，谓世隆曰："攸之一旦为变，焚夏

口舟舰，沿流而东，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为其内，我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赜行至寻阳，未得朝廷处分，众欲倍道趋建康，赜曰：“寻阳地居中流，密迩畿甸。若留屯湓口，内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据形胜，控制西南，今日会此，天所置也。”或以为湓口城小难固，左中郎将周山图曰：“今据中流，为四方势援，不可以小事难之；苟众心齐一，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赜奉燮镇湓口；赜悉以事委山图。山图断取行旅船板以造楼橹，立水栅，旬日皆办。道成闻之，喜曰：“赜真我子也！”以赜为西讨都督，赜启山图为军副。时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镇寻阳，赜以为寻阳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镇湓口，留江州别驾豫章胡谐之守寻阳。

当初，萧道成任命长子萧赜为晋熙王刘燮的长史，代理郢州事，整修城池，磨砺武器，以防备沈攸之。到萧道成征召刘燮任扬州刺史时，任命萧赜为左卫将军，与刘燮同时东下。刘怀珍对萧道成说：“夏口是军事要冲，应该有适当的人驻守。”萧道成写信给刘赜说：“你既然前来京师，应该物色一个文武双全，而又与你见解一致的人，把你走后的大事委托给他。”萧赜乃推荐刘燮的司马柳世隆代替自己。萧道成遂命柳世隆任武陵王刘赞的长史，代理郢州事。萧赜将要动身，对柳世隆说：“沈攸之一旦叛变，纵火焚烧夏口战船，顺长江东下，就很难控制。如果能把沈攸之引诱到郢州城下，留他攻城，一定不会立即攻下。这样，你在城内，我在城外，两面夹击，一定可以击败他。”等到沈攸之宣布起兵，萧赜才到寻阳，还没有得到朝廷的指示，众人都打算加快速度，直回建康。萧赜说：“寻阳地处长江中游，接近京师，我们如果留下来据守湓口，内可以作朝廷的屏藩，外可以援助夏口，占据有利地形，控制西南。我们今天路过此地，全是上天的安排。”有人认为湓口城池太小，难以坚守。左中郎将周山图说：“我们据守长江中游，声援四方，不可以把这种小事当作困难，只要万众一心，到处都是城池。”庚午（二十一日），萧赜陪同刘燮镇守湓口，把军事的事情全部交给周山图。周山图封锁长江，掠取民间旅行船上的木板，建造战船，树立水中木栅，十天时间，全部完成。萧道成接到报告，高兴地说：“萧赜不愧是我的儿子！”任命萧赜为西讨都督，萧赜又推荐周山图任军副。当时，江州刺史邵陵王刘友，镇守寻阳，萧赜认为寻阳城池不够坚固，上奏朝廷，命刘友同自己一起镇守湓口，留江州别驾豫章人胡谐之，驻防寻阳。

湘州刺史王蕴遭母丧罢归，至巴陵，与沈攸之深相结。时攸之未举兵，蕴过郢州，欲因萧赜出吊作难，据郢城。赜知之，不出。还，至东府，又欲因萧嶷道成出吊作难，道成又不出。蕴乃与袁粲、刘秉密谋诛道成，将帅黄回、任候伯、孙昙、王宜兴、卜伯兴等皆与通谋。伯兴，天与之子也。

湘州刺史王蕴因母亲去世，辞职回家守丧。路过巴陵，与沈攸之结交密切。当时，沈攸之还没有起兵。王蕴路过郢州时，打算趁萧赜出来吊丧时下手，占领郢城。萧赜知道，不肯出来吊丧。王蕴回到京师，前往东府，又打算趁萧道成出来吊丧时下手，而萧道成也拒绝出门。于是王蕴跟袁粲、刘秉密谋铲除萧道成。黄回、任候伯、孙昙、王宜兴、卜伯兴等将领全都参与。卜伯兴是卜天与的儿子。

道成初闻攸之事起，自往诣粲，粲辞不见。通直郎袁达谓粲，“不宜示异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时艰，与桂阳时不异，劫我入台，我何辞以拒之！一朝同止，欲异得乎！”道成乃召褚渊，与之连席，每事必引渊共之。时刘韫为领军将军，入直门下省；卜伯兴为直，黄回等诸将皆出屯新亭。

萧道成接到沈攸之起兵的消息时，亲自拜访袁粲，袁粲拒绝接见。通直郎袁达对袁粲说：“不应该表示不同的态度。”袁粲说：“如果他以主上年幼，时局艰难，跟桂阳王时的情形相同，用暴力挟持我进宫，我用什么理由拒绝！只要有一天同行同止，以后还怎么能反对他！”于是萧道成又召褚渊，跟他并肩共坐，每一件事情都跟褚渊研究商量。当时，刘韫为领军将军，入值门下省；卜伯兴担任直，黄回等诸将领率军出京，驻防新亭。

初，褚渊为卫将军，遭母忧去职，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说，渊乃从之。及粲为尚书令，遭母忧，渊譬说恳至，粲遂不起，渊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与渊议之。渊曰：“西夏衅难，事必无成，公当先备其内耳。”粲谋既定，将以告渊；众谓渊与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渊与彼虽善，岂容大作同异！今若不告，事定便应除之。”乃以谋告渊，渊即以告道成。

当初，褚渊任卫将军，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朝廷一再征召他，他都拒绝。袁粲一向有高贵的声誉，亲自前去劝解，褚渊才接受。后来，袁粲任尚书令，也因母亲去世离职，褚渊也去劝他复职，言辞恳切，

袁粲始终不肯，褚渊于是深恨袁粲。沈攸之起兵之后，萧道成与褚渊共商对策，褚渊说：“西夏闹事，一定不会成功，你应该戒备的是内部。”袁粲图谋萧道成的计划已经确定，打算告诉褚渊。众人认为，褚渊跟萧道成的关系一向密切，不能让他知道。袁粲说：“褚渊虽然跟萧道成私交至深，难道能完全反对我们！今天若不告诉他，事情平定后，就应该把他杀掉。”于是把计划告诉了褚渊，褚渊立刻告诉萧道成。

道成亦先闻其谋，遣军主苏烈、薛渊、太原王天生将兵助粲守石头。薛渊固辞，道成强之，渊不得已，涕泣拜辞。道成曰：“卿近在石头，日夕去来，何悲如是，且又何辞？”渊曰：“不审公能保袁公共为一家否？今渊往，与之同则负公，不同则立受祸，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为能尽临事之宜，使我无西顾之忧耳。但当努力，无所多言。”渊，安都之从子也。道成又以骁骑将军王敬则为直，与伯兴共总禁兵。

萧道成早已得到消息，派军主苏烈、薛渊、太原人王天生，率军前往石头，增援袁粲。薛渊坚决不肯，萧道成强迫他非去不可，薛渊不得已，痛哭流涕告辞，萧道成说：“你到石头，近在咫尺，早上去晚上回来，何至如此悲伤？又何至要正式辞行？”薛渊说：“不知道你能不能保全袁粲一家老小？今天我奉命前往，赞成他，则辜负你；不赞成他，则立刻会被杀，怎么能不悲伤！”萧道成说：“所以派你去，是因为你能随机应变，使我解除西顾之忧。只管尽力，不要多说。”薛渊是薛安都的侄儿。萧道成又任命骁骑将军王敬则主管宫廷，与卜伯兴共同统领禁军。

粲谋矫太后令，使韫、伯兴帅宿卫兵攻道成于朝堂，回等帅所领为应。刘秉、任候伯等并赴石头，本期壬申夜发惬，秉扰不知所为，晡后即束装；临去，啜羹，写胸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载妇女，尽室奔石头，部曲数百，赫奕满道。既至，见粲，粲惊曰：“何事遽来？今败矣！”秉曰：“得见公，万死何恨！”孙昙闻之，亦奔石头。丹阳丞王逊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逊，僧绰之子也。

袁粲谋划假传皇太后的命令，派刘韫、卜伯兴率领宫廷禁卫军，攻打坐镇宫城的萧道成，黄回等率军响应。刘秉、任候伯等同时赴赴石头，商定壬申（二崐十三日）夜晚动身出发。可是刘秉胆小如鼠，恐

慌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中午稍过，便吩咐收拾行李，临出发时，由于紧张过度，喝汤全都倾泻到胸脯上，双手发抖，不能自制。天还没黑，就用车马拉着妇女和全部财产，投奔石头，私人卫队数百人，挤满街道，车水马龙。到达石头后，晋见袁粲，袁粲大惊说：“发生了什么事，提前赶来，这次大事必败无疑了！”刘秉说：“能见公一面，万死无怨！”孙昙听说后，也逃奔到石头。丹阳丞王逊等跑去报告萧道成，这事才彻底暴露。王逊是王僧绰的儿子。

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则。时阁已闭，敬则欲开出，卜伯兴严兵为备，敬则乃锯所止屋壁得出，至中书省收韫。韫已成严，列烛自照。见敬则猝至，惊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顾？”敬则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贼！”韫抱敬则，敬则拳殴其颊仆地而杀之，又杀伯兴。苏烈等据仓城拒粲。王蕴闻秉已走，叹曰：“事不成矣！”狼狈帅部曲数百向石头。本期开南门，时暗夜，薛渊据门射之。蕴谓粲已败，即散走。

萧道成秘密派人通知王敬则。当时，宫殿门户已经关闭，王敬则打算开门出去。而卜伯兴的部队已进入战斗状态。于是王敬则用锯把木墙锯成一个洞逃出，冲入中书省去逮捕刘韫。刘韫已经做好准备，火把通明，看见王敬则突然出现，惊慌起立迎去，说：“老兄，怎么能晚上来？”王敬则骂道：“好小子，你竟敢做叛徒！”刘韫突然抱住王敬则，王敬则用拳头猛击刘韫的面颊，刘韫跌倒在地，被王敬则诛杀，王敬则又杀了卜伯兴。 苏烈等占领仓城，抵抗袁粲。王蕴听到刘秉先行逃走的消息，叹息说：“事情成功不了啦！”狼狈集结部众数百人，奔向石头。本来约定开南门进去，可是正值黑夜，薛渊在城楼上发箭射击，王蕴认为袁粲已经被捕，部众霎时四处逃走。

道成遣军主会稽戴僧静帅数百人向石头助烈等，自仓门得入，与之并力攻粲。孙昙骁勇善战，台军死者百余人。王天生殊死战，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静分兵攻府西门，焚之。粲与秉在城东门，见火起，欲还赴府。秉与二子俣、陔逾城走。粲下城，烈烛自照，谓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僧静乘暗逾城独进，最觉有异人，以身卫粲，僧静直前斫之。粲谓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谣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刘秉父子走至额檐湖，追执，斩之。任候伯等并乘船赴石头，既至，台军已集，不得入，乃驰还。

萧道成派军主会稽人戴僧静率数百人前往石头，援助苏烈等，自仓门进入，与苏烈联合攻击袁粲。孙昙骁勇善战，朝廷军阵亡一百多人。王天生带部众殊死搏斗，才得以阻止孙昙的反扑。从亥时苦战到丑时，朝廷将领戴僧静抽出一部分兵力，攻击袁粲总部西门，纵火焚烧。袁粲与刘秉正在总部东门城楼上，望见西门起火，打算返回总部。刘秉跟两个儿子刘俣、刘陔，跳墙逃走。袁粲下城后，命燃起火把，对他的儿子袁最说："本来就知道，一根木头不能支持住大厦的倒塌，只是为了名分和道义，才到今天这个地步。"戴僧静在黑夜掩护下，跳进城墙，一个的提刀前进。袁最发觉有外人，急忙用身体护住袁粲，戴僧静立刻上前，举刀猛砍，袁粲对袁最说："我不失为忠臣，你不失为孝子。"父子同时被杀。民间百姓对这件事深为哀悼，流传歌谣说："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刘秉父子逃到额檐湖，被官军追上捉拿，斩首。任伯候等一起率领战船，前往石头，到达时，朝廷大军已经聚集到，不能入城，于是迅速撤回。

黄回严兵，期诘旦帅所领从御道直向台门攻道成。闻事泄，不敢发。道成抚之如旧。王蕴、孙昙皆逃窜，先捕得蕴，斩之，其余粲党皆无所问。

黄回严守起兵时间，预计在天亮时，率部队从御用大道，直奔宫城城门，准备攻打萧道成，听说事情已经泄漏，不敢发动。萧道成待他跟从前一样。王蕴、孙昙分别逃亡，萧道成先抓住了王蕴，斩首。袁粲的其他同党，则一律赦免。

粲典签莫嗣祖为粲、秉宣通密谋，道成召诘之，曰："袁粲谋反，何不启闻？"嗣祖曰："小人无识，但知报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义不求生。"蕴嬖人张承伯藏匿蕴。道成 并赦而用之。

袁粲的典签莫嗣祖为袁粲与刘秉的密谋充当联络，萧道成把他召来责问道："袁粲叛变，你为什么不报告？"莫嗣祖回答说："我地位卑下，没有见识，只知道报恩，怎么敢泄漏大事。现在袁公已死，从道义上说，我不要求活命崐。"王蕴的亲信张承伯窝藏王蕴。萧道成一起赦免了莫嗣祖和张承伯，并仍留他们继续任职做事。

粲简淡平素，而无经世之才；好饮酒，喜吟讽，身居剧任，不肯当事；主事每往谘决，或高咏对之。闲居高卧，门无杂宾，物情不接，故及于败。

袁粲的作风平易朴素，但是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嗜好饮酒，喜爱吟诗讽诵。身负天下重任，却不肯过问事务。有关要事，尚书省主事请求他裁决时，他甚至高声吟咏，作为回答。生活闲散舒适，来往除了权贵外，没有不相干的宾客，对于人情世故，完全不懂，所以失败。

裴子野论曰：袁景倩，民望国华，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权不足以处变，萧条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轻，三才将换，区区斗城之里，出万死而不辞，盖蹈匹夫之节而无栋梁之具矣。

裴子野论曰：袁粲是民众的期望，国家的精英，身负重大责任，但智能不足以铲除奸恶，权术不足以处理变局。政权萧条崩溃，他面对危险却无力扶持。等到国家衰败，天下将要改朝换代，袁粲困在斗大的小城之内，面对万死，而不推辞，这只是个人的节操，而非栋梁之才。

[20]甲戌，大赦。

[20]甲戌（二十五日），刘宋大赦天下。

[21]乙亥，以尚书仆射王僧虔为左仆射，新除中书令王延之为右仆射，度支尚书张岱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王奂为丹杨尹。延之，裕之孙也。

[21]乙亥（二十六日），任命尚书仆射王僧虔为左仆射，新任中书令王延之为右仆射，度支尚书张岱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王奂为丹阳尹。王延之是王裕的孙子。

刘秉弟遐为吴郡太守。司徒右长史张，永之子也，遭父丧在吴，家素豪盛，萧道成使伺间取遐。会遐召诣府，帅部曲十余人直入斋中，执遐，斩之，郡中莫敢动。道成闻之，以告从父领军冲，冲曰："以百口一掷，出手得卢矣。"道成即以为吴郡太守。

刘秉的弟弟刘遐任吴郡太守。司徒右长史张是张永的儿子，因父亲去世，在吴郡守丧，家族势力强大，萧道成命张伺机处理刘遐。正巧，刘遐邀请张到郡府，张率部曲十余人，直入刘遐的书房，捉住刘遐，斩首，郡中没有人敢起来反抗。萧道成得到报告，告诉了张的叔父中领军张冲，张冲说："张以百口之家作赌注，第一次出手就赢得满贯。"萧道成当即任命张为吴郡太守。

道成移屯阅武堂，犹以重兵付黄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与王宜兴不协，恐宜兴反告其谋，闰月，辛巳，因事收宜兴，斩之。诸将皆言回握强兵必反，宁朔将军桓康请独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无能为也。”

萧道成指挥部迁移到阅武堂，仍把重兵交给黄回，派他西上讨伐沈攸之，但也在黄回周围安插上自己的心腹。黄回一向跟王宜兴不和，唯恐王宜兴反告他叛变，闰十二月，辛巳（初二），寻找借口，逮捕王宜兴，斩首。萧道成手下的将领们都说黄回手握强兵，一定谋反。宁朔将军桓康，请求独自前往观察刺探。萧道成说：“你们不必多疑，他不会反叛。”

沈攸之遣中兵参军孙同等五将以三万人为前驱，司马刘攘兵等五将以二万人次之；又遣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四将分兵出夏口，据鲁山。癸巳，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强，有骄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问讯安西”，暂泊黄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当暂还都。卿既相与奉国，想得此意。”世隆曰：“东下之师，久承声问。郢城小镇，自守而已。”宗俨之劝攸之攻郢城；臧寅以为：“郢城兵虽少而地险，攻守势异，非旬日可拔。若不时举，挫锐损威。今顺流长驱，计日可捷。既倾根本，郢城岂能自固！”攸之从其计，欲留偏师守郢城，自将大众东下。乙未，将发，柳世隆遣人于西渚挑战，前军中兵参军焦度于城楼上肆言骂攸之，且秽辱之。攸之怒，改计攻城，令诸军登岸烧郭邑，筑长围，昼夜攻战。世隆随宜拒应，攸之不能克。

沈攸之派中兵参军孙同等五位将领率三万人担任前锋，司马刘攘兵等五位将领率两万人随即出发，又派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四位将领，分别攻击夏口，占据鲁山。癸巳（十四日），沈攸之抵达夏口城外，仗恃兵强，面露骄傲神色。认为郢城兵力薄弱，不值得认真攻打，只说：“要见刘赞问好！”便暂时停泊在黄金浦，派人通知行郢州事柳世隆说：“奉皇太后命令，应暂时还都，你跟崐我一样效忠皇家，一定能了解我的意思。”柳世隆说：“东下军队的用意，我们早已听说。郢城不过是一个小镇，只求自保。”主薄宗俨之劝沈攸之攻打郢城，功曹臧寅认为：“郢城虽然兵力薄弱，可是地势险要，攻击和防守，是两种相反的情势，不是十天半月就能见分晓的，如果不能马上夺取，锐气一挫，声威便告消失。而今，顺长江而下，胜利的日子，可以预期。只

要根本被颠覆，郢城岂能独存？”沈攸之接受了他的建议，打算留下一小部分军队围守郢城，亲自率大军东下。乙未（十六日），即将出发，柳世隆派人到西渚挑战，前军中兵参军焦度在城楼上对沈攸之破口大骂，而且用脏话侮辱。沈攸之果然被激怒，撤销东下命令，回军攻郢州，命各军登陆，焚烧村庄，在郢州外城修筑长长的围城屏障，日夜攻打。柳世隆随机抵抗，沈攸之不能攻克。

道成命吴兴太守沈文秀督吴、钱唐军事。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诛其宗族。

萧道成命吴兴太守沈文秀为督吴、钱塘军事。沈文秀逮捕了沈攸之的弟弟、新安太守沈登之，诛杀沈家全族。

[22]乙未，以后军将军杨运长为宣城太守；于是太宗嬖臣无在禁省者矣。

[22]乙未（十六日），任命后军将军杨运长为宣城太守。至此，明帝的亲信宠臣，全部离开朝廷重位。

沈约论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独运，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及觇欢愠，候惨舒，动中主情，举无谬旨；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效，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运，虑经盛衰，权幸之徒，慑惮宗威，欲使幼主孤立，永窃国权，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劋。宝祚夙倾，实由于此矣。

沈约论曰：君王面向南面而坐，皇宫九重，与民间隔绝。早晚奉陪的都是受宠的左右侍从，而与朝廷大臣相距甚远。上下情况的沟通，应该由固定的机构执行。到后来，这些侍从由于生活上亲近而受到恩宠，由于宠爱进而受到信任。在君王眼里，左右侍从没有使人畏惧的力量，而只有取悦于人的脸色。文帝、明帝虽独揽大权，可是刑事案件和政治事件纠缠而复杂，不可能全部了解。情报的收集，资料的整理，不得不依靠左右侍从。他们观察人主的喜怒哀乐，顺着人主的意思说话，言语行动，都迎合人主的心意，而且从来没有差错。于是人主产生一种印象，认为他们地位卑微，身份低贱，不可能专权，擅作威福。没想到，鼠凭地贵，狐假虎威。外面，他们没有对人主造成伤

害的嫌疑；内部，他们受人主的驱使，却有独揽大权的际遇。所以，当他们的权势膨胀到可以颠覆政权的时候，人主也许仍不能觉悟。明帝晚年，担心皇子孤危，考虑到国家的盛衰，而受宠信的弄臣，也恐惧皇族的压迫，打算使幼主陷于孤立，永远控制朝廷。于是，制造矛盾，挑起猜忌，使明帝的弟弟、皇家的亲王先后遭到屠杀。刘氏天下很快倾覆，原因就在于此。

[23]辛丑，尚书左丞济阳江谧建议假萧道成黄钺，从之。

[23]辛丑（二十二日），尚书左丞济阳人江谧，建议朝廷授给萧道成黄钺，顺帝刘准批准。

[24]加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文度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以龙骧将军杨文弘为略阳太守。壬寅，魏皮欢喜拔葭芦，斩文度。魏以杨难当族弟广香为阴平公、葭芦戍主，仍诏欢喜筑骆谷城。文弘奉表谢罪于魏，遣子苟奴入侍。魏以文弘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

[24]加授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文度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任命龙骧将军杨文弘为略阳太守。壬寅（二十三日），北魏征西将军皮欢喜攻陷葭芦，斩杨文度。北魏封杨难当的族弟杨广香为阴平公、葭芦戍主。下诏，命皮欢喜修筑骆谷城。杨文弘投降，上疏北魏，请求处罚，派儿子杨苟奴前去充当人质。北魏任命杨文弘为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25]乙巳，萧道成出顿新亭，谓骠骑参军江淹曰：“天下纷纷，君谓何如？”淹曰：“成败在德，不在众寡。公雄武有奇略，一胜也；宽容而仁恕，二胜也；贤能毕力，三胜也；民望所归，四胜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胜也。彼志锐而器小，一败也；有威而无恩，二败也；士卒解体，三败也；缙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也：虽豺狼十万，终为我获。”道成嶇笑曰：“君谈过矣。”南徐州行事刘善明言于道成曰：“攸之收众聚骑，造舟治械，苞藏祸心，于今十年。性既险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迟回不进。一则暗于兵机，二则人情离怨，三则有掣肘之患，四则天夺其魄。本虑其剽勇轻速，掩袭未备，决于一战；今六师齐奋，诸侯同举，此笼中之鸟耳。”萧赜问攸之于周山图，山图曰：“攸之相与邻乡，数共征伐，颇悉其人，性度险刻，士心不附。今顿兵坚城之下，适所以为离散之渐耳。”

[25]乙巳（二十六日），萧道成出居新亭，对骠骑参军江淹说："天下大乱，你认为形势如何？"江淹说："成功失败在于德行，不在于人数的多少。你具有雄才大略，这是第一胜因。你宽宏大量，仁爱宽恕，这是第二胜因。贤能的人才，愿意为你竭尽全力，这是第三胜因。民心归附，这是第四胜因。奉天子之命，讨伐叛逆，名正言顺，这是第五胜因。沈攸之性情急躁，器量狭小，这是第一败因。只有威严，没有恩德，这是第二败因。士卒离心离德，这是第三败因。地方势力和豪门世族不支持他，这是第四败因。深入敌境几千里，而无同党援助，这是第五败因。他们即使是十万只豺狼，也会最终被我们活捉。"萧道成笑着说："你的议论太过了。"南徐州行事刘善明对萧道成说："沈攸之招兵买马，制造船只，铸造武器，野心勃勃，迄今已有十年。他的性情阴险而急躁，缺乏深谋远虑，起兵已经数十天，却迟迟不敢前进。他一是不懂军事，二是军心离散，三是受到牵制，四是上天夺取了他的灵魂。我本来担心他骠悍勇猛，轻装急进，在我们尚未准备妥当之前发动袭击，一战决定成败。而今朝廷各路大军已经集结，士气高昂，各地诸侯，都统一行动，沈攸之已成为笼中之鸟。"萧赜向周山图打听沈攸之的有关情况，周山图说："沈攸之是我的邻乡，我们多次一同带兵出征，我非常了解他这个人，他性情阴险刻薄，不得军心。现在屯兵于坚城之下，正是离散逃亡的开始！"

二年（戊午、478）

二年（戊午，公元478年）

[1]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

[1]春季，正月，己酉朔（初一），文武百官全副武装入朝，参加元旦御前祝贺。

沈攸之尽锐攻郢城，柳世隆乘间屡破之。萧赜遣军主桓敬等八军据西塞，为世隆声援。

沈攸之出动全部精锐部队，猛烈攻击郢城，柳世隆利用对方弱点，屡次击败敌人攻势。萧赜派军主桓敬等八支军队占据西塞，作为柳世隆的声援。

攸之获郢府法曹南乡范云，使送书入城，饷武陵王赞犊一，柳世隆鱼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杀之，云曰："老母弱弟，悬命沈氏，若违其命，祸必及亲；今日就戮，甘心如荠。"乃赦之。

沈攸之俘虏了郢城法曹南乡人范云，命他带一封信回郢城，送给武陵王刘赞一只小牛，送给柳世隆三十条鱼，全都砍去头部。城中守军打算杀了范云，范云说：“我的老母亲和小弟弟的性命，都握在沈攸之的手中，如果拒绝他的派遣，灾祸一定会降临到亲人身上，今天被杀，死也甘心。”于是，释放了他。

攸之遣其将皇甫仲贤向武昌，中兵参军公孙方平向西阳。武昌太守臧涣降于攸之，西阳太守王毓奔湓城。方平据西阳，豫州刺史刘怀珍遣建宁太守张谟等将万人击之，辛酉，方平败走。平西将军黄回等军至西阳，溯流而进。

沈攸之派他的将领皇甫仲贤攻打武昌，中兵参军公孙方平攻打西阳。武昌太守臧涣向沈攸之投降，西阳太守王毓逃往湓城。公孙方平占据了西阳，豫州刺史刘怀珍，派建宁太守张谟等率一万人反击。辛酉（十三日），公孙方平战败，逃回。平西将军黄回等军抵达西阳，逆流而上。

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发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余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马历营抚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诸军主曰：“我被太后令，建义下都。大事若克，白纱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诛我百口，不关馀人，比军人叛散，皆卿等不以为意。我亦不能问叛身，自今军中有叛者，军主任其罪。”于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发觉，咸有异计。

沈攸之一向丧失人心，只靠暴力来胁迫。刚从江陵出发时，便有人逃亡。后来攻击郢城，历时三十多天，不能攻克，逃亡的人却无法制止。沈攸之骑马崐日夜不停地视察各营，好言抚慰，可是逃亡者不见减少。沈攸之大怒，召集各军主说：“我奉皇太后的命令，首唱大义，前往京都。大事如果成功，有官大家做。如果失败，朝廷自然会杀我满门百口，跟任何人无关。最近士卒纷纷叛离，都是你们没有尽心。我也不能一一追捕，从今天起，军中士卒逃亡，军主承担罪责。”于是，一个人逃亡，派人追捕，追捕的人也跟着逃亡，没有一个人敢报告沈攸之。军心不稳，各怀异心。

刘攘兵射书入城请降，柳世隆开门纳之；丁卯夜，攘兵烧营而去。军中见火起，争弃甲走，将帅不能禁。攸之闻之，怒，衔须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赐、女婿张平虏，斩之。向旦，攸之帅众过江，至鲁山，

军遂大散，诸将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弃其败，吾不忍为也！”乃投水死。攸之犹有数十骑自随，宣令军中曰：“荆州城中大有钱，可相与还取以为资粮。”郢城未有追军。而散军畏蛮抄，更相聚结，可二万人，随攸之还江陵。

司马刘攘兵将请降书射入郢城，柳世隆开门接纳。丁卯（十九日），夜晚，刘攘兵纵火烧营，率军离去。沈攸之军中发现起火，士卒们纷纷弃甲逃命，将领们无法制止。沈攸之得到消息，暴跳如雷，气得咬住自己的胡须。立即逮捕刘攘兵的侄儿刘天赐、女婿张平虏，斩首。天色微亮，沈攸之率军过江，抵达鲁山，部众纷纷溃散，各将领也都逃走。臧寅说：“贪图他侥幸成功，去享富贵；而在失败时，把他抛弃，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投水自杀。沈攸之身边仍有数十个骑兵侍卫，向军中士卒宣称：“荆州城有的是钱粮，你们可以回来，一同去取。”此时，郢城没有派兵追击，逃散的士卒，又害怕遭到蛮族的劫杀，于是重新集结，约有两万人，跟随沈攸之，折回江陵。

张敬儿既斩攸之使者，即勒兵；侦攸之下，遂袭江陵。攸之使子元琰与兼长史江，别驾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儿至沙桥，观望未进。城中夜闻鹤唳，谓为军来，、宣开门出走，吏民崩溃。元琰奔宠洲，为人所杀。敬儿至江陵，诛攸之二子、四孙。

雍州刺史张敬儿杀了沈攸之的策反使节，随即整顿部队。得到沈攸之东下的消息，立即率兵袭击江陵。沈攸之命儿子沈元琰，与兼长史江、别驾傅宣，共同守卫江陵城。张敬儿率军抵达沙桥，驻军观望，暂不前进。江陵城中百姓，夜晚听见鹤叫，非常惊慌，传言说敌军已到，江、傅宣打开城门逃走，官民溃散。沈元琰逃到宠州，被人诛杀。张敬儿开进江陵，诛杀沈攸之两个儿子、四个孙子。

攸之将至江陵百余里，闻城已为敬儿所据，士卒随之者皆散。攸之无所归，与其子文和走至华容界，皆缢于栎林；已巳，村民斩首送江陵。敬儿擎之以，覆以青伞，徇诸市郭，乃送建康。敬儿诛攸之亲党，收其财物数十万，皆以入私。

沈攸之率残兵西返，距江陵一百余里，得知江陵城已被张敬儿占领，士卒再度逃散。沈攸之走投无路，跟他的儿子沈文和逃到华容边界，在栎树林中上吊自杀。已巳（二十一日），乡民砍下沈攸之父子人头，送到江陵。张敬儿 把沈攸之父子的首级放到盾牌上，用青布伞

盖在上面，到各集市上展览，然后送到建康。张敬儿大肆屠杀沈攸之的亲友党羽，没收财产数十万，皆中饱私囊。

初，仓曹参军金城边荣，为府录事所辱，攸之为荣鞭杀录事。及敬儿将至，荣为留府司马，或说之使诣敬儿降，荣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缓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溃，军士执以见敬儿，敬儿曰："边公何不早来！"荣曰："沈公见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须见问！"敬儿曰："死何难得！"命斩之。荣欢笑而去。荣客太山程邕之抱荣曰："与边公周游，不忍见边公死，乞先见杀。"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儿，敬儿曰："求死甚易，何为不许！"先杀邕之，然后及荣，军人莫不垂泣。孙同、宗俨之等皆伏诛。

当初，仓曹参军金城人边荣受到府录事参军的侮辱，沈攸之为了替边荣报仇，将那个录事用皮鞭抽死。张敬儿快要进城时，边荣正任留守司马。有人劝他到张敬儿那儿投降，边荣说："身受沈公厚恩，共同担负如此大事，一旦情况危急，就改变本心，我做不到。"城防崩溃，士卒捉住边荣，带到张敬儿面前。张敬儿说："你为什么不早来？"边荣说："沈公命我守城，我不忍心丢下不管，自己逃走。本不希望活命，何必多问！"张敬儿说："死有什么难得嵔！"下令斩首。边荣含笑走出。边荣的门客太山人程邕之抱住边荣说："我与边先生交游多年，不忍心看到边先生被杀，我宁愿先死。"刽子手不能下刀，报告张敬儿，张敬儿说："求死容易得很，为什么不准？"先斩程邕之，再斩边荣，军卒们都流下了眼泪。辅国将军孙同、主簿宗俨之等，全被诛杀。

丙子，解严，以侍中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萧道成还镇东府。丁丑，以右卫将军肃赜为江州刺史，侍中萧嶷为中领军。二月，庚辰，以尚书左仆射王僧虔为尚书令，右仆射王延之为左仆射。癸未，加萧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诸军事，以卫将军褚渊为中书监、司空。道成表送黄钺。

丙子（二十八日），朝廷解除戒严。任命侍中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骠骑大将军萧道成返回，镇守东府。丁丑（二十九日），任命左卫将军萧赜为江州刺史，侍中萧嶷为中领军。二月，庚辰（初二），朝廷提升尚书左仆射王僧虔为尚书令，右仆射王延之为左仆射。癸未

（初五），加授萧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诸军事。任命卫将军褚渊为中书监、司空。萧道成上疏交还皇帝诛杀专用的铜斧。

吏部郎王俭，僧绰之子也，神彩渊旷，好学博闻，少有宰相之志，时论亦推许之，道成以俭为太尉右长史，待遇隆密，事无大小专委之。

吏部郎王俭是王僧绰的儿子。神采焕发，学而不倦，见识博广，从小就有当宰相的大志，朝野舆论对他很推崇。萧道成任命王俭为太尉右长史，对他十分尊重，二人关系密切，事无小都交给他处理。

[2]丁亥，魏主如代汤泉；癸卯，还。

[2]丁亥（初九），北魏国主前往代郡温泉。癸卯（二十五日），返回平城。

[3]宕昌王弥机初立。三月丙子，魏遣使拜弥机征南大将军、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

[3]宕昌王梁弥机，刚刚接位。三月，丙子（二十九日），北魏遣使任命梁弥机为征南大将军，梁、益二州州牧，封河南公、宕昌王。

[4]黄回不乐在郢州，固求南兖，遂帅部曲辄还；辛卯，改都督南兖等五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

[4]郢州刺史黄回不愿留在郢州，坚持求任南充州刺史，而且擅自率部曲东下。辛卯（疑误），朝廷改命黄回任都督南兖等五州诸军事，兼南兖州刺史。

[5]初，王蕴去湘州，湘州刺史南阳王未之镇，长沙内史庾佩玉行府事。先遣中兵参军韩幼宗将兵戍湘州，与佩玉不相能。及沈攸之反，两人互相疑，佩玉袭杀幼宗。黄回至郢州，遣辅国将军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辄杀佩玉，冀以自免。湘州刺史吕安之镇，萧道成使安国诛候伯。

[5]当初，湘州刺史王蕴离职时，新任湘州刺史、南阳王刘还没有到任，由长沙内史庾佩玉代理府州事。刘先派遣中兵参军韩幼宗率军进驻湘州，跟庾佩玉发生摩擦。等到沈攸之起兵反抗朝廷，二人更互相猜疑，庾佩玉就袭击诛杀了韩幼宗。黄回到郢州时，派辅国将军任候伯代理湘州事。任候伯又斩庾佩玉，希望能使自己幸免。朝廷新任命的湘州刺史吕安国到位后，接到萧道成命令，诛杀任候伯。

[6]夏，四月，甲申，魏主如崞山；丁亥，还。

[6]夏季，四月，甲申（初七），北魏国主前往崞山。丁亥（初十），返回平城。

[7]萧道成以黄回终为祸乱；回有部曲数千人，欲遣收，恐为乱。辛卯，召回入东府。至，停外斋，使桓康将数十人，数回罪而杀之，并其子意陵相僧念。

[7]萧道成认为黄回终究是祸患。黄回有部曲数千人，萧道成打算遣散或收编，又恐怕激起反抗。辛卯（十四日），萧道成在东府召见黄回。黄回已到，萧道成留他在会客室，命桓康率数十人，一一列举黄回的罪状，连同黄回的儿子竟陵相黄僧念一并斩首。

甲午，以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萧映行南兖州事，仍以其弟晃代之。

甲午（十七日），任命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萧映代理南兖州事，而用他的弟弟萧晃接替二郡太守。

[8]五月，魏禁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顾氏族，下与非类婚偶；犯者以违制论。[8]五月，北魏禁止皇族、贵戚及官员、士大夫不顾门第，与下层不同阶层人通婚，违者以违抗诏书论处。

[9]魏主与太后临虎圈，有虎逸，登阁道，几至御座，侍卫皆惊靡；吏部尚书王睿执戟御之，太后称以为忠，亲任愈重。

[9]北魏国主随冯太后一齐去虎圈观看老虎，一只老虎突然逃出，跳上御道，几乎跑到御座前，左右侍卫吓得惊呆或逃跑。吏部尚书王睿，手拿长矛抵挡。冯太后赞扬他的忠心，更是宠爱信任。

[10]六月，丁酉，以辅国将军杨文弘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10]六月，丁酉（二十一日），刘宋任命辅国将军杨文弘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11]庚子，魏皇叔若卒。

[11]庚子（二十四日），北魏皇叔拓跋若去世。

[12]萧道成以大明以来，公私奢侈，秋，八月，奏罢御府，省二尚方雕饰器玩；辛卯，又奏禁民间华伪杂物，凡十七条。

[12]萧道成认为，自大明年间以来，官府与民间查奢侈浪费成为风气。秋季，八月，上疏奏请撤销御府、左右尚方署装饰及玩赏器物。

辛卯（十六日），再上疏奏请禁止民间使用华贵的衣饰和用品，共十七条。

[13]乙未，以萧赜为领军将军，萧嶷为江州刺史。

[13]乙未，（二十日），任命萧赜为领军将军，萧嶷为江州刺史。

[14]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14]九月，已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15]萧道成欲引时贤参赞大业，夜，召骠骑长史谢，屏人与语，久之，无言；唯二小儿捉烛，道成虑难之，仍取烛遣儿，又无言；道成乃呼左右。，庄之子也。

[15]萧道成计划延聘当时德高望重的人才，共同帮助他建立伟业。夜晚，召见骠骑长史谢，屏去左右侍从，说出了自己的打算，等了很久，谢却不说一句话。这时仍有两个大手举蜡烛的小儿在旁侍候，萧道成想到谢认为还不够严密，于是萧道成自己手举蜡烛，把两个小儿打发出去，可是，谢仍不语。萧道成只好把侍从唤回房内。谢是谢庄的儿子。

太尉右长史王俭知其指，他日，请间言于道成曰："功高不赏，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终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俭因曰："俭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难吐；何赐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岂复宁济！但人情浇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复推迁，则人望去矣。岂唯大业永沦，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无理。"俭曰："公今名位，故是经常宰相，宜礼绝群后，微示变革。当先令褚公知之，俭请衔命。"道成曰："我当自往。"经少日，道成自造褚渊，款言移晷。乃谓曰："我梦应得官。"渊曰："今授始尔，恐一二年间未容便移；且吉梦未必应在旦夕。"道成还，以告俭。俭曰："褚是未达理耳。"俭乃唱议加道成太傅，假黄钺，使中书舍人虞整作诏。

太尉右长史王俭知道萧道成的意图，有一天，他向萧道成请求密谈，王俭说："功劳太高，就没有赏赐，这种事情，从古到今，不止一人。以公今天的地位，想要始终面北称臣，怎么可以？"萧道成严厉斥责他，但神色却很温和。王俭说："我蒙公特殊爱护，所以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为什么拒绝得如此坚决？刘姓皇家失德，如果没有你，他们怎么能闯过难关？可是，人心浇薄，感恩之心，无法持久，只要你稍尺之躯也不能自保。"萧道成说："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王俭说：

“你今天的名望和地位，本来是固定的常任宰相，最好在礼节上表现得跟一般官员不一样，略微显示政局将发生变化。不过此事应先告诉褚渊，我愿意传达这个意思。”萧道成说：“我亲自前往。”过了几天，萧道成亲自拜访褚渊，气氛融洽。谈了很久，萧道成才说：“我梦见升官。”褚渊说：“刚刚宣布任命，恐怕一二年间不会再有变更，而且，吉祥的梦，未必旦夕就能应验。”萧道成回来，告诉王俭，王俭说：“褚渊还没有开窍！”王俭就建议加授萧道成为太傅，再赐给黄钺，命中书舍人虞整撰写诏书。

道成所亲任遐曰：“此大事，应报褚公。”道成曰：“褚公不从，奈何？”遐曰：“彦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异节；遐能制之。”渊果无违异。

萧道成亲信任遐说：“这种大事，应该告诉褚渊。”萧道成说：“褚渊万一不同意，怎么办？”任遐说：“褚渊珍惜生命，爱护妻子儿女，并无奇特的崐才能和高尚的节操，我能制住他。”褚渊果然不表示反对。

丙午，诏进道成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使持节、太尉、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辞殊礼。

丙午（初二），顺帝下诏，赐给萧道成持有黄钺，任命他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兼扬州牧，上殿时可以穿鞋佩剑、入朝时不必快步小跑、奏事时不称名，使持节、太尉、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南徐州刺史等官职，仍然如故。萧道成坚决辞让特殊的礼遇。

[16]以扬州刺史晋熙王燮为司徒。

[16]任命扬州刺史、晋熙王刘燮为司徒。

[17]戊申，太傅道成以萧映为南充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萧晃为豫州刺史。

[17]戊申（初四），太傅萧道成任命萧映为南兖州刺史。冬季，十月，丁丑（初三），任命萧晃为豫州刺史。

[18]己卯，获孙昙，杀之。

[18]己卯（初五），抓获叛军将领孙昙，斩首。

[19]魏员外散骑常侍郑羲来聘。

[19]北魏员外散骑常侍郑羲前来访问。

[20]壬寅，立皇后谢氏。后，庄之孙也。

[20]壬寅（二十八日），顺帝王谢梵境为皇后。谢梵境是谢庄的孙女。

[21]十一月，癸亥，临澧侯刘晃坐谋反，与其党皆伏诛。晃，秉之从子也。

[21]十一月，癸亥（二十日），临澧侯刘晃谋反，连同他的同党，一并诛杀。刘晃是刘秉的侄儿。

[22]甲子，徙南阳王为随郡王。

[22]甲子，（二十一日），改封南阳王刘为随郡王。

[23]魏冯太后忌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诬云惠将南叛；十二月，癸巳，诛惠及妻并其子弟。太后以猜嫌所夷灭者十余家，而惠所历皆有善政，魏人尤冤惜之。

[23]北魏冯太后猜忌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于是诬陷李惠将投刘宋。十二月，癸巳（二十日），诛杀李惠和他的妻子以及弟弟、儿子。冯太后因猜疑而屠杀灭十余家。李惠历任官职，都有成绩，北魏的百姓特别为他呼冤痛惜。

[24]尚书令王僧虔奏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大明中即以宫悬合和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又，今之清商，实由铜爵，三祖风流，遗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弥贵，中庸和雅，莫近于斯。而情变听移，稍复销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民间竞造新声杂曲，烦淫无极，宜命有司悉加补缀。”朝廷从之。

[24]刘宋尚书令王僧虔奏称：“朝廷所用的礼节和音乐，大多违反古代正式规范，大明中期，就把悬挂的钟磬用来伴奏舞和拂舞，节奏虽然可以合拍，但不够高雅，有失体统。另外，现在流行的清商乐，实际上来自铜雀台。曹氏三代帝王的风韵，遗留下来的乐声，仍在耳际。京师洛阳，对它十分崇尚。到了长江以南，更显得高贵，没有再比它更中庸清雅的了。可是，情况不断变化，欣赏趣味也跟着转移，以后，逐渐衰落。十几年之间，失传的将近一半，民间竞相制作新的歌曲，淫乱杂芜，应该命令有关部门，加以整理补充。”朝廷批准。

[25]是岁，魏怀州刺史高允以老疾告归乡里，寻复以安车徵至平城，拜镇军大将军、中书监；固辞，不许。乘车入殿，朝贺不拜。

[25]这一年，北魏怀州刺中高允，因年老及患病请准退职，回到家乡。不久，又被朝廷用安车征到平城，任命为镇军大将军、中书监。高允坚决辞让，朝廷不准。准许他坐车直接到上殿，朝贺时不用叩头行礼。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五卷

齐纪一 太祖高皇帝建元元年（己未、479）

齐纪一 齐高帝建元元年（己未，公元479年）

[1]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萧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王延之为江州刺史，安南长史萧子良为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会稽太守。

[1]春季，正月，甲辰（初二），刘宋顺帝任命江州刺史萧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任命尚书左仆射王延之为江州刺史，任命安南长史萧子良为都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会稽太守。

初，沈攸之欲聚众，开民相告，士民坐执役者甚众；嶷至镇，一日罢遣三千余人。府州仪物，务存俭约，轻刑薄敛，所部大悦。

当初，沈攸之准备聚众起事的时候，允许百姓互相告发，因此获罪服役的士人和平民甚为众多。萧嶷来到荆州以后，在一天以内就遣散了三千多人。刺史府与州衙中礼仪器物的陈设，都力求保持俭省节约，又能放宽刑罚，减少赋役，所以本州百姓大为欢悦。

[2]辛亥，以竟陵世子赜为尚书仆射，进号中军大将军、平府仪同三司。

[2]辛亥（初九），顺帝任命竟陵世子萧赜为尚书仆射，晋升封号为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3]太傅道成以谢有重名，必欲引参佐命，以为左长史。尝置酒与论魏、晋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曰："晋文世事魏室，必将身终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道成不悦。甲寅，以为侍中，更以王俭为左长史。

[3]太傅萧道成因谢名声显著，一定要延引他参与辅佐自己开创新朝，便让他担任左长史。萧道成曾经摆上酒席，与谢谈论魏晋时期的旧事，乘机说："石苞没有及早劝说晋文王司马昭登基，等他死后，才去痛哭，与汉冯异相比，还不算是通晓机宜的啊。"谢说："晋文王累世事奉魏室，必然要使自己终生北面称臣。假如曹魏依照唐尧把帝位传给虞舜的先例行事，晋文王也应当经过三次推让，才显得更为崇

高。”萧道成很不高兴。甲寅（十二日），顺帝任命谢为侍中，另外任命王俭为左长史。

[4]丙辰，以给事黄门侍郎萧长懋为雍州刺史。

[4]丙辰（十四日），顺帝任命给事黄门侍郎萧长懋为雍州刺史。

[5]二月，丙子，邵陵殇王友卒。

[5]二月，丙子（初四），宋邵陵殇王刘友去世。

[6]辛巳，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代郡温泉。

[6]辛巳（初九），北魏太皇太后及北魏国主孝文帝前往代郡温泉。

[7]甲午，诏申前命，命太傅赞拜不名。

[7]甲午（二十二日），顺帝颁诏重申以前的命令，让太傅萧道成朝拜时，不必自己称名。

[8]已亥，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西宫。

[8]己亥（二十七日），北魏太皇太后及孝文帝前往西宫。

[9]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9]三月，癸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10]甲辰，以太傅为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加九锡；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已巳，诏齐国官爵礼仪，并仿天朝。丙午，以世子赜领南豫州刺史。

[10]甲辰（初二），顺帝任命太傅萧道成为相国，总领百官，封给他十个郡的封地，号称齐公，颁赐九锡，让他仍然担任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己巳（疑误），顺帝颁诏决定，齐国的官职爵和礼典仪式，一概仿效朝廷。丙午（初四），顺帝任命萧道成的世子萧赜兼任南豫州刺史。

[11]杨运长去宣城郡还家，齐公遣人杀之。凌源令潘智与运长厚善；临川王绰，义庆之孙也，绰遣腹心陈赞说智曰：“君先帝旧人，身是宗室近属，如此形势，岂得久全！若招合内外，计多有从者。台城内人常有此心，苦无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齐公。庚戌，诛绰兄弟及其党与。

[11]杨运长离开宣城郡解职回家的时候，齐公萧道成派人将他杀死。凌源县令潘智与杨运长交情深厚。临川王刘绰，是刘义庆的孙子。刘绰派遣亲信陈崐劝诱潘智说："您是先朝皇帝的故旧之人，我本人是宗室的近亲，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能够长期得以保全吗？如果我们招揽聚集朝廷内外的人们，估计会有许多人追随。宫城以内的人经常抱有这种想法，只是苦于没有人提出这一主张罢了。"潘智当即把这番话向齐公萧道成禀告。庚戌（初八），齐公萧道成诛杀了刘绰兄弟及其党羽。

[12]甲寅，齐公受策命，赦其境内，以石头为世子宫，一如东宫。褚渊引何曾自魏司徒为晋丞相故事，求为齐官，齐公不许。以王俭为齐尚书右仆射，领吏部；俭时年二十八。

[12]甲寅（十二日），齐公萧道成接受策书的任命，大赦齐国境内的囚犯，以石头城为世子的宫室，与皇室设立东宫完全一样。褚渊援引何曾由曹魏的司徒担任西晋的丞相的旧事，请求担任齐国的官员，齐公萧道成没有应允。他却任命王俭为齐国尚书右仆射，主管吏部。当时，王俭只有二十八岁。

夏，四月，壬申朔，进齐公爵为王，增封十郡。

夏季，四月，壬申朔（初一），顺帝进封齐公萧道成的爵位为王，增加十个郡的封地。

甲戌，武陵王赞卒，非疾也。

甲戌（初三），武陵王刘赞故去，他并不是因病而终的。

丙戌，加齐王殊礼，进世子为太子。

丙戌（十五日），顺帝以特殊的礼节对待齐王萧道成，将齐国的世子称作太子。

辛卯，宋顺帝下诏禅位于齐。壬辰，帝当临轩，不肯出，兆于佛盖之下，王敬则勒兵殿庭，以板舆入迎帝。太后惧，自帅阉人索得之，敬则启譬令出，引令升车。帝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帝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宫中皆哭。帝拍敬则手曰："必无过虑，当饷辅国十万钱。"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谢在直，当解玺绶，阳为不知，曰："有何公事？"传诏云："解玺绶授齐王。"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

卧。传诏惧，使称疾，欲取兼人，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仍登车还宅。乃以王俭为侍中，解玺绶。礼毕，帝乘画轮车，出东掖门就东邸。问：“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应者。右光禄大夫王琨，华之从父弟也，在晋世已为郎中，至是，攀车獭尾恸哭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乃复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百官雨泣。

辛卯（二十日），刘宋顺帝颁诏将帝位传让给齐王。壬辰（二十一日），顺帝应当到殿前去会见百官，但他不肯出面，却逃到佛像的宝盖下面。王敬则率领军队来到宫殿的庭院中，抬着一顶木板轿子入宫，去迎接顺帝。太后害怕了，便亲自率领宦官找到了顺帝，王敬则劝诱顺帝，让他从宝盖下面出来，领着他上了轿子。顺帝止住眼泪，对王敬则说：“准备杀死我吗？”王敬则说：“只是让你到另外的宫殿中居住罢了。您家先前取代司马氏一家也是这样做的。”顺帝掉着眼泪弹着食指说：“但愿我今后生生世世永远不再生在帝王家中！”宫中的人们都哭泣起来。顺帝拍着王敬则的手说：“如果不发生意外，就赠送给你十万钱。”当天，百官为齐王陪席，侍中谢正在值班，应当解送玺印，但他假装不知道，还说：“有什么公事吗？”有人传达诏旨说：“解送玺印，交给齐王。”谢说：“齐王自然应当另有自己的侍中。”说着，他便拉过枕头，躺了下来。传达诏旨的官员害怕了，便让谢声称得了疾病，打算另找一个兼任侍中的人，谢说：“我没有生病，为什么说我有病！”于是，他穿着朝服，徒步走出东掖门，上了车，回住宅去了。齐王便让王俭担任侍中，解送玺印。礼典结束以后，顺帝坐着彩漆画轮的车子，出了东掖门，前往太子的府邸。顺帝问：“为什么今天没有器乐演奏？”周围的人都没有回答。右光禄大夫王琨是王华的堂弟，在晋朝已经担任了郎中，到了此时，他抓着车上悬着的獭尾痛哭着说：“人们都为长寿高兴，老臣却为长寿悲哀。既然此身不能够及早死去，所以才屡次目睹今天发生的这种事情！”他呜呜咽咽地哭泣着，难以自制，百官也都泪如雨下。

司空兼太保褚渊等奉玺绶，帅百官诣齐宫劝进；王辞让未受。渊从弟前安成太守谓渊子贲曰：“司空今日何在？”贲曰：“奉玺绶在齐大司马门。”曰：“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还宫，大赦，改元。奉宋顺帝为汝阴王，优崇之

礼，皆仿宋初。筑宫丹杨，置兵守卫之。宋神主迁汝阴庙，诸王皆降为公；自非宣力齐室，余皆除国，独置南康、华容、乡三国，以奉刘穆之、王弘、何无忌之后，除国者凡百二十人。二台官僚，依任摄职，名号不同、员限盈长者，别更详议。

司空兼太保褚渊等人捧上玺印，率领百官前往齐王宫请萧道成即帝位，齐王推辞谦让，没有接受。褚渊的堂弟、前任安成太守褚对褚渊的儿子褚贲说："今天司空却在哪里？"褚贲说："在齐王宫大司马门奉献玺印。"褚说："我真不知道你家司空把一家的物件交给另一家，这又算怎么一回事情！"甲午（二十三日），齐王在建康南郊即帝位。南齐高帝回宫以后，大赦天下罪囚，更改年号为建元。南齐高帝将顺帝奉为汝阴王，优待尊崇汝阴王的礼典，完全效仿刘宋初年的做法。高帝在丹杨为顺帝修筑宫室，并设置兵力守卫。刘宋诸帝的神位都被迁移到汝阴庙中，刘宋诸王都被降爵为公；如果没有为齐室出力，公侯以下一律削除国号，唯独设置南康、华容、萍乡三国，以便奉养刘穆之、王弘与何无忌的后人；削除国号的诸王计有一百二十人。刘宋与萧齐两朝廷的官员仍然保持原来的职位，对于官名称谓不同和官员超过名额的情况，另外再加详细计议。

以褚渊为司徒。宾客贺者满座。褚叹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门户不幸，乃复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不当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复有期颐之寿！"渊固辞不拜。

高帝任命褚渊为司徒，前来祝贺的人和宾客挤满了座席。褚叹息着说："褚渊从少年时代便建树了自己的名望与操行，有谁料想得到他会猖狂到这般地步！褚家门户不幸，才会又有今天的拜官之举。假使褚渊在担任中书郎的时候死去了，难道不会成为一位名士吗！如今他的名誉与德行都败坏了，可是偏偏会长命百岁！"于是，褚渊坚决不肯接受任命。

奉朝请河东裴上表，数帝过恶，挂冠径去；帝怒，杀之。太子赜请杀谢，帝曰："杀之遂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废于家。

奉朝请、河东人氏裴上表指斥高帝的过失与丑行，直接辞官离去。高帝大怒，将他杀死。太子萧赜请求杀掉谢，高帝说："杀了他，便成

就了他的名望了。我们恰恰应该把他置之度外包容下来哩。”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谢终于因事被废免在家中。

帝问为政于前抚军行参军沛国刘，对曰：“政在《孝经》。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车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矣。”帝叹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

高帝向前任抚军行参军沛国人氏刘询问如何处理政务，刘回答说：“政务就在《孝经》里面。大凡刘宋灭亡，陛下得国的原因，其中都包含着《孝经》阐述的道理。倘若陛下能够将前车之鉴引以为诫，再加上待人宽和仁厚，即使国家已经垂危了，也可以安定下来；倘苦陛下重蹈覆辙，即使国家原来很安定，也一定会招致危亡。”高帝感叹着说：“儒士的话，真是可以用作万代之宝啊！”

[13]丙申，魏主如崞山。

[13]丙申（二十五日），北魏孝文帝前往崞山。

[14]丁酉，以太子詹事张绪为中书令，齐国左卫将军陈显达为中护军，右卫将军李安民为中领军。绪，岱之兄子也。

[14]丁酉（二十六日），高帝任命太子詹事张绪为中书令，任命齐国左卫将军陈显达为中护军，任命右卫将军李安民为中领军。张绪是张岱的哥哥的儿子。

[15]戊戌，以荆州刺史嶷为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映为荆州刺史。

[15]戊戌（二十七日），齐高帝任命荆州刺史萧嶷为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任命南兖州刺史萧映为荆州刺史。

[16]帝命群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请除宋氏大明、泰始以来诸苛政细制，以崇简易。”又以为：“交州险远，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创始，宜怀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宝，实非圣朝所须之急，讨伐之事，谓宜且停。”给事黄门郎清河崔祖思亦上言，以为：“人不学则不知道，此悖逆祸乱所由生也。今无员之官，空受禄力，雕耗民财。宜开文武二学崐，课台、府、州、国限外之人各从所乐，依方习业。若有废惰者，遣还故郡；经艺优殊者，待以不

次。又，今陛下虽躬履节俭，而群下犹安习侈靡。宜褒进朝士之约素清修者，贬退其骄奢荒淫者，则风欲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责成郡县。世祖徵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竞作威福，营私纳赂，公私劳扰。会稽太守闻喜公子良上表极陈其弊，以为：“台有求须，但明下诏敕，为之期会，则人思自竭；若有稽迟，自依纠坐之科。今虽台使盈凑，会取正属所办，徒相疑愤，反更淹懈，宜悉停台使。”员外散骑郎刘思效上言：“宋自大明以来，渐见凋弊，徵赋有加而天府尤贫。小民嗷嗷，殆无生意；而贵族富室，以侈丽相高，乃至山泽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赏，或以表付外，使有司详择所宜，奏行之。已亥，诏：“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

[16]高帝命令群臣各自进言朝政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说：“请废除刘宋大明、泰始年间以来的各项苛暴琐碎的政令与制度，以示崇尚简要平易。”他还认为：“交州地势险要而又荒僻遥远，由于宋末年政令苛暴，终于招致民怨，导致叛乱。如今广远深入的教化刚刚开创，应当以恩惠与德行感化他们。况且交州土地上出产的物品，只有珠宝，这实在不是我朝急切需要的东西。所以，讨伐交州的事情，我认为应当暂时停止下来。”给事黄门郎清河人氏崔祖思进言也认为：“如果人们不肯求学，就不明白道理，这正是叛逆与祸乱所以产生的根由。现在，不在名额以内的官员，白白享受俸禄和人力的供养，损耗民众的财富。应当开设文武两类学校，考核朝廷、府州、封国中编制以外的官员，使他们各自按照本人的意愿，根据规定的办法熟悉学业。如果有人荒废学业，便将他遣返本郡；如果有人经学优异，便不拘等次地任用他。再者，如今虽然陛下亲自奉行节约俭省的风尚，但是群臣仍然过惯并安于奢移浪费的生活。应当表彰进用节俭朴素、持身清正的朝廷中的官员，贬抑斥逐那些骄横奢侈、耽于佚乐的官员，当前的风尚习俗就可以得到改变了。”刘宋文帝元嘉年间，完全是督责郡县去完成所有的事情。刘宋孝武帝凡事都要求火速办理，认为郡县行动缓慢，便开始由朝廷派遣使者督责郡县。从此，派出的使者到处交错而行，争着恃势弄权，谋求私利，收受贿赂，官府与百姓都遭受使者的困扰。会稽太守闻喜公萧子良上表，极力陈述这一弊病，他认为：“如果朝廷有所需求，只要公开颁发诏书敕令，指定期限，人们自然就会想方设法地去完成任务了。如果耽误了期限，自然应该依

照法令举发惩处。现在，虽然朝廷的使者遍布各地，可是各种事情仍然需要通过州县官员去办理。结果，徒然使得朝廷的使者与负责其事的官员相互猜疑怀恨，反而使朝廷的命令实行得更为迟缓松懈。所以，朝廷应当将派出的使者全部停罢。”员外散骑郎刘思效进言说："宋自从大明年间以来，逐渐显现出衰败的迹象。虽然征收赋税不断增加，但是朝廷的库存却愈见贫乏。平民哀鸣不止，几乎已经没有生机。然而，贵族富户以生活奢侈豪华相互炫耀，却使山林湖泽间的百姓，甚至于不敢采摘他们的水草充饥。陛下应当完全刷新王者的政教，改正这一过失。”高帝对刘善明等人都给与奖励，还将有的表奏交付外廷，让有关部门详细斟酌适用的办法，上奏施行。己亥（二十八日），高帝颁诏说："皇子、皇孙两宫和诸王，一律不允许营建庄园别墅，霸占山林湖泊。”

[17]魏主还平城。

[17]北魏孝文帝返回平城。

[18]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皆坐贪残不法，洛侯、目辰伏诛，提徙边。

[18]北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拓跋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人都因贪婪残暴，行为不轨而获罪，尉洛侯与拓跋目辰被判处死刑，陈提流放到边远地区服役。

又诏以"候官千数，重罪受赇不列，轻罪吹毛发举，宜悉罢之。”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使防逻街术，执喧斗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得安业。

北魏孝文帝还颁诏说："朝廷设置负责侦察内外的官员有一千多人，他们对于犯有重罪的人，只要收到贿赂，便不再举报，却对犯罪较轻的人吹毛求疵地揭发检举，应当将侦察内外的官员全部罢除。”北魏重新设置数百名恭谨正直的人员，让他们在城邑的街道上巡逻防卫，捉拿任意喧闹打斗的人。从此，官吏与百姓才得以各安本业。

[19]自泰始以来，内外多虞，将帅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民上表，以为"自非淮北常备外，余军悉皆输遣；若亲近宜立随身者，听限人数。”上从之；五月，辛亥，诏断众募。

[19]刘宋自从泰始年间以来，国家不断发生内忧外患，将帅各自募集部曲，集结在建康周围。李安民上表认为："如果不属于淮北常备军，其余各军应当将募集的兵士全部遣送回去。倘若属于与主帅亲密

接近、适合随侍身旁的兵士，可以让他们限定人数。”高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五月，辛亥（初十），高帝颁诏命令禁止将帅招募部曲。

[20]壬子，上赏佐命之功，褚渊、王俭等进爵、增户各有差。处士何点谓人曰：“我作《齐书》已竟，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点，尚之孙也。渊母宋始安公主，继母吴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俭母武康公主；又尚阳羡公主。故点云然。

[20]壬子（十一日），高帝封赏辅佐自己建立新朝的功臣，褚渊、王俭等人晋升爵位，增加封户，各有等差。隐士何点对人说：“我已经把《齐书》撰写完毕，有一段论赞是这样说的：‘褚渊既是世家大族，王俭也是国家的精英。他们连自己的舅父都背叛了，又哪里有功夫顾惜自己的国家！’”何点是何尚之的孙子。褚渊的母亲是刘宋的始安公主，继母是吴郡公主，自己又娶了巴西公主，王俭的母亲是武康公主，自己又娶了阳羡公主。所以，何点才有这种说法。

[21]己未，或走马过汝阴王之门，卫士恐。有为乱者奔入杀王，而以疾闻，上不罪而赏之。辛酉，杀宋宗室阴安公燮等，无少长皆死。前豫州刺史刘澄之，遵考之子也，与褚渊善，渊为之固请曰：“澄之兄弟不武，且于刘宗又疏。”故遵考之族独得免。

[21]己未（十八日），有人骑马经过汝阴王家门，卫士们便恐惧起来。有一个作乱的人跑进去杀死了汝阴王，却以汝阴王病故上报，高帝对他不但没有治罪，而且奖赏了他。辛酉（二十日），高帝杀害了刘宋宗室阴安公刘燮等人，对这些人家，无论老少，一律处死。前任豫州刺史刘澄之是刘遵考的儿子。由于他与褚渊交好，褚渊便替他再三讲情说：“刘澄之兄弟并不通晓军事，况且他们与刘氏的宗支关系又很疏远呢。”所以，只有刘遵考的家族得免于一死。

[22]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陈氏曰孝皇后。

[22]丙寅（二十五日），高帝追尊亡父为宣皇帝，追尊亡母陈氏为考皇后。

[23]丁卯，封皇子钧为衡阳王。

[23]丁卯（二十六日），高帝将皇子萧钧封为衡阳王。

[24]上谓兖州刺史垣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虏必以纳刘昶为辞，侵犯边鄙。寿阳当虏之冲，非卿无以制此虏也。”乃徙崇祖为豫州

刺史。

[24]高帝对兖州刺史垣崇祖说："我新近才得到天下，魏虏肯定会以我们收容刘昶为口实，前来侵犯边界地区。寿阳地当魏虏南下的交通要道，如果没有你前去镇守，就无法制服这些胡虏了。"于是，高帝将垣崇祖改任为豫州刺史。

[25]六月，丙子，诛游击将军姚道和，以其贰于沈攸之也。

[25]六月，丙子（初六），高帝诛杀游击将军姚道和，这是由于他因沈攸之起事而对朝廷怀有二心的原故。

[26]甲子，立王太子赜为皇太子；皇子嶷为豫章王，映为临川王，晃为长沙王，晔为武陵王，皓为安成王，锵为鄱阳王，铄为桂阳王，鉴为广陵王；皇孙长懋为南郡王。

[26]甲子（十四日），南齐高帝立王太子萧赜为皇太子，皇子萧嶷为豫章王，萧映为临川王，萧晃为长沙王，萧晔为武陵王，萧为安成王，萧锵为鄱阳王，萧铄为桂阳王，萧鉴为广陵王，皇孙萧长懋为南郡王。

[27]乙酉，葬宋顺帝于遂宁陵。

[27]乙酉（十五日），刘宋顺帝被安葬在遂宁陵。

[28]帝以建康居民舛杂，多奸盗，欲立符伍以相检括，右仆射王俭谏曰："京师之地，四方辐凑，必也持符，于事既烦，理成不旷；谢安所谓'不尔何以为京师'也。"乃止。[28]由于建康居民成份复杂，存在着许多奸恶的盗贼，高帝打算设置符信，编制军民户籍，以五人为伍，以便孝察。右仆射王俭进谏说："京城地区，各地人员汇集，如果一定要手执符信，事体既很烦琐，在情理上说，就难以持久，这就是谢安所说的'不这样怎么可以叫做京城'的意思了。"于是，高帝取消了原来的打算。

[29]初，交州刺史李长仁卒，从弟叔献代领州事，以号令未行，遣使求刺史于宋。宋以南海太守沈焕为交州刺史，以叔献为焕宁远司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献既得朝命，人情服从，遂发兵宁险，不纳焕。焕停郁林，病卒。

[29]当初，交州刺史李长仁故去以后，堂弟李叔献代替他统领州中事务，由于不能够有效地发号施令，他便派遣使者向刘宋朝廷请求任

命刺史。刘宋朝廷任命南海太守沈焕为交州刺史，任命李叔献为沈焕的宁远司马和武平、新昌二郡太守。李叔献得到朝廷的任命以后，人心对他便顺服了。于是，李叔献调集兵力，防守险要，不让沈焕进境到任。沈焕在郁林停留下来，因病故去。

秋，七月，丁未，诏曰："交趾、比景独隔书朔，斯乃前运方季，因迷遂往。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献为刺史，抚安南土。"

秋季，七月，丁未（初七），高帝颁诏："只有交趾、比景没有接受朝廷颁布的年号，这是由于前朝的国运正当穷途末路的时候，两国产生了迷惘，于是不肯前来请授年号。根据这一特殊情况，应当赦免交州，现在就任命李叔献为交州刺史，前去安抚南疆。"

[30]魏葭芦镇主杨广香请降，丙辰，以广香为沙州刺史。

[30]北魏葭芦镇主杨广香请求归降。丙辰（十六日），齐高帝任命杨广香为沙州刺史。

[31]八月，乙亥，魏主如方山；丁丑，还宫。

[31]八月，乙亥（初六），北魏孝文帝前往方山。丁丑（初八），返回宫中。

[32]上闻魏将入寇，九月，乙巳，以豫章王嶷为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如故；以临川王映为扬州刺史。

[32]高帝听说北魏将领准备前来侵犯，九月，乙巳（初六），任命豫章王萧嶷为荆、湘二州刺史，仍旧担任都督的职务，还任命临川王萧映为扬州刺史。

[33]丙午，以司空褚渊领尚书令。

[33]丙午（初七），高帝任命司空褚渊兼任尚书令。

[34]壬子，魏以侍中、司徒、东阳王丕为太尉，侍中、尚书右仆射陈建为司徒，侍中、尚书代人苟颓为司空。

[34]壬子（十三日），北魏任命侍中、司徒、东阳王拓跋丕为太尉，任命侍中、尚书右仆射陈建为司徒，任命侍中、尚书代郡人氏苟颓为司空。

[35]己未，魏安乐厉王长乐谋反，赐死。

[35]己未（二十日），北魏安乐厉王拓跋长乐谋反，孝文帝赐他自杀。

[36]庚申，魏陇西宣王源贺卒。

[36]庚申（二十一日），北魏陇西宣王源贺去世。

[37]冬，十月，已巳朔，魏大赦。

[37]冬季，十月，己巳朔（初一），北魏大赦。

[38]癸未，汝阴太妃王氏卒，谥曰宋恭皇后。

[38]癸未（十五日），南齐汝阴王太妃王氏故去，谥号称作宋恭皇后。

[39]初，晋寿民李乌奴与白水氐杨成等寇梁州，梁州刺史范柏年说降乌奴，击成，破之。及沈攸之事起，柏年遣兵出魏兴，声云入援，实候望形势。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诏柏年与乌奴俱下，乌奴劝柏年不受代；柏年计未决，玄邈已至，柏年乃留鸟奴于汉中，还至魏兴，盘桓不进。左卫率豫章胡谐之尝就柏年求马，柏年曰："马非狗也，安能应无巳之求！"待使者甚薄；使者还，语谐之曰："柏年云：'胡谐之何物狗！所求无厌！'"谐之恨之，谮于上曰："柏年恃险聚众，俗专据一州。"上使雍州刺史南郡王长懋诱柏年，启为府长史。柏年至襄阳，上欲不问，谐之曰："见虎格得，而纵上山乎？"甲午，赐柏年死。李乌奴叛入氐，依杨文弘，引氐兵千余人寇梁州，陷白马戍。王玄邈使人诈降诱乌奴，乌奴轻兵袭州城，玄邈伏兵邀击，大破之，乌奴挺身复走入氐。

[39]当初，晋寿百姓李乌奴与白水氐人杨成等人进犯梁州，梁州刺史范柏崐年劝说李乌奴归降，前去进击杨成，并打败了他。及至沈攸之举兵反抗朝廷，范柏年派兵由魏兴进发，声称前去援助朝廷，实际是在观望事态的发展情况。事情平息以后，朝廷派遣王玄邈去接替他的职位，命令范柏年与李乌奴一起前往京城，李乌奴劝说范柏年不要接受替代。范柏年的打算还没有决定下来，王玄邈已经来到。于是，范柏年将李乌奴留在汉中，自己回到魏兴，便有意逗留，不向前进发了。左卫率豫章人氏胡谐之曾经到范柏年那里索取马匹，范柏年说："马可不是狗啊，我怎么能够满足你毫无止境的要求！"范柏年对胡谐之的使者待遇非常菲薄，使者回去以后，告诉胡谐之说："范柏年说：'胡谐之是什么狗东西！索求起来，永不满足！'"胡谐之记恨范柏年，便向齐高帝诬陷他说："范柏年凭借险要，聚集徒众，打算割据一州。"齐高帝让雍州刺史南郡王萧长懋劝导范柏年，萧长懋奏请任命他

为本州长史。范柏年来到襄阳以后，齐高帝打算不再追究下去，胡谐之却说："眼看着老虎就要捕获到手了，难道还要放虎归山吗？"甲午（二十六日），高帝赐范柏年自裁而死。李乌奴背叛朝廷，逃到氐人居住的地区去，投靠了杨文弘，带领着氐人的兵马一千多人侵犯梁州，攻陷了白马戍。王玄邈让人佯装投降，引诱李乌奴上钩。李乌奴率领兵马轻装偷袭梁州城，王玄邈埋伏着的兵马拦击阻截，大破李乌奴。李乌奴脱身以后，便又逃到氐人中间去了。

初，玄邈为青州刺史，上在淮阴，为宋太宗所疑，欲北附魏，遣书结玄邈。玄邈长史清河房叔安曰："将军居方州之重，无故举忠孝而弃之，三齐之士，宁蹈东海而死耳，不敢随将军也。"玄邈乃不答上书。及罢州还，至淮阴，严军直过；至建康，启太宗，称上有异志。及上为骠骑，引为司马，玄邈甚惧，而上待之如初。及破乌奴，上曰："玄邈果不负吾意遇也。"叔安为宁蜀太守，上赏其忠正，欲用为梁州，会病卒。

当初，王玄邈担任青州刺史的时候，高帝正在镇守淮阴，遭到刘宋明帝的猜疑，准备北上依附北魏，便写信邀请王玄邈联合行动。王玄邈的长史清河人氏房叔安说："将军担负着一州的重任，没来由地将忠孝之道全部抛弃，三齐地区的人们宁肯跳到东海中淹死，也不敢随从将军的。"于是，王玄邈便没有对高帝的书信作出答复。及至王玄邈解职回京，行至淮阴，他让军队严密警戒，径直开了过去。到达建康以后，他把事情告诉了刘宋明帝，声称高帝怀有叛变的意图。及至高帝担任骠骑大将军的时候，他延引了王玄邈担任司马，王玄邈非常恐惧，但高帝却仍然象往常一样地对待他。到了打败李乌奴的时候，高帝说："王玄邈果然没有辜负我内心对他的器重啊。"当时，房叔安担任宁蜀太守，高帝赏识他为人忠诚正直，打算任用他为梁州刺史，却正赶上他因病去世。

[40]十一月，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

[40]十一月，辛亥（十三日），高帝将裴氏立为皇太子妃。

[41]癸丑，魏遣假梁郡王嘉督二将出淮阴，陇西公琛督三将出广陵，河东公薛虎子督三将出寿阳，奉丹杨王刘昶入寇；许昶以克复旧业，世胙江南，称藩于魏。蛮酋桓诞请为前驱，以诞为南征西道大都督。义阳民谢天盖自称司州刺史，欲以州附魏，魏乐陵镇将韦珍引兵

渡淮应接。豫章王嶷遣中兵参军萧惠朗将二千人助司州刺史萧景先讨天盖，韦珍略七千余户而去。景先，上之从子也。南兖州刺史王敬则闻魏将济淮，委镇还建康，士民惊散，既而魏意不至。上以其功臣，不问。

[41]癸丑（十五日），北魏孝文帝派遣假梁郡王拓跋嘉督统两员将领出兵淮阴，陇西公拓跋琛督统三员将领出兵广陵，河东公薛虎子督统三员将领出兵寿阳，共同辅佐丹杨王刘昶前来侵犯南齐。北魏答应让刘昶恢复刘宋昔日的基业，世世代代统辖江南地区，条件是他必须做北魏的藩属之国。蛮人酋长桓诞请求担任前锋，孝文帝便任命桓诞为南征西道大都督。南齐义阳平民谢天盖自称司州刺史，准备率领全州归附北魏，北魏乐陵镇将韦珍领兵渡过淮水，前来接应。南齐豫章王萧嶷派遣中兵参军萧惠朗带领两千人，帮助司州刺史萧景先讨伐谢天盖，韦珍劫掠人口七千多户，便撤离了。萧景先是齐高帝的侄子。南兖州刺史王敬则得知北魏将领渡过淮水，便丢下本镇，返回建康，致使南兖州百姓惊惶失散，但后来北魏军队始终没有到来。齐高帝因王敬则是有功之臣，便没有追究罪责。

上之辅宋也，遣骁骑将军王洪范使柔然，约与共攻魏。洪范自蜀出吐谷浑岷历西域乃得达。至是，柔然十余万骑寇魏，至塞上而还。

高帝萧道成辅佐刘宋王室的时候，派遣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约定与柔然共同进攻北魏。王洪范从蜀中出发，过了吐谷浑，历经西域，才得以到达柔然。至此，柔然十多万骑兵侵犯北魏，直抵塞上，才撤军而回。

[42]是岁，魏诏中书监高允议定律令。允虽笃老，而志识不衰。诏以允家贫养薄，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朝晡给膳，朔望致牛酒，月给衣服绵绢；入见则备几杖，问以政治。

[42]本年，北魏孝文帝颁诏，命令中书监高允计议并制定刑律法令。虽然高允老迈年高，但是神志清楚，记忆不衰。由于高允家境贫寒，供养菲薄，孝文帝颁诏命令乐队每隔五天便派十个人前往高允处演奏，以便使高允心情愉快；供给他早晨与晚间的膳食，每逢初一和十五日便送去牛肉与美酒，每月供给衣服、丝绵和绢帛。高允入朝进见的时候，孝文帝便为他准备几案与手杖，向他询问治理国家政务的意见。

[43]契丹莫贺弗勿干帅部落万余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东。

[43]契丹莫贺弗勿干率领部落一万多人前来归附北魏，在白狼水的东面居住下来。

二年（庚申、480）

二年（庚申，公元480年）

[1]春，正月，戊戌朔，大赦。

[1]春季，正月，戊戌朔（初一），南齐大赦。

[2]以司空褚渊为司徒，尚书右仆射王俭为左仆射；渊不受。

[2]高帝萧道成任命司空褚渊为司徒，任命尚书右仆王俭为左仆射。褚渊没有接受任命。

[3]辛丑，上祀南郊。

[3]辛丑（初四），高帝前往南郊祭天。

[4]魏陇西公琛等攻拔马头戍，杀太守刘从。乙卯，诏内外纂严，发兵拒魏，徵南郡王长懋为中军将军，镇石头。

[4]北魏陇西公拓跋琛等人攻克马头戍，将南齐太守刘从杀掉。乙卯（十八日），齐高帝诏令朝廷内外实行戒严，调集兵力，抵御北魏，征召南郡王萧长懋出任中军将军，镇守石头。

[5]魏广川庄王略卒。

[5]北魏广川庄王拓跋略去世。

[6]魏师攻钟离，徐州刺史崔文仲击破之。文仲遣军主崔孝伯渡淮，攻魏茬眉戍主龙得侯等，杀之。文仲，祖思之族人也。

[6]北魏军队进攻钟离，南齐徐州刺史崔文仲将北魏军打败。崔文仲派遣军主崔孝伯渡过淮水，攻打北魏茬眉戍主龙得侯等人，并将他们杀掉。崔文仲是崔祖思的同族。

群蛮依阻山谷，连带荆、湘、雍、郢、司五州之境，闻魏师入寇，□尽发民丁，南襄城蛮秦远乘虚寇潼阳，杀县令。司州蛮引魏兵寇平昌，平昌戍主苟元宾击破之。北上黄蛮文勉德寇汶阳，汶阳太守戴元宾弃城奔江陵；豫章王嶷遣中兵参军刘绪将千人讨之，至当阳，勉德请降，秦远遁去。

各部蛮人凭依着高山深谷，遍布荆州、湘州、雍州、郢州、司州五州的边境上。南齐听说北魏军队前来侵犯，便征集所有的人丁参军。南襄城蛮人秦远趁着朝廷空虚无备的时机侵犯潼阳，杀掉县令。司州蛮人带领北魏军队进犯平昌，平昌戍主苟元宾将他们击败。北上黄蛮人文勉德侵犯汶阳，汶阳太守戴元宾丢下城池，逃奔江陵。豫章王肃嶷派遣中兵参军刘绪率领一千人讨伐文勉德，来到当阳的时候，文勉德请求投降，秦远逃走。

魏将薛道标引兵趣寿阳，上使齐郡太守刘怀慰作冠军将军薛渊书以招道标；魏人闻之，召道标还，使梁郡王嘉代之。怀慰，乘民之子也。二月，丁卯朔，嘉与刘昶寇寿阳。将战，昶四向拜将士，流涕纵横，曰："愿同戮力，以雪仇耻！"

北魏将领薛道标领兵奔赴寿阳，齐高帝让齐郡太守刘怀慰伪造冠军将军薛渊的书信，招抚薛道标。北魏方面闻讯以后，便将薛道标召回，让梁郡王拓跋嘉替代他。刘怀慰是刘乘民的儿子。二月，丁卯朔（初一），拓跋嘉与刘昶侵犯寿阳。在将要交战的时候，刘昶面向东西南北四方，对将士们叩头行礼，崐泪流满面地说："但愿大家齐心合力，为我报仇雪耻！"

魏步骑号二十万，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议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数倍于今，犹以郭大难守，退保内城。且自有肥水，未尝堰也，恐劳而无益。"崇祖曰："若弃外城，虏必据之，外修楼橹，内筑长围，则坐成擒矣。守郭筑堰，是吾不谏之策也。"乃于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筑小城，周为深堑，使数千人守之，曰："虏见城小，以为一举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谋破堰；吾纵水冲之，皆为流尸矣。"魏人果蚁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纱帽，肩舆上城。晡时，决堰下水；魏攻城之众漂坠堑中，人马溺死以千数。魏师退走。

北魏的步、骑兵号称二十万。南齐豫州刺史垣崇祖召集文武官员商议对策，打算整治外城，在肥水上修筑堤坝，加强防守。大家都说："以往，佛狸拓跋焘前来侵犯，南平王兵多将广，士气高昂，兵力是现在的好几倍，尚且认为外城太大，难以守卫，所以退入内城防守。而且，自从有肥水存在以来，从不曾有人在肥水上修筑过堤坝，恐怕此举也是徒劳无益的吧。"垣崇祖说："如果我们放弃外城，胡虏肯定会

占领外城，在外面修建望高台，在里面筑成长墙，那就会使我们坐以待擒了。防守外城，修筑堤坝，这是我绝无劝阻余地的计策啊。”于是，垣崇祖在豫州城的西北方修筑堤坝，拦截肥水，在堤坝的北面修筑一座小城，四周环绕着深深的沟堑，派遣好几千人守卫在那里。垣崇祖说：“胡虏看到此城狭小，以为一下子就可以攻取下来，肯定会全力攻打此城，企图谋求破坏堤坝。这时，我们放肥水冲击他们，他们便都成了漂流着的尸体了。”果然，北魏军队象蚁群般地趋附并攻打小城，垣崇祖头戴白色的纱帽，乘着轿子，登上城来。到了黄昏时分，垣崇祖命令决开堤坝，放水冲灌，北魏攻城的军队全都被冲进沟堑，淹死的人员马匹数以千计。北魏的军队撤退逃跑了。

[7]谢天盖部曲杀天盖以降。

[7]谢天盖的部曲将谢天盖杀掉，归降南齐。

[8]宋自孝建以来，政纲驰紊，簿籍讹谬。上诏黄门郎会稽虞玩之等更加检定，曰：“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巧伪日甚，何以厘革？”玩之上表，以为：“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长。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更立明科，一听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虚昧，州县同科。”上从之。

[8]自孝建年间以来的刘宋朝廷，政务废驰，法纪紊乱，田簿户籍谬误百出。高帝颁诏命令黄门郎会稽人氏虞玩之等人重新核查审定，还说：“户籍，是对百姓的基本记载，是国家治理的端绪。近来弄虚作假的行为日益严重，应当怎样改正整顿呢？”虞玩之上表认为：“元嘉年间，已故的光禄大夫傅隆年过七十，仍然亲手缮写户籍，亲身认真核实。现在，要想使户籍得到整顿和纠正偏失，就一定要使各县长官精勤廉明。我认为应当以元嘉二十七年的户籍为基准，重新制订明确的法令，任凭违法者自首悔过。如果执迷不悟，就一定要依照命令加以制裁。倘若谎报隐瞒，州县官吏与违法者一同治罪。”高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9]上以群蛮数为叛乱，分荆、益置巴州以镇之。壬申，以三巴校尉明慧昭为巴州刺史，领巴东太守。是时，齐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县千四百八十五。

[9]由于各部落蛮人屡次制造叛乱，高帝决定从荆州与扬州两地分出一部分另设巴州，以便镇守。壬申（初六），高帝任命三巴校尉明慧昭为巴州刺史，兼任巴东太守。这时，南齐境内拥有二十三个州，三百九十个郡，一千四百八十五人县。

乙酉，崔文仲遣军主陈靖拔魏竹邑，杀戍主白仲都；崔叔延破魏睢陵，杀淮阳太守梁恶。

乙酉（十九日），崔文仲派遣军主陈靖攻克了北魏的竹邑戍，杀掉戍主白仲都。同时，崔叔延攻破了北魏的睢陵，杀掉淮阳太守梁恶。

[10]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鸾为郢州刺史。鸾，帝兄始安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为帝所养，恩过诸子。

[10]三月，丁酉朔（初一），高帝任命侍中、西昌侯萧鸾为郢州刺史。萧鸾是齐高帝的哥哥始安贞王萧道生的儿子。他幼年丧父，被高帝收养，高帝对崐他的疼爱，超过了亲生诸子。

[11]魏刘昶以雨水方降，表请还师，魏人许之；丙午，遣车骑大将军冯熙将兵迎子。

[11]由于正当雨季，北魏刘昶上表请求将军队撤回，孝文帝允许了他的请求。丙午（初十），孝文帝派遣车骑大将军冯熙率领军队前去迎接刘昶。

[12]夏，四月，辛巳，魏主如白登山；五月，丙申朔，如火山；壬寅，还平城。

[12]夏季，四月，辛巳（十六日），北魏孝文帝前往白登山。五月，丙申朔（初一），孝文帝前往火山。壬寅（初七），返回平城。

[13]自晋以来，建康宫之外城唯设竹篱，而有六门。会有发白虎樽者，言“白门三重关，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立都墙。

[13]自从晋朝以来，建康宫室的外城只是用竹篱环绕着，有六个大门。适逢有人揭开白虎樽的盖子，饮酒进言说：“建康白门三层关，竹篱穿破不完全。”齐高帝被这个人的话感动了，便命令改建城墙。

[14]李乌奴数乘间出寇梁州，豫章王嶷遣中兵参军王图南将益州兵从剑阁掩击之；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发梁州兵屯白马，与图南覆背击乌奴，大破之，乌奴走保武兴。慧景，祖思之族人也。

[14]李乌奴多次乘机出兵侵犯梁州，豫章王萧嶷派遣中兵参军王图南率领益州军队，由剑阁突袭李乌奴。梁州、南秦州两州刺史崔慧景调集梁州军队驻扎在白马，与王图南前后夹击李乌奴，将他打得大败，李乌奴逃往武兴，据城防守。崔慧景是崔祖思的同族。

[15]秋，七月，辛亥，魏主如火山。

[15]秋季，七月，辛亥（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前往火山。

[16]戊午，皇太子穆妃裴氏卒。

[16]戊午（二十四日），南齐皇太子穆妃裴氏故去。

[17]诏南郡王长懋移镇西州。

[17]高帝颁诏命令南郡王萧长懋迁移到西州。

[18]角城戍主举城降魏；秋，八月，丁酉，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又遣平南将军郎大檀等三将出朐城，将军白吐头等二将出海西，将军元泰等二将出连口，将军封延等三将出角城，镇南将军贺罗出下蔡，同入寇。

[18]角城戍主率领全城归降北魏。秋季，八月，丁酉（疑误），北魏派遣徐州刺史梁郡王拓跋嘉迎接角城戍主。北魏还派遣平南将军郎大檀等三员将领出兵朐城，将军白吐头等两员将领出兵海西，将军元泰等两员将领出兵连口，将军封延等三员将领出兵角城，镇南将军贺罗出兵下蔡，一同前去侵犯南齐。

[19]甲辰，魏主如方山；戊申，游武州山石窟寺。庚戌，还平城。

[19]甲辰（疑误），北魏孝文帝前往方山。戊申（疑误），孝文帝游览武州山的石窟寺。庚戌（疑误），孝文帝返回平城。

[20]崔慧景遣长史裴叔保攻李乌奴于武兴，为氐王杨文弘所败。

[20]崔慧景派遣长史裴叔保在武兴进攻李乌奴，被氐王杨文弘击败。

[21]九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21]九月，甲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22]丙午，柔然遣使来聘。

[22]丙午（十三日），柔然派遣使者前来南齐通问修好。

[23]汝南太守常元真、龙骧将军胡青苟降于魏。

[23]汝南太守常元真和龙骧将军胡青苟向北魏投降。

[24]闰月，辛巳，遣领军李安民循行清、泗诸戍以备魏，

[24]闰九月，辛巳（十八日），高帝派遣领军李安民巡视清水、泗水一带的各个据点，防备北魏的进攻。

[25]魏梁郡王嘉帅众十万围朐山，朐山戍主玄元度婴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范阳卢绍之遣子奂将兵助之。庚寅，元度大破魏师。台遣军主崔灵建等将万余人自淮入海，夜至，各举两炬；魏师望见，遁去。

[25]北魏梁郡王拓跋嘉率领十万兵马包围朐山，朐山戍主玄元度环城坚守，青州、冀州两州刺史范阳人氏卢绍之派遣儿子卢奂率兵援助玄元度。庚寅（二十七日），玄元度大败北魏军。南齐朝廷派遣军主崔灵建等人率领一万余人崐由淮水进入东海，黑夜降临的时候，每人各自举着两把火炬，北魏军见此情景，便逃走了。

[26]冬，十月，王俭固请解选职，许之；加俭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领选。上以戢资重，欲加常侍，褚渊曰："圣旨每以蝉冕不宜过多。臣与王俭既已左珥，若复加戢，则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戢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

[26]冬季，二月，王俭再三请求解除自己执掌吏部的职务，高帝答应下来，加授王俭为侍中，任命太子詹事何戢主持铨选。高帝认为何戢的资望很高，便打算加授他为常侍。褚渊说："皇上的旨意往往认为金蝉珥貂的侍从贵近的官员不应该过多。我与王俭已经在朝冠左方加饰貂尾，如果再给何戢挂貂，在六曹尚书、令、仆八座中便有三人冠饰貂尾了。如果让他兼任骁骑将军或是游击将军，职位也不算低的了。"于是，高帝任命何戢为吏部尚书，加任骁骑将军。

[27]甲辰，以沙州刺史杨广香为西秦刺史，又以其子炅为武都太守。

[27]甲辰（十二日），高帝任命沙州刺史杨广香为西秦州刺史，还任命他的儿子杨炅为武都太守。

[28]丁未，魏以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与征南将军桓诞出义阳，镇南将军贺罗出钟离，同入寇。

[28]丁未（十五日），北魏孝文帝任命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与征南将军桓诞出兵义阳，另使镇南将军贺罗出兵钟离，共同前去侵犯南齐。

[29]淮北四州民不乐属魏，常思归江南，上多遣间谍诱之。于是徐州民桓标之、兖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蜂起为寇盗，聚众保五固，推司马朗之为主。魏遣淮阳王尉元、平南将军薛虎子等讨之。

[29]淮水北岸四州百姓不愿意归属北魏，经常希望返回江南地区。高帝派遣了许多暗探前去诱导他们反抗北魏。因此，徐州百姓桓标之、兖州百姓徐猛子等人到处蜂拥而起，明抢暗劫，集结民众，防守五固，推举司马朗之担任首领。北魏派遣淮阳王尉元和平南将军薛虎子等人前去讨伐他们。

[30]十一月，戊寅，丹阳尹王僧虔上言："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名为救疾，实行冤暴。岂有死生大命，而潜制下邑！愚谓囚病必先刺郡，求职司与医对共诊验，远县家人省视，然后处治。"上从之。

[30]十一月，戊寅（十六日），南齐丹阳尹王僧虔进言说："郡县的监狱历来沿袭着用有毒的汤药杀害生病的罪囚的做法，名义上说是要救活病人，实际上是制造冤狱，肆为暴行。怎能将这人命关天的大事，由地方官暗中控制！我认为，如果罪囚病了，一定要先向刺史禀告，要求主管刑狱的官员会同医生一齐前去诊断验查。对于家住僻远各县的罪囚，要让家人前来探望，然后才能处方治病。"高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31]戊子，以杨难当之孙后起为北秦刺史、武都王，镇武兴。

[31]南齐高帝任命杨难当的孙子杨后起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镇守武兴。

[32]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渊为司徒。渊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虏功曹刘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祥，穆之之孙也。祥好文学，而性韵刚疏，撰《宋书》，讥斥禅代；王俭密以闻，坐徙广州而卒。

[32]十二月，戊戌（初七），南齐高帝任命司空褚渊为司徒。褚渊入朝进见，用折扇遮蔽阳光，征虏功曹刘祥在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说："作出这样的举动，羞于当面见人，用扇子遮掩，又有什么用

处！”褚渊说：“穷念书人太出言不逊了！”刘详说：“既然不能诛杀袁粲和刘秉，怎么能不当一个穷念书人呢？”刘祥是刘穆之的孙子。刘祥喜爱文献经典，性情刚正，才调疏狂。他撰修了一部《宋书》，讥讽诋斥帝位禅让，王俭暗中上报高帝，使他因此获罪，被贬到广州，后来就故去了。

太子宴朝臣于玄圃，右卫率沈文季与褚渊语相失，文季怒曰：“渊自谓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

南齐太子萧赜在玄圃宴请朝廷百官，右卫率沈文季与褚渊话不投机，沈文季生气地说：“褚渊认为自己是一个忠臣，不知道他死后怎么还能有脸去见宋明帝！”太子萧赜笑着说：“沈文季是喝醉啦。”[33]壬子，以豫章王嶷为中书监、司空、扬州刺史，以临川王映为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33]壬子（二十一日），南齐高帝任命豫章王萧嶷为中书监、司空、扬州刺史，任命临川王萧映为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和荆州刺史。

[34]是岁，魏尚书令王睿进爵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置王官二十二人，以中书侍郎郑羲为傅，郎中令以下皆当时名士。又拜睿妻丁氏为妃。

[34]本年，北魏尚书令王睿晋升爵位为中山王，加任镇东大将军。王府设置官员二十二人，由中书侍郎郑羲担任王傅，郎中令以下各官职，也都是由当时的知名之士来担任，孝文帝还将王睿的妻子丁氏封为王妃。

三年（辛酉、481）

三年（辛酉，公元481年）

[1]春，正月，封皇子锋为江夏王。

[1]春季，正月，南齐高帝将皇子萧锋封为江夏王。

[2]魏人寇淮阳，围军主成买于甬城，上遣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与军主周盘龙等救之。魏人缘淮大掠，江北民皆惊走渡江，成买力战而死。盘龙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陈深入，魏以万余骑张左右翼围之。或告盘龙云，“奉督已没”，盘龙驰马奋稍，直突魏陈，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复入求盘龙。父子两骑萦扰，魏数万之众莫敢当者；

魏师遂败，杀伤万计。魏师退，李安民等引兵追之，战于孙溪渚，又破之。

[2]北魏军队侵犯淮阳，把军主成买包围在甬城里面，南齐高帝派遣领军将军李安民担任都督，与军主周盘龙等人前去援救成买。北魏军队在淮水沿岸大肆劫掠，长江以北的南齐百姓纷纷惊惶逃走，渡过长江南下，成买奋力战斗而死。周盘龙的儿子周奉叔，率领二百人冲入北魏军阵的深处，北魏派出一万多人的骑兵，分成左右两翼，包围周奉叔。有人向周盘龙报告说："周奉叔已经阵亡。"周盘龙跃马疾驱，奋力挥动长槊，径直冲入北魏军阵，所到之处，无不惊慌溃败。周奉叔冲出敌阵以后，又前去寻找周盘龙。周氏父子两人骑马左右奔驰，四处冲撞，北魏好几万人马中无人有胆量抵挡他们。于是北魏军队败了下来，死伤的人马数以万计。北魏军队撤退的时候，李安民等人又率领军队前去追击，在孙溪渚发生战斗，又一次打败北魏军队。

[3]已卯，魏主南巡，司空苟颓留守；丁亥，魏主至中山。

[3]己卯（十八日），北魏孝文帝南下巡视，司空苟颓留守平城。丁亥（二十六日），北魏孝文帝来到中山。

[4]二月，丁卯朔，魏大赦。

[4]二月，丁卯朔（疑误），北魏大赦。

[5]丁酉，游击将军桓康复败魏师淮阳，进攻樊谐城，拔之。

[5]丁酉（初七），南齐游击将军桓康在淮阳再次打败北魏军队，接着进攻樊谐城，又将该城攻克。

[6]魏主自中山如信都；癸卯，复如中山；庚戌，还，至肆州。

[6]北魏孝文帝从中山前往信都。癸卯（十三日），再次前往中山。庚戌（二十日），孝文帝启程返回，来到肆州。

沙门法秀以妖术惑众，谋作乱于平城；苟颓帅禁兵收掩；悉擒之。魏主还平城，有司囚法秀，加以笼头，铁锁无故自解。魏人穿其颈骨，祝之曰："若果有神，当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乃死。议者或欲尽杀道人，冯太后不可，乃止。

僧人法秀以邪术迷惑民众，打算在平城制造叛乱。苟颓率领禁卫军前去收捕掩袭，将他们全部捉获。孝文帝回到平城以后，有关部门将法秀拘禁起来，给他戴上笼头，但是笼头上的铁锁毫无缘由地自动打

开了。看守人员准备用铁链穿透法秀的颈骨，便诅咒他说："倘若你果真神通广大，就应该让铁链穿不进皮肉。"结果看守人员用铁锁链穿着法秀的颈骨示众，历时三天，法秀这才死去。有些计议此事的人打算将僧人全部杀掉，冯太后不同意，于是没有施行。

[7]垣崇祖之败魏师也，恐魏复寇淮北，乃徙下蔡戍于淮东。既而魏师果至，欲攻下蔡；闻其内徙，欲夷其故城。己酉，崇祖引兵渡淮击魏，大破之，杀获千计。

[7]垣崇祖打败北魏军队以后，担心北魏再来侵犯淮水北岸地区，便将下崌蔡戍迁移淮东地区。不久，北魏军队果然前来，准备攻打下蔡，得知下蔡迁移到内地以后，便打算铲平下蔡旧城。己酉（十九日），垣崇祖率领军队渡过淮水，进击北魏，将北魏打得大败，杀死和捉获得兵员数以千计。

[8]晋、宋之际，荆州刺史多不领南蛮校尉，别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为荆、湘二州刺史，领南蛮。嶷罢，更以侍中王奂为之，奂固辞，曰："西土戎烬之后，痍毁难复。今复割撤太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助强，语实交能相弊。且资力既分，职司增广，众劳务倍，文案滋烦，窃以为国计非允。"癸丑，罢南蛮校尉官。

[8]在晋、宋时期，荆州刺史往往并不兼任南蛮校尉，朝廷另外委派重要官员担任此职。豫章王萧嶷担任荆、湘两州刺史的时候，却兼任了南蛮校尉的职务。萧嶷罢职以后，高帝又让侍中王奂出任两州刺史兼南蛮校尉，王奂再三推辞着说："西部疆土在经受战火以后，遭到的破坏已经难以恢复。现在，朝廷又要分散州郡长官的权力，去设置一些偏将。推重大臣的名望不足以增强实力，说到实际的情况却能够造成弊病。何况物资与权力分散以后，职能部门就增多了，大家的劳务必须成倍增加，公文案卷愈加繁复。我个人认为若为国家利益着想，这种做法并不允当。"癸丑（二十三日），高帝取消了南蛮校尉的建置。

[9]三月，辛酉朔，魏主如肆州；己巳，还平城。

9]三月，辛酉朔（初一），北魏孝文帝前往肆州。己巳，孝文帝返回平城。

[10]魏法秀之乱，事连兰台御史张求等百余人，皆以反法当族。尚书令王睿请诛首恶，宥其余党。乃诏："应诛五族者，降为三族；三族

者，门诛；门诛，止其身。”所免千余人。

[10]北魏法秀作乱的事情，牵连到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多人，按照有关谋反的刑法全部应当灭族。尚书令王睿请求只诛杀罪魁祸首，而宽恕法秀残余的党羽。于是，孝文帝颁诏说：“应当诛灭五族的，降为诛灭三族；应当诛灭三族的，降为诛灭全家；应当诛灭全家的，只诛灭本人。”因此幸免的有一千多人。

[11]夏，四月，已亥，魏主如方山。冯太后乐其山川，曰：“他日必葬我于是，不必山陵也。”乃为太后作寿陵，又建永固石室于山上，欲以为庙。

[11]夏季，四月，己亥（初十），北魏孝文帝前往方山。冯太后喜爱这里山青水秀，便说：“将来一定要把我安葬在此地，不一定要把我合葬在先帝的陵寝中。”于是，孝文帝为冯太后预修陵墓，又在方城山上修建永固石室，准备用作陵庙。

[12]桓标之等有众数万，寨险求援；庚子，诏李安民督诸将往迎之，又使兖州刺史周山图自淮入清，倍道应接。淮北民桓磊破魏师于抱犊固。李安民赴救迟留，标之等皆为魏所灭，余众得南归者尚数千家；魏人亦掠三万余口归平城。

[12]南齐桓标之等人拥有好几万兵马，在险要处安营扎寨，向朝廷请求援助。庚子（十一日），高帝命令李安民督统各位将领前去迎接桓标之等人，还让兖州刺史周山图由淮水转入清水，兼程赶路，前去接应。淮水北岸百姓桓磊在抱犊固打败北魏军队。李安民前去救援，行动缓慢，桓标之等人全部被北魏消灭，得以返回南方的残余百姓仍然有好几千家。北魏人也虏掠了三万多人，送回平城。

[13]魏任城康王云卒。

[13]北魏任城康王拓跋云去世。

[14]五月，壬戌，邓至王像舒遣使入贡于魏。邓至者，羌之别种，国于宕昌之南。

[14]五月，壬戌（初三），邓至王像舒派遣使者向北魏进贡。邓至是羌人的一个分支，在宕昌南面建立国家。

[15]六月，壬子，大赦。

[15]六月，壬子（二十四日），南齐大赦。

[16]甲辰，魏中山宣王王睿卒。睿疾病，太皇太后、魏主屡至其家视疾。及卒，赠太宰，立庙于平城南。文士为睿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及葬，自称亲姻、义旧，哭送者千余人。魏主以睿子中散大夫袭代睿为尚书令，领吏部嵋曹。

[16]甲辰（十六日），北魏中山宣王王睿故去，在王睿患病期间，太皇太后和孝文帝多次到他家中探望病情。及至王睿故去，朝廷追赠他为太宰，在平城南面设置陵庙，为王睿撰写哀诗与诔文的文学之士有一百多人。到了安葬王睿的时候，自称是王睿的姻戚、故旧，穿着丧服哭泣送葬的，有一千多人。孝文帝让王睿的儿子中散大夫王袭代替王睿担任尚书令，总领吏部各曹。

[17]戊午，魏封皇叔简为齐郡王，猛为安丰王。

[17]戊午（三十日），北魏孝文帝将皇叔拓跋简封为齐郡王，将拓跋猛封为安丰王。

[18]秋，七月，已未朔，日有食之。

[18]秋季，七月，已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19]上使后军参军车僧朗使于魏。甲子，僧朗至平城。魏主问曰："齐辅宋日浅，何故遽登大位？"对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晋、匡辅，贻厥子孙，时宜各异耳。"

[19]南齐高帝让后军参军车僧朗出使北魏。甲子（初六），车僧朗来到平城。孝文帝问道："齐辅佐宋的时间很短，能够突然登上帝位，是何道理？"车僧朗回答说："虞舜、夏禹登位称帝，是自身上升为天子。魏、晋辅佐前朝，是将帝位留给子孙后代。这是适应各自不同的时势而已。"

[20]辛酉，柔然别帅他稽帅众降魏。

[20]辛酉（初三），柔然别帅他稽率领本部归降北魏。

[21]杨文弘遣使请降，诏复以为北秦州刺史。先是，杨广香卒，其众半奔文弘，半奔梁州。文弘遣杨後起进据白水。上虽授以官爵，而阴敕晋寿太守杨公则使伺便图之。

[21]北魏杨文弘派遣使者前来请求归降，南齐高帝颁诏重新任命他为北秦州刺史。此前，杨广香故去，他的部下一半投奔杨文弘，一半投奔梁州。杨文弘派遣杨后起进军占领了白水。虽然高帝授给杨文弘

官职爵位，但是暗中又敕令晋寿太守杨公则寻找方便的时机，设法除掉杨文弘。

[22]宋升明中，遣使者殷灵诞、苟昭先如魏，闻上受禅，灵诞谓魏典客曰：“宋、魏通好，忧患是同。宋今灭亡，魏不相救，何用和亲！”及刘昶入寇，灵诞请为昶司马，不许。九月，庚午，魏阅武于南郊，因宴群臣；置车僧朗于灵诞下，僧朗不肯就席，曰：“灵诞昔为宋使，今为齐民。乞魏主以礼见处。”灵诞遂与相忿詈。刘昶赂宋降人解奉君于会刺杀僧朗，魏人收奉君，诛之；厚送僧朗之丧；放灵诞等南归。及世祖即位，昭先具以灵诞之语启闻，灵诞坐下狱死。

[22]刘宋升明年间，顺帝派遣使者殷灵诞、苟昭先前往北魏。得知南齐高帝接受帝位禅让以后，殷灵诞便对北魏的典客官说：“宋、魏通问修好，一方的忧患就是另一方的忧患。现在宋朝灭亡了，魏朝却不肯相救，两国和睦相亲还有什么用处！”及至刘昶前来侵犯南齐，殷灵诞请求担任刘昶的司马，刘昶没有答应。九月，庚午（十三日），北魏在平城南郊检阅兵马，因而设宴招待群臣。北魏将车僧朗的座次安置在殷灵诞的下首，车僧朗不肯入席，他说：“过去殷灵诞是宋朝的使者，现在却成了齐国的平民。我请求魏国皇帝按照礼节对待我。”于是殷灵诞与他愤怒地相互辱骂。刘昶贿赂刘宋朝的降将解奉君，在宴会上刺死车僧朗。北魏方面收捕解奉君，将他杀死，隆重地为车僧朗送葬，将殷灵诞等人放还南朝。及至南齐武帝即位，苟昭先将殷灵诞说的话全部启奏武帝，殷灵诞因此获罪，在牢狱中死去。

[23]辛未，柔然主遣使来聘，与上书，谓上为“足下”，自称曰“吾”，遗上师子皮裤褶，约共伐魏。

[23]辛未（十四日），柔然可汗派遣使者前来南齐通问致意，在给高帝的国书中，称高帝为“足下”，自称为“吾”，向高帝赠送了狮子皮制成的一身骑装，约定共同讨伐北魏。

[24]魏尉元、薛虎子克五固、斩司马朗之，东南诸州皆平。尉元入为侍中、都曹尚书，薛虎子为彭城镇将，迁徐州刺史。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入公库，虎子上表，以为：“国家欲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馀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绢市牛，可岷得万头，兴置屯田，一

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直戍卒丰饱，亦有吞敌之势。”魏人从之。虎子为政有惠爱，兵民怀之。会沛郡太守郡安、下邳太守张攀以赃污为虎子所按，各遣子上书，告虎子与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按，果虚，诏安、攀皆赐死，二子各鞭一百。

[24]北魏尉元与薛虎子攻克五固，斩杀司马朗之，东南各州的变乱全部被平定了。尉元回朝后担任侍中、都曹尚书，薛虎子担任彭城镇将，晋升为徐州刺史。当时，戍守州镇的军队，都是将财物绢帛随军携带，不用上缴官府的仓库。薛虎子上表认为：“既然朝廷准备进取江东地区，就必须首先在彭城贮积谷物。我考虑安置在州镇上的兵力，不少于数万人，充当军资粮饷的绢帛，每人十二匹，由于开支没有准则，士兵们没等到被替换下来，就不能够避免忍饥受冻了，这对于官府与私人说来，都是一种损害和浪费。现在，徐州拥有良田十万多顷，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清水与汴水流经全境，足够灌溉土地的了。倘若用军用的绢帛去购买耕牛，能够买到一万头，用来兴办屯田。在头一年里，可以暂且由官府供应军队的食用。用一半的兵员开荒种地，用其余的兵员屯兵戍守，边耕种，边防守，并不妨碍保卫边疆。而一年的收获，要超过绢帛价值的十倍，短期的耕种，能够满足数年的食需。此后，军用物资要全部贮存在官府的仓库里，五年之后，谷物与绢帛便都会充盈起来，不仅可以使屯戍的士兵丰衣足食，而且会产生消灭敌军的气势。”孝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薛虎子处理政务时恩惠与慈爱兼施，军民都归向于他。适逢沛郡太守邵安与下邳太守张攀贪污的案件由薛虎子按察，邵安与张攀便各自指使儿子上书，控告薛虎子暗通南齐。孝文帝说：“薛虎子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经过追究按察，果然事属虚构，孝文帝便颁诏赐邵安与张攀一律自裁而死，对他们二人的儿子分别笞打一百皮鞭。

[25]吐谷浑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25]吐谷浑王慕容拾寅故去，长子慕容度易侯即位。冬季，十月，戊子朔（初一），南齐高帝任命慕容度易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封为河南王。

[26]魏中书令高闾等更定新律成，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二百三十五，杂刑三百七十七。

[26]北魏中书令高闾等人重新制定新的律令告竣，共有八百三十二章。其中，有关灭门灭族的律令有十六章，有关死刑的律令有二百三十五章，其它各种刑罚的律令有三百七十七章。

[27]初，高昌王阚伯周卒，子义成立；是岁，其从兄首归杀义成自立。高车王可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张明为高昌王，国人杀明，立马儒为王。

[27]当初，高昌王阚伯周故去，儿子阚义成即位。当年，他的堂兄阚首归杀死阚义成，自立为王。高车王可至罗杀死阚首归兄弟，将敦煌张明立为高昌王，国人又杀死张明，将马儒立为国王。

四年（壬戌、482）

四年（壬戌，公元482年）

[1]春，正月，壬戌，诏置学生二百人，以中书令张绪为国子祭酒。

[1]春季，正月，壬戌（初七），南齐高帝颁诏设置学生二百人，任命中书令张绪为国子祭酒。

[2]甲戌，魏大赦。

[2]甲戌（十九日），北魏大赦。

[3]三月，庚申，上召司徒褚渊、尚书左仆射王俭受遗诏辅太子；壬戌，殂于临光殿。太子即位，大赦。

[3]三月，庚申（初六），南齐高帝召见司徒褚渊和尚书左仆射王俭接受遗诏，辅佐太子。壬戌（初八），高帝在临光殿去世。太子即帝位，宣布大赦。

高帝沉深有大量，博学能文。性清俭。主衣中有玉导，上敕中书曰："留此正是兴长病源！"即命击碎；仍检按有何导物，皆随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

南齐高帝深谋远虑，宽宏大量，学识广博，能写文章，生性朴素节俭。看崐见主衣库中有一个玉导，高帝便敕令中书说："留着此物，正是滋长一切弊病的根源！"他当即命令将玉导打碎，还检查库中存放着

什么奇巧的物品，一概依照这一事例处理。他经常说：“假如我能够有十年时间治理天下，我就能让黄金的价值与泥土相等。”

[4]乙丑，以褚渊录尚书事，王俭为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张敬儿开府仪同三司。丁卯，以前将军王奂为尚书左仆射。庚午，以豫章王嶷为太尉。

[4]乙丑（十一日），南齐任命褚渊为录尚书事，任命王俭为侍中、尚书令，任命车骑将军张敬儿为开府仪同三司。丁卯（十三日），任命前任将军王奂为尚书左仆射。庚午（十六日），任命豫章王萧嶷为太尉。

[5]庚辰，魏主临虎圈，诏曰：“虎狼猛暴，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贡。”

[5]庚辰（二十六日），北魏孝文帝亲临虎圈，颁布诏书说：“虎狼凶猛残暴，捕捉它们的时候，往往要伤害许多人，既没有什么好处，浪费又实在太多。从现在起，不要再捕捉它们进贡。”

[6]夏，四月，庚寅，上大行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丙午，葬泰安陵。

[6]夏季，四月，庚寅（初六），南齐为已故的皇帝上谥号称高皇帝，庙号称作太祖。丙午（二十二日），高帝被安葬在泰安陵。

[7]辛卯，追尊穆妃为皇后。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长懋为皇太子。丙申，立太子妃王氏。妃，琅邪人也。封皇子闻喜公子良为竟陵王，临汝公子卿为庐陵王，应城公子敬为安陆王，江陵公子懋为晋安王，枝江公子隆为随郡王，子真为建安王，皇孙昭业为南郡王。

[7]辛卯（初七），南齐武帝追尊穆妃为皇后。六月，甲申朔（初一），武帝将南郡王萧长懋立为皇太子。丙申（十三日），武帝立王氏为太子妃。太子妃是琅邪人。武帝还封皇子闻喜公萧子良为竟陵王，临汝公萧子卿为庐陵王，应城公萧子敬为安陆王，江陵公萧子懋为晋安王，枝江公萧子隆为随郡王，萧子真为建安王，皇孙萧昭业为南郡王。

[8]司徒褚渊寝疾，自表逊位，世祖不许。渊固请恳切，癸卯，以渊为司空，领骠骑将军，侍中、录尚书如故。

[8]南齐司徒褚渊卧病不起，自动上表请求退职，武帝没有答应。褚渊恳切地再三请求，癸卯（二十日），武帝任命褚渊为司空，兼任骠骑将军，依然担任侍中、录尚书事。

[9]秋，七月，魏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

[9]秋季，七月，北魏调集各州郡五万人修筑灵丘道。

[10]吏部尚书济阳江谧，性谄躁，太祖殂，谧恨不豫顾命；上即位，谧又不迁官；以此怨望、诽谤。会上不豫，谧诣豫章王嶷请间，曰："至尊非起疾，东宫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计？"上知之，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谧前后罪恶，庚寅，赐谧死。

[10]南齐吏部尚书济阳人氏江谧，生性谄媚浮躁。高帝去世的时候，江谧因没有接受高帝临终交托遗命而遗憾不已，武帝即位以后，江谧又没有升官，因此他怨恨不满，口出诽谤之言。适逢武帝身患疾病，江谧便前往豫章王萧嶷处请求秘密进言说："皇上已经得了不治之症，太子又没有帝王的才具，如今您准备作何打算？"武帝闻讯，指使御史中丞沈冲奏陈江谧历来犯下的罪恶。庚寅（疑误），武帝赐江谧自裁而死。

[11]癸卯，南康文简公褚渊卒，世子侍中贲耻其父失节，服除，遂不仕，以爵让其弟蓁，屏居墓下终身。

[11]癸卯（二十一日），南康文简公褚渊去世。他的长子侍中褚贲为父亲失去节操而深感羞耻，在服丧期满以后，便不再做官。他将爵位让给弟弟褚蓁，终生在褚渊的坟墓旁隐居。

[12]九月，丁巳，以国哀罢国子学。

[12]九月，丁巳（初六），由于高帝的丧事，武帝命令裁撤国子学。

[13]氐王杨文弘卒，诸子皆幼，乃以兄子后起为嗣。九月，辛酉，魏以后起为武都王，文弘子集始为白水太守。既而集始自立为王，后起击破之。

[13]氐王杨文弘故去，由于诸子都还幼小，便让哥哥的儿子杨后起做自己的后嗣。九月，辛酉（初十），北魏任命杨后起为武都王，任命杨文弘的儿子杨集始为白水太守。不久，杨集始自立为氐王，杨后起将他打败。[14]魏以荆州巴、氐扰乱，以镇西大将军李崇为荆州刺

史。崇，显祖之舅子也。将之镇，敕发陕、秦二州兵送之，崇辞曰：“边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诏代之，自然安靖；但须一诏而已，不烦发兵自防，使之怀惧也。”魏朝从之。崇遂轻将数十骑驰至上洛，宣诏慰谕，民夷帖然。崇命边戍掠得齐人者悉还之，由是齐人亦还其生口二百许人，二境交和，无复烽燧之警。久之，徙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要。由是盗发，无不擒获。其后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14]由于荆州的巴人与氐人骚扰变乱，北魏任命镇西大将军李崇为荆州刺史。李崇是献文帝拓跋弘舅父的儿子。李崇准备上任的时候，孝文帝敕令调集陕州与秦州两地兵马去护送他，李崇推辞说：“边地的百姓有失和睦，本来是由怨恨当地刺史造成的。现在，我接受诏命去替代那里的刺史，当地百姓自然会安定下来。我只需要一纸诏书就足够了，不心麻烦陛下派兵保护，使当地百姓心怀恐惧。”北魏朝廷听从了他的主张。于是，李崇轻装率领数十人骑马急奔到上洛，宣布诏书，安慰劝导，当地的民户与夷人都心悦诚服。李崇命令边防据点将掳掠来的南齐百姓全部送还，因此南齐方面也将大约二百名俘虏送还北魏，两国边境军民和睦相处，不再发生战事。过了很长时间，李崇被改任为兖州刺史。以往，兖州境内经常出现抢劫的盗匪，李崇命令在每一个村庄都设置一座楼，楼内都悬挂着大鼓。在强盗出现的地方，要猛烈敲打大鼓，最初听到鼓声的邻近村庄，以击敲一下为信号，听到一下鼓声的村庄就击鼓两下，听到鼓声两下的村庄就击鼓三下，不一会儿，鼓声传遍百里，各村庄都派人防守险要地带。从此，只要强盗有所行动，没有不被捉获的。后来，各州都效法这一做法，就是由李崇首创的。

[15]辛未，以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以尚书右仆射王奂为湘州刺史。

[15]辛未（二十日），南齐武帝任命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尚书右仆射王奂为湘州刺史。

[16]宋故建平王景素主簿何昌、记室王及所举秀才刘，前后上书陈景素德美，为之讼冤。冬，十月，辛丑，诏听以士礼还葬旧茔。，之弟也。

[16]刘宋已故的建平王刘景素的主簿何昌寓和记室参军王以及他举荐的秀才刘，先后多次上书陈诉刘景素品德高尚，为他讼理冤屈。冬季，二月，辛丑（二十日），武帝颁诏准许他们以士人的礼仪将刘景素重新安葬在原来的坟墓中。刘是刘的弟弟。

[17]十一月，魏高祖将亲祠七庙，命有司具仪法，依古制备牲牢、器服及乐章；自是四时常祀皆举之。

[17]十一月，北魏孝文帝准备亲自祭祀祖先七庙，命令有关部门备办礼仪程式，依照古代的制度置办祭祀用的牲畜、礼器、礼服以及乐章。从此，一年四季中通常的祭祀都按时进行了。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永明元年（癸亥、483）

齐武帝永明元年（癸亥，公元483年）

[1]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辛亥（初二），南齐武帝前往建康南郊祭天，宣布大赦，更改年号为永明。

[2]诏以边境宁晏，治民之官，普复田秩。

[2]南齐武帝颁诏：由于边境安宁，应当普遍恢复各州县官员的田地俸禄。

[3]以太尉豫章王嶷领太子太傅。嶷不参朝务，而常密献谋画，上多从之。

[3]南齐武帝任命太尉豫章王萧嶷兼任太子太傅。萧嶷不肯参与朝廷政务，却经常暗中献计献策，武帝往往听从他的主张。

[4]壬戌，立皇弟锐为南平王，铿为宜都王，皇子子明为武昌王，子罕为南海王。

[4]壬戌（十三日，南齐武帝立皇弟萧锐为南平王，萧铿为宜都王，皇子萧子明为武昌王，萧子罕为南海王。

[5]二月，辛巳，以征虏将军杨炅为沙州刺史、阴平王。

[5]二月，辛巳（初二），南齐武帝任命征虏将军杨炅为沙州刺史，封阴平王。[6]辛丑，以宕昌王梁弥机为河、凉二州刺史，邓至王像舒为西凉刺史。

[6]辛丑（二十二日），南齐武帝任命宕昌王梁弥机为河、凉二州刺史，任命邓至王像舒为西凉州刺史。

[7]宋未，以治民之官六年过久，，及以三年为断，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癸丑，诏，自今一以小满为限。

[7]刘宋末年，因州郡县官每任六年，时间太长，便改成三年一任，称作“小满”。然而，官吏升官改任，来来去去，还是不能够依照三年一任的制度办事。三月，癸丑（初四），南齐武帝颁诏说，从今以后，地方官员一概以三年一任为期限。

[8]有司以天文失度，请禳之。上曰：“应天以实不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若灾眚在我，禳之何益！”

[8]有关部门认为天体运行失调见于记载，请求禳除灾害。南齐武帝说：“顺应天象，在于实际，而不在于虚文。我克制自己的欲望，谋求为政清明，希望使仁爱政治发扬光大。如果灾难是由我造成的，祭祷祈福又有什么用处！”

[9]夏，四月，壬午，诏：“袁粲、刘秉、沈攸之，虽末节不终，而始诚可录，”皆命以礼改葬。

[9]夏季，四月，壬午（初四），南齐武帝颁诏说：“虽然袁粲、刘秉和沈攸之没有保持晚节，但是他们最初的忠诚实在是可取的。”命令将三人一律按照礼法另行安葬。

[10]上之为太子也，自以年长，与太祖同创大业，朝事大小，率皆专断，多违制度。信任左右张景真，景真骄侈，被服什物，僭拟乘舆；内外畏之，莫敢言者。

[10]南齐武帝当太子的时候，认为自己年纪已大，并且与高帝一起创立帝业，所以对于朝廷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概独断专行，常常违背制度。武帝信任亲信张景真，张景真骄横奢华，所使用的衾被、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都超越本分，可与皇帝使用的器物相比。朝廷内外官员都畏惧他，没有人有胆量就此发表意见。

司空谘议荀伯玉，素为太祖所亲厚，叹曰：“太子所为，官终不知，岂得畏死，蔽官耳目！我不启闻，谁当启者！”因太子拜陵，密以启太祖。太祖怒，命检校东宫。

司空谘议荀伯玉，平时被高帝所亲近厚待，他叹息着说：“太子做的事情，皇上始终难以知晓，难道我能畏惧一死，使皇上受到蒙蔽吗！如果连我都不能够启奏皇上，还会有谁肯得启奏呢！”他趁太子拜谒陵寝的时机，暗中向高帝启奏。高帝大怒，命令审查太子。

太子拜陵还，至方山，晚，将泊舟，豫章王嶷自东府乘飞燕东迎太子，告以上怒之意。太子夜归，入官，太祖亦停门待之。明日，太祖使南郡王长懋、闻喜公子良宣敕诘责，并示以景真罪状，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杀之。太子忧惧，称疾。

太子祭拜陵寝回来，来到方山的时候，天色晚了。太子准备停船靠岸，这时豫章王萧嶷由东府骑着名马飞燕东来迎接太子，将高帝发怒的情形告诉了他。太子连夜返回，进入宫中，高帝也让人别把大门上锁，等他回来。第二天，高帝让南郡王萧长懋和闻喜公萧子良宣布敕书，责问太子，并且向太子出示张景真的罪状，让二人以太子的命令去收捕张景真，将他杀掉。太子忧愁恐惧，称病不起。

月余，太祖怒不解，昼卧太阳殿，王敬则直入，叩头启太祖曰：“官有天下日浅，太子无事被责，人情恐惧；愿官往东宫解释之。”太祖无言。敬则因大声宣旨，装束往东宫，又敕太官设馔，呼左右索舆；太宜了无动意。敬则索衣被太祖，仍牵强登舆。太祖不得已至东宫，召诸王宴于玄圃。长沙王晃捉华盖，临川王映执锥尾扇，闻喜公子良持酒枪，南郡王长懋行酒，太子及豫章王嶷、王敬则自捧酒馔，至暮，尽醉乃还。

过了一个多月以后，高帝的怒气还是没有平息。有一天，高帝卧在太阳殿里，王敬则径直走进来，伏地叩头，向高帝启奏说：“陛下拥有天下，时间还短，太子无故遭受责备，人们担惊受怕。希望陛下前往东宫，消除太子的顾虑。”高帝沉默不语。于是，王敬则大声宣布圣旨，让人们整装前往东宫，又命岷令御厨摆设食品，呼唤周围的人要来轿子，但高帝还是没有一点要动身的意思。王敬则要来衣服，披在高帝的身上，这才勉强把高帝扶上轿子。高帝迫不得已，来到东宫，召集诸王在玄圃宴饮。宴上，长沙王萧晃打着遮阳伞，临川王萧映摇着雉尾扇，闻喜公萧子良端着酒，南郡王萧长懋巡行酌酒劝饮，太子以及豫章王萧嶷、王敬则亲自献上酒食，直到天色擦黑的时候，大家都喝醉了，这才各自回去。

太祖嘉伯玉忠荩，愈见亲信，军国密事，多委使之，权动朝右。遭母忧，去宅二里许，冠盖已塞路。左率萧景先、侍中王晏共吊之，自旦至暮，始得前。比出，饥乏，气息然，愤悒形于声貌。明日，言于太祖曰："臣等所见二宫门庭，比荀伯玉宅可张雀罗矣。"晏，敬弘之从子也。

高帝嘉许荀伯玉对自己竭尽忠心，便更加亲近信任他了。对于军队与国家的机密要事，高帝往往委派他去办理，荀伯玉的权力震动了位列朝班右侧的达官显贵。荀伯玉为母亲居丧的时候，在距离他的住宅约有二里地处，道路上已经站满了官吏。左卫率萧景先和王晏一齐前去吊唁，从早晨等到日暮，才得以近前。等到出来以后，两人又饿又累，连气都喘不过来了，说话的声音，脸上的表情，都流露出内心的愤怒与沮丧。第二天，萧景先与王晏向高帝进言说："我等所看到的皇子与皇孙两宫的情形，比起荀伯玉的宅邸来，真可谓门可罗雀了。"王晏是王敬弘的侄子。

骁骑将军陈胤叔，先亦白景真及太子得失，而语太子皆云"伯玉以闻"。太子由是深怨伯玉。

骁骑将军陈胤叔，原先也曾禀告过张景真以及太子的过失，但他与太子谈话时却说："是荀伯玉向皇上报告的。"从此，太子便深深怀恨荀伯玉了。

太祖阴有以豫章王嶷代太子之意；而嶷事太子愈谨，故太子友爱不衰。

高帝暗中本有以豫章王萧嶷取代太子的想法。但是，萧嶷事奉太子更加谨慎，所以太子对他的友爱之情并没有衰减。

豫州刺史垣崇祖不亲附太子，会崇祖破魏兵，太祖召还朝，与之密谋。太子疑之，曲加礼待，谓曰："世间流言，我已豁怀；自今以富贵相付。"崇祖拜谢。会太祖复遣荀伯玉，敕以边事，受旨夜发，不得辞东宫；太子以为不尽诚，益衔之。

豫州刺史垣崇祖不肯亲近阿附太子。赶巧垣崇祖打败北魏军队，高帝召他回朝，与他密商大事。于是，太子对他产生了怀疑，对他违心地以礼相待，还对他说："对于外界流传着的诽谤，我已经不放在心上。从今以后，我把荣华富贵就托付给你了。"垣崇祖行礼致谢。适逢高帝派遣荀伯玉前来，命令垣崇祖前去处理边疆上的事务。垣崇祖接

受圣旨，连夜出发，来不及向太子告别。太子认为垣崇祖对自己不能竭尽忠诚，便愈加怀恨在心了。

太祖临终，指伯玉以属太子。上即位，崇祖累迁五兵尚书，伯玉累迁散骑常侍。伯玉内怀忧惧，上以伯玉与崇祖善，恐其为变，加意抚之。丁亥，下诏诬崇祖招结江北荒人，欲与伯玉作乱，皆收杀之。

高帝在临终以前，手指着荀伯玉，把太子托付给他。武帝即位以后，垣崇祖历经升迁，担任了五兵尚书；荀伯玉历经升迁，担任了散骑常侍。荀伯玉心怀忧虑疑惧。武帝因荀伯玉与垣崇祖交好，担心他们制造变故，便留意安抚他们。丁亥（初九），武帝颁诏诬陷垣崇祖招延结纳长江北岸的亡命之徒，准备与荀伯玉一起作乱，因而将他们二人都收捕杀害了。

[11]庚子，魏主如崞山；壬寅，还宫。

[11]庚子（二十二日），北魏孝文帝前往崞山。壬寅（二十四日），孝文帝返回宫中。

[12]闰月，癸丑，魏主后宫平凉林氏生子恂，大赦。文明太后以恂当为太子，赐林氏死，自抚养恂。

[12]北魏历闰四月，癸丑（二十九日），北魏孝文帝后宫中的平凉人林氏生下儿子拓跋恂，于是宣布大赦。文明太后因拓跋恂应当被立为太子，便赐林氏自裁而死，由自己来抚养拓跋恂。

[13]五月，戊寅朔，魏主如武州山石窟佛寺。

[13]闰五月，戊寅朔（初一），北魏孝文帝前往武州山石窟佛寺。

[14]车骑将军张敬儿好信梦；初为南阳太守，其妻尚氏梦一手热如火；及为雍州，梦一胛热；为开府，梦半身热。敬儿意欲无限，常谓所亲曰：“吾妻崐复梦举体热矣。”又自言梦旧村社树高至天，上闻而恶之。垣崇祖死，敬儿内自疑，会有人告敬儿遣人至蛮中货易，上疑其有异志。会上于华林园设八关斋，朝臣皆预，于坐收敬儿。敬儿脱冠貂投地曰：“此物误我！”丁酉，杀敬儿，并其四子。

[14]南齐车骑将军张敬儿非常信梦。当初，张敬儿担任南阳太守的时候，他的妻子尚氏梦里觉着一只手灼热如火；及至他担任雍州刺史的时候，他的妻子梦里觉着肩胛的一边发热；及至他担任开府仪同三司的时候，他的妻子梦里觉着半个身子发热。张敬儿的欲望没有止

境，经常对自己亲近的人说：“我的妻子梦里又觉着全身发热了。”张敬儿又说自己梦见家乡村庄中社庙旁的树木高耸入云。武帝得知消息以后就讨厌他了。垣崇祖死后，张敬儿认为自己已经遭到怀疑。适逢有人告发张敬儿派人到蛮人中间进行贸易，武帝怀疑他这是怀有叛变的意图。恰巧赶上武帝在华林园中设置八关斋，朝廷百官都去参加斋会，武帝便在座席上收捕了张敬儿。张敬儿摘下朝冠，将朝冠上的貂尾丢在地上说：“就是这个东西把我害了！”丁酉（二十日）武帝杀掉张敬儿和他的四个儿子。

敬儿弟恭儿，常虑为兄祸所及，居于冠军，未常出襄阳，村落深阻，墙垣重复。敬儿每遣信，辄上马属，然后见之。敬儿败问至，席卷入蛮；后自出，上恕之。

张敬儿的弟弟张恭儿，经常担心哥哥一旦招致祸殃，自己会受到连累。他住在冠军县，从来不曾去过襄阳。他安身的村落山深水阻，居住的房舍墙垣重重。每当张敬儿送来书信的时候，张恭儿总是翻身上马，佩戴好收藏弓箭的器具，然后才肯会见送信人。张敬儿被杀的音讯传来以后，张恭儿全家进入蛮人居住地区。后来，张恭儿自动返回，齐武帝宽恕了他。

敬儿女为征北谘议参军谢超宗子妇，超宗谓丹杨尹李安民曰：“‘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城；’尹欲何计！”安民具启之。上素恶超宗轻慢，使兼御史中丞袁象奏弹超宗，丁已，收付廷尉，徙越，于道赐死。以象语不刻切，又使左丞王逡之奏弹象轻文略奏，挠法容非，象坐免官，禁锢十年。超宗，灵运之孙；象，之弟子也。

张敬儿的女儿是征北谘议参军谢超宗的儿媳，谢超宗对丹阳尹李安民说：“‘往年杀了韩信，今年又杀了彭越，’，您准备做何打算呢？”李安民启奏了他所有的言论。武帝素来就讨厌谢超宗轻浮骄慢，便让兼御史中丞袁象上奏弹劾谢超宗。丁巳（初十），齐武帝命令收捕谢超宗，交付给廷尉讯审，把他贬放越，在中途便赐他自裁而死。由于袁象检举用语不够严厉苛刻，齐武帝又让左丞王逡之上奏弹劾袁象为文避重就轻，上奏疏略，败坏法度，宽容罪犯，袁象因此获罪，免除官职，软禁十年，不许录用。谢超宗是谢灵运的孙子。袁象是袁弟弟的儿子。

[15]秋，七月，丁丑，魏主及太后如神渊池；甲申，如方山。

[15]秋季，七月，丁丑（初一），北魏孝文帝和太后前往神渊池。甲申（初八），二人前往方山。

[16]魏使假员外散骑常侍顿丘李彪来聘。

[16]北魏派遣假员外散骑常侍顿丘人李彪前来南齐通问修好。

[17]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固辞开府，谓兄子俭曰："汝任重于朝，行登三事；我若复有此授，乃是一门有二台司，吾实惧焉。"累年不拜，上乃许之，戊戌，加僧虔特进。俭作长梁斋，制度小过，僧虔视之，不悦，竟不入户；俭即日毁之。

[17]南齐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坚决辞让开府仪同三司一职，他对侄子王俭说："你在朝廷中担负着重任，即将成为三公，如果我再接受这一任命，便是一家人中出现了两个宰相，我实在后怕得很哩。"接连几年，王僧虔都没有接受任命，武帝这才答应下来。戊戌（二十二日），武帝加授王僧虔为特进。王俭营建了一座横梁跨度很大的书斋，稍微超过了有关规定，王僧虔看到以后，很不高兴，竟然没有进门，王俭当天便将书斋拆毁了。

初，王弘与兄弟集会，任子孙戏适。僧达跳下地作虎子；僧绰正坐，采蜡烛珠为凤皇，僧达夺取打坏，亦复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棋，既不坠落，亦不重作。弘叹曰："僧达俊爽，当不减人，然恐终危吾家；僧绰当以名义见美；僧虔必为长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当初，王弘与兄弟们在一起聚会，任凭儿孙游戏自适。王僧达跳下地来，装扮成小老虎的模样。王僧绰端正地坐着，用烛花做成一个凤凰，王僧达把凤凰抢过去打坏了，他也不感到可惜。王僧虔却把十二个棋子累在一起，棋子既不倒落，也不用重累两次。王弘叹息着说："僧达才华出众，性情豪爽，应当说并不比别人差。但是，我担心他终究会给我家带来危难。僧达会凭着自己的名声与品行而受到赞誉。僧虔肯定是一个谨厚长者，会成为三公宰相。"后来，王僧达、王僧绰、王僧虔三人的结局，果然和他预言的完全一样。

[18]八月，庚申，骁骑将军王洪范自柔然还，经涂三万余里。

[18]八月，庚申（十四日），骁骑将军王洪范从柔然返回，经历的途程有三万多里。

[19]冬，十月，丙寅，遣骁骑将军刘缵聘于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魏人出内藏之宝，使贾人鬻之于市。缵曰："魏金玉大贱，当由山

川所出。”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故贱同瓦砾。”缵初欲多市，闻其言，内惭而止。缵屡奉使至魏，冯太后遂私幸之。

[19]冬季，十月，丙寅（二十一日），南齐武帝派遣骁骑将军刘缵向北魏通问修好。北魏主客令李安世主持接待他。北魏方面把内宫收藏的珠宝拿出来，让商人在市肆中出售。刘缵说：“魏国的金银珠玉价格极低，这恐怕是由于北魏本土出产这些东西吧。”李安世说：“我朝并不看重金银珠玉，所以它们的价格贱得如同瓦砾。”刘缵原来准备多买一些北魏的珠宝，听到李安世这一席话以后，深感惭愧，便不再买了。刘缵屡次奉命出使，前往北魏，北魏冯太后于是与他私通。

[20]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20]十二月，乙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21]癸丑，魏始禁同姓为婚。

[21]癸丑（初九），北魏开始禁止同姓通婚。

[22]王俭进号卫将军，参掌选事。

[22]南齐王俭晋升官职名号为卫将军，参与执掌选拔官吏的事务。

[23]是岁，省巴州。

[23]本年，南齐撤销巴州的建置。

[24]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残酷，刑人必断腕，拔舌，分悬四体。合州惊骇，州民王元寿等一时俱反。有司劾奏之，魏主遣使至州，于洛侯常刑人处宣告吏民，然后斩之。

[24]北魏秦州刺史于洛侯，生性残酷，杀人的时候，总是要砍断手腕，割去舌头，支解四肢，分别悬挂示众。全州官民担惊受怕，州中平民王元寿等人一下子全都起来反抗。有关部门上奏弹劾于洛侯，孝文帝派遣使者来到秦州，在于洛侯经常杀人的地方，向官吏与百姓宣布朝廷的决定，然后便将于洛侯斩杀了。

齐州刺史韩麒麟，为政尚宽，从事刘普庆说麒麟曰：“公杖节方夏，而无所诛斩，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罚所以上恶，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诛乎！若必断斩然后可以立威，当以卿应之！”普庆惭惧而起。

齐州刺史韩麒麟，处理政务，推尚宽和，从事刘普庆劝韩麒麟说：“您身为国家镇守一方的长官，却从来不肯杀人，您将用什么来显示威

严呢！”韩麒麟说：“刑罚是用来制止犯罪的，有仁受之心的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刑罚。现在，百姓没有触犯法令，我凭什么杀人呢？倘若必须问斩杀人才能够树立声威，那就由你做起吧！”刘普庆愧畏交加，起身离去。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六卷

齐纪二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永明二年（甲子、484）

齐纪二 齐武帝永明二年（甲子，公元484年）

[1]春，正月，乙亥，以后将军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竟陵王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领兵置佐，镇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倾意宾客，才隽之士，皆游集其门。开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记室参军范云、萧琛、乐安任、法曹参军王融、卫军东阁祭酒萧衍、镇西功曹谢步兵校尉沈约、扬州秀才吴郡陆，并以文学，尤见亲待，号曰八友。法曹参军柳恽、大学博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济阳江革、尚书殿中郎范缜、会稽孔休源亦预焉。琛，惠开之从子；恽，元景之从孙；融，僧达之孙；衍，顺之之子；，述之孙；约，璞之子；僧孺，雅之曾孙；缜，云之从兄也。

[1]春季，正月，乙亥（初二），南齐朝廷任命后将军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竟陵王萧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统领军队，设置辅佐官员，镇守西州。萧子良很小就有清高的品格，他喜欢结交朋友，有才能的士大夫都聚集在他的门下。萧子良建造他西郊的住宅，将聚集起来的许多古代器物、服饰放在里面。记室参军范云、萧琛、乐安人任、法曹参军王融、卫军东阁祭酒萧衍、镇西功曹谢眺、步兵校尉沈约和扬州秀才吴郡人陆等，都在辞章修养上很有造诣，尤其受到萧子良的厚待，号称八友。另外，法曹参军柳恽、太学博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济阳人江革、尚书殿中郎范缜和会稽人孔休源，也都是萧子良的朋友。萧琛是萧惠开的侄子。柳恽是柳元景的侄孙。王融是王僧达的孙子。萧衍是萧顺之的儿子。谢眺是谢述的孙子。沈约是沈璞的儿子。王僧孺是王雅的曾孙。范缜是范云的堂兄。

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萧子良笃信佛教，他延请许多高僧讲论佛法，佛教之盛行，在江左一带还从来没有过。有时，萧子良还亲自给和尚们端饭送水，世间都认为他有失宰相体统。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以杜缜后对。缜对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子良使王融谓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范缜大谈世上没有佛。萧子良说："如果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为什么世上会有贫贱、富贵之分？"范缜说："人生在世，就像树上的花朵一样，同时生长又都随风飘散，有的掠过竹帘帷幕落到了床褥上，有的越过篱笆围墙落在了粪坑里。落到床褥之上的好比是殿下您，落到粪坑里的就是我了。虽然我们之间贵贱迥异，但因果报应究竟在何处呢？"萧子良听后，无言以对。范缜又写了《神灭论》，他认为："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则是形体的表现和产物。精神对于形体来说，就好像锋刃与刀，从未听说过有刀失而刃在的道理，那么，怎么会有形体消亡了而精神却还存在的事情呢？"这一理论一提出，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屡加诘难，最终也没能使范缜屈服。太原人王琰，写文章讥讽范缜说："呜呼范子！竟然不知道他祖先的神灵在什么地方！"王琰想以此堵住范缜的嘴。范缜却回答他说："呜呼王子！知道他祖先的神灵在什么地方，却不肯杀身随之同去！"萧子良派王融劝范缜说："凭着你这样的才华，还愁什么当不上中书郎，却故意发表这种荒谬偏激的言论，实在是令人太遗憾了。你应该赶快毁掉并放弃这些文章。"范缜一听，大笑说："假使让我范缜出卖我的理论，去换取官职，那么，我早已做到尚书令、仆射了，何止是一个中书郎！"

萧衍好筹略，有文武才干，王俭深器异之，曰："萧郎出三十，贵不可言。"萧衍做事喜欢运筹谋略。他文武全才，王俭非常器重他，对他的才能惊异不止。王俭曾说："萧郎刚刚年过三十，实在是贵不可言啊！"

[2]壬寅，以柳世隆为尚书左仆射，丹杨尹李安民为右仆射，王俭领丹杨尹。

[2]壬寅（二十九日），南齐朝廷任命柳世隆为尚书左仆射，任命丹杨尹李安民为右仆射，任命王俭兼领丹杨尹。

[3]夏，四月，甲寅，魏主如方山；戊午，还宫；庚申，如鸿池；丁卯，还宫。

[3]夏季，四月，甲寅（十二日），北魏孝文帝前往方山；戊午（十六日），返回宫中。庚申（十八日），又前往鸿池，丁卯（二十五日），返回宫中。

[4]五月，甲申，魏遣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

[4]五月，甲申（十二日），北魏派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访。

[5]六月，壬寅朔，中书舍人吴兴茹法亮封望蔡男。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谓之“四户”，以法亮及临海吕文显等为之；既总重权，势倾朝廷，守宰数迁换去来，四方饷遗，岁数百万。法亮尝于众中语人曰：“何须求外禄！此一户中，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后因天文有变，王俭极言“文显等专权徇私，上天见异，祸由四户。”上手诏酬答，而不能改也。

[5]六月，壬寅朔（初一），南齐中书舍人吴兴人茹法亮，被封为望蔡男。此时共有四位中书舍人，被分别派驻各省，称为四户，分别由茹法亮和临海人吕文显等人担任。他们总揽大权，声势超过了朝廷其他文武官员，地方官不断来去调换，四面八方给他们送的礼物，一年就达几百万之多。茹法亮曾经当众对人说：“何必一定要求得外任官的俸禄。就在这一户里，一年就可弄到一百万。”他所说的一百万也不过是个大概的数目。后来，天象星辰发生了变化，王俭坚决认为：“吕文显等人专断独行，徇私舞弊。所以，苍天出现异变，这一灾难出自四户。”南齐武帝亲自写诏酬答王俭，却不能改变这种现状。

[6]魏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所调各随土之所出。丁卯，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朕宪章旧典，始班俸禄。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增调外帛二匹。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

[6]北魏旧制规定：每年户调为二匹布帛，二斤棉絮，一斤丝，二十斛谷米。另外，又增缴一匹二丈的布帛，存入本州州库，用来供应户调的需要。各州所征调的物品，可以按照本地所出产的缴纳。丁卯（二十六日），孝文帝下诏说："设置官吏，发放俸禄，很早就已开始实行，自从中原战乱，这一制度才开始中断。朕依照旧有的典章制度，开始颁赐官吏们的俸禄。所以，每户户调应增缴三匹帛，二斛九斗谷米，作为官员们的棒禄。再增收二匹户调以外的帛。俸禄制度实行以后，贪赃达一匹布帛的处死，改变法令制度，应该作为新的开始，为此下令实行大赦。"

[7]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伦为巴陵王。

[7]秋季，七月，甲申（十三日），立皇子萧子伦为巴陵王。

[8]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

[8]乙未（二十四日），北魏国主孝文帝前往武州山石窟寺。

[9]九月，魏诏，班禄以十月为始，季别受之。旧律，枉法十匹，义赃二十匹，罪死；至是，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纠按守宰之贪者。

[9]九月，北魏下诏，官员们的俸禄制度，从本年十月开始实行，每个季度发放一次。以前的法律规定，贪污十匹布帛，受贿二十匹布帛的人，一律处以死刑。到现在，凡是受贿一匹布帛的，以及贪污无论多少，都处以死刑。朝廷仍然分别派出检查官，到各地巡视纠举有贪污行为的地方官。

秦、益二州刺史恒农李洪之以外戚贵显，为治贪暴，班禄之后，洪之首以赃败，魏主命锁赴平城，集百官亲临数之；犹以其大臣，听在家自裁。自余守宰坐赃死者四十余人。受禄者无不局，赇赂殆绝。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率宽之，疑罪奏谳多减死徙边，岁以千计。都下决大辟，岁不过五六人；州镇亦简。

秦、益二州刺史恒农人李洪之自恃皇亲国戚，身分显贵，为官残暴，贪赃枉法。实行俸禄制度后，李洪之因贪污事露，第一个就被揭发出来。孝文帝下岷令给李洪之上戴上手铐脚镣，押赴平城；然后，召集文武百官，亲自历数他的罪状。由于他是朝廷大臣，允许他在家里自杀。其余有贪污受贿罪的地方官大约有四十多人，也全都处以死刑。那些接受过贿赂的人，无不恐慌害怕，行贿受贿的事，几乎被杜

绝了。然而，官吏和老百姓犯了其他罪时，孝文帝大都宽大处理。对缺少确凿证据的罪犯上报审核，多半免除死刑而流放到边疆，这种情况，每年都数以千计。由朝中法司判处死刑的，一年也超不过五六个人，州郡、边镇就更少了。

久之，淮南王佗奏请依旧断禄，文明太后召群臣议之。中书监高闾以为："饥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给禄，则廉者足以无滥，贪者足以劝慕；不给，则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议，不亦谬乎！"诏从闾议。

很久以后，淮南王拓跋佗奏请仍按旧制，停止向官员发放俸禄。太皇太后冯氏召集文武百官讨论这件事。中书监高闾认为："自身深感饥寒交迫，慈母却不能保护她的孩子。如今，发放俸禄，廉洁的官吏更加清白而对于那些贪官污吏也足以改过为善。停止发放俸禄，贪官污吏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廉洁的人却不能维持生计。淮南王的建议，岂不是荒唐吗？"朝廷颁诏采纳高闾的建议。

闾又上表，以为："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历代能为边患。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魏主优诏答之。

接着，高闾再次上疏朝廷，认为："北狄凶悍愚昧，如同禽兽。他们所擅长的是在野外作战却不擅于攻城。如果我们利用北狄的短处，遏止它的长处，那么，北狄人数再多也不会成为我们的祸患，即使攻来也无法深入我们的国境。况且，北狄人都是散居在旷野沼泽地带，他们总是跟着河水和绿草不断迁移，打仗时，他们可以带着全部家人财产一起战斗，而撤退时又可以连同家畜一块儿逃走，用不着携带粮食，饮食可以自给自足，因此历代成为中原国家边患。朝廷在北方的

六个重镇，使兵力分散。敌人的数目一旦超过我们一倍，镇将就不敢迎战。他们却可以互相援引围攻我方的重镇，这样，敌人就很难制服。因而，我请求依照秦、汉时期的边防策略，在六镇以北，修筑长城，选择关键地方开辟城门，在旁边再另修建一个小城，派兵守卫。狄人既不会攻城，在荒凉的郊野上也抢不到什么东西，他们的马把青草吃光就会撤走，定会受到惩罚。估计六个重镇的防线，东西不超过一千里，一个男子一个月的功夫，就可以筑起三步长的城墙，即便把强壮老弱劳力加在一起，所用劳力也不会超过十万人，一个月就能完成。虽然暂时辛苦劳累，却可以得到永久的安宁。兴筑长城有五种好处：第一，可以免除边防军巡逻的辛苦；第二，不用担心北方部落利用放牧的机会前来虏掠抢劫；第三，可以登上长城观察敌人的动静，以逸待劳；第四，免除平日无休止的戒备状态；第五，一年四季都可以将粮秣运往边塞，使要塞的物资永不匮乏。”孝文帝特地颁下诏令，表扬赞同这一建议。

[10]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长沙王晃为中书监。初，太祖临终，以晃属帝，使处于辇下或近藩，勿令远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残，他族岂得乘其弊！汝深诫之！”旧制：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好武饰，及罢南徐州，私载数百人仗还建康，为禁司所觉，投之江水。帝闻之，大怒，并纠以法，豫章王嶷叩头流涕曰：“晃罪诚不足宥；陛下当忆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是终无异意，然亦不被亲宠。论者谓帝优于魏文，减于汉明。

[10]冬季，十月，丁巳（十八日），南齐任命南徐州刺史、长沙王萧晃为中书监。当初，高帝临终前，将萧晃托付给武帝，特别嘱咐，要让萧晃留在京城中或京城附近任官，不要派他去边远的地方。又说：“宋氏如果不是亲骨肉之间互相残杀，外姓人怎么会有可乘之机?你们应该深以为戒！”旧制规定：亲王们在京都时，只可以带四十名武装侍卫。萧晃喜欢武士的威仪，离开南徐崐州时，他私下带着几百件个人用的武器返回建康，被负责防禁的部门发觉，扔进了长江。武帝闻知勃然大怒，打算将萧晃绳之以法。豫章王萧嶷叩头哭泣说：“萧晃的罪过，诚然不可以宽恕。陛下该想想父王对萧晃的恩爱。”武帝也低下头哭了，从此，武帝对萧晃不再有杀机，也没有信任和宠爱。议论朝事的人都说，武帝要比魏文帝曹丕好些，但不如东汉明帝刘庄。

武陵王晔多材艺而疏悻，亦无宠于帝。尝侍宴，醉伏地，貂抄肉。帝笑曰："肉污貂。"对曰："陛下爱羽毛而疏骨肉。"帝不悦。晔轻财好施，故无蓄积；名后堂山曰"首阳"盖怨贫薄也。

武陵王萧晔多才多艺，但性情直率，也得不到武帝的宠爱。有一次，他参加皇宫御宴，大醉倒地，帽子边上的貂尾都沾上了肉汤。武帝笑着说："肉汤把你的貂尾都弄脏了。"萧晔回答说："陛下您喜爱这些羽毛，却疏远亲生骨肉。"武帝很不高兴。萧晔把钱财看得很轻，喜欢施舍。所以，他自己没有积蓄。他把后堂山叫做"首阳山"，就是抱怨自己生活贫困以及武帝薄情。

[11]高丽王琏遣使入贡于魏，亦入贡于齐。时高丽方强，魏置诸国使邸，齐使第一，高丽次之。

[11]高句丽国王高琏，派使节向北魏进贡，同时也向南齐进贡。此时，高句丽王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北魏安置各国使节住所，南齐使节排在第一位，接着就是高句丽了。

[12]益州大度獠恃险骄恣，前后刺史不能制。及陈显达为刺史，遣使责其租赕。獠帅曰："两眼刺史尚不敢调我，况一眼乎！"遂杀其使。显达分部将吏，声言出猎，夜，往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12]益州大度獠人自恃占据险峻，骄横狂暴、为所欲为，朝廷先后派去了许多刺史，但都不能制服他们。等到陈显达接任益州刺史，他派遣官差去催缴田赋捐税，獠族首领说："长着两只眼睛的刺史都不敢要我缴纳租调，何况这个独眼刺史。"于是，杀掉了陈显达派去的官差。陈显达分别安排将领官吏，声称出去打猎，夜里，突然发动袭击，将大度獠地区的男女老幼全部斩杀了。

晋氏以来，益州刺史皆以名将为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兴王鉴为督益·宁诸军事、益州刺史，征显达为中护军。先是，劫帅韩武方聚党千余人断流为暴，郡县不能禁。鉴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长史虞等咸请杀之。鉴曰："杀之失信，且无以劝善。"乃启台而宥之，于是巴西蛮夷为寇暴者皆望风降附。鉴时年十四，行至新城，道路籍籍，云"陈显达大选士马，不肯就征。"乃停新城，遣曲签张昙晳往观形势。俄而显达遣使诣鉴，咸劝鉴执之。鉴曰："显达立节本朝，必自无此。"居二日，昙晳还，具言"显达已迁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于是乃前。鉴喜文学，器服如素士，蜀人悦之。

自从东晋以来，益州刺史都是由著名的将领来担任的。十一月，丁亥（十八日），武帝任命始兴王萧鉴为督益、宁诸军事，益州刺史。调陈显达返回建康，任中护军。当初，劫盗头目韩武方聚集一千多名党羽，截断水源，横行霸道，地方官府无法阻止。萧鉴赴任走到上明时，韩武方向萧鉴投降，长史虞等人都请求萧鉴杀掉他，萧鉴说："杀了韩武方，就失去了信用，也无法规劝别人改过从善。"于是，向朝廷报告，饶恕韩武方。因此，巴西一带从事抢掠的残暴、愚昧的蛮夷也都闻风投降。萧鉴这年正好十四岁，当他继续进发，走到新城时，路上纷纷传言，说："陈显达正大肆征兵买马，不肯接受朝廷征召。"萧鉴在新城站下，并派典签张昙晳前去观察形势。不久，陈显达派来的使者来到萧鉴停留处，手下人都劝萧鉴逮捕使者。萧鉴却说："陈显达高风亮节，尽心效忠朝廷，一定不会有这种事。"过了两天，张昙晳返回，陈说："陈显达已带领全家人离城，早晚都希望殿下能到达。"于是，萧鉴才继续赶路。萧鉴喜欢文学，他所使用的器具和服饰都和普通士大夫一样，因此，蜀地人民都非常高兴。

[13]乙未，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

[13]乙未（二十六日），北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人，前来南齐访问。

[14]是岁，诏增豫章王嶷封邑为四千户。宋元嘉之世，诸王入斋阁，得白服、裙帽见人主；唯出太极四厢，乃备朝服。自后此制遂绝。上于嶷友爱，宫中曲宴，听依元嘉故事。嶷固辞不敢，唯车驾至其第，乃白服、乌纱帽以侍宴。至于衣服、器用制度，动皆陈启，事无专制，务从减省。上并不许。嶷常虑盛满，求解扬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终不许，曰："毕汝一世，无所多言。岷"嶷长七尺八寸，善修容范，文物卫从，礼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瞻望者无不肃然。

[14]这年，武帝颁下诏令，命令将豫章王萧嶷的封邑增加到四千户人家。刘宋元嘉时代，亲王进入宫内的斋阁内，可以穿白色便服、裙子，戴高帽拜见皇帝，只有到太极殿四个厢房时，才穿正式官服。元嘉以后，这种制度也就取消了。武帝对萧嶷极其友爱，凡在宫内歌舞饮宴，都允许萧嶷按照元嘉时代的制度穿戴。萧嶷坚决辞谢，不敢这样做。只有武帝来到他的家里时，他才敢穿上白色便服，戴上乌纱帽陪宴。他将自己平时的衣服、器具的标准，连同自己的一举一动，全

都向武帝汇报，从不独断专行，开支都务求节俭。武帝对萧嶷的做法并不赞成。萧嶷一直担心自己的地位太高，权势太大，多次请求解除他扬州刺史的职务，改授给竟陵王萧子良，武帝始终也没有签应。武帝说："扬州刺史这个官你要当一辈子，不要再多说什么。"萧嶷身高七尺八寸，他很善于修饰仪表，他的仪仗和侍从们的礼节规范，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官属，每次出入殿堂，在旁边观看的人，无不肃然起敬。

[15]交州刺史李叔献既受命，而断割外国贡献；上欲讨之。

[15]交州刺史李叔献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却擅自截留外国对朝廷的进贡，因此，武帝打算去讨伐他。

三年（乙丑、485）

三年（乙丑，公元485年）

[1]春，正月，丙辰，以大司农刘楷为交州刺史，发南康、庐陵、始兴兵以讨叔献。叔献闻之，遣使乞更申数年，献二十队纯银兜鍪及孔雀；上不许。叔献惧为楷所袭，间道自湘州还朝。

[1]春季，正月，丙辰（疑误），任命大司农刘楷为交州刺史，并发动南康、庐陵、始兴三地的军队，讨伐李叔献。李叔献得到消息后，立刻派使者跑到建康，乞求允许他延长几年任期，并向朝廷进贡二千四百个纯银头盔和孔雀翎，武帝拒绝了他的请求。李叔献深怕自己会受到刘楷的袭击，就抄小路从湘州返回建康。

[2]戊寅，魏诏曰："图谶之兴，出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严禁诸巫觋及委巷卜筮非经典所载者。

[2]戊寅（初十），北魏下诏令说："测定吉凶征兆的神秘预言图谶的出现，是从夏、商、周三代之末开始的。它不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典章，只能被妖邪不正的人所利用。从现在开始，凡是图谶、纬书，一概烧掉，有私自保存的，一律处以极刑。"又严格禁止男巫女巫以及街头巷尾占卦的人进行不是经典所记载的活动。

[3]魏冯太后作《皇诰》十八篇，癸未，飨群臣于太华殿，班《皇诰》。

[3]北魏太皇太后冯氏作《皇诰》十八篇。癸未（十五日），冯氏在太华殿大规模宴请文武百官，正式颁布《皇诰》。

[4]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4]辛卯（二十三日），南齐武帝到南郊祭祀天神，实行大赦。

[5]诏复立国学；释奠先师用上公礼。

[5]武帝下诏恢复国学。用祭祀上公的礼仪祭祀孔子。

[6]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孙有封爵者，岁禄各有差。

[6]二月，己亥（初二），北魏规定：对有封爵的皇子皇孙们，按照不同标准等级，发放俸禄。

[7]辛丑，上祭北郊。

[7]辛丑（初四），武帝到北郊祭祀。

[8]三月，丙申，魏封皇弟禧为咸阳王，干为河南王，羽为广陵王，雍为颍川王，勰为始平王，详为北海王。文明太后令置学馆，选师傅以教诸王。勰于兄弟最贤，敏而好学，善属文，魏主尤奇爱之。

[8]三月，丙申（二十九日），北魏封皇弟拓跋禧为咸阳王，拓跋干为河南王，拓跋羽为广陵王，拓跋雍为颍川王，拓跋勰为始平王，拓跋详为北海王。太皇太后冯氏又下令设置皇家学校，遴选师傅教授各位亲王。在所有兄弟中间，拓跋勰最贤能，他敏而好学，擅长写文章，因此，孝文帝特别赏识喜欢他。[9]夏，四月，癸丑，魏主如方山；甲寅，还宫。

[9]夏季，四月，癸丑（十七日），孝文帝前往方山。甲寅（十八日），返回宫中。

[10]初，宋太宗置总明观以集学士，亦谓之东观。上以国学既立，五月，乙未，省总明观。时王俭领国子祭酒，诏于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又诏俭以家为府。

[10]当初，刘宋明帝设立总明观，聚集学士，也叫东观。武帝认为，国学已经成立，所以在五月，乙未（二十九日），下令撤销总明观。当时，王俭正兼任国子祭酒，诏令在王俭住宅内，开设学士馆，把总明观的甲、乙、丙、丁四部的图书，移交给学士馆。同时，又命令王俭把家作为办公的官署。

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俭少好《礼》学及《春秋》，言论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俭撰次朝仪、国典，自晋、宋以来故事，无不谙忆，故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八坐、丞、郎无能异者。令史谘事常数十人，宾客满席，俭应接辨析，傍无留滞，发言下笔，皆有音彩。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与仿效。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

从刘宋孝武帝喜欢文章辞采以来，士大夫也都以华丽的文辞章句互相推崇欣赏，却没有专门研究经典的人。王俭小时候就喜欢《礼》和《春秋》，即使是随便言谈，也都一定遵循儒家法则，从王俭这里开始，士大夫又追随模仿，崇尚儒家学说。王俭在撰写朝廷礼仪、国家大典时，对晋、刘宋王朝以来的掌故，无不了如指掌，因此，在他处理朝廷各项事务时，能够迅速做出决断。每次建言，都旁征博引，上自八坐，下到左右丞、各署曹郎，没有人能提出异议。拿着公文向他请示的令史经常有几十人，宾客盈门，王俭都从容接待，条分缕析，从不积压延迟，无论是口头发表见解，还是下笔批示，都是有声有色，神彩飞扬。王俭每十天去学监一次，测试学生，学监内都是头戴葛巾、手拿试卷的学生，佩剑的卫士和令史站在一旁，仪式非常隆重。王俭解散发髻，把头簪斜插在上面，朝廷内外都很仰慕他的风采，争相模仿。王俭经常对人说："江左风流倜傥的宰相，只有谢安一人。"言下之意是把自己比作谢安。武帝也非常器重他并委以要职。选用士人，只要是王俭推荐的，没有不批准的。

[11]六月，庚戌，进河南王度易侯为车骑将军，遣给事中吴兴丘冠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

[11]六月，庚戌（十五日），北魏提升河南王慕容度易侯为车骑将军，并派遣经事中、吴兴人丘冠先出使河南同时护送柔然汗国使节。

[12]辛亥，魏主如方山；丁巳，还宫。

[12]辛亥（十六日），孝文帝前往方山。丁巳（二十二日），返回宫中。

[13]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弥承为宕昌王。初，弥机死，子弥博立，为吐谷浑所逼，奔仇池。仇池镇将穆亮以弥

机事魏素厚，矜其灭亡；弥博凶悖，所部恶之；弥承为众所附，表请纳之。诏许之。亮帅骑三万军于龙鹄，击走吐谷浑，立弥承而还。亮，崇之曾孙也。

[13]秋季，七月，癸未（十八日），北魏派遣使节前往宕昌，任命宕昌已故国王梁弥机哥哥的儿子梁弥承为新任宕昌王。当初，梁弥机去世，他的儿子梁弥博继承王位，被吐谷浑汗国所逼迫，逃到了仇池。仇池镇将穆亮认为梁弥机侍奉北魏朝廷一向尽心谨慎，对宕昌国的灭亡非常同情。可是，梁弥博性情凶狠，残暴悖逆，将士对他都很痛恨，而梁弥承却受到大家的拥护，穆亮应奏请朝廷，允许护送梁弥承回国，朝廷下诏批准。于是，穆亮就率领三万名骑兵驻扎在龙鹄，击退了吐谷浑，拥立梁弥承登上王位。穆亮是穆崇的曾孙。

[14]戊子，魏主如鱼池，登青原冈；甲午，还宫；八月，己亥，如弥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还宫。

[14]戊子（二十三日），孝文帝前往鱼池，登临青原冈。甲午（二十九日），返回宫中。八月，己亥（初五），前往弥泽。甲寅（二十日），登上牛头山。甲子（三十日），返回宫中。

[15]魏初，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公赋。给事中李安世上言："岁饥民流，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以绝诈妄。"魏主嵬善之，由是始议均田。冬，十月，丁未，诏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人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初受田者，男夫给二十亩，课种桑五十株；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计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诸宰民之官，各随近给公田有差，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15]北魏建国初年，很多人自动依附于豪门强族。寻求庇护的人都不用为官府服役，可是，豪强贵族的横征暴敛，比官府征收的捐税高出一倍。于是，给事中李安世上书说："每次遇到灾荒，老百姓就四处逃散，他们的田地大多都被豪强贵族们所霸占、掠夺。古代的井田制度难以恢复，朝廷应该使土地平均些，使农夫耕种土地的面积和人口

数量相当。另外，对发生争执的田产，应该限定日期裁断。官司拖得太久又难以明断的田产，一律归现在使用的人，以杜绝谗佞欺诈。”孝文帝赞赏李安世的建议，由此开始讨论均田方案。冬季，十月，丁未（十三日），孝文帝下诏派遣使者分别去各州郡，与各州郡牧守 一同推行均田制，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可以得到四十亩没有种树的农田，女子每人二十亩，奴仆婢女，按照一般成年人所配给田地的待遇分配土地。一头牛，可得三十亩农田，但以四头牛为限。所配给的农田，如果是隔一年才能耕种一次的贫瘠田地，增加一倍；如果是隔两年才能耕种一次的田地，增加两倍。以此供耕种和还田、受田增加减少的需要。老百姓到了应该纳赋的年龄，就配给土地，年纪已老以及去世之后，土地归还官府。对于奴婢和耕牛，根据奴婢和耕牛数量多少，决定还田还是受田。初次受田的人，男子给田二十亩，规定种五十棵桑树，种了桑树的土地，都是世世代代经营管理，死了以后也不用缴回官府。官府应经常统计人口情况，对土地有盈余的农家，不受田也不令他还田。对土地不够的农家，则依照法令增加配给。世代经营的田地，有盈余的人家，可以自由出售。各地地方官就在官府附近，按照等级，配给一份公田，地方官更换时，要把这份公田移交给接任的官员。如果私自卖掉公田，按照法律追究定罪。

[16]辛酉，魏魏郡王陈建卒。

[16]辛酉（二十七日），北魏魏郡王陈建去世。

[17]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

[17]北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人来访。

[18]十二月，乙卯，魏以侍中淮南王佗为司徒。

[18]十二月，乙卯（二十二日），北魏任命侍中、淮南王拓跋佗为司徒。

[19]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帅众拒之，柔然遁去。澄，云之子也。氐、羌反，诏以澄为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梁州刺史。澄至州，讨叛柔服，氐、羌皆平。

[19]柔然汗国进犯北魏边塞，北魏任城王拓跋澄率领将士抗击，柔然军远逃。拓跋澄是拓跋云的儿子。后来，氐族、羌族人起来造反，诏命拓跋澄为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梁州刺史，拓跋澄抵达仇

池城就职后，讨伐叛贼，安抚降附的部众，氐族、羌族的叛乱全都平息。

[20]初，太祖命黄门郎虞玩之等检定黄籍。上即位，别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既连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监会稽吕文度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阳民唐之因以妖术惑众作乱，攻陷富阳，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

[20]当初，南齐高帝萧道成命令门下省黄门郎虞玩之等人重新校订户籍。武帝即位后，又另行设立校籍官，设置令史，限定令史每天每人都要查出几件奸伪案件。这样连续几年都没有停止，老百姓为此愁苦不安，怨声载道。外监会稽人吕文度就此启奏皇上，武帝下令凡是撤销户籍的，都要发配远方戍守边疆，百姓大都畏罪逃亡。富阳百姓唐之，趁机利用妖术，蛊惑人们起来叛乱，攻陷了富阳。三吴一带被撤销户籍的人纷纷投奔富阳，人数多达三万。

文度与茹法亮、吕文显皆以奸谄有宠于上。文度为外监，专制兵权，领军守虚位而已。法亮为中书通事舍人，权势尤盛。王俭常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邪！”

吕文度和茹法亮、吕文显三人，都凭借奸邪谄媚，受到武帝的宠信。吕文崐度身为外监，他独揽禁军大权，而使领军成为挂名的虚职。茹法亮担任中书通事舍人，权势更盛。王俭经常说：“我虽然身居高位，现在掌握的权力又哪里比得上茹公呢！”

[21]是岁，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仑立，号伏名敦可汗，改元太平。

[21]这一年，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间予成去世，他的儿子郁久间豆仑继位，号为伏名敦可汗，改年号为太平。

四年（丙寅、486）

四年（丙寅，公元486年）

[1]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会，始服衮冕。

[1]春季，正月，癸亥朔（初一），北魏孝文帝召集百官朝见时开始穿戴汉族皇帝的礼服和冕旒。

[2]壬午，柔然寇魏边。

[2]壬午（二十日），柔然汗国进犯北魏边塞。

[3]唐之攻陷钱唐，吴郡诸县令多弃城走。之称帝于钱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将高道度等攻陷东阳，杀东阳太守萧崇之。崇之，太祖族弟也。又遣其将孙泓冠山阴，至浦阳江；浃口戍主汤休武击破之。上发禁兵数千人，马数百匹，东击之。台军至钱唐，之众乌合，畏骑兵，一战而溃，擒斩之，进平诸郡县。

[3]南齐叛民头目唐之攻陷了钱唐，吴郡各县县令大多弃城逃走。唐之在钱唐称帝，封立太子，设置文武百官。接着，又派他的大将高道度等人攻陷东阳，杀东阳太守萧崇之。萧崇之是高帝萧道成的族弟。唐之又派大将孙泓进犯山阴，孙泓率军走到浦阳江时，浃口戍主汤休武击败了孙泓。武帝派几千名禁军，几百匹战马，往东进攻唐之。禁军抵达钱唐，唐之手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对骑兵都十分惧怕，双方刚一交战，唐之全军崩溃，禁军抓获了唐之，斩首，进而平定叛乱各郡县。

台军乘胜，颇纵抄掠。军还，上闻之，收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弃市；左军将军刘明彻免官、削爵，付东冶。天福，上宠将也，既伏诛，内外莫不震肃。使通事舍人丹阳刘系宗随军慰劳，遍至遭贼郡县，百姓被驱逼者悉无所问。

禁军乘胜对老百姓大肆奸淫虏掠。班师后，武帝听到了这一情况，就下令逮捕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将他绑赴刑场斩首，免除左军将军刘明彻的官职，削除他的爵位，发配到东冶做苦工。陈天福是武帝平时最宠爱的大将，他被处死，朝廷内外人士无不感到震惊。武帝派通事舍人丹阳人刘系宗前往禁军去过的郡县安抚百姓。走遍了遭到叛民进攻的郡县。对于被胁迫而参加叛乱的百姓，一概不予追究。

[4]闰月，癸巳，立皇子子贞为邵陵王，皇孙昭文为临汝公。

[4]闰正月，癸巳（初一），武帝立皇子萧子贞为郡陵王，立皇孙萧昭文为临汝公。

[5]氐王杨后起卒，丁未，诏以白水太守杨集始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第后明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为武都王。集始入朝于魏，魏以为南秦州刺史。

[5]氐王杨后起去世。丁未（十五日），武帝诏命白水太守杨集始为北秦州刺史，封为武都王。杨集始是杨文弘的儿子。又任命杨后起

的弟弟杨后明担任白水太守。北魏也封杨集始为武都王。杨集始到北魏京都朝见，北魏又任命他为南秦州刺史。

[6]辛亥，帝耕籍田。

[6]辛亥（十九日），南齐武帝亲自耕种籍田。

[7]二月，己未，立皇弟为晋熙王，铉为河东王。

[7]二月，己未（疑误），武帝立皇弟萧为晋熙王，萧铉为河东王。

[8]魏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为一户。内秘书令李冲上言："宜准古法：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取乡人强谨者为之。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夫，党长三夫，三载无过，则升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百官俸。此外复有杂调。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书奏，诏百官通议。中书令郑羲等皆以为不可。太尉丕曰："臣谓此法若行，于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户口，民岷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乃遣使者，于事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民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调课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群臣多言："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文明太后曰："立三长则课调有常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民始皆愁苦，豪强者尤不愿。既而课调省费十余倍，上下安之。

[8]北魏没有地方基层行政组织法规，只有大家族的宗主来监督地方行政事务。老百姓大多隐瞒或假冒别人的户籍，有时三五十家才有一个户口。为此，内秘书令李冲上疏说："应该依据古代的方法，五户设立一个邻长，五邻设立一个里长，五里设立一名党长，选派乡人中强干而又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家免除一个人的差役，里长家免除二个人的差役，党长家则免除三个人的差役。三年之内，没有过失，加升一级。对老百姓征收的户调，一对夫妇征收一匹布帛，二石粟米。大体上十匹交给国库，二匹作为额外追加，三匹作为支付朝廷文武百官的俸禄。除此还有杂税。老百姓在八十岁以上的，可以免除一个儿子的差役。孤儿、孤寡老人、残疾人及久病不愈者、贫穷无法养活自己

的人，要由邻长、里长和党长轮流供养。”李冲的奏章呈上之后，孝文帝诏令文武百官讨论。中书令郑羲等人都认为行不通。太尉拓跋丕说：“我认为，这种办法如果实行，对朝廷和个人都有好处。但是，现在正是征收赋税的月份，校正户籍，百姓一定会因苦生怨。我请求过了今年秋季，等到冬季派官员到各地办理，这样做还是比较合适的。”李冲则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不趁现在征收赋税的时节去办理，老百姓只看到校正户籍的麻烦辛苦，却没有看到减免徭役赋税所带来的好处，一定会心生怨恨。我们应该利用征收赋税的月份，使老百姓知道赋税公平。他们了解了这一点，又从中得到了好处，推行起来就容易了。”文武百官们却说：“按照九个等级进行征税，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一旦要改变，恐怕会引起骚乱。”最终，冯太后说：“设立邻长、里长、党长，田赋捐税仍然有一定的标准，被包庇隐藏的户口就可以查出，侥幸逃脱的人也可以得到制止，为什么说它行不通呢？”甲戌（十三日），开始建立党长、里长、邻长制度，重新核定百姓的户籍。老百姓开始为此都愁苦不安，豪强士族们尤其反对。不久，赋税的征收额减少到过去的十几分之一，豪强、百姓才安下心来。

[9]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时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将讨之，追奔至西漠。魏左仆射穆亮等请乘虚击之，中书监高闾曰：“秦、汉之世，海内一统，故可远征匈奴。今南有吴寇，何可舍之深入虏庭！”魏主曰：“‘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屡出征伐者，以有未宾之虏故也。今朕承太平之业，柰何无故动兵革乎！”厚礼其使者而归之。

[9]三月，丙申（初五），柔然汗国派遣使节牟提前往北魏。这时，敕勒部落反叛，柔然可汗郁久闾豆仑亲自率领大军前去讨伐，一直追杀到西边大沙漠的尽头。北魏左仆射穆亮等人，请求趁柔然汗国后方空虚，出兵袭击。中书监高闾说：“秦、汉时代，天下统一，才能够远征匈奴。而如今，我们南面有吴地的敌人，怎么能能够不顾南边的危险而深入胡虏腹心呢。”孝文帝说：“‘武器是一种凶器，圣人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它。’先帝多次出兵讨伐，是由于胡虏一直没有屈服。现在，朕所承继的是太平盛世的大业，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发动战争呢。”于是，以厚礼接待柔然汗国的使节，并送他回去。

[10]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辇祀南郊。

[10]夏季，四月，辛酉朔（初一），北魏开始制做五等官服。甲子（初四），孝文帝第一次穿上皇帝法服，乘坐皇帝专用的辇车，到南郊祭天。

[11]癸酉，魏主如灵泉池；戊寅，还宫。

[11]癸酉（十三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戊寅（十八日），返回宫中。

[12]湘州蛮反，刺史吕安国有疾不能讨；丁亥，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湘州刺史，讨平之。

[12]湘州蛮族叛乱，南齐湘州刺史吕安国有病，不能讨伐。丁亥（二十七日），武帝任命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湘州刺史，平息了叛乱。

[13]六月，辛酉，魏主如方山。

[13]六月，辛酉（初二），孝文帝前往方山。[14]己卯，魏文明太后赐皇了恂名，大赦。

[14]己卯（二十日），北魏冯太后给皇子取名拓跋恂。实行大赦。

[15]秋，七月，戊戌，魏主如方山。

[15]秋季，七月，戊戌（初九），孝文帝再次前往方山。

[16]八月，乙亥，魏给尚书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

[16]八月，乙亥（十七日），北魏给尚书和五等爵以上的官员发放朱色官服、佩玉和佩带玉饰的丝带。

[17]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

[17]九月，辛卯（初三），北魏兴建明堂、辟雍。

[18]冬，十一月，魏议定民官依户给俸。

[18]冬季，十一月，北魏议定地方官按照他所辖户口发放俸禄。

[19]十二月，柔然寇魏边。

[19]十二月，柔然汗国进犯北魏边境。

[20]是岁，魏改中书学曰国子学。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20]这一年，北魏将中书学改称为国子学。重新划分设置州郡，共有三十八个州，其中有二十五个州在黄河南，十三个州在黄河北。

五年（丁卯、487）

五年（丁卯，公元487年）

[1]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

[1]春季，正月，丁亥朔（初一），北魏孝文帝下诏，审定音乐，凡是不够典雅的音乐，一律除掉。

[2]戊子，以豫章王嶷为大司马，竟陵王子良为司徒，临川王映、卫将军王俭、中军将军王敬则并加开府仪同三司。子良启记室范云为郡，上曰："闻其常相卖弄，朕不复穷法，当宥之以远。"子良曰："不然。云动相规诲，谏书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馀纸，辞皆切直。上叹息，谓子良曰："不谓云能尔；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尝出东田观获，顾谓众宾曰："刈此亦殊可观。"众皆曰："唯唯。"云独曰："三时之务，实为长勤。伏愿殿下知稼穑之艰难，无徇一朝之宴逸！"

[2]戊子（初二），南齐任命豫章王萧嶷为大司马，任命竟陵王萧子良为司徒。将临川王萧映、卫将军王俭和中军将军王敬则三人一并加授为开府仪同三司。萧子良起用记室范云担任郡守，武帝对萧子良说："我听说，他在你面前经常卖弄才能，朕没有追究并惩罚他，应该宽宥并把他调到边远地区。"萧子良说："事实并不是这样。范云经常对我进行规劝教诲，他写给我的谏书仍然保存着。"说完，萧子良就拿出来呈上，大约有一百多张纸，言辞十分恳切直率。武帝不禁叹息，对萧子良说："没有想到范云能够这样，你正需要这样的人辅助，怎么应该让他去边远地区镇守呢！"文惠太子萧长懋曾经到东田观看农夫在田间收割时的情况，他回过头对随从的宾客们说："收割是一件很可以一看的事。"大家都纷纷点头说："是，是。"只有范云回答说："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这三个季节的农田劳作，实在是一件长时期劳苦之事。只愿殿下能够了解耕种和收获庄稼的艰难，不再贪图一时的享乐！"

[3]荒人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与雍、司二州蛮相扇动，据南阳故城，请兵于魏，将入寇。丁酉，诏假丹杨尹萧景先节，总帅步骑，直

指义阳，司州诸军皆受节度；又假护军将军陈显达节，帅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水军向宛、叶，雍、司诸军皆受显达节度，以讨之。

[3]边疆人桓天生自称自己是桓玄的族人，他同雍州、司州两州的蛮族相互煽动，占据了南阳旧城，又向北魏请求出兵援助，要继续向南进犯。丁酉（十一日），武帝下诏，加授丹杨尹萧景先符节，统领步、骑兵，直接向义阳挺进，司州境内各路大军都接受萧景先的指挥。又加授护军将军陈显达符节，统率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水军向宛、叶两地进攻，雍州和司州的各路大军也都全部接受陈显达的指挥，共同讨伐桓天生。

[4]魏光禄大夫咸阳文公高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未尝有谴；冯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常命中黄门苏兴寿扶侍。允仁恕简静，虽处贵重，情同寒素；执书吟览，昼夜不去手；诲人以善，恂恂不倦；笃亲念故，无所遗弃。显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于代，其人多允之婚媾，流离饥寒；允倾家赈施崐，咸得其所，又随其才行，荐之于朝。议者多以初附间之，允曰：“任贤使能，何有新旧！必若有用，岂可以此抑之！”允体素无疾，至是微有不适，犹起居如常，数日而卒，年九十八；赠侍中、司空，赙甚厚。魏初以来，存亡蒙赉，皆莫及也。

[4]北魏光禄大夫、咸阳文公高允，一生侍奉过五位皇帝，在尚书省、中书省、秘书省三省中担任过重要职位，五十多年，从未受到过责备。冯太后和孝文帝都非常尊重他，经常命令黄门苏兴扶侍他。高允仁义宽厚，简朴恬静，虽然处在极其尊贵重要的位置上，但是，他的情况却跟普通士人一样。他拿起书来不停地吟咏浏览，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总是书不离手。他教诲别人向善学好，诚恳耐心地引导，从不感到厌倦。他顾念亲人、故旧，都从不忘记、抛充他们。当献文帝拓跋弘夺取刘宋青州、徐州时，把当地望族全都迁到了代郡，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高允的姻亲，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地来到这里，高允拿出全部家产赈济，使他们得到安置。接着，高允又在他们当中根据才能品行的不同，把一些人推荐给朝廷。当时朝中许多人都因他们刚刚归附而不加信任。高允说：“任用贤才，使用能人，为什么要分他是新归附的还是早就归附的呢？如果他们肯定有用，怎么可以用这种理由去压制他们！”高允身体一向无病，到这年，稍感不适，但他的起居仍

如平日一样。几天之后去世，享年九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侍中、司空，陪葬的布帛衣被十分丰厚，北魏建国以来，对活着或者死去了的官员的赏赐，没有赶得上高允的。

[5]桓天生引魏兵万余人至阳，陈显达遣戴僧静等与战于深桥，大破之，杀获万计。天生退保阳，僧静围之，不克而还。荒人胡丘生起兵悬瓠以应齐，魏人击破之，丘生来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阴，舞阴戍主殷公愍拒击，破之，杀其副张麒麟，天生被创退走。三月，丁未，以陈显达为雍州刺史。显达进据舞阳城。

[5]叛民首领桓天生引导北魏一万多名士卒到达阳，陈显达派征虏将军戴僧静等人，在深桥迎战北魏大军，大败北魏军，杀死、俘虏敌人数以万计。桓天生退守阳，戴僧静又率领军队围攻，没有攻克，返回驻地。边疆人胡丘生在北魏的悬瓠聚众起兵，响应北上讨伐桓天生的齐兵，北魏军击败了他们，胡丘生逃奔南来。桓天生又引导北魏军寇犯舞阴，舞阴守将殷公愍奋起抗击，击败北魏军，斩杀北魏军副将张麒麟，桓天生带伤逃走。三月，丁未（二十二日），南齐朝廷任命领军将军陈显达为雍州刺史，他又率领大军进驻舞阳城。

[6]夏，五月，壬辰，魏主如灵泉池。

[6]夏季，五月，壬辰（初八），孝文帝国主前往灵泉池。

[7]癸巳，魏南平王浑卒。

[7]癸巳（初九），北魏南平王拓跋浑去世。

[8]甲午，魏主还平城。诏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麻服已上，赋役无所与。

[8]甲午（初十），孝文帝返回平城。下诏免除皇家七庙的子孙以及五服以内的外戚的赋役。

[9]魏南部尚书公孙邃、上谷公张倏帅众与桓天生复寇舞阴，殷公愍击破之；天生还窜荒中。邃，表之孙也。

[9]北魏南部尚书公孙邃、上谷公张倏，率领部下和桓天生一起，再次寇犯舞阴，齐舞阴守将殷公愍再次击败北魏大军。桓天生逃到了荒远之地。公孙邃是公孙表的孙子。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馁死者多。六月，癸未，诏内外之臣极言无隐。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储积刀稔；

逮于中代，亦崇斯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参分居二。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遂成侈俗。贵富之家，童妾服，工商之族，仆隶玉食；而农夫阙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异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劝课农桑，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赡。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赈。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诏有司开仓赈贷，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过给粮廪，所至三长赡崐养之。

北魏在春夏之交出现大旱，代郡地区尤其严重，又加上年瘟流行，老百姓有很多都因饥饿而死去。六月，癸未（二十九日），诏令朝廷内外大臣畅所欲言，不要保留。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说：“古代贤哲君王，总是要储存足够维持九年的粮食，即使到了中古时期，也推崇这种方法，缴纳粮食的人和在前线杀敌的人一样得到封爵。致力于耕种农田的人，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人一样受到奖赏。而现今京师的民众百姓，不耕种农田的人多，不劳而食的人占三分之二。太平日子过久了，又加上连年丰收，大家都争相夸耀自己的财富，奢侈浪费形成了一种风气。高贵富裕的人家，就连孩童婢女都穿上了华美的衣服；手工作坊及商人家庭，奴仆差役也是山珍海味。可是，种田的农夫却连酒渣糠皮都吃不饱，养蚕的妇女连蔽体的粗布衣裳都穿不全。因此，种地的人一天天减少，田地一天天荒芜。国库内粮食布帛告罄，街市上却堆满了各种珍宝货物；很多家庭无衣无食，道路上却挤满了衣着华丽的行人。老百姓饥寒交迫根本原因也就在此。我认为，凡是奇异珍贵的东西，朝廷都应该坚决禁止买卖。婚丧礼仪，应该规定严格的标准。鼓励人们努力耕田种桑，严格进行奖赏和惩罚。几年之内，定会有盈余。以前几年，校订户籍，就减轻了不少田赋捐税。我所管辖的齐州，所征收的粮食仅够发给官员俸禄，没有多余的入缴国库，这样虽然对老百姓有利，却不能长期维护下去，一旦有战事发生，或者遇到天灾，恐怕就无法拿出粮食布帛供给各地。可以减少布帛的征收，增加粮食的税收。这样，丰收年份，就可以大量储存；歉

收年份，拿出来赈济。这就是所谓的把老百姓的粮食，寄存在官府。一旦官府有了储存，则老百姓就不会有荒年挨饿的事了。”秋季，七月，己丑（初六），孝文帝下诏，命令有关部门打开官府府库，赈济或借贷给饥民，允许饥民出关逃生。派专人重新制作户籍，由老百姓自己决定去留。饥民们路过的地方，要由当地官府提供饮食，所到之处，由当地的邻长、里长、党长负责安置。

[10]柔然伏名敦可汗残暴，其臣侯医石洛候数谏止之，且劝其与魏和亲。伏名敦怒，族诛之，由是部众离心。八月，柔然寇魏边，魏以尚书陆睿为都督，击柔然，大破之。睿，丽之子也。

[10]柔然可汗郁久闾豆仑凶狠残暴，他的大臣侯医、石洛侯多次劝谏、阻止他的行为，并且建议他和北魏和好联姻。郁久闾豆仑勃然大怒，下令诛杀侯医、石洛候全族，为此，他的部众离心离德。八月，柔然汗国寇犯北魏边境，北魏任命尚书陆睿为都督，迎击柔然军，北魏军大获全胜。陆睿是陆丽的儿子。

初，高车阿伏至罗有部落十余万，役属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罗谏，不听。阿伏至罗怒。与从弟穷奇帅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国人号曰“侯娄匐勒”，夏言天子也；号穷奇曰“侯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亲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居南。伏名敦追击之，屡为阿伏至罗所败，乃引众东徙。

最初，高车部落首领阿伏至罗有部落十多万，隶属柔然汗国。郁久闾豆仑南下侵犯北魏时，阿伏至罗竭力劝阻，郁久闾豆仑不听。阿伏至罗大为气愤，和他的堂弟阿伏穷奇率领部落向西出走，抵达前部西北地带，自立为高车国王。部众们尊称他为侯娄匐勒，汉语的意思就是天子。尊称阿伏穷奇为侯倍，汉语的意思就是太子。阿伏至罗和阿伏穷奇之间感情非常好，分别统辖自己的部属。阿伏至罗住在北面，阿伏穷奇则在南面。郁久闾豆仑追击阿伏至罗，却屡次都被击败。为此，郁久闾豆仑率众向东迁移。

[11]九月，辛未，魏诏罢起部无益之作，出宫人不执机杼者。冬，十月，丁未，又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是时，魏久无事，府藏盈积。诏尽出御府衣服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刀钤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缯布、丝纩非供国用者，以

其太半班赉百司，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边戍，畿内鳏、寡、孤、独、贫、癃，皆有差。

[11]九月，辛未（十九日），北魏下诏，撤销对民生无益的工程，宫中不做纺织的宫女一概驱逐。冬季，十日，丁未（二十六日），又下诏撤去尚方署绫罗锦绣的制造工程，士、农、工、商们如果打算自己织造，听任不禁。到这时为止，北魏已很久没有战事了，所以，国库库藏充盈。朝廷下诏，拿出皇家御库房内的衣物、珍奇宝物、太官使用的器具、太仆出外乘车用具及宫内库存岷的弓箭刀枪十分之八，以及宫外府库的衣服用具、丝绸、丝棉，不能供应朝廷使用的，把其中的一大半赏赐给文武百官，下至工匠，商贾以及衙役，直到在六镇戍守的边防士兵，以及京畿内的鳏夫、寡妇、孤儿、老人、贫民、残疾人，都按照等级分别赏赐。

[12]魏秘书令高、丞李彪奏请改《国书》编年为纪、传、表、志；魏主从之。，允之从祖弟也。十二月，诏彪与著作郎崔光改修国书。光，道固之从孙也。

[12]北魏秘书令高、秘书丞李彪上奏请把《国书》的编年体例改为纪、传、表、志，孝文帝批准这一建议。高和高允是同一个曾祖父，高是高允的堂弟。十二月，下诏，令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一起负责修订《国书》。崔光是崔道固的堂孙。

魏主问高曰：“何以止盗？”对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盗贼，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上疏言：“今之选举，不采识治之优劣，专简年劳之多少，斯非尽才之谓。宜停此薄艺，弃彼朽劳，唯才是举，则官方斯穆。又勋旧之臣，虽年勤可录而才非 抚民者，可加之以爵赏，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

孝文帝问高说：“怎样才能防止盗贼？”高回答说：“汉明帝时宋均订立、推行德攻，就有猛虎渡河离去。汉平帝时卓茂推行教化，连蝗虫都不入境。更何况，强盗也是普通人。只要郡守、县宰的选派适当，治理教化得当，那么，防止盗贼就十分容易了。”接着，高又上书建议说：“现在朝廷选用官吏，不是看他治理地方的政绩优劣，只是看他任期的长短，资历的深浅，这样不能说是人尽其才。应该停止这种浅薄的区别，摒弃那些没用的年资阅历，唯才是举，官吏才会清廉严

正。另外，对于功勋老臣，虽然功劳资历可以承认，可没有治理安抚人民的才能，朝廷可以增加他们的爵位封赏，不应该再让他们担任地方要员，这也就是所说的，帝王可以因个人的喜好去赏赐钱财，却不可以因个人的好恶派人做官！”孝文帝认为言之有理。

出为西兖州刺史，镇滑台。以郡国虽有学，县、党亦宜有之，乃命县立讲学，党立小学。

高出任西兖州刺史，镇守滑台。他认为郡和封国既然有学校，下边的县和党也应该有，于是，高下令各县设立讲学，各党设立小学。

六年（戊辰、488）

六年（戊辰，公元488年）

[1]春，正月，乙未，魏诏："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

[1]春季，正月，乙未（十五日），北魏下诏："对犯有死罪的人，如果他的父母、祖父母年老，又无成年的子孙，身边也没有穿一年以上的丧服的亲属，可以奏报朝廷。"

[2]初，皇子右卫将军子响出继豫章王嶷；嶷后有子，表留为世子，子响每入朝，以车服异于诸王，每拳击车壁。上闻之，诏车服与皇子同。于是有司奏子响宜还本。三月，己亥，立子响为巴东王。

[2]最初，南齐皇子、右卫将军萧子响过继给他的叔父、豫章王萧嶷。后来，萧嶷有了儿子，就上疏请求留下萧子响作为世子。萧子响每次入朝时，他的车马衣服都跟其他亲王不一样，他动辄用拳头猛击车壁。武帝知道后，下诏令萧子响的车马衣服和其他皇子一样。为此，有关部门又奏陈萧子响应该恢复原来的宗属。三月，己亥（二十日），武帝立萧子响为巴东王。

[3]角城戍将张蒲，因大雾乘船入清中采樵，潜纳魏兵。戍主皇甫仲贤觉之，帅众拒战于门中，仅能却之。魏步骑三千馀人已至堑外，淮阴军主王僧庆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

[3]南齐角城守将张蒲借着天下大雾的机会，乘船到清水一带砍伐木柴，秘密同北魏边防士兵勾结，将北魏军队带进国境，守城主将皇甫仲贤发觉了这件事，率领部众在城门奋力抗击，仅仅能击退张蒲。

北魏三千多名步兵、骑兵已经到达护城河外，淮阴军主王僧庆等人率大军前来救援，才迫使北魏大军撤退。

[4]夏，四月，桓天生复引魏兵出据隔城，诏游击将军下邳曹虎督诸军讨崐之。辅国将军朱公恩将兵伏，遇天生游军，与战，破之，遂进围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骑万余人来战，虎奋击，大破之，俘斩二千余人。明日，攻拔隔城，斩其襄城太守帛乌祝，复俘斩二千余人，天生弃平氏城走。

[4]夏季，四月，叛民首领桓天生再次引导北魏大军出兵占据了隔城。武帝下诏命令游击将军下邳人曹虎统率各陆大军前去讨伐。此时，辅国将军朱公恩率军作敌前搜索，遇上了桓天生的游击部队，双方发生激战，朱公恩大败桓天生的部队，紧接着他就进军围攻隔城。桓天生引导一万多名北魏步、骑兵前来迎战，曹虎率军奋力抗击，结果大败北魏军队，俘虏、斩杀了二千多北魏士卒。第二天，曹虎率军又继续围攻，最后终于攻克，斩了北魏朝廷任命的襄城太守帛乌祝，再次俘虏，斩杀了二千多名北魏士卒，桓天生放弃平氏城逃走。

[5]陈显达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将兵所拒之。

[5]陈显达进犯北魏。甲寅（初五），北魏朝廷派豫州刺史拓跋斤率领大军抗击陈显达。

[6]甲子，魏大赦。

[6]甲子（十五日），北魏实行大赦。

[7]乙丑，魏主如灵泉池；丁卯，如方山；己巳，还宫。

[7]乙丑（十六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丁卯（十八日），前往方山。己巳（二十日），返回宫中。

[8]魏筑城于醴阳，陈显达攻拔之，进攻阳。城中将士皆欲出战，镇将韦珍曰："彼初至气锐，未可与争，且共坚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后击之。"乃凭城拒战，旬有二日，珍夜开门掩击，显达还。

[8]北魏在醴阳兴筑城池，陈显达攻克该城，乘胜进军阳。阳城里的将士们都要出来迎战，但镇将韦珍说："他们刚刚到这里时士气旺盛，我们不可以和他们直接交锋，暂且一起在城里坚守城池，等到他们进攻得疲惫不堪时，再去攻击他们。"于是，韦珍率领将士们据守阳

城进行抵抗，十二天后，韦珍率军借着黑夜的掩护，打开城门，突袭陈显达，陈显达撤退。

[9]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弥承为河、凉二州刺史。

[9]五月，甲午（十五日），南齐任命宕昌王梁弥承为河、凉二州刺史。

[10]秋，七月，己丑，魏主如灵泉池，遂如方山；己亥，还宫。

[10]秋季，七月，己丑（十一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又前去方山。己亥（二十一日），返回宫中。

[11]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讲武。

[11]九月，壬寅（二十五日），武帝前往琅邪城讲习武事。

[12]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魏主方享宗庙，始荐，闻之，为废祭，临视哀恸。

[12]癸卯（二十六日），北魏淮南靖王拓跋佗去世。当时，孝文帝正在皇家祖庙祭祀，刚刚献上第一道祭品，就得到拓跋佗去世的报告，他当即就停止了祭祀仪式，亲自去拓跋佗遗体旁哀悼恸哭。

[13]冬，十月，庚申，立冬，初临太极殿读时令。

[13]冬季，十月，庚申（十四日），立冬，南齐武帝第一次亲临太极殿，开始阅读历书。

[14]闰月，辛酉，以尚书仆射王奂为领军将军。

[14]闰十月，辛酉（十五日），南齐朝廷任命尚书仆射王奂为领军将军。

[15]辛未，魏主如灵泉池；癸酉，还宫。

[15]辛未（二十五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癸酉（二十七日），返回宫中。

[16]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帅众三千以城附魏。

[16]十二月，柔然汗国的伊吾守将高羔子率领三千名部属献出伊吾城池，归附北魏。

[17]上以中外谷帛至贱，用尚书右丞江夏李之议，出上库钱五千万及出诸州钱，皆令籴买。

[17]南齐武帝由于全国各地粮食和帛的价格太贱，就采纳了尚书右丞、江夏人李的建议，拿出国库库存的五千万钱和各州州库的现款，全部用来购买粮食。

[18]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崐。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并浦阳南北津、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可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上以其事下会稽，会稽行事吴郡顾宪之议以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税也；乃以风涛迅险，济急利物耳。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税江行。按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甚，去之从丰，良由饥棘。埭司责税，依格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皇慈恤隐，振廪蠲调；而元懿幸灾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惧贻谴诘，必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元懿禀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将羊，其所欲举腹心，亦当虎而冠耳。书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言盗公为损盖微，敛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盖谓便于公，宜于民也。窃见顷之言便宜者，非能于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来不便于公。名与实反，有乖政体。凡如此等，诚宜深察。"上纳之而止。

[18]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议说："吴兴今年没有收成，会稽则是五谷丰登，所以，商贾们在这两地来来往往，比平常年份多了一倍。西陵牛埭的税收，朝廷规定是每天三千五百钱，但据我观察，该地每天的税收可以加倍。我请求，连带浦阳南北两个渡口、柳浦四个堤坝，交给我管理一年，那么，除了原来的税收外，我还可以另外再多缴四百多万钱。在西陵戍守地前检查税收，并不妨碍正常的戍守。剩下来的那三个牛马场，我自己选派可靠的人去负责。"武帝把这项建议交给会稽郡研究讨论，会稽行事吴郡人顾宪之认为："最初设立牛埭的意思，并不是要强迫人民缴纳税务，而是因为江上风大浪急，危险很大，所以，为了救急和方便百姓才设立的。以后的负责官员并没有真正了解用意，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做得有成效，所以，有的切断了其他道路，只留下一个关口；有的则对那些往来江上而未装货物的船只也征税。考查吴兴的情况，这几年农业一直没有获得丰收，今年特别惨重，人们都纷纷逃走，到富有的地方去谋生，这的确是由于饥饿所迫而不得

已背井离乡。堤坝的负责官员却仍向他们收税，并按照标准，不肯不收一点儿。旧有的税收标准近来已经有人认为应该减少，这一建议还没有决定是否采纳执行，但是，税收却又加倍增长起来，这将用什么办法呢？皇上恩慈，怜悯老百姓的痛苦，提出打开粮仓，赈济人民，免除人民的田赋和其他杂税。但是，杜元懿却利用人民的苦难，贪图眼前的小利，进一步加重人民的困苦。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他都会受到人们的痛恨！如果一旦按照他的建议去做，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他害怕朝廷的责罚、盘问，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向人民勒索，这样一来，就会为朝廷招来怨恨。杜元懿秉性苛薄尖刻，以前已经有明显的事实，如果再把一个地方交给他管理，那就好像是让狼去领导羔羊。而且，他打算推选可靠的人，也不过是一些戴着帽子的猛虎罢了。古书上说：‘与其有搜刮财产的臣子，不如有偷盗财产的臣子。’这是说，偷窃国家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要稍微小些，而搜刮民财所造成的伤害更大。我又认为，所谓方便适宜，是说对国家来说方便，对百姓来说适宜。我私下察看了一下近来所提出的所有有关方便适宜的建议，这些建议都不能提出在使老百姓尽力之外，还要利用天时，竭尽地利，大体上，这些建议都是眼前对百姓不合适，将来对朝廷也肯定是不利的。名与实是相对的，它违反施政的根本。大凡像以上这类事情，实在是应该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武帝采纳了顾宪之的建议，没有轻举妄动。

[19]魏主访群臣以安民之术。秘书丞李彪上封事，以为：“豪贵之家，奢僭过度，第宅车服，宜为之等制。

[19]孝文帝向文武百官们询问安定人民的办法。秘书丞李彪呈上密奏，认为：“豪门富贵人家，奢侈挥霍没有限度。所以，对他们的住宅、车马和衣服，都应该制定一个标准进行管理。

又，国之兴亡，在冢嗣之善恶；冢嗣之善恶，在教谕之得失。高宗文成皇帝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日思之，岂唯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欣免冠谢。此近事之可鉴者也。臣谓宜准古立师傅之官，以训导太子。

“另外，一个国家是走向兴盛还是走向衰亡，关键在于帝王承继人是善良还是酷恶，而继任者的善恶，又在于教育训导的得失。文成皇帝曾经对文武百官们说：‘朕从前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年龄还小，心

还不能专一。等到后来崏登上帝位，亲自日理万机了，又没有多余的时间温习以前的功课了。今天想起来，岂能说只是我个人的过错，也是师傅管教得不严，不勤勉努力的结果。’当时，尚书李立刻脱下帽子，请求处分。这是不久前发生的事，值得借鉴。我认为，应该以古代方法为准绳，也设立师傅这一官职，让他们专门引导太子。

又，汉置常平仓以救匮乏。去岁京师不稔，移民就丰。既废营生，困而后达，又于国体，实有虚损。曷若豫储仓粟，安而给之，岂不愈于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师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粟积之于仓，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绢，积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数年之中，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矣。

“另外，汉朝曾经在平时设置常平仓，遇到灾荒年月，就用仓中的粮食救济灾民。去年，京城农作物歉收，如果把老百姓都迁移到丰收富裕地区，这样既荒废了人民正常的生活劳作，又要面临艰难困苦、千里流离的困境，才能到达目的地，而且对于国家来说，损耗也很大。为什么不事先把粮食储存起来建立粮仓，安安稳稳地发放给灾民？这难道不比把老老少少驱赶到千里之外去乞讨糊口更好些吗？所以，朝廷应该在州郡正常的税收中抽出九分之二，将京城全年开支剩余的费用全部拿出来，分别建立管理机构，在丰收时买进粮食，全部储存在仓库里；遇上歉收年月，就可以加两分利卖给老百姓。这样一来，老百姓一定会努力种田，用以购买官府的绢帛；积蓄钱财，用来购买官府的粮食。丰收年月，就一直储存，等到灾年，就直接出售给老百姓。几年之内，我们就会储存大量的粮食，而且老百姓人人充足，即使是有什么灾荒，也不会造成多大灾难。

又，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另外，应该在黄河以南七州人民之中，选拔有才能的人，征召到京城，按照中州官员任用的程序，按照他们的能力分别加以任用。这样做，第一，可以推广圣朝对新人、旧人平等对待，一视同仁的大义，第二，可以安抚长江、汉水一带归附于圣朝的人心。

又，父子兄弟，异体同气；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于忧惧相连，固自然之恒理也。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惕之容；子弟

逃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车马衣冠，不变华饰；骨肉之恩，岂当然也！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版引咎，乞解所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所耻矣。

“另外，父子兄弟之间，虽然各有形体，但血缘却是相同的。对于犯罪的罪人进行惩处，问罪并不牵连他的亲人，这是皇上的隆厚恩德。至于说到他们之间同忧愁、共恐惧，这本来是自然而然、情理之中的事。也有些无情无义的人，父兄被囚禁狱中，他们的儿子、兄弟们的脸上竟没有一点儿悲哀愁惨的神色。有的儿子、兄弟逃避刑罚，他们的父亲、哥哥们的脸上竟也没有羞愧气愤的样子。他们只是若无其事地继续享受他们的荣华富贵，安于宴饮，自由自在地游逛，而且无论是骑坐的车马，还是穿的衣服、戴的帽子，仍然一如过去一样豪华奢侈，亲骨肉之间的恩情怎么能到了这种地步！我认为，父亲、哥哥犯了罪，应该让他们的儿子、弟弟穿白色衣服，袒露胸背，到皇宫门外请求处罚。儿子、弟弟犯罪入狱，也应该让他们的父亲、哥哥公开上书，引咎自责，请求解除他们所担任的官职，如果他们的职位确实重要，不适于批准辞职的，则不妨加以安慰，劝他们留任。只有这样做，才只可以督促那些庸俗薄情的人，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羞耻。

又，朝臣遭亲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郊庙之祀；鸣玉垂，同庆赐之燕；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凡遭大父母、父母丧者，皆听终服；若无其人，职业有旷者，则优旨慰谕，起令视事，但综司出纳、敷奏而已，国之吉庆，一令无预。其军旅之警，墨从役，虽愆于礼，事所宜行也。”魏主皆从之。由是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而民不困穷。

“另外，朝廷大臣遭到父母亲人去世的情况时，丧假一满，就得回来任职，同时，得照样穿绫罗绵段，乘坐豪华高大的车辆，跟随皇上去祭祀天地祖先，身佩宝玉，头垂帽穗，和其他官员一样去参加庆贺赏赐的宴请，这样做，实崐在是在伤害做儿子的孝道之心，违背了天地万物的根本自然的法则。我认为，大凡是遇上祖父母、父母去世的人，都应该允许他们守丧三年。如果没有他，该部门职务出现空缺、无法继续工作时，就应该下达安慰劝抚的诏书，让他任职工作，但也只是让他负责总的大方面事情，诸如支出与收入、奏报陈述而已，国

家的吉庆大典，一律不让他参加。如果他身为军职，在发生紧急情况时，那么他就应像古代晋国将帅一样穿上黑色丧服，跟随军队执行命令，这样做，虽然不合礼教，但情况急迫，也就应该这样做了。”对秘书丞李彪的建议，孝文帝全部接受。从此以后，北魏朝廷与老百姓个人的财力都充裕丰厚起来，虽然有时遇上水灾、旱灾，但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困苦、贫穷。

[20]魏遣兵击百济，为百济所败。

[20]北魏朝廷派人进攻百济王国，被百济王国打败。

七年（己巳、489）

七年（己巳，公元489年）

[1]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1]春季，正月，辛亥（初七），南齐武帝前往南郊祭天，实行大赦。

[2]魏主祀南郊，始备大驾。

[2]孝文帝到平城南郊祭祀天神，开始使用大驾出行。

[3]壬戌，临川献王映卒。

[3]壬戌（十八日），南齐临川献王萧映去世。

[4]初，上为镇西长史，主簿王晏以倾谄为上所亲，自是常在上府。上为太子，晏为中庶子。上之得罪于太祖也，晏称疾自疏。及即位，为丹杨尹，意任如旧，朝夕一见，议论朝事；自豫章王嶷及王俭皆降意接之。二月，壬寅，出为江州刺史，晏不愿外出，复留为吏部尚书。

[4]当初，武帝担任镇西长史时，主簿王晏竭力谄媚阿谀，受到武帝的宠信，从那以后，王晏就经常逗留在武帝的府中。武帝为太子时，王晏就担任了中庶子。后来武帝惹怒过高帝，王晏马上声称有病，同武帝疏远了。武帝继位后，任命王晏为丹杨尹，对他的感情和信任，一如往日，每天朝晨和晚上都要召见一次，商讨国家大事。从豫章王萧嶷到王俭以下的官员，都曲意奉迎，想方设法和王晏交往。二月，壬寅（二十八日），武帝任命王晏为江州刺史，王晏不想远离朝廷，又把他留下来，命他为吏部尚书。

[5]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为临贺王，子峻为广汉王，子琳为宣城王，子珉为义安王。

[5]三月，甲寅（十一日），武帝立皇子萧子岳为临贺王，萧子峻为广汉王，萧子琳为宣城王，萧子珉为义安王。

[6]夏，四月，丁丑，魏主诏曰：“升楼散物以赉百姓，至使人马腾践，多有伤毁；今可断之，以本所费之物，赐老疾贫独者。”

[6]夏季，四月，丁丑（初四），孝文帝下诏说：“登到城楼上去散发救济品，接济灾民，致使人群与马匹相互践踏，很多人受伤致残。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所有分发的救济品，直接送给孤寡老人、病人、穷人和孤儿。”

[7]丁亥，魏主如灵泉池，遂如方山；己丑，还宫。

[7]丁亥（十四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又前往方山。己丑（十六日），返回宫中。

[8]上优礼南昌文宪公王俭，诏三日一还朝，尚书令史出外谘事。上犹以往来烦数，复诏俭还尚书下省，月听十日出外。俭固求解选。诏改中书监，参掌选事。

[8]南齐武帝对尚书令、南昌文献公王俭礼遇非常优厚，命他每隔三天来朝廷一趟，其他时间则由尚书令史去他那里请示。武帝认为这样做过于烦琐，又命令王俭回到尚书下省，每月有十天可以在家。而王俭则坚决请求辞去吏部，武帝改命他为中书监、参掌选事。

五月，乙巳，俭卒。王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礼官欲依王导，谥俭为文献。晏启上曰：“导乃得此谥；但宋氏以来，不加异姓。”出，谓亲人曰：“‘平头宪’事已行矣。”

五月，乙巳（初三），王俭去世。王晏掌握朝官任免大权后，在朝中任意行使，与王俭之间很不和。在王俭去世后，礼官打算按照王导的先例，加王俭谥号为文献。王晏报告武帝说：“过去只有王导才得到这一谥号，但自从宋朝崐以来，不曾把它加给皇族外其他姓氏的人。”王晏从宫内出来，对他亲近的人说：“‘平头宪’是王俭的谥号，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徐湛之之死也，其孙孝嗣在孕得免，八岁，袭爵枝江县公，尚宋康乐公主。及上即位，孝嗣为御史中丞，风仪端简。王俭谓人曰：“徐孝

嗣将来必为宰相。”上尝问俭：“谁可继卿者？”俭曰：“臣东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俭卒，孝嗣时为吴兴太守，征为五兵尚书。

徐湛之被杀时，他的孙子徐孝嗣还在母亲腹中，因而得以幸免。等到他八岁时，承袭了祖父徐湛之的枝江县公的封号，娶了宋孝武帝的女儿康乐公主为妻。齐武帝即位后，徐孝嗣担任了御史中丞，他仪表端庄，做事干练。王俭对别人说：“徐孝嗣将来肯定会做宰相。”武帝也曾经问过王俭：“谁可以接任你的职位？”王俭回答说：“臣解除宰相职位后，恐怕只有徐孝嗣最适合接任。”王俭去世时，徐孝嗣担任吴兴太守。武帝征召他为五兵尚书。

[9]庚戌，魏主祭方泽。

[9]庚戌（初八），孝文帝在沼泽中建筑方坛，祭祀地神。

[10]上欲用领军王奂为尚书令，以问王晏。晏与奂不相能，对曰：“柳世隆有勋望，恐不宜在奂后。”甲子，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尚书令，王奂为左仆射。

[10]南齐武帝想要起用领军将军王奂为尚书令，征求王晏的意见。王晏和王奂之间彼此不相容，王晏回答说：“柳世隆建过大功，很有声望，恐怕不宜在王奂之下。”甲子（二十二日），武帝任命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尚书令，王奂为左仆射。

[11]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11]六月，丁亥（十五日），南齐武帝前往琅邪城。

[12]魏怀朔镇将汝阴灵王天赐，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桢，皆坐赃当死。冯太后及魏主临皇信堂，引见王公，太后令曰：“卿等以为当存亲以毁令邪，当灭亲以明法邪？”群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应。魏主乃下诏，称：“二王所犯难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怀之恩；且南安王事母孝谨，闻于中外，并特免死，削夺官爵，禁锢终身。”初，魏朝闻桢贪暴，遣中散闾文祖诣长安察之，文祖受桢赂，为之隐；事觉，文祖亦抵罪。冯太后谓群臣曰：“文祖前自谓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听辞位归第。”宰官、中散慕容契进曰：“小人之心无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无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从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则知贪之可恶矣，何必求退！”迁宰官令。契，白曜之弟子也。

[12]北魏怀朔镇将、汝阴灵王拓跋天赐和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拓跋桢二人，都因贪污罪当处死。冯太后和孝文帝为此亲自到皇信堂，召见王公要人。冯太后首先发问说："你们认为，应该顾念亲情、毁弃法律呢，还是应该大义灭亲，以严明法律呢？"大臣们都说："二王都是景穆皇帝的儿子，应该得到宽恕。"冯太后没有回答。孝文帝下诏声称："二王所犯的罪行，实在是难以宽恕。但是，太皇太后追思文成帝的大恩，顾念手足之情，再加上南安王侍奉母亲，十分孝敬恭谨，内外闻名。因此，现在特别赦免二王的死罪，撤销官职和爵位，终身监禁。"最初，北魏朝廷得知拓跋桢贪婪暴虐，就派中散吕文祖抵达长安调查，吕文祖暗中接受了拓跋桢的贿赂，为他隐瞒了事实真相。事情被查以后，闾文祖也受到了同样的处罚。冯太后对大臣们说："吕文祖以前自称廉洁奉公，而今竟也贪赃枉法。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人心叵测，难以探知。"孝文帝说："古代有一种待放的大臣。你们在座的如果扪心自省，认为自己不能克制贪欲，允许你们辞职回家。"宰官、中散大夫慕容契进言说："小人之心常变，帝王的法律却是永恒不变的，以常变之心去应付不变的法律，恐怕不是我所能够担当的，所以，我请求辞职免官。"孝文帝说："慕容契知道人心是不可能不变的，就一定知道贪婪是令人厌恶的，你何必请求辞职呢！"于是提升他为宰官令。慕容契是慕容白曜的侄子。

[13]秋，七月，丙寅，魏主如灵泉池。

[13]秋季，七月，丙寅（二十五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

[14]魏主使群臣议，"久与齐绝，今欲通使，何如？"尚书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筑醴阳深入彼境，皆直在萧赜。今复遣使，不亦可乎！"魏岷主从之。八月，乙亥，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等来聘。

[14]孝文帝召集文武百官讨论，"我国和齐国断绝交往已经很久了，如今，我打算派人出使齐国，各位认为如何？"尚书游明根说："朝廷没有派人出使齐国，又深入齐国境地兴筑了醴阳城，这二件事的道理都在萧赜一边。如今再派遣使节前去，这不是很好吗？"孝文帝接受游明根的建议。八月，乙亥（初四），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的邢产等人来访。

[15]九月，魏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无妻者。

[15]九月，北魏朝廷遣散出大批宫女，把她们赏赐给北方六镇没有妻子的贫民。

[16]冬十一月，己未，魏安丰匡王猛卒。

[16]冬季，十一月，己未（十九日），北魏安丰匡王拓跋猛去世。

[17]十二月，丙子，魏河东王苟颓卒。

[17]十二月，丙子（初七），北魏河东王拓跋苟颓去世。

[18]平南参军颜幼明等聘于魏。

[18]南齐平南参军颜幼明等人前往北魏访问。

[19]魏以尚书令尉元为司徒，左仆射穆亮为司空。

[19]北魏朝廷任命尚书令尉元为司徒，左仆射穆亮为司空。

[20]豫章王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怀退素，是岁，启求还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镇东府。

[20]南齐豫章王萧嶷自认为地位很高，深怀激流勇退之心。这一年，他上书请求辞职，返回旧邸。武帝命令萧嶷的世子萧子廉代替父亲镇守东府。

[21]太子詹事张绪领扬州中正，长沙王晃属用吴兴闻人邕为州议曹，绪不许。晃使书佐固请，绪正色曰："此是身家州乡，殿下何得见逼！"

[21]太子詹事张绪兼领扬州中正时，长沙王萧晃托付他起用吴兴人闻人邕为州议曹，张绪不同意。于是，萧晃又派书佐坚持请求，张绪面色严肃地说："这里是我自己的家乡，殿下怎么能这么逼迫我？"

[22]侍中江学为都官尚书。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幸于上，容表有士风，请于上曰："臣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登榻坐定，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叮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湛之孙；瀹，之弟也。

[22]南齐侍中江担任都官尚书。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到武帝的宠信，纪僧真举止仪容都具有士大夫风采，他向武帝请求说："臣不过是出身于本县的一名武官，幸运地赶上了清明盛世，官阶和荣耀才如此之高。我的儿子还娶了荀昭光的女儿。现在，我已经不再有其他的需

求，只请求陛下能允许我加入大夫行列。”武帝说：“这件事应该由江、谢瀹决定，我不能参与，你可以自己去他们那里请求。”于是，纪僧真就按照武帝的旨意来到江那里，在榻席上坐稳后，江回过头去命令他的左右侍从们说：“把我的坐榻抬远些，远离客人！”纪僧真垂头丧气地退出来了，向武帝报告说：“士大夫原来不是皇上能够命令的！”江是江湛的孙子。谢瀹是谢的弟弟。

[23]柔然别帅叱吕勤帅众降魏。

[23]柔然汗国另外一部落首领叱吕勤率众投降北魏。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七卷

齐纪三 世祖武皇帝中永明八年（庚午、490）

齐纪三 齐武帝永明八年（庚午，公元490年）

[1]春，正月，诏放隔城俘二千余人还魏。

[1]春季，正月，南齐武帝颁下诏令，命令释放在隔城战斗中俘虏的二千多名士卒，送还北魏。

[2]乙丑，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灵泉；壬申，还宫。

[2]乙丑（二十六日），北魏孝文帝前往方山，二月，辛未（初三），又前往灵泉；壬申（初四），返回宫中。

[3]地豆干频寇魏边，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颐，新城之子也。

[3]地豆干部落多次寇犯北魏边境。夏季，四月，甲戌（初七），北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拓跋颐击退了他们。拓跋颐是拓跋新城的儿子。

[4]甲午，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等来聘。

[4]甲午（二十七日），北魏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等人来访。

[5]五月，己酉，库莫奚寇魏边，安州都将楼龙儿击走之。

[5]五月，己酉（十二日），库莫奚部落寇犯北魏边境，被北魏安州都将楼龙儿击退。

[6]秋，七月，辛丑，以会稽太守安陆侯缅为雍州刺史。缅，鸾之弟也。缅留心狱讼，得劫，皆赦遣，许以自新，再犯乃加诛；民畏而爱之。

[6]秋季，七月，辛丑（初五），南齐任命会稽太守、安陆侯萧缅为雍州刺史。萧缅是萧鸾的弟弟。萧缅十分重视民间诉讼，逮捕到小偷强盗，他全都予以赦免释放，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如果第二次又犯法了，才加以诛斩。因此，老百姓对他既敬畏又爱戴。

[7]癸卯，大赦。

[7]癸卯（初七），南齐实行大赦。

[8]丙午，魏主如方山；丙辰，遂如灵泉池；八月，丙寅朔，还宫。

[8]丙午（初十），孝文帝前往方山；丙辰（二十日），前往灵泉池，八月，丙寅朔（初一），返回宫中。

[9]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连筹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将军丘冠先拜授，且吊之。伏连筹逼冠先使拜，冠先不从，伏连筹推冠先坠崖而死。上厚赐其子雄；敕以丧委绝域，不可复寻，仕进无嫌。

[9]吐谷浑可汗、河南王慕容度易侯去世。乙酉（二十五日），南齐朝廷任命他的世子慕容伏连筹为秦、河二州刺史，派振武将军丘冠先前往宣布任命，同时祭吊慕容度易侯。慕容伏连筹逼迫丘冠先叩拜他，丘冠先不同意，慕容伏连筹将丘冠先推下悬崖摔死。武帝丰厚地赏赐了丘冠先的儿子丘雄，并下诏说丘冠先身死绝域，不能再找到尸首，做儿子的应好好报效国家，不要有其他顾忌。

[10]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有勇力，善骑射，好武事，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干；至镇，数于内斋以牛酒犒之。又私作锦袍、绛袄，欲以饷蛮，交易器仗。长史高平刘寅、司马安定席恭穆连名密启。上敕精检。子响闻台使至，不见敕，召寅、恭穆及谘议参军江、典签吴之、魏景渊等诘之，寅等秘而不言；之曰："既已降敕，政应方便答塞。"景渊曰："应先检校。"子响大怒，执寅等八人于后堂，杀之，具以启闻。上欲赦江，闻皆已死，怒，壬辰，以随王子隆为荆州刺史。

[10]刘宋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响，勇猛有力量，精于骑马射箭，喜欢军事，他亲自挑选六十名贴身武装侍卫，这些人都很有胆量和才干。他就任荆州刺史后，多次在自己的内宅设宴，用牛肉、美酒犒劳侍从。同时，萧子响又私下制作了锦绣长袍、红色短袄，打算将这些东西送给那里的蛮族，换取武器。长史高平人刘寅、司马安定人席恭穆二人联名暗中把这件事报告武帝。武帝下诏要求深入调查。萧子响听说官差到来但没看见武帝的诏令，于是，他就把刘寅、席恭穆和谘议参军江、典签吴之、魏景渊召集在一起，盘问他们，刘寅等人仍保守秘密，不回答。吴之说："既然皇上已经下了诏令，就应该设法搪塞过去。"魏景渊说："我们应该先做调查。"萧子响勃然大怒，就把刘寅

等一行八人抓起来，在后堂将他们杀了，并将这一情况全都报告给了武帝。武崐帝本来打算赦免江，但听说他们全都被杀死了，大怒。壬辰（二十七日），任命随王萧子隆为荆州刺史。

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静将兵讨子响，僧静面启曰："巴东王年少，长史执之太急，忿不思难故耳。天子儿过误杀人，有何大罪！官忽遣军西上，人情惶惧，无所不至。僧静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乃遣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帅斋仗数百人诣江陵，检捕群小，敕之曰："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命。"以平南内史张欣泰为谐之副。欣泰谓谐之曰："今段之行，胜既无名，负成奇耻。彼凶狡相聚，所以为其用者，或利赏逼威，无由自溃。若顿军夏口，宣示祸福，可不战而擒也。"谐之不从。欣泰，兴世之子也。

武帝打算派淮南太守戴僧静率兵讨伐萧了响。戴僧静当面报告说："巴东王年龄小，而长史刘寅等人逼得太急，所以，一时生气，而没有想到后果。天子的儿子由于过失误杀他人，有什么大罪！陛下忽然派大军西上，使人们感到恐慌，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因此，我不敢接受圣旨。"武帝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很赞赏戴僧静的话。于是，派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和中书舍人茹法亮率领几百名武装侍卫前往江陵，搜捕萧子响左右那些小人。并且下诏说："萧子响如果放下武器，主动回到建康请罪，还可以保全他的性命。"任命平南内史张欣泰做胡谐之的副手。张欣泰对胡谐之说："这次出行，胜利了没有什么名，而失败了却要成为奇耻大辱了。萧子响聚集的是一帮凶狠狡诈的人，他们之所以听从他的指挥，是因为有的人是贪图赏赐，有的人是害怕他的声威，因此，他们还不会自行溃败。如果我们在夏口驻扎军队，向他们讲明利害、福祸关系，就可以用不着动武而能抓获罪人。"胡谐之没有接受张欣泰的建议。张欣泰是张兴世的儿子。

谐之等至江津，筑城燕尾洲。子响白服登城，频遣使与相闻，曰："天下岂有儿反！身不作贼，直是粗疏。今便单舸还阙，受杀人之罪，何筑城见捉邪？"尹略独答曰："谁将汝反父人共语！"子响唯洒泣；乃杀牛，具酒馔，饷台军，略弃之江流。子响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见传诏；法亮亦不遣，且执录其使。子响怒，遣所养勇士收集州、府兵二千人，从灵溪西渡；子响自与百馀人操万钧弩，宿江

堤上。明日，府州兵与台军战，子响于堤上发弩射之，台军大败；尹略死，谐之等单艇逃去。

胡谐之等率领大军抵达江津后，在燕尾洲兴筑了城垒。萧子响也穿上便服登上城楼，多次派使者到胡谐之这里陈述说：“天底下哪有儿子反叛父亲的呢？我不是想抗拒朝廷，只不过是做事粗心鲁莽。现在，我就乘一只船回到朝廷，接受杀人罪的处罚，你们何必兴筑城垒，派大军来抓我呢？”尹略一个人回答使者说：“谁跟你这种叛父的逆子讲话！”萧子响只是哭泣流泪。于是，他杀牛备酒，要犒赏朝廷派来的大军，尹略却把这些酒菜扬到了江里。萧子响又喊茹法亮，茹法亮疑虑畏惧也不肯前去。最后，萧子响又请求会见传达武帝诏令的官差，茹法亮也不肯派官差前去，反而将萧子响派来的使者关押起来。萧子响大怒，将他平时所训练出来的勇士和州衙、自己府上的二千多名士卒组织起来，从灵溪渡河向西进发。萧子响亲自率领一百多人，携带万钧弩箭，在长江江堤上驻防。第二天，他的军队和朝廷派来的大军展开激战，萧子响在江堤上用弩射击，结果，朝廷军大败，尹略战死，胡谐之等人跳上一只小艇逃走。

上又遣丹杨尹萧顺之将兵继至，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沿流赴建康。太子长懋素忌子响，顺之之发建康也，太子密谕顺之，使早为之所，勿令得还。子响见顺之，欲自申明；顺之不许，于射堂缢杀之。

武帝又派丹杨尹萧顺之率军继续讨伐。萧子响当天就率领平民侍从三十人，乘坐小船，顺江而下，直赴建康。太子萧长懋平时就忌恨萧子响，当萧顺之从建康出发时，萧长懋就秘密告诉他，让他早点儿把萧子响置于死地，不要让他活着回到建康。萧子响途中遇上萧顺之，打算自己申诉明白，但萧顺之没有答应，就在演习堂里用绳子把萧子响勒死了。

子响临死，启上曰：“臣罪逾山海，分甘斧钺。敕遣谐之等至，竟无宣旨，便建旗入津，对城南岸筑城守。臣累遣书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见；法亮终不肯。群小怖惧，遂致攻战，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军，希还天阙，停宅一月，臣自取尽，可使齐代无杀子之讥，臣免逆父之谤。既不遂心崌，今便命尽。临启哽塞，知复何陈！”

萧子响临死前，给武帝写了一封信，报告说：“臣的罪过已超过了山河湖海，理应甘心接受惩罚。可是，您下诏派胡谐之等人前来，竟然没有宣读圣旨，就树起大旗进入要塞地区，在与我的城池相对的南岸，兴筑城池防守。臣几次派人送信呼唤茹法亮，乞求穿便服见他一面，但茹法亮却始终不肯见我。手下一群小人又恐惧害怕，于是导致了双方的激战，这些都是臣的罪过。臣本月二十五日，放下武器，孤身一人投奔朝廷军队，希望能回到京城，在家里呆一个月，然后，臣自己自杀，这样也可以不让人讥刺齐国这一代诛杀皇子，我也得以免去忤逆父亲的恶名。可是，还是没能遂心如愿，今天我马上就要结束生命。临死前写信给你，哭泣哽咽，为之话塞，不知再说些什么了！”

有司奏绝子响属籍，削爵土，易姓蛸氏；诸所连坐，别下考论。

有关部门奏请要断绝萧子响与皇族的关系，削除他的爵位和封地，改姓氏为“蛸”，其他被牵连进去的，另行定罪。

久之，上游华林园，见一猿透掷悲鸣，问左右；曰：“猿子前日坠崖死。”上思子响，因呜咽流涕。茹法亮颇为上所责怒，萧顺之惭惧，发疾而卒。豫章王嶷表请收葬子响；不许，贬为鱼复侯。

很久以后，武帝在华林园游赏，看见一只猿猴跌跌撞撞，不住地悲号哀鸣，就询问左右侍从这是怎么回事，侍从说：“它的孩子前天从悬崖上摔下去死了。”武帝一下子就想起了萧子响，忍不住呜咽起来，泪流满面。茹法亮受到武帝的严厉责备，萧顺之内心惭愧恐惧，也由此而发病，不久去世。豫章王萧嶷上书，请求收殓安葬萧子响的尸体，武帝没有批准，并追贬萧子响为鱼复侯。

子响之乱，方镇皆启子响为逆，兖州刺史垣荣祖曰：“此非所宜言。正应云：‘刘寅等孤负恩奖，逼迫巴东，使至于此。’”上省之，以荣祖为知言。

萧子响引起这场战乱后，各方镇都纷纷指控谴责萧子响的叛逆行为，兖州刺史垣荣祖说：“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倒应该说：‘刘寅等人辜负了皇帝对他的恩典，以致逼迫巴东王，使他走上了这条路。’”武帝仔细想想，认为垣荣祖有真知灼见。

台军焚烧江陵府舍，官曹文书，一时荡尽。上以大司马记室南阳乐蔼屡为本州僚佐，引见，问以西事。蔼应对详敏，上悦，用为荆州治

中，敕付以修复府州事。蔼缮修廨舍数百区，顷之咸毕，而役不及民，荆部称之。

朝廷军队放火焚烧江陵府建筑，官府的文书档案刹时全都被烧掉。武帝因为大司马记室南阳人乐蔼多次任荆州幕僚，所以就特别召见他，向他打听荆州的事，乐蔼回答详尽，反应敏捷，武帝大为高兴，任命他为荆州治中，下令让他负责修缮荆州州府。乐蔼修缮了几百栋州府官舍，很快全都修完了，而且也没役使一个老百姓，所以，荆州府十分称赞他。

[11]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冯氏殂；高祖勺饮不入口者五日，哀毁过礼。中部曹华阴杨椿谏曰："陛下荷祖宗之业，临万国之重，岂可同匹夫之节以取僵仆！群下惶灼，莫知所言。且圣人之礼，毁不灭性；纵陛下欲自贤于万代，其若宗庙何！"帝感其言，为之一进粥。

[11]九月，癸丑（十八日），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去世。为此，孝文帝五天没喝一口水，悲哀伤痛超过了应尽的礼数。中部曹华阴人杨椿劝阻说："陛下肩负祖宗留下的大业，亲临统治万国的重任，怎么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为了讲究小节而伤害自己的身体，倒地不起呢?文武百官为此惶惑焦急，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况且，圣人的礼节要求，再大的悲哀也不可以毁伤性命。即使陛下想要在万代之中树立贤人的榜样，那么，皇家宗庙祭祀又怎么办呢? "孝文帝很受感动，并为此吃了一次稀粥。

于是诸王公皆诣阙上表，"请时定兆域，及依汉、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终制，既葬，公除。"诏曰："自遭祸罚，慌惚如昨，奉侍梓宫，犹希仿佛。山陵迁厝，所未忍闻。"冬，十月，王公复上表固请。诏曰："山陵可依典册；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亲至陵所，戊辰，诏："诸常从之具，悉可停之；其武卫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谒陵，王公固请公除。诏曰："此当别叙在心。"己卯，又谒陵。

这样一来，各王公大臣也都开始到朝廷上书，"请求赶快确定太皇太后的安葬地点，按照汉、魏时期的惯例，并遵照太皇太后的临终遗嘱，安葬以后脱崐去丧服。"孝文帝下诏令说："自从遭受灾祸和惩罚，恍惚之间，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我侍奉太皇太后的灵柩，好像看见了她的身影。安葬太皇太后的陵寝墓地，我实在不忍听到这

些。”冬季，十月，王爵、公爵们又一次上书，坚决请求安葬太皇太后，于是，下诏说：“太皇太后安葬的时间和地点，可以依照以往惯例。如果让我脱下丧服，从感情上说，我忍受不了。”孝文帝打算自己亲自到太皇太后安葬的地方，戊辰（初四），下诏说：“平常跟随的各仪仗队，都不用跟从。武装保卫的侍官，像以往一样进行防守保卫。”癸酉（初九），在方山永固陵安葬了文明太皇太后。甲戌（初十），孝文帝祭拜太皇太后陵墓，各王公大臣坚决请求孝文帝以国家利益为重，脱下丧服，换上平时穿的衣服。孝文帝下诏说：“另外一起再说吧。”己卯（十五日），孝文帝再次祭拜太皇太后陵墓。

庚辰，帝出至思贤门右，与群臣相慰劳。太尉丕等进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历奉累圣，国家旧事，颇所知闻。伏惟远祖有大讳之日，唯侍从梓宫者凶服，左右尽皆从吉；四祖三宗，因而无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过礼，伏闻所御三食不满半溢，昼夜不释带，臣等叩心绝气，坐不安席。愿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旧典。”帝曰：“哀毁常事，岂足关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诸公何足忧怖！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太尉等国老，政之所寄，于典记旧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馀古今丧礼，朕且以所怀别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公可听之。

庚辰（十六日），孝文帝走出皇宫，来到皇宫南门思贤门门西，和文武百官相见，相互安慰勉励。太尉拓跋丕等趁机向孝文帝建议说：“我们都已经到了老朽的年纪了，一直侍奉历代圣君明主，对于国家以往的旧典章，也相当熟悉。回想以前祖先们去世时，只有侍奉跟随灵柩的人才穿上丧服，其他人仍全都穿平时的衣服。四祖三宗都沿袭下来，遵循到现在没有改变。如今，陛下天性极其孝敬，哀伤痛苦，毁害身体，已经超过了礼法的要求。又听说陛下一日三餐的饭量，竟吃不满半碗，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解下腰间的丧带。为此，我们大家扪心闭气，坐立不安。只愿陛下稍稍克制一下自己对太皇太后的敬慕之情，按照前代人订下的典章行事。”孝文帝说：“悲哀而伤害了身体，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哪里值得专门上奏。虽然我早晚只吃稀粥，但我的健康大致还能维持下去，诸公有什么可忧虑恐惧的呢！祖宗在世时，一心只专于武装征伐，没有时间进行文明教化方面的事情。如今，朕接受前代圣人留下的教训，平时不断学习古代典范常

道，无论是从时代上说，还是从事理上说，都和前代有了很大不同。太尉等等都是国家元老，朝廷政治都依托于你们，对前代经典和古代丧礼仪式，你们有的人可能还不十分熟悉，姑且先了解我大致的意思。对于那些有关古今丧礼仪式，朕暂且把想法提出来，与尚书游明根、高闾等人讨论，你们可以仔细听着。”

帝因谓明根等曰：“圣人制卒哭之礼，授服之变，皆夺情以渐。今则旬日之间，言及即吉，特成伤理。”对曰：“臣等伏寻金册遗旨，逾月而葬，葬而即吉；故于下葬之初，奏练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丧，盖由君上违世，继主初立，君德未流，臣义不洽，故身袭兖冕，行即位之礼。朕诚不德，在位过纪，足令亿兆知有君矣。于此之时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礼俱失，深可痛恨！”高闾曰：“杜预，晋之硕学，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以为汉文之制，暗与古合，虽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干请。”帝曰：“窃寻金册之旨，所以夺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虑废绝政事故也。群公所请，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册令，俯顺群心，不敢暗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废吉礼，朔望尽哀诚，情在可许，故专欲行之。如杜预之论，于孺慕之君，谅暗之主，盖亦诬矣。”秘书丞李彪曰：“汉明德马后保养章帝，母子之道，无可间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寻已从吉。然汉章不受讥，明德不损名。愿陛下遵金册遗令，割哀从议。”帝曰：“朕所以眷恋衰，不从所议者，实情不能忍，岂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终俭素，一已仰遵遗册；但痛慕之心，事系于予，庶圣灵不夺至愿耳。”高闾曰：“陛下既不除服于上，臣等独除服于下，则为臣之道不足。又亲御衰麻，复听朝政，吉凶事杂，臣窃为疑。”帝曰：“先后抚念群下，卿等哀慕，犹不忍除，奈何令朕独忍之于至亲乎！今朕逼于遗册，唯望至期；虽不尽礼，蕴结差申。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为除服之差，庶几稍近于古，易行于今。”高闾曰：“昔王孙裸葬，士安去棺，岷其子皆从而不违。今亲奉遗令而有所不从，臣等听以频烦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谓大孝。今不遵册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孙、士安皆诲子以俭，及其遵也，岂异今日！改父之道，殆与此殊。纵有所涉，甘受后代之讥，未忍今日之请。”群臣又言：“春秋尝，事难废阙。”帝曰：“自先朝以来，恒有司行事；朕赖蒙慈训，常亲致敬。今昊天降罚，人神丧恃，赖宗庙之灵，亦辍歆祀。脱行飨荐，恐乖冥旨。”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终礼，

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魏、晋所以纲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盖季俗多乱，权宜救世耳。二汉之盛，魏、晋之兴，岂由简略丧礼、遗忘仁孝哉！平日之时，公卿每称当今四海晏然，礼乐日新，可以参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夺朕志，使不逾于魏、晋。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虽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宾之吴，漠北有不臣之虏，是以臣等犹怀不虞之虑。”帝曰：“鲁公带从戎，晋侯墨衰败敌，固圣贤所许。如有不虞，虽越绋无嫌，而况衰麻乎！岂可于晏安之辰豫念军旅之事，以废丧纪哉！古人亦有称王者除衰而谅暗终丧者，若不许朕衰服，则当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择。”游明根曰：“渊默不言，则大政将旷；仰顺圣心，请从衰服。”

接着，孝文帝对尚书游明根等人说：“古代圣人制订了卒哭的礼仪，丧服的变更程序也都是以哀痛的情绪为标准逐渐改变，如今仅在一天之内，就要劝说我脱下丧服，换上平时的衣服，这实在违背情理。”游明根回答说：“臣等得到太皇太后留下的遗言书，说在她去世一个月后就立即安葬，下葬后就要立刻脱下丧服，穿上平日的衣服。因此，我们在太皇太后安葬的时候，立即奏请脱下丧服的。”孝文帝说：“朕认为，中古时代之所以不实行三年守丧的制度，是由于旧君主刚刚去世，而新君主刚刚即位，君主的恩德还没有传播开去，对臣属们的情义还没能和协周遍，因此，新君主才必须身穿礼服、头戴冕旒，举行登基即位大典。朕的德行还不够，但朕做皇帝也已经超过十二年了，这是以让亿万人民知道有朕。在这种时候，如果不能顺遂自己表达儿孙的哀痛和怀念的心愿，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礼节上，全都丧失殆尽，这实在是令人沉痛遗憾的事。”高闾说：“杜预是晋王朝的饱学之士，他曾经论述过，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实行守丧三年的制度。杜预认为，汉文帝所制订的制度和古代制度 不谋而合，这看起来虽然是近世实行的制度，但实际上他们也都是追寻古人的制度，跟着古人的脚后走。正因为如此，臣等才小心谨慎地多次请求陛下能够遵循。”孝文帝说：“朕自己认真领会太皇太后遗书的主旨，太皇太后之所以要阻止臣属、孙子表达自己的悲哀之情，命令早点儿穿上平日的衣服，是因为她担心我们会为此荒废了国家大事。你们大家的请求，其用心也在这里。因此，如今，朕向上可以按照太皇太后的遗言去做，向下也顺遂文武百官的心愿，不敢沉默不语而致荒废对国家大事

的处理。只是朕打算穿着麻布丧服，取消守丧十天就马上改穿日常衣服的制度。每逢初一和十五日二天，朕该尽到做儿孙哀思怀念的诚心，从情理上讲也是允许的，所以，我打算就这样去做。像杜预所议论的那些，对于深深地怀念去世者、处在服丧期间的君主来说，大概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秘书丞李彪说：“汉明德马皇后辛勤抚养章帝刘长大成人，母亲慈爱，儿子孝敬，二人的和睦关系是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隔开的，等到明德马皇后去世，下葬后还不满十天，刘随即穿上了日常衣服，但是，刘并没有因此受到别人的讥刺，明德马皇后的声誉也没有受到丝毫毁损。愿陛下能遵照太皇太后的遗嘱去做，克制哀思，接受大家的建议。”孝文帝说：“朕之所以心甘情愿穿丧服，而不接受你们的建议，实在是因为朕在感情无法忍受，哪里只是为了避免别人的讥刺批评而这么去做的呢！如今，安葬的礼仪节俭、朴素，全都是遵照太皇太后的遗言去做的。可是，悲痛怀念之情，已紧紧抓住了朕的心，盼望太皇太后的在天之灵不强迫朕去改变。”高闾说：“陛下在上边已经决定不改变继续穿丧服的意愿，那么，臣等在下边单单脱去丧服，这样做，就表示臣属的没有尽到责任。况且，陛下穿着丧服，亲自处理朝廷事务，吉利和不吉利的事情混合在一起，臣私下里感到疑虑。”孝文帝说：“太后峨关心爱护她的臣属，卿等悲伤怀念她，还不忍心脱下丧服，为什么单单让朕对自己至亲的人去忍心这么做？如今，朕受太皇太后的遗嘱所迫，不敢违抗，只是希望能把丧服穿满一年，尽管还不合乎古礼，但内心的悲哀伤痛总算还能表示出来。各位大臣可以考虑自己与太皇太后关系的亲疏、贵贱、远近，来作为自己脱去丧服的标准，分别对待，这样既能稍稍接近古代仪礼，在今天也容易行得通。”高闾说：“从前，杨王孙死后，赤身裸体地安葬；皇甫谧去世安葬时不用棺柩，他们的儿子也都按照他们的遗愿去执行，没有做任何违背遗言的事。如今，陛下亲自接受太皇太后的遗嘱，在有些方面却不按照遗嘱中说的去做，因此，臣等才不断地打扰奏请。”李彪说：“一个人在三年之内，不改变他父亲的准则规定，这可以说是大孝。而如今，陛下不遵照太皇太后的遗嘱，恐怕就有改变规定的嫌疑。”孝文帝说：“杨王孙和皇甫谧都教诲他们的儿子节俭，他们的儿子遵奉遗训，这和今天朕做的有什么不同！更改父亲的规定，恐怕和朕所做的不是一回事。即使有所涉嫌，那么，朕也心甘情愿地接受后代人的讥讽批评，而不能忍受你们今天的请求。”文武官员

们又说：“春秋的宗庙祭祀，无论如何是难以停止或废弃的。”孝文帝说：“自从祖先建立国家以来，皇家祖庙的祭祀活动，一直都是由有关主管部门办理的。朕有赖于慈爱的太皇太后的训导，才经常亲自前去祭拜。如今，苍天降下大灾惩罚我们，人与神灵都失去可以依赖的对象，皇家祖庙的神灵，也应该停止接受祭拜香火。假如朕一旦前去祭祀，恐怕会在冥冥之中违背了他们的旨意。”文武官员接着又说：“古代在将死者下葬后就穿上日常衣服，而没有必要一定要等到守丧满三年之后再脱下丧服，这就是两汉王朝所用来治理国家的准绳，是魏、晋所用来推行

煨耸iii　踔量梢院鸵i⑺醇跋摹⑸淌贝　敲馈？傻搅私裉欤　痛蛩闹科雀谋潆薛男脑福　秒薏荒艹　轿骸　　贝　Ｄ忝钦庵钟靡猓　薏幻鼐孜　氖鞘裁础！崩畋胨担骸跋衷冢　颐撬淙τ谡　吻迓鳌13.祖　占暗氖贝　　牵　そ　阋匣谷杂胁豢媳龇　奈馊耍　衬　员被褂胁豢铣瞥嫉暮　玻　　猿嫉然股罨秤锹侵　模　　址⑸　徊猓　梦颐悄岩苑朗亍！毙⑽牡担骸奥彻　　荜尜ㄒシ　霰　髡剑　　骞　焉硖系陌咨　シ　竞冢　鞔芟说腥耍　庵智榭霰纠淳褪鞘ハ兔撬　市淼摹Ｈ绻　龅轿挥性ち系降氖虑槔⑸　　敲矗　词故翘　焦　Ｒ　殍训纳　鳎　膊换崛萌嗽谡猓　　慰鲆皇且　严侣椴忌シ　亍Ｄ睦锾艽辉谏蕉虑ㄊ⑸秸　　灾诜掀　厣サ睦槐棠ㄒ」湃酥啦芯　酰　严侣シ　缶捅湛诜凰祷傲耍　恢钡冉　ㄒ　绻　裉烀憬运降褂暇　ǎ　敲创笞铱霉沟Ω米谝严侣シ　罴　急３殖聊　　　沂侣傅　贰　怼Ｕ饬街智榭銮肽忝茄≡褚恢帧！庇蚊靼担骸氨３殖聊　　凰档陌　敲矗　　业闹厄笫孪　　桓銮谩11.姆稀Ｎ颐挛锍吹幽　氖ッ靼挛　肽　缃　　派シ　　沓　⑹孪瘢！碧　就匕严　　螅　担骸澳己臀颐鞘樟蘸帷　咏伞实郑　颐俏撼　捎械奈厄　际悄　谌怂ù苦涞淖搅　鲈苈　ズ螅　欢　　蛐　蓑敉狡淼挥　钊颐杀　虬粥狡淼愰　　直蝉　庖扈　际谴闲ㄎ哪胶弥⑸嚷罚　　械模　庑婢兀　源跷适寄韧昝唇瑛蒙　淘嵛　郊拧　　！毙⑽牡氐担骸叭　芡魄ㄒ∪挛　ゼ恰　ㄓ胱撇恫

鹄凑媪钊吮 从 ！庇谑呛胚 罂夼鹄矗 诔〉奈奈涔僭泵且哺 趴蘖似鹄矗 婧蟾娲浅隼础?

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于己，欲废之，盛寒，闭于空室，绝其食三日；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太尉东阳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尚书李冲固谏，乃止，帝初无憾意，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孙也。

当初，太皇太后对孝文帝的聪敏机警很是忌怕，害怕他的存在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因此，就打算废弃他。在严冬盛寒的时候，太皇太后把他禁闭在一间空旷的屋子里，三天不给他吃的东西。冯太后又征召成阳王拓跋禧，打算立拓崐跋禧为北魏皇帝。当时，由于太尉东阳王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尚书李冲的竭力劝谏，冯太后才没有执行废立。但孝文帝一开始对冯太后就没有一点儿怨恨的想法，只是加深了对拓跋丕等人的感激之情。穆泰是穆崇的玄孙。

又有宦者谮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数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复追问。

后来，又有一位宦官在冯太后面前陷害孝文帝，冯太后听后，下令打了孝文帝几十大棍，孝文帝默默地忍受，而没有辩解、申述理由，冯太后去世以后，也不再追究。

甲申，魏主谒永固陵。辛卯，诏曰："群官以万机事重，屡求听政。但哀慕缠绵，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机衡者，皆谋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当时与论决。"

甲申（二十日），孝文帝祭拜冯太后陵墓永固陵。辛卯（二十七日），下诏说："各位文武百官因为国家大事，事关重大，多次请求朕亲自处理这些事务。只是朕仍处在哀痛追念时期，不断的悲伤与怀念使朕已经没有力量一个人去处理朝廷事务。在我近旁的侍从中有人从前主管过机要、处理过国家大事，而且他们也都是有智慧、有谋略的人，国家大事完全可以托付给他们。如果发生一些疑难事情，朕自然会及时和他们讨论，帮助他们决定。"

[12]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专好读书，常属疾不治事，由是长史伏登之得擅权，改易将吏，不令法乘知。录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系登之于狱，十馀日。登之厚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将部曲袭州，执法乘，谓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烦劳。"囚之别室。法乘无事，复就登之求书读之，登之曰："使君静处，犹恐动疾，岂可看

书！”遂不与。乃启法乘心疾动，不任视事。十一月，乙卯，以登之为交州刺史。法乘还，至岭而卒。

[12]南齐交州刺史清河人房法乘，特别喜欢读书，经常借口有病而不处理州事，因此，就使得长史伏登之得以擅自运用大权，随意调动、更换官员武将，而不让房法乘知道。后来，录事房季文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房法乘，房法乘气愤异常，立刻下令将伏登之逮捕入狱，关押了十多天。伏登之用厚礼赂贿房法乘的妹夫崔景叔后，才得以释放。于是，伏登之率领自己的部曲袭击了州府，将房法乘抓了起来，并对他说：“你既然有病，就不应该再劳心费神地处理州事了。”将房法乘囚禁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房法乘没什么事可做，就又向伏登之请求，送给他一些书来读。伏登之说：“让你安安静静地呆着，还害怕你万一发病了，怎么还可以让你继续看书呢。”于是，没有把书给房法乘。接着，伏登之就向朝廷奏报，说房法乘犯了神经病，没有能力处理事务。十一月，乙卯（二十一日），任命伏登之为交州刺史。房法乘回建康，走到大庾岭时去世。

[13]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为湘东王。

[13]十二月，己卯（十六日），南齐武帝立皇子萧子建为湘东王。

[14]初，太祖以南方钱少，更欲铸钱。建元末，奉朝请孔上言，以为：“食货相通，理势自然。李悝云：‘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甚贱甚贵，甚伤一也。三吴，国之关奥，比岁时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以盗铸，严法不能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意谓钱为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质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夫民之趋利，如水走下。今开其利端，从以重刑，是导其为非而陷之于死，岂为政欤！汉兴，铸轻钱，民巧伪者多。至元狩中，始惩其弊，乃铸五铢钱，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而计其费不能相偿，私铸益少。此不惜铜不爱工之效也。王者不患无铜乏工，每令民不能竞，则盗铸绝矣。宋文帝铸四铢，至景和，钱益轻，虽有周郭，而熔冶不精，于是盗铸纷纭而起，不可复禁。此惜铜爱工之验也。凡铸钱，与其不衷，宁重无轻。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故也。按今钱文率皆五

铢，异钱时有耳。自文帝铸四铢，又不禁民翦凿，为祸既博，弊于今，岂不悲哉！晋氏不铸钱，后轻寇戎水火，耗散沈铄，所失岁多，譬犹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天下钱何得不竭！钱竭则士、农、工、商皆丧其业，民何以自存！愚以为宜如旧制，大兴熔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若官铸者已布于民，便严断翦凿，轻小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崐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诸州郡大市铜炭；会晏驾，事寝。

[14]当初，南齐高帝认为，南方的钱币缺乏，打算重新大量铸钱。建元末年，奉朝请孔上书朝廷认为：“食物与钱币相互交换，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李悝曾说：‘米太贵会伤害老百姓，米太贱会伤害种粮的农夫。’那么，米无论是昂贵还是便宜，它所造成的伤害都是一样的。三吴地区是国家的关键地区，那里接连几年经常发生水灾，却没有因为水灾而使米价上涨，这是因为天下的钱币太少，而不是谷米价格太贱所造成的，这一点，朝廷不能不仔细加以考察。铸造钱币的弊病，在于钱币的轻重多次变化更改。钱太重，担心它不便流通，但流通不便所带来的损害不大。钱太轻的弊病在于人们容易偷偷自己伪造，伪造钱币所带来的灾祸却是相当严重的。人们之所以很容易地就能偷偷伪造钱币，连严格的法令都禁止不了，就是因为官府铸钱时，过于珍惜铜，又不能精心加工的缘故。官府爱惜铜，又不加以精工铸造，就是因为认为钱币是没有用处的东西，只要可以用它作为交换媒介，那就一定要让它质地轻而且数量多，这样就可以降低工本而且容易铸成，却没有仔细考虑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患。百姓追求利，就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今，打开了人们偷偷铸钱、追求厚利的缺口，却又将他们处以重刑，这是在引导他们犯法，又将他们置于死地，这哪里是在治理国家！汉朝兴起时期，由于钱币铸造得很轻，所以偷偷伪造的人很多。到了元狩中期，才开始改正这种弊病，于是，铸制了五铢钱，周边凸出，使人无法磨取铜屑，同时，五铢钱的铸制工本费高，铸制费用与使用费用相互抵消，不能获利，所以，民间偷偷铸钱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不吝啬铜和不惜精工铸造的效果。君王不必担心没有铜铸造钱，也不用担心做工不精，每次只要让人们不能仿造，那么，偷偷伪造钱币的人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宋文帝时，铸造了四铢钱，到了景和年间，钱的重量也越发轻了，虽然钱币周边还

有凸起的轮廓，可是冶炼得不够精细，从那时起，偷偷伪造钱币的风气又开始兴起，不再能禁止。这就是吝啬铜，又不能精工细做的结果。大凡铸造钱币，如果不能适中，则宁可取其重，而不取其轻。从汉代铸制五铢钱到宋文帝时期，历时五百多年，各朝各代的制度有立有废，但却自始至终使用五铢钱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明白五铢钱轻重恰当、交易方便。考察当代钱币虽也都在花纹上仿制五铢钱，但别的钱币也时常有。从宋文帝铸造了四铢钱，又不禁止人们把钱削边、凿坏，于是，酿成的灾祸大大流行起来，这一流弊甚而延续到了现在，这难道不是很令人悲哀吗？晋朝不铸造铢币，只用原来的钱币，后来，经过盗贼入侵、战乱、水灾、火灾等等，钱币耗损、失散、埋藏和销熔，每年都大量地被损耗掉，就恰恰像是一块石磨或者磨刀石看不见它在减少，可终有一天它会被磨完。天下的钱币，又怎么能不会枯竭呢！钱币枯竭，士、农、工、商都会失去他们的工作，老百姓又凭借什么生存呢？我认为，朝廷应

是岁，益州行事刘悛上言；“蒙山下有严道铜山，旧铸钱处，可以经略。”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顷之，以功费多而止。

这一年，益州行事刘悛又上书说：“蒙山下边有一座叫严道的铜山，这座铜山是过去铸钱的地方，可以利用。”于是，武帝批准了刘悛的请求，派人到巴蜀铸造钱币。不久，由于铸制钱币开支太大，也就停止不再铸制。

[15]自太祖治黄籍，至上，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乃下诏：“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

[15]自从高帝整理户籍，直到武帝，被贬谪的偷机取巧、作奸犯科的人，要沿着淮河沿岸戍守十年，为此，人们怨声载道。于是颁布诏令说：“在宋升岷明年以前犯罪的人，都允许他们按照他们个人的志愿，恢复他们的户籍。其中被贬谪到边疆服役的人，一律释放，允许他们返回自己的故乡。从此以后，如果再犯，就将严厉惩治。

[16]长沙威王晃卒。

[16]长沙威王萧晃去世。

[17]吏部尚书王晏陈疾自解，上欲以西昌侯鸾代晏领选，手敕问之，晏启曰：“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上乃止。

[17]吏部尚书王晏多年患病，自己请求辞职，武帝打算任命西昌侯萧鸾接替王晏担任吏部尚书，就给王晏写了一封敕书，征求王晏的意见。王晏报告说："萧鸾才干有余，但不熟悉豪门士族，恐怕不能担当这项职务。"武帝就没有任命。

[18]以百济王牟大为镇东大将军、百济王。

[18]南齐任命百济王国国王牟大为镇东大将军、封为百济王。

[19]高车阿伏至罗及穷奇遣使如魏，请为天子讨除蠕蠕，魏主赐以绣裤褶及杂彩百匹。

[19]高车王阿伏至罗和太子阿伏穷奇，派遣使者前往北魏，请求代替皇帝讨伐柔然汗国。孝文帝将绣花的裤子、夹衣以及各种各样颜色的丝绸共计一百匹赏赐给了使者。

九年（辛未、491）

九年（辛未，公元491年）

[1]春，正月，辛丑，上祀南效。

[1]春季，正月，辛丑（初八），南齐武帝前往建康南郊祭天。

[2]丁卯，魏主始听政于皇信东室。

[2]丁卯（疑误），北魏孝文帝开始到皇信东室处理朝廷事务。

[3]诏太庙四时之祭：荐宣皇帝，起面饼、鸭；孝皇后，笋、鸭卵；高皇帝，肉脍、羹；昭皇帝，茗、、炙鱼：皆所嗜也。上梦太祖谓己："宋氏诸帝常在太庙从我求食，可别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时祠二帝、二后于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礼。

[3]武帝下诏令皇家祖庙四季的祭品：在宣皇帝灵牌前供献起面饼和鸭肉羹；孝皇后灵牌前供奉嫩笋和鸭蛋；高皇帝灵牌前供奉细肉和肉酱粥；在昭皇后灵牌前供奉清茶、粽子和烤鱼。这些供奉物，都是他们生前平时最喜欢吃的东西。武帝梦见高帝对他说："宋朝那些皇帝常常挤到太庙里，跟着我要食物，你可以另找一个地方祭祀我。"于是，命令豫章王萧嶷的妃子庾氏，春夏秋冬四季，在清溪旧宅里祭祀祖父母和父母，祭祀时所使用祭品以及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按照家庭中的礼节进行。

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为不可以私欲干国之典，况子为天子，而以庶人之礼祭其父，违礼甚矣！卫成公欲祀相，宁武子犹

非之；而况降祀祖考于私室，使庶妇尸之乎！”

臣司马光曰：从前，屈到最喜欢吃菱角，但他的儿子屈建祭祀时把菱角撤掉了，他认为，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嗜好而冒犯国家的祭典。更何况，儿子做皇帝，却用平民的礼仪去祭祀父亲，这就太违背礼教了。卫成公打算祭祀姒相，大夫宁武子还责怪他不该这么做。更何况武帝现在把祭祀祖父母和父母的仪式降到在自己的私宅中进行，而且还让自己庶子的妻子来主持！

[4]初，魏主召吐谷浑王伏连筹入朝，伏连筹辞疾不至，辄修洮阳、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罕镇长孙百年请击二戍，魏主许之。

[4]最初，孝文帝征召吐谷浑可汗慕容伏连筹到平城朝见，慕容伏连筹声称有病，没有前来，接着，他就开始修缮洮阳、泥和两座城池，并派兵戍守。二月，乙亥（十二日），北魏罕的镇将长孙百年请求前去袭击洮阳、泥和两城，孝文帝批准。

[5]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如魏吊，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吊有常礼，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辄易。”往返数四，昭明等固执不可。魏主命尚书李冲选学识之士与之言，冲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听使者朝服，出何典礼？”淹曰：“吉凶不相厌。羔裘玄冠不以吊，此童稚所知也。昔季孙如晋，求遭丧之礼以行。今卿自江南远来吊魏，方问出何典礼；行人得失，何其远哉！”昭明曰：“二国之礼，崐应相准望。齐高皇帝之丧，魏遣李彪来吊，初不素服，齐朝亦不以为疑；何至今日独见要逼！”淹曰：“齐不能行亮阴之礼，逾月即吉。彪奉使之日，齐之君臣，鸣玉盈庭，貂矔目。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独以素服厕其间乎！皇帝仁孝，侔于有虞，执亲之丧，居庐食粥，岂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礼，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则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竣相顾而笑曰：“非孝者无亲，何可当也！”乃曰：“使人之来，唯赍裤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吊，唯主人裁其吊服！然违本朝之命，返必获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将命得宜，且有厚赏。若无君子，卿出而光国，得罪何伤！自当有良史书之。”乃以衣、给昭明等，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见，文武皆哭尽哀。魏主嘉淹之敏，迁侍郎，赐绢百匹。昭明，之子也。

[5]南齐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前往北魏吊唁冯太后，他们准备穿平常的官服去祭祀。北魏的主客说："吊丧有一定的礼节，怎么可以穿着红色的官服进入令人悲痛的祭堂。"裴昭明等人回答说："我们是接受本国朝廷的命令前来吊丧的，没有胆量轻易地更换服装。"双方来来往往，反反复复争论了很多次，裴昭明等人最后仍坚持不换服装。于是，孝文帝下令尚书李冲挑选饱学之士和裴昭明等人辩论。李冲推荐了著作朗上谷人成淹。裴昭明等人说："魏朝不允许外国使节穿他们本国的官服，这一规定出自哪一部经典？"成淹说："喜事和丧事是不能同时并存的。一个人身穿羔羊皮袍、头戴朝冠，是不可以前去吊丧的，这一点，连三岁的孩子都明白。从前，季孙前往晋国就是学习了领国遭遇丧事的礼节才动身的。如今，你们从长江之南远道而来吊丧，却要问穿丧服吊丧是出自哪一本经典。使节之间的得与失，怎么相差得这么远呢！"裴昭明说："两个国家的交往礼节，应该相互平等，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齐高帝去世时，北魏派李彪前去吊丧，他最初没穿白色的丧服，齐朝也并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为什么今天我们却被紧紧逼迫呢？"成淹说："齐朝的君主不能严格地遵守居丧的礼仪，安葬以后，过了一个月，就穿上平日的衣服。李彪奉命出使齐朝，君主和官员们都佩戴着宝玉挤满了房屋，貂尾和黄金首饰闪闪发光，耀人眼目。李彪如果没有得到齐朝主人的许可，怎么敢一个人穿着白色丧服置身于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群中呢！我们皇上仁义孝敬，和圣明的虞舜差不多，他亲自前来守丧，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喝稀粥，这怎么可以拿来和你们相比较呢？"裴昭明说："夏、商、周三代，制度礼仪各不相同，有谁能够判断出哪个好、哪个坏呢！"成淹说："这么说来，难道虞舜、商代高宗的做法都不对吗？"裴昭明和谢悛二人相互看了一眼，笑着说："责怪别人孝行的人，心中没有亲近的人，我们哪里敢这样做呢。"于是二人又说："我们前来吊丧，只带了短裤短袄，这些都是武官穿的服装，不能穿它们去吊丧，只有请主人给我们裁制丧服！可是，这样做违背我们朝廷的命令，我们回去后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成淹说："假使你们国家有君子之才，那么，你们接受朝廷命令出使他国，言谈举止恰当得体，就将会得到厚厚的赏赐。如果没有君子，你们代表朝廷出使他国，也使你们的国家得到了荣耀，即使这么做你们受到了处罚，又有什么关系呢！将来，这件事自会有优秀的史官把它记载下来的。"于是，就把吊丧时需

要的丧服，帽子等等借给了裴昭明等人，让他们穿上这些丧服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己丑（二十六日），成淹带着裴昭明等人进入，文武百官全都痛哭失声，极尽哀痛。孝文帝嘉许成淹的聪敏，提升他为侍郎，赏赐给他一百匹绢。裴昭明的裴的儿子。

[6]始兴简王鉴卒。

[6]南齐始兴简王萧鉴去世。

[7]三月，甲辰，魏主谒永固陵。夏，四月，癸亥朔，设荐于太和庙。魏主始进蔬食，追感哀哭，终日不饭；侍中冯诞等谏，经宿乃饭。甲子，罢朝夕哭。乙丑，复谒永固陵。

[7]三月，甲辰（十二日），孝文帝祭拜太皇太后的永固陵。夏季，四月，癸亥朔（初一），在太和庙设置进献祭品，孝文帝开始吃了点儿蔬菜，追思伤感，悲哀痛哭一整天没有吃饭。侍中冯诞等人劝谏，过了一夜后，孝文帝才开始吃饭。甲子（初二），孝文帝停止早晚各哭一次的仪式。乙丑（初三），再次祭拜永固陵。

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请祈百神，帝曰："成汤遭旱，以至诚致雨，固不在曲祷山川。今普天丧恃，幽显同哀，何宜四气未周，遽行祀事！唯当崐责躬以待天谴。"

北魏从正月开始就不下雨，一直持续到了四月癸酉（十一日），有关部门请求向百神祈祷，孝文帝说："商代汤王遇到旱灾时，用他至诚的心感动了上苍，才下起了雨，本就不在于曲意祈祷山河大川。如今，普天之下失去了他们赖以依仗的人，无论是阴间还是阳间都在哀痛，怎么可以在四季还没有过完，就马上要开始去祭祀祈祷百神！我们只应该深深责怪、反省自己，等待上天对我们的惩罚。"

[8]甲戌，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为之置燕设乐。彪辞乐，且曰："主上孝思网极，兴坠正失。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犹以素服从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乐之赐。"朝廷从之。彪凡六奉使，上甚重之。将还，上亲送至琅邪城，命群臣赋诗以宠之。

[8]甲戌（十二日），北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人来访。南齐武帝特意为他们置办了宴席，安排了礼乐。李彪推辞礼乐仪式，并且说："我们君主仁义孝敬之心广博，正在振兴以前帝王遗失的典章，恢复过去被曲解误会的制度，而遵守三年守丧的规矩。直到三月晦（三十日），朝廷文武官员们才开始脱下丧服，却还仍然穿着白色衣服处理

事务，为此，使臣我也不敢接受演奏音乐的赏赐。”朝廷接受了他的想法。李彪代表北魏朝廷前后出使齐国有六次之多，武帝对他十分敬重。李彪将要回国时，武帝亲自把他送到琅邪城，并下令文武官员赋诗相送，来表示给李彪的荣耀。

[9]己卯，魏作明堂，改营太庙。

[9]己卯（十七日），北魏兴建明堂，改建太庙。

[10]五月，己亥，魏主更定律令于东明观，亲决疑狱；命李冲议定轻重，润色辞旨，帝执笔书之。李冲忠勤明断，加以慎密，为帝所委，情义无间；旧臣贵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10]五月，己亥（初八），孝文帝在东明观修订法律，亲自裁决有疑问的诉讼案件。命令尚书李冲裁定刑罚轻重，为判词润色，孝文帝亲自抄录下来。李冲忠诚勤奋，明智果断，加上又谨慎周密，所以深受孝文帝拓跋宏的信赖和 倚重，二人之间情投义合，没有隔阂。无论是多年的朝廷官员，还是显贵的皇 亲国戚，没有人不对他心服口服的，全国上下内外对他也一致推崇。

[11]乙卯，魏长孙百年攻洮阳、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余人。

[11]乙卯（二十四日），北魏枹罕镇将长孙百年进攻洮阳、泥和两座城池，攻克城池，并俘虏了三千多人。

[12]丙辰，魏初造五辂。

[12]丙辰（二十五日），北魏首次制造皇家专用的玉车、金车、象车、革车、木车五种车辆。

[13]六月，甲戌，以尚书左仆射王奂为雍州刺史。

[13]六月，甲戌（十三日），南齐任命尚书左仆射王奂为雍州刺史。

[14]丁未，魏济阴王郁以贪残赐死。

[14]丁未（疑误），北魏济阴王拓跋郁因为贪污残暴被赐自尽。

[15]秋，闰七月，乙丑，魏主谒永固陵。

[15]秋季，闰七月，乙丑（初五），孝文帝祭拜永固陵。

[16]己卯，魏主诏曰：“烈祖有创业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平文之功少于昭成，而庙号太祖，道武之功高于平

文，而庙号烈祖。于义未允。朕今奉尊烈祖为太祖，以世祖、显祖为二祧，余皆以次而迁。”

[16]己卯（十九日），孝文帝颁下诏令，说：“道武帝有开创大业的功绩，太武帝有拓展疆域的贡献，应该追尊他们为祖宗，祭庙永远不废。平文帝的功绩比昭成帝要小，可是他的庙号却是太祖。道武帝的功绩要比平文帝高得多，可是他的庙号却是烈祖，这在道义上是不公平的。朕现在尊奉烈祖为太祖，把世祖、显祖作为灵位应该迁移的远祖。其余的都按照顺序迁移灵位。”

八月，壬辰，又诏议养老及堙于六宗之礼。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设幕，中置松柏树，设五帝座而祠之。又有探策之祭。帝皆以为非礼，罢之。戊戌，移道坛于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

八月，壬辰（初三），孝文帝又颁下诏令，讨论关于养老及祭祀天皇、五帝等六宗的礼仪。在这之前，北魏经常在正月吉利之日，在朝廷设立篷帐，其中摆上松树柏树，供奉五帝座位，然后开始祭祀。同时，还有一种预卜世系多崐少的探策祭祀。现在，孝文帝认为它们都不合乎古礼，所以下令取消这几种祭祀活动。戊戌（初九），将道教祭坛迁移到了桑干河河南，改称为崇虚寺。

乙巳，帝引见群臣，问以“，王、郑之义，是非安在？”尚书游明根等从郑，中书监高闾等从王。诏：“圜丘、宗庙皆有名，从郑；并为一祭，从王；著之于令。”戊午，又诏：“国家飨祀诸神，凡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又诏：“明堂、太庙，配祭、配享，于斯备矣。白登、崞山、鸡鸣山庙，唯遣有司行事。冯宣王庙在长安，宜敕雍州以时供祭。”又诏：“先有水火之神四十余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风伯、雨师、司中、司命，明堂祭门、户、井、灶、中，四十神悉可罢之。”甲寅，诏曰：“近论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东、西郊行礼。然月有馀闰，行无常准。若一依分日，或值月于东而行礼于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秘书监薛谓等以为朝日以朔，夕月以，卿等意谓朔、二分，何者为是？”尚书游明根等请用朔，从之。

乙巳（十六日），孝文帝召见文武百官，向大家征询意见，问大家说：“关于五年大祭和三年大祭，王肃和郑玄的解释不一样，他们谁对谁错？”尚书游明根等人认为郑玄正确，中书监高闾等人则赞成王肃的

解释。最后，孝文帝颁下诏令：“天坛祭天，皇庙祭祖，都是五年大祭，可以依照郑玄的解释。将五年大祭和三年大祭合在一块进行，可以依照王肃的解释进行。明令公布让大家都知道。”戊午（二十九日），又下诏：“国内到处祭祀的各种神祇，共有一千二百多处，现在，打算减少，以求节约省俭。”又下诏说：“皇家明堂和皇家祖庙，附祀配享的亡灵品，现在都已经完备了。白登庙、崞山庙、鸡鸣山庙由有关主管部门负责祭祀。冯宣王的祭庙在长安，下令雍州州府进行祭祀。”又下诏说：“以前，祭祀水神、火神共计四十多位神，还有城北的星神。现在，天坛下面祭祀了风神、雨神、司中和司命之神，皇家明堂祭祀了门神、户神、井神、灶神和院神，那四十种神的祭祀活动全都要免去。”甲寅（二十五日），颁下诏令，说：“近来谈论朝日和夕月的祭祀，大家都主张在春分、秋分，分别在平城的东郊和西郊举行祭祀仪式。可是，每个月的天数多少不一样，因此，无法把日子固定下来，如果我们按照春分、秋分的日子来确定，有的时候正赶上月亮在东方，而我们却在西方祭祀，这样一来，无论是在人情上，还是在道理上，都行不通。过去，秘书监薛谓等人认为，每月初一早上祭祀朝日，每月初三晚上祭祀夕月，你们认为初一和初三和春分、秋分，哪种办法为好？”尚书游明根等人请求初一、初三祭祀，孝文帝批准实行。

丙辰，魏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诏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违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于庙，帅群臣哭已，帝易服缟冠、革带、黑屦，侍臣易服黑介帻、白绢单衣、革带、乌履，遂哭尽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缟冠素纰、白布深衣、麻绳履，侍臣去帻易。既祭，出庙，帝立哭，久之，乃还。

丙辰（二十七日），北魏有关部门上书孝文帝，请求占卜吉祥的日子。孝文帝下诏令说：“用占卜的方法决定吉祥的日子，这样做，既违背了谨慎敬业的原则，也伤害了永远怀念亲人的感情。现在就直接使用每月的最后一天。”九月，丁丑（十八日）夜晚，孝文帝住在皇家祖庙里，率领文武百官哀哭完毕，孝文帝换上祭服，戴上素色帽子，腰束皮带，脚穿黑色鞋子，其余的文武官员们也都换上祭服，戴上黑色帽子，穿上白色绢丝单衣，腰束皮带，脚穿黑鞋。于是哀哭直到二更的时候。戊子晦（二十九日），孝文帝脱下白带滚边的帽子、上下一

体白布做的连裤衣服，以及黑色麻鞋等祭祀服装。文武官员们也跟着脱下黑色帽子，换上白纱帽子。祭祀典礼完成后，退出祭庙，孝文帝站在那里痛哭，过了很久，才起程回宫。

[17]冬，十月，魏明堂、太庙成。

[17]冬季，十月，北魏明堂、太庙落成。

[18]庚寅，魏主谒永固陵、毁瘠犹甚。穆亮谏曰："陛下祥练已阕，号慕如始。王者为天地所子，为万民父母；未有子过哀而父母不戚，父母忧而子独悦豫者也。今和气不应，风旱为灾，愿陛下袭轻服，御常膳，銮舆时动，咸秩百神，庶使天人交庆。"诏曰："孝悌之至，无所不通。今飘风、旱气，皆诚慕未浓，幽显无感也。所言过哀之咎，谅为未衷。"十一月，己未朔，魏主于太和庙，衮冕以祭。既而服黑介帻，素纱深衣，拜陵而还。癸亥，冬至，魏崐主祀圜丘，遂祀明堂，还，至太和庙，乃入。甲子，临太华殿，服通天冠，绛纱袍，以飨群臣。乐县而不作。丁卯，服兖冕，辞太和庙，帅百官奉神主迁于新庙。

[18]庚寅（初二），孝文帝祭拜永固陵，因哀伤过度，身体异常削瘦衰弱。于是，司空穆亮规劝孝文帝说："陛下服丧已经行过了一周年，悲哀痛苦之情，仍然和亲人刚刚去世时一样。君王，是天地神灵的儿子，是万民的父母。从来没有儿子过于悲伤而父母心里不难受的情况，也没有父母过于忧虑而儿子单独高兴快乐的情况。如今，我们境内气候反常，狂风、大旱造成大灾，希望陛下能改穿轻便的服装，使饭量恢复到正常水平，乘坐辇车经常出宫走动走动，按照顺序祭祀百神，以使苍天和百姓交相庆幸。"孝文帝下诏说："孝敬父母与友爱兄弟达到极点，就没有什么不能感通。如今，狂风肆虐，大旱逼迫，都是由于我的诚心还不够虔笃，阴间和阳间没有得到感应所致。说这些灾难是由于哀痛所导致，恐怕并不合适。"十一月，己未朔（初一），孝文帝在太和庙举行脱下丧服的典礼。接着改穿了服装，他头戴黑色帽子，身穿由白色纱做的上下连为一体的连裤装，祭拜完冯太后的陵墓后返回宫中。癸亥（初五），冬至，孝文帝前往平城南郊天坛祭礼，接着，又到了明堂进行祭祀，回宫途中，又到了太和庙，然后才回来。甲子（初六），孝文帝登临太华殿，头戴冕旒，身穿礼服，设宴款待文武百官，设置乐器，但没有演奏。丁卯（初九），孝

文帝戴着通天帽，身穿衮龙袍，向太和庙辞别，率领文武百官把供奉祖先的牌位迎送到新落成的皇家祖庙。

[19]乙亥，魏大定官品。戊戌，考诸牧守。

[19]乙亥（十七日），北魏朝廷制定了完整的官员等级制度。戊戌（二十日），又对各州各郡的州郡长们进行了考核检验。

[20]魏假通直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

[20]北魏的假通直散骑常侍李彪等人来访。

[21]魏旧制，群臣季冬朝贺，服裤褶行事，谓之小岁；丙戌，诏罢之。

[21]北魏旧有的制度规定，文武百官在深冬时节朝贺时，要穿短袄短裤前来，一般称为“小岁”。丙戌（二十八日），下诏废除这一制度。

[22]十二月，壬辰，魏迁社于内城之西。

[22]十二月，壬辰（初五），北魏把祭祀农神的祭坛迁到平城内城西边。

[23]魏以安定王休为太傅，齐郡王简为太保。

[23]北魏任命安定王拓跋休为太傅，齐郡王拓跋简为太保。

[24]高丽王琏卒，寿百余岁。魏主为之制素委貌，布深衣，举哀于东郊；遣谒者仆射李安上策赠太傅，谥曰康。孙云嗣立。

[24]高句丽国王高琏去世，享年一百多岁。孝文帝为高琏特地做了一种素委帽和布质连裤服装，穿上在平城东郊举行哀悼祭祀。又派遣谒者仆射李安上前去高句丽，宣布追赠高琏为太傅，谥号康。接着，高琏的孙子高云继承了王位。

[25]乙酉，魏主始迎春于东郊。自是四时迎气皆亲之。

[25]乙酉（二十二日），孝文帝开始到平城南郊举行迎春典礼。从此以后，北魏每年举行迎接四季的活动时，孝文帝都亲自主持。

[26]初，魏世祖克统万及姑臧，获雅乐器服工人，并存之。其后累朝无留意者，乐工浸尽，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司访民间晓音律者议定雅乐，当时无 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饰，稍壮丽于往时矣。辛亥，诏简置乐官，使修其职；又命中书监高闾参定。

[26]当初，北魏太武帝攻克了统万和姑臧，将得到的雅乐乐器、乐服、乐师，全都保留了下来。从这以后，经过了几朝却没有人对他们关心留意，乐师慢慢死尽，很多乐谱也都散失。这时，孝文帝开始命令有关部门，到民间去查访通晓音乐的人，商议制定皇家高雅的音乐，可是，民间当时已经没有人能懂了。不过，皇家仪仗上的金银、宝石、羽毛旗帜等装饰物，却比以前各个时代都要齐备、华丽。辛亥（二十四日），诏命选拔设置乐官让他整理音乐，又命令中书监高闾参与审定。

[27]初，晋张斐、杜预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来用之，《律》文简约，或一章之中，两家所处，生杀顿异，临时斟酌，吏得为奸。上留心法令，诏狱官详正旧注。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诏公卿、八座参崐议考正，竟陵王子良总其事；众议异同不能壹者，制旨平决。是岁，书成。廷尉山阴孔稚上表，以为："《律》文虽定，苟用失其平，则法书徒明于里，冤魂犹结于狱中。窃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将恐此书永沦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高第，即加擢用，以补内外之官，庶几士流有所劝慕。"诏从其请，事竟不行。

[27]当初，西晋帝国的张斐、杜预共同对三十卷的《律》进行了注解，从晋武帝泰始年间以来就一直使用此注本。《律》行文简明扼要，有的在一章中，张斐和杜预的注解恰恰相反，对一个人，按这个注本可以判生，按另一个注本就可以判死，而这一切则需要审判官临时斟酌情形，加以选择，这样一来，也使官吏们贪赃枉法、滥用职权获得了机会。南齐武帝十分注意法律条令，他颁下诏令，命令狱官详细订正以前张斐和杜预的旧注。永明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植将张斐和杜预二家注解集中订正之后，上表奏报。武帝下诏，命令公卿和八座在一起讨论、修正，由竟陵王萧子良总揽全局。对于大家意见不能取得一致的地方，奏报武帝裁决。这一年，此书修正完毕。廷尉山阴人孔稚又上书武帝，认为："《律》文虽然已经确定下来，但是，如果使用起来审判并不公正，那么，这部法律也就只不过是白白地放在书套里，冤屈的灵魂也还仍然被滞留在牢狱。我私下里曾稽考了古代的知名人士，他们大多都了解法律规章。而现在的读书人，却没有谁肯于

把研究执行法律作为自己的事业。即使是有人研究学习它，也被人们所轻视，因此，将来恐怕这部书也要永远沦落在那些低级官吏手中。我建议，现在设立《律》文助教，依照《五经》的办法，国子学校的学生中，有想要研究法律的，只要能考试及格，就可依照考试成绩，依次提升任用，用以补充朝廷内外官职的空额，希望这样一来能对读书人及在职的官吏们有所鼓励和吸引。”武帝下诏，要求按照孔稚的建议办，可是，此事竟然没有实行得了。

[28]初，林邑王范阳迈，世相承袭，夷人范当根纯攻夺其国，遣使献金簟等物。诏以当根纯为都督缘海诸军事、林邑王。

[28]当初，林邑国王范阳迈，世代承袭王位。后来，夷族首领范当根纯攻占了林邑国，接着，范当根纯又派使节向南齐进贡用金丝编织的席子等东西。武帝下诏任命范当根纯为都督缘海诸军事和林邑王。

[29]魏冀州刺史咸阳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称禧清明有惠政，请世胙冀州。”魏主诏曰：“利建虽古，未必今宜；经野由君，理非下请。”以禧为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诸军事。

[29]北魏冀州刺史、咸阳王拓跋禧朝见孝文帝，有关部门上奏说：“冀州三千老百姓，一致称赞拓跋禧清廉公正，施行德政，请求陛下允许他世代承袭冀州刺史的官职。”孝文帝颁下诏令说：“以前建立的世袭制度虽宜于古代，但用在今天，恐怕不一定合适。分疆割土，要由君王作主，按理说不是臣属的请求所能决定的。”于是，改命拓跋禧为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诸军事。

[30]初，魏文明太后宠任宦者略阳苻承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赐以不死之诏。太后殂，承祖坐赃应死，魏主原之，削职禁锢于家，仍除悖义将军，封佞浊子，月余而卒。承祖方用事，亲姻争趋附以求利。其从母杨氏为姚氏妇独否，常谓承祖之母曰：“姊虽有一时之荣，不若妹有无忧之乐。”姊与之衣服，多不受；强与之，则曰：“我夫家世贫，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与之奴婢，则曰：“我家无食，不能饲也。”常著弊衣，自执劳苦。承祖遣车迎之，不肯起；强使人抱置车上，则大哭曰：“尔欲杀我！”由是苻氏内外号为“痴姨”。及承祖败，有司执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见姚氏姨贫弊，特赦之。

[30]当初，北魏冯太后宠爱信任宦官略阳人苻承祖，官位一直做到了侍中和知都曹事，同时，冯太后还赏赐给他一道免死的诏令。冯太后去世后，苻承祖因为贪赃枉法应该处以死刑，孝文帝宽宥赦免了他，只是撤销了他的官职，将他关在自己的私宅里，还给了他一个悖义将军的官衔，封他为佞浊子。苻承祖一个多月后就去世了。在苻承祖当权时，他的亲戚争相跑来依附他，以此谋求自己的私利。苻承祖的姨母杨氏嫁给了姚家，只有她不这样做，她经常对苻承祖的母亲说："姐姐你虽然有一时的荣华富贵，却不如妹妹我有无忧无虑的乐趣。"苻承祖的母亲送给她衣服时，她多半都不肯收下。如果强行给她，她岷就说："我丈夫家世代贫穷，穿上华丽的衣服会让我们内心不得安宁。"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她收下来，但还是把它们用土埋了起来。苻承祖的母亲又送给她奴仆和婢女，她就说："我家没有多余的粮食，不能养活她们。"她经常穿着破旧的衣服，凡事总是自己亲自动手去做 ，不辞劳苦。苻承祖有一次曾派车辆迎接她，她就是不肯上车。苻承祖让婢女们强抱她上车，她就大哭着说："你想要杀我！"从此，苻家里外外的人都叫她为"痴姨"。苻承祖案发，有关部门将苻承祖的两个姨妈抓了起来，送到金銮殿，其中一位姨妈被斩首了。孝文帝看到姚家姨妈那么贫寒，特别赦免了她。

[31]李惠之诛也，思皇后之昆弟皆死。惠从弟凤为安乐王长乐主簿，长乐坐不轨，诛，凤亦坐死。凤子安祖等四人逃匿获免，遇赦乃出。既而魏主访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将军。既而引见，谓曰："卿之先世，再获罪于时。王者设官以待贤才，由外戚而举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无异能，且可还家。自今外戚无能者视此。"后又例降爵为伯，去其军号。时人皆以为帝待冯氏太厚，待李氏太薄；太常高闾尝以为言，帝不听。及世宗尊宠外家，乃以安祖弟兴祖为中山太守，追赠李惠开府仪同三司、中山公，谥曰庄。

[31]北魏诛杀李惠时，李惠的女儿思皇后李贵人的亲兄弟也都全被处死。李惠的堂弟李凤曾经任安乐王拓跋长乐的主簿，后来，拓跋长乐因图谋不轨罪被处死，李凤也受到牵连，诛杀。李凤的儿子李安祖等四人逃亡躲藏起来，才免于一死，后来遇到朝廷大赦，才得以露面。过了一阵，孝文帝寻访舅父家现在仍然活着的亲人，查出了李安祖等人，于是，给他们全都封了侯爵，加授将军官衔。不久，孝文帝

又接见李安祖等四人，对他们说：“你们的先人，当年曾两次犯罪。君王设立官职，是要任用贤能、有才干的人，因为皇亲国戚而被推举做官，是末朝乱世才有的情况。你们既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暂且可以回到故乡。从此以后，凡是皇亲国戚没有才能的人，都要照此处理。”以后，将四人爵位降为伯，撤销他们将军的名号。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孝文帝待冯太后家过于优厚，而待李氏家过于刻薄。太常高闾为此也曾经为此提过意见，孝文帝没听从。直到宣武帝时期，才追尊、宠信外祖母娘家人，任命李安祖的弟弟李兴祖为中山太守，追赠李惠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山公爵，谥号庄。

十年（壬申、492）

十年（壬申，公元492年）

[1]春，正月，戊午朔，魏主朝飨群臣于太华殿，悬而不乐。

[1]春季，正月，戊午朔（初一），北魏孝文帝在太华殿大宴文武百官，乐器摆在那里，但未演奏。

[2]己未，魏主宗祀显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遂登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自是每朔依以为常。

[2]己未（初二），北魏孝文帝在明堂祭祀献文帝，把献文帝的牌位放在上帝牌位旁边，共享香火。然后登上灵台，开始观察太阳四周云气。下来后，停留在东堂北部偏殿，处理国家大事。从此以后，每月初一都举行这项活动，形成惯例。

散骑常侍庾荜等聘于魏，魏主使侍郎成淹引荜等于馆南，瞻望行礼。

南齐散骑常侍庾荜等人出访北魏，孝文帝派侍郎成淹，带着庾荜等人来到宾馆南边，在远处看孝文帝在明堂举行祭祀仪式。

辛酉，魏始以太祖配南郊。

辛酉（初四），北魏第一次把太祖道武帝的灵位作为南郊天神的配享，一同祭祀。

[3]魏主命群臣议行次。中书监高闾议，以为：“帝王莫不以中原为正统，不以世数为与夺，善恶为是非。故桀、纣至虐，不废夏、商之历；厉、惠至昏，无害周、晋之录。晋承魏为金，赵承晋为水，燕承赵为木，秦承燕为火。秦之既亡，魏乃称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于

轩辕；臣愚以为宜为土德。”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以为：“神元与晋武往来通好，至于桓、穆，志辅晋室，是则司马祚终于郏，而拓跋受命于云代。昔秦并天下，汉犹比之共工，卒继周为火德；况刘、石、苻氏，地褊世促，魏承其弊，岂可舍晋而为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请从彪等议。壬戌，诏承晋为水德，祖申、腊辰。

[3]孝文帝命令文武百官讨论水、木、金、火、土五行的顺序问题。中书监高闾发表见解，认为：“历代帝王，没有不把中原作为立国的正统的，并不崐完全把传世多少作为努力竞争的对象，把君王的善恶作为是与非的标准。因此，夏桀和商纣王虽然那么暴虐，但并没有被排除在夏、商王朝之外。周厉王与晋惠帝虽然那么昏庸，也没有妨碍他们是周、晋的帝王之一。晋承继曹魏是金德，赵继承晋为水德，燕承继赵为木德，秦继燕为火德。秦灭亡之后，魏就在北方正式建立，而且，魏皇家拓跋这一姓氏，是出自轩辕帝那里。臣认为，魏应该是土德。”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人认为：“我们神元皇帝和晋武帝来往密切，关系不错，后来，到了桓帝和穆帝，他们仍然一心辅佐晋王朝。这就说明司马氏的命运在郏已经告终，而拓跋是在云中、代郡接受天命兴起来的一支。以前，秦王朝统一天下，汉王朝把秦王比作共工，而最终直接继承了周王朝，为火德。何况刘渊、石勒、苻氏所建的王朝，国土狭小，世代短促，魏所接受的混乱局面比汉朝继承秦朝的情况都不如，怎么能够舍弃晋王朝，而定为土德呢？”司空穆亮等人都请求采纳李彪等人的建议。壬戌（初五），孝文帝下诏，规定北魏继承晋王朝为水德，接着规定，年初第一个申日祭祀祖先，而年终最后一个辰日，举行腊祭。

[4]甲子，魏罢租课。

[4]甲子（初七），北魏下令，严禁人们赤背裸体。

[5]魏宗室及功臣子孙封王者众，乙丑，诏：“自非烈祖之胄，余王皆降为公，公降为侯；而品如旧。”蛮王桓诞亦降为公；唯上党王长孙观，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丹杨王刘昶封齐郡公，加号宋王。

[5]北魏皇室以及功臣的子孙，被封为王爵的人有很多。乙丑（初八），孝文帝下诏说：“除了烈祖的后裔，其余的所有王爵全都降为公，公爵则降为侯爵，品级一仍其旧。”蛮王桓诞也被降为公。只有上

党王长孙观，因为他的祖先立过显赫的功劳，所以，特别照顾不降爵位。丹杨王刘昶降为齐郡公，特别加号为宋王。

[6]魏旧制，四时祭庙皆用中节，丙子，诏始用孟月，择日而祭。

[6]北魏旧制度规定，每年四季祭祀，都要在季中月份举行。丙子（十九日），孝文帝下诏，命令以后改为在每季度的第一个月中，选择吉祥的日子祭祀。

[7]以竟陵王子良领尚书令。

[7]南齐任命竟陵王萧子良兼任尚书令。

[8]魏主毁太华殿为太极殿。戊子，徙居永乐宫。以尚书李冲领将作大匠，与司空穆亮共营之。

[8]孝文帝下令，拆毁太华殿，改建太极殿。戊子（初二），孝文帝迁居到永乐宫，任命尚书李冲兼任将作大匠，和司空穆亮一同主持建筑工程工事。

[9]辛卯，魏罢寒食飨。

[9]辛卯（初五），北魏废除寒食节祭祀祖先的仪式。

甲午，魏主始朝日于东郊。自是朝日、夕月皆亲之。

甲午（初八），孝文帝开始在平城东郊主持祭日仪式。从此以后，无论是祭日仪式，还是祭月仪式，孝文帝都亲自前来主持。

丁酉，诏祀尧于平阳，舜于广宁，禹于安邑，周公于洛阳，皆令牧守执事；其宣尼之庙，祀于中书省。丁未，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帝亲行拜祭。

丁酉（十一日），孝文帝下诏，命令在平阳祭祀尧帝，在广宁祭祀舜帝，在安邑祭祀大禹，在洛阳祭祀周公，这些祭祀活动，都要由当地地方官员主持进行。至于孔子庙的祭礼，则要在中书省举行。丁未（二十一日），将孔子的谥号宣尼改称为文圣尼父，孝文帝拓跋宏亲自前来中书省祭拜。

魏旧制，每岁祀天于西郊，魏主与公卿从二千余骑，戎服绕坛，谓之坛。明日，复戎服登坛致祀，已又绕坛，谓之绕天。三月，癸酉，诏尽省之。

北魏旧制度规定，每年要在平城西郊祭祀天神，皇帝和各公卿，率领二千多骑兵，穿上武装，环绕祭坛进行祭祀，这种祭祀活动称为踏

坛。第二天，再次穿上武装，登上祭坛开始祭天，祭过之后，再次环绕祭坛行走，称为绕天。三月，癸酉（十七日），下诏命令将这一活动全部免去。

[10]辛巳，魏以高丽王云为督辽海诸军事、辽东公、高句丽王，诏云遣其世子入朝。云辞以疾，遣其从叔升干随使者诣平城。

[10]辛巳（二十五日），北魏任命高句丽国王高云为督辽海诸军事、辽东公、高句丽王。诏令高云派他的世子到北魏平城朝见，高云以有病作借口加以崐推辞，而派堂叔高升干随同使节前往平城。

[11]夏，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令》，大赦。

[11]夏季，四月，丁亥朔（初一），北魏朝廷颁布新修订的《律令》，实行大赦。

[12]辛丑，豫章文献王嶷卒，赠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丧礼皆如汉东平献王故事。嶷性仁谨廉俭，不以财贿为事。斋库失火，烧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主局各仗数十而已。疾笃，遗令诸子曰："才有优劣，位有通塞，运有贫富，此自然之理，无足以相陵侮也。"上哀痛特甚，久之，语及嶷，犹歔流涕。嶷卒之日，第库无见钱，上敕月给嶷第钱百万；终上之世乃省。

[12]辛丑（十五日），南齐豫章文献王萧嶷去世，武帝下令，追赠萧嶷假黄钺和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丧礼规模仪式，完全和汉东平献王刘苍的一样。萧嶷生性仁善、恭谨、廉洁、节俭，从来不追求金钱，不接受贿赂。他自己家的库房发生火灾时，将他从荆州带回家的资产全都烧光了，当时估计约有三千多万，但是，他最后不过责打了库房负责人各几十棍而已。他病得很厉害时，立下遗嘱，命令他的几个儿子说："才能，有优劣好坏之分；官位，有亨通受阻之分；运气，有贫穷高足之分，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你们所处的位置还不足以让你们仗势欺人。"萧嶷去世，武帝万分伤心，直到很久以后，一提起萧嶷，还是抽泣流泪。萧嶷去世那天，他家里没有一点儿现钱，武帝下令每月接济萧嶷家一百万钱，直到武帝去世，这种接济才停止。

[13]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为扬州刺史。

[13]五月，己巳（十四日），武帝任命竟陵王萧子良为扬州刺史。

[14]魏文明太后之丧，使人告于吐谷浑。吐谷浑王伏连筹拜命不恭，群臣请讨之；魏主不许。又请还其贡物。帝曰：“贡物乃人臣之礼。今而不受，是弃绝之，彼虽欲自新，其路无由矣。”因命归洮阳、泥和之俘。

[14]北魏文明太后冯太后去世时，派使节前往吐谷浑汗国报丧。吐谷汗可汗慕容伏连筹在接受北魏报丧的消息时，态度不恭谨，因此，文武百官们请求孝文帝出兵讨伐，孝文帝没有批准。文武百官们又请求将吐谷浑汗国进贡的东西退还回去。孝文帝说：“进贡物品是作为臣属应该具有的礼节。如今我们不接受他们的进贡物品，这是继绝与他们的关系，这样一来，他们虽然打算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了。”所以，孝文帝又下令，将在洮阳、泥和俘获的人全部还给吐谷浑汗国。

秋，七月，庚申，吐谷浑遣其世子贺虏头入朝于魏。诏以伏连筹为都督西垂诸军事、西海公、吐谷浑王，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张礼使于吐谷浑。伏连筹谓礼曰：“曩者宕昌常自称名而见谓为大王，今忽称仆，又拘执使人；欲使偏师往问，何如？”礼曰：“君与宕昌皆为魏藩，比辄兴兵攻之，殊违臣节。离京师之日，宰辅有言，以为君能自知其过，则藩业可保；若其不悛，祸难将至矣。”伏连筹默然。

秋季，七月，庚申（初六），吐谷浑可汗慕容伏连筹派他的世子慕容贺虏头，到北魏朝廷晋见。孝文帝下诏，任命慕容伏连筹为都督西垂诸军事、西海公、吐谷浑王，并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张礼出使吐谷浑汗国。慕容伏连筹对张礼说：“以前，宕昌国国王经常是自称名字，而称呼我为‘大王’。现在，却突然自称‘仆’，而且又拘捕了我派去的使节，为此，我打算派一支军队前去宕昌国询问一下，你认为怎么样？”张礼说：“您和岩昌国国王都是魏的藩属，如果动不动就要出兵攻击，这实在是违犯了做藩属的规定。在我离开平城那天，宰辅就告诉我，他认为您如果能自知自己的过错，那么，您作为吐谷浑可汗的大业就可以继续保存下去；如果您不改正错误的话，大祸灾难将会降临到您的头上。”慕容伏连筹听后，没有说话。

[15]甲戌，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广平宋弁等来聘。及还，魏主问弁：“江南何如？”弁曰：“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顺守；政令苛碎，赋役繁重；朝无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没身幸矣，非贻厥孙谋之道也。”

[15]甲戌（二十日），北魏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广平人宋弁等前来访问。宋弁等人回国后，孝文帝问宋弁说："长江以南形势怎么样？"宋弁回答说："萧家父子对国家没有大的贡献，既然他们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的政权，那么，他们也当然不能用顺应人心的政策来保护他们的江山。他们政令苛刻而崐琐碎，赋税差役繁多而沉重。朝廷内没有德高望重可做柱石的大臣，田野上却充满了哀愁怨愤的老百姓。他能保持终身已经是万幸的了。他所采取的措施，也已经不是为子孙的长久考虑。"

[16]八月，乙未，魏以怀朔镇将阳平王颐、镇北大将军陆睿皆为都督，督十二将，步骑十万，分为三道以击柔然：中道出黑山，东道趣士卢河，西道趣侯延河。军过大碛，大破柔然而过。

[16]八月，乙未（十一日），北魏任命怀朔镇将、阳平王拓跋颐以及镇北大将军陆睿，同时担任都督，督统十二位大将，十万名步兵、骑兵，分兵三路，袭击柔然汗国。中路大军进攻黑山，东路大军直接进攻士卢河，西路大军奔向侯延河。北魏大军渡过大沙漠，大败柔然军队后返回。

[17]初，柔然伏名敦可汗与其叔父那盖分道击高车阿伏至罗，伏名敦屡败，那盖屡胜。国人以那盖为得天助，乃杀伏名敦而立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改元太安。

[17]当初，柔然汗国伏名敦可汗郁久间豆仑和他的叔父郁久间那盖，分头袭击高车王阿伏至罗，但郁久间豆仑不断地打败仗，而郁久间那盖却是不断地取胜。当时柔然汗国的百姓认为郁久间那盖得到了上天的帮助，于是，就杀死了郁久间豆仑，立郁久间那盖为可汗，称他为候其伏代库者可汗，改年号为太安。

[18]魏司徒尉元、大鸿胪卿游明根累表请老，魏主许之。引见，赐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纱单衣，及被服杂物等而遣之。魏主亲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己酉，诏以元为三老，明根为五更。帝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萧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劝以孝友化民。又养庶老、国老于阶下。礼毕，各赐元、明根以步挽车及衣服，禄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18]北魏司徒尉元和大鸿胪卿游明根多次上书，因年事已高，请求辞职，孝文帝批准了二人的请求。孝文帝接见他们，把黑色的冠帽和

白色的衣服赏赐给尉元，把委貌冠帽和青纱单衣赏赐给游明根，同时，又给了二人被褥行李等其他物品，然后让他们回家养老。孝文帝在明堂亲自主持了送三老、五更回乡养老的典礼。己酉（二十五日），下诏任命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孝文帝向三老尉元叩拜两次，亲自挽袖露臂，切割祭肉，举起酒杯向他敬酒。接着，又向五更游明根一揖，并且请求他们对国家大事提出意见，尉元和游明根建议孝文帝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之道教化百姓。然后，又在台阶下主持了敬老仪式，向庶老和国老行礼致敬。行礼结束后，分别赏赐了尉元和游明根人力拉的车辆和衣服。发给三老上公的俸禄，发给五更元卿的俸禄。

[19]九月，甲寅，魏主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后于玄室。辛未，魏主以文明太后再期，哭于永固陵左，终日不辍声，凡二日不食。甲戌，辞陵，还永乐宫。

[19]九月，甲寅（初一），北魏孝文帝在明堂排定祖先牌位顺序，接着，又在北堂祭祀了文明太后冯太后。辛未（十八日），孝文帝因为这天是冯太后去世二周年的祭日，所以，他在永固陵西侧悲哭起来，整天哭声不断，一连两天没有吃饭。甲戌（二十一日），才辞别冯太后墓地，返回永乐宫。

[20]武兴氐王杨集始寇汉中，至白马。梁州刺史阴智伯遣军主桓卢奴，阴冲昌等击破之，俘斩数千人。集始走还武兴，请降于魏；辛巳，入朝于魏。魏以集始为南秦州刺史、汉中郡侯、武兴王。

[20]武兴氐王杨集始进犯汉中，率军抵达白马。梁州刺史阴智伯派军主桓卢奴、阴冲昌等人率领大军迎击杨集始，俘虏及斩杀了杨集始军队几千名将士。杨集始逃回到武兴，向北魏请求投降。辛巳（二十八日），杨集始朝见孝文帝，北魏任命杨集始为南秦州刺史、汉中郡侯、武兴王。

[21]冬，十月，甲午，上殷祭太庙。

[21]冬季，十月，甲午（十一日），南齐武帝在太庙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

[22]庚戌，魏以安定王休为大司马，特进冯诞为司徒。诞，熙之子也。

[22]庚戌（二十七日），北魏任命安定王拓跋休为大司马，任命特进冯诞为司徒。冯诞是冯熙的儿子。

[23]魏太极殿成。

[23]北魏太极殿建成。[24]十二月，司徒参军萧琛、范云聘于魏。魏主甚重齐人，亲与谈论。顾谓群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对曰："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惭。

[24]十二月，南齐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出使北魏。孝文帝对他们非常尊重，亲自和他们谈话，并回头对身边的文武百官说："江南有很多优秀的官员。"他的侍臣李元凯回答说："长江南边有很多优秀的官员，但他们几乎每年更换一次帝王；长江北边没有优秀的官员，但一百年左右才换一次帝王。"孝文帝非常惭愧。

[25]上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上。上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约又多载宋世祖、太宗诸鄙渎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删除。

[25]南齐武帝命令太子家令沈约撰写《宋书》，沈约不能确定是否写《袁粲传》，请求武帝决定。武帝说："袁粲当然是宋室的忠臣。"沈约又记载了刘宋孝武帝和明帝许多卑鄙、荒淫的事。武帝说："孝武帝的各种事情，不能这么写。我当过明帝的臣属，侍奉过他，你应该想到为尊者讳的《春秋》大义。"于是，沈约删去了很多。

[26]是岁，林邑王范阳迈之孙诸农，帅种人攻范当根纯，复得其国。诏以诸农为都督缘海诸军事、林邑王。

[26]这一年，林邑王国前任国王范阳迈的孙子范诸农，率领自己部落的人进攻篡夺王位的范当根纯，夺回了政权，收回了自己的国土。南齐武帝任命范诸农为都督缘海诸军事、林邑王。

[27]魏南阳公郑羲与李冲婚姻，冲引为中书令。出为西兖州刺史，在州贪鄙。文明太后为魏主纳其女为嫔，征为秘书监。及卒，尚书奏谥曰宣。诏曰："盖棺定谥，激扬清浊。故何曾虽孝，良史载其缪丑；贾充有劳，直士谓之荒公。羲虽宿有议业，而治阙廉清。尚书何乃情违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

[27]北魏南阳公爵郑羲，和李冲结成姻亲关系，于是，经李冲推荐任中书令。后来郑羲又任西兖州刺史，在任职期间，他贪婪卑鄙。文明太后冯太后曾为孝文帝纳娶郑羲的女儿为妃嫔，所以又把他调回任秘书监。郑羲去世时，尚书上奏追谥他为宣，孝文帝下诏说："盖上棺材后决定谥号，显示逝者是清还是浊。晋武帝时的何曾虽然孝顺，但优秀的史官们却把他称为'缪丑'；贾充对国家有功，但正直的人却称他为'荒公'。郑羲虽然在文学上很有造诣，但为政时却不廉洁清白。尚书怎么能这样只顾人情，而违背公理，触犯国家圣明的典章制度呢！接照《谥法》上所说的：见多识广叫做文，不辛勤劳苦却有名声叫做灵。可以追赠他临终前的官职秘书监，追加谥号为文灵。"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八卷

齐纪四 世祖武皇帝下永明十一年（癸酉、493）

齐纪四 齐武帝永明十一年（癸酉，公元493年）

[1]春，正月，以骠骑大将军王敬则为司空，镇军大将军陈显达为江州刺史。显达自以门寒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贵陵人；而诸子多事豪侈，显达闻之，不悦。子休尚为郢府主簿，过九江。显达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即取于前烧之。

[1]春季，正月，南齐任命骠骑大将军王敬则为司空，任命镇军大将军陈显达为江州刺史。陈显达总认为自己出身寒门，却担任这么显要的官职，所以，每次升官时，他都面带恐惧，表情羞愧，并且告诫他的儿子，不要依仗自己富贵尊荣而欺凌他人。但是，他的儿子们却常常追求豪华奢侈，陈显达听说后，非常不高兴。他的儿子陈休尚担任郢府主簿的官职，途经九江，陈显达说："麈尾、蝇拂，这些都是王家、谢家那样的人使用的东西，你不需要拿着它。"说完，就把这些东西拿过来，当着儿子的面烧掉了。

[2]初，上于石头造露车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刘昶数泣诉于魏主，乞处边戍，招集遗民，以雪私耻。魏主大会公卿于经武殿，以议南伐，于 淮、泗间大积马刍。上闻之，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以备之。

[2]当初，武帝在石头城制造了三千辆没有篷帐的车辆，打算从陆路攻取彭城。北魏得知了这一情况。刘昶多次在北魏孝文帝面前哭泣、诉说，乞求派他到边界地带戍守，招收仍然怀念刘宋的百姓，向南齐报仇雪耻。孝文帝在经武殿招集文武官员，讨论南伐的事情，并在淮河、泗水之间贮备了很多喂马的草料。武帝听说了这一消息，任命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防备北魏的入侵。

[3]魏遣员外散骑侍郎邢峦等来聘。峦，颖之孙也。

[3]北魏派员外散骑侍郎邢峦等人来访。邢峦是邢颖的孙子。

[4]丙子，文惠太子长懋卒。太子风韵甚和，上晚年好游宴，尚书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内外。

[4]丙子（二十五日），文惠太子萧长懋去世。萧长懋仪态风韵都很温和，武帝晚年喜欢游乐欢宴，就将尚书各曹的事务交给萧长懋处理，因此，萧长懋威望著称全国。

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园囿过于上宫，费以千万计，恐上望见之，乃傍门列修竹；凡诸服玩，率多僭侈。启于东田起小苑，使东宫将吏更番筑役，营城包巷，弥亘华远。上性虽严，多布耳目，太子所为，人莫敢以闻。上尝过太子东田，见其壮丽，大怒，收监作主帅；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诮责。

萧长懋生性奢侈豪华，他修建自己的殿堂、花园，远远超过了武帝的宫殿，建筑费用都要以千万计算，他害怕武帝看见，就沿着殿门，种植了一排排修长的竹子。各种服饰、玩物，萧长懋大多都奢侈过分。他请求武帝让他在东田建造一个小规模养禽畜的林苑，让东宫的将士们轮番充当修筑的工匠，营造城墙，围住街巷，伸展辽远，异常华丽。武帝性情虽然严厉，到处都有自己的耳目，但是，太子萧长懋的所作所为，却没有人敢告诉他。一次，武帝曾偶然路过东田，看见那里的建筑非常壮观华丽，于是，勃然大怒，下令逮捕监作主帅。萧长懋听说后，马上把他们全都藏了起来，为此，萧长懋受到严厉斥责。

又使嬖人徐文景造辇及乘舆御物；上尝幸东宫，匆匆不暇藏辇，文景乃以佛像内辇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谓文景曰："我正当扫墓待丧耳！"仍移家避之。后文景竟赐死，陶仁遂不哭。

萧长懋又让自己宠爱的人徐文景制造皇帝专用的辇车和其他专用物件。武帝曾经亲临东宫，萧长懋没来得及将辇车收藏起来，徐文景急中生智，就赶快把一尊佛像放在辇车里，所以，武帝也就没有怀疑。徐文景的父亲徐陶仁曾经对徐文景说："我现在正在打扫墓地，等待为你办丧事！"徐陶仁将全家搬走，躲开徐文景远远的。后来，徐文景真的被下令自杀，徐陶仁并没有为此而哭泣。

及太子卒，上履行东宫，见其服玩，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以竟陵王子良与太子善，而不启闻，并责之。

太子萧长懋去世时，武帝有一天步行到了东宫，看见了萧长懋过去的那些奢华的服饰、玩物，极为愤怒，下令有关部门随即全都毁掉。武帝认为，竟陵王萧子良平时和萧长懋关系最好，可他却没有把这些

报告给自己，因此，他同时责备了萧子良。太子素恶西昌侯鸾，尝谓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当由其福薄故也。"子良为之救解。及鸾得政，太子子孙无遗焉。

太子萧长懋平时一直讨厌西昌侯萧鸾，他曾经对萧子良说："我心里特别不喜欢这个人，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该是他福份浅吧。"萧子良替萧鸾解释辩白。等到后来萧鸾夺取政权后，就将萧长懋的子孙全都杀了，没留一个。

[5]二月，魏主始耕藉田于平城南。

[5]二月，北魏孝文帝开始在平城城南主持扶犁耕田典礼。

[6]雍州刺史王奂恶宁蛮长史刘兴祖，收系狱，诬其构扇山蛮，欲为乱。敕送兴祖下建康；奂于狱中杀之，诈云自经。上大怒，遣中书舍人吕文显、直将军曹道刚将斋仗五百人收奂，敕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步道会襄阳。

[6]雍州刺史王奂讨厌宁蛮长史刘兴祖，将刘兴祖逮捕入狱。诬陷刘兴祖造谣煽动山中蛮族，打算发动叛乱。武帝命令王奂把刘兴祖押送到建康处理，王奂却在狱中害死了刘兴祖，谎称他是上吊自杀。武帝极为愤怒，派中书舍人吕文显和直阁将军曹道刚，率领武装的禁卫军五百人前去雍州逮捕王奂。命令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出发，由陆路北上，与吕文显和曹道刚率领的军队在襄阳会师。

奂子彪，素凶险，奂不能制。长史殷睿，奂之婿也，谓奂曰："曹、吕来，既不见真敕，恐为奸变，正宜录取，驰启闻耳。"奂纳之。彪辄发州兵千余人，开库配甲仗，出南堂，陈兵，闭门拒守。奂门生郑羽叩头启奂，乞出城迎台使，奂曰："我不作贼，欲先遣启自申；正恐曹、吕等小人相陵藉，故且闭门自守耳。"彪遂出，与虎军战，兵败，走归。三月，乙亥，司马黄瑶起、宁蛮长史河东裴叔业于城内起兵，攻奂，斩之，执彪及弟爽、弼、殷睿，皆伏诛。彪兄融、琛死于建康，琛弟秘书丞肃独得脱，奔魏。

王奂的儿子王彪，平日凶狠险诈，连王奂都管不了。长史殷睿是王奂的女婿，他对王奂说："曹道刚和吕文显来到这里，我们没有看到皇帝真正的诏书，恐怕这是什么阴谋诡计，我们正好逮捕他们，然后，再骑马去建康向皇上报告。"王奂接受了殷睿的建议。于是，王彪就派出一千多名雍州州府内的将士，打开武器库，给每人发放一套铠甲兵

器，然后，走出南堂，分配兵力，关闭城门死守雍州城。王奂的学生郑羽，向王奂叩头，请求王奂到城外迎接朝廷派来的官员，王奂说："我并没有叛乱，打算预先派人去建康向皇上申诉。正是害怕遭到曹道刚和吕文显等一些奸诈小人的欺凌侮辱、随意践踏，因此，暂时关闭城门，自我防守罢了。"王彪于是走出城门，和曹虎率领的军队作战，结果被打败，逃回城里。三月，乙亥（二十五日），司马黄瑶起和宁蛮长史河东人裴叔业在雍州城内发动兵变，进攻王奂，并斩杀了他，逮捕了王彪及王彪的弟弟王爽、王弼和殷睿，全部斩首。王彪的哥哥王融、王琛在建康被处死，只有王琛的弟弟、秘书丞王肃得以逃脱，投奔了北魏。

[7]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业为皇太孙，东宫文武悉改为太孙官属，以太子妃琅邪王氏为皇太孙太妃，南郡王妃何氏为皇太孙妃。妃，戢之女也。

[7]夏季，四月，甲午（十四日），武帝立南郡王萧昭业为皇太孙，太子宫内的文武官属，全都改为太孙的官属。武帝又封太子妃琅邪人王氏为皇太孙太妃，南郡王妃何婧英为皇太孙妃。何婧英是何戢的女儿。

[8]魏太尉丕等请建中宫，戊戌，立皇后冯氏。后，熙之女也。魏主以《白虎通》云："王者不臣妻之父母"，下诏令太师上书不称臣，入朝不拜，熙固辞。

[8]北魏太尉拓跋丕等人，请求孝文帝正式册封皇后。戊戌（十八日），册封冯清为皇后。冯皇后是冯熙的女儿。孝文帝根据《白虎通》上说："君王不可以把妻子的父母作为臣属"，下诏命令太师冯熙呈递奏章时，不再称臣，进入朝廷不用叩拜，但冯熙对此坚决辞谢。

[9]光城蛮帅征虏将军田益宗帅部落四千余户叛，降于魏。

[9]光城蛮人首领、征虏将军田益宗率领自己部落四千多户人家反叛，向北魏投降。

[10]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亲与之齿，用家人礼。

[10]五月，壬戌（十三日），北魏孝文帝在宣文堂摆设酒席，宴请太武帝以下四代皇帝的子孙，亲自和他们在一起谈年龄，论辈份，用对待家里人的礼节对待他们。

[11]甲子，魏主临朝堂，引公卿以下决疑政，录囚徒。常谓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论议；日中以后，朕与卿等共决之。”

[11]甲子（十五日），孝文帝来到金銮殿，接见公卿以下官员，裁决政务上婻囊赡盐侍猓　蟛榧窃厍舴傅陌妇怼Ｐ⑽牡郤运究漳铝了担骸按酉衷谝　迹　院螅廷上的政务，在中午以前，由你们自己先商量讨论，中午过后，朕和你们一块儿讨论裁决。”

[12]丙子，以宜都王铿为南豫州刺史。先是庐陵王子卿为南豫州刺史，之镇，道中戏部伍为水军，上闻之，大怒，杀其典签；以铿代之。子卿还第，上终身不与相见。

[12]丙子（二十七日），南齐任命宜都王萧铿为南豫州刺史。在这之前，曾任命庐陵王萧子卿为南豫州刺史，但萧子卿在前往任所的途中，把自己率领的军队假扮成水军模样取乐，武帝听说后，极为愤怒，下令杀了萧子卿的典签，又另派萧铿前往南豫接替萧子卿。萧子卿返回自己的家里，武帝直到去世，也不和他相见。

[13]襄阳蛮酋雷婆思等帅户千余求内徙于魏，魏人处之沔北。

[13]襄阳蛮酋长雷婆思等人，率领一千多户居民向北魏投降，请求迁移到北魏境内居住，北魏把他们安置在沔水以北。

[14]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欲以胁众。斋于明堂左个，使太常卿王谌筮之，遇《革》，帝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群臣莫敢言。尚书任城王澄曰：“陛下奕叶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师以征未服，而得汤、武革命之象，未为全吉也。”帝厉声曰：“繇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龙兴已久，何得今乃虎变！”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邪！”澄曰：“社稷虽为陛下之有，臣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伤！”

[14]魏孝文帝因为平城气候寒冷，夏季六月时还在下雪，而且经常狂风大作，飞沙漫天，所以，准备把京都迁到洛阳。但他又担心文武官员们不同意，于是，提议大规模进攻南齐，打算以这种名义胁迫大家。在明堂南厢东边的偏殿斋戒之后，让太常卿王谌占卜，得到“革卦”，孝文帝说：“‘商汤王和周武王进行变革，是适应上天之命，顺应

百姓之心的。’没有比这更吉祥的了。”文武官员没有人敢说什么。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继承几代累积下来的大业，并使之发扬光大，拥有了中原土地，而如今却要讨伐还没有臣服的对象，在这时得到了商汤王和周武王变革的象辞，恐怕这并不全是吉利。”孝文帝立刻严厉地说：“繇辞说：‘大人物实施老虎一样的变革’，你为什么要说这不吉利呢？”拓跋澄说：“陛下作为飞龙兴起已经很久了，怎么到今天又实施如同老虎一样的变革？”孝文帝立刻发怒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王打算要阻止大家吗？”拓跋澄说：“国家虽然是陛下所有，而我是国家的臣属，怎么可以明知危险而不说出来呢？”孝文帝过了很长时间才缓和了气色，说：“每个人都该说出自己的看法，这又有什么关系！”

既还宫，召澄入见，逆谓之曰：“响者《革卦》，今当更与卿论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竞言，沮我大计，故以声色怖文武耳。想识朕意。”因屏人谓澄曰：“今日之举，诚为不易。但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所以兴隆也。”帝曰：“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断自圣心，彼亦何所能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

孝文帝回到皇官，立刻召见拓跋澄，劈头就说：“刚才关于‘革卦’的事，现在要进一步和你讨论一下。在明堂上，我之所以大发脾气，是因为害怕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破坏了我一个大的决策，所以，我就声色俱厉，以此吓唬那些文武官员罢了。我想，你会了解朕的用心。”于是命令左右侍从退下，对拓跋澄说：“今天我所要做的这件事，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国家是在北方疆土上建立起来的，后来又迁都到平城。但是，平城只是用武力开疆拓土的地方，而不宜进行治理教化。现在，我打算进行改变风俗习惯的重大变革，这条路走起来确实困难，朕只是想利用大军南下征伐的声势，将京都迁到中原，你认为怎么样？”拓跋澄说：“陛下您打算把京都迁到中原，用以扩大疆土，征服四海，这一想法也正是以前周王朝和汉王朝兴盛不衰的原因。”孝文帝说：“北方人习惯留恋于旧有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们一定会惊恐骚动起来，怎么办？”拓跋澄回答说：“不平凡的事，原

来就不是平凡的人所能做得了的。陛下的决断，是出自您圣明的内心，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孝文帝高兴地说：“任城王真是我的张子房呀！”

六月，丙戌，命作河桥，欲以济师。秘书监卢渊上表，以为：“前代承平崐之主，未尝亲御六军，决胜行陈之间；岂非胜之不足为武，不胜有亏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万破袁绍，谢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胜负之变，决于须臾，不在众寡也。”诏报曰：“承平之主，所以不亲戎事，或以同轨无敌，或以懦劣偷安。今谓之同轨则未然，此之懦劣则可耻，必若王者不当亲戎，则先王制革辂，何所施也？魏武之胜，盖由仗顺；苻氏之败，亦由失政；岂寡必能胜众，弱必能制强邪！”丁未，魏主讲武，命尚书李冲典武选。

六月，丙戌（初七），北魏孝文帝下令在黄河上修筑大桥，准备让南下大军由桥上渡过黄河。秘书监卢渊上书，认为：“以前太平时代的君主，从来没有过亲自统率大规模军队作战，在双方交战阵地上决一胜负的，还不是因为胜利了并不足以显示勇敢，而失败了则会使自己的威望受到损失吗？以前，曹操统率一万名疲惫不堪的士卒打败了袁绍，谢玄率领三千名步兵，摧毁了苻坚的大军，胜利与失败的变化，决定于转眼的工夫，而不在于人数多少。”孝文帝下诏回答说：“太平时代的君主，之所以不亲自统率军队作战，有的是因为天下已经统一，不再存在敌人；有的是因为懦弱卑怯，苟且偷安。现在说是天下已经统一、太平，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与懦弱卑劣的人相比，又是十分可耻的。如果太平时期的君主一定不应该亲自统率军队作战，那么，古代的君王特别制造的战斗时使用的革车，又会有什么用呢？曹操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依仗名正言顺。苻坚之所以失败了，其根源也是由于他失德无道。怎么能是人数少就一定能战胜人数多，力量弱就一定能战胜力量强的呢？”丁未（二十八日），孝文帝讲论武事，命令尚书李冲负责选拔将官。

[15]建康僧法智与徐州民周盘龙等作乱，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邈讨诛之。

[15]南齐建康僧侣法智和徐州平民周盘龙等人一起发动叛乱，乘夜进攻徐州城，突入城中。徐州刺史王玄邈率军前来讨伐，杀了法智和周盘龙。

[16]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为太子。

[16]秋季，七月，癸丑（初五），孝文帝立皇子拓跋恂为太子。

[17]戊子，魏中外戒严，发露布及移书，称当南伐。诏发扬、徐州民丁，广设召募以备之。

[17]戊子（初十），北魏实行戒严管制，发表正式文告，并将文告转交各地，宣称要南伐。齐武帝立刻下诏，发动扬州、徐州男子入伍，同时在各地大肆征兵买马，用以防备北魏大军的入侵。

中书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尝夜直省中，抚案叹曰："为尔寂寂，邓禹笑人！"行逢朱雀桁开，喧湫不得进，捶车壁叹曰："车前无八驺，何得称丈夫！"竟陵王子良爱其文学，特亲厚之。

中书郎王融依仗自己才能和门第，不到三十岁就打算作公辅。他有一次在宫中值夜，自己手抚桌子，叹息说："竟然孤寂到如此地步，被邓禹所耻笑啊！"有一次，他路过朱雀桥，正赶上朱雀桥打开浮桥，行人车马不能前进，喧闹拥挤，王融就用手捶打车厢，叹息说："车前没有八个骑兵开道，怎么能称得上是大丈夫！"竟陵王萧子良喜爱王融的文才，所以，对他特别优厚亲热。

融见上有北伐之志，数上书奖劝，因大习骑射。及魏将入寇，子良于东府募兵，版融宁朔将军，使典其事。融倾意招纳，得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

王融发现武帝有北上征伐的意思，于是，他多次上书，鼓动催促，并因此努力学习骑马射箭。北魏大军即将前来进犯时，萧子良就在东府开始招兵买兵，任命王融为宁朔将军，让他主持这件事。王融尽力去招收人马，招集了几百名长江以西古楚国地区的武人，他们每个人都很有才干，可以担当重任。

会上不豫，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子良以萧衍、范云等皆为帐内军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樊城。上虑朝野忧遑，力疾召乐府奏正声伎。子良日夜在内，太孙间日参承。

正赶上武帝身体不舒服，他命令萧子良全副武装去延昌殿，为他服侍医药。萧子良就任命萧衍、范云等人都担任帐内军主。戊辰（二十日），派江州刺史陈显达镇守樊城。武帝恐怕他的病情会引起朝廷内和民间的担忧恐惧，所以，又强挺着，征召皇家乐队进宫演奏正统雅

乐。萧子良日日夜夜守在禁宫，皇太孙萧昭业每隔一天就要进来问安、侍奉。

戊寅，上疾亟，暂绝；太孙未入，内外惶惧，百僚皆已变服。王融欲矫诏立嫔愿迹　菀蚜iО栖芪椒对圃唬骸暗缆芳　栽平　蟹浅Ｖ佟Ｍ踉　し羌世才，视其败也。”云曰：“忧国家者，惟有王中书耳。”衍曰：“忧国，欲为周、召邪，欲为竖刁邪？”云不敢答。及太孙来，王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顷之，上复苏，问太孙所在，因召东宫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俄而上殂，融处分以子良兵禁诸门。鸾闻之，急驰至云龙门，不得进，鸾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孙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响如钟，殿中无不从命。融知不遂，释服还省，叹曰：“公误我！”由是郁林王深怨之。

戊寅（三十日），武帝病势加重，一时气闷晕倒。这时皇太孙萧昭业还没有入宫，宫内宫外人人惶恐不安，文武百官也都穿上了丧服。王融打算假传圣旨，命萧子良继承王位，他已将诏书草稿写好。萧衍对范云说：“民间已是议论纷纷，都说宫内可能要发生不一般的情况。王融并不是治理国家的人才，他眼看着就要出事了。”范云说：“忧国忧民的人，也只有王融一人了。”萧衍说：“忧国忧民，是想要当周公、召公呢，还是想当齐桓公死后的竖刁呢？”范云不敢回答。等到萧昭业入宫，王融已是全副武装，穿着红色战服，站在中书省厅前要道，截住东宫卫队不让他们进入。过了一会儿，武帝醒转过来，问皇太孙萧昭业在哪里，于是召东宫卫队全部入宫，武帝把国家大事全部托付给了尚书左仆射、西昌侯萧鸾。不一会儿，武帝就去世了。王融采取紧急措施，命令萧子良的军队接管宫城各门。萧鸾得到消息后，立刻上马飞奔到云龙门，但被守在那里的卫士挡住，不让他进去，萧鸾说：“皇上有诏令，让我晋见。”接着，他推开卫士，直接闯了进去，马上拥戴皇太孙萧昭业登基即位，命令左右侍从把萧子良搀扶出金銮殿。萧鸾指挥和安排警卫戒备，声音洪亮如钟，殿内所有的官员侍从，没有一个不听他的命令的。王融知道自己的计划不能实现，也就只好脱下战服，返回中书省，叹息着说：“萧子良耽误了我。”从此以后，萧昭业对王融深为怨恨。

遗诏曰："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辅，思弘治道，内外众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共下意！尚书中事，职务根本，悉委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军旅之略，委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薛渊等。"

武帝遗诏说："皇太孙的品德一天比一天高尚，国家也就有所寄托了。萧子良要努力尽心辅佐皇太孙，考虑如何治理国家的大计，对于朝廷内外各种事情，无论是大是小，都要和萧鸾一起商量裁决，一起提出意见。尚书省的事务，是政务的根本；将它全都交给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处理。军事方面的大计，委托给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薛渊等人。"

世祖留心政事，务总大体，严明有断，郡县久于其职，长吏犯法，封刃行诛。故永明之世，百姓丰乐，贼盗屏息。然颇好游宴，华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顿遣。

武帝在世时，对国家政治事务十分用心，总揽全局，严明果断，郡守县令都能长期任职，地方长官触犯法令，就封缄钢刀，派人执行诛杀。所以，在南齐永明时代，老百姓生活富足，祥和安乐，盗贼不敢横行。不过，武帝非常喜欢游乐饮宴，虽然对于奢华靡烂的生活，他经常说很痛恨，但是他自己也并没能避免。

郁林王之未立也，众皆疑立子良，口语喧腾。武陵王晔于众中大言曰："若立长，则应在我；立嫡，则应在太孙。"由是帝深凭赖之。直周奉叔、曹道刚素为帝心膂，并使监殿中直卫；少日，复以道刚为黄门郎。

郁林王萧昭业还没有登基即位时，大家都怀疑可能要册立萧子良，一时之间，传言很多。武陵王萧晔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说："如果选择辈分高的继承王位，就应该是我；如果选择嫡系继承王位，那么，就应该是皇太孙。"为此，萧昭业对萧晔深加信赖。直将军周奉叔和曹道刚二人，平时就是萧昭业的心腹，于是，命令二人同时主管殿中值班宿卫。过了几天，又任命曹道刚为黄门郎。

初，西昌侯鸾为太祖所爱，鸾性俭素，车服仪从，同于素士，所居官名为严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遗诏，使竟陵王子良辅政，鸾知尚书事。子良素仁厚，不乐世务，乃更推鸾，故遗诏云"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子良之志也。

当初，西昌侯萧鸾深受文帝的宏爱，萧鸾生性节俭朴素，他所乘坐的车马、所穿的衣服，以及他的仪仗随从，和平常人家一样。他对所担任的官崐职都能胜任，号称严厉能干，所以，武帝对他也很重视。武帝留下遗诏让竟陵王萧子良辅政，萧鸾做知尚书事。萧子良平素仁义宽厚，不喜欢处理朝廷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就特别推荐萧鸾。所以遗诏上说“朝廷内外各种事情，无论是大是小，都要和萧鸾一起商讨决定”，这是萧子良的主张。

帝少养于子良妃袁氏，慈爱甚著。及王融有谋，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极殿，子良居中书省，帝使虎贲中郎将潘敞领二百人仗屯太极殿西阶以防之。既成服，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许。

萧昭业从小是由萧子良的妃子袁氏抚养大的，袁氏对他非常慈爱关心。王融阴谋立萧子良以后，萧昭业对萧子良也就深为忌恨起来。武帝的遗体移到太极殿时，萧子良住在中书省，于是，萧昭业就派虎贲中郎将潘敞率领二百名士卒驻守在太极殿西阶，严防不测。等到武帝的遗体装入棺木，各位亲王都走出宫中后，萧子良请求能允许他在这儿等到下葬那天再离开，未被应允。

壬午，称遗诏，以武陵王晔为卫将军，与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并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为尚书令；太孙詹事沈文季为护军。癸未，以竟陵王子良为太傅；蠲除三调及众逋，省御府及无用池田、邸治，灭关市征税。先是，蠲原之诏，多无事实，督责如故。是时西昌侯鸾知政，恩信两行，众皆悦之。

壬午（初四），萧昭业声称奉武帝的遗诏，任命武陵王萧晔为卫将军，和征南大将军陈显达一同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西昌侯萧鸾为尚书令，太孙詹事沈文季为护军。癸未（初五），又任命竟陵王萧子良为太傅。下令免除三种征调，对老百姓以前所欠的赋税也一律免除。减省皇室各府、署和不使用的田庄、水池、宅第、冶炼铸造场，减少关卡税收。在这以前，虽然也有免除赋税的诏令，但它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朝廷大多没有真正实施，还像以前一样严加征收。现在，西昌侯萧鸾当权执政，他恩德和信用一同实施，所以，老百姓都非常高兴。

[18]魏山阳景恒公尉元卒。

[18]北魏山阳景桓公尉元去世。

[19]魏主使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丁亥，魏主辞永固陵；已丑，发平城，南伐，步骑三十余万；使太尉丕与广陵王羽留守平城，并加使持节。羽曰：“太尉宜专节度，臣正可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决，汝无辞也。”以河南王斡为车骑大将军、都督关右诸军事，又以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皆为斡副，众合七万出子午谷。胤，辩之曾孙也。

[19]孝文帝派录尚书事、广陵王拓跋羽，手持皇帝的符节前去安抚六镇，并征调六镇的突击骑兵。丁亥（初九），孝文帝叩别永固陵。已丑（十一日），孝文帝亲自率领三十多万步、骑兵，从平城出发，大规模向南征伐。命令太尉拓跋丕和广陵王拓跋羽留在平城镇守，并加授使持节。拓跋羽说：“太尉最好全权负责管理，臣可以做他的副手。”孝文帝说：“年纪大的人有经验，能深谋远虑，年纪轻的人有气魄，遇事坚决果断，所以，你不要推辞了。”任命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都督关右诸军事，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三人都担任拓跋干的副手，率领各路人马共七万人，从子午谷南下。薛胤是薛辩的曾孙。

[20]郁林王性辩慧，笑容止，善应对，哀乐过人；世祖由是爱之。面矫情饰诈，阴怀鄙慝，与左右群小共衣食，同卧起。

[20]南齐郁林王生性聪明，反应迅速，容貌清秀，举止高雅，善于应对，无论是悲哀还是欢乐，都比别人强烈。因此，武帝很宠受他。但是，他善于伪装矫饰，表面善良，内心却是阴狠卑鄙，他跟左右一些恶劣的小人混在一起，衣食不分，就连睡觉也挤在一块儿。

始为南郡王，从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节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钱，无敢不与。别作钥钩，夜开西州后阁，与左右至诸营署中淫宴。师史仁祖、侍书胡天翼相谓曰：“若言之二宫，则其事未易；若于营署为异人所殴及犬物所伤，岂直罪止一身，亦当尽室及祸。年各七十，馀生岂足吝邪！”数日间，二人相继自杀，二宫不知也。所爱左右，皆逆加官爵，疏于黄纸，使囊盛带之，许南面之日，依此施行。萧昭业担任南郡王时，跟随叔父、竟陵王萧子良一起住在西州。文惠太子萧子懋经常管束他的生活起居，限制他的花销费用。他就偷偷向富有人家要钱，没有人敢不给他。自己还另外制造了一把钥匙，夜里私自打开西州州府后门，和左右侍从一起到各个军营去荒

淫欢宴。他的老师史仁祖和侍书胡天翼商议说：“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报告给皇上或皇太子，事情就不会那么容易解决了。如果在军营中被别人打了，或者被狗什么的咬伤了，岂只是我们本身要获罪，我们全家都要被牵连进去。我们俩都年已七十，哪里还吝惜自己以后的岁月！”于是，几天之内，史仁祖和胡天翼都先后自杀，但武帝和太子却不知道。萧昭业对他所宠爱的左右侍从，都预先封爵任官，写在黄纸上，让这些人装在口袋里，随身携带，答应在他登基即位的时候，就照此执行。

侍太子疾及居丧，忧容号毁，见者呜咽；裁还私室，即欢笑酣饮。常令女巫杨氏祷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谓由杨氏之力，倍加敬信。既为太孙，世祖有疾，又令杨氏祷祀。时何妃犹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孙与何妃书，纸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绕之。

萧昭业在侍奉太子养病及后来守丧期间，面带忧愁，悲泣哀号，甚至毁坏了身体，看见他的人也都被他的行为感动得哭泣起来。可是，一返回自己家里，就立刻笑逐颜开，大吃大喝起来。他经常命令女巫杨氏替他向上天祈祷，祈祷祖父和父亲快点死去。太子去世时，萧昭业认为是借杨氏巫祝的力量的结果，于是，更加敬重信任杨氏。等到被封为皇太孙以后，武帝有病，他又命令杨氏向上天祈祷。此时，他的正室何婧英还留在西州，武帝的病开始严重时，太孙给何婧英写信，就在信纸中间写了一个大喜字，又围绕着大喜字，在旁边写了三十六个小喜字。

侍世祖疾，言发泪下。世祖以为必能负荷大业，谓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复委人。若自作无成，无所多恨。”临终，执其手曰：“若忆翁，当好作！”遂殂。大敛始毕，悉呼世祖诸伎，备奏众乐。

侍奉武帝的病时，他每说一句话，眼泪忍不住往下流。所以，武帝认为他一定能够承担起国家大业，就对他说：“我死之后，五年之内，国家大事先全部托付给宰相，你不要过问。五年之后，你再亲自处理，不再交给别人。如果你自己执政没有干出什么成就来，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临去世之前，武帝又拉着他的手说：“如果还想念你祖父的话，你就应该好好干。”说完，就去世了。武帝的遗体刚刚放入棺

内，还没有安葬，萧昭业就将武帝的所有歌舞伎都叫来，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演奏各种音乐。

即位十余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奏融险躁轻狡，招纳不逞，诽谤朝政。融求援于竟陵王子良，子良忧惧，不敢救，遂于狱赐死，时死二十七。

萧昭业登基即位刚十几天，就逮捕了王融，交付给廷尉审判，命令中丞孔稚控告王融阴险、浮躁、轻率、狡黠，招降纳叛没有成功，又随便批评攻击朝廷。王融向竟陵王萧子良求救，萧子良又忧又怕，不敢去求，于是，萧昭业命令王融在狱中自杀，这年王融二十七岁。

初，融欲与东海徐勉相识，每托人召之。勉谓人曰："王君名高望促，难可轻衣裾。"俄而融及祸。勉由是知名。太学生会稽魏准，以才学为融所赏；融欲立子良，准鼓成其事。太学生虞羲、丘国宾窃相谓曰："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眼中矣。"及融诛，召准入舍人省诘问，惶惧而死，举体皆青，时人以为胆破。

当初，王融打算结识东海人徐勉，经常托人请徐勉到建康见面。徐勉对别人说："王融的名望很高，但轻浮狂躁，很难和他坦诚相待，荣辱与共。"不久，王融大祸及身，而徐勉也因此而出了名。太学生会稽人魏准因为才能和学问都很高，所以深为王融赏识。当时，王融打算拥戴萧子良登基即位，魏准就鼓动王融做成这件事。太学生虞羲和丘国宾二人私下里议论说："竟陵王萧子良才能弱，王融又没有决断能力，他们的失败就在眼前。"王融被杀后，萧昭业又把魏准召到中书省盘问，魏准竟因为极度惊慌恐惧而吓死了，他整个身子都是青色的，当时，人们都认为他的胆被吓破了。

[21]壬寅，魏主至肆州，见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驾慰劳，给衣食终身。

[21]壬寅（二十四日），北魏孝文帝抵达肆州，看见路上老百姓有腿瘸眼瞎的，就立刻让马车停下，慰问安抚这些人，又供给他们终生的衣食。大司马安定王休执军士为盗者三人以徇于军，将斩之。魏主行军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亲御六师，将远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为攘盗，不斩之，何以禁奸！"帝曰："诚如卿言。然王者之体，时有非常之泽。三人罪虽应死，而因缘遇朕，虽违军

法，可特赦之。”既而谓司徒冯诞曰：“大司马执法严，诸君不可不慎。”于是军中肃然。

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逮捕了三名偷盗的士卒，把他们绑起来到各个军营中游行示众，然后就要将他们斩首。孝文帝御驾巡视军营经过这里，下令赦免，拓跋休认为不能这样做，他说：“陛下亲自统领六军，将要远征江南，而如今我们刚刚走到这里，这些奸诈小人就开始偷盗抢劫，不斩了他们，我们怎么能禁止人们干坏事？”孝文帝说：“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不过，君王的本体，有时常有意外的恩泽。这三人犯了这样的罪，虽然理应被处死，可是，命运使他们遇到了朕，即便他们违犯了军事法令，也可以特别赦免他们。”接着，又对司徒冯诞说：“大司马拓跋休执行法令严肃认真，你们以后不能不小心谨慎地做事。”军队的纪律也为此森严起来。

臣光曰：人主之于其国，譬犹一身，视远如视迩，在境如在庭。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纩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废耳目之近用，推聪明于四远也。彼废疾者宜养，当命有司均之于境内；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则所遗者多矣，其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桡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体也。惜也！孝文，魏之贤君，而犹有是乎！

臣司马光曰：人主和国家的关系，就好像是同一个躯体，看远处就好像在看近处，在边境就好像是在朝廷里。推举贤能之才，充任各种官职；修明政治，为百姓谋求福利，在自己疆界内的百姓就没有不各得其所的。因此，以前的君王总是用丝棉堵住耳朵、用帽穗遮住眼睛，目的就是想不让自己耳朵、眼睛只听近处的声音、只看眼前的东西，而把自己的听力和视力推到遥远的四面八方。那些残疾有病的人，自然应该抚养，但更应该命令有关部门把这种恩泽普及到全国境内所有残疾有病人员的身上去。如今，只是对在路上遇见的几个人施舍一下，那么，被遗漏的就太多了。所施的这种仁爱不也是太轻微了吗？更何况，赦免犯罪的人，却破坏了有关部门颁布的法令，这更不是君王应该做的事。可惜啊，孝文帝是北魏的贤明君主，却还有这些不足！

[22]戊申，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袭，治有声迹，境内安静，帝嘉之。袭教民多立铭置道侧，虚称其美；帝闻而问之，袭对不以实。

帝怒，降袭号二等。

[22]戊申（三十日），孝文帝抵达并州。并州刺史王袭在当地很有声誉和成绩，州内平安宁静，孝文帝对他极为赞许。王袭下令全州百姓在道路两旁，竖起很多石碑，虚假地赞美王袭的德政。孝文帝听说后，就查问王袭，但王袭回答时却不说实话。孝文帝很生气，将王袭的称号贬降了两级。

[23]九月，壬子，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勃海高聪等来聘。

[23]九月，壬子（初四），北魏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勃海人高聪等人来访。

[24]丁巳，魏主诏车驾所经，伤民秋稼者，亩给谷五斛。

[24]丁巳（初九），孝文帝下诏，规定皇帝乘车所经过的地方，如果给百姓秋季庄稼造成了损害，对每亩被毁坏的田地要发给五斛稻谷，作为补偿。

[25]辛酉，追尊文惠太子为文皇帝，庙号世宗。

[25]辛酉（十三日），南齐追尊文惠太子为文皇帝，庙号世宗。

[26]世祖梓宫下渚，帝于端门内奉辞。车未出端门，亟称疾还内。裁入阁，即于内奏胡伎，铎之声，响震内外。丙寅，葬武皇帝于景安陵，庙号世祖。

[26]武帝的棺木要在东府前秦淮河上船，萧昭业在皇城端门恭奉送别，丧车还没有走出端门，就立刻声称自己有病，回宫去了。他刚刚踏进宫内，就在殿内演奏起了胡人的音乐，皮鼓、铜铃之声响彻皇宫内外。丙寅（十八日），在景安陵将武帝的棺木下葬，庙号世祖。

[27]戊辰，魏主济河；庚午，至洛阳；壬申，诣故太学观《石经》。

[27]戊辰（二十日），北魏孝文帝渡过黄河；庚午（二十二日），抵达洛阳；壬申（二十四日），又前往以前的太学观看《石经》。

[28]乙亥，邓至王像舒彭遣其子旧朝于魏，且请传位于旧；魏主许之。

[28]乙亥（二十七日），邓至王像舒彭，派他的儿子像旧到北魏朝廷晋见，请求允许他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像旧，孝文帝批准。[29]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霖雨不止。丙子，诏诸军前发。丁丑，帝戎

服，执鞭乘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帝曰："庙算已定，大军将进，诸公更欲何去？"尚书李冲等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帝大怒曰："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壹，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于是安定王休等并殷勤泣谏。帝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南安王桢进曰："'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群臣皆呼万岁。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

[29]孝文帝从平城出发，直到抵达洛阳，天一直下雨，没有停过，丙子（二十八日），诏令各路大军继续向南进发。丁丑（二十九日），孝文帝身穿战服，手持马鞭，骑马出发。文武官员赶紧拦住马头，不断叩拜。孝文帝说："作战计划已经决定，各路大军将要继续前进，你们还想要说什么呢？"尚书李冲等人说："我们现在的行动，全国上下都不愿意，只有陛下一个人想实现它。臣不知道陛下一个人走，将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有一心报国效忠皇上的心愿，却无法表达出来，只好冒死向陛下请求。"孝文帝勃然大怒，说："我现在正要征服外邦，希望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可你们这些文弱书生，却多次怀疑这一重大决策。杀人用的斧钺有它们使用的地方，你们不要再多说什么！"说完，又纵马要走，这时，安定王拓跋休等人一齐来好言劝谏，流泪阻止。孝文帝又告诉大家说："这一次，我们出动军队的规模不小，出动而没有什么成就，我们将来拿什么让后人看？朕世世代代居住在幽朔，一直想要南迁到中原。如果我们不再向南征伐，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京都迁到这里，你们认为这样做怎么样？同意迁都的人站在左边，不同意迁都的人站在右边。"南安王拓跋桢靠近孝文帝说："'干成大事业的人，并不向众人征询意见。'如今，陛下如果放弃向南征伐的计划，将京都迁到洛邑，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是老百姓的幸运。"文武百官都高呼万岁。当时，鲜卑人虽然不愿意向南迁移，但是又害怕再向南征伐，所以，也就没有人敢说些什么。北魏的迁都大计，于是确定了下来。

李冲言于上曰："陛下将定鼎邑，宗庙宫室，非可马上游行以之。愿陛下暂还代都，俟群臣经营毕功，然后备文物、鸣和鸾而临之。"帝曰："朕将巡省州郡，至邺小停，春首即还，未宜归北。"乃遣任城王澄还平城，谕留司百官以迁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

李冲对孝文帝说："陛下将要迁都洛邑，可是，皇家祖庙和皇宫、府宅都要重新建造，我们不能只骑在马上走来走去，等待它们建成。希望陛下暂时回到代都，等到文武百官把这一切事情做好之后，陛下再备齐仪仗，在宁静祥和的銮铃声中莅临新的京都。"孝文帝说："朕正要到各个州郡巡查，现在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先到邺城，暂作停留，明年一开春就返回，而不应该先回北方。"于是，派遣任城王拓跋澄返回平城，向留守在那里的官员们宣布迁都的情况，对任城王说："如今才是'革卦'上真正的'革'，你要把事情办好。"

帝以群臣意多异同，谓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圣略渊远，非愚浅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适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异，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还镇平城，曰："留台庶政，一以相委。"烈，栗之孙也。

由于文武官员的意见并不一致，孝文帝就对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说："你是怎么想的呢？"丁烈回答说："陛下圣明的谋略，是为了国家长远的利益，这不是愚昧、肤浅的人所能预测得到的。但如果推测大家的心意，愿意迁都的人和依恋故土的人，正好各占一半。"孝文帝说："你既然没有公开说自己反对，那就是表示认同了，我深感到你不说话的好处。"于是，派于烈回到平城镇守，说："留守在朝廷里的一切事情，全都托付给你了。"于烈是于栗的孙子。

先是，北地民支酉聚众数千，起兵于长安城北石山，遣使告梁州刺史阴智伯；秦州民王广亦起兵应之，攻执魏刺史刘藻，秦、雍间七州民皆响震，众至十万，各守堡壁以待齐救。魏河南王斡引兵击之，斡兵大败；支酉进至咸阳北浊婏麟　铝劣胝剑　职埽灰踔遣　簿　飨　氯实冉　　ʙ肿嘤　印Ｓ系冉　隗ぐ，卢渊、薛胤等拒击，大破之，降者数万口。渊唯诛首恶，馀悉不问，获酉、广，并斩之。

在这之前，北地平民支酉聚集了几千人，在长安城城北石山发起武装暴动，并派使者向南齐梁州刺史阴智伯报告。秦州平民王广也聚众

起来响应支酉，进攻并抓获了北魏秦州刺史刘藻。于是，秦州、雍州之间七州的平民都受到震动，响应人数多达十万，他们分别据守在城堡里，等待南齐派兵救援。北魏河南王拓跋干率领大军袭击，结果大败。支酉率领军队乘胜进军到咸阳北边的浊谷，司空穆亮又与支酉大战，结果也大败。南齐梁州刺史阴智伯派遣军主席德仁等人率领几千名将士，前来接应支酉、王广。支酉等人又率军向长安挺进，北魏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等人奋起抗击，大败支酉，有几万人投降。卢渊只杀了几个首要分子，其他人全不予以追究。并捕获了支酉、王广，将二人同时斩首。

[30]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尔经营洛都。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于石济。乙未，魏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大赦。起滑台宫。任城王澄至平城，众始闻迁都，莫不惊骇。澄援引古今，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还报于滑台。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30]冬季，十月，戊寅朔（初一），孝文帝前往金墉城，召回穆亮，命令他和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尔一起负责营建新都洛阳。己卯（初二），前往河南城。乙酉（初八），前往豫州。癸巳（十六日），在石济住宿。乙未（十八日），下令北魏境内解除戒严，在滑台城东边兴筑祭台，向随行的祖宗牌位禀告迁都的想法。下令实行大赦。兴筑滑台宫。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大家刚刚听到要迁都时，没有不感到震惊的。于是，拓跋澄引经据典，慢慢地解释开导，让大家明白这样做的好处，最后，大家终于接受了。拓跋澄回到滑台向孝文帝汇报了这一情况，孝文帝高兴地说："没有任城王，朕的事就办不成。"

[31]壬寅，尊皇太孙太妃为太后；立妃为皇后。

[31]壬寅（二十五日），萧昭业尊皇太孙太妃王氏为皇太后，立正室何婧英为皇后。

[32]癸卯，魏主如邺城。王肃见魏主于邺，陈伐齐之策。魏主与之言，不觉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亲旧贵臣莫能间也。魏主或屏左右与肃语，至夜分不罢，自谓君臣相得之晚。寻除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

[32]癸卯（二十六日），孝文帝前往邺城。王肃在邺城晋见孝文帝，向他陈述讨伐南齐的策略。孝文帝和他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座位往前移，以便听得更仔细些，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很久。从那以后，孝文帝对王肃的器重和待遇一天比一天隆厚，无论是亲信故旧、还是重臣，都无法离间这君臣二人之间的关系。孝文帝有时就让左右侍从退下，单独和王肃谈话，谈到半夜，仍不停止，他自认为和王肃相见太晚了。不久，任命王肃为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这时，孝文帝正打算推广使用礼仪和雅乐，将鲜卑人传统的风俗习惯，改变成和汉人的一样，所以，只要是展示帝王威严仪容的文物制度，大多都让王肃来确定。

[33]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帅从官迎家于平城。

[33]乙巳（二十八日），孝文帝派安定王拓跋休率领侍从官员，到平城迎接眷属。

[34]辛亥，封皇弟昭文为新安王，昭秀为临海王，昭粲为永嘉王。

[34]辛亥（初四），南齐萧昭业封皇弟萧昭文为新安王，萧昭秀为临海王，萧昭粲为永嘉王。

[35]魏主筑宫于邺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35]孝文帝在邺城城西兴建皇宫，十一月，癸亥（十六日），搬入新皇宫。

[36]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脏货巨万，皆抵罪。初，悛罢广、司二州，倾赀以献世祖，家无留储。在益州，作金浴盆，余物称是。及郁林王即位，悛所献减少。帝怒，收悛付廷尉，欲杀之；西昌侯鸾救之，得免，犹禁锢终身。悛，之子也。

[36]御史中丞江淹，弹劾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二人，指娍厮 翘拔矍 凭尥颍 及绰芍巫铩W畛酰 蹉 诒幻獬 恪⑺径 萎淌肥保将全部家产都变卖了，回来全部献给武帝，所以，他家里一点儿积蓄也没有。在益州时，刘悛曾制作黄金的浴盆，其他物品也与此相称。郁林王即位后，刘悛进献的东西减少了。萧昭业很生气，就将刘悛逮捕，交给廷尉判罪，打算杀了他。幸亏西昌侯萧鸾的说情相救，才使他免于一死，但仍然还是决定对他终身监禁，不许做官。刘悛是刘的儿子。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九卷

齐纪五 高宗明皇帝上建武元年（甲戌、494）

齐纪五 齐明帝建武元年（甲戌，公元494）

[1]春，正月，丁未，改元隆昌；大赦。

[1]春季，正月丁未（初一），郁林王萧昭业改年号为隆昌，大赦天下。

[2]雍州刺史晋安王子懋，以主幼时艰，密为自全之计，令作部造仗；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屯襄阳，子懋欲胁取以为将。显达密启西昌侯鸾，鸾征显达为车骑大将军，徙子懋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镇襄阳，单将白直、侠毂自随。显达过襄阳，子懋谓曰："朝廷令身单身而返，身是天王，岂可过尔轻率！今犹欲将二三千人自随，公意何如？"显达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乃是大违敕旨，其事不轻；且此间人亦可收用。"子懋默然。显达因辞出，即发去。子懋计未立，乃之寻阳。

[2]雍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考虑到皇帝年幼，时局不稳定，就暗中筹措，以便发生不测之事时能自我保全。他命令所辖兵器作坊打造兵器；又想胁迫当时驻扎在襄阳的征南大将陈显达担任自己的大将。陈显达把情况密告西昌侯萧鸾，萧鸾任命陈显达为车骑大将军，而调萧子懋为江州刺史，并且命令他把部曲留下来帮助镇守襄阳，仅仅带周围随从、侍卫人员随行。陈显达经过襄阳时，萧子懋对他说："朝廷命令我单身而返，我身为皇室王爵，难道能过于轻率吗！现在我想要二三千人马随行，不知将军您意下如何呢？"陈显达回答道："殿下您如果不把部曲留下，就是完全违抗圣旨，这可是罪过不轻的事情呀！况且，这个地方的人也难以收用，您带上他们也未必能尽听指挥。"萧子懋见目的难以达到，只好沉默不语了。于是，陈显达告辞而出，很快就出发走了。萧子懋因计谋未成，就去了寻阳。

[3]西昌侯鸾将谋废立，引前镇西谘议参军萧衍与同谋。荆州刺史、随王子隆，性温和，有文才；鸾欲征之，恐其不从。衍曰："随王虽有美名，其实庸劣。既无智谋之士，爪牙唯仗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耳。二人唯利是从，若啖以显职，无有不来；随王止须折简耳。"鸾从之。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白龙为游击将军；二人并至。续

召子隆为侍中、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旧将，鸾疑之，以萧衍为宁朔将军，戍寿阳。慧景惧，白服出迎；衍抚安之。

[3]西昌侯鸾萧将要谋划废除郁林王，另立新皇帝，因此叫来原镇西谘议参军萧衍一起密谋。担任荆州刺史的随王萧子隆性情温和，风雅而有文才，萧鸾想要调用他，但又担心他不听从。萧衍说："随王这个人虽然美名外传，其实非常平庸顽劣。他身边没有一个智谋人物，手下武将中他只依靠司马垣历生和武陵太守卞白龙。垣历生和卞白龙这两个家伙是唯利是从之徒，如果以显要的官职引诱他们，没有不来的道理。至于随王本人，仅用一封信即可请到。"萧鸾听从了萧衍的计划。于是，就征召垣历生为太子左卫率，卞白龙为游击将军，垣、卞两人一起来了。接着，又征召萧子隆为侍中、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崔慧景是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的旧将，萧鸾对他有疑心，就派遣萧衍为宁朔将军，戍守寿阳。崔慧景害怕了，穿着白色衣服出城迎接萧衍，萧衍对他大加安抚。

[4]辛亥，郁林王祀南郊；戊午，拜崇安陵。

[4]辛亥（初五），郁林王在南郊祭天；戊午（十二日）拜谒其父文惠太子墓崇安陵。

[5]癸亥，魏主南巡；戊辰，过比干墓，祭以太牢，魏主自为祝文曰："乌呼介士，胡不我臣！"

[5]癸亥（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南下巡视；戊辰（二十二日），经过比干的坟墓时，用牛、羊、猪三牲祭于墓前，孝文帝亲自撰写祭文，其中说道："呜呼！如此耿直之士，为何不生于当今成为朕的大臣呢！"

[6]帝宠幸中书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将军曹道刚、周奉叔、宦者徐龙驹等。珍之所论荐，事无不允；内外要职，皆先论价，旬月之间，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诏旨。有司至相语云："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人命。"帝以龙驹为后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黄纶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画敕；左右侍直，与帝不异。

[6]南齐郁林王宠幸偏爱中书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将军曹道刚、周岷奉叔、宦官徐龙驹等人。凡是綦毋珍之所论定、荐举的事情和人选，没有得不到信任、答应的。因此，綦毋珍之把朝廷内外的重要官职统统划定价格，然后交钱任命，一月之间，他就富得家累千

金。他还擅自攫取朝中物品，占用差役人员供自己驱使，不等待朝廷的诏旨。朝中的官员在一起言谈时说："宁可抗拒皇上的圣旨，也不可以违背綦毋珍之的命令。"明帝任徐龙驹为后舍人，徐龙驹经常住在含章殿中，戴着黄纶帽，披着貂皮大衣，面朝南坐在案前，代替皇帝批阅文告，左右侍奉，与皇帝没有什么两样。

帝自山陵之后，即与左右微服游走市里。好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掷涂、赌跳、作诸鄙戏，极意赏赐左右，动至百数十万。每见钱，曰："我昔思汝十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胜计；郁林王即位未期岁，所用垂尽。入主衣库，令何后及宠姬以诸宝器相投击破碎之，用为笑乐。蒸于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决于西昌侯鸾。鸾数谏争，帝多不从；心忌鸾，欲除之。以尚书右仆射鄱阳王锵为世祖所厚，私谓锵曰："公闻鸾于法身如何？"锵素和谨，对曰："臣鸾于宗戚最长，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赖，唯鸾一人，愿陛下无以为虑。"帝退，谓徐龙驹曰："我欲与公共计取鸾，公既不同，我不能独办，且复小听。"

郁林王自从登基之后，就与左右侍从们穿上民服在闹市中游走戏玩，还喜欢在文惠太子崇安陵的墓道中扔掷泥巴、比赛跳高，做种种粗鄙下流的游戏，使劲赏赐服从人员，动辄就是成千上万。一见到钱，他就说："过去我想得到你十个都不行，现在我还用得着你吗？"武帝生前聚敛钱财，上库中存有五亿万之多，斋库中所存也多于三亿万，至于金银布帛更不可胜计，而郁林王即位还不满一年，就挥霍将尽。他经常进入主衣库，让何皇后以及宠爱的妃子们用各种宝贵器具互相投击，直到把它们打破成碎片，以此玩笑取乐。他还乱伦，与父亲文惠太子的宠妾霍氏通奸，让她改姓徐。朝廷中的大小事情，全部由西昌侯萧鸾来决定。萧鸾数次劝谏，可是郁林王不但不听从，反而心生忌怨，想把萧鸾除掉。由于尚书右仆射鄱阳王萧锵曾被齐武帝所厚爱优待，郁林王就私下里对萧锵说："您听说萧鸾对待我如何呢？"萧锵为人向来平和谨慎，就回答说："萧鸾在皇室宗族中年岁最长，而且接受了先帝的托嘱，我们都年幼，朝廷中所可以依赖之人唯有萧鸾，盼愿陛下您不要以他为虑。"郁林王回宫之后，对徐龙驹说："我

想与萧锵一起合计收拾掉萧鸾，萧锵不同意，而我独自一人又不能办到，那么只好让萧鸾继续专权一阵子了。”

卫尉萧谌，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谌已为腹心。及即位，常典宿卫，机密之事，无不预闻。征南谘议萧坦之，谌之族人也，尝为东宫直，为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旧人，甚亲信之。谌每请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谌还乃安。坦之得出入后宫，帝亵狎宴游，坦之皆在侧。帝醉后，常裸袒，坦之辄扶持谏谕。西昌侯鸾欲有所谏，帝在后宫不出，唯遣谌、坦之径进，乃得闻达。

卫尉萧谌是武帝的本家侄子，从武帝在郢州时起，萧谌就成为他的心腹之人。武帝登基即位之后，萧谌经常在宫中值宿，担任警卫，凡是机密的事情，他无不参预知晓。征南谘议萧坦之是萧谌的本家，曾经做过东宫直，为文惠太子所知遇。郁林王因为萧谌、萧坦之两人曾是祖父和父亲的人，所以就特别亲近、信赖他们。每当萧谌有急事请假不值宿，郁林王就通夜不寐，直到萧鸾回来才能安下心来。萧坦之也可以出入于后宫，凡是郁林王亵狎宴游的场合，他都守在旁边侍奉。郁林王酒醉之后，常常脱光上衣，萧坦之经常扶持着他，并且谏言劝谕。西昌侯萧鸾想要进谏，郁林王就躲在后宫中不出来，萧鸾只好派遣萧谌、萧坦之直接进到后宫，才能把要说的话转告于他。

何后亦淫，私于帝左右杨珉，与同寝处如伉俪；又与帝相爱狎，故帝自恣之。迎后亲戚入宫，以耀灵殿处之。斋阁通夜洞开，内外淆杂，无复分别。西昌侯鸾遣坦之入奏诛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杨郎好年少，无罪，何可枉杀！”坦之附耳语帝曰：“外间并云杨珉与皇后有情，事彰遐迩，不可不诛。”帝不得已许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鸾又启诛徐龙驹，帝亦不能违，而心忌鸾益甚。萧谌、萧坦之见帝狂纵日甚，无复悛改，恐祸及已；乃更回意附鸾，劝其废立，阴为鸾耳目，帝不之觉也。

何皇后也非常淫荡，私通于郁林王的随从杨珉，与他同枕共寝就像夫妻一般。何后又对郁林王极尽狎昵亲热之能事，所以郁林王很是宠纵她。他还把何崐后的亲戚迎进宫中，安排住在耀灵殿里，门户彻夜洞开，内外淆杂混处，没有任何分别。西昌侯萧鸾派遣萧坦之进去宫奏请诛杀杨珉，何皇后哭得泪流满面，对郁林王说：“杨郎多么年轻、多么英俊啊！又没有什么罪，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就杀掉呢？”萧坦之见

状赶紧向郁林王悄悄耳语道："外面纷纷传说杨珉同皇后有苟且之情，事实确凿，远近皆知，不可以不杀掉呀。"郁林王不得已，只好同意处死杨珉。不一会儿，郁林王又后悔了，诏令赦免杨珉，可是已经行刑完毕了。萧鸾又启奏郁林王，请求诛死徐龙驹，郁林王亦不得不违心同意，但是从此对萧鸾的忌恨之心更加强烈了。萧谌、萧坦之见郁林王狂荡放纵一日甚于一日，已经到了无可悔改的地步，担心连累自己，祸害及身，就反过来一心依附萧鸾，劝说他把郁林王废掉，另立新皇帝。从此，他们两人就成了萧鸾安排在郁林王身边的耳目，而郁林王却丝毫没有觉察。

周奉叔恃勇挟势，陵轹公卿。常翼单刀二十口自随，出入禁闼，门卫不敢诃。每语人曰："周郎刀不识君！"鸾忌之，使萧谌、萧坦之说帝出奉叔为外援，已巳，以奉叔为青州刺史，曹道刚为中军司马。奉叔就帝求千户侯；许之。鸾以为不可，封曲江县男，食三百户。奉叔大怒，于众中攘刀厉色；鸾说谕之，乃受。奉叔辞毕，将之镇，部伍已出。鸾与萧谌称敕，召奉叔于省中，殴杀之，启云："奉叔慢朝廷。"帝不获已，可其奏。

周奉叔倚仗自己的勇武和与皇帝亲近，有恃无恐，凌辱欺侮朝中公卿百官，常常以二十口单刀分挂在身体两侧，出入于皇宫禁门，门卫敢怒而不敢言。他还经常对人讲："我周某人的刀可是不认人啊！"萧鸾对他特别忌恨，指使萧谌和萧坦之去游说郁林王，让把周奉叔弄出朝廷，安排到外地去。已巳（二十三日），下令周奉叔为青州刺史，曹道刚为中军司马。周奉叔来见郁林王，请求封自己为千户侯，郁林王准许了。萧鸾却不同意，只封他为曲江县男的爵位，食邑三百户。周奉叔大怒，站在人群中挥刀喊叫，表示不满，萧鸾反复劝谕告说，他才接受了。周奉叔辞谢完毕，将要去青州，部下人马已经出发了，萧鸾与萧谌称皇帝有令，把他召到官署中来，殴打他，直至丧命，并启奏皇帝说："周奉叔傲慢朝廷，因此处死。"郁林王不得已，只好认可他们的奏章。

溧阳令钱唐杜文谦，尝为南郡王侍读，前此说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尽粉灭，匪朝伊夕；不早为计，吾徒无类矣。"珍之曰："计将安出？"文谦曰："先帝旧人，多见摈斥，今召而使之，谁不慷慨！近闻王洪范与宿卫将万灵会等共语，皆攘袂捶床；君其密报周奉

叔，使万灵会等杀萧谌，则宫内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书，斩萧令，两都伯力耳。今举大事亦死，不举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父母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鸾杀奉叔，并收珍之、文谦，杀之。

溧阳令钱唐人杜文谦，曾经在郁林王初封南郡王时，陪伴他读过书。不久以前，杜文谦游说綦毋珍之，对他讲道：“天下之事至此已不难料知，朝廷危难将近，难以保全，这已是早晚之间的事情了。所以如果不及早作好打算，我们这些人将遭灭族之灾了。綦毋珍之问道：“有什么办法呢？”杜文谦说：“先前皇帝的旧人，多数被排斥在一边，如今召他们回来加以重用，谁能不意气风发呢？近来听说王洪范与宿卫将万灵会等人在一起议论时，都气得攘袖床，急忿万分。所以，您可密告周奉叔，让他派万灵会等人杀掉萧谌，这样的话，皇宫内的卫兵就可以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派兵进入尚书省，斩掉萧鸾，只需两个刽子手就可以办到的。如今，这样干一场是一死，不干也是一死，同样是死，还是为朝廷而死吧！如果前瞻后顾，迟疑寡断，用不了许久，萧鸾就会以皇帝的名义赐我们死，父母也要受牵连而死，事情已经近在眼前了。”綦毋珍之没有采纳杜文谦的意见。等到萧鸾杀了周奉叔之后，就把綦毋珍之和杜文谦二人也抓了起来，一起杀掉了。

[7]乙亥，魏主如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四事：其一，以为：“窃闻舆驾今夏不巡三齐，当幸中山。往冬舆驾停邺，当农隙之时，犹比屋供奉，不胜劳费。况今蚕麦方急，将何以堪命！且六军涉暑，恐生疠疫。臣愿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张之苦，成洛都营缮之役。”其二，以为：“洛阳宫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讥其奢。今兹营缮，宜加裁损。又，顷来北都富室，竟以第舍相尚；宜因迁徙，为之制度。及端广衢路，通利沟渠。”其三，以为：“陛下之还洛阳，轻将从骑。王者于闱闼之内犹施警跸，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为：“陛下耳听法音，目玩坟典，口对百辟，心虞万机，崐景昃而食，夜分而寝；加以孝思之至，随时而深；文章之业，日成篇卷；虽睿明所用，未足为烦，然非所以啬神养性，保无疆之祚也。伏愿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颇纳之，显宗，麒麟之子也。

乙亥（二十九日），北魏孝文帝到了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向孝文帝上书讲陈了四件事情：其一，认为：“我听说陛下今年夏天舆驾

出行，不是去巡视三齐，就是临幸中山。往年冬天大驾停在邺城，虽然正当农闲之时，但仍使每家每户出资出力供奉，不胜辛劳破费。何况现在正是蚕麦刚熟的农忙时节，您大驾所至，百姓将如何忍受得住呢？而且六军冒着酷暑护驾，恐怕要生疠疫。臣希望早点回到北京平城，以便能节省各州张罗供奉的费用，这样就能使营建修缮洛阳都城的工程早日完成。”其二，认为：“洛阳宫殿的旧基，都是魏明帝所建造的，在那时人们就批评他太奢侈了。如今我们的营建，应该缩减规模。还有，近来北都平城的富室大户，竞相比逐宅舍房宇的高下，应该借这次迁都搬移的机会，在这方面定出一个制度。同时，对于都城的道路交通要拓宽加直，水沟渠道也要加以疏通。其三，认为：“陛下您往还洛阳，随从保卫的武器人员很少。皇帝平时住在宫中，还要施行警戒保护措施，何况出外巡察山河呢？对此不可不加以三思。”其四，认为：“陛下耳听雅乐，眼观圣人典籍，口对百官言谈，心虑万机，日头偏西方才吃饭，午夜时分才能入侵。再加上自文明太后去世之后，陛下对她的孝思随着时日的推移而日日加深；陛下还撰写文章，每日都有篇章写成。虽然陛下聪明睿智，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烦苦，但是终非修心养性、爱惜圣体，以保万寿无疆之良策。所以，俯请陛下无为而治，只管重要之事，不必事事亲躬。”孝文帝对上述建议颇有采纳。韩显宗是韩麒麟的儿子。

显宗又上言，以为：“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乃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圣王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坠于皂隶矣。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遂废宰相邪！但当校其寸长铢重者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韩显宗又上书上帝，指出：“各州郡举荐上贡的秀才、孝廉，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朝廷只查他们的门第出身如何，而不弹劾其违实之罪。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以后可以命令下面另以门第资望为举荐标准，以此来品评、选拔读书人，何必又冒假秀才、孝廉之名呢？门第资望，是他们父、祖的功业，于朝廷皇家有何用处呢？有益于现时的是贤才。如果真正有才能，即使如姜太公那样屠牛于朝歌，钓于渭

滨；又如箕子那样身为奴隶，周文王、武王也都礼遇而用为臣子，不以此为耻。如果没有才能，即便他是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后裔，也照样编入仆隶差役之列。有人可能会议论说：‘当今世上实在没有奇才，所以不如以门第取士。’这也是不对的。难道可以因为世上没有周公、召公二人那样的相才，于是就废除掉宰相的位子吗？只要一个人比众人稍有一寸之长、一铢之重，就应当先选拔、录用他，这样就可以做到贤才没有遗漏。

又，刑罚之要，在于明当，不在于重。苟不失有罪，虽捶挞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侥幸，虽参夷之严，不足惩禁。今内外之官，欲邀当时之名，争以深刻为无私，迭相敦厉，遂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务之任，遇下如仇。是则尧、舜止一人，而桀、纣以千百；和气不至，盖由于此。谓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

“还有，刑罚的关键，在于运用得当，而不在于专门求重。如果执法严明，不使有罪者漏网，虽然捶挞的很轻，人们也不敢再犯；如果执法不严明，给留有侥幸逃脱的余地，虽然有夷杀三族的严厉刑法，也不足以完全惩禁住犯罪行为。当今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想获得时下的名声，争着以严酷表示无私，于是互相比赛，不得不严上再严，遂成为一时之风气。陛下您住在深宫之内，看待人民如赤子，而百官分担着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职责，对待百姓则如仇敌。如尧、舜者只有陛下一人，而如桀、纣者则以成百上千计，官民不和，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我认为陛下应该诏示内外官员注意，以有利于百姓的生息。

又，昔周居洛邑，犹存宗周；汉迁东都，京兆置尹。察《春秋》之义，有崏宗庙曰都，无曰邑。况代京，宗庙山陵所托，王业所基，其为神乡福地，实亦远矣，今便同之郡国，臣窃不安。谓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旧，光示万叶。

“还有，过去周成王居处洛阳，但仍保存丰镐为故都；东汉迁都洛阳，而在长安仍置京兆尹。根据《春秋》大义，有宗庙的叫‘都’，没有宗庙叫‘邑’。况且平城这个地方，是宗庙和先帝陵墓所在之地，是朝廷王业的根基所在，其作为一块神奇福地，意义是非常久远的，如今就把它等同于一般的州郡，我私下里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应该

如过去的惯例那样，在平城建置京兆尹，以示崇尚根本，重视过去，光昭万世。

又，古者四民异居，欲其业专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工伎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久而混淆。今闻洛邑居民之制，专以官位相从，不分族类。夫官位无常，朝荣夕悴，则是衣冠、皂隶不日同处矣。借使一里之内，或调习歌舞，或构肄诗书，纵群儿随其所之，则必不弃歌舞而从诗书矣。然则使工伎之家习士人风礼，百年难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称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训。此乃风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选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度地居民，则清浊连甍，何其略也！今因迁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别工伎，在于一言，有何可疑而阙盛美！

“还有，古代士、农、工、商分别居处，不使杂混，以便他们能各专其业、各安其志。太祖道武皇帝创基立国之始，拨乱反正，日夜操劳，无有闲暇之时，然而仍然不忘区别士族与庶族，不让他们杂混居处，工匠、技人、屠夫、商贩等各有所处，但没有制定禁止措施，时间久了就互相混淆而住了。现在听说洛阳城居民居处制度专以官位来分划，而不以士族庶族分类。官职并非是永久不变的，有时朝得之而夕失之，所以以官位来划分居处，则势必使衣冠之士和仆隶之徒不日而相杂混处。假如同一里居之内，有的人家调教演习歌舞，有的人家讲读《诗》、《书》，在此情况之下，即使让孩子们选择自己的爱好，则必定不能弃歌舞而接近《诗》、《书》。但是，让工匠、伎艺人家学习士人的礼仪习俗，一百年也难以学成；让士人的子弟仿效工匠、伎艺们的举止言谈，一朝半夕就可以学成。所以，孔子指出人选择居处，应居于仁者之里，如此就是美；孟母三次择邻而居，以便使孟子远下贱而近礼仪。这乃是风俗礼仪的根本所在，不可不加以明察。朝廷每次选拔人才，考察其婚姻和仕宦情况作为升降的标准，何其严密认真啊！可是，在安置民众居住事情上，却尊卑贵贱不辨，使他们杂混居住在一起，又是何等的疏略啊！如今正是迁徙初始之时，洛阳城中皆是空地，使工匠、伎艺等行当的人分别居住，甚为容易，一言之令即可以办到，有何疑难而不为，以致使如此盛美之事付之阙如呢？

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华，侨置郡县。自归附圣化，仍而不改，名实交错，文书难辨。宜依地理旧名，一皆厘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县，昔以户少并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复旧。

“还有，南朝过去占有淮北之地时，自己比作是中华，在那里设置了侨郡侨县。但是，自从淮北归附本朝管辖之后，这一情况仍然沿而未改，以致名实交错，给文书方面带来诸多不便。所以，现在应该依照地理上的旧名，一一核实，重新加以规定，小的合并，大的分开设置。至于中原地区的郡县，过去我们因为户少人稀而合并撤消了一些，如今人口既然多起来了，就可以恢复旧有设置了。

又，君人者以天下为家，不可有所私。仓库之储，以供军国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赐。在朝诸贵，受禄不轻；比来赐赉，动以千计。若分以赐鳏寡孤独之民，所济实多；今直以与亲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继富之谓也。”帝览奏，甚善之。

“还有，国君以天下为家，不应该有所偏私。仓库之中的储藏，是供给军队和国家所用的，除非有大功大德者不可以随意加以赏赐。朝廷中的诸位大臣，已经享受俸禄不轻了，但是近来对他们的赐予，动辄以千数计。如果把这些钱物分别赏赐给那些鳏寡孤独的老百姓，就一定能救济许多人。但是，现在只是一个劲地赏赐给那些亲近的大臣们，这种做法不正好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周济人以急需而不帮助富人使其更富背道而驰了吗？”孝文帝看了韩显宗的奏章，非常称赞他的意见。[8]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阴，规方泽。

[8]二月乙丑（疑误），北魏孝文帝驾临河阳，勘测划定筑建夏至日祭地时所用方泽的地址。

[9]辛卯，帝祀明堂。

[9]辛卯（十六日），南齐郁林王在明堂举行祭祀仪式。

[10]司徒参军刘等聘于魏。

[10]司徒参军刘等人出使北魏。

[11]丙申，魏徙河南王干为赵郡王，颍川王雍为高阳王。

[11]丙申（二十一日），北魏改任河南王拓跋干为赵郡王，颍川王拓跋雍为高阳王。

[12]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济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群臣更论迁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罴曰："今四方未定，未宜迁都。且征伐无马，将何以克？"帝曰："厩牧在代，何患无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书于果曰："臣非以代地为胜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之；一旦南迁，众情不乐。"平阳公丕曰："迁都大事，当讯之卜筮。"帝曰："昔周、召圣贤，乃能卜宅。今无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黄帝卜而龟焦，天老曰'吉'，黄帝从之。然则至人之知未然，审于龟矣。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而独不得迁乎！"群臣不敢复言。罴，寿之孙；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临朝堂，部分迁留。

[12]壬寅（二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到北方巡视；癸卯（二十八日），渡过黄河；三月壬申（二十七日），到了平城。孝文帝让诸大臣再次议论迁都的利害关系，各位臣子们都表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燕州刺史穆罴说："如今天下四方没有安定，所以不宜于迁都。况且到时军中缺少战马，这样如何能克敌取胜呢？"孝文帝回答说："养马的地方在平城地区，何愁没有马呢？如今的都城代京到处恒山的北边，九州之外，并不是理想的帝王之都。"尚书于果接着说道："我并不是认为代京这块地方就比洛阳好，但是自从道武皇帝以来，就一直居住在这里，老百姓已经安居于此，一旦让他们往南边搬迁，恐怕会产生不满情绪。"平阳公拓跋丕说："迁都是一件大事，应当通过卜筮来决定。"孝文帝说："古代的周公、召公是圣贤之人，所以才能卜问宅居。如今没有他们这样的圣贤了，卜筮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古人曾言：'卜筮为了决疑，没有犹疑，何必占卜？'过去，黄帝灼龟甲卜吉凶，龟甲烧焦了，黄帝的臣子天老说是'吉'，黄帝听从了。那么，至美至善的完人知晓未发生的事情，是通过龟兆而审悉的。但是，统治天下做王称帝的人以四海为家，南北不定，哪有常常居留一地而不动的呢？朕的远祖，世世代代居住在北方荒凉之地，到平文皇帝之时方才建都于东木根山。其后，昭成皇帝又营建了盛东而迁居。道武皇帝之时，又迁都于平城。朕很幸运遇上了能平定天下、施行教化的时运，为什么就不能迁都呢？"群臣百僚们不敢再表示反对意见了。穆罴

是穆寿的孙子，于果是于烈的弟弟。癸酉（二十八日），孝文帝驾临朝堂，主持部署了迁往新都洛阳和留在平城的人事、机构安排事项。

[13]夏，四月，庚辰，魏罢西郊祭天。

[13]夏季，四月庚辰（初六），北魏免去了西郊祭天仪式。

[14]辛巳，武陵昭王晔卒。

[14]辛巳（初七），南齐武陵昭王萧晔去世。

[15]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忧卒。帝常忧子良为变，闻其卒，甚喜。

[15]戊子（十四日），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因忧郁成疾而去世。郁林王常常担忧萧子良谋反，听到他死了，大喜过望。

臣光曰：孔子称"鄙夫不可与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王融乘危侥幸，谋易嗣君。子良当时贤王，虽素以忠慎自居，不免忧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贵而已。轻躁之士，乌可近哉！

臣司马光曰：孔子说："贪鄙的人不可以奉事君王，这种人对自己的利害得失斤斤计较，当他没有得到之时，处心积虑于如何得到；一旦得到了，又惟恐失去。如果担忧失去，就会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王融正是如此，他乘着危难之时，投机取巧，阴谋废君另立。萧子良是当时的贤王，虽然素来以岷忠心谨慎而自居，但是仍然不免忧郁而死。分析他之所以忧死的原因，正是由于王融急于贪求富贵所致。轻薄躁急的人，岂可以接近呢?

[16]已亥，魏罢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飨祖考。

[16]已亥（二十五日），北魏免除五月五日、七月七日祭祀祖先的礼俗。

[17]魏录尚书事广陵王羽奏："令文：每岁终，州镇列属官治状，及再考，则行黜陟。去十五年京官尽经考为三等，今已三载。臣辄准外考，以定京官治行。"魏主曰：考绩事重，应关朕听，不可轻发；且俟至秋。"

[17]北魏录尚书事广陵王拓跋羽上奏说："朝令规定：每年年终，各州镇要列出所属官员的政绩情况，经过考察核对之后，进行降免或提拔。自太和十五年京官们全部经过考评列为三等之后，到如今已经

整整满三年了。所以，我欲参照考评州镇属官的办法来考核京官，以便评定他们的政绩等级。”孝文帝说：“考评京官政绩事关重大，应该由朕来决定，不可轻率从事，且等到秋天再说吧。”

[18]闰月，丁卯，镇军将军鸾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18]闰四月丁卯（二十三日），南齐镇军将军萧鸾以这个名号，开府仪同三司。

[19]戊辰，以新安王昭文为扬州刺史。

[19]戊辰（二十四），新安王萧昭文任扬州刺史。

[20]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20]五月甲戌（初一），发生日食。

[21]六月，己巳，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来聘。昶，度世之子也。清石世仕江南，魏主谓清石曰：“卿勿以南人自嫌。彼有知识，欲见则见，欲言则言。凡使人以和为贵，勿迭相矜夸，见于辞色，失将命之体也。”

[21]六月已巳（二十六日），北魏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来访。卢昶是卢度世的儿子。王清石世代做官于江南，北魏孝文帝告诉他说：“你不要因为是南方人而有顾虑，他们之中如果有谁与你相识，想见面就见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做使节出访别国，要以和为贵，不要一味地矜持夸耀，尤其不能从言谈举止中表现出来，否则就失去了奉命出使的本体。”

[22]秋，七月，乙亥，魏以宋王刘昶为使持节、都督吴.越.楚诸军事、大将军，镇彭城。魏主亲饯之。以王肃为昶府长史。昶至镇，不能抚接义故，卒无成功。

[22]秋季，七月乙亥（初三），北魏任命宋王刘昶为使持节、都督吴越楚诸军事、大将军、镇守彭城。孝文帝亲自为他饯行。又派遣王肃为刘昶府署的长史。刘昶到了彭城之后，没有能安抚接收过去受过他的恩义的部属，所以未能取得成功。

[23]壬午，魏安定靖王休卒。自卒至殡，魏主三临其第，葬之如尉元之礼，送之出郊，恸哭而返。

[23]壬午（初十），北魏安定靖王拓跋休去世。从去世到出殡，孝文帝三次驾临他的府上。安葬时的礼仪与拓跋尉元的一样，孝文帝亲

自送灵柩到郊外，然后失声恸哭返宫。

[24]壬戌，魏主北巡。

[24]壬戌，（疑误），北魏孝文帝在北方巡视。

[25]西昌侯鸾既诛徐龙驹、周奉叔，而尼媪外入者，颇传异语。中书令何胤，以后之从叔，为帝所亲，使直殿省。帝与胤谋诛鸾，令胤受事；胤不敢当，依违谏说，帝意复止。乃谋出鸾于西州，中敕用事，不复关咨于鸾。

[25]南齐西昌侯萧鸾诛杀徐龙驹、周奉叔之后，一些进宫的尼姑妇女纷纷传言，说萧鸾等人密谋叛乱。中书令何胤是何皇后的堂叔，郁林王非常亲近信任他，让他在殿省入值。郁林王与何胤共同策划诛杀萧鸾，命令何胤承担这件事情，但是何胤不敢担当，不顾郁林王的意图而反复劝谏，郁林王只好作罢。于是，又谋划使萧鸾离开台城到西州去，诏令及朝廷事务等，不再咨问于萧鸾。

是时，萧谌、萧坦之握兵权，左仆射王晏总尚书事。谌密召诸王典签，约语之，不许诸王外接人物。谌亲要日久，众皆惮而从之。

这时候，萧谌、萧坦之掌握着兵权，左仆射王晏总领尚书事。萧谌秘密召见诸王的典签官，对他们打招呼，不许诸王与外人接触。萧谌长时期以来一着崛受宠幸，所以大家都害怕他，没有不听从的。

鸾以其谋告王晏，晏闻之，响应；又告丹杨尹徐孝嗣，孝嗣亦从之。骠骑录事南阳乐豫谓孝嗣曰“外传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举。人笑褚公，至今齿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从。

萧鸾把自己的计谋告诉王晏，王晏听了之后，立即赞同迎合。萧鸾又告诉了丹杨尹徐孝嗣说：“外界传言纷纷，说萧鸾要废掉郁林王，另立幼主，自己象伊尹、周公那样摄政，操持国事。您承蒙武帝超乎寻常的恩待，在遗诏中被委以统管尚书省的事务，既然担负着如此重大的托付，恐怕就不应该再随同别人一起做这种举动了。人们对于褚渊当年的所作所为，至今还嘲笑不已，这可是前车之鉴啊！”徐孝嗣心里完全同意乐豫说的，但是身不由己，不能听从。

帝谓萧坦之曰：“人言镇军与王晏、萧谌欲共废我，似非虚传。卿所闻云何？”坦之曰：“天下宁当有此，谁乐无事废天子邪！朝贵不容

造此论，当是诸尼媪言耳，岂可信耶！官若无事除此三人，谁敢自保！”直将军曹道刚疑外间有异，密有处分，谋未能发。

郁林王对萧坦之说：“人们都说镇军将军萧鸾同王晏、萧谌一起想把我废掉，似乎并不是虚传谣言。你听到的是些什么呢？”萧坦之回答道：“岂能有这样的事情呢？谁喜欢没事找事废除天子呢？朝廷中的大臣们是不可能制造这种谣言的，一定是那些瞎尼姑们说的，岂可以相信呢？陛下如果无故把他们三人除掉，谁还又能保全自身呢？”直将军曹道刚怀疑外面有异变，秘密地有所布置，然而没有能够执行。

时始兴内史萧季敞、南阳太守萧颖基皆内迁，谌欲待二人至，藉其势力以举事。鸾虑事变，以告坦之，坦之驰谓谌曰：“废天子，古来大事。比闻曹道刚、朱隆之等转已猜疑，卫尉明日若不就事，无所复及。弟有百岁母，岂能坐听祸败，正应作馀计耳！”谌惶遽从之。

当时，始兴内史萧季敞、南阳太守萧颖基都调迁朝中，萧谌想等待他们二人到后，凭借他们的势力而开始行动。萧鸾担心事情有变故，就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萧坦之，萧坦之又骑马去急告萧谌说：“废除天子，自古以来就是一件大事。最近听说曹道刚、朱隆之等人反而已经猜疑我们了，您如果明天还不行动，就要失去机会，无法加以弥补了。我有百岁老母亲在堂，岂能坐视不动，眼看灾祸降临呢？所以不能不为以后想一想。”萧谌听了，也觉得事情危急，心中非常不安，就匆忙地答应了。

壬辰，鸾使萧谌先入宫，遇曹道刚及中书舍人朱隆之，皆杀之。直后徐僧亮盛怒，大言于众曰：“吾等荷恩，今日应死报！”又杀之。鸾引兵自尚书入云龙门，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门，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皆随其后。帝在寿昌殿，闻外有变，犹密为手敕呼萧谌，又使闭内殿诸房阁。俄而谌引兵入寿昌阁，帝走趋徐姬房，拔剑自刺，不入，以帛缠颈，舆接出延德殿。谌初入殿，宿卫将士皆操弓欲拒战，谌谓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须动！”宿卫素隶服于谌，皆信之；及见帝山，各欲自奋，帝竟无一言。行至西弄，弒之。舆尸出殡徐龙驹宅，葬以王礼。徐姬及诸嬖幸皆伏诛，鸾既执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于袖中出而进之，鸾大悦。癸巳，以太后令追废帝为郁林王，又废何后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

壬辰（二十日），萧鸾派萧谌先进入宫中，正遇上了曹道刚以及中书舍人朱隆之，就把二人一齐杀了。负责郁林王车舆后面侍卫任务的宿卫官徐僧亮见此情形，怒气冲天，大声对众人喊道："我们承受皇恩，今日应当以死相报！"言未毕，也被杀掉。萧鸾带兵从尚书府进入云龙门，他在朝服外面又加穿了战服，武装披挂，但是心中难免恐惧紧张，才进入宫门，鞋子就掉了三次。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等人都紧随在萧鸾之后。这时，郁林王正在寿昌殿中，听得外面有变故，还秘密写诏令传唤萧谌前来相救，又让人把内殿的门窗全关闭了。不一会儿，萧谌就领兵进入寿昌殿，郁林王见状，匆忙跑进徐姬的房中，拔出宝剑抹脖子自杀，但所进不深，被萧谌制止，又用帛绸把他的脖子缠裹好，然后用轿把他抬出了延德殿。萧谌刚进入殿内时，侍卫将士们都操起兵器准备和他搏战一场，萧谌对他们说："我的目标是他人，与你们无关，请你们不要乱动！"这些侍卫们向来属萧谌所管，因此都听他的话，就不再准备抗拒了。等到看见郁林王出来了，这些侍卫们又都想解救他，但是郁林王竟然连一句话也没说。萧谌带郁林王到延德殿西边夹道，就把他杀了崐。尸体运出宫中，灵柩停在徐龙驹的府中，用亲王的礼仪安葬。徐姬和其他宠人统统被杀。萧鸾抓住郁林王之后，想假造太后的手令，这时徐孝嗣马上从衣袖中取出已准备好的太后手令递过去，于是萧鸾异常高兴。癸巳（二十一日），萧鸾以太后之令追封废帝萧昭业为郁林王，又废黜何皇后为王妃，另准备迎立新安王萧昭文为新皇帝。

吏部尚书谢瀹方与客围棋，左右闻有变，惊走报瀹。瀹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大匠卿虞窃叹曰："王、徐遂缚裤废天子，天下岂有此理邪！"，啸父之孙也。朝臣被召入宫。国子祭酒江至云龙门，托药发，吐车中而去。西昌侯鸾欲引中散大夫孙谦为腹心，使兼卫尉给甲仗百人。谦不欲与之同，辄散甲士；鸾亦不之罪也。

吏部尚书谢瀹正和客人下围棋，手下的人听说宫廷发生事变，惊慌地跑来报告。然而，谢瀹就象没听见一般，继续下棋，每下一子，就说声："恐怕里面含有深意"，一局终了，就回室中躺下休息，竟然没有问一下外面发生的事情。大匠卿虞私下里叹息说："王晏、徐孝嗣如此轻易地就把皇帝废黜了，天底下那有这样的道理呢？"虞是虞啸父的

孙子。朝中大臣都被召进宫中，惟有国子祭酒江来到云龙门时，借口药性发作，在车中呕吐不已，因而返回去了。西昌侯萧鸾想使中散大夫孙谦成为自己的心腹，就让他兼任卫尉，并且派给他披甲执兵的卫士一百人。然而，孙谦却不想与萧鸾同党，就把那些卫士统统打发走了，可是萧鸾也不因之而怪罪孙谦。

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时年十五。以西昌侯鸾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兴。

丁酉（二十五日），新安王萧昭文即皇帝位，其时他年纪才十五岁。任命西昌侯萧鸾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延兴。

[26]辛丑，魏主至朔州。

[26]辛丑（二十九日），北魏孝文帝到达朔州。

[27]八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则为太尉，鄱阳王锵为司徒，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尚书左仆射王晏为尚书令。

[27]八月甲辰（初二），南齐任命司空王敬则为太尉，鄱阳王箫锵为司徒，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尚书左仆射王晏为尚书令。

[28]魏主至阴山。

[28]北魏孝文帝到达阴山。

[29]以始安王遥光为南郡太守，不之官。遥光，鸾之兄子也。鸾有异志，遥光赞成之，凡大诛赏，无不预谋。戊申，以中书郎萧遥欣为兖州刺史。遥欣，遥光之弟也。鸾欲树置亲党，故用之。

[29]南齐又任命始安王萧遥光为南郡太守，但萧遥光没有去就任。萧遥光是萧鸾哥哥的儿子。萧鸾有了废立的意图，萧遥光十分赞同帮助他，凡是有关重大的诛杀或赏拔事情，萧遥光都参加了预谋。戊申（初六），又任命中书郎萧遥欣为兖州刺史。萧遥欣是萧遥光的弟弟。萧鸾想树立亲信，广揽同党，所以重用他。

[30]癸丑，魏主如怀朔镇；己未，如武川镇；辛酉，如抚宜镇；甲子，如柔玄镇；乙丑，南还；辛未，至平城。

[30]癸丑（十一日），北魏孝文帝来到怀朔镇；己未（十七日），又到了抚宜镇；甲子（二十二日），到达柔玄镇；乙丑（二十三日），南下返回；辛未（二十九日），到了平城。

[31]九月，壬申朔，魏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朕今三载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拥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为三。六品已下，尚书重问；五品已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

[31]九月壬申（初一），北魏孝文帝下诏令说："每三年考评一次官员们的政绩，考评三次后根据情况对他们进行罢免或提升，这对于那些应该被罢免的人来说当然不会认为是太迟了，但是对于那些应该提升的人来说就大大地被拖欠了。朕现在决定三年考评一次，考评完毕就实行罢黜或提升处理，目的是为了使那些低能者不要妨碍了忠贤者的上进，使有才能的不要总是处在低位。崐分别命令负责考评的部门官员，把考评者分为优劣三等，其中上等和下等仍然再分为三等。六品以下的官员，由尚书复核审查，五品以上的官员，朕将亲自与各位公卿一起评议其好坏，上上者提升使用，下下者罢免不用，中等的原任不变。"

魏主之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铨简旧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万数，澄品其优劣能否为三等，人无怨者。

北魏孝文帝北巡期间，留下任城王拓跋澄考评百官。朝中从公侯以下，有官职的以万计数，拓跋澄评定他的优劣和才能高低，划为三个等级，结果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壬午，魏主临朝堂，黜陟百官，谓诸尚书曰："尚书，枢机之任，非徒总庶务，行文书而已；朕之得失，尽在于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期，未尝献可替否，进一贤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谓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曰："汝为朕弟，居机衡之右，无勤恪之声，有阿党之迹，今黜汝录尚书、廷尉，但为特进、太子太保。"又谓尚书令陆睿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称；比来偏颇懈怠，由卿不能相导以义。虽无大责，宜有小罚；今夺卿禄一期。"又谓左仆射拓跋赞曰："叔翻受黜，卿应大辟；但以咎归一人，不复重责；今解卿少师，削禄一期。"又谓左丞公孙良、右丞乞伏义受曰："卿罪亦应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禄恤尽从削夺。若三年有成，还复本任；无成，永归南亩。"又谓尚书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骄傲，可解少保。"又谓长兼尚书于果曰："卿不勤职事，数辞以疾，可解长兼，削禄一期。"其余守尚书尉羽、卢渊

等，并以不职，或解任，或黜官，或夺禄，皆面数其过而行之。渊，昶之兄也。

壬午（十一日），北魏孝文帝亲临朝堂，宣布对众臣百官们的罢黜或提升情况，他对诸位尚书们说：“尚书是关键性的要害职位，并非仅仅是总管事务，处理一下文书而已。朕的成败得失，完全关系于尚书。你们担任这职务，已经有两年了，但是从来没有向朕建议过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行；没有推荐过一个贤才，撤换过一个不称职的人，这是罪过中之最大者。”孝文帝又对录尚书事广陵王拓跋羽说：“你是朕的弟弟，处在执掌要害部门的位置上。但是，你没有勤勉为政、恪守本职的声誉，却有结党营私的行迹。现在，罢免去你的录尚书、廷尉之职，只担任特进、太子太保。”又对尚书令陆睿说：“拓跋羽初到尚书省任职之时，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高，可是近来偏听偏信，论事不公，而且松懈懒惰，这完全是由于你不能以道义引导相劝他的结果。你虽然没有大的责任，但是也应该受到小小的罚处，因此减去你一年的俸禄。”又对左仆射拓跋赞说：“拓跋羽被罢黜，你应处以死刑。但是，事情既然归咎于拓跋羽一人了，就不再处分他人了，所以只解除你少师之职，削去一年的俸禄。”接着又对左丞公孙良、右丞乞伏义受说：“你们的罪过也应该处以死刑，但是只对你们进行如下处罚；削去你们的官服和俸禄，以布衣身份继续留任本职，如果在三年之内有政绩，就官复原职；如果没有任何成就，那就永远削职为民，回去种地去。”又接着对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叔叔你趾高气扬，骄傲自大，所以解除少保官职。”还对长兼尚书于果说：“你不勤于职任之事，数次以疾病为借口，所以亦解除长兼，削去一年的俸禄。”其余如守尚书尉羽、卢渊等人，均以不称职，或者被解除职务，或者被罢黜官位，或者被削去俸禄，孝文帝当面指责了他们的过失，所受处罚立即执行。卢渊是卢昶的哥哥。

帝又谓陆睿曰：“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对曰：“诚如圣言。金日不入仕汉朝，何能七世知名。”帝甚悦。

孝文帝又对陆睿说：“北方人常说：‘北方风俗朴质、粗犷，怎么会变得知书识礼、文质彬彬呢？’朕听了之后，感到异常失望。现在好读书、有学识的人很多，难道他们都是圣人吗？完全在于好学与不好学。朕整顿百官，大兴礼乐，全部心意在于移风易俗。朕身为天子，何必一定要去中原地区居住呢？还不是为了使你们的子孙后代渐渐习染当地好的风俗习惯，能多闻多见，增加见识。如果永远住在恒山之北，再遇上一个不喜欢诗书礼乐的国君的话，那就难免会变得孤陋寡闻。”陆睿回答道：“确实如圣上所说。金日如果不到汉朝去做官，怎么能够知名于世呢？”孝文帝听了陆睿的话，心里十分喜悦。[32]郁林王之废也，鄱阳王锵初不知谋。及宣城公鸾权势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锵每诣鸾，鸾常屣履至车后迎之；语及家国，言泪俱发，锵以此信之。宫台之内皆属意于锵，劝锵入宫发兵辅政。制局监谢粲说锵及随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车入宫，出天子置朝堂，夹辅号令；粲等闭城门、上仗，谁敢不同！东城人正共缚送萧令耳。”子隆欲定计。锵以上台兵力既悉度东府，且虑事不捷，意甚犹豫。马队主刘巨，世祖时旧人，诣锵请间，叩头劝锵立事。锵命驾将入，复还内，与母陆太妃别，日暮不成行。典签知其谋，告之。癸酉，鸾遣兵二千人围锵第，杀锵，遂杀子隆及谢粲等。于时太祖诸子，子隆最壮大，有才能。故鸾尤忌之。

[32]南齐鄱阳王箫锵最初并不知道萧鸾有废掉郁林王的阴谋。后来，郁林王被废，宣城公萧鸾的权势日益增大，朝廷内外都知道他心里有觊觎皇位之意。但是，萧锵每次去拜见他时，萧鸾常常匆忙得连鞋都来不及穿好就到车子后面去迎接，说到国家大事，萧鸾无不声泪俱下，表现的非常忠贞，因此萧锵还是很信任他。朝中各方都倾向于萧锵，劝他入宫发兵，取代萧鸾，辅佐朝政。制局监谢粲游说萧锵和随王萧子隆，对二人说：“二位王爷只需乘着油壁车进入宫中，把皇帝带出来，挟持到朝堂之上，左右辅佐，发布号令，我和其他人关闭城门，带卫士前来声援，谁敢不听令呢？只怕东府里的人会乖乖地把萧鸾缚送过来呢。”萧子隆想认真计谋一番，但是萧锵却因朝中兵力全控制在萧鸾手中，且考虑到事情不一定能成功，心中犹豫万分。马队头目刘巨是武帝时的旧人，他来见萧锵，要求和萧锵单独说话，跪下磕头，力劝萧锵采取行动。萧锵命令准备车马，将要进宫，但是又回到内室，与母亲陆太妃告别，结果天黑了还没有出发。萧锵身边的典签

知道了这一计划，就向萧鸾告发了他。癸酉（初二），萧鸾派遣两千士兵围住萧锵的住处，把他杀了，接着又杀了萧子隆、谢粲等人。在当时，武帝的儿子中数萧子隆强壮高大，且颇有才能，因此萧鸾尤其忌妒他。

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闻鄱阳、随王死，欲起兵，谓防吴郡陆超之曰："事成则宗庙获安，不成犹为义鬼。"防丹阳董僧慧曰："此州虽小，宋孝武常用之。若举兵向阙以请郁林之罪，谁能御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书迎之，阮氏报其同母兄于瑶之为计。瑶之驰告宣城公鸾；乙亥，假鸾黄钺，内外纂严，遣中护军王玄邈讨子懋，又遣军主裴叔业与于瑶之先袭寻阳，声云为郢府司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业溯流直上，至夜，回袭湓城，城局参军乐贲开门纳之。子懋闻之，帅府州兵力据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跃愿奋。叔业畏之，遣于瑶之说子懋曰："今还都必无过忧，正当作散官，不失富贵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业，众情稍沮。中兵参军于琳之，瑶之兄也，说子懋重赂叔业，可以免祸。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说叔业取子懋。叔业遣军主徐玄庆将四百人随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从二百人，拔白刃入斋，子懋骂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杀之。王玄邈执董僧慧，将杀之，僧慧曰："晋安举义兵，仆实预其谋，得为主人死，不恨矣！愿至大敛毕，退就鼎镬。"玄邈义之，具以白鸾，免死配东冶。子懋子昭基，九岁，以方二寸绢为书，参其消息，并遗钱五百，行金得达，僧慧视之曰："郎君书也！"悲恸而卒。于琳之劝陆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惧！吾若逃亡，非唯孤晋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玄邈等欲囚以还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门生谓杀超之当得赏，密自后斩之，头坠而身不僵。玄邈厚加殡敛。门生亦助举棺，棺坠，压其首，折颈而死。

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闻知鄱阳王萧锵和随王萧子隆已被萧鸾杀死，准备起兵讨伐，他对防吴郡人陆超之说："事情如果能成功则朝廷获得安宁，如果失败我们死而犹荣。"防丹阳人董僧慧说："江州虽然地域狭小，但是宋孝武帝就曾从这里起兵讨伐杀死宋文帝而自立的刘劭。现在，我们如果发兵进朝，讨伐萧鸾杀害郁林王之罪，谁能够抵抗呢？"萧子懋的母亲阮氏住在建康，萧子懋派人秘密传书把她接来，阮氏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同母哥哥于瑶之，与他计谋，谁知于瑶之立

即派快马报告了宣城公萧鸾。乙亥（初四），授萧鸾黄钺，内外戒严，派遣中护军王玄邈讨伐萧子懋，另又派遣军主裴叔业与于瑶之先去袭击寻阳，声称是郢府司马。萧子懋知道情况之后，派遣三百人守卫湓城。裴叔业溯江而上，到了夜间，又回过头来奔袭湓城，城局参军乐贲打开城门，迎接裴叔业进入城中。萧子懋知此情况后，率领府州的兵力据城自守。萧子懋崐的部曲大多是雍州人，都自告奋勇，跃跃欲试。裴叔业害怕了，派遣于瑶之去说服萧子懋，瑶之对子懋讲："你现在如果能够主动放弃，回到京城去，一定不会有什么担心之处，正好可以做一个闲散之官，仍然不失富贵荣华呀。"萧子懋既然不出兵攻打裴叔业，部下的情绪就渐渐有几分沮丧低落。中兵参军于琳之是于瑶之的哥哥，他劝说萧子懋以重金贿赂裴叔业，可以免除灾祸。萧子懋派于琳之前去，但是于琳之却又劝说裴叔业捉拿萧子懋。裴叔业派军主徐玄庆带领四百兵士随于琳之进入江州城，萧子懋手下的官员们纷纷奔散逃命。于琳之领着二百人，手执刀剑进入萧子懋的住处，萧子懋见此情形，大骂于琳之说："无耻小人，怎么能忍心干出这样的事呢？"于琳之用衣袖遮住自己的脸，让人杀死了萧子懋。王玄邈抓住了董僧慧，将要杀他，董僧慧说："晋安王萧子懋举义兵，讨逆贼，本人确实参与了策谋，现在能为主人而死，死而无怨！但是，希望能在晋安王的大敛之礼举行完毕之后，我便就身鼎镬，以求一死。"王玄邈觉得董僧慧非常有义气，就把情况告诉了萧鸾，结果董僧慧免于处死，被发配到东治做苦工。萧子懋的儿子萧昭基当时年龄才九岁，他以二寸见方的丝织写成一封书信，打问董僧慧的情况，并送去五百钱，用这些钱行贿管制人员，信才被转交董僧惠。董僧惠看到绢书之后，一眼就认出来了，说道："这是小公子写的啊！"于是悲恸万分，气绝而死。于琳之劝说陆超之逃跑，陆超之却不为所动，并且对他说："人迟早都有一死，这丝毫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如果逃亡了，不但已经死去的晋安王的家眷孤单而无人照料，而且恐怕还要遭田横门客们的嘲笑。王玄邈等人想把陆超之押送到京都，陆超之端坐不动，等待他们前来捕他。陆超之的门生以为杀了陆超之一定能得到重赏，就偷偷地从背后把陆超之斩了，但是他的头虽然落地了，身子却还不倒下去。王玄邈以丰厚的物品装敛了陆超之，为他殡葬，那个门生也来帮忙举棺入葬，棺材突然坠下，压住了门生的脑袋，折颈而死。

萧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袭南兖州刺史安陆王子敬。广之至欧阳，遣部将济阴陈伯之先驱。伯之因城开，独入，斩子敬。

萧鸾派遣平西将军王广之去袭击南兖州刺史安陆王萧子敬。王广之到欧阳后，就派部下将领济阴人陈伯之为先驱，前去袭击。陈伯之到后，见城门大开，就率先而入，斩了萧子敬。

鸾又遣徐玄庆西上害诸王。临海王昭秀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何昌行州事。玄庆至江陵，欲以便宜从事。昌曰："仆受朝廷意寄，翼辅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来，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须殿下，当自启闻，更听后旨。"昭秀由是得还建康。昌，尚之之弟子也。

萧鸾又派遣徐玄庆去西边杀害诸位藩王。临海王萧昭秀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何昌主持州中事务，徐玄庆到了江陵之后，想不经奏报直接作出处置杀了临海王，何昌义正辞严地说道："我受朝廷之委托，辅助临海王。殿下并没有什么过失，你只不过是别人派来的一个使臣，如何就能让我把殿下交给你呢？如果圣上一定索要殿下，我自己会启奏陈述，等待圣上的答复。"徐玄庆的目的没有实现。于是，萧昭秀才得以回到建康。何昌是何尚之弟弟之子。

鸾以吴兴太守孔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杀晋熙王。之辞不许，遂不食而死。之，靖之孙也。

萧鸾派吴兴太守孔之主管郢州事务，想让他杀害晋熙王萧。孔之坚决辞而不干，但是萧鸾不答应，于是就绝食而亡。孔之是孔靖的孙子。

裴叔业自寻阳仍进向湘州，欲杀湘州刺史南平王锐，防周伯玉大言于众曰："此非天子意。今斩叔业，举兵匡社稷，谁敢不从！"锐典签叱左右斩之。乙酉，杀锐；又杀郢州刺史晋熙王，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铿。

裴叔业从寻阳出发，来到了湘州，想要杀掉湘州刺史南平王萧锐，南平王属下的防周伯玉对众人大声说道："这并不是天子的命令。现在，我要斩掉裴叔业，举众发兵，匡扶社稷江山，哪个敢不听从呢？"萧锐的典签喝退周围的人，斩了周伯玉。乙酉（十四日），杀害了南平王萧锐，郢州刺史晋熙王萧、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萧铿亦同时被杀害。

丁亥，以庐陵冬王子卿为司徒，桂阳王铄为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丁亥（十六日），任命庐陵王萧子卿为司徒，桂阳王萧铄为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冬，十月，丁酉，解严。

冬季，十月丁酉（疑误），解除戒严。

[33]以宣城公鸾为太傅、领大将军、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进爵为王。

[33]任命宣城公萧鸾为太傅、领大将军、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加以特殊的礼仪，进爵位为王。

宣城王谋继大统，多引朝廷名士与参筹策。侍中谢心不愿，乃求出为吴兴太守。至郡，致酒数斛，遗其弟吏部尚书瀹，为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

宣城王萧鸾策划篡位当皇帝，因此广为招揽朝廷名士参与筹谋。侍中谢心里不愿意，于是就请求出任吴兴太守。他到任之后，给担任吏部尚书的弟弟谢瀹送去好几斛酒，并且附信一封，信上说："可以尽量饮酒，不要参与人事。"

臣光曰：臣闻"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谢兄弟，比肩贵近，安享荣禄，危不预知；为臣如此，可谓忠乎！

臣司马光曰：我听说："穿了他人衣服的人替他人分忧，吃了他人东西的人要替他人的事情而死。"谢、谢瀹弟兄二人，同时任皇帝身边的亲近大臣，但是他们只知道安享自己的荣华富贵，朝廷的危难竟然不参预不过问，如此做臣，可以说是忠良吗?

[34]宣城王虽专国政，人情犹未服。王胛上有赤志，骠骑谘议参军考城江劝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晋寿太守王洪范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范曰："公日月在躯，如何可隐，当转言之！"王母，之姑也。

[34]宣城王萧鸾虽然一手专权，独断国政，但是人们并不服气他。他的肩胛处有一个红色的痣，骠骑谘议参军考城人江劝他出示给人看。宣城王就出示给晋寿太守王洪范看，并说道："人们说这个痣是日月之相，你一定不要往外泄露。"王洪范回答："大人您有日月在身

上，怎么能隐而不宣呢？应该转告别人。”宣城王萧鸾的母亲是江的姑姑。

[35]戊戌，杀桂阳王铄、衡阳王钧、江夏王锋、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伦。

[35]戊戌（疑误），桂阳王萧铄、衡阳王萧钧、江夏王萧锋、建安王萧子真、巴陵王萧子伦同时被杀害。

铄与鄱阳王锵齐名；锵好文章，铄好名理，时人称为鄱、桂。锵死，铄不自安，至东府见宣城王，还，谓左右曰：“向录公见接殷勤，流连不已，而面有惭色，此必欲杀我。”是夕，遇害。

萧铄与鄱阳王萧锵名气相等，萧锵爱好并擅长文学，萧铄爱好并擅长玄理，当时人们称之为鄱、桂。萧锵死后，萧锵即感到自危不安，他到东府去见宣城王萧鸾，回来之后，对手下的人说：“刚才萧鸾接见我时表现的十分殷勤周到，一付流连不舍的样子，但是面带愧色，这一定是想杀掉我。”当天晚上，萧铄即被害。

宣城王每杀诸王，常夜遣兵围其第，斩关逾垣，呼噪而入，家赀皆封籍之。江夏王锋，有才行，宣城王尝与之言：“遥光才力可委。”锋曰：“遥光之于殿下，犹殿下之于高皇；卫宗庙，安社稷，实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杀诸王，锋遗宣城王书，诮责之；宣城王深惮之，不敢于第收锋，使兼祠官于太庙，夜，遣兵庙中收之。锋出，登车，兵人欲上车，锋有力，手击数人皆仆地，然后死。

宣城王萧鸾每当杀害一个藩王，总是于夜间派兵包围其住所，翻墙破门，喝喊而入，把他的家产全部操封没收。江夏王萧锋，德才兼备，萧鸾曾经对他讲道：“始安王萧遥光极有才干，可以委以重任。”萧锋回答道：“萧遥光之于殿下您，正如殿下之于高皇帝一样。卫护宗庙，安定社稷，他确实可以寄于厚望。”萧鸾听萧锋如此一说，被人点破了心事，不禁大惊失色。等到萧鸾大杀诸位藩王之时，萧锋派人给萧鸾送去一封信，在信中嘲讽、责斥他。萧鸾因此而非常害怕萧锋，不敢到萧锋的住所去抓获他，于是就让萧锋在太庙中兼任祠官之职，然后在夜里派兵去庙中捕获他。萧锋从太庙中出来，进到自己车中，那些前来杀他的兵士也要上车去，但是萧锋不让他们上来，他力气非常大，徒手与这些人击打，使好几个人倒在地上起不来，然后被杀。

宣城王遣典签柯令孙杀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床下，令孙手牵出之，叩头乞为奴，不许而死。宣城王萧鸾派遣典签柯令孙去杀建安王萧子真，萧子真吓得钻进床底下藏起来，柯令孙用手把他拉出来，他给柯令孙下跪磕头，乞求免于一死，情愿为奴仆，但不被答应，照样被杀害。

又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杀巴陵王子伦。子伦性英果。时为南兰陵太守，镇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办。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执鸩逼之，子伦正衣冠，出受诏，谓法亮曰："先朝昔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君是身家旧人，今衔此使，当由事不获已，此酒非劝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时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萧鸾又派中书舍人茹法亮去杀巴陵王萧子伦。萧子伦其人，性情英勇果敢，当时任南兰陵太守，镇守琅邪。琅邪城中有守兵，萧鸾担心萧子伦不肯轻易屈服，任人宰杀，就问典签华伯茂如何办，华伯茂说："大人您如果派兵去收拾他，恐怕不能很快达到目的。如果把这事委托与我办理，只以一人之力就可以办妥。"于是，华伯茂就亲自手执配有毒药的酒，声称为御赐，逼使萧子伦喝下去，萧子伦理正自己的衣服、帽子，出来接受诏书，并且对茹法亮说："先前，太祖灭宋而自立。今天的情况，也是天数所定，在劫难逃。你是曾奉事过武帝的老人了，现在受指使而来，当是身不由己，奉命行事而已。这酒绝非是平常饮宴的酒。"说完接过酒杯，一仰而尽饮之，受毒而死。死时他年龄才十六岁，茹法亮以及周围的人无不感动而流泪。

初，诸王出镇，皆置典签，主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时入奏事，一岁数返，时主辄与之间语，访以州事，刺史美恶专系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节奉之，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太为奸利。武陵王晔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签赵渥之谓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见世祖，盛毁之；晔遂免还。

当初，各藩王出镇州郡，都配置典签官，凡地方之事全部委任其统管。典签官时不时地入朝奏告情况，一年之内数次往返于镇所于朝廷之间，皇帝经常与其单独谈话，询问州里的事情，因此，州刺史的好坏善恶全凭典签的一张嘴而定，于是从刺史到下属其他官员无不对其毕恭毕敬，曲意奉承，唯恐不及。所以，典签威行一州之内，干了许

多奸邪不法的事。武陵王萧晔任江州刺史，他性情刚烈耿直，不可冒犯，典签赵渥之就对人讲：“我现在进朝见驾去，等我一到京城就会把他换掉。”赵渥之见了武帝，对萧晔大加毁谤，于是萧晔就被免职，回到京都。

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子罕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尝求熊白，厨人答典签不在，不敢与。

南海王萧子罕戍守琅邪，他想去东堂游玩一次，但是典签姜秀不准许。萧子罕回到家中，哭着对母亲讲道：“儿欲想移动五步都不能，这与被囚禁有什么两样呢？”邵陵王萧子贞一次想要吃熊掌，但是厨子却说因典签不在，所以不敢私自给他。

永明中，巴东王子响杀刘寅等，世祖闻之，谓群臣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都自应反，岂唯巴东！”上问其故，对曰：“天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何得不反！”

在永明年间，巴东王萧子响杀死了刘寅等人，武帝听说了，对诸位大臣们说：“子响是要谋反啊！”不料戴僧静在下面大声说道：“诸藩王本来都应该谋反，岂只巴东王一个呢？”武帝问这是因为什么原因，戴僧静接着讲道：“这些藩王何罪之有，但是时时被囚禁起来，他们要一截藕，要一杯水，都要请示典签，如果典签不在，那就只好整日忍渴挨饿。各州郡只知道有典签，而不知道有刺史，他们怎么能不反呢？”

竟陵王子良尝问众曰：“士大夫何意诣签帅！”参军范云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立有倍本之价。不诣谓何！”子良有愧色。

竟陵王萧子良曾经问众人：“士大夫们出于什么意图纷纷带着礼物往典签那里跑？”参军范云回答说：“去长史及以下的人那里都不会得到什么好处，而去典签那里很快就可以获得双倍于所送之礼的好处，如此好的买卖，为什么不去呢？”萧子良听了，颇有愧色。

及宣城王诛诸王，皆令典签杀之，竟无一人能抗拒者。孔闻之，流涕曰：“齐之衡阳、江夏最有意，而复害之；若不立签帅，故当不至于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签之弊，乃诏：“自今诸州有急事，当密以奏闻，勿复遣典签入都峄。”自是典签之任浸轻矣。

到了宣城王诛杀诸藩王之时，都令典签去杀，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抗拒。孔听到情况之后，流着眼泪说道：“齐朝的衡阳王、江夏王非常有意于辅佐帝室，然而仍被杀害，如果不设立典签，肯定不会至于如此的。”宣城王萧鸾也深深地知道给诸王设典签的弊端，因此发布诏令：“从今开始，各州有紧急事情，应当秘密地奏告朝廷，不要再派遣典签进都。”从此，典签这一职务的作用就渐渐弱小了。”

萧子显论曰：帝王之子，生长富厚，朝出闺，暮司方岳，防骄翦逸，积代常典。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饮食起居，动应闻启，处地虽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艰难总至，望其释为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馀风，至齐室而尤弊也。

萧子显论曰：帝王之子，生长在富贵之中，才刚刚离开后宫闺房，就去担任作为一州之长的刺史。为了预防和消除他们骄奢淫逸，特意要给他们制定出一些法规，这在历代均被看作常典。所以，皇帝就从自己的心腹中挑选一些人，去监督辅佐这些藩王；或者从身边旧人中挑选出来一些人，任命为藩王们的典签，凡饮食起居一应，事项，都得告诉典签。所以，藩王虽然所处位置很高，但是都行不由己，藩王们由于威不在身，不能施恩于下属，所以一旦朝廷艰难危急之际，期望他们来扶危匡正，如何可能呢？藩王置典签之例始于刘宋，南齐沿袭而不变，弊端尤多。

[36]癸卯，以宁朔将军萧遥欣为豫州刺史，黄门朗萧遥昌为郢州刺史，辅国将军萧诞为司州刺史。遥昌，遥欣之弟，诞，谌之兄也。

[36]癸卯（初二），任宁朔将军萧遥欣为豫州刺史，黄门郎萧遥昌为郢州刺史，辅国将军萧诞为司州刺史。萧遥昌是萧遥欣的弟弟；萧诞是萧谌的哥哥。

[37]甲辰，魏以太尉东阳王丕为太傅、录尚书事，留守平城。

[37]甲辰（初三），北魏任命太尉东阳王拓跋丕为太傅、录尚书事，并令其留守平城。

戊申，魏主亲告太庙，使高阳王雍、于烈奉迁神主于洛阳；辛亥，发平城。

戊申（初七），北魏孝文帝亲自去太庙祝告，又责成高阳王拓跋雍和于烈奉命迁神主于洛阳。辛亥（初十），开始从平城出发。

[38]海陵王在位，起居饮食，皆谘宣城王而后行。尝思食蒸鱼菜，太官令答无录分命，竟不与。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婴疾，弗克负荷。太傅宣城王，胤体宣皇，钟慈太祖，宜入承宝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当归老别馆。"且以宣城王为太祖第三子。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司空陈显达为太尉，尚书令王晏加骠骑大将军，左仆射徐孝嗣加中军大将军，中领军萧谌为领军将军。

[38]南齐海陵王萧昭文虽然身居帝位，但起居饮食等事项，统统要请问宣城王萧鸾准许后才可以进行。一次，海陵王想要吃蒸鱼菜，太官令说没有萧鸾的命令，竟然不给他吃。辛亥（初十），皇太后发出诏令："新继位的皇帝年令幼小，不明国事，昧于朝政。况且，他从小就疾病缠身，体质羸弱，不能承受过重的负担。太傅宣城王萧鸾，是宣皇帝萧承之之嫡孙，又深得太祖皇帝的钟爱，所以宜于入宫承受皇位。皇帝可降封为海陵王，我本人也因年老而告退，不再过问朝政。"并且，以宣城王萧鸾为太祖的第三子。癸亥（二十二日），明帝萧鸾即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建武。任命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司空陈显达为太尉，尚书令王晏加封骠骑大将军，左仆射徐孝嗣加封中军大将军，中领军萧谌为领军将军。

度支尚书虞称疾不陪位。帝以旧人，欲引参佐命，使王晏赍废立事示。曰："主上圣明，公卿戮力，宁假朽老以赞惟新乎！不敢闻命！"因恸哭。朝议欲纠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遗直。"乃止。

度支尚书虞借口有病，不愿陪侍萧鸾。萧鸾因虞是过去的老人，想拉他参与朝政，所以就指使王晏把废除海陵王而自立的事告诉了他。不料虞听后却说道："主上圣明睿智，公卿士大夫们自然会合力辅佐的，为何还要借用老朽我来赞助新皇帝呢？实在不敢从命！"言毕，恸哭不已。朝廷中议论要追究虞，徐孝嗣却说："虞这样也是古代正直耿介之士之遗风啊！"于是，止而不议。帝与群臣宴会，诏功臣上酒。王晏等兴席，谢瀹独不起，曰："陛下受命，应天顺人；王晏妄叨天国以为己力！"帝大笑，解之。座罢，晏呼瀹载还令省。瀹正色曰："卿巢窟在何处！"晏甚惮之。

明帝与群臣百官欢宴庆贺，令有功之臣上来敬酒与他们对饮。王晏等人遵命离席，上前去祝酒助兴，惟独谢瀹安坐不起，说道："陛下受

命登基，上应天心，下顺人意，而王晏竟然贪天功以为己力！”明帝听了大笑，就不强使谢瀹给自己上酒了。宴会完毕，王晏招呼谢瀹与自己一同乘车回尚书省，谢瀹严厉地对他说：“您的巢窝在何处呢？”从此，王晏特别害怕谢瀹。

[39]丁卯，诏：“藩牧守宰，或有荐献，事非任土，悉加禁断。”

[39]丁卯（二十六日），明帝诏令：“州郡长官们时常给朝廷上贡礼品，今后除去当地的土产外，别的一概加以禁止。”

[40]己巳，魏主如信都。庚午，诏曰：“比闻缘边之蛮，多窃掠南土，使父子乖离，室家分绝。朕方荡壹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可诏荆、郢、东荆三州，禁勒蛮民，勿有侵暴。”

[40]己巳（二十八日），北魏孝文帝到达信都。庚午（二十九日），发布诏令：“近来听说边境上的蛮人，经常抢劫掠夺南方人，使他们父子相离，家庭破碎。朕正要统一天下，像对子女一样安抚百姓百姓，如果这样的话，南方人怎么能知道我们魏朝的仁德呢？所以，应该诏令荆州、郢州、东荆州三个地方，要对那些蛮民们严加禁止，不许再对江南人进行强暴掠夺。”

[41]十一月，癸酉，以始安王遥光为扬州刺史，

[41]十一月癸酉（初三），南齐任命始安王萧遥光为扬州刺史。

[42]丁丑，魏主如邺。

[42]丁丑（初七），北魏孝文帝到了邺城。

[43]庚辰，立皇子宝义为晋安王，宝玄为江夏王，宝源为庐陵王，宝寅为建安王，宝融为随郡王，宝攸为南平王。

[43]庚辰（初十），南齐明帝萧鸾封皇子萧宝义为晋安王，萧宝玄为江夏王，萧宝源为庐陵王，萧宝寅为建安王，萧宝融为随郡王，萧宝攸为南平王。

[44]甲申，诏曰：“邑宰禄薄，虽任土恒贡，自今悉断。”

[44]甲申（十四日），明帝诏令：“各县令俸薄禄少，从今开始，连田赋常贡，也悉加减免。”

[45]乙酉，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妃为懿后。

[45]乙酉（十五日），明帝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帝，其妃子为懿后。

[46]丙戌，以闻喜公遥欣为荆州刺史，丰城公遥昌为豫州刺史。时上长子晋安王宝义有废疾，诸子皆弱小，故以遥光居中，遥欣镇抚上流。

[46]丙戌（十六日），任命闻喜公萧遥欣为荆州刺史，丰城公萧遥昌为豫州刺史。当时，明帝萧鸾的长子萧宝义有痼疾难医，其他儿子又都幼小，所以就让萧遥光镇守扬州，萧遥欣镇守荆州。

[47]戊子，立皇子宝卷为太子。

[47]戊子（十八日），明帝立皇子萧宝卷为太子。

[48]魏主至洛阳，欲澄清流品，以尚书崔亮兼吏部郎。亮，道固之兄孙也。

[48]北魏孝文帝到达洛阳。他想整理朝纲，澄清流品，就让尚书崔亮兼任吏部郎。崔亮是崔道固的哥哥的孙子。

[49]魏主敕后军将军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杂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无耗失，为司卫监。

[49]北魏孝文帝令后军将军宇文福测量规划牧畜之地。宇文福奏称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黄河十里方圆之地为牧场。孝文帝又命令从代地移迁各种牲畜到此地牧养，由宇文福具体负责该事。一路上，由于牲口没有丢失减损，所以最后任宇文福为司卫监。

初，世祖平统万及秦、凉，以河西水草丰美，用为牧地，畜甚蕃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半之，牛羊无数。及高祖置牧场于河阳，常畜戎马十万匹，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复南徙，欲其渐习水土，不至死伤，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后，皆为寇盗所掠，无孑遗矣。

当初，太武帝拓跋焘平定统万以及秦、凉等地，由于河西之地水草丰美，就开辟为牧地，牲畜繁殖甚为兴旺，马匹多至二百余万匹，骆驼一百多万匹，牛羊则多至无以计数。到孝文帝时，又设河阳场牧，时常蓄养战马十万匹，每岷年从河西把马匹移迁到并州放牧一段时间，然后再移迁到南边牧场放牧，以便马匹能逐渐熟习水土，不至于因水土不服而死伤，这样一来，河西的牲畜反而更加蕃滋兴盛。到正光年间以后，这些牲畜全被寇盗掠夺而去，无有孑遗。

[50]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渊表，百官年七十，皆令致仕，并穷困私门。庚子，诏依旧铨叙。上辅政所诛诸王，皆复属籍，封其子为侯。

[50]南齐永明年间，御史中丞沈渊上表，凡百官中年令达到七十岁的，皆令其退休。这些人退休之后，都穷困家门之中。庚子（三十日），明帝发布诏令，依照旧例铨叙百官。又对在摄政期间所杀害的诸位藩王，都重新列入皇室宗族，封他们的儿子为侯。

[51]上诈称海陵恭王有疾，数遣御师瞻视，因而殒之，葬礼并依汉东海恭王故事。

[51]明帝诈称海陵王有疾病，几次派遣御医前去看视，终于害死海陵王，其葬礼依照东汉时曾让出皇位的东海恭王刘强的旧例进行。

[52]魏郢州刺史韦珍，在州有声绩，魏主赐以骏马、谷帛。珍集境内孤贫者，悉散与之，谓之曰："天子以我能绥抚卿等，故赐以谷帛，吾何敢独有之！"

[52]北魏郢州刺史韦珍，在州内颇有政绩，声誉不错，孝文帝赐赏他骏马、谷物、布帛等物。韦珍把州内孤独贫困的人招集在一起，以孝文帝所赐之物散发他们，并且对他们说："天子因为我能安绥抚优你们，所以赏赐我谷物、布帛，我怎么敢独自享有呢？"

[53]魏主以上废海陵王自立，谋大举入寇。会边将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请降于魏，十一月，辛丑朔，魏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钟离，平南将军广平刘藻向南郑。真度，安都从祖弟也。以尚书仆射卢渊为安南将军，督襄阳前锋诸军。渊辞以不习军旅，不许。渊曰："但恐曹虎为周鲂耳。"

[53]北魏孝文帝因为萧鸾废掉海陵王而自立为帝，计谋大举入侵南齐。恰在这时，边境将领又报告，南齐雍州刺史下邳人曹虎派遣使节送信，请求投降北魏。十二月辛丑（初一），北魏派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统领四个将领向襄阳进发，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向义阳进发，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钟离进发，平南将军广平人刘藻向南郑进发。薛真度是薛安都的族弟。又任命尚书仆射卢渊为安南将军，督帅襄阳前锋诸军。卢渊以不熟习军旅事务而加以推辞，没有得到准许。卢渊说："只恐怕曹虎是像周鲂一样诈降。"

[54]魏主欲变易旧风，壬寅，诏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悦。

[54]北魏孝文帝想改革旧的风俗习惯，壬寅（初二）发布诏令，禁止士大夫与民众穿胡服，鲜卑族人大多不乐意。

通直散骑常侍刘芳，缵之族弟也，与给事黄门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学为帝所亲礼，多引与讲论及密议政事；大臣贵戚皆以为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给事黄门侍郎陆凯私谕之曰："至尊但欲广知古事，询访前世法式耳，终不亲彼而相疏也。"众意乃稍解。凯，之子也。

通直散骑常侍刘芳是刘缵的族弟，他同给事黄门侍郎太原郭祚，均以工于文学受到孝文帝的亲接礼遇，经常招他们二人一起讲论义理，以及密议政事。大臣贵戚们都认为孝文帝疏远了自己，心中怏怏不乐，不平之色溢于颜表。孝文帝让给事黄门侍郎陆凯私下里对这些人说："皇上只是想通过这二人多知道些古代的事情，了解前代的法式罢了，并非是亲近他们而疏远你们。"由此，这些人的情绪才渐渐宽解了些。陆凯是陆的儿子。

[55]魏主欲自将入寇。癸卯，中外戒严。戊申，诏代民迁洛者复租赋三年。相州刺史高闾上表称："洛阳草创，曹虎既不遣质任，必无诚心，无宜轻举。"魏主不从。

[55]北魏孝文帝要亲自挂帅入侵南齐。癸卯（初三），内外戒严。戊申（初八），孝文帝诏令由平城迁到洛阳的百姓免除三年赋税。相州刺史高闾上表孝文帝，建议："刚刚迁都洛阳，尚处草创阶段，而曹虎既然不派遣人质，足见其没有诚心，所以不应该轻举妄动。"但是，孝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久之，虎使竟不再来，魏主引公卿问行留之计，公卿或以为宜止，或以为宜行。帝曰："众人纷纭，莫知所从。必欲尽行留之势，宜有客主，共相起发。任城、镇南为留议，朕为行论，诸公坐听得失，长者从之。"众皆曰："诺。"镇军将军李冲曰："臣等正以迁都草创，人思少安；为内应者未得审谛，不宜轻动。"帝曰："彼降款虚峔实，诚未可知。若其虚也，朕巡抚淮甸，访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实也，今不以时应接，则失乘时之机，孤归义之诚，败朕大略矣。"任城王澄曰："虎无质任，又使不再来，其诈可知也。今代都新迁之民，皆有恋本之心。扶老携幼，始就洛邑，居无一椽之室，食无石之储。又冬月垂尽，东作将起，乃'百堵皆兴'、'载南亩'之

时，而驱之使擐甲执兵，泣当白刃，殆非歌舞之师也。且诸军已进，非无应接。若降款有实，待既平樊、沔，然后銮舆顺动，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轻举，上下疲劳；若空行空返，恐挫损天威，更成贼气，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谓亮曰：“公辈在外之时，见张旗授甲，皆有忧色，平居论议，不愿南征；何得对上即为此语！面背不同，事涉欺佞，岂大臣之义，国士之体乎！万一倾危，皆公辈所为也。”冲曰：“任城王可谓忠于社稷。”帝曰：“任城以从朕者为佞，不从朕者岂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贼，无乃似诸！”澄曰：“臣愚暗，虽涉小忠，要是竭诚谋国；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据！”帝不从。

很长时间，曹虎的使者再也没有来联系请降之事，孝文帝招集公卿士大夫们议论行动与否的问题，有的认为不宜于行动，有的则认为可以行动。孝文帝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朕不知所从。如果想把行动与否的利弊得失讨论明白，应该分立宾主，互相引发，共同探讨。以任城王和镇军将军为主张留下的一方，朕为主张行动一方，诸位听取各方意见之长短得失，哪方所见高明就听从哪方的。”众人都说：“很好。”于是，镇军将军李冲首先发表意见：“我们认为目前正是迁都伊始，诸事草创之际，大家都想有一段安定的时期。再加上我们对作为内应的曹虎并没有细加审查了解，情况多有不明，所以不宜于轻率行动。”孝文帝紧接着反驳道：“曹虎投降一事虚实如何，确实还难以判定。如果曹虎投降是虚假的，朕也可以借此行巡视、抚慰淮水一带，访查探问一下民间疾苦，使那里的百姓知道朕的仁政善德之所在，以便让他们产生归顺本朝的心思。如果曹虎之降属实，而我们若不及时加以接应，就会坐失时机，有负于他一片弃暗投明之诚心，无疑将毁败朕的宏大计略。”这时，任城王拓跋澄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曹虎没有派人质，也没有再遣使者来联系，其中之诡诈是显而易知的。如今从代京新搬迁到这里来的民众，皆有留恋本土的心思。他们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刚刚到达洛阳，居住房屋尚没有一间，食物储备没有一石，而目前冬季将尽，春耕生产即将开始，正是《诗经》中所说的“兴建屋室”、“耕作南亩”之时。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要驱使他们披坚执锐，出征打仗，被迫地面向敌人的刀枪，流血冒死，这样的出征恐怕并非是当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正义之师。况且，各路军马已经进发，他们之间能够互相接应。如果曹

虎投降属实，就等待平定了樊、沔之后，陛下您再顺势而动，到那时銮舆前往，为时并不晚啊！如今即要轻举妄动，只能使军中上下疲劳，如果落一场徒劳而返，恐怕会有损于我朝的天威，反而使贼军的气势更为嚣张，所以万万不是妥善之计。”司空穆亮却认为宜于行动，其他臣僚们也都同意他的意见。拓跋澄质问穆亮：“各位在前不久之时，看见诸路军马出征，都流露出担忧之色，私下里议论时，都不同意南征，为什么面对皇上时就变了一种态度，言不由衷呢？当面背后看法不一，这已经关涉到欺君佞上之罪，难道这样就是大臣的忠义、国士的品格吗？万一这次南征不利，就完全是诸位所造成的。”李冲说道：“任城王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于国家啊！”孝文帝说道：“任城王认为赞同朕的人都是佞上，可是与朕所见不同的人难道一定都忠诚吗？常言说，小忠是大忠的敌人，这不正和眼前的情形十分相似吗？”拓跋澄又说道：“我愚昧无知，虽然属于‘小忠’之列，归根到底是出于一片竭诚之心，为国家而计虑。不知道所谓‘大忠’者，又出于哪一种根据？”孝文帝没有听从。

辛亥，发洛阳，以北海王详为尚书仆射，统留台事；李冲兼仆射，同守洛阳。给事黄门侍郎崔休为左丞，赵郡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始平王勰将宗子军宿卫左右。休，逞之玄孙也。戊辰，魏主至悬瓠。己巳，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掠男女皆放还南。曹虎果不降。

辛亥（十一日），北魏从洛阳发兵，以北海王拓跋详为尚书仆射，留下来统管朝中之事；使李冲兼仆射，固守洛阳。又以给事黄门侍郎崔休为左丞，使赵郡王拓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始平王拓跋勰率领皇族子弟兵担任左右侍卫。崔休是崔逞的重孙子。戊辰（二十八日），孝文帝到达悬瓠。己巳（二十九日），孝文帝诏令寿阳、钟离、马头三地的军队把所掠夺的男女都放归江南去。曹虎果然是诈降。魏主命卢渊攻南阳。渊以军中乏粮，请先攻赭阳以取叶仓，魏主许之。乃与征南大将军城阳王鸾、安南将军李佐、荆州刺史韦珍共攻赭阳。鸾，长寿之子；佐，宝之子也。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闭城拒守。薛真度军于沙，南阳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刘思忌拒之。

孝文帝命令卢渊攻打南阳。卢渊以军队缺乏粮食为理由，请求先进攻赭阳，以便获取叶地粮仓，孝文帝同意。于是，卢渊与征南大将军成阳王拓跋鸾、安南将军李佐、荆州刺史韦珍等一起攻打赭阳。拓跋

鸾是拓跋长寿的儿子，李佐是李宝的儿子。南齐方面的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闭城拒守，难以攻克。薛真度驻扎在沙，而南齐的南阳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刘思忌率兵抵抗。

[56]先是，魏主遣中书监高闾治古乐；会闾出为相州刺史，是岁，表荐著作郎韩显宗、大乐祭酒公孙崇参知钟律，帝从之。

[56]早先，北魏孝文帝命令中书监高闾修治古乐，不久高闾出任相州刺史，这一年，高闾上表举荐著作郎韩显宗、大乐祭酒公孙崇参与制定钟律，孝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卷

齐纪六 高宗明皇帝中建武二年（乙亥、495）

齐纪六 齐明帝建武二年（乙亥，公元495年）

[1]春，正月，壬申，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司州、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豫州诸军以拒魏。

[1]春季，正月壬申（初二），南齐派遣镇南将军王广之、右卫将军萧坦之、尚书右仆射沈文季分别督率司州、徐州、豫州三地的军队，抵抗北魏的入侵。

癸酉，魏诏："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乙未，拓跋衍攻钟离，徐州刺史萧惠休乘城拒守，间出袭击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刘昶、王肃攻义阳，司州刺史萧诞拒之。肃屡破诞兵，招降万余人。魏以肃为豫州刺史。刘昶性褊躁，御军严暴，人莫敢言。法曹行参军北平阳固苦谏；昶怒，欲斩之，使当攻道。固志意闲雅，临敌勇决，昶始奇之。

癸酉（初三），北魏孝文帝颁发诏令："不得抢劫掠夺淮河以北的居民，违犯者处以死刑。"乙未（二十五日），北魏拓跋衍率部进攻钟离，南齐徐州刺史萧惠休据城抗守，并且不时地派兵出城袭击北魏军队，终于将其击败。萧惠休是萧惠明的弟弟。北魏刘昶、王肃率军进攻义阳，遇到司州刺史萧诞的抵抗。王肃多次击败萧诞的军队，招纳降兵一万余人，因此北魏任命王肃为豫州刺史。刘昶性格暴躁，刚愎自用，对待下属官兵非常严酷残暴，部下都敢怒而不敢言。法曹行参军北平人阳固多次恳切地规劝刘昶，刘昶大怒，想杀掉阳固，便命令阳固做攻城先锋。阳固这个人平时性格优雅，风度悠闲，谁知临阵遇敌却表现的十分勇猛果敢，使刘昶感到非常惊奇。

丁酉，中外纂严。以太尉陈显达为使持节、都督西北讨诸军事，往来新亭、白下以张声势。

丁酉（二十七日），南齐举国上下戒备森严，严防以待。又派遣太尉陈显达为使持节、都督西北讨诸军事，来往巡视于新亭、白下一带，以壮大声势。

已亥，魏主济淮；二月，至寿阳，众号三十万，铁骑弥望。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赋诗。道遇甚雨，命去盖；见军士病者，亲抚慰之。

已亥（二十九日），北魏孝文帝率大军渡过淮河；二月，抵达寿阳，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铁甲骑兵多的一眼望不到头。甲辰（初五），孝文帝登上八公山，乘兴而作诗。途中突然遇上倾盆大雨，孝文帝便命令去掉自己的伞盖，与兵士一起淋雨共苦。他看到军队中有生病的士兵，还亲自去安抚慰问。

魏主遣使呼城中人，丰城公遥昌使崔庆远出应之。庆远问师故，魏主曰："固当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违乎？"庆远曰："未承来命，无所含垢。"魏主曰："齐主何故废立？"庆远曰："废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审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孙，今皆安在？"庆远曰："七王同恶，已伏管、蔡之诛；其余二十余王，或内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义，何以不立近亲，如周公之辅成王，而自取之乎？"庆远曰："成王有亚圣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亲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舍武帝近亲而立宣帝，唯其贤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庆远曰："非其类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尔，武王伐纣，不立微子而辅之，亦为苟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来问罪。如卿之言，便可释然。"庆远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圣人之师也。"魏主曰："卿欲吾和亲，为不欲乎？"庆远曰："和亲则二国交欢，生民蒙福；否则二国交恶，生民涂炭。和亲与否，裁自圣衷。"魏主赐庆远酒淆、衣服而遣之。

北魏孝文帝派人去传唤寿阳城中的南齐官员出来对话，丰城公萧遥昌便派崔庆远前去应对。见面，崔庆远先质问北魏出师来犯的理由，孝文帝回答说："当然有原因。你想让我直接数落你们的罪过呢？还是顾及情面而含含糊糊地说呢？"崔庆远说："我实在不明白你们的来意，所以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孝文帝便问道："你们君主为什么要连续废去两个皇帝而自立为君呢？"崔庆远答道："废去昏君，另立明主，这种事情古今常见，并非只有我朝最近发生的这么一桩，所以不知道你对此又有何不理解之处呢？"孝文帝再反问道："武帝的子孙们，现在都在哪儿？"崔庆远接着答道："七位藩王乱国同罪，已经和周朝的管叔鲜和蔡叔度一样被杀掉了，其余的二十多位藩王，有的在朝廷中担任清要职位，有的在外面担任州郡长官。"孝文帝又问道：

“你们现在的君主萧鸾如果没有忘掉忠义之德，为什么不从前帝近亲中选择一人立为新帝，如当年周公辅佐成王那样，而要自取皇位呢？”崔庆远回答：“周成王有亚圣的品德，所以周公立他为君而自己辅佐之。可是，如今本朝前帝近亲中没有能比得上周成王这样的人物，所以不能嗣立。况且，汉代霍光也曾经舍弃汉武帝的近亲而崛立汉宣帝刘询，只是因为他贤德呀。”孝文帝再逼问道：“那么，霍光为什么不自己登上皇位呢？”崔庆远再次答道：“因为霍光是外姓，不是皇族。本朝当今皇上正可比做汉宣帝刘询，怎么能拿他与霍光比呢？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那么当年武王伐纣，没有立纣王庶兄微子为君而自己辅佐之，也就是贪求天下了吧？”孝文帝大笑着说道：“联前来本是问罪于你们，但是听了你刚才所讲的那些，心里也就明白了。”崔庆远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样就是圣人之师。”孝文帝又问道：“您希望与我和睦友好呢？还是不希望？”崔庆远回答说：“相睦友好则两国互相庆贺，人民大众承受好处。否则的话，两国关系恶化，互相交战，致使生灵涂炭，流离失所。能否和睦友好，完全由您来决定。”孝文帝赐赏崔庆远酒菜和衣服，送他回寿阳城。

戊申，魏主循淮而东，民皆安堵，租运属路。丙辰，至钟离。

戊申（初九），北魏孝文帝放弃攻打寿阳城沿着淮河而东下，所到之处，百姓安居，无有扰犯，前来纳供粮草的民众络绎不绝，挤满道路。丙辰（十七日）孝文帝到了钟离。

上遣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救钟离。刘昶、王肃众号二十万，堑栅三重，并力攻义阳，城中负2908而立。王广之引兵救义阳，去城百余里，畏魏强，不敢进。城中益急，黄门侍郎萧衍请先进，广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间道夜发，与太子右率萧诔等径上贤首山，去魏军数里。魏人出不意，未测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见援军至，萧诞遣长史王伯瑜出攻魏栅，因风纵火，衍等众军自外击之，魏不能支，解围去。已未，诞等追击，破之。诔，谌之弟也。

南齐明帝派遣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去援救钟离。刘昶、王肃二人率领二十万大军。安营驻扎，在营盘周围挖掘树立三层堑沟栅栏，合力攻打义阳城，箭石齐发，使守城的南齐兵士不得不以盾牌来蔽身。王广之引兵来援救义阳，但是到了离义阳城百余里的地方，因畏惧北魏兵力之强，就不敢再向前开进了。城中频频告急，黄

门侍郎萧衍请求先去增援，王广之把自己麾下的精兵分给他一部分，由他率领前去。萧衍抄小道连夜出发，与太子右率萧诔等人，径直登上贤首山，来到距北魏军队仅数里的地方。北魏军队没有料到这点，不知道萧衍一共有多少兵力，不敢逼近。黎明时分，义阳城中的守军望见援兵到了，士气大增。萧诞派遣长史王伯瑜出城攻进北魏阵营，借大风放火焚烧了周围的栅栏，而萧衍等率领的士兵则从外围合击之，北魏军队不能抵抗，只好撤退。己未（二十日），萧诞等率兵追击北魏军队，破敌获胜。萧诔是萧谌的弟弟。

先是，上以义阳危急，诏都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张冲出军攻魏以分其兵势。冲遣军主桑系祖攻魏建陵、驿马、厚丘三城，又遣军主杜僧护攻魏虎坑、冯时、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范遣军主崔延袭魏纪城，据之。

早先，因为义阳情况危急，明帝特诏令都督青、冀两州诸军事张冲出兵攻打北魏本国，从而分散其兵力。张冲派遣军主桑系祖去攻打北魏的建陵、驿马、厚丘三城，又派遣军主杜僧护去攻打北魏的虎勭、冯时、即丘三城，都攻破占领了。青州和冀州刺史王洪范派遣军主崔延袭击北魏的纪城，也占领了。

魏主欲南临江水，辛酉，发钟离。司徒长乐元懿公冯诞病，不能从，魏主与之泣诀，行五十里，闻诞卒。时崔慧景等军去魏主营不过百里，魏主轻将数千人夜还钟离，拊尸而哭，达旦，声泪不绝。壬戌，敕诸军罢临江之行，葬诞依晋齐献王故事。诞与帝同年，幼同砚席，尚帝妹乐安长公主。虽无学术，而资性淳笃，故特有宠。丁卯，魏主遣使临江，数上罪恶。

北魏孝文帝要南去观看长江，辛酉（二十二日），从钟离出发，司徒长乐元懿公冯诞因重病在身，不能随驾前往，孝文帝特意去看他，流泪与他诀别，出发后走了约五十里，传来冯诞的死讯，这时崔慧景等路兵马离孝文帝的营地不过百里，孝文帝轻装率领数千人马连夜赶回钟离。见到冯诞的尸体之后，孝文帝拊尸嚎啕大哭，一直哭到天亮，还声泪不绝，悲痛万分。壬戌（二十三日），孝文帝命令各路兵马停止长江之行，依照晋代安葬齐献王的礼仪安葬了冯诞。冯诞与孝文帝同年而生，小时候两人在一起读书，娶孝文帝的妹妹乐安长公主为妻，他虽然没有多少学术才干，但是品性忠厚质朴，所以特别受到

孝文帝的宠爱。丁卯（二十八日），孝文帝派遣使节到达江边，向南齐守将数说了明帝废帝自立、杀戮诸王的罪恶。

魏久攻钟离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阳，筑城于洲上，栅断水路，夹筑二城。萧坦之遣军主裴叔业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筑城置戍于淮南，以抚新附之民，赐相州刺史高闾玺书，具论其状。闾上表，以为：“《兵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 者国家止为受降之计，发兵不多，东西辽阔，难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岷，招抚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南临瓜步，诸郡尽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师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辟一廛。夫岂无人？以为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断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终无益也。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本原也；三镇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敌之大镇逼其外，长淮隔其内；少置兵则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则粮运难通。大军既还，士心孤怯；夏水盛涨，救援甚难。以新击旧，以劳御逸，若果如此，必为敌擒，虽忠勇奋发，终何益哉！且安土恋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镇，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犹逾数万。角城蕞尔，处在淮北，去淮阳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围历时，卒不能克。以今准昔，事兼数倍。天时尚热，雨水方降，愿陛下踵世祖之成规，旋辕返旆，经营洛邑，蓄力观衅，布德行化，中国既和，远人自服矣。”尚书令陆睿上表，以为“长江浩荡，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雾，暑气郁蒸，师人经夏，必多疾病。而迁鼎草创，庶事甫尔，台省无论政之馆，府寺靡听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阳，自成疠疫。且兵徭并举，圣王所难。今介胄之士，外攻寇仇，羸弱之夫，内勤土木，运给之费，日损千金。驱罢弊之兵，讨坚城之虏，将何以取胜乎！陛下去冬之举，正欲曜武江、汉耳；今自春几夏，理宜释甲。愿早还洛邑，使根本深固，圣怀无内顾之忧，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后命将出师，何忧不服。”魏主纳其言。

北魏军队久攻钟离而不能取胜，军中兵卒伤亡惨重。三月戊寅（初九），北魏孝文帝到达邵阳，在淮河中的洲岛上修筑城堡，又在南北两岸修筑了城堡，并且在河水中树立栅栏，以断绝南齐援兵之路。萧坦之派遣军主裴叔业攻打北魏新筑建的这两座城垒，都攻破摧毁。北魏孝文帝又想在淮河南边修筑城堡，置兵戍守，以便安抚新近归顺北

魏的该地百姓。为此，孝文帝特意赐赏相州刺史高闾一封盖有玉玺印记的信，信中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高闾看过孝文帝的信之后，也上表谈了自己的观点，其中说道：“《孙子兵法》中讲：‘如果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可以包围他，如果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可以进攻他。’起初朝廷仅仅从接受曹虎投降这一点来计划安排，所以出兵数量不多，然而东西战线拉得很长，故难以取得成功。如今，您又想在淮河南边筑城置守，以便招抚新归顺的百姓。过去，世祖皇帝以排山倒海之威势，率领步、骑兵数十万，南下瓜步，各州郡全都投降，然而唯有盱眙这个小城，却久攻不下。最后班师回朝，没有留下兵马守护任何一座城市，也没有开辟一亩土地，难道是没有人力吗?不是！只是因为那些重镇要地还没有夺取到手，所以不急于镇守那些不重要的小地方。堵水要先塞住水源，伐木要先断其根本，如果本源尚在而只攻其末流，到底也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寿阳、盱眙、淮阴三个地方，是淮河之南的重镇要地，如果不攻克其中之一处，而要留守别的孤城，这很明显是不可能保全的事情。在外围有敌人据要冲之地而相逼，而淮河又隔断了我们和北方内地的联系，配置的兵力少了不足以自守，而兵力多了则粮食物品等又难以运到。再说，大部队回去之后，留下来守城的兵士们一定会感到孤单、胆怯。而且，夏天河水盛涨，救援起来是非常难的。这样，齐朝一定会派兵攻打的，我方久守该城，齐朝发兵攻取，这就是以新击旧；我方以孤军守孤城，劳于防御，齐朝派兵轮番来攻，士气强盛，这就是以劳御逸。如果情况真的如此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是城被攻破，守兵被擒捉，就是将士们忠勇奋发，拼死而一战，也免不了城破身亡的结局，这是无益于国事的。况且，安土恋本乃是人之常情。过去，彭城之战我方获胜，夺得了这座重镇之城，并且也得以稳固地戍守住了，可是后来淮北那些不乐意归附我朝而思念归属江南的民众还竟有数万人之多。角城不过弹丸之地，况且还处于淮北，离淮阳不过十八里远近。可是五固之战，我们围攻了那么长时间，最终仍不能攻克。今昔对比一下，现在要在淮南筑城戍守，其难度要超出过去好几倍？现在天气才开始转暖，雨季正要到来，盼望陛下象过去世祖皇帝做的那样，调转车辕，班师回朝，先经营好都城洛阳，蓄积力量，静观机会，广布仁德，施行教化，国内安定平和了，国外的人自然会信服而归附的。”尚书令陆睿也上表孝文帝，指出：“长江奔腾浩荡，天险要堑，是齐朝的

防守要地。同时，江南之地淫雨多雾，暑气郁盛，蒸热如笼，我们的军队在此过夏，一定会发生疾病。而且，我们又刚刚迁都不久，尚处于草创阶段，营建之事刚刚开始，朝廷中枢机构还没有议事之处，下面的部门也没有办公场所，文武百官虽说已经住下来了，但实际情况与行路露宿没有什么区别，雨淋日晒，时间久了，难免发生瘟疫。再者，既要出兵打仗，又要招募民夫营造洛阳新都，如此兵徭并举，就是圣王也难以两者兼顾。如今，军队在外面攻敌作战，羸弱的民夫们在洛阳劳辛于土木之建，在外军队的后勤给养，每日耗损千金以上。如此，驱使疲惫之兵，攻打据守着坚城的敌人，将以什么来取胜呢？陛下去年冬天的那次行动，正是想要炫耀武力于江、汉之地，今年从春到峄夏这段时间，就理应罢兵休整一下。所以，希望能早日撤兵返回洛阳，先把基础打好，做到本强根固，使圣上心中没有内顾之忧，亦等待百姓完成了筑建洛阳城的劳役，然后再遣兵调将，出师征伐，所到之处，何愁不能征服呢？”孝文帝采纳了他们两人的建议。

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阳，患之。张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筑城者，外自夸大，惧我蹑其后耳。今若说之以两愿罢兵，彼无不听矣。”慧景从之，使欣泰诣城下语魏人，魏主乃还。

南齐的崔慧景见北魏修筑邵阳城，心中非常忧虑。张欣泰告诉他说：“北魏实际上有撤退的想法，之所以还修筑邵阳城，只不过是在外表上夸大其强罢了，目的是害怕我们随后追击他们。现在如果派人去游说，提出两厢情愿罢兵休战的建议，他们不会不听从的。”崔慧景听从了这一主意，派遣张欣泰到邵阳城下与北魏交涉谈判，建议双方休兵，取得了一致协议，于是孝文帝撤兵返回本国。

济淮；余五将未济，齐人据渚邀断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为直 将军，军主代人奚康生应募，缚筏积柴，因风纵火，烧齐船舰，依烟直进，飞刀乱斫，中渚兵遂溃。魏主假康生直 将军。

北魏撤退途中渡淮河之时，还有五个将领没有渡过河，南齐军队突然占据了河中之洲，断绝了水路，使得余下的北魏兵将无法渡河。北魏孝文帝发令谁能击败河洲上的南齐兵，就封谁为直 将军，担任军主的代京人奚康生应募而出，他缚扎一些木筏子，上面堆满柴草，顺风纵火，一起烧向南齐的船舰，后面紧跟而进的兵士们借烟火掩护，

挥刀乱砍，拼命杀向敌人，河洲上的南齐兵抵抗不住，遂纷纷溃逃。孝文帝给奚康生直 将军的名号。

魏主使前将军杨播将步卒三千、骑五百为殿。时春水方长，齐兵大至，战舰塞川。播结陈于南岸以御之，诸军尽济。齐兵四集围播，播为圆陈以御之，身自搏战，所杀甚众。相拒再宿，军中食尽，围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减，播引精骑三百历齐舰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战者来！"遂拥众而济。播，椿之兄也。

北魏孝文帝命令前将军杨播率领步兵三千、骑兵五百殿后。当时，正是春水方涨之际，南齐军队大批赶来，战船密布，挤塞河中。杨播在淮河南岸布下阵势抵抗南齐军队，终于使没有渡河的北魏军队全部渡了过去。南齐军队从四面把杨播团团围住，杨播布出圆阵与之展开搏斗，他自己亲自搏战，所杀敌兵众多难计。一直抵抗到第三天，军中的食物已经吃光，而南齐围兵攻打得更厉害了。孝文帝站在淮河北岸观望，但是由于河水太急而不能派兵去相救。过一会儿，水势稍稍减弱，杨播带领精骑三百登上南齐停在河中的战船，对南齐围兵大声呼喊道："我现在要渡河，有敢斗能战者请上来。"于是率领众兵渡过淮河。杨播是杨椿的哥哥。

魏军既退，邵阳洲上余兵万人，求输马五百匹，假道以归。崔慧景欲断路攻之，张欣泰曰："归师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轻也。今胜之不足为武，不胜徒丧前功；不如许之。"慧景从之。萧坦之还，言于上曰："邵阳洲有死贼万人，慧景、欣泰纵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赏。甲申，解严。

北魏军队撤退之后，在邵阳洲上还余留有一万兵马，他们向南齐崔慧景请求给五百匹马，并且要求借道返归。崔慧景想断其归路而攻打这些北魏余兵，但是张欣泰不同意，他说："不要阻挡往回撤的军队，这一点古人也非常忌讳，因为那些将士们置身于死地，如果去追击，他们一定要以死相拼的，所以不可以轻视。现在，我们去追击他们，即使取胜了也不足以说明我们善战；万一不能获胜，则白白地丧失了前面的功劳。所以，不如答应他们，让他们撤回去。"崔慧景听从了张欣泰的建议。萧坦之回朝以后，告诉明帝说："邵阳洲有被困的敌兵一万人，但是崔慧景和张欣泰二人听任他们逃走而不去追击。"因此，

崔、张二人都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赐。甲申（十五日），由于北魏军队已经撤退，所以南齐解除戒严。

初，上闻魏主欲饮马于江，惧，敕广陵太守行南兖州事萧颖胄移居民入城，民惊恐，欲席卷南渡。颖胄以魏寇尚远，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颖胄，太祖之从子也。

原先，明帝听说北魏孝文帝要一直攻打到长江边上，饮马于长江，非常害怕，特命令主管南兖州事务的广陵太守萧颖胄把居民都移入城内，居民们因此惊恐万分，纷纷打算收拾家产渡江南逃。萧颖胄认为北魏军队离得还很远，就没有立即执行齐明帝的旨令，后来北魏军队没有到达那里。萧颖胄是高帝的侄子。

上遣尚书左仆射沈文季助丰城公遥昌守寿阳。文季入城，止游兵不听出，洞开城门，严加守备。魏兵寻退。明帝派遣尚书左仆射沈文季去帮助丰城公萧遥昌防守寿阳城。沈文季到达寿阳城之后，禁止游兵随便出城，洞开城门，严加守备，北魏军队很快就撤退了。

魏之入寇也，卢昶等犹在建康，齐人恨之，饲以蒸豆。昶怖惧，食之，泪汗交横。谒者张思宁辞气不屈，死于馆下。及还，魏主让昶曰："人谁不死，何至自同牛马，屈身辱国！纵不远惭苏武，独不近愧思宁乎！"乃黜为民。

北魏入侵南齐时，派去祝贺海陵王即位的使节卢昶等人还在南齐的建康，南齐人非常仇恨他们，因此就象喂牛马一样地把豆子蒸熟让他们吃。卢昶十分恐惧，就吃了，由于害怕和受辱，所以汗泪交流。但是，谒者张思宁却义正辞严地加以拒绝，宁死而不受屈辱，最后死在所住的客馆之中。回到北魏之后，孝文帝责备卢昶说："人谁没有一死？为何如此贪生怕死到了把自己等同于牛马的地步？你屈身辱国，即使不远愧于当年曾出使匈奴十九年而不屈节的苏武，难道同眼前的张思宁比较一下还不感到自羞吗？"于是，革除了卢昶的官职，贬为平民。

[2]戊子，魏太师京兆武公冯熙卒于平城。

[2]戊子（十九日），北魏太师京兆武公冯熙在平城去世。

[3]乙未，魏主如下邳；夏，四月，庚子，如彭城；辛丑，为冯熙举哀。太傅、录尚书事平阳公丕不乐南迁，与陆睿表请魏主还临熙葬。帝曰："开辟以来，安有天子远奔舅丧者乎！今经始洛邑，岂宜妄

相诱引，陷君不义！令、仆以下，可付法官贬之。”仍诏迎熙及博陵长公主之柩，南葬洛阳，礼如晋安平献王故事。

[3]乙未（二十六日），北魏孝文帝到达下邳；夏季，四月庚子（初二），到达彭城；辛丑（初三），为冯熙举行哀悼仪式。由于太傅、录尚书事平阳公拓跋丕不乐意南迁洛阳，所以与陆睿一起上表请求孝文帝返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孝文帝不同意，对他们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那里有天子老远地赶去给舅舅送葬的事呢？如今刚刚开始营建洛阳，你们岂可以妄自以此事诱引朕，陷朕于不义呢？凡是平城留守令、仆以下的官员，统统交付御史贬斥。”孝文帝没有采纳拓跋丕和陆睿的建议，仍然发出诏令，迎接冯熙以及博陵长公主的灵柩南下，安葬于洛阳，葬礼依照晋代安葬安平献王司马孚的礼仪而进行。

[4]魏主之在钟离，仇池镇都大将、梁州刺史拓跋英请以州兵会刘藻击汉中，魏主许之。梁州刺史萧懿遣部将尹绍祖、梁季群等将兵二万，据险，立五栅以拒之。英曰：“彼帅贱，莫相统壹。我选精卒并攻一营，彼必不相救；若克一营，四营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营，拔之，四营俱溃，生擒梁季群，斩三行余级，俘七百余人，乘胜长驱，进逼南郑。懿又遣其将姜修击英，英掩击，尽获之。将还，懿别军继至；将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惧，欲走。英故缓辔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敌，东西指麾，状若处分，然后整列而前，懿军疑有伏兵，迁延引退，英追击，破之，遂围南郑。禁将士毋得侵暴，远近悦附，争供租运。懿婴城自守，军主范絜先将三千余人在外，还救南郑，英掩击，尽获之。围城数十日，城中恟惧。录事参军新野庾域封题空仓数十，指示将士曰：“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众心乃安。会魏主召兵还，英使老弱先行，自将精兵为后拒，遣使与懿告别。懿以为诈，英去一日，犹不开门；二日，乃遣将追之。英与士卒下马交战，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会天大雨，士卒截竹贮米，执炬火于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诱说仇池诸氐，使起兵断英运道及归路。英勒兵奋击，且战且前，矢中英颊，卒全军还仇池，讨叛氐，平之。英，桢之子；懿，衍之兄也。

[4]北魏孝文帝在钟离之时，仇池镇都大将、梁州刺史拓跋英请求率领州兵会同刘藻一起去袭击汉中，孝文帝准许了他的请求。南齐梁

州刺史萧懿派遣部下将领尹绍祖、梁季群等率领两万兵马，占据险要之处，构筑了五座营栅，来抵抗北魏军队的进犯。拓跋英对部下说：“他们的主帅出身低贱，不能统一协调作战，我如果挑选精兵集中力量攻打他们的一个营垒，其他的一定不会来援救。如果攻克一个营垒，其余四个就都会不战而逃。”于是，率领强悍之兵对一个营垒发起了急攻，一举而攻克，其他四营见状，纷纷溃逃，结果北魏军队生擒了梁季群，斩敌三千余名，俘虏七百余人，乘胜追击，长驱直入，逼近南郑。萧懿又派遣部将姜修去抗击拓跋英，拓跋英以伏兵攻其不意，结果把姜修及其部属全部擒获。拓跋英率部返回之时，萧懿手下的其他军队相继赶到，由于拓跋英部下的将士已经十分疲惫，根本没有料到萧懿的人马会追逼上来，所以非常惧怕，就准备逃跑。但是，拓跋英却不为所惧，他神色不慌，镇定自若，故意骑马缓行，登上高处了望敌情，东指指，西划划，做出一副指挥部署的样子，然后整理好部队，列队前行。萧懿的军队见此情形，怀疑拓跋英设有伏兵，犹豫不进，并且掉头回撤，拓跋英见敌方中计，马上下令追击，破敌获胜，于是围困了南岷郑。拓跋英禁令部下将士不得侵犯、掠夺当地百姓，所以周围的老百姓纷纷投附，争着纳供粮草。萧懿据城固守。这时，萧懿属下的军主范絜先正率领三千多兵马在外面，赶回来援救南郑，被拓跋英以伏兵截击，全部被擒俘。南郑城被围困数十日，城中一片慌恐。录事参军新野人庾域把已经空了的数十个粮仓贴上封条，并且指给将士们看，对他们说：“这些仓中都装满了粮食，足够支用两年，只管努力固守。”这样，军心才得到安定。这时，北魏孝文帝却命令拓跋英撤兵返回，拓跋英安排军中老弱病伤先头而行，自己率领精壮兵力殿后，以便抵挡南齐追兵，并且派使者去向萧懿告别。萧懿以为拓跋英在使诡诈之计，所以拓跋英撤走一天了，他还不敢打开城门。到了第二天，萧懿才派遣部将去追击，拓跋英与将士们一起下马交战，吓得萧懿的追兵不敢逼近，就这样尾随了拓跋英四天四夜，才不得不返撤。拓跋英率领部队进入斜谷，恰遇天降大雨，将士们斩截竹子，把米装在竹筒之中，骑在马上手拿着火把烧烤竹筒，做成米饭。这以前，萧懿派人去诱说仇池的各支氐族部落，让他们起兵截断拓跋英运送粮草的道路和后撤时所经之道。由于归路被氐人所堵，拓跋英统率部下奋力反击，边战边进，氐人发箭射中了拓跋英的面颊，但是他带

伤指挥，终于率领全军回到仇池，并且讨伐平定了反叛的氐族部落。拓跋英是拓跋祯的儿子，萧懿是萧衍的哥哥。

英之攻南郑也，魏主诏雍、泾、岐三州发兵六千人戍南郑，俟克城则遣之。侍中兼左仆射李冲表谏曰："秦川险厄，地接羌、夷。自西师出后，饷援连续，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运粮擐甲，迄兹未已。今复豫差戍卒，悬拟山外，虽加优复，恐犹惊骇。脱终攻不克，徒动民情，连胡结夷，事或难测。辄依旨密下刺史，待军克郑城，然后差遣。如臣愚见，犹谓未足。何者？西道险厄，单径千里，今欲深戍绝界之外，孤据群贼之中，敌攻不可猝援，食尽不可运粮。古人有言'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过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漠北之与江外耳。羁之在近，岂汲汲于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广，粮食既足，然后置邦树将，为吞并之举。今寿阳、钟离，密迩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东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宁可以远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终以资敌也。又，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须大收死士，平荡江会，若轻遣单寡，弃令陷没，恐后举之日，众以留守致惧，求其死效，未易可获。推此而论，不戍为上。"魏主从之。

拓跋英攻打南郑之时，北魏孝文帝诏令雍、泾、岐三州发兵六千人准备去戍守南郑，等待拓跋英攻下南郑就派他们出发前去。但是，侍中兼左仆射李冲上表孝文帝，劝谏说："秦川一带地理形势险恶，并且和羌、夷部族接境。自从拓跋英所率西征之军出发之后，连接不断地给其部运送军饷，十分不易，再加上氐、胡部落反叛，所以左右受敌，疲于奔命，形势非常严峻，而后方为他们运送粮草的武装士兵，至今还忙个不停。如今，又准备差派戍守南郑的兵卒，预先设想秦岭山那边的情况，虽然到时对他们加以优厚待遇，但恐怕他们还是要担惊受怕的。万一最终不能攻克南郑，那么就会使当地民情产生动摇，使他们与胡、夷部族连结起来，串通一气，这样的话事情就难以预测了。所以，即使依照圣旨秘密命令这三州的刺史，等待我军攻克南郑城之后，再派遣戍守人员出发，但是依我之愚见，这样也不见得妥当。何以见得呢？因为西边的道路险恶万分，只能单车行走的路就有千里之遥，如今想要深入敌境，周围没有援助力量，陷于群敌包围之中，而孤据独守一座南郑城，敌人发起进攻我们不可以马上增援，粮

食吃尽了不可以立即补给。古人说：‘鞭子虽然长，但抽不到马肚子上去。’南郑对于我们而言，恰恰就是马肚子呀。况且，我们魏国所占的疆域，天下九州已超过了八个；已经臣服于我们的民众，达到了十分之九，还没有归顺于我朝的百姓，仅仅剩下大漠之北的柔然国和长江以南的齐国了，而且很快就可以征服的，所以又何必性急地现在就要占取南郑呢？应该等待我们的疆域拓展得更广，粮食准备得更加充足了，然后再遣兵派将，举而吞并之。如今，寿阳、钟离两地离得很近却还没有夺取过来，赭城、新野两地也不过半步之近却也没有占取。东边淮、汉一带离得近但还不能完全守得住，西边南郑隔得那么远又怎么可能派兵固守得住呢？如果一定要置兵戍守南郑，我认为最终会被敌方所破，戍兵尽俘，这岂不成了资助敌人吗？再者，我们迁都洛阳，而洛阳又与齐朝接壤靠近，正应该大量招募敢死勇士，以平荡齐朝都会建康，如果现在轻率地派遣孤单的一支人马去戍守南郑，致使城陷之后全部覆没，恐怕以后再派人去戍守之时，众人要心存畏惧，担心留守不住，而朝廷要求他们以死相效，恐怕不能轻易办到了。根据上述种种情况，我认为不派兵戍守南郑为上策。”孝文帝采纳了李冲的建议。

[5]癸丑，魏主如小沛；己未，如瑕丘；庚申，如鲁城，亲祠孔子；辛酉，拜孔氏崐四人、颜氏二人官，仍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奉孔子祀，命兖州修孔子墓，更建碑铭。戊辰，魏主如碻磝，命谒者仆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溯流还洛，淹谏，以为：“河流悍猛，非万乘所宜乘。”帝曰：“我以平城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今迁都洛阳，欲通四方之运，而民犹惮河流之险；故朕有此行，所以开百姓之心也。”

[5]癸丑（十五日），北魏孝文帝到达小沛；已未（二十一日），到达瑕丘；庚申（二十二日），到达鲁城，并且亲自去孔子庙祭祀；辛酉（二十三日），封孔子后代四人、颜渊后代两人官职，并且选择孔子的嫡系后代长子一人封为崇圣侯，奉掌祭祀孔子之务，又命令兖州修缮孔子的墓，重建碑铭。戊辰（三十日），北魏孝文帝到达碻磝，命令谒者仆射成淹准备舟船，想乘船从泗水进入黄河，溯流而上，返回洛阳。成淹劝谏孝文帝不要从水路返洛阳，说：“黄河水流湍急，容易出险，万乘之君不宜乘船通行。”孝文帝坚持己见，说：“我

以为平城没有大河，漕运之路不通，所以京城的百姓贫穷。如今迁都洛阳，准备开通四方水路运输，但是百姓们犹害怕黄河水流之险。所以，朕才准备有溯黄河而上返回洛阳之行，以此打消百姓心中的种种顾虑。”

[6]魏城阳王鸾等攻赭阳。诸将不相统壹，围守百余日，诸将欲按甲不战以疲之。李佐独昼夜攻击，士卒死者甚众，帝遣太子右卫率垣历生救之。诸将以众寡不敌，欲退，佐独帅骑二千逆战而败。卢渊等引去，历生追击，大破之。历生，荣祖之从弟也。南阳太守房伯玉等又败薛真度于沙。

[6]北魏城阳王拓跋鸾等人进攻赭阳，各位将领之间不能统一行动，已经围攻了一百多日，但是还不能攻下，诸将领就准备不再攻城，而采取久围长困的办法使城内无法坚持下去而屈服。只有李佐独自率部昼夜攻城，将士死伤非常多。明帝派遣太子右卫率垣历生前去援救，北魏将领以为势寡不能胜敌，想要撤退，李佐独自率领二千骑兵迎战垣历生，大败。卢渊等人逃遁，垣历生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垣历生是垣荣祖的堂弟。南阳太守房伯玉等人又在沙2916打败了薛真度。

鸾等见魏主于瑕丘。魏主责之曰：“卿等沮辱威灵，罪当大辟；朕以新迁洛邑，特从宽典。”五月，已巳，降封鸾为定襄县王，削户五百；卢渊、李佐、韦珍皆削官爵为民，佐仍徙瀛州。以薛真度与其从兄安都有开徐方之功，听存其爵及荆州刺史，余皆削夺，曰：“进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拓跋鸾等人在瑕丘晋见孝文帝，孝文帝指责他们说：“你们畏敌败逃，辱我军威，罪该处死。但是，朕因新迁都洛阳之故，特宽恕你们不死。”五月己巳（初一），孝文帝降封拓跋鸾为定襄县王，削夺禄户五百户，卢渊、李佐、韦珍等人皆被削去官职，贬黜为民，并且迁徙李佐到瀛州。又因薛真度与他的堂兄薛安都有献彭城而投降北魏之功，保留他的爵位和荆州刺史之职，其余官职皆罢免，孝文帝就此而特作说明：“如此处理，进则足以表明他的功劳，退则足以彰示他的过罪。”

[7]魏广川刚王谐卒。谐，略之子也。魏主曰：“古者，大臣之丧有三临之礼；魏、晋以来，王公之丧，哭于东堂。自今诸王之丧，期亲

三临；大功再临；小功、缌麻一临；罢东堂之哭。广川王于朕，大功也。”将大敛，素服、深衣往哭之。

[7]北魏广川刚王拓跋谐去世。拓跋谐是拓跋略的儿子。孝文帝说：“古时候，大臣去世，君主有亲临三次之礼，魏、晋以来，王公去世，国君哭于东堂。从今以后，凡诸王去世，凡按礼朕应服丧一年的亲属，朕均要三次亲临；应服九个月丧的亲临两次；应服五个月或三个月丧的亲临一次，停止哭于东堂的礼节。广川王去世，朕应服期限为九个月丧的大功之礼。”在将要为广川王举行大敛之礼时，孝文帝着素服、深衣前去哭吊。

[8]甲戌，魏主如滑台；丙子，舍于石济。庚申，太子出迎于平桃城。

[8]甲戌（初六），北魏孝文帝到达滑台；丙子（初八），下榻于石济。庚申（疑误），太子出迎孝文帝于平桃城。

赵郡王斡在洛阳，贪淫不法，御史中尉李彪私戒之，且曰：“殿下不悛，不敢不以闻。”斡悠然不以为意。彪表弹之。魏主诏斡与北海王详俱从太子诣行在。既至，见详而不见斡，阴使左右察其意色，知无忧悔，乃亲数其罪，杖之一百，免官还第。

北魏赵郡王拓跋干在洛阳贪婪淫乱，不守法令，御史中尉李彪私下劝诫他，并且对他说：“殿下不思悔改，所以我不敢不向上报告。”可是拓跋干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根本不把此放在心上。李彪上表弹劾拓跋干，孝文帝诏令拓跋干和北海王拓跋详随同太子一起来他的行宫。他们到了之后，孝文帝只召见了拓跋详而没有召见拓跋干，并且暗中派遣身边的人去察看拓跋干反映如何，得知他既无担忧之心，又无悔改之意，于是把他叫来，亲自数落了一番他的罪行，打了他一百杖，罢免了他的官职，令崐他回家去了。

癸未，魏主还洛阳，告于太庙。甲申，减冗官之禄以助军国之用。乙酉，行饮至之礼。班赏有差。

癸未（十五日），北魏孝文帝驾还洛阳，在太庙中向祖先报告。甲申（十六日），孝文帝诏令减去散官的俸禄，以便资助军队开支。乙酉（十七日），孝文帝在太庙举行饮酒仪式，对南伐有功之人论功而行赏。

[9]甲午，魏太子冠于庙。魏主欲变北俗，引见群臣，谓曰："卿等欲朕远追商、周，为欲不及汉、晋邪？"咸阳王禧对曰："群臣愿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则当变风易俗，当因循守故邪？"对曰："愿圣政日新。"帝曰："为止于一身，为欲传之子孙邪？"对曰："愿传之百世。"帝曰："然则必当改作，卿等不得违也。"对曰："上令下从，其谁敢违！"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为然不？"对曰："实如圣旨。"帝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因顾冲曰："卿负社稷，当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顿首谢。又责留守之官曰："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皆谢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当庭争。如何入则顺旨，退则不从乎！"六月，已亥，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9]甲午（二十六日），北魏皇太子在太庙举行了加冠之礼。孝文帝想要改变北方风俗，为此而特意召见文武群臣，问他们："各位爱臣希望朕远追商、周呢？还是想让朕连汉、晋都比不上呢？"咸阳王拓跋禧回答说："群臣们都盼愿陛下能超过前王。"孝文帝接着又问道："那么应当改变风俗习惯呢？还是因循守旧呢？"拔跋禧再回答："愿意移风易俗，圣政日新。"又问："只是愿意自身实行呢？还是希望传之于子孙后代呢？"回答说："愿意传之于百世万年。"于是，孝文帝说道："那么，朕一定下令开始进行，你们一定不得有违。"拓跋禧回答："上令而下从，有谁敢违抗呢？"孝文帝又说："'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能兴。'现今朕想要禁止使用鲜卑语，全部改用汉语。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人，由于习性已久，可以宽容他们不能一下子就改换过来。但是，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人，凡在朝廷中任职者，不能允许他们仍然还讲过去的语言，如果有谁故意不改，就一定要降免其官职。所以，各位应当严加自戒。对此，各位王公卿士同意不同意呢？"拓跋禧回答："无不遵从圣旨。"孝文帝接着讲道："朕曾经与李冲谈过这件事，李冲说：'四方之人，言语不同，故不知应该以谁的为是；做皇帝的人说的，就是标准。'李冲此话，其罪行应当处死。"因此看着李冲又说道："你有负于社稷，应当命令御史把你牵下去。"李冲摘下帽子磕头

谢罪。孝文帝又指责出巡时留守洛阳的官员们："昨天，朕望见妇女们还穿着夹领小袖衣服，你们为什么不遵行朕前头的诏令呢？"这些官员们都磕头谢罪不已。孝文帝继续讲道："如果朕讲的不对，你们可以当庭争辩，为什么上朝则顺从朕旨，退朝后就不听从呢？"六月己亥（初二），孝文帝下令："在朝廷中不得讲鲜卑语，违背者免去所任官职。"

[10]癸卯，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师熙之丧。

[10]癸卯（初六），北魏孝文帝派遣太子到平城参加太师冯熙的丧礼。

[11]癸丑，魏诏求遗书，秘阁所无，有益时用者，加以优赏。

[11]癸丑（十六日），北魏孝文帝发布诏令，搜求民间藏书，凡是朝廷秘阁中所无而又有益于时用的书，献者加以赏赐。

[12]魏有司奏："广川王妃葬于代都，未审以新尊从旧卑，以旧卑就新尊？"魏主曰："代人迁洛者，宜悉葬邙山。其先有夫死于代者，听妻还葬；夫死于洛者，不得还代就妻。其余州之人，自听从便。"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迁洛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12]北魏有关官吏上奏："广川王的妃子埋葬在平城，而广川王今已去世，不知道是广川王随他的妻子回葬于平城呢？还是他妻子随广川王移葬于洛阳呢？"孝文帝说："凡是代京人迁移来洛阳的，死后应该全部埋葬在邙山。如果丈夫先死在代京，那么妻子死后可以送回代京安葬；如果丈夫死在洛阳，不可以送回代京随他的妻子安葬。其他州的人，听从自便。"丙辰（十九日），孝文帝诏令："迁移到洛阳的人死后，葬于河南，不得送回北边安葬。"于是，从代京迁居到洛阳的人全部成为河南洛阳人。

[13]戊午，魏改用长尺、大斗，其法依《汉志》为之。[13]戊午（二十一日），北魏改用长尺、大斗，其度量法度依照《汉书》中的记载制定。

[14]上之废郁林王也，许萧谌以扬州；既而除领军将军、南徐州刺史。谌恚曰："见炊饭，推以与人。"谌恃功，颇干预朝政，所欲选用，辄命尚书使为申论。上闻而忌之，以萧诞、萧诔方将兵拒魏，隐忍不发。壬戌，上游华林园，与谌及尚书令王晏等数人宴，尽欢；坐

罢，留谌晚出，至华林阁，仗身执还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数谌曰："隆昌之际，非卿无有今日。今一门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报，止可极此。卿恒怀怨望，乃云炊饭已熟，合甑与一人邪！今赐卿死！"遂杀之，并其弟诔；以黄门郎萧衍为司州别驾，往执诞，杀之。谌好术数，吴兴沈文猷常语之曰："君相不減高帝。"谌死，文猷亦伏诛，谌死之日，上又杀西阳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贞。

[14]南齐明帝废除郁林王时，曾许诺萧谌为扬州刺史，但是事后却任命他为领军将军、南徐州刺史。萧谌心怀不满，怨恨说："饭做熟了，却推给别人吃了。"萧谌恃功自傲，颇有些干预朝政事务，他想选用谁了，就命令尚书为其说话。明帝知道之后非常有意见，因为萧诞、萧诔正率兵抵抗北魏，所以隐藏在心头而不表示出来。壬戌（二十五日），明帝游赏华林园，与萧谌以及尚书令王晏等几个人一起宴饮，喝得非常尽兴。宴席结束之时，明帝留下萧谌，让他最后离开，当他达到华林阁时，被皇帝身边的武装卫士拘捕，押至官署。明帝派手下人莫智明去数说了萧谌的罪行，讲道："隆昌之时，如果没有你，我不会有今天。现在你们兄弟三人都被封上爵位，有两人担任了州刺史，朝廷 报答你，已经是到了极点。可是，你还是不满足，总是心怀怨恨，说什么饭作熟了，连锅送给别人去吃了。现在朝廷特赐你死。"于是，杀死了萧谌，他的弟弟萧诔也被杀。明帝又派遣黄门郎萧衍为司州别驾，去司州拘捕萧诞，并杀害了他。萧谌爱好术数，吴兴人沈文猷经常对他说："您的命相不亚于高帝。"萧谌死后，沈文猷也被诛死。萧谌被杀害的那天，明帝又杀害了西阳王萧子明、南海王萧子罕、邵陵王萧子贞。

[15]乙丑，以右卫将军萧坦之为领军将军。

[15]乙丑（二十八日），南齐任命右卫将军萧坦之为领军将军。

[16]魏高闾上言："邺城密皇后庙颓圮，请更葺治；若谓已配飨太庙，即宜罢毁。"诏罢之。

[16]北魏高闾上书孝文帝说："邺城供奉密皇后神位的庙已经倒塌，请求重新加以修缮。如果认为她已经享祭于太庙了，不必再单供神位，那么就应当把庙毁掉。"孝文帝诏令毁掉其庙。

[17]魏拓跋英之寇汉中也，沮水氐杨馥之为齐击武兴氐杨集始，破之，秋，七月，辛卯，以馥之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

[17]北魏拓跋英侵犯汉中之时，沮水的氐族部落杨馥之帮助南齐，为南齐攻打武兴的氐族首领杨集始，打败了他。秋季，七月辛卯（二十四日），南齐任命杨馥之为北秦州刺史，并封他为仇池公。

[18]八月，乙巳，魏选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

[18]八月乙巳（初九），北魏选拔勇猛的武士十五万人担任羽林、虎贲，以充实皇宫宿卫。

[19]魏金墉宫成，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于洛阳。

[19]北魏的金墉宫修建完毕，并且在洛阳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

[20]魏高祖游华林园，观故景阳山，黄门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乐，宜复修之。"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于前，朕岂可袭之于后乎！"帝好读书，手不释卷，在舆、据鞍，不忘讲道。善属文，多于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诏策皆自为之。好贤乐善，情如饥渴，所与游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闾、王肃、郭祚、宋弁、刘芳、崔光、邢峦之徒，皆以文雅见亲，贵显用事；制礼作乐，郁然可观，有太平之风焉。

[20]北魏高祖孝文帝游赏华林园，观览过去曹魏明帝所筑的景阳山，黄门侍郎郭祚说道："山水是仁者、智者所喜爱的，应该重新加以修复。"孝文帝回答说："魏明帝以奢侈失之于前，朕怎么可以步其后尘呢？"孝文帝爱好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外出时在车中或者在马鞍之上仍不忘讲学论道。他又擅长吟诗作文，常常骑在马上口头作诗，作完之后，不用更改一个字，自从太和十年之后，各种诏令、策书都是自己撰写。他还爱好贤才、善士，求贤心切，如岷饥似渴。凡是与他交往接近的，他总是对他们寄以普通人的情意而不以帝王自居。比如李冲、李彪、高闾、王肃、郭祚、宋弁、刘芳、崔光、邢峦等人，都因资质文雅而得到他的亲近，并且担任了重要职位，因此而显贵。李冲等人为朝廷制礼作乐，成绩裴然，郁郁可观，有太平淳古之风。

治书侍御史薛聪，辩之曾孙也，弹劾不避强御，帝或欲宽贷者，聪辄争之。帝每曰："朕见薛聪，不能不惮，何况诸人也！"自是贵戚敛手。累迁直 将军，兼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帝外以德器遇之，内以心膂为寄，亲卫禁兵，悉聪管领，故终太和之世，恒带直 将军。群臣罢朝之后，聪恒陪侍帷幄，言兼昼夜，时政得失，动辄匡

谏，事多听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窥其际。帝欲进以名位，辄苦让不受。帝亦雅相体悉，谓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荣也。”

北魏治书侍御史薛聪是薛辩的曾孙，他弹劾人不畏避强横之人，孝文帝有时想要宽容被弹劾者，薛聪就总是和他争辩，以致孝文帝经常说：“朕见了薛聪，也不能不害怕，何况其他人呢？”因此，那些贵戚们不得不有所收敛。薛聪升至直 将军，并兼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孝文帝对外表明是重用他的德行才气，而在内心则把他视为心腹，皇宫中的卫士禁兵，全部交给他来统管，所以直到孝文帝去世，他一直担任直 将军。每次上朝，群臣百官退朝之后，薛聪总是留下来陪侍孝文帝，两人在帷幕后面议论政事，有时能整整说上一昼夜，对于时事政治方面的得失利弊，薛聪动辄加以匡正劝谏，所见大多被采纳。然而，薛聪为人做事厚重而谨慎，所以外界并不能窥见他的内心边际。孝文帝想要升进薛聪的名分地位，可是他总是苦苦辞让，不愿领受。孝文帝也能对他的态度体贴理解，对他说道：“您内禀仁义忠信之质，天爵自高，固然不必再以公卿大夫这些所谓人爵而荣身了。”

[21]九月，庚午，魏六宫、文武悉迁于洛阳。

[21]九月，庚午（初四），北魏皇帝的后妃、夫人、嫔御等以及内外文武百官全部迁于洛阳。

[22]丙戌，魏主如邺，屡至相州刺史高闾之馆，美其治效，赏赐甚厚。闾数请本州，诏曰：“闾以悬车之年，方求衣锦，知进忘退，有尘谦德；可降号平北将军。朝之老成，宜遂情愿，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劝两修，恩法并举。”以高阳王雍为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难：‘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难。”

[22]丙戌（二十日），北魏孝文帝到达邺地。孝文帝多次来到相州刺史高闾的官舍，赞美他治理本州的成绩，并且给予特别丰厚的赏赐。高闾数次请求孝文帝让他回到本土幽州去做官，孝文帝因此而发布诏令：“高闾以该告老退休的年龄，方才要求衣锦还乡，他这样只知进而不知退，实在有损于谦德，所以降其封号为平北将军。他是朝廷中年龄和资历都相当老的大臣，应当顺遂他的心愿，所以调任他为幽州刺史。这样做可以既满足了他的请求，以示朝廷之恩，又起到劝善存法的作用。”孝文帝又任命高阳王拓跋雍为相州刺史，并且告戒他

说：“作一州之长也容易，也难。‘自己言行端正，不用法令别人也会遵从’，如此就容易；‘自己立身不正，即使以法令强迫别人也不会听从’，所以说难。”

[23]己丑，徙南平王宝攸为邵陵王，蜀郡王子文为西阳王，广汉王子峻为衡阳王，临海王昭秀为巴陵王，永嘉王昭粲为桂阳王。

[23]己丑（二十三日），南齐调迁南平王萧宝攸为邵陵王、蜀郡王萧子文为西阳王、广汉王萧子峻为衡阳王、临海王萧昭秀为巴陵王、永嘉王萧昭粲为桂阳王。

[24]乙未，魏主自邺还；冬，十月，丙辰，至洛阳。

[24]乙未（二十九日），北魏孝文帝从邺返还洛阳，冬季，十月，丙辰（二十一日），到达洛阳。

[25]壬戌，魏诏：“诸州精品属官，考其得失为三等以闻。”又诏：“徐、兖、光、南青、荆、洛六州，严纂戎备，应须赴集。”

[25]壬戌（二十七日），北魏孝文帝诏令：“各州认真考察官员们的政绩，根据得失，分为三等，上报朝廷。”又诏令：“徐、兖、光、南青、荆、洛六州，应当加强战备，随时待命，一旦令下，应立即赴召。”

[26]十一月，丁卯，诏罢世宗东田，毁兴光楼。[26]十一月丁卯（初二），南齐明帝诏令罢除文惠太子修治的东田，并拆毁兴光楼。

[27]已卯，纳太子妃褚氏，大赦。妃，澄之女也。

[27]已卯（十四日），为太子纳妃子褚氏，大赦天下。太子的妃子是褚澄的女儿。

[28]庚午，魏主如委粟山，定圜丘。己卯，帝引诸儒议圜丘礼。秘书令李彪建言：“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宫。请前一日告庙。”从之。甲申，魏主祀圜丘；大赦。

[28]庚午（初五），北魏孝文帝到达委粟山，测定祭天的圜丘。已卯（十四日），孝文帝召集群儒商议祭天之礼，秘书令李彪建议说：“古代鲁国人如果有事要祈告上帝，必定先在学宫中祈祷，所以请提前一日祭告于太庙。”孝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甲申（十九日），孝文帝祭天于圜丘，大赦天下。

[29]十二月，乙未朔，魏主见群臣于光极堂，宣下品令，为大选之始。光禄勋于烈子登引例求迁官，烈上表曰：“方今圣明之朝，理应廉让，而臣子登引人求进；是臣素无教训，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办此！”乃引见登，谓曰：“朕将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谦逊之美、直士之风，故进卿为太子翊军校尉。”又加烈散骑常侍，封聊城县子。

[29]十二月乙未朔（初一），北魏孝文帝在光极堂接见群臣，宣布在官员中实行九品之制，即将开始大选群臣。光禄勋于烈的儿子于登依照旧例请求升官，于烈上表孝文帝说：“如今正值圣明之朝，做臣子的理应清廉谦让，但是我儿子于登却援引旧例而要求晋升，这是我平素对他教训不严的结果，所以乞求朝廷罢黜我的官职。”孝文帝说：“这是有识之言，没有料到于烈能做到这样。”于是召见了于登，对他说：“朕将要广施教化于天下，因为你父亲有谦逊之美德、正直之品格，所以特晋升你为太子翊军校尉。”并且加任于烈为散骑常侍，封为聊城县子。

魏主谓群臣曰：“国家从来有一事可叹：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纳谏，人臣患不能尽忠。自今朕举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识，卿等亦当举之。如是，得人者有赏，不言者有罪，卿等当知之。”

北魏孝文帝对群臣们说：“一个国家从来都有一件事情让人感到可叹，就是臣子们不肯公开地谈论得失是非。作为一国之君，患在不能采纳劝谏；作为臣子，患在不能尽忠竭力。从今以后朕推举一人，如有不妥之处，你们可以直言其失；如果有才能之士而朕不能发现，你们也应当加以举荐。这样，能举荐人才者有赏，知而不言者有罪，你们应当明白这一点。”

[30]丁酉，诏修晋帝诸陵，增置守卫。

[30]丁酉（初三），明帝诏令修缮晋代诸位皇帝的陵墓，并且增置了守护陵墓的卫士。

[31]甲子，魏主引见群臣于光极堂，颁赐冠服。

[31]甲子（三十日），北魏孝文帝在光极堂召见群臣百官，给他们颁赐冠服，以易去胡服。

[32]先是魏人未尝用钱，魏主始命铸太和五铢。是岁，鼓铸粗备，诏公私用之。

[32]早先北魏人不使用钱币，从孝文帝开始才命令铸造太和五铢钱。到本年，已经铸造得大体齐备，因此孝文帝诏令公私方面一律开始使用钱币。

[33]魏以光城蛮帅田益光为南司州刺史，所统守宰，听其铨置。后更于新蔡立东豫州，以益光为刺史。

[33]北魏任命光城的蛮人首领田益光为南司州刺史，所属的郡守县令，听任他自己设置、诠选。后来又在新蔡设立东豫州，任命田益光为刺史。

[34]氐王杨炅卒。

[34]氐族首领杨炅去世。

三年（丙子、496）

三年（丙子，公元496年）

[1]春，正月，丁卯，以杨炅子崇祖为沙州刺史，封阴平王。

[1]春季，正月丁卯（初三），南齐任命杨炅的儿子杨崇祖为沙州刺史，封他为阴平王。[2]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于是始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

[2]北魏孝文帝发布诏令，认为："北方人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魏朝的祖先是黄帝的后代，以土德而称帝，所以姓拓跋。土，乃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所以应该改姓为'元'。诸位功臣旧族中凡从代京迁来的，其姓氏有的重复，要一律改变。"于是，开始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姓氏，不可胜数。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2922，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诏以："代人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故宦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其旧为部落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官在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为族。凡此姓族，皆应审核，勿容伪冒。令司空穆亮、尚书陆琇等详定，务令平允。"琇，2923之子也。

北魏孝文帝一向看重名门望族，由于范阳人卢敏、清河人崔宗伯、荥阳人郑义、太原人王琼四姓门族，在士大夫中最受推重，所以特意选他们的女儿进入后宫。陇西人李冲以才识受到任用，成为朝中显贵，他所结的姻亲，都是具有清白名望而为时人所敬重的高门，孝文帝也以他的女儿为夫人。孝文帝诏令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审定各州的士族，地位多有升降。孝文帝又诏令："代京人早先没有姓族，虽然是功勋、贤士的后代，也与那些寒贱出身者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一些宦途通达者虽然位极公卿，但他们的亲族却依然担任着地位卑下的官职。其中之穆、陆、贺、刘、楼、嵇、尉八姓，从太祖皇帝以来，功勋卓越，著称于世，位至王公，无人不知，通知司州和吏部，不要让他们充任卑微官职，而应当同卢、崔、郑、王四姓一样对待。除这些大族之外，其他还应该班列士族之列者，不久就继续由朝廷下令加以确认。那些过去为部落头人，而从道武帝皇始年间以来三代官职在给事以上，以及爵位上至王公的确定其姓；如果不是头人，而自皇始年间以来三代官职在尚书以上以及爵位上至王公的也确定其姓。属头人之后代，但是官职不显要的确定其族，或者本非头人而官职显要的也确定其族。凡此姓与族，都应该加以审核，不允许其中有伪冒者。命令司空穆亮、尚书陆琇等人详加审定，务必要做到公正合理。"陆琇是陆琇的儿子。

魏旧制：王国舍人皆应娶科族及清修之门。咸阳王禧娶隶户为之，帝深责之；因下诏为六弟聘室："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咸阳王禧，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河南王干，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广陵王羽，可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颍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懿，羲之子也。

北魏过去的制度：各藩王的妃嫔都应选娶八大姓及有清望的门第人家之女。咸阳王拓跋禧娶隶户人家之女为妃嫔，孝文帝严厉地责备了他，因此下诏令为六个弟弟重新聘娶妻室，说："以前所纳娶的，可以改做为小妾。咸阳王元禧，可以聘娶颍川太守陇西人李辅的女儿；河南王元干，可以聘娶已故中散大夫代郡人穆明乐的女儿；广陵王元羽，可以聘娶骠骑谘议参军荥阳人郑平城的女儿；颍川王元雍，可以聘娶中书博士范阳人卢神宝的女儿；始平王元勰，可以聘娶廷尉卿陇西人李冲的女儿；北海王元详，可以聘娶吏部郎中荥阳人郑懿的女儿。"郑懿是郑羲的儿子。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

当时，赵郡李姓诸门中，人物尤其多，都能发扬家风，所以世人谈论门第高贵，均推卢、崔、郑、王、李五姓为首。

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帝曰："薛氏，蜀也，岂可入郡姓！"直薛宗起执戟在殿下，出次对曰："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今不预郡姓，何以生为！"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则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

众人议论以薛氏为河东的望族，孝文帝则不同意，说："薛氏是蜀人，怎么可以成为一郡之大姓呢？"当时直 薛宗起正执戟站在殿下，他站出来对孝文帝问道："我的祖先于汉代末期在蜀地做官，两代之后又回到河东，如今已经六代相沿袭，所以不应该算作蜀人。我斗胆问一句，陛下是黄帝后代，而受封北方，难道也可以说是胡人吗？现今不认我们为郡中大姓，还有何脸面活下去呢？"于是，把手中之戟摔碎于地。孝文帝慢悠悠地说道："那么，朕为甲，你为乙吗？"于是，同意列薛姓为郡之大姓，并同薛宗起戏言道："你不是'宗起'，而是'起宗'呀！"

帝与群臣论选调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冲对曰："未审上古以来，张官列位，为膏粱子弟乎，为致治乎？"帝曰："欲为治耳。"冲曰："然则陛下何为专取门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过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借使无当世之用，要自德行纯笃，朕故用之。"冲曰："傅说、吕望，岂可以门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旷世乃有一二耳。"秘书令李彪曰："陛下若专取门地，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韩显宗曰："陛下岂可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顷之，刘昶入朝。帝谓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器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也。"

孝文帝与群臣们议论选拔调派官员之事，他问道："近世以来，出身高卑贵贱，各有一定，这样划分如何呢？"李冲反问道："不知道上古以来，分官列位，其目的是为了那些膏粱子弟们呢？还是为了治理国家呢？"孝文帝回答："当然是为了治理天下。"李冲又顺势反问："那么陛下为什么专门选取门第出身，而不注重才能方面的选拔呢？"孝文帝辩解说："如果其人有过人的才能，不怕不为人所知。然而，君子门第出身，即使没有为当世所用之才能，但终归在德行方面要纯洁笃实一些，朕所以选用他们。"李冲再反问道："难道傅说、吕望可以凭门第出身得到吗？"孝文帝再回答："这种不平常的人才，旷世才有一二。"这时，秘书令李彪也说道："陛下如果专以门第取士，那么对于鲁国的三卿季孙、孟孙、叔孙氏与孔门四科人才，是选择前者呢？还是选择后者呢？"著作佐郎韩显宗也说道："陛下岂能使贵者世袭为贵，贱者永远为贱呢？"孝文帝回答："如果遇有才识高明、卓然不凡，出类而拔萃者，朕也不拘泥于这一制度。"一会儿，刘昶来到朝中，孝文帝对他说："有人说选拔官员要唯才能是重，不必拘于门第出身，朕则以为不然。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则会清浊同流，混淆为一，以致名器不分，使君子小人没有区别，这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我们现在八族以上的士人，品第分为九个级别。九品之外，出身低贱而做官者又分为七等。如果世有贤才，可以升为三公。朕正担心贤才难得，但是也不可以仅为一个人而搞乱了我的典章制度。"

臣光曰：选举之法，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蔽。故夫明辩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诚鲜矣。

臣司马光曰：选拔举荐人才的制度，先门第而后贤才这是魏、晋时期的一大弊端，然而历代相因袭，莫能改变。君子与小人之别，不在于出身世禄之家与布衣贫贱之别，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愚者和智者都能认识到的，然而，在当时，虽然以北魏孝文帝之贤，犹不能免于这一偏见。所以，能明辩是非而不受世俗之见影响人的实在是稀少啊！

[3]壬辰，魏徙始平王勰为彭城王，复定襄县王鸾为城阳王。[3]壬辰（二十八日），北魏调迁始平王元勰为彭城王，恢复定襄县王元鸾为城阳王。

[4]二月，壬寅，魏诏："群臣自非金革，听终三年丧。"

[4]二月壬寅（初九），北魏孝文帝诏令："群臣中如果不是武将，要实行守丧三年的制度。"

[5]丙午，魏诏："畿内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师行养老之礼。"三月，丙寅，宴群臣及国老、庶老于华林园。诏："国老，黄耇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给事中、县令。庶老，直假郡、县，各赐鸠杖、衣裳。"

[5]丙午（十三日），北魏孝文帝诏令："国都附近七十岁以上者，于暮春之时到京师举行养老之礼。"三月丙寅（初三），孝文帝在华林园宴请群臣以及贵族中退休的老年人和士中的老者，诏令："贵族退休的老年人，黄发高寿以上者，给予中散大夫、郡守的名誉职位；年龄在六十岁以上者，给予给事中、县令的名誉职位。士中的老者，直接给予郡、县的虚职，分别赏赐以鸠鸟为饰的玉仗和衣裳。"

[6]丁丑，魏诏："诸州中正各举其乡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门者，授以令、长。"

[6]丁丑（十四日），北魏孝文帝诏令："各州的中正各自举荐本乡之有德行而为乡人所尊重者，年龄在五十岁以上而家境贫寒的，授以令、长之职。"

[7]壬午，诏："乘舆有金银饰校者，皆剔除之。"

[7]壬午（十九日），明帝诏令："乘坐的车子上面有金银装饰的，全部去掉。"

[8]上志慕节俭。太官尝进裹蒸，上曰："我食此不尽，可四破之，余充晚食。"又尝用皂荚，以余泺授左右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寿，有银酒枪，上欲坏之；王晏等咸称盛德，卫尉萧颖胄曰："朝廷盛礼，莫若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上不悦。后预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曰："陛下前欲坏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上甚惭。

[8]南齐明帝一心要做到节俭朴素，负责膳食的太官一次给他进献一种名叫裹蒸的食品，他对太官说："我一次吃不完这么一个，可以把它分成四块，剩下的晚上再吃。"还有一次，明帝使用皂荚洗浴，指着用过的皂荚水对身边近侍说："这个还可以使用。"太官在正月初一给明帝上寿，温酒时使用了一个用银子制作的酒铛，明帝要把它毁掉，王晏等人都称颂他品德高尚，卫尉萧颖胄却说："朝廷中最隆重的节日，莫若正月初一，这个银制酒铛是旧物了，所以不足为奢侈。"明帝听了心中很不高兴。后来明帝又在宫中设宴，席上有许多银制器皿，萧颖胄又对明帝说道："陛下前次要毁掉酒铛，恐怕应该毁坏的是眼前这些银器呀。"说得明帝满面愧色。

上躬亲细务，纲目亦密；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职事，莫不启闻，取决诏敕。文武勋旧，皆不归选部，亲戚凭藉，互相通进，人君之务过繁密。南康王侍郎颍川钟嵘上书言："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书奏，上不怿，谓太中大夫顾暠曰："钟嵘何人，欲断朕机务！卿识之不？"对曰："嵘虽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职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总而亲之，是人主愈劳而人臣愈逸，所谓'代庖人宰而为大匠斫'也。"上不顾而言他。

明帝事无巨细，必须躬亲，要求很烦琐，因此连下面各郡县以及朝中六署、九府的日常事务，也必须全部向他报告，取得他的旨令才能办理。文武官员中功臣和旧臣的选拔、使用等，都不归于吏部管理，而是凭借亲戚关系互相提拔，以致使明帝陷于事务之中，负担过于繁重。南康王侍郎颍川人钟嵘上书明帝，指出："古时候，圣明的国君根据下属的才干分派事情，量其能力授以官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具

体分工执行，而天子则只是高高在上，无为而治。”钟嵘的上书被奏上，明帝阅过之后心中不悦，问太中大夫顾暠：“钟嵘何许人也？想干涉朕的事务，你认识不认识他？”顾暠回答说：“钟嵘虽然地位卑微，没有名气，但是他所讲的或许有可采纳之处。确实，那些繁重琐碎的事务，都分别有职能部门来办理，现在陛下您全部包揽过来，亲自处理，结果弄得陛下越是劳累，臣子们则越是清闲，正所谓‘代替庖人宰割，代替大匠斫削’。”但是，明帝不理睬顾暠所说，而另改换别的话题。[9]夏，四月，甲辰，魏广州刺史薛法护求降。

[9]夏季，四月，甲辰（十一日），北魏广州刺史薛法护向南齐请求投降。

[10]魏寇司州，栎城戍主魏僧珉拒破之。

[10]北魏侵犯司州，南齐戍守栎城的首领魏僧珉率兵抵抗，击败了来犯的军队。

[11]五月，丙戌，魏营方泽于河阴。又诏汉、魏、晋诸帝陵，百步内禁樵苏。丁亥，魏主有事于方泽。

[11]五月丙戌（二十四日），北魏在河阴掘筑夏至日祭地的方泽。孝文帝诏令禁止在汉、魏、晋各代皇帝陵百步之内打柴割草。丁亥（二十五日），孝文帝在方泽祭地。

[12]秋，七月，魏废皇后冯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贵重，简冯熙二女入掖庭：其一早卒；其一得幸于魏主，未几，有疾，还家为尼。及太后殂，帝立熙少女为皇后。既而其姊疾愈，帝思之，复迎入宫，拜左昭仪，后宠浸衰。昭仪自以年长，且先入宫，不率妾礼。后颇愧恨，昭仪因谮而废之。后素有德操，遂居瑶光寺为练行尼。

[12]秋季，七月，北魏废皇后冯氏。起初，文明太后想让他的家族富贵显赫，选择冯熙的两个女儿进宫做妃嫔，其中一个早早去世，另一个得到孝文帝的亲近，但是时间不久，身染疾病，只好回到家中削发为尼。等到文明太后死后，孝文帝又立冯熙的小女儿为皇后。不久，皇后的姐姐病好，孝文帝非常思念她，就又把她迎进宫中，拜为左昭仪，从此皇后渐渐失去了孝文帝的宠爱。左昭仪自认为年长于皇后，并且比她先入宫，所以不对皇后实行妾礼。皇后对此很愧恨，左昭仪于是诬陷中伤她，使她被废掉。皇后素来有德操，被废之后就居住在瑶光寺中为尼，修练戒行。

[13]魏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群臣皆诣中书省请见。帝在崇虚楼，遣舍人辞焉，且问来故。豫州刺史王肃对曰："今四郊雨已沾洽，独京城微少。细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辍膳三日，臣下惶惶，无复情地。"帝使舍人应之曰："朕不食数日，犹无所感。比来中外贵贱，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宽勉，未必有实。方将遣使视之，果如所言，即当进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为，当以身为万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13]北魏孝文帝因为久旱无雨，自癸未（二十二日），至乙酉（二十四日）停止进食，群臣们都来到中书省请见。孝文帝在崇虚楼，派遣中书舍人去推辞不见，并且让问清前来请见的缘故。豫州刺史王肃说："现在郊外四周已经大雨连绵了，惟独京城之内下得很小。为此，平民百姓们都没有少吃一餐，而陛下却绝食三天了，臣下们对此惶惶不安，无可自处。"中书舍人回去报告了孝文帝，孝文帝又派他去回答说："朕几天不吃饭，上天还是没有什么感应。近来朝廷内外无论贵贱之人，都说郊外四面有雨了，朕怀疑他们之所以这样讲，为的是宽慰朕心，情况未必属实。现在准备派人去查看，如果与所说的相合，就立即用膳；如果不然，朕还有何理由继续活下去呢？就用自己的身体替万民百姓承担老天爷的责咎。"这天晚上，天降大雨。

[14]魏太子恂不好学；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魏主赐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辽东高道悦数切谏，恂恶之。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与左右密谋，召牧马轻骑奔平城，手刃道悦于禁中。中领军元俨勒门防遏，入夜乃定。诘旦，尚书陆琇驰以启帝，帝大骇，秘其事，仍至汴口而还。甲寅，入宫，引见恂，数其罪，亲与咸阳王禧更代杖之百余下，扶曳出外，囚于城西，月余乃能起。

[14]北魏太子元恂不喜欢学习，长得身肥体胖，熬受不了河南夏天的炎热，经常思念回到北方去。孝文帝赐予元恂衣服帽子，他却常常私下里穿着胡服。中庶子辽东人高道悦多次恳切地劝谏元恂，元恂非常厌恶他。八月戊戌（初七），孝文帝到达嵩高，元恂与心腹密谋策划，叫来马匹骑上直奔平城，亲手把高道悦杀死在宫殿之中。中领军元俨严守门禁，以防遏事态扩大，到了夜间才平定下来。次日天刚亮，尚书陆琇急忙骑马去向孝文帝汇报，孝文帝一听大吃一惊，但没有声张其事，仍然到了汴口，然后返回。甲寅（二十三日），孝文帝

回宫，召见元恂，数说了他的罪过，并且亲自与咸阳王元禧轮番把元恂打了一百多棒，然后命人把他扶着拽出去，囚禁在城西，一个多月之后，元恂方崐才可以起床。

[15]丁巳，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桢卒。

[15]丁巳（二十六日），北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元桢去世。

[16]九月，戊辰，魏主讲武于小平津；癸酉，还宫。

[16]九月戊辰（初八），北魏孝文帝在小平津讲武。癸酉（十三日），孝文帝还宫。

[17]冬，十月，戊戌，魏诏："军士自代来者，皆以为羽林、虎贲。司州民十二夫调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17]冬季，十月戊戌（初八），北魏孝文帝诏令："军士凡从代京迁来者，一律成为羽林、虎贲。司州民夫，十二个之中抽调一个，编为吏员，作为公家或私家的差役。"

[18]魏吐京胡反，诏朔州刺史元彬行汾州事，帅并、肆之众以讨之。彬，桢之子也。彬遣统军奚康生击叛胡，破之，追至车突谷，又破之，俘杂畜以万数。诏以彬为汾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余人保险不服，彬请兵二万以讨之，有司奏许之，魏主大怒曰："小寇何有发兵之理！可随宜讨治。若不能克，必须大兵者，则先斩刺史，然后发兵！"彬大惧，督帅州兵，身先将士，讨去居，平之。

[18]北魏吐京胡反叛，孝文帝诏令朔州刺史元彬代管汾州事务，让他统领并州、肆州的人马去讨伐叛贼。元彬是元桢的儿子。元彬派遣统军奚康生攻打反叛的胡人，打败了他们，又追击至车突谷，两次获胜，俘获各种牲畜上万头。孝文帝诏令元彬为汾州刺史，胡人去居等六百多人据险而不服，元彬请求朝廷拨兵两万去讨伐，有关部门上奏孝文帝请示批准，孝文帝勃然大怒，说："小小的一股寇贼，那有朝廷发兵去讨伐的道理呢？可以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而安排讨伐。如果不能攻克，必须大兵去讨伐，那就先斩了刺史，然后再发兵！"元彬非常害怕，亲自督率州兵，身先士卒，去讨伐去居，终于获胜。

[19]魏主引见群臣于清徽堂，议废太子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免冠顿首谢。帝曰："卿所谢者私也，我所议者国也。'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恂欲违父逃叛，跨据恒、朔，天下之恶执大焉！若不去

之，乃社稷之忧也。”闰月，丙寅，废恂为庶人，置于河阳无鼻城，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

[19]北魏孝文帝在清徽堂召见群臣百官，商议废去太子元恂之事。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摘去帽子，伏地磕头谢罪，请求宽宥太子，孝文帝说："你们谢罪，请求宽宥，是出于私情，而我在这里所要商议的却是国家大事。'大义灭亲'，为古人所看重。如今，元恂想要违抗父命而私自逃叛，跨据恒、朔两州，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大的罪恶吗?如果不把他废掉，就会成为社稷的一大忧患。”闰十二月丙寅（初八），北魏废太子元恂为庶人，安置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对其衣服饮食供应，仅仅免于饥寒罢了。

[20]戊辰，魏置常平仓。

[20]戊辰（初十），北魏设置常平仓。

[21]戊寅，太子宝卷冠。

[21]戊寅（二十日），南齐太子萧宝卷加冠。

[22]初，魏文明太后欲废魏主，穆泰切谏而止，由是有宠。及帝南迁洛阳，所亲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乐。泰自尚书右仆射出为定州刺史，自陈久病，土温则甚，乞为恒州；帝为之徙恒州刺史陆睿为定州，以泰代之。泰至，睿未发，遂相与谋作乱，阴结镇北大将军乐陵王思誉、安乐侯隆、抚冥镇将鲁郡侯业、骁骑将军超等，共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思誉，天赐之子；业，丕之弟；隆、超，皆丕之子也。睿以为洛阳休明，劝泰缓之，泰由是未发。

[22]原先，北魏文明太后想要废去孝文帝，穆泰苦苦劝谏才得以中止，于是穆泰得到孝文帝的宠信。到了孝文帝南迁洛阳，其所亲近信任的大多是些中州的儒士，所以皇族内部以及代京人往往对此感到不高兴。穆泰从尚书右仆射出任定州刺史，但是他不愿去上任，自陈长期有病，在气候暖湿的地方则更加严重，因此请求到恒州去，于是孝文帝调恒州刺史陆睿为定州刺史，另任穆泰为恒州刺史。穆泰到达恒州之后，陆睿还没有前去定州，于是就与他一起密谋反叛作乱，并且秘密勾结镇北大将军乐东陵王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守将崐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等人，共同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主。元思誉是元天赐的儿子，元业是元丕的弟弟，元隆和元超俱为元丕的儿

子。陆睿认为孝文帝是仁德之君，劝说穆泰迟缓进行，因此穆泰暂时没有叛乱。

颐伪许泰等以安其意，而密以状闻。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见于凝闲堂，谓之曰："穆泰谋为不轨，扇诱宗室。脱或必然，今迁都甫尔，北人恋旧，南北纷扰，朕洛阳不立也。此国家大事，非卿不能办。卿虽疾，强为我北行，审观其势。傥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强盛，可承制发并、肆兵击之。"对曰："泰等愚惑，正由恋旧，为此计耳，非有深谋远虑；臣虽驽怯，足以制之，愿陛下勿忧。虽有犬马之疾，何敢辞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复何忧！"遂授澄节、铜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

元颐假装同意穆泰等人，以便稳住他们，而秘密地把情况写成奏状上报朝廷。行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有病在身，孝文帝召见他于凝闲堂，对他说："穆泰图谋不轨，煽动诱说宗室，策动叛乱。如果就是这样，如今迁都伊始，北方人恋旧，南北事务纷扰，朕在洛阳不能成功。这是国家大事，非您不能办理。所以，您虽然有病在身，但是还得勉强为我北行一次，解决此事。您去后审观形势，假若穆泰的势力还不太强的话，就直接把他擒拿了；如果他的势力已经强盛，您就秉承我的旨意发并、肆两州之兵讨伐他们。"元澄回答说："穆泰等人愚蠢至极，正是由于恋旧使然，他们叛乱完全是为了这个，并非有什么深谋远虑。我虽然无能胆怯，但对付他们还是行的，完全可以制伏，希望陛下不要忧虑。我虽然患病，但怎么敢推辞呢？"孝文帝笑着说到："任城王愿意北行，朕还有什么忧愁的呢？"于是，授予元澄节旄、铜虎、竹使符以及身边的卫兵，使其代理恒州事务。

行至雁门，雁门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阳平。"澄遽令进发。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后徐进。"澄曰："泰既谋乱，应据坚城；而更迎阳平，度其所为，当似势弱。泰既不相拒，无故发兵，非宜也。但速往镇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骑入代，出其不意，晓谕泰党，示以祸福，皆莫为之用。泰计无所出，帅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寻至。穷治党与，收陆睿等百余人，皆系狱，民间帖然。澄具状表闻，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谓社稷臣也。观其狱辞，正复皋陶何以过之！"顾谓咸阳王禧等曰："汝曹当此，不能办也。"

元澄到达雁门时，雁门太守夜间来报告说："穆泰已经带兵往西边投靠阳平王去了。"元澄立即命令出发，右丞孟斌对他说："事情还难以估量，应该奉圣旨召集并州、肆州的兵力，然后再慢慢进发。"元澄说："穆泰既然策谋叛乱，理应据守坚城，然而却去投靠阳平王，思量他的行为，好象是势力不强。穆泰既然不与我们抗拒，那么无故发兵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只须迅速前去镇压，民心自然会能安定。"于是，加快速度，日夜兼行，前往阳平。元澄首先派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人匹马进入平城，使穆泰感到非常意外。李焕告谕穆泰的同伙，对他们讲明利害得失，结果这些人都不接受穆泰的指挥。穆泰无计可施，只得带领部下几百人攻打李焕，不能取胜，就从城西逃跑，李焕追上擒获了他。很快元澄也到了，接着肃清了参于叛乱的同党，拘捕了陆睿等一百多人，全部投入监狱，而民间安定无事。元澄把穆泰等人的罪行一项项地列出，上表奏告孝文帝，孝文帝阅后非常高兴，召集公卿大夫们到一起，把元澄的上表出示给他们看，并且说道："任城王可以说是社稷功臣啊！看他写的这些判决之辞，除了古时候的皋陶氏，谁能超过他呢？"又看着咸阳王元禧等人继续说道："如果让你们担当此事，一定办不到这样的。"

[23]魏主谋入寇，引见公卿于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纲条粗举；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于深宫之中乎！朕今南征决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来术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国之大事，宜君臣各尽所见，勿以朕先言而依违于前，同异于后也。"李冲对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论人事，后察天道。今卜筮虽吉而人事未备，迁都尚新，秋谷不稔，未可以兴师旅。如臣所见，宜俟来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拥兵二十万，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时不利。今天时既从，复云人事未备；如仆射之言，是终无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异日将为社稷之忧，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诸君当尽付司寇，不可不尽怀也。"

[23]北魏孝文帝策划入侵南齐，召集公卿到清徽堂，对他们说："朕择地迁都中原，现在各方面基本就绪，唯有南方之寇没有平定，如何能仿效近世以来的天子们安于深宫帷幕之中呢？现在朕南征的决策是不会改变的了，只是不知道时机的迟早。近来，方术之士们都说，当下就前往征伐，一定能够取胜，然而这是国家之大事，应该使君臣

各抒已见，你们不要因为朕先说了，在朕前就模棱两可，下去以后又不同意。”李冲说：“凡是用兵之法，应该先论人事，然后再察验天道。现在占卜所得虽然为大吉，但是人事准备没有妥当，刚迁都不久，秋谷没有收成，所以不可以兴师动旅，出外征战。依我之见，应该等到来年秋天再行南征。”孝文帝说：“去年，朕拥兵二十万，这可以说是人事昌盛了，然而天时不利。如今既然天时有利于我们，又说人事未备。那么，照仆射所说，该是永远没有征伐的时候了。南寇近在我们咫尺，它日终将是社稷江山的一大忧患，朕怎么敢自安呢？如果明年秋天南征不能获捷取胜，就要把诸位全送到司寇那里治罪，所以你们不可不尽心尽力。”

[24]魏主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书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24]北魏孝文帝因为流放到边远地方的罪犯多有逃亡，就制定法令，规定凡一人逃亡，全家充当劳役。光州刺史博陵人崔挺上书，劝谏说：“天底下善良之人少，恶人多。如果一人有罪而株连全家，那么司马牛就要因其兄桓魋而受到惩处，柳下惠也因其弟盗跖而牵连被杀。如此，岂不悲哀吗！”孝文帝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废除了这一株连制度。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一卷

齐纪七 高宗明皇帝下建武四年（丁丑、497）

齐纪七 齐明帝建武四年（丁丑，公元497年）

[1]春，正月，大赦。

[1]春季，正月，大赦天下。

[2]丙申，魏立皇子恪为太子。魏主宴于清徽堂，语及太子恂，李冲谢曰："臣忝师傅，不能辅导。"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恶，师傅何谢也！"

[2]丙申（初八），北魏立皇子元恪为太子。孝文帝在清徽堂欢宴，说到太子元恂，李冲谢罪说："我愧为太子师傅，没有能教导好他，实在有罪。"孝文帝说："朕尚且不能教化他的劣恶，你做师傅的何必谢罪呢？"

[3]乙巳，魏主北巡。

[3]乙巳（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去北方巡视。

[4]初，尚书令王晏，为世祖所宠任；及上谋废郁林王，晏即欣然推奉。郁林王已废，上与晏宴于东府，语及时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上即位，晏自谓佐命新朝，常非薄世祖故事。既居朝端，事多专决，内外要职，并用所亲，每与上争用人。上虽以事际须晏，而心恶之。尝料简世祖中诏，得与晏手敕三百余纸，皆论国家事，又得晏启谏世祖以上领选事，以此愈猜薄之。始安王遥光劝上诛晏，上曰："晏于我有功；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为武帝，安能为陛下乎！"上默然。上遣腹心陈世范等出涂巷，采听异言。晏轻浅无防，意望开府，数呼相工自视，云当大贵，与宾客语，好屏人清闲。上闻之，疑晏欲反，遂有诛晏之意。

[4]早先，南齐尚书令王晏深得武帝的宠信，到了明帝谋划废去郁林王之时，王晏又立即欣然赞同，帮助进行。郁林王被废去之后，明帝与王晏在东府宴饮，谈到时事之时，王晏拍着手掌说道："您经常说我王晏胆怯，今天又认定我如何呢？"明帝即位，王晏自以为对新朝有佐命之功，经常菲薄讥刺武帝在世时候的事情。他担任了尚书令，居

于朝臣中的最高地位，处理事情非常专横独断，朝廷内外的重要职位，都任用自己的亲信之徒，经常与明帝在用人方面发生争执。明帝虽然因举事之际，不得不依赖、重用王晏，但是内心却十分厌恶他。明帝曾经整理检查武帝的诏书文告等材料，得到武帝写给王晏的手敕三百多张，都是谈论国家的事情，又获得王晏劝谏武帝不要让自己主管诠选之事的启奏，因此越发猜忌、冷淡王晏了。始安王萧遥光劝明帝杀掉王晏，明帝说："王晏于我有功劳，况且没有罪过，所以不能杀他。"萧遥光又说："王晏对武帝都不能忠心耿耿，怎么能忠于陛下呢？"明帝听了默然无言。明帝派遣心腹陈世范等人到街头小巷去采听关于王晏的传言异闻。王晏这个人轻率浅薄而没有防范，他想为自己开辟府署，几次传叫方术之士来查看风水，说是会大富大贵。王晏与宾客谈话时，总是喜欢把手下的杂人支开，然后与客人在清静中交谈。明帝知道了这些情况之后，怀疑王晏想谋反，于是产生了杀掉王晏的念头。

奉朝请鲜于文粲密探上旨，告晏有异志。世范又启上云："晏谋因四年南郊，与世祖故主帅于道中窃发。"会虎犯郊坛，上愈惧。未郊一日，有敕停行，先报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陈"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范之言。丙辰，召晏于华林省，诛之，并北中郎司马萧毅、台队主刘明达，及晏子德元、德和。下诏云："晏与毅、明达以河东王铉识用微弱，谋奉以为主，使守虚器。"晏弟诩为广州刺史，上遣南中郎司马萧季敞袭杀之。季敞，上之从祖弟也。萧毅奢豪，好弓马，为上所忌，故因事陷之。河东王铉先以年少才弱，故未为上所杀。铉朝见，常鞠躬俯偻，不敢平行直视。至是，年稍长，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与外人交通。

奉朝请鲜于文粲密探到了明帝的心思，就奏告了王晏有异图。陈世范又启奏明帝："王晏密谋借建武四年南郊祭天之机，与武帝过去的主帅在道中起事。"正好遇上老虎闯入南郊祭坛，明帝愈加惧怕了。郊祭前一日，明帝敕令不去南郊祭祀，派人先告诉了王晏和徐孝嗣。徐孝嗣奉旨不言，而王晏则不同意明帝不去，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郊祀事关重大，圣上一定要亲自前去。"这样一来，明帝越加相信陈世范所说的了。丙辰（二十八日），明帝在华林省召见王晏，杀了他，一同诛死的还有北中郎司马萧毅、台队主刘明达，以及王晏的儿子王德元、

王德和。明帝发出诏令："王晏与萧毅、刘明达因为河东王萧嵷铉识见低下、能力微弱，于是阴谋奉他为君主，让他守虚位，而他们自己操纵国政。"王晏的弟弟王诩担任广州刺史，明帝派遣南中郎司马萧季敞去突然杀掉了他。萧季敞是明帝的从祖弟。萧毅奢侈豪华，特别喜好弓箭、骏马，使明帝忌妒，因此借这件事陷害、杀害了他。河东王萧铉在早先因年龄小、才力弱，所以没有被明帝杀掉。萧铉在朝见明帝时总是保持鞠躬姿势，弯腰低头，不敢平行直视。至此时，年龄稍大了些，于是连坐王晏之事而被免官，并且被禁止与外面的人来往交接。

郁林王之将废也，晏从弟御史中丞思远谓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赞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权计相须，未知兄将来何以自立！若及此引决，犹可保全门户，不失后名。"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拜骠骑将军，集会子弟，谓思远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劝吾自裁；若从其语，岂有今日！"思远遽应曰："如阿戎所见，今犹未晚也。"思远知上外待晏厚而内已疑异，乘间谓晏曰："时事稍异，兄亦觉不？凡人多拙于自谋而巧于谋人。"晏不应。思远退，晏方叹曰："世乃有劝人死者！"旬日而晏败。上闻思远言，故不之罪，仍迁侍中。

郁林王将被废黜之前，王晏的堂弟御史中丞王思远对王晏说："兄长你承受武帝的厚恩，现在一旦帮助别人进行此事，在那个人来说或许可以暂时利用兄长，但不知兄长这样做了，将来别人何以自立呢？如果在现在能拿起刀子自刎而死，还可以保全门户，不失后世英名。"王晏不予理会，回答说："我正在喝粥，无暇顾及此事。"明帝即位之后，拜王晏为骠骑将军，王晏把弟弟和儿子们召集在一起，对王思远的哥哥王思徵说："隆昌之末，思远劝我自裁，如果听从了他的话语，那里能有今天呢？"王思远随声应道："如按照小弟所说的那样去做，现在尚未为晚。"王思远知道明帝外表上对待王晏十分优厚而内心则已经开始怀疑他了，就乘机对王晏说："眼下事情逐渐有异样，兄长觉察与否？人们大多拙于自谋而巧于谋算别人。"王晏听后没有吭声。王思远走了之后，王晏才叹息着说："世上竟有劝人死的人。"十日之后，王晏被杀。明帝听说了王思远对王晏说过的话，所以没有定他的罪，并且升任他为侍中。

晏外弟尉氏阮孝绪亦知晏必败，晏屡至其门，逃匿不见。尝食酱美，问知得于晏家，吐而覆之。及晏败，人为之惧，孝绪曰：“亲而不党，何惧之有！”卒免于罪。

王晏的表弟尉氏人阮孝绪也知道王晏必定会败落，所以王晏屡次到他家去，他都躲而不见。一次，他吃酱觉得味道很香，一问才知道是从王晏家得来的，因此立即吐了出来，并且把其余的全部倒掉。到了王晏被杀之后，人们都为阮孝绪担心，他却不以为然，说：“虽然是亲戚，但是并不是同党，有什么害怕的呢？”最后他被免于定罪。

[5]二月，壬戌，魏主至太原。

[5]二月壬戌（初五），北魏孝文帝到达太原。

[6]甲子，以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征虏将军萧季敞为广州刺史。

[6]甲子（初七），齐明帝任命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任命征虏将军萧季敞为广州刺史，分别代替王晏及其弟生前的职位。

[7]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见穆泰、陆睿之党问之，无一人称枉者；时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亲党皆伏诛；赐陆睿死于狱，宥其妻子，徙辽西为民。

[7]癸酉（十六日），北魏孝文帝到达平城，提审了穆泰、陆睿之党，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冤枉。当时，人们都认为任城王元澄公正、明察。穆泰及其亲信党徒都伏法，陆睿被赐死狱中，他的妻子得到宽宥，被流放到辽西，成为平民。

初，魏主迁都，变易旧俗，并州刺史新兴公丕皆所不乐；帝以其宗室耆旧，亦不之逼，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而已。及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坐，而丕独胡服于其间，晚乃稍加冠带，而不能修饰容仪，帝亦不强也。

早先，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变旧的风俗习惯，但是并州刺史新兴公元丕一点也不高兴这样做，孝文帝因为他在家族中年辈较长，因此就不强行让他改换，但是用大道理加以诱导劝说，以便使他不公开反对。到了朝中大臣们都改换了衣服帽子，每天上朝殿内朱衣满坐，但是惟独元丕还穿着胡服侧身其间，后来他才慢慢加上了帽子和带子，可是仍旧不修饰外表仪容，孝文帝也不强崐迫他。

太子恂自平城将迁洛阳，元隆与穆泰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谋告之。丕外虑不成，口虽折难，心颇然之，及事觉，丕从帝至平城，帝每推问泰等，常令丕坐观。有司奏元业、元隆、元超罪当族，丕应从坐。帝以丕尝受诏许以不死，听免死为民，留其后妻、二子，与居于太原，杀隆、超、同产乙升，余子徙敦煌。

太子元恂将从平城迁往洛阳之时，元隆同穆泰等人密谋策划，要把元恂留在平城，因此出兵堵住雁门东陉、西陉二关，阴谋占据关北恒、朔二州。当时，元丕在并州，元隆等人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元丕表面上忧虑事情难以成功，口头上虽然反对，但是心里却颇为赞同。等到穆泰等人叛乱之事败露之后，元丕随从孝文帝到了平城，孝文帝每次审问穆泰等人时，常常让元丕坐在旁边观看。有的官员奏告元业、元隆、元超罪该满门诛斩，元丕也应该连坐治罪。孝文帝以元丕曾经在诏令中被许以不死，就免他一死，黜为平民，让他的后妻和两个儿子陪伴他居住在太原，而杀了元隆、元超及其同胞兄弟元乙升，其他的儿子流放敦煌。

初，丕、睿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诛，帝赐冲、烈诏曰："睿反逆之志，自负幽冥；违誓在彼，不关朕也。反逆既异余犯，虽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犹不忘前言，听自死别府，免其拿戮。元丕二子、一弟，首为贼端，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违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别示，想无致怪。谋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谢。

原先，元丕、陆睿以及仆射李冲、领军于烈等人都受过皇帝的不死之诏。陆睿被杀之后，孝文帝在赐给李冲、于烈的诏书中说："虽然朕曾经诏许陆睿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免于一死，可是他叛逆谋反的阴谋，自己有负于鬼神，是他违背了曾经发过的誓言，所以他的死与朕没有关系。他叛乱谋反既不同于其他诸犯，即使想要宽恕他，又怎么可能呢？然而朕犹不忘先前说过的话，所以让他自己在狱中自尽，并且免去他儿子的死罪。元丕的两个儿子、一个弟弟，最早策划叛乱，最先参与叛乱，理应连坐处死，朕特加恕免，只是黜为平民而已。朕本来期望与他们和衷共济，始终相善，但是他们自己弃绝情义，违背良心，产生不轨之念，这是多么令人感到可悲的啊！所以，特意告诉

你们一下，想必不会令你们奇怪吧？除了谋反这件事情之外，朕对他们的一片真心皎如白月，在在可鉴。”李冲、于烈都上表致谢。

臣光曰：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轻重视情，宽猛随时。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则不然，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也。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

臣司马光曰：给予或剥夺爵位、俸禄，掌管生杀予夺之权力，这是做皇帝的人驾驭臣下们的重要手段，所以先王们裁定的制度，虽然有亲、故、贤、能、功、勤、宾等所谓“八议”，但是如果臣下犯有罪行，并不直接赦免，而一定要通过刑法部门来商议，可以赦免则赦免，可以宽大则宽大，可以判刑则判刑，可以诛死则诛死，惩罚的轻与重根据实情而定，处理的宽与严随时机而有所不同。因此，国君得以施行仁恩而又不失其威严，臣子们既可以得到免罪而又不敢以此自恃。到了北魏却不是这样了，对于功勋显贵的大臣，往往预先许诺以终生不被处死，但是其人因此而自骄，触法犯罪，则又被处死。这正是以言而无信的允诺诱惑其人，使他陷于死地。刑法政治的失误过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8]是时，代乡旧族，多与泰等连谋，唯于烈无所染涉，帝由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长及侍子畏暑，听秋朝洛阳，春还部落，时人谓之“雁臣”。

[8]在这时候，平城的鲜卑族人，多数与穆泰等人一起策划，唯独于烈没有丝毫参涉，因此孝文帝对他更加器重了。孝文帝考虑到北方的酋长以及在身边侍奉自己的王子们害怕暑热，所以就任他们秋天来到洛阳，春天再返回各自的部落去，当时的人们称他们为“雁臣”。

[9]三月，己酉，魏主南至离石。叛胡请降，诏宥之。夏，四月，庚申，至龙门，遣使祀夏禹。癸亥，至蒲坂，祀虞舜。辛未，至长安。[9]三月己酉（二十二日），北魏孝文帝到达离石，反叛的胡人请求投降，孝文帝诏令宽恕了他们。夏季，四月，庚申（初四），孝文

帝到达龙门，派遣使者去祭祀夏禹。癸亥（初七），孝文帝到达蒲坂，祭祀虞舜。辛未（十五日），孝文帝到达长安。

[10]魏太子恂既废，颇自悔过。御史中尉李彪密表恂复与左右谋逆，魏主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奉诏赍椒酒诣河阳，赐恂死，敛以粗棺、常服，瘗于河阳。

[10]北魏太子元恂被废之后，颇为悔恨自己过去的过失。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孝文帝，告发说元恂又与手下的人谋划叛逆，孝文帝派遣中书侍郎邢峦和咸阳王元禧奉着自己的圣旨，带着用椒子浸制的酒去河阳，赐元恂死，用粗劣的棺材和平常衣服装敛了他，埋葬在河阳。

[11]癸未，魏大将军宋明王刘昶卒于彭城，葬以殊礼。

[11]癸未（二十七日），北魏的大将军宋明王刘昶死于彭城，以特别的礼仪安葬。

[12]五月，己丑，魏主东还，泛渭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于丰，武王于镐。六月，庚申，还洛阳。

[12]五月，己丑（初三），北魏孝文帝东行返回，乘船从渭河进入黄河。壬辰（初六），孝文帝派遣使者分别在丰、镐两处祭祀周文王和周武王。六月，庚申（初五），孝文帝回到洛阳。

[13]壬戌，魏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二十万，将入寇。

[13]壬戌（初七），北魏发动冀、定、瀛、相、济等五州的二十万大军，即将入侵南齐。

[14]魏穆泰之反也，中书监魏郡公穆罴与之通谋，赦后事发，削官爵为民。罴弟司空亮以府事付司马慕容契，上表自劾，魏主优诏不许；亮固请不已，癸亥，听亮逊位。

[14]北魏穆泰谋反时，中书监魏郡公穆罴曾与他一起策划，赦免之后事情被发现，从宽被削去官职和爵位，黜为平民。穆罴的弟弟担任司空的穆亮把府署中的事务交付给司马慕容契，上表孝文帝自行弹劾，孝文帝下诏抚慰，不许他辞职，但是穆亮再三请求，癸亥（初八），孝文帝只好同意穆亮辞去官职。

[15]丁卯，魏分六师以定行留。

[15]丁卯（十二日），北魏把军队分为六部分，以便决定哪些参加南征，哪些留守。

[16]秋，七月，魏立昭仪冯氏为皇后，后欲母养太子恪；恪母高氏自代如洛阳，暴卒于共县。

[16]秋季，七月，北魏册立昭仪冯氏为皇后。冯皇后想做太子元恪的母亲，亲自来抚养他。元恪的生母高氏从代都来洛阳时，突然死于共县。

[17]戊辰，魏以穆亮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17]戊辰（十三日），北魏任命穆亮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18]八月，丙辰，魏诏中外戒严。

[18]八月，丙辰（初一），北魏即将南伐，宣布内外戒严。

[19]壬戌，魏立皇子愉为京兆王，怿为清河王，怀为广平王。

[19]壬戌（初七），北魏封立皇子元愉为京兆王，元怿为清河王，元怀为广平王。

[20]追尊景皇所生王氏为恭太后。

[20]明帝追尊景皇生母王氏为恭太后。

[21]甲戌，魏讲武于华林园；庚辰，军发洛阳。使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参治留台事。假彭城王勰中军大将军，勰辞曰："亲疏并用，古之道也。臣独何人，频烦宠授！昔陈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请而得，何否泰之相远也！"魏主大笑，执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

[21]甲戌（十九日），北魏孝文帝在华林园讲习武事。庚辰（二十五日），北魏从洛阳发兵，进行南征。孝文帝使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留守洛阳，让御史中丞李彪兼任度支尚书，并且让他与仆射李冲一道参与掌管留守事宜。孝文帝又授与彭城王元勰中军大将军的官衔，元勰辞而不受，对孝文帝说："亲疏崐远近一并用之，这是古代留下来的治国之道。我是何人呢？频繁地劳烦圣上施授恩宠，实在于心不安。过去陈思王曹植上表魏文帝，自请攻打吴、蜀，魏文帝不答应。愚臣不请而自得，与陈思王相比较，为何命运的顺利和不顺利相差的如此

远呢？”孝文帝听了之后大笑不已，拉着元勰的手说道：“曹丕、曹植兄弟二人以才气而互相忌妒，我与你则以道德而互相亲密。”

[22]上遣军主、直阁将军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阳，军主鲍举助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太守黄瑶起戍舞阴。

[22]齐明帝派遣军主、直阁将军胡松帮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守赭阳，军主鲍举协助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太守黄瑶起防守舞阴。

[23]魏以氐帅杨灵珍为南梁州刺史。灵珍举州来降，送其母及子于南郑以为质，遣其弟波罗阿卜珍将步骑万余袭魏武兴王杨集始，杀其二弟集同、集众；集始窘急，请降。九月，丁酉，魏主以河南尹李崇为都督陇右诸军事，将兵数万讨之。

[23]北魏任命氐族首领杨灵珍为南梁州刺史。杨灵珍率全州之部来投降南齐，并且把他的母亲以及儿子送到南郑作为人质，又派遣他的弟弟杨婆罗阿卜珍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余众袭击北魏武兴王杨集始，杀掉了杨集始的两个弟弟杨集同和杨集众，杨集始在危急无奈的情况之下请求投降。九月丁酉（十三日），北魏孝文帝任命河南尹李崇为都督陇右诸军事，命令他统领数万兵力讨伐杨灵珍。

[24]初，魏迁洛阳，荆州刺史薛真度劝魏主先取樊、邓。真度引兵寇南阳，太守房伯玉击败之。魏主怒，以南阳小郡，志必灭之，遂引兵向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沸地。辛丑，魏主留诸将攻赭阳，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袭其郛，克之。房伯玉婴内城拒守，魏主遣中书舍人孙延景谓伯玉曰：“我今荡壹六合，非如时冬来春去，不有所克，终不还北。卿此城当我六龙之首，无容不先攻取，远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枭首，事在俯仰，宜善图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宠，不能建忠致命而尽节于其仇，罪一也。顷年薛真度来，卿伤我偏师，罪二也。今鸾辂亲临，不面缚麾下，罪三也。”伯玉遣军副乐稚柔对曰：“承欲攻围，期于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谓获其死所！外臣蒙武帝采拔，岂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绍大宗，非唯副亿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遗敕；是以区区尽节，不敢失坠。往者北师深入，寇扰边民，辄厉将士以修职业。反己而言，不应垂责。”

[24]当初，北魏迁都洛阳，荆州刺史薛真度劝孝文帝首先占取樊、邓两地。薛真度率兵攻打南阳，南齐的南阳太守房伯玉击败了他。北

魏孝文帝见薛真度战败，勃然生怒，以为南阳不过区区一小郡，所以立志要灭掉它，于是就率兵向襄阳进发，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路军马前后相继，号称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吹气震动大地。辛丑（十七日），孝文帝留下诸路将帅攻打赭阳，自己领兵南下，于癸卯（十九日），到达宛城，乘夜攻打宛城外城，一举而攻克。房伯玉环守内城而顽抗拒守，孝文帝派遣中书舍人孙延景为使者去对房伯玉说："我如今要荡平统一天下，不会再象上一次那样冬天来春天去，这次如果不能克敌取胜，誓死不率师北返。你的这座城正在我的战车之前，不得不首先攻取，远则一年，近则只一月，一定要占领。你是愿意归顺我朝以换得封侯加爵呢？还是执意顽抗到底，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呢？何去何从，俯仰之间即可决定，你应该好好地考虑一下。而且，你有三条罪状，现在说出来让你知道：你先前奉事武帝，得到了武帝特别的宠信，然而你却不能舍命尽忠而丧失节操，效力于他的仇人，这是罪状之一。近年薛真度奉我的旨令来讨伐，你给他们造成严重创伤，这是罪状之二。现在，我舆驾亲临，你不自缚投降，反而负隅顽抗，这是罪状之三。"房伯玉也派遣军副乐稚柔去对孝文帝说："承蒙你们来围攻本城，并且期望一定攻克。我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平常之人，能得以与威严的陛下抗衡，真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个理想的死亡之所。外臣我承蒙武帝提拔重用，岂敢忘记大恩呢？但是继位的君主没有仁德，因而我主上作为高帝第三子而即位，不但符合百姓之厚望，而且也兼合武帝之遗愿。所以，我只能竭力尽忠，不敢有所失误。上次你们的军队深入我边境，骚扰掠夺我边民，我只好命令将士们加以抵抗，这也是尽职尽责，如果你能反过来想一想，就不应该对我加以指责。"宛城东南隅沟上有桥，魏主引兵过之。伯玉使勇士数人，衣班衣，戴虎头帽，伏于窦下，突出击之，魏主人马俱惊；召善射者原灵度射之，应弦而毙，乃得免。

宛城东南角的河沟上有一座桥，北魏孝文帝率兵从桥上经过，房伯玉预先指使几个勇士，身穿带有斑纹的衣服，头戴虎头帽，埋伏在桥底下，这时突然袭击，使得孝文帝的人马大吃一惊，急忙叫射箭能手原灵度用箭射他们，箭无虚发，无不应弦而毙，方才免于一难。

[25]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里袭之；群氐皆弃杨灵珍散归，灵珍之从减太半，崇进据赤土。灵珍遣从弟建屯龙门，自帅精勇一万

屯鹫峡；龙门之北数十里中，伐树塞路，鹫硖之口，聚石，临崖下之，以拒魏兵。崇命统军慕容拒帅众五千从他路入，夜，袭龙门，破之。崇自攻鹫峡；灵珍战败走，俘其妻子，遂克武兴，梁州刺史阴广宗、参军郑猷等将兵救灵珍；崇进击，大破之，斩杨婆罗阿卜珍，生擒猷等，灵珍奔还汉中。魏主闻之，喜曰："使朕无西顾之忧者，李崇也。"以崇为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25]孝文帝派李崇去征讨杨灵珍，李崇在山上砍斫树木，开道而行，里外夹击，打了个措手不及，使得那些氐人纷纷丢下杨灵珍而溃散逃命，杨灵珍的人马一下子减去了大半，于是李崇进而占领了赤土，杨灵珍派遣堂弟杨灵建驻守龙门，而自己则率领一万精锐兵力驻守鹫硖。杨灵建命部下砍伐大树，堵塞在路上，把龙门往北数十里之内的路全堵了，使得李崇的人马无法行动。而杨灵珍则在鹫硖口两边高崖上堆积了许多滚石，以防拒北魏军队通过。李崇命令统军慕容拒带领五千人马从另外一条路进去，夜袭龙门，破敌成功。李崇自己率众攻打鹫硖，杨灵珍连战而败，逃走活命，李崇俘获了他的妻儿，于是攻克了武兴。南齐梁州刺史阴广宗、参军郑猷等人率兵来援救杨灵珍，李崇迎而击之，大获全胜，杀死了杨婆罗阿卜珍，活捉了郑猷等人，杨灵珍逃回汉中。北魏孝文帝听到捷报，高兴地说："使朕解除西顾之忧的是李崇。"孝文帝任命李崇为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以便安定这个地方。

[26]丁未，魏主发南阳，留太尉咸阳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刘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军攻之不克，筑长围守之，遣人谓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为独取糜碎！"思忌遣人对曰："城中兵食犹多，未暇从汝小虏语也！"魏右军府长史韩显宗将别军屯赭阳，成公期遣胡松引蛮兵攻其营，显宗力战，破之，斩其裨将高法援。显宗至新野，魏主谓曰："卿破贼斩将，殊益军势。朕方攻坚城，何为不作露布？"对曰："顷闻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人，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常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兵寡力弱，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弥大。臣所以不敢为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贤之。

[26]丁未（二十三日），北魏孝文帝从南阳出发，留下太尉咸阳王元禧等人继续攻打该处。己酉（二十五日），孝文帝到达新野，南齐

新野太守刘思忌据城抵抗。冬季，十月，丁巳（初三），北魏军队攻打新野，但是不能攻克，就修筑工事，加以围困，并且派人对城中守军说：“房伯玉已经投降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献城出降，欲想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呢？”刘思忌派人回答说：“城中的兵力和粮食还很多，现在我们还忙得没有时间跟你们这些小小的胡虏们说话。”北魏右军府长史韩显宗率领另外一支军队驻守在赭阳，南齐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派遣胡松带领蛮兵去攻打韩显宗的营地，韩显宗率部力战，击败了胡松的进攻，杀了胡松的副将高法援。韩显宗到新野，孝文帝对他说：“你击败贼敌，斩其将领，大长了我军的威风气势。朕正在攻打新野这座坚城，你为什么不把捷报写于帛布之上，以高竿树之，以增加我军的斗志，动摇城中守军的信心呢？”韩显宗回答说：“过去听说镇南将军王肃才俘获敌贼二三人、驴马几匹，就书帛高挂，我当时正在宫中任著作郎，私下里常常讥笑王肃的这一做法。现在，我虽然凭借圣上的威灵，摧折敌虏，但是由于兵力寡少、力量不足，所以擒捉和斩杀敌贼不多。如果我也象王肃那样把本来不足道的小捷写于帛布之上，高竿挂起，以此虚张功劳，效法王肃，其罪则更大。所以，我不能那样做，只是告捷于圣上就行了。”由此，孝文帝更加认为韩显宗忠贤了。

上诏徐州刺史裴叔业引兵救雍州。叔业启称：“北人不乐远行，唯乐钞掠。若侵虏境，则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从之。叔业引兵攻虹城，获男女四峣千余人。

南齐明帝诏令徐州刺史裴叔业领兵去援救雍州，裴叔业启奏齐明帝：“北方人不乐意远道而行，而只乐意掠抢，所以如果入侵敌人境内，则司州、雍州的敌寇自然会撤退。”明帝听从了这一建议。于是，裴叔业率兵攻打虹城，俘获男女四千多人。

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萧衍、右军司马张稷求雍州。十一月，甲午，前军将军韩秀方等十五将降于魏。丁酉，魏败齐兵于沔北，将军王伏保等为魏所获。

甲戌（二十日），明帝派遣太子中庶子萧衍、右司马张稷去援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十一日），前军将军韩秀方等十五个将领投降北魏。丁酉（十四日），北魏军队在沔北打败了南齐兵，将军王伏保等人被北魏俘获。

[27]丙辰，以杨灵珍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

[27]丙辰（疑误），南齐任命杨灵珍为北秦州刺史，并封他为仇池公、武都王。

[28]新野人张帅万余家据栅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与房伯玉不协，故缓救之，顿军樊城。

[28]新野人张率领一万余户人家据守栅垒抵拒北魏军队，十二月庚申（初七），北魏军队攻占栅垒。南齐雍州刺史曹虎与房伯玉不合，所以迟迟不去援救他，驻扎在樊城按兵不动。

丁丑，诏遣度支尚书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节，帅众二万、骑千匹向襄阳，雍州众军并受节度。

丁丑（二十四日），明帝诏令度支尚书崔慧景去援救雍州，并且授与符节，雍州诸军全部受他指挥调度。于是崔慧景率领两万兵众、一千骑兵，直向襄阳奔去。

庚午，魏主南临沔水；戊寅，还新野。

庚午（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南行到达沔水；戊寅（二十五日），孝文帝回到新野。

将军王昙纷以万余人攻魏南青州黄郭戍，魏戍主崔僧渊破之，举军皆没。将国鲁康祚、赵公政将兵万人侵魏太仓口，魏豫州刺史王肃使长史清河傅永将甲士三千击之。康祚等军于淮南，永军于淮北，相去十余里。永曰："南人好夜斫营，必于渡淮之所置火以记浅。"乃夜分兵为二部，伏于营外；又以瓠贮火，密使人过淮南岸，于深处置之，戒曰："见火起，则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营，伏兵夹击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竟起，不知所从，溺死及斩首数千级，生擒公政，获康祚之尸以归。豫州刺史裴叔业侵魏楚王戍，肃复令永击之。永将心腹一人驰诣楚王戍，令填外堑，夜伏战士千人于城外，晓而叔业等至城东，部分将置长围。永伏兵击其后军，破之。叔业留将佐守营，自将精兵数千救之。永登门楼，望叔业南行数里，即开门奋击，大破之，获叔业伞扇、鼓幕、甲仗万余。叔业进退失据，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满三千，彼精甲犹盛，非力屈而败，自堕吾计中耳。既不测我之虚实，足使丧胆，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谒者就拜永安远将军、汝南太守，封贝丘县男。永有勇力，好学能文。魏主常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版，唯傅期耳！"

南齐将军王昙纷率领一万多兵众攻打北魏南青州黄郭戍，北魏的戍军首领崔僧渊率兵抵抗，大获全胜，王昙纷全军覆没。南齐将军鲁康祚、赵公政率兵一万人侵北魏太仓口，北魏豫州刺史王肃命令长史清河人傅永率甲兵三千去袭击。鲁康祚、赵公政驻扎在淮水之南，傅永驻扎在淮水之北，彼此相距十多里远。傅永对部下说："南方人喜欢夜间闯营攻击，他们一定要在渡河的地方放置火把，以便指示何处水浅可以涉渡。"于是，到了夜间，傅永把手下的兵力分成两部分，让他们埋伏在营盘外面，又在大瓢里装满易燃物，派人秘密地渡过淮河到达南岸，把大瓢放置于水深之处，并告诉说："一见对岸火起，你们就点燃它。"这天夜里，鲁康祚等人果然率兵来破傅永的营盘，傅永的伏兵左右夹击，鲁康祚抵挡不住，慌忙回撤到淮河边上，这时傅永派往南岸的人点起了火，使得鲁康祚等不知何处水深、何处水浅，只好胡乱涉水而逃，结果被淹死和斩首好几千人。最后，傅永活捉了赵公政，并且获得了鲁康祚的尸体，胜利而归。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入侵北魏楚王戍，王肃再次命令傅永去袭击。傅永带领心腹一人骑马疾奔楚王戍，命令他们填平戍所的外壕，夜里又在城外崐埋伏下战士千人。天亮之后，裴叔业率部到了城东边，安排部署兵力，准备围城攻打。傅永的伏兵对裴叔业的后军展开了袭击，败敌获胜。裴叔业留下其他将领守护营盘，自己率领精兵数千去援救后军。这时，傅永登上城门楼，望见裴叔业已经率兵往南走去数里地了，就命令打开城门，奋力出击，结果大败敌兵，缴获了裴叔业的伞扇、鼓幕，以及盔甲兵器一万余件。裴叔业进退都失去凭借，只好逃跑。傅永手下的人要去追击，但是傅永不许，他说："我们的兵力弱，还不足三千，而他们的兵力还很强大，并不是因为力量不足而败逃，而是落入了我的计谋圈套。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虚实，经这么一击，就足以使他们闻风丧胆了，我们已经俘获了他们这么多的人和物，就相当满足了，何必再追击呢？"北魏孝文帝派遣谒者去任命傅永为安远将军、汝南太守，并封他为贝丘县男。傅永勇武有力，并且好学能文，孝文帝常常赞叹说："上马能击贼，下马作文章，只有傅期才能这样文武双全啊！"

[29]曲江公遥欣好武事，上以诸子尚幼，内亲则仗遥欣兄弟，外亲则倚后弟西中郎长史彭城刘暄、内弟太子詹事江；故以始安王遥光为扬州刺史，居中用事；遥欣为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据西面。而遥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上甚恶之。遥欣侮南

郡太守刘季连，季连密表遥欣有异迹；上乃以季连为益州刺史，使据遥欣上流以制之。季连，思考之子也。

[29]南齐曲江公萧遥欣爱好武事，明帝因为自己的儿子尚且年幼，所以在内亲中依靠萧遥欣兄弟俩，在外戚中则倚仗皇后之弟西中郎彭城人刘暄，以及表弟太子詹事江。于是，明帝任命始安王萧遥光为扬州刺史，让他在建康主事；任命萧遥欣为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及荆州刺史，让他坐镇西面。然 而，萧遥欣却在江陵大量招收勇士，聚敛财物，使劲扩大自己的势力，明帝非常不满。萧遥欣又侮辱南郡太守刘季连，刘季连秘密上表明帝，说萧遥欣图谋不轨，并且有所举动。于是，明帝就任命刘季连为益州刺史，使刘季连据于萧遥欣的上方，以便牵制他。刘季连是刘思考的儿子。

[30]是岁，高昌王马儒遣司马王体玄入贡于魏，请兵迎接，求举国内徙；魏主遣明威将军韩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众。儒遣左长史顾礼、右长史金城嘉将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而安保不至；礼、嘉还高昌，安保亦还伊吾。安保遣其属朝兴安等使高昌，儒复遣顾礼将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高昌旧人恋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立嘉为王，复臣于柔然。安保独与顾礼、马义舒还洛阳。

[30]这一年，高昌王马儒派遣司马王体玄来向北魏上贡，要求带领全国人内迁，并且请求北魏派兵迎接。孝文帝派遣明威将军韩安保前去迎接，并且割划伊吾方圆五百里地，以供马儒及其部属居住。马儒派遣左长史顾礼、右长史金城人嘉率领步、骑兵一千五百人去迎接韩安保，但是韩安保没有到达，顾礼、嘉只好返回高昌。顾、走后，韩安保才到，见没有人来接，也返回伊吾。韩安保派遣属下朝兴安等人出使高昌国，马儒又派遣顾礼率领世子马义舒到离高昌一百六十里的白棘城去迎接韩安保。高昌国的本地居民留恋故土，不愿意往东迁，就一起商量杀死了马儒，拥立嘉为国王，仍旧称臣于柔然国。韩安保只与顾礼、马义舒回到洛阳。

永泰元年（戊寅、498）

永泰元年（戊寅，公元498年）

[1]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1]春季，正月，癸未朔（初一），南齐大赦天下。

[2]加中军大将军徐孝嗣开府仪同三司，孝嗣固辞。

[2]明帝要授中军大将军徐孝嗣开府仪同三司，徐孝嗣再三辞而不受。

[3]魏统军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缚刘思忌，问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宁为南鬼，不为北臣！"乃杀之。于是沔北大震。戊子，湖阳戍主蔡道福、辛卯，赭阳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阴戍主黄瑶起、南乡太守席谦相继南遁。瑶起为魏所获，魏主以赐王肃，肃脔而食之。乙巳，命太尉陈显达救雍州。

[3]北魏统军李佐攻打新野，丁亥（初五），攻破新野城，活捉了刘思忌，李佐问他："如今你想不想投降？"刘思忌回答："宁可做南方的鬼，不愿当北方的臣子！"于是，李佐就杀了刘思忌。刘思忌被杀之后，沔水之北的南齐守军大为震惊。戊子（初六），湖阳守军首领蔡道福，辛卯（初八），赭阳峴守军首领成公期；壬辰（初九），舞阳守军首领黄瑶起、南乡太守席谦等相继南逃而去。黄瑶起被北魏军队抓获，北魏孝文帝把黄瑶起赏赐王肃，王肃把他割成小片煮熟吃了。乙巳（二十二日），南齐命令太尉陈显达去援救雍州。

[4]上有疾，以近亲寡弱，忌高、武子孙。时高、武子孙犹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还后宫，辄叹息曰："我及司徒诸子皆不长，高、武子孙日益长大！"上欲尽除高、武之族，以微言问陈显达，对曰："此等岂足介虑！"以问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遥光以为当以次施行。遥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舆自望贤门入，每与上屏人久语毕，上索香火，鸣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诛。会上疾暴甚，绝而复苏，遥光遂行其策；丁未，杀河东王铉、临贺王子岳、西阳王子文、永阳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阳王子珉、湘东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阳王昭粲、巴陵王昭秀，于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诸子皆尽矣。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状，请诛之，下诏不许；再奏，然后许之。南康侍读济阳江泌哭子琳，泪尽，继之以血，亲视殡葬毕，乃去。

[4]明帝患疾病，由于他自己的亲属人少力弱，所以特别防忌高帝和武帝的子孙。当时，高帝、武帝的子孙还有十个藩主，他们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入朝拜见明帝，明帝见过他们回宫之后，常常叹息着说："我和弟弟司徒的几个儿子都年龄幼小，而高帝和武帝的子孙却一天天地长大了。"明帝想把高帝和武帝的后代全部除掉，他以此事试探地问

陈显达，陈显达回答说：“这些人何足以令圣上忧虑呢？”明帝又问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萧遥光认为应当一个一个地逐步除杀。萧遥光有脚病，明帝经常让他乘车舆从望贤门进入华林园，每次进园后明帝就和他在无人处长久商谈。谈话毕，明帝要是焚烧香火，呜咽流涕，第二天必定有所诛杀。正好明帝病情突然加重，气绝而后又复苏过来，萧遥光就开始执行预先合谋好的计策，丁未（二十四日），杀害了河东王萧铉、临贺王萧子岳、西阳王萧子文、永阳王萧子峻、南康王萧子琳、衡阳王萧子珉、湘东王萧子建、南郡王萧子夏、桂阳王萧昭粲、巴陵王萧昭秀，于是齐高帝、武帝以及文惠太子的儿子们全被杀害。萧铉等人死后，明帝才让公卿们奏告他们的罪状，并请求诛杀他们，齐明帝假意下诏令不允许；公卿再次奏请，然后批准。南康王的侍读济阳人江泌恸哭萧子琳，泪水哭干之后，又流出了血，亲自看得萧子琳被殡葬完毕，方才离去。

[5]庚戌，魏主如南阳。二月，癸丑，诏左卫将军萧惠休等救寿阳，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缚出降。伯玉从父弟思安为魏中统军，数为伯玉泣请，魏主及赦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已，以彭城王勰为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5]庚戌（二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到达南阳。二月癸丑（初一），齐明帝诏令左卫将军萧惠休等人去援救寿阳，甲子（十二日），北魏军队攻破宛北城，房伯玉自缚出降。房伯玉的堂弟房恩安是北魏的中统军，房思安数次哭泣着向孝文帝请求不要杀死房伯玉，于是孝文帝就赦免了房伯玉。庚午（十八日），孝文帝到达新野。辛巳（二十九日），孝文帝任命彭城王元勰为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萧衍大败于邓城。时慧景至襄阳，五郡已陷没，慧景与衍及军主刘山阳、傅法宪等帅五千余人进行邓城，魏数万骑奄至，诸军登城拒守。时将士蓐食轻行，皆有饥惧之色。衍欲出战，慧景曰：“虏不夜围人城，待日暮自当去。”既而魏众转至。慧景于南门拔军去，诸军不相知，相继皆遁。魏兵自北门入，刘山阳与部曲数百人断后死战，且战且却行。慧景过闹沟，军人相蹈藉，桥皆断坏。魏兵夹路射之，杀傅法宪，士卒赴沟死者相枕，山阳取袄仗填沟乘之，得免。魏主将大兵追之，晡时至沔。山阳据城苦战，至暮，魏

兵乃退。诸军恐惧，是夕，皆下船还襄阳。庚寅，魏主将十万众，羽仪华盖，以围樊城，曹虎闭门自守。魏主临沔水，望襄阳岸，乃去，如湖阳；辛亥，如悬瓠。

三月，壬午朔（初一），崔慧景和萧衍在邓城被北魏军队打得大败。当崔慧景到达襄阳之时，南阳、新野等五郡已经陷落，崔慧景与萧衍以及军主刘山阳、傅法宪等人就率领五千多人马来到了邓城，北魏数万骑兵很快就追赶了上来，崔慧景等只好布署兵力，登城防守。其时，南方的将士们由于早晨匆忙吃饭，再加上轻装快走，人人面呈饥饿、恐惧的神色。萧衍要出战，崔慧景不同意，说："北魏军队从来不在夜间围城攻打，所以等天黑之后他们自然就会撤崐走的。"一会儿，北魏的大批军队全部到了，崔慧景在城南门带着自己的队伍逃走了，其他的队伍不知道，也相继逃遁而去。北魏军队从北门入城，刘山阳与部曲数百人断后死战，边战边退，以掩护前头的队伍撤逃。崔慧景带领队伍过闹沟，军士们和人互相拥挤踩踏，把桥都压断了。北魏军队乘势在路两旁发箭射杀，傅法宪中箭身亡，士卒们相继赴沟而死，尸体相枕，不计其数，刘山阳用衣袄和甲仗填在沟中乘势通过，方才得以幸免。北魏孝文帝率领大兵乘胜追击，午后申时追至沔水。刘山阳依据樊城拼力苦战，到天黑之时，北魏军队才撤退走了。南齐各路队伍都害怕了，当天晚上，全部坐船返回襄阳去了。庚寅（初七），北魏孝文帝率领十万大军，羽仪华盖，浩浩荡荡地开来围攻樊城，樊城守将曹虎闭门自守，不敢迎战。北魏孝文帝临近沔水，望了望对岸的襄阳，就离开了，然后到达湖阳。辛亥（三十日），孝文帝到了悬瓠。

魏镇南将军王肃攻义阳，裴叔业将兵五万围涡阳以救义阳。魏南兖州刺史济北孟表守涡阳，粮尽，食草木皮叶。叔业积所杀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内；别遣军主萧等攻龙亢，魏广陵王羽救之。叔业引兵击羽，大破之，追获其节。魏主使安远将军傅永、征虏将军刘藻、假辅国将军高聪救涡阳，并受王肃节度。叔业进击，大破之，聪奔悬瓠，永收散卒徐还。叔业再战，凡斩首万级，俘三千余人，获器械杂畜财物以千万计。魏主命锁三将诣悬瓠；刘藻、高聪免死，徙平州；傅永夺官爵；黜王肃为平南将军。肃表请更遣军救涡阳，魏主报曰："观卿意，必以藻等新败，故难于更往。朕今少分兵则不足制敌，多分兵则禁旅

有阙，卿审图之！义阳当止则止，当下则下；若失涡阳，卿之过也！”肃乃解义阳之围，与统军杨大眼、奚康生等步骑十余万救涡阳。叔业风魏兵盛，夜，引军退；明日，士众奔溃，魏人追之，杀伤不可胜数。叔业还保涡口。

北魏镇南将军王萧攻打义阳，裴叔业率兵五万围攻北魏涡阳以便援救义阳。北魏南兖州刺史济北人孟表固守涡阳，粮食吃尽之后，拿野草和树皮、树叶充饥。裴叔业把所杀死的北魏人堆积有五丈多高，让城中人观看，另外又派遣军主萧等人去攻打龙亢。北魏广陵王元羽前来救援，裴叔业领兵迎击，大败元羽，追击中缴获了元羽的符节。北魏孝文帝又派遣安远将军傅永、征虏将军刘藻、代理辅国将军高聪等人援救涡阳，并且让他们接受王肃的指挥调动。裴叔业迎头进击，大败前来的北魏援军，高聪撤逃到了悬瓠，傅永收容了失散的兵卒，徐徐而返。裴叔业再次进击，斩敌一万人，俘虏三千多名，缴获器械、杂畜和各种财物以千万计数。北魏孝文帝命令把吃了败仗的三位将领锁起来押到悬瓠，刘藻、高聪免于处死，流放平州；傅永被夺去官职和爵位；王肃被降为平南将军。王肃上表孝文帝请求另外派遣军队去援救涡阳，孝文帝回答说：“看你的意思，一定认为刘藻等人刚刚打败，所以难以再去援救涡阳。但是，朕如今若分少量兵力前去则不足以制敌取胜，若多分兵力前去则身边担任禁卫的兵力就出现了空缺，你仔细考虑一下。义阳如果能攻下来就攻，如果攻不下来就停止围攻。如果失掉了涡阳，将是你的罪过。”于是，王肃就停止了攻打义阳，与统军杨大眼、奚康生等率步、骑兵十多万前去解救涡阳之危。裴叔业见北魏军队来的人多势众，就在夜间领兵撤退，到了第二天，裴叔业手下的士卒们蜂拥逃溃，北魏军队追击而进，南齐士兵伤亡不可胜数。裴叔业返回保卫涡口去了。

[6]初，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朝无亲援；初游代都，以清渊文穆公李冲好士，倾心附之。冲亦重其材学，礼遇甚厚，荐于魏主，且为之延誉于朝，公私汲引。及为中尉，弹劾不避贵戚，魏主贤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结知人主，不复藉冲，稍稍疏之，唯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冲浸衔之。

[6]起先，北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寒贫贱，在朝廷之中毫无亲援。李彪初次去代都，得知清渊人文穆公李冲喜好才能之士，就一心一意地

去投靠他。李冲也十分重视李彪的才学，对他礼遇甚厚，还把他推荐给孝文帝，并且又在朝廷同僚中广为宣传，为他树立声誉，从公私两方面引进他。李彪担任中尉之后，弹劾时毫不避畏贵戚权臣，孝文帝认为他十分忠贤，把他比做汲黯。可是，李彪自以为得到了孝文帝的赏识，无需再凭借李冲了，所以就对李冲渐渐有所疏远，只是在公开场合遇见李冲时整理一下衣袖，以示礼节，不再有尊从敬服之意了。因此，李冲渐渐地对他产生了怨恨之情。

及魏主南伐，彪与冲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务。彪性刚豪，意议多所乖异，数与冲争辩，形于声色；自以身为法官，他人莫能纠劾，事多专恣。冲不胜忿，崐乃积其前后过恶，禁彪于尚书省，上表劾彪"违傲高亢，公行逸，坐舆标省，私取官材，辄驾乘黄，无所惮慑。臣辄集尚书已下、令史已上于尚书都座，以彪所犯罪状告彪，讯其虚实，彪皆伏罪。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付廷尉治罪。"冲又表称："臣与彪相识以来，垂二十载。见其才优学博，义论刚正，愚意诚谓拔萃公清之人。后稍察其人酷急，犹谓益多损少。自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知其专恣无忌，尊身忽物；听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贤，校其行实天下佞暴之贼。臣与任城卑躬曲己，若顺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难非理，无不屈从。依事求实，悉有成验。如臣列得实，宜殛彪于北荒，以除乱政之奸；所引无证，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蝇之。"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

到了孝文帝南伐之时，李彪与李冲以及任城王元澄共同掌管留守事务。李彪性情刚强豪直，商议事情时所见常常与别人不合，数次同李冲发生争辩，并且发展到翻脸相争。李彪自以为身为司法官员，他人不能举发、弹劾自己，所以行事非常专横。李冲不胜其忿，于是总计李彪的前后错误、罪恶，把他囚禁在尚书省，上表孝文帝弹劾李彪"傲逆不顺，趾高气扬，贪图安逸，敷衍公事，乘坐轿舆而入禁省，私自拿取官家财物，动辄驾用厩中御马，为所欲为，无有惮慑。我召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的官员于尚书省，把李彪所犯罪行告诉了他本人，并且审讯其虚实，李彪供认不讳，一一认罪。所以，请求圣上根据上述李彪所犯罪状免去其官职，并且交付廷尉治罪。"李冲在上表中还说："我与李彪自相识以来，至今已二十年了。起初，我见他才干出众，学识渊博，议论不凡，刚正不阿，一时就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

萃、公正清廉的人才。后来，渐渐发现他急躁严酷，但是还认为益处多，坏处少。自从圣上大驾南行以来，李彪兼任尚书，我一天早晚与他在一起共事，方才知道他这人专断强横，无所忌惮，一昧尊大自己，目中无有他人。如果听他的言论，好象是古代忠恕之贤士，但是对照一下他的行为，却实实在在是一个佞暴之贼徒。我与任城王卑躬曲己，对他就象温顺的弟弟奉事残暴的兄长一样。他所要干的事情，虽然不在理，我们也不敢不屈从。以上所讲，事实确凿，无不可以得到验证。如果我列举的事情属实，就应该把李彪杀死于北方荒野之地，以便清除掉他这个乱政之奸人。如果所列举的事情虚而无证，则可以把我流放于极远之地，以便惩处妄进谗言之佞人。”李冲亲笔写了这一上表，家中人丝毫不知。

帝览表，叹怅久之，曰：“不意留台乃至于此！”既而曰：“道固可谓溢矣，而仆射亦为满也。”黄门侍郎宋弁素怨冲，而与彪同州相善，阴左右之，有司处彪大辟，帝宥之，除名而已。

孝文帝看过李冲的上表之后，怅然叹息了很久，说道：“唉！没想到留守洛阳的几个人闹到如此地步。”接着又说道：“李彪可以说是骄傲了，然而李冲又何尝没有自满哪？”黄门侍郎宋弁素来对李冲有怨气，而与李彪同是相州人，关系很好，因此就私下里对如何处分李彪加以操纵。有关部门建议处李彪以死刑，孝文帝宽宥了他，最后只对他作了除名的处理。

冲雅性温厚，及收彪之际，亲数彪前后过失，嗔目大呼，投折几案，御史皆泥首面缚。冲詈辱肆口，遂发荒悸，言语错缪，时扼腕大骂，称“李彪小人”，医药皆不能疗，或以为肝裂，旬余而卒，帝哭之，悲不自胜，赠司空。

李冲性情雅闲，温良敦厚，但是在拘押李彪之时，他却一反常态，亲自数落了李彪前前后后的过失；他怒不可遏，目而视，大喊大叫，扔出小桌子，敲碎大桌子，吓得御史们个个以泥涂面，反绑自己的双手，来向李冲谢罪。李冲骂不绝口，神经失常，言语错乱，颠三倒四，时不时地扼腕大骂“李彪小人”，吃药扎针都不能治疗，有人认为他是因怨气太盛而导致肝裂，十多天后就死了。李冲死后，孝文帝落泪痛苦，悲不自胜，并追赠他为司空。

冲勤敏强力，久处要剧，文案盈积，终日视事，未尝厌倦，职业修举，才四十而发白。兄弟六人，凡四母，少时每多忿竞。及冲贵，禄赐皆与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一家岁禄万匹有余，时人以此少之。

李冲勤奋聪敏，性要强，肯用力。他长期处于重要职位，平时公文案卷总是盈积案头，只好一天到晚处理公务，然而从来不感到厌倦。他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才四十岁就白了头发。他兄弟六人，系四个母亲所生，所以小时候弟兄之间常常发生争吵打架。然而，李冲富贵之后，却能把自己所得的俸禄、赏赐与兄弟们共同享受，从而兄弟和睦，全家安宁。但是，他大量提携家人和亲戚，并不通过公开选拔授以官职、爵位，光他一家一年的食禄就超过了一万匹崐，当时的人们以此看不起他。

[7]魏主以彭城王勰为宗师，诏使督察宗室，有不帅教者以闻。

[7]北魏孝文帝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宗师，命令他监督检查皇室成员，如有谁不听从教导，就向自己汇报。

[8]夏，四月，甲寅，改元。

[8]夏季，四月，甲寅（初三），南齐明帝改年号为永泰。

[9]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自以高、武旧将，心不自安。上虽外礼甚厚，而内相疑备，数访问敬则饮食，体干堪宜。闻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宽。前二岁，上遣领军将军萧坦之将斋仗五百人行武进陵，敬则诸子在都，忧怖无计。上知之，遣敬则世子仲雄入东安尉之。

[9]大司马会稽太子守王敬则因为自己是高帝、武帝的旧将，所以心中非常不安。明帝虽然表面上对王敬则礼遇优厚，但是内心却对他十分猜疑、提防，曾经数次打听询问他饮食情况如何，身体还能否胜任带兵打仗。听说王敬则衰老了，而且又呆在离建康不远的地方，这才稍稍觉得心宽了一些。前两年，明帝派遣领军将军萧坦之率领斋阁侍卫武士五百人去武进武帝等皇上陵园，当时王敬则的儿子们都在京城，王敬知担心事情有变，儿子受累，所以心中忧恐万分，束手无措。明帝知道这一情况之后，立即派遣王敬则的大儿子王仲雄从建康去会稽安慰。

仲雄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于御前鼓琴作《懊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又曰：“君行不净心，那得恶人题！”上愈猜愧。

王仲雄擅长弹琴，明帝把蔡邕焦尾琴借他一用。于是，王仲雄就当着齐明帝的面弹琴唱了一首《懊歌》，歌中唱到：“常悲叹会辜负我的多情，如今郎君果然动身。”又唱到：“您在外用情不专，哪能厌恶别人唠叨！”明帝愈加猜疑、羞愧。

上疾屡危，乃以光禄大夫张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则。中外传言，当有异处分。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东亦何易何平！吾终不受金罂！”金罂，谓鸩也。

明帝屡次病危，于是就任命光禄大夫张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并且秘密布置兵力，以便提防王敬则。朝廷内外传说纷纷，说明帝一定又有非常的举动了。王敬则听了传言之后，私下里说：“东边现在还有谁？只不过是要除掉我罢了。但是，我又何尝可以那么容易地除掉呢？我终究不会接受他的金的！”金，即指鸩酒。

敬则女为徐州行事谢妻，敬则子太子洗马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岳以情告：“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执岳，驰启以闻。敬则城局参军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报庶，庶以告敬则五官掾王公林。公林，敬则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劝敬则急送启赐儿死，单舟星夜还都。敬则令司马张思祖草启，既而曰：“若尔，诸郎在都，要应有信，且忍一夕”。

王敬则的女儿是徐州行事谢的妻子，王敬则的儿子太子洗马王幼隆派遣正员将军徐岳把情况告诉了谢，邀他一起举事，并且对谢说：“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就去告诉王敬则。”谢非但不愿意，而且把徐岳抓起来，派人速向明帝报告。王敬则手下的城局参军徐庶家住在京口，徐庶的儿子把王敬则儿子要举事、徐岳被抓之事秘密告诉了父亲，徐庶又马上转告了王敬则手下的五官掾王公林。王公林是王敬则的族侄，深得王敬则信任，常常委以事务。王公林去劝说王敬则火速启奏明帝，让明帝赐自己的儿子一死。劝说之后，王公林就独自乘舟连夜赶回京城去了。王敬则命令司马张思祖起草对明帝的启奏，但一会儿又说：“情况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我的几个儿子都在京城，他们一定会来向我报信的，所以先不急，暂且再等一晚上吧。”

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蒲，谓众曰：“卿诸人欲令我作何计？”莫敢先答。防阁于兴怀曰：“官祗应作尔！”敬则不应。明旦，召山阴令王询、台传御史离祖愿，敬则横刀坐，问询等：“发丁可得几人？库见有几钱物？”询称“县丁猝不可集”；祖愿称“库物多未输入”。敬则怒，将出斩之，王公林又谏曰：”凡事皆可悔，唯此事不可悔；官讵不更思！”敬则唾其面曰：“我作事，何关汝小子！”敬则举兵反，招集，配衣，二三日便发。

当天夜里，王敬则把手下的文武僚属召集来一起博戏，对大伙说：“你们大家想让我作如何打算呢？”众人谁也不敢先说。这时，防阁丁兴怀突然说道崐：“长官您应该举事谋反，除此别无选择。”王敬则听了之后，没有表态。次日天刚亮，王敬则就把山阴令王询、台传御史钟离祖愿两人叫来，自己手横握刀，跪坐席上，向王询、祖愿两人发问：“如果要发兵可以有多少人？库中还有多少钱物？”王询言称“县里的壮丁一下子不能召集起来”，祖愿则言称“该入库的则物大多还没有输入库中”。王敬则一听，勃然大怒，令人把他们二人推出斩首。这时，王公林又劝谏王敬则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反悔，唯独这种事不可以反悔，您为什么不再考虑一下呢？”王敬则听了非常生气，唾了王公林一脸口水，并且恶狠狠地对他说：“我作事情，与你小子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王敬则决定举兵造反，开始召集兵力，配给袍甲兵器，二三日之内便出发了。

前中书令何胤，弃官隐居若邪山，敬则欲劫以为尚书令。长史王弄璋等谏曰：“何令高蹈，必不从；不从，便应杀之。举大事先杀名贤，事必不济。”敬则乃止。胤，尚之之孙也。

先前的中书令何胤，弃官而隐居在若邪山之中，王敬则想挟持他出任尚书令。长史王弄璋等人劝谏王敬则说：“何大人隐居深山，必定不会依从；他如果不依从的话，就应该杀掉他。然而，做大事情先杀害名贤高士，事情一定不会成功。”于是，王敬则就停止了这一想法。何胤是何尚之的孙子。

[10]庚午，魏发州郡兵二十万人，期八月中旬集悬瓠。

[10]庚午（十九日），北魏征召各州郡之兵二十万人，时间定于八月中旬，会集悬瓠，准备再行南伐。

[11]魏赵郡灵王卒。

[11]北魏赵郡灵王元去世。

[12]上闻王敬则反，收王幼隆及其兄员外郎世雄、记室参军季哲、其弟太子舍人少安等，皆杀之。长子黄门郎元迁将千人在徐州击魏，敕徐州刺史徐玄庆杀之。前吴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敬则起兵，以奉子恪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劝上尽诛高、武子孙，于是悉召诸王侯入宫。晋安王宝义、江陵公宝览等处中书省，高、武诸孙处西省，敕人各从左右两人，过此依军法；孩幼者与乳母俱入。其夜，令太医煮椒二斛，都水办棺材数十具，须三更，当尽杀之。子恪徒跣自归，二更达建阳门，刺启。时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书舍人沈徽孚与上所亲左右单景隽共谋少留其事。须臾，上觉，景隽启子恪已至。上惊问曰：“未邪？未邪？”景隽具以事对。上抚床曰：“遥光几误人事！”乃赐王侯供馔，明日，悉遣还第。以子恪为太子中庶子。宝览，缅之子也。

[12]明帝知道王敬则谋反了，就把王幼隆以及他的两个哥哥员外郎王世雄、江室参军王季哲、弟弟太子舍人王少安等人抓起来，全部杀掉了。王敬则的长子黄门郎王元迁率领一千兵马在徐州抗击北魏军队，明帝下令徐州刺史徐玄庆杀掉了他。前吴郡太守南康王萧子恪是萧嶷的儿子，王敬则以拥立萧子恪为名义而起兵造反，但是，萧子恪吓得逃跑了，不知逃到了什么地方。始安王萧遥光劝说明帝把高帝、武帝的子孙全部杀掉，于是明帝把诸位王侯全部召入宫中。晋安王萧宝义、江陵公萧宝览等人在中书省，高帝、武帝的孙子们在门下省，明帝命令他们每人只可以带随从两人，超过了以军法从事。诸位王侯中还是幼小的孩子，齐明帝命令由他们的乳母把他们带进宫来。这天夜里，明帝命令宫中的太医煮了两斛花椒水，又命令都水官备署办棺材数十具，准备到三更之时，就把诸王侯全部毒死。萧子恪自己一个人赤脚步行赶回来了，二更时分到达建阳门，他把自己的姓名和所要启陈的事写于纸上，让人转达于齐明帝。三更时分已到，但明帝还睡眠未起，中书舍人沈徽孚就与明帝所信任的心腹单景隽一起商议，决定先不采取行动，等皇上起来之后再说。一会儿，齐明帝醒来了，单景隽就告诉他萧子恪已经来了。明帝一听，惊奇地问道：“还没有动手吗？还没有动手吗？”单景隽就把萧子恪要向明帝启陈的王敬则如何想以拥立他为名义而谋反，他如何逃而不见王敬则，以及如何自动前来

的情况转述了一遍，明帝听了之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边用手拍床边说道：“萧遥光差点坏了大事，让我滥杀无辜。”于是，明帝马上改变了主意，设宴招待诸王侯。第二天，明帝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府中去，并且还任命萧子恪为太子中庶子。萧宝览是萧缅的儿子。

敬则帅实甲万人过浙江。张遣兵三千拒敬则于松江，闻敬则军鼓声，一崐时散走，弃郡，逃民间。敬则以旧将举事，百姓担篙荷锸，随之者十余万众；至晋陵，南沙人范化杀县令公上延孙以应之。敬则至武进陵口，恸哭而过。乌程丘仲孚为曲阿令，敬则前锋奄至，仲孚谓吏民曰：“贼乘胜虽锐，而乌合易离。今若收船舰，凿长冈埭，泻渎水以阻其路；得留数日，台军必至，如此，则大事济矣。”敬则军至，值渎涸，果顿兵不得进。

王敬则率领一万甲兵渡过了浙江，张调遣三千兵力在松江岸上抵挡他，但是这些士兵们一听到王敬则部队的军鼓声音，马上四处逃散，张只好弃郡署于不顾，自己逃到民间躲起来了。王敬则以老将的身分起兵谋反，老百姓们纷纷扛着竹竿，拿着锄头，前来投奔，追随的人有十万多。他们到晋陵时，南沙人范化杀了县令公上延孙，起来响应。经过武进高帝陵园所在地陵口之时，王敬则怀想起了高帝对自己的恩宠，不禁放声恸哭。乌程人丘仲孚是曲阿县令，王敬则的前锋部队刚到，丘仲孚就对治下的吏役、民众说：“反贼们虽然一路乘胜，气势嚣张，但是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盘散沙。眼下我们如果把船舰收起来，并且把长冈水坝挖开，放出大水挡住他们的去路，如果能让他们停留几天的话，朝廷军队一定可以到达，这样的话，大功必定告成。”王敬则军队到达之后，因河渠干涸，果然停止不能前行。

五月，诏前军司马左兴盛、后军将军崔恭祖、辅国将军刘山阳、龙骧将军·马军主胡松筑垒于曲阿长冈；右仆射沈文季为持节都督，屯湖头，备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则急攻兴盛、山阳二垒，台军不能敌，欲退，而围不开，各死战。胡松引骑兵突其后，白丁无器仗，皆惊散。敬则军大败，索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兴盛军客袁文旷斩之，乙酉，传首建康。

五月，明帝诏令前军司马左兴盛、后军将军崔恭祖、辅国将军刘山阳、龙骧将军马军主胡松在曲阿长冈修筑战垒工事。又委任右仆射沈文季为持节都督，屯驻湖头，以守备京口大路。崔恭祖与崔慧景是同

族。王敬则对左兴盛、刘山阳两处发起了猛烈攻击，朝廷军队不能敌挡，准备撤退，但是不能突围，只好死战。胡松带领骑兵从背后对王敬则军队发起攻击，那些追随王敬则的民众手中无有武器，纷纷惊慌而逃。王敬则的军队一败涂地，但是他还要找一匹马骑上再战，可是找不到，结果被崔恭祖一枪刺倒在地，刘兴盛部下武士袁文旷立即上前将其斩首。乙酉（初五），王敬则的脑袋被送到了建康。

是时上疾已笃，敬则仓猝东起，朝廷震惧。太子宝卷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敬则闻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策，计汝父子唯有走耳！"盖时人讥檀道济避魏之语也。敬则之来，声势甚盛，裁少日而败。

当时，明帝的病情已经非常沉重，而王敬则猝然在东边起兵举事，因此朝廷内部一片震惊，人人恐慌不已。太子萧宝卷让人上屋顶，望见征虏亭失火，一片火光，以为是王敬则率领军队打过来了，就急忙穿上戎装，将要逃走。王敬则知道此事之后，高兴地说："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策，我想你们父子也只有逃走这么一条路了。"所谓"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策"，是当时人们讥刺檀道济见了北魏军队只会逃跑的话语。王敬则起兵，其来头凶猛，声势甚大，但是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失败而告终。

台军讨贼党，晋陵民以附敬则应死者甚众。太守王瞻上言："愚民易动，不足穷法。"上许之，所全活以万数。瞻，弘之从孙也。

朝廷军队讨伐王敬则及其同伙，晋陵的百姓因投附王敬则而应该被处死者特别多，太守王瞻上奏明帝说："百姓愚蠢，易被煽动，所以没有必要严加追究。"明帝准许了这一建议，使数万人得以活命。王瞻是王弘之的侄孙。

上赏谢之功，迁尚书吏部郎。上表三让，上不许。中书疑官未及让，国子祭酒沈约曰："近世小官不让，遂成恒俗。谢吏部今授超阶，让别有意。夫让出人情，岂关官之大小邪！妻常怀刃欲杀，不敢相见。

明帝奖赏谢的功劳，升任他为尚书吏部郎。谢三次上表于齐明帝表示辞让，但是明帝不准许。中书怀疑谢的官位还够不上照例辞让，国子祭酒沈约却说："近世以来低级官员不辞让，这已经成为一种常例。但是，如今越级给谢吏部授官。他辞让是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告发岳父

而得官。他的辞让是出于人情世故方面的考虑，岂与官职大小有关？”谢的妻子经常怀中藏着刀子，要杀死谢，因此吓得谢不敢与妻子相见。

[13]秋，七月，魏彭城王勰表以一岁国秩、职俸、亲恤裨军国之用。魏主岷诏曰：“割身存国，理为远矣。职俸便停，亲、国听三分受一。”壬午，又诏损皇后私府之半，六宫嫔御、五服男女供恤亦减半，在军者三分省一，以给军赏。

[13]秋季，七月，北魏彭城王元勰上表孝文帝，提出献出自己一年的藩国食禄、朝职俸禄以及朝廷所给的恤亲财物，以助国家开支之用。孝文帝为此而特发诏令，说：“彭城王能舍弃自身利益而为国家安危着想，其行动之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那么，他的朝职俸禄就全部接受，但藩国食禄和恤亲财物则只接受三分之一。”壬午（初三），孝文帝又发诏令，命令减少皇后私人费用一半，六宫嫔妃、五服之内的男女的供给也减少一半，如果在军队中则减少三分之一，节约下来的全部用作给军队的赏赐。

[14]癸卯，以太子中庶子萧衍为雍州刺史。

[14]癸卯（二十四日），明帝任命太子中庶子萧衍为雍州刺史。

[15]己酉，上殂于正福殿。遗诏：“徐令可重申前命。沈文季可左仆射，江可右仆射，江祀可侍中，刘暄可卫尉。军政可委陈太尉；内外众事，无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其大事与沈文季、江祀、刘暄参怀。心膂之任可委刘悛、萧惠休、崔慧景。”

[15]己酉（三十日），明帝死于正福殿。明帝在遗诏中说：“前次曾授以尚书令徐孝嗣开府仪同三司，辞而不受，可以再次授之。沈文季可以担任左仆射，江可以担任右仆射，江祀可以担任侍中，刘暄可以担任卫尉。军政大事可以委托于太尉陈显达，而朝廷内外众多事务，无论大小一并委托于徐孝嗣、萧遥光、萧坦之、江，其中重大事情与沈文季、江祀、刘暄三人商量决定。关键要害职务可以委托于刘悛、萧惠休、崔慧景三人。”

上性猜多虑，简于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觋，每出先占利害。东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听览不辍。久之，敕台省文簿中求白鱼以为药，外始知之。太子即位。

明帝性格猜疑多虑，深居而简出，竟然没有去南郊祭祀过上天。他又对筮占深信不疑，每次出外都要先占卜吉凶利害。如果去东边，则告人说去西边；如果去南边，则告人说去北边，不让预先知道其行迹。刚有病之时，特别保密，害怕别人知道，所以照样听政、阅览公文不止。很久以后，他在下达给台省的文件中要白鱼来做药，外界这才知道他有病。太子萧宝卷登皇帝位。

[16]八月，辛亥，魏太子自洛阳朝于悬瓠。

[16]八月，辛亥（初二），北魏太子从洛阳到悬瓠朝见孝文帝。

[17]壬子，奉朝请邓学以齐兴郡降魏。

[17]壬子（初三），南齐奉朝请邓学投降北魏，献出齐兴郡。

[18]魏主之入寇也，遣使发高车兵。高车惮远役，奉袁纥树者为主，相帅北叛。魏主遣征北将军宇文福讨之，大败而还，福坐黜官。更命平北将军江阳王继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自怀朔以东悉禀节度，仍摄镇平城。继，熙之曾孙也。

[18]北魏孝文帝入侵南齐时，派遣使者去向高车调兵，但是高车人害怕远途劳役，因此奉袁纥树者为头领，率众叛变向北。孝文帝派遣征北将军宇文福去讨伐，但是大败而回，宇文福因此而被黜官。孝文帝又命令平北将军江阳王元继为都督北讨诸军事，去讨伐高车，自怀朔以东全部归他掌管调遣，并摄镇平城。元继是拓跋熙的曾孙。

[19]八月，葬明皇帝于兴安陵，庙号高宗。东昏侯恶灵在太极殿，欲速葬，徐孝嗣固争，得逾月。帝每当哭，辄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阐入临，无发，号恸俯仰，帻遂脱地，帝辍哭大笑，谓左右曰：“秃鹙来乎！”

[19]八月，南齐安葬明帝于兴安陵，庙号为高宗。东昏侯萧宝卷不喜欢明帝的灵柩停放在太极殿里，想快速安葬了事，因徐孝嗣一再坚持，才得以停放超过一月。新登基的皇帝萧宝卷每当该哭灵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喉咙痛。太中大夫羊阐进殿哭灵，他没有头发，号啕大哭，前仰后合，以致头巾都掉到了地上，这时萧宝卷停止哭泣而放声大笑，对左右的人说：“秃来鹙叫了。”

[20]九月，己亥，魏主闻宗殂，下诏称“礼不伐丧”，引兵还。庚子，诏北伐高车。

[20]九月己亥（二十一日），北魏孝文帝知道明帝死去，就下诏令说：“按礼，他国有丧，不加讨伐。”于是率兵而还。庚子（二十二日），孝文帝诏崐令北伐高车。

[21]魏主得疾甚笃，旬日不见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数人而已。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远近肃然，人无异议。右军将军丹阳徐謇善医，时在洛阳，急召之。既至，勰涕泣执手谓曰：“君能已至尊之疾，当获意外之赏；不然，有不测之诛；非但荣辱，乃系存亡。”勰又密为坛于汝水之滨，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显祖，乞以身代魏主。魏主疾有间，丙午，发悬瓠，舍于汝滨，集百官，坐徐謇于上席，称扬其功，除鸿胪卿，封金乡县伯，赐钱万缗；诸王别饷赉，各不减千匹。冬，十一月，辛巳，魏主如邺。

[21]北魏孝文帝得病非常严重，十来天不接见左右侍臣，只有彭城王元勰等几个人在身边照料。元勰既侍奉孝文帝看病吃药，同时又总管国家事务，内外用心，处理的非常周全，使得远近肃然，人无异议。右军将军丹阳人徐謇擅长医术，当时他正在洛阳，元勰就急忙把他召来。徐謇到了之后，元勰拉着他的手边哭边说道：“您如果能医治好圣上的病，就可以获得意外的赏赐；如果医治不好，就会有不测之死临降于你。这不但关系着你的荣辱，而且关系到了你的生死存亡。”元勰又秘密地让人在汝水之滨筑了一座祭坛，依照当年周公所行那样，亲自去祷告天地及献文帝在天之灵，乞请以自己的身体代替孝文帝，让他快快痊愈。孝文帝的病稍有好转，丙午（二十八日），从悬瓠出发，下榻于汝水之滨，并召集百官群臣，使徐謇坐在上席，赞扬了他的功劳，任命他为鸿胪卿，并且封为金乡县伯，赏钱一万串。另外，对诸王侯们的赏赐，每个也不少于一千匹帛。冬季，十一月，辛巳（初四），孝文帝到达邺城。

[22]戊子，立妃褚氏为皇后。

[22]戊子（十一日），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立妃子褚氏为皇后。

[23]魏江阳王继上言：“高车顽昧，避役遁逃，若悉追戮，恐遂扰乱。请遣使，镇别推检，斩魁首一人，自余加以慰抚。若悔悟从役者，即令赴军。”诏从之。于是叛者往往自归。继先遣人慰谕树者。树者亡入柔然，寻自悔，相帅出降。魏主善之，曰：“江阳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邺班师。

[23]北魏江阳王元继上书孝文帝说：“高车人冥顽不化，逃避差役，反叛远遁，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追究杀戮，恐怕要引起大的扰乱。所以，请朝廷为每一镇派遣一个使者，令其对本镇加以整顿，只斩罪魁祸首一人，其余的加以抚慰，如果本人后悔而愿意服役，那么就立即令其赶赴南伐之军。”孝文帝发下诏令，准许了元继的这一做法，于是反叛的高车人许多又自动回来了。元继先派遣人去抚慰和劝谕树者，树者逃往柔然国，但是很快就后悔了，于是率众出降。孝文帝说：“江阳王可以委以大任呀。”十二月甲寅（初七），孝文帝从邺城班师返京。

[24]林邑王诸农入朝，海中值风，溺死，以其子文款为林邑王。

[24]南齐林邑王范诸农入朝晋见，在海上遇到风暴，溺水而死，南齐封其子范文款为林邑王。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二卷

齐纪八 东昏侯上永元元年（己卯、499）

齐纪八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己卯，公元499年）

[1]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戊寅朔（初一），南齐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元。

[2]太尉陈显达督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欲复雍州诸郡；癸未，魏遣前将军元英拒之。

[2]南齐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四万大军出击北魏，想要收复雍州诸郡。癸未（初六）北魏派遣前将军元英前去抵抗。

[3]乙酉，魏主发邺。

[3]乙酉（初八），北魏孝文帝从邺城出发返回洛阳。

[4]辛卯，帝礼南郊。

[4]辛卯（十四日），南齐皇帝萧宝卷在南郊祀天。

[5]戊戌，魏主至洛阳，过李冲冢。时卧疾，望之而泣；见留守官，语及冲，辄流涕。

[5]戊戌（二十一日），北魏孝文帝回到洛阳，路过了李冲的坟墓。当时，孝文帝因病而不能起身，所以望着李冲的坟墓而哭泣。回宫之后，孝文帝见到当时与李冲一同留守洛阳的其他官员，说到李冲，他泪流满面，不胜思念。

魏主谓任城王澄曰：“朕离京以来，旧俗少变不？”对曰：“圣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著小袄，何谓日新！”对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满城尽著邪？”澄与留守官皆免冠谢。

孝文帝问任城王元澄：“朕离开京城以来，旧的风俗习惯多少得到改变没有？”元澄回答说：“在圣上的教化之下，风俗日新月异。”孝文帝又反问：“朕入城时，看见车上坐的妇女们还戴着帽子，穿着小袄，还是老习俗，这怎么能说是日新月异呢？”元澄又回答说：“穿戴的人少，不穿戴的人多。”孝文帝道：“任城王呀，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难道你还想让满城妇女都戴帽、穿小袄吗？”元澄和其他留守官们都免冠向孝文帝谢罪。

甲辰，魏大赦。魏主之幸邺也，李彪迎拜于邺南，且谢罪。帝曰："朕欲用卿，思李仆射而止。”慰而遣之。会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告："太子恂被收之日，有手书自理，彪不以闻。”尚书表收彪赴洛阳。帝以为彪必不然；以牛车散载诣洛阳，会赦，得免。

甲辰（二十七日），北魏大赦天下。孝文帝去邺城之时，李彪在邺城南边迎拜了他，并且表示服罪。孝文帝对李彪说："朕想要重新使用你，但是一想起仆射李冲就不打算这样做了。”于是，安慰了几句，最后打发他走了。恰在这时，御史台令史龙文观报告说："太子元恂被拘收之日，有一封亲笔信为自己申辩，但是李彪私自押下没有上报。”尚书上表要求拘押李彪到洛阳来审理此事。孝文帝却认为李彪一定不会那样做的，所以让他坐牛车来洛阳。正好遇上大赦天下，李彪得以幸免。

[6]魏太保齐郡灵王简卒。

[6]北魏太保齐郡灵王元简去世。

[7]二月，辛亥，魏以咸阳王禧为太尉。

[7]二月，辛亥（初五），北魏任命咸阳王元禧为太尉。

[8]魏主连年在外，冯后私于宦者高菩萨。及帝在悬瓠病笃，后益肆意无所惮，中常侍双蒙等为之心腹。

[8]北魏孝文帝连年在外奔忙，冯皇后私通于宦官高菩萨。到了孝文帝在悬瓠病重之时，冯皇后更加肆意淫乱，无所忌惮，中常侍双蒙等人是她的心腹。

彭城公主为宋王刘昶子妇，寡居。后为其母弟北平公冯夙求婚，帝许之；公主不愿，后强之。公主密与家僮冒雨诣悬瓠，诉于帝，且具道后所为。帝疑而秘之。后闻之，始惧，阴与母常氏使女巫厌祷，曰："帝疾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制者，当赏报不赀。”

北魏彭城公主是宋王刘昶的儿媳妇，守寡而居。冯皇后想要让彭城公主再嫁给她的胞弟北平公冯夙，特意求婚，孝文帝答应了。但是，彭城公主却不愿意，冯皇后就强迫她，彭城公主只好秘密地与家中的仆人一起冒雨赶到悬瓠，把冯皇后逼婚的情况告诉了孝文帝，并且还

把冯皇后与人私通的事也讲了。孝岷文帝听后心有疑端，但秘而不宣。冯皇后知道风声之后，开始害怕了，因此私下里经常与自己的母亲常氏在一起让女巫祈祷鬼神降灾于孝文帝，诅咒他快快死去，许愿说："皇帝的病如果好不了，一旦我能象文明太后那样辅佐少帝垂帘听政的话，定将重加赏报，不计其量。"

帝还洛，收高菩萨、双蒙等，案问，具伏。帝在含温室，夜引后入，赐坐东楹，去御榻二丈余，命菩萨等陈状。既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入坐，曰："昔为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妪欲手刃吾胁！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废，但虚置宫中，有心庶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二王出，赐后辞诀；后再拜，稽首涕泣。入居后宫，诸嫔御奉之犹如后礼，唯命太子不复朝谒而已。

孝文帝回到洛阳之后，收拘了高菩萨、双蒙等人，加以审问，全都招供认罪。于是，孝文帝坐在含温室，到了夜间让冯皇后进去，叫她坐在东边屋子里，离自己的坐榻有两丈多远，然后命令高菩萨等人坦白交待与皇后淫乱之事。然后，孝文帝又把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两人召进去，让他们坐下，并且指着冯皇后对他们说："过去她是你们的嫂子，从今开始就是两旁路人了，所以只管进来勿须回避。"接着又说："这老妇人想要拿刀刺我的胁下，我因她是文明太后家的女儿，不能废掉她，只是把她虚置在宫中，她如果有廉耻之心的话，或许能自取一死。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还对她有什么情份。"彭城王和北海王出去了，孝文帝问冯皇后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冯皇后再次向孝文帝行拜礼，跪地磕头，涕泣不已，然后离开了孝文帝。冯皇后回到后宫幽居，诸嫔妃们还照样对她施行皇后之礼，只是命令太子不再每天早晨去向她请安。

初，冯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熙有三女，二为皇后，一为左昭仪，由是冯氏贵宠冠群臣，赏赐累巨万。公主生二子，诞，。熙为太保，诞为司徒，为侍中、尚书，庶子韦为黄门郎。黄门侍郎崔光与聿同直，谓韦曰："君家富贵太盛，终必衰败。"聿曰："我家何所负，而君无故诅我！"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后岁余而败。性浮竞，诞屡戒之，不悛，乃白于太后及帝而杖之。由是恨诞，求药，使诞左右毒之。事

觉，帝欲诛之，诞自引咎，恳乞其生。帝亦以其父老，杖百余，黜为平城民。及诞、熙继卒，幽后寻废，聿亦摈弃，冯氏遂衰。

起初，冯熙以文明太后哥哥的身份娶景穆太子的女儿博陵长公主为妻。冯熙有三个女儿，两个为皇后，一个是左昭仪，因此冯氏家族宠贵冠于群臣之上，仅朝廷所给之赏赐就累计在亿万之上。博陵长公主生了两个儿子，即冯诞和冯。冯熙本人任太保，其子冯诞任司徒，冯任侍中、尚书，冯熙的妾所生儿子冯聿任黄门郎。黄门侍郎崔光与冯聿一同在禁中当值，崔光对冯隶说："您家荣华富贵太过头了，物极必反，最后一定要衰败。"冯聿一听不高兴了，回答说："我家有何对不起您的地方，您为什么要这样无缘无故地诅咒我呢？"崔光又说："哪里是诅咒你。世上万事万物，盛极而衰，这是天地的常理。如果以古事来推论，您对此不可不慎重呀。"果然，一年多之后，冯就出事垮台了。冯性情浮华，好争好斗，冯诞屡次告戒他，然而终无悔改之迹，于是就上告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用棍杖狠狠教训了他一顿。因此，冯非常记恨冯诞，于是找来毒药，让冯诞左右的人下药毒死冯诞。事情败露之后，孝文帝准备杀掉冯，冯诞却引咎自责，恳切地乞求孝文帝放他一条生路。孝文帝也考虑到他们的父亲年事已高，就饶冯不死，而只是打了他一百多杖，贬为平城平民。等到冯诞、冯熙相继去世之后，不久冯皇后被废，冯聿也被摒弃不用，于是冯氏家族从此衰落。

[9]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

[9]北魏任命彭城王无勰为司徒。

[10]陈显达与魏元英战，屡破之。攻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尽，啖死人肉及树皮。癸酉，魏人突围走，斩获千计。显达入城，将士竞取城中绢，遂不穷追。显达又遣军主庄丘黑进击南乡，拔之。

[10]南齐陈显达与北魏元英交战，陈显达屡胜元英。南齐军队围攻马圈城，整整围困了四十天，城中粮食尽绝，只好吃死人肉和树皮。癸酉（二十七日），北魏人马突围逃走，被南齐军队斩获上千人。陈显达率部入城，将士们争相掠取城中的绢匹，因此没有去追击北魏逃兵。陈显达又派军主庄丘黑进击南岿乡，也占领了该地。

魏主谓任城王澄曰："显达侵扰，朕不亲行，无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发洛阳，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宋弁兼祠部尚书，摄七兵事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亚于李冲。

北魏孝文帝对任城王元澄说："陈显达率兵来侵扰，朕如果不亲自出征，就无法抵制住他。"三月庚辰（初四），孝文帝率兵从洛阳出发，命令于烈留守洛阳，又任命右卫将军宋弁兼任祠部尚书，代理尚书七兵曹事，协助于烈。宋弁为人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孝文帝对他的恩遇仅次于李冲。

癸未，魏主至梁城。崔慧景攻魏顺阳，顺阳太守清河张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将军慕容平城将骑五千救之。

癸未（初七），北魏孝文帝到达梁城。南齐崔慧景进攻北魏顺阳，顺阳太守清河人张烈顽强固守。甲申（初八），孝文帝派遣振威将军慕容平城率领骑兵五千去援救张烈。

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帝久疾多忿，近侍失指，动欲诛斩；勰承颜伺问，多所匡救。丙戌，以勰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勰辞曰："臣侍疾无暇，安能治军！愿更请一王，使总军要，臣得专心医药。"帝曰："侍疾、治军，皆凭于汝。吾病如此，深虑不济；安六军、保社稷者，舍汝而谁！何容方更请人以违心寄乎！"

自从孝文帝患病之后，彭城王元勰经常住在宫中，侍奉孝文帝看病吃药，昼夜不离其左右，凡是给孝文帝的饮食，他一定先尝一下然后才进上，如此日夜辛劳，以致蓬首垢面，衣不解带，不能好好地睡上一觉。孝文帝由于久病而脾气急躁，在身旁侍奉他的人稍稍有点不如意，动不动就让斩了，元勰瞅他情绪好的时候乘机言劝，救了不少人的性命。丙戌（初十），孝文帝任命元勰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元勰辞而不受，说："我要侍奉护理圣上养病，没有闲暇，怎么还能统管军队呢？希望另外请一个藩王，让他来掌握军权，以便 我能专心护理圣上。"孝文帝不同意，说："护理、掌管军队两样事情，全都依托于你。我病到这个样子，深深地感到恐怕不行了，而安定六军、保卫社稷者，除了你还能有谁呢？你哪能让我违背自己的心意而另外再请别人来担当此重托呢？"

丁酉，魏主至马圈，命荆州刺史广阳嘉断均口，邀齐兵归路。嘉，建之子也。

丁酉（二十一日），北魏孝文帝到达马圈，并命令荆州刺史广阳王元嘉截断均口，以阻拦南齐军队的退路。元嘉是元建的儿子。

陈显达引兵渡水西，据鹰子山筑城；人情沮恐，与魏战，屡败。魏武卫将军元嵩免胄陷陈，将士随之，齐兵大败。嵩，澄之弟也。戊戌，军主崔恭祖、胡松以乌布幔盛显达，数人担之，间道自分碛山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显达军资亿计，班赐将士，追奔至汉水而还。左军将军张千战死，士卒死者三万余人。

陈显达领兵渡过均水，到达西岸，占据了鹰子山，并在山上修筑城堡。但是，由于士气不振，人人情绪沮丧，心存恐惧，所以与北魏军队交战，屡战屡败。北魏武卫将军元嵩除去甲胄，带头冲锋陷阵，其他将士们紧随而上，打得南齐军队溃不成军。元嵩是元澄的弟弟。戊戌（二十二日），南齐军主崔恭祖、胡松用乌布幔把陈显达装进去，几个人抬着，抄小道从分碛山出均水口向南逃去。己亥（二十三日），北魏收缴陈显达丢弃下的军用物资以亿计数，全部分赐给将士们，又追击南齐逃军至汉水，然后才返回。南齐左军将军张千战死，，士卒阵亡的有三万多人。

显达之北伐，军入均口。广平冯道根说显达曰：“均水迅急，易进难退；魏若守隘，则首尾俱急。不如悉弃船于城，陆道步进，列营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显达不从。道根以私属从军，及显达夜走，军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险要，辄停马指示之，众赖以全。诏以道根为均口戍副。显达素有威名，至是大损。御史中丞范岫奏免显达官，显达亦自表解职；皆不许，更以显达为江州刺史。崔慧景亦弃顺阳走还。

陈显达率部北伐时，军队进入均口，广平人冯道根劝说陈显达：“均水水流湍急，前进容易，后退却难，北魏如果据守隘关，那么我们的部队首尾崐都会受挫。所以，不如弃船于城，改由陆路步行而进，军营前后相次，擂鼓进军，一定能攻破对方。”然而，陈显达没有采纳。冯道根是以陈显达的私属的身份随军，陈显达夜间逃跑，军人们不熟悉山路，每到险要地方，冯道根都要停下马来给他们指路，众人全凭他才得以生还。因此，朝廷诏令冯道根为均口戍副。陈显达素有威名，但是这次却一败涂地。御史中丞范岫上奏朝廷请求罢免陈显达的官职，陈显达也自动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但是都没有得到批准，改任陈显达为江州刺史。崔慧景也丢弃顺阳逃跑回来。

[11]庚子，魏主疾甚，北还，至谷塘原，谓司徒勰曰：“后宫久乖阴德，吾死之后，可赐自尽，葬以后礼，庶免冯门之丑。”又曰：“吾病益恶，殆必不起。虽摧破显达，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于汝。霍子孟、诸葛孔明以异姓受顾托，况汝亲贤，可不勉之！”勰泣曰：“布衣之士，犹为知己毕命；况臣托灵先帝，依陛下之末光乎！但臣以至亲，久参机要，宠灵辉赫，海内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辞，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之过耳。今复任以元宰，总握机政；震主之声，取罪必矣。昔周公大圣，成王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如此，则陛下爱臣，更为未尽始终之美。”帝默然久之，曰：“详思汝言，理实难夺。”乃手诏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规懋赏，与白云俱洁；厌荣舍绂，以松竹为心。吾少与绸缪，未忍暌离。百年之后，其听勰辞蝉舍冕，遂其冲挹之性。”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禧、尚书右仆射澄等六人辅政。夏，四月，丙午朔，殂于谷塘原。

[11]庚子（二十四日），北魏孝文帝病危，只好北还，到达谷塘原时，孝文帝对司徒元勰说：“冯皇后长久以来不守妇道，乖违后德，我死之后，可以赐她自尽，以皇后之礼仪加以安葬，庶可免去冯氏家门之丑。”又说道：“我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大约一定好不了的。这次虽然打垮了陈显达，然而天下并没有平定，继位的儿子又年纪幼小，所以江山社稷就全依靠你了。当年霍光、诸葛孔明都以外姓人的身份而分别受到汉武帝、昭烈帝刘备之重托，况且你是骨肉之亲，能不勉力承担吗？”元勰哭着说道：“布衣之士，还能做到为知己而死，况且我又是先帝的儿子，又是陛下的兄弟呢！但是，我以至亲的身份，长期参于朝廷的机要大事，由于得到圣上不平常的宠遇，身重朝野，举国上下没有谁能比得上，之所以敢于接受圣上的重任而不加推辞，正是有恃于陛下之圣明，可以宽恕我知进忘退之过失。现在，圣上又委任我为朝臣之首，总握军机朝政大权，这样势必有人要议论我震主越上，一定会因此而获罪。过去周公是大圣之人，周成王也是圣明之君，但是犹不免对周公产生疑心，何况是我呢？这样的话，那么陛下虽然爱我，可是并不能自始自终一以贯之，最终怕要害了我呀。”孝文帝听了之后，沉思良久，最后说：“细细思量你说的话，从道理上实在难以反驳。”于是，孝文帝亲手给太子写下诏令：“你的叔父元勰，以

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被授官以资勉励，其节操如白云一样纯洁；他不贪图荣华富贵，以官爵为身外之物，其素心如松柏翠竹。我自小与他一起相处，从来不忍心分离。我离开人世之后，你要准许元勰辞去官职，脱身俗务，以便顺从他谦虚自抑的性格。”孝文帝又任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令他们与侍中、太尉元禧以及尚书右仆射元澄等六人共同辅佐朝政。夏季，四月，丙午朔（初一），孝文帝病死于谷塘原。

高祖友爱诸弟，终始无间。尝从容谓咸阳王禧等曰：“我后子孙邂逅不肖，汝等观望，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之，勿为他人有也。”亲任贤能，从善如流，精勤庶务，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推诚于物。能是二者，则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虽严，于大臣无所容贷，然人有小过，常多阔略。尝于食中得虫，又左右进羹误伤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庙二分之祭，未尝不身亲其礼。每出巡游及用兵，有司奏修道路，帝辄曰：“粗修桥梁，通车马而已，勿去草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内。禁士卒无得践伤粟稻；或伐民树以供军用，皆留绢偿之。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弊，浣濯而服之，鞍勒用铁木而已。幼多力善射，能以指弹碎羊骨，射禽兽无不命中；及年十五，遂不复畋猎。常谓史官曰：“时事不可以不直书。人君威福在已，无能制之者；若史策复不书其恶，将何所畏忌邪！”

孝文帝对他的几个弟弟非常爱护，彼此始终没有产生隔阂。一次，他曾从崐容地对咸阳王元禧等说：“我死之后，子孙们如果不肖，你们看情况而办，可以辅佐则辅佐，不可辅佐则取而代之，千万不要让江山为他人所有。”孝文帝能亲近贤士，选用才能，从善如流，精勤庶务，朝夕不倦，常常说：“一国之主患在不能用心公平，以诚待人，如果能做到这两点的话，即使是胡、越之人也可以使他们成为兄弟。”他用法虽然严厉，对于大臣们，只要有罪，绝不姑且宽容。但是，如果别人有小过失，又常能宽大而不计较。有一次，他在饭中发现了虫子，又有一次手下人进羹时不小心烫了他的手，他都笑而宽恕，没有治罪。凡是天地五郊、宗庙二分的祭祀，他都亲自参加。每次出外巡游以及用兵讨伐，有关官员奏告要修筑道路，孝文帝总是说：“简单修

理一下桥梁，能通过车马就行了，不要铲除杂草、填修平整。”他在淮南行军讨伐时，如在本国境内一样，严禁士卒们践踏损坏稻谷作物，如果要砍伐百姓的树木以供军用，都留下绢帛作为抵偿。他所住的宫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许修理，衣服穿旧了，浆洗一下仍旧穿用，坐骑的鞍勒唯用铁木而已。他少年时候力气大，善于射箭，能用手指头弹碎羊的骨头，射猎禽兽没有不射中的。到了十五岁时，他就不再射猎了，常常对史官说：“当朝时事，不可不如实记载，皇帝的威福由己，没有能制止他的，如果史官再不记录下他的恶行的话，那他还有什么可畏忌的呢？”

彭城王勰与任城王澄谋，以陈显达去尚未远，恐其覆相掩逼，乃秘不发丧，徙御卧舆，唯二王与左右数人知之。勰出入神色无异，奉膳，进药，可决外奏，一如平日。数日，至宛城，夜，进卧舆于郡听事，得加棺敛，还载卧舆内，外莫有知者。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徵太子；密以凶问告留守于烈。烈处分行留，举止无变。太子至鲁阳，遇梓宫，乃发丧；丁巳，即位，大赦。

彭城王元勰与任城王元澄一起商谋，考虑到陈显达逃离还不太远，恐怕他知道孝文帝的死讯后要回过头来攻击，所以决定不向外宣布孝文帝的死讯，秘不发丧，而照样把孝文帝的尸身置于他平时用的车舆之中赶路，只有彭城王、任城王以及左右的几个人知道实情。元勰出入其中神色如同平常，又是奉侍膳食，又是进药送汤，处理外面的各种启奏，一如平日那样。数日之后，到达宛城，乘着夜间，把载有其尸体的车舆拉到郡署中庭，才把他装敛入棺材之中，然后仍将棺材载于车舆之中，外人没有知道其实情的。他们又派遣中书舍人张儒奉旨召太子前来，并且秘密地把孝文帝的死讯告知留守洛阳的于烈。于烈安排布置谁随同前去，谁留守洛阳，举止形态一如平常。太子到达鲁阳，遇上了孝文帝的灵柩，这才正式为孝文帝发丧。丁巳（十二日），太子元恪即位，大赦天下。

彭城王勰跪授遗敕数纸。东宫官属多疑勰有异志，密防之，而勰推诚尽礼，卒无间隙。咸阳王禧至鲁阳，留城外以察其变，久之，乃入，谓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劳，亦实危险。”勰曰：“兄年长识高，故知有夷险；彦和握蛇骑虎，不觉艰难。”禧曰：“汝恨吾后至耳。”

彭城王元勰跪着交给元恪数页写有孝文帝的遗敕的纸张。元恪为东宫太子时手下的属官们大都怀疑元勰有异心，因此严加防范，然而元勰对这些东宫官属们推诚布公，礼数周到，终于消除了相互之间的间隙。咸阳王元禧到达鲁阳，没有进城，留在城外观察有无事变，很久之后，见元勰不存异图，方才进入城内。元禧进城之后，对元勰说："你的这一次行动，不但操劳辛苦，而且实在危险。"元勰回答说："兄长年纪大、见识高，所以知道有危险，彦和我此番经历，不啻于握蛇骑虎，然而不觉有多么艰难。"元禧说："你这是怨恨我来的晚了吧。"

勰等以高祖遗诏赐冯后死。北海王详使长秋卿白整入授后药，后走呼，不肯饮，曰："官岂有此，是诸王辈杀我耳！"整执持强之，乃饮药而卒。丧至洛城南，咸阳王禧等知后审死，相视曰："设无遗诏，我兄弟亦当决策去之；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也！"谥曰幽皇后。

元勰等人以孝文帝的诏令赐冯皇后死。北海王元详派长秋卿白整进去给冯皇后送毒药，冯皇后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喊，不肯饮药，说道："皇上那里会有这样的诏令，这是诸王之辈们要谋杀我呀！"白整无奈，只好把她抓住，强迫她把毒药喝下去，即刻毙命。孝文帝的灵柩到达洛阳南郊之时，咸阳王元禧等人知道冯皇后确实已死，就互相对视着说道："假如没有先帝的遗诏，我们兄弟几个人也要想方设法把她除掉，岂可以让这个失去贞操的妇人宰制天下、杀崐害我辈呢？"冯皇后死后，谥号为幽皇后。

[12]五月，癸亥，加抚军大将军始安王遥光开府仪同三司。

[12]五月，癸亥（疑误），南齐加封始安王萧遥光开府仪同三司。

[13]丙申，魏葬孝文帝于长陵，庙号高祖。

[13]丙申（二十一日），北魏安葬孝文帝于长陵，庙号为高祖。

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为相；勰屡陈遗旨，请遂素怀，帝对之悲恸。勰恳请不已，乃以勰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勰犹固辞；帝不许，乃之官。

北魏宣武帝元恪想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宰相，元勰屡次陈述孝文帝的遗诏，请求能顺遂自己素来的志向，宣武帝对着他悲伤号哭。元勰一再恳切请求不担任朝职，于是宣武帝就任命他为使持节，侍中，都督

冀，定等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元勰还一再推辞，但是宣武帝不准许，于是只好去上任。

[14]魏任城王澄以王肃羁旅，位加己上，意颇不平。会齐人降者严叔懋告肃谋逃还江南，澄辄禁止肃，表称谋叛，案验无实。咸阳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辅，免官还第，寻出为雍州刺史。

[14]北魏任城王元澄认为王肃本为江南之人而奔投北魏，官位却在自己之上，所以心中颇为不平。正好由南齐投降过来的严叔懋报告王肃密谋逃回江南去，于是元澄就把王肃拘禁起来，并且上表说王肃密谋反叛。但是，经过立案查验，并非属实。因此，咸阳王元禧等人就上奏皇帝，告元澄擅自拘禁宰辅之臣，元澄被免官还府，不久出任雍州刺史。

[15]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为文昭皇后，配飨高祖，增修旧冢，号终宁陵。追赐后父爵勃海公，谥曰敬，以其嫡孙猛袭爵；封后兄肇为平原公，肇弟显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识诸舅，始赐衣帻引见，皆惶惧失措；数日之间，富贵赫奕。

[15]六月，戊辰（二十四日），北魏追封宣武帝之母高氏为文昭皇后，配享孝文帝，并且增修其旧墓，号为终宁陵。又追赐高氏之父高扬爵号为勃海公，谥号为敬，让其嫡孙高猛袭爵位。又封高氏之兄高肇为平原公，弟弟高显为澄城公，三个人同一天受封。宣武帝从来没有见过几位舅舅，这次才赐赏他们衣服头巾，并且接见了他们，弟兄三人都不免惶惧失措。然而，数日之间，富贵显赫一世。

[16]秋，八月，戊申，魏用高祖遗诏，三夫人以下皆遣还家。

[16]秋季，八月，戊申（初五），北魏依照孝文帝的遗诏，后宫中凡三夫人以下者全部遣送回家。

[17]帝自在东宫，不好学，唯嬉戏无度；性重涩少言。及即位，不与朝士相接，专亲信宦官及左右御刀、应敕等。

[17]南齐皇帝萧宝卷，在做东宫太子时就不好学，只喜欢玩耍，嬉戏无度，并且性格沉闷寡言。即位之后，他不爱与朝臣们接触往来，专门亲信宦官以及身边左右御刀和应敕侍从。

是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萧衍闻

之，谓从舅录事参军范阳张弘策曰："一国三公犹不堪，况六贵同朝，势必相图；乱将作矣。避祸图福，无如此州。但诸弟在都，恐罹世患，当更与益州图之耳。"乃密与弘策修武备，他人皆不得预谋；招聚骁勇以万数，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积茅如冈阜，皆不之用。中兵参军东平吕僧珍觉其意，亦私具橹数百张。先是，僧珍为羽林监，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从衍。是时，衍兄懿罢益州刺史还，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说懿曰："今六贵比肩，人自画敕，争权睚眦，理相图灭。主上自东宫素无令誉，近左右，轻忍虐；安肯委政诸公，虚坐主诺！嫌忌积久，必大行诛戮。始安欲为赵王伦，形迹已见；然性猜量狭，徒为祸阶。萧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听人穿鼻，江无断，刘暄暗弱；一朝祸发，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为身计；及今猜防未生，当悉召诸弟，恐异时拔足无路矣。郢州控制带荆、湘，雍州士马精强，世治则竭诚本朝，世乱则足以匡济；与时进退，此万全之策也。若不早图，后悔无及。"弘策又自说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无敌，据郢、雍二州为百姓请命，废昏立明，易于反掌，此桓、文之业也；勿为竖子所欺，取笑身后。雍州揣之已悃熟，愿善图之！"懿不从。衍乃迎其弟骠骑外兵参军伟及西中郎外兵参军至襄阳。

这时候，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等六人轮留在朝中内省当值，轮到谁当值，谁就在当天的敕令后面签署执行意见。雍州刺史萧衍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对他的担任录事参军的堂舅、范阳人张弘策说："一国有三公已经不堪其乱，何况如今六贵同朝，他们之间势必要互相图谋，因此必定会发生动乱。要说避祸图福，那里也比不上这个州，但是我的几个弟弟都在京城，恐怕会遭受乱世之患，所以我还要与吾兄益州刺史萧懿有所计议。"于是，萧衍秘密地与张弘策加强武备，其他人则一律不得参与。又招集会聚骁勇之夫上万人众，大量砍伐树木、竹子，沉于檀溪之中，茅草堆积的如山冈一般，然而都不使用。中兵参军东平人吕僧珍觉察出了萧衍的用意，也私自准备了船橹数百张。早先之时，吕僧珍任羽林监，徐孝嗣想让他参加自己的幕府，但是吕僧珍知道徐孝嗣不会久长，所以再三请求跟随萧衍。这时候，萧衍的哥哥萧懿被免去益州刺史之职而返回，但仍然掌管郢州事务，萧衍派张弘策去游说萧懿："如今朝中六位权贵当朝，各自发号施号，互相争权

夺利，反目成仇，理当会相互图灭。而皇上则从做太子起就没有好声誉，他轻慢身边的人，悍残忍，怎么肯把朝政委托于他们六人，而自己只有虚位，凡事但作允诺而已呢？时间一长，皇上猜忌之心必生，而猜忌积久，必定要大行诛戮。始安王萧遥光想充当晋代赵王司马伦的角色，其形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然而其性格猜疑、气量狭小，只能白白地成为祸害之由。萧坦之忌妒才能，处处想凌驾于别人之上，而徐孝嗣受人牵使，江则犹柔寡断，刘暄则更是个糊涂软弱之人。有朝一日，祸乱爆发，朝廷内外必将土崩瓦解，支离破碎。我们兄弟幸好驻守外藩，应该为自身有所计谋。趁现在他们互相之间的猜忌、提防还没有开始，我们应当把几个弟弟全都叫到身边来，不然的话，恐怕到那时候就会拔足无路了。郢州在地理上可以辖控荆、湘，雍州则兵马精干强壮，如果天下太平，我们就竭诚为朝廷效力；如果天下大乱，凭我们的力量足以能够匡济天下；审时度势，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是确保万无一失的计策。如不及早打算，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张弘策自己又对萧懿说：“以你们兄弟二人的英武，天下没有人能够匹敌的，如果依据郢、雍二州，为老百姓请命，废去昏庸之主，另立圣明之主，确实易如反掌，不愁不能成功。此事如果获得成功，可以比得上历史上齐桓公、晋文公所创立的业绩。所以，应该立意创此大业，不要被竖子鼠辈所欺，以致在身后被人所取笑。雍州这一方面已经考虑成熟，希望您也好好地思谋一番。”萧懿不听从。于是，

初，高宗虽顾命群公，而多寄腹心在江兄弟。二江更直殿内，动止关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夺，萧坦之时有异同，而执制坚确；帝深忿之。帝左右会稽茹法珍、吴兴梅虫儿等，为帝所委任，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齿。徐孝嗣谓曰：“主上稍有异同，讵可尽相乖反！”曰：“但以见付，必无所忧。”

起初，齐明帝虽然在临终遗诏中把朝政委托于朝中诸大臣，但是最信任的是江兄弟二人，把更多的遗命嘱托于他们二人。所以，萧宝卷即位以之后，江氏兄弟二人轮流在殿内当值，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通过他们的同意。萧宝卷渐渐想要自行其意，徐孝嗣不能加以制止，萧坦之有时也表示不同意，而江则坚决限制，不许其自作主张，萧宝卷对此非常忿恨。萧宝卷左右心腹会稽人茹法珍和吴兴人梅虫儿等人，受主上委任办理一些事情，江常常对他们施以控制、阻挡，以致使茹

法珍等人对江恨得咬牙切齿。因此，徐孝嗣就对江说：“皇上稍微有些自己的主张，这也是正常的，怎么可以一概加以反对阻拦呢？”江不以为然，说：“只要把事情交给我，完全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帝失德浸彰，议废帝，立江夏王宝玄。刘暄尝为宝玄郢州行事，执事过刻。有人献马，宝玄欲观之，暄曰：“马何用观！”妃索煮肫，帐下谘暄，暄曰：“旦已煮鹅，不烦复此。”宝玄恚曰：“舅殊无渭阳情。”暄由是忌宝玄，不同议，更欲立建安王宝寅。密谋于始安王遥光，遥光自以年长，欲自取，以微旨动。弟祀亦以少主难保，劝立遥光。意回惑，以问萧坦之，坦之时居母丧，起复为领军将军，谓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复为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还宅行丧。东昏侯失德作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江就商议要废去他，而另立江夏王萧宝玄为帝。刘暄曾经做过萧宝玄的郢州行事，处理事情过于死板、苛刻。有人向萧宝玄献了一匹马，萧宝玄想去观看一下，刘暄不准许他去，并说：“一匹马，有什么值得看呢？”萧宝玄的妃子要吃煮鸡肫，手下的人向刘暄请示，他却说：“早上已经吃了煮鹅，不必再麻烦做这个了。”气得萧宝玄骂道：“刘暄根本没有一点舅舅的情义了。”由此，刘暄对萧宝玄非常怨恨，所以就不同意江的主张，而想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江与始安王萧遥光秘密计谋，可是萧遥光自以为年长，想自己取而代之，把这个意思隐约地向江表示了。江的弟弟也认为年幼的皇帝难以保得住，就劝说江立萧遥光为帝。江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就去同萧坦之商量，萧坦之当时正为其母守丧，仍让他担任领军将军。萧坦之对江说：“明帝自立为帝，已经是没有按照嗣立次序进行，至今天下还不服气。如果现在再这么来一次的话，恐怕天下要大乱，我是不敢对此表示意见的。”于是，又回到家中为其母守丧去了。

、祀密谓吏部郎谢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负荷，岂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政是求安国家耳。”遥光又遣所亲丹阳丞南阳刘密致意于，欲引以为党，不答。顷之，遥光以兼知卫尉事，惧，即以谋告太子右卫率左兴盛，兴盛不敢发。又说刘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则刘、刘晏居卿今地，但以卿为反覆人耳。”晏者，遥光城局参军也。暄阳惊，驰告遥光及。遥光欲出为东阳郡，常

轻，固请除之。遥光乃收付廷尉，与孝嗣、、暄等连名启“扇动内外，妄贬乘舆，窃论宫禁，间谤亲贤，轻议朝宰。”遂死狱中。

江和江祀暗中对吏部郎谢说：“江夏王萧宝玄年龄幼小，如果立他为帝，或许不堪承负此重任，但是岂能到时再把他废去呢？始安王萧遥光年长，如果由他继承大统，不会违背众望。我们并不是要以此来获得富贵，正是为了让国家获得安定。”萧遥光又派遣自己的亲信丹阳丞南阳人刘暗中向谢转达意思，想让谢作为同党，但是谢不回答。不久，萧遥光任命谢兼管卫尉的事务，谢害怕了，以为已经被萧遥光拉下水了，就把江的阴谋报告了太子右卫率左兴盛，左兴盛不敢再往上告发。谢又游说刘暄，对他说：“始安王萧遥光一旦南面称帝，则刘、刘晏就会居于你如今的地位，而把你当作变心之人。”刘晏是萧遥光手下的城局参军。刘暄听谢这么一说，假装十分惊讶，但实则马上报告了萧遥光和江。萧遥光想把谢弄出去到东阳郡做太守，但是因为谢常常轻视江，所以江坚决请求把谢除掉。于是，萧遥光就把谢抓起来送到了廷尉那里，并与徐孝嗣、江、刘暄等人联名上告“谢在朝廷内外进行煽动，妄自贬低皇帝，私自议论宫禁，同时还诽谤亲贤，轻视议论朝中大臣。”于是，谢死于狱中。

暄以遥光若立，己失舅之尊，不肯同议；故迟疑久不决；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昙庆刺暄于青溪桥。昙庆见暄部伍多，不敢发；暄觉之，遂发谋，帝命收兄弟。时祀直内殿，疑有异，遣信报曰：“刘暄似有异谋。今作何计？”曰：“政当静以镇之。”俄有诏召入见，停中书省。初，袁文旷以斩王敬则功当封，执不与；帝使文旷取，文旷以刀环筑其心曰：“复能夺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刘暄闻等死，眠中大惊，投出户外，问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还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

刘暄认为萧遥光如果立为皇帝，自己就要失去皇舅之尊，所以不肯赞同江的意见，因此江也迟疑而久不能决定。为此，萧遥光大怒，派遣手下人黄昙庆在青溪桥刺杀刘暄。黄昙庆因见刘暄的部下特别多，不敢前去，而刘暄察觉了，于是告发了江的阴谋，东昏侯命令拘捕江兄弟俩。当时，江祀正在内殿值守，怀疑情况有异常，派人报信给江说：“刘暄似乎有别的阴谋，现在作何计议呢？”江说：“正应该以静待不动而镇之。”一会儿，就有诏令传江入见，江进朝之后停在中书省等

待。当初，袁文旷由于斩了王敬则有功，应当封官，但是江执意不给，东昏侯就让袁文旷去杀江，袁文旷去执行，他用刀环击江的心口，说道：“看你还能夺去我受封之官否？”江连其弟弟江祀一并被杀。刘暄知江等人已死，在床上大惊而起，奔出门外，问左右说：“抓捕的人来了没有？”过了许久才定下心来，重新回到屋中坐下，十分悲哀地说：“我并非是怀念江氏弟兄，而是自知祸将及身，故而痛心啊！”帝自是无所忌惮，益得自恣，日夜与近习于后堂鼓叫戏马。常以五更就寝，至晡乃起。群臣节、朔朝见，晡后方前，或际暗遣出。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鱼肉还家，并是五省黄案。帝常习骑致适，顾谓左右曰：“江常禁吾乘马；小子若在，吾岂能得此！”因问：“亲戚余谁？”对曰：“江祥今在冶。”帝于马上作敕，赐祥死。

从此以后，东昏侯无所忌惮，越发自恣其意，日夜与亲近之人在后堂鼓吹弹唱、驰马作乐，常常闹至五更时分才就寝，睡到傍晚才起床。朝中群臣们按例应于每月初一和其他固定的日子入朝参见，但是到傍晚方才前去入朝参见，就这样有时等到天黑东昏侯还不出见，只好被遣退而出。尚书们的文案奏告，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才上报一次，而报上去后有的竟然不知去向，原来是宦官们用来包裹鱼肉拿回家去了。东昏侯以骑马为乐事，常常是一骑必求极意尽兴，忘乎所以。他还看着随从之人说道：“江经常禁止我骑马，这小子如果还在的话，我那能象现在这样痛快呢？”因此又问道：“江的亲属还剩下谁呢？”随从者回答说：“江祥现在还在东冶。”东昏侯就立刻在马背上发出诏令，赐江祥自杀。

始安王遥光素有异志，与其弟荆州刺史遥欣密谋举兵据东府，使遥欣引兵自江陵急下，刻期将发，而遥欣病卒。江被诛，帝召遥光入殿，告以罪，遥光惧，还省，即阳狂号哭，遂称疾不复入台。先是，遥光弟豫州刺史遥昌卒，其部曲皆归遥光。及遥欣丧还，停东府前渚，荆州众力送者甚盛。帝既诛二江，虑遥光不自安，欲迁为司徒，使还第，召入谕旨。遥光恐见杀，乙卯晡时，收集二州部曲于东府东门，召刘，刘晏等谋举兵，以讨刘暄为名。夜，遣数百人破东冶，出囚，于尚方取仗。又召骁骑将军垣历生，历生随信而至。萧坦之宅在东府城东，遥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逾墙走，向台。道逢游逻主颜

端，执之，告以遥光反，不信；自往问，知实，乃以马与坦之，相随入台。遥光又掩取尚书左仆射沈文季于其宅，欲以为都督，会文季已入台。垣历生说遥光帅城内兵夜攻台，辇荻烧城门，曰："公但乘随后，反掌可克！"遥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晓，遥光戎服出听事，命上仗登城行赏赐。历生复劝出军，遥光不肯，冀台中自变。及日出，台军稍至。台中始闻乱，众情惶惑；向晓，有诏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将军沈约闻变，驰入西掖门，或劝戎服，约曰："台中方扰攘，见我戎服，或者谓同遥光。"乃朱衣而入。

始安王萧遥光向来心怀异意，觊觎皇位，与他的弟弟荆州刺史萧遥欣密谋策划，准备发兵拥据东府，争夺帝位，决定让萧遥欣率兵从江陵直下建康，但是就在按规定日期将要出发之时，萧遥欣却病死了。江被杀之后，东昏侯召萧遥光进殿，把江的罪行告诉了他。萧遥光听了之后，心中惧怕了，回到中书省，就开始假装发疯，号哭狂闹，于是借口有病回到东府，从此不再入朝了。早先之时，萧遥光的弟弟豫州刺史萧遥昌死了，其部曲全部归属于萧遥光。萧遥欣的灵柩从荆州运回来之后，停于东府前奏淮河的河边上，荆州方面来送灵的人力特别多。东昏侯杀了江兄弟之后，考虑到萧遥光难以自安，就准备把他升任为司徒，使他回到自己的府第中休养不问朝政，因此就召他进朝宣谕这一旨令。但是，萧遥光担心进朝后被杀，就于乙卯（十二日）傍晚，召集从荆州和豫州来的部属到东府的东门之前，又叫来刘、刘晏等人一起谋划如何举兵起事，并决定以讨伐刘暄为名义。这天夜间，萧遥光派遣几百人打进东冶，放出狱中的囚徒，从尚方那里取出兵械。同时，又召骁骑将军垣历生前来，垣历生见信后随即到达。萧坦之的宅第在东府城东面，萧遥光派人乘其不备而迅速前去抓获他，萧坦之来不及戴上头巾，光着膀子，越墙而逃，跑向朝廷禁城中去报信，道上遇上了巡逻头目颜端，见他这副样子，以为有罪逃窜，就抓住了他。萧坦之连忙把萧遥光反叛之事对颜端讲了，但是颜端不相信，就亲自前去刺探，知道萧坦之所说情况属实，于是就把马给了萧坦之，一块去朝廷中报告。萧遥光又派人出其不意地去尚书左仆射沈文季的府上抓他，想逼他做都督，恰巧沈文季已经到朝廷中去了，所以扑了个空。垣历生劝说萧遥光率城内之兵乘夜攻打朝廷宫禁，并且用车拉来芦苇焚烧城门，他对萧遥光说："大人您只管乘车随后而行，攻下禁城易如反掌，转眼之间即可成功。"但是，萧遥光心中没有把

握，迟疑而不敢出军。天渐渐亮了，萧遥光穿着战服出来布置事情，命令安排仪仗，要登城对部下进行赏赐。这时，垣历生再次劝说萧遥光出兵攻打禁城，但是他仍旧不肯，只希望朝廷自身发生变故。到了日出之时，朝崐廷军队逐渐到来。朝中刚听到萧遥光叛乱的消息时，大伙情绪惶惑，不知所措。天快亮之时，皇帝有旨召徐孝嗣，直到徐孝嗣进来后，人心才安定下来。左将军沈约听到事变消息之后，骑马奔入西掖门，有人劝他穿上战服，他却说："朝廷中正成一窝蜂，要是看见我穿着战服进来，或者会把我当作萧遥光的同伙呢！"于是，沈约就穿着红色公服进朝。

丙辰，诏曲赦建康，中外戒严。徐孝嗣以下屯卫宫城，萧坦之帅台军讨遥光。孝嗣内自疑惧，与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门上，欲与之共论世事，文季辄引以他辞，终不得及。萧坦之屯湘宫寺，左兴盛屯东篱门，镇军司马曹虎屯青溪大桥。众军围东城，三面烧司徒府。遥光遣垣历生从西门出战，台军屡败，杀军主桑天爱。遥光之起兵也，问谘议参军萧畅，畅正色不从。戊午，畅与抚军长史沈昭略潜自南门出，诣台自归，众情大沮。畅，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历生从南门出战，因弃降曹虎，虎命斩之。遥光大怒，于床上自踊，使杀历生子。其晚，台军以火箭烧东北角楼。至夜，城溃，遥光还小斋帐中。著衣坐，秉烛自照，令人反拒，斋阁皆重关，左右并逾屋散出。台军主刘国宝等先入，遥光闻外兵至，灭烛扶匐床下。军人排阁入，于暗中牵出，斩之。台军入城，焚烧室屋且尽。刘走还家，为人所杀。荆州将潘绍闻遥光作乱，谋欲应之。西中郎司马夏侯详呼绍议事，因斩之，州府以安。

丙辰（十三日），东昏侯诏令，因特殊情况而赦免建康的囚徒，朝廷内外戒严。从徐孝嗣以下都驻扎在宫城外保护，萧坦之率朝廷兵众讨伐萧遥光。徐孝嗣心中既疑虑，又惧怕，穿着战服，同沈文季一起坐在南掖门上面。徐孝嗣想同沈文季一起议论时局，但是沈文季总是用别的话题岔开，避而不谈，所以最终也没有谈成。萧坦之驻扎在湘宫寺，左兴盛驻扎在东篱门，镇军司马曹虎驻扎在青溪大桥。众路军队把东城围住，三面用火烧东府之侧的司徒府。萧遥光派遣垣历生从西门出战，朝廷军队屡战屡败，军主桑天爱被垣历生部所杀。萧遥光起兵之前，曾经问过谘议参军萧畅，请他一起行动，但萧畅颜正辞严

地加以拒绝，坚决不从。戊午（十五日），萧畅与抚军长史沈昭略偷偷地从南门出去，去往朝廷，自动投归，由此而东府内众人的情绪一落千丈。萧畅是萧衍的弟弟，沈昭略是沈文季哥哥的儿子。己未（十六日），垣历生从南门出战，他借此机会而弃槊投降了曹虎，但是曹虎命令人把他斩了。萧遥光知道垣历生投降的消息之后，气的七窍生烟，从坐榻上跳起来，让人把垣历生的儿子杀掉。这天晚上，朝廷军队射发火箭烧了城东北的角楼。到了夜间，城被攻破，萧遥光回到自己的小斋帐中，穿着衣服，戴着便帽，坐着不动，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照明，命令人抵抗朝廷军队，还把斋中的门全部关严，但是手下的人却跑出屋子而逃散了。朝廷军队中的军主刘国宝等人率先进入，萧遥光听到外面来兵了，熄灭蜡烛，爬进床底下躲起来，军人破门而入，黑暗中把他从床下拉出来，立即斩首。朝廷军队进城之后，放火把房屋全部焚烧了。刘逃回家中，也被人所杀。荆州将领潘绍知道萧遥光叛乱的消息之后，也策划想要响应。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传叫潘绍前来议事，借此而斩了他，荆州西中郎府因此得以安定。

己巳，以徐孝嗣为司空；加沈文季镇军将军，侍中、仆射如故；萧坦之为尚书右仆射、丹阳尹，右将军如故；刘暄为领军将军；曹虎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皆赏平始安之功也。

己巳（二十六日），朝廷任命徐孝嗣为司空。加任沈文季为镇军将军，他原来所担任的侍中、仆射之职不变。又任命萧坦之为尚书右仆射、丹阳尹，原来的右将军官职照旧不动。又任命刘暄为领军将军，曹虎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上述封官，都是为了奖赏他们在平定始安王萧遥光叛乱中的功劳。

[18]魏南徐州刺史沈陵来降。陵，文季之族子也。时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府事皆决于长史卢渊。渊知陵将叛，敕诸城潜为之备；屡以闻于魏朝，魏朝不听。陵遂杀将佐，帅宿预之众来奔，滨淮诸戍以有备得全。陵在边历年，阴结边州豪杰。陵既叛，郡县多捕送陵党，渊皆抚而赦之，唯归罪于陵，众心乃安。

[18]北魏南徐州刺史沈陵前来投降南齐。沈陵是沈文季本家侄子。当时，北魏徐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年龄小，府中事情全部决定于长史卢渊。卢渊得知沈陵将要反叛，就告戒各城秘密加以防备，并且多次把沈陵要叛变的情报向朝廷报告，但是朝廷不予理睬。于是，沈陵杀了

手下的将佐，带领宿预的部下投奔崛南齐，北魏在淮河边上的各个戍所由于有所防备而得以保全，没有丢失。沈陵在南徐州多年，秘密交结了州中的许多豪杰。沈陵叛变之后，州中各郡县捕送来大量沈陵的党徒，卢渊对他们都加以抚慰，赦免释放，只归罪于沈陵一人，众人之心于是安定下来

[19]闰月，丙子，立江陵公宝览为始安王，奉靖王后。

[19]闰八月，丙子（初三），南齐封立江陵公萧宝览为始安王，并过继为始安靖王之后代。

[20]以沈陵为北徐州刺史。

[20]南齐任命沈陵为北徐州刺史。

[21]江等既败，帝左右捉刀、应敕之徒皆恣横用事，时人谓之“刀敕”。萧坦之刚狠而专，嬖幸畏而憎之；遥光死二十余日，帝遣延明主帅黄文济将兵围坦之宅，杀之，并其子秘书郎赏。坦之从兄翼宗为海陵太守，未发，坦之谓文济曰：“从兄海陵宅故应无他。”文济曰：“海陵宅在何处？”坦之以告。文济白帝，帝仍遣收之；检其家，至贫，唯有质钱帖数百，还以启帝，原其死，系尚方。

[21]江等人失败之后，东昏侯身边拿刀和应敕的一帮子人全都恣意纵横，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无有忌惮，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刀敕”。萧坦之刚愎自用，凶狠残忍，专横独断，东昏侯周围的宠信之徒们因害怕而特别憎恨他，在萧遥光死后二十多天，东昏侯派遣延明殿主帅黄文济率兵包围了萧坦之的住宅，将其杀掉，他的儿子秘书郎萧赏也一起被杀。萧坦之的堂兄萧翼宗做海陵太守，还没有去赴任，萧坦之对黄文济说：“我的堂兄在海陵的府中不应该有什么事吧？”黄文济问道：“他的住宅在什么地方？”萧坦之如实以告。黄文济报告东昏侯，东昏侯派遣黄文济去抓捕萧翼宗。黄文济去后搜查了萧翼宗的家，发现他穷得可怜，只有典当东西的质票数百张，就回去报告东昏侯，于是东昏侯免他不死，拘囚于尚方署中。

茹法珍等谮刘暄有异志，帝曰：“暄是我舅，岂应有此？”直新蔡徐世标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犹灭武帝之后；舅焉可信邪！”遂杀之。

茹法珍等人诬陷刘暄有谋逆的意图，东昏侯说：“刘暄是我的舅舅，哪里可能如此呢？”直新蔡人徐世标说：“明帝与武帝乃是堂兄

弟，他受到武帝那样的恩待，但是还杀尽了武帝的后代，舅舅哪里值得信任呢？”于是，杀掉了刘暄。

曹虎善于诱纳，日食荒客常数百人。晚节吝啬，罢雍州，有钱五千万，他物称是。帝疑虎旧将，且利其财，遂杀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

曹虎善于吸引、招纳人，每天供食好几百从蛮地或域外来的人。但是，他到晚年之时，却极其吝啬，结束雍州任时，敛集有钱五千万，其他财物合价也有这么多。东昏侯因曹虎是前朝老将而对他有疑心，并且贪上了他的财富，于是也杀了他。至此，萧坦之、刘暄、曹虎这几位新被任命的官员，都没有来得及上任就被杀害。

初，高宗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帝数与近习谋诛大臣，皆发于仓猝，决意无疑；于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当初，齐明帝临死之时，以萧隆昌的事件告戒东昏侯：“做事行动不可以落在他人之后。”所以，东昏侯数次同身边亲近密谋诛杀大臣之事，每次都突然行动，主意坚定，没有半点迟疑之心。于是，搞得大臣们人人自危，难能自我保全。

[22]九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业为南兖州刺史，征虏长史张冲为豫州刺史。

[22]九月，丁未（初五），南齐任命豫州刺史裴叔业为南兖州刺史，任命征虏长史张冲为豫州刺史。

[23]壬戌，以频诛大臣，大赦。

[23]壬戌（二十日），东昏侯因频繁地诛杀大臣，为了稳定人心，诏令大赦天下。

[24]丙戌，魏主谒长陵，欲引白衣左右吴人茹皓同车。皓奋衣将登，给事黄门侍郎元匡进谏，帝推之使下，皓失色而退。匡，新城之子也。[24]丙戌（疑误），北魏宣武帝元恪谒拜长陵，元恪想使身边人、没有任命官职的江南人茹皓与自己同车而行，茹皓高兴地整理了一下衣服，赶紧上车，但给事黄门侍郎元匡谏言宣武帝不可这样，于是元恪又推茹皓让他下去，茹皓羞愧万分，气的脸色都变了，只好退下。元匡是元新城的儿子。

[25]益州刺史刘季连闻帝失德，遂自骄恣，用刑严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袭中水，不克。于是蜀人赵续伯等皆起兵作乱，季连不能制。

[25]益州刺史刘季连知道东昏侯没有君德，于是自己也骄横恣纵起来了，滥用刑法，异常严酷，蜀人对他特别怨恨。在本月，刘季连派兵去袭击中水，没有取胜。于是，蜀人赵绩伯等人纷纷起兵叛乱，刘季连没办法制服他们。

[26]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显同异，故名位虽重，犹得久存。虎贲中郎将许准为孝嗣陈说事机，劝行废立。孝嗣持疑久之，谓必无用干戈之理；须帝出游，闭城门，召百官集议废之，虽有此怀，终不能决。诸嬖幸亦稍憎之。西丰忠宪侯沈文季自托老疾，不豫朝权，侍中沈昭略谓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为员外仆射，欲求自免，岂可得乎！"文季笑而不应。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华林省。文季登车，顾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监茹法珍赐以药酒，昭略怒，骂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以瓯掷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饮药酒至斗余，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况尚山阴公主，皆坐诛。昭略弟昭光闻收至，家人劝之逃。昭光不忍舍其母，入，执母手悲泣，收者杀之。昭光兄子昙亮逃，已得免，闻昭光死，叹曰："家门屠灭，何以生为！"绝吭而死。

[26]枝江文忠公徐孝嗣，由于是个文士，待人处事圆滑周到，不露棱角，因此虽然官高名显，但犹自得以久存，未被除去。虎贲中郎将许准给徐孝嗣讲述时事要害，劝说他废去东昏侯，另立新帝。徐孝嗣长久迟疑难决，以为欲行此事一定不能动用干戈，必须是等待皇帝出游的机会，关闭城门，召集群臣百官在一起商议，把东昏侯废掉。他虽然有此想法，但是终究不能决策而行。东昏侯身边的那帮宠信之徒也对徐孝嗣渐渐厌憎。西丰忠宪侯沈文季以年纪大且有病在身为由，不参与朝政，侍中沈昭略对他说："叔父你年纪才六十，身为仆射而不管事，你想以此而免祸自保，岂能办得到呢？"沈文季笑着不吭声。冬季，十月，乙未（二十三日），东昏侯把徐孝嗣、沈文季、沈昭略三人召入华林省，沈文季上了车子，回过头来说："此行恐怕有去无回了。"东昏侯指使外监茹法珍赐他们毒酒。沈昭略愤怒不已，骂徐孝嗣

说：“废掉昏君，另立明主。这是从古到今的宪章大法，全因你这做宰相的无能，以致我们才有今日。”接着把酒瓯砸到徐孝嗣脸上，并且说：“我让你死了也做一个破了面的鬼！”徐孝嗣喝药酒，一气喝了一斗多才死去。徐孝嗣的儿子徐演娶了武康公主为妻，另一个儿子徐况娶了山阴公主为妻，但是都受父亲牵连而被杀。沈昭略的弟弟沈昭光听说抓捕的人来了，家中人劝他逃走，但是他不忍心丢下自己的母亲，就进入屋中，拉着母亲的手悲声哭泣，抓捕者进来把他杀了。沈昭光的哥哥的儿子沈昙亮逃走了，已经得以幸免，但是听说沈昭光死了，叹息地说：“家门遭受如此屠灭，我还活着干什么叫？”于是扼断自己的喉咙而死。

[27]初，太尉陈显达自以高、武旧将，当高宗之世，内怀危惧，深自贬损，常乘朽弊车，道从卤簿止用羸小者十数人。尝侍宴，酒酣，启高宗借枕，高宗令与之。显达抚枕曰：“臣年衰老，富贵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显达以年礼告退，高宗不许。及王敬则反，时显达将兵拒魏，始安王遥光疑之，启高宗欲追军还；会敬则平，乃止。及帝即位，显达弥不乐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尝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悦。闻帝屡诛大臣，传云当遣兵袭江州，十一月，丙辰，显达举兵于寻阳，令长史庾弘远等与朝贵书，数帝罪恶，云“欲奉建安王为主，须京尘一静，西迎大驾。”

[27]当初，太尉陈显达因自己是高帝、武帝时候的旧将，所以在明帝之时，心存危惧，自己使劲地贬损自己，经常乘坐一辆破破烂烂的车子，出外时扈从的仪仗队也只有又弱又小的十多个人。一次，他曾经陪侍明帝宴饮，酒酣之时，启奏明帝要借用一下枕头，明帝命令别人给他一个。枕头拿来后，陈显达用手摸着枕头说：“我年老体衰，享受的荣华富贵已经足够了，只欠一个枕头枕着而死，所以特意来向陛下乞求一个。”明帝听了陈显达这一番言语，不禁失色，对他说：“您喝醉了。”陈显达以自己已经年届七十，而请求辞官，但是岷明帝不予准许。在王敬则反叛之时，陈显达正率兵抵抗北魏，始安王萧遥光怀疑陈显达，就启奏明帝，想把陈显达的军队召回，恰好王敬则叛乱被平定，于是就没有进行。到了东昏侯即位之后，陈显达越发不愿意住在建康，被派做江州刺史，他十分高兴。陈显达曾经得病，但是他不

让医治，不久自己好了，可是他心中却非常不高兴。陈显达知道了东昏侯多次诛杀大臣，并且听人传说朝廷肯定要派兵来袭击江州，所以，于十一月，丙辰（十五日），陈显达在寻阳起兵，命令长史庾弘远等人给朝廷中的新贵们送去一封信，信中列举了东昏侯的罪恶行径，并且说道："准备拥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待京中诸害一除，就西迎建安王登基。"

乙丑，以护军将军崔慧景为平南将军，督众军击显达；后军将军胡松、骁骑将军李叔献帅水军据梁山；左卫将军左兴盛督前锋军屯杜姥宅。

乙丑（二十四日），南齐任命护军将军崔慧景为平南将军，督率诸路军队攻击陈显达，后军将军胡松、骁骑将军李叔献统领水军占据梁山，左卫将军左兴盛督率前锋军队驻扎在杜姥宅。

[28]十二月，癸未，以前辅国将军杨集始为秦州刺史。

[28]十二月，癸未（十二日），南齐任命从前的辅国将军杨集始为秦州刺史。

[29]陈显达发寻阳，败胡松于采石，建康震恐。甲申，军于新林，左兴盛帅诸军拒之。显达多置屯火于岸侧，潜军夜渡，袭宫城。乙酉，显达以数千人登落星冈，新亭诸军闻之，奔还，宫城大骇，闭门设守。显达执马，从步兵数百，于西州前与台军战，再合，显达大胜，手杀数人，折；台军继至，显达不能抗，走，至西州后，骑官赵潭注刺显达坠马，斩之，诸子皆伏诛。长史庾弘远，炳之之子也，斩于朱雀航。将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结缨，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谓观者曰："吾非贼，乃是义兵，为诸军请命耳。陈公太轻事；若用吾言，天下将免涂炭。"弘远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并杀之。

[29]陈显达从寻阳发兵，在采石打败了胡松，消息传到建康，朝中一片震惊，惶恐不安。甲申（十三日），陈显达率部到了新林，左兴盛统率诸路军队抵挡陈部。陈显达在长江岸边设置了许多火堆，夜间率军偷渡过江，去袭击宫城。乙酉（十四日）陈显达带领数千人马登上落星冈，驻守在新亭的诸路军队得知之后，拔腿往回跑，宫城之内大为恐惧，只好闭门设守。陈显达骑马执槊，带领儿百名步兵，与朝廷军队开战，两次交战，陈显达大胜，亲手斩杀好几人，但是不幸的是手中的槊折断了。这时，朝廷军队开过来了，陈显达抵抗不住，只

好逃跑。陈显达逃到西州之后，骑官赵潭用手中之槊投刺他，陈显达中槊坠马，被赵潭斩首。陈显达的几个儿子也都伏法被斩。长史庾弘远是庾炳之的儿子，在朱雀航被斩。将要行刑之时，庾弘远要来帽子戴上，说道：“当年子路把冠缨系好而死。我也不可以不戴帽子死去。”他又对观看的人说：“我不是反贼，而是起义军，为的是替诸军请命。陈显达太轻率了，如果他采纳了我的意见的话，天下就可以免于陷入水火之中了。”庾弘远的儿子庾子曜，抱着他的父亲乞求代父一死，但是与其父一并遭杀害。

帝既诛显达，益自骄恣，渐出游走，又不欲人见之；每出，先驱斥所过人家，唯置空宅。尉司击鼓蹋围，鼓击所闻，便应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应手格杀。一月凡二十余出，出辄不言定所，东西南北，无处不驱。常以三四更中，鼓声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横路。士民喧走相随，老小震惊，啼号塞路，处处禁断，不知所过。四民废业，樵苏路断，吉凶失时，乳母寄产，或舆病弃尸，不得殡葬。巷陌悬幔为高鄣，置仗人防守，谓之“屏除”，亦谓长“长围”。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临产不去，因剖腹视其男女。又尝至定林寺，有沙门老病不能去，藏草间；命左右射之，百箭俱发。帝有膂力，牵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担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于齿上担之，折齿不倦。自制担幢校具，伎衣饰以金玉，侍卫满侧，逞诸变态，曾无愧色。学乘马于东冶营兵俞灵韵，常著织成裤褶，金薄帽，执七宝，急装缚裤，凌冒雨雪，不避坑阱。驰骋渴乏，辄下马，解取腰边蠡器，酌水饮之，复上马驰去。又选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随。或于市侧过亲幸家，环回宛转，周遍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奔走往来，略不暇息。

东昏侯诛杀了陈显达之后，越发骄横恣意。他渐渐开始喜欢出外游走，但又不想让人看见，每次出外，总是事先把所要经过地方所住的人家赶走，只留崐下空房子。他出游时，先由尉司敲着鼓沿途走一大圈，居民们凡是听到鼓声，就应立即跑开，连衣服和鞋都来不及穿好，违反禁令的人就被随手格杀。一月之中，东昏侯要出去二十多次，而且从来不说个具体的去处，东西南北，无处不去。他还常常在夜间三四更时分出游，弄得鼓声四出，火光照天，幡仪兵戟横路。这时，士人民众们喧叫奔路，前后相随，老人小孩惊慌失措，哭喊成一

片，拥挤在路上，但是处处禁止通行，所以都不知道何处可以经过。就这样，搞得四方的民众无法从业，连去打柴割草都无路可行，红白喜事不能按时进行， 一些孕妇不能把孩子生在家里，甚至有的人抱病躲逃，结果死在路上，不能得到殡葬。东昏侯还让人在小巷和田间小道悬挂布幔以成为高高的屏障，并且布置人手执兵器守护，称作是"屏除"，也叫做"长围"。有一次，东昏侯来到沈公城，有一个妇人因临产而没有躲逃，于是剖开产妇的腹部看是男孩还是女孩。又有一次，东昏侯来到定林寺，有一个老和尚因年老患病不能离去，藏在草丛中，他就命令随从用箭射老和尚，百名弓手一起发射。东昏侯臂力过人，能拉开三斛五斗力的弓。东昏侯还喜好顶方，高七丈五尺的白虎，放在牙齿上顶着，把牙齿折断了还没玩够。东昏侯自己制做了顶器械，表演时穿的服装上饰以金玉，每次表演侍卫站满两侧，使出各种技能把戏，从来不感到不好意思。东昏侯跟东冶营兵俞灵韵学骑马，经常穿着编织的衣裤，不穿外服，头戴薄金制的帽子，手执七宝槊，戎装束裤，冒着雪，遇上陷坑，也不避开，总是一跃而过。他纵马驰骋得渴乏了，就从马上下来，解下腰侧挂的马杓，盛水喝一通，又上马狂奔而去。东昏侯又选择那些善于长跑的无赖痞子五百个，称为逐马左右，经常让他们随马而跑。他或者在市中自己亲近宠幸的人家中游玩，从这家转到那家，来回转悠，能转遍全城。他或者去郊外射野鸡，布置了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奔走往来，从一处到另一处，忙得没有暇息之时。

[30]王肃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侍中郭祚兼吏部尚书。祚清谨，重惜官位，每有铨授，虽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后下笔，曰："此人便已贵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无不称职。

[30]王肃为北魏制定官职品位和各种机构，全部按照江南的制度，共分九品，每一品又分正、从二品。侍中郭祚兼任吏部尚书，他清廉公正，办事谨慎，重惜官位，每次诠选授官，虽然发现有合适人选，一定还要反复考虑很久，然后才下笔签署，并且嘴里还说道："这个人便已经富贵了。"因此，人们对他多有怨心，但是经他所录用的官员无有不称职者。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三卷

齐纪九 东昏侯下永元二年（庚辰、500）

齐纪九 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庚辰，公元500年）

[1]春，正月，元会，帝食后方出；朝贺裁竟，即还殿西序寝，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饥甚。比起就会，匆遽而罢。

[1]春季，正月，按例皇帝在大年初一接见群臣；但是东昏侯直到吃过饭之后方才出来露面，朝贺之礼刚一完毕，就立即回殿内西厢屋就寝去了。从巳时到申时，群臣百僚们站着等待皇帝前来，都站得腰腿僵直，无法坚持而倒地，肚子也饿的咕咕着叫。所以，等到起来朝见时，只好敷衍一通，匆匆收场。

[2]乙巳，魏大赦，改元景明。

[2]乙巳（初五），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景明。

[3]豫州刺史裴叔业闻帝数诛大臣，心不自安；登寿阳城，北望肥水，谓部下曰："卿等欲富贵乎？我能办之！"及除南兖州，意不乐内徙。会陈显达反，叔业遣司马辽东李元护将兵救建康，实持两端；显达败而还。朝廷疑叔业有异志，叔业亦遣使参察建康消息，众论益疑之。叔业兄子植、、粲皆为直，在殿中，惧，弃母奔寿阳，说叔业以朝廷必相掩袭，宜早为计。徐世等以叔业在边，急则引魏自助，力未能制，白帝遣叔业宗人中书舍人长穆宣旨，许停本任。叔业犹忧畏，而植等说之不已。

[3]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得知东昏侯数番诛杀大臣，心中替自己不安，他登上寿阳城，朝北望着肥水，对部下们说："你们想富贵吗？我能替你们办到。"后来朝廷调他任南兖州刺史，他心里十分不乐意内调。陈显达反叛之后，裴叔业派遣司马辽东人李元护率领兵马去解救建康，而实质上则持骑墙观望态度，陈显达失败之后，李元护又回去了。朝廷怀疑裴叔业有异谋，裴叔业也派遣使者去建康观察消息动静，众人对他更加怀疑了。裴叔业哥哥的儿子裴植、裴扬、裴粲都任直，在朝廷殿内，为此而惧怕，就扔下母亲跑到了寿阳，告诉裴叔业朝廷必定要出其不意地前来袭剿，劝说他宜于早作准备。朝中徐世等人认为裴叔业在边境上，情况紧急时他就会请北魏来帮助自己，以致

使朝廷之力不能制服住他。所以，他们就告诉东昏侯，使派遣裴叔业的同宗之人中书舍人裴长穆去宣告圣旨，准许裴叔业继续留任豫州刺史。但是，裴叔业还是感到忧虑害怕，而裴植等人则仍旧对他劝说个不停。

叔业遣亲人马文范至襄阳，问萧衍以自安之计，曰："天下大势可知，恐无复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报曰："群小用事，岂能及远！计虑回惑，自无所成，唯应送家还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当勒马步二万直出横江，以断其后，则天下之事，一举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处，河南公宁可复得邪！如此，则南归之望绝矣。"叔业沈疑未决，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为质。亦遣信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问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劝其早降，曰："若事迫而来，则功微赏薄矣。"数遣密信，往来相应和。建康人传叔业叛者不已，芬之惧，复奔寿阳。叔业遂遣芬之及兄女婿杜陵韦伯昕奉表降魏。丁未，魏遣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车骑将军王肃帅步骑十万赴之；以叔业为使持节、都叔豫·雍等五州诸军事、征南将军、豫州刺史，封兰陵郡公。

裴叔业派遣亲信马文范到襄阳，向萧衍讨问如何保住自己的计策，对萧衍讲道："天下大势明显可知，我们恐怕再也不会有保得住自己的道理了，所以还不如回头投靠北魏，这样还不失能封官赏爵，可以做河南公。"萧衍回答说："朝廷中这帮小人专权得势，岂能长远得了？反来复去地考虑，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招数，只是应当送家属回京都去，以便让他们对你感到安心些。如果他们意外地对你相逼，你就应率领步、骑兵两万直出横江，断掉他们的后路，如此，则天下之事一举而可定。如果去投降北魏，他们一定会派别人代替你，而只以黄河北边的一个州给你，那里还再能做河南公呢？这样一来，重新归回南方的希望就绝灭了。"裴叔业迟疑而不能决断，于是就遣送自己的儿子裴芬之到建康作为人质，同时又派人送信给北魏豫州刺史薛真度，询问他可否投奔北魏之事。薛真度劝裴叔业及早投降过来，说："如果事情紧迫才来投降，那么功劳就小了，赏封也就不会多重了。"他们数次派人传送密信，互相往来商议。建康的人纷纷传说裴叔业要反叛，裴芬之惧害被杀，又跑回寿阳去了。于是，裴叔业就派遣裴芬之以及他的哥哥的女婿杜陵人韦伯昕带着降书去投降北岷魏。丁未（初七），

北魏派遣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元勰和车骑将军王肃统领步、骑兵十万前去受降，任命裴叔业为使持节，都督豫、雍等五州诸军事，征南将军，豫州刺史，并封他为兰陵郡公。

庚午，下诏讨叔业。二月，丙戌，以卫尉萧懿为豫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领扬州刺史，镇寿阳。魏人遣大将军李丑、杨大眼将二千骑入寿阳，又遣奚康生将羽林一千驰赴之。大眼，难当之孙也。

庚午（三十日），东昏侯下诏令讨伐裴叔业。二月丙戌（十六日），南齐任命卫尉萧懿为豫州刺史。戊戌（二十八日），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司徒，并且兼任扬州刺史，坐镇寿阳。北魏派遣大将军李丑、杨大眼率领两千骑兵入寿阳，又派遣奚康生率领羽林兵一千急驰赶赴寿阳。杨大眼是杨难当的孙子。

魏兵未渡淮，己亥，裴叔业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马李元护监州，一二日谋不定。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以元护非其乡曲，恐有异志，共推裴植监州，秘叔业丧问，教命处分，皆出于植。奚康生至，植乃开门纳魏兵，城库管籥，悉付康生。康生集城内耆旧，宣诏抚赉之。魏以植为兖州刺史，李元护为齐州刺史，席法友为豫州刺史，军主京兆王世弼为南徐州刺史。

北魏军队没有渡过淮河，己亥（二十九日），裴叔业病死，僚佐们多数要推举司马李元护管理州事，一两天议论不决。从前的建安戍所的戍主安定人席法友等人认为李元护与其不是同乡，担心他有异心，所以一致推举由裴植来监管州务，并且对裴叔业的死讯保密，一切命令和布置安排，都由裴植来决定。奚康生到了，裴植于是打开城门接纳北魏军队入城，把城内仓库的钥匙全部交给奚康生。奚康生进城之后，召集城内年高望重的老人，宣布了皇帝圣旨，安抚赏赐了他们。北魏任命裴植为兖州刺史，李元护为齐州刺史，席法友为豫州刺史，军主京兆人王世弼为南徐州刺史。

[4]巴西民雍道聚众万余逼郡城，巴西太守鲁休烈婴城自守。三月，刘季连遣中兵参军李奉伯帅众五千救之，与郡兵合击道，斩之。奉伯欲进讨郡东余贼，涪令李膺止之曰：“卒惰将骄，乘胜履险，非完策也；不如少缓，更思后计。”奉伯不从，悉众入山，大败而还。

[4]巴西平民雍道聚集了一万余民众逼攻郡城，南齐巴西太守鲁休烈环城自守。三月，刘季连派遣中兵参军李奉伯率领五千人马去援救鲁休烈，与巴西郡的兵力合起来一道抗击雍道，斩了雍道。李奉伯还想进一步讨伐巴西郡东部的剩余之贼，涪县令李膺制止他说："兵卒懒惰，将领骄奢，乘胜而步入险地，这不是全胜之策。所以，不如稍微缓一步，重新思考下一步该如何办。"但是，李奉伯不听其劝，带领全部人马入山，结果一败涂地，狼狈逃回。

[5]乙卯，遣平西将军崔慧景将水军讨寿阳，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楼上，召慧景单骑进围内，无一人自随者。裁交数言，拜辞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

[5]乙卯（十五日），南齐派遣平西将军崔慧景统率水军讨伐寿阳，东昏侯令人在所经过之处两旁悬挂高幔，走出琅邪城为征军送行。东昏侯身着武服，坐在楼上，传召崔慧景一人骑马进入他的所谓屏障长围之内，没有一人相随。崔慧景进去之后，只与东昏侯说了几句话，就拜辞而出。崔慧景出来之后，心里异常得意。

豫州刺史萧懿将步军三万屯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懿遣裨将胡松、李居士帅众万余屯死虎。骠骑司马陈伯之将水军溯淮而上，以逼寿阳，军于硖石。寿阳士民多谋应齐者。

豫州刺史萧懿统领步兵三万人屯驻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屯驻合肥。萧懿派遣裨将胡松、李居士率领一万多兵马驻守死虎。骠骑司马陈伯之统率水军溯淮河而上，以便逼近寿阳，驻扎在硖石。寿阳的民众大多数都计划如何接应南齐军队。

魏奚康生防御内外，闭城一月，援军乃至。丙申，彭城王勰、王肃击松、伯之等，大破之，进攻合肥，生擒叔献。统军宇文福言于勰曰："建安，淮南重镇，彼此要冲；得之，则义阳可图；不得，则寿阳难保。"勰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缚出降。

北魏奚康生内外防御，关闭城门一个多月，增援的军队才来到。丙申（疑误），彭城王元勰、王肃出击胡松、陈伯之等部，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并且崐进攻合肥，活捉了李叔献。北魏统军宇文福对元勰说："建安是淮南的军事重镇，是双方的要冲之地，如果能夺得此地，那么义阳就可以到手；如果夺不到，那么寿阳也就难以保得住了。"元

勰同意这一看法，就派宇文福去攻打建安，南齐驻守建安的戍主胡景略自缚出城投降。

[6]己亥，魏皇弟卒。

[6]己亥（疑误），北魏皇弟元去世。

[7]崔慧景之发建康也，其子觉为直将军，密与之约；慧景至广陵，觉走从之。慧景过广陵数十里，召会诸军主曰："吾荷三帝厚恩，当顾托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坏乱；危而不扶，责在今日，欲与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众皆响应。于是还军向广陵，司马崔恭祖守广陵城，开门纳之。帝闻变，壬子，假右卫将军左兴盛节，都督建康水陆诸军以讨之。慧景停广陵二日，即收众济江。

[7]崔慧景从建康出发之时，他的儿子崔觉任直将军，崔慧景秘密地与儿子约定要发动事变。崔慧景到达广陵时，崔觉根据事先的约定，跑去追随父亲。崔慧景在过了广陵几十里之后，召集各位军主，对他们说："我承受前面三代皇帝的厚恩，担负着明帝死前所托付的重任。但是，现在年幼的皇帝昏庸狂妄，搞得朝纲败坏，一片混乱。国家危难而不加匡扶，责任就正在今天。所以，我要同诸君共同建立大功伟业，以便安定社稷江山，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呢？"众人都一致响应。于是，崔慧景挥师返回广陵，司马崔恭祖驻守广陵城，大开城门，接纳崔慧景进城。东昏侯闻知事变，于壬子（十二日），临时授与右卫将军左兴盛符节，让他督率建康水陆诸军讨伐崔慧景。崔慧景在广陵停驻了两天之后，就集合军队渡过长江，进逼建康。

初，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王宝玄娶徐孝嗣女为妃，孝嗣诛，诏令离婚，宝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宝玄为主，宝玄斩其使，因发将吏守城，帝遣马军主戚平、外监黄林夫助镇京口。慧景将渡江，宝玄密与相应，杀司马孔矜、典签吕承绪及平、林夫，开门纳慧景，使长史沈佚之、谘议柳分部军众。宝玄乘八舆，手执绛麾，随慧景向建康。台遣骁骑将军张佛护、直将军徐元称等六将据竹里，为数诚以拒之。宝玄遣信谓佛护曰："身自还朝，君何意苦相断遏？"佛护对曰："小人荷国重恩，使于此创立小戍。殿下还朝，但自直过，岂敢断遏！"遂射慧景军，因合战。崔觉、崔恭祖将前锋，皆荒伧善战，又轻行不食，以数舫缘江载酒食军粮，每见台军城中烟火起，辄尽力攻之。台军不复

得食，以此饥困。元称等议欲降，佛护不可。恭祖等进攻城，拔之，斩佛护；徐元称降，余四军主皆死。

当初，南齐的南徐州和兖州刺史江夏王萧宝玄娶徐孝嗣的女儿为妃子，徐孝嗣被诛杀之后，东昏侯诏令萧宝玄与徐孝嗣的女儿离婚，萧宝玄心里对东昏侯非常忌恨。崔慧景派遣使者去见萧宝玄，表示要奉立他为皇帝，萧宝玄斩掉了前来的使者，并且发动将士们守城，东昏侯派遣马军主戚严、外监黄林夫协助萧宝玄镇守京口。崔慧景将要渡江之时，萧宝玄秘密与他联络，与他响应合作。萧宝玄杀了司马孔矜、典签吕承绪以及戚平、黄林夫，打开城门迎接崔慧景，并且使长史沈佚之、谘议柳调配布置军队。萧宝玄乘坐八人抬大轿，手执绛红色指挥旗，随着崔慧景向建康进发。朝廷派遣骁骑将军张佛护、直将军徐元称等六个将帅依据竹里，筑建了好几个城堡以抵抗崔慧景。萧宝玄派人送信给张佛护说："我自己回朝廷，你为何要如此费力地阻拦呢？"张佛护回答说："小人承蒙国家重恩，派我在这时略加设防，殿下回朝，只管径直通过，我岂敢加以阻截呢？"说着，张佛护就用箭射崔慧景的军队，于是双方混战开始。崔觉、崔恭祖率领前锋部队，士兵们都是江北人，十分英勇善战，又都轻装上阵，不带军粮煮饭吃，而用几只船沿着长江载送酒食为军粮，供士兵们食用。他们一看见朝廷军队所住的城堡升起烟火，就立即拼力攻击，使得朝廷士兵连顿饭也吃不成，因此都饿得饥肠辘辘，无力作战。徐元称等人在一起商议要投降，张佛护不允许。崔恭祖等人猛力攻城，一举成功，斩了张佛护，徐元称投降，其余四个军主都战死。

乙卯，遣中领军王莹都督众军，据湖头筑垒，上带蒋山西岩实甲数万。莹，诞之众曾孙也。慧景至查硎，竹塘人万副儿说慧景曰："今平路皆为台军所断，不可议进；唯宜从蒋山龙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从之，分遣千余人，鱼贯缘山，自西岩夜下，鼓叫临城中。台军惊恐，即时奔散。帝又遣右卫将军崏左兴盛帅台内三万人拒慧景于北篱门，兴盛望风退走。

乙卯（十五日），东昏侯派遣中领军王莹统领众路军马，依据湖头修筑堡垒，同时上连蒋山西岩一带，布置甲兵数万人。王莹是王诞的堂曾孙。崔慧景到了查硎，竹塘人万副儿对崔慧景说："如今平坦大路全被朝廷军队拦断，不可考虑从这里进兵，只宜从盘旋道登上蒋山，

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崔慧景采纳了他的意见，分派一千多人，一个紧随一个，鱼贯而上山，夜间从西岩而下，击鼓呐喊，降临城中。朝廷军队大为吃惊，惶恐万分，一时逃奔，如鸟兽散。东昏侯又派遣右卫将军左兴盛统率台城内兵士三万人在北篱门抵挡崔慧景，但是还未交战，左兴盛就望风败逃。

甲子，慧景入乐游苑，崔恭祖帅轻骑十余突入北掖门，乃复出。宫门皆闭，慧景引众围之。于是东府、石头、白下、新亭诸城皆溃。左兴盛走，不得入宫，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杀之。宫中遣兵出荡，不克。慧景烧兰台府署为战场。守御尉萧畅屯南掖门，处分城内，随方应拒，众心稍安。慧景称宣德太后令，废帝为吴王。

甲子（二十四日），崔慧景开进了乐游苑，崔恭祖率领轻骑兵十多人突进北掖门，然后又退了出来。由于宫门都关闭，崔慧景带领部下围住宫城。这时，东府、石头、白下、新亭几城人马溃散。左兴盛退逃，进不了宫城，只好逃进秦淮河边芦苇丛中的船里藏匿起来，被崔慧景擒获斩杀。宫中派遣兵力出城冲杀，但是没有获胜。崔慧景火烧了御史台府署，辟为战场。朝廷守御尉萧畅驻守南掖门，指挥布置城内兵力，根据战情，调兵遣将，应对抵抗，这样人心才稍微安定了一些。崔慧景以宣德太后名义发令，废皇帝为吴王。

陈显达之反也，帝复召诸王入宫。巴陵王昭胄惩永泰之难，与弟永新侯昭颖诈为沙门，逃于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举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犹豫未知所立。

陈显达反叛之后，东昏侯再次召集诸王进宫。巴陵王萧昭胄有鉴于永泰元年王敬则反，明帝召诸王入宫而欲行杀戮之事，与弟弟永新侯萧昭颖装扮成和尚，逃往江西。萧昭胄是萧子良的儿子。到崔慧景起兵之时，昭胄鲂兄弟二人出来前去参加。崔慧景内心更倾向于立萧昭胄为帝，所以一直犹豫不决，不知到底立谁为好。

竹里之捷，崔觉与崔恭祖争功，慧景不能决。恭祖劝慧景以火箭烧北掖楼。慧景以大事垂定，后若更造，费用功多，不从。慧景性好谈义，兼解佛理，顿法轮寺，对客高谈，恭祖深怀怨望。

竹里一战告捷，崔觉与崔恭祖互相争功，崔慧景也不能决断到底是谁的功劳。崔恭祖劝崔慧景用火箭射烧北掖楼，但是崔慧景却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以后若要重新修复，得花费很多的功力，所以不予听

从。崔慧景生性爱好谈论义理，兼通佛理，他停留在法轮寺中，对着客人高谈阔论，崔恭祖对他深怀不满。

时豫州刺史萧懿将兵在小岘，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帅军主胡松、李居士等数千人自采石济江，顿越城举火，城中鼓叫称庆。恭祖先劝慧景遣二千人断西岸兵，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应散，不从。至是，恭祖请击懿军，又不许；独遣崔觉将精手数千人渡南岸。懿军昧旦进战，数合，士皆致死，觉大败，赴淮死者二千余人。觉单马退，开桁阻淮。恭祖掠得东宫女伎，觉逼夺之。恭祖积忿恨，其夜，与慧景骁将刘灵运诣城降，众心离坏。

其时，豫州刺史箫懿率兵屯驻小岘，东昏侯派遣密使去告诉他前来保驾。萧懿正在吃饭，他扔下筷子站起来，立即率领军主胡松、李居士等几千人马，从采石渡过长江，驻扎在越城，燃起大火，台城中见到火光，知道援兵到了，高兴得打鼓欢叫，拍手称庆。在这之前，崔恭祖劝说崔慧景派遣两千人马阻抵西岸之兵，让他们不能渡江。然而，崔慧景却以为宫城早晚要投降，外来的救援之兵自然会散去，所以不予采纳。在这时，崔恭祖请求攻击萧懿的军队，而崔慧景还是不同意，只派遣崔觉率领精锐兵力几千人渡过秦淮河，到达南岸。萧懿的军队在天快亮时发起进攻，交战了几个回合，士兵们都英勇死战，崔觉一败涂地，部下跳进秦淮河里淹死的有两千多人。崔觉单人匹马逃退，打开朱雀桥上的浮桥，以秦淮河阻挡萧懿军队。崔恭祖掠抢到东宫的女伎，崔觉强夺了过来。崔恭祖积忿已久，于这天夜里，同崔慧景的骁将刘灵运来到城内投嵋降，由此众心离散，战力锐减。

夏，四月，癸酉，慧景将腹心数人潜去，欲北渡江；城北诸军不知，犹为拒战。城中出荡，杀数百人。懿军渡北岸，慧景余众皆走。慧景围城凡十二日而败，从者于道稍散，单骑至蟹浦，为渔人所斩，以头内鳅篮，担送建康。恭祖系尚方，少时杀之。觉亡命为道人，捕获，伏诛。

夏季，四月，癸酉（初四），崔慧景带领心腹数人偷偷离去，想北渡长江，城北的各路军马尚不知道，还在拒战。城中兵力出来冲杀，杀死了数百人。萧懿的军队渡过秦淮河到达北岸，崔慧景余下的人马都逃走了。崔慧景围攻了宫城十二天，最后失败而逃，跟随他的人在道上逐渐散逃，他单人匹马逃至蟹浦，被打鱼人斩首，把他的首级放

在盛鱼的篮子中，担送到建康，献给朝廷。崔恭祖投降之后，被拘囚在尚方省，不久即被杀。崔觉逃亡当了道人，被捕获，伏法被诛。

宝玄初至建康，军于东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败，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烧之，曰："江夏尚尔，岂可复罪余人！"宝玄逃亡数日乃出。帝如入后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数十人鸣鼓角驰绕其外，遣人谓宝玄曰："汝近围我亦如此耳。"

萧宝玄初到建康之时，驻扎在东府城，士人和民众们纷纷前去投靠，聚集在东府城中。崔慧景失败之后，朝廷收集了朝野上下投靠萧宝玄以及崔慧景的人名，列为名册，准备一一追查，东昏侯命令将它烧掉，说："江夏王尚且还这样，岂可以治罪他人呢？"萧宝玄逃亡了好几天，然后才露面。东昏侯把他召入后堂用布帐把他围起来，命令左右好几十人擂鼓吹号，环绕着他跑动，并且派人对他说："你近来围攻我也如同这个样子。"

初，慧景欲交处士何点，点不顾。及围建康，逼召点；点往赴其军，终日谈义，不及军事。慧景败，帝欲杀点。萧畅谓茹法珍曰："点若不诱贼共讲，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应得封！"帝乃止。点，胤之兄也。

起初，崔慧景想结交处士何点，但是何点没有理睬他。到围攻建康时，崔慧景又强迫召何点前来，何点只好往赴其军中，但是整日与崔慧景谈论义理，毫不涉及军事方面的事情。崔慧景失败之后，东昏侯要杀何点，萧畅就对茹法珍说："何点如果不诱使贼首崔慧景一起讲论玄义，那么崔慧景专意攻城，朝廷安危就未可估量了。由此而言，何点不但不应被杀，反而应该给他封官。"于是，东昏侯就不杀他了。何点是何胤的哥哥。

[8]萧懿既去小岘，王肃亦还洛阳。荒人往来者妄云肃复谋归国；五月，乙巳，诏以肃为都督豫·徐·司三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西丰公。

[8]萧懿离开小岘，王萧也回洛阳去了。边境上的人胡乱传说王肃又计谋要回归南齐，五月乙巳（初六），北魏宣武帝元恪发出诏令，任命王肃为都督豫、徐、司三州诸军事及豫州刺史，并封他为西丰公。

[9]己酉，江夏王宝玄伏诛。

[9]己酉（初十），南齐江夏王萧宝玄伏法被诛。

[10]壬子，大赦。

[10]壬子（十三日），南齐大赦天下。

[11]六月，丙子，魏彭城王勰进位大司马，领司徒；王肃加开府仪同三司。

[11]六月，丙子（初八），北魏彭城王元勰升任大司马，兼任司徒，王肃加授开府仪同三司。

[12]大阳蛮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附于魏，魏置四郡十八县。

[12]大阳蛮人田育丘等两万八千户投附北魏，北魏设置四个郡十八个县。

[13]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兖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诏赦其党。而嬖幸用事，不依诏书，无罪而家富者，皆诬为贼党，杀而籍其赀；实附贼而贫者皆不问。或谓中书舍人王之云：“赦书无信，人情大恶。”之曰：“正当复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幸诛纵亦如初。

[13]乙丑（疑误），南齐特赦建康、南徐州、兖州三处追随崔慧景起兵之众。起先，崔慧景之乱被平定之后，东昏侯诏令赦免崔的同党。然而，东昏侯身边的宠幸们专权，不依皇帝诏书办事，一些本无罪而家中富足的人，全被诬陷为崔慧景的党徒，统统杀掉，没收其财产，而实际上投附了崔慧景，但家中贫穷者却都不予问罪。有人对中书舍人王之说：“朝廷的赦令没有信用，人们大有意见。”王之回答说：“正应当有再次赦免。”因此 ，又发了特赦令崐。然而，特赦令发出之后，那伙宠幸之徒们照旧滥杀无辜。

是时，帝所宠左右凡三十一人，黄门十人。直、骁骑将军徐世素为帝所委任，凡有杀戮，皆在其手。及陈显达事起，加辅国将军；虽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而兵权实在世。世亦知帝昏纵，密谓其党茹法珍、梅虫儿曰：“何世天子无要人，但侬货主恶耳！”法珍等与之争权，以白帝。帝稍恶其凶强，遣禁兵杀之，世拒战而死。自是法珍、虫儿用事，并为外监，口称诏敕；王之专掌文翰，与相唇齿。

这时，东昏侯所宠幸的左右侍从共有三十一人，宦官十人。直、骁骑将军徐世向来为东昏侯所信任，凡有杀戮之事，都由他去执行。到陈显达举事之时，东昏侯又加任他为辅国将军，虽然任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然而朝廷兵权实际上掌握在徐世手中。徐世也知道东昏侯昏

庸狂纵，所以暗中对茹法珍、梅虫儿二人说：“哪一朝代的天子身边没有要人？但是我这是出售主上的恶行呀。”茹法珍等人与徐世争夺权力，因此就把徐世的话报告给东昏侯。于是，东昏侯就逐渐厌恶徐世的凶猛强悍，派遣宫中卫兵去杀他，徐世与卫兵们搏战，但最终被杀。从此之后，茹法珍、梅虫儿专权，一并担任外监，口头宣布皇帝的诏令，而王之则专掌文书，与茹、梅二人紧密勾结。

帝呼所幸潘贵妃父宝庆及茹法珍为阿丈，梅虫儿、俞灵韵为阿兄。帝与法珍等俱诣宝庆家，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宝庆恃势作奸，富人悉诬以罪，田宅赀财，莫不启乞，一家被陷，祸及亲邻；又虑后患，尽杀其男口。

东昏侯呼所宠幸的潘贵妃的父亲潘宝庆以及茹法珍为阿丈，称梅虫儿、俞灵韵为阿兄。东昏侯同茹法珍等人一起去潘宝庆家中，亲自去打水，帮助厨子做饭。潘宝庆仗势欺人，作奸犯科，对于富有之人，他都以罪名诬陷，对于这些人的田产宅院以及财物，他都要启告皇上索取。某一人家被他陷害之后，还要祸及到亲戚邻里，又害怕留有后患，因此把那家所有的男子全部杀掉。

帝数往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辄往庆吊。

东昏侯数次去在他身边执刀和传达圣旨的人家中游玩吃喝，这些人家中有红白喜事，他都前去庆贺或吊唁。

奄人王宝孙，年十三四，号为“伥子”，最有宠，参预朝政，虽王之、梅虫儿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诏敕，乃至骑马入殿，诋诃天了；公卿见之，莫不慑息焉。

阉人王宝孙，年龄才十三四岁，外号叫“伥子”，最受东昏侯宠幸。他参预朝廷政事，就是王之、梅虫儿之辈也对他恭顺。他可以控制大臣，篡改圣旨，甚而至于骑着马进入殿内，敢于当面诋斥东昏侯。所以，公卿大臣们见了他，都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

[14]吐谷浑王伏连筹事魏尽礼，而居其国，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称制于其邻国。魏主遣使责而宥之。

[14]吐谷浑王伏连筹事奉北魏能够尽藩臣之礼，但是在自己的国内，却设置百官，一切都同天子一模一样，并且给邻国的公文像皇帝一样称为“制”。所以，北魏国主派遣使节去既指责了他的这种做法，同时又宽恕了他。

[15]冠军将军、骠骑司马陈伯之再引兵攻寿阳，魏彭城王勰拒之。援军未至，汝阴太守傅永将郡兵三千求寿阳。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余里，牵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即渡；适上南岸，齐兵亦至。会夜，永潜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阳难可复见；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来，欲以却敌；若如教旨，乃是与殿下同受攻围，岂救援之意！”遂军于城外。秋，八月，乙酉，勰部分将士，与永并势，击伯之于肥口，大破之，斩首九千，俘获一万，伯之脱身遁还，淮南遂入于魏。

[15]南齐冠军将军、骠骑司马陈伯之再次率兵去攻打寿阳，北魏彭城王元勰率部抵抗。北魏增援部队没有到来，汝阳太守傅永率领郡中之兵三千人去援救寿阳。陈伯之守淮口，防守坚固，傅永离开淮口二十多里，用水牛牵拉着船上了汝水南岸，直接往南去淮河。到了淮河，把船推入河中立即渡河而过。过河之后，刚上了淮河南岸，南齐军队也到了。正好是夜间，傅永偷偷进入寿阳城中，元勰见傅永前来增援，高兴万分，说道：“我一直向北边张望，盼望援兵快点到来，唯恐不能再见到洛阳，实在没想到您能前来。”元勰命令傅永领兵进城，但是傅永却说：“我此番前来，为的是抵挡敌兵，如果象您所吩咐的岷这样把部队带入城内，乃是与殿下一同受敌人围攻，那里是来援救呢？”于是，把部队驻扎在城外。秋季，八月乙酉（十八日），元勰调遣、部署将士，同傅永协力作战，在肥口对陈伯之发起猛烈攻击，大获全胜，斩杀南齐兵将九千，俘虏一万，陈伯之死里逃生，逃回去了。于是，淮南被北魏占领。

魏遣镇南将军元英将兵救淮南，未至，伯之已败，魏主召勰还洛阳。勰累表辞大司马、领司徒，乞还中山；魏主不许。以元英行扬州事。寻以王肃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持节代之。

北魏派遣镇南将军元英率兵援救淮南，还没有到达，陈伯之就失败了，宣武帝元恪诏令元勰返回洛阳。元勰屡次上表要辞去大司马兼司徒的官职，乞请回到中山去，元恪不批准。北魏派任元英代理扬州刺史，但是很快又任命王肃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持朝廷所授符节取代了元英。

[16]甲辰，夜，后宫火。时帝出未还，宫内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辄开；比及开，死者相枕，烧三十余间。

[16]甲辰（疑误），夜间，南齐后宫失火。当时，东昏侯去市里游走没有回宫，宫内之人不得出去，而外面的人又不敢擅自打开后宫门去救火，等到后宫门开了之后，烧死者尸体遍地，共烧毁房宇三十多间。

时嬖幸之徒皆号为鬼。有赵鬼者，能读《西京赋》，言于帝曰："柏梁既灾，建章是营。"帝乃大起芳乐、玉寿等诸殿，以麝香涂壁，刻画装饰，穷极绮丽。役者自夜达晓，犹不副速。

当时，东昏侯周围的宠幸之徒都号称为鬼，有一个叫赵鬼的，能读《西京赋》，引用其中之言对东昏侯说："柏梁台既然被烧毁了，那么就营建章宫。"于是，东昏侯就大兴土木，修建芳乐、玉寿等殿，并且用麝香涂在墙壁上，雕画装饰，富丽堂皇，豪华到了极点。参加营建的劳役白天黑夜不停地干，还不能达到东昏侯所要求的速度。

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宝，价皆数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输金，犹不能足。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又订出雉头、鹤氅、白鹭。嬖幸因缘为奸利，课一输十。又各就州县求为人输，准取见直，不为输送，守宰皆不敢言，重要科敛。如此相仍，前后不息，百姓困尽，号泣道路。

后宫中的服饰用具，无不是尽意挑选的珍奇之品，如此奢侈，以致府库中旧有的物品，不再能满足其用。东昏侯派人以高价收买民间的金王宝器，价格皆高于正常之价数倍。他又让把建康的酒税全都折合成银钱交入官库，就这样仍不能满足后宫之用。他命人把金子凿制成莲花贴在地上，让潘贵妃在上面行走，说："这是步步生莲花呀。"他又命令交纳赋税的民众上贡锦鸡头，白鹤翎、白鹭羽毛，而宠幸们则借此机会大肆捞取，按应该交纳数目的十倍加以索取。他们又分别跑到各州县强迫人们交纳，并且折合成钱马上收取，但是并不上交，而中饱私囊。太守和县令们对此都不敢吭声，于是他们就更加贪得无厌，再次摊派敛取，如此反来复去地勒索敲榨，没完没了，使得老百姓倾家荡产，没有活路，无不呼号泣哭于道路之中。

[17]军主吴子阳等出三关侵魏，九月，与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战于长风城，子阳等败还。

[17]南齐军主吴子阳等人率兵出三关侵扰北魏，九月，同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交战于长风城，吴子阳等人败逃而归。

[18]萧懿之入援也，萧衍驰使所亲虞安福说懿曰：“诛贼之后，则有不赏之功。当明君贤主，尚或难立；况于乱朝，何以自免！若贼灭之后，仍勒兵入宫，行伊、霍故事，此万世一时。若不欲尔，便放表还历阳，托以外拒为事，则威振内外，谁敢不从！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无民，必生后悔。”长史徐曜甫苦劝之；懿并不从。

[18]萧懿援助朝廷平定崔慧景反叛之时，萧衍急忙派亲信虞安福去游说萧懿，对萧懿讲道：“如果诛杀了崔慧景，平定叛乱之后，则你所立的功劳太大了，不是朝廷的封赏所能酬劳，即使遇上一个圣明贤仁的君主，你尚且难以立得住脚，何况在现今混乱的朝廷之中，昏君奸臣们那能容得了你，不知到时你将何以自全？所以，如果把反贼歼灭之后，进一步再率兵进宫，如商代的伊尹放逐太甲、汉代的霍光废昌邑王那样，废掉昏君东昏侯，此乃千载难逢之良机。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便以抵拒北魏为借口，上表求放还历阳，这样，则威震崐朝廷内外，谁敢不听从。如果一旦放弃了兵权，虽然所享受的官爵很高，但手中无有军队和民众，必将束手就死，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长史徐曜甫对萧懿苦苦相劝，但萧懿并不为所动，没有采纳萧衍的建议。

崔慧景死，懿为尚书令。有弟九人：敷、衍、畅、融、宏、伟、秀、、恢。懿以元勋居朝右，畅为卫尉，掌管龠。时帝出入无度，或劝懿因其出门，举兵废之。懿不听。嬖臣茹法珍、王之等惮懿威权，说帝曰：“懿将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劝懿西奔襄阳。懿曰：“自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邪！”懿弟侄咸为之备。冬，十月，己卯，帝赐懿药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为朝廷忧之。”懿弟侄皆亡匿于里巷，无人发之者；唯融捕得，诛之。

崔慧景死后，萧懿被任为尚书令。萧懿有九个弟弟：萧敷、萧衍、萧畅、萧融、萧宏、萧伟、萧秀、萧、萧恢。萧懿以朝廷元勋，位列朝班之首，萧畅任卫尉，掌握着宫门的钥匙。当时，东昏侯时常出外游走玩嬉，有人就劝萧懿乘其出游之际，起兵废之，但是萧懿不听。宠臣茹法珍、王之等人忌惮萧懿的威望和权力，游说东昏侯：“萧懿将要象隆昌年间废郁林王那样把你废掉，陛下命在旦夕。”东昏侯听了表

示同意。徐曜甫知道这一情况之后，秘密准备了船只，停在长江边上，力劝萧懿西奔襄阳。然而，萧懿却说："自古以来，人谁无一死，岂有尚书令叛逃的呢？"萧懿的弟弟和侄子们都对将会发生的事变做了准备。冬季，十月，己卯（十三日），东昏侯派人到尚书省给萧懿赐送药酒，萧懿临死之前说道："家弟萧衍在雍州，是朝廷的一大忧患。"萧懿死后，他的弟弟和侄子们全都逃亡藏匿于里巷之中，没有人加以告发，只有萧融被捕获，遭到杀害。

[19]丁亥，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录尚书事；勰固辞，不免。勰雅好恬素，不乐势利。高祖重其事干，故委以权任，虽有遗诏，复为世宗所留。勰每乖情愿，常凄然叹息。为人美风仪，端严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观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务之暇，披览不辍。小心谨慎，初无过失；虽闲居独处，亦无惰容。爱敬儒雅，倾心礼待。清正俭素，门无私谒。

[19]丁亥（二十一日），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司徒，录尚书事，元勰坚决推辞，但是没有推辞掉。元勰性情恬淡素朴，不乐于追逐权势利益。北魏孝文帝特别看重他处理事情的才干，所以委以重任，虽然在遗诏中同意他引退，但是仍被宣武帝元恪留用。元勰因不能脱身政务，不得已而为之，有违于自己的意愿，所以常常内心感到凄然，叹息不已。他一表人才，风度甚佳，端庄肃穆，宛如神人，接人待物无不合度，走到哪里都谈笑风生，使在场的人乐而忘疲。他爱好文史，公务之余，披阅浏览，手不释卷。他小心谨慎，从来没有过失之处。即使闲居独处，也没有懒散毛病，总是那么精神充沛。他还爱惜、敬重儒雅之士，对他们倾心礼待。他能做到清廉公正，府上从来没有为私事而托情的来访者。

[20]十一月，己亥，魏东荆州刺史桓晖入寇，拔下笮戍，归之者，二千余户。晖，诞之子也。

[20]十一月己亥（初三），北魏东荆州刺史桓晖率兵入侵南齐，占取了下笮戍，归顺史桓晖的有两千多户。史桓晖是史诞的儿子。

[21]初，帝疑雍州刺史萧衍有异志。直后荥阳郑植弟绍叔为衍宁蛮长史，帝使植以候绍叔为名，往刺衍。绍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绍叔家，戏植曰："朝廷遣卿见图，今日闲宴，是可取良会也。"宾主大笑。又令植历观城隍、府库、士马、器械、舟舰，植退，谓绍叔

曰：“雍州实力未易图也。”绍叔曰：“兄还，具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绍叔请以此众一战！”送植于南岘，相持恸哭而别。

[21]起初，东昏侯怀疑雍州刺史箫衍有异谋。直后荥阳人郑植的弟弟郑绍叔担任了萧衍的宁蛮长史，东昏侯就派郑植以探望弟弟郑绍叔为借口，去刺杀萧衍。郑绍叔知道了这一阴谋，秘密地报告了萧衍，萧衍在郑绍叔家中备办了 酒席，以开玩笑的口吻对郑植说：“朝廷派遣您来谋害我，今天我正得闲，与您宴饮，这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呀。”说罢，宾主大笑不已。萧衍又让郑植把雍州的城墙壕沟、仓库、兵士、战马、器械、船舰等仔细观察一番，以便弄清萧衍的实力。郑植看过之后，对郑绍叔说：“雍州的实力强大，是无法轻易解决了的。”郑绍叔对他说：“哥哥回到朝廷之后，请一字不差地对天子说：如果崐要攻取雍州的话，我郑绍叔要率众搏一死战！”郑植回朝去，郑绍叔把他送到南岘，兄弟二人执手相视，恸哭而别。

及懿死，衍闻之，夜，召张弘策、吕僧珍、长史王茂、别驾柳庆远、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议。茂，天生之子；庆远，元景之弟子也。乙巳，衍集僚佐谓曰：“昏主暴虐，恶逾于纣，当与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众，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葺之以茅，事皆立办。诸将争橹，吕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张，争者乃息。

到萧懿死之后，萧衍知道噩耗，连夜召集张弘策、吕僧珍、长史王茂、别驾柳庆远、功曹吉士瞻等人到府第议定对策。王茂是王天生的儿子，柳庆远是柳元景弟弟的儿子。乙巳（初九），萧衍把手下的僚佐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昏乱的君主残暴，罪恶超过了纣王。所以，我应当与你们一起把他除掉。”在这一天，萧衍树起大旗，召集兵马，共得到带甲兵士一万多人，战马一千多匹，船舰三千艘。萧衍又命令搬出檀溪中的竹子木料，装到战舰之上，上面盖上茅草，这些事情很快就都办妥了。各将领争抢船橹，吕僧珍把自己原先准备好的拿出来，每只船发给两张，才停止了争抢。

是时，南康王宝融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箫颖胄行府州事，帝遣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将兵三千之官，就颖胄兵使袭襄阳。衍知其谋，遣参军王天虎诣江陵，遍与州府书，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衍因谓诸将佐曰：“荆州素畏襄阳人，加以唇亡齿

寒，宁不暗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东，虽韩、白复生，不能为建康计；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颖胄得书，疑未能决；山阳至巴陵，衍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及其弟南康王友颖达。天虎既行，衍谓张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近遣天虎往荆州，人皆有书。今段乘驿甚急，止有两函与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天虎是行事心膂，彼间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判相嫌贰，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必入吾谋内。是持两空函定一州矣。”

这时，南康王萧宝融任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萧颖胄代理州府事务，东昏侯派遣辅国将军、巴西和梓潼两郡太守刘山阳率领三千兵士赴任，会同萧颖胄的兵力一起袭击襄阳。萧衍知道了这一计划，就派遣参军王天虎去江陵，给荆州和西中郎府的官员们每人送去一封书信，信中说：“刘山阳率兵西进，要同时袭击荆州和雍州。”于是萧衍对部下的众位将佐们说：“荆州人向来害怕襄阳人，况且雍州和荆州地界相邻，唇亡而齿寒，所以岂能不与我们暗中联络，通力合作呢？我只要能会合荆州和雍州的兵力，大张旗鼓地东进，就是使韩信、白起再生，也无法为朝廷想出什么好招来，何况是昏君差使着一帮提刀传敕的宠幸之徒呢！”萧颖胄收到萧衍的信之后，心中迟疑而不能决断。刘山阳到了巴陵，萧衍再次命令王天虎送信与萧颖胄及其弟弟南康王萧宝融的僚友萧颖达。王天虎出发之后，萧衍又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前不久，我派遣王天虎去荆州，给每个人都送了信。近来驿使四出传信，忙个不停，但只有两封信给萧疑胄、萧颖达兄弟二人，信中只写‘王天虎口述’。他们问具体情况时，王天虎又一句也说不上来，因为我压根就没有向他交代过一句。王天虎是萧颖胄信得过的心腹之人，所以荆州方面一定要以为萧颖胄与王天虎一起隐瞒着事情，于是人人心中疑虑丛生。刘山阳会被众人的言说搞迷糊了，就一定要对萧颖胄产生疑心，他们互相之间将不信任。这样的话，萧颖胄将进退两难，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自己，因此就必定要落入我的圈套之中。这是以两封空函定一州之妙计啊。”

山阳至江安，迟回十余日，不上。颖胄大惧，计无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安定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议。阐文曰：“萧雍州畜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又众寡不敌，取之必不可

制；就能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山阳持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师贵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远，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毙耳。独不见萧令君乎？以精兵数千，破崔氏十万众，竟为群邪所陷，祸酷相寻。‘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且雍州士锐粮多，萧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阳所能敌。若破山阳，荆州复受失律之责，进退无可，宜深虑之。”萧颖达亦劝颖胄从阐文等计。诘旦，颖胄谓天虎曰：“卿与刘辅国岷相识，今不得不借卿头！”乃斩天虎送示山阳，发民车牛，声云起步军征襄阳。山阳大喜。甲寅，山阳至江津，单车白服，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使前汶阳太守刘孝庆等伏兵城内，山阳入门，即于车中斩之。副军主李元履收余众请降。

刘山阳到了江安，迟疑了十多日，不往前开进。萧颖胄对此大为恐惧，然而又想不出什么良策妙计来，夜里，他叫来西中郎城局参军安定人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关起门来一起商议对策。席阐文说：“萧衍在雍州招兵买马，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江陵人向来害怕襄阳人，又寡不敌众，要收拾他们必定办不到，即使能制服了他们，最终也不会为朝廷所容忍。如今，如果杀了刘山阳，与雍州方面一起起兵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可成。刘山阳迟疑而不进，这是不相信我们。现在，如果斩了王天虎，把首级送给刘山阳，那么他的疑虑就可以消除。等他来了之后，再把他收拾掉，无不可以成功的。”柳忱接着说道：“朝廷的昏狂悖乱一天比一天严重，京城中的大臣们惴惴不安，人人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只有垂首听命的份儿，那敢稍有移动。现在，我们幸好远离朝廷，可以暂时安全。朝廷命令我们袭击雍州，只不过借此而让双方互相残杀罢了。难道忘记了尚书令萧懿了吗？他以几千精兵，打败了崔慧景的十万大军，然而竟被那帮邪恶的小人所陷害，很快就灾祸及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记取。再说雍州兵力精锐，粮草充足，萧衍雄姿英发，谋略过人，罕有人能匹敌，刘山阳一定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他击败了刘山阳，我们荆州也会因没有执行朝廷之令而受到责难，这真是进也不可，退也不可，所以应该认真加以考虑。”萧颖达也劝萧颖胄听从席阐文等人的计策。第二天早晨，萧颖胄对王天虎说：“您同刘山阳相识，现在不得不借您的头用一用。”于是，萧颖胄令人斩了王天虎，把他的

脑袋送给刘山阳看，并且调用民众的车和牛，声称派遣步军去征讨襄阳。刘山阳见状欣喜若狂。甲寅（十八日），刘山阳到了江津，独自乘坐一辆车，穿着白色便服，只带了几十个随从，去见萧颖胄。萧颖胄指派曾经任过汶阳太守的刘孝庆等人在城内埋伏兵力，刘山阳进入城门之后，就在车中把他斩了，副军主李元履收集余部，请求投降。

柳忱，世隆之子也。颖胄虑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详求婚，未之许也。"乃以女嫁详子夔，而告之谋，详从之。乙卯，以南康王宝融教纂严，又教赦囚徒，施惠泽，颁赏格。丙辰，以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丁巳，以萧颖胄为都督行留诸军事。颖胄有器局，既举大事，虚心委已，众情归之。以别驾南阳宗及同郡中兵参军刘坦、谘议参军乐蔼为州人所推信，军府经略，每事谘焉。颖胄、各献私钱谷及换借富赀以助军。长沙寺僧素富，铸黄金为金龙数千两，埋土中。颖胄取之，以资军费。

柳忱是柳世隆的儿子。萧颖胄顾虑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不合作，把心中之虑告诉了柳忱，柳忱说："这再容易不过了。前不久，夏侯详曾来求婚，要娶我的女儿做儿媳妇，我没有答应他，现在为了成就大业，我就答应与他做亲家好了。"于是，柳忱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夏侯详的儿子夏夔，并且把密谋告诉了夏侯详，夏侯详服从了。乙卯（十九日），萧颖胄以南康王萧宝融的名义发布戒严令，又赦放囚徒，施布恩惠，颁布奖赏标准。丙辰（二十日），朝廷任命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丁巳（二十一日），朝廷任命萧颖胄为都督行留诸军事。萧颖胄有才识与度量，一旦已经开始谋举大业，就能做到虚心接人待物，处处委曲求全，所以众心都向着他。由于别驾、南阳人宗，以及同郡中兵参军刘坦、谘议参军乐蔼深得州人的推崇信任，所以萧颖胄在军府大事方面，常常向他们谘问。萧颖胄和宗各自捐献自己的钱粮，并且转借了大量的资金，以便资助军用。长沙寺的僧人向来富有，他们把黄金铸成金龙，约有数千两，埋藏在地下，萧颖胄取出来，用以资助军费开支。

颖胄遣使送刘山阳首于萧衍，且言年月未利，当须明年二月进兵。衍曰："举事之初，所藉者一时骁锐之心。事事相接，犹恐疑怠；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万，粮用自竭；若童子立异，则大事不

成。况处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纣，行逆太岁，岂复待年月乎？”

萧颖胄派遣使者把刘山阳的首级送给萧衍，并且告诉萧衍说年月不吉利，应当等到明年二月再起兵出发。萧衍说：“起兵的开头，所凭藉的就是一时之骁锐的气势与信心，即使不停息地干下去，还恐怕要担心出现松劲情绪，如果崐停兵等待三个来月，必定会产生后悔和顾惜。何况聚集了十万大军，时间一长，粮食就要消耗光。如果那毛孩子再提出什么不同意见，那么大事就难以成功。况且现在已经一切安排就绪，怎么能中途停息呢？过去周武王讨灭殷纣王，出发时间正好冲犯太岁星，岂能等待什么吉利的年月呢？”

戊午，衍上表劝南康王宝融称尊号；不许。十二月，颖胄与夏侯详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数帝及梅虫儿、茹法珍罪恶。颖胄遣冠军将军天水杨公则向湘州，西中郎参军南郡邓元起向夏口。军主王法度坐不进军免官。乙亥，荆州将佐复劝宝融称尊号；不许。夏侯详之子骁骑将军为殿中主帅，详密召之，自建康亡归。壬辰，至江陵，称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宫，未即大号；可封十郡为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钺，选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国如故。须军次近路，主者备法驾奉迎。”

戊午（二十二日），萧衍上表南康王萧宝融，劝他称帝，但萧宝融不答应。十二月，萧颖胄同夏侯详向建康朝廷中的百官群臣以及各州郡的长官们传送了声讨东昏侯以及梅虫儿、茹法珍罪恶的檄文。萧颖胄派遣冠军将军、天水人杨公则出发去湘州，派遣西中郎参军、南郡人邓元起向夏口进发。军主王法度因按兵不进而被免职。乙亥（初十），荆州的将佐们再次劝萧宝融称帝，仍旧没有答应。夏侯详的儿子骁骑将军夏侯任殿中主帅，夏侯详秘密召他前来，夏侯就从建康逃回来了。壬辰（二十七日），萧颖胄到达江陵，声称接奉宣德皇太后的命令：“南康王萧宝融应当继承皇位，但由于要等待清除去宫中的昏君和奸臣，所以暂时不称帝，而封地十郡，为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并且授予黄钺，可以挑选任命百官，原有的西中郎府和南康国照旧不变。等待军队到了附近之时，由主管官员备办车驾前去奉迎他。”

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亲人说萧衍，迎南康王都襄阳，先正尊号，然后进军；衍不从。王茂私谓张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挟天

子以令诸侯，节下前进为人所使，此岂他日之长计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涂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其克捷，则威振四海，岂碌碌受人处分者邪！”

竟陵太守、新野人曹景宗派遣亲属去游说萧衍，建议他去迎接南康王，以襄阳为都城，先称帝即位，然后再进军建康，萧衍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王茂私下里对张弘策说：“现在，南康王被掌握在萧颖胄手中，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使持节大人萧衍的前进后退都将受他驱使，这岂能是来日的长久之计吗？”张弘策把王茂的话告诉了萧衍，萧衍说：“假若下一步的大事不能成功，那么无论贵贱都将一块遭难而死；如果大事能告捷，那么我将威振四海，又岂能会碌碌无为而受他人摆布呢？”

初，陈显达、崔慧景之乱，人心不安。或问时事于上唐太守杜陵韦睿，睿曰：“陈虽旧将，非命世才；崔颇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将乎？”乃遣二子自结于萧衍。及衍起兵，睿帅郡兵二千倍道赴之。华山太守蓝田康绚帅郡兵三千赴衍。冯道根时居母丧，帅乡人子弟胜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亦起兵应衍。，忱之兄也。

当初，陈显达、崔慧景反叛之时，人心不安定，有人向上庸太守、杜陵人韦睿讨问时局问题，韦睿说：“陈显达虽然是一员老将，但不是治世之才；崔慧景颇懂些事理，但懦怯而缺少英武之气，他的结局恐怕是落个满门诛斩的下场。平定天下的人，大概必定是我们州的刺史萧衍吧？”于是，韦睿就派遣他的两个儿子自动前去结交萧衍。等到萧衍起兵之时，韦睿率领郡兵两千兼程而行，前去参加。华山太守、蓝田人田康绚也率领郡兵三千名去投附萧衍。冯道根当时正在为母亲守丧，也率领乡亲的子弟中可以行军打仗者前去加入萧衍的 军队。梁州和南秦州两州的刺史柳也起兵响应萧衍。柳是柳忱的哥哥。

帝闻刘山阳死，发诏讨荆、雍。戊寅，以冠军长史刘浍为雍州刺史；遣骁骑将军薛元嗣、制局监暨荣伯将兵及运粮百四十余船送郢州刺史张冲，使拒西师。元嗣等惩刘山阳之死，疑冲，不敢进，停夏口浦；闻西师将至，乃相帅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将还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鲁山，除骁骑将军。张冲与之结盟，遣军主孙乐祖将数千人助僧寄守鲁山。

东昏侯听说刘山阳死了，就发出诏书，命令讨伐荆州和雍州。戊寅（十三日），东昏侯任命冠军长史刘浍为雍州刺史，并派遣骁骑将军薛元嗣、制局监暨荣伯率兵以及运粮一百四十余船，送给郢州刺史张冲，让张冲抵挡西边荆、雍二州的军队。薛元嗣等人有鉴于刘山阳之死，对张冲有怀疑，所以不敢前进岷，停在夏口浦，听说西边的军队将要开过来了，方才率兵进入郢城。原先的竟陵太守房僧寄将要回建康，到了郢州时，东昏侯敕令房僧寄留守鲁山，任命他为骁骑将军。张冲与房僧寄结盟，派遣军主孙乐祖率领数千人帮助房僧寄守护鲁山。

萧颖胄与武宁太守邓元起书，招之。张冲待元起素厚，众皆劝其还郢，元起大言于众曰：“朝廷暴虐，诛戮宰辅，群小用事，衣冠道尽。荆、雍二州同举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严上道，至江陵，为西中郎中兵参军。

萧颖胄给武宁太守邓元起去信，让他前来。张冲对待邓元起向来优厚，众人都劝邓元起回郢州去，邓元起大声对众人说：“如今朝廷残暴肆虐，杀戮宰辅大臣，一帮小人们在朝中专权，士大夫前途穷尽。荆州和雍州共同谋举大事，何愁不能成功？况且我的老母亲在西边，如果事情不能成功，正好让昏庸的朝廷把我杀掉，这样反而可以免于我对老母亲的不孝之罪。”邓元起当日就收拾好，上道西行，到达江陵之后，被萧颖胄任命为西中郎中兵参军。

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兵自守，未知所附。杨公则克巴陵，进军白沙，宝积惧，请降，公则入长沙，抚纳之。

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兵自守，不知道该依附那一方。杨公则攻克巴陵之后，进军白沙，张宝积害怕了，请求投降，杨公则率部进入长沙，安抚、招纳了张宝积及其部下。

[22]是岁，北秦州刺史杨集始将众万余自汉中北出，规复旧地。魏梁州刺史杨椿将步骑五千出顿下辩，遗集始书，开以利害，集始遂复将其部曲千余人降魏。魏人还其爵位，使归守武兴。

[22]这一年，南齐北秦州刺史杨集始率领一万多人马从汉中向北出兵，要收复他的旧地。北魏梁州刺史杨椿率领步、骑兵五千来驻扎于下辩，派人给杨集始送去书信，晓以利害，于是杨集始就又率领部曲

千余人投降了北魏。北魏恢复了杨集始过去的爵位，让他回去驻守武兴。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四卷

齐纪十 和皇帝中兴元年（辛巳、501）

齐纪十 齐和帝中兴元年（辛巳，公元501年）

[1]春，正月，丁酉，东昏侯以晋安王宝义为司徒，建安王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春季，正月，丁酉（初二），东昏侯任命晋安王萧宝义为司徒，任命建安王萧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2]乙巳，南康王宝融始称相国，大赦；以萧颖胄为左长史，萧衍为征东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戊申，萧衍发襄阳，留弟伟总府州事，守垒城，府司马庄丘黑守樊城。衍既行，州中兵及储皆虚。魏兴太守裴师仁、齐兴太守颜僧都并不受衍命，举兵欲袭襄阳，伟、遣兵邀击于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

[2]乙巳（初十），南康王萧宝融开始称相国，发令大赦天下，并且任命萧颖胄为左长史，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任命杨公则为湘州刺史。戊申（十三日），萧衍率兵从襄阳出发，留下弟弟萧伟总管府州事务，萧防守襄阳城 附近的堡寨，府司马庄丘黑防守樊城。萧衍出发之后，州中兵力以及物资储备都很空虚。魏兴太守裴师仁、齐兴太守颜僧都两人不服从萧衍的命令，率领兵马要袭击襄阳，萧伟和萧派遣部队在始平进行拦截阻击，大获全胜，于是雍州得以安定。

[3]魏咸阳王禧为上相，不亲政务，骄奢贪淫，多为不法，魏主颇恶之。禧遣奴就领军于烈求旧习林虎贲，执仗出入。烈曰：“天子谅暗，事归宰辅。领军但知典掌宿卫，非有诏不敢违理从私。”禧奴惘然而返。禧复遣谓烈曰：“我，天子之□□□叔父，身为元辅，有所求须，与何异”烈厉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贵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为恒州刺吏。烈不愿出外，固辞，不许；遂称疾不出。

[3]北魏咸阳王元禧以太尉辅政，位居群臣之上，但是他不亲理政务，骄奢淫侈，贪得无厌，干了许多违法之事，宣武帝对他特别不满。元禧派遣自己的奴仆到领军于烈那里要一些专为皇帝担任警卫任务的羽林虎贲，以便出入之时为他自己担任护卫，于烈不同意给，对来者说：

“皇上正在为先帝守丧，朝廷政事归于辅政大臣掌管。我身为领军，只知道负责皇上的警卫事情，所以没有皇上的诏令，我不敢违反规定私自给予。”元禧的奴仆没办法，只好怏怏不乐地回去了。元禧不肯就此罢休，他再次派奴仆去对于烈转达说：“我是皇上的叔父，身为辅政大臣，有所需求而向你提出，这与皇上的诏令有什么两样呢？”于烈严厉地回答道：“于烈我并非不知道王爷的高贵身份，但是您怎么能指使自己的奴仆来索要皇上的羽林！您可以要去我于烈的脑袋，但要羽林却一个也得不到。”元禧因此而恼羞成怒，依仗权力任命于烈为恒州刺史，于烈不愿意到外地去，坚决推辞，但是元禧不准许，于是就借口有病而躲在家中不出来了。

烈子左中郎将忠领直，常在魏主左右。烈使忠言于魏主曰：“诸王专恣，意不可测，宜早罢之，自揽权纲。”北海王详亦密以禧过恶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辅政。帝然之。

于烈的儿子左中郎将于忠统管直，经常在宣武帝身边，于烈就让于忠对宣武帝说：“各位王爷专横恣意，其内心不可测透，宜于早点把他罢黜掉，而由圣上亲自临朝执政。”北海王元详也秘密地把元禧的罪过恶行告诉了宣武帝，并且说彭城王元勰深得人心，也不宜于长久地辅理朝政。宣武帝听了，深表同意。

时将祭，王公并齐于庙东坊。帝夜使于忠语烈：“明旦入见，当有处分。”质明，烈至。帝命烈将直六十余人，宣旨召禧、勰、详，卫送至帝所。禧等入见于光极殿，帝曰：“恪虽寡昧，忝承宝历。比缠，实凭诸父，苟延视息，奄涉三龄。诸父归逊殷勤，今便亲摄百揆。且还府司，当别处分。”又谓勰曰：“顷来南北务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谢曰：“陛下孝恭，仰遵先诏，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今惟往，悲喜交深。”庚戌，诏勰以王归第；禧进位太保；详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尚书清河张彝、邢峦闻处分非常，亡走，出洛阳城，为御史中尉中山甄琛所弹。诏书切责之。复以于烈为领军，仍加车骑大将军，自是长直禁中，岷军国大事，皆得参焉。

快到春季祭宗庙之时，各位王公们全都汇齐在宗庙的东坊斋戒。宣武帝在夜里指派于忠去对于烈说：“明天早晨进来见我，将对你有所吩咐。”第二天天刚亮，于烈到了，宣武帝命令于烈率领直六十多人，传达圣上旨意要召见元禧、元勰、元详三人，把他们护送到皇上的住所。

元禧等三人进入光极殿，宣武帝对他们说：“元恪我虽然孤陋寡闻，忝承皇位，到我患病之后，确实依靠几位叔父辅理朝政，才使我得以苟延残喘，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三年。三位叔父一再表示要归政，殷勤谦逊之意不敢拂逆，所以现在我就亲自执掌朝政吧。各位叔父暂且回到各自的府邸去吧，至于下一步如何，我当分别安排。”元恪又对元勰说：“近来南北事务繁多，使您奔波辛劳，不能实现虚静之志节。元恪我是何人，怎么敢长久违背先帝的遗敕？今天，我就顺从了叔父的高蹈避世的心意吧。”元勰听后，感谢元恪说：“陛下孝顺恭敬，仰遵先帝的遗诏，批准我脱身俗务，这真是上成了圣明之美，下遂了微臣我的志向，抚今思往，如何不令我悲喜交织呢？”庚戌（十五日），宣武帝诏令元勰以王爷身份回府静养，元禧位进太保，元详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尚书清河人张彝、邢峦知道了元恪对三位叔父的安置情况，觉得这样处理很不正常，就离朝逃走，逃出了洛阳城，于是被御史中尉中山人甄琛弹劾，宣武帝发出诏书，狠狠地斥责了他们两人一顿。宣武帝还是让于烈担任领军，又加封他为车骑大将军，从此以后，于烈常在皇宫内值班，国家军政大事，他都得以参与。

魏主时年十六，不能亲决庶务，委之左右。于是幸臣茹皓、赵郡王仲兴、上谷寇猛、赵郡赵、南阳赵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赵尤亲幸，旬月间，累迁至光录卿；每迁官，帝亲至其宅设宴，王公百官皆从。宣武帝元恪当时才十六岁，不能亲自处理断决朝政事务，就委托给身边人办理。于是，宠幸之臣茹皓、赵郡人王仲兴、上谷人寇猛、赵郡人赵、南阳人赵邕以及外戚高肇等人开始专权，北魏的朝政从此逐渐衰败。赵尤其受宣武帝宠幸，一个月之内，就升至光禄卿。他每升一次官，宣武帝就亲自到他家去设宴庆贺一番，王公众臣们也都要随着一起去。

[4]辛亥，东昏侯祀南郊，大赦。

[4]辛亥（十六日），南齐东昏侯在南郊举行祀天仪式，大赦天下。

[5]丁巳，魏主引见群臣于太极前殿，告以亲政之意。壬戌，以咸阳王禧领太尉，广陵王羽为司徒。魏主引羽入内，面授之。羽固辞曰：“彦和本自不愿，而陛下强与之。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议。”乃以为司空。

[5]丁巳（二十二日），北魏宣武帝元恪在太极前殿召见百官群臣，告诉了他们自己要亲自执政的意见。壬戌（二十七日），宣武帝命咸阳

王元禧兼任太尉，任命广陵王元羽为司徒。元恪让元羽进入内殿，当面告诉了他这一任命。但是，元羽坚决推辞不受，他说：“当初元勰自己本来不愿意担任司徒，而陛下却强使他担任。如今，刚免去了元勰的司徒之官，而以我代替他，这样一来必定要遭到众人的议论，所以我不能担任。”于是，元恪就只好让他担任司空。

[6]二月，乙丑，南康王以冠军长史王茂为江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为郢州刺史，邵陵王宝攸为荆州刺史。

[6]二月，乙丑（初一），南齐南康王萧宝融任命冠军长史王茂为江州刺史，任命竟陵太守曹景宗为郢州刺史，任命邵陵王萧宝攸为荆州刺史。

[7]甲戌，魏大赦。

[7]甲戌（初十），北魏大赦天下。

[8]壬午，东昏侯遣羽林兵击雍州，中外纂严。

[8]壬午（十八日），南齐东昏侯派遣羽林兵袭击雍州，宣布朝廷内外实行戒严。

[9]甲申，萧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为前军，以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汉口，诸将议欲并兵围郢，分兵袭西阳、武昌。衍曰：“汉口不阔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与郢城为掎角；若悉众前进，僧寄必绝我军后，悔无所及。不若遣王、曹诸军济江，与荆州军合，以逼郢城；吾自围鲁山以通沔、汉，使郧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继而至，兵多食足，何忧两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帅众济江，顿九里。张冲遣中兵参军陈光静开门迎战，茂等击破之，光静死，冲婴城自守崌。景宗遂据石桥浦，连军相续，下至加湖。

[9]甲申（二十日），萧衍到达竟陵，命令王茂、曹景宗担任前军，又命令中兵参军张法安防守竟陵城。王茂等人到达汉口，众将领计议要合并兵力围攻郢，以及兵分两路袭击西阳和武昌。萧衍不同意这一方案，他说：“汉口河道宽不到一里，我们在河中间，敌人在两岸射箭，箭雨交织，如何得了？再说房僧寄以重兵把守汉口，与郢城成犄角之势，我们如果出动全部兵力前去，房僧寄必定要派兵去断绝我军的后路，如此一来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不如派王茂、曹景宗的军队渡过长江，与荆州方面的兵力合作，逼攻郢城，我则亲自围攻鲁山，以便打

通沔、汉水道，使郧城、竟陵的粮食能用舟船运下来，江陵和湘中的军队相继到来之后，兵多粮足，何愁攻不下这两座城池呢？夺取天下，无须力战，简直可以卧而取之。”于是，萧衍就指使王茂等人率兵渡过长江，驻扎在九里。张冲派遣中兵参军陈光静出城迎战，王茂等率部痛击，破敌获胜，陈光静战死，张冲只好据城自守，不敢出战。于是，曹景宗便占据石桥浦，摆开战线，一直下至加湖。

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之将数千人会雍州兵于夏首。衍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命水军主义阳张惠绍等游遏江中，绝郢、鲁二城信使。杨公则举湘州之众会于夏口。萧颖胄命荆州诸军皆受公则节度，虽萧颖达亦隶焉。

荆州方面派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之率领数千人在夏首与雍州方面的兵力会合。萧衍筑建汉口城以便守护鲁山，并且命令水军主、义阳人张惠绍等人在长江中游动阻截，以便断绝郢城和鲁山之间的信使往来。杨公则率领湘州兵力与其他军在夏口会合。萧颖胄命令荆州方面的各部兵力全都接受杨公则的指挥调遣，即使是萧颖达也同样成为他的部下。

府朝议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难其人，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谓众曰：“湘土人情，易扰难信，用武士则侵渔百姓，用文士则威略不振；必欲镇静一州，军民足食，无逾老夫。”乃以坦为辅国长史、长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尝在湘州，多旧恩，迎者属路。下车，选堪事吏分诣十郡，发民运租米三十余万斛以助荆、雍之军，由是资粮不乏。

南康王萧宝融的相国府商议要派遣人去执管湘州，但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对众人说：“湘州的风土人情不同一般，那里的人容易骚乱，难以取信，如果派一个武将去则会侵扰、鱼肉百姓，而派文官去则威略不够，不容易镇得住。所以，要想使湘州平定安稳，军民丰衣足食，无论派谁去也没有派老夫我去合适。”于是，就任命刘坦为辅国长史、长沙太守，主管湘州事务。刘坦曾经在湘州住过，当地有许多得过他好处的老熟人，所以迎接他到来的人挤满了道路。刘坦到任之后，选派能干的吏员分赴十郡，发动民众运送租米三十多万斛，以便资助荆州和雍州的军队，由此粮食物资再也不缺乏了。

三月，萧衍使邓元起进据南堂西渚，田安之顿城北，王世兴顿曲水故城。丁酉，张冲病卒，骁骑将军薛元嗣与冲子孜及征虏长史江夏内史程茂共守郢城。

三月，萧衍派邓元起前去占据南堂西边的长江岸，田安之驻扎在城北，王世兴驻扎在曲水旧城。丁酉（初三），张冲病逝，骁骑将军薛元嗣与张冲的儿子张孜，以及征虏长史、江夏内史程茂共同守护郢城。

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庙、南北郊，州府城门悉依建康宫，置尚书五省，以南郡太守为尹，以萧颖胄为尚书令，萧衍为左仆射，晋安王宝义为司空，庐陵王宝源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宝寅为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夏侯详为中领军，冠军将军萧伟为雍州刺史。丙午，诏封庶人宝卷为涪陵王，乙酉，以尚书令萧颖胄行荆州刺史，加萧衍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时衍次杨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劳军。宁朔将军新野庾域讽曰："黄钺未加，非所以总帅侯伯。"返西台，遂有是命。薛元嗣遣军主沈难当帅轻舸数千乱流来战，张惠绍等击擒之。

乙巳（十一日），南康王在江陵称帝即位，改换年号为中兴，大赦天下，并且建立宗庙、南北郊祭祀天地场所，州府城门则全部依照建康宫的规模而改建，设置了尚书五省，任命南郡太守为尹，萧颖胄为尚书令，萧衍为左仆射，晋安王萧宝义为司空，庐陵王萧宝源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萧宝崐寅为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夏侯详为中领军，冠军将军萧伟为雍州刺史。丙午（十二日），萧宝融发出诏书，宣布萧宝卷已经成为庶人，并封他为涪陵王。乙酉（疑误），萧宝融命令尚书令萧颖胄兼荆州刺史，又加封萧衍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并且授予他皇帝所用的黄钺。当时，萧衍正在杨口，和帝萧宝融派遣御史中丞宗去犒劳军队，宁朔将军、新野人庾域婉言对宗说："皇上还没有授予萧衍黄钺，这样无法统率各路军队。"宗返回江陵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和帝，于是就有了上述对萧衍的任命和授予黄钺一事。薛云嗣派遣军主沈难当率领轻舟数千艘穿越急流，前来交战，张惠绍等人迎战进击，擒获了沈难当。

癸丑，东昏侯以豫州刺史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假节、都督前锋诸军事，西击荆、雍。

癸丑（十九日），东昏侯委任豫州刺史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假节、都督前锋诸军事，命令他西击荆、雍二州。

夏，四月，萧衍出沔，命王茂、萧颖达等进军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诸将欲攻之，衍不许。

夏季，四月，萧衍率部出沔，命令王茂、萧颖达等部十九日进军逼近郢城，薛元嗣据守城内，不敢出战，众将领准备攻城，萧衍不允许。

[10]魏广陵惠王羽通于员外郎冯俊兴妻，夜往，为俊兴所击而匿之；五月，壬子，卒。

[10]北魏广陵惠王元羽与员外郎冯俊兴的妻子私通，夜里前去寻欢，被冯俊兴堵住痛打了一顿，并且把他藏匿起来，五月，壬子（十九日），元羽死去。

[11]魏主既亲政事，嬖幸擅权，王公希得进见。齐帅刘小苟屡言于禧云，闻天子左右人言欲诛禧，禧益惧，乃与妃兄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氐王杨集始、杨灵、乞伏马居等谋反。会帝出猎北邙，禧与其党会城西小宅，欲发兵袭帝，使长子通窃入河内举兵相应。乞伏马居说禧："还入洛城，勒兵闭门，天子必北走桑乾，殿下可断河桥，为河南天子。"众情前却不壹，禧心更缓，自旦至晡，犹豫不决，遂约不泄而散。杨集始既出，即驰至北邙告之。

[11]北魏宣武帝元恪亲自执政以来，宠幸之徒们专权，而王公大臣们却很少有进见的机会。齐帅刘小苟多次告诉元禧，说他听皇上身边的人讲要杀掉元禧，元禧越发害怕了，于是就与妃子的哥哥担任给事黄门侍郎的李伯尚、氐王杨集始、杨灵、乞伏马居等人一起谋反。恰逢宣武帝去北邙打猎，元禧与同党们在城西小宅内集会，准备发兵去袭击宣武帝，并且派长子元通偷偷去河内起兵响应。乞伏马居劝说元禧："我立即回到洛阳城中去，率兵关闭城门，皇上必定会朝北向桑乾逃去，殿下可以把黄河桥拆断，割据一方，做黄河以南的皇帝。"但是，众人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立即行动，有的主张暂缓一步，元禧心里更不急，从早晨到下午，尚犹豫不决，于是约定谁也不能泄露出去，大伙就散了。杨集始刚出来，就立即骑马到北邙向宣武帝报告去了。

直寝苻承祖、薛魏孙与禧通谋，是日，帝寝于浮图之阴，魏孙欲弑帝，承祖曰："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病癞。"魏孙乃止。俄而帝寤，集始亦至。帝左右皆四出逐禽，直卫无几，仓猝不知所出。左中郎将于忠曰："臣父领军留守京城，计防遏有备，必无所虑。"帝遣忠驰骑观之，于烈已分兵严备，使忠还奏曰："臣虽老，心力犹可用。此属猖狂，不足为虑，愿陛下清跸徐还，以安物望。"帝甚悦，自华林园还宫，抚于忠之背曰："卿差强人意！"

担任直寝的苻承祖、薛魏孙与元禧合谋，这一天，宣武帝元恪在佛塔底下的阴凉处睡眠，薛魏孙将要杀死元恪，苻承祖却对他说："我听说杀皇帝的人身体要得癞疮。"于是，薛魏孙就没有下手。不一会儿，元恪睡醒了，杨集始也赶到了，向他报告了元禧的阴谋。宣武帝左右的人都四处出动去追逐禽兽去了，身边没有几个卫士，所以仓猝之间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左中郎将于忠对宣武帝说道："我父亲领军于烈留守在京城为了应付突然事变，必有所防备，所以一定不会有什么担忧的。"宣武帝马上派遣于忠骑马去京城观察情况，到后一看，见于烈已经分布兵力，严加守备，做好了应急措施。于烈让于忠回去奏告宣武帝，说："我虽然年纪老了，但是心力还够用。元禧这帮家伙虽然猖狂，但是完全不足为虑，希望陛下收拾车驾慢慢返宫，以便安定人心。宣武帝听后喜悦万分，从华林园回到宫中，抚摸着于忠的后背说道："您是比较令我满意的。"

禧不知事露，与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别墅，遣刘小苟奉启，云检行田收。小崐苟至北邙，已逢军人，怪小苟赤衣，欲杀之。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缓之。或谓禧曰："殿下集众图事，见意而停，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宽！"禧曰："吾有此身，应知自惜，岂待人言！"又曰："殿下长子已济河，两不相知，岂不可虑！"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计今应还。"时通已入河内，列兵仗，放囚徒矣。于烈遣直叔孙侯将虎贲三百人收禧。禧闻之，自洪池东南走，僮仆不过数人，济洛，至柏谷坞，追兵至，擒之，送华林都亭。帝面诘其反状，壬戌，赐死于私第。同谋伏诛者十余人，诸子皆绝属籍，微给资产、奴婢，自余家财悉分赐高肇及赵之家，其余赐内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余匹，下至十匹。禧诸子乏衣食，独彭城王勰屡赈给之。河内太守陆闻禧败，斩送禧子通首。魏朝以于禧未败之前不收捕通，责其通情，徵诣廷尉，死狱中。帝以禧无故而反，由是益疏忌宗室。

元禧还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同姬妾以及身边的人住宿在洪池别墅里，而派遣刘小苟去向元恪启告，说自己在巡视检查田野收割情况。刘小苟到了北邙，已经遇上了军人，军人们见刘小苟穿着红衣服，觉得他不对劲，要杀他。刘小苟于困迫之中灵机一动，说自己要去报告元禧谋反之事，军人们才缓而未杀他。有人对元禧说："殿下召集众人图谋大事，事情已经挑明了，但是却中途而止，恐怕必定会有所泄露，今天晚上怎么可以如此宽心自在呢？"元禧显得有些不耐烦，回答说："我的身

子为自己所有，应该知道如何爱惜，难道还用得着别人来提醒吗？”这人又对他说：“殿下的长子已经渡过黄河了，但现在我们这里又停止行动了，这样互相不知情，难道不值得忧虑吗？”元禧回答说：“我已经派人去追他去了，估计现在应该回来了。”这时元通已经到了河内，并且布置好兵力武器，放出了囚徒，开始行动了。于烈派遣直叔孙侯率领虎贲三百名去抓捕元禧，元禧知道之后，从洪池东南逃跑，跟随的僮仆不过几人。元禧渡过了洛水，到达柏谷坞时，后面的追兵也赶上来了，捉住了他，押送到华林都亭。宣武帝元恪当面诘问了元禧谋反经过，于壬戌（二十九日），赐元禧死于他本人的府中。元禧的同谋伏法被诛的有十多人，他的几个儿子都从皇族的名册中除去，留给他们少量的财产和奴婢，在此以外的部分家产赏赐给高肇以及赵，其余的分赏给朝廷内外百官，甚至不入品的候补官员也得到了一些赏赐，多的有绢帛一百多匹，少的则十匹。元禧的儿子们缺衣少食，只有彭城王元勰屡屡接济他们。河内太守陆闻知元禧谋反失败，便斩了元禧的儿子元通，把首级送往朝廷。但是，朝廷却认为陆在元禧没有失败之前不拘捕元通，指责他与元通串通合谋，把他征召到京城，经廷尉审理，最后死在狱中。宣武帝元恪由于元禧无缘无故而谋反，因此越发疏远、猜忌宗室成员了。

[12]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不从萧颖胄之命；惠训遣子将兵击颖胄，颖胄遣汶阳太守刘孝庆屯峡口，与巴东太守任漾之等拒之。

[12]南齐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不听从萧颖胄的命令，萧惠训还派遣自己的儿子萧带兵去袭击萧颖胄，萧颖胄派汶阳太守刘孝庆驻扎峡口，同巴东太守任漾之等人一起抵挡萧。

[13]东昏侯遣军主吴子阳、陈虎牙等十三军救郢州，进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

[13]东昏侯派遣军主吴子阳、陈虎牙等十三军去援救郢城，这些军队进驻了巴口。陈虎牙是陈伯之的儿子。

六月，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萧衍军，赍萧颖胄等议谓衍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衍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仰此气息；所以兵压汉口，连结数州。今若并军围郢，又分兵前进，鲁山必沮沔路，扼吾咽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寻阳，彼若欢然知机，一说士足矣；脱距王

师，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进退无据，未见其可。西阳、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即应镇守。欲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是，卒无所出。脱东军有上者，以万人攻两城，两城势不得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阳、武昌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贻忧患乎！且丈夫举事欲清天步，况拥数州之兵以诛群小，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丑峄声，此乃下计，何谓上策！卿为我辈白镇军：前途攻取，但以见付，事在目中，无患不捷，但借镇军靖镇之耳。”

六月，江陵方面派遣卫尉席阐文去犒劳萧衍的军队，并且把萧颖胄等人的意见转达于萧衍："如今您把兵力停在汉口两岸，而不合并诸军围攻郢城，平定西阳、武昌，夺取江州。这一机会已经失去了，所以不如求救于北魏，与他们联合起来，尚且不失为上策。"萧衍回答道："汉口路通荆州、雍州，控制秦州、梁州，一切粮草物资的运输，全凭这里通过，所以我才决定兵压汉口，连结数州。现在如果合并各路军马围攻郢城，并且分兵前进，那么鲁山敌军必定要阻断沔水水路，这等于是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如果水路被断，那么粮草就难以运到，军队缺粮，自然会发生逃亡离散，这样的话，又如何能持久得了呢？邓元起近来想带三千兵力去攻取寻阳，寻阳那边如果能知道事态之发展，派一个说客去就够了；如果要抗拒我们的军队，那可远非三千兵就可以攻取得下来的，而到时必然会进退无所依据，所以不见得可行。西阳和武昌，如果要占取，很快就可以攻下来的。然而，既然攻下来了，就应当驻兵镇守。但是，要想守住这两座城市，少于一万人是不行的，这就必须要有相应的粮食物资供应，但是仓促之下难以筹措到的。如果东边军队前来，以一万人攻打这两座城，而两城之间势必不能互相援救，如果我分派军队去援救，则首尾兵力俱将削弱；如果不派遣的话，则孤城必然陷入敌手，只要一座城丢失了，其它城也会相继土崩瓦解，如此则大势已去，谋求天下之大业也就宣告失败了。如果在攻下郢州之后，沿江席卷而进，则西阳和武昌自然望风而披靡。所以，又何需眼下分兵散众去攻打，以致自己给自己造成忧患呢？而且，大丈夫举事是为了清理出通向朝廷之路，何况我们拥有数州的兵力来诛斩一帮小人，好比是悬河注火，哪里有不能熄灭的道理呢？所以，岂能求救于北方的戎狄，以致示弱于天下呢？他们也未必可以信任，求救于他们，我们只能是白白地落

下千丑坏的名声，这实在是下策，怎么能说是上策呢？请您替我们转告镇军将军萧颖胄：下一步的攻取之事，只管交给我负责好了，事情明摆在那里，我完全清楚该如何行动，不要担心不能取胜，只是要借镇军将军之威名来镇定军心罢了。”

吴子阳等进军武口。衍命军主梁天惠等屯渔湖城，唐期等屯白阳垒，夹岸待之。子阳进军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带水，筑垒自固。子阳举烽，城内举火应之；而内外各自保，不能相救。会房僧寄病卒，众复推助防张乐祖代守鲁山。

吴子阳等人进军武口，萧衍命令军主梁天惠等人驻兵渔湖城，又命令唐期等人驻兵白阳垒，在两岸严阵以待，准备夹击。吴子阳把军队开进加湖，他在离郢城三十里远近，选择地理形势依山傍水之处修筑战垒，自我固守。吴子阳点燃烽火，郢城之内也点火相应，但是城内与城外只愿各自保命，不能互相援救。正在这时，房僧寄病死，众人又推选原来协助房僧寄守城的孙乐祖代替他防守鲁山。

[14]萧颖胄之初起也，弟颖孚自建康出亡，庐陵民灵为之聚兵，得二千人，袭庐陵，克之，内史谢奔豫章。颖胄遣宁朔将军范僧简自湘州赴之，僧简拔安成，颖胄以僧简为安成太守，以颖孚为庐陵内史。东昏侯遣军主刘希祖将三千人击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应希祖。颖孚败，奔长沙，寻病卒；谢复还郡。希祖攻拔安成，杀范僧简，东昏侯以希祖为安成内史。灵复合余众攻射，败走。

[14]萧颖胄刚开始起兵之时，他的弟弟萧颖孚从建康逃出，庐陵百姓灵为他召集兵员，得到两千人，去袭击庐陵，攻下了庐陵，内史谢跑到了豫章。萧颖胄派遣宁朔将军范僧简从湘州赶赴豫章，范僧简攻下了安成，萧颖胄任命范僧简为安成太守，任命萧颖孚为庐陵内史。东昏侯派遣军主刘希祖率领三千人攻击萧颖孚，南康太守王丹率郡兵响应刘希祖。萧颖孚战败，跑到长沙，很快就病死了，谢又回到了郡中。刘希祖又去攻打安成，杀了范僧简，东昏侯任命刘希祖为安成内史。灵重新集合剩余的人马攻打谢，谢败逃而去。

[15]东昏侯作芳乐苑，山石皆涂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树、美竹，则毁墙撤屋而徙之；时方盛暑，随即枯萎，朝暮相继。又于苑中立市，使宫人、宦者共为裨贩，以潘贵妃为市令，东昏侯自为市录事，小有得失，妃则予杖；乃敕虎贲不得进大荆、实中荻。又开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觋，左右朱光尚诈云见鬼。东昏入乐游苑，人

马忽惊，以问光尚，对曰：“见先帝大婖粒 恍硐 觥！倍 璐笈 蔚队牍馍醒爸 炔患 烁枯晕 咦谛危 睄向斩之，县首苑门。

[15]东昏侯修建了芳乐苑，山石全部涂上五彩之色。他看见民众家有好树和美竹，就命人毁掉人家的院墙，拆掉房屋，把这树和竹子移走，重新栽在芳乐苑中。当时正值盛暑，栽上不久就枯萎了，于是另换，所以移栽树、竹的人就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东昏侯又在芳乐苑中建立了一个集市，让宫人、宦官们充当小贩，让潘贵妃做市令，他自己则自任集市的录事，如果谁稍有过失，潘贵妃就把其交给卫士杖责。于是，东昏侯命令虎贲们打时不得使用杖和实芯的荻杆。东昏侯又命令人挖渠筑坝，自己亲自驾船，或者坐下作屠夫卖肉。东昏侯又喜好巫师，他的身边人朱光尚诈称说自己能看见鬼。一次，东昏侯进入东游苑，人马突然受惊，就问朱光尚是怎么回事，朱光尚回答说：“前次我曾看见先帝非常生气，不许圣上频繁出游。”东昏侯听了勃然大怒，拔出刀子，同朱光尚一起寻找明帝的鬼魂。找了半天没有找着，东昏侯又用菰草扎成明帝的形状，然后用刀斩下草人的脑袋，把它悬挂在东游苑的门上。

崔慧景之败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颖出投台军，各以王侯还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桑偃为梅虫儿军副，与前巴西太守萧寅谋立昭胄，昭胄许事克用寅为尚书左仆射、护军。时军主胡松将兵屯新亭，寅遣人说之曰：“须昏人出，寅等将兵奉昭胄入台，闭城号令。昏人必还就将军，但闭垒不应，则三公不足得也。”松许诺。会东昏新作芳乐苑，经月不出游。偃等议募健儿百余人，从万春门入，突取之，昭胄以为不可。偃同党王山沙虑事久无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杀山沙于路，吏于麝中得其事。昭胄兄弟与偃等皆伏诛。

崔慧景失败之后，巴陵王萧昭胄、永新侯萧昭颖投降了朝廷军队，后来各自以王侯身份回到府第，然而心中到底不能安然。竟陵王萧子良过去的防桑偃现在是梅虫儿的军副，他与从前的巴西太守萧寅合谋，要立萧昭胄为帝，萧昭胄许诺事成之后让萧寅做尚书左仆射和护军。这时，军主胡松率兵屯驻在新亭，萧寅派人去游说他：“等待这个昏君出外的机会，萧寅等人带兵奉送萧昭胄进入宫中，然后关闭城门，发号施令，宣布登基。如此一来，昏君必然来投奔将军，您只管关闭寨垒不理他。只要您按此办理，那么到时位到三公是不在话下的。”胡松答应了。恰在这时，东昏侯刚建成芳乐苑，整日在苑中玩嬉，好几个月不出

外游赏。桑偃等人就在一起商议，准备招募壮士一百多人，让他们从万春门进去，突然地去把东昏侯收拾掉，萧昭胄认为这样不可行。桑偃的同党王山沙考虑事情拖的太久了不会成功，就去把这件事报告了御刀徐僧重。萧寅派人在路上刺杀了王山沙，但是官吏在王山沙的香袋中发现了写有萧照胄等人秘密计划的纸条，萧昭胄兄弟以及桑偃等人都伏法被诛。

雍州刺史张欣泰与弟前始安内史欣时，密谋结胡松及前南谯太守王灵秀、直将军鸿选等诛诸嬖幸，废东昏。东昏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虫儿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监杨明泰送之中兴堂，欣泰等使人怀刀于座斫元嗣，头坠果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虫儿伤数疮，手指皆堕；居士、法珍等散走还台。灵秀诣石头迎建康王宝寅，帅城中将吏见力，去车轮，载宝寅，文武数百唱警跸，向台城，百姓数千人皆空手随之。欣泰闻事作，驰马入宫，翼法珍等在外，东昏尽以城中处分见委，表里相应。既而法珍得返，处分闭门上仗，不配欣泰兵，鸿选在殿内亦不敢发。宝寅至杜姥宅，日已瞑，城门闭。城上人射外人，外人弃宝寅溃去。宝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诣草市尉，尉驰以启东昏。东昏召宝寅入宫问之，宝寅涕泣称："尔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车，仍将去，制不自由。"东昏笑，复其爵位。张欣泰等事觉，与胡松皆伏诛。

雍州刺史张欣泰同其弟前始安内史张欣时密谋策划，想勾结胡松以及从前的南谯太守王灵秀、直将军鸿选等人诛杀东昏侯身边的宠幸之徒，并且废去东昏侯。东昏侯派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督军队去援救郢城。秋季，七月甲午（初二），茹法珍、梅虫儿以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监杨明泰在中兴堂为冯元嗣送行，张欣泰等派人怀中藏刀在座席上砍杀了冯元嗣，冯元嗣的脑袋坠落在装水果的盘子中，接着又砍向杨明泰，剖破了他的腹部，梅虫儿几处中伤，手指头全被砍掉，李居士、茹法珍等人则往宫中逃去。王灵秀去石头迎接建安王萧宝寅，他率领着城中的将吏们，以便展示兵力，又把车子去掉车轮，让萧宝寅岷坐在上面，命人抬着前行，文武官员数百名在前头喝唱开道，浩浩荡荡地向朝廷走去，数千名老百姓全都空着双手跟随在后面。张欣泰闻知已经开始行动了，急忙骑马入宫，希望乘茹法珍等人在外面之机，东昏侯能把城中布置防御的事情完全委托给他自己，以便里外相应。但是，不久茹法珍就从中兴堂逃回来了，他命令人关闭城门，配兵守护，但是没有发给

张欣泰武器，鸿选在殿内也不敢行动。萧宝寅到达杜姥宅之时，天已经黑了，城门也已经关闭了。城门的守兵发箭射外面的人，这伙人就把萧宝寅扔下溃逃而去。萧宝寅也逃走了，三天之后，方才穿着武服来到草市尉司自首，草市尉驰马去报告东昏侯，东昏侯召萧宝寅进宫讯问他，萧宝寅痛哭流涕地说："那天不知道什么人逼使我上车，就把我弄去了，实在是身不由己。"东昏侯听得笑了，没有为难萧宝寅，恢复了他的爵位。张欣泰等人在事情败露之后，同胡松一起伏法被诛。

[16]萧衍使征虏将军王茂、军主曹仲宗等乘水涨以舟师袭加湖，鼓噪攻之。丁酉，加湖溃，吴子阳等走免，将士杀溺者万计，俘其余众而还。于是郢、鲁二城相视夺气。[16]萧衍命令征虏将军王茂、军主曹仲宗等人乘水涨而以水军去袭击加湖，击鼓呼叫进攻。丁酉（初五），加湖方面溃败，吴子阳等人逃走免死，将士被杀或被淹死的以万计数，王茂、曹仲宗的水军俘虏了吴子阳的残余兵将，凯旋而归。加湖失守之后，郢城和鲁山的守军顿时士气大泄。

[17]乙巳，柔然犯魏边。

[17]乙巳（十三日），柔然国进犯北魏边境。

[18]鲁山乏粮，军人于矶头捕细鱼供食，密治轻船，将奔夏口，萧衍遣偏军断其走路。丁巳，孙乐祖窘迫，以城降。

[18]鲁山缺乏粮食，军人们在矶头捕捞小鱼充当食物，并且秘密地准备好轻便的船只，将要逃奔夏口。萧衍知道城中守军要逃跑，便派遣一支部队断了他们的逃路。丁巳（二十五日），孙乐祖窘迫无奈，献城投降。

己未，东昏侯以程茂为郢州刺史，薛元嗣为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围也，士民男女近十万口；闭门二百余日，疾疫流肿，死者什七八，积尸床下而寝其上，比屋皆满。茂、元嗣等议出降，使张孜为书与衍。张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长瑜谓孜曰："前使君忠贯昊天，郎君但当坐守画一以荷析薪。若天运不与；当幅巾待命，下从使君。今从诸人之计，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萧衍以韦睿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瘗死者而抚其生者，郢人遂安。

己未（二十七日），东昏侯任命程茂为荆州刺史，薛元嗣为雍州刺史。但是就在这一天，程茂、薛元嗣献出郢城，投降了萧衍。郢城刚被

围之时，有士人百姓男女近十万人，关闭城门二百多天，城内瘟疫流行，人人浮肿，每十个人之中就有七八个死去，尸体堆积在床底下，而活人睡在床上，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王茂、薛元嗣等人商议出城投降，让张孜写信给萧衍。青州人治中房长瑜过去曾在张冲幕府中任过吏员，他对张孜说：“令尊前使君赤胆忠心，气贯长虹，郎君您唯一应当做到的就是坐镇坚守，使该城不要丢失，以不负已故令尊大人的重托。如果天运不济，我们就只好脱去戎装，听候安排，到黄泉之下去找使君大人。现在，你听从其他人的计策，欲出城而降，这不但使郢州的男女老少对你失去景仰之情，恐怕萧衍也不会瞧得上你。”张孜不能听从房长瑜的劝谕，还是写信给萧衍，献城投降。萧衍任命韦睿为江夏太守，代理郢府事务。韦睿收埋死者，安抚还活着的人，于是郢人得以安定。

诸将欲顿军夏口；衍以为宜乘胜直指建康，车骑谘议参军张弘策、宁远将军庾域亦以为然。衍命众军即日上道。缘江至建康，凡矶、浦、村落，军行宿次、立顿处所，弘策逆为图画，如在目中。

诸位将领想要把军队驻扎在夏口，稍事休整。萧衍则认为应该乘胜而进，直驱建康，车骑谘议参军张弘策、宁远将军庾域也认为萧衍的意见非常对。萧衍命令众路军队当日就开拔上路。沿长江至建康，凡是矶、浦、村落，军队行走途中可以住宿、停留的地方，张弘策早已绘成地图，一目了然，诸将可以按图前进。

[19]辛酉，魏大赦。[19]辛酉（二十九日），北魏大赦天下。

[20]魏安国宣简侯王肃卒于寿阳，赠侍中、司空。初，肃以父死非命，四年不除丧。高祖曰：“三年之丧，贤者不敢过。”命肃以祥之礼除丧。然肃犹素服、不听乐终身。

[20]北魏安国宣简侯王肃死于寿阳，朝廷追赠他侍中、司空。当初，王肃因为父亲死于非命，四年过去了还不除去丧服，孝文帝对他说：“守丧三年，就是当年的贤者子夏也不敢超过这个期限呀。”命令王肃以祥之礼除去丧服，然而王肃还是穿着素服，并且终生不听音乐。

[21]汝南民胡文超起兵于濦阳以应萧衍，求取义阳、安陆等郡以自效；衍又遣军主唐期攻随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为质于衍，司部悉平。

[21]汝南民众胡文超在濦阳起兵，以响应萧衍，并且向萧衍要求攻取义阳、安陆等郡，以示效力。萧衍同意了胡文超的请求，并且又派军

主唐期去攻打随郡，全都攻打下来了。司州刺史王僧景派遣儿子到萧衍那里做人质，司州所辖各郡全部归顺萧衍。

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为始安内史，逃潜得免。及西台建，以偃为宋朔将军。偃诣公车门上书曰："臣窃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乱臣贼子者，江夏王与陛下，先臣与镇军是也；虽成败异术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天下纤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不恤，其余何冀！今不可幸小民之无识而罔之；若使晓然知其情节，相帅而逃，陛下将何以应之哉！"事寝不报。偃又上疏曰："近冒陈江夏之冤，非敢以父子之亲而伤至公之义，诚不晓圣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虽狂，实是天子，江夏虽贤，实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为不可，未审今之严兵劲卒直指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以不死，苟存视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运之开泰，申忠魂之枉屈。今皇运已开泰矣，而死社稷者返为贼臣；臣何用此生于陛下之世矣！臣谨按镇军将军臣颖胄、中领军臣详，皆社稷之臣也，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济王室，天命未遂，主亡与亡；而不为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斩之；则征东之驿使，何为见戳？陛下斩征东之使，实诈山阳；江夏违先臣之请，实谋孔矜。天命有归，故事业不遂耳。臣所言毕矣，乞就汤镬！然臣虽万没，犹愿陛下必申先臣。何则？恻怆而申之，则天下伏；不恻怆而申之，则天下叛。先臣之忠，有识所知，南、董之笔，千载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为褒贬！然小臣之愚，为陛下计耳。"诏报曰："具知卿惋切之怀，今当显加赠谥。"偃寻下狱死。

崔慧景死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崔偃任始安内史，由于潜逃而幸免于一死。萧宝融的江陵政权建立之后，任命崔偃为宁朔将军。崔偃来到公车门，上书萧宝融说："我自己认为江夏王萧宝玄与陛下、先父崔慧景与镇军将军萧颖胄，都是高宗的孝子忠臣，同时又是昏君的乱臣贼子，虽然成功与失败的结局不同，但是所致力的方向却是相同的。陛下刚刚登上至尊宝座，符合天心，天下微小的冤屈，还望陛下能为之洗雪，况且江夏王作为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他所走的路，陛下如今也正在走着。所以，如果连他都不能得到陛下的体恤的话，其余的还有何希望呢？如今不可以寄希望于小民的无知无识而欺罔他们，假如我使他们一下子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并且带领他们逃亡的话，陛下将用什么办法来应付呢？"但是，事情被搁了起来，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于是，崔偃又

上书萧宝融道："近来冒昧上书陈说了江夏王的冤案，这并非是敢以父子之亲而伤害至上至公之道义，实在不知道圣朝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认为狂恶的东昏侯虽然狂恶，但毕竟是天子，江夏王虽然贤德，可终究是臣子，所以先父拥奉作为臣子的江夏王逆叛了作为天子的东昏侯不对的，那么不明白如今以强兵勇卒直捣魏阙，其原因又是为的什么呢？我之所以没有死去，苟存人世，没有其他缘故，只是为了等待皇运开泰那一天，替死去的忠魂申冤报屈。如今皇运已经开泰，可为社稷而死者反倒成了贼臣，那么我还如何能以此生寄存于陛下之世呢？臣谨按：镇军将军臣萧颖胄、中领军臣萧详，都是社稷之臣，他们全都知道先父为江夏王之股肱，尽力辅助他，共同匡济王室。无奈天命不遂，先父随主而亡。但是，他们两人不就这件事情对陛下说一句话，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知而不言，是为不智。如果认为先父派去的使者被江夏王斩了，就说先父并非见知于江夏王，那么征东将军的驿使王天虎又为何被杀戮呢？陛岷下斩王天虎，确实是为了欺骗刘山阳；而江夏王违背先父的请求，斩了先父派去的使者，实是为了谋取孔矜。天命有归，所以江夏王与先父的事业没有成功罢了。我所要陈说的说完了，冒昧言之，愿乞一死。然而，即使我死了，仍希望陛下一定为先父申冤。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事情本身冤曲，人们同情悲伤，对此进行伸张正义，则天下归心；如果不值得同情悲伤而加以平反，则天下反叛。先父的忠心，有识之士皆知，南史氏和董狐之笔，千载可期，先父之忠终会载入青史的，又何须劳烦陛下特意对他做出褒贬呢？然而，小臣我如此情切意急的愚诚，完全是出于为陛下考虑。"和帝看了崔偃的第二次上书之后，回诏答复说："你的悲痛怨恨之心，我全知道了，现在应该特别赠给你父亲美好的谥号。"但崔偃很快就下狱而死。

[22]八月，丁卯，东昏侯以辅国将军申胄监豫州事；辛未，以光禄大夫张镇石头。

[22]八月丁卯（初五），东昏侯命令辅国将军申胄监理豫州事务；辛未（初九），命令光禄大夫张镇守石头。

[23]初，东昏侯遣陈伯之镇江州，以为吴子阳等声援。子阳等既败，萧衍谓诸将曰："用兵未必须实力，所听威声耳。今陈虎牙狼狈奔归，寻阳人情理当惧，可传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苏隆之，厚加赐与，使说伯之，许即用为安东将军、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虽许归附，而云"大军未须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怀首

鼠。及其犹豫，急往逼之，计无所出，势不得不降。”乃命邓元起引兵先下，杨公则径掩柴桑，衍与诸将以次进路。元起将至寻阳，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陈虎牙守湓城。选曹郎吴兴沈说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爱。”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计；若不早图，众散难合。”丙子，衍至寻阳，伯之束甲请罪。初，新蔡太守席谦，父恭祖为镇西司马，为鱼复侯子响所杀。谦从伯之镇寻阳，闻衍东下，曰：“我家世忠贞，有殒不二。”伯之杀之。乙卯，以伯之为江州刺史，虎牙为徐州刺史。

[23]早先之时，东昏侯派遣陈伯之镇守江州，以便增援吴子阳等人。吴子阳等人失败之后，萧衍对众位将领们说：“用兵不一定靠实力，只是凭借威声罢了。如今，陈虎牙狼狈逃奔而回，寻阳方面一定人心慌乱，惶恐不安，所以无需用兵，只传一道檄文即可平定。”于是，萧衍命令人去搜查被囚禁的俘虏，发现了陈伯之的幢主苏隆之，对他加以优厚的赏给，派他去游说陈伯之，许诺只要陈伯之归顺，就任他为安东将军、江州刺史。陈伯之派苏隆之回来汇报，虽然答应归附，但要求：“大军不必要突然下来。”萧衍听了之后，说：“陈伯之的这话，说明他心中还在迟疑不定。正由于他在犹豫难决，所以要急去逼他，大兵压去，他束手无措，势必要投降。”于是，萧衍命令邓元起领兵先下，杨公则抄近道袭取柴桑，萧衍自己则同其他将领前后而行。邓元起将要到达寻阳，陈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下陈虎牙防守湓城。选曹郎吴兴人沈劝说陈伯之投降，出迎萧衍，陈伯之哭着说：“我的儿子都在京都，我如果投降了，他们怎么办？我不能不爱他们呀！”沈又说：“您说的其实不然。现在城内人心惶惶，都想另找出路。所以，您如果不早点有所考虑的话，部下之众就溃散难于聚集了。”丙子（十四日），萧衍到了寻阳，陈伯之投降请罪。原先，新蔡太守席谦的父亲席恭祖任镇西司马，被鱼复侯萧子响所杀。席谦跟随陈伯之镇守寻阳，闻知萧衍东下了，说道：“我家世世代代忠贞，宁死不贰。”陈伯之杀害了他。乙卯（疑误），陈伯之被任命为江州刺史，陈虎牙被任命为徐州刺史。

[24]鲁休烈、萧破刘孝庆等于峡口，任漾之战死。休烈等进至上明，江陵大震。萧颖胄恐，驰告萧衍，令遣杨公则还援根本。衍曰：“公则今溯流上江陵，虽至，何能及事！休烈等乌合之众，寻自退散，正须少时持重耳。良须兵力，两弟在雍，指遣往征，不为难至。”颖胄乃遣蔡道恭假节屯上明以拒萧。

[24]鲁休烈和萧在峡口打败了刘孝庆，任漾之战死。鲁休烈等前进至上明，江陵大为震惊。萧颖胄恐惧了，急告萧衍，令他派遣杨公则回来援救江陵大本营。萧衍回答说：“杨公则如今溯江而上，前往江陵，即使到了，何能来得及呢？鲁休烈等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会自己退散，您现在所需要的正是暂时稳定自己，不可慌乱。如果实在需要兵力增援，我的两个弟弟都在雍州，您指派人去征召他们，他们很容易就会到达的。”于是，萧颖胄就派遣蔡恭祖符崐节屯兵上明，以抵抗萧的进攻。

[25]辛巳，东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屯新亭。

[25]辛巳（十九日），东昏侯命令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驻兵新亭。

[26]九月，乙未，诏萧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从事。衍留骁骑将军郑绍叔守寻阳，与陈伯之引兵东下，谓绍叔曰：“卿，吾之萧何、寇恂也。前涂不捷，我当其咎；粮运不继，卿任其责。”绍叔流涕拜辞。比克建康，绍叔督江、湘粮运，未尝乏绝。

[26]九月，乙未（初四），和帝萧宝融诏令萧衍如果平定京城，自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行事，不必每事必请示。萧衍留下骁骑将军郑绍叔驻守寻阳，自己与陈伯之率兵东下。行前，萧衍对郑绍叔说：“您就是我的萧何和寇恂。如果前方战事不能取胜，我承当过失；如果粮草运输跟不上，承担责任。”郑绍叔流涕向萧衍拜辞。一直到攻克建康，郑绍叔督管江、湘的粮食运送，从来没有断绝过。

[27]魏司州牧广阳王嘉请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虽有暂劳，奸盗永息。”丁酉，诏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之，四旬而罢。

[27]北魏司州牧、广阳王元嘉建议请求在洛阳城内修筑三百二十三个坊，每坊周边三百步，他说道：“这样修筑，虽然暂时带来许多劳苦，但是可以使奸盗永远止息。”丁酉（初六），北魏宣武帝诏令征京畿之内民夫五万人筑坊，四十天就修筑完毕。

[28]己亥，魏立皇后于氏。后，征虏将军劲之女；劝，烈之弟也。自祖父栗以来，累世贵盛，一皇后，四赠公，三领军，二尚书令，三开国公。

[28]己亥（初八），北魏立于氏为皇后。于皇后是征虏将军于劲的女儿；于劲是于烈的弟弟。自从祖父于粟以来，于家几代显贵兴盛，家

门中出了一个皇后，四个人被封公爵，三个人任领军，两个人任尚书令，还有三个人是开国公。

[29]甲申，东昏侯以李居士为江州刺史，冠军将军王珍国为雍州刺史，建安王宝寅为荆州刺史，辅国将军申胄监郢州，龙骧将军扶风马仙监豫州，骁骑将军徐元称监徐州军事。珍国，广之之子也。是的，萧衍前军至芜湖；申胄军二万人弃姑孰走，衍进军，据之。戊申，东昏侯以后军参军萧为司州刺史，前辅国将军鲁休烈为益州刺史。

[29]甲申（疑误），南齐东昏侯委任李居士为江州刺史，冠军将军王珍国为雍州刺史，建安王萧宝寅为荆州刺史，辅国将军申胄监管郢州，龙骧将军、扶风人马仙监管豫州，骁骑将军徐元称监管徐州军事。王珍国是王广之的儿子。这一天，萧衍的前军到达芜湖，申胄的军队两万人弃掉姑孰逃走，萧衍进军，占据了姑孰。戊申（十七日），东昏侯委任后军参军萧为司州刺史，前辅国将军鲁休烈为益州刺史。

[30]萧衍之克江、郢也，东昏游骋如旧，谓茹法珍曰："须来至白门前，当一决。"衍至近道，用聚兵为固守之计，简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军；其不可活者，于朱雀门内日斩百余人。

[30]萧衍攻克江、郢之后，东昏侯照样游骋玩乐，他对茹法珍说："等他来到白门前时，再与他决一死战，以定胜负。"萧衍到了建康附近，东昏侯才召聚兵力，准备固守，他命人从建康的左、右尚方和东、西冶当中挑选囚徒充配军队，对不能让其活着的囚徒，在朱雀门内日斩百余人。

衍遣曹景宗等进顿江宁。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选精骑一千至江宁。景宗始至，营垒未立，且师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轻之，鼓噪直前薄之；景宗奋击，破之，因乘胜而前，径至皂荚桥。于是王茂、邓元起、吕僧珍进据赤鼻逻，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战，众军擒之于陈。衍至新林，命王茂进据越城，邓元起据道士墩，陈伯之据篱门，吕僧珍据白板桥。李居士觇知僧珍众少，帅锐卒万人直来薄垒。僧珍曰："吾众少，不可逆战，可勿遥射，须至堑里，当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堑拔栅。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发，自帅马步三百人出其后，城上复逾城而下，内外奋击，居士败走，获其器甲不可胜计。居士请于东昏侯，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尽，衍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军。

萧衍派遣曹景宗等人进驻江宁。丙辰（二十五日），李居士从新亭挑选了崌精悍骑兵一千到达江宁。曹景宗刚到伊始，营垒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而且由于行军日久，士兵们的甲衣都穿破了。李居士望而轻敌，击鼓呐喊直上前去，根本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曹景宗奋而反击，大败李居士，因而乘胜前进，一直到了皂荚桥。于是，王茂、邓元起、吕僧珍也进据赤鼻逻，新亭城主江道林领兵出战，众军在阵中生擒了江道林。萧衍到了新林，命令王茂向前推进，占据越城，邓元起占据道士墩，陈伯之占据篱门，吕僧珍占据白板桥。李居士窥探到吕僧珍的兵力少，就率领精锐士卒一万人直向前来，逼近吕僧珍的营垒。吕僧珍对部下讲道："我们的兵力少，不可出战，也不要远距离放箭，须等待他们到了我们的堑垒之中，再拼命打败他们。"不一会儿，李居士的军队都越过堑壕，拔掉栅栏，吕僧珍分派人上城，箭石一齐发射，自己则亲率步、骑兵三百人绕到敌人的背后，而城上的人又越城而下，这样内外奋力夹击，李居士溃败而逃，吕僧珍部缴获各种器甲不可胜数。李居士请示东昏侯，要火烧长江南岸村舍的房屋以开辟战场，从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的房屋全被烧光。萧衍的几个弟弟都从建康自动出来奔赴军队。

冬，十月，甲戌，东昏侯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军主胡虎牙将精兵十万余人陈于朱雀航南，宦官王宝孙持白虎幡督战，开航背水，以绝归路。衍军小却，王茂下马，单刀直前，其甥韦欣庆执铁缠翼之，冲击东军，应时而陷。曹景宗纵兵乘之，吕僧珍纵火焚其营，将士皆殊死战，鼓噪震天地。珍国等众军不能抗，王宝孙切骂诸将帅，直阁将军席豪发愤，突阵而死。豪，骁将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无数，积尸与航等，后至者乘之而济。于是东昏侯诸军望之皆溃。衍军长驱至宣阳门，诸将移营稍前。

冬季，十月，甲戌（十三日），东昏侯派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军主胡虎牙率领精兵十万多人布阵于朱雀航南边，宦官王宝孙持白虎幡督战，他打开浮桥，断绝了后路，以作背水一战。萧衍的军队稍微后撤，王茂下了马，手持单刀，直向前去，他的外甥韦欣庆手执铁缠槊左右掩护，冲击东昏侯的军队，立刻就冲破了他们的阵营。曹景宗乘机纵兵攻进，吕僧珍放火焚烧了敌方的营地，将士们全部拼力死战，战鼓和杀喊之声震天动地。王珍国等众军抵抗不住，王宝孙狠骂诸位将帅，直阁将军席豪气红了眼，突阵而死。席豪是一员骁将，他阵亡之后，士卒们土崩瓦解，跳进秦淮河中死去的无以计数，尸体堆积的与桥面平等，后面

来到的踏着这些尸体过了河。于是，东昏侯的各路军队望见这一情形，全都溃散而逃。萧衍的军队长驱直进，到了宣阳门，各位将领把营地渐向前移。

陈伯之屯西明门，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辄呼与耳语。衍恐其复怀翻覆，密语伯之曰："闻城中甚忿卿举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为虑。"伯之未之信。会东昏侯将郑伯伦来降，衍使伯伦过伯之，谓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诱卿以封赏，须卿复降，当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复欲遣刺客杀卿。宜深为备。"伯之惧，自是始无异志。

陈伯之驻扎在西明门，每当城中有人出来投降，他都要叫来附着耳朵说话，萧衍恐怕他再生反覆之心，就偷偷地告诉他说："听说城内特别气愤您率江州投降一事，要派刺客来刺杀您。所以，您应该小心为妙。"但是，陈伯之不相信。恰好东昏侯的将领郑伯伦来投降，萧衍指使郑伯伦去见陈伯之，对他说："城中特别忿恨您，要送信来，对您以封赏为引诱，待您重又投降回去之后，就要活割掉您的手脚；您如果不投降，就要派遣刺客来杀您。所以，您要特别加以防备。"陈伯之害怕了，从此才开始没有异心了。

戊寅，东昏宁朔将军徐元瑜以东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东宫。己卯，和诈东昏，云出战，因以其众来降。光禄大夫张弃石头还宫。李居士以新亭降于衍，琅邪城主张木亦降。壬午，衍镇石头，命诸军攻六门。东昏烧门内营署、官府，驱逼士民，悉入宫城，闭门自守。衍命诸军筑长围守之。

戊寅（十七日），东昏侯的宁朔将军徐元瑜献出东府城投降。青、冀两州的刺史桓和入城增援，驻扎在东宫。己卯（十八日），桓和欺骗东昏侯，声称出战，借机率部投降。光禄大夫张放弃石头回宫。李居士献出新亭投降萧衍，琅邪城主张木也投降。壬午（二十一日），萧衍坐镇石头，命令各路军队攻打建康的六个城门。东昏侯命人放火烧了城内的营署、官府，驱逼士人和百姓全部进入宫城，关闭宫门，作最后的拒守。萧婏莀 铳诰 啡乒 切拗 な露 �千e *

杨公则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以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失色。公则曰："几中吾脚！"谈笑如初。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军中惊扰；公则坚卧不起，徐命击之，东昏兵乃退。公则所领皆湘州人，素号怯懦，城中轻之，每出荡，辄先犯公则垒；公则奖厉军士，克获更多。

杨公则驻扎在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正好相对。他曾经登楼观战，城中遥望见了他的麾盖，用神锋弩射他，箭头穿透了胡床，身边的人都惊恐失色，他却不以为然地说道：“差点儿射中我的脚。”面不改色，谈笑如初。东昏侯在夜间挑选勇士来攻打杨公则的栅垒，军中惊慌不已，杨公则却坚卧不起，慢慢地才命令打击来犯者，东昏侯的兵于是就撤退走了。杨公则所率领的兵士全是湘州人，素来被认为怯懦，城中轻视他们，每次出来冲荡，总是首先进犯杨公则的营垒，杨公则奖励军士们，所以克敌获胜的次数更多。

先是，东昏遣军主左僧庆屯京口，常僧景屯广陵，李叔献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归，使屯破墩，以为东北声援。至是，衍遣使晓谕，皆帅其众来降。衍遣弟辅国将军秀镇京口，辅国将军恢镇破墩，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

早先之时，东昏侯派遣军主左僧庆驻扎京口，常僧景驻扎广陵，李叔献驻扎瓜步。到申胄从姑孰跑回宫中之后，东昏侯又让他去驻守破墩，以便声援东北两边。到如今，萧衍派遣使者去劝谕上述各守将，他们都率部来降。萧衍派遣弟弟、辅国将军萧秀镇守京口，辅国将军萧恢镇守破墩，堂弟、宁朔将军萧景镇守广陵。

[31]十一月，丙申，魏以骠骑大将军穆亮为司空；丁酉，以北海王详为太傅，领司徒。初，详欲夺彭城王勰司徒，故谮而黜之；既而畏人议已，故但为大将军，至是乃居之。详贵盛翕赫，将作大匠王遇多随详所欲，私以官物给之。司徒长史于忠责遇于详前曰：“殿下，国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须材用，自应关旨；何至阿谀附势，损公惠私也！”遇既，详亦惭谢。忠每以鲠直为详所忿，尝骂忠曰：“我忧在前见尔死，不忧尔见我死时也！”忠曰：“人生于世，自有定分；若应死于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尔，王不能杀！”忠以讨咸阳王禧功，封魏郡公，迁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详因忠表让之际，密劝魏主以忠为列卿，令解左右，听其让爵。于是诏停其封，优进太府卿。

十一月，丙申（初六），北魏任命骠骑将军穆亮为司空；丁酉（初七），任命北海王元详为太傅，兼任司徒。当初，元详想要夺取彭城王元勰的司徒之位，所以诬陷中伤元勰，使得宣武帝罢黜了他。元勰免去之后，宣武帝要任元详为司徒，但他害怕别人议论自己，所以只担任大将军，到这时他才居于司徒之位。元详大贵显赫，将作大匠王遇经常随元详所欲，私自把官物给他。司徒长史于忠当着元详面责备王遇，说

道："殿下的身份，相当于周公，担负着辅导皇上、主持国政的重任，他所需要什么东西，你自然应该得到圣上的旨令以后才给予，何至于如此阿谀附势，损公惠私呢？"王遇听了这一指斥自然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元详也惭愧地承认过错。于忠经常因耿直使元详忿恨不已，元祥曾经骂于忠："我担心先看见你的死，而不担心你看见我死！"于忠回对道："人生在世上，一切自有定分，如果我应当死在王爷手中，逃避也不能幸免；如果不是如此，王爷也不能杀了我。"于忠因为讨伐咸阳王元禧有功，被封为魏郡公，升任散骑常侍，兼任武卫将军。元详借于忠上表辞让之际，就密劝宣武帝任于忠为列卿，并且解除他可以常在天子左右的散骑常侍和武卫将军的官职，以及听任他辞让出爵位。于是，宣武帝诏令撤消对于忠的封赏，特升进他为太府卿。

[32]巴东献武公萧颖胄以萧与蔡道恭相持不决，忧愤成疾；壬午，卒。夏侯详秘之，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密报萧衍，衍亦秘之。详征兵雍州，萧伟遣萧将兵赴之。等闻建康已危，众惧而溃，及鲁休烈皆降。乃发颖胄丧，赠侍中、丞相；于是众望尽归于衍。夏侯详请与萧共参军国，诏以详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寻除使持节、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详固让于。乃以行荆州府州军。

[32]巴东献武公萧颖胄因萧与蔡道恭相持不下，所以忧愤成疾，壬午（疑误），病死。夏侯详封锁了萧颖胄的死讯，使与萧颖胄的笔迹相似的人假冒其名写成命令，秘密地送给萧衍，萧衍亦秘而不宣。夏侯详在雍州征兵，萧崐伟派遣萧率兵前去。萧闻知建康已经危在旦夕，部下惧怕而溃散，萧以及鲁休烈都投降了。江陵方面这才给萧颖胄发丧，追赠他侍中、丞相，于是天下众望全归于萧衍。夏侯详向和帝请求与萧一起参与军国事务，和帝诏令夏侯详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很快又任命他为使持节、抚军将军、荆州刺史。夏侯详再三辞让，把上述官职推让给了萧。于是，和帝就让萧率管荆州府州军队。

[33]魏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乙卯，始祀于其上。

[33]北魏把祭天的圜丘改筑在伊水的北面，乙卯（二十五日），首次在上面祭祀。

[34]魏镇南将军元英上书曰："萧宝卷荒纵日甚，虐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扫土兴兵，顺流而下；唯有孤城，更无重卫，乃皇天授我之日，旷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将欲何待！臣乞躬帅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鱼肉；我居

上流，威震遐迩。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又命扬、徐二州声言俱举，建业穷蹙，鱼游釜中，可以齐文轨而大同，混天地而为一。伏惟陛下独决圣心，无取疑议；此期脱爽，并吞无日。”事寝不报。

[34]北魏镇南将军元英上书宣武帝：“萧宝卷荒淫肆纵一日甚于一日，虐杀残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倾巢兴兵，顺流而下，如今襄阳成了一座孤城，更没有重兵守护，此乃是皇天授我之日，旷世难逢之秋，不乘此机会，还将等待什么呢？我请求亲自统率步、骑兵三万，直指沔南，占据襄阳城，切断黑水之路。齐朝昏虐的君臣们自相鱼肉残杀，而我居于上流，威震遐迩。再长驱南出，进军攻拔江陵，那么三楚之地一下子就可以得到，这样一来，岷、蜀的道路自然被断绝了。再命令扬州和徐州方面声言一起举兵征伐，那么建康穷蹙无路，成为中的游鱼，于是就可以平定九州，统一天下。敬请陛下独自裁决而定，不要听取他人的异议。如果把这次机会错过的话，那么并吞齐朝就再也没有时日了。”元英的上书没有得到回答。

车骑大将军源怀上言：“萧衍内侮，宝卷孤危，广陵、淮阴等戍皆观望得失。斯实天启之期，并吞之会；宜东西齐举，以成席卷之势。若使萧衍克济，上下同心，岂唯后图之难，亦恐扬州危逼。何则？寿春之去建康才七百里，山川水陆，皆彼所谙。彼若内外无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当也。今宝卷都邑有土崩之忧，边城无继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使为经略；既而不果。怀，贺之子也。

车骑大将军源怀向宣武帝进言：“萧衍在国内大举进攻，萧宝卷孤危难保，广陵、淮阴等戍所都在观望得失。这实在是天授我良机，并吞天下之时已经到来了，我们应该东西两面一起发兵，以成席卷之势。如果使萧衍成功，其上下同心，不但我们以后难以图取天下，就是我国扬州也恐怕要受到威逼。为什么呢？因为治所寿春离建康才七百里，其山川水陆形势，全都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如果内外无患、君臣之分定了之后，顺着水路乘舟突然而到，我们是不易抵挡得住的。如今，萧宝卷的京都有土崩瓦解之忧，自然边城没有得到援救的希望，所以廓清长江以南地区，正在今日。”于是，北魏宣武帝任命任城王元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使他具体布署实施元英

和源怀所提出的南征计划，但是最后这一计划没有进行。源怀是源贺的儿子。

东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萧氏乱常，君臣交争，江外州镇，中分为两，东西抗峙，已淹岁时。民庶穷于转输，甲兵疲于战斗，事救于目前，力尽于麾下，无暇外维州镇，纲纪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机电扫，廓彼蛮疆，恐后之经略，未易于此。且寿春虽平，三面仍梗，镇守之宜，实须豫设。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长，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时矣。度彼不过须精卒一万二千；然行师之法，贵张形势。请使两荆之众西拟随、雍，扬州之卒顿于建安，得捍三关之援；然后二豫之军直据南关，对抗延头，遣一都督总诸军节度，季冬进师，迄于春末，不过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称：“今宝卷骨肉相残，藩镇鼎立。义阳孤绝，密迩王土，内无兵储之固，外无粮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鸟，不可去薪，授首之岷寇，岂容缓斧！若失此不取，岂唯后举难图，亦恐更为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马悦已戒严垂发，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关，请遣军司为之节度。”魏主乃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益宗遂入寇。建宁太守黄天赐与益宗战于赤亭，天赐败绩。

东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说：“萧氏违乱常纲，君臣之间互相交战，江南的州镇，分而为二，各守一方，东西对峙，已经一年之久了。庶民百姓穷于输送转运粮草、物资，士兵们疲于征战斗杀，忙于应付目前之事，为争战而投入了全部力量，此外再无暇顾及外面州镇的守护。彼方治理众多地方，藩城棋布，但是只不过是孤存而已罢了。如果我方不乘机出征，如闪电般地一样扫去，开拓他们的疆域为我所有，恐怕以后再要筹划征伐，不易达到如此的效果。而且，寿春虽然平定，但三面仍然阻塞而不通，所以镇守事宜，确实需要预先安排妥当。义阳离淮源比较近，是渡河的津要之地，朝廷军队的行进，必由此道经过。如果萧衍一旦平定江南，势必要用兵淮河之外，那么必定乘夏天淮河涨水，列舟长淮。而我方要派军队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经过，所以义阳便成为我方的咽喉要地，不得不深加担虑。夺取义阳，如今确是良机。要攻取义阳，估计一下，不过只需要精兵一万二千罢了，但是用兵之道，贵在张大声势，所以请让荆州和东荆州的军队在西边佯攻随、雍，扬州的军队驻扎在建安，以便保卫三关的增援道路。然后，豫州和东豫州的军队直

接占据南关，与延头对抗。朝廷派遣一位都督统管各路军队的调遣布署，于冬末发兵，迄于春末，不过百日，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元英又上奏说：“如今萧宝卷骨肉兄弟互相残杀，各藩镇互相对峙。义阳孤绝无援，又和我国紧相接壤，但是内部没有兵力储备用以固守，外部没有粮食援军作为希望，这正是欲焚之鸟，不可以去掉薪火；把脑袋伸过来的贼寇，岂容迟缓下斧？如果失去此次机会而不取义阳，岂只以后再攻取难以得手，而且恐怕更要成为今后的隐患。现在，豫州刺史司马悦已经整装待发，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关，请派遣军司去他那里具体调遣布署。”于是，宣武帝派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田益宗入侵南齐，南齐建宁太守黄天赐在赤亭同田益宗交锋，黄天赐战败。

[35]崔慧景之逼建康也，东昏侯拜蒋子文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牧、钟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为灵帝，迎神像入后堂，使巫祷祀求福。及城闭，城中军事悉委王珍国；兖州刺史张稷入卫京师，以稷为珍国之副。稷，之弟也。

[35]崔慧景攻逼建康之时，东昏侯拜钟山神蒋子文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牧、钟山王。到萧衍率兵到来之时，东昏侯又尊蒋子文为灵帝，迎接他的神像进入后堂，让巫师祈祷求福。到了城门关闭之后，东昏侯把城中的军事全部委托给王珍国。兖州刺史张稷来守卫京师，东昏侯又让张稷任王珍国的副手。张稷是张的弟弟。

时城中实甲犹七万人，东昏素好军陈，与黄门、刀敕及宫人于华光殿前习战斗，诈作被创势，使人以板去，用为厌胜。常于殿中戎服、骑马出入，以金银为铠胄，具装饰以孔翠。昼眠夜起，一如平常。闻外鼓叫声，被大红袍，登景阳楼屋上望之，弩几中之。

当时，城中的兵卒还有七万人，东昏侯向来喜好军阵，与身边的黄门、刀敕以及宫人们在华光殿前演习战斗，假作受伤的样子，让人用木板抬去，用这种形式来作为诅咒制胜。东昏侯还经常在殿中着戎服，骑着马出入，用金银做成铠甲和头盔，全都装饰以翡翠。他仍旧昼眠夜起，一如平常那样。他听到外面的击鼓呐喊之声，就披着大红袍，登上景阳楼的屋顶观望，差点被弩机射中。

始，东昏与左右谋，以为陈显达一战即败，崔慧景围城寻走，谓衍兵亦然，敕太官办樵、米为百日调而已。及大桁之败，众情凶惧。茹法

珍等恐士民逃溃，故闭城不复出兵。既而长围已立，堑栅严固；然后出荡，屡战不捷。

开始之时，东昏侯与左右心腹一起合计，以为陈显达一战即败，崔慧景围城很快就逃走，于是认为萧衍的军队也会这样的，所以敕令太官备办柴火和粮米，够百日之用就行了。但是，在大桁之败以后，城中民心慌乱，人人自危。茹法珍等人担心士人和百姓们逃溃，所以关闭城门而不再出战。但是，等到萧衍的长围已经布置好，堑栅坚固之后，再派兵出城荡击，屡战屡败。

东昏尤惜金钱，不肯赏赐；法珍叩头请之，东昏曰："贼来独取我耶！何峨为就我求物！"后堂储数百具榜，启为城防；东昏欲留作殿，竟不与。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围解以拟屏除，金银雕镂杂物，倍急于常。众皆怨怠，不为致力。外围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发。

东昏侯尤其爱惜金钱，不肯赏赐，茹法珍磕头请他赏赐兵将，东昏侯竟说："贼寇来只是为了收拾我一人吗？为什么向我要东西赏赐？"后堂之中储放了几百块木料，有人向东昏侯启奏要拿去做城防之用，他却不给，想留下来盖殿时使用。东昏侯又督促御府制作了三百人使用的精制兵器，准备等萧衍之围解除之后，出外游玩时，卫士们用以驱赶士民。至于金银雕镂物品，东昏侯亦让赶制，并限定时间要比平时快出一倍。但是，众人都心有怨气，消极怠工，根本不愿为他出力。外面围困的时间已经很久，城中的人都希望能早点逃走，只是谁也不敢先有所动作罢了。

茹法珍、梅虫儿说东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围不解，宜悉诛之。"王珍国、张稷惧祸，珍国密遣所亲献明镜于萧衍，衍断金以报之。兖州中兵参军张齐，稷之腹心也，珍国因齐密与稷谋，同弑东昏。齐夜引珍国就稷，造膝定计，齐自执烛；又以计告后舍人钱强。十二月，丙寅夜，强密令人开云龙门，珍国、稷引兵入殿，御刀丰勇之为内应。东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寝未熟，闻兵入，趋出北户，欲还后宫，门已闭。宦者黄泰平刀伤其膝，仆地，张齐斩之。稷召尚书右仆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下，令百僚署笺，以黄油裹东昏首，遣国子博士范云等送诣石头。右卫将军王志叹曰："冠虽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树叶服之，伪闷，不署名。衍览笺无志名，心嘉之。亮，莹之从弟；志，僧虔之子也。衍与范云有旧，即留参帷幄。王亮在东昏朝，以依违取容。萧衍至新林，百僚皆间道送款，亮独不遣。东昏败，亮出见衍，衍曰："颠而不扶，安用

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岂有今日之举！”城中出者，或被劫剥。杨公则亲帅麾下陈于东掖门，卫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则营焉。衍使张弘策先入清宫，封府库及图籍。于时城内珍宝委积，弘策禁勒部曲，秋毫无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虫儿、王之等四十一人皆属吏。

茹法珍和梅虫儿给东昏侯出主意说：“大臣们不用心，以致使城围不能解除，所以应该把他们全部杀掉。”王珍国和张稷惧害大祸临头，王珍国就派遣自己的亲信给萧衍献了一块明镜，以示自己的心意，萧衍则截断金子作回报，表示愿意和他同心共事。兖州中兵参军张齐是张稷的心腹，王珍国就通过张齐秘密地与张稷策谋，要一同杀掉东昏侯。张齐在夜间把王珍国带到张稷那里，两人凑在一起谋密定计，张齐亲自在旁边手执蜡烛。他们密谋好之后，又把计策告诉了后舍人钱强。十二日月丙寅（初六）夜间，钱强秘密令人打开云龙门，王珍国和张稷带兵冲入殿中，御刀丰勇之做内应。这天晚上，东昏侯在含德殿笙歌弹唱，休息之后，还没有睡熟，听到兵进来了，就急忙从北门跑出去，想跑回后宫去，可是门已经关闭了。宦官黄泰平用刀砍伤了东昏侯的膝盖，他倒在了地上，张齐上来斩下了他的脑袋。张稷召集尚书右仆射王亮等人列坐在殿前西边的钟下，命令群僚们签名，又命令人在黄绢上涂油，裹住东昏侯的首级，然后派遣国子博士范云等人送到石头。石卫将军王志叹息着说道：“帽冠虽然破了，但怎能再用足踩呢？”他到庭中摘取树叶，用手搓成团吞服下去，假装气上不来闷过去了，不在册子上签名。萧衍阅看送来的百官群僚们的签名册，见上面没有王志的名字，心里十分嘉许他。王亮是王莹的堂弟，王志是王僧虔的儿子。萧衍与范云过去就有交情，于是就把他留下来参加了自己的幕僚。王亮在东昏侯执政之时，靠耍两面派而取悦于朝廷。萧衍到了新林，百官群僚们都抄小道去向他致意，唯独王亮没有派人去。东昏侯失败之后，王亮出见萧衍，萧衍对他说：“朝廷倾覆而不加以匡扶，用你这宰相有何用呢？”王亮回答：“如果东昏侯可以扶持的话，明公您那里能有今日之举呢？”从宫城中出来的人，有的被抢劫。杨公则亲自率领部下列阵在东掖门，以便护送公卿士民们，所以出城者大多由杨公则的营地经过。萧衍派张弘策先进去清理宫中，封存了府库和各种图籍。其时，宫城中珍宝之物到处都是，张弘策严加管束部曲，做到秋毫无犯。潘贵妃以及宠臣茹法珍、梅虫儿、王之等四十一人全被收拘，交给主管官吏处理。

[36]初，海陵王之废也，王太后出居鄱阳王故第，号宣德宫。乙巳，萧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废涪陵王为东昏侯，褚后及太子诵并为庶人。以衍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为长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宝寅为鄱阳王。癸酉，以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宝义为太尉，领司徒。

[36]当初，海陵王被废之后，王太后出宫居住在鄱阳王的旧宅中，号为宣德宫。乙巳（疑误），萧衍以宣德太后的名义，命令追封被废的涪陵王萧宝卷为东昏侯，褚皇后以及太子萧诵并黜为庶人。萧衍被任命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为建安郡公，并且依照晋代武陵王司马遵承制之例，行使皇帝的权力，百官群僚们向萧衍致敬。王亮被任命为长史。壬申（十二日），改封建安王萧宝寅为鄱阳王。癸酉（十三日），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萧宝义被任命为太尉，兼任司徒。

己卯，衍入屯阅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谬赋、淫刑滥役外，可详检前原，悉皆除荡；其主守散失诸所损耗，精立科条，咸从原例。"又下令："通检尚书众曹，东昏时诸诤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精加讯辩，依事议奏。"又下令："收葬义师，瘗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国色，衍欲留之，以问侍中、领军将军王茂，茂曰："亡齐者此物，留之恐贻外议。"乃缢杀于狱，并诛嬖臣茹法珍等。以宫女二千分赉将士。乙酉，以辅国将军萧宏为中护军。

己卯（十九日），萧衍进驻阅武堂，下令大赦天下。萧衍又下令："凡是错误的规章，荒谬的税赋，过分的刑罚和劳役，可以详细考察当初制订的原因，全部废除。地方官吏负责掌管而造成散失和损耗，应精细地设立科目条例，一切都根据原来的惯例。"又下令："对尚书省各部门的文案通检一遍，凡是在东昏侯时对各种诉讼案件处理不公道的，以及主办人拖延不及时办理的，认真地加以讯问辨查，根据事实论处并奏上。"又下令："收葬阵亡将士，对东昏侯军队中的死亡者也加以掩埋。"潘贵妃的姿容极其美丽，萧衍想把她留下，就以这件事为侍中、领军将军王茂，王茂说："使齐国亡掉的正是这个女人，您如果留下她，恐怕要招来外界的议论。"于是，萧衍下令把潘贵妃勒死在狱中，宠臣茹法珍等人也被诛杀。萧衍命令把两千宫女分赏给将士们。乙酉（二十五日），萧衍任命辅国将军萧宠为中护军。

衍之东下也，豫州刺史马仙拥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宾说之，仙先为设酒，乃斩于军门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怀远说之，仙曰：“大义灭亲”，又欲斩之；军中为请，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犹于江西日抄运船。衍围宫城，州郡皆遣使请降，吴兴太守袁昂独拒境不受命。昂，之子也。衍使驾部郎考城江革为书与昂曰：“根本既倾，枝叶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为忠；家门屠灭，非所谓孝。岂若翻然改图，自招多福！”昂复书曰：“三吴内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为役！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军门。唯仆一人敢后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无施，虽欲献心，不增大师之勇；置其愚默，宁沮众军之威。幸藉将军含弘之大，可得从容以礼。窃以一餐微施，尚复投殒；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唯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踌躇，未遑荐璧。”昂问时事于武康令北地傅，曰：“昔元嘉之末，开辟未有，故太尉杀身以明节。司徒当寄托之重，理无苟全，所以不顾夷险以徇名义。今嗣主昏虐，曾无悛改；荆、雍协举，乘据上流，天人之意可知。愿明府深虑，无取后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抚东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门，世有忠节，天下须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吴兴，宣衍旨；昂亦不请降，开门撤备而已。仙闻台城不守，号泣谓将士曰：“我受人任寄，义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为忠臣，君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内兵出降，余壮士数十，闭门独守。俄而兵入，围之数十重。仙令士皆持满，兵不敢近。日暮，仙乃投弓曰：“诸君但来见取，我义不降。”乃槛送石头。衍释之，使待袁昂至惧入，曰：“令天下见二义士。”衍谓仙曰：“射钩、斩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杀使断运自嫌。”仙谢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饲之，则复为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萧衍入镇殿中。

萧衍东下之时，豫州刺史马仙拥兵自守，不归附萧衍，萧衍就指派马仙的熟人姚仲宾去游说他。马仙先为姚仲宾摆了酒席，然后把他斩于军门之前，以向众人宣示决不投附萧衍。萧衍又派遣马仙的族叔马怀远去游说，马仙对马怀远说：“我要大义灭亲。”又要斩马怀远，军中替马怀远请求，才得以幸免。萧衍到达新林之时，马仙还在长江西边每日拦截萧衍运粮的船只。萧衍围困宫城，各州郡都派遣使者来请求投降，只有吴兴太守袁昂在境内抗拒崛而不投降。袁昂是袁的儿子。萧衍让驾部郎、考城人江革给袁昂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树干已经倒了，枝叶还依附什么？现在你为昏君竭力效命，并非是忠；到时家门遭受屠灭，

非所谓孝。所以，还不如翻然醒悟，另有所图，给自己多造些福呢！”“袁昂回信说：“三吴邻近京畿，不是用兵的场所，况且以本郡如此偏隅之地，何能为麾下效力呢？自从承蒙麾下挥师前来京都之后，各州郡莫不遣使膝行肉袒于军门，请求投降。唯独在下一人敢于迟到，正是因为内心感到自己庸碌平常，文武缺欠，所以虽然想要献心投诚，但并不能为大军增勇，把我这愚默之人放在一边，难道会败坏军威。幸好由于将军气度弘大，才能让我从容地遵守礼仪。窃以为受他人一餐之微薄的施舍，尚且需投命殒身相报；况且本人亨受朝廷食禄，而岂能忘恩于一旦呢？我如果以身投附，不但要招来众议，亦恐怕明公您也要加以鄙视。所以，我踌躇至今，没来得及进壁而降。”袁昂向武康令、北地人傅征求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傅说：“从前元嘉末年的事，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所以太尉袁淑杀身以明节。令尊司徒袁受重托之命，无有苟全之理，所以不顾夷险安危而弘扬道义名节。如今继位皇帝昏庸虐暴，毫无悔改之可能，荆州和雍州共同举兵，占据着上风，天人之意由此而可知。愿明府大人深加思虑，不要它日而后悔。”在建康平定之后，萧衍派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抚东南一带，他命令李元履说：“袁昂出身于有道的门第，世代有忠节，对于这样的名节之士，天下须共容之，所以不要使用兵威凌辱他。”李元履到了吴兴，向袁昂宣读了萧衍的旨令，但袁昂还是不投降，只是打开城门，撤去守备而已。马仙闻知皇城失守，哭泣着对将士们说：“我受朝廷委命，义不容降，而你们皆有父母，不可不顾及。所以，我来做忠臣，你们做孝子，这样不也是可以的吗？”于是，他命令城内之兵全部出降，只留下壮士几十人，闭门而独守。不一会儿，外兵进来了，前后把他围了数十重，马仙命令壮士们都拉开弓箭，围兵们谁也不敢近前。如此对峙到天黑之时，马仙才投下手中之弓，说道：“各位只管来抓捕我，我义不投降。”于是，马仙被关在囚车中，押送到石头。萧衍释放了马仙，让他等袁昂到后一起进来，对他们二人说道：“二位之行为，让天下人见到了两位义士。”萧衍又时马仙说：“小白不记管仲旧仇，重耳亦不记寺人旧怨，而为过去的人所赞道美。您不要因杀了我派去的使者和阻断我的粮运的道路而自己见外。”马仙谢道：“小人我就象失去主人的狗一样，被后来的主人所饲养，那么只好新主人所用了。”萧衍听得笑了，对马仙和袁昂二人都给以优厚的待遇。丙戌（二十六日），萧衍入镇殿中。

[37]刘希祖既克安成，移檄湘部，始兴内史王僧粲应之。僧粲自称湘州刺史，引兵袭长沙。去城百余里，于是湘州郡县兵皆蜂起以应僧粲，唯临湘、湘阴、浏阳、罗四县尚全。长沙人皆欲泛舟走，行事刘坦悉聚其舟焚之，遣军主尹法略僧粲。战数不利，前湘州镇军钟玄绍潜结士民数百人，刻日翻城应僧粲。坦闻其谋，阳为不知，因理讼至夜，而城门遂不闭以疑之。玄绍未发，明旦，诣坦问其故。坦久留与语，密遣亲兵收其家书。玄绍在坐，而收兵已报，具得其文书本末。玄绍即首服，于坐斩之；焚其文书，余党悉无所问。众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与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杨公则还州。僧粲等散走。王丹为郡人所杀，刘希祖亦 举郡降。公则克己廉慎，轻刑薄赋，顷之，湘州户口几复其旧。

[37]刘希祖攻克安成之后，给湘州送了一道檄文，始兴内史王僧粲对他加以响应。王僧粲自称为湘州刺史，带兵去袭击长沙。他来到了离长沙城还有百余里之处，于是湘州各郡县都蜂拥而起，响应王僧粲，唯有临湘、湘阴、浏阳、罗四个县尚自保全。长沙人都想乘舟而逃，行事刘坦把船只全部收聚在一起，放火焚烧了，并派遣军主尹法略去抵挡王僧粲。交战数次，都不能取胜，前湘州镇军钟玄绍偷偷地结集士人百姓数百人，约定日期，准备翻城策应王僧粲。刘坦知道了这一阴谋，但是他假装不知道，因此审理讼事案件一直到夜间，而城门不关闭，以便疑惑他们。这天夜里，钟玄绍没有行动，第二早晨，他到刘坦那里去问不关城门的原故。刘坦把钟玄绍留下很久，与他谈话，而秘密派遣亲兵到他家中去抄收文书。钟玄绍还坐在刘坦那里，而派去抄收的亲兵已经回来报告，全部抄获了他的文书，查清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因此，钟玄绍只好低头认罪，并被斩于座上。刘坦烧毁了钟玄绍的文书，其他同党一概不加过问。众人既惭愧，又服膺，于是州郡得以安定。尹法略与王僧粲相持了好几个崐月。建康城平定之后，杨公则返回湘州，王僧粲等人四处散逃了。王丹被郡中人杀死，刘希祖也率郡投降。杨公则克己廉正，做事审慎。他减轻刑罚，少收赋税，很快，湘州的户口就差不多恢复到原来的数量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五卷

梁纪一 高祖武皇帝天监元年（壬午、502）

梁纪一 梁武帝天监元年（壬午，公元502年）

[1]春，正月，齐和帝遣兼侍中席阐文等慰劳建康。

[1]春季，正月，南齐和帝萧宝融派遣兼侍中席阐文等人到建康慰劳。

[2]大司马衍下令："凡东昏时浮费，自非可以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者，余皆禁绝。"

[2]大司马萧衍下令："凡是东昏侯时不必要的开支，除了用以操习礼乐法度、修缮军事装备者外，其余一概禁绝。"

[3]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宫，临朝称制；衍解承制。

[3]戊戌（初九），萧衍迎宣德太后进宫，让她临朝摄政，行使皇帝的权力。萧衍停止执政。

[4]己亥，以宁朔将军萧昺监南兖州诸军事。昺，衍之从父弟也。

[4]己亥（初十），宣德太后任命宁朔将军萧昺监南兖州诸军事。萧昺是萧衍的堂弟。

[5]壬寅，进大司马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

[5]壬寅（十二日），宣德太后提升萧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特许他可以佩剑穿鞋上殿，以及朝见赞拜可以不报姓名。

[6]己酉，以大司马长史王亮为中书监、尚书令。

[6]己酉（十九日），宣德太后任命大司马王亮为中书监、尚书令。

[7]初，大司马与黄门侍郎范云、南清河太守沈约、司徒右长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云为大司马谘议参军、领录事，约为骠骑司马，昉为记室参军、与参谋议。前吴兴太守谢朏、国子祭酒何胤先皆弃官家居，衍奏征为军谘祭酒，朏、胤皆不至。

[7]当初，大司马萧衍与黄门侍郎范云、南清河太守沈约、司徒长史任昉一同在竟陵王的西官邸，彼此情意甚笃，关系非常密切。到目前，萧衍就推荐范云为大司马谘议参军、领录事，沈约为骠骑司马，

任昉为记室参军，遇事都让他们参与策谋计议。前吴兴太守谢朏、国子祭酒何胤先前都弃官回家，萧衍上奏宣德太后，征召他们为军谘祭酒，但是谢朏和何胤都没有来就任。

大司马内有受禅之志，沈约微扣其端，大司马不应；他日，又进曰："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文谶记又复炳然；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历数所在，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马曰："吾方思之。"约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时应思；今王业已成，何所复思！若不早定大业，脱有一人立异，即损威德。且人非金石，时事难保，岂可以建安之封遗之子孙！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心，君明于上，臣忠于下，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大司马然之。约出，大司马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大司马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大司马命草具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大司马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顷，大司马召云入，叹约才智纵横，且曰："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卿二人也。"

大司马萧衍心里有受禅登基的念头，沈约稍微加以挑明，但是萧衍没有吭声。有一天，沈约又向萧衍进言："如今与古代不同了，不可以期望人人都能保持着淳古之风，士大夫们无不攀龙附凤，都希望能有尺寸之功劳。现在连小孩牧童都知道齐的国运已经终结了，明公您应当取而代之，而且天象预兆也非常显著了。天意不可违抗，人心不可失去。假如天道安排如此，您虽然想要谦逊礼让，而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大司马萧衍这才吐露了一句："我正在考虑这件事。"沈约又说道："明公您刚开始在樊、沔兴兵举事，在那时是应该思考的，可是如今王业已经成功，还考虑什么呢？如果不早点完成大业，若有一人提出异议，就会有损于您的威德。况且人非金石，事情难测，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难道就仅仅把建安郡公这么一个封爵留给子孙后代吗？如果天子回到京城，公卿们各得其位，那么君臣之间的名分已经定了，他们就不再会产生崐什么异心了，于是君明于上，臣忠于下，那里还会有人再同您一起作反贼呢？"大司马对沈约所说的这些话深表同

意。沈约出去之后，大司马又叫范云进去，告诉了他自己的心思，征求他的看法，范云的回答与沈约所说的意思差不多，至此，大司马才对范云讲道："智者所见，不谋而合。您明天早晨带着沈休文再来这里。"范云出来之后，把萧衍的话告诉了沈约，沈约说："您一定要等我呀！"范云答应了。但是，第二天早晨，沈约提前去了，大司马命令他起草关于受命登基的诏书，于是沈约从怀中取出已经写好的诏书以及人事安排名单，大司马看过之后，一点也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从外面来了，到了殿口门，由于要等待沈约，不能一个人先进去，而等来等去不见沈约前来，只好在寿光阁外徘徊，嘴中不停地发出"咄咄"表示奇怪的声音。沈约出来了，范云这才明白了原来沈约赶在自己之前已经进去了，就问他："对我怎么安排了？"沈约举起手来向左一指，意思是安排范云为尚书左仆射，范云就笑了，说："这才和我所希望的差不多。"过了一会儿，大司马传范云进去，他当着范云的面赞叹了一番沈约如何才智纵横，并且说道："我起兵至今已经三年了，各位功臣将领确实出了不少力气，但是成就帝业者，只是你们两人啊。"

甲寅，诏进大司马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置梁百司，去录尚书之号，骠骑大将军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

甲寅（二十四日），宣德太后诏令大司马萧衍位进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并封他十郡为梁公，加九锡之礼，在梁公国设置各种官员，免去录尚书的称号，但骠骑大将军的称号照样不变。二月辛酉（初二），梁公萧衍方才接受诏命。

齐湘东王宝晊，安陆昭王缅之子也，颇好文学。东昏侯死，宝晊望物情归已，坐待法驾。既而王珍国等送首梁公，梁公以宝晊为太常，宝晊心不自安。壬戌，梁公称宝晊谋反，并其弟江陵公宝览、汝南公宝宏皆杀之。

南齐湘东王萧宝晊是安陆昭王萧缅的儿子，颇爱好文学。东昏侯死后，萧宝晊希望人心都向着自己，坐等即位。但是，到王珍国把东昏侯的首级送给梁公，梁公任命萧宝晊为太常，萧宝晊就心中不安了。壬戌（初三），梁公声称萧宝晊谋反，把萧宝晊以及其弟弟江陵公萧宝览、汝南公萧宝宏一起杀掉了。

[8]丙寅，诏梁国选诸要职，悉依天朝之制。于是以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范云为侍中。

[8]丙寅（初七），宣德太后诏令梁国选任各种要职官员，全部依照朝廷之制。于是，任命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范云为侍中。

梁公纳东昏余妃，颇妨政事，范云以为言，梁公未之从。云与侍中、领军将军王茂同入见，云曰："昔沛公入关，妇女无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内想望风声，奈何袭乱亡之迹，以女德为累乎！"王茂起拜曰："范云言是也。公必以天下为念，无宜留此。"梁公默然。云即请以余氏赉王茂，梁公贤其意而许之。明日，赐云、茂钱各百万。

梁公萧衍纳取了东昏侯的余妃，对政事颇有妨害，范云加以劝说，但是梁公没有听从。范云又与侍中、领军将军王茂一同入见萧衍，范云对萧衍说："过去沛公刘邦进关，不亲近女色，这正是范增敬畏其志向远大之处。如今明公您刚平定建康，海内之众对您的名声非常景仰，您如何可以沿袭那种乱身亡国的行迹，沉溺于女色呢？"王茂也下拜说道："范云说的极对。您一定要以天下为念，不应该把这个女人留在身边。"梁公听了，默然无语。于是，范云就请求萧衍把余氏赏赐给王茂，梁公认为他们的意见正确，就同意把余氏赏给了他。次日，萧衍分别给范云、王茂赏赐了一百万钱。

丙戌，诏梁公增封十郡，进爵为王。癸巳，受命，赦国内及府州殊死以下。

丙戌（二十七日），宣德太后诏令给梁公增封十郡，进爵位为王。三月癸巳（初五），萧衍接受了诏命，并且下令赦免建康城内以及各府州死刑以下犯人。

[9]辛丑，杀齐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

[9]辛丑（十三日），南齐邵陵王萧宝攸、晋熙王萧宝嵩、桂阳王萧宝贞被杀。

梁王将杀齐诸王，防守犹未急。鄱阳王宝寅家阉人颜文智与左右麻拱等密谋，穿墙夜出宝寅，具小船于江岸，著乌布襦，腰系千余钱，潜赴江侧，蹑 徒步，足无完肤。防守者至明追之，宝寅诈为钓者，随流上下十余里，追者不岷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华文荣家，文荣与其族人天龙、惠连弃家将宝寅遁匿山涧，赁驴乘之，昼伏夜行，抵

寿阳之东城。魏戍主杜元伦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车马侍卫迎之。宝寅时年十六，徒步憔悴，见者以为掠卖生口。澄待以客礼，宝寅请丧君斩衰之服，澄遣人晓示情礼，以丧兄齐衰之服给之。澄帅官僚赴吊，宝寅居处有礼，一同极哀之节。寿阳多其义故，皆受慰唁；唯不见夏侯一族，以夏侯详从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

梁王萧衍将要杀害南齐诸王，但是监视看管措施还不甚严密。鄱阳王萧宝寅家中的阉人颜文智与左右心腹麻拱等人密谋，在夜间挖开墙壁，把萧宝寅送出去，又在长江岸边准备了一只小船。萧宝寅穿着黑布短衣，腰里系着一千多钱，偷偷地跑到江边。他空着草鞋，徒步而行，以致两只脚全都磨破了，天高之后，看管的人发现萧宝寅不见了，就去追赶，萧宝寅装作是钓鱼人，与追赶者一起在江中并舟而行了十多里，追赶者都没有对他产生怀疑。等到追赶的人离开之后，萧宝寅就在西边靠岸，投奔到百姓华文荣家中，华文荣与其同族之人华天龙、华惠连丢弃家业，带着萧宝寅逃到山沟里。他们租了一匹毛驴，让萧宝寅骑着，昼伏而夜行，来到了寿阳的东城。驻守在这里的北魏戍主杜元伦急忙把情况报告了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元澄用车马侍卫迎接萧宝寅。当时，萧宝寅年纪十六岁，由于徒步而行，所以形容憔悴，见到的人还以为他是被掠卖来的人口。元澄以招待客人的礼节对待萧宝寅，萧宝寅向元澄要为皇帝守丧而穿的生麻布制的丧服，元澄派人对萧宝寅晓示了一番情理，最后只给了他为兄长守丧而穿的熟麻布制的丧服。元澄率领手下的官吏们亲赴萧宝寅住处去吊丧，萧宝寅的一举一动，表现得与居君父之丧完全一样。寿阳有许多受过南齐旧恩的故旧，都来萧宝寅处吊唁，唯独不见夏侯一姓的人来，这是由于夏侯详跟从了梁王萧衍的缘故。元澄非常器重萧宝寅。

[10]齐和帝东归，以萧憺为都督荆·湘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军旅之后，公私空乏，憺厉精为治，广屯田，省为役，存问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谓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开怀，卿其无隐！”于是人人得尽意，民有讼者皆立前待符教，决于俄顷，曹无留事。荆人大悦。

[10]南齐和帝萧宝融将东归建康，他任命萧憺为都督荆、湘等六州诸军事及荆州刺史。荆州经过战争之后，公私两方在财用方面都非常空乏，萧憺励精图治，广开屯田，省免劳役，抚问有家人当兵阵亡了

的人家，供应救济他们。他自以为年纪轻而居于重任，所以特别用心，对手下的官吏们说："政事如果没有办好，大家都应该共同努力。我现在开诚布公于你们，希望你们也不要有所隐瞒。"于是，人人都感到心情舒畅，办事效率大增，民众如有诉讼者站在一旁等待处理，很快就可以做出决定，官署中设有积压的事情。因此，荆州人非常高兴。

[11]齐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诏禅位于梁。

[11]南齐和帝到达姑孰，于两辰（二十八日），下诏令禅让皇位于梁。

[12]丁巳，庐陵王宝源卒。

[12]丁巳（二十九日），庐陵王萧宝源去世。

[13]鲁阳蛮鲁北燕等起兵攻魏颍州。

[13]鲁阳的蛮人鲁北鷰等人起兵攻打北魏颍州。

[14]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诏至，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归于别宫。"壬戌，发策，遣兼太保、尚书令亮等奉皇帝玺绂诣梁宫。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赠兄懿为丞相，封长沙王，谥曰宣武，葬礼依晋安平献王故事。

[14]夏季，四月辛酉（二十七日），宣德太后发令："西边的诏令已经到了，皇帝效法前代，把皇位恭敬地禅让给梁，明天早晨我要来到殿前，派使者向梁公恭授印玺，之后我将回到别宫去居住。"壬戌（二十八日），宣德太后发出策书，派遣兼太保、尚书令王亮等人奉送皇帝印玺到梁宫。丙寅（疑误），梁王萧衍于南郊即位登基，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监。在这天，萧衍追赠其兄萧懿为丞相，封为长沙王，谥号为宣武，并且依照晋代安葬安平献王的先例重新安葬了萧懿。

丁卯，奉和帝为巴陵王，宫于姑孰，优崇之礼，皆仿齐初。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王皇后为巴陵王妃。齐世王、侯封爵，悉从降省，唯宋汝阴王不在嵔除例。

丁卯（疑误），萧衍诏令，奉南齐和帝为巴陵王，并为他在姑孰建了王宫，对他的待遇和尊敬，都仿照南齐开国之初对待汝阴王的方

法。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王皇后为巴陵王妃。又对于南齐的王、侯们全部降低一级爵位，除去他们的封国，唯有宋汝阴王不在此例之内。

追尊皇考为文皇帝，庙号太祖；皇妣为献皇后。追谥妃郗氏曰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立皇弟中护军宏为临川王，南徐州刺史秀为安成王，雍州刺史伟为建安王，左卫将军恢为鄱阳王，荆州刺史憺为始兴王；以宏为扬州刺史。

梁武帝萧衍追尊自己的父亲为文皇帝，庙号太祖；追尊母亲为献皇后。又追谥妃子郗氏为德皇后。萧衍还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萧衍又立弟弟中护军萧宏为临川王，南徐州刺史萧秀为安成王，雍州刺史萧伟为建安王，左卫将军萧恢为鄱阳王，荆州刺史萧憺为始兴王；任命萧宏为扬州刺史。

丁卯，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丁卯（疑误），武帝任命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15]诏凡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归女一皆放遣。

[15]武帝诏令，凡是后宫、乐府、西解、暴室中的妇女全部放还回家。

[16]戊辰，巴陵王卒。时上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徒王居之。沈约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上颔之，乃遣所亲郑伯禽诣姑孰，以生金进王，王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饮沈醉；伯禽就摺杀之。

[16]戊辰（疑误），巴陵王萧宝融去世。当时，武帝想以南海郡为巴陵国，迁巴陵王去居住，可是，沈约却对武帝说："古今不同，当年魏武帝曾经说过：'不可以慕虚名而受实祸。'"武帝听了点头同意，于是就派遣亲信郑伯禽到了姑孰，把生金子给了巴陵王，让他吞下去，巴陵王说道："我死不须用金子，有醇酒就足够了。"于是，就给他饮酒，喝的烂醉，郑伯禽上前将其弄死。

王之镇荆州也，琅邪颜见远为录事参军，及即位，为治书侍御史兼中丞，既禅位，见远不食数日而卒。上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

巴陵王萧宝融镇守荆州之时，琅邪人颜见远做他的录事参军，即位之后，又担任治书侍御史兼中丞。巴陵王让位之后，颜见远绝食数日而死。武帝闻知此事之后，说：“我受禅让而登基是顺应天心人愿，与天下士大夫们有什么关系呢？颜见远何至于如此呢？”

[17]庚午，诏：“有司依周、汉故事，议赎刑条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赎停罚，其台省令史、士卒欲赎者听之。”

[17]庚午（疑误），武帝诏令：“官吏们依照周代、汉代的先例，议定赎刑条例，凡是身居官位而犯有该受鞭杖之刑的人，全部可以出赎金而停止惩罚，各台省的令史以及士卒犯罪而愿意赎刑者，亦听任其便。

[18]以谢沭县公宝义为巴陵王，奉齐祀。宝义幼有废疾，不能言，故独得全。

[18]武帝封谢沭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让他奉祀南齐祖先。萧宝义幼有残疾，是个哑巴，所以才得以保全。

齐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阳侯子范尝因事入见，上从容谓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无期运，虽项籍之力终亦败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鸩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继。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为患，如卿祖以材略见疑，而无如之何。湘东以庸愚不疑，而子孙皆死其手。我于时已生，彼岂知我应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劝我除去卿辈以壹物心，我于时依而行之，谁谓不可！正以江左以来，代谢之际，必相屠灭，感伤和气，所以国祚不长。又，齐、梁虽云革命，事异前世，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宗属未远，齐业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岂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杀；若无天命，何忽行此！当足示无度量耳。且建武涂炭卿岷门，我起义兵，非唯自雪门耻，亦为卿兄弟报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岂得不释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于明帝家，非取之于卿家也。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复得，况子舆乎！’曹志，魏武帝之孙，为晋忠臣。况卿今日犹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无复怀自外之

意！小待，当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并以才能知名，历官清显，各以寿终。

南齐南康侯萧子恪以及其弟祁阳侯萧子范曾经因事入见武帝，武帝从容地对他们说：“天下的名位、爵禄，不可以力取，假如没有运气，即使有项羽之力，终究还是要失败。宋孝武帝性情猜忌，兄弟中稍有些好名声的，都被他用毒药害死，朝廷中的臣子们因被猜疑而冤枉死去的一个接着一个。然而，有的虽然怀疑却不能把他除去，有的虽然不疑却终于成为后患，比如你们的祖父高帝因才略而被猜疑，但是却拿他一点也没有办法。湘东王刘彧以平庸愚笨而未遭猜疑，但是孝武帝的子孙却最后都死在他手中。我在那时已经出生，刘彧他岂知我会有今天呢？因此而可知，有天命的人，是别人害不了的。我刚平定建康之时，人们都劝我除掉你们以便统一人心，我当时如果依照这一建议而行事，谁会说不可以呢？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正是由于考虑到江南以来，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总是要进行残杀屠灭，以致有伤和气，所以国运都不能长久。另外，由齐而梁，虽然说是改换天命，但是事情与前代不同，我与你们兄弟虽然出了五服，但是宗属关系并不太远，而且齐国创业之初，也曾经同甘共苦过，情同于一家，所以岂可以一下子就变成好象是行路之人，互相不相认了呢？你们兄弟果然有天命的话，就不是我所能杀得了的；如果没有天命，我又何必忽然要那样做呢？那样做只能向世人显示我无度量罢了。况且，明帝在建武年间诛杀高帝、武帝的子孙，使你们家门遭殃，所以我起义兵，不但是自雪家耻，也是为你们兄弟报仇。你们如果能在建武、永元年间拨乱反正的话，我那里能不放下干戈而推奉拥戴呢？我是自明帝家取来的天下，并非是从你们家取来的。过去，刘子舆自称为是汉成帝的儿子，汉光武帝说：‘就是使汉成帝再生，天下也不可能会重新得到手，何况刘子舆呢？’曹志是魏武帝的孙子，成为晋朝的忠臣。更何况你们现在仍然是皇家宗室呢？我坦诚地讲了以上这些，希望你们不要再有见外之意。很快，你们就会知道我的寸心了。”萧子恪兄弟一共十六人，都在梁朝做官，萧子恪、萧子范、萧子质、萧子显、萧子云、萧子晖一并以才能而知名，历任清高而显要的官职，各人都能得天年而善终。

[19]诏征谢朏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胤为右光禄大夫，何点为侍中；胤、点终不就。

[19]武帝诏征谢朏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胤为右光禄大夫，何点为侍中，但是何胤与何点到底也没有就任。

[20]癸酉，诏“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以功劳才器冤沈莫达，投肺石函。”

[20]癸酉（疑误），武帝诏令：“在公车府谤木和肺石旁边各放置一个盒子，如果布衣处士欲对朝政提出议论，而在官位的人又没有谈到，就把其意见投入谤木旁边的盆子里；如果有谁因功劳或才识被冤沉而没有上报，如欲申诉，把申拆书投入肺石旁边的盒子中。”

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简长吏，务选廉平，皆召见于前，勖以政道。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彧为晋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洁著称。溉，彦之曾孙也。又著令：“小县令有能，迁大县，大县有能，迁二千石。”以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东海何远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劝。

武帝身穿浣濯的衣服，平时的用膳只是菜蔬之类。每次任命高级官员，他都挑选那些廉正公平者，把他们都召到面前，以治政之道勉励他们。他提拨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彧为晋安太守，这两人都以廉洁而著称。到溉是到彦之的曾孙子。武帝又诏令：“小县的县令如果有能力，就升到大县任县令，大县的县令有能力，升任郡守。”并任命山阴县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县令东海人何远为宣城太守，因此官吏们无不致力于廉政勤勉。

[21]鲁阳蛮围魏湖阳，抚军将军李崇将兵击破之，斩鲁北燕，徒万余户于幽、并诸州及六镇，寻叛南走，所在追讨，比及河，杀之皆尽。

[21]鲁阳蛮围攻北魏湖阳，抚军将军李崇率兵击败了他们，斩了鲁北鷰；崐北魏迁移一万余户当地的蛮人到幽、并等州以及六镇，但不久这些人就纷纷叛逃南归，他们所到之处都派兵追捕，追到黄河边时，把他们全部杀害了。

[22]闰月，丁巳，魏顿丘匡公穆亮卒。

[22]闰月，丁巳（三十日），北魏顿丘匡公穆亮去世。

[23]齐东昏侯嬖臣孙文明等，虽经赦令，犹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帅其徒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门作乱，烧神虎门、总章观，入卫尉府，杀卫尉洮阳愍侯张弘策。前军司马吕僧珍直殿内，以宿卫兵拒之，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曰：“贼夜来，是其众少，晓则走矣。”命击五鼓，领军将军王茂、骁骑将军张惠绍闻难，引兵赴救，盗乃散走，讨捕，悉诛之。

[23]南齐东昏侯的宠臣孙文明等人，虽然被赦免，但是仍然感到不安，于五月乙亥（十八日）夜间，带领同伙几百人，借运交芦苇火把之机，把兵器藏在柴中，乘机进入南、北掖门，暴动作乱，放火烧了神虎门、总章观，闯入卫尉府，杀了卫尉、洮阳愍侯张弘策。前军司马吕僧珍在殿内当值，以宿卫兵抵抗暴待们，但是抵挡不了。这时，武帝身穿戎服来到前殿，说道：“反贼们乘夜间而来，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少，天亮了就会逃跑的。”他命令击响五鼓，即东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方黄鼓，鼓声一响，领军将军王茂、骁骑将军张惠绍知道天子有难，即刻带兵前来解救，贼盗们纷纷逃散，经过搜捕，全部杀掉了他们。

[24]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书，得文牒辞讼，唯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戴永忠有旧恩于伯之，伯之以缮为别驾，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褚緭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频造尚书范云，云不礼之。緭怒，私谓所亲曰：“建武以后，草泽下族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今天下草创，饥馑不已，丧乱未可知。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非主上旧臣，有自疑之意；且荧惑守南斗，讵非为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见亲狎。伯之又以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并乘伯之愚暗，恣为奸利。

[24]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丁，收到文件和诉讼材料，只会核批画行，有何事情，都是通过典签口头来传达，所以予夺大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典签手中。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戴永忠过去的恩于陈伯之，陈伯之就委任邓缮为别驾，戴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人褚緭住在建康，向来品行不端正，所以仕途很不得志，他就频繁地去拜访尚书范去，但是范云不礼遇他。因此，褚緭很生气，私下里对自己的亲信说：“自从建武年间以来，身处草泽的低贱家族都变成了贵人，而我却因何罪

被弃之不用呢？如今天下草创，饥荒不停，所以再次发生大乱也未可知。陈伯之拥有强大的兵权，坐镇江州，而他又不是皇上的旧臣，所以有自疑的心理，况且火星又出现在南斗位置上，预示将有更换天子之事，岂知不是为我而出现的吗？如今，我们就去奔投陈伯之，以便行事，假若事情不能成功，就去投靠北魏，也不失能做河南郡守。”于是，褚緭就去投靠了陈伯之，得到陈伯之异常的亲近。陈伯之又委任同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于是褚緭和朱龙符两人一起乘着陈伯之愚昧不明，肆意而为，恶行不断。

上闻之，使陈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邓缮为别驾，伯之并不受命，表云：“龙符骁勇，邓缮有绩效；台所遣别驾，请以为治中。”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台家府藏空竭，复无器仗，三仓无米，东境饥流，此万世一时也。机不可失！”緭、永忠共赞成之。伯之谓缮：“今启卿，若复不得，即与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内一郡处缮，于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谓曰：“奉齐建安王教，帅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报。”即命纂严，使緭诈为萧宝寅书以示僚佐，于听事前为坛，歃血共盟。

武帝知道了情况，让陈虎牙私下里告诫陈伯之，又派人取代邓缮而为别驾，陈伯之既不听告诫，也不执行撤换掉邓缮的命令，上表武帝：“朱龙符骁勇不凡，邓缮成绩突出，朝廷所派遣来的别驾，特请任为治中。”于是，邓缮日夜游说陈伯之，对他说：“朝廷中库藏空竭，也没有兵器，三个仓中没有米了，东边一带又饥荒流行，这是万世难遇的一时良机呀，时机不可丧失！”褚緭和戴永忠也一同赞成邓缮的意见。陈伯之对邓缮说：“现在我就为你的事再次启奏朝廷，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与你一起谋反。”武帝敕令陈伯之把邓缮安置在州内的一个郡中。于是陈伯之就召集府州僚佐，对他们说：“今奉齐建安王的命令，其率领长江之北的十万义勇，已经到了六合，让我们见到使者之后崐，动用江州现有力量，速运送粮食东下。我承受过明帝的厚恩，誓死相报。”于是就命令戒严，让褚緭伪造萧宝寅的书信，以便出示给僚佐们看，并且在厅堂前设坛，歃血为盟。

緭说伯之曰：“今举大事，宜引众望。长史程元冲，不与人同心；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人身不恶，可召为长史以代元冲。”伯之从之，仍以緭为寻阳太守，永忠为辅义将军，龙符为豫州刺史。观不应

命。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职于家，合帅数百人，乘伯之无备，突入至听事前；伯之自出格斗，元冲不胜，逃入庐山。伯之密遣信报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

褚緭游说陈伯之：“如今举大事，宜争取民心。长史程元冲很不得人心，而临川内史王观是王僧虔的孙子，他人品不坏，可以召他为长史以便代替程元冲。”陈伯之听从了褚緭的建议，并且委任褚緭为寻阳太守，戴永忠为辅义将军，朱龙符为豫州刺史。王观没有应命前来。豫章太守郑伯伦发动郡兵抗拒陈伯之。程元冲既然坐在家中丢掉了官职，就纠合、率领数百人，乘陈伯之没有防备之际，突然攻到厅堂之前，陈伯之亲自出来格斗，程元冲力不能胜，逃入庐山。陈伯之秘密地派人送信给陈虎牙兄弟，兄弟们一起逃奔到盱眙。

戊子，诏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帅众讨之。

戊子（疑误），武帝诏令委任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兵讨伐陈伯之。

[25]魏扬州小岘戍主党法宗袭大岘戍，破之，虏龙骧将军邾菩萨。

[25]北魏扬州小岘戍戍主党法宗袭击梁朝大岘戍，克敌获胜，俘虏了梁朝龙骧将军邾菩萨。

[26]陈伯之闻王茂来，谓褚緭等曰：“王观既不就命，郑伯伦又不肯从，便应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开通南路，多发丁力，益运资粮，然后席卷北向，以扑饥疲之众，不忧不济。”六月，留乡人唐盖人守城，引兵趣豫章，攻伯伦，不能下。王茂军至，伯之表里受敌，遂败走，间道渡江，与虎牙等及褚緭俱奔魏。

[26]陈伯之闻知王茂前来讨伐，对褚緭等人说：“王观不来就命，郑伯伦又不肯顺从，我们将会空手受困。现在，我们先占取豫章，开通南边的道路，多加发动丁役，增运粮食物资，然后以卷席之势北上，直扑饥饿疲劳之众，不愁不得成功。”六月，陈伯之留下同乡人唐盖人防守寻阳城，自己领兵向豫章进发，攻打郑伯伦，但是不能攻下。王茂的军队到了，陈伯之里外受敌，力不能支，于是败逃而去，抄小道渡过了长江，与陈虎牙等人以及褚緭一起奔投北魏。

[27]上遣左右陈建孙送刘季连子弟三人入蜀，使谕旨慰劳。季连受命，饬还装，益州刺史邓元起始得之官。

[27]武帝派遣身边人陈建孙送刘季连子弟三人入蜀，使他们宣谕圣旨，加以慰劳。刘季连接受了使命，收拾准备回去时的行装，因此，益州刺史邓元起始得去赴任。

初，季连为南郡太守，不礼于元起。都录朱道琛有罪，季连欲杀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为元起典签，说元起曰："益州乱离已久，公私虚耗。刘益州临归，岂办远遣迎候！道琛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不然，万里资粮，未易可得。"元起许之。道琛既至，言语不恭，又历造府州人士，见器物，辄夺之，有不获者，语曰："会当属人，何须苦惜！"于是军府大惧，谓元起必诛季连，祸及党与，竟言之于季连。季连亦以为然，且惧昔之不礼于元起，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万，叹曰："据天险之地，握此强兵，进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刘备，舍此安之！"遂召佐史，矫称齐宣德太后令，聚兵复反，收朱道琛，杀之。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并不受命。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开门纳之。

开初，刘季连任南郡太守，对邓元起不礼貌。都录朱道琛有罪，刘季连要杀他，他逃匿而免于一死。到现在，朱道琛担任邓元起的典签，他劝说邓元起："益州动乱已久，官方和私人的资财都耗损一空。现在，刘益州季连就要回去了，当地岂能置办得起送远迎侯之事呢？所以，我请求先遣核查，沿路奉迎，不然的话，万里长途所用的粮资，确实不可轻易而得到的。"邓元起准许了朱道琛的请求。朱道琛到达之后，言语非常不恭，又遍访府州人士，见到器物，就夺取过来，有谁如果不给，他就对人家说："反正你这东西迟早是别人的嘛，何必苦苦珍惜呢？"于是，军府之中都很恐惧，说邓元起必定要杀刘季连，并且会祸及党翼，都竞相去告诉刘季连。刘季连也信以为然，并且害怕过去对邓元起失礼之事，于是召集兵士，总计一下，共有精兵十万，因此叹息道："我据守天险之地，手中握有这十万强兵，进可以匡扶社稷江山，退不失为作刘备，舍此而何往呢？"于是，刘季连叫来佐史，假称南齐宣德太后之令，聚兵造反，抓获了朱道琛，杀掉了他。刘季连又召巴西太守朱士略以及涪令李膺前来，两人没有受命。这月，邓元起到达巴西，朱士略打开城门，迎其入内。

先是，蜀民多逃亡，闻元起至，争出投附，皆称起义兵应朝廷，军士新故三万余人。元起在道久，粮食乏绝，或说之曰："蜀土政慢，民

多诈疾，若检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元起然之。李膺谏曰：“使君前有严敌，后无继援，山民始附，于我观德。若纠以刻薄，民必不堪，众心一离，虽悔无及。何必起疾可以济师！膺请出图之，不患资粮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帅富民上军资米，得三万斛。

早先之时，蜀民大多逃亡，听说邓元起到了，纷纷出来投附他，都言称要起义兵以便响应朝廷，因此邓元起新得的和原有的兵士加起来共有三万多人。邓元起在路途时间久了，粮食断绝，有人劝说他：“蜀地的政令不严，老百姓大多装病，以逃避征役，如果核查一下巴西一郡的户口，因此而加以处罚，所获一定非常丰厚。”邓元起同意了。但是，李膺却不以为然，他告戎邓元起：“使君您前面有强大的敌人，而后面没有增援力量，山民们刚刚投附，还要对我们加以观望，看我们对他们到底如何，如果对待他们过于刻薄，民众一定不堪忍受，而众心一旦离散，我们虽然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何须一定要使他们无法忍受，为今后的治理种下病端，而来补益目前军队的缺粮呢？李膺我请求出面去解决这一问题，不愁粮食资用不足。”邓元起听了李膺的一席之言，说道：“很好。一切都委托于您了。”李膺回去之后，带领富足之民给邓元起的军队送去大米，总共收得了三万斛。

[28]秋，八月，丁未，命尚书删定郎济阳蔡法度损益王植之集注旧律，为《梁律》，仍命与尚书令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同议定。

[28]秋季，八月丁未（二十二日），武帝命令尚书删定郎、济阳人蔡法度审定王植之集注的旧律，定为《梁律》，又命令其与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一同议定。

[29]上素善钟律，欲厘正雅乐，乃自制四器，名之为“通”。每通施三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中间十律，以是为差。因为通声转推月气，悉无差违，而还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中间十律以是为差，以写通声，饮古钟玉律，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先是，宫悬止有四镈钟，杂以编钟、编磬、衡钟凡十六镈。上始命设十二镈钟，各有编钟、编磬，凡上三十六虡，而去衡钟，四隅植建鼓。

[29]武帝素来精通钟律，想要整理、订正雅乐，于是自己制四件乐，起名为“通”。每通施用三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应钟弦用一面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多，中间的十律，以此而递减。于是，用通声转过来推算月气，一点差错也没有，而反过来再一推算，也能相合。武帝又制了十二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中间的十律以此而递减，以十二笛之声对校于通声，并且酌对于古钟玉律，都互相符合一致，没有差误。于是，以此被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施以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声，无不合韵。早先之时，四面只有四镈钟，杂以编钟、编磬、衡钟等共十六虡。武帝开始命令设置十二镈钟，各有编钟、编磬，总共三十六镈，而去掉衡钟，在四个角上安放建鼓。

[30]魏高祖之丧，前太傅平阳公丕自晋阳来赴，遂留洛阳。丕年八十余，历事六世，位极公辅，而还为庶人。魏主以其宗室耆旧，矜而礼之。乙卯，以丕为三老。

[30]北魏孝文帝的丧礼，前太傅、平阳公元丕从晋阳来参加，于是留居洛阳。元丕年届八十多岁，历事六世，位极三公和辅相，而回家之后成为平民。北魏宣武帝因元丕是宗室中的遗老，尊敬而礼待他。乙卯（三十日），宣武帝以元丕为三老。[31]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请攻钟离，魏主使羽林监敦煌范绍诣寿阳，共量进止。澄曰：“当用珍十万，往来百日，乞朝廷速办粮仗。”绍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调发，兵仗可集，粮何由致！有兵无粮，何以克敌！”澄沈思良久曰：“实如卿言。”乃止。

[31]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上表宣武帝，请求攻打钟离，宣武帝派遣羽林监、敦煌人范绍到达寿阳，与元澄共同商量如何具体行动。元澄说：“应当用兵十万，来去一百天，请求朝廷迅速备办军粮和兵器。”范绍说：“今年的秋天已经快过去了，你方才要征发兵粮，兵器可以收集得到，但是粮食上哪里去找呢？有兵而无粮，如何克敌取胜呢？”元澄沉思了很久，说道：“确实如您讲的这样，是不好办。”于是，就停止了这一行动。

[32]九月，丁巳，魏主如邺。冬，十月，庚子，还至怀，与宗室近侍射远，帝射三百五十余步，群臣刻铭以美之。早辰，还洛阳。

[32]九月丁巳（初二），北魏宣武帝到达邺城。冬季，十月庚子（十六日），返回到怀地，同宗室近侍比赛射箭，看谁射得远，宣武帝射了三百五十多步远，群臣们刻铭树碑来赞美这件事。甲辰（二十日），宣武帝回到洛阳。

[33]十一月，己未，立小庙以祭太祖之母，每祭太庙毕，以一太牢祭之。

[33]十一月己未（初五），梁武帝立小庙以祭祀太祖的母亲，即他的祖 母，每当在太庙祭祀完毕，均以牛、羊、猪三牲祭此小庙。

[34]甲子，立皇子统为太子。

[34]甲子（初十），梁朝立皇子萧统为太子。

[35]魏洛阳宫室始成。

[35]北魏洛阳的宫室方始建成。

[36]十二月，将军张嚣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辅国将军成兴击之，嚣之败走，魏复取木陵。

[36]十二月，梁朝将军张嚣之入侵北魏淮南，占领了木陵戍；北魏任城王元澄派遣辅国将军成兴去攻击，张嚣之败逃，北魏收复了木陵。

[37]刘季连遣其将李奉伯等拒邓元起，元起与战，互有胜负。久之，奉伯等败，还成都，元起进屯西平。季连驱略居民，闭城固守。元起进屯蒋桥，去成都二十里，留辎重于郫。奉伯等间道袭郫，陷之，军备尽没。元起舍郫，径围州城；城局参军江希之谋以城降，不克而死。

[37]刘季连派遣其将领李奉伯等人抵御邓元起，邓元起与他们交战，双方互有胜负。许久之后，李奉伯等人战败，回到成都，邓元起进驻了西平。刘季连驱赶掠夺居民，闭城固守。邓元起进驻蒋桥，离成都二十里远近，把辎重物资留在郫城。李奉伯等人抄小道袭击郫城，攻打下了郫城，邓元起的军备全部丧失。邓元起放弃郫城，径直去围攻州城，城局参军江希之打算献城投降，但是没有实现而死去。

[38]魏陈留公主寡居，仆射高肇、秦州刺史张彝皆欲尚之，公主许彝而不许肇。肇怒，谮彝于魏主，坐沈废累年。

[38]北魏陈留公主守寡，仆射高肇和秦州刺史张彝都想娶她，公主答应了张彝而没答应高肇，高肇恼羞成怒，就在宣武帝面前陷害张彝，因此而获罪，被废官数年。

[39]是岁，江东大旱，米斗五斤，民多饿死。

[39]这一年，江东大旱成灾，一斗米卖到五千钱，百姓饿死很多。

二年（癸未、503

二年（癸未，公元503年）

[1]春，正月，乙卯，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诈疾不登殿，削爵，废为庶人。

[1]春季，正月，乙卯（初二），梁武帝任命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丙辰（初三），王亮因在正月初一假称有病不登殿朝贺而获罪，被削去爵位，黜为平民。

[2]乙亥，魏主耕籍田。

[2]乙亥（二十二日），北魏宣武帝到籍田举行亲耕仪式。

[3]魏梁州氐杨会叛，行梁州事杨椿等讨之。

[3]北魏梁州氐人杨会反叛，行梁州事杨椿等人讨伐他。

[4]成都城中食尽，升米三千，人相食。刘季连食粥累月，计无所出。上遣岷主书赵景悦宣诏受季连降，季连肉袒请罪。邓元起迁季连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礼。季连谢曰：“早知如此，岂有前日之事！”琕城亦降。元起诛李奉伯等，送季连诣建康。初，元起在道，惧事不集，无以为赏，士之至者皆许以辟命，于是受别驾、治中檄者将二千人。

[4]成都城中的粮食吃光了，一升米价格暴涨到三千钱，人们开始互相残食。刘季连连着几个月喝粥，没有一点办法。武帝派遣主书赵景悦宣谕诏令，可以接受刘季连投降。刘季连只好投降，他光着上身来请罪。邓元起把刘季连移到城外，很快又去看他，对他以礼相待。刘季连对邓元起谢罪说：“早知道这样的话，岂有前头的事情呢？”琕城出投降了。邓元起杀了李奉伯等人，送刘委连去建康。开初，邓元起在途中，担心事情不能成功，没有什么可以奖赏，因此凡是来投附

的士人都许诺成功之后给封官，于是接受被征召为别驾、治中的简书的人将近有两千人。

季连至建康，入东掖门，数步一稽颡，以至上前。上笑曰："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岂无卧龙之臣邪！"赦为庶人。

刘季连到了建康，进入东掖门，他每走几步就跪在地上磕头一次，一直到了武帝面前，梁武帝笑着对他说："你想追慕刘备，但是连公孙述都比不上，岂不是因为没有象诸葛孔明这样的臣子吗？"刘季连被赦为平民。

[5]三月，己巳，魏皇后蚕于北郊。

[5]三月，己巳（十七日），北魏皇后在北郊举行养蚕仪式。

[6]庚辰，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长风城主奇道显入寇，取阴山、白藁二戍。

[6]庚辰（二十八日），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派遣长风城城主奇道显入侵梁朝，占取了阴山、白藁两个城堡。

[7]萧宝寅伏于魏阙之下，请兵伐梁，虽暴风大雨，终不暂移；会陈伯之降魏，亦请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门下入定议。夏，四月，癸未朔，以宝寅为都督东扬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杨公、齐王，礼赐甚厚，配兵一万，令屯东城；以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阳石，俟秋冬大举。宝寅明当拜命，自夜恸哭至晨。魏人又听宝寅募四方壮勇，得数千人，以颜文智、华文荣等六人皆为将军、军主。宝寅志性雅重，过期犹绝酒肉，惨形悴色，蔬食粗衣，未尝嬉笑。

[7]萧宝寅跪伏在北魏朝廷阙门之下，请求出兵讨伐梁朝，虽然来了暴风大雨，他也不暂时去避躲一下。恰在这时，陈伯之投降了北魏，也请兵伐梁，愿为北魏效力。于是，北魏宣武帝就召集令、仆和诸曹尚书等八坐，以及侍中、散骑常侍等门下等大臣们进去议定其事。夏季，四月，癸未朔（初一），北魏委任萧宝寅为都督东扬州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杨公、齐王，对他的赏赐十分丰厚，并且配兵一万，令他驻守东城。又委任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令他驻守阳石，等待到了秋冬时间就大举讨伐梁朝。萧宝寅在第二天早晨就要接受北魏的拜官封爵，从夜里一直恸哭到次日早晨。北魏人又允许萧宝寅招募四方的勇壮之士，得到

数千人，颜文智和华文荣等六人都成了将军，军主。萧宝寅意志庄重性情文雅，虽然过了为东昏侯服丧一年的期限，但是犹拒食酒肉。他形容憔悴，饮食粗劣，身着粗布之衣，从来不嬉笑。

[8]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诏班行之。

[8]癸卯（二十一日），梁朝蔡法度向朝廷献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武帝诏令颁布实行。

[9]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云卒。

[9]五月丁巳（初六），霄城文侯范云去世。

云尽心事上，知无不为，临繁处剧，精力过人。及卒，众谓沈约宜当枢管，上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及以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同参国政。舍雅量不及勉，而清简过之，两人俱称贤相，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勉或时还宅，群犬惊吠；每有表奏，辄焚其藁。舍豫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掌之，与人言谑，终日不绝，而竟不漏泄机事，众尤服之。

范云全心全意地侍奉武帝，凡是所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办理的，总处于繁忙而紧张之中，而精力过人。范云去世之后，众人认为应当由沈约来掌管朝廷枢要，但是梁武帝却认为沈约办事轻率而不慎重，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于是就让岷徐勉和右卫将军周舍一同参理国政。周舍的气量比不上徐勉，但是在清简方面却超过徐勉，两人都被称为是贤相，经常留在朝中理事，很少有下朝休息的时间。徐勉有时回自已的宅第，院子中的狗见了他惊叫狂吠；每次起草上表奏启，抄毕后马上就把初稿烧掉。周舍参与朝廷机密大事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离开武帝身边，凡国史、诏诰、仪礼、法律、军旅筹谋策划等，他都亲自掌管，同别人言谈逗笑，终日不停，但是竟然不会泄露一点机密，众人尤其佩服他。

[10]壬申，断诸郡县献奉二宫，惟诸州及会稽许贡任土，若非地产，亦不得贡。

[10]壬申（二十一日），梁武帝敕令停止各郡县为上宫和东宫贡献物品，只准许各州以及会稽郡可以根据本土的具体情况制定贡奉物品种类，但是如果不是本地所产的，也不得上贡。

[11]甲戌，魏杨椿等大破叛氐，斩首数千级。

[11]甲戌（二十三日），北魏杨椿等人大败叛乱的氐族部落，斩首数千人。

[12]六月，壬午朔，魏立皇弟悦为汝南王。

[12]六月，壬午朔（初一），北魏封立宣武帝的弟弟元悦为汝南王。

[13]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称："萧衍频断东关，欲令巢湖乏溢以灌淮南诸戍。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将非国有。寿阳去江五百余里，众庶惶惶，并惧水害，脱乘民之愿，攻敌之虚，豫勒诸州，纂集士马，有秋大集，应机经略，虽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无虞矣。"丙戌，魏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毕会淮南，并寿阳先兵三万，委澄经略；萧宝寅、陈伯之皆受澄节度。

[13]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上表讲道："萧衍频频地阻断东关，想使巢湖泛滥，以便淹灌淮河南边的各个城堡。吴、楚之地有水域之便，他们可以一边淹灌，一边掠夺，所以淮河南边的地盘将非我国所有了。寿阳离长江五百多里，民众惶惶不安，都害怕水害到来，如果乘民众担心梁朝水淹其地的机会，攻打敌人于不备，预先勒令各州，准备兵士和战马，到秋天汇齐集中，根据情况布署决定行动方案，这样虽然统一天下不一定必能成功，但是长江之西却从此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丙戌（初五），北魏调发冀、定、瀛、相、并、济六个州的两万人，一千五百匹马，令于仲秋之中期全部在淮南会合，加上寿阳原有的三万兵力，一并委于元澄指挥调遣，萧宝寅和陈伯之也受元澄指挥。

[14]谢朏轻舟出诣阙，诏以为侍中、司徒、尚书令。朏辞脚疾不堪拜谒，角巾自舆诣云龙门谢。诏见于华林园，乘小车就席。明旦，上幸朏宅，宴语尽欢。朏固陈本志，不许；因请自还东迎母，许之。临发，上复临幸，赋诗饯别；王人送迎，相望于道。及还，诏起府于旧宅，礼遇优异。朏素惮烦，不省职事，众颇失望。

[14]谢朏乘坐轻舟出门来到建康，梁武帝诏令他为侍中、司徒、尚书令。谢朏推辞说有脚疾，不堪于拜谒之事，头戴方巾，自己驾车，来到云龙门谢恩。武帝在华林园召见谢朏，他乘着小车去赴席。次日

早晨，武帝临幸谢朏在建康的宅第，两人边饮边谈，非常欢快。谢朏再三陈述自己的心愿，不想出仕，但武帝不答应，谢朏无奈，只好请求自己回东面去迎接母亲前来，然后再就任，武帝同意了。谢朏临出发之前，武帝再次临幸，为他赋诗饯别。谢朏离京东还时，送行和迎接的使者络绎不绝，后一拨可以看到前一拨。谢朏回到建康之后，武帝诏令在他的旧宅起造新府，对他的各种礼遇就更优异于他人了。谢朏向来害怕麻烦，不过问职务内之事，因此众人对他颇为失望。

[15]甲午，以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

[15]甲午（十三日），任命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

[16]秋，七月，乙卯，魏平阳平公丕卒。

[16]秋季，七月，乙卯（初五），北魏平阳公元丕去世。

[17]魏既罢盐池之禁，而其利皆为富强所专。庚午，复收盐池利入公。

[17]北魏撤销了关于盐池的禁令之后，盐池的利益都被富豪们所夺去。庚午（二十日），北魏重新宣布收盐池之利入公。

[18]辛未，魏以彭城王勰为太师，勰固辞。魏主赐诏敦谕，又为家人书，祈请恳至；勰不得已，受命。

[18]辛未（二十一日），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太师，元勰坚决推辞而不崐接受。北魏宣武帝赐给元勰诏书，谆谆劝谕，以小辈身分给他写了家信，一再祈请，恳切至备，元勰不得已，只好受命。

[19]八月，庚子，魏以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司州刺史蔡道恭闻魏军将至，遣骁骑将军杨由帅城外居民三千余家保贤首山，为三栅。冬，十月，元英勒诸军围贤首栅，栅民任马驹斩由降魏。

[19]八月庚子（二十日），北魏委任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梁朝司州刺史蔡道恭闻知北魏军队将要到了，派遣骁骑将军杨由率领城外的居民三千多家去保卫贤首山，杨由建立了三重栅垒以作防守。冬季，十月，元英统率各部兵众围住了贤首栅，栅内的民众任马驹斩了杨由，投降北魏。

任城王澄命统军党法宗、傅竖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东关、大岘、淮陵、九山，高祖珍将三千骑为游军，澄以大军继其后。竖眼，灵越之子也。魏人拔关要、颍川、大岘三城，白塔、牵城、清溪皆

溃。徐州刺史司马明素将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长史潘伯邻救淮陵，宁朔将军王燮保焦城。党法宗等进拨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斩伯邻。

任城王元澄命令统军党法宗、傅竖眼、太原人王神念等人分别率领兵众去入侵东关、大岘、淮陵、九山，高祖珍率领三千骑兵为游动兵力，元澄统领大军继后而进。傅竖眼是傅灵越的儿子。北魏军队攻破了关要、颍川、大岘三城，而白塔、牵城、清溪也都溃败了。梁朝徐州刺史司马明素率兵三千去援救九山，徐州长史潘伯邻去援救淮陵，宁朔将军王燮去保焦城。党法宗等人去进攻并打下焦城，攻破淮陵。十一月壬午（疑误），北魏军队擒获了司马明素，斩了潘伯邻。

先是，南梁太守冯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远斥候，如敌将至，众颇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城未毕，党法宗等众二万奄至城下，众皆失色。道根命大开门，缓服登城，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兵战，破之。魏人见其意思闲暇，战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将百骑击高诅珍，破之。魏诸军粮运绝，引退。以道根为豫州刺史。

早先之时，梁朝南梁太守冯道根戍守阜陵，刚到之时，他就修筑城壕，派人四出侦察放哨，就好象敌人将要到了一样，众人多讥笑他。冯道根却说道：“防御若怯，临战则勇，说的正是这个呀。”城防还没有修筑完毕，党法宗等人就率兵两万突然来到城下，众人全都大惊失色。冯道根命令大开城门，穿着宽绰的便服登上城门，并挑选二百名精锐兵士出城与北魏兵交战，打败了敌手。北魏人见冯道根神态悠闲，初次交锋又不顺利，于是就撤走了。冯道根率领百名骑兵去袭击高祖珍，破敌获胜。北魏的各路军队粮食运送阻断，只好撤军而退。梁武帝任命冯道根为豫州刺史。

[20]武兴安王杨集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绍先为武兴王；绍先幼，国事决于叔父集起、集义。

[20]北魏武兴安王杨集始去世。己未（十一日），北魏封立杨集始的长子杨绍先为武兴王。杨绍先年龄幼小，所以封国中的事情都决定于他的两个叔父杨集起、杨集义。

[21]乙亥，尚书左仆射沈约以母忧去职。

[21]乙亥（二十七日），梁朝尚书左仆射沈约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

[22]魏既迁洛阳，北边荒远，因以饥馑，百姓困弊。魏主加尚书左仆射源怀侍中、行台，使持节巡行北边六镇、恒·燕·朔三州，赈给贫乏，考论殿最，事之得失皆先决后闻。怀通济有无，饥民赖之。沃野镇将于祚，皇后之世父，与怀通婚。时于劲方用事，势倾朝野，祚颇有受纳。怀将入镇，祚郊迎道左，怀不与语，即劾奏免官。怀朔镇将元尼须与怀旧交，贪秽狼籍，置酒请怀，谓怀曰："命之长短，系卿之口，岂可不相宽贷！"怀曰："今日源怀与故人饮酒之坐，非鞫狱之所也。明日，公庭始为使者检镇将罪状之处耳。"尼须挥泪无以对，竟按劾抵罪。怀又奏："边镇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余人，请一切五分损二。"魏主从之。

[22]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北边逐渐荒废，因此而出现饥荒，老百姓生活困顿破败。北魏宣武帝加任尚书左仆射源怀侍中、行台，让他持符节巡视北方六镇以及恒、燕、朔三个州，救济贫困之民，考核官吏，事情之得失都由他先做处理，然后再上报。源怀到达之后，普济民众，饥民们对他非常感激信赖。沃野镇的守将于祚是皇后的伯父，与源怀是亲家。当时于劲刚当权不久，势倾朝崐野，而于祚颇有受贿行为。源怀快到沃野镇时，于祚特意到郊外道左去迎接，但是源怀不与于祚搭话，当即就检举弹劾了他的罪状，免去了他的官职。怀朔镇的守将元尼须与源怀有旧交，他十分贪秽，声名狼藉，置办了酒席宴请源怀，对源怀说："我命的长短，完全取决于您的一句话，既为旧交，岂能不加以宽容呢？"源怀回答："今天是源怀与过去的老相识坐在一起饮酒，这里也不是审讯犯人的地方。明天，公庭才是我检举揭发你的罪状的地方呢。"元尼须听源怀这么说，挥泪不已，无言以对。最后，源怀查证了所揭发的罪行，处理了元尼须。源怀又上奏朝廷："边镇事情不多而设置的官职过多，比如沃野一镇从镇将以下就有八百多人，请减去五分之二。"宣武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23]乙酉，将军吴子阳与魏元英战于白沙，子阳败绩。

[23]乙酉（疑误），梁朝将军吴子阳与北魏元英交战于白沙，吴子阳败北。

[24]魏东荆州蛮樊素安作乱，乙酉，以左卫将军李崇为镇南将军、都督征蛮诸军事，将步骑讨之。

[24]北魏东荆州蛮人樊素安作乱，乙酉（疑误），北魏委任左卫将军李崇为镇南将军、都督征蛮诸军事，率领步、骑兵去讨伐樊素安。

[25]冯翊吉翂父为原乡令，为奸吏所诬，逮诣廷尉，罪当死。翂年十五，登闻鼓，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严加诱胁，取其款实。法度盛陈拷讯之具，诘翂曰："尔求代父，敕已相许，审能死不？且尔童呆，若为人所教，亦听悔异。"翂曰："囚虽愚幼，岂不知死之可惮！顾不忍见父极刑，故求代之。此非细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诏听代，不异登仙，岂有回贰！"法度乃更和颜诱之曰："主上知尊侯无罪，行当得释，观君足为佳童，今若转辞，幸可父子同济。"翂曰："父挂深劾，必正刑书；囚瞑目引领，唯听大戮，无言复对。"时翂备加扭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翂不听，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岂可减乎！"竟不脱。法度具以闻，上乃宥其父罪。

[25]梁朝冯翊人吉翂的父亲为原乡县县令，被奸吏所诬陷，逮捕押送到廷尉，罪当处死。吉翂时年十五岁，他击响了悬挂在朝堂外的登闻鼓，乞求代父亲一死。武帝见他所龄幼小，怀疑是别人教他这么干的，就让廷尉卿蔡法度对他严加诱胁，让他说出实情来。蔡法度把各种拷讯刑具都摆出来，诘问吉翂："你乞求为父抵命，圣旨已经准许了，现在就是看你是否真的愿意去死？况且你只不过是一个儿童，如果是别人教你这样做的，那么你要反悔也可以。"吉翂回答："囚犯我虽然愚鲁年幼，但是岂能不知道死之可怕呢？完全是出于不忍心看父亲遭受极刑，所以乞求代他一死。这不是小事，怎么是受他人的教唆呢！圣旨准许我代父而死，真是不异于登仙，岂有反悔之说呢？"蔡法度于是更加和颜悦色地诱导吉翂说："皇上知道令尊没有罪，很快就会释放，看你实在是一个好孩子，现在你如果能改变一下所说的话，你们父子就可以一同活命。"吉翂又回答："父亲的案子非常严重，必定以法论处。囚犯我唯有闭目伸头，听任一斩，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当时，吉翂被加上了手铐脚镣，蔡法度怜悯他，命令给他另换成轻一些的刑具，但是吉翂却不让换，说："我是死罪犯人，只应该加重刑具，岂可以减轻呢？"竟然不肯脱去手铐与脚镣。蔡法度把这一切情况上奏武帝，于是武帝就宽恕了吉翂父亲的罪过。

丹杨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问乡里，欲于岁首举充纯孝。翂曰："异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当然；若翂当此举乃是因

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丹杨尹王志了解了吉翂在廷尉审问中的事情经过，并且询问他的乡里，准备在下年初举荐吉翂为纯孝之士。吉翂对王志说：“奇怪呀，王尹！为什么要把我吉翂看得如此之薄呢？父亲受辱，儿子代死，理当如此。如果我吉翂接受这一举荐，就是凭借自己的父亲而博取名声，还有什么耻辱可以比得上这一耻辱呢？”因此，坚决加以拒绝，王志只好作罢。

[26]魏主纳高肇兄偃之女为贵嫔。

[26]北魏宣武帝纳高肇的哥哥高偃的女儿为贵嫔。

[27]魏散骑常侍赵脩，寒贱暴贵，恃宠骄恣，陵轹王公，为众所疾。魏主为脩治第舍，拟于诸王，邻居献地者或超补大郡。脩请告归葬其父，凡财役所须，并从官给。脩在道淫纵，左右乘其出外，颇发其罪恶；及还，旧宠小衰。崐高肇密构成其罪，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黄门郎李凭、廷尉卿阳平王显，素皆谄附于脩，至是惧相连及，争助肇攻之。帝命尚书元绍检讯，下诏暴其奸恶，免死，鞭一百，徙敦煌为兵。而脩愚疏，初不之知，方在领军于劲第樗蒲，羽林数人称诏呼之，送诣领军府。甄琛、王显监罚，先具问事有力者五人，迭鞭之，欲令必死。脩素肥壮，堪忍楚毒，密加鞭至三百不死。即召驿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胜，举缚置鞍中，急驱之，行八十里，乃死。帝闻之，责元绍不重闻，绍曰：“脩之佞幸，为国深蠹，臣不因衅除之，恐陛下受万世之谤。”帝以其言正，不罪也。绍出，广平王怀拜之曰：“翁之直过于汲黯。”绍曰：“但恨戮之稍晚，以为愧耳。”绍，素之孙也。明日，甄琛、李凭以脩党皆坐免官，左右与脩连坐死黜者二十余人。散骑常侍高聪与脩素亲狎，而又以宗人谄事高肇，故独得免。

[27]北魏散骑常侍赵脩，出身微贱而突然显贵，恃宠骄恣，欺压王公，被众人所忌恨。宣武帝为赵脩建造宅第，规模与诸王的一样。邻居们向赵脩献出土地，有的竟然被破格而补到大郡去做郡守。赵脩请假回去埋葬父亲，凡是所用财物劳役，全部由官家提供。赵脩曾在路上纵淫，身边的人乘他外出，向朝廷告发了他的罪恶，因此到他回京城之后，在皇帝那里得到的宠幸就比过去有所减少。高肇秘密地收集、上告了赵脩的罪状，侍中、领御史中尉甄深、黄门郎李凭、廷尉

卿阳平人王显等人，平时都巴结投靠赵脩，到这时则特别害怕把自己牵连进去了，因此争着帮助高肇攻击赵脩。宣武帝命令尚书元绍核查审讯了案情，下诏公布了赵脩的奸恶行径，免去他死罪，鞭挞一百，贬谪到敦煌充军。但是，赵脩这个人十分愚蠢粗心，开初还一点也不知情，正在领军于劲的宅第中赌博，来了几个羽林奉圣旨叫他，送他到了领军府。甄琛和王显监督刑罚，两人事先准备了五个力气大的打手，让他们轮流鞭打赵脩，一定要让他死。赵脩向来身体肥胖强壮，能忍受得住痛打，所以暗中增加鞭挞到三百下，他仍不死。于是，甄琛等立即叫来驿马，催促赵脩即刻上路充军。出城之后，赵脩在马上坚持不住了，就用绳子把他捆绑在马鞍之上，驱马急行，走了八十里路，赵脩就死了。宣武帝知道了情况，责备元绍为什么不再次奉请就把赵脩弄死了，元绍回答说："赵脩以谄媚而得宠幸，对国家的危害实在太大了，我如果不乘机除掉了他，恐怕陛下要因他而遭受万世之指责。"宣武帝觉得元绍的话正直不阿，就没有加罪于他。元绍从殿中出来后，广平王元怀向他施礼，并且说道："您老人家的刚直超过了汲黯。"元绍回答："我只恨杀他稍微晚了一些，为此而感到惭愧。"元绍是元素的孙子。次日，甄琛和李凭因系赵脩的同党，受牵连而被免去官职，左右因受赵脩牵连而被诛死或贬黜的有二十多人。散骑常侍高聪与赵脩向来关系亲密，但是他以同族人之身份讨好巴结高肇，所以独得幸免。

三年（甲申、504）

三年（甲申，公元504年）

[1]春，正月，庚戌，征虏将军赵祖悦与魏江州刺史陈伯之战于东关，祖悦败绩。

[1]春季，正月，庚戌（初三），梁朝征虏将军赵祖悦与北魏江州刺史陈伯之战于东关，赵祖悦战败。

[2]癸丑，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惔为右仆射。

[2]癸丑（初六），梁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惔为右仆射。

[3]丙辰，魏东荆州刺史杨大眼击叛蛮樊季安等，大破之。季安，素安之弟也。

[3]丙辰（初九），北魏东荆州刺史杨大眼攻击反叛的蛮人樊季安等人，大获全胜。樊季安是樊素安的弟弟。

[4]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

[4]丙寅（十九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正始。

[5]萧宝寅行及汝阴，东城已为梁所取，乃屯寿阳栖贤寺。二月，戊子，将军姜庆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袭寿阳，据其外郭。长史韦缵仓猝失图；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厉文武，安慰亲旧，将士咸有奋志。太妃亲巡城守，不避矢石。萧宝寅引兵至，与州军合击之，自四鼓战至下晡，庆真败走。韦缵坐免官。[5]萧宝寅行到汝阳之时，东城已经被梁朝军队占取了，于是就改驻在寿阳的栖贤寺。二月，戊子（十一日），梁朝将军姜庆真乘北魏任城王元澄在外，袭击寿阳城，占据了寿阳城的外城。北魏长史韦缵仓促之中不知如何才好，任城太妃孟氏率兵登上女墙，先据守了要害之处，她勉励文武官员，安慰新投附来的寿阳兵民和旧有的将士，所以将士们都士气高昂。太妃亲自巡察城防，不避敌方飞箭流石。萧宝寅领兵到了，与州军合力奋战，从四更激战到夕阳西下之时，姜庆真败逃而去。韦缵因临阵失措而被免去官职。

任城王澄攻钟离，上遣冠军将军张惠绍等将兵五千送粮诣钟离，澄遣平远将军刘思祖等邀之。丁酉，战于邵阳；大败梁兵，俘惠绍等十将，杀虏士卒殆尽。思祖，芳之从子也。尚书论思祖功，应封千户侯；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寝。晖，素之孙也。

北魏任城王元澄攻打钟离，梁武帝派遣冠军将军张惠绍等人率兵五千运送粮食到钟离，元澄派遣平远将军刘思祖等人去阻截。丁酉（二十日），双方在邵阳交战，刘思祖大败梁军，俘虏了张惠绍等十个将领，斩杀或俘虏了几乎全部士卒。刘思祖是刘芳的侄子。尚书省议论刘思祖的功劳应当封为千户侯，但是因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向刘思祖要两个婢女，没有得到，于是封赏刘思祖一事就不再提起了。元晖是元素的孙子。

上遣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军王僧炳等帅步骑三万救义阳。僧炳将二万人据凿岘，景宗将万人为后继，元英遣冠军将军元逞等据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于樊城，俘斩四千余人。

梁武帝派遣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军王僧炳等人统率步、骑兵三万援救义阳。王僧炳率领两万兵力据守凿岘，曹景宗率领一万兵力为后援，元英派遣冠军将军元逞等人据守樊城以抵挡他们。三月壬申（初一），北魏军队在樊城大败王僧炳，俘虏和斩首四千多人。

魏诏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将涨，舟行无碍，南军得时，勿昧利以取后悔。”会大雨，淮水暴涨，澄引兵还寿阳。魏军还既狼狈，失亡四千余人。中书侍郎齐郡贾思伯为澄军司，居后为殿，澄以其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于军司见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夺澄开府，仍降三阶。上以所获魏将士请易张惠绍于魏，魏人归之。

北魏诏令任城王元澄，告诉他：“四月份淮河水将涨，船行无阻，南方军队得其天时，所以不要贪功而后悔不及。”恰好天降大雨，淮水暴涨，元澄领兵回到寿阳。北魏军队回撤时十分狼狈，丢失和逃亡的有四千多人。中书侍郎、齐郡人贾思伯是元澄的军司，殿后而行，元澄因他是个儒生，以为他必死无疑，等他回来之后，元澄大喜过望，说道：“孔子说‘仁者必有勇’，这正好在军司身上表现出来了。”贾思伯借口说自己迷路了，不愿意夸耀功劳。有关部门奏请朝廷夺去元澄开府之封，并降三级。梁武帝向北魏请求用所俘获的北魏将士换回张惠绍，北魏人归还了张惠绍。

[6]魏太傅、领司徒、录尚书北海王详，骄奢好声色，贪冒无厌，广营第舍，夺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请托，中外嗟怨。魏主以其尊亲，恩礼无替，军国大事皆与参决，所奏请无不开允。魏主之初亲政也，以兵召诸叔，详与咸阳、彭城王共车而入，防卫严固。高太妃大惧，乘车随而哭之。既得免，谓详曰：“自今不愿富贵，但使母子相保，与汝扫市为生耳。”及详再执政，太妃不复念前事，专助详为贪虐。冠军将军茹皓，以巧思有宠于帝，常在左右，传可门下奏事，弄权纳贿，朝野惮之，详亦附焉。皓娶尚书令高肇从妹，皓妻之姊为详从父安定王燮之妃；详烝于燮妃，由是与皓益相昵狎。直阁将军刘胄，本详所引荐，殿中将军常季贤以善养马，陈扫静掌栉，皆得幸于帝，与皓相表里，卖权势。

[6]北魏太傅、领司徒、录尚书北海王元详，骄奢淫佚，喜好声色，贪图财利，永远没有满足之时。他为自己到处营造宅第，夺占别

人的房屋，宠爱身边的人，对他们的各种请托无不许应，以致朝廷内外怨声载道。宣武帝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对他的恩宠礼遇没有衰减，朝政大事都让他参与决策，对他的各种奏请也无不答应。宣武帝刚开始亲自执政时，派兵去传召几位叔父，元详与咸阳王、彭城王乘一辆车入见皇上，里面防卫的特别严密。高太妃见状恐惧万分，她乘车跟随在元详他们后面啼哭了一路。三人得免之后，高太妃对元详说："从今以后不愿富贵，只要能使我们母子平安地在一起，那怕与你一同以打嵋扫街道为生也满足了。"但是，元详再次执政之后，高太妃再也想不起以前的事情了，一味帮助元详进行贪求、暴虐之事。冠军将军茹皓因为心眼灵巧而得宠于宣武帝，经常在宣武帝身边，为宣武帝传达和答复门下省的奏事，因此他就弄权作弊，收受贿赂，朝野上下无不害怕他，元详也对他不得不投靠巴结。茹皓娶了尚书令高肇的堂妹为妻，茹皓妻子的姐姐又是元详的堂叔安定王元燮的妃子，而元详与元燮的妃子私通，因此元详与茹皓就越发亲近了。直阁将军刘胄本为元详所引荐，殿中将军常季贤擅长养马，陈扫静则专为宣武帝梳头，三人都得宠于宣武帝，他们与茹皓串通一气，相为表里，一起要弄权势。

高肇本出高丽，时望轻之。帝既黜六辅，诛咸阳王禧，专委事于肇。肇以在朝亲族至少，乃邀结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罪。尤忌诸王，以详位居其上，欲去之，独执朝政，乃谮之于帝，云"详与皓、胄、季贤、扫静谋为逆乱。"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弹奏详贪淫奢纵，及皓等四人怙权贪横，收皓等系南台，遣虎贲百人围守详第。又虑详惊惧逃逸，遣左右郭翼开金墉门驰出谕旨，示以中尉弹状，详曰："审如中尉所纠，何忧也！正恐更有大罪横至耳。人与我物，我实受之。"诘朝，有司奏处皓等罪，皆赐死。

高肇的祖上是高丽人，一般人很轻视他。宣武帝罢黜了六位辅政大臣，诛杀了咸阳王元禧之后，就把政事只委托于高肇一人。高肇在朝廷中的亲戚同宗甚少，于是招揽交结朋党，凡是投附他的人，十天半月就可以破格提升，而对于不愿投靠者则动辄陷以重罪。高肇尤其忌妒各个藩王，由于元详地位在自己上面，就想把他除掉，以便自己独掌朝政。于是，高肇便在宣武帝面前诬陷元详，说："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人密谋叛乱。"夏季，四月，宣武帝夜里召中尉

崔亮进入宫中，让崔亮弹劾元详贪婪淫乱，奢侈放纵，以及茹皓等四人依仗权势，贪赃枉法。于是，宣武帝下令拘捕了茹皓等人，关押在御史台，又派遣一百名武士包围了元详的府第。宣武帝又担心元详惊怕而逃脱，就派遣身边人郭翼打开金墉门，骑马出去向元详宣谕圣旨，并向他出示了中尉崔亮的弹劾状，元详说道："确实如中尉所举发的那样，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害怕还有更大的罪从天而降呢。别人给我东西，我确实收下了。"天亮之后，有关部门奏请处置茹皓等人的罪行，结果四人全部赐死。

帝引高阳王雍等五王入议详罪。详单车防卫，送华林园，母妻随入，给小奴弱婢数人，围守甚严，内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诏宥详死，免为庶人。顷之，徙详于太府寺，围禁弥急，母妻皆还南第，五日一来视之。

宣武帝召集高阳王元雍等五个藩王进去商议对元详罪行的处理决定。元详乘单车，前后警卫，被押送入华林园，母亲和妻子也随他进入园中，只给了他几个弱小的奴婢，他被围守的特别严密，与外面完全断绝了联系。五月，丁未朔（初一），宣武帝诏令宽宥元详不死，贬为平民。很快，元详就被移送到太府寺，看管的也更加严紧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回到南宅去了，每五天来看视他一次。

初，详娶宋王刘昶女，待之疏薄。详既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大怒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丽婢，陷罪至此！"杖之百余，被创脓溃，旬余乃能立。又杖刘妃数十，曰："妇人皆妒，何独不妒！"刘妃笑而受罚，卒无所言。

开初，元详娶了宋王刘昶的女儿，对待她十分疏远薄情。元详被囚禁之后，高太妃才知道了他与安定王的高妃私通之事，非常生气，骂元详说："你的妻妾成群，为何还要那个下贱的高丽女人，以致陷罪到这个地步呢？"高太妃命人把元详打了一百多板，打得皮开肉绽，流血化脓，十多天后才能站立起来。高太妃又令人打了刘妃几十下，并且问她："妇人家都妒忌，你为什么不妒忌呢？"刘妃笑着接受了惩罚，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

详家奴数人阴结党辈，欲劫出详，密书姓名，托侍婢通于详。详始得执省，而门防主司遥见，突入就详手中揽得，奏之，说恸哭数声，暴卒。诏有司以礼殡葬。

元详的几个家奴秘密勾结，想把元详抢动出来，因此秘密书写了姓名，托侍婢交给元详。元详刚拿在手上要看，被看守头目老远地发现了，突然跑进来从元详手上抢夺过来，上奏给宣武帝，元详恸哭了几声，突然气绝而死。宣武帝诏令有关部门以礼殡葬了元详。先是，典事史元显献鸡雏，四翼四足，诏以问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汉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刘向以为‘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人，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竟宁元年，石显伏辜，此其效也。’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鸡欲化为雄，但头冠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对曰：‘头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滋大。’是后黄巾破坏四方，天下遂大乱。今之鸡状虽与汉不同，而其应颇相类，诚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众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雏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势尚微，易制御也。臣闻灾异之见，皆所以示吉凶，明君睹之而惧，乃能致福，暗主睹之而慢，所以致祸。或者今亦有自贱而贵，关预政事，如前世石显之比者邪！愿陛下进贤黜佞，则妖弭庆集矣。”后数日，皓等伏诛，帝愈重光。

早先之时，典事史元显向宣武帝进献了一只小鸡，这只鸡有四个翅膀，四条腿，非常奇怪，宣武帝就诏问侍中崔光，让他加以解释。崔光上表讲道：“汉元帝初元年间，丞相府史家的母鸡孵小鸡，渐渐地变成了公鸡，冠子又红又大，爪子后面长出尖骨，开始打鸣，成了群中之帅。永光年间，有人进献了一只长角的公鸡，刘向认为：‘鸡是小家禽，其职责是到时鸣叫，唤醒主人起床，这是地位低贱的下臣掌权当政的征兆。竟宁元年，石显服罪，就是其应验呀。’汉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的母鸡快变成公鸡了，只有头上的冠子还没变，灵帝就这件事诏问议郎蔡邕，蔡邕回答说：‘头是元首，是皇帝之象征。如今鸡的全身都变了，只是头还没有变，而圣上知道了，这是天下将要出事而不会成功的征兆。倘若应对不妥当，朝政方面没有什么改善，头冠如果也变成了的话，为患就更加大了。’之后，黄巾起义，破坏四方，天下因此大乱。现在这只鸡的形状虽然与汉代的不同，但是显示的预兆颇相类似，确实可怕呀。我用刘向、蔡邕的说法推论这件事：其翅膀和脚众多，这是一群下贱小人互相勾结，鼓动生事的征象；其雏小而未大，脚趾和羽翼尚小，这说明群小们的势力还弱微，易于制服。我听

说这种灾异现象，都是显示着吉凶之兆，圣明的君主见了引起警惕，于是能带来福气；而昏暗的君主见了不以为然，所以导致灾祸。或许如今也有从低贱而显贵的小人参与干涉政事，如前代石显那样呢？愿陛下引进贤才，黜免佞臣，如此则妖祸消失，吉庆降临啊。”其后几天，茹皓等人伏法被诛，宣武帝因此而越发看重崔光了。

高肇说帝，使宿卫队主帅羽林虎贲守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谏，不听。勰志尚高迈，不乐荣势，避事家居，而出无山水之适，处无知已之游，独对妻子，常郁郁不乐。

高肇游说宣武帝，让宿卫队的头领率领羽林虎贲监守各藩王的宅第，差不多把他们幽禁起来了，彭城王元勰再三劝谏不要这样做，但是宣武帝根本不听。元勰志向远大，不热衷于荣华权势。他避事住在家中，出外不游出玩水，处在家中没有知已相陪伴，只同妻子儿子在一起，凡中常常郁郁寡欢。

[7]魏人围义阳，城中兵不满五千人，食才支半岁。魏军攻之，昼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随方抗御，皆应手摧却，相持面余日，前后斩获不可胜计。魏军惮之，将退。会道恭疾笃，乃呼从弟骁骑将军灵恩，兄子尚书郎僧勰及诸将佐，谓曰：“吾受国厚恩，不能攘灭寇贼，今所苦转笃，势不支久；汝等当以死固节，无令吾没有遗恨！”众皆流涕。道恭卒，灵恩摄行州事，代之城守。

[7]北魏人围攻义阳，而义阳城中的兵力不足五千人，粮食才够支持半年。北魏军队攻城甚急，昼夜不停，刺史蔡道恭随机应变抵抗，都可以出手得胜，挡住了敌人的进攻，就这样相持了一百多天，前后斩获敌人不可数计。义阳城久攻不下，北魏军队害怕了，准备撤退。恰在这时，蔡道恭的病情严重了，他把担任骁骑将军的堂弟蔡灵恩、担任尚书郎的侄子蔡僧勰以及其他将佐们叫来，对他们说：“我受国家的厚恩，但不能抵御、消灭寇贼，现在苦于病情转危，势必不会支持长久了。你们应当以死来捍卫自己的名节，不要让我死有遗恨。”大家都伤心流泪。蔡道恭病逝，蔡灵恩代管州务，替蔡道恭去指挥守城。

[8]六月，癸未，大赦。

[8]六月癸未（初八），梁朝大赦天下。

[9]魏大旱，散骑常侍兼尚书邢峦奏称：“昔者明王重粟帛，轻金玉，何则崐！粟帛养民而安国，金玉无用而败德故也。先帝深鉴奢

泰，务崇节俭，至以纸绢为帐扆，铜铁为辔勒，府藏之金，裁给而已，不复买积以费国资。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境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贡篚相继，商估交入，诸所献纳，倍多于常，金玉恒有余，国用恒不足。苟非为之分限，但恐岁计不充，自今请非要须者一切不受。”魏主纳之。

[9]北魏大旱，散骑常侍兼尚书邢峦上奏说：“过去的圣明天子重视粮食和布帛而轻视金子和玉石，为什么呢？因为粮食布帛可以养民而安国，金玉则无用而败损道德。先帝深深地以奢侈安逸为鉴戒，致力推崇勤俭节约，以至于用纸绢做帷帐和屏风，马的辔头和勒口也都是铜铁的，府库所藏之金，仅够维护开支而已，不再浪费国家的资金而买来积存。到了景明之初，承先帝所开创的升平之业，四境安宁，远近都来归附、通好，于是入贡的贵重之物一箱一箱地相继而来，商贾们也纷纷前来，各种进献纳贡，倍于往常。但是，金玉总是有余，国家财用却常常不足。假如不作出一定的限制，只恐怕年度预算不足，请从今开始，凡不是国家重要而必需的，一概不接受。”宣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10]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庆宗以城降魏，魏徐州刺史元鉴遣淮阳太守吴秦生将千余人赴之。淮阴援军断其路，秦生屡战，破之，遂取角城。

[10]秋季，七月癸丑（初八），梁朝角城戍主柴庆宗献出城池投降北魏，北魏徐州刺史元鉴派遣淮阳太守吴秦生率领一千多人赶赴角城。梁朝派遣淮阴的军队去增援角城不愿意降魏的人，阻断了吴秦生的去路，吴秦生屡次交战，打败了梁朝的援军，于是占取了角城。

[11]甲子，立皇子综为豫章王。

[11]甲子（十九日），梁朝封立皇子萧综为豫章王。

[12]魏李崇破东荆叛蛮，生擒樊素安，进讨西荆诸蛮，悉降之。

[12]北魏李崇攻破东荆州叛乱的蛮人，活捉了樊素安，进而讨伐西荆州各部蛮人，使各部都投降归顺。

[13]魏人闻蔡道恭卒，攻义阳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顿凿岘不进，但耀兵游猎而已。上复遣宁朔将军马仙琕救义阳，仙琕转战而前，兵势甚锐。元英结垒于上雅山，分命诸将伏于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胜直抵长围，掩英营；英伪北以诱之，至平地，纵兵击之。统

军傅永擐甲执槊，单骑先入，唯军主蔡三虎副之，突陈横过。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复入。仙琕大败，一子战死，仙琕退走。英谓永曰："公伤矣，且还营。"永曰："昔汉高扪足不欲人知，下官虽微，国家一将，奈何使贼有伤将之名！"遂与诸军追之，尽夜而返；时年七十余矣，军中莫不壮之。仙琕复帅万余人进击英，英又破之，杀将军陈秀之。仙琕知义阳危急，尽锐决战，一日三交，皆大败而返。蔡灵思势穷，八月，乙酉，降于魏。三关戍将闻之，辛酉，亦弃城走。

[13]北魏军队知道蔡道恭死了，对义阳城攻打得更加猛烈了，短兵相接，日日不停。曹景宗驻扎在凿岘按兵不动，只是率兵四处打猎。武帝又派遣宁朔将军马仙琕去援救义阳，马仙琕转战而前，兵势十分勇锐。元英在上雅山修筑战垒，命令诸位将领分别埋伏在山的四周，装出力量弱小的样子，以使梁朝军队上当。马仙琕乘胜而进，直抵北魏军队的长围，袭击了元英的营地。元英假装败逃，引诱敌方，到了平地，纵兵回击马仙琕。北魏统军傅永身着铁甲，手执矛槊，单骑先冲入对方军阵，只有军主蔡三虎随后助战，他们二人横穿敌阵而过。梁朝的兵用箭射傅永，射穿了他的左大腿，傅永拔出箭，再次冲入敌阵。马仙琕一败涂地，一个儿子阵亡，他自己撤退逃走。元英对傅永说："您受伤了，且回营地去吧。"傅永不肯，说："昔日汉高祖刘邦脚受伤，但是他用手捂住，不让别人知道。下官我虽然地位微贱，但也是国家的一员将领，岂能让贼人有伤了我方一员将领的说辞呢？"说毕，他就与部队一起去追击，天亮才返回。傅永当时年纪已七十多岁，所以军中无人不夸他为壮士。马仙琕又率领一万多人进攻元英，元英又打败了他，杀了将军陈秀之。马仙琕知道义阳危在旦夕，倾力决战，一日交锋三次，都大败而回。蔡灵恩走投无路了，就于八月乙酉（十一日），投降了北魏。梁朝在三关的戍守将领知道蔡灵恩已经投降了，辛酉（疑误），也弃城而逃。

英使司马陆希道为露版，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为之陈列军事处置形要而已，英深赏之，曰："观此经算，虽有金城汤池，不能守矣崌。"初，南安惠王以预穆泰之谋，追夺爵邑，及英克义阳，乃复立英为中山王。

元英令司马陆希道撰写公开的文书，陆希道写完后，他嫌碑文写得不好，又命令傅永修改。傅永并没有增加文章的文彩，只是一一列举

军事处置上的重要措施，元英非常欣赏傅永的修改，说："看到这样的谋略措施，敌人的城池即使固若金汤，也守不住了。"当初，南安惠王因参与穆泰谋反，被追削爵位和封地，元英攻克义阳之后，于是又重新封元英为中山王。

御史中丞任昉奏弹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寝而不治。

梁朝御史中丞任昉向朝廷弹劾曹景宗按兵不前，梁武帝因他是功臣，把事情压下去了，没有治他的罪。

[14]卫尉郑绍叔忠于事上，外所闻知，纤豪无隐。每为上言事，善则推功于上，不善则引咎归已，上以是亲之。诏于南义阳置司州，移镇关南，以绍叔为刺史。绍叔立城隍，缮器械，广田积谷，招集流散，百姓安之。

[14]卫尉郑绍叔忠心耿耿奉侍武帝，凡在外面听到什么，毫无隐瞒地讲给武帝。每次给武帝汇报事情，如果是好事，他就把功绩归结于武帝；如果不是好事，他则把责任归结于自身，因此武帝特别亲近他。武帝诏令在南义阳设置司州，州治所移于关南，任命郑绍叔为刺史。郑绍叔到任之后，筑建城壕，修缮器械，增广农田，积储谷物，招集流散人口，因此百姓安居乐业。

魏置郢州于义阳，以司马悦为刺史。上遣马仙琕筑竹敦、麻阳二城于三关南，司马悦遣兵攻竹敦，拔之。

北魏在义阳设置郢州，任命司马悦为刺史。梁武帝派遣马仙琕在三关南边修筑了竹敦、麻阳两座城堡，司马悦派兵去攻打竹敦，占领了它。

[15]九月，壬子，以吐谷浑王伏连筹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15]九月壬子（初八），梁朝任命吐谷浑王慕容伏连筹为西秦州和河州刺史、河南王。

[16]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怀朔镇，诏车骑大将军源怀出行北边，指授方略，随须征发，皆以便宜从事。怀至云中，柔然遁去。怀以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还，至恒、代，按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欲东西为九城，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五十八条，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遥远，代表诸国颇或外叛，仍遭旱饥，戎马甲兵十分阙八。谓宜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

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彼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魏主从之。

[16]柔然国入侵北魏的沃野和怀朔镇，北魏宣武帝诏令车骑大将军源怀出征北方，凡是指挥布置、军需物品的调发等，都授权他全权处理。源怀到达云中，柔然人远遁而去。源怀认为用中原的方法制服蛮夷，最好是修建城池，所以返回后，到了恒、代之地，视察了各镇周围的要害之地，选定可以修城筑寨之处，准备从东到西共修建九座城池，以及选定适合于储备粮食兵器而呈犬牙交错之势可以互相援救的据点，共五十八条建议，表奏朝廷，讲道：“现在迁都洛阳，离开北边非常遥远，故都代京以北的各部落多有外叛，同时又遭受旱灾，出现饥荒，以致戎马甲兵十分中缺去八分。所以，我建议应该依照旧镇那样，为了做到可以东西相望，形势相连，在此修筑城堡，分兵把守要害之地，平时令他们屯田积粮，紧急之时，可以随时应战。柔然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也不敢越过城堡而南下。如此，北方就可以无忧了。”宣武帝同意了这一建议。

[17]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诏中书监高闾与给事中公孙崇考定雅乐，久之，未就。会高祖殂，高闾卒。景明中，崇为太乐令，上所调金石及书。至是，世宗始命八座已下议之。

[17]北魏太和十六年时，高祖孝文帝曾诏令中书监高闾和给事中公孙崇考定雅乐，但很长时间还没有完成。恰恰高祖孝文帝驾崩，高闾去世。景明年间，高崇担任了太乐令，他向朝廷献上了所调金石乐器以及书，至此，世宗宣武帝方才命令八座，即五曹尚书、左右二仆射以及一令以下的官员们审议鉴定之。

[18]冬，十一月，戊午，魏诏营缮国学。时魏平宁日久，学业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弟子著录多者千余人，少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每年逾众。[18]冬季，十一月戊午（十五日），北魏宣武帝诏令营建修缮国学。当时，北魏国内平静安宁日久，兴学之风大盛，燕、齐、赵、魏等地，讲学授业的人不可胜数，其弟子登记在册者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也有几百名，州里举荐“茂材异等”的卓越人才，郡里举贡孝廉，人数一年比一年多。

[19]甲子，除以金赎罪之科。

[19]甲子（二十一日），梁朝废除用钱赎罪的法令。

[20]十二月，丙子，魏诏殿中郎陈郡袁翻等议立律令，彭城王勰等监之。

[20]十二月丙子（初四），北魏诏令殿中郎陈郡人袁翻等人议定设立法规律令，彭城王元勰等人担任总监。

[21]己亥，魏主幸伊阙。

[21]己亥（二十七日），北魏宣武帝到达伊阙。

[22]上雅好儒术，以东晋、宋、齐虽开置国学，不及十年辄废之，其存亦文具而已，无讲授之实。

[22]武帝一向喜好儒术，认为东晋、宋、齐虽然开办了国学，但是不及十年都废止了，即使存在，也仅仅是形式而已，没有讲授之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六卷

梁纪二 高祖武皇帝二天监四年（乙酉、505）

梁纪二 梁武帝天监四年（乙酉，公元505年）

[1]春，正月，癸卯朔，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贺及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期年之间，怀经负笈者云会。，循之玄孙也。又选学生，往会稽云门山从何胤受业，命胤选门徒中经明行修者，具以名闻。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学。

[1]春季，正月，癸卯朔（初一），武帝发布诏令："两汉时期的读书人登贤入仕，莫不是通过经术之业，他们都信奉大雅之道，个个饱学，因此能立功名，成大业。魏、晋以来，士人浮华放荡，而儒教衰败，风节得不到树立，当是其根本原因。所以，可以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纳后进。"于是，将贺及平原人明山宾、吴兴人沈峻、建平人严植之补为博士，让他们各主持一馆，讲学执教，每馆有好几百名学生，由朝廷供给口粮等生活资用，其中在射策考试时应对自如，风解深刻透彻者，即被任为官吏。因此，一年之间，天下士子怀经负笈，云集而至。贺是贺循的玄孙。朝廷又挑选学生，送他们去会稽云门山跟从何胤接受学业，命令何胤选拔门徒中通晓经学、品行优秀者，把他们的姓名上报朝廷。朝廷又分遣博士祭酒巡视各州郡的立学情况。

[2]初，谯国夏侯道迁以辅国将军从裴叔业镇寿阳，为南谯太守，与叔业有隙，单骑奔魏。魏以道迁为骁骑将军，从王肃镇寿阳，使道迁守合肥。肃卒，道迁弃戍来奔，从梁、秦二州刺史庄丘黑镇南郑，以道迁为长史，领汉中太守。黑卒，诏以都官尚书王珍国为刺史，未至，道迁阴与军主考城江忱之等谋降魏。

[2]原先，谯国人夏侯道迁以辅国将军的身份随从裴叔业镇守寿阳，担任南谯太守，因与裴叔业不合，于是就一个人骑马奔投了北魏。北魏任命夏侯道迁为骁骑将军，随从王肃镇守寿阳，王肃指派夏

侯道迁驻守合肥。王肃去世，夏侯道迁丢下戍所来投靠南朝，随从梁、秦二州刺史庄丘黑镇守南郑，庄丘黑任命夏侯道迁为长史，兼汉中太守。庄丘黑死后，朝廷诏令都官尚书王珍国为刺史，没有到任，夏侯道迁便私下里与军主考城人江忱之等人密谋投降北魏。

先是，魏仇池镇将杨灵珍叛魏来奔，朝廷以为征虏将军、假武都王，助戍汉中，有部曲六百人，道迁惮之。上遣左右吴公之等使南郑，道迁杀使者，发兵击灵珍父子，斩之，并使者首送于魏。白马戍主尹天宝闻之，引兵击道迁，败其将宠树，遂围南郑。道迁求救于氐王杨绍先、杨集起、杨集义，皆不应，集义弟集郎引兵救道迁，击天定，杀之。魏以道迁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丰县侯。又以尚书邢峦为镇西将军、都督征梁·汉诸军事，将兵赴之。道迁受平南，辞豫州，且求公爵，魏主不许。

早先之时，北魏镇守仇池的将领杨灵珍反叛北魏来投奔南齐，南齐朝廷任命他为征虏将军、假武都王，让他协助戍守汉中，手下共有部曲六百人，夏侯道迁很害怕他。梁武帝派遣左右心腹吴公之等人出使南郑，夏侯道迁便杀害了使者，又发兵袭击杨灵珍父子，斩了他们，把他们的首级连同武帝派来的使者的首级一并送到北魏。白马的戍主尹天宝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带兵去袭击夏侯道迁，打败了夏侯道迁的将领庞树，于是围困南郑。夏侯道迁向氐王杨绍先、杨集起、杨集义求救，都不予理睬，只有杨集义的弟弟杨集朗带兵去援救夏侯道迁，向尹天宝发起了攻击，杀了他。北魏任命夏侯道迁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丰县侯。又任命尚书邢峦为镇西将军和都督梁、汉诸军事，并让他率兵前去赴任。夏侯道迁接受了平南将军一职，辞掉了豫州刺史之职，并且要求封为公爵，宣武帝不准许。

[3]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3]辛亥（初九），梁武帝在南郊祭祀，并诏令大赦天下。

[4]乙丑，魏以骠骑大将军高阳王雍为司空，加尚书令广阳王嘉仪同三司。

[4]乙丑（二十三日），北魏任命骠骑大将军高阳王元雍为司空，加封尚书令广阳王元嘉仪同三司。[5]二月，丙子，魏以宕昌世子梁弥博为宕昌王。

[5]二月丙子（初五），北魏封容昌世子梁弥博为宕昌王。

[6]上谋伐魏，壬午，遣卫尉卿杨公则将宿卫兵塞洛口。

[6]武帝策谋讨伐北魏，壬午（十一日），派遣卫尉卿杨公则率领宿卫兵堵塞了洛口。

[7]壬辰，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长史李讨平之。

[7]壬辰（二十一日），交州刺史李凯占据了州城反叛朝廷，长史李讨伐并平定了李凯的反叛。

[8]魏邢峦至汉中，击诸城戍，所向摧破。晋寿太守王景胤据石亭，峦遣统军李义珍击走之。魏以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庞景民据郡不下，郡民严玄思聚众自称巴州刺史，附于魏，攻景民，斩之。杨集起、集义闻魏克汉中而惧，闰月，帅群氐叛魏，断汉中粮道，峦屡遣军击破之。

[8]北魏邢峦到达汉中，对各城堡发起了攻击，所向无敌，无坚不摧。晋寿太守王景胤占据着石亭，邢峦派遣统军李义珍打跑了他。北魏任命邢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庞景民占据郡城，拒不投降，郡中之民严玄思聚集群众，自封为巴州刺史，投附于北魏，攻打庞景民并将他斩首。杨集起、杨集义得知北魏攻克汉中的消息之后害怕了，于闰三月，率领氐族部落反叛了北魏，切断了汉中的粮道，邢峦多次派遣军队去袭击、打败了他们。

[9]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

[9]夏季，四月丁巳（十七日），梁朝任命行宕昌王梁弥博为河、凉二州刺史和宕昌王。

[10]冠军将军孔陵等将兵二万戍深杭，鲁方达戍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峦遣统军王足将兵击之，所至皆捷，遂入剑阁。陵等退保梓潼，足又进击，破之。梁州十四郡地，东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

[10]梁朝冠军将军孔陵等人率兵两万戍守深杭，鲁方达戍守南安，任僧褒等人戍守石同，以便抵拒北魏。邢峦派遣统军王足带兵去袭击，所到之处无不告捷，于是进入剑阁。孔陵等人只好退保梓潼，王足又进攻，打败了他们。于是，梁州十四郡之地，东西七百里，南北一千里，全部归入北魏版图。

初，益州刺史邓元起以母老乞归，诏征为右卫将军，以西昌侯渊藻代之。渊藻，懿之子也。夏侯道迁之叛也，尹天宝驰使报元起。及魏寇晋寿，王景胤等并遣告急，众劝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万里，军不猝至，若寇贼侵淫，方须扑讨，董督之任，非我而谁，何事匆匆救之！"诏假元起都督征讨诸军事，救汉中，而晋寿已陷。萧渊藻将至，元起营还装，粮储器械，取之无遗。渊藻入城，恨之；又救其良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马为！"渊藻恚，因醉，杀之。元起麾下围城，哭，且问故，渊藻曰："天子有诏。"众乃散。遂诬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广汉罗研诣阙讼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让渊藻曰："元起为汝报仇，汝为仇报仇，忠孝之道如何！"乃贬渊藻号为冠军将军，赠元起征西将军，谥曰忠侯。

起初，益州刺史邓元起因母亲年老而乞求归还故里，朝廷下诏征调他为右卫将军，另以西昌侯萧渊藻取代他益州刺史之职。萧渊藻是萧渊懿的儿子。夏侯道迁反叛之时，尹天宝派使者驰告邓元起。等到北魏侵犯晋寿之时，王景胤等人也遣使去向邓元起告急，众人都劝说邓元起急速前去援救，邓元起却说："朝廷离这里万里之遥，军队不会很快就会来到的，如果入侵的寇贼进一步成势，方才须前去讨伐夷荡，而督帅之任，除了我还有谁呢？所以，何必现在就匆匆忙忙地前去救援呢？"朝廷诏令邓元起代理都督征讨诸军事，让他去援救汉中，但是此时晋寿已经沦陷了。萧渊藻将要抵达，邓元起营造回去时的行装，他把粮资储备和各种器械兵仗搜罗一空，些微不剩。萧渊藻入城之后，见到这一情形，对邓元起怀恨在心。萧渊藻要邓元起的良马，邓元起却对他说："你一个年少郎君，要马干什么呢？"萧渊藻无比忿怒，借邓元起酒醉之机，杀了他。邓元起的部下把城围住，痛哭主帅，且问主帅被杀之缘故，萧渊藻对他们说："天子有诏令。"众人才散去了。于是，萧渊藻就诬告邓元起反叛，武帝对此疑而不信。邓元起的故吏广汉人罗研来到朝廷告状，武帝说："果然同我所思量的一样。"武帝派使者斥责萧渊藻说："邓元起为你报了父仇，你却为仇人而报仇，杀害了他，忠孝之道在那里呢？"于是贬萧渊藻号为冠军将军，赠邓元起征西将军，谥号为忠侯。

李延寿论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辟土，劳之不图，祸机先陷。冠军之贬，于罚已轻，梁之政刑，于斯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启，年

之不永，不亦宜乎！

李延寿论曰：邓元起勤勉于事，能体贴下属，能奉事朝廷，开辟疆土，功不可没，功劳没有受到赏赐，却先陷祸遇难。萧渊藻仅仅被贬为冠军将军，所受的惩罚实在是太轻了，梁朝的政治、刑律，在这件事上出现了大的失误，由此而开启了朝廷庇护亲族的弊端，所以不能长久立国，不也是很相宜的吗?

[11]益州民焦僧护聚众作乱，萧渊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议自击之；或陈不可，渊藻大怒，斩于阶侧。乃乘平肩舆巡行贼垒，贼弓乱射，矢下如雨，从者举盾御矢，渊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击僧护等，皆平之。

[11]益州的百姓焦僧护聚众造反，萧渊藻年纪还不满二十岁，他召集手下的僚佐们商议要亲自去歼击叛民，有人说他不可以亲自去，萧渊藻勃然大怒，就把说话的人斩于庭阶的侧旁。于是，萧渊藻乘坐着平肩舆，在叛民的营垒周围巡行，叛民用弓箭乱射，箭雨纷至，随从们举着盾牌为他挡箭，他却命令把盾牌拿开。因此，人心大安，争相出击焦僧护等，都平定了他们。

[12]六月，庚戌，初立孔子庙。

[12]六月庚戌（十一日），梁朝初立孔子庙。

[13]豫州刺史王超宗将兵围魏小岘。丁卯，魏扬州刺史薛真度遣兼统军李叔仁等击之，超宗兵大败。

[13]豫州刺史王超宗率兵围攻北魏小岘。丁卯（十八日），北魏扬州刺史薛真度派遣兼统军李叔仁等人出击，王超宗的军队一败涂地。

[14]冠军将军王景胤、李畎、辅国将军鲁方达等与魏王足战，屡败，秋，七月，足进逼涪城。

[14]冠军将军王景胤、李畎、辅国将军鲁方达等同北魏的王足交战，屡战屡败，秋季，七月，王足进逼涪城。

[15]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

[15]八月壬寅（初四），北魏中山王元英入侵雍州。

[16]庚戌，秦、梁二刺史鲁方达与魏王足统军纪洪雅、卢祖迁战，败，方达等十五将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与祖迁战，败，景胤等二十四将皆死。

[16]庚戌（十二日），梁朝秦、梁二州刺史鲁方达与北魏王足手下的统军纪洪雅、卢祖迁交战，战败，鲁方达等十五员将领都战死。壬子（十四日），王景胤等人又与卢祖迁交战，也战败，王景胤等二十四位将领全部战死。

[17]杨公则至洛口，与魏豫州长史石荣战，斩之。甲寅，将军姜庆真与魏战于羊石，不利，公则退屯马头。

[17]杨公则到达洛口，与北魏豫州长史石荣交战，将石荣斩首。甲寅（十六日），将军姜庆真与北魏军队在羊石交战，没有取胜，杨公则只好退驻于马头。

[18]雍州蛮沔东太守田青喜叛降魏。

[18]担任沔东太守的雍州蛮人田青喜反叛梁朝，投降了北魏。

[19]魏有芝生于太极殿之西序，魏主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为“此《庄子》所谓‘气蒸成菌’者也。柔脆之物，生于墟落秽湿之地，不当生于殿堂高华之处；今忽有之，厥状扶疏，诚足异也。夫野木生朝，野鸟入庙，古人皆以为败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惧灾修德，殷道以昌，所谓‘家利而怪先，国兴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内，大旱逾时，民劳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愿陛下侧躬耸意，惟新圣道，节夜饮之乐，养方富之年，则魏祚可以永隆，皇寿等于山岳矣。”于是魏主好宴乐，故光言及之。

[19]北魏朝廷太极殿内的西墙下生长出了灵芝，北魏宣武帝拿来给侍中崔光看，崔光就此事而上表皇上，认为：“这只是《庄子》一书中所讲的‘气蒸成菌’罢了。这种柔脆的菌类之物，一般生长在废墟角落污秽潮湿的地方，不应当生长在殿堂这样高贵华丽之处；如今忽然生长出来了，而且其形状繁茂，实在是奇怪之事。野木生于朝庭，野鸟飞入宗庙，古人都认为这是败亡的征兆，所以商王太戊、高宗有惧于祥桑、谷共生于朝内以及野鸡飞在鼎上之异兆而修德积善，国运因此而得以复兴昌盛，这正是所谓‘家族吉利而怪异先行，国家兴盛而妖异预见’。如今西方和南方兵戈未息，京郊周围大旱久时，百姓劳崐苦，万物憔悴，已经到了万分严重的地步，而承受上天旨意养育万民的天子在此之际正应该加以体恤，所以恳请陛下关心朝廷内外之事，亲身过问，弘扬圣道，节制夜间饮酒的娱乐，保养正值年轻的身体，如此

则北魏的国祚可以永远兴隆，皇寿与山岳等齐。”此时，北魏宣武帝喜好宴饮欢乐，所以崔光在上表中特意提到这点。

[20]九月，己巳，杨公则等与魏扬州刺史元嵩战，公则败绩。

[20]九月己巳（初一），杨公则等人与北魏扬州刺史元嵩交战，杨公则败北。

[21]冬，十月，丙午，上大举伐魏，以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为副，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宏军于洛口。

[21]冬季，十月丙午（初九），武帝发动军队大举征伐北魏，任命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为副，王公以下者各上交封国所收之租和职田所收之谷以便资助军队。萧宏驻军于洛口。

[22]杨集起、集义立杨绍先为帝，自皆称王。十一月，戊辰朔，魏遣光禄大夫杨椿将兵讨之。

[22]杨集起、杨集义拥立杨绍先为帝，自己都称王。十一月戊辰朔（初一），北魏派遣光禄大夫杨椿率兵讨伐杨集起等。

[23]魏王足围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万余户。邢峦表于魏主，请乘胜进取蜀，以为“建康、成都，相去万里，陆行既绝，惟资水路，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益州外无军援，一可图也。顷经刘季连反，邓元起攻围，资储空竭，吏民无复固守之志，二可图也。萧渊藻裙屐少年，未洽治务，宿昔名将，多见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图也。蜀之所恃，唯在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竟内，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轨无碍，前军累败，后众丧魄，四可图也。渊藻是萧衍骨肉至亲，必无死理，若克涪城，渊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将望风逃去；若其出斗，庸、蜀士卒驽怯，弓矢寡弱，五可图也。臣内省文吏，不习军旅，赖将士竭力，频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怀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图，正以兵少粮匮，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后图便难。况益州殷实，户口十万，比寿春、义阳，其利三倍。朝廷若欲进取，时不可失；若欲保境宁民，则臣居此无事，乞归侍养。”魏主诏以“平蜀之举，当更听后敕。寇难未夷，何得以养亲为辞！”峦又表称，“昔邓艾、钟会帅十八万众，倾中国资储，仅能平蜀，所以然者，斗实力也。况臣才非古

人，何宜以二万之众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据得要险，士民慕义，此往则易，彼来则难，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脱得涪，则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户数万，朝廷岂可不守！又，剑阁天险，得而弃之，良可惜矣。臣诚知战伐危事，未易可为。自军度剑阁以来，鬓发中白，日夜战惧，何可为心！所以勉强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负陛下之爵禄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渐面进。若得涪城，则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外无援军，孤城自守，何能复持久哉！臣今欲使军军相次，声势连接，先为万全之计，然后图功，得之则大利，不得则自全。又，巴西、南郑，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恒多扰动。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曾立巴州，镇静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罢。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唯一族，虽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获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是以郁快，多生异图。比道迁建义之始，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克城以来，仍使行事。巴西广袤千里，户余四万，若于彼立州，镇摄华、獠，则大帖民情，从垫江已还，不劳征伐，自为国有。”魏主不从。

[23]北魏王足围攻涪城，蜀人大为震惊、恐惧，益州的城堡有十分之二三投降了北魏，百姓自动报上名籍的有五万多户。邢峦上表北魏宣武帝，请求乘胜而进取蜀地，认为：“建康与成都相离万里之遥，陆路已经阻断，唯一可依靠的就是水路了，但是水军西上，没有一年的时间是到不了的，益州外无援军，这是可以攻取的第一点理由。蜀地前不久经历了刘季连反叛，邓元起攻打围困之事，物资储备空竭，官方和百姓都失去了固守的信心，这是可以攻占的第二点理由。萧渊藻不过是一个衣装华丽而无真才实学的少年，完全不懂治理之道，过去的名将，大多数都被他囚禁杀戮了，现在所任用的，都是他左右的一些少年人，这是可以攻取的第三点理由。蜀地所依恃的只在剑阁，现在既攻克峈了南安，已经夺取了其险要之地，据此天险而向内推进，已占取了境内三分之一的地方；从南安向涪陵，道路宽展，可以双车并行，蜀军前军累战屡败，后头的闻风而丧胆，这是可以攻取的第四点理由。萧渊藻是萧衍的骨肉至亲，必定不愿以死固守，若果攻克涪城，萧渊藻怎肯呆在城中坐而受困，必将望风而逃跑；他如果出战，无奈庸、蜀之地的士卒们才能低下而胆怯，弓箭缺少而无力，这是可

以攻取的第五点理由。我本为朝中文官，不熟习军旅之事，但是幸赖将士们尽心竭力，以致频有捷报传来，尽管是那么微小而不足道。现在已经攻克重重险阻，民心归顺，观望涪、益两城，旦夕可得，只是因兵少粮缺，不宜于前去攻打，但现在如不夺取，以后再攻打就难了。况且益州殷富，有十万户人家，与寿春、义阳相比，其利益高出三倍。朝廷如果想要攻取该地，就不应该失去这次机会；如果想要保护境内安宁百姓，则我呆在这里实无事可做，因此乞求归家侍养双亲。”宣武帝给邢峦的诏令中说：“关于平定蜀地之举，你应当等着听取后面的敕令。现在寇难还没有平定，你怎么能以侍养亲人为借口而引退呢？”邢峦又上表说：“过去邓艾、钟会统领十八万大军，倾尽中原的资财储备，才能平定蜀地，之所以如此，是以实力相斗呀。何况我的才能比不上古人，那里可以靠两万兵力而希求平定蜀地呢？之所以敢如此，正因为占据了险要之地，士人和百姓们都倾慕向往大义，我们由此而前进则容易，他们前来抵挡则难，只要我们根据力量而行事，理应攻克。现在王足已经逼近涪城，假如取得了涪陵，则益州就成了待擒之物，只是得到手有早晚之别罢了。何况梓潼已经归附的民户有好几万，朝廷岂可以不加以镇守呢？还有，剑阁天险，如得而放弃，实在是可惜。我诚然知道征战讨伐是危险的事情，不可轻易进行。自从我军越过剑阁以来，我的鬓发已经斑白，日日夜夜为战事情况而焦虑不安，心情紧张得都无法忍受下去了。之所以能勉强坚持着，只是因为考虑到既然已经得到了该地而又自动撤退不加驻守，恐怕有负于陛下所给予的爵位俸禄。而且我心中打算，正想先攻取涪城，然后渐次而进。如果得到涪城，就可以把蜀地分为两伴，阻断水陆交通的要道，他们没有外面来的援军，以孤城而自守，怎么能够持久得了呢？我现在想让各支队伍相次而进，前后连接，互相声援，首先做到万无一失，然后图取大功，如能得到则有大利，不得则可以做到自我保全。另外，巴西与南郑相距一千四百里，离州城遥远，经常发生骚乱。过去属南朝占领之时，由于这里难以统辖管理，曾经设立过巴州，以便镇领夷、獠，而梁州借利，所以上表请求罢撤了该州。这个地方的大户人家有严、蒲、何、杨等姓，不仅仅是一族，他们虽然居住在山谷之中，可是豪强大族很多，文章风流之士也为数不少，但因离州城很远，因此不能获得仕进机会，甚至州里地位较高的佐

吏，也无法能跻身其中，因此愤愤不平，多生异图之心。到夏侯道迁建举大义之初，严玄恩自称为巴州刺史，攻

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门太守张齐将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军司泰山羊祉为益州刺史。王足闻之，不悦，辄引兵还，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来奔。刑峦在梁州，接豪右以礼，抚小民以惠，州人悦之。峦之克巴西也，使军主李仲迁守之。仲迁溺于酒色，费散兵储，公事谘承，无能见者。峦忿之切齿，仲迁惧，谋叛，城人斩其首，以城来降。

早先之时，北魏宣武帝任命王足兼益州刺史。梁武帝派遣天门太守张齐率兵去援救益州，还没有到达，宣武帝又改任梁州军司泰山人羊祉为益州刺史。王足知道这一消息之后，十分不悦，便带兵返回了，于是北魏没有能够平定蜀地。许久之后，王足从北魏来投靠了梁朝。邢峦在梁州之时，对当地的豪强大族以礼相接，对小民百姓抚之以恩惠，因此全州之人都很欢喜。邢峦攻克巴西，让军主李仲迁镇守。李仲迁沉溺于酒色，私自挪用耗散军费，有关公事需要向他请示报告之时，却找不到他的人影。邢峦对此气的咬牙切齿，李仲迁害怕了，密谋反叛，城中的人将李仲迁斩首，献城投降了梁朝。

[24]十二月，庚申，魏遣骠骑大将军源怀讨武兴氐，邢峦等并受节度。

[24]十二月庚申（二十四），北魏派遣骠骑大将军源怀讨伐武兴的氐族部落，邢峦等人一并接受源怀的指挥调遣。

[25]司徒、尚书令谢以母忧去职。[25]梁朝司徒、尚书令谢因为母亲守丧而去职。

[26]是岁，大穰，米斛三十钱。

[26]这一年，大丰收，米价每斛三十钱。

五年（丙戌、506）

五年（丙戌，公元506年）

[1]春，正月，丁卯朔，魏于后生子昌，大赦。

[1]春季，正月，丁卯朔（初一），北魏于皇后生下儿子元昌，大赦天下。

[2]杨集义围魏关城，邢峦遣建武将军傅竖眼讨之，集义逆战，竖眼击破之；乘胜逐北，壬申，克武兴，执杨绍先，送洛阳。杨集起、杨集义亡走，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又改为东益州。

[2]杨集义围攻北魏关城，邢峦派遣建武将军傅竖眼去讨伐，杨集义迎战，傅竖眼击败了杨集义，并乘胜追逐败军，壬申（初六），攻克了武兴，抓获了杨绍先，押送往洛阳。杨集起、杨集义逃跑了，于是灭掉了他们所建之国，改为武兴镇，其后又改为东益州。

[3]乙亥，以前司徒谢为中书监、司徒。

[3]乙亥（初九），梁朝任命前司徒谢为中书监、司徒。

[4]冀州刺史桓和击魏南青州，不克。

[4]梁朝冀州刺史桓和攻打北魏的南青州，没有攻克。

[5]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众二千，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改元建明，置百官，攻逼州郡。泾州民陈瞻亦聚众称王，改元圣明。

[5]北魏秦州匈奴屠各部落的王法智聚集两千人，推举秦州主簿吕苟儿为首领，改年号为“建明”，设置了百官，攻逼州郡。泾州的百姓陈瞻也聚众称王，改年号为“圣明”。

[6]己卯，杨集起兄弟相帅降建〔魏〕。

[6]己卯（十三日），杨集起兄弟一起投降了北魏。

[7]甲申，封皇子纲为晋安王。

[7]甲申（十八日），梁朝封皇子萧纲为晋安王。

[8]二月，丙辰，魏主诏王公以下直言忠谏。治书侍御史阳固上表，以为“当今之务，宜亲宗室，勤庶政，贵农桑，贱工贾，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救饥寒之苦。”时魏主委任高肇，疏薄宗室，好桑门之法，不亲政事，故固言及之。

[8]二月丙辰（二十一日），北魏宣武帝诏令王公以下的官员对自己直言忠谏。诏书侍御史阳固上表，认为：“圣上当今所应做的是要亲近宗室，勤于庶政，鼓励农桑，抑制工商，杜绝一切不切合实际的谈论玄虚之理，压缩佛门无用的费用，用以救济饥寒之苦。”当时宣武帝把政事委任于高肇，疏远皇室宗亲，热衷于佛法，不亲自过问朝廷政事，所以阳固才有上述之言。

[9]戊午，魏遣右卫将军元丽都督诸军讨吕苟儿。丽，小新成之子也。

[9]戊午（二十三日），北魏派遣右卫将军元丽督率各路军队讨伐吕苟儿。元丽是小新成的儿子。

[10]乙丑，徐州刺史历阳昌义之与魏平南将军陈伯之战于梁城，义之败绩。

[10]乙丑，（三十日），梁朝徐州刺史历阳人昌义之同北魏平南将军陈伯之在梁城交战，昌义之战败。

[11]将军萧将兵击魏徐州，围淮阳。

[11]梁朝将军萧率兵攻打北魏徐州，围攻淮阳。

[12]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12]三月，丙寅朔（初一），发生日食。

[13]己卯，魏荆州刺史赵怡、平南将军奚康生救淮阳。

[13]己卯（十四日），北魏荆州刺史赵怡、平南将军奚康生前去援救淮阳。

[14]魏咸阳王禧之子翼，遇赦求葬其父，屡泣请于魏主，魏主不许。癸未，翼与其弟昌、晔来奔。上以翼为咸阳王，翼以晔嫡母李妃之子也，请以爵让之，上不许。

[14]北魏咸阳王元禧的儿子元翼，遇赦后请求安葬父亲，数次在宣武帝面前哭着请求，宣武帝没有准许。癸未（十八日），元翼同其弟弟元昌、元晔前崐来奔投梁朝。武帝封元翼为咸阳王，元翼因为元晔是正室母亲李妃所生，所以请求把爵位让给元晔，但是武帝没有准许。

[15]辅国将军刘思效败魏青州刺史元系于胶水。

[15]梁朝的辅国将军刘思效在胶水击败了北魏青州刺史元系。

[16]临川王宏使记室吴兴丘迟为书遗陈伯之曰：“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寿阳梁城拥众八千来降，魏人杀其子

虎牙。诏复以伯之为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复以为通直散骑常侍。久之，卒于家。

[16]临川王萧宏让记室吴兴人丘迟写信送给陈伯之，信中说道："思量您投降北魏之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内心不能自审，外受流言的影响，迷乱而猖狂，以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当今皇上不惜不按法律以申恩德，即使再大的罪过也能宽宥，所以将军您的祖坟没有被毁，松柏茂盛；您留在江南的亲戚都没有以叛党连坐，而安居自苦；您的宅第没有受损，池台如故；您的爱妾还守在家中，没有被官家收去或流落于其他人家。可是，将军您却如鱼游于沸鼎之中，如燕筑巢于飞动的幕布之上，至今身在敌营，这不是非常糊涂的事吗？希望您能早日替自己谋一条好的出路，以便获得日后的幸福。"庚寅（二十五日），陈伯之从寿阳梁城率领八千人马来投降梁朝，北魏人杀了他的儿子陈虎牙。武帝诏令仍以陈伯之为西豫州刺史，陈伯之还没有到任，又任命他为通直散骑常侍。后来，陈伯之在家中去世。

[17]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称："《周礼》，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为之厉禁，盖取之以时，不使戕贼而已，故虽置有司，实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未有为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县官鄣护河东盐池而收其利，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盖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贫！乞驰盐禁，与民共之！"录尚书事勰、尚书邢峦奏，以为"琛之所陈，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窃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随时，丰俭称事，役养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随其饮啄，乃是刍狗万物，何以君为！是故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赋，收关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谓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也。今盐池之禁，为日已久，积而散之，以济军国，非专为供太官之膳羞，给后宫之服玩。既利不在已，则彼我一也。然自禁盐以来，有司多慢，出纳之间，或不如法。是使细民嗟怨，负贩轻议，此乃用之者无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罢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弈棋，参论理要，宜如旧式。"魏主卒从琛议，夏，四月，乙未，罢盐池禁。

[17]起初，北魏御史中尉甄琛上表讲道："《周礼》中制定了专管山林川泽的山虞、林衡、川衡、泽虞之官，制定了关于山林川泽的严厉禁令，这是使百姓在规定的时令内获取利益，而不让随意乱砍滥

取，所以虽然设置了这样的官员，实际上却是百姓自己守护。一家之长，必须抚养他的子孙，天下之君，必须惠养万民，没有做父母吝啬醋酱、富有天下万物而专占一物的。如今朝廷独霸河东的盐池而坐收其利，这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贫！所以，乞请放松盐禁，与民共享其利。”录尚书事元勰和尚书邢峦也上奏，认为：“甄琛所讲的，坐着谈论则高明合理，而实际执行则行不通。我们认为古来善于统治百姓的，必定升降依时，丰俭随事，役使养育互为消长以成全他们性命。如果任其自生自长，随其饮水啄食，那是把百姓当作刍草狗畜，还要君主做什么呢？所以，圣人获取山泽之货，收取关市之税，来补助田亩什一之赋之不足，以供国用，此处取来用到彼处，都不是为了自己，正所谓利用天地的出产，施惠于天下之民。如今禁止私人采盐，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了，集中其财富而使用，是为了维持国家和军队的开支，并不是专门为了供给皇宫的饮食，以及后宫的服饰玩物。既然不是为了皇上一人享乐，那么让老百姓获利同让国家获利都是一样的。然而，自从禁盐以来，官员们多有不经心的，收支出纳中间，或者有不按照法令执行的行为。因此，使老百姓抱怨在心，商贩们非议在口，这只不过是管理者无方，并非是制定禁令的人有过失。一旦撤销盐池禁令，恐怕有违于本初之意。一行一改，没有定法，正如奕棋者那样举棋不定，所以按理而论，应该维持过去的样子而不变。”宣武帝最终采纳了甄琛崌的建议，夏季，四月乙未（初一），撤销了盐池禁令。

[18]庚戌，魏以中山王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帅众十余万以拒梁军，指授诸节度，所至以便宜从事。

[18]庚戌（十六日），北魏任命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统率十多万大军抵抗梁朝军队，指挥各路军队，所到之处随机而行事。

江州刺史王茂将兵数万侵魏荆州，诱魏边民及诸蛮更立宛州，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袭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将军杨大眼都督诸军击茂，辛酉，茂战败，失亡二千余人。大眼进攻河南城，茂逃还；大眼追至汉水，攻拔五城。

梁朝江州刺史王茂率兵数万入侵北魏荆州，诱使北魏边境上的民众以及各蛮族部落另立宛州，并派遣自己所任命的宛州刺史雷豹狼等去

袭取北魏河南城。北魏派遣平南将军杨大眼督率各路军马抗击王茂，辛酉（二十七日），王茂战败，失散伤亡两千多人。杨大眼进而攻打河南城，王茂逃返，杨大眼追至汉水，攻占了五城。

魏征虏将军宇文福寇司州，俘千余口而去。

北魏征虏将军宇文福侵犯梁朝司州，掠夺了一千多人口而离去。

五月，辛未，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侵魏徐州，拨宿预，执城主马成龙。乙亥，北徐州刺史昌议之拨梁城。

五月辛未（初二），梁朝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人入侵北魏徐州，攻占宿预，抓住了城主马成龙。乙亥（初六），北徐州刺史昌义之攻占了梁城。

豫州刺史韦睿遣长史王超等攻小岘，未拨。睿行围栅，魏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者轻来，未有战备，徐还授甲，乃可进耳。"睿曰："不然。魏城中二千余人，足以固守，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拨。"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法不可犯也！"遂进击之，士皆殊死战，魏兵败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拨，遂至合肥。

豫州刺史韦睿派遣长史王超等去攻打小岘，没有攻下来。韦睿将要围栅栏，北魏派出数百人排阵在城门外，韦睿想要攻击他们，诸位将领们都说："前次轻装而来，没有很好地备战，应该慢慢回去给士兵发授甲衣，方才可以进击。"韦睿回答："不对。北魏城中有两千多人，足以固守，现在无缘无故而把人马安排在外面，这些人一定是特别骁勇善战者，如果能挫败他们，这座成就自然能攻下来。"众人还迟疑不定，韦睿指着旄节说道："朝廷给了我这东西，不是用来做装饰的，我韦睿的军法是不容违反的。"于是开始向北魏的军队发起攻击，兵士们都殊死作战，北魏的兵士败逃，因此便对小岘发起了猛烈攻击，次日夜间攻下了小岘，于是到达了合肥。

先是，右军司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下，睿按山川，夜，帅众堰肥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筑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魏将杨灵胤帅众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奏益兵，睿笑曰："贼至城下，方求益兵，将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贵用奇，岂在众也！"遂击灵胤，破之。睿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以守堰，魏攻拨之，城中千余人皆没。魏人乘胜至堤下，兵势甚盛，诸将欲退还巢

湖，或欲保三叉，睿怒曰：“宁有此邪！”命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魏人来凿堤，睿亲与之争，魏兵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睿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城中人皆哭，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中弩死。辛巳，城溃，俘斩万余级，获牛羊以万数。

原先，右军司马胡景略等攻打合肥，久攻不下，韦睿巡视了山川地理形势，夜间，率领众人修堰阻拦肥水，很快，堰坝筑成水路连通，舟船相继而至。北魏修筑了东、西小城以便夹护合肥，韦睿先攻打下这两座小城，北魏将领杨灵胤率领五万军队忽然而至。众人害怕不能抵挡得住，请求上奏朝廷派兵增援，韦睿笑道说：“贼寇来到了城下，方才请求增兵，那里还能来得及呢？况且我请求增兵，对方也增兵，用兵之法贵在出奇制胜，岂在人数众多呢？”于是出击杨灵胤，打败了他。韦睿派军主王怀静在岸边修筑城堡来守护堰坝，北魏攻占了城堡，城中一千多人全部淹死。北魏军队乘胜来到堤下，兵势特别凶猛，韦睿手下的诸位将领想要退回到巢湖去，有人提出想回保三叉，韦睿怒不可遏，说：“那里有这样的道理呢！”他命令人取来自己的伞扇麾幢，树立在堤下，以表示毫无退撤之意。北魏人来凿堤，韦睿亲自与其搏斗，北魏兵退撤了岷，于是韦睿又在堤上修筑了城垒，以便固守。韦睿起造战舰，其高低与合肥城相等，从四面逼近合肥城，城里的人都怕的哭了，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被弩机射中而身亡。辛巳（十二日），合肥城溃破，俘虏和斩杀了一万多人，抓获的牛羊以万计数。

睿体素羸，未尝跨马，每战，常乘板舆督厉将士，勇气无敌；昼接宾旅，夜半起，算军书，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馆宇藩墙，皆应准绳。

韦睿的体质向来羸弱，从来没有骑过马，每次战斗，都乘坐在板舆上监督激励将士们，勇气十足，所向无敌；他白天接待宾客来访者，夜半起来，谋算军书，直到清晨，没有倦意。他对部下爱护备至，常恐不及，所以投奔他的人士争相前来。他所到达之处住的地方，房屋围墙，都合乎规定。

诸军进至东陵，有诏班师，去魏城既近，诸将恐其追蹑，睿悉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睿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于是迁豫州治合肥。

各路军马抵达东陵，有诏令传来让班师而返，众将领们担心北魏军队随后追击，韦睿安排全部辎重在前而行，自己乘坐小车殿后，北魏军队摄服于韦睿的威名，眼望着却不敢逼近，梁朝军队全部安然而返。于是，梁朝把豫州治所迁到合肥。

壬午，魏遣尚书元遥南拒梁兵。

壬午（十三日），北魏派遣尚书元遥南下抵抗梁朝军队。

[19]癸未，魏遣征西将军于劲节度秦、陇诸军。

[19]癸未（十四日），北魏派遣征西将军于劲指挥秦、陇之地的军队。

[20]丁亥，庐江太守闻喜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

[20]丁亥（十八日），庐江太守闻喜人裴邃攻克了北魏的羊石城，庚寅（二十一日），又攻克了霍丘城。

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

六月，庚子（初七），青、冀二州刺史桓和攻克了朐山城。

[21]乙巳，魏安西将军元丽击王法智，破之，斩首六千级。

[21]乙巳（十二日），北魏安西将军元丽进攻王法智，打败了他，斩首六千多。

[22]张惠绍与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陆俱进，趣彭城，围高冢戍，魏武卫将军奚康生将兵救之，丁未，惠绍兵不利，黑战死。

[22]张惠绍与代理徐州刺史的宋黑水陆并进，直抵彭城，围攻高冢戍，北魏武卫将军奚康生率兵前去援救，丁未（十四日），张惠绍出兵失利，宋黑战死。

[23]太子统生五岁，能遍诵《五经》；庚戌，始自禁中出居东宫。

[23]太子萧统年方五岁，就能完整地诵读《五经》。庚戌（十七日），萧统始从皇宫中搬出入住东宫。

[24]丁巳，魏以度支尚书邢峦都督东讨诸军事。

[24]丁巳（二十四日），北魏委派度支尚书邢峦都督东讨诸军事。

[25]魏骠骑大将军冯翊惠公源怀卒。怀性宽简，不喜烦碎，常曰:“为贵人当举纲维，何必事事详细！譬如为屋，但外望高显，楹栋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斫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25]北魏骠骑大将军冯翊惠公源怀去世。源怀性格宽容直率，不喜欢烦琐之事，常常说："做贵人应当举纲执要，何必事事俱到呢？譬如建房屋，只要从外面望去高大突出，梁柱平正，地基和墙壁完好坚固，就足够了。刀斧不平，砍削不细，并非是房屋的毛病。"

[26]秋，七月，丙寅，桓和击魏兖州，拨固城。

[26]秋季，七月丙寅（初三），桓和攻打北魏兖州，攻占了固城。

[27]吕苟儿率众十余万屯孤山，围逼秦州，元丽进击，大破之。行秦州事李韶掩击孤山，获其父母妻子，庚辰，苟儿帅其徒诣丽降。

[27]梁朝吕苟儿率领十多万人驻扎在孤山，围逼秦州，元丽进攻，大败吕苟儿。代理秦州刺史李韶偷袭孤山，抓获了吕苟儿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庚辰（十七日），吕苟儿率领部下向元丽投降。

兼太仆卿杨椿别讨陈瞻，瞻据险拒守。诸将或请伏兵山蹊，断其出入，待粮尽而攻之，或欲斩木焚山，然后进讨，椿曰："皆非计也。自官军之至，所岷向辄克，贼所以深窜，正避死耳。今约勒诸军，勿更侵掠，贼必谓我见险不前；待其无备，然后奋击，可一举平也。"乃止屯不进。贼果出抄掠，椿复以马畜饵之，不加讨逐。久之，阴简精卒，衔枚夜袭之，斩瞻，传首。秦、泾二州皆平。

北魏兼太仆卿杨椿另外去讨伐陈瞻，陈瞻据险抗守。将领中有人请求在山涧中埋藏伏兵，阻断陈瞻的出入之道，等待他粮食耗尽之后再攻打，有人主张伐木烧山，然后再攻打，杨椿说："这都不是良策。自从官军出发以来，所到之处，无不攻克，贼寇们之所以窜入深山之中，正是为了逃避死亡。现在命令各路军队暂时按兵不动，不要进攻，贼寇们一定认为我们见险不前；我们乘其不备之时，奋力攻击，就可以一举平定他们。"于是，让部队驻扎下来，不再前进了。贼寇们果然出来抢掠，杨椿又以马匹作为诱饵，不加以追击。许久，杨椿悄悄地挑选精悍兵卒，让他们口中衔着木棒以免弄出声响，乘夜偷袭陈瞻，斩了陈瞻，传送首级到洛阳。于是，秦、泾两州都平定了。

[28]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与魏中山王英战于阴陵，伯敖兵败，失亡五千余人。

[28]戊子（二十五日），徐州刺史王伯敖与北魏中山王元英在阴陵交战，王伯敖兵败，失散伤亡五千多人。

己丑，魏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益南行之兵。上遣将军角念将兵一万屯蒙山，招纳兖州之民，降者甚众。是时，将军萧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邢峦遣统军樊鲁攻和，别将元恒攻及，统军毕祖朽攻念。壬寅，鲁大破和于孤山，恒拔固城，祖朽击念，走之。

己丑（二十六日），北魏征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增加南进之兵。梁武帝派遣将军角念率兵一万驻扎蒙山，招纳兖州的百姓，前来投降的人很多。这时，将军萧及驻守在固城，桓和驻守在孤山。北魏邢峦派遣统军樊鲁攻打桓和，别将元恒攻打萧及，统军毕祖朽攻打角念。壬寅（疑误），樊鲁大败桓和于孤山，元恒攻下了固城，毕祖朽进攻角念，赶跑了他。

己酉，魏诏平南将军安乐王诠督后发诸军赴淮南。诠，长乐之子也。

己酉（疑误），北魏诏令平南将军安乐王元诠督率后出发的各路军队赶赴淮南。元诠是元长乐的儿子。

将军蓝怀恭与魏邢峦战于睢口，怀恭败绩，峦进围宿预。怀恭复于清南筑城，峦与平南将军杨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斩怀恭，杀获万计。张惠绍弃宿预，萧弃淮阳，遁还。

将军蓝怀恭与北魏邢峦在睢口交战，蓝怀恭战败，邢峦进而围攻宿预。蓝怀恭又在清水之南修筑城堡，邢峦与平南将军杨大眼合攻蓝怀恭，九月癸酉（十一日），攻克城堡，斩了蓝怀恭，斩杀俘获梁军以万计数。张惠绍放弃了宿预，萧放弃了淮阳，逃跑了回来。

临川王宏以帝弟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军次洛口，前军克梁城，诸将欲乘胜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诏邢峦引兵流淮，与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闻之，惧，召诸将议旋师，吕僧珍曰："知难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为然。"柳曰："自我大众所临，何城不服，何谓难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敌是求，何难之避！"马仙曰："王安得亡国之言！天子扫境内以属王，有前死一尺，无却生一寸！"昌义之怒，须发尽磔，曰："吕僧珍可斩也！岂有百万之师出未逢敌，望风遽退，何面目得见圣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剑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当前向取死。"议者罢出，僧珍谢诸将曰："殿下昨来风动，意不在军，深恐大致沮

丧，故欲全师而返耳。”宏不敢遽违群议，停军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遗以巾帼，且歌之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虎，谓韦睿也。僧珍叹曰：“使始兴、吴平为帅而佐之，岂有为敌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军取寿阳，大众停洛口，宏固执不听，令军中曰：“人马有前行者斩！”于是将士人怀愤怒。魏奚康生驰遣杨大眼谓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后，久不进军，其势可见，必畏我也。王若进据洛水，彼自奔败。”英曰：“萧临川虽呆，其下有良将韦、裴之属，未可轻也。宜且观形势，勿与交锋。”

临川王萧宏以皇上弟弟的身份率兵出发，武器装备精良崭新，军容甚壮，北方人认为百十来年所没有见过。军队到达洛口，前军攻克了梁城，诸位将领想乘胜而深入，但是萧宏生性懦怯，安排部署失当。北魏诏令邢峦领兵渡过淮峭河，同中山王元英合师攻打梁城，萧宏知道此消息后，大为惊恐，召集各位将领商议撤兵，吕僧珍说道：“知难而退，不是非常对的吗？”萧宏说：“我也认为应该这样。”柳却说：“自从我大军出征以来，所到之处，哪座城池不被征服，怎么能说难呢？”裴邃也说道：“这次出征，就是找敌人来打，有什么难可避呢？”马仙更说道：“大王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亡国之言呢？天子把扫平境内的重任付给大王您，应该向前一尺死，而不可退后一寸生！”昌义之怒不可遏，气得头发和胡须都竖起来了，叫道：“吕僧珍应当斩首！那里有百万之师出来还没有遇上敌人，就望风而匆匆撤退，有什么脸面去见圣上呢？”朱僧勇、胡辛生两人拨剑而起，说道：“谁要想撤退，自己撤退好了，下官我当前进决一死战。”参加议论的将领结束后退了出来，吕僧珍向诸将谢罪说：“殿下从昨天开始心神不定，无意于战，深深担心战事失利，所以欲想军队无损而返。”萧宏不敢立即违背众人的建议，只好按兵不动。北魏人知道萧宏缺乏英武之气，就给他送来了妇女用的头巾和发饰，并且编了一首歌唱道：“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歌中之“虎”指韦睿。吕僧珍叹息着说：“这次行动，如果让始兴王和吴平侯为统帅，而我辅佐他们，那里会让敌人这样地侮辱呢？”吕僧珍想要派遣裴邃带领一部分兵力攻取寿阳，而让大部队停在洛口，但是萧宏固执不听，对军中下命令：“凡是人马有前行者，一律斩首！”于是，将士们人人满腔愤怒。北魏奚康生派杨大眼火速赶去对中山王元英说：“梁朝人自从攻克梁城以后，久久不再进军，其情形可以看得清楚，必定是害怕我们。大王若是进而占据洛水，他们一定

会逃跑的。”元英说：“萧临川虽然愚呆，但他手下却有良将韦睿、裴邃等人，不可以轻敌。应该先观察一下形势，不要与他们交战。”

张惠绍号令严明，所至独克，军于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绍谕之曰：“我若得城，诸卿皆是国人，若不能克，徒使诸卿失乡里，非朝廷吊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复业，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悦。

张惠绍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无不取胜，驻军于下邳，下邳人很多都想投降他，张惠绍劝谕这些人说：“我如果攻下了这座城，你们就自然都成了圣上治下的臣民了，如果不能攻克，白白地使各位丧失家园，这不是朝廷怜悯百姓的本意呀。现在你们且安居乐业，不要妄自辛苦。”想要投降的人都心悦诚服。

己丑，夜，洛口暴风雨，军中惊，临川王宏与数骑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万人。宏乘上船济江，夜至白石垒，叩城门求入。临汝侯渊猷登城谓曰：“百万之师，一朝鸟散，国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乘间为变，城不可夜开。“宏无以对，乃缒食馈之。渊猷，渊藻之弟。时昌义之军梁城，闻洛口败，与张惠绍皆引兵退。

己丑（二十七日），夜间，洛口有暴风雨，军中一片惊慌，临川王萧宏带着几个人骑马逃跑了，将士们四处找不着他，就全跑散而归，所丢弃的盔甲兵器，水中和地上到处都是，有病者和年老体弱者都被扔下不顾，死亡都近五万人。萧宏乘坐小船渡过长江，在夜间到了白石垒，叩打城门请求入内。临汝侯萧渊猷登上城楼对萧宏说：“你统领百万之师，一朝作鸟兽散，国家的生死存亡，还未可预料。我担心奸人乘机生变，所以不能在夜间打开城门。”萧宏听了无言以对，于是萧渊猷就用绳子把食物从城上吊下去让萧宏吃了。萧渊猷是萧渊藻的弟弟。当时，昌义之驻军梁城，听说洛口方面失败，就与张惠绍领兵撤退了。

魏主诏中山王英乘胜平荡东南，逐北至马头，攻拨之，城中粮储，魏悉迁之归北。议者咸曰：“魏运米北归，当不复南向。”上曰：“不然，此必欲进兵，为诈计耳。”乃命修钟离城，敕昌义之为战守之备。

北魏宣武帝诏令中山王元英乘胜平荡东南，元英一直追逐至马头，攻下了马头城，城中的粮食储备，全部被北魏人运还北方。人们都议论说：“北魏人运米北归，一定不再南下了。”梁武帝说：“不对，这一

定是他们还想进兵，而特意作此伪诈之计。”于是命令修筑钟离城，并命令昌义之作好守卫钟离城的准备。

冬，十月，英进围钟离，魏主诏邢峦引兵会之。峦上表，以为“南军虽野战非敌，而城守有余，今尽锐攻钟离，得之则所利无几，不得则亏损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归顺，犹恐无粮难守，况杀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从戎二时，疲弊死伤，不问可知。虽有乘胜之资，惧无可用之力。若臣愚见，崐谓宜修复旧戍，抚循诸州，以俟后举，江东之衅，不患其无。”诏曰：“济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犹尔盘桓，方有此请！可速进军！”峦又表，以为“今中山进军钟离，实所未解。若为得失之计，不顾万全，直袭广陵，出其不备，或未可知。若正欲八十日粮取钟离城者，臣未之前闻也。彼坚城自守，不与人战，城堑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从何致粮！夏来之兵，不赍冬服，脱遇冰雪，何方取济！臣宁荷怯懦不进之责，不受败损空行之罪。钟离天险，朝贵所具，若有内应，则所不知；如其无也，必无克状。若信臣言，愿赐臣停；若谓臣惮行求还，臣所领兵，乞尽付中山，任其处分，臣止以单骑随之东西。臣屡更为将，颇知可否，臣既谓难，何容强遣！”乃召峦还，更命镇东将军萧宝寅与英同围钟离。

冬季，十月，元英进而围攻钟离，北魏宣武帝诏令邢峦带领部队与元英会合。邢峦上表，认为：“梁朝军队虽然在野战方面不是我们的敌手，但是在守城方面却绰绰有余，如今我们使出全部力量攻打钟离，攻下来了所得到的好处没有多少，万一攻不下来则所受的损失是巨大的。而且钟离在淮南，假使该城束手归顺我们，尚且担心没有粮食难以驻守，更何况用众多士卒的生命来攻取呢！还有，南征的士卒从夏到秋连续两个季度作战，疲惫伤亡情况，不问自知。所以，虽有乘胜之勇，恐怕却无可用之力。如果依我的愚见，应该修复旧的寨堡，安抚各州，以便等待下一步行动，江东的空子，不愁找不到。”宣武帝诏令：“你渡过淮河，与元英形成夹攻之势，事情已如前次的命令所说，哪能再让你犹豫徘徊，再作请求！应迅速进军！”邢峦又上表，指出：“现在中山王进军钟离，实在是不知其所以然。如果不从得失方面来考虑，不顾一切，直接去奔袭广陵，出其不备，或许说不定还可以攻得下来。如果想以八十天为期攻取钟离城，我是闻所未闻。他们坚城自

守，不与我们交战，城壕里水很深，无法填塞，而我们空坐到春天，士卒们将不战而自己败溃。如果派遣我前去那里，从何处获得粮食呢？我们的军队是从夏天出发的，没有准备冬装，如果遇上冰雪，从什么地方得到救济呢？我宁可承担怯懦而不敢前进的责任，也不愿意领受失败损伤、白白行动一场的罪名。钟离地处天险，这一点朝中的大臣们都知晓，如果有内部策应，说不定或许还可以得手；如果没有内应，则一定无法攻克。如果陛下相信我的话，那么希望恩赐我停止前进；如果认为我害怕此行而要求返回，那么乞求把我所领的军队全部交付给中山王，听任他指挥部署，而我只以单骑随他东西奔走。我多次率兵出征，颇知事情之可否，我既然认为此行难成，何必还要强迫遣派呢？”于是，诏令邢峦返回，另命令镇东将军萧宝寅与元英一同围攻钟离。

侍中卢昶素恶峦，与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共谮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弹峦在汉中掠人为奴婢。峦以汉中所得美女赂晖，晖言于魏主曰："峦新有大功，不当以赦前小事案之。"魏主以为然，遂不问。

侍中卢昶向来忌恨邢峦，于是就乘机与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一道中伤邢峦，让御史中尉崔亮弹劾邢峦在汉中曾经抢掠当地人为奴婢。邢峦用在汉中所得的美女贿赂元晖，元晖就对宣武帝说："邢峦新近有大功，不应当以大赦天下之前的一件小事来追查他。"宣武帝同意此言，于是就不再追问了。

晖与卢昶皆有宠于魏主而贪纵，时人谓之"饿虎将军、""饥鹰侍中"。晖寻迁吏部尚书，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递减其半，余官各有等差，选者谓之"市曹"。

元晖与卢昶都得宠于北魏宣武帝，而又特别贪纵，当时人称他们两人分别是"饿虎将军"、"饥鹰侍中"。元晖很快就升为吏部尚书，他任用官员都有定价，大郡为二千匹绢帛，次郡、下郡递减其半，其余官位各有等差，选官的人称为"市曹"。

[29]丁酉，梁兵围义阳者夜遁，魏郢州刺史娄悦追击，破之。

[29]丁酉（初六），梁朝围攻义阳的军队听说洛口的军队溃逃，于夜间逃遁，北魏郢州刺史娄悦追击，击败了梁朝的逃兵。

[30]柔然库者汗可汗卒，子伏图立，号佗汗可汗，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纥奚勿六跋如魏请和。魏主不报其使，谓勿六跋曰：

“蠕蠕远祖社仑，乃魏之叛臣，往者包容，暂听通使。仿蠕蠕衰微，不及畴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汉，正以江南未平，少宽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许。若修藩礼，款诚昭著者，当不尔孤也。”[30]柔然国库者可汗去世，其子伏图继立，号称佗汗可汗，改年号为始平。戊申（十七日），佗汗派遣使节纥奚勿六跋来到北魏求和。宣武帝不愿和解，没有派使节回访，对勿六跋说：“蠕蠕的远祖社仑，乃是北魏的叛臣，过去我们容纳它，暂时允许互通使节。现在蠕蠕衰落了，比不上从前了，而我们大魏国的仁德，正和周朝、汉朝一样方兴未艾，只是因为江南尚未平定，所以对北方稍微有所宽容，和好的事情，是不会答应的。如果你们能对我们执藩国之礼，而且能明显地表示诚意，我们一定不会对不起你们的。”

[31]魏京兆王愉、广平王怀国臣多骄纵，公行属请，魏主诏中尉崔亮穷治之，坐死者三十余人，其不死者悉除名为民。惟广平右常侍杨昱、文学崔楷以忠谏获免。昱，椿之子也。

[31]北魏京兆王元愉、广平王无怀的藩国中臣子大多骄奢纵肆，公然地营私舞弊，宣武帝诏令中尉崔亮彻底整治他们，结果获罪而被处死的有三十多人，那些没有被处死的全部除名为民。唯有广平王的右常侍杨昱、文学崔楷因忠谏而获免。杨昱是杨椿的儿子。

[32]十一月，乙丑，大赦。诏右卫将军曹景宗都督诸军二十万救钟离。上敕景宗顿道人洲，俟众军齐集俱进。景宗固启求先据邵阳洲尾，上不许。景宗欲专其功，违诏而进，值暴风猝起，颇有溺者，复还守先顿。上闻之曰：“景宗不进，盖天意也。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致狼狈，今破贼必矣。”

[32]十一月乙丑（初四），梁朝大赦天下。武帝诏令右卫将军曹景宗督率各路军队二十万援救钟离。武帝命令曹景宗停在道人洲，等待各路军马汇集后一齐进发。曹景宗坚决启奏请求先据邵阳洲尾，但是武帝不准许。曹景宗想独得其功，就违反诏令而独进，恰遇暴风骤起，许多人被刮到水中淹死，就返回道人洲先驻扎下来。武帝知道这一情况之后，说：“曹景宗没有前进，这是天意呀。如果他孤军独往，城堡不能及时修筑起来，必定会一败涂地。天意如此，现在击败寇贼是一定的了。”

[33]初，汉归义侯势之末，群獠始出，北自汉中，南至邛、笮，布潢山谷。势既亡，蜀民多东徙，山谷空地皆为獠所据。其近郡县与华民杂居者，颇输租赋，远在深山者，郡县不能制。梁、益二州岁伐獠以自润，公私利之。及邢峦为梁州，獠近者皆安堵乐业，远者不敢为寇。峦既罢去，魏以羊祉为梁州刺史，傅竖眼为益州刺史。祉性酷虐，不得物情。獠王赵清荆引梁兵入州境为寇，祉遣兵击破之。竖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

[33]起初，汉代归义侯刘势的后期，獠人各部落才开始扩展，北自汉中，南至邛、笮，布满山谷。刘势死后，蜀地之民大多东迁，山谷空地全被獠人所占据。那些靠近郡县与汉族民众杂居的獠人，还交纳赋税，至于那些远住在深山之中的，郡县根本管不着他们。梁、益两州每年都讨伐獠人，无论公私都从中得到了好处。邢峦做梁州刺史时，住在近处的獠人都安居乐业，住得远的也不敢出来抢掠。邢峦被调走之后，北魏任命羊祉为梁州刺史，傅竖眼为益州刺史。羊祉这个人性格残暴，不得人心。獠王赵清荆带梁朝兵进入州境侵掠，羊祉派兵击败了他们。傅竖眼广旋恩惠，立信于众，结果与獠人之间取得了和解。

[34]十二月，癸卯，都亭靖侯谢卒。

[34]十二月癸卯（十二日），都亭侯谢去世。

[35]魏人议乐，久不决。

[35]北魏人议定乐律，久而不决。

六年（丁亥、507）

六年（丁亥、公元507年）

[1]春，正月，公孙崇请委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高肇监其事；魏主知肇不学，诏太常卿刘芳佐之。

[1]春季，正月，北魏公孙崇奏请委任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高肇监督制定乐律之事，宣武帝知道高肇不学无术，诏令太常卿刘芳辅佐他。

[2]魏中山王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钟离。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洲两岸为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英据南岸攻城，大眼据北岸立城，以通粮运。城中众才三千人，昌义之督帅将

士，随方抗御。魏人以车载土填堑，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蹙其后，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堑满。冲车所撞，城土辄颓，义之用泥补之，冲车虽入而不能坏。魏人昼夜苦攻，崐分番相代，附而复升，莫有退者。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

[2]北魏中山王元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数十万人马攻打钟离。钟离城北边有淮水为阻，北魏人在邵阳洲两岸架桥，树立栅栏数百步长，跨过淮水连通了南北道路。元英占据南岸攻城，杨大眼占据北岸修筑城堡，以便粮运畅通。钟离城中才有三千人，昌义之督率将士，随机应变地守卫。北魏人用车载土填入城壕之中，让大伙背着土跟随车后，又派骑兵紧跟在后面，那些来不及返回来的人，就被土埋进去了，不一会儿城壕就被填满了。北魏人用冲车撞城墙，所撞之处城墙上的土就掉下来一大片，昌义之用泥巴涂补，因此冲车虽然能撞入但不能撞毁城墙。北魏军队昼夜苦攻，轮班相替，从云梯上掉下来再上去，没有人后退。每天交战数十次，前后杀伤的人以万计数，北魏死去的人的尸体堆的与城墙一般高。

二月，魏主召英使还，英表称："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来，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霁，城必可克，愿少赐宽假！"魏主复诏曰："彼土蒸湿，无宜久淹。势虽必取，乃将军之深计，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忧也。"英犹表称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绍诣英议攻取形势。绍见钟离城坚，劝英引还，英不从。

二月，宣武帝诏令元英返回，元英上表说："我矢志歼灭寇敌，然而月初以来，天气淫雨不止，如果三月里天气放晴的话，钟离城就一定可以攻克，希望圣上恩赐，再稍微宽限些时日。"宣武帝又诏令元英："那里的地气蒸湿，不宜于久住长留。钟离城虽然势在必取，但这只是将军的深入考虑，而用兵时间久长力量耗尽，这也是朝廷所担忧的呀。"元英再上表言称钟离城必定能攻克，宣武帝就派遣步兵校尉范绍到达元英那里商议攻取的形势。范绍见钟离城非常坚固，就劝说元英撤兵返回，但是元英不听从。

上命豫州刺史韦睿将兵救钟离，受曹景宗节度。睿自合肥取直道，由阴陵大泽行，值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兵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魏人已堕吾腹中，卿曹勿忧也。"旬日至邵阳，上豫敕曹景宗曰：

“韦睿，卿之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礼甚谨，上闻之曰：“二将和，师必济矣。”

梁武帝命令豫州刺史韦睿率兵去援救钟离，接受曹景宗的指挥。韦睿从合肥取直道，经由阴陵大泽而行，遇上了涧谷，就架起飞桥让部伍过去。人们害怕北魏兵势强盛，很多人都劝说韦睿缓行，韦睿却说：“钟离城眼下正挖穴而住，负户而汲，情况异常危急，就是车驰卒奔，还恐怕来不及的，何况缓慢而行呢！北魏人已经落入我的腹中了，各位不必担忧。”十日之间到达邵阳，武帝预先告戎曹景宗说：“韦睿是你们州里的望族出身，应该好好地敬重他。”曹景宗见了韦睿，礼节甚为恭谨，武帝得知其情后说：“两个将领和好，军队一定能取胜。”

景宗与睿进顿邵阳洲，睿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去魏城百余步。南梁太守冯道根，能走马步地，计马足以赋功，比晓而营立。魏中山王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军容甚盛，魏人望之夺气。景宗虑城中危惧，募军士言文达等潜行水底，赍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气百倍。

曹景宗与韦睿进驻邵阳洲，韦睿连夜在曹景宗营地前二十里之处挖掘长沟，把带枝叉的树木，竖立其中，截邵阳洲筑城，离北魏军队的城堡仅百余步远近。南梁太冯道根，能走马量地，计算马的步数而分配每人的工作量，天亮城垒就建成了。北魏中山王元英大吃一惊，用杖击打着地面说道：“这是哪位神灵的保佑啊！”曹景宗等人的武器甲盔精新，军容特别强盛，北魏军队看见就气馁了。曹景宗忧虑城中危惧，招募军士言文达等人潜水而行，把圣旨送入城中，城中方才知道外面援军到了，因此勇气百倍。

杨大眼勇冠军中，将万余骑来战，所向皆靡。睿结车为陈，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甚众。矢贯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帅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乃退。魏师复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击呵之，乃定。牧人过淮北伐刍藁者，皆为杨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余人，于大眼城南数里筑垒，大眼来攻，景宗击却之。垒成，使别将赵草守之，有抄掠者，皆为草所获，是后始得纵刍牧。杨大眼勇冠军中，率领一万多骑兵来

交战，所向披靡，不可敌挡。韦睿把战车连接起来组成阵势，杨大眼聚集骑兵围攻，韦睿用强弩两千一起发射，穿透铠甲射中人，杀伤了大批北魏人马。箭射穿了杨大眼的右臂，杨大眼退走了。第二天早晨，元英亲自率部来交战，韦睿乘坐没有加漆的木车，手执白角如意来指挥军队，一日之内交战了数次，元英才被迫撤退。北魏军队在夜里又来攻城，箭雨密集而至，韦睿的儿子韦黯请求下城墙去避箭，韦睿不准许，军中一片震惊，韦睿站在城墙上厉声呵叱，人心才安定下来。放牧人到淮水北岸去割蒿草，全被杨大眼掠抢走了。曹景宗招募勇敢之士一千余人，在杨大眼的城堡之南数里之处筑建保垒，杨大眼来攻打，曹景宗打退了他。堡垒修成了，曹景宗派别将赵草守着，北魏人再有抄掠者，全都被赵草抓获，从此之后方才可以放牧打草了。

上命景宗等豫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之计，令景宗与睿各攻一桥，睿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睿使冯道根与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乘斗舰竞发，击魏洲上军尽殪。别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拨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俱尽。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军大溃，英见桥绝，脱身弃城走，大眼亦烧营去。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睿遣报昌义之，义之悲喜，不暇答语，但叫曰："更生，更生！"诸军逐北至水上，英军骑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相枕藉，生擒五万人，收其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胜计。

武帝命令曹景宗等人事先装修高大船舰，使其与北魏的桥一样高，实行火攻之计，令曹景宗和韦睿各攻一座桥，韦睿攻南桥，曹景宗攻北桥。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睿指派冯道根与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人乘战舰一时竞发，差不多把北魏在邵阳洲上的军队全歼灭光。又用小船载草，草上灌上膏油，纵船放火而烧其桥，风劲火盛，烟尘遮天蔽日，敢死之士奋勇出击，拨栅砍桥，水流又特别湍急，倏忽之间，桥和栅栏就全不见了。冯道根等人都亲自搏战，战士们人人奋勇争先，呼喊声震天动地，个个一以当百，锐不可挡，北魏军队大崩溃。元英见桥断了，就脱身弃城而逃跑，杨大眼也放火烧了营盘而去。北魏军队的营垒相次而土崩瓦解，兵士们都扔下器甲争相投水而逃，结果死去的有十多万，被斩首的也有这么多。韦睿派人报

告昌义之，昌义之悲喜交加，激动的连话都说不上来，只是叫道：“得以再生，得以再生！”各路军队追击魏军到水边上，元英单骑进入梁城，沿着淮水一百多里范围内，尸体相互枕藉，梁朝军队生擒北魏军队五万人，收缴其物资粮食以及各种器械堆得象山一样，牛马驴骡则不可胜计。

义之德景宗及睿，请二人共会，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睿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与群帅争先告捷，睿独居后，世尤以此贤之。诏增景宗、睿爵邑，义之等受赏各有差。

昌义之非常感激曹景宗和韦睿，请他们二人一起聚会，设下二十万钱，在徐州官厅上掷樗蒲赌博。曹景宗掷得‘雉’；韦睿慢慢地掷得‘庐’，立即取一子翻过来，说道：“怪事呀！”于是变成了“塞”。曹景宗同其他将帅争着先去告捷，只有韦睿独居其后，世人尤其因这一点而赞扬他。武帝诏令增加曹景宗和韦睿的爵邑，昌义之等人所受赏赐各有多少不等。

[3]夏，四月，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安成王秀为江州刺史。秀将发，主者求坚船以为斋舫，秀曰：“吾岂爱财而不爱士乎！”乃以坚者给参佐，下者载斋物，既而遭风，斋舫遂破。

[3]夏季，四月己酉（二十日），梁朝任命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安成王萧秀为江州刺史。萧秀将要出发赴任，管事的人要求用坚固船只装载库中财物，萧秀说：“我怎么能爱财物而不爱士呢？”于是把坚固船只让给参佐人士们乘坐，用差的船装载物资，途中遇上大风，装运物资的船只破而沉没了。

[4]丁巳，以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伟为扬州刺史，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

[4]丁巳（二十八日），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萧伟为扬州刺史，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5]六月，丙午，冯翊等七郡叛降魏。

[5]六月丙午（十八日），冯翊等七个郡反叛投降了北魏。

[6]秋，七月，丁亥，以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军将军。

[6]秋季，七月丁亥（三十日），梁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军将军。

[7]八月，戊子，大赦。

[7]八月戊子（初一），梁朝大赦天下。

[8]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经算失图，齐王萧宝寅等守桥不固，皆处以极法。"己亥，诏英、宝寅免死，降名为民，杨大眼徙营州为兵。以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崇多事产业，征南长中狄直辛琛屡谏不从，遂相纠举。诏并不问。崇因置酒谓琛曰："长史后必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万一叨忝，得一方正长史，朝夕闻过，是所愿也。"崇有惭色。

[8]北魏主管官员上奏："中山王元英谋算失策，齐王萧宝寅等人守桥不固，都应处以极刑。"己亥（十二日），宣武帝诏令免元英、萧宝寅死，从朝廷中除名而为民，杨大眼流放营州充军。朝廷任命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李崇购置的产业很多，征南长史狄道人辛琛屡次劝谏他而不听，于是便产生了纠葛，闹到了皇帝那里，宣武帝诏令对他们二人都不予追究。李崇因此而置办酒席，对辛琛说："长史你今后必定能升为刺史，但是不知道你选用什么样的人作上佐呢？"辛琛回答说："如果有幸能承担此任，将选用一个刚直方正的长史，以便一早一晚能经常闻悉自己的过错，这就是我所盼愿的。"李崇听了，满面愧色。

[9]九月，己亥，魏以司空高阳王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司空。

[9]九月己亥（疑误），北魏任命司空高阳王元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元嘉为司空。

[10]甲子，魏开斜谷旧道。

[10]甲子（初八），北魏开通了斜谷旧道。

[11]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勉精力过人，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应对如流，手不停笔。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尝与门人夜集，客虞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可及公事。"时人咸服其无私。

[11]冬季，十月壬寅（十六日），梁朝任命五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徐勉这个人精力过人，虽然文案上堆积满要处理的公文，宾客满座，他却可以应对如流，而手中的笔还不停止批阅公文。他还熟悉各个家族的情况，在和他们应对交往时避免触犯他们的家讳。有一天夜里，徐勉与门人们会集在一起，有个客人虞向他请求詹事五官的职位，徐勉严肃地说道："今晚只可以谈论风月，不可以涉及公事。"当时的人都佩服他无私心。

[12]闰月，乙丑，以临川王宏为司徙、行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

[12]闰月乙丑（初十），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待、行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

[13]丁卯，魏皇后于氏殂。是时高贵嫔有宠而妒，高肇势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归咎高氏，宫禁事秘，莫能详也。

[13]丁卯（十二日），北魏皇后于氏去世。这时，高贵嫔得宠而妒心十足，高肇权倾朝廷内外，于皇后暴疾而死，人们都归咎于高氏，宫闱中的事情神秘，不能知道详情。

[14]甲申，以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

[14]甲申（二十九日），梁朝任命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

[15]乙酉，魏葬顺皇后于永泰陵。

[15]乙酉（三十日），北魏安葬顺皇后于永泰陵。

[16]十二月，丙辰，丰城景公夏侯详卒。

[16]十二月丙辰（初二），梁朝丰城景公夏侯详去世。

[17]乙丑，魏淮阳镇都军主常邕和以城来降。

[17]乙丑（十一日），北魏淮阳镇都军主常邕和献城投降梁朝。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七卷

梁纪三 高祖武皇帝三天监七年（戊子、508）

梁纪三 梁武帝天监七年（戊子，公元508年）

[1]春，正月，魏颍川太守王神念来奔。

[1]春季，正月，北魏颍川太守王神念来投奔梁朝。

[2]壬子，以卫尉吴平侯兼领军将军。

[2]壬子（二十八日），梁朝任命卫尉吴平侯萧兼领军将军。

[3]诏吏部尚书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二月，乙丑，增置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凡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别有八班。又置施外国将军二十四班，凡一百九号。

[3]武帝诏令吏部尚书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二月乙丑（十一日），增置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一共二十四班；不入十品之内的，另有八班。又设置用于外国的将军二十四班，一共一百零九号。

[4]庚午，诏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

[4]庚午（十六日），武帝诏令设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门掌管搜求人才向上举荐。

[5]乙亥，以南兖州刺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领军掌内外兵要，宋孝建以来，制局用事，与领军分兵权，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领军拱手而已。及吴平侯在职峻切。官曹肃然。制局监皆近幸，颇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为雍州刺史。

[5]乙亥（二十一日），梁朝任命南兖州刺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领军掌握内外兵权，但自从宋孝建年间以来，制局专权，与领军分享兵权，典事以上皆得呈奏，而领军则大权旁落，无所事事。到了吴平侯萧但任领军一职时，由于他认真负责，执法严厉，所以官曹肃然而听命。制局监们都是皇帝的宠幸，很受不了萧的那一套，因此萧不能久留于朝廷之中，丙子（二十二日），出任雍州刺史。

[6]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师王显失于疗治，时人皆以为承高肇之意也。

[6]三月戊子（初五），北魏皇子元昌去世，侍御师王显疗治有失，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他是秉承了高肇的旨意而行事的。

[7]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纳妃，大赦。

[7]夏季，四月乙卯（初二），梁朝皇太子纳妃子，大赦天下。

[8]五月，己亥，诏复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又增太府、太舟，仍先为十二卿。

[8]五月己亥（十七日），武帝又设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并增设太府、太舟，加上原先的共为十二卿。

[9]癸卯，以安成王秀为荆州刺史。先是，巴陵马营蛮缘江为寇，州郡不能讨，秀遣防文炽帅众燔其林木，蛮失其险，州境无寇。

[9]癸卯（二十一日），梁朝任命安成王萧秀为荆州刺史。原先，巴陵的马营蛮沿长江为寇，州郡无法讨平，萧秀派遣防文炽率领一帮人马烧掉了江边的林木，蛮子失去了天险，无所依赖，故不敢再出来抢，从此州境内无有寇患。

[10]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贵嫔为皇后。尚书令高肇益贵重用事。肇多变更先朝旧制，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由是怨声盈路。群臣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尚书元匡与肇抗稀，先自造棺置听事，欲舆棺诣阙论肇罪恶，自杀以切谏；肇闻而恶之。会匡与太常刘芳议权量事，肇主芳议，匡遂与肇喧竞，表肇指鹿为马。御史中尉王显奏弹匡诬毁宰相，有司处匡死刑；诏恕死，降为光禄大夫。

[10]秋季，七月甲午（十三日），北魏立高贵嫔为皇后。沿书令高肇因此越发贵重而专权了。高肇变更了许多先朝的旧制度，减削封秩，抑黜功勋之臣，因此而怨声载道。群臣宗室都俯首听命于高肇，唯有度支尚书元匡同高肇抗衡，他先自己做了一副棺材置于听事之处，准备用车把棺材装上运到殿上去讲论高肇的罪恶，然后自杀以对皇上进行死谏。高肇知道之后非常憎恨元匡，恰遇元匡与太常刘芳议定度量衡之事，高肇同意刘芳的意见，元匡便同高肇争执峴吵闹，把高肇比作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御史中尉王显在奏章中弹劾元匡诋毁宰相高肇，有关部门判处元匡死刑。皇上诏令恕免元匡不死，降为光禄大夫。

[11]八月，癸丑，竟陵壮公曹景宗卒。

[11]八月癸丑（初二），竞陵壮公曹景宗去世。

[12]初，魏主为京兆王愉纳于后之妹为妃，愉不爱，爱妾李氏，生子宝月。于后召李氏入宫，棰之。愉骄奢贪纵，所为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按，杖愉五十，出为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长，而势位不及二弟，潜怀愧恨。又，身与妾屡被顿辱，高肇数谮愉兄弟，愉不胜忿；癸亥，杀长史羊灵引、司马李遵，诈称得清河王怿密疏，云“高肇弑逆”。遂为坛于信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为皇后。法曹参军崔伯骥不从，愉杀之。在北州镇皆疑魏朝有变，定州刺史安乐王诠具以状告之，州镇乃安。乙丑，魏以尚书李平为都督北讨诸军、行冀州事以讨愉。平，崇之从父弟也。

[12]起初，北魏宣武帝为京兆王元愉纳于皇后的妹妹为妃子，元愉不喜爱她，而喜爱妾李氏，生下儿子宝月。于皇后把李氏召入宫中，用棒打她。元愉骄奢贪纵，所做的大多是不法之事。宣武帝把元愉召入宫中询问调查，打了他五十大棍，让他出任冀州刺史。元愉自以为年长，但权势位置都比不上两个弟弟，因此心中暗怀愧恨。同时，由于自己和妾屡次被侮辱，高肇又数次谗言陷害自己兄弟三人，所以元愉内心不胜忿恨；癸亥（十二日），元愉杀了长史羊灵引、司马李遵，假称获得清河王元怿的秘密报告，报告中有“高肇弑君叛逆”之言。于是，元愉就在信都的南郊筑坛祭天，登上了皇帝位，发出大赦令，改年号为建平，并且立李氏为皇后。法曹参军崔伯骥不顺从，元愉就杀了他。冀州之北的州镇都怀疑北魏朝廷有变故，定州刺史安乐王元诠把真实情况一一告诉他们，各州镇才安心了。乙丑（十四日），北魏使命尚书李平为都督北讨诸军、行冀州事，让他去讨伐元愉。李平是李崇叔父的弟弟。

[13]丁卯，魏大赦，改元永平。

[13]丁卯（十六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平。

[14]魏京兆王愉遣使说平原太守清河房亮，亮斩其使；愉遣其将张灵和击之，为亮所败。李平军至经县，诸军大集，夜，有蛮兵数千斫平营，矢及平帐，平坚卧不动，俄而自定。九月，辛巳朔，愉逆战于城南草桥，平奋击，大破之，愉脱身走入城，平进围之。壬辰，安乐王诠破愉兵于城北。

[14]北魏京兆王元愉派遣使者去游说平原太守清河人房亮，房亮斩了来使；元愉派遣他的将领张灵和去攻打房亮，被房亮打败。李平的军队到了经县，各路军队汇集一起，夜间，有数千名蛮兵来冲击李平的营地，飞箭射到了李平的帐内，但是李平坚卧不动，不一会儿就自行平定下来了。九月辛巳朔（初一），元愉在城南草桥迎战李平，李平奋力攻击，大败敌军，元愉脱身而逃入城中，李平进军围城。壬辰（十二日），安乐王元诠在城北打败了元愉的军队。

[15]癸巳，立皇子绩为南康王。

[15]癸巳（十三日），梁朝立皇子萧绩为南康王。

[16]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谏，魏主不听。高肇由是怨之，数谮勰于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荐其舅潘僧固为长乐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胁僧固与之同，肇因诬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希肇提擢，构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晖以闻，晖不从，又令左卫元珍言之。帝以问晖，晖明勰不然；又以问肇，肇引魏偃、高祖珍为证，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阳王雍、广阳王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产，固辞不赴。中使相继召之，不得已，与妃决而登车。入东掖门，度小桥，牛不肯进，击之良久，更有使者责勰来迟，乃去牛，人挽而进。宴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别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赍毒酒而至，勰曰："吾无罪，愿一见至尊，死无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复见！"勰曰："至尊圣明，不应无事杀我，乞与告者一对曲直！"武士以刀钚筑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见杀。"武士又筑之，勰乃饮毒酒，武士就杀之，向晨，以褥裹尸载归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号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安得良死！"魏主举哀于东堂，赠官、葬礼皆优厚加等。在朝贵贱，莫不丧气，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杀贤王。"由是中外恶之益甚。

[16]北魏立高皇后之时，彭城武宣王元勰再三劝谏不可，宣武帝不听。高肇由此而怨恨元勰，数次在宣武帝面前进谗言诋毁元勰，宣武帝不听信。元勰崐推荐自己的舅舅潘僧固为长乐太守，京兆王元愉反叛，胁迫潘僧固与他同伙，高肇因此而诬告元勰北与元愉勾结相通，南招蛮贼。彭城武宣王元勰手下的郎中令魏偃、原先的防阁高祖珍希望高肇提拔他们，就与高肇勾结一起陷害元勰。高肇命令侍中元晖上

报宣武帝，元晖不从，又命令左卫元珍去报告了。宣武帝就此事询问元晖，元晖说明元勰不会如此；宣武帝又以此事问高肇，高肇叫来魏偃和高祖珍作证，宣武帝就相信了高肇的诬陷。戊戌（十八日），宣武帝召元勰以及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高肇一起入宴。元勰的妃子李氏正在生产，因此他再三推辞不去赴宴。中使相继而来宣召，元勰万不得已，只好与李氏诀别，然后登车而去，进入东掖门，过小桥，拉车的牛不肯向前，打了它很久还是不向前迈进，又有使者责备元勰来的迟了，于是只好去掉牛，由人把车拉进去。宴会在宫中举行，到了夜间，全都喝醉了，宣武帝令他们各就方便之处休息。不一会儿，元珍带着武士送毒酒来了，元勰说："我没有罪，希望能一见圣上，死而元恨！"元珍说："圣上怎么可以复见呢？"元勰说："皇上对明，不应该没有事就把我杀掉，乞求与诬告我的人当面对质！"武士用刀环向元勰的脸上打去，元勰大声呼喊道："冤枉啊！老天爷！我如此忠心反而被杀！"武士又打，元勰只好饮喝毒酒，武士上前杀了元勰，天亮之后，用褥子裹了尸体装在车上送回他的府第，声称大王因酒醉而死去。李妃放声大哭，高声喊道："高肇冤枉杀人，伤天害理，老天爷有灵，你怎么能得到好死呢？"宣武帝在东堂为元勰举哀，赠官和葬礼莫不优厚加倍。朝廷之内的大小官员，无不丧气叹息，行路男女都流着眼泪说："高令公冤枉地杀害了贤德的彭城王。"从此朝廷内外对高肇更加憎恨得厉害了。

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烧门，携李氏及其四子从百余骑突走。李平入信都。斩愉所置冀州牧韦超等，遣统军叔孙头追执愉，置信都，以闻。群臣请诛愉，魏主不许，命锁送洛阳，申以家人之训。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杀之。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

京兆王元愉不能守住信都，于癸卯（二十三日）之日，烧掉城门，携带着李氏以及四个儿子，在一百多名骑兵的护送下突围而逃。李平进入信都，斩了元愉所设置的冀州牧韦超等人，派遣统军叔孙头去追捕元愉，抓住了他，押在信都，并报告朝廷。群臣们请求诛杀元愉，宣武帝不同意，命令把他锁住送来洛阳，要以家法来训责他。当元愉走到野王之时，高肇秘密派人杀掉了他。元愉的几个儿子到了洛阳，宣武帝全赦免了他们。

魏主将屠李氏，中书令崔光谏曰：“李氏方妊，刑至刳胎，乃桀、纣所为，酷而非法。请俟产毕，然后行刑。”从之。

北魏宣武帝要杀李氏，中书令崔光劝谏说：“李氏正在怀孕，刳胎之刑，乃是桀、纣所为，太残酷而不合法。请等她产毕，然后再行刑。”宣武帝听从了崔光的意见。

李平捕愉余党千余人，将尽杀之，录事参军高颢曰：“此皆胁从，前既许之原免矣，宜为表陈。”平从之，皆得免死。颢，之孙也。

李平拘捕了元愉的余党一千多人，将要全部杀掉，录事参军高颢说：“这些人都是胁从，前头既然已经许诺免他们不死，就应该上表说明情况。”李平听从了高颢的意见，因此这些人都得以免死。高颢是高的孙子。

济州刺史高植帅州军击愉，有功当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为国致效，乃其常节，何敢求赏！”植，肇之子也。

济洲刺史高植率领州军攻打元愉，有功劳，应当加封，但是高植不接受，说：“我家承受朝廷重恩，为国家致身而效死，乃是应尽的大节，那里还敢求赏呢？”高植是高肇的儿子。

加李平散骑常侍。高肇及中尉王显素恶平，显弹平在冀州陷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李平被提为散骑常侍。高肇以及中尉王显向来忌恨李平，王显就弹劾李平在冀州偷偷地截留叛党男女而不输入官府为奴，高肇上奏把李平从朝廷中除名。

初，显祖之世，柔然万余口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镇，及太和之末，叛走略尽，唯千余户在。太中大夫王通请徙置淮北以绝其叛，诏太仆卿杨椿持节往徙之，椿上言：“先朝处之边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别异华、戎也。今新附之户甚众，若旧者见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驱之使叛也。且此属衣毛食肉，乐冬便寒，南土湿热，往必歼尽。进失归附之心，退无藩卫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后患，非良策也。”不从，遂徙于济州，缘河处之。及京兆王愉之乱，皆浮河赴愉，所在抄掠，如椿之言。

当初，在献文帝之世，柔然国有一万多户投降北魏，被安置在高平、薄骨律二镇，到了太和末期，差不多叛逃贻尽，仅剩下了一千余

户。太中大夫王通请示要把这些柔然人迁置到淮北去，以便使他们再也无法叛逃，朝廷诏令太仆卿杨椿持节牌去那里负责迁移他们，杨椿上表说：“先朝之所以把这些柔然人安置在边境之地，是为了招附异族，并且区别汉、戎。现在，新归附的人口特别多，如果他们见过去归附的人被迁移，必定不能自安，这是驱赶着让他们叛逃。而且，这些人衣毛食肉，喜欢冬天不怕寒冷，南方气候潮湿闷热，把他们迁到那里去，一定会使他们全部病死。这事如果实行的话，不但会失去境外的归附之心，而且也失去让他们在边地卫护的益处，再说把他们安置在中夏，或许会生后患，所以并非是良策。”建议不被采纳，于是这些柔然人就被迁移到济州，让他们沿黄河边居住。京兆王元愉叛乱之时，这些人都渡过黄河投奔元愉，一路抢劫掠夺，正如杨椿所预料的那样。

[17]庚子，魏郢州司马彭珍等叛魏，潜引梁兵趋义阳，三关戍主侯登等以城来降。郢州刺史娄悦婴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诸军事，将步骑三万出汝南以救之。

[17]庚子（二十日），北魏郢州司马彭珍等人叛国，偷偷地带领梁朝兵赶往义阳，三关戍的主将侯登等人献城投降了梁朝。郢州刺史娄悦环城自守，北魏任命中山王元英为都督南征诸军事，统率步、骑兵三万出汝南前去援救。

[18]冬，十月，魏悬瓠军主白早生杀豫州刺史司马悦，自号平北将军，求救于司州马仙。时荆州刺史安成王秀为都督，仙签求应赴。参佐咸谓宜待台报，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敕虽旧，非应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诏仙救早生。仙进顿楚王城，遣副将齐苟儿，以兵二千助守悬瓠。诏以早生为司州刺史。

[18]冬季，十月，北魏悬瓠军主白早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自称为平北将军，向梁朝司州的马仙求救。当时，荆州刺史安成王萧秀为都督，马仙把情况写在简上送给萧秀请求前去帮忙，萧秀手下的参佐们都认为这事要上报朝廷批准后方可行事，萧秀说：白早生等待着我们去援救，方可自存，所以应该火速去援救，等待朝廷批准虽是旧制，但并非是应急之策。”因此便派兵前去救援白早生。梁武帝也诏令马仙去援救白早生。马仙进驻楚王城，派遣副将齐苟儿带兵两千帮助守悬瓠。梁武帝任命白早生为司州刺史。

[19]丙寅，以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

[19]丙寅（十六日），梁朝任命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

[20]魏以尚书邢峦行豫州事，将兵击白早生。魏主问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时可平？"对曰："早生非有深谋大智，正以司马悦暴虐，乘众怒而作乱，民迫于凶威，不得已而从之。纵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粮运不继，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于利欲，必守而不走。若临以王师，士民必翻然归顺，不出今年，当传首京师。"魏主悦，命峦先发，使中山王英继之。

[20]北魏委任尚书邢峦兼管豫州事务，率兵攻打白早生。宣武帝问邢峦："你说，白早生是逃跑，还是顽守呢？何时可以讨平他？"邢峦回答："白早生没有深谋大智，只因司马悦暴虐残忍，因此利用众人之愤怒而反叛作乱，百姓迫于他的凶威，不得已而顺从了他。即使梁朝军队入城了，但是水路不通，粮运跟不上，也会被我们抓住的。白早生得到梁朝的援助，被利欲冲昏头脑，必定死守而不跑。如果派朝廷军队前去讨伐，士民大众们必定翻然归顺，不出今年，一定能把白早生的首级送到京师来。"宣武帝十分高兴，命令邢峦先出发，让中山王元英随后出发。

峦帅骑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鲍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将胡孝智将兵七千，离城二百里逆战，峦奋击，大破之，乘胜长驱至悬瓠。早生出城逆战，又破之，因渡汝水，围其城。诏加峦都督南讨诸军事。

邢峦率领八百骑兵，快速赶路，五天光景就到了鲍口，丙子（二十六日），白早生派遣他的大将胡孝智率领七千兵卒，在离城二百里的地方迎战邢峦，邢峦奋勇出击，大败敌手，乘胜长驱直入，直抵悬瓠。白早生出城迎战，邢峦又打败了他，因此渡过汝水，围住了悬瓠城。北魏宣武帝诏令邢峦为都督南讨岷诸军事。

丁丑，魏镇东参军成景隽杀宿豫戍主严仲贤，以城来降。时魏郢、豫二州，自悬瓠以南至于安陆诸城皆没，唯义阳一城为魏坚守。蛮帅田益宗帅群蛮以附魏，魏以为东豫州刺史，上以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招之，益宗不从。

丁丑（二十七日），北魏镇东参军成景隽杀了宿豫的主将严仲贤，献城投降梁朝。当时，北魏的郢、豫二州，从悬瓠以南直到安陆诸城全部丧失，只有义阳一城还坚守着。蛮族将帅田益宗率领群蛮投附北

魏，北魏任命他为东豫州刺史，梁武帝以封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的好处招还田益宗，但是田益宗不接受。

十一月，庚寅，魏遣安东将军杨椿将兵四万攻宿豫。

十一月庚寅（十一日），北魏派遣安东将军杨椿统率四万兵攻打宿豫。

魏主闻邢峦屡捷，命中山王英趣义阳，英以众少，累表请兵，弗许。英至悬瓠，辄与峦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齐苟儿等开门出降，斩白早生及其党数十人。英乃引兵前趋义阳。宁朔将军张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弃城走，英追击，斩之。

北魏宣武帝得知邢峦屡屡获捷，命令中山王元英前去义阳，元英因兵少，多上表请求增兵，朝廷不同意。元英到了悬瓠，就与邢峦一起攻城。十二月己未（初十），齐苟儿等人打开城门出降，斩了白早生及其党羽几十人。元英带兵前去义阳。宁朔将军张道凝先驻扎在楚王城，癸亥（十四日），弃城逃跑，元英追击，斩了张道凝。

魏义阳太守狄道辛祥与娄悦共守义阳，将军胡武城、陶平虏攻之，祥夜出袭其营，擒平虏，斩武城，由是州境获全。论功当赏，娄悦耻功出其下，间之于执政，赏遂不行。

北魏义阳太守狄道人辛祥与娄悦共同防守义阳，将军胡武城、陶平虏攻打他们，辛祥夜间出来袭击胡、陶二人的营盘，擒获了陶平虏，斩了胡武城，从此州境获得完整。论功劳辛祥应当得赏，但是娄悦耻于自己的功劳在辛祥之下，便向执政的高肇陷害辛祥，于是便没有奖赏辛祥。

[21]壬申，魏东荆州表“桓晖之弟叔兴前后招抚太阳蛮，归附者万余户，请置郡十六，县五十，”诏前镇东府长史郦道元案行置之。道元，范之子也。

壬申（二十三日），北魏东荆州上表称：“桓晖的弟弟桓叔兴前后招抚太阳蛮，前来归附的有一万多户，请求设置十六个郡，五十个县。”朝廷诏令前镇东府长史郦道元具体实施。郦道元是郦范的儿子。

[22]是岁，柔然佗汗可汗复遣纥奚勿六跋献貂裘于魏，魏主弗受，报之如前。

[22]这一年，柔然佗汗可汗又派遣纥奚勿六跋向北魏进献貂裘，宣武帝不受，仍如前次那样作了答复。

初，高车侯倍穷奇为哒所杀，执其子弥俄突而去，其众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监河南孟威抚纳降户，置于高平镇。高车王阿伏至罗残暴，国人杀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哒奉弥俄突以伐高车，国人杀跋利延，迎弥俄突而立之。弥俄突与佗汗可汗战于蒲类海，不胜，西走三百余里。佗汗军于伊吾北山。会高昌王麴嘉求内徙于魏，时孟威为龙骧将军，魏主遣威发凉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见威军，怖而遁去。弥俄突闻其离骇，追击，大破之，杀佗汗于蒲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威，且遣使入贡于魏。魏主使东城子于亮报之，赐遣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还。

起初，高车侯倍穷奇被哒所杀，抓了他的儿子弥俄突而去，其众分散，有的投奔了北魏，有的投靠了柔然。宣武帝派遣羽林监河南人孟威接纳、安抚前来投降的人口，把他们安置在高平镇。高车王阿伏至罗十分残暴，高车国人杀了他，立他的同族之人跋利延为王。哒带上弥俄突讨伐高车，高车国人杀了跋利延，迎接弥俄突回国并立为王。弥俄突与佗汗可汗在蒲类海交战，没有取胜，向西逃到三百多里远的地方去了。佗汗驻军于伊吾北山。正好高昌王麴嘉请求内迁到北魏去，当时孟威为龙骧将军，宣武帝派遣孟威带领三千凉州兵去迎接，到达伊吾之时，佗汗见到孟威的军队，就害怕得逃跑了。弥俄突知道佗汗吓跑了，立即追击，大败敌方，在蒲类海的北边杀了佗汗，割下他的头发送给孟威，并且派遣使者到北魏进贡。宣武帝指派东城子于亮接待使者，赐送岷特别丰厚。高昌王麴嘉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到来，孟威带兵返回。

佗汗可汗子奴立，号豆罗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昌。

佗汗可汗的儿子奴继位而立，号为豆罗伏跋豆伐可汗，改年号为建昌。

[23]宋、齐旧仪，祀天皆服兖冕，兼著作郎高阳许懋请造大裘，从之。

[23]刘宋、南齐时期的旧仪式，祀天时都穿戴兖冕，兼著作郎高阳人许懋奏请裁制大裘，得到采纳。

[24]上将有事太庙，诏以“斋日不乐，自今舆驾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如常仪。”

[24]梁武帝将祭太庙，诏令：“斋日禁止音乐，从现在开始舆驾出发，乐队跟从但不吹奏，还宫之时，仍按平常的仪式鼓吹奏乐。”

八年（己丑、509）

八年（己丑，公元509年）

[1]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上命诸儒草封禅仪，欲行之。许懋建议，以为“舜柴岱宗，是为巡狩。而郑引《孝经钩命决》云：‘封于太山，考绩柴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舜五载一巡狩，春夏秋冬周遍四岳，若为封禅，何其数也！又如管夷吾所说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质民淳，安得泥金检玉！结绳而治，安得镌文告成！夷吾又云：‘唯受命之君然后得封禅’，周成王非命之君，云何得封太山禅社首！神农即炎帝也，而夷吾分为二人，妄亦甚矣。若圣主，不须封禅；若凡主，不应封禅。盖齐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举怪物以屈之。秦始皇尝封太山，孙皓尝遣兼司空董朝至阳羡封禅国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为法。然则封禅之礼，皆道听所说，失其本文，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礼有常数，诚敬之道，尽此而备，至于封禅，非所敢闻。”上嘉纳之，因推演懋议，称制旨以答请者，由是遂止。

[1]春季，正月，辛巳（初三），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当时，有人奏请在会稽和国山封禅，梁武帝命令诸儒生草拟封禅仪式，准备进行封禅。许懋提出建议，认为：“舜帝在泰山烧柴祭天，是为了巡狩。而郑玄引《孝经钩命决》说：‘在泰山大祭，烧柴祭天把政绩报告；在梁甫山祭地，刻石记载年号。’这是纬书的曲说，不是正式经书的本来意思。舜帝五年巡狩一次，春夏秋冬巡遍四岳，如果为了封禅，为何这么频繁呢？又如管夷吾所说的七十二君，燧人氏之前，世风质朴百姓淳厚，怎么能够把金粉书写在竹筒上呢？当时结绳而治，怎么能够镌刻文字报告成功呢？管夷吾又说：‘只有受命之君，然后才能封禅。’周成王不是受命之君，从何谈起封太山禅社首呢？神农即是炎帝，然而管夷吾却说成是两个人，实在是荒唐。如果是圣主，无须封禅；如果是凡主，不应该封禅。大概齐桓公想进行封禅，管夷

吾知道不可以进行，所以有意列举许多奇异物象出现时才可以封禅的事例，以便难住齐桓公，使他打消了念头。秦始皇曾经封禅太山，孙皓曾经派遣兼司空董朝到达阳羡封禅国山，都不是盛德之事，不足以效法。那么封禅的礼仪，全都是道听途说的事，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完全是因为君主在上喜好名声，而臣子们在下曲意逢迎。古代的祀祭天地，礼仪有常规，诚敬之道，至此而完备，至于封禅，实在是不敢妄说。”武帝表扬和采纳了许懋的意见，于是进一步扩充了许懋的建议，作为圣旨回答请求封禅的人，因此便中止了这一计划。

[2]魏中山王英至义阳，将取三关，先策之曰：“三关相须如左右手，若克一关，两关不待攻而破；攻难不如攻易，宜先攻东关。”又恐其并力于东，乃使长史李华帅五统向西关，以分其兵势，自督诸军向东关。

[2]北魏中山王元英抵达义阳，将要攻取三关，先进行策划，他说：“三关相互依赖如左右手一般，如果攻克一关，其他两关便不攻而自破；攻难不如攻易，应该先攻打东关。”又担心对方合并力量于东关，就指派长史李华率领五统军的兵力去西关，以便分散对方的兵力，他自己则亲自督率各路军队去东关。

先是，马仙使云骑将军马广屯长薄，军主胡文超屯松岘。丙申，英至长薄，戊戌，长薄溃，马广遁入武阳，英进围之。上遣冠军将军彭瓮生、骠骑将军徐元季将兵援武阳，英故纵之使入城，曰：“吾观此城形势易取。”瓮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虏三将及士卒七千余人。进攻广岘，太子左卫率李元履弃城走；又攻西关，马仙亦弃城走。开初，马仙派云骑将军马广屯驻长薄，军主胡文超屯驻松岘。丙申（十八日），元英到了长薄，戊戌（二十日），长薄被攻破，马广逃到武阳，元英又进兵围住了该城。梁武帝派遣冠军将军彭瓮生、骠骑将军徐元孝率兵援救武阳，元英故意让他们入城，说：“我察看这座城的形势，很容易攻取。”彭瓮生等人入城之后，元英便催促兵士发起急攻，六天就攻打下来了，俘虏了三个将领以及士卒七千多人。元英又挥师进攻广岘，太子左卫率李元履弃城逃跑；元英又攻打西关，马仙也弃城逃跑了。

上使南郡太守韦睿将兵救仙，睿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怯，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不可专

勇。”中山王英急追马仙，将复邵阳之耻，闻睿至，乃退。上亦有诏罢兵。

梁武帝指派南郡太守韦睿率兵援救马仙，韦睿到达安陆，把城墙加高到两丈多，又挖了大壕沟，起造高楼。众人颇为讥笑韦睿这是显示怯懦，韦睿说：“不对，做将领当有胆怯的时候，不可以一昧地逞勇猛。”中山王元英急追马仙，要报复邵阳之耻，听说韦睿到了，就撤退了。武帝也下达诏令罢兵。

初，魏主遣中书舍人阳董绍慰劳叛城，白早生袭而囚之，送于建康。魏主既克悬瓠，命于齐苟儿等四将之中分遣二人，敕扬州为移，以易绍及司马悦首。移书未至，领军将军吕僧珍与绍言，爱其文义，言于上，上遣主书霍灵超谓绍曰：“今听卿还，令卿通两家之好，彼此息民，岂不善也！”因召见，赐衣物，令舍人周舍慰劳之，且曰：“战争多年，民物涂炭，吾是以不耻先言与魏朝通好，比亦有书全无报者，卿宜备申此意。今遣传诏霍灵秀送卿至国，迟有嘉问。”又谓绍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获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为民也，凡在民上，岂可以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还彼，彼当以汉中见归。”绍还魏言之，魏主不从。

原先，北魏宣武帝派遣中书舍人阳人董绍招抚慰劳反叛之城，白早生袭击并囚禁了董绍，把他送到了建康。悬瓠攻克之后，宣武帝命令从齐苟儿等四个将领之中分派两人，令扬州给梁朝送去移文，以这两人换回董绍和司马悦的首级。移文还没有到来，领军将军吕僧珍与董绍谈话，爱慕他的文才，告诉了梁武帝，梁武帝派主书霍灵超对董绍说：“现在让你回去，令你沟通两家之好，彼此休生养民，岂不是好事一桩！”于是召见了董绍，赐给他衣物，又令舍人周舍慰劳了他，且对他说：“战争多年，百姓生灵涂炭，财物毁坏，我们因此不以先提出与魏朝和好为耻辱，近来也有信给贵国，但是一点答复也没有，您应该把我们的这个意思完整地转达一下。现在派遣传诏霍灵秀送您回国，等待您的好消息。又对董绍说：“您知道不知道自己何以没有死呢？现在得到您，这是天意。建立君主完全是为了百姓大众，凡在君主之位者，岂可以不想到这个呢？如果贵国想和好，我们就立即把宿豫还给你们，你们也应当把汉中归还我们。”董绍回到北魏后把梁朝请求和好的事讲了，但是宣武帝不同意。

[3]三月，魏荆州刺史元志将兵七万寇潺沟，驱迫群蛮，群蛮悉渡汉水来降，雍州刺史吴平侯纳之。纲纪皆以蛮累为边患，不如因此除之，曰："穷来归，我诛之不祥。且魏人来侵，吾得蛮以为屏蔽，不亦善乎！"乃开樊城受其降，命司马朱思远等击志于潺沟，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志，齐之孙也。

[3]三月，北魏荆州刺史元志统率七万大军入寇潺沟，驱赶威迫各蛮族，群蛮全都渡过汉水来投降梁朝，雍州刺史吴平侯萧接纳了他们。州郡里身份地们较高的官员们都认为蛮人累累带来边患，不如乘此机会把他们除掉，萧却说："他们走投无路来投归我们，我如杀掉他们，实在是不祥之事。况且北魏人来侵犯之时，我有这些蛮人做屏障，不也是很好吗！"于是打开樊城接受了这些前来投降的蛮人，又命令司马朱思远等人在潺沟攻击元英，大获全胜，斩首一万多名。元志是元齐的孙子。

[4]夏，四月，戊申，以临川王宏为司空，加车骑将军王茂开府仪同三司。

[4]夏季，四月戊申（初一），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空，加封车骑将军王茂开府仪同三司。

[5]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国兴以城降。

[5]丁卯（二十日），北魏楚王城的主将李国兴献城投降梁朝。

[6]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萧宝义卒。

[6]秋季，七月癸巳（十七日），梁朝巴陵王萧宝义去世。

[7]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详子颢为北海王。[7]九月辛巳（初六），北魏封已故北海王元详的儿子元颢为北海王。

[8]魏公孙崇造乐尺，以十二黍为寸；刘芳非之，更以十黍为寸。尚书令高肇等奏："崇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皆与经传不同，诘其所以然，云'必依经文，声则不协。'请更令芳依《周礼》造乐器，俟成集议并呈，从其善者。"诏从之。

[8]北魏公孙崇造乐尺，以十二黍为一寸，刘芳说他定的不对，改成以十黍为一寸。尚书令高肇等人上奏："公孙崇所造的八音之器以及度量标准全都与经传所载不同，反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一定依照经文的话，则声音就不协调。'请求另外命令刘芳依照《周礼》造乐

器，待制成之后集体议论鉴定并上呈，采用其中好的。”宣武帝诏令同意。

[9]冬，十月，癸丑，魏以司空广阳王嘉为司徙。

[9]冬季，十月癸丑（初九），北魏任命司空广阳王元嘉为司徙。

[10]十一月，己丑，魏主于式乾殿为诸僧及朝臣讲《维摩诘经》。时魏主专尚释氏，不事经籍，中书侍郎河东裴延隽上疏，以为“汉光武、魏武帝，虽在戎马之间，未尝废书，先帝迁都行师，手不释卷，良以学问多益，不可暂辍故也。陛下升法座，亲讲大觉，凡在瞻听，尘蔽俱开。然《五经》治世之模楷，应务之所先，伏愿经书互览，孔、释兼存，则内外俱周，真俗斯畅矣。”

[10]十一月己丑（十五日），北魏宣武帝在式乾殿为众僧以及朝臣们讲解《维摩诘经》。当时，宣武帝专门崇尚佛教，不读经籍，中书侍郎河东人裴延上疏，指出：“汉光武帝、魏武帝，虽然忙于戎马征战，但是未曾废弃书籍，先帝迁都行军，手不释卷，正因为学问多有益处，不可以临时中断。陛下升上法座，亲自讲解佛法奥义，在场的人瞻听之际，内心尘蔽俱开。然而《五经》是治世的楷模，处理世务所应首先研读的，所以恭敬地希望圣上佛经与儒书互读，孔学与释教兼存，如此则内外都能周全，教义和世务都能通畅。”

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处士南阳冯亮有巧思，魏主使与河南尹甄琛、沙门统僧暹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

当时，佛教盛于洛阳，除中国和尚而外，从西域来的和尚还有三千多名，北魏宣武帝另外建立了永明寺一千多间禅房，来安置他们。处士南阳人冯亮很聪明，宣武帝指派他同河南尹甄深、沙门统僧暹选择嵩山地形好的地方建立了闲居寺，修建得非常好，极尽岩壑土木之美。于是远近受影响，无不信奉佛教，到了延昌之时，各州郡共有一万三千多处寺院。

[11]是岁，魏宗正卿元树来奔，赐爵邺王。树，翼之弟也。时翼为青、冀二州刺史，镇郁洲，久之，翼谋举州降魏，事泄而死。

[11]这一年，北魏宗正卿元树来投奔梁朝，武帝赐予他邺王的爵位。元树是元翼的弟弟。当时，元翼是青、冀二州的刺史，坐镇郁

洲，很久之后，元翼密谋率全州投降北魏，因事情泄露而被杀。

九年（庚寅、510）

九年（庚寅，公元510年）

[1]春，正月，乙亥，以尚书令沈约为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约文学高一时，而贪昌荣利，用事十余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论者亦以为宜，而上终不用；及求外出，又不许。徐勉为之请三司之仪，上不许。

[1]春季，正月，乙亥（初二），梁朝任命尚书令沈约为左当禄大夫，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沈约的文章名高一时，然而贪求荣华之利，掌权十多年，对政治方面的得失，唯唯喏喏，只会顺从。他自以为久为尚书省长官，因此有意于三公之位，人们的议论也认为他合适，但是梁武帝终究没任用他；他请求到外地去做官，也不准许。徐勉为他请求开府同三司之仪的官衔，武帝也不同意。

[2]庚寅，新作缘淮塘，北岸起石头迄东冶，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

[2]庚寅（十七日），梁朝新筑缘淮塘，北岸从石头起到东冶，南岸从后渚篱门起到三桥。

[3]三月，丙戌，魏皇子诩生。诩母胡充华，临泾人，父国珍袭武始伯。充华初选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愿生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华曰：峎“妾之志异于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国家无嗣乎！”及有娠，同列劝去之，充华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当长，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诩。

[3]三月丙戌（十四日），北魏皇子元诩出生。元诩的母亲胡充华是临泾人，胡充华的父亲胡国珍袭位武始伯。胡充华初被选入后宫之时，和她身份一样的嫔妃们照惯例替她祝告说：“愿生诸王、公主，不要生太子。”胡充华却说：“我的志向与你们不同，岂能害怕一身之死而让国家没有继承人呢？”到她怀孕之后，嫔妃们劝她把胎儿打掉，她却不干，并私下里发誓说：“如果有幸生下男孩，排行应该是长子，儿子生下来后我死去，没有丝毫遗憾之处。”很快就生下了元诩。

先是，魏主频丧皇子，年渐长，深加慎护，择良家宜子者以为乳保，养于别宫，皇后、充华皆不得近。

早先，北魏宣武帝屡丧皇子，他年纪渐渐大了，所以对元诩特别重视，谨慎护理，选择良家妇女中奶水好的做乳母，在别宫中哺养元诩，皇后和胡充华都不得接近。

[4]己丑，上幸国子学，亲临讲肄。乙未，诏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从师者皆入学。

[4]己丑（十七日），梁武帝临幸国子学，亲自进入讲堂察视。乙未（二十三日），武帝诏令皇太子以下以及王侯之子年龄可以从师学习的都入学。

[5]旧制：尚书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夏，四月，丁巳，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群目。"于是以都令史视奉朝请，用太学博士刘纳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太学博士孔虔孙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右户都，宣毅墨曹参军王兼中兵都，并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选。

[5]旧制规定：尚书五都令史全都选用寒门出身者担任。夏季，四月，丁巳（十六日），武帝诏令："尚书五都，是参与朝政的重要职位，不但总领全局，而且与左右丞相并驾；可以择用士族门第出身的来担任，以操持全盘。"于是以都令史的地位等同于奉朝请，任命太学博士刘纳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太学博士孔虔孙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右户都，宣毅将军府墨曹参军王兼中兵都，上述几人都因才能和门第俱属上流而首先被选中。

[6]六月，宣城郡吏吴承伯挟妖术聚众，癸丑，攻郡杀太守朱僧勇，转屠旁县。闰月，己丑，承伯逾山，奄至吴兴。东土人素不习兵，吏民扰奔散，或劝太守蔡撙避之，撙不可，募勇敢闭门拒守。承伯尽锐攻之，撙帅众出战，大破之，临陈，斩承伯。撙，兴宗之子也。承伯余党入新安，攻陷黟、歙诸县，太守谢览遣兵拒之，不胜，逃奔会稽，台军讨贼，平之。览，瀹之子也。

[6]六月，宣城郡的吏员吴承伯以妖术召聚众人，癸丑（十三日），攻进郡城杀了太守朱僧勇，转而又去旁边的县去屠杀人口。闰月己丑（十九日），吴承伯超过山岭，突然来到吴兴。东边的人向来不操兵演武，所以官吏和老百姓们都担惊受怕，四处奔散，有人劝太守蔡撙躲避一下，蔡撙不愿意，他招募勇敢者关闭城门坚决拒守。吴承伯竭尽全力攻城，蔡撙率众出战，大败敌手，亲自出阵，斩了吴承

伯。蔡擠是蔡兴宗的儿子。吴承伯的残部进入新安，攻陷了黟、歙等县，太守谢览派兵抵抗，没有取胜，逃跑到会稽，朝廷军队前来讨伐贼寇，平定了他们。谢览是谢瀹的儿子。

[7]冬，十月，魏中山献武王英卒。

[7]冬季，十月，北魏中山献武王元英去世。

[8]上即位之三年，诏定新历，员外散骑侍郎祖奏其父冲之考古法为正，历不可改。至八年，诏太史课新旧二历，新历密，旧历疏，是岁，始行冲之《大明历》。

[8]梁武帝即位三年时，诏定新的历法，员外散骑侍郎祖上奏称他的父亲祖冲之考定古法正确，历法不可以改。到了八年之时，武帝又诏令太史核定新旧两种历法，新历法密，旧历法疏，这一年，开始实行祖冲之的《大明历》。

[9]魏刘芳奏"所造乐器及教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成，乞如前敕集公卿群儒议定，与旧乐参呈。若臣等所造，形制合古，击拊会节，请于来年崐元会用之"。诏："舞可用新，余且仍旧。"

[9]北魏刘芳上奏："所制造的乐器以及教的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经完成，请求如以前圣旨所命令的那样召集公卿群儒们议定，与旧乐一起上呈。如果我们几人所制造的乐器，形式制度符合古式，敲奏起来合节奏的话，请于来年元旦朝会之时使用。"宣武帝诏令："舞蹈可以采用新的，其余的暂且仍用旧的。"

十年（辛卯、511）

十年（辛卯，公元511年）

[1]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

[1]春季，正月辛丑（初四），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2]尚书左仆射张稷，自谓攻大赏薄，尝侍宴乐寿殿，酒酣，怨望形于辞色。上曰："卿兄杀郡守，弟杀其君，有何名称！"稷曰："臣乃无名称，至于陛下，不得言无勋。东昏暴虐，义师亦来伐之，岂在臣而已！"上捋其须曰："张公可畏人！"稷既惧且恨，乃求出外，癸卯，以稷为青、冀二州刺史。

[2]尚书左仆射张稷，自认为攻劳大，奖赏却少，一次他侍宴于东寿殿，酒酣之际，怨气不满表露于言语表情之中。武帝说："你的哥哥

杀了郡太守，你的弟弟杀了他的君主，你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张稷回答：“我是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但是为陛下效力以来，不能说没有功劳。东昏侯残暴肆虐，义师也来讨伐他，何况我呢？”武帝捋着他的胡须，说：“张公让人感到害怕呀！”张稷心里既惧害又怨恨，于是请求外放，癸卯（初六），武帝任命他为青、冀二州刺史。

王珍国亦怨望，罢梁、秦二州刺史还，酒后于坐启云：“臣近入梁山便哭。”上大惊曰：“卿若哭东昏，则已晚；若哭我，我复未死！”珍国起拜谢，竟不答，坐即散，因此疏退，久之，除都官尚书。

王珍国也有怨气，他被罢去梁、秦二州刺史还京后，于酒后在座位上启奏武帝说：“我前不久进入梁山便哭了。”武帝听了大吃一惊，说道：“你如果哭东昏侯，则已经晚了；如果哭我，我还没有死！”王珍国站起来拜谢，竟然不回答，酒席当即就散了，王珍国因此被疏远了，很久之后，王珍国被任命为都官尚书。

[3]丁巳，魏汾州山胡刘龙驹聚众反，侵扰夏州，诏谏议大夫薛和发东秦、汾、华、夏四州之众以讨之。

[3]丁巳（二十日），北魏汾州山胡刘龙驹聚众造反，侵拢夏州，北魏宣武帝诏令谏议大夫薛和征调东秦、汾、华、夏四州的兵力讨伐刘龙驹。

[4]辛酉，上祀明堂。

[4]辛酉（二十四），武帝在明堂祭祀。

[5]三月，琅邪民王万寿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晰，据朐山，召魏军。

[5]三月，琅邪百姓王万寿杀了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晰，占据了朐山，召请北魏军队前来。

[6]壬戌，魏广阳懿烈王嘉卒。

[6]壬戌（二十六日），北魏广阳懿烈王元嘉去世。

[7]魏徐州刺史卢昶遣郯城戍副张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骥相继赴朐山，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遣兵拒之，不胜。夏，四月，文骥等据朐山，诏振远将军马仙击之。魏又遣假安将军萧宝寅、假平东将军天水赵遐将兵据朐山，受卢昶节度。

[7]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派遣郯城的戍副张天惠、琅邪的戍主傅文骥相继赶赴朐山，梁朝青、冀二州刺史张稷派兵抵挡他们，没有取胜。夏季，四月，傅文骥等人占据了朐山，武帝诏令振远将军马仙去攻打。北魏又派遣代理安南将军萧宝寅、代理平东将军天水人赵遐率兵据守朐山，接受卢昶的指挥调遣。

[8]甲戌，魏薛和破刘龙驹，悉平其党，表置东夏州。

[8]甲戌（初九），北魏薛和打败了刘龙驹，把他的党羽全部铲平，并上表设置了东夏州。

[9]五月，丙辰，魏禁天文学。

[9]五月丙辰（二十一日），北魏禁止了天文学。

[10]以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左仆射。充，绪之子也。

[10]梁朝任命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左仆射。张充是张绪的儿子。

[11]马仙围朐山，张稷权顿六里以督馈运，上数发兵助之。秋，魏卢昶上表请益兵六千，米十万石，魏主以兵四千给之。冬，十一月，己亥，魏主诏扬州刺史李崇等治兵寿阳，以分朐山之势。卢昶本儒生，不习军旅。朐山城中粮樵俱竭，傅文骥以城降；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诸军相继皆溃，会大雪，军士冻死及堕手足者三分之二，仙追击，大破之。二百里间，僵尸相属，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粮畜器械，不可胜数。昶单骑而走，弃其节传、仪卫俱尽；至郯城，借赵遐节以为军威。魏主命黄门侍郎甄琛驰锁昶，穷其败状，及赵遐皆免官。唯萧宝寅全军而归。

[11]马仙围住了朐山，张稷临时驻扎六里以便监督粮运，梁武帝几次发兵协助他们。秋季，北魏卢昶上表朝廷请求增兵六千，米十万石，宣武帝给他增派了四千兵力。十一月己亥（初七），宣武帝诏令扬州刺史李崇等人在寿阳操练军队，以便分散梁朝在朐山的兵势。卢昶本是一个儒生，不熟悉军旅事务。朐山城中的粮食和柴火全都用尽了，傅文骥献城投降；十二月庚辰（十九日），卢昶带兵先逃跑了，其他各路军马都相继溃散，正好天下大雪，兵士冻死以及冻掉手脚的有三分之二，马仙追击，大获全胜。二百里之间，僵尸遍地，北魏兵卒幸免于难者仅占十分之一二，梁朝军队收缴到的粮食、牲口以及各种器械，不可胜数。卢昶单人匹马逃跑，丢弃了节传、仪卫之具。到了郯城，他借用了赵遐的节传显自己的军威，以掩饰自己的失败。宣

武帝命令黄门侍郎甄琛骑驿马去把卢昶锁拿到洛阳，仔细查问他惨败的状况，最后卢昶和赵遐全被免官。只有萧宝寅把军队完整地带回。

卢昶之在朐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于魏主曰：“朐山蕞尔，僻在海滨，卑湿难居，于我非急，于贼为利。为利，故必致死以争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战；以不得已之众击必死之师，恐稽延岁月，所费甚大。假令得朐山，徒致交争，终难全守，所谓无用之田也。闻贼屡以宿豫求易朐山，若必如此，持此无用之地，复彼旧有之疆，兵役时解，其利为大。”魏主将从之，会昶败，迁肇侍中。肇，明根之子也。

卢昶在朐山之时，御史中尉游肇对北魏宣武帝说：“朐山弹丸之地，偏处海滨，地势低下，异常潮湿，难以居住，对于我们不是急用之处，而对于贼敌则是非常有用的。正因为对他们有用处，所以必定要拼死相争；对我们用处不大，所以不得已而交战。以不得已之众抵抗拼命的军队，恐怕拖延时日，耗费甚大。假使能得到朐山，徒然地导致双方互相争夺，终将难以保全，正所谓无用之地。听说贼敌屡次提出要以宿豫交换朐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用这块无用之地，换回来那块过去就属我们所有的疆域，兵戈之争顿时化解，其益处是非常大的。”宣武帝准备要照此行事，恰恰卢昶战败，就提升游肇为侍中。游肇是游明根的儿子。

马仙为将，能与士卒同劳逸，所衣不过布帛，所居无帏幕衾屏，饮食与厮养最下者同。其在边境，常单身潜入敌境，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所攻战多捷，士卒亦乐为之用。

马仙作为将帅，能同士卒们同甘共苦，穿的衣服都是布帛制成，住的地方没有帏幕衾屏，饮食与仆人、马等最低下者同样。他镇守边境，常常只身潜入敌境，偷偷察看壁垒村落险要之处，打仗大多能获胜，士卒们也乐于为他卖力。

[12]魏以甄琛为河南尹，琛表曰：“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寇盗公行，里正职轻任碎，多是下材，人怀苟且，不能督察。请取武官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者进而为之，督责有所，

辇毂可清。”诏曰：“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不必武人。”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洛城清静，后常踵焉。

[12]北魏任命甄琛为河南尹，甄琛上表说：“国家在代京建都之时，盗窃成患，世祖皇帝为此而发愤，广置主司、里宰，全都让代京令长以下及五等散男中有谋略者来担任。又多置吏士做他们的羽翼，非常重视他们，盗贼方才得到禁止。自从迁都以来，交往扩大，四方来会，已经远远超过了代都，而五方崐杂沓，寇盗公然行事，里正职位轻，事务琐碎，担任其职的大多是才能低下者，人人抱着苟且之心，不能起到督察的作用。请求挑选武官中八品将军以下而又有才干且品行端正热心办事的人，让他们享受原来官职的俸禄和恤亲之禄而担任里尉的职务，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然的话，也可以稍微提高里尉的品级，选下品中应该提拔者晋升担任，只要有人专门负责督管，京城的治安即可好转。”宣武皇帝诏令：“里正的品级可以升到勋官初品，经途尉为从九品，六部尉为正九品，从诸职中选拔，不必由军人来担任。”甄深又上奏请把禁卫军作为游军，让他们在各坊巷中巡逻检查盗贼，于是洛阳城马上变得清静了，这种办法在后代也得到因袭。

[13]是岁，梁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千二十二。是后州名浸多，废置离合，不可胜记。魏朝亦然。

[13]这一年，梁朝境内有二十三个州，三百五十个郡，一千零二十二个县。这以后州名越来越多，废置离合，不可胜记。北魏也同样如此。

[14]上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则案之如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个逃亡，举家质作，民既穷窘，奸宄益深。尝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车驾言曰：“陛下为法，急于庶民，缓于权贵，非长久之道。诚能反是，天下幸甚。”上于是思有以宽之。

[14]梁武帝对同姓的亲族非常亲近宽厚，对朝廷官员也非常优待爱护，其中有犯法的，他都超越法律而替他们开脱。而老百姓有罪，则一律按照法律处置，并且株连犯罪，不管老幼一概不免，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劳役，百姓既然被逼迫的走投无路，各种作奸犯科的

窃盗反乱案件就更严重了。有一次，梁武帝去郊祀，有一个秣陵老头借此机会拦住御驾讲道："陛下执法，对庶民太严酷，对权贵则太宽松，这不是长久之道。如果能打一个颠倒，则天下大幸呀。"武帝于是考虑对百姓执法加以放宽。

十一年（壬辰、512）

十一年（壬辰，公元512年）

[1]春，正月，壬辰，诏："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

[1]春季，正月壬辰（初一），武帝诏令："自今开始，流放之家以及罪该以身抵押服劳役者，如果有老人或小孩，可以把他们除外。"

[2]以临川王宏为太尉，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尚书令。

[2]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太尉，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尚书令。

[3]丙辰，魏以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清河王怿为司空，广平王怀进号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肇虽登三司，犹自以去要任，怏怏形于言色，见者嗤之。尚书右丞高绰、国子博士封轨，素以方直自业，及肇为司徒，绰送迎往来，轨竟不诣肇。绰顾不见轨，乃遽归，叹曰："吾平生自谓不失规矩，今日举措，不如封生远矣。"绰，允之孙；轨，懿之族孙也。

[3]丙辰（二十五日），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清河王元怿为司空，广平王元司进封号为骠骑大将军，加封为仪同三司。高肇虽然位登三司，但犹自认为去掉了尚书令的要职，心里不痛快流露于言语颜色之间，见到的人都因此而嗤笑他。尚书左丞高绰、国子博士封轨，向来以方正刚直为行事准则，到高肇当上司徒之后，高绰迎送往来行礼如仪，而封轨竟然不去拜见高肇。高绰在高肇那里也不见封轨前来，于是马上起身返回，叹息着说道："我平生自认为不失规矩，但是今天的举动，不如封生太远了。"高绰是高允的孙子，封轨是封懿的族孙。

清河王怿有才学闻望，惩彭城之祸，因侍宴，谓肇曰："天子兄弟讵有几人，而翦之几尽！昔王莽头秃，藉渭阳之资，遂篡汉室。今君身曲，亦恐终成乱阶。"会大旱，肇擅录囚徒，欲以收众心。怿言于魏主曰："昔季氏旅于泰山，孔子疾之。诚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渐，不

可渎也。减膳录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岂人臣之义乎！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祸乱之基，于此在矣。”帝笑而不应。

清河王元怿有才学，外界声望也不错，有鉴于彭城王元勰无罪而被杀之祸，一次借侍宴机会，他对高肇说：“天子的兄弟能有几人，而差不多翦除尽了！过去王莽是个秃头，凭借国舅的地位，便篡夺了汉室的天下。现在你是个驼背，也恐怕最终会成为祸乱之端。”正遇大旱，高肇擅自重新审理囚徒，想以崐此而收拢人心。元怿向北魏宣武帝进言：“过去季氏超越名分在泰山祭祀，孔子对此非常愤慨。这确实是从君臣名分来考虑的，应该防微杜渐，不可以冒犯呀。减少膳食之费，重新审理囚徙，这是陛下的事情，现在则让司徒去干了，这那里是做人臣者的本份呢？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祸乱的根子，就在这里了。”宣武帝听了，笑而不答。

[4]夏，四月，魏诏尚书与群司鞫狱讼，令饥民就谷燕、恒二州及六镇。

[4]夏季，四月，北魏朝廷命令尚书与各官署审理狱讼案件，又令饥民到燕、恒二州以及六镇去渡灾。

[5]乙酉，魏大赦，改元延昌。

[5]乙酉（二十五日），北魏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延昌。

[6]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以尚书右仆射郭祚领太子少师。祚尝从魏主幸东宫，怀黄以奉太子；时应诏左右赵桃弓深为帝所信任，祚私事之，时人谓之“桃弓仆射”、“黄少师”。

[6]冬季，十月乙亥（十八日），北魏立皇子元诩为太子，并开了不杀其母的先例。又让尚书右仆射郭祚兼任太子少师。郭祚一次随北魏宣武帝临幸太子东宫，怀中特意装着黄瓜给太子吃；当时应诏左右赵桃弓深受宣武帝的信任，郭祚私下里巴结他，时人称他为“桃弓仆射”、黄少师”。

[7]十一月，乙未，以吴郡太守袁昂兼尚书右仆射。

[7]十一月乙未（初九），梁朝任命吴郡太守袁昂兼尚书右仆射。

[8]初，齐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世祖诏选学士十人修五礼，丹杨尹王俭总之。俭卒，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胤还

东山，齐明帝敕尚书令徐孝嗣掌之。教嗣诛，率多散逸，诏骠骑将军何佟之掌之。经齐末兵火，仅有在者。帝即位，佟之启审省置之宜，敕使外详。时尚书以为庶务权舆，宜俟隆平，欲且省礼局，并还尚书仪曹，诏曰："礼坏乐缺，实宜以时修定。但顷之修撰不得其人，所以历年不就，有名无实。此既经国所先，可即撰次。"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奏："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令自举学古一人相助抄撰，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请制旨断决。"乃以右军记室明山宾等分掌五礼，佟之总其事。佟之卒，以镇北谘议参军伏代之。，曼容之子也。至是，《五礼》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条，诏有司遵行。

[8]当初，南齐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人伏曼容上表请示制定一代的礼乐，齐武帝诏令挑选学士十人修定五礼，由丹杨尹王俭总负责。王俭去世之后，这件事情交付给了国子祭酒何胤。何胤隐居东山之后，齐明帝命令尚书令徐孝嗣掌管其事。徐孝嗣被诛之后，材料大多散失，又诏令骠骑将军何佟之掌管。经过齐末的兵火，留存下极少数。武帝即位之后，何佟之启奏皇上，请示这一工作应该省去，还是应该继续，武帝旨令让下面先详细议定好再报上来。当时，尚书认为开国伊始，王业初创，应该等到国势兴盛、天下承平之时再制礼定乐，所以想要暂且裁减礼乐官署，把事情退还给尚书仪曹，武帝诏令："礼坏乐缺，确实应该及时修定。但是一下子得不到合适的修撰之人，所以历年没有完成，以致有名无实。礼乐之制既然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那么就应该立即开始修撰。"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人上奏："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命令他们自己推荐学古一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惑者，依照汉代石渠阁、白虎观的旧例，由圣上断决。"于是让右军记室明山宾等人分掌五礼，何佟之全面负责此事。何佟之去世以后，又由镇北咨议参军伏代替他。伏是伏曼容的儿子。到了现在，《五礼》修成，一起呈于武帝，合起来共有八千零一十九条，武帝诏令有关部门遵照施行。

[9]己酉，临川王宏以公事左迁骠骑大将军。

[9]己酉（二十三日），临川王萧宏因公事而降职为骠骑大将军。

[10]是岁，魏以桓叔兴为南荆州刺史，治安昌，隶东荆州。

[10]这一年，北魏任命桓叔光为南荆州刺史，治所在安昌，附属于东荆州。

十二年（癸巳、513）

十二年（癸巳、公元513年）

[1]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1]春季，正月辛卯（初六），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2]二月，辛酉，以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右仆射。[2]二月辛酉（初六），梁朝任命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右仆射。

[3]己卯，魏高阳王雍进位太保。

[3]己卯（二十四日），北魏高阳王元雍进位为太保。

[4]郁洲迫近魏境，其民多私与魏人交市，朐山之乱，或阴与魏通，朐山平，心不自安。青、冀二州刺史张稷不得志，政令宽弛，僚吏颇多侵渔。庚辰，郁洲发徐道角等夜袭州城，杀稷，送其首降魏，魏遣前南兖州刺史樊鲁将兵赴之。于是魏饥，民饿死者数万，侍中游肇谏，以为"朐山滨海，卑湿难居，郁洲又在海中，得之尤为无用。其地于贼要近，去此间远，以间远之兵攻要近之众，不可敌也。方今年饥民困，唯宜安静，而复劳以军旅，费以馈运，臣见其损，未见其益。"魏主不从，复遣平西将军奚康生将兵逆之。未发，北兖州刺史康绚遣司马霍奉伯讨平之。

[4]郁州挨近北魏边境，该地的民众大多私自同北魏人做买卖，朐山之乱时，有的人暗中与北魏勾结，朐山之乱平定之后，这些人心中非常不安。青、冀二州刺史张稷由于仕途不得志，政令松弛，以致僚属们多侵夺百姓。庚辰（二十五日），郁州面姓徐道角等人夜袭州城，杀了张稷，送上他的道级投降了北魏，北魏派遣前南兖州刺史樊鲁率兵赶赴郁州。此时，北魏发生饥荒，百姓饿死的有几万人，侍中游肇进谏宣武帝，认为："朐山靠着海，地势低下潮湿，难以居住，郁州更在海中，得到它尤其没有用处。该地对于梁朝既是海道要冲，又靠近江、淮，而离我们却非常遥远，且不是军事要地，为了这闲远之地而派兵去攻打据守要冲近地的梁朝军队，是抵挡不过的。方今饥荒流行，百姓困苦，只应安宁，但是又要烦劳军旅，耗费粮食，对于出兵之事，我只看到它的损失，看不到他的益处。"宣武帝没有听从游肇的劝谏，又派遣平西将军奚康生率兵去迎战梁朝军队。但是，奚康生还没有出发，梁朝北兖州刺史康绚就派遗司马霍奉伯讨平了郁州之乱。

[5]辛巳，新作太极殿。

[5]辛巳（二十六日），梁朝新建成太极殿。

[6]上尝与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约各疏栗事，约少上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则羞死！”上闻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谏而止。上有憾于张稷，从容与约语及之，约曰：“左仆射出作边州，已往之事，何足复论！”上以约与稷昏家相为，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上起，犹坐如初；乃还，未至床而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上遣主书黄穆之视疾，夕还，增损不即启闻，惧罪，乃白赤章事。上大怒，中使谴责者数四。约益惧，闰月，乙丑，卒。有司谥曰“文”，上曰：“情怀不尽曰隐”，改谥隐侯。

[6]武帝曾经同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约各自写出关于栗子的典故，沈约有意少写三点，以显得自己学问比不上武帝，出来之后，他对人说：“此公自护其所短，忌讳别人比他强，否则会羞死的！”武帝知道之后十分生气，要治沈约的罪，徐勉一再劝谏才止住。武帝对张稷抱怨自己感到很遗憾，就从容地与沈约谈到了张稷的事，沈约说：“左仆射出任边境上的青、冀二州刺史，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何足再加议论！”武帝认为沈约与张稷是亲家，袒护张稷，就生气地说道：“你说出这样的话，是忠臣吗？”于是乘辇回到内殿去了。沈约由于害怕，竟没有觉察到武帝已经起身走了，还象原来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回到家之后，没有走到胡床跟前而坐空了，脑袋着地倒在了窗户下面，于是就病了。沈约梦见南齐和帝用剑割断了他的舌头，于是就叫来道士用赤色奏章向天神祈祷，说：“禅代的事情，不是我的主意。”武帝派遣主书黄穆之来探视沈约的病情，天黑时返回，瞒下了沈约让道士用赤章祈天之事，又害怕获罪，最终还是把这件事对武帝讲了。武帝知道后勃然大怒，多次派人去谴责了沈约。沈约越发害怕了，于闰月乙丑（十一日），病故。有关部门给沈约的谥号为“文”，梁武帝说：“心事不尽曰隐。”于是又改谥号为隐侯。

[7]夏，五月，寿阳久雨，大水入城，庐舍皆没。魏扬州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于女墙，城不没者二板。将佐劝崇弃寿阳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灾，淮南万里，系于吾身，一旦动足，百姓瓦解，扬州之地，恐非国物，吾岂爱一身，取愧

王尊！但怜此士民无辜同死，可结筏随高，人规自脱，吾必与此城俱没，幸诸君勿言！”[7]夏季，五月，寿阳久雨成灾，大水入城，房舍全被淹没。北魏扬州刺史李崇指挥军队停在城墙上，水继续往上涨，于是又乘船爬到城墙上的短墙上面，城墙只差两板宽没有被淹。将佐们劝李崇放弃寿阳而保北山，李崇说：“我受朝廷之命镇守一方之地，由于仁德不足而致使天降大灾，淮南万里之地，安危系于我一身，我若一旦离开，百姓就会瓦解奔散，扬州之地，恐怕就不属我国所有了，我岂能受惜自己的身子，而有愧于汉代黄河泛滥时不顾一已之安危而宿于堤上的王尊呢！我只是怜悯这里的士人百姓们要无辜而与我同死，所以可以让他们扎筏子乘坐其上，随水而高，各人去求一条生路，我一定同这座城一起淹没，请各位不要再说了！”

扬州治中裴绚帅城南民数千家泛舟南走，避水高原，谓崇还北，因自称豫州刺史，与别驾郑祖起等送任子来请降。马仙遣兵赴之。

扬州治中裴绚带领城南民众数千家划船往南逃跑，到高地上避水，他认为李崇一定回北方去了，因此就自称为豫州刺史，同别驾郑祖起等人送人质到梁朝请求投降。马仙派兵前去援应裴绚。

崇闻绚叛，未测虚实，遣国侍郎韩方兴单舸召之。绚闻崇在，怅然惊恨，报曰：“比因大水颠狈，为众所推。今大计已尔，势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愿公早行，无犯将士。”崇遣从弟宁朔将军神等将水军讨之，绚战败，神追拔其营。绚走，为村民所执，还，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见李公乎！”乃投水死。绚，叔业之兄孙也。郑祖起等皆伏诛。崇上表以水灾求解州任，魏主不许。

李崇听说裴绚叛变了，但不测虚实，就派遣自己封国中的侍郎韩方兴单人乘船去召裴绚，裴绚知道李崇还在此地，怅然惊慌悔恨，但木已成舟，无可挽回，只好回答说：“日前因大水引起了流离颠沛，受众人的推举，方有此举。现在大计已成，无可追回了，恐怕这里的百姓已经不是大人治下的百姓了，官吏也不是大人手下的官吏了，希望大人早日动身回去，不要冒犯我的将士们。”李崇派遣堂弟宁朔将军李神等人率领水军讨伐裴绚，裴绚战败，李神追击，占领了他的营盘。裴绚逃跑，被村民抓获，送回来时，到了尉升湖，裴绚说：“我有何脸面见李公呢！”于是投水而死。裴绚是裴叔业的哥哥的孙子。郑祖起等人

都伏法被诛。李崇上表朝廷因水灾而请求解除自己州刺史的职位，北魏宣武帝不准许。

崇沈深宽厚，有方略，得士众心，在寿春十年，常养壮士数千人，寇来无不摧破，邻敌谓之“卧虎”。上屡设反间以疑之，又授崇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诸子皆为县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笃，委信不疑。

李崇深沉宽厚，有谋略，很得士庶之心，他在寿春十年，经常养着几千壮士，贼寇来犯无不被摧破，邻近的梁朝敌手称他为“卧虎”。梁武帝多次设反间计以便使北魏朝廷对李崇产生怀疑，又授予他车骑大奖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他的几个儿子都被封为县侯。然而北魏宣武帝素知李崇忠诚老实，对他非常信任而毫不怀疑。

[8]六月，癸巳，新作太庙。

[8]六月癸巳（初十），梁朝新建成太庙。

[9]秋，八月，戊午，以临川王宏为司空。

[9]秋季，八月戊午（疑误），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空。

[10]魏恒、肆二州地震、山鸣，逾年不已，民覆压死伤甚众。

[10]北魏恒、肆二州发生地震，山发出鸣啸之声，一年多还没停止，民众被埋压死伤的特别多。

[11]魏主幸东宫，以中书监崔光为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辞不敢当，帝不许。太子南面再拜，詹事王显启请从太子拜，于是宫臣皆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面拜谢而出。

[11]北魏宣武帝临幸东宫，任命中书监崔光为太子少傅，命令太子向崔光下拜。崔光辞让而不敢承当，宣武帝不许，坚持让太子拜。太子面向南拜了两次，詹事王显启请圣上允许他跟随太子一起拜，于是东宫僚属一起下拜。崔光朝北面立着，不敢答礼，只朝西面拜谢后离去。

十三年（甲午、514）

十三年（甲午，公元514年）

[1]春，二月，丁亥，上耕藉田，大赦。宋、齐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峔月，及致斋祀先农。

[1]春季，二月丁亥（初八），梁武帝在藉田耕作，大赦天下。宋、齐时代都在正月耕作藉田，至此方改为二月耕作藉田，耕日以太牢祀神农炎帝也改在二月。

[2]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衰老，与诸子孙聚敛无厌，部内苦之，咸言欲叛。魏主遣中书舍人刘桃符慰劳益宗，桃符还，启益宗侵扰之状。魏主赐诏曰："桃符闻卿息鲁生在淮南贪暴，为尔不已，损卿诚效。可令鲁生赴阙，当加任使。"鲁生久未至，诏徙益宗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又虑其不受代，遣后将军李世哲与桃符帅众袭之，奄入广陵。鲁生与其弟鲁贤、超秀皆奔关南，招引梁兵，攻取光城已南诸戍。上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为北豫州刺史，超秀为定州刺史。三月，魏李世哲击鲁生等，破之，复置郡戍。以益宗还洛阳，授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益宗上表称为桃符所谗，及言"鲁生等为桃符逼逐使叛，乞摄桃符与臣对辩虚实。"诏不许，曰："既经大宥，不容方更为狱。"

[2]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年老体衰，同儿子和孙子们聚敛无厌，部下深受其苦，都说要反叛。北魏宣武帝派遣中书舍人刘桃符去慰劳田益宗，刘桃符回朝之后，向宣武帝启奏了田益宗侵扰当地的情状。宣武帝向田益宗赐诏说："刘桃符听说你的儿子田鲁生在淮水之南贪敛暴虐，如果这样下去不停止，会损害你对朝廷的诚意效忠。可令田鲁生前来朝廷，对他当另加任用。"田鲁生长久未至，朝廷诏令田益宗调任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又考虑到他不会接受别人来代替自己东豫州刺史之位，就派遣后将军李世哲与刘桃符率众去袭击田益宗，李世哲等人迅速地进入了广陵。田鲁生与弟弟鲁贤、超秀都奔到关南，招引梁朝军队，攻取了光城以南的各个寨堡。武帝任命田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为北豫州刺史，超秀为定州刺史。三月，北魏李世哲进攻田鲁生等人，打败了他们，重新设置了郡戍。田益宗被命令回到洛阳，授予他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之职。田益宗上表言称被刘桃符谗言所陷，并说："鲁生等人被刘桃符逼迫而反叛，请求令刘桃符与我当面对质，以明虚实。"诏令不准许，对田益宗说："既然已经宽宥了你的谋叛之罪，不允许你再打官司了。"

[3]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纶为邵陵王，绎为湘东王，纪为武陵王。

[3]秋季，七月乙亥（二十九日），梁朝立皇子萧纶为邵陵王，萧绎为湘东王，萧纪为武陵王。

[4]冬，十月，庚辰，魏主遣骁骑将军马义舒慰谕柔然。

[4]冬季，十月庚辰（初五），北魏宣武帝派遣骁骑将军马义舒召慰宣谕柔然国。

[5]魏王足之入寇也，上命宁州刺史涪人李略御之，许事平用为益州。足退，上不用，略怨望，有异谋，上杀之。其兄子苗奔魏，步兵校尉泰山淳于诞尝为益州主簿，自汉中入魏，二人共说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辛亥，以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将步骑十五万寇益州；命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巴北，梁州刺史羊祉出庚城，安西将军奚康生出绵竹，抚军将军甄琛出剑阁；乙卯，以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都督镇遏梁、楚。游肇谏，以为"今频年水旱，百姓不宜劳役。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今之陈计者真伪难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蜀地险隘，镇戍无隙，岂得虚承浮说而动大军！举不慎始，悔将何及！"不从，以淳于诞为骁骑将军，假李苗龙骧将军，皆领乡导统军。

[5]北魏王足入侵之时，武帝命令宁州刺史涪人李略抵抗，许诺事平之后任用他为益州刺史。王足撤退 之后，武帝不用李略，李略颇有怨忿，产生了反叛之心，武帝杀了他。李略哥哥的儿子李苗投奔北魏，步兵校尉泰山人淳于诞曾任益州主簿，从汉中投奔北魏，两人一起游说北魏宣武帝攻取蜀地，并献计献策，宣武帝深信不疑。辛亥（疑误），北魏任命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统率步、骑兵十五万人侵益州；又命令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巴郡之北，梁州刺史羊祉兵发庚城，安西将军奚康生兵发绵竹，抚军将军甄琛兵发剑阁；乙卯（疑误），任命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让他都督、摄镇梁、楚。游肇劝谏，认为："现在连年水涝旱灾，老百姓不宜于再劳役了。过去开拓疆域，都因为城主归顺投降，所以有征而无战。现在对出谋划策的人真伪难辨，或者是因为他们对梁朝有怨气，借我们出气，所以不可全信。蜀地险隘，镇戍没有疏漏，怎么能听信他人的一番浮言而就轻易地出动大军呢？有所举动不在开始时谨岷慎，后悔哪里能来得及呢？"宣武帝不听从，任命淳于诞为骁骑将军，又让李苗代理龙骧将军，两人都兼任向导统军。

[6]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上以为然，使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视地形，咸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功不可就。”上弗听，发徐、扬民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假太子右卫率康绚都督淮上诸军事，并护堰作于钟离。役人及战士合二十万，南起浮山，北抵石，依岸筑土，合脊于中流。

[6]北魏降将王足献策，请求拦堵淮水以淹灌寿阳。梁武帝同意这一计策，命令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视察地形，陈、祖二人都说：“淮水中沙土松软流动不坚实，工程无法完成。”武帝不听，征调徐、扬之地的民，每二十户中征五丁，拦水筑堰，命令太子右卫率康绚都督淮上诸军事，并且守护筑堰工程，设置官属于钟离。筑堰的劳和兵士共二十万人，南起浮山，北抵石，依岸筑土，合龙于淮水中流。

[7]魏以前定州刺史杨津为华州刺史，津，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调绢，尺度特长，任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输物尤善者，赐以杯酒；所输少劣，亦为受之，但无酒以示耻。于是人竞相劝；官调更胜旧日。

[7]北魏任命前定州刺史杨津为华州刺史，杨津是杨椿的弟弟。早先之时，官家征收调绢，所用的尺子很长，主管征收调绢的人就见机行事，前来交纳的税户谁给贿赂就给谁量的多，谁不给贿赂就给谁量的短，老百姓苦不堪言。杨津下令一律按照标准尺子来丈量，对于交送的物品质量好的人，赐以一杯酒；交送的物品稍微差的，也收下，但没有酒，以示耻辱。于是，从们竞相勉励，官家调赋收入更加胜于往日。

[8]魏太子尚幼，每出入东宫，左右乳母而已，宫臣皆不知之。詹事杨昱上言：“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从。”魏主从之，命宫臣在直者从至万岁门。

[8]北魏的皇太子还幼小，每次出入东宫，相伴的只有左右随从和乳母，东宫的臣子们都不知道。詹事杨昱上言：“请求从今开始圣上召见太子一定要亲下手敕，命令我们护从。”北魏宣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东宫臣子中值班的护送到万岁门。

[9]魏御史中慰王显谓治书侍御史阳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库充实，卿以为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赃赎，悉输

京师，以此充府，未足为多。且‘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可不戒哉！”显不悦，因事奏免固官。

[9]北魏御史中慰王显对治书侍御阳固说：“我当太府卿之时，府库充实，您以为何如呢？”阳固回答说“大人把百官的俸禄扣去四分之一，各州郡收缴的赃款和赎金，也全部运到京师，以此来充府库，不足为多。况且‘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可不戒哉！”王显听了很不高兴，就借故上奏免了阳固的官。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八卷

梁纪四 高祖武皇帝四天监十四年（乙未、515）

梁纪四 梁武帝天监十四年（乙未，公元515年）

[1]春，正月，乙巳朔，上冠太子于太极殿，大赦。

[1]春季，正月，乙巳朔（初一），梁武帝在太极殿给太子举行冠礼，并且大赦天下。

[2]辛亥，上祀南郊。

[2]辛亥（初七），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3]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人侯刚迎太子诩于东宫，至显阳殿。王显欲须明行即位礼，崔光曰："天位不可暂旷，何待至明！"显曰："须奏中宫。"光曰："帝崩，太子立，国之常典，何须中宫令也！"于是，光等请太子止哭，立于东序；于忠与黄门郎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余声止。光摄太尉，奉策进玺绶，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极殿，即皇帝位，光等与夜直群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称万岁。昭，遵之曾孙也。

甲寅（初十），北魏宣武帝患病，丁巳（十三日），在式乾殿病故。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京人侯刚等人从东宫迎接太子无诩来到显阳殿。王显想等天亮以后再为太子举行即位仪式，崔光说："皇位不可以片刻无主，为什么要等到天亮呢？"王显说："必须报告中宫皇后。"崔光说："皇上驾崩，太子即位，这是国家正常的规定，何必要等侍中宫的旨令呢！"于是，崔光等人请求太子停止哭泣，站在东面；于忠和黄门侍郎元昭搀扶太子面向西哭了十多声后停止了哭泣。崔光代理太尉的职务，捧着策书献上印玺和绶带，太子跪着接授了，穿上礼服，走上太极殿，即皇帝位。崔光等人和夜间值勤的官员站立在庭中，向北叩头高呼万岁。元昭是北魏略阳公元遵的重孙子。

高后欲杀胡贵嫔，中给事谯郡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于忠。忠问计于崔光，光使置贵嫔于别所，严加守卫，由是贵嫔深德四人。戊午，魏大赦。己未，悉召西伐、东防兵。

高后想杀掉胡贵嫔，中给事谯郡人刘腾把件事告诉了侯刚，侯刚又告诉给于忠。于忠向崔光请教计策，崔光就让他将胡贵嫔搬到别的住所，严加守卫，因此胡贵嫔深深地感激这四个人。戊午（十四日），北魏大赦天下。己未（十五日），召回全部在西面讨伐蜀国和在东面防范淮地的军队。

骠骑大将军广平王怀扶疾入临，径至太极西庑，哀恸，呼侍中、领军、黄门、二卫，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须入见主上。”众皆愕然相视，无敢对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汉光武崩赵熹扶诸王下殿故事，声色甚厉，闻者莫不称善。怀声泪俱止，曰：“侍中以古义裁我，我敢不服！”遂还，仍频遣左右致谢。

骠骑大将军广平王元怀抱病入朝，径直来到太极殿的西殿，悲愤欲绝，叫来侍中、领军、黄门、左右二卫将军，对他们说：“我要亲自上殿哭悼，并要去见圣上。”众人都惊惧地相互看着，没有敢于答话的人。崔光整衣举杖，引用汉光武帝死后赵熹扶持诸位藩王下殿的旧事来加以说明，声音和脸色都显得很激动，听的人没有不说好的。元怀的喊声和眼泪都停了下来，说：“侍中您用古代的事理来教导我，我怎敢不服气！”于是就回去了，回去后仍然多次派手下人来谢罪。

先是高肇擅权，尤忌宗室有时望者，太子太傅任城王澄数为肇所谮，惧不自全，乃终日酣饮，所为如狂，朝廷机要无所关豫。及世宗殂，肇拥兵于外，朝野不安。于忠与门下议，以肃宗幼，未能亲政，宜使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以任城王澄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皇后请即敕授。王显素有宠于世宗，恃势使威，为众所疾，恐不为澄等所容，与中常侍孙伏连等密谋寝门下之奏，矫皇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以显与勃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等闻之，托以侍疗无效，执显于禁中，下诏削爵任。显临执呼冤，直以刀钚撞其掖下，送右卫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诏如门下所奏，百官总己听于二王，中外悦服。

起初高肇专权，他特别忌恨宗室里面有名望的人，太子太傅任城王元澄多次被高肇诋毁、陷害，害怕不能保全自己，就整天纵酒，做一些象疯子一样的嵲举止，朝廷里的重要事务都不参与。等到宣武帝病故，高肇统兵在外，朝廷内外都很不安。于忠和门下省的官员们商议，由于孝明帝年幼，不能亲自执政，建议要让太保高阳王元雍住进

西柏堂处理各种政务，并且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尚书令，总管大小官员，而且上报皇后，请她当即用手书授职。王显一向受宣武帝的宠信，凭借权势滥施淫威，被众人忌恨，他怕不被元澄等人所容纳，就和中常侍孙伏连等人密谋停止门下省的奏议，伪造皇后的命令，任命高肇录尚书事，任命王显和勃海公高猛等人共同作为侍中。于忠等人听到这件事，假借服侍皇上治疗无效的罪名，把王显抓入监牢，下令剥夺他的爵位、官职。王显在被抓时大声喊冤，门卫就用刀环撞击他的腋下，将他送到右卫府，一夜就丧了命。庚申（十六日），朝廷下令批准了门下省的奏议，百官各安已职，听命于二位王爷，朝廷内外都衷心信服。

二月，庚辰，尊皇后为皇太后。

二月庚辰（初七），北魏尊封皇后为皇太后。

魏主称名为书告哀于高肇，且召之还。肇承变忧惧，朝夕哭泣。至于羸悴，归至涧，家人迎之，不与相见；辛巳，至阙下，衰服号哭，升太极殿尽哀。高阳王雍与于忠密谋，伏直寝邢豹等十余人于舍人省下，肇哭毕，引入西庑，清河诸王皆窃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扼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称肇自尽，自余亲党悉无所问，削除职爵，葬以士礼；逮昏，于厕门出尸归其家。

北魏孝明帝自己称名写信给高肇报告丧事，并且召他回朝。高肇承受着这种变故非常优伤、惊惧，整日哭泣，甚至越来越瘦弱憔悴，回到涧时，家里人迎接他，他却不与他们见面。辛巳（初八），他来到皇宫前，登上太极殿穿着丧服号哭。高阳王元雍和于忠秘密商议，将值寝邢豹等十多人埋伏在舍人省内，等到高肇哭完，把他引入西殿，清河王等众王都偷偷交谈着看着他。高肇进了舍人省，邢豹等人扼杀了他，接着，下令公布高肇的罪恶，假称高肇自杀，因此，对他的亲友全都没有加以追究。又剥夺了他的职务、爵位，用士大夫的礼节安葬他。到了黄昏，从侧门把他的尸体运回他家。

[4]魏之伐蜀也，军至晋寿，蜀人震恐。傅竖眼将步兵三万击巴北，上遣宁州刺史任太洪自阴平间道入其州，招诱氐、蜀，绝魏运路。会魏大军北还，太洪袭破魏东洛、除口二戍，声言梁兵断至，氐、蜀翕然从之。太洪进围关城，竖眼遣统军姜喜等击太洪，大破之，太洪弃关城走还。

[4]北魏的军队攻打蜀地，大军开到晋寿，蜀人非常恐惧。傅竖眼率领三万步兵攻打巴北，梁武帝派宁州刺史任太洪从阴平抄小路进入州城，招诱氐人、蜀人，并且断绝了北魏军队的运输线路。正赶上北魏大部队向北返回，任太洪袭击了北魏的东洛、除口二个戍地，并且声称梁朝军队紧接着就会到来，氐人、蜀人都归顺了他。任太洪进军包围了关城，傅竖眼派统军姜喜等人攻打任太洪，击败了他的部队，任太洪放弃关城逃了回来。

[5]癸未，魏以高阳王雍为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为司徒，广平王怀为司空。

[5]癸未（初十），北魏任命高阳王元雍担任太傅、兼太尉，清河王元怿为司徒，广平王元怀为司空。

[6]甲午，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庙号世宗。己亥，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为尼，徙居金墉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得入宫。

[6]甲午，（二十一日），北魏将宣武帝安葬在景陵，庙号为世宗。己亥（二十六日），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初一），使高太后作了尼姑，把她迁居到金墉瑶光寺，不遇到大的节日庆典，不许入宫。

[7]魏左仆射郭祚表称：“萧衍狂悖，谋断川渎，役苦民劳，危亡已兆；宜命将出师，长驱扑讨。”魏诏平南将军杨大眼督诸军镇荆山。

[7]北魏左仆射郭祚上书宣称：“萧衍狂妄无道，谋划切断山川沟渠，以致国内劳役繁重，百姓疲弊，灭亡的危险已显露出来，我国应当派将出兵，长驱直入，讨伐敌人。”于是朝廷诏令平南将军杨大眼率领军队镇守荆山。

[8]魏于忠既居门下，又总宿卫，遂专朝政，权倾一时。初，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悉命归所减之禄。旧制：民税绢一匹别输绵八两，布一匹别输麻十五斤，忠悉罢之。乙丑，诏文武群官各进位一级。

[8]北魏的于忠既担任侍中，又总管禁卫事务，于是他独揽朝政，权倾一崐时。起初，在太和年间，国家频繁用兵，孝文帝为了用度不足的原因，把百官的俸禄减少了四分之一。于忠下令全部恢复了减少的俸禄。旧法规定：百姓每织一匹绢要交八两绵，每织一匹布要交十

五斤麻作为税收，于忠都加以免除。乙丑（二十二日），朝廷诏令使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

[9]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复溃，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东、西冶铁器数千万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负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9]夏季四月，浮山堰修成后却又崩溃，有人说蛟龙能乘风雨破坏渠堰，但它本性厌恶铁，于是就运来东西两冶几千万斤铁器沉在江里，但是也没能使坝合扰。于是，又伐木交错捆绑成井字形，把大石头填进去，在上面加上土，以此截流筑坝。因此，沿着淮河一面里内的树木石头无论大小都被用光，挑担的人肩膀都磨烂了，夏天里疾病成疫，死掉的人互相倾压着，遍地都是，苍蝇蚊虫聚集不散，日夜轰鸣。

[10]魏梁州刺史薛怀吉破叛氐于沮水。怀吉，真度之子也。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又破叛氐，解武兴之围。

[10]北魏梁州刺史薛怀吉在沮水打败了叛乱的氐人，薛怀吉是薛真度的儿子。五月甲寅（十二日），南秦州刺史崔暹又大败叛乱的氐人，从而解除了对武兴的围困。

[11]六月，魏冀州沙门法庆以妖幻惑众，与勃海人李归伯作乱，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尼惠晖为妻，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刺史萧宝寅遣兼长史崔伯击之，伯败死。贼众益盛，所在毁寺舍，斩僧尼，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众魔。”秋，七月，丁未，诏假右光禄大夫元遥征北大将军以讨之。

[11]六月，北魏冀州僧人法庆用妖术迷惑百姓，与勃海人李归伯一同作乱，并推举法庆作首领。法庆以尼姑惠晖为妻，让李归伯当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己则号称“大乘”。他又配置狂药，让人服用了这种药后，父子兄弟不再相认，只知道杀人害命。刺史萧宝寅派兼长史崔伯攻打法庆的叛军，崔伯战败而死。众叛贼气焰更加嚣张，所到之处毁坏寺庙，斩杀僧尼，烧毁经像，还说：“新佛出世，除去众魔”。秋季，七月丁未（初五），朝廷诏令右光禄大夫元遥作为征北大将军去讨伐法庆。

[12]魏尚书裴植，自谓人门不后王肃，以朝廷处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请解官隐嵩山，世宗不许，深怪之。及为尚书，志气骄满，每谓人曰："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每入参议论，好面讥毁群官，又表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见之切齿。

[12]北魏尚书裴植，自以为门第不比王肃低，因在朝廷里官位不高而常常怏怏不快，就上书请求辞去官职，退隐到嵩山，宣武帝不同意，并且认为他很怪。等他作了尚书，志高气傲，常常对人说："不是我想作尚书，是尚书要由我来作。"每次他入朝晋见，议论政事时，他都喜欢当面讥讽伤害众位官员。他还上表诋毁征南将军田益宗，说道："汉人、夷人种类不同，不应当让夷人位在百世衣冠的汉人之上。"于忠和元昭见了他，都恨得咬牙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冒进不已，自以东宫师傅，望封侯、仪同，诏以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吏。

尚书左仆射郭祚，总是企图升官，自认为是太子的师傅，就希望也被封侯和封为开府仪同三司，于是朝廷诏令郭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及雍州刺吏。

祚与植皆恶于忠专横，密劝高阳王雍使出之；忠闻之，大怒，令有司诬奏其罪。尚书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达云'受植旨，诈称被诏，帅合部曲欲图于忠'。臣等穷治，辞不伏引；然众证明，准律当死。众证虽不见植，皆言'仲达为植所使，植召仲达责问而不告列'。推论情状，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狱，有所降减，计同仲达处植死刑。植亲帅城众，附从王化，依律上议，乞赐裁处。"忠矫诏曰："凶谋既尔，罪不当恕；虽有归化之诚，无容上议，亦不须待秋分。"八月，己亥，植与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韦隽皆赐死。隽，祚之婚家也。忠又欲杀高阳王雍，崔光固执不从，乃免雍官，以王还第崐。朝野冤愤，莫不切齿。

郭祚和裴植都讨厌于忠专权无道，暗中劝高阳王元雍让他离开朝廷。于忠听后万分愤恨，命令有关部门诬告郭祚、裴植犯了罪。尚书诬告说："羊祉报告裴值的表弟皇甫仲达说：'我受了裴植的命令，假称受圣上的旨令，率领部曲想要图谋于忠。'我们已经审理完毕，他们虽然不认罪，但是各种证据都很清楚，按法律应判死刑。这些证据中

虽没有直接是裴植的，但大家都说：‘皇甫仲达是被裴植指挥，裴植曾叫来皇甫仲达责问他，但没有告发他。’按常理推算，看不出来他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因此不能和其他案子一样，减轻他的罪过，所以一致提议对裴植处以和皇甫仲达一样的死刑。裴植曾经亲自率领全城的人马归顺我国，按法律条文作以上议处，但请作出裁决。”于忠假传圣旨说：“罪行已经犯下，他的罪恶不能宽恕；虽然也有过诚心归顺我们的行为，但不必再经审理，也不用等秋分过后再判死刑。”八月乙亥（初五），裴植和郭祚以及都水使者杜陵、韦隽都被赐死。韦隽是郭祚的亲家。于忠又想杀高阳王元雍，崔光坚决不同意，于是就罢免了元雍的官职，以亲王的身份回到了他的王府。朝廷内外都含冤忍愤，没有人不咬牙切齿。

[13]丙子，魏尊胡太妃为皇太后，居崇训宫。于忠领崇训卫尉，刘腾为崇训太仆，加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又以太后父国珍为光禄大夫。

[13]丙子（初六），北魏尊封胡太妃为皇太后，让她住进崇训宫。于忠担任崇训宫的卫尉，刘腾担任崇训宫的太仆，加官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又封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为光禄大夫。

[14]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帅众三千降魏。

[14]庚辰（初十），梁朝定州刺史田超秀率领三千兵马投降了北魏。

[15]戊子，魏大赦。

[15]戊子（十八日），北魏实行大赦。

[16]己丑，魏清河王怿进位太傅，领太尉，广平王怀为太保，领司徒，任城王澄为司空。庚寅，魏以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16]己丑（十九日），北魏清河王元怿晋升太傅的职位，兼任太尉，广平王元怀作了太保，兼任司徒，任城王元澄任司空。庚寅（二十日），北魏孝明帝任命车骑大将军王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将军，并加封开府仪同三司。

[17]魏江阳王继，熙之曾孙也，先为青州刺史，坐以良人为婢夺爵。继子叉娶胡太后妹，壬辰，诏复继本封，以叉为通直散骑侍郎，

叉妻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

[17]北魏江阳王无继是元熙的曾孙。他原来是青州刺史，因为犯了把良民的女孩当作婢女的罪被剥夺了爵位。元继的儿子元叉娶了胡太后的妹妹，壬辰（二十二日），北魏孝明帝下令恢复了元继的原封位，让元叉作了通值散骑侍郎。元叉的妻子是新平郡君，仍担任了女侍中的职务。

群臣奏请太后临朝称制，九月，乙未，灵太后始临朝听政，犹称令以行事，群臣上书称殿下。太后聪悟，颇好读书属文，射能中针孔，政事皆手笔自决。加胡国珍侍中，封安定公。

众大臣上书请求太后临朝，她的命令称为“制”，作行皇帝的权力，九月乙未（疑误），胡太后开始临朝听政，但还是不称“制”而称令，大臣们上书仍称呼她为殿下。太后聪明机智，非常喜爱读书写作，射箭能射中针孔，一切政务都亲手批阅处理。她提拔胡国珍为侍中，封为安定公。

自郭祚等死，诏令生杀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胁息。太后既亲政，乃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后旬余，太后引门下侍官于崇训宫，问曰：“忠在端揆，声望何如！”咸曰：“不称厥任。”乃出忠为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领尚书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参谘大务”，诏从之。

自从郭祚等人死后，诏书、命令、生杀予夺之权都由于忠决定，王公们都畏惧他，人人蹑手蹑脚、敛声屏气。太后亲政后，就解除了于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的职务，只让他作仪同三司、尚书令。过了十几天，太后把门下侍官叫到崇训宫，问道：“于忠在朝廷中为百官之首，声望如何？”众人都说：“他不称职。”于是就让于忠出朝任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岷冀州刺史；让司空元澄兼任尚书令。元澄上书说：“安定公应当可以出入宫禁，并参议重大事务。”诏令批准了他的请求。

甲寅，魏元遥破大乘贼，擒法庆并渠帅百余人，传首洛阳。

甲寅（十四日），北魏将领元遥击败了大乘贼，擒获法庆和他手下一百多人，将他们斩首并把首级送往洛阳。

[19]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魏西硖石，据之以逼寿阳；更筑外城，徙缘淮之民以实城内。将军田道龙等散攻诸戍，魏扬州刺史李崇分遣诸将拒之。癸亥，魏遣假镇南将军崔亮攻西硖石，又遣镇东将军萧宝寅决淮堰。

[19]梁朝左游击将军赵祖悦在西硖石一带袭击了北魏军队，并以西硖石为根据地逼近寿阳，又筑起外城，将淮河周围的百姓都迁进来充实内城。将军田道龙等人分别去攻打北魏的各个寨堡，北魏扬州刺史李崇分别派遣众将领去抵抗。癸亥（二十三日），北魏派遣代理镇南将军崔亮攻打西硖石，又派镇东将军萧宝寅掘开淮河堰。

[20]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如故。

[20]冬季，十月乙酉（十六日），北魏任命胡国珍为中书监、认同三司，并保留侍中的职务。

[21]甲午，弘化太守杜桂举郡降魏。

[21]甲午（二十五日），弘化太守杜桂率领全郡投降北魏。

[22]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许其优转；太傅雍等皆不敢违，加忠车骑大将军。忠又自谓新故之际有定社稷之功，讽百僚令加已赏；雍等议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复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昭等上诉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议，太傅怿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舆，侍卫省闼，乃臣子常职，不容以此为功。臣等前议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权，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过相除，悉不应赏，请皆追夺。"崔光亦奉送章绶茅土，表十余上，太后从之。

[22]当初，北魏的于忠掌握朝中权力，自称宣武帝答应加封他，太傅元雍等人都不敢违背圣旨，于是加封于忠为车骑大将军。于忠又自认为在新旧交替时有安定国家政权的功劳，示意官员们上书建议给他增加奖赏，因此元雍等议封于忠为常山郡公。于忠却又不敢独享，就示意给在门下省的人一同增加封地。元雍等人不得已只好又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照等人不断地上书投诉。胡太后就命令大臣们再次商议，太傅元怿等人上书说："先帝升天后，迎接新主、保护防卫，本是作臣子的正常职务，不应当把这个当作功劳。我们从前建议授与于忠封地，正因为畏惧他的威风和权势，不过想暂时免除残暴的行

为。如果把功劳和过失相抵，全不应当奖赏，请求全部追还封赏。”崔光也送还封地和官爵，书表递上了十几份，太后终于采纳了。

高阳王雍上表自劾，称“臣初入柏堂，见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臣出君行，深知其不可而不能禁；于忠专权，生杀自恣，而臣不能违。忠规欲杀臣，赖在事执拒；臣欲出忠于外，在心未行，返为忠废。忝官尸禄，孤负恩私，请返私门，伏听司败。”太后以忠有保护之功，不问其罪。十二月，辛丑，以忠为太师，领司州牧，寻复录尚书事，与太傅怿、太保怀、侍中胡国珍入居门下，同厘庶政。

高阳王元雍上书自责，说道：“我刚刚进入柏堂时，看到圣上的诏书旨令都由门下省作主，臣子作主，国君执行，深知这种事不该发生但却不能禁止。于忠独揽朝权，随意生杀予夺，但是我不敢违抗。于忠一心想杀掉我，幸亏在位任事的崔光坚持不允许。我想把于忠逐出京外，心愿还没达到就被于忠破坏。我这样不理政务空食俸禄，辜负了圣上对我的恩惠，请将我免去职位遣返回家，心甘情愿地听从司寇的处置。”太后因为于忠有过保护她的功劳，没有查问他的罪过。十二月辛丑（疑误），任命于忠为太师，兼任司州牧，不久又重任录尚书事，和太傅元怿、太保元怀、侍中胡国珍居住在门下省，一同治理朝政。

[23]己酉，魏崔亮至硖石，赵祖悦逆战而败，闭城自守，亮进围之。

[23]己酉（十七日），北魏崔亮来到硖石，赵祖悦迎战崔亮失败，只好闭城坚守，崔亮进兵包围了他们。

[24]丁卯，魏主及太后谒景陵。

[24]丁卯（疑误），北魏孝明帝和太后参拜景陵。[25]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25]这一年冬季，异常寒冷，淮河、泗水都结了冰，浮山堰的兵士死掉十分之七八。

[26]魏益州刺史傅竖眼，性清素，民、獠怀之。龙骧将军元法僧代竖眼为益州刺史，素无治干，加以贪残；王、贾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为兵。葭萌民任令宗因众心之患魏也，杀魏晋寿太守，以城来降，民、獠多应之；益州刺史鄱阳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将兵三万迎之。法僧，熙之曾孙也。

[26]北魏益州刺史傅竖眼，生性清淡简朴，百姓和獠人都依附他。龙骧将军元法僧代替傅竖眼作益州刺史，他一向缺乏政治才能，而且还非常贪婪残暴，姓王和姓贾的人，都是这个州的士族大户，元法僧都招收他们当兵。葭萌人任令宗因为众人心中都怨恨北魏，就杀了北魏晋寿太守，献城投降了梁朝，百姓、獠人大部分都响应他。益州刺史鄱阳王元恢派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率领三万兵马迎战敌人。元法僧是元熙的曾孙。

[27]魏岐州刺史赵王谧，之子也，为政暴虐。一旦，闭城门大索，执人而掠之，楚毒备至，又无故斩六人，阖城凶惧；众遂大呼，屯门，谧登楼毁梯以自固。胡太后遣游击将军王靖驰谕城人，城人开门谢罪，奉送管，乃罢谧刺史。谧妃，太后从女也。至洛，除大司农卿。

[27]北魏岐州刺史赵王元谧是元的儿子，他为政暴虐无道。一天，他命令关闭城门大肆搜捕，抓到人就拷打，施展各种酷刑，并且无故杀了六个人，全城人都惊恐万分。百姓就大声呼喊，攻占城门，元谧登上城楼毁坏了梯子来保护自己。胡太后派游击将军王靖骑着驿马晓谕城中百姓，城中百姓打开城门请罪，交还锁匙，于是罢免了元谧刺史的职务。元谧的妃子是胡太后的干女儿。元谧到了洛阳，被任命为大司农。

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亲祭，欲代行祭事，礼官博议以为不可。太后以问侍中崔光，光引汉和熹邓太后祭守庙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祭事。

胡太后因为孝明帝年龄尚幼，不能亲理朝政，便想代替他进行祭祀之事，礼官多方议论后认为不可以。太后以这事询问侍中崔光，崔光引用汉朝和熹邓太后祭宗庙的旧事，认为可以，太后非常高兴，于是代行祭祀的事务。

[28]魏南荆州刺史恒叔兴表请不隶东荆州，许之。

[28]北魏南荆州刺史桓叔兴上书请求不再隶属东荆州，被批准。

十五年（丙申、516）

十五年（丙申，公元516年）

[1]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

[1]春季，正月戊辰（初一），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熙平。

[2]魏崔亮攻硖石未下，与李崇约水陆俱进，崇屡违期不至。胡太后以诸将不壹，乃以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将步骑二千赴寿阳，别为行台，节度诸军，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萧宝寅遣轻车将军刘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垒；二月，乙巳，又败将军坦孟孙等于淮北。李平至硖石，督李崇、崔亮等水陆进攻，无敢乖互，战屡有功。

[2]北魏崔亮攻打硖石城没能攻下来，就和李崇约定水陆并进，李崇多次违反约定时间不来。胡太后因为众将不和，就委任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率领步兵、骑兵二千人赶到寿阳，另立行台，指挥调遣各部队，如果有违抗不听命令的人，便用军法来制裁。萧宝寅派轻车将军刘智文等人渡过淮河，攻破了三座营垒。二月乙巳（初八），又大淮河北部打败了将军垣孟孙等人。李平来到硖石，督促李崇、崔亮等军队水陆并进，没有人敢违背命令，几次作战都获胜。

上使左卫将军昌义之将兵救浮山，未至，康绚已击魏兵，却之。上使义之与直王神念溯淮救硖石。崔亮遣将军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与别将伊瓮生夹淮为营。延伯取车轮去辋，削锐其辐，两两接对，揉竹为，贯连相属，并十余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鹿卢，出没随意，不可烧斫。既断赵祖悦走路，又令战舰不通，义之、神念屯梁城不得进。李平部分水陆攻硖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悦出降，斩之，尽俘其众。

梁武帝派左卫将军昌义之领兵去解救浮山，军队没有赶到时，康绚已经开始攻打北魏军队，击退了他们。梁武帝派昌义之和直王神念溯淮河而上以援救硖石。崔亮派遣将军博陵人崔延伯驻守下蔡，崔延伯和副将伊瓮生沿着淮河岷两岸扎营。崔延伯把车轮的外周去掉，把轮辐削尖，每两辆车对接在一起，用柔软的竹子作成竹索，连贯并列起来，十多辆车并在一起，横在水里作为桥梁，两头设置大辘轳，使桥可以随意出没，不容易烧毁。既切断了赵祖悦的逃路，又使战船不能通行，昌义之、王神念驻扎在梁城不能够前进。李平部署军队分水陆攻打硖石，攻克了外城。乙丑（二十八日），赵祖悦出城投降，被杀掉，他的部下都被俘获。

胡太后赐崔亮书，使乘胜深入。平部分诸将，水陆并进，攻浮山堰；亮违平节度，以疾请还，随表辄发。平奏处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违我经略，虽有小捷，岂免大咎！但吾摄御万机，庶几恶杀，可听特以功补过。”魏师遂还。

胡太后赐给崔亮书信，命令他乘胜深入。李平分派各将领从水旱两路一同出发，攻打浮山堰。崔亮违抗李平的指挥，借口患病请求撤还，并且刚刚上书就撤军了。李平上书建议判处崔亮死刑，太后下命令说：“崔亮进退自作主张，违背了我的战略计划，虽然获得了一些小的胜利，怎么能免除大的罪过！但是我日理万机，希望不要轻易杀戮，可以听任他将功赎罪。”于是北魏军队就返回了。

[3]魏中尉元匡奏弹于忠“幸国大灾，专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辅黜辱。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其此意，欲以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遣御史一人就州行决。自去岁世宗晏驾以后，皇太后未亲览，以前诸不由阶级，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经恩宥，正可免罪，并宜追夺。”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无宜追罪，余如奏。”

[3]北魏中尉元匡上书揭发于忠“借着国家有难，独揽大权，使裴植、郭祚蒙受冤屈，宰相贬黜受辱，并且又自己假造圣旨当了仪同三司、尚书令，还兼任崇训卫尉。推论他的这番心意，是想自处至尊之位，既然事情发生在大赦之后，应当公开诛戮，请求派一位御史到州里去执行处决。自从去年宣武帝去世以后，皇太后没能亲理朝政，因此以前各种事不按规定办理，有的由门下省发出诏书，有的由中书省宣布敕令，擅自相互封任，已经受到皇恩宽恕的，确实应当免罪，但也应当追回封授。”皇太后说：“于忠已经受到了特别的宽恕，不好再追究罪责了，其他的都同意你的意见。”

匡又弹侍中侯刚掠杀羽林。刚本以善烹调为尚食典御，凡三十年，以有德于太后，颇专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延尉处刚大辟，太后曰：“刚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于律不坐。”少卿陈郡袁翻曰：”‘邂逅’，谓情状已露，隐避不引，考讯以理者也。今此羽林，问则具首，刚口唱打杀，挝筑非理，安得谓之‘邂逅’！”太后乃削刚户三百，解尚食典御。

元匡又弹劾侍中侯刚捕杀羽林卫士。侯刚本来凭着善于烹调作了尚食典御，大约作了三十年。因为对太后有恩，非常专横霸道，王公大臣都害怕他并且依附他。廷尉判处侯刚死刑，太后说："侯刚是为公事抓人，不经意使人死掉了，按法律不应处死。"少卿陈郡人袁翻说："您所谓的'不经意'是指罪证已经暴露，却掩藏起来不肯招认，于是就按法律拷问他们。现在被侯刚打死的这个羽林卫士，问他什么就供认什么，侯刚却嘴里大叫打死他，无理拷打，怎能说是'不经意'！"于是太后才削除了侯刚三面户封邑，解除了他尚食典御的职务。

[4]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4]三月戊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5]魏论西硖石之功，辛未，以李崇为骠骑将军，加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进号镇北将军。亮与平争功于禁中，太后以亮为殿中尚书。

[5]北魏朝廷议论给西硖石之战中的将领行赏，辛未（初四），任命李崇为骠骑将军，加封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增加镇北将军的封号。崔亮和李平在朝廷中争夺功劳，最后太后让崔亮作了殿中尚书。

[6]魏萧宝寅在淮堰，上为手书诱之，使袭彭城，许送其国庙及室家诸从还北，宝寅表上其书于魏朝。

[6]北魏萧宝寅驻扎在淮河坝上，梁武帝写了亲笔信招诱他，让他攻打彭城，答应把他的国庙和妻妾弟兄子侄们送到北方，萧宝寅把梁武帝的信呈交给北魏朝廷。

[7]夏，四月，淮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崐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

[7]夏季，四月，淮河大坝修成，长九里，下宽一百四十丈，上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种上了杞柳树，军营就驻扎在坝上。

或谓康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乃开东注。又纵反间于魏曰："梁人所惧开，不畏野战。"萧宝寅信之，凿山深五丈，开北注，水日夜分流犹不减，魏军竟罢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李崇作浮桥于硖石戍

间，又筑魏昌城于八公山东南，以备寿阳城坏，居民散就冈陇，其水清彻，俯视庐舍冢墓，了然在下。

有人对康绚说："四河，是天用来宣泄它的'真气'的，不能够长久地阻塞它，如果凿开水向东灌，那么流水宽缓，大坝才能不破坏。"康绚就凿开水东灌。又对北魏使用反间计，说："梁朝人怕的是掘开水，不怕攻城野战。"萧宝寅相信了，凿山五丈多深，掘开水向北灌注，水日夜分流仍然不见减少，北魏军队竟然撤军回去了。水到之处，沿淮河方圆数百里都成了泽国。李崇在硖石戍之间搭起浮桥，又在八公山东南筑起魏昌城，来防备寿阳城被毁坏，居民们分散到山丘上。水非常清流澈，向下俯视，房屋墓穴都清晰地浮在水中。

初，堰起于徐州境内，刺史张豹子宣言，谓已必掌其事；既而康绚以他官来监作，豹子甚惭。俄而敕豹子受绚节度，豹子遂谮绚与魏交通，上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还。

起初，淮河坝从徐州境内建起，刺史张豹子宣称，认为自己一定能掌管这件事，等到后来康绚以其他的官职来监督建坝，张豹子非常恼怒。不久，张豹子受令由康绚管辖，他就诬告康绚和北魏勾通，梁武帝虽然没有听信他的话，却用工程完毕为理由召回了康绚。

[8]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岂宜以一谬弃其余勋！"复封忠为灵寿县公，亦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8]北魏胡太后追忆于忠的功劳，说："怎么能凭着一次错误就不承认他的其他功绩！"便重新封于忠为灵寿县公，也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9]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将兵拒张齐，齐与战于葭萌，大破之，屠十余城，遂围武兴。法僧婴城自守，境内皆叛，法僧遣使间道告急于魏。魏驿召镇南军司傅竖眼于淮南，以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将步骑三千以赴之。竖眼入境，转战三日，行二百余里，九遇皆捷。五月，竖眼击杀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闻竖眼至，皆喜，迎拜于路者相继。张齐退保白水，竖眼入州，白水以东民皆安业。

[9]北魏元法僧派他的儿子元景隆带兵抗击张齐，张齐与景隆在葭萌作战，大败景隆，在十多个城市进行屠杀，最后包围了武兴。元法僧闭城固守，境内军民都背叛了他，元法僧派使节从小路去向北魏告急。北魏用驿车从淮南召回镇南军司傅竖眼，让他作益州刺史、西征都督，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开赴武兴。傅竖眼进入武兴境内，转战

三天，走了二百多里，作战九次都取得胜利。五月，傅竖眼杀死了梁州刺史任太洪。百姓、獠人听说傅竖眼来到，都很高兴，在路上欢迎接待的人络绎不绝。张齐退回去保卫白水，傅竖眼进入梁州，白水城以东的百姓都安居乐业了。

魏梓潼太守苟金龙领关城戍主，梁兵至，金龙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刘氏帅厉城民，乘城拒战，百有余日，士卒死伤过半。戍副高景谋叛，刘氏斩景及其党与数千人，自余将士，分衣减食，劳逸必同，莫不畏而怀之。井在城外，为梁兵所据，会天大雨，刘氏命出公私布绢及衣服悬之，绞而取水，城中所有杂物悉储之。竖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为平昌县子。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龙兼任关城戍主，梁朝军队来到时，苟金龙病重，不能指挥。他的妻子刘氏率领振作的城中百姓，凭借城池抗击敌兵，打了一百多天，兵士死伤过半。副将高景阴谋叛变，刘氏杀掉高景以及他的同党几十人，对剩下的将士，平分粮食和衣物，劳逸相同，众人莫不既畏惧她又依赖她。水井位于城外，被梁兵把守，正赶上天下大雨，刘氏命令拿出公家和私人的布、绢和衣服接雨，然后绞布取水，用城里所有的器具储存水。傅竖眼来到，梁兵才撤退，北魏封她的儿子为平昌县子。

[10]六月，庚子，以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为右仆射。，俭之子也。[10]六月庚子（初五），梁朝任命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为右仆射。王是王俭的儿子。

[11]张齐数出白水，侵魏葭萌，傅竖眼遣虎威将军强虬攻信义将军杨兴起，杀之，复取白水。宁朔将军王光昭又败于阴平，张齐亲帅骁勇二万余人与傅竖眼战，秋，七月，齐军大败，走还，小剑、大剑诸戍皆弃城走，东益州复入于魏。

[11]张齐多次从白水出兵，侵犯北魏的葭萌，傅竖眼派虎威将军强虬攻打信义将军杨兴起，杀死了他，重新夺取了白水。宁朔将军王光昭又在阴平被打败，张齐亲自率领二万多勇士和傅竖眼作战。秋季，七月，张齐的军队大败，逃了回去，小剑、大剑两地的驻军都弃城逃跑，东益州重新回归北魏。

[12]八月，乙巳，魏以胡国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国珍年老，太后实不欲令出，止欲示以方面之荣；竟不行。

[12]八月乙巳（十一日），北魏任命胡国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胡国珍年老，太后实际上不想让他出行，只不过想给他统治一方的荣誉，所以最终也没有出行。

[13]康绚既还，张豹子不复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勒众十万，将出徐州来攻堰，尚书右仆射李平以为"不假兵力，终当自坏。"及闻破，太后大喜，赏平甚厚，澄遂不行。

[13]康绚回去之后，张豹子不再修建淮河堰。九月丁丑（十三日），淮河水急剧上涨，河堰被冲毁，决堤声象雷鸣一样，三百里以内都能听到。沿着淮河的城镇村庄有十多万人被漂入海中。当初，北魏人担心淮河堰的修建会造成危害，就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统率十万大军，即将从徐州出兵攻打淮河堰，尚书右仆射李平认为："不需要动用兵力，淮河堰最后也会自己毁掉。"等到听说河堰已冲毁，太后非常高兴，赏赐李平很多东西，元澄于是也没有出兵。

[14]壬辰，大赦。

[14]壬辰（二十八日），梁朝颁布大赦令。

[15]魏胡太后数幸宗戚勋贵之家，侍中崔光表谏曰："《礼》，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谓之君臣为谑。不言王后夫人，明无适臣家之义。夫人，父母在有归宁，没则使卿宁。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霍光，外祖也，亲为宰辅，后犹御武帐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别也。今帝族方衍，勋贵增迁，祗请遂多，将成彝式。愿陛下简息游幸，则率土属赖，含生仰悦矣。"

[15]北魏胡太后多次驾临皇室贵戚以及功臣显贵的家中，侍中崔光上书劝谏说："《礼记》上讲，诸侯如果不是为了慰问病人或追悼死人而进入大臣的家中，就叫作君臣之间失礼戏谑。没有提到王后夫人，是为了表明她们根本没有去大臣家的道理。诸侯的夫人，父母在时可以回家问侯，父母不在就派大臣去问侯。汉朝的上官皇后将要废掉昌邑王时，霍光是她的外祖父，担任宰相，皇后仍然悬挂武帐来接见众

大臣，是为了表明男女要加以区分。现在皇族正当繁衍兴盛之时，宗戚勋贵升官的很多，请您的人就多起来了，快要成为常规了。希望您减少和停止出游探视，如此则天下归心，众生仰戴。”

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边，山陵危迫，奏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比缘边州郡，官不择人，唯论资极。或值贪污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遇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埸，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谓自今已后，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才，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从随事赏罚。”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边盗贼群起，遂逼旧都，犯山陵，如澄所虑。

任城王元澄认为对北部边境的守将选择任用得太轻率，难以放心，恐怕敌崐人会觊觎边境，皇陵受到危害，于是上书请求注重守边将领的选派，严整防守的纪律，胡太后下令让百官商议这个意见。廷尉少卿袁翻认为：“近来过境州郡中，封官从不按照人才选择，只是论资排辈。有时碰上贪污的官员，大量开设哨所，过多地设置将领，有的人重用他的亲属，有的人接受别人求官的贿赂，全无防范敌人的意识，只有聚敛钱财和贪心。那些勇猛有力的兵士，就被驱赶着去抢劫掠夺，如果碰到强大的敌兵，就被俘虏，如果捕获到东西，就变成自己的财富。那些瘦弱年老和年少的人，稍微懂一些冶炼技艺以及木工手艺的，都被从营垒中搜寻出来，让他们遭受百般的苦役。其余的人有的在深山中伐木，有的在平地锄草，来回贩运作买卖的人在路上川流不息。这些人的钱饷不足，供给也有限，都收他们实绢，不给他们现粮，用尽他们的精力，减少他们的衣物，使用他们的人工，却限制他们饮食，让他们一年四季不止息地干，再加上疾病劳苦，死在沟壕中的人十有七八。因此，境外的敌人寻找时机来侵扰我们的边境，这都是由于边境官员的任用不能称职造成的。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南北边

境各藩镇以及所管辖的各郡县府佐、统军到戍主，都应由朝廷大臣中王公以下的人举荐他们所了解的人来担任，一定要选拔合适的人才，不拘于出身等级，如果所推荐的人称职或渎职，就连同举荐的人一同赏或罚。”太后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到了正光末年，北部边郡的强盗蜂拥而起，终于逼近旧都，侵犯皇陵，正象元澄所担心的那样。

[16]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斩交州反者阮宗孝，传首建康。

[16]冬季，十一月，梁朝交州刺史李杀死了交州叛乱的阮宗孝，将他的首级送到了国都建康。

[17]初，魏世宗作瑶光寺，未就，是岁，胡太后又作永宁寺，皆在宫侧；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皆极土木之美。而永宁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为九层浮图，掘地筑基，下及黄泉；浮图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每夜静，铃铎声闻十里。佛殿如太极殿，南门如端门。僧房千间，珠玉锦绣，骇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扬州刺史李崇上表，以为“高祖迁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学荒废，城阙府寺颇亦颓坏，非所以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事不两兴，须有进退，宜罢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宁土木之功，减瑶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于三时农隙修此数条，使国容严显，礼化兴行，不亦休哉！”太后优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17]当初，北魏宣武帝修建瑶光寺，没能建成。这一年，胡太后又修建永宁寺，都建在宫殿旁边。又在伊阙口修筑了石窟寺，都穷尽了土木建筑的华美。其中永宁寺尤其壮丽，有一座高一丈八尺的金像，十座普通人高的金像，两座玉像。还建了一座九层佛塔，挖筑地基时，把地下的泉水都挖出来了。佛塔高九十丈，顶上面的柱子还有十丈高，每当夜深人静，塔上的铃铎声十里以外都听得到。佛殿如同太极殿，南门如同端门。其中有一千间僧人住房，珍珠玉石锦绣琳琅，使人心摇目眩。自从佛教传入中原，这样壮观的塔庙从未有过。扬州刺史李崇上书，认为：“高祖迁都将近三十年了，宫殿没能加以修筑，太学也荒废了，城楼府庙也很多都残破了，这不是发扬光大祖宗的基业，作为万国表率的样子。现在国子监虽然有学官的名义，却没有教授学生的实际效用，这与那不能纺织的兔丝、不能收获的燕麦、不能

簸扬的南箕、不能盛酒的北斗有什么不同呢？事情不能两全其美，应当有进有退，所以应当停止尚方署中雕缕奢靡的劳作，节减永宁寺土木修建的事情，减少瑶光寺木材砖瓦的费用，分散修筑石窟的劳力，连同那些不急用的劳役一同都加以减省，等到农闲时节再修建上面所说那些需修缮的建筑，使国家威严显赫，礼仪教化大兴，岂不是真正美好吗？”太后宽容地回答了他的建议，却没有采用他的意见。

太后好事佛，民多绝户为沙门，高阳王友李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岂得轻纵背礼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亲老，弃家绝养，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实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皆为沙门矣。”都统僧暹等忿谓之“鬼教”，以为谤佛，泣诉于太后。太后责之，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传》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明者为堂堂，幽者为鬼教。佛本出于人，名之为鬼，愚谓非谤。”太后虽知言为允，难违暹等之意，罚金一两。胡太后喜欢从事佛事，因此百姓很多都绝了后代使自己的独生子成为和尚，高阳王的朋友李上书说：“三千种罪过没有比不孝更大的，最大的不孝又没有超过断绝香火后代的，怎么能轻易地纵容百姓们违反礼法之情，抛弃他们遵奉法令之意，独生子对年老双亲丢下不奉养，用违背现世的礼法去求得来世的善报呢！孔子说‘不知什么是生，怎么知道什么是死？’怎么能放弃光明正大的礼政去听信那鬼邪之教呢！并且，现在南面的兵戈还没有平息，各种劳役仍然不断，百姓的心思实际上是想逃避劳役，如果再听任他们这样下去，恐怕会丢弃孝道慈爱，家家户户都作和尚了。”都统僧暹等人气愤于李所说的“鬼教”，认为他是在诽谤佛教，对胡太后哭泣着控诉他。太后责备李，李说：“天叫神，地叫祇，人叫鬼。《礼记》中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因此明者称为堂堂，幽者称为鬼教。佛是由人变成的，叫它是鬼，我认为不能说是诽谤。”胡太后虽然明白李的话正确，却难以违背僧暹等人的心愿，便罚了李一两黄金。

[18]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求为东豫州刺史，以招二子，太后不许，竟卒于洛阳。

[18]北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请求去作东豫州刺史，以便去招降他的两个叛乱的儿子，胡太后不答应，最后他死在了洛阳。

[19]柔然伏跋可汗，壮健善用兵，是岁，西击高车，大破之，执其王弥俄突，系其足于驽马，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邻国先羁属柔然后叛去者，伏跋皆击灭之，其国复强。

[19]柔然国的伏跋可汗，身体壮实高大，善于作战。这一年，他西攻高车，攻破高车城，抓获高车王弥俄突，把他的脚拴在马后面，拖死了他，又把他的头用来作了饮酒的器皿。邻国中凡是从前归属柔然后来又叛变的，都被伏跋消灭，伏跋的国家重新强大起来。

十六年（丁酉、517）

十六年（丁酉，公元517年）

[1]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1]春季，正月辛未（初九），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2]魏大乘余贼复相聚，突入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员外散骑侍郎延帅奴客拒之。贼烧斋阁，延突火抱福出外，肌发皆焦，勒众苦战，贼遂散走，追讨，平之。

[2]北魏大乘流匪重新聚集起来，冲入瀛州，刺史宇文福的儿子员外散骑侍郎宇文延率领手下的奴仆和佃客抗拒敌兵。流匪烧了斋门，宇文延冲入火中抱出宇文福，他的身体头发都被烧焦，仍然督促众人苦战，流匪终于逃散，他又率兵追杀，消灭了流匪。

[3]甲戌，魏大赦。

[3]甲戌（十二日），北魏大赦天下。

[4]魏初，民间皆不用钱，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钱，遣钱工在所鼓铸；民有欲铸钱者，听就官炉，铜必精练，无得淆杂。世宗永平三年，又铸五铢钱，禁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既而洛阳及诸州镇所用钱各不同，商贷不通。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以为：“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钚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既无新钱，复禁旧者，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殆非所救恤冻馁，子育黎元之意也。钱之为用，贯襁相属，不假度量，平均简易，济世之宜，谓为深允。乞并

下诸方州镇，其太和与新铸五铢及古诸钱方俗所便用者，但内外全好，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贷环海内，公私无壅。其鸡眼、钚凿及盗铸、毁大为小、生新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从之。然河北少钱，民犹用物交易，钱不入市。

[4]北魏初建立时，民间都不使用钱币，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时，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钱工在工场铸造。百姓中有想铸钱的人，就让他们到国家的铸炉去铸造，铜一定要精炼，不能混杂。宣武帝永平三年，又铸造五铢钱，禁止国内使用不合标准的钱。这样不久，由于洛阳和各州镇所用钱各不相同，商品货物不能交换、流通。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书，认为：“不通行的钱，法律有明文规定，指那些薄小、凿边的钱币，再没有其他的限禁。估计河南各州现在岷所通行的钱币都不是禁止行列里的，从前发生禁止的事，我感到很困惑。另外，河北既没有新钱，又禁止使用旧钱，只好专用单丝织成的细绢以及疏线织成的粗布，它们幅面狭窄，尺度也不足，不合常规。把一匹布分成几尺，来救济没有的人，白白地费了机织的辛苦，却不能避免饥寒的困扰，这大概不是救济扶助冻饿之人的办法，也不符合养育百姓的本意吧。钱的使用，用绳子穿起来，不用凭借度量工具，既公平又简易，是方便百姓的好办法，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的。请求同时命令各个州镇，不管是太和钱还是新铸的五铢钱，以及古时通行的钱币，凡是地方上一直使用的，只要里外都好，即使有大小的区别，也都一起通行，贵贱的差别，分别按乡里的物价折合。这样，贷物在海内都可流通，公家、私人都可以开展贸易，财物再也不会积压了。那些专铸薄小之钱、凿边之钱、盗铸钱币、将大钱化成小钱以及用各种花招造假钱的人，一律按法律治裁。”胡太后下令同意他的意见。但由于河北缺少钱币，百姓仍然以物易物，钱币不能在市面流通。

[5]魏人多窃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乃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句奏案，更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又，在军斩首成一阶以上者，即令行台军司给券，当中竖裂，一支付勋人，一支送门下，以防伪巧。”太后从之。同，玄之族孙也。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太后许之。尚书令任城王澄表以为：“法忌烦苛，治贵清约。御史之体，风闻是司，

若闻有冒勋妄阶，止应摄其一簿，研检虚实，绳以典刑。岂有移一省之案，寻两纪之事，如此求过，谁堪其罪！斯实圣朝所宜重慎也。”太后乃止。又以匡所言数不从，虑其辞解，欲奖安之，乃加镇东将军。二月，丁未，立匡为东平王。

[5]北魏很多人假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查阅吏部的功绩簿，并加以审核，发现了三百多个冒取官位的人，于是上奏说：“请求集中吏部、中兵二局的功劳簿，核对审查上报的文书，抄写二份，一份放在吏部、一份存放兵局。另外，在军队里杀敌可升一级以上的人，就命令行台军司颁发证书，证书从中间竖着分开，一份交给立功的人，一份送交门下省，以便防止耍花招作假。”胡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卢同是卢玄的族孙。中尉元匡上书请求把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核的帐簿、吏部任职的文书、中兵的功劳查询记录，以及历次考核中的最高等和最低等的名单都取出来，以便核查冒功盗官的人，胡太后批准了他的请求。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书认为：“律法最怕烦杂苛刻，治政贵在清平简约。御史台的职责，在于有所风闻就可以上奏，如果知道有冒取功劳官职的人，只须取一本簿籍，调查检验出真假，绳之以法便可。怎能取尚书省的全部档案到御史台去审查，查找二十多年的旧帐，象这样追查过失，谁能受得了这种罪责！这实在是贤圣的王朝应当慎重对待的事。”胡太后这才停止追究。胡太后又因为元匡的多次建议都没有被采纳，怕他提出辞职，想要奖励安慰他，就加封他为镇东将军。二月丁未（十六日），又封元匡为东平王。

[6]三月，丙子，敕织官，文锦不得为仙人鸟兽之形，为其裁翦，有乖仁恕。

[6]三月丙子（十五日），梁朝下令给织官，命令锦纹不能织仙人鸟兽的形状，因为这样剪裁起来，违背了仁爱。

[7]丁亥，魏广平文穆王怀卒。

[7]丁亥（二十六日），北魏广平文穆王元怀去世。

[8]夏，四月，戊申，魏以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8]夏季，四月戊申（十八日），北魏任命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9]诏以宗庙用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面为之。于是朝野喧哗，以为宗庙去牲，乃是不复血食，帝竟不从。八坐乃议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9]梁武帝在诏书中认为宗庙中祭祀用牲畜，对鬼神有妨害。应当都用面粉去作。于是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认为宗庙中不用牲畜，就等于不再祭祀。武帝终于不肯听从。朝中的高级官员们就商议用大肉干代替牛。

[10]秋，八月，丁未，诏魏太师高阳王雍入居门下，参决尚书奏事。

[10]秋季，八月丁未（十八日），北魏诏令太师高阳王元雍入居门下省，参决尚书奏事。

[11]冬，十月，诏以宗庙犹用脯，更议代之，于是以大饼代大脯，其余尽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阳台，置七庙座，每月中再设净馔。
[11]冬季，十月，因为宗庙仍然用干肉，梁武帝又下诏令制止，于是朝官们又商议替代之物，因此决定用大饼取代肉干，其余的都使用蔬菜水果，又修建至敬殿，景阳台，设置七庙中的神位，每月里又设置素食。

[12]乙卯，魏诏，北京士民未迁者，悉听留居为永业。

[12]乙卯（二十七日），北魏朝廷下诏令，凡在北方代都的没有迁徒的士民，都听任他们留作长久居民。

[13]十一月，甲子，巴州刺史牟汉宠叛，降魏。

[13]十一月甲子（初七），巴州刺史牟汉宠反叛，投降了北魏。

[14]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斤尉比建等请和于魏，用敌国之礼。

[14]十二月，柔然国的伏跋可汗派俟斤尉比建等人向北魏求和。北魏用对待敌对国家使节的礼节接待了柔然使者。

[15]是岁，以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道根谨厚木讷，行军能检敕士卒；诸将争功，道根独默然。为政清简，吏民怀之。上尝叹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复忆有一州。”

[15]这一年，梁朝任命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冯道根憨厚口拙，行军作战能督促士兵；众将争夺功劳时，只有冯道根一个人不说话。他为政清廉，官吏、百姓都感激他。梁武帝曾经赞叹说:“冯道根在的地方，一切无不放心，能让朝廷想不起来还有这个州。”

[16]魏尚书崔亮奏请于王屋等山采铜铸钱，从之。是后民多私铸，钱稍薄小，用之益轻。

[16]北魏尚书崔亮上书请求在王屋山等地采掘铜铸造钱币，建议被采纳。从此以后，百姓常常私自铸钱，钱币比较薄小，使用一段时间就更轻了。

十七年（戊戌，518）

十七年（戊戌，公元518年）

[1]春，正月，甲子，魏以氐酋杨定为阴平王。

[1]春季，正月甲子（初八），北魏封氐族酋长杨定为阴平王。

[2]魏秦州羌反。

[2]北魏秦州的羌人造反。

[3]二月，癸巳，安成康王秀卒。秀虽与上布衣昆弟，及为君臣，小心畏敬过于疏贱，上益以此贤之。秀与弟始兴王尤相友爱，久为荆州，常中分其禄以给秀，秀称心受之，亦不辞多也。

[3]二月癸巳（初七），安成康王萧秀去世。萧秀虽然和梁武帝在贫贱时是兄弟，等到成为君臣关系之后，对梁武帝的谨慎小心、恭恭敬敬超过了朝中那些关系疏远、出身低贱的臣子，梁武帝也更因此而认为他贤良。萧秀和弟弟始兴王萧相互友爱，萧一直作荆州刺史，常常把他的俸禄给萧秀一半，萧秀实心实意地接受，也不认为给的太多而不受。

[4]甲辰，大赦。

[4]甲辰（十八日），梁朝大赦天下。

[5]己酉，魏大赦，改元神龟。

[5]己酉（二十三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神龟。

[6]魏东益州氐反。

[6]北魏东益州的氐人造反。

[7]魏主引见柔然使者，让之以藩礼不备，议依汉待匈奴故事，遣使报之。司农少卿张伦上表，以为：“太祖经启帝图，日有不暇，遂令竖子游魂一方，亦由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辕，未遑北伐。世宗遵述遗志，虏使之来，受而弗答。以为大明临御，国

富兵强，抗敌之礼，何惮而为之，何求而行之！今虏虽慕德而来，亦欲观我强弱；若使王人衔命虏庭，与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获已，应为制诏，示以上下之仪，命宰臣致书，谕以归顺之道，观其从违，徐以恩威进退之，则王者之体正矣。岂可以戎狄兼并，而遽亏典礼乎！”不从。伦，白泽之子也。

[7]北魏孝明帝召见柔然国的使者，责备他们没有尽到藩国的礼节，商议按汉朝对待匈奴的办法，派使者回复他们。司农少卿张伦上书，认为：“道武帝开辟国土，日理万机，无暇顾及，于是使社仑这小子在大漠之北割据一方。这也是因为我们国内不安定，急着对付汉人而放松了对这些夷狄之族的辖制。孝文帝正应付南部的事，没来得及向北讨伐。宣武帝遵从先帝遗志，所以前次崐敌虏的使节来到，只接受他们的进见却不回复他们的求和之请。这是因为圣人当政，国富兵强，拒绝敌人的礼节，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他们有什么可求的呢？现在敌虏虽然仰慕德行前来进见，也是想看看我们是强是弱。如果让圣上的使者衔命去敌虏那里，与他们结成兄弟，恐怕不是祖宗的愿望。如果事情不能这样了结，也应当给他们下一道诏书，显示上下君臣间的礼仪，再命令宰相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归顺的办法，看他们是听还是不听，慢慢地或进而用恩，或退而用威，这才是王者应有的样子呀！怎能因为戎狄之间发生了吞并，就立刻亏损了礼节呢！”张伦的建议没被采纳。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8]三月，辛未，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卒。

[8]三月辛未（十六日），北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去世。

[9]魏南秦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谕之。

[9]北魏南秦州的氐人造反，朝廷派龙骧将军崔袭持符节去晓谕他们。

[10]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卒，赠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号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礼，赠仪卫，事极优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与国珍合葬，谓之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张普惠以为前世后父无称“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于人臣，诣阙上疏陈之，左右莫敢为通。会胡氏穿圹，下有磐石，乃密表，以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十乱，今司徒为‘太

上’，恐乖系敕之意。孔子称‘必也正名乎’！比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情也。伏愿停逼上之号，以邀谦光之福。”太后乃亲至国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议。王公皆希太后意，争诘难普惠；普惠应机辩析，无能屈者。太后使元叉宣令于普惠曰：“朕之所行，孝之子志。卿这所陈，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难言也。”

[10]夏季，四月丁酉（十二日），北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去世，朝廷赠予他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等职，号为太上秦公，用隆重的礼仪安葬了他，赠赐衣服和仪仗卫士，丧事极端优厚。又把胡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迎来和胡国珍合葬，称作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称作“太上”的，“太上”的名字不能加在臣子身上。于是，就去朝殿上书陈述自己的看法，侍从们没人敢给他通报。正赶上为胡国珍挖墓穴时碰上了坚固的石头，于是张普惠秘密上表，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太上’这个词是从‘上’而产生的名称，皇太后称自己的命令为‘令’而置于皇上的‘敕’之下，是为了顺从‘三从’之道理，同于周武王时的文母以妇人而列入善于治理的十人之列。现在封司徒为‘太上’，恐怕会有违于置‘令’于‘敕’之下的道理。孔子说：‘一定要正名！’这一次出现了先兆，于是因墓穴浅而不得不改换地点，也许是天地神灵以此来劝诫、启发圣人。希望能停止使用与帝王一样的封号，来博取因谦让而带来荣耀的福份。”于是，胡太后就亲自来到胡国珍的住宅，召集五品以下的官员广泛讨论。王公大臣都顺从太后的心意，争相指责张普惠，张普惠随机分辩，没有人能说服他。胡太后派元义向张普惠宣布命令说：“朕所做的，是孝子的心意。你所说的，是忠臣的道理。众大臣已经有了定议，你不能这么狠心地剥夺朕的一片心意。以后有什么见解，不要因此而难于启齿。”

太后为太上君造寺，壮丽埒于永宁。

胡太后给太上君建造了寺庙，其雄伟华丽相当于永宁寺。

尚书奏复征民绵麻之税，张普惠上疏，以为：“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称，以爱民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于绢增税绵八两，于布增税麻十五斤，民以称尺所减，不啻绵麻，故鼓舞供调。自兹以降，所税绢布，浸复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在于

幅广度长，遽罢绵麻。既而尚书以国用不足，复欲征敛。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诏，追前之非，遂后之失。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群臣共窃之也。何则？所输之物，或斤羡百铢，未闻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滥恶，则坐户主，连及三长。是以在库绢布，逾制者多，群臣受俸，人求长阔厚重，无复准极，未闻以端幅有余还输官者也。今欲复调绵麻，当先正称、尺，明立严禁，无得放溢，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民惜法如此，则太和之政复见于神龟矣。”

尚书奏请再向百姓收缴绵麻税，张普惠上书，认为：“道武帝废弃了大斗崛，去掉长尺，修改了重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减轻赋税。因为军队、国家需要绵麻用品，因此在绢税中增收八两绵，在布税中增收十五斤麻，百姓因为校定秤尺而减交的赋税不止于绵麻两项，因此踊跃交纳。但是从这以后，所收缴的绢和布，又重新增长增宽，百姓抱怨之声，传遍朝廷内外。宰相不了解这个根本原因在于幅宽、度长，就罢免了绵麻税。接着尚书因为国家用度不够，又想重新征收。这样的作法无疑是丢掉百姓的信任，放弃已经实行的命令，继续从前的错误，又犯下今后的过失。不去想想国库中绵麻很多，却正在被众臣们盗为己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百姓交纳货物，有的一斤要多交一百铢，但没听说有关部门按法律惩处州郡官员；而质量稍微差一点，一家之主就被判罪，还株连地方三长。因此库中的绢布，超出规定尺寸的多，众大臣接受俸禄时，人人都愿要尺长幅宽、耐用结实的，再也没有什么发放的标准了，从没听说有谁因为尺幅多出而送回官府。现在如果要重新征收绵麻税，首先必须校准秤和尺子，明确规定严禁使用大秤大尺，不许放任，以使天下人知道二位圣人爱护百姓、尊重法律的心意是这样坚定，那么孝文帝太和年间的德政就又在陛下的神龟年间出现了。”

普惠又以魏主好游骋苑囿，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谏，以为：“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修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收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也。伏愿淑慎威仪，为万帮作式，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礼，释奠成均，竭心千亩，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造者务令简约速成，

未造者一切不复更为，则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节用爱人，法俗俱赖矣。”寻敕外议释奠之礼，又自是每月一陛见群臣，皆用普惠之言也。

张普惠又因为孝明帝喜爱在园苑中游猎玩乐，不亲自处理朝政，过分地尊崇佛法，把国事大多委派给有关部门，就上书恳切地劝诫他，认为：“做没有理智的死后的功德，损耗百姓巨大的财物，减少臣子们的俸禄，剥夺人力，亲自供奉无所事事的僧人，大肆修建寺庙宫殿，追求飘渺不实的回报，让入朝的大臣在外面叩头，这些僧人却在里面游玩，这是对礼教的违背，对时势的触犯，以致人神都不能安宁。我认为整天修行，来乞求不受劫难，不如让百姓把心思都放在奉养双亲上，以使天下和平，不产生灾害。希望圣上好好地珍视自己的威仪，为天下作出榜样，亲自向天地和祖先之灵献出虔诚的敬意，亲身参加朔望之礼，祭奠先圣先师，尽心耕种藉田，酌量撤掉那此不急需的僧庙的华丽之饰，恢复百官长久以来被削减了的俸禄，对已经开始建造的寺庙一定要简单节省，快快建成，没有建造的都不要再修建了。这样，圣上的孝悌可以通于神明，道德教化可以光耀天下。节省用度，爱护百姓，法令风俗都依赖于此啊！”不久，北魏孝明帝下令商议供奉先师的礼节，并从此每月接见大臣们一次，这都是采纳了张普惠的劝谏的结果。

普惠复表论时政得失，太后与帝引普惠于宣光殿，随事诘难。

张普惠又上书评论时政得失，胡太后和孝明帝将张普惠接入宣光殿，以便他随时对时政提出批评。

[11]临川王宏妾弟吴法寿杀人而匿于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爱宏者兄弟私亲，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免。

[11]临川王萧宏的小妾的弟弟吴法寿杀人之后藏在萧宏府内，梁武帝命令萧宏交出他，当天就把吴法寿依法治罪。南司奏请免去萧宏官职，梁武帝在奏折上批示：“怜爱萧宏是兄弟的私情，免除萧宏的官职是帝王的法律，批准南司的奏请。”五月戊寅（二十四日），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被免职。

宏自洛口之败，常怀愧愤，都下每有窃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有盗伏于骠骑航，待上夜出；上将

行，心动，乃于朱雀航过。事发，称为宏所使，上泣谓宏曰："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不堪，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汉文帝，念汝愚耳！"宏顿首称无之，故因匿法寿免宏官。

萧宏自从兵败洛口之后，常常怀着羞愧、愤恨之恼，京城中每当发生了造崐反作乱，都打着萧宏的名号，因此多次被有关部门汇报，梁武帝宽恕了他。梁武帝临幸光宅寺，有强盗埋伏在萧宏府前以萧宏的官名命名的浮桥骠骑航上，等待梁武帝夜晚出来。梁武帝刚要出发，忽然心中一阵惊悸，于是便从另一座叫朱雀航的桥上过。事情暴露后，贼人口称是受萧宏指使，梁武帝哭着对萧宏说："我的人品才能胜过你百倍，但是处在皇位上还感到力不从心，你能做什么？我不是不能如同汉文帝诛杀淮南王刘长那样把你杀掉，而是可怜你愚蠢啊！"萧宏叩头说没有这事，但是终于因为藏匿吴法寿被免了官。

宏奢僭过度，殖贷无厌。库屋垂百间，在内堂之后，关龠甚严，有疑是铠仗者，密以闻。上于友爱甚厚，殊不悦。他日，送盛馔与宏爱妾江氏曰："当来就汝欢宴。"独携故人射声校尉丘佗卿住，与宏及江大饮，半醉后，谓曰："我今欲履行汝后房。"即呼舆径往堂后，宏恐上见其货贿，颜色怖惧。上意益疑之，于是屋屋检视，每钱百为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为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上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蜡等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悦，谓曰："阿六，汝生计大可！"乃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兄弟方更敦睦。

萧宏奢侈无度，暴敛无厌。他有库房将近一百间，位于内堂的后面，平时看守、防备非常严密，有人怀疑里面是兵器，便秘密上报了梁武帝。梁武帝对兄弟友爱看得很重，所以很不高兴。有一天，梁武帝送给萧宏的爱妾江氏丰盛的酒菜，并说："我要来你家畅饮。"到时他只带了老部下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去，和萧宏以及江氏开怀畅饮。半醉之后，梁武帝说："我现在要去你的后房走走。"就坐轿一直来到后堂，萧宏恐怕武帝看到他的财物，脸色十分惊恐。于是梁武帝心中更加怀疑他了，便把每间房子都检查了一遍，发现萧宏把每一百万钱堆为一处，用黄色木片作为标志，每一千万钱存在一间库房之中，挂一个紫色标志，共有三十多间。梁武帝和兵佗卿屈指计算，算出共有三亿多万钱，其它的房间贮存着布、绢、丝、绵、漆、蜜、麻、蜡等杂

贷，只见满库都是，不知有多少。梁武帝这才知道库里放的不是兵器，于是非常高兴，说：’阿六，你的生计真可以啊！”于是再行痛饮直到深夜，点着蜡烛回宫。从此兄弟俩才重归于好了。

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契，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上后知之，制悬券不得复驱夺，自此始。

萧宏在京城里有数十处府第，他放债立债券时，总是让借债者把自己的田宅或店铺作为抵押写在文契之上，过了期，就把借债者驱赶走，从而夺取他们的住宅，京城和东土百姓不止一人失去产业。梁武帝后来知道了这事，下令不得再以债券侵夺欠债者的产业，这一规定就是从此而开始的。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雅有风力，为上所重，军国大事皆与议决，以为安右将军，监扬州。自以越亲居扬州，涕泣恳让，上不许。在州尤称明断，符教严整。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特别有风度，有骨气，被梁武帝所看重，因此军队、国家的大事都和他商量处理，让他作安右将军，监扬州。萧认为让自己驻守扬州不合适，扬州是京邑之地，应当由皇上的亲兄弟来镇守，而自己是皇上的堂弟，不能超越皇上兄弟之亲。因此便流着泪恳切地推辞，但梁武帝不许他推辞。萧治理扬州尤其称得上明察果断、政令严整。

辛巳，以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又以本号行司徒。

辛巳（二十七日），梁武帝任命萧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初一），又任命他以中军将军的官号兼司徒。

臣光曰：宏为将则覆三军，为臣则涉大逆，高祖贷其死罪矣。数旬之间，还为三公，于兄弟之恩诚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臣司马光曰：萧宏作将领则覆没三军，作臣子则有大逆不道之涉，梁武帝饶恕他的死罪是可以的，但是几十天里，又重新让他位列王公，这从兄弟的恩情讲是非常诚厚的了，可是帝王的法度又在哪里呢?

[12]初，洛阳有汉所立《三字石经》，虽屡经丧乱而初无损失。及魏，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毁取以建浮图精舍，遂大致颓

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请遣官守视，命国子博士李郁等补其残缺，胡太后许之。会元叉、刘腾作乱，事遂寝。

[12]当初，洛阳有汉朝立下的《三字石经》，虽然多次遭受战乱却并没有崐在当时受到损坏。到了北魏时期，冯熙、常伯夫先后任洛州刺史，破坏了石碑，将其用来修建佛塔寺庙，于是大部分碑文散落，剩下的堆在野草丛中，僧人、俗家人便随意拿走。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奏请朝廷派官吏去看守，并让国子博士李郁等人补上残缺的部分，胡太后同意了，但是正赶上元叉、刘腾谋反，于是事情便没有得到落实。

[13]秋，七月，魏河州羌却铁忽反，自称水池王；诏以主客郎源子恭为行台以讨之。子恭至河州，严勒州郡及诸军，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轻与贼战，然后示以威恩，使知悔惧。八月，铁忽等相帅诣子恭降，首尾不及二旬。子恭，怀之子也。

[13]秋季，七月，北魏河州的羌人却铁忽造反，自称为水池王。魏孝明帝下令任命主客郎源子恭为特使去讨伐他。源子恭来到河州，严格命令州郡以及各路军队，不许侵占百姓一件东西，也不许轻易同敌兵作战，然后向叛军示以威力和恩德，使他们有所悔恨、惧怕。八月，却铁忽等人来到源子恭处投降，前后不到二十天发邓平定了河州之乱。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

[14]魏宦者刘腾，手不解书，而多奸谋，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护之功，累迁至侍中、右光禄大夫，遂干预政事，纳赂为人求官，无不效者。河间王琛，简之子也。为定州刺史，以贪纵著名，及罢州还，太后诏曰：“琛在定州，唯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不致，何可更复叙用！”遂废于家。琛乃求为腾养息，赂腾金宝钜万计。腾为之言于太后，得兼都官尚书，也为秦州刺史。会腾疾笃，太后欲及其生而贵之，九月，癸未朔，以腾为卫将军，加仪同三司。

[14]北魏宦官刘腾，不会写字，却很有奸计，善于揣摸别人的心意。胡太后因为他有保护自己的功劳，多次升迁他，直到当了侍中、右光禄大夫，于是他便开始干预政事，收取贿赂替人求官，行贿者没有达不到目的的。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作定州刺史，以贪婪放纵而闻名，他卸任回来之后，胡太后诏令说：“元琛在定州时，只没把

中山宫带回来，其他没有不弄到手的，怎么可以再任用他！”于是就把他闲置在家中。元琛就请求刘腾，叙利亚了他的养子，贿赂了刘腾上万的金子珠宝。刘腾替他在太后那里说情，使他兼任了都官尚书，出京作了秦州刺史。恰在这时，刘腾病得很厉害，胡太后想在他活着时让他富贵，便于九月癸未朔（初一），让刘腾当了卫将军，并加封仪同三司。

[15]魏胡太后以天文有变，欲以崇宪高太后当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礼葬于北邙，谥曰顺皇后。百官单衣邪巾送至墓所，事讫而除。

[15]北魏胡太后因为天象有变化，便想让崇宪高太后承担凶兆。戊申（二十六日）夜间，高太后暴死；冬季，十月丁卯（十五日），用安葬尼姑的礼节将她安葬在北邙，谥号为顺皇后。百官们都没有穿着丧服而只是穿着单衣服，头上还都加有驱邪的符，送丧到墓地，丧事完毕之后，便改换了服装。

[16]乙亥，以临川王宏为司徒。

[16]乙亥（二十三日），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

[17]魏胡太后遣使者宋云与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经。司空任城王澄奏：“昔高祖迁都，制城内唯听置僧尼寺各一，余皆置于城外；盖以道俗殊归，欲其净居尘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始违前禁，自是卷诏不行，私谒弥众，都城之中，寺逾五百，占夺民居，三分且一，屠沽尘秽，连比杂居。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谋，冀州有大乘之变。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缁素殊途，盖亦以防微杜渐。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正以诱于利欲，不能自己，此乃释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内戒所不容，国典所共弃也。臣谓都城内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于郭外，僧不满五十者，并小从大；外州亦准此。”然卒不能行。

[17]北魏胡太后派使者宋云和僧人惠生到西城去求取佛经。司空任城王元澄上书说：“从前孝文帝迁都时，规定城内只允许设置僧、尼寺庙各一座，其余的都放在城外。这主要是因为僧人和世人不同，想使他们清静地居住在尘世之外的原故。正始三年时，沙门统领惠深，开始违犯从前的禁令，从那以后诏令便不得实行，偷偷谒拜的人越来越多，都城里面，寺庙超过了五百座，将近三分之一的民房被侵占，以

致寺庙与那些屠房、酒肆等污秽之地紧挨混杂在一块。从前代北有法秀谋反，冀州有过大乘叛乱。太和、景明年间的规定，不只是为了使僧俗分开，同时也为了防微杜渐，以免再出现僧人之乱。从前佛徒立崐寺传教，大多依傍山林而居，现在的僧人们却恋着城市，这正是因为他们被利欲诱惑，不能约束自己的结果，这是释氏的糟粕，佛祖的败类，为佛教戒律所不容，国家制度所难许。我认为凡是都城里没修好、可以搬迁的寺庙，应该都迁到城外去，不足五十个僧人的寺庙，统统合并到寺庙去，外地各州也按此办理。”然而，他的建议到底也没有准行。

[18]是岁，魏太师雍等奏：“盐池天藏，资育群生，先朝为之禁限，亦非苟与细民争利。但利起天池，取用无法，或豪贵封护，或近民吝守，贫弱远来，邈然绝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强弱相兼，务令得所。什一之税，自古有之，所务者远近齐平，公私两宜耳。及甄琛启求禁集，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请依先朝禁之为便。”诏从之。

[18]这一年，北魏太师元雍等人上书说：“盐池是上天的宝藏，用来养育众生，前代都为此制定了一定的禁令，这并不是为了和百姓争利。但是由于人们都想通过盐池来获利，因此取用没有法度，或者被豪门贵戚封占，或者被临近的百姓独自把守，以致那些贫弱之人和远道而来的人都望池兴叹，不能获其利。因此就设置了一个主管部门，令其裁决、督察采盐事务，使强弱都一样，务必使大众都得到利益。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收方法，自古以来就有，其目的是为了使远近平均，对公对私都有好处。等到甄琛启请解除了盐池禁令之后，盐池就被绕池而住的百姓尉保光等人擅自霸占起来，据说他们所立的限禁，加倍地超过了官府的限禁，取与由他们定，盐价贵贱由他们说。请求按前朝的做法对此加以限禁才好。”北魏孝明帝诏令采纳了这一建议。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九卷

梁纪五 高祖武皇帝五天监十八年 （己亥、519）

梁纪五 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己亥，公元519年）

[1]春，正月，甲申，以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令，右仆射王为左仆射，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

[1]春季，正月甲申（初四），梁朝任命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右仆射王为左仆射，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

[2]丁亥，魏主下诏，称“太后临朝践极，岁将半纪，宜称‘诏’以令宇内。”

[2]丁亥（初七），北魏国主颁布诏令，宣布：“太后临朝执政已经将近六年，应当用‘诏书’的名义来向全国发令。”

[3]辛卯，上祀南郊。

[3]辛卯（十一日），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4]魏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于是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贲近千人，相帅至尚书省诟骂，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获，以瓦石击省门；上下慑惧，莫敢禁讨。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焚其第舍。始均逾坦走，复还拜贼，请其父命，贼就殴击，生投之火中。仲瑀重伤走免，彝仅有余息，再宿而死。远近震骇。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其余不复穷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资入选。识者知魏之将乱矣。

[4]北魏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请奏修订选官的规定，以限制武将，不让他们在朝中列入士大夫的清品。因此，议论和抗议之声到处都是，这些人在大街上张榜，约定集合时间，要去屠灭张家。张彝父子却平静自如，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二月庚午（二十日），羽林、虎贲等将近一千人，一同来到尚书省叫骂，寻找张仲瑀的哥哥左民郎中张始均，没有找到，就用瓦片、石块砸尚书省的大门。尚书省的官吏们都很害怕，没有人敢去阻挡他们。于是这些武士

们又手执火把引燃了路上的蒿草，用石头、木棍作为兵器，一直攻入张家住宅，将张彝拖到堂下，尽情地捶打污辱，并且烧毁了他的住房。张始均跳墙逃跑了，但又赶回来向贼兵求饶，请求他们饶他父亲不死，贼兵们趁势殴打他，将他活活投到火里。张仲瑀受伤逃脱了，张彝被打得只剩一丝游气，过了两晚就死掉了。远近都因这件事而受到震惊。但是胡太后只抓了闹事的羽林、虎贲中的八个首恶分子，杀掉了他们，其他的就不再追究了。乙亥（二十五日），又颁布了大赦令来安抚他们，于是命令武官可以按资格入选。有识之士都感到北魏将要发生动乱了。

时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吏部尚书李韶铨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亮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沈滞者皆称其能。亮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与亮书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虽未尽美，应什收六七。而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辩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属当铨衡，宜改张易调，如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亮复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时宜须异。昔子产铸刑书以救弊，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洛阳令代人薛琡上书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以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能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书奏，不报。后因请见，复奏"乞令王公贵臣荐贤以补郡县"，诏公卿议之，事亦寝。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

当时官员名额已经很少，应选的人都很多，吏部尚书李韶停止选择录用工作，遭到很多埋怨；于是朝廷便另外任命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崔亮奏请制定了新的录用标准。规定不管应选者是贤是愚，只以其待选的时间为依据，时间长者优选录用，因此那些长时间待选的人都称赞他有才能。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给崔亮写信说："商周时期由乡间学校选拔官员，两汉时期由州郡推荐人才，魏晋两代因循汉代旧例，又在各州郡设置了中正的职位主管这件崐事，虽然没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所选的人才每十人中也有六七人是应当入选的。然而朝廷选拔人才，只要求他们文采好，而不考察他们的本体如

何，考察孝廉只根据他们的章句学问如何，而不看他们有无治理国家的方法。设立中正官职只辩识他们的姓氏，而不考察应选者的才能、品行，选取士人的路途不广，淘汰的办法不严密。舅舅您被委任来主管铨选官员之事，本应改换掉那些不妥的章程，为什么反而以年资长短为任用的标准，这样一来，天下的士人谁还会再注意修励自己的名节和品行呢！”。崔亮回信说：“你所说的的确有深刻的道理，但是我前不久采取的那种办法，也有它的道理，古今不同，时机合适时便应当加以变革。从前子产铸造青铜刑书来挽救时弊，但是叔向以不合先王之法来讥刺他，这和你用古代礼法来责难随时变化有什么不同！”。洛阳令代京人薛琡上书说：“百姓的性命，掌握在官吏的手上，如果选拔官吏只按他们的年资，而不问他们的能力大小，象排队飞行的大雁一样按顺序来，或象穿在一起的鱼一样由先而后地拿着名册叫名字，那么吏部只需一名官吏就足够了，按顺序用人，怎能叫做铨选人才呢！”薛琡的上书交上之后，没有得到答复。后来薛琡又因此而请求拜见皇上，再次上奏：“请求陛下命令王公大臣推荐贤才来补任郡县长官的职务。”因此北魏孝明帝下令让大臣们议定这件事，但是事情亦没有下文。后来，甄琛等人接替崔亮作了吏部尚书，因论资排辈这种办法对自己有便利，就继续奉行，北魏的选拔任用官员不得当，是从崔亮开始的。

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谧为侍御史，坐法徒怀朔镇，世居北边，遂习鲜卑之俗。谧孙欢，沈深有大志，家贫，执役在平城，富人娄氏女见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马，得给镇为函使，至洛阳，见张彝之死，还家，倾赀以结客。或问其故，欢曰：“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如此，事可知矣，财物岂可常守邪！”欢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秀容刘贵、中山贾显智、户曹史咸阳孙腾、外兵史怀朔侯景、狱掾善无尉景、广宁蔡俊、特相友善，并以任侠雄于乡里。

当初，燕国的燕郡太守高湖逃奔魏国，他的儿子高谧作了侍御史，因为犯了法被流放到怀朔镇，几代人居住在北部边疆，于是就养成了鲜卑人的风俗习惯。高谧的孙子高欢，深沉而有大志，家境贫困，在平城服役，富家娄氏的女儿看到他，认为他不同一般，便嫁给了他。他这才有了马匹，得以充当镇上的信使。他到洛阳时，见到张彝被打

死一事，回到家之后，就倾尽财物来结识宾客。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高欢说：“皇宫中的卫兵们结伙起来焚烧了大臣的住宅，朝廷却畏惧他们叛乱而不敢过问，执政到了这种地步，事态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岂可死守着这些财物而过一辈子呢？”高欢和怀朔省事云中人司马子如、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户曹史咸阳人孙腾、外兵史怀朔人侯景、狱掾善无人尉景、广宁人蔡俊等人，特别地友好亲密，他们均以仗义任气而称雄于乡里。

[5]夏，四月，丁巳，大赦。

[5]夏季，四月丁巳（初八），梁朝大赦天下。

[6]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为司徒，京兆王继为司空。

[6]五月戊戌（二十日），北魏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司徒，京兆王元继为司空。

[7]魏累世强盛，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胡太后尝幸绢藏，命王公嫔主从行者百余人各自负绢，称力取之，少者不减百余匹。尚收令·仪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负绢过重，颠仆于地，崇伤腰，融损足，太后夺其绢，使空出，时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怪其少，对曰：“臣两手唯堪两匹。”众皆愧之。

[7]北魏接连几代都很强盛，东夷、西域都不断地向其进贡，他们又设立了互换物品的市场来取得南方的货物，因此国库非常充实。胡太后曾经临幸藏绢的仓库，命令随行的一百多个王公、妃嫔、公主各自取绢，按自己的力气而取之，拿得最少的也不下一百多匹。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和章武王元融因为扛的绢太重，跌倒在地，李崇扭伤了腰，元融扭伤了脚，胡太后夺下了他们的绢，让他们空手而出，当时的人们都把这事当成了笑话。元融是元太洛的儿子。侍中崔光只取了两匹，胡太后嫌他拿得少，他回答说：“我的两只手只能拿得动崐两匹绢。”其他的人听了后都很惭愧。

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竞为豪侈，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李崇富埒于雍而性俭啬，尝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

当时北魏宗族中受宠掌权的大臣们都争比奢侈豪华。高阳王元雍是全国的首富，他的宫室园林和帝王的园林不差上下，有六千男仆，五百艺伎，出门时仪仗卫队充塞道路，回家后就整日整夜地吹拉弹唱，一顿饭价值几万钱。李崇与元雍同样富，但他生性吝啬，他曾对人说：“高阳王的一顿饭，等于我一千日的费用。”

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匹，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旆。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马脑碗，赤玉卮，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缯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素以富自负，归而惋叹三日。京兆王继闻而省之，谓曰：“卿之货财计不减于彼，何为愧羡乃尔？”融曰：“始谓富于我者独高阳耳，不意复有河间！”继曰：“卿似袁术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耳。”融乃笑而起。

河间王元琛，总是想和元雍比富，他有十多匹骏马，马槽都是用银子做的，房屋的窗户之上，都雕饰着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真是金碧辉煌。他曾经召集众王爷一同设宴饮酒，所用酒器有水精盅、玛瑙碗、赤玉杯，都制作精巧，皆非中原的出产。他又陈列出艺伎、名马和各种珍奇宝贝，令王爷们赏玩，然后又带领众王爷一一参观府库，其中金钱，布帛不可胜数，得意之下便回头对章武王元融说：“我不恨自己看不见石崇，只恨石崇看不到我。”元融一向自认为很富有，回府后却伤心叹息了三天。京兆王元继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便去劝解他，对他说：“你的财物不比他的少多少，为什么这么嫉妒他呢？”元融说：“开始我认为比我富的人只有高阳王，不想还有河间王！”元继说：“你就象在淮南的袁术，不知道世上还有个刘备呀。”元融这才笑着坐起来了。

太后好佛，营建诸寺，无复穷已，令诸州各建五级浮图，民力疲弊。诸王、贵人、宦官、羽林各建寺于洛阳，相高以壮丽。太后数设斋会，施僧物动以万计，赏赐左右无节，所费不赀，而未尝施惠及民。府库渐虚，乃减削百官禄力。任城王澄上表，以为“萧衍常蓄窥觎之志，宜及国家强盛，将士旅力，早图混壹之功。比年以来，公私贫困，宜节省浮费以周急务。”太后虽不能用，常优礼之。

胡太后爱好佛教，没完没了地修建各种寺庙，下令各州分别修建五级佛塔，以致百姓的财力匮乏，疲惫不堪。众位王爷、权贵、宦官、羽林分别在洛阳修建寺庙，互相用寺庙的华丽来炫耀自己。胡太后多次设立斋戒大会，给僧人的布施动辄以万计数，又常常没有节度地赏赐身边的人，耗费的财物不可计量，却不曾把好处施舍到百姓头上。这样，国库渐渐空虚，于是就削减众官员的俸禄和随员。任城王元澄上书，指出："萧衍一直对我国蓄有窥觎之心，所以我们应当趁国家强盛，兵强马壮，早日规划统一大业。但是近年以来，国家和个人都很贫困，所以应当节制不必要的费用，以便周给急务之需。"胡太后虽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但因此而常优待礼遇他。

魏自永平以来，营明堂、辟雍，役者多不过千人，有司复借以修寺及供他役，十余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书，以为"废经国之务，资不急之费，宜彻减诸役，早图就功，使祖宗有严配之期，苍生有礼乐之富。"诏从之，然亦不能成也。

北魏从永平年间以来，为修建明堂和太学而服役的人最多不超过一千人，有关部门又把这些人借去修建寺庙和服其他劳役，因此十多年仍然没能建成。起部郎源子恭为此而上书，认为："如此而废弃治国的大业，资助不急需的费用，确为不该，故而应当撤消、减少各种劳役，早日求取明堂、太学完工，使祖宗有配天而享受祭礼之期，百姓可以知晓礼乐。"朝廷下令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明堂和太学仍然不能建成。

[8]魏人陈仲儒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有司诘仲儒："京房律准，今虽有其器，晓之者鲜，仲儒所受何师，出何典籍？"仲儒对言："性颇爱琴，又尝读司马彪《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昞然。遂竭愚思，钻研甚久，颇有所得。夫准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窃寻调声之礼，宫、商宜浊，徵、崐羽宜清。若依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唯黄钟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则往往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音，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蕤宾为徵，则徵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中全无所取。今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为宫，犹用林钟为徵，何由可谐！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准十三弦，隐间九尺，不言须柱以不。又，

一寸之内有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细难明。仲儒私曾考验，准当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约准分，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其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施轸以调声，令与黄钟相合。中弦下依数画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即于中弦按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修以变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受然后为奇哉！”尚书萧宝寅奏仲儒学不师受，轻欲制作，不敢依许；事遂寝。

[8]北魏陈仲儒请求按照京房所定的音律标准来校正八音。有关部门质问陈仲儒说："京房的音律标准，今天虽然有乐器存在，但通晓的人很少，请问陈仲儒你是受什么师傅指点，从什么典籍中学习到的。"陈仲儒回答说："我生性喜爱弹琴，又曾经读过司马彪的《续汉书》，见到京房的校音方法，其规则是很明白的。于是我就极力用自己的愚钝的头脑，钻研了很长时间，颇有收获。用音准代替音律，就是用它的分度来调校乐器。我研究过声调本身，宫、商两音应当低沉，徵、羽两音应当轻清。如果按公孙崇的说法，只用十二音律划分乐音，而又说变换宫调，清音浊音就都齐备了。因为黄钟管最长，因此就用黄钟管作为宫音，则每每跑调。如果平分成八个音，仍然需要分别采纳各种乐器，以配成美妙 的乐声。如果把应钟作为宫音，蕤宾作为徵音，这样一来则徵音浊沉而宫音轻清，虽然具有韵律了，但却成不了曲调。如果用中吕当作宫音，那么十二音律就全无可取了。现在按京房的乐书所定，把中吕当作宫音，然后用减弱的音为商音，用起始的音为徵音，这样才形成韵律。而公孙崇却把中吕作为宫音，仍然使用林钟为徵音，这怎么能够和谐呢？然而音乐十分微妙、精密，史传所记都很简略，如过去记载定律数之准，共有十三弦，隐间九尺，但是没有说明需要弦柱与否。而且，一寸音节中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音，精微、细密，难以分辨。我曾经私下里试验过，准应当使用弦柱，只要向前调中间的弦柱，以此来确定音准的分度，这样产生出来的音韵就已经自然和谐了。它的中弦粗细应当与琴宫相同，用转弦的轸来调音，使它与黄钟合拍。中弦以下按度数划分成六十音律的清浊音节，其余十二弦应当如筝那样设立弦柱，就是将中弦上的一周的乐

音，按度数标志在十二弦上，然后按照相生之法，按次序进行，取十二律的商、徵两音。商、徵二音一旦确定，再用琴五调的调声方法来协调乐器，然后错采众音来修饰它，如果不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声音就不会和谐。况且燧人氏不向老师学习就掌握了用火的办法，焦延寿不曾交学费拜师就变革了音律，因此那些说自己有知识的人想要教别人却没有人跟从他学习，心地通达的人没有老师也能有所体会，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收获，都与他的心胸有关，何必一定要经过老师的指授才能创造大事业呢！”尚书萧宝寅上奏说陈仲儒的学问没有老师传授，就轻率地制定音律，因此不能认可，于是这件事就放下了。

[9]魏中尉东平王匡以论议数为任城王澄所夺，愤恚，复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状三十余条，廷尉处以死刑。秋，八月，已未，诏免死，削除官爵，以车骑将军侯刚代领中尉。三公郎中辛雄奏理匡，以为“历奉三朝，骨鲠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赐名曰匡。先帝既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宽之于后，若终贬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几，复除匡平州刺史。雄，琛之族孙也。

[9]北魏中尉不平王元匡因为自己的建议多次被任城王元澄驳回，非常气愤，便又重新收拾好过去与高肇抗衡时所做下的那口棺材，准备再次以死相抗，来弹劾元澄。于是元澄也上奏了元匡的三十多条罪状，廷尉判处元匡死刑。秋季，八月己未（十二日），朝廷下令免除元匡死罪，剥夺了他的官爵，让车骑将军侯刚代替了他的中尉职务。三公郎中辛雄上奏了处治元匡的意见，认为：“元匡曾经侍奉过三代皇帝，他的刚正不阿的事迹，朝廷内外都知道。因岷此孝文帝奖赏他‘匡’这个名字。先帝既然已经在先前容忍了他，陛下您也应当在现在宽待他，如果最后贬黜了他，那么恐怕会因此而堵住了忠臣的口。”不久之后，又任命元匡为平州刺史。辛雄是辛琛的族孙。

[10]九月，庚寅朔，胡太后游嵩高；癸巳，还宫。

[10]九月庚寅朔（十四日），胡太后巡幸嵩高；癸巳（十七日），回到宫中。

太后从容谓兼中书舍人杨昱曰：“亲姻在外，不称人心，卿有闻，慎勿讳隐！”昱奏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相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饷领军元义。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责之。义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即义之从祖。舒卒，元氏频请别居，昱父椿泣责不

听，元氏恨之。会瀛州民刘宣明谋反，事觉，逃亡。义使和及元氏诬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华州刺史津，并送甲仗三百具，谋为不逞。”义复构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围昱宅，收之，一无所获。太后问其状，昱具对为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缚，处和及元氏死刑，既而义营救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

胡太后曾经在闲聊时对兼中书舍人杨昱说：“如果我的亲戚在外面有不称人心的事，你一旦听到了，千万别隐瞒。”杨昱上奏扬州刺史李崇用五车装载财物，相州刺史杨钧制作银质食具馈赠领军元义。胡太后就召来元义夫妻，哭泣着责备他们。元义因此怨眼杨昱。杨昱的叔父杨舒的妻了是武昌王元和的妹妹。元和是元义的从曾祖。杨舒死后，元氏多次请求搬到别的地方住，杨昱的父亲杨椿哭着斥责他，不肯听从，因此元氏很仇恨他们。正赶上瀛州人刘宣明图谋叛乱，事情被发觉后，刘宣明逃亡。元义指使元和以及元氏诬告杨昱藏匿刘宣明，并且说：“杨昱的父亲定州刺史杨椿，他的叔父华州刺史杨津，曾经一起给刘宣明送了三百件兵器，图谋造反。”元义又使这个罪名成立，并派了五百御前卫兵在夜间包围了杨昱的住宅，进行搜查，抓了杨昱，但是一无所获。胡太后察问其事，杨昱报告了被元氏怨恨的事。胡太后为杨昱松了绑，判处元和以及元氏死刑。事后元义营救了他们，结果元和被免除官职抵罪，元氏终于也没有治罪。

[11]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

[11]冬季，十二月癸丑（初八），北魏任城文宣王元澄去世。

[12]庚申，魏大赦。

[12]庚申（十五日），北魏大赦天下。

[13]是岁，高句丽王云卒，世子安立。

[13]这一年，高句丽王高云去世，他的长子高安继位。

[14]魏以郎选不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阳祖莹等八人以才用见留，余皆罢遣。深，祉之子也。

[14]北魏因为感到选拔官员过滥而不精，就大加淘汰，只有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以及范阳人祖莹等八人因为有才能而留用，其他人都被罢职送回去。羊深是羊祉的儿子。

普通元年（庚子、520）

普通元年（庚子，公元520年）

[1]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1]春季，正月乙亥（初一），梁朝改年号并大赦天下。

[2]丙子，日有食之。

[2]丙子（初二），发生日食。

[3]己卯，以临川王宏为太尉、扬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份，奂之弟也。

[3]己卯（初五），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太尉、扬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王份是王奂的弟弟。

[4]左军将军豫宁威伯冯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庙，既出宫，有司以闻。上问中书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对曰："昔卫献公闻柳庄死，不释祭服而往。道根虽未为社稷之臣，亦有劳王室，临之，礼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恸。

[4]左军将军豫宁威伯冯道根去世。这一天在正月，梁武帝去太庙和小庙祭祀，出宫以后，有关部门把冯道根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梁武帝问中书舍人朱异说："吉凶的事发生在同一天，现在我能去吊唁他吗？"朱异回答："从崐前卫献公听到柳庄的死讯，不脱掉祭服就前去吊唁。冯道根虽然算不上是国家重臣，但也对王室有过贡献，去看望他，是合乎礼仪的。"于是梁武帝就来到冯道根的住宅，非常忧伤地哭悼他。

[5]高句丽世子安遣使入贡。二月，癸丑，以安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遣使者江法盛授安衣冠剑佩。魏光州兵就海中执之，送洛阳。

[5]高句丽的太子高安派遣使节前来向梁朝进贡。二月癸丑（初九），梁武帝任命高安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并且派使节江法盛授给他衣服、王冠和佩剑。北魏光州的军队在海中抓获了江法盛，把他送到了洛阳。

[6]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怿，美风仪，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好文学，礼敬士人，时望甚重。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兼总禁兵，恃宠骄恣，志欲无极，怿每裁之以法，义由是怨之。卫将军、仪同三司刘腾，权倾内外，吏部希腾意，奏用腾弟为郡，人资乖越，怿抑而不奏，腾亦怨之。龙骧府长史宋

维，弁之子也，怿荐为通直郎，浮薄无行。义许维以富贵，使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谋作乱立怿。怿坐禁止，按验，无反状，得释，维当反坐；义言于太后曰："今诛维，后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维为昌平郡守。

[6]北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元怿，神采仪表俱佳，胡太后逼迫和他私通。但是元怿素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又爱好文学，对士大夫很尊敬，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省，又兼任统管禁卫之兵，他倚仗太后的宠幸骄傲放肆，穷奢极欲，元怿常常按法律制裁他，因此元义非常怨恨元怿。卫将军、仪同三司刘腾的权势在朝廷内外都很大，吏部为了讨刘腾的欢心，奏请任命刘腾的弟弟为郡太守，但是因刘腾的弟弟无论才能和资历都不够格，元怿便压下来，不肯上奏，因此刘腾也怨恨他了。龙骧府长史宋维是宋弁的儿子，元怿推荐他作了通直郎，但是宋维实际上是个轻薄无行之徒。元义答应使宋维荣华富贵，让宋维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二人谋划叛乱，要立元怿为帝。元怿因此而被监禁，经过查验，没有发现谋反的行为，才被释放。宋维因诬告而应当以诬告治罪，元义对太后说："如果现在杀了宋维，以后有了真反叛的人，谁也不敢报告了。"于是只把宋维贬为昌平郡太守。

义恐怿终为己害，乃与刘腾密谋，使主食中黄门胡定自列云："怿货定使毒魏主，若己得为帝，许定以富贵。"帝时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义奉帝御显阳殿，腾闭永巷门，太后不得出。怿入，遇义于含章殿后，义厉声不听怿入，怿曰："汝欲反邪！"义曰："义不反，正欲缚反者耳！"命宗士及直斋执怿衣袂，将入含章东省，使人防守之。腾称诏集公卿议，论怿大逆；众咸畏义，无敢异者，唯仆射新泰文贞公游肇抗言以为不可，终不下署。

元义怕元怿最终成为自己的心头之患，就和刘腾密谋，让主食中黄门胡定自己供认说："元怿贿赂我，让我毒死皇上，许诺如果他做了皇上，便让我荣华富贵。"北魏孝明帝当时只有十一岁，相信了胡定的诬陷。秋季，七月丙子（初四），胡太后在嘉福殿，没有到前殿来，元义奉侍皇帝来到显阳殿，刘腾关闭了永巷门，胡太后不能出来。元怿入宫，在含章殿后遇上了元义，元义厉声喝止，不许元怿进入，元怿说："你想造反吗？"元义说："我不造反，我正想抓要造反的人呢！"

于是命令宗士和直斋们揪住元怿的衣袖，把他送到含章东省，派人看守住他。刘腾伪称皇上的命令召集公卿们来议论，数说元怿谋反的罪状；大家都畏惧元义，没有人敢表示不同意见，只有仆射新泰文贞公游肇反驳说元怿不可能谋反，到底也没有下笔签名同意把元怿治罪。

义、腾持公卿议入，俄面得可，夜中杀怿。于是诈为太后诏，自称有疾，还政于帝。幽太后于北宫宣光殿，宫门昼夜长闭，内外断绝，腾自执管钥，帝亦不得省见，裁听传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废，不免饥寒，乃叹曰："养虎得噬，我之谓矣。"又使中常侍贾粲侍帝书，密令防察动止。义遂与太师高阳王雍等同辅政，帝谓义为姨父。义与腾表里擅权，义为外御，腾为内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赏，政无巨细，决于二人，威振内外，百僚重迹。

元义、刘腾拿着王公们的意见进宫，很快就得到孝明帝批准，半夜时杀掉了元怿。于是他们又伪造胡太后的旨令，说她自己有了病，要将政权交还给孝明帝。他们把胡太后囚禁在北宫的宣光殿，宫门昼夜都关闭着，内外隔断，刘腾自崐己掌管着钥匙，连孝明帝都不能探视，只允许递送食物。胡太后的衣服饮食都不能象原来那样了，因此免不了忍饥受寒，于是她叹息道："养虎却被虎咬了，说的就是我呀。"元义又派中常侍贾粲陪侍孝明帝读书，暗中命令他提防监视孝明帝的行动。元义便与太师高阳王元雍等人一同辅政，孝明帝称元义为姨父。元义和刘腾内外专权，相互勾结，元义专管抵挡来自于朝廷之外的攻击，刘腾负责对朝廷内部的监视。他们常常在殿中值勤，一同决定赏罚，政事不论大小，都由他们两人决定，他们威震朝廷内外，以致百官们个个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

朝野闻怿死，莫不丧气，胡夷为之劈面者数百人。游肇愤邑而卒。

朝野之人听到元怿的死讯，莫不痛心疾首，甚至胡夷中有好几百人痛哭他的死时都划破了面孔表示悲哀。游肇气愤不过死掉了。

[7]己卯，江、淮、海并溢。

[7]己卯（初七），长江、淮河及海水一同暴涨。

[8]辛卯，魏主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

[8]辛卯（十九日），北魏为孝明帝举行加冠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正光。

[9]魏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熙，英之子也，与弟给事黄门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为清河王怿所厚，闻怿死，起兵于邺，上表欲诛元义、刘腾，纂亡奔邺。后十日，长史柳元章等帅城人鼓噪而入，杀其左右，执熙、纂并诸子置于高楼。八月，甲寅，元义遣尚书左丞卢同就斩熙于邺街，并其子弟。

[9]北魏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元熙是元英的儿子，他和弟弟给事黄门侍郎元略、司徒祭酒元纂都得到清河王元怿的厚待，听到元怿的死讯之后，在邺城起兵，并且上书给孝明帝要求杀掉元义、刘腾，元纂逃跑到了邺城参与起兵。十天之后，长史柳元章等人率领城中平民鼓噪入城，杀了他们的手下人，把元熙、元纂和他们的儿子一同抓到高楼上，八月甲寅（十三日），元义派尚书左丞卢同前去在邺城街市上斩杀了元熙和他的子弟。

熙好文学，有风义，名士多与之游，将死，与故知书曰：“吾与弟俱蒙皇太后知遇，兄据大州，弟则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见废北宫，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主上幼年，独在前殿。君亲如此，无以自安，故帅兵民欲建大义于天下。但智力浅短，旋见囚执，上惭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义干心，不得不尔，流肠碎首，复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尔仪，为国为身，善勖名节！”闻者怜之。熙首至洛阳，亲故莫敢视，前骁骑将军刁整独收其尸而藏之。整，雍之孙也。卢同希义意，穷治熙党与，锁济阴内史杨昱赴邺，考讯百日，乃得还任。义以同为黄门侍郎。

元熙爱好文学，有风度，有气量，当时的名士大多和他有交情，他临死时，给老朋友写信说：“我和弟弟都蒙受皇太后的知遇之恩，哥哥镇守大州，弟弟则在宫内服务，皇太后对我们和蔼可亲，恩情如同慈母一般。现在皇太后被废在北宫里，太傅清河王又横遭杀害，圣上年幼，一个人在前殿任人摆布。圣上如此，我等无法保全自己，因此率领军队和百姓想在全国伸张正义。但是我因智力浅短，不但贼人未除，反而身陷囹圄，真是上对朝廷有愧，下对知己无颜。我起兵本是出于忠义之心，不得不这么做，肚脑涂地，也毫无二话！希望众多友人，敬奉你们的道德标准，为国家为自己好好地保持名节。”听了此话的人没有不哀怜他的。元熙的首级被送到了洛阳，他的亲戚朋友都不敢去看，只有从前的骁骑将军刁整收藏了他的尸身。刁整是刁雍的孙

子。卢同为了讨取元义欢心，严厉查办元熙的同党，济阳内史杨昱被囚送到邺城，审问拷打了一百天，才得以回去复任。因此元义让卢同作了黄门侍郎。

元略亡抵故人河内司马始宾，始宾与略缚荻筏夜渡孟津，诣屯留栗法光家，转依西河太守刁双，匿之经年。时购略甚急，略惧，求送出境，双曰："会有一死，所难遇者为知己死耳，愿不以为虑。"略固求南奔，双乃使从子昌送略渡江，遂来奔，上封略为中山王。双，雍之族孙也。义诬刁整送略，并其子弟收系之，御史王基等力为辩雪，乃得免。

元略逃到老朋友河内人司马始宾那里，司马始宾同元略用苇杆扎成筏子在夜间渡过孟津，来到屯留人栗法光的家中，很快又去投靠西河太守刁双，在那里藏了一年多。当时悬赏通缉元略，风声很紧，元略很害怕，请求把他送出国境。刁双说："人固有一死，最难得的是为知己而死，希望你不要替我担心。崐"元略坚决请求南逃，刁双便派侄子刁昌送元略渡过长江，于是元略投靠了梁朝，梁武帝封元略为中山王。刁双是刁雍的族孙。元义诬告刁整送走了元略，便把他连同他的子弟一同抓了起来，御史王基等人全力为他申辩，才得以幸免。

[10]甲子，侍中、车骑将军永昌严侯韦睿卒。时上方崇释氏，士民无不从风而靡，独睿自以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10]甲子（二十三日），梁朝侍中、车骑将军永昌严侯韦睿去世。当时梁武帝正尊崇佛教，百姓全都跟着信教，只有韦睿自以为身为大臣，不想顺从这种习俗，行事全和平时一样。

[11]九月，戊戌，魏以高阳王雍为丞相，总摄内外，与元义同决庶务。

[11]九月戊戌（二十七日），北魏任命高阳王元雍为丞相，总管内外朝政，与元义一同处理日常事务。

[12]初，柔然佗汗可汗纳伏名敦之妻候吕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万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于大泽中施帐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帐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号地万为圣女，纳为可贺敦。地万既挟左道，复有姿色，伏跋敬而爱之，信用其言，干乱国政。如是积岁，祖惠浸长，语其母曰："我常在地万家，未尝上天，上天者地万教

我也。”其母具以状告伏跋，伏跋曰：“地万能前知未然，勿为谗也。”既而地万惧，谮祖惠于伏跋而杀之。候吕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绞杀地万；伏跋怒，欲诛具列等。会阿至罗入寇，伏跋击之，兵败而还。候吕陵氏与大臣共杀伏跋，立其弟阿那瓌为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发帅众数万击之，阿那瓌战败，与其弟乙居伐轻骑奔魏。示发杀候吕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12]当初，柔然国的佗汗可汗娶了伏名敦的妻子候吕陵氏，生下伏跋可汗以及阿那瓌等六个儿子。伏跋成为柔然可汗以后，忽然丢失了幼子祖惠，查访召寻都找不到。有个巫婆叫地万，她说，祖惠现在在天上，我能招来他。于是便在大泽中搭起帐幕，祈祷天神，祖惠一下子出现在帐幕中，并且说自己一直在天上。伏跋非常高兴，称地万是圣女，把她娶为正妻。地万既有法术，又有姿色，伏跋对她既尊敬又宠爱，非常听信她的话，任她参与干扰国事。这样过了几年，祖惠慢慢长大了，告诉他的生母说：“我那时一直在地万家，没有上过天，上天的话是地万教我说的。”他的母亲把这件事的真象告诉了伏跋，伏跋说：“地万能够预见没发生的事，你不要说她的坏话。”不久地万怕这件事暴露，就在伏跋面前陷害祖惠并杀了他。候吕陵氏派与她一心的大臣具列等人绞死了地万；伏跋大怒，要杀死具列等人。恰好在这时阿至罗族入侵，伏跋带兵抗击，兵败而回。候吕陵氏和大臣一同杀掉了伏跋，立他的弟弟阿那瓌为可汗。阿那瓌立为可汗王仅十天，他的族兄示发便率领几万人攻打他，阿那瓌战败，同他的弟弟乙居伐轻骑逃往北魏。示发杀了候吕陵氏和阿那瓌的两个弟弟。

[13]魏清河王怿死，汝南王悦了无恨元义之意，以桑落酒候之，尽其私佞。义大喜，冬，十月，乙卯，以悦为侍中、太尉。悦就怿子亶求怿服玩，不时称旨，杖亶百下，几死。

[13]北魏清河王元怿死后，汝南王元悦没有一点仇恨元义之心，反而用桑落酒讨好元义，极尽谄媚讨好之能事。元义非常高兴，冬季，十月乙卯（十五日），任命元悦为侍中、太尉。元悦向元怿的儿子元亶索取元怿的服饰和古玩，因为没有按时送去而所送的又不合元悦的心意，元悦就用大杖打了元亶一百下，几乎把元亶打死。

[14]柔然可汗阿那瓌将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继、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赐劳甚厚。魏主引见阿瓌蜡于显阳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

于亲王之下。宴将罢，阿那瓌执启立于座后，诏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难，轻来诣阙，本国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还本国，诛翦叛逆，收集亡散，臣当统帅遗民，奉事陛下，言不能尽，别有启陈。”仍以启授中书舍人常景以闻。景，爽之孙也。

[14]柔然国的可汗阿那瓌将要来到北魏之时，北魏孝明帝派司空京兆王元继、侍中崔光等人依次欢迎他，十分优厚地赏赐、。孝明帝在显阳殿接见了阿那瓌，随后设置宴席，把阿那瓌的座位排在亲王之下。宴会即将结束时，阿那瓌手执书信站在座位后面，孝明帝命人把他引到御座之前来，阿那瓌拜了几拜说道：“为臣我因为家中有难，只身前来朝拜陛下，我国的臣民，全都岷逃散了。陛下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请陛下派兵把我送回本国，诛灭造反的逆贼，收集起逃散的人马，我一定会统率我的百姓，竭心侍奉陛下。我的话难以表达全面，这里还另外有封信向陛下陈述慰劳他。”于是就把书信交给中书舍人常景呈给孝明帝。常景是常爽的孙子。

十一月，已亥，魏立阿那瓌为朔方公、蠕蠕王，赐以衣服、轺车，禄恤仪卫，一如亲王。时魏方强盛，于洛水桥南御道东作四馆，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来降者处之金陵馆，三年之后赐宅于归正里；自北夷降者处燕然馆，赐宅归德里；自东夷降者处扶桑馆，赐宅于慕化里；自西夷降者处崦嵫馆，赐宅于慕义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馆处之。阿那瓌屡求返国，朝议异同不决，阿那瓌以金百斤赂元义，遂听北归。十二月，壬子，魏敕怀朔都督简锐骑二千护送阿那瓌达境首，观机招纳。若彼迎候，宜赐缯帛车马礼饯而返；如不容受，听还阙庭。其行装资遣，付尚书量给。

十一月己亥（二十九日），北魏孝明帝立阿那瓌为朔方公、蠕蠕王，赐给他衣物、服饰和轺车。他的俸禄和卫队，都和亲王的一样。当时北魏正是强盛的时期，在洛水桥南的御道之东修建了四座客馆，道西建起了四片街。有从江南来投降的人便让住在金陵馆，三年以后在归正里赏赐他一所住宅；从北夷来投降的人先住在燕然馆，然后在归德里赏赐住宅；从东夷来投降的人先住在扶桑馆，然后在慕化里赏赐住宅；从西夷来投降的人先住在崦嵫馆，然后在慕义里赏赐诠宅。阿那瓌归顺北魏后，让他住在燕然馆中。阿那瓌多次请求回国。朝廷

中的意见总是不一样，无法决定，阿那环用一百斤黄金贿赂元义，于是就允许他回国了。十二月壬子（十三日），北魏命令怀朔都督挑选二千精锐骑兵护送阿那瓌到达国境边上，观看时机而实行招纳。如果柔然迎候阿那瓌，就赐给他丝绸布匹、车马，按礼节给他饯行，送他回去；如果柔然不接受他，仍允许他回到朝中来。这次行动的行装费用，责成尚书省根据费用多少而支付。

[15]辛酉，魏以京兆王继为司徒。

[15]辛酉（二十二日），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司徒。

[16]魏遣使者刘善明来聘，始复通好。

[16]北魏派刘善明出使梁朝，两国又开始亲善往来。

二年（辛丑、521）

二年（辛丑，公元521年）

[1]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

[1]春季，正月辛巳（十二日），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2]置孤独园于建康，以收养穷民。

[2]梁朝在建康设立孤独园，用来收养穷困百姓。

[3]戊子，大赦。

[3]戊子，（十九日），梁朝大赦天下。

[4]魏南秦州氐反。

[4]北魏南秦州的氐人造反。

[5]魏发近郡兵万五千人，使怀朔镇将杨钧将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国。尚书左丞张普惠上疏，以为："蠕蠕久为边患，今兹天降丧乱，荼毒其心，盖欲使之知有道之可乐，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悦服其心。阿那瓌束身归命，抚之可也；乃更先自劳扰，兴师郊甸之内，投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敌，资天亡之丑虏，臣愚未见其可也。此乃边将贪窃一时之功，不思兵为凶器，王者之得已而用之。况今旱暵方甚，圣慈降膳，乃以万五千人使杨钧为将，欲定蠕蠕，干时而动，其可济乎！脱有颠覆之变，杨钧之肉，其足食乎！宰辅专好小名，不图安危大计，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还，负何信义，臣贱不及议，文书所过，不敢不陈。"阿那瓌辞于

西堂，诏赐以军器、衣被、杂采、粮畜，事事优厚，命侍中崔光等劳遣于外郭。

[5]北魏征调附近郡县的一万五千多兵力，由怀朔镇将杨钧统率，送柔然可汗阿那瓌回国。尚书左丞张普惠上书孝明帝，认为："蠕蠕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边境上的祸患，现在老天给他们降下灾害、战乱，让他们心灵受苦，这大概是为了让他们懂得只有按天道行事才能安乐，让他们悔过自新、规矩顺从地来侍奉我们大魏朝呀。陛下应当安抚百姓，端正自身以使天下百姓心悦诚服。阿那瓌只身来投奔，安抚他就可以了，您却首先为此而劳扰天下，在京城内外兴师动众，把他们指派到荒僻偏远之处，去救助几代以来都是我们的强敌之人，帮助老天爷都要使他灭亡的丑恶的蛮虏，以臣之愚见实在看不出有这样做的必要。这不过是守边的将领贪图一时的功劳，却不去想想打仗是凶险的事，圣王不得已时才会使用。何况现在干旱正厉害，圣上出于慈心减少了自己的膳食，却让杨钧带着一万五千人去安定蠕蠕，违背时势而贸然行动，怎么能够成功呢？如果万一发生不测之变，有人颠覆国家发动战乱，即使到时把杨钧杀了吃掉，又有什么用！宰相大臣们专门喜欢个人的名声，不替国家的安危着想，这正是小臣我感到寒心之处。何况即使阿那瓌不能回国，我们有何辜负信义之处。我官职低贱不够评议的资格，但是文书都从我手上经过，因此我不敢不说出我的意见。"阿那瓌在西堂辞行，孝明帝下令赐给他军器、衣被、杂物、粮畜，样样都很优厚，命令侍中崔光等人在外城为他饯行送别。

阿那瓌之南奔也，其从父兄婆罗门帅众数万人讨示发，破之，示发奔地豆干，地豆干杀之，国人推婆罗门为弥偶可社句可汗。杨钧表称："柔然已立君长，恐未肯以杀兄之人郊迎其弟。轻往虚返，徒损国威。自非广加兵众，无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旧尝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谕婆罗门，使迎阿那瓌。

阿那瓌逃到南方的时候，他的堂兄婆罗门率领几万人入朝讨伐示发，打败了他。示发投奔了地豆干国，地豆干人杀了他，柔然人推举婆罗门做了弥偶可社句可汗。杨钧上书说："柔然国已经设立了国君，恐怕不会有杀死人家兄长的人又在郊外迎接死者的弟弟。如此轻率前往，徒劳而返，将白白地损害国家的威望。因此如果不大举发兵，就

没办法送阿那瓌北返。”二月，北魏派原来曾出使柔然国的牒云具仁前去晓谕婆罗门，让他迎接阿那瓌回国。

[6]辛丑，上祀明堂。

[6]辛丑（初三），梁武帝在明堂祭祖。

[7]庚戌，魏使假抚军将军邴虬讨南秦叛氐。

[7]庚戌（十二日），北魏派代理抚军将军邴虬讨伐南秦州反叛的氐人。

[8]魏元义、刘腾之幽胡太后也，右卫将军奚康生预其谋，义以康生为抚军大将军、河南尹，仍使之领左右。康生子难当娶侍中、左卫将军侯刚女，刚子，义之妹夫也，义以康生通姻，深相委托，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时或迭出，以难当为千牛备身。康生性粗武，言气高下，义稍惮之，见于颜色，康生亦微惧不安。

[8]北魏元义、刘腾囚禁胡太后时，右卫将军奚康生参与了他们的计划，因此元义任命奚康生的作了抚军大将军、河南尹，仍然让他统领御仗卫兵。奚康生的儿子奚难当娶了侍中、左卫将军侯刚的女儿，侯刚的儿子又是元义的妹夫，元义因为和奚康生有姻亲的关系，因此十分信任他。他们三人很多时间里全都住在宫城内，有时交替着出宫，又让奚难当手执千牛刀侍卫于孝明帝左右。奚康生性情粗暴鲁莽，言语不驯，元义有些惧怕他，甚至表现在脸色上。奚康生也有些感到畏惧不安。

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为力士，及折旋之际，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嗔目、颔首，为执杀之势，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帝宿宣光殿，侯刚曰：“至尊已朝讫，嫔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儿，随陛下将东西，更复访谁！群臣莫敢应。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万岁！帝前入　，左右竞相排，　不得闭。康生夺难当千牛刀，斫直后元思辅，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阶下。康生乘酒势将出处分，为义所执，锁于门下。光禄勋贾粲绐太后曰：“侍官怀恐不安，陛下宜亲安慰。”太后信之，适下殿，粲即扶帝出东序，前御显阳殿，闭太后于宣光殿。至晚，义不出，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余人就康生所讯其事，处康生斩刑，难当绞刑。义与刚并在内，矫诏决之：康生如奏，难当恕死从流。难当哭辞父，康生

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时已昏暗，有司驱康生赴市，斩之；尚食典御奚混与康生同执刀入内，亦坐绞。难当以侯刚婿，得留百余日，竟流安州；久之，义使行台卢同就杀之。以刘腾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腾宅，参其颜色，然后赴省府，亦有终日不得见者。公私属请，唯视货多少，舟车之利，山泽之饶，所在榷固，刻剥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万计，逼夺邻舍以广其居，远近苦之。甲午（疑误），北魏孝明帝在西林园朝见胡太后，文武百官陪同，酒酣之时纷纷起舞，奚康生趁势表演力士舞，每到回旋、转身的时候，总是看着胡太后，举手、投足、瞪眼、点头，作捕杀的姿式，胡太后明白了他的用意却不敢说话。傍晚，胡太后想携同孝明帝一同住在宣光殿，侯刚说："皇上已经朝见完毕了，他的嫔妃住在南宫，没必要留宿在这里！"。奚康生说："皇上是太后陛下的儿子，随太后之意领往哪里，还用问别人吗！"。众大臣们都不敢说话。胡太后自己站起来扶着孝明帝的手臂下堂而去。奚康生大声呼喊，高唱万岁！孝明帝前头进入殿门，手下人互相拥推着，门关不上。奚康生夺过奚难当的千牛刀，砍杀了值后元思辅，才安定了局面。孝明帝在宣光殿上升殿，手下的侍臣都站立在西边台阶下。奚康生借着酒劲想要出来安排布置一番，却被元义抓住，锁在门下。光禄勋贾粲欺骗胡太后说："侍官们心里惶恐不安，陛下应当亲自去安慰他们。"胡太后相信了他的话，刚走下殿来，贾粲便扶着孝明帝走出东门，往前住到了显阳殿，而把胡太后关在宣光殿内。到了晚上，元义还没有出宫，命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多个人到奚康生被押的地方审问他，判处奚康生斩刑，奚难当绞刑。元义和侯刚都在内宫，伪造孝明帝命令判决了这个案子，同意判处奚康生斩刑，饶恕奚难当不死，改为流放。奚难当哭着去向父亲告别，奚康生却慷慨激昂，毫不悲伤，说道："我不后

京兆王继自以父子权位太盛，固请以司徒让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崔光。夏，四月，庚子，以继为太保，侍中如故，继固辞，不许。壬寅，以崔光为司徒，侍中、祭酒、著作如故。

京兆王元继自认为他们父子的权职太大了，坚决请求把司徒的职位让给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崔光。夏季，四月庚子（初三），朝廷任命元继为太保，保留侍中的职务，元继坚决推辞，但是孝明帝不肯批

准。壬寅（初七），任命崔光为司徒，侍中、祭酒、著作等旧职不变。

[9]魏牒云具仁至柔然，婆罗门殊骄慢，无逊避心，责具仁礼敬；具仁不屈，婆罗门乃遣大臣丘升头等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还镇，具道其状，阿那瓌惧，不敢进，上表请还洛阳。

[9]北魏的牒云具仁来到柔然国，婆罗门非常傲慢，没有谦逊礼让的意思，却让牒云具仁对他行礼。牒云具仁不肯屈从，婆罗门才派大臣丘升头等人率领二千人随牒云具仁一同去迎接阿那瓌。五月，牒云具仁回到怀朔镇，把这种情况都作了汇报，阿那瓌很害怕，不敢前去，上表给孝明帝请求回到洛阳。

[10]辛巳，魏南荆州刺史恒叔兴据所部来降。

[10]辛巳（十四日），北魏南荆州刺史恒叔兴率领部将投降了梁朝。

六月，丁卯，义州刺史文僧明、边城太守田守德拥所部降魏，皆蛮酋也。魏以僧明为西豫州刺史，守德为义州刺史。

六月丁卯（初一），义州刺史文僧明、边城太守田守德率领部属投降了北魏，这二人都是蛮族首领。北魏任命文僧明为西豫州刺史，田守德为义州刺史。

[11]癸卯，琬琰殿火，延烧后宫三千间。

[11]癸卯（疑误），梁朝琬琰殿失火，火势漫延，烧毁后宫三千间。

[12]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邃为信武将军，假节，督众军讨义州，破魏义州刺史封寿于檀公岘，遂围其城；寿请降，复取义州。魏以尚书左丞张普惠为行台，将兵救之，不及。

[12]秋季，七月丁酉（初一），梁朝任命大匠卿裴邃为信武将军，授予他符节，让他督率众军去讨伐义州，首战告捷，在檀公岘打败了北魏义州刺史封寿，进而围攻其城。封寿请求投降，于是又夺取了义州。北魏委任尚书左丞张崐普惠为行台，率兵来救援，但是没有来得及。

以裴邃为豫州刺史，镇合肥。邃欲袭寿阳，阴结寿阳民李瓜花等为内应。邃已勒兵为期日，恐魏觉之，先移扬州云：“魏始于马头置戍，

如闻复欲修白捺故城，若尔，便相侵逼，此亦须营欧阳，设交境之备。今板卒已集，唯听信还。”扬州刺史长孙稚谋于僚佐，皆曰：“此无修白捺之意，宜以实报之。”录事参军杨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胜；邃好狡数，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寤曰：“录事可亟作移报之。”侃报移曰：“彼之纂兵，想别有意，何为妄构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谓秦无人也。”邃得移，以为魏人已觉，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发，伏诛者十余家。稚，观之子；侃，播之子。

接着，又任命裴邃为豫州刺史，镇守合肥。裴邃想要袭击寿阳，便暗中结交了寿阳人李瓜花等人作为内应。裴邃布署好了军队并约定了时间，怕被北魏发觉，便先给北魏扬州方面送去一封书信，信中说：“魏国原来在马头设置防卫，现在听说又要修筑过去的白捺城，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你们要发起进攻，我们这边也需要修筑欧阳城，增设边境的守备，现在筑城的兵士已集中了，只等你们的回信了。”北魏扬州刺史长孙稚和他的幕僚们商议此事，大家都说：“我们这里没有修筑白捺城的意图，应当把实情告诉他们。”录事参军杨侃说：“白捺是个小城，本来不是什么险要之地；裴邃这人很狡诈，一贯老谋深算，现在集结、调动部队，恐怕有别的用意。”长孙稚顿时醒悟过来了，说：“录事应当马上写一篇檄文送给裴邃。”于是，杨侃在檄文中对裴邃说：“你们调集兵力，想是有其他用意，为什么反而胡说我们要修筑白捺城呢？古话说：‘他人有什么心思，我能猜测得出来’，不要以为我们这里没有能人。”裴邃收到檄文后，认为北魏已经发觉了他的用意，就遣散了他的军队。李瓜花等人因为错过了约定时间，就互相告发检举，有十多家被处死。长孙稚是长孙观的儿子，杨侃是杨播的儿子。

[13]初，高车王弥俄突死，其众悉归嚈哒；后数年，嚈哒遣弥俄突弟伊匐帅余众还国。伊匐击柔然可汗婆罗门，大破之，婆罗门帅十部落诣凉州，请降于魏。柔然余众数万相帅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称：“本国大乱，姓姓别居，迭相抄掠。当今北人鹄望待拯，乞依前恩，给臣精兵一万，送臣碛北，抚定荒民。”诏付中书门下博议，凉州刺史袁翻以为：“自国家都洛以来，蠕蠕、高车迭相吞噬，始则蠕蠕授首，既而高车被擒。今高车自奋于衰微之中，克雪仇耻，诚由种类繁多，终不能相灭。自二虏交斗，边境无尘，数十年矣，此中国之利也。今蠕蠕

两主相继归诚，虽戎锹禽兽，终无纯固之节，然存亡继绝，帝王本务。右弃而不受，则亏我大德；若纳而抚养，则损我资储；或全徒内地，则非直其情不愿，亦恐终为后患，刘、石是也。且蠕蠕尚存，则高车犹有内顾之忧，未暇窥窬上国；若其全灭，则高车跋扈之势，岂易可知！今蠕蠕虽乱而部落犹众，处处棋布，以望旧主，高车虽强，未能尽服也。愚谓蠕蠕二主并宜存之，居阿那瓌于东，处婆罗门于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属。阿那瓌所居非所经见，不敢臆度；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以处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车所居金山千余里，实北虏往来之冲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将，配以兵仗，监护婆罗门，因令屯田，以省转输之劳。其北则临大碛，野兽所聚，使蠕蠕射猎，彼此相资，足以自固。外以辅蠕蠕之微弱，内亦防高车之畔援，此安边保塞之长计也。若婆罗门能收离聚散，复兴其国者，渐令北转，徒度流沙，则是我之外藩，高车勍敌，西北之虞可以无虑。如其奸回反覆，不过为逋逃之寇，于我何损哉？”朝议是之。

[13]当初，高车王弥俄突死后，他的手下人都投靠了嚈哒国。几年以后，嚈哒派遣弥俄突的弟弟伊匐率领余部回国。伊匐攻打柔然可汗婆罗门，打败了婆罗门，婆罗门带领十个部落来到凉州，请求向北魏投降。柔然国剩余的几万人一起来迎接阿那瓌。阿那瓌给孝明帝上表说：“我国的内部大乱，各个部族都各据一方分开居住，交替着抢劫杀掠。现在北方人都举踵翘望陛下去拯救他们，乞求您照从前恩赐我那样，给我一万精锐兵力，送我到沙漠的北部，以便安抚战乱中的百姓。”孝明帝下令把这件事交给中书门下集体议定，凉州刺史袁翻认为：“自从我国定都洛阳以来，蠕蠕国和高车国反复相互吞并，开始是蠕蠕国失去了头领，接着高车王又被抓。现在高车国在衰败中奋起，力求报仇雪耻，婧　捎谥肿滩16.嗍舴痹樱　詈笠裁荒軟将敌国消灭。自从这两个敌虏之国相互交战以来，我们的边境尘土不起已经有几十年了，这是中原国家的益处。现在蠕蠕国的两个国王相继归顺我国，虽然戎狄之族野性难改，最后也不会有纯真坚固的节操，但是使危亡的国家幸存下去，使绝灭的种姓得以繁衍，是帝王之本务。如果对他们弃而不管，就会有损于我们的德行；如果收留并且抚养他们，就会损失我们的物资储备；如果把他们全部迁到内地，则不但他们不情愿，怕最终也会成为我们的祸患，晋代的刘渊、石勒之乱就是这样发生的。况且只要蠕蠕国还存在，那么高车国就还有内顾之忧，没功夫觊

觎我国；如果蠕蠕国全部灭亡，那么高车国的强霸之势，是难以预测的！现在蠕蠕国虽然大乱，但是部落还存在许多，到处都有，都盼望着过去的主人，高车国虽然强大，却没能全部征服他们。以我之愚见，应当让蠕蠕国的两个国主同时并存，让阿那瓌住在东部，让婆罗门住在西面，把那些降民分给他俩，使他们各有所属。阿那瓌居住的地方我不曾见过，不敢胡乱猜测；对于婆罗门，则请修筑西海旧城让他居住。西海城在酒泉的北部，距离高车国所居住的金山一千多里，实在是北虏来往的要塞之地，那里土地肥沃广阔，非常适宜于耕种。应当派遣一员良将，配备以兵力武器，既监护婆罗门，又顺便让他们去屯田，可以节省粮草运输的烦劳。西海之北就面临着大沙漠，是野兽聚集的地方，让蠕蠕们打猎，与守兵们互相资助，便足以做到坚守自固。对外可以辅助弱小的蠕蠕国，对内可以防御强横的高车国，这是安定边境保卫要塞的长久之计。如果婆罗门能收集起离散的百姓，复兴他的国家，就逐渐让他转向北部、迁移过沙漠，便可成为我国的外藩，高车国的强敌，于是西北一带的忧虑就可以解除了。如果他反叛了，则不过成为外逃的流寇，对我国有什么损害呢？”朝廷经过讨论同意了他的意见。

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诣怀朔镇请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雍等奏：“怀朔镇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请置阿那瓌于吐若奚泉，婆罗门于故西海郡，令各帅部落，收集离散。阿那环所居既在境外，宜少优遣，婆罗门不得比之。其婆罗门未降以前蠕蠕归化者，悉令州镇部送怀朔镇以付阿那瓌。”诏从之。

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来到怀朔镇请求救兵，并且迎接阿那瓌。俟匿伐是阿那瓌的哥哥。冬季，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元雍等人奏北魏孝明帝：“怀朔镇之北的吐若奚泉，原野平坦肥沃，请将阿那瓌安置在吐若奚泉，婆罗门安置在从前的西海郡，命令他们各自率领自己的部落，收集离散的百姓。既然阿那瓌的住地在境外，那么遣送他时便应当稍微优厚一点，婆罗门不可以和他相比。在婆罗门投降以前来投奔我国的蠕蠕人，都要让各州、镇集中送到怀朔镇来交给阿那瓌。”孝明帝下令批准了他们的上奏。

[14]十一月，癸丑，魏侍中、车骑大将军侯刚加仪同三司。

[14]十一月癸丑（十九日），北魏加封侍中、车骑大将军侯刚仪同三司。

[15]魏以东益、南秦氐皆反，庚辰，以秦州刺史河间王琛为行台以讨之。琛恃刘腾之势，贪暴无所畏忌，大为氐所败。中尉弹奏，会赦，除名，寻复王爵。

[15]北魏因为东益、南秦二州的氐人都反叛了，庚寅（疑误），任命秦州刺史、河间王元琛成立行台去讨伐。元琛倚仗刘腾的权势，贪婪残暴、肆无忌惮，被氐人打得大败。中尉弹奏了他，正赶上大赦，因此只被除名，但不久又恢复了王爵。

[16]魏以安西将军元洪超兼尚书行台，诣敦煌安置柔然婆罗门。

[16]北魏任命安西将军元洪超兼任尚书行台，到敦煌去安置柔然国的婆罗门。

三年（壬寅、522）

三年（壬寅，公元522年）

[1]春，正月，庚子，以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吴郡太守王3113为尚书左仆射。

[1]春季，正月庚子（初七），梁朝任命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吴郡太守王3113为尚书左仆射。

[2]辛亥，魏主耕藉田。

[2]辛亥（十八日），北魏孝明帝举行耕种籍田仪式。

[3]魏宋云与惠生自洛阳西行四千里，至赤岭，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期，岷至乾罗国而还。二月，达洛阳，得佛经一百七十部。

[3]北魏宋云和惠生从洛阳出发，西行四千里，到达赤岭，才出了北魏国境，继续西行两年以后，到达乾罗国后返回。于二月回到洛阳，得到一百七十部佛经。

[4]高车王伊匐遣使入贡于魏。夏，四月，庚辰，魏以伊匐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公、高车王。久之，伊匐与柔然战败，其弟越居杀伊匐自立。

[4]高车王伊匐派使节向北魏进贡。夏季，四月庚辰（十九日），北魏任命伊匐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公、高车王。很久以后，伊匐和柔然国交战失败，他的弟弟越居杀了伊匐自立为王。

[5]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5]五月壬辰朔（初一），发生日全食。

[6]癸巳，大赦。

[6]癸巳（初二），梁朝大赦天下。

[7]冬，十一月，甲午，领军将军始兴忠武王憺卒。

[7]冬季，十一月甲午（初六），梁朝领军将军始兴忠武王萧憺去世。

[8]乙巳，魏主祀圜丘。

[8]乙巳（十七日），北魏孝明帝在圜丘祭天。

[9]初，魏世祖以《玄始历》浸疏，命更造新历。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所上历，候验得失，合为一历，以壬子为元，应魏之水德，命曰《正光历》。丙午，初行《正光历》，大赦。

[9]当初，魏世祖认为《玄始历》渐渐不准确了，下令另制新的历法。到现在，著作郎崔光选取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所上呈的历法，经过验证得失，合并成一种历法，以壬子为起首，以便于与北魏以水德而王相应，命名为《正光历》，表秦朝廷。丙午（十八日），开始实行《正光历》，并大赦天下。

[10]十二月，乙酉，魏以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元钦为仪同三司，太保京兆王继为太傅，司徒崔光为太保。

[10]十二月乙酉（二十七日），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元钦为仪同三司，太保京兆王元继为太傅，司徒崔光为太保。

[11]初，太子统之未生也，上养临川王宏之子正德为子。正德少粗险，上即位，正德意望东宫。及太子统生，正德还本，赐爵西丰侯。正德快快不满意，常蓄异谋。是岁，正德自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顷之，亡奔魏，自称废太子避祸而来。魏尚书左仆射萧宝寅上表曰：“岂有伯为天子，父作扬州，充彼密亲，远投他国！不如杀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杀一小儿，称为己子，远营葬地；魏人不疑，明年，复自魏逃归。上泣而诲之，复其封爵。

[11]当初，太子萧统没有生下来的时候，梁武帝抚养了临川王萧宏之子萧正德为儿子。萧正德从小就很粗野阴险，梁武帝即位后，萧正

德一心想成为东宫太子。太子萧统出生之后，萧正德被交还父母，并被赏赐西丰侯的爵位。萧正德心中悢悢不平，一直藏有谋反之心。这一年，萧正德由黄门侍朗升为轻车将军，不久他逃奔北魏，自称是被废弃的太子前来避祸。北魏尚书左仆射萧宝寅上表朝廷说："伯父是皇帝，父亲是扬州刺史，而他却丢下亲人，远远地投到别的国家来，岂有此理！不如杀了他。"因此，北魏人便对萧正德非常不客气，于是萧正德就杀了一个小孩，声言是自己的孩子，远远地修建墓地。北魏人没有怀疑他。第二年，他又从北魏逃回国。梁武帝流着泪教诲他，恢复了他的爵位。

[12]柔然阿那瓌求粟为种，魏与之万石。

[12]柔然国的阿那瓌请求给他们谷子作种子，北魏给了一万石。

婆罗门帅部落叛魏，亡归嚈哒。魏以平西府长史代人费穆兼尚书右丞西北道行台，将兵讨之，柔然遁去。穆谓诸将曰："戎狄之性，见敌即走，乘虚复出，若不使之破胆，终恐疲于奔命。"乃简练精骑，伏于山谷，以步兵之羸者为外营，柔然果至，奋击，大破之，婆罗门为凉州军所擒，送洛阳。

婆罗门率领部落反叛北魏，逃奔嚈哒。北魏委派平西府长史代都人费穆兼任尚书右丞西北道行台，让他率兵前去讨伐婆罗门，柔然人逃跑了。费穆对众将领说："戎狄的本性是见敌就跑，乘虚又来，如果不吓破他们的胆子，恐怕最后会被他们折腾得疲于奔命。"于是他挑选精锐骑兵埋伏在山谷中，另派瘦弱的步兵在外扎营，柔然人果然来了，费穆率军猛烈进攻，打得柔然人一败崐涂地。婆罗门被梁州军队抓获，送到了洛阳。

四年（癸卯、523）

四年（癸卯，公元523年）

[1]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二月，乙亥，耕藉田。

[1]春季，正月辛卯（初四），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丙午（十九日），又在明堂祭祀。二月乙亥（十八日），耕种藉田。

[2]柔然大饥，阿那瓌帅其众入魏境，表求赈给。已亥，魏以尚书左丞元孚为行台尚书，持节抚谕柔然。孚，谭之孙也。将行，表陈便

宜，以为："蠕蠕久来强大，昔在代京，常为重备。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乱亡，稽首请服。朝廷鸠其散亡，礼送令返，宜因此时善思远策。昔汉宣之世，呼韩款塞，汉遣董忠、韩昌领边郡士马送出朔方，因留卫助。又，光武时亦使中郎将段彬置安集掾史，随单于所在，参察动静。今宜略依旧事，借其闲地，听其田牧，粗置官属，示相慰抚。严戒边兵，因令防察，使亲不至矫诈，疏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从。

[2]柔然国发生严重饥荒，阿那瓌率领部众进入北魏境内，上表请求赈济。己亥（疑误），北魏任命尚书左丞元孚为行台尚书，持符节去安抚柔然。元孚是元谭的孙子。临行时，元孚上表陈述了合理建议，他认为："蠕蠕国向来强大，从前在代京时，对他们经常设置重兵防卫。现在老天爷降福于大魏，让他们自己发生败乱，来叩头请求臣服。朝廷纠集起他们失散逃亡的人，礼送他们回国，应当趁这一时机好好地考虑一下长久的计策。从前汉宣帝时，呼韩邪表示忠诚，汉朝遣派董忠、韩昌带领边郡的兵马把他送出朔方城，并且留在那里保护、扶助他们。还有，汉光武帝时也派中郎将段彬设立安集掾史，跟随单于行动，观察他们的情况。现在应当大致按从前的办法去做，把闲置的土地借给他们，让他们去放牧，简单地设置官府，以表示对他们的关心爱护，同时在边境上严密布置兵力，以便防卫监视这些柔然人，使他们与我们亲近却不至于欺哄瞒骗我们，疏远却不允许到了反叛的地步，这才是上上之策。"但是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对策。

柔然俟匿伐入朝于魏。

柔然国的俟匿伐来北魏朝拜孝明帝。

[3]三月，魏司空刘腾卒。宦官为腾义息重服者四十余人，衰绖送葬者以百数，朝贵送葬者塞路满野。

[3]三月，北魏司空刘腾去世。宦官中刘腾的干儿子穿戴重丧服的有四十多人，送葬的数以百计，前来送葬的朝中权贵披麻挂孝，弃塞了道路和田野。

[4]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劳阿那瓌于柔玄、怀荒二镇之间。阿那瓌众号三十万，阴有异志，遂拘留孚，载以辒车。每集其众，坐孚东厢，称为行台，甚加礼敬。引兵而南，所过剽掠，至平城，乃听孚还。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书令李崇、左仆射元纂帅

骑十万击柔然。阿那瓌闻之，驱良民二千、公私马牛羊数十万北遁，崇追之三千余里，不及而还。

[4]夏季，四月，北魏元孚秉承朝廷之令持白虎幡在柔玄、怀荒二镇之间慰问阿那瓌。阿那瓌手下共有三十万人马，他暗中怀有反叛之意，于是就扣留了元孚，把他关在卧车之中。阿那瓌每次集合他的部下，都让元孚坐在车厢中，称他为行台，特别地表示尊敬。阿那瓌率兵向南开进，所过之处横加掠劫，到了平城，才允许元孚回去。有关部门上奏元孚有辱使命，令他将功抵罪。甲申（疑误），北魏派尚书令李崇、左仆射元纂统率十万骑兵攻打柔然。阿那瓌听到消息，抓走二千百姓，驱赶了公家和私人的几十万头马牛羊，向北方逃窜而去，李崇追赶了三千多里，没有追上，只好撤回。

纂使铠曹参军于谨帅骑二千追柔然，至郁对原，前后十七战，屡破之。谨，忠之从曾孙也，性深沈，有识量，涉猎经史。少时，屏居田里，不求仕进，或劝之仕，谨曰：“州郡之职，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须待时来。”纂闻其名而辟之。后帅轻骑出塞觇候，属铁勒数千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其众骑，使匿丛薄之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军众者。铁勒望见，虽疑有伏兵，自恃其众，进军逼谨。谨以常乘骏马，一紫一 ，铁勒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铁勒以为谨也，争逐之；谨帅余军击其追骑，铁勒遂走崐，谨因得入塞。

元纂派遣铠曹参军于谨率领二千多骑兵追击柔然人，来到郁对原，先后打了十七仗，屡屡破敌获胜。于谨是于忠的从曾孙，他性情深沉、有识见、有气量，广涉经典史传。少年时，他隐居在乡间，不求仕进，有人劝他入仕做官，他说：“州和郡的官职是从前的人所瞧不上的；朝廷宰辅的位置，必须等待时机来到才可以获得。”元纂听到他的名声就征召了他。后来他率领轻骑部队出塞侦察，忽然遇上了几千名敕勒骑兵，于谨因为寡不敌众，后退一定难以幸免，于是便分散手下的骑兵，让他们藏到树丛之间，又派人到山上去指挥，好象在部署军队一样。敕勒人看到后，虽然疑心有埋伏，但是倚仗人多，进兵逼近于谨。于谨常常骑一紫一黄两匹骏马，敕勒人都认识，他就让二人各骑一匹马冲出战阵，敕勒人以为是于谨，争着去追赶；于谨率领剩下的军队攻打追击的骑兵，敕勒人逃跑了，于谨才回到关内。

李崇长史钜鹿魏兰根说崇曰：“昔缘边初置诸镇，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来族类，各居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怒。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崇为之奏闻，事寝，不报。

李崇的长史钜鹿人魏兰根劝谏李崇说：“从前沿着边境刚开始设置各镇时，由于地广人稀，于是或者征调中原豪强的子弟，或者派遣宗室贵戚前去居住镇守，为朝廷分忧。后来，他们的后代被当地官吏们称为‘府户’，象对待奴隶那样役使他们，按年纪给他们婚配，以致于使他们失去上等人的身份，然而当地原来的门族，各个都荣华显赫，比较一下，他们理应对此愤怨不满。因此，应当把镇改成州，分别设置郡和县，凡是府户都释放为平民，在入仕和升迁方面都和从前一样，这样文武手段并用，威严、慈恩并施。如果这种策略实行了，国家几乎就可以解除北方的忧患了。”李崇替他上奏给孝明帝知道，但事情被搁置起来，没有回音。

[5]初，元义既幽胡太后，常入直于魏主所居殿侧，曲尽佞媚，帝由是宠信之。义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后。时出休于千秋门外，施木栏楯，使腹心防守以备窃发，士民求见者，遥对之而已。其始执政之时，矫情自饰，以谦勤接物，时事得失，颇以关怀。既得志，遂自骄慢，嗜酒好色，贪吝宝贿，与夺任情，纪纲坏乱。父京兆王继尤贪纵，与其妻子各受赂遗，请属有司，莫敢违者。乃至郡县小吏亦不得公选，牧、守、令、长率皆贪污之人。由是百姓困穷，人人思乱。

[5]当初，元义囚禁胡太后以后，常常入宫在孝明帝所住的殿堂旁边执勤，百般献媚，孝明帝因此开始宠信他。元义在宫禁中出入，常常让勇士手执兵器在他前后保护，有时出宫在千秋门外休息，就设置木栅栏，让心腹守护以便防备作乱，士人和百姓来求见他，只能离得远远地，不能近前。他开始掌管朝政的时候，还伪装粉饰自己，所以在待人接物方面，做出谦逊、殷勤的样子，对于时事得失也假作十分关心，等到得势以后，就开始傲慢无礼，嗜酒好色，贪图财宝贿赂，随心所欲地处置事情，破坏纲常法纪。他的父亲京兆王元继更加贪婪

放肆，和他的妻子儿女都接受贿赂和礼品，操纵有关部门，没有人敢抗拒。风气所及以至于连郡县的小官吏也不能公正任命，而牧、守、令、长等各级官吏全都是贪污受贿的人。因此百姓贫困窘迫，人人都想造反。

武卫将军于景，忠之弟也，谋废叉，叉黜为怀荒镇将。及柔然入寇，镇民请粮，景不肯给，镇民不胜忿，遂反，执景，杀之。未几，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反，杀镇将，改元真王，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拔陵引兵南侵，遣别帅卫可孤围武川镇，又攻怀朔镇。尖山贺拔度拔及其三子允、胜、岳皆有材勇，怀朔镇将杨钧擢度拔为统军，三子为军主以拒之。

武卫将军于景是于忠的弟弟，他策划罢免元义，被元义贬为怀荒镇将。等到柔然入侵扰乱，镇中百姓请求发粮，于景不肯给，百姓压不住心头之忿，就造了反，抓住了于景，杀了他。不久，沃野镇的平民破六韩拔陵聚众造返，杀了镇将，改年号为真王，各镇的汉族和夷族百姓纷纷前来响应，破六韩拔陵带兵向南进发，派偏将卫可孤包围了武川镇，又攻打怀朔镇。尖山人贺拔度拔和他的三个儿子贺拔允、贺岷拔胜、贺拔岳都有才干和勇气，怀朔镇将杨钧提拔贺拔度拔为统军，又提拔他的三个儿子为军主，让他们去抗击叛民。

[6]魏景明之初，世宗命宦者白整为高祖及文昭高后凿二佛龛于龙门山，皆高百尺。永平中，刘腾复为世宗凿一龛，至是二十四年，凡用十八万二千余工而未成。

[6]北魏景明初年，宣武帝命令宦官白整给孝文帝和文昭高后在龙门山凿两个佛龛，佛龛全都高达百尺。永平年间，刘腾又替宣武帝凿了一个佛龛，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一共用了十八万二千多个工，却还没有完成。

[7]秋，七月，辛亥，魏诏：“见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

[7]秋季，七月辛亥（二十七日），北魏孝明帝诏令；“现在在朝中的官员，按年龄到了七十岁应当退仕解职的人，可以付给他原来官职一半的俸禄，一直到他终年。”

[8]九月，魏诏侍中、太尉汝南王悦入居门下，与丞相高阳王雍参决尚书奏事。

[8]九月，北魏孝明帝诏令侍中、太尉汝南王元悦入居门下省，和丞相高阳王元雍一同参决尚书奏事。

[9]冬，十月，庚午，以中书监、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9]冬季，十月庚午（十七日），梁朝任命中书监、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并以中卫将军的身份开府仪同三司。

[10]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疾笃，魏主亲抚视之，拜其子励为齐州刺史，为之撤乐，罢游眺。丁酉，光卒，帝临，哭之恸，为减常膳。

[10]北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病重，孝明帝亲自去看望他，任命他的儿子崔励为齐州刺史，并为了他的病而取消音乐，停止游玩。丁酉（疑误），崔光去世，孝明帝临丧，悲痛地哭悼他，并且为此而减少自己正常的饮食。

光宽和乐善，终日怡怡，未尝忿恚。于忠、元义用事，以光旧德，皆尊敬之，事多咨诀，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时人比之张禹、胡广。

崔光宽厚和蔼，仁慈亲善，整天快乐平和，从不发怒生恨。于忠、元义专权，但是因为崔光德高望众，都尊敬他，凡事大多事先征求他的意见而后才做决定，但他并没能挽救裴植、郭祚和清河王元怿之死，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张禹、胡广。

光且死，荐都官尚书贾思伯为侍讲。帝从思伯受《春秋》，思伯虽贵，倾身下士。或问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骄？"思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时以为雅谈。

崔光将要去世时，推荐都官尚书贾思伯为侍讲。孝明帝跟从贾思伯学习《春秋》。贾思伯虽然地位尊贵，但常礼贤下士。有人问贾思伯说："您为什么能不骄傲呢？"贾思伯说："有了地位就骄傲，难道能保持长久吗！"当时的人把它传为佳话。

[11]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11]十一月，癸未朔（初一），发生日食。

[12]甲辰，尚书左仆射王3117卒。

[12]甲辰（二十二日），梁朝尚书左仆射王3117去世。

[13]梁初唯扬、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钱，交、广用金银，余州杂以谷帛交易。上乃铸五铢钱，肉好周郭皆备。别铸无肉郭者，谓之“女钱”。民间私用女钱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议尽罢铜钱。十二月，戊午，始铸铁钱。

[13]梁朝在开国之初，只有扬州、荆州、郢州、江州、湘州、梁州、益州七个州使用钱币，交州、广州使用金银，其他的州夹杂使用谷物、布帛进行交换。梁武帝就让铸造五铢钱，这种五铢钱的内郭、外郭以及周郭都齐备。又另外铸造了没有内郭的钱，称为“女钱”，民间私下里使用女钱进行交易，禁止不了，于是就商议全部废止使用铜钱。十二月戊午（初六），开始铸造铁钱。

[14]魏以汝南王悦为太保。

[14]北魏任命汝南王元悦为太保。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卷

梁纪六 高祖武皇帝六普通五年（甲辰、524）

梁纪六 梁武帝普通五年（甲辰，公元524年）

[1]春，正月，辛丑，魏主祀南郊。

[1]春季，正月辛丑（二十日），北魏孝明帝在南郊祭天。

[2]三月，魏以临淮王都督北讨诸军事，讨破六韩拔陵。

[2]三月，北魏委任临淮王元都督北讨诸军事，去讨伐破六韩拔陵。

夏，四月，高平镇民赫连恩等反，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攻高平镇以应拔陵。魏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走 。

夏季，四月，高平镇民赫连恩等人造反，推举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并攻打高平镇，以便响应破六韩拔陵。北魏将领卢祖迁击败了他们，胡琛北逃而去。

卫可孤攻怀朔镇经年，外援不至，杨钧使贺拔胜诣临淮王告急。胜募敢死少年十余骑，夜伺隙溃围出，贼骑追及之，胜曰："我贺拔破胡也"，贼不敢逼。胜见于云中，说之曰："怀朔被围，旦夕沦陷，大王今顿兵不进；怀朔若陷，则武川亦危，贼之锐气百倍，虽有良、平，不能为大王计矣。"许为出师。胜还，复突围而入。钧复遣胜出觇武川，武川已陷。胜驰还，怀朔亦溃，胜父子俱为可孤所虏。

卫可孤攻打怀朔镇整整一年了，外面援军不到，杨钧指派贺拔胜到临淮王元那里去告急。贺拔胜招募了十余名不怕死的少年骑兵，在夜间瞅空子突围而出，卫可孤的骑兵追上了他们，贺拔胜喊道："我是贺拔破胡。"追兵们便吓得不敢逼近了。贺拔胜在云中见到了元，向他游说道："怀朔被围，沦陷于敌就在眼前，大王现在却按兵不动。怀朔如果陷于放手，那么武川也将告危，那时贼寇的锐气将百倍增加，即使有张良、陈平在，也无法为大王您计议了。"元答应出兵援救怀朔。贺拔胜返回，又突围而入城。杨钧又派遣贺拔胜出城去侦察武川的情况，去之后，武川已经失陷。贺拔胜快马驰还，很快怀朔也被攻破，贺拔胜父子俱被卫可孤俘虏。

五月，临淮王与破六韩拔陵战于五原，兵败，坐削除官爵。安北将军陇西李叔仁又败于白道，贼势日盛。

五月，临淮王元同破六韩拔陵在五原交战，战败，元因而获罪被削除官爵。安兆将军陇西人李叔仁也在白道战败，因此贼兵的势力日益强盛了。

魏主引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于显阳殿，问之曰："今寇连恒、朔，逼近金陵，计将安出？"吏部尚书元义请遣重臣督军镇恒、朔以捍寇，帝曰："去岁阿那叛乱，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镇为州，朕以旧章难革，不从其请。寻崇此表，开镇户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难追，聊复略论耳。然崇贵戚重望，器识英敏，意欲遣崇行，何如？"仆射萧宝寅等皆曰："如此，实合群望。"崇曰："臣以六镇遐僻，密迩寇戎，欲以慰悦彼心，岂敢导之为乱！臣罪当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报恩改过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军旅，愿更择贤材。"帝不许。义，天赐之子也。

北魏孝明帝把朝廷中的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等大臣召到显阳殿，问他们："如今恒、朔之地贼寇蜂起，逼近祖先陵墓金陵，怎么办？"吏部尚书元义请求派遣朝廷重臣督领军队镇守恒、朔，以抵御贼寇，孝明帝说："去年阿那叛乱，派遣李崇北征，李崇上表请求改镇为州，联因为旧的章程难以变更，便没有听从他的请求。思量李崇这个上表，开启了镇上人家的非份之想，以致有今日之患。但是过去的事情难以挽回，这里只是顺便说一下罢了。然而李崇是皇亲贵戚，名望甚重，气量大，识见远，英武机敏，我想派他前去，你们看如何呢？"仆射萧宝寅等都说："这样决定，非常符合众人之心。"李崇说："我考虑到六镇地处偏远，贼寇密布，提出改镇为州是为了安慰取悦当地人之心，岂敢引导他们作乱呢？我罪该万死，陛下仁慈而赦免了我，如今更要派我北行，这对我正是一个报恩改过的机会。但是我年已七十，加之疲病在身，不堪于军旅之事了。希望能另外选择优秀人材。"孝明帝没有答应。元义是元天赐的儿子。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销祸于未萌，制胜于无形。魏肃宗既不能用，及乱生之后，曾无愧谢之言，乃更以为崇罪，彼不明之君，乌可与谋哉！《诗》云："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谓矣。臣司马光曰：李崇的上表，是为了消除祸乱于未发

之时，制敌取胜于无形之中。魏孝明帝既不能采纳他的建议，到祸乱产生之后，不但没有半点愧谢之言，反而更把这认为是李崇的罪过，那个不明智的君主，怎么可以同他谋事呢！《诗经》云：“听到美言便应对，闻诵诗书则陶醉，良善之言不采用，反责我等行逆罪。”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3]壬申，加崇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北讨大都督，命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阳王深皆受崇节度。深，嘉之子也。

[3]壬申（二十三日），北魏委任李崇为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北讨大都督，命令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阳王元深一并接受李崇指挥调遣。元深是元嘉的儿子。

[4]六月，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讨诸军事以伐魏。

[4]六月，梁朝委任豫州刺史裴邃负责征讨诸军事，去讨伐北魏。

[5]魏自破六韩拔陵之反，二夏、豳、凉，寇盗蜂起。秦州刺史李彦，政刑残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内薛珍等聚党突入州门，擒彦，杀之，推其党莫折大提为帅，大提自称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讨之。

[5]北魏自从破六韩拔陵造反以来，二夏、豳、凉等地寇盗蜂起。秦州刺史李彦施政严苛，刑罚残酷，无人不怨。这月，城内薛珍等人结伙闯入州府门，抓住了薛彦，杀了他，推举同党莫折大提为元帅，莫折大提自称为秦王。北魏派遣雍州刺史元志去讨伐。

初，南秦州豪右杨松柏兄弟，数为寇盗，刺史博陵崔游诱之使降，引为主簿，接以辞色，使说下群氐，既而因宴会尽收斩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惧。游闻李彦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攻游，杀之，以城应大提。大提遣其党卜胡袭高平，克之，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大提寻卒，子念生自称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起初，南秦州的豪强杨松柏兄弟几番为寇，刺史博陵人崔游引诱他投降，提他做了主簿，以亲近的言语和态度接待了他，让他去游说下面的氐族部落，事成之后借宴会之机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斩了，因此部下无不猜忌惧怕。崔游得知李彦的死讯之后，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想逃走，但没有得逞。城中百姓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人攻打崔游，杀了他，率全城百姓响应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派他的党徒卜胡

袭击高平，攻克该城，杀了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莫折大提很快便去世，他的儿子莫折念生自称为天子，设置百官，改年号为天建。

[6]丁酉，魏大赦。

[6]丁酉（十八日），北魏大赦天下。

[7]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书元义兼尚书仆射，为西道行台，帅诸将讨莫折念生。

[7]秋季，七月甲寅（初六），北魏委任吏部尚书元义兼尚书仆射，为西道行台，统率众将去讨伐莫折念生。

[8]崔暹违李崇节度，与破六韩拔陵战于白道，大败，单骑走还。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战，不能御，引还云中，与之相持。

[8]崔暹不服从李崇指挥，与破六韩拔陵在白道交战，一败涂地，单人匹马跑了回来。破六韩拔陵集中兵力攻打李崇，李崇全力迎战，但是抵挡不住，便带领部队回到云中，与破六韩拔陵相持。

广阳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边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废仕宦，乃更独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太和中，仆射李冲用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帝乡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本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同族留京师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即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边兵之格，镇人不听浮游在外，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乃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政以贿立，边人无不切齿。及阿那背恩纵掠，发奔命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遂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崇求改镇为州、抑亦先觉，朝廷未许。而高阙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杀之，遂相帅为乱，攻城掠地，所过夷灭，王师屡北，贼党日盛。此段之举，指望销平；而崔暹只轮不返，臣崇与臣逡巡复路，相与还次云中，将士之崐情莫不解体。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书奏，不省。

广阳王元深上奏孝明帝："先朝建都平城时，以北部边境为重，郑重挑选亲近贤能，挂帅但任镇将，并且配以高门子弟，让他们拼死防止边患，不但不影响他们的仕宦前途，反而更因此而独得提升，当时

的人们，都欣羡能去那里守边。太和年间，仆射李冲掌权，凉州的当地人全都免除服役，而平城的那些高门大姓，却仍然要去防守边关，如果不是得罪了当权者，谁也不愿意加入其列。这些人到了边关之后，受镇将驱使，只能担任虞侯或没有月俸的随从之类的卑下职务。一生之内，最高也只不过做到军主。然而他们同姓中留在京城的那些人却能做到上品显官，于是身在边镇的那些人便由于升迁之路与己隔绝，因而大量逃散。于是，朝廷制定了严厉的边兵制度，规定不允许边镇上的人浮游在外，于是少年人不能从师学习，成年人不能出外游宦，只有这些人不被当做人看待，说起来便让人心酸落泪！自从迁都洛阳以来，边防职任更加被看得轻了，只有那些长期不能升迁的庸碌之才，才出任镇将，这些人互相仿效，一心为自己聚敛财物，而无心于本职之事。或者各地方的奸吏，因犯罪而发配边关，这些人在背后为镇将尽出坏主意，贪脏枉法，以致贿赂成风，取代了正常的制度，边民们对此无不切齿。到阿那背弃朝廷之恩，纵掠反叛而去，朝廷发兵长途追击。十五万大军越过沙漠，但不到几天功夫就返回来了，不能除尽反贼，边民见到这样的援军，于是便打心眼中瞧不起中原之国。尚书令李崇请求改镇为州，或许也是先觉察到了这一点，但是朝廷没有准许他的请求。高阙戍的主将管制下属严酷，上下失和，破六韩拔陵杀了他，于是结伙叛乱，攻城掠地，所过之处夷灭无遗。朝廷军队屡屡败北，贼党气焰日益嚣张。这一段时间里的举动，指望能铲平叛乱，早获安定；但是崔暹全军覆没，李崇与我徘徊难进，只好一起顺原路回到云中，将士们的情绪一落千丈，无心再战。现在的忧虑，不仅西北方面，恐怕各镇很快也会如此，天下之事，哪能容易地估量透呢！”元深的上书奏呈上去后，孝明帝没有亲自省阅。

诏征崔暹系廷尉；暹以女妓、田园赂元义，卒得不坐。

孝明帝诏令召崔暹进朝，由廷尉问罪，但是崔暹用女妓、田产庄园贿赂元义，最后竟没有治罪。

[9]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杨伯年攻仇鸠、河池二戍，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军伊祥等击破之，斩首千余级。东益州本氐王杨绍先之国，将佐皆以城民劲勇，二秦反者皆其族类，请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数经行阵，抚之足以为用，急之则腹背为患。”乃悉召城

民，慰谕之，既而渐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诸郡，内外相顾，卒无叛者。子建，兰根之族兄也。

[9]丁丑（二十九日），莫折念生派遣他属下的都督杨伯年攻打仇鸠、河池两个寨堡，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将军伊祥等人击败了杨伯年，斩首一千多人。东益州本来是氐王杨绍先的封国，将佐们都因为州城中的民众勇悍不驯，南秦州和秦州的反叛者都是杨绍先的同族之人，于是请求要先没收城里人手中的兵器械仗，魏子建说："城中民众数次经历打仗之事，安抚好他们便可为我所用，逼的太急了则会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于是把城中民众都召集起来，安抚晓谕他们，然后逐渐把他们父子兄弟分派到外地各郡去戍守，这样内外相顾，到底也没有出现反叛者。魏子建是魏兰根的族兄。

[10]魏凉州幢帅于菩提等执刺史宋颖，据州反。

[10]北魏凉州幢帅于菩提等人拘押了刺史宗颖，占据凉州而反。

[11]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俊拔魏童城。

[11]八月庚寅（十二日），梁朝徐州刺史成景俊攻拔北魏的童城。

[12]魏员外散骑侍郎李苗上书曰："凡食少兵精，利于速战；粮多卒众，事宜持久。今陇贼猖狂，非有素蓄，虽据两城，本无德义，其势在于疾攻，日有降纳，迟则人情离沮，坐待崩溃。夫飚至风举，逆者求万一之功；高壁深垒，王师肯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晓兵，奔利不相待，逃难不相顾，将无法令，士非教习，不思长久之计，各有轻敌之心。如令陇东不守，军败散，则两秦遂强，三辅危弱，国之右臂于斯废矣。宜敕大将坚壁勿战，别命偏裨帅精兵数千出麦积崖以袭其后，则、陇之下，群妖自散。"

[12]北魏员外散骑侍朗李苗上书说："粮少兵精，利于速战速决；粮多兵众，利于打持久之战。当今陇地贼寇猖狂，但是这些贼寇没有多少粮资储备崐，虽然占据了两座城，但本来没有德义，所以其势在于急攻，以使每日都有所降纳，迟缓了则会使人心离散，情绪颓丧，从而坐待崩溃。飚至风举，逆反者求的是万一之功；高壁深垒，王师有全制之策。但是天下长久安泰，人们已经不知晓行伍征战了，都变得追逐利益唯恐落后，逃灾避难互不相顾，将帅没有法令，士兵不演习操练，人人不思长远之计，个个都有轻敌之心。如果使陇东失守，地元志的军队败溃，秦州和南秦州莫折念生及张长命等反贼的势力便

可强大，那么长安附近顿时就会变得危而又弱，作为国家的右臂于是便废了。应该旨令主将坚壁而守，不要出战，另外命令副帅偏将率领兵数千名出麦积崖从背后袭击叛贼，如此则、陇之地，群妖自散。”

魏以苗为统军，与别将淳于诞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阳王天生将兵下陇。甲午，都督元志与战于陇口，志兵败，弃众东保岐州。

北魏任命李苗为统军，让他同别将淳于诞分别从梁州、益州出发去征讨 叛贼，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莫折念生便派遣他的弟弟高阳王莫折天生率兵前来陇地。甲午（十六日），都督元志与莫折天生在陇口交战，元志兵败，丢下部众跑到东边的岐州自守。

[13]东西部敕勒皆叛魏，附于破六韩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广阳王深之言。丙申，下诏："诸州镇军贯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改镇为州，以怀朔镇为朔州，更命朔州曰云州。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时六镇已尽叛，道元不果行。

[13]东部和西部的敕勒人都反叛了北魏，投附于破六韩拔陵，北魏孝明帝这才开始想到了李崇和广阳王元深曾经说过的话。丙申（十八日），孝明帝诏令："各州镇在册的军人中凡不是因犯罪而被流放服役的，全都免为平民。"改镇为州，以怀朔镇为朔州，又改名朔州为云州。派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让他去安抚宣慰六镇。当时六镇已经全部反叛，郦道元没有成行。

先是，代人迁洛者，多为选部所抑，不得仕进。及六镇叛，元义乃用代来人为传诏以慰悦之。廷尉评代人山伟奏记，称义德美，叉擢伟为尚书二千石郎。

先前，从代京迁到洛阳的那些人，大多被吏部所压制，不能作官。到六镇反叛之时，元义才使用从代京迁来的人担任传诏，以便安慰、取悦他们。廷尉评代京人山伟在奏记中称颂元义道德高尚，元义便晋升山伟为尚书二千石郎。

[14]秀容人乞伏莫于聚众攻郡，杀太守；丁酉，南秀容牧子万于乞真杀太仆卿陆延，秀容酋长尔朱荣讨平之。荣，羽健之玄孙也。其祖代勤，尝出猎，部民射虎，误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复推问，所部莫不感悦。官至肆州刺史，赐爵梁郡公，年九十余而卒；子新兴立。新兴时，畜牧尤蕃息，牛羊驼马，色别为群，弥漫川谷，不可胜数。魏

每出师，新兴辄献马及资粮以助军，高祖嘉之。新兴老，请传爵于子荣，魏朝许之。荣神机明决，御众严整。时四方兵起，荣阴有大志，散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及五原段荣、太安窦泰皆往依之。显度，显智之兄也。

[14]秀容人乞伏莫于聚众攻打郡城，杀了太守。丁酉（十九日），南秀容的放牧人万于乞真杀了太仆卿陆延，秀容的酋长尔朱荣讨伐平定了这场叛乱。尔朱荣是尔朱羽健的玄孙。尔朱荣的祖父尔朱代勤，一次出外打猎，他的部落中的一个成员射虎，误中了他的大腿，他把箭拔出来，没有问罪于该人，因此部落成员们莫不对他心悦诚服。尔朱代勤为官做到肆州刺史，受赐爵位梁郡公，活了九十多岁才去世。他的儿子尔朱新兴继承了爵位。尔朱新兴做酋长之时，畜牧业尤其兴旺，牛、羊、骆驼和马，以毛色分群，弥漫于川谷之中，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北魏每到出兵之时，尔朱新兴便献上马匹以及军资粮食等来帮助军队，孝文帝经常表彰他。尔朱新兴年老了，请求把爵位传给尔朱荣，北魏朝廷准许了。尔朱荣心机神妙，明察而有决断，管理部属特别严格。当时四方兵起，烽火遍地，尔朱荣心中暗藏大志，把自己的牲畜钱财散发众人，招募纠合骁勇之徒，结交招纳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以及五原人段荣、太安人窦泰等人都去依附了他。贾显度是贾显智的哥哥。

[15]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窦双攻魏盘头郡，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军窦念祖击破之。

[15]戊戌（二十日），莫折念生派遣都督窦双攻打北魏盘头郡，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遣将军窦念祖击败了窦双。[16]九月，戊申，成景俊拔魏睢陵。戊午，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围荆山。裴邃帅骑三千袭寿阳，壬戌夜，斩关而入，克其外郭。魏扬州刺史长孙稚御之，一日九战，后军蔡秀成失道不至，邃引兵还。别将击魏淮阳，魏使行台郦道元、都督河间王琛救寿阳，安乐王鉴救淮阳。鉴，诠之子也。

[16]九月戊申（初一），成景俊攻取了北魏的睢陵。戊午（十一日），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围困荆山。裴邃率领三千骑兵袭击寿阳，于壬戌（十五日）夜，攻破城门，攻克了寿阳外城。北魏扬州刺史长孙稚抗击裴邃，一天交战了九次，后军蔡秀成迷路而没有赶来，裴邃只好领兵撤返。梁朝派遣别将攻打北魏淮阳，北魏派遣行台郦道元、都

督河间王元琛去援救寿阳，派安乐王元鉴去援救淮阳。元鉴是元诠的儿子。

[17]魏西道行台元义得风疾，不能治军。壬申，魏以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帅诸将讨莫折念生。

[17]北魏西道行台元义得了风疾，不能指挥军队了。壬申（二十五日），北魏任命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令他统率众将去讨攻莫折念生。

宋颖密求救于吐谷浑王伏连筹，伏连筹自将救凉州，于菩提弃城走，追斩之。城民赵天安等复推宋颖为刺史。

宋颖秘密地向吐谷浑王伏连筹求救，伏连筹亲自率兵援救凉州，于菩提弃城逃跑，伏连筹追上斩了他。城中百姓赵天安等人又推举宋颖为刺史。

[18]河间王琛军至西硖石，解涡阳围，复荆山戍。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与战，为琛所败。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树攻魏建陵城，克之，辛巳，拔曲木；扫虏将军彭宝孙拔琅邪。

[18]河间王元琛率兵抵达西硖石，解了涡阳之围，收复了荆山戍。梁朝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与元琛交战，被元琛打败。冬季，十月戊寅（初一），裴邃、元树攻打北魏建陵城，攻克了该城。辛巳（初四），又攻下了曲木，扫虏将军彭宝孙攻取了琅邪。

[19]魏营州城民刘安定、就德兴执刺史李仲遵，据城反。城民王恶儿斩安定以降；德兴东走，自称燕王。

[19]北魏营州城的百姓刘安定、就德兴抓住了刺史李仲遵，占据州城而反。城中的百姓王恶儿斩了刘安定而投降，就德兴向东逃跑，自称燕王。

[20]胡琛遣其将宿勤明达寇豳、夏、北华三州，魏遣都督北海王颢帅诸将讨之。颢，详之子也。

[20]胡琛派遣手下将领宿勤明达侵扰豳、夏、北华三州，北魏派遣都督北海王元颢统率众将去讨伐。元颢是元详的儿子。

[21]甲申，彭宝孙拔檀丘。辛卯，裴邃拔狄城；丙申，又拔甓城，进屯黎浆。壬寅，魏东海太守韦敬欣以司吾城降。定远将军曹世宗拔曲阳；甲辰，又拔秦墟，魏守将多弃城走。

[21]甲申（初七），梁朝彭宝孙攻取了檀丘。辛卯（十四日），裴邃攻取了狄城；丙申（十九日），又攻取了甓城，进驻黎将。壬寅（二十五日），北魏东海太守韦敬欣献上司吾城投降。定远将军曹世宗攻取了曲阳；甲辰（二十七日），又攻下了秦墟，北魏的守将大多数弃城逃跑。

[22]魏使黄门侍郎卢同持节诣营州慰劳，就德兴降而复反。诏以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同屡为德兴所败而还。

[22]北魏派黄门侍郎卢同持符节去营州慰劳，就德兴投降后又反叛了。朝廷诏令任命卢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卢同屡次被就德兴打败而撤回。

[23]魏朔方胡反，围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尽，煮马皮而食之，众无贰心。子雍欲自出求粮，留其子延伯守统万，将佐皆曰："今四方离叛，粮尽援绝，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国恩，当毕命此城；但无食可守，故欲往东州，为诸君营数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帅羸弱诣东夏州运粮，延伯与将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数日，胡帅曹阿各拔邀击，擒之。子雍潜遣人赍书，敕城中努力固守。阖城忧惧，延伯谕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烂。但奉命守城，所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诸君幸得此心。"于是众感其义，莫不奋励。子雍虽被擒，胡人常以民礼事之，子雍为陈祸福，劝阿各拔降。会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帅其众随子雍降。子雍见行台北海王颢，具陈诸贼可灭之状，颢给子雍兵，令其先驱。时东夏州阖境皆反，所在屯结，子雍转斗岷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遂平东夏州，征税粟以馈统万，二夏由是获全。子雍，怀之子也。

[23]北魏朔方的胡人反叛，围攻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的粮食吃光了，就煮食马皮，众人都一心一德守城。源子雍想亲自出城求粮，留下他的儿子源延伯守统万城，将佐们都说："如今四方反叛，粮食耗尽，外援阻绝，不如你们父子都去。"源子雍流着眼泪说道："我家世世代代承受国恩，所以应拼死守住这座城。但是没有粮食，无法守城，所以想到东州去，为各位筹措几个月的食物，如果有幸能得到，就必定可以保住城。"于是便率领羸弱之卒去东夏州运粮，源延伯与众将佐们哭着为他送行。源子雍行走几日，遭到了胡人头领曹阿各拔的阻击，被曹阿各拔擒拿。源子雍暗中派人给统万城送信，命令城中军

民努力固守。全城军民得知源子雍被擒，非常忧惧，源延伯晓谕他们说："我父亲的生死吉凶还不可得知，我急得滚油浇心。但是我奉家父之命守城，责任重大，所以不敢因私损公而弃城不顾。请各位理解我的心情。"于是众人都被源延伯的节义所感动，无不奋发，立志守城。源子雍虽然被擒，但是胡人一直把他当州长官来看待，以下民之礼奉事他，他对胡人陈述了祸福利弊，劝曹阿各拔投降。恰巧曹阿各拔去世，他的弟弟曹桑生竟率领部众随源子雍投降了。源子雍去见行台北海王元颢，一一讲陈了各路反贼可以被歼灭的情状，元颢给了源子雍兵力，令他作为先锋。当时，东夏州全境俱反，到处贼寇聚集，源子雍转战而前，九十天之内，经历了几十场战役，终于平定了东夏州，于是征收税粟送往统万城，夏州、东夏州因此而得到保全。源子雍是源怀的儿子。

[24]魏广阳王深上言："今六镇尽叛，高车二部亦与之同，以此疲兵击之，必无胜理。不若选练精兵守恒州诸要，更为后图。"遂与李崇引兵还平城。崇谓诸将曰："云中者，白道之冲，贼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则并、肆危矣。当留一人镇之，谁可者？"众举费穆，崇乃请穆为朔州刺史。

[24]北魏广阳王元深上书说："如今六镇全都反叛了，高车二部的情况也与六镇相同，以这样的疲劳之兵攻打他们，必定没有取胜的道理。所以，不如挑选演练精兵把守恒州的各个要冲之地，再作以后的打算。"于是便与李崇领兵回到了平城。李崇对众将说："云中是白道的要冲，叛贼的咽喉要害，如果此地保不住，那么并州和肆州就危险了。所以，应当留下一个人镇守，谁来承当呢？"众人推举费穆，李崇便奏请任命费穆为朔州刺史。

[25]贺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纠合乡里豪杰，共袭卫可孤，杀之；度拔寻与铁勒战死。肱，逸豆归之玄孙也。

[25]贺拔度拔父子以及武川人宇文肱纠集乡里的豪杰，一同袭击卫可孤，杀了卫可孤；贺拔度拔不久又与敕勒交战而身亡。宇文肱是宇文逸豆归的玄孙。

李崇引国子博士祖莹为长史；广阳王深奏莹诈增首级，盗没军资，莹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征还。深专总军政。

李崇引荐国子博士祖莹为长史；广阳王元深弹劾祖莹谎报斩敌人数，侵吞军款，祖莹因而获罪被除名，李崇也被免去官职，削夺爵位而召回朝廷。于是，元深得以一人独揽军政大权。

[26]莫折天生进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执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杀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泾州，败光禄大夫薛峦于平凉东。峦，安都之孙也。

[26]莫折天生进攻北魏岐州，十一月戊申（初二），攻陷了该城，抓获都督元志以及刺史裴芬之，把他们送给莫折念生，莫折念生杀了他们。莫折念生又派卜胡等人入侵泾州，在平凉东边打败了光禄大夫薛峦。薛峦是薛安都的孙子。

[27]丙辰，彭宝孙拔魏东莞。壬戌，裴邃攻寿阳之安城，丙寅，马头、安城皆降。

[27]丙辰（初十），彭宝孙攻取了北魏的东莞。壬戌（十六日），裴邃攻打寿阳的安城，丙寅（二十日），马头和安城两处都投降了。

[28]高平人攻杀卜胡，共迎胡琛。

[28]高平人攻打并杀死了卜胡，一起迎接胡琛前来。

[29]魏以黄门侍郎杨昱兼侍中，持节监北海王颢军，以救豳州，豳州围解。蜀贼张映龙、姜神达攻雍州，雍州刺史元义请援，一日一夜，书移九通。都督李叔仁迟疑不赴，昱曰：“长安，关中基本，若长安不守，大军自然瓦散崐，留此何益？”遂与叔仁进击之，斩神达，余党散走。

[29]北魏任命黄门侍郎杨昱兼侍中，令他持符节监督北海王元颢的军队，去援救豳州，豳州之围因而被解除。迁到关中而居的蜀人张映龙、姜神达攻打雍州，雍州刺史元义请求援救，一天一夜之间，连派九人去送信，都督李叔仁迟疑不去救援，杨昱说：“长安是关中的根本所系，如果长安失守，则大军自然土崩瓦解，那么留在这里还有什么好处呢？”于是，便与李叔仁进攻张映龙和姜神达，斩子姜神达，余党们都跑散了。

[30]十二月，戊寅，魏荆山降。

[30]十二月戊寅（初二），北魏的荆山城投降。

[31]壬辰，魏以京兆王继为太师、大将军，都督西道诸军以讨莫折念生。

[31]壬辰（十六日），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太师、大将军，令他统率西路诸军讨伐莫折念生。

[32]乙巳，武勇将军李国兴攻魏平靖关，辛丑，信威长史杨乾攻武阳关，壬寅，攻岘关，皆克之。国兴进围郢州，魏郢州刺史裴询与蛮酋西郢州刺史田朴特相表里以拒之。围城近百日，魏援军至，国兴引还。询，骏之孙也。

[32]乙巳（二十九日），梁朝武勇将军李国兴攻打北魏的平靖关，辛丑（二十五日），信威长史杨乾攻打武阳关，壬寅（二十六日），又攻打岘关，都攻下来了。李国兴进军围攻郢州，北魏郢州刺史裴询与蛮族酋长西郢州刺史田朴特里外应合抵抗李国兴。郢州城被围困了将近一百天，北魏援军才到，李国兴领兵返回。裴询是裴骏的孙子 。

[33]魏汾州诸胡反；以章武王融为大都督，将兵讨之。

[33]北魏汾州的各部胡人反叛；朝廷委任章武王元融为大都督，率兵去讨伐。

[34]魏魏子建招谕南秦诸氐，稍稍降附，遂复六郡十二戍，斩韩祖香。魏以子建兼尚书，为行台，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诸州皆受节度。

[34]北魏魏子建宣谕招降南秦州各氐族部落，氐人稍微有所归附，于是便恢复了六郡十二戍，斩了韩祖香。北魏任命魏子建兼尚书，担任行台，刺史职务不变，梁、巴、二益、二秦各州都接受他的指挥调遣。

[35]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城民赵天安复执刺史以应之。

[35]莫折念生派兵攻打凉州，凉州城的百姓赵天安再次抓住了州刺史响应莫折念生。

[36]是岁，侍中、太子詹事周舍坐事免，散骑常侍钱唐朱异代掌机密，军旅谋议，方镇改易，朝议诏敕皆典之。异好文义，多艺能，精力敏赡，上以是任之。

[36]这一年，梁朝侍中、太子詹事周舍因事获罪而被免职，散骑常侍钱唐人朱异代替了周舍掌管朝廷机密大事，军事方面的出谋划策，

以及各州文武长官的任免和朝廷礼仪、诏令等事情也都由他掌管。朱异喜好文章、义理，多才多艺，思想敏捷而周密，梁武帝因此而信任他。

六年（乙巳、525）

六年（乙巳，公元525年）

[1]春，正月，丙午，雍州刺史晋安王纲遣安北长史柳浑破魏南乡郡；司马董当门破魏晋城，庚戌，又破马圈、阳二城。

[1]春季，正月丙午（初一），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派遣安北长史柳浑攻陷了北魏的南乡郡；派司马董当门攻陷了北魏的晋城，庚戌（初五），又攻陷了马圈、阳二城。

[2]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2]辛亥（初六），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3]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义，见义骄恣，恐祸及己，遂谋反。魏遣中书舍人张文伯至彭城，法僧谓曰："吾欲与汝去危就安，能从我乎？"文伯曰："我宁死见文陵松柏，安能去忠义而从叛逆乎！"法僧杀之。庚申，法僧杀行台高谅，称帝，改元天启，立诸子为王。魏发兵击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来降。

[3]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向来依附于元义，他见元义骄横纵恣，害怕祸及己身，于是便谋反。北魏派遣中书舍人张文伯到达彭城，元法僧对张文伯说："我想与你去危就安，你能从我吗？"张文伯回答说："我宁可死了去见孝崐文帝，怎么能离弃忠义而跟你一块叛逆呢！"元法僧便杀了他。庚申（十五日），元法僧杀了行台高谅，自己称帝，改年号为天启，立几个儿子为王。北魏发兵讨伐，元法僧便派他的儿子元景仲来梁朝投降。

安东长史元显和，丽之子也，举兵与法僧战；法僧擒之，执其手，命使共坐，显和不肯，曰："与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独不畏良史乎！"法僧犹欲慰谕之，显和曰："我宁死为忠鬼，不能生为叛臣。"乃杀之。

安东长史元显和是元丽的儿子，他起兵与元法僧交战。元法僧擒拿了元显和，拉着元显和的手，令他和自己一起就座，元显和不肯，说："我同您老人家都出身于皇室，但是你现在却据地而外叛，就不害

怕丑行记入史书吗？”元法僧还想要抚慰劝谕元显和，元显和说道：“我宁肯死而为忠义之鬼，不肯活着做叛逆之臣。”于是元法僧便杀了他。

上使散骑常侍朱异使于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为大都督，与将军义兴陈庆之、胡龙牙、成景俊等将兵应接。

梁武帝派散骑常侍朱异作为使者去见元法僧，又任命宣城太守元略为大都督，令元略与将军义兴人陈庆之、胡龙牙、成景俊等人率兵接应。

[4]莫折天生军于黑水，兵势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帅众五万讨之。延伯与行台萧宝寅军于马嵬。延伯素骁勇，宝寅趣之使战，延伯曰：“明晨为公参贼勇怯。”乃选精兵数千西渡黑水，整陈向天生营；宝寅军于水东，遥为继援。延伯直抵天生营下，扬威胁之，徐引兵还。天生见延伯众少，争开营逐之，其众多于延伯十倍，蹙延伯于水次，宝寅望之失色。延伯自为后殿，不与之战，使其众先渡，部伍严整，天生兵不敢击。须臾，渡毕，延伯徐渡，天生之众亦引还。宝寅喜曰：“崔君之勇，关、张不如。”延伯曰：“此贼非老奴敌也，明公但安坐，观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宝寅举军继其后。天生悉众逆战，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锋，将士尽锐竞进，大破之，俘斩十余万，追奔至小陇，岐、雍及陇东皆平。将士稽留采掠，天生遂塞陇道，由是诸军不能进。

[4]莫折天生驻军于黑水，兵势甚强。北魏任命岐州刺史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让他统率五万大军讨伐莫折天生。崔延伯同行台萧宝寅驻军在马嵬。崔延伯向来骁勇，萧宝寅催促他出战，崔延伯说：“明天早晨我为您去试探一下贼兵的士气如何。”于是挑选精兵数千名西渡黑水，阵容齐整地向莫折天生的军营进发；萧宝寅驻扎在黑水东边，远远地作为增援力量。崔延伯直抵莫折天生的营前，耀武扬威，对他们表示威胁，然后领兵徐徐返回。莫折天生的部下见崔延伯人马少，争相打开营门冲出来追赶崔延伯的人马，人数多出崔延伯的十倍，把崔延伯逼到了水边，萧宝寅望见这一情况不禁大惊失色。崔延伯亲自殿后，不与追兵交战，让自己的部下先渡河，队伍整齐不乱，莫折天生的兵不敢进击。不一会儿，队伍全部渡过了河，崔延伯方才慢慢渡河，莫折天生的部下也返回了。萧宝寅高兴地说：“崔君的

勇武，关羽、张飞也比不上。”崔延伯说：“这伙贼寇不是老夫我的敌手，明公您尽管安稳而坐，看老夫击败他们。”癸丑（初八），崔延伯统率兵马出发，萧宝寅领兵继后。莫折天生倾巢出动迎战，崔延伯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击败了敌军的前锋，将士们鼓足勇气，争先恐后地冲向敌军，杀得敌兵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共俘虏、斩首敌军十多万，并且一直追击到小陇，于是岐、雍以及陇东都平定了。将士们因大事抢掠而逗留不进，以致使莫折天生堵塞了陇道，于是各路军队无法再前进了。

宝寅破宛川，俘其民以为奴婢，以美女十人赏岐州刺史魏兰根，兰根辞曰：“此县介于强寇，不能自立，故附从以救死。官军之至，宜矜而抚之，奈何助贼为虐，翦以为贱役乎！”悉求其父兄而归之。

萧宝寅攻占了宛川，俘获该地之民为奴婢，并把十个美女赏给岐州刺史魏兰根，魏兰根推辞不受，说：“这个县处在贼寇之间，无法自立，所以百姓们不得不依附贼寇以便活命。官军到来之后，应该怜悯而安抚百姓，为什么反而助贼为虐，把百姓都抓去做奴婢呢？”因此便把被俘的父老乡亲全要回来，放他们回家了。

[5]乙巳，裴邃拔魏新蔡郡，诏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渊藻将众前驱，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综与诸将继进。癸酉，裴邃拔郑城，汝、颍之间，所在响应。

[5]乙巳（疑误），裴邃攻占了北魏的新蔡郡，梁武帝诏令侍中、领军将 军西昌侯萧渊藻率领部队先驱而行，南兖州刺史豫章王萧综与众将后继而进。崐癸酉（二十八日），裴邃攻占了郑城，汝、颍一带，纷纷响应。

魏河间王琛等惮邃威名，军于城父，累月不进，魏朝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节、赍斋库刀以趣之。孝芬，挺之子也。琛至寿阳，欲出兵决战。长孙稚以为久雨未可出，琛不听，引兵五万出城击邃。邃为四甄以待之，使直将军李祖怜先挑战而伪退；稚、琛悉众追之，四甄竞发，魏师大败，斩首万余级。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闭门自固，不敢复出。

北魏河间王元琛等人慑于裴邃的威名，驻扎在城父，几个月不前进，北魏朝廷派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符节并带着千牛刀前去城父，催促元琛等人进兵，贻误军机就斩首。崔孝芬是崔挺的儿子。元琛到了

寿阳，想出兵决战。长孙稚认为久雨不晴不可以出兵，元琛不听建议，率领五万兵士出城攻打裴邃。裴邃列出四个长阵等待元琛的军队前来，并指派直将军李祖怜先去挑战，然后伪装败退；长孙稚和元琛出动全军追击李祖怜，裴邃的四个长阵争相行动，北魏军队一败涂地，一万多人被斩首。元琛逃跑进城，长孙稚领兵殿后，入城后便关门固守，再也不敢出来了。

魏安乐王鉴将兵讨元法僧，击元略于彭城南，略大败，与数十骑走入城。鉴不设备，法僧出击，大破之，鉴单骑奔归。将军王希聃拔魏南阳平，执太守薛昙尚。昙尚，虎子之子也。甲戌，以法僧为司空，封始安郡公。

北魏安乐王元鉴率兵讨伐元法僧，在彭城南边攻击元略，元略大败，与几十名骑兵逃入城中。元鉴不加设防，元法僧出城攻击，大败元鉴，元鉴单人匹马逃跑回去了。梁朝将军王希聃攻取了北魏的南阳平，抓获了太守薛昙尚。薛昙尚是薛虎子的儿子。甲戌（二十九日），梁朝任命元法僧为司空，并封为始安郡公。

魏以安丰延明为东道行台，临淮王彧为都督，以击彭城。

北魏任命安丰王元延明为东道行台，临淮王元为都督，让他们去攻打彭城。

[6]魏以京兆王继为太尉。

[6]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太尉。

二月，乙未，赵景悦拔魏龙亢

二月乙未（二十日），赵景悦攻占了北魏的龙亢。

[7]初，魏刘腾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卫微缓。元义亦自宽，时出游于外，留连不返，其所亲谏，义不纳；太后察知之。去秋，太后对帝谓群臣曰：“今隔绝我母子，不听往来，复何用我为！我当出家，修道于嵩山闲居寺耳。”因自欲下发；帝及群臣叩头泣涕，殷勤苦请，太后声色愈厉。帝乃宿于嘉福殿，积数日，遂与太后密谋黜义。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来显阳之言，皆以告义；又对义流涕，叙太后欲出家，忧怖之心日有数四。义殊不以为疑，乃劝帝从太后所欲。于是太后数御显阳殿，二宫无复禁碍。义举元法僧为徐州，法僧反，太后数以为言，义深愧悔。

[7]早先之时，北魏的刘腾死了之后，胡太后以及北魏孝明帝身边的监视稍微有所松缓。元义也觉得宽心了不少，便时常出外游玩，留连而不返，他的亲信多次劝谏，但他根本不听；胡太后察知了这一情况。去年秋天，胡太后当着孝明帝问众臣子们说："现在把我们母子隔绝开来，不允许我们互相往来，那么我还有什么用处呢！我应当去出家，去嵩山闲居寺修行当尼姑。"因此自己便要剃发，孝明帝以及群臣们磕头流泪，哀哀苦求，胡太后言语表情却更加严厉了，执意要出家做尼姑，不肯改变主意。于是孝明帝便住在了嘉福殿，一连住了好几天，同胡太后一起密谋要贬黜元义。然而，孝明帝故深匿形迹，没有行动，胡太后也做出特别忿恨的样子，孝明帝便把胡太后想常来显阳殿见自己的话全告诉了元义；孝明帝还流着泪水对元议讲叙了胡太后想出家当尼姑一事，并特意表现出担忧害怕的样子，一天之内便讲了四次。元义对此毫无所疑，便劝孝明帝顺从胡太后的要求。于是胡太后数次住宿于显阳殿，两宫之间不再有什么禁限了。元义推荐元法僧出任徐州刺史，元法僧反叛，胡太后数次提到此事，元义因此而深自愧悔。

丞相高阳王雍，虽位居义上，而深畏惮之。会太后与帝游洛水，雍邀二宫幸其第。日晏，帝与太后至雍内室，从官皆不得入，遂相与定图义之计。于是太后谓义曰："元郎若忠于朝廷，无反心，何故不去领军，以余官辅政！"义甚惧，免冠求解领军。乃以义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崐领左右。

丞相高阳王元雍，虽然位居元义之上，然而却特别惧怕元义。正好胡太后与孝明帝到洛水游玩，元雍便邀请他们临幸自己府上。日落之时，孝明帝与胡太后进入元雍的内室，随从的官员们都不许进去，于是便一起制定了收拾元义的计谋。因此，胡太后对元义说："元郎如果忠于朝廷，没有反心的话，为什么不辞去领军之职，只担任其余的官职来辅政呢！"元义听了特别害怕，摘下帽子请求解除自己的领军一职。于是，朝廷便任命元义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

[8]戊戌，魏大赦。

[8]戊戌（二十三日），北魏大赦天下。

[9]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杨等攻仇池郡，行台魏子建击破之。

[9]壬辰（十七日），莫折念生派遣都督杨等人去攻打仇池郡，行台魏子建击败了他。

[10]三月，己酉，上幸白下城，履行六军顿所。乙丑，命豫章王综权顿彭城，总督众军，并摄徐州府事。己巳，以元法僧之子景隆为衡州刺史，景仲为广州刺史。上召法僧及元略还建康，法僧驱彭城吏民万余人南渡。法僧至建康，上宠待甚厚；元略恶其为人，与之言，未尝笑。

[10]三月己酉（初五），梁武帝临幸白下城，步行视察了六军的驻守之地。乙丑（二十一日），梁武帝命令豫章王萧综临时驻扎彭城，总督各路军队，并且兼管徐州府事。己巳（二十五日），梁朝任命元法僧的儿子元景隆为衡州刺史，元景仲为广州策史。梁武帝召元法僧及元略回建康，元法僧驱赶彭城的官员和百姓一万多人南渡。元法僧到了建康，梁武帝特别宠待他；元略厌恶元法僧的为人，与他说话时，从来没有笑过。

[11]魏诏京兆王继班师。

[11]北魏诏令京兆王元继班师回朝。

[12]北凉州刺史锡休儒等自魏兴侵魏梁州，攻直城。魏梁州刺史傅竖眼遣其子敬绍击之，休儒等败还。

[12]北凉州刺史锡休儒等人从魏兴出发入侵北魏梁州，攻打直城。北魏梁州刺史傅竖眼派自己的儿子傅敬绍攻击他们，锡休儒等人败回。

[13]柔然王阿那为魏讨破六韩拔陵，魏遣牒云具仁赍杂物劳赐之。阿那勒众十万，自武川西向沃野，屡破拔陵兵。夏，四月，魏主复遣中书舍人冯俊劳赐阿那。阿那部落浸强，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

[13]柔然国王阿那替北魏征讨破六韩拔陵，北魏派遣牒云具仁送去各种物品慰劳赏赐他们。阿那率众十万，从武川出发，西进沃野，多次打败破六韩拔陵的军队。夏季，四月，北魏孝明帝又派遣中书舍人冯俊去慰劳赏赐阿那。阿那的部落渐渐强大了起来，便自称为敕连头兵豆伐可汗。

[14]魏元义虽解兵权，犹总任内外，殊不自意有废黜之理。胡太后意犹豫未决，侍中穆绍劝太后速去之。绍，亮之子也。潘嫔有宠于魏

主，宦官张景嵩说之云，“义欲害嫔”。嫔泣诉于帝曰：“义非独欲害妾，将不利于陛下。”帝信之，因义出宿，解义侍中。明旦，义将入宫，门者不纳。辛卯，太后复临朝摄政，下诏追削刘腾官爵，除义名为民。

[14]北魏元义虽然被解除了兵权，但还总管朝廷内外之事，所以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被废黜的可能。胡太后心里也犹豫不决，侍中穆绍劝说胡太后迅速除去元义。穆绍是穆亮的儿子。潘嫔有宠于孝明帝，宦官张景俊游说她，说：“元议要谋害您。”潘嫔也哭着向孝明帝诉说：“元义不仅仅要害我，而且还将对陛下使坏。”孝明帝相信了他们的话，便借元义出宫住宿之机，解除了他的侍中之职。第二天早晨，元义将要进宫。守门的没有让他进去。辛卯（十七日），胡太后再次临朝摄政。她下诏书追削去刘腾的官爵，把元义贬为平民。

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上书为清河王怿讼冤，乞诛元义等曰：“昔赵高柄秦，令关东鼎沸；今元义专魏，使四方云扰。开逆之端，起于宋维，成祸之末，良由刘腾，宜枭首官，斩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发刘腾之墓，露散其骨，籍家没赀，尽杀其养子。以子熙为中书舍人。子熙，麒麟之孙也。

清河国的郎中令韩子熙上书朝廷为清河王元怿鸣冤，请求诛死元义等人，上书中说道：“昔日赵高执掌秦国，使得关东民变汹涌；如今元义专权魏国，崐导致四方祸乱纷起。由宋维起，开启了逆乱之端，而最终演变成祸难则实由刘腾而致。应该将宋维斩首示众，将刘腾的坟墓掘开，鞭尸灭族，以向世人宣明他们的罪行。”胡太后命令人挖开了刘腾的坟墓，把他的尸骨抛散，没收了他的家财，将他的养子全部杀尽。胡太后任命韩子熙为中书舍人。韩子熙是韩麒麟的孙子。

初，宋维父弁常曰：“维性疏险，必败吾家。”李崇、郭祚、游肇亦曰：“伯绪凶疏，终倾宋氏，若得杀身，幸矣。”维阿附元义，超迁至洛州刺史，至是除名，寻赐死。

原先，宋维的父亲宋弁经常说：“宋维生性粗野险毒，一定会败坏我家。”李崇、郭祚、游肇也说：“宋伯绪凶狠粗暴，终究会颠倾宋家，如果能得到只有自己被杀的结局，则是万幸。”宋维阿腴投靠元义，被越级提升为洛阳刺史，到现在因元义倒台而被除名，很快又被赐死。

义之解领军也，太后以义党与尚强，未可猝制，乃以侯刚代义为领军以安其意。寻出刚为冀州刺史，加仪同三司，未至州，黜为征虏将军，卒于家。太后欲杀贾粲，以义党多，恐惊动内外，乃出粲为济州刺史，寻追杀之，籍没其家。唯义以妹夫，未忍行诛。

元义被解除领军职务之后，胡太后因为元义的党羽势力还很强大，不能立即制约住，便让侯刚代替元义担任领军，以便暂时稳住这些人。很快又让侯刚出任冀州刺史，并加仪同三司之号，但是侯刚还没有去冀州上任，又被降为征虏将军，死在家中。胡太后想杀贾粲，但考虑到元义的党徒众多，但心惊动朝廷内外，于是让贾粲出任济州刺史，不及又派人追上杀了他，他的家产、人口全部没收入官府。只有元义因为是胡太后的妹夫，便没有忍心杀掉他。

先是给事黄门侍郎元顺以刚直忤义意，出为齐州刺史；太后征还，为侍中。侍坐于太后，义妻在太后侧，顺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义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愤！"太后嘿然。顺，澄之子也。他日，太后从容谓侍臣曰："刘腾、元义昔尝邀朕求铁券，冀得不死，朕赖不与。"韩子熙曰："事关生杀，岂系铁券！且陛下昔虽不与，何解今日不杀！"太后怃然。未几，有告"义及弟瓜谋诱六镇降户反于定州，又招鲁阳诸蛮侵扰伊阙，欲为内应。"得其手书，太后犹未忍杀之。群臣固执不已，魏主亦以为言，太后乃从之，赐义及弟瓜死于家，犹赠义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江阳王继废于家，病卒。前幽州刺史卢同坐义党除名。

早先之时，给事黄门侍郎元顺因刚直不阿而逆犯了元义，元义便把他贬出朝廷，前去担任齐州刺史，胡太后召回了他，任命他为侍中。一次，元顺陪胡太后坐着，元义的妻子坐在太后一侧，元顺指着元义妻子说道："陛下为何因一个妹妹的原故，便不惩处元义的罪行，致使天下之人不能伸其冤愤！"说得胡太后哑口无言。元顺是元澄的儿子。有一天，胡太后从容地对侍臣们说："刘腾和元义过去曾经向我请求得到铁券，希望能获得任何时候都不被处以死罪的特权，但是朕横竖都没有给他们。"韩子熙说："事关生杀，难道决定于铁券！且陛下过去虽然没给他们铁券，不明白今日为何不杀掉他！"胡太后听后怅然不已。不久，有人上告："元义和弟弟元瓜密谋引诱六镇的降户在定州反叛，又招鲁阳的蛮族部落侵扰伊阙，他们则准备作内应。"得到了元义

的亲笔谋反信件，胡太后还不忍杀他。众臣们坚持要杀元义，孝明帝也说要杀元义，胡太后才听了众人的意见，令元义和弟弟元瓜在家中自尽，但是还赠于元义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之职。元义的父亲江阳王元继被罢黜在家，最后病死。前幽州刺史卢同因系元义同党而获罪，被除名。

太后颇事妆饰，数出游幸，元顺面谏曰："《礼》，妇人夫没自称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临天下，年垂不惑，修饰过甚，何以仪刑后世！"太后惭而还宫，召顺，责之曰："千里相征，岂欲众中见辱邪！"顺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

胡太后颇事妆饰打扮，数次出外游乐，元顺面谏她："《礼》中规定，妇人丈夫去世之后自称为未亡人，头上去掉珠玉之饰，穿的衣服上面不加色彩花样。陛下母临天下，年近四十，修饰打扮的太过分了，何以为后世作出榜样呢？"胡太后听了惭愧地回到宫中，召来元顺，斥责他说："我把你从千里之外征召回来，难道就是为了让你当着众人之面羞辱我吗？"元顺回答："陛下为什么不害怕天下人讥笑，而只为我的一句话感到羞耻呢？" 顺与穆绍同直，顺因醉入其寝所，绍拥被而起，正色让顺曰："身二十年侍中，与卿先君亟连职事，纵卿方进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谢事还家，诏谕久之，乃起。

元顺与穆绍同在宫中值宿，元顺因喝醉酒而进入穆绍的寝室，穆绍拥被而起，严厉地责斥元顺说："我做了二十年的侍中，与你的父亲屡次在一起共事，即使你刚刚得到重用，也不应该对我这么唐突呀！"于是便辞职回家，胡太后劝谕了他很长一阵子，他才重新回到宫中任职。

初，郑羲之兄孙俨司徒胡国珍行参军，私得幸于太后，人未之知。萧宝寅之西讨，以俨为开府属。太后再摄政，俨请奉使还朝，太后留之，拜谏议大夫、中书舍人，领尚食典御，昼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随之，俨见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书舍人乐安徐纥，粗有文学，先以谄事赵修，坐徙枹罕。后还，复除中书舍人，又谄事清河王怿；怿死，出为雁门太守。还洛，复谄事元义。义败，太后以纥为怿所厚，复召为中书舍人，纥又谄事郑俨 。俨以纥有智数，仗为谋主；纥以俨有内宠，倾身承接，共相表里，势倾内外，号为徐、郑。

当初，郑羲的哥哥的孙子郑俨但任司徒胡国珍的行参军，胡太后和他私通，但是外人都不知道。萧宝寅西征之时，任命郑俨为开府属。胡太后再次摄政之后，郑俨向萧宝寅请求奉命出使回朝，胡太后留下了他，委任他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并兼尚食典御，昼夜住在宫中；每到放假之日，郑俨回家，胡太后经常派遣宦官跟随着他，郑俨见到妻子，只能说一些家事而已。中书舍人乐安人徐纥，稍微有点文采，原先他靠谄媚追随赵修，受牵连而贬迁罕。后来回朝，重新任为中书舍人，又巴结投靠清河王元怿；元怿死后，他出任雁门太守。回到洛阳之后，他又讨好投身于元义。元义垮台之后，胡太后因为徐纥是元怿所厚待之人，又召任他为中书舍人，因此，徐纥又开始攀附郑俨。郑俨因为徐纥有智术，便依靠他为自己出谋划策；徐纥因为郑俨有胡太后之宠，便对郑俨曲身迎奉，两个相为表里，权倾朝野，人称为徐、郑。

俨累迁至中书令、车骑将军；纥累迁至给事黄门侍郎，仍领舍人，总摄中书、门下之事，军国诏令莫不由之。纥有机辩强力，终日治事，略无休息，不以为劳。时有急诏，令数吏执笔，或行或卧，人别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无经国大体，专好小数，见人矫为恭谨，远近辐凑附之。

郑俨升迁到中书令、车骑将军。徐纥升到给事黄门侍郎，仍兼舍人，总管中书省、门下省的事务，军政方面的诏书命令都由他负责。徐纥有机智，辩才好，精力旺盛，整日处理事务，很少休息，不感到劳累。在急于发出诏书之时，徐纥命令几个属吏执笔，自己一会儿在地上走动，一会儿卧在床上，分别对每人口述诏书内容，让他们记下，很快几篇诏书都写成了，而没有不合事理之处。但是，徐纥没有治理国家的大才，专门喜好小技，见到人则有意做出恭敬小心的样子，远近之人都投靠依附他。

给事黄门侍郎袁翻、李神轨皆领中书舍人，为太后所信任，时人云神轨亦得幸于太后，众莫能明也。神轨求婚于散骑常侍卢义僖，义僖不许。黄门侍郎王诵谓义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众男，卿岂易之邪！”义僖曰：“所以不从者，正为此耳。从之，恐祸大而速。”诵乃坚握义僖手曰：“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适他族。临婚之夕，太

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内外惶怖，义僖夷然自若。神轨，崇之子；义僖，度世之孙也。

给事黄门侍郎袁翻、李神轨都兼中书舍人，得到胡太后的信任，当时的人们讲李神轨也和胡太后私通，众人不能辨明真假。李神轨求散骑常侍卢义僖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卢义僖不答应。黄门侍郎王诵对卢义僖说："从前的人不以一个女儿夫家灭族而殃及几个儿子，您岂会如此做呢！"卢义僖说："我之所以没有答应，正是为的这个。如果答应了李神轨之请，恐怕灾祸既大且来的快。"王诵于是紧握住卢义僖的手说："我听了你的这一见教，不敢拿来告诉别人，一定保守机密。"因此，卢义僖的女儿便嫁给他姓之人。出嫁的前夜，胡太后派中使宣旨让停嫁，卢家内外一片惶恐不安，只有卢义僖泰然自若。李神轨是李度世的孙子。

[15]胡琛据高平，遣其大将万俟奴、宿勤明达等寇魏泾州，将军卢祖迁、伊瓮生讨之，不克。萧宝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会祖迁等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军威甚盛。奴军于安定西北七里，时以轻骑挑战，岷大兵未交，辄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议先驱击之。别造大盾，内为锁柱，使壮士负以趋，谓之排城，置辎重于中，战士在外，自安定北缘原北上。将战，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云是降簿，且乞缓师。宝寅、延伯未及阅视，宿勤明达引兵自东北至，降贼自西竞下，覆背击之，延伯上马奋击，逐北径抵其营。贼皆轻骑，延伯军杂步卒，战久疲乏，贼乘间得入排城；延伯遂大败，死伤近二万人，宝寅收众，退保安定。延伯自耻其败，乃缮甲兵，募骁勇，复自安定西进，去贼七里结营。壬辰，不告宝寅，独出袭贼，大破之，俄顷，平其数栅。贼见军士采掠散乱，复还击之，魏兵大败，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万余人。时大寇未平，复失骁将，朝野为之忧恐。于是贼势愈盛，而群臣自外来者，太后问之，皆言贼弱，以求悦媚，由是将帅求益兵者往往不与。

[15]胡琛占据高平，派遣他的大将万俟奴、宿勤明达等人入侵北魏的泾州，将军卢祖迁、伊瓮生率兵讨伐万俟奴和宿勤明达，未能取胜。萧宝寅、崔延伯击败莫折天生之后，便领兵在安定同卢祖迁会合，会合之后共有兵卒十二万，甲马八千匹，军威甚壮。万俟奴驻扎在安定西北七里之处，不时地派轻骑挑战，大部队还没有交锋，便退

逃。崔延伯依恃自己勇武，而且新近有功，于是便提议要担任先锋去进攻万俟丑奴。崔延伯又另外造了大盾，里面置有锁柱，让壮士们抬着前进，叫做排城，辎重放在里面，战十们在外面，从安定北边沿塬北上。将要开战之时，有数百名敌人的骑兵持着诈称为投降名册的信件来到近前，并且乞求崔延伯暂缓进攻。萧宝寅、崔延伯还没有来得及阅看，宿勤明达便带兵从东北方向到了，而那些诈降的骑兵却从西边争相冲下来，由背后发起了进攻，崔延伯跃身上马奋力拼杀，一直追击到敌人的营盘之下。敌人全是骑兵，而崔延伯的军队中却杂有不少步兵，作战时间长了人员疲乏，敌人便乘机进入了排城；于是崔延伯一败涂地，死伤了近两万人，萧宝寅收拢残部，退守安定。崔延伯因失败而感到耻辱，便修缮兵器，招募骁勇之士，再从安定向西进发，在离敌营七里远近的地方安营扎寨。壬辰（十八日），崔延伯没有报告萧宝寅，便独自出发袭击敌营，大败敌人，转眼之间，敌人的数座栅垒便被夷平。敌人见崔延伯的将士们抢掠财物乱作一团，便又回过头来还击，北魏军队大败，崔延伯中了流箭而身亡，兵卒死者达一万多人。其时，强寇未平反而却失去了一员骁将，北魏朝野因此而忧恐不安。于是敌人的凶焰更加炽盛了，然而回到朝廷中的臣子们，每当胡太后问到讨征情况时，他们都说贼兵力量微弱，不足为虑，以此而讨好、取悦于胡太后，因此将帅们向朝廷请求增兵，往往不给。

[16]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卒。邃深沈有思略，为政宽明，将吏爱而惮之。壬子，以中护军夏侯督寿阳诸军事，驰驿代邃。

[16] 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去世。裴邃深沉而有谋略，为政宽厚而明断，将吏们对他既爱又怕。壬子（初八），梁朝委派中护军夏侯督率寿阳军务，让他乘驿马前去代替裴邃。

[17] 益州刺史临汝侯渊猷遣其将樊文炽、萧世澄等将兵围魏益州长史和安于小剑，魏益州刺史邴虬遣统军河南胡小虎、崔珍宝将兵救之。文炽袭破其栅，皆擒之，使小虎于城下说和安令早降，小虎遥谓安曰："我栅失备，为贼所擒，观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坚守，魏行台、傅梁州援兵已至。"语未终，军士以刀殴杀之。西南道军司淳于诞引兵救小剑，文炽置栅于龙须山上以防归路。戊辰，诞密募壮士 夜登山烧其栅，梁军望见归路绝，皆汹惧，诞乘而击之，文炽大败，仅以

身免，虏世澄等将吏十一人，斩获万计。魏子建以世澄购胡小虎之尸，得而葬之。

[17]梁朝益州刺史临汝侯萧渊猷派遣自己手下的将领樊文炽、萧世澄等人率兵在小剑围攻北魏的益州长史和安，北魏益州刺史邴虬派遣统军河南人胡小虎、崔珍宝率兵前去援救和安。樊文炽发动袭击，攻破了胡小虎和崔珍玉的栅垒，擒获了他们，并指使胡小虎到城下游说和安，让他早日投降。胡小虎远远地对和安说：“我的栅垒失守，便被贼敌擒俘了。我察看了他们的兵力，实在不足称道。希望你努力，坚决守住，魏行台和傅梁州的援兵已经到了。”胡小虎的话还没有说完，周围的兵士便用刀砍杀了他。北魏西南道军司淳于诞带兵援救小剑，樊文炽在龙须山上修筑栅垒防守在自己军队的退路上。戊辰（二十四日），淳于诞秘密招募壮士，在夜间登上龙须山，放火烧了樊文炽的栅垒，梁朝军队望见归路断绝，人人惊惧不安，淳于诞乘机发起进攻，樊文炽大败，崐他自己一人逃脱，萧世澄等十一个将吏被俘，被斩首的兵卒以万计算。魏子建用萧世澄从梁朝军队手中换回了胡小虎的尸体，然后安葬了他。

[18]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卒。

[18]北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去世。

[19]初，帝纳东昏侯宠姬吴淑媛，七月而生豫章王综，宫中多疑之。及淑媛宠衰怨望，密谓综曰：“汝七月生儿，安得比诸皇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富贵，勿泄也！”与综相抱而泣。综由是自疑，昼则谈谑如常，夜则于静室闭户，披发席藁，私于别室祭齐七庙。又微服至曲阿拜齐太宗陵，闻俗说割血沥骨，渗则为父子，遂潜发东昏侯冢，并自杀一男试之，皆验，由是常怀异志，专伺时变。综有勇力，能手制奔马；轻财好士，唯留附身故衣，余皆分施，恒致罄乏。屡上便宜，求为边任，上未之许。常于内斋布沙于地，终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而上性严重，人莫敢言。又使通问于萧宝寅，谓之叔父。为南兖州刺史，不见宾客，辞讼隔帘听之，出则垂帷于舆，恶人识其面。

[19]当初，梁武帝收纳了东昏侯的宠姬吴淑媛，七个月之后便生下了豫章王萧综，宫中许多人都怀疑萧综是东昏侯的儿子。到了吴淑媛失宠而心怀怨恨之时，她便秘密地对萧综说：“你七个月就生下来了，

怎么能与其他皇子相比！然而你是太子的大弟弟，幸保富贵，千万不要泄露！”说毕便与萧综抱头而哭。从此萧综便对自己的身世产生了怀疑，在白天他照旧言谈说笑，而到了夜间则关门闭户独处静室，披散着头发，坐在草席之上，私下里在别室中祭祀南齐的七庙祖先。萧综又改换上平民服装到曲阿拜祭齐明帝陵，他听民间流传着把血滴在尸骨上，如果血渗进骨头就说明滴血者与死者为父了关系的方法，便偷偷地挖开了东昏侯的坟墓，并亲自杀死了一个男子来试验，结果他自己的血渗进了东昏侯的尸骨，而被他杀死的那个人的血却没渗进去，于是他便起了异心，一心伺机而起事。萧综有猛力，能用手制服狂奔之马。他轻财好士，只留下自己穿的衣服，其他财物都分给他人，经常弄得手头很紧。他多次上陈机宜，请求到边关去任职，梁武帝不予批准。他常常在内室的地上布满沙子，终日光着脚在沙子上面行走，练得脚底长满老茧，一天能行走三百里路。各王、侯、妃、主以及外人都知道了萧综的心机，但是因梁武帝性格严酷，所以谁也不敢说出来。萧综又派使者与萧宝寅接上了关系，把他认作叔父。肃综但任南兖州刺史，不接见宾客，审判案件时隔着帘子审问断决，外出时则在车前挂着布帷，特别不喜欢人认识他的面孔。

及在彭城，魏安丰王延明、临淮王将兵二万逼彭城，胜负久未决。上虑综败没，敕综引军还。综恐南归不复得至北边，乃密遣人送降款于；魏人皆不之信，募人入综军验其虚实，无敢行者。殿中侍御史济阴鹿为监军，请行，曰：“若综有诚心，与之盟约；如其诈也，何惜一夫！”时两敌相对，内外严固，单骑间出，径趣彭城，为综军所执，问其来状，曰：“临淮王使我来，欲有交易耳。”时元略已南还，综闻之，谓成景俊等曰：“我常疑元略规欲反城，将验其虚实，故遣左右为略使，入魏军中，呼彼一人。今其人果来，可遣人诈为略有疾在深室，呼至户外，令人传言谢之。”综又遣腹心安定梁话迎，密以意状语之。薄暮入城，先引见胡龙牙，龙牙曰：“元中山甚欲相见，故遣呼卿。”又曰：“安丰、临淮，将少弱卒，规复此城，容可得乎！”曰：“彭城，魏之东鄙，势在必争，得否在天，非人所测。”龙牙曰：“当如卿言。”又引见成景俊，景俊与坐，谓曰：“卿不为刺客邪？”曰：“今者奉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后图。”景俊为设饮食，乃引至一所，诈令一人自室中出，为元略致意曰：“我昔有以南向，且遣相呼，欲闻乡事；晚来疾作，不获相见。”曰：“早奉音旨，冒险祇赴，

不得瞻见，内怀反侧。”遂辞退。诸将竞问魏士马多少，盛陈有劲兵数十万，诸将相谓曰：“此华辞耳！”曰：“崇朝可验，何华之有！”乃遣还。成景俊送之戏马台，谓曰：“险固如此，岂魏所能取！”曰：“攻守在人，何论险固！”还，于路复与梁话申固盟约。六月，庚辰，综与梁话及淮阴苗文宠夜出，步投魏军。及旦，斋内诸阁犹闭不开，众莫知所以，唯见城外魏军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来，在我军中，汝尚何为！”城中求王不获，军遂大溃。魏人入彭城，乘胜追击，复取诸城，至宿预而还，将佐士卒死没者什七八，唯陈庆之帅所部得还。

萧综在彭城时，北魏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率领两万兵马逼攻彭城，久而决不出胜负来。梁武帝担心萧综战败被擒，便命令他带兵返回。萧综害怕南归之后不能再到北边来，便秘密派人给元送去降书；北魏人都不相信他，元招募人进入萧综的军中验明真假，但谁也不敢去。殿中侍御史济阳人鹿任元的监军，他请求前去，说道：“如果萧综有诚意的话，便同他订立盟约；如果他是使诡诈之计的话，您又何必可惜一个普通人！”当时两军相对，内外严加守固，鹿一个骑马抄小道而行，径直来到彭城，被萧综的军队抓住，当问道他前来的目的时，鹿回答：“临淮王让我前来，和你们商议一件事情。”当时元略已经回到南边去了，萧综知道元已经派人前来之后，对成景俊等人说：“我时常怀疑元略图谋率城反叛，我为了探明他的真假，所以派遣身边的人称作是元略的使者，进入北魏军中，叫他们派一个人前来联系。现在他们果然派人来了，可以派一个假装成元略，并称有病而呆在深室之中，再把北魏派来的人叫到门外，令人假传元略的话感谢他。”萧综又派遣心腹安定人梁话去迎接鹿，并秘密地把萧综欲投降北魏以及与成景俊装模作样的一番安排告诉了鹿。鹿在薄暮时分进了城，先被带去见胡龙牙，胡龙牙说：“中山王元略非常想见您，所以派我前来叫您。”又说：“安丰王和临淮王将少兵弱，企图光复这座城市，岂可以得到手呢？”鹿回答：“彭城是北魏的东部边境，势在必争，得到与否在于天命，非人力所能预料到的。”胡龙牙又说：“确实和您所说的这样。”梁话又带鹿去见成景俊，成景俊与鹿一起就坐，对鹿说：“您不是来做刺客的吗？”鹿回答：“如今我是奉命出使，一心想的是回朝复命，行刺之事，日后再择机而行吧。”成景俊设酒席款待鹿，便把鹿引到一处地方，事先设计好让一个人从室内走出，替元略向鹿致意说：“我从前怀有目的而来到南方，现在派人把你叫来，想听一听家乡的情

况；但是夜来患病，不能与你相见了。”鹿回答道：“事先得到了您的通知，冒险前来，但是不能拜见您，内心实在不安。”于是便告辞而退了。梁朝众将领争着询问北魏兵卒和战马的数量，鹿夸耀说有精兵几十万，众将领们互相说：“这是虚夸不实之言！”鹿说：“这是一个早上就会得到验证的，有何不实之处呢！”于是便打发鹿回去了。成景俊把鹿送到戏马台，他北望城堑，对鹿说：“这样险固，北魏那里能够攻取呢？”鹿说：“攻守在人，何论险固？”鹿返回，在路上又同梁话重申了彼此订立的盟约。六月庚辰（初七），萧综与梁话以及淮阳人苗文宠夜间出发，步行着投奔了北魏军队。到了天亮之时，萧综住所的几个门都还紧闭不开，众人都不知原因，只听见城外面北魏军队在高声叫喊：“你们的豫章王昨天夜里已经前来投奔，现在我们军中，你们不投降还等什么呢？”城中到处找不见萧综，于是军队彻底崩溃。北魏人进入彭城，乘胜而追击，又攻占了几座城市，到了宿预才返回，梁朝的将佐兵卒被杀被俘的有十之七八，只有陈庆之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

上闻之，惊骇，有司奏削综爵土，绝属籍，更其子直姓悖氏。未旬日，诏复属籍，封直为永新侯。

梁武帝知道这一情况之后，惊异万分，有关部门奏请削夺萧综的爵位和封地，并从皇族名册中除名，改他的儿子萧直姓悖氏。但是没过十日，梁武帝又下诏恢复了萧综在皇族名册中的名字，封萧直为永新侯。

西丰侯正德自魏还，行无悛，多聚亡命，夜剽掠于道，以轻车将军从综北伐，弃军辄还。上积其前后罪恶，免官削爵，徙临海；未至，追赦之。

西丰侯萧正德从北魏返回之后，思想和行为方面没有一点悔改之意，大量召纳亡命之徒，夜间在道路上杀人越货，他被任命为轻车将军跟随萧综北伐，丢下军队私自返回。梁武帝对他前后的罪恶一起清算，免去了他的官职，削夺了爵位，并流放临海；但是还没有到临海，梁武帝又派人追上赦免了他。

综至洛阳，见魏主，还就馆，为齐东昏侯举哀，服斩衰三年。太后以下并就馆吊之，赏赐礼遇甚厚，拜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杨王，更名赞。以苗文宠、梁话皆为光禄大夫；封鹿为定陶县子，除员外散骑常侍。

萧综到了洛阳，拜见了北魏孝明帝之后，回住在客馆之中，他为南齐东昏侯举哀，服斩衰之孝三年。胡太后以下的王公大臣们全都到他的客馆吊唁，赏赐礼遇特别丰厚，拜他为司空，封为高平郡公、丹杨王，并改名为萧赞。苗文崐龙和梁话都被任命为光禄大夫；鹿被封为定陶县子，并行命为员外散骑常侍。

综长史济阳江革、司马范阳祖之皆为魏所虏，安丰王延明闻其才名，厚遇之。革称足疾不拜。延明使之作《欹器漏刻铭》，革唾骂之曰："卿荷国厚恩，乃为虏立铭，孤负朝廷！"延明闻之，令革作《大小寺碑》、《祭彭祖文》，革辞不为。延明将棰之，革厉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给脱粟饭三升，仅全其生而已。

萧综的长史济阳人江革、司马苑阳人祖之都被北魏俘虏，安丰王元延明听说了他们的才名，对待他们十分优厚。江革借口脚有毛病而不拜。元延明让祖之撰写《欹器铭》和《漏刻铭》，江革唾骂祖之道："你承受国家的厚恩，却为敌虏撰写铭文，辜负了朝廷！"元延明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便命令江革撰写《大小寺碑》、《祭彭祖文》，江革推辞不干。元延明将要对江革用杖刑，江革厉声厉色地说道："江革我已经活了六十岁了，今日得死实为大幸，誓死不为人执笔！"元延明知道江革不可屈服，便停止了；每天只给江革糙米饭三升，仅够维持生命而已。

上密召夏侯还，使休兵合肥，俟淮堰成复进 。

梁武帝密召夏侯回朝，让停止进攻合肥，等待淮河堰堤修成之后再进攻。

[20]癸未，魏大赦，改元孝昌。

[20]癸未（初十），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孝昌。

[21]破六韩拔陵围魏广阳王深于五原，军主贺拔胜募二百人开东门出战，斩首百余级，贼稍退。深拔军向朔州，胜常为殿。

[21]破六韩拔陵在五原围攻北魏广阳王元深，军主贺拔胜招募了两百人打开东门出战，斩首一百余，敌人稍微退却，元深把军队开赴朔州，贺拔胜经常担任后卫。

云州刺史费穆，招抚离散，四面拒敌。时北境州镇皆没，唯云中一城独存。道路阻绝，援军不至，粮仗俱尽，穆弃城南奔尔朱荣于秀容，既而诣阙请罪，诏原之。

云州刺史费穆，招纳安抚离散之众，四面抵抗敌人。当时北魏北部边境上的州镇全都丢失了，只有云中一城还独存。由于道路阻绝，援军不到，粮食兵器全都用尽，费穆只好弃城向南到秀容投奔尔朱荣，很快又赴朝廷请罪，孝明帝诏令宽宥了他。

长流参军于谨言于广阳王深曰："今寇盗蜂起，未易专用武力胜也。谨请奉大王之威命，谕以祸福，庶几稍可离也。"深许之。谨兼通诸国语，乃单骑诣叛胡营，见其酋长，开示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将三万余户南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岭迎之，谨曰："破六韩拔陵兵势甚盛，闻乜列河等来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据险要，未易敌也。不若以乜列河饵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从之，拔陵果引兵邀击乜列河，尽俘其众；伏兵发，拔陵大败，复得乜列河之众而还。

长流参军于谨对广阳王说："如今盗寇蜂起，不好专用武力来取胜。于谨我请求奉大王您的威命，亲自前去对众贼晓以祸福利害，或许稍可以离间他们。"元深十分赞同他的建议。于谨兼通几个国家的语言，于是便单人匹马地前去反叛了的胡人的营地，见到了他们的酋长，他们许以恩惠表示信义。于是西部的铁勒酋长乜列河等人率领三万多户南下来到元深处投降。元深准备带兵到折敷岭迎接前来投降的胡人，于谨告诉他："破六韩拔陵的兵势特别强大，他听到乜列河等人来投降，必定领兵阻截，如果他先占据了险要地势，便不容易抵挡。因此，不如用乜列河来作诱饵，而埋伏下兵力等待他来上钩，便一定可以击败他。"元深听从了于谨的建议。破六韩拔陵果然带兵截击乜列河，全部俘获了乜列河的人马；元深的伏兵出击，破六韩拔陵被打得一败涂地，北魏伏兵重新得到了乜列河的部众而返回。

柔然头兵可汗大破破六韩拔陵，斩其将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将军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于广阳王深，深帅众赴之。贼前后降附者二十万人，深与行台元纂表"乞于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贷，息其乱心。"魏朝不从，诏黄门侍郎杨昱分处之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

柔然国头兵可汗大败破六韩拔陵，斩了他的将领孔雀等人。破六韩拔陵为避崐开柔然军队，往南迁移渡过了北河。将军李叔仁因破六韩拔陵将要逼近，向广阳王元深求援，元深率众前去迎战破六韩拔陵，前后投附的敌人有二十万人，元深与行台元纂上奏朝廷，上表中指出："请求在恒州之北另立郡县，安置来降的人家，根据情况而加以救济，以便消除他们的反乱之心。"但是北魏朝廷 不同意，诏令黄门侍郎杨昱把这些降户分别安置在冀、定、瀛三州就食。元深对元纂说："这些人又将成为流民了！"

[22] 秋，七月，壬戌，大赦。

[22]秋季，七月壬戌（十九日），梁朝大赦天下。

[23] 八月，魏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反于上谷，改元真王，攻没郡县，高欢、蔡俊、尉景及段荣、安定彭乐皆从之。洛周围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九月 ，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书为行台，与幽州都督元谭讨之。景，爽之孙也。自卢龙塞至军都关，皆置兵守险，谭屯居庸关。

[24] 八月，北魏柔玄镇平民杜洛周在上谷聚众造反，改年号为真王，攻陷郡县，高欢、蔡俊、尉景以及段荣、安定人彭乐等人都追随杜洛周造反。杜洛周围攻北魏燕州刺史博陵人崔秉，九月丙辰（十四日），北魏委任幽州刺史常景为兼尚书，作为行台，与幽州都督元谭一起讨伐杜洛周。常景是常爽的孙子。从卢龙塞到军都关，常景都布置兵力守住险要之处，元谭驻扎在居庸关。

[24]冬，十月，吐谷浑遣兵击赵天安，天安降，凉州复为魏。

[24]冬季，十月，吐谷浑派兵攻打赵天安，赵天安投降，凉州复为北魏所有。

平西将军高徽奉使哒，还，至罕。会河州刺史元祚卒，前刺史梁钊之子景进引莫折念生围其城。长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勒兵固守；景进亦自行州事。徽请兵于吐谷浑，吐谷浑救之，景进败走。徽，湖之孙也。

平西将军高徽奉命出使哒，完成使命后返回，到了罕。正好遇上河州刺史元祚去世，前刺史梁钊的儿子梁景进带领莫折念生的兵马围攻罕城。长史元永等人推举高徽代理州政，高徽指挥兵力固守罕；梁景

进也自己宣布代理州政。高徽向吐谷浑请兵，吐谷浑派兵前来援救，梁景进战败而逃跑。高徽是高湖的孙子。

[25] 魏方有事于西北，二荆、西郢群蛮皆反，断三鸦路，杀都督，寇掠北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种落最盛，其余大者万家，小者千室，各称王侯，屯据险要，道路不通。十二月，壬午，魏主下诏曰："朕将亲御六师，扫荡逋秽，今先讨荆蛮，疆理南服。"时群蛮引梁将曹义宗等围魏荆州，魏都督崔暹将兵数万救之，至鲁阳，不敢进。魏更以临淮王为征南大将军，将兵讨鲁阳蛮，司空长史辛雄为行台左丞，东趣叶城。别遣征虏将军裴衍、恒农太守京兆王罴将兵一万，自武关出通三鸦路，以救荆州。

[25]北魏正用兵西北，二荆、西郢的群蛮皆反叛了，他们阻断了三鸦路，杀了都督，烧杀抢掠向北直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三姓部落最为强盛，其他的部落大的有一万户人家，小的有一千户，各自称王称侯，占据险要之处，以致道路不通。十二月壬午（十二日），北魏孝明帝诏令："朕将亲率六军，扫荡流寇，现在先讨伐荆蛮，平定南方之乱。"当时群蛮们带领梁朝将领曹义宗等人围攻北魏荆州，北魏都督崔暹率兵数万前去救援，到了鲁阳，不敢向前进。北魏改换临淮王元为征南大将军，令他率兵讨伐鲁阳的蛮人，司空长史辛雄担任行台左丞，东赴叶城。又另派征虏将军裴衍、恒农太守京兆人王元罴率兵一万，从武关出发打通三鸦路，以援救荆州。

衍等未至，军已屯汝上，州郡被蛮寇者争来请救，以处分道别，不欲应之，辛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众已集，蛮左唐突，挠乱近畿，王秉麾阃外，见可而进，何论别道！"恐后有得失之责，邀雄符下。雄以群蛮闻魏主将自出，心必震动，可乘势破也，遂符军，令速赴击。群蛮闻之，果散走。

裴衍等人还没有到达。元的军队已经驻扎于汝水之上，各州郡凡被蛮人寇掠的都争着前来求救，元因为原来安排在另一条路上出兵，不想答应他们，辛雄对他说："现在裴衍还没有到来，而大王您的兵马已经聚集起来了，豫地的蛮子们来势凶猛，扰乱到了京畿附近，大王您挥旗统兵在外，有需要便进军，何必去管改变行军路线呢？"元恐怕会有所失而受到责处，便请求辛雄给自己下达一道尚书行台的符令。辛雄认为群蛮闻知北魏孝明帝将亲自出征，崐众心必定受到震动，可以

乘势而击败他们，便给元的军队下了一道符令，命令他们速去攻打蛮贼。群蛮闻知元要来，果然散逃了。

魏主欲自出讨贼，中书令袁翻谏而止。辛雄自军中上疏曰：“凡人所以临陈忘身，触白刃而不惮者，一求荣名，二贪重赏，三畏刑罚，四避祸难，非此数者，虽圣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厉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赏必行，罚必信，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闻钟鼓之声，见旌旗之列，莫不奋激，竞赴敌场，岂厌久生而乐速死哉？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耳。自秦、陇逆节，蛮左乱常，已历数载，三方之师，败多胜少，迹其所由，不明赏罚之故也。陛下虽降明诏，赏不移时，然将士之勋，历稔不决，亡军之卒，晏然在家，是使节士无所劝*慕，庸人无所畏慑；进而击贼，死交而赏赊，退而逃散，身全而无罪，此其所以望敌奔沮，不肯尽力者也。陛下诚能号令必信，赏罚必行，则军威必张，盗贼必息矣。”疏奏，不省。

北魏孝明帝想要亲自出征讨贼，中书令袁翻劝谏阻止了他。辛雄从军中上书孝明帝说：“人们之所以临阵而忘身，白刃触身而不害怕，一是为了求取荣华之名，二是贪得重赏，三是害怕刑罚，四是逃避祸难，不是因为这几种原因，即便是圣人也指使不动他的臣子，慈父也不能激发起他的儿子。圣明的君主深知这一情况，所以赏必行，罚必信，使亲近的、疏远的、尊贵的、卑贱的、勇敢的、怯弱的、贤德的、愚顽的各种不同类型之人，听到钟鼓之声，看见旌旗之列，莫不奋发激厉，争赴敌阵，这难道是他们厌恶活的太久了而喜欢速死吗？正是因为利害摆在眼前，欲罢而不能哪。自从秦、陇之地叛逆，豫地蛮人作乱，已经有几年之久了，近来派军队讨伐，败多而胜少，查其原因，在于赏罚不明。陛下虽然颁下诏书，赏不移时，立马兑现，但是将士们的勋位，历年而不定，开小差的兵卒，安然住在家中，因而导致节义之士无所向往，庸碌之辈无所畏惧慑服；将士们前进而击贼，死亡近在眼前而奖赏遥不可见；后退而逃散，则保全自身而不承担罪责，这就是望见敌人便奔逃沮散，不肯尽力的原因。陛下如果能做到号令必信，赏罚必行，则军威必振，盗贼必平。”辛雄的奏章呈上去了，但是孝明帝没有研究察查。

曹义宗等取顺阳、马圈，与裴衍等战于淅阳，义宗等败退。衍等复取顺阳，进围马圈。洛州刺史董绍以马圈城坚，衍等粮少，上书言其

必败。未几，义宗击衍等，破之，复取顺阳。魏以王罴为荆州刺史。

曹义宗等人攻取了顺阳、马圈，与裴衍在淅阳交战，曹义宗等人战败而退。裴衍等人收复了顺阳，进而围攻马圈。洛州刺史董绍因为马圈城防坚固，裴衍等人粮少，上书朝廷说裴衍等人必定失败。没过多久，曹义宗攻打裴衍等人，战而胜之，又占取了顺阳。北魏任命王罴为荆州刺史。

[26] 邵陵王纶摄南徐州事，在州喜怒不恒，肆行非法。遨游市里，问卖者曰：“刺史何如？”对言：“躁虐。”纶怒，令吞而死，百姓惶骇，道路以目。尝逢丧车，夺孝子服而著之，匍匐号叫。签帅惧罪，密以闻。上始严责纶，而不能改，于是遣代。纶悖慢逾甚，乃取一老翁短瘦类上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为君，自陈无罪；使就坐剥褫，捶之于庭。又作亲棺，贮司马崔会意，以车挽歌为送葬之法，使妪乘车悲号。会意不能堪，轻骑还都以闻。上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将于狱赐尽，太子统流涕固谏，得免，戊子，免纶官，削爵土。

集市上游荡，问卖黄鳝的人：“刺史这个人如何？”回答说：“暴躁残虐。”萧纶大怒，命令这人吞吃黄鳝，将他活活折磨而死，百姓惶恐万分，道路相逢时只互相对视而不敢说话。有一次萧纶遇上了灵车，他夺过孝子的衣服穿上，匍匐嚎叫。他身边的典签害怕自己获罪，秘密地把萧纶的情况报告了朝廷。梁武帝方才严厉斥责了萧纶，但是萧纶根本不思悔改，于是便派人代替了萧纶的官职。萧纶因此更加悖逆傲慢了，他找来一个矮短瘦小而象梁武帝的老头，给他加上衮服和王冠，让他坐在高处，将他当作君王来朝拜，并陈说自己无罪；又让老头来到座前，剥去他的衣冠，在庭堂上捶打他。萧纶又制作了一口新棺材，将司马崔会意放在棺材里面，出动灵车，唱着挽歌，扮成送葬的阵势，并使一些老太婆坐在车上悲声号啕。崔会意不堪忍受其辱，骑马回到都城报告了萧纶的恶行。梁武帝害怕萧纶逃跑，便派禁卫兵把他抓回来，将要下狱赐死，太子萧统流着泪水再三劝谏，萧纶才得幸免，戊子（十八日），萧纶被免去崐官职，削夺了爵位和封地。

[27]魏山胡刘蠡升反，自称天子，置百官。

[27]北魏的山胡刘蠡升反叛，自称为天子，设置了百官。

[28]初，敕勒酋长斛律金事怀朔镇将杨钧为军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远近。及破六韩拔陵反，金拥众归之，拔

陵署金为王。既而知拔陵终无所成，乃诣云州降，仍稍引其众南出黄瓜堆，为杜洛周所破，脱身归尔朱荣，荣以为别将。

[28] 当初，敕勒酋长斛律金担任怀朔镇主将杨钧的军主，他用匈奴人的兵法指挥作战，望见尘土便可以知道战马和步兵有多少，用鼻子闻一下地面就知道军队离的远近。破六韩拔陵反叛时，斛律金带领部众前去投附，破六韩拔陵颁命斛律金为王。很快斛律金又知道破六韩拔陵终究不会有什么成就，便到云州去投降，仍然带领了少量的部众南出黄瓜堆，结果被杜洛周击败，斛律金逃脱后归顺了尔朱荣，尔朱荣让他担任了别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一卷

梁纪七 高祖武皇帝七普通七年（丙午、526）梁纪七 梁武帝普通七年（丙午，公元526）

[1]春，正月，辛丑朔，大赦。

[1]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梁朝大赦天下。

[2]壬子，魏以汝南王悦领太尉。

[2]壬子（十二日），北魏命令汝南王元悦兼任太尉。

[3]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三戍兵反，应杜洛周，众合二万，洛周自松岍赴之。行台常景使别将崔仲哲屯军都关以邀之，仲哲战没，元谭军夜溃，魏以别将李琚代谭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3]北魏安州的石离、穴城和斛盐三戍的守兵哗变，响应杜洛周，叛兵聚合起来有两万之多，杜洛周从松岍出发赶赴叛兵所在地。行台常景指派别将崔仲哲驻扎在军都关截击杜洛周，崔仲哲战败而全军覆没，元谭的军队在夜间溃逃而散，北魏委派别将李琚代替元谭担任都督。崔仲哲是崔秉的儿子。

[4]初，魏广阳王深通于城阳徽之妃。徽为尚书令，为胡太后所信任；会恒州人请深为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测。及杜洛周反，五原降户在恒州谋奉深为主，深惧，上书求还洛阳。魏以左卫将军杨津代深为北道大大都督，诏深为吏部尚书。徽，长寿之子也。

[4]早先之时，北魏广阳王元深同城阳王元徽的妃子通奸。元徽担任了尚书令，深受胡太后的信任。恰好恒州人请求元深担任刺史，而元徽则说元深城府太深，难以测知。到杜格周反叛时，住在恒州五原的降户策划要拥戴元深为主子，元深害怕了，上书朝廷请求回洛阳。北魏委派左卫将军杨津代替元深担任北道大都督，诏令元深担任吏部尚书。元徽是元长寿的儿子。

五原降户鲜于礼等帅北镇流民反于定州之左城，改元鲁兴，引兵向州城，州兵御之不得。杨津至灵丘，闻定州危迫，引兵救之，入据州城。礼至，津欲出击之，长史许被不听，津手剑击之，被走得免。津

开门出战，斩首数百，贼退，人心少安。诏寻以津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魏以扬州刺史长孙稚为大都督北讨军事，与河间王琛共讨礼。

五原的降户鲜于礼等人率领北镇流民在定州的左城造反，改年号为鲁兴，带兵向州城进发，州兵抵抗而失利。杨津到了灵丘，闻知定州情况危急，便领兵前去援救，入据州城。鲜于礼到了，杨津准备出城迎击他，长史许被不允许，杨津手拿宝剑去刺许被，许被跑开而得以幸免。杨津打开城门出战，斩首数百，贼寇撤退了，人心才稍微安定了些。朝廷很快诏令杨津担任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北魏任命扬州刺史长孙稚为大都督北讨诸军事，让他与河间王元琛共同讨伐鲜于礼。

[5]二月，甲戌，北伐众军解严。

[5]二月甲戌（初五），北伐的各路军队解除戒严。

[6]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反于桑乾西，与费也头牧子相连结。三月，甲寅，游击将军尔朱荣击破洛阳于深井，牧子于河西。

[6]北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在桑乾西边造反，与费也头牧子相互连通。三月甲寅（十五日），游击将军尔朱荣在深井打败了斛律洛阳，又在北河西边打败了费也头牧子。

[7]夏，四月，乙酉，临川靖惠王宏卒。

[7]夏季，四月乙酉（十七日），梁朝临川靖惠王萧宏去世。

[8]魏大赦。

[8]北魏大赦天下。

[9]癸巳，魏以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徽为仪同三司。徽与给事黄门侍郎徐纥共毁侍中元顺于太后，出为护军将军、太常卿。顺奉辞于西游园，纥侍侧，顺指之谓太后曰："此魏之宰，魏国不亡，此终不死！"纥胁肩而出，顺抗声叱之曰："尔刀笔小才，止堪供几案之用，岂应污辱门下，我彝伦！岿"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9]癸巳（二十五日），北魏任命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元徽担任仪同三司。元徽与给事黄门侍郎徐纥一同在胡太后面前诋毁侍中元顺，使他外出为护军将军、太常卿。元顺在西游园向胡太后辞行，徐纥侍立在胡太后身侧，元顺指着徐纥对胡太后说："此人是魏国的宰，魏国不亡，他终不死！"徐纥耸着肩膀出去了，元顺大声叱斥徐纥：

“你的那点刀笔小才，只堪供几案之用，岂可以污辱门下，败坏我天地人之常道！”于是拂衣而起。胡太后默不作声。

[10]魏朔州城民鲜于阿胡等据城反。

[10]北魏朔州城的平民鲜于阿胡等人占据州城而造反。

[11]杜洛周南出，钞掠蓟城，魏常景遣统军梁仲礼击破之。丁未，都督李琚与洛周战于蓟城之北，败没。常景帅众拒之，洛周引还上谷。

[11]杜洛周南下，抢掠蓟城，北魏的常景派遣梁仲礼击败了他。丁未（疑误），都督李琚与杜洛周在蓟城北边交战，李琚战败覆没。常景率众抵抗杜洛周，杜洛周带着人马回到了上谷。

[12]长孙稚行至邺，诏解大都督，以河间王琛代之。稚上言：“与琛同在淮南，琛败臣全，遂成私隙，今难以受其节度。”魏朝不听。前至呼沱，稚未欲战，琛不从。鲜于礼邀击稚于五鹿，琛不赴救，稚军大败，稚、琛并坐除名。

[12]长孙稚走到邺地时，朝廷诏令解除了他的大都督职务，以河间王元琛代替他。长孙稚上奏说：“前次我与元琛同在淮南，元琛失败而我独以保全，于是便产生了私隙，现在我实在难以接受他的指挥调遣。”北魏朝廷没有准许。前进到呼沱时，长孙稚不想出战，但元琛不许，强迫他出战。鲜于礼在五鹿截击了长孙稚，元琛没有前去援救，长孙稚的军队一败涂地，长孙稚、元琛一并获罪而被除名。

[13]五月，丁未，魏主下诏将北讨，内外戒严，既而不行。

[13]五月丁未（初九），北魏孝明帝颁下诏书将要北征，朝廷内外戒严，但是最后却没有成行。

[14]衡州刺史元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丧。及魏元乂死，胡太后欲召之，如略因刁双获免，征双为光禄大夫，遣江革、祖之南还以求略。上备礼遣之，宠赠甚厚。略始济淮，魏拜略为侍中，赐爵义阳王；以司马始宾为给事中，栗法光为本县令，刁昌为东平太守，刁双为西兖州刺史。凡略所过，一餐一宿皆赏之。

[14]衡州刺史元略，自从到了江南以来，早晚哭泣，常常如居丧那样。到北魏元乂死后，胡太后想召元略回来，她知道元略因刁双而获免，便征召刁双为光禄大夫，遣送江革、祖之返回南方以便换回元

略。梁武帝以周到的礼节遣送元略回去，对他的恩宠馈赠特别丰厚。元略刚渡过了淮河，北魏便委任他为侍中，赐爵位为义阳王。北魏任命司马始宾为给事中，栗法光为本县县令，刁昌为东平太守，刁双为西兖州刺史。凡是元略所经过的地方，一餐一宿都给予赏赐。

[15]魏以丞相高阳王雍为大司马。复以广阳王深为大都督，讨鲜于礼；章武王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并受深节度。

[15]北魏任命丞相高阳王元雍为大司马。又任命广阳王元深为大都督，让他讨征鲜于礼。任命章武王元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两人俱接受元深的指挥调遣。

深以其子自随，城阳王徽言于太后曰：“广阳王携其爱子，握兵在外，将有异志。”乃敕融、衍潜为之备。融、衍以敕示深，深惧，事无大小，不敢自决；太后使问其故，对曰：“徽衔臣次骨，臣疏远在外，徽之构臣，无所不为。自徽执政以来，臣所表请，多不从允。徽非但害臣而已，从臣将士，有勋劳者皆见排抑，不得比他军，仍深被憎嫉，或因其有罪，加以深文，至于殊死，以是从臣行者，莫不悚惧。有言臣善者，视之如仇雠，言臣恶者，待之如亲戚。徽居中用事，朝夕欲陷臣于不测之诛，臣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徽出临外州，臣无内顾之忧，庶可以毕命贼庭，展其忠力。”太后不听。

元深让自己的儿子随行，城阳王元徽告诉胡太后说：“广阳王携带着他的爱子，握兵在外，将会产生异心。”于是胡太后便命令元融、裴衍暗中对元深崐加以防备。元融、裴衍把胡太后的旨令出示给元深，元深害怕了，因此事情不论大小，都不敢自己决定。胡太后派人问其缘故，元深回答：“元徽恨我恨得入骨，我远在外地，与朝廷关系疏远，元徽陷害我，手段无所不用。自从元徽执政以来，我的表奏请示，大多不能获准。元徽不但谋害我而已，凡是跟随我的将士中有功劳的人都受到他的排挤压制，无法同别的军队相比，但是就这样还仍然备受仇恨、嫉妒，有的人稍有罪过，他便加以苛求罗织，以至于被斩首，所以跟从我的人，无不恐惧不安。如果有谁说我好，元微便对他视如仇敌，而对说我坏话的人，元徽便对待他如亲戚一般。元徽在朝中掌权，从早到晚想致我于死地，我如何能够放心得了呢？陛下如果让元徽出朝到外州任职，我便没有了内顾之忧，庶几可以战死于贼庭之上，为朝廷效忠尽力。”胡太后没有准许元深的请求。

徽与中书舍人郑俨等更相阿党，外似柔谨，内实忌克，赏罚任情，魏政由是愈乱。

元徽同中书舍人郑俨等人迭相循私舞弊，违法乱纪，他从外表上看好象挺温和谨慎，而内中实则非常忌恨别人超过自己，在赏罚方面随心所欲，北魏的朝政因此而更加混乱了。

[16]戊申，魏燕州刺史崔秉帅众弃城奔定州。

[16]戊申（初十），北魏燕州刺史崔秉率领众人弃城投奔定州。

[17]乙丑，魏以安西将军宗正珍孙为都督，讨汾州反胡。

[17]乙丑（二十七日），北魏任命安西将军宗正珍孙为都督，让他去讨伐汾州反叛了的胡人。

[18]六月，魏绛蜀陈双炽聚众反，自号始建王。魏以假镇西将军长孙稚为讨蜀都督。别将河东薛义轻骑诣双炽垒下，晓以利害，双炽即降。诏以义为龙门镇将。

[18]六月，北魏绛蜀的陈双炽聚众造反，自称为始建王。北魏任命代理镇西将军长孙稚为讨蜀都督。别将河东人薛义轻骑来到陈双炽的战垒前面，对他晓以利害，陈双炽便很快投降了。朝廷诏令任命薛义为龙门镇将。

[19]丙子，魏徙义阳王略为东平王，顷之，迁大将军、尚书令，为胡太后所委任，与城阳王徽相埒，然徐、郑用事，略亦不敢违也。

[19]丙子（初九），北魏迁移义阳王元略为东平王，不久之后，又提升他为大将军、尚书令，他深受胡太后的信任，与城阳王元徽受信任的程度等同，但是徐纥、郑俨专权，元略也不敢有所违抗。

[20]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纥真等将兵掠蓟南，秋，七月，丙午，行台常景遣都督于荣等击之于栗园，大破之，斩曹纥真及将卒三千余级。洛周帅众南趣范阳，景与荣等又破之。

[20]杜洛周派遣都督曹纥真等人率兵掠夺蓟南，秋季，七月丙午（初九），行台常景派遣都督于荣等人在栗园攻击曹纥真等人，大败敌人，斩了曹纥真以及将卒三千多名。杜洛周率众南去范阳，常景同于荣等人又击败了杜洛周。

[21]魏仆射元纂以行台镇恒州。鲜于阿胡拥朔州流民寇恒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

[21]北魏仆射元纂以行台身份镇守恒州。鲜于阿胡率领朔州的流民侵犯恒州，戊申（十一日），攻陷了平城，元纂奔投冀州。

[22]上闻淮堰水盛，寿阳城几没，复遣郢州刺史元树等自北道攻黎浆，豫州刺史夏侯等自南道攻寿阳。

[22]梁武帝得知淮河堰堤水很大，寿阳城差不多淹没了，便再次派遣郢州刺史元树等人从北道攻打黎浆，派豫州刺史夏侯等人从南道攻打寿阳。

[23]八月，癸巳，贼帅元洪业斩鲜于礼，请降于魏；贼党葛荣复杀洪业自立。

[23]八月癸巳（二十七日），强盗首领元洪业斩了鲜于礼，请求投降北魏。强盗同伙葛荣又杀了元洪业而自任头领。

[24]魏安北将军、都督恒·朔讨虏诸军事尔朱荣过肆州，肆州刺史尉庆宾忌之，据城不出。荣怒，举兵袭肆州，执庆宾，还秀容，署其从叔羽生为刺史，魏朝不能制。

[24]北魏安北将军及都督恒、朔讨虏诸军事尔朱荣路过肆州，肆州刺史崐尉庆宾忌恨他，据城不出。尔朱荣发怒了，领兵袭击了肆州，抓住了尉庆宾，回到了秀容，让他的堂叔尔荣羽生代理肆州刺史，北魏朝廷不能制止。

初，贺拔允及弟胜、岳从元纂在恒州，平城之陷也，允兄弟相失；岳奔尔朱荣，胜奔肆州。荣克肆州，得胜，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为别将，军中大事多与之谋。

当初，贺拔允及其弟弟贺拔胜、贺拔岳跟随元纂在恒州，平城失陷之后，兄弟几人相互失散。贺拔岳投奔了尔朱荣，贺拔胜投奔了肆州。尔朱荣攻克肆州之后，得到了贺拔胜，十分高兴地说："得到了你们兄弟，天下不愁不能平定！"他任命贺拔胜为别将，军中大事大多与贺拔胜商议。

[25]九月，已酉，鄱阳忠烈王恢卒。

[25]九月己酉（十三日），鄱阳忠烈王萧恢去世。

[26]葛荣既得杜洛周之众，北趣瀛州，魏广阳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蹑之。辛亥，荣至白牛逻。轻骑掩击章武庄武王融，杀之。荣自称天子，国号齐，改元广安。深闻融败，停军不进。侍中元晏密言于太后

曰：“广阳王盘桓不进，坐图非望。有于谨者，智略过人，为其谋主，风尘之际，恐非陛下之纯臣也。”太后深然之，诏榜尚书省门，募能获谨者有重赏。谨闻之，谓深曰：“今女主临朝，信用谗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祸至无日。谨请束身诣阙，归罪有司。”遂径诣榜下，自称于谨，有司以闻。太后引见，大怒。谨备论深忠款，兼陈停军之状，太后意解，遂舍之。

[26]葛荣得到了杜洛周的部众之后，北去瀛州，北魏广阳忠武王元深从交津领兵追踪葛荣而进。辛亥（十五日），葛荣到了白牛逻，率轻骑突袭在章武的庄武王元融，杀了他。葛荣自称天子，定国号为齐，改换年号为广安。元深得知元融失败，便按兵不动。侍中元晏秘密地告诉胡太后：“广阳王徘徊不进，坐图非分之想。有一个叫于谨的人，他智谋才略过人，担任元深的军师，在如今动荡不安之时，恐怕他不是陛下的忠诚之臣。”胡太后对元晏的话深表同意，便张榜于尚书省门前，以重赏招募能抓住于谨的人。于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对元深说：“如今女主临朝，信任重用谗邪奸佞之徒，假如她不明白殿下您的一片真心，恐怕灾祸很快就会降临。于谨我请求捆绑自己赴朝，向有关官署投案服罪。”于是便径直来到尚书门前的榜文之下，自称是于谨，有关官署把情况报告了朝廷。胡太后召见于谨，勃然大怒。于谨详细地讲述了元深对朝廷的忠诚，兼而说明了停兵不进的原因，胡太后明白了情况，于是便放了于谨。

深引军还，趣定州，定州刺史杨津亦疑深有异志；深闻之，止于州南佛寺。经二日，深召都督毛谧等数人，交臂为约，危难之际，期相拯恤。谧愈疑之，密告津云，深谋不轨。津遣谧讨深，深走出，谧呼噪逐深。深与左右间行至博陵界，逢葛荣游骑，劫之诣荣。贼徒见深，颇有喜者，荣新立，恶之，遂杀深。城阳王徽诬深降贼，录其妻子。深府佐宋道为之诉理，乃得释。道，繇之玄孙也。

元深领兵返回，前往定州，定州刺史杨津也怀疑元深有异谋。元深知道情况之后，停在州城南边的南佛寺。两天之后，元深召来都督毛谧等人，同他们订立盟约，约定危难之时，互相援救。于是，毛谧越发怀疑他了。便秘密地告诉杨津，说元深图谋不轨。杨津派遣毛谧讨伐元深，元深跑走了，毛谧带人喊叫着去追逐元深。元深同身边人抄小道到了博陵地界，遇上了葛荣的流动骑兵，便被抓获送到葛荣那

里。寇贼们见了元深，喜欢他的人还不少，葛荣刚自立为王，对此很反感，担心手下的人拥奉元深为主，便杀了元深。城阳王元徽诬陷元深投降了贼寇，逮捕了他的妻子、儿子。元深的府佐宋道替他们申诉，才得到释放。宋道是宋繇的玄孙。

[27]甲申，魏行台常景破杜洛周，斩其武川王贺拔文兴等，捕虏四百人。

[27]甲申（疑误），北魏行台常景击败了杜洛周，斩杀杜洛周手下的武川王贺拔文兴等人，捕获了四百人。

[28]就德兴陷魏平州，杀刺史王买奴。

[28]就德兴攻陷了北魏的平州，杀死了该州刺史王买奴。

[29]天水民吕伯度，本莫折念生之党也，后更据显亲以拒念生；已而不胜，亡归胡琛，琛以为大都督、秦王，资以士马，使击念生。伯度屡破念生军，复据显亲，乃叛琛，东引魏军。念生窘迫，乞降于萧宝寅，宝寅使行台左丞崔士和据秦州。魏以伯度为泾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义停军陇口，久不崐进，念生复反，执士和送胡琛，于道杀之。久之，伯度为万俟奴所杀，贼势益盛，宝寅不能制。胡琛与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韩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费律至高平，诱琛，斩之，奴尽并其众。

[29]天水百姓吕伯度，本来是莫折念生的同党，后来又占据显亲这个地方抵抗莫折念生，接着因不能取胜，便跑去投靠了胡琛，胡琛任命他为大都督、秦王，资助他兵力战马，让他去攻打莫折念生。吕伯度多次打败莫折念生的军队，又占据了显新，于是反叛了胡琛，从东边引来了北魏军队。莫折念生穷途无路，向萧宝寅乞求投降，萧宝寅指使行台左丞崔士和占据了秦州。北魏任命吕伯度为泾州刺史，封他为平秦郡公。大都督元义把军队停在陇口，久而不进，莫折念生又反叛了，抓住崔士和送往胡琛那里，在路上杀了崔士和。之后，吕伯度被万俟奴杀了，于是贼寇的势力更加强大，萧宝寅无法加以制伏。胡琛与莫折念生相互勾通，对破六韩拔陵渐渐不恭起来，破六韩拔陵派遣他的臣子费律到了高平，诱惑胡琛，斩了胡琛，万俟奴把胡琛的部众全部兼并。

[30]冬，十一月，庚辰，大赦。

[30]冬季，十一月庚辰（十五日），梁朝大赦天下。

[31]丁贵嫔卒，太子水浆不入口，上使谓之曰：“毁不灭性，况我在邪！”乃进粥数合。太子体素肥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

[31]丁贵嫔去世，太子萧统因生母亡故而点水不进，梁武帝派人对他说：“哀伤不能毁了性命，何况我还在呢！”于是萧统才喝粥数合。太子萧统身体向来肥壮，腰带有十围之长，可是到现在却减削过半。

[32]夏侯等军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扬州刺史李宪以寿阳降，宣猛将军陈庆之入据其城，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七万五千口。丁亥，纵李宪还魏，复以寿阳为豫州，改合肥为南豫州，以夏侯为豫、南豫二州刺史。寿阳久罹兵革，民多离散，轻刑薄赋，务农省役，顷之，民户充复。

[32]夏侯等人的军队进入北魏境内，所向披靡，无城不摧，辛巳（十六日），北魏扬州刺史李宪献出寿阳投降，宣猛将军陈庆之入据该城，一共有五十二城投降，俘获男女七万五千名，丁亥（二十二日），梁朝放李宪回北魏，又以寿阳为豫州，改合肥为南豫州，任命夏侯为豫、南豫二州刺史。寿阳久遭战乱，百姓大多离散，夏侯减轻刑罚，减少税赋，经营农业，减免劳役，很快，民户又多起来了。

[33]杜洛周围范阳，戊戌，民执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台常景送洛周，开门纳之。

[33]杜洛周围攻范阳，戊戌（疑误），范阳百姓抓住了北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台常景，把他们送给杜洛周，杜洛周开门接纳了他们。

[34]魏齐州平原民刘树等反，攻陷郡县，频败州军，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达为将，讨平之。

[34]北魏齐州平原郡的百姓刘树等人造反，攻陷郡县，频频地击败州里的军队，刺史元欣任用平原人房士达为将领，讨平了刘树等人的叛乱。

[35]曹义宗据穰城以逼新野，魏遣都督魏承祖及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辛纂救之。义宗战不利，不敢进。纂，雄之从父兄也。

[35]曹义宗占据了穰城而逼迫新野，北魏派遣都督魏承祖以及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辛纂去援救。曹义宗交战失利，不敢前进。辛纂是辛雄的堂兄。

[36]魏盗贼日滋，征讨不息，国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调，犹不足，乃罢百官所给酒肉，又税入市者人一钱，及邸店皆有税，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华夷之民相聚为乱，岂有余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时早加慰抚。但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县为三等清官，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载黜陟，有称职者，补在京名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强暴自息矣。”不听。

[36]北魏国内盗贼日益增多，征讨不停，国家财用耗竭，提前征收了六年的租调，还不够用，于是又停发了给百官们的酒肉，又向每个进入集市的人征收一个钱的税，以至投住旅店都要纳税，百姓无不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奏，认为：“汉、夷之民相聚生乱，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怨恨吗？完全是由于太守、县令任用不当，百姓们不堪于他们的欺压的原故。宜于乘现在对百姓早加抚慰。但是对于郡守县令的选拔向来都不重视，因此王公贵族和才俊之士，都峄不肯担任这些官职。应该改革这一弊端，把郡县分为三等的清官，选补的办法，应当规定才能和门望两个方面同时都要具备，如果不能同时具备，先才能而后门望，不能拘泥于年资的长短。三年升降一次，有称职者，可以委任为京城中的官员；如果没有担任太守、县令的经历，便不能在朝廷内任职。如此一来，便人人思以自勉，百姓的枉屈可以申雪，天下强暴自然平息了。”但是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

大通元年（丁未、527）大通元年（丁未，公元527年）

[1]春，正月，乙丑，以尚书左仆射徐勉为仆射。

[1]春季，正月，乙丑（初一），梁朝任命尚书左仆射徐勉为仆射。

[2]辛未，上祀南郊。

[2]辛未（初七），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3]甲戌，魏以司空皇甫度为司徒，仪同三司萧宝寅为司空。

[3]甲戌（初十），北魏任命司空皇甫度为司徒，仪同三司萧宝寅为司空。

[4]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台博陵崔楷为刺史。楷表称："州今新立，尺刃斗粮，皆所未有，乞资以后粮。"诏付外量闻，竟无所给。或劝楷留家，单骑之官，楷曰："吾闻食人之禄者忧人之忧，若吾独往，则将士谁肯固志哉！"遂举家之官。葛荣逼州城，或劝减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谓吾心不固，亏忠而全爱也。"遂命追还。贼至，强弱相悬，又无守御之具；楷抚勉将士以拒之，莫不争奋，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属何爱一身！"连战不息，死者相枕，终无叛志。辛未，城陷，楷执节不屈，荣杀之，遂围冀州。

[4]北魏从定、相两州中分出四个郡设置了殷州，任命北道行台博陵人崔楷为刺史。崔楷上表说："殷州如今刚刚设立，连一尺长之刀、一斗粮食都没有，乞求给予兵器和粮食。"孝明帝诏令外台计算一下应该给的兵器和粮食的数量，然后上报批复，但最后竟然一点儿也没给。有人劝崔楷留下家属，单人匹马去赴任，崔楷说："我听说食人之禄者忧人之忧，如果我单身独往，那么将士们谁还肯坚守其志呢！"于是便带着全家去上任。葛荣逼近州城，有人邓崔楷把家人中老弱幼小者送去别处避一下，崔楷便在夜间把幼子以及一个女儿送出城；然而他很快又后悔了，说："这样一来，人们一定要说我的内心不坚定，为了父受而损害忠义。"于是又命令人把他们追了回来。贼寇到了，强弱悬殊，城中又没有防守抵御的器具。崔楷抚慰将士们，勉励他们抵抗敌人，大家无不奋勇争先，都说："崔公尚且不惜家中百口人的性命，我们又何能爱惜自身呢！"连战不停，死者相枕，但是大家终无叛逃之意。辛未（初七），州城失陷，崔楷坚志执节而不屈服，葛荣杀了他，便又开始围攻冀州。

[5]萧宝寅出兵累年，将士疲弊。秦贼击之，宝寅大败于泾州，收散兵万余人，屯逍遥园，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城降贼。莫折念生进逼岐州，城人执刺史魏兰根应之。州刺史毕祖晖战没，行台辛深弃城走，北海王颢军亦败。贼帅胡引祖据北华州，叱干麒麟据州以应天生，关中大扰。雍州刺史杨椿募兵得七千余人，帅以拒守，诏加椿侍中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关西诸将。北地功曹毛鸿宾引贼抄掠渭北，雍州录事参军杨侃将兵三千掩击之；鸿宾惧，请讨贼自效，遂擒送宿勤乌过仁。乌过仁者，明达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胜寇雍州，

萧宝寅部将羊侃隐身堑中射之，应弦而弊，其众遂溃。侃，祉之子也。

[5]萧宝寅累年出兵，将士们疲惫不堪。秦地的贼寇攻打萧宝寅，萧宝寅在泾州一败涂地，事后收集散兵一万多人，驻扎在逍遥园，东秦州刺史潘义渊献出城投降了贼寇。莫折念生进逼岐州，岐州城里的人抓住了刺史魏兰根策应莫折念生。州刺史毕祖晖战败身亡，行台辛深弃下州城逃跑了，北海王元颢的军队也战败。贼寇首领胡引祖占据北华州，叱干麒麟占据州来响应莫折天生，整个关中一片混乱。雍州刺史杨椿招募了七千多兵力，率领他们拒守，北魏朝廷诏令加杨椿为侍中兼尚书右仆射，担任行台，指挥关中各位将领。北地功曹毛鸿宾带领贼寇抢掠渭北，雍州录事参军杨侃率兵三千袭击他们；毛鸿宾害怕了，请求讨伐贼寇将功赎罪，于是便擒获送来了宿勤乌过仁。宿勤乌过仁是宿勤明达的哥哥的儿子。莫折天生乘胜而侵犯雍州，萧宝寅的部将羊侃隐蔽在战壕之中用箭射莫折天生，莫折天生应弦而毙，其部众便溃散了。羊侃是羊祉的儿子。[6]魏右民郎阳平路思令上疏，以为：“师出有功，在于将帅，得其人则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则三河方为战地。窃以比年将帅多宠贵子孙，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扼腕，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忧怖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寇，强壮居后以卫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无节，以当负险之众，数战之虏，欲其不败，岂可得哉！是以兵知必败，始集而先逃；将帅畏敌，迁延而不进。国家谓官爵未满，屡加宠命；复疑赏赉之轻，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财殚尽，遂使贼徒益甚，生民凋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义夫，恩可劝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赏罚善恶，简练士卒，缮修器械，先遣辩士晓以祸福，如其不悛，以顺讨逆，如此，则何异厉萧斧而伐朝菌，鼓洪炉而燎毛发哉！”弗听。

[6]北魏右民郎阳平人路思令上书，指出：“军队出征有功绩，在于将帅，如果能得到合适的人担任将帅则天下唾手可以廓清，如果选人不当则京都外也会成为战场。愚意以为多年来军中将帅大多由宠贵子孙担任，他们饮酒跑马，志气浮华，眉飞色舞，磨拳擦掌，以为在攻战方面谁也比不上自己；到了面临强敌之时，则忧恐交织于心，原先的那些雄图锐气，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于是便命令羸弱者在前面为自己挡住敌寇，强壮者在后面为自己护身，加上武器不精良，前

进与停止没有节度，以此面临据险而守的敌人，抵挡屡经战阵的贼寇，想使他们不败，岂能办得到呢！因此兵卒们知道战而必败，开始集结就纷纷逃散；将帅们畏惧敌人，拖延而不前进。国家则以为给他们的官爵低了，为了鼓励他们取胜，便屡屡地给他们加官进爵；而就这样还怀疑给他们的赏赐太轻了，便日日散发金帛。因此，库藏空竭，民财殚尽，遂使贼徒越发多起来了，百姓凋弊，原因正在这里。德可以感动礼义之人，恩可以劝励敢死之士。现在朝廷如果能做到升贤降愚，赏善罚恶，精选训练士卒，缮修武器，先派善辩之士去对盗贼晓以祸福利害，如果他们不思悔改，便派兵去讨伐，这样一来，平定消除反贼逆徒，何异于用利斧而伐朝菌，煽大火炉而燎毛发呢！”路思令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7]戊子，魏以皇甫度为太尉。

[7]戊子（二十四日），北魏任命皇甫度为太尉。

[8]己丑，魏主以四方未平，诏内外戒严，将亲出讨，竟亦不行。

[8]己丑（二十五日），北魏孝明帝因四方之乱未平定，诏令内外戒严，将要亲自出征讨伐，最后也未成行。

[9]谯州刺史湛僧智围魏东豫州，将军彭群、王辩围琅邪，魏敕青、南青二州救琅邪。司州刺史夏侯夔帅壮武将军裴之礼等出义阳道，攻魏平静、穆陵、阴山三关，皆克之。夔，之弟；之礼，邃之子也。

[9]梁朝谯州刺史湛僧智围攻北魏东豫州，将军彭群、王辩围攻琅邪，北魏朝廷命令青、南青两州援救琅邪。司州刺史夏侯夔率领壮武将军裴之礼等人出义阳道，攻打北魏的平静、穆陵、阴山三关，都攻下来了。夏侯夔是夏候的弟弟；裴之礼是裴邃的儿子。

[10]魏东清河郡山贼群起，诏以齐州长史房景伯为东清河太守。郡民刘简虎尝无礼于景伯，举家亡去，景伯穷捕，禽之，置其子为西曹掾，令谕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皆相帅出降。

[10]北魏东清河郡山贼群起，北魏朝廷诏令齐州长史房景伯担任东清河郡太守。东清河郡的百姓刘简虎曾经对房景伯有过无礼行为，因此举家逃亡，房景伯到处搜捕，抓获了他，任用他的儿子为西曹椽，令其去晓谕山贼。山贼们见房景伯不念旧恶，全都相继出来投降了。

景伯母崔氏，通经，有明识。贝丘妇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闻闻名不如见面，山民未知礼义，何足深责！"乃召其母，与之对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观景伯供食。未旬日，悔过求还；崔氏曰："此虽面惭，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余日，其子叩头流血，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卒以孝闻。景伯，法寿之族子也。

房景伯的母亲崔氏，通晓经学，有见识。贝丘有一妇人诉说自己的儿子不孝，房景伯把这告诉了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听说闻名不如见面，山民不知礼义，何以值得深加责难呢"于是召来这一妇人，同她对坐进食，让这个妇人的儿子待立在堂下，以使他观看房景伯如何供奉母亲进食。不到十天，这个不孝的儿子悔过了，请求回去。崔氏说："他虽然在面子上觉得惭愧了，但心里崐却未必如此，还是继续留在这里吧。"又过了二十多天，这个妇人的儿子叩头流血，他母亲流着泪水乞求回家，这才允许他们回去了，最后这个不孝之子以孝而闻名天下。房景伯是房法寿的族侄。

[11]二月，秦贼据魏潼关。

[11]二月，秦地的贼寇占据了北魏潼关。

[12]庚申，魏东郡民赵显德反，杀太守裴烟，自号都督。

[12]庚申（二十七日），北魏东郡的百姓赵显德造反，杀死了太守裴烟，自称为都督。

[13]将军成景俊攻魏彭城，魏以前荆州史崔孝芬徐州行台以御之。先是，孝芬坐元叉党与卢同等俱除名，及将赴徐州，入辞太后，太后谓孝芬曰："我与卿姻戚，奈何内头元叉车中，称'此老妪会须去之！'"孝芬曰："臣蒙国厚恩，实无斯语。假令有之，谁能得闻！若有闻者，此于元叉亲密过臣远矣。"太后意解，怅然有愧色。景俊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与都督李叔仁等击之，景俊遁还。

[13]梁朝将军成景俊攻打北魏彭城，北魏任命前荆州刺史崔孝芬为徐州行台来抗御成景俊。崔孝芬早先因系元叉的同党而获罪与卢同等人一起被除名。他即将赴徐州上任，入宫向胡太后辞别，胡太后对他说："我同你是姻亲，你为何要把头伸进元叉车中，说：'这个老婆子应该立即被赶跑。'"崔孝芬说："我承受国家的厚恩，确实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假使说过，谁又能听到过呢！如果有人听到过，那么他与元叉的亲密就远远地超过我了。"胡太后心里明白了，怅然而面有愧色。

成景俊准备拦截泗水来淹灌彭城，崔孝芬与都督李叔仁等人进攻成景俊，成景俊逃回去了。

[14]三月，甲子，魏主诏将西讨，中外戒严。会秦贼西走，复得潼关，戊辰，诏回驾北讨。其实皆不行。

[14]三月甲子（初一），北魏孝明帝诏告天下将西征，朝廷内外戒严。正好秦地的贼盗向西逃跑，重新得到了潼关，便于戊辰（初五）之日，又诏告天下回驾北伐。其实，孝明帝根本没有出行。

[15]葛荣久围信都，魏以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北讨大都督以救之。

[15]葛荣久围信都，北魏任命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北讨大都督来源救信都。

[16]初，上作同泰寺，又开大通门以对之，取其反语相协，上晨夕幸寺，皆出入是门。辛未，上幸寺舍身；甲戌，还宫，大赦，改元。

[16]原先，梁武帝修建了同泰寺，又开了大通门来与此相对，取“同泰”与“大通”的合音相同，梁武帝早晚临幸同泰寺，都出入大通门。辛未（初八），梁武帝来到同泰寺行舍身仪式；甲戌（十一日），回到宫中，颁发大赦令，改年号为大通。

[17]魏齐州广川民刘钧聚众反，自署大行台；清河民房项自署大都督，屯据昌国城。

[17]北魏齐州广川的平民刘钧聚众造反，自任大行台；清河的百姓房项自任大都督，占据了昌固城。

[18]夏，四月，魏将元斌之讨东郡，斩赵显德。

[18]夏季，四月，北魏将领元斌之讨伐东郡，斩了赵显德。

[19]己酉，柔然头兵可汁遣使入贡于魏，且请讨群贼。魏人畏其反覆，诏以盛暑，且俟后敕。

[19]己酉（十七日），柔然国头兵可汗派遣使者来向北魏进贡，并且请求帮助北魏讨伐群贼。北魏人害怕柔然人反复变卦，诏告他们因盛暑而不宜出征，且待以后的圣旨。

[20]魏萧宝寅之败也，有司处以死刑，诏免为庶人。雍州刺史杨椿有疾求解，复以宝寅为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西讨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椿还乡里，其

子昱将适洛阳，椿谓之曰："当今雍州刺史亦无逾于宝寅者，但其上佐，朝廷应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圣朝百虑之一失也。且宝寅不藉刺史为荣，吾观其得州，喜悦特甚，至于赏罚云为，不依常宪，恐有异心。汝今赴京师，当以吾此意启二圣，并白宰辅，更遣长史、司马、防城都督，欲安关中，正须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忧。"昱面启魏主及太后，皆不听。[20]北魏萧宝寅失败之后，有关部门判处他死刑，孝明帝诏令免死而黜为庶人。雍州刺史杨椿有病请求辞职，朝廷又任命萧宝寅为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西讨大都督，从潼关以西都受他的指挥调遣。杨椿回到了乡里，他的儿子杨昱将去洛阳，杨椿对儿子说："当今雍州刺史的人选没有超过萧宝寅的，但他的高级官佐，朝廷应当派遣心腹大臣来担任，怎能由他自己来授任呢？这是朝廷百虑而一失之处呀。况且萧宝寅不必借担任刺史为荣，我看他得到了雍州刺史的官职，特别喜悦，至于赏罚言行，不依据常规，恐怕他心有异谋。你现在去京师，应把我的这个意思启奏太后和圣上，并且告诉宰相，让朝廷再派长史、司马、防城都督，欲想安定关中，正须这三个人哪！如果不派遣，萧宝寅必将成为朝廷的深患。"杨昱把杨椿的建议面陈孝明帝和胡太后，但都不予理睬。

[21]五月，丙寅，成景俊攻魏临潼、竹邑，拔之。东宫直兰钦攻魏萧城、厥固，拔之，钦斩魏将曹龙牙。

[21]五月丙寅（初四），成景俊攻打北魏的临潼、竹邑，予以攻克。东宫直兰钦攻打北魏的萧城、厥固，也攻克，兰钦斩了北魏将领曹龙牙。

[22]六月，魏都督李叔仁讨刘钧，平之。

[22]六月，北魏都督李叔仁讨伐刘钧，平定了刘钧之乱。

[23]秋，七月，魏陈郡民刘获、郑辩反于西华，改元天授，与湛僧智通谋，魏以行东豫州刺史谯国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以讨之，源子恭代世表为东豫州。诸将以贼众强，官军弱，且皆败散之余，不敢战，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肿，出，呼统军是云宝谓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为寇者，以获、辩皆州民之望，为之内应也。闻获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战可破，获破，则僧智自走矣。"乃选士马付宝，暮出城，比晓而至，击获，大破之，穷讨，余党悉平。

僧智闻之，遁还。郑辩与子恭辛旧，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将吏面责子恭，收辩，斩之。

[23]秋季，七月，北魏陈郡百姓刘获、郑辩在西华造反，改年号为天授，并与湛僧智合谋，北魏任命东豫州刺史谯国人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来讨伐刘获等人，源子恭代替曹世表担任东豫州刺史。众将领因为贼寇人多势强，官军兵力弱小，且全是些残兵败卒，所以不敢交战，想保城而自守。曹世表正患了背肿病，他坐车出来，叫来统军是云宝，告诉是云宝："湛僧智之所以敢深入内地为寇，是因为刘获和郑辩都在州民中有名望，为他作内应。前不久听说刘获带兵想迎接湛僧智，离这里八十里远近。现在出其不意而发动攻击，一战即可击败他，只要刘获被打败了，那么湛僧智自然就会逃跑的。"于是挑选了兵士和战马交给是云宝，天黑时出了城，天刚亮到了，对刘获发起进攻，大败刘获，穷追而不舍，余党全被铲平。湛僧智得知情况之后，逃回去了。郑辩同源子恭过去有交情，逃匿在源子恭那里，曹世表集合将吏当面责斥源子恭，收捕了郑辩，斩了他。

[24]魏相州刺史乐安王鉴与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鉴幸魏多故，阴有异志，遂据邺叛，降葛荣。

[24]北魏相州刺史东安王元鉴与北道都督裴衍一同援救信都。元鉴庆幸于北魏多事故，暗中藏有异谋，于是便占据邺地而反叛，投降了葛荣。

[25]己丑，魏大赦。

[25]己丑（二十八日），北魏大赦天下。

初，侍御史辽东高道穆奉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奢纵不法，道穆按之。世哲弟神轨用事，道穆兄谦之家奴诉良，神轨收谦之系廷尉。赦将出，神轨启太后先赐谦之死，朝士哀之。

原初，侍御史辽东人高道穆奉命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奢侈放纵不守法制，高道穆查办了他。李世哲的弟弟李神轨执政，高道穆的哥哥高谦之的家奴投诉说高谦之强迫良民为奴婢，李神轨拘收了高谦之交给廷尉治罪。大赦令将颁布，李神轨启奏胡太后先赐高谦之死，朝中人士无不哀怜他。

[26]彭群、王辩围琅邪，自夏及秋，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劭遣司马鹿，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长史刘仁之将兵击群、辩，破之，群战没。

劭，勰之子也。

[26]彭群、王辩围攻琅邪，从夏到秋，久攻不下，北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元劭派遣司马鹿，南青州刺史胡平派遣长史刘仁之率兵攻击彭群、王辩，击败了彭、王二人，彭群战死。元劭是元勰的儿子。[27]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轨、裴衍攻邺。子邕行及汤阴，安乐王鉴遣弟斌之夜袭子邕营，不克；子邕乘胜进围邺城，丁未，拔之，斩鉴，传首洛阳，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讨葛荣。

[27]八月，北魏派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轨、裴衍攻打邺城。源子邕行到汤阴之时，安乐王元鉴派弟弟元斌之夜袭源子邕的营地，没有获胜。源子邕乘胜而围攻邺城，丁未（十七日），攻克了邺城，斩了元鉴，将其首级送到洛阳，改元鉴的姓为拓跋氏。北魏便派遣源子邕、裴衍讨伐葛荣。

[28]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杀莫折念生阖门皆尽，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诣萧宝寅请降。魏复以宝寅为尚书令，还其旧封。

[28]九月，秦州城平民杜粲把莫折念生满门杀尽，杜粲自己执掌了州政。南秦州城平民辛琛也自理州政，派遣使者到萧宝寅处请求投降。北魏又任命萧宝寅为尚书令，并归还了他过去的封地。

[29]谯州刺史湛僧智围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于广陵，魏将军元显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阳引兵助僧智。冬十月，夔至城下，庆和举城降。夔以让僧智，僧智曰：“庆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将应募乌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军素严，必无侵暴，受降纳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帜，建梁帜；庆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获男女四万余口。

[29]谯州刺史湛僧智在广陵围攻北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北魏将军元显伯前去援救他，梁朝司州刺吏夏侯夔从武阳带兵来援助湛僧智。冬季，十月，夏侯夔来到广陵城下，元庆和率全城投降。夏侯夔把受降权利让给湛僧智，湛赠智说：“元庆和要投降大人您，而不想投降我湛僧智，我现在如果前去受降，必定与他的心意不符。况且我所率领的都是应募而来的乌众之徒，无法用法令来约束他们；大人您向来治军严肃，必定不会发生侵暴事件，所以前去受降接管，再也合适不过了。”于是夏侯夔便登上城楼，拔去北魏的旗帜，树上了梁朝的旗帜；

元庆和放下兵器出城投降，全城吏民安居不乱，共获得男女四万多口。

臣光曰：湛僧智可谓君子矣！忘其积时攻战之劳，以授一朝新至之将，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长，功成不取以济国事，忠且无私，可谓君子矣！

臣司马光曰：湛僧智可说是一个君子啊！能忘掉自己长期攻战的劳苦，把受降之事让给梁朝新到的将领，知道自己的短处，不掩没他人的长处，功成而不取以成就国家大事，忠而无私，可以称为君子呀！

[30]元显伯宵遁，诸军追之，斩获万计。诏以僧智领东豫州刺史，镇广陵。夔引军屯安阳，遣别将屠楚城，由是义阳北道遂与魏绝。

[30]元显伯在夜间逃遁，梁军追击他，斩俘人数以万计数。梁武帝诏令任命湛僧智兼任东豫州刺史，镇守广陵。夏侯夔领兵屯驻安阳，派别将攻破了楚城并屠杀了全城军民，从此义阳北道便从北魏分割出来了。

[31]领军曹仲宗、东宫直陈庆之攻魏涡阳，诏寻阳太守韦放将兵会之。魏散骑常侍费穆引兵奄至，放营垒未立，麾下止有二百余人，放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士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魏兵遂退。放，睿之子也。

[31]领军曹仲宗、东宫直陈广之攻打北魏涡阳，梁武帝诏令寻阳太守韦放率兵去与曹仲宗等会合。北魏散骑常侍费穆带兵突然来到，韦放的营垒还没有建好，麾下只有二百余人，韦放脱掉盔甲而下马，坐在胡床上安排布置，兵士们都殊死奋战，人人以一当百，北魏来兵便撤退了。韦放是韦睿的儿子。

魏又遣将军元昭等众五万救涡阳，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陈庆之欲逆战，韦放以魏之前锋必皆轻锐，不如勿击，待其来至，庆之曰：“魏兵远来疲倦，去我既远，必不见疑，及其未集，须挫其气。诸君若疑，庆之请独取之。”于是帅麾下二百骑进击，破之，魏人惊骇。庆之乃还，与诸将连营而进，背涡阳城与魏军相持。自春至冬，数十百战，将士疲弊。闻魏人欲筑垒于军后，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议引军还，庆之杖节军门曰：“共来至此，涉历一岁，糜费极多。今诸君皆无斗心，唯谋退缩，岂是欲立功名，直聚为抄暴耳！吾闻置兵死地，

乃可求生，须虏大合，然后与战。审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今日犯者，当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

北魏又派遣将军元昭等人率领五万人马援救涡阳，前军到了驼涧，离涡阳只四十里远近。陈庆之准备前去迎战，韦放认为北魏的前锋部队必定都轻装而勇锐，不如不要进击，等他们来到以后再说。陈庆之说：“北魏兵远道而来，崐疲惫不堪，离我们远，必定不加戒备，乘他们没有全部会集起来之时，须挫伤他们的气势。诸位如果有疑虑，我陈庆之请求独自前去攻打他们。”于是他便率领麾下二百名骑兵出击，打败了对方，北魏人大为惊恐。陈庆之便返回，同众将连营而进，背对涡阳城与北魏军队相持。从春天到冬天，共打了数十上百仗，将士们都非常疲惫。听说北魏人要在梁朝军队后面修筑战垒，曹仲宗等人担心腹背受敌，便商议带兵撤回去，陈庆之持节站在营门口说：“大家一起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一年了，花费去的钱物极其多。如今各位都没有战心，只是思谋退缩，这那里是想建立功名，分明是聚在一起抄掠行暴罢了！我听说把军队置之于死地，然后才可以求生，须让敌虏全部聚合在一块之后，再同他们决战。如果你们确想班师回去，我陈庆之另有皇上的秘密圣旨，今日如有触犯之人，我便要依照圣旨而处置他。”于是曹仲宗等人才不再想撤兵了。

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军。庆之衔枚夜出，陷其四城，涡阳城主王纬乞降。韦放简遣降者三十余人分报魏诸营，陈庆之陈其俘馘，鼓噪随之，九城皆溃，追击之，俘斩略尽，尸咽涡水，所降城中男女三万余口。

北魏人修建了十三座城堡，想以此而控制梁朝军队。陈庆之带领人马口衔木棒，于夜间悄悄出城，攻陷了北魏军队的四座城堡，涡阳城主王纬乞求投降。韦放从投降的北魏兵士中挑选出三十多人，派遣他们分别去给北魏各军营报信，陈庆之把自己俘获的敌兵列成阵，鼓而随之，于是北魏的其他城堡全都崩溃，梁朝军队穷追猛击，差不多把北魏军队俘虏斩杀干净，尸体把涡河水都堵住了，城中的男女三万余口也归顺了梁朝军队。

[32]萧宝寅之败于泾州也，或劝之归罪洛阳，或曰：“不若留关中立功自效。”行台都令史河间冯景曰：“拥兵不还，此罪将大。”宝寅不从，自念出师累年，糜费不赀，一旦覆败，内不自安；魏朝亦疑之。

[32]萧宝寅在泾州兵败之后，有人劝他回洛阳认罪，有人劝他：“不如留在关中立功赎罪。”行台都令史河间人冯景说：“拥兵而不回去，这罪就更大了。”萧宝寅没有听从冯景的意见，自认为出师多年，所浪费掉的钱物无法计算，一旦倾覆失败，内心难以自安。北魏朝廷也怀疑他了。

中尉郦道元，素名严猛，司州牧汝南王悦嬖人丘念，弄权纵恣，道元收念付狱；悦请之于胡太后，太后欲赦之，道元杀之，并以劾悦。

中尉郦道元，向来有威严勇猛之名声，司州牧汝南王元悦的宠幸丘念弄权纵恣，郦道元将他收捕下狱；元悦向胡太后求情，胡太后想要赦免丘念，郦道元杀了丘念，并以丘念的罪行而弹劾元悦。

时宝寅反状已露，悦乃奏以道元为关右大使。宝寅闻之，谓为取己，甚惧，长安轻薄子弟复劝使举兵。宝寅以问河东柳楷，楷曰：“大王，齐明帝子，天下所属，今日之举，实允人望。且谣言‘鸾生十子九子，一子不关中乱。’大王当治关中，何所疑！”道元至阴盘驿，宝寅遣其将郭子恢攻杀之，收殡其尸，表言白贼所害。又上表自理，称为杨椿父子所谮。

当时，萧宝寅谋反的苗头已经显露，元悦便奏清任命郦道元为关右大使。萧宝寅得知这一情况，认为是来收拾自己，特别害怕，长安的轻薄子弟又劝说萧宝寅起兵。萧宝寅就起兵一事询问河东人柳楷，柳楷说：“大王您是齐明帝的儿子，天下归心于您，如果现在起兵谋事，正合众望。况且民谣说：‘鸾生十卵九卵破，一卵不破关中祸。’大王您该治关中，有什么怀疑的呢！”郦道元到了阴盘驿，萧宝寅派手下的将领郭子恢去攻杀了他，收葬了他的尸体，然后上奏朝廷说是被秦地的鲜卑人所杀害，又上表替自己申辩，说杨椿父子陷害自己。

宝寅行台郎中武功苏湛，卧病在家，宝寅令湛从母弟开府属天水姜俭说湛曰：“元略受萧衍旨，欲见剿除，道元之来，事不可测，吾不能坐受死亡，令须为身计，不复作魏臣矣。死生荣辱，与卿共之。”湛闻之，举声大哭。俭遽止之曰：“何得便尔！”湛曰：“我百口今屠灭，云何不哭！”哭数十声，徐谓俭曰：“为我白齐王，王本以穷鸟投人，赖朝廷假王羽翼，荣宠至此。属国步多虞，不能竭忠报德，乃欲乘人间隙，信惑行路无识之语，欲以羸败之兵守关问鼎。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义未洽于民，但见其败，未见有成，苏湛不能以百口

为王族灭。”宝寅复使谓曰：“我救死不得不尔，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计耳。”湛曰：“凡谋大事，当得天下奇才与之从事，今但与长安博徒谋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于斋阁，愿赐骸骨归乡里，庶得病峎死，下见先人。”宝寅素重湛，且知其不为己用，听还武功。

萧宝寅的行台郎中武功人苏湛卧病在家，萧宝寅命令苏湛的姨表弟、在自己手下担任开府属的天水人姜俭去游说苏湛，说：“元略受萧衍的旨令，特意让他回来除掉我，郦道元的前来，事不可测，我不能坐以待毙，现在必须为自身考虑，不再作魏朝的臣子了。死生荣辱，与您共享。”苏湛听了之后，放声大哭。姜俭立即制止了他，问他：“为何就这样呢？”苏湛回答说：“我一家百口如今将遭屠灭，为何不哭呢！”又哭了几十声，才慢慢地对姜俭说：“你替我告诉齐王萧宝寅，大王他本是穷途之鸟投入林中，依靠朝廷给了他羽翼，才到了现在的荣宠程度。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他不能竭忠报恩，反而想乘人之危，听信于道听途说之言，想以羸弱残败之兵把守潼关窥伺皇位。如今国家的气运虽然衰败了，但天命还没有改变。况且大王他的恩义还没有遍及于民，所以只能看到他的失败，不会看见他的成功，苏湛我不能为了大王他而使百口之家遭受屠灭。”萧宝寅又指使姜俭对苏湛说：“我为了活命不得不这样干了，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害怕坏了我的计谋。”苏湛说：“凡是图谋大事，应当得到天下奇才同他一起共事，如今你只同长安的那些赌徒们策划，这能有成功的道理吗？苏湛我担心荆棘定将生满殿堂之中，愿您放我这把老骨头回乡里去，或许可以病死在家，下见先人。”萧宝寅向来看重苏湛，并且知道他不会被自己所用，便允许他回武功去了。

甲寅，宝寅自称齐帝，改元隆绪，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长史毛遐，鸿宾之兄也，与鸿宾帅氐、羌起兵于马祇栅以拒宝寅，宝寅遣大将军卢祖迁击之，为遐所杀。宝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礼未毕，闻败，色变，不暇整部伍，狼狈而归。以姜俭为尚书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达为宝寅使，在洛阳，有司欲收之，惠达逃归长安。宝寅以惠达为光禄勋。

甲寅（二十五日），萧宝寅自称齐帝，改年号为隆绪，赦免了自己的部下，设置了各种官职。都督长史毛遐是毛鸿宾的哥哥，他同毛鸿宾率领氐、羌部落在马祇栅起兵抗击萧宝寅，萧宝寅派遣大将军卢祖

迁攻打他们，结果被毛遐杀了。萧宝寅正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登基的礼仪还没有完毕，得知卢祖迁失败，神色大变，来不及整理好队伍，便狼狈而归。萧宝寅任命姜俭为尚书左丞，将他视为心腹。文安人周惠达是萧宝寅的使节，正在洛阳，有关官署要收捕他，周惠达逃回了长安。萧宝寅任命周惠达为光禄勋。

丹杨王萧赞闻宝寅反，惧而出走，趣白马山，至河桥，为人所获，魏主知其不预谋，释而慰之。行台郎封伟伯等与关中豪桀谋举兵诛宝寅，事泄而死。

丹杨王萧赞得知萧宝寅反了，害怕而逃向白马山，到了河桥，被人抓获，北魏孝明帝知道他没有参与策划，便释放并安慰了他。行台郎封伟伯等人与关中地区的豪强密谋起兵杀掉萧宝寅，事情泄露而身亡。

魏以尚书仆射长孙稚为行台以讨宝寅。

北魏任命尚书仆射长孙稚为行台去讨伐萧宝寅。

正平民薛凤贤反，宗人薛义亦聚众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寅。诏都督宝正珍孙讨之。

正平的百姓薛凤贤造反，其族人薛义也聚众河东，割据盐池，围攻蒲坂，东西连通来响应萧宝寅。北魏朝廷诏令都督宗正珍孙去讨伐他们。

[33]十一月，丁卯，以护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镇涡阳。戊辰，以涡阳为西徐州。

[33]十一月丁卯（初八），梁朝任命护国将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令他镇守涡阳。戊辰（初九），梁朝以涡阳为西徐州。

[34]葛荣围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帅励将士，昼夜拒守，粮储既竭，外无救援，己丑，城陷；荣执孚，逐出居民，冻死者什六七。孚兄为防城都督，荣大集将士，议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争相为死，都督潘绍等数百人，皆叩头请就法以活使君。荣曰：“此皆魏之忠臣义士。”于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

[34]葛荣围攻信都，从春天到冬天始终不去，冀州刺史元孚激励将士，昼夜拒守，粮储已尽，外无救援。己丑（疑误），信都城失陷，葛荣抓住了元孚，把城中居民全部赶出去，冻死者占十之六七。元孚

的哥哥元担任防城都督，也被抓获。葛荣把将士们全部召集起来，议定元孚兄弟二人的生死去留。元孚兄弟各自引咎，争着去死，都督潘绍等几百人都叩头请求愿意去死以便救活崐元孚。葛荣说："这些人都是魏朝的忠臣义士啊。"于是元孚兄弟和被押的五百人都得到赦免。

魏以源子邕为冀州刺史，将兵讨荣；裴衍表请同行，诏许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请留；臣行，请留衍；若逼使同行，败在旦夕。"不许。十二月，戊申，行至阳平东北漳水曲，荣帅众十万击之，子邕、衍俱败死。

北魏任命源子邕为冀州刺史，让他率兵讨伐葛荣；裴衍上表请求与源子邕同行，孝明帝诏令同意了。源子邕上奏："如果裴衍去，我就请求留下来；如果我去，那么请让裴衍留下；如果强迫让我与他同行，则败在旦夕。"孝明帝不同意。十二月戊申（二十日），他们到达阳平东北的漳水曲，葛荣率领十万部众进攻他们，源子邕和裴衍都战败而亡。

相州吏民闻冀州已陷，子邕等败，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农李神志气自若，抚勉将士，大小致力，葛荣尽锐攻之，卒不能克。

相州的官民闻知冀州已经失陷，源子邕等人战败，人人自危，无计自保。相州刺史恒农人李神镇定自若，神色不改，他抚慰劝勉将士，因而人人致力，葛荣尽力攻打，但是最终不能攻克。

[35]秦州民骆超杀杜粲，请降于魏。

[35]秦州百姓骆超杀了杜粲，请求投降北魏。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二卷

梁纪八 高祖武皇帝八大通二年（戊申、528）梁纪八 梁武帝大通二年（戊申，公元528年）

[1]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

[1]春季，正月癸亥（初五），北魏任命北海王元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

[2]魏北道行台杨津守定州城，居鲜于礼、杜洛周之间，迭来攻围；津蓄薪粮，治器械，随机拒击，贼不能克。津潜使人以铁券说贼党，贼党有应津者，遗津书曰：“贼所以围城，正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尽杀之，不然，必为患。”津悉收北人内子城中而不杀，众无不感其仁。

[2]北魏北道行台杨津守定州城，处于鲜于礼和杜洛周两军之间，鲜于礼和杜洛周不断来围攻定州城。杨津积蓄柴草粮食，修治兵甲器械，相机抵御抗击贼军，敌军不能攻克定州城。杨津暗中派人持铁券游说贼军，贼军中有响应杨津的人，给杨津写信说：“贼军之所以包围定州城，只是为了得到城中北方人罢了，城中的北方人，应全部杀掉，不这样的话，一定成为后患。”于是，杨津将定州城中的北方人全部集中于内城中，却并未杀掉他们，这些北方人对杨津的仁义之举无不感激。

及葛荣代礼统众，使人说津，许以为司徒，津斩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围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围出，诣柔然头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请，头兵遣其从祖吐豆发帅精骑一万南出；前锋至广昌，贼塞隘口，柔然遂还。乙丑，津长史李裔引贼入，执津，欲烹之，既而舍之。瀛州刺史元宁以城降洛周。

等到葛荣代替鲜于礼统领军队后，派人向杨津游说，许诺让杨津做司徒。杨津杀掉了葛荣的使者，固守定州城三年。因杜洛周包围着定州城，北魏的军队不能来相救。杨津派自己的儿子杨遁突围出去，来到柔然国向头兵可汗求救。杨遁日夜哭泣恳请，于是头兵可汗派他的堂祖父吐豆发率一万精锐骑兵南下救援。前锋行至广昌县时，贼兵扼

守住了隘口，柔然军队于是又退了回去。乙丑（初七），杨津的部下长史李裔引贼军进入了城中，抓住了杨津，贼军打算烹了杨津，后来又放了他。瀛州刺史元宁率全城投降了杜洛周。

[3]乙丑，魏潘嫔生女，胡太后诈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武泰。

[3]乙丑（初七），北魏孝明帝的潘嫔生了一个女儿，胡太后诈称是皇子。丙寅（初八），北魏实行大赦，改元为武泰。

[4]萧宝寅围冯翊，未下；长孙稚军至恒农，行台左丞杨侃谓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虽魏武复生，无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反，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潼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若愚计可取，愿为明公前驱。"稚曰：子之计则善矣；然今薛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不得进，如何可往？"侃曰："珍孙行陈一夫，因缘为将，可为人使，安能使人！河东治在蒲反，西逼河，封疆多在郡东。义驱帅士民西围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旧村，一旦闻官军来至，皆有内顾之心，必望风自溃矣。"稚乃使其子子彦与侃帅骑兵自恒农北渡，据石锥壁，侃声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观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俟台军举三烽，当亦举烽相应；其无应烽者，乃贼党也，当进击屠之，以所获赏军。"于是村民转相告语，虽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贼围城者不测其故，各自散归；义亦逃还，与凤贤俱请降。丙子，稚克潼关，遂入河东。

[4]萧宝寅包围了冯翊县城，没有攻下。长孙稚的军队到了恒农，行台左丞杨侃对长孙稚说："从前魏武帝曹操跟韩遂、马超在潼关交战，相持不下，韩遂、马超的才能，远不能与魏武帝相匹敌，但是却很长时间决不出胜负来，原因就在于韩遂、马超扼守住了险要关口。现在敌人守备防御已经稳固。即使魏武帝曹操再生，也施展不出他的本事。您不如向北夺取蒲反城，渡过黄河向西，进入敌人的腹地，置军于必死之地。这样华州之围便会不战而自解，潼关守敌必定顾虑后方而逃走。周围的城池解决了，长安城便可坐而取之。如果我的计策可行的话，我愿意为您做前锋。"长孙稚说："您的计策倒是很好，但是岷现在薛义包围着河东、薛凤贤据守着安邑，宗正珍孙把守着虞

坂，无法通过，怎么能到达呢？”杨侃说：“珍孙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因偶然的机缘得以成为将领，他只能被人驱使，哪能指挥得了别人！河东郡的治所在蒲反城，蒲反城西边靠近黄河，所辖区域大部分在郡治所的东部。薛义率军队、百姓向西包围了郡的治所蒲反城，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却还都留在原来的村庄，一旦听说官军到了，他们都会有内顾之忧的，一定会望风披靡不战自溃。”长孙稚于是便派儿子长孙子彦与杨侃一起率骑兵从恒农北渡黄河，占据了石锥壁。杨侃声言：“现在暂时停在这里等待步兵，并且看一看民心所向。”于是命令那些送来投降者的名单的人各自回到村子，并且告诉他们：“等到官军燃起三堆烽火时，你们也要燃举烽火相呼应。那些不举烽火相呼应的人，便是贼军的同党，要杀掉他们，将没收的财产犒赏军队。”于是村民们相互转告，即使内心不想投降的人也假装举起烽火，一夜之间，火光遍布数百里。围攻蒲反城的贼兵不知其中原委，各自溃散逃归。薛义也逃回了老家，与薛凤贤一起请求投降。丙子（十八月），长孙稚攻克了潼关，于是进入了河东郡。

会有诏废盐池税，稚上表以为：“盐池天产之货，密迩京畿，唯应宝而守之，均赡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扰攘，常调之绢不复可收，唯仰府库，有出无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不下三十万匹，乃是移冀、定二州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径解河东者，非缓长安而急蒲反，一失盐池，三军乏食。天助大魏，兹计不爽。昔高祖升平之年，无所乏少，犹创置盐官而加典护，非与物竞利，恐由利而乱俗也。况今国用不足，租征六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此皆夺人私财，事不获已。臣辄符同监将、尉，还帅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

这时候正赶上孝明帝下诏书要废除掉盐池税，于是长孙稚便上书申明自己的看法：“盐池是天然物产，靠近京城，正应该把它当作宝贝好好守护，依据常理均衡地补给百姓。当今之时，四方多难，国家府库空虚，冀州、定州叛乱纷起，国家正常的户调绢帛无法收上来，一切全靠府库的储备，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大致估算一下盐税收入，一年之中，按绢的价值计算的话，不少于三十万匹绢的收入，这就犹同将冀州、定州这两个州置于京郊一样。现在如果再废除盐池税的话，那可就是两次失计了。臣上次之所以敢违抗您的圣旨，没有先讨伐关

内的贼兵，而是先径直解除了河东之围，这并不是以长安为缓而以蒲反为急，而是如果一旦失去盐池，则三军势必会缺乏粮食。上天助我大魏，这一计策果然是正确的。过去孝文帝太平之年，什么都不缺少，尚且创置盐官对盐池加以管理、保护，那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跟老百姓争利，而是担心由于利益冲突而导致社会动乱。何况当今国家财政不足，租税已经提前征收了六年，户调已经折合到明年，这些都是掠取百姓私财的措施，事情出于不得已。我这就让那些管理、保护盐池的将、尉们，回去率领他们的部下，仍按往常一样征收盐税，是否废除，再听陛下以后的诏令。”

萧宝寅遣其将侯终德击毛遐。会郭子恢等屡为魏军所败，终德因其势挫，还军袭宝寅；至白门，宝寅始觉，丁丑，与终德战，败，携其妻南阳公主及其少子帅麾下百余骑自后门出，奔万俟奴。奴以宝寅为太傅。

萧宝寅派部将侯终德攻打毛遐的部队。正值郭子恢等人屡次被北魏军队打败，侯终德趁着萧宝寅势力受到削弱之际，回去袭击萧宝寅，侯终德的部队已到了白门的时候，萧宝寅才刚刚发觉。丁丑（十九日），萧宝寅与侯终德交战，结果战败。萧宝寅携带妻子南阳公主和他们的小儿子，带着部下一百多名骑兵从后门逃出，投奔了万俟奴。万俟奴封萧宝寅为太傅。

二月，魏以长孙稚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尚书仆射、西道行台。

二月，北魏任命长孙稚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尚书仆射、西道行台。

群盗李洪攻烧巩西阙口以东，南结诸蛮，魏都督李神轨、武卫将军费穆讨之。穆败洪于阙口南，遂平之。

群盗李洪等攻取烧毁了巩县以西、伊阙口以东的大片地区，并与南方诸蛮相勾结。北魏都督李神轨、武卫将军费穆率军征讨李洪。费穆在伊阙口南打败了李洪，最后终于平定了匪乱。

[5]葛荣击杜洛周，杀之，并其众。[5]葛荣率军攻打杜洛周，杀了杜洛周，收编了他的部众。

[6]魏灵太后再临朝以来，嬖幸用事，政事纵驰，恩威不立，盗贼蜂起，封疆日蹙。魏萧宗年浸长，太后自以所为不谨，恐左右闻之于

帝，凡帝所爱信者，太后辄以事去之，务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骑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宠于帝，使领左右；太后屡讽之，欲用为州，士恢怀宠，不愿出外，太后乃诬以罪而杀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语，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杀之于城南而悬赏购贼。由是母子之间，嫌隙日深。

[6]北魏胡太后再次当政以来，宠信之徒横行专权，政事松弛，朝廷的威信树立不起来，盗贼纷起，边界一天天缩小。孝明帝年纪渐渐长大，胡太后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够谨慎，担心左右会向孝明帝汇报，于是凡孝明帝平时所宠信的人，太后便借某种事由除掉他们，竭力堵塞孝明帝视听，不让他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通直散骑常侍、昌黎人谷士恢深受孝明帝宠爱，命他统领宫中卫士。胡太后多次含蓄地暗示谷士恢，想把他调为地方官，但谷士恢受孝明帝宠幸，不愿离开京城，于是胡太后便罗织罪名将他杀了。有一个密多道人，会说胡话，孝明帝经常让他在身边服侍。胡太后派人在城南杀了他，还假装悬赏缉拿罪犯。从此胡太后和孝明帝母子二人之间，隔阂越来越深。

是时，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兵势强盛，魏朝惮之。高欢、段荣、尉景、蔡俊先在杜洛周党中，欲图洛周不果，逃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刘贵先在尔朱荣所，屡荐欢于荣，荣见其憔悴，未之奇也。欢从荣之马厩，厩有悍马，荣命欢翦之，欢不加羁绊而翦之，竟不蹄啮，起，谓荣曰："御恶人亦犹是矣。"荣奇其言，坐欢于床下，屏左右，访以时事，欢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畜此竟何用也？"荣曰："但言尔意！"欢曰："今天子暗弱，太后淫乱，孽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之罪以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之意也。"荣大悦，语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参军谋。

当时，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及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兵势强盛，北魏朝廷很是害怕。高欢、段荣、尉景、蔡俊等人原先在杜洛周手下，本想图谋取代杜洛周，结果没成功，于是逃奔葛荣，接着又投奔尔朱荣。先前便在尔朱荣处做事的刘贵，多次向尔朱荣推荐高欢，尔朱荣见高欢身形瘦弱，相貌憔悴，并没有觉出他有什么出奇之处。一次高欢随尔朱荣来到马棚，马棚中有一匹强悍

凶猛的马，尔朱荣令高欢给这匹马修剪。高欢对这匹马没套上马笼头和捆住马脚便修剪起来，这匹马竟然也没踢没咬。高欢修剪完后站起身来，对尔朱荣说："制服坏人也跟这是同一道理。"尔朱荣很惊奇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于是请高欢坐在床下，屏退左右，向他征询当前的国家大事。高欢说道："我听说您有十二群马，按颜色分成不同的马群，这样畜养到底是要做什么用呢？"尔朱荣说："请只管说出你的看法！"高欢说："现在皇上软弱，太后淫乱，奸佞小人专权，朝廷的政策不能贯彻执行。凭您的雄才大略，若乘此时起兵，讨伐郑俨、徐纥的罪行，肃清皇上身边的奸佞小人。那么您的霸业挥鞭之际便可成就，这就是我高欢的主意。"尔朱荣听了非常高兴，二人从中午谈至半夜才出来。从此以后，高欢便经常参与尔朱荣的军事谋划。

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孙也，与荣善，荣兄事之。荣常与天穆及帐下都督贺拔岳密谋，欲举兵入洛，内诛嬖幸，外清群盗，二人皆劝成之。

并州刺史元天穆，是元孤的五世孙，跟尔朱荣关系很密切，尔朱荣对他就象对待哥哥一样。尔朱荣经常跟元天穆及部下都督贺拔岳密谋，打算发兵进入洛阳，对内诛杀奸佞之人，对外肃清各地匪盗，元天穆和贺拔岳二人都劝尔朱荣这样做。

荣上书以"山东群盗方炽，冀、定覆没，官军屡败，请遣精骑三千东援相州。"太后疑之，报以"念生枭戮，宝寅就擒，奴请降，关、陇已定。费穆大破群蛮，绛蜀渐平。又，北海王颢帅众二万出镇相州，不须出兵。"荣复上书，以为"贼势虽衰，官军屡败，人情危怯，恐实难用。若不更思方略，无以万全。臣愚以为蠕蠕主阿那荷国厚恩，未应忘报，宜遣发兵东趣下口以蹑其背，北海之军严加警备以当其前。臣麾下虽少，辄尽力命自井陉以北，滏口以西，分据险要，攻其肘腋。葛荣虽并洛周，威恩未著，人类差异，形势可分。"遂勒兵召集义勇，北捍马邑，东塞井陉。徐纥说太后以铁券间荣左右，荣闻岷而恨之。

于是，尔朱荣便向朝廷上书说："山东群盗的活动正猖獗，冀州、定州已经失陷敌手，官军屡战屡败，我请求派遣三千精锐骑兵向东增援相州。"胡太后对此很是怀疑，便回答尔朱荣说："莫折念生已斩首，萧宝寅被活捉，万俟奴已请求投降，这样，关、陇地区的贼盗已

经平定。费穆大破群蛮，绛蜀地区也逐渐平定。再者，北海王元颢已率军二万出镇相州，因此你不必再出兵增援了。”尔朱荣又上书朝廷，认为：“贼兵的势力虽然衰落，但官军却屡次失败，军心畏惧，所以恐怕官军实际上很难起作用。如果不另想策略的话，则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以微臣愚见，蠕蠕国国王阿那环受我魏朝厚恩，不应忘记报答，因此，应该让他发兵东至下口以攻击贼兵的背后，令北海王元颢的部队严加戒备以攻击贼兵的正面。我的部队虽然很少，也要尽全力命他们从井陉以北，滏口以西，分路占据险要地区，从侧面攻击贼兵。葛荣虽然吞并了杜洛周的部队，但威信还未树立，部下并非一族，可以使他们分崩离析。”于是尔朱荣便命令部队征召义勇之人充军，向北守卫马邑城，向东占据了井陉。徐纥劝胡太后派人持铁券离间尔朱荣的部下，尔朱荣听说后，很忌恨徐纥。

魏肃宗亦恶俨、纥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诏荣举兵内向，欲以胁太后。荣以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帝复以私诏止之。俨、纥恐祸及已，阴与太后谋鸩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为帝，大赦。既而下诏称：“潘充华本实生女。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体自高祖，宜膺大宝。百官文武加二阶，宿卫加三阶。”乙卯，钊即位。钊始生三岁，太后欲久专政，故贪其幼而立之。

北魏孝明帝也很厌恶郑俨、徐纥等人，碍于胡太后，不能把他们除掉。于是孝明帝秘密下诏书命尔朱荣发兵至京城，想以此来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任命高欢为前锋，部队行至上党时，孝明帝又下密诏阻止了这一行动。郑俨、徐纥担心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便暗中与胡太后策划阴谋毒死孝明帝。癸丑（二十五日），北魏孝明帝突然去世。甲寅（二十六日），胡太后立皇女为皇帝，大赦天下。不久又下诏书宣称：“潘充华实际上生的是女儿。原来的临洮王元宝晖的后代元钊，是孝文帝的嫡系后代，应该做皇帝。文武百官各进二级官位，宿卫进三级官位。”乙卯（二十七日），元钊即位。元钊这时才刚刚三岁，胡太后想长久地独揽大权，所以看中了元钊年纪小才立他为帝。

尔朱荣闻之，大怒，谓元天穆曰：“主上晏驾，春秋十九，海内犹谓之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儿以临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帅铁骑赴哀山陵，翦除奸佞，更立长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复见于今矣。”乃抗表称：“大行皇帝背弃万方，海内咸称鸩毒致祸。岂

有天子不豫，初不召医，贵戚大臣皆不侍侧，安得不使远近怪愕！又以皇女为储两，虚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选君于孩提之中，实使奸竖专朝，隳乱纲纪，此何异掩目捕雀，塞耳盗。今群盗沸腾，邻敌窥窬，而欲以未言之儿镇安天下，不亦难乎！原听臣赴阙，参预大议，问侍臣帝崩之由，访侍卫不知之状，以徐、郑之徒付之司败，雪同天之耻，谢远近之怨，然后更择宗亲以承宝祚。”荣从弟世隆，时为直，太后遣诣晋阳谕荣；荣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来，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预为之备，非计也。”乃遣之。

尔朱荣听说这事之后，非常恼怒，对元天穆说：“皇上去世了。他年纪已十九岁了，而天下还仍把他看作是小皇帝，何况现在立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幼儿来统治天下，想求得国家长治久安，怎么可能呢？我打算率骑兵奔赴国都哀悼皇帝，除掉奸佞之人，重新立一位年纪大一点的皇帝，你们看怎么样？”元天穆说：“这真是伊尹、霍光今日再生啊！”于是尔朱荣上书朝廷，声称：“大行皇帝离开人世，天下都认为是被毒酒害死的。哪儿有皇帝生病，竟然不召医生看视，贵戚大臣都不服侍左右的道理？”这怎能不让天下之人感到奇怪、诧异呢！又立皇女为皇位继承人，妄自实行大赦，宽恕罪犯，对上欺骗天地，对下迷惑朝野之人。接着又选立孩童为帝，实际上让奸臣佞子把持朝政，毁坏国家纲纪，这与掩目捕雀、塞耳盗铃有何区别？现在各地盗匪猖獗，邻国之敌暗中窥伺，朝廷却打算让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来镇抚安定天下，不是太难了么！希望朝廷允许我回到京城，参与商讨国家大计，向侍卫之臣询问皇帝驾崩的原因，访查侍卫们不知道的真实情况，将徐纥、郑俨之徒交给法官查办，以雪之耻，消除远近各地的怨恨之情，然后重新选择一位皇族成员承继皇位。”尔朱荣的崐堂弟尔朱世隆，当时任直官，胡太后派他到晋阳慰问安抚尔朱荣。尔朱荣打算留下尔朱世隆，尔朱世隆说道：“朝廷现在怀疑兄长您，所以才派我来您这里，现在您却要留下我，这就会使得朝廷能够预先做好防备，不是好计策呀。”于是尔朱荣便仍让尔朱世隆回去了。

[7]三月，癸未，葛荣陷魏沧州，执刺史薛庆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7]三月癸未（二十六日），葛荣攻陷北魏的沧州，抓获了刺史薛庆之，平民被杀的占十之八九。

[8]乙酉，魏葬孝明皇帝于定陵，庙号肃宗。

[8]乙酉（二十八日），北魏将孝明帝安葬于定陵，庙号为肃宗。

[9]尔朱荣与元天穆议，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勋，其子长乐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从子天光及亲信奚毅、仓头王相入洛，与尔朱世隆密议。天光见子攸，具论荣心，子攸许之。天光等还晋阳，荣犹疑之，乃以铜为显祖诸孙各铸像，唯长乐王像成。荣乃起兵发晋阳，世隆逃出，会荣于上党。灵太后闻之，甚惧，悉召王公等入议，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为，莫肯致言。徐纥独曰："尔朱荣小胡，敢称兵向阙，文武宿卫足以制之。但守险要以逸待劳、彼悬军千里，士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为然，以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帅众拒之，别将郑季明、郑先护将兵守河桥，武卫将军费穆屯小平津。先护，俨之从祖兄弟也。

[9]尔朱荣跟元天穆商议，认为彭城武宣王元勰有功勋，他的儿子长乐王元子攸平素声望很高，打算立元子攸为帝。尔朱荣又派侄子尔朱天光及亲信奚毅、仆人王相来到洛阳，与尔朱世隆秘密商议。尔朱天光见到元子攸后，向他详细地讲了尔朱荣的想法，元子攸答应了。尔朱天光等人回到晋阳，尔朱荣仍犹疑不定，于是便用铜为皇室的子孙们每人都铸铜像，以此占卜谁能做皇帝，结果只有长乐王元子攸的铜像铸成了。尔朱荣这才起兵从晋阳出发，尔朱世隆逃出京城，在上党与尔朱荣相会。胡太后听说后，非常恐惧，将王公大臣全部召入宫中商议对策。皇族宗室和大臣们都很痛恨胡太后平日的所作所为，因此没有人发言。只有徐纥说："尔朱荣这个小胡人，竟敢起兵冒犯朝廷，文武禁卫军足以将他制伏。只要守住险要地区以逸待劳，尔朱荣的孤军千里而来，兵马疲惫不堪，一定能够打败他。"胡太后认为徐纥说的很对，于是任命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率兵迎击尔朱荣，副将郑季明、郑先护率兵守卫河桥，武卫将军费穆驻扎在小平津。郑先护是郑俨的堂祖父兄弟。

荣至河内，复遣王相密至洛，迎长乐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与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潜自高渚渡河，丁酉，会荣于河阳，将士咸称万岁。戊戌，济河，子攸即帝位，以劭为无上王，子正为始平王；以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太原王。

尔朱荣的军队到达河内后，尔朱荣又派王相秘密进到洛阳城，迎接长乐王元子攸。夏季，四月丙申（初九），元子攸与他的哥哥彭城王元劭、弟弟霸城公元子正偷偷从高渚渡过黄河，丁酉（初十），在河阳跟尔朱荣见了面，将士们都高呼万岁。戊戌（十一日），尔朱荣等渡过黄河，元子攸即皇帝位，任命元劭为无上王，元子正为始平王，任命尔朱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并封为太原王。

郑先护素与敬宗善，闻帝即位，与郑季明开城纳之。李神轨至河桥，闻北中不守，即遁还；费穆弃众先降于荣。徐纥矫诏夜开殿门，取骅骝厩御马十匹，东奔兖州，郑俨走还乡里。太后尽召肃宗后宫，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发。荣召百官迎车驾，己亥，百官奉玺绶，备法驾，迎敬宗于河桥。庚子，荣遣骑执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阴。太后对荣多所陈说，荣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于河。

郑先护平素与孝庄帝元子攸的关系很密切，听说他已即位做了皇帝，便与郑季明一起打开城门将尔朱荣的部队接进城中。李神轨来到河桥后，听说北中城已失守，便立即逃回了洛阳城；费穆丢下士兵自己先投降了尔朱荣。徐纥假传圣旨夜里打开宫殿大门，牵出了十匹养在骅骝厩中的御马，向东逃奔了兖州。郑俨也逃回了老家。胡太后将孝明帝的后宫嫔妇们召集在一起，命令她们都出家为尼，太后自己也削了发。尔朱荣召令文武百官迎接圣驾，己亥（十二日），文武百官捧着皇帝的印玺、绶带，准备了车辇，从河桥迎回魏孝庄帝。庚子（十三日），尔朱荣派骑兵抓获了胡太后和小皇帝，将他们送到了河阴，胡崐太后对尔朱荣讲了许多求情的话，尔朱荣拂袖而起，命人将胡太后和小皇帝沉入了黄河之中。

费穆密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陈，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服。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知公虚实，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恐公还北之日，未渡太行而内变作矣。"荣心然之，谓所亲慕容绍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不加芟翦，终难制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诛之，何如？"绍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幸弄权，淆乱四海，故明公兴义兵以清朝廷。今无故歼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长策也。"荣不听，乃请帝循河西至淘渚，引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骑

围之，责以天下丧乱，肃宗暴崩，皆由朝臣贪虐，不能匡弼，因纵兵杀之，自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略以下，死者二千余人。前黄门郎王遵业兄弟居父丧，其母，敬宗之从母也，相帅出迎，俱死。遵业，慧龙之孙也，俊爽涉学，时人惜其才而讥其躁。有朝士百余人后至，荣复以胡骑围之，令曰："有能为禅文者免死。"侍御史赵元则出应募，遂使为之。荣又令其军士言"元氏既灭，尔朱氏兴"，皆称万岁。荣又遣数十人拔刀向行宫，帝与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帐外。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叱列杀鬼侍帝侧，诈言防卫，抱帝人账，余人即杀劭及子正，又遣数十人迁帝于河桥，置之幕下。

费穆暗中劝尔朱荣说："您兵马不足万人，现在远道而至洛阳，前面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既没有什么战胜之威，平素人们心中对您又不畏服。因京城军队众多，文武百官势力强盛，如果知道了您的虚实的话，便会对您有所轻视。若不狠狠地实行诛杀、惩治，另外培植亲信，恐怕您回到北方之时，还未过太行山，内乱便会发生。"尔朱荣内心认为费穆的话很对，于是便对亲信慕容绍宗说："洛阳人口众多，骄侈成习，如不加以整饬，终究难以控制。我打算趁文武百官出迎之际，全部杀掉他们，你看怎样？"慕容绍宗说道："太后荒淫无道，奸佞小人专权，将天下搞得混乱不堪，所以您才起义兵以整肃朝廷。现在却无故杀戮许多官员，不分忠臣奸臣，恐怕会使天下大人失所望，这不是上策。"尔朱荣不听，于是请孝庄帝沿黄河向西来到淘渚这个地方，尔朱荣率百官来到皇帝行宫的西北，说是要祭天。文武百官集中起来后，尔朱荣布置骑兵四面包围了他们，指责这些文武百官们说，天下动乱，孝明帝突然死去，都是由于他们这些朝廷大臣贪脏枉法，酷虐无忌，不能匡辅社稷所造成的，因此命令部队诛杀了他们。从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元略以下，被杀的达两千多人。原黄门郎王遵业兄弟正在居父丧，王遵业的母亲是魏孝庄帝的伯母，他们一起出来迎接皇帝，结果也都被杀掉了。王遵业是王慧龙的孙子，聪明豪爽而又博学，他死之后人们一方面很怜惜他的才学，一方面又讥讽他过于躁进。有一百多名朝廷官员后来才到，尔朱荣又让骑兵们包围了他们，对这些官员下令说："如果谁能作一篇元氏禅让皇位于尔朱氏的文告，就可以免死。"侍御史赵元则站出来响应，于是便让他起草禅让文告。尔朱荣又命令他的士兵们高呼："元氏既灭，尔

朱氏兴。”士兵们一齐山呼万岁。尔朱荣又派数十人持刀来到行宫，孝庄帝与无上王元劭、始平王元子正一起来到账外。尔朱荣先派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人叱列杀鬼侍立在孝庄帝两侧，假装说是保护皇帝，将孝庄帝抱入账中，其余的人便杀了元劭和元子正。接着尔朱荣又派数十人将孝庄帝迁到了河桥，置于他的账下。

帝忧愤无计，使人谕旨于荣曰：“帝王迭兴，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奋袂而起，所向无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岂敢妄希天位！将军见逼，以至于此。若天命有归，将军宜时正尊号；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当更择亲贤而辅之。”时都督高欢劝荣称帝，左右多同之，荣疑未决。贺拔岳进曰：“将军首举义兵，志降奸逆，大勋未立，遽有此谋，正可速祸，未见其福。”荣乃自铸金为像，凡四铸，不成。功曹参军燕郡刘灵助善卜筮，荣信之，灵助言天时人事未可。荣曰：“若我不吉，当迎天穆立之。”灵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长乐王有天命耳。”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思愧悔曰：“过误若是，唯当以死谢朝廷。”贺拔岳请杀高欢以谢天下，左右曰：“欢虽复愚疏，言不思难，今四方多事，须藉武将，请舍之，收其后效。”荣乃止。夜四更，复迎帝还营，荣望马首叩头请死。

孝庄帝忧伤愤慨但却无计可施，派人向尔朱荣传达旨意说：“帝王迭兴，盛崐衰无常。现在天下纷乱，将军奋而起兵，所向无敌，这是天意，不是靠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我原来投奔于你，只是希望能够活下来罢了，哪敢妄想登上皇位！将军你逼我做皇帝，我才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如果上天有意安排你做皇帝的话，将军你应选好时机登上皇位。如果你推辞而不做，想保存大魏的社稷，那么您也应该另选一位亲信而又贤明的人做皇帝，您对他加以辅佐。”当时，都督高欢劝尔朱荣称帝，尔朱荣的部下大多赞同，尔朱荣犹疑未决。贺拔岳进言道：“将军您首先发起义兵，志在铲除奸逆，大功还未告成，便急着有这种打算，恐怕只能很快招来灾祸，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尔朱荣于是便自己用黄金铸像，共铸了四次，均未成功。功曹参军燕郡人刘灵助善于占卜，尔朱荣对他很信任。刘灵助认为无论从天时来看，还是从人事上看都不可以称帝。尔朱荣说道：“如果我做皇帝不吉利的话，便应当迎请元天穆做皇帝。”刘灵助说：“元天穆也不吉利，只有长乐王元子攸符合天意。”尔朱荣这时也精神恍惚，支持不住了，过了很长

时间才清醒过来，深感惭愧悔恨地说：“错到这个地步，我只有以死来向朝廷谢罪了。”贺拔岳请求杀掉高欢来谢罪天下，尔朱荣的部下们说：“高欢虽然愚蠢粗陋，说话没有考虑到会有灾难，但是现在天下混乱，还须依靠武将，请您饶了他，让他以后为您效力。”尔朱荣这才作罢。夜里四更时，又迎请孝庄帝回到军营，尔朱荣朝着皇帝的马头叩头请求死罪。

荣所从胡骑杀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为迁都之计。荣狐疑甚久，武卫将军泛礼固谏。辛丑，荣奉帝入城。帝御太极殿，下诏大赦，改元建义。从太原王将士，普加五阶，在京文官二阶，武官三阶，百姓复租役三年。时百官荡尽，存者皆窜匿不出，唯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赦于阙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怀异虑，或云荣欲纵兵大掠，或云欲迁都晋阳；富者弃宅，贫者襁负，率皆逃窜，什不存一二，直卫空虚，官守旷废。荣乃上书，称：“大兵交际，难可齐壹，诸王朝贵，横死者众，臣今粉躯不足塞咎，乞追赠亡者，微申私责。无上王请追尊为无上皇帝，自余死于河阴者，王赠三司，三品赠令、仆，五品赠刺史，七品已下白民赠郡镇；死者无后听继，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劳问。”诏从之。于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无上王之子韶为彭城王。荣犹执迁都之议，帝亦不能违；都官尚书元谌争之，以为不可，荣怒曰：“何关君事，而固执也！且河阴之事，君应知之。”谌曰：“天下事当与天下论之，奈何以河阴之酷而恐元谌！谌，国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无益，死复何损，正使今日碎首流肠，亦无所惧！”荣大怒，欲抵谌罪，尔朱世隆固谏，乃止。见者莫不震悚，谌颜色自若。后数日，帝与荣登高，见宫阙壮丽，列树成行，乃叹曰：“臣昨愚暗，有北迁之意，今见皇居之盛，熟思元尚书言，深不可夺。”由是罢迁都之议。谌，谧之兄也。

尔朱荣所率领的胡人骑兵因杀朝廷大臣太多，不敢进入洛阳城，便想将国都迁到北方。尔朱荣犹疑了很长时间，武卫将军泛礼坚决反对迁都。辛丑（十四日），尔朱荣护送孝庄帝进入洛阳城。孝庄帝登上太极殿，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义。跟从太原王尔朱荣的将士，全部晋升为五级官阶，在京城中的文官晋升二级官阶，武官晋升三级，百姓免除租役三年。当时文武百官已荡然无存，即使活下来的也大都逃窜藏匿起来，不再露面，只有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见皇帝，接

受赦免。洛阳城中的官员百姓都很担惊害怕，人人都另有所虑，有的说尔朱荣要纵兵大肆掠取，有的说尔朱荣要迁都晋阳。于是富贵人家放弃了住宅，贫困人家携带包裹，都纷纷逃奔他乡，城中人口还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二，守备空虚，政府各部门都空无一人。尔朱荣于是向孝庄帝上书说："大兵往来接触，很难整齐统一，朝廷中的王、大臣、横遭杀戮的很多，我现在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抵消所犯的罪责，所以我请求圣上追封那些死去的大臣们，以稍微弥补一下我的罪责。请求追封无上王为无上皇帝，其余在河阴被杀的人，凡原先是分封王的，追封三司，三品官员封赠令、仆，五品官员封赠刺史，七品官员以下至布衣封赠郡守、镇将。死者如果没有后代听任另择继承人，立即授予封爵。另外，再派使者慰问城内的百姓。"孝庄帝下诏同意这样做。于是朝廷官员这才渐渐地出头露面，人心才稍微安定下来。追封无上王之子元韶为彭城王。尔朱荣仍坚持迁都的主张，孝庄帝也不敢违背他的意愿。都官尚书元谌跟尔朱荣争辩迁都之事，认为不能迁都，尔朱荣怒冲冲地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却这么顽固！况且河阴之事，你应该知道吧。"元谌说道："天下大事应该让天下人共同议论，您何必用在河阴残酷杀戮百官之事来吓唬我元谌呢岷！我元谌是皇族宗室，位居尚书之职，既然活着也没什么益处，那么死了又能减少什么呢？即使我今日肝脑涂地，也没什么可畏惧的。"尔朱荣听了非常恼怒，想治元谌之罪，尔朱世隆死死劝谏，尔朱荣这才作罢。当时在场见到这种情形的人没有不感到害怕的，而元谌却神色如故。几天以后，孝庄帝与尔荣登高远眺，看到宫殿巍峨壮丽，树木成行，尔朱荣这才感叹地说："微臣我过去太愚蠢胡涂了，竟会有向北迁都的想法，现在我看到皇宫如此壮丽雄伟，仔细想一想元谌尚书的话，深深感到他说的对。"于是便打消了迁都的主张。元谌是元谧的哥哥。

癸卯，以江阳王继为太师，北海王颢为太傅；光禄大夫李延实为太保，赐爵濮阳王；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赐爵上党王；前侍中杨椿为司徒；车骑大将军穆绍为司空，领尚书令，进爵顿丘王；雍州刺史长孙稚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冯翊王；殿中尚书元谌为尚书右仆射，赐爵魏郡王；金紫光禄大夫广陵王恭加仪同三司，其余起家暴贵者，不可胜数。延实，冲之子也，以帝舅故，得超拜。

癸卯（十六日），北魏朝廷任命江阳王元继为太师，北海王元颢为太傅；任命光禄大夫李延为太保，赐爵为濮阳王；任命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赐爵为上党王；任命前侍中杨椿为司徒；任命车骑大将军穆绍为司空，兼尚书令，进爵位为顿丘王；任命雍州刺史长孙稚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为冯翊王；任命殿中尚书元谌为尚书右仆射，赐爵为魏郡王；加封金紫光禄大夫广陵王元恭为仪同三司；其余突然从平民成为显贵官员的人，不计其数。李延是李冲的儿子，由于是皇帝舅舅的缘故，得以被破格提拔加封。

徐纥弟献伯为北海太守，季产为青州长史，纥使人告之，皆将家属逃去，与纥俱奔泰山。郑俨与从兄荥阳太守仲明谋据郡起兵，为部下所杀。

徐纥的弟弟徐献伯是北海太守，徐季产是青州长史，徐纥派人通知了他们朝廷的变故。因此他们都带着家眷逃离了原地，与徐纥一起投奔了泰山郡。郑俨和堂兄荥阳太守郑仲明图谋占领郡城起兵反叛，结果被部下杀掉了。

丁未，诏内外解严。

丁未（二十日），孝庄帝颁布诏令，解除京城内外的戒严。

[10]魏郢州刺史元显达请降，诏郢州刺史元树迎之，夏侯夔亦自楚城往会之，遂留镇焉。改魏郢州为北司州，以夔为刺史，兼督司州。夔进攻毛城，逼新蔡；豫州刺史夏侯囤南顿，攻陈项；魏行台源子恭拒之。

[10]北魏的郢州刺史元显达向梁朝请求投降，梁武帝诏令郢州刺史元树迎接元显达，夏侯夔也从楚城前往郢州与他们相见，于是便留下来镇守郢州。梁朝将北魏的郢州改为北司州，任命夏侯夔为北司州刺史，兼管司州。夏侯夔进攻北魏的毛城，逼近新蔡；豫州刺史夏侯包围了南顿，攻打陈项城；北魏行台源子恭据城抵抗。

[11]庚戌，魏赐尔朱荣子义罗爵梁郡王。

[11]庚戌（二十三日），北魏孝庄帝赐封尔朱荣的儿子尔朱义罗为梁郡王。

[12]柔然头兵可汗数入贡于魏，魏诏头兵赞拜不名，上书不称臣。

[12]柔然国头兵可汗多次向北魏上贡，于是北魏孝庄帝诏令准许头兵可汗参拜时不称名，向皇帝上书可以不称臣。

[13]魏汝南王悦及东道行台临淮王闻河阴之乱，皆来奔。先是，魏人降者皆称魏官为伪，表启独称魏临淮王；上亦体其雅素，不之责。魏北海王颢将之相州，至汲郡，闻葛荣南侵及尔朱荣纵暴，阴为自安之计，盘桓不进；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邺。行台甄密知颢有异志，相帅废遵，复推李神摄州事，遣兵迎颢，且察其变。颢闻之，帅左右来奔。密，琛之从父弟也。北青州刺史元世俊、南荆州刺史李志皆举州来降。

[13]北魏汝南王元悦和东道行台、临淮王元听说了河阴之乱后，都来投奔梁朝。过去，北魏投降梁朝的人都称自己在北魏的官职为伪官，只有元在向梁武帝上表时却仍自称是北魏临淮王；梁武帝也很赞赏他的儒雅风度，并未加以责难。北魏北海王元颢前往相州上任，行至汲郡时，听说了葛荣大肆南犯和尔朱荣残暴杀戮文武百官之事，于是便暗中做好了安全方面的考虑，故意在路上拖延推迟；又让他的舅舅殷州刺史范遵兼管相州的政事，并代替原来的相州刺史李神守卫邺城。行台甄密知道元颢另有他谋，便联合他人废掉了范遵，仍推举李神管理相州的事务，并派兵迎接元颢，同时观察元颢的变化。元颢听岷说了之后，便率领部下前来投奔梁朝。甄密是甄琛的堂弟。北魏北青州刺史元世俊、南荆州刺史李志都率全州人马投降了梁朝。

[14]五月，丁巳朔，魏加尔朱荣北道大行台。以尚书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光禄勋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后闻。欣，羽之子也。

[14]五月丁巳朔（初一），北魏朝廷加封尔朱荣为北道大行台。任命尚书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又让光禄勋元欣做他的副手，巡视地方，凡赏罚升降之事，可全权处理，先斩后奏。元欣是元羽的儿子。

[15]尔朱荣入见魏主于明光殿，重谢河桥之事，誓言无复贰心。帝自起止之，因复为荣誓，言无疑心。荣喜，因求酒饮之，熟醉；帝欲诛之，左右苦谏，乃止，即以床向中常侍省。荣夜半方寤，遂达旦不眠，自此不复禁中宿矣。

[15]尔朱荣进到明光殿参见北魏孝庄帝，为在河桥残杀百官之事深深地向皇帝谢罪，发誓决不会对朝廷有二心，孝庄帝起身亲自阻止了尔朱荣，同时也对尔朱荣发誓说决不会对他有疑心。尔朱荣非常高

兴，便要来酒喝，结果喝得烂醉如泥。孝庄帝想趁机杀了他，左右大臣苦苦劝谏，这才作罢，便让人用床辇将尔朱荣抬到了中常侍省。尔朱荣半夜才清醒过来，于是直到天亮也没有合上眼，从此以后尔朱荣再也不敢在宫城中留宿了。

荣女先为肃宗嫔，荣欲敬宗立以为后，帝疑未决，黄门侍郎祖莹曰："昔文公在秦，怀嬴入侍；事有反经合义，陛下独何疑焉！"帝遂从之，荣意甚悦。

尔朱荣的女儿过去是孝明帝的妃子，尔朱荣想让孝庄帝立她为皇后，孝庄帝犹疑不决。黄门侍郎祖莹劝皇帝说："从前晋文公在秦国避难的时候，弟媳怀嬴就侍候了他；有时会有违背经典但却合乎道理的事情，陛下您何必疑虑呢！"于是孝庄帝采纳了祖莹的建议，尔朱荣心中十分高兴。

荣举止轻脱，喜驰射，每入朝见，更无所为，唯戏上下马；于西林园宴射，恒请皇后出观，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见天子射中，辄自起舞叫，将相卿士悉皆盘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随之举袂。及酒酣耳热，必自匡坐唱虏歌；日暮罢归，与左右连手蹋地唱《回波乐》而出。性甚严暴，喜愠无常，刀槊弓矢，不离于手，每有嗔嫌，辄行击射，左右恒有死忧。尝见沙弥重骑一马，荣即令相触，力穷不能复动，遂使傍人以头相击，死而后已。

尔朱荣神态举止轻佻、放达，喜欢骑马射箭，每次入朝参见孝庄帝，别的什么也不做，只是以骑马为戏；每次尔朱荣在西林园设宴比赛射箭时，总要请皇后出来观看，并且将王公妃嫔、公主都召集到同一大厅。每次看到皇帝射中了，尔朱荣总要起舞狂叫，文武百官跟着纷纷起舞，就连妃嫔、公主们也不由得随之挥袖舞动。等到酒酣耳热之时，尔朱荣一定要正襟危坐高唱胡歌；日暮黄昏罢宴回府时，尔朱荣与左右手拉着手，踏地为节拍，同唱《回波乐》曲离开皇宫。尔朱荣生性非常严酷残暴，喜怒无常，刀槊、弓箭总是不离身边。每当他对人发怒之时，便要殴打射杀，因此他手下之人总是担心会被杀头。曾经有一次，尔朱荣看到两个和尚骑在同一匹马上，尔朱荣便命令他们互相触撞，两人没劲不能动弹了，就让旁边的人拉着两人的头相撞，直到死了为止。

辛酉，荣还晋阳，帝饯之于邙阴。荣令元天穆入洛阳，加天穆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以行台郎中桑乾朱瑞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为之。

辛酉（初五），尔朱荣回晋阳，孝庄帝在邙阴设宴为他送行。尔朱荣命元天穆到洛阳，加封元天穆为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又任命行台郎中桑乾人朱瑞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于是，朝廷的重要官职，都由尔朱荣的心腹之人担任。

[16]丙寅，魏主诏："孝昌以来，凡有冤抑无诉者，悉集华林东门，当亲理之。"时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竭，始诏"入粟八千石者赐爵散侯，白民输五百石者赐出身，沙门授本州统及郡县维那。"

[16]丙寅（初十），北魏国主孝庄帝下诏令："自孝昌年间以来，凡是有冤屈无处投诉的，都集中到华林东门，朕要亲自审问。"当时正值动乱之后，国家仓库空虚，于是下诏令："凡向国家交纳八千石粮食的人赐爵散侯；平民百姓交纳五百石的，赐给做官的资格，和尚则授予本州僧统或本郡县的知事僧。"

尔朱荣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鹄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台郦恽拒守不从。乙亥，子鹄拔平阳，斩元珍及恽。元珍，挺之从父弟也。尔朱荣到洛阳之时，派都督樊子鹄攻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台郦恽死守唐州不降。乙亥（十九日），樊子鹄攻占了平阳城，斩杀了崔元珍和郦恽。崔元珍是崔挺的堂弟。

[17]将军曹义宗围魏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数板。时魏方多难，不能救，城中粮尽，刺史王罴煮粥与将士均分食之，每出战，不擐甲胄，仰天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佑国家，令箭中王罴额；不尔，王罴必当破贼。"弥历三年，前后搏战甚众，亦不被伤。癸未，魏以中军将军费穆都督南征诸军事，将兵救之。

[17]梁朝的将军曹义宗包围北魏的荆州，筑坝堵水，淹了荆州城，只差几板高没被淹没。当时北魏正是多难之秋，不能派兵救援荆州，荆州城中粮食吃尽了，刺史王罴就跟将士们一起煮粥分食。王罴每次出战，身上连铠甲都不披，总是仰天大叫道："荆州城是孝文皇帝创置的，上天如果不保佑我大魏社稷的话，那么就让箭射中我王罴的额头吧；否则，我王罴一定要打败敌人的。"这样持续了三年，王罴前后出

战多次，也并没有受过伤。癸未（二十七日），北魏命令中军将军费穆负责南征的军事行动，率兵救援荆州。

[18]魏临淮王闻魏主定位，乃以母老求还，辞情恳至。上惜其才而不能违，六月，丁亥，遣还。魏以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

[18]北魏临淮王元听说北魏国主孝庄帝的地位已经确定，便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回到北魏，言词极为恳切。梁武帝很爱惜元的才能，却又不能拒绝他提出的请求，六月丁亥（初一），梁武帝让元回到了北魏。北魏朝廷任命元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加封仪同三司。

[19]魏员外散骑常侍高乾，之从子也，与弟敖曹、季式皆喜轻侠，与魏主有旧。尔朱荣之向洛也，逃奔齐州，闻河阴之乱，遂集流民起兵于河、济之间，受葛荣官爵，频破州军。魏主使元欣谕旨，乾等乃降，以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兼武卫将军，敖曹为通直散骑侍郎。荣以乾兄弟前为叛乱，不应复居近要，魏主乃听解官归乡里。敖曹复行抄掠，荣诱执之，与薛义同拘于晋阳。敖曹名昂，以字行。

[19]北魏员外散骑常侍高乾是高的侄子，跟弟弟高敖曹、高季式都是豪爽侠义之人，在孝庄帝没有登上帝位时与他有过往来。尔朱荣到洛阳的时候，他们逃奔到齐州，听说了河阴之乱后，便聚集流民在黄河、济水之间起兵。他们还接受了葛荣的官职爵位，多次打败北魏各州郡的军队。孝庄帝派元欣前往宣布谕旨，他们才归降。北魏朝廷任命高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并兼武卫将军，又任命高敖曹为通直散骑侍郎。尔朱荣认为高乾兄弟以前曾背叛朝廷，发动叛乱，不应该还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孝庄帝于是只好解除了高乾兄弟等人的官职，让他们回到家乡。高敖曹回到家乡后又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被尔朱荣诱捕后，跟薛义一同拘押在晋阳。高敖曹名叫高昂，敖曹是他的字，人们一直以字称他。

[20]葛荣军乏食，遣其仆射任褒将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为大都督东北道诸军事，帅宗正珍孙等讨之。

[20]葛荣的军队由于缺乏粮食，于是葛荣便派遣他的仆射任褒率兵向南侵犯，到了沁水县。北魏任命元天穆为大都督东北道诸军事，率领宗正珍孙等将领讨伐葛荣。

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邢杲帅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反于青州之北海，自称汉王，改元天统。戊申，魏以征东将军李叔仁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帅众讨之。

北魏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人邢杲率河北流民十几万户在青州北海郡起兵造反，自称汉王，改年号为天统。戊申（二十二日），北魏任命征东将军李叔仁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率军讨伐邢杲。

辛亥，魏主诏曰："朕当亲御六戎，扫静燕、代。"以大将军尔朱荣为左军，上党王天穆为前军，司徒杨椿为右军，司空穆绍为后军。葛荣退屯相州之北。

辛亥（二十五日），北魏孝庄帝下诏："朕要亲自统领六军，扫除平定燕、代地区的匪患。"并任命大将军尔朱荣率领左军，上党王元天穆率领前军，司徒杨椿为右军，司空穆绍率领后军。葛荣的军队退守相州城北。

[21]秋，七月，乙丑，魏加尔朱荣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21]秋季，七月乙丑（初十），北魏加封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

[22]壬子，魏光州民刘举聚众反于濮阳，自称皇武大将军。

[22]壬子（疑误），北魏光州人刘举在濮阳聚众造反，自称皇武大将军。

[23]是月，万俟奴自称天子，置百官。会波斯国献师子于魏，奴留之，改元神兽。

[23]这一月，万俟奴自称天子，设置了文武百官。正赶上波斯国向北魏献狮子，被万俟奴将狮子截留下来，于是万俟奴便改年号为神兽。

[24]魏泰山太守羊侃，以其祖规尝为宋高祖祭酒从事，常有南归之志。徐纥往依之，因劝侃起兵，侃从之。兖州刺史羊敦，侃之从兄也，密知之，据州拒侃。八月，侃引兵袭敦，弗克，筑十余城守之，且遣使来降，诏广晋县侯泰山羊鸦仁等将兵应接。魏以侃为骠骑大将军、泰山公、兖州刺史，侃斩其使者不受。

[24]北魏泰山郡太守羊侃，因祖父羊规曾做过刘宋高宗的祭酒从事，因此常常有南归梁朝的想法。徐纥投奔羊侃后，便趁机劝羊侃起兵反叛北魏，羊侃听从了徐纥的建议。北魏兖州刺史羊敦，是羊侃的

堂兄，暗中知道了这件事，便凭据州城抗击羊侃。八月，羊侃率兵袭击羊敦，没能成功，于是羊侃便在兖州周围修筑了十几座城堡进行围困，并派使者来梁朝请求投降。梁武帝下诏，令广晋县侯、泰山郡人羊鸦仁等率部接应羊侃。北魏则任命羊侃为缥骑大将军、泰山公、兖州刺史，羊侃斩杀了北魏派来的使者，没有接受北魏的任命。

将军王弁侵魏徐州，蕃郡民续灵珍拥众万人攻蕃郡以应梁；魏徐州刺史杨昱击灵珍，斩之，弁引还。

梁朝将军王弁率兵侵犯北魏的徐州，蕃郡人续灵珍率万余人攻打蕃郡以响应梁军。北魏徐州刺史杨昱击溃了续灵珍的部队，斩杀了续灵珍，王弁只好率部返回梁朝。

[25]甲辰，魏大都督宗正珍孙击刘举于濮阳，灭之。

[25]甲辰（十九日），北魏大都督宗正珍孙率兵在濮阳攻打刘举，消灭了刘举的队伍。

[26]葛荣引兵围邺，众号百万，游兵已过汲郡，所至残掠，尔朱荣启求讨之。九月，尔朱荣召从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镇晋阳，曰：“我身不得至处，非汝无以称我心。”自帅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以侯景为前驱。葛荣为盗日久，横行河北，尔朱荣众寡非敌，议者谓无取胜之理。葛荣闻之，喜见于色，令其众曰：“此易与耳，诸人俱办长绳，至则缚取。”自邺以北，列陈数十里，箕张而进。尔朱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已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勒军士赍袖棒一枚，置于马侧，至战时虑废腾逐，不听斩级，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壮勇所向冲突，号令严明，战士同奋。尔朱荣身自陷陈，山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陈擒葛荣，余众悉降。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下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大喜，登即四散，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以槛车送葛荣赴洛，冀、定、沧、瀛、殷五州皆平。时上党王天穆军于朝歌之南，穆绍、杨椿犹未发，而葛荣已灭，乃皆罢兵。

[26]葛荣率军包围了邺城，军队号称有百万，散游之兵已经过了汲郡，所到之处大肆残杀掠夺。尔朱荣上表请求率军讨伐葛荣。九月，

尔朱荣将侄子肆州刺史尔朱天光召来，命他留守晋阳，对他说：“我本人不能到的地方，只有你在，才能使我放心。”尔朱荣自己率七千精锐骑兵，各备两匹战马，以侯景为前锋，从近路加倍行军，向东出了滏口，葛荣叛乱为时已久，一直横行于黄河以北，尔朱荣的兵马很少，与敌人相差悬殊，人们议论纷纷，认为尔朱荣断无获胜的道理。葛荣听说后，喜形于色，命令他的部队说：“尔朱荣很好对付，诸位每人都准备一根长绳，到时候只管捆绑敌人就是了。”于是葛荣从邺城往北，排成数十里的长阵，队伍如张开的簸箕一样向前推进。尔朱荣将队伍伏在山谷之中，作为奇兵。分派督少将以上的军官每三人为一处，每处有数百名骑兵，命令各处故意扬起尘土，擂起战鼓，大声喊叫，使敌人摸不清有多少人马。尔朱荣又考虑到人马近战时，用刀不如用棒，便命令士兵们每人带一根短棒，放在马肚的一侧，到交战时担心下马斩首会影响骑兵追逐，便不允许斩首计功岷，只令用棒子打而已。各路战士冲杀之处，号令严明，将士们同仇敌忾，个个奋勇争先。尔朱荣亲自冲锋陷阵，从敌人背后杀出，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大破贼兵，在阵前抓住了葛荣，其余的部众全部投降了。因贼军众多，如果马上将他们分开的话，恐怕会引起贼军的疑虑恐惧，说不定还会再次聚集起来，于是尔朱荣下令让他们各随其便，亲属相随，任意在哪儿定居均可。这样一来，投降的士兵人人欢喜，很快便四处逃散，几十万大军一早晨便遣散光了。等到这些士兵已经走出百里之外，尔朱荣这才开始去分路押解他们，随他们之便加以安置，使大家都感到满意。尔朱荣又从葛荣的队伍中选拔了一批将领，根据他们的才能，分别授予适当的官职，这些新归附的将领们心情都安定了下来，当时人们对尔朱荣处置事情如此迅速果断都很佩服。尔朱荣又派人用囚车将葛荣送到洛阳，这样，冀、定、沧、瀛、殷五州就全部平定了。此时，上党王元天穆驻军于朝歌城南，穆绍、杨椿还未及发兵，而葛荣的军队便已经被尔朱荣消灭了，于是元天穆等都停止发兵。

初，宇文肱从鲜于礼攻定州，战死于唐河。其子泰在礼军中，礼死，从葛荣；葛荣败，尔朱荣爱泰之才，以为统军。

当初，宇文肱跟从鲜于礼攻打定州，在唐河战死。他的儿子宇文泰也在鲜于礼军中，鲜于礼死后，宇文泰又投奔了葛荣。葛荣兵败之

后，尔朱荣爱惜宇文泰的才干，让他做了统军。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

乙亥（二十一日），北魏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安。

辛巳，以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荣子平昌公文殊、昌乐公文畅并进爵为王，以杨椿为太保，城阳王徽为司徒。

辛巳（二十七日），北魏孝庄帝任命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尔朱荣的儿子平昌公尔朱文殊、昌乐公尔朱文畅也都晋升爵位为王。同时，又任命杨椿为太保，城阳王元徽为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荣至洛，魏主御阊阖门引见，斩于都市。

冬季，十月丁亥（初三），葛荣被押至洛阳，北魏孝庄帝亲临阊阖门，葛荣被押来见过孝庄帝后，在都市斩首。

[27]帝以魏北海王颢为魏王，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将兵送之还北。

[27]梁武帝封北魏北海王元颢为魏王，并派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带兵护送他返回北方。

[28]丙申，魏以太原王世子尔朱菩提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丁酉，以长乐等七郡各万户，通前十万户，为太原王荣国，戊戌，又加荣太师，皆赏擒葛荣之功也。

[28]丙申（十二日），北魏孝庄帝任命太原王尔朱荣的嫡长子尔朱菩提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丁酉（十三日），孝庄帝又将长乐等七郡各万户，连同先前已有的十万户，做为太原王尔朱荣的采邑。戊戌（十四日），又加封尔朱荣为太师。这些都是奖赏他平定葛荣的功劳。

[29]壬子，魏江阳武烈王继卒。

[29]壬子（二十八日），北魏江阳武烈王元继去世。

[30]魏使征虏将军韩子熙招谕邢杲，杲诈降而复反。李叔仁击杲于惟水，失利而还。

[30]北魏派遣征虏将军韩子熙招降邢杲，邢杲诈降，随后便又反叛了。李叔仁在惟水攻击邢杲，结果未能成功，只好退回。

[31]魏费穆奄至荆州。曹义宗军败，为魏所擒，荆州之围始解。

[31]北魏费穆率军很快来到荆州。曹义宗战败，被北魏军队俘获，至此，荆州之围才被解除。

[32]元颢袭魏城而据之。

[32]元颢率军袭击并占据了北魏的城。

[33]魏行台尚书左仆射于晖等兵数十万，击羊侃于瑕兵，徐纥恐事不济，说侃请乞师于梁，侃信之，纥遂来奔。晖等围侃十余重，栅中矢尽，南军不进。十一月，癸亥夜，侃溃围出，且战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众尚万余人，马二千匹。士卒皆竟夜悲歌，侃乃谢曰："卿等怀土，理不能相随，幸适去留，于此为别。"各拜辞而去。魏复取泰山。晖，劲之子也。

[33]北魏行台尚书左仆射于晖等率军几十万，在瑕丘攻击羊侃。徐纥担心崐大事不好，劝说羊侃允许他去向梁朝请求救兵，羊侃相信了徐纥的话，于是徐纥便前来投奔了梁朝。于晖等将羊侃里外包围了十几层，寨中的箭已用完，梁朝军队又未前来救援。十一月，癸亥（初十）夜，羊侃率军突围而出，边战边走，经过一天一夜才逃出北魏的国境，来到渣口这个地方，队伍还剩下一万多人，战马二千匹。士兵们整夜放声悲歌，羊侃向将士们谢罪道："你们大家都很怀恋故土，按人之常情，我不能强迫大家跟从于我，请大家或去或留，自己决定，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于是大家各自拜谢，告辞离去。北魏便又收复了泰山郡。于晖是于劲的儿子。

[34]戊寅，魏以上党王天穆为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袭并州刺史。

[34]戊寅（二十五日），北魏任命上党王元天穆为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袭并州刺史。

[35]十二月，庚子，魏诏于晖还师讨邢杲。

[35]十二月，庚子（二十七日），北魏诏令于晖回师讨伐邢杲。

[36]葛荣余党韩楼复据幽州反，北边被其患。尔朱荣以抚军将军贺拔胜为大都督，镇中山；楼畏胜威名，不敢南出。

[36]葛荣的余党韩楼又占据了幽州再次反叛，北魏的北部地区受到叛军的威胁和蹂躏。尔朱荣任命抚军将军贺拔胜为大都督，镇守中山；韩楼畏惧贺拔胜的威名，不敢向南进犯。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三卷

通鉴第一百五十三卷

梁纪九 高祖武皇帝九中大通元年（己酉、529）梁纪九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己酉，公元529年）

[1]春，正月，甲寅，魏于晖所部都督彭乐帅二千余骑叛奔韩楼，晖引还。

[1]春季，正月甲寅（初二），北魏于晖的部下、都督彭乐率二千余骑兵反叛，投奔了韩楼，于晖只好回师。

[2]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2]辛酉（初九），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3]甲子，魏汝南王悦求还国，许之。

[3]甲子（十二日），原北魏汝南王元悦请求梁武帝允许他回到北魏，梁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4]辛巳，上祀明堂。

[4]辛巳（二十九日），梁武帝在明堂祭祀。

[5]二月，甲午，魏主尊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太庙，以高祖为伯考，大司马兼录尚书临淮王表谏，以为“汉高祖立太上皇庙于香街，光武祀南顿君于舂陵。元帝之于光武，已疏绝服，犹身奉子道，入继大宗。高祖德洽寰中，道超无外，肃祖虽勋格宇宙，犹北面为臣。又，二后皆将配飨，乃是君臣并筵，嫂叔同室，窃谓不可。”吏部尚书李神俊亦谏，不听。又请去“帝”著“皇”，亦不听。

[5]二月甲午（十二日），北魏国主孝庄帝尊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为肃祖；尊自己的母亲李妃为文穆皇后。他打算将父母的牌位迁到太庙，尊奉孝文帝为伯考，大司马兼录尚书、临淮王元上表劝谏，认为：“汉高祖将太上皇庙立在香街，汉光武帝将南顿君庙立在舂陵。汉元帝跟汉光武帝的关系早已超出了五服，汉光武帝却仍奉行后代子孙之道，入继大宗。孝文帝德满天下，道充环宇，肃祖虽然功盖宇宙，但终究是臣子。再者，两位皇后也都要享有这种祭祀的礼遇，

这就如同君臣共筵，叔嫂同室，我私下以为不可这样做。”吏部尚书李神俊也上表劝谏，但孝庄帝均未采纳他们的谏议。元又请求去掉“帝”而保留“皇”，也未被接受。

[6]诏更定二百四十号将军为四十四班。

[6]梁武帝下诏将二百四十种称号的将军重新确定为四十四班。

[7]壬寅，魏诏济阴王晖业兼行台尚书，都督丘大千等镇梁国。晖业，小新成之曾孙也。

[7]壬寅（二十日），北魏孝庄帝下诏令，任命济阴王元晖业兼任行台尚书，统领丘大千等人镇守梁国。元晖业是拓跋小新成的曾孙。

[8]三月，壬戌，魏诏上党王天穆讨邢杲，以费穆为前锋大都督。

[8]三月壬戌（十一日），北魏孝庄帝诏令上党王元天穆讨伐邢杲，任命费穆为前锋大都督。

[9]夏，四月，癸未，魏迁肃祖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庙，又追尊彭城王勰为孝宣皇帝。临淮王谏曰：“兹事古所未有，陛下作而不法，后世何观！”弗听。

[9]夏季，四月癸未（初二），北魏孝庄帝将肃祖元勰及文穆皇后的神位迁至太庙，又追谥彭城王元勰为孝宣皇帝。临淮王元劝谏道：“这种事自古从未有过，陛下您这样做不合法度，后世之人会怎么想呢？”孝庄帝未听他的谏言。

[10]魏元天穆将击邢杲，以北海王颢方入寇，集文武议之，众皆曰：“杲众强盛，宜以为先。”行台尚书薛曰：“邢杲兵众虽多，鼠窃狗偷，非有远志。颢帝室近亲，来称义举，其势难测，宜先去之。”天穆以诸将多欲击杲，又魏朝亦以颢为孤弱不足虑，命天穆等先定齐地，还师击颢，遂引兵东出。

[10]北魏元天穆将要攻打邢杲，由于北海王元颢正在进犯北魏，于是召集文武官员商议此事。众人都认为：“邢杲军力强盛，应该先讨伐邢杲。”行台尚书薛却认为：“邢杲的军队数量虽多，但都是些偷鸡摸狗之徒，并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元颢是皇室的近亲，此番前来号称义举，其势难以推测，应该首先消灭他。”元天穆因为将领们大多都希望先讨代邢杲，加之北魏朝廷也认为元颢势力孤单，力量微弱，不足为

虑，命令元天穆等人先平定齐地邢杲的叛乱，崐再回师攻打元颢，于是元天穆率军东进。

颢与陈庆之乘虚自城进拔荥城，遂至梁国；魏丘大千有众七万，分筑九城以拒之。庆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垒，大千请降。颢登坛燔燎，即帝位于睢阳城南，改元孝基。济阴王晖业帅羽林兵二万军考城，庆之攻拔其城，擒晖业。

元颢与陈庆之乘北魏空虚之际，从城进发，率军攻占了荥城，随后便打到了梁国城。北魏守将丘大千有军队七万人，分别构筑了九座城堡以抵抗元颢军队。陈庆之率兵攻打梁国城，从早晨直至下午申时，攻下了守军的三个堡垒，丘大千只好请求投降。元颢登坛烧柴祷告，在睢阳城南登基即位，改年号为“孝基”。北魏济阴王元晖业率领的二万羽林军驻扎在考城，陈庆之率军攻取考城，活捉了元晖业。

[11]辛丑，魏上党王天穆及尔朱兆破邢杲于济南，杲降，送洛阳，斩之。兆，荣之从子也。

[11]辛丑（二十日），北魏上党王元天穆和尔朱兆在济南打败了邢杲，邢杲投降，被押送至洛阳，斩了首。尔朱兆是尔朱荣的侄子。

[12]五月，丁巳，魏以东南道大都督杨昱镇荥阳，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虎牢，侍中尔朱世承镇。乙丑，内外戒严。

[12]五月丁巳（初六），北魏命东南道大都督杨昱镇守荥阳，命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守虎牢，命侍中尔朱世承镇守。乙丑（十四日），北魏朝廷内外实行戒严。

戊辰，北海王颢克梁国。颢以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杨昱拥众七万，据荥阳，庆之攻之，未拔，颢遣人说昱使降，昱不从。天穆与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将大军前后继至，梁士卒皆恐，庆之解鞍秣马，谕将士曰：“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掠人子女，亦无算矣；天穆之众，皆是仇雠。我辈众才七千，虏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虏骑多，不可与之野战，当及其未尽至，急攻取其城而据之。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脍。”乃鼓之，使登城，将士即相帅蚁附而入，癸酉，拔荥阳，执杨昱。诸将三百余人伏颢账前请曰：“陛下渡江三千里，无遗镞之费，昨荥阳城下一朝杀伤五百余人，愿乞杨昱以快众意！”颢曰：“我在江东闻梁主言，初举兵下都，袁昂为吴郡不降，每称其忠节。杨昱忠臣，

奈何杀之！此外唯卿等所取。”于是斩昱所部统帅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围城，庆之帅骑三千背城力战，大破之，天穆、吐没儿皆走。庆之进击虎牢，尔朱世隆弃城走，获魏东中郎将辛纂。

戊辰（十七日），北海王元颢攻克梁国城。元颢任命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率军西进，直指洛阳。杨昱拥有七万大军，据守着荥阳城，陈庆之去攻打未能攻克。元颢派人劝杨昱投降，杨昱没有答应。元天穆和骠骑大将军尔朱吐没儿率大军前后相继来到荥阳。梁军士卒都很恐惧，陈庆之解下马鞍边喂马边告谕将士们说：“我们到这里以来，屠城夺地，确实已经不少；你们大家杀戮人家的父兄、掠取人家的子女，也不计其数了，元天穆的部下，都是我们的仇敌。我军才七千人，而敌军则有三十余万之多，所以眼下之事，大家只有抱着必死之心才有可能免遭杀戮。敌人的骑兵很多，我们不能同他们在野外作战，应当乘他们还没全部到来之时，急速攻下荥阳城而作为据守之处。各位不要再有什么疑虑了，否则就是选择了任人宰割的道路。”于是擂鼓助战，命将士登城攻坚，将士们当即蜂拥着攻入城中，癸酉（二十二日），攻下了荥阳，抓住了杨昱。元颢的部将三百余人俯伏在元颢账前请求道：“陛下渡江北进三千里，连一枝箭的损耗都不曾有，而昨日荥阳城下一战，我军便伤亡五百余人，我们希望您把杨昱交给我们处置，以解大家的心头之恨！”元颢说：“我在江东时听梁朝国主讲，他当初举兵南下，到达建康时，吴郡太守袁昂便曾据城不降，梁朝国主常常称赞袁昂这种忠贞气节。杨昱是一位忠臣，为什么要杀掉他呢！除杨昱之外，其他人任你们处置。”于是斩杀了杨昱部将三十七人，这些人都被挖出心来吃掉了。很快，元天穆等人率军包围了荥阳城，陈庆之率三千骑兵背靠荥阳城，奋勇拼搏，大败元天穆军，元天穆、尔朱吐没儿都落荒而逃。随即，陈庆之又进击虎牢城，尔朱世隆弃城逃走，陈庆之军抓获了北魏东中郎将辛纂。

魏主将出避颢，未知所之，或劝之长安，中书舍人高道穆曰：“关中荒残岷，何可复往！颢士众不多，乘虚深入，由将帅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亲帅宿卫，高募重赏，背城一战，臣等竭其死力，破颢孤军必矣。或恐胜负难期，则车驾不若渡河，征大将军天穆、大丞相荣各使引兵来会，犄角进讨，旬月之间，必见成功，此万全之策也。”

魏主从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内郡北，命高道穆于烛下作诏书数十纸，布告远近，于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内。

北魏孝庄帝打算离开京城躲避元颢的大军，但不知该去哪里好。有人劝他到长安去，中书舍人高道穆说道：“关中地区荒凉残破，怎么能再到那里去呢？元颢的军队不多，却乘虚而入，这是由于我们选用将帅不当，所以才能攻到这里。陛下若能亲自率领禁卫军，以重金招募士兵，多加奖赏，背城与敌决一死战，我等竭尽全力，就一定能够打败元颢的这支孤军的。若您还担心胜负难以预料的话，那么您不如渡过黄河，命大将军元天穆、大丞相尔朱荣各自率军前来会合，构成犄角之势，进讨元颢的军队，一月之内，一定会取得胜利，这是万全之策。”孝庄帝采纳了高道穆的意见。甲戌（二十三日），孝庄帝一行向北进发，夜间，来到了河内郡郡城的北边。孝庄帝命令高道穆在烛光下起草了几十张诏书，公告天下，于是四方才知道皇帝在哪儿。乙亥（二十四日），孝庄帝一行进入河内郡。

临淮王，安丰王延明，帅百僚，封府库，备法驾迎颢。丙子，颢入洛阳宫，改元建武，大赦。以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增邑万户。杨椿在洛阳，椿弟顺为冀州刺史，兄子侃为北中郎将，从魏主在河北。颢意忌椿，而以其家世显重，恐失人望，未敢诛也。或劝椿出亡，椿曰：“吾内外百口，何所逃匿！正当坐待天命耳。”

临淮王元和安丰王元延明，带领文武百官，封存府库，备好法驾迎接元颢。丙子（二十五日），元颢进入洛阳宫，改年号为建武，大赦天下。元颢任命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增加封邑一万户。杨椿当时在洛阳，他的弟弟杨顺是冀州刺史。侄子杨侃为北中郎将，正跟随北魏孝庄帝在河北。元颢心里很忌恨杨椿，但由于杨椿家世显赫，担心失去众望，所以没有敢杀掉杨椿。有人劝说杨椿离开洛阳逃走，杨椿说：“我家老小上百口，能逃到哪儿去呢？只有听天由命罢了。”

颢后军都督侯暄守睢阳为后援，魏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驰往围暄，昼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斩之。

元颢的后军都督侯暄镇守睢阳作为后援，北魏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率军急速前往睢阳包围了侯暄，昼夜猛攻睢阳城，戊寅（二十七日），侯暄突围逃走，被北魏军抓住杀掉了。

上党王天穆等帅众四万攻拔大梁，分遣费穆将兵二万攻虎牢，颢使陈庆之击之。天穆畏颢，将北渡河，谓行台郎中济阴温子曰：“卿欲向洛，为随我北渡？”子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狈。元颢新入，人情未安，今往击之，无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驾，此桓、文之举也。舍此北渡，窃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费穆攻虎牢，将拔，闻天穆北渡，自以无后继，遂降于庆之。庆之进击大梁、梁国，皆下之。庆之以数千之众，自发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

上党王元天穆等率四万军队攻下了大梁，又分派费穆带二万人攻打虎牢城，元颢派陈庆之攻击费穆。元天穆畏惧元颢，打算北渡黄河，便对行台郎中、济阴人温子说：“你想去洛阳，还是想随我北渡流黄河？”温子说：“国主因虎牢失守，才弄得如此窘迫。元颢新来，民心还未安定，现在您如果前去攻击他，一定会成功。大王您平定了京邑后，再奉迎皇帝大驾，这乃是齐桓公、晋文公才有过的举动啊！现在您舍此而不为，却要北渡黄河，我私下里真为您感到惋惜。”元天穆觉得温子的意见很好，但却不能采纳，于是率军渡过了黄河。费穆攻打虎牢城，眼看就要攻取了，听说元天穆向北渡过了黄河，认为这样一来自己便没有了后继援兵，于是便投降了陈庆之。陈庆之率军进击大梁、梁国两城，群攻下了。陈庆之凭数千之众，从城出发至洛阳，共攻占了三十二座城池，大小四十七战，所向无敌。

颢使黄门郎祖莹作书遗魏主曰：“朕泣请梁朝，誓在复耻，正欲问罪于尔朱，出卿于桎梏。卿托命豺狼，委身虎口，假获民地，本是荣物，固非卿有。今国家隆替，在卿与我。若天道助顺，则皇魏再兴；脱或不然，在荣为福，于崐卿为祸。卿宜三复，富贵可保。”

元颢命黄门郎祖莹起草了一封信给北魏孝庄帝，信中写道：“朕哭泣恳请梁朝发兵，誓在报仇雪耻，正是要向尔朱荣问罪，解救你于桎梏之中。你现在托命于豺狼，委身于虎口，我就是获取了一些百姓、土地，也本来是尔朱荣的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所有。当今国家的兴隆废替，全在于你我二人。如果上天助我成功，那么大魏又可再次中兴；若不能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尔朱荣来说便是福，而对于你则是祸。你应该反复好好想想，荣华富贵方可保住。”

颢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齐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议所从，曰：“北海、长乐，俱帝室近亲，今宗不移，我欲受赦，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军司崔光韶独抗言曰：“元颢受制于梁，引寇仇之兵以覆宗国，此魏之乱臣贼子也；岂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齿，下官等皆受朝眷，未敢仰从！”长史崔景茂等皆曰：“军司议是。”欣乃斩颢使。光韶，亮之从父弟也。于是襄州刺史贾思同、广州刺史郑先护、南兖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颢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颢以冀州刺史元孚为东道行台、彭城郡王，孚封送其书于魏主。平阳王敬先起兵于河桥以讨颢，不克而死。

元颢进入洛阳后，黄河以南的州郡大多归附了他。齐州刺史、沛郡王元欣召集文武官员商议何去何从，元欣说：“北海王和长乐王，都是皇室近亲，现在皇位并未落入外人之手，我打算接受元颢的赦免，诸位认为如何？”在座的文武官员莫不大惊失色。只有军司崔光韶高声反对，他说：“元颢受梁朝节制，勾结仇敌之兵来颠覆自己的国家，他是大魏朝的乱臣贼子。难道仅是因为大王您一家的事情而对他切齿痛恨，我等下官均受朝廷的恩典，所以不敢听从您的意见！”长史崔景茂等人都说：“军司说的很对。”元欣便杀了元颢派来的使者。崔光韶是崔亮的堂弟。于是这样一来，襄州刺史贾思同、广州刺史郑先护、南兖州刺史元暹等，也都不承认元颢的政权。贾思同是贾思伯的弟弟。元颢封冀州刺史元孚为东道行台、彭城郡王，元孚将元颢的委任书封好，派人送给了孝庄帝。平阳王元敬先在河桥起兵讨伐元颢，未能成功而死。

魏以侍中、车骑将军、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为使持节、行台仆射、大将军、相州刺史，镇邺城。

北魏加封侍中、车骑将军、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为使持节、行台仆射、大将军、相州刺史，镇守邺城。

魏主之出也，单骑而去，侍卫后宫皆按堵如故。颢一旦得之，号令己出，四方人情想其风政。而颢自谓天授，遽有骄怠之志，宿昔宾客近习，咸见宠待，干扰政事，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所从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阳出从魏主，魏主问洛中事，子儒曰：“颢败在旦夕，不足忧也。”

北魏孝庄帝出奔时，只是单骑而去，宫廷侍卫及后宫嫔妃都依旧留在京城。元颢一旦取得了政权，各种号令全由他自己发出，四方百姓都希望他励精图治，但元颢自以为天授皇位，很快便产生了骄傲怠惰之心。他过去的宾朋老友、亲近之人，都受到了他的宠爱、厚待，这些人干扰政事，日夜纵酒为乐，毫不体恤军国大事，而元颢从南朝带来的梁兵，更在城中欺凌百姓，因而使得朝野上下对他大失所望。高道穆的哥哥高子儒从洛阳逃出追随孝庄帝，孝庄帝问他洛阳城中之事，高子儒说："元颢很快就会失败，您不用担忧。"

尔朱荣闻魏主北出，即时驰传见魏主于长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还，荣为前驱。旬日之间，兵众大集，资粮器仗，相继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

尔朱荣听说孝庄帝向北方出逃了，立即飞马前往长子去会见他，一路上边走边布置部队。孝庄帝当天便开始南还，尔朱荣做前锋。十天之内，北魏军队便大批集结起来，粮食兵器等物资也陆续运到了。六月，壬午（初二），北魏大赦天下。

荣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尔朱天光为并、肆等九州行台，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晋阳，部分约勒，所部皆安。

尔朱荣南下之后，并州、肆州便又会不安定了，于是便任命尔朱天光为并、肆等九州行台，仍负责并州的事务。尔朱天光到晋阳后，安排布置，并制定约束措施，所属辖地都很稳定。

己丑，费穆至洛阳，颢引入，责以河阴之事而杀之。颢使都督宗正珍孙与河内太守元袭据河内；尔朱荣攻之，上党王天穆引兵会之，壬寅，拔其城，斩珍孙及袭。乙丑（初九），费穆来到洛阳，元颢将他带到朝中，以河阴杀害文武百官之事怪罪于他，因此而杀了他。元颢派都督宗正珍孙和河内太守元袭据守河内；尔朱荣率军攻打河内，上党王元天穆率兵与尔朱荣会合，壬寅（二十二日），攻取河内城，杀了宗正珍孙和元袭。

[13]辛亥，魏淮阴太守晋鸿以湖阳来降。

[13]辛亥（三十一日），北魏淮阴太守晋鸿献出湖阳城投降梁朝。

[14]闰月，己未，南康简王绩卒。

[14]闰月，己未（初九），梁朝南康简王萧绩去世。

[15]魏北海王颢既得志，密与临淮王、安丰王延明谋叛梁；以事难未平，藉陈庆之兵力，故外同内异，言多猜忌。庆之亦密为之备，说颢曰：“今远来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虚实，连兵四合，将何以御之！宜启天子，更请精兵，并敕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须部送。”颢欲从之，延明曰：“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更增其众，宁肯复为人用乎！大权一去，动息由人，魏之宗庙，于斯坠矣。”颢乃不用庆之言。又虑庆之密启，乃表于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时克定，唯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讨。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上乃诏诸军继进者皆停于境上。

[15]北魏北海王元颢既已夺取了政权，便秘密跟临淮王元、安丰王元延明谋划反叛梁朝。由于混乱局面尚未平定，还需借助陈庆之的兵力，所以表面很团结，但实际上已经同床异梦，言语之间多所猜忌。陈庆之也暗中做了防备，他劝说元颢：“现在我们远道而至于此，不服的人还很多，他们如果知道了我们的虚实，联合兵力，四面包围，我们将如何抵御呢？我们应上启梁朝天子，请求再增精兵，同时敕令各州，如果有梁朝人陷没在该地必须全部送到我们这里来。”元颢打算采纳他的建议，元延明却对元颢说：“陈庆之兵不过数千，您就已经很难驾驭了，现在再增加他的兵力，他还怎会肯听您的命令呢？您的大权一旦失去，一举一动就都要由别人决定，这样大魏朝的宗庙从此也就要覆亡了。”元颢于是便没有采纳陈庆之的意见。元颢又担心陈庆之暗中向梁武帝上表汇报情况，便自己给梁武帝写了一封表文，说：“现在河北、河南全部平定了，只有尔朱荣尚敢顽抗，我与陈庆之便能擒获他。目前各州郡刚刚归服，正需要安抚，不宜再增加兵力，使百姓惶恐不安。”梁武帝便诏令正在进军的各部队都停在边境上，不再前进。

洛中南兵不满一万，而羌、胡之众十倍，军副马佛念为庆之曰：“将军威行河、洛，声震中原，功高势重，为魏所疑，一旦变生不测，可无虑乎！不若乘其无备，杀颢据洛，此千载一时也。”庆之不从。颢先以庆之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镇，颢心惮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阳之地全相任委，忽闻舍此朝寄，欲往彭城，谓郡遽取富贵，不为国计，非徒有损于君，恐仆并受其责。”庆之不敢复言。

洛阳城中的梁朝军队不满一万，而羌族、胡族的军队十倍于梁军，军副马佛念为陈庆之出谋划策说：“将军您威扬河、洛，声震中原，功

高势强，被元颢所猜疑，一旦发生不测，能不担心吗？您不如乘元颢还没有防备之际，杀掉元颢，占据洛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陈庆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元颢先任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于是陈庆之坚决要前往彭城，元颢心里很害怕，没有敢让他去，对他说：“圣上将洛阳全都委托给您负责，如果忽然听说您要离开作为魏朝之寄托的洛阳，而去徐州的话，便会认为您是想很快求取功名富贵，而不为国家考虑的。这不仅有损于您，恐怕我也会一起受到圣上的责难。”因此，陈庆之便不敢再说什么了。

尔朱荣与颢相持于河上。庆之守北中城，颢自据南岸；庆之三日十一战，杀伤甚众。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阴与荣通谋，求破桥立效，荣引兵赴之。及桥破，荣应接不逮，颢悉屠之，荣怅然失望。又以安丰王延明缘河固守，而北军无船可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曰：“大王发并州日，已知夏州义士之谋指来应之乎，为欲广施经略匡复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尝不散而更合，疮愈更战；况今未有所损，岂可以一事不谐而众谋顿废乎！今四方，视公此举；若未有所成，遽复引归，民情失望，各怀去就，胜负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征发民材，多为桴筏，间以舟楫缘河布列，数百里中，皆为渡势，首尾既远，使颢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舆飘荡，主忧臣辱。大王拥百万之众，辅天子而令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岷，指掌可克；奈何舍之北归，使颢复得完聚，征兵天下！此所谓养虺成蛇，悔无及矣。”荣曰：“杨黄门已陈此策，当相与议之。”刘灵助言于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将军正平杨与其族居马渚，自言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戊辰，荣命车骑将军尔朱兆与大都督贺拔胜缚材为筏，自马渚西硖石夜渡，袭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擒之；安丰王延明之众闻之，大溃。颢失据，帅麾下数百骑南走，庆之收步骑数千，结陈东还，颢所得诸城，一时复降于魏。尔朱荣自追陈庆之，会嵩高水涨，庆之军士死散略尽，乃削须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还建康，犹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尔朱荣与元颢的军队相持于黄河之上。陈庆之镇守北中城，元颢亲自据守河桥南岸。陈庆之三天之中打了十一仗，杀伤很多敌人。有一位夏州义士为元颢镇守河中渚，他暗中与尔朱荣串通好，请求为尔朱荣破桥立功。尔朱荣率兵赶到河桥，等到桥破之后，尔朱荣的部队没

有接应上，元颢将通敌的士兵全都杀了，尔朱荣怅然若失，非常失望。元颢又派安丰王元延明沿黄河固守，北魏军无船渡河，便商议打算回师北方，以后再想办法攻打元颢。黄门郎杨侃对尔朱荣说：“大王您从并州发兵的时候，是已经知道夏州义士会来给您做内应所以才来的呢？还是想广泛施展您的雄才大略匡复帝室才来的呢？用兵之事，谁不是打散了再聚集起来，伤好了再继续战斗，何况现在我们并没有受到损失，怎么能由于这一件事没成功，便将所有的计划就都废弃了呢？当今天下百姓望眼欲穿，就看您这一次举动了。如果没有取得什么收获，您便很快又回师的话，那么就会使得百姓大失所望，各自考虑何去何从，谁胜谁负也就难说了。所以不如征调百姓的木材，多做一些木筏，间杂一些舟船，沿黄河排列开来，数百里中，都做出渡河的架势，首尾既然相距很远，这样就使得元颢不知道该防哪里为好，一旦我军渡过黄河，一定立下大功。”高道穆对尔朱荣说：“当今圣驾被迫外出，皇上忧虑，臣下应当感到羞辱。大王您拥有百万大军，辅天子而令诸侯，如果分兵制造木筏，各个分散渡河的话，破元颢的军队易如反掌，为何却舍此而北归，使元颢又得以修治城池，整治兵器，在四方征集兵员呢？这真是如同养虺成蛇，后悔不及啊！”尔朱荣说道：“黄门郎杨侃已经谈了这一计策，我要跟大家商议一下。”刘灵助对尔朱荣说：“不出十天，黄河以南一定会平定。”伏波将军、正平郡人杨跟他的族人住在马渚，他自动说家里有几艘小船，请求作向导。戊辰（十八日），尔朱荣命令车骑大将军尔朱兆和大都督贺拔胜率军捆绑木材做木筏，从马渚西边的硖石这个地方夜渡黄河，袭击了元颢的儿子领军将军元冠受的部队，并抓获了元冠受，安丰王元延明的士卒们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便纷纷溃散奔逃。元颢失去了依据，只好率部下数百名骑兵向南逃走，陈庆之收拢步兵、骑兵共几千人，结队向东逃归。元颢原先攻取的那些城池，全都又投降了北魏。尔朱荣亲自率军追击陈庆之，正赶上嵩高河发大水，陈庆之的队伍死的死、逃的逃，差不多全没了，陈庆之于是剃光头发、胡须，打扮成一个和尚，从小路逃出汝阴，回到了建康，梁朝任仍按功授他为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大将军杨津入宿殿中，扫洒宫庭，封闭府库，出迎魏主于北邙，流涕谢罪，帝慰劳之。庚午，帝入居华林园，大赦。以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来军士及随驾文武诸立义者加

五级，河北报事之官及河南立义者加二级。壬申，加大丞相荣天柱大将军，增封通前二十万户。

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大将军杨津率军入宿于皇宫中，洒扫宫庭院落，封闭朝廷府库，至北邙迎请孝庄帝，痛哭流涕地向孝庄帝谢罪，孝庄帝安慰犒赏了他。庚午（二十日），北魏孝庄帝入居华林园，大赦天下。朝廷任命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随同孝庄帝从北方来的将士以及随侍皇帝的文武百官和那些未降元颢的加官五级，河北向朝廷报告敌情的官员和河南坚决未降元颢的官员加官二级。壬申（二十二日），又加封大丞相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并增加封户，加上以前的封户，共二十万户。

北海王颢自辕南出至临颍，从骑分散，临颍县卒江丰斩之，癸酉，传首洛阳。临淮王复自归于魏主，安丰王延明携妻子来奔。

北海王元颢从辕向南逃至临颖，随从骑兵各自逃散，临颖县吏卒江丰杀掉了元颢，癸酉（二十三日），将元颢的首级送到了洛阳。临淮王元又归附了孝庄帝，安丰王元延明携带妻子儿女前来投奔梁朝。

陈庆之之入洛也，萧赞送启求还。时吴淑媛尚在，上使以赞幼时衣寄之，峎信未达而庆之败。庆之自魏还，特重北人，朱异怪而问之，庆之曰:“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

陈庆之攻入洛阳之时，萧赞向梁武帝上书，请求允许回到梁朝。当时吴淑媛还在，梁武帝让吴淑媛将萧赞幼时穿的衣服给萧赞送去，书信等还未传到，陈庆之便失败了。陈庆之从北魏回到梁朝后，特别看重北方人，朱异对此感到很奇怪，便问陈庆之为什么这样，陈庆之说道:“我当初认为长江以北地区都是戎狄之乡，等到了洛阳之后，才知道礼仪人物都在中原地区，不是江东所能企及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北方人呢？”

[16]甲戌，魏以上党王天穆为太宰，城阳王徽为大司马兼太尉。乙亥，魏主宴劳尔朱荣、上党王天穆及北来督将于都亭，出宫人三百，缯锦杂彩数万匹，班赐有差，凡受元颢爵赏阶复者，悉追夺之。

[16]甲戌（二十四日），北魏朝廷任命上党王元天穆为太宰、城阳王元徽为大司马兼太尉。乙亥（二十五日），北魏孝庄帝在都亭设宴慰劳尔朱荣、上党王元天穆以及从北方来洛阳救援的将领们，孝庄帝

以宫女三百人、绫罗锦缎几万匹，按功劳大小分别给予不同的赏赐。凡是受过元颢的爵位、奖赏、官职和免除赋役的人，对其所得全部追了回来。

秋，七月，辛巳，魏主始入宫。

秋季，七月，辛巳（初二），北魏孝庄帝开始进入宫中。

以高道穆为御史中尉。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击破其车。公主泣诉于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岂可以私责之也！”道穆见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极以为愧。”道穆免冠谢，帝曰：“朕以愧卿，卿何谢也。”

北魏任命高道穆为御史中尉。北魏孝庄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在路上妨碍了高道穆清路开道的士卒们执行公务，这些手持赤棒的清路卒对寿阳公主大声呵斥，寿阳公主置之不理，高道穆命士卒打破了寿阳公主的车子。寿阳公主向孝庄帝哭诉了这件事，孝庄帝说道：“高道穆是一位清直之人，他所干的是公事，我怎么能由于私情而责怪他呢！”高道穆见到孝庄帝，孝庄帝对他说：“我姐姐在路上触犯了你，我对此深感惭愧。”高道穆摘下帽子向孝庄帝谢罪，孝庄帝说道：“朕因此事而感到有愧于你，你何必要向我谢罪呢。”

于是魏多细钱，米斗几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为“在市铜价，八十一钱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赢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抵罪虽多，奸铸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名而无二铢之实，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钱，计私铸所费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也！”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亦奏乞听民与官并铸五铢钱，使民乐为而弊自改。魏主从之，始铸永安五铢钱。

这时候，北魏份量不足的薄钱很多，一斗米几乎值一千钱。高道穆向朝廷上表，认为：“现在市场上的铜价是八十一钱买一斤铜，私人铸造薄铜钱，每斤铜便能铸造出二百多个钱。朝廷一方面向人们展示了私铸钱币的丰厚利润，随后又对私铸钱币的人施以重刑，这样有罪之人虽然很多，但是私下偷铸钱币的人却越来越多。现在的五铢钱徒有其名，实际上连二铢的重量都不够，如果将其放在水上，恐怕都不会沉下水。这种情况的出现乃是由于日积月累，纠察、督禁不够严厉，

朝廷失职而造成的，那些私铸钱币之人又何罪之有！朝廷应该改铸大钱，在钱币上刻上皇帝的年号，以记录开始使用这种钱币的时间，如此则一斤铜只能铸七十钱，这样一来，私人铸钱的费用连成本尚不能赚取，也就更不会有什么利润可言了，自然就不会再私铸钱币，更何况朝廷还有严峻的刑罚呢！”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也奏请朝廷允许百姓与官方都铸五铢钱，使百姓愿意这样做，原先的弊端自然也就改正了。北魏孝庄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从此开始铸“永安”五铢钱。

[17]辛卯，魏以车骑将军杨津为司空。

[17]辛卯（十二日），北魏任命车骑将军杨津为司空。

[18]初，魏以梁、益二州境土荒远，更立巴州以统诸獠，凡二十余万户，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以始欣族子恺为镇将。始欣贪暴，孝昌初，诸獠反，围州城，行台魏子建抚谕之，乃散。始欣恐获罪，阴来请降，帝遣崐使以诏书、铁券、衣冠等赐之，为恺所获，以送子建。子建奏以隆城镇为南梁州，用恺为刺史，囚始欣于南郑。魏以唐永为东益州刺史代子建，以梁州刺史傅竖眼为行台。子建去东益而氐、蜀寻反，唐永记弃城走，东益州遂没。

[18]当初，北魏因梁、益两州疆域太荒僻辽远，另行设置巴州以统领獠人，共二十余万户，任命巴州当地的酋长严始欣为刺史；又设置了隆城镇，任命严始欣的同族侄子严恺为镇将。严始欣贪婪残暴，孝昌初年，獠人反叛，包围了巴州城，行台魏子建招抚晓谕叛军，这才解了围。严始欣担心获罪，便暗中前来梁朝请求投降，梁武帝派使者带着诏书、铁券、衣冠等赐予严始欣，结果使者被严恺所截获，将其送到魏子建处。魏子建奏请孝庄帝将隆城镇改为南梁州，任命严恺为刺史，将严始囚禁于南郑城。北魏任命唐永为东益州刺史以取代魏子建，任命梁州刺史傅竖眼为行台。魏子建离开东益州后，氐人和蜀人很快便反叛了，唐永弃城而逃，东益州便陷落了。

傅竖眼之初至梁州也，州人相贺，既而久病，不能亲政事。其子敬绍，奢淫贪暴，州人患之。严始欣重赂敬绍，得还巴州，遂举兵击严恺，灭之，以巴州来降，帝遣将军萧玩等援之。傅敬绍见魏室方乱，阴有保据南郑之志，使其妻兄唐昆仑于外扇诱山民，相与围城，欲为内应。围合而谋泄，城中将士共执敬绍，以白竖眼而杀之，竖眼耻恚而卒。

傅竖眼最初到梁州时，梁州人纷纷庆贺，不久，傅竖眼便长时间患病，不能亲自处理政事。傅竖眼的儿子傅敬绍，骄奢淫佚，贪婪残暴，梁州人深以为患。严始欣重金贿赂傅敬绍，才得以回到巴州，他回到巴州后便举兵攻击严恺，消灭了严恺，率巴州民众来降梁朝，梁武帝派遣将军萧玩等接应援助严始欣。傅敬绍看到北魏朝廷正混乱不堪，暗中便有了据守南郑的打算，派他的妻子的哥哥唐昆仑在城外面煽动诱惑那些山民一起前来包围梁州城，傅敬绍打算做内应。梁州城被包围起来后，傅敬绍的计划泄露，于是梁州城中的将士们一起抓住了傅敬绍，将傅敬绍的阴谋告知了傅竖眼并杀掉了傅敬绍，傅竖眼因感到耻辱和恼恨而去世。

[19]八月，己未，魏以太傅李延实为司徒。甲戌，侍中、太保杨椿致仕。

[19]八月，己未（初十），北魏任命太傅李延为司徒。甲戌（二十五日），侍中、太保杨椿退休。

[20]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子，升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开《涅经》题。癸卯，群臣以钱一亿万祈白三宝，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乙巳，百辟诣寺东门，奉表请还临宸极，三请，乃许。上三答书，前后并称“顿首”。

[20]九月，癸巳（十五日），梁武帝亲临同泰寺，设置四部无遮大会。梁武帝脱下御服，换上法衣，行清净大舍，以同泰寺中的便省室为居所，室内设素床瓦器，乘小车，以私人为执役。甲子（疑误），梁武帝升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开讲《涅经》。癸卯（二十五日），梁朝群臣百官用一亿万钱向佛、法、僧三宝祈求，以赎皇帝菩萨，僧众们默许了。乙巳（二十七日），百官来到同泰寺东门，上表请梁武帝回到皇宫，请了三次，皇帝才同意。梁武帝三次都复了信，这几封信都用“顿首”一词。

[21]魏尔朱荣使大都督尖山侯渊讨韩楼于蓟，配卒甚少，骑止七百，或以为言，荣曰：“侯渊临机设变，是其所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今以此众击此贼，必能取之。”渊遂广张军声，多设供具，亲帅数百骑深入楼境。去蓟百余里，值贼帅陈周马步万余，渊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虏其卒五千余人。寻还其马仗，纵令入城，左右谏曰：

“既获贼众，何为复资遣之？”渊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战，须为奇计以离间之，乃可克也。”渊度其已至，遂帅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韩楼果疑降卒为渊内应，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渊为平州刺史镇范阳。

[21]北魏尔朱荣派大都督、尖山县人侯渊到蓟州讨伐韩楼。尔朱荣给他的兵力很少，骑兵只有七百，有人为侯渊说话请求多派兵，尔朱荣却说道：“侯渊善于临机应变，这是他的长处；如果让他统帅很多军队，反而未必能指挥调度。现在让侯渊率领这些军队讨伐韩楼这叛贼，一定能取得胜利。”侯渊于是大张旗鼓、多多增设器具，亲自率几百名骑兵深入韩楼的境地。在离蓟州一百余里的地方，正遇上贼将陈周的一万余骑兵和步兵，侯渊潜伏下来从背后出击，大破崐陈周的人马，俘获五千余人。之后又很快归还了这些人的战马和兵器，放他们回蓟州城中，侯渊的左右劝谏道：“我们既然已经俘获了贼军，为什么却又资助他们仍让他们回去呢？”侯渊说道：“我军兵力很少，不能力战死拼，必须设奇计以离间敌人，才能够打败敌人。”侯渊估计那些被放还的敌兵已经到了蓟州城，便率骑兵连夜前进，于天亮之时，到达蓟州城下，击打城门。韩楼果然怀疑那些被放还的降卒要作侯渊的内应，于是便弃城而逃，侯渊追上并抓获了韩楼，幽州便平定了。北魏就任命侯渊为平州刺史，镇守州治范阳。

先是，魏使征东将军刘灵助兼尚书左仆射，慰劳幽州流民于濮阳顿丘，因帅流民北还，与侯渊共灭韩楼，仍以灵助行幽州事，加车骑将军，又为幽、平、营、安四州行台。

当初，北魏任命征东将军刘灵助兼尚书左仆射，派他到濮阳的顿丘去慰劳幽州的流民，刘灵助趁势率流民们回归北魏，与侯渊一道共同消灭韩楼，北魏于是命刘灵助负责管理幽州的事务，加封他为车骑将军，同时又任幽、平、营、安四州的行台。

[22]万俟奴攻魏东秦州，拔之，杀刺史高子朗。

[22]万俟奴攻击北魏的东秦州，攻取下来后，杀掉了东秦州刺史高子朗。

[23]冬，十月，己酉，上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欲五万余人。会毕，上御金辂还宫，御太极殿，大赦，改元。

[23]冬季，十月，己酉（初一），梁武帝又设四部无遮大会。参加的僧、俗之人有五万多人。大会之后，梁武帝乘金辂车回到皇宫中，幸临太极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中大通”。

[24]魏以前司空萧赞为司徒。

[24]北魏任命原先的司空萧赞为司徒。

[25]十一月，己卯，就德兴请降于魏，营州平。

[25]十一月，己卯（初二），就德兴向北魏请降，营州平定。

[26]丙午，魏以城阳王徽为太保，丹杨王萧赞为太尉，雍州刺史长孙稚为司徒。

[26]丙午（二十九日），北魏任命城阳王元徽为太保，丹扬王萧赞为太尉，雍州刺史长孙稚为司徒。

[27]十二月，辛亥，兖州刺史张景邕、荆州刺史李灵起、雄信将军萧进明叛，降魏。

[27]十二月，辛亥（初四），兖州刺史张景邕、荆州刺史李灵起、雄信将军萧进明反叛梁朝，投降了北魏。

[28]以陈庆之为北兖州刺史。有妖贼僧强，自称天子，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众至三万，攻陷北徐州，庆之讨斩之。

[28]梁朝任命陈庆之为兖州刺史。有一妖贼名叫僧强，自称天子，土豪蔡伯龙起兵响应他，士卒达三万人，攻陷了徐州，陈庆之率兵前往征讨，斩杀了僧强、蔡伯龙等。

[29]魏以岐州刺史王罴行南秦州事，罴诱捕州境群盗，悉诛之。

[29]北魏委任岐州刺史王罴代理南秦州的军政事务，王罴诱捕南秦州境内的群盗，全部杀掉了他们。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四卷

梁纪十 高祖武皇帝十中大通二年（庚戌、530）

梁纪十 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庚戌，公元530年）

[1]春，正月，己丑，魏益州刺史长孙寿、梁州刺史元俊等遣将击严始欣，斩之，萧玩等亦败死，失亡万余人。

[1]春季，正月，己丑（十三日），北魏益州刺史长孙寿、梁州刺史元俊等派将领攻打严始欣，将其斩首，萧玩等也战败而死，逃失走散一万余人。

[2]辛亥，魏东徐州城民吕文欣等杀刺史元大宾，据城反，魏遣都官尚书平城樊子鹄讨之；二月，甲寅，斩文欣。

[2]辛卯（十五日），北魏东徐州城百姓吕文欣等人杀死了刺史元大宾，占据东徐州城而反乱，北魏派遣都官尚书平城人樊子鹄讨伐吕文欣。二月，甲寅（初八），斩杀了吕文欣。

[3]万俟奴侵扰关中，魏尔朱荣遣武卫将军贺拔岳讨之。岳私谓其兄胜曰："奴，敌也，今攻之不胜，固有罪，胜之，谗嫉将生。"胜曰："然则奈何？"岳曰："愿得尔朱氏一人为帅而佐之。"胜为之言于荣，荣悦，以尔朱天光为使持节、都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以兵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将军代郡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并为天光之副以讨之。

[3]万俟奴侵扰关中地区，北魏尔朱荣派武卫将军贺拔岳讨万俟奴。贺拔岳私下里对他哥哥贺拔胜说："万俟奴是一个强敌，现在攻讨他若不能取胜，固然有罪，但如果打败了他，谗佞嫉妒之言也会产生。"贺拔胜问道："那么如何办呢？"贺拔岳说："希望让一位尔朱氏家族的人为统帅，我作助手辅佐他。"于是贺拔胜向尔朱荣讲了贺拔岳的建议，尔朱荣听了很高兴，便任命尔朱天光为使持节、都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以贺拔岳为左大都督，又任命征西将军代郡人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贺拔岳、侯莫陈悦二人均作为尔朱天光的副手以征讨万俟奴。

天光初行，唯配军士千人，发洛阳以西路次民马以给之。时赤水蜀贼断路，诏侍中杨侃先行慰谕，并税其马，贼持疑不下。军至潼关，

天光不敢进，岳曰："蜀贼鼠窃，公尚迟疑，若遇大敌，将何以战！"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进击蜀于渭北，破之，获马二千匹，简其壮健以充军士，又税民马合万余匹。以军士尚少，淹留未进。荣怒，遣骑兵参军刘贵乘驿至军中责天光，杖之一百，以军士二千人益之。

尔朱天光开始出发时，只配备了一千名士兵，靠征发洛阳以西沿途百姓的马匹装备了这支部队。当时，赤水的蜀贼切断了道路，朝廷便诏令侍中杨侃先到叛贼处抚慰劝谕，并征集他们的马匹，叛贼将领犹疑不决。北魏军队到潼关后，尔朱天光便不敢再前进了，贺拔岳对他说："这些蜀贼都是些鸡鸣鼠窃之辈，您尚且如此迟疑不决，如果遇到大敌的话，又将如何应敌呢！"尔朱天光说道："今天的事情，我就全部委托给你了。"贺拔岳于是便向渭水北岸的蜀贼进击，大破贼军，缴获战马二千匹，挑选贼军中健壮的士卒以充实北魏军队，又征集百姓的马匹合计一万多匹。由于兵力还比较少，因此部队停了下来没有继续前进。尔朱荣大怒，派骑兵参军刘贵乘驿马赶至军中，责斥尔朱天光，将他打了一百杖，又增兵二千人。

三月，奴自将其众围岐州，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仆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攻围趣栅，天光使贺拔岳将千骑救之。菩萨等已拔栅而还，岳故杀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萨率步骑二万至渭北。岳以轻骑数十自渭南与菩萨隔水而语，称扬国威，菩萨令省事传语，岳怒曰："我与菩萨语，卿何人也！"射杀之。明日，复引百余骑隔水与贼语，稍引而东，至水浅可涉之处，岳即驰马东出。贼以为走，乃弃步兵轻骑南渡渭追岳，岳依横冈设伏兵以待之，贼半渡冈东，岳还兵击之，贼兵败走。岳下令，贼下马者勿杀，贼悉投马，俄获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擒菩萨；仍渡渭北，降步卒万余，并收其辎重。奴闻之，弃岐州，北走安定，置栅于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与岳合。

三月，万俟奴亲自率众包围了岐州，派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仆射万俟 仵从武功南渡渭水，围攻北魏军队的营盘。尔朱天光先派贺拔岳率一千骑兵前往救援，尉迟菩萨等叛将已拔起营盘返回了，贺拔岳故意大肆杀害掠夺万俟奴的官吏百姓，以此来激怒敌人，但是尉迟菩萨已率二万步兵和骑兵回到了渭水北岸。贺拔岳率数十轻骑在渭河南岸与北岸的尉迟菩萨隔河对话，特意称赞崐张扬北魏的国威。尉迟菩萨

不亲自出面，只命令传话的使者向贺拔岳传话，贺拔岳大怒，说道：“我跟尉迟菩萨说话，你算什么人！”于是用箭射杀了他。第二天，贺拔岳又带了一百多名骑兵隔着渭水跟贼军说话，渐渐地将贼军引向了东边，到了一处可以涉水而过的浅水地带，贺拔岳立即驰马向东跑去，贼军以为贺拔岳要逃跑，便抛下步兵，轻骑南渡渭水追击贺拔岳的部队，贺拔岳已经在一条横向土冈背后设下伏兵等待贼军，等贼军一半人马刚渡过冈东，贺拔岳回兵反击，贼军败逃而去。贺拔岳下令，贼军凡下马者不杀，贼军于是纷纷下马，很快俘获三千人，马匹也没有丢掉，最后捉获了尉迟菩萨。北魏军队于是 渡过渭水北岸，贼军万余步兵投降，连同其辎重都被缴获过来了。万俟奴听说了之后，放弃了岐州，向北逃至安定，在平亭设置了营栅。尔朱天光这才从雍州至岐州，跟贺拔岳会合。

夏，四月，天光至、渭之间，停军牧马，宣言：“天时将热，未可行师，俟秋凉更图进止”，获奴觇候者，纵遣之。奴信之，散众耕于细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进将兵五千，据险立栅，其余千人以下为栅者者甚众。天光知其势分，地，密严诸军，相继俱发，黎明；围元进大栅，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纵遣，诸栅闻之皆降。天光昼夜径进，抵安定城下，贼泾州刺史侯几长贵以城降。奴弃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贺拔岳轻骑追之，丁卯，及于平凉。贼未成列，直阁代郡侯莫陈崇单骑入贼中，于马上生擒奴，因大呼，众皆披靡，无敢当者，后骑益集，贼众崩溃，遂大破之。天光进逼高平，城中执送萧宝寅以降。

夏季，四月，尔朱天光的部队来到了水和渭水之间，部队停下来，放养战马，并声言：“天气就要变热了，不能行军作战，等到秋天凉爽了以后再考虑进军或退兵。”北魏军队抓获了万俟奴的侦察兵，又放回去。万俟奴相信了这些话，于是便解散部队，令部队在细川耕作，并派其太尉侯伏侯元进率五千士兵，凭据险要设立营栅，其余一千人以下便设立营栅的很多。尔朱天光了解到万俟奴的兵势已经分散，傍晚时分，暗中督责各个部队，前后相继出发，黎明时分，包围并攻取了侯伏侯元进的大寨，所俘获的俘虏，全部放了回去，其他各营栅的贼军听说了之后，都投降了北魏军队。尔朱天光昼夜前进，抵达安定城下，万俟奴的泾州刺史侯几长贵率城而降。万俟奴放弃平亭城出逃，想去高平城，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轻骑追击万俟奴，丁卯（二十二

日），到了平凉追上了敌人。贼军还未列成阵势，直阁、代郡人侯莫陈崇单骑闯入，从马上生擒了万俟奴，并趁势高呼，贼军都望风披靡，没有人敢阻挡侯莫陈崇，北魏的后续骑兵聚集得越来越多，贼军全线崩溃，于是大破贼军。尔朱天光又进逼高平，城中人抓住萧宝寅将其送到北魏军中请降。

[4]壬申，以吐谷浑王佛辅为西秦、河二州刺史。

[4]壬申（二十七日），梁朝任命吐谷浑王佛辅为西秦州、河州两州的刺史。

[5]甲戌，魏以关中平，大赦。万俟奴、萧宝寅至洛阳，置阊阖门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观凡三日。丹杨王萧赞表请宝寅之命，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穆素与宝寅善，欲左右之，言于魏主曰："宝寅叛逆，事在前朝。"会应诏王道习自外至，帝问道习："在外何所闻？"对曰："惟闻李尚书、高黄门与萧宝寅周款，并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谓宝寅叛逆在前朝，宝寅为奴太傅，岂非陛下时邪？贼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赐宝寅死于驼牛署，斩奴于都市。

[5]甲戌（二十九日），北魏因关中已经平定，于是大赦天下。万俟奴、萧宝寅被押至洛阳，置于阊阖门外的大街之中，洛阳城中的男女老少聚集围观了三天。丹扬王萧赞上表请求孝庄帝饶萧宝寅一命，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穆平素与萧宝寅关系密切，也想帮萧宝寅求情，于是便对孝庄帝说："萧宝寅叛逆之事，发生在前朝。"这时正赶上应诏官王道习从外面进来，孝庄帝问王道习："你在外面听到了什么？"王道习回答说："只听到有人说李尚书、高黄门跟萧宝寅关系亲密，这二人都处在便于向皇帝进言的官位上，一定能够保全萧宝寅。而且这两个人说萧宝寅叛逆之事发生在前朝，萧宝寅为万俟奴的太傅，难道不是在陛下当政之时么？贼臣若不剪除掉，王法还能施加于谁呢！"孝庄帝于是便赐萧宝寅死于驼牛署，将万俟奴于都市中斩首。

[6]六月，丁巳，帝复以魏汝南王悦为魏王。[6]六月，丁巳（十三日），梁武帝又加封原北魏汝南王元悦为魏王。

[7]戊寅，魏诏胡氏亲属受爵于朝者皆黜为民。

[7]戊寅（疑误），北魏孝庄帝下诏，凡胡氏家族的亲属在朝廷受过爵位的一律罢黜为平民。

[8]庚申，以魏降将范遵为安北将军、司州牧，从魏王悦北还。

[8]庚申（十六日），梁朝任命北魏降将范遵为安北将军、司州牧，跟随魏王元悦北还。

[9]万俟奴既败，自泾、豳以西至灵州，贼党皆降于魏，唯所署行台万俟道洛帅众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时高平大旱，尔朱天光以马乏草，退屯城东五十里，遣都督长孙邪利帅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镇之。道洛潜与城民通谋，掩袭邪利，并其所部皆杀之。天光帅诸军赴之，道洛出战而败，帅其众西入牵屯山，据险自守。尔朱荣以天光失邪利，不获道洛，复遣使杖之一百，以诏书黜天光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降爵为侯。

[9]万俟奴兵败后，从泾州、幽州以西直到灵州，原来万俟奴的贼党都归降了北魏，只有万俟奴任命的行台万俟道洛率六千部众逃入深山之中，拒不投降。当时高平一带大旱，尔朱天光由于马匹缺少水草，便退兵屯驻在高平城东五十里的地方，并派都督长孙邪利率领二百人管理原州的军政事务，镇守在高平城内。万俟道洛暗中跟高平城中百姓合谋，偷袭了长孙邪利，连同其部下都杀害了。尔朱天光率各路人马赶赴高平城救援，万俟道洛出城迎战，结果战败，率其部下向西逃进了牵屯山，据险自守。尔朱荣因尔朱天光损失了长孙邪利，没有抓获万俟道洛，便又派使者打了尔朱天光一百杖，以皇帝诏书的名义贬黜尔朱天光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降爵位为侯。

天光追击道洛于牵屯，道洛败走，入陇，归略阳贼帅王庆云。道洛骁果绝伦，庆云得之，甚喜，谓大事可济，遂称帝于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为大将军。

尔朱天光率军至牵屯山追击万俟道洛，万俟道洛战败逃走，进入陇山，投奔了略阳的贼军首领王庆云。万俟道洛骁勇绝伦，王庆云得到他后，非常高兴，以为这样一来大事便能成功了，于是王庆云便在水洛城称帝，设置文武百官，任命万俟道洛为大将军。

秋，七月，天光帅诸军入陇，至水洛城，庆云、道洛出战，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还走，拔其东城。贼并兵趣西城，城中无水，众渴乏，有降者言庆云、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谕庆云使早降，曰：“若未能自决，当听诸人今夜共议，明晨早报。”庆云等冀得少缓，因待夜突出，乃报曰：“请俟明日。”天光因使谓曰：“知须水，

今相为小退，任取涧水饮之。”贼众悦，无复走心。天光密使军士多作木枪，各长七尺，昏后，绕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枪中，备其冲突，兼令密缚长梯于城北。其夜，庆云、道洛果驰马突出，遇枪，马各伤倒，伏兵起，即时擒之。军士缘梯入城，余众皆出城南，遇枪而止，穷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坑之，死者万七千人，分其家口。于是三秦、河、渭、瓜、凉、鄯州皆降。

秋季，七月，尔朱天光率诸军进入陇地，来到了水洛城。王庆云、万俟道洛出城迎战，尔朱天光用箭射中了万俟道洛的胳臂，万俟道洛丢下弓箭回马便走，尔朱天光趁势攻下了贼军的东城。贼军聚集起兵力退至西城，城中无水，士兵们又渴又乏，有投降北魏的士兵告诉尔朱天光说王庆云、万俟道洛打算突围逃走。尔朱天光担心敌人逃掉，于是便派人招降王庆云，让他早日投降，对他说：“如果自己还不能决定的话，应该叫大家今夜共同商议一下，明天早晨回话。”王庆云等贼将希望能够稍微缓解一下，以便等待夜间突围出逃，于是便回报说：“请等到明天吧。”尔朱天光通过使者告诉王庆云等贼将说：“我军知道你们想得到水，现在我军为此稍微后退一些，让你们任意取山涧水饮用。”贼兵大喜，便不再有逃走之意。尔朱天光暗中让士兵们多做拒马枪，各长七尺，天黑后，环绕城边布置好，险要路口布置得更多一些，同时又让士兵埋伏在枪丛中，以防备敌人冲锋突围，还让人暗中在城北捆扎长梯子以备攻城之用。这天夜里，王庆云、万俟道洛果然驰马突围出逃，遇上了北魏军队布置好的拒马枪，战马各自受伤倒下，北魏伏兵又起，当时便抓获了王庆云、万俟道洛二人。北魏士兵沿长梯登上城墙进入城内，其余贼兵都从城南突出，遇上拒马枪后也被阻止住了，贼兵走投无路只好请降。丙子（初三），尔朱天光收缴巎了降兵的武器，将他们全部活埋了，死者达一万七千人，将他们的家属分赏将士。这样一来，三秦、河、渭、瓜、凉、鄯等州也都投降了北魏。

天光顿军略阳。诏复天光官爵，寻加侍中、仪同三司。以贺拔岳为泾州刺史，侯草陈悦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谋杀刺史骆超，南秦州城民谋杀刺史辛显，超、显皆觉之，走归天光，天光遣兵讨平之。

尔朱天光驻军于略阳。北魏朝廷下诏恢复了尔朱天光的官职、爵位，不久又加封他为侍中、仪同三司。北魏朝廷还任命贺拔岳为泾州

刺史，侯莫陈悦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图谋杀掉刺史骆超，南秦州城民图谋杀掉刺史辛显，骆超、辛显都发觉了这一图谋，便投奔了尔朱天光。尔朱天光派兵讨伐平定了秦州、南秦州的叛乱。

步兵校尉宇文泰从贺拔岳入关，以功迁征西将军，行原州事。时关、陇凋弊，泰抚以恩信，民皆感悦，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辈岂从乱乎！"

步兵校尉宇文泰跟从贺拔岳进入关内，因功升迁至征西将军，管理原州事务。当时关、陇地区经济凋弊，宇文泰以恩德信义抚慰百姓，当地百姓非常感激、喜悦，都说："要是早点遇到宇文使君的话，我们怎会跟着参预叛乱呢！"

[10]八月，庚戌，上饯魏王悦于德阳堂，遣兵送至境上。

[10]八月，庚戌（初七），梁武帝在德阳堂为魏王元悦饯行，派兵将元悦送到边境上。

[11]魏尔朱荣虽居外藩，遥制朝政，树置亲党，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动静，大小必知。魏主虽受制于荣，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数亲览辞讼，理冤狱，荣闻之，不悦。帝又与吏部尚书李神俊议清治选部，荣尝关补曲阳县令，神俊以阶悬，不奏，别更拟人。荣大怒，即遣所补者往夺其任；神俊惧而辞位，荣使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隆摄选。荣启北人为河南诸州，帝未之许；太宰天穆入见面论，帝犹不许。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为国宰相，若请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违之，如何启数人为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为人臣，朕亦须代；如其犹存臣节，无代天下百官之理。"荣闻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谁得立！今乃不用我语！"

[11]北魏尔朱荣虽居处京城之外的藩镇，却遥控朝政，广树党羽，布置于孝庄帝左右，以便窥伺观察朝中动静，因此朝中不管大事小事，他都知晓。孝庄帝虽然受到尔朱荣的控制，但生性勤于政事，从早到晚不疲倦，多次亲自察览诉状，审理冤案。尔朱荣听说这些之后，很不高兴。孝庄帝又跟吏部尚书李神俊商议整顿官吏的选拔，尔朱荣过去曾补授过一位曲阳县令，但是报到吏部之后，李神俊以官阶相差太悬殊为由，没有批准，而另外又选了别人。尔朱荣对此大为恼怒，于是便派他所补授的人前往曲阳县抢夺县令之职。李神俊很恐惧，便辞了官职，尔朱荣便让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隆取代李神俊来主持

吏部。尔朱荣向孝庄帝启请北方人为河南各州的刺史，孝庄帝没有同意。太宰元天穆入见孝庄帝，当面请求批准，孝庄帝还是没有答应。元天穆说道：“天柱将军尔朱荣既然对国家有大功，身为宰相，如果他要求调换全国的所有官员的话，恐怕陛下您也不能违背他的意旨，为什么他启奏几个人为河南诸州的刺史，您竟然不允许呢！”孝庄帝严肃地说道：“天柱将军如果不想做人臣的话，朕也可以被他取代；如果他还想保持臣节的话，绝无更换天下百官的道理。”尔朱荣听说了后，非常恼怒怨恨，说道：“他的天子之位靠谁才得以坐上的，现在却竟然不采纳我的意见了！”

尔朱皇后性妒忌，屡致忿恚。帝遣尔朱世隆语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复决。”世隆曰：“止自不为，若本自为之，臣今亦封王矣。”

尔朱皇后生性妒忌，多次向孝庄帝发泄怨恨不满之意。孝庄帝派尔朱世隆向她晓以大义，皇后却说：“天子是由我家设立的，现在竟然这样，我父亲当初如果自己作皇帝的话，现在什么事情也就决定了。”尔朱世隆说道：“正是由于自己没有作皇帝，如果当初他自己作了皇帝，我现在也可封王了。”

帝既外逼于荣，内逼皇后，恒怏怏不以万乘为乐，唯幸寇盗未息，欲使与荣相持。及关、陇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谓尚书令临淮王曰：“即今天下便是无贼。”见帝色不悦，曰：“臣恐贼平之后，方劳圣虑。”帝畏余人怪之，还以他语乱之曰：“然。抚宁荒余，弥成不易。”荣见四方无事，奏称“参军许周劝臣取九锡，臣恶其言，已斥遣令去。”荣时望得殊礼，故以意讽崐朝廷，帝实不欲与之，因称叹其忠。

孝庄帝既然外受逼于尔朱荣，内又受逼于尔朱皇后，因此总是怏怏不乐，并不以自己是皇帝而感到快乐，唯可庆幸的是寇盗尚未平息，希望寇盗与尔朱荣相抗衡。等到关、陇地区已经平定，捷报传到朝廷之时，魏主却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只是对尚书令临淮王元说道：“从今以后天下便无贼寇了。”元见孝庄帝脸色不悦，说道：“我担心贼寇平定以后，才真正会使圣上您多费思虑呢。”孝庄帝怕其他人感到奇怪，赶忙用别的话打乱他搪塞道：“是的，抚慰安定兵荒后残剩的百姓，也实在不容易。”尔朱荣见四方平定无事，便向孝庄帝上奏道：“参军许

周劝我取得九锡的特殊荣宠，我很厌恶他的话，已经斥责了他一通，让他离开了。”尔朱荣当时希望能够得到孝庄帝特殊的礼遇，所以故意以此来委婉地向魏主暗示自己的愿望，孝庄帝实在不想给尔朱荣以特殊礼遇，因此只是大加称赞了一番尔朱荣的忠诚之心。

荣好猎，不舍寒暑，列围而进，令士卒必齐壹，虽遇险阻，不得违避，一鹿逸出，必数人坐死。有一卒见虎而走，荣谓曰：“汝畏死邪！”即斩之，自是每猎，士卒如登战场。尝见虎在穷谷中，荣令十余人空手搏之，毋得损伤，死者数人，卒擒得之，以此为乐，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从容谓荣曰：“大王勋业已盛，四方无事，唯宜修政养民，顺时搜狩，何必盛夏驱逐，感伤和气？”荣攘袂曰：“灵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节。葛荣之徒，本皆奴才，乘时作乱，譬如奴走，擒获即已。顷来受国大恩，未能混壹海内，何得遽言勋业！如闻朝士犹自宽纵，今秋欲与兄戒勒士马，校猎嵩高，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仍出鲁阳，历三荆，悉拥生蛮，北填六镇，回军之际，扫平汾胡。明年，简练精骑，分出江、淮，萧衍若降，乞万户侯；如其不降，以数千骑径渡缚取。然后与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称勋耳。今不频猎，兵士懈怠，安可复用也！”

尔朱荣喜好打猎，不管寒暑，使军队列队四面围狩，令士卒一定要整齐划一，行动一致，即便遇到艰难险阻，也不得逃避。如果一只鹿逃出去，必定会有几个人因此而处死。有一士兵看到老虎后吓得逃开了，尔朱荣对他说道：“你怕死吗？”当即便将那个士兵斩杀了，从此每次打猎，士卒们便如同上了战场一般。有一次在一条幽僻的山谷中发现了一只老虎，尔朱荣命十几个人空手与那只老虎搏斗，而且不能损伤老虎，死了好几个人，最后才擒获了老虎。尔朱荣以此为乐，他的部下却为此吃尽了苦头。太宰元天穆曾很随意地对尔朱荣说：“大王已经建立了丰功伟业，现在四方安定无事，正应该兴修德政，休养生息，按着季节行围打猎，为什么一定要在盛夏时狩围打猎，伤害自然的和谐之气呢？”尔朱荣挽起袖子说道：“胡灵太后，身为女主，行为不正，推奉天子，乃是做臣子的常节。葛荣之徒，本来都是些奴才之辈，乘时发动叛乱，好比是奴婢逃跑，擒获了就是了。近来我等受国家大恩，却还未能统一海内，怎能说是已建立了功勋业绩！如果听到朝内官员还是松松垮垮，今年秋天想与你整顿兵马，到嵩山围猎，让

那些贪官显贵到围子中与虎搏斗。然后再出兵鲁阳，扫平三荆之地，将南方蛮贼一并擒获，向北镇抚六镇之后，回军的时候，再铲除汾州界内的胡匪。明年，挑选精锐骑兵，分道出兵长江、淮河，萧衍如果投降的话，给他一个万户侯；如果不投降，便率数千骑兵直渡江、淮，将其擒缚。然后我与你侍奉天子，巡视四方，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建立了功勋啊。现在如果不频频围猎的话，士兵们就会懈怠，怎么能够再用呢！”

城阳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延之子，帝之姊婿也。徽、欲得权宠，恶荣为已害，日毁荣于帝，劝帝除之。帝惩河阴之难，恐荣终难保，由是密有图荣之意，侍中杨侃、尚书右仆射元罗亦预其谋。

城阳王元徽的妃子，是孝庄帝舅舅的女儿；侍中李，是李延之子，也是孝庄帝的姐夫。元徽、李想得到权力，获得孝庄帝的恩宠，便忌恨尔朱荣，认为他是自己的障碍，于是终日在孝庄帝面前诋毁尔朱荣，劝孝庄帝除掉他。孝庄帝从河阴之难中吸取教训，担心尔朱荣最终难以驾驶，从此便暗暗生发了图谋尔朱荣的想法。侍中杨侃、尚书右仆射元罗也参与了这一计划。

会荣请入朝，欲视皇后娩乳，徽等请劝帝因其入，刺杀之。唯胶东侯李侃、济阴王晖业言：“荣若来，必当有备，恐不可图。”又欲杀其党与，发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阳人怀忧惧，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东出，荣乃遍岷与朝士书，相任去留。中书舍人温子以书呈帝，帝恒望其不来，及见书，以荣必来，色甚不悦。子才名劭，以字行，峦之族弟也。时人多以字行者，旧史皆因之。

正赶上尔朱荣请求入朝，想照看皇后分娩，元徽等人便劝孝庄帝趁尔朱荣入朝之际刺杀他。只有胶东侯李侃、济阴王元晖业说道：“尔朱荣如果来的话，一定会有所防备，恐怕不好对付。”元徽等人又想杀掉尔朱荣的党羽，派兵去对付尔朱荣。孝庄帝犹疑不定，洛阳城中官民忧虑害怕，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已经跑出洛阳城向东逃走了，尔朱荣于是给朝中每个大臣都写了一封信，表示各人可以随意去留。中书舍人温子将信呈给了孝庄帝，孝庄帝总希望尔朱荣不来，等到看了信后，知道尔朱荣一定要来，脸色很不高兴。邢子才名叫邢劭，以其字相称，他是邢峦的族弟。当时有很多人都是以字相称，所以旧史书都因袭下来称其字。

武卫将军奚毅，建义初往来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犹以荣所亲信，不敢与之言情。毅曰："若必有变，臣宁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无异心，亦不忘卿忠款。"

武卫将军奚毅，建义初年以来往返传达使命，孝庄帝对他很看重，但又由于他是尔朱荣所亲信的人，因此不敢跟他说实情。奚毅对孝庄帝说："如果有什么变故的话，我宁肯为陛下而死，也不会去为尔朱荣这个契胡做事。"孝庄帝说道："朕保证天柱将军尔朱荣不会有什么异心，朕也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忠诚。"

尔朱世隆疑帝欲为变，乃为匿名书自榜其门云："天子与杨侃、高道穆等为计，欲杀天柱。"取以呈荣。荣自恃其强，不以为意，手毁其书，唾地曰："世隆无胆。谁敢生心！"荣妻北乡长公主亦劝荣不行，荣不从。

尔朱世隆怀疑孝庄帝欲有所企图，便写了封匿名信贴在了自己家门上，信上称："天子与杨侃、高道穆等人策划，打算杀掉天柱将军尔朱荣。"尔朱世隆又取下这封信呈送给了尔朱荣。尔朱荣自恃自己的力量强大，对此并不在意，亲手撕了这封信，朝地上唾了一口道："尔朱世隆太没有胆量了。谁敢有这样的想法！"尔朱荣的妻子北乡长公主也劝尔朱荣不要入朝，尔朱荣不听。

是月，荣将四五千骑发并州，时人皆言"荣反"，又云"天子必当图荣"。九月，荣至洛阳，帝即欲杀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为后患，故忍未发，并召天穆。有人告荣云："帝欲图之。"荣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岂可信之！"于是荣不自疑，每入谒帝，从人不过数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阳王徽曰："纵不反，亦何可耐，况不可保邪！"

这一月，尔朱荣率四五千骑兵从并州出发，当时人们都说："尔朱荣要反叛"，又说："天子肯定要图谋杀了尔朱荣。"九月，尔朱荣到了洛阳，孝庄帝当时便想杀了他，由于太宰元天穆还在并州，担心成为后患，所以忍住未杀尔朱荣，同时召元天穆进京。有人告诉尔朱荣说："皇帝想图谋杀了您。"尔朱荣便将这话上奏了孝庄帝，孝庄帝说道："外边的人也传言说你想害了我，怎么可以相信这些话呢！"于是尔朱荣便不再怀疑，每次入朝拜谒皇帝，随从之人也不过几十，并且都赤手不带兵器。孝庄帝又打算放弃原来的想法，不再杀尔朱荣，城

阳王元徽说道："即使尔朱荣不反叛，又怎么能容忍他这样呢，何况又怎样保证他不反呢？"

先是，长星出中台，扫大角；恒州人高荣祖颇知天文，荣问之，对曰："除旧布新之象也。"荣甚悦。荣至洛阳，行台郎中李显和曰："天柱至，那无九锡，安须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见机。"都督郭罗察曰："今年真可作禅文，何但九锡！"参军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气，何虑天柱不应之！"荣下人皆陵侮帝左右，无所忌惮，故其事皆上闻。

这之前，彗星出中台，扫过天王座。恒州人高荣祖对天文历象很通晓，尔朱荣便问他这一现象的吉凶，高荣祖回答说："这是除旧布新的预兆。"尔朱荣听了非常高兴。尔朱荣到了洛阳城后，行台郎中李显和说："天柱将军来到京城，怎能不加九锡，何须大王亲自索要，当今天子太不懂事了。"都督郭罗察说："今年定可以写作禅让的文章，何止加九锡呀！"参军褚光说："人们都说并州城上空有紫气，不必担心天柱大将军不应此征兆！"尔朱荣的部下对孝庄帝左右之人大加凌侮，无所顾忌，所以这些事都传到了孝庄帝那里。

奚毅又见帝，求间，帝即下明光殿与语，知其至诚，乃召城阳王徽及杨侃崐、李告以毅语。荣小女适帝兄子陈留王宽，荣尝指之曰："我终得此婿力。"徽以白帝，曰："荣虑陛下终为已患，脱有东宫，必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则立陈留耳。"帝梦手持刀自割落十指，恶之，告徽及杨侃，徽曰："蝮蛇螫手，壮士解腕，割指亦是其类，乃吉祥也。"

奚毅又入见孝庄帝，请求单独说话，孝庄帝便走下明光殿与他交谈，知道他非常忠诚。于是便召见城阳王元徽及杨侃、李等人，将奚毅的话告诉了他们。尔朱荣的小女儿嫁给皇帝的侄子陈留王元宽，尔朱荣有一次指着元宽说："我最终会得到这位女婿的帮助。"元徽将这事告诉了孝庄帝，说道"尔朱荣顾虑到陛下最终会成为他的后患，如果一旦有了东宫太子，他必然会立幼子为帝，如果皇后生的不是男孩，就会立陈留王。"孝庄帝做梦梦见自己持刀割掉了自己的十个手指，很讨厌这个梦，便告诉了元徽和杨侃，元徽说道："蝮蛇螫了手，壮士便要砍掉手腕，割掉手指跟这同一道理，这是吉祥之兆啊！"

戊子，天穆至洛阳，帝出迎之。荣与天穆并从入西林园宴射，荣奏曰："近来侍官皆不习武，陛下宜将五百骑出猎，因省辞讼。"先是，

奚毅言荣欲因猎挟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

戊子（十五日），元天穆到了洛阳，孝庄帝出宫迎接。尔朱荣与元天穆一起随孝庄帝来到西林园宴饮猎射，尔朱荣奏请道："近来侍卫之臣都不再习武，陛下应率五百骑兵到外面围猎，正好也可以解脱一下由于处理辞讼公务带来的劳苦。"在这之前，奚毅曾告诉孝庄帝说尔朱荣打算趁围猎之时挟迫天子迁都，因此孝庄帝更加怀疑尔朱荣了。

辛卯，帝召中书舍人温子，告以杀荣状，并问以杀董卓事，子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凉州人，必不应至此。"良久，语子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犹须为，况不必死，吾宁为高贵乡公死，不为常道乡公生！"帝谓杀荣、天穆，即赦其党，皆应不动。应诏王道习曰："尔朱世隆、司马子如、朱元龙特为荣所委任，具知天下虚实，谓不宜留。"徽及杨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远、天光岂有来理！"帝亦以为然。徽曰："荣腰间常有刀，或能狼戾伤人，临事愿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余人于明光殿东。其日，荣与天穆并入，坐食未讫，起出，侃等人东阶上殿，见荣、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

辛卯（十八日），孝庄帝召见中书舍人温子，告诉了他欲杀尔朱荣之事，并问他当年王允杀董卓的事，温子从头至尾详细地谈了那件事。孝庄帝说道："王允当时若立即赦免凉州人的话，一定不会落到最后那种地步。"过了许久，孝庄帝又对温子说："朕内心的真实情感和想法，你是都知道的。即使冒死也一定要做，何况还不一定死呢，我宁愿象高贵乡公那样死，也不愿象常道乡公那样活着！"孝庄帝认为杀掉尔朱荣、元天穆，然后立即赦免其党羽，那些党羽便一定都不会反叛了。应诏官王道习说："尔朱世隆、司马子如、朱元龙等人深受尔朱荣的信任，都很了解国家的虚实，我认为不应留着他们。"元徽和杨侃都说："如果尔朱世隆被杀，那么尔朱仲远和尔朱天光怎么还会来呢！"孝庄帝也认为他们二人说的对，元徽又说道："尔朱荣腰间经常带着刀，也许逼急了会伤人的，事发的时候希望陛下起身躲避一下。"于是杨侃等十余人便在明光殿东侧埋伏了下来。这一天，尔朱荣与元天穆一同入朝，坐下来还没吃完饭，便起身出去了，杨侃等人从东边的台阶上殿时，看到尔朱荣、元天穆已经到了中庭，这一次没能成功。

壬辰，帝忌日；癸巳，荣忌日。甲午，荣暂入，即诣陈留王家饮酒，极醉，遂言病动，频日不入。帝谋颇泄，世隆又以告荣，且劝其速发，荣轻帝，以为无能为，曰:“何匆匆！”

壬辰（十九日），这一天是皇帝的忌日，癸巳（二十日），这一天是尔朱荣的忌日。甲午（二十一日），尔朱荣短暂上朝之后，便到陈留王家里饮酒去了，喝得大醉，于是便说生病了，连日没有上朝。孝庄帝的计划大多被泄漏出去了，尔朱世隆又将这些告诉了尔朱荣，并且劝他赶快启程逃走，尔朱荣对孝庄帝很轻视，认为他不能有所作为，说道:“何必这么着急呢！”

预帝谋者皆惧，帝患之。城阳王徽曰:“以生太子为辞，荣必入朝，因此弊之。”帝曰:“后怀孕始九月，可乎? ”徽曰:“妇人不及期而产者多矣，彼必不疑。”帝从之。戊戌，帝伏兵于明光殿东序，声言皇子生，遣徽驰骑至荣第告之。荣方与上党王天穆博，徽脱荣帽，欢舞盘旋，兼殿内文武声趣之，崐荣遂信之，与天穆俱入朝。帝闻荣来，不觉失色，中书舍人温子曰:“陛下色变。”帝连索酒饮之。帝令子作赦文，既成，执以出，遇荣自外入，问:“是何文书? ”子颜色不变，曰“敕”，荣不取视而入。帝在东序下西向坐，荣、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荣见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等抽刀从东户入，即起趋御座，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乱斫，荣与天穆同时俱死。荣子菩提及车骑将军尔朱阳睹等三十人从荣入宫，亦为伏兵所杀。帝得荣手版，上有数牒启，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竖子若过今日，遂不可制。”于是内外喜噪，声满洛阳城。百僚入贺。帝登阊阖门，下诏大赦，遣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渊将兵镇北中。是夜，北乡长公主帅荣部曲，焚西阳门，出屯河阴。

参预孝庄帝谋划的人都非常害怕，孝庄帝也很担心。城阳王元徽说:“以皇后生太子为借口，尔朱荣肯定会入朝，趁机便可杀了他。”孝庄帝说:“皇后才怀孕九个月，这样说行吗? ”元徽说道:“妇人不到日期而产子的多了，尔朱荣肯定不会怀疑的。”孝庄帝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戊戌（二十五日），孝庄帝在明光殿东厢埋伏武士，对外声言说皇后生了皇太子，派元徽飞马赶至尔朱荣的府第告诉他这一消息。尔朱荣当时正跟上党王元天穆赌博，元徽摘下了尔朱荣的帽子，拿在

手上欢舞盘旋，向他祝贺，再加上殿内文武信使也前来催促尔朱荣，于是尔朱荣便相信了这一消息，跟元天穆一起来到了朝廷。孝庄帝听说尔朱荣来了，不禁惊慌失色，中书舍人温子说：“陛下脸色都变了。”孝庄帝赶忙连连要酒来喝。孝庄帝命温子起草赦文，写成之后，温子拿着走出了宫殿，这时正遇上尔朱荣从外面进来，尔朱荣问道：“这是什么文书？”温子神色不变，答道：“这是圣旨。”尔朱荣没有拿过来看一看便走了进去。孝庄帝在东墙下西向坐，尔朱荣、元天穆在御榻西北面南向坐。元徽进来后，刚拜了一拜，尔朱荣便看见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等人持刀从东门闯了进来，尔朱荣赶快起身快步来到孝庄帝的座位旁，孝庄帝预先将刀横在了膝下，于是亲手杀了尔朱荣。鲁安等奔上前去一阵乱砍，尔朱荣与元天穆一起被杀死。尔朱荣的儿子尔朱菩堤及车骑将军尔朱阳睹等三十名随尔朱荣入宫的人，也都被伏兵所杀。孝庄帝得到了尔朱荣的手版，上面有几张启奏书，记的都是些皇帝左右要除掉或留下的人名，不是尔朱荣心腹的人均在赶出之列。魏主说道：“这小子如果活过了今天，就难以制驭了。”于是朝廷内外一片欢喜之声，高兴的声音布满洛阳城。文武百官纷纷入朝庆贺。孝庄帝登上阊阖门，下诏实行大赦，派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渊率兵镇守北中城。当夜，北乡长公主率尔朱荣的部曲烧毁了西阳门，逃出洛阳城，屯驻于河阴。

卫将军贺拔胜与荣党田怡等闻荣死，奔赴荣第。时宫殿门犹未加严防，怡等议即攻门，胜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当有备，吾辈众少，何可轻尔！但得出城，更为他计。”怡乃止。及世隆等走，胜遂不从，帝甚嘉之。朱瑞虽为荣所委，而善处朝廷之间，帝亦善遇之，故瑞从世隆走而中道逃还。

卫将军贺拔胜与尔朱荣的亲信田怡等人听说尔朱荣已死，赶忙奔赴尔朱荣的府第。当时宫殿大门还未来得及严加防卫，田怡等商议立即攻打皇宫，贺拔胜说：“天子既然做了如此重大之事，一定会早有防备，我等人马这么少，怎么能轻率从事，只能逃出洛阳城，再想别的办法吧。”田悦这才作罢。等到尔朱世隆逃走时，贺拔胜却没有跟从他一起出逃，孝庄帝对贺拔胜很嘉奖。朱瑞虽然被尔朱荣所信任，但在朝廷大臣中间关系处得很好，孝庄帝对他也很善待，所以朱瑞随尔朱世隆出逃后中途逃了回来。

荣素厚金紫光禄大夫司马子如，荣死，子如自宫中突出，至荣第，弃家，随荣妻子走出城。世隆既欲还北，子如曰：“兵不厌诈，今天下汹汹，唯强是视，当此之际，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变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桥，还军向京师，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余力，使天下畏我之强，不敢叛散。”世隆从之。己亥，攻河桥，擒奚毅等，杀之，据北中城。魏朝大惧，遣前华阳太守段育慰谕之，世隆斩首以徇。

尔朱荣平素对金紫光禄大夫司马子如很器重，尔朱荣死后，司马子如从宫中逃了出来，来到了尔朱荣的府第，抛弃了家人，随尔朱荣的妻子和儿子逃出了洛阳城。尔朱世隆想马上便回到北方，司马子如说道：“兵不厌诈，当今天下一片混乱，只有强者才能号令天下，当此之际，不能以弱者的姿态示之于人，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北逃的话，恐怕内部就会发生不测，不如分兵据守河桥，岷回军京师，出其不意，或许可以成功。即使不能成功，也足以显示我们还有余力，使天下之人畏惧我们的强大，不敢叛离。”尔朱世隆听从了他的建议。己亥（二十六日），尔朱世隆的部队攻占了河桥，擒获了奚毅等人，将他们杀掉，占据了北中城。北魏朝廷大为惊恐，于是派遣前华阳太守段育前往慰问安抚，尔朱世隆将段育斩首示众。

魏以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为侍中、仪同三司。以司空杨津为都督并·肆等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兼尚书令、北道行台，经略河、汾。

北魏任命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为侍中、仪同三司。任命司空杨津为都督并、肆等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兼尚书令、北道行台，负责统辖河、汾地区。

荣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随，禁于驼牛署；荣死，帝引见，劳勉之。兄乾自东冀州驰赴洛阳，帝以乾为河北大使，敖曹为直将军，使归，招集乡曲为表里形援。帝亲送之于河桥，举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杰，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傥有变，可为朕河上一扬尘。”乾垂涕受诏，敖曹援剑起舞，誓以必死。

尔朱荣到洛阳的时候，将高敖曹带在身边，囚禁驼牛署中。尔朱荣死后，孝庄帝召见高敖曹，慰问嘉勉了他。高敖曹的哥哥高乾从东冀州赶到了洛阳城，孝庄帝任命高乾为河北大使，高敖曹为直将军，让

他们回去，召集乡勇作为朝廷的外援。孝庄帝亲自送高氏兄弟至河桥，举起酒杯，指着黄河之水说："你们兄弟二人是冀部豪杰，能使士卒为你们拼死效力，京城倘若有什么变故，你们可以为我在黄河上助一下声势。"高乾流着眼泪接受了诏命，高敖曹拔剑起舞，发誓以死报效孝庄帝。

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尔朱拂律归将胡骑一千，皆白服，来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门望之，遣主书牛法尚谓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终，阴图衅逆，王法无亲，已正刑书。罪止荣身，余皆不问。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归曰："臣等随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归。愿得太原王尸，生死无限。"因涕泣，哀不自胜，群胡皆恸哭，声振城邑。帝亦为之怆然，遣侍中朱瑞赍铁券赐世隆。世隆谓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国，长乐不顾信誓，枉加屠害，今日两行铁字，何足可信！吾为太原王报仇，终无降理！"瑞还，白帝，帝即出库物置城西门外，募敢死之士以讨世隆，一日即得万人，与拂律归等战于郭外。拂律归等生长戎旅，洛阳之人不习战斗，屡战不克。甲辰，以前车骑大将军李叔仁为大都督，帅众讨世隆。

冬季，十月，癸卯朔（初一），尔朱世隆派尔朱拂律归率领胡骑一千名，都穿着白色孝服，来到洛阳城下，索要太原王尔朱荣的尸首。孝庄帝登上大夏门观望后，派主书牛法尚对尔朱拂律归说："太原王尔朱荣为国立功没有能保住晚节，阴谋策划叛乱，国法不分亲疏，已经按照刑书处死。但是，罪行只限于尔朱荣一人，其余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你们如果投降的话，官职爵位一切照旧。"尔朱拂律归说道："我等追随太原王入朝，太原王忽然蒙受如此奇冤，现在我们不忍心空手回去。希望得到太原王的尸首，也就死而无恨了。"说着便流下了眼泪，不胜悲哀，胡兵们也都大声恸哭，哭声振动了洛阳城。孝庄帝也不禁为之怆然，于是派侍中朱瑞持铁券赐予尔朱世隆。尔朱世隆对朱瑞说："太原王功盖天地，忠心为国，长乐王尚且不顾信誓，对他加以残害，今天这两行铁字，又怎能让人相信！我一定要为太原王报仇，决无投降之理！"朱瑞回来后，报告了孝庄帝。孝庄帝于是便取出府库中的财物放在洛阳城西门外，招募不怕死的壮士以讨伐尔朱世隆，一天便招募了一万人，与尔朱拂律归等在城外交战。尔朱拂律归等从小在军旅中长大，洛阳城内之人不熟悉作战，因此几次战斗都未能打败

尔朱拂律归。甲辰（初二），朝廷任命前车骑大将军李叔仁为大都督，率军讨伐尔朱世隆。

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书令魏兰根兼尚书左仆射，为河北行台，定、相、殷三州皆禀兰根节度。

戊申（初六），皇子出生，北魏实行大赦。任命中书令魏兰根兼任尚书左仆射，为河北行台。定、相、殷三州都受魏兰根管辖。

尔朱氏兵犹在城下，帝集朝臣博议，皆惧不知所出。通直散骑常侍李苗奋衣起曰："今小贼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测之忧，正是忠臣烈士效节之日。臣虽不武，请以一旅之众为陛下径断河桥。"城阳王徽、高道穆皆以为善，帝许之。乙卯，苗募人从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桥数里，纵火船焚河桥，倏忽而至岷。尔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争桥北渡，俄而桥绝，溺死者甚众。苗将百许人泊于小渚以待南援，官军不至，尔朱氏就击之，左右皆尽，苗赴水死。帝伤惜之，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河阳侯，谥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诏行台源子恭将步骑一万出西道，杨昱将募士八千出东道以讨之，子恭仍镇太行丹谷，筑垒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陆希质闭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杀城中人无遗类，以肆其忿，唯希质走免。

尔朱氏的军队仍在洛阳城下，孝庄帝召集朝廷大臣广泛商议计策，大臣们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通直散骑常侍李苗起身说道："现在贼兵如此猖狂，朝廷面临不测之忧，这正是忠臣烈士报效尽忠之日。我虽然不是武将，请求率一支部队为陛下截断河桥。"城阳王元徽、高道穆都认为李苗的建议很好，孝庄帝便答应了。乙卯（十三日），李苗募人从马渚的上游乘船在夜间顺流而下，离桥还有几里，便放出火船焚烧河桥，很快到了桥边。尔朱世隆的那些在南岸的士兵，看到这种情况后，争着涌上桥向北逃，不一会桥便烧断了，溺水而死的人很多。李苗率一百左右人马停驻在水中小岛上等待南援之兵，但官军一直未到，尔朱氏的部队便向他们发动了攻击，李苗的部下全部战死，李苗自己也投水而死。孝庄帝对李苗之死很是伤心痛惜，追赠他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封河阳侯，谥号为"忠烈"。尔朱世隆也收兵北逃。丙辰（十四日），孝庄帝下诏命令行台源子恭率一万步兵和骑兵出西道，杨昱率召募来的八千士兵出东道以讨伐尔朱世隆。源子恭仍然镇守太行关的丹谷，修筑堡垒以防备贼军。尔朱世隆的部队来到建

州，建州刺史陆希质紧闭城门坚守，尔朱世隆攻取建州城，屠杀了城中所有的人，以发泄忿恨，只有陆希质逃走，史于一死。

诏以前东荆州史元显恭为晋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西道行台。

孝明帝下诏任命前东荆州刺史元显恭为晋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西道行台。

[12]魏东徐州刺史广牧斛斯椿素依附尔朱荣，荣死，椿惧，闻汝南王悦在境上，乃帅部众弃州归悦。悦授椿侍中、大将军、司空，封灵丘郡公，又为大行台前驱都督。

[12]北魏东徐州刺史广牧人斛斯椿一直依附于尔朱荣，尔朱荣死后，斛斯椿很恐惧，听说汝南王元悦在东徐州的边境上，于是便率领部众放弃了东徐州投奔了元悦。元悦任命斛斯椿为侍中、大将军、司空，加封灵丘郡公，又任命他为大行台前驱都督。

[13]汾州刺史尔朱兆闻荣死，自汾州帅骑据晋阳；世隆至长子，兆来会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长广王晔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晔，英之弟子也。以兆为大将军，进爵为王；世隆为尚书令，赐爵乐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荣从弟度律为太尉，赐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长史彦伯为侍中；徐州刺史仲远为车骑大将军，兼尚书左仆射、三徐州大行台。仲远亦起兵向洛阳。

[13]汾州刺史尔朱兆听到了尔朱荣已死的消息后，从汾州率骑兵占据了晋阳。尔朱世隆到了长子，尔朱兆前来与他会合。壬申（三十日），大家共同推举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长广王元晔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明。元晔是元英的侄子。任命尔朱兆为大将军，进爵为王；任命尔朱世隆为尚书令，赐爵为乐平王，加封为太傅、司州牧；又任命尔朱荣的堂弟尔朱度律为太尉，赐爵为常山王；任命尔朱世隆的哥哥天柱长史尔朱彦伯为侍中；任命徐州刺史尔朱仲远为车骑大将军，兼尚书左仆射、三徐州大行台。尔朱仲远这时也出兵指向洛阳。

尔朱天光之克平凉也，宿勤明达请降，既而复叛，北走，天光遣贺拔岳讨之，明达奔东夏。岳闻尔朱荣死，不复穷追，还泾州以待天光。天光与侯莫陈悦亦下陇，与岳谋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谕天光，天光与岳谋，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乃频启云：“臣实无异心，

唯欲仰奉天颜，以申宗门之罪。”又使其下僚属启云：“天光密有异图，愿思胜算以防之。”

尔朱天光当时攻克平凉的时候，宿勤明达请求投降，但不久又反叛了尔朱天光，向北逃走。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兵讨伐，宿勤明达逃奔东夏。贺拔岳听说尔朱荣已死，便不再穷追宿勤明达，回兵泾州以等待尔朱天光。尔朱天光与侯莫陈悦也南下陇地，跟贺拔岳商议率兵到洛阳。孝庄帝派朱瑞前去慰问安抚尔朱天光，尔朱天光跟贺拔岳策划打算让孝庄帝外逃，然后再重新立一个皇族崐宗亲为皇帝。于是尔朱天光频频向孝庄帝上表称：“我确实没有异心，只是想见到皇上，当面向皇上申述我们尔朱氏的罪过。”同时又让他的下属向孝庄帝上表说：“尔朱天光暗中早有异图，希望陛下想个好主意以防备尔朱天光。”

范阳太守卢文伟诱平州刺史侯渊出猎，闭门拒之。渊屯于郡南，为荣举哀，勒兵南向，进，至中山，行台仆射魏兰根邀击之，为渊所败。

范阳太守卢文伟引诱平州刺史侯渊出城狩猎，乘机紧闭城门不许侯渊返回。侯渊率军驻扎在范阳郡的南面，为尔朱荣举哀悼念，之后侯渊又率军向南进发，来到了中山，行台仆射魏兰根中道拦击侯渊，结果被侯渊打败。

敬宗以城阳王徽兼大司马、录尚书事，总统内外。徽意谓荣既死，枝叶自应散落，及尔朱世隆等兵四起，党众日盛，徽忧怖，不知所出。性多嫉忌，不欲人居己前，每独与帝谋议，群臣有献策者，徽辄劝帝不纳，且曰：“小贼何虑不平！”又靳惜财货，赏赐率皆薄少，或多而中减，或与而复追，故徒有糜费而恩不感物。

孝庄帝任命城阳王元徽兼任大司马、录尚书事，负责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元徽心里认为尔朱荣既然已死，他的下属自然也会四下分散了，等到尔朱世隆等人率兵四起，声势一天天兴盛后，元徽心中非常忧虑、恐惧，不知该如何是好。元徽生性嫉妒，不愿别人超过自己，常常独自与孝庄帝谋划商议，群臣中如有向孝庄帝献计献策的，元徽总是劝孝庄帝不要采纳，并且说：“何必担心这些小贼寇不能平定！”元徽又很吝惜财货，对官兵的赏赐都很微薄，有时本来赏赐较多，但他却又从中克扣减少，有时已经赏给了人家，却又追夺回来，所以徒费钱财但人们却感觉不到朝廷的恩泽。

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车骑将军郑先护为大都督，与行台杨昱共讨尔朱仲远。

十一月，癸酉朔（初一），北魏孝庄帝任命车骑将军郑先护为大都督，与行台杨昱一起讨伐尔朱仲远。

乙亥，以司徒长孙稚为太尉，临淮王为司徒。

乙亥（初三），孝庄帝任命司徒长孙稚为太尉，任命临淮王元为司徒。

丙子，进雍州刺史广宗公尔朱天光爵为王。长广王亦以天光为陇西王。

丙子（初四），孝庄帝将雍州刺史广宗公尔朱天光进爵为王。长广王元晔也任命尔朱天光为陇西王。

尔朱仲远攻西兖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肃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卫将军贺拔胜为东征都督；壬辰，又以郑先护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与胜共讨仲远。戊戌，诏罢魏兰根行台，以定州刺史薛昙尚兼尚书，为北道行台。郑先护疑贺拔胜，置之营外。庚子，胜与仲远战于滑台东，兵败，降于仲远。

尔朱仲远攻打西兖州，丁丑（初五），攻下了西兖州，活捉了刺史王衍。王衍是王肃的侄子。癸未（十一日），孝庄帝任命右卫将军贺拔胜为东征都督，壬辰（二十日），又任命郑先护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与贺拔胜共同讨伐尔朱仲远。戊戌（二十六日），孝庄帝下诏罢免了魏兰根的行台，任命定州刺史薛昙尚兼尚书，为北道行台。郑先护对贺拔胜有所怀疑，将其置于大营之外。庚子（二十八日），贺拔胜与尔朱仲远在滑台以东交战，贺拔胜战败，投降了尔朱仲远。

初，尔朱荣尝从容问左右曰：“一日无我，谁可主军？”皆称尔朱兆。荣曰：“兆虽勇于战斗，然所将不过三千骑，多则乱矣。堪代我者，唯贺六浑耳。”因戒兆曰：“尔非其匹，终当为其穿鼻。”乃以高欢为晋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欢，欢遣长史孙腾诣兆，辞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讨，不可委去，致有后忧。定蜀之日，当隔河为掎角之势。”兆不悦，曰：“还白高晋州，吾得吉梦，梦与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独余马蔺，先人命吾拔之，随手而尽。以此观之，往无不克。”腾还报，欢曰：“兆狂愚如是，而敢为悖逆，吾势不得久事尔朱矣。”

当初，尔朱荣曾随便地问左右道：“一旦我死了，谁可以统领军队？”左右都说尔朱兆可以。尔朱荣却说：“尔朱兆虽然战斗勇猛，但他率领的部队至多不能超过三千骑，再多就会乱了。能够代替我的人，只有高欢啊。”因此尔朱荣告诫尔朱兆说：“你不是高欢的对手，最终要受其所制的。”于是便任命高欢为晋州刺史。等到尔朱兆率军至洛阳的时候，派人召请高欢，高欢派长史崐孙腾前去见尔朱兆，推辞说：“山蜀的叛乱还没有平息，现在正在讨伐，不能放弃，以免招致后患。等到平定山蜀叛乱后，当隔黄河与您构成犄角之势。”尔朱兆很不高兴，对孙腾说道：“你回去告诉高刺史，我做了一个好梦，梦见自己与我的先人登上高丘，高丘周围的土地，耕翻得已经很熟了，却只剩下了马蔺草，先人命我将马蔺草拔除掉，我随手便将草拔除干净了。由此来看，我一定会无往而不克的。”孙腾回去向高欢作了汇报，高欢说道：“尔朱兆如此猖狂愚蠢，竟敢做悖逆之事，看来我是不能长久事奉尔朱氏了。”

十二月，壬寅朔，尔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凤战死，都督史仵龙开壁请降，源子恭退走。兆轻兵倍道兼行，从河桥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广，谓兆未能猝济，是日，水不没马腹。甲辰，暴风，黄尘涨天，兆骑叩宫门，宿卫乃觉，弯弓欲射，矢不得发，一时散走。华山王鸷，斤之玄孙也，素附尔朱氏。帝始闻兆南下，欲自帅诸军讨之，鸷说帝曰：“黄河万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宫，鸷复约止卫兵不使斗。帝步出云龙门外，遇城阳王徽乘马走，帝屡呼之，不顾而去。兆骑执帝，锁于永宁寺楼上，帝寒甚，就兆求头巾，不与。兆营于尚书省，用天子金鼓，设刻漏于庭；扑杀皇子，污辱嫔御妃主，纵兵大掠，杀司空临淮王、尚书左仆射范阳王诲、青州刺史李延等。

十二月，壬寅朔（初一），尔朱兆攻打丹谷，都督崔伯凤战死，都督史仵龙打开营门向尔朱兆请降，源子恭溃退逃走。尔朱兆率轻装兵士倍道兼程，从河桥的西边渡过了黄河。在这之前，孝庄帝以为黄河又深又宽，尔朱兆不可能很快渡过黄河，但是这一天，黄河水还没不过马腹。甲辰（初三），狂风大作，黄尘漫天，直至尔朱兆的骑兵叩击皇宫的宫门，值宿的卫士才发觉，搭弓放箭，由于狂风，箭射不出去，便都四散奔逃。华山王元鸷，是元斤的玄孙，一直依附于尔朱

氏。孝庄帝开始听说尔朱兆南下的时候，想亲自统领六军讨伐，元鸷却对孝庄帝说："黄河水宽万仞，尔朱兆怎么会过得来呢！"孝庄帝于是自己也觉得很安全了。等到尔朱兆的部队攻进了皇宫，元鸷又制止宫廷卫兵，不让他们与之交战。孝庄帝走出云龙门外，遇到城阳王元徽正骑马而逃，孝庄帝连声呼叫元徽，元徽却不顾孝庄帝，径自逃去。尔朱兆的骑兵抓住了孝庄帝，将他锁在永宁寺的楼上，孝庄帝感到十分寒冷，向尔朱兆要头巾，尔朱兆没有给他。尔朱兆扎营于尚书省，用天子才能使用的金鼓，在庭中设刻漏，杀害了皇子，对宫中的嫔御、妃子、公主大加污辱，纵兵大肆掠夺财物，杀了司空临淮王元、尚书左仆射范阳王元诲和青州刺史李延等。

城阳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阳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门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旧恩，故投之。徽赍金百斤，马五十匹，祖仁利其财，外虽容纳，而私谓子弟曰："如闻尔朱兆购募城阳王，得之者封千户侯。今日富贵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将至，令其逃于他所，使人于路邀杀之，送首于兆；兆亦不加勋赏。兆梦徽谓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觉，意所梦为实，即掩捕祖仁，征其金、马。祖仁谓人密告，望风款服，云"实得金百斤、马五十匹。"兆疑其陷匿，依梦徵之，祖仁家旧有金三十斤、马三十匹，尽以输兆。兆犹不信，发怒，执祖仁，悬首高树，大石坠足，捶之至死。

城阳王元徽逃至山南，来到了前洛阳令寇祖仁家。寇祖仁一家出了三位刺史，都是由元徽引荐提拔的，由于有此旧恩，所以元徽才前来投奔。元徽带有黄金百斤，马五十匹，寇祖仁贪图财物，表面上虽然留纳了元徽，但私下里却对家人说："听说尔朱兆正在悬赏捉拿城阳王元徽，抓到他的人封千户侯，今天我们富贵的日子到了！"于是寇祖仁吓唬元徽，说官军抓捕他的人就要到了，让元徽赶快逃到别处去，寇祖仁便派人在半路上杀了元徽，将他的人头送到了尔朱兆处，但尔朱兆却并未对寇祖仁加以赏赐。尔朱兆梦见元徽对自己说："我有黄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寇祖仁家中，你可以派人去取。"尔朱兆梦中醒来后，认为自己刚才的梦是真的，于是便收捕了寇祖仁，向他索要黄金和马匹。寇祖仁以为别人已密告了尔朱兆，一审问便全都照实招认了，说："确实得到了百斤黄金和五十匹马。"尔朱兆怀疑寇祖仁还有隐瞒，便按梦中所见所闻搜查寇祖仁家，寇祖仁家自己原有黄金三十

斤、马五十匹，也全都送与了尔朱兆。尔朱兆仍不相信，一怒之下，拘捕了寇祖仁，把他脑袋悬挂树上，大石坠脚，鞭打至死。

尔朱世隆至洛阳，兆自以为己功，责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应广，如何令天柱受祸！”按剑嗔目，声色甚厉；世隆逊辞拜谢，然后得已，由是崐深恨之。尔朱仲远亦自滑台至洛。

尔朱世隆来到洛阳，尔朱兆自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责怪尔朱世隆说：“叔父您身在朝廷这么长时间，耳闻目见应该很广，为什么竟让天柱将军遭此大祸！”尔朱兆说话时手按宝剑，怒目圆睁，声色俱厉。尔朱世隆只好说好话下拜谢罪，这才算完事，但从此尔朱世隆对尔朱兆深为怨恨。此时尔朱仲远也从滑台来到了洛阳。

戊申，魏长广王大赦。

戊申（初七），北魏长广王元晔实行大赦。

尔朱荣之死也，敬宗诏河西贼帅纥豆陵步蕃使袭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势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还晋阳以御之，使尔朱世隆、度律、彦伯等留镇洛阳。甲寅，兆迁敬宗于晋阳，兆自于河梁监阅财资。高欢闻敬宗向晋阳，帅骑东巡，欲邀之，不及，因与兆书，为陈祸福，不宜害天子，受恶名；兆怒，不纳。尔朱天光轻骑入洛，见世隆等，即还雍州。

尔朱荣死的时候，北魏孝庄帝下诏命河西贼帅纥豆陵步蕃攻袭秀容郡。等到尔朱兆进入洛阳后，纥豆陵步蕃便挥军南下，兵势十分强盛，所以尔朱兆不敢在洛阳久留，赶忙回师晋阳以防御纥豆陵步蕃。尔朱兆让尔朱世隆、尔朱度律、尔朱彦伯等人留守洛阳。甲寅（十三日），尔朱兆将孝庄帝迁至晋阳。尔朱兆自己在河梁监督掠取财货，高欢听说孝庄帝要被押至晋阳，便率骑兵东巡，打算截住孝庄帝，但未能赶上。于是便给尔朱兆写了一封信，向他陈述利害，劝他不要杀害天子，承受恶名声。尔朱兆大怒，没有采纳高欢的劝谏。尔朱天光率轻骑来到洛阳，会见了尔朱世隆等人，之后便回到了雍州。

初，敬宗恐北军不利，欲为南走之计，托云征蛮，以高道穆为南道大行台，未及发而兆入洛。道穆托疾去，世隆杀之。主者请追李苗封赠，世隆曰：“当时众议，更一二日即纵兵大掠，焚烧郭邑，赖苗之故，京师获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复追。”

当初，孝庄帝担心源子恭的北军会失败，便想做南逃的打算，假托是征讨蛮贼，任命高道穆为南道大行台，但还未来得及出发，尔朱兆便攻入了洛阳城。高道穆假托有病想逃离洛阳，被尔朱世隆所杀。主事之人请求追回对李苗的封赐，尔朱世隆说道：“当时大家商议，再过一两天便要纵兵大肆掠抢，焚烧掉洛阳城，多亏了李苗，京城才得以保全，天下之善是一样的，不应再追回李苗的封赐。”

尔朱荣之死也，世隆等征兵于大宁太守代人房谟，谟不应，前后斩其三使，遣弟毓诣洛阳。及兆得志，其党建州刺史是兰安定执谟系州狱，郡中蜀人闻之，皆叛。安定给谟弱马，令军前慰劳，诸贼见谟，莫不遥拜。谟先所乘马，安定别给将士，战败，蜀人得之，谓谟遇害，莫不悲泣，善养其马，不听人乘之，儿童妇女竞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马也。尔朱世隆闻之，舍其罪，以为其府长史。

尔朱荣死时，尔朱世隆等向泰宁太守代郡人房谟证调兵员，房谟没有答应，前后共斩杀了三位尔朱世隆派来的使者，同时派弟弟房毓前往洛阳。等到尔朱兆得志之后，尔朱兆的党羽建州刺史是兰安定将房谟抓住囚禁于建州狱中，泰宁郡的蜀人听说后，便反叛了。是兰安定给房谟一匹瘦弱的马，让他前往军前慰劳安抚，贼军们见到房谟后，都远远叩拜。房谟原先乘的那匹马，被是兰安定另外给了别的将士。战败后，那匹马被蜀人得到，蜀人以为房谟遇害了，都悲哭不已，精心饲养这匹马，不允许别人乘坐，儿童、妇女们争相给这匹马喂草料，都说这是房公的马。尔朱世隆听说了之后，免掉了房谟的罪名，任命他为自己府中的长史。

北道大行台杨津，以众少，留邺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会尔朱兆入洛，津乃散众，轻骑还朝。

北道大行台杨津，由于军队人数少，于是驻留在邺郡城召募新兵，打算从滏口进入并州，这时正赶上尔朱兆攻入洛阳，杨津便遣散了部队，只带了一些骑兵回到朝廷。

尔朱世隆与兄弟密谋，虑长广王母卫氏干预朝政，伺其出行，遣数十骑如劫盗者于京巷杀之，寻悬榜以千万钱募贼。

尔朱世隆跟他的几个兄弟密谋，担心长广王的母亲卫氏会干预朝政，于是在侦察到她出行在外的时候，便派了几十名骑兵装扮成强

盗，在洛阳城一个小岷巷中杀了卫氏，很快又贴出告示悬赏千万钱捉拿凶手。

甲子，尔朱兆缢敬宗于晋阳三级佛寺，并杀陈留王宽。

甲子（二十三日），尔朱兆将孝庄帝缢杀于晋阳的三级佛寺中，同时还杀害了陈留王元宽。

是月，纥豆陵步蕃大破尔朱兆于秀容，南逼晋阳。兆惧，使人召高欢并力。僚属皆劝欢勿应召，欢曰：“兆方急，保无他虑。”遂行。欢所亲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欢往往逗留，辞以河无桥，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屡败，告急于欢，欢乃往从之。兆时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乐郡，欢与兆进兵合击，大破之，斩步蕃于石鼓山，其众退走。兆德欢，相与誓为兄弟，将数十骑诣欢，通夜宴饮。

这一月，纥豆陵步蕃在秀容大破尔朱兆，接着向南逼近晋阳。尔朱兆很害怕，赶快派人召请高欢并力攻敌。高欢的僚属都劝高欢不要答应尔朱兆的召请，高欢说道：“目前尔朱兆正处于危急之中，我保证他不会有其他方面企图的。”于是便率军出发了。高欢的亲信贺拔焉过儿请高欢缓慢行进，以使尔朱兆更加疲弊，于是高欢便时时逗留，以汾河上没有桥，无法过河为托辞。纥豆陵步蕃的部队气势越来越盛，尔朱兆屡战屡败，向高欢告急，高欢这才前往增援。尔朱兆当时为避开纥豆陵步蕃而往南撤，纥豆陵步蕃率军来到平乐郡，高欢与尔朱兆进军平乐，两下合击，大败纥豆陵步蕃军，在石鼓山斩杀了纥豆陵步蕃，纥豆陵步蕃的部众四散逃亡。尔朱兆很感激高欢，与高欢相互发誓结为兄弟，尔朱兆带数十名骑兵来到高欢住所，通宵饮酒宴乐。

初，葛荣部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谋乱不止。兆患之，问计于欢，欢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腹心使统之，有犯者罪其帅，则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谁可使者？”贺拔允时在坐，请使欢领之。欢拳殴其口，折一齿，曰：“平生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日天下事取舍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请杀之！”兆以欢为诚，遂以其众委焉。欢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号令。”乃建牙阳曲川，陈部分。军士素恶兆而乐属欢，莫不皆至。

当初，葛荣的部下被流放到并州、肆州的有二十多万人，这些人深受胡人的欺凌，都无以为生，前后大大小小又反叛了二十六次，被杀

掉了一大半，但仍图谋叛乱不止。尔朱兆深以为患，于是便问计于高欢。高欢说道："六镇之民反叛，不能全部杀掉，应该选一位您的心腹之人，让他统领六镇军民，如有反叛者，则惩处其首领，那样的话，受惩处的人就少了。"尔朱兆说："好主意！但派谁去合适呢？"贺拔允当时也在座，他建议让高欢统领六镇军民。高欢扬拳便朝贺拔允的嘴打了过去，打掉了贺拔允的一颗牙齿，并斥责道："天柱大将军在世的时候，我高欢受其调遣如鹰犬一般，今日天下之事取舍全在大王，你贺拔允怎敢僭越职权大胆妄言，请大王您杀了贺拔允！"尔朱兆认为高欢对自己很忠诚，于是便将六镇军民交与高欢统领。高欢以为尔朱兆醉了，担心他酒醒之后又反悔，便赶快走出营帐，对将士们宣布说："我受大王委托统领州镇兵，你们可到汾河东岸集合，听我的号令。"于是在阳曲川建立了幕府，安置所部。士兵们平素憎恨尔朱兆而乐意做高欢的部下，纷纷前来投奔高欢。

居无何，又使刘贵请兆，以"并、肆频岁霜旱，降户掘田鼠而食之，面无谷色，徒污人境内，请令就食山东，待温饱更受处分。"兆从其议。长史慕容绍宗谏曰："不可。方今四方纷扰，人怀异望，高公雄才盖世，复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蛟龙以云雨，将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虑邪！"绍宗曰："亲兄弟尚不可信，何论香火"时兆左右已受欢金，因称绍宗与欢有旧隙，兆怒，囚绍宗，趣欢发。欢自晋阳出滏口，道逢北乡长公主自洛阳来，有马三百匹，尽夺而易之。兆闻之，乃释绍宗而问之，绍宗曰："此犹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欢，至襄垣，会漳水暴涨，桥坏，欢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马，非有他故，备山东盗耳。王信公主之谗，自来赐追，今不辞渡水而死，恐此众便叛。"兆自陈无此意，因轻马渡水，与欢坐幕下，授欢刀，引颈使欢斫之，欢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贺六浑更何所仰！但愿大家千万岁，以申力用耳。今为旁人所构间，大家何忍复出此言！"兆投刀于地，复斩白马，与欢为誓，因留宿夜饮。尉景伏壮士欲执兆，欢啮臂止之，曰："今杀之，其党必崛奔归聚结，兵饥马瘦，不可与敌，若英雄乘之而起，则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虽骁勇，凶悍无谋，不足图也。"旦日，兆归营，复召欢，欢将上马诣之，孙腾牵欢衣，欢乃止。兆隔水肆骂，驰还晋阳。兆腹心念贤领降户家属别为营，欢伪与之善，观其佩刀，因取杀之。士众感悦，益愿附从。

没过多长时间，高欢又派刘贵向尔朱兆请示，因“并州、肆州连年霜旱，降户只好挖田鼠为食，面无人色，这样只能白白玷污您所管辖的地区，请下令让他们到太行山东面乞食，等到解决了温饱之后再做安排。”尔朱兆批准了这一建议。长史慕容绍宗劝谏道：“不能答应。当今天下纷乱，人人各怀异想，高欢雄才盖世，如果再让他在外握有重军，这好比是借云雨给蛟龙啊，您将无法控制他了。”尔朱兆说：“我与高欢有结拜重誓，何必过虑！”慕容绍宗道：“亲兄弟尚且不能完全相信，何论结拜兄弟呢！”当时尔朱兆的左右部下已经接受了高欢的重金，于是便趁机称慕容绍宗跟高欢有旧仇，尔朱兆大怒，囚禁了慕容绍宗，催促高欢尽早出发。高欢从晋阳出滏口，中途遇上了从洛阳来的北乡长公主，北乡长公主带有三百匹好马，高欢将这些好马全部截夺下来，另用羸马掉换了。尔朱兆听说了这件事后，便放出慕容绍宗，与之商议。慕容绍宗说道：“高欢目前还未走远，仍是您的掌中之物呢。”尔朱兆于是亲自追赶高欢，追至襄垣县，正值漳河暴涨，桥梁被冲坏了。高欢隔着漳河遥拜尔朱兆道：“我之所以借公主马匹，并非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防备山东的盗贼罢了。大王您竟相信公主的谗言，亲自前来追赶，我不害怕渡过河来受死，但恐怕我的这些部下便要叛离了。”尔朱兆自己也说没有这个意思，于是轻马渡过漳河，与高欢并坐大帐前，将自己所佩之刀交给了高欢，引颈让高欢斩杀。高欢痛哭道：“自从天柱将军去世后，我高欢还有谁可以仰靠！只希望您长命百岁，我为您效力罢了。现在却被旁人挑拨离间，您怎忍心说出这种话呢！”尔朱兆将刀投于地上，又斩杀了白马，与高欢发誓，并且留住下来与高欢通宵宴饮。尉景埋伏下士兵想捉捕尔朱兆，高欢咬破自己的臂制止了他，并向他说：“现在如果杀了尔朱兆，他的党羽肯定会聚集起来并力来争，我们兵饥马瘦，不能与其相匹敌，如果这时候有英雄乘机而发难，那么祸害就更大了。因此不如暂且放走他。尔朱兆虽然骁勇善战，但却凶悍无谋，不难对付。”第二天，尔朱兆渡河回营，又召请高欢，高欢上马要前去会见尔朱兆，部下孙腾牵住高欢的衣服，高欢这才未去。尔朱兆隔河责骂高欢，之后驰还晋阳。尔朱兆的心腹念贤率领降户家属另外安营，高欢假意与念贤友善，借口观赏念贤的佩刀，趁机杀了他。士兵们欢欣鼓舞，更愿意归附依从高欢了。

[14]齐州城民赵洛周闻尔朱兆入洛，逐刺史丹杨王萧赞，以城归兆。赞变形为沙门，逃入长白山，流转，卒于阳平。梁人或盗其柩以归，上犹以子礼葬于陵次。

[14]齐州城的百姓赵洛周听说尔朱兆攻入洛阳，便赶走了齐州刺史丹扬王萧赞，率城归附了尔朱兆。萧赞化装成和尚，逃进了长白山，流离辗转，最后死于阳平县。梁朝有人将萧赞的棺柩盗出，送回了梁朝，梁武帝仍按葬子之礼将萧赞葬在皇族的陵地。

[15]魏荆州刺史李琰之，韶之族弟也。南阳太守赵延，以琰之敬宗外族，诬琰之欲奔梁，发兵袭州城，执琰之，自行州事。

[15]北魏荆州刺史李琰之，是李韶的族弟。南阳太守赵延，因李琰之是孝庄帝的外戚，于是便诬称李琰之想投奔梁朝，发兵袭击荆州，抓获了李琰之，赵延自己掌管州政事务。

[16]魏王悦改元更兴，闻尔朱兆已入洛，自知不及事，遂南还。斛斯椿复弃悦奔魏。

[16]魏王元悦改年号为更兴，听说尔朱兆已经攻入了洛阳城，自知无济于事，于是南还梁朝。斛斯椿又叛离元悦投奔了北魏。

[17]是岁，诏以陈庆之为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庆之引兵围魏悬瓠，破魏颍州刺史娄起等于溱水，又破行台孙腾等于楚城。罢义阳镇兵，停水陆漕运，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

[17]这一年，梁武帝下诏任命陈庆之为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诸军事和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率兵包围了北魏的悬瓠，大破北魏颍州刺史娄起等于溱水，又于楚城大破北魏行台孙腾等。遣返义阳镇兵，停止水陆漕运，长江、大岷湖沿岸各州都得以休养生息；开垦田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五卷

梁纪十一 高祖武皇帝十一中大通三年（辛亥、531）

梁纪十一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辛亥，公元531年）

[1]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

[1]春季，正月，辛巳（初十），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实行大赦。

[2]魏尚书右仆射郑先护闻洛阳不守，士众逃散，遂来奔。丙申，以先护为征北大将军。

[2]北魏尚书右仆射郑先护听说洛阳城失守，部队四散而逃，就前来投奔梁朝。丙申（二十五日），梁朝任命郑先护为征北大将军。

[3]二月，辛丑，上祀明堂。

[3]二月，辛丑（初一），梁武帝祭祀明堂。

[4]魏自敬宗被囚，宫室空近百日，尔朱世隆镇洛阳，商旅流通，盗贼不作。世隆兄弟密议，以长广王疏远，又无人望，欲更立近亲。仪同三司广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学有志度，正光中领给事黄门侍郎，以元叉擅权，托喑病居龙华佛寺，无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阳喑，将有异志，恭惧，逃于上洛山，洛州刺史执送之，系治久之，以无状获免。关西大行台郎中薛孝通说尔朱天光曰："广陵王，高祖犹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历年所，若奉以为主，必天人允叶。"天光与世隆等谋之，疑其实喑，使尔朱彦伯潜往郭谕，且胁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通，聪之子也。

[4]北魏自从孝庄帝被囚禁以后，宫室空虚已近百日。尔朱世隆镇守洛阳，商人行旅流通，盗贼不敢骚扰。尔朱世隆兄弟暗中商议，认为长广王与皇族嫡系比较疏远，而且又素无声望，于是打算重新立一位嫡系近亲为帝。仪同三司广陵王元恭是元羽的儿子，好学而又有远志，正光年间任给事黄门侍郎，因元叉专权，元恭便假托嗓子哑，住到了龙华佛寺，不再与外人交往。永安末年，有人向孝庄帝报告说广陵王装哑，将别有企图。元恭很害怕，便逃到了上洛山，洛州刺史将他抓住送到了洛阳，被囚禁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没有发现他有谋反的证据，才释放了他。关西大行台郎中薛孝通对尔朱天光说："广陵王是

高祖的侄子，早有好声望，沉默不言，已经多年，如果推奉他为帝，一定会天人和谐。”尔朱天光跟尔朱世隆等商议立元恭为帝，又怀疑他确实嗓子哑不能说话，于是便派尔朱彦伯秘密前往敦请元恭，并加以胁迫，至此，元恭才说出：“天何言哉！”四字来，尔朱世隆等人大喜过望。薛孝通是薛聪的儿子。

己巳，长广王至邙山南，世隆等为之作禅文，使泰山太守辽西窦瑗执鞭独入，启长广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广陵，愿行尧、舜之事。”遂署禅文。广陵王奉表三让，然后即位，大赦，改元普泰。黄门侍郎邢子才为赦文，叙敬宗枉杀太原王荣之状，节闵帝曰：“永安手翦强臣，非为失德，直以天未厌乱，故逢成济之祸耳。”因顾左右取笔，自作赦文，直言：“门下：朕以寡德，运属乐推，思与亿兆，同兹大庆，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闭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为明主，望至太平。

己巳（二十九日），长广王来到邙山南侧，尔朱世隆等已替他作好了禅让文告，派泰山太守辽西人窦瑗持鞭独入帐中。窦瑗向长广王启奏道：“天意人心，尽归于广陵，希望您行尧、舜禅代之事。”于是便让长广王签署了禅文。，广陵王奉表辞让了三次，然后才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普泰。黄门侍郎邢子才起草了赦文，文中记述了孝庄帝枉杀太原王尔朱荣的情况，节闵帝说道：“孝庄帝亲手剪灭强臣，并非为失德之举，只是由于天意还没有厌恶祸乱，所以才重蹈成济杀高贵乡公的灾祸罢了。”因回头命左右取来笔砚，亲自起草赦文，直截了当地写道：“门下省：朕以寡德之身，有幸受到众人推举为帝，朕愿与天下万民，共同庆贺。大赦罪人，一依以往定式。”元恭闭口不言达八年之久，至此才说话，朝廷内外无不欣然，认为他是一位贤明之君，希望他能使天下太平。

庚午，诏以“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代称‘王’，盖递为冲挹，自秦以来，竞称‘皇帝’，予今但称‘帝’，亦已褒矣。”加尔朱世隆仪同三司，赠尔朱荣相国、晋王，加九锡。世隆使百官议荣配飨，司直刘季明曰：“若配世宗，于时无功；若配孝明，亲害其母；若配庄帝，为臣不终。以此论之，无所可配。”世隆怒曰：“汝应死！”季明曰：“下官既为议首，依礼而言崐，不合圣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

荣配高祖庙廷。又为荣立庙于首阳山，因周公旧庙而为之，以为荣功可比周公。庙成，寻为火所焚。

庚午（三十日），北魏节闵帝元恭下诏书道：“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代称‘王’，大致是越来越谦让，从秦朝以来，竞相称‘皇帝’，我现在只称‘帝’，就已经是很高的褒扬了。”加封尔朱世隆为仪同三司，追赠尔朱荣为相国、晋王，加九锡。尔朱世隆让文武百官商议让尔朱荣的神位升入皇室宗庙中配飨之事，司直刘季明说：“如果配飨宣武帝的话，尔朱荣在那朝并无功勋；如果配飨孝明帝的话，尔朱荣又曾亲手杀害了孝明帝的母亲胡太后；如果配孝庄帝的话，尔朱荣又为臣不终。由此看来，没有可以配飨的。”尔朱世隆恼怒地说道：“你罪该万死！”刘季明道：“我既然身为谏议官之首，就应该依礼直陈意见，如有不合尊意之处，是杀是剐，任听裁处！”尔朱世隆听后也没敢加罪于他。最后将尔朱荣配飨于孝文帝庙廷。又为尔朱荣在首阳山立了庙，在周公旧庙的基址上建成，以此表示尔朱荣的功绩可以跟周公相比。庙建成后，不久便被一场大火焚烧掉了。

尔朱兆以不预废立之谋，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尔朱彦伯往谕之，乃止。

尔朱兆因没能参预废立皇帝的谋划，非常恼怒，打算攻打尔朱世隆。尔朱世隆赶忙派尔朱彦伯前往尔朱兆处进行劝说，尔朱兆才按兵未发。

初，敬宗使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阳文义各领兵三千守太行岭，侍中源子恭镇河内；及尔朱兆南向，仵龙、文义帅众先降，由是子恭之军望风亦溃，兆遂乘胜直入洛阳。至是，尔朱世隆论仵龙、文义之功，各封千户侯，魏主曰：“仵龙、文义，于王有功，于国无勋。”竟不许。尔朱仲远镇滑台，表用其下都督为西兖州刺史，先用后表，诏答曰：“已能近补，何劳远闻！”尔朱天光之灭万俟奴也，始获波斯所献师子，送洛阳，及节闵帝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命送归本国。使者以波斯道远不可达，于路杀之而返，有司劾违旨，帝曰：“岂可以兽而罪人！”遂赦之。

当初，北魏孝庄帝派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阳文义各率三千士兵镇守太行岭，派侍中源子恭镇守河内。等到尔朱兆大军南下之时，史仵龙、阳文义率军先投降了尔朱兆，因此源子恭的部队也望风而

溃，正因为这样，尔朱兆才得以乘胜直入洛阳城。到现在，尔朱世隆为史仵龙、阳文义二人表功，要将他二人各封为千户侯，节闵帝说道：“史仵龙、阳文义二人对您有功，但于国家却无功。”终未答应。尔朱仲远镇守滑台，上表朝廷请求批准其属下的一位都督为西兖州刺史，先任用之后才上表奏闻朝廷，节闵帝下诏答复说：“既然已经能够就近补用了，何必还远奏于朝廷呢！”尔朱天光灭万俟奴之时，才得到波斯国向北魏朝廷进献的狮子，于是派人将这头狮子送到了洛阳城。等到节闵帝即位后，下诏道：“禽兽被囚禁则违背了它的天性。”便命人将狮子送还给波斯国。使者因波斯国路途遥远，难以到达，便于中途杀掉了狮子返回朝廷，有关部门弹劾使者违背了圣上旨意，节闵帝说道：“怎么可以因为一头野兽而加罪于人呢！”于是便赦免了使者。

[5]魏镇远将军清河崔祖螭等聚青州七郡之众围东阳，旬日之间，众十余万。刺史东莱王贵平帅城民固守，使太傅谘议参军崔光伯出城慰劳，其兄光韶曰：“城民陵纵日久，众怒甚盛，非慰谕所能解，家弟往，必不全。”贵平强之，既出外，人射杀之。

[5]北魏镇远将军清河人崔祖螭等人聚集起青州七郡之众包围了州治东阳，十日之内，达十余万人。青州刺史东莱人王贵平率东阳城中的百姓固守城池，同时派太傅谘议参军崔光伯出城劝慰安抚崔祖螭。崔光伯的哥哥崔光韶说：“东阳城之民欺凌其属郡百姓时日已久，属郡之民怒气很盛，不是靠劝慰调停所能化解的，我弟弟此次前往，一定难以生还。”但王贵平逼崔光伯前往，崔光伯出城后，便被人射杀了。

[6]幽、安、营、并四州行台刘灵助，自谓方术可以动人，又推算知尔朱氏将衰，乃起兵自称燕王、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声言为敬宗复仇，且妄述图谶，云”刘氏当王”。由是幽、瀛、沧、冀之民多从之，从之者夜举火为号，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国城。

[6]幽、安、营、并四州行台刘灵助，自称其方术可以号召民众，又推算说知道尔朱氏将要衰败，于是便起兵叛乱，自封为燕王、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扬言要为孝庄帝报仇，而且胡编图谶，说“刘氏当王”。因此幽、瀛、沧岷、冀州的百姓很多前来投奔他。投奔刘灵助的人以夜间举火把为号，不举火把的，各村就一起把他们杀光。刘灵助率军南下来到了博陵郡的安国城。

尔朱兆遣监军孙白鹞至冀州，托言调发民马，欲俟高乾兄弟送马而收之。乾等知之，与前河内太守封隆之等合谋，潜部勒壮士，袭据信都，杀白鹞，执刺史元嶷。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乡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为敬宗举哀，将士皆缟素，升坛誓众，移檄州郡，共讨尔朱氏，仍受刘灵助节度。隆之，磨奴之族孙也。

尔朱兆派监军孙白鹞来到冀州，假托征调百姓的马匹，打算等高乾兄弟送马来的时候收捕他们。高乾等已知道孙白鹞的用意，便与前河内太守封隆之等人合谋，暗中部署部队，袭击并占据了信都，杀掉了孙白鹞，抓获了冀州刺史元嶷。高乾等想推举高乾的父亲高翼主持冀州的行政事务，高翼推辞道："集聚乡里百姓，我不如封隆之。"于是推举封隆之代行州政，并为孝庄帝举哀，将士们都身穿孝服，升坛誓师，向各州郡发出檄文，共同讨伐尔朱氏，受刘灵助指挥。封隆之是封磨奴的族孙。

殷州刺史尔朱羽生将五千人袭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将十余骑驰击之，乾在城中绳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败走。敖曹马稍绝世，左右无不一当百，时人比之项籍。

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率五千人马袭击信都，高敖曹来不及披挂铠甲，便率领十余人骑马迎击，高乾从城中用绳子吊放下来五百人，追救高敖曹没能赶上，高敖曹已与尔朱羽生的部队交战，尔朱羽生大败而逃。高敖曹的槊术盖世无双，他的部下也个个都以一当百，当时人称高敖曹是项羽再生。

高欢屯壶关大王山，六旬，乃引兵东出，声言讨信都。信都人皆惧，高乾曰："吾闻高晋州雄略盖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尔朱无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会，今日之来，必有深谋，吾当轻马迎之，密参意旨，诸君勿惧也。"乃将十余骑与封隆之子子绘潜谒欢于滏口，说欢曰："尔朱酷逆，痛结人神，凡曰有知，孰不思奋！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倾心，若兵以义立，则屈强之徒不足为明公敌矣。鄗州虽小，户口不下十万，谷秸之税，足济军资，愿公熟思其计。"乾辞气慷慨，欢大悦，与之同帐寝。

高欢驻军于壶关大王山，六十天后，才率兵东进，扬言讨灭信都。信都人都很惊惶恐惧，高乾却说道："我听说高欢雄才武略，盖世无

双，他岂肯久居人下。况且尔朱兆无道，上弑君主，下虐百姓，这正是英雄立功的机会，今日高欢到信都来，肯定有更深的谋划，我应当轻骑前往迎接，暗中观察其意图，诸位不必担心害怕。”于是高乾率十余骑人马与封隆之的儿子封子绘一起秘密至滏口求见高欢，高乾劝高欢说：“尔朱氏残暴叛逆，人神共怨，凡是明白事理的人，谁不想奋起讨伐！明公您平素威德卓著，天下之人倾心归慕，您若能据道义兴兵，则那些倔强之徒，均不足以跟您相抗衡。我们冀州虽然很小，但户数却不下十万，赋税足够接济军资的，希望您深思熟虑。”高乾言辞慷慨激昂，高欢非常高兴，当夜与高乾同帐而卧。

初，河南太守赵郡李显甫，喜豪侠，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卒，子元忠继之。家素富，多出贷求利，元忠悉焚券免责，乡人甚敬之。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赵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贼皆舍避。及葛荣起，元忠帅宗党作垒以自保，坐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贼至，元忠辄击却之。葛荣曰：“我自中山至此，连为赵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众攻围，执元忠以随军。贼平，就拜南赵郡太守，好酒无政绩。

当初，河南太守赵郡人李显甫，性喜豪放行侠，集聚了数千户李姓人家居住于殷州西山方圆五六十里的地方。李显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元忠承继了家业。李家一直很富足，过去多将钱出借他人以获利息，李元忠将契约全部焚烧掉，免除了所有借钱人的债务，因此乡亲们都非常敬重他。当时盗贼四起，清河县有五百人西戍边关，回来时经过赵郡，因道路不通，便一同来投奔李元忠。李元忠派手下仆人为他们作向导，并对他们说：“如果遇上贼寇的话，只说是李元忠派来的。”这些人按李元忠吩咐的话去说，那些贼寇果然都对他们回避、放行。等到葛荣起兵后，李元忠率宗族亲党修筑堡垒以御敌自卫，他亲自坐在大树下，前后共斩违抗命令者达三百人，葛荣的贼军前来骚扰时，李元忠每次都将其击退。葛荣说道：“我从中山到这里，连连被李氏所打败，这样怎能崛成就我的大事！”于是出动全部军队围攻李元忠所部，抓获了李元忠，将他随军羁押。葛荣的叛乱被平定之后，北魏任命李元忠为南赵郡太守，李元忠在太守任上喜好饮酒，没有做出过什么政绩。

及尔朱兆弑敬宗，元忠弃官归，谋举兵讨之。会高欢东出，元忠乘露车，载素筝浊酒以奉迎，欢闻其酒客，未即见之。元忠下车独坐，酌酒擘脯食之，谓门者曰：“本言公招延俊杰，今闻国士到门，不吐哺辍洗，其人可知，还吾刺，勿通也！”门者以告，欢遽见之，引入，觞再行，元忠车上取筝鼓之，长歌慷慨，歌阕，谓欢曰：“天下形势可见，明公犹事尔朱邪？”欢曰：“富贵皆因彼所致，安敢不尽节！”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来未？”时乾已见欢，欢给之曰：“从叔辈粗，何肯来！”元忠曰：“虽粗，并解事。”欢曰：“赵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孙腾进曰：“此君天遣来，不可违也。”欢乃复留与语，元忠慷慨流涕，欢亦悲不自胜。元忠因进策曰：“殷州小，无粮仗，不足以济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赐委。冀、殷既合，沧、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刘诞黠胡或当乖拒，然非明公之敌。”欢急握元忠手而谢焉。

等到尔朱兆弑杀了孝庄帝以后，李元忠便弃官回乡，策划兴兵讨伐尔朱兆。正赶上高欢出兵东进，李元忠便乘一辆敞篷车，车上载着素筝浊酒前来迎接高欢。高欢听说李元忠是一位酒徒，便没有立即会见他。李元忠下车后独自坐下，倒酒撕肉，边饮边吃，对高欢的门卫说：“本以为高公能招揽英雄豪杰，现在他既然已知道国士到了门前，却并不像周公那样放下饭碗、停止洗发去迎接贤士，他这个人也可想而知了，请退还我的名片，不必通报了。”门卫报告给高欢，高欢听后马上接见了李元忠，引入大帐之中。两杯酒喝过，李元忠从车上取下筝弹奏起来，长歌一曲，慷慨激昂，唱完歌，李元忠对高欢说道：“而今天下形势已昭然可见，明公您还要为尔朱氏效力吗？”高欢道：“我的功名富贵都得之于尔朱氏，怎敢不为尔朱氏尽节！”李元忠道：“您如此怎称得上是英雄啊！高乾兄弟来过没有？”当时高乾已经见过了高欢，但高欢却哄骗李元忠说：“我堂叔等性格粗犷，怎肯前来见我！”李元忠道：“高乾兄弟虽性情粗犷，却都明晓事理。”高欢说道：“您真是喝醉了。”于是让人将李元忠扶出去。李元忠不肯起身，孙腾向高欢进言道：“这个人乃是上天派来的，您不能违背了天意啊。”高欢于是又留下李元忠，与他交谈。李元忠陈述时事言辞慷慨，泪流满面，高欢也不禁悲从中来。李元忠趁机向高欢献计道：“殷州太小，缺乏粮草兵器，不能成就大事。如果前往冀州，高乾兄弟定会成为明公的东道主，倾心事公，殷州便可赐委我李元忠。这样冀州、殷州既已联为一

体，那么沧州、瀛州、幽州、定州等自然顺服了，只有刘诞这个狡猾的胡人也许会抗拒，但他远不是明公您的对手。”高欢听后紧紧握住李元忠的手，向他称谢道歉。

欢至山东，约勒士卒，丝毫之物不听侵犯，每过麦地，欢辄步牵马，远近闻之，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益归心焉。

高欢率部队到了太行山东面，对士兵严加约束，一丝一毫的东西不许侵犯。每次行军路过麦地，高欢总是牵马步行，远近之人听说之后，都称赞高欢带兵有方，纪律严明，也就更加归心于他了。

欢求粮于相州刺史刘诞，诞不与；有车营租米，欢掠取之。进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开门纳之。高敖曹时在外略地，闻之，以乾为妇人，遗以布裙；欢使世子澄以子孙礼见之，敖曹乃与俱来。

高欢向相州刺史刘诞索要粮食，刘诞没有给，这时恰有车营租米，高欢便派兵将米抢夺过来。部队前进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打开城门迎接高欢入城。高敖曹当时正在外面攻城略地，听说此事之后，认为高乾真是妇人之见，于是送给了他一件裙子。高欢特派长子高澄执子孙之礼往见高敖曹，高敖曹这才与高澄一起回到信都。

[7]癸酉，魏封长广王晔为东海王，以青州刺史鲁郡王肃为太师，淮阳王欣为太傅，尔朱世隆为太保，长孙稚为太尉，赵郡王谌为司空，徐州刺史尔朱仲远、雍州刺史尔朱天光并为大将军，并州刺史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赐高欢爵勃海王，征使入朝。长孙稚固辞太尉，乃以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兆辞天柱，曰：“此叔父所终之官，我何敢受！”固辞，不拜，寻加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高欢辞不就征。尔朱仲远徙镇大梁，复加兖州刺史。[7]癸酉（初三），北魏朝廷封长广王元晔为东海王，任命青州刺史鲁郡王元肃为太师，淮阳王元欣为太傅，尔朱世隆为太保，长孙稚为太尉，赵郡王元谌为司空，徐州刺史尔朱仲远、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二人并为大将军，并州刺史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赐高欢爵位为勃海王、征召高欢入朝。长孙稚坚决要求辞去太尉之职，于是便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兆推辞不受天柱大将军之职，他说：“这是我叔父生前的最后官职，我怎敢接受呢！”坚决推辞，于是没有授与尔朱兆天柱大将军之职，不久又加封尔朱兆为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

史。高欢推辞不肯应召入朝。尔朱仲远改镇大梁，又加封为兖州刺史。

尔朱世隆之初为仆射也，畏尔朱荣之威严，深自刻厉，留心几案，应接宾客，有开敏之名。及荣死，无所顾惮，为尚书令，家居视事，坐符台省，事无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书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听事东西别坐，受纳辞讼，称命施行；公为贪淫，生杀自恣；又欲收军士之意，泛加阶级，皆为将军，无复员限，自是勋赏之官大致猥滥，人不复贵。是时，天光专制关右，兆奄有并、汾，仲远擅命徐、兖，世隆居中用事，竞为贪暴。而仲远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诬以谋反，籍没其妇女财物入私家，投其男子于河，如是者不可胜数。自荥阳已东，租税悉入其军，不送洛阳。东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远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恶尔朱氏，而惮其强，莫敢违也。

尔朱世隆当初作尚书仆射的时候，畏惧尔朱荣的威严，很谨慎小心，对尚书省文书也多留心处理，应对接洽宾客，有贤明敏达之名。等到尔朱荣死后，尔朱世隆便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害怕了，身为尚书令，竟在家中处理公事，指挥台省，无论事情大小，若不先禀告尔朱世隆，有关部门便不敢执行。尔朱世隆让尚书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大厅东西两旁分坐，接受各种呈告诉讼文书，一切均要称尔朱世隆之命方能执行；尔朱世隆公然贪赃淫佚，他人生死，全由其随意定夺；尔朱世隆还想收买军心，对将士滥加提拔，都提为将军，没有员额限制，从此授勋奖赏之官，大都很杂很滥，人们不再看重官爵。这时期，尔朱天光专制关右，尔朱兆奄有并州、汾州，尔朱仲远独擅徐、兖二州，尔朱世隆则身居朝中，大权独揽，四人一个更比一个贪婪、残暴。其中尤以尔朱仲远为最，尔朱仲远所辖境内的富家大族，大多被其诬为谋反，籍没妇女财产入于尔朱仲远私家，将男子投入河中，这类事情数不胜数。从荥阳以东，租税全部充补其军用，不向京城洛阳上交。东南各州郡自牧守以下到普通的士卒百姓，畏惧尔朱仲远如同畏惧豺狼一般。因此四方百姓都很憎恶尔朱氏，只是由于畏惧尔朱氏的强大，不敢反抗罢了。

[8]己丑，魏以泾州刺史贺拔岳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为秦州刺史，并加仪同三司。

[8]己丑（十九日），北魏任命泾州刺史贺拔岳为岐州刺史，任命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为秦州刺史，二人均加封仪同三司。

[9]魏使大都督侯渊、骠骑大将军代人叱列延庆讨刘灵助，至固城，渊畏其众，欲引兵西入，据关拒险以待其变，延庆曰："灵助庸人，假妖术以惑众，大兵一临，彼皆恃其符厌，岂肯戮力致死，与吾兵争胜负哉！不如出营城外，诈言西归，灵助闻之必自宽纵，然后潜军击之，往则成擒矣。"渊从之。出顿城西，声云欲还，丙申，简精骑一千夜发，直抵灵助垒；灵助战败，斩之，传首洛阳。初，灵助起兵，自占胜负，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尔朱氏不久当灭。"及灵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9]北魏派大都督侯渊、骠骑大将军代郡人叱列延庆率军讨伐刘灵助。兵至固城，侯渊畏惧刘灵助兵力强盛，打算引兵往西入关，然后据关凭险以等待时机变化。叱列延庆对侯渊说："刘灵助乃是庸人，假借妖术迷惑众人，我军一到，他的军队便都只想凭仗其符咒取胜，怎肯拼死厮杀，跟我军决胜负呢！我们不如扎营城外，诈称要领兵往西回去，刘灵助听说后一定会戒备松懈，之后我们秘密出兵袭击敌人，定能擒获刘灵助。"侯渊采纳了叱列廷庆的计策。出城驻扎于固城西面，声言要回师。丙申（十四日），侯渊等挑选一千名精锐骑兵夜间出发，直抵刘灵助的营垒。刘灵助战败被杀，首级被送至洛阳。当初，刘灵助起兵之时，自己曾占卜胜负，说："三月底，我一定入定州，尔朱氏不久就要灭亡。"等到刘灵助首级用匣子装着送到定州的时候，果真是这月之末。[10]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统卒。太子自加元服，上即使省录朝政，百司进事，填委于前，太子辩析诈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按劾，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好读书属文，引接才俊，赏爱无倦；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每霖雨积雪，遣左右周行闾巷，视贫者赈之。天性孝谨，在东宫，虽燕居，坐起恒西向，或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及寝疾，恐贻帝忧，敕参问，辄自力手书。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走宫门，号泣道路。

[10]夏季，四月，乙巳（初六），梁朝昭明太子萧统去世。昭明太子自从举行冠礼以后，梁武帝便开始让他处理朝政，各部门的官员前来奏事，都汇集到太子哪里。昭明太子善于辨析真伪谬误，对不实之

处，洞察入微，但只是命有关部门改正，并不追究罪责。太子断案公正，对犯人往往多加保全宽宥，待人宽和，能容人，喜怒不形于色。昭明太子喜欢读书作文章，引进接待才俊之士，赞叹爱重，毫无倦怠。太子出居东宫二十多年，不蓄养乐工歌伎。每当天降大雨或积雪不化之时，昭明太子总要派手下人巡视一番大街小巷，发现有穷苦之人则加以赈济。昭明太子天性孝顺，居处东宫，即便是悠闲无事之时，一起一坐，都要面朝西边，如事先接到诏令，召他明日入宫，则正襟危坐直到天明。太子病重之后，惟恐梁武帝担忧，每次派人送来问候的敕文，太子总是要亲自写回信奏答。等到昭明太子去世的时候，朝野上下都非常惊愕、惋惜，建康城中的男女老少，奔向宫门，沿途道路哭声不断。

[11]癸丑，魏以高欢为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又以安定王尔朱智虎为肆州刺史。

[11]癸丑（十四日），北魏任命高欢为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又任命安定王尔朱智虎为肆州刺史。

[12]魏尔朱天光出夏州，遣将讨宿勤明达，癸亥，擒明达，送洛阳，斩之。

[12]北魏尔朱天光出兵夏州，调兵遣将征讨宿勤明达，癸亥（二十四日），擒获了宿勤明达，将他送到洛阳后处斩。

[13]丙寅，魏以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为司徒。

[13]丙寅（二十七日），北魏任命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为司徒。

[14]魏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

[14]北魏下诏命令有关部门不得再称梁为伪梁。

[15]五月，丙子，魏荆州城民斩赵延，复推李琰之行州事。

[15]五月，丙子（初七），北魏荆州城百姓斩杀了赵延，又推举李琰之代行州政。

[16]魏尔朱仲远使都督魏僧勖等讨崔祖螭于东阳，斩之。

[16]北魏尔朱仲远派遣都督魏僧勖等至东阳讨伐崔祖螭，将其斩杀。

[17]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贵嫔，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赂宦者俞三副求卖地，云若得钱三百万，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于上为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毕，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长子，若厌之，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于墓侧长子位。宫监鲍邈之、魏雅初皆有宠于太子，邈之晚见疏于雅，乃密启上云：“雅为太子厌祷。”上遣检掘，果得鹅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而止，但诛道士。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及卒，上征其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至建康，欲立以为嗣，衔其前事，犹豫久之，卒不立，庚寅，遣还镇。

[17]当初，梁昭明太子在埋葬生母丁贵嫔之时，曾派人四处求购风水好的基地。有人向宦官俞三副行贿，求他帮助将自己的地卖与昭明太子，并说如果得到三百万钱的话，则将其中的一百万钱送给俞三副。俞三副于是便暗中启奏梁武帝，说：“太子所购之地不如现在这块土地对皇上您更吉祥。”武帝年纪大了，多所忌讳，便命人将这块地买了下来。埋葬了丁贵嫔后，有个道士说：“这块地不利于长子，但如果镇一镇，或许还可以宽延一下。”于是便将蜡鹅及其他物品埋在了丁贵嫔墓侧的长子之位。宫监鲍邈之、魏雅当初都很受昭明太子宠幸，鲍邈之后来被魏雅疏远，于是便暗中向武帝启奏道：“魏雅竟敢给太子诅咒祈祷。”梁武帝派人去墓地检查挖掘，果然挖到了蜡鹅等物。武帝大惊，要彻底追究这件事，徐勉竭力劝谏，武帝这才作罢，只诛杀了那位道士。因为此事，太子终生惭愧忧愤，难以自明。等到太子去世后，梁武帝将太子的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召到建康，想立萧欢为继承人，但心中仍记恨那件崐往事，犹豫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没有立萧欢为嗣。庚寅（二十一日），又打发萧欢回到了南徐州。

臣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可少顷离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爱，一染嫌疑之迹，身以忧死，罪及后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涤，可不戒哉！是以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君子远之。

臣司马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能稍微有所偏离，也不能有半步过失啊。以昭明太子这样的仁孝之子，以梁武帝这样的慈爱之君，一旦产生了一点嫌疑，不但太子因忧而致死，而且祸害延及后代子孙。昭明太子本为求吉反而得凶，以致无法洗刷自己的冤屈，人们能不深深

引以为戒么！所以对于那些诡诈怪诞之徒，奇异邪佞之术，君子要远远地离开。

[18]丙申，立太子母弟晋安王纲为皇太子。朝野多以为不顺，司议侍郎周弘正，尝为晋安王主簿，乃奏记曰："谦让道废，多历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将圣，四海归仁，是以皇上发德音，以大王为储副。意者愿闻殿下抗目夷上仁之义，执子臧大贤之节，逃玉舆而弗乘，弃万乘如脱屣，庶改浇竞之俗，以大吴国之风。古有其人，今闻其语，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谁！使无为之化复生于遂古，让王之道不坠于来叶，岂不盛欤！"王不能从。弘正，舍之兄子也。

[18]丙申（二十七日），梁武帝立昭明太子同母弟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朝野之士多认为不符合正常的顺序，司议侍郎周弘正，曾做过晋安王萧纲的主簿，他向萧纲上书劝谏道："谦让之道不存，已有多年。敬告大王殿下，天意大概要使您成为圣者，四海之内称赞您是仁德君子，所以皇上传下圣旨，立大王您为皇太子。我真心希望您能象目夷那样崇尚仁义，不居皇位；象子臧那样固辞君位，坚守臣节；躲开王舆而不乘；弃天子的尊位如弃敝屣，庶几乎可以一改浇薄竞争之俗，使吴太伯那样的好风气发扬光大。古代有这样的人，今天还能听到他们说过的话，但今天能够付诸行动的，只有殿下您！使往古无为之治的风气再现于今日，令谦让王位之举流传后世，岂不是件盛事么！"萧纲没有听从他的劝谏。周弘正是周舍哥哥的儿子。

太子以侍读东海徐为家令，兼管记，寻带领直。文体轻丽，春坊尽学之，时人谓之宫体。上闻之，怒，召，欲加诮责。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意更释然，因问经史及释教，商较从横，应对如响，上甚加叹异，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悦，谓所亲曰："徐叟出入两宫，渐来见逼，我须早为之所。"遂乘间白上曰："年老，又爱泉石，意在一郡自养。"上谓真欲之，乃召，谓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为新安太守。

皇太子萧纳命侍读东海人徐为家令，兼任管记，不久又任命他为领直。徐的文章词赋，艳丽轻靡，东宫文人都模仿他的风格，当时人们称之为"宫体"。梁武帝听说之后，很恼怒，便将徐召来，打算好好讥诮责怪他一番，等到见到徐后，发现他应答得很机敏，言辞富有文彩，梁武帝内心的不快之意反而消释了。接着又向徐问了些经史和佛

教方面的问题，徐竟纵横比较，应对如流，于是梁武帝对他大加称赞，越来越宠幸他了。将军朱异看到这种情形很不高兴，对他的亲信之人说："徐近来出入两宫，深受庞幸，对我越来越构成威胁了，我必须早点作出安排。"于是朱异便乘机向武帝进言道："徐年纪已大，又喜爱山水，他希望能到一个郡中任职以自养。"梁武帝以为徐真的想这样，便将徐召来，对他说道："新安郡山水景色非常优美。"于是便将徐调出京城出任新安郡太守。

六月，癸丑，立华容公欢为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誉为河东王，曲阿公察为岳阳王。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欢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久之，鲍邈之坐诱掠人，罪不至死，太子纲追思昭明之冤，挥泪诛之。

六月，癸丑（十五日），梁武帝立华容公萧欢为豫章王，立萧欢的弟弟枝江公萧益为河东王，曲阿公萧为岳阳王。梁武帝因人言不止，所以封萧欢兄弟以大郡，想以此来安慰他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鲍邈之因诱骗抢人触犯刑法，罪行并不至于判处死刑，但太子萧纲想到昭明太子的冤屈，便挥泪将他处决了。

[19]魏高欢将起兵讨尔朱氏，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军主善无库狄千，与欢妻弟娄昭、妻之姊夫段荣皆劝成之。欢乃诈为书，称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忧惧。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孙腾与都崐督尉景为请留五日，如此者再，欢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众皆号恸，声震原野。欢乃谕之曰："与尔俱为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征发乃尔！今直西向，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耳！"欢曰："反乃急计，然当推一人为主，谁可者？"众共推欢，欢曰："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有百万之众，曾无法度，终自败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毋得陵汉人，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然，不能为天下笑。"众皆顿颡曰："死生唯命！"欢乃椎牛飨士，庚申，起兵于信都，亦未敢显言叛尔朱氏也。

[19]北魏高欢将起兵征讨尔朱氏，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军主善无库狄千与高欢的妻弟娄昭、高欢妻子的姐夫段荣等都力劝高欢起兵。高欢于是假借尔朱兆的名义写了一封假信，对士兵们说尔朱兆要把六镇之人配给契胡为部曲，大家听后都很忧虑恐惧。高欢又伪造了一张并州的符令，要征调高欢军讨伐步落稽。高欢派了一万人马，正要出

发，孙腾与都督尉景为六镇人向高欢请求停留五天，这样停留了两次。高欢亲自将这支队伍送到郊外，流着眼泪与将士们告别，将士们都失声痛哭，声震原野。高欢于是又抚慰告诫将士们道："我与你们大家都是失去了故乡之人，情义如同一家人，没想到上面如此征调我们！今若西向并、汾讨伐步落稽，已经应当死了，延误军期，又该当处死，配属契胡，还是要死，我们该如何是好？"众人齐声说道："只有造反了！"高欢道："造反乃迫不得已之计，但应推举一人为首领，谁能担当呢？"众人共推高欢为首领，高欢说道："你们都是乡里乡亲，难以控制。不见当初葛荣么，虽然拥有百万大军，但却全无法令制度，终究还是败亡了。现在既然大家推举我为首领，就应该跟以前有所不同，不能凌辱汉人，违犯军纪，生死任我指挥调度才行；否则，就会被天下人耻笑。"众人都点头说："我们不论生死都听您号令！"高欢于是杀牛犒飨将士，庚申（二十二日），高欢在信都起兵，但尚未敢公开声言反叛尔朱氏。

会李元忠举兵逼殷州，欢令高乾帅众救之。乾轻骑入见尔朱羽生，与指画军计，羽生与乾俱出，因擒斩之，持羽生首谒欢。欢抚膺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镇广阿。欢于是抗表罪状尔朱氏，尔朱世隆匿之不通。

正值李元忠发兵逼近殷州，高欢命高乾率军前往援救殷州。高乾轻骑入城会见尔朱羽生，与尔朱羽生一起商议军事计划，尔朱羽生跟高乾一起出城，高乾趁机捕获并斩杀了尔朱羽生，带着尔朱羽生的人头前来拜见高欢。高欢摸着胸口说："今日只好决计造反了！"遂任命李元忠为殷州刺史，镇守广阿。高欢于是上表朝廷历举尔朱氏的罪状，尔朱世隆将此表私藏扣押，没有上报皇帝。

[20]魏杨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刚毅，椿、津谦恭，家世孝友，缌服同爨，男女百口，人无间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门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诛尔朱荣也，播子侃预其谋；城阳王徽、李，皆其姻戚也。尔朱兆入洛，侃逃归华阴，尔朱天光使侃妇父韦义远招之，与盟，许贳其罪。侃曰："彼虽食言，死者不过一人，犹冀全百口。"乃出应之，天光杀之。时椿致仕，与其子昱在华阴，椿弟冀州刺史顺、司空津、顺子东雍州刺史辨、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尔朱世隆诬奏杨氏谋反，请收治之，魏主不许；世隆苦请，帝不

得已，命有司检按以闻。壬申夜，世隆遣兵围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于华阴，东西之族无少长皆杀之，籍没其家。世隆奏云："杨氏实反，与收兵相拒，已皆格杀。"帝惋怅久之，不言而已，朝野闻之，无不痛愤。津子逸为光州刺史，尔朱仲远遣使就杀之。唯津子于被收时适出在外，逃匿，获免，往见高欢于信都，泣诉家祸，因为言讨尔朱氏之策，欢甚重之，即署行台郎中。

[20]北魏的杨播与其弟杨椿、杨津都素有声望、品德。杨播性情刚毅，杨椿、杨津则性格谦恭。杨家世代孝悌，缌服以内的亲属同灶而食，全家男女上百口，没有异言。杨椿、杨津官位皆至三公，杨家一门出了七位郡太守，三十二位州刺史。孝庄帝诛杀尔朱荣的时候，杨播的儿子杨侃参预了谋划；城阳王元徽、李，都是杨家的姻亲。尔朱兆攻入洛阳后，杨侃逃回了华阴故里，尔朱天光派杨侃的岳父韦义远召请杨侃，要与他盟誓，并答应赦免杨侃的罪行。杨侃说道："尔朱天光即使食言，死者也不过只我一人，还希望保全一家百口。"于是就出来答应了，果然被尔朱天光所杀。当时杨椿已退休，跟他儿子杨崐昱正在华阴，杨椿的弟弟冀州刺史杨顺、司空杨津、杨顺的儿子东雍州刺史杨辨、正平太守杨仲宣都在洛阳。秋季，七月，尔朱世隆诬奏杨氏家族谋反，请朝廷收捕杨氏家族治罪，北魏国主节闵帝没有同意。尔朱世隆苦苦奏表，节闵帝不得已，只好命令有关部门审查上报。壬申（初四），这一天深夜，尔朱世隆派兵包围了杨津的府第，与此同时，尔朱天光也派兵至华阴逮了杨椿一家。这样杨家东西两支不分老少一并被杀得精光，家财籍没入官。尔朱世隆上奏节闵帝："杨氏确实想反叛，竟敢抗拒前往收捕的官军，现已全部杀掉。"节闵帝惋叹良久，什么话也没说，朝廷内外闻听此事，无不痛惜、愤怒。杨津的儿子杨逸为光州刺史，尔朱仲远派人到光州斩杀了杨逸。只有杨津的儿子杨在全家被收捕遭杀戮时候恰巧外出不在家中，逃走藏匿起来，才得以幸免。杨于是前往信都见高欢，流着眼泪向高欢诉说了自己家所遭的灾祸，并趁机为高欢讨伐尔朱氏出谋划策，高欢很器重杨，便任命他为行台郎中。

[21]乙亥，上临轩策拜太子，大赦。

[21]乙亥（初七），梁武帝上殿策封太子，实行大赦。

[22]丙戌，魏司徒尔朱彦伯以旱逊位，戊子，以彦伯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彦伯于兄弟中差无过恶。尔朱世隆固让太保，魏主特置仪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为之。斛斯椿谮朱瑞于世隆，世隆杀之。

[22]丙戌（十八日），北魏司徒尔朱彦伯因旱灾辞去司徒之职，戊子（二十日），任命尔朱彦伯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彦伯在尔朱氏弟兄中没有什么过错罪恶。尔朱世隆坚决推辞太保之职，于是节闵帝特意设置仪同三司之官，地位在上公之下，庚寅（二十二日），任命尔朱世隆为仪同三司。斛斯椿向尔朱世隆诬告朱瑞谋反，尔朱世隆杀了朱瑞。

[23]庚寅，诏:“凡宗戚有服属者，并可赐汤沐，食乡亭侯，随远近为差。”

[23]庚寅（二十二日），梁武帝下诏:“凡皇宗外戚有缌麻以上服属关系的妇女，都可以赏赐汤沐邑，男的封乡侯或亭侯，按服属关系的远近为等差。”

[24]壬辰，以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敬容，昌之子也。

[24]壬辰（二十四日），梁武帝任命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何敬容是何昌的儿子。

[25]魏尔朱仲远、度律等闻高欢起兵，恃其强，不以为虑，独尔朱世隆忧之。尔朱兆将步骑二万出井陉，趣殷州，李元忠弃城奔信都。八月，丙午，尔朱仲远、度律将兵讨高欢。九月，己卯，魏以仲远为太宰，庚辰，以尔朱天光为大司马。

[25]北魏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等听说高欢起兵反叛后，仍自恃力量强盛，并没有太担心忧虑这件事，只有尔朱世隆对高欢起兵之事感到非常担心忧虑。尔朱兆率步兵和骑兵二万人马从井陉出发，直扑殷州，李元忠弃城逃奔信都。八月，丙午（初九），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等率兵讨伐高欢。九月，己卯（十二日），北魏朝廷任命尔朱仲远为太宰，庚辰（十三日），又任命尔朱天光为大司马。

[26]癸巳，魏主追尊父广陵惠王为先帝，母王氏为先太妃，封弟永业为高密王，子恕为勃海王。

[26]癸巳（二十六日），北魏国主元恭追尊其父广陵惠王元羽为先帝，追尊其母王氏为先太妃，加封弟弟元永业为高密王，儿子元恕为勃海王。

[27]冬，十月，己酉，上幸同泰寺，升法坐，讲《涅经》，七日而罢。

[27]冬季，十月，己酉（十三日），梁武帝临幸同泰寺，登法座，向众人宣讲《涅经》，持续了七天才结束。

[28]乐山侯正则，先有罪徙郁林，招诱亡命，欲攻番禺，广州刺史元仲景讨斩之。正则，正德之弟也。

[28]梁朝乐山侯萧正则，过去由于犯罪，被流放到了郁林，在郁林招纳亡命之徒，想攻打番禺。广州刺史元仲景讨伐萧正则，杀掉了他。萧正则是萧正德的弟弟。

[29]孙腾说高欢曰："今朝廷隔绝，号令无所禀，不权有所立，则众将沮散。"欢疑之，腾再三固请，乃立勃海太守元朗为帝。朗，融之子也。壬寅，朗即位于信都城西，改元中兴。以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岷、录尚书事、大行台，高乾为侍中、司空，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孙腾为尚书左仆射，河北行台魏兰根为右仆射。

[29]孙腾劝说高欢道："现在我们与朝廷隔绝不通，号令无所禀受，如果不权且立一位皇帝的话，军队就会没有斗志而瓦解溃散。"高欢对此仍犹疑不定，在孙腾的一再请求下，高欢这才立勃海太守元朗为皇帝。元朗是元融的儿子。壬寅（初六），元朗在信都城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中兴。任命高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高乾为侍中、司空，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孙腾为尚书左仆射，河北行台魏兰根为右仆射。

己酉，尔朱仲远、度律与骠骑大将军斛斯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腾、车骑大将军贾显智军于阳平。显智名智，以字行，显度之弟也。尔朱兆出井陉，军于广阿，众号十万。高欢纵反间，云"世隆兄弟谋杀兆"，复云"兆与欢同谋杀仲远等"，由是迭相猜贰，徘徊不进。仲远等屡使斛斯椿、贺拔胜往谕兆，兆帅轻骑三百来就仲远，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马鞭，长啸凝望，疑仲远等有变，遂趋出，驰

还。仲远遣椿、胜等追，晓说之，当执椿、胜还营，仲远、度律大惧，引兵南遁。兆数胜罪，将斩之，曰："尔杀卫可孤，罪一也。天柱薨，尔不与世隆等俱来，而东征仲远，罪二也。我欲杀尔久矣，今复何言？"胜曰："可孤为国巨患，胜父子诛之，其功不小，反以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诛臣，胜宁负王，不负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贼密迩，骨肉构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胜不惮死，恐王失策"。兆乃舍之。

己酉（十三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与骠骑大将军斛斯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胜，车骑大将军贾显智等率军驻扎于阳平县。贾显智名字叫贾智，通常以字相称，他是贾显度的弟弟。尔朱兆率军出兵井陉，驻扎于广阿，号称有十万人马。高欢施反间计，说"尔朱世隆兄弟要谋杀尔朱兆"，又说"尔朱兆与高欢共同谋划要杀掉尔朱仲远等人"，于是尔朱氏兄弟相互猜疑，均徘徊不进。尔朱仲远等多次派斛斯椿、贺拔胜前往尔朱兆处调停，尔朱兆率三百名轻骑来到尔朱仲远处，与尔朱仲远同坐大帐下。尔朱兆脸色有不平之气，手中挥舞着马鞭，长啸凝望远方。他怀疑尔朱仲远等人有变化，于是便赶快离开大帐出来，上马飞驰，回到自己的营地。尔朱仲远派斛斯椿、贺拔胜等人追赶尔朱兆，对他进行劝说，尔朱兆却将斛斯椿、贺拔胜抓了起来带回营中。尔朱仲远、尔朱度律闻知后非常恐惧，赶忙率军南逃。尔朱兆历数贺拔胜罪状，要将他处斩，说道："你杀了卫可孤，这是第一条罪状。天柱大将军被杀后，你不和尔朱世隆等人一起前来，却东征尔朱仲远，这是第二条罪状。我早就想杀你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贺拔胜说道："卫可孤是国家的大祸患，我贺拔胜父子将其诛杀，功劳巨大，难道反而算作罪状么？天柱大将军被杀，是君杀臣，我贺拔胜宁肯有负于大王，也不能负于朝廷。今天之事，我是活是死全在于大王您。只是贼寇越来越近，而兄弟骨肉之间却离心离德，从古至今，没有象这样而不灭亡的。我贺拔胜并不怕死，恐怕大王您这样做是失策的。"尔朱兆听了之后便放了贺拔胜。

高欢将与兆战，而畏其众强，以问亲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谓众者，得众人之死；所谓强者，得天下之心。尔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顺讨逆，如汤沃雪，何众强之有！"欢曰："虽然，吾以小敌大，恐无天命不能济也。"韶曰："韶闻'小能敌大，小道

大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尔朱氏外乱天下，内失英雄心，智者不为谋，勇者不为斗，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从者哉！”韶，荣之子也。辛亥，欢大破兆于广阿，俘其甲卒五千余人。

高欢将与尔朱兆交战，但却畏惧尔朱兆军队强大，于是便问计于亲信都督段韶，段韶说：“所谓军队多，乃是得到众人的拼死效力；所谓强大，乃是得到天下的人心。尔朱氏上弑天子，中间屠杀公卿百官，对下凌残百姓，大王您以顺讨逆，就如同以开水浇雪，尔朱氏有什么军队众多而又强大可言！”高欢说道：“虽然如此，我们以弱小的兵力对付强大的敌人，如果得不到上天保佑，恐怕不能成功。”段韶说：“我听说‘弱小的一方能够打败强大的一方，因为弱小的一方是正义的，而强大的一方是不正义的。’我还听说‘上天对任何人并无特别偏爱，只辅佐保佑有德之人。’现在尔朱氏外乱天下，内失英雄之崐心，有智之人不为其出谋划策，勇武之人不为其拼死战斗，他已失去民心，天意怎会不顺从于您呢！”段韶是段荣的儿子。辛亥（十五日），高欢在广阿大破尔朱兆，俘获敌军五千余人。

[30]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讲《般若经》，七日而罢。

[30]十一月，乙未（二十九日），梁武帝临幸同泰寺，向僧众宣讲《般若经》，持续了七天才结束。

[31]庚辰，魏高欢引兵攻邺，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

[31]庚辰（十四日），北魏高欢率军攻打邺城，相州刺史刘诞据城固守。

[32]是岁，魏南兖州城民王乞得劫刺史刘世明，举州来降。世明，芳之族子也。上以侍中元树为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镇谯城。以世明为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加仪同三司。世明不受，固请北归，上许之。世明至洛阳，奉送所持节，归乡里，不仕而卒。

[32]这一年，北魏南兖州城百姓王乞得劫持南兖州刺史刘世明，率全州前来投降梁朝。刘世明是刘芳的同族兄弟之子。梁武帝任命侍中元树为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镇守谯城。又任命刘世明为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加封仪同三司。刘世明不接受，坚决请求回到北朝，梁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刘世明到了洛阳后，向朝廷奉还了随身带着的符节，回到家乡，不再做官，直到去世。

四年（壬子、532）

四年（壬子，公元532年）

[1]春，正月，丙寅，以南平王伟为大司马，元法僧为太尉，袁昂为司空。

[1]春季，正月，丙寅（初一），梁武帝任命南平王萧伟为大司马，任命元法僧为太尉，袁昂为司空。

[2]立西丰侯正德为临贺王。正德自结于朱异，上既封昭明诸子，异言正德失职，故王之。

[2]梁武帝立西丰侯萧正德为临贺王。萧正德结纳朱异，武帝即已加封了昭明太子等几个儿子，朱异便进言说萧正爵位太低，所以梁武帝便将萧正德封为王。

[3]以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司州牧，卫送魏王悦入洛。

[3]梁武帝任命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司州牧，派他护送魏王元悦到洛阳。

[4]庚午，立太子纲之长子大器为宣城王。

[4]庚午（初五），梁武帝立太子萧纲的长子萧大器为宣城王。

[5]魏高欢攻邺，为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邺，擒刘诞，以杨为行台右丞。时军国多事，文檄教令，皆出于及开府谘议参军崔。，逞之五世孙也。

[5]北魏高欢攻打邺城，挖好地道，将支撑地道顶部的柱子点火烧掉，于是城墙坍塌，陷入地中。壬午（十七日），攻下了邺城，擒获了刘诞，高欢任命杨为行台右丞。当时很多军国大事，文告檄文命令等，都出自杨和开府谘义参军崔之手。崔是崔逞的五世孙。

[6]二月，以太尉元法僧为东魏王，欲遣还北，兖州刺史羊侃为军司马，与法僧偕行。

[6]二月，梁武帝任命太尉元法僧为东魏王，想让他回到北朝，兖州刺史羊侃为军司马，与元法僧同行。

[7]扬州刺史邵陵王纶遣人就市赊买锦彩丝布数百匹，市人皆闭邸店不出；少府丞何智通依事启闻。纶被责还弟，乃遣防阁戴子高等以槊刺智通于都巷，刃出于背。智通识子高，取其血以指画车壁为“邵陵”字，乃绝，由是事觉。庚戌，纶坐免为庶人，锁之于弟，经二旬，乃脱锁，顷之复封爵。

[7]扬州刺史邵陵王萧纶派人到市场上赊购锦彩丝布几百匹，商人们都闭店不出；少府丞何智通将此事报告了朝廷。结果萧纶被责令回到府第，于是萧纶便派防阁戴子高等人在京城的一条巷子中用槊刺杀何智通，槊刃从背部刺出。何智通认识戴子高，他用手指蘸着身上的血在车壁上写下了“邵陵”二字之后才死去，因此这件事才被人发觉。庚戌（十五日），萧纶因犯罪被黜为平民，将他锁禁于府第之中，过了二十天，才去掉锁，很快又恢复了封爵。

[8]辛亥，魏安定王追谥敬宗曰武怀皇帝，甲子，以高欢为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三月，丙寅，以高澄为骠骑大将军。丁丑，安定王帅百官入居于邺。[8]辛亥（十六日），北魏安定王元朗追谥孝庄帝为武怀皇帝。甲子（二十九日），任命高欢为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三月丙寅（初二），任命高澄为骠骑大将军。丁丑（十三日），安定王率文武百官入居邺城。

尔朱兆与尔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辞厚礼谕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请节闵帝纳兆女为后；兆乃悦，并与天光、度律更立誓约，复相亲睦。

尔朱兆与尔朱世隆等人彼此相互猜疑、牵制，尔朱世隆低声下气，派人带着厚礼对尔朱兆进行调停、劝解，想让尔朱兆到洛阳，一切都由他。尔朱世隆又请节闵帝纳尔朱兆的女儿为皇后。尔朱兆这才高兴起来，并且和尔朱天光、尔朱度律等人又立下了誓约，重新互相亲睦。

斛斯椿阴谓贺拔胜曰：“天下皆怨毒尔朱，而吾等为之用，亡无日矣，不如图之。”胜曰：“天光与兆各据一方，欲尽去之甚难，去之不尽，必为后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说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讨高欢。世隆屡征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欢作乱，非王不能定，岂可坐视宗族夷灭邪！”天光不得已，将东出，问策于雍州刺史贺拔岳，岳问：“王家跨据三方，士马殷盛，高欢乌合之众，岂能为敌！但能同心戮力，往无不捷。若骨肉相疑，则图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见，莫若且镇关中以固根本，分遣锐师与众军合势，进可以克敌，退可以自全。”天光不从。闰月，壬寅，天光自长安，兆自晋阳，度律自洛阳，仲远自东郡皆会于邺，众号二十万，夹洹水而军，节闵帝以长孙稚为大行台，总督之。

斛斯椿私下里对贺拔胜说：“如今天下之人都痛恨尔朱氏，而我们却还在为他们卖命，灭亡之日不远了，不如想办法对付尔朱氏。”贺拔胜说道：“尔朱天光与尔朱兆各自占据一方，要想全部除掉他们很难，如果不能全部除掉他们，一定会成为后患，怎么办呢？”斛斯椿道：“这容易做到。”于是斛斯椿便劝说尔朱世隆督促尔朱天光等人到洛阳来，共同讨伐高欢。尔朱世隆多次征召尔朱天光，尔朱天光却不来，于是尔朱世隆便派斛斯椿亲自前往邀请尔朱天光。斛斯椿对尔朱天光说道：“高欢发动叛乱，只有大王您才能平定，您怎么能够坐视自己宗族遭受夷灭而不顾呢！”尔朱天光不得已，将要率军向东出发，问计于雍州刺史贺拔岳，贺拔岳说道：“大王您一家雄据三方，兵马强盛，高欢乃一群乌合之众，怎能与您对抗！只要能够同心协力，大王您将无往而不胜。如果兄弟之间相互疑猜，那么连存身自保尚且来不及，又怎能制服敌人呢！照我看来，您不如暂且镇守关中地区以稳固住自己的根本，然后分路派遣精锐部队与其他众人的部队联合，这样的话，进可以战胜敌人，退可以保全自己。”尔朱天光没有采纳贺拔岳的建议。闰月，壬寅（初九），尔朱天光从长安出发，尔朱兆从晋阳出发，尔朱度律从洛阳出发，尔朱仲远从东郡出发，几路人马都会聚于邺城，军队号称二十万，沿洹水两岸驻扎下来。节闵帝任命长孙稚为大行台，总督各路大军。

高欢令吏部尚书封隆之守邺，癸丑，出顿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将乡里部曲王桃汤等三千人以从。欢曰：“高都督所将皆汉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鲜卑兵千余人相杂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将，练习已久，前后格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洽，胜则争功，退则推罪，不烦更配也。”

高欢命吏部尚书封隆之镇守邺城，癸丑（二十日），高欢率军出邺城驻扎于紫陌，大都督高敖曹率领乡里部曲王桃汤等三千人跟随。高欢对高敖曹说道：“高都督所统率的都是汉兵，恐怕不足以成事，我打算拨给你一千多鲜卑兵，跟汉兵混杂在一起使用，你看怎么样？”高敖曹说：“我所率领的部队，已训练了很长时间，前后几次作战，并不比鲜卑兵弱。现在如果混杂起来，彼此情感会不融洽，打了胜仗都要争功，打了败仗便会互相推罪于对方，所以不必混杂在一起。”

庚申，尔朱兆帅轻骑三千夜袭邺城，叩西门，不克而退。壬戌，欢将战马不满二千，步兵不满三万，众寡不敌，乃于韩陵为圆陈，连系牛驴以塞归道，于是将士皆有死志。兆望见欢，遥责欢以叛己，欢曰："本所以戮力者，其辅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报仇耳。"欢曰："我昔闻天柱计，汝在户前立，岂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杀臣，何报之有！今日义绝矣。"遂战。欢将中军，高敖曹将左军，欢从父亲岳将右军。欢战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骑冲其前，别将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敖曹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之，兆等大败，贺拔胜与徐州刺史杜德于陈降欢。兆对慕容绍宗抚膺曰："不用岷公言，以至于此！"欲轻骑西走，绍宗反旗鸣角，收散卒成军而去。兆还晋阳，仲远奔东郡。尔朱彦伯闻度律等败，欲自将兵守河桥，世隆不从。

庚申（二十七日），尔朱兆率三千轻骑夜袭邺城，攻打西门，未能成功，败退下来。壬戌（二十九日），高欢率不满二千的骑兵和不满三万的步兵，因与敌人众寡悬殊，于是便在韩陵布成了一个圆阵，将牛驴等牲畜用绳索连系起来堵塞了归路，于是将士们个个都有拼死战斗的意志。尔朱兆望见高欢，远远地责骂他背叛自己，高欢道："我原来与你同心协力，是为了共同辅佐皇帝，现在皇帝何在？"尔朱兆说道："孝庄帝冤杀天柱大将军，我是为了报仇罢了。"高欢道："我过去听说了天柱大将军的阴谋，你当时就在门前站着，怎能说不是反叛呢！况且君杀臣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又有什么仇可报的？你我今日一切情义都断绝了。"于是两军便大战起来。高欢统帅中军，高敖曹统帅左军，高欢的堂弟高岳统帅右军。高欢的部队作战不利，尔朱兆等乘机进攻高军。高岳率五百名骑兵从正面冲击尔朱兆军，别将斛律敦将失散了的士卒聚集起来从后面打击尔朱兆军，高敖曹则率一千骑兵从栗园出发横击尔朱兆。尔朱兆等大败，贺拔胜和徐州刺史杜德于阵前投降了高欢。尔朱兆摸着胸口对慕容绍宗说道："没有采纳您的建议，才到了这个地步！"尔朱兆想率轻骑向西逃奔晋阳，慕容绍宗调转大旗，吹响号角，把逃散的士兵收聚成一支部队带着他们逃跑了。尔朱兆逃回晋阳，尔朱仲远逃奔东郡。尔朱彦伯闻知尔朱度律等战败，打算亲自率军镇守河桥，尔朱世隆不同意。

度律、天光将之洛阳，大都督斛斯椿谓都督贾显度、贾显智曰：“今不先执尔朱氏，吾属死无类矣。”乃夜于桑下盟，约倍道先还。世隆使其外兵参军阳叔渊驰赴北中，简阅败卒，以次内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诡说叔渊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闻欲大掠洛邑，迁都长安，宜先内我以为之备。”叔渊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据河桥，尽杀尔朱氏之党。度律、天光欲攻之，会大雨昼夜不止，士马疲顿，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陂津，为人所擒，送于椿所。椿使行台长孙稚诣洛阳奏状，别遣贾显智、张欢帅骑掩袭世隆，执之。彦伯时在禁直，长孙稚于神虎门启陈：“高欢义功既振，请诛尔朱氏。”节闵帝使舍人郭崇报彦伯，彦伯狼狈走出，为人所执，与世隆俱斩于阊阖门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于高欢。

尔朱度律、尔朱天光将前往洛阳，大都督斛斯椿对都督贾显度、贾显智说：“现在如果不先抓获尔朱氏的话，我们这些人就要全都死光了。”于是几个人夜间便在桑树下盟誓，约定好兼程抢先返回洛阳。尔朱世隆派他的外兵参军阳叔渊飞马赶奔北中郎府城，选拔检阅那些败兵，分批进入洛阳城。斛斯椿赶到洛阳，未能进入城中，便哄骗阳叔渊说：“尔朱天光的部下都是西部人，我听说他们打算要大肆掠抢洛阳城，之后迁都到长安，你应先让我进城，做好准备。”阳叔渊相信了斛斯椿的话。夏季，四月，甲子朔（初一），斛斯椿等占据河桥，将尔朱氏的党羽全部杀掉了。尔朱度律、尔朱天光想攻打河桥，赶上天下大雨，昼夜不停，兵马疲惫困顿，弓箭施展不开，于是只好向西逃去，逃到陂津时，被人擒获，送到了斛斯椿处。斛斯椿派行台长孙稚到洛阳向朝廷报告，另外又派贾显智、张欢率骑兵袭击尔朱世隆，将其抓获。尔朱彦伯当时正在宫中，长孙稚在神虎门向节闵帝启请道：“高欢义军已经成功，请陛下诛杀尔朱氏。”节闵帝派舍人郭崇将这一情况通报了尔朱彦伯，尔朱彦伯狼狈逃出宫中，被人抓获，与尔朱世隆一起被斩首于阊阖门外，又将尔朱彦伯、尔朱世隆的首级连同尔朱度律、尔朱天光一起送到高欢处。

节闵帝使中书舍人卢辩劳欢于邺，欢使之见安定王，辩抗辞不从，欢不能夺，乃舍之。辩，同之兄子也。

节闵帝派中书舍人卢辩到邺城慰劳高欢，高欢让卢辩见安定王，卢辩高声抗议不见安定王，高欢不能使他屈服，只好放了他。卢辩是卢

同哥哥的儿子。

辛未，骠骑大将军、行济州事侯景降于安定王，以景为尚书仆射、南道大行台、济州刺史。

辛未（初八），骠骑大将军、行济州事侯景投降了安定王，安定王任命侯景为尚书仆射、南道大行台、济州刺史。

尔朱仲远来奔。仲远帐下都督乔宁、张子期自滑台诣欢降。欢责之曰："汝事仲远，擅其荣利，盟契百重，许同生死。前仲远自徐州为逆，汝为戎首；今仲远南走，汝复叛之。事天子则不忠，事仲远则无信，犬马尚识饲之者，汝崐曾犬马之不如！"遂斩之。

尔朱仲远前来投降梁朝。尔朱仲远的部将都督乔宁、张子期从滑台到高欢处请降。高欢斥责他们说："你们侍奉尔朱仲远，享尽了荣华富贵，与尔朱仲远信誓旦旦，答应和他同生共死。以前尔朱仲远在徐州叛乱，你们是首要分子，现在尔朱仲远失势南逃，你们又背叛了他。你们对天子不忠，对尔朱仲远不讲信义，犬马还不忘记饲养它的主人，你们连犬马都不如！"于是便杀掉了乔宁和张子期。

尔朱天光之东下也，留其弟显寿镇长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欲与之俱东。贺拔岳知天光必败，欲留悦共图显寿以应高欢，计未有所出。宇文泰谓岳曰："今天光尚近，悦未必有贰心，若以此告之，恐其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说其众，必人有留心；悦进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变动，乘此说悦，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悦军说之，悦遂与岳俱袭长安。泰帅轻骑为前驱，显寿弃城走，追至华阴，擒之。欢以岳为关西大行台，岳以泰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事无巨细皆委之。

尔朱天光率军东下之时，留下了他的弟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城，召请秦州刺史侯莫陈悦和他一起东下洛阳。贺拔岳知道尔朱天光肯定会失败，便想留住侯莫陈悦共同对付尔朱显寿以响应高欢，但却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宇文泰对贺拔岳说道："现在尔朱天光并没有走远，侯莫陈悦未必会有二心，如果把这计划告诉了他，恐怕侯莫陈悦会惊慌恐惧。但侯莫陈悦虽然是主将，却不能控制人，如果先劝说他的部队，一定会人人都愿留下来，侯莫陈悦如果东进，便误了尔朱天光约定的日期；如果后退，则又担心人心浮动，发生变乱，如果乘这个时候劝说侯莫陈悦，事情肯定会成功。"贺拔岳非常高兴，便命宇文泰到侯莫

陈悦军中去劝说他，侯莫陈悦于是便和贺拔岳一起袭击长安城。宇文泰率轻骑为前锋，尔朱显寿弃城而逃，被追到华阴抓获。高欢任命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贺拔岳任命宇文泰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无论大事小事都交与他处理。

尔朱世隆之拒高欢也，使齐州行台尚书房谟募兵趣四渎，又使其弟青州刺史弼趣乱城，扬声北渡，为掎角之势。及韩陵既败，弼还东阳，闻世隆等死，欲来奔，数与左右割臂为盟。帐下都督冯绍隆，素为弼所信待，说弼曰："今方同契阔，宜更割心前之血以盟众。"弼从之，大集部下，披胸令绍隆割之，绍隆因推刃杀之，传首洛阳。

尔朱世隆抵抗高欢的时候，派齐州行台尚书房谟招募士兵赶奔四渎，又派房谟的弟弟房弼赶赴乱城，扬言要北渡黄河，构成犄角之势。等到韩陵失败后，房弼回到东阳，听说尔朱世隆等人已死，便打算前来投奔梁朝，多次与部下割臂盟誓。房弼的帐下都督冯绍隆，一直深受房弼信赖，冯绍隆劝说房弼："现在正是辛苦困难的时候，您应该进一步刺出胸前之血和众人盟誓。"房弼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将部下召集起来，敞开前胸令冯绍隆刺血，冯绍隆趁机用刀杀了房弼，将他的首级送到了洛阳。

丙子，安东将军辛永以建州降于安定王。

丙子（十三日），安东将军辛永率建州投降了安定王。

辛巳，安定王至邙山。高欢以安定王疏远，使仆射魏兰根慰谕洛邑，且观节闵帝之为人，欲复奉之。兰根以帝神采高明，恐于后难制，与高乾兄弟及黄门侍郎崔共劝欢废之。欢集百官问所宜立，莫有应者，太仆代人綦毋俊盛称节闵帝贤明，宜主社稷，欢欣然是之。作色曰："若言贤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广陵既为逆胡所立，何得犹为天子！若从俊言，王师何名义举？"欢遂幽节闵帝于崇训佛寺。

辛巳（十八日），安定王到了邙山。高欢因安定王与皇族嫡系比较疏远，于是派仆射魏兰根前往洛阳慰问，同时观察一下节闵帝的为人，打算再推奉他为帝。魏兰根认为节闵帝神气高扬，担心以后难以驾驭，便与高乾兄弟及黄门侍郎崔等一起劝高欢废掉节闵帝。高欢召集百官向大家征询应该立谁为帝，没人作声，太仆代郡人綦毋俊盛赞节闵帝贤明，认为应该立他做社稷之王，高欢很高兴，觉得綦毋俊说得很对。崔正言厉色地说道："如果要说贤明，自然应该等待我们高

王，慢慢登上皇位。广陵王既然是由叛乱的胡人所立，怎能还让他做天子！如果听从了綦毋俊的话，大王您的队伍怎么称得上是义举？”高欢于是便将节闵帝幽禁在崇训佛寺中。欢入洛阳，斛斯椿谓贺拔胜曰：“今天下事，在吾与君耳，若不先制人，将为人所制。高欢初至，图之不难。”胜曰：“彼有功于时，害之不祥。比数夜与欢同宿，序往昔之怀，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惮之！”椿乃止。

高欢进入洛阳之时，斛斯椿对贺拔胜说道：“当今天下之事，全在于我和您了，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的话，将会被别人所制。高欢现在刚到洛阳，对付他还不难。”贺拔胜说道：“高欢有功于国家，杀害了他不吉祥。近几夜我与高欢同住，叙谈往昔之情，同时他又很感谢你的恩义，为什么要怕他呢！”斛斯椿这才作罢。

欢以汝南王悦，高祖之子，召欲立之，闻其狂暴无常，乃止。

因为汝南王元悦是孝文帝的儿子，高欢便将元悦召来想立他为帝，但又听说元悦暴戾无常，便只好作罢。

时诸王多逃匿，尚书左仆射平阳王修，怀之子也，匿于田舍。欢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见修所亲员外散骑侍郎太原王思政，问王所在，思政曰：“须知问意。”椿曰：“欲立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从思政见修，修色变，谓思政曰：“得无卖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变态百端，何可保也！”椿驰报欢。欢遣四百骑迎修入毡帐，陈诚，泣下沾襟，修让以寡德，欢再拜，修亦拜。欢出备服御，进汤沐，达夜严警。昧爽，文武执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劝进表。椿入帐门，磬折延首而不敢前，修令思政取表视之，曰：“便不得不称朕矣。”乃为安定王作诏策而禅位焉。

当时北魏诸王大多逃走藏匿了起来，尚书左仆射平阳王元修，是元怀的儿子，躲藏在乡间田舍中。高欢想立元修为帝，便派斛斯椿去寻找元修。斛斯椿找到元修所亲信的员外散骑侍郎太原人王思政，向他打听元修的下落，王思政说：“我要知道您为何找他。”斛斯椿道：“想立他为皇帝。”王思政这才说出元修在什么地方。斛斯椿随王思政去见元修，元修见了他们脸色大变，对王思政说道：“你不是要出卖我吧？”王思政道：“当然不是。”元修又说：“你敢保证么？”王思政答道：“事情千变万化，怎么能保证呢！”斛斯椿飞马向高欢作了汇报，高欢派四百名骑兵将元修接入毛毡大帐之中，向元修表达了自己的诚

挚之心，言谈之际泪落沾襟。元修以寡德为由推让再三，高欢又拜了两拜，元修也拜了一拜。高欢出帐，准备好皇帝的服装、用品让元修沐浴更衣，彻夜严加警戒。第二天早晨，因军中无法备朝服，所以文武百官执鞭朝拜元修，高欢让斛斯椿进奉劝进表。斛斯椿进入帷门，弯腰施礼伸着头不敢进到元修跟前，元修命王思政接过劝进表，看过之后，说道："我也只好即位称朕了。"高欢于是为安定王作诏书禅位于元修。

戊子，孝武帝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毕，入御太极殿，群臣朝贺，升阊阖门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开府仪同三司。

戊子（二十五日），北魏孝武帝元修在洛阳东郭外即皇帝位，采用鲜卑旧制，将黑毡蒙在七个人身上，高欢便是其中一人。元修在毡上向西拜过天之后，便入御太极殿，群臣朝拜庆贺。孝武帝元修登上阊阖门，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昌。任命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庚寅（二十七日），加封高澄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

初，欢起兵信都，尔朱世隆知司马子如与欢有旧，自侍中、骠骑大将军出为南岐州刺史。欢入洛，召子如为大行台尚书，朝夕左右，参知军国。广州刺史广宁韩贤，素为欢所善，欢入洛，凡尔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夺，唯贤如故。

当初，高欢从信都起兵之时，尔朱世隆知道司马子如跟高欢有老交情，于是将司马子如从侍中、骠骑大将军的职位上撤下将他调离洛阳到南岐州任刺史。高欢进入洛阳后，征召司马子如为大行台尚书，从此司马子如朝夕在高欢身边，参与军国大事。广州刺史广宁郡人韩贤，一直很受高欢赏识，高欢进到洛阳后，凡是尔朱氏所任命的官职爵位都撤销废除了，只有韩贤的官爵还和过去一样。

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鹄兼尚书左仆射，为东南道大行台，与徐州刺史杜德追尔朱仲远；仲远已出境，遂攻元树于谯。

北魏任命前御史中尉樊子鹄兼任尚书左仆射，为东南道大行台，与徐州刺史杜德一起追击尔朱仲远，尔朱仲远已逃出境外，于是便到谯城攻打元树。丞相欢征贺拔岳为冀州刺史，岳畏欢，欲单马入朝。行

台右丞薛孝通说岳曰：“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诚亦难敌。然诸将或素居其上，或与之等夷，屈首从之，势非获已。今或在京师，或据州镇，高王除之则失人望，留之则为腹心之疾。且吐万人虽复败走，犹在并州，高王方内抚群雄，外抗敌，安能去其巢穴，与公争关中之地乎！今关中豪俊皆属心于公，愿效其智力。公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堑，进可以兼山东，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于人乎！”言未卒，岳执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逊辞为启而不就征。

丞相高欢征召贺拔岳为冀州刺史，贺拔岳畏惧高欢，便打算单人匹马入朝接受任命。行台右丞薛孝通劝贺拔岳道：“高欢以几千鲜卑军队打败了尔朱氏的百万大军，您确实很难与他相匹敌。但各位将领有的过去一直职位在他之上，有的跟他职位相当，俯首屈从于他，其势乃迫不得已。现在这些将领有的在京师洛阳，有的占据着州镇，高欢若除掉他们则会失去人心，若留着他们则会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况且尔朱兆虽然败逃，却仍在并州，高欢正在内抚群雄，外抗强敌，怎能离开老窝，与您争夺关中之地呢！现在关中的英雄豪杰，都倾心于您，愿意为您效力。您若以华山当作城墙，以黄河作为沟堑，进可以兼并崤山以东的区域，退可以封锁函谷关，为什么要捆住自己的手脚，受制于别人呢！”话还未说完，贺拔岳便握住薛孝通的手说：“您说得对。”于是客气地给高欢写了封信加以推辞，未应召到京接受任命。

壬辰，丞相欢还邺，送尔朱度律、天光于洛阳，斩之。

壬辰（二十九日），丞相高欢回到邺城，将尔朱度律、尔朱天光送到洛阳杀掉了。

五月，丙申，魏主鸩节闵帝于门下外省，诏百司会丧，葬用殊礼。

五月，丙申（初三），北魏国主在门下省用药酒毒死了节闵帝，之后下诏各部门大办丧事，用隆重的葬礼埋葬节闵帝。

以沛郡王欣为太师，赵郡王谌为太保，南阳王宝炬为太尉，长孙稚为太傅。宝炬，愉之子也。丞相欢固辞天柱大将军，戊戌，许之。己酉，清河王为司徒。

任命沛郡王元欣为太师，赵郡王元谌为太保，南阳王元宝炬为太尉，任命长孙稚为太傅。元宝炬是元愉的儿子。丞相高欢坚决推辞不当天柱大将军，戊戌（初五），孝武帝元修同意了他的请求。己酉（十六日），任命清河王元为司徒。

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养子，丞相欢命以为弟，恃欢势骄公卿，南阳王宝炬殴之，曰：“镇兵何敢尔！”魏主以欢故，六月，丁卯，黜宝炬为骠骑大将军，归第。

侍中河南人高隆之，本是徐氏的养子，丞相高欢认他为弟，高隆之倚仗高欢的权势对公卿们的态度很骄横，南阳王元宝炬将他痛打了一顿，骂道：“镇兵竟敢如此狂妄！”孝武帝元修因高欢的缘故，于六月丁卯（初五），将元宝炬贬黜为骠骑大将军，令其回到家中去。

[9]魏主避广平武穆王之讳，改谥武怀皇帝曰孝庄皇帝，庙号敬宗。

[9]北魏孝武帝为避广平武穆王之讳，将武怀皇帝的谥号改为孝庄皇帝，庙号为“敬宗。”。

[10]秋，七月，庚子，魏复以南阳王宝炬为太尉。

[10]秋季，七月，庚子（初八），北魏又重新任命南阳王元宝炬为太尉。

[11]壬寅，魏丞相欢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库狄干入井陉，击尔朱兆。庚戌，魏主使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高隆之帅步骑十万会丞相欢于太原，因以隆之为丞相军司。欢军于武乡，尔朱兆大掠晋阳，北走秀容。并州平。欢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11]壬寅（初十），北魏丞相高欢率兵入滏口，大都督库狄干率兵入井陉，攻打尔朱兆。庚戌（十八日），北魏孝武帝派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高隆之率步兵骑兵十万人与高欢在太原会师，于是任命高隆之为丞相军司。高欢驻军于武乡，尔朱兆大肆抢掠晋阳，向北逃奔秀容县。从此并州平定。因晋阳四面有山为屏障，高欢于是在晋阳建立了大丞相府，住在那里。

[12]魏夏州迁民郭迁据青州反，刺史元嶷弃城走；诏行台侯景等讨之，拔其城。迁来奔。

[12]北魏夏州移民郭迁占据了青州反叛朝廷，青州刺史元嶷弃城而逃。朝崐廷诏令行台侯景等人讨伐郭迁，攻下了青州。郭迁前来投奔梁朝。

[13]魏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围元树于谯城，分兵攻取蒙县等五城，以绝援兵之路。树请帅众南归，以地还魏，子鹄等许之，与之誓约。

树众半出，子鹄击之，擒树及谯州刺史朱文开以归。羊侃行至官竹，闻树败而还。九月，树至洛阳，久之，复欲南奔，魏人杀之。

[13]北魏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在谯城包围了元树，分兵攻取了蒙县等五座县城，以断绝元树的援兵之路。元树向樊子鹄请求率军南归梁朝，将占据的地盘还给北魏，樊子鹄等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与元树订立了盟约。元树的部队一半人马刚出城，樊子鹄突然袭击，抓获了元树和谯州刺史朱文开，把他们带了回来。羊侃率军行至官竹这个地方时，听说元树已兵败，便又回去了。九月，元树被押送到了洛阳，过了一段时间，元树又打算南奔梁朝，结果被北魏人杀掉了。

[14]乙巳，以司空袁昂领尚书令。

[14]乙巳（十四日），梁朝任命司空袁昂兼任尚书令。

[15]冬，十一月，丁酉，日南至，魏主祀圜丘。

[15]冬季，十一月，丁酉（初七），这天是冬至，北魏孝武帝在圜丘祭天。

[16]甲辰，魏杀安定王朗、东海王晔。

[16]甲辰（十四日），北魏杀安定王元朗和东海王元晔。

[17]己酉，以汝南王悦为侍中、大司马。

[17]己酉（十九日），北魏朝廷任命汝南王元悦为侍中、大司马。

[18]魏葬灵太后胡氏。

[18]北魏为灵太后胡氏举行葬礼。

[19]上闻魏室已定，十二月，庚辰，复以太尉元法僧为郢州刺史。

[19]梁武帝听说北魏朝廷已经安定，十二月，庚辰（二十一日），再次任命太尉元法僧为郢州刺史。

[20]魏主以汝南王悦属近地尊，丁亥，杀之。

[20]北魏孝武帝因汝南王元悦与自己亲属关系近而且地位又高，丁亥（二十八日），杀了元悦。

[21]魏大赦，改元永兴，以与太宗同号，复改永熙。

[21]北魏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兴，因为与太宗年号相同，便又改为永熙。

[22]魏主纳丞相欢女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纳币于晋阳。欢与之宴，论及旧事，元忠曰：“昔日建议，轰轰大乐，比来寂寂无人问。”欢抚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戏曰：“若不与侍中，当更求建义处。”欢曰：“建义不虑无，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为此翁难遇，所以不去。”因捋欢须大笑。欢悉其雅意，深重之。

[22]北魏孝武帝娶丞相高欢的女儿为皇后，命太常卿李元忠将彩礼送至晋阳高欢处。高欢与李元忠宴饮，谈到过去的往事，李元忠说道：“昔日您兴兵起义的时候，热热闹闹，欢欢乐乐，近来却静悄悄地没人来问候了。”高欢拍手大笑，说道：“你这人是在逼我起兵啊。”李元忠开玩笑地说：“如果不把权力交给侍中（高澄），我就再找一处能够起兵的地方。”高欢道：“起兵的人不用担心没有，只是恐怕象我这样的老头儿你不会再遇到了。”李元忠说道：“正因为这老头儿难以遇到，所以我是不会离开的。”于是捋着高欢的胡须大笑起来。高欢知道李元忠平素的想法，因此很是看重他。

[23]尔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险隘，出入寇抄。魏丞相欢扬声讨之，师出复止者数四，兆意怠。欢揣其岁首当宴会，遣都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欢以大军继之。

[23]尔朱兆到了秀容县后，分兵把守险要隘口，四出侵犯抢掠。北魏丞相高欢扬言要讨伐尔朱兆，军队已经出发然而又停止讨伐，这样搞了多次，于是尔朱兆心里便懈怠下来了。高欢估计尔朱兆在年初可能要举行宴会，于是便派都督窦泰率精锐骑兵飞速行军，一天一夜行军三百里，高欢率领大军随后进发。

资治通鉴一百五十六卷

梁纪十二 高祖武皇帝十二中大通五年（癸丑、533）

梁纪十二 梁武帝中大通五年（癸丑，公元533年）

[1]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1]春季，正月，辛卯（初二），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2]魏窦泰奄至尔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惰，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岭，众并降散。兆逃于穷山，命左右西河张亮及苍头陈山提斩

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杀所乘白马，自缢于树。欢亲临，厚葬之。慕容绍宗携尔朱荣妻子及兆余众诣欢降，欢以义故，待之甚厚。兆之在秀容，左右皆密通款于欢，唯张亮无启疏，欢嘉之，以为丞相府参军。

[2]北魏窦泰率领军队突然攻到尔朱兆大本营的厅堂，军中的人因为正在摆宴而疏于防守，忽然看见窦泰的军队，连忙惊慌地逃跑，后来在赤岭被窦泰追上击溃，不是投降就是逃散了。尔朱兆逃到荒山中，命令在身旁侍奉的西河人张亮以及仆隶陈山提砍下自己的头颅投降，张亮与陈山提都不忍心这么做。尔朱兆就杀掉自己所骑的白马，自己吊死在树上。高欢亲自来到尔朱兆自杀的地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慕容绍宗带着尔朱容的妻子、孩子以及尔朱兆剩余的人马向高欢投降，高欢看在过去的交情上，给予他们很优厚的待遇。尔朱兆在秀容的时候，他的近臣们都悄悄地向高欢表示投靠之意，唯独张亮没有写信联系。高欢对他很赞许，任命他为丞相府的参军。

[3]魏罢诸行台。

[3]北魏罢免了各位行台。

[4]辛亥，上祀明堂。

[4]辛亥（二十二日），梁武帝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

[5]丁巳，魏主追尊其父为武穆帝，太妃冯氏为武穆后，母李氏为皇太妃。

[5]丁巳（二十八日），北魏国主孝武帝分别追认他的父亲为武穆帝，太妃冯氏为武穆后，母亲李氏为皇太妃。

[6]劳州刺史曹凤、东荆州刺史雷能胜等举城降魏。

[6]劳州刺史曹凤、东荆州刺史雷能胜等人率领全城投降北魏。

[7]魏侍中斛斯椿闻乔宁、张子期之死，内不自安，与南阳王宝炬、武卫将军元毗、王思政密劝魏主图丞相欢。毗，遵之玄孙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欢受诏不敬，帝由是不悦。椿劝帝置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数，自直已下，员别数百，皆选四方骁勇者充之。帝数出游幸，椿自部勒，别为行陈，由是朝政、军谋，帝专与椿决之。帝以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拥重兵，密与相结，又出侍中贺拔胜为都督三荆等七州诸军事，欲倚胜兄弟以敌欢，欢益不悦。

[7]北魏侍中斛斯椿听到乔宁、张子期的死讯，心里无法安宁，他与南阳王元宝炬、武卫将军元毗、王思政一道秘密劝说孝武帝除掉丞相高欢。元毗是元遵的玄孙。舍人元士弼又告诉孝武帝，说高欢对皇帝颁下的诏书不恭不敬，孝武帝因此不大愉快。斛斯椿劝说孝武帝设置了负责皇宫守卫的内都督部曲，又在皇帝居住的朱华阁里增添了值勤侍卫的人数，在这些侍卫下面，还有定额以外的侍卫几百人。充当卫士的都是从各地精选出的骁勇善战的人。孝文帝几次外出巡游，斛斯椿亲自部署，在卫士以外另外排列队伍。因此，有关朝政、军机方面的大事，孝武帝只与斛斯椿商议决定。由于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手中掌握重兵，孝武帝就与他秘密联系，又派遣侍中贺拔胜担任统管三荆等七州军事的都督，想倚仗贺拔胜兄弟的力量与高欢抗衡，高欢心里更加不高兴。

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丧，不暇终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请解职行丧，诏听解侍中，司空如故。乾虽求退，不谓遽见许，既去内侍，朝政多不关预，居常怏怏。帝既贰于欢，冀乾为己用，尝于华林园宴罢，独留乾，谓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复建殊效，相与虽则君臣，义同兄弟，宜共立盟约，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对曰："臣以身许国，何敢有贰。"时事出仓猝，且不谓帝有异图，遂不固辞，亦不以启欢。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谓所亲曰："主上不亲勋贤而招集群小，数遣元士弼、王思政往来关西与贺拔岳计议，又出贺拔胜为荆州，外示疏忌，内实树党，令其兄弟相近，冀据有西方。祸难将作，必及于我。"乃密启欢。欢召乾诣并州，面论时事，乾因劝欢受魏禅，欢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复为侍中，门下之事一以相委。"欢屡啹启请，帝不许。乾知变难将起，密启欢求为徐州；二月，辛酉，以乾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以咸阳王坦为司空。

担任侍中、司空的高乾在信都的时候，正赶上父亲去世，没有来得及服丧期满。等到孝武帝登上皇位的时候，他上书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以便为父亲守孝。孝武帝颁下诏书免去他的侍中职务，但依旧让他担任司空。高乾虽然要求解除职务，但想不到孝武帝会立即批准，这一下既然丢掉了侍中的位置，就不能多插手朝中的事务，住在家里常常怏怏不乐。孝武帝对高欢有了二心，希望高乾能够为自己所用，他

曾经在华林园的酒宴结束后单独留下高乾，对他说：“司空，你们一家世代都是忠良，现在你又建立了显赫的功业，我与你相处名义上是君臣关系，但在情义上就好象兄弟一样，我们应该一道订立盟约，使我们的情义更加深厚。”说着，孝武帝很殷勤地催促高乾立约。高乾回答说：“我把整个身体都给了国家，哪敢不一心一意呢？”这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再说也没有想到孝武帝这样做是别有意图的，因此高乾就没有坚决推辞，也没有把这一件事向高欢禀报。直到孝武帝设置部曲的时候，高乾才私下对他亲近的人说：“皇上不与有功的贤良的大臣亲近，而是纠集了一群小人，还多次派遣元士弼、王思政来往于关西之间，与贺拔岳密谋，又派出贺拔胜掌管荆州，表面上显示出疏远贺拔胜的样子，实质上是在拉帮结派，使贺拔胜兄弟靠得近些，希望这样来占据西方。现在灾难将要降临了，而且必定要殃及到我的身上。”这才把孝武帝拉拢他的事秘密告诉了高欢。高欢把高乾叫到并州，同他当面讨论时事。高乾劝说高欢迫使孝武帝禅让帝位，高欢用袖子掩住高乾的嘴巴说道：“不要瞎说！现在就让司空你重新担任侍中，门下省的事全部委托给你了。”高欢屡次上书，请求让高乾复职，孝武帝都不允许。高乾知道灾难将要发生，就悄悄地请高欢给自己谋求徐州刺史的官职。二月，辛酉（初三），孝武帝任命高乾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另外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司空。

[8]癸未，上幸同泰寺，讲《般若经》，七日而罢，会者数万人。

[8]癸未（二十五日），梁武帝驾临同泰寺，讲解《般若经》，持续了七天才结束，到会的多达几万人。

[9]魏正光以前，阿至罗常附于魏。及中原多事，阿至罗亦叛，丞相欢招抚之，阿至罗复降，凡十万户。三月，辛卯，诏复以欢为大行台，使随宜裁处。欢与之粟帛，议者以为徒费无益，欢不从；及经略河西，大收其用。

[9]在北魏正光年间以前，阿至罗国经常依附于北魏。等到中原一带战事纷繁的时候，阿至罗国也反叛了。北魏的丞相高欢进行招抚后，阿至罗国又投降了，一共带了十万户人家。三月，辛卯（初三），北魏孝武帝颁下诏书，重新任命高欢为大行台，授权他可以随机裁决处理有关事务。高欢要给予阿至罗国一批粮食和绢帛，参与讨论此事的人都认为这是白费财物，不可能有什么收益，高欢没有听他

们的话。等到高欢征伐河西地区的时候，得到了阿至罗人的大力支持。

[10]高乾将之徐州，魏主闻其漏泄机事，乃诏丞相欢曰：“乾邕与朕私有盟约，今乃反覆两端。”欢闻其与帝盟，亦恶之，即取乾前后数启论时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对欢使责之，乾曰：“陛下自立异图，乃谓臣为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辞乎！”遂赐死。帝又密敕东徐州刺史潘绍业杀其弟敖曹，敖曹先闻乾死，伏壮士于路，执绍业，得敕书于袍领，遂将十馀骑奔晋阳。欢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为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断其归路，仲密亦间行奔晋阳。仲密名慎，以字行。

[10]高乾将要去徐州上任，北魏孝武帝听说了他泄漏机密的事情，就写了诏书对丞相高欢说：“高乾跟我私下有过盟约，如今他在你和我两边翻来覆去。”高欢一听高乾与孝武帝曾经订过盟约，也对他产生了恶感，于是立即找来高乾以前给他的几件评论时事的文书，加以密封，派遣使者送给孝武帝。孝武帝召见高乾，当着高欢使者的面斥责高乾，高乾回答说：“陛下您自己有别的企图，才说我反复无常，做帝王的要将罪行硬加到一个人头上，难道还可以推卸得了吗！”于是，孝武帝赐高乾死。孝武帝又写密信给东徐州刺史潘绍业，命令他杀掉高乾的弟弟高敖曹，高敖曹已经提前得到了高乾的死讯，因此在路旁埋伏了精壮的士卒，捉住了潘绍业，从他衣袍的领子里搜到了孝武帝的诏书。于是，高敖曹就带着十几个人骑马直奔晋阳。高敖曹到达晋阳之后，高欢抱崐住他的头痛哭道：“皇上屈杀了高司空。”高敖曹的哥哥高仲密是光州刺史，孝武帝命令青州的兵马切断他回去的道路，高仲密也从小路跑到了晋阳。高仲密名叫高慎，通常用表字。

[11]魏太师鲁郡王肃卒。

[11]北魏的太师鲁郡王元肃去世。

[12]丙辰，南平元襄王伟卒。

[12]丙辰（二十八日），梁朝的南平元襄王萧伟去世。

[13]丁巳，魏以赵郡王谌为太尉，南阳王宝炬为太保。

[13]丁巳（二十九日），北魏任命赵郡王元谌为太尉，南阳王元宝炬为太保。

[14]魏尔朱兆之入洛也，焚太常乐库，钟磬俱尽。节闵帝诏录尚书事长孙稚、太常卿祖莹等更造之，至是始成，命曰《大成乐》。

[14]北魏的尔朱兆在进入洛阳之后，焚烧了太常府的乐器库房，钟磬等等都给烧得一干二净。节闵帝元恭颁下诏书，命令录尚书事长孙稚、太常卿祖莹等人重新制造，到这个时候才完成，它们被命名为《大成乐》。

[15]魏青州民耿翔聚众寇掠三齐，胶州刺史裴粲，专事高谈，不为防御；夏，四月，翔掩袭州城。左右白贼至，粲曰："岂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门，粲乃徐曰："耿王来，可引之听事，自馀部众，且付城民。"翔斩之，送首来降。

[15]北魏青州的百姓耿翔聚集了一帮盗匪在三齐大肆掠夺，胶州刺史裴粲只会高谈阔论，不设防御。夏季，四月，耿翔带着人马突然袭击了胶州州城。裴粲身旁的部下向他禀告说贼兵冲过来了，他却回答："岂有此理！"部下们又过来报告说贼兵已经进入城门了，裴粲才慢慢地说道："耿王来了，你们可以带到厅堂来，他下面的那些人马，都交给城中的百姓。"耿翔杀了裴粲，带着他的脑袋来向梁朝投降。

[16]五月，魏东徐州民王早等杀刺史崔庠，以下邳来降。

[16]五月，北魏东徐州的百姓王早等人杀了刺史崔庠，献出下邳向梁朝投降。

[17]六月，壬申，魏以骠骑大将军樊子鹄为青、胶大使，督济州刺史蔡俊等讨耿翔。秋，七月，魏师至青州，翔弃城来奔，诏以为兖州刺史。

[17]六月，壬申（十五日），北魏任命骠骑大将军樊子鹄为赴青州、胶州的特别使节，督促济州刺史蔡俊等人讨伐耿翔。秋季，七月，北魏的军队攻到了青州，耿翔放弃了青州城赶来投奔梁朝，梁武帝颁下诏书，任命他为兖州刺史。

[18]壬辰，魏以广陵王欣为大司马，赵郡王谌为太师，庚戌，以前司徒贺拔允为太尉。

[18]壬辰（初六），北魏任命广陵王元欣为大司马，赵郡王元谌为太师。庚戌（二十四日），又任命前司徒贺拔允为太尉。

初，贺拔岳遣行台郎冯景诣晋阳，丞相欢闻岳使至，甚喜，曰："贺拔公讵忆吾邪！"与景歃血，约与岳为兄弟。景还，言于岳曰："欢奸诈有余，不可信也。"府司马宇文泰自请使晋阳，以观欢之为人，欢奇其状貌，曰："此儿视瞻非常。"将留之，泰固求复命；欢既遣而悔之，发驿急追，至关不及而返。

起初，贺拔岳派遣行台郎冯景到晋阳，丞相高欢听说贺拔岳的使者来了，非常高兴，说道："贺拔公岂不是想念我了？"然后与冯景歃血为盟，约定与贺拔岳结为兄弟。冯景回去后，对贺拔岳说："高欢奸诈有余，真诚不足，不可信任。"府司马宇文泰自告奋勇，请求出使晋阳，以便观察高欢的为人到底如何。高欢见了宇文泰，对他的相貌感到惊奇，说道："这个年轻人的仪表看起来不同寻常。"因此要留下宇文泰，宇文泰坚决要求回去复命；高欢让宇文泰走了之后又觉得后悔，急忙派人骑驿马追赶，一直追到潼关还没有追上，只好返回。

泰至长安，谓岳曰："高欢所以未篡者，正惮公兄弟耳；侯莫陈悦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潜为之备，图欢不难。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胜兵三千余人，灵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各拥部众，未知所属。公若引军近陇，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怀之以惠，可收其士马以资峄吾军。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举也。"岳大悦，复遣泰诣洛阳请事，密陈其状。魏主喜，加泰武卫将军，使还报。八月，帝以岳为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齐赍以赐之。岳遂引兵西屯平凉，以牧马为名。斛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及费也头万俟受洛干、铁勒斛律沙门等皆附于岳，唯曹泥附于欢。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会平凉，受岳节度。兵以夏州被边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镇之，众举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废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宇文泰回到长安后，对贺拔岳说："高欢之所以还没有篡夺帝位，正是因为忌惮你们兄弟，而侯莫陈悦等人，并不是他所猜忌的对象。您只要悄悄地进行准备，算计高欢是不难的。现在费也头部族善于射箭的骑兵不下一万人，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的精兵有三千多人，灵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人各自都拥有一帮人马，还不知道自己要归属哪一方。您要是带着军队逼近陇地，扼守该地的要害之

处，用威势来震慑他们，同时再用恩惠对他们进行安抚，就可以收伏他们的兵马来壮大我军的力量。此外，西边亲睦氐、羌部落，北边抚慰沙漠塞外之民，然后挥师返回长安，辅助魏国皇室，这是足以跟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相比的举动呀。”贺拔岳听了非常高兴，又派遣宇文泰到洛阳向孝武帝请示有关事宜，秘密陈述有关情况。孝文帝也很欢喜，加封宇文泰为武卫将军，叫他回去向贺拔岳汇报。八月，孝武帝任命贺拔岳为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及雍州刺史，又割破自己心口前的皮肉，取出一些鲜血，派遣使者赐送给贺拔岳。贺拔岳于是带领兵马向西挺进，以牧马的名义驻扎在平凉。斛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以及费也头的万俟受洛干、铁勒斛律沙门等人都依附于贺拔岳，只有曹泥还依附于高欢。秦、南秦、河、渭四州的刺史一同汇集在平凉，接受贺拔岳的指挥调度。贺拔岳因为夏州地处边境，地形重要，想要寻找一位出色的刺史来镇守，大家都推举宇文泰，贺拔岳说道："宇文左丞是我的左右手，怎么可以离开我！"他反复考虑了好几天，最终还是上书孝武帝，请求任用宇文泰为夏州刺史。

[19]九月，癸酉，魏丞相欢表让王爵，不许；请分封邑十万户颁授勋义，从之。

[19]九月，癸酉（疑误），北魏的丞相高欢上书请求让掉自己的王爵，孝武帝没有允许；高欢又请求将自己封地里的十万户人家作为奖赏，分赏给从信都跟他起义讨伐尔朱氏有功勋的人，孝武帝答应了。

[20]冬，十月，庚申，以尚书右仆射何敬容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

[20]冬季，十月，庚申（初五），梁武帝任命尚书右仆射何敬容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

[21]十一月，癸巳，魏以殷州刺史中山邸珍为徐州大都督、东道行台、仆射，以讨下邳。

[21]十一月，癸巳（初九），北魏任命殷州刺史中山人邸珍为徐州大都督、东道行台、仆射，派他来讨伐下邳。

[22]十二月，丁巳，魏主狩于嵩高，己巳，幸温汤，丁丑，还宫。

[22]十二月，丁巳（初三），北魏孝武帝在嵩高狩猎；己巳（十五日），又到温泉洗浴；丁丑（二十三日），返回宫中。

[23]魏荆州刺史贺拔胜寇雍州，拔下迮戍，扇动诸蛮；雍州刺史庐陵王续遣军击之，屡为所败，汉南震骇。胜又遣军攻冯翊、安定、沔阳、城，皆拔之。续遣电威将军柳仲礼屯谷城以拒之，胜攻之，不克，乃还；于是沔北荡为丘墟矣。仲礼，庆远之孙也。

[23]北魏荆州刺史贺拔胜进犯雍州，攻克了下迮戍所，煽动蛮民们归附北魏，梁朝雍州刺史庐陵王萧续派遣军队攻击贺拔胜，屡次被对方打败，汉水以南地区都震惊恐惧起来。贺拔胜又派遣军队进攻冯翊、安定、沔阳、城四郡，都攻了下来。庐陵王萧续又派遣电威将军柳仲礼驻军谷城，以抵御贺拔胜，贺拔胜攻打谷城没有成功，就带着兵马返回；于是沔北地区都被扫荡成了一片土丘废墟。柳仲礼是柳庆远的孙子。

[24]魏丞相欢患贺拔岳、侯莫陈悦之强，右丞翟嵩曰："嵩能间之，使其自相屠灭。"欢遣之。欢又使长史侯景招抚纥豆陵伊利，伊利不从。

[24]北魏的丞相高欢对贺拔岳和侯莫陈悦的强大感到害怕，右丞翟嵩对高峴欢说："我能够离间他们，使他们相互屠杀灭亡。"高欢就派他去办理此事。高欢又派遣长史侯景去招抚纥豆陵伊利，纥豆陵伊利没有听从。

六年（甲寅、534）

六年（甲寅，公元534年）

[1]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欢击伊利于河西，擒之，迁其部落于河东。魏主让之曰："伊利不侵不叛，为国纯臣，王忽伐之，讵有一介行人先请之乎！"

[1]春季，正月壬辰（初九），北魏的丞相高欢在五原河西部地区袭击了纥豆陵伊利，抓住了他，并且将他的部落迁移到五原河以东地区。北魏孝武帝责难高欢说道："纥豆陵伊利既没有入侵，也没有叛变，是我们魏国忠贞的臣子，您突然讨伐他，难道有一个使者事先来请示过吗？"

[2]魏东梁州民夷作乱，二月，诏以行东雍州事丰阳泉企讨平之。企世为商、洛豪族，魏世祖以其曾祖景言为本县令，封丹水侯，使其子孙袭之。

[2]北魏东梁州的百姓夷人叛乱，二月，孝武帝颁下诏书，命令兼管东雍州事务的丰阳人泉企讨伐平定这场叛乱。泉企一家世世代代是商、洛一带的豪门大族。太武帝曾经任命泉企的曾祖父泉景言为本县的县令，还封他为丹水侯，并让他的子孙世袭这个爵位。

[3]壬戌，魏大赦。

[3]壬戌（初九），北魏大赦天下。

[4]癸亥，上耕藉田；大赦。

[4]癸亥（初十），梁武帝在籍田耕作，同时大赦天下。

[5]魏永宁浮图灾，观者皆哭，声振城阙。

[5]北魏永宁寺佛塔失火，看到灾情的人无不痛哭，哭声振动了城门两边的楼观。

[6]魏贺拔岳将讨曹泥，使都督武川赵贵至夏州与宇文泰谋之，泰曰："曹泥孤城阻远，未足为忧。侯莫陈悦贪而无信，宜先图之。"岳不听，召悦会于高平，与共讨泥。悦既得翟嵩之言，仍谋取岳。岳数与悦宴语，长史武川雷绍谏，不听。岳使悦前行，至河曲，悦诱岳入营坐，论军事，悦阳称腹痛而起，其婿元洪景拔刀斩岳。岳左右皆散走，悦遣人谕之云："我别受旨，止取一人，诸君勿怖。"众以为然，皆不敢动。而悦心犹豫，不即抚纳，乃还入陇，屯水洛城。岳众散还平凉，赵贵诣悦请岳尸葬之，悦许之。岳既死，悦军中皆相贺，行台郎中薛私谓所亲曰："悦才略素寡，辄害良将，吾属今为人虏矣，何贺之有！"，真度之从孙也。

[6]北魏的贺拔岳将要讨伐曹泥，派了都督武川人赵贵到夏州先与宇文泰商量，宇文泰说："曹泥掌握的是一座孤城，隔的距离又远，不足以成为我们忧虑的对象。侯莫陈悦贪心而又不讲信义，应该先收拾他。"贺拔岳没有听从宇文泰的建议，而是召请侯莫陈悦在高平与自己会合，共同讨伐曹泥。侯莫陈悦听了翟嵩的话以后，就图谋除掉贺拔岳。贺拔岳多次与侯莫陈悦随便聊天说话，担任长史的武川人雷绍劝告他，他听不进去。贺拔岳叫侯莫陈悦走在前面，到了河曲，侯莫陈悦引诱贺拔岳到他的军营去坐，一同谈论军事，谈着谈着，侯莫陈悦假装说自己肚子疼，站起身来，他的女婿元洪景拔出腰刀杀了贺拔岳，贺拔岳身边的人都纷纷逃散，侯莫陈悦派人告诉他们说："我奉了朝廷密旨，只取贺拔岳一个人的性命，各位都不要害怕。"大家都认为

侯莫陈悦的话是真的，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侯莫陈悦自己的心里还犹豫不决，不敢安抚招纳贺拔岳的部属，于是就回到陇地，驻扎在水洛城。贺拔岳离散的部属回到平凉，赵贵来到侯莫陈悦处请求由他安葬贺拔岳的遗体，侯莫陈悦答应了他。贺拔岳死了之后，侯莫陈悦军队里的官兵都相互庆贺，行台郎中薛悄悄地对他亲近的人说："侯莫陈悦向来缺乏才识谋略，总是杀害良将，我们这些人现在已注定被人俘虏了，有什么可以庆贺的！"薛是薛真度的侄孙子。

岳众未有所属，诸将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长，推使总诸军；洛素无威略，不能齐众，乃自请避位。赵贵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远近归心，赏罚严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济矣。"诸将或欲南召贺拔胜，或欲东告魏朝，犹豫不决。都督盛乐杜朔周曰："远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无能济者，赵将军议是也。塑周请轻骑告哀，且迎之。"众乃使朔周驰至夏州召泰。

贺拔岳的部下们都还没有归属，各位将领考虑到担任都督的武川人寇洛年岷龄最大，就推举他总管所有的军队，寇洛一向没有威望谋略，不能把大家管理好，就自己请求让位，赵贵说道："夏州刺史宇文泰的才略天下第一，远近的人心都向着他，他赏罚严明，士兵们都愿意听从他的命令，如果将他迎接来，拥戴他作为我们的统帅，大事就可以成功了。"各位将领中有的想去南方叫贺拔胜来收拾残局，有的想去东方把情况禀告北魏的朝廷，一时间犹豫不决。担任都督的盛乐人杜朔周说道："远水救不了近火，今天这样的事情，除了宇文泰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办成功，赵将军的一番议论是正确的。请允许我朔周骑上快马向宇文泰报告噩耗，并且迎接他到这儿来。"大家就让杜朔周作为使者赶往夏州请宇文泰来。

泰与将佐宾客共议去留，前太中大夫颍川韩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陈悦，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众以为："悦在水洛，去平凉不远，若已有贺拔公之众，则图之实难，愿且留以观变。"泰曰："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退据水洛，吾知其无能为也。夫难得易失者，时也。若不早赴，众心将离。"

宇文泰与他的将领、幕僚、宾客一同商议是去是留，前太中大夫、颍川人韩褒说道："这是上天授命给您，还有什么可以疑虑的呀！侯莫陈悦不过是只井中之蛙，如果您去的话，一定能够捉住他。"众人都认

为："侯莫陈悦所处的水洛距离平凉不远，如果他已经拥有贺拔岳留下的兵马，再算计他就非常困难了，希望暂且留下来观察时局的变化。"宇文泰说："侯莫陈悦既然杀害了贺拔岳元帅，自然应该乘这个势头直接占据平凉，而他却退了一步占据了水洛，由此我知道他没有能耐再干什么了。难以得到而又容易失去的是时机，假如我不早点去的话，人心将会离散。"

夏州首望都督弥姐元进阴谋应悦，泰知之，与帐下都督高平蔡谋执之，曰："元进会当反噬，不如杀之。"泰曰："汝有大决。"乃召元进等人计事，泰曰："陇贼逆乱，当与诸人戮力讨之，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即被甲持刀直入，嗔目谓诸将曰："朝谋夕异，何以为人！今日必断奸人首！"举坐皆叩头曰："愿有所择。"乃叱元进，斩之，并诛其党，因与诸将同盟讨悦。泰谓曰："吾今以尔为子，尔其以我为父乎？"

都督弥姐元进的家族是夏州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他阴谋策应侯莫陈悦，宇文泰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与担任帐下都督的高平人蔡谋划如何捉住他，蔡说道："弥姐元进会反咬一口的，不如杀掉他。"宇文泰夸奖他说："你有作重要决策的能力。"于是就召请弥姐元进等人到府中商量事情，宇文泰说："陇州的贼寇进行叛乱，我理所应当和各位一道齐心协力讨伐他们，可是你们之中好象有想法不同的人，这是为什么呀？"话刚落音，身披铠甲手持钢刀的蔡一直走进来，瞪大眼睛对各位将领说："早上想好的主意晚上就改变，还做人干什么？今天一定要砍掉奸贼的脑袋！"在座的人都跪下叩头说："希望将军区别忠奸。"蔡就大声喝斥弥姐元进，接着杀掉了他，还诛灭了他的党羽，这样就与各位将领结成同盟一道讨伐侯莫陈悦。宇文泰对蔡说："我从今以后把你当成我的儿子，你愿意认我作你的父亲吗？"

泰与帐下轻骑驰赴平凉，令杜朔周帅众先据弹筝峡。时民间惶惧，逃散者多，军士争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讨民，奈何助贼为虐乎！"抚而遣之，远近悦附；泰闻而嘉之。朔周本姓赫连，曾祖库多汗避难改焉，泰命复其旧姓，名之曰达。

宇文泰与手下的轻骑兵一起快速地赶赴平凉，命令杜朔周带领兵马先占领弹筝峡。此时老百姓都很惊惶恐惧，逃散的人很多，士兵们争先恐后地要掠夺他们的财物，杜朔周对士兵们说："宇文泰大人正在征

伐罪人，使百姓安享太平，你们怎么还帮助奸贼做坏事呀？”他对百姓进行安抚并把他们发送回去，远近的人因此都高兴地归附过来；宇文泰听到这一消息后嘉奖了他。杜朔周本姓赫连，他的曾祖父库多汗为了避难而改姓杜，宇文泰叫杜朔周恢复他的旧姓，给他起名为赫连达。

丞相欢使侯景招抚岳众，泰至安定遇之，谓曰：“贺拔公虽死，宇文泰尚存，卿何为者！”景失色曰：“我犹箭耳，唯人所射。”遂还。

北魏的丞相高欢派侯景去招纳安抚贺拔岳的兵马，宇文泰走到安定的时候遇见了他，对他说：“贺拔岳虽然已经去世，但我宇文泰还活着，你想要干什么！”侯景大惊失色，回答说：“我不过是一枝箭，人家把我射到哪儿我就到岷哪儿。”于是便返回了。

泰至平凉，哭岳甚恸，将士皆悲喜。

宇文泰到达平凉之后，非常悲痛地哭吊贺拔岳，将士们都又悲又喜。

欢复使侯景与散骑常侍代郡张华原、义宁太守太安王基劳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则共享富贵，不然，命在今日。”华原曰：“明公欲胁使者以死亡，此非华原所惧也。”泰乃遣之。基还，言“泰雄杰，请及其未定击灭之。”欢曰：“卿不见贺拔、侯莫陈乎！吾当以计拱手取之。”

高欢又派侯景与散骑常侍代郡人张华原、义宁太守太安人王基去慰劳宇文泰，宇文泰没有接受，还想把他们扣留下来，说：“你们留下来我们就一同享受富贵，不然的话，你们的性命就在今日完结。”张华原回答说：“您用死亡来威胁使者，这可不是我张华原所惧怕的。”宇文泰无奈，就让他们回去了。王基到晋阳后，对高欢说：“宇文泰是一位英雄杰出的人，请您趁他还没有稳定就攻击消灭他。”高欢回答说：“你不是看见贺拔岳与侯莫陈悦之间的情况了嘛！我会使用计谋拱手取他的性命。”

魏主闻岳死，遣武卫将军元毗慰劳岳军，召还洛阳，并如侯莫陈悦。毗至平凉，军中已奉宇文泰为主；悦既附丞相欢，不肯应召。泰因元毗上表称：“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权掌军事。奉诏召岳军入京，今高欢之众已至河东，侯莫陈悦犹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顾恋乡邑，若逼令赴阙，悦蹑其后，欢邀其前，恐败国殄民，所损更

甚。乞少赐停缓，徐事诱导，渐就东引。”魏主乃以泰为大都督，即统岳军。

北魏国主孝武帝听到贺拔岳的死讯，派遣武卫将军元毗去慰问贺拔岳的军队，把他们召回洛阳，并且宣召侯莫陈悦。元毗到了平凉，部队里面已经拥戴宇文泰作为首领；侯莫陈悦已经归附了高欢，因此不愿意接受孝武帝的宣召。宇文泰通过元毗给孝武帝递送了表章，说：“大臣贺拔岳突然死于非命，都督寇洛等人要我暂且掌握这儿的军事权力。我已经接到您宣召贺拔岳的军队进京城的诏书，但是现在高欢的兵马已经到了五原河以东地区，侯莫陈悦还在水洛，我手下的士兵大多数是西部人，留恋自己的家乡，如果硬逼着叫他们赶赴京城，侯莫陈悦在后面追击，高欢在前面拦截，恐怕会产生国家遭殃百姓被杀的后果，受到的损失更大。请您允许我们稍微停一停缓一缓，慢慢地进行诱导，渐渐地将他们带到东部地区。”孝武帝就任命宇文泰为大都督，就统率贺拔岳的部队。

初，岳以东雍州刺史李虎为左厢大都督，岳死，虎奔荆州，说贺拔胜使收岳众，胜不从。虎闻宇文泰代岳统众，乃自荆州还赴之，至阌乡，为丞相欢别将所获，送洛阳。魏主方谋取关中，得虎甚喜，拜卫将军，厚赐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孙也。

当初，贺拔岳任用东雍州刺史李虎为左厢大都督，贺拔岳死后，李虎直奔荆州，劝说贺拔胜来接收贺拔岳手下的人马，贺拔胜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李虎听说宇文泰已经代替贺拔岳统率全体将士，便从荆州往回赶，路过阌乡的时候，被丞相高欢手下的将领俘虏，然后给送到了洛阳。孝武帝正准备谋取关中地区，得到李虎欣喜万分，任命他为卫将军，赐给他一大笔财物，派他到宇文泰那里。李虎是李歆的玄孙。

泰与悦书，责以“贺拔公有大功于朝廷。君名微行薄，贺拔公荐君为陇右行台，又高氏专权，君与贺拔公同受密旨，屡结盟约；而君党附国贼，共危宗庙，口血未干，匕首已发。今吾与君皆受诏还阙，今日进退，唯君是视：君若下陇东迈，吾亦自北道同归；若首鼠两端，吾则指日相见！”

宇文泰写给侯莫陈悦一封书信，用这样的话谴责他：“贺拔公曾为朝廷立过大功。你声名微不足道并且品行低下，贺拔公却推荐你为陇

右地区的行台。又赶上高欢独揽大权，你与贺拔公一同接受了皇上的秘密旨意，相互屡次缔结盟约；而你甘愿成为国贼的附庸，当他的同党，共同危害国家。你与贺拔公盟誓时口中含的血还没干，手中的匕首就已经刺向他。现在我与你都接到了命令我们返回京城的诏书，今天是进是退，就看你的了：你要是能从陇山撤下来而东还，我也就从北道出发与你一同回去；如果你瞻前顾后，迟疑不决，那我们就在不久之后以兵刃相见！”

魏主问泰以安秦、陇之策，泰表言：“宜召悦授以内官，或处以瓜、凉一藩；不然，终为后患。”北魏孝武帝向宇文泰询问安定秦、陇地区的策略，宇文泰呈上奏折，说：“应该召回侯莫陈悦，授予他京城中的官职，或者将瓜、凉二州中的一个州分封给他，不然的话，他终究要成为一个后患。”

原州刺史史归，素为贺拔岳所亲任，河曲之变，反为悦守。悦遣其党王伯和、成次安将兵二千助归镇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陈崇帅轻骑一千袭之。崇乘夜将十骑直抵城下，馀众皆伏于近路；归见骑少，不设备。崇即入，据城门，高平令陇西李贤及弟远穆在城中，为崇内应。于是，中外鼓噪，伏兵悉起，遂擒归及次安、伯和等归于平凉。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击悦，至原州，众军毕集。

原州刺史史归，向来是贺拔岳亲近信任的人，河曲事变之后，反而变成了侯莫陈悦的官员。侯莫陈悦派遣他的同党王伯和、成次安率领两千人马帮助史归镇守原州，宇文泰派了都督侯莫陈崇统领一千名轻装骑兵去袭击他们。侯莫陈崇带了十名骑兵，乘着黑夜，一直抵达城下，其余的人马都埋伏在附近的道路上；史归看见来的骑兵人数少，没有进行防备。侯莫陈崇立即冲了进去，占据了城门，担任高平县令的陇西人李贤和他的弟弟李远穆在城里做侯莫陈崇的内应。于是，城里城外同时擂鼓呐喊，埋伏的人马都一拥而起，就这样捉住了史归以及成次安、王伯和，并把他们带回了平凉。宇文泰上书孝武帝，请求让侯莫陈崇兼管原州的事务。三月，宇文泰率领人马攻打侯莫陈悦，到了原州，各路的军队都集结在一起。

[7]夏，四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7]夏季，四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8]魏南秦州刺史陇西李弼说侯莫陈悦曰：“贺拔公无罪而公害之，又不抚纳其众，今奉宇文夏州以来，声言为主报仇，此其势不可敌也，宜解兵以谢之！不然，必及祸。”悦不从。

[8]任北魏南秦州刺史的陇西人李弼劝侯莫陈悦道：“贺拔公无罪而您杀害了他，您又不安抚收纳他的部属，现在他们奉宇文泰为主将领兵而来，声言要为他们的主人报仇，看他们的势头是无法抵挡的，您应该放下武器向他们谢罪，不然的话，必定引来大祸。”侯莫陈悦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去做。

宇文泰引兵上陇，留兄子导为都督，镇原州。泰军令严肃，秋毫无犯，百姓大悦。军出木狭关，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悦闻之，退保略阳，留万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轻骑数百趣略阳，悦退保上召李弼与之拒泰。弼知悦必败，阴遣使诣泰，请为内应。悦弃州城，南保山险，弼谓所部曰：“侯莫陈公欲还秦州，汝辈何不装束！”弼妻，悦之姨也，众咸信之，争趣上。弼先据城门以安集之，遂举城降泰，泰即以弼为秦州刺史。其夜，悦出军将战，军自惊溃。悦性猜忌，既败，不听左右近已，与其二弟并子及谋杀岳者七八人弃军迸走，数日之中，桓往来，不知所趣。左右劝向灵州依曹泥，悦从之，自乘骡，令左右皆步从，欲自山中趣灵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贺拔颖追之，悦望见追骑，缢死于野。

宇文泰率领军队向陇地进发，留下兄长的儿子宇文导以都督的身份镇守原州。宇文泰军令严肃，一路上部队秋毫无犯，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出了木狭关之后，大雪厚达二尺，宇文泰还是带着队伍日夜兼行，准备给侯莫陈悦来个出其不意。侯莫陈悦得到消息后，退到略阳进行防守，只留下一万人留守水洛。宇文泰一到，水洛的人马就投降了。宇文泰派了几百名轻装骑兵赶往略阳，侯莫陈悦又撤退到上，要李弼来和他一道抵御宇文泰。李弼知道侯莫陈悦必定失败，暗中派遣使者到宇文泰那儿，请求做他的内应。侯莫陈悦又放弃了州城，向南撤退，占据山中险要的地方而自保。李弼对侯莫陈悦的部属说：“侯莫陈公准备返回秦州，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还不整理行装！”李弼的妻子是侯莫陈悦的姨，大家都听信了李弼的话，争相赶往上。李弼抢先占据了城门来保证这一带的的安定，随后带着全城人马投降了宇文泰，宇文泰马上任命李弼为秦州刺史。当天晚上，侯莫陈悦派出队伍准备迎

战，但是兵士们无心作战，人人自危，因而自行溃散了。侯莫陈悦生性喜欢猜疑别人，吃了败仗之后，不敢再相信周围的人，不让他们靠近自己，就和两位弟弟，还有儿子以及谋杀贺拔岳的人，一共七八个人，抛弃大队人马飞奔而去，他们好几天盘旋往来，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旁边的人劝他到灵州去依附曹泥，侯莫陈悦答应了，他自己骑上骡子，命令手下的人都徒步跟随，准备穿过山路赶到灵州。宇文泰叫原州的都督崐贺拔颖在后面追赶。侯莫陈悦望见追上来的骑兵，便在荒野之中上吊自杀了。

泰入上，引薛为记室参军。收悦府库，财物山积，泰秋毫不取，皆以赏士卒；左右窃一银瓮以归，泰知而罪之，即剖赐将士。

宇文泰进入上，引荐薛为记室参军。没收侯莫陈悦府中的仓库，财物堆积如山，宇文泰自己一点也不要，全都用来犒赏士兵；身边的人偷偷地拿了一只银瓮回来，宇文泰知道后惩处了他，随即将银瓮剖开分给了将士。

悦党豳州刺史孙定儿据州不下，有众数万，泰遣都督中山刘亮袭之。定儿以大军远，不为备；亮先竖一纛于近城高岭，自将二十骑驰入城。定儿方置酒，猝见亮至，骇愕，不知所为，亮麾兵斩定儿，遥指城外纛，命二骑曰："出召大军！"城中皆慑服，莫敢动。

侯莫陈悦的同党豳州刺史孙定儿还占据着该州不投降，手下共有几万人马。宇文泰派出中山人都督刘亮去袭击豳州。孙定儿以为敌人的军队离自己还远，没有进行准备。刘亮先在州城附近的山头竖起一杆大旗，自己带领二十名骑兵飞奔进城。孙定儿正在设置酒宴，突然看见刘亮赶到，又惊又怕，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刘亮指挥士兵砍死了孙定儿，然后遥指城外的大旗，命令两位骑兵道："出去叫大部队进来。"城中的人都惧怕得服服贴贴，没有一个人敢动。

先是，故氐王杨绍先乘魏乱逃归武兴，复称王。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其民所执，氐、羌、吐谷浑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据郡者不可胜数。宇文泰令李弼镇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恶蚝镇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镇渭州，卫将军赵贵行秦州事，征豳、泾、东秦、岐四州之粟以给军。杨绍先惧，称藩送妻子为质。

先前，过去的氐王杨绍先乘北魏混乱之机逃回了武兴，重新自立为王。凉州刺史李叔仁被他管辖的百姓捉住后，氐、羌、吐谷浑各族所

在的地方叛乱蜂拥而起，从南岐一直到瓜、鄯地区，跨州据郡的现象数不胜数。宇文泰命令李弼镇守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恶蚝镇守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镇守渭州，卫将军赵贵兼管秦州的事务，征收豳、泾、东秦、岐四个州的粮食供给军队。杨绍先害怕了，自称是北魏的藩属，表示屈服，并送来妻子、儿子作为人质。

夏州长史于谨言于泰曰："明公据关中险固之地，将士骁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于群凶，若陈明公之恳诚，算时事之利害，请都关右，挟天子以令诸侯，奉王命以讨叛乱，此桓、文之业，千载一时也！"泰善之。

夏州长史于谨对宇文泰说："您占据了关中险要而容易固守的地方，将士们骁勇善战，土地肥沃富饶。现在皇上在洛阳，身受一群凶恶之徒的胁迫，如果对他陈述您的诚心诚意，讲明时事对他的利害关系，请他将都城迁到关西地区，这样您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禀承皇帝的命令来讨伐叛乱，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大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宇文泰认为他言之有理。

丞相欢闻泰定秦、陇，遣使甘言厚礼以结之，泰不受，封其书，使都督济北张轨献魏主。斛斯椿问轨曰："高欢逆谋，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贺拔？"轨曰："宇文公文足经国，武能定乱。"椿曰："诚如君言，真可恃也。"

丞相高欢听说宇文泰平定了秦、陇地区，就派遣使者用甜言蜜语和丰厚的礼品来结交宇文泰，宇文泰没有接受，而是封好高欢的书信，派担任都督的济北人张轨去献给孝武帝。斛斯椿问张轨："高欢的叛逆之心路人皆知，众望所归，唯有西边的宇文泰了，不知道宇文泰的才能与贺拔岳相比如何？"张轨回答说："宇文公论文足以管理国家，论武能够平定叛乱。"斛斯椿说道："果真象你说的那样，宇文泰真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魏主命泰发二千骑镇东雍州，助为势援，仍命泰稍引军而东。泰以大都督武川梁御为雍州刺史，使将步骑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欢遣其都督太安韩轨将兵一万据蒲反以救侯莫陈悦，雍州刺史贾显度以舟迎之。梁御见显度，说使从泰，显度即出迎御，御入据长安。

北魏孝武帝命令宇文泰派出二千名骑兵镇守东雍州，作为增援力量，仍然命令宇文泰逐渐率领部队向东部进发。宇文泰委任原籍武川

的大都督梁御为雍州刺史，派他带着五千名骑兵与步兵走在前面。先前，丞相高欢派他的都督太安人韩轨率领一万人马占据蒲反地区来救侯莫陈悦，雍州刺史贾显度用船迎接了他。梁御见到贾显度，便劝说他追随宇文泰，贾显度随即出城迎接梁御，梁崐御进入并占领了长安。

魏主以泰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为泾州刺史，李弼为秦州刺史，前略阳太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卢待伯不受代，泰遣轻骑袭而擒之。

北魏孝武帝任用宇文泰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可以按皇帝的旨意自行封官。宇文泰就任命寇洛为泾州刺史，李弼为秦州刺史，前略阳太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卢待伯不接受由张献替代他职务的决定，宇文泰派了轻装骑兵偷袭捉住了他。

侍中封隆之言于丞相欢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师，必构祸乱。"隆之与仆射孙腾争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归隆之，腾泄其言于椿，椿以白帝。隆之惧，逃还乡里，欢召隆之诣晋阳。会腾带仗入省，擅杀御史，惧罪，亦逃就欢。领军娄昭辞疾归晋阳。帝以斛斯椿兼领军，改置都督及河南、关西诸刺史。华山王鸷在徐州，欢使大都督邸珍夺其管钥。建州刺史韩贤，济州刺史蔡俊，皆欢党也；帝省建州以去贤，使御史举俊罪，以汝阳王叔昭代之。欢上言："俊勋重，不可解夺，汝阳懿德，当受大藩；臣弟永宝，猥任定州，宜避贤路。"帝不听。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勋府庶子，厢别六百人；又增骑官，厢别二百人。

侍中封隆之对丞相高欢说："斛斯椿等人如今待在京城，必定构成灾祸混乱。"由于封隆之与仆射孙腾曾争着做孝武帝的妹妹平原公主的驸马，公主跟了封隆之，孙腾便把他的话泄露给斛斯椿，斛斯椿又告诉了孝武帝。封隆之害怕了，逃回了家乡，高欢将他叫到了晋阳。恰好孙腾由于带着兵器闯入皇宫禁地，擅自杀死了御史，因而惧罪而逃，也跑到了高欢那里。领军娄昭以生病作为托辞跑回了晋阳。孝武帝派斛斯椿兼任领军，另行安排都督以及河南、关西各地的刺史。华山王元鸷在徐州，高欢派大都督邸珍夺去了他的城门钥匙。建州刺史

韩贤，济州刺史蔡俊都是高欢的党羽。孝武帝通过撤销建州的办法免去了韩贤的职务，叫御史列举蔡俊的罪状，让汝阳王元叔昭取代了他。高欢向孝武帝上书说：“蔡俊功勋卓著，决不可以解除他的职位剥夺他的权力；汝阳王有着美好的德行，应当封他为大藩国的国王；我的弟弟高永宝现任定州刺史，应该避让开，进用有才能的人。”孝武帝没有听他的话。五月，丙子（疑误），孝武帝增设了勋府庶子，每厢有六百人；又增设了骑官，每厢有二百人。

魏主欲伐晋阳，辛卯，下诏戒严，云“欲自将伐梁”。发河南诸州兵，大阅于洛阳，南临洛水，北际邙山，帝戎服与斛斯椿临观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诏丞相欢，称“宇文黑獭、贺拔胜颇有异志，故假称南伐，潜为之备；王亦宜共为形援。读讫燔之。”欢表以为“荆、雍将有逆谋，臣今潜勒兵马三万，自河东渡，又遣恒州刺史库狄干等将兵四万自来违津渡，领军将军娄昭等将兵五万以讨荆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将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以讨江左，皆勒所部，伏听处分。”帝知欢觉其变，乃出欢表，令群臣议之，欲止欢军。欢亦集并州僚佐共议，还以表闻，仍云：“臣为嬖佞所间，陛下一旦赐疑。臣若敢负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孙殄绝。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动，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废出。”

孝武帝想要讨伐高欢所住的晋阳，辛卯（初十），颁下诏书命令戒严，说“要亲自带兵讨伐梁”。他征调河南各州的兵马，在洛阳进行大规模的检阅仪式，部队的南端挨着洛水，北端靠近邙山，孝武帝身穿盔甲与斛斯椿一道亲临视察。六月，丁巳（初六），孝武帝秘密写给丞相高欢一封诏书，假称：“宇文黑獭、贺拔胜颇有叛变篡位的意图，所以我假装说要讨伐南方，暗中进行准备；您也应该一同做出增援的样子。读后请将诏书烧掉。”高欢上书给孝武帝，说：“荆州的贺拔胜、雍州的宇文泰将要实施叛逆的阴谋，我现在暗中带领三万兵马，从河东渡河，又派遣恒州刺史库狄干等人统领四万兵马从来违津渡河，领军将军娄昭等人统领五万兵马讨伐荆州，冀州刺史尉景等人统领七万山东兵、五万惯于冲锋陷阵的精锐骑兵讨伐江东地区，他们都已率领自己的部属，恭敬地聆听您的吩咐。”孝武帝知道高欢已经觉察自己要制造事变，就亮出高欢的奏章，叫大臣们对它进行评议，想要制止高欢出兵。高欢也召集并州的官佐属吏共同商议，然后又一次递

上奏章，仍然说："我受到一群奸臣的挑拨离间，陛下因此一时对我产生了怀疑。我要是胆敢辜负陛下，就让上天将灾难降临到我的身上，断子绝孙。陛下如果相信我的赤胆忠心，免动干戈，我就希崐望您能考虑把一两位奸臣从您的身边赶出去。"

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阳胡，汝阳王暹守石济，又以仪同三司贾显智为济州刺史，帅豫州刺史斛斯元寿东趣济州。元寿，椿之弟也。蔡俊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复录洛中文武议意以答欢，且使舍人温子升为敕赐欢曰："朕不劳尺刃，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今若无事背王，规相攻讨，则使身及子孙，还如王誓。近虑宇文为乱，贺拔应之，故戒严，欲与王俱为声援。今观其所为，更无异迹。东南不宾，为日已久，今天下户口减半，未宜穷兵极武。朕既暗昧，不知佞人为谁。顷高乾之死，岂独朕意！王忽对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轻！如闻库狄干语王去：'本欲取懦弱者为主，无事立此长君，使其不可驾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废之，更立馀者。'如此议论，自是王间勋人，岂出佞臣之口！去岁封隆之叛，今年孙腾逃去，不罪不送，谁不怪王！王若事君尽诚，何不斩送二首！王虽启云'西去'，而四道俱进，或欲南度洛阳，或欲东临江左，言之者犹应自怪，闻之者宁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虽有百万之众，终无图彼之心；王若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无知，或谓实可。若为他人所图，则彰朕之恶；假令还为王杀，幽辱粉，了无遗恨！本望君臣一体，若合符契，不图今日分疏至此！"

丁卯（十六日），孝武帝派大都督源子恭镇守阳胡，汝阳王元暹镇守石济，又任命仪同三司贾显智为济州刺史。带领豫州刺史斛斯元寿赶往东部的济州。斛斯元寿是斛斯椿的弟弟。蔡俊不接受让别人替代他的职位，孝武帝更加恼怒。辛未（二十日），孝武帝再次采纳洛阳文武官员的建议答复高欢，并且派舍人温子升替自己撰写诏书送给高欢，说："朕连短刀都不用动一下，就这么坐着成为了天子，说起来生我的是父母，而使我尊贵起来的却是高王您，现在如果我无缘无故背叛您，打算和您相互进攻讨伐，那么也让灾难降临到我和我的子孙身上，跟您的誓言中说的一样。近来由于担心宇文泰犯上作乱，以及贺拔岳响应他，所以采取了戒严措施，想和您相互声援。如今观察他们

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叛逆的迹象。东南方不服从我们的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眼下天下的户口减了一半，所以不宜再穷尽兵力好战不厌了。朕既然昏暗不明，所以不知道奸臣是谁。不久前高乾之死，难道仅仅是朕的意思吗！您突然对高昂说他的兄长死得冤枉，人的眼睛与耳朵哪 能这样容易被欺骗？听说库狄干对您讲过：‘本来想找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当皇帝，可是却无缘无故立了一个年长的国君，弄得无法驾御。现在只需出兵十五日，自然就可以废掉他，从其他的人中另立一位。’象这样的议论，自然出自于您处的亲近勋贵，难道是出自我身边的奸臣的口中！去年封隆之叛变，今年孙腾逃去，您不惩处他们，不把他们送过来，有谁对您不感到奇怪。您要是为君主做事尽心尽力，为什么不斩了他们的头颅送给我！您虽然在奏折中声称‘往西攻打宇文泰’，而实际上却四路进发，有的想往南渡河到洛阳，有的想要到达江东地区，说这些话的人自己也应该感到奇怪，那么听的人怎么能够不怀疑？您是要静静地呆在北方，我即使手中有百万大军，最终也不会有算计您的心思；您要是举起旗帜指向南方，我纵然没有一匹马一只车轮，也还要以赤手空拳斗争到死。我本来没有什么仁德，您已经立了我为皇帝，老百姓无知，有的人还说我完全可以。我要是受到别人的算计，那就显出了我的罪恶。假使我最终还是被您杀掉的话，那我就是受尽污辱，粉身碎骨，也没有一点遗恨！我本来希望我们君臣能成为一体，犹如合起来的符信契约一样，没想到如今相互之间分歧、疏远到这种程度！”

中军将军王思政言于魏主曰：“高欢之心，昭然可知。洛阳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还复旧京，何虑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骑侍郎河东柳庆见泰于高平，共论时事。泰请奉迎舆驾，庆复命，帝复私谓庆曰：“朕欲向荆州何如？”庆曰：“关中形胜，宇文泰才略可依。荆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见其可。”帝又问内都督宇文显和，显和亦劝帝西幸。时帝广征州郡兵，东郡太守河东裴侠帅所部诣洛阳，王思政问曰：“今权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侠曰：“宇文泰为三军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谓已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虽欲投之，恐无异避汤入火也。”思政曰：“然则如何而可？”侠曰：“图欢有立至之忧，西巡有将来之虑，且至关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进侠于帝，授左中郎将。

中军将军王思政对孝武帝说："高欢的心思昭然若揭，谁都知道。洛阳不崐是英雄用武的地方，宇文泰的心是向着皇室的，现在朝廷迁到他那儿去，将来再光复旧的都城，还怕不成功吗？"孝武帝觉得他的话很正确，便派遣河东人散骑侍郎柳庆到高平会见宇文泰，一同讨论时事。宇文泰请求去迎接孝武帝的车驾，柳庆完成使命后回到京城报告了情况，孝武帝又悄悄地对柳庆说："我想到荆州去，你看怎么样？"柳庆回答说："关中的地形占据优势，宇文泰的才能胆略可以依靠。荆州所处不是要害之地，南面又接近强敌梁国，依我愚见，没有可以去的理由。"孝武帝又征求内都督宇文显和的意见，宇文显和也劝孝武帝去西边。这时，孝武帝从各州、郡广泛征招兵马，河东人东郡太守裴侠率领他的部属到达洛阳，王思政问他："如今大权在握的官员自作主张，皇室日趋卑微，应该怎么办？"裴侠回答说："宇文泰被三军推崇，占据着以二万人就足以抵挡百万人的这块险固的地方。这正象人们所说的那样，自己手持着戈矛，哪肯将把柄授给别人？所以，虽然想去投靠他，但是恐怕无异于避开了沸水又走进了火坑。"王思政又问道："那么怎样做才好呢？"裴侠说道："算计高欢则有近忧，到西部去则有远虑，比较之下，还是暂且先去关西地区，然后再慢慢想一个合适的方案吧。"王思政认为裴侠言之有理，于是把他推荐给孝武帝，孝武帝授予他左中郎将的职位。

初，丞相欢以洛阳久经丧乱，欲迁都于邺，帝曰："高祖定鼎河、洛，为万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旧事。"欢乃止。至是复谋迁都，遣三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拥诸州和粟，悉运入邺城。帝又敕欢曰："王若厌伏人情，杜绝物议，唯有归河东之兵，罢建兴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济州之军，使蔡俊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马，各事家业，脱须粮廪，别遣转输，则谗人结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马首南向，问鼎轻重，朕虽不武，为社稷宗庙之计，欲止不能。决在于王，非朕能定，为山止篑，相为惜之。"欢上表极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恶。

当初，丞相高欢因为洛阳久经兵火战乱，想要把国都迁到邺城，孝武帝说："孝文帝定都河、洛地区，开创了我们魏国流传万代的基业，高王您既然是国家的功臣，就应该遵照太和年间订立的旧制办事。"高欢这才放弃了这一念头。到了这时，他又一次谋划迁都的事，派遣了

三千名骑兵镇守建兴，又增加河东以及济州的兵马，掌握了各州摊派购买的粮食，把它们全部运进邺城。孝武帝又颁下诏书给高欢说："高王您要是想平服人心，杜绝众人的非议，只有撤回河东的兵马，停止在建兴的军事行动，送走相州屯积的粮食，再追回济州的军队，让蔡俊同意由别人取代他的职务，让邸珍离开徐州，放下干戈，解散兵马，每人从事家庭生产，如果需要粮食，另外派人输送，做了这些事之后，说您坏话的人就会张口结舌，不再产生怀疑，高王您从此在太原可以高枕无忧，我在京城洛阳垂衣拱手不用操心了。您要是挥师南下，想篡夺皇位，朕虽然在干戈军旅方面没有什么才能，但是为国家、宗庙考虑，我就是想罢休也不能，决定权在您那里，而不是我。缺了最后一筐土，还不成一座山，咱们都为此感到可惜。"高欢又向孝武帝递送奏折，竭力数说宇文泰、斛斯椿的罪恶。

帝以广宁太守广宁任祥兼尚书左仆射加开府仪同三司，祥弃官走，渡河，据郡待欢。帝乃敕文武官北来者任其去留，遂下制书数欢咎恶，召贺拔胜赴行在所。胜以问太保掾范阳卢柔，柔曰："高欢悖逆，公席卷赴都，与决胜负，生死以之，上策也。北阻鲁阳，南并旧楚，东连兖、豫，西引关中，带甲百万，观衅而动，中策也。举三荆之地，庇身于梁，功名皆去，下策也。"胜笑而不应。

孝武帝宣布让在原籍广宁担任太守的任祥兼任尚书左仆射加开府仪同三司，任祥弃官逃走，渡过黄河，占据了郡城等待高欢前来。孝武帝就颁下诏书规定文武百官中凡是来自北方的可以随意离开或者留下，另一份诏书中又数说了高欢的罪恶，征召贺拔胜赶赴京城。贺拔胜就此事询问范阳人太保掾卢柔，卢柔回答说："高欢倒行逆施，您率领大军赶赴都城，与他决一胜负，不论生死都坚持，这是上策。您在北面阻隔鲁阳，在南面吞并从前的楚国土地，在东面连接兖、豫地区，在西面与关中之主结好，带着百万人马，相机而动，这是中策。以三荆的土地作为资本，投靠梁国，功业名誉都失去，这是下策。"贺拔胜听后笑了起来，没作回答。

帝以宇文泰兼尚书仆射，为关西大行台，许妻以冯翊长公主，谓泰帐内都督秦郡杨荐曰："卿归语行台，遣骑迎我！"以荐为直将军。泰以前秦州刺岷史骆超为大都督，将轻骑一千赴洛，又遣荐与长史宇文侧出关候接。

孝武帝让宇文泰兼任尚书仆射，出任关西大行台，还答应将冯翊长公主许配给他做妻子。他对宇文泰的帐内都督、秦郡人杨荐说："你回去告诉你们行台，让他派骑兵来迎接我！"又任命杨荐为直将军。宇文泰任命以前的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率领一千名轻装骑兵前往洛阳，又派遣杨荐与长史宇文侧一道到关外迎候孝武帝。

丞相欢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晋阳，命长史崔暹佐之。暹，挺之子也。欢勒兵南出，告其众曰："孤以尔朱擅命，建大义于海内，奉戴主上，诚贯幽明；横为斛斯椿谗构，以忠为逆，今者南迈，诛椿而已。"以高敖曹为前锋。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数欢罪恶，自将大军发高平，前军屯弘农。贺拔胜军于汝水。

丞相高欢召来他的弟弟定州刺史高琛，让他镇守晋阳，命令长史崔暹辅佐他。崔暹是崔挺的儿子。高欢带领部队向南方进发，并告诉他的部属们："因为尔朱氏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所以我在海内伸张正义，拥戴皇上，真诚之心，贯通幽明，谁知由此而横遭斛斯椿的谗言谄害，我一片忠心，却被他们视为叛逆。现在我们向南方进军，不过是要杀掉斛斯椿而已。"他任命高敖曹为先锋官。宇文泰也在各州、郡传布声讨文书，列举高欢的罪恶，并且亲自带领大军前往高平，先头部队屯驻在弘农。贺拔胜的军队驻扎在汝水。

秋，七月，己丑，魏主亲勒兵十馀万屯河桥，以斛斯椿为前驱，陈于邙山之北。椿清帅精骑二千夜渡河掩其劳弊，帝始然之；黄门侍郎杨宽说帝曰："高欢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于人，恐生他变。椿若渡河，万一有功，是灭一高欢，生一高欢矣。"帝遂敕椿停行，椿叹曰："顷荧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间构，不用吾计，岂天道乎！"宇文泰闻之，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当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渡河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捍御为难，若一处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自蒲反济，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贤将精骑一千赴洛阳。

秋天，七月，己丑（初九），北魏孝武帝亲自带领十万兵马屯驻在河桥地区，以斛斯椿为先锋，陈兵在邙山的北面。斛斯椿请求率领两千名精锐骑兵渡过黄河，乘敌军疲劳困乏处于不利状态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孝武帝开始同意他的计划，但黄门侍郎杨宽劝告孝武帝说："高欢以臣子的身份讨伐君王，还有什么做不出的！现在把兵马借给别

人，怕会发生其它的变故。斛斯椿渡河之后，万一有功的话，那就成了灭除了一个高欢，又生出一个高欢。”孝武帝于是颁下诏书，命令斛斯椿停止行动。斛斯椿叹息道：“近来火星进入南斗，现在皇上相信他身边的人的离间陷害，不采用我的计谋，岂不是天意呀！”宇文泰听了这话之后，对身边的部下说：“高欢几天之中行军八九百里路，这是兵家所忌讳的事情，应当乘这个机会袭击他。而皇上以万乘之重，不能渡过河去与高欢决一死战，倒是靠着渡口一味防守。而且长河足有万里，防御起来困难，如果有一个地方让高欢的军队渡过，总的局势就完了。”他立刻任命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从蒲反渡河，向并州进军，又派大都督李贤率领一千名精锐骑兵赶往洛阳。

帝使斛斯椿与行台长孙稚、大都督颍川王斌之镇虎牢，行台长孙子彦镇陕，贾显智、斛斯元寿镇滑台。斌之，鉴之弟；子彦，稚之子也。欢使相州刺史窦泰趣滑台，建州刺史韩贤趣石济。窦泰与显智遇于长寿津，显智阴约降于欢，引军退。军司元玄觉之，驰还，请益师，帝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战于滑台东，显智以军降，绍战死。北中郎将田怙为欢内应，欢潜军至野王，帝知之，斩怙。欢至河北十余里，再遣使口申诚款；帝不报。丙午，欢引军渡河。

孝武帝派斛斯椿与行台长孙稚、大都督颍川王元斌之镇守虎牢，派行台长孙子彦镇守陕城，派贾显智、斛斯元寿镇守滑台。元斌之是元鉴的弟弟。长孙子彦是长孙稚的儿子。高欢让相州刺史窦泰进军滑台，建州刺史韩贤进军石济。窦泰与贾显智在长寿津相遇，贾显智暗中与窦泰约定要投降高欢，带着部队撤退了。军司元玄觉察到了这一点，飞马奔回去，要求增派部队，孝武帝派遣大都督侯几绍赶到那里，在滑台的东部与窦泰交战，贾显智领着他的人马投降了。侯几绍战死沙场。北中郎将田怙是高欢的内应，高欢偷偷进军到野王的时候，孝武帝知道了田怙的阴谋，杀掉了他。高欢到达黄河北岸十余里的地方，再一次派遣使者当面向孝武帝申明他的诚意；孝武帝不作答复。丙午（二十六日），高欢指挥部队渡过了黄河。魏主问计于群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贺拔胜，或云西就关中，或云守洛口死战，计未决。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弃椿还，给帝云：“高欢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还，遂帅南阳王宝炬、清河王、广阳王湛以五千骑宿于西，南阳王别舍沙门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众知帝将西出，其

夜，亡者过半，、湛亦逃归。湛，深之子也。武卫将军云中独孤信单骑追帝，帝叹曰：“将军辞父母，捐妻子而来，‘世乱识忠臣’，岂虚言也！”戊申，帝西奔长安，李贤遇帝于崤中。己酉，欢入洛阳，舍于永宁寺，遣领军娄昭等追帝，请帝东还。长孙子彦不能守陕，弃城走。高敖曹帅劲骑追帝至陕西，不及。帝鞭马长骛，糗浆乏绝，三二日间，从官唯饮涧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麦饭壶浆献帝，帝悦，复一村十年。至稠桑，潼关大都督毛鸿宾迎献酒食，从官始解饥渴。

孝武帝向各位大臣询问计策，有人说投奔南方梁朝，有的人说到南方依靠贺拔胜，有的人说去西部的关中地区，有的人说坚守洛口死战一场，计划定不下来。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夺利，他丢下斛斯椿回来，欺骗孝武帝说：“高欢的兵马已经到了！”丁未（二十七日），孝武帝派遣使者召回斛斯椿，然后就率领南阳王元宝炬、清河王元、广阳王元湛带着五千名骑兵在水的西部宿营，寄居在南阳王舍下的出家人惠臻背着玉玺手持千牛刀跟随着。大家都知道孝武帝将要出发到西部去，这一天夜间，逃亡的人超过一半，清河王元、广阳王元湛也逃了回去。元湛是元深的儿子。武卫将军云中人独孤信单人匹马追赶孝武帝。孝武帝感叹地说道：“将军你辞别父母，舍弃妻子而来，有言道：‘世道大乱的时候能够识别出忠臣’，这可不是瞎话呀！”戊申（二十八日），孝武帝奔往西部的长安，李贤在崤县境内与孝武帝相遇。己酉（二十九日），高欢进入洛阳，住在永宁寺，派遣领军娄昭等人追赶孝武帝，请他东还。长孙子彦不能守住陕城，弃城逃跑了。高敖曹率领着精锐的骑兵追赶孝武帝一直到达陕城以西，终于没有赶上。孝武帝鞭打着马长时间地奔驰，粮浆乏绝。两三天里面，跟随孝武帝的官员只能喝山涧的水充饥，到了湖城，当地王思村中的农民献给孝武帝麦饭与壶浆，孝武帝感到很高兴，免除了全村十年的徭役。到了稠桑，潼关大都督毛鸿宾迎接孝武帝，送上了酒与食物，跟随的官员才开始解除了饥渴。

八月，甲寅，丞相欢集百官谓曰：“为臣奉主，匡救危乱，若处不谏争，出不陪从，缓则耽宠争荣，急则委之逃窜，臣节安在！”众莫能对，兼尚书左仆射辛雄曰：“主上与近习图事，雄等不得预闻。及乘舆西幸，若即追随，恐迹同佞党；留待大王，又以不从蒙责，雄等进退无所逃罪。”欢曰：“卿等备位大臣，当以身报国，群佞用事，卿等尝

有一言谏争乎？使国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归！”乃收雄及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兼度支尚书天水杨机、散骑常侍元士弼，皆杀之。孝芬子司徒从事中郎猷间行入关，魏主使以本官奏门下事。欢推司徒清河王为大司马，承制决事，居尚书省。

八月，甲寅（初四），丞相高欢召集文武百官，对他们说：“做臣子侍奉皇上，要解救危难，消除混乱，假如在朝中不进行诤谏，皇上出门时不陪同跟随，没有急事时一心争宠幸求荣耀，一旦遇上急事就自己抱头逃窜，你们做臣子的气节在哪里！”大家都不能回答，兼任尚书左仆射的辛雄说道：“皇上与他宠信的近臣们谋划商量事情，我们这些人事先都不知道。等到皇上的车子到西边去的时候，我们要是立即追随，恐怕行为就相同于奸党；而我们留下来等待大王您，您又以不追随皇上这一点责难我们，我们这些人进退都无法逃脱罪责了。”高欢说道：“你们身为高级官员，本来应当用自己的身体来报效国家，但是在一群奸臣当权的时候，你们中间有人说过一句规劝抗争的话吗？使国家大事一朝之间糟到这种地步，你们的罪责还能归到谁的身上！”说完，就下令收审辛雄以及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任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兼任度支尚书天水人杨机、散骑常侍元士弼，将他们一个个都杀了。崔孝芬的儿子司徒从事中郎崔猷抄小道进入关中地区，孝武帝授他以本官奏门下事。高欢推荐原任司徒的清河王元出任大司马，承接旨意，决断事务，主持尚书省政务。

宇文泰使赵贵、梁御帅甲骑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谓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若得复见洛阳，亲诣陵庙，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备嵬仪卫迎帝，谒见于东阳驿，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舆播迁，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节，著于遐迩。朕以不德，负乘致寇，今日相见，深用厚颜。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将士皆呼万岁。遂入长安，以雍州廨舍为宫，大赦，以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军国之政，咸取决焉。别置二尚书，分掌机事，以行台尚书毛遐、周惠达为之。时军国草创，二人积粮储，治器械，简士马，魏朝赖之。泰尚冯翊长公主，拜驸马都尉。

宇文泰派赵贵、梁御率领两千名戴盔披甲的骑兵前去恭迎孝武帝，孝武帝沿着黄河向西行进，对梁御说：“这条河的水向东流，而朕却往

西去，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重见洛阳，亲自到皇陵宗庙祭祀，那可都是你们的功劳呀。”说着，孝武帝和他身旁的人都流下了眼泪。宇文泰备好了仪仗与卫队迎接孝武帝，在东阳驿进行了参拜。宇文泰摘去帽子流着眼泪说道：“我没能遏制住贼寇的侵犯迫害，致使皇上颠簸迁徙，这都是我的罪过。”孝武帝说道：“你的忠心与气节，远近闻名。朕因为缺乏足够的德行，而身居尊位，结果招致贼寇肆意横行，今天与你相见，实在是太惭愧了。我现在就把国家的重担托付给你，你好好勉力吧！”将士们都高呼万岁。孝武帝于是进入长安，将雍州的官署作为宫殿，大赦天下，任命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国家军政大事的安排都取决于他。孝武帝还另外设置了两名尚书，分别掌管军机大事，让行台尚书毛遐、周惠达担任了这两个职务。此时，长安政权刚刚创立，两人积攒粮食储备起来，制造各种器械，精选士兵战马，整个魏朝都依靠他们。宇文泰与冯翊长公主成婚，被封为驸马都尉。

先是，荧惑入南斗，去而复还，留止六旬。上以谚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

先前，火星进入南斗，离开了又回来共停留了六十天。梁武帝根据谚语所说：“荧惑入南斗，皇帝下殿走”，就赤着脚走下殿祈祷消灾。等到听说北魏孝武帝奔往西边了，梁武帝羞惭地说道：“这个胡人也能上应天象吗！”

[9]己未，武兴王杨绍先为秦、南秦二州刺史。

[9]己未（初九），武兴王杨绍先出任秦、南秦二州的刺史。

[10]辛酉，魏丞相欢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下制大赦。欢至弘农，九月，癸巳，使行台仆射元子思帅侍官迎帝；己酉，攻潼关，克之，擒毛鸿宾，进屯华阴长城，龙门都督薛崇礼以城降欢。

[10]辛酉（十一日），北魏的丞相高欢亲自追赶孝武帝要迎他回来。戊辰（十八日），清河王元传下诏书大赦天下。高欢到了弘农，九月，癸巳（十三日），他派了行台仆射元子思带领侍官迎接孝武帝；己酉（二十九日），攻打潼关并拿下了它，捉住了毛鸿宾，部队进驻在华阴长城，龙门都督薛崇礼率领全城军民投降了高欢。

贺拔胜使长史元颖行荆州事，守南阳，自帅所部西赴关中。至淅阳，闻欢已屯华阴，欲还，行台左丞崔谦曰：“今帝室颠覆，主上蒙尘，公宜倍道兼行，朝于行在，然后与宇文行台同心戮力，唱举大义，天下孰不望风响应！今舍此而退，恐人人解体，一失事机，后悔何及！”胜不能用，遂还。

贺拔胜派长史元颖兼管荆州事务，守卫南阳，自己率领所属部队向西赶赴关中地区。他到了淅阳郡，听说高欢的军队已经驻扎在华阴，就准备回去，行台左丞崔谦对他说道：“如今皇室遭到颠覆，皇上流亡在外蒙受风尘，您应该日夜兼行，到皇上所在的地方进行朝拜，然后再和宇文行台一道同心协力，弘扬正义，天下的人有谁不望风而响应呢？现在您舍弃这义举而退却，恐怕人人都会离散而去，一旦失去了这样的好时机，就后悔莫及！”贺拔胜不采纳崔谦的意见而回去了。

欢退屯河东，使行台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筑城于蒲津西岸，以薛绍宗为华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

高欢退到河东地区驻扎下来，派遣行台长史薛瑜镇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镇守封陵，并在蒲津的西岸建筑一座新城，让薛绍宗出任华州刺史，守卫新城，又叫高敖曹兼管豫州的事务。

欢自发晋阳，至是凡四十启，魏主皆不报。欢乃东还，遣行台侯景等引兵向荆州，荆州民邓诞等执元颖以应景。贺拔胜至，景逆击之，胜兵败，帅数百骑来奔。

高欢从离开晋阳到这个时候，一共递交了四十份奏折，孝武帝都不作答复崐。高欢就往东返回，他派遣行台侯景等人带领兵马开往荆州，荆州的百姓邓诞等人捉住了元颖来策应侯景。贺拔胜也赶到了，侯景进行迎击，贺拔胜的兵马被打败，只好带领几百名骑兵来投奔南梁。

[11]魏主之在洛阳也，密遣内都督河南赵刚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帅兵入援，兵未及发，魏主西入关。景昭集府中文武议所从，司马冯道和请据州待北方处分。刚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无言者。刚抽刀投地曰：“公若欲为忠臣，请斩道和；如欲从贼，可速见杀！”景昭感悟，即帅众赴关中。侯景引兵逼穰城，东荆州民杨祖欢等起兵，以其众邀景昭于路，景昭战败，刚没蛮中。

[11]北魏孝武帝在洛阳的时候，曾秘密派遣内都督河南人赵刚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率领部队到洛阳援助，冯景昭的兵马还没来得及出发，孝武帝就向西流亡进入关中地区。冯景昭召集府中的文武官员一同商议应该跟随哪一方，司马冯道和请求冯景昭据守东荆州，然后等待北方高欢作出处理。赵刚却对冯景昭说道："您应该带领人马赶赴皇上所在的地方。"等了很久，再也没有一个人说话。赵刚将腰刀抽出来扔在地上对冯景昭说道："您要是想做忠臣的话，请杀掉冯道和；如果想要跟随高欢这个奸贼的话，就可以马上杀掉我。"冯景昭被赵刚的话感动，觉悟过来，立即统率大队人马赶赴关中地区。侯景带领部队逼近穰城，东荆州的百姓杨祖欢等人拉起了武装，在路上阻挡冯景昭，冯景昭吃了败仗，赵刚逃入本州蛮人地区。

冬，十月，丞相欢至洛阳，又遣僧道荣奉表于孝武帝曰："陛下若远赐一制，许还京洛，臣当帅勒文武，式清宫禁。若返正无日，则七庙不可无主，万国须有所归，臣宁负陛下，不负社稷。"帝亦不答。欢乃集百官耆老，议所立，时清河王出入已称警跸，欢丑之，乃托以"孝昌以来，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为伯考，永熙迁孝明于夹室，业丧祚短，职此之由。"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谓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不自安，轻骑南走，欢追还之。丙寅，孝静帝即位于城东北，时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

冬季，十月，丞相高欢到达洛阳，又派遣僧人道荣将一份奏折交给孝武帝，里面说道："陛下如果在远方恩赐给我们一份诏书，答应返回京城洛阳，我将率领、约束文武百官，清扫干净您居住的宫殿，恭侯您的归来。如果您不定下一个返回的日子，那么七庙就不能没有主人，天下邦国必须有所归附。届时，我宁可辜负陛下，也不辜负国家。"孝武帝对此也不作答复。高欢就召集文武百官和元老，商议立谁做皇帝合适，此时清河王元已经在自己进出时按皇帝的规格严加戒备，断绝行人，高欢对他感到厌恶，就借口说："孝昌年间以来，宗庙的辈份次序开始混乱，永安年间孝武帝只把孝文帝尊为他的伯父，永熙年间孝武帝又将孝明帝的牌位移到了宗庙内的夹室之中，近来的皇帝基业丧失，在位的时间短，原因都在于继承帝位的人辈份不对。"于是拥立清河王的嫡长子元善见为新的皇帝，并对元说道："要拥立您的话，还不如拥立您的儿子。"元为此而心中感到不安，骑上轻装的快马

向南方出走，高欢追赶上去劝回了他。丙寅（十七日），孝静帝在洛阳城的东北部登上了皇位，当时年龄才十一岁。孝静帝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平。

魏宇文泰进军攻潼关，斩薛瑜，虏其卒七千人，还长安，进位大丞相。东魏行台薛义等渡河据杨氏壁；魏司空参军河东薛端纠帅村民击却东魏，复取杨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苏景恕镇之。

西魏宇文泰进军攻打潼关，杀掉了薛瑜，俘虏他手下的士兵共七千人，回到长安之后，进升为大丞相。东魏行台薛义等人渡过黄河占领了杨氏壁。西魏的司空参军河东人薛端纠集了一帮村民击退了东魏的人马，重新占据了杨氏壁，丞相宇文泰派遣南汾州的刺史苏景恕前去镇守。

[12]丁卯，以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帅众伐东魏。

[12]丁卯（十八日），梁武帝任命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率领部队讨伐东魏。

[13]初，魏孝武即与丞相欢有隙，齐州刺史侯渊、兖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东莱王贵平阴相连结，以观时变；渊亦遣使通于欢所。及孝武帝入关，清河王承制，以汝阳王暹为齐州刺史。暹至城西，渊不时纳。城民刘桃符等潜引暹入城，渊帅骑出走，妻子部曲悉为暹所虏。行及广里，会承制以渊行青州事。欢遗渊书曰：“卿勿以部曲单少，惮于东行，济人浇薄，唯利是从，齐州岷尚能迎汝阳王，青州岂不能开门待卿也。”渊乃复东，暹归其妻子部曲。贵平亦不受代，渊袭高阳郡，克之，置累重于城中，自帅轻骑游掠于外。贵平使其世子帅众攻高阳，渊夜趣东阳，见州民馈粮者，绐之曰：“台军已至，杀戮殆尽。我，世子之人也，脱走还城，汝何为复往！”闻者皆弃粮走。比晓，复谓行人曰：“台军昨夜已至高阳，我是前锋，今至此，不知侯公竟在何所！”城民惧，遂执贵平出降。戊辰，渊斩贵平，传首洛阳。

[13]在此以前，北魏孝武帝与丞相高欢产生隔阂之后，齐州刺史侯渊、兖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东莱王元贵平，相互秘密地结成一派，共同观察形势的变化，侯渊也派遣使者到高欢住的地方进行联系。等到孝武帝流亡到关中地区之后，清河王元以皇帝的名义任命汝阳王元暹为齐州刺史。元暹来到齐州城的西面，侯渊并不及时迎接他进去。城中的百姓刘桃符等人悄悄地领着元暹进了城。侯渊率领骑兵

连忙出走，他的妻子、儿子以及部下都被元暹俘虏了。侯渊走到了广里地区，刚好赶上清河王元以皇帝的名义让他兼管青州事务。高欢在给侯渊的书信中写道："你不要因为自己手下的部曲势单力薄人少，不敢东进，齐地的人薄情寡义，只知追逐财利，齐州的人都还会迎接汝阳王，青州的人难道就不会打开城门等待你吗？"于是，侯渊就重新东进，汝阳王元暹把他的妻子、儿子以及部曲都还给了他。东莱王元贵平也不接受由侯渊取代他的职务的命令，侯渊袭击了高阳郡并攻下了它。侯渊把妨碍行动的东西放在城中，自己带领轻装骑兵在城外游掠。元贵平派他的嫡长子率领大队人马攻打高阳城，侯渊连夜赶到东阳城，看到该州送粮食的百姓，就欺骗他们说："朝廷派遣的部队已经赶到了，把人都快杀光了。我是东莱王嫡长子手下的人，从那里逃脱后回到城里，你们怎么还要再去送命呀！"听到这些话的人都丢下粮食逃跑了。到了拂晓，他又对路上的行人说道："朝廷派来的军队昨晚上已经赶到高阳城，我是先锋官，现在来到这里，不知道侯公究竟在什么地方！"城里的百姓心里恐惧，于是便捉住了东莱王元贵平出来投降。戊辰（十九日），侯渊斩了元贵平，把他的脑袋送到了洛阳。

[14]庚午，东魏以赵郡王谌为大司马，咸阳王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高敖曹为司空。坦，树之弟也。

[14]庚午（二十一日），东魏任命赵郡王元谌为大司马，咸阳王元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高敖曹为司空。元坦是元树的弟弟。

丞相欢以洛阳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议迁邺，书下三日即行。丙子，东魏主发洛阳，四十万户狼狈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上非陪从者，尽令乘驴。欢留后部分，事毕，还晋阳。改司州为洛州，以尚书令元弼为洛州刺史，镇洛阳。以行台尚书司马子如为尚书左仆射，与右仆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孙腾留邺，共知朝政。诏以迁民赀产未立，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赈之。

丞相高欢认为洛阳的西面接近西魏、南面接近梁朝，就提议将国都迁往邺城，他的文书颁下刚刚三天迁都就开始进行了。丙子（二十七日），东魏孝静帝从洛阳出发，四十万户人家狼狈地踏上了路途。朝廷征收了文武百官的马匹，尚书丞、郎以上不是陪同跟随孝静帝的，都被命令骑驴。高欢留在后面布置安排，等到事情结束以后，回到了

晋阳。朝廷将司州改名为洛州，任命尚书令元弼为洛州刺史，镇守洛阳。又任命行台尚书司马子如为尚书左仆射，与右仆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孙腾一道留在邺城，共同主持朝中的政务。孝静帝颁下诏书表示考虑到移民因受搬迁的影响，家产不能马上建立，特地拿出一百三十万石粮食赈济他们。

[15]十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鹄据瑕丘以拒东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帅众就之。

[15]十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鹄占据了瑕丘来抗拒东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领一帮人马投奔了他。

[16]庚寅，东魏主至邺，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为魏尹。是时，六坊之众从孝武帝西行者不及万人，余皆北徙，并给常廪，春秋赐帛以供衣服，乃于常调之外，随丰稔之处，折绢粟以供国用。

[16]庚寅（十二日），东魏国主孝静帝到达了邺城，居住在相州的官府里面，把相州刺史改称为司州牧，魏郡太守改称为魏尹。此时，分为六坊的皇城警卫部队中跟随孝武帝到西边去的不到一万人，其余的都迁徙到了北方，并常年供给他们俸禄，春秋两季皇帝还要送绸缎供给他们做衣服用，除了正常赋调崐之外，在庄稼丰收的地区，将绢帛折价买进粮食供国家使用。

[17]十二月，魏丞相泰遣仪同李虎、李弼、赵贵击曹泥于灵州。

[17]十二月，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仪同李虎、李弼、赵贵在灵州袭击了曹泥。

[18]闰月，元庆和克濑乡而据之。

[18]闰月，元庆和攻克并占据了濑乡。

[19]魏孝武帝闺门无礼，从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阳王宝炬之同产也；从帝入关，丞相泰使元氏诸王取明月杀之；帝不悦，或时弯弓，或时椎案，由是复与泰有隙。癸巳，帝饮酒遇鸩而殂。泰与群臣议所立，多举广平王赞。赞，孝武之兄子也。侍中濮阳王顺，于别室垂涕谓泰曰：“高欢逼逐先帝，立幼主以专权，明公宜反其所为，广平冲幼，不如立长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阳王宝

炬而立之。顺，素之曾孙也。殡孝武帝于草堂佛寺，谏议大夫宋球恸哭呕血，浆粒不入口者数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19]西魏孝武帝在宫中失礼乱伦，堂妹中不出嫁的就有三个人，都被封为公主。平原公主明月与南阳王元宝炬是同母兄妹，跟随孝武帝来到关中，丞相宇文泰叫元氏的各位亲王抓住并杀掉了明月；孝武帝对此感到不高兴，有时弯弓射箭，有时用铁椎锤击桌子，由此又和宇文泰产生了隔阂。癸巳（十五日），孝武帝喝酒中毒身亡。宇文泰和大臣们一同商议应该拥立谁为新皇帝，大多数人推举广平王元赞。元赞是孝武帝兄长的儿子。兼任侍中的濮阳王元顺在另外一个房间流着眼泪对宇文泰说："高欢逼走了已故的皇上，拥立一位年幼的皇帝以便大权独揽，您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广平王还年幼，所以不如拥立一位年长的君王。"于是，宇文泰就拥立兼任太宰的南阳王元宝炬为皇帝。元顺是常山王元素的曾孙子。孝武帝的灵柩被安放在草堂佛寺，谏议大夫宋球放声痛哭呕出了鲜血，几天里不喝一口水不吃一粒饭，宇文泰因他是一位著名儒生，没有怪罪他。

[20]魏贺拔胜之在荆州也，表武卫将军独孤信为大都督。东魏既取荆州，魏以信为都督三荆州诸军事、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怀之。

[20]北魏的贺拔胜在荆州的时候，曾上书请求任命武卫将军独孤信为大都督。东魏取得荆州后，西魏任命独孤信为掌管三荆州军政事务的都督、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此来招抚独孤信。

蛮酋樊五能攻破淅阳郡以应魏，东魏西荆州刺史辛纂欲讨之，行台郎中李广谏曰："淅阳四面无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险，表里群蛮。今少遣兵，则不能制贼；多遣，则根本虚弱；脱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难保。"纂曰："岂可纵贼不讨！"广曰："今所忧在心腹，何暇治疥癣！闻台军不久应至，公但约勒属城，使完垒抚民以待之，虽失淅阳，不足惜也。"纂不从，遣兵攻之，兵败，诸将因亡不返。

蛮族的酋长樊五能攻破了淅阳郡来策应西魏，东魏西荆州刺史辛纂准备讨伐他们，行台郎中李广劝说道："淅阳郡四面都没有百姓，只有一座城的地方，山上的路途深幽艰险，里外有为数不少的蛮人。现在

如果只派少量兵马的话，就不能制服贼兵，而派大部队去，那么我们的大本营就变得虚弱；倘若不能成功，就会大大影响威望名誉，而人心一旦失去，我们的州城就难以保住了。”辛纂说道：“怎么可以纵容贼兵不去讨伐呀！”李广回答说：“眼下我们的担忧在心腹要害之处，哪有功夫去治疗疥癣小毛病呢？听说朝廷派遣的军队不久就要到达，您只要约束住东荆州所辖的各座城，使它们完好无损，同时安抚百姓进行等待，这样虽说失去了淅阳，也没有什么可惜的。”辛纂不听李广的劝告，派兵攻打淅阳，遭到了失败，各位将领因此而逃亡不回。

城民密召独孤信。信至武陶，东魏遣恒农太守田八能帅群蛮拒信于淅阳，又遣都督张齐民以步骑三千出信之后。信谓其众曰：“今士卒不满千人，首尾受敌，若还击齐民，则土民必谓我退走，必争来邀我；不如进击八能，破之，齐民自溃矣。”遂击破八能，乘胜袭穰城；辛纂勒兵出战，大败，还趣城。门未及阖，信令都督武川杨忠为前驱，忠叱门者曰：“大军已至，城中有应，尔等求生，何不避走！”门者皆散。忠帅众入城，斩纂以徇，城中慑服。信分兵定三荆。居半岁，东魏高敖曹、侯景将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敌，与杨忠皆来奔。城中的百姓秘密地请独孤信过来。独孤信到达武陶的时候，东魏派遣恒农太守田八能率领一群蛮人将他挡在淅阳之外，又派遣都督张齐民带着三千名步兵与骑兵尾随在独孤信的后面。独孤信对他的部下们说：“眼下我们的士兵还不满一千人，前后都受到敌人的威胁。如果回过头来攻打张齐民，那么当地的土著百姓就一定会认为我们要撤退，将争着来拦击我们，不如进攻前面的田八能，要是打垮了他，张齐民自己就会溃败了。”于是他领兵击败了田八能，乘着胜利的势头袭击穰城；辛纂带领兵马出来迎战，被打得惨败后转身奔回了穰城。城门还没来得及关上，独孤信命令都督武川人杨忠为先锋，杨忠对守卫城门的人大声喝道：“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到了，城中还有人接应，你们要是想求一条生路的话，为什么还不避开逃跑！”守卫城门的人都逃散了。杨忠率领人马冲到城里，杀掉了辛纂，城里的军民都吓得服服贴贴。独孤信分开兵马平定了三荆地区，半年之后，东魏的高敖曹、侯景带领人马突然攻到城下，独孤信手下的兵少打不过对方，便和杨忠一道都来投奔梁朝。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七卷

梁纪十三 高祖武皇帝十三大同元年（乙卯、535）

梁纪十三 梁武帝大同元年（乙卯，公元535年）

[1]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戊申朔（初一），梁武帝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同。

[2]是日，魏文帝即位于城西，大赦，改元大统，追尊父京兆王为文景皇帝，妣杨氏为皇后。

[2]这一天，西魏文帝在长安城西郊祭天以后登上了皇位，随即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统”，追尊他的父亲京兆王为文景皇帝，母亲杨氏为皇后。

[3]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先附侯莫陈悦，悦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与盟而罢。道元世居怀朔，与东魏丞相欢善，又母兄皆在邺，由是常与欢通。泰欲击之，道元帅所部三千户西北渡乌兰津抵灵州，灵州刺史曹泥资送至云州。欢闻之，遣资粮迎侯，拜车骑大将军。

[3]原北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起先依附于侯莫陈悦，侯莫陈悦死后，西魏的丞相宇文泰对他发起了进攻，没能取得胜利，便与他订立盟约，自己放弃了占领渭州的念头。可朱浑道元一家世代居在怀朔，本人与东魏的丞相高欢关系密切，又因为母亲、哥哥都在邺城，所以常常与高欢进行联系。宇文泰想要攻打他，可朱浑道元就率领手下的三千户人家从西北的乌兰津渡河到达灵州，灵州的刺史曹泥出资将他送到了云州。高欢听到了这一消息，派人准备好粮食、财物前去迎接。还授予他车骑大将军的职衔。

道元至晋阳，欢始闻孝武帝之丧，启请举哀制服。东魏主使群臣议之，太学博士潘崇和以为：“君遇臣不以礼则无反服，是以汤之民不哭，周武之民不服纣。”国子博士卫既隆、李同轨议以为：“高后于永熙离绝未彰，宜为之服。”东魏从之。

可朱浑道元来到晋阳之后，高欢才知道孝武帝已经去世，他就上书孝静帝请求为孝武帝举哀服丧。东魏国主孝静帝叫各位大臣商议此

事，太学博士潘崇和认为：“君主如果对臣子不以礼相待，在他死后，臣子就不用为他服丧，所以商汤的百姓不哭吊夏朝的王，周武王的百姓也不为商朝的纣王服丧。”国子博士卫既隆、李同轨建议，认为：“高皇后与孝武帝断绝联系的事没有公布过，应该为孝武帝服丧。”孝静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4]魏骁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李虎等招谕费也头之众，与之共攻灵州，凡四旬，曹泥请降。

[4]西魏骁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李虎等人招抚费也头的兵马，与他们一道攻打灵州，共持续了四十天，曹泥坚守不住，请求投降。

[5]己酉，魏进丞相略阳公泰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封安定王；泰固辞王爵及录尚书，乃封安定公。以尚书令斛斯椿为太保，广平王赞为司徒。

[5]己酉（初二），西魏提升丞相略阳公宇文泰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还封他为安定王。宇文泰坚决推辞掉王爵与录尚书的职务，西魏文帝就封他为安定公，还任命斛斯椿为太保、广平王元赞为司徒。

[6]乙卯，魏主立妃乙弗氏为皇后，子钦为皇太子。后仁恕节俭，不妒忌，帝甚重之。

[6]乙卯（初八），西魏文帝把他的妃子乙弗氏立为皇后，儿子元钦立为皇太子。皇后仁爱宽厚，勤俭节约，从不妒忌，文帝非常敬重她。

[7]稽胡刘蠡升，自孝昌以来，自称天子，改元神嘉，居云阳谷；魏之边境常被其患，谓之“胡荒”。壬戌，东魏丞相欢袭击，大破之。

[7]稽胡部落的刘蠡升，从孝昌年间以来，就自封为皇帝，将年号改为“神嘉”，居住在云阳谷；魏国的边境地区经常受到他的侵扰，被称为“胡荒”。壬戌（十五日），东魏丞相高欢对刘蠡升发起袭击，将他们打得大败。

[8]勃海世子澄通于欢妾郑氏，欢归，一婢告之，二婢为证；欢杖澄一百而幽之，娄妃亦隔绝不得见。欢纳魏敬宗之后尔朱氏，有宠，生子，欢欲立之。澄求救于司马子如。子如入见欢，伪为不知者，请见娄妃；欢告其故。子如曰：“消难亦通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妃是

王结发妇，常以父母家财奉王；王在怀朔被杖，背无完皮，妃昼夜供侍；后避葛贼，同走并州，贫困，妃然马矢嵔自作靴；恩义何可亡也！夫妇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业。且娄领军之勋，何宜摇动！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不必信邪！”欢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见澄，尤之曰：“男儿何意畏威自诬！”因教二婢反其辞，胁告者自缢，乃启欢曰：“果虚言也 。”欢大悦，召娄妃及澄。妃遥见欢，一步一叩头，澄且拜且进，父子、夫妇相泣，复如初。欢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马子如也！”赐之黄金百三十斤。

[8]勃海王高欢的嫡长子高澄与他的小妾郑氏私通。高欢袭击稽胡之后回来，一个婢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还有两个婢女在一旁作证。高欢打了高澄一百大棍，并把他关押起来。娄妃也被隔离开来，不允许她见高欢。高欢以前把孝庄帝的皇后尔朱氏收纳为妾，非常宠爱她，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高，高欢想要立他做自己的继承人。高澄就向司马子如求救。司马子如来到王府拜见高欢，假装不知道内情，请求见一见娄妃，高欢就把详细情况告诉了司马子如。司马子如说道：“消难也和我的小妾私通了，这件事只能掩盖起来。娄妃是王爷的结发妻子，当初经常把父母亲家里的财物拿出来给您。您在怀朔的时候被人用木杖责打，背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肉，娄妃在旁边不分白天黑夜地侍侯您，后来为了躲避葛荣这个奸贼，你们一同出走到并州，生活贫困，王妃点燃马粪作饭，亲自制作靴子；这样的恩义怎么可以忘掉呀？你们夫妇二人相互适合，所生的女儿嫁给了最尊贵的皇帝，儿子高澄则继承了您的大业，况且王妃的弟弟娄领军功勋突出，怎么可以轻易动摇得了呢？一个女人就象小草一样，没有必要多么看重，何况婢女的话也没有必要去相信！”高欢听后，就叫司马子如重新查问这件事情。司马子如见到高澄，便责怪他道：“你身为男子汉，怎么可以因为害怕威严就自己诬蔑自己！”与此同时，他又教那两位婢女推翻自己的证词，胁迫告状的婢女上吊自杀，然后向高欢报告说：“那些话果然是无中生有。”高欢听了非常高兴，派人去叫娄妃和高澄。娄妃远远看见高欢，便走一步叩一个头，高澄也是一边跪拜一边向前，父亲与儿子，丈夫与妻子相互都流下了眼泪，从此又和好如初。高欢安排了酒宴，说道：“成全我们父子两人关系的，是司马子如呀！”于是便赠给司马子如一百三十斤黄金。

[9]甲子，魏以广陵王欣为太傅，仪同三司万俟寿洛干为司空。

[9]甲子（十七日），西魏任命广陵王元欣为太傅，仪同三司万俟寿洛干为司空。

[10]己巳，东魏以丞相欢为相国，假黄钺，殊礼；固辞。

[10]己巳（二十二日），东魏任命丞相高欢为相国，让他可以使用皇帝的仪仗，赐以特殊礼遇，高欢坚决推辞不受。

[11]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帅大都督窦泰、太州刺史韩轨等攻潼关，魏丞相泰军于霸上。子如与轨回军，从蒲津宵济，攻华州。时修城未毕，梯倚城外，比晓，东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罴卧尚未起，闻阁外匈匈有声，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梃大呼而出，东魏人见之惊却。罴逐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11]东魏的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领大都督窦泰、太州刺史韩轨等人攻打潼关，西魏的丞相宇文泰在不远的霸上驻扎了军队。司马子如与韩轨带着人马回过头来，从蒲津连夜渡河，攻打华州。此时，华州城还没有修筑完毕，云梯倚在城墙的外边，拂晓，东魏的将士攀着云梯突袭进城。刺史王罴躺在床上还没起来，听到屋外一片喧扰声，顾不上穿衣服，包发髻，赤着双脚，手持白色大棒，就大叫着冲了出去，东魏的将士见了他连忙惊慌地退却。王罴一直追逐到东门，部下渐渐集结起来，双方交战，打垮了敌人的进攻，于是司马子如人等便带领部队撤退。

[12]二月，辛巳，上祀明堂。

[12]二月，辛巳（初四），梁武帝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

[13]壬午，东魏以咸阳王坦为太傅，西河王为太尉。

[13]壬午（初五），东魏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太傅，西河王元为太尉。

[14]东魏使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发十万夫撤洛阳宫殿，运其材入邺。

[14]东魏指派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征调十万民工拆除洛阳的宫殿，将拆下的材料运到邺城。

[15]丁亥，上耕藉田。

[15]丁亥（初十），梁武帝举行亲耕藉田的仪式。[16]东魏仪同三司娄昭等攻兖州，樊子鹄使前胶州刺史严思达守东平，昭攻拔之。遂

引兵围瑕丘，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已丑，大野拔见子鹄计事，因斩其首以降。始，子鹄以众少，悉驱老弱为兵，子鹄死，各散走。诸将劝娄昭尽捕诛之，昭曰："此州不幸，横被残贼，望官军以救涂炭，今复诛之，民将谁诉！"皆舍之。

[16]东魏的仪同三司娄昭等人攻打兖州，樊子鹄派遣以前的胶州刺史严思达守卫东平，娄昭攻克了该城。然后，他又指挥部队包围了瑕丘，由于很长时间攻不下来，便用水灌城；已丑（十二日），大野拔乘樊子鹄议事之机，便砍掉他的脑袋向娄昭投降。最初，樊子鹄因为部队人数少，把年老体弱的人都赶来当兵，樊子鹄一死，他们各自都散开逃走了。众位将领都劝娄昭把他们全都抓来杀掉，娄昭回答说："这个州不幸，横遭残害，人们都踮起脚尖，盼望官家的军队把他们从水火之中解救出来，今天再杀掉他们，百姓将向谁申诉？"大家听了这番话，都放弃了追杀的打算。

[17]戊戌，司州刺史陈庆之伐东魏，与豫州刺史尧雄战，不利而还。

[17]戊戌（二十一日），梁朝司州刺史陈庆之讨伐东魏，与东魏豫州刺史尧雄交战，失利后返回。

[18]三月，辛酉，东魏以高盛为太尉，高敖曹为司徒，济阴王晖业为司空。

[18]三月，辛酉（十五日），东魏任用高盛为太尉，高敖曹为司徒，济阴王元晖业为司空。

[19]东魏丞相欢伪与刘蠡升约和，许以女妻其太子。蠡升不设备，欢举兵袭之，辛酉，蠡升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降。余众复立其子南海王，欢进击，擒之，俘其皇后、诸王、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华、夷五万余户。

[19]东魏的丞相高欢假装与刘蠡升订立和约，答应让自己的女儿做他的太子的妻子。刘蠡升没有进行防备，高欢大举进兵袭击了他，辛酉（十五日），刘蠡升手下的北部王将刘蠡升斩首向高欢投降。刘蠡升残余的将士又拥立他的儿子南海王为皇帝，高欢再加攻击，捉住了南海王，俘虏皇后、各位藩王、公卿以及以下的官员共达四百余人，另外还有华、夷各族的百姓五万余户。

壬申，欢入朝于邺，以孝武帝后妻彭城王韶。

壬申（二十六日），高欢来到邺城的皇宫朝拜孝静帝，将自己的女儿即孝武帝的皇后许配给彭城王元韶作妻子。

[20]魏丞相泰以军旅未息，吏民劳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行之。

[20]西魏的丞相宇文泰考虑到战事得不到平息，官吏百姓已经疲劳，就命令有关部门斟酌参照古往今来既利于目前情况、又适合于治理天下的制度，制订出二十四项新的法令，上书得到文帝的批准后开始实行。

泰用武功苏绰为行台郎中，居岁馀，泰未之知也，而台中皆称其能，有疑事皆就决之。泰与仆射周惠达论事，惠达不能对，请出议之。出，以告绰，绰为之区处，惠达入白之，泰称善，曰："谁与卿为此议者？"惠达以绰对，且称绰有王佐之才，泰及擢绰为著作郎。泰与公卿如昆明池观渔，行至汉故仓池，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绰问之，具以状对。泰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应对如流。泰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政事，卧而听之；绰指陈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后人多遵用之。

宇文泰任用武功人苏绰为行台郎中，一年多之后，宇文泰自己对苏绰还不大了解，但是行台官署中的人都称赞苏绰能力强，遇上有疑难的事情都去请他帮助决策。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讨论一件事，周惠达不能回答宇文泰的问题，就请求允许他出去跟别人一起商议此事。周惠达出门后，把情况告诉了苏绰，苏绰为周惠达作了分析解答，周惠达进去后按照苏绰的意见作出回答。宇文泰认为周惠达回答的非常好，问道："谁和你一道作出了这番议论？"周惠达说出了苏绰的名字，并且称赞苏绰具有辅佐君王成就大业的才能，宇文泰便提拔苏绰为著作郎。宇文泰与公卿一起去昆明池观赏捕鱼，走到汉代传下来的仓池时，回过头来询问身旁的人，他们中没有一个知道仓池的情况。宇文泰就把苏绰叫来，向他提问，苏绰把一件件事都讲得绘声绘色。宇文泰很高兴，就一直婠实教斓乜　即丛旎　　庇惺裁淳跋螅　　耸⒂5)朊鹫龅木　　绾危　沾率贾对答如流。宇文泰与苏绰一道骑着马慢慢地

并行，到了昆明池，竟然没有撒网就返回了。在丞相府，宇文泰将苏绰一直留到晚上，就一些军政大事征求苏绰的意见，苏绰讲述，宇文泰躺着倾听。当苏绰指出治理国家有哪些关键之处的时候，宇文泰从睡榻上起来，整理好衣服端正地坐着，不知不觉他的膝头已经在席子上往前移动，苏绰的话从晚上又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宇文泰还听得不满足。第二天早上，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个奇特的人，我这就让他管理重要的政务。”他随即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让他参与掌管处理机密大事，从此苏绰越来越受到宇文泰的宠信。苏绰开始制订处理文书的程序如用红笔批出，用黑笔签收，还有关于计帐、户籍的一些办法，这些程序、办法后来的人大多遵照沿用了。

[21]东魏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代侯渊。渊既失州任而惧，行及广川，遂反，夜，袭青州南郭，劫掠郡县。夏，四月，丞相欢使济州刺史蔡俊讨之。渊部下多叛，渊欲南奔，于道为卖浆者所斩，送首于邺。

[21]东魏任用封延之为青州刺史，取代侯渊。侯渊失去了一州长官的职务后心里惧怕，走到广川的时候就造反了。在夜间，他袭击了青州城南的外城，又到郡县大肆抢劫掠夺，夏季，四月，丞相高欢派遣济州刺史蔡俊讨伐侯渊。侯渊的部下大多数都背叛了他，他自己想要跑到南方去，在路上让一个卖浆的人杀死，首级被送到邺城。

[22]元庆和攻东魏城父，丞相欢遣高敖曹帅三万人趣项，窦泰帅三万人趣城父，侯景帅三万人趣彭城，以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节度诸军。

[22]梁朝的元庆和攻打东魏的城父城，东魏丞相高欢派遣高敖曹统率三万人马赶往项县，窦泰统率三万人赶往城父城，侯景统率三万人马赶往彭城，又任命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统一指挥管辖这几支军队。

[23]五月，魏加丞相泰柱国。

[23]五月，西魏加封丞相宇文泰为柱国大将军。

[24]元庆和引兵逼东魏南兖州，东魏洛州刺史韩贤拒之。六月，庆和攻南顿，豫州刺史尧雄破之。

[24]元庆和指挥兵马逼近东魏的南兖州，东魏洛州刺史韩贤领兵抵抗。六月，元庆和又进攻南顿，东魏豫州刺史尧雄打败了他。

[25]秋，七月，甲戌，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念贤为太尉，万俟寿洛干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越勒肱为司空。

[25]秋季，七月，甲戌（三十日），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念贤为太尉，万俟寿洛干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越勒肱为司空。

[26]益州刺史鄱阳王范、南梁州刺史樊文炽合兵围晋寿，魏东益州刺史傅敬和来降。范，恢之子；敬和，竖眼之子也。

[26]梁朝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南梁州刺史樊文炽带领部队联合行动，包围了晋寿，西魏的东益州刺史傅敬和前来投降。萧范是萧恢的儿子。傅敬和是傅竖眼的儿子。

[27]魏下诏数高欢二十罪，且曰："朕将亲总六军，与丞相扫除凶丑。"欢亦移檄于魏，谓宇文黑獭、斛斯椿为逆徒，且言"今分命诸将，领兵百万，刻期西讨。"

[27]西魏文帝颁下诏书，历举了高欢的二十条罪行，并且声明："朕将亲自统领六军，与宇文丞相一道扫除凶恶的国贼。"高欢也向西魏传布声讨文书，说宇文黑獭、斛斯椿是叛徒，并且扬言："现在我将分头命令各位将领，率领百万人马，定下日期西讨逆贼。"

[28]东魏遣行台元晏击元庆和。

[28]东魏派遣行台元晏袭击梁朝的元庆和。

[29]或告东魏司空济阴王晖业与七兵尚书薛贰于魏，八月，辛卯，执送晋阳，皆免官。

[29]有人告发东魏的司空济阴王元晖与七兵尚书薛与西魏有勾结，八月，辛卯（十七日），他们被捉住并且押送到晋阳，高欢将二人的官职都免去了。

[30]甲午，东魏发民七万六千人作新宫于邺，使仆射高隆之与司空胄曹参军辛术共营之，筑邺南城周二十五里。术，琛之子也。

[30]甲午（二十日），东魏征调七万六千名民工在邺城建造新的皇宫，叫岷仆射高隆之与司空胄曹参军辛术一道负责营建，在邺城的南面又修筑起一座周长二十五里的新城。辛术是辛琛的儿子。

[31]赵刚自蛮中往见东魏东荆州刺史赵郡李愍，劝令附魏，愍从之，刚由是得至长安。丞相泰以刚为左光禄大夫。刚说泰召贺拔胜、独孤信等于梁，泰使刚来请之。

[31]赵刚从蛮人住的地方去见东魏的东荆州刺史赵郡人李愍，规劝他归附西魏。李愍听从了赵刚的规劝，赵刚因此得到机会去长安。丞相宇文泰任命赵刚为左光禄大夫。赵刚劝说宇文泰将贺拔胜、独孤信等人从梁朝召回来，宇文泰委托赵刚前去邀请。

[32]九月，丁巳，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旭为司空。

[32]九月，丁巳（十四日），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元旭为司空。

[33]冬，十月，魏太师上党文宣王长孙稚卒。

[33]冬季，十月，西魏的太师上党文宣王长孙稚去世。

[34]魏秦州刺史王超世，丞相泰之内兄也，骄而黩货，泰奏请加法，诏赐死。

[34]西魏的秦州刺史王超世是丞相宇文泰的内兄，他骄横自大而且贪污财物，宇文泰上书请求绳之以法，西魏文帝颁下诏书命令王超世自杀。

[35]十一月，丁未，侍中、中卫将军徐勉卒。勉虽骨鲠不及范云，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贤相者称范、徐云。

[35]十一月，丁未（初五），梁朝的侍中、中卫将军徐勉去世。徐勉的骨气虽然还不象范云那么硬，但是也从不阿谀奉承，所以有此一说：“梁一代够得上贤相的只有范云和徐勉二人。”

[36]癸丑，东魏主祀圜丘。

[36]癸丑（十一日），东魏的孝静帝在圜丘祭天。

[37]甲午，东魏阊阖门灾。门之初成也，高隆之乘马远望，谓其匠曰：“西南独高一寸。”量之果然。太府卿任忻集自矜其巧，不肯改。隆之恨之，至是谮于丞相欢曰：“忻集潜通西魏，令人故烧之。”欢斩之。

[37]甲午（疑误），东魏的阊阖门发生了火灾。阊阖门刚刚建成的时候，高隆之骑着马从远处一望，就对修门的工匠说：“西南面比其它地方高了一寸。”一量果然如此。但是太府卿任忻集很看重这个门的精巧，不肯改动。因此，高隆之便怀恨在心，到火灾发生后便去丞相高欢那儿进谗言，说：“任忻集暗中与西魏联络，故意叫人烧掉了阊阖门。”于是，高欢就下令杀掉了任忻集。

[38]北梁州刺史兰钦引兵攻南郑，魏梁州刺史元罗举州降。

[38]梁朝的北梁州刺史指挥将士攻打南郑，西魏的梁州刺史元罗率领全州军民投降。

[39]东魏以丞相欢之子洋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太原公。洋内明决而外如不慧，兄弟及众人皆嗤鄙之；独欢异之，谓长史薛曰："此儿识虑过吾。"幼时，欢尝欲观诸子意识，使各治乱丝，洋独抽刀斩之，曰："乱者必斩！"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乐帅甲骑伪攻之，兄澄等皆怖桡，洋独勒众与乐相格，乐免胄言情，犹擒之以献。

[39]东魏任命丞相高欢的儿子高洋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封他为太原公。高洋内心既果断而又精明，可是外表上看起来好象智力不够，他的兄弟以及其他的许多人都嗤笑鄙视他，唯独高欢认为他与众不同，曾经对长史薛说："这孩子的见识与思考问题的能力都超过我。"还在高洋幼小的时候，高欢曾经想观察一下各位儿子的智能如何，让他们各自整理一团乱丝，唯独高洋一人抽出刀来砍断了乱丝，说："乱的东西就一定要砍断！"高欢还给儿子们各自配备了兵力让他们四面出击，又叫都督彭乐率领戴盔裹甲的骑兵假装进攻，长兄高澄等人都害怕得乱了阵脚，只有高洋布置兵力与彭乐对抗，彭乐脱去盔甲叙述情况时，高洋还擒拿了彭乐，将他献给高欢。

初，大行台右丞杨从兄岐州刺史幼卿，以直言为孝武帝所杀，同列郭秀害其能，恐之曰："高王欲送卿于帝所。"惧，变姓名逃于田横岛。久之，欢闻其尚在，召为太原公开府司马，顷之，复为大行台右丞。

当初，大行台右丞杨的堂兄、岐州刺史杨幼卿，因为言语直率，被孝武帝下令杀害。同僚郭秀妒嫉杨的才能，就吓唬杨说："高王要把您送到皇上那里去。"杨害怕了，便更改了姓名逃到田横岛。很久以后，高欢听说他崐还在人世，把他叫了回来，任命他为太原公开府司马，没有多少时间，又恢复了他的大行台右丞的职务。

[40]十二月，甲午，东魏文武官量事给禄。

[40]十二月，甲午（二十二日），东魏根据文武百官承担事务的轻重，给予相应的俸禄。

[41]魏以念贤为太傅，河州刺史梁景睿为太尉。

[41]西魏任命念贤为太傅，河州刺史梁景睿为太尉。

[42]是岁，鄱阳妖贼鲜于琛改元上愿，有众万余人。鄱阳内史吴郡陆襄讨擒之，按治党与，无滥死者。民歌之曰："鲜于平后善恶分，民无枉死赖陆君。"

[42]这一年，鄱阳地区的妖贼鲜于琛将年号改为"上愿"，他的属下共有一万多人。梁朝鄱阳内史吴郡人陆襄前去讨伐，捉住了鲜于琛，并按照罪行大小分别惩治了他的同伙，没有出现滥杀无辜的现象。老百姓都歌唱道："鲜于平后善恶分，民无枉死赖陆君。"

[43]柔然头兵可汁求婚于东魏，丞相欢以常山王妹为兰陵公主，妻之。柔然数侵魏，魏使中书舍人库狄峙奉使至柔然，与约和亲，由是柔然不复为寇。

[43]柔然的头兵可汗向东魏求婚，丞相高欢封常山王的妹妹为兰陵公主，将她许配给头兵可汗作妻子。柔然多次侵扰西魏，西魏委派中书舍人库狄峙带着使命到达柔然，与头兵可汗订立了和亲条约，从此柔然不再入侵西魏。

二年（丙辰、536）

二年（丙辰，公元536年）

[1]春，正月，辛亥，魏祀南郊，改用神元皇帝配。

[1]春季，正月辛亥（初九），西魏文帝在南郊祭天，改以神元皇帝配享。

[2]甲子，东魏丞相欢自将万骑袭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弥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张琼将兵镇守，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

[2]甲子（二十二日），东魏丞相高欢亲自率领一万名骑兵袭击西魏的夏州，一路急行军，没有停下生火做饭，跑了四天便赶到了目的地，他们将长矛绑起来结成云梯，连夜攻入城中，抓住了刺史斛拔俄弥突，高欢设法把斛拔俄弥突争取过来后又起用了他。接着，高欢留下都督张琼领兵镇守夏州，又下令迁移斛拔俄弥突部落中的五千户人家，由自己带着返回晋阳。

[3]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普乐刘丰复叛降东魏，魏人围之，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东魏丞相欢发阿至罗三万骑径度灵州，

绕出魏师之后，魏师退。欢帅骑迎泥及丰，拔其遗户五千以归，以丰为南汾州刺史。

[3]西魏的灵州刺史曹泥与他的女婿凉州刺史普乐人刘丰又投降了东魏，西魏的兵马包围了他们，用水灌他们的州城，城外积水只差四尺就要淹过城头了。东魏丞相高欢派阿至罗三万名骑兵越过灵州，绕到西魏军队的背后出击，西魏的军队撤退了。高欢率领骑兵迎接曹泥与刘丰，并把他们遗留下的五千户人家迁到晋阳。高欢任命刘丰为南汾州的刺史。

[4]东魏加丞相欢九锡；固让而止。

[4]东魏孝静帝赐给丞相高欢九锡，高欢坚决推让，于是作罢。

[5]上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买巨材东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于上，诬弘氏为劫而杀之，没其材以为寺。

[5]梁武帝为了使他已故的父亲文皇帝祈求冥福，准备给他建造一座皇基寺，于是命令有关的官员去寻找上等的木材。曲阿人弘氏从湘州买了巨型木材往东边运送，南津校尉孟少卿想用这些木材向梁武帝献媚，就诬蔑弘氏是抢劫犯，杀掉了他，将他的木材没收后用来建造寺庙。

[6]二月，乙亥，上耕藉田。

[6]二月，乙亥（初四），梁武帝在藉田耕作。

[7]东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为大行台、并州刺史，求入邺辅朝政，丞相欢不许；丞相主簿乐安孙搴为之请，乃许之。丁酉，以澄为尚书令，加领军、京畿大都督。魏朝虽闻其器识，犹以年少期之；既至，用法严峻，事无凝滞，中外震肃。引并州别驾崔暹为左丞、吏部郎，亲任之。

[7]东魏勃海王高欢的嫡长子高澄，年仅十五岁，就已经成为大行台、并州刺史。他要求到国都邺城辅助处理朝中的政务，丞相高欢没有答应，丞相主簿乐安人孙搴替高澄请求，高欢这才同意。丁酉（二十六日），孝静帝任命高姵挝 惺榱罴媪炀 艽蠖级健Ｎ撼 舷滤淙欢荚 潘 牟拍芤庹 瑱但还是把他看成孩子，没想到高澄上任之后，执法严厉，办起事来雷厉风行，朝廷内外的人们都为此感到

震惊，同时肃然起敬。高澄引荐并州别驾崔暹为左丞、吏部郎，非常亲近信任他。

[8]司马子如、高季式召孙搴剧饮，醉甚而卒。丞相欢亲临其丧。子如叩头请罪，欢曰：“卿折我右臂，为我求可代者！”子如举中书郎魏收，欢以收为主簿。收，子建之子也。他日，欢谓季式曰：“卿饮杀我孙主簿，魏收治文书不如我意；司徒尝称一人谨密者为谁？”季式以司徒记室广宗陈元康对，曰：“是能夜中暗书，快吏也。”召之，一见，即授大丞相功曹，掌机密，迁大行台都官郎。时军国多务，元康问无不知。欢或出，临行，留元康在后，马上有所号令九十馀条，元康屈指数之，尽能记忆。与功曹平原赵彦深同知机密，时人谓之陈、赵。而元康势居赵前，性又柔谨，欢甚亲之，曰：“如此人，诚难得，天赐我也。”彦深名隐，以字行。

[8]司马子如、高季式叫了孙搴一同痛饮，孙搴醉得不省人事，一命呜呼。丞相高欢亲自到孙搴的灵堂哀悼。司马子如向高欢叩头请罪，高欢说道：“你折断了我的右臂，现在得替我找一个能够代替他的人！”司马子如举荐中书郎魏收，高欢便任命魏收为丞相主簿。魏收是魏子建的儿子。有一天，高欢对高季式说道：“你喝酒时害死了我的孙主簿，眼下魏收处理公文不合我的意，司徒曾经说一个人办事谨慎、严密，指的是谁？”高季式回答说是司徒记室广宗人陈无康，还介绍道：“他能够在夜间昏暗无光的情况下撰写公文，是一个办事麻利、效率很高的官员。”高欢把陈元康叫来，一见面就授予他大丞相功曹的官职，让他掌握机密要事，很快又提升为大行台都官郎。当时，国家的军政事务繁多，只要问到陈元康，陈元康没有不知道的。高欢有一次外出，临行前把陈元康带在身后，自己在马上下达了九十多条指示，陈元康屈着指头一一道来，都记得一清二楚。他与功曹平原人赵彦深一同掌握重要机密，当时的人们把他们称作陈、赵。陈元康的地位在赵彦深的前头，而且陈元康生性又很柔顺严谨，所以高欢跟他非常亲近，曾感叹道“这样一个人实在难得，是上天恩赐给我的。”赵彦深名叫赵隐，通常用表字。

[9]东魏丞相欢令阿至罗逼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欢以众应之。

[9]东魏丞相高欢命令阿至罗进逼西魏的秦州刺史万俟普，高欢本人又率领了大队人马策应阿至罗。

[10]三月，戊申，丹杨陶弘景卒。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齐为奉朝请，弃官，隐居茅山。上早与之游，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其书，焚香虔受。屡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先谘之，月中尝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没，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时士大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故弘景诗及之。

[10]三月，戊申（初七），梁朝的丹阳人陶弘景去世。陶弘景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对养生术有特殊的兴趣。他在南齐担任过奉朝请的官职，后来又主动放弃，在茅山隐居起来。梁武帝早年曾经和他一同游处，等到登上皇位以后，总是给予他很不寻常的恩惠与礼遇，每次收到他的信，都要点上香后才虔诚地阅读。梁武帝多次亲自写信邀请陶弘景到朝廷做官，陶弘景始终没有出山。每当国家出现吉祥或不祥的征兆的时候，或有出征、讨伐这样大事的时候，梁武帝必定要先向他咨询，有时一个月里面两人要通好几封信，当时的人们称他是“山中宰相”。陶弘景去世之前，写了这样一首诗：“王衍任情放诞，何晏议论虚空。岂能想到昭阳殿，竟然作了单于宫。”那个时代，大小官员都竞相谈论玄理，不愿意学习练兵打仗方面的东西，所以陶弘景写诗用魏晋时期的事情来影射梁朝。

[11]甲寅，东魏以华山王鸷为大司马。

[11]甲寅（十三日），东魏任命华山王元鸷为大司马。

[12]魏以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司徒，万俟洛为太宰。

[12]西魏任命凉州史李叔仁为司徒，万俟洛为太宰。

[13]夏，四月，乙未，以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元法僧为太尉。

[13]夏季，四月，乙未（二十五日），梁朝任命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之仪元法僧为太尉。[14]尚书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极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诏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过失，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患者，宜速详启！”

[14]梁朝尚书右丞考城人江子四向梁武帝呈上用袋封好的秘密奏折，里面详尽地论述了国家在政治方面的得失。五月，癸卯（初三），梁武帝颁下诏书，说：“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屋顶上漏雨，屋

下人察觉’，我有过失的话，自己不一定察觉得到，江子四等人在密封的奏折中说到的情况，尚书可时时加以检查，凡是于人民有害的事，应该及时启奏。”

[15]戊辰，东魏高盛卒。

[15]戊辰（二十八日），东魏的高盛去世。

[16]魏越勒肱卒。

[16]西魏的越勒肱去世。

[17]魏秦州刺史万俟普与其子太宰洛、豳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人奔东魏，丞相泰轻骑追之，至河北千余里，不及而还。

[17]西魏的秦州刺史万俟普与他担任太宰的儿子万俟洛、豳州的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以及他们所督率的将领三百人一起投奔了东魏，丞相宇文泰带着轻装的骑兵追赶，一直追到黄河以北一千多里的地方，但是没有追上，只好返回。

[18]秋七月，庚子，东魏大赦。

[18]秋季，七月，庚子（初一），东魏孝静帝下令大赦天下。

[19]上待魏降将贺拔胜等甚厚，胜请讨高欢，上不许。胜等思归，前荆州大都督抚宁史宁谓胜曰：“朱异言于梁主无不从，请厚结之。”胜从之。上许胜、宁及卢柔皆北还，亲饯之于南苑。胜怀上恩，自是见禽兽南向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东魏丞相欢遣侯景以轻骑邀之，胜等弃舟自山路逃归，从者冻馁，道死者太半。既至长安，诣阙谢罪，魏主执胜手歔曰：“乘舆播越，天也，非卿之咎。”丞相泰引卢柔为从事中郎，与苏绰对掌机密。

[19]梁武帝给予北魏降将贺拔胜等人优厚的待遇，贺拔胜请求带兵讨伐高欢，梁武帝没有允许。贺拔胜等人想回到北方去，前荆州大都督抚宁人史宁对贺拔胜说：“凡是朱异讲的话，皇上没有不听从的，请你好好地结交他。”贺拔胜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梁武帝允许贺拔胜、史宁以及卢柔都返回北方，还亲自在南苑为他们饯行。贺拔胜牢记着梁武帝的大恩，从此再看见往南面去的飞禽走兽，都不放箭射杀。他们路过襄城的时候，东魏的丞相高欢派遣侯景带着轻装骑兵前来拦截，贺拔胜等人丢弃了木船沿着小路逃了回去，跟随的人又冷又

饿，有一大半死在了路上。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长安之后，去皇宫请罪，西魏文帝拉住贺拔胜的手，一边抽泣一边说："朕流离颠沛，这是天意，不是你们自己的过错。"丞相宇文泰推荐卢柔为从事中郎，与苏绰一道掌握重要机密。

[20]九月，壬寅，东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督诸将入寇。

[20]九月，壬寅（初四），东魏任命定州刺史侯景兼任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督率各位将领侵犯梁朝。

[21]魏以扶风王孚为司徒，斛斯椿为太傅。

[21]西魏任命扶风王元孚为司徒，斛斯椿为太傅。

[22]冬，十月，乙亥，诏大举伐东魏。东魏侯景将兵七万寇楚州，虏刺史桓和；进军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击破之，景弃辎重走。十一月，己亥，罢北伐之师。

[22]冬季，十月，乙亥（初八），梁武帝颁下诏书命令大举讨伐东魏。东魏的侯景统率七万兵马入侵楚州，俘虏了刺史桓和；接着又向淮河的上游地区进军，南、北司二州的刺史陈庆之击败了这支东魏部队，侯景丢弃了各种不便随身携带的军用物资，逃跑了。十一月己亥（初二），梁武帝下令让讨伐北方的部队停止进军。

[23]魏复改始祖神元皇帝为太祖，道武皇帝为烈祖。

[23]西魏又重新改为尊始祖神元皇帝为太祖，道武皇帝为烈祖。

[24]十二月，东魏以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

[24]十二月，东魏任命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25]壬申，东魏遣使请和，上许之。

[25]壬申（初六），东魏派遣使者去梁朝求和，梁武帝答应了。

[26]东魏清河文宣王卒。

[26]东魏的清河文宣王元去世。

[27]丁丑，东魏丞相欢督诸军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窦泰趣潼关。

[27]丁丑（十一日），东魏的丞相高欢督率各路军队讨伐西魏，派遣司徒高敖曹前往上洛，大都督窦泰前往潼关。

[28]癸未，东魏以咸阳王坦为太师。

[28]癸未（十七日），东魏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太师。

[29]是岁，魏关中大饥，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29]这一年，西魏的关中地区发生了大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每十人之中就七八个死去。

三年（丁巳、537）

三年（丁巳，公元537年）

[1]春，正月，上祀南郊，大赦。

[1]春季，正月，梁武帝在国都的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2]东魏丞相欢军蒲坂，造三浮桥，欲渡河。魏丞相泰军广阳，谓诸将曰："贼掎吾三面，作浮桥以示必渡，此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欢自起兵以来，窦泰常为前锋，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自走矣。"诸将皆曰："贼在近，舍而袭远，脱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御之。"丞相泰曰："欢再攻潼关，吾军不出灞上，今大举而来，谓吾亦当自守，有轻我之心，乘此袭之，何患不克！贼虽作浮桥，未能径渡，不过五日，吾取窦泰必矣！"行台左丞苏绰、中兵参军代人达奚武亦以为然。庚戌，丞相泰还长安，诸将意犹异同。丞相泰隐其计，以问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窦泰，欢之骁将，今大军攻蒲坂，则欢拒守而泰救之，吾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不如选轻锐潜出小关，窦泰躁急，必来决战，欢持重未即救，我急击泰，必可擒也。擒泰则欢势自沮，回师击之，可以决胜。"丞相泰曰："此吾心也。"乃声言欲保陇右，辛亥，谒魏主而潜军东出，癸丑旦，至小关。窦泰猝闻军至，自风陵渡，丞相泰出马牧泽，击窦泰，大破之，士众皆尽，窦泰自杀，传首长安。丞相欢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桥而退，仪同代人薛孤延为殿，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军还。

[2]东魏的丞相高欢把部队驻扎在蒲坂，建造了三座浮桥，准备渡黄河。西魏的丞相宇文泰把部队驻扎在广阳，他对手下的各位将领说："贼兵从三个方向牵制我们，又建造了浮桥来表明他们一定要渡河，其实他们的用意不过是想在这里牵制我军，使窦泰得以西进。高欢自从起兵以来，窦泰经常充当他的先锋，手下有许多精锐的士兵，

他们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已变得骄傲起来，现在要是进行袭击的话，一定能够打败他们，而打垮了窦泰，高欢就会不战而撤逃。”各位将领都说：“贼兵就在近处，我们舍弃近处的敌人而去袭击远处的，假如出现失误，那就后悔莫及了！不如分兵抵御他们。“丞相宇文泰又说道：“高欢第二次攻打潼关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始终没有离开灞上，现在他们向我们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会认为我们当然也要作自我防守，由此产生轻视我们的心意，借这个机会袭击他们，还怕不能取得胜利吗?贼兵虽然搭起了浮桥，但还不能径直渡河，用不了五天，我将一定捉住窦泰！”行台左丞苏绰、中兵参军代州人达奚武也认为宇文泰的话很有道理。庚戌（十四日），丞相宇文泰返回长安，各位将领中有同意宇文泰意见的，也有不同意的。丞相宇文泰先不提自己的计谋，而是找到担任直事郎中的侄子宇文深，问他有什么打退敌军的办法，宇文深回答说：“窦泰是高欢手下骁勇的将领，如今我们的大军要是攻打蒲坂，高欢坚守不出，窦泰前来救援，那么我们就会出现里外受敌人威胁的局面，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不如选出一支轻装的精锐部队悄悄地从小关出去，窦泰性格急躁，必定要来同我们进行决战，而高欢老成持重不会立即救援，这样的话，我们迅速出击窦泰，就一定能够捉住他。捉住了窦泰，高欢的进攻自然就被阻止，我们再调过头来袭击他们，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丞相宇文泰听了之后说道：“这也是我的想法。”于是他就声称要保住陇右地区，辛亥（十五日），拜见了西魏文帝后悄悄地带领部队从东面出去了，癸丑（十七日）早娚希　酱锪诵」亍q继┤蝗惶　档芯　搅耍　Y牖缌甓晒　嘶坪樱　嘤钗泰出兵马牧泽，攻击窦泰，打得他一败涂地，全军覆没，最后窦泰自杀了，宇文泰叫人把他头颅送到了长安。东魏的丞相高欢因为黄河上的冰太薄，无法赶去救援，只好拆除浮桥撤退，仪同代州人薛孤延担任全军后卫，一天之内连续激战，砍坏了十五把战刀，才得以撤回。西魏的丞相宇文泰也率领部队返回长安。

高敖曹自商山转斗而进，所向无前，遂攻上洛。群人泉岳及弟猛略与顺阳人杜等谋翻城应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杀岳及猛略。杜走归敖曹，敖曹以为乡导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殒绝良久，复上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馀，二子元礼、仲遵力战拒之，仲遵伤目，不堪复战，城遂陷。企见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

杜为洛州刺史。敖曹创甚，曰：“恨不见季式作刺史。”丞相欢闻之，即以季式为济州刺史。

高敖曹从商山边战边进，一路所向无敌，于是他就攻打上洛。本郡人泉岳和他弟弟泉猛略，还有顺阳人杜等密谋翻城出去响应高敖曹，洛州刺史泉企知道了这一情况后，杀了泉岳和泉猛略。杜逃跑后归附了高敖曹，高敖曹以他为向导攻打上洛。高敖曹中了流箭，射穿身体的有三支，他昏死过去很久，醒来后骑上马，没有穿戴盔甲就巡视全城。泉企坚守了十几天，他的两个儿子泉元礼、泉仲遵奋力战斗抵抗敌人的进攻，后来泉仲遵的眼睛受伤，无法继续打仗，于是上洛城陷落了。泉企见到高敖曹时说；“我是没有力量而屈服，不是心服。”高敖曹任用杜为洛州刺史。高敖曹的伤势很重，他说道：“遗憾的是我见不到我的弟弟季式当刺史了。”丞相高欢闻讯之后，立即任命高季式为济州刺史。

敖曹欲入蓝田关，欢使人告曰：“窦泰军没，人心恐动，宜速还，路险贼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弃众，力战全军而还，以泉企、泉元礼自随，泉仲遵以伤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馀生无几，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东，遂亏臣节。”元礼于路逃还。泉、杜虽皆为土豪，乡人轻杜而重泉。元礼、仲遵阴结豪右，袭，杀之，魏以元礼世袭洛州刺史。

高敖曹想要进入蓝田县，高欢派人告诉他说：“窦泰全军覆没，人心恐怕会有所浮动，现在你应该迅速返回，道路险峻，贼兵势大，你独自脱身就可以了。”高敖曹不忍心丢下大家，经过奋力拼杀，终于带着全部人马回来。他让泉企、泉元礼跟着自己，泉仲遵因为伤势严重没有让他同行。泉企曾经暗中告诫两个儿子：“我这一辈子剩不下几年了，以你们俩的才能，足以建功立业，你们不要因为我在东魏，就缺少做臣子的气节。”泉元礼在途中逃了回去。泉企、杜虽然都是本地豪强，但是乡里人都轻视杜而尊重泉企。后来，泉元礼、泉仲遵兄弟暗中联络一批豪门大族，袭击杜，并且杀掉了他，西魏就让泉元礼一家世袭洛州刺史。

[3]二月，丁亥，上耕藉田。

[3]二月，丁亥（二十二日），梁武帝在藉田耕作。

[4]己丑，以尚书左仆射何敬容为中权将军，护军将军萧渊藻为左仆射，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

[4]己丑（二十四日），梁武帝任命尚书左仆射何敬容为中权将军，护军将军萧渊藻为左仆射，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

[5]魏槐里获神玺，大赦。

[5]西魏的槐里县得到一块神玺，文帝下令大赦天下。

[6]三月，辛未，东魏迁七帝神主入新庙，大赦。

[6]三月，辛未（疑误），东魏将七位已故皇帝的灵位移进了新庙，大赦天下。

[7]魏斛斯椿卒。

[7]西魏的斛斯椿去世。

[8]夏，五月，魏以广陵王欣为太宰，贺拔胜为太师。

[8]夏季，五月，西魏任命广陵王元欣为太宰，贺拔胜为太师。

[9]六月，魏以扶风王孚为太保，梁景睿为太傅，广平王赞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武川王盟为司空。

[9]六月，西魏任命扶风王元孚为太保，梁景睿为太傅，广平王元赞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武川王元盟为司空。

[10]东魏丞相欢游汾阳之天池，得奇石，隐起成文曰“六王三川”。以问娱刑ɡ芍醒枭葜　栽唬骸傲　撸　筐踔　郑煌踞撸　蓖跆煜隆：印18.濉⒁廖三川，泾、渭、洛亦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终应奄有关、洛。”欢曰：“世人无事常言我反，况闻此乎！慎勿妄言！”休之，固之子也。行台郎中中山杜弼承间劝欢受禅，欢举杖击走之。

[10]东魏的丞相高欢游玩汾阳的天池时，得到了一块奇异的石头，隐隐约约形成文字“六王三川”。他向行台郎中阳休之询问其意，阳休之回答说：“‘六’是指大王您的表字；‘王’的意思是应该统治天下。河、洛、伊是三条河流，泾、渭、洛也是三条河流。大王您要是接受上天赋予你的使命，终究应该拥有关、洛的大片土地。”高欢听后说道：“世上的人们在没事的时候，都常常说我要谋反，何况听了这番话之后！请你慎重些，不要胡说！”阳休之是阳固之子。行台郎中中山人杜弼乘机劝说高欢接受禅让，高欢举起棒子打跑了他。

[11]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谐来聘，以吏部郎卢元明、通直侍郎李业兴副之。谐，平之孙；元明，昶之子也。秋，七月，谐等至建康，上引见，与语，应对如流。谐等出，上目送之，谓左右曰：“朕今日遇敌。卿辈尝言北间全无人物，此等何自而来！”是时邺下言风流者，以谐及陇西李神俊、范阳卢元明、北海王元景、弘农杨遵彦、清河崔赡为首。神俊名挺，宝之孙；元景名昕，宪之曾孙也；皆以字行。赡，之子也。

[11]东魏派遣兼任散骑常侍的李谐为正使，吏部郎卢元明、通直侍郎李业兴为副使，出使梁朝。李谐是李平的孙子，卢元明是卢昶的儿子。秋季，七月，李谐等人抵达建康，梁武帝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作了交谈，他们都对答如流。李谐等人出门了，梁武帝目送着他们远去后，对身旁的人说道：“我今天可遇上了劲敌，你们这些人曾经说北方没有一个象样的人物，那么现在这几位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东魏的国都邺城内够得上称作“风流人物”的，要以李谐以及陇西人李神俊、范阳人卢元明、北海人王元景、弘农人杨遵彦、清河人崔赡为首。李神俊的名字叫李挺，是李宝的孙子；王元景的名字叫王昕，是王宪的曾孙子；他们通常都用表字。崔赡是崔㥄的儿子。

时南、北通好，务以俊义相夸，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每梁使至邺，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觇之，一言制胜，澄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此时，南方与北方已经沟通和好，在交往中，务必要让对方夸己方的人贤能，所以奉命出使或接待客人的，必定是精选出的当时最杰出的人，才能门第不高的参与不了这些事情。每当梁朝的使者来到邺城的时候，城内为之轰动，那些高门贵族家庭的子弟都要打扮得珠光宝气，聚集在一起围观，赠送给对方的都是优厚的礼品，宾馆的门口简直变成了集市。举行宴会的日子，高澄经常叫身旁的人看他们，每当有惊人妙语压倒了来使，高澄就为他们鼓掌。东魏的使者到梁朝的建康时也是这样。

[12]独孤信求还北，上许之。信父母皆在山东，上问信所适，信曰：“事君者不敢顾私亲而怀贰心。”上以为义，礼送甚厚。信与杨忠

皆至长安，上书谢罪。魏以信有定三荆之功，迁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余官爵如故。丞相泰爱杨忠之勇，留置帐下。

[12]独孤信要求回到北方，梁武帝允许了。独孤信的父母都在山东，梁武帝问他将去哪里，他回答说："为君王服务的人不敢因顾念自己的亲人而对君王三心二意。"梁武帝听了认为独孤信很忠义，送给他非常丰厚的礼物。独孤信与杨忠都到了长安，向西魏文帝呈上请罪的文书。文帝认为独孤信有平定三荆地区的功劳，晋升他为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其余的官爵跟过去一样。丞相宇文泰喜爱杨忠的勇猛，将他留在自己的身边。

[13]魏宇文深劝丞相泰取恒农，八月，丁丑，泰帅李弼等十二将伐东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攻盘豆，拔之。戊子，至恒农，庚寅，拔之，擒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战士八千。

[13]西魏的宇文深劝说丞相宇文泰夺取恒农，八月，丁丑（十四日），宇文泰统率李弼等十二位将领讨伐东魏，任命北雍州刺史丁谨担任先锋，攻打并占领了盘豆。戊子（二十五日），到达恒农，庚寅（二十七日），攻下了该城，捉住了东魏的陕州刺史李徽伯，俘虏了他的八千名士兵。

时河北诸城多附东魏，左丞杨自言父猛尝为邵郡白水令，知其豪杰，请崏往说之，以取邵郡；泰许之，乃与土豪王覆怜等举兵，收邵郡守程保及县令四人，斩之，表覆怜为郡守，遣谍说谕东魏城堡，旬月之间，归附甚众。东魏以东雍州刺史司马恭镇正平，司空从事中郎闻喜裴邃欲攻之，恭弃城走，泰以杨行正平郡事。

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的各城大多依附于东魏，左丞杨自称他的父亲杨猛曾经当过邵郡的白水县令，与那里的一些豪杰有交结，所以请求去游说他们，以便夺取邵郡；宇文泰答应了。杨就与土豪王覆怜等人开始起兵，捉住了邵郡的郡守程保以及四位县令，把他们都杀了。杨上书请求任命王覆怜为郡守，让王覆怜带着西魏的文告去游说东魏的城堡，不到一个月，归附西魏的城堡非常多，东魏派东雍州刺史司马恭镇守正平，司空从事中郎闻喜人裴邃准备攻打正平，司马恭弃城而逃，宇文泰叫杨兼管正平郡的事务。

[14]上修长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发舍利。辛卯，上幸寺，设无碍食，大赦。

[14]梁武帝派人修缮长干寺的阿育王塔时，挖出了佛爪佛发和舍利。辛卯（二十八日），梁武帝来到长干寺，设置无碍食，大赦天下。

[15]九月，柔然为魏侵东魏三堆，丞相欢击之，柔然退走。

[15]九月，柔然人替西魏入侵东魏的三堆，东魏的丞相高欢发起攻击后，柔然人撤退了。

[16]行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污，言于丞相欢，请治之。欢曰："弼来，我语尔！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16]行台郎中杜弼发现文武百官中的许多人在位时都贪污公家的财产，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丞相高欢，请他好好管一管。高欢说道："杜弼你过来，我对你讲吧！天下的官员贪污公家的财物，很久以前就已经成为一种习俗。眼下都督、将军们的家属大多数在西魏的关西地区，宇文黑獭经常对他们进行招抚和引诱，从他们的内心来说，以后是离开还是留在这里都还确定不了；江东地区还有老头儿萧衍，他专门倡导推行儒家礼乐，以致中原地区的士大夫们产生 向往之情，认为他那里才是正统之所在。假如我操之过急地整顿法制，不采取宽容态度的话，那么都督、将军们都得归附宇文黑獭，士大夫们全去投奔萧衍，人材都失去了，还怎么成为一个国家呀？你最好暂且等待一段时间，我不会忘掉你的提议的。"

欢将出兵拒魏，杜弼请先除内贼。欢问内贼为谁，弼曰："诸勋贵掠夺百姓者是也。"欢不应，使军士皆张弓注矢，举刀，按，夹道罗列，命弼冒出其间，弼战栗流汗。欢乃徐谕之曰："矢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虽按不刺，尔犹亡魄失胆。诸勋人身犯锋镝，百死一生，虽或贪鄙，所取者大，岂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顿首谢不及。

高欢将要出兵抵抗西魏，杜弼请求先请除内部的奸贼。高欢问他谁是内部的奸贼，杜弼回答说："就是那些掠夺老百姓的功勋权贵们。"高欢听了没有吭声，转身吩咐士兵们拉开弓，搭上箭，举起刀，握住矛，排成面对面的两行，又叫杜弼从他们中间通过，杜弼吓得浑身发

抖，冷汗直流。高欢这才慢慢地告诉他：“箭虽然安在弓上但还没有发射，刀虽然举起但还没攻击，矛虽然握在手里但还没有刺出，你就已经吓得失魂落魄，胆战心惊。而那些立下战功的人身体要和刀锋和箭头打交道，真是百死一生，他们中间有的人确实贪婪卑鄙，使用他们所取的是大处，怎么可以象要求普通人那样要求他们呢？”杜弼连忙向高欢叩头谢罪。

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高欢每次向将士们发布命令的时候，常常叫丞相属代郡人张华原宣读他的旨意，要是面对鲜卑人就说：“汉人是你们的奴隶，男人为你们耕作，妇女为你们纺织，输送给你们粮食和绢帛，让你们得到温饱，你们为什么还欺侮他们？”要是面对汉族人就说：“鲜卑人是你们的佃客，得到你们十斗粮食，一匹娋畈　　臂　忝谴蚧鞯腥耍　媚忝腔竦冒材　　忝俏　裁椿挂　舂砲　牵俊*

时鲜卑共轻华人，唯惮高敖曹；欢号令将士，常鲜卑语，敖曹在列，则为之华言。敖曹返自上洛，欢复以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为西道大行台，与敖曹及行台任祥、御史中尉刘贵、豫州刺史尧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于虎牢。敖曹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握槊，贵召严祖，敖曹不时遣，枷其使者。使者曰：“枷则易，脱则难。”敖曹以刀就枷刎之，曰：“又何难！”贵不敢校。明日，贵与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汉，随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敖曹鸣鼓会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谕，久之乃止。敖曹尝诣相府，门者不纳，敖曹引弓射之，欢知而不责。

当时鲜卑人普遍轻视汉族人，但是唯独害怕高敖曹；高欢向将士们发布号令的时候，经常说的是鲜卑话，不过只要高敖曹在队列里，就专门为他说汉话。高敖曹从上洛返回以后，高欢又任命他为军司、大都督，让他统领七十六都督。同时任命司空侯景为西道大行台，与高敖曹以及行台任祥、御史中尉刘贵、豫州刺史尧雄、冀州刺史万俟洛一同在虎牢整顿部队。高敖曹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闲着没事，玩“握

槊”游戏，刘贵派人来叫郑严祖，高敖曹没立即放他，还把刘贵的使者用木枷锁住了。使者说道：“用木枷锁上我容易，到您想要给我开枷时就难了。”听到这话，高敖曹就拔出刀来，顺着木枷砍断了使者的脖子，然后说道：“这又有什么难的？”刘贵对此不敢计较。第二天，刘贵与高敖曹坐在一起，外面有人说治理黄河的民工有很多都淹死了，刘贵说道：“只值一个钱的汉人，死就死了吧！”高敖曹一听非常愤怒，拔出刀就向刘贵砍去，刘贵赶紧跑开，返回了营寨。高敖曹下令敲响军鼓，集合部队，准备攻打刘贵，侯景、万俟洛一同劝解了很久，高敖曹才没有发兵。以前，高敖曹曾有一次去丞相府，守门的人不放他进去，高敖曹就拉弓射死了他，高欢知道后也不责怪高敖曹。

[16]闰月，甲子，以武陵王纪为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事、益州刺史。

[16]闰月，甲子（初二），梁武帝任命武陵王萧纪为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事及益州刺史。

[17]东魏丞相欢将兵二十万自壶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时关中饥，魏丞相泰所将将士不满万人，馆谷于恒农五十馀日，闻欢将济河，乃引兵入关，高敖曹遂围恒农。欢右长史薛言于欢曰：“西贼连年饥馑，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今敖曹已围陕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饿死，宝炬、黑獭何忧不降！愿勿渡河。”侯景曰：“今兹举兵，形势极大，万一不捷，猝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欢不从，自蒲津济河。

[17]东魏的丞相高欢统领二十万兵马从壶口赶往蒲津，又叫高敖曹率领三万人马从河南出发。此时关中地区发生饥荒，西魏丞相宇文泰所率领的将士还不到一万人，在恒农吃住了五十多天，听说高欢将要渡过黄河，就带领部队进入关中，于是高敖曹开始包围恒农。高欢的右长史薛对高欢说：“西魏敌人连年饥饿，所以这次冒死的危险来到陕州，想要取得仓库中的粮食。现在高敖曹已经包围了陕城，粮食无法再运出去，所以我们只要在各条道路上布置兵力，而不要和他们在旷野作战，待到麦子熟了的时候，他们的百姓很自然地要饿死，这一下我们还愁元宝炬、宇文黑獭不投降吗？希望丞相您不要下令渡黄河。”侯景则对高欢说：“我们眼下这一次出兵，规模非常大，万一不能取得

胜利，就很难控制住局面了。不如分成两支部队，相继前进，如果前面的部队得胜，后面的就全力支持；如果前面的部队失败，后面的就顶替它上去。”高欢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从蒲津渡过了黄河。

丞相泰遣使戒华州刺史王罴，罴语使者曰：“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欢至冯翊城下，谓罴曰：“何不早降！”罴大呼曰：“此城是王罴冢，死生在此。欲死者来！”欢知不可攻，乃涉洛，军于许原西。

西魏的丞相宇文泰派遣使者向华州刺史王罴发布命令，王罴对使者说道：“有老罴我在道路中间躺着，狗獾哪里能够通过？”高欢到达冯翊城下以后，对王罴说道：“你为什么不尽早投降？”王罴大声喊道：“这座城就是我王罴的坟墓，生死都在这里。想要送死的就来吧！”看到这种情况，高欢知道无法进攻，就渡过洛河，在许原的西部安营扎寨。泰至渭南，征诸州兵，皆未会。欲进击欢，诸将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其势。泰曰：“欢若至长安，则人情大扰；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即造浮桥于渭，令军士赍三日粮，轻骑渡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东魏军六十里。诸将皆惧，宇文深独贺。泰问其故，对曰：“欢镇抚河北，甚得众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图。今悬师渡河，非众所欲，独欢耻失窦泰，愎谏而来，所谓忿兵，可一战擒也。事理昭然，何为不贺！愿假深一节，发王罴之兵邀其走路，使无遗类。”泰遣须昌县公达奚武觇欢军，武从三骑，皆效欢将士衣服，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挞之，具知敌之情状而还。

达渭河南岸，向各州征召兵马，可是他们都没有到来。他想要进攻高欢到U>，手下的将领们都认为敌众我寡，无法打击对方，请求等高欢再往西进时，观察一下动向再作打算。宇文泰对他们说：“高欢如果到了长安，那么人们的心绪就会受到很大干扰；现在他刚刚从远道而来，我们可以出击。”他立即下令在渭河建造浮桥，又叫将士们准备三天的干粮，然后带着他们骑着马轻装渡过渭河，辎重物资则让人从渭河南岸沿着渭河往西运送。冬季，十月，壬辰（初一），宇文泰到达沙苑，离开东魏的部队仅仅六十里路。各位将领都感到恐惧，唯独宇文深表示祝贺。宇文泰问为什么要祝贺，宇文深回答说：“高欢镇守安抚河北一带，很得人心，假如他凭借这一点守卫原有的疆土，倒还不容易算计他。但是眼下他率领一支孤军渡过黄河深入我方，这并不

是许多人所愿意的，唯独高欢一人对失去窦泰一事觉得耻辱，不接受劝告坚持要来，这就是所谓的愤怒之师，只要一次交战即可擒拿。这道理明明白白，为什么不祝贺呢？希望丞相您能够授予我一个符节，让我作为使者去调王罴的部队，要他们在高欢逃跑的路上拦截，不叫一个东魏的人漏网。”听完宇文深的话，宇文泰派须昌县公达奚武去侦察高欢的军队，达奚武带领三名骑兵，都穿上跟高欢的将士一样的衣服。傍晚，他们在距离敌营几百步的地方下了马，偷偷听到了对方的军中口令，然后就上马穿越军营，好象是夜间执行警戒任务的，发现有不守军规的士兵，往往上去抽打一顿，通过这种方式详细了解了敌情之后返回了。

欢闻泰至，癸巳，引兵会之。候骑告欢军且至，泰召诸将谋之。开府仪同三司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陈，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泰从之，背水东西为陈，李弼为右拒，赵贵为左拒，命将士皆偃戈于苇中，约闻鼓声而起。晡时，东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举曰："黑獭举国而来，欲一死决，譬如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苇深土泞，无所用力，不如缓与相持，密分精锐径掩长安，巢穴既倾，则黑獭不战成擒矣。”欢曰："纵火焚之，何如？”侯景曰："当生擒黑獭以示百姓，若众中烧死，谁复信之！”彭乐盛气请斗，曰："我众贼寡，百人擒一，何忧不克！”欢从之。东魏兵望见魏兵少，争进击之，无复行列。兵将交，丞相泰鸣鼓，士皆奋起，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帅铁骑横击之，东魏兵中绝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身小而勇，每跃马陷陈，隐身鞍甲之中，敌见皆曰："避此小儿！”泰叹曰："胆决如此，何必八尺之躯！”征虏将军武川耿令贵杀伤多，甲裳尽赤，泰曰："观其甲裳，足知令贵之勇，何必数级！”彭乐乘醉深入魏陈，魏人刺之，肠出，内之复战。丞相欢欲收兵更战，使张华原以簿历营点兵，莫有应者，还，白欢曰："众尽去，营皆空矣！”欢犹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众心离散，不可复用，宜急向河东。”欢据鞍未动，金以鞭拂马，乃驰去，夜，渡河，船去岸远，欢跨橐驼就船，乃得渡，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丞相泰追欢至河上，选留甲士二万余人，余悉纵归。都督李穆曰："高欢破胆矣，速追之，可获。”泰不听，还军渭南，所征之兵甫至，乃于战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

高欢听到了宇文泰已经来临的消息，癸巳（初二），指挥兵马准备与宇文泰交战。西魏军队那边，外出侦察的骑兵回来报告说高欢的部队快要到达，宇文泰马上召集各位将领商量对策。开府仪同三司李弼说道：“眼下敌众我寡，所以我们不能在平坦的地方布置战阵，此处以东十里地有一个叫渭曲的地方，可以先占据那里等待高欢的人马。”宇文泰根据李弼的意见，在渭曲背靠河水的东西两面布置了战阵，由李弼指挥右边的方阵，赵贵指挥左边的方阵，同时命令将士们持长兵器隐蔽在芦苇丛中，约定听到鼓声响起之后再起来。大约快到傍晚的时候，东魏的兵马来到了渭曲，都督太安人斛律羌举对高欢说道：“崐宇文黑獭把全国的部队都差不多带了出来，要和我们决一死战，就好象一条疯狗一样，有时候也能咬人一口，况且渭曲这个地方芦苇丛深，烂泥淤积，无法用力，我们还不如暂缓与他们相持，先秘密地分出精锐部队径直突袭长安，一旦他们的老窝翻倒之后，则宇文黑獭可以不战而擒。”高欢问道：“放火焚烧芦苇丛，怎么样？”侯景接上去说道：“我们应当活捉宇文黑獭，把他带到老百姓面前展示，如果他被烧死在人群中，谁会相信他真的完了？”彭乐更是盛气凌人地请求出战，他说：“我们人多，敌军人少，一百人抓一个人，还有什么必要担心打败不了他们？”高欢接受了他的意见。东魏的士兵看到西魏的士兵人数少，便争先恐后的冲上前去袭击对方，原来的队列已经乱哄哄不成样子。等两方的人马刚要交战的时候，西魏的丞相宇文泰敲响了战鼓，战士们都奋勇而起，于谨等人的六支部队与敌兵交锋作战，李弼率领裹着铁甲的骑兵横向打击敌军。东魏部队的中间被切开，成为两部分，于是一败涂地。李弼的弟弟李虽然身材瘦小而勇猛异常，他屡屡跃马冲入敌阵，把自己的身体隐藏在鞍甲之中，敌兵看见了都要叫道：“避开这个小孩子！”宇文泰感叹道：“胆量、决心都大到这种程度，何必还非得要八尺高的身躯呀！”征虏将军武川人耿令贵杀伤的人数很多，铠甲与衣裳都成了红颜色，宇文泰说道：“光看他的铠甲与战袍，就足以使人知道耿令贵的勇敢，何必再数他砍下的头颅呢？”彭乐带着酒意深入到西魏的军阵之中，西魏人刺伤了他的腹部，肠子都流了出来，但是他把肠子塞回腹中，继续作战。东魏的丞相高欢准备暂且收兵再战，于是派遣张华原带着登记簿穿梭在各个军营之中清点官兵人数，可是没有答应之声，只好回去向高欢报告：“大家都已经跑光，各处军营全空了！”高欢还是不肯离去。阜城侯斛律金劝高欢，

说：“众人的心已经离散，无法再利用了，我们应该尽快赶往河东。”高欢依然坐在马鞍上一动不动，斛律金干脆挥鞭抽打他的马，高欢这才迅速离开。夜间，开始渡黄河，船距离河岸较远，高欢骑着骆驼挨到船边，这才得以渡过黄河。这一仗，高欢丧失了八万名士兵，丢弃了十八万副盔甲与兵器。西魏的丞相宇文泰追赶高欢一直到了黄河边上，他在被打散的东魏的军人中挑选留下了二万多名士兵，其余的都释放回去。都督李穆对宇文泰说：“高欢这下子吓破胆了，我们迅速追赶的话，可以俘虏他。”宇文泰没有听取李穆的意见，带领军队回到了渭河以南，那些被征的士兵刚到，就让他们在交战的地方每人栽种一棵柳树，以纪念这场战役的胜利。

侯景言于欢曰：“黑獭新胜而骄，必不为备，愿得精骑二万，径往取之。”欢以告娄妃，妃曰：“设如其言，景岂有还理！得黑獭而失景，何利之有！”欢乃止。

侯景对高欢说道：“宇文黑獭新近取得了胜利，难免会有些骄傲，肯定不会进行防备，我愿意率领二万名精锐的骑兵，径直去捉住他。”高欢将侯景的话讲给他的妻子娄妃听，娄妃说道：“假如结果真的能够象侯景所说的那样，他哪里还有回来的道理，得到了宇文黑獭而失去侯景，能有什么好处？”高欢就没有让侯景出兵。

魏加丞相泰柱国大将军，李弼十二将皆进爵增邑有差。

西魏加封丞相宇文泰为柱国大将军，李弼等十二位将领则根据功劳的大小，分别进爵增邑。

高敖曹闻欢败，释恒农，退保洛阳。

高敖曹听到高欢战败的消息，放弃了恒农，退后一步守护洛阳。

己酉，魏行台宫景寿等向洛阳，东魏洛州大都督韩贤击走之。州民韩木兰作乱，贤击破之。一贼匿尸间，贤自按检收铠仗，贼起斫之，断胫而卒。

己酉（十八日），西魏的行台宫景寿等人出兵向洛阳，东魏的洛州大都督韩贤带兵出击，赶走了他们。该州的百姓韩木兰领人作乱，韩贤打败了他们。一个贼人躲藏在尸体之间，韩贤亲自检查验收铠甲兵器，贼人忽然跳起来向韩贤砍去，韩贤脖颈被砍断而死。

魏复遣行台冯翊王季海与独孤信将步骑二万趣洛阳，洛州刺史李显趣三荆，贺拔胜、李弼围蒲坂。

西魏再次派遣冯翊王元季海与独孤信一起率领二万名步兵和骑兵出兵向洛阳，洛州刺史李显出兵向三荆，贺拔胜、李弼围攻蒲坂。

东魏丞相欢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谓其从祖兄祥曰："高欢迫逐乘舆，天崐下忠义之士皆欲刃于其腹；今又称兵西上，吾欲与兄起兵断其归路，此千载一时也。"祥从之，纠合乡里，数日，有众万余。会欢自沙苑败归，祥、珍帅众邀之，斩获甚众。贺拔胜、李弼至河东，祥、珍帅猗氏等六县十余万户归之，丞相泰以珍为平阳太守，祥为行台郎中。

东魏的丞相高欢前去讨伐西魏的时候，蒲坂的百姓敬珍对他的族兄敬祥说道："高欢赶起了皇上，天下的忠义之士都想把刀刺进他的腹部，现在他又向西大举进兵，我想和兄长您一道起兵，切断他回归的路途，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敬祥接受了敬珍的建议，他们便在邻近的乡村召集人马，几天里面，响应他们的已经有一万多人。刚好遇上高欢在沙苑吃了败仗后回来，敬祥、敬珍率领兵马在路上截击，结果杀死、俘虏了许多人。贺拔胜、李弼到达河东地区之后，敬祥、敬珍又带着猗氏等六个县的十几万户百姓归附了他们，西魏的丞相宇文泰任命敬珍为平阳太守，敬祥为行台朗中。

东魏泰州刺史薛崇礼守蒲坂，别驾薛善，崇礼之族弟也，言于崇礼曰："高欢有逐君之罪，善与兄衣冠绪余，世荷国恩，今大军已临，而犹为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长安，署为逆贼，死有余愧，及今归款，犹为愈也。"崇礼犹豫不决。善与族人斩关纳魏师，崇礼出走，追获之。丞相泰进军蒲坂，略定汾、绛，凡薛氏预开城之谋者，皆赐五等爵。善曰："背逆归顺，臣子常节，岂容阖门大小俱叨封邑！"与其弟慎固辞不受。

东魏的秦州刺史薛崇礼负责卫蒲坂，他手下的别驾薛善是他的同族弟弟。薛善对薛崇礼说："高欢犯有驱逐君王的大罪，我薛善和兄长列于高门大族，世世代代都得到国家给予的恩惠，现在大军已经来临，而我们还替姓高的努力防守。这座城一旦被攻破的话，我们的脑袋就得被人用匣子装了送到长安，外面还得被定为叛贼，那可真是死而有愧。现在我们弃暗投明，还不晚呀。"薛崇礼听了有些犹豫不决。薛善

就和他同族的人杀掉守卫关卡的将士迎接西魏的部队，薛崇礼逃跑了，后来又被追上抓获。西魏的丞相宇文泰进军蒲坂，攻占平定了汾、绛两地，他对所有参与打开城门这一计划的薛氏家族的人，都封了五等爵位。薛善对宇文泰说："背弃叛逆者，归附君王，这是做臣子的必须具备的节操，怎么能允许我们所有的人都接受封地呢？"他和他的弟弟薛慎坚决推辞不接受。

东魏行晋州事封祖业弃城走，仪同三司薛义追至洪洞，说祖业还守。祖业不从；义还据晋州，安集固守。魏仪同三司长孙子彦引兵至城下，义开门伏甲以待之；子彦不测虚实，遂退走。丞相欢以义为晋州刺史。

东魏兼管晋州事务的封祖业丢弃州城逃跑，仪同三司薛义追他一直追到洪洞，劝他回去守城，但是他没有听从。于是薛义回兵占据晋州，安定百姓稳固防守。西魏的仪同三司长孙子彦指挥人马攻到城下，薛义打开城门，埋伏了将士等待对方；长孙子彦摸不透城中的虚实，就撤走了。东魏的丞相高欢 任命薛义为晋州刺史。

独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阳，洛州刺史广阳王湛弃城归邺，信遂据金墉城。孝武之西迁也，散骑常侍河东裴宽谓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东附高氏。"帅家属逃于大石岭；独孤信入洛，乃出见之。时洛阳荒废，人士流散，惟河东柳虬在阳城，裴诹之在颍川，信俱征之，以虬为行台郎中，诹之为开府属。

独孤信到达新安，高敖曹则指挥部队北渡黄河。接着，独孤信逼近洛阳，担任洛州刺史的广阳王元湛丢弃了州城逃到国都邺城，独孤信就这么占据了金墉城。孝武帝当初迁往西边的时候，散骑常侍河东人裴宽对他弟弟们说："皇上既然已经去了西面，我就不能去东面归附高欢。"于是带着全家逃到了大石岭；独孤信进入洛州之后，裴宽才出来与他相见。此时洛阳已经荒废，名门士族流亡离散，只有河东籍的柳虬还在阳城，裴诹之还在颍川，独孤信都征召他们，任命柳虬为行台郎中，裴诹之为开府属。

东魏颍州长史贺若统执刺史迄，举城降魏，魏都督梁迥入据其城。前通直散骑侍郎郑伟起兵陈留，攻东魏梁州，执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马从事中郎崔彦穆攻荥阳，执其太守苏淑，与广州长史刘志皆降于魏。伟，先护之子也。丞相泰以伟为北徐州刺史，彦穆为荥阳太守。

东魏的颍州长史贺若统抓住了刺史田迄，率领全城军民投降西魏，西魏的都督梁迴进入并占据了这座州城，以前的通直散骑侍郎郑伟在陈留起兵，攻打东岷魏的梁州，捉住了梁州刺史鹿永吉。从前的大司马从事中郎崔彦穆攻打荥阳，捉住了荥阳太守苏淑，接着与广州长史刘志一起投降了西魏。郑伟是郑先护的儿子。西魏丞相宇文泰任命郑伟为北徐州刺史，崔彦穆为荥阳太守。

十一月，东魏行台任祥帅督将尧雄、赵育、是云宝攻颍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贵、乐陵公辽西怡峰将步骑二千救之。军至阳翟，雄等军已去颍川三十里，祥帅众四万继其后。诸将咸以为“彼众我寡，不可争锋。”贵曰：“雄等谓吾兵少，必不敢进。彼与任祥合兵攻颍川，城必危矣。若贺若统陷没，吾辈坐此何为！今进据颍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趋，据颍川，背城为陈以待。雄等至，合战，大破之，雄走，赵育请降，俘其士卒万余人，悉纵遣之。任祥闻雄败，不敢进，贵与怡峰乘胜逼之，祥退保宛陵；贵追及，击之，祥军大败。是云宝杀其阳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贵为开府仪同三司，是云宝、赵育为车骑大将军。

十一月，东魏行台任祥率领督将尧雄、赵育、是云宝攻打颍川。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大都督宇文贵、乐陵公辽西人怡峰带着二千名步、骑兵前去救援。西魏部队到达阳翟的时候，尧雄等人的部队已距颍川只三十里远近了，任祥率四万兵马紧继其后。西魏的将领们都认为“敌军人多，我方人少，所以不可交战”。宇文贵则对大家说：“尧雄等人觉得我们的部队人数少，一定不敢进攻他们。要是让他们和任祥联合起来攻打颍川，这座城必定危险了。如果贺若统真的落了个城破人亡的结局，那我们坐在这儿干什么？现在我们要是能够占领颍川的话，有城可以防守，又能够出乎敌人的意料，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败他们。”说罢，他便指挥部队快速进军，占领了颍川，然后背靠城墙，严阵以待。尧雄等人的部队来到，宇文贵的部队迎战，使敌人遭到了惨败。尧雄逃跑，赵育请求投降，这一仗共俘虏了一万多名东魏的士兵，宇文贵把他们全部遣散了。任祥听到尧雄失败的消息，不敢继续前进，宇文贵与怡峰乘胜向他发起进攻，任祥撤退到宛陵进行防守；宇文贵追到了宛陵，向任祥发起进攻，任祥的部队被打得一败涂地。

是云宝杀掉了他所在的阳州刺史那椿，和全州军民一道投降了西魏。西魏任命宇文贵为开府仪同三司，是云宝、赵育为车骑大将军。

都督杜陵韦孝宽攻东魏豫州，拔之，执其行台冯邕。孝宽名叔裕，以字行。

梁朝都督杜陵人韦孝宽攻打东魏的豫州，占领了州城，俘虏了行台冯邕。韦孝宽本名为韦叔裕，以字行于世。

[18]丙子，东魏以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万俟普为太尉。

[18]丙子（十五日），东魏任命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万俟普为太尉。

[19]司农张乐皋等聘于东魏。

[19]梁朝司农张乐皋等人到东魏聘问。

[20]十二月，魏行台杨白驹与东魏阳州刺史段粲战于蓼坞，魏师败绩。

[20]十二月，西魏行台杨白驹与东魏阳州刺史段粲在蓼坞交战，西魏的军队大败。

[21]魏荆州刺史郭鸾攻东魏东荆州刺史清都慕容俨，俨昼夜拒战，二百馀日，乘间出击鸾，大破之。时河南诸州多失守，唯东荆获全。

[21]西魏荆州刺史郭鸾攻打东魏东荆州刺史清都人慕容俨，慕容俨日夜抵抗，持续了二百多天之后，他乘机出击，打垮了郭鸾。当时东魏黄河以南地区的各个州大多数失守了，唯独东荆州得以保全。

河间邢磨纳、范阳卢仲礼、仲礼从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应魏。

河间人邢磨纳、范阳人卢仲礼，还有卢仲礼的堂弟卢仲裕等人都在海边起兵，策应西魏。

东魏济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铠仗皆备。濮阳民杜灵椿等为盗，聚众近万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骑三百，一战擒之，又击阳平贼路文徒等，悉平之，于是远近肃清。或谓季式曰：“濮阳、阳平乃畿内之郡，不奉诏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军远战！万一失利，岂不获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与国家同安共危，岂有见贼而不讨乎！且贼知台军猝不能来，又不疑外州有兵击之，乘其无备，破之必矣。以此获罪，吾亦无恨。”

东魏济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一千多人，战马八百匹，铠甲与兵器统统齐备。濮阳的百姓杜灵椿等人干起了强盗勾当，纠集了将近一万人，又是攻城又是在野外抢劫。高季式派出三百名骑兵一仗就捉住了杜灵椿，又袭击了阳平的盗贼路文徒等人，将那些盗贼一一平定，于是远近的盗贼都被肃清了。有人对崐高季式说：“濮阳、阳平的两个郡属于京城管辖，你没有得到讨伐盗贼的命令，盗贼也没有侵犯济州的土地，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派出私家军队出远门作战，万一失利的话，岂不是要白白承担罪责？”高季式回答说：“您怎么会说出这种不忠的话来？我和国家同安危，共命运，哪有见到盗贼不去讨伐的道理？而且盗贼知道朝廷军队仓促间不会到来，又不疑心别的州郡的官兵会攻击他们，所以乘他们没有作准备，我们一定能够消灭他们。即使因为这事而承担罪责，那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八卷

梁纪十四 高祖武皇帝十四大同四年（戊午、538）

梁纪十四 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公元538年）

[1]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辛酉朔（初一），发生日食。

[2]东魏砀郡获巨象，送邺。丁卯，大赦，改元元象。

[2]东魏的砀郡捕获到一头巨象，将它送往国都邺城。丁卯（初七），孝静帝下令大赦天下，并把年号改为"元象。"

[3]二月，已亥，上耕藉田。

[3]二月，已亥（初十），梁武帝在藉田耕作。

[4]东魏大都督善无贺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韦子粲降之，丞相泰灭子粲之族。东魏大行台侯景等治兵于虎牢，将复河南诸州，魏梁迥、韦孝宽、赵继宗皆弃城西归。侯景攻广州，未拔，闻魏救兵将至，集诸将议之，行洛州事卢勇请进观形势。乃帅百骑至大隗山，遇魏师。日已暮，勇多置幡旗于树颠，夜，分骑为十队，鸣角直前，擒魏仪同三司程华，斩仪同三司王征蛮而还。广州守将骆超遂以城降东魏，丞相欢以勇行广州事。勇，辩之从弟也。于是南汾、颍、豫、广四州复入东魏。

[4]东魏大都督善无人贺拔仁攻打西魏南汾州，南汾州刺史韦子粲向贺拔仁投降，西魏丞相宇文泰听到这一消息后，屠杀了韦子粲的全部家族。东魏大行台侯景等人在虎牢整顿部队，准备收复黄河以南的各州，看到势头不对，西魏的梁迥、韦孝宽、赵继宗都放弃他们所守的城跑回西部地区。侯景攻打广州，没有取得成功，他听说西魏的救兵将要赶到，就召集全体将领一道商议对策。兼管洛州事务的卢勇请求去前方观察形势，在征得侯景同意后，他便带领一百名骑兵来到大隗山，在这里，他们遇上了西魏的部队。当时已是黄昏时刻，卢勇叫人在树木的顶端插上许多旗帜，表示兵力很多，等到夜里，他把手下的骑兵分成十队，大家吹着号角直向前冲去，抓获了西魏的仪同三司程华，杀死了仪同三司王征蛮，然后返回。广州的守将骆超于是打开

城门向东魏投降，东魏的丞相高欢下令让卢勇再兼管广州的事务。卢勇是卢辩的堂弟。从此，南汾、颍、豫、广这四个州重新划入东魏的版图。

[5]初，柔然头兵可汗始得返国，事魏尽礼。及永安以后，雄据北方，礼渐骄倨，虽信使不绝，不复称臣。头兵尝至洛阳，心慕中国，乃置侍中、黄门等官；后得魏汝阳王典签淳于覃，亲宠任事，以为秘书监，使典文翰。及两魏分裂，头兵转不逊，数为边患。魏丞相泰以新都关中，方有事山东，欲结婚以抚之，以舍人元翌女为化政公主，妻头兵弟塔寒。又言于魏主，请废乙弗后，纳头兵之女。甲辰，以乙弗后为尼，使扶风王孚迎头兵女为后。头兵遂留东魏使者元整，不报其使。

[5]当初，柔然国的头兵可汗刚被放回国的时候，对北魏毕恭毕敬，礼仪周全。到了永安年间之后，头兵可汗在他所占据的北方开始称雄，于是对北魏渐渐地变得傲慢起来，虽然仍旧和北魏保持书信与使者来往，但是不再自己称臣了。头兵可汗曾经到过洛阳，心里仰慕中原，就按照北魏的官制设置了侍中、黄门等官职；后来他得到了北魏汝阳王的典签淳于覃，非常亲近宠信，十分重用，委任为秘书监，使其主管文书。在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之后，头兵可汗变得更加傲慢放肆，多次在边境地区制造事端。西魏的丞相宇文泰考虑到刚在关中地区建立新都，同时正和东魏发生摩擦，就想用联姻的办法来安抚头兵可汗。请文帝将舍人元翌的女儿封为化政公主，让她嫁给头兵可汗的弟弟塔寒为妻。宇文泰又劝说文帝，请他废掉乙弗皇后，娶头兵可汗的女儿。甲辰（十五日），文帝叫乙弗皇后削发为尼，又派遣扶风王元孚去迎接头兵可汗的女儿来当西魏的新皇后。头兵可汗于是扣留了东魏的使者元整，不派使者回报。

[6]三月，辛酉，东魏丞相欢以沙苑之败，请解大丞相，诏许之；顷之，复故。

[6]三月，辛酉（初二），东魏的丞相高欢由于沙苑战役失利，请求解除他的大丞相职务，孝静帝颁下诏书，表示同意；没过多久，高欢又重新担任大丞相。

[7]柔然送悼后于魏，车七百乘，马万匹，驼二千头。至黑盐池，遇魏所遣崐卤簿仪卫。柔然营幕，户席皆东向，扶风王孚请正南面，

后曰："我未见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伏南面，我自东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闾氏。丁丑，大赦。以王盟为司徒。丞相泰朝于长安，还屯华州。

[7]柔然国终于将悼后送往西魏，陪嫁品有七百辆车、一万匹马、二千头骆驼。到达黑盐池的时候，遇上了西魏派来迎接新皇后的仪仗队与侍卫队。柔然人宿营时，门户与席子都朝向东方，扶风王元孚请他们朝向正南方，悼后说道："我还没有见到魏主，依然算是柔然国的女子，你们魏国的仪仗队面向南方，我自己面向东方。"丙子（十七日），文帝正式册封郁久闾氏为皇后。丁丑（十八日），大赦天下。封王盟为司徒。丞相宇文泰来到长安朝拜文帝之后，又返回华州屯兵。

[8]夏，四月，庚寅，东魏高欢朝于邺；壬辰，还晋阳。

[8]夏季，四月，庚寅（初二），东魏的高欢来到邺城朝拜孝静帝。壬辰（初四），高欢返回晋阳。

[9]五月，甲戌，东魏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来聘。

[9]五月，甲戌（十六日），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到梁朝聘问。

[10]秋，七月，东魏荆州刺史王则寇淮南。

[10]秋季，七月，东魏荆州刺史王则侵犯淮河以南地区。

[11]癸亥，诏以东冶徒李胤之得如来舍利，大赦。

[11]癸亥（初六），由于东治的犯人李胤之得到了如来佛的舍利，梁武帝颁下诏书，大赦天下。

[12]东魏侯景、高敖曹等围魏独孤信于金墉，太师欢帅大军继之；景悉烧洛阳内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将如洛阳拜园陵，会信等告急，遂与丞相泰俱东，命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太子钦守长安，开府仪同三司李弼、东骑大将军达奚武帅千骑为前驱。

[12]东魏的侯景、高敖曹等人在金墉包围了西魏的独孤信，太师高欢率领大军跟在后头；侯景放火焚烧了洛阳城内外所有的官衙与居民住宅，只有十分之二三的房子得以幸存。西魏的文帝正要去洛阳祭拜列祖列宗的园陵，刚好收到独孤信等人的告急文书，就和丞相宇文泰一道东行。文帝命令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佐太子元钦守卫长安，又令

开府仪同三司李弼、车骑大将军达奚武率领一千名骑兵作为先头部队。

八月，庚寅，丞相泰至城，侯景等欲整陈以待其至，仪同三司太安莫多娄贷文请帅所部击其前锋，景等固止之。贷文勇而专，不受命，与可朱浑道元以千骑前进，夜，遇李弼、达奚武于孝水。弼命军士鼓噪，曳柴扬尘，贷文走，弼追斩之，道元单骑获免，悉俘其众送恒农。

八月，庚寅（初三），西魏丞相宇文泰到达城，侯景等人准备排列好军阵等待宇文泰前来，仪同三司太安人莫多娄贷文请求带领自己的部属去袭击宇文泰的先遣部队，侯景等人坚决阻止了他。莫多娄贷文生性勇敢而执拗，不接受上司的命令，和可朱浑道元两人领着一千名骑兵向前方进发。夜间，他们在孝水遇见了李弼、达奚武。李弼命令士兵们擂鼓呐喊，在地上拖树枝扬起尘土，莫多娄贷文以为对方是大部队，转身逃跑，李弼追上去杀掉了他。可朱浑道元单人匹马逃了回去，手下的人都被俘虏，被送往恒农。

泰进军东，侯景等夜解围去。辛卯，泰帅轻骑追景至河上，景为陈，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与泰合战。泰马中流矢惊逸，遂失所之。泰坠地，东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马，以策泰背骂曰：“笼东军士！尔曹王何在，而独留此？”追者不疑其贵人，舍之而过。穆以马授泰，与之俱逸。

宇泰进军水东部地区，侯景等人在夜里解除了金墉之围离去。辛卯（初四）宇文泰统率轻装骑兵追击侯景直到黄河边上，侯景布置军阵，在北面占据了河桥，在南面连接邙山，与宇文泰交战。宇文泰的战马中了流箭，受了惊，于是胡乱地狂奔起来。宇文泰从马上跌了下来，东魏的士兵追到跟前，身边的人都逃散了。都督李穆见到这种情景，跳下马来，挥鞭抽打宇文泰的后背，骂道：“你这狼狈不堪的小兵，你们的头子在哪里，为什么你一个人呆在这儿？”追赶的东魏兵也就没想到宇文泰是贵人，放弃了他从旁边过去。李穆将自己的马让宇文泰骑上，两人一起逃掉了。

魏兵复振，击东魏兵，大破之。东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轻泰，建旗盖以陵陈，魏人尽锐攻之，一军皆没，敖曹单骑走投河阳南城。守将北娫ブ菱淌犯哂览郑　吨　幼嫘肿右玻　氚讲苡性梗　彰

挪皇堋 0 讲茔龊羟笊 不得，拔刀穿阖未彻而追兵至。敖曹伏桥下，追者见其从奴持金带，问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奋头曰："来！与汝开国公。"追者斩其首去。高欢闻之，如丧肝胆，杖高永乐二百，赠敖曹太师、大司马、太尉。泰赏杀敖曹者布绢万段，岁岁稍与之，比及周亡，犹未能足。魏又杀东魏西兖州刺史宋显等，虏甲士万五千人，赴河死者以万数。

部队重新振作之后，又向东魏的部队发起了攻击，东魏遭到了惨败，将士们纷纷逃往北方。京兆忠武公高敖曹心里轻视宇文泰，他树起旗盖以显示军阵的威风，西魏的将士们都迅猛地攻过去，打得对方全军覆没，高敖曹单人匹马跑去投奔河阳南城。该城的守将北豫州刺史高永乐，是高欢族兄的儿子，与高敖曹有怨仇，关紧城门不放高敖曹进去。高敖曹仰头大喊要求上面放一根绳子下来，见不被理睬，就拔出腰刀凿门，可是门还没有凿开，追兵就赶到了，高敖曹只好趴到桥的下面。追赶的西魏兵看见他的奴仆手里拿着一条金带，就问高敖曹的下落，奴仆指出了主人藏的地方。高敖曹知道自己已无法免除一死，便昂起脑袋对追兵说道："来吧！送给你一个当开国公的机会。"追兵砍下他的脑袋离去了。高欢听到这个噩耗，好象丧失了肝胆一样，打了高永乐二百大棍，又追封高敖曹为太师、大司马、太尉。宇文泰奖赏杀高敖曹的人一万段布匹与绢帛，每年给他一部分，一直到北周灭亡的时候，还没有给足。西魏的部队又杀死了东魏西兖州的刺史宋显等人，俘虏士兵一万五千人，至于淹死在黄河里的东魏兵更是数以万计。

初，欢以万俟普尊老，特礼之，尝亲扶上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愿出死力以报深恩。"及邙山之战，诸军北渡桥，洛独勒兵不动，谓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来可来也！"魏人畏之而去，欢名其所营地为回洛。

当初，高欢因为万俟普爵位高年龄大，所以给予他特殊的礼遇，曾经亲自扶他上马。万俟普的儿子万俟洛摘下帽子向高欢叩头，说："我愿出死力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在邙山战役中，其他部队都跨过河桥向北方逃跑，唯独万俟洛命令自己的部属停留在原地，他对西魏的将士们喊道："我万俟受洛干在此，你们能过来的就来吧！"西魏的将士

都感到害怕，离开了。后来，高欢将万俟洛安营扎寨的地方命名为回洛。

是西魏的日，东、西魏置陈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魏独孤信、李远居右，赵贵、怡峰居左，战并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弃其卒先归。开府仪同三司李虎、念贤等为后军，见信等退，即与俱去。泰由是烧营而归，留仪同三司长孙子彦守金墉。

这一天，东、西魏布置的军阵都非常庞大，头尾相距很远，从早晨到晚上，双方一共交战了几十次，直打得烟雾尘土四处弥漫，相互都看不清楚。西魏的独孤信、李远处在右面，赵贵、怡峰处在左面，交战过程中都失利了；他们又不知道文帝与丞相宇文泰在哪里，于是都扔下了自己率领的士兵先跑回来。开府仪同三司李虎、念贤等人属于后续部队，看到独孤信等人退却，就和他们一道离开了战场。宇文泰因此只好烧掉营帐返回，留下仪同三司长孙子彦镇守金墉。

王思政下马，举长左右横击，一举辄踣数人。陷陈既深，从者尽死，思政被重创，闷绝，会日暮，敌亦收兵。思政每战常著破衣弊甲，敌不知其将帅，故得免。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会其已苏，割衣裹创，扶思政上马，夜久，始得还营。

王思政跳下马来，举起长矛左右出击，一抬手就得倒下几个人。慢慢地，他陷入敌人的军阵已经很深，跟随着他的人都死光了，他自己也身受重伤，昏迷过去。此刻已临近夜晚，敌人也开始收兵了。王思政每一次打仗都穿着破旧的衣袍与盔甲，敌人看不出他是将帅，因此他幸免于难。他的帐下督雷五安在战场上哭着寻找他，刚好他也已经苏醒过来，雷五安就从衣服上割下一块布，为他包扎好伤口，然后扶他上马，入夜很久了，他们才返回营地。

平东将军蔡下马步斗，左右劝乘巴以备仓猝，怒曰：“丞相爱我如子，今日岂惜生乎！”帅左右十馀人合声大呼，击东魏兵，杀伤甚众。东魏围之十余重，弯弓持满，四面拒之。东魏人募厚甲长刀者直进取之，去可三十步，左右劝射之，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岂可虚发！”将至十步，乃射之，应弦而倒，东魏兵稍却，徐引还。平东将军蔡跳下马徒步格斗，身边的部属都劝他再上马，以便遇上紧急情况时赶紧离开，蔡怒气冲冲地说道：“宇文丞相就象爱他自己的儿子一样爱

我，今天我怎么能在乎自己的性命！”说罢，他带着身边的十几个人齐声大喊着，向东魏的将士冲击，杀伤了许多人。东魏的部队把他们围了足足十几层，蔡拉弓搭箭，抵抗四面八方的敌人。东魏出重金悬赏，身穿厚甲手持长刀的人一直向前猛冲，想要捉住他们，大约只有三十步远了，蔡身边的部属都劝他放箭，蔡回答说：“我们的性命，全在这一枝箭上头，怎么可以随便射出去？”直到敌人离他只有十步远的时候，蔡才将箭射出，随着弓弦一动，打头的东魏兵倒在地上，后面的人向后退了一些，蔡慢慢地带领自己的部下返回营地。

魏主至恒农，守将已弃城走，所虏降卒在恒农者相与闭门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诛其魁首数百人。

西魏的文帝来到恒农的时候，守将已经放弃该城逃跑了，城里原来被西魏俘虏的东魏兵一同关闭城门，进行抵抗，西魏丞相宇文泰攻下了该城，杀掉了几百名领头的人。

蔡追及泰于恒农，夜，见泰，泰曰：“承先，尔来，吾无忧矣。”泰惊不得寝，枕股，然后安。每从泰战，常为士卒先，战还，诸将皆争功，终无所言。泰每叹曰：“承先口不言勋，我当代其论叙。”泰留王思政镇恒农，除侍中、东道行台。

到处寻找宇文泰的蔡一直追到了恒农，在晚上终于见到宇文泰，宇文泰叫着蔡的表字说道：“承先，你一来，我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宇文泰由于受到惊吓无法入睡，枕了蔡的大腿之后才平静地进入梦乡。蔡每次跟随宇文泰作战，总是身先士卒，打仗回来，其他将领都争着邀功请赏，而蔡不说一句表现自己的话。宇文泰常常感慨地说：“承先嘴里不提自己的功劳，可我应当替他把一切谈明白。”宇文泰留下王思政镇守恒农，任命他为侍中、东道行台。

魏之东伐，关中留守兵少，前后所虏东魏士卒散在民间，闻魏兵败，谋作乱。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与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等奉太子钦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关中大扰。于是沙苑所虏东魏都督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与咸阳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兵。长安大城民相帅以拒青雀，日与之战，大都督侯莫陈顺击贼，屡破之，贼不敢出。顺，崇之兄也。

西魏这次东伐，在关中地区留守的兵员很少，前前后后俘虏的东魏士兵都被分散在民间，他们一听说西魏的部队遭到了失败，纷纷图谋

作乱。李虎等人来到长安，想不出好的对策，便和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等人侍奉太子元钦出城，到渭北地区驻防。百姓们相互掠夺，关中地区惊扰得非常厉害。在沙苑战役中被俘虏的东魏都督赵青雀，雍州的百姓于伏德等人趁机造反，占据了长安所属的小城，于伏德又占有了咸阳，与咸阳太守慕容思庆各自召集东魏的降兵，以便抵抗从战场上返回的西魏将士。长安主城中的百姓互相组织起来，共同抵抗赵青雀，每天同他交战。大都督侯莫陈顺袭击了东魏的那些降兵，多次打败他们，吓得降兵们不敢出城。侯莫陈顺是侯莫陈崇的兄长。

扶风公王罴镇河东，大开城门，悉召军士谓曰："今闻大军失利，青雀作乱，诸人莫有固志。王罴受委于此，以死报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众感其言，皆无异志。

镇守河东的扶风公王罴大开城门，叫来所有的将士，对他们说道："今天我听说咱们的大部队在前线失利，赵青雀在京城作乱，许多人已经丧失了信心，而我王罴受委托守卫河东，决心以死来报答皇上与宇文丞相的恩德。你们中间能够跟我同心协力的人可以和我一道坚守此城；实在害怕本城陷落的可以随便出城。"大家都被他的话感动了，就一心与他守城。

魏主留阌乡。丞相泰以士马疲弊，不可速进，且谓青雀等乌合，不能为患，曰："我至长安，以轻骑临之，必当面缚。"通直散骑常侍吴郡陆通谏曰："贼逆谋久定，必无迁善之心，蜂虿有毒，安可轻也！且贼诈言东寇将至，今若以轻骑临之，百姓谓为信然，益当惊扰。今军虽疲弊，精锐尚多，以明公之威，总大军以临之，何忧不克！"泰从之，引兵西入。父老见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贺。华州刺史宇文导引入咸阳，斩思庆，禽伏德，南渡渭，与泰会，崐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长安，与青雀通谋，泰杀之。

西魏的文帝留在阌乡。丞相宇文泰考虑到士兵与马匹都已经疲惫不堪，不再能快速前进，并且认为赵青雀等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会成为大的祸患，就说道："我到达长安，让轻装的骑兵直冲进去，赵青雀这些人一定会自缚而降，向我当面请罪。"通直散骑常侍吴郡人陆通劝告说："那些奸贼很久之前就已图谋叛乱，一定没有改恶从善的心意，蜂、蝎是有毒的，怎么可以轻视？况且那些贼寇欺骗百姓，说东魏人将要到达，我们现在如果派轻装骑兵冲进城去，老百姓就会觉得

情况真的象那些贼寇说的那样，于是就会更加惊慌不安。眼下我们的部队虽然已经疲劳，但是精锐兵马还比较多，凭着您的威望，带着大部队进长安城，哪里用得着忧虑打败不了敌人呢？”宇文泰听从了陆通的意见，带领部队向西入城。城里的父老们看见宇文泰回来了，没有一个不是悲喜交加，男男女女们都相互庆贺。华州刺史宇文导带领人马攻进咸阳，杀掉了慕容思庆，捉住了于伏德，又南渡渭河，与宇文泰汇合，然后向赵青雀发起了进攻，挫败了对方。西魏的太保梁景睿因病留在长安，与赵青雀一同密谋叛乱，宇文泰杀掉了他。

[13]东魏太师欢自晋阳七千骑至孟津，未济，闻魏师已遁，遂济河，遣别将追魏师至崤，不及而还。欢攻金墉，长孙子彦弃城走，焚城中室屋俱尽，欢毁金墉而还。

[13]东魏的太师高欢带领七千名骑兵从晋阳赶到孟津，还没有开始渡黄河，就听说西魏的部队已经逃走，于是立即渡过黄河，又派遣其他将领追击西魏的兵马，一直追到崤县还没有赶上，这才返回。高欢向金墉发起了进攻，长孙子彦放弃该城逃跑，临行前把城里的房屋烧得干干净净，高欢拆毁了金墉城之后回到东魏。

东魏之迁邺也，主客郎中裴让之留洛阳；独孤信之败也，让之弟诹之随丞相泰入关，为大行台仓曹郎中。欢囚让之兄弟五人，让之曰：“昔诸葛亮兄弟，事吴、蜀各尽其心，况让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为也。明公推诚待物，物亦归心；若用猜忌，去霸业远矣。”欢皆释之。

东魏将国都迁往邺城的时候，主客郎中裴让之留在洛阳；独孤信在邙山之战中失败以后，裴让之的弟弟裴诹之跟随西魏的丞相宇文泰进入关中，被任命为大行台仓曹郎中。高欢囚禁了裴让之兄弟五人，裴让之对高欢说：“昔日诸 葛亮兄弟二人，一个帮助吴国，一个为蜀国服务，各自都尽心尽力。何况我裴让之还有老母亲在这里，不忠不孝之事我是绝对不会干的。您要是诚心诚意地对待一个人，他自然也会把心交给您；如果您喜欢猜疑人，那么就很难建立起霸业。”高欢听罢，将裴让之兄弟都释放了。

九月，魏主入长安，丞相泰还屯华州。

九月，西魏文帝返回长安，丞相宇文泰也回到华州屯兵。

[14]东魏大都督贺拔仁击邢磨纳、卢仲礼等，平之。

[14]东魏的大都督贺拔仁袭击并消灭了邢磨纳、卢仲礼等人的兵马。

卢景裕本儒生，太师欢释之，召馆于家，使教诸子。景裕讲论精微，难者或相诋诃，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景裕神采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际可寻。性清静，历官屡有进退，无得失之色；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终日端严，如对宾客。

卢景裕本是一位读书人，太师高欢释放他之后，把他叫到家里，让他开设书塾，教自己的几个儿子。卢景裕的讲解议论精辟入微，和他辩论的人有的诋毁呵斥他，大声嚷嚷，表情严厉，言语很不礼貌，但是卢景裕依然神情庄严，风度不变，从容不迫地辩论，看不出一点情绪受到影响的痕迹。他生性喜欢清静，为官生涯中多次被提升或降职，可从来不表露出得意或失意的样子；平时，他穿劣质的衣服，吃粗陋的食物，恬淡安然，整天端庄严肃，好象老在面对宾客一样。

[15]冬，十月，魏归高敖曹、窦泰、莫多娄贷文之首于东魏。

[15]冬季，十月，西魏将高敖曹、窦泰、莫多娄贷文的头颅归还给东魏。

[16]散骑常侍刘孝仪等聘于东魏。

[16]梁朝散骑常侍刘孝仪等人到东魏聘问。

[17]十二月，魏是云宝袭洛阳，东魏洛州刺史王元轨弃城走。都督赵刚袭广州，拔之。于是自襄、广以西城镇复为魏。[17]十二月，西魏的是云宝向洛阳发起攻击，东魏洛州刺史王元轨丢弃该城逃跑了。都督赵刚袭击广州并攻克了该城。于是，襄州、广州以西的城镇重新归属西魏。

[18]魏自正光以后，四方多事，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二百万人，寺有三万余区。至是，东魏始诏“牧守、令长，擅立寺者，计其功庸，以枉法论。”

[18]北魏自从正光年间之后，四面八方经常发生各种事端，百姓为了躲避赋税与徭役，许多人出家当了和尚与尼姑。整个国家的出家人达到二百万，寺庙也足有三万多处。到此时，东魏颁下诏书给各级地方官，凡是擅自建立寺庙的，根据所花费劳工的多少，以枉法论处。

[19]初，魏伊川土豪李长寿为防蛮都督，积功至北华州刺史。孝武帝西迁，长寿帅其徒拒东魏，魏以长寿为广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杀之。其子延孙复收集父兵以拒东魏，魏之贵臣广陵王欣、录尚书长孙稚等皆携家往依之，延孙资遣卫送，使达关中。东魏高欢患之，数遣兵攻延孙，不能克。魏以延孙为为京南行台、节度河南诸军事、广州刺史。延孙以澄清伊、洛为已任，魏以延孙兵少，更以长寿之婿京兆韦法保为东洛州刺史，配兵数百以助之。法保名，以字行，既至，与延孙连兵置栅于伏流。独孤信之入洛阳也，欲缮修宫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权景宣帅徒兵三千出采运。会东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间道西走，与李延孙相会，攻孔城，拔之，洛阳以南寻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张白坞，节度东南诸军应关西者。是岁，延孙为其长史杨伯兰所杀，韦法保即引兵据延孙之栅。

当初，西魏伊川的当地豪强李长寿出任防蛮都督，后来积累了不少功劳，被提升为北华州刺史。孝武帝西迁的时候，李长寿率领手下的步兵抵抗东魏的部队，西魏又任命他为广州刺史。侯景攻克了他的营垒，杀掉了他。他的儿子李延孙重新召集起他父亲的人马，继续抗拒东魏，西魏显贵的大臣广陵王元欣、录尚书长孙稚等人都携带了家眷前去投靠他，李延孙送给他们钱财，又派了卫队护送，使他们安全到达关中。东魏的高欢对李延孙的存在感到忧虑，多次派遣部队攻打他，都没有取得功。西魏任命李延孙为京南行台、节度河南诸军事、广州刺史。李延孙将平定伊、洛地区作为自己的责任，西魏朝廷认为他的兵力不足，又委派李长寿的女婿、京兆人韦法保任东洛州刺史，配置数百名士兵来帮助李延孙。韦法保的本名叫韦，通常以表字相称。他到达东洛州之后，与李延孙把各自的部队合到一块，在伏流城安营扎寨。独孤信进入洛阳的时候，曾经打算修缮已经荒废的宫殿，他派遣外兵郎中天水人权景宣带领三千名步兵出去采伐树木，然后运入洛阳城。不久，东魏的部队赶到，河南各州郡都反叛了，权景宣抄小路向西逃跑，与李延孙会师。他们一同攻打并占领了孔城，洛阳以南的州郡也都连续不断地归附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随即留下权景宣镇守张白坞，让他统管东南地区的军队中响应关西的人马。这一年，李延孙被他手下的长史杨伯兰杀害，韦法保马上指挥部队占据了李延孙的营盘。

东魏将段琛等据宜阳，遣阳州刺史牛道恒诱魏边民。魏南兖州刺史韦孝宽患之，乃诈为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之意，使谍人遗之于琛营，琛果疑道恒。孝宽乘其猜阻，出兵袭之，擒道恒及琛，崤、渑遂清。东道行台王思政以玉壁险要，请筑城自恒农徙镇之，诏加都督汾·晋·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行台如故。

东魏将领段琛等人占据着宜阳，他们派遣阳州刺史牛道恒去引诱西魏边境地带的百姓。西魏南兖州刺史韦孝宽对此感到忧虑，就伪造了一封牛道恒给自己的信，其中谈到有归附西魏的意思，又派间谍故意将信遗留在段琛的营地，段琛果然对牛道恒产生了怀疑。韦孝宽趁他胡乱猜疑的时候，出兵袭击宜阳，活捉了牛道恒和段琛，于是崤山与渑水地区都得以平定。东道行台王思政认为玉壁地势险要，请求在那里修筑新城，并要求从恒农前去镇守，文帝颁下诏书，加封他为都督汾、晋、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原先担任的行台职务不变。

[20]东魏以高澄摄吏部尚书，始改崔亮年劳之制，铨擢贤能；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虽未荐擢，皆引致门下，与之游宴、讲论、赋诗，士大夫以是称之。

[20]东魏委任高澄代理吏部尚书的职务，他开始改变崔亮制定的按待选年限提拔官员的制度，根据品德与才能提拔官职，又淘汰原有的尚书郎，精选出门第才能合适的人来充当。凡是有才能与声望的人士，即使没有推荐提拔，他娉捕及阉　钦兄碌阶约旱拿畔拢　胨　且坏烙未σ　疲　倒诺澜瘢　词　鞲常士族官员因此都称赞他。

五年（己未、539）

五年（己未，公元539年）

[1]春，正月，乙卯，以尚书左仆射萧渊藻为中卫将军，丹杨尹何敬容为尚书令，吏部尚书张缵为仆射。缵，弘策之子也。自晋、宋以来，宰相皆以文义自逸，敬容独勤簿领，日旰不休，为时俗所嗤鄙。自徐勉、周既卒，当权要者，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朱异。敬容质悫无文，以纲维为己任；异文华敏洽，曲营世誉：二人行异而俱得幸于上。异善伺候人主意为阿谀，用事三十年，广纳货赂，欺罔视听，远近莫不忿疾。园宅、玩好、饮膳、声色穷一时之盛。每休下，车马填门，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承、稚，之子；翔，渊之曾孙也。

[1]春季，正月，乙卯（初一），梁武帝任命尚书左仆射萧渊藻为中卫将军，丹阳尹何敬容为尚书令，吏部尚书张缵为仆射。张缵是张弘策的儿子。从晋、宋以来，凡是担任宰相的，都以文章、义理而自娱，唯独何敬容勤勉于各种文书，日夜不停，受到当时的嗤笑鄙视。自从徐勉、周去世以后，掌握国家大权的，在三公、卿、监、尚书这些外朝官员中要算何敬容，在门下省里则是朱异。何敬容本性忠厚而缺少文才，以维护国家的法纪作为自己的责任；朱异文思敏捷，见多识广，善于用各种手段，博得世间的赞誉。他们两个人的品行不同，但是都得到梁武帝的宠信。朱异善于迎合皇帝的意思，进行阿谀奉承，在掌权的三十年里，广泛地收受别人的贿赂，欺上瞒下，远近没有不痛恨他的。他的园林住宅的气派，古玩珍宝的华贵、饮食的精致、还有音乐与妻妾的美丽动人，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准。每到他从省中还家休息的日子，各类车马多得把家门都堵塞住了，只有王承、王稚以及褚翔不去他那里。王承、王稚是王的儿子；褚翔是褚渊的曾孙子。

[2]丁巳，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奏：“南、北二郊及藉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辂。”诏从之，祀宗庙仍乘玉辇。琛，之弟子也。

[2]丁巳（初三），梁朝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向梁武帝递上奏折，建议：“皇上往返都城南郊、北郊以及去藉田举行耕种仪式时，应该都乘坐辇而不应乘坐马车。”梁武帝同意了，去祭祀宗庙时仍旧乘坐玉辇。贺琛是贺的侄子。

[3]辛酉，东魏以尚书令孙腾为司徒。

[3]辛酉（初七），东魏任命尚书令孙腾为司徒。

[4]辛未，上祀南郊。

[4]辛未（十七日），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5]魏丞相泰于行台置学，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学生，悉令旦治公务，晚就讲习。

[5]西魏丞相宇文泰在行台设置了学堂，选拔丞郎、府佐中品德出众、思想灵敏的人充当学生，命令他们全都在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去学堂听讲习。

[6]东魏丞相欢，以徐州刺史房谟、广平太守羊敦、广宗太守窦瑗、平原太守许有政绩清能，与诸刺史书，褒称谟等以劝之。

[6]东魏丞相高欢认为徐州刺史房谟、广平太守羊敦、广宗太守窦瑗、平原太守许政绩显著，廉洁而有能力，特地向各州刺史去信，信中表扬了房谟等人，以便对他们进行鼓励。

[7]夏，五月，甲戌，东魏立丞相欢女为皇后；乙亥，大赦。

[7]夏季，五月，甲戌（二十二日），东魏孝静帝策立丞相高欢的女儿为皇后；乙亥（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8]魏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弼为司空。秋，七月，以扶风王孚为太尉。

[8]西魏任用仪同三司李弼为司空。秋季，七月，又任用扶风王元孚为太尉。

[9]九月，甲子，东魏发畿内十万人城邺，四十日罢。冬，十月，癸亥，以新宫成，大赦，改元兴和。

[9]九月，甲子（十四日），东魏征调了京畿内十万人修筑邺城，四十天完工。冬季，十月癸亥（疑误），由于新的宫殿建成，孝静帝下令大赦天下，并改年号为“兴和”。

[10]魏置纸笔于阳武门外以求得失。[10]西魏在阳武门外放置了纸与笔，让人们评论朝廷政治的得失。

[11]十一月，乙亥，东魏使散骑常侍王元景、魏收来聘。

[11]十一月，乙亥（二十六日），东魏派遣散骑常侍王元景、魏收出使梁朝。

[12]东魏人以《正光历》浸差，命校书郎李业兴更加修正，以甲子为元，号曰《兴光历》，既成，行之。

[12]东魏由于所采用的正光历渐渐出现了误差，就让校书郎李业兴进一步加以修正。新历以甲子为元，命名为《兴光历》，制成之后，就开始实行了。

[13]散骑常侍朱异奏：“顷来置州稍广，而小大不伦，请分为五品，其位秩高卑，参僚多少，皆以是为差。”诏从之。于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时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逾淮、、汝，东距彭城，西开柯，南平俚洞，纷

纶甚众，故异请分之。其下品皆异国之人，徒有州名而无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县，刺史守令皆用彼人为之，尚书不能悉领，山川险远，职贡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馀州不知处所。凡一百七州。又以边境镇戍，虽领民不多，欲重其将帅，皆建为郡，或一人领二三郡太守，州郡虽多而户口日耗矣。

[13]梁朝散骑常侍朱异向梁武帝呈上奏折，说道："近来，州的建置稍微多了一些，而且还不分大小，现在请求皇上把各州分为五个等级，州长官地位俸禄的高低，参佐幕僚人数的多少，都根据各州的等级形成差别。"梁武帝颁下诏书，表示同意。于是全国的各个州区分成：第一等级二十个，第二等级十个，第三等级八个，第四等级二十三个，第五等级二十一个。此时，梁武帝正在进行征战讨伐，收复失土，拓展国境，在北方越过了淮、汝地区，在东方到达彭城，在西方开发了柯，在南方平定了俚洞，情况比较混乱无章，所以朱异请求区分各州的等级。第五等州的居民都不是汉人，所以空有州名而没有土地，也有的在僻远蛮荒之地根据百姓所居住的村落设置州以及郡、县，刺史、郡守、县令都让当地的土人担任，尚书无法统管起来，由于山川险峻遥远，赋税贡品很难送到朝廷。在五个等级以外，还有二十个州不知道设在什么地方。梁朝共有一百零七个州。又因为在边境地区驻兵守卫，虽然管理的百姓数量不多，但是为了显示对这些地方的的将帅的重视，就把不该建立郡的地方都建成郡，官员中有的一个人就担任两三个郡的太守，州郡虽然多，可是百姓的户口却日益减少了。

[14]魏自西迁以来，礼乐散逸，丞相泰命左仆射周惠达、吏部郎中北海唐瑾损益旧章，至是稍备。

[14]魏国自从迁到西边成为西魏以来，礼乐制度散失废弃，丞相宇文泰便命令左仆射周惠达、吏部郎中北海人唐瑾对旧的章程进行增减加工，到这时稍为具备。

六年（庚申、540）

六年（庚申，公元540年）

[1]春，正月，壬申，东魏以广平公库狄干为太保。

[1]春季，正月，壬申（二十三日），东魏任命广平公库狄干为太保。

[2]丁丑，东魏主入新宫，大赦。

[2]丁丑（二十八日），东魏孝静帝迁入新的皇宫，大赦天下。

[3]魏扶风王孚卒。

[3]西魏扶风王元孚去世。

[4]二月，己亥，上耕藉田。

[4]二月，己亥（二十一日），梁武帝来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5]魏铸五铢钱。

[5]西魏铸造五铢钱。

[6]东魏大行台侯景出三鸦，将复荆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独孤信各将五千骑出武关，景乃还。

[6]东魏大行台侯景从三鸦出发，准备收复荆州；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李弼、独孤信各自率领五千名骑兵驰出武关增援，侯景这才返回。

[7]魏文后既为尼，居别宫，悼后犹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为泰州刺史，使文后随之官。魏主虽限以大计，而恩好不忘，密令养发，有追还之意。会柔然举国渡河南侵，时颇有言柔然以悼后故兴师者，帝曰："岂有兴百万之众为一女子邪！虽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颜见将帅！"乃遣中常侍曹宠赍手敕赐文后自崐尽。文后泣谓庞曰："愿至尊千万岁，天下康宁，死无恨也！"遂自杀；凿麦积崖而葬之，号曰寂陵。

[7]西魏文后做了尼姑之后，居住在别宫之中，但悼后还妒忌她，于是朝廷就任用文后的儿子武都王元戊为泰州刺史，让她跟随儿子，到任职的地方去。文帝虽然为了国家大计，废文后而立悼后，但是并没有忘记文后对自己的恩情好处，他悄悄地叫文后留长头发，表现出要把她接回来的意思。此时刚好遇到柔然倾全国兵力都渡过黄河，而向南侵犯，当时不少人都说柔然人是因为悼后的缘故才兴师动众的，文帝听了说道："哪有为了一个女子而征发百万人的事情呢？虽然如此，可是让人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有什么面目见将帅？"于是，他就派遣中常侍曹宠将他亲手写的诏书送给文后，叫她自尽。文后哭对曹宠说道："愿皇上活千万岁，天下得以平安，如果这一切都能实现，我死

了也没有什么怨恨。”于是便自杀了。文帝叫人在麦积崖上凿一个墓穴，将她埋葬了，并命名为寂陵。

夏，丞相泰召诸军屯沙苑以备柔然。右仆射周惠达发士马守京城，堑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罴议之，罴不应召，谓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罴自帅乡里破之，不烦国家兵马，何为天子城中作如此惊扰！由周家小儿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几，悼后遇疾殂。

夏季，西魏丞相宇文泰召集各路大军到沙苑驻守，防备柔然人入侵。右仆射周惠达征调兵马守卫京城，他在大街小巷挖掘壕沟陷井，又叫雍州刺史王罴到长安商议对策，王罴没有服从命令，对使者说道：“如果柔然人真的攻到渭河北面的话，我王罴自己会率领乡里的父老兄弟去打败他们，不用麻烦国家的兵马，为什么要使使京城人心惶惶？这完全是因为姓周的小子怯懦才造成这样的局面。”柔然到达夏州之后开始后退。没有多久，悼后生病去世。

[8]五月，乙酉，魏行台宫延和、陕州刺史宫延庆降于东魏，东魏以河北马场为义州以处之。

[8]五月，乙酉（疑误），西魏行台宫延河、陕州刺史宫延庆向东魏投降，东魏在黄河之北的马场建立了义州，派他们二人掌管。

[9]东魏阳州武公高永乐卒。

[9]东魏的阳州武公高永乐去世。

[10]闰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10]闰月，丁丑朔（初一），发生日食。

[11]己丑，东魏封皇兄景植为宜阳王，皇弟威为清河王，谦为颍川王。

[11]己丑（十三日），东魏的孝静帝封他的哥哥元景植为宜阳王，弟弟元威为清河王，元谦为颍川王。

[12]六月，壬子，东魏华山王鸷卒。

[12]六月，壬子（初六），东魏的华山王元鸷去世。

[13]秋，七月，丁亥，东魏使兼散骑常侍李象等来聘。

[13]秋季，七月，丁亥（十二日），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李象等人到梁朝聘问。

[14]八月，戊午，大赦。

[14]八月，戊午（十三日），梁朝大赦天下。

[15]九月，戊戌，司空袁昂卒。遗疏不受赠谥，敕诸子勿上行状及立铭志；上不许，赠本官，谥穆正公。

[15]九月，戊戌（二十四日），梁朝司空袁昂去世，他留下一份呈给梁武帝的奏折，里面表示死后不接受任何赠谥，他还告诫几个儿子不要向朝廷递交描述他的生平和请求赠谥的材料，也不要立铭树碑；梁武帝没有允许，还是追赠他原来担任的职务，谥为穆正公。

[16]冬，十一月，魏太师念贤卒。

[16]冬季，十一月，西魏的太师念贤去世。

[17]吐谷浑自莫折念生之乱，不通于魏。伏连筹卒，子夸吕立，始称可汗，居伏俟城。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馀里，官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之号。是岁，始遣使假道柔然，聘于东魏。

[17]吐谷浑自从莫折念生发动叛乱以来，不再与魏国进行联系。伏连筹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伏夸吕继承了他的位置，开始自称可汗，居住在伏俟城。该国的土地从东到西有三千里，从南到北有一千多里，官职中有王、公、仆射、尚书、姕芍小　　取∪庖荒辏　遣排汕彩拐吃壁廊崛唬　蕉　浩肝省*

七年（辛酉、541）

七年（辛酉，公元541年）

[1]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

[1]春季，正月，辛巳（疑误），梁武帝在南郊举行祭天典礼，大赦天下。辛丑（二十九日），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

[2]宕昌王梁定为其下所杀，弟弥定立。二月，乙巳，以弥定为河·梁二州刺史、宕昌王。

[2]梁朝的宕昌王梁定被他的下属杀死，他的弟弟梁弥定继承了他的位置。二月，乙巳（初三），梁武帝任命梁弥定为河、梁二州刺史，并封他为宕昌王。

[3]辛亥，上耕藉田。

[3]辛亥（初九），梁武帝来到藉田耕作。

[4]魏幽州刺史顺阳王仲景坐事赐死。

[4]西魏的幽州刺史顺阳王元仲景犯罪被文帝命令自杀。

[5]三月，魏夏州刺史刘平伏据上郡反，大都督于谨讨禽之。

[5]三月，西魏的夏州刺史刘平伏占据了上郡，在那里发动叛乱，大都督于谨前去讨伐，捉住了他。

[6]夏，五月，遣兼散骑常侍明少遐等聘于东魏。

[6]夏季，五月，梁武帝派遣兼散骑常侍明少遐等人到东魏聘问。

[7]秋，七月，己卯，东魏宜阳王景植卒。

[7]秋季，七月，己卯（初九），东魏的宜阳王元景植去世。

[8]魏以侍中宇文测为大都督、行汾州事。测，深之兄也，为政简惠，得士民心。地接东魏，东魏人数来寇抄，测擒获之，命解缚，引与相见，为设酒淆，待以客礼，并给粮饩，卫送出境。东魏人大惭，不复为寇，汾、晋之间遂通庆吊，时论称之。或告测交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测为我安边，我知其志，何得间我骨肉！”命斩之。

[8]西魏委派侍中宇文测出任大都督，兼管汾州的事务。宇文测是宇文深的兄长，他处理政务时讲究效率、仁慈，受到士人与普通百姓的拥戴。他管辖的地域与东魏相连接，东魏人多次前来掠夺，宇文测抓住了他们之后，叫人给他们松绑，带他们来和自己见面，专门安排了美酒佳肴，象招待客人一样招待他们，还给他们粮食，派人护送他们出境。东魏人觉得非常惭愧，不再与宇文测为敌，汾州与晋州两方居民如果遇上喜事或丧事时，还相互前去祝贺或吊丧，当时的舆论给予了好评。有人控告宇文测交结联系国境以外的人，西魏丞相宇文泰听了愤怒地说：“宇文测替我安定边境地区，我了解他的心意，你怎么能够离间我们骨肉兄弟？”他下令杀掉了控告者。

[9]魏丞相泰欲革易时政，为强国富民之法，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擢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泰甚重之，尝置诸坐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不得居官。

[9]西魏丞相宇文泰想要改革当时的政治，采取有利于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制度，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想尽自己的才智能

力，支持宇文泰的改革，裁减了多余的官员，设置了两个令长，并且实行屯田，以便增加军用开支。苏绰又撰写了六条诏书，在九月份经文帝同意后开始付诸实施。这六条诏书的内容是：第一、纯洁心灵，第二、使政教风化归于谆原，第三、发挥土地资源效用，第四、提拔品德高尚的人才，第五、慎重对待刑案诉讼方面的事情，第六、公平地收纳赋税，指派劳役。宇文泰对这六条诏书非常重视，曾经专门摆在自己座位的右边，又命令各个部门的官员学习背诵，并规定凡是担任牧守令长的，如果不熟悉这六条和户籍情况，不能再担任这些官职。

[10]东魏诏群官于麟趾阁议定法制，谓之《麟趾格》，冬，十月，甲寅，颁行之。

[10]东魏的孝静帝颁下诏书，叫文武百官在麟趾阁商议制定法律制度，命名为《麟趾格》。冬季，十月，甲寅（十六日），新法开始颁布实行。

[11]乙巳，东魏发夫五万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11]乙巳（疑误），东魏征调五万名民工修筑漳滨堰，三十五天完工。

[12]十一月，丙戌，东魏以彭城王韶为太尉，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僧敬名虔，以字行。国珍之兄孙，东魏主之舅也。

[12]十一月，丙戌（十八日），东魏任命彭城王元韶为太慰，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胡僧敬本名叫胡虔，通常以表字相称，他是胡国珍的兄长的孙子，孝静帝的舅舅。

[13]十二月，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骞来聘。

[13]十二月，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李骞到梁朝聘问。

[14]交趾李贲世为豪右，仕不得志。同郡有并韶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广阳门郎；韶耻之。贲与韶还乡里，会交州刺史武林侯谘以刻暴失众心，时贲监德州，因连结数州豪杰俱反；谘输贿于贲，奔还广州。上遣谘与高州刺史孙、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谘，恢之子也。

[14]梁朝交趾人李贲一家世世代代都是豪门大族，他本人在仕途上一直不大得志。有位与他同郡的人叫作并韶，擅长赋诗作文，到吏部求取官职，吏部尚书蔡撙认为姓并有以前从未出过有名望的人，就授

予他广阳门郎这样小小的官职，并韶对此感到耻辱。李贲与并韶返回家乡时，正赶上交州刺史、武林侯萧谘由于苛刻残暴而失去民心。当时李贲官居德州监，他就联合了几个州的豪杰一起造反；萧谘送给李贲财物之后，跑回了广州。梁武帝派遣萧谘与高州刺史孙、新州刺史卢子雄一同率领部队攻打李贲。萧谘是鄱阳王萧恢的儿子。

[15]是岁，魏又益新制十二条。

[15]这一年，西魏又增加了十二条新的制度。

[16]东魏丞相欢以诸州调绢不依旧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为匹。

[16]东魏丞相高欢发现各个州征调绢帛时，都不按照原来的规定办事，老百姓为此吃了许多苦头，就上书请求孝静帝颁布命令，规定一律以四十尺为一匹。

魏自丧乱以来，农商失业，六镇之民相帅内徙，就食齐、晋，欢因之以成霸业。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州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欢命诸州滨河及津、梁皆置仓积谷以相转漕，供军旅，备饥馑，又于幽、瀛、沧、青四州傍海煮盐，军国之费，粗得周赡。至是，东方连岁大稔，谷斛至九钱，山东之民稍苏息矣。

北魏从孝昌年间国内发生动乱以后，农民、商人失业，六镇的百姓相继向内地迁移，到齐、晋之地寻求生路，高欢因此成就了霸业。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之后，连年发生战争，在黄河以南的各个州郡，全都变为一片荒芜，公家和个人都贫困不堪，许多老百姓都饿死了。高欢命令各州的河岸以及有渡口和桥梁的地方，都设置库储存粮食，然后通过水道转运，供应部队，准备应付饥荒，又在幽、瀛、沧、青四个州的海边煮盐。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开支，大致能够周转开了。到现时，东部地区的庄稼连年好收成，一斛谷子的价格降到了九个钱，崤山以东的百姓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困顿之后能够稍稍地休生养息了。

[17]东魏尚书令高澄尚静帝妹冯翊长公主，生子孝琬，朝贵贺之，澄曰：“此至尊之甥，生贺至尊。”三日，帝幸其第，赐锦彩布绢万匹。于是诸贵竞致礼遗，货满十室。

[17]东魏的尚书令高澄与孝静帝的妹妹冯翊长公主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叫高孝琬，朝中的显贵们纷纷向他祝贺。高澄回答说：“这孩子是

皇上外甥，应该先向皇上祝贺。”三天之后，孝静帝来到高澄的家中，赠送给他一万匹织锦、彩缎、绵布与绢帛。于是显贵们竞相前来赠送礼品，货物整整堆满了十个房间。

[18]东魏临淮王孝友表曰：“令制百家为族，二十五家为闾，五家为比。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乎！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而每闾止为二比，计族省十一丁，赀绢、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书，寝不行。

[18]东魏的临淮王元孝友上书给孝静帝说：“规定以一百户人家为一族，二十五户人家为一闾，五家为一比。一百户人家里有族帅、闾帅、比帅共二十五人，都免除了兵役、劳役，他们与普通百姓相比苦乐不均，在这种羊少狼多的崐情况下，又有互相蚕食的现象，这一制度造成危害已经很久了。京城的各个坊里，有的是七八百户人家才有一个里正，两个史，日常事务都做得不错，何况京城外的各个州呢?请求照旧设置三正，名称不作改动。每个闾只设两个比，算起来一个族就减少十一丁，这样可以增加许多税帛和兵役。”孝静帝将此事交给尚书办理，但是没有得到实行。

[19]安成望族刘敬躬以妖术惑众，人多信之。

[19]安成的名门望族的刘敬躬用妖术迷惑众人，许多人都相信他。

八年（壬戌、542）八年（壬戌，公元542年）

[1]春，正月，敬躬据郡反，改元永汉，署官属，进攻庐陵，逼豫章。南方久不习兵，人情扰骇，豫章内史张绾募兵以拒之。绾，缵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司马王僧辩、中兵曹子郢讨敬躬，受绾节度。二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斩之。僧辩，神念之子也，该博辩捷，器宇肃然，虽射不穿札，而志气高远。

[1]春季，正月，刘敬躬占据了安成郡发动叛乱，将年号改为永汉，任命了大小官员，又带兵攻打庐陵，随后逼近豫章。南方地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战争，人心惶惶，无法安宁，豫章内史张绾招募士兵进行抵抗。张绾是张缵的弟弟。二月，戊戌（初二），江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派遣司马王僧辩、中兵曹子郢讨伐刘敬躬，接受张绾的指挥。二月，戊辰（疑误），他们活捉了刘敬躬，把他押送到建康处死

了。王僧辩是神念的儿子，他学问渊博，辩才敏捷，气度肃然，虽然射箭不能穿透皮甲，但是志气高远，超群出众。

[2]魏初置六军。

[2]西魏开始设置六军。

[3]夏，四月，丙寅，东魏使兼散骑常侍李绘来聘。绘，元忠之从子也。

[3]夏季，四月，丙寅（疑误），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李绘到梁朝聘问。李绘是李元忠的侄子。

[4]东魏丞相欢朝于邺。司徒孙腾坐事免；乙酉，以彭城王韶录尚书事，侍中广阳王湛为太尉，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初，太尉尉景与丞相欢同归尔朱荣，其妻，欢之姊也，自恃勋戚，贪纵不法，为有司所劾，系狱；欢三诣阙泣请，乃得免死，丁亥，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欢往造之，景卧不起，大叫曰："杀我时趣邪！"欢抚而拜谢之。辛卯，以库狄干为太傅，以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封祖裔为尚书右仆射。六月，甲辰，欢还晋阳 。

[4]东魏丞相高欢到国都邺城朝拜孝静帝。司徒孙腾正好工作失误被免去了职务；乙酉（疑误），孝静帝任命彭城王元韶为录尚书事，任命侍中、广阳王元湛为太尉，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当初，太尉尉景曾经与丞相高欢一同投靠尔朱荣，他的妻子就是高欢的姐姐。尉景依仗自己是国家元勋的亲戚，贪婪放纵，不守法纪，被有关部门弹劾，关进了监狱；高欢连续三次来到宫中向皇帝求情，尉景这才得以免除一死。丁亥（疑误），他被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欢来到尉景家中，他正卧床不起，大声喊叫："杀我的时候快要到了呀！"高欢安慰和拜谢了他。辛卯（疑误），孝静帝任命库狄干为太傅，任命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祖裔为尚书右仆射。六月，甲辰（初十），高欢返回晋阳。

[5]八月，庚戌，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随机防讨。

[5]八月，庚戌（十六日），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为尚书侯景为尚仆射、河南道大行台，授权让他根据情况自行决定防守或讨伐。

[6]魏以王盟为太保。

[6]西魏任命王盟为太保。

[7]东魏丞相欢击魏，入自汾、绛，连营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断其道。欢以书招思政曰："若降，当授以并州。"思政复书曰："可朱浑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欢围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饥冻，多死者，遂解围去。魏遣太子钦镇蒲坂。丞相泰出军蒲坂，至皂荚，闻欢退渡汾，追之，不及。十一月，东魏以可朱浑道元为并州刺史。

[7]东魏丞相高欢带兵攻打西魏，从汾、绛进入西魏的土地，营垒连结起来长达四十里，西魏丞相宇文泰命令王思政守卫玉壁，以便切断高欢的道路崐。高欢写信给王思政，要招抚他，说："你如果愿意投降的话，我就让你掌管并州。"王思政回信问道："可朱浑道元已经向你投降，可他为什么没有得到并州呢？"冬季，十月，己亥（初六），高欢指挥部队包围了玉壁，一共持续了九天，遇上天降大雪，士兵们饥寒交迫，死了许多，于是东魏的部队解除包围撤退了。西魏派皇太子元钦镇守蒲坂，丞相宇文泰带领部队赶往蒲坂，到达皂荚的时候，听说高欢已经撤退，正在渡汾河，就下令追赶，结果没有赶上。十一月，东魏任命可朱浑道元为并州刺史。

[8]十二月，魏主狩于华阴，大享将士，丞相泰帅诸将朝之。起万寿殿于沙苑北。

[8]十二月，西魏的文帝在华阴狩猎，安排盛大的酒宴招待将士，丞相宇文泰率领各位将领向文帝朝拜。在沙苑北部盖起了一座万寿殿。

[9]辛亥，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杨斐来聘。

[9]辛亥（十九日），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杨斐到梁朝聘问。

[10]孙、卢子雄讨李贲，以春瘴方起，请待至秋；广州刺史新渝侯映不许，武林侯谘又趣之。等至合浦，死者什六七，众溃而归。映，之子也。武林侯谘奏及子雄与贼交通，逗留不进，敕于广州赐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主帅广陵杜天合及弟僧明、新安周文育等帅子雄之众攻广州，欲杀映、谘，为子雄复冤。西江督护、高要太守吴兴陈霸先帅精甲三千救之，大破子略等，杀天合，擒僧明、文育。霸先以僧明、文育骁勇过人，释之，以为主帅。诏以霸先为直将军。

[10]梁朝的孙、卢子雄讨伐李贲，由于时值春天，瘴气正在弥漫，所以他们请求等到秋季再进军；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不予同意，武林侯谘又催促出征。孙等人到达合蒲时，因为瘴气的侵害，十个人中有六七个死去，部队溃散，只好返回。萧映是萧的儿子。武林侯萧谘上书梁武帝，说孙与卢子雄跟反贼勾结，逗留在原地不进军，梁武帝下令叫孙、卢子雄在广州自杀。卢子雄的弟弟卢子略、卢子烈，主帅广陵杜天合以及他的弟弟杜僧明，还有周文育新安人等人率领卢子雄的兵马攻打广州，想杀死萧映、萧谘，为卢子雄报仇。西江督护、高要太守吴兴人陈霸先率领三千精锐士兵前来营救，大败卢子略等人，杀掉了杜天合，活捉了杜僧明、周文育。陈霸先因为杜僧明、周文育骁勇过人，就释放了他们，让他们担任主帅。梁武帝颁下诏书，任命陈霸先为直将军。

[11]魏丞相泰妻冯翊公主生子觉。

[11]西魏丞相宇文泰的妻子冯翊公主生下了儿子宇文觉。

[12]东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为侍中。元忠虽处要任，不以物务干怀，唯饮酒自娱。丞相欢欲用为仆射，世子澄言其放达常醉，不可委以台阁。其子搔闻之，请节酒，元忠曰："我言作仆射不胜饮酒乐，尔爱仆射，宜勿饮酒。"

[12]东魏任命光州刺史李元忠为侍中。李元忠虽然担任着显要的官职，但是并不让各类事务干扰自己的心怀，成天以喝酒自娱。丞相高欢想任用李元忠为仆射，他的嫡长子高澄说李元忠行为放纵，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不可以让他入尚书台辅佐皇帝。李元忠的儿子李搔听到这句话以后，请求父亲节制喝酒的嗜好，李元忠回答说："对我来说，当一个仆射可没有喝酒的快活，你喜欢仆射这种职位的话，就应该不喝酒。"

九年（癸亥、543）

九年（癸亥，公元543年）

[1]春，正月，壬戌，东魏大赦，改元武定。

[1]春季，正月，壬戌（初一），东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武定"。

[2]东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崔暹之妹，既而弃之，由是与暹有隙。仲密选用御史，多其亲戚乡党，高澄奏令改选；暹方为澄所宠任，仲密疑其构已，愈恨之。仲密后妻李氏艳而慧，澄见而悦之，李氏不从，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寻出为北豫州刺史，阴谋外叛。丞相欢疑之，遣镇城奚寿兴典军事，仲密但知民务。仲密置酒延寿兴，伏壮士，执之，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为侍中、司徒。

[2]东魏的御史中尉高仲密娶了吏部郎崔暹的妹妹作妻子，不久之后又将她遗弃了。由于这一原因，高仲密与崔暹之间产生了矛盾。高仲密选用的御史，许多是他的亲戚同乡，高澄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孝静帝，孝静帝下令另外再挑选御史；此时崔暹正受到高澄的宠信，高仲密怀疑是他在罗织陷害自己，对崐他更加痛恨。高仲密后来的妻子李氏美丽而又贤慧，高澄见了很喜欢她，想施行非礼。李氏没有答应，在挣扎过程中衣服都被撕破了，她将这一切都对高仲密说了，高仲密心头的怨恨又深了一层。很快他离开京城担任了北豫州刺史，暗中准备叛离。丞相高欢对他产生了怀疑，派遣防城都督奚寿兴去主管北豫州的军事，高仲密只能负责一些民政事务。高仲密安排酒宴与奚寿兴一同喝酒，暗中埋伏了精壮的武士，活捉了奚寿兴。二月，壬申（十二日），高仲密占领虎牢反叛，投降了西魏。西魏任命高仲密为侍中、司徒。

欢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将杀之，高澄匿暹，为之固请，欢曰：“我丐其命，须与苦手。”澄乃出暹，而谓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复相见。”元康为之言于欢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大将军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尔，况于他人！”欢及释之。

高欢认为高仲密叛变的起因在崔暹身上，准备杀掉崔暹，高澄把崔暹隐藏起来，再三为他求情，高欢回答说：“我可以给他一次活命的机会，但是必须狠狠地打他一顿板子。”高澄这才交出崔暹，但是对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说道：“你要是让崔暹挨板子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陈元康听了这句话，就为高澄而劝高欢说道：“大王您刚刚把天下托付给大将军，大将军有这么一个崔暹，却不能使他免除一顿板子，在人们眼里，你们父亲与儿子之间相处都这样，何况对别人呢？”于是高欢就释放了崔暹。

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报之；季式走告欢，欢待之如旧。

高季式在永安驻防，高仲密写信给他，叙述了他自己投降的情况。高季式跑去告诉了高欢，高欢待他跟以往一样。

魏丞相泰帅诸军以应仲密，以太子少傅李远为前驱，至洛阳，遣开府仪同三司于谨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围河桥南城。

西魏丞相宇文泰统率各路大军来策应高仲密，让太子少傅李远担任先锋，到达洛阳之后，派遣开府仪同三司于谨攻打柏谷，夺取了该城。三月，壬申（疑误），包围了河桥南城。

东魏丞相欢将兵十万至河北，泰退军上，纵火船于上流以烧河桥；斛律金使行台郎中张亮以小艇百馀载长锁，伺火船将至，以钉钉之，引锁向岸，桥遂获全。

东魏丞相高欢率领十万人马到达黄河北岸，宇文泰把部队撤到水的上游，从那里放出火船要烧掉河桥；斛律金派行台郎中张亮用一百多只小船装载着长锁链，待火船将要到来，就用钉子钉住它，然后牵拉锁链拖到岸边，桥梁就这样得以保全。

欢渡河，据邙山为陈，不进者数日。泰留辎重于曲，夜，登邙山以袭欢。侯骑白欢曰：“贼距此四十馀里，蓐食干饭而来。”欢曰：“自当渴死！”乃正阵以待之。戊申，黎明，泰军与欢军遇。东魏彭乐以数千骑为右甄，冲魏军之北垂，所向奔溃，遂驰入魏营。人告彭乐叛，欢甚怒。俄而西北尘起，乐使来告捷，虏魏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临洮王柬、蜀郡王荣宗、江夏王、钜鹿王阐、谯郡王亮、詹事赵善及督将僚佐四十八人。诸将乘胜击魏，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

高欢渡过黄河，占据了邙山布置军阵，连续几天没有进军。宇文泰把辎重留在曲，夜里，指挥部队登上邙山，准备袭击高欢。了望敌情的骑兵向高欢报告说：“贼兵距离这儿有四十多里，他们是清早吃了一顿干饭之后来的。”高欢说道：“他们一定会渴死的！”接着，他下令摆正阵势等待敌人的到来。戊申（十八日），黎明，宇文泰的部队与高欢的部队遭遇了。东魏的彭乐率领几千名骑兵作为右翼，冲击西魏部队的北边，冲到哪里，哪里就溃散，于是直驰入西魏的军营。有人报告说彭乐反叛了，高欢非常恼怒。没多久西北部尘土飞扬，彭乐的使者跑来报捷，说已经俘虏了西魏的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临洮王元柬、蜀郡王元荣宗、江夏王元、钜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詹

事赵善以及督将佐四十八人。将领们乘胜追击西魏的人马，打得敌人一败涂地，共斩首三万多。

欢使彭乐追泰，泰窘，谓乐曰：“汝非彭乐邪？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邪！何不急还营，收汝金宝！”乐从其言，获泰金带一囊以归，言于欢曰：“黑獭漏刃，破胆矣！”欢虽喜其胜而怒其失泰，令伏诸地，亲其头，连顿之，并数以沙苑之败，举刃将下者三，噤良久。乐曰：“乞五千骑，复为巉王取之。”欢曰：“汝纵之何意，而言复取邪？”命取绢三千匹压乐背，因以赐之。

高欢派彭乐追赶宇文泰，宇文泰的处境越来越危急，他对彭乐说：“你不是彭乐吗？真是痴汉子，今天要是没有我了，明天哪里还会有你！你为什么不赶快回到营地，收取属于你的金银财宝！”彭乐听取了他的意见，就获取了宇文泰遗留下来的一袋子金条返回，他对高欢说道：“宇文黑獭从我的刀刃下漏网，已经吓破胆了！”高欢虽然对彭乐取胜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恼怒他没将宇文泰捉到手，就命令他趴到地上，自己亲手揪往他的头髻，连连往下磕，并且数落他在沙苑战役中失败的事。高欢越说火气越大，三次举起刀子要向他劈去，直气得咬牙切齿，心中的愤怒持续很长时间不能平息下来。彭乐告饶道：“求您拨给我五千名骑兵，我再去为大王您捉宇文泰。”高欢说道：“你放掉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怎么现在又对我说要再去捉？”接着，他叫人拿来三千匹绢压到彭乐的背上，就算是奖给他的。

明日，复战，泰为中军，中山公赵贵为左军，领军若于惠等为右军。中军、右军合击东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欢失马，赫连阳顺下马以授欢。欢上马走，从者步骑七人，追兵至，亲信都督尉兴庆曰：“王速去，兴庆腰有百箭，足杀百人。”欢曰：“事济，以尔为怀州刺史，若死，用尔子。”兴庆曰：“儿少，愿用兄。”欢许之。兴庆拒战，矢尽而死。

第二天，双方又一次交战，宇文泰率领部队居于中间，中山公赵贵指挥左翼部队，领军若于惠等人指挥右翼部队。中间部队与右翼部队联合攻击东魏的部队，狠狠打击了对方，俘虏了它的所有步兵。战斗中高欢失去了座骑，赫连阳顺跳下马让高欢骑，高欢跨上马就跑，身后跟随的步、骑兵只有七个人，眼看追兵赶到了，高欢的亲信都督尉兴庆对高欢说：“王爷您快跑，我的腰间还挂着一百枝箭，足可以杀死

一百个人。”高欢说道：“如果我能摆脱这次劫难，我就任命你为怀州刺史，要是你不幸战死，我就把这个职位给你的儿子。”尉兴庆回答说：“我的儿子年龄还小，您就任用我的兄长吧。”高欢表示同意。尉兴庆上前抵抗，身上的箭用尽后被追兵杀死。

东魏军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欢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执短兵，配大都督贺拔胜以攻之。胜识欢于行间，执槊与十三骑逐之，驰数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贺六浑，贺拔破胡必杀汝！”欢气殆绝，河州刺史刘洪微从傍射胜，中其二骑，武卫将军段韶射胜马，毙之，比副马至，欢已逸去。胜叹曰：“今日不执弓矢，天也！”

东魏的将士中有逃跑到西魏部队里去的，他们说出了高欢所在的地方，宇文泰招募了三千名勇敢的壮士，让他们手持短兵器，由大都督贺拔胜率领着攻打高欢。贺拔胜在队伍中间认出了高欢，就抓起长矛与十三名骑兵一道追赶上去，追了几里路后，长矛的尖头都快要触及到高欢的身体，就喊着高欢的鲜卑名字说：“贺六浑，贺拔破胡一定要杀掉你！”高欢吓得几乎背过气去。河州刺史刘洪徽抓起弓箭向贺拔胜射去，射中了他的两名骑兵，武卫将军段韶射死了他的马。等到贺拔胜的备用马赶到，高欢已经逃跑了。贺拔胜叹息道：“今天我没有带弓箭，这是天意呀！”

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贵，大呼，独入敌中，锋刃乱下，人皆谓已死，俄奋刀而还。如果数四，当令贵前者死伤相继，乃谓左右曰：“吾岂乐杀人！壮士除贼，不得不尔。若不能杀贼，又不为贼所伤，何异逐坐人也！”

西魏的南郢州刺史耿令贵大声喊叫着，一个人冲进了敌群中，敌人的刀剑向他身上乱砍乱刺，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去，可是一会儿功夫之后，他又举着刀返回自己的营地。象这样来来去去多次，挡在他前头的敌人不断死伤。他对身边的人说道：“我哪里乐意杀人？大丈夫杀贼，不能不这样。如果不能够杀贼，又不能被贼兵打伤，那我跟那此靠舞文弄墨，谈天说地吃饭的人有什么两样？”

左军赵贵等五将战不利，东魏兵复振，泰与战，又不利。会日暮，魏兵遂遁，东魏兵追之；独孤信、于谨收散卒自后击之，追兵惊扰，魏诸军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东魏兵追之；惠徐下马，顾命厨人营食，食毕，谓左右曰：“长安死，此中死，有以异乎！”乃建旗鸣

角，收散卒徐还，追骑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关，屯渭上。指挥左翼部队的赵贵等五位将领在战斗中遇到挫折，东魏的兵将又振作起来，宇文泰与他们交战，再次受挫。恰好天黑下来了，因此西魏的人马撤退逃跑，东魏的将士乘胜追击；独孤信、于谨召集了一批掉队的士兵在东魏部队的后面进行袭击，使这些东魏的追兵受到惊扰，西魏的各路军队因此得以保全。若于惠在夜间指挥部队逃跑，东魏的人马在后面追赶，若于惠慢慢地从马上下来，回头命令厨师埋锅做饭，吃完之后，他对身边的人说道："在长安死还是在这里死，有什么不同吗？"于是，他就叫人竖起战旗，吹响号角，聚集起离散的士兵缓缓地返回。追赶的东魏骑兵怀疑路上有埋伏，不敢逼近。宇文泰于是进入关中，驻扎在渭河边上。

欢进至陕，泰遣开府仪同三司达奚武等拒之。行台郎中封子绘言于欢曰："混壹东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汉中，不乘胜取巴、蜀，失在迟疑，后悔无及。愿大王不以为疑。"欢深然之，集诸将议进止，咸以为"野无青草，人马疲瘦，不可远追。"陈元康曰："两雄交争，岁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时不可失，当乘胜追之。"欢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济？"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无伏；今奔败若此，何能远谋！若舍而不追，必成后患。"欢不从，使刘丰生将数千骑追泰，遂东归。

高欢进入陕地，宇文泰派遣开府仪同三司达奚武等人进行抵抗。东魏的行台郎中封子绘对高欢说："将东魏、西魏合为一体的机会就在今天。昔日道武帝平定汉中地区的时候，不乘胜占领巴、蜀，失误就失误在犹豫不决上，后悔也没有办法。希望大王您不要对此怀疑。"高欢非常赞成他的意见，就召集各位将领商议是前进还是就此打住。大家都认为："野地里没有青草，人和马都已经疲乏消瘦，不能再作长距离的追赶。"陈元康说道："两个强大的国家交战争斗，已经持续不少岁月。现在我们有幸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上天给予我们的好机会，不能够失去，我们应该乘胜追击他们。"高欢问道："如果遇上埋伏，我将怎样取得成功？"陈元康回答说："大王您以前在沙苑战役中失利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埋伏；现在他们遭受惨败，正疲于奔命，怎么还能够深谋远虑？假如舍弃他们不进行追击，必然要留下后患。"高欢

不以为然，仅仅派了刘丰生率领几千名骑兵追击宇文泰，自己向东返回。

泰召王思政于玉壁，将使镇虎牢，未至而泰败，乃使守恒农。思政入城，令开门解衣而卧，慰勉将士，示不足畏。后数日，刘丰生至城下，惮之，不敢进，引军还。思政乃修城郭，起楼橹，营农田，积刍粟，由是恒农始有守御之备。

宇文泰在玉壁派人去召王思政，准备让他镇守虎牢。王思政还没有赶到，宇文泰已经失败，他就派王思政镇守恒农。王思政入城之后，下令打开城门，脱了衣服睡觉，又慰问勉励了将士们一番，表示眼下的情况没什么可怕的。几天以后，刘丰生来到恒农城下，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害怕，不敢进去，带着部队回去了。王思政就下令修筑内城与外城，建起用以侦察、防御的高台，经营农田，屯积草料与粮食，从这个时候起，恒农才开始有了防御设施。

丞相泰求自贬，魏主不许。是役也，魏诸将皆无功，唯耿令贵与太子武卫率王胡仁、都督王文达力战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优劣，使探筹取之，仍赐胡仁名勇，令贵名豪，文达名杰，用彰其功。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西魏丞相宇文泰请求降职，文帝没有答应。在这一战役中，西魏的各位将领都没有功劳，只有耿令贵与太子武卫率王胡仁、都督王文达奋力拼搏，立下不少功劳。宇文泰想把雍、岐、北雍三个州交给他们掌管，因为这三个州有好有坏，就让他们用摸筹的办法决定谁管哪个州，他还分别给他们三人起了新名字，将王胡仁叫作王勇，耿令贵叫作耿豪，王文达叫作王杰，以此来表彰他们的功绩。于是西魏广泛召募关、陇地区豪门大族的子弟来增强部队的力量。

高仲密之将叛也，阴遣人扇动冀州豪杰，使为内应，东魏遣高隆之驰驿慰抚，由是得安。高澄密书与隆之曰：“仲密枝党与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属，以惩将来。”隆之以为恩旨既行，理无追改，若复收治，示民不信，脱致惊扰，所亏不细，乃启丞相欢而罢之。

高仲密准备叛变的时候，暗中派人去煽动冀州的豪杰，让他们响应自己。东魏派遣高隆之骑着驿站的快马赶到那里，对他们进行慰问安抚，这一地区因此得以平安。高澄给高隆之写了一封密信，说道：“高仲密的党徒中，凡是嵋跟他一道叛变到西魏的，应该把他们的家属全

部扣留，可以惩戒今后。”高隆之认为朝廷表明恩惠的旨意既然已经执行，按理不应该回过头来改变，如果再扣留、处置这些家属，就等于向百姓显示朝廷言而无信，假若因此引起人心动摇，这样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在启禀丞相高欢准许后，没按高澄的意思去做。

[3]以太子詹事谢举为尚书仆射。

[3]梁朝任命太子詹事谢举为尚书仆射。

[4]夏，四月，林邑王攻李贲，贲将范破林邑于九德。

[4]夏季，四月，梁朝的林邑王攻打李贲，李贲的部将范在九德击败了林邑王。

[5]清水氐酋李鼠仁，乘魏之败，据险作乱；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屡遣军击之，不克。丞相泰遣典签天水赵昶往谕之，诸酋长聚议，或从或否；其不从者欲加刃于昶，昶神色自若，辞气逾厉，鼠仁感悟，遂相帅降。氐酋梁道显叛，泰复遣昶谕降之，徙其豪帅四千馀人并部落于华州，泰即以昶为都督，使领之。

[5]清水郡的氐族酋长李鼠仁乘西魏战败之机，占据了险要的地方造反作乱，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多次派遣部队前去攻打，都没有取得成功。丞相宇文泰派遣部队前去攻打，都没有取得成功。丞相宇文泰派遣典签天水人赵昶前往清水告谕李鼠仁，各位酋长聚集在一起商议，有的人主张顺从西魏，有的人持否定态度；那些不愿顺从的人想要杀掉赵昶，赵昶表情泰然自若，言辞语气却越来越严厉，李鼠仁觉悟过来，就和别的酋长各自带领人马向西魏投降。氐族酋长梁道显反叛了，宇文泰再次派遣赵昶前去劝告招降，并将他手下的部落四千多人连同他们的部落迁到华州，宇文泰随即任命赵昶为都督，让他管理这些氐族人。

[6]泰使谍潜入虎牢，令守将魏光固守，侯景获之，改其书云：“宜速去。”纵谍入城，光宵遁。景获高仲密妻子送邺，北豫、洛二州复入于东魏。五月，壬辰，东魏以克复虎牢，降死罪已下囚，唯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欢以高乾有义勋，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为之请，免其从坐。仲密妻李氏当死，高澄盛服见之曰：“今日何如？”李氏默然，遂纳之。乙未，以侯景为司空。

[6]宇文泰派遣间谍潜入虎牢，命令守城的将领魏光坚决防守，侯景捉住了这个间谍，把宇文泰的信改成这样：“应该尽快离开。”然后

将间谍放进城去，魏光看到信以后连夜逃跑了。侯景俘虏了高仲密的妻子、儿子，将他们送到邺城，北豫、洛这两个州又重为东魏所有。五月，壬辰（初三），东魏由于收复了虎牢，对那些已判为死罪的囚犯作了宽大处理，唯独不赦免高仲密的家人。丞相高欢考虑到当年高乾在信都起义拥戴自己，高阳战死在河阳，高季式先从永安戍跑来将情况告诉自己，就在孝静帝面前一一替他们说情，没让他们的家人连坐。高仲密的妻子李氏本来应当被处死，高澄衣冠楚楚地接见她，问道："今日怎么样？"李氏默默无语，于是高澄将她收纳为妾。乙未（初六），东魏任命侯景为司空。

[7]秋，七月，魏大赦。以王盟为太傅，广平王赞为司空。

[7]秋季，七月，西魏大赦天下，并任命王盟为太傅，广平王元赞为司空。

[8]八月，乙丑，东魏以汾州刺史斛律金为大司马。

[8]八月，乙丑（初八），东魏任命汾州刺史斛律金为大司马。

[9]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浑等来聘。

[9]东魏派遣兼散常侍李浑等人出使梁朝。

[10]冬，十一月，甲午，东魏主狩于西山；乙巳，还宫。高澄启解侍中，东魏主以其弟并州刺史太原公洋代之。

[10]冬季，十一月，甲午（初八），东魏的孝静帝来到西山狩猎；乙巳（十九日），返回皇宫。高澄上书孝静帝，请求解除自己的侍中职务，孝静帝让高澄的弟弟并州刺史、太原公高洋代替他。

[11]丞相欢筑长城于肆州北山，西自马陵，东至土，四十日罢。

[11]丞相高欢下令在肆州的北山修建长城，这条长城西面从马陵开始，东面一直到达土，四十天完工。

[12]魏诸牧守共谒丞相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侠别立，谓诸牧守曰："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最，有如侠者，可与俱立！"众默然，无敢应者。泰乃厚赐侠，朝野叹服，号为"独立君"。

[12]西魏的各位州郡长官一同去进见丞相宇文泰，宇文泰命令河北太守裴侠单独站出来，并对其他牧守们说："论清廉、审慎、尽职尽责，裴侠在天崐下可以排在第一位。你们中间要是有跟裴侠一样的人，可以同他站在一起。"大家都默不作声，没有一个人敢回答宇文泰

的话。于是宇文泰就给了裴侠优厚的赏赐，朝廷与民间都对此而感叹服气，称裴侠为“独立君”。

十年（甲子、544）

十年（甲子，公元544年）

[1]春，正月，李贲自称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

[1]春季，正月，李贲自封为越帝，设置了文武百官，将年号改为“大德”。

[2]三月，癸巳，东魏丞相欢巡行冀、定二州，校河北户口损益，因朝于邺。

[2]三月癸巳（初九），东魏的丞相高欢巡视冀州、定州，查点河北地区的户口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因而来到邺城朝拜孝静帝。

[3]甲午，上幸兰陵，谒建宁陵，使太子入守京城；辛丑，谒陵。

[3]甲午（初十），梁武帝来到兰陵，拜谒了建宁陵，派太子入守京城；辛丑（十七日），又拜谒了陵。

[4]丙午，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

[4]丙午（二十二日），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

[5]己酉，上幸京口城北固楼，更名北顾；庚戌，幸回宾亭，宴乡里故老及所经近县迎候者，少长数千人，各赉钱二千。

[5]己酉（二十五日），梁武帝来到京口城的北固楼，将北固楼改为北顾楼；庚戌（二十六日），又来到回宾亭，宴请家乡的父老乡亲以及所经过的附近县里前来迎接的人，男女老少达几千人，梁武帝赏给每个人两千铜钱。

[6]壬子，东魏以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元弼为录尚书事，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侍中高洋为左仆射。

[6]壬子（二十八日），东魏任命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元弼为录尚书事，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侍中高洋为左仆射。

丞相欢多在晋阳，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欢之亲党也，委以朝政，邺中谓之四贵，其权势熏灼中外，率多专恣骄贪。欢欲损夺其权，故以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文武赏罚皆禀于澄。

丞相高欢大部分时间呆在晋阳，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都是高欢的亲信党羽，朝中的政务高欢交给他们去管理，邺城的人称他们为“四贵”。这四个人权势在朝廷内外炙手可热，他们大都专横、放肆、骄蛮而又贪婪。高欢想要削弱他们的权力，所以季任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将原来属于门下处理的机要大事统统移交给中书省，对文武百官进行奖赏与惩罚，事先都必须向高澄禀报。

孙腾见澄，不肯尽敬，澄叱左右牵下于床，筑以刀环，立之门外，太原公洋于澄有拜高隆之，呼为叔父；澄怒，骂之。欢谓群公曰：“儿子浸长，公宜避之。”于是公卿以下，见澄无不耸惧。库狄干，澄姑之婿也，自定州来谒，立于门外，三日乃得见。

孙腾见高澄时，不愿意表现得毕恭毕敬，高澄便命令左右把孙腾从床上拉下来，用刀环打他，让他立在门外。太原公高洋当着高澄的面向高隆之跪拜，称他为叔父；高澄见了愤怨地责骂高洋。高欢对王公大臣们说道：“我这个儿子渐渐长大了，你们应该避免与他冲突。”于是公卿以下的官员见了高澄，无不毛骨耸然感到惧怕。高澄的姑父库狄干从定州到邺城来拜谒他，在门外站了三天才得到召见。

澄欲置腹心于东魏主左右，擢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侍郎。澄每进书于帝，有所谏请，或文辞繁杂，季舒辄修饰通之。帝报澄父子之语，常与季舒论之，曰：“崔中书，我乳母也。”季舒，挺之从子也。

高澄想在孝静帝的身边安插自己的心腹，就提拔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侍郎。高澄经常向孝静帝递交奏折，进行劝谏、请示，有时奏折的文辞过于繁杂，崔季舒总是要为他修饰一番，才呈报给皇帝。孝静帝回答高澄父子的批复，常和崔季舒一道议论，孝静帝说：“崔中书真是我的乳母啊。”崔季舒是崔挺的侄子。

[7]夏，四月，乙卯，上还自兰陵。

[7]夏季，四月，乙卯（初一），梁武帝从兰陵返回都城。

[8]五月，甲申朔，魏丞相泰朝于长安。[8]五月，甲申朔（初一），西魏丞相宇文泰在长安朝拜文帝。

[9]甲午，东魏遣散骑常侍魏季景来聘。季景，收之族叔也。

[9]甲午（十一日），东魏派遣散骑常侍魏季景来梁朝聘问。魏季景是魏收的同族叔叔。

[10]尚书令何敬容妾弟盗官米，以书属领军河东王誉，丁酉，敬容坐免官。

[10]梁朝尚书令何敬容小妾的弟弟盗窃了官家的大米，何敬容写信给领军河东王萧誉说情；丁酉（十四日），何敬容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

[11]东魏广阳王湛卒。

[11]东魏广阳王元湛去世。

[12]魏琅琊贞献公贺拔胜诸子在东者，丞相欢尽杀之，胜愤恨发疾而卒。丞相泰常谓人曰：“诸将对敌神色皆动，唯贺拔公临陈如平时，真大勇也！”

[12]西魏琅琊贞献公贺拔胜留在东魏的几个儿子，都被丞相高欢杀掉了，贺拔胜愤怒不已，发病而死。西魏丞相宇文泰常常对人说：“各位将领面对敌人的时候，神色都会有所变化，唯独贺拔胜上战场时就跟平时一样，真可算是大勇啊。”

[13]秋，七月，魏更权衡度量，命尚书苏绰损益三十六条之制，总为五卷，颁行之。搜简贤才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

[13]秋季，七月，西魏的改革度量衡制度，尚书苏绰受命酌定在原来的二十四条制度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三十六条制度，定为五卷，在全国颁布实行。同时寻求挑选贤能的人才担任牧、守、令、长等地方官，都是按照新的制度被派遣的。几年之中，百姓都从中得到了好处。

[14]魏自正光以后，政刑弛纵，在位多贪污。丞相欢启以司州中从事宋道为御史中尉，澄固请以吏部郎崔暹为之，以道为尚书左丞，澄谓暹、道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暹选毕义云等为御史，时称得人。义云，众敬之曾孙也。

[14]北魏自从正光年间以来，政务刑律松懈宽容，在位的官员大都贪污。丞相高欢启奏孝静帝，要求任命司州中从事宋道为御史中尉，高澄坚决请求让吏部郎崔暹担任这一职务，让宋道任尚书左丞。高澄对崔暹、宋道说道：“你们两人一个在南面的御史台，一个在北面的尚

书省，将会使天下安定。”崔暹挑选了毕义云等人担任御史，当时人称用人得当。毕义云是毕众敬的曾孙。

澄欲假暹威势，诸公在坐，令暹后至，通名，高视徐步，两人挈裾而入；澄分庭对揖，暹不让而坐，觞再行，即辞去。澄留之食，暹曰：“适受敕在台检校。”遂不待食而去，澄降阶送之。他日，澄与诸公出，之东山，遇暹于道，前驱为赤棒所击，澄回马避之。

高澄想要树立崔暹的权威，当各位王公大臣在座的时候，他让崔暹后到，按照高澄的吩咐，崔暹通报姓名之后，昂着头慢慢地迈步，两人提着崔暹的衣裾走进大厅，高澄面对面和崔暹互相作揖，崔暹不表示谦让便坐了下来。酒才饮两杯，崔暹便起身告辞离去。高澄留他吃饭，他回答说：“皇上刚刚下令，要我到御史台查核重要文书。”于是他不等吃过饭便离去了，高澄降阶相送。还有一天，高澄与各位王公大臣外出到东山，在路上遇见了崔暹，前面的马被崔暹的随从用红棒击打，高澄马上掉转马头避开。

尚书令司马子如以丞相欢故人，当重任，意气自高，与太师咸阳王坦黩货无厌；暹前后弹子如、坦及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等罪状，无不极笔。宋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书元羡等。澄收子如系狱，一宿，发尽白，辞曰：“司马子如从夏州策杖投相王，王给露车一乘，牛犊，犊在道死，唯角存，此外皆取之于人。”丞相欢以书敕澄曰：“司马令，吾之故旧，汝宜宽之。”澄驻马行街，出子如，脱其锁，子如惧曰：“非作事邪？”八月，癸酉，削子如官爵。九月，甲申，以济阴王晖业为太尉；太师咸阳王坦以王还第，元羡等皆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久之，欢见子如，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亲为择虱，赐酒百瓶，羊五百口，米五百石。

尚书令司马子如因为自己是丞相高欢的老朋友，又肩负重任，就傲慢自大，与担任太师的咸阳王元坦一道无休止地贪污国家的财物。崔暹先后多次弹劾司马子如、元坦以及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等人的罪行，每一份奏折语气都很严厉。宋道也弹劾司马子如、元坦以及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书元羡等人。高澄将司马子如投入监狱，仅仅一个晚上，司马子如的头发就白了，他写信给高澄，说：“我司马子如从夏州拄杖投奔大王，大王给了我一辆上无篷盖，四边无车衣的车子，还有一只弯角的雌牛犊，牛犊在路上死了，只有这

只牛犊的弯角我留了下来，除此以外的东西都是我从别人手中拿来的。”丞相高欢写信吩咐高澄：“司马尚书令是我的旧友，你应该对他宽大一些。”高澄于是把马停到街上，放出司马子如，打开了他的枷锁；司马子如惶恐地问道：“不是要干掉我吧？”八月，癸酉（二十一日），朝廷撤销了司马子如的官职与爵位。九月，甲申（初三），任命济阳王元晖业为太尉；咸阳王元坦被罢免太师职务后，回到自己的府第只当他的王爷了。元羡等人都失去了官职，其余被处死或被贬官的人很多。过了许久之后，高欢见到司马子如面目憔悴，不禁怜悯起来，用自己的膝盖托住他的头，亲自为他捉虱子，又赐给他一百瓶酒，五百头羊，五百石米。

高澄对诸贵极言褒美崔暹，且戒属之。丞相欢书与邺下诸贵曰：“崔暹居宪台，咸阳王、司马令皆吾布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

高澄在权贵们面前对崔暹赞不绝口，并告诫他们要接受崔暹的支配。丞相高欢写信给邺城的权贵们，对他们说：“崔暹掌管着御史台，咸阳王、司马尚书令都是我当平民时的老朋友，要论尊贵以及和我的亲密程度，谁也无法超过这两个人，但是他们俩同时犯罪受到处理，而我却不能相救，你们都应该谨慎从事！”

宋道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省中豪吏王儒之徒并鞭斥之，令、仆已下皆侧目。高隆之诬游道有不臣之言，罪当死。给事黄门侍郎杨曰：“畜狗求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道竟坐除名。澄谓道曰：“卿早从我向并州，不尔，彼经略杀卿。”道从澄至晋阳，以为大行台吏部。

宋道上书孝静帝，列举了尚书省的数百条失误并进行批评，对尚书省强横的吏员王儒之流都加以鞭打，尚书令、仆射以下的官员也都对他侧目而视。高隆之诬蔑他说过作为臣子不能说的话，犯了死罪。给事黄门侍郎杨说道：“养狗就是为了让它叫，现在要是因为一条狗叫了几声便杀掉它，恐怕将来再也没有能叫的狗了。”宋道最终还是被革职除名了。高澄对宋道说：“你趁早跟我到并州去，假如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图谋杀掉你。”宋道跟随高澄来到晋阳，被任命为大行台吏部。

[15]己丑，大赦。

[15]己丑（初八），梁朝大赦天下。

[16]东魏以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赋不均，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得无籍之户六十余万，侨居者皆勒还本属。十一月，甲申，以高隆之录尚书事，以前大司马娄昭为司徒。

[16]东魏在经过丧乱之后，国家登记的户口数与实际情况已经不符，徭役与赋税也摊派得不平均。冬季，十月，丁巳（初六），朝廷委派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出任括户大使，分别到各个州去。经过查访，他们一共找到了六十多万户没有登记的家庭，侨居在外的人被安排回原来所属的地方。十一月，甲申（初四），朝廷下令由高隆之为录尚书事，任命前大司马娄昭为司徒。

[17]庚子，东魏主祀圆丘。

[17]庚子（二十日），东魏孝静帝在圜丘祭天。

[18]东魏丞相欢袭击山胡，破之，俘万馀户，分配诸州。

[18]东魏丞相高欢派兵袭击山胡，并打败了他们，俘虏了一万多户人家，将他们分配到了各个州。

[19]是岁，东魏以散骑常侍魏收兼中书侍郎，修国史。自梁、魏通好，魏书每云：“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上复书，去“彼”字而已。收始定书云：“想境内清晏，今万里安和。”上亦效之。

[19]这一年，东魏让散骑常侍魏收兼任中书侍郎，编修国史。自从梁、魏两国相互往来友好之后，魏国的国书上总是写道：“料想彼境内安宁平静，此间平安祥和。”梁武帝复信时，仅仅去掉了一个“彼”字而已。魏收起草国书才确定了这样的用语：“料想境内清明平静，如今天下平安祥和。”梁武帝在撰写国书时也仿效这句话。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九卷

梁纪十五 高祖武皇帝十五大同十一年（乙丑、545）

梁纪十五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乙丑，公元545年）

[1]春，正月，丙申，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奖来聘。

[1]春季，正月，丙申（十七日），东魏派兼任散骑常侍的李奖到梁朝聘问。

[2]东魏仪同尔朱文畅与丞相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等，谋因正月望夜观打簇戏作乱，杀丞相欢，奉文畅为主；事泄，皆死。文畅，荣之子也；其姊，敬宗之后，及仲礼姊大车，皆为欢妾，有宠，故其兄弟皆不坐。

[2]东魏仪同尔朱文畅和丞相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等人，打算趁正月十五的晚上观看打簇戏的机会谋反叛乱，杀掉丞相高欢，推奉文畅为主上；事情泄露以后，他们全被处死。文畅是尔朱荣的儿子；他的姐姐原来是敬宗的皇后，现在与郑仲礼的姐姐大车都是高欢的妾。她们受到高欢的宠爱，所以她们的兄弟都没有受牵连。

欢上书言："并州，军器所骤，动须女功，请置宫以处配没之口；又纳吐谷浑之女以招怀之。"丁未，置晋阳宫。二月，庚申，东魏主纳吐谷浑可汗从妹为容华。

高欢向孝静帝上书说："并州是聚集了众多军需武器的地方，随时都需要妇女工作。请您设置宫室来安置被分配到当地籍没的女人，再请陛下纳吐谷浑的女子入宫，以便招降吐谷浑国，对它实施怀柔政策。"丁未（二十八日），东魏设置了晋阳宫。二月，庚申（十一日），东魏孝静帝纳吐谷浑可汗的堂妹为妾，封她为容华。

[3]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诺陀始通使于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国，姓何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阳，为柔然铁工。至其酋长土门，始强大，颇侵魏西边。安诺陀至，其国人皆喜曰："大国使者至，吾国其将兴矣。"

[3]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酒泉的胡安诺陀开始出使突厥，并与之沟通。突厥原本是西方的小国，以阿史那氏为姓，世世代代居住在金山

的南面，为柔然国充当打铁工。到了酋长土门统治时期，突厥才开始强大起来。它多次侵犯西魏西部边疆。安诺陀来到突厥，突厥人都高兴地说：“大国的使者一来，我们国家就要兴盛了。”

[4]三月，乙未，东魏丞相欢入朝于邺，百官迎于紫陌。欢握崔暹手而劳之曰：“往日朝廷岂无法官，莫肯举劾。中尉尽心徇国，不避豪强，遂使远迩肃清。冲锋陷阵，大有其人；当官正色，今始见之。富贵乃中尉自取，高欢父子无以相报。”赐暹良马。暹拜，马惊走，欢亲拥之，援以辔。东魏主宴于华林园，使欢择朝廷公直者劝之酒；欢降阶跪曰：“唯暹一人可劝，并请以臣所射赐物千段赐之。”高澄退，谓暹曰：“我尚畏羡，何况馀人！”

[4]三月，乙未（十六日），东魏丞相高欢到邺都朝拜国主，文武百官在紫陌迎候他。高欢握着崔暹的手慰劳他说：“以前朝廷里不是没有法官，但却没人能举报弹劾。中尉你尽心尽力报效国家，不畏强暴，才使天下四方平安无事。为国家的利益而冲锋陷阵大有人在；做官做得正派，这样的人我今天才见到。今天的荣华富贵是中尉你自己取得的，我们高欢父子俩没有什么能相报的。”于是，赏赐给崔暹一匹好马。崔暹连忙叩谢，不料马惊跑起来，高欢便亲自拦住它，拉过马头，把辔头交给崔暹。东魏孝静帝在华林园设宴，让高欢在朝廷中选择一位正直的官员向他劝酒。高欢退下一级台阶跪着说：“只有崔暹可以向您劝酒。同时，请您把我射箭所得赏赐的千段绢帛转赐给他。”高澄从朝廷上退下之后对崔暹说：“我尚且对您非常敬畏，羡慕，何况其他人呢？”

然暹中怀颇挟巧诈。初，魏高阳王斌有庶妹玉仪，不为其家所齿，为孙腾妓，腾又弃之；高澄遇诸涂，悦而纳之，遂有殊宠，封琅邪公主。澄谓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谏，我亦有以待之。”及暹咨事，澄不复假以颜色。居三日，暹怀刺坠之于前。澄问：“何用此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悦，把暹臂，入见之。季舒语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将军前，每言叔父可杀；及其自作，乃过于吾。”

然而崔暹内心却很奸诈。当初，西魏高阳王元斌有一个庶出的妹妹玉仪，在元斌家里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做了孙腾的歌舞妓，后来孙腾又抛弃了她。高崐澄在路上遇到了她，很喜爱她，便收她为妾，备受高澄宠爱，被封为琅邪公主。高澄对崔季舒说：“崔暹一定会对我直言

相谏，但是我也有办法对付他。”等到崔暹向他请示事情，高澄不再对他和颜悦色。三天之后，崔暹怀里揣着名帖来见高澄，高澄问：“你何必带着名帖见我？”崔暹胆怯地说：“因为我还没有进见过公主。”高澄非常高兴，拉着崔暹的胳膊，把他带入室内与公主相见。事后，崔季舒对别人说：“崔暹恨我奸佞，他每次在大将军面前时都说他的叔父应该被杀掉。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却早已超过我了。”

[5]夏，五月，甲辰，东魏大赦。

[5]夏季，五月，甲辰（二十六日），东魏大赦天下。

[6]魏王盟卒。

[6]西魏的王盟去世。

[7]晋氏以来，文章竞为浮华，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飨太庙。泰命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苏绰作《大诰》，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

[7]从晋朝以来，天下文章竞相以词藻繁富相夸，西魏丞相宇文泰想革除这一不良风气。六月，丁巳（初十），西魏文帝到太庙祭祖。宇文泰命令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苏绰写了一篇《大诰》，宣读给文武大臣们听，劝诫大臣们勤于政事，西魏还下命令：“从今以后，文章都要按照这种方式来写。”

[8]上遣交州刺史杨讨李贲，以陈霸先为司马；命定州刺史萧勃会于西江。勃知军士惮远役，因诡说留。集诸将问计，霸先曰：“交趾叛换，罪由宗室，遂使溷乱数州，逋诛累岁。定州欲偷安目前，不顾大计；节下奉辞伐罪，当死生以之，岂可逗桡不进，长寇沮众也！”遂勒兵先发。以霸先为前锋。至交州，贲帅众三万拒之，败于朱鸢，又败于苏历江口，贲奔嘉宁城，诸军围之。勃，之子也。

[8]梁武帝派遣交州刺史杨讨伐李贲，并让陈霸先担任司马；命令定州刺史萧勃领兵与杨的军队在西江会合，萧勃知道军中将士害怕远征打仗，就花言巧语劝说杨原地停止不前。杨召集各位将领寻问计策，陈霸先说：“交趾郡的反叛，其罪责在于宗室，因而使许多州混乱不堪，随意捕人杀戮多年。现在定州刺史只想苟且偷安于眼前，还顾不上有什么大的打算。现在您奉皇上之命讨伐有罪之人，应当生死不顾，全力以赴，怎么可以逗留不进，长敌人志气而灭自己威风呢！”于是，陈霸先率自己的部队首先出发。杨让陈霸先做先锋。到了交州，

李贲率领三万军队抵抗，在朱鸢被打败。后来又在苏历江口被打败。李贲逃往嘉宁城，各路军队将他围住。萧勃，是萧的儿子。

[9]魏与柔然头兵可汗谋连兵伐东魏，丞相欢患之，遣行台郎中杜弼使于柔然，为世子澄求婚。头兵曰："高王自娶则可。"欢犹豫未决。娄妃曰："国家大计，愿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劝之。欢乃遣镇南将军慕容俨往聘之，号曰蠕蠕公主。秋，八月，欢亲迎于下馆。公主至，娄妃避正室以处之，欢跪而拜谢，妃曰："彼将觉之，愿绝勿顾。"头兵使其弟秃突佳来送女，且报聘；仍戒曰："待见外孙乃归。"公主性严毅，终身不肯华言。欢尝病，不得往，秃突佳怨恚，欢舆疾就之。

[9]西魏与柔然国头兵可汗密谋联合起兵讨伐东魏，东魏丞相高欢为此事很担心，便派行台郎中杜弼出使柔然国，替他的长子高澄求婚。头兵可汗对使者说："高丞相如果为自己娶亲就可以。"高欢犹豫不决。娄妃对他说："这是国家大事，希望您不要犹豫。"长子高澄与尉景也劝他。高欢于是派遣镇南将军慕容俨前往柔然国去定亲，称柔然王的女儿为蠕蠕公主。秋季，八月，高欢亲自在下馆迎接蠕蠕公主。公主来到了东魏，娄妃将自己居住的正室让给蠕蠕公主住；高欢向娄妃跪拜感谢她，娄妃说："公主会发现我们的关系，希望你和我断绝来往，不要再来看我。"头兵可汗派他的弟弟秃突佳前来护送他的女儿，并且作为对东魏的回访。他又告诫公主说："等到看见外孙之后你再回来。"公主性格严肃刚毅，终身不肯说汉语。高欢有一次病了，不能前往她的住处，秃突佳很有怨气，高欢便立即抱病登车去公主那里。

[10]冬，十月，乙未，诏有罪者复听入赎。

[10]冬季，十月，乙未（疑误），梁朝颁下诏书：重新允许有罪的人交钱赎罪。

[11]东魏遣中书舍人尉瑾来聘。[11]东魏派中书舍人尉瑾来梁朝聘问。

[12]乙未，东魏丞相欢请释邙山俘囚桎梏，配以民间寡妇。

[12]乙未（疑误），东魏丞相高欢请求释放邙山的战俘，把民间的寡妇许配给他们。

[13]十二月，东魏以侯景为司徒，中书令韩轨为司空；戊子，以孙腾录尚书事。

[13]十二月，东魏任命侯景为司徒，任命中书令韩轨为司空，戊子（十四日），任命孙腾为录尚书事。

[14]魏筑圜丘于城南。

[14]西魏在长安城南面建造了一个祭天的圆丘。

[15]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其一，以为“今北边稽服，正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关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惟事征敛，民不堪命，各务流移，此岂非牧守之过欤！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穷幽极远，无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属搔扰；驽困守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重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掣肘。如此，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为“今天下所以贪残，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丘陵，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无有等秩，为吏牧民者，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率皆尽于燕饮之物、歌谣之具。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馀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诚宜严为禁制，道以节俭，纠奏浮华，变其耳目。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能及群，故勉强而为之；苟以纯素为先，足正凋流之弊矣。”其三，以为“陛下忧念四海，不惮勤劳，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帷，便欲诡竞求进，不论国之大礼，心存明恕；惟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长弊增奸，实由于此。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谗慝之心，则下安上谧，无徼幸之患矣。”其四，以为“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宜省事、息费，事省则民养，费息则财聚。应内省职掌各检所部：凡京师治、署、邸、肆及国容、戎备，四方屯、传、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兴造有非急者，征求有可缓者，皆宜停省，以息费休民。故畜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养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

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如此，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

[15]散骑常侍贺琛向梁武帝启奏了四件事：其一，认为“现在北方的东魏已经降服，该是让百姓繁衍后代，积蓄物资，对他们实行教育训导的时候了，而天下的户口却减少了，关外户口减少得更厉害。郡不堪忍受州的催逼，县不堪忍受郡的搜刮，千方百计地互相骚扰，只知道横征暴敛，百姓不堪重压，各家纷纷流离失所，这难道不是州郡长官的过错吗？东部地区户口空虚，都是由于国家政令太繁多引起的，即使是偏僻边远的地方，也无所不至。每次来一位使者，所属地区便受到骚扰，那些无能的地方官员，就只好拱手听命，让他们渔猎搜刮，强暴狡诈的地方长官，又趁机更加贪婪地剥削。纵然遇到廉洁正直的官员，郡守还要加以阻挠。象这样，朝廷尽管年年降旨要人民恢复生产，多次下令免除赋税，但百姓却不能回到他们原来的住所。”其二，认为“当今天下官吏之所以贪婪、残暴，确实是由于奢侈靡烂的风俗造成的。当今，在喜庆饮酒的日子里，人们竟相攀比奢华；果品堆积得如同小山，美味佳肴摆在席上如同美丽的刺绣一样，百两黄金，还不够一次酒宴所用的钱。来宾与主人所需要的只是吃饱，没等到走下殿堂，那些食物就当成腐烂发臭的东西抛弃掉。再者，无论什么等级，都蓄养妓女。而当官统治百姓的人，得到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离职回家之后，这些银两也维持不了几年，全都用在操办饮酒、歌舞的花销中了。他们所破费的东西象小山一样多，而寻欢作乐只在一时，于是他们更加悔恨以往在做官时向百姓索取得少了；如果能重新做官的话，他们便加倍地攫取、吞噬百姓的财物。这是多么违背道义啊！其余淫侈之事，数不胜数，这种习惯渐渐成了风气，而且日渐滋长，一天比一天严重，要想使人们恪守廉正清白，怎么能办到呢？真应该严格制定禁止的措施，用节俭来引导人们，纠崐正虚浮不实的弊端，使其耳目一新。对官吏失去节制的感叹，也是人们自己忧虑的，我正羞愧于不能使大家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要勉强去做，如果能以正直清白为前导，足能纠正那些凋残失节的弊病”。其三，认为“陛下您忧国忧民，挂念天下，不畏辛劳，以至于各部门都直接向您奏事。但是那些才短识浅气量狭小的人，既能靠近您，向您启奏，便想骗得您的信任，争相飞黄腾达，而不顾国家大局，不能心存宽恕，只一味地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过分苛细，以严酷为能干，把纠举别人过错并

且呵斥驱逐人看成是自己的任务。他们的作为，表面上虽然似乎在奉公办事，实际上是更实现了他的作威作福。结果使犯罪者增多，用巧妙办法逃避罪责的人也很多，滋长了弊病，增加了邪恶，实际上就因为这个原因啊！我真诚地希望能达到公平的效果，革除奸佞小人妄进谗言的邪恶念头，那样，全国上下就会安定，就没有侥幸心理带来的忧患了。”其四，认为“现在天下太平无事，但仍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应该马上精简事务，节省掉一些花费。减少了事务，百姓就能修养生息，节省一些开销，国家就可以聚集资财。各机构应该自己对照职责范围，分别检查下属部门：凡是京师的官府、衙门、官邸、市肆以及朝廷仪仗、武事装备，地方上的屯戍、驿传、地方官衙等，有应该革除的，就要革除它，有应该削减的，就要削减掉它。兴建的工程有不急需的，征收的赋税劳役有可以暂缓的，都应该停止减省，以节约开销，让百姓得到休息。因此，储蓄财货是为了能有大的作为，让人民休养生息是为了能让他们服大役。如果说小事不足以破费多少钱财，就任意花费的话，那就终年不会停止了。如果认为小的劳役不会妨碍百姓的话，那就会终年有劳役，百姓没有休息的时候了。像这样，就很难谈到国富民强，并且图谋远大的事业了。”

启奏，上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书以责琛。大指以为：“朕有天下四十馀年，公车谠言，日关听览，所陈之事，与卿不异，每苦倥偬，更增惑。卿不宜自同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别显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尚书、兰台某人奸猾，使者渔猎，并何姓名？取与者谁？明言其事，得以诛黜，更择材良。又，士民饮食过差，若加严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傥家家搜检，恐益增苛扰。若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物，变一瓜为数十种，治一菜为数十味；以变故多，何损于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贪廉各用，亦非朝廷为之傅翼。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朕绝房室三十馀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受生不饮酒，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见也，朕三更出治事，随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昔要腹过

于十围，今之瘦削才二尺馀，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使外人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又可法欤？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擘肌分理’，复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减？何处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各出其事，具以奏闻！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倚闻重奏，当复省览，付之尚书，班下海内，庶惟新之美，复见今日。”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言。

贺琛启奏之后，梁武帝勃然大怒，把主书召到面前，口授敕书指责贺琛。大致内容是：“我有江山已四十多年，每天都耳闻目睹许多从公车官署中转来的臣民直言不讳的上书，他们所陈述的事情，与你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我常常苦于时间仓促，现在你的奏折更增添了我的糊涂和迷惑不解。你不该把自己和才能低下的软弱之人混同在一起，只是图个虚名，向行路之人炫耀说：‘我可以向皇帝上书陈述意见。遗憾的是朝廷不采纳。’为什么不分别明着说：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酷，某位尚书、兰台奸诈虚滑；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那里夺取？给了谁？如果你能明白地指出这些，我就能杀掉、罢免他们，再选择好的人才。还有，官吏百姓的饮食豪华过度，如果加以严格禁止，他们在密室里，你又怎么知道呢？倘若挨家挨户搜查，恐怕更增加了对百姓的骚扰。如果你指的是朝廷中生活奢侈，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崐以前饲养的祭祀用的牲畜，很久没有宰杀了。朝廷如有朝会，也只是吃一些蔬菜罢了。如果再削减这些蔬菜，一定会被讥讽为是《诗经·蟋蟀》所讽刺的晋僖公那样的人。如果你认为供佛、事佛奢侈，那些供品都是园子里的东西，把一种瓜改为几十个品种，把一种菜做成几十种味道。只因为变着花样做才有了许多菜肴，对事物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如果不是公宴，从不吃国家的酒食，已有很多年了。甚至宫中的人，也不吃国家的粮食。凡是营造的建筑，都与材官和国匠无关，都是用钱雇人来完成的。官员们有勇敢的，也有胆怯的，有贪婪的也有廉正的，也不是朝廷为他们增添了羽翼。你认为朝廷是有错误的，于是就自以为是。你应该想一想导致错误的原因！你说：应该以节俭引导百姓，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房事，至于居住，不过只有能放下一张床的地方，宫中没有雕梁画柱；我平

生不爱饮酒，不喜好声色。因此，朝廷中设宴，不曾演奏过乐曲，这些都是诸位贤臣们所看到的。我三更便起，治理国家大事，处理政务的时间依据国家事务的多少来定，事务不多时，中午之前就能把它们处理完，事务繁忙时太阳偏西时才能吃饭，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既象在过白天，又象在过黑夜。往日，我的腰和腹超过了十围，现在瘦得才只有二尺多点，我以前围的腰带还保存着，不是乱说。这是为了谁工作？是为了拯救万民的缘故。你又说：‘官员们没有不凡事都向您禀奏的，一些人用尽伎俩想升官。’要是从今不让外人奏报事情，那么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呢？委托管理国事的专人，怎么能够得到呢？古人说：‘只听一方面的话就会出现奸佞小人，专任一人必定要出祸乱。’秦二世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了赵高，元后把一切托付给了王莽，结果赵高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又怎么能效法他们呢！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些该削减？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我听！用什么办法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应该如何让百姓休养生息，减除劳役，这些都该具体地列出，如果不具体地一一列出，那你就是蒙蔽欺骗朝廷。朕正在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届时自当认真阅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只希望除旧布新的善政美德，能因此而出现在今世。”贺琛只是向梁武帝谢了罪，不敢再说什么。

上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月四更竟，即起视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中用释氏法，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饮酒，非宗庙祭祀、大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然优假士人太过，牧守多浸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启及之。上恶其触实，故怒。

梁武帝为人很守孝道，待人慈悲，彬彬有礼，生活又节俭。他博学多才，善写文章，对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围棋无所不精。

他对国家事务很勤勉，冬天，四更一过，他就起来工作。由于天气严寒，握笔的手都粗糙得裂口子了。自从天监年间信仰释迦牟尼的佛教以来，长期斋戒吃素食，不再吃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也只不过是些菜羹，粗米饭罢了。有时遇到事务繁多，太阳移过头顶了，就漱一漱口算吃过饭了。他身穿布衣，用的是木棉织的黑色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被子盖二年才换一床。后宫里贵妃以下，不穿拖地的衣裙。他生性不喝酒，如果不是在宗庙举行祭祀，或是办大宴席以及进行其他的拜佛等活动，就不奏乐。尽管他居住在幽暗的房子中，却一直衣冠楚楚，坐在宫中便座上，在酷暑的日子里，也没有袒胸露怀。对待宫中太监小臣，象对待尊贵的宾客一样。但是宽待士大夫太过分，牧守大多渔猎百姓，皇帝的使臣又干扰郡县。梁武帝本人又爱亲近任用奸诈的小人，很失之于苛刻挑剔。他还兴建了许多塔和庙，使公家和私人都破费损耗。江南一带长期安定，形成了生活奢侈的风俗，所以贺琛在奏折中提到了此事。武帝不喜欢他触及事实，所以大为恼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礼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赫岷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臣司马光曰：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接纳进谏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注意了琐碎细小的事情而没有雄才大略。大臣进谏时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因此贤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以驾驭万事的根本，忠心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来劝阻君主想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不需亲自动手操劳，就能取得大的功效，作为大臣说得简明扼要便收到很大的效益。纵观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经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

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责备他。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只吃蔬菜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他已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对于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取。象这样，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他说呢！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声名受辱，自身危亡，国家颠覆，祭祀断绝，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不很悲哀吗?

[16]上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权解之，是后囚徒或有优、剧。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16]梁武帝真心崇尚文章礼乐，对刑法则疏远忽视。从公卿大臣以下，都不重视审判刑案。奸佞的官吏便擅权弄法，受贿赂的东西多得象市场出售的商品一样，无辜受害扩大冤狱的事很多。大约被判二年以上刑罚的人每年多达五千；判罚劳役的人各自运用技巧服役劳作，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就要被套上枷锁；如果有人病了，就暂时为他解开枷锁，这以后，囚徒中有能力行贿的人借此得到优待，没有能力行贿的人就会加剧痛苦。当时，王公贵族的子弟，大多骄奢淫逸，不遵守法规。武帝年纪已老，满足于处理日常的各种事务，又专心研究佛教戒律，每次裁决了重大罪犯，就一天不高兴，有人密谋反叛朝廷，事情被发觉后，他也哭泣悲伤一番并且原谅了这个人。由于这样，王公贵族们更加专横。有人在都城街道于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杀死，有人在夜晚时分公开抢劫，有罪在身的逃命之人，藏在王侯家中，有关官吏不敢前去搜捕。梁武帝深深知道这些弊端，由于沉溺于慈悲仁爱，也不能禁止这些现象。

[17]魏东阳王荣为瓜州刺史，与其婿邓彦偕行。荣卒，瓜州首望表荣子康为刺史，彦杀康而夺其位；魏不能讨，因以彦为刺史，屡征不至，又南通吐谷浑。丞相泰以道远难于动众，欲以计取之，以给事黄门侍郎申徽为河西大使，密令图彦。

[17]西魏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与他的女婿邓彦一同前往瓜州。元荣死后，瓜州最有威望的大姓人家上表请求让元荣的儿子元康做刺史。邓彦于是杀掉了元康，篡夺了这个职位。西魏无力讨伐他，便任命邓彦为瓜州刺史。但多次征召他，他都不来，又与南面的吐谷浑勾结。西魏丞相宇文泰因为离瓜州路途遥远，很难兴师动众地讨伐他，便想用智谋征服邓彦。他派给事黄门侍郎申徽担任河西大使，密令申徽算计邓彦。

徽以五十骑行，既至，止于宾馆；彦见徽单使，不以为疑。徽遣人微劝彦归朝，彦不从；徽又使赞成其留计；彦信之，遂来至馆。徽先与州主簿敦煌令狐整等密谋，执彦于坐，责而缚之；因宣诏慰谕吏民，且云“大军续至”城中无敢动者，遂送彦于长安。泰以徽为都官尚书。

申徽带领五十名骑兵前往瓜州，来到了瓜州后，就住在宾馆里了。邓彦见申徽没带什么随从，没有怀疑他。申徽派人暗中劝说邓彦归顺朝廷，邓彦不听从劝告，申徽又派人表示赞成邓彦留在瓜州的计策。邓彦听信了这些话，于是岷来到申徽住的宾馆。申徽事先已与瓜州的主簿敦煌人令狐整等密谋策划好了，在座位上捉住了邓彦，把他捆绑了起来；接着就宣读诏书安抚百姓和官吏，并且说：“大批人马随后就要来到。”瓜州城里没有敢乱动的。于是，申徽便把邓彦押送到了长安。宇文泰任命申徽为都官尚书。

中大同元年（丙寅、546）

中大同元年（丙寅，公元546年）

[1]春，正月，癸丑，杨等克嘉宁城，李贲奔新昌獠中，诸军顿于江口。

[1]春季，正月，癸丑（初十），杨等人攻克了嘉宁城，李贲逃奔新昌的獠人地区，各路人马便停留在江口。

[2]二月，魏以义州刺史史宁为凉州刺史；前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瓜州民张保杀刺史成庆以应之，晋昌民吕兴杀太守郭肆，以郡应保。丞相泰遣太子太保独孤信、开府仪同三司怡峰与史宁讨之。

[2]二月，西魏任命义州刺史史宁为凉州刺史，前任刺史宇文仲和依然占据着凉州，不接受新刺史的取代。瓜州人张保也杀掉了瓜州刺史成庆来与宇文仲和呼应。晋昌郡人吕兴杀掉了太守郭肆，以此来响

应张保。丞相宇文泰派遣太子太保独孤信、开府仪同三司怡峰和史宁一同讨伐叛逆。

[3]三月，乙巳，大赦。

[3]三月，乙己（初三），梁朝大赦天下。

[4]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讲《三慧经》。夏，四月，丙戌，解讲，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图灾，上曰："此魔也，宜广为法事。"群臣皆称善。乃下诏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当穷兹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层浮图；将成，值侯景乱而止。

[4]庚戌（初八），梁武帝临幸同泰寺，就住在寺里的临时官署中，讲读《三慧经》。夏季，四月，丙戌（十四日），梁武帝讲经结束，实行大赦，改换年号。这天夜里，同泰寺的塔起火，梁武帝说："这是魔鬼造成的，应该大规模地做一些佛事活动。"文武大臣们都说好。于是，梁武帝下诏说："道高魔盛，行善发生障碍，应该大兴土木，建造规模要超过以往。"于是便开始起造一座高十二层的佛塔；将要建成之时，正赶上侯景叛乱，便中止修建了。

[5]魏史宁晓谕凉州吏民，率皆归附，独宇文仲和据城不下。五月，独孤信使诸将夜攻其东北，自帅壮士袭其西南，迟明，克之，遂擒仲和。

[5]西魏史宁慰问安抚凉州的百姓和官吏，全州吏民都归顺了他，唯有宇文仲和占据着凉州城不肯投降。五月，独孤信派遣将领们在夜晚攻打城的东北角，自己统率壮士袭击城的西南角，黎明时分，攻克了凉州城。擒获了宇文仲和。

初，张保欲杀州主簿令孤整，以其人望，恐失众心，虽外相敬，内甚忌之。整阳为亲附，因使人说保曰："今东军渐逼凉州，彼势孤危，恐不能敌，宜急分精锐以救之。然成败在于将领，令孤延保，兼资文武，使将兵以往，蔑不济矣！"保从之。

当初，张保想要杀掉瓜州主簿令狐整，因令狐整很有声望，杀掉他会失去民心，所以张保尽管表面上尊敬令狐整，但在内心却非常忌恨他。令狐整假装亲近，依附于张保，便派人劝张保说："现在独孤信的军队正在渐渐逼近凉州，凉州的形势孤立无援，十分危险，恐怕不能抵挡住独孤信的军队。应该赶快分派一些精锐部队援救凉州。但是，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在于将领的能力。令狐整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如

果派他率领军队前往凉州，没有不成的事。”张保采纳了令狐整的建议。

整行及玉门，召豪杰述保罪状，驰还袭之。先克晋昌，斩吕兴；进击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弃保来降。保奔吐谷浑。

令狐整带领军队行军到了玉门，他召集起英雄豪杰，历数张保的罪状，带领骑兵返回瓜州袭击张保。他先攻克了晋昌，斩除了吕兴。然后攻打瓜州，当地人平素都信服令狐整，因此都叛离张保，向令狐整投降。张保逃往吐谷浑。

众议推整为刺史，整曰：“吾属以张保逆乱，恐阖州之人俱陷不义，故相与讨诛之。今复见推，是效尤也。”乃推魏所遣使波斯者张道义行州事，具以状闻。丞相泰以申徽为瓜州刺史。召整为寿昌太守，封襄武男。整帅宗族乡里三千余人入朝，从泰征讨，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

大家商议后，一致推举令狐整担任瓜州刺史。令狐整对大家说：“我们因岖为张保叛逆作战，恐怕使全瓜州人都陷入了不义的境地，所以才共同讨伐他。今天我又被大家推举为瓜州刺史，这是明知错误而加以仿效，会罪上加罪啊。”于是，他便推举西魏派来出使波斯的张道义暂且主持瓜州的日常事务，并将情况上报朝廷。西魏丞相宇文泰让申徽担任瓜州刺史，召令狐整担任寿昌太守，加封为襄武男。令狐整率领他的宗族、同乡共三千多人进京入朝，跟随宇文泰征讨叛逆，他逐步升官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官侍中。

[6]六月，庚子，东魏以司徒侯景为河南大将军、大行台。

[6]六月，庚子（二十九日），东魏任命司徒侯景为河南大将军和大行台。

[7]秋，七月，壬寅，东魏遣散骑常侍元廓来聘。

[7]秋季，七月，壬寅（初一），东魏派散骑常侍元廓来到梁朝聘问。

[8]甲子，诏：“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不坐。”

[8]甲子（二十三日），梁武帝颁布诏书：“罪犯如果不犯有大逆不道的罪行，他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不被连坐。”

[9]先是，江东唯建康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馀州郡杂以谷帛，交、广专以金银为货。上自铸五铢及女钱，二品并行，禁诸古钱。普通中，更铸铁钱。由是民私铸者多，物价腾踊，交易者至以车载钱，不复计数。又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建康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丙寅，诏曰：“朝四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乃心有颠倒。至于远方，日更滋甚，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季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

[9]在此以前，长江之南只有建康及三吴、荆州、郢州、江州、湘州、梁州、益州等地使用货币。其他的州和郡杂用谷物或帛等实物交换。交、广两地专门使用金银作为货币。梁武帝自己铸造了五铢钱和女钱，让这两种货币一起在市场流通，并且禁止使用各种古代货币。普通年间，又铸造了铁钱。从此民间私下里铸造货币的人很多，造成物价沸腾猛涨。做买卖的人竟至于用车来拉钱，而不再逐个算计。还有，从破岭往东，每八十文折合一百文，人们称它为“东钱”。江州、郢州以西每七十文折合一百文，被称为“西钱”。建康地区每九十文折合一百文，被称为“长钱”。丙寅（二十五日），梁武帝颁布诏书说：“朝四暮三，众猴便都高兴，名称不同而实际意思一样，但喜怒却不同。近来我听说外界大多用九陌钱，这样钱减少了，那么物价就会昂贵，钱充足了，物价就会低贱。并不是东西本身有贵有贱，而是人们的思想颠来倒去。说到边远地区，那里货币混乱的状况更是一天比一天厉害。这只能扰乱国家的制度，不会使百姓的财富增多。从今以后，应该在全国通用足陌钱。颁布命令的文书发出以后，以一百天为期限，在百日之外如果还有人违犯这一制度，就要服三年劳役。男子被罚到边远地区搬运东西，女子要以身抵押服劳役。”诏书颁布下去之后，百姓却不按这种制度去做。钱陌变得更少了。到了末年竟以三十五文算做一百文了。

[10]上年高，诸子心不相下，邵陵王纶为丹杨尹，湘东王绎在江州，武陵王纪在益州，皆权侔人主；太子纲恶之，常选精兵以卫东宫。八月，以纶为南徐州刺史。

[10]梁武帝年事已高，他的儿子们彼此互不相服，邵陵王萧纶任丹杨尹，湘东王萧绎任江州刺史，武陵王萧纪任益州刺史，他们的权力都跟皇帝一般；太子萧纲很忌恨他们，常常挑选一些精锐军队来保卫东宫。八月，梁武帝任命萧纶担任南徐州刺史。

[11]东魏丞相欢如邺。高澄迁洛阳《石经》五十二碑于邺。

[11]东魏丞相高欢前往邺城。他的儿子高澄将洛阳五十二块刻有《石经》的石碑迁到了邺城。

[12]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为荆州刺史，使之举诸将可代镇玉壁者。思政举晋州刺史韦孝宽，丞相泰从之。东魏丞相欢悉举山东之众，将伐魏；癸巳，自邺会兵于晋阳；九月，至玉壁，围之。以挑西师，西师不出。

[12]西魏调并州刺史王思政担任荆州刺史，并让他从诸将中推举一位可以代替自己镇守并州州治玉壁的将领。王思政推举了晋州刺史韦孝宽，丞相宇文泰采纳了他的意见。东魏丞相高欢率领崤山以东的全部兵马将要讨伐西魏。岷癸巳（二十三日），高欢便带兵从邺城出发，到晋阳与其他将领会师。九月，到达了玉壁，将玉壁包围起来。他们向西魏的军队挑战，西魏的军队却不出来应战。

[13]李贲复帅众二万自獠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舰，充塞湖中。众军惮之，顿湖口，不敢进。陈霸先谓诸将曰：“我师已老，将士疲劳；且孤军无援，入人心腹，若一战不捷，岂望生全！今藉其屡奔，人情未固，夷、獠乌合，易为摧殄。正当共出百死，决力取之；无故停留，时事去矣！”诸将皆默然莫应。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进，众军鼓噪俱前；贲众大溃，窜入屈獠洞中。

[13]李贲又率领两万人马从獠人居住区出发，把军队屯集在典澈湖一带。他在那里建造了大量战船，充满了整个典澈湖。进攻李贲的各路军队都害怕他的战船，便停在了典澈湖口，不敢进入湖内。陈霸先对将领们说：“我军出征时间已经很长了，将士们疲惫不堪，况且我孤军无援，进入敌人的心脏地区，如果第一战打不胜的话，怎能指望活着回来！现在我们应该趁着他多次失利，人心没有稳定，而夷、獠都是些乌合之众，很容易被摧毁消灭，正应当共同出生入死，竭尽全力打败李贲。如果无缘无故地停留在湖口，机会就要失去了！”将领们听完陈霸先的话，都默默无语，没有响应。这天夜里，江水暴涨了七丈

高，流到了典澈湖中。陈霸先率领他的军队顺流先进入湖中，众多人马在鼓声中一起呐喊冲杀。李贲的军队被打得惨败，逃进了屈獠洞里。

[14]冬，十月，乙亥，以前东扬州刺史岳阳王为雍州刺史。上舍兄弟而立太子纲，内尝愧之，宠亚诸子。以会稽人物殷阜，故用兄弟迭为东扬州以慰其心。兄弟亦内怀不平。以上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货财，折节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数千人。以襄阳形胜之地，梁业所基，遇乱可以图大功。乃克己为政，抚循士民，数施恩惠，延纳规谏，所部称治。

[14]冬季，十月，己亥（初六），梁朝任命前东扬州刺史岳阳王萧为雍州刺史。梁武帝没有选择萧他们几个兄弟，而立太子萧纲作为接班人，他在内心里觉得愧对萧，他对萧的宠爱仅次于对他的其他几个儿子。由于会稽这一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所以梁武帝让萧他们几个兄弟轮流担任东阳州刺史，用此来安抚他们。萧几兄弟在心里也感到忿忿不平。萧认为，皇帝人已经衰老，朝廷的政治中有许多毛病，于是，他便开始储备物资和财产，屈已下人，礼贤下士，在天下招募勇敢善战的人，他身边的人已达到几千人。因为襄阳的地理优势很大，它是梁朝大业的根基，梁武帝就是从襄阳起兵才夺取天下的，所以如果遇到天下大乱，就可以在此图谋大业。于是，萧便严格要求自己，抚慰、顺应百姓与官员们的心理，多次对他们实施恩惠，广泛听取大家的规劝和意见，他所管辖的地区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15]东魏丞相欢攻玉壁，昼夜不息，魏韦孝宽随机拒之。城中无水，汲于汾，欢使移汾，一夕而毕。欢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楼，孝宽缚木接之，令常高于土山以御之。欢使告之曰："虽尔缚楼至天，我当穿地取尔。"乃凿地为十道，又用术士李业兴《孤虚法》，聚攻其北，北，天险也。孝宽掘长堑，邀其地道，选战士屯堑上；每穿至堑，战士辄禽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有在地道内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烂。敌以攻车撞城，车之所及，莫不摧毁，无能御者。孝宽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张之，布既悬空，车不能坏。敌又缚松、麻于竿，灌油加火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作长钩，利其刃，火竿将至，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敌又于城四面穿地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纵火烧之，柱折，城崩。孝宽于崩

处竖木栅以捍之，敌不得入。城外尽攻击之术，而城中守御有馀。孝宽又夺据其土山。欢无如之何，乃使仓曹参军祖说之曰：“君独守孤城而西方无救，恐终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宽报曰：“我城池严固，兵食有馀。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返之危。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复谓城中人曰：“韦城主受彼荣禄，或复可尔；自外军民，何事相随入汤火中！”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赏帛万匹。”孝宽手题书背，返射城外云：“能斩高欢者准此。”，莹之子也。东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战及病死者共七万人，共为一冢。欢智力皆困，因而发疾。有星坠欢营中，士卒惊惧。十一月，庚子，解围去。

[15]东魏丞相高欢的军队日夜不停地进攻玉壁，西魏的韦孝宽随机应变崐地抵抗东魏的进攻。玉壁城中没有水源，城中的人要从汾河汲水，高欢于是派人在汾河上游把水决开，使汾河水远离玉壁城，他们在一个晚上便完成了这一移汾工程。高欢在玉壁城的南面堆起了一座土山，想利用这座土山攻进城里。玉壁城上原来就有两座城楼，韦孝宽让人把木头绑在楼上接高，让它的高度常常高于东魏堆的土山，以抵御东魏的进攻。高欢见到这种情况，便派人告诉韦孝宽说：“即使你把木头绑在楼上，使楼高到天上，我还会凿地洞攻克你。”于是，高欢便派人掘地，挖了十条地道，又采用术士李业兴的“孤虚法”，调集人马，一齐进攻玉壁城北面。城的北面，是山高谷深的非常险要的地方。韦孝宽叫人挖了一条长长的大沟，以此长沟来阻截高欢挖的地道。他挑选了精兵良将驻守在大沟上面，每当有敌人穿过地道来到大沟里，战士们便都能把他们抓住或杀掉。韦孝宽又叫人在沟的外面堆积了许多木柴，贮备了一些火种，一旦地道里有敌人，便把柴草塞入地道，把火种投掷进去，并用皮排吹火。一经鼓风吹火，地道里的敌人全部被烧得焦头烂额。敌人又用一种坚固的攻城战车撞击城墙。战车所到之处，没有不被摧毁撞坏的，西魏没有一种武器可以抵挡它。韦孝宽便把布匹缝制成一条很大的幔帐，顺着攻车撞城的方向张开它，因为布是悬在空中的，攻车无法撞坏它。敌军又把松枝和麻干之类的易燃物品绑在车前的一根长竿上，又在其中灌油，点起火，用来烧毁韦孝宽的幔帐，并且还想烧毁城楼。韦孝宽便让人制造了一种很长的钩，并把它的刀刃磨得很锋利，等火竿快要到时，用长钩远远地切断它，附着在火竿上的松枝和麻干便都纷纷坠落。敌人又在玉壁城

墙下四面八方挖了二十条地道，并在地道中用木柱支撑地上的城墙，然后放火烧掉这些木柱。于是城墙坍塌了。韦孝宽在城墙坍塌的地方竖起一些木栅栏来保卫玉壁城，敌人无法攻进城去。在城外，东魏攻打玉壁城的方法已经用尽，而在城内，韦孝宽抵御敌人的办法还绰绰有余。他又从高欢手里夺占了那座堆起的土山。高欢不知道怎么办好，就派仓曹参军祖劝说韦孝宽："您独自一个人守卫这座孤城，西面又没有救兵，恐怕最终也不能保全它。为什么不投降呢？"韦孝宽回答他说："我的城池坚固无比，士兵和粮食都富富有余，进攻的人是白白辛苦，而守城的人却以逸待劳，哪有一个月之内就已需别人援助的。我倒是担心你们这么多人有回不去的危险。我韦孝宽是个关西男子汉，一定不会做投降的将军的！"祖又对城里的人说："韦孝宽享受着西魏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倒还可以这样做，但其余的士兵和百姓，为什么还要跟他一起赴汤蹈火呢？"于是，便向城里射去赏悬捉拿韦孝宽所定的报酬数额，上面写道："凡是能斩杀韦孝宽而投降的人，就拜他为太尉，并且加封他为开国郡公，赏赐万匹绢帛。"韦孝宽便在它的背面提笔写字射回城外，上写："能杀掉高欢的人，也能得到同样奖赏。"祖是祖莹的儿子。东魏的军队对玉壁城苦苦攻打了五十天，战死以及病死的士兵总共达到七万人，全都埋在一个大坟墓里。高欢的智谋用尽了，也未攻下玉壁城，又气又急，因此得了疾病。这时，有颗流星坠落在高欢的军营中，东魏的士兵们都很惊怕。十一月，庚子（初一），东魏军队解除了围攻，离开了这里。

先是，欢别使侯景将兵趣齐子岭，魏建州刺史杨镇车厢，恐其寇邵郡，帅骑御之。景闻至，斫木断路六十馀里，犹惊而不安，遂还河阳。

原先，高欢曾另外派遣侯景率领军队进兵齐子岭。西魏建州刺史扬正在镇守车厢这个地方。他听到东魏向齐子岭进军的消息之后，害怕东魏侵犯邵郡，就率领骑兵前去抵御东魏军队。侯景听说杨来到，就让人砍了许多树木堆在路上，阻断了六十多里道路，仍惴惴不安，于是便回到了河阳。

庚戌，欢使段韶从太原公洋镇邺。辛亥，征世子澄会晋阳。

庚戌（十一日），东魏丞相高欢派遣段韶跟从太原公高洋镇守邺城。辛亥（十二日），高欢召长子高澄到晋阳相会。

魏以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建忠公。时人以王思政为知人。

西魏任命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晋升爵位为建忠公。当时人们都认为王思政很能识人。

十一月，己卯，欢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东魏主许之。

十一月，己卯（疑误），高欢认为此次出征没有取得战绩，就上书要求解除都督中外诸军的职务，东魏孝静帝同意了他的请求。

欢之自玉壁归也，军中讹言韦孝宽以定功弩射杀丞相；魏人闻之，因下令崐曰："劲弩一发，凶身自陨。"欢闻之，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欢自和之，哀感流涕。

高欢从玉壁回到东魏之后，他的军中传言说韦孝宽用定功弩射杀了丞相高欢。西魏的人听到这一传言后，便颁布命令说："强劲的弩一射，元凶自己就死了。"高欢听到了这些话，勉强坐起来召见权贵们，他让斛律金作了一首《敕勒歌》，高欢自己也跟着乐曲和唱，悲哀之感油然而生，不禁痛哭流涕。

[16]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司农卿苏绰，性忠俭，常以丧乱未平为己任，纪纲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间。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有须处分，随事施行，及还，启知而已。绰常谓"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与公卿论议，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劳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谓公卿曰："苏尚书平生兼让，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为而可？"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进曰："俭约，所以彰其美也。"泰从之。归葬武功，载以布车一乘，泰与群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于车后酹酒言曰："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尔知吾心，吾知尔志，方与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举声恸哭，不觉卮落于手。

[16]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司农卿苏绰，秉性忠厚俭朴。他常常把消除人民的死丧祸乱当做是自己的责任，每天处理许多国家大事。丞相宇文泰对他推心置腹，非常信任，没有人能离间他们的关系。有时宇文泰外出，常常预先把一些签上名的空白纸交给苏绰。如果有必须要安排的事，可以根据情况加以处理，等宇文泰回来之后，苏绰告知宇文泰就行了。苏绰常常说："治国之道，应该象慈父爱护孩子一样爱

护百姓，要象严师训导学生一样训导百姓。”他经常与王公大臣们商议国家政务，从白天谈到夜晚，无论国事是大是小，他都了如指掌。最后积劳成疾而死。宇文泰对他的死深感悲痛和惋惜。他对王公大臣们说：“苏尚书一生廉洁谦让。我想按照他平素的志向办理他的后事，只怕众多吏民不理解我的用意。如果对他厚加追赠，又违背了我们以往的相知之心。该怎么办才好呢？”尚书令史麻瑶越次序先进言说：“节俭办理他的后事，便是表彰苏尚书美德的最好办法。”宇文泰采纳了麻瑶的意见。用一辆白色丧车载着苏绰的遗体，送回老家武功安葬，宇文泰和大臣们步行护送灵车走出同州城外。宇文泰在灵车后面把酒洒向大地，他悲恸地说：“尚书一生做的事，你的妻儿、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这世上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意，也只有我了解你的志向，我正要与你一同平定天下，你却这么快就离开我而去，这如何是好！”于是便放声痛哭起来，不知不觉中，酒杯从手上滑落到地上。

[17]东魏司徒、河南大将军、大行台侯景，右足偏短，弓马非其长，而多谋算。诸将高敖曹、彭乐等皆勇冠一时，景常轻之，曰：“此属皆如豕突，势何所至！”景尝言于丞相欢：“愿得兵三万，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为太平寺主。”欢使将兵十万，专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体。

[17]东魏司徒、河南大将军、大行台侯景，右脚比左脚短，所以，骑马射箭对他来说并不擅长，但是他足智多谋。高敖曹、彭乐等将领都是当时最勇猛的，侯景常常很轻视他们，对人说：“这些人就象受惊的猪一样横冲直撞，流窜侵扰，能撞到哪里去呢！”侯景曾对丞相高欢说：“我愿意率领三万人马，横扫天下，应当渡过长江把萧衍那老头子绑来，让他做太平寺的寺主。”高欢派他带领十万兵马，全权管理黄河以南地区，对他的依靠、任用，就好象他是自己的半个身体一样。

景素轻高澄，尝谓司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没，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欢疾笃，澄诈为欢书以召景。先是，景与欢约曰：“今握兵在远，人易为诈，所赐书皆请加微点。”欢从之。景得书无点，辞不至；又闻欢疾笃，用其行台郎颍川王伟计，遂拥兵自固。

侯景一贯轻视高澄，他曾对司马子如说：“高王在世的时候，我不敢存有异心。如果高王去世了，我不能与那个鲜卑小子共事！”司马子

如赶快捂住了侯景的嘴。到了高欢已病入膏肓的时候，高澄便假借高欢的名义写了一封书信召侯景前来。以前，侯景曾与高欢有过约定，他对高欢说：“现在我在远处掌握着军队，人们很容易从中搞鬼。以后凡是您赐给我的书信都请您加一个小黑点。”高欢同意了侯景的要求。现在，侯景拿到了高欢的书信后，信上却没有黑点，便推托没有去。后来他又听说高欢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就采纳了他的行崐台郎颍川人王伟的计谋，聚集军队，巩固自己的势力。

欢谓澄曰：“我虽病，汝面更有馀忧，何也？”澄未及对，欢曰：“岂非忧侯景叛邪？”对曰：“然。”欢曰：“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之志，顾我能畜养，非汝所能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潘相乐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戆，宜宽借之。彭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备，亲戚之中，唯有此子，军旅大事，宜共筹之。”又曰：“邙山之战，吾不用陈元康之言，留患遗汝，死不瞑目。”相乐，广宁人也。

高欢问高澄：“虽然是我病了，可你的脸上却有另外的忧虑，这是为什么？”没等到高澄回答，高欢又说：“莫不是担心侯景要反叛？”高澄回答说：“是的。”高欢又说：“侯景专制河南已有十四年了，他一直飞扬跋扈，有夺取天下的志向。只有我能驾御他，你很难驾御他。现在，天下还没有安定，如果我死了，你不要马上发丧。库狄干这位鲜卑老人，斛律金这位敕勒老人，他们俩都是性格耿直、强劲有力的人，终不会对你负心的。可朱浑道元、刘丰生他们俩远道前来投奔我，也一定没有背离我们的心意。潘相乐原来是个道人，心地和善厚道，你们兄弟几个人会得到他的帮助的。韩轨有点耿直愚鲁，你们应宽容待他。彭乐的内心很难推测，应该提防他。所有人中，能够与侯景对抗的，只有慕容绍宗一人。我故意不让他得到富贵，就是要把他留下给你。”高欢接着又说：“段孝先这个人忠实、正直、坦白、仁慈、厚道，既有勇又有谋，在所有内外亲属中，只有这个人，军机大事要和他一起商量。”高欢又说道：“邙山战役时，我没有采纳陈元康的忠告，给你留下了隐患，我死不瞑目。”潘相乐是广宁人。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卷

梁纪十六 高祖武皇帝十六太清元年（丁卯、547）

梁纪十六 梁武帝太清元年（丁卯，公元547年）

[1]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

[1]春季，正月朔（初一），发生日偏食，未被遮尽的太阳象钩一样。

[2]壬寅，荆州刺史庐陵威王续卒。以湘东王绎为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续素贪婪，临终，有启遣中录事参军谢宣融献金银器千余件，上方知其富，因问宣融曰："王之金尽此乎？"宣融曰："此之谓多，安可加也！大王之过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终而不隐。"上意乃解。

[2]壬寅（初四），荆州刺史庐陵威王萧续去世。梁武帝任命湘东王萧绎为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以及荆州刺史。萧续平素很贪婪，临终之时，他给中录事参军萧宣融留下了一封信，献出一千多件金银器皿。梁武帝这才知道萧续如此富有，便问谢宣融："庐陵威王萧续的金银财宝只有这些吗？"谢宣融回答说："这些已可以说是非常多了，怎么可以更多呢！大王的过失就象日食月食一样，是有目共睹的，他想让陛下您了解这一切，所以最终没有对您隐瞒。"梁武帝心里的疙瘩这才解开了。

初，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有微过，续代之，以状闻，自此二王不通书问。绎闻其死，入而跃，为之破。

当初，湘东王萧绎担任荆州刺史，犯下了一些小过错，萧续接替他以后，就把萧绎的过错汇报朝廷，从此以后，这两个藩王就彼此不通书信，互相不往来了。萧绎听到萧续去世的消息，进门后高兴得跳了起来，连鞋都撑破了。

[3]丙午，东魏勃海献武王欢卒。欢性深密，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制驭军旅，法令严肃。听断明察，不可欺犯。擢人受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无问厮养，有虚声无实者，皆不任用。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少能剧饮，自当大任，不

过三爵。知人好士，全护勋旧；每获敌国尽节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乐为之用。世子澄秘不发丧，唯行台左丞陈元康知之。

[3]丙午（初八），东魏勃海献武王高欢去世。高欢性格深沉谨细，一天到晚总是一副很庄严的样子，谁都不能猜测到他内心想些什么，在掌握机会和权变方面，他能千变万化，如有神助。在治理、驾驭军队方面，又能做到法令严格。他听取和断决事情，能做到明察秋毫，谁也不敢冒犯、欺骗他。在选拔人才，提升任用官员时，只注重其才能，如果能担当此任，哪怕是仆人也不管；那些徒有虚名而无实际能力的，都不被任用。高欢平时喜好节俭朴素，所用的刀、剑、马鞍以及缰绳都没用金银玉器装饰。他年轻时很能饮酒，自从担当大任之后，饮酒便不超过三杯。他了解下属，喜欢人才，对有功勋者和老部下都极力保护、成全；每次俘获到敌国的那些为本国尽忠尽节的大臣，大多不处罚他们。由于这样，文武百官都乐意被他使用。长子高澄封锁了高欢去世的消息，秘而不宣，只有行台左丞陈元康知道。

侯景自念己与高氏有隙，内不自安。辛亥，据河南叛，归于魏，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景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怀朔暴显等。遣军士二百人载仗暮入西兖州，欲袭取之，刺史邢子才觉之，掩捕，尽获之，因散檄东方诸州，各为之备，由是景不能取。

侯景想到自己与高家有隔阂，心里感到惴惴不安。辛亥（十三日），侯景依据河南而反叛东魏，归属了西魏，颍州刺史司马世云带领全城百姓响应他的行动。侯景引诱并捉住了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怀朔人暴显等人。他派遣了二百人的军队，用战车载着刀、戟等兵器在黄昏时分进入了西兖州，想用偷袭的方法夺取这个州。西兖州刺史邢子才发觉了，不动声色先发制人，侯景派出的二百人马全部被擒，于是邢子才向东方的各个州都散发了檄文，这些州各自都做了准备，因此侯景未能夺取这些地方。

诸将皆以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杀暹以谢景。陈元康谏曰：“今虽四海未清，纲纪已定；若以数将在外，苟悦其心，枉杀无辜，亏废刑典，岂直上负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错前事，愿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韩轨督诸军讨景。

各位将领都认为侯景之所以反叛是由崔暹引起的，高澄出于不得已，想要嵋杀掉崔暹，以此向侯景道歉。陈元康劝谏高澄说：“现在虽然天下还未太平，但国家法纪已经确定。如果因为几个将领外叛，为了讨得他们的欢心，便枉杀无辜、破坏刑典，岂止有负于上苍神灵，而且又用什么来安抚黎民百姓呢！汉朝晁错的事情是前车之鉴，希望大人您慎重处理此事。”高澄听完这番话，便打消了杀崔暹的念头。高澄派遣了司空韩轨督率各路军队去讨伐侯景。

[4]辛酉，上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

[4]辛酉（二十三日），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甲子（二十六日），在明堂祭祀。

[5]三月，魏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

[5]三月，西魏朝廷诏令：“从今开始，凡是应该受到宫刑处罚的人，只把犯罪者没收入官为奴，不再用刑。”

[6]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若干惠为司空，侯景为太傅、河南道行台、上谷公。

[6]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若干惠为司空，侯景为太傅、河南道行台、上谷公。

庚辰，景又遣其行台郎中丁和来，上表言：“臣与高澄有隙，请举函谷以来，瑕丘以西，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内附，惟青、徐数州，仅须折简。且黄河以南，皆臣所职，易同反掌。若齐、宋一平，徐事燕、赵。”上召群臣廷议。尚书仆射谢举等皆曰：“顷岁与魏通和，边境无事，今纳其叛臣，窃谓非宜。”上曰：“虽然，得景则塞北可清；机会难得，岂宜胶柱！”

庚辰（疑误），侯景又派遣他的行台郎中丁和前来梁朝，在上表中讲道：“我与高澄之间有隔阂，请允许我率领函谷关以东，瑕丘以西，豫州、广州、郢州、荆州、襄州、兖州、南兖州、济州、东豫州、洛州、阳州、北荆州、北扬州等十三个州来归附，而青州、徐州等几个州，我只要随便写封信过去就能来归降。况且黄河以南，都是我管辖的范围，行动起来易如反掌。倘若青州、徐州一旦平定，就可以随后慢慢攻取燕、赵之地了。”梁武帝召集大臣们来朝廷商议此事。尚书仆射谢举等人都说：“近年来，我们与魏友好往来，边境地区一直平安无

事，现在若要收留其叛逆之臣，我们私下都认为不太合适。”梁武帝回答说：“尽管如此，如果得到侯景的话，塞北就可以到手了；机会难得，怎么能胶柱鼓瑟而不知变通呢。”

是岁，正月，乙卯，上梦中原牧守皆以其地来降，兴朝称庆。旦，见中书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实。”异曰：“此乃宇宙混壹之兆也。”乃丁和至，称景定计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上。然意犹未决，尝独言：“我国家如金瓯，无一伤缺，今忽受景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对曰：“圣明御宇，南北归仰，正以事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来，自非天诱其衷，人赞其谋，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内，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上乃定议纳景。

这一年，正月，乙卯（十七日），梁武帝梦见中原地区的牧守们都献地来投降，举朝上下一片欢庆。早晨起来，梁武帝遇见中书舍人朱异，便把做梦的事告诉了他，并说：“我这个人很少做梦，如果做了梦，梦中之事就一定会应验。”朱异忙说：“这是天下要统一的征兆。”等到丁和前来告诉梁武帝，说侯景定下计策要在正月乙卯（十七日）这天行动，梁武帝就更相信这个梦是天神的意志。但是他的决心还没有完全定下，曾独自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国家象金瓯一样，无一伤缺之处，现在忽然要接受侯景送来的土地，这难道是合乎事理的吗？倘若因此而引起混乱，后悔怎么来得及呢？”朱异揣摩到了梁武帝的心思，便对梁武帝说：“陛下圣明无比，君临天下，南北方的人都仰慕、归心于您，只是因为没有机会奉事您，所以其心意一直没有实现。现在，侯景把魏的一半土地分割出来归附您，如果不是天意引导他的心，人们又赞助他的打算，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如果拒绝侯景，不收留他，恐怕就会堵绝了随后准备来归降的人的希望。这些实在是显而易见的，希望陛下您不要犹豫。”梁武帝听完这席话，于是决定接纳侯景。

壬午，以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平西谘议参军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谓人曰：“国家数年后当有兵起。”及闻纳景，曰：“乱阶在此矣！”

壬午（疑误），梁武帝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他为河南王，让他担任都督崐河南、北诸军事及大行台之职，并特意授权他可以如后汉的

邓禹那样秉承皇帝的旨意发号施令。平西谘议参军周弘正擅长观察天象变化而预测吉凶，他在侯景投奔梁朝之前曾对人说：“几年之后国内会有兵戈之乱。”等他听说梁武帝接纳了侯景，便说：“祸乱原因就在这里了。”

[7]丁亥，上耕藉田。

[7]丁亥（疑误），梁武帝耕种藉田。

[8]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舍身如大通故事。

[8]三月，庚子（初三），梁武帝临幸同泰寺，举行舍身仪式，和大通元年那次一样。

[9]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鸦仁督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将兵三万趣悬瓠，运粮食应接侯景。

[9]甲辰（初九），梁武帝派司州刺史羊鸦仁督率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人，带领三万人马向悬瓠方向靠近，运送粮食以接应侯景。

[10]魏大赦。

[10]西魏大赦天下。

[11]东魏高澄虑诸州有变，乃自出巡抚。留段韶守晋阳，委以军事；以丞相功曹赵彦深为大行台都官郎中。使陈元康豫作丞相欢条教数十纸付韶及彦深，在后以次行之。临发，握彦深手泣曰：“以母、弟相托，幸明此心！”夏，四月，壬申，澄入朝于邺。东魏主与之宴，澄起舞，识者知其不终。

[11]东魏高澄担心各州会出现变故，便亲自外出巡视各地，安抚下属。他让段韶留下守卫晋阳，并委以军事重任；又让丞相功曹赵彦深担任了大行台都官郎中。并让陈元康把事先写在几十张纸上，以丞相高欢的名义发布的命令，交给段韶和赵彦深，让他们在高澄走后按顺次去执行。临出发之前，高澄握住赵彦深的手，哭着对他说：“我把自己的母亲、弟弟托付给你了，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夏季，四月，壬申（初六），高澄到邺城去朝见。东魏孝静帝设宴招待他，席间，高澄起身舞蹈，有识之士认为高澄父亲刚死就乐而忘哀，不会有好下场。

[12]丙子，群臣奉赎。丁亥，上还宫，大赦，改元，如大通故事。

[12]丙子（初十），梁朝文武百官给佛门捐钱为梁武帝赎身。丁亥（二十一日），梁武帝回到了皇宫，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太清”，就象大通年间那次一样。

[13]甲午，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系来聘。系，绘之弟也。

[13]甲午（二十八日），东魏派兼散骑常侍李系来梁朝聘问。李系是李绘 的弟弟。

[14]五月，丁酉朔，东魏大赦。

[14]五月，丁酉朔（初一），东魏大赦天下。

[15]戊戌，东魏以襄城王旭为太尉。

[15]戊戌（初二），东魏任命襄城王元旭为太尉。

高澄遣武卫将军元柱等将数万众昼夜兼行以袭侯景，遇景于颍川北，柱等大败。景以羊鸦仁等军犹未至，乃退保颍川。

东魏高澄派遣武卫将军元柱等人率领几万大军日夜兼程去袭击侯景，在颍川北面与侯景相遇，结果元柱等人遭到惨败。侯景因为羊鸦仁等人的军队还没有赶到，于是，便退守颍川。

[16]甲辰，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库狄干为太师，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司空韩轨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仆射高洋为尚书令、领中书监，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斌为右仆射。戊午，尉景卒。

[16]甲辰（十八日），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库狄干为太师，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司徒高隆之为录尚书事，司空韩轨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仆射高洋为尚书令、领中书监，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元斌为右仆射。戊午（二十二日），尉景去世。

[17]韩轨等围侯景于颍川。景惧，割东荆、北兖州、鲁阳、长社四城赂魏以求救。尚书左仆射于谨曰：“景少习兵，奸诈难测，不如厚其爵位以观其变，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后悔无及。”即以崐荆州步骑万馀从鲁阳关向阳翟。丞相泰闻之，加景大将军兼尚书令，遣太尉李弼、仪同三司赵贵将兵一万赴颍川。

[17]韩轨等人率军把侯景包围在颍川。侯景见这种状况，害怕了，便把东荆、北兖州、鲁阳、长社四座城割让给了西魏，用此来贿赂西魏，以便取得其援救。西魏尚书左仆射于谨说："侯景在少年时就习武练兵，为人奸诈，难以揣测，所以不如封以他高官厚禄，看看他的变化再说，先不要派兵去援救他。"荆州刺史王思政却认为："如果不抓住时机进取，后悔就来不及了。"于是便派荆州的一万多名步兵和骑兵经鲁阳关向阳翟进发。西魏丞相宇文泰知道情况之后便封侯景为大将军兼尚书令，并派遣太尉李弼、仪同三司赵贵率领一万人马赶赴颍川去为侯景解围。

景恐上责之，遣中兵参军柳昕奉启于上，以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关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于高氏，岂见容于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图为国，愿不赐咎！臣获其力，不容即弃，令以四州之地为饵敌之资，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东，齐海以西，悉臣控压；见有之地，尽归圣朝，悬瓠、项城、徐州、南兖，事须迎纳。愿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与臣影响，不使差互！"上报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专；况始创奇谋，将建大业，理须适事而行，随方以应。卿诚心有本，何假词费！"

侯景怕梁武帝责怪他向西魏求援一事，便派中兵参军柳昕向梁武帝送去一封信，上面说道："陛下您派出的军队还没有来到，而我这里生死攸关，情况十分危急，便向关中求援，以便挽救自己所面临的危机。我既不能安处于高澄手下，又怎么会被宇文泰所容纳？但是手遭毒蛇螫咬而连手腕去掉，这是万不得已之事，本来想着为国，希望您不要怪罪我！我得到了关中的帮助，所以不能马上就背弃他们，现在我把四个州的地方当做引敌人上钩的诱饵，已经让宇文泰派了军队进入颍川，帮助我守卫这里。从豫州以东到齐海以西的地区，都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我的这些现在实有的土地，都归于梁朝所有，悬瓠、项城、徐州、南兖这些地方，只需要派人去加以接管就可以了。希望陛下您迅速向边境下发命令，让他们各置重兵，与我呼应，相互之间不要发生差脱误会！"梁武帝回答说："大夫离开国境，还有自做主张的权限呢，何况你始创奇谋，将建大业，理应根据事情的发展而行事，随机应变。你一片诚意，心系朝廷，何须多加解释呢？"

[18]魏以开府仪同三司独孤信为大司马。

[18]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独孤信为大司马。

[19]六月，戊辰，以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击穰城。

[19]六月，戊辰（初三），西魏委任鄱阳王元范为征北将军，令他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去进攻穰城。

[20]东魏韩轨等围颍川，闻魏李弼、赵贵等将至，乙巳，引兵还邺。侯景欲因会执弼与贵，夺其军；贵疑之，不往。贵欲诱景入营而执之，弼止之。羊鸦仁遣长史邓鸿将兵至汝水，弼引兵还长安。王思政入据颍川。景阳称略地，引兵出屯悬瓠。

[20]东魏的韩轨等人包围了颍川，得知西魏的李弼、赵贵等人将要领兵到来，乙巳（疑误），带领军队撤回了邺城。侯景想趁机抓获李弼和赵贵二人，夺取他们的军队；赵贵对侯景产生了怀疑，不去颍川与侯景相会。赵贵想把侯景诱入军营而趁机拘捕他，李弼制止了赵贵这一做法。这时，羊鸦仁派长史邓鸿率领军队到了汝水，李弼便率领军队回到了长安。王思政带兵占据了颍川。侯景假称要攻取州郡，带领军队出颍川城，驻扎于悬瓠。

景复乞兵于魏，丞相泰使同轨防主韦法保及都督贺兰愿德等将兵助之。大行台左丞蓝田王悦言于泰曰：“侯景之于高欢，始敦乡党之情，终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将，位重台司；今欢始死，景遽外叛，盖所图甚大，终不为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于高氏，岂肯尽节于朝廷！今益之以势，援之以兵，窃恐贻笑将来也。”泰乃召景入朝。

侯景又向西魏乞求援兵。丞相宇文泰让同轨郡的防主韦法保以及都督贺兰愿德等人率领军队前去帮助他。大行台左丞蓝田人王悦对宇文泰说：“侯景同高欢之间，开始是亲密的乡党关系，最终变成了君臣关系，侯景位居上将，权倾朝廷；而今高欢刚刚死去，侯景便很快外叛，这是因为他的图谋很大，终不甘居人下的缘故。况且他能对高氏背信弃义，又怎么会为本朝尽忠尽节呢？现崐在您扩大他的势力，派兵去援助他，我私下担心这样会让后人耻笑的。”于是宇文泰便派人召侯景入朝。

景阴谋叛魏，事计未成，厚抚韦法保等，冀为己用，外示亲密无猜间。每往来诸军间，侍从至少，魏军中名将，皆身自造谐。同轨防长史裴宽谓法保曰：“侯景狡诈，必不肯入关，欲托款于公，恐未可信。

若伏兵斩之，此亦一时功也。如其不尔，即应深为之防，不得信其诳诱，自贻后悔。”法保深然之，不敢图景，但自为备而已；寻辞还所镇。王思政亦觉其诈，密召贺兰愿德等还，分布诸军，据景七州、十二镇。景果辞不入朝，遗丞相泰书曰：“吾耻与高澄雁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台郎中赵士宪悉召前后所遣诸军援景者。景遂决意来降。魏将任约以所部千余人降于景。

侯景暗中打算反叛西魏，但计划没有实现，便优抚韦法保等人，希望他们能替自己效力，表面上做出亲密无间的样子。侯景每每来往于各个军队之间，带的侍从极少，对于西魏军队中的各个著名将领，他都亲自去拜访他们。同轨防长史裴宽对韦法保说：“侯景为人奸诈狡猾，一定不肯应宇文丞相之召而入关，他肯定要通过您向朝廷讲情，恐怕不可以相信他。如果埋伏兵士斩了他，这也是一时的功劳啊。如果你不这样，我们就应该深深地提防他，不能轻信他的欺骗和引诱，以致为自己留下悔恨。”韦法保非常赞同裴宽的话，不敢杀掉侯景，只是自己加强了防卫罢了。后来，他找了个借口便回自己的镇所去了。王思政也觉得侯景在欺骗他，就秘密把贺兰愿德等人召回来，分别部署了各路军队，占领了侯景所管辖的七个州，十二个镇。侯景果然推辞而不肯入朝，他在给宇文泰的信中说：“我耻于同高澄并行，又怎么能同大弟您比肩呢！”宇文泰收到了这封信后，便派行台郎中赵士宪将以前派去的救援侯景的各路军队全部召回。于是，侯景便决心投降梁朝。西魏将领任约带领所属的一千多名将士投降了侯景。

泰以所授景使持节、太傅、大将军、兼尚书令、河南大行台、都督河南诸军事回授王思政，思政并让不受；频使敦谕，唯受都督河南诸军事。

西魏丞相宇文泰把以前授给侯景的使持节、太傅、大将军、兼尚书令、河南大行台、都督河南诸军事等官职收回并转授给了王思政，王思政一并推辞不受；宇文泰频繁地派人敦促劝谕王思政走马上任，最后，王思政只接受了都督河南诸军事这一职务。

[21]高澄将如晋阳，以弟洋为京畿大都督，留守于邺，使黄门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颢之子也。丁丑，澄还晋阳，始发丧。

[21]高澄将要去晋阳，便任命他的弟弟高洋为京畿大都督，让他留守邺城，并让黄门侍郎高德政来辅佐他。高德政是高颢的儿子。丁丑

（十二日），高澄回到了晋阳，方才开始为高欢发丧。

[22]秋，七月，魏长乐武烈公若干惠卒。

[22]秋季，七月，西魏长乐武烈公若干惠去世。

[23]丁酉，东魏主为丞相欢举哀，服緦，凶礼依汉霍光故事，赠相国、齐王，备九锡殊礼。戊戌，以高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勃海王；澄启辞爵位。壬寅，诏太原公洋摄理军国，遣中使敦谕澄。

[23]丁酉（初二），东魏孝静帝为丞相高欢举行哀悼仪式，穿上了緦丧服。丧礼依照汉代霍光去世时的规格而进行，追封高欢为相国、齐王，并备九锡之礼。戊戌（初三），东魏孝静帝任命高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勃海王；高澄启奏孝静帝，请求辞去封给他的爵位。壬寅（初七），孝静帝颁下诏书，令太原公高洋摄理军政大事，并派宦官敦促劝谕高澄，走马上任。

[24]庚申，羊鸦仁入悬瓠城。甲子，诏更以悬瓠为豫州，寿春为南豫州，改合肥为合州。以鸦仁为司、豫二州刺史，镇悬瓠；西阳太守羊思达为殷州刺史，镇项城。

[24]庚申（二十五日），羊鸦仁进入了悬瓠城。甲子（二十九日），梁武帝诏令改悬瓠为豫州，改寿春为南豫州，改合肥为合州。任命羊鸦仁为司、豫两州刺史，镇守悬瓠；任命西阳太守羊思达为殷州刺史，镇守项城。

[25]八月，乙丑，下诏大举伐东魏。遣南豫州刺史贞阳侯渊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分督诸将。渊明，懿之子；会理，续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阳王嵫范为元帅；朱异取急在外，闻之，遽入曰：“鄱阳雄豪盖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残暴，非吊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顾亭以望，谓江右有反气，骨肉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详择。”上默然，曰：“会理何如？”对曰：“陛下得之矣。”会理懦而无谋，所乘襻舆，施板屋，冠以牛皮。上闻，不悦。贞阳侯渊明时镇寿阳，屡请行，上许之。会理自以皇孙，复为都督，自渊明已下，殆不对接。渊明与诸将密告朱异，追会理还，遂以渊明为都督。

[25]八月，乙丑（初一），梁武帝诏令派大量军队去讨伐东魏。他派遣南豫州刺史贞阳侯萧渊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分别督率各位将领进攻东魏。萧渊明是萧懿的儿子，萧会理是萧续的儿子。开

始，梁武帝想让鄱阳王萧范担任元帅；朱异正在外面休假，听说梁武帝要让萧范担任元帅，急忙进朝对梁武帝说："鄱阳王虽然是英雄豪杰，盖世无双，许多人为他竭尽全力地效劳。但他所到之处非常残忍凶暴，不是个能爱惜百姓的人。况且陛下您往日登上北顾亭眺望远方时曾说长江西边的地区有反叛之气，骨肉之亲常常是战争的祸首，所以由谁挂帅尤其应该仔细选择。"梁武帝点头称是，又问："萧会理如何呢？"朱异回答说："陛下选对人了。"萧会理怯懦而又少谋，他所乘坐的抬轿，用木板屋子的形状，外面蒙着牛皮，梁武帝知道之后，很不高兴。贞阳侯萧渊明此时正镇守寿阳，他多次向梁武帝请求去带兵打仗，梁武帝允许了。而萧会理自恃是皇帝的孙子，又担任了都督，便不把众人放在眼里，自萧渊明以下的人，一概不予理睬。萧渊明便和诸位将领一起把这件事秘密通报给了朱异，朱异派人把萧会理追了回来，就让萧渊明担任了都督。

[26]辛未，高澄入朝于邺，固辞大丞相，诏为大将军如故，馀如前命。

[26]辛未（初七），东魏高澄来到邺城朝拜孝静帝，坚决辞去大丞相的职务；东魏孝静帝诏令他仍然担任大将军，其它职务还同以前任命的那样。

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巨。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

甲申（二十日），东魏把齐献武王高欢先虚葬在漳水之西；又在成安县鼓山石窟佛寺旁边秘密挖了一个墓穴，把齐献武王的灵柩放进穴内，然后把所有工匠都杀掉了。等到北齐灭亡时，一位工匠的儿子知道了安葬地点，撬开了石板，取出了墓穴中的黄金便逃走了。

[27]戊子，武州刺史萧弄璋攻东魏碛泉、吕梁二戍，拔之。

[27]戊子（二十四日），梁朝武州刺史萧弄璋带兵去攻打东魏的碛泉、吕梁二座城堡，并占领了它们。

[28]或告东魏大将军澄云："侯景有北归之志。"会景将蔡道遵北归，言"景颇知悔过"。景母及妻子皆在邺，澄乃以书谕之，语以阖门无恙，若还，许以豫州刺史终其身，还其宠妻、爱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摄。景使王伟复书曰："今已引二邦，扬旌北讨，熊豹齐奋；克复

中原，幸自取之，何劳恩赐！昔王陵附汉，母在不归，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脱谓诛之有益，欲止不能，杀之无损，徒复坑戮，家累在君，何关仆也！”

[28]有人告诉东魏大将军高澄：“侯景有北归之意。”这时正好侯景的将领蔡道遵回到了东魏，讲道：“侯景有所悔过。”侯景的母亲和妻子儿女都住在邺城，高澄便写信告诉侯景，说他的全家人都安然无恙，如果他肯回到东魏，便许诺让他终身担任豫州刺史，并还他宠妻爱子，对于他手下的文武官员，更是既往不咎。侯景指使手下人王伟给高澄回信说：“现在，我已经带领梁和西魏的军队，举旗北伐，兵卒们士气高涨；恢复中原地区，我希望能自己攻取，怎么能有劳您来恩赐给我呢！从前王陵归附了刘邦，母亲被项羽抓去他仍不肯回去；刘邦的父亲被项羽囚禁了，项羽威胁要杀掉其父，刘邦却坦然地向项羽讨要煮他父亲的肉汤喝，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是妻子儿女，那就更不介意了！如果说杀掉我的妻子和孩子对你有利的话，我想阻止你也是阻止不了的，如果杀掉他们对我毫无损害，那么您杀戮了他们也是徒然，反正我的家室全在您手中，如何处置，与我有什么相关啊！”

戊子，诏以景录行台尚书事。

戊子（二十四日），梁武帝诏令委任侯景为录行台尚书事。

[29]东魏静帝，美容仪，旅力过人，能挟石师子逾宫墙，射无不中；好文学，从容沈雅。时人以为有孝文风烈，大将军澄深忌之。

[29]东魏孝静帝容貌、仪表俊美，臂力过人，能把石狮子夹在胳膊下面飞崐身跳过宫墙，射箭百发百中；他还喜好文学，行止丛容沉稳，性情高雅。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有北魏孝文帝的风范，因此大将军高澄特别防范他。

始，献武王自病逐君之丑，事静帝礼甚恭，事无大小必以闻，可否听旨。每侍宴，俯伏上寿；帝设法会，乘辇行香，欢执香炉步从，鞠躬屏气，承望颜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

以前，献武王高欢自恨背上了驱逐君主的丑名，所以侍奉孝静帝时执礼甚恭，事无大小都一定汇报给孝静帝，听旨而行，自己从不专权。每次侍宴，他都俯下身子向皇帝祝寿；孝静帝举办法会，乘坐銮驾去进香时，他手持香炉，徒步跟在后面，屏住气息，弯腰鞠躬，看皇上的眼色行事，所以他的下属在侍奉孝静帝时也没有人敢不恭敬。

及澄当国，倨慢顿甚，使中书黄门郎崔季舒察帝动静，大小皆令季舒知之。澄与季舒书曰：“痴人比复何似？痴势小差未？宜用心检校。”帝尝猎于邺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曰：“天子勿走马，大将军嗔！”澄尝侍饮酒，举大觞属帝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胜忿，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劳帝，帝亦谢焉，赐季舒绢百匹。

高澄执掌国家大权后，很快就骄傲自大起来，他让中书黄门郎崔季舒暗中窥探皇帝的举动，孝静帝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事都让崔季舒知道了。高澄写给崔季舒的信中说：“那傻子比以前怎么样了，他呆傻的程度比以前稍好一点了没有？你应该用心去检查、核对一下。”孝静帝曾在邺城的东边打猎，骑马逐兽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跟在孝静帝的马后高声呼喊道：“皇上不要让马跑起来，大将军要怪罪的！”高澄曾经陪着孝静帝饮酒，他举起手中大酒杯向孝静帝劝酒说：“臣高澄劝陛下喝一杯。”那样子好象他们是平起平坐一样，孝静帝不胜愤怒，对高澄说：“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还要这一生干什么？”高澄恼羞成怒地说：“什么朕、朕的，是长着狗脚的朕！”又让崔季舒打了孝静帝三拳，然后奋衣而出。第二天，高澄让崔季舒进宫去慰问孝静帝，孝静帝也表示歉意，并且赏赐给他一百匹绢。

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仲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颍川荀济知帝意，乃与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济北王徽等谋诛澄。大器，鸷之子也。帝谬为敕问济曰：“欲以何日开讲？”乃诈于宫中作土山，开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以告澄。澄勒兵入宫，见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负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嫔辈所为。”欲杀胡夫人及李嫔。帝王色曰：“自古唯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责我！我杀王则社稷安，不杀则灭亡无日，我身且不暇惜，况于妃嫔！必欲弑逆，缓速在王！”澄乃下床叩头，大啼谢罪。于是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壬辰，烹济等于市。

孝静帝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便借吟咏谢灵运的诗来抒发自己的情怀：“韩亡子房奋，秦帝仲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

侍讲颍川人荀济了解孝静帝的心思，便和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元大器、淮南王元宣洪，济北王元徽等人一起密谋杀掉高澄。元大器是元鸷的儿子。孝静帝降旨假意问荀济："您打算在什么时间开讲？"于是便借口要在皇宫里修一座土山，挖了一条通向城北的地道。地道挖到了千秋门时，守门的兵卒发觉地下有响动，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高澄。高澄带着兵士入宫，见到了孝静帝，没有叩拜便坐下来，问道："陛下为什么要谋划反叛？我们父子有保存国家的功绩，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地方呢？这一定是您身边侍卫人员和嫔妃们所搞的鬼。"说完便要杀掉胡夫人以及李嫔。孝静帝扳起面孔说道："自古以来只听说过臣子反叛君王，没听说过君王反叛臣子。你自己要造反，又何必还要责怪我呢！我杀掉你江山社稷就会安定，不杀则国家就会很快灭亡。我对自己都没时间去爱惜，何况对这些嫔妃呢！如果你一定要反叛弑君的话，是早动手还是晚动手就在于你自己了！"高澄听完这些话，便离开坐床向孝敬帝叩头，痛哭流涕地向孝静帝道歉、请罪。于是，一起痛饮，直到深夜，高澄才离开皇宫。隔了三天，高澄便把孝静帝囚禁在含章堂里。壬辰（二十八日），把荀济等人在街市上用大锅煮死了。

初，济少居江东，博学能文。与上有布衣之旧，知上有大志，然负气不服崐，常谓人曰："会于盾鼻上磨墨檄之。"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荐之于上，上曰："人虽有才，乱俗好反，不可用也。"济上书谏上崇信佛法、为塔寺奢费，上大怒，欲集朝众斩之，朱异密告之，济逃奔东魏。澄为中书监，欲用济为侍读，献武王曰："我爱济，欲全之，故不用济。济入宫，必败。"澄固请，乃许之。及败，侍中杨尊彦谓之曰："衰暮何苦复尔？"济曰："壮气在耳！"因下辨曰："自伤年纪摧颓，功名不立，故欲挟天子，诛权臣。"澄欲宥其死，亲问之曰："荀公何意反？"济曰："奉诏诛高澄，何谓反！"有司以济老病，鹿车载诣东市，并焚之。

当初，荀济年轻时住在江东，他学识渊博，擅长诗文，与梁武帝有布衣交情，他知道梁武帝有远大的志向，但心里却不服气他，常常对别人说："如果他真是要造反篡位，我也将起兵，在战场的盾鼻上磨墨写檄文来声讨他的罪孽。"梁武帝知道后非常愤愤不平。等到梁武帝即位后，有人将荀济推荐给他，梁武帝说："这个人虽然有才，但常常做

违犯习俗的事，喜好唱反调，不可以任用。”荀济上书梁武帝劝谏他不该崇信佛法，而大兴土木，为建造寺塔而靡费天下，梁武帝勃然大怒，要召集朝臣斩杀荀济；朱异将这一消息密告荀济，荀济便逃往东魏。高澄担任中书监的时候，想让荀济担任侍读，高欢对高澄说：“我喜爱荀济，想保全他，所以才不任用他。荀济一旦进入皇宫，必定会失败。”高澄坚决请求允许让荀济做侍读，高欢才答应了。等到荀济与一些人密谋杀掉高澄一事败露之后，侍中杨遵彦对荀济说：“你已是衰暮之年，何必再如此呢？”荀济回答说：“虽然如此，但壮气还在！”于是杨遵彦便在狱辞中写道：“荀济自伤年纪衰老，还没有建立功名，所以便挟持天子，诛杀权臣。”高澄想宽宥荀济，免他一死，亲自去问他：“荀公为什么要谋反？”荀济回答说：“我奉皇帝的诏令去诛戮高澄，怎么叫谋反呢！”有司认为荀济年老多病，就用小车载着他来到东市，连人带车都烧了。

澄疑谘议温子知瑾等谋，方使之作《献武王碑》，既成，饿于晋阳狱，食弊而死。弃尸路隅，没其家口，太尉长史宋道收葬之。澄谓道曰：“吾近书与京师诸贵论及朝士，以卿僻于朋党，将为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故旧、尚节义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九月，辛丑，澄还晋阳。

高澄怀疑谘议温子知道元瑾等人的阴谋，他正在撰写《献武王碑》，作好之后，就把他关进了晋阳监狱，不给饭吃，饿极了，便吃自己穿的破短袄，终于死去。高澄叫人把他的尸体抛在路边，又把他的家口没收入官府为奴婢，太尉长史宋道收葬了他。高澄对宋道说：“我最近写信给京师的各位达官贵人，谈论到了一些朝廷中的人，认为你疏远朋党，将会给你带来祸灾；现在才知道你是注重老交情、崇尚气节、讲义气的人，天底下那些替你惶恐不安的人，是因为不了解我的心思啊！”九月，辛丑（初七），高澄回到了晋阳。

[30]上命萧渊明堰泗水于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进军与侯景掎角。癸卯，渊明军于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断流立堰。侍中羊侃监作堰，再旬而成。东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则婴城固守，侃劝渊明乘水攻彭城，不从。诸将与渊明议军事，渊明不能对，但云“临时制宜”。

[30]梁武帝命令萧渊明在寒山一带筑堰挡泗水淹灌彭城，等到夺取了彭城，便进军与侯景形成犄角之势而夹击敌人。癸卯（初九），萧

渊明驻军于寒山，他在离彭城十八里远的地方修堰截流。侍中羊侃负责监督修建堰坝，只用了二十天时间便建成。东魏徐州刺史太原人王则环城固守。羊侃劝告萧渊明趁着水势攻打彭城，萧渊明没有听从。众将领与萧渊明一起商议军机大事，萧渊明不能做出判断回答，只是说：“到时再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31]冬，十一月，魏丞相泰从魏主狩于岐阳。

[31]冬季，十一月，西魏丞相宇文泰跟随西魏文帝到岐阳打猎。

[32]东魏大将军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门郡公潘乐为副。陈元康曰：“乐缓于机变，不如慕容绍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于斯人，景不足忧也。”时绍宗在外，澄欲召见之，恐其惊叛；元康曰：“绍宗知元康特蒙顾待，新使人来饷金；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书，保无异也。”乙酉，以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岳、乐偕行。初，景闻韩轨来，曰：“啖猪肠儿何能为！”闻高岳来，曰：“兵精人凡。”诸将无不为所轻者。及闻绍宗来，叩鞍有惧色，曰：“谁教鲜卑儿解遣绍宗来！若然，高王定未死邪？”

[32]东魏大将军高澄派遣大都督高岳去援救彭城，并想让金门郡公潘乐担任崐高岳的副手。陈元康对高澄说：“潘乐反应比较迟缓，不能随机应变，不如慕容绍宗；何况让慕容绍宗去对付侯景也是先王高欢的命令。您只要赤诚对待慕容绍宗，侯景是不足为虑的。”当时慕容绍宗正在外地，高澄想召见他，但又怕他受惊起疑心而反叛；陈元康对高澄说：“慕容绍宗知道我陈元康特别受您的照顾和优待，最近他又派人来馈赠我黄金；我为了让他放心，便接受了这些黄金，并在给他的回信中厚谢了他，所以可以保证他不会有别的的想法。”乙酉（疑误），东魏让慕容绍宗担任了东南道行台，使他与高岳、潘乐一起去援救彭城。当初，侯景听说韩轨要来，便说：“这个吃猪肠子的小子能干些什么！”当侯景听说高岳要来，又说：“兵士倒是很精锐，但领兵的人很一般。”各位将领没有不被侯景轻视的。但是，当侯景听说慕容绍宗要来时，便敲打着马鞍，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说：“谁使高澄这个鲜卑小子懂得派遣慕容绍宗来呢！如果这样，高王就一定没有死去！”

澄以廷尉卿杜弼为军司，摄行台左丞，临发，问以政事之要、可为戒者，使录一二条。弼请口陈之，曰：“天下大务，莫过赏罚。赏一人

使天下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之人惧，苟二事不失，自然尽美。”澄大悦，曰：“言虽不多，于理甚要。”

高澄任命廷尉卿杜弼为军司，代理行台左丞，临出发时，高澄询问了他一些政事要点需要警惕的，并让他写出一两条来。杜弼请求口述给高澄，他说：“天下的大事，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了。奖赏一人而使天下的人都高兴，惩罚一人而使天下的人害怕，如果做到了这两点，自然就会尽善尽美了。”高澄听后非常高兴，说：“话虽然说得不多，道理却很重要。”

绍宗帅众十万据槖驼岘。羊侃劝贞阳侯渊明乘其远来击之，不从，旦日，又劝出战，亦不从；侃乃帅所领出屯堰上。

慕容绍宗率领十万人马占据了槖驼岘。羊侃劝贞阳侯萧渊明趁着慕容绍宗远道而来，人困马乏之时去攻打他，萧渊明没有听从羊侃的劝告。第二天，羊侃又规劝萧渊明出战，萧渊明还是没有听从他的话；于是羊侃率领他的部下离开了萧渊明驻扎到了新修好的堰坝上。

丙午，绍宗至城下，引步骑万人攻潼州刺史郭凤营，矢下如雨。渊明醉，不能起，命诸将救之，皆不敢出。北兖州刺史胡贵孙谓谯州刺史赵伯超曰：“吾属将兵而来，本欲何为，今遇敌而不战乎？”伯超不能对。贵孙独帅麾下与东魏战，斩首二百级。伯超拥众数千不敢救，谓其下曰：“虏盛如此，与战必败，不如全军早归。”皆曰“善！”遂遁还。

丙午（十三日），慕容绍宗的军队来到城下，他带领一万多名步兵和骑兵攻打潼州刺史郭凤的军营，箭象雨点一样纷纷射来。萧渊明饮酒醉了，不能起床，他命令将领们去援救郭凤，但没有人敢出战。北兖州刺史胡贵孙对谯州刺史赵伯超说：“我们这些人带兵来这里，是来做什么的，现在遇到了敌人，难道不去应战吗？”赵伯超无以对答。胡贵孙便独自率领自己的军队与东魏的军队作战，斩了二百名东魏人。赵伯超拥有几千人马却不敢前去救援，对自己的部下说：“敌军如此强盛，与他们交战一定会失败，倒不如保全军队早日回去。”他的手下人都说：“好！”于是，赵伯超便逃回去了。

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过二里。”绍宗将战，以梁人轻悍，恐其众不能支，一一引将卒谓之曰：“我当阳退，诱吴儿使前，尔击其背。”东魏兵实败走，梁人不用景言，乘胜深之。魏将卒以绍宗之言为

信，争共掩击之，梁兵大败，贞阳侯渊明及胡贵孙、赵伯超等皆为东魏所虏，失亡士卒数万人。羊侃结陈徐还。

当初，侯景常常告诫梁朝人说："追杀溃退的军队不要超过二里地。"慕容绍宗将要出战，他认为梁朝士兵轻巧灵活，且又很勇敢，害怕自己的军队打不过他们，便一一召见手下的将士们，对他们说："我假装败退，引诱吴儿向前追，你们从背后攻打他们。"交战中，东魏的军队果真败退逃跑，但梁朝军队没有听从侯景的话，乘胜而深入追击。东魏的将士都听信了慕容绍宗的话，争相从背后对梁朝军队发起突然攻击，梁朝军队大败，贞阳侯萧渊明以及胡贵孙、赵伯超等人都被东魏俘虏，伤亡失散的士兵有几万之多。羊侃摆开了阵势，缓缓撤退而返。

上方昼寝，宦者张僧胤白朱异启事，上骇之，遽起升舆，至文德殿阁。异曰："韩山失律。"上闻之，恍然将坠床。僧胤扶而就坐，乃叹曰："吾得无岷复为晋家乎！"

梁武帝正在睡午觉，宦官张僧胤禀告说朱异要启奏事情，梁武帝不禁惊恐万分，他马上起床，坐上轿子，来到了文德殿的殿堂上。朱异启奏说："韩山战事失利。"梁武帝听了之后，吓得恍恍忽忽，要从坐床上倒下去，张僧胤忙把他扶着坐下，于是梁武帝感叹道："我难道也要落到江山被夷狄所夺取的晋朝那样的下场吗？"

郭凤退保潼州，慕容绍宗进围之。十二月，甲子朔，凤弃城走。

郭凤退守潼州，慕容绍宗进兵包围了他。十二月，甲子朔（初一），郭凤弃城而逃。

东魏使军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统，光配彼天，唯彼吴、越，独阻声教。元首怀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车之命，遂解絷南冠，喻以好睦。虽嘉谋长算，自我始，罢战息民，彼获其利。侯景竖子，自生猜贰，远托关、陇，依凭奸伪，逆主定君臣之分，伪相结兄弟之亲，岂曰无恩，终成难养，俄而易虑，亲寻干戈。衅暴恶盈，侧首无托，以金陵逋逃之薮，江南流寓之地，甘辞卑礼，进敦图身，诡言浮说，抑可知矣。而伪朝大小，幸灾忘义，主荒于上，臣蔽于下，连结奸恶，断绝邻好，征兵保境，纵盗侵国。盖物无定方，事无定势，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吴侵齐境，遂得句践之师，赵纳韩地，终有长平之役。矧乃鞭挞疲民，侵轶徐部，筑垒拥川，舍舟徽

利。是以援桴秉麾之将，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彼连营拥众，依山傍水，举螳螂之斧，被蜣之甲，当穷辙以待轮，坐积薪而候燎。及锋刃才交，埃尘且接，已亡戟弃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异姓，缧绁相望。曲直既殊，强弱不等，获一人而失一国，见黄雀而忘深阱，智者所不为，仁者所不向。诚既往之难逮，犹将来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风云之会，位班三事，邑启万家，揣身量分，久当止足。而周章向背，离披不已，夫岂徒然，意亦可见。彼乃授之以利器，诲之以慢藏，使其势得容奸，时堪乘便。今见南风不竞，天亡有徵，老贼奸谋，将复作矣。然推坚强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讲其虽非孙、吴猛将，燕、赵精兵，犹是久涉行陈，曾习军旅，岂同剽轻之师，不比危脆之众。拒此则作气不足，攻彼则为势有余，终恐尾大于身，踵粗于股，倔强不掉，狼戾难驯，呼之则反速而衅小，不征则叛迟而祸大。会应遥望廷尉，不肯为臣，自据淮南，亦欲称帝。但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横使江、淮士子，荆、扬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雾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无闻，轻险有素，射雀论功，荡舟称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礼崩乐坏。加以用舍乖方，废立失所，矫情动俗，饰智惊愚，毒螯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胸，谬治清净。灾异降于上，怨兴于下，人人厌苦，家家思乱，履霜有渐，坚冰且至。传险躁之风俗，任轻薄之子孙，朋党路开，兵权在外。必将祸生骨肉，衅起腹心，强弩冲城，长戈指阙；徒深探，无救府藏之虚，空请熊蹯，讵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溃，今实其时，鹬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骏骑追风，精甲辉日，四七并列，百万为群，以转石之形，为破竹之势。当使锺山渡江，青盖入洛，荆棘生于建业之宫，麋鹿游于姑苏之馆。但恐革车之所轹，剑骑之所蹂践，杞梓于焉倾折，竹箭以

东魏让军司杜弼撰写檄文送给梁朝，檄文写道：“皇家一统天下，光辉配于上苍，唯独你们吴、越地区尚违命顽抗，未从圣教。我们的圣上有心停止兵戈，大丞相也已很少下达出征命令，于是我们对南方俘虏一律放还，以表明我朝欲与你们和睦相处的态度。虽然这样的好主意，是我们首先想到的，但是休战养民，你们实获其利。侯景这小子自己胡乱猜疑，起了异心，托身于远方的关、陇地区，依靠奸伪之朝，关中的叛逆首领与他确定君臣名分，伪丞相宇文泰同他结为兄弟，怎么能说他们没有给他恩惠，但是侯景终于还是成了叛逆小人，

很快又另有所谋，亲手挑起战端。这个人罪过显露，恶贯满盈，无所依托，又把金陵作为逃亡之处，将江南作为寄身之地，以甜言蜜语和谦卑的礼节，想在梁朝找到立身之地，他的那些虚假浮夸的话语，其用意是不难知道的。而伪朝的大小官员们都幸灾乐祸，忘却大义，主子在上面荒淫元道，臣子在下面隐瞒真相，勾结奸恶之徒，断绝邻好之交，征兵保境，纵盗侵国。物无定向，事无定势，有的国君为了追逐利益而受害，有的国君则因贪小利而酿成大的损失。所崐以吴国侵略齐国，结果越王勾践率军乘虚而入，灭掉吴国；赵国接受韩国的土地，终于导致了长平之战，使赵国衰微。况且你们驱使疲惫之民，侵略我国徐州，修筑堡垒，拦截河流，阻断水运而追求一时的利益，能不遭到惨败的下场吗？所以，那些击鼓挥旗的将领，那些勇力无比的士卒，出征时都面带怒容，好象要去报自己的私仇一样。你们营垒一个紧挨一个，兵马众多，依山傍水，地势优越，举着螳螂前臂一样的斧头，披着蜣螂虫一样的甲衣，立在车辙上面等待车轮压来，坐在柴禾堆上等候大火燃烧。等到两军刚刚互相接触，战尘已经连成一片，便纷纷丢戟弃戈，土崩瓦解，抢着上船而逃时被砍下落在舱里的手指多得可以掬起来，官兵们一个个听命受绑，不管是同宗还是异姓的人，都被囚禁起来，只能默默对视。是非分明，强弱不等，为了得到一个人而失去一个国家，只见黄雀却忘掉下面有深深的陷井，这种事情是智者不做，仁者不为的。诚然，已经过去的事情便无法挽回了，但将来之事则是可以防止的。侯景本是一个出身低贱的乡野之夫，刚好赶上风云变幻之际，因此借机而位列三卿，食邑万户，他要是能掂量清自己的身份，便早就应该满足了。但是他自始至终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散乱无章，没完没了。他这么做岂能无所用心，其用意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但是你们还授予他兵权，引诱他去干坏事，使他得势而能够行使奸计，乘机实现自己的野心。现在他看到南方势力衰微，这是天将要灭梁朝的征兆，侯景这老贼恐怕又要实施他的阴谋了。然而想要推倒坚强之物的难以成功，而摧折枯朽之物的则容易达到目的。侯景虽然算不上是孙武、吴起那样的猛将，他率领的也不是燕国、赵国的精兵，可是毕竟久经战阵，熟于军事，既非脆弱之师，又非无力之众。他如果要与我朝相抗则气势不足，但是攻打你们则力量有余，最终恐怕会尾大于身，脚跟粗过大腿，倔强而不肯转身，狠戾而难以驯服，如果召他回朝，削掉兵权的话，他会立即反叛，但是只

能引起小的事端；如果不召回的话，虽然他可能反叛得迟一些，但是会酿出更大的祸患。他一定会象苏峻那样不会听任廷尉捕治而束手待毙，最终不肯为臣，也一定会象黥布占据淮南那样，也想自己称帝。只恐怕会有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样的灾祸发生，使江淮士子、荆扬人物，横死于乱箭飞石之下，丧身于迷雾湿露之中。你们梁朝的君主，没有什么操行，却一向轻薄阴险，把射雀鸟计算功劳，摇小船称为勇力，专在小事上斤斤计较。他年纪已经老了，头脑也糊涂了，搞得政务散乱，民众流失，礼崩乐坏。加上他任免官员背离原则，废立太子失去顺序，违背常情以煽动俗人，弄巧设诈以惊服愚人，蛇蝎之毒满怀，却假奉佛祖，争权之心盈胸，却诳称清净。上天降下灾异以示警告，百姓怨谤于下，人人厌苦，家家思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他还倡导邪异的风俗，任用言行轻薄的子孙，朋党大兴，兵权在外。这样必然导致亲骨肉之间酿出灾祸，心腹人中间制造出事端，强弩射向都城，长戈指向宫殿；到时候就是如赵武灵王那样去捉雏鸟来吃也是白搭，无法补救脏腑的空虚；就是象楚成王那样请求吃了熊掌再死也是无济于事，又怎么能使生命延长片刻。你们朝廷外部分崩离析，里面溃败不堪的时候已经来临，你们内部正在鹬蚌相争，我们乘机而得利。这将使我们骏马追风，精甲耀目，几十员大将列阵，百万名大军云集，以高山滚石之形呈破竹之势。要使锺山移到江北，銮仪进入洛阳，建业城的宫殿里长满荆棘，姑苏城的馆舍中有麋鹿漫游。只担心战车所到之处碾压一切，铁骑跃过之处蹂践群物，以致杞梓倾折，竹箭摧残。如果你们能象左思《三都赋》中的东吴王孙和西蜀公子那样，前来我们的军门投诚，听命于我们的下级官吏，我们就会象秦国任用从楚国而来的李斯为客卿以及晋朝加封从吴国而来的孙秀为骠骑将军那样，立即授与你们高

侯景围谯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台左丞王伟等诣建康说上曰：“邺中文武合谋，召臣共讨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见于金墉，杀诸元六十馀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请立元氏一人以从人望，如此，则陛下有继绝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为圣朝之邾、莒，国之男女，为大梁之臣妾。”上以为然，乙亥，下诏以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资以兵力，使还北主魏，须渡江，许即位，仪卫以乘舆之副给之。贞，树之子也。

侯景围攻谯城，不能攻克，便退攻城父，打下了该城。壬申（初九），侯景派遣他的行台左丞王伟等人到建康游说梁武帝：“邺城中的文武百官们一崛起谋划，召我与他们一起讨伐高澄，事情泄露了，高澄把元善见囚禁在金墉，杀死了六十多个元氏家族的人。河北的民心所向，都思念他们的主人，请求立元氏一人为主，以便顺应百姓的愿望，这样一来，则陛下有兴亡继绝之美名，我侯景也有立功建勋的成就，黄河的南边和北边，便成为圣朝附属国，那里的男男女女，都成为大梁的臣妾。”梁武帝认为侯景讲的是对的，乙亥（十二日），颁布诏书封立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并给他军队，让他回到北方入主魏国，等到元贞渡过了长江，梁武帝就允许他登上王位，按仅次于皇帝的规格配给他仪仗和卫士。元贞是元树的儿子。

萧渊明至邺，东魏主升阊阖门受俘，让而释之，送于晋阳，大将军澄待之甚厚。

萧渊明被押送到了邺城，东魏孝静帝登上了阊阖门接收战俘，责备之后就给他松绑，然后送到了晋阳，大将军高澄非常厚待萧渊明。

慕容绍宗引军击侯景，景辎重数千两，马数千匹，士卒四万人，退保涡阳。绍宗士卒十万，旗甲耀日，鸣鼓长驱而进。景使谓之曰：“公等为欲送客，为欲定雌雄邪？”绍宗曰：“欲与公决胜负。”遂顺风布陈。景闭垒，俟风止乃出。绍宗曰：“侯景多诡计，好乘人背。”使备之，果如其言。景命战士皆被短甲，执短刀，入东魏陈，但低视，斫人胫马足。东魏兵遂败，绍宗坠马，仪同三司刘丰生被伤，显州刺史张遵业为景所擒。

慕容绍宗带领军队攻打侯景，侯景带着几千辆辎重，几千匹马，四万名兵卒，退守涡汤。慕容绍宗统帅十万士兵，旌旗、铠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敲着战鼓长驱直进。侯景派人对慕容绍宗说：“你们这是想送客人，还是想决一雌雄？”慕容绍宗回答说：“想和你决一胜负。”于是，他顺着风势摆了阵势，侯景关闭了营垒，等风停了才出来。慕容绍宗说：“侯景诡计多端，喜欢从人的背后进攻。”他派人加强防备，结果确如他所说的那样。侯景命令战士们身披短小的铠甲，手持短刀，从背后进入了东魏军队的阵营，只是低头而视，瞧准东魏士兵的小腿和马腿砍去。东魏的军队于是溃败了。慕容绍宗从马上坠下来，仪同三司刘丰生被砍伤，显州刺史张遵业被侯景擒获。

绍宗、丰生俱奔谯城，裨将斛律光、张恃显尤之，绍宗曰："吾战多矣，未见如景之难克者也。君辈试犯之！"光等被甲将出，绍宗戒之曰："勿渡涡水。"二人军于水北，光轻骑射之。景临涡水谓光曰："尔求勋而来，我惧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为射我？汝岂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绍宗教汝也。"光无以应。景使其徒田迁射光马，洞胸，光易马隐树，又中之，通入于军。景擒恃显，既而舍之。光走入谯城，绍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子之也。

慕容绍宗、刘丰生一起逃往谯城。裨将斛律光、张恃显责怪他们，慕容绍宗说："我身经多次战斗，没有见到象侯景这样难以对付的敌手。你们试着去斗他一斗吧！"斛律光等人披上铠甲要去出战，慕容绍宗告诫他们说："不要渡过涡水。"斛律光与张恃显两个人把军队驻扎在涡水北面，斛律光乘轻骑用弓箭射侯景，侯景在涡水边对斛律光说："你为求取功勋而来，我因害怕死而离去。我是你父亲的朋友，你为什么用箭射我？你哪里能懂得不可渡涡水到南面来的道理，一定是慕容绍宗教你的。"斛律光无言以对。侯景让他的手下人田迁用箭射斛律光的马，箭穿透了马的胸膛。斛律光又换了匹马躲在树后。田迁的箭又射中了他的马，斛律光便退回了军营。侯景捉住了张恃显，很快又放了他。斛律光跑到了谯城，慕容绍宗说："今天你们交兵究竟如何？你还责怪我！"斛律光是斛律金的儿子。

开府仪同三司段韶夹涡而军，潜于上风纵火，景帅骑入水，出而却走，草湿，火不复然。

开府仪同三司段韶驻军于涡水两岸偷偷地顺风纵火，侯景率领骑兵进入水中，从水中出来向后撤退，草被打湿以后，火便不再燃烧。

[33]魏岐州久经丧乱，刺史郑穆初到，有户三千，穆抚循安集，数年之间，至四万余户，考绩为诸州之最；丞相泰擢穆为京兆尹。

[33]西魏岐州长期经受战乱，刺史郑穆初到任时，只有三千户人家，郑穆安抚百姓，让他们休养生息，并让他们聚集而居，几年之间，岐州便有了四万多户人家，朝廷考绩时在所有州刺史中他的政绩最好；丞相宇文泰提拔郑穆为京兆尹。[34]侯景与东魏慕容绍宗相持数月，景食尽，司马世云降于绍宗。

[34]侯景与东魏的慕容绍宗相持了几个月，侯景的粮食吃完了，司马世云投降了慕容绍宗。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一卷

梁纪十七 高祖武皇帝十七太清二年（戊辰、548）

梁纪十七 梁武帝太清二年（戊辰，公元548年）

[1]春，正月，已亥，慕容绍宗以铁骑五千夹击侯景，景诳其众曰：“汝辈家属，已为高澄所杀。”众信之。绍宗遥呼曰：“汝辈家属并完，若归，官勋如旧。”被发向北斗为誓。景士卒不乐南渡，其将暴显等各帅所部降于绍宗。景众大溃，争赴涡水，水为之不流。景与腹心数骑自硖石济淮，稍收散卒，得步骑八百人，南过小城，人登陴诟之曰：“跛奴！欲何为邪！”景怒，破城，杀诟者而去。昼夜兼行，追军不敢逼。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

[1]春季，正月，已亥（初七），东魏慕容绍宗带领五千精锐骑兵前后夹击侯景的军队。侯景欺骗他的士兵们说：“你们这些人的家属，已经被高澄杀掉了。”侯景手下的士兵都相信了他的话。慕容绍宗从远方高喊着：“你们的家属都平安无事，如果你们回归，官职和勋爵会象从前一样封给你们。”说完，他披散着头发面向北斗星发誓。侯景的士兵们不愿意南渡，他的将领暴显等人各自统率自己的部队投降了慕容绍宗。侯景的人马全面溃败，士兵们争相抢渡涡水，河水都被败兵们阻断、不再奔流了。侯景与自己的几个心腹之人骑马从硖石渡过了淮河。他们逐渐收集了一些溃散的士兵，步兵、骑兵共有八百人。他们向南经过一座小城时，有人登上了城墙上面呈凸凹形的短墙对侯景谩骂道：“跛脚的奴才，看你还想做什么！”侯景听完恼羞成怒，攻破了这座小城，杀掉了骂他的人之后带兵离去。他们昼夜兼行，追击他们的东魏军队不敢逼近。侯景派人对慕容绍宗说：“侯景如果被抓去，您还有什么用呢？”慕容绍宗于是便放过了他。

[2]辛丑，以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守吏部尚书王克为仆射。

[2]辛丑（初九），梁武帝任命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守吏部尚书王克为仆射。

[3]甲辰，豫州刺史羊鸦仁以东魏军渐逼，称粮运不继，弃悬瓠，还义阳；殷州刺史羊思达亦弃项城走；东魏人皆据之。上怒，责让鸦仁；鸦仁惧，启申后期，顿军淮上。

[3]甲辰（十二日），豫州刺史羊鸦仁因东魏军队逐渐逼近，声称粮草运输接济不上，舍弃了悬瓠城，回到了义阳；殷州刺史羊思达也丢弃了项城逃走。这些地方都被东魏军队占领了。梁武帝十分恼怒，斥责了羊鸦仁，羊鸦仁很害怕，启奏梁武帝申请宽限一段时期，并把军队驻扎在淮河上游。

[4]侯景既败，不知所适，时鄱阳王范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马头戍主刘神茂，素为监州事韦黯所不容，闻景至，故往候之，景问曰："寿阳去此不远，城池险固，欲往投之，韦黯其纳我乎？"神茂曰："黯虽据城，是监州耳。王若驰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执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后，徐以启闻，朝廷喜王南归，必不责也。"景执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请帅步骑百人先为乡导。壬子，景夜至寿阳城下；韦黯以为贼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战败来投此镇，愿速开门！"黯曰："既不奉敕，不敢闻命。"景谓神茂曰："事不谐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说下也。"乃遣寿阳徐思玉入见黯曰："河南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而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败，何预吾事！"思玉曰："国家付君以阃外之略，今君不肯开城，若魏兵来至，河南为魏所杀，君岂能独存！何颜以见朝廷？"黯然之。思玉出报，景大悦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开门纳景，景遣其将分守四门，诘责黯，将斩之；既而抚手大笑，置酒极欢。黯，睿之子也。

[4]侯景战败后，不知道该投奔哪里。这时鄱阳王萧范被任命为南豫州刺史，还没有上任。马头戍主刘神茂，平素不被监州事韦黯所容。当他听说侯景来到，便前去迎候侯景。侯景问他："寿阳离这个地方路途不远，城池险要、坚固。我想要前往投奔，韦黯他能接纳我吗？"刘神茂回答说："韦黯虽然占据着寿阳城，但他只是监州官罢了。如果您率兵到了寿阳近郊，韦黯一定会出来迎接，趁此机会拘捕他，事情就可以成功。得到寿阳城之后，再慢慢地启奏皇上，让皇上知道此事。朝廷对大王南来归顺很高兴，一定不会责怪你的。"崐侯景听完握住刘神茂的手说："真是天教我也。"刘神茂请求率领一百名步兵和骑兵先去做向导。壬子（二十日）。侯景夜间来到了寿阳城下。韦黯以为是贼盗来了，披上铠甲登上了城墙。侯景派手下人告诉韦黯说："河南王侯景战败前来投奔此镇，希望赶快打开城门！"韦黯说：

“我因为没有接到皇帝的圣旨，不敢听从你的命令。”侯景对刘神茂说：“事情不妙了。”刘神茂回答说：“韦黯懦弱并且缺少智谋，可以让人劝说他改变主意。”于是，侯景派寿阳人徐思玉进城拜见韦黯说：“河南王是朝廷所器重的人，您是知道的。现在他失利前来投奔你，怎么能不接纳他呢？”韦黯说：“我所接受的命令，只知道要守卫寿阳城，河南王战败了，与我有什么相干！”徐思玉说：“国家付予你统兵在外的权力，现在你不肯打开城门，如西魏的军队追来，河南王被西魏人杀掉，你怎能独自生存呢！你还有什么脸去见朝廷？”韦黯认为徐思玉说得很对。徐思玉出城秉报了侯景，侯景非常高兴地说：“救活我的人，正是你啊。”癸丑（二十一日），韦黯打开了城门接纳侯景。侯景派他的将领分别把守四个城门。他斥责韦黯不马上接纳他，要斩杀韦黯。不久，侯景又拍手放声大笑起来，摆出酒宴，尽情欢乐。韦黯是韦睿的儿子。

朝廷闻景败，未得审问；或云：“景与将士尽没。”上下咸以为忧。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诣东宫，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传。”敬容曰：“得景遂死，深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问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终当乱国。”太子于玄圃自讲《老》、《庄》，敬容谓学士吴孜曰：“昔西晋祖尚玄虚，使中原沦于胡、羯。今东宫复尔，江南亦将为戎乎！”

朝廷听说侯景战败，没有能详细地查问。有人说：“侯景与他的将士全军覆没了。”朝廷上上下下都为此而担忧。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来到东宫，太子说：“淮河北面又有消息了，侯景一定会免于身亡，并不象人们所传说的那样。”何敬容说：“得知侯景终于死了，这实在是朝廷的福分啊。“太子听完大惊失色。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何敬容说：“侯景是个反复无常的叛臣，他将会使国家大乱。”太子在玄圃亲自讲读《老子》、《庄子》，何敬容对学士吴孜说：“昔日，西晋始祖崇尚玄妙、虚无之说，结果使中原沦丧在胡人、羯人手中。现在东宫太子又这样做，江南恐怕也将成为胡人的天下了吧！”

甲寅，景遣仪同三司于子悦驰以败闻，并自求贬削；优诏不许。景复求资给，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阳王范为合州刺史，镇合肥。光禄大夫萧介上表谏曰：“窃闻侯景以涡阳败绩，只马归命，陛下不悔前祸，复敕容纳。臣

闻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 恶一也。昔吕布杀丁原以事董卓，终诛董而为贼；刘牢反王恭以归晋，还背晋以构妖。何者？狼子野心，终无驯狎之性，养虎之喻，必见饥噬之祸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欢卵翼之遇，位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欢坟土未干，即还反噬。逆力不逮，乃复逃死关西；宇文不容，故复投身于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细流，正欲比属国降胡以讨匈奴，冀获一战之效耳；今既亡师失地，真是境上之匹夫，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若国家犹待其更鸣之辰，岁暮之效，臣窃惟侯景必非岁暮之臣；弃乡国如脱屣，背君亲如遗芥，岂知远慕圣德，为江、淮之纯臣乎！事迹显然，无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应干预朝政；但楚囊将死，有城郢之忠，卫鱼临亡，亦有尸谏之节。臣为宗室遗老，敢忘刘向之心！”上叹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话之孙也。

甲寅（二十二日），侯景派遣仪同三司于子悦飞马返回建康，把自己战败的事启奏朝廷，并且自己请求革职贬官。梁武帝下诏没有答应。侯景又请求为他补充财物和给养，梁武帝因为侯景的军队刚刚被打败，没有忍心把他调动。乙卯（二十三日），梁武帝就让侯景担任南豫州牧，他原来的官职还依然保持；又任命鄱阳王萧范为合州刺史，镇守合肥。光禄大夫萧介上表进谏说：“我私下听说侯景在涡阳打了败仗，单枪匹马前来归顺。陛下您不追悔他从前造成的灾难，又赦免并容纳了他。我听说恶人的秉性不会改变，天下的恶人是一样的。昔日吕布杀死了丁原，来侍奉董卓，而最终又杀死了董卓，成为叛贼。刘牢反叛王恭，归附晋朝，但又背弃了晋朝，制造邪恶事端。为什么呢？因为狼子野心，最终也不会有驯服、顺从的秉性，以喂养老虎为例，一定会出现被饥饿的老虎吃掉的祸患。侯景凭借着他的凶狠与狡猾 的才能，受高欢的豢养和保护，身居高位独据一方，然而，高欢死后坟土还未干，他就反叛了高氏。只是因为叛逆的力量还不足，他才又逃奔到了关西。宇文泰没有收容他，所以他岷才投靠了我们。陛下您以往这所以不拒细流，接纳了侯景，正是为了象汉代在边境上设置属国安投降的胡人来对会匈奴那样，欲让侯景来对付东魏，希望他同东魏打一仗；而现在侯景既然亡师失地，吃了败仗，那么他便只是边境上的一个平常之人，陛下您舍不得区区一个侯景，却失去了与友好国家的和睦，如果国家还等待他自新之时，晚年效力，我私下认为侯景必定不是晚年效力的臣子。他抛弃家国象脱掉鞋一样轻率，背

弃国君、亲人象丢掉草芥一样容易，他怎么会懂得远慕圣德而来，做我们梁朝纯贞的臣子呢！他的所作所为很明显，没有人会感到迷惑不解。我已经衰老，又受疾病侵扰，本不应该干预朝廷政事。但是楚国令尹子囊在临死时，还叮嘱子庚修筑郢都的城墙，不忘保护社稷。卫国的史鱼将死之时，尚有让儿子置尸窗下进谏卫灵公之举。我身为皇族遗老，怎么敢忘记刘向的一片忠心！”梁武帝魏很赞赏萧介的一片忠心，但是却不能听从他的忠告。萧介是萧思话的孙子。

[5]己未，东魏大将军澄朝于邺。

[5]己未（二十七日），东魏大将军高澄来到邺城朝拜国主。

[6]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

[6]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

[7]魏皇孙生，大赦。

[7]西魏文帝的孙子降生，大赦天下。

[8]二月，东魏杀其南兖州刺史石长宣，讨侯景之党也；其馀为景所胁从者，皆赦之。

[8]二月，东魏杀掉了南兖州刺史石长宣，这是讨伐侯景的同党。其余被侯景所威胁，迫不得已随从他反叛的人都被赦免了。

[9]东魏既得悬瓠、项城，悉复旧境。大将军澄数遣书移，复求通好；朝廷未之许。澄谓贞阳侯渊明曰：“先王与梁主和好，十有馀年。闻彼礼佛文云：‘奉为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谓一朝失信，致此纷扰，知非梁主本心，当是侯景扇动耳，宜遣使谘论。若梁主不忘旧好，吾亦不敢违先王之意，诸人并即遣还，侯景家属亦当同遣。”渊明乃遣事侯僧辩奉启于上，称“勃海王弘厚长者，若更通好，当听渊明还。”上得启，流涕，与朝臣议之。右卫将军朱异、御史中丞张绾等皆曰：“静寇息民，和实为便。”司农卿傅岐独曰：“高澄何事须和？必是设间，故命贞阳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图祸乱。若许通好，正堕其计中。”异等固执宜和，上亦厌用兵，乃从异言，赐渊明书曰：“知高大将军礼汝不薄，省启，甚以慰怀。当别遣行人，重敦邻睦。”

[9]东魏得到了悬瓠、项城后，完全恢复了有的疆土区域。大将军高澄多次派人送交国书，再次请求与梁朝通和、友好。朝廷没有允

许。高澄对贞阳侯萧渊明说："先王与梁主和睦相处，有十多年了。听说他拜佛的文字中写着，为魏国国主奉佛，同时也提到先王。这是梁主的真情厚意，没想到一朝失信，竟导致如此纷乱。我知道这并不是梁主的本意，一定是侯景煽动罢了。我们应该派遣使者去商讨一下，如果梁主没有忘记旧日两国这间的友好关系，我也不敢违背先王的意愿与梁朝为敌。我会立即遣返留在北方的人，侯景的家属也会同时得到遣返。"萧渊明于是派遣省事夏侯僧辩向梁武帝呈递了奏书，声称："勃海王高澄是宽宏大量、十分厚道的长者，如果梁朝再次与东魏关系友好的话，高澄会允许我回到梁朝的。"梁武帝看到萧渊明的启奏后，流下了眼泪。便与朝中大臣们共同商议此事。右卫将军朱异、御史中丞张绾等人都说："平息敌寇，安息百姓，讲和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好。"只有司农卿傅岐认为；"高澄为什么要和我们讲和？这一定是他设下的离间计，之所以让贞阳侯萧渊明派来使者，目的是想让侯景自己产生猜疑。侯景的心神不定，心里不安宁，就一定会图谋叛乱引起灾祸。如果您答应与东魏友好往来，就正好堕入了高澄的圈套，中了他的奸计。"朱异等人固执地主张应该与东魏和好，梁武帝也厌倦了战争，于是便同意了朱异的意见，赐给萧渊明一封信，信上说："知道高大将军待你不错，我看了你的奏折，心里感到很宽慰。自当另外派遣使者到魏国，以便重新建立两国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

僧辩还，过寿阳，侯景窃访知之，摄问，具服。乃写答渊明之书，陈启于上曰："高氏心怀鸩毒，怨盈北土，人愿天从，欢身殒越。子澄嗣恶，计灭待时，所以昧引一胜者，盖天荡澄心以盈凶毒耳。澄敬行合天心，腹心无疾，又崐何急急奉璧求和？岂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骑迫其背，故甘辞厚币，取安大国。臣闻'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何惜高澄一竖，以弃亿兆之心！窃以北魏安强，莫过天监之始，钟离之役，匹马不归。当其强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虑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纵垂死之，使其假使强梁，以遗后世，非直愚臣扼腕，实亦志痛心。昔伍相奔吴，楚邦卒灭；陈平去项，刘氏用兴，臣虽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诚知高澄忌贾在翟，恶会居秦，求盟请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万殒无辞；唯恐千载，有秽良史。"景又致书于朱异，饷金三百两；异纳金而不通其启。

夏侯僧辩返回东魏，路过寿阳城。侯景私下查访知道了这件事，便拘捕了他，向他寻问情况。夏侯僧辩把一切都告诉了侯景。侯景于是写了一封回复萧渊明的书信向梁武帝陈述启奏说：“高氏内心象毒酒一样狠毒，北方人民对怨恨至极。天从人愿，高欢终于死去。他的儿子高澄继承了他父亲的恶毒，灭亡的时间已经不长了。高澄侥幸打胜了涡汤战役的原因，大概是上天要动荡其心，好让他恶贯满盈吧。高澄的行为如果合乎上天的意愿，心腹要害如果没有毛病，又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捧璧求和呢？还不是因为关中的军队卡住了他的咽喉，柔然的军队在他的背后步步逼的缘故，所以他才用甜言蜜语，丰厚的钱财，来换取同我朝之间关系的安定。我听说‘一天放纵敌人，就会成为几代人的祸患’，您何必要怜悯高澄这小子，而背弃亿万人民的心愿呢！我私下认为北魏安定强大的时期，莫过于天监初年，但钟离战役，北魏却片甲未回。当其强大之时，陛下尚且还讨伐并战胜了它，现在东魏力量薄弱了，您反而顾虑重重与它讲和。舍弃已经成就的功业，去放纵东魏这个濒临死亡的人，使它能托命强梁，把祸患留给后世。这不仅让我扼腕叹息，也让有志之士感到痛心啊。以前，楚国的伍了胥投奔了吴国，楚国终于被吴国灭掉；陈平离开项羽，刘邦任用了他从而使国家兴盛起来。我虽然比古人才疏学浅，但是，我的忠心却和他们一样。我知道高澄是忌恨我投奔梁朝，就象忌恨贾季投翟，随会投奔秦一样。他请求讲和结成盟国，只是希望除掉他的心腹之患。如果我死了能对国家有益，我万死不辞。只恐怕千百年后，在史册上留下陛下的污点。”侯景又写信给朱异，并赠给朱异三百两黄金。朱异收下了侯景的钱财却没有把侯景的奏折向梁武帝呈递。

己卯，上遣使吊澄。景又启曰：“臣与高氏，衅隙已深，仰凭威灵，期雪仇耻；令陛下复与高氏连和，使臣何地自处！乞申后战，宣畅皇威！”上报之曰：“朕与公大义已定，岂有成而相纳，败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进退之宜，国有常制，公但清静自居，无劳虑也！”景又启曰：“臣今蓄粮聚众，秣马潜戈，指日计期，克清赵、魏，不容军出无名，故愿以陛下为主耳。今陛下弃臣遐外，南北复通，将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报曰：“朕为万乘这主，岂可失信于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劳复有启也。”

己卯（十七日），梁武帝派遣使者去慰问高澄，吊唁高欢。侯景又向梁武帝奏说：“我与高氏父子之间的嫌隙和仇恨已经很深，我仰仗您的威灵，期待着报仇雪耻。现在陛下又与高氏修好讲和，让我何处安身呢？请求您让我再次与高澄交战，来显示梁朝的皇威！”梁武帝写信回答侯景说：“我与你之间君臣大义已定，怎会有你打了胜仗就接纳你，打了败仗就抛弃你的道理呢？现在，高澄派遣使者来求和，我也想停止干戈。应该进还是应该退，国家有正常的制度，你只管清静自居就行了，无需费心去考虑这些！”侯景又向梁武帝启奏说：“我现在已贮备了粮草，聚集了士兵，喂了战马，藏好了武器，不日便 可收复北方。我不能出师无名，所以希望陛下您能为我做主。现在陛下把我弃这在外，南北双方又开始互相沟通，只怕微臣的性命，将难免死在高澄之手。”梁武帝又写信给侯景说：“我是大国这君，怎么可以失信于人呢！我想你深深知道我的这番心，你不必再启奏了。”

景乃诈为邺中书，求以贞阳侯易景，上将许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穷归义，弃之不祥；且百战之馀，宁肯束手就縶！”谢举、朱异曰：“景奔败之将，一使之力耳。”上从之，复书曰：“贞阳旦至，侯景夕返。”景谓左右曰：“我固知吴老公薄心肠！”王伟说景曰：“今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唯王图之！”于是始为反计：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士。

侯景于是假造了一封来自东魏都城邺城的书信，信中写道要用贞阳侯崐萧渊明交换侯景。梁武帝打算答应这一要求。舍人傅岐说：“侯景顺为山穷水尽才归至正道，投奔梁朝，舍弃了他是不吉祥的。况且侯景也身经百战，他怎么肯束手就擒呢！”谢举、朱异说：“侯景是败军之将，用一个使者就会把他召回来。”梁武帝听从了谢举、朱异的话，给邺城回信说：“贞阳侯早一到，侯景晚上会押送回去。”侯景对左右的人说：“我就知道这个老家伙是个薄情寡义之人！”王伟对侯景劝说道：“现在，我们等着听候梁国安排也是死，图谋大业也不过一死，希望大王您考虑一下这件事！”于是侯景才开始有把叛之计：将寿阳城内所有的居民，都招募为军队的士兵。立即停止收取市场税及田租。百姓之女，都被分派给将士们。

[10]三月，癸巳，东魏以太尉襄城王旭为大司马，开计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辛亥，大将军澄南临黎阳，自虎牢济河至洛阳。魏同轨防

长史裴宽与东魏将彭乐等战，为乐所擒，澄礼遇甚厚，宽得间逃归。澄由太行返晋阳。

[10]三月，癸巳（初二），东魏任命太尉襄城王旭为大司马，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辛亥（二十日），大将军高澄南巡至黎阳，从虎牢渡过黄河到达了洛阳。西魏同轨防长史裴宽与东魏乐等人交战，被彭乐抓获，高澄以礼相待，待他很优厚，裴宽找了个机会逃回了西魏。高澄由太行出发，返回了晋阳。

[11]屈獠同斩李贲，传首建康。贲兄天宝遁入九真，收余兵二万围爱州，交州司马陈霸先帅众讨平之。诏以霸先为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

[11]在屈獠洞有人将李贲斩杀了，他的首级被送到建康城。李贲的哥哥李天宝逃到了九真郡，收聚剩余的二万人马包围了爱州，交州司马陈霸先率领军队讨伐并扫平了李天宝。梁武帝下诏任命陈霸先为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

[12]夏，四月，甲子，东魏吏部令史张永和等伪假人官，事觉，纠检、首者六万馀人。

[12]夏季，四月，甲子（初三），东魏吏部令史张永和等人伪造任官文书授人官职，事情败露之后，由别人纠查、检举出的人以及自首的人达六万多。

[13]甲戌，东魏遣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大者督刘丰生等将步骑十万攻魏王思政于颍川。思政命卧鼓偃旗，若无人者。岳恃其众，四面陵城。思政选骁勇开门出战，岳兵败走。岳更筑土山，昼夜攻之，思政随方拒守，夺其土山，置楼堞以助防守。

[13]甲戌（十三日），东魏派遣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大都督刘丰生等人，率领十万步兵和骑后到颍川攻打西魏王思政的军队。王思政命令部队把战鼓和军旗都放倒在地，好象没有人一样。高岳自恃人马众多，从四个方向攻打颍川城。王思政挑选了一些骁勇善战的将士打开城门出去应战，高岳的军队被打败逃走了。高岳改变了战术，又修筑了一座土山，日夜不停地攻城。王思政随机应变守卫颍川城，并且夺取了土山，在土山上修筑了岗楼和低矮的城墙来辅助颍川的防守。

[14]五月，魏以丞相泰为太师，广陵王欣为太傅，李弼为大宗伯，赵贵为大司寇，于谨为大司空。太师泰奉太子巡抚西境，登陇，至原州，历北长城，东趣五原，至蒲州，闻魏主不豫而还。及至，已愈，泰还华州。

[14]五月，西魏文帝任命丞相宇文泰为太师，任命广陵王元欣为太傅，任命李弼为大宗伯，任命赵贵为大司寇，任命于谨为大司空。太师宇文泰侍奉太子巡抚西部边境地区。他们选 进入陇地，然后到达了原州，经过了北长城。向东至五原，至达了蒲州。后来他们听说西魏文帝身体不适就返回了国都。等回到都城后，西魏文帝的身体已经痊愈了。宇文泰便返回了华州。

[15]上遣建康令谢挺、散骑常侍徐陵等聘于东魏，复修前好。陵，之子也。

[15]梁武帝派遣建康令谢挺、散骑常侍徐陵等人到东魏去聘问。恢复从前的友好关系。徐陵是徐的儿子。

[16]六月，东魏大将军澄巡北边。

[16]六月，东魏大将军高澄到北部边境地区巡视。

[17]秋，七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17]秋季，七月，庚寅朔（初一），这一天有日食现象。

[18]乙卯，东魏大将军洽朝于邺。以道士多伪滥，始罢南郊道坛。八月，崐庚寅，澄还晋阳，遣尚书辛术帅诸将略江、淮之北，凡获二十三州。

[18]乙卯（二十六日），东魏大将军高澄到邺城上朝。因为道士中有许多是假冒的，东魏便将南郊的道坛废除了。八月，庚寅（初二），高澄返回晋阳，他派尚书辛术统率诸将夺取长江、淮河以北的地区，一共占领了二十三个州。

[19]侯景自至寿阳，征求无已，朝廷未尝拒绝。景请娶于王、谢，上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配奴！"又启求锦万匹为军人作袍中领军朱异议以青布给之。又以台所给仗多不能精，启请东冶锻工，欲更营造。景以安北将军夏侯夔之子为长史，徐思玉为司马，遂去"夏"称"侯"，托为族子。

[19]侯景自从来到寿阳，就不断地提出要求，朝廷都未曾拒绝过他。侯景请求梁武帝，要娶王家或谢家的女子为妻。梁武帝说：“王和谢家门第高贵，你与他们不相配，你可以从朱、张以下的家族中寻访、聘娶。”侯景为此心中十分怨恨梁武帝，说：“将来，我要让吴人的女儿许配给奴仆！”他又向梁武帝启奏，要求朝廷赐给他一成匹锦缎，给官兵制作战袍。中领军朱异建议给侯景青布。侯景又以武器不精良为理由，向梁武帝启奏请求派来东治的锻造工人，打算再营造一些武器。侯景任命安北将军夏侯夔的儿子夏侯为长史，任命徐思玉为司马。夏侯于是去掉了姓氏中的“夏”字，只称“侯”字，假托是侯景的同族子孙。

上既不用景言，与东魏和亲，是后景表疏稍稍悖慢；又闻徐陵等使魏，反谋益甚。元贞知景有异志，累启还朝。景谓曰：“河北事虽不果，江南何虑失之，何不小忍！”贞惧，逃归建康，具以事闻；上以贞为始兴内史，亦不问景。

梁武帝既然没有采纳侯景的意见，与东魏友好往来，和睦相亲，这以后，侯景写给梁武帝的奏折态度渐渐不恭傲慢起来。后来他又听说徐陵等人出使东魏，心里反叛的念头就更强烈了。元贞知道侯景对梁朝有异心，多次向侯景请求返回朝廷。侯景对元贞说：“黄河北边的事虽然没有成功，长江南又何必担心会失掉呢，何不稍稍忍耐一下！”元贞听后十分恐惧，逃回了建康城，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梁武帝。梁武帝任命元贞为始兴内史，也没有再追问侯景这些事。

临贺王正德，所至贪暴不法，屡得罪于上，由是愤恨，阴养死士，储米积货，幸国家有变；景知之。正德在北与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笺于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以景观之，计日祸败。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黜，四海业业，归心大王。景虽不敏，实思自效，愿王允副苍生，鉴斯诚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暗与吾同，天授我也！”报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仆之有心，为日久矣。今仆为其内，公为其外，何有不济！机事在速，今其时矣。”

临贺王萧正德，无论到哪里都贪婪残暴，不遵守法令，多次受到梁武帝的怪罪。因为这些萧正德心里对梁武帝十分愤恨。他暗中豢养一批肯为他效忠的敢死之人，储存粮食，积攒财物，希望家发生意外事变。侯景知道萧正德的心意。萧正德在北方时与徐思玉是知己，侯景

于是便派徐思玉给萧正德送去了一封书信。信上说：“现在天子上纪已大。奸臣乱国，依我看梁朝没有多少日子就会出现灾祸，遭到失败。大王你实属是君位的继承人，中途却被废黜，四海之人都归心于您。侯景虽不聪敏，实在想亲自为您效劳，希望大王您答应百姓的要求，上天可鉴我的诚心！”萧正德喜形于色地说：“侯公的心愿，正好与我相同，这真是天授我也！”于是给侯景回信说：“朝廷中的事，正如你所讲的那样，我有这个打算已很久了。今天，我在朝廷里面，你在朝廷外面，我们相互呼应，一定会成功！事不宜迟，现在正是好时机。”

鄱阳王范密启景谋反。时上以事专委朱异，动静皆关之，异以为必无此理。上报范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婴儿仰人乳哺，以此事势，安能反乎！”范重陈之曰：“不早翦扑，祸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处分，不须汝深忧也。”范复请以合肥之众讨之，上不许。朱异谓范使曰：“鄱阳王遂不许朝廷有一客！”自是范启，异不复为通。

鄱阳王萧范秘密启奏梁武帝，告诉他侯景要密谋反叛。当时，梁武帝把有关边境方面的事全都委托给了朱异，边境有什么动静都直通朱异。朱异认为萧范所说的一定没有道理。梁武帝于是给萧写回信说：“侯景孤单一人，境况危险才寄身于我们。这好象是刚出生的婴儿要仰仗人的乳汁来哺育一样。由此看来，他怎么能反叛呢！”萧范再次向梁武帝陈术说：“如果不早些把他消灭就崐会给百姓带来灾祸。”梁武帝回答说：“朝廷对这件事自有处置，你不必再过多忧虑此事了。”萧范又请求梁武帝动用合肥的军队去讨伐侯景，梁武帝没有同意。朱异对萧范的使者说：“鄱阳王竟不允许朝廷养一个食客！”从此以后，萧范给梁武帝的奏表，朱异便不再为他呈递梁武帝了。

景邀羊鸦仁同反，鸦仁执其使以闻。异曰：“景数百叛虏，何能为！”敕以使者会建康狱，俄解遣之。景益无所惮，启上曰：“若臣事是实，应罹国宪；如蒙照察，请戮鸦仁！”景又言：“高澄狡猾，宁可全信！陛下纳其诡语，求与连和，臣亦窃所笑也。臣宁堪粉骨，投命雠门，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许，即帅甲骑，临江上，向闽、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旰食。”上使朱异宣语答景使曰：“譬如贫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之失也。”益加赏赐锦彩钱布，信使相望。

侯景邀羊鸦仁一同反叛梁朝，羊雅仁拘捕了侯景派劝他反叛的信使，并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朱异说：“侯景的反叛军队只有几百人，能有什么作为！”梁武帝命令把侯景的信使送到建康的监狱里，不久，又释放了他。侯景更加肆无忌惮，向梁武帝启奏说：“如果我的事是事实，我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如果我能承蒙你的关照和详察，请您杀掉羊鸦仁！”侯景又启奏说：“高澄为人十分狡猾，怎么可以完全相信他的话！陛下听信了他的谎言，力求与他和好，我在私下里对这件事也感到魏可笑。我怎敢冒粉身碎骨的危险，投身我的仇人高澄呢，请求您将长江西部的一块地区，划归我控制。如果您不答应我一这要求，我就统率兵马，来到长江之上，杀向闽、越地区。这样，不仅朝廷蒙受耻辱，也会使三公大臣们顾不上吃饭。”梁武帝让朱异代替他向侯景的信使回答说：“比如一个贫寒的家庭，蓄着了十个 、五个食客，还有让他们满意，我只有一个客人，就招致了你这些愤慨的话，这也是我的过失啊！”这之后，梁武帝对侯景的赏赐更多了，赏给了他许多鲜艳华美的彩帛及钱币，信使往来不断，道路相望。

戊戌，景反于寿阳，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异等皆以奸佞骄贪，蔽主弄权，为时人所疾，故景托以兴兵。、验，吴郡人；石珍，丹杨人。、验迭为少府丞，以苛刻为务，百贾怨之，异尤与之昵，世人谓之“三蠹”。

戊戌（衬十），侯景在寿阳反叛。他以杀掉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借口反叛了梁朝。朱异等人由于为人奸诈、善于花言语阿谀奉承，骄奢淫逸而又贪婪，欺骗梁武帝、玩弄权术，被当时的人所痛恨，因此侯景以此为借口起兵叛乱。徐、陆检是吴郡人。周石珍是丹杨人。除与陆检曾轮流担任少府丞。因为他们做事苛刻，商人们都他恨他们。朱异与他俩的关系尤其亲昵，因此，世上的人都称他们三个是“三蠹”。

司农卿傅岐，梗直士也，尝谓异曰：“卿任参国钧，荣宠如此。比日所闻，鄙秽狼籍，若使圣主发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间谤黩，知之久矣。心苟无愧，何恤之言！”岐谓人曰：“朱彦和将死矣。恃谄以求容，肆辩以拒谏，闻难而不惧，知恶而不改，天夺之鉴，其能久乎！”

司农卿傅岐，是个为人耿直的官吏。他曾对朱异说："你掌握朝政大权，得到的荣誉和受到的宠幸如此多。近来传闻都是些污秽、狼藉之事。如果让圣明的君主发现以后明白过来，你能免于罪责吗！"朱异回答说："外面对我的诽谤和玷污，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如果我心里没有惭愧，又何必忧虑别人讲些什么呢！"傅岐事后对别人说："朱异快要完了。他仗着自己能巴结奉承来求得欢心，肆意为自己狡辩，拒绝别人的劝告，他听到灾难要降临而不怕，知道自己的罪恶，却不思改悔，上天要惩罚他，他还能活得长么！"

景西攻马头，遣其将宋子仙东攻木栅，执戍主曹等。上闻之，笑曰："是何能为！吾折棰笞之。"敕购斩景者，封三千户公，除州刺史。甲辰，诏以合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以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纶持节董督众军以讨景。正表，宏之子；仲礼，庆远之孙；之高，邃之兄子也。

侯景向西进攻马头，派遣他的将领宋子仙向东去攻打木栅，并捉住了戍主曹等人。梁武帝听说这件事以后，笑着说："这些人能干出什么！我折断一根木棍就把能鞭打他。"梁武帝下令悬赏，能杀掉侯景的人，封为三千户公并授崐予州刺史之职。甲辰（十六日），梁武帝下诏，任命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萧纶持节监督各路军队以讨伐侯景。萧正表是萧宏的儿子。柳仲礼是柳庆远的孙子，裴之高是裴邃哥哥的儿子。

[20]九月，东魏濮阳武公娄昭卒。

[20]九月，东魏濮阳武公娄昭去世。

[21]侯景闻台军讨之，问策于王伟，伟曰："邵陵若至，彼众我寡，必为所困。不如弃淮南，决志东向，帅轻骑直掩建康；临贺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贵拙速，宜即进路。"景乃留外弟中军大都督王显贵守寿阳；癸未，诈称游猎，出寿阳，人不之觉。冬，十月，庚寅，景扬声趣合肥，而实袭谯州，助防董绍先开城降之。执刺史丰城侯泰。泰、范之弟也；先为中书舍人，倾财以事时要，超授谯州刺史。至州，遍发民丁，使担腰舆、扇、伞等物，不限

士庶；耻为之者，重加杖责，多输财者，即纵免之，由是人皆思乱。及侯景至，人无战心，故败。

[21]侯景听说官军前讨伐他，便向王伟询问策略，王伟说：“邵陵王的军队如果到来，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一定会被他的军队所围困。我们不如放弃淮南，专心一意向东进军，统率轻装骑兵直袭建康。临贺王萧正德在建康内部反叛，大王你在建康城外发动攻势，天下不难平定！军队贵在行动速迅，您应该马上上路。”侯景于是让自己的表弟中军大都督王显贵守卫寿阳城。癸未（二十五日），侯景诈称出外巡游、打猎，出了寿阳城，人们都没有发觉这件事。冬季，十月，庚寅（初三），侯景杨言要到合肥，便实际上却袭击谯州。谯州助防先打开城门，投降了侯景。侯景拘捕了史丰城侯萧泰。萧泰是萧范的弟弟。他以前曾担任中书舍人，花费了大量钱财贿赂当时的达官贵人，被破格提 拔为谯州刺史。到了谯州，他到处征发民夫，为他抬着高到人腰部的轿子，手持障尘蔽日的扇，以及雨伞等器物，不论是士族还是庶族，如果谁耻于做这些事，就会遭到木棍的加重毒打。谁多送给他钱财，就免除谁的劳役。由于这些，人们都希望天下大乱，等到侯景来到谯州时，人人都没有作战的愿望。所以战败了。

庚子，诏遣宁远将军王质帅众三千巡江防遏。景攻历阳太守庄铁，丁未，铁以城降。因说景曰：“国家承平岁久，人不习战，闻大王举兵，内外震骇，宜乘此际速趋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大王虽有精甲百万，不得济矣。”景乃仪同三司田英、郭骆守历阳，以铁为导，引兵临江。江上镇戍相次启闻。上问讨景之策于都官尚书羊侃，侃请“以二千人急据采石，令邵陵王袭取寿阳；使景进不得前，退失巢穴，乌合之众，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无渡江之志。”遂寝其议。侃曰：“今兹败矣！”

庚子（十三日），梁武帝下诏派遣宁远将军王质统率三千人马沿长江防卫和阻止侯景的进攻。侯景向历阳太守庄铁的军队发动了进攻。丁未（二十日）庆铁率全城军民投降了侯景。并对侯景说：“国家连续安定许多年了，人们都已不习惯作战，听说大王您起兵，朝廷内外都感到很震惊和害怕。应该乘机迅速逼近建康，那样，不经过流血打仗就能取得成功。如果让朝廷渐渐有所防备，朝廷内外也稍稍安定一

些，只要派遣一千名瘦弱的士兵径直占据采石的话，大王虽然有百万精锐军队，也不会成功。”侯景于是留下了仪同三司国英以及郭骆守卫历阳，让庄铁担任向导，带领军队来到了长江边上。防卫长江的官员相继依次把侯景反叛的近事启奏给了梁武帝。梁武帝向都官尚书羊侃寻问讨伐侯景的计策。羊侃则请求：“派二千人马快速占据采石，并命令邵陵王袭击、夺取寿阳，让侯景不能前进，退又失去巢穴。这些乌合之众，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朱异却说：“侯景一定没有渡过长江的打算。”于是，没有采纳羊侃的建议，羊侃说：“现在梁朝就要败亡了。”

戊申，以临贺王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屯丹杨郡。正德遣大船数十艘，诈称载荻，密以济景。景将济，虑王质为梗，使谍视之。会临川太守陈昕启称：“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不能济。“上以昕为云旗将军，代质戍采石，征质知丹杨尹事。昕，庆之之子也。质去采石，而昕犹未下渚。谍告景云：“质已退。”景使折江东树枝为验，谍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崐吾事办矣！”己酉，自横江济于采石，有马数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严。

戊申（二十一日），梁武帝任命临贺王萧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把军队驻扎在丹杨郡。萧正德派遣了几十艘大船，欺骗别人说这些船是用来运芦苇的，而暗中却用来载侯景的军队过江。侯景将要渡过江时，担心王质从中作梗，便派间谍观察监视他。正好这时临川太守陈昕向梁武帝启奏说：“采石急需重兵把守，王质的水军力量薄弱，恐怕不能顶事。”梁武帝于是任命陈昕为云旗将军，代替王质守卫采石。征调王质到丹杨任丹杨尹。陈昕，是陈庆之的儿子。王质离开了采石，而陈昕还没有去采石就任。间谍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侯景：“王质已经离开采石。”侯景让间谍把长江东岸的树枝折断进行验证，间谍按照他的吩咐做了之后返回。侯景非常高兴地说：“我的事能成了！”己酉（二十二日），侯景从横江渡过长江到达采石，一共有几百匹马和八千士兵。这天夜里，朝廷才下令实行戒严。

景分兵袭姑孰，执淮南太守文成侯宁。南津校尉江子一帅舟师千余人，欲于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与其徒先溃走。子一收馀众，步还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

侯景分几路人马袭击姑孰城，抓住了淮南太守文侯萧宁。南津校尉江子一统率千余水军，想在长江下流拦击侯景的军队。江子一的副将董桃生，家住在长江北面，他与手下人率先溃败逃走。江子一聚集了剩下的人马，徒步回到了建康。江子一是江子四的哥哥。

太子见事急，戎服入见上，禀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问为！内外军事，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书省，指授军事，物情惶骇，莫有应募者。朝廷犹不知临贺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门，宁国公大临屯新亭，大府卿韦黯屯六门，缮修宫城，为受敌之备。大临，大器之弟也。

太子见情况紧急，便身穿戎装进入皇宫见梁武帝，领受梁武帝的指示，梁 武帝对他说：“这些事是你自己的事，又何必问我呢？朝廷内外的军政事务，我全都交给你了。”太子于是进驻中书省，指挥布置军事事务。人们情绪惶惶不安，没有人敢应募出征。朝廷还不知道临贺王萧正德已暗中投降了侯景这一 情况，仍命令萧正德驻兵把守朱雀门，命宁国公萧大临驻守新亭，大府卿韦黯率兵驻守六个城门、修缮皇宫的城墙，为一旦遭受敌人进攻做好准备。萧大临是萧大器的弟弟。

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骇，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复通行，赦东·西冶、尚方钱署及建康系囚，以扬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以羊侃为军师将军副之，南浦侯推守东府，西丰公大春守石头，轻车长史谢禧、始兴太守元贞守白下，韦黯与右卫将军柳津等分守宫城诸门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临之弟；津，仲礼之父也。摄诸寺库公藏钱，聚之德阳堂，以充军实。

己酉（二十二日），侯景的军队到达了慈湖。建康全城都非常惊恐，御街上人们互相抢夺虏掠，街道已不能通行。朝廷赦免了东西冶、尚方钱署以及建康城拘押的囚犯。任命扬州刺史宣城王萧大器为都督城内诸军事，任命羊侃担任军师将军，辅助萧大器。命南浦侯萧推守卫东府，命西丰公萧大春守卫石头，命轻车长史谢禧、始兴太守元贞守卫白下，命韦黯与右卫将军柳津等人分别守卫宫城的各个城门以及朝廷的殿堂。萧推是萧秀的儿子。萧大春是萧大临的弟弟，柳津是柳仲礼的父亲。梁武帝把各官署仓库里贮藏的钱财聚集起来，集中在德阳堂，用来补充军需。

庚戌，侯景至板桥，遣徐思玉来求见上，实欲观城中虚实。上召问之。思玉诈称叛景请间陈事，上将屏左右，舍人高善宝曰：“思玉从贼中来，情伪难测，安可使独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岂刺客邪！”思玉出景启，言“异等弄权，乞带甲入朝，除君侧之恶。”异甚惭悚。景又请遣了事舍人出相领解上遣中书舍人贺季、主书郭宝亮随思玉劳景于板桥。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举何名！”景曰：“欲为帝也！”王伟进曰：“朱异等乱政，除奸臣耳。”景既出恶言，遂留季，独遣宝亮还宫。

庚戌（二十三日），侯景的军队到达了板桥。他派遣徐思玉前来拜见梁武帝，实际上是想探听一下建康城里的虚实。梁武帝召见了他并问了他一些事。徐思玉假称他背叛了侯景，请求单独向梁武帝报告情况。梁武帝要屏退左右，舍人高善宝说；“徐思玉从叛贼那里来，真假难以推测，怎么可以让他单独岷留在殿堂之上！”朱异正坐在梁武帝身边侍奉，他说：“徐思玉难道是刺客吗！”徐思玉拿出了侯景的启奏，上面写道：“朱异等人玩弄权术，我请求带兵入朝，除掉国君身边的坏人。”朱异感到非常惭愧和恐惧。侯景又请求梁武帝派一名懂得事理的舍人出来总录侯景要说的事并且分辨是非。梁武帝于是派中书舍人贺季、主书郭宝亮跟随徐思玉一起到板桥来慰劳侯景，侯景面向北方承接了诏书。贺季问：“你现在的举动到底要干什么？”侯景回答说：“是想称皇帝。”王伟上前说道：“朱异等人搞乱了国家政务，我们是要除掉奸臣的。”侯景已经说出了他的罪恶目的，于是便拘留了贺季，只打发郭宝亮返回皇宫。

百姓闻景至，竞入城，公私混乱，无复次第，羊侃区分防拟，皆以宗室间之。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斩数人，方止。是时，梁兴四十七年，境内无事，公卿在位及闾里士大夫罕见兵甲，贼至猝迫，公私骇震。宿将已尽，后进少年并出在外，军旅指，一决于侃，侃胆力俱壮，太子深仗之。

百姓听说侯景的军队来到，争相逃入城里。官员与百姓混杂在一起，不再有秩序。羊侃布置防守计划，每处都安排皇室成员来监督。军队的官兵争相进入武器库，自己拿兵器和盔甲，掌管武器库的人不能禁止，羊侃下令斩杀了几个人，才制止了这种混乱。这年，是梁朝建立后的第四十七年，国内一直平安无事，在职的公卿以及闾里士大

夫都很少见到兵器和铠甲。现在，叛贼突然来到，形势紧迫，官员与百姓都很震惊。朝廷中的老将已经没有了，后来晋升的青年将领都正在外面征战或防守边境，军队的指挥权，完全由羊侃一人决定。羊侃有胆有谋，太子深深地仰仗于他。

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临贺王正德守宣阳门，东宫学士新庾信守闪雀门，帅宫中文武三千余人营桁北。太子命信开大桁以挫其锋，正德曰："百姓见开桁，必大惊骇；可且安物情。"太子从之。俄而景至，信帅众开桁，始除一舶，见景军皆著铁面，退隐于门。信方食甘蔗，有习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 走。南塘游军沈子睦临贺王正德之党也，复闭桁渡景。太子使王质将精兵三千援信，至领军府，遇贼，未陈而起。正德帅众于张侯桥迎景，马上交揖，既入 宣阳门，望阙而拜，欷流涕，随景渡淮。景军皆著青袍，正德军并著袍，碧里，既与景合，悉反其袍。景乘胜至阙下，城中惧，羊侃诈称得射书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众乃小安。西丰公大春弃石头，奔京口；谢禧、元贞弃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头城降景，景遣其仪同三司于子悦守之。

辛亥（二十四日），侯景来到朱雀门浮桥的南面，太子命临贺王萧正德把守宣阳门，命东宫学士新野人庾信把守朱雀门，统率皇宫中的三千多名文武官员在浮桥北面安营扎寨。太子命令庾信断开浮桥以挫折侯景部队的锋芒。萧正德说："百姓看到断开浮桥，一定会非常惊恐，应该暂且先安抚百姓的情绪。"太子采纳了萧正德的意见。一会儿，侯景的部队来到。庾信率领人马断开了浮桥，刚除掉了一艘大船，看到侯景的士兵都戴着铁面具，于是便后退，隐藏到城门楼上。庾信正在吃甘蔗，一枝箭飞来射中了城门柱子。庾信手中的甘蔗随着弓弦的响声坠落到了地上。于是，他抛弃了军队逃走了。南塘游军沈子睦，是临贺王萧正德的同党。他们趁机闭合了浮桥，让侯景渡河。太子派遣王质率领三千精兵去增援庾信。王质的军队到了领军府，遭遇到了侯景的军队，王质的军队还没有摆开阵势就逃走了。萧正德率领他的人马在张侯桥迎接侯景。他们在马上相互作揖。进入宣阳门后，萧正德面向后宫叩拜，哽咽流泪，跟随侯景一起渡过秦淮河。侯景部队的士兵都穿青色战袍，萧正德部队的士兵都穿红色战袍，战袍里子是青绿色的。与侯景部队会合后，萧正德就命令他的士兵全部将

战袍衬里朝外反过来穿。侯景乘胜进军来到城楼下面，城里的人十分恐惧。羊侃谎称得到了一封射进来的书信，书信上说："邵陵王和西昌侯的援兵已经到达附近"。大家这才稍稍安定下来。西丰公萧大春放弃了石头，逃奔京口；谢禧、元贞等人放弃了白下逃走；津主彭文粲等人率石头城军民投降了侯景，侯景便派遣他的仪同三司于子悦来守卫石头城。

壬子，景列兵绕台城，幡旗皆黑，射启于城中曰："朱异等蔑弄朝权，轻作威福，臣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诛朱异等，臣则敛辔北归。"上问太子："有是乎？"对曰："然。"上将诛之。太子曰："贼以异等为名耳；今日杀之，无救于急，适足贻笑将来，俟贼平诛之未晚。"上乃止。壬子（二十五日），侯景让士兵列队围绕在台城周围，他的战旗都是黑色。他叫人向城内射去了一封书信，信上说："朱异等人专权，作威作福，我被他所陷害，想杀掉我。如果陛下您杀掉朱异等人，那么我就收兵回北方。"梁武帝问太子："有这样的事吗？"太子回答说："有"。梁武帝于是要斩杀朱异。太子对梁武帝说："侯景这个叛贼只是以杀朱异等人为借口罢了，今天您即使杀掉了朱异，对当前的紧急情况也无济于事，只会被后人耻笑，等到平定侯景之后再来杀掉他也不晚！"梁武帝于是才没有杀掉朱异。

景绕城既匝，百道俱攻，鸣鼓吹唇，喧声震地。纵火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羊凿门上为窍，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银鞍，往赏战士；直将军朱思帅战士数人逾城出外洒水，久之方灭。贼又以长柯斧斫东掖门，门将开，羊侃凿扇为孔，以槊刺杀二人，斫者乃退。景据公车府，正德据左卫府，景党宋子仙据东宫，范桃棒据同泰寺。景取东宫妓数百，分给军士。东宫近城，景众登其墙射城内。至夜，景于东宫置酒奏乐，太子遣人焚之，台殿及所聚图书皆尽。景又烧乘黄厩、士林馆、太府寺。癸丑，景作木驴数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项木驴，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蜡，丛掷焚之，俄尽。景又作登城楼，高十馀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及车动，果倒。

侯景将城包围起来后，各处一齐攻城。他们敲着战鼓，吹起了口哨，喧嚣的声音震撼了大地。侯景叫人放火烧大司马、以及东华、西华等门。羊侃派人在门上凿出一些洞，用水灌入其中去浇灭火焰。太

子亲自捧着银制的马鞍，前去犒赏那些勇敢杀敌的战士。直将军朱思率领几名士兵翻过宫墙到外面去洒水。过了很久火才被浇灭。侯景又让人用长柄斧子吹东掖门，门快要被砍开了，羊侃叫人在门扇上凿出小孔，用槊刺杀了两名敌人，砍门的士兵才退了回去。侯景占领了公车府，萧正德占领了左卫府，侯景的党羽宋子仙占领了东宫，范桃棒占领了同泰寺。侯景把东宫里的几百名歌女分给了他手下的官兵。东宫靠近台城，侯景的士兵登上了东宫城墙向台城内射箭。到了夜晚，侯景在东宫摆设酒宴，奏起音乐。太子叫人用火烧东宫，台殿以及殿内收藏的图书全部化为灰烬。侯景又派人去焚烧乘黄厩、士林馆以及太府寺。癸丑（二十七日），侯景制作了几百个木驴用来攻打皇城，城上的人向木驴投掷石块它们击碎了。侯景又改制了一种尖颈的木驴，石头无法将它砸破，羊侃让人制作了一种象雉尾形状的火炬，点上火一起投向木驴，很快木驴就全部被烧掉了。侯景又制造了一种攀登城墙的高楼战车，高十多丈，想用它居高临下向城里射箭。羊侃说："战车很高，地上的壕沟土很虚，战车一来一定会倒下，我们可以埋伏起来观看它。"等到战车一动，果然倒下了。

景攻既不克，士卒死伤多，乃筑长围以绝内外，又启求诛朱异等。城中亦射赏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钱一亿万，布绢各万匹。"朱异、张绾议出的兵击之，问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贼，徒挫锐气；若多，则一旦失利，门隘桥小，必不致失亡。"异等不从，使千馀人出战；锋未及交，退走，争桥赴水死者大半。

侯景既然攻城没有成功，死亡、受伤的士兵又很多，于是便修筑起一条长长的围子来隔断皇城内外，同时又向梁武帝启奏请求杀掉朱异等人。皇城里也向城外射出赏格，上面写道："有能把侯景的首级送来的，就把侯景的爵位授与他，并赏赐一亿万钱，一万匹布，一万匹绢。"朱异、张绾商议要出兵攻打侯景，征询羊侃的意见，羊侃说："不可以。现在，如果派出少量人马，不能攻破贼兵，只会白白挫伤自己的锐气；如果派出的人马很多，一旦失利，城门狭窄、浮桥又小，一定会导致重大伤亡！"朱异等人不听从羊侃的劝告，派遣一千多人出去与侯景的军队作战；还没交锋，就退了回来，在争着过桥时掉进水中淹死的人有半数以上。

侃子，为景所获，执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计一子，幸早杀之！”数日，复持来，侃谓曰：“久以汝为死矣，犹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义，亦不之杀。

羊侃的儿子羊被侯景俘获，侯景把他带到了城墙下面给羊侃看。羊侃说：“我羊氏豁出整个宗族报效君主，尚不够，怎么会在乎一个儿子，希望你早点杀掉他！”几天以后，侯景又把羊侃的儿子押来。羊侃对羊说：“我还以为你早就死了，怎么还活着呢！”于是 使拉弓射羊。侯景因羊侃是个忠义崐之人，也没有杀掉羊。

庄铁虑景不克，托称迎母，与左右数十人趣历阳，先遣书给田英、郭骆曰：“侯王已为台军所杀，国家使我归镇。”骆等大惧，弃城奔寿阳，铁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寻阳。

庄铁担收侯景不能攻克皇城，便推托说要去迎接母亲，同手下几下人一起奔向历阳。他先给田英、郭骆发了封信说：“侯王已经被官兵杀死，朝廷派我回来镇守历阳。”郭骆等人看到信后大惊失色，丢弃了历阳城逃奔寿阳。庄铁进入历阳城后，不敢据守，便侍奉他的母亲一起逃往寻阳。

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马，祀尤于太极殿前。

十一月，戊午朔（初一），梁武帝让人杀死一匹白马，在太极殿前祭礼战神尤。

临贺王正德即帝位于仪贤堂，下诏称：“普通以来，奸邪乱政，上久不豫，社稷将危。河南王景，释位来朝，猥用朕躬，绍兹宝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见理为皇太子，以景为 妻以女，并出家之宝货悉助军费。

临贺王萧正德在仪贤堂即皇帝位，下诏：“从普通年间以来，奸佞小人扰乱了朝政，皇上长期患病，国家危难将至。河南王侯景，离开自己的封邑来到朝廷，扶持我继承了皇位，今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正平’。”萧正德立自己的长子萧见理为皇太子，任命侯景为丞相，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侯景，并将家中财宝全部拿出来，资助军需。

于是景营于阙前，分其兵二千人攻东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许伯众潜引景众登城。辛酉，克之；杀南浦侯推及城中战士三千人，载其尸于杜姥宅，遥语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当如此！”

于是，侯景在皇城前安营扎寨，分兵二千攻打东府；南浦侯萧推带兵抵抗侯景，侯景的部队进攻了三天，没有攻克东府。侯景便亲自带兵攻打东府，箭和石块象雨点一般地落下，宣城王防许伯众暗中引导侯景的军队登上了城墙。辛酉（初四），攻克了东府。侯景杀死了南浦侯萧推以及守城战士三千人，把他们的尸体用车拉到杜姥宅堆积起来，从远处向城里的人喊道："如果不早点投降，便是这样下场！"

景声言上已晏驾，虽城中亦以为然。壬戌，太子请上巡城，上幸大司马门，城上闻跸声，皆鼓噪流涕，众心粗安。

侯景声称梁武帝已经去世，就连城里的人也以为侯景的话是真的。壬戌（初五），太子请梁武帝巡视全城，梁武帝巡幸到大司马门时，城上的守军听到皇帝来到，都喧噪起来，流下了眼泪。军心这才稍稍安定下来。

江子一之败还也，上责之。子一拜谢曰："臣以身许国，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弃臣去，臣以一夫安能击贼！若贼遂能至此，臣誓当碎首以赎前罪，不死阙前，当死阙后。"乙亥，子一启太子，与弟尚书左丞子四、东宫主帅子五帅所领百馀人开承明门出战。子一直抵贼营，贼伏兵不动。子一呼曰："贼辈何不速出！"久之，贼骑出，夹攻之。子一径前，引槊刺贼；从者莫敢继，贼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谓曰："与兄俱出，何面独旋！"皆免胄赴贼。子四中，洞胸而死；子五伤，还至堑，一恸而绝。

江子一战败回到了朝廷，梁武帝责怪他。江子一向梁武帝叩拜谢罪说："我以身许国，常担心不能为国尽忠而死，现在，我的下属都背弃我离去，我一个人怎么能迎战侯景！如果侯景竟能攻打到这儿来的话，我发誓会粉身碎骨以赎前罪，我不死在皇宫前面，也会死在皇宫后面。"乙亥（十八日），江了一向太子启奏，要求与他的弟弟尚书左丞江子四、东宫主帅江子五一起率领一百多人打开承明门出战贼兵。江子一带领人马一直抵达到侯景的军营，贼兵按兵不动。江子一高呼："你们这些叛贼为什么不快些出来应战！"过了很久，侯景的骑兵出来了，从两面夹击江子一。江子一径直向前冲，挥槊杀敌；随同江子一一起来的人不敢随他继续向前冲，敌人砍下了江子一的肩膀把他杀死了。江子四、江子五相互说道："我们和哥哥一起出来，有什么脸面独自回去呢？"于是，他们俩都脱下甲胄冲向敌人。江子四被敌人的

长矛穿透了胸膛而死。江子五被刺伤了颈项，回到战壕时，大哭一场也死去了。

景初至建康，谓朝夕可拔，号令严整，士卒不敢侵暴。乃屡攻不克，人心离沮。景恐援兵四 集，一旦溃去；又食石头常平诸仓既尽，军中乏食；乃纵崐士卒掠夺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后米一升至七八万钱，人相食，饿死者什五六。

侯景刚到建康时，以为很快就能攻克建康，所以当初他的军队号令严格，仪容整齐，士兵们不敢侵扰、陵暴百姓。等到多次攻打建康城都没有攻克时，人心开始离散、沮丧。侯景担心救援建康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迟早会有溃退的一天。另外，由于石头城备用粮仓的粮食已经吃完了，军队缺乏食物。于是，侯景便纵容他的士兵去掠夺百姓的米粮以及金银、丝织品和百姓的儿女。从这以后，大米的价格一升涨到七八万钱，以致造成人吃人的情况，被饿死的人达到十分之五六。

乙丑，景于城东、西起土山，驱迫士民，不限贵贱，乱加殴捶，疲羸者因杀以填山，号哭动地。民不敢窜匿，并出从之，旬日间，众至数万。城中亦筑土山以应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亲负土，执畚锸，于山上起芙蓉层楼，高四丈，饰以锦，募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铠，谓之“僧腾客”，分配二山，昼夜交战不息。会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羊侃令多掷火，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内筑城，贼不能进。

乙丑（初八），侯景在城东、城西堆起两座土山，他驱赶、逼迫百姓去劳动，不论以前身份高贵或低贱，都乱加棒打、拳击。那些疲惫不堪、瘦弱生病的人就被杀掉、填入土山中。百姓的哭喊嚎叫声惊天动地。百姓们不敢逃走或隐藏起来，全出来顺从了侯景。十天的时间，人数达到几万。建康城中也建造起土山对付侯景建造的土山。太子、宣城王以下的人都亲自背土，手握簸箕与铁锹挖土和装土，在土山上筑起了几层芙蓉高楼。楼有四丈高，用彩帛和毳布装饰起来。朝廷又招募了二千 名敢于拼死战斗的士兵，给他们穿上厚厚的战袍和铠甲，称之为“僧腾客”。朝廷把这些战士分配在东土山和西土山上，他们日夜不停地与侯景的军队交战。这时，赶上大雨滂沱，城内的土山崩溃了，贼兵趁此机会，从高处往城内垂吊士兵。朝廷的士兵与贼兵

浴血奋战，但也没有能拦住敌人。羊侃命令部队多多投掷火把，形成一道火墙以切断贼兵的来路，接着在城内筑起城墙，侯景的军队无法攻进来。

景募人奴降者，悉免为良；得朱异奴，以为仪同三司，异家赀产悉与之。奴乘良马，衣锦袍，于城下仰诟异曰："汝五十年仁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数，景皆厚抚以配军，人人感恩，为之致死。

侯景招募那些身为奴仆而投降了他的人，免除了他们的奴仆身份，让他们成为平民。侯景得以朱异的奴仆后任命他为仪同三司，并把朱异家的资产都赏赐给了他。这个奴仆骑着好马，穿着锦袍，在载墙下仰头骂朱异："你做了五十年的官，才只作到中领军，我刚投降侯王，就已经担任仪同了。"这样一来，三天之内，数以千计的奴仆都出城投奔了侯景。侯景都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并把他们分配在自己的军队中。这些奴仆人人感激侯景的大恩，愿意为他拼死效力。

荆州刺史湘东王绎闻景围台城，丙寅，戒严，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东王誉、雍州刺史岳阳王、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等，发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伟之子也。

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听说侯景包围了台城，丙寅（初九），实行了戒严。他写了檄文派人送给他所管辖的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雍州刺史岳阳王萧、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萧等人，让他们派遣军队进京救援。萧大心是萧大器的弟弟，萧是萧伟的儿子。

朱异遗景书，为陈祸福。景报书，并告城中士民，以为："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仆所以趋赴阙庭，指诛权佞，非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观王侯、诸将，志在全 身，谁能竭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长江天险，二曹所叹，吾一苇航之，日明气净。自非天人允协，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朱异让人送给侯景一封书信，向侯景陈述了当前的祸福利害。侯景给朱异回了信，并且告诉城中的官兵，信中说："梁朝最近几年来，奸臣当权，搜刮平民，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嗜好和欲望。如果你们认为不是这样，请你们来看看这些：今天国家的园林，王公贵族的住宅、僧

侣尼姑的寺塔，还有那些在位的崐官员，他们妻妾成群、随从和仆人达几千人，他们既不耕作、又不织布，穿的 却是锦绣衣服，吃的是珍贵食物。如果他们不掠夺百姓，从哪儿会得到这些东西呢 我之所以来到都城，是旨在杀掉掌权的奸佞之人，并不是想推翻国家。现在城中的人指望四方的援兵，我看这些王侯、诸将，他们的心意只在于保全自己，谁会竭尽全力、战斗到死，与我争夺胜负呢！长江天险，连曹操、曹丕都感叹无能为力，我像用一根芦苇一样轻易渡过，扫除尘雾，重见光明。如果不是上天保佑、百姓协助，怎会如此！希望各位三思而行，自求吉祥。”

景又奉启于东魏主，称：“臣进取寿春，暂欲停憩。而萧衍识此运终，自辞宝位；臣军未入其国，已投同泰舍身。去月二十九日，届此建康。江海未苏，干戈暂止，永言故乡，人马同恋。寻当整辔，以奉圣颜。臣之母、弟，久谓屠灭，近奉明敕，始承犹在。斯乃陛下宽仁，大将军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报！今辄赍启迎臣母、弟、妻、儿，伏愿圣慈，特赐裁放！”

侯景又向东魏孝静帝启奏说：“我进攻并已夺取了寿春，想暂时停下来休息一下 。但萧衍知道他的气数已尽，自己辞掉了皇帝的宝座；我的军队没有进入梁都，他就已舍身同泰寺了。上月二十九日，我军来到建康。天下未平，战事暂停。谈起故乡，人、马都很依恋。不久，我就要整顿队伍，回到北方朝拜皇上。我的母亲和弟弟，很早就听人说被杀害了，最近收到皇上的诏书，才知道母亲和弟弟还在人间。这是因为陛下待人宽厚、仁慈，高大将军念日旧恩，我能力弱劣，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今天特地送去奏折想接我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希望圣上大发慈悲，释放他们。”

己巳，湘东王绎遣司马吴晔、天门太守樊文皎等将兵发江陵。

乙巳（十三日），湘东王萧绎派遣司马吴晔、天门太守樊文皎等人率领军队从江陵出发。

陈昕为景所擒，景与之极饮，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仪 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说桃棒，使帅所部袭杀王伟、宋子仙，诣城降。桃棒从之，潜遣昕夜缒入城。上大喜、敕镌银券赐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众，并给金帛女乐。”太子恐其诈，犹豫不决，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会议，

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谬。桃棒既降，贼景必惊，乘此击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坚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贼岂足平！此万全策也。今开门纳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万一为变，悔无所及；社稷事重，须更详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纳桃棒，如其犹豫，非异所知。”太子终不能决。桃棒又使昕启曰：“止将所领五百人，若至城门，皆自脱甲，乞朝廷开门赐容。事济之后，保擒侯景。“太子见其恳切，愈疑之。朱异抚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为部下所告，景拉杀之。陈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书城中曰：“桃棒且轻轻数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随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杀之。

陈昕被侯景抓获。侯景与陈昕一起畅饮，侯景想任用陈昕，让他聚集起部曲，陈昕没有答应。侯景便派他的仪同三司范桃棒把陈昕关押起来。陈昕便趁机劝说范桃棒，让他率自己的部下袭击王伟、宋子仙并杀掉他们，然后到建康城去投降。范桃棒听从了陈昕的劝说，夜间暗中将陈昕用绳子缒到建康城内。梁武帝知道了这一情况后非常高兴，下令赐给范桃棒银券，上面刻着：“事情成功的那天，封你为河南王，立即拥有侯景的人马，并且赐给你金银、绢帛以及歌伎！”太子担心陈昕欺骗梁武帝，对此事犹豫不决。梁武帝生气地说：“接受对方投降是常理之中的事，你为什么突然又疑神疑鬼的！“太子召集公卿大臣们开会商议此事，朱异、傅岐说：“范桃棒投降梁朝一定不是假的，范桃棒投降后，叛贼侯景一定会惊慌，乘此机会攻击他，可以大败叛贼。”太子说：“我们坚守城池，等侯外面的援兵，援兵到来后，叛贼何悉不平！这才是万全之策。现在如果打开城门接纳范桃棒，范桃棒的情况，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能知道！万一情况发生变故，后悔莫及；事关江山社稷，必须再仔细地考虑。”朱异说：“殿下若以国家危机为重就应该接纳范桃棒；如果您犹豫不决，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太子始终不能下定决心，范桃棒又派陈昕启奏说：“现在，我只率领我的部下五百人前来，如果到达城门时，我们会全部自动脱下铠甲，请朝廷开门接纳我们。事情成功之后，我何证抓获侯景。”太子看到范桃棒很恳切地要求进城，就更加怀疑他。朱异捶胸感叹道：“失去这次机会，国家就完了！”不久，范桃棒被他的部下告发了，侯景把他吹去四肢杀掉了。陈昕崐不知道范桃棒已经被杀死，仍按照原定日期从城内射一封书信，信上说：“范桃棒暂且轻装率领几十人先进入建康。”侯景想

把铠甲穿在里面跟随这些人进入建康城，陈昕不肯答应，决心一死，侯景就把他杀掉了。

景使萧见理与仪同三司卢晖略戍东府。见理凶险，夜，与群盗剽劫于大桁，中流矢而死。

侯景派遣萧见理和仪同三司卢晖略一起镇守东府。萧见理为人凶恶、阴险。夜里，他与一群强盗一起到大桁去抢劫，被飞来的流箭射中死去。

邵陵王纶行至钟离，闻景已渡采石，纶昼夜兼道，旋军入援，济江，中流风起，人马溺者什一二。遂帅宁远将军西丰公大春、新涂公大成、永安侯确、安南侯骏、前谯刺史赵伯超、武州刺史萧弄璋等，步骑三万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确，纶之子；骏，懿之孙也。

邵陵王萧纶走到了钟离，听说侯景已经从采石渡过了长江，萧纶便日夜兼程，回军建康救援朝廷。渡过长江时，船到了江中心却刮起风来，落入水里淹死的人、马有十分之一二。于是，萧纶便率领宁远将军西丰公萧大春、新涂公萧大成、永安侯萧确、安南侯萧骏、前谯州刺史赵伯超、武州刺史萧弄璋等人及三万步兵、骑兵从京口向西进军。萧大成是萧大春的弟弟。萧确是萧纶的儿子。萧骏是萧懿的孙子。

景遣军至江乘拒纶军。赵伯超曰：“若从黄城大路，必与贼遇，不如径指钟山，突据广莫门，出贼不意，城围必解矣。”纶从之，夜行失道，迂二十余里，庚辰旦，营于蒋山。景见之大骇，悉送所掠妇女、珍货于石头，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纶，纶与战，破之。时山巅寒雪，乃引军下爱敬寺。景陈兵于覆舟山北，乙酉，纶进军玄武湖侧，与景对陈，不战。至暮，景更约明日会战，纶许之。安南侯骏见景军退，以为走，即与壮士逐之；景旋军击之，骏败走，趣纶军。赵伯超望见，亦引兵走，景乘胜追击之，诸军皆溃。纶收余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纵火烧寺。纶奔朱方，士卒践冰雪，往往堕足。景悉收纶辎重，生擒西丰公大春、安前司马庄丘慧、主帅霍俊等而还。丙戌，景陈所获纶军首虏铠仗及大春等于城下，使言曰：“邵陵王为乱兵所杀。”霍俊铬曰：“王小失利，已全军还京口。城中但坚守，援军寻至。”贼以刀殴其背，俊辞色弥厉；景认而释之，临贺王正德杀之。

侯景派遣军队来到江乘阻击萧纶的军队。赵伯超对萧纶说："如果从黄城的大路上去，一定会与敌人相遇，我们不如径直进军钟山，突然占领广莫门，出其不意出现在敌人面前，建康城之围一定会解除。"萧纶采纳了赵伯超的建议，夜间行军，迷失了道路，多走了二十多里地。庚辰（二十三日）早上，在蒋山安营扎寨。侯景见到这种情况十分惊恐，把他所掠夺来的妇女和珍宝全部运送到石头城，他准备好了船只想逃走。同时又分兵三路攻打萧纶，萧纶的 军队与侯景把军队交战，打败了侯景的军队。这时，山峰上还有寒冷的积雪，萧纶便把军队带到了爱敬寺。侯景把军队布置在覆舟山北面。乙酉（二十八日），萧纶进军到了玄武湖畔，与侯景对面地摆开战阵，但没有交战。到了黄昏，侯景提出改到明天再交战，萧纶答应了。安南萧骏看到侯景退兵了，以为他逃跑，就与精壮的士兵一起追赶侯景的军队。侯景回转军队攻击萧骏的人马，萧骏战败逃走，奔向萧纶的军 营。赵伯超看见了这一情况，也带领军队逃跑，侯景乘胜追击，梁军全部溃败。萧纶收集了将近一千残兵，逃进了天保寺。侯景步步追。放火焚烧了天保寺。萧纶逃往朱方，士兵们踩着冰雪前进，有很多人冻坏了脚。侯景把 萧纶的物资全部收缴，活捉了西丰公萧大春、安前司马庄丘慧和主帅霍俊等人返回原地。丙戌（二十九日），侯景把他所抓获的俘虏和斩杀的首级、铠甲、武器以及萧大春等人带到建康城下向城内展示，并让人对城里人说："邵陵王已经被乱兵杀死！"只有霍俊反驳说："邵陵王只是遇到了小小的挫折，他已经率领全部军队返回京口。城中的士兵只要坚守城池，援军很快就会到来。"贼兵用刀殴打霍俊的后背，霍的言辞更尖锐，脸色更严厉。侯景认为霍俊是位义士便释放了他，临贺王萧正德把他杀害了。

是日晚，鄱阳王范遣其世子嗣与西州刺史裴之高、建发太守赵凤举各将兵入援，军于蔡洲，以待上诸军，范以之高督江右援军事。景悉区南岸居民于水北，焚其庐舍，大街已西，所地俱尽。

这天晚上，鄱阳王萧范派遣他的长子萧嗣与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崐赵凤举等人各自率军救援建康，军队驻扎在蔡州，等待长江上游的各路人马。萧范让裴之高统领长江右边援军的军务。侯景把住在秦淮河南岸的居民全部赶到了秦淮河北岸，烧毁了他们的房屋，沿河大街以西的居民房产全部被清除掉了。

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镇钟离，上召之入援，正表托以船粮未集，不进。景以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于欧阳立栅以断 援军，帅众一万，声言入援，实欲袭广陵。密书诱广陵令刘询，使烧城为应，询以告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十二月，会理使询帅步骑千人夜袭正表，大破之；正表走还钟离。询收其兵粮，归就会理，与之入援。

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镇守钟离。梁武帝征召他前来援救朝廷，萧正表推托说船只和粮草还没收集起来，不肯派兵前去。侯景任命萧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他为南郡王。萧正表于是在欧阳设立栅栏以阻断增援朝廷的军队。他率领一万人马，表面上声称是进兵援救建康，实际上想要偷袭广陵。他写了封密信引诱广陵县令刘询，让他烧毁广陵城作为内应。刘询把此事告诉了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十二月，萧会理派遣刘询率领步兵、骑兵一千人夜间偷袭萧正表，把萧正表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萧正表逃回钟离。刘询收集了萧正表残兵和粮食武器，把它们交给了萧会理，并和他一起率领军队去救援建康城。

癸巳，侍中、都官尚书羊侃卒，城中益惧。侯景大造攻具，陈于阙前，大车高数丈，一车二十轮，丁酉，复进攻城，以是虾蟆车运土填堑。

癸巳（初七），侍中、都官尚书羊侃去世，建康城里更是人心惶恐。侯景大造攻城器具，并把这些器具陈列在城楼前。高大的占车高达几丈，一辆车有二十个车轮。丁酉（十一日），侯景又向皇城发动进攻，用蛤蟆车运土填平战壕。

湘东王绎遣世子方等将步骑一万入援建康，庚子，发公安。绎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辩将舟师万人，出自汉川，载粮东下。方等有俊才，善骑射，每战，亲犯矢石，以死节自任。

湘东王萧绎派遣他的长子萧方等率领一万步兵、骑兵前来建康救援，庚子（十四日），援兵从公安出发。萧绎又派遣竟陵太守王僧辩率领一万名水军，从汉川出发，用船运载粮食顺水东下。萧方等才智过人，擅长骑马射箭。每次与敌人交战，他都亲自冒着箭林石雨杀敌，以为节义而死为己任。

壬寅，侯景以火车焚台城东南楼。材官吴景，有巧思，于城内构地为楼，火才灭，新楼即立，贼以为神。景因火起，潜遣人于其下穿城。城将崩，乃觉之，吴景于城内更筑迂城，状如却月以拟之，兼掷火，焚其攻具，贼乃退走。

壬寅（十六日），侯景用载有火种的车烧皇城东南楼。材官吴景心灵手巧，他让人在皇城里面的地上建起一座楼。大火刚灭新建的楼就立起，贼兵认为是神助建立的楼。侯景趁大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偷偷派人从下面凿城挖洞。城将要崩塌时，城内的人才发觉。吴景让人们在城内修造了迂回曲折的城墙，它的形状好似半圆形的月亮。同时，还向敌人扔掷火把，焚烧了他们的进攻器具。贼兵这才退兵。

太子遣洗马元孟恭将千人自大司马门出荡，孟恭与左右奔降于景。

太子派遣洗马元孟恭率领一千人马从大司马门冲杀出去，元孟恭与随从人员主动投降了侯景。

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楼，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压贼且尽。又于城内作飞桥，悬罩二土山。景众见飞桥迥出，崩腾而走；城内掷雉尾炬，焚其东山，楼栅荡尽，贼积死于城下。乃弃土山不复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将军宁嶷降于景，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台城，阙前皆为洪流。

己酉（二十三日），侯景修筑的土山逐渐逼近皇城城楼。柳津命令士兵挖地道来掏空土山下面的土。城外的土山崩塌了，山四周的敌人几乎全被压死了。柳津又让人在城内修筑了一座飞桥，飞桥悬空笼罩在两座土山上。侯景的人马一见有座飞桥远远地伸出，一片混乱，争着逃走了。城里的人又向城外投掷雉尾火炬，焚烧了东土山，东土山的楼和栅栏全部被烧尽。敌人尸体积压在城下。于是，侯景放弃了土山，不再修建它，并自己把进攻用的器具烧毁了。材官将军宋嶷投降了侯景，并出主意让他引玄湖水来淹灌台城，宫门前都是洪水。

上征衡州刺史韦粲为散骑常侍，以都督长沙欧阳监州事。粲，放之子也，还，至庐陵，闻侯景乱，粲简阅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闻景崐已出横江，粲就内史刘孝仪谋之，孝仪曰：“必如此，当有敕。岂可轻信人言，妄相惊动！或恐不然。”时孝仪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贼已渡江，便逼宫阙，水陆俱断，何暇有报！假令无敕，岂得自安！韦粲今日何情饮酒！”即驰马出部分。将发，会江

州刺史当阳公大心遣邀粲，粲乃驰往见大心曰：“上游藩镇，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计诚宜在前。但中流任生，当须应接，不可阙镇。今宜且张声势，移镇湓城，遣偏将赐随，于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昕帅兵二千人随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亦帅步骑万馀人至横江，粲即送粮仗赡给之，并散私帛以赏其战士。

梁武帝征调衡州刺史韦粲担任散骑常侍，任命都督长沙人欧阳为监州事。韦粲是韦放的儿子。当韦粲回到庐陵时，听说侯景叛乱，韦粲简拔部下，率领五千精锐士兵，加倍赶路前去援救朝廷。部队来到豫章，听说侯景已经出了横 江，韦粲便到内史刘孝仪那里与他商议。刘孝仪说：“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皇上应该有命令传达下来。怎么可以轻信别人说的话，轻率地行动起来自相惊扰呢！或许事情并不是这样。”这时刘孝仪设置了酒宴，韦粲听完他的话勃然大怒，把酒杯摔在地上说：“叛贼已经渡过了长江，就要逼近皇宫了。水上、陆地的交通已全部被阻断，朝廷么会有空闲向我们 通报情况呢？假如朝廷无法发出命令，难道我们自己能够安心么！韦粲今天哪儿有情绪饮酒！”于是，他就骑着马飞快地出去布置军事行运。将要出发时，正赶上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心派遣使者前来邀请韦粲。韦粲于是骑着快马前去会见萧大心。他对萧大心说：“长江上游的藩镇，江州离京城最近，殿下按情理来说，应该行动在前面的。但您是中流砥柱，身负重任，应做后应，不能没有主将。现在，我们应该暂且虚张声势，移军镇守湓城，派遣你的副将随我一同去，就足够了。”萧大心同意了他的建议，便派遣中兵柳昕率领二千人马跟随韦粲一同前去。韦粲到达南洲时，他的表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也率领一万多步兵、骑兵到了横江。韦粲于是把粮食、武器提供给柳仲礼，并且把自己的金银、绢帛散发给柳仲礼的士兵用来奖赏他们。

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张公洲遣船渡仲礼，丙辰夜，粲、仲礼及宣猛将军李孝钦、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南陵太守陈文彻，合军屯新林王游苑。粲议推仲礼为大都督。报以众军；裴之高自以看位，耻居其下，议累日不决。粲抗言于众曰：“今者同赴国难，义在除贼。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边疆，先为侯景所惮；且士马精锐，无出其前。若论位次，柳在粲下，语其年齿，亦少于粲，直以社稷之计，不得复论。今日形势，贵在将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旧德，岂应

复挟私情以沮大计！粲请为诸军解之。”乃单舸至之高营，切让之曰：“今二宫危逼，猾寇滔天，臣子当戮力同心，岂可自相矛！豫州必欲立异，锋镝便有所归。”之高垂泣致谢，遂推仲礼为大都督。

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张公洲派出船只把柳仲礼的军队渡过江。丙辰（三十日）夜里，韦粲、柳仲礼以及宣猛将军李孝钦、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南陵太守陈文彻等人的军队会合在一起，驻扎在新林的王游苑。韦粲提议推举柳仲礼担任大都督，告知下游的军队。裴之高自认为年龄和官位比别人高，耻于居柳仲礼之下，韦粲的提议多日没有决定下来。韦粲高声对众人说：“今天我们共赴国难，为了铲除叛贼。我之所以推举柳司州，只是因为他长期守卫边疆，以前曾让侯景害怕。况且他的人马精锐，没有人能超过他。如果论地位、资格，柳仲礼在我下面，如果论年龄大小，他也比我年少。只是为国家考虑才这样做，大家不要再争论了。现在的形势，贵在将领团结。如果人心不统一，大事就完了。裴公是朝廷中的有德望的老臣，怎么能夹带个人情感，败坏国家大计呢！我韦粲请求为各路军队解决这件事。”于是，韦粲一个人乘船来到裴之高的军营，他语重心长地责备裴之高道：“现在，皇上和太子危在旦夕，狡诈的敌人罪恶滔天，做臣子的应该齐心协力，怎么能自相矛盾，裴豫州一定要与大家离心异志的话，刀锋箭就要有所指了。”裴之高流下了眼泪向韦粲谢罪，于是大家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

宣城内史杨的华遣其子雄将郡兵继至，援军大集，众十馀万，缘淮树栅，景亦于北岸树栅以应之。

宣城内史杨白华派遣他的儿子杨雄率领郡里的士兵随后赶来，众多援军汇集在一起，达十万多人。他们沿着秦淮河竖立栅栏，侯景也在河北岸竖立栅栏来对付援军。裴之高与北之横以舟师一万屯张公洲。景囚之高弟、侄、子、孙，临水阵兵，连列于陈前，以鼎镬、刀锯随其后，谓曰：“裴公不降，今即熟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发，皆不中。

裴之高与他的弟弟裴之横率一万水军驻扎在张公洲，侯景把裴之高的弟弟、侄子、儿子、孙子关押起来，临河水摆开了战阵，把裴之高的亲属锁在一起押在队列前面，将鼎镬、刀锯放在他们身后，然后对

裴之高说："裴公如果不投降，今天就把他们煮了。"裴之高把善于射箭的人召来，让他用弓箭射中自己的儿子，射了两次，都没有射中。

景帅步骑万人于后渚挑战，仲礼欲出击之。韦粲曰："日晚我劳，未可战也。"仲礼乃坚壁不出，景亦引退。

侯景率领一万名步兵骑兵在后渚向援军挑战，柳仲礼想带兵出去攻打他，韦粲劝他说："天色已晚，我军又很疲劳，不能应战。"柳仲礼于是坚守营垒不出来应战，侯景也领兵退了回去。

湘东王绎将锐卒三万发江陵，留其子绥宁侯方诸居守，谘议参军刘之等三上笺请留，答教不许。

湘东王萧绎率领三万名精锐的士兵从江陵出发，让他的儿子绥宁侯萧方诸留守江陵。谘议参军刘之等人多次向萧绎上书请求留下，萧绎不同意。

鄱阳王范遣其将梅伯龙攻王显贵于寿阳，克其罗城；攻中城，不克而退，范益王其众，使复攻之。

鄱阳王萧范派遣他的将领梅伯龙在寿阳攻打王显贵的军队。攻克了外城，接着又攻打内城，没能攻克，便退了回来。萧范为他增加了军队，让他再次攻打寿阳。

东魏大将军澄患民钱滥恶，议不禁民私铸；但悬称市门，钱不重五铢，得入市。朝议以为年谷不登，请俟他年，乃止。

东魏大将军高澄担心民间货币太粗劣、分量不足，便考虑不禁止百姓自己铸造钱。但在市场门口挂上秤，凡是不够五铢重的钱，一律不能入市场流通。朝廷官员商议后认为今年粮食欠收，请等其它年份再实行这一政策，高澄便没有实施此项措施。

[23]魏太师泰杀安定国臣王茂而非其罪。尚书基丞柳庆谏，泰怒曰："卿党罪人，亦当坐！"执庆于前。庆辞色不挠，曰："庆闻君蔽于事为不明，臣知而不争为不忠，庆既竭忠，不敢爱死，但惧公为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不及，乃赐茂家钱帛曰："以旌吾过。"

[23]西魏太师宇文泰要杀他的封地臣属王茂，但他并没有死罪。尚书左丞柳庆向宇文泰提出不同意见，宇文泰恼怒地说："你偏袒罪人，也应当被治罪。"便把柳庆拘捕起来。柳庆言语神色毫不屈服，他说道："柳庆我听说，做国君的被事情的假象蒙蔽就是不明，做臣子的知

道事情真相而不支争辩就是不忠。我然竭尽全力为国进忠了，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只是我怕你不明啊。”宇文泰这才醒悟，急忙派人传令赦免王茂。结果没有得及。于是，宇文泰便赐给王茂的家属很多的钱帛说：“用它来表明我的过失吧。”

[24]丙辰晦，柳仲礼夜入韦粲营，部分众军。旦日，会战，诸将各有据守，令粲顿青塘。粲以青塘当石头中路，贼必争之，颇惮之。仲礼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当更遣军相助。”乃使直将军刘叔胤助之。

[24]丙辰晦（三十日），柳仲礼夜间进入韦的军营，部署各路军队。第二天早上，与侯景的军队交战。各个将领各有自己要把守的地方。柳仲礼命令韦粲屯驻在青塘。由于青塘处于通往石头的道路正中，叛贼一定会争夺此地，韦粲很害怕屯驻在那里。柳仲礼对韦粲说：“青塘是战略要地，非得老兄你去不可。如果你担心兵力少的话，我会再派军队协助你。”于是，柳仲礼便派遣直将军刘叔胤协助韦粲。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二卷

梁纪十八 高祖武皇帝十八太清三年（己巳、549）

梁纪十八 梁武帝太清三年（己巳，公元549年）

[1]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礼自新亭徙营大桁。会大雾，韦粲军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过半，立栅未合，侯景望见之，亟帅锐卒攻粲。粲使军主郑逸逆击之，命刘叔胤以舟师截其后，叔胤畏懦不敢进，逸遂败。景乘胜入粲营，左右牵粲避贼，粲不动，叱子弟力战，遂与子尼及三弟助、警、构、从弟昂皆战死，亲戚死者数百人。仲礼方食，投箸被甲，与其麾下百骑驰往救之，与景战于青塘，大破之，斩首数百级，沉淮水死者千余人。仲礼将及景，而贼将支伯仁自后斫仲礼中肩，马陷于小淖，贼聚刺之，骑将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礼被重疮，会稽人惠吮疮断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复济南岸，仲礼亦气索,不复言战矣。

[1]春季，正月，丁巳朔（初一），柳仲礼将新亭的军营迁往大桁。这一天遇上有大雾，韦粲的军队的在路上迷失了方向，等他们到达青塘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军营外围扎下的栅栏还没来得及合拢，侯景就已经望见，他迅速率领精锐部队前来攻打。韦粲派军主郑逸进行迎击，又命令刘叔胤带着乘船的部队从后面截击。刘叔胤心里害怕不敢前进，郑逸于是遭到了失败。侯景乘胜攻进韦粲的军营，韦粲身边的下属都拉韦粲躲避贼兵，韦粲一动不动，大声命令子弟奋力战斗，最后他与儿子韦尼以及三个弟弟韦助、韦警、韦构，还有堂弟韦昂一起战死了，同时死去的亲戚共有几百人。战斗开始时，柳仲礼正在吃饭，他扔下筷子，穿上盔甲，与他的一百来名下属骑马赶去救援，在青塘和侯景展开激战，将侯景的部队打得大败，斩敌人首级数百，敌人淹死在秦淮河的达一千多人。柳仲礼的槊眼看就要扎到侯景，正在这时，叛贼将领支伯仁从后面挥刀砍中柳仲礼的肩膀，柳仲礼骑的马陷入泥淖里，贼兵的长矛集中向他刺去，幸好骑兵将领郭山石赶上去救援，柳仲礼才得免一死。见到柳仲礼身受重伤，会稽人惠为他吸吮伤口止血，所以柳仲礼最后没有死去。从此，侯景不敢再渡河到南岸，柳仲礼也失去了原来的气势，不再提要和对方交战了。

邵陵王纶复收散卒，与东扬州刺史临城公大连、新淦公大成等自东道并至；庚申，列营于桁南，亦推柳仲礼为大都督。大连，大临之弟也。

邵陵王萧纶重新聚集逃散的士兵，与东扬州刺史临城公萧大连、新淦公萧大成等人一起从东边赶到了；庚申（初四），他们在大桁的南面排列起营垒，也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萧大连是萧大临的弟弟。

朝野以侯景之祸共尤朱异，异惭愤发疾，庚申，卒。故事：尚书官不以为赠，上痛惜异，特赠尚书右仆射。

梁朝朝廷内外都因为侯景造成的祸患而责怪朱异，朱异愤恨、惭愧，渐渐发病，庚申（初四），去世。以往的制度规定：尚书官不能作为追封，梁武帝对朱异的死感到痛惜，特地追封他为尚书右仆射。

甲子，湘东世子方等及王僧辩军至。

甲子（初八），梁朝湘东王的嫡长子萧方等以及王僧辩的部队赶到。

[2]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东魏，东魏徐州刺史高归彦遣兵赴之。归彦，欢之族弟也。

[2]戊辰（十二日），梁朝封山侯萧正表带领北徐州军民投降了东魏，东魏徐州刺史高归彦派遣部队赶到北徐州。高归彦是高欢的同族弟弟。

[3]己巳，太子迁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迁仕、天门太守樊文皎将援兵万馀人至城下。台城与援军信命久绝，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鸱，系以长绳，写敕于内，放以从风，冀达众军，题云：“得鸱送援军，赏银百两。”太子自出太极殿前乘西北风纵之，贼怪之，以为厌胜，射而下之。援军募人能入城送启者，鄱阳世子嗣左右李朗请先受鞭，诈为得罪，叛投贼，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举成鼓噪。上以朗为直将军，赐金遣之。朗缘钟山之后，宵行昼伏，积日乃达。

[3]己巳（十三日），梁朝的皇太子搬到永福省居住。高州刺史李迁仕、天门太守樊文皎率领一万多名援兵赶到城下。朝廷与援军之间的书信往来已经中断很久，有一位叫羊车儿的人出了一个主意，按照这一主意做了一只纸鸢，在上面系上长绳，将敕令写在里头，顺风放出去，希望它能到达援军中的任何崐一支部队里。为了保证成功，纸

鸢上还题上这样几个字："如果得到纸鸢后把它送给援军，将赏一百两银子。"皇太子亲自走到太极殿的前面，乘着西北风放出纸鸢，贼兵见了觉得奇怪，以为这是一种能以诅咒制服人的巫术用品，就把它射了下来，援军那一边也在招募能进入都城呈送文书的人，鄱阳王嫡长子萧嗣身边的下属李朗主动请求先打自己一顿鞭子，然后假装得罪了上司，叛逃到贼兵那里，因此得到机会进入城中，城中的军民这才知道援军已经聚集在周围，全城上下高兴得又是擂鼓又是呐喊。梁武帝任命李朗为直将军，赏赐他金银后又派他出城。李朗沿着钟山的后面，晚上行走白天潜伏，几天之后才到达援军的营垒。

癸未，鄱阳世子嗣、永安侯确、庄铁、羊鸦仁、柳敬礼、李迁仕、樊文皎将兵渡淮，攻东府前栅，焚之；侯景退。众军营于青溪之东，迁仕、文皎帅锐卒五千独进深入，所向推靡。至菰首桥东，景将宋子仙伏兵击之，文皎战死，迁仕遁还。敬礼，仲礼之弟也。

癸未（二十七日），鄱阳王的嫡长子萧嗣、永安侯萧确、庄铁、羊鸦仁、柳敬礼、李迁仕、樊文皎率领部队渡过秦淮河，攻打并焚烧了东府前面的栅栏；侯景向后退却。援军的大部队在青溪的东面安营扎寨，李迁仕、樊文皎率领五千名精锐的士兵单独前进，一直深入到敌军营地，每到一个地方，都把敌人打得一败涂地。打到菰首桥东面的时候，侯景手下的将领宋子仙埋伏的部队袭击了他们，樊文皎战死，李迁仕逃了回去，柳敬礼是柳钟礼的弟弟。

仲礼神情傲狠，陵蔑诸将，邵陵王纶每日执鞭至门，亦移时弗见，由是与纶及临城公大连深相仇怨。大连又与永安侯确有隙，诸军互相猜阻，莫有战心。援军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携幼以候之，才过淮，即纵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贼中有谋应官军者，闻之，亦止。

柳仲礼看上去总是一副傲慢狠毒的样子，平时经常欺侮怠慢各位将领，邵陵王萧纶按照部将求见主帅时的礼节，每天拿着鞭子来到他的门口，他也好长时间不见。由于这一点，他与萧纶以及临城公萧大连结下了深深的仇怨。萧大连又和永安侯萧确有矛盾，这些部队之间互相猜疑，给对方设置障碍，都没有打仗的心思。。援军刚到的时候，建康的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出来迎接，可是部队刚刚渡过秦淮河，就放纵将士们抢劫掠夺。老百姓们因此都感到失望，叛贼里面一些人原来打算响应官军，听到这一情况之后，也停止了自己的行动。

[4]王显贵以寿阳降东魏。

[4]王显贵率领寿阳军民投降了东魏。

[5]临贺王记室吴郡顾野王起兵讨侯景，二月，己丑，引兵来至。初，台城之闭也，公卿以食为念，男女贵贱并出负米，得四十万斛，收诸府藏钱帛五十万亿，并聚德阳堂，而不备薪刍、鱼盐。至是，坏尚书省为薪。撤荐，以饲马，荐尽，又食以饭。军士无，或煮铠、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咸，分给战士。军人屠马于殿省间，杂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众亦饥，抄掠无所获；东城有米，可支一年，援军断其路。又闻荆州兵将至，景甚患之。王伟曰："今台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军乏食，若伪求和以缓其势，东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际，运米入石头，援军必不得动，然后休士息马，善修器械，伺其懈怠击之，一举可取也。"景从之，遣其将任约、于子悦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复先镇。太子以城中穷困，白上，请许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请曰："侯景围逼已久，援军相仗不战，宜且许其和，更为后图。"上迟回久之，乃曰："汝自图之，勿令取笑千载。"遂报许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后济江。中领军傅岐固争曰："岂有贼举兵围宫阙而更与之和乎！此特欲却援军耳。戎狄兽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国命所系，岂可为质！"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为待中，出质于景。又敕诸军不得复进，下诏曰："善兵不战，止戈为武。可以景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诸军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设坛于西华门外，遣仆射王克、上甲侯韶、史部郎萧与于子悦、任约、王伟登坛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华门，景出栅门，遥相对，更杀牲歃血为盟。既盟，而景长围不解，专修铠仗，托云"无船，不得即发"，又云"恐南军见蹑"，遣石城公还台，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广，了无去志。太子知其诈言，犹羁縻不绝。韶，懿之孙也。

[5]南梁临贺王的记室，吴郡人顾野王拉起队伍讨伐侯景，二月，己丑（峴初三），顾野王率部队赶到了京城。当初，台城关闭城门的时候，公卿们将粮食问题记挂在自己的心上，男的、女的、尊贵的、低贱的都出来背米，一共得到四十万斛粮食，同时还收集了各个府第贮藏的钱和帛达五十万亿，它们全都集中在德阳堂，但是他们并没有储备柴禾、牲口草料，以及鱼、盐。到了此时，只好拆除尚书省的建

筑作木柴，拿掉垫席，磨碎了以后喂马，垫席用光了，又把米饭喂马。士兵们没有肉吃之后，有的人都煮甲衣上的皮革，烤老鼠，捕捉鸟雀来吃。皇室的厨房里有一种干的海苔，味道又酸又咸，不得已拿出来分给战士。军人们在皇宫与各省的办公地点之间杀马，煮的马肉中还夹杂着人肉，吃得人无不得病。侯景的部队也很饥饿，四处搜寻掠夺没有取得什么收获。东府城里有不少大米，可以供应部队整整一年，可是去那里的路被援军切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侯景又听说荆州的部队将要赶到，心里非常害怕。王伟对他说："现在看来，台城不可能迅速攻克，对方的援军力量日益强大，而我们的部队缺少粮食，如果我们假装向他们求和的话，可以缓解他们逼近的势头，东城的大米，足够让我们吃一年，趁着求和的时候，把大米运进石头城，援军一定不敢行动，然后我们使将士与战马都得到休息，修理好有关器械，看到对方懈怠下来再攻击他们，一下子就可以夺取台城。"侯景接受了他的建议，派遣手下的将领任约、于子悦来到台城下面，恭敬地递上文书求和，请皇上允许他去恢复原先镇守的失地。皇太子考虑到城里已穷困不堪，就将此事禀报给梁武帝，请他答应侯景的要求。梁武帝愤怒地说道："跟侯景和好，还不如死！"皇太子再三请求说："侯景围困逼迫我们已经很久，我们的援军又相互推诿不投入战斗，应该暂且答应与侯景媾和，以后再作其它打算。"梁武帝犹豫了很久才说："你自己考虑吧，不要让千载以下的人讥笑。"于是派人告诉侯景，说皇上已答应他的请求。侯景乞求朝廷割让长江西面的四个州给他，又表示得让宣城王萧大器出来相送，然后他才渡过长江。中领军傅岐态度坚决地争辩说："哪有叛贼兴兵包围宫殿，而我们转过头来跟他们媾和的道理！侯景现在的这一行动是想让援军撤走而已。戎狄侯景人面兽心，绝对不能相信。况且宣城王是皇上的直系后裔，地位重要，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他的身上，怎么可以叫他去当人质！"梁武帝于是便任命萧大器的弟弟，石城公萧大款为侍中，派他去侯景部做人质。他又命令各路援军一律不得再前进，同时还颁下这样的诏书："善于用兵的人不必以刀兵定胜负，止与戈两字合成为'武'。我可以再任命侯景为大丞相，统管江西四个州诸军事，仍照旧担任豫州牧、河南王之职。"己亥（十三日），梁武帝在西华门外设立神坛，派遣仆射王克、上甲侯萧韶、吏部郎萧与于子悦、任约、王伟一同登

庚子，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众合三万，至于马洲，景虑其自白下而上，启云：“请北军聚还南岸，不尔，妨臣济江。”太子即勒会理自白下城移军江潭苑。退，恢子之也。

庚子（十四日），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谭侯萧退，西昌侯的嫡长子萧率领合起来数量为三万的人马来到马洲。侯景担心他们从白下攻打上来，就向梁武帝呈交奏折，说，“请让驻扎在北面马洲的部队聚集起来，回到南岸去，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妨碍我们渡长江。”皇太子便命萧会理将部队从白下城转移到江潭苑。萧退是萧恢的儿子。

辛丑，以邵陵王纶为司空，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柳仲礼为侍中、尚书右仆射。景以于子悦、任约、傅士皆为仪同三司，夏侯为豫州刺史，董绍先为东徐州刺史，徐思玉为北徐州刺史，王伟为散骑常侍，上以伟为侍中。

辛丑（十五日），梁武帝任命邵陵王萧纶为司空，鄱阳王萧范为征北将军，柳仲礼为侍中，尚书右仆射。侯景任命于子悦、任约、傅士三人为仪同三司，夏侯为豫州刺史，董绍先为东徐州刺史，徐思玉为北徐州刺史，王伟为散骑常侍。梁武帝又任命王伟为侍中。

乙卯，景又启曰：“适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寿阳、钟离，臣今无所投足，求借广陵并谯州，俟得寿阳，即奉还朝廷。”又云：“援军既在南岸，须于京口渡江。”太子并答许之。

乙卯（疑误），侯景又启奏梁武帝，说：“刚才我接到一封来自西岸的信，上面说高澄已经取得了寿阳、钟离这两地方，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立足，请求皇上将广陵和谯州借给我，等我夺取了寿阳，马上会把广陵和谯州奉还给朝廷。”又说：“援军既然在南岸，我军说必须在京口渡江。”对这些要求，皇太子全都答应了。

癸卯，大赦

癸卯（十七日），梁朝大赦天下。

庚戌，景又启曰：“永安侯确、直赵威方频隔栅见诟云：‘天子自与汝盟，我终当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当引路。”上遣史部尚书张绾召确，辛亥，以确为广州刺史，威方为盱眙太守。确累启固辞，不入，上不许。确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纶泣谓确曰：“围城

既久，圣上忧危，臣子之情，切于汤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后计。成命已决，何得拒违！”时台使周石珍、东宫主书左法生在纶所，确谓之曰：“侯景虽云欲去而不解长围，意可见也。今召仆入城，何益于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辞！”确意尚坚，纶大怒，谓赵伯超曰：“谯州为我斩之！持其首去！”伯超挥刃眄确曰：“伯超识君侯，刀不识也。”确乃流涕入城。

庚戌（二十四日），侯景又递上奏折，说：“永安侯萧确，直赵威方频繁地隔着栅栏骂我说：‘皇上同你订立盟约是他自己的事，我反正终究要打败你。’我乞求皇上叫永安侯与赵威方入城，我将立即指挥部队上路返回北方。”梁武帝派遣吏部尚书张绾去召回萧确。辛亥（二十五日），梁武帝任命萧确为广州刺史，赵威方为盱眙太守。萧确屡次启奏梁武帝，坚决推辞，不进台城，但是梁武帝没有答应。萧确先派遣赵威方进城，自己想奔向南面的荆、江二镇。邵陵王萧纶流着眼泪对萧确说：“台城已经被围困很久，皇上的处境危险，让人忧虑，作为臣下和儿子的心情，就跟沸水与大火差不多，所以我们想暂且与侯景订立盟约，打发他离开。以后再作其它打算。这一决定已经作出，怎么能够抗拒与违反？”此时，台使周石珍，东宫主书左法生正在萧纶的住所，萧确对他们说：“侯景虽然说要撤离，但又不解除长长的包围圈，他的意图由此可见。现在皇上叫我进城，对现在的局势能有什么好处呀？”周石珍回答说：“皇上的圣旨叫你这么做，你哪能推辞？”萧确的主意还是不动摇，萧纶非常愤怒，对赵伯超说道：“你替我把他杀了，提着他的头颅进城！”赵伯超挥起腰刀斜眼看着萧确说：“我本人认识君侯您，可是手中的刀却不认识你。”萧确这才流着眼泪进入台城。

上常蔬食，及围城日久，上厨蔬茹皆绝，乃食鸡子。纶因使者暂通，上鸡子数百枚，上手自料简，哽咽。

梁武帝平时经常吃蔬菜，随着台城被包围的时间一长，皇帝专用厨房里的蔬菜都吃光了，他就开始吃鸡蛋。萧纶趁着使者能够与台城取得短时间的联系的机会，呈送给梁武帝几百个鸡蛋，梁武帝一边亲手料理，一边哽咽抽泣。

湘东王绎军于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东王誉军于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阳王军于西峡口，托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进。中记室参军萧

贲，骨鲠士也，以绎不早下，心非之，尝与绎双六，食子未下，贲曰：“殿下都无下意。”绎深衔之。及得上敕，绎欲旋师，贲曰：“景以人臣举兵向阙，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斩之矣，必不为也。大王以十万之众，未见贼而退，奈何！”绎不悦，未几，因事杀之。，懿之孙也。

湘东王萧绎的部队驻扎在郢州的武城。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的部队驻扎在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阳王萧的部队驻扎在西峡口，他们都借口要等待四面来的援兵，久留在原地不前进。中记室参军萧贲是位耿直的人，看到萧绎不尽早向下游进发，心里反感。他曾经和萧绎玩一种叫做双六的赌博游戏，吃了子却不拿下，对萧绎说：“殿下您全然没有下的意思。”萧绎深深地恨上了萧贲。等得到梁武帝诏书，萧绎准备回师原地，萧贲对他说：“侯景以臣子的身份带兵攻打皇宫，现在他如果放下武器，那么等不到渡江，一个小孩子就能杀掉他，所以他必定不会这么做。大王您拥有十万大军，还没看见叛贼就撤退，这是为什么？”萧绎听了很不高兴，没有多久，就找了一个理由杀掉了萧贲。萧是萧懿的孙子。[6]东魏河内民四千馀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马裔，其乡里也，相帅归之。丞相泰欲封裔，裔固辞曰：“士大夫远归皇化，裔岂能帅之！卖义士以求荣，非所愿也。”

[6]东魏河内地区有四千多家百姓，因为西魏的北徐州刺史司马裔是他们的同乡，所以都相互领着归附了他。丞相宇文泰想要授司马裔爵位，司马裔坚决推辞，说：“读书人远道而来归附到皇上的政令、教化所能达到的地方，我司马裔哪里能够率领他们！出卖忠义之士以追求荣华富贵，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7]侯景运东府米入石头，既毕，王伟闻荆州军退，援军虽多，不相统壹，乃说景曰：“王以人臣举兵，围守宫阙，逼辱妃主，残秽宗庙，擢王之发，不足数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愿且观其变。”临贺王正德亦谓景曰：“大功垂就，岂可弃去！”景遂上启，陈帝十失，且曰：“臣方事睽违，所以冒陈谠直。陛下崇饰虚诞，恶闻实录，以袄怪为嘉祯，以天谴为无咎。敷演六艺，排摈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铁为货，轻重无常，公孙之制也。烂羊镌印，朝章鄙杂，更始、赵伦之化也。豫章以所血雠，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风也。修建浮图，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馁，笮融、姚兴之

代也。”又言：“建康宫室崇侈，陛下唯与主书参断万机，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残破；湘东群下贪纵；南康、定襄之属，皆如沐猴而冠耳。亲为孙侄，位则藩屏，臣到百日，谁肯勤王！此而灵长，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谏，王卒改善，今日之举，复奚罪乎！伏愿陛下大惩大戒，放谗纳忠，使臣无再举之忧，陛下无婴城之辱，则万姓幸甚！”

[7]侯景将东府的大米运进石头城，事情办完之后，王伟听说来自荆州的部队已经撤退，援军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相互不统一，于是就劝侯景道：“大王您以臣子的身份发动兵变，包围皇宫，逼迫污辱妃嫔，毁坏弄脏宗庙，犯下的罪行之多，就是拔掉大王您的头发来数也不够。今天弄到这种地步，您还想平平安安地呆在一个地方吧？背弃盟约而取得胜利这类事情，自古以来就很多，希望您暂且观察事态的发展。”临贺王萧正德也对侯景说：“大功眼看就要告成，怎么可以放弃呢？”侯景于是上书梁武帝，陈述梁武帝的十大过失，并且说：“我正要准备离去，所以冒昧地陈述以下谠直之言。陛下您喜欢崇饰虚诞，恶闻实录，将妖怪视为呈祥的象征，而对上天的谴责却置若罔闻。您解说六艺，排斥前儒之说，这是王莽的做法。您用铁来铸造货币，轻重时常变化，这是公孙述所采用的办法。您还滥授官爵，乱刻官印，使官职象烂羊头，烂羊胃一样不值钱，弄得朝纲混乱，这是汉朝更始年间、晋代司马伦篡位时期的风气。豫章王萧综将父皇视为仇敌，邵陵王萧纶在父皇在世之时，便把一个老头装扮成自己的父亲而加以捶打，这是晋代石虎的作法。您还大肆建造佛塔，造成极大的浪费，使得四方的百姓饥饿不堪，这分明又是当年笮融、姚兴佞佛的再演。”侯景又说：“建康的皇宫中移崇奢侈的风气，陛下您只跟主书一道决断各种机要大事，政务要通过贿赂才能办成，宦官们豪奢富足，僧人们产业殷实。皇太子一味喜好珠宝，沉湎于酒宴与女色之中，说出的都是轻薄的话语，撰写与吟咏的都是淫荡的诗赋；邵陵王到处残害百姓，湘东王的官员们贪婪放纵；南康王、定襄王的下属个个沐猴而冠，象孙子、侄子一类的亲人，都封王封侯，我到这里都一百天了，又有谁真的前来保卫王室？象这样而能国运绵长，以前从来未曾有过。昔日鬻拳以武器强谏楚王，楚王最终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我今天的举动，又有什么罪过呢？我希望陛下您受到这次小的惩罚之后，

能够进一步警戒自己，放逐那些谗佞小人，接纳忠贞的臣子，这样就能使我不用忧虑再次发动兵变，陛下您也不用蒙受被围困在城中的耻辱了，这对百姓来说也是非常幸运的！”

上览启，且惭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坛于太极殿前，告天地，以景违盟，举烽鼓噪。初，闭城之日，男女十余万，擐甲者二万馀人；被围既久，人多身肿气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满四千人，率皆羸喘。横尸满路，不可瘗埋，烂汁满沟。而众心犹望外援。柳仲礼唯聚妓妾、置酒作乐，诸将日往请战，仲礼不许。安南侯骏说邵陵王纶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万一不虞，殿下何颜自立于世！今宜分军为三道，出贼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纶不从。柳津登城谓仲礼曰：“汝君父在难，不能竭力，百世之后，谓汝为何！”仲礼崐亦不以为意。上问策于津，对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礼，不忠不孝，贼何由平！”

梁武帝阅读着这份文书，又羞惭又愤怒。三月，丙辰朔（初一），他下令在太极殿前设立祭坛，禀告天地，以侯景违背盟约为由，举起烽火擂鼓呐喊，准备与侯景继续战斗。当初，城门关闭的时候，城里有男男女女十几万人，披盔带甲的将士有二万多人；被围困的时间一长，大多数人身体浮肿，气喘吁吁，十个人中有八九个死亡，登上城墙的不满四千人，他们都瘦弱不堪。城里的道路到处横躺着尸体，无法掩埋，腐料后的尸体流出的汁液积满了沟渠。在这样的时刻，大家将希望还寄托在外面的援军身上。柳仲礼只知聚集歌舞妓女，终日设酒宴寻欢作乐，将领们天天去向他请战，他都没有答应。安南侯萧骏劝说邵陵王萧纶道：“台城面临的危险已经如此严重，但是都督却还不去救援，如果万一真的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那么殿下您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个世界上立身？现在我们应该把部队分成三路，出其不意地攻打叛贼，一定可以取胜。”萧纶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柳津登上城楼对柳仲礼说：”你的君王与父亲正在受难，而你却不能竭尽全力救援，百世以后，人们将会把你说成什么人？”柳仲礼听了也不在意。梁武帝向柳津询问计策，柳津回答说：“陛下您有邵陵王这样的儿子，我有柳仲礼这样的儿子，他们不忠又不孝，叛贼怎能平定呢？”

戊午，南康王会理与羊鸦仁、赵伯超等进营于东府城北，约夜渡军。既而鸦仁等晓犹未至，景众觉之，营未立，景使宋子仙击之，赵

伯超望风退走。会理等兵大败，战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积其首于阙下，以示城中。

戊午（初三），南康王萧会理与羊鸦仁、赵伯超等人把军营推进到东府城的北面，约定晚上指挥部队渡江。到了拂晓，羊鸦仁等人还未到指定地点，侯景的部队就已发现。没等援军建立营地，侯景便派遣宋子仙前来攻击，赵伯超望风而逃。萧会理等人的部队遭到惨重的失败，战死以及淹死的达五千人。侯景把这些人的头颅堆到宫门下面，向城里人展示。

景又使于子悦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到景所。景实无去志，谓浚曰："今天时方热，军未可动，乞且留京师立效。"浚发愤责之，景不对，横刀叱之。浚曰："负恩忘义，违弃诅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为以死相惧邪！"因径去不顾，景以其忠直，舍之。

侯景又派于子悦向梁武帝求和。梁武帝派御史中丞沈浚来到侯景处。侯景实际上并没有离去的想法，他对沈浚说："现在天气正是炎热的时候，我们的部队无法行动，请让我们暂且留在就城立功效力。"听罢，沈浚愤怒地遣责起侯景，侯景不作正面回答，而是横刀喝斥沈浚，示意要杀掉他。沈浚说道："你忘恩负义，违背盟誓，本身就被天地所不容！我沈浚已经五十岁，经常担心自己不能死得其所，你何必要用死来吓唬我？"说着，他头也不回就径直离去。侯景敬佩他忠诚正直，放掉了他。

于是景决石阙前水，百道攻城，昼夜不息。邵陵世子坚屯太阳门，终日饮，不恤吏士，其书佐董勋、熊昙朗恨之。丁卯，夜向晓，勋、昙朗于城西北楼引景众登城，永安侯确力战，不能却，及排闼入启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动，曰："犹可一战乎？"确曰："不可。"上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因谓确曰："汝速去，语汝父：勿以二宫为念。"因使慰劳在外诸军。

侯景于是挖开皇宫石门前的玄武湖，引出里面的湖水灌城，开始从各处攻城，昼夜不停。邵陵王的嫡长子萧坚屯驻在太阳门，终日不是赌博就是饮酒，不体恤手下官史与将士的疾苦，他的书佐董勋、能昙朗恨透了他。丁卯（十二日），下半夜临近拂晓的时候，董勋、熊昙朗从台城的西北楼引导侯景的人马攀登上来，永安侯萧确奋力拼搏，

不能打退敌人，就推开宫中的小门启禀梁武帝道："台城已经陷落了。"梁武帝平静地躺着不动，问道："还可以打一仗吗？"萧确回答说："已经不行了。"梁武帝叹了一口气说道："从我这儿得到的，又从我这儿失去，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他于是对萧确说道："你快些离开，告诉你的父亲不要记挂我和太子。"于是便派萧确慰劳在外面的各路援军。

俄而景遣王伟入文德殿奉谒，上命褰帘开户引伟入，伟拜呈景启，称："为奸佞所蔽，领众入朝，惊动圣躬，今诣阙待罪。"上问："景何在？可召来岿。"景入见于太极东堂，以甲士五百人自卫。景稽颡殿下，典仪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变，问曰："卿在军中日久，无乃为劳！"景不敢仰视，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犹在北邪？"景皆不能对。任约从旁代对曰："臣景妻子皆为高氏所屠，唯以一身归陛下。"上又问："初渡江有几人？"景曰："千人。""围台城几人？"曰："十万。""今有几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己有。"上俯首不言。

没有多久，侯景派遣三伟来到文德殿拜见梁武帝，梁武帝下令揭起帘幕，打开房门带王伟进来，王伟跪拜之后，将侯景的文书呈交给梁武帝，声称："我们受到一些奸佞的蒙蔽，带领人马进入朝堂，惊动了皇上，现在特地到宫中等候降罪。"梁武帝问道："侯景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把他叫来。"侯景来太极殿的东堂晋见梁武帝，随身带了五百多顶盔带甲的武士保护自己。侯景在大殿下面跪拜，以额触地，典仪带着他走到三公坐的榻前。梁武帝神色不变，问侯景道："你在军队里的时间很长，真是劳苦功高呀？"侯景不敢抬头正视梁武帝，汗水流了一脸。梁武又问道："你是哪个州的人，敢到这里来，你的妻儿还在北方吗？"对这些问题侯景都不能回答。任约在旁边代替侯景回答说："臣下侯景的妻儿都被高家屠杀光了，只有我单身一人投靠了陛下您。"梁武帝又问道："当初你渡江过来的时候有多少人？"侯景说道："一千人。"再问道："包围台城时共有多少人？"回答说："十万人。"问："现在共有多少人？"回答说："十万人。"问："现在共有多人？"回答："四海之内没有不属于我的人。"梁武帝低下头去不再说话。

景复至永福省见太子，太子亦无惧容。侍卫皆惊散，唯中庶子徐、通事舍人陈郡殷不害侧侍。谓景曰："侯王当以礼见，何得如此！"景

乃拜。太子与言，又不能对。

侯景又到永福省去拜见皇太子，皇太子也没有表现出害怕的神情。皇太子身边的侍卫都已惊慌地逃散了，唯独中庶子徐、通事舍人陈郡人殷不害在一旁侍奉。徐对侯景说：“你来拜见应遵守礼节，怎么可以象现在这样？”侯景听了就跪下参拜。皇太子与侯景说话，侯景又不能回答。

景退，谓其厢公王僧贵曰：“吾常跨鞍对陈，矢刃交下，而意气安缓，了无怖心；今见萧公，使人自慑，岂非天威难犯！吾不可以再见之。”于是悉撤两宫侍卫，纵兵掠乘舆、服御、宫人皆尽。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伟武德殿，于子悦屯太极东堂。矫诏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侯景离开之后，对他的厢公王僧贵说道：“我经常跨上马鞍与敌人对阵，面临刀丛箭雨，心绪平稳如常，一点也不害怕；今天见到萧公，心里竟然不由自主地恐慌起来，这岂不是天子的威严难以触犯吗？我不能再见他们了。”于是他把两宫的侍卫都撤掉，放纵将士把皇帝及后妃使用的车辆、服装，还有宫女都抢得一干二净。又将朝上、王侯们捉了送到永福省，派王伟守卫武德殿，于子悦屯驻在太极殿的东堂。侯景接着又伪造梁武帝的诏书，下令大赦天下，还加封自己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建康士民逃难四出。太子洗马萧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祸之所来，皆生于利；敬不求利，祸从何生！”

建康的老百姓往四面八方逃难。太子洗马萧允来到京口时，端正地坐着不走，说道：“死生都是命中注定，怎么可以逃掉呢？灾祸都是由利面生的，如果不追求利益，灾祸怎会产生？”

己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诏命解外援军。柳仲礼如诸将议之。邵陵王纶曰：“今日之命，委之将军。”仲礼熟视不对。裴之高、王僧辩曰：“将军拥众百万，致宫阙沦没，正当悉力决战，何所多言！”仲礼竟无一言，诸军乃随方各散。南兖州刺史临成公大连、湘东世子方等、鄱阳世子嗣、北兖州刺史湘潭侯退、吴郡太守袁君正、晋陵太守陆经等各还本镇。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纶奔会稽。仲礼及弟敬礼、羊鸦仁、王僧辩、赵伯超并开营降，军士莫不叹愤。仲礼等入

城，先拜景而后见上；上不与言。仲礼见父津，津恸哭曰：“汝非我子，何劳相见！”

己巳（十四日），侯景派遣石城公萧大款带上梁武帝的诏书，去下令解散外面的救援部队。柳仲礼召集各位将领商议此事，邵陵王萧纶对柳仲礼说道：“今天该下什么样的命令，我们都听将军您了。”柳仲礼注目细看萧纶不作回答。裴之高、王僧辩说道：“将军您拥有百万人马，却致使皇宫沦陷，眼下正岷是应该投入全部力量决一死战的时候，何必多言呢？”柳仲礼竟然绐终不发一言，各路援军于是只好分散，回到各自原来驻守的地方去了。南兖州刺史临成公萧大连、湘东王嫡长子萧方等、鄱阳王嫡长子萧嗣、北兖州刺史湘潭侯萧退、吴郡太守袁君正、晋陵太守陆经等人都返回本来镇守的州郡。袁君正是袁昂的儿子。邵陵王萧纶逃往会稽。柳仲礼和他的弟弟柳敬礼，还有羊鸦仁、王僧辩、赵伯超一道打开营门向侯景投降，将士们没有不叹息愤恨的。柳仲礼等人进入京城之后，先拜会侯景然后才晋见梁武帝，梁武帝不跟他们说话。柳仲礼见到了父亲柳津，柳津痛哭道：“你不是我的儿子，何必来跟我相见！”

湘东王绎使全威将军会稽王琳送米二十万石以馈军，至姑孰，闻台城陷，沉米于江而还。

湘东王萧绎派遣全威将军会稽人王琳运送二十万石大米来馈赠援军，到达姑孰时，他们听说台城又经陷落，就将大米沉到江中，然后回去了。

景命烧台内积尸，病笃未绝者亦聚而焚之。

侯景下令焚烧掉宫殿内堆积的尸体，那些病重但是还没有断气的人，也都被堆集在一块烧掉了。

庚午，诏征镇牧守可复本任。景留柳敬礼、羊鸦仁，而遣柳仲礼归司州，王僧辩归竟陵。初，临贺王正德与景约，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宫。及城开，正德帅众挥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门，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为侍中、大司马，百官皆复旧职。正德入见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庚午（十五日），朝廷颁下诏书征召原来的镇牧守，可以回到他们过去的任所去。侯景留下了柳敬礼、羊鸦仁，而派遣柳仲礼返回司州，王僧辩回归竟陵。当初，临贺王萧正德与侯景约定：平定台城的

那一天，不得保全皇上与太子。等到城门打开时，萧正德率领人马挥着刀准备进去，侯景称派手下的士兵把守大门，所以萧正德最终没能达到目的。侯景让萧正德改任侍中、大司马，文武百官都恢复了的原来的职务。萧正德进入皇宫晋见梁武帝，一边跪拜一边哭泣。梁武帝说道：“你眼泪流个不停，是感叹不能再跟他在一起了吧？”

秦郡、阳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景改阳平为北沧州，改秦郡为西兖州。

秦郡、阳平、盱眙三个郡都向侯景投降了，侯景把阳平改为北沧州，把秦郡改为西兖州。

[8]东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并以地降东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阳太守萧邻弃城走，东魏据其地。

[8]东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都率领全城投降了东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阳太守萧邻弃城逃跑，东魏占据了这些地方。

[9]侯景以仪同三司萧邕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渊藻镇京口，又遣其将徐相攻晋陵，陆经以郡降之。

[9]侯景任命仪同三司萧邕为南徐州刺史，代替西昌侯萧渊藻镇守京口。又派遣手下的将领徐相攻打晋陵郡，郡守陆经率领全郡军民投降。

[10]初，上以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张缵为雍州刺史，代岳阳王。缵恃其才望，轻誉少年，迎候有阙。誉至，检括州府付度事，留缵不遣；闻侯景作乱，颇陵蹙缵。缵恐为所害，轻舟夜遁，将之雍部，复虑拒之。缵与湘东王绎有旧，欲因之以杀誉兄弟，乃如江陵。及台城陷，诸王各还州镇，誉自湖口归湘州。桂阳王以荆州督府留军江陵，欲待绎至拜谒，乃还信州。缵遗绎书曰：“河东戴樯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江陵游军主朱荣亦遣使告绎云：“桂阳留此，欲应誉、。”绎惧，凿船，沉米，斩缆，自蛮中步道驰归江陵，因，杀之。

[10]当初，梁武帝任河东王萧誉为湘州刺史，调湘州刺史张缵任雍州刺史，取代岳阳王萧。张缵依仗自己有一定的才能与名望，轻视萧誉年轻，在迎候对方时缺少应有的礼节。萧誉在到任之后，检查州府的交接事宜，留下了张缵没有让他走；他听到侯景犯上作乱的消息

后，便常欺侮逼迫张缵。张缵害怕自己被萧誉害死，于是乘上轻捷的小船趁着夜色逃跑了，将要到达雍州时，他又担心萧会拒绝接受他。张缵与湘东王萧绎过去有交情，便想通过他来杀掉萧誉兄弟，于是来到了江陵。等到台城陷落后，藩王们都回到各自镇守的州郡，萧誉也从湖口返回了湘州。桂阳王萧因为荆州都督府的部队留在江陵，准备等萧绎来了之后，拜见了他，再回到信州。张缵送了一封书信给萧绎，说："河东王和部队乘着挂帆的船只向上游开来，准备袭击江陵，岳阳王在岳州，他们两岷人一同密谋起事。"江陵的机动部队将领朱荣也派人告诉萧绎说："桂阳王留在这里，是准备响应萧誉、萧。"萧绎很害怕，下令凿沉船只，将大米沉到江底，又砍断了缆绳，从蛮人地区的陆路上骑马赶回江陵，把萧囚禁起来，接着又杀掉了他。

侯景以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为江北行台，使赍上手敕，召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壬午，绍先至广陵，众不满二百，皆积日饥疲，会理士马甚盛，僚佐说会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诸藩，然后篡位。若四方拒绝，立当溃败，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资寇手！不如杀绍先，发兵固守，与魏连和，以待其变。"会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绍先既入，众莫敢动。会理弟通理请先还建康，谓其姊曰："事既如此，岂可阖家受毙！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绍先悉收广陵文武部曲、铠仗、金帛，遣会理单马还建康。

侯景任命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为江北行台，派他带着梁武帝的敕令，前去召请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壬午（二十七日），董绍先到达广陵，他带的人马不满二百，由于连日赶路，都又累又饿，萧会理的人马却非常强盛。僚佐们劝萧会理："侯景已经攻占了京城，如今准备先除去各位藩王，然后再篡夺皇位。如果四面八方都反对他，他立即就会溃败，怎么能把全州的土地交到强盗手里，使他的力量得以壮大呢？我们不如杀掉董绍先，派兵固守我们的地盘，再和魏国联合起来，等待形势发生变化。"萧会理一向懦弱，立即将全城交给了董绍先，董绍先进城之后，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萧会理的弟萧通理请求先返回建康，对他的姐姐说："事情既然已经如此，怎么可以让全家被人杀光？我以后也想为国家效力，只是不知道天命到底怎样而已。"董绍先将广陵的文武官员的部曲、铠甲兵器、金银绢帛都接管过来，派萧会理单人匹马回到建康。

[11]湘潭侯退与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东魏。侯景以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州民发兵拒之；景遣真阁将军羊海将兵助之，海以其众降东魏，东魏遂据淮阴。祗，伟之子也。

[11]湘潭侯萧退与北兖州刺史、定襄侯萧祗逃出来投奔了东魏。侯景任命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该州的百姓组成队伍将他挡在城外；侯景派遣直阁将军羊海统率部队前来相助，羊海却带领自己的人马投降了东魏，东魏于是占据了淮阴。萧祗是萧伟的儿子。

[12]癸未，侯景遣于子悦等将羸兵数百东略吴郡。新城戍主戴僧逖有精甲五千，说太守袁君正曰："贼今乏食，台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闭关拒守，立可饿死。"土豪陆映公恐不能胜而资产被掠，皆劝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载米及牛酒郊迎。子悦执君正，掠夺财物、子女，东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约为南道行台，镇姑孰。

[12]癸未（二十八日），侯景派遣于子悦等人率领几百名疲弱的士兵去东方强夺吴郡。新城县的戍卒主将戴僧逖拥有五千名精锐士兵，他劝太守袁君正道："贼兵现在缺乏粮食，他们从台中所得到的不够支持十天，如果我们闭关防守，抗拒他们，他们马上就会饿死。"当地豪强陆映公害怕不能取得胜利，自己的资产遭到掠夺，便和其他人一道劝说袁君正去迎候于子悦。袁君正一向怯懦无能，于是就载着米、牛、酒到郊外迎接。于子悦扣押了袁君正，大肆掠夺该城百姓的财产、子女，东部的人都建起城堡抵抗他。侯景又任命任约为南道行台，镇守姑孰。

[13]夏，四月，湘东世子方等至江陵，湘东王绎始知台城不守，命于江陵四旁七里树木为栅，掘堑三重而守之。

[13]夏季，四月，湘东王的嫡长子萧方等来到江陵，湘东王萧绎这才知道城已经陷落，就下令砍伐江陵周围七里之内的树木设立栅栏，又挖掘三道壕沟进行防守。

[14]东魏高岳等攻魏颍川，不克。大将军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继，逾年犹不下。山鹿忠武公刘丰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颓，岳悉众分休迭进。王思政身当矢石，与士卒同劳苦，城中泉涌，悬釜而炊。太师泰遣大将军赵贵督东南诸州兵救之，自长社以北，皆为陂泽，兵至穰，不得前。东魏使善射者乘大舰临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绍宗与刘丰生临堰视之，见东北尘起，同入舰坐避之。俄

而暴风至，远近晦冥，缆断，飘船径向城；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赴水溺死，丰生游上，向土山，城上人射杀之。

[14]东魏的高岳等人攻打西魏的颍川，没有成功。大将军高澄增派兵力前崐去相助，在通往颍川的道路上不断有东魏的援军行进，一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攻克颍川。山鹿忠武公刘丰生想出一个办法，在洧水之上建起拦河堰，提高水位灌城，致使该城的许多地方崩塌了，高岳将部队分成十几部分，轮番休息与进攻。王思政亲自在箭石横飞的情况下指挥作战，与士兵一起同甘共苦。城里到处水如泉涌，他们就把锅挂起来做饭。西魏的太师宇文泰派遣大将军赵贵督率东南各州的部队赶来救援，但是长社以北的地区都成了河泽，部队到达穰城之后便无法继续前进了。东魏派箭术高超的人乘着大舰靠近颍川城发射羽箭，颍川城眼看着就要陷落；燕郡景惠公慕容绍宗与刘丰生一起来到拦河堰前视察，看见东北方向尘土飞扬，便都到舰上坐下躲避， 一会儿暴风刮了起来，远近一片昏黑，缆绳被刮断了，船一直向颍川城飘去；城上的人用长钩拉住船，羽箭胡乱射出，慕容绍宗跳到水里淹死了，刘丰生浮在水面向土山游去，城上的人将他射死了。

[15]甲辰，东魏进大将军勃海王澄位相国，封齐王，加殊礼。丁未，澄入朝于邺，固辞；不许。澄召将佐密议之，皆劝澄宜膺朝命；独散骑常侍陈元康以为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荐陆无规为大行台郎以分元康之权。

[15]甲辰（十九日），东魏晋升大将军、勃海王高澄为相国，并加封他为齐王，给予他特殊的礼遇。丁未（二十二日），高澄来到邺城朝拜孝静帝，坚决推辞，但是孝静帝没有同意。商澄召集手下的将领及其他辅佐官员秘密商议此事，大家都劝高澄应该接受朝廷的任命；唯独散骑常侍陈元康认为不可以这么做，高澄从此开始嫌恶他，崔暹就推荐陆元规出任大行台郎，以分陈元康之权。

[16]湘东王绎之入援也，令所督诸州皆发兵，雍州刺史岳阳王遣府司马刘方贵将兵出汉口；绎召察使自行，察不从。方贵潜与绎相知，谋袭襄阳，未发；会以他事召方贵，方贵以为谋泄，遂据樊城拒命，遣军攻之。绎厚资遣张缵使赴镇，缵至大堤，已拔樊城，斩方贵 。缵至襄阳，推迁未去，但以城西白马寺处之；犹总军府之政，闻台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绐缵曰：“观岳阳势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

以避祸。”岸既襄阳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骁勇著名。缵乃与岸结盟，著妇人衣，乘青布舆，逃入西山。使岸将兵擒之，缵乞为沙门，更名法缵，许之。

[16]湘东王萧绎去京城救援的时候，命令他所统管的各州都派兵，雍州刺史兵阳王萧派遣府司马刘方贵带领人马发兵汉口，萧绎叫萧本人也出征，萧没有服从。刘方贵与萧绎暗地里有很深的交情，密谋袭击襄阳，但是没等出兵，就遇上萧为了别的事召见刘方贵，刘方贵以为计划泄露了，于是占据了樊城拒绝接受命令，萧就派遣部队攻打樊城。萧绎用很多财物资助张缵，叫他赶往雍州。张缵到达大堤时，萧已经攻占了樊城，并杀死了刘方贵。张缵来到襄阳，萧推三阻四不愿离开，只给了城西的白马寺让他住下；萧自己仍统管着军府的政务，他听到台城陷落的消息后，便不接受由张缵取代他官职的命令。助防杜岸欺骗张缵说：“看岳阳王这边的势头，他是不会容下您的，您不如暂时到西山去躲避灾祸。”杜岸一家是襄阳的豪门大族，兄弟九人都以骁勇著名。张缵于是与杜岸结成同盟，自己穿上女人的衣服，乘上青布围起来的车子，逃进了西山。萧派杜岸带领人马追上捉住了他。张缵请求让自己入寺为僧，把名字改为法缵，萧同意了。

[17]荆州长史王冲等上笺于湘东王绎，请以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主盟；绎不许。丙辰，又请以司空主盟；亦不许。

[17]荆州长史王冲等人向湘东王萧绎呈上书信，请他以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秉承皇帝的意志，出任由各位藩王组成的联盟的盟主，萧绎没有答应。丙辰（疑误），他们又请他以司空的身份出任盟主，萧绎也没有同意。

[18]上虽外为侯景所制，而内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为司空，上曰：“调和阴阳，安用此物！”景又请以其党二人为便殿主帅，上不许。景不能强，心甚惮之。太子入，泣谏，上曰：“谁令汝来！若社稷有灵，犹当克复；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军士入直省中，或驱驴马，带弓刀，出入宫庭，上怪而问之，直将军周石珍对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谓丞相！”左右皆惧。是后上所求多不遂志，饮膳亦为所裁节，忧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属湘东王绎，并剪爪发以寄之。五月，丙辰，上卧净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嗬！嗬！”逐殂。年八十六。景秘不发丧，迁殡于崐昭阳

殿，迎太子于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伟、陈庆皆侍太子，太子呜咽流涕，不敢泄声，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18]梁武帝虽然表面上被侯景控制，但是他的心里却非常不平。侯景想让宋子仙出任司空，梁武帝说道："三公是要调和阴阳的，怎么可以任用宋子仙这种人？"侯景又请求让他的两位同党出任便殿主帅，梁武帝没有同意。侯景不能强迫梁武帝，心里非常害怕他，皇太子进来，流着眼泪劝告梁武帝，梁武帝说道："谁让你来的！如果国家的神灵还在，还可以恢复；如果不是这样，何必流泪！"侯景派手下的士兵到几个省里值勤，有的人赶着驴马，带着弓刀，在宫廷中出出进进。梁武帝感到奇怪，询问这是怎么回事，直将军周石珍回答说："这是侯丞相的卫兵。"梁武帝听了非常愤怒，斥责周石珍道："是侯景，为什么管他叫丞相？"旁边的人都很害怕。从此以后梁武帝所提出的要求大多数都不能满足，饮料与膳食也被减少，在忧虑与气愤交加的情况下他病倒了。皇太子把小儿子萧大圜托咐给了湘东王萧绎，并且将剪下的头发与指甲寄给他。五月，丙辰（初二），梁武帝躺在净居殿，嘴里发苦，要喝蜂蜜却没人拿来，发出了两声"荷！荷！"的声音，便死去了。享年八十六岁，侯景封锁消息不发丧，将梁武帝的遗体收殓后移到了昭阳殿，又从永福省接来皇太子，叫他象平常一样入朝。王伟、陈庆都在旁边监视皇太子，皇太子呜咽着泪流满面，不敢发出声音，殿堂外的文武百官都不知道这件事。

[19]东魏高岳既失慕容绍宗等，志气沮丧，不敢复逼长社城。陈元康言于大将军澄曰："王自辅政以来，未有殊功，虽破侯景，本非外贼。今颍川垂陷，愿王自以为功。"澄从之。戊寅，自将步骑十万攻长社，亲临作堰，堰三决，澄怒，推负土者及囊并塞之。

[19]东魏的高岳失去了慕容绍宗等人以后，变得沮丧失去斗志，不敢再进攻长社城。陈元康对大将军高澄说道："大王您自从辅佐皇上执政以来，还没有建立突出的功勋，虽然曾经打败过侯景，但是他本来就不是外贼。现在颖川快要陷落，希望大王您亲自去建立这一功业。"高澄采纳了这一建议。戊寅（二十四日），高澄自己率领步兵与骑兵共十万人攻打长社城，还亲自督造拦河堰，拦河堰三次决口，高澄大为恼怒，把背土的人以及袋子一齐推下去堵塞缺口。

{20]辛巳，发高祖丧，升梓宫于太极殿。是日，太子既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卫。

[20]辛巳（二十七日），侯景为梁武帝发丧，将棺材抬到太极殿。这一天，皇太子登上了皇位，大赦天下，侯景出屯朝堂，把士兵派到各处守卫。

[21]壬午，诏北人在南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万计；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

[21]壬午（二十八日），梁简文帝颁下诏书，指明凡是在南朝当奴婢的北方人，都免去他们的奴隶身份，被免的人数以万计；侯景对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大提拔，希望能笼络他们。

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争尚豪华，粮无半年这储，常资四方委输。自景作乱，道路断绝，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

梁武帝末年，建康城的官民在吃、穿、用方面都争相崇尚豪华，储存的粮食不够半年用的，常常要各地运来粮食。自从侯景叛乱以来，道路断绝了，几个月内，便发展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仍免不了有饿死之人，一百个人里面活下来的不到一二。那些皇亲国戚、豪门大族都自己出来采割野生的稻子，一时间因饿死而埋在沟壑中的人，数不胜数。

癸未，景遣仪同三司来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杨白华诱而斩之。甲申，景遣其将李贤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军侯子鉴入吴郡，以厢公苏单于为吴郡太守，遣仪同宋子仙等将兵东屯钱塘，新城戍主戴僧逖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难东归，至吴兴，太守张嵊与之合谋，举兵讨景。嵊，稷之子也，东扬州刺史临城公大连，亦据州不受景命。景号令所行，唯吴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癸未（二十九日），侯景派遣仪同三司萧来亮来到宛陵县，宣城太守杨白华将萧来亮诱而杀之。甲申（三十日），侯景派手下的将领李贤明攻打宣城，未能成功。侯景又派遣中军侯子鉴进入吴郡，任命厢公苏单于为吴郡太守，派遣仪同宋子仙等人率领兵马屯驻在东部的钱塘，新城戍主戴僧逖带兵进行抵抗。御岷史中丞沈浚为了避难来到东部，到达吴兴县时，太守张嵊同他合谋，发兵讨代侯景。张嵊是张稷

的儿子。东扬州刺史临城公萧大连也占据东扬州不接受侯景的命令。侯景号令能够得到执行的，仅限于吴郡以西，南陵以北的地区而已。

[22]魏诏："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复其旧。"

[22]西魏文帝颁下诏书："太和年间代郡人改姓的都恢复的姓氏。"

[23]六月，丙戌，以南康王会理为侍中、司空。

[23]六月，丙戌（初二），梁朝任命南康王萧会理为侍中、司空。

[24]丁亥，立宣城王大器为皇太子。

[24]丁亥（初三），梁简文帝立宣城王萧大器为皇太子。

[25]初，侯景将使太常卿南阳刘之遴授临贺王正德玺绶，之遴剃发僧服而逃之。之遴博学能文，尝为湘东王绎长史；将归江陵，绎素嫉其才，己丑，之遴至夏口，绎密送药杀之，而自为志铭，厚其赙赠。

[25]当初，侯景要派太常卿南阳刘之遴去把印玺授给临贺王萧正德，刘之遴剃了头发，穿上和尚服装逃跑了。刘之遴学识广博，文才出众，曾经担任湘东王萧绎的长史。这次他准备回到江陵，但是萧绎一向妒嫉他的才能，己丑（初三），刘之遴到达夏口，萧绎暗中送药过去毒死了他。刘之遴死后，萧绎又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还出了一大笔钱给他办丧事。

[26]壬辰，封皇子大心为寻阳王，大款为江陵王，大临为南海王，大连为南郡王，大春为安陆王，大成为山阳王，大封为宜都王。

[26]壬辰（初八），梁简文帝封皇子萧大心为寻阳王，萧大款为江陵王，萧大临为南海王，萧大连为南郡王，萧大春为安陆王，萧大成为山阳王，萧大封为宜都王。

[27]长社城中无盐，人病挛肿，死者什八九。大风从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坏。东魏大将军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将军者封侯；若大将军身有损伤，亲近左右皆斩。"王思政帅众据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计穷，唯当以死谢国。"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骆训曰；"公常语训等：'汝赍我头出降，非但得富贵，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独不哀士卒之死乎！"众共执之，不得引决。澄遣通直散骑赵彦深就土山遗以白羽扇，执手申意，牵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礼之。思政初入颍川，将士八千人，及城陷，才三千人，卒无叛者。澄悉散配其将卒于远方，改颍州为郑州，礼遇思政甚重。西祭酒

卢潜曰："思政不能死节，何足可重！"澄谓左右曰："我有卢潜，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潜，度世之曾孙也。

[27]长社城里没有盐吃，人人痉挛、浮肿，死的人有十分之八九。大风从西北方刮了起来，把水吹到了城里，城被冲坏了。东魏的大将军高澄向城里的人宣布："有能够把王大将军王思政活捉送来的人，就封他为侯；如果王大将军身上受伤，那么他的亲属以及他身边的人都得被杀掉。"王思政率领人马占据了东魏人堆起的土山，告诉东魏人："我的力气已经使尽，计策也已经用光，只能以一死来报答国家了。"说着他就仰面朝天大哭起来，向西面拜了两拜，然后准备自刎。都督骆训对他说道："您常常对我们说：'你们带着我的头颅出去投降，非但能得到富贵，也能使全城的人保全性命。'现在高相国既然有这样的命令，您难道就不哀怜士兵们因您而死吗？"大家一起上去抓住王思政，王思政因此没能自杀成。高澄派了通直散骑赵彦深来到土山上，送给王思政白羽扇，握住他的手说明自己的意图，又把他拉了下来。高澄没有叫王思政下拜，对他彬彬有礼。王思政当初进入颍川的时候，手下的将士共有八千人，等到长社城陷落，才剩下三千人，但是他们中间最终没有一个叛变的。高澄把这些将士分散开来，,都安排到遥远的地方，又将颍州改为郑州，给了王思政很高的礼遇。西祭酒卢潜说道："王思政没能以死来保全气节，有什么值得看重的？"高澄对旁的人说道："我有了卢潜，如同又得了一个王思政。"卢潜是卢度世的曾孙。

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长社为行台治所，遣使者魏仲陈于太师泰，并致书于淅州刺史崔猷。猷复书曰："襄城控带京、洛，实当今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颍川既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贼若潜来，径至城下。莫若顿兵襄城，为行台之所；颍川置州，遣良将镇守，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能为患！"仲见泰，具以启闻。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请，且约："贼水攻期年、陆攻三年之内，朝廷不烦走救。"泰乃许之。及长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

当初，王思政在襄城时，想把长社定为行台所在地，他派遣使者魏仲去向太师宇文泰请求批准，并且给淅州的刺史崔猷写了一封信。崔猷在回信中说道："襄城控制连接着京、洛地区，实在是当今的战略要

地，要是有什么变故，很容易相互接应。而颍川既邻近敌寇占领的地方，又没有山川之险，敌人如果悄悄过来，可以直接到达城下。不如让部队屯驻在襄城，将襄城作为行台所在地；再在颍川设置州，派优秀的将领前去镇守，这样里里外外就都牢固了，人心也容易安定，纵然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祸患。”魏仲见到宇文泰，把王思政的意见向他作了汇报。宇文泰下令按照崔猷策略去做。王思政再三请求，并且约定：“敌人如果在一年之内从水上进攻，如果在三年之内从陆地上进攻，朝廷都不必派兵赶来救援。”宇文泰这才答应。等到长社城陷落，宇文泰对此深感后悔。崔猷是崔孝芬的儿子。

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东魏复取景所部地，使诸将分守诸城。及颍川陷，泰以诸城道路阻绝，皆令拔军还。

侯景叛逃梁朝之后，西魏丞相宇文泰害怕东魏又来夺取侯景原来管辖的地方，就派将领们分别把守各城。等到颍川陷落，各城的道路都被隔断，宇文泰便下令叫将领们率领部队返回。

[28]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称受高祖密诏征兵，以湘东王绎为侍中，假黄、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自余藩镇并加位号。

[28]梁朝的上甲侯萧韶从建康逃奔到江陵，声称他是拿着梁武帝的秘密诏书来征兵的，任命湘东王萧绎为侍中、假黄、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其余的藩王也都增加了职位与名号。

[29]宋子仙围戴僧逖，不克。丙午，吴盗陆缉等起兵袭吴郡，杀苏单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宁为主。

[29]宋子仙包围了戴僧逖，但没有打垮对方。丙午（二十二日），吴郡的强盗陆缉等人起兵攻打吴郡，杀掉了苏单于，推举前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为他们的首领。

[30]临贺王正德怨侯景卖己，密书召鄱阳王范，使以兵入；景遮得其书，癸丑，缢杀正德。景以仪同三司郭元建为尚书仆射、北道行台、总江北诸军事，镇新秦；封元罗等诸元十余人皆为王。景爱永安侯确之勇，常置左右。邵陵王纶潜遣人呼之，确曰：“景轻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还启家王，勿以确为念。”景与确游钟山，引弓射鸟，因欲射景，弦断，不发，景觉而杀之。

[30]梁朝的临贺王萧正德怨恨侯景出卖自己，秘密写信召请鄱阳王萧范，叫他带兵前来；侯景截住了这封信，癸丑（二十九日），勒死

了萧正德。侯景任命仪同三司郭元建为尚书仆射、北道行台、总江北诸军事，让他镇守新秦；又封元罗等十几位元姓人为王。侯景很欣赏永安侯萧确的勇敢，经常把他安排在自己 的身边。邵陵王萧纶秘密派人叫萧确回去，他对来人说："侯景为人轻佻，一夫之勇而已,我想亲手用刀杀掉他，只是恨没有便于下手的机会。你回去告诉我的父王，叫他不要把我挂在心上。"侯景与萧确一同游览钟山，拉弓射鸟， 萧确就准备射死侯景，不料弓弦拉断，箭没有射出去，侯景发觉了萧确的企图，于是杀掉了他。

[31]湘东王绎娶徐孝嗣孙女为妃，生世子方等。妃丑而妒，又多失行，绎二三年一至其室。妃闻绎当至，以绎目眇，为半面妆以待之，绎怒而出，故方等亦无宠。及自建康还江陵，绎见其御军和整，始叹其能，入告徐妃，妃不对，垂泣而退。绎怒，疏其秽行，榜于大，方等见之，益惧。湘州刺史河东王誉，骁勇得士心，绎将讨侯景，遣使督其粮众，誉曰："各自军府，何忽隶人！"使者三返，誉不与。方等请讨之，绎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为湘州刺史，使方等精卒二万送之。方等将行，谓所亲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复奚恨！"

[31]湘东王萧绎娶了徐孝嗣的孙女为王妃，生下了嫡长子萧方等。徐妃容貌丑陋又性好妒嫉，行为还常常有失检点，萧绎要过二三年才去徐妃房间一次。徐妃听说萧绎要来，因为他瞎了一只眼，于是便仅仅在自己的半边脸上化了妆，等他前来，萧绎发现后愤怒地离开了徐妃的房间，所以萧方等也不受萧绎的宠信。等到萧方等从建康返回江陵，萧绎见他驾御部队有条有理，这才称叹嵋赏赞他有能力。萧绎进去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徐妃，徐妃没有回答，只是流着眼泪转身离开。萧绎愤怒起来，陈述徐妃的肮脏行为，在大中张榜公布，萧方等见了之后，更加害怕。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骁勇善战，很得士兵们的拥戴，萧绎将要讨伐侯景，派遣使者去督察他的粮食和人马。萧誉说道："各自有各自军府，为什么忽然来督率看人？"使者往返了多次，萧誉就是不给粮食与人马。萧方等请求讨伐萧誉，萧绎于是任命他的小儿子安南侯萧方矩为湘州刺史，派萧方等率领二万名精兵护送他上任。萧方等临行之前，对他亲近的人说道："这次出行，我一定会死；但是死得其所，我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32]侯景以赵威方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遣军拒之，擒威方，系州狱，威方逃还建康。

[32]侯景任命赵威方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寻阳王萧大心派部队进行抵抗，活捉了赵威方，把他关在该州的监狱里，后来赵威方又逃回了建康。

[33]湘东世子方等军至麻溪，河东王誉将七千人击之，方等军败，溺死。 安南侯方矩收馀众还江陵，湘东王绎无戚容。绎宠姬王氏，生子方诸。王氏卒，绎疑徐妃为之，逼令自杀，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礼，不听诸子制服。

[33]湘东王的嫡长子萧方等的部队到达麻溪时，河东王萧誉率领七千人马攻击他，萧方等的部队遭到了失败，他本人淹死。安南侯萧方矩收拾剩余的人马返回江陵，湘东王萧绎没有任何悲戚的表情。萧绎宠爱的姬妾王氏，生下了儿子萧方诸。王氏去世，萧绎疑心是徐妃下毒杀害的，逼迫徐妃自杀，徐妃就投井而死。萧绎用对庶人的礼仪埋葬了徐妃，不让儿子们为她穿丧服。

[34]西江督护陈霸先欲起兵讨侯景，景使人诱广州刺史元景仲，许奉以为主，景仲由是附景，阴图霸先。霸先知之，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集兵南海，驰檄以讨景仲曰："元景仲与贼合从，朝廷遣曲阳侯勃为刺史，军已顿朝亭。"景仲所部闻之，皆弃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缢于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镇广州。

[34]西江督护陈霸先打算带兵讨代侯景，侯景派人诱劝广州刺史元景仲，答应要拥戴他为道领，元景仲因此归附侯景，阴谋算计陈霸先。陈霸先知道了这件事，便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在南海郡集中部队，然后传布声讨元景仲的檄文，说："元景仲与叛贼勾结，朝廷任命曲阳侯萧勃为广州刺史，现在部队已经屯驻在朝亭。"元景仲的部属们听说之后，都离弃元景仲逃散了。秋季，七月，甲寅（初一），元景仲在下上吊自杀。陈霸先迎来定州刺史萧勃镇守广州。

前高州刺史兰裕，钦之弟也，与其诸弟扇诱始兴等十郡，攻监衡州事欧阳。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监始兴郡事。

前高州刺史兰裕是兰青的弟弟，他与他的弟弟们煽动引诱始兴等十郡，一起攻打监衡州事欧阳。萧勃派遣陈霸先赶去久远，将兰裕等人全都抓获了，萧勃便委派陈霸先为监始兴郡事。

[35]湘东王绎遣竟陵太守王僧辩、信州刺史东海鲍泉击湘州，分给兵粮，刻日就道。僧辩以竟陵部下未尽至，欲俟众集然后行，与泉入白绎，求申期。绎疑僧辨观望，按剑厉声曰："卿惮行拒命，欲同贼邪？今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辩，中其左髀，闷绝，久之方苏，即送狱。泉震怖，不敢言。僧辩母徙行流涕入谢，自陈无训，绎意解，赐以良药，故得不死。丁卯，鲍泉独将兵伐湘州。

[35]梁朝湘东王萧绎派遣竟陵太守王僧辩、信州刺史东海人鲍泉攻打湘州，分别给予他们人马与粮食，叫他们在指定日期上路。王僧辩考虑到他在竟陵的部下还没有到齐，打算等到部队全部集中之后再出兵，就和鲍泉来到江陵向萧绎反映情况，要求延缓行动日期。萧绎怀疑王僧辩是要采取观望态度，就按住剑柄厉声说道："你害怕出兵，抗拒命令，是想和叛结成一伙吗？今天你只有死路一条！"说道拔出佩剑朝王僧辩砍去，砍中了他的左大腿，王僧辩昏厥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接着马上送进临狱。鲍泉很震惊、巩惧，不敢说一句话。王僧辩的母亲流着眼泪徒步来到萧绎的府第谢罪，陈说自己平时对儿子缺乏训导。萧绎心中的不快这才解开，赐给王僧辩一些好药，因此王僧辩才没有死去，丁卯（十四日），鲍泉单独率领人马讨伐湘州。

[36]陆缉等竞为暴掠，吴人不附，宋子仙自钱塘旋军击之。壬戌，缉弃城奔海盐,子仙复拓吴郡。戊辰，侯景置吴州于吴郡，以安陆王大春为刺史。 [36]陆缉等人竞相掠夺，制造暴行，吴郡一带的百姓都不归附他们，宋子仙从钱塘率领部队调头对他们发起了攻击。壬戌（初九），陆缉放弃郡城逃到海盐， 宋子仙重新占据了吴郡。戊辰（十五日），侯景在吴郡设置了吴州，任命安陆王萧大春为刺史。

[37]庚午，以南康王会理兼尚书令。

[37]庚午（十七日），梁朝任命南康王萧会理兼任尚书令。

[38]鄱阳王范闻建康不守，戒严，欲入，僚佐或说之曰："今魏人已据寿阳， 大王移足，则虏骑必窥合肥。前贼未平，后城失守，将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将将精卒赴之，进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范乃止。会东魏大将军澄遣西兖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为书谕范。范方谋讨侯景，藉东魏为援，及帅战士二万出东关，以合州输伯穆，并遣谘议刘灵议送二子勤、广为质于东魏以气师。范屯濡须以待上游之军，遣世子嗣将千余人守安乐栅，上游诸军皆不下，范

粮乏，采稗、菱藕以自给。勤、广至邺，东魏人竟不为出师。范进退无计，乃溯流西上，军于枞阳。景出屯姑孰，范将裴之悌以众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

[38]梁朝的鄱阳王萧范听到建康失守的消息，下令戒严，准备打进建康，他的僚佐中有人劝他：“现在魏人已经占据了寿阳，大王您一旦动身离开，这些胡骑一定会窥伺合服。前面的贼兵还没有平定，后面的州城又失守，那将怎么办？不如等四面的部队集中之后，派良将率领精锐的士兵赶赴建康，这样进不耽误卫国勤王，退可以巩固自己的根基。”萧范听到这才放弃了原来的念头。这时刚好遇上东魏的大将军高澄派遣西兖州刺史李伯穆带兵逼迫合肥，高澄又叫魏收写信把情况告诉萧范。萧范这才谋划讨代侯景，借助东魏的人马，使他们成为援助自己的力量。于是萧范率领二万人马从东关出发，同时把合州献给李伯穆，还派遣咨议刘灵议将自己的两个儿子萧勤、萧广送到东魏当人质，以此作为请求东魏出兵的条件。萧范屯驻在濡须，等待上游的部队到来，又派遣嫡长子萧嗣带领一千多人守卫安乐栅，可是上游的各路部队都不下来，萧范的粮食开始缺乏，只好采摘蘑菇、稗子、菱角、莲藕为食。萧勤、萧广到达邺城之后，东魏竟然不为萧范出兵，萧范进退两难，无计可施，于是只好溯江西上，驻扎在枞阳。侯景出兵屯驻在姑孰，萧范的部将裴之悌率领大队人马投降了他，裴之悌是裴之高的弟弟。

[39]东魏大将军澄诣邺，辞爵位殊礼，且请立太子。澄谓济阴王晖业曰：“比读何书？”晖业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

[39]东魏的大将军高澄来到邺城，要辞去孝静帝授予他的爵位和特殊待遇，并且请求立皇太子。他问济阴王晖业：“近来你读了什么书？”元晖业回答说：“我读了许多遍伊尹、霍光的传记，不读曹氏、司马氏的书。”

[40]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军都督侯子鉴等击吴兴。

[40]八月，甲申朔（初一），侯景派遣他的中军都督侯子鉴等人攻打吴兴。

[41]己亥，鲍泉军于石椁寺，河东王誉逆战而败；辛丑，又败于橘州，战及溺死者万余人。誉退保长沙，众引军围之。

[41]己亥（十六日），鲍泉的部队驻扎在石椁寺，河东王萧誉进行反击失败；辛丑（十八日），又在桔州战败，战死和溺死的有一万多人。萧誉只好向后撤退以保卫长沙，鲍泉等将领指挥部队包围了长沙。

[42]辛卯，东魏立皇子长仁为太子。

[42]辛卯（初二），东魏立皇子元长仁为皇太子。

勃海文襄王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长，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贬退，与澄言，无不顺从。澄轻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贵，相书亦何可解！"洋为其夫人赵郡李氏营服玩小佳，澄辄夺取之；夫人或志未与，洋笑曰："此物犹应可求，兄须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无饰让。每退朝还第，辄闭阁静坐，虽对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时袒跣奔跃，夫人问其故，泮曰："为尔漫戏。"其实盖欲习劳也。

勃海文襄王高澄由于他的弟弟太原公高洋在兄弟中年龄仅次于自己，心里常忌恨他。高洋处处倍加小心、谨慎，有话也不轻易说出来，常常自己贬低自己，与高澄说话，无不顺从高澄的意志。高澄很轻视高洋，经常对人说："这个人也能享受到荣华富贵，相书上怎么解释得通呀？"高洋经常为他的夫人赵郡人李氏做一些精巧的衣服玩物，高澄见了总是要占为己有；高洋的夫人有时很崛气愤，不想给高澄，高洋笑着对她说："这种东西还可以再弄到，现在兄长需要，我们怎能如此吝啬呢？"高澄有时也很惭愧，便不要，高洋就拿了过来，也不做出谦让的样子。每次退朝之后，高洋一回到自己的府第，就关闭楼阁的门在里面静坐，即便对自己的妻子，也能整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候人他还赤着脚又跑又跳，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高洋回答说："随便给你作作游戏。"其实他是要锻炼身体。

澄获徐州刺史兰钦子京，以为膳奴，钦请赎之，不许；京屡自诉，澄杖之，曰："更诉，当杀汝！"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澄在邺，居北城东柏堂，嬖琅邪公主，欲其往来无间，侍卫者常遣出外。辛卯，澄与散骑常侍陈元康、吏 部尚书侍中杨、黄门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谋受魏禅，署拟百官。兰京进食，澄却之，谓诸人曰："昨夜梦此奴斫我，当急杀之。"京闻之，置刀盘下。冒言进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为遽来！"京挥刀曰："来杀汝！"澄自投伤足，入于床下，贼去床，弑

之，狼狈走，遗一靴；季舒匿于厕中；元康以身蔽澄，与贼争刀被伤，肠出；库直王冒刃御贼；纥奚舍乐斗死。时变起仓猝，内外震骇。太原公洋在城东双堂，闻之，颜色不变，指挥部分，入讨群贼，斩而脔之，徐出，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内外莫不惊异。洋秘不发丧。陈元康手书辞母，口占使功曹参军祖作书陈便宜，至夜而卒；洋殡之第中，诈云出使，虚除元康中书令，以王为领左右都督。，基之子也。

高澄抓获了徐州刺史兰钦的儿子兰京，让他充当服侍自己用餐的奴仆，兰钦请求用钱财赎兰京出去，但是高澄不答应。兰京自己多次提出请求，高澄就用木杖打他，对他说："你要是再求诉的话，就杀掉你！"兰京与他的六个同伙密谋犯上作乱，高澄呆在邺城，住在北城东侧的柏堂，很宠幸琅邪公主，他为了使自己与公主之间的来往方便，经常把侍卫们派到外面。辛卯（初八），高澄与散骑常侍陈元康，吏部尚书侍中杨、黄门侍郎崔季舒一起打发走身边的人，密谋逼东魏皇帝禅让皇位给高澄，还议定了对文武百官的安排。兰京送来食品，高澄叫他退下，对众人说："昨天夜里，我梦见这个奴才用刀砍我，应该赶快把他杀掉。"兰京听到这句话，便将刀子放在盘子底下，假装说要送食物过来，高澄恼怒地说道："我没要食物，你为什么突然进来？"兰京挥着刀说道："是来杀你！"高澄扑过去，不料自己的脚受了伤，他就钻到了床下，兰京把床掀开杀掉了他。杨狼猾逃走，一只靴子还丢在房间里；崔季舒藏到了厕所里面；陈元康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高澄，在和兰京争夺刀子时被砍伤，肠子流了出来；库直王迎着刀刃抵御叛贼；纥奚舍乐在搏斗中死去。当时这一事变发生得很突然，朝廷内外都感到震惊、害怕。太原公高洋正在城东的双堂，听到这一消息，而不改色，立即指挥部队到出事地点讨伐这群叛贼，把他们杀死并将尸体切成了肉块。接着慢慢地走出来说道："奴才造反，大将军受了伤，但是伤势不严重。"朝廷内外都对高洋的镇定自若感到惊异。高洋封锁了高澄的死讯，秘不发丧。陈元康亲笔给母亲写了封诀别信，又向功曹参军祖口授，叫他整理出论述国家当务之急的文书，到了夜里，陈元康便死了。高洋把陈元康收殓在自己的府第里，假装说派他出使到外地了，还授予他中书令的职务。高洋任命王为领左右都督。王是王基的儿子。

勋贵以重兵皆在并州，劝洋早如晋阳，洋从之。夜，召大将军督护太原唐邕，使部分将士，镇遏四方；邕支配须臾而毕，洋由是重之。

功臣权贵们考虑到大部队都在并州，劝高洋尽快赶到晋阳，高洋接受了这一意见。连夜召来大将军督护太原人唐邕，叫唐邕部署安排将士们镇守四方；唐邕很快分配安排完毕，高洋从此很器重唐邕。

癸巳，洋讽东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问渐露，东魏主窃谓左右曰："大将军今死，似是天意，威权当复归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侍中杨守邺，余勋贵皆自随。甲午，入谒东魏主于昭阳殿，从甲士八千人，登阶者二百余人，皆攘袂扣刃，若对严敌。令主者传奏曰："臣有家事，须诣晋阳。"再拜而出。东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晋阳旧臣、宿将素轻洋；及至，大会文武，神彩英畅，言辞敏洽，众皆大惊。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高隆之、司马子如等恶度支尚书崔暹，奏暹及崔季舒过恶，鞭二百徙边。

癸巳（初十），高洋劝说东魏国主孝静帝以立了太子的名义大赦天下。高澄的死讯渐渐透露出来，孝静帝悄悄地对身边的人说："现在大将军死了，似乎是岷天意，权威应当重新归于皇室了！"高洋留下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侍中杨守卫邺城，其余的功臣权贵都让他们跟随着自己。甲午（十一日），高洋来到昭阳殿拜见孝静帝，身后跟着八千名披甲戴盔的士兵，登上宫殿台阶的就有二百多人，他们都捋着袖子按住刀剑，就象面对厉害的敌人一样。高洋叫主持朝仪的官员向孝静帝转报："我有一些家事，必须直到晋阳。"说完，他拜了两拜离开皇宫。孝静帝大惊失色，他目送着高洋远去的身影说道："此人看来还是不能容纳我的，我真不知道会死在哪一天？"晋阳原来的文官武将们一向轻视高洋，等到高洋抵达晋阳，他们看到高洋大会文武官员，神采英伟不凡，言语敏锐周到，都觉得非常吃惊。高澄以往制订的政策、下达的命令中有不便于执行的。高洋都作了修改。高隆之、司马子如等人憎恨度支尚书崔暹，向上汇报他与崔季舒的过失与罪恶，结果他们都被打了二百鞭子，然后给发配到边远地区了。

[43]侯景以宋子仙为司徒、郭子建为尚书左仆射，与领军任约等四十人并开府仪同三司，仍诏："自今开府仪同不须更加将军。"是后开

府仪同至多，不可复记矣。

[43]侯景任命宋子仙为司徒，郭子建为尚书左仆射，与领军任约等四十个人一起任开府仪同三司，还下达诏书：“从今以后开府仪同不必再增加将军名号。”此后开府仪同多得数不胜数。

[44]鄱阳王范自枞阳遣信告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范引兵诣江州，大心以湓城处之。

[44]鄱阳王萧范从枞阳派人送信给江州刺史寻阳王萧大心，告诉他有关情况，萧大心闻讯后就派人带着信前去邀请萧范。萧范带领人马到达江州，萧大心将湓城让给他屯驻。

[45]吴兴兵力寡弱，张嵊书生，不闲军旅；或劝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鉴。嵊叹曰：“袁氏世济忠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岂不知吴郡既没，吴兴势难久全；但以身许国，有死无贰耳！”九月，癸丑朔，子鉴军至吴兴，嵊战败，还府，整服安坐，子鉴执送建康。侯景嘉其守节，欲活之，嵊曰：“吾忝任专城，朝廷倾危，不能匡复，今日速死为幸。”景犹欲全其一子，嵊曰：“吾一门已在鬼录，不就尔虏求恩！”景怒，尽杀之；并杀沈浚。

[45]吴兴兵员少力量弱，张嵊是一介书生，不熟习军中事务；有人劝张嵊仿效袁君正，也率领全郡军民迎接侯子鉴。张嵊叹道：“袁家世世代代都以忠贞著称，没想到这名声被袁君正毁于一旦。我难道不知道吴郡陷落之后，吴兴也就势必难以长久保全的道理吗？只是我既然已经把一切都献给了国家，那么我就只能选择这么一条死路罢了！”九月，癸丑朔（初一），侯子鉴的部队到达吴兴，张嵊迎战失败，返回府中，空戴整齐然后安然坐着，侯子鉴将他捉信，押送到建康。侯景赞许张嵊能够守节，想保全他的性命。张嵊却说道：“我有愧于担任吴兴郡守，在朝廷危亡之际，不能进行挽救，使之转危为安，今天我只求马上死，也算是一件幸事。”侯景还想留下他的一个儿子，张嵊说道：“我们一家人都已经上了鬼藉，我才不会向你胡虏乞求恩惠呢！”侯景听了大为恼怒，杀光了他全家老小，并且还杀掉了沈浚。

[46]河东王誉告急于岳阳王，留谘议参军济阳蔡大宝守襄阳，帅众二万、骑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东王绎大惧，遣左右就狱中问计于王僧辩，僧辩具陈方略，绎乃赦之，以为城中都督。乙卯，至江陵，作十三营以攻之；会大雨，平地水深四尺，军气沮。绎与新兴太守杜

有旧，密邀之。乙丑，与兄岌、岸、弟幼安、兄子龛各帅所部降于绎。岸请以五百骑袭襄阳，昼夜兼行；去襄阳三十里，城中觉之，蔡大宝奉察母龚保林登城拒战。闻之，夜遁，弃粮食、金帛、铠仗于水，不可胜纪。张缵病足，载以随军；及败走，守者恐为追兵所及，杀之，弃尸而去。至襄阳，岸奔广平，依春兄南阳太守。

[46]河东王萧誉向岳阳王萧告急，萧留下谘议参军济阳人蔡大宝守卫襄阳，自己统率两万兵众，两千名骑兵，计伐江陵以授救湘州。湘东王萧绎非常害怕，派身边的人来到狱中向王僧辩询问对策，王僧辩详细地陈述了用兵策略，萧绎于是赦免了王僧辩，叫他担任城中的都督。乙卯（初三），萧赶到江陵，安置了十三个军营，向守城的部队发起了进攻；正好遇上大雨，平地上都积起四尺深的水，萧的部队士气低落。萧绎与新兴太守杜过去有交情，暗中请他赶来援助。乙丑（十三日），杜与他的哥哥杜岌、杜岸崐、弟弟杜幼安、侄子杜龛各自率领部属投降了萧绎。杜岸请求带领五百名骑兵去袭击襄阳，征得同意后，就夜以继日地赶路。当他们距离襄阳三十里的时候，城里的人发现了他们，蔡大宝帮着萧的母亲龚保林登上城墙进行防守。萧听到这一消息，连夜逃跑，丢弃在水中的粮食、金银、绢帛、铠甲、兵器，数不胜数。张缵脚上有伤，萧绎用车马载上他，让他跟随部队行动；等他们败逃的时候，看守张缵的人恐怕让追兵赶上，就把张赞杀了，然后丢下他的尸体离开了。萧一到襄阳，杜岸就逃到广平，依附他的哥哥南阳太守杜去了。

[47]湘东王绎以鲍泉转长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将军王僧辩代为都督，数泉十罪，命舍人罗重欢与僧辩偕行。泉闻僧辩来，愕然曰："得王竟陵来助我，贼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辩入，背泉而坐，曰："鲍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锁卿，卿勿以故意见期。"使重欢宣令，倘之床侧。泉为启自申，且谢淹缓之罪，绎怒解，遂释之。

[47]湘东王萧绎因鲍泉包围长沙后，很长时间都没把它打下来，对此感到很愤怒，就让平南将军王僧辩代替鲍泉为都督，还列举了鲍泉十条罪状，命令舍人罗重权与王僧辩同行。鲍泉听到王僧辩来的消息，惊愕地说道："王竟陵能够来帮助我，贼兵就不愁不能平定了。"然后他便掸净席子等待王僧辩。王僧辩走进屋里，背着鲍泉坐了下来，说道："鲍郎，你有罪，有命令叫我把你锁起来，你可不要认为我

是有意的。”说着他就叫罗重权宣读萧绎的命令，然后将鲍泉锁在床边。鲍泉为自己的罪责申辩，并且请求对自己进展缓慢进行处罚，萧绎的怒气平息下来，于是就释放了他。

[48]冬，十月，癸未朔，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

[48]冬季，十月，癸未朔（初一），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

[49]初，历阳太守庄铁帅众归寻阳王大心，大心以为豫章内史。铁至郡即叛，推观宁侯永为主。永，范之弟也。丁酉，铁引兵袭寻阳，大心遣其将徐嗣徽逆击，破之。铁走，至建昌，光远将军韦构邀击之，铁失其母弟妻子，单骑还南昌，大心遣构将兵追讨之。

[49]当初，历阳太守庄铁率领人马归附了寻阳王萧大心，萧大心任命他为豫章内史。庄铁到达郡城之后就叛变了，推举观宁侯萧永为首领。萧永是萧范的弟弟。丁酉（十五日），庄铁指挥部队袭击寻阳，萧大心派遣手下的将领徐嗣徽进行迎击，打垮了庄铁。庄铁逃到了建昌，光远将军韦构半道拦击，这一仗庄铁失去了母亲、弟弟以及妻儿，单骑返回南昌，萧大心派遣韦构率领人马继续追击庄铁。

[50]宋子仙自吴郡趣钱塘，刘神茂自吴兴趣富阳，前武州刺史富阳孙国恩以城降之。

[50]宋子仙从吴郡赶向钱塘。刘神茂从吴兴赶向富阳，前武州刺史富阳人孙国恩打开城门向他投降。

[51]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陵，庙号高祖。

[51]十一月，乙卯（初四），梁武帝被安葬在陵，庙号高祖。

[52]百济遣使人贡，见城关荒圮，异于来，哭于端门；侯景怒，录送庄严寺，不听出。

[52]百济派遣使者来到建康进贡，使者看到城关已经荒废毁坏，同以前大不一样，就在端门前哭了起来；侯景闻讯后大怒，扣留了使者，把他押送到庄严寺，不让他出城。

[53]壬戌，宋子仙急攻钱塘，戴僧逖降之。

[53]壬戌（十一日），宋子仙向钱塘发起迅猛的攻击，戴僧逖投降了宋子仙。

[54]岳阳王将军薛晖攻广平，拔之，获杜岸，送襄阳。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发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扬之，以其头为漆碗。

[54]岳阳王萧派将军薛晖攻打广平，薛晖占领了该城，并俘虏了杜岸，将他送到了襄阳。萧拔掉了杜岸的舌头，用鞭子抽打他的面孔。然后将他肢解烹煮了。接着萧又挖开杜岸祖父和父亲的坟墓，烧掉了他们的遗赅，扔掉了剩下的骨灰，还把死者的头盖骨做成漆碗。

既与湘东王绎为敌，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魏，请为附庸。丞相泰令东阁祭酒荣权使于襄阳，绎使司州刺史柳仲礼镇竟陵以图，惧，遣其妃王氏及世子为质于魏。丞相泰欲经略江、汉，以开府仪同三司杨忠都督三荆等岷十五州诸军事，镇穰城。仲礼至安陆，安陆太守柳勰以城降之。仲礼留长史马岫与其弟子礼守之，帅众一万趣襄阳，泰遣杨忠及行台仆射长孙俭将兵击仲礼以救。

萧与湘东王萧绎为敌之后，害怕自己难以生存，就派出使者去向西魏求援，请求充当西魏的附庸。西魏的丞相宇文泰命令东阁祭酒荣权出使襄阳，萧绎派遣司州刺史柳仲礼镇守竟陵，图谋对付萧。萧害怕了，就派他的妃子王氏以及他的嫡子萧到西魏当人质。丞相宇文泰想占领江、汉地区，使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杨忠为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诸军事，镇守穰城。柳仲礼到达安陆，安陆的太守柳勰打开城门向他投降。柳仲礼留下长史马岫与自己的弟弟柳子礼一道镇守该城，然后率领一万人马赶往襄阳，宇文泰派遣杨忠和行台仆射长孙俭带领人马袭击柳仲礼，以援救萧。

[55]宋子仙乘胜渡浙江，至会稽。邵陵王纶闻钱塘已败，出奔鄱阳，鄱阳内史开建侯蕃以兵拒之，范进击蕃，破之。

[55]宋子仙乘胜渡过浙江，到达会稽。邵陵王萧纶听说钱塘的部队已经失败，就出逃至鄱阳，鄱阳内史、开建侯萧蕃带兵拒绝萧纶入城，萧纶进军攻击萧蕃，打败了对方。

[56]魏杨忠将至义阳，太守马伯符以下城降之，忠以伯符为乡导。伯符，岫之子也。

[56]西魏的杨忠将要到达义阳的时候，太守马伯符率下城军民向他投降，杨忠让马伯符充当向导。马伯符是马岫的儿子。

[57]南郡王大连为东扬州刺史。时会稽丰沃，胜兵数万，粮仗山积，东土人惩侯景残虐，咸乐为用，而大连朝夕酣饮，不恤军事；司

马东阳留异，凶狡残暴，为众所患，大连悉以军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会稽，大连弃城走，异奔还乡里，寻以其众降于子仙。大连欲奔鄱阳，异为子仙乡导，追及大连于信安，执送建康，帝国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于是三吴尽没于景，公侯在会稽者，俱南度岭。景以留异为东阳太守，收其妻子为质。

[57]南郡王萧大连担任东扬州刺史，当时会稽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能够负担几万兵员，粮食、兵器堆成了山，东部地区的人苦于侯景的残酷暴虐，都乐意为萧大连效力，可是萧大连整天大量喝酒，对军事一点也不用心；司马东阳人留异凶狠、狡诈、残暴，大家都很痛恨他，萧大连却将军事大权都交给了他。十二月，庚寅（初九），宋子仙向会稽发起进攻，萧大连弃城逃跑了，留异逃回家乡，很快率其部众投降了宋子仙。萧大连准备逃到鄱阳，留异充当宋子仙的向导，在信安追上了萧大连，将他活捉后押送到建康。简文帝听到这一消息，拉起帷幕躲在里面，用袖子捂住脸哭泣。于是三吴地区都被侯景占领，在会稽的公侯们都越过南岭避难而逃。侯景任命留异为东阳太守，但把他的妻儿留下充当人质。

[58]乙酉，东魏以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

[58]乙酉（初四），东魏任命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

[59]邵陵王纶进至九江，寻阳王大心以江州让之，纶不受，引兵西上。

[59]邵陵王萧纶进军到九江，寻阳王萧大心将江州让给他，萧纶没有接受，又指挥部队沿江西上。

[60]始兴大守陈霸先结郡中豪杰欲讨侯景，郡人侯安都、张等各帅众千余人归之。霸先遣主帅杜僧明将二千人顿于岭上，广州刺史萧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骁雄，天下无敌，前者援军十万，士马精强，犹不能克，君以区区之众，将何所之！如闻岭北王侯又皆鼎沸，亲寻干戈，以君疏外，讵可暗投！未若且留始兴，遥张声势，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仆荷国恩，往闻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兰，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没，君辱臣死，谁敢爱命！君侯体则皇枝，任重方岳，遣仆一军，犹贤乎已，乃更止之乎！"至遣使间道诣江陵，受湘东王绎节度。时南康土豪蔡路养起兵据郡，勃乃以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与路养相结，同遏霸先。

[60]始兴太守陈霸先集结郡中豪杰，准备讨伐侯景，郡人侯安都、张等各自率领一千多人来归附他。陈霸先派遣主帅僧明率两千人到大庾岭上屯驻，广州刺史萧勃派人来制止他说：“侯景骁勇强悍有力，天下无敌，前一段时间，来援救朝廷的部队多达十万人，兵强马壮，尚且不能打败他，现在您只有这么一点人，能对他怎么样呢？听说岭北地区的王侯那里局势又很不稳定，这些皇亲之间都互相开战，您只不过是跟萧家没什么关系的外人，怎么可以明珠暗投呢？您不如暂且留在始兴，远远地张扬自己的声势，可以像泰山一般保证安全。”陈霸先回答说：“我蒙受国恩，以前听到侯景渡江的消息，我就准备前去救援，可是在途中让元仲景与兰裕给阻拦住了。如今国都沦陷，国君受到污辱，做臣子的就应为国君而死，谁还敢顾惜自己的性命？君侯您是皇亲国戚，承担着一个方面的重任，您派我带领一支军队去讨伐国贼，还比不派要好得多，怎么又来制止我呢？”于是他就派使者抄小路赶到江陵，表示接受湘东王萧绎的指挥调度。当时南康的当地豪强蔡路养拉起武装占据了郡城，萧勃就派自己的心腹谭世远出任曲江县令，与蔡路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陈霸先。

[61]魏杨忠拔随郡，执太守桓和。

[61]西魏的杨忠攻占了随郡，活捉了太守桓和。

[62]东魏使金门公潘乐等将兵五万袭司州，刺史夏侯强降之。于是东魏尽有淮南之地。

[62]东魏派金门公潘乐等人率领五万人马袭击司州，司州刺史夏侯强投降了东魏。于是东魏占据了淮河以南的所有土地。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三卷

梁纪十九 太宗简文皇帝上大宝元年（庚午、550）

梁纪十九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庚午，公元550年）

[1]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辛亥朔（初一），梁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宝。

[2]陈霸先发始兴，至大庾岭，蔡路养将二万人军于南野以拒之。路养妻侄兰陵萧摩诃，年十三，单骑出战，无敢当者。杜僧明马被伤，陈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马；僧明上马复战，众军因而乘之，路养大败，脱身走。霸先进军南康，湘东王绎承制授霸先明威将军、交州刺史。

[2]陈霸先率军从始兴出发，抵达大庾岭。蔡路养统率两万人驻扎在南野进行抵抗。蔡路养的妻侄兰陵人萧摩诃，年方十三，单骑出战，没人敢抵挡他。杜僧明的战马受了伤，陈霸先救了他，并把自己骑的马给他；杜僧明跃上马又投入战斗，众军乘着他的气势勇猛进击，蔡路养大败，脱身逃跑了。陈霸先于是进军南康，湘东王萧绎以皇帝之令授予陈霸先明威将军、交州刺史。

[3]戊辰，东魏进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

[3]戊辰（十八日），东魏晋升太原公高洋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

[4]庚午，邵陵王纶至江夏，郢州刺史南康王恪郊迎，以州让之，纶不受；乃推纶为假黄钺钺，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置百官。

[4]庚午（二十日），邵陵王萧纶率人马到达江夏，郢州刺史南平王萧恪带人到郊外恭迎，并表示要把郢州让给他。萧纶不接受；于是推举萧纶为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以皇帝的旨意设置百官。

[5]魏杨忠围安陆，柳仲礼驰归救之。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请急攻之，忠曰："攻守势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劳师，表里受敌，非计也。南人多习水军，不闲野战，仲礼师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

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可克。克仲礼，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定也。”乃选骑二千，衔枚夜进，败仲礼于3378头，获仲礼及其弟子礼，尽俘其众。马岫以安陆，别将王叔孙以竟陵，皆降于忠。于是汉东之地尽入于魏。

[5]西魏杨忠围攻安陆，柳仲礼急忙率军驰归救援。诸将担心柳仲礼的援兵抵达后安陆就难以攻克了，都要求赶快加紧进攻。杨忠说：“攻和守所处的情势很不相同，安陆是不能一下子就攻克的；如果我军拖延时日，久攻疲劳，援兵一来，里外受敌，这可不是好办法。南方人大都习惯于水战，对陆地野战不熟悉。柳仲礼的军队就在附近，我军出其不意，以奇兵突袭，敌军懈怠，我军奋勇，一举可克。打败了柳仲礼，那么安陆就不攻自破了，诸城也就可以传檄而定。”于是精选两千骑兵，为了防止喧嚣而暴露意图，令所有的人口中衔着小木棍，乘夜偷袭，在3378头把柳仲礼打败了，促获了柳仲礼和他弟弟柳子礼，把他的军队全部俘虏了。马岫献出了安陆，别将王叔孙献出了竟陵，都投降了杨忠。从此汉东之地全部归于西魏。

[6]广陵人来嶷，说前广陵太守祖皓曰：“董绍先轻而无谋，人情不附，袭而杀之，此壮士之任也。今欲纠帅义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勋，必天未悔祸，犹足为梁室忠臣。”皓曰：“此仆所愿也。”乃相与纠合勇士，得百余人。癸酉，袭广陵，斩南兖州刺史董绍先；据城，驰檄远近，推前太子舍人萧勔为 刺史，仍结东魏为援。皓，暅之子；勔，勃之兄也。乙亥，景遣郭元建帅众奄至，皓婴城固守。

[6]广陵人来嶷去游说前广陵太守祖皓说：“董绍先为人轻慢而缺乏谋略，人心不归附他，如果您发兵袭击并歼灭他，这可是壮士应有的义举呀。现在我想召集率领义勇之士，尊奉拥戴您去做这件大事。如果这件事成功了，可以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千古勋业；即使他气数未尽，此事未成，也足以表示您是梁室的忠臣。”祖皓说：“这正是我的心愿。”于是和来嶷一起策划纠合勇士一百余人，癸酉（二十三日），袭击广陵，杀了南兖州刺史董绍先；占据南兖州，向远近各方发布告示，推举前太子舍人萧勔为刺史，仍与东魏联合。祖皓是祖暅的儿子。萧勔是萧勃的哥哥。乙亥（二十五日），侯景派郭元建带兵攻打南兖州，祖皓环城固守。[7]二月，魏杨忠乘胜至石城，欲进逼江

陵，湘东王绎遣舍人庾恪说忠曰："詧来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归心！"忠遂停3379北，绎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为质以求和，魏人许之。绎与忠盟曰："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请同附庸，并送质子，贸迁有无，永敦邻睦。"忠乃还。

[7]二月，西魏杨忠乘胜率兵抵达石城，意欲进逼江陵。湘东王萧绎派舍人庾恪去劝说杨忠，说："萧詧目无尊长，竟然进攻叔父，而魏国帮助他，这怎么能使天下归心！"杨忠听了，就停兵于3379北。萧绎派舍人王孝祀送儿子萧方略为人质以求和，西魏人答应了。萧绎与杨忠订立盟约，约定"魏国以石城为封疆，梁国以安陆为国界，请求按照附庸关系，互送儿子为人质，发展贸易以通有无，永远作为邻邦和睦相处。"

[8]宕昌王梁弥定为其宗人獠甘所袭，弥定奔魏，獠甘自立。羌酋傍乞铁匆据渠株川，与渭州民郑五醜合诸羌以叛魏。丞相泰使大将军宇文贵、凉州刺史史宁讨之，擒斩铁匆、五醜。宁别击獠甘，破之，獠甘将百骑奔生羌巩廉玉。宁复纳弥定于宕昌，置岷州于渠株川，进击巩廉玉，斩獠甘，虏廉玉送长安。

[8]宕昌王梁弥定被他宗族里的人獠甘所袭击，梁弥定奔逃到西魏，獠甘自立为王。羌族酋长傍乞铁匆盘据渠株川，与谓州人郑五醜纠合诸羌起兵背叛西魏。丞相宇文泰派大将军宇文贵、凉州刺史史宁发兵征讨，擒斩傍乞铁匆和郑五醜。史宁又移兵攻打獠甘，打败了他，獠甘带领百名骑兵投奔远在塞外而不辖属于西魏的羌族首领巩廉玉。史宁重新迎立梁弥定为宕昌王，在渠株川设置岷州，派兵进击巩廉玉，斩獠甘，俘虏了巩廉玉，把他送往长安。

[9]侯景遣任约、于庆等帅众二万攻诸蕃。

[9]侯景派任约、于庆等带兵两万攻打梁室诸蕃王。

[10]邵陵王纶欲救河东王誉而兵粮不足，乃致书于湘东王绎曰："天时、地利，不及人和，况于手足肱支，岂可相害！今社稷危耻，创巨痛深，唯应剖心尝胆，泣血枕戈，其余小忿，或宜容贯。若外难未除，家祸仍构，料今访古，未或不亡。夫征战之理，唯求克胜；至于骨肉之战，愈胜愈酷，捷则非功，败则有丧，劳兵损义，亏失多矣。侯景之军所以未窥江外者，良为藩屏盘 固，宗镇强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进魏军以求形援。弟若不安，

家国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围，存社稷之计。”绎复书，陈誉过恶不赦，且曰：“詧引杨忠来相侵逼，颇遵谈笑，用却秦军，曲直有在，不复自陈。临湘旦平，暮便即路。”纶得书，投之于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败，吾亡无日矣！”

[10]邵陵王萧纶想救援河东王萧誉，但兵粮不足，于是写信给湘东王萧绎说：“天时、地利也比不上人和，何况弟兄犹如手足股肱，岂可相互损害！现在国家处于危难，蒙受耻辱，创伤巨大，痛苦殊深，我辈只有剖心尝胆，泣血枕戈，发奋救危雪耻，其余的小怨恨，应该能互相谅解才是。如果外难未除，仍然在家族中构祸不止，观今鉴古，没有不灭亡的道理。战争的道理是不顾一切，只求能胜；至于骨肉相残的战争，则愈是获胜愈加残酷，大捷 也不是什么功劳，战败则必然有所损失。动用武力，损害人伦道 义，亏失实在是太多了。侯景的军队之所以未敢进 犯长江以北，实在是因为我们梁朝诸藩互为屏护，象磐石一样牢固，宗室的镇 守强大而严密。您如果攻陷洞庭而不约束兵刃，雍州方面必然怀疑您 将要进逼，无以自安，势必引进西魏的军队以为援手。这样必将给您造成威胁。您如果感到不安定，那么梁朝的天下就完了。请您一定解除湘州之围，以保存国家社稷。”萧绎复信，逐条陈述萧誉过大恶极，法所不赦，并且说：“萧詧如果勾引杨忠来相侵逼的话，那我将象鲁仲连谈笑而却秦军一样轻而易举地打败他们。是非曲直明摆着，我就不再自陈了。临湘早上被攻下，晚上我就上路。”萧纶收到信，看后扔到案几上，慷慨流涕地说：“天下之事，竟然糟到这个地步！湘州如果陷落，我就快灭亡了！”

[11]侯景遣侯子鉴帅舟师八千，自帅徒兵一万，攻广陵，三日，克之，执祖皓，缚而射之，箭遍体，然后车裂以徇；城中无少长皆埋之于地，驰马射 而杀之。以子鉴为南兖州刺史，镇广陵。景还建康。

[11]侯景派侯子鉴率领水军八千人，自率步兵一万人，攻打广陵。打了 三天，城破，抓住了祖皓，把他缚住用箭射他，箭镞丛集遍体，然后再把他车裂示众。城中民众不分老少都被埋在地里，让士兵来回纵马奔驰，射而杀之。侯景任命侯子鉴当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他自己回建康。 [12]丙戌，以安陆王大春为东扬州刺史。省吴州。

[12]丙戌（初六），侯景任命安陆王侯大春为东扬州刺史，裁省吴州。

[13]乙巳，以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身。

[13]乙巳（二十五日），侯景任命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

[14]庚寅，东魏以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

[14]庚寅（疑误），东魏任命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

[15]宣城内史杨白华进据安吴，侯景遣于子悦帅众攻之，不克。

[15]宣城内史杨白华进据安吴。侯景派遣于子悦率众攻打安吴，没打下。

[16]东魏行台辛术将兵入寇，围 阳平，不克。

[16]东魏行台辛术带兵入境进犯，围困阳平，没打下。

[17]侯景纳上女溧阳公主，甚爱之。三月，甲申，景请上禊宴于乐游苑，帐饮三日。上还宫，景与公主共据御床，南面并坐，群臣文武列坐侍宴。

[17]侯景娶简文帝的女儿溧阳公主，非常喜爱她。三月，甲申（疑误）， 侯景请皇上修禊宴集于乐游苑，在帐幕里宴饮三天。简文帝还宫后，侯景与溧阳公主一起占据御床，南面并坐，让群臣文武列坐侍宴。

[18]庚申，东魏进丞相洋爵为齐王。

[18]庚申（十一日），东魏晋升丞相高洋为齐王。

[19]临川内史始兴王 毅等击庄铁，鄱阳王范遣其将巴西侯瑱救之，毅等败死。

[19]临川内史始兴 人王毅等进攻庄铁。鄱阳王萧范派他的部将巴西人侯瑱去救 援，王毅等兵败身死。

[20]鄱阳世子嗣与任约战于三章，约败走；嗣因徒镇三章，谓之安乐栅。

[20]鄱阳世子萧嗣与任约在三章开战，任约败走；萧嗣乘势迁移，镇守三章，称之为“安乐栅”。

[21]夏，四月，庚辰朔，湘东王绎以上甲侯韶为 长沙王。。

[21]夏季，四月，庚辰朔（初一），湘东王萧绎任命上甲侯萧韶为长沙王。

[22]丙午，侯景请上幸西州，上御素辇，侍卫四百馀人，景浴铁数千，翼卫左右。上闻丝竹，凄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请上起舞。酒阑坐散，上抱景于床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罢。

[22]丙午（二十七日），侯景请简文帝巡视西州，简文帝乘坐不加雕漆的素辇，带四百多名侍卫人员。而侯景则率几千名铁甲铮亮的武士，翼卫在左右。简文帝听到丝竹之声，凄然流泪，传命侯景起舞；侯景也请简文帝起舞。酒阑人散，简文帝在床上抱着侯景说："我心里念着丞相。"侯景回答说："陛下如不念顾我，我哪能得到现在的地位！"直到夜色降临才分手。

时江南连年旱蝗，江、扬尤甚，百姓流亡，相与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叶、菱芡而食之，所在皆尽，死者蔽野。富室无食，皆鸟面鹄形，衣罗绮，怀珠玉，俯伏床帷，待命听终。千时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这时江南连年闹旱灾、蝗灾，江州、扬州尤其严重，老百姓流离失所，成群结队逃入山谷之中，江湖之滨，采集草根、树叶、菱角、鸡头为食物。饥民所至，这些东西一扫而空，饿死的人横陈田野，比比皆是，富裕人家也没有吃的，一个个饿得鸟面鹄形，穿着罗绮衣裳，怀里藏着珍珠美玉，俯伏在床帷之间，等待死亡。千里之内，炊烟断绝，人迹罕见，白骨成堆，象丘陇一样。

景性残酷，于石头立大碓，有犯法者捣杀之。常戒诸将曰："破栅平城，当净杀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诸将每战胜，专以焚掠为事，斩刈人如草芥，以资戏笑。由是百姓虽死，终不附之。又禁人偶语，犯者刑及外族。为其将帅者，悉称行台，来降附者，悉称开府，其亲寄隆重者曰左右厢公，勇力兼人者曰库直都督。

侯景生性残酷，他在石头城设立大碓，犯法的人被抓住，就用大碓捣杀。平常总是告诫诸将说："一旦攻破栅栏，踏平城市，就杀它个干干净净，使天下人知道我的厉害！"所以他手下的诸将每次战胜，就专门以烧杀抢掠为能事，杀人如刈草芥，以此作为游戏取乐。因此老百姓即使死，也绝不归附他。侯景又禁止人民在一起交头接耳，有违犯的刑罚株连到他的外族。当他的将帅的，都称为行台；来投降归附他

的，都称为开府。他所特别亲信看重的称为左右厢公，勇气力量超人的称为库直都督。 [23]魏封皇子儒为燕王，公为吴王。

[23]西魏封皇子元儒为燕王，元公为吴王。

[24]侯景召宋子仙还京口。

[24]侯景召宋子仙回京口。

[25]邵陵王纶在郢州，以听事为正阳殿，内外斋　，悉加题署。其部下陵暴军府，郢州将佐莫不怨之。谘议参军江仲举，南平王恪之谋主也，说恪图纶，恪惊曰："若我杀邵陵，宁静一镇，荆、益兄弟必皆内喜，海内若平，则以 大义责我矣。且巨逆未枭，骨肉相残，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举不从，部分诸将，刻日将发，谋泄，纶压杀之。恪狼狈往谢，纶曰："群小所作，非由兄也。凶党已毙，兄勿深忧！"

[25]邵陵王萧纶在郢州，把厅堂称为正阳殿，内外斋门　门，都题上匾名。他的部下在军府里作威作福，郢州将士官佐没有不怨恨的，谘议参军江仲举，是南平王萧恪的主要谋士，他鼓励萧恪反对萧纶，取而代之。萧 恪大惊，说："如果我杀了邵陵王，郢州也许可以宁静，但荆州、益州的宗室兄弟必然内心窃喜。海内如果平定，他们就会以君臣大义责备我。而且最大的逆贼没有杀掉，就骨肉相残，这是自取灭亡之道。你的想法不妥，还是算了吧。"但江仲举不听，他安排部署手下的将领们，定好日子就要举事，但是事情泄漏，萧纶把他们统统压死。萧恪非常狼狈不安地前往谢罪，萧纶说："这都是一群小人所干的，不是由您策划的。凶党已经消灭，您不必深忧！"

[26]王僧辩急攻长沙，辛巳，克之。执河东王誉，斩之，传首江陵，湘东王绎反其首而葬之。初，世子方等之死，临蒸周铁虎功最多，誉委遇甚重。僧辩得铁虎，命烹之，呼曰："侯景未灭，奈何杀壮士！"僧辩奇其言而释之，还其麾下。绎以僧辩为左卫将军，加侍中、镇西长史。

[26]王僧辩猛烈地进攻长沙，辛巳（初二），攻破城池，抓住了河东王萧誉，杀了他，并把首级送到江陵。湘东王萧绎让人把首级送回长沙，和身子合在一起安葬。当初，世子方等被杀死，临蒸人周铁虎功劳最大，萧誉对他委任恩遇很重。王僧辩抓获周铁虎，命令手下烹杀他。周铁虎大叫 ："侯景未灭，为什么杀壮士？"王僧辩觉得他吐言

奇伟，就释放了他，让他回到军帐下。萧绎任命王僧辩为左卫将军，加侍中、镇西长史。

绎自去岁闻高祖之丧，以长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发丧，刻檀为高祖像，置于百福殿，事之甚谨，动静必咨焉。绎以为天子制于贼臣，不肯从大宝之号，犹称太清四年。丙午，绎下令大举讨侯景，移檄远近。

萧绎自去年就听到了梁武帝驾崩的消息，因为当时长沙还没打下，所以加 以封锁。壬寅（二十三日），才发丧，用檀木雕刻梁武帝像，安放在百福殿里，朝拜很恭谨，一举一动都前往咨求。萧绎认为天子被贼臣挟制，所以不肯采用大宝的年号，还是照旧年号称太清四年。丙午（二十七日），萧绎下令大举讨伐侯景，檄文传遍远近。

[27]鄱阳王范至湓城，以晋熙为晋州，遣其世子嗣为刺史，江州郡县多辄改易。寻阳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大心遣兵击庄铁，嗣与铁素善，请发兵救之，范遣侯瑱帅精甲五千助铁。由是二镇互相猜忌，无复讨贼之志。大心使徐嗣徽帅众二千，筑垒稽亭以备范，市籴不通，范数万之众，无所得食，多饿死。范愤恚，疽发于背，五月，乙卯，卒。范众秘不发丧，奉范弟安南侯恬为主，有众数千人。

[27]鄱阳王萧范率众进抵湓城，把晋熙郡改为晋州，派他的长子萧嗣为晋州刺史，江州所属郡县守令大部分都改换了。寻阳王萧大心，政令所行，不出寻阳一郡之外。萧大心派兵进击庄铁，萧嗣与庄铁一向关系很好，就请求萧范发兵救援他。萧范派侯瑱率领精锐甲兵五千人去帮助庄铁。从此鄱阳、寻阳二镇 互相猜忌，再也没有讨贼的心思了。萧大心让徐嗣徽率众二千，在 稽亭筑垒以防备萧范，这一来切断了鄱阳的粮食流通，萧范数万军队，没地方找到粮食，大多饿死。萧范愤恨大怒，背上痈疽破裂，五月，乙卯（初七），去世。萧范的部下秘不发丧，推举萧范的弟弟安南侯萧恬为主帅，有部众数千人。

[28]丙辰，侯景以元思虔为东道大行台，镇钱唐。丁巳，以侯子鉴为南兖州刺史。

[28]丙辰（初八），侯景任命元思虔为东道大行台，镇守钱唐。丁巳（初岷九），任命侯子鉴为南兖州刺史。

[29]东魏齐王洋之为开府也，勃海高德政为管记，由是亲昵，言无不尽，金紫光禄大夫丹杨徐之才、北平太守广宗宋景业，皆善图谶，

以为太岁在午，当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劝之受禅。洋以告娄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龙，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汝独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为不及 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铸像卜之而成，乃使开府仪同三司段韶问肆州刺史斛律金，金来见洋，固言不可，以宋景业首陈符命，请杀之。洋与诸贵议于太妃前，太妃曰：“吾儿懦直，必无此心，高德政乐祸，教之耳。”洋 以人心不壹，遣高德政如邺察公卿之意，未还；洋拥兵而东，至平都城，召诸勋贵议之，莫敢对。长史杜弼曰：“关西，国之勍敌，若受魏禅，恐彼挟天子，自称义兵而东向，王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与王争天下者，彼亦欲为王所为，纵其屈强，不过随我称帝耳。”弼无以应。高德政至邺，讽公卿，莫有应者，司马子如逆洋于辽阳，固言未可。洋欲还，仓丞李集曰：“王来为何事，而今欲还？”洋伪使于东门杀之，而别令赐绡十匹，遂还晋阳。自是居常不悦。徐之才、宋景业等日陈阴阳杂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劝不已。洋使术士李密卜之，遇《大横》，曰：“汉文之卦也。”又使宋景业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 。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洋大悦，乃发晋阳。

[29]东魏齐王高洋在设置官署的时候，任命勃海人高德政为管记，因此两 人关系很亲密，什么话都可以交谈。金紫光禄大夫丹杨人徐之才、北平太守广宗人宋景业，都精通图谶占验之术。他们看到太岁星在午，认为这意味着帝室不祥，会有改朝换代的事发生，就把这种预言通过高德政告诉高洋，劝他接受禅让。高洋把这事禀告娄太妃，太妃说：“你父亲和哥哥都是如龙似虎一样的英才，尚且认为皇位天授，不能妄图窃据，终其一生，北面事君，你是何等样人，想效法舜、禹禅让的事吗？”高洋把娄太妃的话告诉徐之才，徐之才说：“正因为您的才能都比不上父兄，所以才应该早日升上尊位呀！”高洋通过铸铜像进行占卜，于是让开府仪同三司段韶去征求肆州刺史斛律金的意见，斛律金听了后来求见高洋，坚决地认为这件事干不得，并以宋景业带头宣讲符命惑主为由，要求高洋杀了他。高洋和各位贵戚一起在娄太妃面前商议这件事，娄太妃说：“我儿子懦弱直爽，肯定不会有这种念头，高德政喜欢弄出祸端，唯恐天下不乱，这都是他教唆的呀！”高洋因为人心不能一致，就派高德政去邺州观察公卿大臣们的意向，去了

后还没返回，高洋就率军队向东进发，抵达平都城，召集诸位元勋重臣一起商议，但没有人敢吱声。长史杜弼说：“关西宇文氏，是我国的强敌，如果您接受魏的禅让，恐怕宇文氏会挟持天子，自称为勤王义兵而向东讨伐，大王拿什么来对付他们呢？”徐之才说：“现在和大王争天下的人，他也是想做大王所做的 事的，即使他倔强不顺从，不过也随着大王的样子自己称帝罢了。”杜弼听了，无言以对。高德政抵达邺州，把高洋准备接受禅让的事暗示给公卿大臣，但没有响应的。司马子如到辽阳去迎接高洋，坚决地认为这事行不得。高洋想返回晋阳，仓丞李集说：“大王来这一趟是干什么的，难道您忘了，现在就想回去？”高洋假装把他在东门杀了，同时另外发令，赏赐他十匹绡，于是返回到晋阳。从此高洋日常起居总是郁郁不乐。徐之才、宋景业等每天在他耳边讲陈阴阳之理、占验之事，嘀嘀咕咕说应该早点接受禅让，应承天命。高德政也使劲劝说个没完。高洋让术士李密占卜这件事，结果得到大横卦。李密说：“这可是汉孝文帝得到过的吉卦呀。”高洋又让宋景业用筮草占卜，结果占到乾卦，乾卦又变化为鼎卦。宋景业说：“乾卦，意味着君主之象。鼎卦，是说在五月发生变化。您在仲夏受禅让最适宜了。”有人进言说：“按阴阳家的说法，五月不能入居官位，如果违犯这一条，就会死在官位上。”宋景业说：“大王贵为天子，当然没有下台离位的时候，哪能不死在自己的皇位上呢！”高洋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又从晋阳向东进发了。

高德政录在邺诸事，条进于洋，洋令左右陈山提驰驿赍事条，并秘书与杨愔。是月，山提至邺，杨愔即召太常卿邢邵议造仪注，秘书监魏收草九锡、禅让、劝进诸文；引魏宗室诸王入北宫，留于东斋。甲寅，东魏进洋位相国，总百揆，备九 锡。洋行至前亭，所乘马忽倒，意甚恶之，至平都城，不复肯进崐。高德政、徐之才苦请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马子如、杜弼驰驿续入，观察物情。子如等至邺，众人以事势已决，无敢异言。洋至邺，召夫赍筑具集城南。高隆之请曰：“用此何为？”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问为！欲族灭邪！”隆之谢而退。于是作圜丘，备法物。

高德政把在邺州察访到的情况、动向逐条记录下来，呈送给高洋。高洋命令身边的侍从陈山提沿驿路驰马急行，带着高德政进呈的事条和一封密信去给杨愔。就在这个月，陈山提抵达邺州，杨愔就召集太

常卿邢邵负责商议制定礼仪制度，秘书监魏收起草加九锡、禅让、劝进等文告，并召集东魏宗室诸王进入北宫，留宿东斋。甲寅（初六），东魏拥戴高洋位居相国，总领百官，加九锡。高洋行进到前亭时，他所乘骑的马忽然倒下。高洋很厌恶这件事，抵达平都城后，就不肯再前进了。高德政、徐之才苦苦请求说："陈山提已经先去邺城了，我们若不前进，时间拖长了，怕他会泄漏消息。"高洋听了，就命令司马子如、杜弼沿驿道跟着奔驰入邺，以观察事态发展，人心动向。司马子如 等人抵达邺城以后，众人以为大势已定，没有敢表示异议的。高洋抵达邺城，召集民夫带着建筑工具集中在城南。高隆之问道："召集民夫干什么？"高洋勃然作色，说："我自然有事，你问这干什么？难道想自取灭族吗？"高隆之连声谢罪，唯唯而退。于是众民夫开始修筑祭天用的圆形高坛，准备登基大典用的法器物事。

丙辰，司空潘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深等求入启事，东魏孝静帝在昭阳殿见之。亮曰："五行递运，有始有终，齐王圣德钦明，万方归仰，愿陛 下远法尧、舜。"帝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避。"又曰："若尔，须作制书。"中书郎崔劼、裴让之曰："制已作讫。"使侍中杨愔进之。东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对曰："北城别有馆宇。"乃下御坐，步就东廊，咏范蔚宗《后汉书》《赞》曰："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所司请发，帝曰："古人念遗簪弊履，朕欲与六宫别，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犹陛下之天下，况在六宫。"帝步入，与妃嫔已下别，举宫皆哭。赵国李嫔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直长赵道德以车一乘候于东阁，帝登车，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顺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犹不下。出云龙门，王公百僚拜辞，高隆之洒泣。遂入北城，居司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玺绶，禅位于齐。

丙辰（初八），司空潘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深等要求入宫奏事，东魏孝静帝在昭阳殿召见他们。张亮说："金木水火土五行互相递代地运行，帝命有始有终，这是天意。齐王高洋天资圣明，道德崇高，天下归心，万众钦仰，希望陛下效法尧、舜，把帝位禅让给齐王。"孝静帝神色凝重地说："这件事推让很久了，我谨遵众意，理当逊位让贤。"又说："如果是这样，必须写成正式诏书。"中书郎崔劼、裴让之说："诏书已经准备好了。"便让侍中杨愔把让位的诏书进呈孝

静帝。孝静帝签署之后，说："退位之后，让我住到哪去？"杨愔回答说："北城另外有一套楼馆房舍。"于是孝静帝走下御座，步行走向东廊，口里吟咏着范晔所作的《后汉书》中对汉献帝的一段赞辞："献帝生不逢辰，身既播迁，国又遭难，到我为止，汉祚四百年终结了，让我永远充当 虞的宾客尧子丹朱的角色吧！"掌管禅位事宜的人要孝 静帝马上出发到为他准备的别馆去，孝静帝说："古人有顾念遗簪敝履的遗风，我想效法，和六宫的妃嫔们告别一下，可以吗？"高隆之说："今天天下还是陛下的，何况六宫呢？"孝静帝步行进宫，与妃嫔及其下属告别，整个皇宫都痛哭失声。赵国人李嫔诵读陈思王曹植的诗："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直长赵道德准备好一乘牛车于东阁门，孝静帝登车，赵道德赶上车去抱住他，孝静帝喝斥他说："我自己畏天命，顺人心，让出帝位，你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肆无忌惮地逼我！"赵道德仍然不下车。孝静帝出云龙门，王公大臣们向他拜辞，高隆之流泪哭泣。就这样孝静帝进入了北城，住在司马子如的南宅。派太尉彭城王元韶等人捧着玉玺印绶，把皇位禅让给齐王。

戊午，齐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来，百官绝禄，至是始复给之。已未，封东魏主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礼。追尊齐献武王为献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改为高祖；齐襄王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娄氏为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 戊午（初十），齐王高洋在邺城南郊即皇帝位，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保。自魏孝庄帝以来，朝廷百官都断了俸禄，到这时候才又给了。已未（十一日），北齐封孝静帝为中山王，让他可以不用臣下之礼。同时追尊齐献武王为献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来又改称为高祖；追尊文襄王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辛酉（十三日），尊王太后娄氏为皇太后。乙丑（十七日），北齐把原来魏朝给大臣们的封爵按不同情况降了级，但其中随高欢起兵以来有过功勋的大臣以及关西和江南来投降归附的臣子不在降级之列。

[30]文成侯宁起兵于吴，有众万人，已巳，进攻吴郡；行吴郡事侯子荣逆击，杀之。宁，范之弟也。子荣因纵兵大掠郡境。

[30]文成侯萧宁在吴县起兵，拥有士兵一万余人，已巳（二十一日），进攻吴郡，代理吴郡政事的侯子荣出兵迎击，杀了萧宁。萧宁

是萧范的弟弟。侯子荣因此纵容士兵在吴郡境内大肆抢掠。

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

自从晋朝司马氏渡过长江以来，三吴之地是天下最为富庶的地区，供给朝廷的贡品、租赋，以及客商行旅，都出在这个地区。到侯景作乱时，乱军把民间的金银财帛抢掠一空，接着就抢掠人口，有的杀了吃掉，有的卖到北方去，三吴之地的老百姓所剩无几了。

是时，唯荆、益所部尚完实，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纪移告征、镇，使世子圆照帅兵三万受湘东王节度。圆照军至巴水，绎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许东下。

这时候，只有荆州、益州所管辖的地区还比较完整充实。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移文通告各征、镇，让世子萧圆照率兵三万接受湘东王指挥。萧圆照的军队抵达巴水时，萧绎授给他信州刺史之职，命令他驻扎在白帝城，不许他继续东下。

[31]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连行扬州事。

[31]六月，辛巳（初三），梁朝任命南郡王萧大连掌管扬州政事。

[32]江夏王大款、山阳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间道奔江陵。

[32]江夏王萧大款、山阳王萧大成、宜都王萧大封从信安抄小路投奔江陵。

[33]齐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库狄干等七人皆为王。癸未，封弟浚 为永安王，淹为平阳王，潡为彭城王，演为常山王，涣为上党王，淯为襄城王，湛为长广王，湝为任城王，湜为高阳王，济为博陵王，3386为新平王，润为冯翊王，洽为汉阳王。

[33]北齐国主高洋封皇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库狄干等七人为王。癸未（初五），封弟弟高浚为永安王，高淹为平阳王，高潡为彭城王，高演为常山王，高涣为上党王，高淯为襄城王，高湛为长广王，高湝为任城王，高湜为高阳王，高济为博陵王，高凝为新平王，高润为冯翊王，高洽为汉阳王。

[34]鄱阳王范既卒，侯瑱往依庄铁，铁忌之；瑱不自安，丙戌，诈引铁谋事，因杀之，自据豫章。

[34]鄱阳王萧范死了以后，侯瑱去依附庄铁，庄铁对他心怀猜忌，侯瑱心里不安稳，丙戌（初八），假称约庄铁一块商量事情，乘机杀害了他，自己占据了豫章。

[35]寻阳王大心遣徐嗣徽夜袭湓城，安南侯恬、裴之横等击走之。

[35]寻阳王萧大心派徐嗣徽乘夜袭击湓城，安南侯萧恬、裴之横等把他打跑了。

[36]齐主娶赵郡李希宗之女，生子殷及绍德；又纳段韶之妹。及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政欲结勋贵之援，乃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帝不从。丁亥，立李氏为皇后，以段氏为昭仪，子殷为皇太子。庚寅，以库狄干为太宰，彭乐为太尉，潘相乐为司徒，司马子如为司空。辛卯，以清河王岳为司州牧。

[36]北齐国主高洋娶了赵郡人李希宗的女儿，生下儿子高殷、高绍德。又把段韶的妹妹纳为妃子。等到要确立中宫之主的时候，高隆之、高德政想勾结勋贵以为援手，就进言说：“汉族妇女不能当天下之母，应该另外选择美人为元配。”高洋没有采纳这种意见。丁亥（初九），高洋立李希宗之女为皇后，以段韶之妹为昭仪，立皇子高殷为皇太子。庚寅（十二日），任命库狄干为崐太宰，彭乐为太尉，潘相乐为司徒，司马子如为司空。辛卯（十三日），任命清河王高岳为司州牧。

[37]侯景以羊鸦仁为五兵尚书。庚子，鸦仁出奔江西，将赵江陵，至东莞，盗疑其怀金，邀杀之。

[37]侯景任命羊鸦仁为五兵尚书。庚子（二十二日），羊鸦仁出奔到江西，将奔赴江陵，走到东莞时，强盗怀疑他带着重金，拦击把他杀死。

[38]魏人欲令岳阳王詧发哀嗣位，詧辞，不受。丞相泰使荣权册命詧为梁王，始建台，置百官。

[38]西魏人想让岳阳王萧詧发丧示哀，继承梁朝帝位，萧詧推辞了，没有接受。丞相宇文泰派遣荣权为使者，册封萧詧为梁王，萧詧这才建立台省，设置百官。

[39]陈霸先修崎头古城，徙居之。

[39]陈霸先重修了崎头古城，搬到那儿住下。

[40]初，燕昭成帝奔高丽，使其族人冯业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会。自业至孙融，世为罗州刺史，融子宝为高凉太守。高凉冼氏，世为蛮酋，部落十余万家，有女，多筹略，善用兵，诸洞皆服其信义；融聘以为宝妇。融虽累世为方伯，非其土人，号令不行；冼氏约束本宗，使从民礼，每与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虽亲戚无所纵舍，由是冯氏始得行其政。

[40]当初，燕国昭成帝投奔高句丽，派他的同宗族的人 冯业带三百人渡海投奔宋国，因此冯业及其部属就留在新会。从冯业到他的孙子冯融，世代都任罗州刺史。冯融的儿子冯宝任高凉太守。高凉冼氏，世代都是蛮族的酋长，拥有部落十余万家。冼氏有一个女儿，很懂得运筹韬略，善于用兵，各 部落的蛮族都佩服她的信义。冯融聘她为冯宝的妻子。冯融虽然世世为一方之长，但因自己不是土著，因此号令行不通。冼氏和冯宝结婚后，约束本宗族的人，使他们遵守老百姓应遵守的礼仪。她常常和冯宝一起研究诉讼之事，参与判决意见时，如果蛮族首领有犯法之处，虽然是自己的亲戚也毫不宽贷。从此之后冯氏的政令才得以实施。

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口，遣使召宝，宝欲往，冼氏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应召太守，必欲诈君共反耳。"宝曰："何以知之？"冼氏曰："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召君；此必欲质君以发君之兵也，愿且无往以观其变。"数日，迁仕果反，遣主帅杜平虏将兵入灨石，城鱼梁以逼南康，霸先使周文育击之。冼氏谓宝曰："平虏，骁将也，今入灨石与官军相拒，势未得还，迁仕在州，无能为也。君若自往，必有战斗，宜遣使卑辞厚礼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妇参。'彼闻之，必憙而无备。我将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赕，得至栅下，破之必矣。"宝从之。迁仁果不设备，冼氏袭击，大破之，迁仕走保宁都。文育亦击走平虏，据其城。冼氏与霸先会于灨石，还，谓宝曰："陈都督非常人也，甚得众心，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

高州刺史李迁仕占据大皋口，派使者去召见冯宝。冯宝想应召而行，冼氏夫人制止他说："刺史无缘无故不应该召见太守，这次召见，一定是要骗您一块去谋反。"冯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冼氏夫人说："刺史受诏令去支援朝廷，但他声称自己有病不去，同时又铸造兵器，聚集队伍，然后又召您去。这一定是要拿您做人质好协逼您的军队一

起出发去作乱。希望您先别去，观察一下事态的变化之后再 说。”过了几天，李迁仕果然反叛了，他派主帅杜平虏带兵攻人灨石，在鱼梁修城以威胁南康。陈霸先派周文育去进攻他。冼氏夫人对冯宝说：“杜平虏可是一员勇猛善战的将领，现在进据灨与官军相对抗，看这形势他一时是回不去了。他回不去，李迁仕一个人在高州是不能有什么作为的，您要是自己带兵前去，一定有一场猛烈的战斗，所以不如派使者带着厚礼，用谦卑的言辞对他说：‘我自己不敢出头露面，想派我的妻子去参加您的义举。’他一听这话，肯定大喜过望而没有戒备。那时，我带一千余人，步行挑担，带上各种杂物，声言是要去交纳财物以抵罪愆，这样进到他们军营的栅栏，突然发起攻击，破敌那是必然的。”冯宝听从了她的计策，李迁仕果然不曾戒备，冼氏夫人挥兵袭击，大破李军。李迁仕逃跑到宁都自保。同时，周文育也击退了杜平虏，占据 了他的城堡。冼氏夫人与陈霸先在灨石会面，回来后，对冯宝说：“陈都督可不是一般的平庸之辈，他很得人心，肯定能够平定贼寇，您可得多给他 一些军资，和他结好关系。” 湘东王绎以霸先为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

湘东王萧绎任命陈霸先为豫州刺史，兼领豫章内史的职务。

[41]辛丑，裴之横攻稽亭，徐嗣徽击走之。

[41]辛丑（二十三日），裴之横攻打稽亭，徐嗣徽打跑了他。

[42]秋，七月，辛亥，齐立世宗妃元氏为文襄皇后，宫曰静德。又封世宗子孝琬为河间王，孝瑜为河南王。乙卯，以尚书令封隆之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平阳王淹为尚书令。

[42]秋，七月，辛亥（初三），北齐国主高洋立文襄帝的妃子元氏为文襄皇后，宫名静德。又封文襄帝的儿子高孝琬为河间王，高孝瑜为河南王。乙卯，任命尚书令封隆之为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平阳王高淹为尚书令。

[43]辛酉，梁王詧入朝于魏。

[43]辛酉（十四日），梁王萧詧去西魏朝见西魏国主。

[44]初，东魏遣仪同武威牒云洛等迎鄱阳世子嗣，使镇皖城。嗣未及行，任约军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战，败死。约遂略地到湓城，寻阳王大心遣司马韦质出战而败，帐下犹有战士千余人，咸劝大心走保建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约。先是，大心使太子洗

马韦臧镇建昌，有甲士五千，闻寻阳不守，欲帅众奔江陵，未发，为麾下所杀。臧，粲之子也。

[44]当初，东魏曾派遣仪同武威人牒云洛等人迎接鄱阳王的世子萧嗣，让他镇守皖城。萧嗣还没来得及出发，任约的军队就到了。牒云洛等人抽身退走了，萧嗣失去援助，出兵迎战任约，兵败身死。任约于是把地盘扩大到湓城，寻阳王萧大心派司马韦质出战，战败，手下还剩下士兵一千余人，众人都劝说萧大心退保建州，萧大心不采纳众人的意见，戊辰（二十一日），献出江州投降任约。早先，萧大心让太子洗马韦臧镇守建昌，拥有带甲的士兵五千人。韦臧听说寻阳已经失守，想率这支军队投奔江陵，但是还没出发，就被部下杀死 了。韦臧，是韦粲的儿子。

[45]于庆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庆送瑱于健康。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为质，遣瑱随庆徇蠡南诸郡，以瑱为湘州刺史。

[45]于庆把地盘扩大到豫章一带，侯瑱兵力不济，就投降了于庆，于庆送侯瑱去建康。侯景因为侯瑱与自己同姓，所以对待他很优 厚，把他的妻子、儿子和弟弟留为人质，派他随于庆去夺取彭蠡湖以南诸郡，并任命他为湘州刺史。

[46]初，巴山人黄法氍，有勇力，侯景之乱，合徒众保乡里，太守贺诩下江州，命法氍监郡事。法氍屯新淦，于庆自豫章分兵袭新淦，法氍败之。陈霸先使周 文育进军击庆，法氍引兵会之。

[46]当初，巴山人黄法氍，勇猛有力，侯景作乱时，他纠合徒众自保乡里。太守贺诩乘船下江州，命令黄法氍留下来监管郡中政事。黄法氍驻扎在新淦，于庆从豫章出发，分兵袭击新淦，黄法氍击败了他。陈霸先派周文育进军攻打于庆，黄法氍带领军队和他会合。

[47]邵陵王纶闻任约将至，使司马蒋思安将精兵五千袭之，约众溃；思安不设备，约收兵袭之，思安败走。

[47]邵陵王萧纶听说 任 约的军队要来进犯，便派司马蒋思安率精兵五 千人去袭击，任约的军队被打散。蒋思安以为已经胜利了，故不加戒备，任约把溃散的士兵收集起来，反垸来袭击蒋军，蒋思安败退了。

[48]湘东王绎改宜都为宜州，以王琳为刺史。

[48]湘东王萧绎把宜都改为宜州，派王琳当刺史。

[49]是月，以南郡王大连为江州刺史。

[49]这一月，梁朝派南郡王萧大连为江州刺史。

[50]魏丞相泰以齐主称帝，帅诸军讨之。以齐王廓镇陇右，征秦州刺史宇文导为大将军、都督二十三州诸军事，屯咸阳，镇关中。

[50]西魏丞相宇文泰因为北齐国主高洋称帝，就率各路人马去征讨他。西魏命令齐王元廓镇守陇右，征召秦州刺史宇文导为大 将军，都督二十三州诸军事，驻扎在咸阳，镇守关中。

[51]益州沙门孙天英帅徒数千人夜攻州城，武陵王纪与战，斩之。

[51]益州和尚孙天英率徒弟几千人乘夜攻打州城，武陵王萧纪与他交战，杀了他。 [52]邵陵王纶大修铠仗，将讨侯景。湘东王绎恶之，八月，甲午，遣左卫将军王僧辩、信州刺史鲍泉等帅舟师一万东趣江、郢。声言拒任约，且云迎邵陵王还江陵，授以湘州。

[52]邵陵王萧纶大修铠甲器仗，准备讨伐侯景。湘东王萧绎担心萧纶兵力增大，很厌恶他。八月，甲午（十七日），萧绎派左卫将军王僧辩、信州刺史鲍泉等率领水军一万人东赴江州、郢州一带，声言是为了抵抗任约进犯，而且说要迎接邵陵王萧纶回江陵，准备把湘州授给他。

[53]齐主初立，励精为治。赵道德以事属黎阳太守清河房超，超不发书，棓杀其使；齐主善之，命守宰各设棓以诛属请之使。久之，都官中郎宋轨奏曰："若受使请赇，犹致大戮，身为枉法，何以加罪！"乃罢之。

[53]北齐国主高洋刚刚登基，励精图治。赵道德为了私事派人暗暗投书求助于黎阳太守清河人房超，房超不看求情信，而且用木杖打死使者。高洋知道了此事，很是称许，并命令各地地方官各设木杖，以杀敢于请托的使者。过了很久，都官中郎宋轨向高洋启奏说："奉命去行贿，还要受到诛杀，贪脏枉法的本人又怎么治罪呢！"高洋听了，才废除了这一重刑。

司都功曹张老上书请定齐律，诏右仆射薛琡等取魏《麟趾格》，更讨论损益之。

司都功曹张老给高洋上书请求制定北齐法律。高洋下诏命令右仆射薛琡等人拿北魏律书《麟趾格》为底本，在此基础上增减而成。

齐主简练六坊之人，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陈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

北齐国主高洋精选六坊的宿卫之士，每一个人要能抵挡一百个人，要求他们作战抱有必死的决心，起名为“百保鲜卑”。又精选汉人中勇气力量超凡绝伦的人，叫做“勇士”，以充实边境要害之地。

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

开始设立户分九等的制度，富户纳税交钱，贫户任役出力。

[54]九月，丁巳，魏军发长安。

[54]九月，丁巳（初十），西魏军队从长安出发伐北齐。

[55]王僧辩军至鹦鹉洲，郢州司马刘龙虎等潜送质于僧辩，邵陵王纶闻之，遣其子威正侯3390将兵击之，龙虎败，奔于僧辩。纶以书责僧辩曰：“将军前年杀人之侄，今岁伐人之兄，以此求荣，恐天下不许！”僧辩送书于湘东王绎，绎 命进军。辛酉，纶 集其麾下于西园，涕泣言曰：“我本无他，志在灭贼，湘东常谓与之争帝，遂尔见伐。今日欲守则交绝粮储，欲战则取笑千载，不容无事受缚，当于下流避之。”麾下壮士争请出战，纶不从，与3390自仓门登舟北出。僧辩入据郢州。绎以南平王恪为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世子方诸为郢州刺史，王僧辩为领军将军。

[55]王僧辩的部队抵达鹦鹉洲，郢州司马刘龙虎等偷偷地送人质到王僧辩那儿以表示友好，邵陵王萧纶听到此事，派他的儿子威正侯萧3390率兵去攻打他们，刘龙虎兵败，逃到王僧辩那儿。萧纶写信责备王僧辩，信里说：“将军前年杀了人家的侄儿萧誉，今后又讨伐人家的兄长，这样去邀功求荣，恐怕天下之 人都不会允许的吧！”王僧辩把信送到湘东王萧绎那儿，萧绎命令他别理睬，继续进军。辛酉（十四日），萧纶把他的部下集中在西园，泪流满面地说：“我其实别无所图，一心只想消灭侯景乱贼。湘东王常常以为我要和他争帝位，于是就被他兴兵讨伐。今天如想坚守城池则储存粮食的道路已经断绝，想作战则遗笑千古。无缘无故被俘受缚是我无法接受的，我还是逃往长江下游避避锋头吧。”萧纶部下的壮士争着请求出战，萧纶不允许他们妄动，终于与萧3390登船从郢城北门逃走了。王僧辩进占了郢州。萧

绎任命南平王萧恪为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任命世子萧方诸为郢州刺史，王僧辩为领军将军。

纶遇镇东将军裴之高于道，之高之子畿掠其军器，纶与左右轻舟奔武昌涧饮寺，僧法馨匿纶于岩穴之下。纶长史韦质、司马姜律等闻纶尚存，驰往迎之，说七栅流民以求粮仗。纶出营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齐昌。遣使请和于齐，齐以纶为梁王。

萧纶在逃亡路上遇到镇东将军裴之高，裴之高的儿子裴畿把萧纶的军队装备抢走了，萧纶与他的左右乘轻舟逃奔武昌涧饮寺，僧人法馨把萧纶藏在一个岩洞之中。萧纶的长史韦质、司马姜律等听说萧纶还活着，驰马前往迎接他，并游说北江州结七栅以自保的流民为萧纶提供粮草兵器。萧纶从岩穴出来，在崐巴水结营，有八九千流民依附他，又慢慢收集了一部分散失的士卒，在齐昌屯驻下来。萧纶派使者向北齐求和，北齐封萧纶为梁王。

[56]湘东王绎改封皇子大款为临川王，大成为桂阳王，大封为汝南王。

[56]湘东王萧绎改封皇子萧大款为临川王，萧大成为桂阳王，萧大封为汝南王。

[57]癸亥，魏军至潼关。

[57]癸亥（十二日），西魏军队进至潼关。

[58]庚午，齐主如晋阳，命太子殷居凉风堂监国。

[58]庚午（十九日），北齐国主驾临晋阳，命令太子殷住入凉风堂监守国 都。

[59]南郡王中兵参军张彪等起兵于若邪山，攻破浙东诸县，有众数万。吴郡人陆令公等说太守南海王大临往依之，大临曰："彪若成功，不资我力；如其桡败，以我自解，不可往也。"

[59]南郡王中兵参军张彪等人在若邪山起兵，一气攻破浙东好几个县，拥有数万人马。吴郡人陆令公等人游说太守南海王萧大临去依附张彪。萧大临说："张彪如果成功，并没依靠我的力量；如果他遭到挫败，却可以以我不中用为由来自我开脱责任。我不能去依附他。"

[60]任约进寇西阳、武昌。初，宁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数万人讨侯景，湘东王绎以为秦州刺史，使将兵东下，与约遇于武昌。绎以庐

陵王应为江州刺史，以文盛为长史行府州事，督诸将拒之。应，续之子也。郡陵王纶引齐兵未至，移营马栅，距西阳八十里，任约闻之，遣仪同叱罗子通等将铁骑二百袭之，纶不为备，策马亡走。时湘东王绎亦与齐连和，故齐人观望，不助纶。定州刺史田祖龙迎纶，纶以祖龙为绎所厚，惧为所执，复归齐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纶之故吏也，开城纳之，任约遂据西阳、武昌。

[60]任约进犯西阳、武昌。当初，宁州刺史彭城人徐文盛曾招募士兵几万人去讨伐侯景，湘东王萧绎任命他为秦州刺史，让他带兵东下，与任约会师于武昌。萧绎任命庐陵王萧应为江州刺史，任命徐文盛为长史行府州事，统驭诸将抵抗任约。萧应，是萧续的儿子。邵陵王萧纶引领的齐兵还没抵达，自己移动军营到了马栅，这个地方距离西阳八十里。任约听到消息，派仪同叱罗子通等带铁骑二百人去袭击萧纶。萧纶毫无准备，扬鞭催马逃跑了。这时湘东王萧绎也和北齐联合，所以北齐人站在一边观望，不发兵帮助萧纶。定州刺史田祖龙出迎萧纶，但萧纶认为田祖龙被萧绎所厚待，害怕被他抓住，所以又回齐昌去了。当他走到汝南时，西魏所封的汝南城长官李素原是萧纶的老部下，所以开城门接纳了他。任约于是占据了西阳、武昌。

[61]裴之高帅子弟部曲千余人至夏首，湘东王绎召之，以为新兴、永宁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为武州刺史，镇武陵。

[61]裴之高率领子弟部属一千余人行进到夏首，湘东王萧绎如见他，任命他为新兴，永宁二郡太守。又任命南平王萧恪为武州刺史，镇守武陵。

[62]初，邵陵王纶以衡阳王献为齐州刺史，镇齐昌，任约击擒之，送建康，杀之。献，畅之孙也。

[62]当初，邵陵王萧纶任命衡阳王萧献为齐州刺史，镇守齐昌，任约进攻并捉住了他，送到建康，杀了他。萧献是萧畅的孙子。

[63]乙亥，进侯景位相国，封二十郡，为汉王，加殊礼。

[63]乙亥（二十四日），晋升侯景位居相国，封二十郡，为汉王，给以特殊礼遇。

[64]岳阳王詧还襄阳。

[64]岳阳王萧詧回到襄阳。

[65]黎州民攻刺史张贲，贲弃城走。州民引氐酋北益州刺史杨法琛据黎州，命王、贾二姓诣武陵王纪请法琛为刺史。纪深责之，囚法琛质子崇颙、崇虎。冬，十月，丁丑朔，法琛遣使附魏。

[65]黎州老百姓聚众攻打刺史张贲，张贲弃城逃跑。黎州民众引领氐族酋长北益州刺史杨法琛占据黎州，派王、贾两姓的人去求见武陵王萧纪，请求让杨法琛当黎州刺史。萧纪很严厉地斥责这种要求，把杨法琛的两个当人质的儿子杨崇颙、杨崇虎抓了起来。冬季，十月，丁丑朔（初一），杨法琛派使者去对西魏表示依附。[66]已卯，齐主至晋阳宫。广武王长弼与并州刺史段韶不协，齐主将如晋阳，长弼言于帝曰："韶拥强兵在彼，恐不如人意，岂可径往投之！"帝不听。既至，以长弼语告之，曰："如君忠诚，人犹有谗，况其余乎！"长弼，永乐之弟也。乙酉，以特进元韶为尚书左仆射，段韶为右仆射。

[66]已卯（初三），北齐国主高洋到了晋阳宫。当初，广武王高长弼与并州刺史段韶不和，高洋将去晋阳，高长弼对高洋说："段韶在晋阳拥有强大的兵力，恐怕他的行动会出人意料之外，岂可直接去他那里！"高洋不听。等到抵达晋阳，把高长弼的谗言告诉段韶，说："象您这样忠诚的臣子，人们尚且有馋言，何况其他人呢！"高长弼是高永乐的弟弟。乙酉（初九），北齐任命特进元韶为尚书左仆射，段韶为右仆射。

[67]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以诏文呈上。上惊曰："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

[67]乙未（十九日），侯景给自己加封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等职，写成诏书呈给简文帝看。简文帝惊讶地说："将军里竟有宇宙这样的称号吗！"

[68]立皇子大钧为西阳王，大威为武宁王，大球为建安王大昕为义安王，大挚为绥建王，大圜为乐梁王。

[68]简文帝册立皇子萧大钧为西阳王，萧大威为武宁王，萧大球为建安王，萧大昕为义安王，萧大挚为绥建王，萧大圜为乐梁王。

[69]齐东徐州刺史行台辛术镇下邳。十一月，侯景征租入建康，术帅众渡淮断之，烧其谷百万石，遂围阳平，景行台郭元建引兵救之。壬戌，术略三千余家，还下邳。

[69]北齐东徐州刺史行台辛术镇守下邳。十一月，侯景为征收租赋进入建康，辛术率军队渡过淮河以断其后路，烧掉他的粮食百万石，并包围了阳平。侯景手下的行台郭无建带兵去救援。壬戌（十六日），辛术抢掠了三千余户人家，回到下邳。

[70]武陵王纪帅诸军发成都，湘东王绎遣使以书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当灭贼。"又别纸曰："地拟孙、刘，各安境界；情深鲁、卫，书信恒通。"

[70]武陵王萧纪率领各路人马从成都进发，意欲进攻侯景。湘东王萧绎派使者送一封信劝止他。信中说："蜀地民性勇猛骠悍，容易骚动而难以安定，老弟你要好好镇守成都，我自己有能力消灭乱贼。"又用另一张纸写道："我们之间疆界依照当年孙权、刘备各自的疆界来划分即可，我们之间的情谊则象春秋时鲁国、卫国的友谊那样深厚，希望常通书信。"

[71]甲子，南平王恪帅文武拜笺推湘东王绎为相国，总百揆；绎不许。

[71]甲子（十八日），南平王萧恪率文武官员共进奏章推举湘东王萧绎为相国，总领百官，萧绎不许可。

[72]魏丞相秦自弘农为桥，济河，至建州。丙寅，齐主自将出顿东城。泰闻其军容严盛，叹曰："高欢不死矣！"会久雨，自秋及冬，魏军畜产多死，乃自蒲阪还。于是河南自洛阳，河北自平阳已东，皆入于齐。

[72]西魏丞相宇文泰在弘农建桥，跨黄河，到达建州。丙寅（二十日），北齐国主高洋亲率军队出发驻扎于晋阳之东城。宇文泰听说高洋军容严整，军威强盛，不禁感叹说："高欢并没有死去呵！"当时正逢久雨成灾，从秋天到冬天，西魏军队中的战马死了不少，于是只好从蒲坂撤退。从此黄河以南从洛阳往东、黄河以北从平阳往东，都纳入了北齐的版图。

[73]丁卯，徐文盛军贝矶，任约帅水军逆战，文盛大破之，斩叱罗子通、赵威方，仍进军大举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将兵二万助约，以约守西阳，久不能进，自出屯晋熙。

[73]丁卯（二十一日），徐文盛驻军于贝矶，任约率水师迎战，徐文盛把他打得大败，杀了叱罗子通、赵威方，并继续进军大举口。侯

景派宋子仙等率兵二万人去帮助任约。因为任约驻守西阳，久久不能前进，侯景自己出兵屯驻于晋熙。

南康王会理以建康空虚，与太子左卫将军柳敬礼、西乡侯劝、东乡侯勔谋起兵诛王伟。安乐侯勔理出奔长芦，集众得千余人。建安侯贲、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谋，以告伟。伟收会理、敬礼、劝、勔及会理弟祁阳侯通理，俱杀之。乂崐理为左右所杀。钱塘褚冕，以会理故旧，捶掠千计，终无异言。会理隔壁谓之曰："褚郎，卿岂不为我致此？卿虽忍死明我，我心实欲杀贼！"冕竟不服，景乃宥之。劝，昺之子；贲，正德之弟子；子邕，憺之孙也。

南康王萧会理见建康空虚，就与太子左卫将军柳敬礼、西乡侯萧劝、东乡侯萧勔等人密谋起兵杀掉王伟。安乐侯萧勔理出逃到长芦，集结军队一千余人等待举事。建安侯萧贲、中宿世子萧子邕得知他们的密谋，就向王伟告发。王伟抓住了萧会理、柳敬礼、萧劝、萧勔以及萧会理的弟弟祁阳侯萧通理，把他们全都杀了。萧勔理则被身边部下杀死。钱塘人褚冕，因为是萧会理的故交旧友，虽然被王伟拷打得死去活来，到底也没有说出告发萧会理的话来。萧会理在隔壁对褚冕说："褚郎，你是为了我才被打成这样的啊，你虽然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想开脱我，但我是真想杀贼除乱啊！"褚冕终于没有屈服，侯景看拿他没办法，就放了他。萧劝是萧勔的儿子。萧贲是萧正德的弟弟的儿子。萧子邕是萧勔的孙子。

帝自即位以来，景防卫甚严，外人莫得进见，唯武林侯谘及仆射王克、舍人殷不害，并以文弱得出入卧内，帝与之讲论而已。及会理死，克、不害惧祸，稍自疏。谘独不离帝，朝请无绝；景恶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杀谘于广莫门外。

简文帝自从即帝位以来，侯景对他防卫很严密，外人没法得到进见的机会。只有武林侯萧谘和仆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三人，因为他们身体文弱才得以在皇上居处进进出出。简文帝和他们也只是闲谈而已。待到萧会理被杀死，王克、殷不害害怕自己也惹祸，就慢慢和简文帝疏远了。只有萧谘不离开简文帝，每天上朝问安，从不停止。侯景为此很厌恶他，指使他的仇人刁戍把萧谘刺杀在广莫门外。

帝之即位也，景与帝登重云殿，礼佛为誓云："自今君臣两无猜贰，臣固不负陛下，陛下亦不得负臣。"及会理谋泄，景疑帝知之，故

杀谘。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谓殷不害曰：“庞涓当死此下。”

当简文帝即位的时候，侯景和他一起登上重云殿，向着佛像行礼发誓说：从今天起我们君臣两人互相不能有猜忌和二心，我固然不应有负于陛下，陛下也不能有负于我。”待到萧会理的密谋泄漏，侯景怀疑简文帝知道这件事，所以就杀死萧谘以示警告。简文帝知道自己也活不长了，指着自己居住的宫殿对殷不害说：“庞涓将死在这里。”

景自帅众讨杨白华于宣城，白华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为左民尚书，诛其兄子彬以报来亮之怨。

侯景自己亲率军队在宣城讨伐杨白华，杨白华兵败力竭，就投降了，侯景因为他是北方人，就留了他一条命，还任命他当左民尚书，只是杀了杨白华哥哥的儿子杨彬，算是报了杨白华杀来亮的仇。

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贲为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为随王，仍赐姓侯氏。

十二月，丙子朔（初一），侯景封建安侯萧贲为竟陵王，中宿世子萧子邕为随王，仍然赐他们姓侯。

[74]辛丑，齐主还邺。

[74]辛丑（二十六日），北齐国主高洋从晋阳回到邺城。

[75]邵陵王纶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将图安陆。魏安州刺史马祐以告丞相泰，泰遣杨忠将万人救安陆。

[75]邵陵王萧纶在汝南修筑城池召集士兵，准备夺取安陆。西魏安州刺史马祐把这一动向报告了丞相宇文泰。宇文泰派杨忠带领一万人去救安陆。

[76]武陵王纪遣潼州刺史杨乾运、南梁州刺史谯淹合兵二万讨杨法琛，法琛发兵据剑阁以拒之。

[76]武陵王萧纪派潼州刺史杨乾运、南梁州刺史谯淹两人合兵二万去讨伐杨法琛，杨法琛派兵占据剑阁以抵抗他们。

[77]侯景还建康。

[77]侯景从晋熙回到建康。

[78]初，魏敬宗以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此官遂废。大统三年，文帝复以丞相泰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广陵王欣，赵郡公李弼，

陇西公李虎，河内公独孤信，南阳公赵贵，常山公于谨，彭城公侯莫陈崇，谓之八柱国。泰始籍民之才力者媕 碜麻沟鳎 磺蓄弥 耘┤督苍恼匠拢 硇罅副福 夜 缓衔獚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泰任总百揆，督中外诸军；欣以宗室宿望，从容禁闼而已。馀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开府各领一军。是后功臣位至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者甚众，率为散官，无所统御，虽有继掌其事者，闻望皆出诸公之下云。

[78]当初，孝庄帝任命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地位在丞相之上。尔朱荣势败之后，这个官职也就废止了。大统三年，西魏文帝又任命丞相宇文泰当柱国大将军，这以后凡是有辅佐皇帝之功，名望和实绩并重的大臣，也给封上这个官职。共有八个人当过柱国大将军，即安定公宇文泰，广陵王元欣，赵郡公李弼，陇西公李虎，河内公独孤信，南阳公赵贵，常山公于谨，彭城公侯莫陈崇，统称为八柱国。宇文泰开始选才智力气出众的人为府兵，一当府兵，本该交纳的租粮、帛、银，该服的劳役，一切都免去了。入籍的府兵在农闲时学习操练战斗本领及战争阵法，他所需要的马匹粮草，由六个家庭负责供给。全国设置一百个府，每府委派一个郎将当头领，分别隶属于二十四军。宇文泰自任总百揆，督中外诸军。元欣是皇帝宗室中资格老声望高的人物，不过是在皇宫内]从容优游地出入而已。其他六个人每个人各统率二个大将军，共有十二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又各统率开府二人，每个开府各领一军。从这以后有功之臣官职升到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的很多，但大抵都是闲散之官，没有统率军队。虽然也有继续掌管军队的，可是其声名威望都在这八柱国之下。

[79]齐主命散骑侍郎宋景业造《天保历》，行之。

[79]北齐国主高洋命令散骑侍郎宋景业制定《天保历》，并颁布实行。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四卷

梁纪二十 太宗简文皇帝下大宝二年（辛未、551）

梁纪二十 梁简文帝大宝二年（辛未，公元551年）

[1]春，正月，新吴余孝顷举兵拒侯景，景遣于庆攻之，不克。

[1]春季，正月，新吴人余孝顷率领军队抵抗侯景。侯景派于庆去攻打他，没有打赢。

[2]庚戌，湘东王绎遣护军将军尹悦、安东将军杜幼安、巴州刺史王将兵二万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节度。

[2]庚戌（初五），湘东王萧绎派护军将军尹悦、安东将军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率兵二万从江夏急行军去武昌，接受徐文盛指挥。

[3]杨乾运攻拔剑阁，杨法昌退保石门，乾运据南阴平。

[3]杨乾运攻下了剑阁，杨法琛退却守卫石门，杨乾运进据南阴平。

[4]辛亥，齐主祀圜丘。

[4]辛亥（初六），北齐国主高洋在圜丘祭天。

[5]张彪遣其将赵棱围钱塘，孙凤围富春，侯景遣仪同三司田迁、赵伯超救之，棱、凤败走。棱，伯超之兄子也。

[5]张彪派他的部将赵棱包围钱塘，孙凤包围富春，侯景派仪同三司田迁、赵伯超去救援，赵棱、孙凤兵败逃跑。赵棱，是赵伯超哥哥的儿子。

[6]癸亥，齐主耕藉田。乙丑，享太庙。

[6]癸亥（十七日），北齐国主高洋去藉田举行耕种仪式。乙丑（十九日），祭祀太庙。

[7]魏杨忠围汝南，李素战死。二月，乙亥，城陷，执邵陵携王纶，杀之，投尸江岸；岳阳王取而葬之。

[7]西魏杨忠围困汝南，李素战死。二月，乙亥（初一），汝南城被攻破，杨忠抓住了邵陵携王萧纶，杀了他，把他的尸体扔在江岸边。岳阳王萧取回尸体予以埋葬。

[8]或告齐太尉彭乐谋反；壬辰，乐坐诛。

[8]有人告发北齐太尉彭乐阴谋造反。壬辰（十八日），彭乐因此而获罪被杀。

[9]齐遣散骑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东王绎使兼散骑常侍王子敏报之。

[9]北齐派散骑常侍曹文皎出使江陵，湘东王萧绎派兼散骑常侍王子敏回访。

[10]侯景以王克为太师，宋子仙为太保，元罗为太傅，郭元建为太尉，张化仁为司徒，任约为司空，王伟为尚书左仆射，索超世为右仆射。景置三公官，动以十数，仪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为佐命元功，伟、超世为谋主，于子悦、彭隽主击断，陈庆、吕季略、卢晖略、丁和等为爪牙。梁人为景用者，则故将军赵伯超，前制局监周石珍，内监严，邵陵王记室伏知命。自馀王克、无罗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从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

[10]侯景任命王克为太师，宋子仙为太保，元罗为太傅，郭元建为太尉，张化仁为司徒，任约为司空，王伟为尚书左仆射，索超世为尚书右仆射。侯景设置三公一级的官，一次任命的人数往往以十人计，而任命为仪同的官员则尤其多。侯景把宋子仙、郭元建、张化仁视为辅佐王命的第一等功臣，让王伟、索超世当军师负责谋略，让于子悦、彭隽掌管军事上的决策，陈庆、吕季略、卢晖略、丁和等人充当爪牙。梁朝旧人被侯景重用的，有从前的将军赵伯超、前制局监周石珍、内监严、邵陵王的记室伏知命。其他的如王克、元罗以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人，侯景由于他们深孚众望，因此给予尊位，但不让他们担任要害职务。

[11]北兖州刺史萧邕谋降魏，侯景杀之。

[11]北兖州刺史萧邕密谋投降西魏，侯景杀了他。

[12]杨乾运进据平兴，平兴者，杨法琛所治也。法琛退保鱼石洞，乾运焚平兴而归。

[12]杨乾运的部队进据平兴。平兴是杨法琛治理的地盘。杨法琛退却保卫鱼石洞，杨乾运烧毁平兴城后收兵返回。

[13]李迁仕收众还击南康，陈霸先遣其将杜僧明等拒之，生擒迁仕，斩之崐。湘东王绎使霸先进兵取江州，以为江州刺史。

[13]李迁仕收罗部下，重整军队，回师进攻南康。陈霸先派他的部将杜僧明等迎战，活捉了李迁仕，砍了他的头。湘东王萧绎派陈霸先进兵攻取江州，任命他为江州刺史。

[14]三月，丙午，齐襄城王卒。

[14]三月，丙午（初二），齐国襄城王萧去世。

[15]庚戌，魏文帝殂，太子钦立。

[15]庚戌（初六），西魏文帝元宝炬去世，太子元钦立为皇帝。

[16]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进军芦洲。

[16]乙卯（十一日），徐文盛等攻克武昌，进军芦州。

[17]己未，齐以湘东王绎为梁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

[17]己未（十五日），北齐任命湘东王萧绎为梁国的相国，设置梁国台省，总领百官，秉承皇帝的命令办事。

[18]齐司空司马子如自求封王，齐主怒，庚子，免子如官。

[18]北齐司空司马子如自己要求封王，国主高洋勃然大怒，庚子（疑误），撤掉了司马子如的官职。

[19]任约告急，侯景自帅众西上，携太子大器从军以为质，留王伟居守。闰月，景发建康，自石头至新林，舳舻相接。约分兵袭破定州刺史田龙祖于齐安。壬寅，景军至西阳，与徐文盛夹江筑垒。癸卯，文盛击破之，射其右丞库狄式和，坠水死，景遁走还营。

[19]任约报告他那儿军情危急，侯景亲自率领军队向西进发，携带太子萧大器作为人质随军出发，把王伟留下来守卫建康。闰月，侯景的军队从建康出发，从石头到新林，兵船密密麻麻，头尾相连。任约分出一支部队在齐安袭击打败了定州刺史田龙祖。壬寅（二十九日），侯景的军队抵达西阳地界，与徐文盛的部队对峙，双方在大江两岸修筑营垒。癸卯（三十日），徐文盛发动攻击，大破侯军，用箭射中了侯景的右丞库狄式和，使他坠水淹死。侯景逃跑回到兵营。

[20]夏，四月，甲辰，魏葬文帝于永陵。

[20]夏季，四月，甲辰（初一），西魏把魏文帝安葬在永陵。

[21]郢州刺史萧方诸，年十五，以行事鲍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伏床，骑背为马；恃徐文盛军在近，不复设备，日以酒为乐。侯景闻江夏空虚，乙巳，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郢州。丙午，大风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见贼者，告泉曰："虏骑至矣！"泉曰："徐文盛大军在下，贼何由得至！当是王军人还耳。"既而走告者稍众，始命闭门，子仙等已入城。方诸方踞泉腹，以五色彩辫其髯；见子仙至，方诸迎拜，泉匿于床下；子仙俯窥见泉素髯间彩，惊愕，遂擒之，及司马虞豫，送于景所，景因便风，中江举帆，遂越文盛等军，丁未，入江夏。文盛众惧而溃，与长沙王韶等逃归江陵。王、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于景。

[21]郢州刺史萧方诸，年十五岁，行事鲍泉由于生性平和软弱，所以常常被萧方诸侮慢轻视，有时让他伏在床上，拿他当马骑。萧方诸仗着徐文盛的部队在近旁，就不再设防，每天以玩樗争输赢和喝酒来寻欢作乐。侯景听说江夏守备空虚，乙巳（初二），派宋子仙、任约率领精锐骑兵四百人，从淮河以南偷袭郢州。丙午（初三），刮着大风，下着暴雨，天色阴沉，郢州城里有人登上土坡望见贼兵已到，急忙报告鲍泉说："敌人的骑兵来了！"鲍泉说："徐文盛的大军就在城下，贼兵哪能飞到这里？可能是王手下的士兵回来了。"过了一阵，跑来报告军情危急的人多起来了，鲍泉才命令关上城门，但门未关上，宋子仙等人已经进城。这时，萧方诸刚刚坐在鲍泉肚子上，用五色彩线编结着鲍泉的胡子。看到宋子仙来了，萧方诸跪拜着迎接，而鲍泉则躲在床下。宋子仙低下头一探，看到鲍泉的白胡子间夹杂着彩线，感到很惊讶。于是把鲍泉抓起来，连同抓获的司马虞豫，一块送到侯景住的地方去。侯景因为遇到顺风，在长江中流扬帆急驶，这样就超越了徐文盛等人的军队，丁未（初四），进占江夏。徐文盛的军队因害怕一下子就溃散了。徐文盛和长沙王萧韶等人一起逃回江陵。王、杜幼安因为家在江夏，就投降了侯景。

湘东王绎以王僧辩为大都督，帅巴州刺史丹杨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龛、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东击景，徐文盛以下并受节度。戊申，僧辩等军岷至巴陵，闻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绎遗僧辩书曰："贼既乘胜，必将西下，不劳远击；但守巴丘，以逸待劳，无虑不克。"又谓将佐曰："贼若水步两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据夏首，

积兵粮，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辩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无所掠，暑疫时起，食尽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罗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阳，武州刺史杜自武陵引兵会僧辩。

湘东王萧绎任命王僧辩为大都督，率领巴州刺史丹阳人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龛、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向东出发进攻侯景，徐文盛以下的将领一并受王僧辩指挥。戊申（初五），王僧辩等人率领的军队抵达巴陵，听说郢州已经陷落，于是，就在巴陵驻扎下来。萧绎写信给王僧辩说："贼兵凭借着胜利的气势，必然会向西进攻。我军不用远出奔袭，只要守住巴陵，以逸待劳，不用担心打败不了敌人。"同时萧绎又对身边的将领谋士们说："贼兵如果水陆两路齐头并进，直扑江陵，这是上策；如果据守夏首，蓄兵积粮，这是中策。如果他们尽力攻打巴陵，这是下策。巴陵城很小但很坚固，易守难攻，王僧辩足以胜任守城之职。侯景攻城不下，野外又没有什么可抢掠的东西，酷暑季节流行疾病不时发生，军粮吃完，士兵疲惫，我们打败他是必然的事！"于是命令罗州刺史徐嗣徽从岳阳出发，武州刺史杜从武陵出发，各率军队和王僧辩会合。

景使丁和将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将兵一万为前驱，趣巴陵，分遣任约直指江陵，景帅大兵水步继进。于是缘江戍逻，望风请服，景拓逻至于隐矶。僧辩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无人。壬戌，景众济江，遣轻骑至城下，问："城内为谁？"答曰："王领军。"骑曰："何不早降？"僧辩曰："大军但向荆州，此城自当非碍。"骑去。顷之，执王等至城下，使说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讨贼，不能死难，曾不内惭，翻欲赐诱！"取弓射之，惭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噪，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众，乃退。僧辩遣轻兵出战，凡十余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战，僧辩著绶、乘舆、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胆勇。

侯景派丁和带兵五千人守卫夏首，宋子仙带兵一万人为先锋，进逼巴陵，又另外派任约挥师直指江陵，自己则率大军从水陆两路齐头并进。于是萧绎部下沿着长江戍卫巡逻的士兵，纷纷请求归降。侯景又把巡逻的范围扩大到隐矶。王僧辩依城固守，他命令卷起旗帜，藏起战鼓，城内安静得象没有人一样。壬戌（十九日），侯景的军队渡过了长江，派轻骑兵来到城下，问道："城内守将是谁？"城内士兵回

答："是王领军。"轻骑兵高声喝问："为什么不早早投降？"王僧辩从容回答："大军尽管指向荆州，我这城池自然不会构成遮碍。"轻骑兵听罢拍马回去了。过了一阵，侯景派军人把王等人抓到城下来，让他向城里的守将、弟弟王琳劝降。王琳高声对王喊道："哥哥接受命令讨伐贼兵，不能以身殉难，竟然不知内疚，反而要来诱我投降！"说着拿过弓箭就射，王惭愧地退回去了。侯景派士卒从很多通道肉搏攻打城池，城中鼓声大作，呐喊震天，飞箭、巨石象雨点一样打下来，侯景手下的士卒死去很多，不得不退下去。王僧辩又派轻便迅捷的小部队出城袭击，打胜了就跑，这样出击了十几次，都获得胜利。侯景披着铠甲在城下亲自督战，王僧辩身系绶带、坐着轿子，奏着鼓乐，吹吹打打地巡视守城将士。侯景远远看着他，不禁叹服他的大胆勇敢。

岳阳王闻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宝将兵一万进据武宁，遣使至江陵，诈称赴援。众议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军。湘东王绎曰："今语以退军，是趣之令进也。"乃使谓大宝曰："岳阳累启连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据武宁？今当遣天门太守胡僧精甲二万、铁马五千顿水，待时进军。"闻之，召其军还。僧，南阳人也。

岳阳王萧听到侯景攻下郢州的消息，派蔡大宝率领一万军队进占了武宁，并派使者来到江陵，假装说要前来支援。众谋士商议后，建议以侯景已被打败为理由，让萧退兵。湘东王萧绎听了后说："倘若让他退兵，就等于催促他进军。"于是派使者去见蔡大宝，说："岳阳王萧多次表白要和我们联合友好，互不侵犯，你为什么突然进占武宁？我军准备马上派天门太守胡僧带精锐甲兵二万、铁甲骑兵五千驻扎水，等候时机进军。"萧听了后，就把蔡大宝的军队召回了。胡僧是南阳人。

[22]五月，魏陇西襄公李虎卒。[22]五月，西魏陇西襄公李虎去世。

[23]侯景昼夜攻巴陵，不克，军中食尽，疾疫死伤太半。湘东王绎遣晋州刺史萧惠正将兵援巴陵，惠正辞不堪，举胡僧自代。僧坐谋议忤旨系狱，绎即出之，拜武猛将军，令赴援，戒之曰："贼若水战，但以大舰临之，必克。若欲步战，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须交锋也。"僧至湘浦，景遣任约帅锐卒五千据白以待之。僧由他路西上，约谓其畏己，急追之，及于芊口，呼僧曰："吴儿，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

不应，潜引兵至赤沙亭；会信州刺史陆法和至，与之合军。法和有异术，隐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一如苦行沙门，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测。侯景之围台城也，或问之曰：“事将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时，不撩自落。”固问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约向江陵，法和自请击之，绎许之。

[23]侯景日夜不停地攻打巴陵城，攻不下来，军队没有吃的，又染上了疾病，死伤了一大半。湘东王萧绎派晋州刺史萧惠正率兵支援巴陵，萧惠正以自己担当不了这一重任为由推辞了，举荐胡僧代替自己。当时胡僧因为犯了进谏忤旨的罪正关在监狱里，萧绎就把他释放了，封他为武猛将军，命令他去救援巴陵。临走之时，萧绎告诫他说：“贼兵如果水战，你只管用大兵舰去对付它，一定能击败它。如果贼兵要在陆上以步兵作战，那你可以开船直抵巴丘，不必与之交锋。”胡僧抵达湘浦，侯景派任约率五千名精锐士卒据守白阻击他。胡僧避开任约，由别的路径直西进，任约以为他害怕自己，急忙挥师追赶，追到芊口之时，对胡僧呼喊：“吴儿，为什么不早早投降？要逃到哪里去？”胡僧不理睬他，偷偷把队伍带到赤沙亭，正好信州刺史陆法和也到了，两下里合成一军。陆法和有奇异的法术，隐居在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一切都象苦行的和尚。有时预言吉凶祸福，往往应验，一般人不能测知其奥妙。侯景包围台城时，有人去问他：“事情将会怎样？”陆法和不作正面回答，却说：“人要是想摘果子，最好等待果子成熟的时候，那时不去碰它，它自己就掉下来。”问的人再三追问一定要他明言，陆法和高深莫测地回答：“也能胜也不能胜。”待到任约进攻江陵时、陆法和自动请缨，要求去攻打任约，萧绎答应了。

壬寅，约至赤亭。六月，甲辰，僧、法和纵兵击之，约兵大溃，杀溺死者甚众，擒约送江陵。景闻之，乙巳，焚营宵遁。以丁和为郢州刺史，留宋子仙等，众号二万，戍郢城；别将支化仁镇鲁山，范希荣行江州事，仪同三司任延和、晋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晋州。景与麾下兵数千，顺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杀鲍泉及虞预，沉于黄鹤矶。任约至江陵，绎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狱死。巴州刺史余孝顷遣兄子僧重将兵救鄱阳，于庆退走。

壬寅（三十日），任约抵达赤亭。六月，甲辰（初二），胡僧、陆法和指挥军队发动进攻，打得任约的士兵四处逃散，被杀被淹死的很

多，任约被抓住送往江陵。侯景听到兵败消息，乙巳（初三），烧掉营帐，连夜逃跑了。侯景任命丁和为郢州刺史，留下宋子仙等人率领二万部属，驻守郢城。又派别将支化仁镇守鲁山，范希荣代理江州事务，仪同三司任延和和晋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晋州。侯景与部下兵卒几千人，顺流而下。丁和用大石头砸死了鲍泉和虞预，把尸体沉在黄鹤矶。任约被抓到江陵，萧绎赦免了他。徐文盛因心怀怨恨而获罪，下狱死去。巴州刺史余孝顷派他哥哥的儿子余僧重带兵去救鄱阳，于庆退兵逃跑。

绎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尚书令，胡僧等皆进位号，使引兵东下。陆法和请还，既至，谓绎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贼将至，请守险以待之。"乃引兵屯峡口。庚申，王僧辩至汉口，先攻鲁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罗城，斩首千级。宋子仙退据金城，僧辩四面起土山，攻之。

萧绎任命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尚书令，对胡僧等人也都晋位封号，让他们带兵东下。陆法和要求回江陵，到达后，对萧绎说："侯景乱党，自然很快就会被平定，不必挂心了。但蜀地的贼兵将到了，请派兵遣将守卫险要之地，等待贼兵到来。"于是他就带兵驻守峡口。庚申（十八日），王僧辩抵达汉口，先攻下鲁山，抓获了支化仁送往江陵。辛酉（十九日），攻打郢州，攻克外城，斩首一千名。宋子仙退守金城，王僧辩在城四周堆起土山，猛烈攻城。

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须邀景，破其后军，景奔归，船前后相失。太子船入枞阳浦，船中腹心皆劝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国家丧败，志不图生岷，主上蒙尘，宁忍违离左右！吾今若去，是乃叛父，非避贼也。"因涕泗呜咽即命前进。

豫州刺史荀朗从巢湖出兵到濡须一带阻截侯景，击败侯景的后卫部队，侯景逃跑回来，船只前后失去了联络。太子乘坐的船进了枞阳浦，在船上心腹左右都劝太子从这里投奔北方，太子说："自从亡国以来，我就立志报国，不图生存。现在皇上遭难，我怎么忍心离开他而去投奔北方！现在我如果跑了，就是背叛父亲，而不是躲避乱贼。"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同时命令继续前进。

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输郢城，身还就景；王僧辩伪许之，命给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谓为信然，浮舟将发，僧辩命杜龛帅精勇千人

攀堞而上，鼓噪奄进，水军主宋遥帅楼船，暗江云合。子仙且战且走，至白杨浦，大破之，周铁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杀之。

甲子（二十二日），宋子仙等感到困难窘迫，要求献出郢城，允许他们回到侯景那里。王僧辩装作答应他们的要求，命令给他们一百只船以稳定他们的情绪。宋子仙信以为真，准备上船要走，王僧辩命令杜龛率领精兵勇士一千人攀着城墙上的女墙爬了上去，边呐喊边袭击，水军主帅宋遥率领楼船进攻，楼船四合如云，长江水面为之变暗。宋子仙边战边逃，到白杨浦，被彻底打败了，周铁虎活捉了宋子仙和丁和，送到江陵，杀了他们。

[24]庚午，齐主以司马子如，高祖之旧，复以为太尉。

[24]庚午（二十八日），北齐国主高洋因为司马子如是神武帝高欢的旧臣，重新任命他为太尉。

[25]江安侯圆正为是西阳太守，宽和好施，归附者众，有兵一万。湘东王绎欲图之，署为平南将军。及至，弗见，使南平王恪与之饮，醉，因囚之内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衅自此起矣。

[25]江安侯萧圆正任西阳太守，他为人宽容和气，喜欢施舍，慕名去归附他的人很多，以致手中拥有一万军队。湘东王萧绎想吞并他，封他为平南将军。等他前来晋见时，又不见他，而让南平王萧恪陪他喝酒，等他喝醉了，就把他关在内省，却把他的部曲分散编入别的部队，又指使人告发他的罪行。这一来，荆州与益州之间，萧绎与萧纪之间的战端就开始了。

[26]陈霸先引兵发南康，石旧有二十四滩，会水暴涨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霸先进顿西昌。

[26]陈霸先带兵从南康出发，江上的怪石过去形成二十四滩，但这时刚好碰上水位暴涨了好几丈，三百里间，巨石都被水淹没了。陈霸先进驻了西昌。

[27]铁勒将伐柔然，突厥酋长土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土门恃其强盛，求婚于柔然，柔然头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尔，我之锻奴也，何敢发是言！”土门亦怒，杀其使者，遂与之绝，而求婚于魏；魏丞相泰以长乐公主妻之。

[27]敕勒将要讨伐柔然国，突厥族酋长土门发兵截击，打败了敕勒，他属下的五万多部落全部降服。土门仗着自己强盛，就向柔然国求婚，柔然头兵可汗勃然大怒，派人去责骂羞辱土门，说：“你本来是我的打铁的奴才，怎么胆敢说出这种求婚的话！”土门也勃然大怒，把柔然的使者杀了，从此与柔然绝交，转而求婚于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便把长乐公主嫁给了他。

[28]秋，七月，乙亥，湘东王绎以长沙王韶监郢州事。丁亥，侯景还至建康。于庆自鄱阳还豫章，侯闭门拒之，庆走江州，据郭默城。绎以为兖州刺史。景悉杀子弟。

[28]秋季，七月，乙亥（初四），湘东王萧绎任命长沙王萧韶监理郢州政事。丁亥（十六日），侯景回到建康。于庆从鄱阳回豫章，侯关上城门不让他进。于庆跑到江州，占据了郭默城。萧绎任命侯为兖州刺史。侯景把侯的子弟全部杀了。

辛丑，王僧辩乘胜下湓城，陈霸先帅所部三万人将会之，屯于巴丘。西军乏食，霸先有粮五十万石，分三十万石以资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辩前军袭于庆，庆弃郭默城走，范希荣亦弃寻阳城走。晋熙王僧振等起兵围郡城，僧辩遣沙州刺史丁道贵助之，任延和等弃城走。湘东王绎命僧辩且顿寻阳以待诸军之集。

辛丑（三十日），王僧辩乘胜攻下湓城，陈霸先率部属三万人将要和他会师，屯驻在巴丘。王僧辩率领的西路军缺乏军粮，陈霸先有粮食五十万石，分岀出三十万石支援西路军。八月，壬寅朔（初一），王僧辩前锋部队袭击于庆，于庆扔掉郭默城逃跑，范希荣也扔下寻阳城逃跑。晋熙人王僧振等起兵围攻郡城，王僧辩派沙州刺史丁道贵去帮助他们。湘东王萧绎命令王僧辩暂且停顿在寻阳，等待各路大军汇集。

[29]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吴儿怯弱，易以掩取，当须拓定中原，然后为帝。景尚帝女溧阳公主，嬖之，妨于政事，王伟屡谏景，景以告主，主有恶言，伟恐为所谗，因说景除帝。及景自巴陵败归，猛将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伟曰：“自古移鼎，必须废立，既示我威权，且绝彼民望。”景从之。使前寿光殿学士谢昊为诏书，以为“弟侄争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绪，召乱致灾，宜禅位于豫章王栋。”使吕季略赍入，逼帝书之。栋，欢之子也。

[29]当初，侯景攻下建康之后，常常说吴儿生性胆怯软弱，很容易乘其不备就收拾掉，不足为患，所以重要的是收复、平定中原地区，然后当皇帝。侯景娶简文帝的女儿溧阳公主，很宠爱她，因而妨碍了处理政事。王伟多次劝谏侯景不要贪恋女色，侯景把这话告诉了溧阳公主，公主很不高兴，口吐恶言，王伟恐怕被她的谗言所害，就极力劝说侯景除去简文帝。等到侯景从巴陵兵败逃回，手下的猛将大部分战死了，自己担心活不长，想早日登上皇帝大位。王伟说："自古以来，凡是要夺取别人的政权，必须有废有立，这样既显示我方的威权，又断了对方的民望。"侯景听从了他的建议，让前寿光殿学士谢昊起草诏书，诏书说："我们梁朝出现皇弟们和皇侄们争夺帝位的自相残杀，星辰的运行也失去正常的秩序，这都是由于我不是正统的继承人，才招来这样的动乱和灾难，理应由我禅位给豫章王萧栋。"又派吕季略把诏书带入宫内，逼着简文帝抄写出来。豫章王萧栋是华容公萧欢的儿子。

戊午，景遣卫尉卿彭隽等帅兵入殿，废帝为晋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内外侍卫，使突骑左右守之，墙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诏迎豫章王栋。栋时幽拘，廪饩甚薄，仰蔬茹为食。方与妃张氏锄葵，法驾奄至，栋惊，不知所为，泣而升辇。

戊午（十七日），侯景派卫尉卿彭隽等人率领士兵进入宫殿，把简文帝废了，改封为晋安王，将其幽禁在永福省，还把他的内侍和卫兵都撤了，派精锐的骑兵把他严密看守起来，并在墙头插上枳、棘一类多刺的树枝。庚申（十九日），侯景下达诏书迎立豫章王萧栋。萧栋那时正被关在暗室里，饮食很差，每天吃的是蔬菜薯类。一天，他正与妃子张氏一起锄葵菜，迎接他即位的辇车突然来了，萧栋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哭着登上了车。

景杀哀太子大器、寻阳王大心，西阳王大钧、建平王大球、义安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余人。太子神明端嶷，于景党未尝屈意，所亲窃问之，太子曰："贼若于事义，未须见杀，吾虽陵慢呵叱，终不敢言。若见杀时至，虽一日百拜，亦无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厄，而神貌怡然，不贬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贼前，若诸叔能灭贼，贼必先见杀，然后就死。若其不然，贼亦杀我以取富贵，安能以必死之命为无益之愁乎！"及难，太子颜色不变。徐曰：

“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将以衣带绞之，太子曰：“此不能见杀，”命取帐绳绞之而绝。

侯景杀了哀太子萧大器、寻阳王萧大心、西阳王萧大钧、建平王萧大球、义安王萧大昕，以及在建康居住的王侯二十多人。太子萧大器神色端严凝重，在侯景乱党面前从没屈意逢迎过，他的身边人私下里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太子说：“贼党如果明白事理，不一定就要杀掉我，所以我虽然对他们傲慢轻蔑，乃至呵叱他们，这班人也不敢说什么。如果杀我的时候到来了，我即使对他们一天跪拜一百次，也没有什么用处。”左右亲信们又问：“殿下如今处于困难艰危的境地中，但神色气度显得那么平静轻松，也不比平日差，这是为什么？”太子萧大器说：“我自己估计，我一定会死在贼人前头。因为，如果皇叔们能消灭贼党，贼人一定先把我杀了，然后自己再去死；如果贼党没有被消灭，贼人也会杀害我以换取富贵。既然这样，我怎么能用这一定会死的生命去作无益的犯愁呢？”临死时，太子萧大器果然神色泰然不变。他慢慢地说：“老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不过感叹它来得太晚了！”刽子手要用较软的衣带绞死他，太子萧大器说：“这带子太软，不能让我气绝。”他让刽子手拿系帐幕的绳子来绞死自己。壬戌，栋即帝位。大赦，改元大正。太尉郭元建闻之，自春郡驰还，谓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无愆失，何得废之！”景曰：“王伟劝吾，云‘早除民望’。吾故从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挟天子，令诸侯，犹惧不济，无故废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复位，以栋为太孙。王伟曰：“废立大事，岂可数改邪！”乃止。

壬戌（二十一日），萧栋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天正。太尉郭元建听到这个消息，从秦郡急忙赶回建康，质问侯景：“皇上是先帝的亲生太子，一向没有什么罪过，怎么能随便就废了他！”侯景回答说：“王伟劝我这样做的，他对我说：‘早点消除梁室在老百姓中的声望。’我这才听从了他的意见，以便安定天下。”郭元建说：“我们现在挟持天子，用他的名义命令诸侯，还总担心不能成功，可是现在无缘无故把简文帝废了，这是自取危亡，有什么安定可言！”侯景听了，又想迎接简文帝回来复位，让萧栋当太孙。王伟说：“废旧帝立新主是国家大事，怎么可以来回改变主意！”侯景这才作罢。

乙丑，景又使杀南海王大临于吴郡，南郡王大连于姑孰，安陆王大春于会稽，高唐王大壮于京口。以太子妃赐郭元建，元建曰：“岂有皇太子妃乃为人妾乎！”竟不与相见，听使入道。

乙丑（二十四日），侯景又派人在吴郡杀了南海王萧大临，在姑孰杀了南郡王萧大连，在会稽杀了安陆王萧大春，在京口杀了高唐王萧大壮。侯景还把太子萧大器的妃子赐给郭元建。郭元建说：“哪里有皇太子的妃子可以充当人家侍妾的道理！”竟不和她见面，由她的意愿去当道姑。

丙寅，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为安皇帝，金华敬妃为敬太皇太后，豫章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妃张氏为皇后。以刘神茂为司空。

丙寅（二十五日），新皇帝萧栋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为安皇帝，金华敬妃为敬太皇太后，豫章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妃子张氏为皇后。又任命刘神茂为司空。

[30]九月，癸巳，齐主如赵、定二州，遂如晋阳。

[30]九月，癸巳（二十三日），北齐国主高洋到赵州、定州去巡视，接着又到晋阳去巡视。

[31]己亥，湘东王绎以尚书令王僧辩为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陈霸先为东扬州刺史。

[31]己亥（二十九日），湘东王萧绎任命尚书令王僧辩为江州刺史，任命江州刺史陈霸先为东扬州刺史。

[32]王伟说侯景弑太宗以绝众心，景从之。冬，十月，壬寅夜，伟与左卫将军彭隽、王纂进酒于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忧既久，使臣等来上寿。”太宗笑曰：“已禅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寿酒，将不尽此乎！”于是隽等赍曲项琵琶，与太宗极饮。太宗知将见杀，因尽醉，曰：“不图为乐之于斯也！”既醉而寝。伟乃出，隽进土囊，纂坐其上而殂。伟撤门扉为棺，迁殡于城北酒库中。太宗自幽禁之后，无复侍者及纸，乃书壁及板障，为诗及文数百篇，辞甚凄怆。景谥曰明皇帝，庙号高宗。

[32]王伟劝说侯景弑杀简文帝以断绝众人之心，侯景听从了。冬季，十月，壬寅（初二）夜，王伟和左卫将军彭隽、王纂献酒给简文

帝，说："丞相侯景因为想到陛下心情忧郁已经很久了，特派我们来为陛下祝寿。"简文帝苦笑着说："我已经把帝位禅让出去了，怎么还称我为陛下呢？这送来的寿酒，恐怕会命尽于此吧！"于是彭隽等人拿出带来的弯脖子琵琶弹奏起来，和简文帝尽情痛饮。简文帝知道自己将被杀害，就喝得酩酊大醉，说："没想到今天能痛饮取乐到这种程度！"醉倒后就入睡了。王伟退了出来，彭隽带进一个盛了土的大口袋压在简文帝面上，王纂坐在口袋上，把简文帝活活憋死了。王伟把门板卸下来当棺材，把简文帝的尸体搬到城北酒库中小殓和停柩。简文帝自从被关在暗室之后，再也没有侍者和纸张，于是他就把字写在墙壁和隔板上，写了几百篇诗文，辞意非常凄惨悲怆。侯景给简文帝的谥号是明皇帝，庙号为高宗。

[33]侯景之逼江陵也，湘东王绎求援于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丰侯循以南郑与魏，召循还江陵。循以无故输城，非忠臣之节，报曰："请待改命。"魏太师泰遣大将军达奚武将兵三万取汉中，又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谷，攻上津。岷循遣记室参军沛人刘求援于武陵王纪，纪遣潼州刺史杨乾运救之。循，恢之子也。

[33]侯景的军队逼近江陵的时候，湘东王萧绎向西魏求援，命令梁、秦二州刺史宜丰侯萧循把南郑城割让给西魏，把萧循召回江陵。萧循因为无缘无故献出城池，不符合忠臣的节义，就向上报告说："请让我等待一下，我要求修改成命。"西魏太师宇文泰派遣大将军达奚武率领三万军队去打汉中，又派大将军王雄兵发子午谷攻打上津。萧循派记室参军沛人刘向武陵王萧纪求援，萧纪派潼州刺史杨乾运去救援他。萧循是萧恢的儿子。

王僧辩等闻太宗殂，丙辰，启湘东王绎，请上尊号，绎弗许。

王僧辩等听到简文帝已死，丙辰（十六日），启禀湘东王萧绎，请他给简文帝进献尊号。萧绎没有允许。

[34]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闻侯景自巴丘败还，阴谋叛景，吴中士大夫咸劝之；乃与仪同三司尹思合、刘归义、王晔、云麾将军元等据东阳以应江陵，遣及别将李占下据建德江口。张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灵洗起兵据郡以应神茂。于是浙江以东皆附江陵。湘东王绎以灵洗为谯州刺史，领新安太守。

[34]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听说侯景从巴丘兵败逃回，便阴谋背叛侯景，而吴中的士大夫们都鼓励他，于是刘神茂就和仪同三司尹思合、刘归义、王晔、云麾将军元等人占据东阳以呼应江陵，又派元和别将李占到下游占据建德江的江口。张彪攻打永嘉，取得了胜利。新安的平民程灵洗起兵占据新安郡以响应刘神茂，于是浙江以东都依附了江陵。湘东王萧绎任命程灵洗为谯州刺史，兼新安太守。

[35]十一月，乙亥，王僧辩等复上表劝进，湘东王绎不许。戊寅，绎以湘州刺史安南侯方矩为中卫将军以自副。方矩，方诸之弟也。以南平王恪为湘州刺史。侯景以赵伯超为东道行台，据钱塘；以田迁为军司，据富春；以李庆绪为中军都督，谢答仁为右厢都督，李遵为左厢都督，以讨刘神茂。

[35]十一月，乙亥（初五），王僧辩等人又一次上表劝萧绎就皇帝位。湘东王萧绎不允许。戊寅（初八），萧绎任命湘州刺史安南侯萧方矩为中卫将军，充当自己的助手。萧方矩是萧方诸的弟弟。还任命南平王萧恪为湘州刺史。侯景任命赵伯超为东道行台，据占钱塘；任命田迁为军司，占据富春；任命李庆绪为中军都督，谢答仁为右厢都督，李遵为左厢都督，让他们一起出兵讨伐刘神茂。

[36]己卯，加侯景九锡，汉国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栋禅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还，登太极殿，其党数万，皆吹唇呼噪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栋为淮阴王，并其二弟桥、同销于密室。

[36]己卯（初九），豫章王萧栋加封侯景九锡，汉国设置丞相以下的官职。己丑（十九日），豫章王萧栋把皇位禅让给侯景，侯景在南郊举行登基大典登上皇帝位。侯景从南郊回来之后，登上了太极殿，他的党徒好几万人，都欢喜若狂，喧喊不已，争先恐后地趋前朝拜。侯景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始。侯景封萧栋为淮阴王，把他和他的两个弟弟萧桥、萧一起关进密室之中。

王伟请立七庙，景曰：“何谓七庙？”伟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请七世讳，景曰：“前世吾不复记，唯记我父名标；且彼在朔州，那得来啖此！”众咸笑之。景党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伟制其名位，追尊父标为元皇帝。

王伟启奏要求建立七庙，侯景问：“什么叫七庙？”王伟说：“天子对自己的祖先要往上祭祀七代。”并请侯景说出他上七代祖先的名讳。

侯景说："上几辈子的祖先名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父亲名叫标，而且他在朔州，那能跑到这儿来吃祭饭！"大家都把这当笑话。侯景党徒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名叫乙羽周，再往上就都由王伟制定他们的名位，追尊侯景父亲侯标为元皇帝。

景之作相也，以西州为府，文武无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旧不得见，由是诸将多怨望。景好独乘小马，弹射飞鸟，王伟每禁止之，不许轻出。景郁郁不乐，更成失志，曰："吾无事为帝，与受摈不殊。"

当侯景作丞相时，以西州为自己的府第，对文武百官，无论尊卑都接见交往。但是等到他当了皇帝，住在禁苑之中后，不是故旧不得参见，于是将领们都开始抱怨。侯景喜欢独自骑坐小马，用弹弓射杀飞鸟。王伟老是禁止他，不许他轻易出去。侯景行动不自由，郁郁不乐，更加深了失望情绪，便自言自语岷说："我无端地当了这个皇帝，和受到摈弃没什么两样！"

[37]壬辰，湘东王以长沙王韶为郢州刺史。

[37]壬辰（二十二日），湘东王任命长沙王萧韶为郢州刺史。

[38]益州长史刘孝胜等劝武陵王纪称帝，纪虽未许，而大造乘舆车服。

[38]益州长史刘孝胜等劝武陵王萧纪称帝，萧纪虽然口头上还未允许，但却开始大举制造御用的乘舆车服等。

[39]十二月，丁未，谢答仁、李庆绪攻建德，擒元、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经日乃死。

[39]十二月，丁未（初八），谢答仁、李庆绪攻打建德，活捉了元、李占并送到建康，侯景把他们的手、脚砍下来示众，过了几天才死去。

[40]齐王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随，王妃太原公主恒为之饮食，护视之。是月，齐主饮公主酒，使人鸩中山王，杀之，并其三子，谥王曰魏孝静皇帝，葬于邺西漳北。其后齐主忽掘其陵，投梓宫于漳水。齐主初受禅，魏神主悉寄于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

[40]北齐国主高洋每次进进出出，常常让中山王即原东魏孝静帝跟着自己当随从，中山王的妃子太原公主经常为中山王准备饮食，看护

监视。本月，北齐国主请太原公主喝酒，派人用毒酒害死了中山王，他的三个儿子也一并被害。给中山王的谥号是魏孝静皇帝，把他埋在邺城西边，漳水以北。后来高洋忽然又挖开他的陵墓，把棺材扔进漳水。高洋刚接受禅让时，北魏宗室祖先的神主牌位都寄放在七帝寺，到了这时候，也都拿出来烧了。

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宠遇异于诸元。开府仪同三司美阳公元晖业以位望隆重，又志气不伦，尤为齐主所忌，从齐主在晋阳。晖业于宫门外骂韶曰："尔不及一老妪，负玺与人。何不击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尔亦讵得几时！"齐王闻而杀之，及临淮公元孝友，皆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之弟也。齐主尝剃元韶鬓须，加之粉黛以自随，曰："吾以彭城为嫔御。"言其懦弱如妇人也。

彭城公元韶因为当了高欢的女婿，所以受到其他元姓成员不同的恩宠礼遇。开府仪同三司美阳公元晖业，因为位高望重，而且志向气概超群出众，所以特别为高洋所猜忌。他在晋阳跟随着高洋。一次，元晖业在宫门外骂元韶："你还不如一个老村妇，竟能背着皇帝玉玺送给人家。那时你为什么不击碎它！我说出这话，知道死期马上就到，但你又能苟活几时呢！"高洋听到这话，就杀了元晖业，还杀了临淮公元孝友，把他们的尸体都扔进汾河上凿开的冰窟窿里。元孝友是临淮王元的弟弟。高洋曾把元韶的鬓发胡须剃光，让他涂脂抹粉描画一番，作自己的随从，还说："我拿彭城王当我的嫔妃。"意思是说他懦弱得象妇女一样。

世祖孝元皇帝上承圣元年（壬申、552）

梁元帝承圣元年（壬申，公元552年）

[1]春，正月，湘东王以南平内史王褒为吏部尚书。褒，骞之孙也。

[1]春季，正月，湘东王任命南平内史王褒为吏部尚书。王褒是王骞的孙子。

[2]齐人屡侵侯景边地，甲戌，景遣郭元建帅步军趣小岘，侯子鉴帅舟师向濡须，己卯，至合肥；齐人闭门不出，乃引还。

[2]北齐军队多次侵犯侯景的边疆地区，甲戌（初五），侯景派郭元建率领步兵进军小岘，侯子鉴率领水军向濡须进发，己卯（初

十），抵达合肥。北齐人关着城门，不出来迎战，郭元建、侯子鉴只好引兵退回。

[3]丙申，齐主伐库莫奚，大破之，俘获四千人，杂畜十余万。

齐主连年出塞，给事中兼中书舍人唐邕练习军书，自督将以降劳效本末及四方军士强弱多少，番代往还，器械精粗，粮储虚实，靡不谙悉。或于帝前简阅，虽数千人，不执文簿，唱其姓名，未尝谬误。帝常曰："唐邕强干，一人当千。"又曰："邕每有军事，手作文书，口且处分，耳又听受，实异人也！"宠待赏赐，群臣莫及。

[3]丙申（二十七日），北齐国主高洋讨伐库莫奚，大获全胜，俘虏了四千人，缴获各种牲畜十几万头。

北齐国主文宣帝高洋连年出塞用兵，给事中兼中书舍人唐邕钻研谙习兵书，举凡军队中自督将以下的将领们效劳军队的经历以及四方军士战斗力强弱、崐人数多少、轮流驻防调动往返情况、兵器精良与否、粮草储备多少，等等，没有不熟谙于心的。有时在文宣帝高洋面前检阅军队，虽然有好几千人，但他不拿文簿，高声点名，从没出过差错。文宣帝常说："唐邕精明强干，一个人顶一千人用。"又说："唐邕每当处理军中事务时，手里写着文书，口里条分缕析地说着处理意见，耳朵又听着汇报，手嘴耳并用，实在是异人呀！"因此，对唐邕特别恩宠赏赐，其他臣子们没有比得上的。

[4]魏将王雄取上津、魏兴，东梁州刺史安康李迁哲军败，降之。

[4]西魏将领王雄攻取了上津、魏兴，东梁州刺史安康人李迁哲战败，投降了王雄。

[5]突厥土门袭击柔然，大破之。柔然头兵可汗自杀，其太子庵罗辰及阿那从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库提并帅众奔齐，饮众复立登注次子铁伐为主。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别将兵者皆谓之设。

[5]突厥人土门袭击柔然国，大获全胜，柔然头兵可汗自杀，他的太子庵罗辰和阿那的堂弟登注俟利，还有登注俟利的儿子登注库提一起率领部落民众投奔北齐。剩下的部落民众又拥立登注俟利的次子登注铁伐为头领。土门自加封号为伊利可汗，给他妻子的封号是可贺敦，子弟们则叫做特勒，其他带兵的人都叫做设。

[6]湘东王命王僧辩等东击侯景，二月，庚子，诸军发寻阳，舳舻数百里。陈霸先帅甲士三万，舟舰二千，自南江出湓口，会僧辩于白茅湾，筑坛歃血，共读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辩使侯袭南陵、鹊头二戍，克之。戊申，僧辩等军于大雷；丙辰，发鹊头。戊午，侯子鉴还至战鸟，西军奄至，子鉴惊惧，奔还淮南。

[6]湘东王命令王僧辩等向东进军，攻击侯景。二月，庚子（二十六日），各路大军从寻阳出发，兵船从头到尾达几百里。陈霸先率甲兵三万，舟舰二千只，从南江出湓口，和王僧辩会师于白茅湾。两军将士筑坛歃血，一起宣读盟文，人人都慷慨激昂，涕下沾衣。癸卯（初四），王僧辩派侯袭击南陵、鹊头这两个敌军的戍所，取得了胜利。戊申（初九），王僧辩等驻扎在大雷，丙辰（十七日），从鹊头出发。戊午（十九日），侯子鉴率军从合肥回到战鸟，发现西边的湘东王萧绎的大军已经突然来了，他又惊又怕，赶快逃回了淮南。

[7]侯景仪同三司谢答仁攻刘神茂于东阳，程灵洗、张彪皆勒兵将救之，神茂欲专其功，不许，营于下淮。或谓神茂曰：“贼长于野战，下淮地平，四面受敌，不如据七里濑。贼必不能进。”不从。神茂偏裨多北人，不与神茂同心，别将王晔、郦通并据外营，降于答仁，刘归义、尹思合等弃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于答仁，答仁送之建康。

[7]侯景手下的仪同三司谢答仁在东阳攻打刘神茂，程灵洗、张彪都督率将士去救援。刘神茂想独占战功，就不许他们去援救，自己在下淮扎营。有人对刘神茂说：“贼兵最擅长野外作战，下淮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不如占据七里濑为好。占了七里濑，贼兵肯定不能打进来。”但刘神茂不听。刘神茂手下的副将大多是北方人，和刘神茂不同心协力。别将王晔、郦通一起占据外营，投降了谢答仁。刘归义、尹思合等人弃城逃跑。刘神茂孤军陷入危境，辛未（疑误），也投降了谢答仁。谢答仁把他押往建康。

[8]癸酉，王僧辩等到芜湖，侯景守将张黑弃城走。景闻之，甚惧，下诏赦湘东王绎、王僧辩之罪，众咸笑之。侯子鉴据姑孰南洲以拒西师，景遣其党史安和等将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诏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鉴曰：“西人善水战，勿与争锋；往年任约之败，良为此也。若得步骑一交，必当可破，汝但结营岸上，引船入浦

以待之。”子鉴乃舍舟登岸，闭营不出。僧辩等停军芜湖十馀日，景党大喜，告景曰：“西师畏吾之强，势将遁矣，不击，且失之。”景乃复命子鉴为水战之备。

[8]癸酉（疑误），王僧辩等抵达芜湖，侯景守将张黑弃城逃跑。侯景听到消息，很害怕，连忙发布诏书赦免湘东王萧绎、王僧辩之罪，对此大家都暗自嘲笑。侯子鉴据守姑孰、南洲以抵抗萧绎的军队，侯景派他的党羽史安和等带二千名士兵前去助战。三月，己巳朔（初一），侯景发布诏书要亲自到姑孰前线去，又派人告诫侯子鉴说：“西边的士兵善于水战，你别和他们在水上争输赢。往年任约吃败仗，就因为和他们拼水战。如果能设法在陆地上和他们打嵋一仗，就一定可以破敌。所以，你只须在岸上安营扎寨，把船只摆在水边等待他们前来就是了。”侯子鉴听了告诫，就舍舟登岸，关闭军营大门，不轻易出来。王僧辩等人在芜湖停兵十几天，侯景党徒大喜，告诉侯景说：“西边来的军队害怕我军强大的实力，看样子要逃跑，如不出击，就会让他们溜了。”于是侯景又命令侯子鉴作水战的准备。

丁丑，僧辩至姑孰，子鉴帅步骑万余人渡洲，于岸挑战，又以千艘载战士。僧辩麾细船皆令退缩，留大舰夹泊两岸。子鉴之众谓水军欲退，争出趋之；大舰断其归路，鼓噪大呼，合战中江，子鉴大败，士卒赴水死者数千人。子鉴仅以身免，收散卒走还建康，据东府。僧辩留虎臣将军庄丘慧达镇姑孰，引军而前，历阳戍迎降。景闻子鉴败，大惧，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叹曰：“误杀乃公！”

丁丑（初九），王僧辩等抵达姑孰，侯子鉴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渡过水洲，在岸上挑战，又用狭长的船千艘装载战士。王僧辩指挥小船，让它们都退缩到后头去，只留大兵舰在两岸夹江停泊。侯子鉴的士兵们以为敌军水师要退却了，争着出来追赶。这时，王僧辩指挥大兵舰截断了侯军的归路，呐喊鼓噪，从两边夹击侯子鉴的部队，在长江中间作战。侯子鉴大败，士兵跳入水里淹死的有几千人。侯子鉴只身一人逃脱，收罗溃散的残兵逃回建康，据守东府。王僧辩留下虎臣将军庄丘慧达镇守姑孰，自己带兵乘胜挺进，历阳戍所的守将出迎而降。侯景听到侯子鉴大败的消息，大惊失色，泪流满面，拉过被子躺下，过了很久才起来，叹息着说：“侯子鉴，你可把老子给坑了！”

庚辰，僧辩督诸军至张公洲，辛巳，乘潮入淮，进至禅灵寺前。景召石头津主张宾，使引淮中舣及海艟，以石缒之，塞淮口；缘淮作城，自石头至于朱雀街，十馀里中，楼堞相接。僧辩问计于陈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礼数十万兵隔水而坐，韦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贼登高望之，表里俱尽，故能覆我师徒。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霸先请先往立栅。"壬午，霸先于石头西落星山筑栅，众军次连八城，直出石头西北。景恐西州路绝，自帅侯子鉴等亦于石头东北筑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伟守台城。乙酉，景杀湘东王世子方诸、前平东将军杜幼安。

庚辰（十二日），王僧辩督率各路水兵抵达张公洲。辛巳（十三日），乘潮涨进入秦淮河，挺进到禅灵寺前面。侯景召来石头津的首领张宾，让他集中秦淮河的大小船只和出海的巨舰，装满石头沉入江里，堵塞住秦淮河口。然后指挥军队凭借秦淮河防线修筑城墙，自石头到朱雀街，十几里长的防线，城墙和守望楼密密相连。王僧辩向陈霸先请教破敌之计。陈霸先说："从前柳仲礼几十万大军隔水而坐，屯兵不前，韦粲驻在青溪，也竟然不渡河登岸进攻。这样，贼兵登高眺望，里里外外一览无遗，所以能打败我们的军队。现在我军要包围石头，一定得渡河到北岸去才能合围。诸位将领如果不能抵挡敌军的锋芒，我要求先去北岸扎营立栅。"壬午（十四日），陈霸先在石头城西面落星山扎营筑栅，其他军队依次接连修了八个城堡，一直沿伸到整个石头城西北面，形成包围之势。侯景担心西州退路被截断，亲自率领侯子鉴等也在石头城东北面筑起五个城堡以扼守大路。侯景派王伟守台城。乙酉（十七日），侯景杀了湘东王的长子萧方诸和前平东将军杜幼安。

[9]刘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为大锉碓，先进其足，寸寸斩之，以至于头。留异外同神茂而潜通于景，故得免祸。

[9]刘神茂被押送到建康，丙戌（十八日），侯景命令准备一口大铡刀，先把刘神茂的脚塞进去，一寸一寸地铡他，一直铡到头。刘留异表面上与刘神茂合伙而实际上偷偷与侯景相通，所以能够免遭这场灾祸。

[10]丁亥，王僧辩进军招提寺北，侯景帅众万余人、铁骑八百余匹陈于西州之西。陈霸先曰："我众贼寡，应分其兵势，以强制弱；何故

聚其锋锐，令致死于我！”乃命诸将分处置兵。景冲将军王僧志陈，僧志小缩，霸先遣将军安陆徐度将弩手二千横截其后，景兵乃却。霸先与王琳、杜龛等以铁骑乘之，僧辩以大兵继进，景兵败退，据其栅。龛，岸之兄子也。景仪同三司卢晖略守石头城，开北门降，僧辩入据之。景与霸先殊死战，景帅百余骑，弃执刀，左右冲陈；陈不动，众遂大溃，诸军逐北至西明门。

[10]丁亥（十九日），王僧辩向招提寺北面进军，侯景率领士兵一万余人，铁甲骑兵八百余骑排列在西州的西边严阵以待。陈霸先说：“我军兵力多，崐贼党兵力少，应该设法分散贼兵的兵势，达到以强制弱的目的。为什么要让贼兵把精锐力量集中在一起，让它们来把我军致于死地呢！”于是命令将领们分头到几个地方布置部队。侯景冲击将军王僧志的战阵，王僧志有意稍稍退却，陈霸先派将军安陆人徐度带领弓箭手二千人横截敌军的后路，于是侯景的部队惊慌而退。侯景军退却时，陈霸先和王琳、杜龛等用铁甲骑兵迅速追击，王僧辩指挥大军跟进，侯景的士兵败退下去，缩入营栅固守。杜龛是杜岸的哥哥。侯景手下的仪同三司卢晖略负责守石头城，他打开北门投降，王僧辩长驱直入，占据了石头城。侯景与陈霸先展开了白刃战以决生死，侯景亲率一百多骑兵，扔了长矛，手执短刀，左冲右突地冲击陈霸先的阵脚，但冲击不动，侯景的兵众于是彻底崩溃，陈霸先指挥各路兵马追击败兵，一直追到西明门。

景至阙下，不敢入台，召王伟责之曰：“尔令我为帝，今日误我！”伟不能对，绕阙而藏。景欲走，伟执谏曰：“自古岂有叛天子邪！宫中卫士，犹足一战，弃此，将欲安之！”景曰：“我昔败贺拔胜，破葛荣，扬名河、朔，渡江平台城，降柳仲礼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观石阙，叹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东所生二子，挂之鞍后，与房世贵等百余骑东走，欲就谢答仁于吴。侯子鉴、王伟、陈庆奔朱方。

侯景逃到宫阙下，不敢入台，把王伟叫来责备他说：“你劝我称帝，你看，今天可让你害苦了！”王伟无言以对，绕着宫阙躲闪着。侯景要逃跑，王伟抓住他的鞍蹬劝他说：“自古以来哪里有什么叛逆天子！宫中卫士很多，还足够再决一死战，扔下这地方，你将跑到哪儿去安身！”侯景叹息说：“我过去打败贺拔胜，击破葛荣，扬名黄河、朔方，渡长江南下后又平定台城，降服柳仲礼几十万大军易如反掌。

今天是天要亡我啊！”于是仰头看着石阙，久久地叹息不已。然后，侯景用皮袋子把他到建康后生的两个儿子装好，挂在马鞍后头，就带着房世贵等一百余骑兵逃跑了，想去吴地投奔谢答仁。侯子鉴、王伟、陈庆逃走投奔了朱方。

僧辩命裴之横、杜龛屯杜姥宅，杜入据台城。僧辩不戢军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头至于东城，号泣满道。是夜，军士遗火，焚太极殿及东西堂，宝器、羽仪、辇辂无遗。

王僧辩命令裴之横、杜龛屯守杜姥宅，杜攻入并占据台城。王僧辩对士兵不加约束，放任他们抢劫掠夺建康居民。全城男女，衣服被剥光，裸露着被赶出家门，从石头城一直到东城，哭爹喊娘，一路上全是难民。当天晚上，士兵失火，烧毁了太极殿和东西堂，宫殿中的珍宝神器、仪仗羽饰、车辆等，全被烧得干干净净。

戊子，僧辩命侯等帅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罗等帅台内旧臣迎僧辩于道，僧辩劳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对。又问：“玺绂何在？”克良久曰：“赵平原持去。”僧辩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坠。”僧辩迎太宗梓宫升朝堂，帅百官哭踊如礼。

戊子（二十日），王僧辩命令侯等率领精锐甲兵五千人追赶侯景。王克、元罗等率领朝中旧臣在道路两旁迎接王僧辩，王僧辩嘲讽地慰劳王克说：“您侍奉夷狄君主可是辛苦了啊。”王克无言以对。王僧辩又问：“玉玺印绶在什么地方？”王克呆了好一会才回答说：“赵平原给拿走了。”王僧辩说：“王氏一家，百代都是公卿士族，今天到你这儿算是完了。”王僧辩把简文帝的棺材迎放在朝堂上，率百官按礼仪痛哭跪拜。

己丑，僧辩等上表劝进，且迎都建业。湘东王答曰：“淮海长鲸，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烛，尔乃议之。”

己丑（二十一日），王僧辩等人上表劝萧绎即皇帝位，并建议迎接萧绎来建康建都。湘东王萧绎回答说：“现在，盘据淮海的大鲸鱼侯景，虽说将要被杀；但占据襄阳的短尾妖狐萧，却还没有洗心革面地归降。登基的事，等天下真正太平了，四时和畅，玉烛生辉时再说吧！”

庚寅，南兖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买，阳平戍主鲁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并据城降。

庚寅（二十二日），南兖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买，阳平戍主鲁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都纷纷献出自己镇守的城池归降。

僧辩之发江陵也，启湘东王曰：“平贼之后，嗣君万福，未审何以为礼？”王曰：“六门之内，自极兵威。”僧辩曰：“讨贼之谋，臣为己任，成济之岷事，请别举人。”王乃密谕宣猛将军朱买臣，使为之所。及景败，太宗已殂，豫章王栋及二弟桥、相扶出于密室，逢杜于道，为去其锁。二弟曰：“今日始免横死矣！”栋曰：“倚伏难知，吾犹有惧！”辛卯，遇朱买臣，呼之就船共饮，未竟，并沉于水。

当初，王僧辩出发到江陵去的时候，对湘东王萧绎说：“平定侯景乱贼之后，继承君位的人康强万福，不知应该奉行什么礼仪？”湘东王回答道：“台城六门之内，任你充分发挥兵威。”王僧辩说：“讨伐侯景乱贼的谋略战术，我义不容辞视为己任；至于象成济弑魏君那样的事，请另外推举别人去干。”于是，湘东王就秘密地告诉宣猛将军朱买臣，要他届时去简文帝宫中执行任务。待到侯景兵败，简文帝也死了，豫章王萧栋和他的两个弟弟萧桥、萧互相搀扶着从密室走出来，正好在路上碰上杜，杜为他们去掉锁链。两个弟弟说：“今天才算免了横死的灾祸了！”萧栋说：“祸与福互为倚伏，变化难知，我还有深深的恐惧！”辛卯（二十三日），三个人遇到朱买臣，朱买臣喊他们到船上一块饮酒，没到席散，三个人全被沉入水中。

僧辩遣陈霸先将兵向广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诸将多私使别索马仗，会侯子鉴渡江至广陵，谓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雠，何颜复见其主！不若投北，可得还乡。”遂皆降齐。霸先至欧阳，齐行台辛术已据广陵。

王僧辩派陈霸先带兵去广陵接受郭元建等人的投降，又派使者去安慰他们。将领们都向使者私通关节想另外多勒索一些战马武器。这时正好是侯子鉴渡江逃到广陵，他对郭元建说：“我们这些人，是梁朝的宿敌深仇，有什么面目再见到梁朝的主子！不如投奔北方，还可以得到还乡的机会。”于是全都投降了北齐。当陈霸先行军抵达欧阳的时候，北齐行台辛术已经占据了广陵。

王伟与侯子鉴相失，直渎戍主黄公喜获之，送建康。王僧辩问曰：“卿为贼相，不能死节，而求活草间邪？”伟曰：“废兴，命也。使汉帝早从伟言，明公岂有今日！”尚书左丞虞鹭尝为伟所辱，乃唾其面。伟

曰："君不读书，不足与语。"鹭惭而退。僧辩命罗州刺史徐嗣徽镇朱方。

王伟在逃跑路上和侯子鉴跑散了，直渎戍所的守将黄公喜抓住了他，把他押到建康。王僧辩审问他时问："你身为贼党丞相，不能为贼党守节，还想在草野间求条活命吗？"王伟回答说："朝代的废兴，这是天命。假使汉帝侯景早听从我的话，当年不放了你的话，你那能还有今天！"尚书左丞虞鹭过去曾经被王伟羞辱过，趁这机会过来把唾味吐在他面上。王伟讽刺他说："你是个不读书的人，我不值得和你说话。"虞鹭惭愧地退下来。王僧辩任命罗州刺史徐嗣徽镇守朱方。

壬辰，侯景至晋陵，得田迁余兵，因驱掠居民，东趋吴郡。

壬辰（二十四日），侯景逃到晋陵，收集了田迁剩下的士兵，对居民大肆驱掠一番之后，就往东去了吴郡。

[11]夏，四月，齐主使大都督潘乐与郭元建将兵五万攻阳平，拔之。

[11]夏季，四月，北齐国主高洋派大都督潘乐与郭元建带兵五万人攻打阳平，并加以占领。

[12]王僧辩启陈霸先镇京口。

[12]王僧辩经请示让陈霸先镇守京口。

[13]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纪，颇有韬略，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有马八千匹。闻侯景陷台城，湘东王将讨之，谓僚佐曰："七官文士，岂能匡济！"内寝柏殿柱绕节生花，纪以为己瑞。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圆照为皇太子，圆正为西阳王，圆满为竟陵王，圆普为谯王，圆肃为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丰侯为征西大将军、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马王僧略、直兵参军徐怦固谏，不从。僧略，僧辩之弟；怦，勉之从子也。

[13]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萧纪，很有武艺韬略。他治理蜀地十七年，向南开发了宁州、越，向西打通了资陵、吐谷浑。对内努力兴办农业、纺织、食盐、冶铁等经济事业，对外发展与远方的通商贸易。所以蜀地财富增殖很快，兵器衣甲积累了很多，共拥有八千匹战马。萧纪听到侯景攻陷台城，湘东王萧绎将要出兵讨伐他的消息，就对身

边官吏说："七官（萧绎）是个文人，那能匡扶社稷，救济黎民！"萧纪住的宫殿里柏木做的殿柱环绕树节的地方开了岷花，他以为是应在自己身上的祥瑞。乙巳（初八），萧纪登基即皇位，改年号为天正，把大儿子萧圆照立为皇太子，并封儿子萧元正为西阳王，萧圆满为竟陵王，萧元普为谯王，萧元肃为宜都王。他又任命巴西、梓潼二郡的太守永丰侯萧为征西大将军、益州刺史，封为秦郡王。司马王僧略、直兵参军徐怦苦苦劝止，但萧纪不听。王僧略是王僧辩的弟弟。徐怦是徐勉的侄子。

初，台城之围，怦劝纪速入援，纪意不欲行，内衔之。会蜀人费合告怦反，怦有与将帅书云："事事往人口具。"纪即以为反征，谓怦曰："以卿旧情，当使诸子无恙。"对曰："生儿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纪乃尽诛之，枭首于市，亦杀王僧略。永丰侯叹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国之基也，今先杀之，不亡何待！"

当初，台城被侯景包围时，徐怦劝萧纪赶快去援救。萧纪的意思是不想去，心里不免怪徐怦多事，因此对徐怦暗暗怀恨。正好蜀人费合告发徐怦造反，证据是徐怦有一封写给将帅的信，其中有一句说："一件件事情都由来人当面陈说！"萧纪就用这句话作为他想造反的证明。萧纪把徐怦抓起来，对他说："因为和你有些旧交情，所以我会让你的儿子们安然无恙的。"徐怦回答说："我的儿子都很象殿下，父亲有难竟在一边坐视不救、留下这些儿子有什么用处呢？"萧纪于是把他和儿子们全杀了，并割下首级在集市上示众。同时也杀了劝阻他登帝位的王僧略。永丰侯萧为此长叹说："武陵王的帝业看样子不成了。善良的人，是国家的基础，而现在先杀了一批善人，不灭亡更待何时！"

纪征宜丰侯谘议参军刘为中书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纪令刘孝胜深布腹心，苦求还。中记室韦登私谓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将致大祸，孰若共构大夏，使身名俱美哉！"正色曰："卿欲缓颊于我邪？我与府侯分义已定，岂以夷险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义于天下，终不逞志于一夫。"纪知必不为己用，乃厚礼遣之。以宜丰侯循为益州刺史，封随郡王，以为循府长史、蜀郡太守。

萧纪征召宜丰侯萧循手下的谘议参军萧为中书侍郎，使者去了八趟，才把他请来。萧纪派刘孝胜去和他谈，把心里最机密的话全都对他说了，但刘苦苦要求放他回去。中记室韦登私下对刘说："殿下这个

人残忍而且记仇，你这次不留下为他效劳，必将会惹来杀身大祸，何必不和他一起成就帝业，使自己身贵名美，这多好呀！”萧严肃地说：“你想到我这儿当说客吗？我和宜丰侯之间的名分已定，难道能因为险易祸福而改变初心吗？殿下正要播扬大义于天下，我想不至于在我这一介武夫身上发泄自己骄纵之志吧！”萧纪知道他肯定不能为自己所用了，就赠以厚礼，放他回去。同时任命宜丰侯萧循为益州刺史，封为随郡王，任命萧为萧循王府里的长史、蜀郡太守。

[14]谢答仁讨刘神茂还，至富阳，闻侯景败走，帅万人欲北出候之，赵伯超据钱塘拒之。侯景进至嘉兴，闻伯超叛之，乃退据吴。己酉，侯追及景于松江，景犹有船二百艘，众数千人，进击，败之，擒彭隽、田迁、房世贵、蔡寿乐、王伯。生剖隽腹，抽其肠，隽犹不死，手自收之，乃斩之。

[14]谢答仁讨伐刘神茂后回来，军队行至富阳时，听到侯景兵败逃跑的消息，就率领一万人马想从北边出兵去等候侯景。赵伯超据守钱塘，阻止侯景残兵前进。侯景行进到嘉兴，听到赵伯超背叛他的消息，就退回据守吴郡。己酉（十二日），侯在松江追上了侯景，这时侯景还有二百只船，兵力数千人。侯发动进攻，打败了侯景残部，抓获了彭隽、田迁、房世贵、蔡寿乐、王伯。侯把彭隽活活剖腹，抽出他的肠子，彭隽还没死，用手扯回肠子，于是侯就用刀砍死了他。

景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将入海，遣副将焦僧度追之。景纳羊侃之女为小妻，以其兄为库直都督，待之甚厚；随景东走，与景所亲王元礼、谢葳蕤密图之。葳蕤，答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己卯，景昼寝；语海师：“此中何处有蒙山，汝但听我处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觉，大惊；问岸上人，云“郭元建犹在广陵”，景大，将依之。拔刀，叱海师向京口，因谓景曰：“吾等为王效力多矣，今至于此，终无所成，欲就乞头以取富贵。”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以刺杀之。尚书右仆射索超世在别船，葳蕤以景命召而执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斩超世，以盐内景腹中，送其尸于建康。僧辩传崐首江陵，截其手，使谢葳蕤送于齐；暴景尸于市，士民争取食之，并骨皆尽；溧阳公主亦预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齐，世宗剥其长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蚕室。齐显祖即位，梦猕猴坐其御床，乃尽烹之。赵伯超、谢

答仁皆降于侯，并田迁等送建康。王僧辩斩房世贵于市，送王伟、吕季略、周石珍、严、赵伯超、伏知命于江陵。

丁巳，湘东王下令解严。

侯景与身边的亲信几十人乘一只小船逃跑，人多船小，他把两个儿子推到水中淹死了。小船将要入海时，侯派副将焦僧度去追击。当初，侯景娶羊侃的女儿为妾，任命她哥哥羊为库直都督，对待他很优厚。羊跟着侯景往东跑，和侯景所信任的王元礼、谢葳蕤秘密商议反叛侯景。谢葳蕤是谢答仁的弟弟。侯景下海后，想逃回蒙山，己卯（十八日），侯景白天正睡觉，羊对海上的向导说："这海中哪里有蒙山，你别管，只听我调度指挥。"于是就让船直接驶向京口。船行进到胡豆洲时，侯景发现方向不对，大吃一惊。向岸上的人打听情况，他们说："郭元建还在广陵呢！"侯景听了心中大喜，就准备去投奔郭元建。羊拔刀威胁海上向导，喝斥他，让他把船开往京口。并对侯景说："我们为大王出过不少力，现在到了这个地步，终于一事无成，想借借你的头来换点富贵享用。"侯景还没有回答，好几把白晃晃的刀争着砍下来。侯景想跳海，羊用刀砍他。侯景窜入船里，用自己佩的刀去撬船的底板，羊用长矛把他刺死了。尚书右仆射索超世在别的船上，谢葳蕤假传侯景的命令召他来议事，等他来了就把他捆起来。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杀了索超世，又用盐填入侯景肚子里，把他的尸体送到建康。王僧辩把侯景的首级传送到江陵去，又砍下他的手，派谢葳蕤送到北齐去。然后把侯景尸体扔在市集上，士兵民众争着去挖他的肉来吃，连骨头都被抢光了。侯景宠爱过的溧阳公主也参加了吃侯景肉的行列。当初，侯景有五个儿子留在北齐，高澄把他长子的面皮剥下来然后用油锅烹了，其他四个小儿子都下蚕室割去生殖器。文宣帝高洋即位之后，梦见猕猴坐在他的御床上，于是把侯景的几个幼子全部下了油锅。赵伯超、谢答仁都投降了侯，侯把他们和田迁等人押送到建康。王僧辩把房世贵斩首于市，另把王伟、吕季略、周石珍、严、赵伯超、伏知命等人押送到江陵。

丁巳（二十日），湘东王萧绎下令解除戒严。

[15]乙丑，葬简文帝于庄陵，庙号太宗。

[15]乙丑（二十八日），梁朝把简文帝埋葬在庄陵，定庙号为太宗。

[16]侯景之败也，以传国玺自随，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掌之，曰：“若我死，宜沈于江，勿令吴儿复得之。”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从者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与辛术，壬申，术送之至邺。

[16]侯景兵败时，自己携带着传国玉玺，让他的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掌管，交代他说：“如果我死了，就把它扔到江里去，别让吴儿们又得到它！”赵思贤从京口渡江时，遇到盗贼，他的随从慌乱之中把传国玉玺扔在草中。他到达广陵之后，把这事告诉了郭元建。郭元建派人去找了回来，把它交给辛术。壬申（疑误），辛术把玉玺送到了邺城。

[17]甲申，齐以吏部尚书杨为右仆射，以太原公主妻之。公主，即魏孝静帝之后也。

[17]甲申（疑误），北齐任命吏部尚书杨为右仆射，把太原公主嫁给他。太原公主就是北魏孝静帝的皇后。

[18]杨乾运至剑北，魏达奚武逆击之，大破乾运于白马，陈其俘馘于南郑城下，且遣人辱宜丰侯循。循怒，出兵与战，都督杨绍伏兵击之，杀伤殆尽。刘还至白马西，为武所获，送长安。太师泰素闻其名，待之如旧交。时南郑久不下，武请屠之，泰将许之。请之于朝，泰怒，不许；泣请不已，泰曰：“事人当如是。”乃从其请。

[18]杨乾运率军队抵达剑北，西魏达奚武迎头阻击他，在白马把杨乾运打得大败，把斩获的首级陈列在南郑城下，而且派人去侮辱宜丰侯萧循。萧循大怒，出兵去和达奚武交战，都督杨绍设伏兵截击他，把他的军队连杀带伤，几乎消灭光。刘回到白马西边，被达奚武捉获，押送到了长安。西魏太师宇文泰平时就知道刘的名声，对待他象对待老朋友一样。当时南郑城久攻不下，达奚武要求城破后实行屠城，宇文泰准备答应他。刘请求宇文泰不要批准，宇文泰大怒，不答应；刘哭着不停地请求，宇文泰感叹地说：“臣子侍奉主子就应该这样。”于是听从了他的请求。

[19]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复劝进，湘东王犹不受，遣侍中丰城侯泰谒山陵，修复庙社。

[19]五月庚午（初三），司空南平王萧恪等人又劝萧绎即帝位，湘东王萧绎还是不接受，派侍中丰城侯萧泰去拜谒祖先陵墓，重新修复

宗庙神社。

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枭之于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库。庚辰，以南平王恪为扬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辩为司徒、镇卫将军，封长宁公。陈霸先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长城县侯。

戊寅（十一日），侯景的首级被送到江陵，被挂在市上示众三天之后，又用火烤干，并油漆了后交付武库保管。庚辰（十三日），梁朝任命南平王萧恪为杨州刺史。甲申（十七日），任命王僧辩为司徒、镇卫将军，封为长宁公。任命陈霸先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为长城县侯。

乙酉，诛侯景所署尚书仆射王伟、左民尚书吕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严于市。赵伯超、伏知命饿死于狱。以谢答仁不失礼于太宗，特宥之。王伟于狱中上五百言诗，湘东王爱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于王曰："前日伟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视之，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王大怒，钉其舌于柱，剜腹、脔肉而杀之。

乙酉（十八日），侯景所任命的尚书仆射王伟、左民尚书吕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严等人被斩首于市。赵伯超、伏知命饿死在监狱之中。因为谢答仁对简文帝不失臣子之礼，所以特别下令赦免了他。王伟在狱中献了一首五百字的长诗，湘东王萧绎爱他的才华，想宽宥他。但是有妒嫉王伟的人跑去告诉萧绎，说："前些日子王伟作了一篇檄文，也很好。"萧绎让人找来看看，檄文中写道："项羽眼珠中两个瞳孔，尚且有乌江之败；湘东王只有一只眼睛，怎么能使赤县民心归顺！"萧绎看了大怒，就把王伟的舌头钉在柱子上，将他剖腹，又一片片切他的肉，就这样杀了他。

[20]丙戌，齐合州刺史斛斯昭攻历阳，拔之。

[20]丙戌（十九日），北齐的合州刺吏斛斯昭攻打历阳，攻克了它。

[21]丁亥，下令，以"王伟等既死，自馀衣冠旧贵，被逼偷生，猛士勋豪，和光苟免者，皆不问。"

[21]丁亥（二十日），萧绎下令说："王伟等人既然已经死了，其他的士大夫旧贵族中被逼依附苟且偷生的人，还有勇猛有功勋的豪杰为了免去一死而跟着跑的人，都不再追究了。"

[22]扶风民鲁悉达，纠合乡人以保新蔡，力田蓄谷。时江东饥乱，饿死者什八九，遗民携老幼归之。悉达分给粮廪，全济甚众，招集晋熙等五郡，尽有其地。使其弟广达将兵从王僧辩讨侯景，景平，以悉达为北江州刺史。

[22]扶风有一个平民叫鲁悉达，他把乡人纠合起来保卫新蔡，又组织农民努力种田，积蓄粮食。当时江东一带闹饥荒，社会动乱，百姓十个有八九个饿死，活下来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去归顺他。鲁悉达对投奔他的人，都分给粮食，救济了很多人，这样就把晋熙等五郡的人民都召集在了他的周围，这五郡的土地也都归他管理了。他还派自己的弟弟带兵跟随王僧辩去讨伐侯景。侯景之乱被平定之后，萧绎任命鲁悉达为北江州刺史。

[23]齐主使其散骑常侍曹文皎等来聘，湘东王使散骑常侍柳晖等报之，且告平侯景；亦遣舍人魏彦告于魏。

[23]北齐国主高洋派他的散骑常侍曹文皎等人出使梁朝聘问，湘东王萧绎派散骑常侍柳晖等为使节回访，而且把平定侯景之乱的情况通报对方。同时也派舍人魏彦把这事通报给西魏。

[24]齐主使潘乐、郭元建将兵围秦郡，行台尚书辛术谏曰：“朝廷与湘东王信使不绝。阳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辩已遣严超达守秦郡，于义何得复争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师。”弗从。陈霸先命别将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齐众七万，攻之甚急。王僧辩使左卫将军杜救之，霸先亦自欧阳来会；与元建大战于士林，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生擒千余人。元建收余众北遁；犹以通好，不穷追也。

辛术迁吏部尚书。自魏迁邺以后，大选之职，知名者数人，互有得失：齐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风流辩给，取士失于浮华。唯术性尚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责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峎门阀不遗，考之前后，最为折衷。

[24]北齐国主高洋派潘乐、郭元建率兵去包围秦郡，行台尚书辛术进谏说：“我朝现在和湘东王之间和睦友好，信使往来不绝。阳平，是侯景的地盘，拿下它是可以的。而秦郡就不同了。现在王僧辩已经派严超达去守秦郡，从道义上讲怎么能再去争夺这个城市呢？而且现在正当雨季，天下大雨，地上积水，道路难走，所以不如班师回朝。”但高洋不听从。陈霸先命令别将徐度带兵去协助秦郡的防务，要求他们

固守城池。北齐军队有七万之众，攻打得很猛烈。王僧辩派左卫将军杜去救援，陈霸先也亲自从欧阳赶来会师。他们和郭元建在士林大战一场，把郭元建打得惨败，斩下首级一万多，俘虏了一千多人。郭元建收拾残兵败将向北逃窜。因为双方还在讲友好，互通信使，所以就没有穷追不舍。

辛术升任吏部尚书。自东魏迁都到邺城以后，吏部负责选官的人，知名于时的有几个人，他们各有长短优劣：齐世宗年少有为，志高气扬，但他的缺点是有些草率疏忽；袁叔德作风沉着细致，谨慎忠厚，他的缺点是有点琐细；杨文采风流，口齿伶俐，但他在录用人才时偏好浮华。只有辛术生性崇尚忠贞清明，录用人才一定看其才具器识，根据他的名望去责求他的实际品质、本领，新人和旧人都匀着提拔，即使管仓库的如有才能也一定提升，世家子弟也不遗漏。考察他前后选人的情况，是最为折衷允当的了。

[25]魏达奚武遣尚书左丞柳带韦入南郑，说宜丰侯循曰："足下所固者险，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王旅深入，所凭之险不足固也；白马破走，酋豪不进，所望之援不可恃也；长围四合，所部之民不可保也。且足下本朝丧乱，社稷无主，欲谁为为忠乎？岂若转祸为福，使庆流子孙邪！"循乃请降。带韦，庆子之也。开府仪同三司贺兰德愿闻城中食尽，请攻之，大都督赫连达曰："不战而获城，策之上者，岂可利其子女，贪其货财，而不爱民命乎！且观其士马犹强，城池尚固，攻之纵克，则彼此俱伤；如困兽犹斗，则成败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获男女二万口而还，于是剑北皆入于魏。

[25]西魏达奚武派尚书左丞柳带韦到南郑去游说，对宜丰侯萧循说："您所固守的是险要之地，所依恃的是外援，所要保护的是老百姓。现在我们朝廷的军队已深入腹地，你所凭借的险要地势就不那么有用了；杨乾运在白马被打败逃跑了，酋长强豪们畏葸不前，你所盼望的外援也靠不住了；我军将南郑城四面包围，密不透风，您所管辖的百姓也就保不住了。而且，您的朝廷动乱不已，社稷无主，您想尽忠，可忠于谁呢？所以还不如改变主意，转祸为福，使子孙后代也得到您这一决策的好处！"箫循听了，觉得有理，就请求投降。柳带韦是柳庆的儿子。开府仪同三司贺兰德愿听说城里吃的东西已经没了，要求发动进攻，大都督赫连达说："不打仗而能得到城池，这是上策，怎

么可以看中城里的子女，贪图货物财产，而不珍惜百姓的生命呢？而且据我观察，萧循的兵马还强壮，城池还坚固，我们攻城即使攻下来，也是彼此都大有伤亡。万一萧循来个困兽犹斗，拼命一搏，那么成败就很难说了。”达奚武称许说：“您说的道理很对。”于是接受萧循投降，俘获男女人口二万人，然后凯旋而归，从此剑北一带全部归入了西魏的版图。

[26]六月，丁未，齐主还邺；乙卯，复如晋阳。

[26]六月，丁未（十一日），北齐国主高洋回到邺城。乙卯（十九日），又去到晋阳。

[27]庚寅，立安南侯方矩为王太子。

[27]庚寅（疑误），萧绎立安南侯萧方矩为王太子。

[28]齐遣散骑常侍谢季卿来贺平侯景。

[28]北齐派散骑常侍谢季卿来祝贺平定侯景之乱的胜利。

[29]衡州刺史王怀明作乱，广州刺史萧勃讨平之。

[29]衡州刺史王怀明犯上作乱，广州刺史萧勃发兵讨伐，平定了动乱。

[30]齐政烦赋重，江北之民不乐属齐，其豪杰数请兵于王僧辩，僧辩以与齐通好，皆不许。秋，七月，广陵侨人朱盛等潜聚党数千人，谋袭杀齐刺史温仲邕，遣使求援于陈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辩，僧辩曰：“人之情伪，未易可测，若审克外城，亟须应援，如其不尔，无烦进军。”使未报，霸先已济江，僧辩乃命武州刺史杜等助之。会盛等谋泄，霸先因进军围广陵。

[30]北齐政令繁多，赋税很重，长江以北的人民不愿意归属于北齐，其中崛的豪杰之士多次请求王僧辩出兵，王僧辩因为国家正和北齐发展友好关系，每次都没有允许。秋季，七月，侨居广陵的朱盛等人，暗中纠集党徒好几千人，阴谋袭击杀死北齐刺史温仲邕，派使者向陈霸先求援，要他作外应，并说已经攻下了外城。陈霸先派人报告王僧辩，王僧辩说：“人的诚意有真有假，很难看破。如果确实已攻下了外城，那倒很有必要去支援一下，如果没有这回事，就别劳师动众地进军了。”使者还没回去转达王僧辩的意见，陈霸先已经渡过长江

了，王僧辩只好派武州刺史杜等出兵去协助他。正在这时，朱盛等人的秘谋泄漏了，陈霸先乘此进军并包围了广陵。

[31]八月，魏安康人黄众宝反，攻魏兴，执太守柳桧，进围东梁州。令桧诱说城中，桧不从而死。桧，虬之弟也。太师泰遣王雄与骠骑大将军武川宇文虬讨之。

[31]八月，西魏安康人黄众宝反叛，攻打魏兴，抓住了太守柳桧，又进而围困东梁州。黄众宝让柳桧向城里守将诱降，柳桧不服从命令，被杀。柳桧是柳虬的弟弟。太师宇文泰派王雄和骠骑大将军武川人宇文虬去讨伐黄众宝。

[32]武陵王纪举兵由外水东下，以永丰侯为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圆肃副之。

[32]武陵王萧纪发兵从外水向东进发，他任命永丰侯萧为益州刺史，留守成都，让自己的儿子宜都王萧圆肃做萧的副职。

[33]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辩为扬州刺史。

[33]九月，甲戌（初九），司空南平王萧恪去世。甲申（十九日），萧绎任命王僧辩为扬州刺史。

[34]齐主使告王僧辩、陈霸先曰："请释广陵之围，必归广陵、历阳两城。"霸先引兵还京口，江北之民从霸先济江者万余口。湘东王以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征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顼诣江陵，以昌为散骑常侍，顼为领直。

[34]北齐国主高洋派使者去向王僧辩、陈霸先讲和，说："请贵军撤了包围广陵的人马，我方一定把广陵、历阳两城还给你们。"陈霸先听了，就带兵回京口，江北的人民跟着陈霸先渡江的有一万多人。湘东王萧绎任命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征召陈霸先的长子陈昌、侄子陈顼到江陵来朝见，任命陈昌为散骑常侍，陈顼为领直。

[35]宜丰侯循之降魏也，丞相泰许其南还，久而未遣，从容问刘曰："我于古谁比？"对曰："常以公为汤、武，今日所见，曾桓、文之不如！"泰曰："我安敢比汤、武，庶几望伊、周，何至不如恒、文！"对曰："齐桓存三亡国，晋文公不失信于伐原。"语未竟，泰抚掌曰："我解尔意，欲激我耳。"乃谓循曰："王欲之荆，为之益？"循请还江

陵，泰厚礼遣之。循之文武千家自随，湘东王疑之，遣使觇察，相望于道；始至之夕，命劫窃其财，及旦，循启输马仗，王乃安之，引入，对泣，以循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35]宜丰侯萧循投降西魏时，丞相宇文泰曾答应放他回南方，过了很久也没有放。一次，宇文泰从容地问刘说：“我能和古人中的什么人相比？”刘很不客气地说：“过去我常常拿您和商汤、周武王相比，现在看来，您连齐桓公、晋文公也够不上！”宇文泰听了一楞，忙说：“我怎么敢和商汤、周武相比！我自己觉得自己大概可以与伊尹、周公相比，怎么连齐桓公、晋文公也比不上呢？”刘回答说：“齐桓公使三个灭亡的小国重新存在下去，晋文公对讨伐原国的事没有失信。”刘话还没说完，宇文泰就双手一拍说：“我知道你话里的意思了。这是想激我呀！”于是对萧循说：“您想去荆州，还是去益州？”萧循表示要回江陵，宇文泰就赠送了厚礼，让他走了。萧循带着手下文武官员一千家一同回去，湘东王萧绎有点怀疑，就派一个又一个使者在道途打探侦察情况。在萧循到江陵的当天晚上，又派人去偷他的财物，第二天一早，萧循要求把兵器马匹献出来，萧绎这才放心了，让人把萧循带进来，相对而流泪。萧绎任命萧循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36]冬，十月，齐主自晋阳如离石，自黄栌岭起长城，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置三十六戍。

[36]冬季，十月，北齐国主高洋从晋阳到离石去督修长城。从黄栌岭开始修长城，向北修到社平戍所，共四百多里长，设置三十六个戍所。[37]戊申，湘东王执湘州刺史王琳于殿中，杀其副将殷晏。

琳本会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宫，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为将帅。琳倾身下士，所得赏赐，不以入家。麾下万人，多江、淮群盗，从王僧辩平侯景，与杜龛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宠纵暴，僧辩不能禁。僧辩以宫殿之烧，恐得罪，欲以琳塞责，乃密启王，请诛琳。王以琳为湘州，琳自疑及祸，使长史陆纳帅部曲赴湘州，身诣江陵陈谢，谓纳等曰：“吾若不返，子将安之？”咸曰：“请死之。”相泣而别。至江陵，王下琳吏。

辛酉，以王子方略为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黄罗汉为长史，使与太舟卿张载至巴陵，先据琳军。载有宠于王，而御下峻刻，荆州人疾之如雠。罗汉等至琳军，陆纳及士卒并哭，不肯受命，执罗汉及载。王遣

宦者陈往谕之，纳对刳载腹，抽肠以系马足，使绕而走，肠尽气绝。又脔割，出其心，向之舞，焚其馀骨。以黄罗汉清谨而免之。纳与诸将引兵袭湘州，时州中无主，纳遂据之。

[37]戊申（十四日），湘东王萧绎在宫殿上把湘州刺史王琳抓起来，杀了他的副将殷晏。

王琳本来是会稽的兵家子弟，他的姐妹都被送入宫中，所以王琳自小在湘东王身边长大。王琳喜欢逞勇力，湘东王让他当将帅。王琳能屈身礼遇才智之士，所得到的赏赐也不拿回家里。他手下有一万人马，大多是长江、淮河上盗贼出身的人。王琳跟随王僧辩去平定侯景，与杜龛并列，功居第一。在建康时，他仗恃自己受宠，放纵各种暴行，连王僧辩也无法禁止他。王僧辩因为士兵失火烧了太极殿及东、西堂的事，恐怕会得罪，就想用王琳的过失来推卸自己的责任，于是就秘密向湘东王汇报了王琳的过失，要求杀掉王琳。湘东王命令王琳离开建康，到湘州去，王琳怀疑自己会遭祸，就派长史陆纳率领部曲去湘州，自己亲身到江陵表达谢恩之情。走前，他对陆纳等人说："我要是回不来，你将要去哪里？"大家都说："跟你一块死。"大家相对而泣，然后分别了。王琳到了江陵，湘东王就把他抓起交给官吏处理。

辛酉（二十七日），萧绎任命王子萧方略为湘州刺史，又任命廷尉黄罗汉为长史，派他和太舟卿张载到巴陵去，先把王琳的军队接管过来。张载很得湘东王宠爱，但他管理手下部属很严厉苛刻，荆州人恨他象恨仇人一样。黄罗汉等人到了王琳的军队中，陆纳和士兵都痛哭流涕，不肯被收编，把黄罗汉、张载抓了起来。湘东王派宫中宦官陈去做说服工作，陆纳当着陈的面把张载的肚子剖开，抽出他的肠子系在马的脚上，让马绕来绕去走，直到肠子拽完气绝而死。又一片片割张载的肉，挖出他的心肝，向着尸体拍手跳舞，再把剩下的骨头全烧了。黄罗汉由于清廉谨严而免予加害。陆纳和将领们带兵袭击湘州，当时州里没有主事人，陆纳就占据了湘州。

[38]公卿藩镇数劝进于湘东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38]公卿大臣，各路军事头领多次劝湘东王登帝位。十一月，丙子（十二日），元帝萧绎在江陵登上皇帝位，改换年号，大赦天下。这

一天，皇帝没有升坐正殿，只是让公卿大臣左右排列一下而已。

[39]丁丑，以宜丰侯循为湘州刺史。

[39]丁丑（十三日），梁元帝萧绎任命宜丰侯萧循为湘州刺史。

[40]己卯，立王太子方矩为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为晋安王，方略为始安王，方等之子庄为永嘉王。追尊母阮容为文宣皇后。

侯景之乱，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长江为限，荆州界北尽武宁，西拒硖口，岭南复为萧勃所据，诏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户著籍，不盈三万而已。

[40]己卯（十五日），萧绎立王太子萧方矩为皇太子，把他的名字改叫萧元良。皇子萧方智封为晋安王，萧方略封为始安王，已战死的萧方等的儿子萧庄封为永嘉王。追尊母亲阮容为文宣皇后。

侯景之乱以来，梁朝的州郡有一大半被并入西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这一线治理范围只在长江以南，荆州境内北边到武宁为止，西边到硖口为止，岭南又被萧勃占据着。朝廷诏令所到的地方，不过方圆千里以内，百姓户口登记在簿册上的，还不满三万户。

[41]陆纳袭击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渌口，破之。道贵奔零陵，其众悉降于纳崐。上闻之，遣使征司徒王僧辩、右卫将军杜、平北将军裴之横与宜丰侯循共讨纳，循军巴陵以待之。侯景之乱，零陵人李洪雅据其郡，上即以为营州刺史。洪雅请讨陆纳，上许之。丁道贵收余众与之俱。纳遣其将吴藏袭击，破之，洪雅等退保空云城，藏引兵围之。顷之，纳请降，求送妻子。上遣陈至纳所，纳众皆泣，曰：“王郎被囚，故我曹逃罪于湘州，非有他志也。”乃出妻子付。至巴陵，循曰：“此诈也，必将袭我。”乃密为之备。纳果夜以轻兵继后，约至城下鼓噪。十二月，壬午晨，去巴陵十里，众谓已至，即鼓噪，军中皆惊。循坐胡床，于垒门望之，纳乘水来攻，矢下如雨，循方食甘蔗，略无惧色，徐部分将士击之，获其一舰；纳退保长沙。

[41]陆纳在渌口袭击衡州刺史丁道贵，击败了他。丁道贵逃奔到零陵，他的部众全部投降了陆纳。元帝听到消息之后，派使者征召司徒王僧辩、右卫将军杜、平北将军裴之横和宜丰侯萧循，命令他们一起讨伐陆纳。萧循的部队驻扎在巴陵等待截击敌军。侯景之乱时，零陵人李洪雅占据了该郡，元帝就此任命他为营州刺史。李洪雅请求参加讨伐陆纳，元帝答应了。丁道贵收拾残兵跟他一起出发。陆纳派他的

将领吴藏袭击了他们，击溃了他们的军队，李洪雅等人只好退却进入空云城以自保，吴藏带兵把空云城包围了起来。过一阵子，陆纳要求投降，请求送妻子、儿子到江陵为人质。元帝派陈到陆纳那里，陆纳等人都大哭，说："王琳被抓起来，因此我们才到湘州去逃罪，不是有什么别的野心。"于是把妻子儿子交给陈带回。陈回到巴陵时，萧循听到消息，说："这里有诈，他一定会来袭击我军。"于是秘密地作了充分准备。陆纳果然乘着黑夜掩护，派一支轻装士兵跟在陈后头，约好到巴陵城下一齐大声喧哗，乘其不备攻城。十二月，壬午（疑误）晨，陆纳的军队离巴陵还有十里路，大家以为已经到巴陵了，就大声喧呼起来，萧循军中无不受惊。萧循坐在胡床上，从垒门里望出去，只见陆纳乘着水势来发动进攻，箭头象雨一样飞来，而萧循正啃着甘蔗，一点害怕的神色也没有，慢慢指挥将士去截击，缴获了敌军一条兵舰。陆纳只好退守长沙。

[42]壬午，齐主还邺；戊午，复如晋阳。

[42]壬午（疑误），北齐国主高洋回到邺城。戊午（疑误），又去到晋阳。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五卷

梁纪二十一 世祖孝元皇帝下承圣二年（癸酉、553）

梁纪二十一 梁元帝承圣二年（癸酉，公元553年）

[1]春，正月，王僧辩发建康，承制使陈霸先代镇扬州。

[1]春季，正月，王僧辩从建康出发，按照诏旨让陈霸先从京口回来替代他镇守扬州。

[2]丙子，山胡围齐离石。戊寅，齐主讨之，未到，胡已走，因巡三堆，大猎而归。

[2]丙子（十三日），山胡包围了北齐的离石城。戊寅（十五日），北齐国主高洋出兵讨伐，还没到离石，山胡已经跑了，于是乘便巡视了三堆一带，痛快地打了一场猎后回来。

[3]以吏部尚书王褒为左仆射。

[3]梁元帝任命吏部尚书王褒为左仆射。

[4]己丑，齐改铸钱，文曰“常平五铢”。

[4]己丑（二十六日），北齐修改铸钱的图样，上面铸的字为“常平五铢”。

[5]二月，庚子，李洪雅力屈，以空云城降陆纳。纳囚洪雅，杀丁道贵。纳以沙门宝志诗谶有“十八子”，以为李氏当王，甲辰，推洪雅为主，号大将军，使乘平肩舆，列鼓吹，纳帅众数千，左右翼从。

[5]二月，庚子（初七），李洪雅兵力不济，献出空云城投降陆纳。陆纳把李洪雅关起来，杀了丁道贵。陆纳因为僧人宝志写的诗谶中有“十八子”字样，以为姓李的会当皇帝，便于甲辰（十一日），推举李洪雅为主子，封号为大将军，让他坐在平肩舆上，左右排列鼓吹乐队，自己则率领几千士兵在左右护卫。

[6]魏太师泰去丞相、太行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

[6]西魏太师宇文泰辞去丞相、大行台等职，出任都督中外诸军事。

[7]王雄至东梁州，黄众宝帅众降。太师泰赦之，迁其豪帅于雍州。

[7]王雄进军东梁州，黄众宝率众投降。太师宇文泰赦免了黄众宝，把他手下骁勇的将领迁到了雍州。

[8]齐主送柔然可汗铁伐之父登注及兄库提还其国。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国人立登注为可汗。登注复为其大人阿富提所杀，国人立库提。

[8]北齐国主高洋送柔然可汗铁伐的父亲登注和哥哥库提回到了他们的国家。铁伐不久被契丹人杀害，其国人又立登注为可汗，登注又被头人阿富提杀死，国人又立库提为可汗。

[9]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罗立，号乙息记可汗；三月，遣使献马五万于魏。柔然别部又立阿那叔父邓叔子为可汗；乙息记击破邓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乙息记卒，舍其子摄图而立其弟俟斤，号木杆可汗。木杆状貌奇异，性刚勇，多智略，善用兵，邻国畏之。

[9]突厥伊利可汗去世，其子科罗立为可汗，号为乙息记可汗。三月，科罗派使者献马匹五万给西魏。柔然另一个部落又立阿那的叔父邓叔子为可汗。乙息记可汗在沃野北边木赖山一带把邓叔子打得大败。乙息记去世，没有立他的儿子摄图而立他的弟弟俟斤为可汗，号为木杆可汗。木杆可汗相貌形状颇为奇特怪异，性格刚强勇猛，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打仗，邻国都怕他。

[10]上闻武陵王纪东下，使方士画版为纪像，亲钉支体以厌之，又执侯景之俘以报纪。初，纪之举兵，皆太子圆照之谋也。圆照时镇巴东，执留使者，启纪云：“侯景未平，宜急进讨；已闻荆镇为景所破。”纪信之，趣兵东下。

[10]元帝听到武陵王萧纪出兵东下的消息，就派会妖术的方士在木版上画上萧纪的图像，亲自往图像的躯体四肢上钉钉子，以为可以把他诅死。又把侯景的俘虏押送到萧纪那儿，告诉他侯景已平。当初，萧纪举兵东进，全是太子萧圆照的主意。萧圆照这时镇守巴东，截获了使者，派人报告萧纪说：“侯景还没平定，应该赶快进军声讨。我已听到荆州被侯景攻破的消息。”萧纪信以为真，就火速率兵东下。

上甚惧，与魏书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太师泰曰：“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诸将咸难之。大将军代人尉迟迥，泰之甥也，独以为可克岷。泰问以方略，迥曰：“蜀与中国隔绝百有余年，恃其险，不

虞我至，若以铁骑兼行袭之，无不克矣。”泰乃遣迥督开府仪三司原珍等六军，甲士万二千，骑万匹，自散关伐蜀。

元帝很害怕，就写信给西魏求援，信中引用了《左传》中鲍叔所说的“子纠，是我的亲族，请你不必顾虑，出兵讨伐他”，让宇文泰出兵打萧纪。太师宇文泰说：“夺取蜀地，制伏梁朝，就在这一次了。”但是，将领们都感到困难。大将军代京人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只有他以为能打下来。宇文泰问他有什么方法谋略，尉迟迥说：“蜀地和中原别的地区隔绝有一百多年了，仗恃其地险要，从来不曾担心我军会去攻打，如果我们用铁甲骑兵，昼夜兼行去偷袭，没有打不下来的。”宇文泰深以为然，就派尉迟迥率领开府仪同三司原珍等六支部队，甲士一万二千人，骑兵一万，从散关进发讨伐蜀地。

[11]陆纳遣其将吴藏、潘乌黑、李贤明等下据车轮。王僧辩至巴陵，宜丰侯循让都督于僧辩，僧辩弗受。上乃以僧辩、循为东、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辩军于车轮。

[11]陆纳派他的部将关藏、潘乌黑、李贤明等人占据了车轮。王僧辩到了巴陵，宜丰侯萧循把都督让给王僧辩，王僧辩不接受。元帝就任命王僧辩、萧循为东西都督。夏季，四月，丙申（初四），王僧辩把军队驻扎在车轮。

[12]吐谷浑可汗夸吕，虽通使于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将骑三万逾陇，至姑臧，讨之。夸吕惧，请服；既而复通使于齐。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袭之于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状。

[12]吐谷浑可汗夸吕，虽然和西魏互派使者修好，但仍然在西魏边境抢劫进犯不止，宇文泰带骑兵三万人越过陇地，抵达姑臧去讨伐夸吕。夸吕害怕了，请求降服，但不久又派使者去联通北齐。凉州刺史史宁侦察到夸吕回来了，就在赤泉设伏兵袭击了他，抓获了他的仆射乞伏触壮。

[13]陆纳夹岸为城，以拒王僧辩。纳士卒皆百战之余，僧辩惮之，不敢轻进，稍作连城以逼之。纳以僧辩为怯，不设备；五月，甲子，僧辩命诸军水陆齐进，急攻之，僧辩亲执旗鼓，宜丰侯循亲受矢石，拔其二城；纳众大败，步走，保长沙。乙丑，僧辩进围之。僧辩坐垄上视筑围垒，吴藏、李贤明帅锐卒千人天门突出，蒙直进，趋僧辩。

时杜、杜龛并侍左右，甲士卫者止百余人，力战拒之。僧辩据胡床不动，裴之横从旁击藏等，藏等败退，贤明死，藏脱走入城。

[13]陆纳夹江岸修筑城垒，以抵抗王僧辩。陆纳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王僧辩有点害怕，因此不敢大意轻进，慢慢修筑相连的城垒来逼近陆纳的部队。陆纳以为王僧辩胆怯，所以一点也不防备。五月，甲子（初三），王僧辩命令水陆各路兵马齐头并进，猛烈发动进攻。王僧辩亲自举旗擂鼓，宜丰侯萧循亲自迎着飞箭乱石，从而攻下了陆纳的两座城垒。陆纳的队伍大败，步行逃跑退保长沙。乙丑（初四），王僧辩挥师进逼并把陆纳包围起来。王僧辩坐在土岸上督察兵士修筑围垒，吴藏、李贤明突然率领精锐将士一千人开门冲出来，拿着盾牌挥矛直进，朝王僧辩冲去。这时杜、杜龛两人都侍立在王僧辩身边，甲士、警卫人员只有一百多人，拼死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但王僧辩坐在胡床上不动。裴之横从旁边率军袭击吴藏等人，吴藏才败退下去。李贤明战死，吴藏逃脱跑入城里。

[14]武陵王纪至巴郡，闻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谯淹还军救蜀。初，杨乾运求为梁州刺史，纪以为潼州刺史；杨法琛求为黎州刺史，以为沙州：二人皆不悦。乾运兄子略说乾运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国宁民，而兄弟寻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难佐，不如 送款关中，可以功 名两全。”乾运然之，令略将二千人镇剑阁，又遣其婿乐广镇安州，与法琛皆潜通于魏。魏太师泰密赐乾运铁券，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三司、梁州刺史。尉迟迥以开府仪同三司侯吕陵始为前军，至剑阁，略退就乐广，翻城应始，始入据安州。甲戌，迥至涪水，乾运以州降。迥分军守之，进袭成都。时成都见兵不满万人，仓库空竭，永丰侯㧑城自守，迥围之。谯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赵拔扈援成都，迥使原珍等击走之。

[14]武陵王萧纪的军队抵达巴郡，听说有西魏的士兵出现，就派前梁州刺史巴西人谯淹掉头回师救蜀。当初，杨乾运要求当梁州刺史，萧纪任命他为潼州刺史；杨法琛要求当黎州刺史，萧纪任命他为沙州刺史，两人都不高兴。杨崐乾运的侄子杨略向杨乾运进言说：“现在侯景之乱刚刚平定，应该同心协力，保卫国家，安抚黎民，而萧纪却起兵与萧绎争帝，兄弟打仗，争斗不已，这是自我灭亡的行为。人们说木头朽烂了就不能雕刻，世道衰颓了就难以扶救。我看不如和西魏联

络一下，派人到关中去表示归附的心迹，这样可以功名两全。”杨乾运深以为然，命令杨略带兵二千去镇守剑阁，又派他女婿乐广去镇守安州，连同杨法琛一起，暗暗和西魏打通了关系。西魏太师宇文泰秘密地把铁券踢给杨乾运，并授予他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梁州刺史的职位。西魏尉迟迥以开府仪同三司侯吕陵始为前军，抵达剑阁，杨略有意弃城退却，去投靠乐广，他从城墙翻出来接应侯吕陵始，这样， 侯吕陵始就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安州。甲戌（十三日），尉迟迥进军到涪水，杨乾运献出潼州投降。尉迟迥分出一部分军队守潼州，大军继续挺进，袭击成都。这时成都的守军剩下不满一万人，仓库空虚，粮草兵器都用完了，永丰侯萧环城防守，尉迟迥把成都包围起来。谯淹派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赵拔扈带兵去救援成都。尉迟迥派原珍等人击跑了他们。

武陵王纪至巴东，闻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圆照责之，对曰："侯景虽平，江陵未服。"纪亦以既称尊号，不可复为人下，欲遂东进。将卒日夜思归，其江州刺史王开业以为宜还救根本，更思后图；诸将皆以为然。圆照及刘孝胜固言不可，纪从之，宣言于众曰："敢谏者死！"己丑，纪至西陵，军势甚盛，舳舻翳川。护军陆法和筑二城于峡口两岸，运石填江，铁锁断之。

武陵王萧纪进军到巴东时，才听说侯景之乱已经平定，于是感到后悔，就把太子萧元照找来，责备他。但萧元照回答说："侯景之乱虽平，但江陵方面湘东王并没有臣服呀！"萧纪也认为自己既然已经称帝，就不能再臣服别人，于是就想继续东进。但是，他军中的将士们日夜思念故土，想回老家，他手 下的江州刺史王开业认为应该回去，救援成都，巩固根本，慢慢再考虑今后的发展。将领们也都觉得这 种想法是对的。只有萧元照和刘孝胜固执地说不行，必须继续东进。萧纪听从了这两人的意见，当众宣布说："敢再多 说的就处死！"乙丑（疑误），萧纪的军队到达西陵，军势看起来很强盛，战船把江面都遮蔽了。江陵方面派护军陆法和在峡口修筑了两座城堡，运来很多大石头填江，同时拉上铁索把江面航道切断。

帝拔任约于狱，以为晋安王司马，使助法和拒纪，谓之曰："汝罪不容诛，我不杀，本为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许妻以庐陵王续之女，使宣猛将军刘与之俱。

元帝把任约从监狱里放出来，任命地为晋安王司马，让他协助陆法和抵抗萧纪，并对他说：“你本来是该得死罪的，我不杀你，就是为了今天让你戴罪立功。”于是，把宫庭警卫部队也撤销了，把他们发配给任约指挥。元帝仍然答应任约把庐陵王萧续的女儿嫁给他，还派宣猛将军刘和他一块儿出发。

[15]庚辰，巴州刺史余孝顷将兵万人会王僧辩于长沙。

[15]庚辰（十九日），巴州刺史余孝顷带兵一万去长沙和王僧辩会合。

[16]豫章太守观宁侯永，昏而少断，左右武蛮奴用事，军主文重疾之。永将兵讨陆纳，至宫亭湖，重杀蛮奴，永军溃，奔江陵。重将其众奔开建侯蕃，蕃杀之而有其众。

[16]豫章太守观宁侯萧永，糊涂而缺少决断事情的魄力，把事情一概托给身边的亲信武蛮奴来掌管，军主文重对此很痛恨。萧永带兵去讨伐陆纳，抵达宫亭湖时，文重杀了武蛮奴，萧永的军队溃败下来，逃跑回江陵。文重带着他的部众投奔开建侯萧蕃，萧蕃杀了文重，而吞并了他的军队。

[17]六月，壬辰，武陵王纪筑连城，攻绝铁锁，陆法和告急相继。上复拔谢答仁于狱，以为步兵校尉，配兵使助法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说谕陆纳。乙未，琳至长沙，僧辩使送示之，纳众悉拜且泣，使谓僧辩曰：“朝廷若赦王郎，乞听入城。”僧辩不许，复送江陵。陆法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长沙兵，恐失陆纳，乃复遣琳许其入城。琳既入，纳遂降，湘州平。上复琳官爵，使将兵西援峡口。

[17]六月，壬辰（初一），武陵王萧纪修筑互相连接的城垒，攻断了拦江的铁锁，陆法和连连向江陵告急。元帝又把 谢答仁从监狱里放出来，任命他为步兵校尉，配以士兵，让他去协助陆法和。又派使者送王琳去陆纳那里，让他去劝说陆纳归顺。乙未（初四），王琳到了长沙，王僧辩派人送他去前线，岷把他指给陆纳看，陆纳等部众都拜倒在地哭泣 不止。陆纳派人对王僧辩说：“朝廷如果赦免了王琳，请你放他到城里来。”王僧辩不允许，又把王琳送回江陵。陆法和不断求救，元帝想把在长沙的王僧辩的军队调动来使用，又怕失去陆纳，于是又派王琳去，允许他到陆纳占据的城里去劝降。王琳进了城，陆纳

就投降了，湘州从此被平定了。元帝恢复了王琳的官职爵位，让他带兵向西去支援峡口。

[18]甲辰，齐章武景王库狄干卒。

[18]甲辰（十三日），北齐章武景王库狄干去世。

[19]武陵王纪遣将军侯睿将众七千筑垒与陆法和相拒。上遣使与纪书，许其还蜀，专制一方；纪不从，报书如家人礼。陆纳既平，湘州诸军相继西上，上复与纪书曰：“吾年为一日之长，属有平乱之功，膺此乐推，事归当璧。傥遣使乎，良所迟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笔。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见之期，让枣推梨，永罢欢愉之日。心乎爱矣，书不尽言。”纪顿兵日久，频战不利，又闻魏寇深入，成都孤危，忧懑不知所为。乃遣其度支尚书乐奉业诣江陵求和，请依前旨还蜀。奉业知纪必败，启上曰：“蜀军乏粮，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许其和。

[19]武陵王萧纪派将军侯睿带领七千人修筑城堡和陆法和对抗。元帝派使者送信给萧纪，准许他带头回蜀，可以专制一方。萧纪不听从，回信用兄弟之礼相称，不用君臣之礼。陆纳被平定后，湘州各路人马相继向西开来，元帝再次写信给萧纪，说：“我年纪比你大，又有平定侯景的功劳，荣幸被众人心悦诚服地推举，登基称帝的事实乃天意。倘若你这时看清形势，派使者来朝见称臣，这正是我等待的。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就此扔下笔动刀兵吧！兄弟之间，本该友好，因为大家形体虽分，血脉气质却是相通的。汉代赵孝自愿代替瘦弱的弟弟去死，情深谊厚，但我们之间却不再有相见的时候，孔融对兄长让枣推梨，欢乐愉悦，已经一去不返。兄弟之爱存于我心，文字是 不能完全表达的。”萧纪看到军队屯驻日久，频繁地打仗，都不顺利，又听说西魏的军队深入后方，成都处于孤立而危险的态势之中，于是忧愁愤懑，不知该怎么办好。于是，他派手下的度支尚书乐奉业去江陵向萧绎求和，请求按照以前萧绎信中说的回师蜀地。乐奉业看到萧纪必败无疑，就报告元帝说：“蜀军缺乏粮食，士兵死亡很多，全军灭亡，指日可待。”元帝听到这个情况，就不允许萧纪求和了。

纪以黄金一斤为饼，饼百为箧，至有百箧，银五倍于金，锦、缯彩称是，每战，悬示将士，不以为赏。宁州刺史陈智祖请散之以募勇士，弗听，智祖哭而死。有请事者，纪称疾不见，由是将卒解体。

萧纪用一斤黄金做成一个饼，一百个黄金饼装为一箱，积下的黄金共有一百箱，银子五百箱，其他锦缎、缯一类的东西也很多。每次作战，他都把这些东西挂起来让将士们看，但不用它作奖赏之物。宁州刺史陈智祖要求把这些财物分发给军队，以招募勇士，但萧纪不听，陈智祖情知这样下去，必败无疑，终于痛哭而死。有事情要求见的，萧纪推说自己病了，不予接见，因此军队将士离心离德，逐渐解体。

秋，七月，辛未，巴东民苻升等斩峡口城主公孙晃，降于王琳。谢答仁、任约 进攻侯睿，破之，拔其三垒。于是两岸十四城俱降。纪不获退，顺流东下，游击将军樊猛追击之，纪众大溃，赴水死者八千余人。猛围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还，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纪所，纪在舟中绕床而走，以金囊掷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见七宫。"猛曰："天子何由可见！杀足下，金将安之！"遂斩纪及其幼子圆满。陆法和收太子圆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绝纪属籍，赐姓饕餮氏。下刘孝胜狱，已而释之。上使谓江安侯圆正曰："西军已败，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圆正闻之号哭，称世子不绝声。上频使觇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狱，见圆照，曰："兄何乃乱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圆照唯云"计误"。上并命绝食于狱，至臂啖之，十三日而死，远近闻而悲之。

秋季，七月，辛未（十一日），巴东平民符升等人杀了峡口城守将公孙晃，投降了王琳。谢答仁、任约进攻侯睿，大获全胜，攻下了他的三座堡垒，于是长江两岸十四座城市全部投降了。萧纪后路被切断，没有退路了，只好顺流东下。游击将军南阳人樊猛派兵去追击，萧纪的部众分崩离析，四处溃逃，跳崐到水里淹死的有八千多人。樊猛把萧纪密密包围起来，严守着不让他逃脱。元帝秘密地派人送旨令给樊猛，说："如果让萧纪生还，那就是不成功。"樊猛带兵到达了萧纪的住处，萧纪在船上绕床而跑，用装金子的口袋扔向樊猛，说："我用这袋金子雇你，送我去和七官（萧绎）见一面。"樊猛拒绝说："天子怎么能随便见面，杀了你，金子能跑到哪儿去呢？"于是就杀了萧纪和他的小儿子萧圆满。陆法和押送太子萧圆照兄弟三人去江陵。元帝取消了萧纪的族籍，另赐他姓饕餮氏。元帝把刘孝胜投入监狱，后来又释放了他。元帝派人对江安侯萧圆正说："西边的军队已经失败，你父亲不知死活。"意思是想让他自杀。圆正听了后大声号哭，口里连连

抱怨太子萧圆照，说他误了萧纪，替萧纪引错了路。元帝不断派人去观察他，知道他没有自杀的意思，就把他移送到廷尉管的大狱里。在监狱，萧圆正见了萧圆照，说：“哥哥何必鼓动父亲，使他们兄弟骨肉相残，弄出这样痛苦残酷的结局呢？”萧圆照只是说：“计策有误。”元帝断绝了他们在监狱里的食物，让他们饿得咬自己的臂膀，过了十三天终于死了。远近听到消息，都为他们感到悲伤。

乙未，王僧辩还江陵。诏诸军各还所镇。

乙未（疑误），王僧辩回到江陵。元帝下诏让各路兵马都回到各自的镇所去。

[20]魏尉迟迥围成都五旬，永丰侯屡出战，皆败，乃请降。诸将欲不许，迥曰：“降之则将士全，远人悦；攻之则将士伤，远人惧。”遂受之。八月，戊戌，与宜都王圆肃帅文武诣 军门降，迥以礼接之，与盟于益州城北。吏民皆复其业，唯收婢及储积以赏将士，军无私焉。魏以及圆肃并为开府仪同三司，以迥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

[20]西魏尉迟迥把成都包围了五十天，永丰侯萧多次出城迎战，都失败了，于是请求投降。但是尉迟迥手下的将领们不允许，尉迟迥说：“接受他投降，则我军将士完好无死伤，远方百姓也高兴。继续进攻则将士必有伤亡，远方百姓会害怕。”于是就接受了萧的投降。八月，戊戌（初八），萧和宜都王萧圆肃带着文武官员到尉迟迥军营前投降，尉迟迥按礼仪迎接了他，和他在益州城北订立了受降盟约。凡官吏百姓都各安其业，只没收奴婢和仓库积粮赏赐给将士们，军队中没有人敢私下抢掠的。西魏任命萧和萧圆肃一并为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尉迟迥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诸州军事，益州刺史。

[21]庚子，下诏将还建康，领军将军胡僧、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谏曰：“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数百，当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数已满，陛下龙飞，是其应也。”上令朝臣议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右仆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见舆驾入建康，谓是列国诸王；愿陛下从四海之望。”时群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东人也，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东人劝东，谓非良计；西人欲西，岂成长策？”上笑。又议于后堂，会者五百人，上问之曰：“吾欲还建

康，诸卿以为如何？”众莫敢先对。上曰：“劝吾去者左袒。”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言于上曰：“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愿陛下勿疑，以致后悔。臣家在荆州，岂不愿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上使术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对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上以建康凋残，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从僧等议。

[21]庚子（初十），元帝下诏令，准备回建康。领军将军胡僧、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等人进谏劝止，说：“建康那地方王气已尽，而且和敌虏只隔一条长江，如果有什么不测之灾，后悔就来不及了！况且从古至今，就相传说：‘荆州的沙洲满一百时，定会出天子’。现在枝江生出了一个新的沙洲，荆洲的沙洲已经满一百了，所以陛下云腾龙飞，乘势而起，正是其应验呀。”元帝让朝廷大臣讨论这件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右仆射王褒说：“现在老百姓还没看见皇上车辆仪仗进入建康，因此以为皇上还是列国诸王之一。希望陛下依从四海黎民的瞩望，回建康定都。”当时群臣大多是荆州人，都说：“周弘正等是东边的人，当然一心要回东边去，他们的主张恐怕不是什么好主意。”周弘正当面争辩说：“东边的人劝皇上去东边，就说不是好主意；西边的人想去西边，难道倒成了妙策？”元帝听着他们争论，不禁笑了。定都建康的问题又在后堂进行讨论，与会者共五百人。元帝问大家：岷“我想回建康定都，各位大臣，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众人谁也不敢先回答。元帝看大家都不吱声，就说：“劝我去建康的把左肩膀袒露出来。”结果袒露左肩的人过了一半。武昌太守朱买臣向元帝进言，说：“建康是我们梁朝的旧都，是帝室祖宗陵墓的所在地。而荆州是边疆军事重镇，不是帝王居住的地方。希望陛下下决心回建康，不要怀疑犹豫，以至将来后悔。我家就住在荆州，难道不愿陛下住在这儿？但这样做恐怕是臣下富贵之计，不是陛下 富贵之计了！”元帝又让术士杜景豪占卜吉凶，结果不吉利，因此杜景豪对元帝说：“别去建康。”退朝后他又说：“这个征兆是鬼贼所留下的。”元帝认为建康凋蔽残破，而江陵正处于全盛之时，心里的意思也是安于此地，于是听从了胡僧等人的意见，留在江陵。

[22]以湘州刺史王琳为衡州刺史。

[22]元帝任命湘州刺史王琳为衡州刺史。

[23]九月，庚午，诏王僧辩还镇建康，陈霸先复还京口。丙子，以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为政，不用刑狱，专以沙门法及西域幻术教化，部曲数千人，通谓之弟子。

[23]九月，庚午（十一日），元帝下诏命令王僧辩回建康镇守，陈霸先再回京口。丙子（十七日）任命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郢州刺史。陆法和处理政事，不用刑法，不用断狱，专门用佛法和西域传来的幻术搞教化，他的部曲几千人，都称为弟子。

[24]契丹寇齐边。壬午，齐主北巡冀、定、幽、安，遂伐契丹。

[24]契丹族在北齐边境虏掠。壬午（二十三日），北齐国主高洋到北方巡视冀州、定州、幽州、安州，于是决定讨伐契丹。

[25]齐主使郭元建治水军二万余人于合肥，将袭建康，纳湘潭侯退，又遣将军邢景远、步大汗萨帅众继之。陈霸先在建康闻之，白上；上诏王僧辩镇姑孰以御之。

[25]北齐国主派郭元建在合肥训练水军二万余人，准备袭击建康。北齐接受了湘潭侯萧退的投降，又派将军邢景远、步大汗萨率领部众跟进。陈霸先在建康听到消息，就向元帝报告。元帝下诏调王僧辩镇守姑孰进行抵抗。

[26]冬，十月，丁酉，齐主至平州，从西道趣长堑，使司徒潘相乐帅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使安德王韩轨帅精骑四千东断契丹走路；癸卯，至阳师水，倍道兼行，掩袭契丹。齐主露髻肉袒，昼夜不息，行千余里，逾越山岭，为士卒先，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甲辰，与契丹遇，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余万口，杂畜数百万头。潘相乐又于青山破契丹别部。丁未，齐主还至营州。

[26]冬季，十月，丁酉（初八），北齐国主高洋抵达平州，又从西边的道路去到长堑，派司徒潘相乐率领精锐骑兵五千人从东边的道路逼近青山。辛丑（十二日），北齐军队抵达白狼城；壬寅（十三日），抵达昌黎城，并派安德王韩轨率领精锐骑兵四千人切断了契丹东边的逃跑道路。癸卯（十四日），抵达阳师水，一路上以加倍的速度前进，昼夜兼行，奔袭契丹。北齐国主高洋露着发髻，光着膀子，昼夜不息，一气行军一千多里，爬山越岭，走在前面给士卒作榜样，一路上只是大块吃肉，痛饮泉水，因此军中杀敌定边的壮志越来越高

昂。甲辰（十五日），北齐军队与契丹相遇，契丹人大败，俘虏十余万人，缴获各种牧畜几百万头。潘相乐又在青山打败另一支契丹军队。丁未（十八日），北齐国主高洋回到营州。

[27]己酉，王僧辩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筑垒东关，以待齐师。

[27]己酉（二十日）王僧辩到姑孰，派遣婺州刺史侯、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在东关筑营垒，以等待北齐的军队。

[28]丁巳，齐主登碣石山，临沧海，遂如晋阳。以肆州刺史斛律金为太师，乃还晋阳，拜其子丰乐为武卫大将军，命其孙武都尚义宁公主，宠待之厚，群臣莫及。

[28]丁巳（二十八日），北齐国主高洋登上碣石山，东望沧海，然后就返回晋阳去。高洋任命肆州刺史斛律金为太师，回到晋阳后，又任命斛律金的儿子斛律丰乐为武卫大将军。他还让斛律金的孙子斛律武都娶了义宁公主，对他的宠爱优待之厚，其他群臣均无法相比。
[29]闰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与郭元建战于东关，齐师大败，溺死者万计。湘潭侯退复归于邺，王僧辩还建康。

[29]闰月，丁丑（疑误），南豫州刺史侯与郭元建交战于东关，北齐军队大败，淹死的士兵数以万计。湘潭侯萧退又退回到邺城，王僧辩回建康。

[30]吴州刺史开建侯蕃，恃其兵强，贡献不入，上密令其将徐佛受图之。佛受使其徒诈为讼者，诣蕃，遂执之。上以佛受为建安太守，以侍中王质为吴州刺史。质至鄱阳，佛受置之金城，自据罗城，掌门管，缮治舟舰甲兵，质不敢与争。故开建侯部曲数千人攻佛受，佛受奔南豫州，侯杀之，质始得行州事。

[30]吴州刺史开建侯萧蕃，仗恃自己兵力强大，不向朝廷进贡。元帝秘密命令他的将领徐佛受算计他。徐佛受派他的党徒假装成打官司的人，去求见萧蕃，趁机把萧蕃抓起来。元帝任命徐佛受为建安太守，任命侍中王质为吴州刺史。王质到了鄱阳，徐佛受把他安置在金城，自己占据罗城，掌握城门钥匙，致力于修缮船只，训练士兵。王质不敢和他争权。原来属于开建侯萧蕃的部曲几千人哗变，进攻徐佛受，徐佛受逃往南豫州，侯把他杀了，这样，王质才开始得以行使州政大权。

[31]十一月，戊戌，以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左仆射，湘东太守张绾为右仆射。

[31]十一月，戊戌（疑误），元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左仆射，湘东太守张绾为右仆射。

[32]己未，突厥复攻柔然，柔然举国奔齐。

[32]己未（初一）突厥人又进攻柔然，柔然全国都投奔了北齐。

[33]癸亥，齐主自晋阳北击突厥，迎纳柔然，废其可汗库提，立阿那子庵罗辰为可汗，置之马邑川，给其廪饩缯帛；亲追突厥于朔州，突厥请降，许之而还。自是贡献相继。

[33]癸亥（初五），北齐国主高洋从晋阳向北进攻突厥人，迎接并接受柔然的投靠。他把柔然可汗库提废了，另立阿那的儿子庵罗辰为可汗，把他们安置在马邑川，供给他们俸禄、粮食、缯帛。北齐国主高洋亲自在朔州追击突厥人，突厥人请求投降，高洋答应了，于是回师。从此之后，突厥人就年年进贡了。

[34]魏尚书元烈谋杀宇文泰，事泄，泰杀之。

[34]西魏尚书元烈阴谋杀害宇文泰，事情泄漏，宇文泰杀了他。

[35]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于魏。太师泰阴有图江陵之志，梁王闻之，益重其贡献。

[35]丙寅（初八），元帝派侍中王琛出使西魏。太师宇文泰暗地里有夺取江陵的野心，梁王萧听到这消息，给西魏的贡品越发多了。

[36]十二月，齐宿预民东方白额以城降，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

[36]十二月，北齐宿预的平民东方白额献出宿预城投降梁朝，江西各州郡都起兵响应东方白额。

三年（甲戌、554）

三年（甲戌，公元554年）

[1]春，正月，癸巳，齐主自离石道讨山胡，遣斛律金从显州道，常山王演从晋州道夹攻，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斩，女子及幼弱以赏军，遂平石楼。石楼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有都督战伤，其什长路晖礼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令九人食之，肉及秽恶皆尽。自是始为威虐。

[1]春季，正月，癸巳（初六），北齐国主高洋从离石道出发讨伐山胡，派斛律金从显州道，常山王高演从晋州道夹攻，把山胡打得大败，男子十三岁以上的都被杀头，女子和孩子赏给士兵，于是平定了石楼。石楼这地方极其险要，自从北魏开国以来就没有被征服过。于是远近山胡各部落没有不慑于北齐国声威而臣服的。有一位都督在战斗中受伤，他手下的什长路晖礼没有救他，文宣帝高洋便令人把这个什长的五脏六肺全掏出来，命令队中的其他九个人都来吃，结果把肉和内脏等腥秽的东西全吃了。从这以后高洋就开始酷虐逞威。

[2]陈霸先自丹徒济江，围齐广陵，泰州刺史严超达自秦郡进围泾州，南豫州刺史侯、吴郡太守张彪皆出石梁，为之声援。辛丑，使晋陵太守杜僧明帅三千人助东方白额。

[2]陈霸先从丹徒渡江，包围了北齐的广陵，秦州刺史严超达从秦郡出发崐去包围泾州，南豫州刺史侯、吴郡太守张彪都从石梁出发，援助陈霸先。辛丑（十四日），梁朝派晋陵太守杜僧明率领三千人去帮助东方白额。

[3]魏太师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改流外品为九秩。

[3]西魏太师宇文泰开始让人效法周朝官制，制定九品典章，用来区分朝廷内外不同的官爵，改订朝廷外的命官为九级。

[4]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谋诛太师泰；临淮王育、广平王赞垂涕切谏，不听。泰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导、中山公护皆出镇，唯以诸婿为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义城公李晖、常山公于翼俱为武卫将军，分掌禁兵。基，远之子；晖，弼之子；翼，谨之子也。由是魏主谋泄，泰废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齐王廓，去年号，称元年，复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灭绝。泰乃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姓，次者为九十九姓，所将士卒亦改从其姓。

[4]西魏国主元钦自从元烈被宇文泰杀死之后，颇有怨言，就密谋要处死太师宇文泰，临淮王元育、广平王元赞哭着再三劝止，但元钦不听。宇文泰的儿子们都年幼，侄子章武公宇文导，中山公宇文护都出任外镇将领，都城中只有他的几个女婿充当得力心腹，大都督清河公李基、义城公李晖、常山公于翼都被任命为武卫将军，分头掌管宫廷宿卫部队。李基是李远的儿子。李晖是李弼的儿子。李翼是李谨的

儿子。因此，西魏国主元钦的密谋很快就被宇文泰诸婿察觉了。宇文泰废了西魏国主元钦，把他发落到雍州去，另立他的弟弟齐王元廓为帝，取消了原来的年号，另立年号，称元年，帝室重新恢复姓拓跋，原先改为单姓的九十九种姓氏，现在也都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旧姓。北魏当初建国时，统一了三十六个小国，共有九十九个大姓，后来大多灭绝了。宇文泰就把他手下各位将领中功劳大的人封为三十六姓，功劳低一点的封为九十九姓，他们部下的兵卒也改姓了主将的姓。

[5]三月，丁亥，长沙王韶取巴郡。

[5]三月丁亥（初一），长沙王萧韶攻取了巴郡。

[6]甲辰，以王僧辩为太尉、车骑大将军。

[6]甲辰（十八日），元帝任命王僧辩为太尉、车骑大将军。

[7]丁未，齐将王球攻宿预，杜僧明出击，大破之，球归彭城。

[7]丁未（二十一日），北齐将领王球攻打宿预城，杜僧明带兵出击，大获全胜，王球只好退回彭城。

[8]郢州刺史陆法和上启自称司徒，上怪之。王褒曰："法和既有道术，容或先知。"戊申，上就拜法和为司徒。

[8]郢州刺史陆法和上书时自称司徒，元帝觉得奇怪。王褒替他解释说："陆法和既然有道术，也许这是他预先知道自己会当司徒吧。"戊申（二十二日），元帝就此封陆法和为司徒。

[9]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聘。会齐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齐使，仁恕归，以靠太师泰。帝又请据旧图定疆境，辞颇不逊，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荆州刺史长孙俭屡陈攻取之策，泰征俭入朝，问以经略，复命还镇，密为之备。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9]己酉（二十三日），西魏派侍中宇文仁恕出使梁朝。刚好北齐的使者也到了江陵，元帝对宇文仁恕的接待不如对北齐使者那样隆重，宇文仁恕回国后，把这事告诉了太师宇文泰。元帝又要求按过去的版图来划定边境 线，使用的言辞颇为傲慢，宇文泰说："古人说得好：'天意要是想抛弃他，谁能使他兴起呢！'这话说的就是萧绎吧！"荆州刺史长孙俭过去曾多次陈述进攻梁朝的方略，宇文泰就把长孙俭征召入朝，向他询问向南进攻的计策，然后又命令他回到所镇守的地

方，秘密地进行南下攻梁的准备。降魏的梁朝旧臣马伯符秘密派使者把这危险情况报告给元帝，但元帝不相信。

[10]柔然可汗庵罗辰叛齐，齐主自将出击，大破之，庵罗辰父子北走。太保安定王贺拔仁献马不甚骏，齐主拔其发，免为庶人，输晋阳负炭。

[10]柔然可汗庵罗辰起兵反叛北齐，北齐文宣帝亲自带兵出击，把他打得大败，庵罗辰父子向北逃跑。太保安定王贺拔仁贡献的马匹不太强壮，北齐国主就把他的头发拔掉，免去官职，废为平民，发配到晋阳去背炭。

[11]齐中书令魏收撰《魏书》，颇用爱憎为褒贬，每谓人曰："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既成，中书舍人卢潜奏"崐收诬罔一代，罪当诛。"尚书左丞卢斐、顿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启齐主云："臣既结怨强宗，将为刺客所杀。"帝怒，于是斐、庶及尚书郎 中王松年皆坐谤史，鞭二百，配甲坊。斐、庶死于狱中，潜亦坐系狱。然时人终不服，谓之"秽史"。潜，度世之曾孙；斐，同之子；松年，遵业之子也。

[11]北齐中书令魏收修撰《魏书》，很爱以自己的爱憎任意褒贬人物，常常对人说："你是什么东西，敢和我魏收搭架子，摆脸色！我在写史，抬举你能让你升天，贬低你能叫你入地。"《魏书》写成以后，中书舍人卢潜启奏高洋，说："魏收的史书诬蔑了一代人，他的罪应该处死。"尚书左丞卢斐、顿丘人李庶都说《魏史》写得不公正。魏收启奏文宣帝高洋，说："我既然因修史和强大的宗族结下仇怨，那么将会被刺客杀死。"文宣帝听了勃然大怒，于是卢斐、李庶和尚书郎中王松年都因诽谤史书而获罪，每人被鞭打二百下，被发配在甲坊里制造兵甲。结果卢斐、李庶死在监狱中，卢潜也犯罪关入监狱。但当时人终究不服气，把《魏书》说成"秽史"。卢潜是卢度世的曾孙。卢斐是卢同的儿子。王松年是王遵业的儿子。

[12]夏，四月，柔然寇齐肆州，齐主自晋阳讨之，至恒州，柔然散走。帝以二千余骑为殿，宿黄瓜堆。柔然别部数万骑奄至，帝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画形势，纵兵奋击；柔然披靡，因溃围而出。柔然走，追击之，伏尸二十余里，获庵罗辰妻子，虏三万余口，令都督善无高阿那肱帅骑数千塞其走路。时柔然军犹盛，阿那肱以兵

少，请益，帝更减其半。阿那肱奋击，大破之。庵罗辰超越岩谷，仅以身免。

[12]夏季，四月，柔然人进犯北齐的肆州，北齐国主高洋从晋阳出发去讨伐。进军到恒州时，柔然人四散而逃。高洋派二千余名骑兵殿后，宿营在黄瓜堆。柔然的另一支部队几万骑兵突然到来，文宣帝安然高卧，到天亮才起床，神色自若，指划山川地形，然后指挥战士奋勇猛击敌阵，柔然人溃散，北齐 军突围而出。柔然人逃跑了，北齐 军队追击，尸体扔满二十余里的道路，捉获了庵罗辰的妻子儿女，俘虏了三万多人。文宣帝命令都督善无人高阿那肱率领几千骑兵去挡住柔然人逃跑的道路。当时柔然军势还很盛大，阿那肱因为兵力太少，要求多派一些人马，但是高洋不但不给，反而减少了一半。阿那肱奋勇进攻，大破敌军。庵罗辰越过了岩谷，幸免于一死。

[13]丙寅，上使散骑常侍庚信等聘于魏。

[13]丙寅（十一日），元帝派散骑常侍庚信等到西魏聘问。

[14]癸酉，以陈霸先为司空。

[14]癸酉（十八日），梁朝任命陈霸先为司空。

[15]丁未，齐主复自击柔然，大破之。

[15]丁未（疑误），北齐国主高洋又一次亲自进攻柔然，大获全胜。

[16]庚戌，魏太师泰鸩杀废帝。

[16]庚戌（疑误），西魏太师宇文泰用毒药毒死了废帝元钦。

[17]五月，魏直州人乐炽、洋州人黄国等作乱，开府仪同三司高平田弘、河南贺若敦讨之，不克。太师泰命车骑大将军李迁哲与敦共讨炽等，平之。仍与敦南出，徇地至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巴、濮之民皆附于魏。蛮酋向五子王陷白帝，迁哲击之，五子王遁去，迁哲追击，破之。泰以迁哲为信州刺史，镇白帝。信州先无储蓄，迁哲与军士共采葛根为粮，时有异味，辄分尝之，军士感悦。屡击叛蛮，破之，群蛮慑服，皆送粮饩，遣子弟入质。由是州境安息，军储亦赡。

[17]西魏直州人乐炽、洋州人黄国等叛乱，开府仪同三司高平人田弘、河南人贺若敦去讨伐，不能破敌。太师宇文泰命令车骑大将军李

迁哲与贺若敦一起讨伐乐炽等人，平定了这次叛乱。平乱之后，李迁哲仍然与贺若敦一起向南方进发，一路攻城掠地，直达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投降了他们，巴州、濮州的民众都依附了西魏。蛮族酋长向五子王攻陷了白帝城，李迁哲发兵攻打他，向五子王逃跑了，李迁哲追击，打败了他。宇文泰任命李迁哲为信州刺史，镇守白帝城。信州这个地方早先没有粮草储备，李迁哲和士兵一起采葛根之类的野菜野果作粮食，不时能采得到新奇味道的，就分给士兵品尝，士兵都很感动、高兴。李迁哲多次进攻叛变的蛮族，打败了他们，各部蛮族被他的军威慑服，都送粮食来进贡，并派子弟来当人质。从此以后信州边境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军队粮草储备也丰富了。[18]柔然乙旃达官寇魏广武，柱国李弼遣击，破之。

[18]柔然乙旃达官进犯西魏广武，柱国李弼派兵出击，把他打得大败。

[19]广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内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启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为广州刺史，勃为晋州刺史。上以琳部众强盛，又得众心，故欲远之。琳与主书广汉李膺厚善，私谓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迁琳岭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窃揆官意不过疑琳，琳分望有限，岂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启。

[19]广州刺史曲江侯萧勃，觉得自己的官职不是元帝所授予的，内心很不安稳，元帝也怀疑他。萧勃向上请求朝见元帝。五月，乙巳（二十日），元帝任命王琳为广州刺史，萧勃为晋州刺史。元帝因为王 琳手下兵势强盛，又得到民众拥护，所以想把他外放到远处。王琳与主书广汉人李膺关系很深，一向亲善，私下对李膺说：“我王琳出身平民小百姓，承蒙皇上提拔到这个份上。现在天下还没安定，就把我远远迁徙到岭南去，如果形势有变，发生不测的灾祸，我王琳想出力也够不着了！我私下揣度皇上的意思不就是对我不放心吗？其实我的志向和期待也很有限，难道还能想和皇上争帝位吗？何不任命我为雍州刺史，镇守武宁。我自会带兵屯垦，为国御敌，捍卫梁朝。”李膺觉得他的话很对，但不敢启奏元帝。

[20]散骑郎新野庚季才言于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气干北斗。心为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镇江陵，整旆还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虏侵蹙，止失荆、湘，在社稷，犹得无虑。"上亦晓天文，知楚有灾，叹曰："祸福在天，避之何益！"

[20]散骑郎新野人庚季才进言给元帝，说："去年八月丙申（初六），月亮侵犯了心宿中间的一颗星，这月丙戌（十一日），赤气干犯了北斗星。心 宿就是天王，丙的天干主管楚地的分野，我担心建子之月有大兵来犯江陵，陛下应该留下重臣镇守江陵，自己整顿旌旗仪仗回建康以避开兵患。假如魏虏入侵，我方失地，也止限于荆州、湘州，整个国家，还能处于安全之境。"元帝也懂得天文，心知楚地会有兵灾，长叹一声，说："祸福都在天意，避灾躲祸也徒劳无益！"

[21]六月，壬午，齐步大汗萨将兵四万趣泾州，王僧辩使侯、张彪自石梁引兵助严超达拒之，、彪迟留不进。将军尹令思将万余人谋袭盱眙。齐冀州刺史段韶将兵讨东方白额于宿预，广陵、泾州皆来告急，诸将患之。韶曰："梁氏丧乱，国无定主，人怀去就，强者从之。霸先等外托同德，内有离心，诸君不足忧，吾揣之熟矣！"乃留仪同三司敬显携等围宿预，自引兵倍道趣泾州，途出盱眙。令思不意齐师猝至，望风退走。韶进击超达，破之，回趣广陵，陈霸先解围走。杜僧明还丹徒，侯、张彪还秦郡。吴明彻围海西，镇将中山郎基固守，削木为箭，翦纸为羽，围之十旬，卒不能克而还。

[21]六月，壬午（二十七日），北齐步大汗萨带兵四万人逼近泾州，王僧辩派侯、张彪从石梁带兵帮助严超达抵抗，侯、张彪接到命令，却迟迟滞留，不肯前进。梁朝将军尹令思带一万多人准备袭击盱眙。当时北齐冀州刺史段韶带兵在宿预讨伐东方白额，正好广陵，泾州两地都来告急，将领们都很担心。段韶说："梁朝连遭丧乱，国家没有确定的主人，臣子们心里怀着或去或留的两种心思，看谁势强就归附谁。陈霸先等人外表上表示与梁朝同心同德，其实内心早有了分离自雄的念头。你们不必担心，我对这中间情形都揣摩透了！"于是留下仪同三司敬显携等人围攻宿预，自己带兵以加倍的速度直取泾州，路上还经过了盱眙。尹令思没想到北齐军队会突然降临，赶快望风逃跑。段韶进攻严超达，打败了他，又回过头来逼近广陵，陈霸先解围

退走，杜僧明回丹徒，侯、张彪回秦郡。吴明彻围困海西，守将中山人郎基固守城池，削木头作箭头，剪纸片作箭尾羽饰，顽强抵抗。吴明彻围困了十旬一百天，到底没能打下来，就退回去了。

[22]柔然帅余众东徒，且欲南寇，齐主帅轻骑邀之于金川。柔然闻之，远遁，营州刺史灵丘王峻设伏击之，获其名王数十人。

[22]柔然率领被击溃后剩余的士兵向东迁徙，而且想要向南进犯。北齐国主高洋率轻骑兵在金川拦击，柔然听到消息，远远逃跑了。营州刺史灵丘人王峻设下埋伏袭击他们，捉获了几十个有名的首领。
[23]邓至羌檐失国，奔魏，太师泰使秦州刺史宇文导将兵纳之。

[23]邓至羌人檐失去政权，投奔西魏，太师宇文泰派秦州刺史宇文导带兵接纳了他。

[24]齐段韶还至宿预，使辩士说东方白额，白额开门请盟，因执而斩之。

[24]北齐段韶回到宿预，派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去游说东方白额。东方白额被说动了，打开城门要求和段韶结盟，段韶趁机把他抓起来杀了。

[25]秋，七月，庚戌，齐主还邺。

[25]秋季，七月，庚戌（二十六日），北齐国主高洋回到邺城。

[26]魏太师泰西巡，至原州。

[26]西魏太师宇文泰到西边巡视，到达原州。

[27]八月，壬辰，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太保，司空尉粲为司徒，太子太师侯莫陈相为司空，尚书令平阳王淹录尚书事，常山王演为尚书令，中书令上党王涣为左仆射。

[27]八月，壬辰（疑误），北齐任命司州牧清河王高岳为太保，司空尉粲为司徒，太子太师侯莫陈相为司空，尚书令平阳王高淹为录尚书事，常山王高演为尚书令，中书令上党王高涣为左仆射。

[28]乙亥，齐仪同三司元旭坐事赐死。丁丑，齐主如晋阳。齐主之未为魏相也，太保、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常侮之，及将受禅，隆之复以为不可，齐主由是衔之。崔和舒谮“隆之每见诉讼者辄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帝禁之尚书省。隆之尝与元旭饮，谓旭曰：“与王交，当生死不相负。”人有密言之者，帝由是发怒，令壮士筑百余拳

而舍之，辛巳，卒于路。久之，帝追忿隆之，执其子慧登等二十人于前，帝以鞭叩鞍，一时头绝，并投尸漳水；又发隆之冢，出其尸，斩截骸骨焚之，弃于漳水。

[28]乙亥（二十一日），北齐国仪同三司元旭因犯罪被赐死。丁丑（二十三日），北齐国主高洋去晋阳。当初，高洋还没有当上东魏丞相的时候，太保、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常常轻侮他。待到高洋将接受禅让的时候，高隆之又认为不能这样做，高洋因此记恨在心。崔季舒乘机进谗言说："高隆之每次见到吃官司的人就都表示同情哀怜，以表示这不是他自己就能裁断的，企图把怨恨引向陛下。"文宣帝高洋听了，就把高隆之软禁在尚书省。高隆之曾经和元旭一块儿饮酒，对元旭说："我和您的交情，是生死之交，永不相负！"有人把这话密告给文宣帝，文宣帝因此勃然大怒，命令壮士把他打了一百余拳，然后扔开，辛巳（二十九日），高隆之就这样死在路边。过后很久，文宣帝对高隆之越想越恼怒，又把他的儿子高慧登等二十人捉到自己面前，文宣帝以马鞭击打马鞍为号，令人一下子砍下这二十人的头，然后把尸体一起扔到漳水里去。又把高隆之的坟墓挖开，把尸体刨出来，砍为好几段烧掉，然后扔入漳水。

[29]齐主使常山王演、上党王涣、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帅众于洛阳西南筑伐恶城、新城、严城、河南城。九月，齐主巡四城，欲以致魏师，魏师不出，乃如晋阳。

[29]北齐国主高洋派常山王高演、上党王高涣、清河王高岳、平原王段韶率领士兵民工在洛阳西南修筑伐恶城、新城、严城、河南城。九月，北齐国主高洋巡视这四座城堡，想以这一举动把西魏的军队吸引出来，但西魏军队不敢出来。于是高洋就到晋阳去了。

[30]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开回车路以通汉中。

[30]西魏宇文泰命令侍中崔猷开山填谷，修通通往汉中的车路。

[31]帝好玄谈，辛卯，于龙光殿讲《老子》。

[31]梁元帝萧绎喜好玄谈，辛卯（疑误），在龙光殿开设讲座，讲论《老子》。

[32]曲江侯勃迁居始兴，王琳使副将孙先行据番禺。

[32]曲江侯萧勃迁居始兴。王琳派副将孙先去占据了番禺。

[33]乙巳，魏遣柱国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将兵五万入寇，冬，十月，壬戌，发长安。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如之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杨，上策也；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中策也；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下策也。”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下策。”俭曰：“何故？”谨曰：“萧氏保据江南崐，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

[33]乙巳（疑误），西魏派柱国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带兵五万人进犯梁朝，冬季，十月，壬戌（初九），从长安出发。长孙俭问于谨，说：“假如咱们替萧绎谋划一下，他该怎样抵抗我军才好呢？”于谨回答说：“如果他能陈兵于汉江、沔水一带，从江陵收拾家当率领臣下全部渡江而下，先径直占据丹杨，这是上策。如果他能把江陵外城内的居民全部移往内城，退保固守，把城墙加高，等待援军，这是中策。如果他感到搬动起来很困难，就原地不动防守外城，这可是下策。”长孙俭问道：“您估计萧绎会采用那一种计策？”于谨说：“他只会采用下策。”长孙俭问：“那是为什么呢？”于谨回答说：“萧氏据守江南以自保，已经绵延经历了三、四十年。正好这段时间里中原地区也处多事之秋，不能够向外扩张。萧氏又因为我国东边有齐国为患，认为我国必不可能分散兵力去进攻他们。而且萧绎这个人懦弱而没有谋略，多疑而少决断，而那些普通平民们又很难忧深虑远地想问题，都留恋自己的家园，所以我知道萧绎一定采用下策。”

癸亥，武宁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如公卿议之。领军胡僧、太府卿黄罗汉曰：“二国通好，未有嫌隙，必应不尔。”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无此理。”乃复使琛使魏。丙寅，于谨至樊、邓，梁王帅众会之。辛卯，帝停讲，内外戒严。王琛至石，未见魏军，驰书报黄罗汉曰：“吾至石，境上帖然，前言皆儿戏耳。”帝闻而疑之。庚午，复讲，百官戎服以听。

癸亥（初十），武宁太守宗均向上报告西魏大军将要入侵，元帝召集公卿大臣商议对策。领军胡僧、太府卿黄罗汉说：“西魏和我们梁朝一向友好来往，也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想不会向我们进攻吧。”侍中王琛也附和说：“我曾于去年出使魏，揣摩宇文泰的神色，

很是友好，决不可能发兵来打我们。”于是又派王琛到西魏去访问。丙寅（十三日），于谨的队伍抵达樊、邓，梁王萧率部属去和他会合。辛卯（疑误），元帝停止讲论《老子》，朝廷内外宣布戒严。王琛抵达石，没有见到西魏的军队，派人送急信报告黄罗汉，说：“我已来到石，边境上很安宁，以前说魏要对我们发动进攻，简直是儿戏之言。”元帝听后感到疑惑。庚午（十七日），元帝又恢复讲《老子》，百官都穿着军装听讲。

辛未，帝使主书李膺至建康，征王僧辩为大都督、荆州刺史，命陈霸先徙镇扬州。僧辩遣豫州刺史侯帅程灵洗等为前军，兖州刺史杜僧明帅吴明彻等为后军。甲戌，帝夜登凤皇阁，徙倚叹息曰：“客星入翼、轸，今必败矣！”嫔御皆泣。

辛未（十八日），元帝派主书李膺去建康，征召王僧辩为大都督、荆州刺史，命令陈霸先移兵驻守扬州。王僧辩派遣豫州刺史侯率领程灵洗等为先头部队，兖州刺史杜僧明率领吴明彻等人为后卫部队。甲戌（二十一日），元帝夜里登上凤皇阁，来回踱步，凭栏叹息说：“客星冲犯翼宿、轸宿，看来这回一定失败了！”嫔妃和侍从听了都哭泣起来。

陆法和闻魏师至，自郢州入汉口，将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贼，但镇郢州，不须动也！”法和还州，垩其城门，著衰，坐苇席，终日，乃脱之。

陆法和听说西魏大兵压境，从郢州出发到汉口，将赶赴江陵抗敌。元帝派人去拦住他，说：“我这儿自能打败敌兵，你只管镇守郢州，不用动。”陆法和回到郢州，让人用白土涂城门，自己身穿丧服，坐在苇席上，静坐了一天，才把丧服脱下来。

十一月，帝大阅于津阳门外，遇北风暴雨，轻辇还宫。癸未，魏军济汉，于谨令宇文护、杨忠帅精骑先据江津，断东路。甲申，护克武宁，执宗均。是日，帝乘马出城行栅，插木为之，周围六十馀里。以领军将军胡僧都督城东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张绾为之副，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四厢领直元景亮为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楼，令居人助运木石。夜，魏军至黄华，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栅下。戊子，州刺史裴畿、畿弟新兴太守机、武昌太

守朱买臣、衡阳太守谢答仁开枇杷门出战，裴机杀魏仪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

十一月，元帝在津阳门外举行大阅兵，遇到北风挟暴雨袭击，赶快乘轻车崐便辇回宫。癸未（初一），西魏军队渡过汉水，于谨命令宇文护、杨忠率精锐骑兵先占领了江津，切断元帝东逃的道路。甲申（初二），宇文护攻克武宁，抓住了宗均。这一天，元帝骑马出城巡察修筑栏栅。栏栅用木头插在地上组成，周围共六十多里长。又派领军将军胡僧都督城东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张绾当他的副将，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四厢领直元景亮当他的副将。王公以下各大臣各有守责。丙戌（初四），派太子在城楼上巡视督责，命令居民帮助军队搬运城防用的木头石头。夜里，西魏军队抵达黄华，这里离江陵才四十里路。丁亥（初五），魏兵到了梁军的栅栏下。戊子（初六），州刺史裴畿、裴畿的弟弟新兴太守裴机、武昌太守朱买臣、衡阳太守谢答仁打开枇杷门出战，裴机杀了西魏仪同三司胡文伐。裴畿是裴之高的儿子。

帝征广州刺史王琳为湘东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栅内火，焚数千家及城楼二十五，帝临所焚楼，望魏军济江，四顾汉息。是夜，遂止宫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祇洹寺。于谨令筑长围，中外信命始绝。

元帝征召广州刺史王琳为湘东刺史，让他带兵入江陵救援。丁酉（十五日），军营的栅栏内失火，烧毁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元帝亲临烧毁的城楼察看，远望魏军渡江涌来，四顾孤危，不禁长叹。当天晚上，就住在宫外，宿在老百姓家里。己亥（十七日），移居到祇洹寺内。于谨下令修筑长久围城用的军营，从此，梁朝信使，诏命无法外传，内外联络被切断了。

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等筑垒于马头，遥为声援。是夜，帝巡城，犹口占为诗，群臣亦有和者。帝裂帛为书，趣王僧辩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还宫；癸卯，出长沙寺。戊申，王褒、胡僧、朱买臣、谢答仁等开门出战，皆败还。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长沙寺。朱买臣按剑进曰：“唯斩宗懔、黄罗汉，可以谢天下！”帝曰：“曩实吾意，宗、黄何罪！”二人退入众中。

庚子（十八日），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等在江陵南岸的马头修筑城堡，远远地作为声援。当天晚上，元帝巡视城防，还随口吟出诗来，群臣还有和他诗的。元帝撕裂绢帛写了一封信，催促王僧辩速发援兵。信中说：“我忍受着死去的熬煎等你来，现在援兵该可以来了吧！”壬寅（二十日），回到宫中。癸丑（疑误），又出来住入长沙寺。戊申（二十六日），王褒、胡僧、朱买臣、谢答仁等人开门出城迎战，都败了回来。己酉（二十七日），元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疑误），移居长沙寺。朱买臣按着宝剑向元帝进言，说：“只有杀了宗懔、黄罗汉，才可以平息天下的怨恨！”元帝说：“过去不回建康，其实是我的意思，宗懔、黄罗汉有什么罪？”这两个人唯唯退入众人之中。

王琳军到长沙，镇南府长史裴政请间道先报江陵，至百里洲，为魏人所获。梁王谓政曰：“我，武皇帝之孙也，不可为尔君乎？若从我计，贵及子孙；如或不然，腰领分矣。”政诡对曰：“唯命。”锁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辩闻台城被围，已自为帝。王琳孤弱，不能复来。”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间使被擒，当碎身报国。”监者击其口，怒，使速杀之。西中郎参军蔡大业，谏曰：“此民望也，杀之，则荆州不可下矣。”乃释之。政，之礼之子，大业，大宝之弟也。

王琳的军队赶到长沙，镇南府长史裴政要求走小路先把援兵来到的消息报告江陵。裴政走到百里洲时，让西魏人抓获了。梁王萧对裴政说：“我，是武皇帝的孙子，难道不能当你的君主吗？如果臣服于我，那么富贵可以传给子孙。如果不听，那么你的腰和脖子就要断成两截。”裴政假意回答说：“我愿唯命是从。”萧把他用锁链系住，推到江陵城下，让他向城里喊话，说：“王僧辩听说台城被围，已经自立为皇帝。王琳孤军力弱，不能再来救援了。”但裴政却大声告诉城里，说：“救援大军大批赶来了，你们要自奋自励。我因充当报信的秘使，被敌军抓获，理当粉身碎骨，报效国家。”监视他的人使劲打他的嘴，萧勃然大怒，喝令手下快把他杀了。西中郎参军蔡大业进谏说：“这样坚贞不屈的人，使民众仰望而归心。杀了他，那么荆州就攻不下来了。”萧这才放了他。裴政是裴之礼的儿子。蔡大业是蔡大宝的弟弟。

时征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负户蒙，胡僧亲当矢石，昼夜督战，奖励将士，明行赏罚，众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中流矢死，内外大骇。魏悉众攻栅，反者开西门纳魏师，帝与太子、王崐褒、谢答仁、朱买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晋熙王圆质于于谨以请和。魏军之初至也，众以王僧辩子侍中可为都督，帝不用，更夺其兵，使与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死，乃用为都督城中诸军事。裴畿、裴机、历阳侯峻皆出降。于谨以机手杀胡文伐，并畿杀之。峻，渊猷之子也。时城南虽破，而城北诸将犹苦战，日暝，闻城陷，乃散。

当时元帝向四方征兵求援，都没前来。甲寅（疑误），西魏军队从四面八方一齐攻城。城里的守军扛着门板作为盾牌，胡僧亲自冒着飞箭流石，昼夜督战，对勇敢的将士进行鼓励，严明地厉行赏罚，这样大家都拼死抵抗，所向披靡，敌军纷纷溃败死伤，无法前进。不久，胡僧被飞箭射死，内外城军民惊慌失措。西魏军队倾巢而出猛攻栅栏，有反叛的人打开西门迎接魏军进城，元帝和太子、王褒、谢答仁、朱买臣等退却到金城自保，派汝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圆为人质，到于谨军中去求和。当魏军刚到的时候，众人认为王僧辩的儿子侍中王可以当都督。但元帝不用他，还夺了他率领的士兵，让他和身边卫士十个人到宫殿中守卫。等到胡僧死了，才任命他为都督城中诸军事。裴畿、裴机、历阳侯萧峻都出城投降了。于谨用裴机的手杀了胡文伐，然后又把他和裴畿一块儿杀了。萧峻是萧渊猷的儿子。当时城南已被攻破，但城北诸将还在苦战，一直到天黑，听说全城都陷落了，才纷纷逃散。

帝入东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谢答仁、朱买臣谏曰：“城中兵众犹强，乘暗突围而出，贼必惊，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约。”帝素不便走马，曰：“事必无成，只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问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党，岂足可信！成彼之勋，不如降也。”答仁又请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谋之，以为不可。答仁请入不得，欧血而去。于谨征太子为质，帝使王褒送之。谨子以褒善书，给之纸笔，乃书曰：“柱国常山公家奴王

褒。”有顷，黄门郎裴政犯门而出。帝遂去羽仪文物，白马素衣出东门，抽剑击阖曰：“萧世诚一至此乎！”魏军士度堑牵其辔，至白马寺北，夺其所乘骏马，以驽马代之，遣长壮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谨，胡人牵帝使拜。梁王使铁骑拥帝入营，囚于乌幔之下，甚为所诘辱。乙卯，于谨令开府仪同三司长孙俭入据金城。帝绐俭云：“城中埋金千斤，欲以相赠。”俭乃将帝入城。帝因述见辱之状，谓俭曰：“向聊相绐，欲言此耳，岂有天子自埋金乎！”俭乃留帝于主衣库。

元帝躲进东竹殿，命令舍人高善宝把自己收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全部烧毁。他正准备跳到火里去自杀，宫中左右侍从一起阻止了他。元帝又用宝剑砍柱子，宝剑折断，他长叹说：“书烧了，剑折了，文武之道，今天晚上全完了。”于是让御史中丞王孝祀写投降文告。谢答仁、朱买臣进谏说：“城里兵力还算强大，如果乘着黑夜突围而出，贼兵必然惊慌，乘乱大胆靠近敌陈，可以渡 过长江去依靠任约的军队。”元帝平时不善于骑马，有点畏难地说：“事情肯定不会成功的，只不过徒增羞辱罢了。”谢答仁要求亲自为元帝牵马护持。元帝问王褒行不行，王褒回答说：“谢答仁，是侯景的党羽，哪里可以相信！靠他逃跑，即使成功了也是成就了他的功勋，还不如投降西魏呢！”谢答仁又要求去防守子城，说收拾残兵还能有五千人，元帝同意他的建议，马上授给他城中大都督的官职，把公主也许配给他。后来又召王褒来谋划这件事，王褒认为不能授权给谢答仁。谢答仁请求入子城防守，但不获批准，气得吐血，只好走了。于谨接到投降书，提出让太子来当人质，元帝派王褒去送太子。于谨的儿子知道王褒书法很好，就给他纸和笔，请他写字。王褒写字后自署：“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过一阵子，黄门郎裴政冲开门出去了。元帝于是丢掉羽仪饰物、骑着白马，穿着素衣逃出东门，抽出宝剑砍着门扇说：“我萧世诚到了这个地步了吗！”西魏将士跳过沟堑一下子拉住了他乘的白马的辔头，拉到白马寺北边，把他所骑的骏马夺了下来，换了一匹老弱的马给他，派一个高个子的壮健胡人用手扼着他的背押着走，遇到于谨，胡人牵着元帝，让他跪拜。梁王萧派铁甲骑兵前后拥着元帝入了军营，关在黑帐幕里头，萧狠狠地质问羞辱了他一通。乙卯（疑误），于谨命令开府仪同三司长孙俭进据金城。元帝骗长孙俭，说：“城里埋着一千斤黄金，我想送给你。”长孙俭就把元帝带进金城。元帝乘便向长孙俭述说他被萧侮辱的情状，他对长孙俭说：“刚岷才骗了你了，目的是找个机

会向你诉苦，哪里有天子自己埋藏金子的事！”于是长孙俭就把元帝留在主衣库里头。

帝性残忍，且惩高祖宽纵之弊，故为政尚严。及魏师围城，狱中死囚且数千人，有司请释之以充战士；帝不许，悉令杀之，事未成而城陷。

元帝生性残忍，而且鉴于梁武帝为政过于宽厚放纵的弊病，所以自己为政崇尚严酷。到西魏军队围城时，监狱里关的死罪囚犯还有几千人。有关部门建议都释放出来让他们当战士，元帝不允许，命令都用木棍打死，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城已被攻破。

中书郎殷不害先于别所督战，城陷，失其母，时冰雪交积，冻死者填满沟堑，不害行哭于道，求其母尸，无所不至，见沟中死人，辄投下捧视，举体冻湿，水浆不入口，号哭不辍声，如是七日，乃得之。

中书郎殷不害早先在别的地方督战，城破之后，失去了母亲。当时冰雪堆积，冻死的人填满了沟壕，殷不害一路上边走边哭，到处寻找母亲的尸体，他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每见到沟里有死人，就跳下去抱起来看看，全身衣服都湿了，冻上了冰，一连找了七天，没喝一口水，哭声不断，才找到了母亲的遗体。

十二月，丙辰，徐世谱、任约退戍巴陵。于谨逼帝使为书召王僧辩，帝不可。使者曰：“王今岂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辩亦不由我。”又从长孙俭求宫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俭并还之。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十二月丙辰（初四），徐世谱、任约退守巴陵。于谨逼迫元帝写信召降王僧辩，元帝拒绝了。使者说：“你现在还能由得自己吗？”元帝回答说：“我既然由不得自己，王僧辩也不会听我的了。”元帝又向长孙俭要宫人王氏、荀氏和幼子萧犀首，长孙俭都还给了他。有人问元帝：“为什么把书都烧毁？”元帝回答：“我读书万卷，还落得今天亡国的结局，所以干脆烧了它！”

[34]庚申，齐主北巡，至达速岭。行视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34]庚申（初八），北齐国主高洋到北方边境巡视，到了达速岭一带，边走边察看山川险要情形，准备修筑长城。

[35]辛未，帝为魏人所杀。梁王遣尚书傅准监刑，以土囊陨之。使以布缠尸，敛以蒲席，束以白茅，葬于津阳门外。并杀愍怀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阳王大成等。世祖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或差误及欺之，帝辄惊寤。作文章，援笔立就。常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

[35]辛未（十九日），元帝被西魏人处死。梁王萧派尚书傅准去监刑，用装土的袋子把他压死。萧让人用粗布把尸体缠裹起来，以蒲草织的席子进行收殓，用白茅草牢牢捆住，埋葬在津阳门外。同时把愍怀太子萧元良、始安王萧方略、桂阳王萧大成等都杀了。元帝萧绎天性喜好书，常常让身边人为他读书，昼夜不停地读，虽然睡着了，手里还拿着书卷。如果读错了或有意漏读欺骗他，他就惊醒过来。他写起文章来，提笔马上就能成篇，平时常说："我比起文士来更善为文，比起武夫来却有些惭愧。"评论他的人认为他这话说得很恰当。

魏立梁王为梁主，资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居江陵东城，魏置防主，将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备御，内实防之。以前仪同三司王悦留镇江陵。于谨收府库珍宝及宋浑天仪、梁铜晷表、大玉径四尺及诸法物；尽俘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小弱者皆杀之。得免者三百余家，而人马所践及冻死者什二三。

西魏立梁王萧为梁朝的天子，给了他荆州管界内缘江一块狭长的土地，宽不超过三百里，他原来拥有的雍州的土地被夺走了。萧住在江陵的东城，西魏在江陵设置城防主将，带兵住在西城，名义上叫做助防，对外表示这是帮助萧备战御敌，其实完全是为了防备萧势力的发展。西魏任命前仪同三司王悦留下镇守江陵。于谨没收了宫廷府库中的珍宝以及刘宋朝铸的浑天仪，梁朝造的铜晷表，直径四尺的大玉和各种法物，把王公以下的百官和挑选出来的百姓男女共几万人全部俘虏去当奴婢，分赏给三军将士，驱赶回长安。那些幼小体弱的都被杀掉了。有三百余家幸免于死，但被人马踩死、冻死的也有十分之二三。魏师之在江陵也，梁王将尹德毅说曰："魏虏贪，肆其残忍，杀掠士民，不可胜纪。江东之人涂炭至此，咸谓殿下为之。殿下既杀人父兄，孤人子弟，人尽雠也，谁与为国！今魏之精锐尽萃于此，若殿下为设享会，请于谨等为欢，预伏武士，因而毙之，分命诸将，掩其营

垒，大歼群丑，俾无遗类。收江陵百姓，抚而安之，文武群寮，随材铨授。魏人慑息，未敢送死，王僧辩之徒，折简可致。然后朝服济江，入践皇极，晷刻之间，大功可立。古人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殿下恢弘远略，勿怀匹夫之行。”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为卿计，人将不食吾馀。”既而阖城长幼被虏，又失襄阳，乃叹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西魏军队在江陵的时候，梁王萧的部将尹德毅劝说梁王：“魏国人贪婪无比，残忍本性暴露无遗，杀害抢劫士民，种种罪恶行径数也数不清。江东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都说是殿下招来的。殿下既然杀了人家的父兄，让人家的子弟变成孤儿，那么人们就都把殿下视为仇敌，谁肯为国家出力！现在魏军的精锐都集中在这儿了，如果殿下为他们设下宴会，请于谨等人来欢饮，预先埋伏下武士，乘机把他们杀了，分别命令各将领，乘魏人不提防，突然袭击他们的营垒，痛歼这些丑类，一个也别让他们活着。然后再去收伏江陵百姓的民心，对他们加以安抚，对手下的文武百官，也根据他们的才能特长授予官职。这样一来，魏人被震慑住，不敢随便动武，而王僧辩及其党羽，写封信就能招他降伏。完成这一切大事，就可以穿戴好朝服渡江而下，回建康登上帝位了。顷刻之间，巨大的功业就可以建立了。古人说：‘上天给予的东西你不拿，就反而会受到上天的责怪’。希望殿下弘扬雄才大略，深谋远虑，而不要满足于普通庸人的作为。”萧回答说：“您所说的计策并不是不好，然而魏人对待我很好，所以不能背弃人家的恩德。如果突然采用您的计策，人们就会厌弃鄙视我！”等到后来江陵全城老幼都被俘虏，又失去了襄阳故地之时，萧才长叹说：“只恨我当初不采用尹德毅的计策！”

王僧辩、陈霸先等共奉江州刺史晋安王方智为太宰，承制。

王僧辩、陈霸先等人共同侍奉江州刺史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继承梁朝的朝制。

王褒、王克、刘、宗懔、殷不害及尚书右丞吴兴沈炯至长安，太师泰皆厚礼之。泰亲至于谨第，宴劳极欢，赏谨奴婢千口及梁之宝物并雅乐一部，别封新野公；谨固辞，不许。谨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既立，欲保优闲，乃上先所乘骏马及所著铠甲等。泰识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岂得遽尔独善！”遂不受。

王褒、王克、刘、宗懔、殷不害和尚事右丞吴兴人沈炯到了长安，太师宇文泰都给予优厚的礼遇。宇文泰亲自到于谨府第，设宴尉劳他远征归来，宴会极为盛大，充满欢乐气氛。又赏给于谨一千个奴碑和梁朝的很多宝物，还有一个奏雅乐的班子。另外又封他为新野公。于谨一再推辞，宇文泰不允许。于谨自己认为在朝廷重要职位上呆很久了，功名也建立了，想给自己留点优游闲逸的时间，就献上早先所骑的骏马和所穿的衣甲等。宇文泰识破他想退休的用意，对他说："现在大敌还未平定，你怎么能突然就独善其身呢？"

[36]是岁，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导卒。

[36]这一年，西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导去世。

[37]魏加益州刺史尉迟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剑阁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赏罚，布威恩，绥辑新民，经略未附，华、夷怀之。

[37]西魏让尉迟迥督管六个州，加上他以前管的十八个州，这样，从剑阁以南的地区内，他可以承受皇帝的旨意自行封官拜将，有任免之权。尉迟迥赏罚分明，恩威并用，善于宠抚管理新归附的民众，也善于开疆拓土，使还没归附的地区来归附。因此华人、夷人都感怀他。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六卷

梁纪二十二 敬皇帝绍泰元年（乙亥、555）

梁纪二十二 梁敬帝绍泰元年（乙亥，公元555年）

[1]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刘将兵援江陵，至三百里滩，部曲宋文彻杀之，帅其众还据邵陵。

[1]春季，正月，壬午朔（初一），邵陵太守刘带兵救援江陵，走到三百里滩，部曲宋文彻杀了他，把他的部众带回邵陵据守。

[2]梁王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妃蔡氏为昭德皇后；尊其母龚氏为皇太后，立妻王氏为皇后，子岿为皇太子。赏刑制度并同王者，唯上疏于魏则称臣，奉其正朔。至于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旧，其勋级则兼用柱国等名。以谘议参军蔡大宝为侍中、尚书令，参掌选事；外兵参军太原王操为五兵尚书。大宝严整有智谋，雅达政事，文辞赡速，后梁主推心任之，以为谋主，比之诸葛孔明；操亦亚之。追赠邵陵王纶太宰，谥曰壮武；河东王誉丞相，谥曰武桓。以莫勇为武州刺史，魏永寿为巴州刺史。

[2]梁王萧在江陵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大定，追尊昭明太子萧统为昭明皇帝，庙号为高宗，昭明太子的妃子蔡氏被追尊为昭德皇后，尊母亲龚氏为皇太后，立妻子王氏为皇后，儿子萧岿为皇太子。在赏赐刑罚制度方面，都和称王称帝的体制一样，只有在向西魏上疏的时候自称臣，用西魏的历法。至于官制爵位等的颁发，也还依照梁朝的旧制，而给有功之臣定的功勋等级，则兼用西魏设置的柱国等名目。任命谘议参军蔡大宝为侍中、尚书令，参与掌管选拔官员的事情；任命外兵参军太原人王操为五兵尚书。蔡大宝为人严谨整饬有智谋，一向娴熟精通于政事，作文措辞丰沛敏捷，后梁主萧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以他为出谋划策的主角，把他比为诸葛孔明，王操的地位仅次于他。追赠邵陵王萧纶为太宰，谥号为壮武；河东王萧誉为丞相，谥号为武桓。又任命莫勇为武州刺史，魏永寿为巴州刺史。

[3]湘州刺史王琳将兵自小桂北下，至蒸城，闻江陵已陷，为世祖发哀，三军缟素；遣别将侯平帅舟师攻后梁。琳屯兵长沙，传檄州郡，为进取之计。长沙王韶及上游诸将皆推琳为盟主。

[3]湖州刺史王琳带兵从小桂北下，抵达蒸城，听到江陵已经陷落的消息，便为梁元帝萧绎发丧，三军都穿白衣丧服，并派别将侯平率领一支水军去攻打后梁。王琳自己屯兵于长沙，向各州郡发布文告，作进取天下的打算。长沙王萧韶和上游诸将都推举王琳为盟主。

[4]齐主使清河王岳将兵攻魏安州，以救江陵。岳至义阳，江陵陷，因进军临江，郢州刺史陆法和及仪同三司宋莅举州降之；长史江夏太守王珉不从，杀之。甲午，齐召岳还，使仪同三司清都慕容俨戍郢州。王僧辩遣江州刺史侯攻郢州，任约、徐世谱、宜丰侯循皆引兵会之。

[4]北齐国主高洋派清河王高岳带兵攻打西魏的安州，以此举救援江陵。高岳进抵义阳，江陵已经陷落，于是挺进到长江边，郢州刺史陆法和与仪同三司宋献出州郡投降，长史江夏太守王珉不顺从，被杀。甲午（十三日），北齐命令高岳回去，派仪同三司清都人慕容俨守卫郢州。王僧辩派江州刺史侯去攻打郢州，任约、徐世谱、宜丰侯萧循等都带兵去会合。

[5]辛丑，齐立贞阳侯渊明为梁主，使其上党王涣将兵送之，徐陵、湛海珍等皆听从渊明归。

[5]辛丑（二十日），北齐立贞阳侯萧渊明为梁朝的新主，并派上党王高涣带兵送他回南方，徐陵、湛海珍等都听从萧渊明一块回去。

[6]二月，癸丑，晋安王至自寻阳，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时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加陈霸先征西大将军，以南豫州刺史侯为江州刺史，湘州刺史萧循为太尉，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镇东将军张彪为郢州刺史。

[6]二月癸丑（初二），晋安王萧方智从寻阳来到建康，进入朝堂居住，登上梁王的位置，当时年仅十三岁。他任命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加封陈霸先为征西大将军，任命南豫州刺史侯为江州刺史，湘州刺史萧循为太尉，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镇东将军张彪为郢州刺史。[7]齐主先使殿中尚书邢子才驰传诣建康，与王僧辩书，以为：“嗣主冲藐，未堪负荷。彼贞阳侯，梁武犹子，长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为梁主，纳于彼国。卿宜部分舟舰，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图。”乙卯，贞阳侯渊明亦与僧辩书求迎。僧辩复书曰：“嗣主体自宸极，受于文祖。明公

傥能入朝，同奖王室，伊、吕之任，佥曰仰归；意在主盟，不敢闻命。”甲子，齐以陆法和为都督荆·雍等十州诸军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台，又以宋莅为郢州刺史，莅弟为湘州刺史。甲戌，上党王涣克谯郡。己卯，渊明又与僧辩，僧辩不从。

[7]北齐国主高洋在送贞阳侯萧渊明回南方前，先派殿中尚书邢子才飞快地沿驿道去建康，给王僧辩送去一封信。信中认为：“你们立的嗣位的君主年龄幼小，不能承担治国的重任。而那个贞阳侯，是梁武帝的侄子，长沙王萧懿的后代，就他的年龄资望而言，却可以保障金陵不失，所以我把他立为梁朝的主子，送他回南方就国。你应该安排舟舰，去迎接现在的主子，和他同心协力，好好地筹建美好的未来。”乙卯（初四），贞阳侯萧渊明也写信给王僧辩要求来迎接他。王僧辩回信对他说：“当今的嗣主的血统来自皇帝，又受命于祖先。他是合法的嗣主。您如果能到朝廷来当官，一起匡扶王室，那么伊尹、吕望的使命，大家都会说应该归于您了。如果您回朝廷来是想当主子，那么我不能听从这样的命令。”甲子（十三日），北齐任命陆法和为都督荆州、雍州等十州诸军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台。又派宋莅当郢州刺史，宋莅的弟弟宋为湘州刺史。甲戌（二十三日），上党王高涣攻克谯郡。乙卯（二十八日），萧渊明又给王僧辩写信去求迎，王僧辩不答应。

[8]魏以右仆射申徽为襄州刺史。

[8]西魏任命右仆射申徽为襄州刺史。

[9]侯平攻后梁巴、武二州，故刘主帅赵朗杀宋文彻，以邵陵归于王琳。

[9]侯平攻打后梁巴州、武州，已故刘的主帅赵朗杀了宋文彻，献出邵陵投归王琳。

[10]三月，贞阳侯渊明至东关，散骑常侍裴之横御之。齐军司尉瑾、仪同三司萧轨南侵皖城，晋州刺史萧惠以州降之。齐改晋熙为江州，以尉瑾为刺史。丙戌，齐克东关，斩裴之横，俘数千人；王僧辩大惧，出屯姑孰，谋纳渊明。

[10]三月，贞阳侯萧渊明到了东关，散骑常侍裴之横带兵防御他。北齐军司尉瑾、仪同三司萧轨向南侵犯皖城，晋州刺史萧惠献出州郡投降了。北齐把晋熙改名为江州，任命尉谨当刺史。丙戌（初六），

北齐攻克东关，杀了裴之横，俘虏了几千人。王僧辩大惊失色，带兵出城屯驻于姑孰，准备接受萧渊明。

[11]丙申，齐主还邺，封世宗二子孝珩为广宁王，延宗为安德王。

[11]丙申（十六日），北齐国主高洋回到邺城，封文襄帝的两个儿子高孝珩为广宁王，高延宗为安德王。

[12]孙闻江陵陷，弃广州还，曲江侯勃复据有之。

[12]孙所说江陵陷落，扔下广州回来了，曲江侯萧勃又占据了广州。

[13]魏太师泰遣王克、沈炯等还江南。泰得庚季才，厚遇之，令参掌太史。季才散私财，购亲旧之为奴婢者，泰问："何能如是？"对曰："仆闻克国礼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没，其君信有罪矣，缙绅何咎，皆为皂隶！鄙人羁旅，不敢献言，诚窃哀之，故私购之耳。"泰乃悟曰："吾之过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

[13]西魏太师宇文泰派王克、沈炯等人回江南。宇文泰得了庚季才，给他优厚的待遇，让他参与掌管太史的工作。庚季才拿出自己的私财，为亲朋故旧沦为奴婢的人赎身。宇文泰问："你怎么能这样仗义疏财？"庚季才回答他说："我听说攻克一个国家，但对那个国家的贤人要予以礼遇，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做的。现在郢都覆灭了，他们的君主确实有罪，但他手下的官绅士大夫有什么罪呢，竟然都沦为奴隶！我是羁留在这儿的外人，不敢向您进言，但心里私下为他们的命运感到哀怜，所以才用私财为他们赎身。"宇文泰听了才省悟过来，说："这都是我的过错呀！要不是你提醒，这就要失去天下人的心了！"于是发布命令，免去梁朝的俘虏当奴婢的惩罚，一下子使几千人得到自由。

[14]夏，四月，庚申，齐主如晋阳。

[14]夏季，四月，庚申（初十），北齐国主高洋到了晋阳。[15]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寿。江陵之陷也，永嘉王庄生七年矣，尼法慕匿之，王琳迎庄，送之建康。

[15]五月，庚辰（初一），侯平等抓住了莫勇、魏永寿。当江陵陷落的时候，永嘉王萧庄正好七岁，尼姑法慕把他藏起来收养着，王琳

派人去把他接出来，送到了建康。

[16]庚寅，齐主还邺。

[16]庚寅（十一日），北齐国主高洋回到了邺城。

[17]王僧辩遣使奉启于贞阳侯渊明，定君臣之礼，又遣别使奉表于齐，以子显及显母刘氏、弟子世珍为质于渊明，遣左民尚书周弘正至历阳奉迎，因求以晋安王为皇太子；渊明许之。渊明求度卫士三千，僧辩虑其为变，止受散卒千人。庚子，遣龙舟法驾迎之。渊明与齐上党王涣盟于江北，辛丑，自采石济江。于是梁舆南渡，齐师北返。僧辩疑齐，拥中流，不敢就西岸。齐侍中裴英起卫送渊明，与僧辩会于江宁。癸卯，渊明入建康，望朱雀门而哭，逆者以哭对。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晋安王为皇太子，王僧辩为大司马，陈霸先为侍中。

[17]王僧辩派使者向贞阳侯萧渊明上表，确定君臣之礼。又派另一使者到北齐去上表，派儿子王显和王显的母亲刘氏、弟弟的儿子王世珍到萧渊明那儿去当人质。又派左民尚书周弘正到历阳去奉迎萧渊明，并要求确立晋安王萧方智为皇太子，萧渊明答应了。萧渊明要求自己的三千名卫士跟着去，王僧辩怕这么多卫士会生出变乱来，因此只接受了一千名冗散的士兵。庚子（二十一日），王僧辩派龙船，备法驾去迎接萧渊明。萧渊明和北齐上党王高涣在长江北边盟誓，辛丑（二十二日），才从采石渡过长江。于是梁朝的车辆南渡，北齐的军队返回北方。王僧辩对北齐军队心存疑惧，把船停在长江中流，不敢靠近西岸。北齐侍中裴英起护送萧渊明南渡，和王僧辩在江宁会面。癸卯（二十四日），萧渊明进入建康，看到朱雀门痛哭失声，去迎接他的群臣也痛哭。丙午（二十七日），萧渊明即皇帝位，改换年号为天成，立晋安王萧方智为皇太子，任命王僧辩为大司马，陈霸先为侍中。

[18]六月，庚戌朔，齐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馀里，命定州刺史赵郡王睿将兵监之。睿，琛之子也。

[18]六月，庚戌朔（初一），北齐征发民工一百八十万人修筑长城，从幽州夏口向西延伸到恒州，共九百多里长，朝廷任命定州刺史赵郡王高睿带兵去监督工程进展。高睿是高琛的儿子。

[19]齐慕容俨始入郢州而侯等奄至城下，俨随方备御，等不能克；乘间出击等军，大破之。城中食尽，煮草木根叶及靴皮带角食之，与士卒分甘共苦，坚守半岁，人无异志。贞阳侯渊明立，乃命等解围，还镇豫章。齐人以城在江外难守，因割以还梁。俨归，望齐主，悲不自胜。齐主呼前，执其手，脱帽看发，叹息久之。

[19]北齐慕容俨刚进入郢州时，侯等人就突然出现在城下，慕容俨按照自己确定的方略进行防备抵御，侯等无法攻克。慕容俨又乘着空隙主动出击侯等人的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后来城里粮食吃光了，守城军民只好煮草木的根、叶和靴子的皮、衣带的角等来充饥。慕容俨和士卒同甘共苦，坚守了半年，人们没有动摇、离散的想法。贞阳侯萧渊明即位之后，便命令侯等人撤去对郢州的围困，侯便回去镇守豫章。北齐方面因为郢州城在长江以南，难以防守，就把它割让给了梁朝。慕容俨归国后，望着北齐国主高洋，悲伤得不能自抑。北齐国主叫他走近前来，拉着他的手，脱下他的帽看他的头发，叹息了很久。

[20]吴兴太守杜龛，王僧辩之婿也。僧辩以吴兴为震州，用龛为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为豫章太守。

[20]吴兴太守杜龛是王僧辩的女婿。王僧辩把吴兴改为震州，任命杜龛为刺史，又任命自己的弟弟侍中王僧为豫章太守。

[21]壬子，齐主以梁国称藩，诏凡梁民悉遣南还。

[21]壬子（初三），齐主高洋因为梁国自称藩属，依附于北齐，所以下诏凡是梁朝的百姓都遣送回南方。

[22]丁卯，齐主如晋阳；壬申，自将击柔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辎重，帅轻骑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于怀朔镇。齐主亲犯矢石，频战，大崐破之，至于沃野，获其酋长及生口二万馀，牛羊数十万。壬申，还晋阳。

[22]丁卯（十八日），北齐国主高洋到晋阳。壬申（二十三日），亲自带兵去打柔然。秋季，七月，己卯（初一），到达白道，留下军用物资，率领轻装骑兵五千人去追击柔然，壬午（初四），在怀朔镇追上了柔然。高洋亲自冒着飞箭飞石，频繁地投入战斗，终于把柔然打得大败，一直追到沃野这地方，捉获了柔然的酋长，还抓了二万多人口，数十万头牛羊。壬申（疑误），才回到晋阳。

[23]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还长沙。

[23]八月，辛巳（疑误），王琳从蒸城回到长沙。

[24]齐主还邺，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于是齐境皆无道士。

[24]北齐国主高洋回到邺城，他因为佛、道二教教义教规都不同，便想除去一个，就把两教中的学者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在自己面前互相辩难，于是就敕令道士都剃掉头发当和尚。有人不服从，杀了四人，才都奉行了这道命令，于是北齐境内就没有道士了。

[25]初，王僧辩与陈霸先共灭侯景，情好甚笃，僧辩为子娶霸先女，会僧辩有母丧，未成婚。僧辩居石头城，霸先在京口，僧辩推心待之，兄屡谏，不听。及僧辩纳贞阳侯渊明，霸先遣使苦争之，往返数四，僧辩不从。霸先窃叹，谓所亲曰："武帝子孙甚多，唯孝元能复雠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废之！吾与王公并处托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图，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为乎！"乃密具袍数千领及锦彩金银为赏赐之具。

[25]当初，王僧辩和陈霸先共同消灭了侯景，两人感情很是深固。王僧辩为儿子王迎娶陈霸先的女儿，正赶上王僧辩母亲去世，所以没有成婚。王僧辩居住在石头城，陈霸先在京口，王僧辩推心置腹地对待陈霸先，王的哥哥王多次劝他要有所提防，王僧辩不听。等到王增辩迎纳贞阳侯萧渊明为帝时，陈霸先派使者苦苦劝阻，争辩不休，使者为此往返了几趟，王僧辩不听。陈霸先私下叹息，对他的亲信说："武帝的子孙很多，只有孝元帝能平定侯景之乱，为祖宗报仇雪耻。他的儿子有什么罪，突然就废了他！我和王公僧辩共同处于先帝托孤的重臣的地位，而王公僧辩现在一下子改变主意，对外依附戎狄之邦，不按次序立天子，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于是秘密准备战袍几千领和锦采金银等等作为赏赐部下的物品，准备起事。

会有告齐师大举至寿春将入寇者，僧辩遣记室江旰告霸先，使为之备。霸先因是留旰于京口，举兵袭僧辩。九月，壬寅，召部将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陆徐度、钱塘杜棱谋之。棱以为难，霸先惧其谋泄，以手巾绞棱，闷绝于地，因闭于别室。部分将士，分赐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昙朗镇京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帅水军趋石头，霸先

帅马步自江乘罗落会之，是夜，皆发，召杜棱与同行。知其谋者，唯安都等四将，外人皆以为江旰征兵御齐，不之怪也。

正好这时有人来报告，北齐军队进行大调动，已经到达了寿春，将要向南进犯。王僧辩派记室江旰通知陈霸先，让他有所戒备。陈霸先借这个机会把江旰扣留在京口，举兵袭击王僧辩。九月，壬寅（二十五日），陈霸先召集部将侯安都、周文育以及安陆人徐度、钱塘人杜棱一起密谋策划。杜棱认为这事很难进行，陈霸先害怕秘密泄漏，用手巾绞住杜棱，使他闷绝在地上，然后把他关在另一间屋子里，接着就部署将士，分赐金银布帛，命令自己弟弟的儿子著作郎陈昙朗留下来镇守京口，掌管州府政事，又派徐度、侯安都率领水军直逼石头，陈霸先自己率领骑兵、步兵从江乘、罗落这条路线去与之会合。当天夜里，各路兵马都出发了，并带着杜棱随军同行。知道这次进军的真正目的的人，只有侯安都等四个将领，外人都以为是江旰来征调军队抵抗北齐的进犯，对军队的出动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甲辰，安都引舟舰将趣石头，霸先控马未进，安都大惧，追霸先骂曰："今日作贼，事势已成，生死须决，在后欲何所望！若败，俱死，后期得免斫头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进。安都至石头城北，弃舟登岸。石头城北接冈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带长刀，军人捧之，投于女垣内，众随而入，进及僧辩卧室；霸先兵亦自南门入。僧辩方视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内出。僧辩遽走，遇子，与俱出阁，帅左右数十人苦战于听事前，力不敌，走登南门楼，拜请求哀。霸先欲纵火焚之，僧辩与俱下就执。霸先曰："我有何辜，崐公欲与齐师赐讨？"且曰："何意全无备？"僧辩曰："委公北门，何谓无备？"是夜，霸先缢杀僧辩父子。既而竟无齐兵，亦非霸先之谲也。前青州刺史新安程灵洗帅所领救僧辩，力战于石头西门，军败；霸先遣使招谕，久之乃降。霸先深义之，以为兰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为檄布告中外，列僧辩罪状，且曰："资斧所指，唯王僧辩父子兄弟，其馀亲党，一无所问。"

甲辰（二十七日），侯安都指挥舟舰将奔袭石头，陈霸先有意勒马不进。侯安都以为陈霸先临事犹豫，心中大惊，就追上陈霸先大骂："今天我们造反，事到临头，已经无法挽回了，是生是死必须作出决断，你迟疑不进，留在后头，存的什么念头！如果失败，咱们都得

死，留在后头就能免去砍头吗？”陈霸先一听心中暗自高兴，说：“侯安都在怪我不下决心、生我的气呢！”于是带兵前进。侯安都到了石头城的北边，扔下船上了岸。石头城北边和山冈高坡相连，城墙不太高峻，侯安都披着盔甲，手握长刀，让手下军人把他抬起来扔到城墙上，众人随着他蜂拥而入，一直进到王僧辩卧室。陈霸先的队伍也从南门攻入了。王僧辩正在处理军政事务，外面有人说士兵袭击，过一会儿士兵从里头冒了出来，王僧辩急忙逃跑，遇到儿子王，和他一起冲出门外，率身边几十人在议事厅前面苦战，力竭不敌，跑到南门楼上，向进逼过来的陈霸先拜请乞求哀怜。陈霸先要放火烧南门楼，王僧辩和王都下楼就擒。陈霸先质问说：“我有什么过错，你要和北齐军队一起讨伐我？”而且还问：“北齐军队来犯，你全无戒备，是什么意思？”王僧辩有点莫名其妙，回答说：“派你守京口，扼据建康北门，怎么说我对北齐军队没有戎备？”当天夜里，陈霸先把王僧辩父子两人绞杀了。后来，竟没有发现北齐军队的影子，看来，这也并不是陈霸先玩弄诡计。前青州刺史新安人程灵洗率领所部将士来救王僧辩，在石头西门奋力苦战，终于兵败。陈霸先派使者去招谕他，过了很久，他才投降了。陈霸先被程灵洗的义气深深感动，任命他为兰陵太守，让他协助防守京口。乙巳（二十八日），陈霸先发布檄文，通告中外，举列王僧辩的罪过，说明为什么要讨伐他。檄文中还说：“我所要讨伐的，只是王僧辩父子兄弟，至于其他王氏亲戚党羽，一概不加问罪。”

丙午，贞阳侯渊明逊位，出就邸，百僚上晋安王表，劝进。冬，十月，己酉，晋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赐位一等。以贞阳侯渊明为司徒，封建安公。告齐云：“僧辩阴图篡逆，故诛之。”仍请称臣于齐，永为藩国。齐遣行台司马恭与梁人盟于历阳。

丙午（二十九日），贞阳侯萧渊明退位，搬出官廷回自己的官邸。百官上表给晋安王萧方智，劝他登基。冬季，十月，己酉（初二），晋安王萧方智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绍泰，对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都赏赐一级官位。任命贞阳侯萧渊明为司徒，封为建安公。派人通报北齐，说：“王僧辩阴谋篡位造反，所以杀了他。”仍然请求向北齐称臣，永远当北齐的附属国。北齐派行台司马恭和梁朝人在历阳订立了盟约。

[26]辛亥，齐主如晋阳。

[26]辛亥（初四），北齐国主高洋到了晋阳。

[27]壬子，加陈霸先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癸丑，以宜丰侯循为太保，建安公渊明为太傅，曲江侯勃为太尉，王琳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27]壬子（初五），梁朝加封陈霸先为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癸丑（初六），任命宜丰侯萧循为太保，建安公萧渊明为太傅，曲江侯萧勃为太尉，王琳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28]戊午，尊帝所生夏贵妃为皇太后，立妃王氏为皇后。

[28]戊午（十一日），梁朝尊奉皇帝萧方智的生母夏贵妃为皇太后，立妃子王氏为皇后。

[29]杜龛恃王僧辩之势，素不礼于陈霸先，在吴兴，每以法绳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将图僧辩，密使兄子还长城，立栅以备龛。僧辩死，龛据吴兴拒霸先，义兴太守韦载以郡应之。吴郡太守王僧智，僧辩之弟也，亦据城拒守。陈至长城，收兵才数百人，杜龛遣其将杜泰将精兵五千奄至，将士相视失色。茜言笑自若，部分益明，众心乃定。泰昼夜苦攻，数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义兴，义兴属县卒皆霸先旧兵，善用弩，韦载收得数十人，系以长锁，命所亲监之，使射文育军，约曰：“十射不两中者死。”故每发辄毙一人崐，文育军稍却。载因于城外据水立栅，相持数旬。杜龛遣其从弟北叟将兵拒战，北叟败，归于义兴。霸先闻文育军不利，辛未，自表东讨，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棱宿卫台省。甲戌，军至义兴，丙子，拔其水栅。

[29]杜龛依恃王僧辩的权势，一向对陈霸先很不礼貌。在吴兴，他常常对陈霸先宗族中的人绳之以法，陈霸先因此对他深怀怨恨。待到陈霸先要算计王僧辩的时候，便秘密地派他的侄子陈潜回长城县，修筑营栅以防备杜龛。王僧辩死后，杜龛占据吴兴抗拒陈霸先，义兴太守韦载带他郡中的部队起来响应。吴郡太守王僧智是王僧辩的弟弟，也据城固守以作抗拒。陈到长城县后，召集的士兵才有几百人，杜龛派他的部将杜泰带精兵五千人突然到来，陈的将士们面面相觑，大惊失色。陈却谈笑自若，部署分派军队，越发清楚明确，于是众人才心

神安定下来。杜泰昼夜苦攻，持续了几十天，打不下来就退走了。陈霸先派周文育去攻打义兴，义兴所属各县的士卒都是陈霸先的旧部，善于使用弩箭，韦载找出了几十人，用长长的锁链把他们系在一起，派亲信监督他们用箭射周文育的军队，并规定“谁如果十箭中不能射中两箭，就处死。”所以每发箭出去就射死一个人，周文育的军队这才稍稍退却了。韦载乘势在城外靠水边建立营栅，和周文育相持了几十天。杜龛派他的堂弟杜北叟带兵抗战，杜北叟兵败，回到义兴。陈霸先听到周文育进攻受挫的消息，辛未（二十四日），宣布自己亲自带兵东伐，留下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棱守卫台省。甲戌（二十七日），陈霸先军队抵达义兴，丙子（二十九日），拔除了韦载修筑的水栅。

谯、秦二州刺史嗣徽从弟嗣先，僧辩之甥也。僧辩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齐。及陈霸先东讨义兴，嗣徽密结南豫州刺史任约，将精兵五千乘虚袭建康，是日，袭据石头，游骑至阙下。侯安都闭门藏旗帜，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窥贼者斩！”及夕，嗣徽等收兵还石头。安都夜为战备，将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帅甲士三百开东、西掖门出战，大破之，嗣徽等奔还石头，不敢复逼台城。

谯、秦二州的刺史徐嗣徽的堂弟徐嗣先是王僧辩的外甥。王僧辩死后，徐嗣先逃亡到徐嗣徽处，徐嗣徽干脆献上谯秦二州，投靠了北齐。待到陈霸先东讨义兴时，徐嗣徽秘密联合南豫州刺史任约，带精兵五千人乘虚偷袭建康。这一天，终于袭击占领了石头，冲在前面的游骑已到了台城宫阙之下。侯安都关上大门，藏起旗帜，有意以此表示自己怯弱，同时告诫城中士兵：“凡登高窥探贼兵者一律处斩。”到天黑，徐嗣徽等人收兵回石头。侯安都夜里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天快亮时，徐嗣徽等人又来进攻，侯安都率领甲士三百人打开东、西侧门出城迎战，大败敌军，徐嗣徽等人奔逃回石头，再也不敢逼近台城了。

陈霸先遣韦载族弟赍书谕载，丁丑，载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抚之，以监义兴郡，引载置左右，与之谋议。霸先卷甲还建康，使周文育讨杜龛，救长城。

陈霸先派韦载的族弟韦携带书信去说服韦载投降。丁丑（三十日），韦载和杜北叟都投降了。陈霸先对待他们很优厚，极力安抚他

们，让韦监管义兴郡，把韦载安置在自己身边，视为亲信，有事让他参与谋议。陈霸先平定义兴后，就收兵回建康，派周文育去讨伐杜龛，救援长城县。

将军黄他攻王僧智于吴郡，不克，霸先使宁远将军裴忌助之。忌选所部精兵轻行倍道，自钱塘直趣吴郡，夜，至城下，鼓噪薄之。僧智以为大军至，轻舟奔吴兴。忌入据吴郡，因以忌为太守。

将军黄他在吴郡攻打王僧智，打不下来，陈霸先派宁远将军裴忌去帮助他。裴忌挑选部属中的精兵轻装倍速前进，从钱塘直奔吴郡。夜里，抵达城下，大声鼓噪着逼进城墙。王僧智以为大部队来了，急忙乘着小船逃到吴兴去了。裴忌攻占了吴郡，陈霸先任命裴忌为吴郡太守。

十一月，己卯，齐遣兵五千渡江据姑孰，以应徐嗣徽、任约。陈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栅于冶城。庚寅，齐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士荣、淮州刺史柳达摩将兵万人于胡墅度米三万石、马千匹入石头。霸先问计于韦载，载曰："齐师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因侯景故垒筑城，以通东道转输，分兵绝彼之粮运，则齐将之首旬日可致。"霸先从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袭胡墅，烧齐船千余艘；仁威将军周铁虎断齐运输岷，擒其北徐州刺史张领州；仍遣韦载于大航筑侯景故垒，使杜棱守之。齐人于仓门、水南立二栅，与梁兵相距。壬辰，齐大都督萧轨将兵屯江北。

十一月，己卯（初二），北齐派兵五千渡过长江占据姑孰，以策应徐嗣徽、任约。陈霸先派合州刺史徐度在冶城修筑栅栏。庚寅（十三日），北齐又派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士荣、淮州刺史柳达摩带兵一万在胡墅运米三万石、马一千匹到石头城。陈霸先向韦载征询对策，韦载说："齐军如果分兵先占据通往三吴的道路，然后在我们东边的边境攻城占地，那么时局就完了。现在齐军没有这样做，我们可以赶快在淮南一带沿着侯景过去留下的旧垒修筑新城堡，以便打通东边的运输道路。同时分出一支军队去断绝他们运粮的道路，这样，齐将的首领十天之内就得送来了。"陈霸先听从了他的计策。癸未（初六），陈霸先派侯安都夜袭胡墅，烧掉了北齐一千多艘兵船；仁威将军周铁虎切断了北齐运输补给的道路，抓住了他们的北徐州刺史张领州；仍然让韦载在大航修筑侯景的故垒，让杜棱去守卫。北齐军队在

仓门和秦淮河之南修建了两座营栅，与梁兵对抗。壬辰（十五日），北齐大都督萧轨带兵屯驻在长江北岸。

[30]初，齐平秦王归彦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养之，岳情礼甚薄，归彦心衔之。及显祖即位，归彦为领军大将军，大被宠遇；岳谓其德己，更倚赖之。岳屡将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于城南，听事后开巷。归彦谮之于帝曰："清河僭拟宫禁，制为永巷，但无阙耳。"帝由是恶之。帝纳倡妇薛氏于后宫，岳先尝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游于薛氏家，其姊为其父乞司徒。帝大怒，悬其姊，锯杀之。让岳以奸，岳不服，帝益怒，乙亥，使归彦鸩岳。岳自诉无罪，归彦曰："饮之则家全。"饮之而卒，葬赠如礼。

[30]当初，北齐平秦王高归彦幼小时成了孤儿，高祖高欢命令清河昭武王高岳抚养他。高岳对高归彦寡情薄礼，所以高归彦心里恨他。待到文宣帝高洋即位，高归彦当了领军大将军，很受宠爱。高岳认为高归彦会感激自己的抚育之恩，所以对他更是倚赖。高岳多次带兵立功，威名赫赫，而又性格豪放奢侈，喜欢醇酒女色，在城南修建了大宅第，并在办公视事的大厅后头开了一条巷子。高归彦在文宣帝那儿进谗言，说："清河昭武王高岳私自模拟宫禁的建筑式样，修了一条永巷，只是没有修阙门罢了。"文宣帝从此厌恶高岳。文宣帝把娼妇薛氏接进后宫，高岳早先曾托薛氏的姐姐把薛氏接到家里。有一天夜里，文宣帝到薛氏的家里去，薛氏的姐姐替她父亲要求赐给司徒的官位。文宣帝勃然大怒，就把薛氏姐姐吊起来，用锯子锯成了两段。文宣帝责备高岳奸淫薛氏，高岳不服气，文宣帝更加生气了，乙亥（疑误），派高归彦去毒死高岳。高岳申诉自己没有罪，高归彦说："你把这毒酒喝下去了，全家就可以保全。"高岳只好把毒酒喝了，他死之后，朝廷按礼仪加以埋葬。

薛嫔有宠于帝，久之，帝忽思其与岳通，无故斩首，藏之于怀，出东山宴饮。劝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于上，支解其尸，弄其髀为琵琶，一座大惊。帝方收取，对之流涕曰："佳人难再得！"载尸以出，被发步哭而随之。

薛嫔很得文宣帝宠爱，很久之后，文宣帝忽然想起她曾和高岳通奸，无缘无故就将她斩首，然后把她的头藏在怀里，到东山去宴饮作乐。大家正在互相劝酒应酬，文宣帝忽然用手探怀，拿出薛氏的头扔

到桌上，又把她的尸体支解开，将她的髀骨充作琵琶弹弄，举座见状大惊。文宣帝这才把薛氏的头和髀骨收起来，对着它们流下泪来，说：“佳人难再得！”他让人用车把薛氏尸体运出去，自己披散头发，边走边哭地跟着。

[31]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栅，陈霸先将精甲自西明门出击之，嗣徽等大败，留柳达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齐援。

[31]甲辰（二十七日），徐嗣徽等进攻冶城的营栅，陈霸先率领精兵从西明门出来迎击，徐嗣徽等人大败，留下柳达摩等人守城，自己去采石迎接北齐援兵。

[32]以郢州刺史宜丰侯循为太保，广州刺史曲江侯勃为司空，并征入侍。循受太保而辞不入。勃方谋举兵，遂不受命。

[32]梁朝任命郢州刺史宜丰侯萧循为太保，广州刺史曲江侯萧勃为司空，把他们二人一起征召入朝侍奉皇帝。萧循接受了太保之职，但借故推辞不入朝。萧勃正密谋起兵造反，于是不接受任命。

[33]镇南将军王琳侵魏，魏大将军豆卢宁御之。[33]镇南将军王琳入侵西魏，西魏大将军豆卢宁带兵抵御他。

[34]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袭秦郡，破徐嗣徽栅，俘数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鹰，遣使送之曰：“昨至弟处得此，今以相还。”嗣徽大惧。丙辰，陈霸先对冶城立航，悉渡众军，攻其水南二栅。柳达摩渡淮置陈，霸先督兵疾战，纵火烧栅，齐兵大败，争舟相挤，溺水者以千数，呼声震天地，尽收其船舰。是日，嗣徽与任约引齐兵水步万余人还据石头，霸先遣兵诣江宁，据要险。嗣徽等水步不敢进，顿江宁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将水军袭破之，嗣徽等单舸脱走，尽收其军资器械。

[34]十二月，癸丑（初七），侯安都袭击秦郡，攻破徐嗣徽的营栅，俘获了好几百人。又抄了他的家产，搜得他用的琵琶和养的鹰，派人送给徐嗣徽，并说：“昨天到老弟家里得到这点东西，现在特地送去还你。”徐嗣徽看到东西，大惊失色。丙辰（初十），陈霸先在冶城对面的水上把船只连在一起建了一座浮桥，指挥众军全部渡过去，攻击修在南边的两座营栅。柳达摩等渡过秦淮河摆开阵势，陈霸先督率战士猛烈进攻，并放火烧栅栏，北齐军队大败，争着上船逃跑，互相拥挤，掉入水中淹死的有上千人，哭喊声震天动地，北齐军队的船

舰全部被缴获。当天，徐嗣徽和任约带领北齐水师步兵一万多人退回去据守石头，陈霸先派兵来到江宁，占据了险要之地。徐嗣徽等人的水师步兵都不敢前进，停顿在江宁浦的入江之处。陈霸先派侯安都带水军去袭击打败了他们，徐嗣徽等人乘上单人小船逃走，他们的辎重、武器全部被缴获。

己未，霸先四面攻石头，城中无水，升水直绢一匹。庚申，达摩遣使请和于霸先，且求质子。时建康虚弱，粮运不继，朝臣皆欲与齐和，请以霸先从子昙朗为质。霸先曰："今在位诸贤欲息肩于齐，若违众议，谓孤爱昙朗，不恤国家，今决遣昙朗，弃之寇庭。齐人无信，谓我微弱，必当背盟。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乃与昙朗及永嘉王庄、丹杨尹王冲之子珉为质，与齐人盟于城外，将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陈兵石头南门，送齐人归北，徐嗣徽、任约皆奔齐。收齐马仗船米，不可胜计。齐主诛柳达摩。壬戌，齐和州长史乌丸远自南州奔还历阳。

己未（十三日），陈霸先从四面包围攻打石头，城中没有水喝，一升水昂贵到值一匹绢。庚申（十四日），柳达摩派使者向陈霸先求和，而且请求以儿子为人质。当时建康实力虚弱，粮草运输跟不上，朝廷中的大臣都想与北齐讲和，纷纷请求用陈霸先的侄子陈昙朗为人质。陈霸先说："现在在朝廷中的各位贤人都想和北齐讲和以获得休息，如果我违反众人的意见，大家会说我偏爱陈昙朗，不顾念国家利益。现在我决定派陈昙朗去，就算把他扔在敌寇的庭院里吧！北齐人一向不守信用，我答应讲和，他们会认为我们势微力弱好欺负，肯定会背弃盟约再来进犯。北齐强盗如果再来进犯，那时你们可得为我拼死战斗呀！"于是就把陈昙朗和永嘉王萧庄、丹杨府尹王冲的儿子王珉作人质，与北齐人在城外订立了和约，允许追随北齐的将士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归居南方或北方。辛酉（十五日），陈霸先在石头南门摆列兵阵，送北齐军队北归。徐嗣徽、任约都投奔了北齐。这一仗，缴获北齐军马、器械、舟船、大米，不可胜数。北齐国主高洋杀了败将柳达摩。壬戌（十六日），北齐和州长史乌丸远从南州奔逃回到历阳。

江宁令陈嗣、黄门侍郎曹朗据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讨平之。霸先恐陈昙朗亡窜，自帅步骑至京口迎之。

江宁县令陈嗣、黄门侍郎黄朗占据姑孰谋反，陈霸先派侯安都等人出兵讨伐，平定了他们。陈霸先担心陈昙朗逃跑流窜到别处去，便亲自率领步、骑兵到京口去迎接他。

[35]交州刺史刘元偃帅其属数千人归王琳。

[35]交州刺史刘元偃率领部属几千人去投奔王琳。

[36]魏以侍中李远为尚书左仆射。

[36]西魏任命侍中李远为尚书左仆射。

[37]魏益州刺史宇文贵使谯淹从子子嗣诱说淹，以为大将军，淹不从，斩子嗣。贵怒，攻之，淹自东遂宁徒屯垫江。

[37]西魏益州刺史宇文贵派谯淹的侄子谯子嗣去向谯淹诱降，说是要让谯淹当大将军，谯淹不答应，杀了谯子嗣。宇文贵勃然大怒，派兵去攻打，谯淹从东遂宁移师屯驻垫江。[38]初，晋安民陈羽，世为闽中豪姓，其子宝应多权诈，郡中畏服。侯景之乱，晋安太守宾化侯云以郡让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宝应典兵。时东境荒馑，而晋安独丰衍，宝应数自海道出，寇抄临安、永嘉、会稽，或载米粟与之贸易，由是能致富强。侯景平，世祖因以羽为晋安太守。及陈霸先辅政，羽求传位于宝应，霸先许之。

[38]当初，晋安地区的平民陈羽，世世代代为闽中豪门。他的儿子陈宝应颇善权变，为人奸诈，郡中的人都怕他，服从他。侯景之乱时，晋安太守宾化侯云把郡守之职让给陈羽。陈羽年老，只管郡里的政事，让陈宝应分管军事。当时东边闹饥荒，而晋安一带却丰收有余粮。陈宝应多次从海路出兵，到临安、永嘉、会稽一带抢劫虏掠。有时也运些米粟和这些地区进行贸易，因此就有条件富强起来。侯景之乱平定后，梁元帝鉴于这种情况，就任命陈羽为晋安太守。待到陈霸先辅佐梁朝时，陈羽要求把太守职位传给陈宝应，陈霸先答应了。

[39]是岁，魏宇文泰讽淮安王育上表请如古制降爵为公，于是宗室诸王皆降为公。

[39]这一年，西魏宇文泰暗示淮安王元育上表给朝廷，要求按照古制，把自己的爵位降为公，他这一带头，于是宗室诸王都降爵为公。

[40]突厥木杆可汁击柔然邓叔子，灭之，叔子收其余烬奔魏。木杆西破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西至

西海，长万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属焉。木杆恃其强，请尽诛邓叔子等于魏，使者相继于道；太师泰收叔子以下三千余人付其使者，尽杀之于青门外。

[40]突厥木杆可汗袭击柔然邓叔子，把他的部队消灭了。邓叔子收拾剩余的兵力财物投奔西魏。木杆可汗向西打败哒，向东赶跑了契丹，向北吞并了契骨，其威力慑服了塞外各国。于是，他的疆土东边从辽海开始，西边延伸到西海，长达万里；南边从沙漠以北五六千里都归属于他。木杆依恃他实力强大，要求西魏必须把邓叔子等人全部杀掉，派往西魏的使者在路上前后相继。太师宇文泰只好把邓叔子以下三千多人抓起来交给木杆可汗的使者，在青门外把他们全部杀了。

[41]初，魏太师泰以汉、魏官繁，命苏绰及尚书令卢辩依《周礼》更定六官。

[41]当初，西魏太师宇文泰因为汉朝、魏朝官职繁多，便命令苏绰和尚书令卢辩依照《周礼》重新确定了六官的职称。

太平元年（丙子、556）

太平元年（丙子，公元556年）

[1]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自余百官，皆仿《周礼》。

[1]春季，正月，丁丑（初一），西魏开始建立实行文官之制，任命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其余百官的设置任命，都模仿《周礼》。

[2]戊寅，大赦，其与任约、徐嗣徽同谋者，一无所问。癸未，陈霸先使从事中郎江旰说徐嗣徽使南归，嗣徽执旰送齐。

[2]戊寅（初二），梁朝大赦天下。凡是与任约、徐嗣徽同谋的人，一概不予追究。癸未（初七），陈霸先派从事中郎江旰去劝说徐嗣徽，让他回南方来。徐嗣徽把江旰抓起来送到了北齐。

[3]陈、周文育合军攻杜龛于吴兴。龛勇而无谋，嗜酒常醉，其将杜泰阴与等通。龛与等战败，泰因说龛使降，龛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雠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财赏募，复击等，大破之。既而

杜泰降于，龛尚醉未觉，遣人负出，于项王寺前斩之。王僧智与其弟豫章太守僧憎俱奔齐。

[3]陈、周文育把军队合并在一起在吴兴攻打杜龛。杜龛其人有勇而无谋，又爱喝酒，一天到晚总是醉醺醺的，他的部将杜泰暗地里和陈等挂上了钩。杜龛同陈等人交战失败，杜泰便劝说杜龛投降，杜龛答应了。但是，他的妻子王氏说："陈霸先和我们王家结仇结得这么深，怎么可以向他求和！"于是拿出私财赏赐招募战士，再一次向陈发动进攻，把陈打得大败。不久崐杜泰投降了陈，而杜龛还酒醉没醒，陈派人把他背出来，在项王寺前把他斩首了。王僧智和他的弟弟豫章太守王僧都投奔北齐。

东扬州刺史张彪素为王僧辩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陈、周文育轻兵袭会稽，彪兵败，走入若邪山中，遣其将吴兴章昭达追斩之。东阳太守留异馈粮食，霸先以异为缙州刺史。

东扬州刺史张彪一向被王僧辩所宠爱看重，所以不肯归附陈霸先。二月，庚戌（初五），陈、周文育派轻装士兵奔袭会稽，张彪兵败，逃入若邪山中。陈派他的部将吴兴人章昭达追上并斩了他。东阳太守留异送粮食给陈，陈霸先任命留异为缙州刺史。

江州刺史侯本事王僧辩，亦拥兵据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为南豫州刺史，使将兵击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铁虎将舟师立栅于梁山，以备江州。

江州刺史侯原来侍奉王僧辩，所以也拥兵占据豫章和江州，不归附陈霸先。陈霸先任命周文育为南豫州刺史，派他带兵去打湓城。庚申（十五日），又派侯安都、周铁虎率领水军在梁山一带建立营栅，以防备江州。

[4]癸亥，徐嗣徽、任约袭采石，执戍主明州刺史张怀钧送于齐。

[4]癸亥（十八日），徐嗣徽、任约袭击采石，抓获采石守将明州刺史张怀钧，送他到了北齐。

[5]后梁主击侯平于公安，平与长江王韶引兵还长沙。王琳遣平镇巴州。

[5]后梁国主萧在公安袭击侯平，侯平和长沙王萧韶带兵回长沙。王琳派侯平去镇守巴州。

[6]三月，壬午，诏杂用古今钱。

[6]三月，壬午（初七），梁朝下诏，允许古今钱币混合使用。

[7]戊戌，齐遣仪同三司萧轨、库狄伏连、尧难宗、东方老等与任约、徐嗣徽合兵十万入寇，出栅口，向梁山。陈霸先帐内荡主黄丛逆击，破之，齐师退保芜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据梁山以御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还。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抚诸军。

[7]戊戌（二十三日），北齐派仪同三司萧轨、库狄伏连、尧难宗、东方老等人与任约、徐嗣徽联合成大军十万人南下进犯，军队从栅口出发，直指梁山。陈霸先军帐内的一位善于突击冲锋的主将黄丛率兵迎击，打败了北齐军队，北齐军队只好退保芜湖。陈霸先派定州刺史沈泰等人归侯安都指挥，据守梁山以抵抗北齐军队。周文育带兵攻打湓城，没有攻克，被召回来。夏季，四月，丁巳（十三日），陈霸先到梁山去巡视安抚各路兵马。

[8]乙丑，齐仪同三司娄睿计鲁阳蛮，破之。

[8]乙丑（二十一日），北齐仪同三司娄讨伐鲁阳蛮，打败了他们。

[9]侯安都轻兵袭齐行台司马恭于历阳，大破之，俘获万计。

[9]侯安都率领轻装士兵在历阳袭击北齐行台司马恭，把司马恭打得大败，俘虏了上万人。

[10]魏太师泰尚孝武妹冯翊公主，生略阳公觉；姚夫人生宁都公毓。毓于诸子最长，娶大司马独孤信女。泰将立嗣，谓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马有疑，如何？”众默然，未有言者。尚书左仆射李远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长，略阳公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为嫌，请先斩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于是！”信又自陈解，远乃止。于是群公并从远议。远出外，拜谢信曰：“临大事不得不尔！”信亦谢远曰：“今日赖公决此大议。”遂立觉为世子。

[10]西魏太师宇文泰娶了孝武帝的妹妹冯翊公主，生下儿子略阳公宇文觉，姚夫人则生了宁都公宇文毓。宁都公宇文毓在几个儿子中最年长，娶了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宇文泰准备确立继承人，对公卿大臣说：“我想立嫡出的儿子为世子，担心大司马对此有疑心，该怎么办

好呢？”众大臣默然不作声。尚书左仆射李远说：“从来立世子都是看是否嫡出，不看是否年长，把略阳公宇文觉立为世子，您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如果怕独孤信有意见，为此有顾虑，那么可以先把他斩了！”于是就拔出刀要行动。宇文泰忙站起来阻止说：“何至于要这样做！”独孤信也赶快自我陈述辩解，表示并无异议，李远这才停止行动。于是大臣们都听从了李远的建议。退朝后，李远走出宫廷外，拜谢独孤信说：“面临国家大事不得不这样，请谅解。”独孤信也感谢李远说：“今天岷亏得您才把这件大事决定下来。”于是就立略阳公宇文觉为世子。

[11]太师泰北巡。

[11]西魏太师宇文泰到北边巡视。

[12]五月，齐人召建安公渊明，诈许退师，陈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渊明疽发背卒。甲申，齐兵发芜湖，庚寅，入丹杨县，丙申，至秣棱故治。陈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顿马牧，杜棱顿大航南以御之。

[12]五月，北齐人召见建安公萧渊明，假装要答应退兵。陈霸先准备船只要送萧渊明去。癸未（初九），萧渊明背上痈疽发作死去。甲申（初十），北齐军队从芜湖出发，庚寅（十六日），进入丹杨县，丙申（二十二日），到达秣棱旧治所。陈霸先派周文育屯驻于方山，徐度驻守马牧，杜棱驻守大航南端，以防御北齐兵。

[13]齐汉阳敬怀王洽卒。

[13]北齐汉阳敬怀王高洽去世。

[14]辛丑，齐人跨淮立桥栅渡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舰于青墩，至于七矶，以断周文育归路。文育鼓噪而发，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骁将鲍砰独以小舰殿军，文育乘单舴艋与战，跳入舰中，斩砰，仍牵其舰而还。嗣徽众大骇，因留船芜湖，自丹杨步上。陈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还。

[14]辛丑（二十七日），北齐军队跨秦淮河修筑桥梁渡兵，夜里到达方山，徐嗣徽等人把军舰摆在青墩一带，一直摆到七矶，用以切断周文育的退路。周文育指挥士兵大声鼓噪，大举进军，徐嗣徽等人没能抵挡得住。到天亮时分，周文育反攻徐嗣徽。徐嗣徽手下的骁勇的将领鲍坪单独用小舰当后卫，周文育乘坐一条小快船与他近战，纵身

跳入小舰中，一刀斩了鲍坪；还把这条小舰拉了回来。徐嗣徽的部众一看吓得要命，于是把船留在芜湖，从丹杨步行上岸。陈霸先把侯安都、徐度追回来以抗击北齐军队。

癸卯，齐兵自方山进及倪塘，游骑至台，建康震骇，帝总禁兵出顿长乐寺，内外纂严。霸先拒嗣徽等于白城，适与周文育会。将战，风急，霸先曰："兵不逆风。"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马先进，风亦寻转，杀伤数百人。侯安都与嗣徽等战于耕坛南，安都帅十二骑突其陈，破之，生擒齐仪同三司乞伏无劳。霸先潜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袭齐行台赵彦深于瓜步，获舰百余艘，粟万斛。

癸卯（二十九日），北齐军队从方山挺进到倪塘，游动的前哨骑兵在宫城下出现，建康城受到震惊，人心惶惶，梁敬帝带着宫廷卫队出宫驻入长乐寺，内外戒严。陈霸先在白城抗御徐嗣徽等人，正好与周文育的军队会合。将要与北齐兵交战时，风刮得很急，陈霸先说："军队最好不要逆风而进。"周文育说："军情紧急，何必拘泥于古法！"说着便抽出一把槊跃身上马冲向前去。过一会风向也转了，周文育猛冲，杀伤了好几百人。侯安都与徐嗣徽在耕坛南边会战。侯安都率领十二个骑兵冲破徐嗣徽的阵地，把他们打败，活捉了北齐仪同三司乞伏无劳。陈霸先秘密地撤下三千精锐士兵配合沈泰渡过长江，在瓜步袭击北齐行台赵彦深，缴获战船一百余艘，粮食一万斛。

六月，甲辰，齐兵潜至钟山，侯安都与齐将王敬宝战于龙尾，军主张纂战死。丁未，齐师至幕府山，霸先遣别将钱明将水军出江乘，邀击齐人粮运，尽获其船米。齐军乏食，杀马驴食之。庚戌，齐军逾钟山，霸先与众军分顿乐游苑东及覆舟山北，断其冲要。壬子，齐军至玄武湖西北，将据北郊坛，众军自覆舟东移顿坛北，与齐人相对。

六月，甲辰（初一），北齐军队偷偷来到钟山，侯安都与北齐将领王敬宝在龙尾交战，军中首领张纂在战斗中阵亡。丁未（初四），北齐军队抵达幕府山，陈霸先派别将钱明率领水军兵发江乘，截击北齐军队的粮食运输船队，把他们的船队装运的大米全部缴获。这一来，北齐军队没有粮食吃，只好杀战马、驴子充饥。庚戌（初七），北齐军队翻越钟山，陈霸先与众军分头驻扎在乐游苑东边和覆舟山北边，切断北齐军队的交通要道。壬子（初九），北齐军队到达玄武湖西

北，准备占据北边的郊祀高坛。众军从覆舟向东移动，驻扎在坛北，与北齐军队相对摆开阵势。

会连日大雨，平地水丈馀，齐军昼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烂，悬鬲以，而台中及潮沟北路燥，梁军每得番易。时四方壅隔，粮运不至，建康户口流散，征求无所。甲寅，少霁，霸先将战，调市人得麦饭，分给军士，士皆饥疲。会陈崐馈米三千斛、鸭千头，霸先命炊米煮鸭，人人以荷叶裹饭，以鸭肉数脔，乙卯，未明，蓐食，比晓，霸先帅麾下出莫府山。侯安都谓其部将萧摩诃曰："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摩诃对曰："今日令公见之。"及战，安都坠马，齐人围之，摩诃单骑大呼，直冲齐军，齐军披靡，安都乃免。霸先与吴明彻、沈泰等众军首尾齐举，纵兵大战，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后，齐师大溃，斩获数千人，相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斩之以徇，追奔至于临沂。其江乘、摄山、钟山等诸军相次克捷，虏萧轨、东方老、王敬宝等将帅凡四十六人。其军士得窜至江者，缚荻筏以济，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弥岸；唯任约、王僧得免。丁巳，众军出南州，烧齐舟舰。

当时正赶上连日下大雨，平地雨水积有一丈多深，北齐将士白天黑夜或坐或立全都泡在泥水中，脚指头都烂了，做饭得把锅悬挂起来才行，但是皇城和潮沟的北路一带却还干燥，梁朝军队总是能换班作战。当时四方通往都城的道路都堵塞隔断了，粮食也运不进来，建康一带人民东流西散，无法征收粮赋。甲寅（十一日），天才稍稍放晴，陈霸先准备开战，向商人征调了一些麦子，做成麦饭分给军中士兵，士兵们都已经又饿又疲劳了。正好这时陈送来大米三千斛，鸭子一千只。陈霸先下令蒸米饭煮鸭子，士兵们个个用荷叶包米饭，饭上盖上几片鸭肉，乙卯（十二日），天还没亮，士兵们都坐在草席上用饭，等到天一亮，陈霸先就率领下属将士兵发幕府山出发。侯安都对他的部将萧摩诃说："你一向英勇善战，远近闻名，这回可是千闻不如一见，就看你的了。"萧摩诃回答说："今天就让您看看！"等到交战时，侯安都不慎从马上摔下来了，北齐将士围了上来，萧摩诃单枪匹马，大呼猛进，直向北齐军士冲来，北齐士兵纷纷避开，侯安都这才保住了生命。陈霸先与吴明彻、沈泰等众军头尾一齐冲锋，指挥将士全面出击，猛打猛冲，侯安都又从白下带领一支军队切断了北齐军的

后路，北齐军队大败，被杀被俘的有几千人，互相蹂踏而死的人不可胜计，徐嗣徽和他弟弟徐嗣宗被活捉后杀头示众。梁军追杀败逃的北齐兵，一直追到临沂。梁朝在江乘、摄山、钟山等地的军队也相继获胜，俘虏了北齐萧轨、东方老、王敬宝等将帅共四十六人。北齐士兵有逃窜到长江边的，用芦苇扎成筏子想渡江，但到江中心苇筏就被水冲散，士兵也纷纷落入水中，尸体随江水流到京口一带，浮尸复盖了水面，堆满了江岸。只有任约、王僧两个人生还。丁巳（十四日），梁朝众军从南州出发，烧掉了北齐的战船。

戊午，大赦。己未，解严。军士以赏俘贸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斩齐将萧轨等，齐人闻之，亦杀陈昙郎。霸先启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戊午（十五日），梁朝大赦天下。己未（十六日），解除戒严。军士们用赏赐所得的战俘去换酒喝，一名战俘只能买得够一次大醉的酒。庚申（十七日），把被俘的北齐将领萧轨等人全杀了，北齐方面闻讯，也杀了陈昙朗作为报复。陈霸先奏请解除南徐州刺史让给侯安都。

[15]侯平频破后梁军，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将讨之。平杀巴州助防吕旬，收其众，奔江州，侯与之结为兄弟。琳军势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诣齐，并献驯象。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没于魏，琳又献款于魏以求妻子；亦称臣于梁。

[15]侯平多次打败后梁的军队，自以为有功，又认为王琳的兵威已经难以为继了，所以更加不受指挥了。于是王琳派将领去讨伐他。侯平杀了巴州协助防守的将领吕旬，把吕旬的部众收归自己指挥，投奔到了江州，侯和他结成了兄弟。王琳的军队势力越来越显得衰落，乙丑（二十一日），派使节带着表示归顺的表章去到北齐，并献上驯服了的大象。当初江陵陷落于西魏时，王琳的妻子蔡氏、世子王毅都落入西魏人手中，所以王琳又讨好西魏以求得妻子、儿子的释放。同时也向梁朝称臣。

[16]齐发丁匠三十馀万修广三台宫殿。

[16]北齐动用民工匠人三十多万扩修三台宫殿。

[17]齐显祖之初立也，留心政术，务存简靖，坦于任使，人得尽力。又能以法驭下，或有违犯，不容勋戚，内外莫不肃然。至于军国

机策，独决怀抱；每临行陈，亲当矢石，所向有功。数年之后，渐以功业自矜，遂嗜酒淫，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尽日通宵；或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或乘驴、牛、橐驼、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刘桃枝负之而行，担胡鼓拍之；勋戚之第，朝夕临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巇隆冬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殊无怖畏；时复雅，折旋中节，傍人见者莫不寒心。尝于道上问妇人曰："天子何如？"曰："颠颠痴痴，何成天子！"帝杀之。

[17]北齐在文宣帝高洋刚刚立国的时候，很注意研究为政之术，一切政务，力求简便稳定，有所任命，也是坦诚待人，臣子们也得以尽其所能为国服务。又能用法律为准绳来驾驭部下，如果有谁犯了法，即使无勋贵戚也绝不宽容，所以朝廷内外秩序井然。至于军事机要、国家大政方针，则由文宣帝自己拿出决断。文宣帝每次亲临战阵，总是亲自冒着箭石纷飞的危险，所到之处都立功绩。几年以后，文宣帝渐渐以为建立了大功业，就骄傲自满起来，于是就贪杯纵酒，淫逸无度，滥行狂暴之事。有时自己亲自参与歌舞，又唱又跳，通宵达旦，从早到晚，没日没夜。有时披散头发，穿上胡服，披红挂绿，有时却又裸露着身体，涂脂抹粉；有时骑着驴、牛、骆驼、白象，连鞍子和勒绳也不用；有时让崔季舒、刘桃枝背着他走，自己挎着胡鼓用手拍得彭彭响；元勋和贵戚之家，他常常不分朝夕驾临，在集市上穿游而行，坐街头睡小巷都是常事；有时大夏天在太阳下晒身子；有时大冬天脱去衣服猛跑步；跟从他的人受不了这么折腾，文宣帝却全不当一回事。三台的梁柱高达二十七尺，两柱之间相距二百多尺，工匠上去都感到危险畏惧，在身上系绳子防止出意外。但文宣帝爬上三台的梁脊快步小跑，竟然一点也不害怕。跑着跑着还不时来点雅致的舞蹈动作，又折身子又打旋，居然符合节奏，旁边看的人吓得汗毛直竖，没有不寒心的。有一次，文宣帝在路上问一个妇女说："咱们的天子怎么样呢？"这妇女不知他就是天子，说："他成天疯疯颠颠，呆呆痴痴，哪有什么天子样！"文宣帝把她杀了。

娄太后以帝酒狂，举杖击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儿！"帝曰："即当嫁此老母与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举

床，坠太后于地，颇有所伤。既醒，大惭恨，使积柴炽火，欲入其中。太后惊惧，亲自持挽，强为之笑，曰："汝醉耳！"帝乃设地席，命平秦王归彦执杖，口自责数，脱背就罚，谓归彦曰："杖不出血，当斩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请，乃笞脚五十，然后衣冠拜谢，悲不自胜。因是戒酒，一旬，又复如初。

娄太后有一次因为文宣帝发酒疯，举起拐杖打他，说："这样英雄的父亲竟生出这样混帐的儿子！"文宣帝竟然说："看来得把这老太太嫁给胡人了。"娄太后勃然大怒，从此再也不说话，脸上也没有了笑容。文宣帝想让娄太后笑，自己爬到了床底下去，用身子把床抬起来，把坐在床上的太后摔了下来，使太后受了伤。酒醒之后，高洋大感羞惭悔恨，让人堆起柴堆点燃，自己想跳进去烧死。娄太后大吃一惊，害怕极了，赶忙亲自过来又抱又拉，勉强笑着说："刚才是你喝醉了，我不当真。"文宣帝于是让人铺上地席，命令平秦王高归彦亲自执刑杖，自己口里列数着自己的罪过，脱开衣服露出背部接受杖刑。文宣帝对高归彦说："你用力打，打不出血来，我就杀了你。"娄太后上前自己抱着他不让打，文宣帝痛哭流涕，最后还是在脚上打了五十下，然后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向娄太后拜谢宽恕之恩，一付悲不自胜的样子。因为这一番酒后失言伤害太后的事，文宣帝下决心戒酒。但刚十天，又嗜酒如命，和原来一样。

帝幸李后家，以鸣镝射后母崔氏，骂曰："吾醉时尚不识太后，老婢何事！"马鞭乱击一百有余。虽以杨为相，使进厕筹，以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尝欲以以小刀其腹，崔季舒托俳言曰："老小公子恶戏。"因掣刀去之。又置于棺中，载以车。又尝持槊走马，以拟左丞相斛律金之胸者三，金立不动，乃赐帛千段。

文宣帝去李后的家，用带响声的箭射李后的母亲崔氏，边射边大骂，说："我醉酒的时候连太后都不认识，你这老奴才算个什么！"还挥动马鞭，一口气打了一百多下。文宣帝虽然任命杨为丞相，但常轻侮他，让他在自己大便时往厕所递送拭秽的篾片。又用马鞭打他背部，血流下来都湿透了衣袍。又曾想用小刀子在他小腹上划痕，崔季舒一看不是事，就假托说笑话：" 这是老公子和小公子恶作剧呢！"乘势把文宣帝手里的刀子拔出来拿开了。又有一次，文宣帝把杨放在棺材中，用丧车运着，演习大出殡。还有一次，曾手持一把槊在马上奔

驰，三次用槊作向左丞相斛律金胸口刺去的动作，斛律金站着不动崐，文宣帝夸他勇敢，赏赐他一千段帛。

高氏妇女，不问亲疏，多与之乱，或以赐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太妃尔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蒸之，不从；手刃杀之。故魏乐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婿也，其妻有色，帝数幸之，欲纳为昭仪。召昂，令伏，以鸣镝射之百馀下，凝血垂将一石，竟至于死。后啼不食，乞让位于姊，太后又以为言，帝乃止。

高氏家族中的妇女，也不管亲疏远近，文宣帝都胡乱和她们发生性关系，还把其中的一些赐给身边亲信，但又想尽方法折腾侮辱人家。彭城王高的太妃尔朱氏，是魏敬宗的皇后，文宣帝想奸淫她，她不服从，便亲手用刀杀死。过去的东魏乐安王元昂，是李后的姐夫，他妻子长得漂亮，文宣帝多次占有她，想把她纳入宫中当昭仪。文宣帝把元昂召来，命令他趴下，用响箭射了他一百多箭，凝结的血块几乎有一石之多，就这样活活被射死了。李后为此啼哭终日不进食，要求把皇后位置让给姐姐，娄太后又在旁说了话，文宣帝才没有这样做。

又尝于众中都督韩哲，无罪，斩之。作大镬、长锯、锉、碓之属，陈之于庭，每醉，辄手杀人，以为戏乐。所杀者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水。杨乃简邺下死囚，置之仗内，谓之供御囚，帝欲杀人，辄执以应命，三月不杀，则宥之。

北齐文宣帝还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中召见都督韩哲，也没什么罪就把他斩首。还派人制造大铁锅、长锯子、大铡刀、大石碓之类刑具，摆在宫庭里，每次喝醉了酒，就动手杀人，以此当作游戏取乐。被他杀掉的人大多下令肢解，有的扔到火里去烧，有的扔到水里去。杨只好选了一些邺城的死罪囚犯，作为仪仗人员，叫做“供御囚”，文宣帝一想杀人，就抓出来应命，如果三个月没被杀掉，就得到宽大处理。

开府参军裴谓之上书极谏，帝谓杨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对曰：“彼欲陛下杀之，以成名于后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杀，尔焉得名！”帝与左右饮酒，曰：“乐哉！”都督王曰：“有大乐，亦有大苦。”帝曰：“何谓也？”对曰：“长夜之饮，不寤国亡身陨，所谓大苦！”帝缚，欲斩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舍之。

开府参军裴谓之上书极力谏阻文宣帝随意杀人的狂暴行为，文宣帝对杨说：“这是个蠢人，他怎么敢这样做！”杨回答说：“他大概是想让

陛下您杀了他，这样他好在后世成名吧！”文宣帝说：“小人！我权且不杀，看你怎么出名！”文宣帝和身边亲信饮酒作乐，得意忘形地说：“真快乐呀！”都督王在旁说：“有大快乐，也会有大痛苦。”文宣帝问道：“这话怎么说？”王回答说：“老是作长夜之饮，酩酊大醉，没等醒过来已经国亡身死，这就是我所说的大痛苦！”文宣帝一听生了气，命人把王捆起来，要把他处斩，但想起他过去有救文襄帝生命的功劳，于是又放了他。

帝游宴东山，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于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将事西行。魏人震恐，常为度陇之计。然实未行。一日，泣谓群臣曰：“黑獭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刘桃枝曰：“臣得三千骑，请就长安擒之以来。”帝壮之，赐帛千匹。赵道德进曰：“东西两国，强弱力均，彼可擒之以来，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应诛，陛下奈何滥赏！”帝曰：“道德言是。”回绢赐之。帝乘马欲下峻岸入于漳，道德揽辔回之；帝怒，将斩之。道德曰：“臣死不恨，当于地下启先帝，论此儿酣酗颠狂，不可教训。”帝默然而止。他日，帝谓道德曰：“我饮酒过，须痛杖我。”道德之，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为此举止！”

文宣帝去东山游玩欢宴，因为想起关、陇一带尚未平定，便把杯子往地上一摔，大发雷霆，马上把魏收叫到跟前，让他站着写下诏书，向远近四方宣告自己将要向西方采取军事行动。西魏人闻讯感到震动惊恐，于是经常也在筹划防止齐军越过陇地的办法。但实际上文宣帝这一计划并没有实行。有一天，文宣帝流着泪对群臣说：“黑獭不接受我的命令，怎么办呢？”都督刘桃枝回答说：“给我三千骑兵，我就到长安去把他擒拿归来。”文宣帝听了，便称赞他的勇气，赐给他一千匹帛。赵道德走上前说：“魏和齐是西方和东方并立的两个邻国，国势国力强弱是相均等的。你可以把那边的人擒拿归来，对方也可以把你这边的人擒拿过去。刘桃枝口吐狂言，虚妄欺君，应该处死，陛下怎么向崐他滥施奖赏？”文宣帝听了，说：“道德说得对。”收回给刘桃枝的绢帛赐给刘道德。有一次，文宣帝骑着马欲从很高的陡岸跳到漳河里去，赵道德用力拉着马缰绳把他拽回来。文宣帝勃然大怒，要把赵道德处斩。赵道德说：“我为此而死心中没有什么怨恨，到了地下，我要向先帝启奏，把他这个儿子拼命酗酒，疯颠狂乱，不可教训的种种行

为告诉他。”文宣帝听了沉默良久，就不杀赵道德了。这以后有一天，文宣帝对赵道德说：“我喝酒喝得过份了，必须狠狠打我一顿。”赵道德真的动手打他，文宣帝跑开了。赵道德追着文宣帝，边追边喊：“你是个什么人，竟做出这种不成体统的举动！”

典御丞李集面谏，比帝于桀、纣。帝令缚置流中，沈没久之，复令引出，谓曰：“吾何如桀、纣？”集曰：“向来弥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问，如此数四，集对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人，方知龙逄、比干未是俊物！”遂释之。顷之，又被引入见，似有所谏，帝令将出要斩。其或斩或赦，莫能测焉。

典御史李集当面进谏，甚至把文宣帝比拟为夏桀、商纣。文宣帝下令把他捆起来放到流水中去，让他没入水里很久，再下令把他拽出水面，问他说：“你说，我比夏桀、商纣怎样？”李集回答说：“看来你还比不上他们呢！”文宣帝又下令把他没入水里，拽出来又问，这样折腾了多次，李集的回答一点也没变。文宣帝哈哈大笑说：“天下竟然有这样呆痴的家伙，我这才知道龙逄、比干还不算出色人物呢！”于是释放了他。过了一会儿，李集又被拉着进来见文宣帝，他似乎又想有所进谏，文宣帝下令带出去腰斩。文宣帝喜怒无常，想要杀人还是想要赦免，没有人能猜想得到。

内外，各怀怨毒；而素能默识强记，加以严断，群下战栗，不敢为非。又能委政杨，总摄机衡，百度修敕，故时人皆言主昏于上，政清于下。风表鉴裁，为朝野所重，少历屯厄，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报之，虽先尝欲杀己者亦不问；典选二十余年，以奖拔贤才为己任。性复强记，一见皆不忘其姓名，选人鲁漫汉自言猥贱独不见识，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短尾牝驴，见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为不识卿！”漫汉惊服。

在文宣帝这种淫威下，宫廷内外，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心怀怨恨。但文宣帝对事物一向能够暗暗熟识，牢牢记忆，然后加以严格的裁决判断，所以群臣在他面前惶恐战栗，不敢为非作歹。文宣帝又能把政事委托给杨，杨善于统一掌握国家枢机的运行，使各个方面的政事都得到修整，所以当时的人都说文宣帝在上头昏头昏脑，但下面的政事却还算清明有序的。杨颇有风度，仪表整饬，善于鉴识裁断，被朝野各方面人士所看重。他年轻时多次经历困顿灾厄，到了发迹得志之

后，凡是他处逆境时对他有施予一餐恩惠的，他也都重重地回报人家。至于早先想杀他的人，他却不再计较。他掌管国家选拔人才的大权达二十多年之久，一向以奖励、提拔人才为己任 。他记性特别好，只要和他见了一面的人，他就记住了人家的姓名，再也不会忘记。有一个候选的人叫鲁漫汉，自己说因为身份低贱，杨不曾认识他。杨提醒他说："你从前在元子思坊任职，骑着一只短尾巴母驴，在路上遇到我也不下来，用一块黄帕遮住面，假装没看见就走过去，我怎么不认识你鲁漫汉呢！"鲁漫汉一听大吃一惊，心中叹服。

[18]秋，七月，甲戌，前天门太守樊毅袭武陵，杀武州刺史衡阳王护，王琳使司马潘忠击之，执毅以归。护，畅之孙也。

[18]秋季，七月，甲戌（初一），前天门太守樊毅袭击武陵，杀死了武州刺史衡阳王萧护，王琳派司马潘忠去攻打樊毅，抓住了樊毅胜利归来。萧护是萧畅的孙子。

[19]丙子，以陈霸先为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进爵长城公，馀如故。

[19]丙子（初三），梁朝任命陈霸先为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加进长城公这一爵位，其他官职、封号保持原样。

[20]初，余孝顷为豫章太守，侯镇豫章，孝顷于新吴县别立城栅，与相拒。使其从弟守豫章，悉众攻孝顷，久不克，筑长围守之。癸酉，修平发兵攻，大掠豫章，焚之，奔于建康。众溃，奔湓城，依其将焦僧度。僧度劝之奔齐，会霸先使记室济阳蔡景历南上，说令降，诣阙归罪，霸先为之诛侯平。丁亥，以为司空。

[20]当初，余孝顷当豫章太守，侯镇守豫章，余孝顷在新吴县另外建立崐了城堡栅栏，与侯相对抗。侯派他的堂弟侯守卫豫章，自己把全部军队开上去攻打余孝顷，打了很久也没打下，就修筑了一条长长的包围圈把新吴县城看守起来。癸酉（疑误），侯平出动军队去攻打侯，城陷之后，对豫章城进行了一次大洗劫，放火烧了城，然后投奔了建康。侯的部众溃不成军，逃奔到湓城去依靠他的部将焦僧度。焦僧度劝他干脆投奔北齐，这时正好陈霸先派记室济阳人蔡景历从南方北上来劝说侯，让他投降梁朝，这样侯就投降了，亲自到建康朝廷来伏罪，陈霸先为了安抚他，把背叛他先来归降的侯平杀了。丁亥（十四日），任命侯为司空。

南昌民熊昙朗，世为郡著姓。昙朗有勇力，侯景之乱，聚众据丰城为栅，世祖为巴山太守。江陵陷，昙朗兵力浸强，侵掠邻县。侯在豫章，昙朗外示服从而阴图之，及败走，昙朗获其马仗。

南昌城里的居民熊昙朗，世世代代都是郡里有名的大姓。熊昙朗颇有勇气力量，当年侯景作乱的时候，他聚集徒众据守丰城，修了栅栏，梁元帝任命他为巴山太守。江陵沦陷时，熊昙朗兵力渐渐强大起来，开始侵犯掠夺邻近的县份。侯镇守豫章，熊昙朗外表上表示服从而暗地里偷偷谋划要算计他。待到侯兵败逃跑时，熊昙朗夺去了他的战马和兵器。

[21]己亥，齐大赦。

[21]己亥（二十六日），北齐大赦天下。

[22]魏太师泰遣安州长史钳耳康买使于王琳，琳遣长史席豁报之，且请归世祖及愍怀太子之柩；泰许之。

[22]西魏太师宇文泰派安州长史钳耳康买为使者去王琳那儿出使，王琳派长史席豁到西魏回访，而且恳求西魏把梁元帝萧绎和愍怀太子萧元良的灵柩送回南方。宇文泰答应了这一恳求。

[23]八月，己酉，鄱阳王循卒于江夏，弟丰城侯泰监郢州事。王琳使兖州刺史吴藏攻江夏，不克而死。

[23]八月，己酉（初七），鄱阳王萧循在江夏去世，他弟弟丰城侯萧泰管理郢州的政事。王琳派兖州刺史吴藏攻打江夏，兵败身死。

[24]魏太师泰北渡河。

[24]西魏太师宇文泰北渡黄河。

[25]魏以王琳为大将军、长沙郡公。

[25]西魏封王琳为大将军、长沙郡公。

[26]魏江州刺史陆腾讨陵州叛獠，獠因山为城，攻之难拔。腾乃陈伎乐于城下一面，獠弃兵，携妻子临城观之，腾潜师三面俱上，斩首万五千级，遂平之。腾，俟之玄孙也。

[26]西魏江州刺史陆腾出兵讨伐陵州进行叛乱的獠人，獠人依山修建城堡，极为险峻，很难攻克。陆腾想了一计，把歌伎舞乐队在城下的一面摆开进行表演，獠人一看，扔下兵器，带着妻子儿女登上城墙

观看，陆腾的伏兵从另外三面冲上城去，一口气斩下一万五千首级，于是就平定了獠人的叛乱。陆腾是陆俟的玄孙。

[27]庚申，齐主将西巡，百官辞于紫陌，帝使骑围之，曰："我举鞭，即杀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黄门郎是连子畅曰："陛下如此，群臣不胜恐怖。"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杀。"遂如晋阳。

[27]庚申（十八日），北齐文宣帝将要到西边去巡视，文武百官在紫陌为文宣帝送行，文宣帝派手执长矛的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对骑兵们说："我一举鞭示意，你们就杀了他们。"太阳快下山了，文宣帝喝得醉醺醺地起不了床。黄门郎是连子畅乘机说："陛下你这样做，百官群臣害怕得受不了。"文宣帝说："他们很害怕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别杀他们算了！"于是就出发到晋阳去。

[28]九月，壬寅，改元，大赦。以陈霸先为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扬州牧、义兴公。以吏部尚书王通为右仆射。

[28]九月，壬寅（初一），梁朝改换年号，为太平元年，实行大赦，任命陈霸先为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扬州牧、义兴公。任命吏部尚书王通为右仆射。

[29]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凉州以袭吐谷浑，魏太师泰使凉州刺史史宁帅骑随之，至番禾，吐谷浑觉之，奔南山。木杆将分兵追之，宁曰："树敦、贺真峄二城，吐谷浑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馀众自散。"木杆从之。木杆从北道趣贺真，宁从南道趣树敦。吐谷浑可汗在贺真，使其征南王将数千人守树敦。木杆破贺真，获夸吕妻子；宁破树敦，虏征南王；还，与木杆会于青海，木杆叹宁勇决，赠遗甚厚。

[29]突厥木杆可汗借路从凉州袭击吐谷浑，西魏太师宇文泰派凉州刺史史宁率领骑兵跟他一起行动。军队到达番禾，吐谷浑发觉了，逃往南山。木杆可汗准备分兵去追击他，史宁建议说："树敦、贺真两城，是吐谷浑的巢穴，拔掉他的这个老根，其他的部众也就自己溃散了。"木杆可汗采纳了这个建议。商议的结果是：木杆可汗率兵从北边的通道直取贺真，史宁从南边的通道直取树敦。吐谷浑可汗自己驻扎在贺真，派他的征南王带几千人去防守树敦。木杆可汗攻克了贺真，抓获了夸吕的妻子、儿子；史宁攻克了树敦，俘虏了征南王。得胜回师时，史宁与木杆可汗会师于青海。木杆可汗叹服史宁勇猛有决断，对他有很丰厚的馈赠。

[30]甲子，王琳以舟师袭江夏；冬，十月，壬申，丰城侯泰以州降之。

[30]甲子（二十三日），王琳派水军袭击江夏。冬季，十月，壬申（初一），丰城侯萧泰献出州城向他投降。

[31]齐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以配军，有夫而滥夺者什二三。

[31]北齐征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配婚给军人。其中有丈夫而被当寡妇硬给抢走的占十分之二三。

[32]魏安定文公宇文泰还至牵屯山而病，驿召中山公护。护至泾州，见泰，泰谓护曰："吾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于云阳。护还长安，发丧。泰能驾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质素，不尚虚饰，明达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设，皆依仿三代而为之。丙子，世子觉嗣位，为太师、柱国、大冢宰，出镇同州，时年十五。

[32]西魏安定文公宇文泰回到牵屯山就病倒了。派驿马传令召见中山公宇文护。宇文护赶到泾州，拜见宇文泰。宇文泰对宇文护说："我几个儿子都年幼，外面的敌寇都很强大，天下大事就全委托你了。你要努力以成就我的平生志愿。"乙亥（初四），在云阳去世。宇文护回到长安，才公布消息，给宇文泰发丧。宇文泰生时能够驾驭英俊豪杰，得到他们的努力效劳，他喜好质朴，不追求虚假文饰，处理政事明识练达，尊崇儒家，仰慕远古，举凡施政的一切措施，都依照模仿夏、商、周三代的古制来制定。丙子（初五），世子宇文觉继位，任命为太师、柱国、太冢宰，并镇守同州。这时年仅十五。

中山公护，名位素卑，虽为泰所属，而群公各图执政，莫肯服从。护问计于大司寇于谨，谨曰："谨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争之。若对众定策，公必不得让。"明日，群公会议，谨曰："昔帝室倾危，非安定公无复今日。今公一旦违世，嗣子虽幼，中山公亲其兄子，兼受顾托，军国之事，理须归之。"辞色抗厉，众皆悚动。护曰："此乃家事，护虽庸昧，何敢有辞。"谨素与泰等夷，护常拜之，至是，谨起而言曰："公若统理军国，谨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于谨，亦再拜，于是众议始定。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人心遂安。

中山公宇文护，名望地位一向比较低，虽然被宇文泰所倚重，但各位王公大臣都想执政，谁也不肯服从他。宇文护向大司寇于谨请教对策，于谨说："我于谨早就蒙受先安定公非同一般的知遇之恩，这恩情深于骨肉之情。今天的国家大事，我一定以生命去争取成功。如果面对各位王公大臣商讨确定国策，您一定不要退让。"第二天，各位王公聚集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于谨说："过去孝武帝受到高欢协迫，魏国帝室陷于倾覆的危险之中，要不是安定公迎纳并辅佐了他，国家就没有今天这种局面了。现在安定公突然去世，嗣位的世子虽然幼小，但中山公会把他哥哥的儿子看得很亲，又接受了安定公临危时的顾命之托，军国大事，按理应该归他统一掌握。"于谨讲这番话，声音高亢，神色严厉，众臣都感到惊竦震动。宇文护接着说："辅政之事，也是我们的家事。我虽然平庸愚昧，但又怎么敢推辞呢？"于谨平时一向处于与宇文泰一样的地位，宇文护常常向他跪拜，到了这时，于谨立起身来对宇文护说："您要是出面统一管理军国大事，我们这些人就都有所依靠了。"于是向他跪拜了两次。各位王公大臣迫于于谨的严厉，也跟着跪拜了两次，于是大家的议论才统一起来。宇文护整顿内外，安抚文武大臣，人心才就此安定了。[33]十一月，辛丑，丰城侯泰奔齐，齐以为永州刺史。诏征王琳为司空，琳辞不至，留其将潘纯陀监郢州，身还长沙。魏人归其妻子。

[33]十一月，辛丑（初一），丰城侯萧泰投奔北齐，北齐任命他为永州刺史，并下诏征召王琳为司空，王琳推辞不去，留下他的部将潘纯陀监守郢州，自己回长沙去了。西魏把他的妻子儿子送回了。

[34]壬子，齐主诏以"魏末豪杰纠合乡部，因缘请托，各立州郡，离大合小，公私烦费，丁口减于畴日，守令倍于昔时。且要荒向化，旧多浮伪，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循名责实，事归焉有。"于是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

[34]壬子（十二日），北齐文宣帝下诏，认为："魏朝末年各方的豪杰纠合地方武装，乘着有利的形势和机缘，向有势力的人请求依托，各自建立州郡，有的把大的州郡分离，有的把小的州郡合并，弄得公家和私人都事烦财费，人口比过去大为减少，太守、县令之类的官员比昔日多了一倍，而且边远地区忽而归顺忽而离心，过去有很多是浮名虚报，一百户人家的集镇，匆促中就立起一个州的名号；三户

老百姓，也要凭空设立一个郡的名目。如果按照这些州郡的名去考察它们的实际情况，往往会发现这些州郡实在是子虚乌有的幻影。”于是决定实行州郡合并，把三个州撤消，还撤去一百五十三个郡。

[35]诏分江州四郡置高州。军黄法氍为刺史，镇巴山。

[35]北齐下诏划分江西四郡为一个州，即高州，任命明威将军黄法氍为刺史，镇守巴山。

[36]十二月，壬申，以曲江侯勃为太保。

[36]十二月，壬申（初二），北齐任命曲江侯高勃为太保。

[37]甲申，魏葬安定文公。丁亥，以岐阳之地封世子觉为周公。

[37]甲申（十四日），西魏安葬了安定文公。丁亥（十七日），把岐阳之地分封给世子宇文觉，并封他为周公。

[38]初，侯景之乱，临川民周续起兵郡中，始兴王毅以郡让之而去。续部将皆郡中豪族，多骄横，续裁制之，诸将皆怨，相与杀之。续宗人迪，勇冠军中，众推为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显，折节交之，敷亦事迪甚谨。迪据上塘，敷据故郡，朝廷以迪为衡州刺史，领临川内史。时民遭侯景之乱，皆弃农业，群聚为盗，唯迪所部独务农桑，各有赢储，政教严明，征敛必至，余郡乏绝者皆仰以取给。迪性质朴，不事威仪，居常徒跣，虽外列兵卫，内有女伎，绳破篾，傍若无人，讷于言语而襟怀信实，临川人皆附之。

[38]当初，侯景作乱的时候，临川人周续在郡中起兵夺权，始兴王萧毅把郡让给他，自己跑了。周续部将都是郡中豪门大族，大都很骄傲横蛮，周续对他们实行制裁，诸将都生怨心，互相串通，杀了周续。周续宗族中有个叫周迪的，他的勇力在军队中号称冠军，被众人推举为主将。周迪过去出身寒微，担心郡中人不服从治理，因为同郡人周敷的家族声望高而显赫，就很谦恭地去与他交为朋友，争取他的协助。周敷对周迪也尽心服事，很是恭谨。周迪据守上塘，周敷据守郡治原来的所在地。梁朝任命周迪为衡州刺史，兼任临川内史。当时人民遭受侯景之乱的祸害，都扔下了耕作务农之业，群聚在一起当强盗，只有周迪所管理的地区还有人民在经营农业、养蚕业，各家各户还有些粮食布帛的盈余积蓄，政法教令很是严明，政府下令征收分派的赋税都能收到，因此别的郡凡是粮食布帛发生困难短缺都靠周迪治理的地区来取得补给。周迪天性质朴，不经意于表面上的威严仪表，

平素居家常常光着脚，虽然外面排列着卫兵，屋里有歌舞伎女，但他从容地搓绳子，破竹蔑，旁若无人。他不善于高谈阔论但襟怀诚实质朴，临川人都依附于他。

[39]齐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39]北齐从西河总秦戍一带开始修筑长城，向东一直延伸到大海边，前前后后修筑的长城东西总共有三千多里长，大抵十里就设立一个戍卫点，凡是军事上的险要之地就建立州镇，总共有二十五处。

[40]魏宇文护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诏禅位于周，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济北公迪致皇帝玺绂；恭帝出居大司马府。

[40]西称宇文护因为周公宇文觉幼小力弱，想早一点儿让他就正位以安定崐人心，庚子（三十日），通过西魏恭帝下诏书的形式，把西魏政权禅让给周公。派大宗伯赵贵手持节杖，捧着就位的表册，济北公宇文迪献上皇帝的玉玺和印绶。西魏恭帝从内廷搬出，住在大司马的府第。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七卷

陈纪一 高祖武皇帝永定元年（丁丑、557）

陈纪一 陈武帝永定元年（丁丑，公元557年）

[1]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门；追尊王考文公为文王，妣为文后；大赦。封魏恭帝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时，服色尚黑。以李弼为太师，赵贵为太傅、大冢宰，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护为大司马。

[1]春季，正月，辛丑（初一），周公宇文觉即了天王正位，点燃篝火禀告上苍，在朝廷外的大门前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追奠天王的父亲文公宇文泰为文王，母亲为文后。大赦天下。封退位的西魏恭帝为宋公。新朝体现五行中的木德，以表示继承西魏的水德，实行古代夏朝的历法，服装的颜色以黑色为上。任命李弼为太师，赵贵为太傅、大冢宰，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宇文护为大司马。

[2]诏以王琳为司空、骠骑大将军，以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左仆射。

[2]周王宇文觉任命王琳为司空、骠骑大将军，任命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左仆射。

[3]周王祀圜丘，自谓先世出于神农，以神农配二丘，始祖献侯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庙号太祖。癸卯，祀方丘。甲辰，祭大社。除市门税。乙巳，享太庙，仍用郑玄义，立太祖与二昭、二穆为五庙，其有德者别为祧庙，不毁。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后，魏文帝之女晋安公主也。

[3]周王宇文觉在圜丘祭天，自称祖先来自古代的神农氏，从神农配享圜丘和方丘，始祖献侯配享南北郊，文王配享明堂，庙号太祖。癸卯（初三），在方丘祭地。甲辰（初四），在大社祭土神谷神。又下令免除进入市门者每人交纳一钱税的制度。乙巳（初五），摆供品祭祀太庙的祖先，仍然采用郑玄所注的《礼记》的古义，设立太祖、二昭、二穆，共五庙，其中有德行的祖先另外设立祧庙，不加毁坏。辛亥（十一日），在南郊祭祀。壬子（十二日），立元氏为王后。王后元氏是西魏文帝的女儿晋安公主。

[4]齐南安城主冯显请降于周，周柱国宇文贵使丰州刺史太原郭彦将兵迎之，遂据南安。

[4]北齐南安城主将冯显要求向北周投降。北周柱国宇文贵派丰州刺史太原人郭彦率领军队去迎接他，于是就占据了南安城。

[5]吐谷浑为寇于周，攻凉、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曰："攻取之术，非夷俗所长。此寇之来，不过抄掠边牧，掠而无获，势将自走。劳师而往，必无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复言。"数日，问至，果如翼所策。

[5]吐谷浑进犯北周，攻打凉、鄯、河三州。秦州都督派渭州刺史于翼急速去援救三州，于翼不服从命令。于翼的幕僚部属都以为不妥，纷纷劝说他。于翼说："攻城取地的战术，不是蛮夷所擅长的。这帮强盗来进犯，不过是为了抢劫边地的牧民，掠夺既无收获，势必自己退走。我们兴师动众而去救援三州，必定追不上这些流窜之贼。我对这情况早已揣摩透了，你们不要再多说了。"过了几天，消息传来，一切果然象于翼所预料的一样。

[6]初，梁世祖以始兴郡为东衡州，以欧阳为刺史。久之，徙为郢州刺史，萧勃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为广州刺史，勃遣其将孙汤监广州，尽帅所部屯始兴以避之。别据一城，不往谒，闭门自守。勃怒，遣兵袭之，尽收其货财马仗；寻赦之，使复其所，与之结盟。江陵陷，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于广州，遣及其将傅泰、萧孜为前军。孜，勃之从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顷以兵会之。诏平西将军周文育帅诸军讨之。

[6]当初，梁元帝把始兴郡改为东衡州，任命欧阳为东衡州刺史。时间一长，又把欧阳调去当郢州刺史。萧勃把欧阳留下不让去。梁元帝任命王琳代替萧勃当广州刺史，萧勃派部将孙去监守广州，自己把所属的部队全部屯驻在始兴以避开王琳。欧阳另外占据一座城池，不去拜见萧勃，关起城门自己固守。萧勃大怒，派兵去袭击他，把他的货物财产马匹兵器全部没收了，不久又赦免了他，让他回到他所据守的城池去，并和他结为同盟。后来江陵陷落，欧阳就归顺了萧勃。二月，庚午（初一），萧勃在广州起兵，派欧阳崐和他的部将傅泰、萧孜为前头部队。萧孜是萧勃的侄子。南江州刺史余孝顷带兵去与他们会合。梁朝下诏调动平西将军周文育率领各路兵马去征讨他们。

[7]癸酉，周王朝日于东郊；戊寅，祭太社。

[7]癸酉（初四），周王在东郊朝拜日神。戊寅（初九），在大社祭祀土谷神。

[8]周楚公赵贵、卫公独孤信故皆与太祖等夷，及晋公护专政，皆怏怏不服。贵谋杀护，信止之；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贵入朝，护执而杀之，免信官。

[8]北周的楚公赵贵、卫公独孤信过去都和太祖宇文泰享有同等地位，待到晋公宇文护独掌政权时，都怏怏不乐，很不服气。赵贵谋划要杀害宇文护，独孤信制止了他；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告发了他。丁亥（十八日），赵贵上朝，宇文护把他抓起来杀了，罢了独孤信的官。

[9]领军将军徐度出东关侵齐，戊子，至合肥，烧齐船三千艘。

[9]领军将军徐度从东关出发侵入北齐，戊子（十九日），抵达合肥，烧毁北齐船只三千艘。

[10]欧阳等出南康。屯豫章之苦竹滩，傅泰据口城，余孝顷遣其弟孝劢守郡城，自出豫章据石头。巴山太守熊昙朗诱共袭高州刺史黄法氍；又语法氍，约共破，且曰：“事捷，与我马仗。”遂出军，与俱进。至法氍城下，昙朗阳败走，法氍乘之，失援而走，昙朗取其马仗，归于巴山。

[10]欧阳等从南康出发。欧阳屯驻在豫章的苦竹滩，傅泰据守在口城，余孝顷派他的弟弟余孝劢守卫郡城，自己从豫章出发据守石头。巴山太守熊昙朗引诱欧阳一起袭击高州刺史黄法氍。却又告诉黄法氍，相约一起打败欧阳，而且说：“事情成功后，给我一些马匹兵器就行了。”就这样他出动军队，与欧阳一起前进。抵达黄法氍城下的时候，熊昙朗假装兵败逃跑，黄法氍乘势追击，欧阳失去援军，也败逃了。熊昙朗缴获了他的马匹兵器，回到了巴山。

周文育军少船，余孝顷有船在上牢，文育遣军主焦僧度袭之，尽取以归，仍于豫章立栅。军中食尽，诸将欲退，文育不许，使人间行遗周迪书，约为兄弟 。迪得书甚喜，许馈以粮。于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烧豫章栅，伪若遁去者。孝顷望之，大喜，不复设备。文育由间道兼行，据芊韶，芊韶上流则欧阳、萧孜，下流则傅泰、余孝顷营，文育据其中间，筑城士，等大骇。退入泥溪，文育遣严威将

军周铁虎等袭，癸巳，擒之。文育盛陈兵甲，与乘舟而宴，巡口城下，使其将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顷退走。

周文育的军队缺少船只，余孝顷在上牢一带有船只，周文育就派军主焦僧度去袭击他，把船只全部抢了回来，仍然在豫章修建起营寨栅栏。军队里粮食吃完了，诸将想退兵，周文育不允许，派人走小路给周迪送去一封信，和他相约结为兄弟。周迪得到信很高兴，答应送些粮食给周文育。于是周文育分头派遣老弱人员乘坐旧船顺流而下，烧掉在豫章的营寨栅栏，假装成好象已经逃跑 了的样子。余孝顷远远望见这种情况，不禁大喜，再也不设立防备了。周文育从小路日夜兼程地行进，占据了芊韶。芊韶的上游是欧阳、萧孜的军队，下游则有傅泰、余孝顷的军营，周文育占据了这两者的中间，修筑城垣，大宴将士，欧阳等人大惊失色。欧阳率军退入泥溪，周文育派严威将军周铁虎等人率军袭击欧阳，癸巳（二十四日），捉获了他。周文育把兵甲大量地陈列出来，与欧阳一起坐在船上举行酒宴，船只巡行到口城下，派他的部将丁法洪进攻傅泰，捉获了他。萧孜、余孝顷闻讯退却逃跑了。

[11]甲午，周以于谨为太傅，大宗伯侯莫陈崇为太保，晋公护为大冢宰，柱国武川贺兰祥为大司马，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寇。

[11]甲午（二十五日），北周任命于谨为太傅，大宗伯侯莫陈崇为太保，晋公宇文护为大冢宰，柱国武川人贺兰祥为大司马，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寇。

[12]周人杀魏恭帝。

[12]北周人杀害了魏恭帝。

[13]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欧阳、傅泰于建康。丞相霸先与有旧，释而厚待之。

[13]三月，庚子（初一），周文育送欧阳、傅泰到建康去。丞相陈霸先与欧阳有旧谊，不但释放了他，而且给予优厚的待遇。[14]周晋公护以赵景公独孤信名重，不欲显诛之，己酉，逼令自杀。

[14]北周晋公宇文护因为赵景公独孤信名望很大，不愿公开杀他，己酉（初十），逼迫他自杀。

[15]甲辰，以司空王琳为湘、郢二州刺史。

[15]甲辰（初五），梁朝任命司空王琳为湘、郢二州的刺史。

[16]曲江侯勃在南康，闻欧阳等败，军中惧。甲寅，德州刺史陈法武、前衡州刺史谭世远攻勃，杀之。

[16]曲江侯萧勃在南康，听到欧阳等兵败的消息，军中顿时人心惊慌。甲寅（十五日），德州刺史陈法武，前衡州刺史谭世远攻打萧勃，杀死了他。

[17]夏，四月，己卯，铸四柱钱，一当二十。

[17]夏季，四月，己卯（十一日），梁朝铸造四柱钱，一枚当细钱二十枚。

[18]齐遣使请和。

[18]北齐派使者来梁朝请求和好。

[19]壬午，周王谒成陵；乙酉，还宫。

[19]壬午（十四日），周王拜谒成陵。乙酉（十七日），回到宫中。

[20]齐以太师斛律金为右丞相，前大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尚书令常山王演为司空，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尚书令，右仆射杨为左仆射，仍加开府仪同三司。并省尚书右仆射崔暹为左仆射，上党王涣录尚书事。

[20]北齐任命太师斛律金为右丞相，前大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尚书令常山王高演为司空，录尚书事长广王高湛为尚书令，右仆射杨为左仆射，仍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行台尚书右仆射崔暹为左仆射，上党王高涣为录尚书事。

[21]丁亥，周王享太庙。

[21]丁亥（十九日），周王祭拜太庙。

[22]壬辰，改四柱钱一当十；丙申，复闭细钱。

[22]壬辰（二十四日），梁朝改变四柱钱的币值，一枚当细钱十枚。丙申（二十八日），又停止细钱的流通。

[23]故曲江侯勃主帅兰袭杀谭世远，军主夏侯明彻杀，持勃首降。勃故记室李宝藏奉怀安侯任据广州。萧孜、余孝顷犹据石头，为两城，各据其一，多设船舰，夹水而陈。丞相霸先遣平南将军侯安都助

周文育击之。戊戌，安都潜师夜烧其船舰，文育帅水 军、安都帅步军进攻之；萧孜出降，孝顷逃归新吴，文育等引兵还。丞相霸先以欧阳声著南土，复以为衡州刺史，使讨岭南，未至，其子纥已克始兴，至岭南，诸郡皆降，遂克广州，岭南悉平。

[23]原曲江侯萧勃的主帅兰袭击并杀死了谭世远，军主夏侯明彻杀了兰，拿着萧勃的首级投降。萧勃原来的记室李宝藏拥戴怀安侯萧任据守广州，萧孜、余孝顷还占据着石头，修筑了两座城池，两人各据守一个，造了很多船舰，夹着江水两边摆开。丞相陈霸先派平南将军侯安都协助周文育去攻打他们。戊戌（三十日），侯安都偷偷派部队乘黑夜烧掉了他们的兵船，周文育率领水军，侯安都率领步军协同大举进攻，萧孜出城投降，余孝顷逃回新吴，周文育等人带兵回朝。丞相陈霸先考虑到欧阳的声望在南方一带很高，于是又任命欧阳为衡州刺史，派他去讨伐岭南。欧阳还没抵达岭南，他的儿子欧阳纥已经攻下了始兴。欧阳抵达岭南后，岭南诸郡都投降了，于是就攻占了广州，岭南从此全部平定了。

[24]周仪同三司齐轨谓御正中大夫薛善曰："军国之政，当归天子，何得犹在权门！"善以告晋公护，护杀之，以善为中外府司马。

[24]北周的仪同三司齐轨对御正中大夫薛善说："国家的军政大权，都应该归天子掌握，怎么可以至今还在权门显要手中！"薛善把这话报告了宇文护，宇文护杀了齐轨，任命薛善为中外府司马。

[25]五月，戊辰，余孝顷遣使诣丞相府乞降。

[25]五月，戊辰（疑误），余孝顷派使者到丞相府乞求投降。

[26]王琳既不就征，大治舟舰，将攻陈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开府仪同三司侯安都为西道都督，周文育为南道都督，将舟师二万会武昌以击之。

[26]王琳既已不受征召，就大力修造舟舰，准备进攻陈霸先。六月，戊寅崐（十一日），陈霸先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侯安都为西道都督，周文育为南道都督，率领水师二万人会师于武昌，对王琳发动进攻。

[27]秋，七月，辛亥，周王享太庙。

[27]秋季，七月，辛亥（十四日），周王祭祀太庙。

[28]河南、北大蝗。齐主问魏郡丞崔叔瓒曰："何故致蝗？"对曰："《五行志》：土功不时，蝗虫为灾。今外筑长城，内兴三台，殆以此乎！"齐主怒，使左右殴之，擢其发，以溷沃其头，曳足以出。叔瓒，季舒之兄也。

[28]黄河南岸与北岸发生大规模蝗灾。北齐文宣帝问魏郡丞崔叔瓒："是什么原因招致了蝗灾？"崔叔瓒回答说："《五行志》上说：土木工程不按时令兴建，就会导致蝗虫成灾。现在我国在外修筑长城，在内兴建三台，大概蝗灾就因为这个原因而发生的吧？"北齐文宣帝听了勃然大怒，命令左右殴打崔叔瓒，拔他的头发，用粪汁浇他的头，拽着他的脚拖出去。崔叔瓒是崔季舒的哥哥。

[29]八月，丁卯，周人归梁世祖之柩及诸将家属千余人于王琳。

[29]八月，丁卯（初一），北周把梁元帝的灵柩和诸将家属一千多人送还给王琳。

[30]戊辰，周王祭太社。

[30]戊辰（初二），周王在大社祭祀土神、谷神。

[31]甲午，进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黄钺、殊礼，赞拜不名。九月，辛丑，进丞相为相国，总百揆，封陈公，备九锡，陈国置百司。

[31]甲午（二十八日），梁朝提升丞相陈霸先为太傅，加赐黄钺、殊礼，进见赞拜时不用称名。九月，辛丑（初五），又提升丞相为相国，总领朝政，封为陈公，备九锡，陈国设置百官。

[32]周孝愍帝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司会李植自太祖时为相府司录，参掌朝政，军司马孙恒亦久居权要，及护执政，植、恒恐不见容，乃与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共谮之于周王。植、恒曰："护自诛赵贵以来，威权日盛，谋臣宿将，争往附之，大小之政，皆决于护。以臣观之，将不守臣节，愿陛下早图之！"王以为然。凤、提曰："以先王之明，犹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护常自比周公，臣闻周公摄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数引武士于后园讲习，为执缚之势。植等又引宫伯张光洛同谋，光洛以告护。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恒为潼州刺史，欲散其谋。后王思植等，每欲召之，护泣谏曰："天下至亲，无过兄弟，若兄弟尚相疑，他人谁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于春秋，属臣后事，臣情兼家国，实愿竭其股肱。若陛下亲览万机，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犹生之年。但恐除

臣之后，奸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将倾覆社稷，使臣无面目见太祖于九泉。且臣既为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复何求！愿陛下勿信谗臣之言，疏弃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犹疑之。

[32]北周孝愍帝性格刚强果决，对晋公宇文护的专权很反感。司会李植从太祖时就任相府司录，参与掌管朝政，军司马孙恒也久居权要之位，待到宇文护执政时，李植、孙恒担心不被宇文护容纳，于是就与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人一起在孝愍帝那儿说宇文护的坏话。李植、孙恒说：“宇文护自从杀了赵贵，威权越来越盛大，谋臣宿将都争着去依附他。政事无论大小，都是宇文护一个人说了算。依臣等观察，宇文护早晚会不守臣节，图谋篡夺大位，希望陛下早点作出安排，除掉他以绝后患！”孝愍帝认为他们说的很对。乙弗凤、贺拔提又说：“先王明察秋毫，尚且把朝政委托给李植、孙恒，可见这两个人的才能和品质了。现在如果把除掉宇文护的事托付给这两个人，还怕事情办不成吗？而且宇文护常常把自己比成周公，臣等听说周公摄政七年之久，陛下怎么能在七年内都悒悒不乐地屈从宇文护专权呢？”孝愍帝听了，愈发信赖他们，多次带武士在宫廷后园练习如何捕捉捆绑人。李植等人又勾引宫伯张光洛当同谋，张光洛就把他们的秘谋向宇文护告发了。于是宇文护就调李植出任梁州刺史，孙恒出任潼州刺史，想以此来瓦解他们的阴谋。后来孝愍帝想念李植等人，总是想召见他们。宇文护痛哭流涕地谏阻说：“天下最亲的也亲不过兄弟，如果兄弟之间还相互怀疑，别的人还有谁是可以信任的！太祖因为陛下年幼，把后事托付给我，我对圣上的忠诚实际上兼有尽责于兄弟之托的亲情与君臣之义，实在愿意尽心竭力，效股肱之劳。如果陛下能够亲自察览万机，威权加于四崐海，那么，我即使死了，也好像还活着一样。但是，恐怕把我除去之后，奸贼小人趁机得志，非但对陛下不利，也将倾覆社稷，危害国家，使我没有面目可见太祖于九泉之下。而且，我既然是天子的叔叔，官位也做到了宰相，还有什么可贪求的呢？愿陛下不要相信谗臣的话，疏远抛弃骨肉之亲。”孝愍帝听了，才停止对李值等人的召见，但心里还是对宇文护有怀疑。

凤等益惧，密谋滋甚，刻日召群公入宴，因执护诛之；张光洛又以告护。护乃召柱国贺兰祥、领军尉迟纲等谋之，祥等劝护废立。时纲总领禁兵，护遣纲入宫召凤等议事，及至，以次执送护第，因罢散宿

卫兵。王方悟，独在内殿，令宫人执兵自守。护遣贺兰祥逼王逊位，幽于旧第。悉召公卿会议，废王为略阳公，迎立岐州刺史宁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听！”乃斩凤等于门外，孙恒亦伏诛。

乙弗凤等人见此情状，越发害怕起来，他们的密谋策划也更加紧张和频繁了。终于确定一个日子，要趁召集群臣入宫饮宴的机会，把宇文护抓起来杀掉。张光洛又把这密谋报告了宇文护。宇文护于是召集柱国贺兰祥，领军尉迟纲等商量对策。贺兰祥等人劝宇文护废了孝愍帝另立皇帝。当时尉迟纲总领宫廷禁兵，宇文护派尉迟纲入宫召集乙弗凤等人商议国事，等他们来了，挨个抓住送到宇文护宅第里，同时把宿卫兵全部彻换、遣散掉了。孝愍帝觉察到事情突变，独自躲在内殿，令宫人们手执兵器守护自己。宇文护派贺兰祥进宫逼孝愍帝退位，把他幽禁在过去做略阳公时的旧府中。宇文护把全部公卿召集起来开会商议大事，把孝愍帝废为略阳公，把岐州刺史宁都公宇文毓迎来立为皇帝。公卿们都说：“这是您的家事，我们岂敢不唯命是听！”于是就把乙弗凤等人斩首于宫门之外，孙恒也伏法被诛。

时李植父柱国大将军远镇弘农，护召远及植还朝，远疑有变，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宁为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征。既至长安，护以远功名素重，犹欲全之，引与相见，谓之曰：“公儿遂有异谋，非止屠戮护身，乃是倾危宗社。叛臣贼子，理宜同疾，公可早为之所。”乃以植付远。远素爱植，植又口辩，自陈初无此谋。远谓植信然，诘朝，将植谒护。护谓植已死，左右白植亦在门。护大怒曰：“阳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远同坐，令略阳公与植相质于远前。植辞穷，谓略阳曰：“本为此谋，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远闻之，自投于床曰：“若尔，诚合万死！”于是护乃害植，并逼远令自杀。植弟叔诣、叔谦、叔让亦死，馀子以幼得免。初，远弟开府仪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劝远除之，远不能用。及远临刑，泣谓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当从坐，以前言获免，除名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淅州刺史基，尚义归公主，当从坐，穆请以二子代基命，护两释之。

当时李植的父亲柱国大将军李远镇守弘农，宇文护下令召李远和李植回朝廷，李远怀疑朝廷里有非常事变，沈吟了很久，才说：“大丈夫

宁可作忠鬼，怎么可以作叛臣呢！”于是接受了征召。到了长安之后，宇文护考虑到李远功劳名望一向很高，还想保全他的性命，就把他叫来见面，对他说：“您的儿子终于陷入与朝廷异心的阴谋，这种阴谋不止是要杀害我宇文护，而且是要颠覆危害宗庙社稷。对这样的叛臣贼子，我们理所应当一起痛恨，您可以早点为他准备一个处理办法。”于是把李植交给李远处理。李远平时一向喜爱李植，李植又有口才，极力声辩自己本来就没有参与这样的阴谋。李远认为李植的申辩是可信的，第二天早朝，就带着李植去拜谒宇文护。宇文护以为李植已被处死，但身边的人告诉他李植也来在门口，宇文护勃然大怒，说；“阳平公不相信我！”于是就把李远召进来，仍然让李远和自己同坐，让废帝略阳公与李植在李远面前相互对证。李植智竭辞穷，对略阳公说：“我参与这一次谋反，本来是为了安定社稷，有利于至尊的威权。今天弄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李远听得真切，自己仆倒在座位上，说：“如果是这样，实在是罪该万死！”于是宇文护就杀害了李植，并逼李远，让他自杀。李植的弟弟叔诣、叔谦、叔让也被杀死，李远的其他儿子因年幼得到宽免。当初，李远的弟弟开府仪同三司李穆知道李植不是保家的角色，常常劝李远除掉他，李远不能接受这一意见。待到李远临刑时，才哭着对李穆说：“我不采纳你的话，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李穆本来应当跟着治罪，但因有从前规劝李远的话而获得宽免，只是免官，削职为民，他的子弟也都被免去官职。李植的弟弟淅州刺史李基，娶崐义归公主为妻，本来应当跟着治罪，李穆要求以自己两个儿子的性命来替李基赎死，宇文护把他们连李基全都释放了。

后月余，护杀略阳公，黜王后元氏为尼。

此后过了一个多月，宇文护杀害了略阳公，废黜了王后元氏，让她削发为尼。

癸亥，宁都公自岐州至长安，甲子，即天王位，大赦。

癸亥（二十三日），宁都公宇文毓从岐州来到长安，甲子（二十四日），即帝位，大赦天下。

[33]冬，十月，戊辰，进陈公爵为王。辛未，梁敬帝禅位于陈。

[33]冬季，十月，戊辰（初三），梁朝给陈公陈霸先进爵为王。辛未（初六），梁敬帝把皇位禅让给了陈王。

[34]癸酉，周魏武公李弼卒。

[34]癸酉（初八），北周魏武公李弼去世。

[35]陈王使中书舍人刘师知引宣猛将军沈恪勒兵入宫，卫送梁主如别宫，恪排闼见王，叩头谢曰："恪身经事萧氏，今日不忍见此。分受死耳，决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复逼，更以荡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即皇帝位于南郊，还宫，大赦，改元。奉梁敬帝为江阴王，梁太后为太妃，皇后为妃。

[35]陈王陈霸先派中书舍人刘师知带领宣猛将军沈恪指挥兵士进入皇宫，护送梁敬帝到别宫去居住。沈恪冲开大门拜见陈王，叩头谢罪，说："我亲自经历过侍奉萧氏的事，今日不忍心看到这种逼宫的场面。违命受死是我的本分，决不能接受这种任命！"陈王嘉勉了他的这种忠心，不再逼他担当此命，另换统领骁领骑兵的荡主王僧志代替他。乙亥（初十），陈王陈霸先在南郊即皇帝位，回到宫庭，颁发大赦天下令，又改换年号为永定。封梁敬帝为江阴王，梁太后为太妃，皇后为妃。

以给事黄门侍郎蔡景历为秘书监、兼中书通事舍人。是时政事皆由中书省，置二十一局，各当尚书诸曹，总国机要，尚书唯听受而已。

陈朝任命给事黄门侍郎蔡景历为秘书监，兼中书通事舍人。这个时期国家政事都由中书省决定，中书省设置二十一个局，其职能分头与尚书省各曹相当，总揽国家军政大要，各部尚书只是听受命令而已。

[36]丙子，上幸钟山，祠蒋帝庙。庚辰，上出佛牙于杜姥宅，设无遮大会，帝亲出阙前膜拜。

[36]丙子（十一日），陈武帝驾临钟山，祭祀蒋帝庙。庚辰（十五日），武帝从杜姥宅请出佛牙，设无遮大会，举办佛事，武帝亲自出来到宫阙前顶礼膜拜。

[37]辛巳，追尊皇考文赞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皇妣董氏曰安皇后，追立前夫人钱氏为昭皇后，世子克为孝怀太子，立夫人章氏为皇后。章后，乌程人也。

[37]辛巳（十六日），陈武帝追尊皇考陈文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皇妣董氏为安皇后。追立前夫人钱氏为昭皇后，世子陈克立为孝怀太子，夫人章氏立为皇后。章后是乌程人。

[38]置删定郎，治律令。

[38]陈朝设置删定郎，负责修订法律条令。

[39]乙酉，周王祀圜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

[38]乙酉（二十日），周王在圜丘祭天，丙戌（二十一日），在方丘祭地，甲午（二十九日），在太社祭祀土神和谷神。

[40]戊子，太祖神主太庙，七庙始共用一太牢，始祖荐首，余皆骨体。

[40]戊子（疑误），太祖的神主迁入太庙与祖先合祭，七庙开始共用一太牢为祭品。始祖用牛、羊、猪的头作祭品，其余的用其躯体作祭品。

[41]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将樊猛弃城走，周文育自豫章会之。安都闻上受禅，叹曰："吾今兹必败，战无名矣！"时两将俱行，不相统摄，部下交争，稍不相平。军至郢州，琳将潘纯陀于城中遥射官军，安都怒，进军围之；未克，而王琳至口，安都乃释郢州，悉众诣沌口，留沈泰一军守汉曲。安都遇风不得进，琳据东岸，安都据西岸，相持数日，乃合战，安都等大败。安都、文育及裨将徐敬成、周铁虎、程灵洗皆为琳所擒，沈泰引军奔归。琳引见诸将与语，周铁虎辞气不屈，琳杀铁虎而囚安都等，总以一长系之，置琳所坐下岷，令所亲宦者王子晋掌视之。琳乃移湘州军府就郢城，又遣其将樊猛袭据江州。

[41]侯安都进抵武昌，王琳的部将樊猛弃城逃跑了，周文育从豫章出发去与侯安都会合。侯安都听到武帝受禅让的消息，叹息说："我这回一定失败，因为师出无名，不能服众了。"当时侯安都、周文育两个将领一起前进，相互间没有统摄与被统摄的关系，部下相互争执，逐渐不相和睦。军队进到郢州时，王琳的将领潘纯陀在城里远远地放箭射向官军，侯安都勃然大怒，指挥军队进击并包围了郢州。郢州还没打下来，而王琳的大军已抵达口，于是侯安都就撤郢州之围，带领全部军队奔沌口，留下沈泰的一支部队守卫汉曲。侯安都遇到大风，不能前进。王琳据守东岸，侯安都据守西岸，两军相持了好几天，才交战，侯安都等人大败。侯安都、周文育及其裨将徐敬成、周铁虎、程灵洗都被王琳所擒获，沈泰带着他那一支军队逃跑回来了。王琳召见被俘的诸将，和他们说话，周铁虎言辞强硬，不屈服，王琳杀了周铁

虎，把侯安都等人关押起来，用一根长长的锁链把他们全部系在一起，关在王琳所坐的大船的舱里，令自己信任的宦官王子晋看管监视。王琳于是把在湘州的军府移到郢城，又派他的将领樊猛袭击并占据了江州。

[42]十一月，丙申，上立兄子为临川王，顼为始兴王；弟子昙朗已死而上未知，遥立为南康王。

[42]十一月丙申（初一），陈武帝立其兄的儿子陈为临川王，陈顼为始兴王，其弟的儿子陈昙朗已经死去，但武帝还不知道，立他为康王。

[43]庚子，周王享太庙；丁未，祀圜丘；十二月，庚午，谒成陵；癸酉，还宫。

[43]庚子（初五），周王向太庙供献祭品。丁未（十二日），在圜丘祭天。十二月，庚午（初六），拜谒成陵。癸酉（初九），回到皇宫。

[44]谯淹帅水军七千、老弱三万自蜀江东下，欲就王琳，周使开府仪同三司贺若敦、叱罗晖等击之，斩淹，悉俘其众。

[44]谯淹率领水军七千人，老弱三万人，迫于北周的压力，从蜀江东下，意欲投靠王琳，北周派开府仪同三司贺若敦、叱罗晖等去袭击，谯淹被斩首，其军队全部被俘虏了。

[45]是岁，诏给事黄门侍郎萧乾招谕闽中。时熊昙朗在豫章，周迪在临川，留异在东阳，陈宝应在晋安，共相连结，闽中豪帅往往立砦以自保。上患之，使乾谕以祸福，豪帅皆帅众请降，即以乾为建安太守。乾，子范之子也。

[45]这一年，陈朝诏令给事黄门侍郎萧乾去招谕闽中。当时熊昙朗在豫章，周迪在临川，留异在东阳，陈宝应在晋安，这些人互相连结，互相呼应，闽中土豪的首领往往建立营寨以保卫自己。武帝对此很感不安，派萧乾去用祸福利害关系晓谕他们，土豪的首领都率领部众前来请求投降归顺。武帝便任命萧乾为建安太守。萧乾是萧子范的儿子。

[46]初，梁兴州刺史席固以州降魏，周太祖以固为丰州刺史。久之，固犹习梁法，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而难其人，乃以司

宪中大夫令狐整权镇丰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广布威恩，倾身抚接，数月之间，化洽州府。于是除整丰州刺史，以固为湖州刺史。整迁丰州于武当，旬日之间，城府周备，迁者如归。固之去也，其部曲多愿留为整左右，整谕以朝制，弗许，莫不流涕而去。

[46]当初，梁朝兴州刺史席固献出兴州降了西魏，周太祖任命席固为丰州刺史。过了很久，席固还是习惯于梁朝的法制，不遵守北方的制度，于是北周方面秘密地想派人取代他，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替代人，于是派司宪中大夫令狐整暂时镇守丰州，并把取代席固的策略委托给他。令狐整去了之后，广泛地树威布恩，亲自安抚接见下属，数月之间，使州府上下一片融洽。于是朝廷任命令狐整为丰州刺史，席固则改任为湖州刺史。令狐整把丰州的州府迁到武当去，十天功夫，新的城府就建设得很周全完备，迁去的人好象回到老家一样安心。席固离开丰州时，他的部下有很多人表示愿意留下来为令狐整效力，令狐整用朝制谕示他们，不允许他们留下。这些人临别时，没有不痛哭流涕、恋恋不舍的。

[47]齐人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枝东至纥戍，凡四百余里。

[47]北齐人在长城内又修筑一重城墙，从库洛枝开始，向东直到纥戍，崐共有四百多里长。

[48]初，齐有术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见沙门。显祖在晋阳，问左右：“何物最黑？”对曰：“无过于漆。”帝以上党王涣于兄弟第七，使库直都督破六韩伯之邺征涣。涣至紫陌桥，杀伯而逃，浮河南渡；至济州，为人所执，送邺。

[48]当初，北齐有一个术士曾说：“将来灭亡高姓政权的人必是穿黑衣服的。”所以高祖高欢每次外出，都不愿碰见和尚。文宣帝高洋在晋阳时，问身边的人：“什么东西最黑？”身边的人回答说：“没有比漆更黑的了。”文宣帝因为上党王高涣在兄弟中排行第七，七漆同音，就想除掉他。文宣帝派库直都督破六韩伯升去邺城征召高涣。高涣走到紫陌桥，杀了破六韩伯升逃脱了，坐船向南渡过黄河，逃到济州时，被人抓获，送到了邺城。

帝之为太原公也，与永安王浚皆见世宗，帝有时出，浚责帝左右曰：“何不为二兄拭鼻！”帝深衔之。及即位，浚为青州刺史，聪明矜恕，吏民悦之。浚以帝嗜酒，私谓亲近曰：“二兄因酒败德，朝臣无敢

谏者，大敌未灭，吾甚以为忧。欲乘驿至邺面谏，不知用吾不。”或密以白帝，帝益衔之。浚入朝，从幸东山，帝裸裎为乐。浚进谏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悦。浚又于屏处召杨，讥其不谏。帝时不欲大臣与诸王交通，惧，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来难忍！”遂罢酒，还宫。浚寻还州，又上书切谏，诏征浚。浚惧祸，谢疾不至，帝遣驰驿收浚，老幼泣送者数千人。至邺，与上党王涣皆盛以铁笼，置于北城地牢，饮食溲秽，共在一所。

文宣帝还当太原公的时候，与永安王高浚一起去见文襄帝，文宣帝有时鼻涕流出来，高浚责备文宣帝身边的人说：“为什么不替二哥擦鼻涕？”文宣帝因此深深地记恨他。待到文宣帝登上皇帝之位后，高浚任青州刺史，他为人聪明，对下体谅宽恕，官吏百姓都喜欢他。高浚因为文宣帝嗜酒如命，私下对亲信说：“二哥因为嗜酒败坏了德行，朝廷里的大臣中没有敢犯颜进谏的人，我很为此担忧。想坐驿车到邺城去当面进谏，不知道他能采纳我的意见不能？”有人把这一番话秘密报告了文宣帝，文宣帝因此更加怀恨高浚了。高浚入朝，跟随文宣帝游东山，文宣帝赤身裸体以为游乐，高浚进谏说：“这样做不是当皇帝的人所适宜的！”文宣帝很不高兴。高浚又在隐蔽处召见杨，讽刺他不向皇帝进谏。文宣帝当时不愿大臣和诸王有所交流接触，杨心里害怕，就把高浚召见他的事奏闻文宣帝。文宣帝勃然大怒说：“这小子如此猖狂，我从来就难以忍受他！”于是就停下酒宴，回皇宫去了。高浚不久回到青州，又上书垦切地进谏，文宣帝下诏书征召高浚。高浚害怕有杀身之祸，推托身体有病，没有应召。文宣帝派人乘驿马来抓高浚，抓走高浚时，老幼哭着送他的有几千人。高浚到了邺城，与上党王高涣一起，都被关在铁笼里，放在北城的地牢中，饮食便溺，都在一个屋里。

二年（戊寅、558）

二年（戊寅，公元558年）

[1]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于白水浦，带甲十万。琳以北江州刺史鲁悉达为镇北将军，上亦以悉达为征西将军，各送鼓吹女乐。悉达两受之，迁延顾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将军沈泰袭之，不克。琳欲引军东下，而悉达制其中流，琳遣使说诱，终不从。己亥，琳遣记室宗求援于齐，且请纳梁永嘉王庄以主梁祀。衡州刺史周迪欲

自据南川，乃总召所部八郡守宰结盟，齐言入赴；上恐其为变，厚慰抚之。

[1]春季，正月，王琳带兵东下，抵达湓城，驻扎在白水浦，他共带有十万甲兵。王琳任命北江州刺史鲁悉达为镇北将军，陈武帝也任命鲁悉达为征西将军，双方都给鲁悉达送去乐队和女歌舞伎。鲁悉达对两边的委任和礼物都接受下来，行动上却拖延观望，两边的官位都不去就任。陈武帝派安西将军沈泰去袭击他，没有打胜。王琳想带兵东下，而鲁悉达的部队控制着长江中流，王琳派使者去劝说引诱，鲁悉达到最后也不服从。己亥（初五），王琳派记室宗向北齐求援，而且请求迎纳作为质子滞留在北齐的梁朝永嘉王萧庄来主持梁室的祭祀。衡州刺史周迪想自己占据南川，于是就把所属的八郡的太守全部召来结盟，一齐声言要入朝。陈武帝恐怕他们制造变乱，就派人给他们以优厚的慰劳和安抚。

新吴洞主余孝顷遣沙门道林说琳曰："周迪、黄法氍皆依附金陵，阴窥间巇隙，大军若下，必为后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后东下，孝顷请席卷所部以从下吏。"琳乃遣轻军将军樊猛、平南将军李孝钦、平东将军刘广德将兵八千赴之，使孝顷总督三将，屯于临川故郡，征兵粮于迪，以观其所为。

新吴洞主余孝顷派僧人道林去游说王琳，对他说："周迪、黄法氍都依附了金陵，暗地里却窥伺着机会。您的大军如果东下，这帮人必然成为您的后患。不如先平定南川一带，然后东下，我余孝顷请求带着所有的部下去追随您，在您手下效力。"王琳于是就派轻车将军樊猛、平南将军李孝钦、平东将军刘广德带兵八千人去平定南川，让余孝顷总督他们三人，驻扎在临川故郡，同时向周迪征收兵粮，用以观察他的反应动静。

[2]以开府仪同三司侯为司空，衡州刺史欧阳为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广州刺史。

[2]陈朝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侯为司空；衡州刺史欧阳为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广州刺史。

[3]周以晋公护为太师。

[3]北周任命晋公宇文护为太师。

[4]辛丑，上祀南郊，大赦；乙巳，祀北郊。

[4]辛丑（初七），陈武帝去南郊祭天，大赦天下。乙巳（十一日），去北郊祭地。

[5]辛亥，周王耕藉田。

[5]辛亥（十七日），周王去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6]癸丑，周立王后独孤氏。

[6]癸丑（十九日），北周册立独孤氏为王后。

[7]戊午，上祀明堂。

[7]戊午（二十四日），陈武帝祭祀明堂。

[8]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齐。

[8]二月，壬申（初九），南豫州刺史沈泰投奔北齐。

[9]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以齐主昏虐滋甚，阴为自全之计，曲意抚循所部。消难尚高祖女，情好不睦，公主诉之。上党王涣之亡也，邺中大扰，疑其赴成皋。消难从弟子瑞为尚书左丞，与御史中丞毕义云有隙，义云遣御史张子阶诣北豫州采风闻，先禁消难典签家客等。消难惧，密令所亲中兵参军裴藻托以私假，间行入关，请降于周。

[9]北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看到文宣帝昏昧酷虐越来越厉害，便暗暗谋求自我保全的计策。他用心地安抚稳定自己的部下。司马消难娶的是高祖高欢的女儿，两人感情不和，公主在文宣帝那里诉说他不好。上党王高涣逃跑时，邺城里一片纷乱惊扰，都怀疑他逃到豫州府治成皋去了。 司马消难堂弟的儿子司马瑞任尚书左丞，与御史中丞毕义云有嫌隙，毕义云派御史张子阶到北豫州收集道路传闻，打探消息，去了后先把司马消难的典签官和家客监禁起来。司马消难感到害怕，秘密地命令他所亲信的中兵参军裴藻假托私事请假，抄小路入关，向北周请降。

三月，甲午，周遣柱国达奚武、大将军杨忠帅骑士五千迎消难，从间道驰入齐境五百里，前后三遣使报消难，皆不报。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变，欲还，忠曰："有进死，无退生！"独以千骑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绝，但闻击柝声。武亲来，麾数百骑西去，忠勒馀骑不动，俟门开而入，驰遣召武。齐镇城伏敬远勒甲士二千人据东城，举烽严警。武惮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财物，以消难及其属先归，忠以三千

骑为殿。至洛南，皆解鞍而卧。齐众来追，至洛北，忠谓将士曰：“但饱食，今在死地，贼必不敢渡水！”已而果然，乃徐引还。武叹曰：“达奚武自谓天下健儿，今日服矣！”周以消难为小司徒。

三月，甲午（初一），北周派柱国达奚武、大将军杨忠率领骑兵五千人去迎接司马消难来降。他们从小路驰入北齐境内五百里，前后三次派遣使者与司马消难联络，都没有联络上。到距离虎牢三十里的地方，达奚武怀疑情况有异变，想返回，杨忠慨然说：“我们只有前进赴死的责任，没有后退求生的道理！”于是独自带一千骑兵连夜赶到城下。虎牢城四面极为高陡，犹如绝壁，只听得城中传来一阵阵击柝的声音。达奚武亲自赶来，指挥几百骑兵退却西去，杨忠指挥剩下的骑兵原地不动，等城门开了进了城，才派人骑快马去叫达奚武。北齐镇守城池的伏敬远指挥甲士二千人据守东城，点燃烽火，严加警戒。达崐奚武感到害怕，不想保住城池，于是就大肆虏掠财物，让司马消难和他的部属先回去，杨忠带三千骑兵殿后。军队行抵洛南，都解开马鞍躺下休息。北齐军队追了过来，到达洛北，杨忠对将士们说：“你们只管吃得饱饱的，现在我们处于必死之地，贼兵怕我们与之拼命，一定不敢渡河来追！”后来果然如杨忠所料，于是才慢慢地引领军队平安回来。达奚武不由感叹地说：“我达奚武自认为是天下健儿，今天在杨忠面前算是服气了！”北周任命司马消难为小司徒。

[10]丁酉，齐主自晋阳还邺。

[10]丁酉（初四），北齐文宣帝从晋阳回到邺城。

[11]齐发兵援送梁永嘉王庄于江南，册拜王琳为梁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琳遣兄子叔宝帅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邺。琳奉庄即皇帝位，改元天启。追谥建安公渊明曰闵皇帝。庄以琳为侍中、大将军、中书监，余依齐朝之命。

[11]北齐派兵援助并护送梁朝永嘉王萧庄回到江南，并册拜王琳为梁朝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王琳派其兄的儿子王叔宝率领所统辖十个州刺史的子弟去邺城为人质。王琳拥戴萧庄登上了皇帝位，改年号为天启。追谥建安公萧渊明为闵皇帝。萧庄任命王琳为侍中、大将军、中书监，其余官职依照北齐的册命。

[12]夏，四月，甲子，上享太庙。

[12]夏季，四月，甲子（初二），陈武帝向太庙供献祭品。

[13]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谘之子季卿为江阴王。

[13]乙丑（初三），陈武帝派人杀害了梁敬帝，立梁朝武林侯萧谘的儿子萧季卿为江阴王。

[14]己巳，周以太师护为雍州牧。

[14]己巳（初七），北周任命太师宇文护为雍州牧。

[15]甲戌，周王后独孤氏殂。

[15]甲戌（十二日），周王王后独孤氏去世。

[16]辛巳，齐大赦。

[16]辛巳（十九日），北齐大赦天下。

[17]齐主以旱祈雨于西门豹祠，不应，毁之，并掘其冢。

[17]北齐文宣帝因为天旱在西门豹祠前祈雨，不灵验，于是毁了西门豹祠，并挖开了他的坟墓。

[18]五月，癸巳，余孝顷等屯二万军于工塘，连八城以逼周迪。迪惧，请和，并送兵粮。樊猛等欲受盟而还；孝顷贪其利，不许，树栅围之。由是猛等与孝顷不协。

[18]五月，癸巳（初一），余孝顷在工塘屯驻了两万军队，连结八城的兵力以逼临周迪的驻地。周迪害怕了，请求讲和，并送兵粮给余孝顷。樊猛等将想接受和好的盟约收兵回去，但余孝顷贪图出兵之利，不许樊猛等退去，树起栅栏围住他们。以此樊猛与余孝顷开始不和。

[19]周以大司空侯莫陈崇为大宗伯。

[19]北周任命大司空侯莫陈崇为大宗伯。

[20]癸丑，齐广陵南城主张显和、长史张僧那各帅所部来降。

[20]癸丑（二十一日），北齐广陵南城城主张显和，长史张僧那各自率领所属部队来投降陈朝。

[21]辛丑，齐以尚书令长广王湛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平秦王归彦为尚书左仆射。甲辰，以前左仆射杨为尚书令。

[21]辛丑（疑误），北齐任命尚书令长广王高湛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平秦王高归彦为尚书左仆射。甲辰（疑误），任命前左仆射杨为尚书令。

[22]辛酉，上幸大庄严寺舍身；壬戌，群臣表请还宫。

[22]辛酉（二十九日），陈武帝驾临大庄严寺向佛祖舍身。壬戌（三十日），群臣上表请皇上回宫。

[23]六月，乙丑，齐主北巡，以太子殷监国，因立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理众务，仍开府置佐。齐主特崇其选，以赵郡王睿为侍中、摄大都督府长史。

[23]六月，乙丑（初三），北齐文宣帝到北方巡视，委托太子高殷监理国事，因此设立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头处理众多事务，同样开府办公，设置官佐崏。北齐文宣帝特别看重大都督府的人选，任命赵郡王高睿为侍中、摄大都督府长史。

[24]己巳，诏司空侯与领军将军徐度帅舟师为前军以讨王琳。

[24]己巳（初七），陈武帝下诏命令司空侯与领军将军徐度率领水师为前头部队去讨伐王琳。

[25]齐主至祁连池；戊寅，还晋阳。

[25]北齐文宣帝到达祁连池。戊寅（十六日），回到晋阳。

[26]秋，戊戌，上幸石头，送侯等。

[26]秋季，七月，戊戌（初七），陈武帝驾临石头，送侯等出师。

[27]高州刺史黄法氍、吴兴太守沈恪、宁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临川故郡断江口，分兵攻余孝顷别城。樊猛等不救而没；刘广德乘流先下，故获全。孝顷等皆弃舟引兵步走，迪追击，尽擒之，送孝顷及李孝钦于建康，归樊猛于王琳。

[27]高州刺史黄法氍、吴兴太守沈恪、宁州刺史周敷联合出兵救援周迪。周敷从临川故郡切断江口，分兵攻打余孝顷的别城。樊猛等不去救援，别城陷落。刘广德先一步乘流而下，所以得到保全。余孝顷等都扔掉船只带兵士步行，周迪发兵追击，把他们全抓获了。余孝顷及李孝饮被送往建康，樊猛则归还了王琳。

[28]甲辰，上遣吏部尚书谢哲往谕王琳。哲，之孙也。

[28]甲辰（十三日），陈武帝派吏部尚书谢哲去宣谕王琳。谢哲是谢的孙子。

[29]八月，甲子，周大赦。

[29]八月，甲子（初三），北周大赦天下。

[30]乙丑，齐主还邺。

[30]乙丑（初四），北齐文宣帝回到邺城。

[31]辛未，诏临川王西讨，以舟师五万发建康，上幸冶城寺送之。

[31]辛未（初十），陈武帝下诏派临川王陈出兵向西讨伐，共有水军五万人从建康出发，陈武帝亲临冶城寺为陈送行。

[32]甲戌，齐主如晋阳。

[32]北齐文宣帝去晋阳。

[33]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许王子晋以厚赂，子晋乃伪以小船依而钓，夜，载之上岸，入深草中，步投陈军，还建康自劾；上引见，并宥之，戊寅，复其本官。

[33]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答应给王子晋丰厚的财物，王子晋于是就假装乘小船靠近大船垂钓，夜里，把周文育等人用小船载上岸，藏入深草丛中，让他们得以步行回去投奔陈朝军队，并回建康请罪自劾。陈武帝接见了他们，一起宽宥了他们的兵败之罪。戊寅（十二日），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官职。

[34]谢哲返命，王琳请还湘州，诏追众军还。癸未，众军至自大雷。

[34]谢哲从王琳处回朝复命，王琳请求回到湘州去，陈朝下诏追回出征的军队。癸未（十七日），众军从大雷回来。

[35]九月，甲申，周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以绍魏后。

[35]九月，甲申（疑误），北周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以继承西魏的香火。

[36]丁未，周王如同州；冬，十月，辛酉，还长安。

[36]丁未（十六日），周王去同州。冬季，十月，辛酉（初一），回到长安。

[37]余孝顷之弟孝励及子公犹据旧栅不下；庚午，诏开府仪同三司周文育都督众军出豫章讨之。

[37]余孝顷的弟弟余孝励及其子余公仍然据守旧营栅不投降。康午（初十），陈武帝诏命开府仪同三司周文育都督众军从豫章出发去讨

伐他们。

[38]齐三台成，更名铜爵曰金凤，金虎曰圣应，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齐主至邺，大赦。齐主游三台，戏以槊刺都督尉子辉，应手而毙。

[38]北齐建成三台，把铜爵台改名叫金凤台，金虎台改叫圣应台，冰井台改叫崇光台。十一月，甲午（初五），北齐国主到了邺城，大赦天下。北齐文宣帝游览三台，戏用槊刺都督尉子辉，一下子就把他刺死了。常山王演以帝沈湎，忧愤形于颜色。帝觉之，曰："但令汝在，我何为不纵乐！"演唯涕泣拜伏，竟无所言。帝亦大悲，抵杯于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进酒者斩之！"因取所御杯尽坏弃。未几，沈湎益甚，或于诸贵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贵贱，唯演至，则内外肃然。演又密撰事条，将谏，其友王以为不可；演不从，因间极言，遂逢大怒。演性颇严，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令史奸慝即考竟。帝乃立演于前，以刀环拟胁，召被演罚者，临以白刃，求演之短；咸无所陈，乃释之。，昕之弟也。帝疑演假辞于以谏，欲杀之。王私谓曰："王博士，明日当作一条事，为欲相活，亦图自全，宜深体勿怪。"乃于众中杖二十。帝寻发怒，闻得杖，以故不杀，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谏争，大被殴挞，闭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为，曰："傥小儿死，奈我老母何！"于是数往问演疾，谓曰："努力强食，当以王还汝。"乃释，令诣演。演抱曰："吾气息然，恐不复相见！"流涕曰："天道神明，岂令殿下遂毙此舍！至尊亲为人兄，尊为人主，安可与计！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纵不自惜，独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强坐而饭。由是免徒，还为王友。及演录尚书事，除官者皆诣演谢，去必辞。言于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为不可，宜一切约绝。"演从之。久之，演从容谓曰："主人起居不恒，卿宜耳目所具，吾岂可以前逢一怒，遂尔结舌。卿宜为撰谏草，吾当伺便极谏。"遂条十馀事以呈，因谓演曰："今朝廷所恃者惟殿下，乃欲学匹夫耿介，轻一朝之命！狂药令人不自觉，刀箭岂复识亲疏，一旦祸出理外，将奈殿下家业何，奈皇太后何！"演欷不自胜，曰："乃至是乎！"明日，见曰："吾长夜久思，今遂息意。"即命火，对焚之。后复承间苦谏，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颈，骂曰："小子何知，是谁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谁敢有言！"帝趣杖，乱捶之

数十；会醉卧，得解。帝亵黩之游，遍于宗戚，所往留连；唯至常山第，多无适而去。尚书左仆射崔暹屡谏，演谓暹曰：“今太后不敢言，吾兄弟杜口，仆射独能犯颜，内外深相感愧。”

常山王高演因为文宣帝沉溺于酒，忧愤形于颜色。文宣帝发觉了，说：“只要你在，我为什么不纵情取乐！”高演只有痛哭流涕，拜伏在地，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文宣帝也大放悲声，把酒杯扣在地上说：“你似乎嫌我这样酗酒，从今以后，谁敢把酒进献到我这儿来就斩首！”于是把自己用的酒杯拿来，全摔坏扔了。但是没过多久，文宣帝酒喝得更凶了。有时在贵戚们家里边喝酒边摔跤角斗，不分贵贱，但是只要高演一来，则内外肃然，谁也不敢出声。高演又秘密地撰与了条陈，准备再次进谏，常山王王以为不可行，高演不听，找到个机会就激动地说了个痛快，于是遭到文宣帝的怒斥。高演为人很严苛，他手下的尚书郎中判断处理事情一有失误，他就下令鞭打，令史们如有作奸犯科就拷死狱中。文宣帝让高演站在自己面前，用刀环比着他的肋下，威胁着要砍死他。又把高演责罚过的人叫来，用雪亮的刀刃加在他们脖子上，逼他们说出高演的短处；但这些人都表示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就释放了他们。王是王昕的弟弟。文宣帝怀疑高演是在王那儿学到一些说辞才来进谏的，就想杀了王。高演私下对王说：“王博士，明天我将作一件事，为了让你活命，也求得我能自全，希望您深切地体会我的苦心，别责怪我。”于是当着众人打了王二十杖。文宣帝不久发怒，听说王被打，反而不杀他了，只剃掉他的头发，鞭打一顿，配在兵器坊服役。过了三年，高演又因进谏的事和文宣帝争执起来，被狠狠地鞭挞了一顿，高演闭口绝食。太后心疼儿子，日夜哭泣，文宣帝慌了，不知该怎么办，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让这小子死了，那可拿我老母亲怎么办呢？”于是多次去问候高演病体如何，对他说：“你如果努力把饭咽下去，我就把王放出来还给你。”于是就释放了王，叫他去看望高演。高演抱着王说：“我自觉气短乏力，恐怕再也不能相见了。”王痛哭流涕说：“天道神明，降福善类，降祸恶人，了了分明，难道会让殿下就这样死在这间屋里！皇上论亲是您兄长，论尊是您主子，怎么能和他计较是非呢！殿下不进食，太后亦不进食，殿下即使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难道就不挂念太后吗？”话还没说完，高演就已经勉力坐起来吃饭了。王因此免去配兵器坊服役的徒刑，回到高演府中任原职。待到高演任录尚书事的时候，得到官职的人都去拜

见高演表示谢意，离去时也都来向高演辞行。王对高演说：“从天朝那儿接受官爵，却到私人第宅去拜谢恩情，自古以来就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应该拒绝一嵋切这类的拜会约见。”高演听从了他的意见。过了很久，高演从容地对王说：“皇上饮食起居没有规律，您应该多听多看，准备点材料，我怎么可以因为以前遇上一次盛怒，就从此钳口结舌呢？您得为我起草谏书，我准备寻找机会极力劝谏。”王于是就列举了十几件事呈给高演，同时对高演说：“现在朝廷所能依靠的人，也只有殿下您了。而您竟想学匹夫的耿直坦率，轻掷自己贵重生命于一早上！酒这种狂药让人失去理智，行为鲁莽灭裂而不自知，皇上一旦发酒疯震怒起来，刀箭哪里认得亲和疏！一旦灾祸出于常理之外而降临，将拿殿下的家业怎么办呢？将拿皇太后的安危怎么办呢？”高演听了这番话，欷感叹，悲不自胜，说：“难道真的到了这种地步了吗？”第二天，高演见了王，说：“我昨夜想了一夜，今天终于打消了犯颜极谏的念头。”于是就命人拿火来，当着王的面，把进谏的条陈烧了。后来高演又一次乘机会苦苦进谏，文宣帝命令左右力士把高演的双手反剪过来按住，拔出雪白的刀搁在他脖子上，骂道：“小子知道个啥？是谁在背后教你来进谏的？”高演说：“天下都震慑于您的淫威不敢出声，不是我谁还敢有话！”文宣帝奔过去拿起木杖，对高演乱打了几十下，打着打着正好醉倒了，高演才得到解脱。文宣帝好作淫邪的游幸，凡宗戚之家，他几乎全去遍了。去了一个地方，就耽于淫乐，留连忘返。唯有到常山王家，多半不能尽欢，只好离去。尚书左仆射崔暹屡次进谏，高演对崔暹说：“现在太后不敢说话，我的兄弟们也都闭了嘴，仆射却独能犯颜进谏，宫廷内外对此都深深感动而且感到惭愧。”

太子殷，自幼温裕开朗，礼士好学，关览时政，甚有美名。帝尝嫌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帝登金凤台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恻然有难色，再三，不断其首。帝大怒，亲以马鞭撞之，太子由是气悸语吃，精神昏扰。帝因酣宴，屡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终当传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谓杨曰：“太子，国之根本，不可动摇。至尊三爵之后，每言传位常山，令臣下疑贰。若其实也，当决行之。此言非所以为戏，恐徒使国家不安。”以收言白帝，帝乃止。

太子高殷，自幼温和从容，性格开朗，礼贤下士，笃志好学，关心留意时政，很有美名。文宣帝曾经嫌太子“得了汉人的秉性气质，一点都不象我”，想把他废了。一次，文宣帝登上金凤台召见太子，让太子亲手用刀杀一个囚犯 ，太子心怀怜悯，面有难色，试了好几回，砍不断囚犯 的头。文宣帝勃然大怒，亲自动手用马鞭去撞击他，太子从此受惊吓，说话结巴，神志不清。文宣帝趁着宴会上酒酣时，多次说：“太子性格懦弱，社稷大事很重要，怕他承当不了，看样子最后还是应当传位给常山王高演。”太子少傅魏收对杨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不可以轻易动摇他。皇上喝了三杯酒后，老是说要传位给常山王，以致让臣下惑乱疑虑，怀有二心。如果真的实有其事，就应当果断地实行。这种传位给谁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老这样说恐怕会徒然使国家不安定。”杨把魏收的话转告文宣帝，文宣帝才停止这样说了。

帝既残忍，有司讯囚，莫不严酷，或烧犁耳，使立其上，或烧车，使以臂贯之，既不胜苦，皆至诬伏。唯三公郎中武强苏琼，历职中外，所至皆以宽平为治。时赵州及清河屡有人告谋反者，前后皆付琼推检，事多申雪。尚书崔昂谓琼曰：“若欲立功名，当更思馀理；数雪反逆，身命何轻！”琼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纵反逆也。”昂大惭。

文宣帝生性既然残忍，上行下效，司法部门审问囚犯，没有不严酷行刑的。有的把铁犁的犁耳烧红，让囚犯站在上面；有的把车轴烧红，让囚犯用手臂从中间的孔中穿过去。囚犯 既受不了这种苦刑，就都屈打成招，受诬屈服。只有三公郎中武强人苏琼，在朝廷内外多年历任各种官职，所到之处都以宽和平缓作为治理的法则。当时赵州和清河老是有人告发谋反者，前后多次都交给苏琼推问检查，这些诬告的事最后都得到申明昭雪。尚书崔昂对苏琼说：“你如果想建立功名，那就应当重新想想别的办法；象这样多次为谋反的逆贼洗刷罪名，那你的身家性命就太不值钱了！”苏琼严肃地说：“我所洗刷的是被冤枉的人，从来也不纵容谋反逆贼。”崔昂听了非常惭愧。

帝怒临漳令稽晔、舍人李文思，以赐臣下为奴。中书侍郎彭城郑颐私诱祠部尚书王昕曰：“自古无朝士为奴者。”昕曰：“箕子为之奴。”颐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于纣。”帝衔之。顷之，帝与朝臣酣饮，昕称疾不至，帝遣骑执之，见方摇膝吟咏，遂斩于殿前，投尸漳水。

文宣帝对临漳令稽晔、舍人李文思非常恼火，把他们赐给臣下当奴仆，中书侍郎彭城人郑颐私下设圈套陷害祠部尚书王昕。他有意对王昕说：“自古以来，没有朝廷士大夫当奴仆的。”这句话引得王昕说了一句：“商朝的箕子不就当了纣王的奴隶吗？”郑颐把这话拿去报告给文宣帝，对文宣帝说：“王元景把陛下比成纣王。”文宣帝自此对王昕怀恨在心。过了不久，文宣帝与朝廷大臣们设宴畅饮，王昕借口有病没有去参加，文宣帝派骑兵去抓他，骑兵去了一看，王昕正坐在那儿晃着腿吟诗呢，于是把他抓来斩首于宫殿前，尸体被扔入漳河水。

齐主北筑长城，南助萧庄，士马死者以数十万计。重以修筑台殿，赐与无节，府藏之积，不足以供，乃减百官之禄，撤军人常廪，并省州郡县镇戍之职，以节费用焉。

北齐文宣帝在北边修筑长城，在南边兴兵帮助萧庄，士兵战马因此死亡的共有几十万人。此外，还动工修筑台阁宫殿，赏赐臣下也凭一时的高兴，毫无节度，这样一来，弄的内府仓库的积蓄全耗光了。于是就下令减少文武百官的俸禄，撤消对军人平常的供给，把省、州、郡、县、镇、戍的职官予以合并，想用这种办法来节省费用。

[39]十二月，庚寅，齐以可朱浑道元为太师，尉粲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常山王演为大司马，长广王湛为司徒。

[39]十二月，戊寅（十九日），北齐任命可朱浑道元为太师，尉粲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常山王高演为大司马，长广王高湛为司徒。

[40]壬午，周大赦。

[40]壬午（二十三日），北周大赦天下。

[41]齐主如北城，因视永安简平王浚、上党刚肃王涣于地牢。帝 临穴讴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觉声颤；帝怆然，为之下泣，将赦之。长广王湛素与浚不睦，进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闻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见汝！”帝亦以浚与涣皆有雄略，恐为后害，乃自刺涣，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槊每下，浚、涣辄以手拉斩之，号哭呼天，于是薪火乱投，烧杀之，填以土石。后出之，皮发皆尽，尸色如炭，远近为之痛愤。帝以仪同三司刘郁捷杀浚，以浚妃陆氏赐之；冯文洛杀涣，以涣妃李氏赐之，二人皆帝家旧奴也。陆氏寻以无宠于浚，得免。

[41]北齐国主文宣帝到北城，趁便到地牢去看永安简平王高浚，上党刚肃王高涣。文宣帝站在地牢边放声唱歌，命令高浚等囚犯应和，高浚等人惶惶然，又恐怖又悲伤，不知不觉声音颤抖起来。文宣帝听，不禁也悲伤起来，为之流泪，准备赦免他们。长广王高湛平素与高浚有矛盾，见状进言说："猛虎怎么能放出洞穴？"文宣帝听了默不作声。高浚等人听了，就叫着高湛的小名说："步落稽呀，皇天看到你今天的作为了！"文宣帝也因为高浚与高涣都有雄才大略，恐怕留下他们将来是个祸害，于是自己抽剑刺向高涣，又让壮士刘桃枝朝囚笼乱刺。刘桃枝的槊每次刺去，高浚、高涣就用手拽住折断它，同时呼天抢地地号哭着，于是随从们用点着的柴禾往里乱扔，把高浚、高涣活活烧死在地牢，再填上泥土石块。后来挖出来，皮肤头发都脱落光了，尸体的颜色和木炭一样，远近的人们看到了，都为之痛哭愤恨不已。文宣帝因为仪同三司刘郁捷动手杀了高浚，就把高浚的妃子陆氏赐给他；因为冯文洛杀了高涣，就把高涣的妃子李氏赐给他。刘郁捷、冯文洛这两个人都是皇帝家的旧家奴。不久又由于陆氏并不为高浚所宠爱，才被命令离开刘家。

[42]高凉太守冯宝卒，海隅扰乱。宝妻洗氏怀集部落，数州晏然。其子仆，生九年，是岁，遣仆帅诸酋长入朝，诏以仆为阳春太守。

[42]高凉太守冯宝去世，海边一带发生骚乱。冯宝的妻子洗氏善于安抚团结部落，几个州安定无事。冯宝的儿子冯仆，才九岁，这一年，洗氏派冯仆率领诸酋长进朝廷觐见皇帝，皇帝下诏任命冯仆为阳春太守。

[43]后梁主遣其大将军王操将兵略取王琳之长沙、武陵、南平等郡。

[43]后梁国主派他的大将军王操带兵攻取王琳控制的长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己卯、559）

三年（己卯，公元559年）

[1]春，正月，己酉，周太师护上表归政，周王始亲万机；军旅之事，护犹岷总之。初改都督州军事为总管。

[1]春季，正月，己酉（疑误），北周太师宇文护上表表示把政权归还周王，周王开始亲理万机；但军事方面的事务，宇文护还是总揽

着。开始把都督州军事这一官职改称总管。

[2]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量虽与琳合而潜通于陈；二月，辛酉，以量为开府仪同三司。

[2]王琳召见桂州刺史淳于量。淳于量虽然表面上与王琳合作，但背地里却与陈朝相通。二月，辛酉（初三），朝廷任命淳于量为开府仪同三司。

[3]壬午，侯引兵焚齐舟舰于合肥。

[3]壬午（二十四日），侯带兵在合肥烧毁了北齐的兵舰。

[4]丙戌，齐主于甘露寺禅居深观，唯军国大事乃以闻。尚书左仆射崔暹卒，齐主幸其第哭之，谓其妻李氏曰："颇思暹乎？"对曰："思之。"帝曰："然则自往省之。"因手斩其妻，掷首墙外。

[4]丙戌（二十八日），北齐国主文宣帝在甘露寺坐禅念经，传令只有发生了军机大事才可以报告他。尚书左仆射崔暹去世，文宣帝到他家里去哭吊，问他的妻子李氏说："你很想崔暹吗？"李氏回答说："很想。"文宣帝说："那么你自己去看望他吧！"于是挥剑斩下李氏的首级扔到墙外头。

[5]齐斛律光将骑一万，击周开府仪同三司曹回公，斩之，柏谷城主薛禹生弃城走，遂取文侯镇，立戍置栅而还。

[5]北齐斛律光带领骑兵一万人，去袭击北周开府仪同三司曹回公，将他斩杀。柏谷城守将薛禹扔下城池逃跑，于是斛律光占领了文侯镇，在那儿建立营栅，留下戍守将士，才回来。

[6]三月，戊戌，齐以高德政为尚书右仆射。

[6]三月，戊戌（十一日），北齐任命侍中高德政为尚书右仆射。

[7]吐谷浑寇周边，庚戌，周遣大司马贺兰祥击之。

[7]吐谷浑入侵北周边境。庚戌，（二十三日），北周派大司马贺兰祥去抗击。

[8]丙辰，齐主至邺。

[8]丙辰（二十九日），北齐文宣帝到了邺城。

[9]梁永嘉王庄至郢州，遣使入贡于齐。王琳遣其将雷文策袭后梁监利太宗蔡大有，杀之。

[9]梁永嘉王萧庄抵达郢州，派使者向北齐进贡礼品。王琳派他的将领雷文策去袭击后梁监利太守蔡大有，杀了他。

[10]齐主之为魏相也，胶州刺史定阳文肃侯杜弼为长史，帝将受禅，弼谏止之。帝问："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帝以为讥己，衔之。高德政用事，弼不为之下，尝于众前面折德政；德政数言其短于帝，弼恃旧，不自疑。夏，帝因饮酒，积其愆失，遣使就州斩之；既而悔之，驿追不及。

[10]北齐国主文宣帝还在当东魏的宰相时，胶州刺史定阳文肃侯杜弼当长史，文宣帝将要接受禅让时，杜弼曾进谏劝阻他。文宣帝问他："治理国家应该任用什么样的人？"杜弼回答说："鲜卑族不过是些驾车骑马的流浪汉，如果要说治理国家，还是应当用中原的汉人。"文宣帝认为他这话是讥笑自己不能治国，对他记恨在心。高德政管政事时，杜弼不服他的气，曾经当着众人的面驳斥高德政的意见。高德政多次在文宣帝面前数说杜弼的短处，杜弼自恃是旧臣，并不怀疑高德政会在文宣帝面前进谗言害自己。夏季，文宣帝乘着酒酣，把他的罪愆过失积累起来清算，派使者到州里去把杜弼斩首。不久后悔了，派驿使去追回成命，已经来不及了。

[11]闰四月，戊子，周命有司更定新历。

[11]闰四月，戊子（初二），北周命令有关部门重新修订新历法。

[12]丁酉，遣镇北将军徐度将兵城南皖口。

[12]丁酉（十一日），陈朝派镇北将军徐度带兵在南皖口修城。

[13]齐高德政与杨同为相，常忌之。齐主酣饮，德政数强谏，齐主不悦，谓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惧，称疾，欲自退。帝谓杨曰："我大忧德政病。"对曰："陛下若用为冀州刺史，病当自差。"帝从之。德政见除书，即起。帝大怒，召德政谓曰："闻尔病，我为尔针。"亲崐以小刀刺之，血流沾地。又使曳下斩去其足，刘桃枝执刀不敢下，帝责桃枝曰："尔头即堕地！"桃枝乃斩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于门下，其夜，以毡舆送还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宝满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见之，怒曰："我御府犹无是物！"诘其所从得，皆诸元赂之，遂曳出，斩之。妻出拜，又斩之。并其子伯坚。以司州牧彭城王为司徒，侍中高阳王为尚书右仆射；乙巳，以兼太尉。

[13]北齐高德政与杨同为宰相，杨常常忌恨他。北齐国主文宣帝酗酒酣饮，高德政多次激切地进谏，文宣帝不高兴，对身边左右的人说："高德政经常以盛气欺凌逼迫我。"高德政听说后，心中恐惧，托言有病，想引退。文宣帝对杨说："我很担忧高德政的病。"杨说："陛下如果起用他当冀州刺史，他的病自己就会好的。"文宣帝听从了这个建议。高德政见到任命他为冀州刺史的文书，马上就起来没病了。文宣帝知道后勃然大怒，把高德政召来，对他说："听说你病了，我来给你扎扎针。"亲自拿出小刀刺他，血流下一地。又让人把他拉下去砍去他的双脚。刘桃枝拿着刀不敢下手，文宣帝责骂刘桃枝说："你的头马上就要坠地了！"刘桃枝于是就砍去高德政脚上的三个指头。文宣帝的盛怒还没有缓解，把高德政关在门下省，当天晚上，用铺着毛毡的车子送他回家。第二天早上，高德政的妻子拿出摆满四个坐床的珍宝，想用这些珍宝来托人求情。文宣帝出其不意地到他家，看到了这些珍宝，勃然大怒说："我的御府里还没有这些宝物呢！"追问高家这些珍宝从何处得来，一问才知道都是诸位元姓的贵族贿赂高德政的东西，于是就把高德政拽出来斩首了。高妻出来拜见文宣帝，又被斩首，一起被斩的还有高德政的儿子高伯坚。文宣帝任命司州牧彭城王高为司徒，侍中高阳王高为尚书右仆射。乙巳（十九日），任命高兼太尉一职。

[14]齐主封子绍廉为长安王。

[14]北齐文宣帝封儿子高绍廉为长乐王。

[15]辛亥，周以侯莫陈崇为大司徒，达奚武为大宗伯，武阳公豆卢宁为大司寇，柱国辅城公邕为大司空。

[15]辛亥（二十五日），北周任命侯莫陈崇为大司徒，达奚武为大宗伯，武阳公豆卢宁为大司寇，柱国辅城公宇文邕为大司空。

[16]乙卯，周诏："有司无得纠赦前事；唯厩库仓廪与海内所共，若有侵盗，虽经赦宥免其罪，征备如法。"

[16]乙卯（二十九日），北周下诏，规定："有关部门不能再检举大赦以前的事；只有国家的车马库、粮仓、货栈是海内所共有的财产，如果有侵吞盗窃的人，虽然经过赦免宽大免去罪行，但必须让他依照规定缴纳钱粮作为赔偿。"

[17]周驾兰祥与吐谷浑战，破之，拔其洮阳、洪和二城，以其地为洮州。

[17]北周贺兰祥与吐谷浑开战，打败了吐谷浑，攻取了其所属的洮阳、洪和两城，把这两个城的地方合并为洮州。

[18]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18]五月，丙辰朔（疑误），发生日食。

[19]齐太史奏，今年当除旧布新。齐主问于特进彭城公元韶曰："汉光武何故中兴？"对曰："为诛诸刘不尽。"于是齐主悉杀诸元以厌之。癸未，诛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于地牢，绝食，啖衣袖而死。

[19]北齐的太史上奏，提议今年应当除旧布新。北齐文宣帝问特进彭城公元韶说："汉朝光武皇帝为什么能实现中兴大业呢？"元韶回答说："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把姓刘的杀干净。"于是文宣帝把姓元的全部杀掉，以此预防类似光武中兴一类的事发生。癸未（二十七日），杀了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把元韶等十九家关起来。元韶关在地牢里，断绝了食物，最后咬嚼衣袖，活活饿死。

[20]周文育、周迪、黄法氍共讨余公，豫章太守熊昙朗引兵会之，众且万人。文育军于金口，公诈降，谋执文育，文育觉之，囚送建康。文育进屯三陂。王琳遣其将曹庆帅二千人救余孝劢，庆分遣主帅常众爱与文育相拒，自帅其众攻周迪及安南将军吴明彻，迪等败，文育退据金口。熊昙朗因其失利，谋杀文育以应众爱，监军孙白象闻其谋，劝文育先之，文育不从。时周迪弃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书，自赍以示昙朗，昙朗杀之于坐而并其众，崐因据新淦城。昙朗将兵万人袭周敷，敷击破之，昙朗单骑奔巴山。

[20]周文育、周迪、黄法氍一起讨伐余公。豫章大守熊昙朗带兵去与他们会合，这样共有一万军队。周文育驻扎在金口，余公假装投降，密谋着要在周文育受降时抓住他。周文育察觉到这一密谋，反而把余公抓住送到建康去。周文育接着进驻三陂。王琳派他的部将曹庆率领二千人去救援余孝劢。曹庆分派主帅常众爱去与周文育相对抗，自己率领队伍攻打周迪和安南将军吴明彻，周迪等败退下来，周文育也退守金口。熊昙朗因周迪、周文育兵败，就谋划杀害周文育以接应常众爱。监军孙白象知道了这一密谋，就劝周文育要先动手，但周文

育不听。这时周迪扔下船逃跑了，不知去向，乙酉（二十九日），周文育才得到周迪的信，他亲自带着周迪的信去给熊昙朗看，熊昙朗就在座位上把周文育杀了，吞并了周文育的部众，乘势占据了新淦城。熊昙朗又带兵一万人去袭击周敷，周敷把他打败了，熊昙朗单人匹马逃奔巴山。

[21]鲁悉达部将梅天养等引齐军入城。悉达帅麾下数千人济江自归，拜平南将军、北江州刺史。

[21]鲁悉达的部将梅天养等人引领北齐军队入城。鲁悉达自己率领部下几千人渡过长江回去，陈朝拜他为平面将军、北江州刺史。

[22]六月，戊子，周以霖雨，诏群臣上封事极谏。左光禄大夫猗氏乐逊上言四事：其一，以为“比来守令代期既促，责其成效，专务威猛；今关东之民沦陷涂炭，若不布政优优，闻诸境外，何以使彼劳民，归就乐土！”其二，以为“顷者魏都洛阳，一时殷盛，贵势之家，竞为侈靡，终使祸乱交兴，天下丧败；比来朝贵器服稍华，百工造作务尽奇巧，臣诚恐物逐好移，有损政俗。”其三，以为“选曹补拟，宜与众共之；今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铨衡，不取物望，既非机事，何足可密！其选置之日，宜令众心明白，然后呈奏。”其四，以为“高洋据有山东，未易猝制，譬犹棋劫相持，争行先后，若一行不当，或成彼利，诚应舍小营大，先保封域，不宜贪利边陲，轻为举动。”

[22]六月，戊子（初三），北周因为久雨不停，下诏让群臣献上密封的条陈尽力进谏。左光禄大夫猗氏县人乐逊上书说了四件事：其一，认为：“近来太守县令接替的期限太短促，上司又严格责求他们施政的成效，为了表现政绩，他们就专门在威猛上着力。现在关东之民沦陷于水火之中，生灵涂炭，如果不实施比较宽和的政策，让仁政的名声传遍境外，那怎么能使那些劳苦的百姓来投奔我们来呢？”其二，认为：“不久前魏国国都洛阳，一时间富足强盛，贵族权势之家，比赛着奢华浪费，终于使灾祸动乱交替出现，天下丧失破败。同样，近来我国朝廷上的权贵们所用器具、所着服饰也开始奢华起来了，各种工匠们在制造工艺上都争着穷尽奇巧之思，我实在担心这种追美器美佳物的风气成为一时之好，这会损害政教风俗的。”其三，认为：“ 选官员去补缺或准备升迁，这种人事方面的决定应该和大家共同商讨。现在州郡一级选配官员，还要召集乡闾人士征求意见，何况中央政府对

官员的考察衡量，是关系天下利弊的大事，竟然不听取社会上的舆论，不按官员在民间的声望来决定，这既然不是什么机密事，有什么可以保密的！官员选拔任用时，应该让大家心里明白，然后再向皇帝启奏。”其四，认为：“高洋占据山东一带，不容易马上制伏他，双方的形势，就象下围棋的打劫一样相持不下，互相争着落子的先后，如果一步不妥当，也许造成了对方的优势。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的策略应该是舍弃小利，求取大利，先保住自己的封域，不宜为贪图边陲之地而轻举妄动。”

[23]周处士韦，孝宽之兄也，志尚夷简，魏、周之际，十征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夺其志，世宗礼敬尤厚，号曰“逍遥公”。晋公护延之至第，访以政事；护盛修第舍，仰视堂，叹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护不悦。

[23]北周的处士韦是韦孝宽的哥哥，他的志向是崇尚平和淡泊，魏、周之际，曾十次征召他做官，他都不屈志服从。文帝宇文泰对他很尊重，不强迫他改变素志，明帝宇文毓对他的礼遇敬重尤其优厚，称他为“逍遥公”。晋公宇文护把他请到家里，询问他对政事的意见；宇文护把自己的房子修得高大漂亮，韦进门后仰头看看厅堂，感叹地说：“酗酒纵饮，嗜好靡靡之音，修建高峻的房子，雕绘屋墙，这几样如果占了一样，没有不灭亡的。”宇文护听了很不高兴。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寇俊，赞之孙也，少有学行。家人常卖物，多得绢五匹，俊于后知之，曰：“得财失行，吾所不取。”访主还之。敦睦宗族，与同丰约，教训子孙，必先礼义。自大统中，称老疾，不朝谒；世宗虚心欲见之，俊不得已入见。王引之同席而坐，问以魏朝旧事；载以御舆，令于王前乘之以出，顾谓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积善者可以致之。”

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寇俊是寇的孙子，自小就有学问，有品行。家里人常常卖东西，有一回卖东西多得了五匹绢，寇俊后来知道了，说：“得到财物，失去品行，这是我所不容之事。”于是寻访到绢的主人，把多得的绢还给了他。寇俊平时与宗族里的人和睦相处，和他们保持同样的生活水平，教育训导子孙，必定先把礼义教给他们。从大统中期开始他就托言老病，不再进朝见皇帝。明帝宇文毓虚心礼贤，想和他见面，寇俊不得已才入朝见。明帝拉着他，和他同席而

坐，问他有关魏朝的旧事；用御用的车子给他乘坐，让他就在自己面前乘上车子出宫。明帝看看左右的人，说："象寇俊今天享受的礼遇，只有积善的人才可以得到。"

[24]周文育之讨余孝劢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继之。文育死，安都还，遇王琳将周炅、周协南归，与战，擒之。孝劢弟孝猷帅所部四千家诣安都降。安都进军至左里，击曹庆、常众爱，破之。众家奔庐山，庚寅，庐山民斩之，传首。

[24]周文育讨伐余孝劢的时候，陈武帝命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带兵去当后备军。周文育被谋害后，侯安都只好回来，路上遇到王琳带着周炅、周协回南方去，就拦住打了一仗，把王琳等人俘获了。余孝劢的弟弟余孝猷率领他管辖的百姓四千家到侯安都那里去请降，侯安都挥兵前进到左里，猛攻曹庆、常众爱，打败了他们。常众爱奔逃到庐山，庚寅（初五），庐山的百姓杀了他，把他的首级拿出来示众。

[25]诏临川王于南皖口置城，使东徐州刺史吴兴钱道戢守之。

[25]陈武帝下诏让临川王陈在南皖口设立城堡，派东徐州刺史吴兴人钱道戢去驻守。

[26]丁酉，上不豫，丙午，殂。上临戎制胜，英谋独运，而为政务崇宽简，非军旅急务，不轻调发。性俭素，常膳不过数品，私宴用瓦器、蚌盘，淆核充事而已；后宫无金翠之饰，不设女乐。

[26]丁酉（十二日），陈武帝身体不适，丙午（二十一日），病逝。陈武帝每临军机大事都能确定破敌制胜之道，他英勇善谋，独出心裁，而处理政务则崇尚宽和简朴，如不是军旅急务，一般不轻易调发军队。他天性节俭朴素，平常膳食只有几样菜而已，私人宴会用瓦器、饰以蚌壳的木盘，酒菜足够应付也就行了。后宫的妃子、宫女没有披金带翠的服饰，也不设女乐。

时皇子昌在长安，内无嫡嗣，外有强敌，宿将皆将兵在外，朝无重臣，唯中领军杜棱典宿卫兵在建康。章皇后召棱及中书侍郎蔡景历入禁中定议，秘不发丧，急召临川王于南皖。景历亲与宦者、宫人密营敛具。时天暑，须治梓宫，恐斤斧之声闻于外，乃以蜡为秘器，文书诏敕，依旧宣行。

当时皇子陈昌被俘在长安，陈朝国内没有嫡亲的皇位继承人，国外又有强大的敌人，有经验的老将都带兵在外头，朝廷里也没有重臣。

只有领军杜棱掌管宫廷宿卫军还在建康。章皇后召杜棱和中书侍郎蔡景历进入宫禁之中商量主意，决定秘不发丧，紧急从南皖召回临川王陈。蔡景历亲自和宦官、宫人一起秘密地办理装殓尸体的器具。当时天气很热，必须做一个较大的棺材，因为担心斧头砍削木头的声音传出宫外，就用蜡做成一装尸的棺材。朝廷的一应文书诏敕，仍然按平时的样子宣布颁行。

侯安都军还，适至南皖，与临川王俱还朝。甲寅，王至建康，入居中书省，安都与群臣定议，奉王嗣全，王谦让不敢当。皇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群臣犹豫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远！临川王有大功于天下，须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即按剑上殿，白皇后出玺，又手解发，推就丧次，迁殡大行于太极西阶。皇后乃下令，以纂承大统。是日，即皇帝位，大赦。秋，七月，丙辰，尊皇后为皇太后。辛酉，以侯为太尉，侯安都为司空。

侯安都的军队回朝，正好到达南皖，听到消息，就和临川王陈一起回到朝廷。甲寅（二十九日），临川王到了建康，入朝后住在中书省。侯安都与各峒位大臣商量，决定拥戴临川王继承皇帝位，临川王表示谦让不敢接受。皇后因为皇子陈昌还活着的原故，也不肯下这个命令，大臣们议论纷纷，犹豫着不能做出决定。侯安都说："现在四方都不安定，哪有功夫想得那么远！临川王平定东土，为国家立有大功，我们必须共同拥立他为国主。今天之事，迟疑而不立即答应的人一律斩首。"于是手执剑把走上宫殿，要求皇后拿出玉玺，又亲手解开陈的头发，推他站到了丧事中皇位继承人应该站的位置上，并把棺材迁到太极殿西阶，隆重地为陈武帝发丧。皇后这才下了命令，让陈继承皇帝位，当天，陈就即位，颁布了大赦天下令。秋季，七月，丙辰（初一），尊奉皇后为皇太后。辛酉（初六），任命侯为太尉，侯安都为司空。

[27]齐显祖将如晋阳，乃尽诛诸元，或祖父为王，或身尝贵显，皆斩于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弃尸漳水，剖鱼者往往得人爪甲，邺下为之久不食鱼。使元黄头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黄头独能至紫陌乃堕，仍付御史中丞毕义云饿杀之。唯开府仪同三司元蛮、祠部郎中元文遥等数家获免。蛮，继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遥，遵之五世孙也。定襄令元景安，虔

之玄孙也，欲请改姓高氏，其从兄景皓曰：“安有弃其本宗而从人之姓者乎！丈夫宁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诛之；赐景安姓高氏。

[27]北齐文宣帝将要去晋阳，于是全部杀掉旧朝元姓的子孙，其中或祖父封过王，或自己曾经显赫富贵过，都在东市被斩首，他们的婴儿被扔上空中，掉下来时让兵士用槊接住。前后死去的共有七百二十一人，尸体全部扔入了漳河水内，老百姓剖鱼时往往能见到人的指甲，邺城周围的人因此很久都不再吃鱼了。又让元黄头和很多囚犯从金凤台上乘上纸鸢飞下，落地的人大都摔死了，但元黄头居然能飞到紫陌才落到地上，没有摔死，于是又把他交给御史中丞毕义云看管，最后活活被饿死。在这次大杀戮中，只有开府仪同三司元蛮、祠部郎中元文遥等几家得到赦免。元蛮是元继的儿子，常山王高演的妃子的父亲。元文遥是常山公元遵的五世孙。定襄县县令元景安，是陈留王元虔的玄孙，他想请求改姓高，但是他的堂兄元景皓说：“怎么能扔掉自己的本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可玉碎，怎么能求瓦全呢？”元景安把他的话向文宣帝告密，文宣帝把元景皓抓起来，杀害了。赐元景安改姓高氏。

[28]八月，甲申，葬武皇帝于万安陵，庙号高祖。

[28]八月，甲申（疑误），陈朝葬陈武帝于万安陵，庙号为高祖。

[29]戊戌，齐封皇子绍义为广阳王；以尚书右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左仆射，都官尚书崔昂为右仆射。

[29]戊戌（十四日），北齐封皇子高绍义为广阳王，任命尚书右仆射河间王高孝琬为左仆射，都官尚书崔昂为右仆射。

[30]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议，以为：“圣人沿革，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旧制称皇帝，建年号。”乙亥，周王始称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30]北周的御正中大夫崔猷提出建议，认为：“圣人在政事上的继承或变革，都按照因时制宜的原则来进行。现在我们的天子只称为王，实在不能威慑天下，请遵照秦、汉旧制称为皇帝，建立年号。”己亥（十五日），周王才开始称皇帝，追遵文王为文皇帝，改换年号为武成。

[31]癸卯，齐诏："民间或有父祖冒姓元氏，或假托携养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

[31]癸卯（十九日），北齐诏令："民间百姓中如果有父祖辈的人假冒元氏的姓的，或因为受元氏的携带养育而假托姓元氏的，不管年代远近，一律让他们改复本姓。"

[32]初，高祖追谥兄道谭为始兴昭烈王，以其次子顼袭封。及世祖即位，顼在长安未还，上以本宗乏飨，戊戌，诏徙封顼为安成王，皇子伯茂为始兴王。

[32]当初，陈武帝追谥哥哥陈道谭为始兴昭烈王，让他的第二个儿子陈顼继承封号。等到文帝陈即位，陈顼还被俘在长安没有回来，文帝因为他自己继承了皇位，本宗缺乏主祭的人，于是在戊戌（十四日）那天，下诏改封陈顼为安成王，封皇子陈伯茂为始兴王，让他供奉陈道谭的祭祀。

[33]初，周太祖平蜀，以其形胜之地，不欲使宿将居之，问诸子："谁可往者？"皆不对。少子安成公宪请行，太祖以其幼，不许。壬子，周人以宪岷为益州总管，时年十六，善于抚绥，留心政术，蜀人悦之。九月，乙卯，以大将军天水公广为梁州总管。广，导之子也。

[33]当初，北周文帝平定蜀地，考虑到蜀地山高路险，是军事要地，不想让老将去镇守，就问自己的儿子们："谁可以去镇守蜀地？"儿子们都不回答。只有小儿子安成公宇文宪要求去，文帝因为他年幼，没有批准。壬子（二十八日），北周任命宇文宪为益州总管，当时他年仅十六岁，却很善于安抚治理，留心治政之术，蜀地人民很喜欢他。九月，乙卯（初一），任命大将军天水公宇文广为梁州总管。宇文广是宇文导的儿子。

[34]辛酉，立皇子伯宗为太子。

[34]辛酉（初七），陈朝立皇子陈伯宗为太子。

[35]己巳，齐主如晋阳。

[35]己巳（十五日），北齐国主去晋阳。

[36]辛未，周主封其弟辅城公邕为鲁公，安成公宪为齐公，纯为陈公，盛为越公，达为代公，通为冀公，为滕公。

[36]辛未（十七日），北周国主封他的弟弟辅城公宇文邕为鲁公，安成公宇文宪为齐公，宇文纯为陈公，宇文盛为越公，宇文达为代公，宇文通为冀公，宇文为滕公。

[37]乙亥，立太子母吴兴沈妃为皇后。

[37]乙亥（二十一日），陈朝立太子陈伯宗的母亲吴兴人沈妃为皇后。

[38]周少保怀宁庄公蔡卒。

[38]北周少保怀宁庄公蔡去世。

[39]齐显祖嗜酒成疾，不复能食，自知不能久，谓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怜正道尚幼，人将夺之耳！"又谓常山王演曰："夺则任汝，慎勿杀也！"尚书令开封王杨、领军大将军平秦王归彦、侍中广汉燕子献、黄门侍郎郑颐皆受遗诏辅政。冬，十月，甲午，殂。癸卯，发丧，群臣号哭，无下泣者，唯杨涕泗呜咽。太子殷即位，大赦。庚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诏诸土木金铁杂作一切停罢。

[39]北齐文宣帝因为嗜酒病重，不能进食，自己知道不能活多久了，便对李后说："人生必有一死，我对死没有什么可惜的。只是怜悯太子正道年纪还小，恐怕有人会夺他的皇位！"又对常山王高演说："要夺皇位也只好由你去，但千万不要杀害我儿。"尚书令开封王杨、领军大将军平秦王高归彦、侍中广汉人燕子献、黄门侍郎郑颐都接受遗诏承担辅政的责任。冬季，十月，甲午（初十），北齐文宣帝去世。癸卯（十九日），为其发丧，群臣们都作出号哭的样子，但没有人流泪。只有杨涕泪俱下，呜咽不止。太子高殷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庚戌（二十六日），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下诏命令各种土木金铁杂作之事全部暂停。

[40]王琳闻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吴郡孙为郢州刺史，总留任，奉梁永嘉王庄出屯濡须口，齐扬州道行台慕容俨帅众临江，为之声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诏侯、侯安都及仪同徐度将兵御之。安州刺史吴明彻夜袭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击明彻，大破之，明彻仅以身免。琳因引兵东下。

[40]王琳听到陈武帝去世的消息，便任命少府卿吴郡人孙为郢州刺史，让他总揽留守事宜，自己则拥奉梁朝永嘉王萧庄出兵屯驻濡须

口，北齐扬州道行台慕容俨率领部众逼近长江，为其声援。十一月，乙卯（初二），王琳进犯大雷。陈文帝诏令侯、侯安都和仪同徐度带兵去抵抗。安州刺史吴明彻乘夜袭击湓城，王琳派巴陵太守任忠进攻吴明彻，把他打得大败，吴明彻只逃出了一条命。王琳乘引势兵东下。

[41]齐以右丞相斛律金为左丞相，常山王演为太傅，长广王湛为太尉，段韶为司徒，平原王淹为司空，高阳王为尚书左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司州牧，侍中燕子献为右仆射。

[41]北齐任命右丞相斛律金为丞相，常山王高演为太傅，长广王高湛为太尉，段韶为司徒，平原王高淹为司空，高阳王高为尚书左仆射，河间王高孝琬为司州牧，侍中燕子献为右仆射。

[42]辛未，齐显祖之丧至邺。

[42]辛未（十九日），北齐文宣帝的灵柩由晋阳移到邺城。

[43]十二月，戊戌，齐徙上党王绍仁为渔阳王，广阳王绍义为范阳王，长崐乐王绍广为陇西王。

[43]十二月，戊戌（十五日），北齐改封上党王高绍仁为渔阳王，广阳王高绍义为范阳王，长乐王高绍广为陇西王。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八卷

陈纪二 世祖文皇帝上天嘉元年（庚辰、560）

陈纪二 陈文帝天嘉元年（庚辰，公元560年）

[1]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癸丑朔（初一），陈朝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天嘉。

[2]齐大赦，改元乾明。

[2]北齐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乾明。

[3]辛酉，上祀南郊。

[3]辛酉（初九），陈文帝在南郊祭天。

[4]齐高阳王，以滑稽便辟有宠于显祖，常在左右，执杖以挞诸王，太皇太后深衔之。及显祖殂，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余；癸亥，卒。

[4]北齐高阳王高，因为善于滑稽说笑、曲意奉承而得到文宣帝的宠爱，常常跟在文宣帝左右，拿棍棒殴打诸王，太皇太后对他怀恨很深。待到文宣帝去世，高犯了罪，太皇太后命令打了他一百多棍。癸亥（十一日），伤重而死。

[5]辛未，上祀北郊。

[5]辛未（十九日），陈文帝在北郊祭地。

[6]齐主自晋阳还至邺。

[6]北齐国主高殷从晋阳回到邺城。

[7]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纪机自军所逃还宣城，据郡应王琳，泾令贺当迁讨平之。

[7]二月，乙未（十三日），高州刺史纪机从侯的军队里逃回宣城，占据了郡城呼应王琳，泾县县令贺当迁率兵讨平了他。

王琳至栅口，侯督诸军出屯芜湖，相持百余日。东关春水稍长，舟舰得通，琳引合肥湖之众，舳舻相次而下，军势甚盛。进军虎槛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战，琳军少却，退保西岸。

及夕，东北风大起，吹其舟舰并坏，没于沙中，浪大，不得还浦。及旦，风静，琳入浦治船，等亦引军退入芜湖。

王琳的军队抵达栅口，侯督率各路兵马屯驻于芜湖，两军相持一百多天。东关一带春天水位涨高了一些，船舰可以通航了，王琳就带领合肥、湖一带的部众，乘兵船沿江排列而下，舳舻首尾相连，军势看去很强大。侯向虎槛洲进军，王琳也派出兵船排列在长江西面，隔着虎槛洲停泊下来。第二天，两军交战，王琳的军队稍稍退却，退到长江西岸以自保。到晚上，东北风猛刮，把他的舟舰全刮坏了，搁浅在沙滩上，浪很大，回不了江岸。到天亮时，风才平静下来，王琳到江边收拾船只，侯等人也带着军队退入芜湖。

周人闻琳东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史宁将兵数万乘虚袭郢州，孙婴城自守。琳闻之，恐其众溃，乃帅舟师东下，去芜湖十里而泊，击柝闻于陈军。齐仪同三司刘伯球将兵万余人助琳水战，行台慕容恃德之子子会将铁骑二千屯芜湖西岸，为之声势。

北周人听到王琳东下进犯陈朝的消息，乘机派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及荆州刺史史宁带兵数万人乘虚袭击郢州，孙环绕城墙设防线而固守。王琳听到消息，担心自己军心不稳，众人溃散，于是加紧率领水师东下，直到离芜湖十里地才停泊下来，军中敲击木柝报时示警的声音，一直传到陈朝军队里。北齐仪同三司刘伯球带兵一万多人帮助王琳水战，行台慕容恃德的儿子慕容子会带领两千名铁骑屯驻在芜湖西岸，声援王琳。

丙申，令军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时西南风急，琳自谓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等徐出芜湖蹑其后，西南风翻为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发拍击琳舰，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其舰，并熔铁洒之。琳军大败，军士溺死者什二三，余皆弃船登岸，为陈军所杀殆尽。齐步军在西岸者，自相蹂践，并陷于芦荻泥淖中；骑皆弃马脱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刘伯球、慕容子会，斩获万计，尽收梁、齐军资器械。琳乘舴艋冒陈走，至湓城，欲收合离散，众无附者，乃与妻妾左右十余人奔齐。

丙申（十四日），侯下令军队一早就做饭，在寝席上用饭，严阵以待王琳军队进犯。当时西南风刮得又急又猛，王琳自以为得到天公帮

助，便带兵径岷直逼近建康。侯等人慢慢地从芜湖出来跟在王琳兵船后头，结果西南风反而被侯利用了。王琳让士兵扔火炬去烧陈朝军队的兵船，因为逆风，反而烧了自己的兵船。侯命令士兵把战船前后的拍竿拿出来拍击王琳的兵船，又用牛皮蒙着有冲击力的小船去撞他的军舰，并用熔化的铁水泼将过去。王琳军队大败，军士溺水而死的有十分之二、三，其余的都扔下船逃上岸，被陈朝军队拦住，砍杀得几乎一个都不剩了。北齐的步军在西岸也乱成一团，自相践踏，全陷入了芦荻泥泞之中；骑兵都扔下马匹逃跑，幸免于死的只有十分之二三而已。陈朝军队抓获了刘伯球、慕容子会，杀死和俘虏敌军数以万计，梁军和北齐军的军用物资和兵器也全被陈朝军队缴获了。王琳乘坐舴艋小船冲出战场逃跑，抵达湓城，想把散失流离的军士收拢来，但再也没有人愿意归附他，于是只好带着妻妾、左右亲信十几个人去逃奔北齐。

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刘仲威侍卫永嘉王庄；及败，左右皆散。泌以轻舟送庄达于齐境，拜辞而还，遂来降；仲威奉庄奔齐。泌，昂之子也。樊猛及其兄毅帅部曲来降。

早先，王琳派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刘仲威去做永嘉王萧庄的侍卫，待到兵败，萧庄左右的人也都逃散了。袁泌用轻舟把萧庄一直送到北齐边境，才拜辞而回，于是就来投降陈朝，刘仲威护卫萧庄逃奔北齐。袁泌是袁昂的儿子。樊猛和他的哥哥樊毅也带着部众前来投降陈朝。

[8]齐葬文宣皇帝于武宁陵，庙号高祖，后改曰显祖。

[8]北齐把文宣帝葬在武宁陵，庙号为高祖，后来又改称显祖。

[9]戊戌，诏：“衣冠士族、将帅战兵陷在王琳党中者，皆赦之，随材铨叙。”

[9]戊戌（十六日），陈文帝下诏，说：“不论是有身份的士族文官，还是将帅士兵，凡是陷进王琳一党里的，回来了都赦免其罪，按照他们的才能予以选拔任命。”

[10]已亥，齐以常山王演为太师、录尚书事，以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以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为司空，赵郡王睿为尚书左仆射。

[10]己亥（十七日），北齐任命常山王高演为太师、录尚书事，任命长广王高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任命尚书左仆射平秦王高归彦为司空，赵郡王高睿为尚书左仆射。

诏:“诸元良口配没入官及赐人者并纵遣。”

北齐废帝下诏令:“凡是元姓的家庭成员被配入官府为奴和赐人为奴的，全部遣还。”

[11]乙巳，以太尉侯都督湘、巴等五州诸军事，镇湓城。

[11]乙巳（二十三日），陈朝任命太尉侯都督湘、巴等五州诸军事，镇守湓城。

[12]齐显祖之丧，常山王演居禁中护丧事，娄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即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谅阴，诏演居东馆，欲奏之事，皆先咨决。杨等以演与长广王湛位地亲逼，恐不利于嗣主，心忌之。居顷之，演出归第，自是诏敕多不关预。

[12]北齐文宣帝去世以后，常山王高演住在宫禁之中处理丧事，娄太后想立他为帝但没有实现；太子登了皇位之后，高演才到朝廷百官中去就列。因为天子居丧，便下诏让高演居住在东馆，大臣们想启奏皇帝的事，都先到高演那儿请示决定。杨等人因为高演与长广王高湛地位很高，与皇帝又是亲属关系，恐怕他们对嗣主产生威胁，所以对他们心怀猜忌。在东馆住了一阵子之后，高演搬出来回自己的宅第。从此之后，有关诏书敕令的事大多不再干预了。

或谓演曰:“鸷鸟离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屡出? ”中山太守阳休之诣演，演不见。休之谓王友王曰:“昔周公朝读百篇书，夕见七十士，犹恐不足。录王何所嫌疑，乃尔拒绝宾客！”

有人对高演说:“凶猛的鸷鸟一旦离开窝巢，鸟蛋就有被掏的危险。在如今这种形势之下，大王您怎么可以经常外出呢? ”中山太守阳休之去拜见高演，高演托词不见他。阳休之对常山王友王说:“过去周公早上读一百篇书，晚上会见七十个士，还恐怕做得不够。录王避什么嫌疑，竟这样拒绝宾客? ”

先是，显祖之世，群臣人不自保。及济南王立，演谓王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优闲。”因言:“朝廷宽仁，真守文良主。”曰:“先帝时，东岷宫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骤览万机，殿下宜朝夕先

后，亲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纳诏命，大权必有所归，殿下虽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审家祚得保灵长乎？”演默然久之，曰：“何以处我？”曰：“周公抱成王摄政七年，然后复子明辟，惟殿下虑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为周公，得邪？”演不应。显祖常遣胡人康虎儿保护太子，故言及之。

早先，文宣帝在的时候，群臣人人不能自保。待到济南王立为皇帝，高演对王说：“皇上现在亲自执政了，我们也能托福保住优闲的日子了。”因此又说：“皇上宽和施仁，真是能继承基业、光大教化的良主啊。”王回答说：“先帝时，东宫太子那儿还曾委派一个胡人去辅导他呢。现在皇上年龄还小，骤然承担起处理纷繁的军国大事的重任，殿下正是得早晚陪在他身边，亲自听取皇上的言语圣旨。如果放任外姓之人去传递诏命，国家大权必然会旁落，那时殿下虽然想守住自己的藩国，还能如愿吗？即使您能如愿以偿，急流勇退，但请想想，高家的国祚还能够千秋万代永在吗？”高演听了，默不作声，想了很久，才问：“那我该怎样自处呢？”王进言说：“过去周公曾抱着成王摄政七年，然后才把政权归还成王，明确表示自身引退，希望殿下好好想想！”高演说：“我怎么敢自比为周公呢！”王回答说：“以殿下今日的地位声望而言，你想不当周公，能行吗？”高演听了没有应声。文宣帝常常派胡人康虎儿保护太子，所以王的话里提到这件事。

齐主将发晋阳，时议谓常山王必当留守根本之地；执政欲使常山王从帝之邺，留长广王镇晋阳；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从至邺。外朝闻之，莫不骇愕。又敕以王为并州长史。演既行，出郊送之。演恐有觇察，命还城，执手曰：“努力自慎！”跃马而去。

北齐国主高殷将从晋阳出发去邺城继位，当时的舆论认为常山王高演必定会留守在晋阳这个国家的根本之地；执政者想让常山王跟随高殷去邺城，留下长广王高湛镇守晋阳；不久又对高湛产生了怀疑，于是下令二王都跟从高殷去邺城。朝廷外的人听到这种安排，没有不感到害怕惊愕的。接着又下一道敕令，让王去当并州长史。高演既已出发，王到郊外为他送行。高演恐怕有人暗中窥视监察，命令王快回城去，临别，拉着王的手说：“望你努力自我保重！”然后跳上马奔跃而去。

平秦王归彦总知禁卫，杨宣敕留从驾五千兵于西中，阴备非常；至邺数日，归彦乃知之，由是怨。

平秦王高归彦总管禁卫军，杨宣布敕令，留下随驾的五千名精兵在晋阳，暗中准备对付非常事件。到达邺城几天后，高归彦才知道这种安排，从此对杨产生了怨恨之心。

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道元之子也，尚帝姑东平公主，每曰："若不诛二王，少主无自安之理。"燕子献谋处太皇太后于北宫，使归政皇太后。

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是可朱浑道元的儿子，娶了废帝高殷的姑母东平公主为妻，他总是说："如果不杀了二王，少主决不可能平安执政。"燕子献谋划着把太皇太后安置到邺城北宫去，使国家政权归皇太后掌管。

又自天保八年已来，爵赏多滥，杨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开府及开封王，诸叨窃恩荣者皆从黜免。由是嬖宠失职之徒，尽归心二叔。平秦王归彦初与杨、燕同心，既而中变，尽以疏忌之迹告二王。

另外，自从天保八年以来，官爵赏赐太多太滥，杨想加以澄清淘汰，于是带头上表请求解除自己开府及开封王的职务，众多沾光窃取皇恩享受荣华的人都跟着被废黜罢免了。从此那些原来被宠幸但现在失去官职的人，都归心于高演与高湛两位皇叔。平秦王高归彦起初和杨、燕子献是一条心，不久中途变志，把杨、燕子献疏远猜忌二王的种种迹象全部密告了二王。

侍中宋钦道，弁之孙也，显祖使在东宫，教太子以吏事。钦道面奏帝，称"二叔威权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许，曰："可与令公共详其事。"

侍中宋钦道是宋弁的孙子。文宣帝派他住在东宫，教育太子熟悉吏事。宋钦道当面启奏废帝说："两位皇叔威权已经很重，应该设法尽快除去他们。"废帝不许可，对他说："你可以和令公杨共同详细了解这件事。"

等议出二王为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启皇太后，具述安危。宫人李昌仪，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爱，以启示之；昌仪岷密启太皇太后。

杨等人商议把二王派出去当刺史，但考虑到高殷天性慈爱仁厚，恐怕不会批准他们的奏请，于是就直接启奏皇太后，详尽讲述了二王构成的威胁以及皇上的安危。宫人李昌仪，是高仲密的妻子。李太后因为她和自己同姓，便和她很亲近，十分喜爱她，就把杨等人递上来的奏折给她看。李昌仪便秘密地把奏折的内容报告了太皇太后。

等又议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长广王湛镇晋阳，以常山王演录尚书事。二王既拜职，乙巳，于尚书省大会百僚。等将赴之，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郑颐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轻脱。"曰："吾等至诚体国，岂常山拜职有不赴之理！"

杨等人又商议说不能让二王都出去当刺史，于是就启奏，请求让长广王高湛镇守晋阳，任命常山王高演为录尚书事。二王拜领了官职以后，乙巳（二十三日），在尚书省会见百官。杨等人将去赴会，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郑颐阻止了他们，说："这事的深浅不可测量，不宜轻率。"杨说："我等对国家一片至诚，岂有常山王拜职而不去赴会的道理！"

长广王湛，旦伏家僮数十人于录尚书后室，仍与席上勋贵贺拔仁、斛律金等数人相知约曰："行酒至等，我各劝双杯，彼必致辞。我一曰'执酒'，二曰'执酒'，三曰'何不执'，尔辈即执之！"及宴，如之。大言曰："诸王反逆，欲杀忠良邪！尊天子，削诸侯，赤心奉国，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缓之。湛曰："不可。"于是拳杖乱殴，及天和、钦道皆头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献多力，头又少发，狼狈排众走出门，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献叹曰："丈夫为计迟，遂至于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执颐于尚药局。颐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岂非命也！"

长广王高湛，一早就在后室中埋伏了几十个家僮，并对参与宴会的勋贵贺拔仁、斛律金等几个人关照说："敬酒敬到杨等人时，我对他们每个人各劝双杯酒，他们必定起来致辞。我头一次说：'拿酒'，第二次说：'拿酒'，第三次说'为什么不拿！'你们就动手把他们抓起来！"到了宴会时，果真照计划办理。杨被抓时大声说："诸王造反谋逆，想杀害忠臣良将吗？我等尊奉天子，削弱诸侯，赤胆忠心为国家，有什么罪！"常山王高演想缓和一点。高湛说："不行。"于是拳头棍棒乱打，杨、可朱浑天和、宋钦道都被打的满头满面流血，每人被十个人按住，一点也动弹不得。燕子献力气大，头发又很少，一下子挣脱，

狼狈地推开众人跑出门去，斛律光追上去捉住了他。燕子献长叹说：“大丈夫用计迟了一步，终于落到这步田地！”二王又派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到尚药局去抓郑颐。郑颐说：“这帮人不听智者的话以至于此，这难道不是命吗？”

二王与平秦王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拥等唐突入云龙门，见都督叱利骚，招之，不进，使骑杀之。开府仪同三司成休宁抽刃呵演，演使归彦谕之，体宁厉声不从。归彦久为领军，素为军士所服，皆弛仗，休宁方叹息而罢。

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与平秦王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推拥着杨等人闯入云龙门，遇见了都督叱利骚，便招呼他过来，他不来，便派骑兵去杀了他。开府仪同三司成休宁抽出刀来呵斥高演，高演派高归彦去说服他，成休宁声色俱厉地抗议，表示绝不服从。高归彦长期以来担任领军，军士们一向对他很敬服，这时都放下兵器不再抵抗，成休宁才叹息着让开了。

演入，至昭阳殿，湛及归彦在朱华门外。帝与太皇太后并出，太皇太后坐殿上，皇太后及帝侧立。演以砖叩头，进言曰：“臣与陛下骨肉至亲，杨遵彦等欲独擅朝权，威福自己，自天公已下皆重足屏气；共相唇齿，以成乱阶，若不早图，必为宗社之害。臣与湛为国事重，贺拔仁、斛律金惜献武皇帝之业，共执遵彦等入宫，未敢刑戮。专辄之罪，诚当万死。”

高演进了皇宫，来到昭阳殿，高湛和高归彦停在朱华门外。废帝和太皇太后、皇太后一起走出来，太皇太后坐在宫殿上，皇太后和废帝站在两侧。高演把头抵在殿砖上，边叩头边说：“臣与陛下是至亲骨肉，杨遵彦等人想独自垄断朝廷大权，作威作福，自王公以下的文武百官无不蹑足屏气，莫敢吱声；这帮人互相勾结，串通一气，已经成了动乱的祸根，如果不早日除掉他们，必定会成为宗庙社稷的大害。我与高湛以国家安危为重，贺拔仁、斛律金珍惜献武皇帝开创的事业，所以才共同行动，抓住了杨遵彦等人入宫见皇上，我们未敢岷对他们擅自施刑杀戮，现交由皇上处治。我等没有事先请示就行事，专断之罪，实在罪该万死。”

时庭中及两庑卫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素为显祖所厚，叩刀仰视，帝不睨之。帝素吃讷，仓猝不知所

言。太皇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厉声曰：“奴辈即今头落！”乃退。永乐内刀而泣。

当时宫庭中和两边走廊里有卫士二千余人，都披着甲胄、拿着兵器等待废帝的诏令。武卫娥永乐，武艺力气超群，过去一向为文宣帝所看重厚待，这时用手敲着刀刃，抬起头来仰视废帝，期待他下令。但废帝有意不看他。废帝平素就口吃木讷，这时仓猝之间更不知该说什么好。太皇太后下令卫兵放下兵器退下，卫士们不退；太皇太后又厉声喝道：“你们这些奴才不听令，立刻就让你们掉脑袋！”卫士们这才退下了。娥永乐把刀插入鞘内痛哭起来。

太皇太后因问：“杨郎何在？”贺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怆然曰：“杨郎何所能为，留使岂不佳邪！”乃让帝曰：“此等怀逆，欲杀我二子，次将及我，尔何为纵之？”帝犹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太后拜谢。太皇太后又为太后誓言：“演无异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头不止。太后谓帝：“何不安慰尔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为叔惜，况此汉辈！但丐儿命，儿自下殿去，此属任叔父处分。”遂皆斩之。

太皇太后这才发问：“杨郎现在在哪里？”贺拔仁回答说：“他一只眼睛的眼球被打出来了。”太皇太后怆然涕下，说：“杨郎能有什么反抗之力呢，留着他以待任命使唤难道不好吗？”于是责备废帝，说：“这些人心怀叛逆，想杀害我的两个儿子，接着就将要杀害我，你为什么纵容他们？”废帝还是说不出话来。太皇太后既非常生气又悲伤难禁，她说：“怎么可以让我们母子受这汉族老太婆的算计呢！”皇太后跪下谢罪。太皇太后又为皇太后发誓说：“高演并没有夺位的异志，只是想除去自身的威胁而已。”高演在下面不断叩头。皇太后只好对废帝说：“还不赶快安慰你叔叔！”废帝这才说出话来：“天子也不敢为叔叔的事而惜身不前呀，何况这些汉人！只要给侄儿一条命，我自己下殿走开，这些人交给叔叔，由你们处治。”于是把杨等人全部斩首了。

长广王湛以郑颐昔尝谗已，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杀之。演令平秦王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以京畿军士入守门阁，斩娥永乐于园。

长广王高湛因为记恨郑颐过去曾经在皇帝面前进他的谗言，就特别凌虐他，先把他的舌头割掉，又砍下他的手，然后才杀死他。高演命

令平秦王高归彦把原来的侍卫兵士带到华林园去，另换京城一带的军士来宫中担任守卫，娥永乐在华林园被杀害了。

太皇太后临丧，哭曰：“杨郎忠而获罪。”以御金为之一眼，亲内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杀之。于是下诏罪状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属不问。”顷之，复簿录五家；王固谏，乃各没一房，孩幼尽死，兄弟皆除名。

太皇太后亲自参加杨的丧事，哭着说：“杨郎是因为忠君才获罪的呀！”她让人用御府的金子做了一只眼睛，亲自放到杨眼眶里去，说：“以此来表达我痛惜的心意。”高演也后悔杀了杨。于是下诏宣布杨等人的罪状时，加上了这样一句：“这些人的罪由他们个人负责，家属不予问罪。”过一阵子，又根据簿册逮捕杨、可朱浑天和、燕子献、宋钦道、郑颐等五家的人口；王一再劝谏，于是五家各抄斩一房，小孩也斩而不留，兄弟们则全被除名。

以中书令赵彦深代杨总机务。鸿胪少卿阳休之私谓人曰：“将涉千里，杀骐而策蹇驴，可悲之甚也！”

任命中书令赵彦深代替杨总理朝廷机要大事。鸿胪少卿阳休之私下对人说：“这真是将要跋涉千里的时候，却杀掉了骐骏马而换上跛足老驴呀，真是太可悲了！”

戊申，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湛为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为大将军，平阳王淹为太尉，平秦王归彦为司徒，彭城王为尚书令。

戊申（二十六日），封高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封高湛为太傅、京亲畿大都督，封段韶为大将军，平阳王高淹为太尉，平秦王高归彦为司徒，彭城王高为尚书令。[13]江陵之陷也，长城世子昌及中书侍郎顼皆没于长安。高祖即位，屡请之于周，周人许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还，以王琳之难，居于安陆。琳败，昌发安陆；将济江，致书于上，辞甚不逊。上不怿，召侯安都从容谓曰：“太子将至，须别求一藩为归老之地。”安都曰：“自古岂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诏。”因请自迎昌。于是群臣上表，请加昌爵命。庚戌，以昌为骠骑将军、湘州牧，封衡阳王。

[13]当初，江陵陷落的时候，长城公的世子陈昌及中书侍郎陈顼都陷落在长安。陈武帝即皇位后，多次请求北周人把他们放回来，北周

人口头上答应，却不放人。陈武帝去世后，北周人才把陈昌放回来了，但是因为王琳占据长江中流，挑起战端，通往建康的路受阻，陈昌只好暂住安陆。王琳兵败后，陈昌从安陆出发，将要渡江时，写了一封信给陈文帝，信里言辞颇傲慢不逊。文帝看了很不高兴，把侯安都叫来，从容不迫地对他说："太子将要回来就位了，我得另外求得一块封国作为归老的地方。"侯安都说："自古以来，哪有什么被代替的天子！臣下很愚昧，不敢接受这个诏令。"于是请求自己去迎接陈昌。于是群臣们联名上表，请求文帝给陈昌封爵并任命。庚戌（二十八日），任命陈昌为骠骑将军、湘州牧，封他为衡阳王。

[14]齐大丞相演如晋阳，既至，谓王曰："不用卿言，几至倾覆。今君侧虽清，终当何以处我？"曰："殿下往时位地，犹可以名教出处；今日事势，遂关天时，非复人理所及。"演奏赵郡王睿为长史，王为司马。三月，甲寅，诏："军国之政，皆申晋阳，禀大丞相规算。"

[14]北齐大丞相高演到晋阳去，到达之后，对王说："我当初不听您的话，差点被人扳倒。现在君王身旁的坏人虽然已清除掉了，但我到底应当怎样自处呢！"王回答说："殿下过去以自己的地位名望，还可以以根据名教纲常进退出处；看如今天下形势，已经是关系到天时天命，再也不是以人间常理可以处置的了。"高演奏请任命赵郡王高睿为长史，王为司马。三月甲寅（初三），北齐废帝下诏说："凡是军政大事，都要申报到晋阳去，禀告大丞相规划决策。"

[15]周军初至，郢州助防张世贵举外城以应之，所失军民三千余人口。周人起土山、长梯，昼夜攻之，因风纵火，烧其内城南面五十余楼。孙兵不满千人，身自抚循，行酒赋食，士卒皆为之死战。周人不能克，乃授柱国、郢州刺史，封万户郡公；伪许以缓之，而潜修战守之备，一朝而具，乃复拒守。既而周人闻王琳败，陈兵将至，乃解围去。集将佐谓之曰："吾与王公同奖梁室，勤亦至矣；今时事如此，岂非天乎！"遂遣使奉表，举中流之地来降。

[15]北周的军队刚到之时，郢州助防张世贵策动外城的军民去接应北周军队，共失踪军民三千多人。北周人堆起土山，架起长梯，日夜不停地攻城，并乘风纵火，烧掉了郢州内城南面的五十多座楼。孙手下的士兵不足一千人，但他能亲自安抚慰劳士兵，为士兵散酒送食物，士卒们都愿为他死战，北周人攻城不下，于是便授予孙柱国、郢

州刺史之职，封为万户郡公，以诱降他；孙假装答应归顺，以为缓兵之计，而暗地里抓紧修整防御工事，一天之内就修整完备，于是又接着抵抗固守。不久北周人听说王琳兵败，陈朝的大军就要过来了，于是就解围走了。孙把将士官佐们集合在一块，对他们说："我和王琳一起扶助梁室，也够勤劳辛苦的了；现在时局发展成这样，难道不是天命吗？"于是就派使者带上表章，表示愿以长江中游之地来归降陈朝。

王琳之东下也，帝征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氍帅舟师将赴之。熊昙朗据城列舰，塞其中路，迪等与周敷共围之。琳败，昙郎部众离心，迪攻拔其城，虏男女万余口。昙朗走入村中，村民斩之；丁巳，传首建康，尽灭其族。

当王琳兵船东下的时候，陈文帝下令征召南川的军队抵抗，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氍率领水军将要赴敌。熊昙郎占据豫章城池，排开军舰，堵塞了周迪等人的进军路线。周迪等人与周敷一起把熊昙朗包围起来。王琳兵败，熊昙朗的部众人心涣散，周迪乘势攻下了豫章城，俘虏男女人口一万多人。熊昙朗逃入村庄之中，村民把他杀了。丁巳（初六），熊昙朗的首级被传送到建康，他的家族全部被斩。

齐军先守鲁山，戊午，弃城走，诏南豫州刺史程灵洗守之。

北齐的军队原先据守鲁山，戊午（初七）弃城逃跑了，陈文帝下诏派南豫岷州刺史程灵洗去守该城。

[16]甲子，置沅州、武州，以右卫将军吴明彻为武州刺史，以孙为湘州刺史。怀不自安，固请入朝，征为中领军；未拜，除吴郡太守。

[16]甲子（十三日），陈朝设立沅州、武州。任命右卫将军吴明彻为武州刺史，孙为湘州刺史。孙心里觉得不安稳，坚决要求在朝中做官，于是征召他当中领军，后来没有拜职，又改任命他为吴郡太守。

[17]壬申，齐封世宗之子孝珩为广宁王，长恭为兰陵王。

[17]壬申（二十一日），北齐封文襄帝的儿子高孝珩为广宁王，高长恭为兰陵王。

[18]甲戌，衡阳献王昌入境，诏主书、舍人缘道迎候；丙子，济江，中流，殒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进爵清远公。

[18]甲戌（二十三日），衡阳献王陈昌进入陈朝境内，陈文帝诏令主书、舍人们在道路旁迎接等候。丙子（二十五日），陈昌渡长江，但船到江中就被害死了，使者报告说是淹死了。侯安都因为杀陈昌之功进爵，为清远公。

初，高祖遣荥阳毛喜从安成王顼诣江陵，梁世祖以喜为侍郎，没于长安，与昌俱还，因进和亲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于周。

当初，陈武帝派荥阳人毛喜跟着安成王陈顼到江陵去，梁元帝任命毛喜为侍郎，也陷没在长安，后来与陈昌一起回来，就向朝廷进献了与北周人和睦亲善的计策。陈文帝便派侍中周弘正去和北周修通友好。

[19]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为衡阳王，奉献王祀。

[19]夏季，四月，丁亥（初六），陈朝立皇子陈伯信为衡阳王，让他承奉献王陈昌的祭祀。

[20]周世宗明敏有识量，晋公护惮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置毒于糖而进之。帝颇觉之。庚子，大渐，口授遗诏五百馀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当国。鲁公，朕之介弟，宽仁大度，海内共闻；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

[20]周明帝英明聪敏，有见识有肚量，晋公宇文护害怕他，便指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在糖饼里放毒药送上去。明帝食用之后就明显有所感觉。庚子（十九日），病情恶化，弥留之际，口授遗诏五百多字，而且说："我的儿子年幼，不能负起治国大任。鲁公，是我的大弟弟，为人宽仁，大度，声望传于海内，能弘扬我家帝业的，一定是这个孩子！"辛丑（二十日），去世。

鲁公幼有器质，特为世宗所亲爱，朝廷大事，多与之参议；性深沉，有远识，非因顾问，终不辄言。世宗每叹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壬寅，鲁公即皇帝位。大赦。

鲁公宇文邕自幼就胸怀大志，气度不凡，所以特别受明帝钟爱，凡是朝廷大事，多与他商量。他性格深沉，有远大的识见，不是因为明帝询问，他是不随便说话的。世宗每每慨叹说："这个人要么不说话，一说就必定有切中事理的精辟见解。"壬寅（二十一日），鲁公宇文邕即皇帝位，颁发了大赦天下令。

[21]五月，壬子，齐以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

[21]五月，壬子（初二），北齐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

[22]侯安都父文捍为始兴内史，卒官。上迎其母还建康，母固求停乡里。乙卯，为置东衡州，以安都从弟晓为刺史；安都子秘，才九岁，上以为始兴内史，并令在乡侍养。

[22]侯安都的父亲侯文捍任始兴内史，死于任上。陈文帝迎接他的母亲回建康，他母亲坚决要求留在乡里。乙卯（初五），为此在始兴重置东衡州，任命侯安都的堂弟侯晓为东衡州刺史。侯安都的儿子侯秘，才九岁，文帝任命他为始兴内史，并让他在乡下侍奉祖母。

[23]六月，壬辰，诏葬梁元帝于江宁，车旗礼章，悉用梁典。

[23]六月，壬辰（十二日），陈文帝诏令把梁元帝埋葬在江宁，丧事中的车旗礼仪，全部采用梁朝旧制。

[24]齐人收永安、上党二王遗骨，葬之。敕上党王妃李氏还第。冯文洛尚以故意，修饰诣之。妃盛列左右，立文洛于阶下，数之曰："遭难流离，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尽。幸蒙恩诏，得反藩闱，汝何物奴，犹欲见侮！"杖之一百，血流洒地。[24]北齐人收集永安、上党二王的遗骨埋葬起来。敕令上党王妃李氏回到王府旧宅。当初李氏被赐给了冯文洛为妾，李氏重回王府之后，冯文洛还以原来的身份，修饰打扮一番去见李妃。李妃把很多身边人排列成阵势，让冯文洛站在台阶下，责骂他说："我因遭受大难流离失所，才受到这样大的侮辱，我只恨自己志气节操很差，不能自杀殉夫。现在幸亏皇上恩典，能够回到藩王的闺闱。你是什么狗奴才，还想来侮辱我！"下令打了他一百杖，打得他皮开肉绽，血流满地。

[25]秋，七月，丙辰，封皇子伯山为鄱阳王。

[25]秋季，七月，丙辰（初七），陈朝封皇子陈伯山为鄱阳王。

[26]齐丞相演以王儒缓，恐不允武将之意，每夜载入，昼则不与语。尝进密室，谓曰："比王侯诸贵，每见敦迫，言我违天不祥，恐当或有变起；吾欲以法绳之，何如？"曰："朝廷比者疏远亲戚，殿下仓猝所行，非复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谦退，秕糠神器，实恐违上玄之意，坠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发此

言，须致卿于法！”曰：“天时人事，皆无异谋，是以敢冒犯斧钺，抑亦神明所赞耳。”演曰：“拯难匡时，方俟圣哲，吾何敢私议！幸勿多言！”丞相从事中郎陆杳将出使，握手，使之劝进。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内外咸有此意，赵彦深朝夕左右，何故初无一言？”乃以事隙密问彦深，彦深曰：“我比亦惊此声论，每欲陈闻，则口噤心悸。弟既发端，吾亦当昧死一披肝胆。”因共劝演。

[26]北齐丞相高演考虑到王儒雅，动作迟缓，担心他不称武将们的心，便每夜用车载他进来议事，白天则不和他说话。又曾经把王叫进密室，对他说：“近来王侯及诸位贵族每每对我进行敦促逼迫，说我违反天意而不即位，很不吉祥。恐怕这样下去会有变乱发生；我想依法治他们鼓吹篡逆之罪，你以为如何呢？”王回答说：“皇上近来对亲戚非常疏远，殿下不久前仓猝间所实行的诛灭杨等人的举动，已不是为人臣的人该做的事。现在是芒刺在背，上下互相怀疑，这种局面怎么能长久。殿下谦逊退让，视国家神器为糠，其实恐怕是违背了上天的旨意，毁坏了先帝留下的基业。”高演说：“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我要把你按国法论罪！”王说：“天时人意，都没有不同，所以我才敢冒犯斧钺诛戮来进言，这怕也是神明所赞许的吧！”高演说：“拯救国家于危难，匡扶时世，正等待圣哲出现呢，我怎么敢私下议论呢？你就别再多说了！”丞相从事中郎陆杳将要出使，握着王的手，让他去劝进。王把陆杳的话告诉了高演，高演说：“如果朝廷内外都有这种意思，赵彦深早晚都在我身边，为什么他一句话也不说？”于是王利用公事的间隙悄悄探问赵彦深的意思，赵彦深说：“我近来也为这种舆论而吃惊，每每想把自己的意见加以陈述，但临言噤口，心惊肉跳。现在你既然发端说出来了，我也要冒着一死披露一下肝胆了！”于是与王共同向高演劝进。

演遂言于太皇太后。赵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辅成王，而欲骨肉相夺，不畏后世谓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几，演又启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变生，须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从之。

高演于是就把群臣劝进的话告诉了太皇太后。赵道德在一边说：“相王您不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的往事，而想行骨肉相夺之事，难道不怕后世说你篡逆吗？”太皇太后也说：“赵道德说的话是对的。”过一阵

子，高演又去启奏说：“现在天下人心不安定，我担心变乱突然发生，必须早日确定名位。”太皇太后这才答应了。

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废齐主为济南王，出居别宫。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统，且戒之曰：“勿令济南有他也！”

八月，壬年（初三），太皇太后发布敕令，废北齐国主高殷为济南王，让他搬到别宫去住。让常山王高演入朝登基，并且告诫高演说：“可不能让济南王有其他不测之事！”

肃宗即皇帝位于晋阳，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还称皇太后；皇太后称文宣皇后，宫曰昭信。

齐孝昭帝高演在晋阳即皇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皇建。太皇太后恢复皇太后的称号；皇太后则称为文宣皇后，她的宫室叫昭信宫。

乙酉，诏绍封功臣，礼赐耆老，延访直言，褒赏死事，追赠名德。

乙酉（初六），北齐孝昭帝下诏介绍封赏功臣，优礼厚赐老人，延揽寻访崐直言之人，褒扬赏励死节之士，一一追赠荣名，表彰他们的道德。

帝谓王曰：“卿何为自同外客，略不可见？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怀，随且作一牒，候少隙，即径进也。”因敕与尚书阳休之、鸿胪卿崔等三人，每日职务罢，并入东廊，共举录历代礼乐、职官及田市、征税，或不便于时而相承施用，或自古为利而于今废坠，或道德高俊，久在沉伦，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详思，以渐条奏。朝晡给御食，毕景听还。

孝昭帝对王说：“你为什么把自己看得和外客一样，经常也见不到面？从今以后，有所进言不必假手于局司，只要想到什么，随时写成小简，一有机会就直接送进来。”于是就敕令王与尚书阳休之、鸿胪卿崔等三人，每天本职公务结束后，就进到东廊共同举列抄录历代在礼乐、职官以及田市、赋税等方面制度沿革的情况。或不适于现今情况却还在继续实行、或自古以来受利而现在却被废除之事，或道德高尚却长久沉沦、或用巧伪言辞眩惑世俗煽起妖邪之风危害政事之人，让他们详细地列举分析，逐条奏闻上来。早晨和中午都供给御食，天黑后才放他们回家。

帝识度沈敏，少居台阁，明习吏事，即位尤自勤励，大革显祖之弊，时人服其明而讥其细。尝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得失。泽率尔对曰：“陛下聪明至公，自可远侔古昔；而有识之士，咸言伤细，帝王之度，颇为未弘。”帝笑曰：“诚如卿言。朕初临万机，虑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后又嫌疏漏。”泽由是被宠遇。

孝昭帝气度深沉，识见敏锐，自小就居官于台阁之中，对行政事务非常熟悉，即位后尤其勤勉励志，对文宣帝时代的弊政进行彻底的革除，当时人们佩服他的明察而讥笑他的琐细。孝昭帝曾经问舍人裴泽外头对他的施政得失有什么议论。裴泽直率地回答说：“陛下耳聪目明，处事极为公道，这方面自然可以比得上远古的圣君。但有识之士，都说您伤于琐细，作为一个帝王的气度，还是不够弘大。”孝昭帝笑着说：“确实象你说的那样。我刚刚亲临万机，老担心不够周到妥贴，所以才造成这种状况。这种过细处事的作风怎么可以久行呢，我会酌情改变的，但恐怕将来又会嫌我处事疏漏了。”裴泽从此深受孝昭帝宠爱。

库狄显安侍坐，帝曰：“显安，我姑之子；今序家人之礼，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显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对曰：“陛下昔见文宣以马鞭挞人，常以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谢之。又使直言，对曰：“陛下太细，天子仍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无法日久，将整之以至无为耳。”又问王，曰：“显安言是也。”显安，干之子也。群臣进言，帝皆从容受纳。

库狄显安有一次侍坐在孝昭帝身边，孝昭帝说：“库狄显安是我姑母的儿子；今天以家里人的礼节相待，免去君臣之间的那一套恭敬之礼，你可以说说我不足的地方。”库狄显安说：“陛下老说虚妄不实的话。”孝昭帝问：“为什么呢？”库狄显安回答说：“陛下过去看到文宣帝用马鞭子打人，常常说这是不对的。现在自己也用马鞭子打人，这不是说假话吗？”孝昭帝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又让他进一步直言，库狄显安说：“陛下太琐细，身为天子，却更象一个具体办事的官吏。”孝昭帝解释说：“我自己也很知道这一点。然而国家缺乏法制已经很久了，我将要整顿它，要达到可以无为而治的地步。”孝昭帝又去问王，王说：“库狄显安说得对。”库狄显安是库狄干的儿子。朝中群臣进言提意见或建议，孝昭帝都从容地接受采纳。

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贬悴，衣不解带，殆将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寝伏外，食饮药物，皆手亲之。太后尝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血流出袖。友爱诸弟，无君臣之隔。

孝昭帝天性十分孝顺，太后身体不舒适，他急得连走路都歪歪斜斜的，形容憔悴，睡觉也不敢脱衣服，一直守了近四十天。太后病一稍微加重，孝昭帝就睡在门外，食物饮水汤药，都亲手侍侯。太后有一次心绞痛，痛得不能忍受，孝昭帝站着侍奉在帷帐之前，以指甲掐自己的手掌，想替太后减轻痛苦，竟至于把手掌掐破，鲜血流出袖子。他对几个弟弟也很友爱，没有君与臣之间常有的那种隔膜。

戊子，以长广王湛为右丞相，平阳王淹为太傅，彭城王为大司马。

戊子（初九），孝昭帝任命长广王高湛为丞相，平阳王高淹为太傅，彭城崐王高为大司马。

[27]周军司马贺若敦，帅众一万，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吴明彻不能拒，引军还巴陵。

[27]北周军司马贺若敦，率领部众一万人，突然进犯到武陵，武州刺史吴明彻不能抵抗，带着兵马退回巴陵。

[28]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于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等将兵逼湘州。贺若敦将步骑救之，乘胜深入，军于湘川。

[28]当初江陵陷落的时候，巴州、湘州一带的土地都归属了北周，北周派梁朝旧人去守卫。太尉侯等人带兵逼近了湘州。贺若敦带步兵骑兵去救援，打败侯，乘胜挥师深入，在湘川驻扎下来。

九月，乙卯，周将独孤盛将水军与敦俱进。辛酉，遣仪同三司徐度将兵会侯于巴丘。会秋水泛溢，盛、敦粮援断绝，分军抄掠，以供资费。敦恐知其粮少，乃于营内多为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阳有访问，随即遣之。闻之，良以为实。敦又增修营垒，造庐舍为久留之计，湘、罗之间遂废农业。等无如之何。

九月，乙卯（初七），北周将领独孤盛率水军和贺若敦一起挺进。辛酉（十三日），陈朝派仪同三司徐度带兵在巴丘和侯会合。正赶上秋水泛滥，淹没了道路，独孤盛和贺若敦的粮援被切断，只好分散军队去到处抢掠，以供应军队的资费。贺若敦怕侯知道他的粮食少，于

是在军营里堆起很多土堆，上面盖上一层米，召集兵营旁边的村人进营，假装找他们了解情况，然后又打发他们走，有意让村人把看到的假米屯说出去。侯听信了，以为他军中粮食很多。贺若敦又增修了很多营垒，建造很多房屋，作出久留之计。湘州、罗州之间因为战事迁延，农业也都荒废了。侯等也拿他没办法。

先是土人亟乘轻船，载米粟难鸭以饷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军人望见，谓饷船之至，逆来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又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者。敦乃别取一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马畏船不上。然后伏兵于江岸，使人乘畏船马以招军，诈云投附。遣兵迎接，竞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伏兵发，尽杀之。此后实有馈饷及亡降者，犹谓之诈，并拒击之。

在这以前，当地土人多次驾轻捷小船，载米粟鸡鸭以供应侯的军队。贺若敦对此感到担心，于是就伪装成当地土人在船上装货，实际上把甲士埋伏在船舱里。侯的军队远远望见，以为运粮饷的船来了，都迎上来争着取东西，这时，贺若敦的甲士突然在船上出现，把来取东西的侯军士兵全抓获了。还有，贺若敦的军队多次有叛变的人乘马去投奔侯。贺若敦便另外找来一匹马，牵着它走近船，当马将上船时，就让船上的人迎出来用鞭子抽马。这样再三重复，马见了船就害怕不敢上去。然后在江岸埋下伏兵，让人乘这匹害怕船的马去招呼侯军队，假装说是来投附的。侯派士兵来迎接，都争着来牵马，这马既然害怕船，当然不愿上，这时伏兵冒出来，把来接应的士兵全杀了。从此以后真正要来送粮饷的船和真正来投降的骑兵，侯也以为是诈骗，干脆都拒绝接受并予以攻击。

冬，十月，癸巳，袭破独孤盛于杨叶洲，盛收兵登岸，筑城自保。丁酉，诏司空侯安都帅众会南讨。

冬季，十月，癸巳（十五日），侯在杨叶洲打败了独孤盛的军队。独孤盛收拢败兵登上江岸，修筑城垣以自保。丁酉（十九日），陈朝下诏命令司空侯安都率领军队去和侯会合，向南征讨。

[29]十一月，辛亥，齐主立妃元氏为皇后，世子百年为太子。百年时才五岁。

[29]十一月，辛亥（初四），北齐国主孝昭帝册立妃子元氏为皇后，世子高百年为太子。高百年这时才五岁。

齐主征前开府长史卢叔虎为中庶子。叔虎，柔之从叔也。帝问时务于叔虎。叔虎请伐周，曰："我强彼弱，我富彼贫，其势相悬。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于不用强富也。轻兵野战，胜负难必，是胡骑之法，非万全之术也。宜立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深沟高垒，运粮积甲。彼闭关不出，则稍蚕食其河东之地，日使穷蹙。若彼出兵，非十万以上，不足为我敌。所损粮食咸出关中。我军士年别一代，谷食丰饶。彼来求战，我则不应；彼若退去，我嵎乘其弊。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来往，实自艰难，与我相持，农业且废，不过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

孝昭帝征召前开府长史卢叔虎为中庶子。卢叔虎是卢柔的堂叔。孝昭帝向卢叔虎询问时局和对策。卢叔虎建议出兵讨伐北周。他说："我强彼弱，我富彼贫，双方实力相差很大。然而长期以来两国干戈不息，我国不能把周吞并，这都是不善于发挥我国强大富庶的优势的过失。以轻骑兵在原野上游动交战，胜负难以预料，这是胡人骑兵的办法，并不是取胜的万全之策。我认为应该在平阳建立一个军事重镇，与对方的蒲州相对抗，开挖深沟，高筑壁垒，储运军粮，屯积兵甲。如果对方闭关自守不出来交战，我方就可以逐渐吞食他们的河东地区，使他们的地盘日益缩小。如果对方要出兵交战，那没有十万以上兵马，是不够成为我们的敌手的。敌军所需要的粮食，只能全部从关中地区运来。而我军戍守的士兵一年更换一次，粮食是很丰饶的。对方来挑战，我方可以不理睬；对方如果退却，我方可以乘机掩袭。从长安以西，人口稀少，城池相隔很远，敌兵来往，实在很艰难，这样长期和我军相持下去，农业肯定要荒废，超不过三年，敌军一定溃败。"孝昭帝对他这计策，深以为善。

[30]齐主自将击库莫奚，至天池，库莫奚出长城北遁。齐主分兵追击，获牛羊七万而还。

[30]孝昭帝自己带兵去进攻库莫奚，一直打到天池，库莫奚越过长城往北逃窜了，孝昭帝分兵几路，穷追猛打，缴获牛羊七万头，获胜归来。

[31]十二月，乙未，诏："自今孟春讫于夏首，大辟事已款者，宜且申停。"

[31]十二月，乙未（十八日），陈文帝下诏说："从今年早春开始到初夏这段时间内，判死刑而且犯人已经服罪的，应该暂时申报停刑。"

[32]己亥，周巴陵城主尉迟宪降，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庚子，独孤盛将馀众自杨叶洲潜遁。

[32]己亥（二十二日），北周巴陵城主尉迟宪来投降，陈朝派巴州刺史侯安鼎去守卫巴陵。庚子（二十三日），独孤盛带着残兵从杨叶洲悄悄地逃跑了。

[33]丙午，齐主还晋阳。

[33]丙午（二十九日），孝昭帝回到晋阳。

齐主斩人于前，问王曰："是人应死不？"曰："应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闻'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谢曰："自今当为王公改之。"

孝昭帝在自己面前把一个人斩首，问王说："这个人应不应该死？"王回答说："应该处死，但可惜死得不是地方罢了。我听说'处死犯人应该在市集上，表示和众人一起抛弃他'，宫殿庭院不是杀人的地方。"孝昭帝神色庄重起来，带着歉意和感激说："从今以后我一定为您改正这种做法。"

帝欲以为侍郎，苦辞不受。或劝勿自疏。曰："我少年以来，阅要人多矣，得志少时，鲜不颠覆。且吾性实疏缓，不堪时务，人主恩私，何由可保！万一披猖，求退无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烂熟耳。"

孝昭帝想让王当侍中，王苦苦恳辞不答应。有人劝王不要自己和皇帝疏远起来。王解释说："我自少年以来，看到的位居显要的人多了，得意了没有多久，很少最后不倒台的。而且我这个人性子其实很疏懒，举止缓慢，受不了繁重的俗务，皇上的私恩，凭什么去确保长盛不衰呢？万一疏忽大意，想求个退路都没有地方！不是我不爱做权要之官，不过是把进退出处的利害想得烂熟而已。

[34]初，齐显祖之末，谷籴踊贵。济南王即位，尚书左丞苏珍芝建议，修石鳖等屯，自是淮南军防足食。肃宗即位，平州刺史嵇晔建

议，开督亢陂，置屯田，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由是稍止转输之劳。

[34]当初，文宣帝末年之时，粮食价格昂贵。济南王当了皇帝，尚书左丞苏珍芝提议在石鳖等地修治屯田，从此淮南一带防守的军队有了足够的粮食。孝昭帝即位后，平州刺史稽晔建议在督亢陂开垦荒地，设置屯田，一年收获稻米几十万石，北方边境的粮食供应也富足了。又在河内一带设置怀义等屯田区，以供给河南粮食消费。从此渐渐停止了粮食转运的麻烦。

二年（辛巳、561）

二年（辛己，公元561年）

[1]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

[1]春季，正月，戊申（初一），北周改换年号为保定。任命大冢宰宇文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命令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五府全部隶属于天官府，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由宇文护先拍板决定再奏闻皇帝。

[2]庚戌，大赦。

[2]庚戌（初三），陈朝大赦天下。

[3]周主祀圜丘。

[3]北周国主在圜丘祭天。

[4]辛亥，齐主祀圜丘；壬子，于太庙。

[4]辛亥（初四），北齐孝昭帝在圜丘祭天。壬子（初五），在太庙举行祭。

[5]周主祀方丘；甲寅，祀感生帝于南郊；乙卯，祭太社。

[5]北周孝昭帝在方丘祭地；甲寅（初七），在南郊祭祀感生帝，以祈祷粮食丰收。乙卯（初八），祭太社。

[6]齐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伧楚，更图进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珉之婿也，请以私属为乡导。齐主使琳与行台左丞卢潜将兵赴之，琳沈吟不决。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齐。齐主以琳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镇寿阳。

[6]北齐孝昭帝派王琳从合肥出发，召募北方武人，想求得进一步发展。陈朝合州刺史裴景徽，是王琳的哥哥王珉的女婿，他请求让他家里的奴仆为王琳充当向导。孝昭帝让王琳和行台左丞卢潜带兵一起去策应裴景徽，王琳为了慎重起见，便借口考虑考虑，一直没有作出决定。裴景徽担心自己求作内应的事泄漏出去，就挺身而出逃奔了北齐。孝昭帝任命王琳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让他镇守寿阳。

[7]已巳，周主享太庙，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

[7]已巳（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在太庙祭拜祖宗，按太祖所定的六官之法进行排列。

[8]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

[8]辛未（二十四日），北周湘州城主殷亮投降陈国，湘州被平定。

侯与贺若敦相持日久，不能制，乃借船送敦等渡江；敦虑其诈，不许，报云："湘州我地，为尔侵逼；必须我归，可去我百里之外。"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归，军士病死者什五六。武陵、天门、南平、义阳、河东、宜都郡悉平。晋公护以敦失地无功，除名为民。

侯与贺若敦两军相持时日越来越长，侯不能取胜，于是就借了一些船只，说是要送贺若敦他们渡过长江回去。贺若敦担心其中有诈，没有同意，派人回答侯说："湘州原是我们的地域，现在遭到你们的侵略威逼；如果要我退兵回去，你们先离开我军一百里之外。"侯把借来的船留在江岸，自己带兵退走了。贺若敦这才自己拔营北归，军士中病死的有十分之五六。武陵、天门、南平、义阳、河东、宜都郡都平定了。晋公宇文护因为贺若敦既失去土地，又没有战功，便把他撤职黜为平民。

[9]二月，甲午，周主朝日于东郊。

[9]二月，甲午（十八日），北周国主在东郊朝拜日神。

[10]周人以小司徒韦孝宽尝立勋于玉壁，乃置勋州于玉壁，以孝宽为刺史。

[10]北周因为小司徒韦孝宽曾在玉壁建立过功勋，于是就在玉壁设置勋州，任命韦孝宽为刺史。

孝宽有恩信，善用间谍，或齐人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之动静，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帅许盆，以所戍城降齐，孝宽遣谍取之，俄斩首而还。

韦孝宽为人讲信用，善施恩，也善于利用间谍。有的北齐人接受了韦孝宽的金钱财物，远远地寄来情报书信，所以北齐方面的动静，北周人都事先知道得一清二楚。有一个主帅叫许盆，献出他戍守的城池去投降北齐，韦孝宽派间谍去杀他，不久果然把他斩首，顺利归来。

离石以南，生胡数为抄掠，而居于齐境，不可诛讨。孝宽欲筑城于险要以峴制之，乃发河西役徒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仪同三司姚岳监筑之。岳以兵少，惧不敢前。孝宽曰："计此城十日可毕。城距晋州四百馀里，吾一日创手，二日敌境始知。设使晋州征兵，三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二日，计其军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办矣。"乃令筑之。齐人果至境上，疑有大军，停留不进。其夜，孝宽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纵火，齐人以为军营，收兵自固。岳卒城而还。

离石郡以南，不肯归附的胡人多次来骚扰虏掠，抢了就跑，而他们住在北齐境内，所以不能越境去征讨。韦孝宽想在险要处修筑城垣来制伏他们，于是征发河西一带民工十万人，兵士一百人，派开府仪同三司姚岳去监督修筑。姚岳因为兵少，心里害怕不敢去。韦孝宽说："我估计这座城十天就可以修筑完毕。城址离晋州四百多里地，我们第一天开始动工，第二天敌人境内才会得到消息。假设晋州方面调集军队，三天才能调齐，谋划商议对策，自然得费去两天，计算一下敌军的行军速度，两天是赶不到我们修城的地方的，等他们到来时，我们的城垣壕沟早修成了。"于是就下令开始修筑。北齐军队果然来到边境上探望，因怀疑有大军埋伏在民工后头，就停下来不再前进。当天晚上，韦孝宽让汾水以南靠着介山、稷山的那些村庄故意纵火，北齐人望见火光，以为那就是军营，赶快收兵，回去自守去了。姚岳最终把城修好，顺利返回了。

[11]三月，乙卯，太尉零陵壮肃公侯卒。

[11]三月，乙卯（初九），太尉零陵人壮肃公侯去世。

[12]丙寅，周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而役。

[12]丙寅（二十日），北周把境内原来分为八拨而轮番服役的民丁改分为十二拨，每拨每年服役一个月。

[13]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13]夏季，四月，丙子朔（初一），发生日食。

[14]周以少傅尉迟纲为大司空。

[14]北周任命少傅尉迟纲为大司空。

[15]丙午，周封愍帝子康为纪国公，皇子为鲁公。，李后之子也。

[15]丙午（疑误），北周封周愍帝的儿子宇文康为纪国公，皇子宇文为鲁国公。宇文是李后的儿子。

[16]六月，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来聘。

[16]六月，乙酉（十一日），北周派御正殷不害来陈朝聘问。

[17]秋，七月，周更铸钱，文曰“布泉”，一当五，与五铢并行。

[17]秋季，七月，北周重新铸钱，钱币上的字是“布泉”，一枚当五枚小钱，与五铢钱一起流通。

[18]己酉，周追封皇伯父颢为邵国公，以晋公护之子会为嗣；颢弟连为杞国公，以章武公导之子亮为嗣；连弟洛生为莒国公，以护之子至为嗣；追封太祖之子武邑公震为宋公，以世宗之子实为嗣。

[18]己酉（初五），北周追封皇伯父宇文颢为邵国公，让晋公宇文护的儿子宇文会为其后嗣。封宇文颢的弟弟宇文连为杞国公，让章武公宇文导的儿子宇文亮为其后嗣；宇文连的弟弟宇文洛生为营国公，让宇文护的儿子宇文至为其后嗣；追封太祖文帝的儿子武邑公宇文震为宋公，让世宗明帝的儿子宇文实为其后嗣。

[19]齐主之诛杨、燕也，许以长广王湛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晋阳，湛居守于邺。散骑常侍高元海，高祖之从孙也，留典机密。帝以领军代人库狄伏连为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羡为领军，以分湛权。湛留伏连，不听羡视事。

[19]北齐孝昭帝杀杨、燕子献等人时，答应让长广王高湛当太弟，将来接他的皇位。后来却立高百年为太子，高湛心中愤愤不平。孝昭帝在晋阳，高湛留守在邺城。散骑常侍高元海，是神武帝的堂孙，留

下来掌管机密。孝昭帝任命领军代郡人库狄伏连为幽州刺史，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为领军，以此来分散高湛的兵权。高湛留下库狄伏连，不让他到幽州去上任，又不让斛律羡去执行领军的职务。

先是，济南闵悼王常在邺，望气者言：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归彦恐济南复立，为己不利，劝帝除之。帝乃使归彦至邺，征济南王如晋阳。

原先，济南闵悼王高殷常住在邺城，一个会望气之术的人说：邺中有天子崐之气笼罩。平秦王高归彦怕济南王将来又当孝昭帝，对自己很不利，就劝孝昭帝除去济南王。孝昭帝便派高归彦去邺城，征召济南王到晋阳来。

湛内不自安，问计于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万福，至尊孝友异常，殿下不须异虑。"湛曰："此岂我推诚之意邪！"元海乞还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于后堂。元海达旦不眠，唯绕床徐步。夜漏未尽，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请殿下如梁孝王故事，从数骑入晋阳，先见太后求哀，后见主上，请去兵权，以死为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当具表云，威权太盛，恐取谤众口，请青、齐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议。此中策也。"更问下策。曰："发言即恐族诛。"固逼之。元海曰："济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夺之。今集文武，示以征济南之敕，执斛律丰乐，斩高归彦，尊立济南，号令天下，以顺讨逆，此万世一时也。"湛大悦。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术士郑道谦等卜之，皆曰："不利举事，静则吉。"有林虑令潘子密，晓占候，潜谓湛曰："宫车当晏驾，殿下为天下主。"湛拘之于内以候之。又令巫觋卜之，多云"不须举兵，自有大庆。"

高湛因为违抗孝昭帝的任命，心里很不踏实，就向高元海询问计策。高元海说："皇太后健康长寿，福泽绵长，皇上异常地孝顺友爱，殿下不必有什么异样的考虑。"高湛听了不高兴，说："这难道就是我信任你，对你推诚相待的本意吗？"高元海要求回到台省中，用一晚上仔细考虑此事，高湛把高元海留在后堂。高元海到天亮还没有入睡，只是绕着床缓缓踱步。计算时间的夜漏还没有滴完，高湛突然出来了，问高元海："你神机妙算的怎样呢？"高元海回答说："有三条计策，只是恐怕不中用罢了。请殿下效法汉朝梁孝王的故事，带着几个

随从到晋阳去，先去拜见太后，求她哀怜，随后再去求见皇上，请皇上削去你的兵权，一直到死也不再干预朝政，这样必定能使殿下安如泰山，这是上策。如果上策不行，那就应该上表，申述因为自己威权太盛，恐怕遭到众口的毁谤，请求任命自己为青、齐二州刺史，沉默安静地住在那儿，这样做必定不会招来议论。这是中策。”高湛又问下策又如何呢，高元海回答说：“我说出来怕遭到灭族的灾祸。”高湛再三逼他说出来。高元海这才说：“济南王是先帝的嫡子，主上假托太后的命令夺了他的帝位。现在你不妨把文武大臣召集起来，把皇上征召济南王去晋阳的敕令拿出来让他们看，把斛律丰乐抓起来，把高归彦斩首，尊立济南王为帝，号令天下，以顺讨逆，这是万世一时的大好机会。”高湛听了这下策，非常高兴。但他性格怯懦，犹犹豫豫不能采用，让术士郑道谦等人占卜吉凶，术士们大多说：“举事是不利的，安安静静才是大吉。”有一个林虑县的县令叫潘子密，通晓占卜观察天象之术，他偷偷对高湛说：“皇帝很快会驾崩，殿下会成为天下之主。”高湛把他抓来，放在内庭，以验证他的预言。又命令巫觋占卜，大多说：“不用举兵，自然会有大喜事临头。”

湛乃奉诏，令数百骑送济南王至晋阳。九月，帝使人鸩之，济南王不从，乃扼杀之。帝寻亦悔之。

高湛于是奉诏派数百名骑兵送济南王去晋阳。九月，孝昭帝派人送毒酒去毒死济南王，济南王不肯喝，于是就扼其咽喉，将他卡死。事后孝昭帝又后悔了。

[20]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20]冬季，十月，甲戌朔（疑误），发生日食。

[21]丙子，齐以彭城王为太保，长乐王尉粲为太尉。

[21]丙子（初四），北齐任命彭城王高为太保，长乐王高尉粲为太尉。

[22]齐肃宗出畋，有兔惊马，坠地绝肋。娄太后视疾，问济南所在者三，齐主不对。太后怒曰：“杀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顾。

[22]北齐孝昭帝出外打猎，窜出一只兔子，把他骑的马惊了，他被掀掉在地上，摔断了肋骨。娄太后来探望他的伤势，再三问起济南王

在哪里，齐孝昭帝不回答。娄太后勃然大怒，说：“被你杀了吧？不听我的话，死了也是活该！”于是盛怒而去，头都不回。

十一月，甲辰，诏以嗣子冲眇，可遣尚书右仆射赵郡王睿谕旨，征长广王湛统兹大宝。又与湛书曰：“百年无罪，汝可以乐处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于晋阳宫。临终，言恨不见太后山陵。

十一月，甲辰（初二），北齐孝昭帝下诏，说是因为皇太子年纪幼小，可岷以派尚书右仆射赵郡王高睿传旨，征召长广王高湛来继承皇位。又写了封信给高湛，说：“高百年没有罪过，你可以好好处置他，不要学前人的样子。”这一天，北齐孝昭帝死在晋阳宫里。他临终时，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不能为太后送终。

颜之推论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讳，乃至于此，良由不学之所为也。

颜之推论曰：孝昭帝的天性是极孝的，但做事不知忌讳，以致才有这样的下场，这实在是因为不学经典的结果。

[23]赵郡王睿先使黄门侍郎王松年驰至邺，宣肃宗遗命。湛犹疑其诈，使所亲先诣殡所，发而视之。使者复命，湛喜，驰赴晋阳，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宫，改易禁卫。癸丑，世祖即皇帝位于南宫，大赦，改元太宁。

[23]北齐赵郡王高睿先派黄门侍郎王松年驰马到邺城，宣布孝昭帝的遗命。高湛还疑心其中有诈，便派自己的亲信先到停放孝昭帝灵柩的地方，打开棺木看真切了。使者回来汇报，高湛心中大喜，急忙驰马去晋阳，派河南王高孝瑜先进宫去，把宫禁中卫兵全部换了。癸丑（十一日），北齐武成帝高湛在南宫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太宁。

[24]周人许归安成王顼，使司会上士杜杲来聘。上悦，即遣使报之，并赂以黔中地及鲁山郡。

[24]北周答应送回安成王陈顼，派司会上士杜杲到陈朝聘问。陈文帝很高兴，马上派使者去回报，并赠送黔中地区及鲁山郡给北周。

[25]齐以彭城王为太师、录尚书事，平秦王归彦为太傅，尉粲为太保，平阳王淹为太宰，博陵王济为太尉，段韶为大司马，丰州刺史娄

睿为司空，赵郡王睿为尚书令，任城王为尚书左仆射，并州刺史斛律光为右仆射。娄睿，昭之兄子也。立太子百年为乐陵王。

[25]北齐任命彭城王高为太师、录尚书事，平秦王高归彦为太傅，高尉粲为太保，平阳王高淹为太宰，博陵王高济为太尉，段韶为大司马，丰州刺史娄睿为司空，赵郡王高睿为尚书令，任城王高为尚书左仆射，并州刺史斛律光为右仆射。娄睿是娄昭的哥哥的儿子。立太子高百年为乐陵王。

[26]丁巳，周主畋于岐阳；十二月，壬午，还长安。

[26]丁巳（十五日），北周国主在岐阳打猎。十二月，壬午（十一日），回到长安。

[27]太子中庶子馀姚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诏从之。

[27]陈朝太子中庶子馀姚人虞荔、御史中丞孔奂，因为国家财政紧张，启奏设立征收煮海盐的赋税和设立官府专利卖酒的机构。文帝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

[28]初，高祖以帝女丰安公主妻留异之子贞臣，征异为南徐州刺史，异迁延不就。帝即位，复以异为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异屡遣其长史王澌入朝，澌每言朝廷虚弱。异信之，虽外示臣节，恒怀两端，与王琳自鄱阳信安岭潜通使往来。琳败，上遣卫将军沈恪代异，实以兵袭之。异出军下淮以拒恪。恪与战而败，退还钱塘。异复上表逊谢。时众军方事湘、郢，乃降诏书慰谕，且羁縻之。异知朝廷终将讨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备江路。丙午，诏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讨之。

[28]当初，陈武帝把陈文帝的女儿丰安公主嫁给留异的儿子留贞臣为妻，征召留异为南徐州刺史，留异拖延着不去就任。陈文帝即位之后，又任命留异为缙州刺史，兼东阳太守。留异多次派他的长史王澌入朝探听情况，王澌常说朝廷其实很虚弱。留异相信了，外表上虽然显示出当臣子的本分，但常常怀有二心，便和王琳相勾结，经由鄱阳信安岭的一条秘密通路，暗地里常有使者来往。王琳兵败后，文帝派左卫将军沈恪去取代留异之职，实际上是用兵力去袭击他。留异把军队开到下淮去抵抗沈恪。沈恪与留异交战兵败，退回钱塘。留异这才又上表给朝廷表示谢罪。当时陈朝的军队正用在湘、郢战场上，于是

只好降诏书给留异，对他加以慰抚晓谕，暂且牵制笼络着他。留异知道朝廷一腾出兵力，终究会来讨伐他，于是就派兵戍守下淮以及建德，控制住钱塘江的通路。丙午（疑误），文帝下诏派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去讨伐他。三年（壬午、562）

三年（壬午，公元562年）

[1]春，正月，乙亥，齐主至邺；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庙；丙戌，立妃胡氏为皇后，子纬为皇太子。后，魏兖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齐大赦。己亥，以冯翊王润为尚书左仆射。

[1]春季，正月，乙亥（疑误），北齐国主武成帝到了邺城。辛巳（疑误），在南郊祭天。壬午（疑误），献祭品于太庙。丙戌（疑误），立妃子胡氏为皇后，儿子高纬为皇太子。皇后是魏国兖州刺史安定人胡延之的女儿。戊子（疑误），北齐大赦天下。己亥（疑误），任命冯翊王高润为尚书左仆射。

[2]周凉景公贺兰祥卒。

[2]北周凉景公贺兰祥病逝。

[3]壬寅，周人凿河渠于蒲州，龙首渠于同州。

[3]壬寅（初一），北周在蒲州开凿河渠，在同州开凿龙首渠。

[4]丁未，周以安成王顼为柱国大将军，遣杜杲送之南归。

[4]丁未（初六），北周任命安成王陈顼为柱国大将军，派杜杲送他回南方。

[5]辛亥，上祀南郊，以胡公配天；二月，辛酉，祀北郊。

[5]辛亥（初十），陈文帝在南郊祭天，同时也配祭胡公。二日辛酉（疑误），在北郊祭地。

[6]闰月，丁未，齐以太宰、平阳王淹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归彦为太宰、冀州刺史。

[6]闰月，丁未（疑误），北齐任命太宰、平阳王高淹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高归彦为太宰、冀州刺史。

归彦为肃宗所厚，恃势骄盈，陵侮贵戚。世祖即位，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毕义云、黄门郎高乾和数言其短，且云：“归彦威权震主，必为祸乱。”帝亦寻其反覆之迹，渐忌之，伺归彦还家，召魏收于帝前作诏草，除归彦冀州，使乾和缮写；昼日，仍敕门司不

听归彦辄入宫。时归彦纵酒为乐，经宿不知。至明，欲参，至门知之，大惊而退。及通名谢，敕令早发，别赐钱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将悉送至清阳宫。拜辞而退，莫敢与语，唯赵郡王睿与之久语，时无闻者。

高归彦受到北齐孝昭帝的厚待，依恃权势，十分骄横，对贵戚高官随意凌辱。北齐武成帝即位后，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毕义云，黄门郎高乾和多次陈说他的短处，而且说："高归彦威权太重，震动天子，必定会成为祸乱之源。"武成帝也寻究他反覆无常的劣迹，便渐渐地对他猜忌起来。一天，乘着高归彦回家去了，武成帝把魏收叫来起草诏书，任命高归彦为冀州刺史，最后让高乾和抄写。天亮后，仍然敕令管门的不放高归彦随便入宫。当时高归彦在家里纵酒寻欢作乐，整宿酣饮，什么也不知道。到天亮想入朝参见皇帝，到宫门口才知道事情有变，自己已被派往冀州了，这才大惊失色，退了回去。高归彦通报了姓名要向皇帝谢恩，这时宫中又传出敕令，让他早点出发去上任，另外又赏赐了他很多钱帛财物，又敕令督将全部为他送行送到清阳宫。高归彦拜辞之后退了下来，没有人敢和他搭话，只有赵郡王高睿和他说了很久，当时没人听到他们说了什么。

帝之为长广王也，清都和士开以善握槊、弹琵琶有宠，辟为开府行参军，及即位，累迁给事黄门侍郎。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皆疾之，将言其事。士开乃奏元海等交结朋党，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疏。义云纳赂于士开，得为兖州刺史。

北齐武成帝还当长广王的时候，清都人和士开因为善于使槊、善于弹琵琶而得到长广王的恩宠，被征召来当了开府行参军。待到长广王即位为帝，和士开多次升迁，已经做到给事黄门侍郎了。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都讨厌他，准备有机会就告发他的劣迹。和士开先下手为强，就向武成帝汇报高元海等人互相勾通，结为朋党，想垄断政权，以便作威作福，高乾和从此被武成帝疏远了。毕义云向和士开进纳贿赂，得到了兖州刺史的职务。

[7]帝征江州刺史周迪出镇湓城，又征其子入朝。迪趑且顾望，并不至。其余南江酋帅，私署令长，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讨，但羁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独先入朝，进号安西将军，给鼓吹一部，赐以女妓、金帛，令还豫章。迪以敷岷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阴与留异相

结，遣其弟方兴袭敷；敷与战，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诈为贾人，欲袭湓城。未发，事觉，寻阳太守监江州事晋陵华皎遣兵逆击之，尽获其船仗。

[7]陈文帝征召江州刺史周迪出镇湓城，又征召他的儿子进朝廷。周迪趄观望，父子两人都不肯动身。其余南江的各位酋长，都私自代理地方官，也大多不接受朝廷征召，朝廷腾不出手来讨伐，只是对他们采取笼络安抚政策。豫章太守周敷率先受召进朝，朝廷便给了他一个安西将军的封号，给了他一队鼓吹乐队，还赐给他艺妓、金帛，让他还回豫章去。周迪因为周敷一直比自己地位低，而现在受封，所以深感不平，于是暗地里和留异相勾结，派他弟弟周方兴带兵去攻打周敷，周敷与之交战，把周方兴打败了。周迪又派他哥哥的儿子埋伏兵士于船中，假称是商人，想袭击湓城。但还没动手，事情就暴露了，寻阳太守监江州事晋陵人华皎派兵去迎击，把周迪方面的船只兵器全缴获了。

上以闽州刺史陈宝应之父为光禄大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编入属籍。而宝应以留异女为妻，阴与异合。

陈文帝任命闽州刺史陈宝应的父亲为光禄大夫，陈宝应的子女也都封爵，而且命令宗正把他们的名字编入官府名册。但陈宝应娶了留异的女儿为妻，因此暗地里和留异合作。

虞荔弟寄，流寓闽中，荔思之成疾，上为荔征之，宝应留不遣。寄尝从容讽以逆顺，宝应辄引他语以乱之。宝应尝使人读《汉书》，卧而听之，至蒯通说韩信曰：“相君之背，贵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谓智士！”寄曰：“通一说杀三士，何足称智！岂若班彪《王命》，识所归乎！”

虞荔的弟弟虞寄，寄居在闽中，虞荔因思念他而病了。陈文帝为虞荔特地向闽中征召虞寄回朝，但陈宝应把人扣着不放。虞寄曾经在闲谈中对陈宝应劝谕叛逆和归顺何去何从的道理，但陈宝应一听就把话头引开，打乱虞寄的话。陈宝应曾经让人为他读《汉书》，自己躺着听，当听到蒯通游说韩信时说的话“看你后背的形状，骨相极贵，几乎不便说出”之时，突然坐起来，感叹说：“真可称为智士了！”虞寄在一边说：“蒯通这一番游说，造成了郦生被烹、田横失败、韩信骄纵亡身

的后果，杀害了三个才俊之士，有什么足以称为智士的呢？这哪比得上班彪在《王命论》中能理解何去何从呢！”

寄知宝应不可谏，恐祸及己，乃著居士服，居东山寺，阳称足疾。宝应使人烧其屋，寄安卧不动。亲近将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悬，避将安往！”纵火者自救之。

虞寄深知陈宝应是劝谏不过来了，担心灾祸降到自己身上，于是就穿上隐居不仕的士人服装，住进了东山寺，假称是脚上有毛病。陈宝应派人去烧他所住的房子，虞寄安然躺卧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身边亲近的人要扶他出来，虞寄说：“我的生命悬在人家手里，躲避了火烧，又能再躲到哪儿去呢？”结果是放火的人自己把他救出来了。

[8]乙卯，齐以任城王为司徒。

[8]北齐任命任城王高为司徒。

[9]齐扬州刺史行台王琳数欲南侵，尚书卢潜以为时事未可。上遣移书寿阳，欲与齐和亲。潜以其书奏齐朝，仍上启请且息兵。齐主许之，遣散骑常侍崔瞻来聘，且归南康愍王昙朗之丧。琳于是与潜有隙，更相表列。齐主征琳赴邺，以潜为扬州刺史，领行台尚书。瞻，之子也。

[9]北齐扬州刺史行台王琳多次想向南进犯，尚书卢潜认为时机未到，不可轻举妄动。陈文帝派人送书信到寿阳，想与北齐和好亲近。卢潜把信呈奏了北齐，仍然启请武成帝允许息兵，武成帝同意了，派散骑常侍崔瞻来陈朝聘问，并把南康愍王陈昙朗的遗体送还给陈朝。王琳从此与卢潜产生了嫌隙，相互之间总是争执不已。武成帝征召王琳到邺城去，任命卢潜为扬州刺史，领行台尚书。崔瞻是崔的儿子。

[10]梁末丧乱，铁钱不行，民间私用鹅眼钱。甲子，改铸五铢钱，一当鹅眼之十。

[10]梁朝末年政败国乱，铁钱不再流通。民间私自流通着鹅眼钱。甲子（二十四日），改铸五铢钱，一枚五铢钱可兑换十枚鹅眼钱。

[11]后梁主安于俭素，不好酒色，虽多猜忌，而抚将士有恩。以封疆褊隘，邑居残毁，干戈日用，郁郁不得志，疽发背而殂；葬平陵，谥曰宣皇帝，庙岷号中宗。太子岿即皇帝位，改元天保；尊龚太后为太皇太后，王后曰皇太后，母曹贵嫔为皇太妃。

[11]后梁国主习惯于节俭朴素，不好酒色，虽然性多猜忌，但却能体贴将士，广施恩惠。因为国家疆土狭小偏僻，老百姓的住所破败，干戈不断，所以总是郁郁不得志，终于因背疽发作而死，葬在平陵，谥号为宣皇帝，庙号中宗。太子萧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天保，尊龚太后为太皇太后，王皇后为皇太后，母亲曹贵嫔为皇太妃。

[12]二月，丙子，安成王顼至建康，诏以为中书监、中卫将军。

[12]三月，丙子（初七），安成王陈顼到达建康，陈文帝下诏封他为中书监、中卫将军。

上谓杜杲曰："家弟今蒙礼遣，实周朝之惠；然鲁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对曰："安成，长安一布衣耳，而陈之介弟也，其价岂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遗旨，下思继好之义，是以遣之南归。今乃云以寻常之土易骨肉之亲，非使臣之所敢闻也。"上甚惭，曰："前言戏之耳。"待杲之礼有加焉。

陈文帝对杜杲说："我弟弟现在承蒙你们以礼相待送回来了，这实在是周朝的恩惠，然而我们要是不奉送鲁山城，你们恐怕也不会这样做的。"杜杲回答说："安成王，不过是长安的一个布衣百姓，但却是陈朝皇帝的弟弟，他的价值岂止一座城池而已！我们周朝一向和亲族和睦相处，推己及人地讲求忠恕之道，上遵太祖之遗旨，下思永远和好人信义，因此才把安成王送回南方。现在您却说是用寻常的土地换回了骨肉至亲，这可不是我所能同意的。"陈文帝听了很觉惭愧，只好自我嘲解地说："刚才说的是玩笑话。"接待杜杲的礼节超过了常规。

顼妃柳氏及子叔宝犹在穰城，上复遣毛喜如周请之，周人皆归之。

陈顼的妃子柳氏和儿子陈叔宝还滞留在穰城，陈文帝又派毛喜到北周去请求放还，北周把他们都送回来了。

[13]丁丑，以安右将军吴明彻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黄法氍、豫章太守周敷共讨周迪。

[13]丁丑（初八），陈朝任命安右将军吴明彻为江州刺史，指挥高州刺史黄法氍、豫章太守周敷一起去讨伐周迪。

[14]甲申，大赦。

[14]甲申（十五日），陈朝大赦天下。

[15]留异始谓台军必自钱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诸暨出永康，异大惊，奔桃枝岭，于岩口竖栅以拒之。安都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舆指麾，容止不变。因其山势，迮而为堰，会潦水涨满，安都引船入堰，起楼舰与异城等，发拍碎其楼堞。异与其子忠臣脱身奔晋安，依陈宝应。安都虏其妻及余子，尽收铠仗而还。

[15]留异开头认为朝廷军队一定会从钱塘江溯江而上，后来侯安都却从陆路经由诸暨兵发永康，留异大吃一惊，奔逃到桃枝岭，在山谷的入口处竖起栅栏进行防御。侯安都在进攻时被飞箭射中，鲜血一直流到脚踝处，但他坐在车子上指挥士兵，神色举止一点也不变。侯安都又依着山势，贴着山根修起了石堰，正好赶上下大雨，雨水涨满了堰坝，侯安都把船只开入堰内，造成楼房式的高层船舰，和留异修的城垣一般高，坐在船上的士兵使用攻坚器械，击碎了留异城上的墙堞。留异和他的儿子留忠臣脱身而逃，到晋安去投靠了陈宝应。侯安都俘获了留异的妻子和其余的儿子，把他的铠甲兵器尽数收缴，得胜回朝。

异党向文政据新安，以上贞毅将军程文季为新安太守，帅精甲三百轻往攻之。文政战败，遂降。文季，灵洗之子也。

留异的同党向文政占据着新安，陈文帝任命贞毅将军程元季为新安太守，率领精兵三百名轻装前行，去袭击向文政。向文政战败，于是就投降了。程文季是程灵洗的儿子。

[16]夏，四月，辛丑，齐武明娄太后殂。齐主不改服，绯袍如故。未几，登三台，置酒作乐，宫女进白袍，帝投诸台下。散骑常侍和士开请止乐，帝怒，挞之。

[16]夏季，四月，辛丑（初二），北齐武明娄太后去世。北齐国主武成帝不改换服装，仍然象往常一样穿着红色袍服。不久，武成帝又登上三台，摆酒嵋奏乐，宫女给他送来了白袍子，但他却把它扔到了台下。散骑常侍和士开请求停止奏乐，武成帝勃然大怒，打了他。

[17]乙巳，齐遣使来聘。

[17]乙巳（初六），北齐派使者到陈朝聘问。

[18]齐青州上言河水清，齐主遣使祭之，改元河清。

[18]北齐青州地方官启奏说黄河水变清了，武成帝派使者去祭黄河，并改换年号为河清。

[19]先是，周之君臣受封爵者皆未给租赋。癸亥，始诏柱国等贵臣邑户，听寄食他县。

[19]早先，北周的群臣受封爵时都没有给他们邑地的租赋。癸亥（二十四日），才开始下诏规定柱国等享受采邑的贵臣，可以寄食于别的县。

[20]五月，庚午，周大赦。

[20]五月，庚午（初一），北周大赦天下。

[21]己丑，齐以右仆射斛律光为尚书令。

[21]己丑（二十日），北齐任命右仆射斛律光为尚书令。

[22]壬辰，周以柱国杨忠为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

[22]壬辰（二十三日），北周任命柱国杨忠为大司空。六月，己亥（初一），任命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

[23]秋，七月，己丑，纳太子妃王氏，金紫光禄大夫周之女也。

[23]秋季，七月，己丑（二十一日），陈朝为太子娶妃子王氏。王氏是金紫光禄大夫王周的女儿。

[24]齐平秦王归彦至冀州，内不自安，欲待齐主如晋阳，乘虚入邺。其郎中令吕思礼告之。诏大司马段韶、司空娄睿讨之。归彦于南境置私驿，闻大军将至，即闭城拒守。长史宇文仲鸾等不从，皆杀之。归彦自称大丞相，有众四万。齐主以都官尚书封子绘，冀州人，祖父世为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传至信都，巡城，谕以祸福。吏民降者相继，城中动静，小大皆知之。

[24]北齐平秦王高归彦到了冀州后，内心很不安定，想等皇帝去晋阳时，乘虚打入邺城。他手下的郎中令吕思礼告发了他。武成帝下诏派大司马段韶、司空娄睿去讨伐他。高归彦在南边设置了私人驿站以打听消息，听说朝廷大军将到，便关上城门固守抵抗。长史宇文仲鸾等人不服从，都被杀掉了。高归彦自称大丞相，有军队四万人。武成帝考虑到都官尚书封子绘是冀州人，祖父、父亲世代为冀州刺史，很得人心，就派他乘驿马到了信都。封子绘到信都之后，一边巡视城

池，一边对城中吏民晓谕避祸趋福的道理。官吏和民众相继跑出来投降。城里有什么动静，都有人报告，大事小事全都知道。

归彦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军百万，悉在臣手，投身向邺，奉迎陛下。当时不反，今日岂反邪！正恨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诳惑圣上，疾忌忠良，但为杀此三人，即临城自刎。"既而城破，单骑北走，至交津，获之，锁送邺。乙未，载以露车，衔木面缚，刘桃枝临之以刃，击鼓随之，并其子孙十五人皆弃市。命封子绘行冀州事。

高归彦登上城头大声呼叫说："孝昭皇帝刚驾崩时，六路兵马百万余人，都在我手中控制着。我投身到邺城去，奉迎陛下来就皇位。当时我都没有造反。今日我这样做，是被逼的，难道是造反吗？我恨的是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欺骗迷惑皇上，忌恨忠良，只要杀了这三个人，我就在城头自刎以谢天下。"不久城被攻破，高归彦单人匹马向北逃窜，逃到交津时，让抓住了，被用锁链锁上送到了邺城。乙未（二十七日），他被装在没有帷盖的车上，嘴里衔着木棍，被反绑着。刘桃枝用刀刃比试着他，后面还有人击鼓跟随，高归彦连同他的子孙十五人全部斩首，弃尸市上。朝廷下令封子绘管理冀州事务。

齐主知归彦前谮清河王岳，以归彦家良贱百口赐岳家，赠岳太师。

武成帝知道高归彦过去陷害过清河王高岳，便把高归彦家里主仆共一百多口人全部赐给了高岳，并赠高岳以太师的称号。

丁酉，以段韶为太傅，娄睿为司徒，平阳王淹为太宰，斛律光为司空，赵郡王睿为尚书令，河间王孝琬为左仆射。

丁酉（二十九日），武成帝任命段韶为太傅，娄睿为司徒，平阳王高淹为太宰，斛律光为司空，赵郡王高睿为尚书令，河间王高孝琬为左仆射。[25]癸亥，齐主如晋阳。

[25]癸亥（疑误），武成帝到了晋阳。

[26]上遣使聘齐。

[26]陈文帝派使者到齐国聘问。

[27]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27]九月，戊辰朔（初一），发生日食。

[28]以侍中、都官尚书到仲举为尚书右仆射、丹杨尹。仲举，溉之弟子也。

[28]陈朝任命侍中、都官尚书到仲举为尚书右仆射、丹杨尹。到仲举是到溉的弟弟的儿子。

[29]吴明彻至临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诏安成王顼代之。

[29]吴明彻到临川去攻打周迪，不能取胜。丁亥（二十日），陈文帝下诏让安成王陈顼去代替他。

[30]冬，十月，戊戌，诏以军旅费广，百姓空虚，凡供乘舆饮食衣服及宫中调度，悉从减削；至于百司，宜亦思省约。

[30]冬季，十月，戊戌（初二），陈文帝诏令，由于军费开支浩大，老百姓很穷困，所以凡是皇上的车桥饮食衣服以及宫中的日常费用，一概削减。至于朝廷各部门，也应该想到节约。

[31]十一月，丁卯，周以赵国公招为益州总管。

[31]十一月，丁卯（初一），北周任命赵国公宇文招为益州总管。

[32]丁丑，齐遣兼散骑常侍封孝琰来聘。

[32]丁丑（十一日），北齐派兼散骑常侍封孝琰到陈朝聘问。

[33]十二月，丙辰，齐主还邺。

[33]十二月，丙辰（二十一日），武成帝从晋阳回到邺城。

齐主逼通昭信李后，曰："若不从我，我杀尔儿。"后惧，从之。既而有娠。太原王绍德至阁，不得见，愠曰："儿岂不如邪！姊腹大，故不见儿。"后大惭，由是生女不举。帝横刀诟曰："杀我女，我何得不杀尔儿！"对后以刀环筑杀绍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乱挝之。后号天不已，帝命盛以绢囊，流血淋漉，投诸渠水，良久乃苏，犊车载送妙胜寺为尼。

武成帝逼着要和昭信李后通奸，说："如果不服从我，我就杀了你儿子！"李后害怕了，就屈从了他。不久李后怀了孕。太原王高绍德入宫到了门口，见不到李后，便生气地说："孩儿我难道不知道吗？娘是肚子大了，所以才不出来见儿子。"李后十分惭愧，因此生下了女儿后便弄死了。武成帝横提着刀大骂："你杀了我的女儿，我为什么不杀你儿子！"便当着李后用刀砍杀了高绍德。李后大哭失声。武成帝更加愤怒，把李后的衣服剥光，乱打了一气。李后呼天喊地，号哭不断，北

齐武成帝命令人把她装在绢袋里，血沥沥拉拉从袋中渗了出来，连人带绢袋扔到渠水中浸泡，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便用牛车把她载送到妙胜寺当了尼姑。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九卷

陈纪三 世祖文皇帝下天嘉四年（癸未、563）

陈纪三 陈文帝天嘉四年（癸未，公元563年）

[1]春，正月，齐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书右仆射。时齐主终日酣饮，朝事专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庸俗，帝亦轻之；以收才名素盛，故用之。而收畏懦避事，寻坐阿纵，除名。

[1]春季，正月，北齐任命太子少傅魏收兼尚书右仆射。当时武成帝整天酗酒，把朝廷的事情专门委托给侍中高元海。高元海鄙陋无能，武成帝也看不起他；因为魏收的才能一向有名，所以任命他。魏收胆小懦弱怕事，不久便以阿谀放纵的罪名，被革职。

兖州刺史毕义云作书与高元海，论叙时事，元海入宫，不觉遗之。给事中李孝贞得而奏之，帝由是疏元海，以孝贞兼中书舍人，征义云还朝。和士开复谮元海，帝以马鞭棰元海六十，责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几许不义！以邺城兵抗并州，几许无智！"出为兖州刺史。

兖州刺史毕义云写信给高元海，信里议论时局，高元海在进宫时，不知不觉地把信遗失了。给事中李孝贞得到了这封信，奏报给武成帝，武成帝因此疏远高元海，任用李孝贞兼职中书舍人，召回毕义云。和士开再次对武成帝说高元海的坏话，武成帝命令打高元海六十下马鞭，斥责说："你以前唆使我反叛，以弟弟反叛兄长，多么不义！用邺城的兵力抵抗并州，多么愚笨！"贬出朝廷做兖州刺史。

[2]甲申，周迪众溃，脱身逾岭，奔晋安，依陈宝应。官军克临川，获迪妻子。宝应以兵资迪，留异又遣子忠臣随之。

[2]甲申（十九日）周迪的部下溃败，他脱身越过东兴岭，逃奔到晋安，投靠陈宝应。官军攻下临州，俘虏了周迪的妻儿。陈宝应派兵援助周迪，留异又派儿子留忠臣跟随周迪。

虞寄与宝应书，以十事谏之曰："自天厌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为得之，然夷凶翦乱，四海乐推者，陈氏也；岂非历数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强，侯之力，进足以摇荡中原，争衡天下，退足以屈强江外，雄张偏隅；然或命一族之师，或资一士之说，琳则瓦解冰泮，投身异域，则厥角稽颡，委命阙庭，斯又天假其威而除其

患。二也。今将军以藩戚之重，东南之众，尽忠奉上，戮力勤王，岂不勋高窦融，宠过吴芮，析判野，南面称孤乎！三也。圣朝弃瑕忘过，宽厚得人，至于余孝顷、潘纯陀、李孝钦、欧阳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无纤芥。况将军衅非张绣，罪异毕谌，当何虑于危亡，何失于富贵！四也。方今周、齐邻睦，境外无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刘、项竞逐之机，楚、赵连从之势；何得雍容高拱，坐论西伯哉！五也。且留将军狼顾一隅，亟经摧衄，声实亏丧，胆气衰沮。其将帅首鼠两端，唯利是视，孰能被坚执锐，长驱深入，系马埋轮，奋不顾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将军之强，孰如侯景？将军之众，孰如王琳？武皇灭侯景于前，今上摧王琳于后，此乃天时，非复人力。且兵革已后，民皆厌乱，其孰能弃坟墓，捐妻子，出万死不顾之计，从将军于白刃之间乎！七也。历观前古，子阳、季孟，颠覆相寻；馀善、右渠，危亡继及。天命可畏，山川难恃。况将军欲以数郡之地当天下之兵，以诸侯之资拒天子之命，强弱逆顺，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爱其亲，岂能及物！留将军身縻国爵，子尚王姬，犹且弃天属而不顾，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岂能同忧共患，不背将军者乎！至师老力屈，惧诛利赏，必有韩、智晋阳之谋，张、陈井陉之势。九也。北军万里远斗，锋不可当。将军自战其地，人多顾后；众寡不敌，将帅不侔。师以无名而出，事以无机而动，以此称兵，未知其利。十也。为将军计，莫若绝亲留氏，释甲偃兵，一遵诏旨。方今藩维尚少，皇子幼冲，凡豫宗族，皆蒙宠树。况以将军之地，将军之才，将军之名，将军之势，而克修藩服，北面称臣，宁与刘泽同年而语其功业哉！寄感恩怀德，不觉狂言，斧钺之诛，其甘如荠。”宝应览书大怒。或谓宝应曰：“虞公病势稍笃，言多错谬。”宝应意乃小释，亦以寄民望，故优容之。

虞寄写信给陈宝应，举出十件事情规劝他说：“自从上天厌恶梁朝德业不修以来，英雄纷起，人人以为天下非已莫属，然而除凶平乱，天下愿意推戴的岷，是陈氏；岂不是有天道运命在，是上天所赐给的吗！这是一。以王琳的强盛，侯的力量，进可以震撼中原，在天下争个高低；退足以在长江以外倔强，雄踞偏远一角。然而我们或者派遣一支军队，或者借助一名说客，王琳就瓦碎冰融，去异域投身，侯就叩头俯伏，托命于朝廷，这是借天威而除掉祸患。这是二。现在您将军以藩王亲戚之贵，东南人力之众，尽忠报效朝廷，全力救援皇上，

功勋岂不比汉朝的窦融高，受宠超过吴芮，得到封爵和领地，能面向南坐称王称侯吗！这是三。圣明的朝廷不计较人的缺点和过错，以宽厚求得人才，至于像余孝顷、潘纯陀、李孝钦、欧阳等人，都把他们当成心腹，任为助手，胸怀开朗，不计较细微的事。况且您将军的过失不如张绣，罪行不同于毕谌，何必顾虑危险存亡，又哪里会失去富贵！这是四。现在周、齐两朝睦邻友好，境外不须疑虑，联合军队对着同一方向，已经有很长时间，不是刘邦、项羽竞争追逐的时机，楚国和赵国合纵连横的形势；怎么能从容不迫无所作为，安然割据为一方的主帅！这是五。况且留异将军在角落里像狼那样窥伺，屡次遭到挫败，名声亏损丧尽，胆气衰退败落。他的将帅犹豫动摇，只看到自己的私利，谁能穿着铠甲、拿着锐利的武器，长驱直入，系住马匹埋掉车轮，奋勇舍命，身先士卒地战斗！这是六。将军力量的强弱，比侯景怎样？将军部下的众多，比王琳如何？武皇帝灭侯景于前，当今皇帝击败王琳于后，这是天意，不是靠人力。况且争战以后，百姓都讨厌动乱，谁能抛弃故园家乡，舍弃妻儿，想出万死不辞的计谋，追随您将军在刀丛之间效命吗！这是七。综观以往历史，子阳（公孙述）、季孟（隗嚣），灭亡连续不断；馀善、右渠，危急覆亡接踵而至。天命可畏，山川地势难以凭借。况且您将军想以几个郡的地方来抵御天下的兵力，以诸侯的实力抗拒天子的命令，强弱逆顺，能相比较吗！这是八。不是自己的同类，心意一定不同；不爱自己的亲朋，怎能顾及别人！留异将军身系国家的爵位，儿子娶了皇家的女儿，尚且抛弃上天的眷顾而不惜，背离圣明的君主而孤立，遇到危急的时候，怎么能共同分担忧患，而不背叛您将军！等到用兵时间过长，军队疲劳不堪，就会怕死贪财，一定会出现康子、智伯在晋阳的阴谋，张耳、陈馀在井陉那样的争斗。这是九。北军远从万里来战斗，前锋锐利不可阻挡。您将军在自己的地区打仗，人们多有后顾之忧，众寡不敌，将帅与敌军不能相比。师出无名，做事没有机会而妄动，在这种情况下举兵，不会有好处。这是十。为您将军着想，不如断绝和留氏的亲戚关系，解甲息兵，遵从皇帝的诏旨。现在捍卫和支持朝廷的人还少，皇子年幼，凡是宗族，都受到恩宠扶植。况且以您将军的门第、才干、名声、势力，能谨守作臣的职责，臣服君王，这样您的功业就能和刘泽相提并论了！虞寄感恩戴德，不禁说了这些狂妄的话，要杀要砍，我心甘情愿。”陈宝应看后大怒。有人向陈宝应说：“虞公

的病情加重了，所以说话多有错误荒谬。”陈宝应的怒意才稍为平息，又因为虞寄有民望，所以宽容他。

[3]周梁躁公侯莫陈崇从周主如原州。帝夜还长安，人窃怪其故，崇谓所亲曰：“吾比闻术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忽夜还，不过晋公死耳。”或发其事。乙酉，帝召诸公于大德殿，面责崇，崇惶恐谢罪。其夜，冢宰护遣使将兵就崇第，逼令自杀，葬如常仪。

[3]北周的梁躁公侯莫陈崇跟随北周国主武帝去原州。武帝当晚就回长安，人们私下怀疑其中的原因，侯莫陈崇告诉亲信说：“我近来听方士说，晋公宇文护今年不吉利，皇上今天突然在晚上赶回来，不过是晋公宇文护死了。”有人把这件事告发了。乙酉（二十日），武帝在大德殿召见了公侯们，当面斥责侯莫陈崇，侯莫陈崇诚惶诚恐地承认有罪。这天晚上，冢宰宇文护派遣使者带领士兵到侯莫陈崇家里，逼他自杀，然后按固有的仪式把他埋葬。

[4]壬辰，以高州刺史黄法氍为南徐州刺史，临川太守周敷为南豫州刺史。

[4]壬辰（二十七日），陈朝任命高州刺史黄法氍为南徐州刺史，临川太守周敷为南豫州刺史。

[5]周主命司宪大夫拓跋迪造《大律》十五篇。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磬、绞、斩、枭、裂；凡二十五等。

[5]北周武帝命令司宪大夫拓跋迪制定《大律》十五篇，规定对犯罪的惩罚：一是杖刑，杖十到五十下；二是鞭刑，鞭打六十到一百下；三是徒刑，刑期从一年到五年；四是流刑，流放二千五百里到四千五百里；五是死刑，分缢崐死、绞死、斩首、将首级悬挂示众、用车裂尸；一共分二十五等。

[6]庚戌，以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江州刺史。

[6]庚戌（十六日），陈朝任命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江州刺史。

[7]辛酉，周诏：“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护抗表固让。

[7]辛酉（二十七日），北周武帝下诏："大冢宰晋国公，是我的兄长，职位是朝廷为首的大臣，今后凡是诏令诰书和所有官署的文书里，不准直呼其名。"宇文护对诏令坚决不服从，表示谦让。

[8]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8]三月，乙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9]齐诏司空斛律光督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9]北齐武成帝高湛诏令司空斛律光督带二万名步、骑兵，到轵关建造勋掌城，构筑了二百里的长城，设立十二个戍所。

[10]丙戌，齐以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

[10]丙戌（二十四日），北齐任命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

[11]夏，四月，乙未，周以柱国达奚武为太保。

[11]夏季，四月，乙未（初二），北周任命柱国达奚武为太保。

[12]周主将视学，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谨上表固辞，不许，仍赐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太学。谨入门，帝迎拜于门屏之间，谨答拜。有司设三老席于中楹，南向。太师护升阶，设几，谨升席，南面凭几而坐。大司马豆卢宁升阶，正舄。帝升阶，立于斧之前，西面。有司进馔，帝跪设酱豆，亲为之袒割。谨食毕，帝亲跪授爵以。有司撤讫，帝北面立而访道。谨起，立于席后，对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明王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愿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为善者日进，为恶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愿陛下三思而言，九虑而行，勿使有过。天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愿陛下慎之。"帝再拜受言，谨答拜。礼成而出。

[12]北周武帝准备巡视学校，任命太傅燕国公于谨为掌管国家教化的"三老"。于谨上书坚决推辞，没有得到准许，仍旧赏赐他"延年杖"。戊午（二十五日），武帝驾临太学。于谨进门时，武帝在大门和屏风之间迎接他，于谨答谢还礼。官员在厅堂中间设下三老席，坐位朝南。太师宇文护走上台阶，摆了一张小桌子，于谨入席，而朝南倚着小桌子坐定。大司马豆卢宁走上台阶，把于谨脱下的鞋子放端正。武帝走上台阶，站在画有斧状图案的屏风前，面朝西。官员送上饮

食，武帝跪着放好盛放调料的食器，挽起衣袖为于谨割肉，于谨吃完后，武帝亲自跪着送上盛酒的酒器请于谨漱口。官员撤去饮食器皿，武帝面朝北站着向于谨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于谨起身站在坐席后面，回答说："木材经过墨线校正才能平直，帝王能听从规劝就是圣明。明理的帝王能虚心听取规劝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这样天下就能安定。"又说："即使失去食物和军队，但不能失去信用；希望陛下不要失去信用。"又说："有功必赏，有罪必罚，那么做好事的人会一天比一天多，做坏事的人会一天比一天少。"还说："言论和行为，是立身的根本，希望陛下三思以后再说话，九次考虑以后再行动，不要发生过错。天子有了过错，正象日食和月食那样，没有人不知道的，希望陛下一定要谨慎从事。"武帝再次拜谢表示听从，于谨答谢还礼。仪礼结束后武帝离开太学。

[13]司空侯安都恃功骄横，数聚文武之士骑射赋诗，斋中宾客，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辄奔归安都。上性严整，内衔之，安都弗之觉。每有表启，封讫，有事未尽，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倾倚。常陪乐游园禊饮，谓上曰："何如作临川王时？"上不应。安都再三言之。上曰："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讫，启借供帐水饰，欲载妻妾于御堂宴饮。上虽许之，意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座，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会重云殿灾，安都帅将士带甲入殿，上甚恶之，阴为之备。

[13]陈朝的司空侯安都自恃有功骄傲蛮横，屡次纠集文人武士骑射赋诗，住处的宾客，往往多到上千人。部下的将帅，大都不遵纪守法，遇到被检举搜崐捕捉拿，常常投奔侯安都。陈文帝性格严厉认真，对他含恨在心，而侯安都却毫无觉察。每逢向皇帝上表启事，信已经封好，想到有些事还没有写完，又拆开封口补写："又启奏某某事。"在侍侯皇帝宴会时，酒喝得痛快时，有时就伸腿而坐歪斜着身子。他常陪文帝到乐游园举行修禊宴饮，饮酒时对文帝说："现在比作临川王时如何？"文帝不理他。侯安都却再三提这件事。文帝说："这虽然是天命，却也是靠您的力量。"宴饮结束，侯安都向文帝借帷帐和彩船，要载上妻妾去皇帝的宫室摆宴饮酒。文帝虽然允准了他的要求，心里却很不高兴。第二天，侯安都坐在皇帝的座位上，宾客们坐

在大臣的位子上，举杯为他祝寿。恰巧重云殿发生火灾，侯安都率领将士携带兵器来到重云殿，文帝非常恨他，暗下作了准备。

及周迪反，朝议谓当使安都讨之，而上更使吴明彻。又数遣台使按问安都部下，检括亡叛。安都遣其别驾周弘实自托于舍人蔡景历，并问省中事。景历录其状，具奏之，因希旨称安都谋反。上虑其不受召，故用为江州。

到了周迪造反时，朝中议论说应该派侯安都去讨伐，但文帝另派了吴明彻。文帝还屡次派御史台的官员审讯侯安都的部下，清查他们逃亡叛乱的事情。侯安都派别驾周弘实投身到中书舍人蔡景历那里，探听中书省的机密。蔡景历把他的行动一一记录下来，报告了文帝，迎合文帝的意旨说侯安都要谋反。文帝考虑到侯安都不会接受召命，使任命他去江州当刺史。

五月，安都自京口还建康，部伍入于石头。六月，帝引安都宴于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于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又收其将帅，尽夺马仗而释之。因出蔡景历表，以示于朝，乃下诏暴其罪恶，明日，赐死，宥其妻子，资给其丧。

五月，侯安都从京口回建康，部下的军队开进石头城。六月，文帝招侯安都到嘉德殿宴饮，又召集侯安都部下的将帅到尚书省的大厅见面，于是逮捕了侯安都，把他囚禁在嘉德西省，又逮捕了侯安都的将帅，没收了他们的马匹兵器后予以释放。还拿出蔡景历所上的奏报，向朝中的官员们出示，随即下诏公布了侯安都的罪恶，第二天，赐他自尽，宽恕了他的妻儿，拨款给他们办丧事。

初，高祖天京口，尝与诸将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为寿，各称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将也，而并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识暗，狎于下而骄于上；周侯交不择人，而推心过差；侯郎诞而无厌，轻佻而肆志；并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当初，陈武帝在京口时曾经和将军们宴会，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为他祝寿，各自夸耀战功。陈武帝说：“诸位都是良将，但各有不足之处。杜公志向虽大而见识不明，对下亲密对上骄傲；周侯不能有选择地结交朋友，而且过于推心置腹；侯郎傲慢放诞而贪得无厌，性格轻佻而放纵不羁；这都不是保全身家的行为。”后来果然象他所说的那样。

[14]乙卯，齐主使兼散骑常侍崔子武来聘。

[14]乙卯（二十三日），北齐武成帝派兼散骑常侍崔子武来陈朝聘问。

[15]齐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有宠于齐主，齐主外朝视事，或在内宴赏，须臾之间，不得不与士开相见，或累日不归，一日数入；或放还之后，俄顷即追，未至之间，连骑督趣。奸谄百端，宠爱日隆，前后赏赐，不可胜纪。每侍左右，言辞容止，极诸鄙亵；以夜继昼，无复君臣之礼。常谓帝曰："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极意为乐，纵横行之。一日取快，可敌千年。国事尽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约也！"帝大悦。于是委赵彦深掌官爵，元文遥掌财用，唐邕掌外、骑兵，信都冯子琮、胡长粲掌东宫。帝三四日一视朝，书数字而已，略无所言，须臾罢入。长粲，僧敬之子也。

[15]北齐的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得到武成帝的宠爱，武成帝外出视察，或在宫中宴请时，过不了一会儿，就要召和士开来见面，或者留他好几天，或者一天里召他进宫许多次；或者和士开刚走，又立刻追他回来，在和士开还没回来以前，接二连三派人骑马去催促。由于他各式各样的奸诈谄媚，受到武成帝的日益宠爱，前后赏赐给他的物品，数不胜数。每当在武成帝身边侍候，说话和动作极其卑鄙下流；夜以继日，毫无君臣之礼。他常常告诉武成帝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成了灰土，尧舜和桀纣，有什么两样！陛下应当在少峴壮时恣意行乐，放纵而不必顾忌。快乐一天，比得上一千年。国事都交给大臣，何必担心办不成，不用自己劳累约束自己！"武成帝大喜。于是委托赵彦深掌管封官授爵，元文遥掌管钱财费用，唐邕掌管外兵和骑兵，信都人冯子琮、胡长粲掌管东宫。武成帝三四天才上一次朝，批几个字，也不说什么话，一会儿就退朝进宫。胡长粲是胡僧敬的儿子。

帝使士开与胡后握槊，河南康献王孝瑜谏曰："皇后天下之母，岂可与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赵郡王睿，其父死于非命，不可亲近。"由是睿及士开共谮之。士开言孝瑜奢僭，睿言"山东唯闻河南王，不闻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窃与尔朱御女言，帝闻之，大怒。庚申，顿饮孝瑜酒三十七杯。孝瑜体肥大，腰带十围，帝使左右娄子彦载以

出，鸩之于车，至西华门，烦躁投水而绝。赠太尉、录尚书事。诸侯在宫中者，莫敢举声，唯河间王孝琬大哭而出。

武成帝叫和士开和胡后玩“握槊”的赌博游戏。河南康献王高孝瑜规劝说：“皇后是天下人的母亲，怎么可以和臣子的手接触！”又说：“赵郡王高睿，他的父亲死于非命，不可以和他亲近。”因此高睿和士开一起说高孝瑜的坏话。和士开说高孝瑜生活奢侈超过他的身份，高睿说：“山东只听说有河南王，没有听说有您陛下。”武成帝因此产生了嫉妒。高孝瑜偷偷地和尔朱御女说话，关系暧昧，武成帝听到这事，勃然大怒。庚申（二十八日），一次叫高孝瑜饮了三十七杯酒。高孝瑜身体肥大，腰带十围，武成帝叫在旁边侍候的近臣娄子彦用车送他出去，在车上又给他饮了毒酒，到西华门时，毒性发作烦躁投水而死。追赠太尉、录尚书事。在宫里的诸侯，都不敢出声，只有河间王高孝琬大哭而去。

[16]秋，七月，戊辰，周主幸原州。

[16]秋季，七月，戊辰（初六），北周武帝驾临原州。

[17]八月，辛丑，齐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

[17]八月，辛丑（初十），北齐把三台宫改为大兴圣寺。

[18]九月，壬戌，广州刺史阳山穆公欧阳卒，诏子纥袭父爵位。

[18]九月，壬戌（初一），陈朝的广州刺史阳山穆公欧阳去世，下诏他的儿子欧阳纥承袭父亲的爵位。

[19]甲子，周主自原州登陇。

[19]甲子（初三），北周武帝从原州登上陇坂。

[20]周迪复越东兴岭为寇，辛未，诏护军章昭达将兵讨之。

[20]陈朝因周迪又越过东兴岭侵犯，辛未（初十），诏命护军章昭达率领军队去讨伐。

[21]丙戌，周主如同州。

[21]丙戌（二十五日），北周武帝去同州。

[22]初，周人欲与突厥木杆可汗连兵伐齐，许纳其女为后，遣御伯大夫杨荐及左武伯太原王庆往结之。齐人闻之惧，亦遣使求婚于突厥，赂遗甚厚。木杆贪齐币重，欲执荐等送齐。荐知之，责木杆曰：“太祖昔与可汗共敦邻好，蠕蠕部落数千来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

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义，独不愧鬼神乎？”木杆惨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决矣，当相与共平东贼，然后遣女。”荐等复命。

[22]起初，北周要和突厥木杆可汗联军讨伐北齐，答允娶可汗的女儿做皇后，派御伯大夫杨荐和左武伯太原人王庆去联系。北齐听了害怕，也派使者到突厥去求婚，馈赠厚礼。木杆可汗贪图北齐的厚礼，企图捉了杨荐等人送给北齐。杨荐知道后，斥责木杆可汗说：“太祖从前和可汗共同敦守友好相处，蠕蠕部落几千人来投降，太祖把他们全部交给可汗的使者，以满足可汗的要求，为什么今天忽然背恩忘义，唯独不有愧于鬼神吗？”木杆可汗悲痛了很久，说：“您的话很对。我的主意已经决定了，应该和你们一起讨平东面的贼人，然后把女儿送去。”杨荐等人完成使命后回朝复命。

公卿请发十万人击齐，柱国杨忠独以为得万骑足矣。戊子，遣忠将步骑一万，与突厥自北道伐齐，又遣大将军达奚武帅步骑三万，自南道出平阳，期会于晋阳。

北周的公卿请发兵十万攻打北齐，柱国杨忠认为只要一万名骑兵就足够了。戊子（二十七日），武帝派杨忠率领一万名步骑兵，和突厥从北面的道路讨崐伐北齐，又派大将军达奚武率领三万名步、骑兵，从南面的道路由平阳出发，约期在晋阳会师。

[23]冬，十一月，辛酉，章昭达大破周迪。迪脱身潜窜山谷，民相与匿之，虽加诛戮，无肯言者。

[23]冬季，十一月，辛酉（初一），陈朝章昭达大破周迪。周迪脱身潜伏逃窜到山谷里，老百姓把他隐藏起来，虽然受到诛杀，却没人肯说出来。

[24]十二月，辛卯，周主还长安。

[24]十二月，辛卯（初一），北周武帝回长安。

[25]丙申，大赦。

[25]丙申（初六），陈朝大赦全国。

[26]章昭达进军，度岭，趣建安，讨陈宝应，诏益州刺史余孝顷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

[26]陈朝的章昭达进军，经过东兴岭，向建安急进，讨伐陈宝应，文帝诏命益州刺史余孝顷督率会稽、东阳、临海、永嘉等地军队从东路来会合。

[27]是岁，初祭始兴昭烈王于建康，用天子礼。

[27]这一年，陈朝在建康第一次祭祀始兴昭烈王，用天子的祭礼。

[28]周杨忠拔齐二十余城。齐人守陉岭之隘，忠击破之。突厥木杆、地头、步离三可汗以十万骑会之。已酉，自恒州三道俱入。时大雪数旬，南北千余里，平地数尺。齐主自邺倍道赴之，戊午，至晋阳。斛律光将步兵三万屯平阳。已未，周师及突厥逼晋阳。齐主畏其强，戎服帅宫人欲东走避之。赵郡王睿、河间王孝琬叩马谏。孝琬请委睿部分，必得严整。帝从之，命六军进止皆取睿节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总之。

[28]北周杨忠攻克北齐的二十多座城池。北齐人防守陉岭的山口，杨忠攻破这里的防守。突厥的木杆、地头、步离三个可汗率领十万骑兵来会合。已酉（十九日），从恒州分三路一齐进入。当时下了几十天的大雪，南北一千多里，平地积雪几尺。北齐武成帝从邺城兼程赶去，戊午（二十八日），到晋阳，斛律光率领三万步兵驻守平阳。已未（二十九日），北周军队和突厥逼近晋阳。北齐武成帝对这些强大的军队感到害怕，穿上军服领了宫女打算从东面逃走躲避。赵郡王高睿、河间王高孝琬勒住他的马进行规劝。高孝琬请求把军队委托给高睿部署，可以使军队得到整顿。武成帝采纳了意见，命令六军的行动都受高睿的指挥，派并州刺史段韶总辖。

五年（甲申、564）

五年（甲申，公元564年）

[1]春，正月，庚申朔，齐主登北城，军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尔言齐乱，故来伐之。今齐人眼中亦有铁，何可当邪！"

[1]春季，正月，庚申朔（初一），北齐武成帝登上晋阳北城，军容非常整齐。突厥人埋怨北周人说："你们说齐国混乱，所以来讨伐他们。现在齐人眼中都放出铁一样的光来，怎么能抵挡啊！"

周人以步卒为前锋，从西山下去城二里许。诸将咸欲逆击之，段韶曰："步卒力势，自当有限，今积雪既厚，逆战非便，不如阵以待之。

彼劳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齐悉其锐师鼓噪而出。突厥震骇，引上西山，不肯战，周师大败而还。突厥引兵出塞，纵兵大掠，自晋阳以往七百余里，人畜无遗。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还至陉岭，冻滑，乃铺毡以度，胡马寒瘦，膝已下皆无毛；比至长城，马死且尽，截杖之以归。

北周军队以步兵为前锋，从西山下来，离城二里多路。北齐将领们都准备迎击，段韶说：“步兵的兵势，力量很有限，现在积雪很厚，迎战很不方便，不如严阵以待。对方疲劳而我方安逸，一定能打败对方。”北周军队来到，北齐精锐的军队呐喊着全数出击。突厥震动惊怕，领军队上了西山，不肯出战，北周的军队大败而还。突厥带着军队出了塞外，放纵士兵大肆抢劫，从晋阳以北的七百多里地方，人畜被劫掠一空。段韶追赶，但不敢靠近。突厥退到陉岭，地冻路滑，只好在路上铺了毛毡行走，胡地的马受冷病瘦，膝盖以下的毛都没有了，等到了长城，马都快死光了，于是截短矛杆当棍子拄着回去。

达奚武至平阳，未知忠退，斛律光与书曰：“鸿鹄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于沮泽。”武得书，亦还。光逐之，入周境，获二千余口而还。”

北周的达奚武到平阳，不知道杨忠已经退走。北齐的斛律光写信给他说：崐“鸿雁已在蓝天翱翔，张网的却还在水草丛生的沼泽地等候。”达奚武见到信，也退走了。斛律光追逐进入北周境内，俘获二千多人就返回了。

光见帝于晋阳，帝以新遭大寇，抱光头而哭。任城王进曰：“何至于此！”乃止。

斛律光在晋阳朝见武成帝，武成帝因为刚遭到大肆劫掠，抱住斛律光的头痛哭。任城王高劝他说：“何至于此！”这才不哭。

初，齐显祖之世，周人常惧齐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渐紊，齐人椎冰以备周兵之逼。斛律光忧之，曰：“国家常有吞关、陇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玩声色乎！”

当初，文宣帝在世时，北周常常怕北齐军队西渡，每到冬天，守在黄河边凿开冰凌。到武成帝即位，奸佞小人当权，朝政逐渐混乱，北齐人凿冰防备北周军队入侵。斛律光很担忧，说：“国家常有吞并关、陇的志向，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只好喜好声色狗马！”

[2]辛巳，上祀南郊。

[2]辛巳（二十二日），陈文帝到南郊祭天。

[3]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3]二月，庚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4]初，齐显祖命群官刊定魏《麟趾格》为《齐律》，久而不成。时军国多事，决狱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卷。其刑名有五：一曰死，重者之，次枭首，次斩，次绞；二曰流，投边裔为兵；三曰刑，自五岁至一岁；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外官及老、小、阉、痴并过失应赎者，皆以绢代金。三月，辛酉，班行之，因大赦。是后为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故齐人多晓法。

[4]当初，文宣帝下令群臣刊定魏朝的《麟趾格》为《齐律》，过了很久还没有完成。这时军务和国家的事情很多，叛决案件很少依据法律条文，习惯上叫做“变法从事。”武成帝即位后，想革除这种弊病，于是督促修订法律条令，这才制订了《律》十二篇，《令》四十卷。刑法的名目有五种：第一是死，罪重的车裂，依次是割下头示众、斩杀、绞死；第二是流，充军到边域；第三是刑，刑期从五年到一年不等；第四是鞭，从一百到四十下不等；第五是杖，从三十到十下不等；一共分十五等。凡是流放去外地的官员以及年老、年幼、太监、痴呆和犯有过失可以赎罪的，都允许用绢代替罚金。三月，辛酉（初三），《律》、《令》颁布实行，大赦在此以前的犯人。自此以后官吏才按照法律办案。又下令官吏家庭的子弟经常学习，所以北齐人都知道法律。

又令民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还田，免租调。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亩。大率一夫一妇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

又命令老百姓中满十八岁的授给田地并交纳赋税，二十岁的当兵，六十岁可以免除劳役，六十六岁时交还田地，免去赋税。男子一人授给八十亩露田，妇女授给四十亩，奴婢授给同样的亩数，有一头耕牛

的增授六十亩。大致一对夫妇的赋税是一匹绢、八两棉，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是平民的一半，一头牛征赋税二尺绢，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上缴中央，义租缴给所在郡以防水旱灾年。

[5]已巳，齐群盗田子礼等数十人，共动太师彭城景思王为主，诈称使者，径向第，至内室，称敕，牵上马，临以白刃，欲引向南殿。大呼不从，盗杀之。

[5]已巳（十三日），北齐的田子礼等数十名盗贼，要裹胁太师彭城景思王高当首领，诈称是使者，去到高的宅第，进了内室，说是皇帝的命令，拉高上马，用刀对着他，要他领着去皇宫的南殿。高大叫不肯服从，被盗贼杀死。

[6]庚辰，周初令百官执笏。

[6]庚辰（二十四日），北周第一次令百官上朝时手执“朝笏”。

[7]齐以斛律光为司徒，武兴王普为尚书左仆射。曾，归彦之兄子也。甲申，以冯翊王润为司空。[7]北齐任命斛律光为司徒，武兴王高普为尚书左仆射。高普是高归彦的侄子。甲申（二十八日），任命冯翊王高润为司空。

[8]夏，四月，辛卯，齐主使兼散骑常侍皇甫亮来聘。

[8]夏季，四月，辛卯（初三），北齐武成帝派兼散骑常侍皇甫亮来陈朝聘问。

[9]庚子，周主遣使来聘。

[9]庚子（十二日），北周武帝派使者来陈朝聘问。

[10]癸卯，周以邓公河南窦炽为大宗伯。五月，壬戌，封世宗之子贤为毕公。

[10]癸卯（十五日），北周任命邓公河南窦炽为大宗伯。五月，壬戌（初五），封明帝的儿子宇文贤为毕公。

[11]甲子，齐主还邺。

[11]甲子（初七），北齐武成帝回邺城。

[12]壬午，齐以赵郡王睿为录尚书事，前司徒娄睿为太尉。甲申，以段韶为太师。丁亥，以任城王为大将军。

[12]壬午（二十五日），北齐任命赵郡王高睿为录尚书事，以前的司徒娄睿为太尉。甲申（二十七日），任命段韶为太师。丁亥（三十日），任命任城王高为大将军。

[13]壬辰，齐主如晋阳。

[13]壬辰（疑误），北齐武成帝去晋阳。

[14]周以太保达奚武为同州刺史。

[14]北周任命太保达奚武为同州刺史。

[15]六月，齐主杀乐陵王百年。时白虹晕日两重，又横贯而不达，赤星见，齐主欲以百年厌之。会博陵人贾德胄教百年书，百年尝作数敕字，德胄封以奏之。帝发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带留与其妃斛律氏，见帝于凉风堂。使百年书敕字，验与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乱捶之，又令曳之绕堂行且捶，所过血皆遍地，气息将尽，乃斩之，弃诸池，池水尽赤。妃把哀号不食，月余亦卒，犹在手，拳不可开；其父光自擘之，乃开。

[15]六月，北齐武成帝杀死乐陵王高百年。当时太阳周围有两道白虹，横贯而不相通，赤星出现，武成帝想用高百年的性命来驱除灾异现象。恰巧博陵人贾德胄教高百年写字，高百年曾经写了几个“敕”字。贾德胄把它封好奏报给武成帝。武成帝看后大怒，派人召来高百年。高百年自知免不了被治罪，便割下佩带上的玉留给妃子斛律氏，在凉风堂见到武成帝。武成帝叫高百年写“敕”字，证实字迹和贾德胄所奏报的相似，于是命令侍从对他乱打，还拖着他绕凉风堂边走边打，经过的地方遍地是血，临断气时，将他杀死，把尸体仍进水池，池水都染红了。妃子拿着玉哀叫绝食，一个多月后也死去，玉还在手里，紧握成拳无法掰开；她的父亲斛律光亲自去掰，才掰开。

[16]庚寅，周改御伯为纳言。

[16]庚寅（初三），北周把御伯改变纳言。

[17]初，周太祖之从贺拔岳在关中也，遣人迎晋公护于晋阳。护母阎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晋阳，齐人以配中山宫。及护用事，遣间使入齐求之，莫知音息。齐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护欲访求母、姑，使司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与之言，使者甚悦。勋州刺史韦孝宽获关东人，复纵之，因致书为言西朝欲通好之意。是时，周人以前攻晋阳

不得志，谋与突厥再伐齐。齐主闻之，大惧，许遣护母西归，且求通好，先遣其姑归。

[17]当初，北周太祖在关中追随贺拔岳时，曾派人到晋阳迎来晋公宇文护。宇文护的母亲阎氏和北周国主的姑母留在晋阳，北齐人把她们安置在中山宫。宇文护当权以后，派人到北齐去寻找她们，得不到音讯。北齐派使者到玉壁，要求开通和北周之间的贸易来往。宇文护想访求母亲和姑母的下落，便派司马下大夫尹公正去玉壁商谈，北齐的使者非常高兴。勋州刺史韦孝宽捉到关东人，又把他们放掉，还写信给北周表示愿意和对方友好相处。这时，北周因为以前进攻晋阳没有达到目的，准备联合突厥再次攻打北齐。武成帝听到后十分害怕，于是答允送回宇文护的母亲，请求双方和好，先把宇文护的姑母送回去。

[18]秋，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18]秋季，八月，丁亥朔（初一），发生日食。

[19]周遣柱国杨忠会突厥伐齐，至北河而还。

[19]北周派柱国杨忠会同突厥讨伐北齐，兵到北河就返回了。

[20]戊子，周以齐公宪为雍州牧，宇文贵为大司徒。九月，丁巳，以卫公直为大司空。追录佐命元功，封开府仪同三司陇西公李为唐公，太驭中大夫长乐公若干凤为徐公。，虎之子；凤，惠之子也。

[20]戊子（初二），北周任命齐公宇文宪为雍州牧，宇文贵为大司徒。九月，丁巳（初二），任命卫公宇文直为大司空。追录当初辅佐君主的元勋功臣，封开府仪同三司陇西公李为唐公，太驭中大夫长乐公若干凤为徐公。李是李虎的儿子，若干凤是若干惠的儿子。

[21]乙丑，齐主封其子绰为南阳王，俨为东平王。俨，太子之母弟也。

[21]乙丑（初十），北齐武成帝封儿子高绰为南阳王，高俨为东平王。高俨是太子的同母弟。

[22]突厥寇齐幽州，众十余万，入长城，大掠而还。

[22]突厥入侵北齐的幽州，共有十多万人，进入长城，在大肆抢掠后退去。

[23]周皇姑之归也，齐主遣人为晋公护母作书，言护幼时数事，又寄其所著锦袍，以为信验。且曰：“吾属千载之运，蒙大齐之德，老开恩，许得相见。禽兽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与汝分离！今复何福，还望见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苏。世间所有，求皆可得，母子异国，何处可求！假汝贵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于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养，事往何论；今日以后，吾之残命，唯系于汝尔。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负！”

[23]北周武帝的姑母回去时，北齐武成帝派人代晋公宇文护的母亲写了回信，信中说到宇文护年幼时的几件事，还寄去自己穿的锦袍，作为证明。信上说：“我遇到千载难逢的运气，蒙受大齐的恩德，怜悯我年老特别开恩，允许我们母子见面。就是禽兽草木，也都母子相依为命。我犯了什么罪孽，竟会和你分离！现在又得到什么福气，还能回去和你相见！说到这些，悲喜交集，死而复生。世上所有的东西，只要追求都能得到，母子分处异国，又能向哪里求得团聚！即使你的尊贵到达王公，富有超过山海，但有个年已八十的老母亲，还飘泊在千里之外，生命在旦夕之间，得不到一天短暂的相见，得不到一天的共同生活，寒冷而得不到你的衣服，饥饿而得不到你的饮食，你虽然极其荣华富贵，光辉照耀人间，对我有什么好处！在今天以前，你没有尽供养我的本份，事情已过就不必再说了；从今以后，我的余生就依赖于你了。天地之间，中有鬼神，不要以为天地冥冥，可以欺骗负心！”

护得书，悲不自胜。复书曰：“区宇分崩，遭遇灾祸，违离膝下，三十五年。受生禀气，皆知母子，谁同萨保，如此不孝！子为公侯，母为俘隶，暑不见母暑，寒不见母寒，衣不知有无，食不知饥饱，泯如天地之外，无由暂闻。分怀冤酷，终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见于泉下耳！不谓齐朝解网，惠以德音，磨敦、四姑，并许矜放。初闻此旨，魂爽飞越，号天叩地，不能自胜。齐朝霈然之恩，既已沾洽，有家有国，信义为本，伏度来期，已应有日。一得奉见慈颜，永毕生愿。生死肉骨，岂过今恩；负山戴岳，未足胜荷。”

宇文护接到书信，忍不住悲痛。复信说：“天下四分五裂，遭遇灾祸，离开母亲，已经三十五年。禀性承受天地自然之气，都知道母子之情，谁象我萨保一般，这样不孝！儿子是公侯，母亲却是被俘虏的奴隶，热天看不见母亲受暑，冷天看不见母亲挨冻，不知道有没有衣穿，不知道吃得饱不饱，踪迹消失在天地以外，无从得到一点音讯。分别怀有冤屈和惨痛，结束一生以后，身后如果有知，希望能在九泉之下侍奉母亲！不意齐朝网开一面，赐给好消息，母亲和四姑母，获得怜悯允许释放。刚听到这道诏旨时，连魂魄都变得清朗而飞升起来，呼天抢地，不由自己。现在受到齐朝雨露般恩泽的滋润，家庭和国家，应该以信义为根本，估计母亲归来之期，已经不远。一旦能够见到母亲慈祥的面容，永远了却我毕生的愿望。死者复生，白骨长肉，怎能比得上今天这样的恩情；象背负大山高岳，真是担当不起。”

齐人留护母，使更与护书，邀护重报，往返再三。时段韶拒突厥军于塞下岷，齐主使黄门徐世荣乘传赍周书问韶。韶以“周人反覆，本无信义，比晋阳之役，其事可知。护外托为相，其实主也。既为母请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据移书，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许之，待和亲坚定，然后遣之未晚。”齐主不听，即遣之。

北齐人留下宇文护的母亲，再次给宇文护去信，希望宇文护再次回信，这样往返了好几次。当时段韶在边塞抵御突厥的军队，北齐武成帝派黄门郎徐世荣乘驿车带了北周的书信去问段韶的意见。段韶表示“周人反复无常，本来就没有信义，比照晋阳之役，事情就明白了。宇文护在表面上仅仅是相国，实际上是一国之主。既然为了母亲请求和好，却不派一个使者来。如果根据他送来的书信，就把他的母亲送回去，恐怕会给对方留下我们软弱的印象。不如暂且对外表示答允，等和睦亲善的事完全肯定以后，再把他的母亲送回去也不晚。”武成帝不听段韶的意见，立即把宇文护的母亲送回长安。

阎氏至周，举朝称庆，周主为之大赦。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周主帅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

阎氏回到北周，满朝欢庆，北周武帝为此在国内大赦。他对阎氏所供奉的一切，美好丰盛到了极点，每逢四季的节日，武帝带领所有亲戚不行国礼而行家礼，举杯祝阎氏长寿。

[24]突厥自幽州还，留屯塞北，更集诸部兵，遣使告周，欲与共击齐如前约。闰月，乙巳，突厥寇齐幽州。

[24]突厥从幽州返回，屯兵在塞北，进一步召集各部落的军队，派使者告诉北周，打算象以前所约定那样共同进攻北齐。闰月，乙巳（二十日），突厥入侵北齐幽州。

晋公护新得其母，未欲伐齐；恐负突厥约，更生边患，不得已，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秦、陇、巴、蜀之兵并羌、胡内附者，凡二十万人。冬，十月，甲子，周主授护斧钺于朝庭；丁卯，亲劳军于沙苑；癸酉，还宫。

晋公宇文护刚迎来了母亲，不想进攻北齐；但又怕违背了和突厥的约定，反而发生边患，不得已，征召关中的府兵二十四军、左右厢的禁卫兵及其隶属的秦、陇、巴、蜀等地的军队，加上归附的羌人、胡人等，一共二十万人。冬季，十月，甲子（初十），北周武帝在朝廷授给宇文护斧钺；丁卯（十三日），亲自到沙苑慰劳军队；癸酉（十九日），回宫。

护军至潼关，遣柱国尉迟迥帅精兵十万为前锋，趣洛阳，大将军权景宣帅山南之兵趣悬瓠，少师杨出轵关。

宇文护的军队抵达潼关，派柱国尉迟迥领十万精兵做前锋，向洛阳进发，大将军权景宣率领荆州、襄阳的兵向悬瓠进发，少师杨进攻轵关。

[25]周迪复出东兴，宣城太守钱肃镇东兴，以城降迪。吴州刺史陈详将兵击之，详兵大败，迪众复振。

[25]周迪再次进攻东兴岭，宣城太守钱肃镇守东兴，献出城池向周迪投降。吴州刺史陈详领兵攻击周迪，陈详的军队大败，周迪的部众又振作起来。

南豫州刺史西丰脱侯周敷帅所部击之，至定州，与迪对垒。迪绐敷曰：“吾昔与弟戮力同心，岂规相害！今愿伏罪还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许之，方登坛，为迪所杀。

南豫州刺史西丰脱侯周敷率领所属部队去攻打周迪，抵达定川，和周迪两军对垒。周迪欺骗周敷说：“我以前和弟弟同心协力，怎会谋划加害于你！现在我愿意认罪归顺朝廷，乘弟弟前来时表露我心里的想

法，先请你挺身而出和我一起盟誓。”周敷答允了，刚走上举行盟誓的土台，就被周迪杀死。

[26]陈宝应据晋安、建安二郡，水陆为栅，以拒章昭达。昭达与战，不利，因据上流，命军士伐木为筏，施拍其上。会大雨江涨，昭达放筏冲宝应水栅，尽坏之，又出兵攻其步军。方合战，上遣将军余孝顷自海道适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宝应大败，逃至莆口，谓其子曰：“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日。”昭达追擒之，并擒留异及其族党，送建康，斩之。异子贞臣以尚主得免，宝应宾客皆死。

[26]陈宝应占据晋安和建安两郡，在水路和陆路修起栅栏，用来抗拒章昭达。章昭达和他打仗，很不顺利。因此占据江水上游，命令军士砍树木造木筏，筏上配备了“拍竿”。恰巧大雨以后江水猛涨，章昭达放木筏顺流而下，冲撞陈宝应在水中设立的栅栏，全部破坏。又出兵进攻陈宝应的步军。正当双方崐会战时，陈文帝派将军余孝顷从海路赶到，和章昭达合力围攻。十一月，已丑（初五），陈宝应大败，逃到莆口，对儿子说：“如果早听虞寄的计谋，不致于象今天这样。”章昭达追到将他捉住，还一并抓获留异和他的族党，解送建康，将他们斩首。留异的儿子留贞臣因为娶公主为妻，被免罪；陈宝应的宾客都被处死。

上闻虞寄尝谏宝应，命昭达礼遣诣建康。既见，劳之曰：“管宁无恙。”以为衡阳王掌书记。

陈文帝听说虞寄曾经规劝过陈宝应，于是命章昭达礼请虞寄到建康来。见面时，陈文帝慰问他说：“问候管宁的身体健康。”任用他为衡阳王的书记。

[27]周晋公护进屯弘农。尉迟迥围洛阳，雍州牧齐公宪、同州刺史达奚武、泾州总管王雄军于邙山。

[27]北周晋公宇文护进屯弘农。尉迟迥包围了洛阳，雍州牧齐公宇文宪、同州刺史达奚武、泾州总管王雄驻军在邙山。

[28]戊戌，齐主遣兼散骑常侍刘逖来聘。

[28]戊戌（十四日），北齐国主派遣兼散骑常侍刘逖来陈朝聘问。

[29]初，周杨为邵州刺史，镇捍东境二十余年，数与齐战，未尝不捷，由是轻之。既出轵关，独引兵深入，又不设备。甲辰，齐太尉娄

睿将兵奄至，大破军，遂降齐。

[29]起初，北周杨做邵州刺史，镇守捍卫东边国境二十多年，好几次和北齐打仗，战无不胜，因此轻敌。这次出了轵关，独自领兵深入敌方，又不设防。甲辰（二十日），北齐太尉娄睿领兵突然来到，大败杨的军队，杨便向北齐投降。

权景宣围悬瓠，十二月，齐豫州道行台·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萧世怡并以城降之。景宣使开府郭彦守豫州，谢撤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于长安。

权景宣围困悬瓠，十二月，北齐豫州道行台、豫州刺史太原王高士良、永州刺史萧世怡一起献城投降北周。权景宣任命开府郭彦守豫州，谢彻守永州，把高士良、萧世怡和降兵一千人送到长安。

周人为土山、地道以攻洛阳，三旬不克。晋公护命诸将堑断河阳路，遏齐救兵，然后同攻洛阳；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唯张斥候而已。

周人筑土山、挖地道攻打洛阳，三十天也没有攻下来。晋公宇文护命令部将们挖掘切断河阳的道路，阻止北齐的援军，然后一同攻打洛阳；部将们以为齐兵一定不敢出城，所以只派人侦察而已。

齐遣兰陵王长恭、大将军斛律光救洛阳；畏周兵之强，未敢进。齐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谓曰："洛阳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复须镇御，如何？"对曰："北虏侵边，事等疥癣。今西陵窥逼，乃腹心之病，请奉诏南行。"齐主曰："朕意亦尔。"乃令韶督精骑一千发晋阳。丁巳，齐主亦自晋阳赴洛阳。

北齐派兰陵王高长恭、大将军斛律光救援洛阳，因为惧怕北周的兵力强大，不敢前进。北齐国主召见并州刺史段韶，对他说："洛阳危急，现在派兰陵王去援救。突厥在北面，也要加以防御，怎么办？"段韶回答说："北虏侵犯边境，只不过象身上长了疥疮皮癣。现在西边的邻国对我们窥伺进逼，这才是心腹之患，我愿意奉陛下的诏命到南方去。"北齐国主说："我的意思也是如此。"于是下令段韶率领一千名精锐的骑兵从晋阳出发。丁巳（初三）北齐国主也从晋阳赶赴洛阳。

[30]已未，齐太宰平原靖翼王淹卒。

[30]已未（初五），北齐太宰平原靖翼王高淹去世。

[31]段韶自晋阳行，五日济河，会连日阴雾，壬戌，韶至洛阳，帅帐下三百骑，与诸将登邙坂，观周军形势。至太和谷，与周军遇，韶即驰告诸营，追集骑士，结陈以待之。韶为左军，兰陵王长恭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周人不意其至，皆惧。韶遥谓周人曰“汝宇文护才得其母，遽来为寇，何也? ”周人曰:“天遣我来，有何可问！”韶曰:“天道赏善罚恶，当遣汝送死来耳！”

[31]段韶从晋阳出发，五天以后渡过黄河，正巧连日来阴天有雾，壬戌（初八），段韶到达洛阳，率领帐下的三百名骑兵，和将领们一同登上邙阪，观察北周军队的形势，到太和谷，和北周军队遭遇，段韶立即派人骑马遍告各营岷，会集骑士，严阵以待。段韶是左军，兰陵王高长恭是中军，斛律光是右军。周人没有想到段韶等人到来，感到恐惧。段韶远远地向周人说:“你宇文护刚得到母亲，就马上来侵扰，这是为什么? ”周人说:“上天派我们来，有什么好问的！”段韶说:“天道是赏善罚恶的，是派你们送死来了！”

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战。韶且战且却以诱之；待其力弊，然后下马击之。周师大败，一时瓦解，投坠溪谷死者甚众。

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迎战。段韶且战且退诱敌深入；等对方兵力疲竭，于是下马进攻。北周军队大败，立刻崩溃，坠落在溪流和山谷中而丧生的很多。

兰陵王长恭以五百骑突入周军，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师在城下者亦解围遁去，委弃营幕，自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械，弥满川泽。唯齐公宪、达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后，勒兵拒战。

兰陵王高长恭以五百名骑兵冲进北周军队的包围圈，到了金墉城下。城上的人不认识他，高长恭脱去甲胄露出自己的面孔，城上派了弓箭手下来救他。在城下的北周军队也解围逃走，丢下营帐，从邙山到谷水的三十里间的川泽之地，都是北周丢弃的兵器辎重。只有齐公宇文宪、达奚武和庸忠公王雄在后面统率兵士抵抗作战。

王雄驰马冲斛律光陈，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余一奴一矢。雄按不及光者丈余，谓光曰:“吾惜尔不杀，当生将尔见天子。”光射雄中额，雄抱马走，至营而卒。军中益惧。

王雄策马冲入斛律光的阵营，斛退光退走，王雄紧紧追赶。斛律光的左右都走散了，只剩下一名奴仆和一支箭。王雄手按着长矛离斛律光不到一丈多远，对他说：“我因为爱惜而不杀你，要活捉你去见天子。”斛律光放箭射中王雄的额头，王雄用手抱住马颈逃走，到军营时就死去，军中更加恐惧。

齐公宪拊循督励，众心小安。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达奚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震骇，若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久，备见形势；公少年未经事，岂可以数营士卒委之虎口乎！”乃还。权景宣亦弃豫州走。

齐公宇文宪抚慰激励部下，部众心里稍为平定。夜晚时，他将军队集中起来，准备到天亮时再战。达奚武说：“洛阳的军队都散了，人们的心情震撼害怕，如果不趁晚上迅速退走，只怕明天想走也走不成。我在军队很久了，完全了解这种形势；您年轻没有经历多少事情，怎能把几个营的士兵送进虎口！”于是退兵回去。权景宣也放弃豫州退走。

丁卯，齐主至洛阳。已巳，以段韶为太宰，斛律光为太尉，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壬申，齐主如虎牢，遂自滑台如黎阳，丙子，至邺。

丁卯（十三日），北齐国主到洛阳。已巳（十五日），任命段韶为太宰，斛律光为太尉，兰陵王高长恭为尚书令。壬申（十八日），北齐国主去虎牢，便从滑台去黎阳，丙子（二十二日），抵达邺城。

杨忠引兵出沃野，应接突厥，军粮不给，诸军忧之，计无所出。忠乃招诱稽胡酋长咸在坐，诈使河州刺史王杰勒兵鸣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阳，欲与突厥共讨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惧，忠慰谕而遣之。于是诸胡相帅馈输，军粮填积。属周师罢归，忠亦还。

杨忠领兵从沃野出发，接应突厥，由于军粮短缺，军中担忧，想不出办法。杨忠便召集诱骗稽胡部落的酋长入座，假装叫河州刺史王杰统率士兵敲着战鼓赶到这里，说：“大冢宰已经平定洛阳，准备和突厥共同讨伐稽胡部落那些不服从的人。”在座的酋长们都很害怕，杨忠安慰劝说后让他们回去。于是那些胡族部落相继送来粮食，军粮于是充足。北周命令军队罢兵回朝，杨忠也一起返回。

晋公护本无将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无功，与诸将稽首谢罪。周主慰劳罢之。

晋公宇文护本来就没有将帅的胆略本领，这次行动，又不是他的本意，所以无功而归，只得和将领们向周武帝叩头请罪。北周国主对他们加以慰劳了事。

[32]是岁，齐山东大水，饥死者不可胜计。

[32]这一年，北齐的山东水灾，饿死的人数不胜数。[33]宕昌王梁弥定屡寇周边，周大将军田弘讨灭之，以其地置宕州。

[33]宕昌王梁弥定屡次进犯北周的边界，北周的大将军田弘将他讨平，在那里设置宕州。

六年（乙酉、565）

六年（乙酉，公元565年）

[1]春，正月，癸卯，齐以任城王为大司马。

[1]春季，正月，癸卯（二十日），北齐任命任城王高为大司马。

[2]齐主如晋阳。

[2]北齐国主去晋阳。

[3]二月，辛丑，周遣陈公纯、许公贵、神武公窦毅、南阳公杨荐等备皇后仪卫行殿，并六宫百二十人，诣突厥可汗牙帐逆女。毅，炽之兄子也。

[3]二月，辛丑（疑误），北周派陈公宇文纯、许公宇文贵、神武公窦毅、南阳公杨荐等准备皇后的仪仗、侍卫、行装，和六宫的一百二十人，到突厥可汗的牙帐迎接可汗的女儿。窦毅是窦炽哥哥的儿子。

[4]丙寅，周以柱国安武公李穆为大司空，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

[4]丙寅（十三日），北周任命柱国安武公李穆为大司空，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

[5]壬申，周主如岐州。

[5]壬申（十九日），北周国主去岐州。

[6]夏，四月，甲寅，以安成王顼为司空。

[6]夏季，四月，甲寅（初二），陈朝任命安成王陈顼为司空。

顼以帝弟之重，势倾朝野。直兵鲍僧睿，恃顼势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为奏弹之，从南台官属引奏案而入。上见陵章服严肃，为敛容正

坐。陵进读奏版，时顼在殿上侍立，仰视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顼下殿。上为之免顼侍中、中尽监。朝廷肃然。

陈顼因为是陈文帝的弟弟而显赫，势力压倒在朝在野的一切人，直兵鲍僧睿依仗陈顼的势力横行不法，御史中丞徐陵上奏章弹劾他，跟随御史台官员的引导经过批阅章奏的几案进入朝廷。文帝见他身穿礼服十分严肃，脸色也严肃起来，端正地坐好。徐陵手持奏版读了奏章，当时陈顼正站在殿上侍候文帝，抬头看着文帝，惊慌得脸上流汗变色。徐陵叫殿中御史领陈顼下殿。文帝因此免去陈顼担任的侍中、中书监的官职。朝廷中对徐陵肃然起敬。

[7]丙午，齐大将军东安王娄睿坐事免。

[7]戊午（初六），北齐的大将军东安王娄睿因事获罪被免职。

[8]齐著作郎祖，有文学，多技艺，而疏率无行。尝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罗，于髻上得之；又坐诈盗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显祖时，为秘书丞，盗《华林遍略》，及有他赃，当绞，除名为民。显祖虽憎其数犯法，而爱其才伎，令直中书省。

[8]北齐著作郎祖，有文才，多技艺，但是不拘小节，品行不好。他曾经是神武帝的中外府功曹。因为宴会时曾经丢失过金酒杯，结果在祖的发髻中找到；又因为诈骗盗窃三千石官粟的罪行，曾被鞭打二百下，发配去甲坊服役。文宣帝时，祖任秘书丞，偷走《华林遍略》一书，又发现他有其他贪赃行为，本来应该被绞死，后来改判革去官职当老百姓。文宣帝虽然厌恶他常常犯法，但是喜欢他的文才和技艺，所以叫他在中书省任职。

世祖为长广王，为胡桃油献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征梦殿下乘龙上天。”王曰：“若然，当使兄大富贵。”及即位，擢拜中书侍郎，迁散骑常侍。与和士开共为奸谄。

北齐武成帝早年被封为长广王时，祖做了胡桃油献给他，还说：“殿下有非同寻常的骨相。我还梦见殿下乘龙上天。”长广王说：“如果真是这样，当然使您老兄大富大贵。”等到长广王即位做了皇帝，提拔他为中书侍郎，升迁为散骑常侍。他同和士开一起作恶，巴结奉承武成帝。

私说士开曰：“君之宠幸，振古无比。宫车一日晚驾，欲何以克终？”士开因从问计。曰：“宜说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

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践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宫、少主必皆德君，此万全计也。请君微说主上令粗解，当自外上表论之。"士开许诺。

祖私下对和士开说："皇上对我们的宠幸，自古以来无法可比。皇上一崐旦驾崩，用什么办法来保持我们的结局？"和士开便向他问计。祖说："应当向皇上劝说：'文襄、文宣、孝昭等皇上的太子，都没能立为皇上，现在应当令皇太子早登皇位，决定君臣之分。'如果事情成功，皇后、皇太子一定会感激您，这才是万全之计。请您稍稍劝说皇上使他有所领会，我会从外面向皇上上表说这件事。"和士开便答应了。

会有彗星见。太史奏云："彗，除旧布新之象，当有易主。"于是上书言："陛下虽为天子，未为极贵，宜传位东宫，且以上应天道。"并上魏显祖禅子故事。齐主从之。

正巧天上出现彗星。太史奏报说："彗星，是除旧更新的迹象，应当有皇帝传位的事发生。"祖于是向武成帝上书说："陛下虽是天子，但还不是极贵，应该传位给皇太子，以顺应天道。"还说了北魏献文帝传位给儿子的故事。武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丙子，使太宰段韶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太子纬。太子即皇帝位于晋阳宫，大赦，改元天统。又诏以太子妃斛律氏为皇后。于是群公上世祖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闻。使黄门侍郎冯子琮、尚书左丞胡长粲辅导少主，出入禁中，专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

丙子（二十四日），北齐武成帝派太宰段韶手持符节捧着皇帝的玉玺和绶带，传位给太子高纬。太子在晋阳宫即皇帝位，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天统。又下诏封太子的妃子斛律氏为皇后。于是公侯们进奉武成帝以太上皇帝的尊号，军国大事都向他报告。派黄门侍郎冯子琮、尚书左丞胡长粲辅导年轻的君主，在宫中出入，专门职掌奏章一类的事。冯子琮是胡后的妹夫。

祖拜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大被亲宠，见重二宫。

祖被授职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大受宠信，被太上皇和皇帝所看重。

[9]丁丑，齐以贺拔仁为太师，侯莫陈相为太保，冯翊王润为司徒，赵郡王睿为司空，河南王孝琬为尚书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

为太尉，斛律光为大将军，东安王娄睿为太尉，尚书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

[9]丁丑（二十五日），北齐任命驾拔仁为太师，侯莫陈相为太保，冯翊王高润为司徒，赵郡王高睿为司空，河南王高孝琬为尚书令。戊寅（二十六日），任命瀛州刺史尉粲为太尉，斛律光为大将军，东安王娄睿为太尉，尚书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

[10]五月，突厥遣使至齐，始与齐通。

[10]五月，突厥派使者到北齐，开始和北齐联系。

[11]六月，乙巳，齐主使兼散骑常侍王季高来聘。

[11]六月，己巳（十八日），北齐国主派兼散骑常侍王季高来陈朝访问。

[12]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12]秋季，七月，辛乙朔（初一），有日食。

[13]上遣都督程灵洗自鄱阳别道击周迪，破之。迪与麾下十余人窜于山穴中，日月浸久，从者亦稍苦之。后遣人潜出临川市鱼鲑，临川太守骆牙执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随之入山。其人诱迪出猎，勇士伏于道傍，出斩之。丙戌，传首至建康。

[13]陈文帝派都督程灵洗从鄱阳经其他道路攻击周迪，将他打败。周迪和部下的十几人逃窜到山洞中，时间一长，跟随他的人也感到有些困苦。后来派人偷偷离开临川买鱼做菜，被临川太守骆牙捉住，命令他们回去捉住周迪来报効，派了亲信的勇士和他们一起进山。这些人回去后引诱周迪到外面打猎，勇士们埋伏在路边，突然奔出将周迪杀死。丙戌（初六），将周迪的首级送到建康。

[14]庚寅，周主如秦州；八月，丙子，还长安。

[14]庚寅（初十），北周国主去秦州；八月，丙子（二十六日），回长安。

[15]已卯，立皇子伯固为新安王，伯恭为晋安王，伯仁为庐陵王，伯义为江夏王。

[15]已卯（二十九日），陈朝立皇子陈伯固为新安王，陈伯恭为晋安王，陈伯仁为庐陵王，陈伯义为江夏王。

[16]冬，十月，辛亥，周以函谷关城为通洛防，以金州刺史贺若敦为中州刺史，镇函谷。[16]冬季，十月，辛亥（初二），北周以函谷关的关城为通洛防，任命金州刺史贺若敦做中州刺史，镇守函谷。

敦恃才负气，顾其流辈皆为大将军，敦独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军而返，谓宜受赏，翻得除名，对台使出怨言。晋公护怒，征还，逼令自杀。临死，谓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以诫之。

贺若敦依仗自己的才能，看不起别人，见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都是大将军，而唯独自己不是，加上湘州那次战役，全军都返回没有损失，认为本该受到赏赐，结果反被除名，所以对朝廷的使臣口出怨言。晋公宇文护大怒，将他召回，逼他自杀。临死前，他对儿子贺弼说："我的志向是平定江南，现在没能实现，你一定要完成我的遗愿。我因为口舌不谨慎而死，你不能不深思。"于是用锥子把儿子的舌头扎出血来告诫他。

[17]十一月，癸未，齐太上皇至邺。

[17]十一月，癸未（初五），北齐太上皇帝到了邺城。

[18]齐世祖之为长广王也，数为显祖所捶，心常衔之。显祖每见祖，常呼为贼，故亦怨之；且欲求媚于世祖，乃说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称'文'？既非创业，何得称'祖'？若文宣为祖，陛下万岁后当何所称？"帝从之。己丑，改谥太祖献武皇帝庙号高祖，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议文宣谥号。

[18]齐武成帝高湛当长广王时，屡次被文宣帝用鞭子责打，心中常常衔恨。文宣帝每次见到祖，常常称他为贼，所以祖也怨恨他；因为要讨好武成帝，便对他说："文宣帝性情粗暴，怎么能称'文'？又没有开创基业，怎么能称'祖'？如果文宣帝是祖，陛下万岁以后又怎样称呼？"武成帝接受了。已丑（十一日），改文宣帝的谥号为太祖献武皇帝，庙号高祖，献明皇后改称武明皇后。下令有关部门重新商议文宣帝的谥号。

[19]十二月，乙卯，封皇子伯礼为武陵王。

[19]十二月，乙卯（初七），陈朝封皇子陈伯礼为武陵王。

[20]壬戌，齐上皇如晋阳。

[20]壬戌（十四日），北齐太上皇武成帝去晋阳。

[21]庚午，齐改谥文宣皇帝为景烈皇帝，庙号威宗。

[21]庚午（二十二日），北齐把文宣皇帝的谥号改为景烈皇帝，庙号威 宗。

天康元年（丙戌、566）

天康元年（丙戌、公元566年）

[1]春，正月，己卯，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已卯（初二），出现日食。

[2]癸未，周大赦，改元天和。

[2]癸未（初六），北周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天和。

[3]辛卯，齐主祀圜丘；癸巳，祫太庙。

[3]辛卯（十四日），北齐国主到圜丘祭天；癸巳（十六日），在太庙举行祫祀。

[4]丙申，齐以吏部尚书尉瑾为右仆射。

[4]丙申（十九日），北齐任命吏部尚书尉瑾为右仆射。

[5]已亥，周主耕藉田。

[5]已亥（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在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6]庚子，齐主如晋阳。

[6]庚子（二十三日），北齐国主去晋阳。

[7]周遣小载师杜杲来聘。

[7]北周派小载师杜杲来陈朝聘问。

[8]二月，庚戌，齐上皇还邺。

[8]二月，庚戌（初三），北齐太上皇武成帝回邺城。

[9]丙子，大赦，改元。

[9]丙子（二十九日），陈朝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天康。

[10]三月，已卯，以安成王顼为尚书令。

[10]三月，已卯（初三），陈朝任命安成王陈顼为尚书令。[11]丙午，周主祀南郊。夏，四月，辛亥，大雩。

[11]丙午（三十日），北周国主到南郊祭天。夏季，四月，辛亥（初五），因天旱而举行盛大的雩祭。

[12]上不豫，台阁众事，并令尚书仆射到仲举、五兵尚书孔奂共决之。奂，之之曾孙也。疾笃，奂、仲举与司空·尚书令·扬州刺史安成王顼、吏部尚书袁枢、中书舍人刘师知入侍医药。枢，君正之子也。太子伯宗柔弱，上忧其不能守位，谓顼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顼拜伏泣涕，固辞。上又谓仲举、奂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须长君。朕欲近则晋成，远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奂流涕对曰："陛下御膳违和，痊复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圣德日跻，安成介弟之尊，足为周旦。若有废立之心，臣等愚诚，不敢闻诏。"上曰："古之遗直，复见于卿。"乃以奂为太子詹事。

[12]陈文帝生病，台阁等官署的事情，令尚书仆射到仲举、五兵尚书孔奂共同决定。孔奂是孔之的曾孙。文帝病重，孔奂、到仲举和司空及尚书令扬州刺史安成王陈顼、吏部尚书袁枢、中书舍人刘师知进宫侍候医病服药。袁枢是袁君正的儿子。太子陈伯宗懦弱，文帝担心他不能守住皇位，对安成王陈顼说："我要像太伯那样把天下让给你。"陈顼流泪拜伏在地，坚决推辞。文帝又对到仲举、孔奂说："现在三方鼎立对峙，天下的事情繁重，需要有个年纪较大的君主。近的，朕准备效法晋成帝，远的，遵照殷朝的法则，把皇位传给弟弟，你们要按朕的意思去做。"孔奂流着泪回答说："陛下因为饮食不当所以身体欠安，不用很久就能康复。皇太子正在盛年，威德一天比一天高。安成王贵为陛下的弟弟，足以承担周公旦那样的责任。陛下如果有废立的想法，我们虽然愚笨，实在不敢听到这样的诏命。"文帝说："古代直道而行的遗风，在你们身上表现出来了。"于是任命孔奂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人臣之事君，宜将顺其美，正救其恶。孔奂在陈，处腹心之重任，决社稷之大计，苟以世祖之言为不诚，则当如窦婴面辩，袁盎延争，防微杜渐以绝觊觎之心。以为诚邪，则当请明下诏书，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无楚灵之恶。不然，谓太子嫡嗣，不可动摇，欲保辅而安全之，则当尽忠竭节，如晋之荀息，赵之肥义。柰何于君之存，则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没，则权臣移国而

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谀之尤者，而世祖谓之遗直，以托六尺之孤，岂不悖哉！

臣司马光曰：作为臣子服事君主，应该顺随他做得对的好事，以匡正补救他做得不对的坏事。孔奂在陈朝，负有心腹大臣的重任，决定国家的大计，假如认为陈文帝的话不是真心实意，就应当像窦婴那样当面辩论，像袁盎那样在朝廷上力争，在错误或坏事萌芽的时候及时制止，不使它发展，杜绝非分企图之心。如果认为真心实意，就应当请皇帝明下诏书，向中外宣布，可以使陈文帝有宋宣公舍子立弟的美德，陈宣帝无楚灵王杀兄自立的恶行。不然，说太子是嫡系王位继承人，不能动摇，要辅佐他，使他没有危险，就应当尽忠全节，像晋国的荀息，赵国的肥义那样。奈何在君主活着时，预先猜度他的想法而迎合他；等到君主死后，权臣篡国而不能挽救，继位的君主失位时而不能殉节去死！这就是奸诈奉承到了极点的人，而世祖说他们有古代直道而行的遗风，托付他们辅助未成年而继位的君主，岂不荒谬！

[13]癸酉，上殂。

[13]癸酉（二十七日），陈文帝去世。

上起自艰难，知民疾苦。性明察俭约，每夜刺闺取外事分判者，前后相续。敕传更签于殿中者，必投签于阶石之上，令枪然有声，曰：“吾虽眠，亦令惊觉。”

陈文帝出身于艰苦困难之中，知道民间的疾苦。他生性目光敏锐、节俭朴实，每晚从宫中小门送来刺探外事以供分析的人，前后接连不断。他下令传送更签到殿中的人，一定要把签投在石阶上，使它发出清脆的声音，说：“我虽然睡着了，响声也可以让我惊醒觉察。”

太子即位，大赦。五月，已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太子临海王陈伯宗即皇帝位，大赦全国。五月，已卯（初三），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14]乙酉，齐以兼尚书左仆射武兴王普为尚书令。

[14]乙酉（初九），北齐任命兼尚书左仆射武兴王高普为尚书令。
[15]吐谷浑龙涸王莫昌帅部落附于周，以其地为扶州。

[15]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领部落归附北周，北周在他们的居住地区设置扶州。

[16]庚寅，以安成王顼为骠骑大将军、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丁酉，以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以吏部尚书袁枢为左仆射，吴兴太守沈钦为右仆射，御史中丞徐陵为吏部尚书。

[16]庚寅（十四日），陈朝以安成王顼为骠骑大将军、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丁酉（二十一日），任命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任命吏部尚书袁枢为左仆射，吴兴太守沈钦为右仆射，御史中丞徐陵为吏部尚书。

陵以梁末以来，选授多滥，乃为书示众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祸败，故使官方，穷此纷杂。永定之时，圣朝草创，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谘议、参军，市中无数，岂是朝章固应如此！今衣冠礼乐，日富年华，何可犹作旧意非理想也！"众咸服之。

徐陵认为梁朝末年以来，选官授职大多宽滥，就给大家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梁元帝继承了侯景叛乱后的残破局面，王太尉接受了荆州被攻破后的灾难衰败，所以造成官职制度的极其混乱复杂。永定年间，我朝刚建立不久，白银难得，授予官职的文书却容易求取，暂时用官阶代替赏赐的钱币绢帛。以至路上的员外、常侍一个挨一个，街坊间的谘议、参军多到无数，难道朝廷的典章制度本该这样吗！现在朝廷的衣冠服饰、典章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怎能还可以根据以往这种章法违反常理和民望！"大家都很信服。

[17]已亥，齐立上皇子弘为齐安王，仁固为北平王，仁英为高平王，仁光为淮南王。

[17]已亥（二十三日），北齐立太上皇帝的儿子高弘为齐安王，高仁固为北平王，高仁英为高平王，高仁光为淮南王。

[18]六月，齐遣兼散骑常侍韦道儒来聘。

[18]六月，北齐派兼散骑常侍韦道儒来陈朝聘问。

[19]丙寅，葬文皇帝于永宁陵，庙号世祖。

[19]丙寅（二十一日），陈朝把文帝葬在永宁陵，庙号世祖。

[20]秋，七月，戊寅，周筑武功等诸城以置军士。

[20]秋季，七月，戊寅（初三），北周修筑武功等城池设置军队。

[21]丁酉，立妃王氏为皇后。

[21]丁酉（二十二日），陈朝立妃子王氏为皇后。

[22]八月，齐上皇如晋阳。

[22]八月，北齐太上皇武成帝去晋阳。

[23]周信州蛮冉令贤、向五子王等据巴峡反，攻陷白帝，党与连结二千余里。周遣开府仪同三司元契、赵刚等前后讨之，终不克。九月，诏开府仪同三司陆腾督开府仪同三司王亮、司马裔讨之。

[23]北周信州的蛮人冉令贤、向五子王等据有巴峡叛变，攻陷白帝城，党羽连结有二千多里。北周派开府仪同三司元契、赵刚等前后对他们进行讨伐，都没有攻克。九月，北周武帝下诏派开府仪同三司陆腾督率开府仪同三司王亮、司马裔去讨伐。

腾军于汤口，令贤于江南据险要，置十城，远结涔阳蛮为声援，自帅精卒固守水罗城。腾召诸将问计，皆欲先取水逻，后攻江南。腾曰:“令贤内恃水逻金汤之固，外托涔阳辅车之援，资粮充实，器械精新。以我悬军，攻其严垒，脱一战不克，更成其气。不如顿军汤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后进军水逻，此制胜之术也。”乃遣王亮帅众渡江，旬日，拔其八城，捕虏及纳降各千计。遂间募骁勇，数道进攻水逻。蛮帅冉伯犁、冉安西素与令贤有仇，腾说诱，赂以金帛，使为乡导。水逻之旁有石胜城，令贤使其兄子龙真据之。腾密诱龙真，龙真遂以城降。水逻众溃，斩首万余级，捕虏万余口，令贤走，追获，斩之。腾积骸于水逻城侧为京观。是后群蛮望之，辄大哭，不敢复叛。

陆腾把军队驻扎在汤口，冉令贤在长江南面据守险要地形，设置十个城池，勾结远处的涔阳蛮人互为声援，自己率领精兵在水逻城固守。陆腾召集将领们询问对策，都认为应该先攻取水逻城，后进攻长江南面一带。陆腾说:“冉岷令贤内部依仗水逻城固若金汤，外部寄托涔阳蛮人互相依存的支援，物资和粮食充足，兵器和军械精良而且新造成。以我方深入前敌的孤军，去攻打对方严阵以待的军垒，如果不能一仗攻克，会更加助长他们的气焰。不如把军队驻屯在汤口，先攻取长江南面的地方，好比剪掉了他们的羽毛，然后向水逻城进军，这才是克敌制胜的战术。”于是派遣王亮率领军队渡过长江，只用十天，

攻下八城，俘虏和收纳投降的分别以千计。于是挑选骁勇的士兵，分几路进攻水逻城。信州蛮人将帅冉伯犁、冉安西素来和冉令贤有仇，陆腾对他们诱说，用金帛贿赂收买，收他们当向导。水逻城旁边有石胜城，冉令贤叫侄子冉龙真在那里据守。陆腾秘密地劝诱冉龙真，冉龙真便举城投降。水逻城的守众溃散，被杀死一万多人，俘虏了一万多人。冉令贤逃走时被追上抓住，斩杀了他。 陆腾在水逻城帝把尸骸堆成高丘。此后各部蛮人见到这种惨状，就大哭，不敢再叛乱。

向五子王据石墨城，使其子宝胜据双城。水逻既平，腾频遣谕之，犹不下。进击，皆擒之，尽斩诸向酋长，捕虏万余口。

向五子王占据石墨城，叫他的儿子向宝胜据守双城。水逻城被平定后，陆腾不断派人去劝说，他们还是不肯投降。陆腾于是发起进攻，把他们全部捉到，将姓向的各个酋长全都杀掉，还捉到一万多个俘虏。

信州旧治白帝，腾徙之于八陈滩北，以司马裔为信州刺史。

信州的旧治所在白帝城，陆腾把治所迁到八陈滩的北面，任命司马裔为信州刺史。

小吏部陇西辛昂，奉使梁、益，且为腾督军粮。时临、信、楚、合等州，民多从乱，昂谕以祸福，赴者如归。乃令老弱负粮，壮夫拒战，咸乐为用。使还，会巴州万荣郡民反，攻围郡城，遏绝山路。昂谓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闻，孤城必陷。苟利百姓，专之可也。”遂募通、开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贼垒。贼以为大军至，望风瓦解，一郡获全。周朝嘉之，以为渠州刺史。

小吏部、陇西人辛昂，奉命出使梁州、益州，并且替陆腾操办军粮。当时临州、信州、楚州、合州的民众很多参加了叛乱，辛昂对他们说明利害关系，人们都来归附他好象回家一样。辛昂于是叫年老体弱的背粮食，身体强壮的男子参加打仗，大家都愿意为他效力。辛昂完成使命返回时，正遇到巴州万荣郡的百姓造反，进攻包围了郡城，阻断山路。辛昂对部下说：“乱民凶狡猖狂，我们如果先坐等报告朝廷，孤城一定陷落。如果对老百姓有利，不如先斩后奏。”便在通、开二州招募壮丁，得到三千人。加倍地赶路，出其不意，直逼贼垒。贼寇以为大军到来，便望风瓦解，郡城得以保全。北周朝廷嘉奖辛昂，任命他为渠州刺史。

[24]冬，十月，齐以侯莫陈相为太傅，任城王为太保，娄睿为大司马，冯翊王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

[24]冬季，十月，北齐任命侯莫陈相为太傅，任城王高为太保，娄睿为大司马，冯翊王高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

[25]庚申，帝享太庙。

[25]庚申（十七日），陈废帝陈伯宗到太庙祭祀。

[26]十一月，乙亥，周遣使来吊。

[26]十一月，乙亥（初二），北周派使者来陈朝吊丧。

[27]丙戌，周主行视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申，还长安。

[27]丙戌（十三日），北周国主巡行视察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申（十八日），回长安。

[28]齐河间王孝琬怨执政，为草人而射之。和士开、祖谮之于上皇曰："草人以拟圣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脱兜鍪抵地，云：'我岂老妪，须著此物！'此言属大家也。又，魏世谣言：'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上金鸡鸣。'河南、北者，河间也。孝琬将建金鸡大赦耳。"上皇颇惑之。

[28]北齐河间王高孝琬怨恨执政大臣，扎了草人当靶子用箭射它。和士开、祖向太上皇帝进谗言说："草人是模拟圣上的。再有，以前突厥到了并州，高孝琬脱下头盔扔在地上，说：'我难道是老太婆，要用这种东西！'这也是针对圣上的。此外，魏朝之世有民谣说：'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上金鸡鸣。'黄河的南、北，就是河间一带。高孝琬将要设置金鸡，表示要象皇帝那岷样大赦天下。"太上皇武成帝心里非常疑惑。

会孝琬得佛牙，置第内，夜有光。上皇闻之，使搜之，得填库幡数百，上皇以为反具，收讯。诸姬有陈氏者，无宠，诬孝琬云："孝琬常画陛下像而哭之"，其实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卫赫连辅玄倒鞭挝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孙，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之甥，何为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两胫而死。

恰逢高孝琬得到佛牙，将它放在宅第内，佛牙在夜间发光。太上皇听说之后，派人去搜导，发现仓库里放着几百件长矛和旗幡，太上皇

认为这是图谋造反的用具，便逮捕他加以审讯。高孝琬的妾妃中有个陈氏，因为得不到主人的宠爱，就诬告高孝琬说：“高孝琬经常画了陛下的像对着它哭泣”，其实所画的是高孝琬父亲文襄皇帝的像。太上皇勃然大怒，派武卫赫连辅玄用鞭子粗的一头揍他。高孝琬被打得大叫“叔父”。太上皇说：“你怎么胆敢叫我叔父！”高孝琬说：“臣是神武皇帝的嫡生孙子，文襄皇帝的嫡生儿子，魏孝静皇帝的外甥，为什么不能称你为叔父！”太上皇更加发怒，将他的两条小腿打断因而死去。

安德王延宗哭之，泪赤。又为草人，鞭而讯之曰：“何故杀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于地，马鞭鞭之二百，几死。

安德王高延宗说后大哭，直到哭出血来。高延宗又扎了个草人，对它一面鞭打一面责问说：“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哥哥？”奴仆检举了这件事，太上皇把高延宗掀翻在地，用马鞭鞭打二百，高延宗几乎被打死。

[29]是岁，齐赐侍中、中书监元文遥姓高氏，顷之，迁尚书左仆射。

[29]这一年，北齐赐侍中、中书监元文遥姓高，不久，又升职为尚书左仆射。

魏末以来，县令多用厮役，由是士流耻为之。文遥以为县令治民之本，遂请革选，密择贵游子弟，发敕用之；犹恐其折诉，悉召之集神武门，令赵郡王睿宣旨唱名，厚加慰谕而遣之。齐之士人为县自此始。

魏朝末年以来，多用出身低贱的厮役当县令，因此一般士人都不屑于充当。元文遥认为县令是治理百姓的根本，便请求改变选用县令的办法，秘密挑选没有官职的贵族子弟，发出敕令加以任命；还怕这些人申诉，把他们都召集到神武门，叫赵郡王高睿宣布圣旨逐个点名，郑重地进行安慰和劝说，然后派遣出去。北齐的士人做县令由此开端。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卷

陈纪四 临海王光大元年（丁亥、567）

陈纪四 陈临海王光大元年（丁亥，公元567年）

[1]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癸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2]尚书左仆射袁枢卒。

[2]陈朝尚书左仆射袁枢去世。

[3]乙亥，大赦，改元。

[3]乙亥（初三），陈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大。

[4]辛卯，帝祀南郊。

[4]辛卯（十九日），陈废帝到南郊祭祀。

[5]壬辰，齐上皇还邺。

[5]壬辰（二十日），北齐太上皇回邺城。

[6]己亥，周主耕藉田。

[6]己亥（二十七日），北周国主在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7]二月，壬寅朔，齐主加元服，大赦。

[7]二月，壬寅朔（初一），北齐国主举行加冠的仪式，大赦全国。

[8]初，高祖为梁相，用刘师知为中书舍人。师知涉学工文，练习仪礼，历世祖朝，虽位宦不迁，而委任甚重，与扬州刺史安成王顼、尚书仆射到仲举同受遗诏辅政。师知、仲举恒居禁中，参决众事，顼与左右三百人入居尚书省。师知见顼地望权势为朝野所属，心忌之，与尚书左丞王暹等谋出顼于外。众犹豫，未敢先发。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节自任，又受委东宫，乃驰诣相府，矫敕谓顼曰："今四方无事，王可还东府经理州务。"

[8]当初，陈武帝是梁敬帝的丞相，任用刘师知为中书舍人。刘师知学识广博擅长文学，熟悉朝仪礼制，在梁世祖时，虽然为官得不到升迁，但委任他的事情很重要，他和扬州刺史安成王陈顼、尚书仆射

到仲举一起受先皇的遗诏辅政。刘师知、到仲举常常住在宫里，参预决定许多事情。陈顼和三百名身边亲信进驻尚书省，刘师知看到陈顼的门第和权势为朝廷和民间所注目，心中妒嫉，和尚书左丞王暹等策划拟把陈顼排挤出尚书省。大家犹豫不定，不敢率先发难。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一贯以维护名望气节为己任，加上在东宫任职，是皇帝亲自任命的，于是赶到尚书省假传圣旨对陈顼说：“现在天下无事，安成王可以回自己的东府管理州务。”

顼将出，中记室毛喜，驰入见顼曰：“陈有天下日浅，国祸继臻，中外危惧。太后深惟至计，令王入省共康庶绩，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壮之重，愿王三思，须更闻奏，无使奸人得肆其谋。今出外即受制于人，譬如曹爽，愿作富家翁，其可得邪！”琐遣喜与领军将军吴明彻筹之，明彻曰：“嗣君谅暗，万机多阙。殿下亲实周、邵，当辅安社稷，愿留中勿疑。”

陈顼正准备离开尚书省，中记室毛喜赶来见他，说：“陈朝据有天下为时还很短，国家接连遇到大丧事，上上下下都感到担忧害怕。太后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叫您安成王进尚书省共同兴举各种事功，殷不佞所说的，一定不是太后的意思。社稷的重任在身，希望您能三思，必须另行向朝廷奏报，不要使邪恶之徒的阴谋得逞。现在离开尚书省就会受到别人的牵制束缚，比如像曹爽那样，只愿当个富家翁，这怎能如愿！”陈顼派毛喜和领军将军吴明彻商议，吴明彻说：“继位的国君正在居丧，日常纷繁的政务很多还没有着手。殿下亲如周公、召公，应当辅助皇上安定国家，希望殿下留在尚书省，不必疑虑。”

顼乃称疾，召刘师知，留之与语，使毛喜先入言于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并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于帝。帝曰：“此自师知等所为，朕不知也。”喜出，以报顼。顼因囚师知，自入见太后及帝，极陈师知之罪，仍自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其夜，于狱中赐死。以到仲举为金紫光禄大夫。王暹、殷不佞并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顼雅重之，故独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诛。自是国政尽归于顼。

陈顼于是假装生病，请刘师知来，留住他进行谈话，同时派毛喜先向太后禀告。太后说：“现在伯宗皇帝年幼，政事都委托给二郎陈顼。殷不佞所说的不是我的意思。”毛喜又去向陈废帝说这件事。陈废帝

说：“ 这是刘师知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朕并不知道。”毛喜回来报告给陈顼。陈顼把刘师知囚禁起崐来，亲自进宫见太后和皇帝，极力陈述刘师知的罪行，自己起草了诏命请皇帝御批，把刘师知交给廷尉，这天夜里，在牢狱中把他赐死。任命到仲举为金紫光禄大夫。王暹、殷不佞一同交送有关部门治罪。殷不佞是殷不害的弟弟，少年时对父母很孝顺，陈顼平素很看重他，所以唯独他没有被处死，只是被罢官而已。王暹被处死。从此以后国家大政都归于陈顼。

右卫将军会稽韩子高，镇领军府，在建康诸将中士马最盛，与仲举通谋。事未发。毛喜请简士马配子高，并赐铁炭，使修器甲。顼惊曰：“子高谋反，方欲收执，何为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毕，边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为杖顺。若收之，恐不即授首，或能为人患。宜推心安诱，使不自疑，伺间图之，一壮士之力耳。”顼深然之。

右卫将军会稽人韩子高，镇守幕府，在建康的诸多将帅中，部下的兵马最为强盛，曾经和到仲举联系共谋。这件事没有揭露。毛喜请陈顼选派士兵马匹给韩子高，并赐给他铁和木炭，供他修治兵器盔甲。陈顼感到惊讶说：“韩子高参预谋反，正要把他抓起来，为什么反倒这样？”毛喜说：“先帝的山陵刚修建完毕，边境的盗寇还很多，韩子高受前朝的委用，号称凭倚之材。如果抓他，恐怕不能斩杀，或许变成祸患。应当对他推心置腹安抚诱导，使他不产生怀疑，等到有机会再对付他，只要一个壮士的力量就够了。”陈顼非常同意。

仲举既废归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义长公主，除南康内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为衡、广诸镇；郁每乘小舆，蒙妇人衣，与子高谋。会前上虞令陆及子高军主告其谋反。顼在尚书省，因召文武在位议立皇太子。平旦，仲举、子高入省，皆执之，并郁送廷尉，下诏，于狱赐死，余党一无所问。

到仲举被免职后回到住所，心里很不平静。他的儿子到郁，娶文帝的妹妹信义长公主为妻，授南康内史的官职，他没有赴任。韩子高自己也感到有危险，请求离京镇守衡、广等州；到郁往往坐小轿，蒙上妇女的衣服，到韩子高那里去策划。恰巧前上虞令陆和韩子高军队的主将检举到郁谋反。陈顼在尚书省，召集在位的文武大臣们商议立皇太子的事。清晨，到仲举、韩子高到尚书省，都被抓起来，连同到郁一并押送廷尉，诏令在狱中赐死，他们的余党一个也不追问。

[9]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顷坐谋反诛。

[9]辛亥（初十），陈朝南豫州刺史余孝顷以谋反罪被杀。

[10]癸丑，以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刘师知、韩子高之谋，伯茂皆预之；司徒顼恐扇动内外，故以为中卫，专使之居禁中，与帝游处。

[10]癸丑（十二日），陈朝任命东扬州刺史始兴王陈伯茂为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伯茂是废帝的同母兄弟，刘师知、韩子高的阴谋，陈伯茂都曾参预；司徒陈顼恐怕陈伯茂在朝内外煽惑，所以叫他任中卫，专门住在宫里，陪伴废帝出游居住。

[11]三月，甲午，以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左仆射。

[11]三月，甲午（二十三日），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左仆射。

[12]夏，四月，癸丑，齐遣散骑常侍司马幼之来聘。

[12]夏季，四月，癸丑（十三日），北齐派散骑常侍司马幼之到陈朝聘问。

[13]湘州刺史华皎闻韩子高死，内不自安，缮甲聚徒，抚循所部，启求广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顼伪许之，而诏书未出。皎遣使潜引周兵，又自归于梁，以其子玄响为质。

[13]陈朝的湘州刺史华皎听说韩子高被处死，内心忐忑不安，便修造盔甲聚集徒众，安抚部下，上奏要求担任广州刺史，以窥测朝廷的意思。司徒陈顼假意答允，而没有下诏书。华皎派使者暗中引来北周军队，自己又投奔后梁，以自己的儿子华玄响作为人质。

五月，癸巳，顼以丹杨尹吴明彻为湘州刺史。

五月，癸巳（二十三日），陈顼任命丹杨尹吴明彻为湘州刺史。

[14]甲午，齐以东平王俨为尚书令。

[14]甲午（二十四日），北齐任命东平王高俨为尚书令。

[15]司徒顼遣吴明彻帅舟师三万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将军淳于量帅舟师五万继之，又遣冠武将军杨文通从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黄法慧从宜阳岨出澧陵，共袭华皎，并与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合谋进讨。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总督建康诸军，步道趣湘州。

[15]司徒陈顼派吴明彻率领三万水军进取郢州，丙申（二十五日），派征南大将军淳于量率领五万水军相继跟进，又派冠武将军杨文通从安成陆路向茶陵进兵，巴山太守黄法慧从宜阳进兵澧陵，共同攻袭华皎，并和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合谋进讨。六月，壬寅（初三），任命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总督建康的军队，从陆路进兵湘州。

[16]辛亥，周主尊其母叱奴氏为皇太后。

[16]辛亥（十二日），北周国主向母亲叱奴氏上皇太后尊号。

[17]己未，齐封皇弟仁机为西河王，仁约为乐浪王，仁俭为颍川王，仁雅为安乐王，仁直为丹杨王，仁谦为乐海王。

[17]己未（二十日），北齐封皇弟高仁机为西河王，高仁约为乐浪王，高仁俭为颍川王，高仁雅为安乐王，高仁直为丹杨王，高仁谦为东海王。

[18]华皎使者至长安；梁王亦上书言状，且乞师；周人议出师应之。司会崔猷曰：“前岁东征，死伤过半。比虽循抚，疮痍未复。今陈氏保境息民，共敦邻好，岂可利其土地，纳其叛臣，违盟约之信，兴无名之师乎！”晋公护不从。闰六月，戊寅，遣襄州总管卫公直督柱国陆通、大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等将兵助之。

[18]华皎的使者到长安；梁王也上书说明情况，请求北周派军队支援；周朝人商议准备派军队答允对方请求。司会崔猷说：“前年东征洛阳，军队死伤过半。近来虽然加以安抚，但遭受的创伤还没有平复。现在陈朝保境安民，和我们睦邻友好，怎么能贪图它的土地，接纳他们的叛臣，违背和对方盟约的信义，出动无名之师？”晋公宇文护不接受意见。闰六月，戊寅（二十一日），派襄州总管卫公直督领柱国陆通、大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等率领军队去帮助华皎。

[19]辛巳，齐左丞相咸阳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长子光为大将军，次子羡及孙武都并开府仪同三司，出镇方岳，其余子孙封侯显贵者甚众。门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事齐贵宠，三世无比。自肃宗以来，礼敬尤重，每朝见，常听乘步挽车至阶，或以羊车迎之。然金不以为喜，尝谓光曰：“我虽不读书，闻古来外戚鲜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宠，为诸贵所嫉；无宠，为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勋劳致富贵，何必藉女宠也！”

[19]辛巳（二十四日），北齐左丞相咸阳武王斛律金死去，终年八十岁。他的长子斛律光为大将军，次子斛律羡和孙子斛律武都封开府仪同三司，出任州的地方长官，其他子孙被封侯而显贵的很多。斛律氏的门第中出了一个皇后，两个太子妃，娶了三个公主，服事北齐受到恩宠，三代无比。自孝昭帝以来，特别礼待尊敬，每当上朝拜见天子，常常准许乘用人推的车辆到宫殿的台阶前，或用羊拉的车去迎接他上朝。然而斛律金并不为这种待遇而感到高兴，曾经对斛律光说："我虽然不读书，但听到从古以来帝王的母族、妻族很少有能够保护自己亲族的。女的如果得到皇帝的宠爱，就会受到公侯权贵们的妒嫉；如果不得宠爱，就会被天子憎恨。我家一直以功勋劳绩而得到富贵，何必依靠女儿受到皇帝的恩宠！"

[20]壬午，齐以东平王俨录尚书事，以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并省尚书左仆射娄定远为左仆射，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定远，昭之子也。

[20]壬午（二十五日），北齐任命东平王高俨为录尚书事，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并省尚书左仆射娄定远为左仆射，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娄定远是娄昭的儿子。

[21]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泽为太子。

[21]秋季，七月，戊申（二十二日），陈朝立皇子陈至泽为太子。

[22]八月，齐以任城王为太师，冯翊王润为大司马，段韶为左丞相，贺拔仁为右丞相，侯莫陈相为太宰，娄睿为太傅，斛律光为太保，韩祖念为大将军，赵郡王睿为太尉，东平王俨为司徒。

[22]八月，北齐任命任城王高为太师，冯翊王高润为大司马，段韶为左丞相 ，贺拔仁为右丞相，侯莫陈相为太宰，娄睿为太傅，斛律光为太保，韩祖念为大将军，赵郡王高睿为太尉，东平王高俨为司徒。

俨有宠于上皇及胡后，时兼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魏朝岷故事：中丞出，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遥驻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其过；其或迟违，则前驱以赤棒棒之。自迁邺以后，此仪废绝，上皇欲尊宠俨，命一遵旧制。俨初从北宫出，将上中丞，凡京畿步骑、领军官属、中丞威仪、司徒卤簿，莫不毕从。上皇与胡后张幕于华林园东门外而观之，遣中使骤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

赤棒卒应声碎其鞍，马惊，人坠。上皇大笑，以为善，更敕驻车，劳问良久。观者倾邺城。

高俨受到太上皇和胡后的恩宠，当时兼任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魏朝旧时的制度是：中丞外出时，和皇太子分路而行，王公们离他们很远时就要停车，把驾车的牛牵走，把车轭放在地上，等待他们通过；如果行动稍有迟缓就是违法，开道的前驱就用红色的棍棒打驱逐。自从迁都到邺城以后，这种仪式已经废除，太上皇为了表示对高俨的尊重宠爱，下令恢复这种制度。高俨刚离开北宫，就职中丞，凡是京畿的步骑、领军的属官、中丞和司徒的仪仗随从，都全部出动，太上皇帝和胡后在华林园东门外设置帷幕观看，派遣使者骑马疾驰到高俨的仪仗队那里。使者不得进入，自称是奉皇帝的命令而来的，手持红色棍棒的兵士应声打碎使者的马鞍，马受到惊吓，把使者颠下来。太上皇大笑，以为很好，还下令高俨停车。对他慰问了很久。全邺城的人都出来观看。

俨恒在宫中，坐含光殿视事，诸父皆拜之。上皇或时如并州，俨恒居守。每送行，或半路，或至晋阳乃还。器玩服饰，皆与齐主同，所须悉官给。尝于南宫见新冰早李，还，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无！"自是齐主或先得新奇，属官及工人必获罪。俨性刚决，尝言于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帅左右！"上皇每称其才，有废立意，胡后亦劝之，既而中止。

高俨常在宫里，坐在含光殿办理政事，同宗族长辈都向他下拜表示尊敬。太上皇有时去并州，高俨便常常在宫中留守。给太上皇送行时，或送到半路，或送到晋阳才回宫。他的用具服饰，都和北齐国主的一般，需用的东西都由官府供给。曾经在北齐国主所住的南宫见到刚送来的冰镇的李子，回去后，勃然大怒说："我的哥哥有这个，我为什么却没有！"从此以后北齐国主比他先得到新奇的东西，属官和工匠一定会获罪。高俨性情刚愎果断，曾对太上皇说："哥哥懦弱，怎么能统率左右！"太上皇往往称赞他的才能，有废高纬立高俨的意思，胡后也劝他这样做，但不久就中止了这个想法。

[23]华皎遣使诱章昭达，昭达执送建康。又诱程灵洗，灵洗斩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诱都督陆子隆，子隆不从；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并隶于皎，长沙太守曹庆等，本隶皎下，遂为

之用。司徒顼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诛皎家属。

[23]华皎派使者去劝诱章昭达，被章昭达捉住送到建康。又派使者去劝诱程灵洗，被程灵洗杀死。华皎因为武州是他的心腹要地，派使者去劝诱武州都督陆子隆，陆子隆不肯听从；华皎派军队去进攻，也没有攻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都隶属华皎，长沙太守曹庆等人，原先也隶属华皎，因此都为华皎效命。司徒陈顼担心上游一带的郡守地方官都归附华皎，便特别赦免了湘、巴二州。九月，乙巳（初七），把华皎的家属全部处死。

梁以皎为司空，遣其柱国王操将兵二万助之。周权景宣将水军，元定将陆军，卫公直总之，与皎俱下。淳于量军夏口，直军鲁山，使元定以步骑数千围郢州。皎军于白螺，与吴明彻等相持。徐度、杨文通由岭路袭湘州，尽获其所留军士家属。

后梁任命华皎为司空，派柱国王操领兵二万去援助他。北周权景宣率领水军，元定率领陆军，由卫公宇文直总辖，和华皎的军队一起顺流而下，淳于量驻军夏口，宇文直驻军鲁山，元定以几千名步、骑兵包围郢州。华皎在白螺驻军，和吴明彻的陈朝军队互相钳制。陈朝的徐度、杨文通从陆路奔袭湘州，把华皎留在湘州的军士家属全部俘虏。

皎自巴陵与周、梁水军顺流乘风而下，军势甚盛，战于沌口。量、明彻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西军大舰受其拍；西军诸舰发拍皆尽，然后量等以大舰拍之，西军舰皆碎，没于中流。西军又以舰载薪，因风纵火，俄而风转，自焚，西军大败。皎与戴僧朔单舸走，过巴陵，不敢发岸，径奔江陵；卫公直亦奔江陵。

华皎从巴陵与北周、后梁的水军顺流乘风西下，军势很强盛，在沌口和陈崐朝军队发生战斗。淳于量、吴明彻募集了军队中的小船，赏给许多金银，命令先行出发承受北周、后梁水军大船上“拍竿”的攻击；等对方船上“拍竿”发射的石块，淳于量等便用大船上的“拍竿”向对方进攻，北周、后梁的大船都被“拍竿”击破，沉没在沌口中游。北周、后梁的军队又用船装载了乾柴，借风力纵火引向对方，不久风向转变，火烧到自己，北周、后梁的军队大败。华皎和戴僧朔乘一只船逃走，路过巴陵，不敢靠岸，直奔江陵，卫公宇文直也奔向江陵。

元定孤军，进退无路，斫竹开径，且战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为徐度等所据，度等遣使伪与结盟，许纵之还国；定信之，解仗就度，度执之，尽俘其众，并擒梁大将军李广。定愤恚而卒。

元定的孤军，进退无路，砍断竹子开出道路，且战且退，想退到巴陵。这时巴陵已经被徐度等所占领，徐度等派使者假装愿意和他结盟，答允放他回北周；元定相信了，解除了武装归顺徐度，徐度捉住他，并俘虏了元定的全部军队，还擒获了后梁的大将军李广。元定愤怒而死。

皎党曹庆等四十余人并伏诛。唯以岳阳太守章昭裕，昭达之弟，桂阳太守曹宣，高祖旧臣，衡阳内史汝阴任忠，尝有密启；旨宥之。

华皎的余党曹庆等四十多人都被杀。只有岳阳太守章昭裕因为是章昭达的弟弟，桂阳太守曹宣是陈朝高祖时的老臣，衡阳内史汝阴任忠曾经向朝廷上过密启，这三人被宽恕免罪。

吴明彻乘胜攻梁河东，拔之。

吴明彻乘胜攻克后梁的河东郡。

周卫公直归罪于梁柱国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违，遂诛之。

北周卫公宇文直把失败归罪于后梁的柱国殷亮；后梁明帝虽然明白不是殷亮的罪过，因为不敢违抗宇文直的意志，便把他杀死。

周与陈既交恶，周沔州刺史裴宽白襄州总管，请益戍兵，并迁城于羊蹄山以避水。总管兵未至，程灵洗舟师奄至城下。会大雨，水暴涨，灵洗引大舰临城发拍，击楼堞皆碎，矢石尽夜攻之三十余日；陈人登城，宽犹帅众执短兵拒战；又二日，乃擒之。

北周和陈朝既关系破裂，互相仇视，北周的沔州刺史裴宽向襄州总管报告，请求增加卫戍的军队，并把城池迁到羊蹄山以远离水边。襄州总管的援军还没到，程灵洗的水军船队已经来到城下。正遇天降大雨，河水猛涨，程灵洗把大船驶到城边用“拍竿”发起攻击，把城上的矮墙都打碎了，又用箭和石块攻打了三十多天；陈朝军队登上城墙，裴宽还率领军队用短兵器抵抗；过了两天，裴宽被擒。

[24]丁巳，齐上皇如晋阳。山东水，饥，僵尸满道。

[24]丁巳（十九日），北齐太上皇帝去晋阳。山东发生水灾、饥荒，道路上都是尸体。

[25]冬，十月，甲申，帝享太庙。

[25]冬季，十月，甲申（十七日），陈废帝到太庙祭祀祖宗。

[26]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26]十一月，戊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27]丙午，齐大赦。

[27]丙午（初九），北齐大赦全国。

[28]癸丑，周许穆公宇文贵自突厥还，卒于张掖。

[28]癸丑（十六日），北周许穆公宇文贵从突厥回朝，中途死在张掖。

[29]齐上皇还邺。

[29]北齐太上皇回邺城。

[30]十二月，周晋公护母卒，诏起，令视事。

[30]十二月，北周晋公宇文护的母亲死去，周武帝下诏让他不必守丧，叫他就职治事。

[31]齐秘书监祖，与黄门侍郎刘逖友善。欲求宰相，乃疏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罪状，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彦深等闻之，先诣上皇自陈。上皇大怒，执，诘之，因陈士开、文遥、彦深等朋党、弄权、卖官、鬻狱事。上皇曰：“尔乃诽谤我！”曰：“臣不敢诽谤，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饥馑，收养之耳。”曰：“何不开仓振给，乃买入后宫乎？”上皇益怒崐，以刀环筑其口，鞭杖乱下，将扑杀之。呼曰：“陛下勿杀臣，臣为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尔自比范增，以我为项羽邪？”曰：“项羽布衣，帅乌合之众，五年而成霸业。陛下藉父兄之资，才得至此，臣以为项羽未易可轻。”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寻徙光州，敕令牢掌。别驾张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离身；夜，以芜菁子为烛，眼为所熏，由是失明。

[31]北齐秘书监祖，和黄门侍郎刘逖关系很好。祖想做宰相，便上疏陈述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的罪状，叫刘逖向太上皇奏报，刘逖不敢启奏；赵彦深等人听到后，自己先到太上皇那里申述情况。太上皇勃然大怒，把祖抓来，亲自审问，祖说出和士开、元文遥、赵彦深等人拉帮结党、玩弄权术、出卖官职、办狱受贿的事实。太上皇说：

“你是在诽谤我！”祖说：“臣不敢诽谤，因为陛下娶了人家的女儿。”太上皇说：“我因为她们遭受灾荒饥馑，所以才收养她们。”祖说：“那为什么不开粮仓赈济粮食，反把她们买到后宫？”太上皇更加恼怒，用刀把的铁环凿他的嘴，用鞭子棍子乱打，要把他打死。祖大叫说：“陛下不要杀臣，臣能给陛下炼金丹。”这才稍为缓和。祖说：“陛下有一个象范增那样的人却不能用他。”太上皇又大怒说：“你把自己比作范增，把我比作项羽吗？”祖说：“项羽出身布衣，率领乌合之众，用五年时间而成就霸业。陛下靠了父兄的地位、声望，才有今天，臣以为不能轻视项羽。”太上皇愈加震怒，叫人用土塞在他嘴里。祖边吐边说，被鞭打二百，发配甲坊做工，不久又把他迁到光州，命令他做“牢掌”。别驾张奉福说：“牢，就是地牢。”便把他囚在地牢里，戴上手铐脚镣；晚上点燃蔓菁子油代替蜡烛，眼睛被烟火所熏，从此失明。

[32]齐七兵尚书毕义云，为治酷忍，非人理所及，于家尤甚。夜，为盗所杀，遗其刀，验之，其子善昭所佩刀也。有司执善昭，诛之。

[32]北齐七兵尚书毕义云，治下非常残酷，超乎人理，对家人更是如此。夜晚，被人杀死，现场留下刀子，经过查证，是他儿子毕善昭的佩刀。官府逮捕了毕善昭，将他处死。

二年（戊子、568）

二年（戊子，公元568年）

[1]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顼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

[1]春季，正月，己亥（初三），安成王陈顼进位太傅，领司徒，加特殊的礼遇。

[2]辛丑，周主祀南郊。

[2]辛丑（初五），北周国主到南郊祭祀。

[3]癸亥，齐主使兼散骑常侍郑大护来聘。

[3]癸亥（二十七日），北齐国主派兼散骑常侍郑大护来陈朝聘问。

[4]湘东忠肃公徐度卒。

[4]陈朝的湘东忠肃公徐度死。

[5]二月，丁卯，周主如武功。

[5]二月，丁卯（初二），北周国主去武功。

[6]突厥木杆可汗贰于周，更许齐人以婚，留陈公纯等数年不返。会大雷风，坏其穹庐，旬日不止。木杆惧，以为天谴，即备礼送其女于周，纯等奉之以归。三月，癸卯，至长安，周主行亲迎之礼。甲辰，周大赦。

[6]突厥木杆可汗对北周产生二心，答允和北齐联姻，把北周派去迎亲的使者陈公纯等人扣留了好几年不放回去。恰逢天上打雷刮风，木杆可汗所住的毡帐受到破坏，大雷风十天都没有停止。木杆可汗感到惧怕，以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谴责，于是准备了礼物送女儿去北周，陈公纯等侍奉她归来。三月，癸卯（初三），抵达长安，北周君主行亲迎之礼。甲辰（初九），北周大赦全国。

[7]己巳，齐以东平王俨为大将军，南阳王绰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广宁王孝珩为尚书令。

[7]乙巳（初十），北齐任命东平王高俨为大将军，南阳王高绰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广宁王高孝珩为尚书令。

[8]戊午，周燕文公于谨卒。谨勋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参，所从不过二三骑。朝廷有大事，多与谨谋之。谨尽忠补益，于功臣中特被亲信，礼遇隆崌重，始终无间；教训诸子，务存静退，而子孙蕃衍，率皆显达。

[8]戊午（二十三日），北周燕文公于谨去世。于谨虽然功勋很高，地位重要，而侍奉皇帝非常恭敬，每逢上朝参拜皇帝，骑马的随从不过二三人。朝廷遇到大事，皇帝都和于谨商量。于谨竭尽忠诚增益帮助，在所有功臣中特别被亲信，赐给他很高的礼遇，君臣间始终没有隔阂；他还教育儿子们一定要恬静谦虚，后来子孙蕃衍，都很显贵。

[9]吴明彻乘胜进攻江陵，引水灌之。梁主出顿纪南以避之。周总管田弘从梁主，副总管高琳与梁仆射王操守江陵三城，昼夜拒战十旬。梁将马武、吉彻击明彻，败之。明彻退保公安，梁主乃得还。

[9]吴明彻乘胜进攻江陵，引水淹城。后梁国主出走驻屯在纪南躲避大水。北周总管田弘跟从后梁国主，副总管高琳和后梁仆射王操守卫江陵三城，日夜拒战达一百天，后梁将领马武、吉彻攻击吴明彻，将他打败。吴明彻退保公安，后梁国主才得以回朝。

[10]夏，四月，辛巳，周以达奚武为太傅，尉迟迥为太保，齐公宪为大司马。

[10]夏季，四月，辛巳（十七日），北周任命达奚武为太傅，尉迟迥为太保，齐公宇文宪为大司马。

[11]齐上皇如晋阳。

[11]北齐太上皇去晋阳。

[12]齐尚书左仆射徐之才善医，上皇有疾，之才疗之，既愈；中书监和士开欲得次迁，乃出之才为兖州刺史。五月，癸卯，以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士开为右仆射。长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12]北齐尚书左仆射徐之才精通医术，太上皇生病，徐之才为他治疗，很快就痊愈了；中书监和士开想按次序得到升迁，便将徐之才外放为兖州刺史。五月，癸卯（初九），任命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和士开为右仆射。胡长仁是太上皇后的哥哥。

[13]庚戌，周主享太庙；庚申，如醴泉宫。

[13]庚戌（十六日），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行礼；庚申（二十六日），去醴泉宫。

[14]壬戌，齐上皇还邺。

[14]壬戌（二十八日），北齐太上皇回邺城。

[15]秋，七月，壬寅，周随桓公杨忠卒，子坚袭爵。坚为开府仪同三司、小宫伯，晋公护欲引以为腹心。坚以白忠，忠曰："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坚乃辞之。

[15]秋季，七月，壬寅（初九），北周随桓公杨忠去世，儿子杨坚继承爵位。杨坚是开府仪同三司、小宫伯，晋公宇文护想用他作为自己的心腹。杨坚曾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杨忠，杨忠说："两个婆婆之间的媳妇最难当，你不能去！"杨坚便推辞了。

[16]丙午，帝享太庙。

[16]丙午（十三日），陈废帝到太庙祭祀行礼。

[17]戊午，周主还长安。

[17]戊午（二十五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18]壬戌，封皇弟伯智为永阳王，伯谋为桂阳王。

[18]壬戌（二十九日），陈废帝封弟弟陈伯智为永阳王，陈伯谋为桂阳王。

[19]八月，齐请和于周，周遣军司马陆程聘于齐；九月，丙申，齐使侍中斛斯文略报之。

[19]八月，北齐向北周求和，北周派军司马陆程到北齐聘问；九月，丙申（初四），北齐派侍中斛斯文略回聘。

[20]冬，十月，癸亥，周主享太庙。

[20]冬季，十月，癸亥（初二），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行礼。

[21]庚午，帝享太庙。

[21]庚午（初九），陈废帝到太庙祭祀行礼。

[22]辛巳，齐以广宁王孝珩录尚书事，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右仆射和士开为左仆射，中书监唐邕为右仆射。

[22]辛巳（二十日），北齐任命广宁王高孝珩为录尚书事，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右仆射和士开为左仆射，中书监唐邕为右仆射。
[23]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23]十一月，壬辰朔（初一），发生日食。

[24]齐遣兼散骑常侍李谐来聘。

[24]北齐派兼散骑常侍李谐来陈朝聘问。

[25]甲辰，周主如岐阳。

[25]甲辰（十三日），北周国主去岐阳。

[26]周遣开府仪同三司崔彦等聘于齐。

[26]北周开府仪同三司崔彦等人到北齐聘问。

[27]始兴王伯茂以安成王顼专政，意甚不平，屡肆恶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诬帝，云与刘师知、华皎等通谋。且曰：“文皇知子之鉴，事等帝尧；传弟之怀，又符太伯。今可还申曩志，崇立贤君。”遂废帝为临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为温麻侯，置诸别馆，安成王使盗邀之于道，杀之车中。

[27]陈朝的始兴王陈伯茂因为安成王陈顼专政，心中不平，经常口出恶言。甲寅（二十三日），陈顼借太皇太后的令诬告废帝，说他和刘师知、华皎等人互通共谋。还说：“文皇帝对儿子的审察，不想传位

给他，这事相当于唐尧那样；传位给弟弟的胸怀，又像泰伯那样。现在应当重申文皇帝以前的意向，另立一个贤明的君主。”于是把在位的皇帝废为临海王，以安成王陈顼入继皇帝位。又下命令把陈伯茂贬为温麻侯，安置在王室成员举行婚礼的别馆里，安成王陈顼嗾使强盗在路上将他截住，把他杀死在车里。

[28]齐上皇疾作，驿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后事属和士开，握其手曰：“勿负我也！”遂殂于士开之手。明日，之才至，复遣还州。

[28]北齐太上皇生病，派驿使追召徐之才回来，徐之才没能及时赶到。辛未（初十），太上皇病得很重，把后事委托给和士开，握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辜负我的委托！”还没放开手就死了。第二天，徐之才赶到，又叫他回兖州。

士开秘丧三日不发。黄门侍郎冯子琮问其故，士开曰：“神武、文襄之丧，皆秘不发。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贰心者，意欲尽追集于凉风堂，然后与公议之。”士开素忌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睿及领军娄定远，子琮恐其矫遗诏出睿于外，夺定远禁兵，乃说之曰：“大行先已传位于今上，群臣富贵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内贵臣一无改易，王公必无异志。世异事殊，岂得与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宫门已数日，升遐之事，行路皆传，久而不举，恐有他变。”士开乃发丧。

和士开三天秘不发丧。黄门侍郎冯子琮问他是什么原因，和士开说：“神武、文襄帝的丧事，都秘而不发。现在皇上年幼，恐怕王公中有对朝廷怀二心的，我想把他们都召集到凉风堂，然后和他们一起商量。”和士开一贯忌恨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高睿和领军娄定远，冯子琮怕和士开假传遗诏把高睿排挤在外，而去夺取娄定远禁兵的军权，于是对他说：“太上皇帝以前已经把皇位传给当今皇帝，群臣所以能够富贵，都是太上皇和皇帝父子的恩德，只要使在朝的贵臣能保持他们的地位，王公们一定不会有二心，时代变化而事情也各不相同，怎能和神武、文襄帝的时代相提并论！而且您已经几天没出宫门，太上皇驾崩的事，外面都已经传开了，时间过了很久还不举丧，只怕发生别的变化。”和士开于是发丧。

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

丙子（十五日），大赦全国。戊寅（十七日），给太上皇后上皇太后的尊号。

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文遥，以冯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赞太后干预朝政，与赵郡王睿、和士开谋，出子琮为郑州刺史。

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文遥，因为冯子琮是胡太后的妹夫，怕他帮助胡太后干预朝政，和赵郡王高睿、和士开合谋，把冯子琮贬为郑州刺史。

世祖骄奢淫，役繁赋重，吏民苦之。甲申，诏："所在百工细作，悉罢之。邺下、晋阳、中山宫人、官口之老病者，悉简放。诸家缘坐在流所者，听还。"

北齐武成帝在世时骄奢淫佚，徭役繁多赋税苛重，官吏和百姓都感到困苦。甲申（二十三日），下诏书："所有从事营建制造等事的工匠和官员都撤销。邺下、晋阳、中山等宫的宫人和年老有病的官中奴婢，一律放归民间。凡是崐由于亲属犯罪而遭株连流放在外的，可以回原籍。"

[29]周梁州恒棱獠叛，总管长史南郑赵文表讨之。诸将欲四面进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无生路，必尽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为恶者诛之，从善者抚之。善恶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军中。时有从军熟獠，多与恒棱亲识，即以实报之。恒棱犹豫未决，文表军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险，有獠帅数人来见，请为乡导。文表曰："此路宽平，不须为导。卿但先行慰谕子弟，使来降也。"乃遣之。文表谓诸将曰："獠帅谓吾从宽路而进，必设伏以邀我，当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险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计，争帅众来降。文表皆慰抚之，仍征其租税，无敢违者。周人以文表为蓬州长史。

[29]北周梁州恒棱的獠人反叛，派总管长史南郑人赵文表讨伐。将领们准备从四面进攻，赵文表说："四面围攻，他们便没有生路，一定会拼死跟我们对抗，这就不容易攻克。现在我们向他们分别予以严厉惩治和恩惠笼络，对一意作恶的处死，对改恶从善的安抚，这样可以区分善恶，攻破他们就容易了。"便把这个意思传达到军队里。当时有归附北周并参加了军队的獠人，不少和恒棱的獠人沾亲带故，相互认识，便据实告诉他们。恒棱的獠人犹豫不决，赵文表的军队已经到了

那里。通向恒棱的道路有两条，一条平坦一条险要，有几个獠人头目来见赵文表，愿意充当向导。赵文表说：“这条路宽敞平坦，不用为我们当向导，你们可以先回去劝慰子弟，希望他们来投降。”便让他们回去。赵文表对将领们说：“獠人的头目以为我们会从宽路前进，一定设下埋伏阻击我们，应当出其不意地行动。”于是率领军队从险路开进。登上高处了望，果然发现伏兵。恒棱的獠人计谋未能得逞，争相带领部众来投降。赵文表对他们劝慰安抚，仍旧向当地征收租税，没有人敢违抗。北周任命赵文表为蓬州长史。

高宗宣皇帝上之上太建元年（已丑、569）

陈宣帝太建元年（己丑，公元569年）

[1]春，正月，辛卯朔，周主以齐世祖之丧罢朝会，遣司会李纶吊赙，且会葬。

[1]春季，正月，辛卯朔（初一），北周国主因为武成帝的丧事停止朝会，派遣司会李纶前往吊唁赠送奠仪，参加丧葬仪式。

[2]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复太皇太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为文皇后；立妃柳氏为皇后，世子叔宝为太子；封皇子叔陵为始兴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谒太庙。丁酉，以尚书仆射沈钦为左仆射，度支尚书王劢为右仆射。劢，份之孙也。

[2]甲午（初四），安成王陈顼即皇帝位，改年号，大赦全国。恢复太皇太后的皇太后称号，皇太后称文皇后；立妃子柳氏为皇后，世子陈叔宝为太子；封皇子陈叔陵为始兴王，作为昭烈王的后嗣。乙未（初五），陈宣帝谒太庙。丁酉（初七），任命尚书仆射沈钦为右仆射，度支尚书王劢为右仆射。王劢是王份的孙子。

[3]辛丑，上祀南郊。

[3]辛丑（十一日），陈宣帝到南郊祭天。

[4]壬寅，封皇子叔英为豫章王，叔坚为长沙王。

[4]壬寅（十二日），陈朝封皇子陈叔英为豫章王，陈叔坚为长沙王。

[5]戊午，上享太庙。

[5]戊午（二十八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6]齐博陵文简王济，世祖之母弟也，为定州刺史，语人曰：“次叙当至我矣。”齐主闻之，阴使人就州杀之，葬赠如礼。

[6]北齐博陵文简王高济，是武成帝的同母兄弟，任定州刺史，对别人说：“按次序规定应当轮到我做皇帝了。”北齐后主高纬听说后，暗中派人去定州将他杀死，按规定仪式将他埋葬，追赠官爵。

[7]二月，乙亥，上耕藉田。

[7]二月，乙亥（十五日），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8]甲申，齐葬武成帝于永平陵，庙号世祖。

[8]甲申（二十四日），北齐把武成帝葬在永平陵，庙号世祖。

[9]乙丑，齐徙东平王俨为琅邪王。[9]己丑（二十九日），北齐把东平王高俨迁移到琅邪郡为琅邪王。

[10]齐遣侍中叱列长叉聘于周。

[10]北齐派侍中叱列长叉到北周聘问。

[11]齐以司空徐显秀为太尉，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

[11]北齐任命司空徐显秀为太尉，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

初，侍中、尚书右仆射和士开，为世祖所亲狎，出入卧内，无复期度，遂得幸于胡后。及世祖殂，齐主以士开受顾托，深委任之，威权益盛；与娄定远及录尚书事赵彦深、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文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领军綦连猛、高阿那肱、度支尚书胡长粲俱用事，时号“八贵”。太尉赵郡王睿、大司马冯翊王润、安德王延宗与娄定远、元文遥皆言于齐主，请出士开为 外任。会胡太后觞朝贵于前殿，睿面陈士开罪失云：“士开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纳货赂，秽乱宫掖。臣等义无杜口，冒死陈之。”太后曰：“先帝在时，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饮酒，勿多言！”睿等辞色愈厉。仪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诸贵行末，既受厚恩，岂敢惜死！不出士开，朝野不定。”太后曰：“异日论之，王等且散！”睿等或投冠于地，或拂衣而起。明日，睿等复诣云龙门，令文遥入奏之，三返，太后不听。左丞相段韶使胡长粲传太后言曰：“梓宫在殡，事太匆匆，欲王等更思之！”睿等遂皆拜谢。长粲复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赐睿等，罢之。

起初，侍中、尚书右仆射和士开，受武成帝的宠爱亲昵，在皇帝卧室出入，不受限制，因此就和胡太后私通。武成帝死后，北齐后主高纬因为和士开曾经受武成帝的顾托之命，所以对他信任重用，威势和权力更大；他的娄定远、录尚书事赵彦深、侍中及尚书左仆射元文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领军綦连猛、高阿那肱、度支尚书胡长粲都在朝廷当权，当时号称“八贵”。太尉赵郡王高睿、大司马冯翊王高润、安德王高延宗和娄定远、元文遥都对后主说，请后主把和士开调离朝廷去外地任职。适逢胡太后在前殿请朝廷中的亲贵们饮酒，高睿当面陈述和士开的罪过说：“和士开是先帝时的亲近狎玩之臣，仗势作恶，接受贿赂，淫乱宫廷。臣等出于正义不能闭口不说，所以冒死陈述。”胡太后说：“先帝在世时，你们为什么不说？今天是不是想欺侮我们孤儿寡母？姑且饮酒，不要多说！”高睿等人的言语和面色更加严厉。仪同三司安吐根说：“臣家本来是经商胡人，得以位于诸多亲贵的末尾，既然受到朝廷的厚恩，怎敢怕死！不把和士开从朝廷调走，朝野上下就不安定。”胡太后说：“改日再谈，你们都走吧！”高睿等有的把帽子扔在地上，有的甩衣袖离开座位，感到生气。第二天，高睿等再次到云龙门，派元文遥进宫启奏，进出三次，胡太后不听。左丞相段韶派胡长粲传太后的话说：“先皇的灵柩还没有殡葬，这件事太匆忙了，望你们再考虑！”高睿等都表示拜谢。胡长粲回宫复命，胡太后说：“成就妹妹我母子全家的，是哥哥你的力量。”又给高睿等人优厚的赏赐，事情暂时作罢。

太后及齐主召问士开，对曰：“先帝于群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谅暗始尔，大臣皆有觊觎。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谓睿云：‘文遥与臣，俱受先帝任用，岂可一去一留！并可用为州，且出纳如旧。待过山陵，然后遣之。’睿等谓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睿等如其言。乃以士开为兖州刺史，文遥为西兖州刺史。葬毕，睿等促士开就路。太后欲留士开过百日，睿不许；数日之内，太后数以为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谓睿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违！”睿曰：“吾受委不轻。今嗣主幼冲，岂可使邪臣在侧！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见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赐睿，睿正色曰：“今论国家大事，非为卮酒！”言讫，遽出。

胡太后和后主把和士开召来询问，和士开回答说：“先帝在群臣中，待臣最优厚。陛下刚居丧不久，大臣们都怀有非份的企图。现在如果把臣调走，正好比剪掉陛下的羽翼。应该对高睿说：‘元文遥与和士开，都是受先帝信任重用的，怎么能去一个留一个！都可以出任州刺史，现在暂时还是担任原有的官职，等太上皇的陵寝完工，然后派出去。’高睿等以为臣真的被调走，心里一定高兴。”后主和太后认为很对，就按和士开所说的那样告诉高睿。便任命和士开为兖州刺史，元文遥为西兖州刺史。丧葬结束，高睿等就催促和士开出发就任。胡太后打算留和士开过先皇百日祭再走，高睿不许；几天之内，胡太后说了好几次。有知道胡太后隐私的太监，对高睿说：“太后的意思既然这样，岷殿下何必苦苦反对！”高睿说：“我受朝廷的委托责任不轻。现在继位的君主年龄还小，怎么能使奸臣在君主旁边！如果不是以生命来守护，有何面目和这种人在一个天底下生活！”便再次去见胡太后，苦苦陈说。胡太后叫人酌酒赐给他，高睿正颜厉色说：“我今天来是谈国家大事，并不是为了一杯酒！”说完，立即离去。

士开载美女珠帘诣娄定远，谢曰：“诸贵欲杀士开，蒙王力，特全其命，用为方伯。今当奉别，谨上二女子，一珠帘。”定远喜，谓士开曰：“欲还入不？”士开曰：“在内久不自安，今得出，实遂本志，不愿更入。但乞王保护，长为大州刺史足矣。”定远信之。送至门，士开曰：“今当远出，愿得一辞觐二宫。”定远许之。士开由是得见太后及帝，进说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观朝贵意势，欲以陛下为乾明。臣出之后，必有大变，臣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因恸哭。帝、太后皆泣，问：“计安出？”士开曰：“臣已得入，复何所虑，正须数行诏书耳。”于是诏出定远为青州刺史，责赵郡王睿以不臣之罪。

和士开送美女和珍珠帘子给娄定远，表示感谢说：“那些亲贵们想杀我，蒙您大王的大力，特地保住了我的性命，任命为一州之长。现在将要和你分别，特意送上两个女子，一张珠帘。”娄定远大喜，对和士开说：“你还想回朝吗？”和士开答道：“我在朝内心里不安已经很久了，现在得以离开，使本来的志愿能够实现，不愿意再到朝内做官了。但请求您对我加以保护，使我长久做大州的刺史就足够了。”娄定远相信了。把他送到门口，和士开说：“现在我要远出了，很想见见太后和皇上向他们告辞。”娄定远答允他的要求。和士开因此见到胡太后

和后主，向他们进说道："先帝去世时，臣惭愧自己没能跟着去死。臣观察朝廷权贵们的意图和架势，想把陛下当作乾明年间的济南王那样对待。我离开朝廷以后，一定有大的变化，我有什么脸面见先帝在九泉之下！"于是哀痛地大哭起来，后主、胡太后也哭，问他："你有什么计策？"和士开说："臣已经进来见到你们，还有什么顾虑，只须得到几行字的诏书就行。"于是后主下诏把娄定远调出任青州刺史，斥责赵郡王高睿有僭越的罪过。

旦日，睿将复入谏，妻子咸止之，睿曰："社稷事重，吾宁死事先皇，不忍见朝廷颠沛。"至殿门，又有人谓曰："殿下勿入，恐有变。"睿曰："吾上不负天，死亦无恨。"入，见太后，太后复以为言，睿执之弥固。出，至永巷，遇兵，执送华林园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杀之。睿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复以士开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定远归士开所遗，加以余珍赂之。

第二天，高睿要再次进宫直言规劝胡太后，妻儿们都劝他不要去，高睿说："国事重大，我宁可死去追随先皇，不忍活着见到朝廷动荡变乱。"他到了殿门，又有人告诉他："殿下不要进去，恐怕有变。"高睿说："我上不负天，死也无恨。"进入宫殿，见了胡太后，太后重申了自己的旨意，高睿更加固执己见。出宫后，走到深巷，遇到士兵，把他捉住送到华林园的雀离佛院，命令刘桃枝将他殴打致死。高睿主管朝廷政事的时间很久，清廉正直注意操守，朝野上下都感到冤枉痛惜。重又任命和士开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娄定远把和士开送给他的东西又还给他，还添了一些别的珍宝对他贿赂。

[12]三月，齐主如晋阳。夏，四月，甲子，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乙丑，齐主还邺。

[12]三月，北齐后主去晋阳。夏季。四月，甲子（初五），以并州尚书省原址改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乙丑（初六），北齐后主回邺城。

[13]齐主年少，多嬖宠。武卫将军高阿那肱，素以谄佞为世祖及和士开所厚，世祖多令在东宫侍齐主，由是有宠；累迁并省尚书令，封淮阴王。

[13]北齐后主年纪很轻，有不少宠幸的佞臣。武卫将军高阿那肱，一向以善于花言巧语谄媚受到武成帝与和士开的厚待，武成帝常常叫

他在东宫侍奉太子，因而深得宠爱；累次升迁到并省尚书令，封淮阴王。

世祖简都督二十人，使侍卫东宫，昌黎韩长鸾预焉，齐主独亲爱长鸾。长鸾，名凤，以字行，累迁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

武成帝曾经挑选二十个都督，派去做太子的侍卫，昌黎人韩长鸾是其中之一，太子唯独喜欢韩长鸾。长鸾名凤，通常用表字，累次升迁到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宫婢陆令萱者，其夫汉阳骆超，坐谋叛诛，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没为奴。齐主之在襁褓，令萱保养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宠于胡太后，宫掖之中，独擅威福，封为郡君，和士开、高阿那肱皆为之养子。齐主以令萱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齐主，朝夕戏狎，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卫大将军。宫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从婢也，有宠于齐主；令萱欲附之，乃为之养母，荐为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开用事最久，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宠。

有个名叫陆令萱的宫女，丈夫是汉阳人骆超，因为犯谋叛罪被处死，陆令萱被发配到皇宫中当宫女，儿子骆提婆，也没入官府为奴。后主还是婴儿时，由陆令萱当保姆。陆令萱乖巧狡猾，善于讨好谄媚，所以得到了胡太后的宠爱，宫婢之中，唯独她作威作福，被封为郡君，和士开、高阿那肱都是她的乾儿子。后主封她为女侍中。陆令萱引荐骆提婆进宫奉侍国主，从早到晚在一起嬉戏亲近，几经升迁到开府仪同三司、武卫大将军。宫人穆舍利，是斛律后的随从奴婢，也得到后主的宠爱；陆令萱为了依附她，就当了她的养母，并引荐她为弘德夫人，因此叫儿子骆提婆冒姓穆。然而和士开在朝廷当权的时间最久，那些受君主宠信的大臣们都依附他，为了可以保住自己受到恩宠的地位。

齐主思祖，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乃遗陆媪弟仪同三司悉达书曰：“赵彦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仪同姊弟岂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开亦以有胆略，欲引为谋主，乃弃旧怨，虚心待之，与陆媪言于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独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报。孝徵心行虽薄，奇略出人，缓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无反心，请呼取，问以筹策。”齐主从之，召入，为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

北齐后主想念祖，把他从流放的囚徒中授职为海州刺史。祖给陆令萱的弟弟仪同三司陆悉达去信说：“赵彦深城府很深，想仿效伊尹、霍光那样行事，你们姊弟怎么能够平安，为什么不及早起用有才智的人！”和士开也因为祖有胆略，想拉拢他当主要谋士，于是抛弃了以前的怨恨，虚心对待，和陆令萱一起对后主说：“文襄、文宣、孝昭三位皇帝的儿子，都没能继承皇位。现在唯独陛下在帝位，是祖出的力。人如果有功劳，不能不予以报答。祖的心胸虽然狭窄，但有超出常人的奇谋策略，遇到事情紧急时能够发挥作用。而且他已经是个瞎子，一定不会有反心，请把他叫回来，听取他的计谋策略。”北齐后主采纳了和士开的意见，召回祖，任命他为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

士开谮尚书令陇东王胡长仁骄恣，出为齐州刺史。长仁怨愤，谋遣刺客杀士开。事觉，士开与谋，引汉文帝诛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赐死。

和士开向后主进谗言，说尚书令陇东王胡长仁骄横放肆，贬出为齐州刺史。胡长仁对和士开怨恨愤慨，打算派刺客杀死他。事情泄露，和士开和祖商量，祖以汉文帝诛杀薄昭的事情为例，于是派使者去齐州把胡长仁赐死。

[14]五月，庚戌，周主如醴泉宫。

[14]五月，庚戌（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去醴泉宫。

[15]丁巳，以吏部尚书徐陵为左仆射。

[15]丁巳（二十九日），陈朝任命吏部尚书徐陵为左仆射。

[16]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纳妃沈氏，吏部尚书君理之女也。

[16]秋季，七月，辛卯（初四），陈朝皇太子纳沈氏为妃，她是吏部尚书沈君理的女儿。

[17]辛亥，周主还长安。

[17]辛亥（二十四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18]八月，庚辰，盗杀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齐。

[18]八月，庚辰（二十三日），盗贼杀死北周的孔城地方长官，把孔城并入北齐。

九月，辛卯，周遣齐公宪与柱国李穆将兵趣宜阳，筑崇德等五城。

九月，辛卯（初五），北周派齐公宇文宪和柱国李穆领兵去宜阳，筑起崇德等五座城池。

[19]欧阳纥在广州十余年，威惠著于百越。自华皎之叛，帝心疑之，徵为左卫将军。纥恐惧，其下多劝之反，遂举兵攻衡州刺史钱道戢。

[19]欧阳纥在广州十几年，恩威闻名于百越。自从华皎叛乱以后，陈宣帝对他心存疑虑，征召他为左卫将军。欧阳纥感到恐惧，部下都劝他反叛朝廷，崐于是发兵攻打衡州刺史钱道戢。

帝遣中书侍郎徐俭持节谕旨。纥初见俭，盛仗卫，言辞不恭。俭曰："吕嘉之事，诚当已远，将军独不见周迪、陈宝应乎！转祸为福，未为晚也。"纥默然不应，置俭于孤园寺，累旬不得还。纥尝出见俭，俭谓之曰："将军业已举事，俭须还报天子。俭之性命，虽在将军，将军成败，不在于俭，幸不见留。"纥乃遣俭还。俭，陵之子也。

宣帝派中书侍郎徐俭持皇帝的符节和谕旨去见他。欧阳纥初见徐俭时，布置了很多兵器和卫士，说话很不恭敬。徐俭对他说："汉武帝时吕嘉的故事，虽然离现在已经很远了，您将军唯独看不到周迪、陈宝应不久前因为反叛而被杀的事情！转祸为福，时间还不晚。"欧阳纥听后沉默不回答，把徐俭安置在孤园寺，过了几十天还不放他回朝。欧阳纥曾经到孤园寺去看他，徐俭对他说："将军已经行动了，我还要回去向天子报告。我的性命，虽然在将军手里，但是将军的成败，不在于我徐俭，希望你不要扣留我。"于是欧阳纥放徐俭回去。徐俭是徐陵的儿子。

冬，十月，辛未，诏车骑将军章昭达讨纥。

冬季，十月，辛未（十五日），陈宣帝下诏派车骑将军章昭达讨伐欧阳纥。

[20]壬午，上享太庙。

[20]壬午（二十六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21]十一月，辛亥，周郐文公长孙俭卒。

[21]十一月，辛亥（二十六日），北周文公长孙俭去世。

[22]辛丑，齐以斛律光为太傅，冯翊王润为太保，琅邪王俨为大司马。十二月，庚午，以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庚辰，以中书监魏收为

左仆射。

[22]辛丑（十六日），北齐任命斛律光为太傅，冯翊王高润为太保，琅邪王高俨为大司马。十二月，庚午（初三），任命兰陵王高长恭为尚书令。庚辰（十三日），任命中书监魏收为左仆射。

[23]周齐公宪等围齐宜阳，绝其粮道。

[23]北周齐公宇文宪围困北齐的宜阳，断绝宜阳的粮道。

[24]自华皎之乱，与周人绝，至是周遣御正大夫杜杲来聘，请复修旧好。上许之，遣使如周。

[24]自从华皎之乱起，陈朝和北周绝交，到现在北周才派御正大夫杜杲来聘问，请求和陈朝恢复友好关系。陈宣帝同意，派使者去北周。

二年（庚寅、570）

二年（庚寅，公元570年）

[1]春，正月，乙酉朔，齐改元武平。

[1]春季，正月，乙酉朔（初一），北齐改年号为武平。

[2]齐东安王娄睿卒。

[2]北齐东安王娄睿去世。

[3]丙午，上享太庙。

[3]丙午（二十二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4]戊申，齐使兼散骑常侍裴谳之来聘。

[4]戊申（二十四日），北齐派兼散骑常侍裴谳之到陈朝聘问。

[5]齐太傅斛律光，将步骑三万救宜阳，屡破周军，筑统关、丰化二城而还。周军追之，光纵击，又破之，获其开府仪同三司宇文英、梁景兴。二月，己巳，齐以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为太师，贺拔仁录尚书事。

[5]北齐太傅斛律光，率领三万名步骑兵来救宜阳，屡次打败北周军队，修筑统关、丰化两座城池后就回去了。北周军队在后面追赶，斛律光发起反击，又将他们打败，俘虏北周的开府仪同三司宇文英、梁景兴。二月，己巳（十五日），北齐任命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任城王高为太师，贺拔仁为录尚书事。

[6]欧阳纥召阳春太守冯仆至南海，诱与同反。仆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世，不能惜汝负国。"遂发兵拒境，帅诸酋长迎章昭达。

[6]欧阳纥召阳春太守冯仆到南海，劝说他一同谋反。冯仆派人告诉母亲洗夫人。洗夫人说："我们忠贞报国，已经两代，不能因为怜惜你而辜负国家。"于是发兵在境内拒守，并率领部落的酋长迎接章昭达。昭达倍道兼行，至始兴。纥闻昭达奄至，扰不知所为，出顿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水栅之外，用遏舟舰。昭达居上流，装舰造拍，令军人衔刀潜行水中，以斫笼，篾皆解，因纵大舰随流突之。纥众大败，生擒纥，送之；癸未，斩于建康市。

章昭达兼程而行，到达始兴。欧阳纥听说章昭达的军队突然来到，惊恐混乱得不知所措，领兵出屯在口，用竹笼装满了沙子石块，放在水栅的外面，用来阻止对方船只的进路。章昭达在河的上游，装配船只，制造"拍竿"，命士兵口里衔刀潜入水中，用刀砍断编竹笼的篾片，随后驾大船顺流而下突破敌军的防守。欧阳纥的部众大败，欧阳纥被活捉，押送回朝；癸未（二十九日），被斩于建康市中。

纥之反也，士人流寓在岭南者皆惶骇。前著作佐郎萧引独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己以行义，何忧惧乎！"纥平，上征为金部侍郎。引，允之弟也。

欧阳纥的反叛，使侨居在岭南的士大夫都感到惊恐害怕。前著作佐郎萧引却很坦然，说："以往历史上的管宁、袁涣遇到变故时，也都是静坐待变。君子自己行为正直行施正义，何必忧虑恐惧！"欧阳纥被平定以后，陈宣帝征召萧引为金部侍郎。萧引是萧允的弟弟。

冯仆以其母功，封信都侯，迁石龙太守，遣使持节册命洗氏为石龙太夫人，赐绣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

冯仆由于母亲洗夫人的功劳，被封为信都侯，升迁为石龙太守，朝廷派使者持符节册封洗夫人为石龙太夫人，赐给有彩色帷幔丝质绳网用四匹马拉的坐车一辆，乐队一套，以及旌旗等物，洗夫人驾车出行时的仪仗和州刺史一样。

[7]三月，丙申，皇太后章氏殂。

[7]三月，丙申（十三日），陈朝皇太后章氏去世。

[8]戊戌，齐安定武王贺拔仁卒。

[8]戊戌（十五日），北齐安定武王贺拔仁去世。

[9]丁未，大赦。

[9]丁未（二十四日），陈朝大赦全国。

[10]夏，四月，甲寅，周以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

[10]夏季，四月，甲寅（初一），北周任命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

[11]周主如醴泉宫。

[11]北周国主去醴泉宫。

[12]辛酉，齐以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

[12]辛酉（初八），北齐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

[13]戊寅，葬武宣皇后于万安陵。

[13]戊寅（二十五日），陈朝将武宣皇后葬在万安陵。

[14]闰月，戊申，上谒太庙。

[14]闰月，戊申（二十五日），陈宣帝到太庙谒告行礼。

[15]五月，壬午，齐遣使来吊。

[15]五月，壬午（三十日），北齐派使者来陈朝吊唁武宣皇后。

[16]六月，乙酉，齐以广宁王孝珩为司空。

[16]六月，乙酉（初三），北齐任命广宁王高孝珩为司空。

[17]甲辰，齐穆夫人生子恒。齐主时未有男，为之大赦。陆令萱欲以恒为太子，恐斛律后恨怒，乃白齐主，使斛律后母养之。

[17]甲辰（二十二日），北齐穆夫人生下儿子高恒。当时北齐后主没有男孩，因此大赦全国。陆令萱想以高恒为太子，但恐怕遭到斛律后的忌恨恼怒，于是禀告后主，让斛律后当母亲抚养高恒。

[18]己丑，齐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为尚书右仆射。

[18]己丑（初七），北齐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唐邕为尚书右仆射。

[19]秋，七月，齐立肃宗子彦基为城阳王，彦忠为梁郡王。甲寅，以尚书令兰陵王长恭为录尚书事，中领军和士开为尚书令，赐爵淮阳王。

[19]秋季，七月，北齐立孝昭帝的儿子高彦基为城阳王，高彦忠为梁郡王。甲寅（初三），任命尚书令兰陵王高长恭为录尚书事，中领军和士开为尚书令，赐给淮阳王的爵号。士开威权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为之假子，与富商大贾同在伯仲之列。尝有一人士参士开疾，值医云："王伤寒极重，应服黄龙汤。"士开有难色。人士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须疑，请为王先尝之。"举 而尽。士开感其意，为之强服，遂得愈。

和士开的声势权力越来越大，朝廷中那些不知廉耻的官吏们，有的投靠他当乾儿子，和富商大贾们的行为差不多。曾经有个官员去探视和士开的疾病，正值医生说："大王的伤寒病很重，应当服用粪汁黄龙汤。"和士开面有难色。这个人说："黄龙汤并不难吃，大王不必多疑，请让我替您先尝尝。"于是将黄龙汤一饮而尽。和士开感激他的好意，于是勉强服用，病便痊愈。

[20]乙卯，周主还长安。

[20]乙卯（初四），北周国主回长安。

[21]癸酉，齐以华山王凝为太傅。

[21]癸酉（二十二日），北齐任命华山王高凝为太傅。

[22]司空章昭达攻梁，梁主与周总管陆腾拒之。周人于峡口南岸筑安蜀城，横引大索于江上，编苇为桥，以度军粮。昭达命军士为长戟，施于楼船上，仰割其索。索断，粮绝，因纵兵攻安蜀城，下之。

[22]陈朝司空章昭达进攻后梁，后梁国主和北周总管陆腾进行抵抗。北周人在西陵峡口的南岸兴筑安蜀城，在长江上牵引大绳，编织蒲苇当作桥梁，用来运输军粮。章昭达叫军士制造长戟，配备在楼船上，在船上仰面割断大绳，绳索被割断，北周人的军粮运输断绝，便指挥军队攻安蜀城，将城攻克。

梁主告急于周襄州总管卫公直，直遣大将军李迁哲将兵救之。迁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帅骑兵出南门，使步出北门，首尾邀击陈兵，陈兵多死。夜，陈兵窃于城西以梯登城，登者已数百人，迁哲与陆腾力战拒之，乃退。

后梁国主向北周的襄州总管卫公宇文直告急，宇文直派大将军李迁哲率军去援救。李迁哲将自己的部众防守江陵的外城，自己率领骑兵

突出江陵的南门，派步兵突出江陵的北门，从两头夹击陈朝军队，陈朝军队很多战死。夜晚，陈朝士兵偷偷地在城西架设梯子登城，上了城头的有几百人，李迁哲和陆腾奋力作战抵抗，打退了陈朝军队的进攻。

昭达又决龙川宁朔堤，引水灌江陵。腾出战于西堤，昭达兵不利，乃引还。

章昭达又将龙川的宁朔决口，引水倒灌江陵城。陆腾领兵从西出战，章昭达的军队战斗失利，只好引兵退走。

[23]八月，辛卯，齐主如晋阳。

[23]八月，辛卯（初十），北齐国主去晋阳。

[24]九月，乙巳，齐立皇子恒为太子。

[24]九月，乙巳（疑误），北齐立皇子高恒为太子。

[25]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25]冬季，十月，辛巳朔（初一），发生日食。

[26]齐以广宁王孝珩为司徒，上洛王思宗为司空。复以梁永嘉王庄为开府仪同三司、梁王，许以兴复，竟不果。及齐亡，庄愤邑，卒于邺。

[26]北齐任命广宁王高孝珩为司徒，上洛王高思宗为司空。又任命后梁的永嘉王萧庄为开府仪同三司、梁王，答允帮助他复国，竟没有成功。等到北齐灭亡，萧庄忧愤抑郁，在邺城死去。

[27]乙酉，上享太庙。

[27]乙酉（初五），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28]己丑，齐复威宗谥曰文宣皇帝，庙号显祖。

[28]己丑（初九），北齐恢复威宗的文宣皇帝谥号，庙号显祖。

[29]丁酉，周郑桓公达奚武卒。

[29]丁酉（十七日），北周的郑桓公达奚武去世。

[30]十二月，丁亥，齐主还邺。

[30]十二月，丁亥（初八），北齐国主回邺城。

[31]周大将军郑恪将兵平越，置西宁州。

[31]北周大将军郑恪领兵平定越，设置了西宁州。

[32]周、齐争宜阳，久而不决。勋州刺史韦孝宽谓其下曰：“宜阳一城之地，不足损益，两国争之，劳师弥年。彼岂无智谋之士，若弃崤东，来图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于华谷及长秋筑城以杜其意。脱其先我，图之实难。”乃崐画地形，具陈其状。晋公护谓使者曰：“韦公子孙虽多，数不满百，汾北筑城，遣谁守之！”事遂不行。

[32]北周、北齐争夺宜阳，久而不决。勋州刺史韦孝宽对部下说：“宜阳一城，得和失关系不大，两个国家为此争夺，劳师动众已经一年。对方难道没有智谋之士，如果放弃崤东，来谋取汾水以北一带地方，我们一定会失去国土。现在应当迅速在华谷和长秋修筑城池，以断绝对方的念头。如果对方先于我们行动，我们要算计他们就很困难了。”于是画了地形图，向朝廷陈述了这种情况。晋公宇文护对使者说：“韦公的子孙虽然很多，但数不满百，在汾水北面修筑城池，派谁去守卫！”这件事便没有实现。

齐斛律光果出晋州道，于汾北筑华谷、龙门二城。光至汾东，与孝宽相见，光曰：“宜阳一城，久劳争战。今已舍彼，欲于汾北取偿，幸勿怪也。”孝宽曰：“宜阳，彼之要冲，汾北，我之所弃。我弃彼取，其偿安在！君辅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抚循百姓而极武穷兵，苟贪寻常之地，涂炭疲弊之民，窃为君不取也！”

北齐的斛律光果然从晋州一路出兵，在汾水北面修筑起华谷、龙门二座城池。斛律光到了汾水以东，和韦孝宽见了面。斛律光说：“宜阳一城，久劳争战。现在我们已经放弃宜阳，准备在汾水以北取得补偿，希望您不要见怪。”韦孝宽说：“宜阳，是你们的交通紧要之地，汾水以北，是我们所放弃的地方。我们所放弃的被你们取走，怎么能说是补偿！您辅佐幼主，地位和威望都很高，不去安抚百姓而穷兵黩武，如果贪图得到一处平常的地方，而使贫困疲惫的百姓遭到涂炭之灾，我认为您实在不该这样做！”

光进围定阳，筑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释宜阳之围以救汾北。晋公护问计于齐公宪，宪曰：“兄宜暂出同州以为声势，宪请以精兵居前，随机攻取。”护从之。

斛律光进军围困定阳，筑起南汾城进逼定阳。北周军队撤去宜阳之围来援救汾水以北的地方。晋公宇文护向齐公宇文宪请教计策，宇文

宪说："兄长最好暂时出兵同州以扩大声势，我可以率领精兵在前，看准时机攻取城池。"宇文护采纳了他的计策。

三年（辛卯、571）

三年（辛卯，公元571年）

[1]春，正月，乙丑，以尚书右仆射徐陵为左仆射。

[1]春季，正月，乙丑（十七日），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徐陵为左仆射。

[2]丁巳，齐使兼散骑常侍刘环俊来聘。

[2]丁巳（初九），北齐派兼散骑常侍刘环俊来陈朝聘问。

[3]辛酉，上祀南郊；辛未，祀北郊。

[3]辛酉（十三日），陈宣帝到南郊祭天；辛未（二十三日），到北郊祭地。

[4]齐斛律光筑十三城于西境，马上以鞭指画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尝伐功。又与周韦孝宽战于汾北，破之。齐公宪督诸将东拒齐师。

[4]北齐斛律光在国境西面修筑十三座城池，是在马上用马鞭指画出来的，虽然开拓了五百里地方，然而不曾夸耀功劳。又和北周的韦孝宽在汾水以北交战，打败了韦孝宽。齐公宇文宪督率将领们在东面抵抗北齐的军队。

[5]二月，辛巳，上祀明堂。丁酉，耕藉田。

[5]二月，辛巳（初三），陈宣帝到明堂祭祀；丁酉（十九日），到藉田举行耕种的仪式。

[6]壬寅，齐以兰陵王长恭为太尉，赵彦深为司空，和士开录尚书事，徐之才为尚书令，唐邕为左仆射，吏部尚书冯子琮为右仆射，仍摄选。

[6]壬寅（二十四日），北齐任命兰陵王高长恭为太尉，赵彦深为司空，和士开为录尚书事，徐之才为尚书令，唐邕为左仆射，吏部尚书冯子琮为右仆射，仍旧执掌吏部对官吏的铨选。

子琮素谄附士开，至是，自以太后亲属，且典选，颇擅引用人，不复启禀，由是与士开有隙。

冯子琮一贯阿谀附和和士开，到这时，自以为是太后的亲属，而且主管选用官吏，于是擅自引荐任命人选，不再向上启奏报告，因此与和士开产生矛盾。[7]三月，丁丑，大赦。

[7]三月，丁丑（三十日），陈朝大赦全国。

[8]周齐公宪自龙门渡河，斛律光退保华谷，宪攻拔其新筑五城。齐太宰段韶、兰陵王长恭将兵御周师，攻柏谷城，拔之而还。

[8]北周齐公宇文宪从龙门渡过黄河，北齐斛律光退守华谷，宇文宪攻取了斛律光新筑的五座城池。北齐的太宰段韶、兰陵王高长恭率领军队抵御北周的军队，进攻柏谷城，攻克后就退兵回去了。

[9]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9]夏季，四月，戊寅朔（初一），发生日食。

[10]壬午，齐以琅邪王俨为太保。

[10]壬午（初五），北齐任命琅邪王高俨为太保。

[11]壬辰，齐遣使来聘。

[11]壬辰（十五日），北齐派使者来陈朝聘问。

[12]周陈公纯取齐宜阳等九城，齐斛律光将步骑五万赴之。

[12]北周陈公纯夺取北齐的宜阳等九座城池，北齐斛律光率领五万名步、骑兵赶到那里抵抗。

[13]五月，癸亥，周使纳言郑诩来聘。

[13]五月，癸亥（十七日），北周派纳言郑翊来陈朝聘问。

[14]周晋公护使中外府参军郭荣城于姚襄城南、定阳城西，齐段韶引兵袭周师，破之。六月，韶围定阳城，周汾州刺史杨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时韶卧病，谓兰陵王长恭曰："此城三面重涧，皆无走路；唯虑东南一道耳，贼必从此出。宜简精兵专守之，此必成擒。"长恭乃令壮士千余人伏于东南涧口。城中粮尽，齐公宪总兵救之，惮韶，不敢进。敷帅见兵突围夜走，伏兵击擒之，尽俘其众。乙巳，齐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荣所筑城独存。敷，之族子也。

[14]北周晋公宇文护派中外府参军郭荣在姚襄城南、定阳城西修筑城池。北齐段韶领兵攻袭北周军队，将他们打败。六月，段韶包围定阳城，由于北周的汾州刺史杨敷坚守而未能攻克。段韶加紧进攻，屠

杀定阳的外城百姓。当时段韶生病，对兰陵王高长恭说："这座城池的三面都有两道河壕，无路可走；恐怕只东南有一条路，贼寇一定会从这里突围。应当挑选精兵专门防守这条道路，这样一定能够捉住他们。"高长恭便派一千多名壮士埋伏在东南涧口。城中的粮食吃尽，齐公宇文宪集中所有的兵力去救援，但是害怕段韶，不敢前进。杨敷率领现有的士兵乘夜突围出城，被高长恭的伏兵攻击，全部俘虏。乙巳（十九日），北齐夺取了北周的汾州和姚襄城，只有郭荣所筑的城得以保全。杨敷是杨的族子。

敷子素，少多才艺，有大志，不拘小节，以其父守节陷齐，未蒙赠谥，上表申理。周主不许，至于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斩之。素大言曰："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壮其言，赠敷大将军，谥曰忠壮，以素为仪同三司，渐见礼遇。帝命素为诏书，下笔立成，词义兼美，帝曰："勉之，勿忧不富贵。"素曰："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也。"

杨敷的儿子杨素，年少时才艺很高，有大志，不拘小节，因为父亲杨敷守节而身陷北齐，没有得到朝廷赠给的谥号，于是向朝廷上表申述理由。北周武帝不答允，杨素接二连三地上表，武帝勃然大怒，命令左右将他斩首。杨素高声喊道："作为臣子侍奉无道的天子，被杀死是自己的本份！"武帝见他出言豪壮，于是追赠杨敷为大将军，赐给忠壮的谥号，任命杨素为仪同三司，逐渐对他加以礼遇。武帝叫杨素起草诏书，他下笔立成，辞藻和内容都很好，武帝说："希望你好好努力，不要担心将来不会富贵。"杨素说："只怕富贵来逼臣，臣倒无心求取富贵。"

[15]齐斛律光与周师战于宜阳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虏千余人而还。军未至邺，齐主敕使散兵，光以军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劳，乃密通表，请遣使宣旨，军仍且进，齐朝发使迟留。军还，将至紫陌，光乃驻营待使。帝闻光军已逼，心甚恶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见，然后宣劳散兵。

[15]北齐斛律光和北周军队在宜阳城下交战，夺得北周的建安等四个戍所，捕捉俘虏一千多人而还。军队还没有到邺城，北齐后主派使者遣散军队。斛律光认为军士中很多人都有功劳，却没有得到朝廷的慰劳，于是秘密地向上呈递崐表章，请后主派使臣宣读慰劳的旨意，

军队仍旧向邺城前进，朝廷派使者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就地停留。军队回来，将要抵达邺城郊外，斛律光便扎营等候朝廷的使者。后主听到斛律光军队已经逼近邺城，心里十分厌恶，赶紧派舍人召斛律光入朝觐见，然后宣旨慰劳遣散军队。

[16]齐琅邪王俨以和士开、穆提婆等专横奢纵，意甚不平。二人相谓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数步射人，向者暂对，不觉汗出；吾辈见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俨居北宫，五日一朝，不得无时见太后。

[16]北齐琅邪王高俨因为和士开、穆提婆等人专横跋扈奢侈放纵，感到愤愤不平。和士开、穆提婆二人互相说："琅邪王的目光奕奕有神，几步路以外就咄咄逼人，以往和他暂时打个照面，不知不觉地就出汗了；我们面见天子奏事时还不致这样。"因此对他忌恨，便将高俨调出住在北宫，五天上朝一次，不准他随时去见太后。

俨之除太保也，余官悉解，犹带中丞及京畿。士开等以北城有武库，欲移俨于外，然后夺其兵权。治书侍御史王子宜，与俨所亲开府仪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刘辟强说俨曰："殿下被疏，正由士开间构，何可出北宫入民间也！"俨谓侍中冯子琮曰："士开罪重，儿欲杀之，何如？"子琮心欲废帝而立俨，因劝成之。

高俨被授职太保时，其余的官职都被免掉，不过还带有中丞和京畿大都督的职衔。和士开等人因为北城有武器库，想把高俨调移到城外，然后夺取他总督京畿军队的兵权。治书侍御史王子宜，和高俨的亲信开府仪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刘辟强对高俨劝说道："殿下所以被疏远，正由于和士开从中离间挑拨，您怎能离开北宫住到民间去！"高俨对侍中冯子琮说："和士开罪孽深重，孩儿打算杀掉他，怎么样？"冯子琮心里想废掉后主另立高俨做皇帝，因此劝高俨这样做。

俨令子宜表弹士开罪，请禁推。子琮杂他文书奏之，帝主不审省而可之。俨诳领军库狄伏连曰："奉敕，令领军收士开。"伏连以告子琮，且请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连信之，发京畿军士，伏于神虎门外，并戒门者不听士开入。秋，七月，庚午旦，士开依常早参，伏连前执士开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台。"因遣军士护送。俨遣都督冯永洛就台斩之。

高俨令王子宜上表弹劾和士开的罪状，请求将他收禁并加以审问。冯子琮又夹杂了其他文书一同上奏，后主没有仔细审阅就批准同意。高俨欺骗领军库狄伏连说："奉到皇上的命令，叫领军收禁和士开。"库狄伏连把这告诉了冯子琮，请他再次向皇上奏报，冯子琮说："琅邪王已经接到皇上的敕令，何必再次奏报。"库狄伏连相信了，于是征调京畿的军士，埋伏在神虎门外，并告诫守门人不要让和士开进神虎门。秋季，七月，庚午（二十五日）早晨，和士开按常例到宫中早朝，库狄伏连上前握住他的手说："今天有一件大好事。"王子宜递给和士开一封信，说："皇上有敕令，叫你去到台省相见。"并派军士护送。高俨派都督冯永洛在台省中将和士开杀死。

俨本意唯杀士开，其党因逼俨曰："事既然，不可中止。"俨遂帅京畿军士三千余人屯千秋门。帝使刘桃枝将禁兵八十人召俨，桃枝遥拜，俨命反缚，将斩之，禁兵散走。帝又使冯子琮召俨，俨辞曰："士开昔来实合万死，谋废至尊，剃家家发为尼，臣为是矫诏诛之。尊兄若欲杀臣，不敢逃罪。若赦臣，愿遣姊姊来迎，臣即入见。"姊姊，谓陆令萱也，俨欲诱出杀之。令萱执刀在帝后，闻之，战栗。

高俨本意只杀死和士开一个人，他的党羽却胁迫高俨说："事情已经如此，不能中止。"高俨便率领京畿的军士三千多人驻扎在千秋门。后主派刘桃枝率领八十名禁兵把高俨召来，刘桃枝离高俨还很远时就惶恐地对他施礼，高俨下令把他反绑起来，要杀死他，禁兵们纷纷走散。后主又派冯子琮去召高俨，高俨推辞说："和士开往昔以来的罪行实在应该万死，他图谋废掉天子，叫亲生母亲剃发当尼姑，臣才假托陛下的诏命将他杀死。我兄长陛下如果要杀臣，臣不敢逃避罪责。如果能宽恕我，希望派乳母来迎接，臣就去见陛下。"乳母，是指陆令萱，高俨想骗她出来杀死她。陆令萱手里拿刀躲在后主背后，听到高俨的要求，怕得浑身打颤。

帝又使韩长鸾召俨，俨将入，刘辟强牵衣谏曰："若不斩穆提婆母子，殿崐下无由得入。"广宁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来，曰："何不入？"辟强曰："兵少。"延宗顾众而言曰："孝昭帝杀杨遵彦，止八十人。今有数千，何谓少？"

后主又派韩长鸾去召高俨，高俨准备去见后主，刘辟强拉住他的衣服劝道："如果不杀掉穆提婆母子俩，殿下不能去。"广宁王高孝珩、

安德王高延宗打从西面过来，问道：“ 为什么不进去？ ”刘辟强说：“兵太少。”高延宗环顾周围说：“孝昭帝杀杨遵彦时，只有八十人。现在有几千人，怎能说少？ ”

帝泣启太后曰：“有缘，复见家家；无缘，永别！”乃急召斛律光，俨亦召之。

后主哭着对太后说：“如果还有缘份，仍可与母亲相见；没有缘份，就和您永别了！”于是急忙召斛律光，高俨也召斛律光来。

光闻俨杀士开，抚掌大笑曰：“龙子所为，固自不似凡人！”入，见帝于永巷。帝帅宿卫者步骑四百，授甲，将出战，光曰：“小儿辈弄兵，与交手即乱。鄙谚云：‘奴见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门，琅邪必不敢动。”帝从之。

斛律光听说高俨杀了和士开，拍手大笑说：“这真是龙子的作为，自然不象一般人！”于是进宫，在长巷见到后主。后主率领在宫中宿卫的步骑兵四百人，授给铠甲，准备出战，斛律光说：“小孩子们动干戈，刚一交手就会乱了阵脚。俗话说：‘奴仆见主人，心里就沮丧。’陛下应该亲自去千秋门，琅邪王一定不敢行动。”后主便听从了。

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来。”俨徒骇散。帝驻马桥上遥呼之，俨犹立不进，光就谓曰：“天子弟杀一夫，何所苦！”执其手，强引以前，请于帝曰：“琅邪王年少，肠肥脑满，轻为举措，稍长自不复然，愿宽其罪。”帝拔俨所带刀环，乱筑辫头，良久，乃释之。

斛律光走在前面做前导，派人离开队伍，喊道：“天子来了。”高俨一伙怕得纷纷散去。后主在桥上勒住马远远地呼叫他们，高俨还站在那里不敢靠前，斛律光走过去对他说：“天子的兄弟杀一个人，有什么可害怕的！”于是抓住他的手，硬拉着他向前，请求后主说：“琅邪王年轻，肠肥脑满，行为轻率，等到年龄大了，自然不会这样，希望能宽恕他的罪过。”后主拔出高俨所带的佩刀，用刀环对他的头乱凿，过了很久，才放了他。

收库狄伏连、高舍洛、王子宜、刘辟强、都督翟显贵，于后园支解，暴之都街。帝欲尽杀俨府文武职吏，光曰：“此皆勋贵子弟，诛之，恐人心不安。”赵彦深亦曰：“《春秋》责帅。”于是罪之各有差。

后主收禁了库狄伏连、高舍洛、王子宜、刘辟强、都督翟显贵，在后园将他们肢解，然后在都城的大街上暴尸示众。后主要把高俨府里的文武官吏全部杀死，斛律光说："这些人都是达官贵人的子弟，杀掉他们，恐怕引起人心不安。"赵彦深也说："《春秋》里说，军队不听从命令，责任在领兵的将帅。"于是区别情况对他们分别判罪。

太后责问俨，俨曰："冯子琮教儿。"太后怒，遣使就内省以弓弦绞杀子琮，使内参以库车载尸归其家。自是太后常置俨于宫中，每食必自尝之。

太后责问高俨，高俨说："是冯子琮教我这样做的。"太后大怒，派使者到台省用弓弦将冯子琮绞死，派太监用库车拉上尸体送到他家里去。从此以后太后常常把高俨安置在宫中，每次吃饭都亲自先尝一尝，怕人毒死高俨。

[17]八月，己亥，齐主如晋阳。

[17]八月，己亥（二十四日），北齐后主去晋阳。

[18]九月，辛亥，齐以任城王为太宰，冯翊王润为太师。

[18]九月，辛亥（初六），北齐任命任城王高为太师，冯翊王高润为太师。

[19]己未，齐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有谋略，得将士死力，出总军旅，入参帏幄，功高望重，而雅性温慎，得宰相体。事后母孝，闺门雍肃，齐勋贵之家，无能及者。

[19]己未（十四日），北齐平原忠武王段韶去世。段韶有谋略，将士们都愿意为他效命，出朝能总辖军队，入朝能参与决策，功劳大威望重，性格谨慎温和，具有宰相的气质才能。侍奉继母很孝顺，家中和睦严肃，北齐的勋臣贵族之家，没有能及得上的。

[20]齐祖说陆令萱，出赵彦深为兖州刺史。齐主以为侍中。[20]北齐祖劝陆令萱，叫她把赵彦深调出朝廷做兖州刺史。北齐后主任命祖为侍中。

陆令萱说帝曰："人称琅邪王聪明雄勇，当今无敌；观其相表，殆非人臣。自专杀以来，常怀恐惧，宜早为之计。"幸臣何洪珍等亦请杀之。帝未决，以食舆密迎，问之。称"周公诛管叔，季友鸩庆父。"帝

乃携俨之晋阳，使右卫大将军赵元侃诱俨执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见先帝爱王。今宁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为豫州刺史。

陆令萱对后主说：“人称琅邪王聪明勇敢，当今无敌；但看他的相貌，几乎不是臣下。自从他独断专行杀和士开以来，常常怀有恐惧之心，应该及早作出打算。”宠臣何洪珍等人也请后主杀掉高俨。后主犹豫不决；用装运食物的车子把祖秘密接来，询问他的意见。祖举出“周公诛杀管叔，季友毒死庆父”两个例子。后主便带高俨去晋阳，派右卫大将军赵元侃诱捕高俨，赵元侃说：“臣以前侍奉先帝，看到先帝喜欢琅邪王。现在我宁愿被杀，不忍心做这种事。”后主便将赵元侃贬为豫州刺史。

庚午，帝启太后曰：“明旦欲与仁威早出猎。”夜四鼓，帝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呼，儿何为不去！”俨出，至永巷，刘桃枝反接其手。俨呼曰：“乞见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头负出，至大明宫，鼻血满面，拉杀之，时年十四，裹之以席，埋于室内。帝使启太后，太后临哭，十余声，即拥入殿。遗腹四男，皆幽死。

庚午（二十五日），后主启禀太后说：“明天准备和仁威一早出外打猎。”夜里四更时分，后主召见高俨，高俨产生怀疑。陆令萱说：“兄长叫你，孩子你为什么不去？”高俨出来，走到长巷，刘桃枝将他的双手反绑起来，高俨高喊道：“让我去见母亲、兄长。”刘桃枝用衣袖塞在他嘴里，把他的袍子翻过来蒙住头，将他背出来，走到大明宫时，高俨的鼻血流了满面，被人用手摧折而死，当时才十四岁，将尸体用席子包起来，埋在室内。后主派人启奏太后，太后到那里哭吊，刚哭了十几声，就被人簇拥着回到殿中。高俨有四个遗腹男孩，后来都被囚禁而死。

冬，十月，罢京畿府，入领军。

冬季，十月，撤销京畿府，将京畿兵归领军统率。

[21]壬午，周冀公通卒。

[21]壬午（初八），北周冀公宇文通去世。

[22]甲申，上享太庙。

[22]甲申（初十），陈宣帝到太庙祭祀祖先。

[23]乙未，周遣右武伯谷会琨等聘于齐。

[23]乙未（十一日），北周派右武伯谷会琨等人到北齐聘问。

[24]齐胡太后出入不节，与沙门统昙献通，诸僧至有戏呼昙献为太上皇者。齐主闻太后不谨而未之信，后朝太后，见二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昙献事亦发，皆伏诛。

[24]北齐胡太后进进出出没有节制，和主管僧人的昙献私通，僧人甚至戏称昙献为太上皇。北齐后主听说胡太后行为不检点而没有相信，后来有一次去朝见太后时，看到有两个尼姑在旁边，因为喜爱而把她们召来，原来都是男子假扮的。于是昙献的事情被暴露，这些人都被处死。

己亥，帝自晋阳奉太后还邺，至紫陌，遇大风。舍人魏僧伽习风角，奏言：“即时当有暴逆事。”帝诈云：“邺中有变”，弯已缠，驰入南城，遣宦者邓长幽太后于北宫，仍敕内外诸亲皆不得与胡太后相见。太后或为帝设食，帝亦不敢尝。

己亥（十五日），北齐后主从晋阳奉太后回邺城，到达效外，遇到大风。舍人魏僧伽懂得测天观象预卜吉凶，上奏说：“立即会有暴乱叛逆的事情发生。”后主谎称“邺城中有变”，于是拉足弓弦绷紧弓梢，疾走进入邺都的南城，派太监邓长将太后幽禁在北宫，下令朝廷内外的所有亲属不能去见胡太后。太后有时为后主准备了食物，后主也不敢尝。

[25]庚戌，齐遣侍中赫连子悦聘于周。

[25]庚戌（二十六日），北齐派侍中赫连子悦到北周聘问。

[26]十一月，丁巳，周主如散关。

[26]十一月，丁巳（十三日），北周国主去散关。[27]丙寅，齐以徐州行台广宁王孝珩录尚书事；庚午，又以为司徒。癸酉，以斛律光为左丞相。

[27]丙寅（二十二日），北齐任命徐州行台广宁王高孝珩为录尚书事；庚午（二十六日），又任命他为司徒。癸酉（二十九日），任命斛律光为左丞相。

[28]十二月，己丑，周主还长安。

[28]十二月，己丑（十六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29]壬辰，邵陵公章昭达卒。

[29]壬辰（十九日），陈朝的邵陵公章昭达去世。

[30]是岁，梁华皎将如周，过襄阳，说卫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诸郡，民少国贫；朝廷兴亡继绝，理宜资赡，望借数州以资梁国。”直然之，遣使言状，周主诏以基、平、三州与之。

[30]这一年，后梁的华皎将去北周，经过襄阳时，对卫公宇文直说：“梁主已经失去江南的一些郡，百姓少而国家贫穷；朝廷的兴亡继绝，理应加以资助，希望能借几个州的地方帮助梁国。”卫公宇文直表示赞同，派使者向朝廷说明情况，北周国主下诏将基、平、三个州给予后梁。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一卷

陈纪五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太建四年（壬辰、572）

陈纪五 陈宣帝太建四年（壬辰，公元572年）

[1]春，正月，丙午，以尚书仆射徐陵为左仆射，中书监王劢为右仆射。

[1]春季，正月，丙午（初三），陈朝任命尚书仆射徐陵为左仆射，中书监王劢为右仆射。

[2]己巳，齐主祀南郊。

[2]乙巳（初二），北齐后主到南郊祭天。

[3]庚午，上享太庙。

[3]庚午（二十七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4]辛未，齐主赠琅邪王俨为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又以俨妃李氏为楚帝后。

[4]辛未（二十八日），北齐后主赠琅邪王高俨为楚恭哀帝的谥号以安慰太后的心，又封高俨的妃子李氏为楚帝后。

[5]二月，癸酉，周遣大将军昌城公深聘于突厥，司宾李除、小宾部贺遂礼聘于齐。深，护之子也。

[5]二月，癸酉（初一），北周派大将军昌城公宇文深到突厥访问，司宾李除、小宾部贺遂礼到北齐访问。宇文深是宇文护的儿子。

[6]己卯，齐以卫菩萨为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书高元海为尚书左仆射。

[6]己卯（初七），北齐任命卫菩萨为太尉。辛巳（初九），任命并省吏部尚书高元海为尚书左仆射。

[7]乙酉，封皇子叔卿为建安王。

[7]乙酉（十三日），陈朝封皇子陈叔卿为建安王。

[8]庚寅，齐以尚书左仆射唐邕为尚书令，侍中祖为左仆射。初，胡太后既幽于北宫，欲以陆令萱为太后，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

谓人曰："陆虽妇人，然实雄杰，自女娲以来，未之有也。"令萱亦谓为"国师"、"国宝"，由是得仆射。

[8]庚寅（十八日），北齐任命尚书左仆射唐邕为尚书令，侍中祖为左仆射。起先，胡太后被幽禁在北宫，祖打算以陆令萱为太后，向陆令萱讲述魏朝保太后的往事，并对别人说："陆令萱虽然是个妇人，其实是个豪杰，自从女娲以来，还没有这样的人。"陆令萱也称祖为"国师"、"国宝"，因而被任命为仆射。

[9]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9]三月，癸卯朔（初一），发生日食。

[10]初，周太祖为魏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殂，皆受晋公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侍卫，盛于宫阙。诸子、僚属皆贪残恣横，士民患之。周言深自晦匿，无所关预，人不测其浅深。

[10]当初，北周太祖在西魏当丞相时，曾经建立左右十二军，隶属相府；太祖死后，受晋公宇文护调度，凡属军队的征发调动，非得有宇文护的文书不可。宇文护的府第驻军守卫，人数超过宫廷，他的儿子和僚属都贪婪残暴恣意横行，士民都深以为患。北周国主对此一直隐晦退避，不加干涉，别人也猜不到他的深浅。

护问稍伯大夫庚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对曰："荷恩深厚，敢不尽言。顷上台有变，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此则享期颐之寿，受旦、之美，子孙常为藩屏。不然，非复所知。"护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辞未获免耳。公既为王官，可依朝例，无烦别参寡人也。"自是疏之。

宇文护问稍伯大夫庚季才说："近日来天文星象怎么样？"季才回答说："受到您深厚的恩泽，怎敢知无不言。刚才上台星有变化，晋公您应该归政给天子，请求回家养老。这样就能享年高寿，受到周公旦、召公的美名，子子孙孙常为国家重臣。不然，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宇文护沈吟很久，说："我本来的志向就是这样，但是经过推辞没有得到同意。你既然是天子的官员，可以按照朝廷的规定，不用麻烦你特意来见寡人了。"从此以后对他疏远了。

卫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于护；及沌口之败，坐免官，由是怨护，劝帝诛之，冀得其位。帝乃密与直及右宫伯中大夫宇文神举、内

史下大夫太原王轨崐、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谋之。神举，显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

卫公宇文直是北周武帝的同母兄弟，和宇文护的关系非常亲近；后来在沌口打了败仗，被罢免官职，因此怨恨宇文护，劝武帝杀死他，企图自己得到宇文护的职位。武帝便秘密和卫公宇文直、右宫伯中大夫宇文神举、内史下大夫太原人王轨、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进行策划。宇文神举是宇文显和的儿子；宇文孝伯是安化公宇文深的儿子。

帝每于禁中见护，常行家人礼，太后赐护坐，帝立侍于旁。丙辰，护自同州还长安，帝御文安殿见之。因引护入含仁殿谒太后，且谓之曰："太后春秋高，颇好饮酒，虽屡谏，未蒙垂纳。兄今入朝，愿更启请。"因出怀中《酒诰》授之，曰："以此谏太后。"护既入，如帝所戒读《酒诰》；未毕，帝以玉自后击之，护踣于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惧，斫不能伤。卫公直匿于户内，跃出，斩之。时神举等皆在外，更无知者。

武帝每次在宫中见到宇文护，都行兄弟之礼。太后赐宇文护坐，武帝就站立在一旁。丙辰（十四日），宇文护从同州回长安，武帝驾临文安殿见他，引导宇文护到含仁殿参见太后，并对他说："母后年纪已高，很喜欢饮酒，我虽然屡次劝她，没有得到采纳。兄长今天参见时，希望您能劝说她。"于是从怀里拿出《酒诰》给宇文护，说："用这个来规劝母后。"宇文护进殿后，象武帝所说那样对太后诵读《酒诰》；还没有读完，武帝便在宇文护背后用玉笏打他，宇文护跌倒在地。武帝命令太监何泉用御刀砍他，何泉心里惶恐惧怕，不敢用劲，没有把宇文护砍伤，卫公宇文直躲在门内，这时跳了出来，将宇文护杀死。当时宇文神举等都在殿外，没有别人知道。

帝召宫伯长孙览等，告以护已诛，令收护子柱国谭公会、大将军莒公至、崇业公静、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并柱国北地侯龙恩、龙恩弟大将军万寿、大将军刘勇、中外府司录尹公正、袁杰、膳部下大夫李安等，于殿中杀之。览，稚之孙也。

武帝召见宫伯长孙览等人，告诉他们已将宇文护处死，命令拘捕宇文护的儿子柱国谭公宇文会、大将军莒公宇文至、崇业公宇文静、正平公宇文乾嘉，以及他的弟弟宇文乾基、宇文乾光、宇文乾蔚、宇文乾祖、宇文乾威和柱国北地人侯龙恩、侯龙恩的弟弟大将军侯万寿、

大将军刘勇、中外府司录尹公正、袁杰、膳部下大夫李安等人，在殿中将他们杀死。长孙览是长孙稚的孙子。

初，护既杀赵贵等，侯龙恩为护所亲，其从弟开府仪同三司植谓龙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系于数公。若多所诛戮以自立威权，岂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缘此而败，兄安得知而不言！"龙恩不能从。植又承间言于护曰："公以骨肉之亲，当社稷之寄，愿推诚王室，拟迹伊、周，则率土幸甚！"护曰："我誓以身报国，卿岂谓吾有他志邪！"又闻其先与龙恩言，阴忌之，植以忧卒。及护败，龙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为忠，特免其子孙。

当初，宇文护杀了赵贵等人，侯龙恩得到宇文护的信任，他的堂弟开府仪同三司侯植对侯龙恩说："皇上年纪还轻，安危依靠几位公侯。如果对他们诛杀过多来树立自己的威望权力，不但国家极其危险，恐怕我们的宗族也因此而遭到衰败，兄长您怎能知而不言！"侯龙恩没有听他的话。侯植又乘机对宇文护说："晋公您以骨肉之亲，身受国家社稷的寄托，希望以诚意对待王室，按照伊尹、周公的榜样，那么境域之内都会觉得万幸！"宇文护说："我誓志以身报国，您难道认为我有别的企图吗！"又听到他以前和侯龙恩说的话，暗中对他产生忌恨，侯植因此忧愁而死去。等到宇文护失败，侯龙恩兄弟都被处死，武帝因为侯植的忠诚，特意赦免了侯植的子孙。

大司马兼小冢宰、雍州牧齐公宪，素为护所亲任，赏罚之际，皆得参预，权势颇盛。护欲有所陈，多令宪闻奏，其间或有可不，宪虑主相嫌隙，每曲而畅之，帝亦察其心。及护死，召宪入，宪免冠拜谢；帝慰勉之，使诣护第收兵符及诸文籍。卫公直素忌宪，固请诛之，帝不许。

大司马兼小冢宰、雍州牧齐公宇文宪，一向得到宇文护的信任，遇到对别人的赏罚，宇文宪都能参与意见，权势很大。宇文护有什么要向朝廷上言的事，都叫宇文宪向武帝转达奏报，其中有时有不同的意见，宇文宪顾虑武帝和丞相之间猜疑而形成怨仇，都婉转地进行申述，武帝也察觉到他的用心。宇文护死后，武帝召宇文宪进见，宇文宪脱下帽子向武帝拜谢；武帝对他加以安慰勉励，派他到宇文护的住所收取兵符和各种文书簿籍。卫公宇文直素来忌恨宇文岷宪，坚持请求武帝杀死他，武帝不肯答允。

护世子训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国越公盛乘传征训，至同州，赐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还，遣开府仪同三司宇文德赍玺书就杀之。护长史代郡叱罗协、司录弘农冯迁及所亲任者，皆除名。

宇文护的长子宇文训是蒲州刺史，这天晚上，武帝派柱国越公宇文盛乘车去传唤宇文训，到同州，传达了武帝对他赐死的命令。昌城公宇文深出使突厥还没有回来，武帝派开府仪同三司宇文德送去诏书将他就地杀死。宇文护的长史代郡人叱罗协、司录弘农人冯迁和其他亲信，都被革职除名。

丁巳，大赦，改元。

丁巳（十五日），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建德”。

以宇文孝伯为车骑大将军，与王轨并加开府仪同三司。初，孝伯与帝同日生，太祖爱之，养于第中，幼与帝同学。及即位，欲引致左右，托言欲与孝伯讲习旧经，故护弗之疑也，以为右侍上士，出入卧内，预闻机务。孝伯为人，沈正忠谅，朝政得失，外间细事，无不使帝闻之。

任命宇文孝伯为车骑大将军，和王轨一同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当初，宇文孝伯和武帝同一天出生，文帝宇文泰很喜爱他，养在府里，幼年时和武帝同学。武帝即位后，想任用他作为帮助自己的近臣，假托要和宇文孝伯在一起探讨学习古代的经书，所以宇文护并不怀疑，任命他为右侍上士，在卧室内进进出出，参与机密的事情。宇文孝伯为人深沈正直忠实可信，凡是朝政的得失，外面的小事，没有不使武帝知道的。

帝阅护书记，有假托符命妄造异谋者；皆坐诛；唯得庚季才书两纸，盛言纬候灾祥，宜返政归权，帝赐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迁太中大夫。

武帝翻阅从宇文护家中所搜得的文件，看到有假托符命妄图制造异谋的，都被处死；唯独得到庚季才所写的两张纸，大谈星象变化的灾难吉祥，应该把朝政大权还给武帝，武帝赏赐给庚季才三百石小米，二百段布帛，提升为太中大夫。

癸亥，以尉迟迥为太师，柱国窦炽为太傅，李穆为太保，齐公宪为大冢宰，卫公直为大司徒，陆通为大司马，柱国辛威为大司寇，赵公招为大司空。

癸亥（二十一日），任命尉迟迥为太师，柱国窦炽为太傅，李穆为太保，齐公宇文宪为大冢宰，卫公宇文直为大司徒，陆通为大司马，柱国辛威为大司寇，赵公宇文招为大司空。

时帝始亲览朝政，颇事威刑，虽骨肉无所宽借。齐公宪虽迁冢宰，实夺之权。又谓宪侍读裴文举曰："昔魏末不纲，太祖辅政；及周室受命，晋公复执大权；积习生常，愚者谓法应如是。岂有年三十天子而可为人所制乎！《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谓天子耳。卿虽陪侍齐公，不得遽同为臣，欲死于所事。宜辅以正道，劝以义方，辑睦我君臣，协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举咸以白宪，宪指心抚几曰："吾之夙心，公宁不知！但当尽忠竭节耳，知复何言。"

当时武帝开始亲政，很注重威令用刑，尽管是骨肉至亲也不宽恕。齐公宇文宪名义上升为冢宰，实际上夺了他的实权。武帝对宇文宪的侍读裴文举说："从前魏朝末年武帝不能操持朝廷大纲，所以才有太祖辅政；等到周朝建立，晋公宇文护又掌握大权；原只是多年的习惯，后来竟成为常规，愚人还说法度应该如此。哪有年已三十岁的天子还可以被别人箝制的道理！《诗经》中说：'从早到晚不懈怠，用来侍奉一个人。'一个人，指的是天子。您虽然陪伴侍奉齐公，不能怕得如同他的臣子，老死在侍读的事上。应当以正道去辅助他，用做人的道理去规劝他，使我们君臣和睦，使我们兄弟同心，不要使他自己招致嫌疑。"裴文举把这番话都告诉了宇文宪，宇文宪指着自己的心口拍着小桌子说："我平素的心意，您难道不知道吗！只是应该尽忠竭节罢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卫公直，性浮诡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请为大司马，欲据兵权。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长幼有序，岂可返居下列！"由是用为大司徒。

卫公宇文直性格浮躁诡诈贪婪狠毒，想做大冢宰；没能如愿，心里很不痛快；又请求当大司马，想掌握兵权。武帝猜到他的用意，说："你们兄弟长幼有序，怎能反而处于下列！"因此任命他为大司徒。[11]夏，四月，周遣工部成公建、小礼部辛彦之聘于齐。

[11]夏季，四月，北周派工部成公建、小礼部辛彦之到北齐聘问。

[12]庚寅，周追尊略阳公为孝闵皇帝。

[12]庚寅（十九日），北周追尊略阳公宇文觉为孝闵皇帝。

[13]癸巳，周立皇子鲁公为太子，大赦。

[13]癸巳（二十二日），北周立皇子鲁公宇文为太子，大赦全国。

[14]五月，癸卯，王劢卒。

[14]五月，癸卯（初二），王劢去世。

[15]齐尚书右仆射祖，势倾朝野，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恶之，遥见，辄骂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计！"又尝谓诸将曰："兵马处分，赵令恒与吾辈参论。盲人掌机密以来，全不与吾辈语，正恐误国家事耳。"光尝在朝堂垂帘坐，不知，乘马过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尔！"后在内省，言声高慢，光适过，闻之，又怒。觉之，私赂光从奴问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叹曰：'盲人入，国必破矣。'"

[15]北齐尚书右仆射祖，势力可以倾动朝内外，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很厌恶他，远远地见到祖，总是骂道："使国家多事、贪得无厌的小人，想搞什么样的诡计！"又曾对部下的将领们说："军事兵马的处理，尚书令赵彦深还常常和我们一起商量讨论。这个瞎子掌管机密以来，完全不和我们说，使人担心会误了国家的大事。"斛律光曾在朝堂上坐在帘子后面，祖不知道，骑马经过他的面前，斛律光大怒说："这个小人竟敢这样！"后来祖在门下省，说话声调既高又慢，正巧斛律光经过那里，听到祖说话的腔调，又大怒。祖发觉后，私下贿赂斛律光的随从奴仆询问原因，奴仆说："自从您当权以来，相王每天夜里手抱双膝叹气说：'瞎子入朝，国家必毁。'"

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许。齐王赐提婆晋阳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帝以来常种禾，饲马数千匹，以拟寇敌。今赐提婆，无乃阙军务也！"由是祖、穆皆怨之。

穆提婆请求娶斛律光的妾所生的女儿做妻子，没有得到允许。齐王赐给穆提婆晋阳地方的田地，斛律光在朝上说："这些田地，从神武帝以来一直种谷物，饲养几千匹马，打算对付入寇的外敌。现在赏赐给穆提婆，恐怕会影响国家的军务吧！"从此祖、穆提婆都怨恨他。

斛律后无宠，因而间之。光弟羡，为都督、幽州刺史、行台尚书令，亦善治兵，士马精强，鄣候严整，突厥畏之，谓之"南可汗"。光长子武都，为开府仪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

斛律后得不到皇帝的宠爱，祖因此离间他们的关系。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是都督、幽州刺史、行台尚书令，也善于治军，兵士马匹都很精干强壮，设置的要塞堡垒规范整齐，突厥很怕他，称他为“南可汗”。斛律光的长子斛律武都是开府仪同三司，梁、兖二州的刺史。

光虽贵极人臣，性节俭，不好声色，罕接宾客，杜绝馈饷，不贪权势。每朝廷会议，常独后言，言辄合理。或有表疏，令人执笔，口占之，务从省实。行兵仿其父金之法，营舍未定，终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脱介胄，常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挝背，未尝妄杀，众皆争为之死。自结发从军，未尝败北，深为邻敌所惮。周勋州刺史韦孝宽密为谣言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令谍人传之于邺，邺中小儿歌之于路，因续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使其妻兄郑道盖奏之。帝以问，与陆令萱皆曰：“实闻有之。”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谓臣也，与国同忧。饶舌老母，似谓女侍中陆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将，明月声震关西，丰乐威行突厥，女为皇后，男尚公主，谣言甚可畏也。”帝以问韩长鸾，长鸾以为不可，事遂寝。

斛律光虽然贵极人臣，但生性节俭，不喜欢声色，很少接待宾客，拒绝接受馈赠，不贪图权势。每逢朝廷集会议事，常常在最后发言，说的话总是很符合情理。遇有上表或奏疏，叫人拿了笔，由自己口述，替他写下来，务必简短真实。用兵时仿照他父亲斛律金的办法，军队的营房没有落实，自己不进帐幕；或者整天不坐，身上不脱铠甲，打仗时身先士卒。士兵犯了罪，只用大棒敲打脊背，从不随意杀人，所以部下的士兵争相为他效命。自从年轻时参加军队，没有打过败仗，深为相邻的敌方害怕。北周的勋州刺史韦孝宽私下制造谣言崐说：“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说：“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派间谍把谣言传到邺城，叫邺城的小孩在路上歌唱。祖接续道：“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叫妻兄郑道盖向后主奏报。后主就此问祖，祖和陆令萱都说：“确实听说有这件事。”祖还解释说：“百升，就是斛。盲老公，是指我，和国家同忧愁。饶舌老母，似乎指女侍中陆令萱。况且斛律氏几代都是大将，斛律光字明月，声震光西，斛律羡字丰乐，威行突厥，女儿是皇后，儿子娶公主，谣言令人可畏。”后主又问韩长鸾，韩长鸾以为不可能，这件事才结束。

又见帝，请间，唯何洪珍在侧，帝曰：“前得公启，即欲施行，长鸾以为无此理。”未对，洪珍进曰：“若本无意则可；既有此意而不决行，万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犹未决。会丞相府佐封士让密启云：“光前西讨还，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将行不轨，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僮奴千数，每遣使往丰乐、武都所，阴谋往来。若不早图，恐事不可测。”帝遂信之，谓何洪珍曰：“人心亦大灵，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变，令洪珍驰召祖告之：“欲召光，恐其不从命。”请：“遣使赐以骏马，语云：‘明日将游东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谢，因而执之。”帝如其言。

祖又去见后主，请求后主屏退左右，当时只有何洪珍在旁边，后主说：“以前接到你的启奏，就准备执行，韩长鸾认为没有这种道理。”祖还没有回答，何洪珍向后主进言说：“如果本来没有这种意思就算了；既然有这种意思而不决定执行，万一泄露出去，怎么办？”后主说：“何洪珍的话说得对。”但是还没有决定。恰逢丞相府佐封士让上密启说：“斛律光以前西征回来，皇上下诏命令将军队解散，斛律光却指挥军队进逼都城，准备进行违反法纪的活动，事情没有成功而停止了。家里私藏弓弩和铠甲、僮仆奴婢数以千计，常常派使者去斛律羡、斛律武都的住所，阴谋往来。如果不趁早谋画，恐怕事情不可预测。”后主便相信了，对何洪珍说：“人心也太灵验，我以前怀疑他要造反，果真如此。”后主性格懦弱胆小，只恐马上有变，叫何洪珍迅速把祖召来，告诉他说：“我要召斛律光来，恐怕他不肯服从命令。”祖请求说：“派使者赐给他骏马，告诉他：‘明天将去东山游玩，王可以骑这匹马和我一同前往。’斛律光一定会来向陛下道谢，趁此机会把他抓起来。”后主就照祖所说的那样去做。

六月，戊辰，光入，至凉风堂，刘桃枝自后扑之，不仆。顾曰：“桃枝常为如此事。我不负国家。”桃枝与三力士以弓弦其颈，拉而杀之，血流于地，铲之，迹终不灭。于是下诏称其欲反，并杀其子开府仪同三司世雄、仪同三司恒伽。

六月，戊辰（疑误），斛律光进宫，到凉风堂，刘桃枝从他背后扑去，没有跌倒。斛律光回头说：“刘桃枝常常做这种事。我没有辜负国家。”刘桃枝和另外三个力士用弓弦缠住他的脖子，用力勒紧将他杀死，鲜血流在地上，经过铲除，血迹始终存在。后主于是下诏说斛律

光要造反，将他的儿子开府仪同三司斛律世雄、仪同三司斛律恒伽一并杀死。

祖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录光家。于都省问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赐二。”厉声曰：“更得何物？”曰：“得枣杖二十束，拟奴仆与人斗者，不问曲直，即杖之一百。”大惭，乃下声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为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贤宰相尚死，我何惜余生！”

祖派二千石郎邢祖信对斛律光的家产登记造册。祖在尚书都省问起所查到的东西，邢祖信说：“得到十五张弓，聚宴习射时用的箭一百支，七把刀，朝廷赏赐的长矛两杆。”祖厉声说：“还得到什么东西？”邢祖信回答说：“得到二十捆枣木棍，准备当奴仆和别人斗殴时，不问是非曲直，先打奴仆一百下。”祖大为惭愧，便低声说：“朝廷已经对他处以重刑，郎中不宜为他洗雪！”邢祖信离开尚书都省，有人责怪他过于坦率耿直，他感慨说：“贤良的宰相尚且被杀，我何必顾惜自己的余生！”

齐主遣使就州斩斛律武都，又遣中领军贺拔伏恩乘驿捕斛律羡，仍以洛州行台仆射中山独孤永业代羡，与大将军鲜于桃枝发定州骑卒续进。伏恩等至幽州，门者白：“使人衷甲，马有汗，宜闭城门。”羡曰：“敕使岂可疑拒！”崐出见之。伏恩执而杀之。初，羡常以盛满为惧，表解所职，不许。临刑，叹曰：“富贵如此，女为皇后，公主满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败！”及其五子伏护、世达、世迁、世辨、世酋皆死。

北齐后主派使者到梁州、兖州去，就地将斛律武都处死，又派中领军贺拔伏恩乘驿车去捉拿斛律羡，仍旧以洛州行台仆射中山人独孤永业代替斛律羡，和大将军鲜于桃枝征发定州的骑兵继续前进。贺拔伏恩等到幽州，守城门的人告诉斛律羡：“来的人内穿衣甲，马身有汗，应当关闭城门。”斛律羡说：“怎能怀疑皇上派来的使者把他们拒之城外！”便出城会见使者。贺拔伏恩将他捉住处死。当初，斛律羡时常为一家权势太大而惧怕，曾经上表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后主不许。临刑时，他叹息说：“如此富贵，女儿是皇后，满家是公主，日常使用三百名士兵，怎能不败！”他的五个儿子斛律伏护、斛律世达、斛律世迁、斛律世辨、斛律世酋都被处死。

周主闻光死，为之大赦。

北周后主听到斛律光死去的消息，为此大赦全国表示庆幸。

祖与侍中高元海共执齐政。元海妻，陆令萱之甥也，元海数以令萱密语告。求为领军，齐主许之，元海密言于帝曰：“孝徵汉人，两目又盲，岂可为领军！”因言与广宁王孝珩交结，由是中止。求见，自辨，且言：“臣与元海素嫌，必元海谮臣。”帝弱颜，不能讳，以实告之，因言元海与司农卿尹子华等结为朋党。又以元海所泄密语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为郑州刺史。子华等皆被黜。

祖和侍中高元海共同执掌北齐的朝政。高元海的妻子，是陆令萱的外甥女，高元海屡次把陆令萱的秘密话告诉祖。祖要求做领军，北齐后主答允了，高元海秘密向后主说：“祖是汉人，双目失明，怎么能做领军！”并且说祖和广宁王高孝珩有勾结，因此没有任命。祖求见后主，为自己辨白，说：“臣和高元海素来有怨仇，一定是高元海诽谤臣。”后主脸皮薄，不能回避，只得把实话告诉他，祖于是说高元海和司农卿尹子华等人结成朋党。又把高元海所泄露的秘密话告诉陆令萱，陆令萱大怒，把高元海贬为郑州刺史。尹子华等人都被罢官。

自是专主机衡，总知骑兵、外兵事，内外亲戚，皆得显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论决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

祖从此专门主管朝廷的枢要机关，总辖执掌北齐的骑兵、外兵军务，内外亲戚都得到显要的官职。后主常常叫亲近的太监搀扶祖出入，一直送到宫里的长巷，时常同后主在御榻上商量决定朝廷的政事，托付给祖的重要任务，是别的臣子所不能比拟的。

[16]秋，七月，遣使如周。

[16]秋季，七月，陈宣帝派使者去北周。

[17]八月，庚午，齐废皇后斛律氏为庶人。以任城王为右丞相，冯翊王润为太尉，兰陵王长恭为大司马，广宁王孝珩为大将军，安德王延宗为大司徒。

[17]八月，庚午（初一），北齐废皇后斛律氏为平民。任命任城王高为右丞相，冯翊王高润为太尉，兰陵王高长恭为大司马，广宁王高孝珩为大将军，安德王高延宗为大司徒。

[18]齐使领军封辅相聘于周。

[18]北齐派领军封辅相到北周聘问。

[19]辛未，周使司城中大夫杜杲来聘。上谓之曰："若欲合从图齐，宜以樊、邓见与。"对曰："合从图齐，岂弊邑之利！必须城镇，宜待得之于齐，先索汉南，使臣不敢闻命。"

[19]辛未（初二），北周派司城中大夫杜杲来陈朝聘问。宣帝对他说："如果要和我国联合起来谋取北齐，应该把樊、邓二州让给我们。"使者回答说："联合起来谋取北齐，难道仅仅是敝国一国的利益！贵国一定要城镇，应该从北齐那里去得到，先要索取汉南一带地方，我作为使臣不敢传达这个要求。"

[20]初，齐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悦于齐主，乃饰其兄长仁之女置宫中，令帝见之，帝果悦，纳为昭仪。及斛律后废，陆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仪，力不能遂，乃卑辞厚礼以求令萱，结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仪宠幸方隆，不得已，与祖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20]当初，北齐胡太后因为自己行为不好而感到羞愧，为了得到北齐后主崐的喜欢，于是把哥哥胡长仁的女儿修饰打扮住在宫里，使后主能见到她，后主见后果然很喜欢，纳她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到斛律后被废掉，陆令萱想立穆夫人为皇后；胡太后想立胡昭仪为皇后，但是力不从心，于是用卑下的言辞和厚礼请求陆令萱，想和她结为姊妹。陆令萱也因为胡昭仪正日益得到后主的宠爱，不得已，和祖一起向后主请求立胡昭仪为皇后。戊子（十九日），立皇后胡氏。

[21]乙丑，齐以北平王仁坚为尚书令，特进许季良为左仆射，彭城王宝德为右仆射。

[21]己丑（二十日），北齐任命北平王高仁坚为尚书令，特进许季良为左仆射，彭城王高宝德为右仆射。

[22]癸巳，齐主如晋阳。

[22]癸巳（二十四日），北齐后主去晋阳。

[23]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23]九月，庚子朔（初一），发生日食。

[24]辛亥，大赦。

[24]辛亥（十二日），陈朝大赦全国。

[25]冬，十月，庚午，周诏：“江陵所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

[25]冬季，十月，庚午（初二），北周诏令：“在江陵俘虏充当官府奴婢的，全部赦免为百姓。”

[26]辛未，周遣小匠师杨勰等来聘。

[26]辛未（初三），北周派小匠师杨勰等来陈朝聘问。

[27]周绥德公陆通卒。

[27]北周绥德公陆通去世。

[28]乙酉，上享太庙。

[28]乙酉（十七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29]齐陆令萱欲立穆昭仪为皇后，私谓齐主曰：“岂有男为皇太子而身为婢妾者！”胡后有宠于帝，不可离间，令萱乃使人行厌蛊之术，旬朔之间，胡后精神恍惚，言笑无恒，帝渐畏而恶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昭仪，又别造宝帐，爰及枕度器玩，莫非珍奇。坐昭仪于帐中，谓帝曰：“有一圣女出，将大家看之。”及见昭仪，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纳其言。

甲午，立穆氏为右皇后，以胡氏为左皇后。

[29]北齐陆令萱想立穆昭仪为皇后，私下对北齐后主说：“难道有儿子是皇太子而自身是婢妾的！”胡皇后正得宠于后主，无法挑拨离间，陆令萱便叫方士施行诅咒人的巫术，仅仅十天到一个月之间，胡皇后精神恍惚，说笑都不正常，后主便遂渐害怕而厌恶她。陆令萱有一天忽然用皇后的衣服给穆昭仪穿着起来，又另外做了华美的帐子，乃至枕席用器和玩赏物品，无不珍贵奇特。叫穆昭仪坐在帐子里，对后主说：“发现一个贤德的女子，请陛下去看看。”后主看到穆昭仪，陆令萱便说：“这样的人不当皇后，还有什么人可当！”后主采纳了陆令萱的意见。

甲午（二十六日），立穆昭仪为右皇后，胡昭仪为左皇后。

[30]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羌桥，集长安以东诸军都督以上，颁赐有差。乙卯，还宫。以赵公招为大司马。壬申，周主如斜谷，集长安已西都督已上，颁赐有差。丙戌，还宫。

[30]十一月，庚戌（十二日），北周国主巡行去羌桥，召集长安以东军队中都督以上的官员，按情况分别给予赏赐。乙卯（十七日），回宫。任命赵公宇文招为大司马。壬申（疑误），北周国主去斜谷，召集长安以西军队中都督以上的官员，分别给予赏赐。丙戌（疑误），回宫。

[31]庚寅，周主游道会苑，以上善殿壮丽，焚之。

[31]庚寅（疑误），北周国主到道会苑游玩，因为上善殿壮丽，将它焚毁。

[32]十二月，辛巳，周主祀南郊。

[32]十二月，辛巳（十三日），北周国主到南郊祭天。

[33]齐胡后之立，非陆令萱意，令萱一旦于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亲侄，作如此语！"太后问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问之，乃曰："语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训。'"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发，送还巂家。辛丑，废胡后为庶人。然齐主犹思之，每致物以通意。"

自是令萱与其子侍中穆提婆势倾内外，卖官鬻狱，聚敛无厌。每一赐与，动倾府藏。令萱则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则唐邕之徒，皆重足屏气；杀生予夺，唯意所欲。

[33]北齐册立胡皇后，不是陆令萱的意愿，有一天陆令萱在太后面前生气地说："什么亲侄女，竟说出这种话来！"太后问她什么原故，陆令萱说："不能说。"坚持问她，才说："胡皇后对皇上说：'太后有许多非法行为，不足为训。'"太后勃然大怒，把胡皇后叫出来，马上剃去她的头发，送她回家。辛丑（初四），废胡皇后为平民。然而后主还想念她，常常送东西给她表示自己的意思。

从此以后陆令萱和她的儿子侍中穆提婆势力倾动朝廷内外，出卖官职，收受贿赂断案，聚敛钱财贪得无厌。每次赏赐，动辄把官府储存的东西用光。陆令萱对太后以下的人都可以指挥；唐邕一伙对穆提婆怕得不敢出声；这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别人生杀予夺。

[34]乙巳，周以柱国田弘为大司空。

[34]乙巳（初八），北周任命柱国田弘为大司空。

[35]乙卯，周主享太庙。

[35]乙卯（十八日），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

[36]是岁，突厥木杆可汗卒，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佗钵可汗。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为步离可汗，居西面。周人与之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长安者，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亦畏其为寇，争厚赂之。佗钵益骄，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

阿史那后无宠于周主，神武公窦毅尚襄阳公主，生女尚幼，密言于帝曰："今齐、陈鼎峙，突厥方强，愿舅抑情慰抚，以生民为念！"帝深纳之。

[36]这一年，突厥木杆可汗去世，不立他的儿子大逻便而立弟弟，就是佗钵可汗。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治突厥的东部；又任命弟弟褥但可汗的儿子为步离可汗，统治突厥的西部。北周和突厥和好亲睦，每年送给他们丝织的采缎十万段。在长安的突厥人，穿锦吃肉的常以千计。北齐也怕突厥入境骚扰，争着用厚礼贿赂他们。佗钵可汗更加骄傲，对部下说："只要在南面的两个儿子经常孝敬我，我就不怕贫穷！"

阿史那后得不到北周国主武帝的宠爱，神武公窦毅娶襄阳公主为妻，女儿还小，秘密对武帝说："现在北齐和陈朝鼎足而立，突厥势力正在强盛之际，希望舅父能够忍耐，加以劝慰安抚，把老百姓放在心上！"武帝对他的话深表同意予以采纳。

五年（癸巳、573）

五年（癸巳，公元573年）

[1]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书沈君理为右仆射。

[1]春季，正月，癸酉（初六），陈朝任命吏部尚书沈君理为右仆射。

[2]戊寅，齐以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录尚书事，总知外兵及内省机密，与侍中城阳王穆提婆、领军大将军昌黎王韩长鸾共处横轴，号曰"三贵"，蠹国害民，日月滋甚。

长鸾弟万岁，子宝行、宝信，并开府仪同三司，万岁仍兼侍中，宝行、宝信皆尚公主。每群臣旦参，帝常先引长鸾顾访，出后，方引奏事官。若不视事，内省有急奏事，皆附长鸾奏闻，军国要密，无不经

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谮诉。常带刀走马，未尝安行，嗔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每骂云：“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之！”

[2]戊寅（十一日），北齐任命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录尚书事，总管外兵和宫内的机密，和侍中城阳王穆提婆、领军大将军昌黎王韩长鸾一同担任朝廷中枢的要职，号称“三贵”，祸国殃民，一天比一天厉害。

韩长鸾的弟弟韩万岁，他的儿子韩宝行、韩宝信，都是开府仪同三司，韩万岁仍兼侍中，韩宝行、韩宝信都娶公主为妻。每当群臣早朝，北齐后主常常先召韩长鸾入殿咨询，等他下殿后，才让奏事官上朝奏事。后主如果不上朝，内省有紧急的奏事，都由韩长鸾去向后主奏报，军事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没有不经他的手。他尤其痛恨士人，早晚朝见、宴会、私下朝见皇帝时，专门说别崐人的坏话。他经常驰马带刀，从不缓步而行，瞪眼伸拳，摆出吃人的架势。朝廷的官员同他商量事情时，不敢抬头看他，动辄遭到他的责骂。每次都骂道：“汉狗使人很不耐烦，只能杀掉他们！”

[3]庚辰，齐遣崔象来聘。

[3]庚辰（十三日），北齐派崔象来陈朝聘问。

[4]辛巳，上祀南郊；甲午，享太庙；二月，辛丑，祀明堂。

[4]辛巳（十四日），陈宣帝到南郊祭天；甲午（二十七日），到太庙祭祀；二月，辛丑（初五），到近郊东南的明堂祭祀。

[5]乙巳，齐立右皇后穆氏为皇后。穆后母名轻霄，本穆氏之婢也，面有黥字。后既以陆令萱为母，穆提婆为外家，号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齐皇后母号也，视一品，班在长公主上。由是不复问轻霄。轻霄自疗面，欲求见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见。

齐主颇好文学。丙午，祖奏置文林馆，多引文学之士以充之，谓之待诏；以中书侍郎博陵李德林，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同判馆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览》。

[5]乙巳（初九），北齐立右皇后穆氏为皇后。穆后的母亲名叫轻霄，原先是穆家的婢女，脸上有刺字。穆后认陆令萱为母亲，以穆提婆为外家，称陆令萱为“太姬”。太姬，是北齐皇后母亲的称号，相当

于一品，等级在皇帝的姊妹以上。皇后因此不再理轻霄。轻霄把脸治好，要求见皇后，太姬叫人禁止并用手掌打她，结果不能见到。

北齐后主很爱好文学。丙午（初十），祖奏请设立文林馆，延揽了许多文学之士到馆里，称为待诏；任命中书侍郎博陵人李德林、黄门侍郎琅邪人颜之推为同判馆事，又叫他们共同编写《修文殿御览》。

[6]甲寅，周太子巡省西土。

[6]甲寅（十八日），北周太子宇文巡察西部的疆域。

[7]乙卯，齐以北平王坚录尚书事。丁巳，齐主如晋阳。

[7]乙卯（十九日），北齐任命北平王高坚录尚书事。丁巳（二十一日），北齐后主去晋阳。

[8]壬戌，周遣司会侯莫陈凯等聘于齐。

[8]壬戌（二十六日），北周派司会侯莫陈凯等人到北齐聘问。

[9]庚辰，齐主还邺。

[9]庚辰（疑误），北齐后主回邺城。

[10]三月，己卯，周太子于岐州获二白鹿以献，周主诏曰：“在德不在瑞。”

[10]三月，己卯（十三日），北周太子在岐州捉到两只白鹿献给武帝，北周武帝下诏说：“在品德不在祥瑞。”

[11]帝谋伐齐，公卿各有异同，唯镇前将军吴明彻决策请行。帝谓公卿曰：“朕意已决，卿可共举元帅。”众议以中权将军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书左仆射徐陵独曰：“吴明彻家在淮左，悉彼风俗；将略人才，当今亦无过者。”都官尚书河东裴忌曰：“臣同徐仆射。”陵应声曰：“非但明彻良将，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众军，以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忌监军事，统众十万伐齐。明彻出秦郡，都督黄法氍出历阳。

[11]陈宣帝计划讨伐北齐，公卿之间意见不一，只有镇前将军吴明彻决策请求行动。宣帝对公卿们说：“朕的主意已经决定，你们可以共同推举元帅。”大家商量认为中权将军淳于量地位最重要，共同签名推选他。唯独尚书左仆射徐陵说：“吴明彻家在淮左，熟悉那里的风俗；将略和才能，当今也没有超过他的。”都官尚书河东裴忌说：“我同意徐仆射的看法。”徐陵应声说：“不但吴明彻是良将，裴忌就是好的副

帅。”壬午（十六日），分别命令众军，任命吴明彻为都督征讨诸军事，裴忌为监军事，统率十万军队进攻北齐。吴明彻向秦郡进军，都督黄法氍向历阳进军。

[12]夏，四月，己亥，周主享太庙。

[12]夏季，四月，己亥（初四），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

[13]癸卯，前巴州刺史鲁广达与齐师战于大岘，破之。

[13]癸卯（初八），陈朝的前巴州刺史鲁广达和北齐军队在大岘交战，将北齐军队打败。[14]戊申，齐以兰陵王长恭为太保，南阳王绰为大司马，安德王延宗为太尉，武兴王普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

[14]戊申（十三日），北齐任命兰陵王高长恭为太保，南阳王高绰为大司马，安德王高延宗为太尉，武兴王高普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

[15]齐人于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齐人以大木为栅于水中。辛亥，吴明彻遣豫章内史程文季将骁勇拔其栅，克之。文季，灵洗之子也。

[15]北齐在秦郡设置秦州，州前连通长江的水渠通滁水，北齐人用大树做栅栏放在水中。辛亥（十六日），吴明彻派豫章内史程文季率领勇猛矫健的兵士拔掉栅栏，攻下秦州。程文季是程灵洗的儿子。

齐人议御陈师，开府仪同三司王曰：“官军比屡失利，人情骚动。若复出顿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来。莫若薄赋省徭，息民养士，使朝廷辑睦，遐迩归心。天下皆当肃清，岂直陈氏而已。”不从。遣军救历阳，庚申，黄法氍击破之。又遣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长孙洪略救秦州。

北齐商议怎样抵抗陈朝的军队，开府仪同三司王说：“官军近来屡次失利，人们的情绪骚动不安。如果再派军队驻屯长江、淮河一带，只怕北面的突厥和西面的周朝，乘我军的弊疲来进犯。不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善待士人，使朝廷和睦，远近都从心里归附。天下都应当肃清；岂只陈朝而已。”后主不听。派军队去援救历阳，庚申（二十五日），被陈朝黄法氍打败。后主又派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长孙洪略援救秦州。

赵彦深私问计于秘书监源文宗曰：“吴贼侏张，遂至于此。弟往为秦、泾刺史，悉江、淮间情事，今何术以御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诸将；数千已下，适足为吴人之饵。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败绩之事，匪朝伊夕。国家待遇淮南，失之同于蒿箭。如文宗计者，不过专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万人，风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旧将将兵屯于淮北。且琳之于项，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窃谓此计之上者。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余人制肘，复成速祸，弥不可为。”彦深叹曰：“弟此策诚足制胜千里，但口舌争之十日，已不见从。时事至此，安可尽言！”因相顾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

赵彦深私下向秘书监源文宗讨教计策，说：“吴地的贼寇十分嚣张，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老弟以前曾经是秦、泾二州的刺史，熟悉长江、淮河间的情况，现在用什么办法去抵抗他！”源文宗说：“朝廷的精兵，一定不肯多配给将领，人数在几千以下，正好成了陈朝的食饵。尉破胡的人品，您是知道的，打败仗的事，不是早晨就在晚上。国家对待淮南，有如将蓬蒿当箭，失去它并不可惜。按照我的想法，不如专门委派王琳，到淮南去招募三四万人，因为风俗习惯相通，能够出力卖命；同时派以前的将领带兵驻屯在淮北。况且王琳对陈顼，一定不肯俯伏称臣，这是很清楚的。我以为这是最好的计策。如果不对王琳推心置腹，还派别人去对他予以牵制，反会酿成祸患，更不能这样做。”赵彦深长叹说：“老弟的计策确实能取胜于千里之外，但是争论了十天，已经不被采纳。时局到了这种地步，没有什么可说了！”两人相视流泪。源文宗名彪，以字行于世，是源子恭的儿子。

文宗子师为左外兵郎中，摄祠部，尝白高阿那肱：“龙见当雩。”阿那肱惊曰：“何处龙见？其色如何？”师曰：“龙星初见，礼当雩祭，非真龙也。”阿那肱怒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遂不祭。师出，窃叹曰：“礼既废矣，齐能久乎！”

源文宗的儿子源师是左外兵郎中，主管祠部，曾经告诉高阿那肱：“龙出现了，应当举行求雨的雩祭。”高阿那肱惊问：“什么地方有龙出现？它的颜色怎样？”源师说：“是龙星刚出现，按礼应当举行求雨的雩祭，并不是真龙出现。”高阿那肱发怒说：“汉儿多事，硬充懂得天

上星宿的变化！”不举行祭祀。源师出来，私自感叹说：“礼仪都废除了，齐朝能长久吗！”

齐师选长大有膂力者为前队，又有苍头、犀角、大力，其锋甚锐，又有西域胡，善射，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辛酉，战于吕梁。将战，吴明彻谓巴山太守萧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才不减关羽矣。”摩诃曰：“愿示其状，当为公取之。”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饮摩诃。摩诃饮毕，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陈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铣，峣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余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军大败，尉破胡走，长孙洪略战死。

北齐军队挑选身材高大四肢有力的兵士做前队，又有苍头、犀角、大力等队，战斗力量都很锐利，还有西域地方的胡兵，善于射箭，弦无虚发，其他军队特别怕他们。辛酉（二十六日），在吕梁进行战斗。战斗开始前，吴明彻对巴山太守萧摩诃说：“如果消灭了这些胡兵，那么对方军队的气焰就被打掉，您的才能就不在关羽以下了。”萧摩诃说：“希望能告诉我胡兵的样子，一定替您消灭他们。”吴明彻便召来投降者中能识别胡兵的，叫他向萧摩诃指点，还亲自斟酒给萧摩诃。萧摩诃饮完酒，驰马向北齐军队冲去。胡兵挺身突出阵前十几步路，引满弓弩还没有来得及射箭，萧摩诃远远地向他们投掷铁制的小凿子，正打中他们的额头，应手跌倒在地。北齐军队中的大力队十几人出阵应战，又被萧摩诃斩杀。于是北齐的军队大败，尉破胡逃走，长孙洪略战死。

破胡之出师也，齐人使侍中王琳与之俱。琳谓破胡曰：“吴兵甚锐，宜以长策制之，慎勿轻斗！”破胡不从而败。琳单骑仅免，还，至彭城，齐人即使之赴寿阳召募以拒陈师，复以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尚书。

尉破胡出师时，北齐派侍中王琳和他一齐去。王琳对尉破胡说：“吴明彻的士兵很厉害，应该用长远的计策去制服他们，小心谨慎不要轻易和对方战斗！”尉破胡没有听他的意见而遭到失败。只有王琳一个人单骑逃脱。他回到了彭城，北齐立即派他去寿阳召募兵士以抵抗陈朝的军队，又任命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尚书。

甲子，南谯太守徐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阳平郡降。甲戌，徐克庐江城。历阳窘蹙乞降，黄法氍缓之，则又拒守。法氍怒，帅卒急攻，丙子，克之，尽杀戍卒。进军合肥，合肥望旗请降，法氍禁侵掠，抚劳戍卒，与之盟而纵之。

甲子（二十九日），南谯太守徐攻克石梁城。五月，己巳（初四），瓦梁城向陈朝投降。癸酉（初八），阳平郡投降。甲戌（初九），徐攻克庐江城。历阳城处境窘迫乞求向陈朝投降，黄法氍减缓了攻势，历阳却又拒守。黄法氍大怒，率领士兵加紧进攻，丙子（十一日），攻克历阳城，将守城的士兵全部杀死。于是向合肥进军，合肥见到陈朝的军旗便请求投降，黄法氍禁止部下对合肥骚扰抢劫，对守城的士兵加以安抚慰劳，同他们盟誓后便放他们回去。

[16]丁丑，周以柱国侯莫陈琼为大宗伯，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司寇，江陵总管陆腾为大司空。琼，崇之弟也。

[16]丁丑（十二日），北周任命柱国侯莫陈琼为大宗伯，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司寇，江陵总管陆腾为大司空。侯莫陈琼是侯莫陈崇的弟弟。

[17]己卯，齐北高唐郡降。辛巳，诏南豫州刺史黄法氍徙镇历阳。乙酉，南齐昌太守黄咏克齐昌外城。丙戌，庐陵内史任忠军于东关，克其东、西二城，进克蕲城；戊子，又克谯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帝以秦郡，吴明彻之乡里，诏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仪甚盛，乡人荣之。

[17]己卯（十四日），北齐的北高唐郡向陈朝投降。辛巳（十六日），陈宣帝诏令南豫州刺史黄法氍移镇历阳。乙酉（二十日），南齐昌太守黄咏攻克齐昌的外城。丙戌（二十一日），庐陵内史任忠率领军队到东关，攻克东关的东西二城，进而攻克蕲城；戊子（二十三日），又攻克谯郡城。秦州城投降。癸巳（二十八日），瓜步、胡墅二城投降。陈宣帝因为秦郡是吴明彻的故乡，下诏当地准备了用作祭祀的猪、牛、羊等牺牲，叫地方官到吴明彻的家祠和祖坟祭拜，文武仪仗中用鸟羽装饰的旌旗很多，乡人感到很光荣。

[18]刘自和士开用事以来，政体隳紊。及祖执政，颇收举才望，内外称美。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官号服章，并依故事。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为致治之方，陆令萱、穆提婆议颇同异。乃讽御史中

丞丽伯律，令劾主书王子冲纳赂。知其事连提婆，欲使赃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犹恐齐主溺于近习，欲引后党为援，乃请以胡后兄君瑜为侍中、中领军；又征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为御史中丞。令萱闻而怀怒，百方排毁，出君瑜为金紫光禄大夫，解中领军；君璧还镇梁州。胡后之废，颇亦由此。释王子冲不问。

[18]北齐从和士开掌权以来，朝政体制毁坏紊乱。到祖执政时，颇能收罗荐举有才能声望的人，得到内外的美誉。祖还准备调整政务，筛选淘汰官岷员，官号以及标志官吏身份品级的服饰，仍然照旧。又打算罢免宫中的太监和小人之流，作为治理朝政的大纲，陆令萱、穆提婆的议论和祖不一。祖便向御史中丞丽伯律暗示，叫他弹劾主书王子冲接受贿赂。因为知道这件事涉及穆提婆，想把他和贪赃罪联系起来，并希望因此使陆令萱连坐。他还担心君主沉溺于亲近的人之中，所以想引揽后党作为自己的后援，便请齐后主任命胡后的哥哥胡君瑜为侍中、中领军；又征聘胡君瑜的哥哥梁州刺史胡君璧，想任命他为御史中丞。陆令萱听到这些事后心中恼怒，千方百计加以反对诋毁，把胡君瑜调出为金紫光禄大夫，解除中领军的职务；胡君璧回梁州当刺史。后来胡后被废，也主要由于这个原因。释放王子冲没有问罪。

日以益疏，诸宦者更共谮之。帝以问陆令萱，令萱悯默不对，三问，乃下床拜曰：“老婢应死。老婢始闻和士开言孝徵多才博学，意谓善人，故举之。比来观之，大是奸臣。人实难知，老婢应死。”帝令韩长鸾检按。长鸾素恶，得其诈出敕受赐等十余事。帝以尝与之重誓，故不杀，解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求见帝，长鸾不许，遣人推出柏阁，坐，不肯行，长鸾令牵曳而出。

祖日益被疏远，那些太监都一起说他的坏话。后主向陆令萱询问，陆令萱忧愁地默不作答，连问三次，才下床向后主叩拜说：“我这个老婢该死。老婢起初听和士开说祖博学多才，认为他是个好人，所以才荐举他。近来看他，十足是个奸臣。人的实情难以深知，老婢该死。”后主命令韩长鸾调查核实情况。韩长鸾素来就讨厌祖，查出他伪作敕令骗取赏赐等十几件事。后主因为曾经和祖立下重誓，所以没有杀他，只解除祖侍中、仆射的官职，派出任北徐州刺史。祖求见后主，韩长鸾不准，派人将他推出柏阁。祖坐在地上，不肯走，韩长鸾叫人把祖拉出去。

癸巳，齐以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侍中、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执政，引孝言为助，除吏部尚书。孝言凡所进擢，非贿则旧，求仕者或于广会膝行跪伏，公自陈请，孝言颜色扬扬，以为己任，随事酬许。将作丞崔成忽于众中抗言曰："尚书，天下尚书，岂独段家尚书也！"孝言无辞以应，唯厉色遣下而已。既而与韩长鸾共构祖，逐而代之。

癸巳（二十八日），北齐任命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侍中、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段孝言是段韶的弟弟。当初，祖执政，引荐段孝言当助手，任命为吏部尚书。段孝言所任用提拔的人，不是对他进行贿赂的人就是他的故旧，求官的人或者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对段孝言膝行跪拜匍伏，公开向他陈述请求，段孝言脸色洋洋得意，把这当做自己的责任，看情况应酬许诺。将作丞崔成忽然在众人中高声说："尚书，是天下的尚书，难道是段家的尚书！"段孝言无辞以对，只能沉着脸叫他下去而已。不久以后段孝言和韩长鸾一起排斥祖，逐出祖由自己取代。

[19]齐兰陵武王长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为《兰陵王入陈曲》，齐主忌之。及代段韶督诸军攻定阳，颇务聚敛，其所亲尉相愿问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长恭未应。相愿曰："岂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即当用此为罪，无乃避祸而更速之乎！"长恭涕泣前膝问计，相愿曰："王前既有功，今复告捷，威声太重。宜属疾在家，勿预时事。"长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复为将，叹曰："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自是有疾不疗。齐主遣使鸩杀之。

[19]北齐兰陵武王高长恭，容貌漂亮而且勇敢，因为邙山一仗的胜利，威名大振，武士们讴歌他，作《兰陵王入阵曲》，北齐后主因此对他产生妒忌。等到高长恭代替段韶督率军队进攻定阳，却聚敛财物，他的亲信尉相愿问他道："大王受朝廷的重托，怎能这样？"高长恭没有回答。尉相愿说："岂不是以邙山的大捷，给自己抹黑吗？"高长恭说："是这样。"尉相愿说："朝廷如果忌恨你，就会有这件事给你定罪名，这不是躲避灾祸而是招来灾祸！"高长恭哭着俯身向他问计，尉相愿说："王以前既然有功劳，这次打仗又得到胜利，威名太重。最好假托有病在家，不要参与现时的事情。"高长恭同意他的话，但是没

有能隐退。等到江、淮用兵，恐怕再次被任命将军，叹息说："我去年脸上长痈，现在为什么不发出来！"从此有了病不肯医治。北齐后主派使者送去毒酒将他害死。[20]六月，郢州刺史李综克滠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阳、沭阳郡皆弃城走。

[20]六月，陈朝的郢州刺史李综攻克滠口城。乙巳（十一日），任忠攻克合州的外城。庚戌（十六日），淮阳、沭阳郡郡守都弃城逃走。

[21]壬子，周皇孙衍生。

[21]壬子（十八日），北周的皇孙宇文衍出生。

[22]齐主游南苑，从官赐死者六十人。以高阿那肱为司徒。

[22]北齐后主到南苑游玩，对六十个随从官员赐死。任命高阿那肱为司徒。

[23]癸丑，程文季攻齐泾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马湛陀克新蔡城。

[23]癸丑（十九日），陈朝的程文季进攻北齐的泾州，将它攻克。乙卯（二十日），宣毅司马湛陀攻克新蔡城。

[24]丙辰，齐使开府仪同三司王聘于周。

[24]丙辰（二十二日），北齐派开府仪同三司王到北周聘问。

[25]癸亥，黄法氍克合州。吴明彻进攻仁州，甲子，克之。

[25]癸亥（二十九日），陈朝黄法氍攻克合州。吴明彻进攻仁州，甲子（三十日），将它攻克。

[26]治明堂。

[26]陈朝治理明堂。

[27]秋，七月，戊辰，齐遣尚书左丞陆骞将兵二万救齐昌，出自巴、蕲，遇西阳太守汝南周炅。炅留羸弱，设疑兵以当之，身帅精锐，由间道邀其后，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将军吴明彻军至峡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弃城走。周炅克巴州。淮北、绛城及谷阳士民，并杀其戍主，以城降。

[27]秋季，七月，戊辰（初四），北齐派尚书左丞陆骞领兵二万救援齐昌，从巴水、蕲水之间出兵，和陈朝的西阳太守汝南周炅遭遇。

周炅留下身体瘦弱的士兵，设疑兵抵挡北齐军队，自己率领精锐的士兵，从小路阻击敌军背后，大败北齐军队。己巳（初五），征北大将军吴明彻的军队到达峡口，攻克峡口这个淮水北岸的城池；防守南岸的人弃城逃走。周炅攻克巴州。淮北、绛城和谷阳的士民，各自杀死驻防军队的长官，献城投降。

齐巴陵王王琳与扬州刺史王贵显保寿阳外郭，吴明彻以琳初入，众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溃。齐兵退据相国城及金城。

北齐巴陵王王琳和扬州刺史王贵显守卫寿阳的外城，吴明彻认为王琳初到这里，人心还不稳定，丙戌（二十二日），乘夜晚攻城，城中溃散。北齐军队退守相国城和金城。

八月，乙未，山阳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将军徐敬辩克海安城。青州东海城降。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晋州。九月，甲子，阳平城降。壬申，高阳太守沈善庆克马头城。甲戌，齐安城降。丙子，左卫将军樊毅克广陵楚子城。

八月，乙未（初二），北齐的山阳城投降。壬寅（初九），盱眙城投降。壬子（十九日），陈朝的戎昭将军徐敬辩攻克海安城。青州的东海城投降。戊午（二十五日），平固侯敬泰等攻克晋州。九月，甲子（初一），阳平城投降。壬申（初九），高阳太守沈善庆攻克马头城。甲戌（十一日），齐安城投降。丙子（十三日），陈朝的左卫将军樊毅攻克广陵楚子城。

[28]壬午，周太子纳妃杨氏。妃，大将军随公坚之女也。

[28]壬午（十九日），北周太子宇文纳杨氏为妃。杨妃是大将军随公杨坚的女儿。

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宫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属，而德声未闻，臣忝宫官，实当其责。且春秋尚少，志业未成，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犹望日就月将。如或不然，悔无及矣。”帝敛容曰：“卿世载鲠直，竭诚所事。观卿此言，有家风矣。”孝伯拜谢曰：“非言之难，受之难也。”帝曰：“正人岂复过卿！”于是以尉迟运为右宫正。运，迥之弟子也。

太子喜欢和小人亲昵接近，左宫正宇文孝伯对北周国主武帝说：“皇太子受到天下的注目，但没有听到他品德的名声，臣有愧于担任宫官，实在应该由臣负责。况且皇太子年纪还小，志向和学业还不成

熟，请陛下精选正派人，作为他的良师益友，调理培养皇太子的素质，希望他每天每月有所进步。如果不这样，后悔就来不及了。”武帝正容肃然起敬说：“你世代为人鲠直，忠于职岷守。听到你这番话，可见你的家风。”宇文孝伯拜谢说：“说这话并不难，难在接受这番话。”武帝说：“正派人哪有超过你的！”于是任命尉迟运为右宫正。尉迟运是尉迟迥的侄儿。

帝尝问万年县丞南阳乐运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对曰：“中人。”帝顾谓齐公宪曰：“百官佞我，皆称太子聪明睿智。唯运所言忠直耳。”因问运中人之状。对曰：“如齐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选宫官以辅之，仍擢运为京兆丞。太子闻之，意甚不悦。

武帝曾经问万年县丞南阳人乐运说：“你说皇太子是怎样一种人？”乐运答道：“是中等人。”武帝回头对齐公宇文宪说：“百官花言巧语谄媚我，都说皇太子聪明有特殊的才智。只有乐运的话忠诚坦率。”并向乐运询问中等人的样子。乐运答道：“像齐桓公就是中等人；管仲为相就可以使他成就霸业，竖貂辅政就会使国家混乱；可以使他为善，也可以使他为恶。”武帝说：“我明白了。”于是精选宫官辅助皇太子，提拔乐运当京兆丞。皇太子听说后，心里很不高兴。

[29]癸未，沈君理卒。

[29]癸未（二十日），陈朝的沈君理去世。

[30]壬辰晦，前鄱阳内史鲁天念克黄城。甲午，郭默城降。

[30]壬辰晦（二十九日），前鄱阳内史鲁天念攻克黄城。冬季，十月，甲午（初二），郭默城投降。

[31]己亥，以特进领国子祭酒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

[31]己亥（初七），陈朝任命特进领国子祭酒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

[32]齐国子祭酒张雕，以经授齐主为侍读，帝甚重之。雕与宠胡何洪珍相结，穆提婆、韩长鸾等恶之。洪珍荐雕为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奏度支事，大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于微贱，致位大臣，欲立效以报恩，论议抑扬，无所回避，省宫掖不急之费，禁约

左右骄纵之臣，数讥切宠要，献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为己任，意气甚高，贵幸皆侧目。

尚书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与侍中崔季舒，皆为祖所厚。孝琰尝谓曰："公是衣冠宰相，异于余人。"近习闻之，大以为恨。

会齐主将如晋阳，季舒与张雕议，以为："寿阳被围，大军出拒之，信使往还，须禀节度。且道路小人，或相惊恐，以为大驾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启谏，恐人情骇动。"遂与从驾文官连名进谏。时贵臣赵彦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异同，季舒与争，未决。长鸾遽言于帝曰："诸汉官连名总署，声云谏幸并州，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辛丑，齐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斩季舒、雕、孝琰及散骑常侍刘逖、黄门侍郎裴泽、郭遵于殿庭，家属皆徙北边，妇女配奚官，幼男下蚕室，没入赀产。癸卯，遂如晋阳。

[32]北齐国子祭酒张雕，教授北齐后主经书任侍读，后主对他很器重。张雕和得宠的胡人何洪珍相勾结，穆提婆、韩长鸾等对他很厌恶。何洪珍推荐张雕为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向后主上书奏报国家财政收支的事情，大受后主的信任，常常叫他"博士"。张雕意识到自己出身低贱，做到大臣，要立功报答皇恩，对别人议论褒贬，无所顾忌，节约宫廷中不急需的开支，制止约束后主周围骄横放纵的大臣，常常规劝责备宠臣显贵，对后主议兴议革，后主也很倚仗他。张雕便把澄清朝政作为已任，意气很高，权贵和宠臣对他都很嫉恨。

尚书左丞封孝琰，是封隆之的侄儿，和侍中崔季舒，都受到祖的厚待。封孝琰曾经对祖说："您是衣冠宰相，和别人不一样。"后主的亲信们听后，大为痛恨。

恰好北齐后主将去晋阳，崔季舒和张雕商议，认为："寿阳被围困，派遣大军去打仗，信使往返，应该向皇上禀告调度。况且路上的小人会互相惊恐，以为皇上去并州，是由于害怕而避开南面的敌人。如果不向皇上启奏劝阻，只怕人心惊慌浮动。"便和随驾的文官联名进谏。当时显贵大臣赵彦深、唐邕、段孝言等，和他的意见不一致，崔季舒和他们争辩，没有结果。韩长鸾突然对后主说："那些汉人官员联名上书，声称规劝皇上驾临并州，其实未必不想造反，应当对他们加以诛杀。"辛丑（初九），后主把那些已经签名的人全都召集到含章殿，将崔季舒、张雕、封孝琰和散骑常侍刘逖、黄门侍郎裴泽、郭遵

在殿前的庭院中斩杀，他们的家属都被流放到北方边地，妇女配给管理奴隶的崐官吏为妻，男童被阉割，家财被没收。癸卯（十一日），后主便去晋阳。

[33]吴明彻攻寿阳，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肿泄，死者什六七。齐行台右仆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寿阳，以尉破胡新败，怯懦不敢前，屯于淮口，敕使屡促之。然始渡淮，众数十万，去寿阳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皆惧，曰："坚城未拔，大援在近，将若之何？"明彻曰："兵贵神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贵显、卢潜及扶风王可朱浑道裕、尚书左丞李送建康。景和北遁，尽收其驼马辎重。

[33]陈朝吴明彻进攻寿阳，筑起围堰引肥水灌城，城里的百姓患浮肿和腹泻病的很多，死去的有十分之六七。北齐行台右仆射琅邪人皮景和等援救寿阳，因为尉破胡刚打了败仗，胆怯懦弱不敢前进，将军队驻扎在淮口，北齐后主便派使者屡次去催促他进军。皮景和这才渡过淮河，部众有几十万人，距离寿阳还有三十里时，又驻军不敢前进。吴明彻部下的将领都很害怕，说："坚守的城池还没有攻克，齐国增援的大部队就在附近，这怎么办？"吴明彻说："兵贵神速，对方扎营不敢前进，自己挫伤了锋势，我知道对方不敢作战，这已经很明白了。"乙巳（十三日），吴明彻亲自穿戴了铠甲和头盔，指挥部队从四面发动急攻，一鼓作气攻克寿阳，活捉王琳、王贵显、卢潜和扶风王可朱浑道裕、尚书左丞李送到建康。皮景和向北逃走，他的骆驼马匹兵器粮草等被全部缴获。

琳体貌闲雅，喜怒不形于色；强记内敏，军府佐吏千数，皆能识其姓名；刑罚不滥，轻财爱士，得将卒心；虽失地流寓在邺，齐人皆重其忠义。及被擒，故麾下将卒多在明彻军中，见者皆欷，不能仰视，争为之请命及致资给。明彻恐其为变，遣使追斩之于寿阳东二十里，哭者声如雷。有一叟以酒脯来祭，哭尽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与不知，闻者莫不流涕。

王琳的体态容貌安闲文雅，喜怒不形于色；记忆力强而头脑敏捷，军府里的僚佐官吏多到上千人，王琳都知道他们的姓名；不滥施刑罚，不重钱财，爱护部下，很得将领和士兵的欢心，虽然失地留居在邺城，北齐人都很敬佩他的忠义。他被捉住以后，以前部下的将士很

多在吴明彻的军队里，看到王琳都唉声叹气，不忍抬头看他，争着为他请求保全性命，并送给王琳财物。吴明彻怕他走后生变，派人追到寿阳以东二十里的地方将他杀死，听到这事的人哭声如雷。有一个老人备了酒肉来祭奠他，放声痛哭，收敛他的血而后离去。农夫和民间的老人，不论是否了解王琳，但听到后没有不哭的。

齐穆提婆、韩长鸾闻寿阳陷，握槊不辍，曰：“本是彼物，从其取去。”齐主闻之，颇以为忧，提婆等曰：“假使国家尽失黄河以南，犹可作一龟兹国。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用愁为！”左右嬖臣因共赞和之，帝即大喜，酣饮鼓舞，仍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

北齐穆提婆、韩长鸾听到寿阳陷落，没有停止掷骰子，说：“本来是别人的东西，随他拿走好了。”北齐后主听到寿阳陷落，很感忧愁，穆提婆等却说：“假如国家把黄河以南的地方都丢掉了，还可以做一个龟兹国。更可怜人生短暂，应当及时行乐，何必为此忧愁！”后主周围的宏臣都附和赞成他的意见，后主听了大喜，开怀饮酒击鼓起舞，仍旧派人到黎阳沿黄河一带筑城派军队守卫。

丁未，齐遣兵万人至颍口，樊毅击走之。辛亥，遣兵援苍陵，又破之。齐主以皮景和全军而还，赏之，除尚书令。

丁未（十五日），北齐派一万军队到颍口，被樊毅击退。辛亥（十九日），派兵援救苍陵，又被打败。北齐后主因为皮景和全军回朝，对他加以赏赐，升职为尚书令。

丙辰，诏以寿阳复为豫州，以黄城为司州。以明彻为都督豫·合等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遣谒者萧淳风就寿阳册命，于城南设坛，士卒二十万，陈旗鼓戈甲。明彻登坛拜受，成礼而退，将卒荣之。上置酒，举杯属徐陵曰：“赏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圣衷，非臣力也。”以黄法氍为征西大将军、合州刺史。

丙辰（二十四日），陈宣帝下诏将寿阳恢复为豫州，以黄城为司州。任命吴明彻为都督豫、合等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派谒者萧淳风去寿阳对吴明彻册命，在城南建起土坛，二十万士兵，排列了旗鼓戈甲，吴明彻 登上土坛拜受了皇帝的册命，仪式结束，走下土坛，将士们都感到光荣。陈宣帝备酒，举杯对徐陵说：“奖赏您能识别人才。”徐陵离开坐席说：“这是陛下的圣明决策，不是臣的力量。”任命黄法氍为征西大将军、合州刺史。

戊午，湛陀克齐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阴城降。庚辰，威虏将军刘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济阴城。己丑，鲁广达攻济南徐州，克之；以广达为北徐州刺史，镇其地。

戊午（二十六日），陈朝湛陀攻克齐昌城。十一月，甲戌（十二日），淮阴城投降。庚辰（十八日），威虏将军刘桃枝攻克朐山城。辛巳（十九日），樊毅攻克济阴城。己丑（二十七日），鲁广达进攻北齐的南徐州，攻克；任命鲁广达为徐州刺史，在这里镇守。

齐北徐州民多起兵以应陈，逼其州城，祖命不闭城门，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测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设备。忽令鼓噪震天，反者皆惊走。既而复结陈向城，令录事参军王君植将兵拒之，自乘马临陈左右射。反者先闻其盲，谓其必不能出，忽见之，大惊。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且战且守，十余日，反者竟散走。

北齐的北徐州百姓纷纷起兵响应陈朝的军队，直逼北徐州的州城，祖下令大开城门，禁止人们在大路上行走，城中一片寂静。造反的人猜不出其中缘故，怀疑人走城空，不设防备。祖突然叫人击鼓，鼓声震天，造反的都被吓得逃走。不久又重新聚结起队伍向州城进发，祖命令录事参军王君植领兵进行抵抗，自己骑马到阵前引弓向左右两边射箭。造反的人早先听说祖是瞎子，以为他一定不能出来，这时忽然见到祖，大为吃惊。穆提婆存心让州城被攻陷，不发救兵，祖且战且守，十几天以后，造反的人终于散去。

诏悬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梁骠骑仓曹参军朱致书徐陵求其首，曰："窃以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老；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梁故建宁公琳，当离乱之辰，总方伯之任，天厌梁德，尚思匡继，徒蕴包胥之志，终遘苌弘之眚，至使身没九泉，头行千里。伏惟圣恩博厚，明诏爰发，赦王经之哭，许田横之葬。不使寿春城下，唯传报葛之人；沧洲岛上，独有悲田之客。"陵为之启上。十二月，壬辰朔，并熊昙朗等首皆还其亲属。瘞琳于八公山侧，义故会葬者数千人。间道奔齐，别议迎葬，寻有寿阳人茅智胜等五人，密送其柩于邺。齐赠琳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谥曰忠武王，给车以葬之。

陈宣帝下诏把王琳的首级挂在建康市示众。以前的官吏梁朝的骠骑仓曹参军朱写信给徐陵请求得到王琳的首级，信上说："我私下以为司马氏将灭亡时，徐广是晋朝的遗老；曹魏将衰败时，司马孚是魏室的

忠臣。已故的梁朝建宁公王琳，正当离乱的时期，担当一方之长的责任，尽管上天讨厌梁朝的失德，但他还想匡正延续梁朝的纲纪，空怀申包胥的志向，最终犯下苌弘那样的错误，以致遭到杀害，首级被送到千里以外。希望皇上的恩德博大宽厚，明文诏示，象司马昭那样宽恕向雄对王经的痛哭，象汉高帝那样准许安葬田横。不要使寿春城下，只传来为报效诸葛诞而死的士兵的消息，沧州岛上，有为田横死难而悲伤的同情者。”徐陵替朱向皇帝启奏。十二月，壬辰朔（初一），把熊昙朗和王琳的首级都还给他们的亲属。朱把王琳埋在八公山的山侧，一起来参加埋葬的王琳的故旧有几千人。朱从偏僻的小路奔到北齐，另外商议派人迎葬的事，不久就有茅智胜等五个寿阳人，秘密地把王琳的灵柩送到北齐的邺城。北齐追赠王琳为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谥号忠武王，用车运灵柩去埋葬。

[34]癸巳，周主集群臣及沙门、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为次，释为后。

[34]癸巳（初二），北周国主召集群臣和僧人、道士，自己登上高坐，辩论三教次序的先后，以儒教为第一，道教其次，佛教最后。

[35]乙未，谯城降。

[35]乙未（初四），谯城投降。

[36]乙巳，立皇子叔明为宜都王，叔献为河东王。

[36]乙巳（十四日），陈朝立皇子陈叔明为宜都王，陈叔献为河东王。

[37]壬午，任忠克霍州。

诏征安州刺史周炅入朝。初，梁定州刺史田龙升以城降，诏仍旧任。及炅入朝，龙升以江北六州、七镇叛入于齐，齐遣历阳王景安将兵应之。诏以炅为崐江北道大都督，总众军以讨龙升，斩之。景安退走，尽复江北之地。

[37]壬午（疑误），陈朝的任忠攻克霍州。

陈宣帝下诏征召安州刺史周炅入朝。当初，后梁的定州刺史田龙升举城投降，后来陈宣帝下诏叫他仍旧担任原职。等到周炅入朝，田龙升率领长江以北的六个州、七个镇反叛归附北齐，北齐派历阳王高景安率领军队响应。陈宣帝下诏任命周炅为江北道大都督，总辖各路军

队对田龙升进行讨伐，将他斩杀。高景安退走，陈朝将长江以北一带地方全部收复。

[38]是岁，突厥求婚于齐。

[38]这一年，突厥派人到北齐求婚。

六年（甲午、574）

六年（甲午，公元574年）

[1]春，正月，壬戌朔，周齐公宪等七人进爵为王。

[1]春季，正月，壬戌朔（初一），北周齐公宇文宪等七人进爵为王。

[2]己巳，周主享太庙；乙亥，耕藉田。

[2]己巳（初八），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乙亥（十四日），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3]壬子，上享太庙。

[3]壬午（二十一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4]甲申，广陵金城降。

[4]甲申（二十三日），广陵城牙城中的将士向陈朝投降。

[5]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5]二月，壬辰朔（疑误），有日食。

[6]乙未，齐主还邺。

[6]乙未（初五），北齐后主回邺城。

[7]丁酉，周纪国公贤等六人进爵为王。

[7]丁酉（初七），北周纪国公宇文贤等六人进爵为王。

[8]辛亥，上耕藉田。

[8]辛亥（二十一日），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9]齐朔州行台南安王思好，本高氏养子，骁勇，得边镇人心。齐主使嬖臣斫骨光弁至州，光弁不礼于思好，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侧之恶”。进军至阳曲，自号大丞相。武卫将军赵海在晋阳，苍猝不暇奏，矫诏发兵拒之。帝闻变，使尚书令唐邕等驰之晋阳，辛丑，帝勒兵继进。未至，思好军败，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刘桃枝围之，且杀且招，终不降，以至于尽。

[9]北齐朔州行台南安王高思好，原先是高氏的养子，勇猛矫健，很得边镇的民心。北齐后主派宠臣斫骨光弁到朔州，他对高思好很不礼貌，高思好大怒，便起来造反，说：“我要去朝廷清除皇上身边的坏人。”进军到达阳曲，自称大丞相。在晋阳的武卫将军赵海，仓促间来不及向朝廷启奏，便假借后主的诏命发动军队进行抵抗。北齐后主听说有变，派尚书令唐邕等急驰到晋阳。辛丑（十一日），后主亲自统率军队随后进发。还没到晋阳，高思好的军队失败，只得投水自尽。他部下的二千军队，被刘桃枝包围，一面斩杀一面招降，他们始终不肯投降，直到全军覆没。

先是有人告思好谋反，韩长鸾女适思好子，奏言：“是人诬告贵臣，不杀无以息后。”乃斩之。思好既诛，告者弟伏阙下求赠官，长鸾不为通。

当初有人举报高思好预谋造反，韩长鸾的女儿是高思好的儿媳妇，便向朝廷上奏说：“这个人诬告大臣，不把他杀掉就不得安宁。”于是后主将举报人处死。高思好死后，举报人的弟弟伏在宫阙下请求后主授给官职，韩长鸾不肯替他启奏。

丁未，齐主还邺。甲寅，以唐邕为录尚书事。

丁未（十七日），北齐后主回邺城。甲寅（二十四日），任命唐邕为录尚书事。

[10]乙卯，周主如云阳宫。

[10]乙卯（二十五日），北周国主去云阳宫。

[11]丙辰，周大赦。

[11]丙辰（二十六日），北周大赦全国。

[12]庚申，周叱奴太后有疾。三月，辛酉，周主还长安。癸酉，太后殂。崐帝居倚庐，朝夕进一溢米。群臣表请，累旬乃止。命太子总厘庶政。

卫王直谮齐王宪于帝曰：“宪饮酒食肉，无异平日。”帝曰：“吾与齐王异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发。汝当愧之，何论得失！汝，亲太后之子，特承慈爱；但当自勉，无论他人。”

[12]庚申（三十日），北周的叱奴太后生病 。三月，辛酉（初一），北周国主武帝回长安。癸酉（十三日），叱奴太后去世。武帝

住在居丧的房子，早晨和晚上只吃很少的饭。群臣上表请求武帝不要缩食，几十天以后才停止。命令太子总管各项政务。

卫王宇文直对武帝诬陷齐王宇文宪说：“宇文宪饮酒吃肉，和平时一样。”武帝说：“我和齐王是异母所生，都不是正宗嫡子，由于我的缘故，一起为太后服丧。你应当感到羞愧，谈不到什么得和失！你，是太后的亲生儿子，特别受到她的慈爱；你应当自勉，不要去议论别人。”

[13]夏，四月，乙卯，齐遣侍中薛孤康买吊于周，且会葬。

初，齐世祖为胡后造珠裙袴，所费不可胜计；为火所焚。至是，齐主复为穆后营之。使商胡赍锦彩三万，与吊使偕往市珠。周人不与，齐主竟自造之。及穆后爱衰，其侍婢冯小怜大幸，拜为淑妃；与齐主坐则同席，出则并马，誓同生死。

[13]夏季，四月，乙卯（疑误），北齐派侍中薛孤康买到北周吊唁叱奴太后去世，并参加葬礼。

当初，北齐武成帝为胡后做珍珠编的裙袴，所用的钱无法计算；后来这件裙袴被火烧毁。这时，北齐后主又要替穆后做一件。派经商的胡人带着三万段彩色丝绸，和吊唁的使者一起到北周采购珍珠。北周人不肯卖给他们，后主竟自己设法做了一件。后来穆后失宠，穆后的侍婢冯小怜却大受后主的恩宠，被封为淑妃；和后主坐同席，出并马，两人发誓同生共死。

[14]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于永固陵，周主跣行至陵所。辛酉，诏曰：“三年之丧，达于天子。但军国务重，须自听朝。衰麻之节，苫庐之礼，率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僚宜依遗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请依权制，帝不许，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礼。

[14]五月，庚申（初一），北周在永固陵葬文宣皇后；北周国主赤脚走到陵地。辛酉（初二），下诏书说：“三年之丧，天子也要遵守。但是国事军事很繁重，必须亲自上朝听政。对丧服的规定，居丧处所的礼仪，一律遵照以前的制度，以表明我对太后无穷的思念。百官应该遵照过去的规定，太后埋葬以后就可以脱掉丧服。”王公百卿坚持请求武帝临时改订丧礼的规定，武帝不准，最后重申服丧三年的制度。凡属于丧服之内的亲疏五等，都按丧礼规定的五种服丧时间执行。

[15]庚午，齐大赦。

[15]庚午（十一日），北齐大赦全国。

[16]齐人恐陈师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兖州以备之。

[16]北齐怕陈朝军队渡过淮河，派皮景和屯兵在西兖州戒备。

[17]丙子，周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17]丙子（十七日），北周禁止佛教、道教，把佛、道经典及偶象全部销毁，取缔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并禁止所有滥设的祠庙，不是祀典记载中列名的人物，全部废除祭祀。

[18]六月，壬辰，周弘正卒。

[18]六月，壬辰（初三），陈朝的周弘正去世。

[19]壬子，周更铸五行大布钱，一当十，与布泉并行。

[19]壬子（二十三日），北周改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和布泉一同流通。

[20]戊午，周立通道观以壹圣贤之教。

[20]戊午（二十九日），北周建立通道观以统一圣贤的政教。

[21]秋，七月，庚申，周主如云阳，以右宫正尉迟运兼司武，与薛公长孙览辅太子守长安。

初，帝取卫王直第为东宫，使直自择所居。直历观府署，无如意者；末取废陟屺寺，欲居之。齐王宪谓直曰："弟子孙多，此无乃褊小？"直曰："一嵔身尚不自容，何论子孙！"直尝从帝校猎而乱行，帝对众挞之，直积怨愤，因帝在外，遂作乱。乙酉，帅其党袭肃章门。长孙览惧，奔诣帝所。尉迟运偶在门中，直兵奄至，手自阖门。直党与运争门，斫伤运指，仅而得闭。直久不得入，纵火焚门。运恐火尽，直党得进，取宫中材木及床榻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转炽。久之，直不得进，乃退。运帅留守兵，因其退而击之，直大败，帅百余骑奔荆州。戊子，帝还长安。八月，辛卯，擒直，废为庶人，囚于别宫，寻杀之。以尉迟运为大将军，赐赉甚厚。

丙申，周主复如云阳。

[21]秋季，七月，庚申（初二），北周国主武帝去云阳，任命右宫正尉迟运兼司武，和薛公长孙览辅助太子镇守长安。

起初，北周武帝征收卫王宇文直的王府为东宫，让宇文直自己挑选居住的地方。宇文直看了所有府署的房子，没有一处中意的；最后选中荒芜的陟屺寺，要在那里居住。齐王宇文宪对宇文直说：“弟弟的子孙很多，这个地方岂不小了些？”宇文直说：“自己单身一人尚且得不到容纳，还谈什么子孙！”宇文直曾经跟随武帝到野外围猎时扰乱行列，被武帝当众鞭打，宇文直积下怨恨，当时武帝在外，他便聚众作乱。乙酉（二十七日），宇文直率领党羽袭击肃章门。长孙览惧怕，逃奔到武帝那里。尉迟运恰好在肃章门里，宇文直的士兵突然来到，尉迟运用手将门关上。宇文直的党羽和尉迟运争夺大门，用刀砍伤尉迟运的手指，宫门刚刚能够关上。宇文直进不了门，便放火焚烧肃章门。尉迟运恐怕火焰息灭，宇文直的党羽得以进入门内，便取来宫中的木材和床榻投入火中加大火势，还用油脂灌浇，火势越加炽烈。过了很久，宇文直还是无法进入，于是退走。尉迟运率领留守的士兵，见他们退走而追击，宇文直大败，率领百余名骑兵逃奔荆州。戊子（三十日），武帝回长安。八月，辛卯（初三），捉到宇文直，将他废为百姓，囚禁在别的宫里，不久后将他杀死。任命尉迟运为大将军，赏赐他很多东西。

丙申（初八），北周国主再次去云阳。

[22]癸丑，齐主如晋阳。甲辰，齐以高劢为尚书右仆射。

[22]癸丑（二十五日），北齐后主去晋阳。甲寅（二十六日），北齐任命高劢为尚书右仆射。

[23]九月，庚申，周主如同州。

[23]九月，庚申（初三），北周国主去同州。

[24]冬，十月，丙申，周遣御正弘农杨尚希、礼部卢恺来聘。恺，柔之子也。

[24]冬季，十月，丙申（初九），北周派御正弘农人杨尚希、礼部卢恺到陈朝聘问。卢恺是卢柔的儿子。

[25]甲寅，周主如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还长安。

[25]甲寅（二十七日），北周国主去蒲州；丙辰（二十九日），去同州；十一月，甲戌（十八日），回长安。

[26]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书王为右仆射，度支尚书孔奂为吏部尚书。，冲之子也。

时新复淮、泗，攻战、降附，功赏纷纭。奂识鉴精敏，不受请托，事无凝滞，人皆悦服。湘州刺史始兴王叔陵，屡讽有司，求为三公。奂曰："衮章之职，本以德举，未必皇枝。"因以白帝。帝曰："始兴那忽望公！且朕儿为公，须在鄱阳王后。"奂曰："臣之所见，亦如圣旨。"

[26]十二月，戊戌（十二日），陈朝任命吏部尚书王为右仆射，度支尚书孔奂为吏部尚书。王是王冲的儿子。

当时陈朝刚收复淮、泗，对攻战有功及投降归附的人论功行赏的事纷纭复杂。孔奂鉴别人才精到敏捷，不受别人的请托，处理事情从不拖拉，人们都心悦诚服。湘州刺史始兴王陈叔陵，屡次向有关部门暗示，要求任命自己为三公。孔奂说："穿衮服的官职，本来是从品德的标准来推举的，未必都是皇帝的亲属。"并把这件事报告宣帝。宣帝说："始兴王怎么突然想做三公，况且朕的儿子当三公，必须排在我侄子鄱阳王之后。"孔奂说："臣的想法，和陛下的旨意一样。"

[27]齐定州刺史南阳王绰，喜为残虐，尝出行，见妇人抱儿，夺以饲狗。妇人号哭，绰怒，以儿血涂妇人，纵狗使食之。常云："我学文宣伯之为人。崐"齐主闻之，锁诣行在，至而宥之。问："在州何事最乐？"对曰："多聚蝎于器，置狙其中，观之极乐。"帝即命夜索蝎一斗，比晓，得三二升，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号叫宛转。帝与绰临观，喜噱不已。因让绰曰："如此乐事，何不驰驿奏闻！"由是有宠，拜大将军，朝夕同戏。韩长鸾疾之，是岁，出为齐州刺史。将发，使人诬告其反，奏云："此犯国法，不可赦！"帝不忍明诛，使宠胡何猥萨与之手搏，扼而杀之。

[27]北齐定州刺史南阳王高绰，生性喜欢做残忍暴虐的事情，曾经外出行走，看到有个怀抱婴儿的妇女，便夺下婴儿喂狗。妇女哭喊，高绰大怒，醮了婴儿的鲜血涂在妇人身上，放狗去吃妇女，还常常说："我是学文宣伯父的为人。"北齐后主听到后，将他锁送到自己在外地的住处，来了以后又饶恕了他。后主问："你在州里感到最快乐的是什么事？"高绰回答说："捕捉许多蝎子放在容器里，再放进一只猴子，看蝎螫猴子极其可乐。"后主立即命令在晚上捉一斗蝎子，到第二

天清早，才捉到二三升，都放在澡盆里，叫人赤裸身子睡在盆里，这个被螫得宛转喊叫。后主和高绰亲临观看，不住地嬉笑。后主还责备他说：“这样快乐的事，为什么不派驿使赶快来向我报告！”高绰因此得到后主的宠信，拜他为大将军，从早到晚和后主在一起嬉戏。韩长鸾对此很厌恶，这一年，高绰被派出为齐州刺史。临出发前，韩长鸾派人诬告高绰要造反，上奏说：“这是违反国法，不能对他饶赦！”后主不忍心公开将高绰处死，便叫宠信的胡人何猥萨和高绰徒手角斗，把高绰扼死。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二卷

陈纪六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太建七年（乙未、575）

陈纪六 陈宣帝太建七年（乙未，公元575年）

[1]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1]春季，正月，辛未（十六日），陈宣帝到南郊祭天。

[2]癸酉，周主如同州。

[2]癸酉（十八日），北周国主去同州。

[3]乙亥，左卫将军樊毅克潼州。

[3]乙亥（二十日），陈朝左卫将军樊毅攻克潼州。

[4]齐主还邺。

[4]北齐后主回邺城。

[5]辛巳，上祀北郊。

[5]辛巳（二十六日），陈宣帝到北郊祭地。

[6]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6]二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7]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栅等六城。

[7]戊申（二十三日），陈朝樊毅攻克下邳、高栅等六座城池。

[8]齐主言语涩呐，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性懦，不堪人视，虽三公、令、录奏事，莫得仰视，皆略陈大指，惊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余，以为帝王当然，后宫皆宝衣玉食，一裙之费，至直万匹；竞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宫苑，穷极壮丽；所好不常，数毁又复。百工土木，无时休息，夜则然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凿晋阳西山为大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中。每有灾异寇盗，不自贬损，唯多设斋，以为修德。好自弹琵琶，为《无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数，民间谓之“无愁天子”。于华林园立贫儿村，帝自衣蓝缕之服，行乞其间以为乐。又写筑西鄙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帅内参拒斗。

[8]北齐后主说话迟钝口吃，不喜欢见朝廷的官员，如果不是宠爱亲近的人，从不和别人交谈。性格懦弱，不愿意别人看他，尽管是三公、尚书令、录尚书事等大官向他奏事，不能抬头看他，都是简要地说一些大概情形，便惊恐地离去。后主继承了武成帝奢侈过度的余风，以为这是帝王理所应当的享受，后宫的妃嫔都是锦衣玉食，一条裙子的费用，甚至值一万匹绢帛的价钱；宫人们在衣着的新奇精巧上相互竞赛，早上的新衣服到晚上就被当作旧衣服。大事修建宫室园林，壮丽到了极点；对所喜好的反复无常，屡次毁坏后又重新修复。从事土木建筑的各种工匠，没有一时的休息，夜里点起火把照明工作，天冷时用热水和泥。开凿晋阳的西山建成巨大的佛像，一夜间点燃万盆油灯，灯光可以照到宫中。国家有灾异和寇盗，从不谴责自己，只是多设斋饭向僧徒施舍，以为这才是修行积德。喜欢自己弹琵琶，谱成名叫《无愁》的乐曲，周围跟着唱和的侍从多到上百人，民间百姓称他为“无愁天子”。后主在华林园设立贫儿村，自己穿了破烂的衣服，在村中以行乞为乐趣。又画下西部边境一些城池的图样，依照图样仿造，派人穿了黑衣募仿北周的士兵进攻城池，后主自己率领宫里的太监假装在城里抵抗作战。

宠任陆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宰制朝政，宦官邓长、陈德信、胡儿何洪珍等并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显位。官由财进，狱以贿成，竞为奸谄，蠹政害民。旧苍头刘桃枝等皆开府封王，其余宦官、胡儿、歌舞人、见鬼人、官奴婢等滥得富贵者，殆将万数，庶姓封王者以百数，开府千余人，仪同无数，领军一时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数十人，乃至狗、马及鹰亦有仪同、郡君之号，有斗鸡，号开府，皆食其干禄。诸嬖幸朝夕娱侍左右，一戏之费，动逾巨万。既而府藏空竭，乃赐二三郡或六七县，使之卖官取直。由是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贾，竞为贪纵，民不聊生。

后主宠信任用陆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主宰朝政，宦官邓长、陈德信、胡人何洪珍等都参预机要的权柄，各自引荐亲戚朋党，高居显赫的官位。向他们奉纳钱财可以做官，进行贿赂可以制造冤狱，相互争着对后主欺诈谄媚，败坏朝政祸害百姓。从前是奴仆的刘桃枝等人都开府封王，其他的宦官、胡人、歌舞的艺人、巫师、官府的奴婢等轻易地得到富贵的，大概将近崐上万人，外姓被封王的有

上百人，开府的有一千多人，封为仪同的不计其数，领军一时达到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有几十人，甚至狗、马、猎鹰等禽兽也有仪同、郡君的封号，有的斗鸡被封为开府，享受相应等级的俸禄。一些受到宠幸的卑鄙小人早晚在后主周围侍候取乐，一次游戏的费用，动辄超过一万。既而国库空竭，便赐给这些人二三个郡或六七个县，让他们出售官爵收取钱财。因此担任守令的，大都是富商大贾，争相贪污放纵，民不聊生。

周高祖谋伐齐，命边镇益储，加戍卒；齐人闻之，亦增修守御。柱国于翼谏曰："疆埸相侵，互有胜负，徒损兵储，无益大计。不如解严继好，使彼懈而无备，然后乘间，出其不意，一举可取也。"周主从之。

北周武帝计划征讨北齐，下令边镇增加储备，增添防守的士兵；北齐听到这一消息，也增加修整守御点。北周的柱国于翼向北周武帝劝说道："相互侵犯国界，各有胜负，白白地损失军队和储备，对大计没有益处。不如解除紧急状态保持友好关系，使对方松懈而没有准备，然后寻找机会，出其不意，就能一举而取。"北周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韦孝宽上疏陈三策：

韦孝宽上疏武帝陈述三条计策：

其一曰："臣在边积年，颇见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是以往岁出军，徒有劳费，功绩不立，由失机会。何者？长淮之南，旧为沃土，陈氏以破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返。内离外叛，计尽力穷，雠敌有衅，不可失也。今大军若出轵关，方轨而进，兼与陈氏共为掎角，并令广州义旅出自三鸦，又募山南骁锐，沿河而下，复遣北山稽胡，绝其并、晋之路。凡此诸军，仍令各募关、河之外劲勇之士，厚其爵赏，使为前驱。岳动川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庭。必当望旗奔溃，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实在此机。"

第一是："臣在边地多年，曾见到不少可乘之机，但不及时利用，难以成功。所以往年军队出征，只有劳累耗费，没有树立功绩，都是由于失掉机会。为什么？淮河以南，以前是肥沃的地方，陈氏收拾起梁朝破亡后的残余力量，还能一举将它讨平；齐人每年去那里援救，都遭到失败而归。现在齐国内有离心外有叛乱，计尽力穷，仇敌之间

有了破绽，这种机会不能失掉。现在大军如果发兵轵关，两车并行地前进，兼而与陈氏共同夹击敌人，并下令广州的义军从三鸦出兵，另外征募山南的勇猛锐利之士，沿黄河而下，再派遣北山的稽胡，截断对方并州、晋州的通道。以上这些军队，仍旧命令各自征募关、河以外的强壮勇敢之士，给予优厚的爵位和赏赐，派他们作为先驱。山动河移，像雷电般地惊动激烈，从许多道路并头前进，直趋敌人的内庭。敌人一定望旗奔逃溃败，我军所向之处，敌军都会挫败消灭，一次征伐就能使天下大定，确实在于这次机会。”

其二曰：“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人分其兵势。三鸦以北，万春以南，广事屯田，预为贮积，募其骁悍，立为部伍。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兴师赴援，我则坚壁清野，待其去远，还复出师。常以边外之军，引其腹心之众。我无宿舂之费，彼有奔命之劳，一二年中，必自离叛。且齐氏昏暴，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嗷然，不胜其弊。以此而观，覆亡可待。然后乘间电扫，事等摧枯。”

第二是：“如果国家进一步为以后谋划，一时还没有大举进攻，最好和陈朝一同分散齐国的兵势。三鸦以北，万春以南一带地方，广为屯田，预先储备军粮，招募勇猛强悍的人组成部队。齐国的东南有陈朝和它为敌，双方的军队对峙，我方派出奇兵，就能突破齐国的国界。对方如果派军队来增援，我们可以坚壁清野，等他们远去以后，重又出兵。我们经常以边界一带的军队，调动对方心腹之间的军事主力。我方不须准备隔夜的粮草，对方却有疲于奔命的劳累，一二年中，对方内部必定出现离心而叛变。况且齐氏昏庸暴虐，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图，荒淫酒色，忌害忠良，全国哀号，不胜其弊。由此看来，灭亡指日可待。然后寻找空隙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等于摧枯拉朽，腐朽的敌人很容易被打垮。”

其三曰：“昔句践亡吴，尚期十载；武王取纣，犹烦再举。今若更存遵养，且复相时，臣谓宜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民和众，通商惠工，蓄锐养威，岷观衅而动。斯乃长策远驭，坐自兼并也。”

第三是：“古代的勾践要灭亡吴国，尚且为期十年，周武王征讨商纣，还曾再次出兵。现在如果能在乱世暂时退隐，等待时机，臣认为应当重新表示尊重友邻，重申盟约，安抚百姓和睦大众，互通贸易优

惠工匠，养精蓄锐增加声威，等待机会而行动，这好比是用长长的马鞭远远地驾驭拉车的马匹，可以坐待兼并对方。”

书奏，周主引开府仪同三司伊娄谦入内殿，从容谓曰：“朕欲用兵，何者为先？”对曰：“齐氏沈溺倡优，耽昏麴糵。其折冲之将斛律明月，已毙于谗口。上下离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三月，丙辰，使谦与小司寇元卫聘于齐以观衅。

韦孝宽的奏书呈上以后，北周君主把开府仪同三司伊娄谦召进内殿，从容地问他：“朕要用兵，以谁为最先的对象？”伊娄谦答道：“齐国的执政者沉缅在欣赏歌舞杂耍之中，酷嗜饮酒。他们冲锋陷阵的勇将斛律明月，已经死在谗言之中。上下离心离德，百性慑于暴政，在路上相见时不敢交谈，只能以目示意。这是最容易攻取的。”武帝大笑。三月，丙辰（初二），派伊娄谦和小司寇元卫访问北齐，借此观察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机会。

[9]丙寅，周主还长安。

[9]丙寅（十二月），北周国主回长安。

[10]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庙。

[10]夏季，四月，甲午（初十），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11]监豫州陈桃根得青牛，献之，诏遣还民。又表上织成罗文锦被各二百首，诏于云龙门外焚之。

[11]陈朝的监豫州陈桃根得到青牛，献给皇帝，宣帝下诏还给百姓。陈桃根又上表献上丝织的罗纹锦被两种各二百件，宣帝下诏在云龙门外将锦被全部焚毁。

[12]庚子，齐以中书监阳休之为尚书右仆射。

[12]庚子（十六日），北齐任命中书监阳休之为尚书右仆射。

[13]六月，壬辰，以尚书右仆射王为左仆射。

[13]六月，壬辰（初九），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为左仆射。

[14]甲戌，齐主如晋阳。

[14]甲戌（疑误），北齐后主去晋阳。

[15]秋，七月，丙戌，周主如云阳宫。

[15]秋季，七月，丙戌（疑误），北周国主去云阳宫。

大将军杨坚姿相奇伟。畿伯下大夫长安来和尝谓坚曰："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

大将军杨坚姿容相貌奇特壮美。畿伯下大夫长安来和曾经对杨坚说："您的眼睛象晨星，无所不照，当为天下之王，希望您能克制诛杀。"

周主待坚素厚，齐王宪言于帝曰："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亦疑之，以问来和。和诡对曰："随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陈无不破。"

北周国主武帝一向厚待杨坚，齐王宇文宪对武帝说："普六茹坚（杨坚），相貌异常，臣每次看到他，不觉茫无所措；恐怕他不会甘居人下，请及早把他除掉！"武帝也怀疑杨坚，向来和询问，来和却欺骗说："随公杨坚是个信守名分、注意节操的人，可以镇守一方；如果当将领，将会无坚不摧。"

丁卯，周主还长安。

丁卯（十五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先是周主独与齐王宪及内史王谊谋伐齐，又遣纳言卢韫乘三诣安州总管于翼问策，余人皆莫之知。丙子，始召大将军以上于大德殿告之。

起先北周国主独自和齐王宇文宪、内史王谊策划征伐北齐，又派纳言卢韫乘驿车三次到安州总管于翼那里询问计策，别人都不知道这事。丙子（二十四日），武帝才在大德殿召集大将军以上所有官员并告诉他们。

丁丑，下诏伐齐，以柱国陈王纯、荥阳公司马消难、郑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陈崇、赵王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宪帅众二万趋黎阳，随公杨坚、广宁公薛迥将舟师三万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陈芮帅众二万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常山公于翼帅众二万出陈、汝。谊，盟之崐兄孙；震，武之子也。

丁丑（二十五日），北周武帝下诏征讨北齐，任命柱国陈王宇文纯、荥阳公司马消难、郑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宇文盛、周昌公侯莫陈崇、赵王宇文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宇文宪率领二万人进军黎阳。随公杨坚、广宁公薛迥率领水军三万人从渭水进入黄河，梁公

侯莫陈芮率领二万人在太行道防守，申公李穆率领三万人在河阳道防守，常山公于翼率领二万人进军陈州、汝州。王谊是王盟哥哥的孙子；达奚震是达奚武的儿子。

周主将出河阳。内史上士宇文曰：“齐氏建国，于今累世；虽曰无道，藩镇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师，要须择地。河阳冲要，精兵所聚，尽力攻围，恐难得志。如臣所见，出于汾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过于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赵曰：“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遂伯下大夫鲍宏曰：“我强齐弱，我治齐乱，何忧不克！但先帝往日屡出洛阳，彼既有备，每有不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似为上策。”周主皆不从。宏，泉之弟也。

北周国主将进军河阳，内史上士宇文说：“齐氏建国至今，已经有好几代；虽说君主无道，但是胜任藩镇职守的，还大有人在。现在出兵，必须选择进攻的地点。河阳地处要冲，是精兵集中的地方，全力加以围攻，恐怕难以达到目的。以臣的看法，汾曲一带地方，北齐防守的军队既少，地势平坦，攻打那里容易攻克。用兵的地点，以这里为最好。”民部中大夫天水人赵说：“河南、洛阳，四面容易遭到敌方的攻击，即使得到这些地方，很难防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捣毁齐国的巢穴，可以一举而定。”遂伯下大夫鲍宏说：“我国强盛各国衰弱，我国安定各国混乱，何必担心攻不克呢！但是先帝在世时屡次进军洛阳，因为对方早有防备，所以常常不能取胜。按臣的计策，向汾川、潞川进兵，直扑晋阳，出其不备，似乎是上策。”北周国主不听他们的意见。鲍宏是鲍泉的弟弟。

壬午，周主帅众六万，直指河阴。杨素请帅其父麾下先驱，周主许之。

壬午（三十日），北周国主率领六万人，直指河阴。杨敷的儿子杨素请求率领父亲部下充当先头部队，得到国主的准许。

[16]八月，癸卯，周遣使来聘。

[16]八月，癸卯（二十一月），北周派使者到陈朝聘问。

[17]周师入齐境，禁伐树践稼，犯者皆斩。丁未，周主攻河阴大城，拔之。齐王宪拔武济；进围洛口，拔东、西二城，纵火焚浮桥，桥绝。齐永桥大都督太安傅伏，自永桥夜入中城。周人既克南城，围

中，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业通夜办马槽二干，周人闻之，以为大军且至而惮之。

[17]北周军队进入北齐境内，下令禁止砍伐树木践踏庄稼，违反者一律斩首。丁未（二十五日），北周国主进攻河阴大城，攻克。齐王宇文宪攻克武济；进围洛口，攻克东、西二城，放火烧毁浮桥，桥断。北齐的永桥大都督太安傅伏，趁夜晚从永桥进入中城。北周攻克南城以后，包围中城，二十天也没能攻克。北齐的洛州刺史独孤永业镇守金墉，北周国主亲自进攻，也没有攻克。独孤永业连夜赶制二千只马槽，北周人听说，以为北齐的大军将要来到，感到畏惧。

九月，齐右丞高阿那肱自晋阳将兵拒周师。至河阳，会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还。水军焚其舟舰。傅伏谓行台乞伏贵和曰："周师疲弊，愿得精骑二千追击之，可破也。"贵和不许。

九月，北齐右丞高阿那肱从晋阳率军抵御北周的军队。他们到达河阳，正巧北周国主生病，辛酉（初九），晚上，率军回国。北周水军焚烧了自己的船只。傅伏对行台乞伏贵和说："北周军队疲惫不堪，我愿意率领二千精骑追击他们，可以打败他们。"乞伏贵和不准许。

齐王宪、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余城，皆弃而不守。唯以王药城要害，令仪同三司韩正守之，正寻以城降齐。

齐王宇文宪、于翼、李穆，矛头所向都打了胜仗，投降的和攻克的有三十多座城池，然而都弃城不夺。唯独王药城地处要害，命令仪同三司韩正在这里镇守，韩正不久就举城向北齐投降。戊寅，周主还长安。

戊寅（二十六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18]庚辰，齐以赵彦深为司徒，斛阿列罗为司空。

[18]庚辰（二十八日），北齐任命赵彦深为司徒，斛阿列罗为司空。

[19]闰月，车骑大将军吴明彻将兵击齐彭城；壬辰，败齐兵数万于吕梁。

[19]闰月，陈朝车骑大将军吴明彻率军攻打北齐彭城；壬辰（十一日），在吕梁打败几万齐兵。

[20]甲午，周主如同州。

[20]甲午（十三日），北周国主去同州。

[21]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齐为新蔡王，叔文为晋熙王。

[21]冬季，十月，己巳（十八日），陈朝立皇子陈叔齐为新蔡王，陈叔文为晋熙王。

[22]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22]十二月，辛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23]壬戌，以王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吴郡陆缮为右仆射。

[23]壬戌（十二日），陈朝任命王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吴郡陆缮为右仆射。

[24]庚午，周主还长安。

[24]庚午（二十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八年（丙申、576）

八年（丙申，公元576年）

[1]春，正月，癸未，周主如同州；辛卯，如河东涑川；甲午，复还同州。

[1]春季，正月，癸未（初四），北周国主去同州；辛卯（十二日），去河东涑川；甲午（十五日），再回同州。

[2]甲寅，齐大赦。

[2]甲寅（疑误），北齐大赦全国。

[3]乙卯，齐主还邺。

[3]乙卯（疑误），北齐国主回邺城。

[4]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抚西土，因伐吐谷浑，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王轨、宫正宇文孝伯从行。军中节度，皆委二人，太子仰成而已。

[4]二月，辛酉（十二日），北周国主命太子去西部巡抚，因而讨伐吐谷浑，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王轨、宫正宇文孝伯跟随太子同行。军队的调度，都委托这二人，太子只是坐享其成。

[5]齐括杂户未嫁者悉集，有隐匿者，家长坐死。

[5]北齐搜求因犯罪没官当奴婢的“杂户”中女子尚未出嫁的，全部集中起来，凡是把这种人隐藏起来的，家长处死。

[6]壬申，以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司空。

[6]壬申（二十三日），陈朝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司空。

[7]三月，壬寅，周主还长安；夏，四月，乙卯，复如同州。

[7]三月，壬寅（二十四日），北周国主回长安；夏季，四月，乙卯（初七），又去同州。

[8]己未，上享太庙。

[8]己未（十一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9]尚书左仆射王卒。

[9]陈朝的尚书左仆射王死。

[10]五月，壬辰，周主还长安。

[10]五月，壬辰（十五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11]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11]六月，戊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12]辛亥，周主享太庙。

[12]辛亥（初四），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

[13]初，太子叔宝欲以左户部尚书江总为詹事，令管记陆瑜言于吏部尚书孔奂。奂谓瑜曰："江有潘、陆之华而无园、绮之实，辅弼储宫，窃有所难。"太子深以为恨，自言于帝。帝将许之，奂奏曰："江总，文华之士。今皇太子文华不少，岂藉于总！如臣所见，愿选敦重之才，以居辅导之职。"帝曰：岷"即如卿言，谁当居此？"奂曰："都官尚书王廓，世有懿德，识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时在侧，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宜为太子詹事。"奂曰："宋朝范晔，即范泰之子，亦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争之，帝卒以总为詹事。总，之曾孙也。

[13]当初，陈朝太子陈叔宝要任命左户尚书江总为太子詹事，派管记陆瑜告诉了吏部尚书孔奂。孔奂对陆瑜说："江总有潘岳、陆机那样的文采，却没有园公、绮里季那样的真实才能，如果派江总辅佐太子，我有所为难。"太子对此很痛恨，便自己向皇帝提出要求。宣帝将要答允他，孔奂上奏说："江总，是有才华的人。现在皇太子才华不少，难道还要依靠江总！按臣的看法，希望挑选敦厚稳重的人才，担

任辅导皇太子的职务。”宣帝说：“按你所说，谁能担任这个职务？”孔奂说：“都官尚书王廓，世代都有美德，才识和性格忠厚聪明，可以担任。”皇太子当时正在旁边，便说：“王廓是王泰的儿子，不宜做太子詹事。”孔奂说：“宋朝的范晔，是范泰的儿子，也是太子詹事，前代也没有因为避讳而产生怀疑。”太子坚持力争，宣帝最终还是任命江总为太子詹事。江总是江的曾孙。

甲寅，以尚书右仆射陆缮为左仆射。帝欲以孔奂代缮，诏已出，太子沮之而止；更以晋陵太守王克为右仆射。

甲寅（初七），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陆缮为左仆射。宣帝要孔奂代替陆缮尚书右仆射的职务，诏令已经发出，被太子从中阻止而作罢；改派晋陵太守王克为尚书右仆射。

顷之，总与太子为长夜之饮，养良娣陈氏为女；太子亟微行，游总家。上怒，免总官。

不久，江总和太子彻夜饮酒，收养女官陈氏为女儿；太子屡次便装外出，到江总家里游玩。宣帝大怒，免掉江总的官职。

[14]周利州刺史纪王康，骄矜无度，缮修戎器，阴有异谋。司录裴融谏止之，康杀融。丙辰，赐康死。

[14]北周利州刺史纪王宇文康，骄傲没有节制，整修兵器，暗中有造反的阴谋。司录裴融对他规劝阻止，宇文康将裴融杀死。丙辰（初九），北周武帝将宇文康赐死。

[15]丁巳，周主如云阳。

[15]丁巳（初十），北周国主去云阳。

[16]庚申，齐宜阳王赵彦深卒。彦深历事累朝，常参机近，以温谨著称。既卒，朝贵典机密者，唯侍中、开府仪同三司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余皆劈幸也。孝卿，羌举之子，比于余人，差不贪秽。

[16]庚申（十三日），北齐宜阳王赵彦深死。赵彦深历经几个君主，经常参预机密，以温顺谨慎著称。他死之后，朝贵中主管机密的，只有侍中、开府仪同三司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余的都是受后主宠爱的幸臣。斛律孝卿是斛律羌举的儿子，和别人比较，不那么贪婪秽乱。

[17]秋，八月，乙卯，周主还长安。

[17]秋季，八月，乙卯（初九），北周国主回长安。

[18]周太子伐吐谷浑，至伏俟城而还。

[18]北周太子征讨吐谷浑，到达伏俟城以后就返回了。

宫尹郑译、王端等皆有宠于太子。太子在车中多失德，译等皆预焉。军还，王等言之于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译等，仍除译等名，宫臣亲幸咸被谴。太子复召译，戏狎如初。译因曰："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太子悦，益昵之。译，俨之兄孙也。

太子宫尹郑译、王端等人，都得到太子的宠爱。太子在军中有许多缺德恶劣的事，郑译等都是参预者。军队还朝，王轨等告诉了北周国主。国主勃然大怒，棒打了太子和郑译等人，将郑译等除名，宫臣和亲幸者都受到谴责。太子重新把郑译召来，一同游玩亲近如初。郑译因此说："殿下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天下？"太子听了很高兴，对他更加亲近。郑译是郑俨哥哥的孙子。

周主遇太子甚严，每朝见，进止与群臣无异，虽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耆酒，禁酒不得至东宫；有过，辄加捶挞。尝谓之曰："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邪！"乃敕东宫官属录太子言语动作，每月奏闻。太子畏帝威严，矫情修饰，由是过恶不上闻。北周国主武帝对太子很严格，太子每次朝见，行动进退和群臣一样，尽管是严冬盛夏，不能得到休息；因为太子嗜酒，禁止送酒到东宫；太子有过错，动辄用拳头或棍棒责打，曾经对太子说："自古以来太子被废掉的有多少人？除了你以外我其他的儿子难道不能立为太子吗！"便命令东宫的官员记录太子的言语动作，每月向武帝报告。太子害怕武帝的威严，对自己的真情加以掩饰，因此太子的过失和恶行没有让武帝知道。

王轨尝与小内史贺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负荷。"弼深以为然，劝轨陈之。轨后因侍坐，言于帝曰："皇太子仁孝无闻，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为忧。"帝以问弼，对曰："皇太子养德春宫，未闻有过。"既退，轨让弼曰："平生言论，无所不道，今者对扬，何得乃尔反覆？"弼曰："此公之过也。太子，国之储副，岂易发言！事有蹉跌，便至灭族。本谓公密陈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轨默然久之，乃曰："吾专心国家，遂不存私计。向者对众，良实非宜。"

王轨曾经和小内史贺若弼说：“太子一定不能胜任负荷。”贺若弼很以为然，劝王轨向北周武帝奏明情况。王轨后来因为在武帝身边侍奉，因此对武帝说：“人们并没有听说皇太子仁孝，恐怕他不能解决陛下的家事。愚臣我见识短浅不明，说的话不足为信。陛下一向认为贺若弼有文武奇才，他也常常因这件事而担忧。”武帝便问贺若弼，贺若弼回答道：“皇太子在东宫修养自身的品德，没有听到有什么过失。”他退出以后，王轨责备贺若弼说：“你平生言论，无所不说，为什么今天面对皇上，却如此反复无常？”贺若弼说：“这就是您的过错了。太子，是国家未来的君主，怎么能随便发言！如果事情有差错，便会遭到灭族的下场。本以为您只是向皇上密陈对太子的意见，怎能公开明说！”王轨沉默了很久，便说：“我一心为了国家，所以没有考虑自己个人的利害得失。以前当着大家说这件事，确实不妥当。”

后轨因内宴上寿，捋帝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先是，帝问右宫伯宇文孝伯曰：“吾儿比来何如？”对曰：“太子比惧天威，更无过失。”罢酒，帝责孝伯曰：“公常语我云：‘太子无过。’今轨有此言，公为诳矣。”孝伯再拜曰：“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爱，遂尔结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

后来王轨因为参加宫中的饮宴，对武帝祝寿，用手捋着武帝的胡须说：“可爱的好老头，只是遗憾继承人太弱了。”原先，武帝曾经问右宫伯宇文孝伯道：“我的儿子近来怎么样？”宇文孝伯答道：“太子近来害怕陛下的天威，更加没有犯过失。”于是武帝停止饮酒，责备宇文孝伯说：“您常常对我说：‘太子没有过失。’现在王轨对我这样说，可见您是在说谎话。”宇文孝伯向武帝两次拜说：“父子之间，别人很难说什么。臣知道陛下不能割慈忍爱，所以就不敢说话了。”武帝知道了他的意思，沉默了很久，便说：“朕已经委托给您了，希望您能尽力而为！”

王轨骤言于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帝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杨坚闻之，甚惧，深自晦匿。

王轨突然对武帝说：“皇太子不配做一国之主。普六茹坚（杨坚）面貌有反相。”武帝听了很不高兴，说：“这是天命所决定的，那又怎么办！”杨坚听说后，十分害怕，自己竭力隐蔽自己，不出头露面。

帝深以轨等言为然，但汉王赞次长，又不才，余子皆幼，故得不废。

武帝深深感到王轨等人的话很对，但是汉王宇文赞是第二个儿子，同样不成材，其他儿子年纪又小，所以皇太子没有被废掉。

[19]丁卯，以司空吴明彻为南兖州刺史。

[19]丁卯（二十一日），陈朝任命司空吴明彻为南兖州刺史。

[20]齐主如晋阳。营邯郸宫。

[20]北齐后主去晋阳。兴建邯郸宫。

[21]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为淮南王。

[21]九月，戊戌（二十三日），陈朝封皇子陈叔彪为淮南王。

[22]周主谓群臣曰："朕去岁属有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齐境，备见其情，彼之行师，殆同儿戏。况其朝廷昏乱，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谋夕。天与不取，恐贻后悔。前出河外，直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诸将多不愿行。帝曰："机不可失。有沮吾军者，当以军法裁之！"

[22]北周国主对群臣说："朕去年因为生病，所以没有能平定逃亡在外的盗贼。以前进入齐的国境，见到对方的所有情况，他们指挥军队，简直同小孩子玩游戏那样。何况朝廷昏聩混乱，朝政被一帮小人操纵，老百姓都在哀号，朝不保夕。上天赐给我们而不去谋取，恐怕会留下后悔。去年进军河阴，只如同用手拍打对方的后背，没有扼住对方的喉咙。晋州原先是高欢起兵发迹的地方，也是镇守统辖要害重地，现在我们去进攻晋州，对方一定要派兵来救援；我们的军队严阵以待，发起攻击后一定可以攻克。然后借着破竹之势，大张旗鼓地向东进攻，足以捣平他们的巢穴，统一天下。"将领们都不愿意行动。武帝说："机不可失。凡阻滞我军事行动的人，一定按军法制裁！"

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将伐齐，以越王盛、杞公亮、随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俭、大将军窦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亮，导之子也。

冬季，十月，己酉（初四），北周国主亲自率军队征伐北齐，任命越王宇文盛、杞公宇文亮、随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宇文俭、大将军窦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宇文宪、陈王宇文纯为前军。宇文亮是宇文导的儿子。

丙辰，齐主猎于祁连池；癸亥，还晋阳。先是，晋州行台左丞张延雋公直勤敏，储有备，百姓安业，疆埸无虞。诸嬖幸恶而代之，由是公私烦扰。

丙辰（十一日），北齐后主在祁连池狩猎；癸亥（十八日），回晋阳。起先，晋州行台左丞张延雋公正廉明，勤劳聪敏，储备待用的物资很充足，老百姓安居乐业，边境一带不用担忧。一些受后主宠爱亲近的小人由于痛恨张延雋派人取而代之，从此公私之间的纠葛纷扰不已。

周主至晋州，军于汾曲，遣齐王宪将兵二万守雀鼠谷，陈王纯步骑二万守千里径，郑公达奚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大将军韩明步骑五千守齐子岭，焉氏公尹升步骑五千守鼓钟镇，凉城公辛韶步骑五千守蒲津关，赵王招步骑一万自华谷攻齐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步骑一万守汾水关。

北周国主抵达晋州，陈兵在汾曲，派齐王宇文宪领兵二万在雀鼠谷驻守，陈王宇文纯率步骑兵二万人在千里径驻守，郑公达奚震率步骑兵一万人在统军川驻守，大将军韩明率步骑兵五千人在齐子岭驻守，焉氏公尹升率步骑兵五千人在鼓钟镇驻守，凉城公辛韶率步骑兵五千人在蒲津关驻守，赵王宇文招率步骑兵一万从华谷攻打北齐汾州的一些城池，柱国宇文盛率步骑兵一万人在汾水关驻守。

遣内史王谊监诸军攻平阳城。齐行台仆射海昌王尉相贵婴城拒守。甲子，齐集兵晋祠。庚午，齐主自晋阳帅诸军趣晋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战，城中窘急。庚午，行台左丞侯子钦出降于周。壬申，晋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请降于周，王轨帅众应之。未明，周将北海段文振，杖槊与数十人先登，与景嵩同至尉相贵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噪，齐兵大溃，遂克晋州，虏相贵及甲士八千人。

派内史王谊监督各路军队进攻平阳城。北齐的行台仆射海昌王尉相贵据城抵抗。甲子（十九日），北齐军队聚集在晋祠。庚午（二十五日），北齐后主从晋阳率领各路军队向晋州进发。北周国主当天从汾

曲来到晋州城下督战，城中情况危急。庚午（二十五日），北齐的行台左丞侯子钦出城向北周投降。壬申（二十七日），晋州刺史崔景嵩防守北城，晚上，派使者出城向北周请求投降，王轨率领众军响应崔景嵩。天还没有亮，北周将领北海人段文振，手持长矛和几十人先行登上城头，和崔景嵩一同到尉相贵那里，拔出佩刀向他砍去。城上呼喊骚乱，齐兵大溃，于是攻克晋州，俘虏了尉相贵和他部下的甲士八千人。

齐主方与冯淑妃猎于天池，晋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驿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闻！"至暮，使更至，云"平阳已陷"，乃奏之。齐主将还，淑妃请更杀一围，齐主从之。

北齐后主正和冯淑妃在天池狩猎，晋州告急的人，从早晨到中午，骑驿马来了三次。右丞相高阿那肱说："皇上正在取乐，边境有小小的军事行动，这是很平常的事，何必急着来奏报！"到傍晚，告急的使者再次到来，说"平阳已经陷落，"这才向君主奏报。北齐国主准备回去，冯淑妃却要求君主再围猎崐一次，北齐国主听从了她的要求。

周齐王宪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图进取。齐人焚桥守险，军不得进，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鸡栖原，伐柏为庵以立营。椿，广之弟也。

北周的齐王宇文宪攻下洪洞、永安二座城池，准备进一步攻取其他地方。北齐焚烧了桥梁据险防守，北周的军队无法前进，便驻屯在永安。派永昌公宇文椿在鸡栖原驻屯，砍伐柏树建造小屋作为军营。宇文椿是宇文广的弟弟。

癸酉，齐主分军万人向千里径，又分军出汾水关，自帅大军上鸡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齐王宪自救之。齐师退，盛追击，破之。俄而椿告齐师稍逼，宪复还救之。与齐对陈，至夜不战。会周主召宪还，宪引兵夜去。齐人见柏庵在，不之觉，明日，始知之。齐主使高阿那肱将前军先进，仍节度诸军。

癸酉（二十八日），北齐后主分出一万军队向千里径进发，又分出军队向汾水关，自己统率大军上鸡栖原。宇文盛派人告急，齐王宇文宪自己率领军队去救援。北齐军队退走，宇文盛在后面追击，将北齐军队打败。不多久宇文椿报告北齐军队逐渐逼近，宇文宪又返回救

援。他的军队列阵和北齐军队对峙，到夜晚时还不跟对方作战。恰巧北周国主召宇文宪回去，他便领着军队在晚上撤退。北齐方面看到柏树的小房子还在，所以没有发觉，到第二天，才知道宇文宪的军队撤走了。北齐后主派高阿那肱率领前军先行进发，仍旧节制调度其他军队的行动。

甲戌，周以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镇之。

甲戌（二十九日），北周任命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人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下一万精兵在这里镇守。

十一月，己卯，齐主至平阳。周主以齐兵新集，声势甚盛，且欲西还以避其锋。开府仪同大将军宇文忻谏曰："以陛下之圣武，乘敌人之荒纵，何患不克！若使齐得令主，君臣协力，虽汤、武之势，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无斗志，虽有百万之众，实为陛下奉耳。"军正京兆王曰："齐失纪纲，于兹累世。天奖周室，一战而扼其喉。取乱侮亡，正在今日。释之而去，臣所未谕。"周主虽善其言，竟引军还。忻，贵之子也。

十一月，己卯（初四），北齐后主到平阳。北周国主认为北齐军队刚刚集结，声势很盛，打算向西面回去避开对方的锋芒。开府仪同大将军宇文忻劝说道："以陛下的圣明威武，乘敌人的荒淫放纵，何必担心不能攻克他们！如果齐国出现一个好的君主，君臣同心协力，那么就是有商汤、周武王的声势，也不易讨平对方。现在齐国的君主昏庸、臣僚愚蠢，军队没有斗志，虽有百万之众，实际上是送给陛下的。"军正京兆王说："齐国的纲纪败坏，到目前已经有两代了。上天庇护嘉奖我们周王室，经过一战而扼住对方的咽喉。古人说的攻取动乱欺凌败亡之国，正在今天。放过他们而自己退走，臣实在不能理解。"北周国主虽然认为他的话有理，但还是带领军队返回了。宇文忻是宇文贵的儿子。

周主留齐王宪为后拒，齐师追之，宪与宇文忻各将百骑与战，斩其骁将贺兰豹子等，齐师乃退。宪引军渡汾，追及周主于玉壁。

北周国主留下齐王宇文宪作为后面的阻击部队，北齐军队追来，宇文宪和宇文忻各领一百名骑兵和他们战斗，杀死北齐的勇将贺兰豹子

等人，北齐军队便退走。宇文宪带领军队度过汾水，在玉壁追上了北周国主。

齐师遂围平阳，昼夜攻之。城中危急，楼堞皆尽，所存之城，寻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马出入，外援不至，众皆震惧。梁士彦慷慨自若，谓将士曰：“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勇烈齐奋，呼声动地，无不一当百。齐师少却，乃令妻妾、军民、妇女，昼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齐王宪将兵六万屯涑川，遥为平阳声援。齐人作地道攻平阳，城陷十余步，将士乘势欲入。齐主敕且止，召冯淑妃观之。淑妃妆点，不时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旧俗相传，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迹，淑妃欲往观之。齐主恐弩矢及桥，乃抽攻城木造远桥。齐主与淑妃度桥，桥坏，至夜乃还。

北齐军队便围困了平阳，昼夜发起进攻。城里形势危急，城上的敌楼和矮墙都被夷平，残存的城墙，只有六七尺高。双方或是短兵相接，或是马匹可以随意从城墙上进出，城外的援兵不来，人们都感到震惊害怕。梁士彦慷慨从容，对将士们说：“如果今天战死，我一定先你们而死。”于是大家激昂奋起，喊声动地，无不以一当百。北齐军队稍稍后退，梁士彦下令妻妾、军民、妇女崐，昼夜修城，三天修好。北周国主派齐王宇文宪率兵六万驻屯在涑川，远远地为平阳声援。北齐挖掘地道进攻平阳，城下陷了好几丈，将士们乘势准备进入城内。北齐后主下令暂时停止，把冯淑妃召来一同观看。冯淑妃穿衣打扮，没有及时到来，北周人用木头堵住了下陷的地方，平阳城便没有被攻克。旧俗相传，晋州城西的石头上有圣人的遗迹，冯淑妃想去那里观看。北齐后主恐怕对方的箭会射到桥上，便抽调用来攻城的大木头在离城较远的地方造了一座桥。北齐后主和冯淑妃过桥时，桥梁损坏，到晚上才返。

癸巳，周主还长安。甲午，复下诏，以齐人围晋州，更帅诸军击之。丙申，纵齐降人使还。丁酉，周主发长安；壬寅，济河，与诸军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显，遣齐王帅所部先向平阳。戊申，周主至平阳。庚戌，诸军总集，凡八万人，稍进，逼城置陈，东西二十余里。

癸巳（十八日），北周国主回长安。甲午（十九日），再次下诏，因为北齐围困晋州，又统率军队前往攻打。丙申（二十一日），释放

北齐的投降者让他们回去。丁酉（二十二日），北周国主从长安出发；壬寅（二十七日），渡过黄河，和各路军队会合。十二月，丁未（初三），北周国主到高显，派齐王宇文宪率领部下的军队先向平阳进发。戊申（初四），北周国主到平阳。庚戌（初六），各路军队一齐集中，有八万人，逐渐向前推进，兵临城下摆开阵势，东西绵延有二十多里地。

先是齐人恐周师猝至，于城南穿堑，自乔山属于汾水；齐主大出兵，陈于堑北，周主命齐王宪驰往观之。宪复命曰："易与耳，请破之而后食。"周主悦，曰："如汝言，吾无忧矣！"周主乘常御马，从数人巡陈，所至辄呼主帅姓名慰勉之。将士喜于见知，咸思自奋。将战，有司请换马。周主曰："朕独乘良马，欲何之！"周主欲薄齐师，碍暂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决。

起先北齐恐怕北周的军队突然来到，在城南凿通护城河，从乔山连接到汾水；北齐后主派出大批军队，在护城河的北面列阵，北周国主命令齐王宇文宪 驰马去那里观察。宇文宪回来报告说："这很好对付，请先攻破然后吃饭。"北周国主很高兴，说："如果象你所说的那样，我就不担心了！"北周国主骑着平时所用的马匹，由几个人跟随到来到阵前巡视，所到之处就称呼主帅的姓名予以慰问鼓励。将士们对被国君了解信任感到很高兴，都想奋勇作战。临战前，随从官员请君主换马。北周国主说："朕独自一人骑着骏马，要到哪里去！"北周国主要逼近北齐军队，由于有护城河的阻碍而停下来，从早上直到下午，双方相持不下。

齐主谓高阿那肱曰："战是邪？不战是邪？"阿那肱曰："吾兵虽多，堪战不过十万，病伤及绕城樵者复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军来即退。今日将士，岂胜神武时邪！不如勿战，却守高梁桥。"安吐根曰："一撮许贼，马上刺取，掷著汾水中耳！"齐主意未决。诸内参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齐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填堑南引。周主大喜，勒诸军击之。

北齐后主对高阿那肱说："是打对？还是不打对？"高阿那肱说："我们军队的人数虽多，但能作战的不过十万人，其中生病负伤和在城四周打柴做饭的又占三分之一。从前攻打玉壁时，援军一到就马上退走。今天的将士，怎能胜过神武皇帝时代的将士！倒不如不打，退守

高梁桥。”安吐根说：“一小撮贼人，只不过是在马背上刺杀捉住他们，然后扔在汾水中而已！”北齐后主还是犹豫不决。一些太监们说：“他是天子，陛下也是天子。他尚且能从老远的地方来，我们为什么只是守着护城河表示出怯弱！”北齐国主说：“这话说得对。”于是填塞了护城河把水引向南面。北周国主听到后非常高兴，统率各路军队发起攻击。

兵才合，齐主与冯淑妃并骑观战。东偏少却，淑妃怖曰：“军败矣！”录尚书事城阳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齐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桥。开府仪同三司奚长谏曰：“半进半退，战之常体。今兵众全整，未有亏伤，陛下舍此安之！马足一动，人情骇乱，不可复振。愿速还安慰之！”武卫张常山自后至，亦曰：“军寻收讫，甚完整。围城兵亦不动。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将内参往视。”齐主将从之。穆提婆引齐主肘曰：“此言难信。”齐主遂以淑妃北走。齐师大溃，死者万余人，军资器械，数百里间，委弃山积。安德王延宗岷独全军而还。

双方军队刚接触，北齐后主和冯淑妃一起骑着马去观战。东面的部分军队稍稍后退，冯淑妃害怕说：“我们的军队打败了！”录尚书事城阳王穆提婆说：“皇上快离开！皇上快离开！”北齐后主就和冯淑妃退奔高梁桥。开府仪同三司奚长向后主劝阻说：“军队半进半退，是作战时的常规。目前士兵们都完全整齐，没有受到挫折死亡，陛下离开这里又到哪里去！马脚一动，人的情绪就会惊恐混乱，不能重新振作。希望陛下迅速回去安慰他们！”武卫张常山从后面赶到，也说：“军队很快就收拢完毕，非常完整。围城的士兵也没有动摇。天子最好返回。如果不相信我的话，请求天子领太监去巡看。”北齐后主将按他所说的去做。穆提婆却拉着北齐后主的胳膊说：“他的话难以相信。”北齐后主便带冯淑妃向北退走。北齐军队大败溃散，死了一万多人，军用物资器械，在几百里间被遗弃的堆积如山。唯有安德王高延宗全军而回。

齐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镜自玩，后声乱，唱贼至，于是复走。先是齐主以淑妃为有功勋，将立为左皇后，遣内参诣晋阳取皇后服御翟等。至是，遇于中涂，齐主为按辔，命淑妃著之，然后去。

北齐后主到了洪洞，冯淑妃正对着镜子涂脂抹粉自我欣赏，后面的声音嘈杂，高喊敌人已经到来，于是她再次逃走。原先北齐后主以为

冯淑妃有功勋，准备立她为左皇后，派太监到晋阳去取皇后所穿的礼服等。这时，他们在途中相遇，北齐后主拉紧马缰绳慢步走，叫冯淑妃穿上礼服，然后离去。

辛亥，周主入平阳。梁士彦见周主，持周主须而泣曰：“臣几不见陛下！”周主亦为之流涕。

辛亥（初七），北周国主进入平阳。梁士彦见到周主，用手握着周主的胡须哭泣说：“臣几乎见不到陛下了！”北周国主也动情流泪。

周主以将士疲弊，欲引还。士彦叩马谏曰：“今齐师遁散，众心皆动，因其惧而攻之，其势必举。”周主从之，执其手曰：“余得晋州，为平齐之基，若不固守，则大事不成。朕无前忧，唯虑后变，汝善为我守之！”遂帅诸将追齐师。诸将固请西还，周主曰：“纵敌患生。卿等若疑，朕将独往。”诸将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关。

北周国主由于将士疲乏困倦，准备率军回朝。梁士彦勒住周主的马规劝说：“现在齐国的军队败退逃散，人心浮动，乘他们恐惧时发起进攻，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北周君主听从了他的意见，握住他的手说：“我得到晋州，这是平定齐国的基础，如果不坚决守住，就会大事不成。朕没有前忧，只忧虑后变，你好好为我守住这里！”于是率领将士们追赶北齐军队。将领们坚持请周主西归，北周国主说：“放走乱人，祸患就会发生。你们如果有怀疑，朕将独自前去。”将领们于是不敢再说。癸丑（初九），到了汾水关。

齐主入晋阳，忧惧不知所之。甲寅，齐大赦。齐主问计于朝臣，皆曰：“宜省赋息役，以慰民心；收遗兵，背城死战，以安社稷。”齐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珩守晋阳，自向北朔州。若晋阳不守，则奔突厥，群臣皆以为不可，帝不从。

北齐后主进入晋阳，担忧害怕得不知怎么办。甲寅（初十），北齐大赦全国。北齐后主向朝臣们询问计策，朝臣们都说：“应该减少赋税，停止劳役，以安慰民心；收拾残存的士兵，背城拼死作战，以稳定国家。”北齐后主要把安德王高延宗、广宁王高孝珩留下镇守晋阳，自己去北朔州，如果晋阳失守，就投奔突厥，群臣们都认为不能这样，后主不听。

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恩等宿卫近臣三十余人西奔周军，周主封赏各有差。

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恩等宿卫近臣三十多人向西投奔北周军队，北周国主对他们分别封赏。

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万，守高壁，余众保洛女砦。周主引军向高壁，阿那肱望风退走。齐王宪攻洛女砦，拔之。有军士告阿那肱招引西军，齐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检校，孝卿以为妄。还，至晋阳，阿那肱腹心复告阿那肱谋反，又以为妄，斩之。

北齐的高阿那肱部下还有一万军队，在高壁镇守，其余的军队保卫洛女寨。北周国主率领军队指向高壁，高阿那肱望风退走。齐王宇文宪攻打洛女寨，攻克。北齐有军士举告高阿那肱招引西面的北周军队，北齐后主命令侍中斛律孝卿去检查核实，斛律孝卿认为是胡说。他回到晋阳，高阿那肱的心腹又向他峴举告高阿那肱谋反，斛律孝卿又认为这是胡说，将举告人杀死。

乙卯，齐主诏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见，齐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谏，不从，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于北朔州。

乙卯（十一日），北齐后主诏令安德王高延宗、广宁王高孝珩征兵。高延宗进见北齐后主，后主告诉他自己要去北朔州，高延宗哭着劝阻，后主不听，秘密地派左右先把皇太后、太子送到北朔州。

丙辰，周主与齐王宪会于介休。齐开府仪同三司韩建业举城降，以为上柱国，封郇公。

丙辰（十二日），北周后主和齐王宇文宪在介休会合。北齐开府仪同三司韩建业举城投降，被北周任命为上柱国，封为郇公。

是夜，齐主欲遁去，诸将不从。丁巳，周师至晋阳。齐主复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山西兵，谓曰：“并州兄自取之，儿今去矣！”延宗曰：“陛下为社稷勿动。臣为陛下出死力战，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计已成，王不得辄沮！”齐主乃夜斩五龙门而出，欲奔突厥，从官多散。领军梅胜郎叩马谏，乃回向邺。时唯高阿那肱等十余骑从，广宁王孝珩、襄城王彦道继至，得数十人与俱。

当天晚上，北齐国主准备逃走，将领们都不肯跟从。丁巳（十三日），北周军队到晋阳。北齐后主再次大赦全国，把年号改为隆化。任命安德王高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辖山西的军队，对他说：“并

州请兄长自己取走，我现在就要离开这里！”高延宗说：“陛下应该替国家着想不要走。臣愿意为陛下拼死作战，一定能把他们打败。”穆提婆说：“天子大计已定，安德王不能屡加阻挠！”北齐后主便在晚上破五龙门出走，要投降突厥，随从的官员纷纷散去。领军梅胜郎勒住后主的马加以规劝，这才返回邺城。当时只有高阿那肱等十几人骑马跟随，广宁王高孝珩、襄城王高彦道相继来到，只有几十人和后主在一起。

穆提婆西奔周军，陆令萱自杀，家属皆诛没。周主以提婆为柱国、宜州刺史。下诏谕齐群臣曰：“若妙尽人谋，深达天命，官荣爵赏，各有加隆。或我之将卒，逃逸彼朝，无问贵贱，皆从荡涤。”自是齐臣降者相继。

穆提婆向西投奔北周军队，陆令萱自杀，她的家属都被诛杀。北周国主任命穆提婆为柱国、宜州刺史。下诏告示北齐的群臣说：“如果能竭力献计献策，深深通晓上天的意旨，就能授官赏爵，各有所加。如果我们的将领士兵，逃到齐朝，不论贵贱，一律加以扫荡歼灭。”因此北齐官吏都相继向北周投降。

初，齐高祖为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骑兵曹，皆以善书计、工簿帐受委任。及齐受禅，诸司咸归尚书；唯二曹不废，更名二省。邕官至录尚书事，建官至中书令，常典二省，世称“唐、白”。邕兼领度支，与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谮之，齐主敕侍中斛律孝卿总知骑兵、度支。孝卿事多专决，不复询禀。邕自以宿习旧事，为孝卿所轻，意甚郁郁。及齐主还邺，邕遂留晋阳。并州将帅请于安德王延宗曰：“王不为天子，诸人实不能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诏曰：“武平孱弱，政由宫竖，斩关夜遁，莫知所。，王公卿士，猥见推逼，今祗承宝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晋昌王唐邕为宰相，齐昌王莫多娄敬显、沭阳王右卫大将军段畅、开府仪同三司韩骨胡等为将帅。敬显，贷文之子也。众闻之，不召而至者，前后相属。延宗发府藏及后宫美女以赐将士，籍没内参十余家。齐主闻之，谓近臣曰：“我宁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见士卒，皆亲执手称名，流涕呜咽，众争为死；童儿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砖石以御敌。

当初，神武帝高欢是东魏丞相，任命唐邕主管外兵曹，太原人白建主管骑兵曹，两人都因善于文字筹算、精于管理账目册籍而被委任。等到北齐禅受东魏的帝位以后，其他部门都归入尚书省；只有上述二曹没有废除，而是改名外兵省、骑兵省。唐邕当官到录尚书事，白建当官到中书令，常常主管这二省，当时被人称为“唐、白”。唐邕兼管度支省，与高阿那肱有矛盾，高阿那肱便向齐主说唐邕的坏话，北齐后主敕令侍中斛律孝卿总知骑兵省、度支省。斛律孝卿处理事情往往独断专行，不再征求唐邕的意见。唐邕自以为熟悉这二省的情况，因为被斛律孝卿轻视，心里非常抑郁。到北齐国主回到邺城以后，唐邕便留在晋阳。并州的将帅请求安德王高延宗说：“您不当天子，大家实在不能为您安德王出死力。”高延宗不得已，戊午（十四日），即位当皇帝。下诏书岷说：“当今皇帝懦弱无能，朝政由宫里的小人把持，破关在晚上逃遁，不知去了哪里。辱承王公卿士推戴相强，现在只得继承皇帝的大位。”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德昌”。任命晋昌王唐邕为宰相，齐昌王莫多娄敬显、沭阳王右卫大将军段畅、开府仪同三司韩骨胡等人为将帅。莫多娄敬显是莫多娄贷文的儿子。大家听到消息，不召而来的人，前后连续不断。高延宗散发王府中的储藏和后宫里的美女赏赐给将士们，查抄没收了十几家太监。北齐后主听说后，对近臣说：“我宁愿让周朝得到并州，不愿让安德王得到它。”左右的近臣说：“理当如此。”高延宗看见士兵时，都亲自握住他们的手称呼他们的姓名，众人流泪悲泣出声，争着为他效死；儿童妇女，也都登上房顶捋起衣袖，投掷砖头石块抵抗敌人。

己未，周主至晋阳。庚申，齐主入邺。周师围晋阳，四合如黑云。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娄敬显、韩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畅拒城东，自帅众拒齐王宪 于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后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奋大往来督战，劲捷若飞，所向无前。和阿干子、段畅以千骑奔周军。周主攻东门，际昏，遂入之，进焚佛寺。延宗、敬显自门入，夹击之，周师大乱，争门，相填压，塞路不得进。齐人从后斫刺，死者二千余人。周主左右略尽，自拔无路。承御上士张寿牵马首，贺拔伏恩以鞭拂其后，崎岖得出。齐人奋击，几中之。城东道厄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导之，仅得免，时已四更。延宗谓周主为乱兵所杀，使于积尸中求长鬣者，不得。时齐人既捷，入坊饮酒，尽醉卧，延宗不复能整。

己未（十五日），北周国主到晋阳。庚申（十六日），北齐后主进入邺城。北周军队包围了晋阳，他们的军衣和旗帜都是黑色，所以城的四面就像黑云一般。安德王高延宗命令莫多屡敬显、韩骨胡在城南抵抗，和阿干子、段畅在城东抵抗，自己率领众军在城北抵抗北周的齐王宇文宪。高延宗身体肥胖，前看象仰面朝天，后看像俯伏在地，人们常常取笑他的模样。这时，他挥舞长矛来回督战，强劲有力敏捷得象飞一般，指向哪里，谁也抵挡不住。和阿干子、段畅率领一千骑兵直奔北周的军队。北周国主进攻晋阳的东门，当时天色昏暗，便进到城里，放火焚烧城里的佛庙。高延宗、莫多屡敬显从城门进入，两面夹击，北周军队大乱，争着逃出城门，城门间人群填塞挤压，堵住了道路无法前进。北齐人从后刀砍矛刺，北周军队死了二千多人。北周国主左右的人几乎都已死散，自己走投无路。承御上士张寿牵着马头，贺拔伏恩用鞭子抽打马的后部，困难艰险地出了城。齐人奋勇追击，几乎打中了他。晋阳城东的道路狭隘弯曲，贺拔伏恩和投降北周的皮子信在前面带路，这才幸免于死，这时已经是深夜四更。高延宗以为北周国主已经被乱兵所杀，派人在堆积的尸体中寻找留有长胡须的人，没有找到。当时北齐人打了胜仗，到街坊间饮酒，都喝醉了睡在地上，高延宗无法整理队伍。

周主出城，饥甚，欲遁去，诸将亦多劝之还。宇文忻勃然进曰："陛下自克晋州，乘胜至此。今伪主奔波，关东响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将士轻敌，微有不利，何足为怀！丈夫当死中求生，败中取胜。今破竹之势已成，奈何弃之而去！"齐王宪、柱国王谊亦以为去必不免，段畅等又盛言城内空虚。周主驻马，鸣角收兵，俄顷复振。辛酉，还攻东门，克之。延宗战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马执其手，延宗辞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两国天子，非有怨恶，直为百姓来耳。终不相害，勿怖也。"使复衣帽而礼之。唐邕等皆降于周。独莫多娄敬显奔邺，齐主以为司徒。

北周国主出城以后，非常饥饿，想逃走，将领们也多劝他回去。宇文忻发怒变色而进言："陛下从攻克晋州以来，乘胜到了这里。现在各国的伪主劳碌奔逃，关东一带响声震天，自古以来用兵，没有像这次的盛大。昨天破城时，由于将士轻敌，所以遭受一点挫折，这又何必放在心上！大丈夫应当从死中求生，败中取胜。现在破竹之势已经形

成，为什么要放弃它而离去！”齐王宇文宪、柱国王谊也认为不能放弃离开，段畅又极力说晋阳城里已经空虚。北周国主于是勒马停止后撤，吹响号角集合军队，不多久军势重新振作。辛酉（十七日），早晨，返回攻打东门，终于攻克。高延宗在作战中力量用尽，跑到城北，被北周军队捉住。北周国主下马握住他的手，高延宗辞谢说：“我是死人的手，怎敢靠近天子！”北周国主说：“两个国家的天子，并非有怨仇憎恨，都是为了救老百姓而来的，我终究不会加害于您，不必害怕。”请他重新穿戴起衣帽而待之以礼。唐邕等都投降了北周。只有莫多屡敬显逃奔到邺城，北齐后崐主任命他为司徒。

延宗初称尊号，遣使修启于瀛州刺史任城王，曰：“至尊出奔，宗庙事重，群公劝迫，权主号令。事宁，终归叔父。”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启！”执使者送邺。

高延宗刚称皇帝时，派人写了书札给瀛州刺史任城王高，信里说：“天子出奔，国家的事情繁重，我因为王公们的劝说相强，暂时主持国家的号令。事情安定以后，皇位最终会还给叔父。”高说：“我只是一个臣子，怎能容许接受这样的书札！”把使者捉起来送到邺城。

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齐制。收礼文武之士。

壬戌（十八日），北周国主大赦全国，取消北齐的制度。招收并礼遇文武之士。

�伊娄谦聘于齐，其参军高遵以情输于齐，齐人拘之于晋阳。周主既克晋阳，召谦，劳之。执遵付谦，任其报复。谦顿首，请赦之，周主曰：“卿可聚众唾面，使其知愧。”谦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责。”帝善其言而止。谦待遵如初。

当初北周的伊娄谦聘问北齐，他的参军高遵把北周将征伐北齐的情报通报北齐，北齐便把伊娄谦扣留在晋阳。北周国主武帝攻下晋阳以后，召见伊娄谦，对他加以慰问。捉了高遵交给伊娄谦，让他进行报复。伊娄谦对北周武帝叩头，请求赦免高遵，武帝说：“您可以召集大家向他脸上吐口水，使他知道羞愧。”伊娄谦说：“以高遵的罪行，不是向脸上吐口水所能责备的。”武帝认为他的话很对而没有责罚高遵。尹娄谦对待高遵一如既往。

臣光曰：赏有功，诛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异国，漏泄大谋，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赐谦，使之复怨，失政刑矣！

孔子谓以德报怨者何以报德。为谦者，宜辞而不受，归诸有司，以正典刑。乃请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则美矣，亦非公义也。

臣司马光曰：赏有功，诛有罪，这是君主的责任。高遵奉命出使异国，泄漏重大的机密，这就是叛臣；北周高祖不是自己下令加以处死，却把他送给伊娄谦，使他报复怨恨，有失刑赏的教化！孔子所说的以德报怨者用什么来报德，作为伊娄谦，应当推掉而不接受，把高遵送交官府，明正典刑。他却请求君主对高遵赦免以取得个人的好名声，美倒是美了，但并不符合公义。

[23]齐主命立重赏以募战士，而竟不出物。广宁王孝珩请“使任城王将幽州道兵入土门，扬声趣并州，独孤永业将洛州道兵入潼关，扬声趣长安，臣请将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战。敌闻南北有兵，自然逃溃。”又请出宫人珍宝赏将士。齐主不悦。斛律孝卿请齐主亲劳将士，为之撰辞，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齐主既出，临众，将令之，不复记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将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辈何急！”皆无战心。于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等官，并增员而授，或三或四，不可胜数。

[23]北齐后主命令立重赏来征募战士，而竟然不拿出东西来。广宁王高孝珩请求：“派任城王高率领幽州道的士兵开进土门关，扬言进取并州，独孤永业率领洛州道的士兵开进潼关，扬言进取长安，臣请求率领京畿的士兵出滏口，击鼓前进迎战。敌人听到南北有兵，自然逃走溃散。”又请求取出宫女和珍宝赏给将士。北齐后主很不高兴。斛律孝卿请北齐国主亲自慰劳将士，替后主撰写文辞，并且说：“应该慷慨流泪，以感动激励人心。”北齐后主走出来，面对大家将要发布号令，却忘记了斛律孝卿告诉他的话，便大笑起来，左右的人也笑。将士们发怒说：“他们自身还这样，我们何必着急！”都没有打仗的心思。于是只好从大丞相以下，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等高官，都增加编制授给官职，或者三人或者四人，多到不可胜数。

朔州行台仆射高劢将兵侍卫太后、太子，自土门道还邺。时宦官仪同三司苟子溢犹恃宠纵暴，民间鸡彘，纵鹰犬搏噬取之；劢执以徇，将斩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谓劢曰：“子溢之徒，言成祸福，独不虑后患邪？”劢攘袂曰：“今西寇已据并州，达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辈浊

乱朝廷。若得今日斩之，明日受诛，亦无所恨！”劢，岳之子也。甲子。齐太后至邺。

朔州行台仆射高劢带兵侍卫太后、太子，从土门关一路回到邺城。当时宦官仪同三司苟子溢等人还依仗君主的宠受放纵横暴，老百姓的鸡猪，被他们放出的猎鹰和猎狗搏击啮咬然后抢走；高劢捉住他们当众宣布，将要把他们处死崐；太后说情求救，得到赦免。有人对高劢说：“苟子溢之流，说话能使人遭祸得福，你难道不担心后患吗？”高劢捋起衣袖说：“现在西面的敌寇已经占领了并州，显贵的大臣们都弃职叛逃，正因为这帮家伙把朝廷搞得污浊混乱。如果我能在今天把他们杀掉，自己明天被处死，也没有遗憾！”高劢是高岳的儿子。甲子（二十日），北齐太后到邺城。

丙寅，周主出齐宫中珍宝服玩及宫女二千人，班赐将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问高延宗以取邺之策，辞曰：“此非亡国之臣所及。”强问之。乃曰：“若任城王据邺，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师趣邺，命齐王宪先驱，以上柱国陈王纯为并州总管。

丙寅（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取出北齐宫中的珍宝服用和玩赏的物品以及二千个宫女，颁赐给将士，对立功者按等级加官爵。北周国主向高延宗询问夺取邺城的计策，高延宗推辞说：“这不是亡国之臣所能回答的。”强迫他回答，高延宗才说：“如果是任城王据守邺城，那么臣无法知道。如果是当今齐主自己据守，那么陛下可以不经交锋就取得胜利。”癸酉（二十九日），北周军队进取邺城，命令齐王宇文宪为先驱，任命上柱国陈王宇文纯为并州总管。

齐主引诸贵臣入朱雀门，赐酒食，问以御周之策，人人异议，齐主不知所从。是时人情惧，莫有斗心，朝士出降，昼夜相属。高劢曰：“今之叛者，多是贵人，至于卒伍，犹未离心。请追五品已上家属，置之三台，因胁之以战，若不捷，则焚台。此曹顾惜妻子，必当死战。且王师频北，贼徒轻我，今背城一决，理必破之。”齐主不能用。望气者言，当有革易。齐主引尚书令高元海等议，依天统故事，禅位皇太子。

北齐后主领着显贵大臣进朱雀门，赐给他们酒食，询问抵御北周的计策，各人的说法不一，北齐后主不知听谁的好。这时人们的心情恐

惧，没有打仗的心思。朝中的士官出城投降，白天黑夜接连不断。高劢说："现在的叛徒，很多是显贵，至于一般的士兵，还没有离心。请追回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属，安置在三台，并强迫他们参加打仗，如果不能取胜，就焚烧他们家属所在的三台。这种人都顾惜自己的老婆孩子，一定会拼死作战。况且我们的军队频频败北，敌人一定轻视我们，现在背城决一死战，按理一定能打败他们。"北齐后主不采纳高劢的意见。懂星象变化的人说，朝廷将会有变革更易。北齐后主叫来尚书令高元海等人商议，决定按照武成帝禅位给他的做法，把帝位传给皇太子。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三卷

陈纪七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太建九年（乙酉、577）

陈纪七 陈宣帝太建九年（丁酉，公元577年）

[1]春，正月，乙亥朔，齐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齐主为太上皇帝，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太上皇后。以广宁王孝珩为太宰。

[1]春季，正月，乙亥朔（初一），北齐太子高恒即皇帝位，当时出生才八年；改年号为承光，大赦全国。尊称北齐后主为太上皇帝，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太上皇后。任命广宁王高孝珩为太宰。

司徒莫多娄敬显、领军大将军尉相愿谋伏兵千秋门，斩高阿那肱，立广宁王孝珩，会阿那肱自他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师，谓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赐遣击贼，岂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长安，反亦何预国家事！以今日之急，犹如此猜忌邪？"高、韩恐其为变，出孝珩为沧州刺史。相愿拔佩刀斫柱，叹曰："大事去矣，知复何言！"

司徒莫多娄敬显、领军大将军尉相愿预谋在千秋门埋伏士兵，杀死高阿那肱，拥立广宁王高孝珩当皇帝，恰巧高阿那肱从另一条路入朝上殿，所以没有成功。高孝珩请求抗拒北周军队，对高阿那肱等人说："朝廷不派我去打击敌人，难道不怕我高孝珩起来造反吗？高孝珩如果打败宇文邕，便到了长安，即便造反也干预不了国家的事情！象今天这样的危急，竟还如此猜忌！"高阿那肱、韩长鸾怕他要叛变，便派高孝珩出任沧州刺史。尉相愿气得拔出佩刀砍柱子，叹息说："大事已去，还有什么可说的？"

齐主使长乐王尉世辩帅千余骑觇周师，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遥见群乌飞起，谓是西军旗帜，即驰还；比至紫陌桥，不敢回顾。世辩，粲之子也。于是黄门侍朗颜之推、中书侍朗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上皇往河外募兵，更为经略；若不济，南投陈国。从之。道衡，孝通之子也。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邺先趣济州；癸未，幼主亦自邺东行。己丑，周师至紫陌桥。

北齐国主派长乐王尉世辩率领一千多骑兵窥测北周军队的情况，出了滏口，登上土山向西面了望，远远地看见一群乌鸦腾空而起，以为是北周军队的旗帜，立即驰马返回；到了紫陌桥，还不敢回头看。尉世辩是尉粲的儿子。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太上皇帝到黄河以南一带招募士兵，再作策划；如果不成功，就向南投奔陈朝。得到同意。薛道衡是薛孝通的儿子。丁丑（初三），太皇太后、太上皇后从邺城先去济州；癸未（初九），北齐幼主也从邺城向东进发。己丑（十五日），北周军队到了邺城城外的紫陌桥。

[2]辛卯，上祭北郊。

[2]辛卯（十七日），陈宣帝到北郊祭地。

[3]壬辰，周师至邺城下；癸巳，围之，烧城西门。齐人出战，周师奋击，大破之。

[3]壬辰（十八日），北周军队到了邺城城下；癸巳（十九日），包围了邺城，焚烧邺城的西门。北齐士兵出城作战，北周军队奋勇攻击，大破北齐军队。

齐上皇从百骑东走，使武卫大将军慕容三藏守邺宫。周师入邺，齐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犹拒战，周主引见，礼之，拜仪同大将军。三藏，绍宗之子也。领军大将军渔阳鲜于世荣，齐高祖旧将也。周主先以马脑酒钟遗之，世荣得即碎之。周师入邺，世荣在三台前鸣鼓不辍，周人执之；世荣不屈，乃杀之。周主执莫多娄敬显，数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晋阳走邺，携妾弃母，不孝也；外为伪朝戮力，内实通启于朕，不忠也；送款之后，犹持两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斩之。

北齐太上皇帝由上百名骑兵跟从向东出走，派武卫大将军慕容三藏守卫邺城的宫室。北周军队进入邺城，北齐的王、公以下的官员都向北周投降。慕容三藏还抗拒战斗，北周国主召见他，待之以礼，拜仪同大将军。慕容三藏是慕容绍宗的儿子。领军大将军渔阳鲜于世荣，是神武帝时的老将。北周国主先送给他们玛瑙酒杯，鲜于世荣得到后立即将杯子打碎。北周军队进入邺城时，鲜于世荣在三台前不断地击鼓，被北周军队捉住；鲜于世荣不肯屈服，被杀死。崐北周国主捉到莫多娄敬显，数说他：“你有三条死罪：以前你从晋阳去邺城，携带小

老婆同行而抛弃母亲，这是不孝；表面替齐国效力，实际上从内部向朕送情报，这是不忠；向我们表示诚意以后，却还在两者之间动摇不定，这是不信。这样的用心，不死还等侍什么！”便将他杀死。

使将军尉迟勤追齐主。

派将军尉迟勤追赶北齐国主。

甲午，周主入邺。齐国子博士长乐熊安生，博通《五经》，闻周主入邺，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又遣小司马唐道和就中书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谕，曰：“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引入宫，使内史宇文昂访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即留内省，三宿乃归。

甲午（二十日），北周国主进入邺城。北齐的国子博士长乐熊安生，博学精通《五经》，听到北周国主到了邺城，马上叫人打扫门庭。家人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一定会来看我。”不多久北周国主亲临熊家，不让熊安生叩拜，亲自搀住他的手，叫熊安生和自己坐在一起；赏赐给他很多东西，还送给他小车和马匹供他乘用。又派小司马唐道和去北齐的中书侍郎李德林的住处宣读圣旨加以慰问，说：“讨平齐国后得到的利益，就在于得到你。”带李德林进宫，派内史宇文昂向他请教北齐的风俗政教，人物的善恶。留他在门下省，住了三个晚上才让他回家。

乙未，齐上皇渡河入济州。是日，幼主禅位于大丞相任城王。又为诏：尊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宋国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禅文及玺绂于瀛州，孝卿即诣邺。

乙未（二十一日），北齐太上皇帝渡过黄河到济州。这一天，幼主把皇位让给大丞相任城王高。又替高下诏：尊称太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宋国天王。命令侍中斛律孝卿把禅位的文书和系有丝带的受命玉玺送到瀛州，斛律孝卿立即前往邺城。

周主诏：“去年大赦所未及之处，皆从赦例。”

北周国主诏令：“去年大赦所没有执行地方，一律遵照赦例执行。”

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有甲士三万，闻晋州陷，请出兵击周，奏寝不报；永业愤慨。又闻并州陷，乃遣子须达请降于周，周以永业为上

柱国，封应公。

北齐的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有三万名甲士，听到晋州陷落，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发兵攻击北周，但奏章被压下没有上报；独孤永业很愤慨。又听到并州陷落，便派儿子独须孤达向北周请求投降，北周任命独孤永业为上柱国，封应公。

丙申，周以越王盛为相州总管。

丙申（二十二日），北周任命越王宇文盛为相州总管。

齐上皇留胡太后于济州，使高阿那肱守济州关，觇候周师，自与穆后、冯淑妃、幼主、韩长鸾、邓长等数十人奔青州。使内参田鹏鸾西出，参伺动静；周师获之，问齐主何在，给云：“已去，计当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辞色愈厉，竟折四支而死。

北齐太上皇帝把胡太后留在济州，派高阿那肱镇守济州关，观察北周军队的动静，自己和穆后、冯淑妃、幼主、韩长鸾、邓长等几十人逃奔青州。又派太监田鹏鸾去西部，刺探动静；他被北周军队抓获，问他北齐国主在哪里，田鹏鸾骗他们说：“已经离开原地，估计应当出了国境。”北周人怀疑他的话不可信，对他拷打。每打断一根肢体，田鹏鸾的话和脸色就愈加严厉，最后打断了四肢而死去。

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陈。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师，约生致齐主，屡启云：“周师尚远，已令烧断桥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宽。周师至关，阿那肱即降之。周师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系于鞍，与后、妃、幼主等十余骑南走，己亥，至南邓村，尉迟勤追及，尽擒之，并胡太后送邺。

北齐太上皇帝到了青州，就要进入陈朝的国境。而高阿那肱秘密和北周军队联络，约定一起活捉北齐国主，却屡次向太上皇帝启奏道：“周朝的军队还离得很远，我已经下令烧桥断路。”太上皇帝因此在青州停留宽慰自己。北周军队到达关隘，高阿那肱就向他们投降。北周军队很快到了青州，北齐太上皇帝高纬用袋子装了金子，系在马鞍上，和皇后、妃子、幼主等乘了十几匹马向南逃走，己亥（二十五日），到南邓村，尉迟勤追上他们，全部活捉，连同胡太岷后一起送往邺城。

庚子，周主诏：“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赠谥，并为改葬，子孙各随荫叙录，家口田宅没官者，并还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

“此人在，朕安得至邺！”辛丑，诏：“齐之东山、南园、三台，并可毁撤。瓦木诸物，可用者悉以赐民。山园之田，各还其主。”

庚子（二十六日），北周国主诏令：“已故的斛律光、崔季舒等，应追加封赠谥号，并将他们改葬，他们的子孙各随门荫按规定的等级次第授给官职，被没收充公的奴婢田地房产，一并发还。”北周国主指着斛律光的名字说：“这个人如果还在，朕怎能来到邺城！”辛丑（二十七日），诏令：“齐国的东山、南园、三台，都可以拆除。瓦片木材一类物件，可以利用的全部赏赐给百姓。山园所占用的土地，各还原主。”

[4]二月，壬午，上耕藉田。

[4]二月，壬午（疑误），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的仪式。

[5]丙午，周主宴从官将士于齐太极殿，颁赏有差。

[5]丙午（初三），北周国主在北齐的太极殿赐宴随从的官员将士，按等级给予赏赐。

丁未，高纬至邺，周主降价，以宾礼见之。

丁未（初四），高纬到邺城，北周国主走下台阶，以对待宾客的礼节接见他。

齐广宁王孝珩至沧州，以五千人会任城王于信都，共谋匡复，召募得四万余人。周主使齐王宪、柱国杨坚击之。令高纬为手书招，不从。宪军至赵州，遣二谍觇之，候骑执以白宪。宪集齐旧将，遍示之，谓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曹。今纵汝还，仍充吾使。”乃与书曰：“足下谍者为候骑所拘，军中情实，具诸执事。战非上计，无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许。已勒诸军分道并进，相望非远，凭轼有期。‘不俟终日’，所望知机也！”

北齐的广宁王高孝珩到沧州，带领五千人在信都和任城王高会合，共同计划复国，征募到四万多人。北周国主派齐王宇文宪、柱国杨坚攻打他们。叫高纬写亲笔信对高招降，高不服从。宇文宪的军队到赵州，高派二名探子去侦察，反被北周的侦察骑兵捉住并报告了宇文宪。宇文宪把原先是北齐的将领召集在一起，将捉到的探子向他们示众，并说：“我所争夺的是大目标，不是你们。今天放你们回去，仍旧充当我的使者。”给高带去书信，信上说：“您的探子被我们的侦察兵

捉到，我方军队中的情况，他们会向您报告。和我们打仗不是上策，这不用占卜就可以决定；防守是下策，您或许不会同意。我已经统率各路军队分道并进，和您相见已经不远，我扶着兵车上的横木到来指日可待。希望您能知道时机，不要拖延时日！”

宪至信都，陈于城南以拒之。所署领军尉相愿诈出略陈，遂以众降。相愿，以腹也，众皆骇惧。杀相愿妻子。明日，复战，宪击破之，俘斩三万人，执及广宁王孝珩。宪谓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无愧坟陵。”宪壮之，命归其妻子。又亲为孝珩洗疮傅药，礼遇甚厚。孝珩叹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诸父兄弟，无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无独见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钺，展我心力耳！”

宇文宪到了信都，高在城南列阵进行抗拒。被高任命的领军尉相愿假装到阵前巡行，便率领军队向宇文宪投降。尉相愿本来是高的心腹，大家为此感到惊恐害怕。高便杀掉尉相愿的妻儿。第二天，又进行战斗，被宇文宪打败，俘虏和杀死的有三万人，高和广宁王高孝珩被捉住。宇文宪对高说：“任城王何苦至此！”高说：“下官是神武皇帝的儿子，十五个兄弟，只有我侥幸活下来，遇到国家被推翻，死而无愧于祖先。”宇文宪佩服他的雄壮豪迈，命令归还他的妻儿。宇文宪又亲自为高孝珩洗疮涂药，礼遇很厚。高孝珩叹道：“除神武皇帝以外，我的父辈和兄弟，没有一个能活到四十岁的，这是命运注定的。继位的国君缺乏独特见解的明察，宰相不能担负国家重任的委托，遗憾的是我不能掌握兵符，授予我兵权，以施展我的用心和能力！”

齐王宪善用兵，多谋略，得将士心。齐人惮其威声，多望风沮溃。刍牧不扰，军无私焉。

齐王宇文宪善于用兵，足智多谋，得到将士的爱戴。北齐军队害怕他的威崐名，都望风溃散。北周军队对百姓放牧的牲口不加侵扰，军队遵守纪律。

周主以齐降将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北朔州，齐之重镇，士卒骁勇。前长史赵穆等谋执辅相迎任城王于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阳王绍义。绍义至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余城皆应之。绍义与灵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兴，而肆州已为周守，前队

二仪同以所部降周。周兵击显州，执刺史陆琼，复攻拔诸城。绍义还保北朔州。周东平公神举将兵逼马邑，绍义战败，北奔突厥，犹有众三千人。绍义令曰：“欲还者从其意。”于是辞去者太半 。突厥佗钵可汗常谓齐显祖为英雄天子，以绍义重踝，似之，甚见爱重；凡齐人在北者，悉以隶之。

北周国主任命北齐的降将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北朔州是北齐的重镇，士兵强悍勇敢。前长史赵穆等人曾预谋捉住封辅相在瀛州迎接任城王高，没有成功，便迎接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高绍义到马邑，从肆州以北的二百八十多座城池都起来响应。高绍义和灵州刺史袁洪猛领兵发兵向南，打算夺取并州。到了新兴时，肆州已经被北周军队占领，高绍义的前队中有二名仪同率领部下向北周投降。北周军队向显州进攻，捉住显州刺史陆琼，又攻克其他城池。高绍义回师保卫北朔州。北周东平公宇文神举领兵逼近马邑，高绍义被打败，向北逃奔突厥，还有三千部众。高绍义下令说：“想回去的人可以听便。”于是超过半数的人都离去了。突厥的佗钵可汗常说文宣帝是英雄天子，因为高绍义的踝关节两侧各有两个骨突，很象文宣帝，所以对他非常喜爱看重；凡是在突厥的北齐人，都由高绍义管理。

于是齐之行台、州、镇，唯东雍州行台傅伏、营州刺史高宝宁不下，其余皆入于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高宝宁者，齐之疏属，有勇略，久镇和龙，甚得夷、夏之心。周主于河阳、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置总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宫及六府官。

于是北齐的行台、州、镇中，只有东雍州行台傅伏、营州刺史高宝宁没有降服，其他地方都并入北周。一共得到五十州，一百六十二郡，三百八十县，三百另三万二千五百户。高宝宁是北齐皇室的远支，勇敢有胆略，长久在和龙镇守，很得夷人和汉人的人心。北周国主在河阳、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各州设置总管府，相、并二州分别设置宫室和六府官。

周师之克晋阳也，齐使开府仪同三司纥奚永安求救于突厥，比至，齐已亡。佗钵可汗处永安于吐谷浑使者之下，永安言于佗钵曰：“今齐国已亡，永安何用余生！欲闭气自绝，恐天下谓大齐无死节之臣；乞赐一刀，以显示远近。”佗钵嘉之，赠马七十匹而归之。”

北周军队攻克晋阳时，北齐派开府仪同三司纥奚永安向突厥求救，他刚到突厥，北齐已经灭亡。佗钵可汗把纥奚永安安排在吐谷浑使者之下，纥奚永安对佗钵可汗说：“现在齐国已经灭亡，我何必留此残生！本准备屏气自尽，只怕天下人说我们大齐朝没有殉节而死的臣子，请求给我一刀，死后可以让远近的人都知道我的心迹。”佗钵可汗对他表示赞许，送给七十匹马让他回去。

梁主入朝于邺。自秦兼天下，无朝之礼，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积，致饩，设九傧、九介，受享于庙，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劳宾，还贽，致享，皆如古礼。周主与梁主宴，酒酣，周主自弹琵琶。梁主起舞，曰：“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周主大悦，赐赉甚厚。

后梁国主到邺城朝见北周君主。自从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后，朝见礼制久已废缺，这时才开始命令有关部门拟订礼节：如致送薪米、致送活羊，设九个宾相、九个传达，在宗庙中设宴款待，三公、三孤、六卿向后梁国主献食，慰劳宾客、还礼、宴享宾客等，都依照古礼。北周国主设宴款待后梁国主，酒喝到高兴时，北周国主亲自弹琵琶。后梁国主起立跳舞，说：“陛下既然亲自演奏琵琶，臣怎敢不象百兽那样起舞！”北周国主听了大为高兴，赏赐给他很多东西。

乙卯，周主自邺西还。

乙卯（十二日），北周国主从邺城西回长安。

三月，壬午，周诏：“山东诸军，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不拘此数。”

三月，壬午（初九），北周下诏：“山东各州的总管，分别推荐二名通晓经术办事能干的人；如果有特殊的才能，超出寻常与众不同的人，可以不受人崐数的限制。”

周主之擒尉相贵也，招齐东雍州刺史傅伏，伏不从。齐人以伏为行台右仆射。周主既克并州，复遣韦孝宽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将军、武乡公告身及金、马脑二酒钟赐伏为信。伏不受，谓孝宽曰：“事君有死无贰。此儿为臣不能竭忠，为子不能尽孝，人所雠疾，愿速斩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邺还，至晋州，遣高阿那肱等百余人临汾水召伏。伏出军，隔水见之，问：“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帅众入城，于厅事前北面哀号，良久，然后降。周主见之曰：

“何不早下？”伏流涕对曰：“臣三世为齐臣，食齐禄，不能自死，羞见天地！”周主执其手曰：“为臣当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赐伏曰：“骨亲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使宿卫，授上仪同大将军。敕之曰：“若亟与公高官，恐归附者心动。努力事朕，勿忧富贵。”他日，又问：“前救河阴得何赏？”对曰：“蒙一转，授特进、永昌郡公。”周主谓高纬曰：“朕三年教战，决取河阴。正为傅伏善守，城不可动，遂斂军而退。公当时赏功，何其薄也！”

北周国主捉拿尉相贵时，曾经招降北齐东雍州刺史傅伏，傅伏不肯。北齐任命傅伏为行台右仆射。北周国主攻下并州以后，又派韦孝宽去招降，叫他的 儿子送去上大将军、武乡公等官爵的委任状和用金子、玛瑙制成的酒杯作为凭据。傅伏不肯接受，对韦孝宽说：“我服事国君除殉死以外没有其他想法。这个孩子作为臣子不能尽忠，作为儿子又不能尽孝，为人人憎恨痛骂，希望你赶快把他杀掉以昭示天下！”北周国主从邺城返回时，到了晋州，派高阿那肱等一百多人在汾水边召傅伏来。傅伏派出军队，隔河见到他们，便问：“天子现在哪里？”高阿那肱说：“已经被捉住了。”傅伏仰天大哭，率领军队进城，在官署的厅堂前面向北方悲伤痛哭，哭了很久，然后向北周投降。北周国主见到他说：“为什么不及早投诚？”傅伏流泪回答说：“我家三代是齐国的臣子，吃的是齐国的俸禄，没有殉国，羞见天地！”北周国主握住他手说：“做臣子的应当这样。”便把自己食用的羊排骨赏给傅伏，说：“骨亲肉疏，所以把骨头交给你。”便派他充当官廷的值宿禁卫，授给上仪同大将军的官职，说：“如果马上让你做高官，怕归附的人嫉妒。你只要努力侍奉朕，不必担心富贵。”另一天，又问他：“以前救援河阴时得到什么赏赐？”回答道：“蒙皇帝迁调官职一次，授给特进、永昌郡公。”北周国主对高纬说：“朕指挥打仗三年，决心攻下河阴。正由于傅伏善于防守，城不可动，便收拾军队而退走。您当时对他功劳的赏赐，为什么如此微薄！”

夏，四月，己巳，周主至长安，置高纬于前，列其王公于后，车舆、旗帜、器物，以次陈之。备大驾，布六军，奏凯乐，献俘于太庙。观者皆称万岁。戊申，封高纬为温公，齐之诸王三十余人，皆受封爵。周主与齐君臣饮酒，令温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屡欲仰药，其傅婢禁止之。

夏季，四月，乙巳（初三），北周国主到长安，把高纬安排在前面，把北齐的王公排在后面，车辆、旗帜、器物，依次排列。准备好出行的“大驾”所应具备的全部人员仪仗，由公卿奉引，太仆驾车，六军排开队列，高奏凯旋的音乐，到太庙举行献俘的仪式。观看的人都高呼万岁。戊申（初六），封高纬为温公，北齐的三十多个王，都受到封爵。北周国主和北齐的君臣一同饮酒，叫温公为大家跳舞。高延宗悲伤到不能克制自己，屡次要服毒自尽，都被周围的婢女劝止。

周主以李德林为内史上士，自是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并以委之。帝从容谓群臣曰：“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复见其为齐朝作诏书移檄，正谓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神武公纥豆陵毅对曰：“臣闻麒麟凤皇，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凤皇，得之无用，岂如德林，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诚如公言。”

北周国主武帝任命李德林为内史上士，此后凡是武帝的诏诰格式和对潼关以东人物的任用，全都委托给他。武帝曾在闲谈时对群臣说：“我以前只听说李德林的名字，又常见到他为齐朝所写的诏书公文，正认为他是天上的人才，怎么敢说今天能为我所用。”神武公纥豆陵毅回答说：“臣听说麒麟凤凰，是王者的祥瑞，可用德行来感化它们，不能用强力得到它们。麒麒凤凰，得到了也没有用处，怎么象李德林那样，既是祥瑞而且有用！”武帝大笑说：“真是您所说的那样。”[6]己巳，周主享太庙。

[6]己巳（二十七日），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

[7]五月，丁丑，周以谯王俭为大冢宰。庚辰，以杞公亮为大司徒，郑公达奚震为大宗伯，梁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应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郑公韦孝宽为大司空。

[7]五月，丁丑（初五），北周任命谯王宇文俭为大冢宰。庚辰（初八），任命杞公宇文亮为大司徒，郑公达奚震为大宗伯，梁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应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郑公韦孝宽为大司空。

己丑，周主祭方丘。诏以：“路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皆晋公护专政时所为，事穷壮丽，有逾清庙，悉可毁撤。雕斫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又诏：“并、邺诸堂殿壮丽者准此。”

己丑（十七日），北周国主到方丘祭地。诏告：“天子的寝室会议、崇信、含仁、云和、思齐等殿，都是晋公宇文护专政时所兴建的，穷极壮丽的能事，超过宗庙的规模，可以全部拆毁。雕饰的物件，可以赐给贫民。修缮建造的事宜，务必简单朴素。”又诏告：“并、邺的各处壮丽的厅堂宫殿照此办理。”

臣光曰：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

臣司马光曰：周武帝可以称得上善于对待胜利了！别人得到胜利后就更加奢侈，周武帝胜利后却更加节俭。

[8]六月，丁卯，周主东巡。秋，七月，丙戌，幸洛州。八月，壬寅，议定权衡度量，颁之于四方。

[8]六月，丁卯（二十六日），北周国主到东部巡视。秋季，七月，丙戌（十五日），驾临洛州。八月，壬寅（初二），议定度量衡制度，向四方颁布。

初，魏虏西凉之人，没为隶户，齐氏因之，仍供厮役。周主灭齐，欲施宽惠，诏曰：“罪不及嗣，古有定科。杂役之徒，独异常宪，一从罪配，百代不免，罚既无穷，刑何以措！凡诸杂户，悉放为民。”自是无复杂户。

当初，北魏俘虏了西凉人，便没入官府当奴隶户，北齐沿袭北魏的做法，奴隶户仍旧为官府服劳役。北周国主灭掉北齐，要对这些人给予宽恕恩惠，下诏说：“犯罪不能株连后代，是古代已有的法律。从事杂役的犯人，唯独异于常法，一旦犯罪发配，百代都得不到赦免，惩罚既已无穷无尽，正常的刑法还怎么执行！凡属于这类杂户，全都释放为民。”从此以后就没有杂户。

甲子；郑州获九尾狐，已死，献其骨。周主曰：“瑞应之来，必彰有德。若五品时叙，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无其时，恐非实录。”命焚之。

甲子（二十四日），郑州捉到有九尾的狐狸，当时已经死了，于是把骨骼献上。北周国主说：“天降祥瑞，一定是显扬世上有德之人。如果五伦常行，天下和平，才能出现此种祥瑞。现在没有这样的时势，恐怕不符合实际。”命令把骨骼烧掉。

九月，戊寅，周制：“庶人已上，唯听衣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余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九月，戊寅（初八），北周下诏：“平民百姓以上的人，可以穿用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材料做的衣服，其余的一概禁止。朝祭时的服装，不受这种制度的限制。”

冬，十月，戊申，周主如邺。

冬季，十月，戊申（初九），北周国主去邺城。

[9]上闻周人灭齐，欲争徐、兖，诏南兖州刺史、司空吴明彻督诸军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将军惠觉摄行州事。明彻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帅众拒战，戊午，明彻击破之。士彦婴城自守，明彻围之。

陈宣帝听到北周灭亡了齐国，想和北周争夺徐州、兖州，下诏南兖州刺史、司空吴明彻督率军队进行讨伐，任命吴明彻的长子吴戎昭、将军惠觉代理州事。吴明彻的军队到了吕梁，北周的徐州总管梁士彦率领军队抵抗，戊午（十九日），被吴明彻打败。梁士彦据城自守，被吴明彻的军队包围。

帝锐意以为河南指麾可定。中书通事舍人蔡景历谏曰：“师老将骄，不宜过穷远略。”帝怒，以为沮众，出为豫章内史。未行，有飞章劾景历在省赃污狼籍，坐免官，削爵土。陈宣帝一心认为河南很容易平定。中书通事舍人蔡景历规劝说：“军队老迈将领骄傲，不宜穷兵远攻。”宣帝大怒，认为是破坏大家的斗志，把蔡景历派出担任豫章内史。他还没有出发，有紧急的奏章弹劾蔡景历在中书省有贪赃行为，声名很坏，因此被免去官职，取消了爵号和封地。

[10]周改葬德皇帝于冀州，周主服，哭于太极殿；百官素服。

北周将德皇帝宇文肱在冀州改葬，北周国主穿了丧服，在太极殿大哭，百官都穿白色的丧服。

[11]周人诬温公高纬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并其宗族皆赐死。众人多自陈无之，高延宗独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纬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喑疾得免，徙于蜀。其余亲属，不杀者散配西土，皆死于边裔。

[11]北周有人诬告温公高纬和宜州刺史穆提婆合谋造反，下令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宗族赐死。众人都自已申辩没有这件事，高延宗却独自捋起衣袖哭泣而不说话，用辣椒塞在自己的口里而死。只有高纬的弟弟高仁英由于是白痴，高仁雅由于是哑巴而得到赦免，被徙移到四川。其他亲属，不杀的被分散发配到长安西边的州郡，都死在边境。

周主以高妻卢氏赐其将斛斯徵。卢氏蓬首垢面，长斋，不言笑。徽放之，乃为尼。齐后、妃贫者，至以卖烛为业。

北周国主把高的妻子卢氏赏给将军斛斯征。卢氏蓬头垢面，一直吃素，不说不笑。斛斯征便放了她，于是做了尼姑。北齐皇后、贫穷的妃子，甚至以卖蜡独为业。

[12]十一月，壬申，周立皇子衍为道王，兑为蔡王。

[12]十一月，壬申（初三），北周立皇子宇文充为道王，宇文兑为蔡王。

[13]癸酉，周遣上大将军王轨将兵救徐州。

[13]癸酉（初四），北周派上大将军王轨带兵援救徐州。

[14]初，周人败齐师于晋州，乘胜逐北，齐人所弃甲仗，未暇收敛；稽胡乘间窃出，并盗而有之。仍立刘蠡升之孙没铎为主，号圣武皇帝，改元石平。

[14]起初，北周在晋州打败北齐军队，乘胜追逐北上，北齐人所丢弃的盔甲兵器，来不及收罗集中；稽胡钻空子偷偷出动，将丢弃的东西全都盗走。仍旧立刘蠡升的孙子刘没铎为君主，称圣武皇帝，改年号为石平。

周人既克关东，将讨稽胡，议欲穷其巢穴。齐王宪曰：“步落稽种类既多，又山谷险绝，王师一举，未可尽除。且当翦其魁首，余加慰抚。”周主从之，以宪为行军元帅，督诸军讨之。至马邑，分道俱进。没铎分遣其党天柱守河东，穆支守河西，据险以拒之。宪命谯王俭击天柱，滕王击穆支，并破之，斩首万余级。赵王招击没铎，禽之，余众皆降。

北周攻克北齐以后，将讨伐稽胡，商议要直捣他们的巢穴。齐王宇文宪说：“步落稽的种类很多，又在山谷险峻的地方，只靠朝廷军队的一次行动，不能将他们全部消灭。应当除掉他们的首领，对众人加以

慰劳安抚。”北周国主采纳了他的意见，任命宇文宪为行军元帅，督率军队进行讨伐。大军抵达马邑后，分路并进。刘没铎分派党羽天柱防守西河以东，穆支防守西河以西，据险进行抗拒。宇文宪命令谯王宇文俭进攻天柱，滕王宇文进攻穆支，将他们都打败，杀死一万多人。赵王宇文招进攻刘没铎，将他活捉，其余兵众全部投降。

[15]周诏：“自永熙三年以来，东土之民掠为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没为奴婢者，并放为良。”又诏：“后宫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减之。”

[15]北周诏令：“自永熙三年以来，东部的百姓被抢走当奴婢、以及攻克江陵时被没入官府当奴婢的平民百姓，都放归民间。”又诏令：“后宫只设置妃子二人，女官三人，御女三人，除此以外都减掉。”

周主性节俭，常服布袍，寝布被，后宫不过十余人；每行兵，亲在行陈，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抚将士有恩，而明察果断，用法严峻。由是将士畏威而乐为之死。

北周国主生性节俭，常常穿布袍，睡觉时盖布被，后宫不过十几人；每逢行军作战，亲自在军队里，徒步在山谷里行走，这是别人所不能忍受的；安抚将士给予恩惠，而且明察果断，用法严峻，因此将士们虽然怕他的威严但乐意为他而死。[16]己亥晦，日有食之。

[16]己亥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7]周初行《刑书要制》：群盗赃一匹，及正、长隐五丁、若地顷以上，皆死。

[17]北周开始实行《刑书要制》：凡盗窃一匹赃物，以及闾正、里正、族正、保长、党长隐满五个丁口、一百亩地以上的，都处死。

[18]十二月，戊申，新作东宫成，太子徙居之。

[18]十二月，戊申（初十），陈朝新建的东宫落成，皇太子迁到那里居住。

[19]庚申，周主如并州，徙并州军民四万户于关中。戊辰，废并州宫及六府。

[19]庚申（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去并州，将并州的四万户军民迁移到关中地区。戊辰（三十日），废除并州的宫室和六府。

[20]高宝宁自黄龙上表劝进于高绍义，绍义遂称皇帝，改元武平，以宝宁为丞相。突厥佗钵可汗举兵助之。

[20]高宝宁从黄龙上表劝高绍义当皇帝，高绍义于是做了皇帝，改年号为武平，任命高宝宁为丞相。突厥佗钵可汗举兵帮助高绍义。

十年（戊戌、578）

十年（戊戌，公元578年）

[1]春，正月，壬午，周主幸邺；辛卯，幸怀州；癸巳，幸洛州。置怀州宫。

[1]春季，正月，壬午（十四日），北周国主驾临邺城；辛卯（二十三日），驾临怀州；癸巳（二十五日），驾临洛州。设置怀州的宫室。

[2]二月，甲辰，周谯孝王俭卒。

[2]二月，甲辰（初七），北周谯孝王宇文俭去世。

[3]丁巳，周主还长安。

[3]丁巳（二十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4]吴明彻围周彭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攻之甚急。王轨引兵轻行，据淮口，结长围，以铁锁贯车轮数百，沈之清水，以遏陈船归路；军中惧。谯州刺史萧摩诃言于明彻曰："闻王轨始锁下流，其两端筑城，今尚未立，公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断，贼势不坚；彼城若立，则吾属必为虏矣。"明彻奋髯曰："搴旗陷陈，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摩诃失色而退。一旬之间，水路遂断。

[4]陈朝的吴明彻包围北周的彭城，将战船环绕排列在城下，攻城很急。北周派王轨领兵轻装前进，占据淮口，结成长长的包围圈，用铁锁连接起几百个车轮，沉在清水河里，用来阻断陈朝船只的归路；军队中动荡不安感到恐惧。谯州刺史萧摩诃对吴明彻说："听说王轨刚开始封锁清水河的下游，在河的两头筑城，现在还没有建起来，您如果派我去攻击，对方一定不敢抵抗。水路没有阻断，贼势不会牢固；等到他们的城建成，我们就会成为对方的俘虏。"吴明彻掀起胡子，说："拔掉敌人的军旗冲锋陷阵，是你将军的事情；长谋远略，是我老夫的事情。"萧摩诃吓得脸上变色退了出来。十天之间，水路终于被阻断。

周兵益至，诸将议破堰拔军，以舫载马而去，马主裴子烈曰：“若破堰下船，船必倾倒，不如先遣马出。”时明彻苦背疾甚笃，萧摩诃复请曰：“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若潜军突围，未足为耻。愿公帅步卒、乘马舆徐行，摩诃领铁骑数千驱驰前后，必当使公安达京邑。”明彻曰：“弟之此策，乃良图也。然步军既多，吾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后，相帅兼行。弟马军宜速，在前，不可迟缓。”摩诃因帅马军夜发。甲子，明彻决堰，乘水势退军，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势渐微，舟舰并碍车轮，不复得过。王轨引兵围而蹙之，众溃。明彻为周人所执，将士三万并器械辎重皆没于周。萧摩诃以精骑八十居前突围，众骑继之，比旦，达淮南，与将军任忠、周罗独全军得还。

北周军队越到越多，陈朝的将领们商议破坏堵水的土堤将军队撤离，用船只装载马匹退走，马军主将裴子烈说：“如果破了土堤将马匹放下船，船一定会倾翻，不如先将马匹送出去。”当时吴明彻背上长疮病得很重，萧摩诃再次向他请求说：“现在求战不得，进退无路。军队如果秘密地突围，也不足为耻。希望您率领步兵、乘马车慢慢地前进，我带领几千名铁骑在前后来往奔驰，崐一定能使您平安地到达京城建康。”吴明彻说：“老弟这个计策，是个好办法。然而步兵很多，我是总督，必须在队伍后面，率领他们一起行动。老弟的马军应当行动迅速，走在步兵前面不能迟缓。”萧摩诃因此率领马军在晚上出发。甲子（二十七日），吴明彻决断土堤，乘水势撤退军队，希望从这里进入淮河。到清口时，水越来越浅，水军船只被沉在清水河中的车轮所阻挡，无法通过。王轨带领军队将他们包围起来并加以收缩，陈朝军队溃败。吴明彻被北周捉住，三万将士以及军队的器械物资都被北周吞并。萧摩诃率领八十名精骑兵在前面突围，其余的骑兵在后面跟随，早晨时，到达淮河南岸，和将军任忠、周罗的军队得以保全回去。

初，帝谋取彭、汴，以问五兵尚书毛喜，对曰：“淮左新平，边民未辑。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且弃舟之工，践车骑之地，去长就短，非吴人所便。臣愚以为不若安民保境，寝兵结好，斯久长之术也。”及明彻败，帝谓喜曰：“卿言验于今矣。”即日，召蔡景历，复以为征南谘议参军。

当初，陈宣帝打算夺取彭州、汴州，询问五兵尚书毛喜的意见，毛喜回答说：“淮左平定不久，边地的百姓还不稳定。周国刚吞并齐国，很难和对方争高低。况且放弃乘船作战的擅长，来到平原地区骑马乘车打仗，避长就短，这不是南方人所熟习的。以臣的愚见不如安抚百姓守护国境，停止用兵和周国结成友好关系，这才是长久之计。”吴明彻被打败以后，宣帝对毛喜说：“您以前的话现在证实了。”同一天，召见蔡景历，复官任职为征南咨议参军。

周主封吴明彻为怀德公，位大将军。明彻忧愤而卒。

北周国主封吴明彻为怀德公，位于大将军之列。吴明彻忧愁愤怒而去世。

[5]乙丑，周以越王盛为大冢宰。

[5]乙丑（二十八日），北周任命越王宇文盛为大冢宰。

[6]三月，戊辰，周于蒲州置宫。废同州及长春二宫。

[6]三月，戊辰（初一），北周在蒲州营建宫室，废除同州和长春二宫。

[7]甲戌，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纱全幅向后发，仍裁为四脚。

[7]甲戌（初七），北周国主初次戴平日用的帽子，用整幅的黑纱从前向后包扎头发，并裁成四个帽翅。

[8]丙子，命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大都督，总水陆诸军事，镇西将军孙都督荆、郢诸军，平北将军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荆山缘淮诸军，宁远将军任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诸军，以备周。

[8]丙子（初九），陈朝任命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大都督，总管水路和陆路的军事，镇西将军孙都督荆州、郢州的军队，平北将军樊毅都督清口上到荆山沿淮河一带的军队，宁远将军任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的军队，以防备北周的军事行动。

[9]乙酉，大赦。

[9]乙酉（十八日），陈朝大赦全国。

[10]壬辰，周改元宣政。

[10]壬辰（二十五日），北周改年号为宣政。

[11]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杀掠吏民。

[11]夏季，四月，庚申（二十三日），突厥入侵北周的幽州，杀害抢劫当地的官吏百姓。

[12]戊午，樊毅遣军渡淮北，对清口筑城。壬戌，清口城不守。

[12]戊午（二十一日），陈朝的樊毅派军队渡过淮河到了北面，对着清口筑城。壬戌（二十五日），清口城失守。

[13]五月，己丑，周高祖帅诸军伐突厥，遣柱国原公姬愿、东平公神举等将兵五道俱入。

[13]五月，己丑（二十三日），北周武帝率领军队征讨突厥，派柱国原公宇文姬愿、东平公宇文神举等领兵分五路并进。

癸巳，帝不豫，留止云阳宫；丙申，诏停诸军。驿召宗师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帝执其手曰："吾自量必无济理，以后事付君。"是夜，授孝伯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又令驰驿入京镇守，以备非常。六月，丁酉朔，帝疾甚，还长安；是夕殂，年三十六。

癸巳（二十七日），北周武帝生病，留在云阳宫；丙申（三十日），下诏所有军队停止行动。派驿使到长安召宗师宇文孝伯赶到武帝所在的地方，武帝岷握住他的手说："我自己估计不能痊愈了，以后的事都托付给您。"这天晚上，授给宇文孝伯司卫上大夫的职位，总管宿卫兵。又命令他骑上驿马到京城镇守，防备非常事件。六月，丁酉朔（初一），武帝病情严重，回长安；在当天夜晚去世，年三十六岁。

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为皇太后。宣帝初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殡，曾无戚容，扪其杖痕，大骂曰："死晚矣！"阅视高祖宫人，逼为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郑译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委以朝政。

戊戌（初二），皇太子宇文即位。尊称皇后阿史那氏为皇太后。北周宣帝刚即位，便放肆地奢侈纵欲。北周武帝还没有殡葬，他毫无悲伤的样子，抚摸以前被棍棒所打留下的伤痕，大骂道："死得太晚了！"察看北周宣帝后宫的女子，强迫她们满足自己的淫欲。越级封吏部下大夫郑译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把朝政委托给他。

己未，葬武皇帝于孝陵，庙号高祖。既葬，诏内外公除，帝及六宫皆议即吉。京兆郡丞乐运上疏，以为"葬期既促，事讫即除，太为汲

汲。”帝不从。

己未（二十三日），将武皇帝埋葬在孝陵，庙号高祖。葬事刚结束，便下诏朝廷内外脱去丧服，让朝臣议论皇帝和皇后、妃嫔换穿吉服。京兆郡丞乐运向周宣帝上疏，以为“葬期已经很匆促，葬事刚完就不穿丧服，太焦急了。”宣帝不听。

帝以齐炀王宪属尊望重，忌之。谓宇文孝伯曰：“公能为朕图齐王，当以其官相授。”孝伯叩头曰：“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无故害之，则臣为不忠之臣，陛 下为不孝之子矣。”帝不怿，由是疏之。乃与开府仪同大将军于智、郑译等密谋之，使智就宅候宪，因告宪有异谋。

北周宣帝因为齐炀王宇文宪位高望重，对他很忌恨。对宇文孝伯说：“您如果能为朕除掉齐王，就把他的官职授给您。”宇文孝伯叩头说：“先帝有遗诏，不许滥杀骨肉至亲。齐王是陛下的叔父，功高德重，是国家的重臣，陛下如果无缘无故地杀害他，那么我就是不忠之臣，陛下就是不孝之子了。”宣帝很不高兴，从此对他疏远。宣帝便和开府仪同大将军于智、郑译等人密谋，派于智到宇文宪的家里去伺探，诬告宇文宪有阴谋。

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语宪，欲以宪为太师，宪辞让。又使孝伯召宪，曰：“晚与诸王俱入。”既至殿门，宪独被引进。帝先伏壮士于别室，至，即执之。宪自辩理，帝使于智证宪，宪目光如炬，与智相质。或谓宪曰：“以王今日事势，何用多言！”宪曰：“列生有命，宁复图存！但老母在堂，恐留兹恨耳！”因掷笏于地。遂缢之。

甲子（二十八日），宣帝派宇文孝伯传话给宇文宪，想任命他为太师，宇文宪表示推辞。又派宇文孝伯召宇文宪，说：“晚上和其他王公一起来。”他们应召刚到殿门，宇文宪被单独领进去。宣帝预先在别的房子里埋伏了壮士，宇文宪一到，就被捉住。宇文宪为自己辩护说理，宣帝就叫于智和他对证，宇文宪的目光如火，和于智对质。有人对宇文宪说：“以你今天事情的趋势，何必多说！”宇文宪说：“死生有命，我难道还想活吗！只是老母亲还在，感到遗憾而已！”因此把朝笏扔在地上。宇文宪被绞死。

帝召宪僚属，使证成宪罪。参军勃海李纲，誓之以死，终无桡辞。有司以露车载宪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纲抚棺号恸，躬自瘗之，哭

拜而去。

宣帝召来宇文宪部下的官吏，要他们证实宇文宪的罪行。参军勃海人李纲，以死起誓，始终没有乱说。官吏用没有帷盖的车子载上宇文宪的尸体出了殿门，宇文宪从前的官吏都散走了，只有李纲抚摸着棺木号啕痛哭，亲自将宇文宪埋葬，大哭拜别而去。

又杀上大将军王兴，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独孤熊，开府仪同大将军豆卢绍，皆素与宪亲善者也。帝既诛宪而无名，乃云与兴等谋反，时人谓之“伴死”。

宣帝又杀掉上大将军王兴、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独孤熊、开府仪同大将军豆卢绍，他们都是素来和宇文宪亲近的人。宣帝既然杀掉宇文宪而没有罪名，便说他是和王兴等人密谋造反，当时人称王兴等人为“伴死”。

以于智为柱国，封齐公，以赏之。

任命于智为柱国，封齐公，作为对他的奖赏。

[14]闰月，乙亥，周主立妃杨氏为皇后。[14]闰月，乙亥（初三），北周国主宣帝宇文立妃子杨氏为皇后。

[15]辛巳，周以赵王招为太师，陈王纯为太傅。

[15]辛巳（初九），北周任命赵王宇文招为太师，陈王宇文纯为太傅.

[16]齐范阳王绍义闻周高祖殂，以为得天助。幽州人卢昌期，起兵据范阳，迎绍义，绍义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国东平公神举将兵讨昌期。绍义闻幽州总管出兵在外，欲乘虚袭蓟，神举遣大将军宇文恩将四千人救之，半为绍义所杀。会神举克范阳，擒昌期，绍义闻之，素衣举哀，还入突厥，高宝宁帅夷、夏数万骑救范阳，至潞水，闻昌期死，还，据和龙。

[16]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听说北周高祖已死，以为得到了上天的帮助。幽州人卢昌期起兵占领范阳，迎接高绍义，高绍义引来突厥兵去那里。北周派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率军讨伐卢昌期。高绍义听到幽州总管出兵在外，想乘虚袭击蓟州，宇文神举派大将军宇文恩率领四千人去援救，被高绍义杀死一半。恰好宇文神举攻下范阳，生擒卢昌期，高绍义听到噩耗，穿上白色丧服举行哀悼，退回突厥。高宝宁率

领夷人和汉人的几万骑兵去救范阳，到潞水时，听到卢昌期已死的消息，返回，占据和龙。

[17]秋，七月，周主享太庙；丙午，祀圜丘。

[17]秋季，七月，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丙午（十一日），到圜丘祭天。

[18]庚戌，周以小宗伯斛斯徵为大宗伯。壬戌，以亳州总管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

[18]庚戌（十五日），北周任命小宗伯斛斯征为大宗伯。壬戌（二十七日），任命亳州总管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

[19]癸亥，周主尊所生母李氏为帝太后。

[19]癸亥（二十八日），北周国主对亲生母亲李氏尊称为帝太后。

[20]八月，丙寅，周主祀西郊；壬申，如同州。以大司徒杞公亮为安州总管，上柱国长孙览为大司徒，杨公王谊为大司空。丙戌，以永昌公椿为大司寇。

[20]八月，丙寅（初二），北周国主到西郊祭祀；壬申（初八），去同州。任命大司徒杞公宇文亮为安州总管，上柱国长孙览为大司徒，杨公王谊为大司空。丙戌（二十二日），任命永昌公宇文椿为大司寇。

[21]九月，乙巳，立方明坛于娄湖。戊申，以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王官伯，临盟百官。

[21]九月，乙巳（十一日），陈朝在娄湖建立方明坛。戊申（十四日），任命扬州刺史始兴王陈叔陵为王官伯，和朝廷百官立盟效忠皇室。

[22]庚戌，周主封其弟元为荆王。

[22]庚戌（十六日），北周国主封弟弟宇文元为荆王。

[23]周主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

[23]北周国主诏令："应当对皇帝朝拜的，都以三拜成礼。"

[24]甲寅，上幸娄湖誓众。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

[24]甲寅（二十日），陈宣帝驾临娄湖对众官盟誓。乙卯（二十一日），分派大使将盟誓对全国宣布，使上下互相告诫防备。

[25]冬，周主还长安。以大司空王谊为襄州总管。

[25]冬季，十月，癸酉（初十），北周国主回长安。任命大司空王谊为襄州总管。

[26]戊子，以尚书左仆射陆缮为尚书仆射。

[26]戊子（二十五日），陈朝任命尚书左仆射陆缮为尚书仆射。

[27]十一月，突厥寇周边，围酒泉，杀掠吏民。

[27]十一月，突厥入侵北周边境，包围酒泉，屠杀抢掠当地官吏百姓。

[28]十二月，甲子，周以毕王贤为大司空。

[28]十二月，甲子（初二），北周任命毕王宇文贤为大司空。

[29]己丑，周以河阳总管滕王为行军元帅，帅从入寇。

[29]己丑（二十七日），北周任命河阳总管滕王宇文为行军元帅，率众侵犯陈朝。

十一年（己亥、579）

十一年（己亥，公元579年）

[1]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于露门，始与群臣服汉、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辅官；以大冢宰越王盛为大前疑，相州总管蜀公尉迟迥为大右弼崐，申公李穆为大左辅，大司马随公杨坚为大后承。

[1]春季，正月，癸巳（初一），北周国主在宫室最里面的正门接受百官的朝拜，开始和群臣穿戴汉、魏时代的衣帽；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大成。设置四名辅助皇帝的官职；任命大冢宰越王宇文盛为大前疑，相州总管蜀公尉迟迥为大右弼，申公李穆为大左辅，大司马随公杨坚为大后承。

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书要制》为太重而除之，又数行赦宥。京兆郡丞乐运上疏，以为：“《虞书》所称‘眚灾肆赦’，谓过误为害，当缓赦之；《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谓刑疑从罚，罚疑从免也。谨寻经典，未有罪无轻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岂可数施非常之

惠，以肆奸宄之恶乎！”帝不纳。既而民轻犯法，又自以奢淫多过失，恶人规谏，欲为威虐，慑服群下。乃更为《刑经圣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群臣，小有过失，辄行诛谴。

北周国主宣刚即位时，认为高祖时的《刑书要制》量刑太重而废除，又几次施行赦罪。京兆郡丞乐运向宣帝上疏，以为：“《虞书》中所说的‘眚灾肆赦’，是说因无心的过失而犯罪的，应当宽恕赦免；《吕刑》中说：‘五刑之疑有赦’，是说对叛刑有怀疑可以改为处罚，对处罚有怀疑可以改为免罪。我认真地查阅了经典，没有发现对罪行不分轻重，普天下一律大赦的记载。天子怎能几次施行非同寻常的仁慈，使为非作歹的人放肆作恶！”北周宣帝不采纳他的意见。不久以后百姓不怕犯法，宣帝自己又因为奢侈有许多过失，痛恨别人的规劝，想用威势和残暴，令下面的人畏惧屈服。于是另行制定《刑经圣制》，用刑更加严厉，在正武殿设坛进行祈祷，祷告上天以后加以实施。秘密地派左右的人窥伺观察群臣，发现犯有小的过失，便任意杀害治罪。

又，居丧才逾年，辄恣声乐，鱼龙百戏，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实后宫，增置位号，不可详录；游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群臣请事者，皆因宦者奏之。于是乐运舆榇诣朝堂，陈帝八失：其一，以为“大尊比来事多独断，不参诸宰辅，与众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实后宫，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贵贱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后宫，数日不出，所须闻奏，多附宦官。”其四，“下诏宽刑，未及半年，更严前制。”其五，“高祖斫雕为朴，崩未逾年，而遽穷奢丽。”其六，“徭赋下民，以奉俳优角抵。”其七，“上书字误者，即治其罪，杜献书之路。”其八，“玄象垂诫，不能谘诹善道，修布德政。”“若不革兹八事，臣见周庙不血食矣。”帝大怒，将杀之。朝臣恐惧，莫有救者。内史中大夫洛阳元岩叹曰：“臧洪同死，人犹愿之，况比干乎！若乐运不免，吾将与之俱毙。”乃诣请见，曰：“乐运不顾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劳而遣之，以广圣度。”帝颇感悟。明日，召运，谓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实为忠臣。”赐御食而罢之。

另外，北周宣帝居丧刚过一年，就恣意于音乐歌舞，常常在殿前欣赏鱼龙变化等魔术杂技，连日连夜，不知道休息；又选了许多美女充

实后宫，增添了不少名位称号，无法详细记录；游宴酗酒，甚至一连十天不出宫，群臣向他启奏请示，都由太监转奏。于是乐运用车拉了棺木到百官议事的朝堂，面陈北周宣帝的八条过失：一，认为“天子近来对大事多独断专行，不和宰相辅臣一同商议。”二，“搜罗美女充实后宫，仪同以上官员的女儿不准出嫁，无论贵贱都对此怨恨。”三，“天子一进后宫，几天都不出来，官员们要奏事，必须通过太监。”四，“下诏放宽刑罚，不到半年，反而比以前的制度更加严厉。”五，“高祖皇帝去绝浮华，崇尚朴实，驾崩还不到一年，而天子就竭力追求奢侈壮丽。”六，“叫百姓服劳役纳赋税，用来供养耍杂技演滑稽比角力的艺人。”七，“向天子献书中有错字，就被治罪，杜绝了献书之路。”八，“天空的星象出现了告诫的预兆，不能征求询问为善之道，修整实行德政。”“如果不革除这八件事，臣将见到周朝的宗庙不会有杀牲取血的祭祀了。”北周宣帝勃然大怒，要杀死他。朝臣们都很恐惧，没有人敢救他。内史中大夫洛阳元岩叹道：“汉献帝时的陈容愿意和臧洪一起死，使人仰慕，何况比干！如果乐运不免一死，我将和他一起去死。”于是到中求见北周宣帝，说：“乐运不顾死活，是为了求名。陛下不如对他慰劳而后放他走，才显出陛下度量宏大。”宣帝稍有点感动省悟。第二天，把乐运召来，对他说：“朕昨天晚上考虑你所奏的话，实在是个忠臣。”赐给他御用的食物但又将他罢免。

[2]癸卯，周立皇子阐为鲁王。[2]癸卯（十一日），北周立皇子宇文阐为鲁王。

甲辰，周主东巡；以许公宇文善为大宗伯。戊午，周主至洛阳；立鲁王阐为皇太子。

甲辰（十二日），北周国主东巡，任命许公宇文善为大宗伯。戊午（二十六日），北周国主到洛阳；立鲁王宇文阐为皇太子。

[3]二月，癸亥，上耕藉田。

[3]二月，癸亥（初二），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4]周下诏，以洛阳为东京；发山东诸州兵治洛阳宫，常役四万人。徙相州六府于洛阳。

[4]北周下诏，以洛阳为东京；征调潼关以东各州的士兵修建洛阳宫，平时服劳役的有四万人。把相州的六府迁到洛阳。

[5]周徐州总管王轨，闻郑译用事，自知及祸，谓所亲曰：“吾昔在先朝，实申社稷至计。今日之事，断可知矣。此州控带淮南，邻近强寇，欲为身计，易如反掌。但忠义之节，不可亏违，况荷先帝厚恩，岂可以获罪嗣主，遽忘之邪！正可于此待死，冀千载之后，知吾此心耳！”

[5]北周的徐州总管王轨，听到郑译当权，自己知道将有灾祸，对亲近的人说：“我从前在先帝时，真实地申述了治国的根本大计。今天将要发生的事，断然可以知道。这个州控制淮南，靠近强敌，如果要替自己打算，可说是易如反掌。但是忠义的节操，不敢违背，何况我蒙受先帝的厚恩，怎能因为得罪了当今皇上，就忘掉所受的恩德！正可以在这里等死，希望在千年以后，知道我的忠心！”

周主从容问译曰：“我脚杖痕，谁所为也？”对曰：“事由乌丸轨、宇文孝伯。”因言轨捋须事。帝使内史杜庆信就州杀轨，元岩不肯署诏。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切谏，帝不听，岩进继之，脱巾顿颡，三拜三进。帝曰：“汝欲党乌丸轨邪？”岩曰：“臣非党轨，正恐滥诛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阉竖搏其面。轨遂死，严亦废于家。远近知与不知，皆为轨流涕。之仪，之推之弟也。

北周宣帝曾经随便问郑译说：“我脚上被杖打的伤痕，是谁干的？”答道：“事情的起因是乌丸（王）轨、宇文孝伯。”因此告诉他王轨在宫中宴会时捋先帝胡子的事。北周宣帝派内史杜庆信到徐州将王轨处死，内史中大夫元岩不肯在诏书上签名。御正中大夫颜之仪恳切劝阻宣帝，宣帝不听，元岩随后进见宣帝，脱下头巾叩拜，三次叩头三次前进。宣帝说：“你要袒护王轨吗？”元岩说：“臣不是要偏袒王轨，而是担心乱杀会失掉天下人对陛下的期望。”宣帝大怒，叫太监打元岩的耳光。王轨于是被杀死，元岩也被免职回家。远近各地不论是否知道王轨，都为之流泪。颜之仪是颜之推的弟弟。

周主之为太子也，上柱国尉迟运为宫正，数进谏，不用；又与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皆为高祖所亲待，太子疑其同毁己。及轨死，运惧，私谓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祸，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臣为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为身计，宜且远之。”于运求出为秦州总管。

当北周宣帝还是皇太子时，上柱国尉迟运担任太子宫正，屡次对皇太子进谏，意见不被采纳；尉迟运和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都曾受到北周武帝亲切的对待，皇太子怀疑尉迟运和他们一同在武帝跟前诽谤自己。王轨死后，尉迟运感到恐惧，私下对宇文孝伯说："我们这些人一定免不了遭祸，怎么办？宇文孝伯说："现在堂上有老母亲，九泉之下有先帝，作为臣子和儿子，怎能知道去哪里！况且作为臣子奉侍君主，本应遵从名义；对君主加劝阻而不被采纳，怎能避免一死！足下如果为自己考虑，最好暂且躲远一点。"于尉迟运请求离开朝廷去做秦州总管。

他日，帝托以齐王宪事让孝伯曰："公知齐王谋反，何以不言？"对曰："臣知齐王忠于社稷，为群小所，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嘱微臣，唯令辅导陛下。今谏而不从，实负顾托。以此为罪，是所甘心。"帝大惭，俯首不语，命将出，赐死于家。

另一天，宣帝假借了齐王宇文宪的事情责备宇文孝伯说："你知道齐王谋反的事，为什么不说？"答道："臣知道齐王忠于国家，由于被一帮小人造谣中伤，我说话一定不被陛下采纳，所以不说。况且先帝曾嘱咐微臣，只让我辅导陛下。现在规劝而不被采纳，实在辜负了先帝的委托。以此作为罪名，我岨心甘情愿。"北周宣帝大为惭愧，低头不语，命令放他出去，在家里把他赐死。

时宇文神举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鸩杀之。尉迟运至秦州，亦以忧死。

当时宇文神举是并州刺史，北周宣帝派使者去并州赐给毒酒将他害死。尉迟运到秦州后，也因忧愁而死。

[6]周罢南伐诸军。

[6]北周停止南征的军事行动。

[7]突厥佗体可汗请和于周，周主以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妻之，且命执送高绍义；佗钵不从。

[7]突厥佗钵可汗向北周求和，北周宣帝将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封为千金公主，嫁给佗钵可汗为妻，又命令可汗捉住高绍义送回北周，佗钵可汗不服从。

[8]辛巳，周宣帝传位于太子阐，大赦，改元大象，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二十四旒，车服旗鼓皆倍于前王之数。皇帝称正阳宫，置纳言、御正、诸卫等官，皆准天台。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

[8]辛巳（二十日），北周宣帝将皇位传给皇太子宇文阐，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大象，自称天元皇帝，居住的地方称“天台“，皇冠悬垂二十四条玉串，车服旗鼓比以前的皇帝增加一倍。皇帝所住的地方称正阳宫，设置纳言、御正、诸卫等官职，都按照天台那样。尊称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

天元既传位，骄侈弥甚，务自尊大，无所顾惮，国之仪典，率情变更。每对臣下自称为天，用樽、彝、、瓒以饮食。令群臣朝天台者，致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群臣同己，常自带绶，冠通天冠，加金附蝉，顾见侍臣弁上有金蝉及王公有绶者，并令去之。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又令天下车皆以浑木为轮。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

天元皇帝传位以后，更加骄纵奢侈，妄自尊大，无所顾忌，国家的典章制度，随意改变，常常对臣子自称为天，饮食时用金、玉制成的食器，命令群臣到天台朝见以前，先素食三天，洁身一天。他自比上帝，不准群臣和他同样穿戴，常常穿配有丝带的衣服，戴通天冠，冠上有金制的蝉作为装饰品，看到侍臣的帽子上有金蝉和王公衣服上配有丝带，都叫他们去掉。不准别人有“天”、“高”、“上”、“大”等字的称呼，官员的姓名中有以上字样，一律改掉。姓高的改为姓“姜”，九族中称高祖的改称“长祖”。又命令天下的车辆用整块木材做车轮。禁止天下的妇女搽粉画眉，以后如果不是宫中的女子，都不准涂脂抹粉画眉毛。

每召侍臣论议，唯欲兴造变革，未尝言及政事。游戏无常，出入不节，羽仪仗卫，晨出夜还，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挞。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谓之“天杖”，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幸，亦多杖背。于是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

天元皇帝召集侍臣议论，只谈宫室的兴建变革，从不谈论政事。随意游戏，出入没有节制，有仪仗队随从，早出晚归，连陪伴侍奉的官员，都无法忍受。自公卿以下的官员，常常遭到刑杖的拷打。对人拷打时，以一百二十下为准，称为“天杖”，以后又增加到二百四十下。宫女和在宫中任职的女官也都这样，后、妃、嫔、御，虽然受到宠幸，也多被拷打背脊。于是内外都感到恐怖，人心惶惶，动摇不定，只求苟安幸免，失去了意志，恐惧到叠足而立不敢出气，直到他死去为止。

[9]戊子，周以越王盛为太保，尉迟迥为大前疑，代王达为大右弼。

[9]戊子（二十七日），北周任命越王宇文盛为太保，尉迟迥为大前疑，代王宇文达为大右弼。

辛卯，徙邺城《石经》于洛阳。诏：“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并受东京六府处分。”

辛卯（三十日），将邺城的《石经》迁到洛阳。诏令：“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州的总管，都受东京六府的管辖。”

三月，庚申，天元还长安，大陈军伍，亲擐甲胄，入自青门，静帝备法驾嵲以从。

三月，庚申（疑误），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时，大张旗鼓地摆开军队的阵容，自己穿戴了铠甲和头盔，从长安的青门进城，静帝备好皇帝的车驾在后跟随。

夏，四月，壬戌朔，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后，吴人，本出寒微，生静帝，长于天元十余岁，疏贱无宠，以静帝故，特尊之。

夏季，四月，壬戌朔（疑误），天元皇帝立妃子朱氏为天元帝后。天元帝后，是江南吴人，出身低贱，是静帝的生母，比天元皇帝大十几岁，原先被疏远轻视得不到宠爱，因为生了静帝所以赐给尊号。

乙巳，周主祠太庙。壬午，大醮于正武殿。

乙巳（疑误），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壬午（二十二日），在正武殿举行祷神除灾的祭祀。

五月，以襄国郡为赵国，济南郡为陈国，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上党郡为代国，新野群为滕国，邑各万户；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

盛、代王达、滕王并之国。

五月，以襄国郡为赵国，济南郡为陈国，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上党郡为代国，新野郡为滕国，分别食邑一万户；令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一起去各自的封国。

随公杨坚私谓大将军汝南公庆曰："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又，诸藩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翦，何能及远哉！"庆，神举之弟也。

随公杨坚私下对大将军汝南公宇文庆说："天元皇帝实在没有积德，看他的相貌，寿命也不长。另外，各个藩王势力都很微弱，叫他们去各自的封国，没有深根固本、不可动摇的长远之计。羽毛都被剪掉了，怎么能飞得远呢！"宇文庆是宇文神举的弟弟。

[10]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发山东诸民修长城。

[10]突厥侵扰北周的并州。六月，北周征调潼关以东各地的百姓修葺北齐所筑的长城。

[11]秋，七月，庚寅，周以杨坚为大前疑，柱国司马消难为大后承。

[11]秋季，七月，庚寅（初一），北周任命杨坚为大前疑，柱国司马消难为大后承。

[12]辛卯，初用大货六诛钱。

[12]辛卯（初二），陈朝开始使用六铢钱的大钱币。

[13]丙申，周纳司马消难女为正阳宫皇后。

[13]丙申（初七），北周静帝纳司马消难的女儿为正阳宫皇后。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为天皇后，立妃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元氏，开府仪同大将军晟之女；陈氏，大将军山提之女也。

己酉（二十日），北周对天元帝太后李氏尊号为天皇太后。壬子（二十三日），改天元皇后朱氏为天皇后，立妃子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一共有四个后。元氏，是开府仪同大将军元晟的女儿；陈氏，是大将军陈山提的女儿。

八月，庚申，天元如同州。

八月，庚申（初一），天元皇帝去同州。

[14]丁卯，上阅武于大壮观。命都督任忠帅步骑十万陈于玄武湖，都督陈景帅楼舰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还。

[14]丁卯（初八），陈朝宣帝在大壮观阅兵。命令都督任忠率领十万步骑兵在玄武湖列阵，都督陈景统率五百艘楼船出瓜步江，整顿部队而返。

[15]壬申，周天元还长安。甲戌，以陈山提、元晟并为上柱国。

[15]壬申（十三日），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甲戌（十五日），任命陈山提、元晟两人为上柱国。

[16]戊寅，上还宫。

[16]戊寅（十九日），陈宣帝回宫。

豫章内史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满，纵火延烧邑居，因行暴掠，驱录富人，征求财贿。上阅武，方泰当从，启称母疾不行，而微服往民间淫人妻，为州所崐录。又帅人仗抗拒，伤禁司，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狱，免官，削爵土，寻而复旧。

豫章内史南康王陈方泰，在郡里服官任期已满，纵火焚烧城里的房屋，并进行凶暴的抢掠，驱赶逮捕富人，搜括财富强索贿赂。宣帝阅兵时，陈方泰应当随从，却启奏说母亲有病不能随同，然而穿了普通衣服到民间奸污别人的妻子，被州官逮捕。又曾领人带着兵器抗拒官府，打伤禁司，被官吏奏报给宣帝。宣帝勃然大怒，将陈方泰投入牢狱，免官，取消他的爵号和封地，不久又都恢复如前。

[17]壬午，周以上柱国毕王贤为太师，郇公韩业为大左辅。九月，乙卯，以王贞为大冢宰。以郧公孝宽为行军元帅，帅行军总管杞公亮、公梁士彦寇淮南。仍遣御正杜杲、礼部薛舒来聘。

[17]壬午（二十三日），北周任命上柱国毕王宇文贤为太师，郇公韩业为大左辅。九月，乙卯（二十七日），任命王宇文贞为大冢宰。任命郧公宇文孝宽为行军元帅，率领行军总管杞公宇文亮、公梁士彦入侵淮南。仍派御正杜杲、礼部薛舒到陈朝聘问。

[18]冬，十月，壬戌，周天元幸道会苑，大醮，以高祖配醮。初复佛像 及天尊像，天元与二像俱南面坐，大陈杂戏，令长安士民纵观。

[18]冬季，十月，壬戌（初四），北周天元皇帝驾临道会苑，举行祷神除灾的祭祀，以周高祖配祀。开始恢复佛像和天尊像，天元皇帝的造像和上述的两像都是面南而坐，布置了大批杂戏，让长安的士民随意观赏。

[19]甲戌，以尚书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

[19]甲戌（十六日），陈朝任命尚书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

[20]十一月，辛卯，大赦。

[20]十一月，辛卯（初四），陈朝大赦全国。

[21]周韦孝宽分遣杞公亮自安陆攻黄城，梁士彦攻广陵。甲午，士彦至肥口。

[21]北周韦孝宽分别派遣杞公宇文亮从安陆进攻黄城，梁士彦进攻广陵。甲午（初七），梁士彦到肥口。

[22]乙未，周天元如温汤。

[22]乙未（初八），北周天元皇帝去骊山的温泉。

[23]戊戌，周军进围寿阳。

[23]戊戌（十一日），北周军队进攻并包围寿阳。

[24]周天元如同州。

[24]北周天元皇帝去同州。

[25]诏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量为上流水军都督，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左卫将军任忠都督北讨前军事，前丰州刺史皋文奏帅步骑三千趣阳平郡。

[25]陈宣帝诏令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量为上流水军都督，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左卫将军任忠都督北讨前军事，前丰州刺史皋文奏率领三千步骑兵进取阳平郡。

[26]壬寅，周天元还长安。

[26]壬寅（十五日），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

[27]癸卯，任忠帅步骑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将军鲁广达帅众入淮；是日，樊毅将水军二万自东关入焦湖，武毅将军萧摩诃帅步骑趣历阳。戊申，韦孝宽拔寿阳，杞公亮拔黄城，梁士彦拔广陵；辛亥，又取霍州。癸丑，以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大都督，总水步众军。

[27]癸卯（十六日），陈朝的任忠率领七千步骑兵进取秦郡；丙午（十九日），仁威将军鲁广达率军进入淮河一带。同一天，樊毅率领二万水军从东关进入焦湖，武毅将军萧摩诃率领步骑兵进取历阳。戊申（二十一日），北周的的韦孝宽攻克寿阳，杞公宇文亮攻克黄城，梁士彦攻克广陵；辛亥（二十四日），又攻取霍州。癸丑（二十六日），陈朝任命扬州刺史始兴王陈叔陵为大都督，总辖水步诸军。

[28]丁巳，周铸永通万国钱，一当千，与五行大布并行。

[28]丁巳（三十日），北周铸造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千，和五行大布一并流通。[29]十二月，戊午，周天元以灾异屡见，舍仗卫，如天兴宫。百官上表，劝复寝膳。甲子，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外命妇，大列伎乐，初作乞寒胡戏。

[29]十二月，戊午（初一），北周天元皇帝因为一再出现灾异现象，不用仪仗和护卫，去天兴宫斋戒。朝廷百官对他上表，劝他恢复睡觉用膳。甲子（初七），天元皇帝回宫，在正武殿召集百官、宫人、宫廷外臣以下的母亲、妻子，摆开了许多杂技歌舞，初次演出西域地方的“乞寒”戏。

[30]乙丑，南·北兖、晋三州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郡民并自拔还江南。周又取谯、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尽没于周。

[30]乙丑（初八），南兖州、北兖州、晋州以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郡的百姓一齐离开当地返回长江以南地区。北周又得到谯、北徐州。此后长江以北的地方都并入北周。

[31]周天元如洛阳，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以从。仍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后，辄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及于道。

[31]北周天元皇帝去洛阳，亲自驾驭驿马，一天走三百里，四位皇后以及文武侍卫几百人乘驿马在后面跟从。又命令四位皇后和自己并驾齐驱，走得有先后时，便加以斥责，弄得人困马乏跌倒在地，一路上接连不断出现。

[32]癸酉，遣平北将军沈恪、电威将军裴子烈镇涂州，开远将军徐道奴镇栅口，前信州刺史杨宝安镇白下。戊寅，以中领军樊毅都督

荆、郢、巴、武四州水陆诸军事。

[32]癸酉（十六日），陈朝派平北将军沈恪、电威将军裴子烈镇南徐州，开远将军徐道奴镇守栅口，前信州刺史杨宝安镇守白下。戊寅（二十一日），任命中领军樊毅都督荆、郢、巴、武四州的水陆军务。

[33]已卯，周天元还长安。

[33]已卯（二十二日），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

[34]贞毅将军汝南周法尚，与长沙王叔坚不相能，叔坚之于上，云其欲反。上执其兄定州刺史法僧，发兵将击法尚。法尚奔周，周天元以为仪同大将军、顺州刺史，上遣将军樊猛济江击之。法尚遣部曲督韩朗诈降于猛，曰："法尚部兵不愿降北，人皆窃议，欲叛还。若得军来，自当倒戈。"猛以为然，引兵急趋之。法尚阳为畏惧，自保江曲，战而伪走，伏兵邀之，猛仅以身免，没者几八千人。

[34]陈朝的贞毅将军汝南周法尚，与长沙王陈叔坚不和，陈叔坚在皇帝面前说周法尚的坏话，说他要谋反，陈宣帝逮捕了周法尚的哥哥定州刺史周法僧，发兵准备讨伐周法尚。周法尚投降北周，北周天元皇帝任命他为仪同大将军、顺州刺史，陈宣帝派将军樊猛渡过长江去攻打他。周法尚派部曲督韩朗向樊猛假投降，说："周法尚部下的士兵不愿意向北周投降，人们都私下议论，要叛变返回陈国。如果能派军队来，就会掉转矛头对周法尚造反。"樊猛认为他的话很对，便率军急攻周法尚。周法尚表面装作畏惧，自保江曲，交战后假装退兵，实际上埋伏了士兵向樊猛拦击，樊猛仅仅单身脱逃，损失的军队几乎有八千人。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四卷

陈纪八 高宗宣皇帝下之上太建十二年（庚子、580）

陈纪八 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庚子，公元580年）

[1]春，正月，癸巳，周天元祠太庙。

[1]春季，正月，癸巳（初七），北周天元皇帝到太庙癸祀祖先。

[2]戊戌，以左卫将军任忠为南豫州刺史，督缘江军防事。

[2]戊戌（十二日），陈朝任命左卫将军任忠为南豫州刺史，负责沿江一带的军事防务。

[3]乙卯，周税入市者人一钱。

[3]乙卯（二十九日），北周朝廷向出入集市的人每人征税一文钱。

[4]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门学，释奠。

[4]二月，丁巳（初一），北周天元皇帝驾幸露门学，陈设酒食祭祀孔子。

[5]戊午，突厥入贡于周，且迎千金公主。

[5]戊午（初二），突厥国派人向北周朝廷进贡，并来迎娶千金公主。

[6]乙丑，周天元改制为天制，敕为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为天元圣皇太后。癸未，诏杨后与三后皆称太皇后，司马后直称皇后。

[6]乙丑（初九），北周天元皇帝将自己所下的制书改称天制，敕书改称天敕。壬午（二十六日），北周尊称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天元太后为天元圣皇太后。癸未（二十七日），又下诏书令对皇后杨氏与朱氏、元氏、陈氏三位皇后一样都称为太皇后，司马皇后直称皇后。

行军总管杞公亮，天元之从祖兄也。其子西阳公温妻尉迟氏，蜀公迥之孙，有美色，以宗妇入朝，天元饮之酒，逼而淫之。亮闻之，惧；三月，军还，至豫州，密谋袭韦孝宽，并其众，推诸父为主，鼓行而西。亮国官茹宽知其谋，先告孝宽，孝宽潜设备。亮夜将数百骑

袭孝宽营，不克而走。戊子，孝宽追斩之，温亦坐诛。天元即召其妻入宫，拜长贵妃。辛卯，立亮弟永昌公椿为杞公。

北周行军总管杞公宇文亮是天元皇帝的从祖堂兄。宇文亮的儿子西阳公宇文温的妻子尉迟氏是蜀公尉迟迥的孙女，容貌美艳，以皇族大夫妇人的身份入朝，天元皇帝让她喝酒，强迫奸污了她。宇文亮得知此事后，心中恐惧。三月，他率军从淮南返回，军到豫州时，密谋袭击征南行军元帅韦孝宽，把他的部队夺过来，然后再推举自己父辈的人为首领，拥兵击鼓西进。宇文亮的国官茹宽得悉了他的计谋，事先告知了韦孝宽，韦孝宽就暗中作了部署。一天夜晚，宇文亮带领数百名骑兵偷袭韦孝宽军营，没有得手，被迫退走。戊子（初三），韦孝宽领兵追击，将宇文亮斩首，宇文温也受牵连被杀。天元皇帝随即把宇文温的妻子召入后宫，册封为长贵妃。辛卯（初六），天元皇帝又立宇文亮的弟弟永昌公宇文椿为杞公。

[7]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驱、式道候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于赤岸泽，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音乐俱作，又令虎贲持马上，称警跸。乙未，改同州宫为成天宫。庚子，还长安。诏天台侍卫之官，皆著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壬寅，诏内外命妇皆执笏，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俯伏如男子。

[7]北周天元皇帝巡幸同州，增派负责候望车贺的候正、负责先行安排的前驱以及负责在车驾前面开路的式道候等多达三百六十重，从皇宫应门一直到长安北面的赤岸泽，数十里间，幡旗相连，遮天蔽日；音乐大作，响彻云天。又命令虎贲卫士持戟乘马，沿路戒严，禁止过往行人通行。乙未（初十），天元皇帝下令将他居住的同州宫改称成天宫。庚子（十五日），天元皇帝回到长安。又下诏书命令在天台内的侍卫官吏，都须穿五色和红色、紫色、绿色衣服，以杂色为边缘装饰，名叫“品色衣”，遇到重大事情，可与公服轮换穿戴。壬寅（十七日），天元皇帝又下诏书命令宫廷内外有封号的妇人上朝时都要手持笏板，朝拜宗庙或天台时，都要像男人一样俯身跪拜。

天元将立五皇后，以问小宗伯狄道辛彦之。对曰：“皇后与天子敌体，不宜有五。”太学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喾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数，何常之岷有！”帝大悦，免彦之官。甲辰，诏曰：“坤仪比

德，土数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于是以陈氏为天中太皇后，尉迟妃为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帐五，使五皇后各居其一，实宗庙祭器于前，自读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辂载妇人，自帅左右步从。又好倒悬鸡及碎瓦于车上，观其号呼以为乐。

天元皇帝准备册立五位皇后，征询小宗伯狄道人辛彦之的意见。辛彦之回答说："皇后与天子同样尊贵，不应该有五位。"太常博士西城人何妥说："古时候帝喾有四个妃子，虞舜有两个妃子。可见前代在皇后的数目上，并 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定。"天元皇帝听了何妥的话非常高兴，就罢免了辛彦之的官。甲辰（十九日），天元皇帝下诏书说："妇人取法大地，土地有五类，所以在四位太皇后之外，可以再增置一位天中太皇后。"于是册封陈氏为天中太皇后，尉迟妃为天左太皇后。天元皇帝又下令建造了五座帐篷，让五位皇后各居住一座。他又将宗庙里的祭祀用具陈列于前，亲自拿着祝版宣读祝文，以祭告祖先。天元皇帝也经常让妇女乘坐玄辂、夏篆、夏缦、墨车和车等五种车子，自己带领左右随从步行跟从。他还喜欢倒挂活鸡于车上，或者向车上投掷瓦片，看着那些乘车的妇女吓得号叫而借以取乐。

[8]夏，四月，癸亥，尚书左仆射陆缮卒。

[8]夏季，四月，癸亥（初八），南陈尚书左仆射陆缮去世。

[9]己巳，周天元祠太庙；己卯，大雩；壬午，幸仲山祈雨，甲申，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乐迎候。

[9]己巳（十四日），北周天元皇帝到太庙去祭祀祖先。己卯（二十四日），举行求雨的雩祭。壬午（二十七日），天元皇帝又到仲山求雨。甲申（二十九日），天元皇帝从仲山返回皇宫，下令京城百姓在街巷唱歌跳舞迎候车驾。

[10]五月，癸巳，以尚书右仆射晋安王伯恭为仆射。

[10]五月，癸丑（初九），南陈任命尚书右仆射晋安王陈伯恭为尚书仆射。

[11]周杨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嫔、御等，咸爱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尝谴后，欲加之罪。后进止详闲，辞色不挠，天元大怒，遂赐后死，逼令引诀，后母独孤氏诣阁陈谢，叩头流血，然后得免。

[11]北周杨皇后性格柔顺，不妒忌，所以其他四位皇后以及后宫中的九嫔、侍御等都爱戴并敬重他。天元皇帝越来越昏庸暴虐，喜怒无常，曾无故责备杨皇后，想强加给她罪名。但是杨皇后举止安祥，言语态度没有曲挠服软的表示，所以天元皇帝十分愤怒，遂将杨皇后赐死，逼令他自杀。杨皇后的母亲独孤氏闻讯后，急忙进宫，为杨皇后求情，以至叩头流血，杨皇后才免于一死。

后父大前疑坚，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尝因忿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坚，谓左右曰：“色动，即杀之。”坚至，神色自若，乃止。内史上大夫郑译，与坚少同学，奇坚相表，倾心相结。坚既为帝所忌，情不自安，尝在永巷，私于译曰：“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愿少留意！”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

杨皇后的父亲杨坚任职大前疑，地位尊崇，深孚众望。天元皇帝一直猜忌他，有一次发怒时对杨皇后说：“我一定要将你家灭族。”于是传令召杨坚进宫，对左右侍从说：“他如果变了脸色，就立即把他杀死。”杨坚来到以后，神色自若，天元皇帝才没有杀他。内史上大夫郑译，少年时与杨坚同学，对杨坚的相貌感到惊奇，于是诚心诚意与他交结。杨坚既已遭到天元皇帝的猜忌，心中老是忐忑不安，有一次在宫中的长巷内碰到郑译，就悄悄地对他说：“我早就想出朝镇守一方，这你是很清楚的，希望你能够为我留心这样的机会！”郑译说：“随公您德高望重，天下归心。我也奢望前程远大，对您托付的事岂敢遗忘！我很快就向皇帝启奏。”

天元将遣译入寇，译请元帅。天元曰：“卿意如何？”对曰：“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随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天元从之。己丑，以坚为扬州总管，使译发兵会寿阳。将行，会坚暴有足疾，不果行。

北周天元皇帝将派郑译率军进攻南陈，郑译请求朝廷任命一位元帅。天元皇帝问：“你认为派谁合适？”郑译回答说：“如果要平定江东，不用朝廷懿戚重臣做统帅，难以镇抚，请命令随公杨坚随军前往，担任寿阳总管，负责前线军事。”天元皇帝答应了郑译的请求。己丑（初五），天元皇帝任命杨坚为岷扬州总管，令郑译调遣军队与杨

坚到寿阳会合。将要出发时，适逢杨坚突然得了脚病，结果没有成行。

甲午夜，天元备法驾，幸天兴宫；乙未，不豫而还。小御正博陵刘，素以狡谄得幸于天元，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天元召、之仪入卧内，欲属以后事，天元喑，不复能言。见静帝幼冲，以杨坚后父，有重名，遂与领内史郑译、御饰大夫柳裘、内史大夫杜陵韦、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绩谋引坚辅政，坚固辞，不敢当；曰：“公若为，速为之；不为，自为也。”坚乃从之，称受诏居中侍疾。裘，之孙也。

甲午（初十）夜，天元皇帝乘坐车驾，临幸天兴宫。乙未（十一日），因病返回。小御正博陵人刘一向以狡黠谄媚得到天元皇帝的宠爱，与御正大夫颜之仪一起受到天元皇帝的信任。天元皇帝召见刘、颜之仪到卧室，想向他们托付后事，但因病发音困难，不能再说话。刘见静帝年纪幼小，而杨坚是杨皇后的父亲，声名显赫，于是和领内史郑译、御饰大夫柳裘、内史大夫杜陵人韦、御正下士朝那人皇甫绩商议，邀请杨坚辅政。杨坚坚辞不接受，刘就对他说：”您如果想干，就赶快上任；如果不想干，我就自己干。”杨坚这才答应，对外则宣称接到天元皇帝诏命，要他住进宫中侍奉疾病。柳裘是柳的孙子。

是日，帝殂。秘不发丧。、译矫诏以坚总知中外兵马事。颜之仪知非帝旨，拒而不从。等草诏署讫，逼之仪连署，之仪厉声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等知不可屈，乃代之仪署而行之。诸卫既受敕，并受坚节度。

当天，天元皇帝去世。宫中对外秘而不宣。刘、郑译又假传诏命，让杨坚总管朝野内外的军队。颜之仪知道这不是天元皇帝的命令，就拒绝服从诏命。刘等人起草好诏书并分别署上自己的名字后，就逼颜之仪也签上名字，颜之仪厉声说：“天元皇帝已经升天，继位的皇帝还很年幼，总理朝政的重任应该由宗室中有才能的人担任。现今赵王宇文招年纪最大，他既是宗室至亲，不论德行和才干，理当担负辅政重任。你们诸位备受朝廷恩惠，应当考虑怎样才能尽忠报国才是，怎么能够把天下的权柄授与他姓之人呢！我颜之仪有死而已，绝不能欺骗先帝的在天之灵。”刘等人知道无法使颜之仪屈从，于是就代替颜之仪

签上名字，然后颁行下去。北周负责保卫京师和皇宫的禁卫军各部队既然都接到了天元皇帝的诏命，于是就都接受杨坚的指挥。

坚恐诸王在外生变，以千金公主将适突厥为辞，征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坚索符玺，颜之仪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坚大怒，命引出，将杀之；以其民望，出为西边郡守。

杨坚恐怕宗室诸王在地方发动叛乱，就以千金公主将要远嫁突厥为借口，征召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腾滕王宇文等五王入朝。杨坚索要天元皇帝的兵符玺印，颜之仪严厉地拒绝道："这是天子使用的东西，自然有人掌管，宰相凭什么索要天子的兵符印玺呢？"杨坚听了勃然大怒，命令将颜之仪拉出宫去，准备杀了他。但是考虑到颜之仪在朝廷上下都很有声望，于是就派他去做了西部边疆的郡守。

丁未，发丧。静帝入居天台，罢正阳宫。大赦，停洛阳宫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为太皇太后，李太后为太帝太后，杨后为皇太后，朱后为帝太后，其陈后、元后、尉迟后并为尼。以汉王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尊以虚名，实无所综理。以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秦王贽为上柱国。百官总己以听于左丞相。

丁未（二十三日），北周为去世的天元皇帝发丧。北周静帝住进天台，下令废除正阳宫的名称。静帝又下令大赦天下罪人，停止修建洛阳宫。庚戌（二十六日），静帝下诏书尊称阿史那太后为太皇太后，李太后为太帝太后，杨皇后为皇太后，朱皇后为帝太后。另外废陈皇后、元皇后、尉迟皇后出家为尼姑。又任命汉王宇文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只不过是尊以虚名，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同时任命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秦王宇文贽为上柱国。还下令朝中百官都必须率领下属服从左大丞相的命令。

坚初受顾命，使邗国公杨惠谓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赐令总文武事，经国任重。今欲与公共事，必不得辞。"德林曰："愿以死奉公。"坚大喜崐。始，刘、郑译议以坚为大冢宰，译自摄大司马，又求小冢宰。坚私问德林曰："欲何以见处？"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及发丧，即依此行之。以正阳宫为丞相府。

起初，杨坚受命辅政时，就派邗国公杨惠对御正下大夫李德林说："朝廷赐令让我总管文武大权，治理国家的责任重大。我想与你一起谋划大事，你一定不要推辞。"李德林回答说："我愿意追随您，虽死不辞。"杨坚非常高兴。最初，刘、郑译商议让杨坚出任大冢宰，郑译自己想担任大司马，刘又要求担任小冢宰。杨坚私下问李德林："准备把我怎么安排？"李德林说："您应该担任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镇服众心。"等到为天元皇帝办完丧事，杨坚就按照李德林所说的去做了，并把正阳宫作为丞相府。

时众情未壹，坚引司武上士卢贲置左右。将之东宫，百官皆不知所从。坚潜令贲部伍仗卫，因召公卿，谓曰："欲求富贵者宜相随。"往往偶语，欲有去就，贲严兵而至，众莫敢动。出崇阳门，至东宫，门者拒不纳，贲谕之，不去；嗔目叱之，门者遂却，坚入。贲遂典丞相府宿卫。贲，辩之弟子也。以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为司马，李德林为府属，二人由是怨德林。

当时北周将帅大臣尚未归心于杨坚，杨坚把掌管宫廷宿卫的司武上士卢贲安排在自己的身边。杨坚将要去正阳宫，朝中百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杨坚一面密令卢贲部署宿卫禁兵，一面召见公卿大臣，对他们说："想求取富贵的人请追随我。"公卿大臣们三三两两私下商议，有的表示愿意追随杨坚，有的则想留在朝廷。这时，卢贲带着全副武装的宿卫禁兵来到，公卿大臣们谁也不敢再有离去的表示。杨坚带着朝中百官出了宫廷东门崇阳门，来到正阳宫，但是守门的禁兵不放杨坚进去，卢贲上前对他们说明情况，可是这样禁兵还是不肯撤离。于是卢贲双目圆睁，厉声喝令他们闪开，守门禁兵这才退下，杨坚得以进入正阳宫。卢贲从此负责掌管丞相府的警卫。卢贲是卢辩弟弟的儿子。杨坚任命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为司马，李德林为府属。郑译、刘二人从此怨恨李德林。

内史下大夫勃海高明敏有器局，习兵事，多计略，坚欲引之入府，遣杨惠谕意。承旨，欣然曰："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亦不辞灭族。"乃以为相府司录。

北周内史下大夫勃海人高，聪明敏捷，有度量，懂军事，足智多谋。杨坚想请他进丞相府任职，于是派杨惠去向高转达相邀之意。高

接受了邀请，并欣然回答说："愿意听从杨公差遣。纵使杨公大业不成，我也不怕遭到灭族之祸。"杨坚于是任命高为丞相府司录。

时汉王赞居禁中，每与静帝同帐而坐。刘饰美妓进赞，赞甚悦之。因说赞曰："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人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后，入为天子，此万全计也。"赞年少，性识庸下，以为信然，遂从之。

当时汉王宇文赞就住在宫廷中，每天都与静帝同帐而坐，刘就把一些经过打扮的美貌歌女进献给宇文赞，宇文赞非常高兴。刘乘机对宇文赞说："大王您是先帝的弟弟，为众望所归。小皇帝年龄还小，怎能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只是现在先帝刚刚去世，人心还不稳定，请您暂时先回自己的府第，等待事情安定后，就迎立您为天子，这方是万全之计。"宇文赞年轻，才识平庸低下，相信了刘的话，于是就出宫回府去了。

坚革宣帝苛酷之政，更为宽大，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奏而行之；躬履节俭，中外悦之。

杨坚执政以后，革除了北周宣帝苛刻残暴的政令，为政务从宽大。他删改旧律，制定《刑书要制》，上奏静帝颁行天下。他又提倡节俭，并且身体力行，于是得到了朝野内外的称赞。

坚夜召太史中大夫庚季才，问曰："吾以庸虚，受兹顾命。天时人事，卿以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难可意察。窃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复得为箕、颍之事乎！"坚默然久之，曰："诚如君言。"独孤夫人亦谓坚曰："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杨坚在夜里召见太史中大夫庚季才，问道："我平庸没有才能，却得到了辅佐幼主的重任。从天时和人事两方面来看，你以为会怎么样呢？"庚季才回崐答说："天道精微奥妙，一时难以观察出来。我只从人事方面来预料，觉得符命征兆已定。我即使说天时和人事都对您不利，您难道还能够效法尧帝时代的许由，逃往箕山，洗耳于颍水，而让天下吗！"杨坚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事情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杨坚的夫人独孤氏也对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骑虎难下，你就努力去做吧！"

坚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位望素重，恐有异图，使迥子魏安公奉诏书召之会葬。壬子，以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长叉为相州刺史，先令赴邺；孝宽续进。

杨坚认为相州总管尉迟迥素来地位高，名望大，恐怕他有异图，于是就派他的儿子魏安公尉迟持诏书召尉迟迥还京师参加天元皇帝的葬礼。壬子（二十八日），任命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又任命小司徒叱列长义为相州刺史；先令叱列长义赶赴邺城，韦孝宽随后进发。

陈王纯时镇齐州，坚使门正上士崔彭征之。彭以两骑往止传舍，遣人召纯。纯至，彭请屏左右，密有所道，遂执而锁之，因大言曰：“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辄动！”其从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孙也。

北周陈王宇文纯当时镇守齐州，杨坚派门正上士崔彭前去征召。崔彭带着两名随从骑兵到了齐州，就住在供使者休息的传舍，派人去叫宇文纯。宇文纯来到后，崔彭请他让左右的侍卫随从退下，说有重要的话私下谈。然后乘机命令用枷锁了宇文纯，并对外大声宣布：“陈王有罪，皇帝下诏征他入朝，随从侍卫都不许乱动。”宇文纯的左右人员听后，都惊愕而散去。崔彭是崔楷的孙子。

六月，五王皆至长安。

六月，北周赵、陈、越、代、滕五王都到达长安。

[12]庚申，周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志者，简令入道。

[12]庚申（初六），北周恢复佛、道二教，原来的和尚、道士诚心修行的，下令分别恢复其宗教徒身份。

[13]周尉迟迥知丞相坚将不利于帝室，谋举兵讨之。韦孝宽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候韦孝宽。孝宽留贵与语以审之，疑其有变，遂称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密以伺之。孝宽兄子艺，为魏郡守，迥遣艺迎孝宽，孝宽问迥所为，艺党于迥，不以实对。孝宽怒，将斩之，艺惧，悉以迥谋语孝宽。孝宽携艺西走，每至亭驿，尽驱其传马而去，谓驿司曰：“蜀公将至，宜速具酒食。”迥寻遣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追者至驿，辄逢盛馔，又无马，遂迟留不进。孝宽与艺由是得免。

[13]北周尉迟迥深知丞相杨坚将会篡夺政权，就密谋起兵讨伐。韦孝宽进至朝歌，尉迟迥派遣部下大都督贺兰贵持他的亲笔信来迎接。韦孝宽把贺兰贵留下来，与他交谈，从贺兰贵的言谈话语中，觉察到尉迟迥可能会有变故，于是就假称有病，缓慢而行。一面派人以寻医买药为名到相州，暗中侦察尉迟迥的动静。韦孝宽的侄子韦艺，当时正在尉迟迥手下任魏郡太守。尉迟迥就派韦艺去迎接韦孝宽。韦孝宽问他关于尉迟迥的情况，韦艺因为是尉迟迥的同党，没有告诉韦孝宽实情。韦孝宽非常愤怒，要把韦艺斩首，韦艺惧怕，就把尉迟迥的密谋全部告诉了韦孝宽。于是韦孝宽带着韦艺向西奔还，每到一个亭驿，就把驿站里供使者换乘的传马全都驱赶走，又对驿官说："蜀公尉迟迥很快就要到达，赶快准备酒宴招待。"稍后，尉迟迥派遣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带着数百名骑兵追赶韦孝宽，每追到一个驿站，遇到的都是丰盛的酒宴，又没有传马可以替换，于是就不再追赶。韦孝宽和韦艺因此得免于难。

坚又令候正破六韩裒诣迥谕旨，密与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书，令为之备。迥闻之，杀昶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楼，令之曰："杨坚藉后父之势，挟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与国舅甥，任兼将相；先帝和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以匡国庇民，何如？"众咸从命。迥乃自称大总管，承制置官司。时赵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国，迥奉以号令。

杨坚又命令候正破六韩裒到邺城去，向尉迟迥申述自己并没有异图，同时暗中带着自己的亲笔信给相州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人，要他们防备尉迟迥起兵叛乱。尉迟迥得知此事后，就杀了晋昶和破六韩裒，然后召集相州文武官吏和百姓，登上城北门楼，对他们说："杨坚凭借着皇后父亲的地位，挟制年幼的天子，作威作福，这种不遵守臣道的行为，早已路人皆知。我和太祖文皇帝是舅崐甥，与国家情同一体，休戚与共，一身担当出将入相的双重大任。先帝让我镇守相州，本来就寄托着的国家安危兴亡。现在我要与你们一起纠合仁义勇敢之士，揭竿而起，以匡扶国家，保护百姓，你们看怎么样？"相州官吏百姓都表示愿意服从尉迟迥的命令。尉迟迥于是自封为大总管，宣称秉承天子之意，设置各种官吏。当时赵王宇文招应朝廷征召入朝，小儿子留在封地襄国。尉迟迥就尊奉他并以他的名义号令天下。

甲子，坚发关中兵，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公梁士彦、乐安公元谐、化政公宇文忻、濮阳公武川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清河公杨素、陇西公李询等皆为行军总管，以讨迥。弘度，楷之孙；询，穆之兄子也。

甲子（初十），杨坚调发北周在关中的军队，任命韦孝宽为行军元帅，公梁士彦、乐安公元谐、化政公宇文忻、濮阳公武川人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清河公杨素、陇西公李询等人为行军总管，统率军队讨伐尉迟迥。崔弘度是崔楷的孙子，李询是李穆哥哥的儿子。

初，宣帝使计部中大夫杨尚希抚慰山东，至相州，闻宣帝殂，与尉迟迥发丧。尚希出，谓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视不安，将有他计。吾不去，惧及于难。"遂夜从捷径而遁。迟明，迥觉，追之不及，遂归长安。坚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镇潼关。

当初，北周宣帝派遣计部中大夫杨尚希安抚慰问潼关以东各州郡。杨尚希到了相州，听到宣帝去世的消息，便和尉迟迥在相州为宣帝举行葬礼。杨尚希从葬礼上出来，对左右随从说："蜀公尉迟迥哭得不悲痛，而且眼神显得不安，他一定怀有别的打算。我如果不赶快离开此地，恐怕就会陷入祸乱之中。"于是在夜晚抄小路逃离相州。等到天明，尉迟迥方才发觉，已经追赶不上，杨尚希得以回到长安。

雍州牧毕剌王贤，与五王谋杀坚，事泄，坚杀贤，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谋不问。以秦王贽为大冢宰，杞公椿为大司徒。庚子，以柱国梁睿为益州总管。睿，御之子也。

北周雍州牧毕剌王宇文贤，与赵、陈、越、代、滕五王密谋除掉杨坚。事情败露，杨坚杀了宇文贤和他的三个儿子，而将五王参预密谋的事掩盖了下来，没有追究问罪。任命秦王宇文贽为大冢宰，杞公宇文椿为大司徒。庚子（疑误），北周朝廷任命柱国梁睿为益州总管。梁睿是梁御的儿子。

[14]周遣汝南公神庆、司卫上士长孙晟送千金公主于突厥。晟，幼之曾孙也。

[14]北周派遣汝南公宇文神庆、司卫上士长孙晟护送千金公主到突厥去完婚。长孙晟是长孙幼的曾孙。

又遣建威侯贺若谊赂佗钵可汗，且说之以求高绍义。佗钵伪与绍义猎于南境，使谊执之。谊，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绍义至长

安，徙之蜀；久之，病死于蜀。

北周又派遣建威侯贺若谊前去贿赂突厥佗钵可汗，并且向他陈说利害，要求将投奔突厥的原北齐宗室范阳王高绍义交还北周。佗钵可汗同意，于是就假装约高绍义到南面边疆打猎，让贺若谊带人抓获了他。贺若谊是贺若敦的弟弟。秋季，七月，甲申（初一），高绍义被押送到长安，北周朝廷把他流放到蜀地。很久以后，病死于蜀地。

[15]周青州总管尉迟勤，迥之弟子也。初得迥书，表送之，寻亦从迥。迥所统相、卫、黎、、贝、赵、冀、瀛、沧，勤所统青、齐、胶、光、莒等州皆从之，众数十万。荥州刺史邵公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潼州刺史曹孝远，各据本州，徐州总管司录席毗罗据兖州，前东平郡守毕义绪据兰陵，皆应迥；怀县永桥镇将纥豆陵惠以城降迥。迥使其所署大将军石逊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台韩长业攻拔潞州，执刺史赵威，署城人郭子胜为刺史。纥豆陵惠袭陷钜鹿，遂围恒州。上大将军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乌丸尼等帅青、齐之众围沂州，大将军檀让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罗众号八万，军于蕃城，攻陷昌虑、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

[15]北周青州总管尉迟勤是尉迟迥弟弟的儿子。起初，他收到尉迟迥的信后，派人把信送到长安，但是不久，又追随了尉迟迥。尉迟迥所统辖的相、卫、黎、、贝、赵、冀、瀛、沧等州，尉迟勤所统辖的青、齐、胶、光、莒等崐州，都追随他们，军队多达数十万人。另外，荥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潼州刺史曹孝远等都各据本州，徐州总管司录席毗罗占据兖州，前东平郡守毕义绪占据兰陵，都起兵响应尉迟迥。怀县永桥镇将纥豆陵惠以城投降了尉迟迥。尉迟迥派遣他所任命的大将军石逊攻打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也以州城投降。尉迟迥又派遣西道行台韩长业攻克潞州，生擒潞州刺史赵威，任命潞州城人郭子胜为刺史。同时，纥豆陵惠攻陷巨鹿，接着又进围恒州。上大将军宇文威攻打汴州。莒州刺史乌丸尼等率领青、齐两州军队围攻沂州。大将军檀让攻克曹、亳二州后，驻军梁郡。席毗罗的军队有八万之众，驻兵蕃城，攻克了昌虑、下邑两县城。李惠自申州进攻永州，攻克了永州城。

迥遣使招大左辅、并州刺史李穆，穆锁其使，封上其书。穆子士荣，以穆所居天下精兵处，阴劝穆从迥，穆深拒之。坚使内史大夫柳裘诣穆，为陈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浑往布腹心。穆使浑奉尉斗于坚，曰："愿执威柄以尉安天下。"又十三环金带遗坚。十三环金带者，天子之服也。坚大悦，遣浑诣韦孝宽述穆意。穆兄子崇，为怀州刺史，初欲应迥；后知穆附坚，慨然太息曰："阖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不得已亦附于坚。迥子谊，为朔州刺史，穆执送长安；又遣兵讨郭子胜，擒之。

尉迟迥派遣使者招附大左辅、并州刺史李穆，李穆将他所派的使者抓起来，连同书信一起送上朝廷。李穆的儿子李士荣认为李穆所统辖的并州是天下精兵所聚之地，暗中劝说李穆响应尉迟迥，李穆坚决拒绝。杨坚派遣内史大夫柳裘到李穆处，向他陈说利害关系，随后又派遣李穆的儿子左侍上士李浑到并州，向李穆转达他以诚相待之意。于是李穆派遣李浑送熨斗给杨坚，对他说："希望你执掌威柄以安定天下。"又送给杨坚十三环金带。十三环金带是只有天子才能佩带的。杨坚非常高兴，于是又派遣李浑到行军元帅韦孝宽那里，告诉他李穆的态度。李穆哥哥的儿子李崇，当时任怀州刺史，起初想响应尉迟迥；后来得知李穆支持杨坚，慨然叹息说："我全家得到富贵者多达数十人，现在遇到了国家有难，竟不能匡扶危难，延续皇室，还有什么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呢！"不得已，也被迫依附了杨坚。尉迟迥的儿子尉迟谊，当时任朔州刺史，李穆将他抓获，押送长安。李穆又派军队讨伐郭子胜，抓获了他。

迥招徐州总管源雄，东郡守于仲文，皆不从。雄，贺之曾孙；仲文，谨之孙也。迥遣宇文胄自石济，宇文威自白马济河，二道攻仲文，仲文弃郡走还长安，迥杀其妻子。迥遣檀让徇地河南，丞相坚以仲文为河南道行军总管，使诣洛阳发兵讨让，命杨素讨宇文胄。

尉迟迥又招附徐州总管源雄和东郡太守于仲文，二人都不顺从。源雄是源贺的曾孙，于仲文是于谨的孙子。于是尉迟迥派遣宇文胄由石济渡河，宇文威由白马渡河，分两路去攻打于仲文，于仲文被迫放弃东郡城，逃回长安，尉迟迥杀死了他的妻儿。尉迟迥还派遣檀让略地河南，丞相杨坚任命于仲文为河南道行军总管，派他到洛阳征发军队讨伐檀让，同时命令杨素讨伐宇文胄。

丁未，周以丞相坚都督中外诸军事。

丁未（二十四日），北周朝廷任命丞相杨坚都督中外诸军事。

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亦举兵应迥，己酉，周以柱国王谊为行军元帅，以讨消难。

北周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也举兵响应尉迟迥，己酉（二十六日），北周朝廷任命柱国王谊为行军元帅，统率军队讨伐司马消难。

广州刺史于，仲文之兄也，与总管赵文表不协；诈得心疾，诱文表，手杀之，因唱言表与尉迟迥通谋。坚以迥未平，因劳勉之，即拜吴州总管。

北周广州刺史于是于仲文的哥哥。他因与吴州总管赵文表不和，就假称得了心病，引诱赵文表来探视，然后亲手杀了他，于是对外宣称赵文表与尉迟迥通谋。杨坚因为尉迟迥尚未平定，因此派人慰勉于，并任命他为吴州总管。

赵僭王招谋杀坚，邀坚过其第，坚赍酒淆就之。招引入寝室，招子员、贯及妃弟鲁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席之间，伏壮士于室后。坚左右皆不得从，唯从祖弟开府大将军弘、大将军元胄坐于户侧。胄，顺之孙也。弘、胄皆有勇力，为坚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连坚，欲因而刺之。元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岷之使却。胄嗔目愤气，扣刀入卫。招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伪吐，将入后，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伪称喉乾，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会滕王后至，坚降阶迎之。胄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坚曰：“彼无兵马，何能为！”胄曰：“兵马皆彼物，彼若先发，大事去矣。胄不辞死，恐死无益。”坚复入坐。胄闻室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坚下床趋去。招将追之，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坚及门，胄自后至。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壬子，坚诬招与越野王盛谋反，皆杀之，及其诸子。赏赐元胄，不可胜计。

北周赵僭王宇文招密谋除掉杨坚，就邀请杨坚到他的府第，杨坚带着酒菜前往。宇文招把杨坚引到自己的寝室，他的儿子宇文员、宇文贯和妻弟鲁封等都在左右陪侍，佩刀而立。宇文招又把兵器暗藏在帷幕与宴席之间，让壮士埋伏于寝室后面。杨坚的左右侍卫都不让随

从，只有杨坚的从祖堂弟开府大将军杨弘与大将军元胄坐在寝室的门旁。元胄是元顺的孙子。杨弘与元胄都很有勇力，是杨坚的心腹将领。酒吃到尽兴时，宇文招用佩刀不断地刺瓜送入杨坚口中，想借机刺杀他。元胄见状，上前对杨坚说道："相府有事，不可久留。"宇文招呵斥他说："我正在与丞相谈话，你想干什么！"喝令他退下。元胄双目圆睁，怒气冲冲，提刀站在杨坚身旁。宇文招赏赐元胄酒喝，并且说："我难道会有恶意不成！你为何如此多疑，而加以戒备？"宇文招假装要呕吐，站起身想到后房去，元胄恐怕他一离开就会生变，于是多次扶他重新坐好。宇文招又谎称喉咙干渴，命令元胄到厨房取水来，元胄不动。正巧滕王宇文逌到，杨坚下台阶迎接他。元胄乘机对杨坚耳语道："情况异常，请赶快离开这里！"杨坚说："他没有掌握军队，又能有什么作为！"元胄说："军队本来就是皇室的，他如果先发制人，到那时一切就完了。我元胄并不怕死，只是怕死而无益。"杨坚没有听从元胄的劝告，仍旧入坐。元胄听到寝室后面有士兵穿戴甲胄的声音，立即上前对杨坚说："相府公事繁忙，您怎么能如此畅饮停留！"于是扶杨坚下座床快步离去。宇文招想要追赶杨坚，元胄用身体堵在门口，宇文招不得出；等杨坚到了大门口，元胄才从后面赶上。宇文招后悔自己没有及时下手，以至恨得弹指出血。壬子（二十九日），杨坚诬陷宇文招与越野王宇文盛谋反，杀了二人和他们的儿子，并重赏元胄，多得数不过来。

周室诸王数欲伺隙杀坚，坚都督临泾李圆通常保护之，由是得免。

北周宗室诸王多次想乘机除掉杨坚，杨坚的都督临泾人李圆通经常保护他，因此得免于难。

[16]癸丑，周主封其弟衍为叶王，术为郢王。

[16]癸丑（三十日），北周静帝封其弟宇文衍为叶王，宇文术为郢王。

[17]周豫、荆、襄三州蛮反，攻破郡县。

[17]北周豫、荆、襄三州蛮人反叛，攻克了一些郡县。

[18]周韦孝宽军至永桥城，诸将请先攻之，孝宽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今破其大军，此何能为！"于是引军壁于武陟。尉迟迥遣其子魏安公帅众十万入武德，军于沁东。会沁水涨，孝宽与迥隔水相持不进。

[18]北周行军元帅韦孝宽率军至永桥城，众将领都请求先攻打此城，韦孝宽说：“永桥镇城虽小却很坚固，如果攻而不克，就会挫伤我方军威。如果我们打败了尉迟迥的大军，这个小城还能有什么作为！”于是率军在武陟安营扎寨。尉迟迥派遣他的儿子魏安公尉迟率军十万进至武德，在沁水东面安营扎寨。时逢沁水暴涨，韦孝宽就与尉迟迥的军队隔水相持，都不进攻。

孝宽长史李询密启丞相坚云：“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人情大异。”坚深以为忧，与内史上大夫郑译谋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与诸将，皆国家贵臣，未相服从，今正以挟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异，后所遣者，又安知其能尽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今一旦代之，或惧罪逃逸；若加縻縶，则自郧公以下，莫不惊疑。且临敌易将，此燕、赵之所以败也。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素为诸将所信服者，速至军所，使观其情伪。纵有异意，必不敢动，动亦能制之矣。”坚大悟，曰：“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乃命少内史崔仲方往监诸军，为之节度。仲方，猷之子也，辞以父在山东。又命刘、郑译，辞以未尝为将，译辞以母老。坚不悦。府司录高请行，坚喜，遣之。受命亟发，遣人辞母而已。自是坚措置军事，皆与李德林谋之，时军书日以百数，德林口授数人，文岷意百端，不加治点。

韦孝宽府中长史李询秘密向杨坚报告说：“梁士彦，宇文忻和崔弘度三位行军总管接受了尉迟迥馈赠的金钱，因此军中不安，人心异常。”杨坚深为担忧，就与内史上大夫郑译商议派谁取代他们三人，李德林说：“您与 这些将领本来都是国家重臣，地位平等，他们没有服从您的义务，现在您只是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威来控制和驾御他们罢了。以前所派遣的，您疑心他们怀有异意；那么往后再派遣的，您又怎么能知道他们会向您推心置腹呢！再说，他们三人收取尉迟迥馈赠金钱的事，真假不明，现在如果马上派人替代他们领兵，他们可能会因害怕获罪而逃走；如果把他们都抓起来，那么前线的将帅自郧公韦孝宽以下，就会人人自危，莫不惊慌。况且临战易将，正是战国时期燕国、赵国被齐国、秦国打败的根本原因。以我看来，您只要派遣一位既是您的心腹，又通晓谋略，向来为众将领所信服的人，立刻到军中去，监视将领们的举动。纵使他们怀有异意，也肯定不敢轻举

妄动；万一有异常举动，也必能将其制服。”杨坚大悟，说：“如果不是你讲明这些道理，几乎要败坏大事。”于是命令少内史崔仲方前去监察诸军，并有权节制军事行动。崔仲方是崔猷的儿子，以父亲在山东而推辞。杨坚又先后命令刘、郑译前往，刘以自己没有做过将帅为理由推辞，郑译以母亲年迈需要侍奉为理由推辞。杨坚很不高兴。丞相府司录高请求前往，杨坚大喜，就派他前去。高接受任命后立即出发，只派人向母亲告别。从此以后，杨坚凡是处理军务，都要与李德林商量。当时丞相府发到的军书日以百计，李德林往往同时向几个人口授批文，文意多种多样，从不加以修改。

[19]司马消难以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九州及鲁山等八镇来降，为质以求援。八月，己未，诏以消难为大都督、总督九州八镇诸军事、司空，赐爵随公。庚申，诏镇西将军樊毅进督沔、汉诸军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帅众趣历阳，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趣南兖州。

[19]北周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举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九州和鲁山等八镇投降陈朝，并派他的儿子入朝作为人质，请求援助。八月，己未（初六），南陈宣帝下诏书任命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总督九州八镇诸军事、司空，并赐爵随公。庚申（初七），又下诏书让镇西将军樊毅督察沔、汉地区的军事；命令南豫州刺史任忠率军向历阳进发；任命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率军向南兖州进发。

[20]周益州总管王谦亦不附丞相坚，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汉川，不得进，坚即以睿为行军元帅以讨谦。

[20]北周益州总管王谦也不愿意依附杨坚，于是出动巴、蜀地区的军队攻打始州。新任益州总管梁睿到汉川以后，无法再继续前进，杨坚即任命梁睿为行军元帅讨伐王谦。

[21]戊辰，诏以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庚午，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克临江郡。

[21]戊辰（十五日），陈朝下诏书任命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庚午（十七日），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率军攻克临江郡。

[22]梁世宗使中书舍人柳庄奉书入周。丞相坚执庄手曰：“孤昔开府，从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时艰，猥蒙顾托。梁主奕叶委诚朝廷，当相与共保岁寒。”时诸将竞劝梁主举兵，与尉迟迥连谋，以

为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决。会庄至，具道坚语，且曰：“昔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皆一时雄杰，据要地，拥强兵，然功业莫就，祸不旋踵者，良由魏、晋挟天子，保京都，仗大顺以为名故也。今尉迟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司马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随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梁主深然之，众议遂止。

[22]后梁孝明帝萧岿派遣中书舍人柳庄带着书信入北周朝贡，北周丞相杨坚握着柳庄的手说：“我以前加开府时，曾经随军到过江陵，受到梁国君主的热情款待。眼下我们正处在天子年幼，时事艰难的时期，我虽然不才，但受命辅佐朝政。梁国君主几代都忠于朝廷，我们应当共同努力使这种融洽关系永远保持下去。”当时后梁众将帅竞相劝说萧岿起兵，与尉迟迥联合，认为这样做进可以对北周帝室效忠尽节，退可以席卷汉、沔地区。萧岿犹豫不决。适逢柳崌庄回来，将杨坚的话转告了萧岿，并且说：“以前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等人都是汉、魏时期有雄才大略的人，他们占据着战略要地，拥有强大的军队，但是都没有能够建立功业，祸难反而紧随而至。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魏、晋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着京师，倚仗名正言顺以讨叛逆，师出有名。方今尉迟迥虽然是一员老将，但是他年老昏庸。而司马消难、王谦又是极普通的人，都没有匡时济世的才干。周朝的将帅大臣，大多数只为自己打算，竞相效忠于杨坚。以我看来尉迟迥等人终当被消灭，随公杨坚必定会夺取周政权。我们不如保境安民，静观事态的发展变化。”萧岿非常赞同，众人也不再争论了。

高至军，为桥于沁水。尉迟于上流纵火筏，豫为土狗以御之。布陈二十余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宽军半渡而击之；孝宽因其却，鸣鼓齐进。军既渡，命焚桥，以绝士卒反顾之心。兵大败，单骑走。孝宽乘胜进，追至邺。

北周监军高到了前线军中，在沁水上建造桥梁。尉迟从上游放流带火的木，高事先在桥的上游建造了一些被称为“土狗”的土墩以阻挡火，使其不能靠近桥梁。尉迟布阵二十余里，指挥军队稍微后退，想等到韦孝宽的军队渡河中间时发起进攻。韦孝宽趁尉迟的军队后撤之机，擂鼓齐进。军队过河后，高又命令将桥焚毁，断绝了士卒的退

路。结果尉迟的军队大败，尉迟单骑逃走。韦孝宽率军乘胜前进，一直追到邺城。

庚午，迥与及弟西都公，悉将其卒十三万陈于城南，迥别统万人，皆绿巾、锦袄，号“黄龙兵”。迥弟勤帅众五万，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骑先至。迥素习军旅，老犹被甲监陈。其麾下皆关中人，为之力战，孝宽等军不利而却。邺中士民观战者数万人，行军总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当以诡道破之。”乃先射观者，观者皆走，转相腾藉，声如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复振，因其扰而乘之。迥军大败，走保邺城。孝宽纵兵围之，李询及思安伯代人贺娄子干先登。

庚午（十七日），尉迟迥和尉迟以及尉迟的弟弟西都公尉迟，率领全部军队十三万人在城南布阵，尉迟迥亲率一万多人，都戴绿巾、穿锦袄，号称“黄龙兵”。尉迟迥的弟弟尉迟勤统率军队五万人，从青州赶来增援尉迟迥，并亲率三千骑兵先期到达。尉迟迥深谙用兵之道，现在虽然老了，仍然穿戴甲胄，亲自临阵。他的部下都是关中人，为尉迟迥拚死血战，韦孝宽等将帅的军队因形势不利而被迫后退。邺城百姓出来观战的有数万人，行军总管宇文忻说：“形势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我要用诡诈的战法击败敌军。”于是先射击观战的百姓，这些人纷纷逃避，互相推搡践踏，呼声震天。宇文忻于是大声喊道：“叛贼失败了！”韦孝宽的军队很快士气重振，乘纷乱之机发起进攻。结果尉迟迥的军队大败，退保邺城。韦孝宽指挥军队包围了邺城，李询与安思伯代郡人贺娄子干首先登上城头。

崔弘度妹，先适迥子为妻，及邺城破，迥窘迫升楼，弘度直上龙尾追之。迥弯弓，将射弘度，弘度脱兜鍪，谓迥曰：“颇相识不？今日各图国事，不得顾私。以亲戚之情，谨遏乱兵，不行侵辱。事势如此，早为身计，何所待也？”迥掷弓于地，骂左丞相极口而自杀。弘度顾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迥头。”弘升斩之。军士在小城中者，孝宽尽坑之。勤、、东走青州，未至，开府仪同大将军郭衍追获之。丞相坚以勤初有诚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缚归罪，坚复其官爵。

崔弘度的妹妹早先嫁给尉迟迥的儿子为妻，待邺城被攻破后，尉迟迥计穷，登上城楼，崔弘度径直从龙尾道追上去。尉迟迥弯弓搭箭，准备射崔弘度，崔弘度摘下头盔对尉迟迥说：“还认识我吗？今日我们各自都是为了国事，不能顾及私情。念我们有亲戚之情，特地遏制住

乱兵，不许对您侵犯欺侮。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您应该早为自身考虑，还等待什么呢？”尉迟迥投弓箭于地，尽情大骂左丞相杨坚，然后自杀。崔弘度对弟弟崔弘升说：“你可取下尉迟迥的头颅。”于是崔弘升将尉迟迥斩首。在邺小城中的尉迟迥士卒，都被韦孝宽活埋。尉迟勤、尉迟与尉迟向东逃往青州，还没有到达，就被开府仪同大将军郭衍率兵追上抓获。丞相杨坚因为尉迟勤开始时曾诚心归顺自己，特下令不予问罪。李惠在尉迟迥失败前就自动回去请罪，杨坚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和爵位。

迥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达拿为长史。达拿，暹之子也，文士，岷无筹略，举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败。

尉迟迥晚年衰朽昏愦，起兵后任命小御正崔达为大总管府长史。崔达是崔暹的儿子，一介文士，没有计谋方略，举动处置多有失误，所以尉迟迥起兵才六十八天即告失败。

于仲文军至蓼堤，去梁郡七里。檀让拥众数万，仲文以羸师挑战而伪北，让不设备；仲文还击，大破之，生获五千余人，斩首七百级。进攻梁郡，迥守将刘子宽弃城走。仲文进击曹州，获迥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让以余众屯成武，仲文袭击，破之，遂拔成武。迥将席毗罗，众十万，屯沛县，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乡，仲文遣人诈为毗罗使者，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檀让明日午时至金乡，宣蜀公令，赏赐将士。”金乡人皆喜。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倍道而进。善净望见，以为檀让，出迎谒。仲文执之，遂取金乡。诸将多劝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罗起兵之所，当宽其妻子，其兵自归。如即屠之，彼望绝矣。”众皆称善。于是毗罗恃众来薄官军，仲文设伏击之，毗罗众大溃，争投洙水死，水为之不流。获檀让，槛送京师；斩毗罗，传首。

北周河南道行军总管于仲文率军进至蓼，距梁郡只有七里地。檀让拥有军队数万人，于仲文以羸弱之师前去挑战，然后佯装败退，檀让由于胜利而不再设防；于仲文率军杀回，大败檀让的军队，俘虏五千余人，斩首七百级。于仲文接着进攻梁郡，尉迟迥的守将刘子宽充城逃走。于仲文又进攻曹州，俘虏尉迟迥所委任的刺史李仲康。檀让率领残余部队屯守成武县，于仲文率军袭击，再一次打败檀让，攻克成武城。尉迟迥的将领席毗罗有兵十万，驻扎在沛县，准备进攻徐州。席毗罗的妻儿在金乡，于仲文派人假扮成席毗罗的使者，对金乡城主

徐善净说：“檀让明天午时来金乡，传达蜀公尉迟迥的命令，并赏赐将士。”金乡人都很高兴。于仲文就挑选精兵，打着尉迟迥的旗号，兼程前往。徐善净望见，以为是檀让，出城迎接。于仲文乘机令人拿下徐善净，于是夺取了金乡城。众将领多劝于仲文屠杀该城兵民，于仲文说：“此城是席毗罗起兵的地方，我们应当宽待他们的妻儿，这样他部下的官兵就会自动归降。如果我们屠杀了他们的妻儿家属，他们就会彻底绝望。”大家都赞成于仲文的主张。于是席毗罗依仗着优势兵力来逼近官军，于仲文设下埋伏，纵兵出击，席毗罗的军队惨败，部下争着投洙水而死，以至洙水被堵塞不流。于仲文俘获了檀让，用槛车押送京城，杀了席毗罗，传首级到长安。

韦孝宽分兵讨关东叛者，悉平之。坚徙相州于安阳，毁邺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

韦孝宽分兵讨伐关东叛军，全部平定。杨坚迁移相州治所于安阳，毁掉邺城及其民房。又分割相州，设置毛州、魏州。

梁主闻迥败，谓柳庄曰：“若从众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后梁国主得知尉迟迥起兵失败，对柳庄说：“当初如果听从了众将领的话，国家就不能保全了。”

丞相坚之初得政也，待黄公刘、沛公郑译甚厚，赏赐不可胜计，委以心膂，朝野倾属，称为“黄、沛”。二人皆恃功骄恣，溺于财利，不亲职务。及辞监军，坚始疏之，恩礼渐薄。高自军所还，宠遇日隆。时王谦、司马消难未平，坚忧之，忘寝与食。而逸游纵酒，相府事多遗落。坚乃以高代为司马；不忍废译，阴敕官属不得白事于译。译犹坐厅事，无所关预，惶惧顿首，求解职；坚犹以恩礼慰勉之。

北周丞相杨坚起初掌握政权时，对黄公刘、沛公郑译礼遇深厚，赏赐的财物不可胜计，并且委以心腹重任，所以朝野上下莫不奉承巴结，称为“黄、沛”。刘、郑二人仗着荐引杨坚有功而骄傲放纵，追求财物，不理政事。等到相继推辞出任监军以后，杨坚开始疏远他们，恩惠礼遇逐渐淡薄。高从军中回朝后，日益受到杨坚的宠信。当时王谦与司马消难的反叛尚未平定，杨坚为此担忧，常常废寝忘食。而刘游玩享乐，纵酒无节，致使相府公事多有耽误。于是杨坚任命高代替刘为丞相府司马；但还不忍心废黜郑译，就暗中命令各级官吏不得向郑译上报公事文书。郑译虽然仍能出入丞相府，但已不能参预政事。

于是郑译惊恐地向杨坚顿首谢罪，请求解除长史职务，杨坚仍然施以恩惠来安慰他。

[23]癸酉，智武将军鲁广达克周之郭默城。丙子，淳于陵克州城。

[23]癸酉（二十日），陈朝智武将军鲁广达攻克北周郭默城。丙子（二十崐三日），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攻克北周州城。

[24]周以汉王赞为太师，申公李穆为太傅，宋王实为大前疑，秦王贽为大右弼，燕公于为大左辅。，仲文之父也。

[24]北周朝廷任命汉王宇文赞为太师，申公李穆为太傅，宋王宇文实为大前疑，秦王宇文贽为大右弼，燕公于为大左辅。于是于仲文的父亲。

[25]乙卯，周大赦。

[25]乙卯（疑误），北周朝廷大赦天下。

[26]周王谊帅四总管至郧州，司马消难拥其众以鲁山、甑山二镇来降。

[26]北周行军元帅王谊统领四位总管进至郧州，司马消难率军献鲁山、甑山二镇归降南陈。

初，消难遣上开府仪同大将军段将兵围顺州，顺州刺史周法尚不能拒，弃城走，消难虏其母弟而南。樊毅救消难，不及，周亳州总管元景山击之，毅掠居民而去。景山与南徐州刺史宇文追之，与毅战于漳口，一日三战三捷。毅退保甑山镇，城邑为消难所据者，景山皆复取之。

起初，司马消难派遣上开府仪同大将军段率军围攻顺州，北周顺州刺史周法尚抵御不住，只好弃城出逃，司马消难俘获了他的母亲和弟弟向南而去。陈将樊毅率军来援救司马消难，没有赶上，北周亳州总管元景山攻打樊毅，樊毅劫掠百姓而退去。元景山和南徐州刺史宇文合兵追击樊毅，在漳口交战，一日内三战三捷。于是樊毅退保甑山镇，原来由司马消难所占据的地方，都被元景山重新夺取。

郧州巴蛮多叛，共推渠帅兰雒州为主，以附消难。王谊遣诸将分讨之，旬月皆平。陈纪、萧摩诃攻广陵，周吴州总管于击破之。沙州氐帅杨永安聚众应王谦，大将军乐宁公达奚儒讨之。杨素破宇文胄于石济，斩之。

郧州巴蛮到处反叛，他们共同推举酋帅兰雒州为首领，响应司马消难。王谊派遣众将分路讨伐，不到一个月即全部平定。南陈前军都督陈纪、萧摩诃率军进攻广陵，被北周吴州总管于击退。沙州氐帅杨永安聚众响应王谦，大将军乐宁公达奚儒率军讨伐。杨素率军于石济击败荥州刺史宇文胄，将宇文胄斩首。

[27]周以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齐公于智为大司空；九月，以小宗伯竟陵公杨惠为大宗伯。

[27]北周朝廷任命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齐公于智为大司空；九月，又任命小宗伯竟陵公杨惠为大宗伯。

[28]丁亥，周将王延贵帅众援历阳；任忠击破之，生擒延贵。

[28]丁亥（初五），北周将领王延贵率军增援历阳，被南陈南豫州刺史任忠击败，俘获了王延贵。

[29]壬辰，周废皇后司马氏为庶人。庚戌，以随世子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统旧齐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坚为大丞相，罢左、右丞相之官。

[29]壬辰（初十），北周朝廷废皇后司马氏为平民。庚戌（二十八日），北周朝廷任命随公杨坚的长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统辖原北齐王朝所管辖的地区。壬子（三十日），北周朝廷又任命左丞相杨坚为大丞相，废除左、右丞相的官职。

[30]冬，十月，甲寅，日有食之。

[30]冬季，十月，甲寅（初二），出现日食。

[31]周丞相坚杀陈惑王纯及其子。

[31]北周丞相杨坚诛杀陈惑王宇文纯和他的儿子。

[32]周梁睿将步骑二十万讨王谦，谦分命诸将据险拒守，睿奋击，屡破之，蜀人大骇。谦遣其将达奚，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帅众十万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战士不过二千，总管昌黎豆卢，昼夜拒守，凡四旬，时出奇兵击等，破之；会梁睿至，等遁去。睿自剑阁入，进逼成都。谦令达奚、乙弗虔城守，亲帅精兵五万，背城结陈。睿击之，谦战败，将入城，、虔以城降。谦将麾下三十骑走新都，新都令王宝执之。戊寅，睿斩谦及高阿那肱，剑南平。

[32]北周行军元帅梁睿统率步、骑兵二十万讨伐王谦，王谦分别命令众将占据战略要地，以抵御朝廷军队，梁睿率军奋勇出击，多次打败王谦军队，蜀地人大为惊骇。王谦派遣部将达奚、高阿那肱、乙弗虔等人率军十万攻打利岷州，筑坝拦嘉陵江水以灌利州城。城中守军士卒不过两千，总管昌黎人豆卢率军日夜拒守，相持达四十天，还时常出奇兵袭击达奚等人的军队，并取得胜利。正当此时，梁睿率军赶到，达奚等人率军逃走。于是梁睿率军从剑阁入川，进逼成都。王谦命令达奚、乙弗虔守城，自己亲率精兵五万，背城摆开阵势。梁睿纵兵攻打，王谦战败，将要入城，达奚、乙弗虔举城投降。王谦带领部下三十名骑兵逃往新都，被新都县令王宝抓获。戊寅（二十六日），梁睿将王谦和高阿那肱斩首，剑南全部平定。

[33]十一月，甲辰，周达奚儒破杨永安，沙州平。

[33]十一月，甲辰（二十二日），北周大将军达奚儒率军击败氐帅杨永安，平定了沙州。

[34]丁未，周郧襄公韦孝宽卒。孝宽久在边境，屡抗强敌；所经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见其成事，方乃惊服。虽在军中，笃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禄，不入私室。人以此称之。

[34]丁未（二十五日），北周郧襄公韦孝宽去世。韦孝宽曾长期镇守边疆，多次抗击强敌；对于他的筹划部署，人们一开始都难以理解，待后来他获得胜利，人们才惊奇和钦佩。韦孝宽虽然戎马一生，但专心于文史；又与宗族和睦，自己所得俸禄，从不独自占有。人们因此而称赞他。

[35]十二月，庚辰，河东康简王叔献卒。

[35]十二月，庚辰（疑误），南陈河东康简王陈叔献去世。

[36]癸亥，周诏诸改姓者，宜悉复旧。

[36]癸亥（十二日），北周静帝下诏令在西魏时改姓鲜卑姓氏的人，都应恢复原来的姓氏。

[37]甲子，周以大丞相坚为相国，总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号，进爵为王，以安陆等二十郡为随国，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坚受王爵、十郡而已。

[37]甲子（十三日），北周朝廷任命大丞相杨坚为相国，统辖百官总理国家政事；免去他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冢宰的称号；进爵位为王，以安陆等二十郡作为随王国；特许他在朝见天子时不称名，又赐他享有九锡仪礼。杨坚只接受了随王爵位和十郡的封地。

辛未，杀代王达、滕闻王及其子。

辛未（二十日），北周诛杀了代王宇文达、滕闻王宇文和他们的儿子。

壬申，以小冢宰元孝规为大司徒。

壬申（二十一日），北周朝廷任命小冢宰元孝规为大司徒。

[38]是岁，周境内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38]这一年，北周境内有州二百一十一个，郡五百零八个。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五卷

陈纪九 高宗宣皇帝下之下太建十三年（辛丑、581）

陈纪九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辛丑，公元581年）

[1]春，正月，壬午，以晋安王伯恭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袁宪为右仆射。宪，枢之弟也。

[1]春季，正月，壬午（初一），陈朝任命晋安王陈伯恭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袁宪为尚书右仆射。袁宪是袁枢的弟弟。

[2]周改元大定。

[2]北周静帝改年号为大定。

[3]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国、百揆、九锡，建台置官。丙辰，诏进王妃独孤氏为王后，世子勇为太子。

[3]二月，甲寅（初四），隋王杨坚始接受相国、统辖百官的职务和九锡礼仪，并建立隋国台省、设置官吏。丙辰（初六），北周静帝诏令进封隋王妃独孤氏为王后，隋王世子杨勇为太子。

开府仪同大将军庾季才，劝隋王宜以今月甲子应天受命。太傅李穆、开府仪同大将军卢贲亦劝之。于是周主下诏，逊居别宫。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册，大宗伯赵奉皇帝玺绂，禅位于隋。隋主冠远游冠；受册、玺，改服纱帽、黄袍；入御临光殿，服兖冕，如元会之仪。大赦，改元开皇。命有司奉春册祀于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镇洛阳。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赐之孙也；女为太子妃。

北周开府仪同三司庾季才劝说隋王杨坚应该在本月甲子日顺应天命，接受皇位。太傅李穆、开府仪同大将军卢贲也向杨坚劝进。于是，北周静帝颁下诏书，让位迁居别宫。甲子（十四日），北周静帝命令兼太傅杞公宇文椿捧着册书，大宗伯赵捧着皇帝的玺印，禅位于隋王杨坚。隋文帝戴着远游冠，接受了册书、御玺，又改戴白纱帽，穿上黄袍；然后进入临光殿，再戴上冠冕，穿上衮服，按照皇帝每年正月初一朝见百官群臣的元会礼仪登基称帝。隋文帝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皇。并命令有关官员捧着册书前往南郊祭天，禀告上天隋

已承天受命。又派遣小冢宰元孝矩替代太子杨勇镇守洛阳。元孝矩本名元矩，以字行世，是元天赐的孙子；他女儿是太子杨勇的妃子。

少内史崔仲方劝隋主除周六官，依汉、魏之旧，从之。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司统职。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以酬勤劳；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声者。改侍中为纳言。以相同司马高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京兆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

小内史崔仲方劝说隋文帝废除北周建立的六官制度，而恢复汉、魏旧制，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隋朝设置了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和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以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别执掌和统领各类职事政务。又设置了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爵，用来酬劳勤苦和立功的将帅；设置了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用来加封有德行和声望的文武大臣。还将门下省长官侍中改称纳言。任命原相国府司马高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府司录京兆人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府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

乙丑，追尊皇考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吕氏为元明皇后。丙寅，修庙社。立王后独孤为皇后，王太子勇为皇太子。丁卯，以太尉赵为尚书右仆射。己巳，封周静帝为介公。周氏诸王皆降爵为公。

乙丑（十五日），隋文帝诏令追尊皇考杨忠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吕氏为元明皇后。丙寅（十六日），又诏令修建祖庙社庙。同时，册立原隋王后独孤氏为皇后，王太子杨勇为皇太子。丁卯（十七日），任命太尉赵为尚书右仆射。己巳（十九日），封北周静帝为介公，原北周宗室诸王一律降爵改封为公。

初，刘、郑矫诏以隋主辅政，杨后虽不预谋，然以嗣子幼冲，恐权在他族，闻之，甚喜。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禅位，愤惋逾甚。隋主内甚愧之，改封乐平公主，久之，欲夺其志；公主誓不许，乃止。

起初，刘、郑译假传北周天元皇帝诏命引用隋文帝辅政，天元杨皇后虽崐然没有参预谋划，却因为静帝年幼，恐怕政权落入别族手中，所以听说杨坚辅政非常高兴。后来杨皇后察觉到她父亲怀有异图，密

谋篡权，心中愤愤不平，往往从言语态度上表现出来；及至北周静帝禅位于隋文帝，她异常愤怒和悲伤。隋文帝也感到非常对不起女儿，于是改封她为乐平公主。过了一段时间，隋文帝想作主将女儿改嫁，乐平公主人驻誓死不从，隋文帝只好作罢。

隋主与周载下大夫北平荣建绪有旧，隋主将受禅，建绪为息州刺史；将之官，隋主谓曰："且踌躇，当共取富贵。"建绪正色曰："明公此旨，非仆所闻。"及即位，来朝，帝谓之曰："卿亦悔不？"建绪稽首曰："臣 位非除广，情类杨彪。"帝怒曰："朕虽不晓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

隋文帝和原北周载师下大夫北平人荣建绪有交情，在他将要接受禅让时，荣建绪被朝廷任命为息州刺史。在即将赴任时，隋文帝对荣建绪说："请暂且耽搁一下，当共享富贵荣华。"荣建绪严肃地回答说："明公的这些话，不是我想听到的。"隋文帝即位后，荣建绪入朝，文帝对他说："你感到后悔吗？"荣建绪叩头回答道："我虽然没有处在晋、宋禅让之际东晋秘书监徐广的位置，但和曹魏代汉后的东汉太尉杨彪情状相似。"隋文帝听了发怒说："朕虽然不明白书上的典故，但也知道你此言不恭敬！"

上柱国窦毅之女，闻隋受禅，自投堂下，抚膺太息曰："恨我不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阳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灭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长，以适唐公李渊。渊，之子也。

原北周上柱国窦毅的女儿得知隋文帝接受了禅让后，气愤得扑倒在殿阶下，捶胸叹息说："恨我不是个男子，以拯救舅家宇文氏于患难之中！"窦毅和夫人襄阳公主急忙捂住她的嘴说："你不要乱说，那样会招致灭族之祸的！"窦毅由此对女儿感到惊奇。窦毅女儿长大后，嫁给唐公李渊。李渊是李的儿子。

虞庆则劝隋主尽灭宇文氏，高、杨惠亦依违从之，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书生，不足与议此！"于是周太祖孙谯公乾恽、冀公绚，闵帝子纪公，明帝子公贞、宋公实，高祖子汉公赞、秦公贽、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兑、荆公元，宣帝子莱公衍、郢公术皆死。德林由此品位不进。

内史监虞庆则劝说隋文帝斩尽杀绝北周帝室宇文氏，尚书左仆射高、邗公杨惠也违心赞成，只有内史令李德林苦苦争辩，认为不能那

样做，隋文帝变了脸色说道："你只是一介书生，不值得和你讨论此事！"于是，北周文帝宇文泰的孙子谯公宇文乾晖、冀公宇文绚，孝闵帝宇文觉的儿子纪公宇文，明帝宇文毓的儿子公宇文贞、宋公宇文实，武帝宇文邕的儿子汉公宇文赞、秦公宇文贽、曹公宇文允、道公宇文充、蔡公宇文兑、荆公宇文元，宣帝宇文的儿子莱公宇文衍、郢公宇文术，全部被处死。因为这件事，李德林的官品职位再没有升迁过。

[4]乙亥，上耕藉田。

[4]乙亥（二十五日），南陈宣帝亲自耕种藉田。

[5]隋主封其弟邵公慧为滕王，安公爽为卫王，子雁门公广为晋王，俊为秦王，秀为越王，谅为汉王。

[5]隋文帝封皇弟邵公杨慧为滕王、安公杨爽为卫王，封皇子雁门公杨广为晋王、杨俊为秦王、杨秀为越王、杨谅为汉王。

[6]隋主赐李穆诏曰："公既旧德，且又父党。敬惠来旨，义无有违。即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入朝，帝以穆为太师，赞拜不名；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贵盛无比。又以上柱国窦炽为太傅，幽州总管于翼为太尉。李穆上表乞骸骨，诏曰："吕尚以佐周，张苍以华皓相汉，高才命世，不拘常礼。"仍以穆年耆，敕蠲朝集，有大事，就第询访。

[6]随文帝赐给并州总管李穆诏书说："您既素有德望，并且又是家父的同辈好友。您劝我顺天受命的来函，我不敢违背。已经于本月十三日恭承天命，登上帝位。"不久李穆自并州入朝，文帝即任命李穆为太师，。特许他在朝拜时不称名。李穆的子孙即使还在襁褓之中，也一律授予仪同三司。因此，李穆一门手持牙笏身居官位的多达一百余人，贵盛无比。隋文帝又任命上柱国窦炽为太傅、幽州总管于翼为太尉。李穆上表请求辞职归养，隋文帝下诏书说："古代姜太公吕尚以百岁高龄辅佐周文王、武王成就王业，张苍以白发老人担任汉文帝的丞相，高才伟人佐命当世，不能拘泥于常礼。"于是以李穆年事已高，敕免峎除正常朝会。遇有军国大事，朝廷派人到府上征询他的意见。

美阳公苏威，绰之子也，少有令名，周晋公护强以女妻之。威见护专权，恐祸及己，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周高祖闻其贤，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又除稍伯下大夫，皆辞疾不拜；宣帝就除开府仪同

大将军。隋主为丞相，高荐之，隋主召见，与语，大悦；居月余，闻将受禅，遁归田里。请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预吾事耳，置之。”及受禅，征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为邳公，以威袭爵。

美阳公苏威是苏绰的儿子，少年时即享有美名，北周晋公守文护硬碍把女儿嫁给他。后来苏威见宇文护专制朝廷，恐怕他一旦失势将会牵连自己，于是就隐居于山寺中，以读书为娱。北周高祖听说他有贤能，就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不久又任命他为稍伯下大夫，可是苏威都称病不接受任命；北周宣帝时又任命他为开府仪同大将军。隋文帝担任丞相后，高推荐苏威，文帝就加以召见并与他交谈，非常赏识他。苏威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得悉隋将受禅代周，于是就逃归故里。高请求追回苏威，隋文帝回答说：“他这样做是不想参预我的事，暂且别管他。”及至接受禅位后，文帝就征召并任命苏威担任太子少保，追封他的父亲苏绰为邳公，让苏威承袭爵位。

[7]丁丑，隋以晋王广为并州总管。三月，戊子，以上开府仪同三司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和州刺史河南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问将交帅于高，荐弼与擒虎，故置于南边，使潜为经略。

[7]丁丑（二十七日），隋朝任命晋王杨广为并州总管。三月，戊子（疑误），又任命上开府仪同三司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守广陵；任命和州刺史河南人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守庐江。当时隋文帝有吞并江南的志向，向高访求将帅，高向他推荐了贺若弼和韩擒虎，因此隋承文帝派遣他们二人驻守在南面边境，让他们暗中加以筹划。

戊戌，以太子少保苏威兼纳言、度支尚书。

戊戌（疑误），隋朝任命太子少保苏威兼任纳言、度支尚书。

初，苏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制征税法颇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譬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驰之！”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简，隋主悉从之，渐见亲重，与高参掌朝政。帝尝怒一人，将杀之；威入进谏，帝不纳，将自出斩之，威当帝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谢曰：“公能若是，吾无忧矣。”赐马二匹，钱十余万，寻复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

当初，苏绰在西魏时，因为经常国用不足，所以制定的税收很重。颁行后他慨然叹道："我今天所制定的重税法，就譬如张满的弓，只是为了在战乱之世满足国用，并不是治平之世的作法。后世的君子，谁能把弓弦放松呢？"苏威听了父亲的话，就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使命。现在他担任了度支尚书，于是奏请减免赋税徭投，尽量从轻从简，隋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苏威因此逐渐受到隋文帝的信任倚重，和高一起掌管朝政。隋文帝曾经恼怒一个人，将要杀死他；苏威来到殿进谏，文帝不听，将亲自出去杀掉那人，而苏威挡在文帝面前不离开；文帝避开他又想出去，苏威又上前遮挡。于是文帝非常生气，拂衣返回宫中；过了很长时间，文帝才又召见苏威，致歉说："你能够这样做，我就不用担忧了。"并赏赐给他马两匹，钱十余万。不久，又任命苏威兼任大理寺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原来的官职仍旧。

治书侍御史安定梁毗，以威兼领五职，安繁恋剧，无举贤自代之心，抗表劾威，帝曰："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何遽迫之！"因谓朝臣曰："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杨素才辩无双，至于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乱世，南山四皓，岂易屈哉！"威尝言于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保用多为！'"帝深然之。

治书侍御史安定人梁毗认为苏威一身兼领五项职务，安于繁碎，眷恋于烦杂，没有举荐贤才接替自己的念头，于是就上表弹劾他，隋文帝说："苏威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勤奋工作，而且志向远大，抱负不凡，你为何突然提出要他让贤？"并因此对百官朝臣说："苏威如果没有遇到我，就无法施展他的抱负；我如果没有苏威，又如何能够推行安邦定国之道呢？清河公杨素虽然辩才无崐双，至于博古通今，辅助我宣扬教化，就远不能和苏威相比。苏威如果遭逢乱世，肯定会像西汉初年的南山四皓那样隐居避世，岂能轻易使他屈服出仕！"苏威曾经对隋文帝说："我的父亲经常告诫我说："只要熟读《孝经》一书，就足以安身立命，治理国家，那里用得着读很多的书！"隋文帝深表同意。

高深避权势，上表逊位，让于苏威，帝欲成其美，听解仆射。数日，帝曰："苏威高蹈前朝，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使之去

官！”命复位。、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帝无不与之谋议，然后行之。故革命数年，天下称平。

尚书左仆射高想避开权势，上表请求辞职，让位于苏威。隋文帝想成全他让贤的美名，允许解除他仆射职务。数日后，隋文帝又说：“苏威在前朝北周隐居不仕，高能够推举他这样的贤才。我听说举荐贤才的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奖赏，怎么能让他去官离职呢？”于是命令恢复高的职务。高和苏威同心协力，朝中政事无论大小，文帝都先和他们商议，然后才公布实行。所以隋文帝称帝数年来，天下升平，国泰民安。

太子左庶子卢贲，以、威执政，心甚不平，时柱国刘亦被疏忌。贲因讽及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谋黜、威，五人相与辅政。又以晋王广有宠于帝，私谓太子曰：“贲欲数谒殿下，恐为上所谴，愿察区区之心。”谋泄，帝穷治其事，等委罪于宾、贲。公卿奏二人当死，帝以故旧，不忍诛，并除名为民。

太子左庶子卢贲因为高、苏威执掌朝政，心中愤愤不平。当时柱国刘也受到隋文帝的猜忌和疏远，于是卢贲就暗中鼓动刘以及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人密谋废黜高、苏威，由他们五人共同辅政。同时，卢贲又因为晋王杨广正受到隋文帝的宠爱，因此私下对太子杨勇说：“我本想常来看望殿下，但恐怕被后皇上知道了必定会遭到谴责，愿您明察我的一片诚心。”后来他们的密谋败露，隋文帝下令彻底追查，于是刘等三人把罪责全推到张宾和卢贲头上。公卿大臣上奏说张、卢二人应当处死，隋文帝因为这两人都是他的旧交，不忍心将他们处死，而是将他们除官为民。

[8]庚子，隋诏前代品爵，皆依旧不降。

[8]庚子（疑误），隋文帝颁下诏令，百官大臣凡在前代北周所受封的官品爵位，都仍旧不予降低。

[9]丁未，梁主遣其弟太宰岩入贺于隋。

[9]丁未（疑误），后梁国主派遣弟弟太宰萧岩入隋庆贺。

[10]夏，四月，辛巳，隋大赦。戊戌，悉放太常散乐为民，仍禁杂戏。

[10]夏季，四月，辛巳（初二），隋朝大赦天下罪人。戊戌（十九日），全部释放录属于太常寺演奏散乐的乐户为平民百姓，但仍然禁止演出杂戏。

[11]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聘于周。辛丑，至长安，隋已受禅，隋主致之介国。

[11]陈朝派遣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到北周聘问。辛丑（二十二日），韦鼎等人到达长安，当时隋朝已接受了北周的禅让，于是隋文帝就把他们送到北周静帝受封的介国。

[12]隋主召汾州刺史韦部冲为眯兼散骑常侍。时发稽胡筑长城，汾州胡千余人，在涂亡叛。帝召冲问计，对曰："夷狄之性，易为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致。臣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绥怀叛者，月余皆至，并赴长城之役。冲，之子也。

[12]隋文帝征召汾州刺史韦冲入朝，任命他为兼散骑常侍。当时征发稽胡族修筑长城，汾州胡人有一千多人在征发途中叛逃。隋文帝召见冲问计，韦冲回答说："夷狄之族反复无常，都是由于州郡长官不称职造成的。我请求前去以理安抚他们，这样可不劳用兵而平定叛乱。"隋文帝认为他说的对，就派遣他前去采用怀柔政策招附叛逃胡人，不出一个月，那些胡人都来归附，并去服役修筑长城。韦冲是韦的儿子。

[13]五月，戊午，隋封邗公雄为广平王，永康公弘为河间王。雄，高祖之族子也。

[13]五月，戊午（初十），隋朝封邗公杨雄为广平王，永康公杨弘为河间王。杨雄是高祖杨坚的族子。

[14]隋主潜害周静帝而为之举哀，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为嗣。
[14]隋文帝暗害了北周静帝，并为他举行了葬礼，把他埋葬在恭陵；然后以静帝的族人宇文洛为他的后代。

[15]六月，癸未，隋诏郊庙冕服必依《礼经》。其朝会之服、旗帜、牺牲皆尚赤，戎服以黄，常服通用杂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黄，百僚毕贺。于是百官常服，同于庶人，皆著黄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环带为异。

[15]六月，癸未（二十九日），隋文帝诏令内外百官，在郊祀上天和庙祭先祖时，冠冕服饰都必须依据《礼经》；在朝会时所穿的朝服和国家所用的各种旗帜、祭祀所用的牲畜都崇尚红色，将帅兵士的军服使用黄色，官吏平民的常服通用杂色。秋季，七月乙卯（初八），隋文帝首次穿黄色衣服，百官群臣都表示祝贺。于是百官大臣的常服与庶民百姓相同，都穿黄袍；隋文帝的朝服也是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系以十三环金带。

[16]八月，壬午，隋废东京官。

[16]八月，壬午（初五），隋朝废除东京洛阳的六府官署。

[17]吐谷浑寇凉州，隋主遣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等步骑数万击之。谐击破吐谷浑于丰利山，又败其太子可博汗于青海，俘斩万计。吐谷浑震骇，其王侯三十人各帅所部来降。吐谷浑可汁夸吕帅亲兵远循。隋主以其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使统降众。以元谐为宁州刺史，留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凉州。

[17]吐谷浑侵犯凉州，隋文帝派遣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等统率步、骑兵数万人反击吐谷浑。乐谐率军先在丰利山打败吐谷浑军队，又在青海湖打败吐谷浑太子可博汗，共俘虏、斩杀一万多人。于是吐谷浑举国震骇，共有王、侯三十人各自率领部落前来投降。吐谷浑可汗夸吕带领亲兵逃奔远方。隋文帝封吐谷浑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让他统领归降的吐谷浑部族。又任命元谐为宁州刺史，留下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守凉州。

[18]九月，庚午，将军周罗攻隋故墅，拔之。萧摩诃攻江北。

[18]九月，庚午（二十四日），陈朝将军周罗率军攻打隋朝的故墅城，并夺取了它。萧摩诃也率军攻打隋江北地区。

[19]隋奉车都尉于宣敏奉使巴、蜀还，奏称：“蜀土沃饶，人物殷阜，周德之衰，遂成戎首。宜树建藩屏，封殖子孙。”隋主善之。辛未，以越王秀为益州总管，改封蜀王。宣敏，谨之孙也。

[19]隋朝奉车都尉于宣敏奉命出使巴、蜀还朝，上奏说：“蜀地土壤沃饶，人才辈出，物产丰富，因为周朝衰败，于是王谦得以在那里起兵作乱。所以陛下应该在那里建立藩国，封赐子孙。”隋文帝认为他的建议很好。辛未（二十五日），任命越王杨秀为益州总管，改封蜀王。于宣敏是于谨的儿子。

[20]隋以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发兵入寇；命尚书左仆射高节度诸军。

[20]隋朝任命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同为行军元帅，发兵攻打南陈；又下令尚书左仆射高负责节制协调诸军。

[21]初，周、齐所铸钱凡四等，及民间私钱，名品甚众，轻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铸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两。悉禁古钱及私钱。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自是钱币始壹，民间便之。

[21]当初，北周、北齐官府所铸造的钱币先后共有四种，加上民间私自铸造的钱币，名称和品种很多，轻重也不一样。隋文帝对此深为忧虑，于是下令重新铸造五铢钱。所铸钱的背面、正面、钱身、钱孔的边缘都有凸起的轮廓，每一千枚重四斤二两。完全禁止使用前代古钱和民间私铸钱，在各处关口放置新五铢钱样品，凡发现和样品不符合的钱币，即没收入官予以销毁。从此，隋朝流通的钱币得到统一，民间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22]隋郑译以上柱国归第，赏赐丰厚。译自以被疏，呼道士醮章祈福，为婢所告，以为巫蛊，译又与母别居，为宪司所劾，由是除名。隋主下诏曰：“译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所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仍遣与母共居。

[22]隋朝郑译以上柱国退休归家养老，隋文帝给予他丰厚的赏赐。郑译自认为被文帝疏远，于是请来道士设坛做法事，为他消灾祈福。事情被他家的婢女告发，被认为是巫师诅咒；郑译又因为和母亲分开居住，也遭到御史台弹劾，因此销除了郑译的所有官爵。隋文帝还下诏书说：“如果把郑译留在世上，他就成了不守臣道的人；如果把他处死于朝，他到了阴间则成了不孝父母的鬼崐，看来无论如何处置，都将玷污阴间、阳间两个世界，实在没有地方安置他。应该赐给他一本《孝经》，让他去熟读。”仍然让他和母亲一起居住。

[23]初，周法比于齐律，烦而不要，隋主命高、郑译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练习典故，达于从政，乃采魏、晋旧律，下至齐、梁，沿革重轻，取其折衷。时同修者十余人，凡有疑滞，皆取决于政。于是去前世枭、及鞭法，自非谋叛以上，无收族之

罪。始制死刑二，绞、斩；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议、请、减、赎、官当之科以优士大夫。除前世讯囚酷法，考掠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县不为理者，听以次经郡及州；若仍不为理，听诣阙伸诉。

[23]当初，北周的法令和北齐相比，条文烦琐而不得要领，于是隋文帝下令高、郑译以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人重新加以修订。裴政熟悉前代典故，通晓执政之道，于是汇集魏、晋旧律，下迄南齐、南梁各朝各代的因循变革，轻重宽严，取其量刑适当的作法或规定，编订为新律。当时参预修订的有十余人，凡有疑难的地方，都由裴政裁定。于是废除了前代斩首后挂于木杆上示众的枭刑、车裂于市的刑以及鞭打的鞭刑。如果不是犯了谋叛以上死罪，不收捕家族连坐治罪。新律所规定的死刑有绞刑和斩刑两等，流刑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共三等，徒刑有自一年至三年共五等，仗刑有自六十下至一百下共五等，笞刑有自十下至五十下共五等。又制定了八议、申请减罪、官品减罪、纳铜赎罪、官职抵罪的条款，以优待士大夫。新律也革除了前代审问囚犯经常使用的残酷刑法，规定拷打不能超过二百下；就连刑具、枷杖的大小，也都有一定的规定。同时，还规定平民百姓如果有枉屈而县里不受理的，允许依次向郡、州提出申诉；如果郡、州仍不受理的，允许直接向朝廷提出申诉。

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诏曰："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枭首、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虽云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枭、及鞭，并令去之。贵带砺之书，不当徒罚；广轩冕之荫，旁及诸亲。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备于简策。杂格、严科，并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后世多遵用之。

冬季，十月，戊子（十二日），隋朝开始执行新律。隋文帝下诏书说："绞刑可致人毙命，斩刑能使人身首异处，除灭作恶的罪犯，这样做已经是非常严厉了。前代的枭首、身等极刑，于道义上讲并不可取，因为它并不具有惩恶肃纪的功能，只不过表现了残忍苛刻的心性。使用鞭刑肆意摧残囚犯的身体，使囚犯痛彻骨肌，其残酷并不亚

于脔割肌体。鞭刑虽说是自古代就有的法律科条，但它不是实行仁政的君主所应采用的刑法。因此，枭刑、刑以及鞭刑，一律予以废除。同时，在新律中尊崇功臣元勋，不对他们使用徒刑；优待乘轩服冕的高官显贵，以及他们的亲属。前代流放六年，改为最多五年；前代徒刑五年，改为最多三年。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条款，还有很多，在文本中都规定得相当完备。还有前代的杂格、严科等条目，也都一律削除。”自此以后，隋朝法律就固定下来，后世各代也多遵用隋律。

隋主尝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谏议大夫刘行本进曰：“此人素清，其过又小，愿少宽之。”帝不顾。行本于是正当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听；若非，当致之于理。”因置笏于地而退。帝敛容谢之，遂原所笞者。行本，之兄子也。

隋文帝曾经恼怒一位郎官，就下令在殿前笞打他。谏议大夫刘行本上奏说：“此人平时为官清廉，现在所犯过错又小，希望能够宽免他。”文帝置之不理。刘行本于是站在文帝面前说：“陛下不以我不肖，把我安置在您的身边任职，我说的如果对，陛下怎能不听从；我说的如果不对，陛下可将我送到大理寺治罪。”说着就把朝会用的笏板扔在地上，想要退朝以示抗议。于是隋文帝郑重向刘行本道歉，赦免了被笞打的郎官，刘行本是刘的侄子。

独孤皇后，家世贵盛而能谦恭，雅好读书，言事多与隋主意合，帝甚宠惮之，宫中称为“二圣”。帝每临朝，后辄与帝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随即匡谏。候帝退朝，同反燕寝。有司奏称：“《周礼》百官之妻，命于王后，请依古制。”后曰：“妇人与政，或从此为渐，不可开其源也。”大都督崔长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当斩，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岷曰：“国家之事，焉可顾私！”长仁竟坐死。后性俭约，帝尝合止利药，须胡粉一两。宫内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赐柱国刘嵩妻织成衣领，宫内亦无之。

隋文帝皇后独孤氏的家族世代尊贵昌盛。但她性情谦恭，喜欢读书学习，议论政事经常与文帝的意见不谋而合，所以文帝对她是既爱又怕，宫中称帝、后为“二圣”。文帝每日临朝，独孤皇后都乘坐车子与他并排前往，一直陪送到文帝坐朝的大殿门口。她又派遣宦官伺察文帝的行为，如果发现朝政有错，就立即加以劝谏纠正。等文帝退朝

后，她又与文帝一起返回寝宫。百官群臣上奏说："按照《周礼》规定，百官大臣妻子爵位品级的封赏，应该由王后发布。请求依照古代的制度办事。"独孤皇后说："妇人干政，或许从此就会逐渐盛行，我不能开这个头。"大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中表兄弟，犯法应当斩首，隋文帝因为他是皇后的亲戚，打算赦免他的罪行。但是独孤皇后说："严格执法是国家的大事，怎么能徇私枉法呢？"崔长仁终于被依法处死。独孤皇后秉性俭约，隋文帝曾经配制止泻的药，须用胡粉一两。这种东西平常宫中不用，多方搜求，最后还是没有得到。隋文帝又曾经想赏赐柱国刘嵩妻子一件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

然帝惩周氏之失，不以权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过将军、刺史。帝外家吕氏，济南人，素微贱，齐亡以来，帝求访，不知所在。及即位，始求得舅子吕永吉，追赠外祖双周为太尉，封齐郡公，以永吉袭爵。永吉从父道贵，性尤顽呆，言词鄙陋，帝厚加供给，而不许接对朝士。拜上仪同三司，出为济南太守；后郡废，终于家。

但是，隋文帝吸取了北周任用外戚而失天下的教训，从不把大权要职授予外戚，独孤皇后的兄弟任职不超过将军、刺史。文帝外家吕氏是济南人，一向贫寒微贱。北齐灭亡以来，文帝虽然多方求访，始终不知道在哪里。直到即位称帝后，才找到舅舅的儿子吕永吉，于是追赠外祖父吕双周为太尉，封齐郡公，让吕永吉承袭爵位。吕永吉的叔父吕道贵性情特别愚钝，言谈话语鄙陋庸俗，文帝虽然给他以优厚的待遇，但不许他与朝士大臣结交往来。又授予他上仪同三司，出朝担任济南太守。后来济南郡被废，吕道贵终老于家。

[24]壬辰，隋主如岐州。

[24]壬辰（十六日），隋文帝驾幸岐州。

岐州刺史安定梁彦光，有惠政，隋主下诏褒美，赐束帛及御伞，以厉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质厚，彦光以静镇之，奏课连为天下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邺自齐亡，衣冠士人多迁入关，唯工商乐户移实州郭，风俗险，好兴谣讼，目彦光为"著帽饧"。帝闻之，免彦光官。岁余，拜赵州刺史。彦光自请复为相州，帝许之。豪猾闻彦光再来，皆嗤之。彦光至，发奸伏，有若神明，豪猾潜窜，阖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乡立学，亲临策试，褒勤黜怠。及举秀才，祖道于郊，以财物资之。于是风化大变，吏民感悦，无复讼者。

岐州刺史安定人梁彦光治理有政绩，隋文帝下诏书予以表扬，并且赏赐给他一束绢帛和一把御伞，以勉励天下的官吏。过了一段时间，又调梁彦光为相州刺史。岐州民风质朴纯厚，梁彦光无为而治，每年上奏报给朝廷的户口、垦田和赋税都是全国第一。及至迁为相州刺史后，仍然采用在岐州的治理办法。但是相州治所邺城自北齐灭亡以来，衣冠士大夫多迁入关中居住，只有那些手工业者、商人、乐户都迁居邺城，因此民风险诈刻薄，人们喜欢造谣诉讼，称梁彦光为“戴帽的饴糖”。隋文帝听到了这些传闻，就免了梁彦光的官。一年以后，又任命他为赵州刺史。梁彦光请求再任相州刺史，文帝答应了他。相州的豪强猾吏听说梁彦光再次来相州任职，都纷纷嗤笑他。梁彦光到相州后，惩治不法，审理案件，料事如神，因此豪强猾吏纷纷潜逃，相州境内社会秩序大为好转。梁彦光又招致了一些名儒，在各地建立乡学，亲自主持考试，表扬奖励勤奋用功的学生，并开除那些懒惰不求上进的学生。对于被州郡荐举的秀才，他亲自在邺城郊外设宴为他们送行，并资送路费。于是相州的社会风气大变，官吏百姓都非常感激和爱戴梁彦光，再没有打官司的人了。

时又有相州刺史陈留樊叔略，有异政，帝以玺书褒美，班示天下，征拜司农。

当时又有相州刺史陈留人樊叔略，因为有特别突出的政绩，隋文帝颁下玺书于全国表扬他，并征召他入朝拜授司农卿。

新丰令房恭懿，政为三辅之最，帝赐以粟帛。雍州诸县令朝谒，帝见恭岷懿，必呼至榻前，咨以治民之术。累迁德州司马。帝谓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民，此乃上天宗庙之所。朕若置而不赏，上天宗庙必当责我。卿等宜师范之。”因擢为海州刺史。由是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庶。

新丰县令房恭懿的政绩是三辅地区最好的，于是隋文帝赏赐给他粟米绢帛。每当雍州所属县令朝谒天子时，文帝见到房恭懿，一定把他叫到坐榻前，向他征询治理百姓的方略。并多次加以提拔，后任命他为德州司马。隋文帝还对各州朝集使说：“房恭懿一心想着国家，爱护黎民百姓，这实在是上天和祖先保佑我大隋王朝。朕如果视而不见，不加奖赏，那末上天和祖先一定会责备我。你们都应该向他学习。”于

是提升房懿为海州刺史。因此，当时州县官吏大多称职，能够勤政爱民，致使社会安定，百姓富庶。

[25]十一月，丁卯，隋遣兼散骑侍郎郑来聘。

[25]十一月，丁卯（二十三日），隋文帝派遣兼散骑侍郎郑到陈朝聘问。

[26]十二月，庚子，隋主还长安，复郑译官爵。

[26]十二月，庚子（二十五日），隋文帝返回长安，恢复了郑译的官爵。

[27]广州刺史马靖，得岭表人心，兵甲精练，数有战功。朝廷疑之，遣吏部侍郎萧引观靖举措，讽令送质，外托收督赕物，引至番禺。靖即遣子弟入质。

[27]广州刺史马靖，在岭表地区深得人心，手下兵强马壮，屡立战功。朝廷因此猜疑他，派吏部侍郎萧引前去观察他的动静，并含蓄提出让他向朝廷送交人质，对外假称是督收岭表地区蛮、等部族向朝廷交纳的财物。萧引到达广州治所番禺后，马靖立即遣送子弟入朝作为人质。

[28]是岁，隋主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于是时俗随风而靡，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28]这一年，隋文帝下诏听任黎民百姓出家为僧，并下令按人口出钱，营造佛经、佛像。于是社会风气随风而倒，崇尚佛教，民间的佛教书籍，多于《六经》几十、几百倍。

[29]突厥佗钵可汁病且卒，谓其子庵逻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于我。我死，汝曹当避大逻便。”及卒，国人将立大逻便。以其母贱，众不服；庵逻实贵，突厥素重之。摄图最后至，谓国人曰：“若立庵逻者，我当帅兄弟事之。若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摄图长，且雄勇，国人莫敢拒，竟立庵逻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庵逻，每遣人辱之。庵逻不能制，因以国让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子，摄图最贤。”共迎立之，号沙钵略可汗，居都斤山。庵逻降居独洛水，称第二可汗。大逻便乃谓沙钵略曰：“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后。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沙钵略患之，以为阿波可汗，还

领所部。又沙钵略从父玷厥，居西面，号达头可汗。诸可汗各统部众，分居四面。沙钵略勇而得众，北方皆畏附之。

[29]突厥佗钵可汗病重将死，对儿子庵逻说："我哥哥木杆可汗没有立他的儿子大逻便，而传位于我。我死后，你们兄弟应该让位于大逻便。"佗钵可汗去世后，突厥国人将要拥立大逻便为可汗。但是因为他的母亲出身微贱，众人不服；而庵逻的母亲出身高贵，突厥各部落首领素来尊重他。统领东面部落的小可汗摄图最后一个来到，对国人说："如果拥立庵逻，我就率领兄弟们侍奉他。如果拥立大逻便，我必定坚守边境，与大可汗兵戎相见。"摄图年长，并且雄勇果敢，国人不敢反对他，于是最后立庵逻为大可汗。大逻便没有被立为可汗，心里对庵逻不服，经常派人去辱骂他。庵逻无奈，就让可汗位于摄图。国人都相互议论说："在四位可汗的儿子中，摄图最为贤能。"于是就共同迎立摄图为大可汗，称为沙钵略可汗，居于都斤山。庵逻让位后居住在独洛水，称为第二可汗。大逻便对沙钵略可汗说："我与你都是可汗的儿子，各自继承父亲的事业。可是如今你被立为大可汗，尊贵之极，而我却没有任何地位，这是什么道理？"沙钵略有些惧怕，就封他为阿波可汗，回去统领原来的部落。又有沙钵略的叔父玷厥，居住在突厥国西面，称为达头可汗。诸位小可汗各统帅所领部落，人居四面。沙钵略可汗作战勇敢，深得众心，于是北方的各少数民族都因惧怕而臣服于他。

隋主既位，待突厥礼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伤其宗祀覆灭，日夜言于沙钵略，请为周室复雠。沙钵略谓其臣曰："我，周之亲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乃与故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为寇。隋主患之，岷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命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以备之。

隋文帝即位后，对突厥的礼遇冷淡，突厥非常怨恨。千金公主因为隋朝灭了自己的宗族，日夜向沙钵略进言，请他为北周宇文氏复仇。于是沙钵略对他的大臣们说："我是周室的亲戚，现在隋文帝代周自立，而我却不能制止，还有何面目再见夫人可贺敦呢？"于是突厥与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来入侵。隋文帝忧惧，就下敕书令沿边增修要塞屏障，加固长城，又任命上柱国武威人阴寿镇 守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守并州，驻守数万军队以防备突厥。

初，奉车都尉长孙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爱其善射，留这竟岁，命诸子弟贵人与之亲友，冀得其射法。沙钵略弟处罗侯，号突利设，尤得众心，为沙钵略所忌，密托心腹阴与晟盟。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 形势，部众强弱，靡不知之。

当初，奉车都尉长孙晟奉命送北周千金公主入突厥成婚，突厥可汗爱慕他的箭法，于是留他在突厥整整一年，让自己子弟和部落贵族与长孙晟结交往来，希望能学到他的箭术。消钵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称作突利设，非常得民心，因此受到沙钵略的猜忌，就秘密派遣心腹与长孙晟结盟。长孙晟就和他到到处游猎，顺便察看突厥的山川形势和部众强弱，没有不了解的。

及突厥入寇，晟上书曰：“今诸夏虽安，戎虏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相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有以攘之。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势弱，曲取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乘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帝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帝深嗟异，皆纳用之。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诣达头，赐以狼头。达头使来，引居沙钵略使上。以晟为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币赐奚、、契丹，遣为乡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之内附。反间既行，果相猜贰。

及至突厥兴兵入侵，长孙晟上书说：“现在华夏虽然安定，但是北方突厥仍然不遵王命。如果兴兵讨伐，条件还不成熟；如果弃之不理，突厥又时常侵犯骚扰。因此，我们应该周密谋划，制定出一套制胜的办法。突厥达头可汗玷厥相对于沙钵略可汗摄图来说，兵虽强大但地位低下，名义上虽然臣服于摄图，其实内部裂痕已经很深了；只要我们加以煽动离间，他们必定会自相残杀。其次，处罗侯是摄图的弟弟，虽然诡计多端但势力弱小，所以他虚情矫饰以争取民心，得到了国人的爱戴，因此也招致摄图的猜忌，心中忐忑不安，表面上虽然竭力弥缝和摄图之间的裂痕，但内心深感恐惧。再者，阿波可汗大逻

便首鼠两端，处在玷厥和摄图之间。因为惧怕摄图，受到他的控制，这只是由于摄图的势力强大，他还没有决定依附于谁。因此，目前我们应该远交近攻，离间强大势力，联合弱小势力。派出使节联系玷厥，劝说他与阿波可汗联合，这样摄图必然会撤回军队，防守西部地区。再交结处罗侯，派出使节联络东边的奚、部族，这样摄图就会分散兵力，防守东部地区。使突厥国内互相猜忌，上下离心，十多年后，我们再乘机出兵讨伐，必定能一举灭掉突厥。”隋文帝看了长孙晟的奏疏，大为欣赏，因此召见长孙晟面谈。长孙晟又一次一边口中分析形势，一边用手描绘突厥的山川地理，指示突厥兵力分布情况，都了如指掌。文帝十分惊奇，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派遣太仆卿元晖经伊吾道出使达头可汗，赐给他一面上绣有狼头的大旗；达头可汗的使节来到长安，隋朝让他坐在沙钵略可汗使节的前面。又任命长孙晟为车骑将军，经黄龙道出塞，携带钱财赏赐奚、、契丹等部族，让他们做向导，才得以到达处罗侯住地。长孙晟与处罗侯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规劝他率领所属部落臣服隋朝。隋朝的这些反间计实行之后，突厥沙钵略可汗与其他部落果然互相猜忌，离心离德。

[30]始兴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与太子异母，母曰彭贵人。叔陵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险。新安王伯固，以善谐谑，有宠于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阴求其过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为扬州刺史，事务多关涉者省阁，执事承意顺旨，即讽上进用之；微致违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惮之，乃谄求岷其意。叔陵好发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从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图不轨。伯固为侍中，每得密语，必告叔陵。

[30]陈朝始兴王陈叔陵是太子陈叔宝的二弟，与太子同父异母，他的生母是彭贵人。陈叔陵任江州刺史，性阴险狡诈。新安王陈伯固因为擅长诙谐戏谑，受到陈宣帝和太子的宠爱；陈叔陵因此疾恨他，于是就暗地里搜求他的过失，想将他绳子以法。后来陈叔陵进京担任扬州刺史，政务多关涉到中书、尚书两省，如果谁顺从他的意旨，就劝说皇上提拔他；如果谁稍微违忤不从，就必定设法诬以大罪，以至重者被处死，身首异处。陈伯固因为害怕遭到陈叔陵的陷害，于是就对他阿谀奉承，投其所好。陈叔陵嗜好发掘古墓，陈伯固喜欢射雉，因

此两人经常结伴到郊外田野游玩，亲昵异常，沆瀣一气，进而密谋作乱。当时陈伯固担任侍中，每当听到宫廷秘密，一定告诉陈叔陵。

十四年（壬寅、582）

十四年（壬寅，公元582年）

[1]春，己酉，正月，上不豫，太子与始兴王叔陵、长沙王叔坚并入侍疾。叔陵阴有异志，命典药吏曰：“切药刀甚钝，可砺之！”甲寅，上殂。仓猝之际，叔陵命左右于外取剑。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剑以进，叔陵怒。叔坚在侧，闻之，疑有变，伺其所为。乙卯，小剑。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锉药刀斫太子，中项，太子闷绝于地；母柳皇后走来救之，又斫后数下。乳媪吴氏自后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备得免。叔坚手扼叔陵，夺去其马，仍牵就柱，以其褶袖缚之。时吴媪已扶太子避贼，叔坚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杀之命。叔陵多力，奋袖得脱，突走出云龙门，驰车还东府召左右断青溪道，赦东城囚以充战士，散金帛赏赐；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门招募百姓；又召诸王将帅，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单马赴之，助叔陵指挥。叔陵兵可千人，欲据城自守。

[1]春季，正月，己酉（初五），陈宣帝患病，太子陈叔宝与始兴王陈叔陵、长沙王陈叔坚一同入宫侍疾。陈叔陵心怀不轨，对掌管药品的官吏下令说：“切药草的刀太钝了，应该磨一磨。”甲寅（初十），陈宣帝去世。仓促之际，陈叔陵命令左右随从到宫外取剑，随从没有明白他的用意，取来他朝服上作为装饰用的木剑进呈，陈叔陵见了大怒。陈叔坚在一旁，看到了陈叔陵的所作所为，怀疑将有变故，于是就暗中监视陈叔陵的举动。乙卯（十一日），陈宣帝遗体入殓，太子俯伏痛哭。陈叔陵乘机抽出切药刀向太子砍去，砍中了太子的颈项，太子昏倒在地；太子生母柳皇后赶来救护太子，也被陈叔陵砍了数下。太子的奶妈吴氏从后面扯住陈叔陵的胳膊，太子才得以爬起；陈叔陵又抓住太子的衣服，太子奋力争脱，才得免于难。陈叔坚扑上去用手扼住陈叔陵的脖子，夺去他手中的刀，然后把他拖到一根柱子旁，就用他的衣袖将他捆在柱子上。当时奶妈吴氏已经扶太子出殿躲避，陈叔坚就去寻找太子，向他请示对陈叔陵如何处置。陈叔陵健壮有力，奋力挣脱衣袖，冲出云龙门，乘车驰还扬州治所东府城。他召集左右随从阻断通向宫廷所在台城的青溪道，又下令赦免东府城

囚徒以充 战士，散发金帛钱财赏赐战士，又派人前往新林，追还他所指挥的军队，并亲自穿上甲胄，戴上白布帽，登上城西门招募百姓。他又征召宗室诸王和将帅，但无人响应，只有陈伯固单枪匹马来投奔，协助他指挥军队。陈叔陵的军队大约有一千人，打算占据府城自守。

时众军并缘江防守，台内空虚。叔坚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内司马申，以太子命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见受敕，帅马步数百趣东府，屯城西门。叔陵惶恐，遣记室韦谅送其鼓吹与摩诃，谓曰："事捷，必以公为台辅。"摩诃给报之曰："须 王心膂节将自来，方敢从命。"叔陵遣其所亲戴温、谭骐诣摩诃，摩诃执以送台，斩其首，徇东城。

当时陈朝军队都被部署在沿江一带防守，宫廷内兵力空虚。陈叔坚启奏柳皇后，派遣太子舍人河内人司马申以太子的名义征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宫接受敕令，统率步、骑兵数百人进军东府城，部署在城西门外。陈叔陵惶恐不安，派遣记室参军韦谅把他的鼓吹仪仗送给萧摩诃，并对他说："如果你帮助我举事成功，我一定任命你为辅政大臣。"萧摩诃骗韦谅说："必须让始兴王的心腹大将亲自来说，我才能听从命令。"于是陈叔陵又派亲信戴温、谭骐来到萧摩诃军营，被萧摩诃抓起来送往台省，斩首后于东府城示众。

叔陵自知不济，入内，沈其妃张氏及宠妾七人于井，帅步骑数百自小航渡崐，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杨路，为台军所邀。伯固见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驰骑拔刃追之，伯固复还，叔陵部下多弃甲溃去。摩诃马容陈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陈仲华就斩其首，伯固为乱兵所杀，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诸子并赐死，伯固诸子宥为庶人。韦谅及前衡阳内史彭、谘议参军兼记室郑信、典签俞公喜并伏诛。，叔陵舅也。信、谅有宠于叔陵，常参谋议。谅，粲之子也。

陈叔陵自知不能成功，于是回到府内，把妃子张氏和宠妾七人沉入井中溺死，然后率领步、骑数百人从小航渡过秦淮河，想要逃往新林，再乘船投奔隋朝。走到白杨路，遭到政府军队截击。陈伯固看见朝廷大军来到，就躲进街巷想独自逃命，陈叔陵发现后驱马拔刀追赶，陈伯固只好又和他一起返回。陈叔陵的部下丢盔弃甲，纷纷溃逃。萧摩诃的马容陈智深迎面把陈叔陵刺落马下，陈仲华上前就势割下首级，陈伯固则被乱兵杀死；一场混战从寅时开始到巳时才被平

息。事后，朝廷将陈叔陵的儿子全部赐死，陈伯固的儿子免死降为平民。陈叔陵的同党记室参军韦谅、前衡阳内史彭、谘议参军兼记室郑信、典俞公喜也一起处死。彭是陈叔陵的舅舅。郑信、韦谅是因为受到陈叔陵的宠信，经常参预谋划。韦谅是韦粲的儿子。

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丁巳（十三日），陈朝皇太子陈叔宝即皇帝位，大赦天下。

[2]辛酉，隋置河北道行台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隋主惩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莅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选贞良有才望者为之僚佐；以灵州刺史王韶为并省右仆射，鸿胪卿赵郡李雄为兵部尚书，左武卫将军朔方李彻总晋王府军事，兵部尚书元岩为益州总管府长史。王韶、李雄、元岩俱有骨鲠名，李彻前朝旧将，故用之。

[2]辛酉（十七日），隋朝在并州设置河北道行台，任命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又在益州设置西南道行台，任命蜀王杨秀为尚书令。隋文帝吸取了北周宇文氏孤弱无援而灭亡的教训，所以分派两个儿子各统御一方，以辅弼朝廷。又因为二王年少，于是精心挑选正直贤能、有才能声望的大臣担任他们的僚佐。任命灵州刺史王韶为并州行台右仆射，鸿胪卿赵郡人李雄为兵部尚书，左武卫将军朔方人李彻总管晋王府军事；又任命兵部尚书元岩为益州总管府长史。王韶、李雄、元岩都由于为人刚直而负有盛名，李彻是前朝北周的旧将，所以文帝重用他们。

初，李雄家世以学业自通，雄独习骑射。其兄子旦让之曰：“非士大夫之素业也。”雄曰：“自古圣贤，文武不备而能成其功业者鲜矣。雄虽不敏，颇观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将如并省，帝谓雄曰：“吾儿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吾无北顾之忧矣。”

当初，李雄的家族世代都是通过儒学而获取功名的，只有李雄喜欢练习骑马、射箭。他哥哥李子旦责备他说：“骑马、射箭不是士大夫所应从事的事业。”李雄回答说：“自古以来的圣贤君子，不具备文武全才而能建功立业的人很少。我虽然不聪敏，但也读了不少前代书籍，只是没有墨守章句训诂罢了。我要做到能文能武，兄长为什么要责备

我呢？”及至李雄将要赴 并州上任，隋文帝对他说：“我的儿子杨广经历的事情不多，凭你的文才武略去辅佐他，我就没有北顾之忧了。”

二王欲为奢侈非法，韶、岩辄不奉教，或自锁，或排切谏。二王甚惮之，每事谘而后行，不敢违法度。帝闻而赏之。

晋王杨广、蜀王杨秀经常想违犯制度规定追求奢侈享受，王韶、元岩总是拒绝执行二王的指令，或者自锁请罪，或者闯进去切实劝谏。因此二王非常惧怕他们，凡事总是先与他们商议后再去实行，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情。隋文帝得知后，就下令奖赏王韶、元岩。

又以秦王俊为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领关东兵。

隋朝又任命秦王杨俊为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统领关东地区的军队。

[3]癸亥，以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萧摩诃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封绥远公，始兴王家金帛累巨万，悉以赐之。以司马申为中书通事舍人。

[3]癸亥（十九日），陈朝任命长沙王陈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萧摩诃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封爵绥远公，并把始兴王陈叔崐陵的万贯家产全都赏赐给他。又任命司马申为中书通事舍人。

乙丑，尊皇后为皇太后。时帝病创，卧承香殿，不能听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众务，皆决于太后，帝创愈，乃归政焉。

乙丑（二十一日），陈后主诏令尊称柳皇后为皇太后。当时陈后主伤势很重，居住在承香殿休养，不能临朝听政。于是皇太后就住在柏梁殿，百官大臣禀奏的国事政务，都由皇太后裁决处理。直到陈后主伤势痊俞，皇太后才归政于他。

丁卯，封皇弟叔重为始兴王，奉昭烈王祀。

丁卯（二十三日），陈后主封弟弟陈叔重为始兴王，作为昭烈王陈道谈的后嗣。

[4]隋元景山出汉口，遣上开府仪同三司邓孝儒将卒四千攻甑山。镇将军陆纶以舟师救之，为孝儒所败；口、甑山、沌阳守将皆弃城走。戊辰，遣使请和于隋，归其胡墅。

[4]隋朝行军元帅元景山率军出兵汉口，派遣上开府仪同三司邓孝儒率军四千人巩打甑山。陈朝镇将陆纶率领水军前往救援，被邓孝儒打败，于是口、甑山、沌阳南陈守将全都弃城逃走。戊辰（二十四日），陈朝派遣使者请求和隋朝修好，并把去年夺取的胡墅城归还隋朝。

[5]己巳，立妃沈氏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俨为寻阳王，叔慎为岳阳王，叔达为义阳王，叔熊为巴山王，叔虞为武昌王。

[5]己巳（二十五日），陈后主册立妃子沈氏为皇后。辛未（二十七日），又册封皇弟陈叔俨为寻阳王，陈叔慎为岳阳王，陈叔达为义阳王，陈叔熊为巴山王，陈叔虞为武昌王。

[6]隋高奏，礼不伐丧；二月，己丑，隋主诏等班师。

[6]隋朝尚书左仆射高上疏说，根据礼节，不讨伐有丧事的敌国。二月，己丑（十五日），隋文帝诏令高等人班师回朝。

[7]三月，己巳，以尚书左仆射晋安王伯恭为湘州刺史，永阳王伯智为尚书仆射。

[7]三月，己巳（二十五日），陈朝任命尚书左仆射晋安王陈伯恭为湘州刺史，永阳王陈伯智为尚书仆射。

[8]夏，四月，庚寅，隋大将军韩僧寿破突厥于鸡头山，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河北山。

[8]夏季，四月，庚寅（十一日），隋朝大将军韩僧寿在鸡头山打败突厥军队，上柱国李充在河北山打败突厥军队。

[9]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为太子。胤，孙姬之子，沈后养以为子。

[9]丙申（十七日），陈后主册立皇子永康公陈胤为皇太子。陈胤是孙姬的儿子，沈皇后养为己子。

[10]五月，己未，高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发五可汁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

[10[五月，己未（十六日），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带领突厥军队进犯隋朝平州，突厥出动了五个可汗的全部军队共四十万人侵入长城以南。

[11]壬戌，隋任穆公于翼卒。

[11]壬戌（十九日），隋朝任穆公于翼去世。

[12]甲子，隋更命传国玺曰：“受命玺。”

[12]甲子（二十一日），隋朝改传国玺名为受命玺。

[13]六月，甲申，隋遣使来吊。

[13]六月，甲申（十二日），隋朝派遣使者到陈朝吊唁。

[14]乙酉，隋上柱国李光败突厥于马邑。突厥又寇兰州，凉州总管贺娄子干败之于洛可。

[14]乙酉（十三日），隋朝上柱国李光在马邑打败突厥军队。突厥军队又进犯兰州，被隋朝凉州总管贺娄子干在可洛打败。

[15]隋主嫌长安城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纳言苏威劝帝迁都，帝以初受命，难之；夜，与威及高共议。明旦，通直散骑庾秀才奏曰：“臣仰观乾象，俯察图记，必有迁都之事。且汉营此城，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帝愕然，谓、威曰：“是何神也！”太师李穆亦上表请迁都。帝省表曰：“天道聪明，已有征应；太师人望，复抗此㟪请；无不可矣。”丙申，诏高等创造新都于龙首山。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恺，忻之弟也。

[15]隋文帝嫌长安宫城的规模狭小，而且宫中经常出现妖妄怪异现象。纳言苏威劝文帝迁都，文帝因为受命登基不久，不宜轻动，因此感到很为难，于是就在夜里与苏威、尚书左仆射高一起商议。第二天早朝，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上奏说：“我在昨晚仰头观察天象，又俯身对照察看图记，发现一定要迁移都城。况且从汉朝初年营建此城，至今已八百多年，水质变咸，不再适合饮用。希望陛下上应天意，下顺民心，制定出迁都的计划。”隋文帝很吃惊，对高、苏威说：“这多么灵验啊！”太师李穆也上表请求迁都，文帝看了他的奏疏后说：“天道明察，已经出现了迁都的征兆；太师是人望所归，又上表请求。由此看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了。”丙申（二十四日），隋文帝下诏令高等人负责在龙首山一带建造新宫城。因为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在建筑方面有巧妙的构思，于是任命他担任营建新城的副监。宇文恺是宇文忻的弟弟。

[16]秋，七月，辛未，大赦。

[16]秋季，七月，辛未（二十九日），陈朝大赦天下。

[17]九月，丙午，设无大会于太极殿，舍身及乘舆御服。大赦。

[17]九月，丙午（初五），陈朝在太极殿举行佛教布施天下的无遮大法会，陈后主舍身寺庙并捐献了天子的舆车、衣服，又大赦天下。

[18]丙午，以长沙王叔坚为司空，将军、刺史如故。

[18]丙午（初五），陈朝任命长沙王陈叔坚为司空，他的骠骑将军、扬州刺史职务仍旧。

[19]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突厥。

[19]冬季，十月，癸酉（初三），隋朝皇太了杨勇率军驻扎咸阳以防备突厥。

[20]十二月，丙子，隋命新都曰大兴城。

[20]十二月，丙子（初七），隋朝命名新都为大兴城。

[21]乙酉，隋遣沁源公虞庆则屯弘化以备突厥。

[21]乙酉（十六日），隋朝派遣沁源公虞庆则率军驻扎弘化郡以防备突厥。

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将兵二千，与突厥沙钵略可汗遇于周，沙钵略有众十余万，军中大惧。长儒神色慷慨，且战且行，为虏所冲，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长儒身被五疮，通中者二；其战士死者什八九。诏以长儒为上柱国，余勋回授一子。

隋朝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军两千人，与突厥沙钵略可汗在周相遇，沙钵略的军队有十万多人，隋军官兵大为恐惧。达奚长儒神色慷慨激昂，率军边战边行，队伍虽多次被突厥军队冲散，但很快又重新聚合，摆开阵势，四面抗拒。隋军转战三日，昼夜与突厥交锋十四战，后来所有的兵器都已用尽，士卒只好用拳头殴打敌人，手都露出了骨头，总共杀伤敌人一万多人。突厥军队士气逐渐丧失，最后解围退走。达奚长儒身上五处受伤，其中重伤两处；部下士卒死伤十分之八九。隋文帝下诏授予达奚长儒为上柱国，并将剩余功勋授予他的一个儿子。

时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兰州总管叱列长叉守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幽州，皆为突厥所败。于是突厥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入寇，武威、天

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

当时隋朝柱国冯昱率军驻扎乙弗泊，兰州总管叱列长叉率军镇守临洮，上柱国李崇率军驻扎幽州，他们都被突厥打败。于是突厥纵兵从木硖、石门分两路入侵，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郡的牲畜都被劫掠一空。

沙钵略更欲南入，达头不从，引兵而去。长孙晟又说沙钵略之子染干诈告沙钵略曰："铁勒等反，欲袭其牙。"沙钵略惧，回兵出塞。

沙钵略可汗还想进一步南侵，达头可汗不从，率部退去。长孙晟又游说沙钵略可汗的儿子染干，染干谎报沙钵略说："铁勒等部族起兵造反，打算袭击您的牙帐。"沙钵略害怕了，于是回兵出塞退去。

[22]隋主既立，待遇梁主，恩礼弥厚。是岁，纳梁主女为晋王妃，又欲以其子尚兰陵公主。由是罢江陵总管，梁主始得专制其国家。

[22]隋文帝即位后，对待后梁孝明帝萧岿恩礼更加深厚。这一年，礼聘萧岿的女儿为晋王杨广的妃子，还打算让皇子杨娶兰陵公主为妻。因此废掉监护后梁的江陵总管，萧岿才得以全权统治国家。

长城公上至德元年（癸卯、583）

陈长城公至德元年（癸卯，公元583年）

[1]春，正月，庚子，隋将入新都，大赦。

[1]春季，正月，庚子（初一），隋朝将要迁入新都大兴城，大赦天下。

[2]壬寅，大赦，改元。

[2]壬寅（初三），陈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至德。

[3]初，上病创，不能视事，政无大小，皆决于长沙王叔坚，权倾朝廷。叔坚颇骄纵，上由是忌之。都官尚书山阴孔范，中书舍人施文庆，皆恶叔坚而有宠于上，日夕求其短，构之于上。上乃即叔坚骠骑将军本号，用三司之仪，出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

[3]当初，陈后主由于受伤，不能处理政事，朝廷的大小政事都由长沙王陈叔坚裁决处理，陈叔坚因此权倾朝廷。陈叔坚十分骄横，因此受到陈后主的猜忌。都官尚书山阴人孔范与中书舍人施文庆都厌恶陈叔坚，并且受到陈后主的宠信，所以他们朝夕寻找陈叔坚的过失，

然后向陈后主进谗陷害他。于是陈后主就让陈叔坚以骠骑将军的称号，保留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的待遇，出任江州刺史。又任命祠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

[4]癸卯，立皇子深为始安王。

[4]癸卯（初四），陈后主封皇子陈深为始安王。

[5]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5]二月，己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6]癸酉，遣兼散骑常侍贺彻等聘于隋。

[6]癸酉（初五），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贺彻等人到隋朝聘问。

[7]突厥寇隋北边。

[7]突厥兴兵侵犯隋朝北部边境。

[8]癸巳，葬孝宣皇帝于显宁陵，庙号高宗。

[8]癸巳（二十五日），陈朝葬孝宣皇帝于显宁陵，庙号为高宗。

[9]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既掌机密，颇作威福，多所谮毁。能候人主颜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谮之；附己者，因机进之。是以朝廷内外，皆从风而靡。

[9]陈朝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掌管机密后，恣意作威作福，经常向陈后主诬谄诽谤别人。他善于观察陈后主的脸色行事，百官大臣如有不顺从自己的，必定进谗言加以诬陷；如有依附于自己的，就会相机加以荐用，因此，朝廷内外随风而倒，莫不奉承巴结司马申。

上欲用侍中、吏部尚书毛喜为仆射，申恶喜强直，言于上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时称陛下有酒德，请逐去宫臣，陛下宁忘之邪？"上乃止。

陈后主打算任用侍中、吏部尚书毛喜为尚书仆射，司马申因为不喜欢毛喜的刚强正直，于是对陈后主说："毛喜是我妻子的哥哥，他在先帝时曾说过陛下酗酒成性的坏话，并请求赶走东宫僚属，陛下难道忘了吗？"陈后主于是作罢。

上创愈，置酒于后殿以自庆，引吏部尚书江总以下展乐赋诗。既醉而命毛喜。于时山陵初毕，喜见之，不怿，欲谏，则上已醉。喜升

阶，阳为心疾，仆于阶下，移出省中。上醒，谓江总曰：“我悔召毛喜，彼实无疾，但欲阻我欢宴，非我所为耳。”乃与司马申谋曰：“此人负气，吾欲乞鄱阳兄弟，听其报仇，可乎？”对曰：“彼终不为官用，愿如圣旨。”中书通事舍人北地傅争之曰：“不然。若许报仇，欲置先皇何地？”上曰：”当乞一小郡，勿令见人事耳。”乃以喜为永嘉。内史。

陈后主伤势痊愈，在后殿置办酒席以示庆贺，让吏部尚书江总以下的公卿大臣奏乐赋诗。陈后主酒醉以后，命令毛喜赋诗。当时陈宣帝刚安葬不久，毛喜见陈后主在服丧期间竟如此寻欢作乐，心中很不高兴；他想要起身劝谏，陈后主已醉得不省人事。于是毛喜就在台阶上假装心病发作，倒在阶下，然后被抬出宫中。陈后主酒醒后，对江总说：“我悔不该召毛喜赴宴，他其实并没有病，只是想阻止我设宴欢乐，反对我的作为罢了。”于是和司马申商议道：“崐毛喜负气使性，让我难堪，我想听任他的仇家鄱阳王兄弟为其兄长报仇，可以吗？”司马申回答说：“毛喜终究不会为陛下所用，愿按照陛下说的去做。”中书通事舍人北地人傅争辩说：“不能那样做。如果允许鄱阳王兄弟向毛喜报仇，那末把先皇宣帝置于何地？”陈后主说：“那就把毛喜安置在一个小郡中，不许他再在朝廷参预政事。”于是任命毛喜为永嘉内史。

[10]三月，丙辰，隋迁于新都。

[10]三月，丙奈（十八日），隋朝宫廷迁入新都。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减役者每岁十二番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周末榷酒坊、盐池、盐井，至是皆罢之。

隋朝颁布法令，规定平民百姓二十一岁为成年人，服徭役由每年三十天减为二十天，不服役的纳绢四丈减为二丈。北周末年官府专营酒坊、盐池、盐井的禁令，也全部予以废除。

秘书监牛弘上表，以“典籍屡经丧乱，率多散逸。周氏聚书，仅盈万卷。平齐所得，除其重杂，裁益五千。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为国之本，莫此为先。岂可使之流落私家，不归王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则异典必臻，观阁工斯积。”隋主从之。丁巳，诏购求遗书于天下，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

隋朝秘书监牛弘上表，认为“官府收藏的典籍屡经丧乱，大多散失民间。原北周朝廷收集的典籍，仅有一万多卷。平定北齐时所得到的

典籍，除去重复的以外，只增加了五千卷。大规模汇集典籍，理当在圣明之世。治理国家，没有比此事更为重要的了。岂可使典籍长期流落私家，不归官府朝廷所有！因此，必须借助陛下的威令，迫令献书，并给予献书者一定的赏赐。这样，则各种典籍一定会汇集官府，国家书库就会收藏丰富。”隋文接受了他的建议。丁巳（十九日），下诏在全国各地购求散逸书籍，每献书一卷，赏缣一匹。

[11]夏，四月，庚午，吐谷浑寇隋临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战，败死；汶州总管梁远击走之。又寇廓州，州兵击走之。

[11]夏季，四月，庚午（初三），吐谷浑兴兵侵犯隋朝临洮郡。洮州刺史皮子信率军出战，兵败身亡；汶州总管梁远率军击退了入侵敌军。吐谷浑又兴兵侵犯廓州，廓州兵击退了入侵敌军。

[12]壬申，隋以尚书左仆射赵兼内史令。

[12]壬申（初五），隋朝任命尚书右仆射赵兼任内史令。

[13]突厥数为隋寇。隋主下诏曰：“往者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遂安危，盖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也。朕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省徭薄赋，国用有余。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为耕织；清边制胜，成策在心。凶丑愚暗，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昔昌世之骄，结今时之恨。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边，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宁劳渭桥之拜！”

[13]突厥多次兴兵侵犯隋朝，隋文帝下诏书说：“以前周朝和齐朝对峙，分裂华夏，突厥与双方都通使往来，乘机渔利。周朝忧虑东面，害怕齐朝与突厥交好过深；齐朝忧虑西面，害怕周朝与突厥联合过紧；都认为突厥的轻重向背，关系着国家的安危。这是因为双方都把对方当成头号强敌，想减少北面的防御兵力。如今，朕以为重敛百姓，多聚财物以赂突厥，突厥也未曾感恩戴德，反而资助了突厥不断地前来侵犯。所以，朕对突厥按照礼制加以节制，从不虚费钱财；对黎民百姓轻徭薄赋，因此国用有余。又把原来应馈送给突厥的财物，用来加赐给将士，减省黎民百姓道路奔波之苦，使他们能够专心耕织。清除边患，克敌制胜，朕早已胸有成竹。突厥化外之人，凶恶愚

昧，根本不能理解深刻的道理，将天下大定的今日，看作群雄逐鹿的战国之时，凭借前代养成的骄气，结下今日的怨恨。近来又倾巢出动，侵犯我北部边境，这是上天忿恨突厥残暴无道，驱赶他们前来送死。诸位将帅这次受命出征，不可一昧杀生，同时也要爱惜突厥百姓，如有投降的就予以接纳，对于反抗的就加以消灭，使突厥不敢再贪心南侵，永远遵从我大隋的威刑。哪里用得着像汉朝时匈奴那样派遣儿子入朝为质，也无须亲自来长安朝拜。”

于是命卫王爽等为行军元帅，分八道出塞击之。爽督总管李充等四将出朔岷州道，己卯，与沙钵略可汗遇于白道。李充言于爽曰：“突厥狃于骤胜，必轻我而无备，以精兵袭之，可破之。”诸将多以为疑，唯长史李彻赞成之，遂与充帅精骑五千掩击突厥，大破之。沙钵略弃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其军中无食，粉骨为粮，加以疾疫，死者甚众。

隋文帝于是任命卫王杨爽等人为行军元帅，兵分八路出塞攻打突厥。杨爽指挥行军总管李充等四将由朔州道出塞，己卯（十二日），与突厥沙钵略可汗在白道相遇，李充对杨爽说：“突厥因为近来多次侵犯得胜，必定轻视我军而不加防备，如果我用精兵突然袭击，定能打败敌人。”但众将领多持怀疑态度，只有元帅府长史李彻赞成。于是他和李充带领精锐骑兵五千人掩袭突厥军队，大败敌人，沙钵略可汗丢弃所穿的金甲，潜伏于茂草之中才得以逃脱。又突厥军中因为缺粮，只好粉碎尸骨以为粮，加上军中疾病流行，因此死亡极多。

幽州总管阴寿帅步骑十万出卢龙塞，击高宝宁。宝宁求救于突厥，突厥方御隋师，不能救。庚辰，宝宁弃城奔碛北，和龙诸县悉平。寿设重赏以购宝宁，又遣人离其腹心；宝宁奔契丹，为其麾下所杀。

幽州总管阴寿统率步、骑兵十万人出卢龙塞，攻打高宝宁。高宝宁向突厥求救，因为突厥正在全力抵御隋军，不能派兵救援。庚辰（十三日），高宝宁放弃和龙城退往大漠以北，和龙所属各县全部平定。阴寿悬重赏购求高宝宁，又派人离间他的部下心腹，高宝宁众判亲离，只得逃奔契丹，后来被部下所杀。

[14]己丑，郢州城主张子讥遣使请降于隋，隋主以和好，不纳。

[14]己丑（二十二日），陈朝郢州守将张子讥派遣使节请求归降隋朝，隋文帝因为两国和好，不予接纳。

[15]辛卯，隋主遣兼散骑常侍薛舒、兼散骑常侍王劭来聘。劭，松年之子也。

[15]辛卯（二十四日），隋文帝派遣兼散骑常侍薛舒、王劭到陈朝聘问。王劭是王松年的儿子。

[16]癸巳，隋主大雩。

[16]癸巳（二十六日），隋文帝举行祈雨祭祀。

[17]甲子，突厥遣使入见于隋。

[17]甲子（疑误），突厥派遣使节出使隋朝。

[18]隋改度支尚书为民部，都官尚书为刑部。命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废光禄、卫尉、鸿胪寺及都水台。

[18]隋文帝改尚书省度支尚书为民部，都官尚书为刑部。又令尚书左仆射负责掌管吏、礼、兵三部政务，尚书右仆射负责掌管民、刑、工三部政务。废除光禄、卫尉、鸿胪三寺和都水台。

[19]五月，癸卯，隋行军总管李晃破突厥于摩那度口。

[19]五月，癸卯（初六），隋朝行军总管李晃在摩那度口打败突厥军队。

[20]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贺迁都。

[20]乙巳（初八），后梁太子萧琮入隋朝见，祝贺隋朝迁都。

[21]辛酉，隋主祀方泽。

[21]辛酉（二十四日），隋文帝祭祀大泽。

[22]隋秦州总管窦荣定帅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与突厥阿波可汗相拒于高越原，阿波屡败。荣定，炽之兄子也。

[22]隋朝秦州总管窦荣定率领九总管步、骑兵三万人兵发凉州，与突厥阿波可汗在高越原相对峙，阿波可汗屡战屡败。窦荣定是太傅窦炽的侄子。

[23]前上大将军京兆史万岁，坐事配敦煌为戍卒，诣荣定军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壬戌，将战，荣定遣人谓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突厥许诺，因遣一骑

挑战。荣定遣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不敢复战，遂请盟，引军而去。

[23]前上大将军京兆人史万岁，因犯罪被发配到敦煌为戍卒，他来到窦荣定军营，请求效力以立功赎罪，窦荣定早就听说他骁勇善战，见到非常高兴。壬戌（二十五日），双方将要交战，窦荣定派人对突厥说："两国交恶，士卒何罪而使其丧命沙场！今天双方可各遣一名壮士以决胜负。"突厥同意，于是派出一名骑将挑战，窦荣定派史万岁出马应战，史万岁驰马斩敌将首级而还。突厥大为吃惊，不敢再战，于是请求和隋军议和，引军退去。长孙晟时在荣定军中为偏将，使谓阿波曰："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遽即奔败，此乃突厥之耻也。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以罪归阿波，成其宿计，灭北牙矣。愿自量度，能御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谓之曰："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计也，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随晟入朝。

长孙晟当时在窦荣定军中担任偏将，他派人对阿波可汗说："沙钵略可汗摄图每次率军侵犯，都能获胜，而你刚率军入侵，很快就失败而归，这是突厥的耻辱。再说摄图与你的兵力本来势均力敌，如今摄图经常获胜，为国人所崇敬；而你却一败再败，成为国家的耻辱。如此，摄图必然要把罪名加在你头上，实现他长期的宿愿，灭掉你阿波可汗所占有的北方管辖区。希望你设身处地为自己考虑，能抵御住摄图吗？"阿波可汗的使节来到隋军中，长孙晟又对他说："现在达头可汗和隋朝联合，摄图无法控制。阿波可汗为何不依附于大隋天子，连结达头可汗，合兵壮大自己的势力，这实在是保全自己的万全之计。这难道不比丧兵负罪，屈就摄图，被他侮辱杀戮好吗？"阿波可汗认为长孙晟说得对，就派遣使节随长孙晟入朝请和。

沙钵略素忌阿波骁悍；自白道败归，又闻阿波贰于隋，因先归，袭击北牙，大破之，杀阿波之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达头。达头大怒，遣阿波帅兵而东，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屡破之，复得故地，兵势益强。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别统部落，与沙钵略有

隙，复以众叛归阿波。连兵不已，各遣使诣长安请和求援。隋主皆不许。

沙钵略可汗素来嫌忌阿波可汗骁勇骠悍，他自白道败归途中，听说阿波可汗与隋朝交往，于是先期回国，举兵掩袭北边阿波可汗的辖区，大获全胜，杀了他的母亲。阿波可汗还军后，没有地方可以安身，于是向西投奔达头可汗。达头可汗勃然大怒，就派阿波可汗率军东进攻打沙钵略可汗。阿波可汗的部落纷纷前来归附，将近十万骑兵。于是阿波可汗就与沙钵略可汗交战，多次将他打败，重新收复了失地，兵势更加强盛。突厥贪汗可汗一向与阿波可汗和睦，沙钵略可汗夺了他的部落后将他废黜，贪汗可汗也逃奔达头可汗。沙钵略可汗的堂弟地勤察另统有部落，因为和沙钵略可汗有矛盾，就率领部落叛归阿波可汗。于是双方互相攻打，用兵不断，各派使节到长安向隋朝请和求援，隋文帝都不答应。

[23]六月，庚辰，隋行军总管梁远破吐谷浑于尔汗山。

[23]六月，庚辰（十四日），隋朝行军总管梁远在尔汗山打败吐谷浑军队。

[24]突厥寇幽州，隋幽州总管广宗壮公李崇帅步骑三千拒之。转战十余日，师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围之，城荒颓，不可守御，晓夕力战，又无所食，每夜出掠虏营，得六畜以继军粮，突厥畏之，厚为其备，每夜中结陈以待之。崇军苦饥，出辄遇敌，死亡略尽，及明，奔还城者尚百许人，然多重伤，不堪更战。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谓崇曰："若来降者，封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丧师徒，罪当万死。今日效命，以谢国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贼，便散走，努力还乡。若见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陈，复杀二人，突厥乱射，杀之。秋，七月，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摇为幽州总管。命李崇子敏袭爵。

[24]突厥兴兵侵犯幽州，隋朝幽州总管广宗壮公李崇率领步、骑兵三千人抗击敌军。隋军转战十多天，士卒死亡众多，于是退保砂城。突厥军队又围攻砂城，砂城荒凉，城墙颓坏，很难守御。隋军日夜血战，加上没有粮食，只得每天夜里前去劫掠敌军营寨，夺取牛羊等牲畜充作军粮。突厥军队害怕了，就加强戒备，每天夜里摆开阵势等待隋军。李崇军队被饥饿所困扰，出城就碰上敌人，以致死亡殆尽，到了天明，奔回城中的还有一百多人，但大多受了重伤，不能再战。突

厥想使李崇投降，就派遣使节对他说：“你如果前来投降，就封你为特勒。”李崇料知难免一死，就对部下士卒说：“我失地丧师，罪该万死。今日只有效命战死，以谢国家。你们等我死后，可暂时投降敌军，然后再乘机逃走，争取还乡。如果有人见到皇上，可转告我的话。”于是拔剑冲阵，又杀敌军两人，突厥军队乱箭齐发，将他射死。秋季，七月，隋朝任命豫岷州刺史代郡人周摇为幽州总管。又命令李崇的儿子李敏承袭父爵。

敏娶乐平公主之女娥英，诏假一品羽仪，礼如尚帝女。既而将侍宴，公主谓敏曰：“我以四海与至尊，唯一婿，当为尔求柱国；若余官，汝慎勿谢。”及进见，帝授以仪同及开府，皆不谢。帝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不得于其婿韦而惜官乎！今授汝柱国。”敏乃拜而蹈舞。

李敏娶乐平公主的女儿娥英为妻，隋文帝诏令赐予一品羽仪，礼仪和娶皇帝女儿相同。不久将侍宴，乐平公主对李敏说：“我把天下都让与了皇上，现在只有一个女婿，当为你谋求柱国；如果皇上授予你其他勋阶，你千万不要拜谢接受。”李敏进见后，隋文帝先授予他仪同三司和开府仪同三司，李敏都不拜谢。于是文帝说：“乐平公主对我有大功，我怎么能对她的女婿吝惜官爵呢？现在授予你柱国。”李敏这才跪拜谢恩。

[25]八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25]八月，丁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26]长沙王叔坚未之江州，复留为司空，实夺之权。

[26]陈朝长沙王陈叔坚还没有到江州赴任，陈后主又留他在京师担任司空，其实夺了他的实权。

[27]壬午，隋遣尚书左仆射高出宁州道，内史监虞庆则出原的州道，以击突厥。

[27]壬午（十六日），隋朝派遣尚书左仆射高出宁州道，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道，两路攻打突厥。

[28]九月，癸丑，隋大赦。

[28]九月，癸丑（十八日），隋朝大赦天下。

[29]冬，十月，甲戌，隋废河南道行台省，以秦王俊为秦州总管，陇右诸州尽隶焉。

[29]冬季，十月，甲戌（初九），隋朝为除河南行台省，任命秦王杨俊为秦州总管，陇右地区各州全部归他统辖。

[30]丁酉，立皇弟叔平为湘东王，叔敖为临贺王，叔宣为阳山王，步穆为西阳王。

[30]丁酉（疑误），陈后主封皇弟陈叔平为湘东王，陈叔敖为临贺王，陈叔宣为阳山王，陈叔穆为西阳王。

[31]戊戌，侍中建昌侯徐陵卒。

[31]戊戌（疑误），陈朝侍中建昌侯徐陵去世。

[32]癸丑，立皇弟叔俭为安南王，叔澄为南郡王，叔兴为沅陵王，叔韶为岳山王，叔纯为新兴王。

[32]癸丑（疑误），陈后主封皇弟陈叔俭为安南王，陈叔澄为南郡王，陈叔兴为沅陵王，陈叔韶为岳山王，陈叔纯为新兴王。

[33]十一月，遣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聘于隋。帝闻隋主状貌异人，使彦画像而归。帝见，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亟命屏之。

[33]十一月，陈朝派遣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到隋朝聘问。陈后主听说隋文帝相貌奇异，与常人不同，就让袁彦画下文帝的像带回。陈后主见像大吃一惊，说："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人。"急忙下令去掉画像。

[34]隋既班律令，苏威屡欲更易事条，内史令李德林曰："修律令时，公何不言？今始颁行，且宜专守，自非大为民害，不可数更。"

[34]隋朝颁布新律令以后，纳言苏威曾多次想修改某些条款，内史令李德林说："当初制定律令时，您为什么不说话？现在新律令既已颁行，就应该严格遵守，如果不是大害于民的条款，不能轻易更改。"

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苏威亦请废郡。帝从之。甲午，悉罢诸郡为州。

隋朝河南道行台后部尚书杨尚希上奏："我发现当今郡县多于古代成倍。 有的地方不到百里，却同时设置数县；有的户口不满一千，却分别属于两郡管辖。致使郡县属官僚佐冗员众多，国家开支逐年增多；差役事吏卒成倍增加，租调收入逐年减少；官吏几乎比黎民百姓还多，十只羊倒有九个牧人；目前应该保留重要的官职而废除闲散的官职，把小的郡县合并成为大的郡且。这样，不但岷国家不用多耗费粟帛俸禄，选拔官吏也容易得到贤才俊杰。"纳言苏威也请求废郡，隋文帝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甲午（疑误），隋朝把郡全都改为州。

[35十二月，乙卯，隋遣兼散骑常侍曹令则、通直散骑常侍魏澹来聘。澹，收之族也。

[35]十二月，乙卯（二十二日），隋朝派遣兼散骑常侍曹令则、通直散骑常侍魏澹出使陈朝。魏澹是魏收的族人。

[36]丙辰，司空长沙王叔坚免。叔坚既失恩，心不自安，乃为厌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书告其事，帝召叔坚，囚于西省，将杀之，令近侍宣敕数之。叔坚对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亲媚耳。臣既犯天宪，罪当万死。臣死之日，必见叔陵，愿宣明诏，责之于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36]丙辰（二十三日），陈朝司空、长沙王陈叔坚被免官。陈叔坚自从失去了陈后主的恩宠，心中不安，于是用厌媚之术，祭祀日月以祈求福佑。有人上书将他告发，陈后主就传唤陈叔坚，把他困禁于中书省，准备杀掉他，派遣侍卫近臣宣读敕书，谴责陈叔坚的罪行。陈叔坚回答说："我本来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亲近讨好陛下。如今我既然触犯了朝廷法令，罪该万死。我死的时候，必定会在阴间见到陈叔陵，我希望向他宣读陛下的诏令，在九泉之下谴责他的谋反行为。"陈后主于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只罢免了他的官职。

[37]隋以上柱国窦荣定为右武卫大将军。荣定妻，隋主姊安成公主也。隋主欲以荣定为三公，辞曰："卫、霍、梁、邓，若少自贬损，不至覆宗。"帝乃止。

[37]隋朝任命上柱国窦荣定为右武卫大将军。窦荣定的妻子是隋文帝的姐姐安成公主。隋文帝本想任命窦荣定为三公，他推辞说："两汉的卫氏、霍氏、梁氏、邓氏四家外戚，如果能稍微谦恭退让，就不致于覆宗灭族。"隋文帝只得作罢。

帝以李穆功大，诏曰：“法备小人，不防君子。太师申公，自今虽有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

隋文帝因为太师李穆有大功劳，下诏书说：“法律是为了防备小人犯罪，不是为了防备正人君子。太师申公从今以后如果有犯罪行为，只要不是谋逆造反，即使有百死之罪，终不追究。”

礼部尚书牛弘请立明堂，帝以时事草创，不许。

隋朝礼部尚书牛弘请求建立明堂，隋文帝因为政权初立，百废待兴，没有允许。

帝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唯定留五百条，凡十二卷。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员。

隋文帝省阅刑部奏章，发现每年断狱结案仍有数万起，于是认为现行法令还是订得过于严密，所以人们多犯法获罪。因此，又敕令纳言苏威、礼部尚书牛弘等人重新修订新律令，删除了旧律令中的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余条，只确定保留各种治罪条款五百条，总共十二卷。从此以后，隋朝法律简明切要，疏而不漏。同时，隋朝仍旧设置律学博士及其生徒弟子。

[38]隋主以长安仓廪尚虚，是岁，诏西自蒲、陕，东至卫、汴，水次十三州，募丁运米。又于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输。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长安。

[38]隋文帝因为长安仓库空虚，这一年，下诏令西起蒲州、陕州，东至卫州、济州，沿黄河十三州招募丁壮运米。又在卫州建造黎阳仓，陕州建造常平仓，华州建造广通仓，由水路依次转运。漕运潼关以东地区和晋州、汾州的粟米供给长安。

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治书侍御史柳可上表曰：“昔汉光武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后，无所任职。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千子为杞州刺史。干子前任赵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千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众，非其所解。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帝善之。千子竟免。

当时隋朝的州刺史多任用武将，因此大都不称职。治书侍御史柳上表说："从前汉光武帝与二十八位大将一起披荆斩棘，平定天下，及至功业成就以崐后，这些将军都没有担任职务。我拜读陛下诏书，任命上柱国和千子为杞州刺史。和千子以前任赵州刺史时，老百姓用歌谣嘲讽他道：'枯老的稻禾不及早割去，稻种脱落就会使良田荒芜。'和千子是行伍出身，骑马射箭，功成略地，是他的特长；至于治理民众，听政断狱，则不是他所理解的。如果说朝廷要优礼老年，自可多赏赐金帛钱财；如果让他出任州牧刺史，则会误国害民，将会造成很大损失。"隋文帝很赞成他的意见。和千子终于被免官。

见上勤于听受，百僚奏请，多有烦碎，上疏谏曰："臣闻上古圣帝，莫过唐、虞，不为丛脞，是谓钦明。舜任五臣，尧咨四岳，垂拱无为，天下以治。所谓劳于求贤，逸于任使。比见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亦由群官惧罪，不能自决，取判天旨，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伏愿察臣至言，少减烦务，若经国大事，非臣下裁断者，伏愿详决，自余细务，责成所司；则圣体尽无疆之寿，臣下蒙覆育之赐。"上览而嘉之，因曰："柳直士，国之宝也。"

柳见隋文帝勤于听政理事，百官大臣奏请过于烦碎，于是上疏谏道："我听说古代的圣明帝王，没有比得上唐尧、虞舜的。唐尧、虞舜不过问细小的事务，所以被称作圣明君主。虞舜委任禹、稷、契、皋陶、伯益五位大臣处理政务，唐尧则经常向掌管四方的诸侯询问治国方针，都垂衣拱手，无为而天下大治。这就是所谓劳于求贤，逸于任使。近来见陛下留心沼国安民之道，不惮辛苦疲劳，这也是由于百官大臣惧怕获罪，遇事不敢自己决定，只好禀承陛下裁决，因此奏请过多。以至于像营造等细小事情，支出少量财物等琐碎条务，也都禀奏陛下。陛下在一日之内，须回复众多大臣的奏请，以致常常天晚忘食，夜半未寝，整日为公文表章操心受累。请求陛下体察我的诚挚之言，稍微减少一些琐碎事务。如果是经国安邦的大事，不是百官大臣所能裁决的，自然要由陛下详察明断；其余细务碎事，则责成有关职掌部门长官裁决处理。如此，则陛下劳逸有节，安享无疆之寿；百官大臣亲职任事，蒙受陛下养护之恩。"隋文帝看了他的奏疏后非常称赞，说："柳这样的正直士大夫，乃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以近世风俗，每正月十五夜，然灯游戏，奏请禁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成，盗贼由斯而起，因循弊风，会无先觉。无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天下，并即禁断。"诏从之。

柳因为近来民间风俗，在每年正月十五日夜里，人们都要点燃灯笼，游戏玩耍，于是上奏请求禁止，说："我见京师以及外州城乡，每年在正月十五日夜里，人们都要聚集街巷，结朋招友，游戏无度，锣鼓喧天，火炬照地，甚至不惜倾家荡产，竞逐一时的快乐。人们扶老携幼，倾家而出，街上贵贱相聚，男女错杂，僧俗不分。秽行丑事由此而起，盗贼奸徒由此而起，而社会因循沿袭这一弊风陋习，从没有人觉察出它的危害。它不但无益于政教风化，实有害于黎民百姓。请求陛下颁示天下，立即禁止。"隋文帝下诏书采纳了他的建议。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六卷

陈纪十 长城公下至德二年（甲辰、584）

陈纪十 陈长城公至德二年（甲辰，公元584年）

[1]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甲子（初一），出现日食。

[2]己巳，隋主享太庙；辛未，祀南郊。

[2]己巳（初六），隋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辛未（初八），隋文帝在长安城南郊祭天。

[3]壬申，梁主入朝于隋，服通天冠、绛纱袍，北面受郊劳。及入见于大兴殿，隋主服通天冠、绛纱袍，梁主服远游冠、朝服，君臣并拜。赐缣万匹，珍玩称是。

[3]壬申（初九），后梁国主亲自到长安朝见隋天子，头戴通天冠，身穿深红色的纱袍，在郊外受到迎接时面北而立。等进入新都，在大兴殿朝见隋文帝时，隋文帝戴通天冠，穿绛红色纱袍；后梁国主改戴远游冠，穿朝服，君臣互拜。隋文帝又赏赐后梁国主缣万匹及相当于万匹缣价值的大量珍宝。

[4]隋前华州刺史张宾、仪同三司刘晖等造《甲子元历》成，奏之。壬辰，诏颁新历。

[4]隋朝前任华州刺史张宾、仪同三司刘晖等人修成《甲子元历》，进呈给隋文帝。壬辰（二十九日），文帝下诏令颁布新的历书。

[5]癸巳，大赦。

[5]癸巳（疑误），陈朝大赦天下。

[6]二月，乙巳，隋主饯梁主于灞上。

[6]二月，乙巳（十三日），隋文帝在灞上设宴为后梁国主饯行。

[7]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口降隋。

[7]突厥苏尼部落男女一万多口归降隋朝。

[8]庚戌，隋主如陇州。

[8]庚戌（十八日），隋文帝驾幸陇州。

[9]突厥达头可汗请降于隋。

[9]突厥达头可汗请求降附隋朝。

[10]夏，四月，庚子，隋以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右仆射。

[10]夏季，四月，庚子（初九），隋朝任命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尚书右仆射。

[11]隋上大将军贺娄子干发五州兵击吐谷浑，杀男女万余口，二旬而还。

[11]隋朝上大将军贺娄子干调发河西凉、甘、瓜、鄯、廓五州的军队攻打吐谷浑，斩杀吐谷浑部落男女一万多口，历时二十天才班师还军。

帝以陇西频被寇掠，而俗不设村坞，命子干勒民为堡，仍营田积谷。子干上书曰：“陇右、河西，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自安。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帝从之。

隋文帝由于陇西一带经常遭到外族侵犯虏掠，而民间从来不建立永久性居住、具有防御能力的村坞，于是命令贺娄子干强制百姓建造城堡，并屯田积粮。贺娄子干上书说：“陇右、河西地区地旷民稀，边疆不安定，不可到处耕作。我近来发现一些屯田地区，虽然收获不多，但费用开支却很大，白白浪费了许多人力，最终还会遭到入侵者的蹂躏毁坏。因此，凡是疏远的屯田之所，请求全部废掉。只是陇右地区的老百姓一向从事畜牧业，如果强迫他们屯聚而居崐，会更加惊恐不安。只要能多建立镇、戍等军事要塞和负责望、传达军情的烽火台、堠堡，使其络绎相望，虽然百姓分散居住，也一定能确保他们安居乐业。”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以子干晓习边事，丁巳，以为榆关总管。

隋文帝由于贺娄子干熟悉边疆事务，丁巳（二十六日），任命他为榆关总管。

[12]五月，以吏部尚书江总为仆射。

[12]五月，南陈朝廷任命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

[13]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

[13]隋文帝因为渭河多沙，河水深浅不固定，漕运的丁役深以为苦，六月，壬子（二十二日），下诏令太子左庶子宇文恺率领民工开凿渠道，引渭水，自新都大兴城向东直到潼关，共三百余里，名叫“广通渠”。以利漕运和通商，关内都依赖它。

[14]秋，七月，丙寅，遣兼散骑常侍谢泉等聘于隋。

[14]秋季，七月，丙寅（初六），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谢泉等人出使隋朝。

[15]八月，壬寅，隋邓恭公窦炽卒。

[15]八月，壬寅（十三日），隋朝邓恭公窦炽去世。

[16]乙卯，将军夏侯苗请降于隋，隋主以通和，不纳。

[16]乙卯（二十六日），陈朝将军夏侯苗请求归降隋朝，隋文帝因为与陈朝交好，不予接纳。

[17]九月，甲戌，隋主以关中饥，行如洛阳。

[17]九月，甲戌（十五日），隋文帝由于关内出现饥荒，驾幸洛阳。

[18]隋主不喜词华，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治书侍御史赵郡李谔亦以当时属文，体尚轻薄，上书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草，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今朝廷虽有是诏，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躬仁孝之行者，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工轻薄之艺者，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刺史、县令未遵风教。请普加采察，

送台推劾。”又上言：“士大夫矜伐干进，无复廉耻，乞明加罪黜，以惩风轨。”诏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四方。

[18]隋文帝不喜好文章用词华丽，诏令天下公私文书都要写得符合实际情况。泗州刺史司马幼之的文章奏表浮华艳丽，隋文帝把他交付有关部门治罪。治书侍御史赵郡人李谔也因为当时人们撰写文章，文风崇尚轻薄浮华，而上书说：“以前曹魏的三位君主撰写文章崇尚文词优美华丽，忽略治理万民的大道，喜好雕琢词句的小技。下面纷纷起而仿效，遂成一种社会风尚。到了江东晋、齐、梁朝，这种文风的危害达到了极点。人们热衷于追求一的新奇，竞逐一字的巧妙。文章连篇累牍，不过是刻划了月升露落的景致；作品积案盈箱，也只是描写了风起云飘的情形。世俗以此而互相标榜，朝廷据此来选拔官吏。以擅长雕虫小技求取功名利禄的道路既然已经开通，人们偏爱华丽崇尚轻浮的文风越发厉害。因此，不论是乡间孩童，还是王公子弟，不是首先学习实用知识而是首先学习如何做五言诗；对于羲皇、虞舜、夏禹的典籍，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不再关心，未曾入耳。把虚诞放纵当作洒脱高雅，把缘情体物当作功勋劳绩，把有德的硕儒看作古朴迂腐之人，把工于词赋之士当成君子大人。所以文笔日益繁盛，而政治日益动乱。这都是由于统治者抛弃了上古圣贤制定的法式、规则，造作无益于治道的文体来推广使用。如今朝廷虽然颁布了禁绝浮华艳丽文风的诏令，但是我听说一些外州远县，仍然踵袭前代的衰败风气。躬行仁义孝悌者被私门摈落，不加录用；擅长轻薄浮华之雕虫小技者，则被选拔充任官吏，保举荐送朝廷。这都是由于这些州、县的刺史、县令没有执行陛下的诏令。请求陛下普遍派人加以调查，送御史台推劾治罪。”后来又崐上书说：“有些士大夫炫耀功绩、出身以谋求进身做官，没有廉耻之心，请求明示其罪，加以黜退，以矫正社会风气。”隋文帝诏令将李谔前后奏章颁布天下。

[19]突厥沙钵略可汗数为隋所败，乃请和亲。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氏，为隋主女。隋主遣开府仪同三司徐平和使于沙钵略，更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晋王广请因衅乘之，隋主不许。

[19]突厥沙钵略可汗数次被隋朝打败，于是请求与隋朝和亲。千金公主宇文氏也请求改姓杨氏，作隋文帝的女儿。于是隋文帝派遣开府

仪同三司徐平和出使突厥沙钵略可汗，改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晋王杨广请求乘突厥内外交困之机出兵讨伐，隋文帝不答应。

沙钵略遣使致书曰："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居卢设莫何沙体略可汗致书大隋皇帝：皇帝，妇父，乃是翁比。此为女夫，乃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如一。自今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亲好不绝。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羊马，皆皇帝之畜。彼之缯彩，皆此国之物。"

沙钵略可汗派遣使者致书隋文帝说："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居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致书大隋天子：皇帝陛下，您是我夫人的父亲，也就等于是我的父亲。我是您的女婿，自然应该算是您的儿子。我们两国的礼俗虽然不同，但人们的情义却是一样的。自今以后，子子孙孙以至万世，亲好不绝。上天为证，永不违负！我国的牛羊驼马，都是皇帝陛下的牲畜；贵国的缯彩绢帛，也都是我国的财物。"

帝复书曰："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善意。既为沙钵略妇翁，今日视沙钵略与儿子不异。时遣大臣往彼省女，复省沙钵略也。"于是遣尚书右仆射虞庆则使于沙钵略，车骑将军长孙晟副之。

隋文帝复书沙钵略可汗说："大隋天子致书大突厥沙钵略可汗：收到来信，知道你有和好的善意。朕既然是沙钵略可汗的岳父，现在就将沙钵略可汗当作儿子一样看待。朕即刻就派遣大臣到突厥去看望女儿，同时也看望沙钵略可汗。"于是派遣尚收右仆射虞庆则出使突厥沙钵略可汗，车骑将军长孙晟作为副使同行。

沙钵略陈兵列其珍宝，坐见庆则，称病不能起，且曰："我诸父以来，不向人拜。"庆则责而谕之。千金公主私谓庆则曰："可汗豺狼性；过与争，将啮人。"长孙晟谓沙钵略曰："突厥与隋俱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妇翁！"沙钵略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翁！"乃起拜顿颡，跪受玺书，以戴于首。既而大惭，与群下相聚恸哭。庆则又遣称臣，沙钵略谓左右曰："何谓臣？"左右曰："隋言臣，犹此云奴耳。"沙钵略曰："得为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赠庆则马千匹，并以从妹妻之。

突厥沙钵略可汗陈列军队，摆放珍宝，坐在座位上接见虞庆则，称身体有病而不能起立，并且说："从我父亲那辈以来，从不跪拜别人。"虞庆则对他加以责备并晓以大义。千金公主私下对虞庆则说："沙钵略可汗豺狼本性，过分与他争执，激怒了他，就会咬人的。"长孙晟对沙钵略可汗说："突厥可汗与隋朝皇帝都是大国天子，礼相匹敌，可汗不肯起身跪拜，我们做使节的怎敢违背您的意愿。但是可贺敦是隋文帝的女儿，那么可汗您就是大隋天子的女婿。女婿怎么能不尊敬岳父！"沙钵略可汗笑着对属下达官贵人说："看来必须跪拜岳父。"于是起立跪拜，伏地叩头，然后跪着接受了隋文帝玺书，顶在头上。过一会儿，感到非常羞愧，于是与其部下相聚恸哭 。虞庆则又指使突厥对隋称臣，沙钵略可汗问左右侍从："什么叫臣子？ "左右侍从回答说："隋朝所说的臣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奴仆。"沙钵略可汗说："我能够成为大隋天子的奴仆，全仗虞仆射出力成全。"于是馈赠虞庆则马一千匹，并将堂妹嫁给他。

[20]冬，十一月，壬戌，隋主遣兼散骑常侍薛道衡等来聘，戒道衡"当识朕意，勾以言辞相折"。

[20]冬季，十一月，壬戌（初四），隋文帝派遣兼散常侍薛道衡等人出使陈朝，并在临行前告诫薛道衡说："你应当明白朕的意思，不要在言辞上与对方争高低。"

[21]是岁，上于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崐十间，其窗、牖、壁带、县楣、栏、槛皆以沈、檀为之，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瑰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奇花异卉。

[21]这年，陈后主在皇宫光昭殿前修建临春、结绮、望仙三栋楼阁。楼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窗户、壁带、悬楣、栏杆等都是用沉木和檀木制成，并用黄金、玉石或者珍珠、翡翠加以装饰，楼阁门窗均外挂珠帘，室内有宝床宝帐，穿戴玩赏的东西瑰奇精美，近古以来所未见。每当微风吹来，沉木、檀木香飘数里。阁下堆石成山，引水为池并杂种奇花异草。

上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

容，并有宠，迭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仆射江总虽为宰辅，不亲政务，日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等文士十余人，侍上游宴后庭，无复尊卑之序，谓之“狎客”。上每饮酒，使诸妃、嫔及学士与狎客共赋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选宫女千余人习而歌之，分部迭进。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略皆美诸妃嫔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达旦，以此为常。

陈后主自己居住在临春阁，张贵妃居住在结绮阁，龚、孔两贵嫔居住在望仙阁，通过各楼阁之间的复道互相往来。另外，后宫里还有王美人、李美人、张淑媛、薛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容，都受到了陈后主的宠爱，也都经常到三座楼阁上游玩宴乐。陈后主又任命宫女中有文才的袁大舍等人为女学士。尚书仆射江总虽然担任宰相，但并不亲自处理政务，每天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等文士十余人，侍奉后主在皇宫后庭游玩宴乐，不讲君臣尊卑次序，被称之为“狎客”。陈后主每举办酒宴，就使诸位妃、嫔和江总等狎客一起赋诗，互相赠答，然后挑选其中特别艳丽的诗作，谱上新曲，再挑选宫女千余人练习歌唱，分部演出。其歌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都是赞美诸位妃、嫔的美丽容貌。君臣饮酒酣歌，从夜晚到清晨，以为常事。

张贵妃名丽华，本兵家女，为龚贵嫔侍儿，上见而悦之，得幸，生太子深。贵妃发长七尺，其光可鉴，性敏慧，有神彩，进止详华，每瞻视眄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颜色，引荐诸宫女；后宫咸德之，竞言其善。又有厌魅之术，常置淫祀于宫中，聚女巫鼓舞。上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上倚隐囊，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无所遗脱。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贵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货赂公行；赏罚之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从者，因而谮之。于是孔、张之权熏灼四方，大臣执政皆从风谄附。

张贵妃名叫张丽华，家中世代为兵，是龚贵妃的侍女，陈后主一见钟情。她得到陈后主的宠幸后，生下了皇太子陈深。张贵妃的一头秀发约长七尺，油光发亮，又聪明颖慧，富有富采，举止优雅，每当她顾盼凝视时，更显得光彩照人，映动左右。张贵妃善于体察陈后主的

心意，向后主引荐宫女；因此后宫妃、嫔、宫女都对她感恩戴德，竞相在陈后主面前赞美她。她又擅长祈祷鬼神的厌魅方术，经常在后宫中进行各种不合礼制规定的祭祀，聚集女巫伴着乐声跳舞，装神弄鬼。陈后主懒于处理政事，朝中百官大臣有所启奏，都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呈进请示；陈后主靠着松软的靠垫，让张贵妃坐在他的膝盖上，两人一起审批奏表，裁决政事。凡是蔡脱儿、李善度两人所没有记住的，张贵妃都逐条加以分析，没有遗漏。张贵妃经常参访了解皇宫外面发生的事情，外间的一言一事，张贵妃必定事先知道，然后告诉陈后主。因此更加受到陈后主的宠爱，远在后宫诸位妃、嫔之上。陈后主身旁的宦官与亲信内外勾结，朋比为奸，援引宗属亲戚，横行不法，卖官鬻狱，贿赂公行，就连朝廷赏罚之命，也出于宫掖。外朝大臣有不顺从旨意的，就寻找机会加以陷害。于是孔贵嫔、张贵妃的权势炙手可热，执掌朝政的公卿大臣都竞相奉承依附。

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兄妹；上恶闻过失，每有恶事，孔范必曲为文饰，称扬赞美，由是宠遇优渥，言听计从。群臣有谏者，辄以罪斥之。中书舍人施文庆，颇涉书史，尝事上于东宫，聪敏强记，明闲吏职，心算口占，应时条理，由是大被亲幸。又荐所善吴兴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为中书舍人。客卿有口辩，颇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旧制崐：军人、士人并无关市之税。上盛修宫室，穷极耳目，府库空虚，有所兴造，恒苦不给。客卿奏请不问士庶并责关市之征，而又增重其旧。于是以阳惠朗为太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领，纤毫不差；然皆不达大体，督责苛碎，聚敛无厌，士民嗟怨。客卿总督之，每岁所入，过于常格数十倍。上大悦，益以施文庆为知人，尤见亲重，小大众事，无不委任；转相汲引，珥貂蝉者五十人。

都官尚书孔范与孔贵嫔结拜为兄妹；陈后主厌恶听到说自己犯有过失的话，所以每当他做错了事，孔范必然设法为他掩饰开脱，并称颂赞美他的圣明。因此陈后主对孔范的宠信礼遇有加，言听计从。百官大臣有敢于直言进谏者，孔范都要构之以罪，然后将他斥逐出朝。中书舍人施文庆读书颇多，陈后主为皇太子时曾在东宫供职，他聪明敏慧，记忆力强，通晓熟谙吏职政务，能心算口占，随时随地能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因此深得陈后主的亲近和宠幸。施文庆又向陈后主

推荐了与他交好的吴兴人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人，说他们有担任官吏的才干，陈后主都给予提拔重用，并任命沈客卿为中书舍人。沈客卿能言善辩，懂得乾廷典章常例，兼掌中书省金帛局。按照旧制，军人、官吏都不征收入市关税。陈后主由于大修宫室，极其豪华富丽，府库空虚，财用枯竭，再要有所兴造，就经常苦于没钱支付。沈客卿上奏请求不管官吏还是平民，都得交纳入市关税，而且还请求增加征收数额。陈后主于是任命阳惠朗为太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阳、暨二人家中本是小吏，考校文簿，丝毫不差；但都不识为政大体，督责苛刻繁碎，聚敛从不满足，使得官吏百姓怨声载道。沈客卿总领负责，每年所得收入，超过正常数额几十倍。陈后主非常高兴，愈加感到施文庆有知人之明，特别对他亲信倚重，把朝廷大小事情都交给他处理。施文庆一伙人转相荐引，成为达官显贵的多达五十人。

孔范自谓文武才能，举朝莫及，从容白上曰："外间诸将，起自行伍，匹夫敌耳。深见远虑，岂其所知！"上以问施文庆，文庆畏范，亦以为然；司马申复赞之。自是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夺任忠部曲以配范及蔡徵。由是文武解体，以至覆灭。

孔范自以为有文武全才，朝中无人能比，于是神色自若地对陈后主说："朝外那些带兵的将帅都是行伍出身，只有匹夫之勇。至于深谋远虑，运筹帷幄，岂是他们所能知晓的！"陈后主以此向施文庆征询意见，施文庆因为惧怕孔范的权势，就随声附和；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也表示赞成孔范的见解。自此以后，将帅如果稍有过失，就立刻削夺他们的军队，分配给文职官吏；曾经夺取领军将军任忠的部曲分配给孔范和蔡徵。因此文臣武将都离心离德，终至覆灭。

三年（乙巳、585）

三年（乙巳，公元585年）

[1]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戊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2]隋主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勒成百卷；戊辰，诏行新礼。

[2]隋文帝命令礼部尚书牛弘撰修吉、凶、军、宾、嘉五礼，编为百卷；戊辰（十一日），诏令颁行新礼。

[3]三月，戊午，隋以尚书左仆射高为左领军大将军。

[3]三月，戊午（初二），隋朝任命尚书左仆射高为左领军大将军。

[4]丰州刺史章大宝，昭达之子也，在州贪纵，朝廷以太仆卿李晕代之。晕将至，辛酉，大宝袭杀晕，举兵反。

[4]陈朝丰州刺史章大宝是章昭达的儿子，他在丰州贪纵不法，朝廷派遣太仆卿李晕接替他的职务。在李晕快要到达的时候，辛酉（初五），章大宝率军袭杀李晕，起兵造反。

[5]隋大司徒郢公王谊与隋主有旧，其子尚帝女兰陵公主。帝待之恩礼稍薄，谊颇怨望。或告谊自言名应图谶，相表当王；公卿奏谊大逆不道。壬寅，赐谊死。

[5]隋朝大司徒郢公王谊与隋文帝有旧交，他的儿子娶文帝女兰陵公主为妻。后来隋文帝对他的恩宠礼遇淡薄，王谊因此非常怨恨。有人告发王谊说自己名应图谶，有帝王之相；公卿大臣上奏说王谊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壬寅（疑误），隋文帝将王谊赐死。

[6]戊申，隋主还长安。[6]戊申（疑误），隋文帝从洛阳回到长安。

[7]章大宝遣其将杨通攻建安，不克。台军将至，大宝众溃，逃入山，为追兵所擒，夷三族。

[7]陈朝章大宝派遣部将杨通率叛军攻打建安，没有攻克。这时朝廷的军队快要到达，章大宝部众溃散，自己逃入山中，被追兵擒获，灭了三族。

[8]隋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为差，储之当社，委社司检校，以备凶年，名曰‘义仓’”，隋主从之。五月，甲申，初诏郡、县置义仓。时民间多妄称老、小以免赋役，山东承北齐之弊政，户口租调，奸伪尤多。隋主命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远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隐。于是计帐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高请为输籍法，遍下诸州，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8]隋朝度支尚书长孙平上奏说：“请下令民间每年秋天一家拿出粟麦一石以下，根据家庭贫富状况订出等级标准，每社民户所交纳的粮

食就储存在当社，委派社中官吏负责查核，以防备荒年，名叫‘义仓’。”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五月，甲申（二十九日），隋文帝开始诏令各郡、县都设置义仓。当时百姓多向官府谎报年老或幼小，以逃避赋税徭役，山东地区承袭原北齐王朝的弊政，在户口登记和租调征收方面，犯奸作伪的极多。隋文帝下令在全国州县逐户逐人进行核时。如果户口不实，有称老诈小的，里正、党长远配边州。堂兄弟以下仍然同居的大家族，都命令他们分家居住，自立门户，以防止出现隐瞒户口人丁的情况。这次普查，户籍簿上新增加了一百六十四万余人口。左领军大将军高又请求实行按所造帐籍征收赋税的输籍法，颁布各州实行，隋文帝也听从了他的建议。自此以后，想犯奸作伪逃避赋税的人再也无法藏身了。

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输长安者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

隋朝全国各地每年上调给中央的各种物资，黄河以南的经由潼关，黄河以北的经由蒲坂，向长安运输的车辆接连不断，昼夜不停，前后长达数月之久。

[9]梁主殂，谥曰孝明皇帝，庙号世宗。世宗孝慈俭约，境内安之。太子琮嗣位。

[9]后梁国主去世，谥号孝明皇帝，庙号世宗。世宗孝顺慈善，俭约爱民，境内因此安定太平。太子萧琮继位。

[10]初，突厥阿波可汗既与沙钵略有隙，阿波浸强，东距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号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将军元契使于阿波以抚之。

[10]起初，突厥阿波可汗与沙钵略可汗结下怨恨，后来阿波可汗势力逐渐强盛，东抵都斤山，西越金山，这一广大地区的龟兹、铁勒、伊吾各国以及居住在西域的胡人部落都归附了他，号称西突厥。隋文帝也派遣上大将军元契出使阿波可汗，以安抚西突厥。

[11]秋，七月，庚申，遣散骑常侍王话等聘于隋。

[11]秋季，七月，庚申（初六），陈朝派遣散骑常侍王话等人到隋朝聘问。

[12]突厥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州。隋主许之，命晋王广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之车服鼓吹。沙钵略因西击阿波，破之。而阿拔国乘虚掠其妻子；官军为击阿拔，败之，所获悉与沙钵略。

[12]突厥沙钵略可汗既为达头可汗困扰，又畏惧契丹逐渐强大，于是派遣使者到隋朝告急，请求允许他率所属部落迁徙到大漠南面，在白道川一带暂住。隋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命令晋王杨广发兵接应，并供给他衣服食品，赏赐他车驾服饰及乐器。沙钵略可汗借助隋兵到来的声势，率军向西攻打阿波可汗，打败了他。可是阿拔国乘沙钵略可汗后方兵力空虚之机发兵偷袭，虏走了他的妻儿家小；隋朝军队为沙钵略打败了阿拔军队，并把所缴获的人畜物品全部给予了沙钵略可汗。

沙钵略大喜，乃立约，以碛为界，因上表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遣其子库合真入朝。

沙钵略可汗十分高兴，于是与隋朝订立盟约，以砂碛作为两国的分界，因崐此上表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大隋皇帝是真正的皇帝，我岂敢再凭恃险隘，阻兵抗命，窃取名号，妄称天子！今日因羡慕淳朴风俗，归心有道之君，情愿屈膝跪拜，永远做大隋的藩附属国。"于是派遣他的儿子库合真入朝。

八月，丙戌，库合真至长安。隋主下诏曰："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因命肃告郊庙，普颁远近；凡赐沙钵略诏，不称其名。宴库合真于内殿，引见皇后，赏劳甚厚。沙钵略大悦，自是岁时贡献不绝。

八月，丙戌（初二），库合真来到长安。隋文帝下诏书说："突厥沙钵略可汗以往虽然与隋朝和亲交好，仍是两个国家；现在君臣有序，便成了一国。"于是命令举行郊、庙大祀，告知天地、祖先，并命令把此事通告远近。凡是赐给沙钵略可汗的诏书，不直呼他的名字。隋文帝还在内殿宴请库合真，并把他引见给独孤皇后，赏赐丰厚。沙钵略可汗非常高兴，从此，每年都向隋朝进贡物品。

[13]九月，将军湛文彻侵隋和州，隋仪同三司费宝首击擒之。

[13]九月，陈朝将军湛文彻侵犯隋朝的和州，隋仪同三司费宝首率军打败陈朝军队，俘虏了湛文彻。

[14]丙子，隋使李若等来聘。

[14]丙子（二十三日），隋朝派遣李若等人到陈朝聘问。

[15]冬，十月，壬辰，隋以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

[15]冬季，十月，壬辰（初九），隋朝任命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

[16]初，北地傅以庶子事上于东宫，及即位，迁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负才使气，人多怨之。施文庆、沈客卿共谮受高丽使金，上收下狱。

[16]以前，北地人傅曾以太子庶子的身份侍奉陈后主于东宫，等后主即位，傅晋升为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由于他恃才傲物，因此百官群臣大都不喜欢他。施文庆与沈客卿一同诬陷说傅收受了高丽国使者贿赂，陈后主将傅收捕下狱。

于狱中上书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爱下民，省嗜欲，远谄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泽被区宇，庆流子孙。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大神，专媚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臣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

傅在狱中上书说："做帝王的，应该恭奉上天，爱民如子，减省嗜欲侈糜，疏远谄媚奸佞，天未明就穿衣起床，天已晚还没吃饭。如此才能恩泽布施于天下海内，福庆流传于子孙后代。但是，陛下近来沉湎于酒色，挥霍无度；不虔诚地敬奉郊庙大神，专心媚事淫昏之鬼；听信小人宦官擅政，厌恶忠直之士如同仇敌，轻视生民之命如同草芥；后宫妃、嫔宫女服用绮锦缎，御用厩马喂食菽粟稻麦，而天下百姓却流离失所，僵尸遍野；朝野上下货贿公行，国家库藏日益耗费。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我恐怕东南的王者之气从此而尽。"

书奏，上大怒。顷之，意稍解，遣使谓曰："我欲赦卿，卿能改过不？"对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庆穷治其事，遂赐死狱中。

傅上书呈奏，陈后主读后勃然大怒。过了一会，后主怒意稍有平息，就派遣使者对傅说：“我打算赦免你，你能改正以前的过错吗？”傅回答说：“我的心性就如同我的相貌，如果相貌能够改变，那么我的心性才能改变。”陈后主更加愤怒，命令宦官李善庆彻底追究傅的罪行，将他赐死在狱中。

上每当郊祀，常称疾不行，故言及之。

陈后主每当举行郊祀的时候，经常称病不亲临现场，所以傅在上书中提及这件事。

[17]是岁，梁大将军戚昕以舟师袭公安，不克而还。

[17]这一年，后梁大将军戚昕率水军攻打陈朝荆州治所公安城，没有攻克而退军。

隋主征梁主叔父太尉吴王岑入朝，拜大将军，封怀义公，因留不遣；复置江陵总管以监之。

隋文帝诏令征召后梁国主的叔父太尉吴王萧岑入朝，任命他为大将军，封怀义公，趁机将他留在长安，不让回国；又重新设置江陵总管监视后梁国。梁大将军许世武密以城召荆州刺史宜黄侯慧纪；谋泄，梁主杀之。慧纪，高祖之从孙也。

后梁大将军许世武暗中以江陵城招引陈朝荆州刺史宜黄侯陈慧纪；密谋泄露，后梁国主杀了许世武。陈慧纪是陈武帝陈霸先兄弟的孙子。

[18]隋主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

[18]隋文帝又派遣司农少卿崔仲方征发壮丁三万人，在朔方、灵武一线修筑长城，东起黄河，西至绥州，绵延七百里，用来遏制北方胡人入侵。

四年（丙午、586）

四年（丙午，公元586年）

[1]梁改元广运。

[1]后梁改年号广运。

[2]甲子，党项羌请降于隋。

[2]甲子（十三日），党项羌人请求降附隋朝。

[3]庚午，隋颁历于突厥。

[3]庚午（十九日），隋朝向突厥颁行新历。

[4]二月，隋始令刺史上佐每岁暮更入朝，上考课。

[4]二月，隋朝下令每年岁末各州刺史以及高级僚属轮流入朝，呈奏本州官吏的当年政绩，由朝廷进行考核升降。

[5]丁亥，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

[5]丁亥（初六），隋文帝又命令崔仲方征发壮丁十五万人，在朔方以东，沿边境的险要地方修筑数十座城堡。

[6]丙申，立皇弟叔谟为巴东王，叔显为临江王，叔坦为新会王，叔隆为新宁王。

[6]丙申（十五日），陈朝立皇弟陈叔谟为巴东王，陈叔显为临江王，陈叔坦为新会王，陈叔隆为新宁王。

[7]庚子，隋大赦。

[7]庚子（十九日），隋朝大赦天下。

[8]三月，己未，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隋主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旰孜孜，犹恐不逮。岂效近代帝王，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

[8]三月，己未（初八），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求隋文帝自己做太上皇，将皇位传给皇太子。隋文帝说："朕承天受命，抚育百姓，早晚孜孜不倦，不敢稍有懈怠，还恐怕不能够尽职尽责。岂能效法近代那些帝王，传位于太子，自求安乐逍遥！"

[9]夏，四月，己亥，遣周等聘于隋。

[9]夏季，四月，己亥（十九日），陈朝派遣周等人到隋朝聘问。

[10]五月，丁巳，立皇子庄为会稽王。

[10]五月，丁巳（初七），陈朝立皇子陈庄为会稽王。

[11]秋，八月，隋遣散骑常侍裴豪等来聘。

[11]秋季，八月，隋朝派遣散骑常侍裴豪等人到陈朝聘问。

[12]戊申，隋申明公李穆卒，葬以殊礼。

[12]戊申（三十日），隋朝申明公太师李穆去世，用特别隆重的礼节安葬。

[13]闰月，丁卯，隋太子勇镇洛阳。

[13]闰月，丁卯（十九日），隋朝皇太子杨勇出镇洛阳。

[14]隋上柱国公梁士彦讨尉迟迥，所当必破，代迥为相州刺史；隋主忌之，召还长安。上柱国杞公宇文忻与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亦忌之，以谴去官，以柱国舒公刘皆被疏远，闲居无事，颇怀怨望，数相往来，阴谋不轨。

[14]起初，隋朝上柱国公梁士彦讨伐尉迟迥，英勇善战，所战必胜，代尉迟迥为相州刺史。后来隋文帝猜忌他，将他召回长安。隋朝上柱国杞公宇文忻与隋文帝少年时交情深厚，他善于用兵，有威信声望。隋文帝也因此猜忌他，后来由于受到谴责而被免除右领军大将军职务。梁士彦、宇文忻与柱国舒公刘都被隋文帝疏远，闲居无事，心怀怨恨，多次相互往来串通，密谋起兵造反。忻欲使士彦于蒲州起兵，已为内应，士彦之甥裴通预其谋而告之。帝隐其事，以士彦为晋州刺史，欲观其意；士彦忻然，谓等曰："天也！"又请仪同三司薛摩儿为长史，帝亦许之。后与公卿朝谒，帝令左右执士彦、忻、于行间，诘之，初犹不伏；捕薛摩儿适至，命之庭对，摩儿具论始末，士彦失色，顾谓摩儿曰："汝杀我！"丙子，士彦、忻、皆伏诛，叔侄、兄弟免死除名。

宇文忻想使梁士彦于蒲州起兵，自己在长安作内应，梁士彦的外甥裴通参预了他们的密谋，又告发了他们。隋文帝把这件事先掩盖下来，任命梁士彦为晋州刺史，打算观察他的意向；梁士彦非常高兴，对刘等人说："天意让我们成功！"他又奏请朝廷任命仪同三司薛摩儿为晋州长史，隋文帝也答应了他。后来梁士彦等人与公卿大臣一起朝谒，隋文帝命令左右侍卫人员在朝拜行列中拿下梁士彦、宇文忻、刘三人，审问他们，开始他们还不伏罪，这时薛摩儿被捕获带到，隋文帝命他与三人在殿堂上当面对质，薛摩儿全部招供了梁士彦等三人谋反始末，梁士彦大惊失色，对薛摩儿说："是你杀死了我！"丙子（二十八日），梁士彦、宇文忻、刘三人都被处死，他们的叔侄、兄弟免死除名为民。

九月，辛巳，隋主素服临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资物以为诫。

九月，辛巳（初四），隋文帝身穿白色服装亲临射殿，命令百官大臣用箭射梁士彦等三家的东西，以使他们从中吸取教训。

[15]冬，十月，己酉，隋以兵部尚书杨尚希为礼部尚书。隋主每旦临朝，日昃不倦，尚希谏曰："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愿陛下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也。"帝善之而不能从。

[15]冬季，十月，己酉（初三），隋朝任命兵部尚书杨尚希为礼部尚书。隋文帝每天天一亮就临朝听政，直到天黑也不感到疲倦，杨尚希进谏说："西周文王因为忧勤劳苦而折损寿命，武王则因为安乐颐养而延年益寿。请求陛下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责成宰相负责处理政务。至于繁碎事务，不是帝王应该亲自处理的。"隋文帝虽然赞成他的意见，但是并不能照着去做。

[16]癸丑，隋置山南道行台于襄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俊妃崔氏生男，隋主喜，颁赐群官。

直秘书内省博陵李文博，家素贫，人往贺之，文博曰："赏罚之设，功过所存。今王妃生男，于群官何事，乃妄受赏也！"闻者愧之。

[16]癸丑（初六），隋朝在襄州设立山南道行台，任命秦王杨俊为行台尚书令。杨俊妃子崔氏生了男孩，隋文帝很高兴，于是下令赏赐群臣百官。

隋朝直秘书内省博陵人李文博家中素来贫穷。有人去向他道贺受赏，他说："朝廷设立赏罚，是为了赏功罚罪。现今王妃生了男孩，与群臣百官有什么关系，而妄求受赏！"听到的人都感到十分羞愧。

[17]癸亥，以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为仆射。

[17]癸亥（十六日），陈朝任命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为尚书仆射。

[18]十一月，己卯，大赦。

[18]十一月，己卯（初三），陈朝大赦天下。

[19]吐谷浑可汗夸吕在位百年，屡因喜怒废杀太子。后太子惧，谋执夸吕而降；请兵于隋边吏，秦州总管河间王弘请以兵应之，隋主不许。

[19]吐谷浑可汗夸吕在位长达百年，曾多次因为喜怒无常而废掉或诛杀太子。后来太子惧怕，密谋劫持夸吕可汗降附隋朝，于是派遣使者向隋朝边防官吏请求援兵，秦州总管河间王杨弘向朝廷请求派兵接应，隋文帝不答应。

太子谋泄，为夸吕所杀，复立其少子嵬王诃为太子。叠州刺史杜粲请因其衅而讨之，隋主又不许。

吐谷浑太子密谋泄露，被夸吕可汗杀掉，夸吕又立他的小儿子嵬王诃为太子。隋朝叠州刺史杜粲又向朝廷请求乘机出兵讨伐，隋文帝还是不许。

是岁，嵬王诃复惧诛，谋帅部落万五千户降隋，遣使诣阙，请兵迎之。隋主曰："浑贼风俗，特异人伦，父既不慈，子复不孝。朕以德训人，何有成其恶逆乎！"乃谓使者曰："父有过失，子当谏争，岂可潜谋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为善事，即称朕心。嵬王既欲归朕，唯教嵬王为臣子之法，不可远遣兵马，助为恶事！"嵬王诃乃止。这一年，吐谷浑太子嵬王诃又因为害怕获罪遭杀，密谋率领所属部落一万五千户降附隋朝，派遣使者来到长安，请求隋朝派军队接应。隋文帝说："吐谷浑风俗败坏，背离人伦天常，做父亲的既然不以慈爱待子，做儿子的也不以孝顺事父。朕以仁德教化百姓，怎么能够助成嵬王诃的恶逆行为呢！"于是对嵬王诃的使者说："为子之道，父亲有了过失，儿子应该以死谏诤，怎么能密谋采取违背礼法的行为，落下不孝的罪名！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妾子民，各自努力积善行德，就合于朕的心意。现今嵬王诃想归降朕，朕只能教导嵬王诃如何做忠臣孝子的道理，决不能远派军队接应，助成嵬王诃的恶逆行为。"嵬王诃只好作罢。

祯明元年（丁未、587）

陈长城公祯明元年（丁未，公元587年）

[1]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戊寅（初三），陈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祯明。

[2]癸巳，隋主享太庙。

[2]癸巳（十八日），隋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

[3]乙未，隋制诸州岁贡士三人。

[3]乙未（二十日），隋朝规定各州每年向朝廷推荐三位士人。

[4]二月，丁巳，隋主朝日于东郊。

[4]二月丁巳（十二日），隋文帝在东郊举行祭祀太阳的仪式。

[5]遣兼散骑常侍王亨等聘于隋。

[5]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王亨等人到隋朝聘问。

[6]隋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二旬而罢。夏，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

[6]隋朝征发壮丁十万余人修筑长城，二十天而止。夏季，四月，隋朝在扬州开凿山阳渎以通漕运。

[7]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其子入贡于隋，因请猎于恒、代之间，隋主许之，仍遣人赐以酒食。沙钵略帅部落再拜受赐。

[7]突厥沙钵略可汗派遣他的儿子向隋朝进贡，并请求朝廷允许突厥在恒州、代州之间打猎，隋文帝答应了突厥的请求，并派遣使者赐给沙钵略可汗酒食。沙钵略可汗率领突厥部落跪拜接受赏赐。

沙钵略寻卒，隋为之废朝三日，遣太常吊祭。

不久，沙钵略可汗去世，隋朝为他罢朝三天，以示哀悼，并派遣太常寺卿前去吊唁。

初，沙钵略以其子雍虞闾懦弱，遗令立其弟叶护处罗侯。雍虞闾遣使迎处罗侯，将立之，处罗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当嗣位。我不惮拜汝。"雍虞闾曰："叔与我父，共根连体。我，枝叶也，岂可使根本反从枝叶，叔父屈于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废也！愿叔勿疑！"遣使相让者五六，处罗侯竟立，是为莫何可汗。以雍虞闾为叶护。遣使上表言状。

起初，沙钵略可汗因为儿子雍虞闾懦弱，留下遗言令立弟弟叶护处罗侯为可汗。这时，雍虞闾派遣使者前往迎接处罗侯，将拥立他为可汗。处罗侯说："我突厥国自木杆可汗以来，可汗继承多是以弟代兄。以庶夺嫡，违背了祖宗之法，互相不加尊重。你是先可汗嫡子，理当继位，我不在乎跪拜你。"雍虞闾说："叔父与我父亲是一母所生，共根连体。我是晚辈，好比枝叶。怎能使根本反而服从枝叶，叔父屈居于晚辈之下呢！况且这是先父的遗命，又怎么可以违背呢！希望叔父不要再有疑虑。"双方互相派遣使者，相互推让了有五六次之多，处罗

侯终于即位，这就是莫何可汗。莫何可汗又任命雍虞闾为叶护。并派遣使者向隋朝上表，禀报即位始末。

隋使车骑将军长孙晟持节拜之，赐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谋，以隋所赐旗鼓西击阿波；阿波之众以为得隋兵助之，多望风降附。遂生擒阿波，上书请其死生之命。

隋朝派遣车骑将军长孙晟为使者，持节册拜莫何可汗，并赏赐给他鼓吹、幡旗。莫何可汗智勇双全，他打着隋朝所赏赐的幡旗和鼓吹，向西攻打西突厥阿波可汗。阿波可汗的军队以为莫何可汗得到了隋军的助战，纷纷望风降附。莫何可汗于是生擒阿波可汗，又派遣使者向隋朝上书，请示如何处置他。隋主下其议，乐安公元谐请就彼枭首；武阳公李充请生取入朝，显戮以示百姓。隋主谓长孙晟：“于卿何如？”晟对曰：“若突厥背诞，须齐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灭，阿波之恶非负国家。因其困穷，取而为戮，恐非招远之道。不如两存之。”左仆射高曰：“骨肉相残，教之蠹也，宜存养以示宽大。”隋主从之。

隋文帝召集公卿大臣商议此事，乐安公元谐建议将阿波可汗就地斩首示众，武阳公李充建议将阿波可汗押送长安，由朝廷明令处死，以示天下百姓。隋文帝问长孙晟：“你认为该怎么处置？”长孙晟回答说：“如果阿波可汗是违背朝命，与我大隋作对，理应处以极刑。现今是突厥兄弟之间自相残杀，阿波可汗的罪恶并不是有负于我国。如果趁阿波可汗困穷危难之时，下令将他诛杀，恐怕不是招抚远方、绥靖边疆所应采取的办法。不如赦免阿波可汗，两存其国。”尚书左仆射高也说：“骨肉相残，违背伦理纲常，是推行教化的蠹害。应该赦免阿波可汗，留其性命，以示朝廷宽大为怀。”隋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8]甲戌，隋遣兼散骑常侍杨同等来聘。

[8]甲戌（三十日），隋朝派遣兼散骑常侍杨同到陈朝聘问。

[9]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9]五月，乙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10]秋，七月，己丑，隋卫昭王爽卒。

[10]秋季，七月，己丑（十六日），隋朝卫昭王杨爽去世。

[11]八月，隋主征梁主入朝。梁主帅其群臣二百余人发江陵；庚申，至长安。

[11]八月，隋文帝征召后梁国主萧琮入朝。萧琮率领群臣百官二百余人由江陵出发；庚申（十八日），到达长安。

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乡公崔弘度将兵戍江陵。军至都州，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岩、弟荆州刺史义兴王等恐弘度袭之，乙丑，遣都官尚书沈君公诣荆州刺史宜黄侯慧纪请降。九月，庚寅，慧纪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岩等驱文、武、男、女十万口来奔。

隋文帝因为后梁国主离开了国家，就派遣武乡公崔弘度率军戍守江陵。崔弘度军至都州，后梁国主的叔父太傅安平王萧岩、弟弟荆州刺史义兴王萧等人害怕崔弘度趁机袭取江陵，乙丑（二十三日），萧岩、萧派遣都官尚书沈君公向陈朝荆州刺史宜黄侯陈慧纪请求降附。九月，庚寅（十八日），陈慧纪率军抵达江陵城下。辛卯（十九日），萧岩、萧等人带领后梁国文武官吏、平民百姓共十万人投奔陈朝。

隋主闻之，废梁国；遣尚书左仆射高安集遗民；梁中宗、世宗各给守冢十户；拜梁主琮上柱国，赐爵莒公。

隋文帝得知此事，下令废掉后梁；又派遣尚书左仆射高前去聚集安置没有降附陈朝的平民百姓；并下令给宣帝、孝明帝各十户人家守护陵墓；还任命后梁国主萧琮为上柱国，封爵莒公。

[12]甲午，大赦。

[12]甲午（二十二日），陈朝大赦天下。

[13]冬，十月，隋主如同州；癸亥，如蒲州。

[13]冬季，十月，隋文帝巡幸同州；癸亥（二十二日），又巡幸蒲州。

[14]十一月，丙子，以萧岩为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萧谳为吴州刺史。

[14]十一月，丙子（初五），陈朝任命萧岩为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 史，萧谳为吴州刺史。

[15]丁亥，以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15]丁亥（十六日），陈朝任命豫章王陈叔英兼任司徒。

[16]甲午，隋主如冯翊，亲祠故社；戊戌，还长安。

[16]甲午（二十三日），隋文帝巡幸冯翊，亲自祭祀他出生地的社神，戊戌（二十七日），返回长安。

是行也，内史令李德林以疾不从，隋主自同州敕书追之，与议伐陈之计。乃还，帝马上举鞭南指曰："待平陈之日，以七宝装严公，使自山以东无及公者。"隋文帝这次出巡，内史令李德林由于生病没有随行，文帝从同州下敕书召他前去，与他商议讨伐南陈的计划。等回到长安，文帝骑马举鞭指向南方说："待平定南陈时，用七宝来装饰您，使峭山以东的士大夫，没有人能像你那样显贵。

[17]初，隋主受禅以来，与陈邻好甚笃，每获陈谍，皆给衣马礼遣之，而高宗犹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师入寇；会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师，遣使赴吊，书称姓名顿首。帝答之益骄，书末云："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悦，以示朝臣，上柱国杨素以为主辱臣死，再拜请罪。

[17]起初，隋文帝受禅即位以来，与陈朝十分友好，每次抓获陈朝的间谍，都赠送衣服、马匹，客气地予以遣返。然而陈宣帝还是不断地让军队侵扰隋朝边境。所以在太建末年，隋朝军队对南陈发动了一次进攻，适逢陈宣帝去世，隋文帝即下令班师退军，又派遣使者前去吊唁，在给陈后主的信中有"杨坚顿首"之语。陈后主的回信却越发狂妄自大，信末说："想你统治的区域内安好，这里是天下清平。"隋文帝看了回信很不高兴，并把它展示给朝臣，上柱国杨素认为君主受辱，臣下该死，再一次跪拜叩头请罪。

隋主问取陈之策于高，对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隋主用其策，陈人始困。

隋文帝向高询问平定陈朝的策略，高回答说："长江以北地区天气寒冷，田里庄稼的收获要晚一些；而江南地区水田里庄稼要成熟得早一些。估计在对方的收获季节，我们征集少量军队，声言要袭击江南，他们必定屯兵守御。这样足以使他们耽误农时。等到对方聚集了军队，我们便可以解甲散兵。如此反复，他们就会习以为常；然后我

们再调集大军准备进攻，他们必然不会相信。这样，在他们还在犹豫的时候，我们的大军已经渡过了长江；我军渡江登岸与敌军作战，士气就会大增。再说江南水浅土薄，房舍多用茅竹搭成，所有的储积都不是藏在地窖里。如果我们暗中派人因风纵火，焚其储积，等他们重修后，再去焚烧。这样不出数年，对方必定力竭财尽。”隋文帝采纳了高的计谋，陈朝官府百姓开始感到疲惫不堪。

于是杨素、贺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劢，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争献平江南之策。仲方上书曰：“今唯须武昌以下，蕲、和、滁、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度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流头、荆门、延洲、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湓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诸军鼓行以前。彼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为基州刺史。

于是上柱国杨素、吴州总管贺若弼以及光州刺史高劢、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人都争献平定陈朝的策略。崔仲方上书说：“如今必须自武昌以下，在蕲、和、滁、方、吴、海等州增加精兵，秘密进行部署、筹划；在益、信、襄、荆、基、郢等州立刻建造舟船，同时尽量壮大声势，作水战的准备。蜀、汉二江在长江的上流，是水陆要地，势所必争。陈朝虽然在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湓城等地置备了船只，但最终还是要聚集大军于汉口、峡口，通过水战来与我们决战。如果陈朝断定我们只在上游部署有重兵，因而命令精锐部队赶赴上游增援，我们在下游的将帅即可率军乘机横渡长江；如果陈朝把精锐部队都部署在下游守卫，我们的上游诸军即可顺流而下，鼓行向前。陈朝虽然有九江、五湖之险可资凭恃，但失德则难以固守；徒有精锐骁勇的三吴、百越之兵，因无恩则不能自立。”于是隋文帝任命崔仲方为基州刺史。

及受萧岩等降，隋主益忿，谓高曰：“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战船。人请密之，隋主曰：“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使投其柿于江，曰：“若彼惧而能改，吾复何求！”

等到陈朝接受后梁萧岩等人投降，隋文帝更加愤怒，对高说："我作为崐天下百姓的父母，怎么能因为有长江一条衣带宽的水而不去拯救他们呢！"于是命令大造战船。有人建议应该秘密准备，隋文帝说："我将要替天行道，进行讨伐，有什么可保密的呢！"并让造船者把砍削下的碎木片投进江里，使其顺流而下，说："如果陈朝害怕，改过自新，我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杨素在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艋各有等差。

杨素率军在永安，建造大船，名叫"五牙"。在船上建五层楼，高一百余尺；又在船的左右前后设置了六根拍竿，都高五十尺，可乘载战士八百人。二号战船名叫"黄龙"，船上可乘载战士一百人。其余称作"平乘"、"舴艋"的舰船大小不等。

晋州刺史皇甫续将之官，稽首言陈有三可灭。帝问其状，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陛下若命将出师，臣愿展丝发之效！"隋主劳而遣之。

隋朝晋州刺史皇甫续将要赴任，在向隋文帝辞行时叩头行礼上言平定陈朝有三条理由。隋文帝问具体情况，皇甫续回答说："第一是以大国吞并小国；第二是以有道讨伐无道；第三是陈朝接纳叛臣萧岩等人，我们师出有名。陛下如果命将出师，我愿意效微薄之力。"隋文帝对他加以慰劳，然后让他赴晋州上任。

时江南妖异特众，临平湖草久塞，忽然自开。帝恶之，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厌之。又于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级浮图；未毕，火从中起而焚之。

当时江南妖异怪事极多，临平湖久被水草堵塞，此时突然散开。陈后主非常厌恶，于是自卖于佛寺为奴隶，想以此来镇住妖异。又下令在建康城中修建大皇寺，在寺中建造七层宝塔；还未完工，佛塔就从中起火被焚毁。

吴兴章华，好学，善属文，朝臣以华素无伐阅，竞排诋之，除太市令。华郁郁不得志，上书极谏，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诛逆虏，世祖东定吴会，西破王琳，高宗克复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

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三妃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帝大怒，即日斩之。

吴兴人章华，好学不倦，工于诗文，朝中群臣因为他没有功劳，又缺乏资历，竞相诋毁他，任命他为太市令。章华郁郁不得志，于是上书尽力谏诤，大略说：“以前，高祖武皇帝南面平定百城，北面诛灭了叛逆的侯景；世祖文皇帝东面平定了吴兴、会稽地区，西面打败了王琳；高宗宣皇帝收复了淮南，拓地千里。三位先主的功绩劳苦已到极点。可是自陛下即位以来，至今已有五年，不思先帝创业的艰难，不知天命震怒之可畏；溺爱后宫嫔妃，沉湎酒色宴乐；祭祀祖宗七庙时托辞不出，册封三位妃子时则亲临殿庭；把老臣旧将弃置不用，将谄佞谗邪小人提拔进朝廷。如今边界在日益缩小，隋朝军队大兵压境，陛下如果不能改革自新，我认为国家将会很快灭亡，都城建康不久将变成一片废墟。”陈后主大怒，当天杀掉了章华。

二年（戊申、588）

二年（戊申，公元588年）

[1]春，正月，辛巳，立皇子东阳王，恬为钱塘王。

[1]春季，正月，辛巳（十一日），陈朝立皇子陈为东阳王，陈恬为钱塘王。

[2]遣散骑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骑常侍九江周罗将兵屯峡口，侵隋峡州。

[2]陈朝派遣散骑常侍袁雅等人到隋朝聘问；又派遣散骑常侍九江人周罗率军驻扎峡口，侵犯隋朝峡州。

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骑常侍程尚贤等来聘。

三月，甲戌（初五），隋朝派遣兼散骑常侍程尚贤等人到陈朝聘问。

戊寅，隋主下诏曰：“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岷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埸；昼伏

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又送玺书暴帝二十恶；仍散写诏书三十万纸，遍谕江外。

戊寅（初九），隋文帝下诏书说：“陈叔宝盘据着巴掌大的地方，却欲壑难填，劫夺乡民百姓，使他们倾家荡产，驱逼天下黎民，劳役不休；穷奢极侈，昼夜寻欢作乐；诛杀直言之士，族灭无罪之家；欺瞒上天，作恶多端，却去祭祀妖鬼，祈求福佑；与后宫宠爱的妃子出游，侍卫翼从，前呼后拥，清道戒严，自古以来，帝王昏庸腐败，难以为比。使正人君子潜逃归隐，小人奸臣得志弄权。因此天地为之震怒，人妖物怪出没。士大夫钳口结舌，平民百姓侧目而视。再加上违反德义，背弃誓言，犯我边疆，白天隐伏，夜间出游，象鼠窃狗盗那样。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每当听到或省览有关江南百姓受苦受难的奏疏，朕都感到痛苦悲伤。因此，要出师讨伐，以正国法，乘机诛灭暴君。此次一战将会永远扫平吴越地区。”又派遣使者把玺书送给陈朝，历数陈后主二十条罪状。并抄写了三十万份诏书，向江南地区广为传播散发。

[3]太子胤，性聪敏，好文学，然颇有过失；詹事袁宪切谏，不听。时沈后无宠，而近侍左右数于东宫往来，太子亦数使人至后所，帝疑其怨望，甚恶之。张、孔二贵妃日夜构成后及太子之短，孔范之徒又于外边助之。帝欲立张贵妃子始安王深为嗣，尝从容言之。吏部尚书蔡徵顺旨称赞，袁宪厉色折之曰：“皇太子国家储副，亿兆宅心，卿是何人，轻言废立！”帝卒从徵议。夏，五月，庚子，废太子胤为吴兴王，立扬州刺史始安王深为太子。徵，景历之子也。深亦聪惠，有志操，容止俨然，虽左右近侍未尝见其喜愠。帝闻袁宪尝谏胤，即用宪为尚书仆射。

[3]陈朝皇太子陈胤聪明敏慧，喜好文学，但是多有不良行为，太子詹事袁宪恳切进谏，陈胤不听。当时沈皇后失宠，而她身边的近侍随从多次往来东宫，皇太子也多次派人到皇后寝宫，因此陈后主怀疑他们心怀怨恨，所以十分厌恶他们。张、孔二贵妃又日夜在陈后主面前说皇后和太子的坏话，都官尚书孔范等人又在朝外推波助澜。于是陈后主打算废掉皇太子陈胤，另立张贵妃的儿子始安王陈深为太子，并非正式提出了这件事。吏部尚书蔡徵顺从陈后主的旨意，极力称

赞，袁宪正颜厉色反驳他说：“皇太子是国家将来的皇上，万民敬仰，你算什么人，胆敢随便谈说废立大事！”陈后主最终还是听从了蔡徵的建议。夏季，五月，庚子（疑误），陈后主废掉皇太子陈胤，改封为吴兴王，册立扬州刺史始安王陈深为皇太子。蔡徵是蔡景历的儿子。陈深也很聪明敏慧，有志气，品行端正，仪容举止庄严肃穆，即便是他的近侍随从，也从未见过他高兴和恼怒。陈后主听说袁宪曾经规谏过陈胤，当即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

帝遇沈后素薄，张贵妃专后宫之政，后澹然，未尝有所忌怨，身居俭约，衣服无锦绣之饰，唯寻阅经史及释典为事，数上书谏争。帝欲废之而立张贵妃，会国亡，不果。

陈后主对待沈皇后一向冷淡，张贵妃在后宫专权当政，沈皇后坦然处之，从没有表示过忌恨不满，躬行俭约，衣着朴素，每天只是阅读经史书籍和佛经，并且还多次上书向陈后主进谏。陈后主想要废掉沈皇后而立张贵妃，正赶上亡国，没有实现。

[4]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为吴郡王。

[4]冬季，十月，己亥（初三），陈朝立皇子陈蕃为吴郡王。

[5]己未，隋置淮南行省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

[5]己未（二十三日），隋朝于寿春设立淮南行台，任命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

帝遣兼散骑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聘于隋，隋人留于客馆。琬等屡请还，不听。

陈后主派遣散骑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出使隋朝，隋朝将他们二人扣留在客馆。王琬等人多次请求回国复命，隋文帝不答应。

甲子，隋以出师，有事于太庙，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广出六合，俊出襄阳，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凡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以左仆射高为晋王元帅长史，右仆射王韶岷为司马，军中事皆取决焉；区处支度，无所凝滞。

甲子（二十八日），隋文帝要出师讨伐陈朝，在太庙祭告祖先，并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三人都为行军元帅。命令杨广统率军队从六合出发，杨俊统率军队从襄阳出发，杨素统率军队从永安出发，荆州刺史刘仁恩统率军队从江陵出发，蕲州刺史王世积统率军队从蕲春出发，庐州总管韩擒虎统率军队从庐江出发，吴州总管贺若弼统率军队从广陵出发，青州总管弘农人燕荣统率军队从东海出发，共有行军总管九十位，兵力五十一万八千人，都受晋王杨广的节度指挥。东起海滨，西到巴、蜀，旌旗耀日，舟楫竞进，横亘连绵千里。朝廷又任命左仆射高为晋王元帅府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前线军中一切事务全由他们裁决处理。他们安排各路军队进退攻守，料理调拨军需供应，十分称职，没有贻误。

十一月，丁卯，隋主亲饯将士；乙亥，至定城，陈师誓众。

十一月，丁卯（初二），隋文帝亲自为出征将士饯行；乙亥（初十），文帝又驾临定城，举行誓师大会。

[6]丙子，立皇弟叔荣为新昌王，叔匡为太原王。

[6]丙子（十一日），陈朝立皇弟陈叔荣为新昌王，陈叔匡为太原王。

[7]隋主如河东；十二月，庚子，还长安。

[7]隋文帝驾幸河东；十二月，庚子（初五），返回长安。

[8]突厥莫何可汗西击邻国，中流矢而卒。国人立雍虞闾，号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

[8]突厥莫何可汗向西攻打邻国，被流箭射中而死。突厥人拥立雍虞闾，号为颉伽施多那都兰可汗。

[9]隋军临江，高谓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兹大举，江东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尝闻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今此数将周，一也。主上恭俭勤劳，叔宝荒淫骄侈，二也。国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总为相，唯事诗酒，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萧摩诃、任蛮奴为大将，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势，事在不疑。"忻然曰："得君言成败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

[9]隋朝军队进至长江北岸，晋王元帅府长史高问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此次大举出兵伐陈，江东地区必定能攻下吗？”薛道衡回答说：“一定能攻下。我听说晋朝著名术士郭璞曾经预言：‘江东地区分王立国三百年后，当复与中原统一。’现在三百年的时间已到，这是其一。皇上生活节俭，勤于政事，而陈叔宝却荒淫奢侈，昏庸无道，这是其二。国家的安危兴亡在于用人，陈朝任命江总为宰相，而江总只会赋诗饮酒，不理政事，又提拔刻薄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又任命萧摩诃、任蛮奴等人为大将，他们只有匹夫之勇而无智谋，这是其三。我们政治清明，地大物博，陈政治黑暗，地域狭小，估计他们的军队不过十万人，西起巫峡，东至大海。如果分兵则势力孤单弱小，集兵则会顾此而失彼。这是其四。所以，势在必胜，事不迟疑。”高听后高兴地说道：“听了你分析的成败之理，令人豁然开通。我原来只是钦佩你的才学，没料到还能如此运筹帷幄。”

秦王俊督诸军屯汉口，为上流节度。诏以散骑常侍周罗都督巴峡缘江诸军事以拒之。

隋朝秦王杨俊督率各部军队进驻汉口，节度指挥上游各军。南陈后主诏令散骑常侍周罗负责指挥监督巴峡一带沿江的军事防务，抵抗隋朝军队。

杨素引舟师下三峡，军至流头滩。将军戚昕以青龙百余艘守狼尾滩，地势险峭，隋人患之。素曰：“胜负大计，在此一举。若昼日下船，彼见我虚实，滩流迅激，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亲帅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遣开府仪同三司王长袭引步卒自南岸击昕别栅，大将军刘仁恩帅甲骑自北岸趣白沙，迟明而至，击之；昕败走，悉俘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

杨素率领水军顺流而下，越过三峡，进至流头滩。陈朝将军戚昕率领青龙战船一百余艘防守狼尾滩，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隋朝将士因而担忧。杨素说：“成败在此一举。我军如果白天下船进攻，敌军就会知道我军虚实，加上滩流迅急，船只难以掌握，我们就失去了居于上游的便利条件；不如在夜里崐突然袭击敌军。”于是杨素亲自率领黄龙舰船数千艘，将士衔枚，顺流而下，又派遣开府仪同三司王长袭率领步兵由长江南岸攻打戚昕别处营垒，大将军刘仁恩率领骑兵由北岸向白沙进发，黎明而各军皆至，于是一起发起进攻；戚昕战败逃

走，隋军俘获了陈朝全部将士，慰劳后加以遣返，纪律严明，秋毫不犯。

素帅水军东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皆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于是杨素率领水军顺流东下，舟舻舰船布满江面，旌旗甲胄鲜明耀日。杨素坐在一只平板大船上，仪表堂堂，陈朝人看见后，都心中惧怕，说：“清河公真像是长江水神！”

江滨镇戍闻隋军将至，相继奏闻；施文庆、沈客卿并抑而不言。

陈朝沿江镇戍要塞听说隋军将到，相继飞书奏报朝廷；但是中书舍人施文庆、沈客卿把奏疏全部压下，没有呈奏天子。

初，上以萧岩、萧，梁之宗室，拥众来奔，心忌之，故远散其众，以岩为东扬州刺史，为吴州刺史；使领军任忠出守吴兴郡，以襟带二州。使南平王嶷镇江州，永嘉王彦镇南徐州。寻召二王赴明年元会，命缘江诸防船舰悉从二王还都，为威势以示梁人之来者。由是江中无一斗船，上流诸州兵皆阻杨素军，不得至。

以前，陈后主因为萧岩、萧是后梁宗室，在他们率领江陵军民降附南陈后，心中猜忌他们，于是把随他们而来的军民分散到边远地区，而任命萧岩为东扬州刺史，萧为吴州刺史，并派遣领军将军任忠镇守吴兴郡，以挟制二州，加以防范。又派遣南平王陈嶷镇守江州，永嘉王陈彦镇守南徐州。不久就征召陈嶷、陈彦二王回京师参加明年正月的元会，并命令沿江镇防戍守的船只全都跟从二王开返建康，想借机向后梁降附军民显示强大的声势，所以江面上没有一只战船，而上游各州的军队都受到杨素军队的阻拦，无法增援。

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在职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据有上流，阴忌之；自度素与群臣少恩，恐不为用，无可任者，乃擢施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征叔文还朝。文庆深喜其事，然惧出外之后，执事者持己知长，因进其党沈客卿以自代。

陈朝湘州刺史晋熙王陈叔文，在职时间长，非常得民心，陈后主因为他据有长江上游，心中猜忌他。陈后主自觉平时对百官大臣很少恩惠，恐怕他们不肯为自己卖力，又没有可以放心任用的人，于是提拔中书舍人施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调给他精兵两千人，打算命令他西上就职。并征召陈叔文回朝。施文庆非常高兴得到这一任命，但又

害怕自己出朝之后，继任者掌握自己当权时的内幕，于是推荐他的党羽沈客卿代替自己执掌政务。

未发间，二人共掌机密。护军将军樊毅言于仆射袁宪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须锐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宪及骠骑将军萧摩诃皆以为然，乃与文武群臣共议，请如毅策。施文庆恐无兵从己，废其述职，而客卿又利文庆之任，己得专权，俱言于朝：“必有论议，不假面陈；但作文启，即为通奏。”宪等以为然，二人赍启入。白帝曰：“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若出人船，必恐惊扰。”

在施文庆还没有赴任的一段时期内，他与沈客卿两人共同执掌朝政。护军将军樊毅对尚书仆射袁宪说：“京口，采石都是战略要地，各须精兵五千人，还要出动金翅舰船两百艘，沿江上下往来巡查，以为防备。”袁宪和骠骑将军萧摩诃都赞成樊毅的建议，于是与文武群臣共同商议，想奏请按照樊毅的计策部署。施文庆恐怕自己无兵可带，朝廷因而撤销自己出守任职，而沈客卿又认为施文庆出朝任职对自己有利，自己得以专擅朝政；因此，二人就在朝堂上说：“如果有什么议论请求，不一定要当面向皇上陈奏；只要写好书表文启，就立即代为转交呈奏。”袁宪等人表示同意，于是施文庆、沈客卿两人拿着奏疏入宫。二人对陈后主说：“隋朝侵扰，这是常事，边镇将帅足以抵挡。如果从京师调拨军队舰船，恐怕会引起惊扰。”

及隋军临江，间谍骤至，宪等殷勤奏请，至于再三。文庆曰：“元会将逼，南郊之日，太子多从；今若出兵，事便废阙。”帝曰：“今且出兵，若北边无事，因以水军从郊，何为不可！”又曰：“如此则声闻邻境，便谓国弱。”后又以货动江总，总内为之游说，帝重违其意，而迫群官之请，乃令付外详议。岷总又抑宪等，由是议久不决。

到了隋军进至长江北岸，江南地区也突然出现了大批间谍探子以后，袁宪等人又多次上奏请求。施文庆对陈后主说：“元旦的大朝会即将来临，南郊大祀那天，太子必须率领较多军队；现在如果向京口、采石以及江面派遣军队和舰船，南郊大祀之事就得废省。”陈后主说：“现在暂且派出军队，到时候如果北边战场无事，就顺便使用这支水军跟从到南郊，参加祭祀，又有什么不可以！”施文庆又回答说：“这样做会被邻国知道，隋朝便会认为我国弱小。”后来施文庆又用金银财物

贿赂尚书令江总，于是江总又入宫为施文庆游说，陈后主不好违背江总的意见，但又迫于群臣百官再三奏请，于是就下令由朝廷百官大臣再仔细商议决定。而江总又利用职权多方压制袁宪等人，所以长时间商议却没有作出决定。

帝从容谓侍臣曰："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都官尚书孔范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为而死！"帝笑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奏伎、纵酒、赋诗不辍。

陈后主曾经若无其事地对侍卫近臣说："帝王的气数在此地。自立国以来，齐军曾经三次大举进犯，周军也曾经两次大兵压境，但是无不遭到惨重失败。现在隋军来犯又能把我怎么样！"都官尚书孔范附和说："长江是一道天堑，古人认为就是为了隔绝南方和北方。现在敌军难道能飞渡不成！这都是边镇将帅想建立功勋，所以谎报边事紧急。我常常觉得自己官职低下，如果敌军能越过长江，我一定会建功立业，荣升太尉了。"有人谎报说隋军马匹多死，孔范又口出大言说："这些军马都是我国的马，怎么会死亡呢？"陈后主听后大笑，认为孔范说的很对，所以根本不加以防备，每天奏乐观舞，纵酒宴饮，赋诗取乐不止。

[10]是岁，吐谷浑裨王拓跋木弥请以千余家降隋。隋主曰："普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抚育，俱存仁孝。浑贼狂，妻子怀怖，并思归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纳。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违拒，又复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抚，任其自拔，不须出兵应接。其妹夫及甥欲来，亦任其意，不劳劝诱也。"

[10]这一年，吐谷浑裨王拓跋木弥请求率领所属部落一千余家降附隋朝。隋文帝说："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朕抚育苍生黎民，用的是仁孝之心。吐谷浑可汗夸吕昏愦狂暴，为政苛刻，以至连他的妻儿都心怀恐惧，都想归附中原，以拯求自己免遭屠戮。但背叛丈夫和父亲，有违忠孝，不能接纳。又因为他们的本意只是逃避死亡，如果加以拒绝，则又显得我大隋朝不仁不义。如果再有音信来，只应该加以慰勉安抚，听任他们自己率领所属部落前来归附，不要出兵接应。如果他的妹夫和外甥想来归附，也听任自然，不要进行劝诱。"

[11]河南王移兹裒卒，隋主令其弟树归袭统其众。

[11]归附隋朝的吐谷浑河南王移兹裒去世，隋文帝诏令他的弟弟树归承袭王位，统领归附的吐谷浑部落。隋帝王世系表帝王年号公元本书卷次文帝开皇(20)581——600（杨坚）仁寿(4)601——604卷177——180炀帝（杨广）大业(14)605——618卷181——183恭帝（杨侑）义宁(2)617——618卷183——184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七卷

隋纪一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开皇九年（己酉、589）

隋纪一 隋文帝开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

[1]春，正月，乙丑朔，陈主朝会群臣，大雾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陈主昏睡，至晡时乃寤。

[1]春季，正月，乙丑朔（初一），陈朝举行元旦朝会，陈后主朝会群臣百官时，大雾弥漫，吸入鼻孔，感到又辣又酸，陈后主昏睡过去，一直到下午申时左右才醒过来。

是日，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先是弼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渎内。陈人觇之，以为内国无船。弼又请缘江防人每交代之际，必集广陵，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隋兵大至，急发兵为备，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又使兵缘江时猎，人马喧噪。故弼之济江，陈人不觉。韩擒虎将五百人自横江宵济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晋王广帅大军屯六合镇桃叶山。

这一天，隋吴州总管贺若弼从广陵统帅军队渡过长江。起先，贺若弼卖掉军中老马，大量购买陈朝的船只，并把这些船只藏匿起来，然后又购买了破旧船只五六十艘，停泊在小河内。陈朝派人暗中窥探，认为中原没有船只。贺若弼又请求让沿江防守的兵士每当轮换交接的时候，都一定要聚集广陵，于是隋军大举旗帜，营幕遍野，陈朝以为是隋朝大军来到，于是急忙调集军队加强戒备，随后知道是隋朝士卒换防交接，就将已聚集的军队解散；后来陈朝对此已习以为常，就不再加强戒备。贺若弼又时常派遣军队沿江打猎，人欢马叫。所以贺若弼渡江时，陈朝守军竟没有发觉。庐州总管韩擒虎也率领将士五百人从横江浦夜渡采石，陈朝守军全都喝醉了酒，隋军轻而易举就攻下了采石。晋王杨广统帅大军驻扎在六合镇桃叶山。

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驰启告变；丁卯，召公卿入议军旅。戊辰，陈主下诏曰：“犬羊陵纵，侵窃郊畿，蜂虿有毒，宜时扫定。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严。”以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并为都督，司空司马消难、湘州刺史施文庆并为大

监军，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帅舟师出白下，散骑常侍皋文奏将兵镇南豫州。重立赏格，僧、尼、道士，尽令执役。

丙寅（初二），陈朝采石镇戍主将徐子建携带告急文书飞骑赶赴都城报告隋军已渡江的消息；丁卯（初三），陈后主召集公卿大臣进宫商议军务事宜。戊辰（初四），陈后主下诏书说：“隋军胆敢任意兴兵凌逼，侵犯占据我都城近郊，就好似蜂虿有毒，应该及时扫灭。朕当亲自统帅大军，消灭敌军，廓清天下，并在朝廷内外实施戒备。”于是任命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三人为都督，任命司空司马消难、湘州刺史施文庆两人为大监军，又派遣南豫州刺史樊猛统帅水军出守白下城，散骑常侍皋文奏统帅军队镇守南豫州。陈后主又下令设立重赏，征发僧、尼、道士等出家人服役。

庚午，贺若弼攻拔京口，执南徐州刺史黄恪。弼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士于民间酤酒者，弼立斩之。所俘获六千余人，弼皆释之，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于是所至风靡。

庚午（初六），隋将贺若弼率军攻克京口，生俘陈朝南徐州刺史黄恪。贺若弼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有士卒在民间买酒的，贺若弼即令将他斩首。所俘获的陈朝军队六千余人，贺若弼全部予以释放，发给资粮，好言安慰，遣返回乡，并付给他们隋文帝敕书，让他们分道宣传散发。因此，隋军所到之处，陈朝军队望风溃败。

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摄行南豫州事。辛未，韩擒虎进攻姑孰，半日，拔之，执巡及其家口。皋文奏败还。江南父老素闻擒虎威信，来谒军门者昼夜不绝。

陈朝南豫州刺史樊猛当时还在建康，由他的儿子樊巡代理南豫州事。辛未（初七），隋将韩擒虎率军进攻姑孰，只用了半天，就攻下了姑孰城，俘虏了樊巡及其全家。皋文奏军败，退还江南。江南地区的父老百姓早就听说过韩擒虎的威名，前来军营谒见拜访的人昼夜不绝。

鲁广达之子世真在新蔡，与其弟世雄及所部降于擒虎，遣使致书招广达。广达时屯建康，自劾，诣廷尉请罪；陈主慰劳之，加赐黄金，遣还营。樊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将青龙八十艘于白下游弈，以御六合兵；陈主以猛妻子在隋军岷，惧有异志，欲使镇东大将军任忠代之，令萧摩诃徐谕猛，猛不悦，陈主重伤其意而止。

陈朝都督鲁广达的儿子鲁世真在新蔡，与他弟弟鲁世雄一起率部投降了韩擒虎，并派遣使节持书信招抚鲁广达。鲁广达当时率军驻扎在建康，接到鲁世真劝降信后自己上表弹劾自己，并亲自到廷尉请求治罪；陈后主对他好言慰劳，并额外赏赐他黄金，让他返回军营。樊猛和左卫将军蒋元逊率领青龙船八十艘在白下城附近的江面上游弋，以防御从六合方面发动进攻的隋军；陈后主由于樊猛的妻儿家人都被隋军俘获，恐怕他心怀异意，打算派遣镇东大将军任忠代替他，并让萧摩诃向樊猛慢慢讲明情况，樊猛听后很不高兴，陈后主感到很难违背樊猛的意愿，只好作罢。

于是贺若弼自北道，韩擒虎自南道并进，缘江诸戍，望风尽走；弼分兵断曲阿之冲而入。陈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萧摩诃屯乐游苑，樊毅屯耆暗寺，鲁广达屯白土冈，忠武将军孔范屯宝田寺，己卯，任忠自顺兴入赴，仍屯朱雀门。

此时，隋将贺若弼率军从北道，韩擒虎率军从南道，齐头并进，夹攻建康。陈朝沿江的镇戍要塞守军都望风尽逃；贺若弼分兵占领曲阿，隔断了陈朝援军的通道，自己率主力进逼建康。陈后主命令司徒、豫章王陈叔英率军守卫朝堂，萧摩诃率军驻守乐游苑，樊毅率军驻守耆寺，鲁广达率军驻守白土冈，忠武将军孔范率军驻守宝田寺。己卯（十五日），任忠率军自吴兴入援京师，驻守朱雀门。

辛未，贺若弼进据钟山，顿白土冈之东。晋王广遣总管杜彦与韩擒虎合军，步骑二万屯于新林。蕲州总管王世积以舟师出九江，破陈将纪于蕲口，陈人大骇，降者相继。晋王广上状，帝大悦，宴赐群臣。

辛未（疑误），隋将贺若弼率军进据钟山，驻扎在白土冈的东面。晋王杨广派遣总管杜彦和韩擒虎合军，共计步骑两万人驻扎在新林。隋蕲州总管王世积统帅水军出九江，在蕲口击败陈将纪，陈朝将士大为惊恐，向隋军投降的人接连不断，晋王杨广上表禀报军情，隋文帝非常高兴，于是宴请和赏赐百官群臣。

时建康甲士尚十余万人，陈主素怯懦，不达军士，唯日夜啼泣，台内处分，一以委施文庆。文庆既知诸将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辈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机，那可专信！”由是诸将凡有启请，率皆不行。

当时建康还有军队十余万人，但是陈后主生性怯懦软弱，又不懂军事，只是日夜哭泣，台城内的所有军情处置，全部委任给施文庆。施文庆知道将帅们都痛恨自己，唯恐他们建立功勋，于是向陈后主上奏说：“这些将帅们平时总是心中不满，一向不甘心情愿服事陛下，现在到了危机时刻，怎么可以完全信任他们呢？”因此这些将帅凡是有所启奏请求，绝大部分都未获批准。

贺若弼之攻京口也，萧摩诃请将兵逆战，陈主不许。及弼至钟山，摩诃又曰：“弼悬军深入，垒堑未坚，出兵掩袭，可以必克。”又不许。陈主召摩诃、任忠于内殿议军事，忠曰：“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兵足食，宜固守台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分兵断江路，无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谓其渡江将士已被俘获，自然挫气。淮南土人与臣旧相知悉，今闻臣往，必皆景从。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自去。待春水既涨，上江周罗等众军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陈主不能从。明日，然曰：“兵久不决，令人腹烦，可呼萧郎一出击之。”任忠叩头苦请勿战。孔范又奏：“请作一决，当为官勒石燕然。”陈主从之，谓摩诃曰：“公可为我一决！”摩诃曰：“从来行陈，为国为身；今日之事，兼为妻子。”陈主多出金帛赋诸军以充赏。甲申，使鲁广达陈于白土冈，居诸军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范又次之，萧摩诃军最在北。诸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不相知。

在隋将贺若弼进攻京口时，陈朝都督萧摩诃曾经请求率军迎战，陈后主不许。等到贺若弼进至钟山，萧摩诃又上奏说：“贺若弼孤军深入，立足未稳，如果乘机出兵袭击，可保必胜。”陈后主还是不许。陈后主招集萧摩诃、任忠在宫中内殿商议军事，任忠说：“兵法上说：来犯之军利在速战，守军利在坚持。现在国家兵足粮丰，应该固守台城，沿秦淮河建立栅栏，隋军虽然来攻，不要轻易出战；分兵截断长江水路，不要让隋军音信相通。陛下可给我精兵一崐万人，金翅战船三百艘，顺江而下，径直突然袭击六合镇；这样，隋朝大军一定会认为他们渡过江的将士已经被我们俘获，锐气自然就会受挫。此外，淮南土著居民与我以前就互相熟悉，如今听说是我率军前往，必定会群起响应。我再扬言将要率军进攻徐州，断敌退路，这样，各路隋军就会不战自退。待到雨季春水既涨，上游周罗等军必定顺流而下赶来增

援。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计策。”陈后主也不听从。到了第二天，陈后主忽然说：“与隋军长久相持不进行决战，令人心烦，可叫萧摩诃出兵攻打敌军。”任忠向陈后主跪地叩头，苦苦请求不要出战。忠武将军孔范又上奏说：“请求与隋军进行决战，我军必胜，我将为陛下在燕然山刻石立碑纪念战功。”陈后主听从了孔范的意见，对萧摩诃说：“你可为我率军与敌军一决胜负！”萧摩诃说：“从来作战都是为了国家与自己，今日与敌决战，兼为妻儿家人。”于是陈后主拿出很多金钱财物，分配给诸军用作奖赏。甲申（二十日），命令鲁广达率军在白土冈摆开阵势，在各军的最南边，由南往北，依次是任忠、樊毅、孔范，萧摩诃的军队在最北边。陈朝军队所摆开的阵势南北长达二十里，首尾进退互不知晓。

贺若弼将轻骑登山，望见众军，因驰下，与所部七总管杨牙、员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陈以待之。陈主通于萧摩诃之妻，故摩诃初无战意；唯鲁广达以其徒力战，与弼相当。隋师退走者数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纵烟以自隐，窘而复振。陈兵得人头，皆走献陈主求赏，弼知其骄惰，更引兵趣孔范；范兵暂交即走，陈诸军顾之，骑卒乱溃，不可复止，死者五千人。员明擒萧摩诃，送于弼，弼命牵斩之，摩诃颜色自若，弼乃释而礼之。

隋将贺若弼率领轻骑登上钟山，望见陈朝众军已摆开阵势，于是驰骑下山，与所部七位总管杨牙、员明等将领率兵士共八千人，也摆好阵势准备迎战。因为陈后主私通萧摩诃的妻子，所以萧摩诃一开始就不想为陈后主打仗；只有鲁广达率领部下拚死力战，与贺若弼的军队旗鼓相当。隋军曾经四次被迫后退，贺若弼部下战死二百七十三人，后来贺若弼部队纵放烟火用来掩护隐蔽，才摆脱困境重新振作起来。陈朝兵士获得隋军人头，纷纷跑去献给陈后主以求得奖赏，贺若弼看到陈朝军队骄傲轻敌，不愿再苦战，于是再一次率军冲击孔范的军阵；孔范的兵士与隋军刚一交战即败走，陈朝诸军望见，骑兵、步卒也一起纷纷溃逃，互相践踏不可阻止，死了五千人。总管员明擒获了萧摩诃，把他送交贺若弼，贺若弼命令推出去斩首，萧摩诃神色自若，贺若弼于是给他松绑并以礼相待。

任忠驰入台，见陈主言败状，曰：“官好住，臣无所用力矣！”陈主与之金两，使募人出战，忠曰：“陛下唯当具舟楫，就上流众军，臣以

死奉卫。”陈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宫人装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时韩擒虎自新林进军，忠已帅数骑迎降于石子冈。领军蔡徵守朱雀航，闻擒虎将至，众惧而溃。忠引擒虎直入朱雀门，陈人欲战，忠挥之曰：“老夫尚降，诸军何事！”众皆散走。于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唯尚书仆射袁宪在殿中，尚书令江总等数人居省中。陈主谓袁宪曰：“我从来接遇卿不胜余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无德，亦是江东衣冠道尽。”

任忠驰马进入建康台城，谒见陈后主，叙说了失败经过，然后说：“陛下好自为之，我是无能为力了！”陈后主交给他两串金子，让他再募兵出战，任忠说：“陛下只有赶紧准备船只，前往上游会合周罗等人统领的大军，我当豁出性命护送陛下。”陈后主相信了任忠，敕令他出外布置安排，又下令后宫宫女收拾行装，等待任忠，久等不至，觉得奇怪。当时韩擒虎率军从新林向台城进发，任忠已经率领部下数骑到石子冈去投降。当时陈朝领军将军蔡徵率军守卫朱雀航，听说韩擒虎将到，部队惊惧，望风溃逃。任忠带领韩擒虎的军队径直进入朱雀门，还有一些陈军将士想进行抵抗，任忠对他们挥挥手说：“我都投降了隋军，你们还抵抗什么！”于是陈军全都逃散。此时，台城内文武大臣全都逃跑，只有尚书仆射袁宪在殿内，尚书令江总等数人在尚书省府中。陈后主对袁宪感叹说：“我从来对待你不比别人好，今日只有你还留在我的身边，对此我感到很惭愧。这不只是朕失德无道所致，也是由于江东士大夫的气节全都丧失净尽了。”

陈主遑遽，将避匿，宪正色曰：“北兵之入，必无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愿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见侯景故事。”陈主不从，下榻驰去，曰：“锋刃之下，未可交当，吾自有计！”从宫人十余出后堂景阳殿嵋，将自投于井，宪苦谏不从；后舍人夏侯公韵以身蔽井，陈主与争，久之，乃得入。既而军人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沈后居处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闭而坐，舍人孔伯鱼侍侧，军士叩而入，深安坐，劳之曰：“戎旅在途，不至劳也！”军士咸致敬焉。时陈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余人，陈主恐其为变，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总督之，又阴为之备，及台城失守，相帅出降。

陈朝后主惊慌失措，想要躲藏，袁宪严肃地说道：“隋军进入皇宫后，必不会对陛下有所侵侮。事已至此，陛下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我请求陛下把衣服冠冕穿戴整齐，端坐正殿，依照当年梁武帝见侯景的作法。”陈后主没有听从，下了坐床飞奔而去，并说：“兵刃之下，不能拿性命去冒然抵挡，我自有办法！”于是跟着十余个宫人逃出后堂景阳殿，就要往井里跳，袁宪苦苦哀求，陈后主不听。后舍人夏侯公韵用自己的身子遮挡住井口，陈后主极力相争，争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跳进井里。不久，有隋军兵士向井里窥视，并大声喊叫，井下无人回答，士兵扬言要落井下石，方才听到井下有人呼唤，于是抛下绳索往上拉人，感到非常沉重，十分吃惊，直到把人拉了上来，看见是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三人同绳而上。而沈皇后仍像平常一样，毫不惊慌。皇太子陈深当时年方十五岁，关上门，安然端坐，太子舍人孔伯鱼在一旁侍奉，隋军兵士推门而入，陈深端坐不动，好言慰劳说：“你们一路上鞍马劳顿，还不至于过于疲劳吧？”隋军兵士都纷纷向他致敬。当时陈朝宗室王侯在建康城中有一百余人，陈后主恐怕他们发动政变，就把他们全都召进宫里，命令他们都聚集在朝堂，派遣豫章王陈叔英监督他们，并暗中严加戒备。到台城失守以后，他们都相继出降。

贺若弼乘胜至乐游苑，鲁广达犹督余兵苦战不息，所杀获数百人，会日暮，乃解甲，面台再拜恸哭，谓众曰：“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歔，遂就擒。诸门卫皆走，弼夜烧北掖门入，闻韩擒虎已得陈叔宝，呼视之，叔宝惶惧，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谓之曰：“小国之君当大国之卿，拜乃礼也。入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既而耻功在韩擒虎后，与擒虎相，挺刃而出；欲令蔡征为叔宝作降笺，命乘骡车归己，事不果。弼置叔宝于德教殿，以兵卫守。

隋将贺若弼率军乘胜进至乐游苑，陈朝都督鲁广达仍督率残兵败将苦战不止，共杀死俘虏隋军数百人，赶上天色近晚，鲁广达方才放下武器，面向台城拜了三拜，忍不住失声痛哭，对部下说：“我没有能够拯救国家，负罪深重！”部下兵士也都痛哭流涕，于是被隋军俘获。台城的宫门卫士都四散逃走，贺若弼率军在夜间焚烧北掖门而进入皇宫，得知韩擒虎已抓住了陈叔宝，就把他叫来亲自察看，陈叔宝非常害怕，汗流浃背，浑身战栗，向贺若弼跪拜叩头。贺若弼对他说：“小

国的君主见了大国的公卿大臣，按照礼节应该跪拜。阁下到了隋朝仍不失封归命侯，所以不必恐惧。”过后，贺若弼因耻于功在韩擒虎之后，与韩擒虎发生争吵詈骂，随后怒气冲冲地拔刀而出，想令陈朝前吏部尚书蔡徵为陈叔宝起草降书，又下令陈后主乘坐骡车归附自己，但没有实现。于是贺若弼将陈后主置于德教殿内，派兵守卫。

高先入建康，子德弘为晋王广记室，广使德弘驰诣所，令留张丽华，曰：“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乃斩之于青溪。德弘还报，广变色曰：“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矣！”由是恨。

隋高先进入建康，当时高的儿子高德弘是晋王府记室参军，杨广就派他驰马来见高，传令留下张丽华，高说：“古时候姜太公吕尚蒙面斩了殷纣王的宠姬妲己，今天岂能留下张丽华！”于是将张丽华斩于青溪。高德弘还报杨广，杨广脸色大变说：“古人云：‘无德不报。’我一定有办法回报高公！”因此杨广忌恨高。

丙戌，晋王广入建康，以施文庆受委不忠，曲为谄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赋厚敛以悦其上，与太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皆为民害，斩于石阙下，以谢三吴。使高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矩，让之之弟子也。

丙戌（二十二日），晋王杨广进入建康，认为陈朝中书舍人施文庆接受委命，却不忠心国事，反而谄媚为奸，以蒙蔽天子耳目；前中书舍人沈客卿重赋崐厚敛，盘剥百姓，以博取天子的欢心；与太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景等人都是祸国害民的奸臣，一并斩于石阙下，以谢三吴地区百姓。杨广又让高和元帅府记室参军裴矩一道收缴南陈地图和户籍，封存国家府库，金银财物一无所取，因此，天下都称颂杨广，认为他贤明。裴矩是裴让之弟弟的儿子。

广以贺若弼先期决战，违军令，收以属吏。上驿召之，诏广曰：“平定江表，弼与韩擒虎之力也。”赐物万段；又赐弼与擒虎诏，美其功。

晋王杨广因为贺若弼率军与陈朝军队先期决战，违犯了军令，下令将他收捕送交执法官吏。隋文帝派遣驿使传令召贺若弼入朝，并给杨广下诏书说：“这次平定江表地区，全仗贺若弼和韩擒虎二人之力。”

还下令赏赐贺若弼布帛等物一万段。不久又赐给贺若弼和韩擒虎诏书，赞美他们二人的功绩。

开府仪同三司王颁，僧辩之子，夜，发陈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既而自缚，归罪于晋王广；广以闻，上命赦之。诏陈高祖、世祖、高宗陵，总给五户分守之。

隋开府仪同三司王颁是王僧辩的儿子，在一天夜里，他挖了陈高祖的陵墓，焚毁了陈霸先的尸骨，并将骨灰投进水中然后喝下去，以报杀父之仇。随后把自己捆绑起来，向晋王杨广投案，请求治罪；杨广把此事报告了隋文帝，隋文帝下令赦免了他。隋文帝又下诏令给陈高祖、陈世祖、陈高宗安排五户守陵人，分别负责守护陵墓。

上遣使以陈亡告许善心，善心衰服号哭于西阶之下，藉草东向坐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就馆，拜通直散骑常侍，赐衣一袭。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复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诏，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兴。上顾左右曰："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我之诚臣也。"敕以本官直门下省。

隋文帝派遣使节将陈朝灭亡的消息告诉了许善心，许善心穿上丧服在客馆西边的台阶下面放声痛哭，并在干草上面朝东坐了三天；隋文帝下敕书向他表示慰问。次日，隋文帝又派人持诏书到客馆，拜许善心为通直散骑常侍，并赏赐他朝服一套。许善心又大哭了一场，然后进屋脱掉丧服，改穿隋文帝所赐朝服，再重新出来面北站立，流着眼泪跪拜受诏，第二天才入宫朝见隋文帝，伏在殿下哭泣，悲不能起。隋文帝看着左右的朝臣说："我出兵平定陈国，只得到了此人。他既然不忘旧日的国君，也就是我的忠臣。"于是下敕令许善心以本官散骑常侍暂理门下省。

陈水军都督周罗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总管水陆十余万屯汉口，不得进，相持逾月。陈荆州刺史陈慧纪遣南康内史吕忠肃屯岐亭，据巫峡，于北岸凿岩，缀铁锁三条，横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肃竭其私财以充军用。杨素、刘仁恩奋兵击之，四十余战，忠肃守险力争，隋兵死者五千余人，陈人尽取其鼻以求功赏。既而隋师屡捷，获陈之士卒，三纵之。忠肃弃栅而遁，素徐去其锁；忠肃复据荆门之延洲，素遣巴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余舰，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余人，忠肃仅以身免。陈信州刺史顾觉屯安蜀城，弃

城走。陈慧纪屯公安，悉烧其储蓄，引兵东下，于是巴陵以东无复城守者。陈慧纪帅将士三万人，楼船千余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为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时，陈晋熙王叔文罢湘州，还，至巴州，慧纪推叔文为盟主。而叔文已帅巴州刺史毕宝等致书请降于俊，俊遣使迎劳之。会建康平，晋王广命陈叔宝手书招上江诸将，使樊毅诣周罗，陈慧纪子正业诣慧纪谕指。时诸城皆解甲，罗乃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散，然后诣俊降，陈慧纪亦降，上江皆平。杨素下至汉口，与俊会。王世积在蕲口，闻陈已亡，告谕江南诸郡，于是江州司马黄弃城走，豫章诸郡太守皆诣世积降。

陈朝水军都督周罗和郢州刺史荀法尚率军驻守江夏，隋秦王杨俊督率三十位总管水陆十余万大军驻扎在汉口，不能向前推进，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陈荆州刺史陈慧纪派遣南康内史吕忠肃率军驻扎在岐亭，据守巫峡，并在长江北岸岩石上凿孔，跨江系三条铁锁链，横截上流江面以遏制隋军船只。吕忠肃又拿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军饷。隋元帅杨素、大将军刘仁恩指挥隋军猛攻陈军，前后四十余战，吕忠肃率军据险全力抗拒，隋军损失惨重，阵亡达五千余人，陈军将士将他们的鼻子全部割下拿去邀功求赏。随后隋军多次取胜，俘获了一些陈军士卒，分三次释放了他们；吕忠肃放弃营栅率军逃走，杨素得以从岷容毁掉跨江锁链。吕忠肃又退守荆门的延洲，杨素派遣居住在巴中一带的蛮族士卒一千人，乘坐五牙战舰四艘，用拍竿击碎陈军十余艘战船，于是大败陈军，俘获士卒两千余人，吕忠肃侥幸只身逃走。南陈信州刺史顾觉率军驻守安蜀城，闻讯弃城逃走。陈慧纪驻守公安，也全部烧掉物资储备。率领军队顺流东下，于是自巴陵以东，再没有守城抵抗的陈朝军队。陈慧纪统率将士三万人，楼船一千余艘，顺江而下，本来打算入援建康，因为受到隋元帅秦王杨俊的阻拦，无法前进。这时，陈朝晋熙王陈叔文卸任湘川刺史，返回建康，到了巴州，于是陈慧纪就推举陈叔文为上游各军盟主。而此时陈叔文已经率领陈巴州刺史毕宝等人给杨俊写信请求投降，杨俊派出使节迎接并慰劳他们。逢建康已被平定，于是晋王杨广命令陈叔宝亲自写信招抚陈军上江诸位将帅，派遣樊毅到周罗处，陈慧纪的儿子陈正业到陈慧纪处，传达陈后主的命令。当时各城陈军都放下武器，周罗和众将帅大哭三天，将部队解散，然后向杨俊投降，陈慧纪也向隋军投降，于是陈朝上江地区被全部平定。杨素率军顺流而下到达汉口，与杨俊大军

会合。隋蕲州总管王世积率军驻扎蕲口，得知陈朝已经灭亡，就派人告谕陈朝江南各郡，于是陈朝江州司马黄弃城逃走，豫章诸郡太守都向王世积投降。

癸巳，诏遣使者巡抚陈州郡。二月，乙未，废淮南行台省。

癸巳（二十九日），隋文帝诏令派遣使节巡视安抚陈朝各州郡。二月乙未（初一），隋朝撤消淮南行台省。

[2]苏威奏请五百家置乡正，使治民，简辞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岂可使两县共管一乡！"帝不听。丙申，制："五百家为乡，置乡正一人；百家为里，置里长一人。"

[2]隋纳言苏威上奏请求在地方上每五百家设置乡正一人，管理本乡百姓，审理诉讼纠纷。内史令李德林认为："本来已经废掉乡一级官吏审理案件的权力，是因为他们和案件当事人乡里乡亲，往往判案不公平，现在却令乡正专治一乡五百家，恐怕危害更大。况且有些边远荒僻小县，百姓不满五百家，难道能让两县共管一乡？"隋文帝不听。丙申（初二），下制书说："民间五百家为乡，设置乡正一人；一百家为里，设置里长一人。"

[3]陈吴州刺史萧𤩽得物情，陈亡，吴人推为主，右卫大将军武川宇文述帅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讨之，落丛公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陈永新侯陈君范自晋陵奔，并军拒述。述军且至，立栅于晋陵城东，留兵拒述，遣其将王褒守吴州，自义兴入太湖，欲掩述后。述进破其栅，回兵击，大破之；又遣兵别道袭吴州，王褒衣道士服弃城走。以余众保包山，燕荣击破之。将左右数人匿民家，为人所执。述进至奉公埭，陈东扬州刺史萧岩以会稽降，与皆送长安，斩之。

[3]陈朝吴州刺史萧甚得民心，陈朝灭亡后，吴地人民推举他为首领，割据自立，隋右卫大将军武川人宇文述统率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率军讨伐。隋落丛公燕荣率领水军从东海赶来参战，陈永新侯陈君范从晋陵投奔萧，合军抗拒宇文述的军队。宇文述的军队快到时，萧在晋陵城东面建立栅栏，留下军队抗拒宇文述，并派遣部将王褒守吴州，自己则率领大军从义兴进入太湖，打算从背后袭击宇文述的军队。宇文述进兵攻破晋陵城东营栅，然后回兵攻打萧，大败萧的军

队；又派遣军队从别道攻打吴州，王褒换上道士衣服弃城逃走。萧率领残余部队退保包山，又被燕荣打败。萧带领左右数人藏匿百姓家中，被人抓获。宇文述率军进至奉公埭，陈朝东扬州刺史萧岩献上会稽城投降，后来与萧都被送往长安斩首。

杨素之下荆门也，遣别将庞晖将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将士，莫有固志。刺史岳阳王叔慎，年十八，置酒会文武僚吏。酒酣，叔慎叹曰："君臣之义，尽于此乎！"长史谢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兴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诸君独非陈国之臣乎！今天下有难，实致命之秋也；纵其无成，犹见臣节，青门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机，不可犹豫，后应者斩！"众咸许诺。乃刑牲结盟，仍遣人诈奉降书于庞晖。晖信之，克期入城，叔慎伏甲待之，晖至，执之以徇，并其众皆斩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众，数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阳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邬居业皆请举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将兵适至，与行军总管刘仁恩共击之；叔慎遣其将陈正理与樊通拒战，兵败。胄乘崐胜入城，禽叔慎，仁恩破邬居业于横桥，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斩于汉口。

隋杨素在攻下荆门后，派遣部下别将庞晖率军略地，庞晖向南进至湘州，城中的陈朝将士都丧失了固守的斗志。陈朝湘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年仅十八岁，设置酒席宴请部下文武官吏。当酒喝到尽兴时，陈叔慎感叹说："我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到此就算结束了！"这时湘州长史谢基悲不自胜，伏地流涕。湘州助防遂兴侯陈正理也在坐，于是站起来说道："君主受辱，臣子应该以死相报。在坐各位哪个不是陈国的臣子！如今天下有难，国家将亡，正是我们以死报国的时候，就是不能够成功，也可以显示出我们陈国臣子的气节，就这样束手就擒，沦为亡国之民，死不瞑目！现在已经到了危急关头，不可再犹豫了，敢有不响应的立即斩首！"酒宴上的众人全都响应。于是陈叔慎和文武官吏杀牲结盟，并派人奉诈降书送交庞晖。庞晖相信了，约定下日期入城受降，陈叔慎预先埋下伏兵，等宠晖率军来到，就把他抓起来斩首示众，并把他率领的将士也全部杀掉。陈叔慎坐在射堂之上，招集士众，扩大队伍，数天之内就得到了五千人。衡阳太守樊迪、武州刺史邬居业都请求率军协助陈叔慎抵抗隋军。这时，隋朝所任命的湘州刺史薛胄率军赶到，与隋行军总管刘仁恩合兵攻打湘州；陈叔慎派遣

部将陈正理和樊通率军抵抗，陈军失败。薛胄率军乘胜攻进城中，俘获了陈叔慎，刘仁恩大败邬居业于横桥，也俘获了他，然后把他们押送到隋秦王杨俊那里，在汉口把他们斩首。

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高凉郡太夫人冼氏为主，号圣母，保境拒守。诏遣柱国韦等安抚岭外，陈豫章太守徐据南康拒之，等不得进。晋王广遣陈叔宝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使之归隋。夫人集首领数千人，尽日恸哭，遣其孙冯魂帅众迎。击斩徐，入，至广州，说谕岭南诸州皆定；表冯魂为仪同三司，册冼氏为宋康郡夫人。，之子也。

陈朝灭亡后，岭南地区还没有归属，该地区的几个郡共同推举前陈朝高凉郡太夫人冼氏为首领，号称“圣母”，保境自守。隋文帝派遣柱国韦等人前去安抚岭南，陈朝豫章太守徐据守南康郡抗拒，韦等人无法前进。晋王杨广派遣使节送去陈叔宝写给冼夫人的信，告诉他陈国已经灭亡，让她归附隋朝。于是冼夫人召集各部首领数千人，痛哭了一整天，然后派遣她的孙子冯魂率军前去迎接韦。韦率军打败陈军，并杀了徐，进入岭南地区，到达广州，告谕岭南地区各州，使全部得以平定，韦又上表朝廷授予冯魂仪同三司，册封冼夫人为宋康郡夫人。韦是韦的儿子。

衡州司马任劝都督王勇据岭南，求陈氏子孙，立以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来降，弃官去。，忠之弟子也。

陈朝衡州司马任劝说都督王勇出兵占领岭南，然后访求陈氏宗室子孙，立为皇帝；王勇没有听从任的劝告，率领所部归降隋朝，任弃官而去。任是任忠弟弟的儿子。

于是陈国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

于是陈国被全部平定，隋朝共得到三十个州，一百个郡，四百个县。隋文帝诏令将建康的城邑宫殿房屋，全部毁掉为耕田，又在石头城设置蒋州。

晋王广班师，留王韶镇石头城，委以后事。三月，己巳，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陈人至者如归。夏，四月，辛亥，帝幸骊山，亲劳旋师。乙巳，诸军凯入，献俘于太庙，陈叔宝及诸王侯将相并乘舆服御、天文图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铁骑围

之，从晋王广、秦王俊入，列于殿庭。拜广为太尉，赐辂车、乘马、衮冕之服、玄圭、白璧。丙辰，帝坐广阳门观，引陈叔宝于前，及太子、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凡二百余人，帝使纳言宣诏劳之；次使内史令宣诏，责以君臣不能相辅，乃至灭亡。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惧伏地，屏息不能对。既而宥之。

隋晋王杨广下令班师还朝，留下元帅府司马王韶镇守石头城，委托他处理后事。三月己巳（初六），陈叔宝和他的王公百官大臣从建康起程，去长安，大人小孩陆续上路，连绵不断达五百里。隋文帝下令暂时调拨长安士民房舍作为降人住处，将院舍内外都修整一新，并派人负责迎接慰问；陈朝降人来到后有宾至如归之感。夏季，四月，辛亥（十八日），隋文帝驾幸骊山，亲自慰劳凯旋的将士。乙巳（疑误），南征各军奏唱凯歌进入长安，先到太庙举行献俘崐仪式，将陈叔宝和陈朝王侯将相以及他们的车子、服装和陈朝的天文图籍等依次摆开行列，并由带铁甲的骑兵围住，跟着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入宫，排列在殿庭中。隋文帝任命杨广为太尉，赐给他辂车、乘马、皇帝穿的衮服和冠冕以及象征拥有特殊权力和地位的珍宝玄圭、白璧等。丙辰（二十三日），隋文帝坐在广阳门观阙上，传令带上陈叔宝和陈朝太子、宗室诸王共二十八人，以及陈朝百官大臣自司空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共二百余人，文帝先让纳言宣读诏书对他们加以安抚慰问；接着又让内史令宣读诏书，责备他们君臣不能同心同德，以至于国家灭亡。陈叔宝与他的百官群臣都惶愧恐惧、伏在地上，屏息静听，无言以对。随后文帝赦免了他们。

初，武元帝迎司马消难，与消难结为兄弟，情好甚笃，帝每以叔父礼事之。及平陈、消难至，特免死，配为乐户，二旬而免，犹以旧恩引见；寻卒于家。

当初，司马消难自北齐叛降北周时，隋文帝的父亲武元帝杨忠曾率军接应，与司马消难结拜为兄弟，两人交情深厚，隋文帝也经常以事奉叔父的礼节对待他。隋朝平定陈后，司马消难也被押送到长安，隋文帝特下令免除一死，将他发配为身份低下的乐户，二十天后，又下令免除了他的乐户身份，并且还由于过去的交情接见过他，不久司马消难就在家中去世了。

庚戌，帝御广阳门宴将士，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班赐各有差，凡用三百余万段。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余州免其年租赋。

庚戌（疑误），隋文帝驾到广阳门，宴请出征将士，从门外起夹道堆积布帛物资，一直摆到城南的城墙边，赏赐各有等级差别，一共用去布帛三百余万段。原来陈朝境内地区，免除十年的赋税徭役；其余地区州郡，免除当年的租税。

乐安公元谐进曰："陛下威德远被，臣前请以突厥可汗为候正，陈叔宝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陈国，本以除逆，非欲夸诞。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宝昏醉，宁堪驱使！"谐默然而退。

乐安公元谐上言说："陛下威德流播远方，我以前曾请求过陛下可任用突厥可汗为候正，任用陈叔宝为令史，如今可以采用我的建议了。"隋文帝回答说："朕平定陈国，本是为了除掉叛逆无道，而不是为了向世人夸诞炫耀。你所奏请的，根本不合我的心意。突厥可汗不知山川形势，怎么能够侦候报警；陈叔宝昏愦嗜酒，岂能经受驱使？"元谐无语而退。

辛酉，进杨素爵为越公，以其子玄感为仪同三司，玄奖为清河郡公；赐物万段，粟万石。命贺若弼登御坐，赐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公。仍各加赐金宝及陈叔宝妹为妾。

辛酉（二十八日），隋文帝下令进封杨素为越公，授予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为仪同三司，杨玄应为清河郡公；并赏赐给杨素布帛一万段，粟米一万石。文帝又令贺若弼登上皇帝的宝座同坐，赏赐给他布帛八千段，越级授予他上柱国，进封爵位为宋公。后来文帝对杨素、贺若弼每人又增加赏赐给许多金银财宝和陈叔宝的妹妹为妾。

贺若弼、韩擒虎争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蒋山死战，破其锐卒，擒其骁将，震扬威武，遂平陈国；韩擒虎略不交陈，岂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与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弼乃敢先期，逢贼遂战，致令将士伤死甚多。臣以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门，臣启关而纳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与臣相比！"帝曰："二将俱为上勋。"于

是进擒虎位上柱国，赐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纵士卒，淫污陈宫；坐此不加爵邑。

贺若弼和韩擒虎在文帝面前争论谁的功大，贺若弼说："我在蒋山拚死鏖战，打垮了陈朝的精锐部队，俘虏了陈朝骁将萧摩诃、鲁宗达等人，打出了国威和军威，于是才平定了陈国。而韩擒虎和陈朝军队几乎没有交锋过，怎么能与我相比！"韩擒虎说："本来接到明确指示，令我和贺若弼同时合兵攻打陈朝都城，可是贺若弼竟敢独自提前进军，遭逢敌军便投入决战，以致于所部将士伤亡很大。而我率领轻装骑兵五百人，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服了任忠，抓获了陈叔宝，占领了陈朝的府库，捣毁了陈后主盘据的老窝。贺若弼直到傍晚才进至北掖门，是我打开城门让他入的，贺若弼赎罪还来不及，怎么能与我相比！"文帝说："两位将军都立了上等功勋。"于是进级授予韩擒虎上柱国，赏赐布帛八千段。有关官吏弹劾说韩擒虎放纵士卒，奸淫陈朝宫女，因此不崐加封爵邑。

加高上柱国，进爵齐公，赐物九千段。帝劳之曰："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能间也。"帝从容命与贺若弼论平陈事，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论功！"帝大笑，嘉其有让。

隋文帝授予尚书左仆射高上柱国，进封爵位为齐公，赏赐布帛九千段。文帝又慰劳他说："你讨伐陈国出发后，有人上书说你将拥兵造反，朕已将此人处斩。你我君臣志同道合，不是谗言所能离间得了的。"后来文帝又平心静气地让高和贺若弼理论各自在平陈中的功绩，高说道："贺若弼先提出过平陈十策，后又在蒋山拼死鏖战打败陈军。而我不过是一位文职官吏，怎么敢和他争论功劳大小！"文帝听后大笑，称赞高有谦让之风。

帝之伐陈也，使高问方略于上仪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晋王广；至是，帝赏其功，授柱国，封郡公，赏物三千段。已宣敕讫，或说高曰："今归功于李德林，诸将必当愤惋，且后世观公有若虚行。"入言之，乃止。

隋文帝在下令伐陈时，曾经派遣高向上仪同三司李德林询问用兵方略，然后授给了晋王杨广；现在，文帝为了酬谢李德林运筹帷幄的功劳，授予他柱国，进封爵位为郡公，赏赐布帛等物三千段。宣读过敕

令以后，有人对高说：“现在朝廷把胜利归功于李德林，在这次战役中出生入死的各位将帅必定会愤愤不平，况且在后世看来，你亲临前线不过是白跑了一趟而已。”高进宫向文帝上言，文帝只好作罢。

以秦王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镇广陵。晋王广还并州。

隋朝任命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出镇广陵。晋王杨广回并州镇守。

晋王广之戮陈五佞也，未知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王仪、御史中丞沈之罪，故得免；及至长安，事并露，乙未，帝暴其过恶，投之边裔，以谢吴、越之人。刻薄贪鄙，忌害才能；仪倾巧侧媚，献二女以求亲昵；险惨苛酷，发言邪谄，故同罪焉。

晋王杨广在建康处决原陈朝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徐析、暨慧景五位佞臣的时候，还不知道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王仪、御史中丞沈等人的罪行，所以这四位奸臣得以免死；及至他们都被押送到长安，罪行才被揭露出来。乙未（疑误），隋文帝公布了他们的罪行，下令将他们四人流放到边疆地区，以谢罪吴越地区的百姓。王为人刻薄，贪得无厌，忌才害能；王仪狡诈阴险，阿谀奉承，向陈后主进献两位女儿以邀恩宠；沈心黑手辣，残酷苛暴，而嘴里却好话说尽，投人所好，所以文帝将他们一同治罪。

帝给赐陈叔宝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帝曰：“叔宝全无心肝！”监者又言：“叔宝常醉，罕有醒时。”帝问：“饮酒几何！”对曰：“与其子弟日饮一石。”帝大惊，使节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尔，何以过日！”帝以陈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为非，乃分置边州，给田业使为生，岁时赐衣服以安全之。

隋文帝赏赐给陈叔宝许多金银财物，又多次接见他，让他和三品以上公卿大臣同班站立；每当陈后主参加宴会时，隋文帝恐怕引起他的亡国之悲，就禁止在宴会上演奏吴地音乐。后来监护看守陈后主的官吏上奏说：“陈叔宝说：‘我没有官秩品位，却得经常参加朝会宴集，希望能得到一个官品。’”文帝不高兴地说：“陈叔宝真是没有一点心肝！”监护官吏又上奏说：“陈叔宝经常喝得大醉，很少有清醒的时候。”文帝于是问道：“他每天喝多少酒？”监护官吏回答说：“每天和他的子弟家人能喝一石酒。”文帝大惊，下令对陈后主的狂饮滥喝加以

限制，不一会又说：“随他去吧，不用管他。他不如此酗酒，又怎么能打发日子呢！”文帝因为陈氏宗室子弟很多，恐怕他们在京城长安惹事生非，于是下令把他们分散安置在边远州郡，分配给他们田地产业使他们得以为生，并且每年都派人去赏赐给他们一些衣服以使他们安然度日。

诏以陈尚书令江总为上开府仪同三司，仆射袁宪、骠骑萧摩诃、领军任忠皆为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吴兴姚察为秘书丞。上嘉袁宪雅操，下诏，以为江表称首，授昌州刺史。闻陈散骑常侍袁元友数直言于陈叔宝，擢拜主爵侍郎。谓群臣曰：“平陈之初，我悔不杀任蛮奴。受人荣禄，兼当重寄，不能横尸岷徇国，乃云无所用力，与弘演纳肝何其远也！”

隋文帝诏令授予原陈朝尚书令江总上开府仪同三司，授予尚书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萧摩诃、领军将军任忠开府仪同三司，并任命吏部尚书吴兴人姚察为秘书丞。文帝称赞袁宪有高尚正直的品德操行，于是颁下诏书，认为袁是江表地区士大夫的表率，任命他为昌州刺史。文帝又听说原陈朝散骑常侍袁元友曾经多次直言规谏陈叔宝，于是提拔任命他为吏部主爵侍郎。文帝还对百官群臣说：“我很后悔在刚刚平定陈的时候，没有处死任忠。任忠在陈享受着荣华富贵，担任着高官显职，不能横尸疆场以报效国家，却在危急关头对陈叔宝说他已经无能为力了，这和春秋时期卫国大臣弘演为战死的卫懿公纳肝而以身殉国的所作所为相差多么遥远。”

帝见周罗，慰谕之，许以富贵。罗垂泣对曰：“臣荷陈氏厚遇，本朝沦亡，无节可纪。得免于死，陛下之赐也，何富贵之敢望！”贺若弼谓罗曰：“闻公郢、汉捉兵，即知扬州可得。王师利涉，果如所量。”罗曰：“若得与公周旋，胜负未可知。”顷之，拜上仪同三司。先是，陈将羊翔来降，伐陈之役，使为向导，位至上开府仪同三司，班在罗上。韩擒虎于朝堂戏之曰：“不知机变，乃立在羊翔之下，能无愧乎！”罗曰：“昔在江南，久承令问，谓公天下节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

隋文帝又召见原陈朝水军都督周罗，好言安慰他，并答应将会使他富贵荣华。周罗流着眼泪回答说：“我受过陈朝的大恩厚德，现在陈国已灭亡，我不能以死报国，实在是没有节操可言。现在得免于一死，

是由于陛下的恩惠，还敢再奢望什么富贵荣华？”贺若弼对周罗说：“我听到您前往郢、汉地区指挥部队，即料到扬州地区唾手可得。结果隋朝军队很顺利就渡过长江，一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周罗回答说：“如果我能够率军和您对阵，那么双方谁胜谁负还很难说呢。”不久，隋朝即授予周罗上仪同三司。以前，陈将领羊翔归降隋朝，在伐陈的战役中，令他做隋军的向导，因此位至上开府仪同三司，百官大臣朝会排列时站在了周罗的前面。韩擒虎在朝堂上戏笑周罗说：“你不懂得随机应变，所以现在朝会时站在了羊翔的后面，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周罗回答说：“我过去在江南时，久闻您的好名声，认为您是一位有气节操守的天下名士；可是你今天所说的话，却令我大失所望。”说得韩擒虎面有愧色。

帝之责陈君臣也，陈叔文独欣然有得色。既而复上表自陈：“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异常例！”帝虽嫌其不忠，而欲怀柔江表，乃授叔文开府仪同三司，拜宜州刺史。

当初隋文帝数落陈朝君臣的时候，唯独原晋熙王陈叔文面露喜色。不久陈叔文又上表陈述说：“以前我在巴州时，已率先向隋请求归降，请求陛下明察这一事实，希望能够给我和普通的陈降人不同的待遇。”文帝虽然厌恶他的为臣不忠，但考虑到需要怀柔江表地区以收揽民心，于是授予陈叔文开府仪同三司，任命他为宜州刺史。

初，陈散骑常侍韦鼎聘于周，遇帝而异之，谓帝曰：“公当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于公。”及至德之初，鼎为太府卿，尽卖田宅，大匠卿毛彪问其故，鼎曰：“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及陈平，上召鼎为上仪同三司。鼎，睿之孙也。

以前，陈散骑常侍韦鼎作为使节出使北周时，见到隋文帝，对他的相貌气度大为惊奇，于是就对隋文帝说：“您以后定会大贵，到那时则会四海一统，天下一家，十二年后，老夫将委质称臣。”到了陈后主至德初年，韦鼎为陈太府卿时，把自己的田地和住宅全部卖掉，大匠卿毛彪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韦鼎回答说：“江南地区的王气已经完全丧失了，我和你都将会埋葬在长安。”及至陈被平定后，隋文帝召韦鼎并授予他上仪同三司。韦鼎是韦睿的孙子。

壬戌，诏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

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世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经；民间甲伏，悉皆除毁。颁告天下，咸悉此意。”

壬戌（二十九日），隋文帝下诏书说：“如今天下大同，四海一统，黎民百姓得以任情随意，安居乐业；太平盛世的法律制度，也能够得以传布天下。凡我大隋臣民百姓，都要洁身自爱，沐浴德化，家家努力，弘扬德教，人人自岴觉，克制私欲。军队可以树立国威，但也不能不加以节制；刑罚可以帮助推行教化，但也不能肆意专行。自今以后，除了禁卫京师皇宫和镇守四方重镇要塞的军队之外，其它的军队都要解散，军器物资也一概停止建造或者征用。如今抗拒王命的割据势力已被铲除，天下太平，各方无事，以军旅征伐为业的将帅军人家庭的子弟，都要开始学习经书儒学；民间拥有的兵器刀枪甲仗，要全部予以销毁。可将此诏书颁行天下，使黎民百姓都了解朕偃武修文的意愿。”

贺若弼撰其所画策上之，谓为《御授平陈七策》。帝弗省，曰：“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弼位望隆重，兄弟并封郡公，为刺史、列将，家之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罗绮者数百，时人荣之。其后突厥来朝，上谓之曰：“汝闻江南有陈国天子乎？”对曰：“闻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诣韩擒虎前曰：“此是执得陈国天子者。”擒虎厉色顾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视。

贺若弼撰写了他在隋朝出兵伐陈前所提出的方略计策呈奏隋文帝，题名为《御授平陈七策》。隋文帝看也不看，说：“你想提高我的名望，可是我不想求名，你自己把它记载到家史中去吧。”贺若弼地位高，名望大，他的兄弟们都被封为郡公，担任刺史或者列将职务，家中的珠宝珍玩，多得不可胜计，婢妾使女也都穿戴绫罗绸缎，多达数百人，当时朝廷上下都很羡慕他。后来突厥的使节来长安朝见，隋文帝对他说：“你听说过江南的陈国天子吗？”对方回答说：“听说过。”文帝传令左右侍从带领突厥使节到韩擒虎跟前，对他说：“这位就是抓获陈国天子的将军。”韩擒虎威严地看着突厥使节，突厥使节十分惊恐，不敢抬头看他。

左卫将军庞晃等短高于上，上怒，皆黜之，亲礼逾密。因谓曰：“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初，父宾为独孤信僚佐，

赐姓独孤氏，故上常呼为独孤而不名。

左卫将军庞晃等人在隋文帝面前诋毁高，隋文帝大怒，将庞晃等人免官，而对高愈加亲近。文帝对高说："独孤公就象一面镜子，每经过一次打磨后，就会更加皎洁明亮。"以前，高的父亲高宾曾经担任过独孤信的僚佐，被赐姓独孤氏，所以隋文帝经常称呼高为独孤公而不直呼其名。

[4]乐安公元谐，性豪侠，有气调，少与上同学，甚相爱，及即位，累历显仕。谐好排诋，不能取媚左右。与上柱国王谊善，谊诛，上稍疏忌之。或告谐与从父弟上开府仪同三司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三司祈绪等谋反，下有司按验，奏"谐谋令祈绪勒党项兵断巴、蜀。又，谐尝与滂同谒上，谐私谓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贼也。'因令滂望气，滂曰：'彼云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上大怒，谐、滂、鸾、绪并伏诛。

[4]乐安公元谐性情豪爽，有气概风度，少年时和隋文帝曾同窗学习，非常友好，隋文帝即位后，元谐多次担任显要职位。元谐好诋毁排挤别人，不能讨好文帝左右近臣。又与上柱国王谊友善，王谊被诛后，文帝渐渐疏远猜忌他。后来有人上告元谐和堂弟上开府仪同三司元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三司祈绪等人谋反，文帝下令有关部门调查，他们上奏说："元谐密谋使祈绪率领党项人的军队切断通向巴、蜀地区的道路。其次，元谐曾经和元滂一同谒见皇上，元谐私下对元滂说：'我是主人，在殿上坐的不过是个窃国盗贼。'于是让元滂观望王气，元滂说：'皇上上面的云气就好像是只蹲着的狗和跑动的鹿，而我们上面的是象征福德双全的云气。'"文帝听后大怒，于是元谐、元滂、祈绪都被处死。

[5]闰月，己卯，以吏部尚书苏威为右仆射。六月，乙丑，以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

[5]闰四月己卯（十七日），隋朝任命吏部尚书苏威为尚书右仆射。六月乙丑（初四），又任命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

[6]朝野皆称封禅，秋，七月，丙午，诏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而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

[6]朝野上下都请求隋文帝举行封禅大典，秋季，七月丙午（十五日），文帝下诏书说："怎么能够因为我们派遣一位将军灭掉了一个小国，引起了内外远近的注意，便说现在已经天下太平。以朕的薄德去封禅泰山，拿虚言狂语去祭告上天，这不是朕所愿意听到的建议。从今以后，禁止任何人再提及封禅之事。"[7]左卫大将军广平王雄，贵宠特盛，与高、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雄宽容下士，朝野倾属，上恶其得众，阴忌之，不欲其典兵马；八月，壬戌，以雄为司空，实夺之权。雄既无职务，乃杜门不通宾客。

[7]左卫大将军广平王杨雄深得隋文帝的宠信，权势显赫，与高、虞庆则、苏威被称为当朝四贵。杨雄对待部下宽容，朝野内外都倾慕攀附，文帝嫌恶他深得人心，暗中猜忌他，不想让他继续再掌管兵马。八月壬戌（初二），文帝任命杨雄为司空，其实是剥夺了他的军权。杨雄既然没有实权，于是就闭门闲居，不见宾客。

[8]帝践阼之初，柱国沛公郑译请修正雅乐，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议之，积年不决。译言："古乐十二律，旋相为宫，各用七声，世莫能通。"译因龟兹人苏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为十二均、八十四调，以校太乐所奏，例皆乖越。译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作书宣示朝廷。与邳公世子苏夔议累黍定律。

[8]在隋文帝即位初期，柱国沛公郑译请求修订用于郊庙朝会的传统音乐，于是文帝下诏令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人一起讨论研究，好多年没能作出决定。郑译上言说："古乐有十二律，五行运转，更相为宫，每律用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个音级，后世没有能通晓的。"郑译因为龟兹人苏祇婆擅长弹奏琵琶，就向他学习，于是才弄明白了古乐演奏的方法，推演出十二均、八十四调，用来校正太常寺太乐署乐师所演奏的音乐，发现全都乖异不符。于是郑译又在七个音级之外增加一个音级，称作应声，并把演奏的方法写成文章宣示朝廷。他又和邳公苏威的长子苏夔商议重新用排列黍粒的方法测量并确定律管的长度，以便重定律调。

时人以音律久无通者，非译、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悦学，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耻宿儒反不逮译等，常欲沮坏其事，乃立议，非十二律旋相为宫及七调，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或欲令各造乐，待成，择

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帝张乐试之，先白帝云：“黄钟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钟之调，帝曰：“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妥因奏止用黄钟一宫，不假余律。帝悦，从之。

当时的人都认为古乐音律长期以来就无人通晓，不是郑译、苏夔一下子就能够确定的。隋文帝不喜欢读书学习，而牛弘不大精通音乐律调，何妥因为自愧身为饱学宿儒而在古乐方面的造诣反不如郑译等人，所以时常想阻挠修正古乐之事，于是他也提出了一种意见，反对郑译等人古乐十二律更相为宫和七个音级的主张，因此双方互相异议非难，各树朋党；有人提出可让他们各制造出一种乐调，等待完成后，选择其中好的作为标准。何妥深怕乐调制成后好坏就会显而易见，于是奏请文帝立即举行演奏会比试各种演奏方法，并且预先对隋文帝说：“各律调中的黄钟调演奏出来的音乐象征君主的德行。”及至用黄钟调演奏之后，文帝说：“黄钟调演奏的音乐似滔滔洪流，声音宏大响亮，浑厚典雅，非常合我的心意。”何妥于是奏请只用黄钟一种律调演奏音乐，不得再使用别的律调。文帝非常高兴，就听从了他的建议。

时又有乐工万宝常，妙达钟律。译等为黄钟调成，奏之，帝召问宝常，宝常曰：“此亡国之音也。”帝不悦。宝常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从之。宝常造诸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苏夔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宝常乐竟为威所抑，寝不行。

当时又有一位乐师名叫万宝常，非常通晓黄钟律调。郑译等人确定了演奏黄钟的律调，呈奏给隋文帝，文帝召见万宝常询问效果如何，万宝常回答说：“这是亡国之音。”文帝听了很不高兴。于是万宝常请求使用水尺作为仪器来调理乐器，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万宝常制造出了各种乐器，用这些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大抵比郑译等人确定的律调低两个律调。经他增加或者淘汰的各种乐器，多得不可胜计。用这些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雅淡柔和，不为当时人所喜爱，太常寺中擅长音乐的人大都排斥诋毁这种音乐。苏夔尤其忌恨万宝常，当时苏夔的父亲苏威正执政用事，凡是谈论音乐的人都附合苏夔而攻击万宝常，万宝常制造出的乐调竟被苏威所压制，弃置而未行于世。

及平陈，获宋、齐旧乐器，并江左乐工，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内十四调，宾祭用之。仍诏太常置崐清商署以掌之。

及至平定陈后，得到了南朝宋、齐的旧乐器和江南地区的乐师，隋文帝让他们在宫廷上演奏，听后感叹说：“这才真正是华夏正音！”于是下令调理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内十四种律调，在接待宾客和举行祭祀时使用。文帝又诏令在太常寺设置清商署负责掌管乐师和乐器。

时天下既壹，异代器物，皆集乐府，牛弘奏：“中国旧音多在江左，前克荆州得梁乐，今平蒋州又得陈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请加修缉以备雅乐。其后魏之乐及后周所用，杂有边裔之声，皆不可用，请悉停之。”冬，十二月，诏弘与许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参定雅乐。世基，荔之子也。

当时天下已经统一，不同时代的器物都全部积聚在乐府。于是牛弘上奏说：“中国的传统音乐多保存在江南地区，以前攻占荆州时得到了梁朝音乐，如今平定蒋州又得到了陈的音乐，这些音乐是历代相传下来的，被认为是符合古乐的，请令人加以修订以作为郊庙朝会演奏的正乐。而北魏和北周所使用的音乐，都杂有边疆夷族的声调，不能再继续使用，请明令全部停止使用。”冬季，十二月，文帝下诏令牛弘和许善心、姚察以及通直郎虞世基参预修定雅乐。虞世基是虞荔的儿子。

[9]己巳，以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安集岭南，给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为帐内，陈桂州刺史钱季卿等皆诣法尚降。定州刺史吕子廓，据山洞，不受命，法尚击斩之。

[9]己巳（十一日），隋朝任命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前去安抚岭南地区，调拨给他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作为亲兵，原陈桂州刺史钱季卿等人都归降了周法尚。原陈定州刺史吕子廓占据山洞，不接受隋军要他投降的命令，于是周法尚率军打败了吕子廓并杀了他。

[10]以驾部侍郎狄道辛公义为岷州刺史。岷州俗畏疫，一人病疫，阖家避之，病者多死。公义命皆舆置己之厅事，暑月，病人或至数百，厅廊皆满，公义设榻，昼夜处其间，以秩禄具医药，身自省问。病者既愈，乃召其亲戚谕之曰：“死生有命，岂能相染！若相染者，吾

死久矣。”皆惭谢而去。其后人有病者，争就使君，其家亲戚固留养之，始相慈爱，风俗遂变。后迁牟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露坐，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遣咸尽，方还厅事受领新讼。事皆立决；若有未尽，必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或谏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义曰：“刺史无德，不能使民无讼，岂可禁人在狱而安寝于家乎！”罪人闻之，咸自款服。后有讼者，乡闾父老遽晓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

[10]隋朝任命尚书省驾部侍郎狄道人辛公义为岷州刺史。岷州地区的社会风俗，人们特别害怕疾疫，如果一人有病，全家都避免与他接触，因此病人大多死亡。辛公义下令将病人都抬到自己的厅事大堂内，当时正是炎热季节，病人被送来数百人，厅堂内和外面走廊里都挤满了病人，辛公义就在厅堂内铺设榻床，昼夜守候在病人中间，用自己的俸禄请医买药，亲身一个个省视慰问。每当病人痊愈后，就召见他的亲戚家属告诉说：“死生有命，疾病怎么会互相传染呢？如果会互相传染，我早就死了。”病人的亲属都深感惭愧，拜谢而去。其后岷州人得病，都争着要住到辛公义身边去，他们的亲属都一定要留下并看护他们，于是人们的关系开始变得和睦慈爱，这一坏风俗也被改变了过来。辛公义后来调任并州刺史，他到并州刚一下车，先到监狱中露天坐下，亲自一个个审问囚犯，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就把监狱里的囚犯判决并遣送完毕，然后才回到州衙厅事堂受理新的案件。辛公义审理案件都当天立即判决，如果有的案件白天处理不完，案件的当事人必须暂时拘禁的，他就住在厅事堂里，始终不回后室歇息。有人劝他说：“处理公事都有一定的程序，使君您何必如此劳苦！”辛公义说：“我作为刺史没有德行，不能使老百姓都和睦相处，不打官司，又怎么能把人拘禁在狱中而自己在家安然大睡？”犯罪的人听到了辛公义的话后，都深受感动，痛快地认罪服法。后来再有要上官府诉讼的人，他们的乡里父老赶紧解劝他们说：“这是小事一桩，你们怎么能忍心再去烦劳刺史大人呢？”于是要去诉讼的人多双方互相谦让而作罢。

十年（庚戌、590）

十年（庚戌，公元590年）

[1]春，正月，乙未，以皇孙昭为河南王，楷为华阳王。昭，广之子也。

[1]春季，正月乙未（初七），隋朝册封皇孙杨昭为河南王，杨楷为华阳崐王。杨昭是晋王杨广的儿子。

[2]二月，上幸晋阳，命高居守。夏，四月，辛酉，至自晋阳。

[2]二月，隋文帝巡幸晋阳，下令高留守长安。夏季，四月辛酉（初四），文帝从晋阳回到长安。

[3]成安文子李德林，恃其才望；论议好胜，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无功，十年不徙级。德林数与苏威异议，高常助威，奏德林狠戾，上多从威议。上赐德林庄店，使自择之，德林请逆人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上许之。及幸晋阳，店人诉称高氏强夺民田，于内造店赁之。苏威因奏德林诬罔，妄奏自入，司农卿李圆通等复助之曰："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请计日追赃。"上自是益恶之。虞庆则等奉使关东巡省，还，皆奏称"乡正专理辞讼，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不便于民。"上令废之。德林曰："兹事臣本以为不可，然置来始尔，复即停废，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设法之义。臣望陛下自今群臣于律令辄欲改张，即以军法从事；不然者，纷纭未已。"上遂发怒，大诟云："尔欲以我为王莽邪！"先是，德林称父为太尉谘议以取赠官，给事黄门侍郎猗氏陈茂等密奏："德林父终于校书，妄称谘议。"上甚衔之。至是，上因数之曰："公为内史，典朕机密，比不可豫计议者，以公不弘耳，宁自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实忿之，而未能发，今当一州相遣耳。"因出为湖州刺史。德林拜谢曰："臣不敢复望内史令，请但预散参。"上不许，迁怀州刺史而卒。

[3]成安文子李德林，倚仗自己有才智和名望，喜好议论争辩，争强好胜，因此同事们大多痛恨他。由于这个原因，他虽然是佐命元勋，却有十年没有晋级升迁。李德林多次和尚书右仆射苏威意见不合，而高又常常帮助苏威，并上奏称李德林秉性凶狠暴戾，因此隋文帝多听从苏威的建议。文帝要赏赐李德林一座庄店，让他自己挑选，于是李德林请求北周末年跟随王谦起兵反对隋文帝的逆臣高阿那肱在卫国县的市店，文帝答应了他。及至文帝到晋阳巡幸，店人上诉说该店是高阿那肱当年强夺民田，在县城内修建的，然后出租出去，收取租金。于是苏威上奏说李德林犯了欺君之罪，因为他妄奏说自己将住进这个市店。司农卿李圆通也帮助苏威说："该店每年收取的租金，跟食邑一千户差不多，请求陛下计算时间追回赃款。"自此以后文帝更加

厌恶李德林。虞庆则等人奉命出使潼关以东地区巡视检查，回到长安后，都上奏说：“乡正全权处理民间诉讼纠纷，往往按照自己的爱憎，袒护同党，徇私枉法，贿赂公行，对黎民百姓有害无益。”于是文帝下令废除乡正。李德林说：“这事我本来就认为不可行，只是刚设置不久，复又废除，如此政令不一，朝成暮毁，完全违背了帝王制定法律制度的根本意义。因此，我请求陛下明令宣布，自今以后，百官群臣对于已确定的律令制度胆敢动辄随意更改的，即以军法从事。不这样做，以后还会出现朝令夕改之事，纷纷扰扰，没有完结。”文帝听后勃然大怒，大声骂道：“你这是想把我当成王莽吗？”以前，李德林向朝廷报称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太尉府咨议参军，以此取得了赠官，给事黄门侍郎猗氏人陈茂等人密奏说：“李德林的父亲是死在校书郎任上的，李德林却妄称他父亲做过咨议参军。”于是文帝痛恨李德林。这次事情发生后，文帝一一具数李德林的罪行说：“你担任着内史职务，掌管朕的机密政事，近来不让你参预朝政商议决策的原因，是由于你的所作所为不光明正大，难道你自己没感觉到吗？你又编造谎言骗取市店，还荒谬地提高父亲的官职，朕其实早已对你愤恨在心，只是还没有发作出来罢了，现在应当把你派遣到一个州去。”于是文帝下令出李德林为湖州刺史。李德林拜谢说：“我不敢再奢望担任内史令，但请允许我以散职参预朝会。”文帝不答应，又调任他为怀州刺史，不久就去世了。

李圆通，本上微时家奴，有器干；及为隋公，以圆通及陈茂为参佐，由是信任之。梁国之废也，上以梁太府卿柳庄为给事黄门侍郎。庄有识度，博学，善辞令，明习典故，雅达政事，上及高皆重之。与陈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谮之于上，上稍疏之，出为饶州刺史。

司农卿李圆通本是隋文帝过去地位还比较低微时的家奴，很有器度和才干。及至隋文帝承袭了父亲杨忠的隋公爵位后，就提拔李圆通和陈茂作他的僚佐，很信任他。在后梁国萧氏被废除以后，文帝任命原后梁太府卿柳庄为给事黄门侍郎。柳庄很有识见和风度，又博学多才，善于辞令，晓习历史典故，通达朝廷政事，文帝和尚书左仆射高都非常器重他。柳庄和陈茂是同僚，不能曲意奉承陈茂，因此陈茂向文帝诬陷中伤他，于是文帝逐渐疏远柳庄，后出他为岷饶州刺史。

上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尚书左仆射高、治书侍御史柳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上宠高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上不从，竟于殿廷杀之。上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隋文帝秉性猜忌多疑，又不喜欢读书学习，由于他是完全凭借智谋而获得了君主之位，因此他就以熟悉法律制度而自负，以明察秋毫而驾驭朝臣，经常派遣左右近臣窥视刺探朝廷内外百官大臣，发现某人犯有过失就治以重罪，他又担心负责掌管各种具体事务的令史贪污腐败，于是暗地里派人拿着钱财布帛去贿赂试探，发现某人收受财物则立即处死。经常在朝堂殿庭中杖打官吏，有时一天之内，多达三四人。有一次他恼怒行刑之人杖打时下手不重，就立即下令将行刑之人斩首。尚书左仆射高、治书侍御史柳等人上言规谏，认为“朝堂不是杀人的处所，殿廷也不是行刑的地方。”文帝不听。于是高等百官大臣都来到朝堂请罪，文帝问领左右都督田元说：“我的杖刑重吗？”田元回答说：“重。”文帝又问其中情由，田元举起手来回答说：“陛下的杖和指头一样粗，捶打人三十下，就等于普通杖具捶打数百下，所以受刑人多被打死。”文帝听了很不高兴，但还是下令撤掉殿庭内的杖具，以后要是有所处罚，分送给有关主管部门执行。后来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说：“皇上过于宠信高了。”文帝大怒，命令用杖打他，而殿庭内已经没有杖具，于是就用马鞭将李君才打死。从此又在殿庭内放置了杖具。不几天，文帝由于怒不可遏，又在殿廷中杀人。兵部侍郎冯基苦苦劝谏，文帝根本不听，最后竟又在殿廷内将人活活打死。事后不久，文帝也有些后悔，于是好言安慰冯基，而恼恨没有进谏的百官群臣。

[4]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

[4]五月乙未（初九），隋文帝下诏书说：“自北魏末年丧乱以来，在军队建制上设立坊、府，南征北伐，居住没有固定的地方，庭院没有完整的围墙，地里很少多根的桑树，朕对此非常怜悯。自今以后，凡是军人，都隶属各州县，垦田种地，户籍及赋税管理与普通百姓完全相同。军府统领，还沿用原来的编制开式。废掉崤山以东、黄河以南地区和北方边疆地区新建立的军府。”

[5]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5]六月辛酉（初五），隋朝规定百姓年满五十岁免除徭役，改为收庸代役。

[6]秋，七月，癸卯，以纳言杨素为内史令。

[6]秋季，七月癸卯（十八日），隋朝任命纳言杨素为内史令。

[7]冬，十一月，辛丑，上祀南郊。

[7]冬季，十一月，隋文帝举行南郊大祀。

[8]江表自东晋已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于是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饶州吴世华、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诏以杨素为行军总管以讨之。

[8]江南地区自从东晋以来，刑法宽大，执行不严，世家大族凌驾于寒门庶族之上。平定陈以后，隋朝地方官吏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尚书右仆射苏威又撰写了《五教》，令江南百姓不分男女老少都得熟读，因此士民抱怨。当时江南民间又传言隋朝将要把百姓都迁徙到关内去，于是远近惊骇。婺州人汪文岷进、越州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都起兵造反，各自称天子，设置百官。又有乐安人蔡道人、蒋山人

李、饶州人吴世华、温州人沈孝彻、泉州人王国庆、杭州人杨宝英、交州人李春等都自称大都督，起兵攻陷隋朝州县。在陈原来管辖的境内，几乎都发生了反叛，势力大的有数万人，小的有几千人，他们互相声援，抓获隋朝县令后，或者抽出他的肠子，或者割下他的肌肉作为食物，气愤地发泄道："看你还能让我们诵读《五教》不能！"隋文帝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讨伐。

素将济江，使始兴麦铁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觇贼，还而复往，为贼所擒，遣兵仗三十人防之。铁杖取贼刀，乱斩防者，杀之皆尽，割其鼻，怀之以归；素大奇之，奏授仪同三司。

杨素将要渡过长江，先派遣始兴人麦铁杖头戴蒿草，在夜里游过长江去刺探敌情，返回后又去，被反叛的军队抓获，派遣兵士三十人看守他。麦铁杖伺机夺取了一个兵士的大刀，一鼓作气把看守他的兵士全部杀死，然后割下他们的鼻子，渡江返回。杨素非常惊奇，于是上书奏请朝廷授予他仪同三司。

素帅舟师自杨子津入，击贼帅朱莫问于京口，破之。进击晋陵贼帅顾世兴、无锡贼帅叶略，皆平之。沈玄败走，素追擒之。高智慧据浙江东岸为营，周亘百余里，船舰被江；素击之。子总管南阳来护儿言于素曰："吴人轻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宜严陈以待之，勿与接刃。请假奇兵数千潜渡江，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素从之。护儿以轻舸数百直登江岸，袭破其营。因纵火，烟焰涨天。贼顾火而惧，素因纵兵奋击，大破之，贼遂溃。智慧逃入海，素蹑之至海曲，召行军记室封德彝计事，德彝坠水，人救，获免，易衣见素，竟不自言。素后知之，问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异之。德彝名伦，以字行，隆之之孙也。汪文进以蔡道人为司空，守乐安，素进讨，悉平之。

杨素率领水军从杨子津进入江南，攻打叛军首领朱莫问于京口，并打败了他。随后又进军攻打晋陵叛军首领顾世兴、无锡叛军首领叶略，都被平定。叛军首领沈玄兵败逃走，被杨素率军追上抓获。叛军首领高智慧据守浙江东岸以为营垒，连绵达一百余里，战船布满江面。杨素进军攻打，部将南阳人来护儿对杨素说："吴地人悍勇敏捷，善于使用战船作战，而且都怀着必死的决心，因此难以与他们争锋。您应该率军严阵以待，不要和他们交锋，请给我奇兵数千人，偷偷渡

过浙江，袭击敌军的后方营垒，使他们退没有路，进不得战，这就是秦朝末年汉将韩信击破赵军所采取的战术。”杨素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来护儿率领轻型战船数百艘，径直登上浙江东岸，攻破了高智慧的大本营，纵火焚烧敌军营垒，烟焰冲天。叛军回望后方营垒起火，十分恐惧，杨素乘机率军奋勇进攻，大败敌军，叛军溃败。高智慧逃入海中，杨素也率军跟踪追击直达海边。杨素召见行军总管府记室参军封德彝商议军事，封德彝失足落水，被人救起得免一死，他换过衣服后就去见杨素，没有说自己落水的事。杨素后来知道了此事，就问他为什么不说，封德彝回答说：“那是私事，所以没有告诉您。”杨素不由得叹奇。封德彝名叫封伦，人们一般都称他的字，他是封隆之的孙子。叛军首领汪文进任命蔡道人为司空，守卫乐安，杨素又率军进讨，全都被平定。

素遣总管史万岁帅众二千，自婺州别道逾岭越海，攻破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问者十旬，远近皆以万岁为没。万岁置书竹筒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言于素。素上其事，上嗟叹，赐万岁家钱十万。

杨素派遣行军总管史万岁率领军队两千人，从婺州经小道翻岭渡海，攻下了无数叛军盘据的溪洞。前后共经过七百多次战斗，转战一千多里，一百多天毫无消息，人们都认为史万岁已全军覆没。史万岁把书信封进竹筒里，然后放在水中，被挑水的人得到，转告了杨素。于是杨素向朝廷上书报告了史万岁的事迹，隋文帝看后连声称奇，赏赐给史万岁家人十万钱。

素又破沈孝彻于温州，步道向天台，指临海，逐捕遗逸，前后百余战，高智慧走保闽、越。上以素久劳于外，令驰传入朝。素以余贼未殄，恐为后患，复请行，遂乘传至会稽。王国庆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素泛海奄至，国庆惶遽弃州走。余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密令人说国庆，使斩送智慧以自赎；国庆乃执送智慧，斩于泉州，余党悉降。江南大定。杨素又率军在温州打败了叛军首领沈孝彻，随后由陆路向天台山，直指临海县，一路上追捕漏网溃逃的叛军，前后战斗一百多次，高智慧退保闽、越地区。隋文帝因为杨素长期在前线勤苦奔波，传令征召他乘坐驿站传车回朝休养。杨素认为叛军的残余还没有肃清，恐怕留下后患，又请

求出征，于是又乘坐传车来到会稽。叛军首领王国庆自以为海路艰难险阻，北方人又不习惯驾船航行，于是根本不加防备。不料杨素率军突然渡海来到，王国庆惊慌失措弃城而逃。王国庆余党四散逃入海岛，有的则据守溪洞，杨素又分派部将，从水中陆上两路追捕。杨素又秘密派人劝说王国庆，让他除掉高智慧以赎罪。于是王国庆抓获高智慧送交隋军，杨素在泉州将高智慧斩首，高智慧的余党也全部投降。江南大部分被平定。

素班师，上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至浚仪迎劳；比到京师，问者日至。拜素子玄奖为仪同三司，赏赐甚厚。陀，信之子也。

杨素班师回朝，隋文帝派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到浚仪迎接慰劳。杨素回到京师后，文帝每天都要派人到他府上问候。隋文帝又拜授杨素的儿子杨玄奖为仪同三司，并且赏赐给他许多财物。独孤陀是独孤皇后父亲独孤信的儿子。

杨素用兵多权略，驭众严整，每将临敌，辄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者百余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对陈，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陈则已，如不能陷而还者，无问多少，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称为名将。素时贵幸，言无不从，其从素行者，微功必录，至他将虽有大功，多为文吏所谴却，故素虽残忍，士亦以此愿从焉。

杨素用兵很有权略计谋，治军严整，军令如山，每当要临敌打仗的时候，就寻找一些士兵的过失而将他们处斩，多的时候达一百多人，少的时候也不下十多人，跟前血流满地，而杨素谈笑自若，毫不在意。及至双方摆开阵势后，杨素就先派一二百人前去冲击敌阵，能攻破敌阵则罢，如不能攻破敌阵而退回的人，不论多少全部处斩。然后又派二三百人再次冲击敌阵，还像前面那样处置。因此，将士们莫不战栗惊恐，都怀有必死之心，奋勇向前，从不后退，因此杨素战无不胜，称为名将。杨素深得隋文帝的宠信，对他言听计从，跟随杨素征战的将士，有功必赏，至于别的将士，虽然有大功，却经常受到朝中文官的压制，所以杨素虽然残忍，将士们也愿意跟随他。

[9]以并州总管晋王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复以秦王俊为并州总管。

[9]隋朝任命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重又任命秦王杨俊为并州总管。

[10]番禺夷王仲宣反，岭南首领多应之，引兵围广州。韦中流矢卒，诏以其副慕容三藏检校广州道行军事。又诏给事郎裴矩巡抚岭南，矩至南康，得兵数千人。仲宣遣别将周师举围东衡州，矩与大将军鹿愿击斩之，进至南海。

[10]番禺夷族人王仲宣起兵造反，岭南地区各族首领多起兵响应他，于是王仲宣率军包围了广州。总管韦中流矢而死，隋文帝下诏令他的副手慕容三藏检校广州道行军事。文帝又下诏令给事郎裴矩前去巡抚岭南地区，裴矩进至南康，得到军队数千人。王仲宣派遣部下别将周师举率军围攻东衡州，裴矩和大将军鹿愿率军打败了周师举并杀死了他，随后率军进至南海。

高凉冼夫人遣其孙冯暄将兵救广州，暄与贼将陈佛智素善，逗留不进；夫人知之，大怒，遣使执暄，系州狱，更遣孙盎出讨佛智，斩之。进会鹿愿于南海，与慕容三藏合击仲宣，仲宣众溃，广州获全。冼氏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引彀骑卫，从裴矩巡抚二十余州。苍梧首领陈坦等皆来谒见，矩承制署为刺史、县令，使还统其部落，岭表遂定。

岭南蛮族首领高凉冼夫人派她的孙子冯暄率军救援广州，冯暄一向与叛军将领陈佛智友善，于是故意逗留不进。冼夫人得知后十分愤怒，就派人到军中逮捕了冯暄，关押在州城监狱；又派遣孙子冯盎率军讨伐陈佛智，将他斩首。冯盎率军进至南海，与大将军鹿愿的部队会合，然后与广州守将慕容三藏合兵攻打王仲宣，王仲宣的部队溃败，因此广州得以保全。冼夫人亲自披戴甲胄，乘坐披甲的马，张开用锦缎做的伞盖，率领军队张弓搭箭，禁卫保护，陪同裴矩巡抚岭南地区二十余州。苍梧首领陈坦等都来拜见裴矩。裴矩根据朝廷的旨意任命他们为刺史、县令，让他们回去统率各自的部落，于是岭南地区被平定。矩复命，上谓高、杨素曰：“韦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径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以矩为民部侍郎。拜冯盎高州刺史，追赠冯宝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冼氏为谯国夫人，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官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仍敕以夫人诚效之故，特赦暄逗留之

罪，拜罗州刺史。皇后赐夫人首饰及宴服一袭，夫人并盛于金箧，并梁、陈赐物，各藏一库，每岁时大会，陈之于庭，以示子孙，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顺之心，今赐物具存，此其报也；汝曹皆念之，尽赤心于天子！”

裴矩回朝复命，隋文帝对尚书左仆射高与内史令杨素说：“当年韦率军两万人不能尽早到达岭南，朕总是担心他带兵太少。如今裴矩率领三千弱兵却能径至南海，有了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于是任命裴矩为民部侍郎。又任命冯盎为高州刺史，追赠冼夫人的丈夫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封冼夫人为谯国夫人，设立谯国夫人幕府，配备长史以下的官吏，朝廷授给冼夫人印章，允许她调发本部落所属六州兵马，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可相机行事。还下敕令由于冼夫人忠心朝廷，立功边陲，特赦免冯暄逗留不进之罪，任命他为罗州刺史。独孤皇后也赏赐给冼夫人一些金银首饰和宴会礼服一套。冼夫人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黄金小箱子里，分别和梁、陈朝廷赏赐的物品各藏在一个库中，每年举行部落大朝会时，拿出来陈列在大厅里，让子孙们看，并对他们说：“我历事梁、陈、隋三代君主，用的只是一颗忠诚的心，现在朝廷赏赐的物品俱在，这就是我得到的酬报，你们应该牢记我的话，对朝廷天子赤胆忠心。”

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獠多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不可以招怀远人。上遣推讷，得其赃贿，竟致于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上嘉之，赐夫人临振县为汤沐邑，赠冯仆崖州总管、平原公。

后来，番州总管赵讷贪虐残暴，岭南各地的俚族、獠族多逃亡反叛。冼夫人派遣幕府长史张融呈上密封的奏疏，论叙了应该怎样安抚百姓，并揭发了赵讷的罪行，认为赵讷的所作所为不能招抚和怀柔边远地区的各族人民。于是隋文帝派遣使者到番州审查赵讷，取得了他贪赃受贿的证据，将他依法治罪；又委命冼夫人招抚慰问逃亡反叛的百姓。冼夫人亲自带着隋文帝的诏书，自称为朝廷的使节，经过十多个州，宣布文帝的旨意，晓谕各州的俚族、獠族百姓，所到之处都纷纷归降。因此，隋文帝下令嘉奖冼夫人，赏赐给冼夫人临振县作为私用封地，又追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公。

十一年（辛亥、591）

十一年（辛亥，公元591年）

[1]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

[1]春季，正月，皇太子杨勇的妃子元氏去世。

[2]二月，戊午，吐谷浑遣使入贡。吐谷浑可汗夸吕闻陈亡，大惧，遁逃保险，不敢为寇。夸吕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无素奉表称藩，并献方物，请以女备后庭。上谓无素曰：“若依来请，他国闻之，必当相效，何以拒之！朕情存安养，各令遂性，岂可聚敛子女以实后宫乎！”竟不许。

[2]二月戊午（初六），吐谷浑派遣使者到隋朝纳贡。吐谷浑可汗夸吕得悉陈亡国，非常害怕，于是逃往远方，依险自保，不敢再来侵犯虏掠。后来夸吕去世，他的儿子世伏继承汗位。世伏派遣他哥哥的儿子无素向隋朝奉表称藩，献上很多地方物产，并请求将女儿送进隋文帝的后宫。隋文帝对无素说：“如果依从了世伏的请求，那末别的国家听说了，也必定会竞相仿效，到时候用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朕想的是如何爱护天下百姓，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怎么能征取天下美女以充实后宫呢？”终究没有答应吐谷浑的请求。

[3]平乡令刘旷有异致，以义理晓谕，讼者皆引咎而去，狱中草满，庭可张罗；迁临颍令。高荐旷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上召见，劳勉之，谓侍臣曰：“若不殊奖，何以为劝！”丙子，优诏擢为莒州刺史。

[3]平乡县令刘旷有突出的政绩，他对前来告状的人晓之以理，使他们都自责而去，以致于监狱中都因为没有犯人而长满了草，判案大厅里也因为没有人来打官司而可以张网捕鸟。刘旷后来调任临颍县令。尚书左仆射高荐举刘旷，说他的清名善政是天下第一，于是隋文帝召见了刘旷，对他加以慰问鼓励崐，又对侍卫近臣说：“如果不破格奖赏刘旷，怎么能够勉励天下官吏都勤政爱民呢？”丙子（二十四日），隋文帝下诏提升刘旷为莒州刺史。

[4]辛巳晦，日有食之。

[4]辛巳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5]初，帝微时，与滕穆王瓒不协。帝为周相，以瓒为大宗伯，瓒恐为家祸，阴欲图帝，帝隐之。瓒妃，周高祖妹顺阳公主也，与独孤后素不平，阴为咒诅；帝命出之，瓒不可。秋，八月，瓒从帝幸栗园，暴薨，时人疑其遇鸩。乙亥，帝至自栗园。

[5]当初，隋文帝地位低微时，和滕穆王杨瓒不和睦。后来隋文帝担任北周丞相时，任命杨瓒为大宗伯，杨瓒恐怕招致灭族之祸，曾经暗中谋划除掉隋文帝，隋文帝发现后隐瞒了此事。杨瓒的妃子是北周高祖宇文邕的妹妹顺阳公主，她与独孤皇后一向不和，于是就暗中诅咒独孤皇后；隋文帝命令杨瓒休掉顺阳公主，杨瓒不同意。秋季，八月，杨瓒跟随文帝前往长安城南栗园，得病突然死亡，当时人们怀疑他是被毒死的。乙亥（二十六日），隋文帝自栗园还宫。

[6]沛达公郑译卒。

[6]沛达公郑译去世。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八卷

隋纪二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开皇十二年（壬子、592）

隋纪二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壬子，公元592年）

[1]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

[1]春季，二月己巳（疑误），隋朝任命蜀王杨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

[2]国子博士何妥与尚书右仆射邳公苏威争议事，积不相能。威子夔为太子通事舍人，少敏辩，有盛名，士大夫多附之。及议乐，夔与妥各有所持；诏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儿之所屈邪！”遂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为朋党。省中呼弘为世子，同和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复言威以曲道任其从父弟彻、肃罔冒为官等数事。上命蜀王秀、上柱国虞庆则等杂按之，事颇有状。上大怒。秋，七月，乙巳，威坐免官爵，以开府仪同三司就第；卢恺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

[2]国子博士何妥与尚书右仆射邳公苏威议论政事时，素来意见不同，各不相让。苏威的儿子苏夔担任太子通事舍人，他从小就机敏善辩，享有盛名，士大夫都樊附巴结他。及至讨论修订音乐时，苏夔和何妥各有自己的主张。于是隋文帝下诏令百官群臣各自发表意见，百官大臣由于苏威的缘故，十分之八九都表示赞成苏夔的主张。何妥愤愤不平地说：“我当国子博士都四十多年了，现在反倒屈居于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之下！”于是向文帝上奏说：“苏威和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朗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吏部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结党营私，尚书省中称呼王弘为世子，称呼李同和为叔，这是说他们两人就如同苏威的儿子和兄弟。”又告发苏威以不正当手段为堂弟苏彻、苏肃谋求官职等几项罪行。于是文帝命令蜀王杨秀、上柱国虞庆则等人负责调查此事，基本属实。隋文帝非常愤怒，秋季，七月乙巳（初一），苏威因此被免除官职爵位，只保留开府仪同三司，回家闲居；卢恺被免官除名，受牵连而获罪的知名人士多达一百余人。

初，周室以来，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甄别士流，故涉朋党之谤，以至得罪。未几，上曰：“苏威德行者，但为人所误耳！”命之通籍。威好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云，“管内无五品之家。”其不相应领，类多如此。又为余粮簿，欲使有无相赡；民部侍郎郎茂以为烦迂不急，皆奏罢之。茂，基之子也，尝为卫国令，有民张元预兄弟不睦，丞、尉请加严刑，茂曰：“元预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弥益其仇，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谕之以义。元预等各感悔，顿首请罪，遂相亲睦，称为友悌。

自从北周建立以来，选拔官吏不管品德好坏，及至卢恺代理吏部尚书，与薛道衡一起对官吏的品德加以分别，所以遭到结交朋党的诽谤，以至于获罪。不久，隋文帝又说：“苏威是个有德行的人，只是被别人所误罢了。”于是下令苏威可以参预朝会宴请。苏威热衷于订立各种规章制度，每年都责备民间各地不重视推行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教化，有的地方官回答道：“在我管辖的地区内没有五品以上的官员。”其不相领会，多数类此。苏威又编制出余粮帐簿，打算令民间有无互相调节，民部侍郎郎茂认为这种作法烦琐迂阔，难以推行，于是向文帝上奏，予以废除。郎茂是郎基的儿子，他曾经担任卫国县令，有平民百姓张元预兄弟不相和睦，县丞、县尉请求对张元预兄弟严刑治罪，郎茂说：“张元预兄弟之间本来就互相憎恶，如果因此将他们治罪，他们就会更加仇恨，达不到教化百姓的目的。”于是郎茂就用仁义慢慢开导他们。张元预兄弟都深受感动而后悔不已，向郎茂叩头请罪，于是兄弟之间互相亲爱和睦，民间乡里都称赞他们的友爱孝悌。

[3]己巳，上享太庙。

[3]己巳（二十五日），隋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

[4]壬申晦，日有食之。

[4]壬申晦（二十八日），出现日食。

[5]帝以天下用律者多驳，罪同论异，八月，甲戌，制：“诸州死罪，不得辄决，悉移大理按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5]隋文帝因为天下的执法官吏对法律的理解多有错误，往往发生罪行相同而判决不同的现象，八月甲戌（初一），下制书说：“各州犯有死罪的案件，

州府不得随意判决定案，要全部移送大理寺审理复查，复查完毕后，再呈奏尚书省裁决。”

[6]冬，十月，壬午，上享太庙。十一月，辛亥，祀南郊。

[6]冬季，十月壬午（初十），隋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十一月辛亥（初九），文帝在南郊举行祭天大祀。

[7]己未，新义公韩擒虎卒。

[7]己未（十七日），新义公韩擒虎去世。

[8]十二月，乙酉，以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与高专掌朝政。素性疏辩，高下在心，朝臣之内，颇推高，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视苏威蔑如也，自余朝贵，多被陵轹。其才艺风调优于；至于推诚体国，处物平当，有宰相识度；不如远矣。

[8]十二月乙酉（二十四日），隋朝任命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与尚书左仆射高一起掌管朝政。杨素秉性粗疏而有辩才，对待他人随意褒贬，在朝臣之中，他很推崇高，尊敬太常卿牛弘，倾心结交薛道衡，而根本瞧不起苏威，其余的当朝权贵大都受到他的欺凌侮辱。杨素的才艺风度优于高，至于以诚待人，体谅国家，处事公平，具备宰相的见识和器度，他远不如高。

右领军大将军贺若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狱，谓之曰：“我以高、杨素为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啖饭耳。’是何意也？”弼曰：“，臣之故人；素，臣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灵，将八千兵渡江，擒陈叔宝，窃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赏，何用追论！”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赏，今还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数日，惜其功，特令除名。岁余，复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复任使，然每宴赐，遇之甚厚。

右领军大将军贺若弼自认为他的功勋名望在其他的群臣之上，因此经常以宰相自任。不久，杨素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自己还是将军，所以非常愤恨不平，并在言谈脸色上表现出来，于是他被朝廷罢免职务，因而愈加怨恨。过了一段时间后，隋文帝将贺若弼逮捕下狱，问他说：“我任命高、杨素为宰相，而你经常扬言说：‘这两个人只会吃

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贺若弼回答说：“高是我的老朋友，杨素是我舅舅的儿子，我深知他们的为人，所以敢说那样的话。”公卿大臣上奏说贺若弼怨恨朝廷，犯了死罪。文帝又对贺若弼说：“百官大臣严格执法，判定你犯有死罪，你得自己寻找活命的理由。”贺若弼说：“我仰仗着陛下威灵，率领八千名兵士渡过长江，俘获了陈后主陈叔宝，我想以此功劳请求活命。”文帝说：“朝廷对此已格外重赏，现在怎么还能再提此事？”贺若弼说：“我是已经得到过格外重赏，只是今天还想请求陛下格外开恩，保全性命。”在这以后的几天里，文帝稍微回心转意，顾念他战功卓著，特令免除一切官爵职务，除名为民。一年以后，文帝虽然又恢复了贺若弼的爵位，但也对他产生猜忌，不再任命他担任具体职务，但是朝会宴请赏赐群臣时，给他的待遇仍很优厚。

[9]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帝曰：“朕既薄赋于民，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入者常多于出，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诏曰：“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

[9]有关官吏上奏说：“国家的府库已经全堆满了，以至于财物没有地方存放，只好暂时堆放在府库外的厢房里。”隋文帝问：“朕不但对天下百姓征收很轻的赋税，而且又曾经用来大量地赏赐平陈的有功将士，为什么府库还会全满呢？”回答说：“由于每年收入经常多于支出，估计每年用于赏赐和日常支用达到数百万段，所以府库所藏根本不会减少。”于是文帝下令另外开辟左藏院以存放新征收的财帛。文帝又下诏书说：“粮食布帛宁愿积蓄在民间百姓家里，也不要储藏于国家府库，今年河北、河东地区的田租可减征三分之一，军人应缴纳的份额可减征一半，全国各地成丁应缴纳的调全部免征。”当时隋朝全国的户口每年都在增加，京畿地区和河北、河南、河东三河地区地少人多，许多平民衣食不足，于是文帝就向全国各地派出使节，重新调整分配天下的田地，地少人多的狭乡每个成年丁口只能分到二十亩地，老人和孩童能分到的土地更少。

十三年（癸丑、593）

十三年（癸丑，公元593年）

[1]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

[1]春季，正月壬子（十一日），隋文帝祭祀感生帝。

[2]壬戌，行幸岐州。

[2]壬戌（二十一日），隋文帝巡幸岐州。

[3]二月，丙午，诏营仁寿宫于岐州之北，使杨素监之。素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记室封德彝为土木监。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屯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

[3]二月丙午（疑误），隋文帝下诏令在岐州北面营建仁寿宫，派遣杨素监督施工。杨素上奏请求朝廷委派前莱州刺史宇文恺临时代理将作大匠，记室参军封德彝为土木监。于是平山填谷构筑宫殿，高台累榭，宛转相连。在营建过程中督使严急，服役丁夫死亡众多。很多人疲备不堪，倒地而死，尸体被填入坑中，上面用土石覆盖，因而筑成平地。死的人数以万计。

[4]丁亥，上至自岐州。

[4]丁亥（十七日），隋文帝自岐州返回长安。

[5]己卯，立皇孙为豫章王。，广之子也。

[5]己卯（疑误），隋朝册封皇孙杨为豫章王。杨是晋王杨广的儿子。

[6]丁酉，制："私家不得藏纬候、图谶。"

[6]丁酉（二十七日），隋文帝下制书说："民间私家不得收藏预卜吉凶的纬候、图谶之类的书籍。"

[7]秋，七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7]秋季，七月戊辰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8]是岁，上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明堂制度。宇文恺献明堂木样，上命有司规度安业里地，将立之；而诸儒异议，久之不决，乃罢之。

[8]这一年，隋文帝下令礼部尚书牛弘等人讨论研究古代明堂的建筑结构。宇文恺向文帝呈献了明堂的木制模型，于是文帝下令有关官吏在长安安业里规划出地皮，准备建立明堂。可是由于朝中的儒生意见不同，很长时间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只好作罢。

[9]上之灭陈也，以陈叔宝屏风赐突厥大义公主。公主以其宗国之覆，心常不平 ，书屏风，为诗叙陈亡以自寄；上闻而恶之，礼赐渐薄。彭公刘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杨钦亡入突厥，诈言昶欲与其妻作乱攻隋，遣钦密告大义公主，发兵扰边。都蓝可汗信之，乃不修职贡，颇为边患。上遣车骑将军长孙晟使于突厥，微观察之。公主见晟，言辞不逊，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与杨钦计议，扇惑都蓝。晟至京师，具以状闻。上遣晟往索钦；都蓝不与，曰："检校客内无此色人。"晟乃赂其达官，知钦所在，夜，掩获之，以示都蓝，因发公主私事，国人大以为耻。都蓝执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废公主。内史侍郎裴矩请说都蓝使杀公主。时处罗侯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谓之曰："当杀大义公主，乃许婚。"突利复谮之于都蓝，都蓝因发怒，杀公主，更表请婚，朝议将许之。长孙晟曰："臣观雍虞闾反覆无信，直以与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国家，虽与为婚，终当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素有诚款，于今两代，前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虞闾以为边捍。"上曰："善。"复遣晟慰谕染干，许尚公主。

[9]隋文帝灭掉陈后，将陈叔宝的屏风赏赐给突厥可贺敦大义公主。大义公主因为她的宗国北周宇文氏灭亡，心里一直愤愤不平，于是就在屏风上作诗，叙述陈亡国的事，借以寄托自己对故国的哀思。隋文帝知道此事后就忌恨大峎义公主，对她逐渐冷淡，赏赐也日益减少。彭公刘昶以前也娶了北周帝室公主为妻，隋朝流民杨钦逃入突厥，谎称刘昶打算和妻子一起兴兵作乱，攻打隋朝，因此派遣杨钦来密告大义公主，请求突厥发兵侵扰隋朝边境。突厥都蓝可汗相信了杨钦的话，于是就不再谨守藩国的职责，按时朝贡，时常发兵侵犯隋境。隋文帝派遣车骑将军长孙晟出使突厥，暗中观察了解情况。大义公主见了长孙晟后，出言不恭，又派和她私通的胡人安遂迦去与杨钦计议谋划，煽动鼓惑都蓝可汗。长孙晟回到京师后，将所见所闻向隋文帝作了报告。于是文帝又派遣长孙晟到突厥索要杨钦，都蓝可汗不给，回答说："检查过我们的宾客，其中没有这个人。"于是长孙晟就贿赂突厥的达官贵人，知道了杨钦躲藏的地方，在夜里突然将他抓获，然后给都蓝可汗看，并趁机揭发了大义公主和胡人安遂迦的私

情，突厥国人得知后认为是极大的耻辱。于是都蓝可汗拿获了安遂加等人，一并交付长孙晟带回隋朝。隋文帝十分高兴，加授长孙晟开府仪同三司，并派他出使突厥劝说废除大义公主。内史侍郎斐矩请求出使突厥劝说都蓝可汗，使他杀掉大义公主。当时前突厥莫何可汗处罗侯的儿子染干号称为突利可汗，居住在突厥国的北方，他派遣使者向隋朝求婚，隋文帝就派遣裴矩对他说："只有杀掉大义公主，隋朝才能答应婚事。"于是突利可汗也向都蓝可汗说大义公主的坏话，都蓝可汗因此大怒，杀了大义公主，重新向隋朝上表求婚，朝廷准备答应都蓝可汗。长孙晟说："我看都蓝反复无常，不讲信用，只因为和西方达头可汗玷厥结下怨恨，所以才依倚我朝。即使是我们双方建立了婚烟关系，他终久也会叛变而去。现在都蓝可汗如果能娶到大隋公主为妻，那末他就可以凭籍我们大隋的威灵而发号施令，达头可汗玷厥与染干必然会听从他的指挥调度。这样都蓝可汗的势力将会更加强大，强大后再起来反叛，以后恐怕就很难制服了。况且染干是处罗侯的儿子，素来诚心归服，至今已有两代，以前他曾派遣使节来求婚，不如答应他，然后招抚劝诱他率领部落向南迁移，染干兵少力弱，容易驯服，我们可以利用他抵御都蓝可汗以保卫北方边疆。"文帝听了称赞道："这个主意好！"于是再次派遣长孙晟前去安慰晓谕染干，答应他可以娶公主为妻。

[10]牛弘使协律郎范阳祖孝孙等参定雅乐，从陈阳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飞灰，顺月皆验。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为六十音，因而六之，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岁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为宫之法，由是著名。弘等乃奏请复用旅宫法，上犹记何妥之言，注弘奏下，不听作旋宫，但用黄钟一宫。于是弘等复为奏，附顺上意，其前代金石并销毁之，以息异议。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稍尽，其余声律，皆不复通。

[10]礼部尚书牛弘请协律郎范阳人祖孝孙等人参与修订雅乐，祖孝孙曾从师陈阳山太守毛爽学习京房的律吕之法，律管中葭灰飞动，顺序和十二个月份全部符合。又每种律调有五个音级，十二种律调共有六十个音级，把这六十个音级重复六次，就构成三百六十个音级，分别和一年的三百六十天对应起来，然后再和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个音级配合起来而形成各种律调节奏。于是，古代旋相为

宫之法，才重新大白于天下，被人们所认识。因此，牛弘等人上奏请求重新使用旋宫法演奏音乐，可是文帝还记着以前何妥所说的话，于是就在牛弘等人的奏书上面批示，不许采用旋宫法，仍旧只使用黄钟一宫。于是，牛弘等人重新上奏，附和文帝的旨意，请求把前代的金石乐器之类全部予以销毁，以平息人们在音乐方面的不同意见。牛弘等人又创作了武舞，用来表现隋朝的功德；规定在举行郊、庙祭祀时只使用黄钟一宫，在祈求丰年的迎气祭祀时，可分别使用黄钟的角、徵、宫、商、羽五调。从此以后，老乐师逐渐死去，新乐师对黄钟律调以外的其它声律，都不再通晓。

十四年（甲寅、594）

十四年（甲寅，公元594年）

[1]春，三月，乐成。夏，四月，乙丑，诏行新乐，且曰："民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宜加禁约，务存其本。"万宝常听太常所奏乐，泫然泣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时四海全盛，闻者皆谓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宝常贫而无子，久之，竟饿死。且死，悉取其书烧之，曰："用此何为！"

[1]春季，三月，隋朝新乐修订完成。夏季，四月乙丑（初一），隋文帝下诏令颂行新乐，并且说："民间音乐流入邪僻不正已经很久，丢弃了音乐原崐来的主体风格，竞相造作繁杂的声律，应该加以禁止，务必保存音乐本来意义。"著名乐师万宝常听了太常寺乐师所演的音乐后，伤心落泪地说："乐声淫厉而又哀惋，天下不久将会灭亡！"当时隋朝正处在全盛时期，听到的人都认为他的预言不会兑现；到了大业末年，万宝常的预言终于得到证实。万宝常生活贫穷又没有儿子，很久以后，竟饥饿而死。临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书籍全部烧掉，悲愤地说："读这些书能有什么用处！"

[2]先是，台、省、府、寺及诸州皆置公廨钱，收息取给。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司出举兴生，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请皆禁止，给地以营农。"上从之。六月，丁卯，始诏"公卿以下皆给职田，毋得治生，与民争利。"

[2]以前，隋朝在中央台、省、府、寺各机构和地方各州县都设立了公廨钱，每年放贷出去，收取利息以供需用。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官府放贷，收息盈利，烦扰百姓，败坏风俗，请求陛下明令禁

止，而由国家拨给他们田地以经营农业。”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六月丁卯（初四），下诏书说：“公卿大臣以下各级官吏都分配给职分田，不得再经商放贷，与民争利。”

[3]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苏威为纳言。

[3]秋季，七月乙未（初三），隋朝任命邳公苏威为纳言。

[4]初，张宾历既行，广平刘孝孙、冀州秀才刘焯并言其失。宾方有宠于上，刘晖附会之，共短孝孙，斥罢之。后宾卒，孝孙为掖县丞，委官入京，上其事，诏留直太史，累年不调，乃抱其书，使弟子舆榇来诣阙下，伏而恸哭；执法拘而奏之。帝异焉，以问国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与宾历比校短长。直太史勃海张胄玄与孝孙共短宾历，异论锋起，久之不定。上令参问日食事，杨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无验，胄玄所刻，前后妙中，孝孙所刻，验亦过半。”于是上引孝孙、胄玄等亲自劳徕。孝孙请先斩刘晖，乃可定历，帝不怿，又罢之。孝孙寻卒。

[4]当初，隋朝颁行了张宾修撰的《甲子元历》以后，广平人刘孝孙与冀州秀才刘焯都上书指出了新历的失误。当时因为张宾正受到隋文帝的宠信，仪同三司刘晖又附会张宾，两人一起向隋文帝诋毁刘孝孙，于是文帝就驳回了刘孝孙的建议。后来张宾去世，刘孝孙担任了掖县县丞，他弃官入京，再一次上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文帝下诏令他留在太史曹担任直太史，但多年没有调动他的职务，于是他自己抱着书，让弟子门生们抬着棺材来到宫阙前，伏地痛哭；执法官吏拘捕了他，然后奏报隋文帝。文帝感到惊异，就询问国子祭酒何妥，何妥回答说刘孝孙的建议很对。于是文帝就让他将自己的历法和张宾的历法比较高下优劣。直太史勃海人张胄玄和刘孝孙共同指责张宾的历法，于是异议蜂起，长期争论不休。文帝派人询问验证双方历法所定日食的情况，尚书右仆射杨素等人上奏说：“太史们根据张宾的历法所奏报的日食总共有二十五次，基本上都与事实不符；而张胄玄所推定的日食日期，前后全都得到验证，准确无误；刘孝孙所推定的日食日期，符合的也超过一半。”于是文帝就召见刘孝孙和张胄玄两人，亲自加以慰问勉励。刘孝孙请求先处斩刘晖，然后他才能制定新历，文帝很不高兴，就又下令终止了制定新历的工作。刘孝孙不久就去世了。

[5]关中大旱，民饥，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殆将一期。八月，辛未，上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限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

[5]隋朝关中地区大旱，百姓饥荒，隋文帝派遣左右侍臣察看老百姓的食物，左右侍臣拿回了百姓所吃的豆屑杂糠呈献给文帝。文帝流着眼泪将这些东西展示给百官大臣们看，并深深地自责，从此不再饮酒吃肉，坚持了将近一年。八月辛未（初九），隋文帝率领关中百姓前往洛阳地区度荒，并下敕令警卫的士兵不得驱赶百姓。百姓们男男女女参杂行进在禁卫和仪仗队伍中 间，文帝如果遇到扶老携幼的逃难者，总是牵马让路，好言慰勉而去；到了艰险难行的地方，遇到挑担负重的逃难者，就命令左右随从上前扶助。

[6]冬，闰十月，甲寅，诏以齐、梁、陈宗祀废绝，命高仁英、萧琮、陈叔宝以时修祭，所须器物，有司给之。陈叔宝从帝登邙山，侍饮，赋诗曰：“日岷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表请封禅。帝优诏答之。他日，复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败岂不由酒！以作诗之功，何如思安时事！当贺若弼渡京口，彼人密启告急，叔宝饮酒，遂不之省。高至日，犹见启在床下，未开封。此诚可笑，盖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国，皆荣贵其主，苟欲求名，不知违天命；与之官，乃违天也。”

[6]冬季，闰十月甲寅（二十三日），隋文帝下诏，由于北齐、梁、陈三国帝室的宗庙祭祀废绝，命令原北齐高平王高仁英、原后梁国君萧琮、原陈后主陈叔宝三人分别按时负责祭祀，祭祀时所需要的器物，由朝廷有关部门主管官吏供给。陈叔宝随从文帝登上洛阳城北邙山，在陪侍文帝饮酒时赋诗说：“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上表请求文帝上泰山祭祀天地，文帝用亲切客气的诏令答复了他。在另一天，陈叔宝又在文帝举行的宴会上作陪，等他离开时，文帝目送他说：“他的败亡难道不是正由于酒吗！与其在作诗上下功夫，不如用来考虑安定时事政局！当初在贺若弼率军渡过长江拿下京口时，就有人向陈朝廷密信告急，可是陈叔宝正在饮酒，根本不看。一直到高到达建康的那天，还发现告急密信犹扔在床下，

根本就没有开封。这件事真是可笑，实在是上天要让陈灭亡。以前前秦苻坚南征北伐所吞并的国家，都荣耀尊贵原来的国君，苻坚只是想博取好名声，不知道这样做是违背天命的。给上天已经抛弃的君主官做，就是违背了上天的旨意。”

[7]齐州刺史卢贲坐民饥闭民粜，除名。帝后复欲授以一州，贲对诏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为言：“此辈并有佐命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赵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我将为政，又欲乱之，故谋大逆，译为巫蛊。如贲之例，皆不满志，任之则不逊，置之则怨望，自为难信，非我弃之。众人见此，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贲遂废，卒于家。

[7]齐州刺史卢贲因饥荒时关闭义仓不让粜粮给老百姓，被朝廷除名为民。隋文帝后来想再授予他一州刺史，而卢贲在回复文帝诏书时不合文帝的意，再加上又有怨言，文帝十分愤怒，就不再起用他。皇太子杨勇为他上奏说：“象卢贲这些人都有佐命大功，他虽然秉性轻薄，行为险诈，但是也不能弃之不用。”文帝回答说：“我压制他，是为了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不是刘、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人的辅助，我也不会成为大隋天子。但他们都是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在北周宣帝时，他们都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宣帝宠幸。及至宣帝病重，颜之仪等人请求让赵王宇文招辅政，而他们这些人公然作假，伪造遗诏，让我辅政。及至我将要当政，他们又想作乱，所以刘谋反，郑译用巫术诅咒。象卢贲这类人，永远不会有满足欲望的时候，任用他们则骄横不法，弃置他们则怨天尤人，这要怪他们自己不能取信于人，并不是我要抛弃他们。众人见我这样对待他们，都认为我对待功臣太刻薄，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卢贲遂被废黜，后来在家中去世。

[8]晋王广帅百官抗表，固请封禅。帝令牛弘创定仪注，既成，帝视之，曰：“兹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车驾东巡。

[8]晋王杨广率领百官大臣上表，极力坚持请求文帝上泰山祭祀天地。于是隋文帝命令牛弘制定祭祀天地的礼节仪式，牛弘制定完成，

文帝看后说："这件事非同小可，朕有什么德行能承受呢？只到东方巡视，顺便祭祀一下泰山。"十二月乙未（初五），文帝巡幸东方。

[9]上好祥小数，上仪同三司萧吉上书曰："甲寅、乙卯，天地之合也。今兹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至尊本命；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上大悦，赐物五百段。吉，懿之孙也。员外散骑侍郎王劭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悦，拜著作郎。劭前后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众，又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捃摭佛经，回易文字，曲加诬饰，撰《皇隋灵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而读之，曲折其声，有如歌咏，经涉旬朔，遍而后罢。上益喜，前后赏赐优洽。

[9]隋文帝喜爱预卜吉凶灾祥的雕虫小技，上仪同三司萧吉上书说："甲崐寅、乙卯之年，是天地阴阳之气相互交合的时候。今年是甲寅年，辛酉朔那天冬至，来年是乙卯年，甲子那天夏至。冬至过后阳气开始上升，是祭天的日子，那天正是陛下的本命日；夏至过后阴气开始上升，是祭地的时刻，那天正是皇后的本命日。陛下的恩德如同天之覆育众生，皇后的仁爱如同地之载养万物，所以天地两仪的元气一起聚合在陛下和皇后的生辰日期上。"文帝听后大喜，于是赏赐萧吉布帛等物五百段。萧吉是萧懿的孙子。员外散骑常侍王劭说文帝有龙颜和头部有肉突起如角的奇异相貌，并指示给百官大臣们看。文帝听了也大为高兴，于是就任命王劭为著作郎。王劭前后多次上表书，陈述文帝受命即位所出现的种种吉祥的征兆，又采集民间歌谣，征引预卜吉凶的谶纬图书，摘录佛经中的记载，采取改换文字、歪曲附会等手法，撰成《皇隋灵感志》三十卷上奏文帝，文帝下令将此书宣示天下。于是王劭召集全国各州的朝集使，让他们洗手焚香而诵读此书，并且故意读得抑扬顿挫，好象歌咏一般，读了十多天，直到把全书读完才罢。文帝更加高兴，先后赏赐给王劭大量钱财。

十五年（乙卯、595）

十五年（乙卯，公元595年）

[1]春，正月，壬戌，车驾顿齐州。庚午，为坛于泰山，柴燎祀天，以岁旱谢愆咎，礼如南郊；又亲祀青帝坛。赦天下。

[1]春季，正月壬戌（初三），隋文帝车驾停在齐州。庚午（十一日），在泰山上修起祭坛，焚烧柴火祭祀上天，由于去年出现了旱情，文帝就自陈过失，以向上天请罪，祭祀仪式和南郊大祀相同。随后文帝又亲自登坛祭祀青帝。又下令大赦天下。

[2]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

[2]二月丙辰（二十七日），隋文帝下令收缴天下兵器，民间敢有私自制造者问罪；关中和沿边地区不在此例。

[3]三月，己未，至自东巡。

[3]三月己未（初一），隋文帝结束东巡回到长安。

[4]仁寿宫成。丁亥，上幸仁寿宫。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上闻之，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惶恐，虑获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上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素负贵恃才，多所陵侮；唯赏重德彝，每引之与论宰相职务，终日忘倦，因抚其床曰："封郎必须据吾此坐。"屡荐于帝，帝擢为内史舍人。

[4]隋岐州仁寿宫修建完工。丁亥（二十九日），隋文帝驾幸仁寿宫。当时天气暑热，服役丁夫死者相连于道，杨素把死尸全部都焚烧清除，文帝听说后，心中不高兴。及至文帝来到仁寿宫，见宫殿结构雄伟壮丽，就怒冲冲地说："杨素殚竭民力修建这座离宫，是为我结怨于天下百姓。"杨素听说后，惶恐不安，预料将会受到谴责，就将文帝发怒之事告诉了土木监封德彝，封德彝说："您不必担忧，等皇后来到以后，陛下必定会有诏书赞扬您。"第二天，隋文帝果然召见杨素入宫谈话，独孤皇后慰劳杨素说："你知道我们夫妇已老，没有娱乐的地方，所以将这座宫殿装修得如此华丽，这岂不正是你忠孝的表现！"于是赏赐给他钱一百万，锦帛三千段。杨素仗着自己地位高贵，富有才气，对公卿大臣常有凌侮，唯独赏识器重封德彝，常邀他一起议论宰相的职务，畅谈终日，不知疲倦，并手抚自己的坐床说："封郎一定能坐上我的宰相座位。"杨素因此屡次向文帝推荐封德彝，文帝提拔封德彝为内史舍人。

[5]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

[5]夏季，四月己丑朔（初一），隋朝大赦天下。

[6]六月，戊子，诏凿底柱。

[6]六月戊子（初一），隋文帝下诏令凿开黄河中的底柱山。

[7]庚寅，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布，命焚之于朝堂。

[7]庚寅（初三），相州刺史豆卢通向朝廷进贡绫纹布，隋文帝下令在朝堂上予以焚毁。

[8]秋，七月，纳言苏威坐从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复位。上谓群臣曰："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8]秋季，七月，纳言苏威由于在随从隋文帝祭祀泰山时犯了大不敬之罪，被免官，但很快就又恢复了职务。文帝对百官群臣说："世人都说苏威假装清廉，实际上家中堆满了金玉珍宝，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但是苏威秉性残暴，为人处事不合适宜，求名的欲望太强，别人顺从自己则皆大欢喜，不顺从自己则恼羞成怒，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9]戊寅，上至自仁寿宫。

[9]戊寅（二十二日），隋文帝从仁寿宫回到长安。

[10]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书韦世康为荆州总管。世康，之弟也，和静谦恕，在吏部十余年，时称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谓子弟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因恳乞骸骨。帝不许，使镇荆州。时天下惟有四总管，并、扬、益、荆，以晋、秦、蜀三王及世康为之，当时以为荣。

[10]冬季，十月戊子（初三），隋朝任命吏部尚书韦世康为荆州总管。韦世康是韦的弟弟。他秉性温和谦虚，前后主管吏部十余年，当时人都称赞他清廉公正。他常怀有知足之乐，对子弟家人告诫说："俸禄岂能越多越好，为防止多而招祸，应该抽身早退；年龄也不必等到衰老以后，有病便可以辞官归养。"因此上表恳求告老退休。文帝不答应，派遣他出镇荆州。当时全国只有四位总管，设在并、扬、益、荆四州，分别由晋王扬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和韦世康担任，当时都认为这是很荣耀的事。

[11]十一月，辛酉，上幸温汤。

[11]十一月辛酉（初七），隋文帝驾幸骊山温泉。

[12]十二月，戊子，敕："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仍藉没其家。"

[12]十二月戊子（初四），隋文帝下敕书说："凡是盗取边疆军粮一升以上，都要斩首，并且没收全部家产。"

[13]己丑，诏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13]己丑（初五），隋文帝下诏令天下文武官吏要连考四年，决定升降。

[14]汴州刺史令孤熙来朝，考绩为天下之最，赐帛三百匹，颁告天下。熙，整之子也。

[14]汴州刺史令孤熙考满入朝，由于他的政绩为天下第一，所以隋文帝赐给他绢帛三百匹，并且将他的事迹布告天下。令孤熙是令孤整的儿子。

十六年（丙辰、596）

十六年（丙辰，公元596年）

[1]春，正月，丁亥，以皇孙裕为平原王，筠为安成王，嶷为安平王，恪为襄城王，该为高阳王，韶为建安王，为颍川王，皆勇之子也。

[1]春季，正月丁亥（疑误），隋朝册封皇孙杨裕为平原王，杨筠为安城王，杨嶷为安平王，杨恪为襄城王，杨该为高阳王，杨韶为建安王，杨为颍川王，他们都是皇太子杨勇的儿子。

[2]夏，六月，甲午，初制工商不得仕进。

[2]夏季，六月甲午（十三日），隋朝首次下制令工商业者不得做官。

[3]秋，八月，丙戌，诏："决死罪者，三奏然后行刑。"

[3]秋季，八月丙戌（初六），隋文帝下诏书说："判决死刑的罪犯，必须呈奏三次，然后才能行刑。"

[4]冬，十月，己丑，上幸长春宫；十一月，壬子，还长安。

[4]冬季，十月己丑（初十），隋文帝驾幸同州长春宫；十一月壬子（初三），文帝回到长安。

[5]党项寇会州，诏发陇西兵讨降之。

[5]党项人侵犯会州，文帝下诏令调发陇西的军队讨伐并降附了党项族。

[6]党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浑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请称公主为天后，上不许。

[6]隋文帝将光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请求称呼公主为天后，文帝不答应。

十七年（丁巳、597）

十七年（丁巳，公元597年）

[1]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万岁击南宁羌，平之。初，梁睿之克王谦也，西南夷、獠莫不归附，唯南宁州酋帅震恃远不服。睿上疏，以为："南宁州，汉世柯之地，户口殷众，金宝富饶。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为湘东王征赴荆州，属东夏尚阻，未遑远略，土民瓒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崐相承至今。而震臣礼多亏，贡赋不入，乞因平蜀之众，略定南宁。"其后南宁夷玩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乃以左领军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帅众击之，入自蜻蛉川，至于南中。夷人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过诸葛亮纪功碑，渡西洱河，入渠滥川，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于是勒石颂美隋德。万岁请将玩入朝，诏许之。玩阴有贰心，不欲诣阙，赂万岁以金宝，万岁于是舍玩而还。

[1]春季，二月癸未（初六），太平公史万岁率军攻打居住在南宁地区的羌族人，平定了他们。当初，北周行军元帅梁睿平定王谦的时候，西南夷、獠等族莫不归顺朝廷，唯有南宁州的酋帅震依恃路途遥远，不肯臣服。于是梁睿上疏，认为："南宁州本是汉代的柯，人口众多，财宝丰富。在侯景之乱时，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王萧绎召赴荆州，由于当时华夏战乱，无暇顾及经略边远地区，当地土著瓒遂得以窃据一方，国家只好远远地授予他刺史职务，由他的儿子震承袭至今。而震作为臣子，礼节多缺，又不向朝廷缴纳贡赋，所以我请求率领平定巴、蜀地区的军队，前去平定南宁。"后来南宁夷族首领玩归降隋朝，被任命为昆州刺史，可是他不久就又反叛。于是隋朝任命左领军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军攻打玩，从蜻蛉川进入，到达南中地区。夷族人前后屯据着战略要地，依险固守，都被史万岁率军攻

破。越过诸葛亮的纪功碑，渡过西洱河，进入渠滥川，转战千余里，攻破夷族三十多个部落，俘获男女两万余口。因此夷人害怕，纷纷派遣使节向史万岁请求归降，献出直径约长一寸的大明珠，于是刻碑歌颂隋朝的功德。史万岁又向朝廷上书请求带玩入朝，文帝下诏同意，可是玩暗中怀有二心，不想入朝，因此用金银珠宝贿赂史万岁，史万岁就放了玩而班师还朝。

[2]庚寅，上幸仁寿宫。

[2]庚寅（十三日），隋文帝驾幸仁寿宫。

[3]桂州俚帅李光仕作乱，帝遣上柱国王世积与前桂州总管周法尚讨之，法尚发岭南兵，世积发岭北兵，俱会尹州。世积所部遇瘴，不能进，顿于衡州，法尚独讨之。光仕战败，帅劲兵走保白石洞。法尚大获家口，其党有来降者，辄以妻子还之，居旬日，降者数千人；光仕众溃而走，追斩之。

[3]居住在桂州的俚族首领李光仕反叛作乱，隋文帝派遣上柱国王世积和前桂州总管周法尚率军前去讨伐。周法尚调发驻扎在岭南地区的军队，王世积调发驻扎在岭北地区的军队，都在伊州会师。王世积率领的军队因为遇到瘴疫，无法前进，只得停在衡州。于是周法尚独自率军攻打李光仕。李光仕战败，率领精锐部队退保白石洞，周法尚俘获了大批李光仕部队的亲属家人，李光仕的部下有来向官军投降的，就归还他的妻子家人，十多天内，投降的俚人有数千人。最后，李光仕部众溃散，他本人狼狈逃跑，被隋军追上斩首。

帝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募兵讨光仕，稠谕降其党莫崇等，承制署首领为州县官。稠，妥之兄子也。

隋文帝又派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召募军队讨伐李光仕，何稠劝降了李光仕的党羽莫崇等人，又以朝廷之命署置俚族首领担任州县官。何稠是何妥哥哥的儿子。

上以岭南夷、越数反，以汴州刺史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帅更相谓曰：“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协，今者乃以手教相谕，我辈其可违乎！”于是相帅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化焉。俚帅宁猛力，在陈世已据南海，隋因而抚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险骄倨，

未尝参谒，熙谕以恩信，猛力感之，诣府请谒，不敢为非。熙奏改安州为钦州。

隋文帝由于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夷族、越族多次起兵反叛，于是任命汴州刺史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允许他相机行事，授权他可以朝廷之命任免州刺史以下各级官吏。令狐熙上任后，大力推行恩德信义，于是岭南溪洞中的夷、越族酋帅互相说道：“以前各任总管都是以军队相威胁，今天的总管却是以亲笔教令来开导，我们怎么能再违抗呢？”于是相继率领部落归降。先前，岭南各地州县往往违抗命令，朝廷委派的官吏无法到位任职，只好寄居在总管府。现在令狐熙把他们全都派遣到职，并为各州县营建城邑，开设学校，因此汉、夷各族人民都感化宾服。俚族首领宁猛力在陈统治时期已据有南海，隋朝因此对他采取安抚政策，任命他为安州刺史。宁猛力依仗着地形险要，桀骜不驯，从来不曾参拜谒见总管。令狐熙对他施以恩德信义，宁猛力大受感动，于是来到总管府拜见，从此不敢再胡作非为。令狐熙又奏报朝廷，把安州改称钦州。

[4]帝以所在属官不敬惮其上，事难克举，三月，丙辰，诏“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4]隋文帝因为政府各部门的属官往往不尊敬惧怕上司长官，难以提高办事效率，三月丙辰（初九），下诏书说：“各主管部门给属官定罪，如果按律应该从轻发落，但犯罪情节又比较严重的，允许在法律规定之外斟酌处以杖刑。”于是各级部门上下互相强迫，乱行捶打，把残暴酷虐当作有办事能力，把遵纪守法当作懦弱无能。

帝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数人劫执事谓之曰：“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者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此法。

隋文帝由于天下盗贼繁多，下令凡是偷窃一文钱以上的人都要在闹市中被处死，暴尸街头，曾有三人一起偷了一个瓜，事情败露后三人都被立即处死。于是行旅之人都早睡晚起，天下百姓人心惶惶。有几个人劫持了执法官吏，对他们说：“我们不是盗财之人！只为被冤死的

众人而来。现在要求你们替我们上奏皇上，自古以来制定的法律，都没有偷窃一文钱就判处死刑的条款。你们如果不将我们的话转奏朝廷，等我们再来抓住你们，你们就不能活命了！”文帝听说后，就废除了这项法令。

帝尝乘怒，欲以六月杖杀人，大理少卿河东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

隋文帝曾经在盛怒之时，想在六月份杖刑杀人，大理寺少卿河东人赵绰苦苦争谏说：“盛夏季节，正是天地间万物旺盛生长的月份，不可在此时杀人。”文帝回答说：“六月份虽然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但上天也会有雷霆震怒发生；我效法上天行事，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就下令将人杖杀了。

大理掌固来旷上言大理官司太宽，帝以旷为忠直，遣每旦于五品行中参见。旷又告少卿赵绰滥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验，初无阿曲，帝怒，命斩之。绰固争，以为旷不合死，帝拂衣入。绰矫言，“臣更不理旷，自有他事，未及奏闻。”帝命引入，绰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臣为大理少卿，不能制御掌固，使旷触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争，二也。臣本无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颜。会独孤后在坐，命赐绰二金杯酒，并杯赐之。旷因免死，徙广州。

大理寺掌固来旷上言说大理寺执法官吏对囚犯量刑定罪太宽，隋文帝因此认为来旷忠诚正直，让他每天早晨站在五品官员的行列中参见。来旷又上告说大理少卿赵绰违法释放囚徒，文帝派遣使臣前去调查，发现赵绰根本没有枉法偏袒之事，文帝非常愤怒，下令将来旷斩首。赵绰苦苦谏诤，认为来旷按照法律构不成死罪，文帝不听，拂衣进入中。赵绰又假称：“我不再申理来旷的事情，我还有别的事没有来得及奏闻。”文帝让人引赵绰来到后，赵绰再拜奏请说：“我犯了三项死罪：身为大理寺少卿，没有能管制约束住掌固来旷，使他触犯了朝廷刑律，这是第一；囚犯罪不当死，而我不能以死相争，这是第二；我本来没有别的事，而以妄言，求见陛下，这是第三。”文帝听了他的话，脸色才缓和下来。当时正碰上独孤皇后在坐，就下令赏赐赵绰两金杯酒，并且连金杯也赏赐给他。因此，来旷得以免除一死，被流放到广州。

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因命绰退食。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赦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

原陈骠骑将军萧摩诃的儿子萧世略在江南地区举兵作乱，萧摩诃应当连坐治罪，隋文帝说：“萧世略年纪还未满二十岁，能有什么作为，只因为他是名将的儿子，所以被别人所胁迫罢了。”于是下令赦免萧摩诃。赵绰苦苦谏诤不崐能这样做，文帝也不能使他屈服。文帝又想等赵绰离去后再下令赦免萧摩诃，于是让赵绰退下去吃饭。但是赵绰回答说：“我呈奏的案件还没有叛决，因此我不敢退下。”文帝只好宣布：“请大理寺法官为朕特赦萧摩诃。”于是命令左右近臣释放了萧摩诃。

刑部侍郎辛尝不绯，俗云利官；上以为厌蛊，将斩之。绰曰：“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上怒甚，曰：“卿惜辛而不自惜也！”命引绰斩之。绰曰：“陛下宁杀臣，不可杀辛。”至朝堂，解衣当斩，上使人谓绰曰：“竟何如？”对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释之。明日谢绰，劳勉之，赐物三百段。

刑部侍郎辛曾经穿过红色的裤子，民间风俗说穿红色裤子可以官运亨通；隋文帝认为这是妖术，将要把他斩首。赵绰说：“根据法律不应当处死，我不敢接受诏命。”文帝震怒，对赵绰说：“你可惜辛的性命，难道不可惜自己的性命吗？”于是下令将赵绰推出斩首。赵绰回答说：“陛下可以处死我，但不能处死辛。”赵绰被押到朝堂，解去衣服，正准备处斩时，文帝又派人对他说：“你抗命不尊的下场如何？”赵绰回答说：“我一心一意公正执法，因此不敢爱惜自己的性命。”文帝拂衣进入后宫，过了很长时间，才传令释放赵绰。第二天，文帝又向赵绰道歉，好言慰问勉励他，赏赐他布帛等物三百段。

时上禁行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候执以闻，上令悉斩之，绰进谏曰：“此人所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绰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动者当退。”对曰：“臣望感天心，何论动木。”上复曰：“啜羹者热则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绰拜而益前，诃之，不肯退，上遂入。治书侍御史柳复上奏切谏，上乃止。

当时隋文帝严禁民间使用假钱，有两人在集市上用假钱兑换由官府铸造的好钱，巡查社会治安的武候抓获了他们，并报告了朝廷，文帝下令将他们斩首，赵绰进谏说："他们所犯的罪应该判处杖刑，处死他们不符合法律。"文帝回答说："这不关你的事。"赵绰说："陛下不因为愚昧无知，把我放置在执法部门，现在陛下想胡乱杀非罪之人，怎么能不关我执法大臣的事！"文帝又说："摇动高大树木的时候，如果树木不动就该知难而退。"赵绰也回答说："我希望自己的一片忠心能感动苍天，何况是摇动树木。"文帝又说："喝汤的时候，如果汤热就放在一边，天子的权威，你也想挫折它吗？"赵绰再次跪拜后又向前靠近，文帝厉声呵斥他，越绰还是不肯退避，于是文帝就起身回后宫。治书侍御史柳又上奏恳切劝谏，文帝才不再坚持将那两人处死。

上以绰有诚直之心，每引入中，或遇上与皇后同榻，即呼绰坐，评论得失，前后赏赐万计。与大理卿薛胄同时，俱名平恕；然胄断狱以情而绰守法，俱为称职。胄，端之子也。

隋文帝因为赵绰忠诚正直，常常把他带进中谈话，有时遇到文帝正和皇后同床而坐，即令赵绰也就坐，和他评论朝政得失，前后赏赐的布帛财物多达上万。赵绰和大理寺卿薛胄同时，都享有公正宽恕的好名声；只是薛胄审理和判决案件多根据情理定罪，而赵绰只根据法律条文办案，两人都很称职。薛胄是薛端的儿子。

帝晚节用法益峻，御史于元日不劾武官衣剑之不齐者，帝曰："尔为御史，纵舍自由。"命杀之；谏议大夫毛思祖谏，又杀之。将作寺丞以课麦迟晚，武库令以署庭荒芜，左右出使，或授牧宰马鞭、鹦鹉，帝察知，并亲临斩之。

隋文帝晚年用法愈加严厉苛刻，曾有当值的御史在正月初一的大朝会时没有对衣冠佩剑不整齐的武官提出弹劾，文帝就说："你作为御史，却不履行职责，放任自流。"于是下令将当值御史处死；谏议大夫毛思祖进谏，文帝又下令将他处死。将作寺丞由于征收麦秆迟晚，卫尉寺武库令由于署庭荒芜，左右近臣出使，有的收受地方官吏赠送的马鞭、鹦鹉，文帝访察知道后，都亲临刑场将他们斩首。

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信任杨素，素复任情不平，与鸿胪少卿陈延有隙，尝经蕃客馆，庭中有马屎，又众仆于毡上樗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杀之，棰陈延几死。

隋文帝变得喜怒无常，不再依据法律条款量刑定罪。文帝信任尚书右仆射杨素，而杨素又感情用事，不能公平地处事待人。他因和鸿胪寺少卿陈延之间岨有隔阂，有一次经过接待蕃邦客人的客馆，发现庭院中有马屎，又有一些仆人在毡毯上赌博，就告诉了文帝。文帝听后大怒，下令把鸿胪寺主客令和参加赌博的仆人全部杖杀，陈延也被捶打得奄奄一息。

帝遣亲卫大都督长安屈突通往陇西检覆群牧，得隐匿马二万余匹，帝大怒，将斩太仆卿慕容悉达及诸监官千五百人。通谏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产之故杀千有余人！臣敢以死请！"帝目叱之，通又顿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丐千余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于此！赖有卿忠言耳。"于是悉达等皆减死论，擢通为左武候将军。

隋文帝派遣亲卫大都督长安人屈突通到陇西去检查由太仆寺掌管的牧场，得到各牧场隐匿下来没有登记在册的马共两万余匹，于是文帝怒不可遏，将要把太仆寺卿慕容悉达和各牧场监牧官吏一千五百人一齐斩首。屈突通进谏说："人命关天，最为珍贵，陛下怎么能因为畜牲的缘故而一下子杀害一千多人！我将以死相争。"文帝瞪眼怒骂他，屈突通又叩头说："我拿分内该死的这条命向陛下换取一千余条性命。"文帝这才醒悟过来，对屈突通说："这都是由于朕不明事理，以致于荒唐到这个地步！幸亏有了你的忠言，才没有铸成大错。"于是慕容悉达等人都被免死定罪，文帝又提拔屈突通为左武候将军。

[5]上柱国刘昶与帝有旧，帝甚亲之；其子居士，任侠不遵法度，数有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转骄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辄将至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释而与交。党与三百人，殴击路人，多所侵夺，至于公卿妃主，莫敢与校。或告居士谋为不轨，帝怒，斩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众。

[5]上柱国彭公刘昶和隋文帝有旧交，隋文帝非常亲信他；刘昶的儿子刘居士负气仗义，不遵守朝廷法度，曾数次犯罪，文帝由于刘昶的缘故，每次都宽宥了他。于是刘居士有恃无恐，越加骄横放纵，猎取公卿大臣子弟中高大健壮者，到自己家里，把车轮套到他脖子上，然后用棍棒一通乱打，差不多快被打死还能不屈服求饶的人，就称为壮士，与他相交为友。刘居士的党羽有三百人，他们无故殴打路人，

侵夺财物，为非作歹，甚至于连公卿大臣、后妃公主也都不敢和他们计较。后来有人上告说刘居士图谋不轨，文帝很愤怒，下令将刘居士斩首，公卿大臣的子弟受到牵连而被除名为民的非常多。

[6]杨素、牛弘等复荐张胄玄历术。上令杨素与术数人立议六十一事，皆旧法久难通者，令刘晖等与胄玄等辩析。晖杜口一无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胄玄员外散骑侍郎兼太史令，赐物千段，令参定新术。至是，胄玄历成。夏，四月，戊寅，诏颁新历；前造历者刘晖四人并除名。

[6]尚书右仆射杨素、大常卿寺牛弘等人再次向隋文帝推荐张胄玄的历法，于是文帝令杨素和掌管律历的官吏讨论提出了六十一个问题，都是旧历法长期以来很难解释清楚的，让拥护旧历法的刘晖等人和张胄玄等人互相辩难解释。结果刘晖闭口无言，而张胄玄解释通了五十四个问题，于是文帝就任命张胄玄为员外散骑常侍兼太史令，赏赐给他布帛财物一千余段，并令他参酌修定新的历法。此时，张胄玄历法修订完成。夏季，四月戊寅（初二），文帝下诏令颁行新历。先前参加修订张宾历法的刘晖等四人都被除名为民。

[7]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贤反，上议讨之。诸将数人请行，上不许，顾右武候大将军虞庆则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国家有贼，遂无行意，何也？"庆则拜谢，恐惧，乃以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讨平之。

[7]秋季，七月，桂州人李世贤举兵造反，隋文帝和百官大臣商议发兵征讨，有好几位将帅请命出征，文帝都没答应，而对右武候大将军虞庆则说："你位居宰相，受封上柱国、鲁国公，现在国家出现了叛贼，你却根本没有领兵出征的意思，这是为什么？"虞庆则叩头请罪，惶恐不安，于是文帝就任命虞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率军前去平定叛乱。

[8]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尝请为沙门，不许。及为并州总管，渐好奢侈，违越制度，盛治宫室。俊好内，其妃崔氏，弘度之妹也，性妒，于瓜中进毒，由是得疾，征还京师。上以其奢纵，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废绝，赐死于家。左武卫将军刘升谏曰："秦王非有他过，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臣谓可容。"上曰："法不可违。"杨素谏曰："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上

曰：“我是五儿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岷！”卒不许。

[8]秦王杨俊从小就仁爱宽恕，爱好佛教，曾经请求出家当和尚，隋文帝没有答应。等到他担任了并州总管以后，生活逐渐奢侈，违越制度规定，大规模修建和装饰宫殿府第。杨俊好近女色，他的妃子崔氏是崔弘度的妹妹，生性妒忌，就在瓜中置毒，杨俊因此中毒得病，被文帝召回京师。文帝因为杨俊骄奢纵欲，丁亥（十三日），下令罢免了他的官职，以王爵回家闲居。崔妃因为向秦王下毒，被废除了妃子名位，赐死在家中。左武卫将军刘升上言谏道：“秦王并没有别的罪过，只不过是耗费国家钱财营造宫舍府第而已，我认为可以宽容他。”文帝回答说：“国家的法律不可违背。”尚书右仆射杨素又进谏说：“秦王的过错，不应如此惩处，请陛下再慎重考虑！”文帝又回答说：“我难道只是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五个儿子的父亲，而不是天下百姓的君父？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为何不专门制定用于天子儿子的法令？以周公姬旦的为人施政，尚且诛杀举兵造反的管叔、蔡叔，我确实比周公差得很远，又怎么能枉法徇私呢？”始终没有答应。

[9]戊戌，突厥突利可汗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上欲离间都蓝，故特厚其礼，遣太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斛律孝卿相继为使。

[9]戊戌（二十四日），突厥突利可汗来长安迎娶隋室公主，隋文帝招待他住在太常寺，并派人教他学习中国传统婚制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礼，将宗女安义公主嫁给他为妻。文帝因为想离间突利可汗和都蓝可汗之间的关系，所以故意将这次婚礼操办得特别隆重，相继派遣太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斛律孝光作为使节出使突厥。

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长孙晟说其帅众南徙，居度斤旧镇，锡赉优厚。都蓝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于是朝贡遂绝，亟来抄掠边鄙。突利伺知动静，辄遣奏闻，由是边鄙每先有备。

突利可汗本来居住在突厥的北方，在娶了安义公主以后，长孙晟劝说他率领部落南迁，居住在都斤山旧镇，隋朝对他赏赐优厚。于是都

蓝可汗恼羞成怒，说：“我是突厥国的大可汗，现在反不如小可汗染干！”于是就断绝了向隋朝的朝贡，屡次出兵侵扰抄掠隋朝边境。但是突利可汗每当观察了解到都蓝可汗的动静，就很快派遣使节奏报朝廷，因此隋朝边境每次都先作好了准备。

[10]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寿宫。

[10]九月甲申（十一日），隋文帝从仁寿宫回到长安。

[11]何稠之自岭南还也，宁猛力请随稠入朝，稠见其疾笃，遣还钦州，与之约曰：“八九月间，可诣京师相见。”使还，奏状，上意不怿。冬，十月，猛力病卒。上谓稠曰：“汝前不将猛力来，今竟死矣！”稠曰：“猛力与臣约，假令身死，当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来。”猛力临终，果戒其子长真曰：“我与大使约，不可失信。汝葬我毕，宜即登路。”长真嗣为刺史，如言入朝。上大悦曰：“何稠著信蛮夷，乃至于此！”

[11]员外散骑侍郎何稠从岭南起程返回京师时，钦州刺史宁猛力请求随何稠入朝，何稠见他病得厉害，就让他返回钦州，与他相约说：“八九月间，可到京师相会。”何稠回朝后，奏明了情况，文帝有些不高兴。冬季，十月，宁猛力病逝。文帝对何稠说：“你以前没有带宁猛力来长安，现在他竟然去世了！”何稠说：“宁猛力与我约定，如果他去世，就派遣他的儿子入朝侍奉。越人性格直爽，他的儿子必定会来朝。”宁猛力临终的时候，果然告诫儿子宁长真说：“我和朝廷大使何稠有约，不能失信，你把我安葬完毕，就应当立即上路。”宁长真继任钦州刺史，遵照父亲的遗言入朝长安。隋文帝十分高兴，说：“何稠在蛮、夷族心中拥有的信誉，竟达到了这种地步！”

[12]鲁公虞庆则之讨李世贤也，以妇弟赵什住为随府长史。什住通于庆则爱妾，恐事泄，乃宣言庆则不欲此行，上闻之，礼赐甚薄。庆则还，至潭州临桂岭，观眺山川形势，曰：“此诚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使什住驰诣京师奏事，观上颜色，什住因告庆则谋反，下有司按验。十二月，壬子，庆则坐死，拜什住为柱国。

[12]鲁公虞庆则率军讨伐李世贤时，任命妻弟赵什住为总管府长史。赵什住和虞庆则的爱妾私通，恐怕事情泄露，于是对外宣扬说虞庆则不乐意出征，隋文帝听到后，对虞庆则的礼遇赏赐很微薄。虞庆则班师途中，走到潭州临桂崐岭，观察眺望山川形势，说道：“此地确

实地形险要，如果有充足的粮草，再委派得力干将据险防守，攻不可破。”虞庆则派遣赵什住驰骑赶往京师向朝廷呈奏公事，顺便观察文帝对他的态度，什住乘机向朝廷告发说虞庆则谋反，文帝下令有关部门调查。十二月壬子（初十），虞庆则因此事被处死，又授予赵什住柱国。

[13]高丽王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是岁，上赐汤玺书责以“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且曰：“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汤得书。惶恐，将奉表陈谢。会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公。元奉表谢恩，因请封王，上许之。

[13]高丽王高汤得悉陈灭亡后，非常害怕，于是大力训练军队，聚积粮草，筹划一旦遭到隋军侵犯时所应采取的抵抗策略。这一年，隋文帝赐给高汤玺书，责备他“虽然做了隋朝的藩附属国，却没有尽到臣子应有的忠诚。”并且说：“你所统辖的地区，虽然地狭民少，但如果现在废黜了你的王位，也不能没有人负责治理，终究需要朝廷重新选派官属，前去安抚黎民百姓。你如果能洗心革面，完全遵照朝廷的法令制度，就是朕的良臣，朕又何必再派遣贤才呢？你认为辽河的宽广比长江如何？高丽的兵民比陈多少？如果朕不是存有包容、养育天下黎民百姓之心，责问你以往的过失，派遣一位将帅率军前去问罪，根本用不着跟你多费气力！之所以对你殷勤劝导，是允许你改过自新。”高汤得到文帝玺书后，惶恐不安，准备向朝廷奉表谢罪。恰巧得病去世，他的儿子高元继位，文帝派遣使节授予高元上开府仪同三司，承袭辽东公爵位。高元向朝廷奉表谢恩，并请求授予王爵，文帝同意。

[14]吐谷浑大乱，国人杀世伏，立其弟伏允为主，遣使陈废立之事，并谢专命之罪，且请依俗尚主；上从之。自是朝贡岁至。

[14]吐谷浑大乱，国中人杀死可汗世伏，拥立他的弟弟伏允为君主，派遣使臣向隋朝陈述废立可汗的理由和经过，并且请求朝廷宽恕国人的擅命专行之罪，还请求依照吐谷浑的习俗，允许伏允娶嫂子光化公主为妻；隋文帝允从。从此以后，吐谷浑每年都遣使朝贡。

十八年（戊午、598）

十八年（戊午，公元598年）

[1]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寿宫。

[1]春季，二月甲辰（初三），隋文帝驾幸仁寿宫。

[2]高丽王元帅之众万余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上闻而大怒，乙巳，以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为汉王长史，周罗为水军总管。

[2]高丽王高元率领族部众一万余人侵犯隋朝辽西地区，营州总管韦冲率军打退了高元。隋文帝得知后非常愤怒，乙巳（初四），任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同为行军元帅，统率水陆三十万大军征伐高丽；又任命尚书左仆射高为汉王元帅府长史，周罗为水军总管。

[3]延州刺史独孤陀有婢曰徐阿尼，事猫鬼，能使之杀人，云每杀人，则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会独孤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医皆曰："猫鬼疾也。"上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杨素异母妹，由是意陀所为，令高等杂治之，具得其实。上怒，令以犊车载陀夫妻，将赐死，独孤后三日不食，为之请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为妾身，敢请其命。"陀弟司勋侍郎整诣阙求哀，于是免陀死，除名为民，以其妻杨氏为尼。先是，有人讼其母为猫鬼所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至是，诏诛被讼行猫鬼家。夏，四月，辛亥，诏："畜猫鬼、蛊毒、厌媚野道之家，并投于四裔。"

[3]延州刺史独孤陀有个婢女名叫徐阿尼，她供奉猫的鬼魂，能让猫鬼杀人，还说每当猫鬼杀人以后，死者家中的财物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供奉猫鬼的家庭。正好独孤皇后和杨素的夫人郑氏都生病，医生都说："这是由于猫鬼作祟而引发的疾病。"隋文帝因为独孤陀是皇后的同父异母弟，独孤陀的妻子是杨素的同父异母妹，因此怀疑是独孤陀所为，下令高等人一起审理验证，全部弄清了事实真相。于是文帝怒从心起，下令用牛车押解独孤陀夫妻，崐要把他们赐死，独孤皇后三天没有吃饭，为独孤陀请求保全性命说："如果独孤陀由于蠹政害民而获罪，我不敢为他说话；现在独孤陀是由于我而获罪，所以斗胆请求陛下保全他的性命。"独孤陀的弟弟司勋侍郎独孤整也来到宫中求情，因此文帝赦免了独孤陀的死罪，将他革职为民，令他的妻子杨氏出家为尼姑。以前，曾有人上告说他的母亲是被人供奉的猫鬼

所杀，文帝认为是妖言妄语，愤怒地将他斥退遣返。至此，文帝就下诏令诛杀被告发供奉猫鬼的人家。夏季，四月辛亥（十一日），隋文帝又下诏书说："凡是供奉猫鬼、畜养毒虫、从事妖术的家庭，都流放到边陲地区。"

[4]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周罗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风，船多飘没。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高丽王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

[4]六月丙寅（二十七日），隋文帝下诏废黜高丽王高元的官爵。汉王杨谅率军从临渝关出塞，正碰上连日大雨，后方粮草运不到，军中缺乏食粮，又 遇到了疾疫流行。周罗率水军从东莱渡海向平壤城前进，途中也碰上了大风，船只多被吹散沉没。秋季，九月己丑（二十一日），隋朝大军被迫还师，兵士死了十分之八九。高丽王高元也很害怕，派遣使节向朝廷谢罪认错，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子高元"，文帝于是下令罢兵，像以前一样对待他。

百济王昌遣使奉表，请为军导，帝下诏谕以"高丽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丽颇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百济国王余昌派遣使节向隋朝上表，请求在讨伐高丽时担任军队的向导，隋文帝下诏书，告诉说："高丽已经服罪归附，朕已经下令加以赦免，不可再进行讨伐。"隆重地接待百济的使节后遣送回国。后来高丽知道了此事，就出动军队侵犯劫掠百济国的边境地区。

[5]辛卯，上至自仁寿宫。

[5]辛卯（二十三日），隋文帝从仁寿宫回到长安。

[6]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

[6]冬季，十一月癸未（十六日），隋文帝在南郊举行祭天大典。

[7]十二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

[7]十二月，隋朝在从京师长安到岐州仁寿宫之间，建立了十二所行宫。

[8]南宁夷玩复反。蜀王秀奏"史万岁受赂纵贼，致生边患。"上责万岁，万岁诋谰；上怒，命斩之。高及左卫大将军元等固请曰："万岁

雄略过人，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上意少解，于是除名为民。

[8]南宁夷族首领玩再次起兵反叛。蜀王杨秀上奏说：“去年史万岁率军平定南宁地区时收受玩的贿赂而释放了他，致使现在又生祸患。”于是隋文帝就责问史万岁，而史万岁则矢口否认，文帝大怒，下令将史万岁斩首。尚书左仆射高和左卫大将军元等向文帝一再求情说：“吏万岁勇气智谋过人，将士都乐意为他效力，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没有超过他的。”文帝稍微有些回心转意，于是将史万岁革职为民。

十九年（己未、599）

十九年（己未，公元599年）

[1]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1]春季，正月癸酉（初七），隋朝大赦天下罪人。

[2]二月，甲寅，上幸仁寿宫。

[2]二月甲寅（十九日），隋文帝驾幸仁寿宫。

[3]突厥突利可汗因长孙晟奏言都蓝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诏以汉王谅为元帅，尚书左仆射高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以击都蓝，皆取汉王节度；然汉王竟不临戎。

[3]突厥突利可汗通过长孙晟上奏说都蓝可汗制造攻城器械，打算进攻大同城。于是隋文帝下诏任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命令尚书左仆射高率军从朔方道出塞，尚书右仆射杨素率军从灵州道出塞，上柱国燕荣率军从幽州道出塞，攻打突厥都蓝可汗，各军都受汉王杨谅指挥调度；然而汉王并没有亲临前线，指挥战事。

都蓝闻之，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掩袭突利，大战长城下，突利大败。都蓝尽杀其兄弟子侄，遂渡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与长孙晟以五骑南走岷，比旦，行百余里，收得数百骑。突利与其下谋曰：“今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玷厥虽来，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突利见四烽俱发，以问晟，晟绐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彼见贼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惧，谓其众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镇，晟

留其达官执室领其众，自将突利驰驿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长安。帝大喜。以晟为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

都蓝可汗得知后，就与达头可汗结成同盟，合兵袭击突利可汗，双方在长城附近展开激战，结果突利可汗大败。都蓝可汗将突利可汗的兄弟子侄全部杀害，然后率军渡河进入蔚州。突利可汗的部落败散，夜里和长孙晟带着五名骑兵向南奔逃，到天亮时，逃出一百余里，又收罗了数百名骑兵。突利可汗与他的部下商议道："如今我兵败投奔隋朝，不过是一个降人罢了，大隋天子又怎么会再对我以礼相待！达头可汗玷厥虽然和都蓝可汗连兵而来，但他和我本无冤仇，我如果去投奔他，他必然会收留帮助。"长孙晟得悉了突利可汗的打算，悄悄派人进入附近的伏远镇，下令火速燃起烽火。突利可汗望见四处烽火同时燃起，向长孙晟询问情况，长孙晟欺骗他说："烽火台都是建在高处，所以能看得很远，必定是发现有敌军入侵。我国的制度是如果敌军来得少，就举起两处烽火；来得多，就举起三处烽火；只有敌军大兵压境，才举起四处烽火。现在四处烽火惧起，显然是守护的将士发现敌军既来得多又离得近。"突利可汗非常害怕，就对他的部众说："后面追兵已经逼近，只好暂且进城避难。"进入伏远镇以后，长孙晟留下突厥达官贵族执室率领他的部众，自己带领突利可汗乘驿马入朝。夏季，四月丁酉（初二），突利可汗来到长安。隋文帝十分高兴，任命长孙晟为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监护突厥。

上令突利与都蓝使者因头特勒相辩诘，突利辞直，上乃厚待之。都蓝弟郁速六弃其妻子，与突利归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遗之珍宝以慰其心。

隋文帝令突利可汗和都蓝可汗的使节因头特勒进行辩论，突利可汗理直气壮，文帝于是厚待他。都蓝可汗的弟弟郁速六抛弃了妻子家人，和突利可汗一起投奔隋朝，文帝称赞了他，让突利可汗多送给他财宝珍玩加以慰劳。

高使上柱国赵仲卿将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与突厥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复破之，虏千余口，杂畜万计。突厥复大举而至，仲卿为方陈，四面拒战，凡五日。会高大兵至，合击之，突厥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余里而还。杨素军与达头遇。先是诸将与突厥战，虑其骑兵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设鹿角为方陈，

骑在其内。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胜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陈。达头闻之，大喜曰："天赐我也！"下马仰天而拜，帅骑兵十余万直前。上仪同三司周罗曰："贼陈未整，请击之。"帅精骑逆战，素以大兵继之，突厥大败，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其众号哭而去。

高派遣上柱国赵仲卿率军三千人为前锋，进至族蠡山，与突厥军队遭遇，连续交战了七天，大败突厥军队；又追击来到乞伏泊，又一次打败突厥军队，俘获一千余人，牛羊杂畜达万头之多。这时突厥的大军来到，赵仲卿将军队布成方阵，四面抗击，前后又激战了五天。正巧高率大军赶到，和赵仲卿合击突厥，突厥军队战败退走，高率军继续追击，经过白道。越秦山七百多里，然后还师。杨素的军队和达头可汗遭遇。在此之前，隋军将领率军和突厥打仗，因为担心突厥的骑兵往来冲突，都采用战车、骑兵和步兵相互交叉配合的阵法，摆下方阵，营外普遍埋设带尖的木桩，骑兵在最里边。杨素说："这种阵法是自我保守的办法，难以克敌取胜。"于是全部废除以前的阵法，下令各军都摆开骑兵阵势。达头可汗听说后，欣喜若狂地说："这真是上天赐予我的大好时机！"于是下马对天而拜，率领骑兵十余万直扑隋军。上仪同三司周罗说："敌军阵形不整，请求发起攻击。"于是率领精锐骑兵迎战，杨素指挥大军随后继进，突厥军队大败，达头可汗带着重伤逃跑，隋军杀伤敌军不可胜计，突厥残军号啕痛哭而去。

[4]六月，丁酉，以豫章王为内史令。

[4]六月，丁酉，任命豫章王杨为内史令。

[5]宜阳公王世积为凉州总管，其亲信安定皇甫孝谐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积，世积不纳。孝谐配防桂州，因上变，称"世积尝令道人相其贵不，道人答崐曰：'公当为国主，又将之凉州。'其所亲谓世积曰：'河西天下精兵处，可图大事。'世积曰：'凉州土旷人希，非用武之国。'"世积坐诛，拜孝谐上大将军。

[5]宜阳公王世积任凉州总管，他的亲信安定人皇甫孝谐犯罪，执法官吏搜捕他，他逃亡来到王世积府第，王世积不收留庇护他。皇甫孝谐被抓获后，被配隶军伍，防守桂州，因此他上书告发王世积，说："王世积曾经让道士为他看相，问自己能否富贵，道士回答说：'你会当上国君，又将往凉州任职。'王世积的亲信对他说：'河西

是全国出精兵强将的地区，可以图谋大事。’王世积回答说：‘凉州地旷人稀，不是用武的地方。’”王世积因此被处死，任命皇甫孝谐为上大将军。

[6]独孤后性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没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高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还宫。后俟上于内，及至，后流涕拜谢，、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极欢。先是后以高父之家客，甚见亲礼，至是，闻谓己为一妇人，遂衔之。

[6]独孤皇后生性妒忌，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不敢进御侍夜。原北周尉迟迥的孙女非常漂亮，过去被籍没入宫，隋文帝在仁寿宫见到她后非常喜欢，因此得到文帝的宠幸。独孤皇后趁隋文帝坐朝听政的时候，暗中派人杀害了她，文帝大为愤怒，单骑从皇宫后苑出门，也不走正路，进入山谷中二十余里。高、杨素等人驰骑追上，拦住马苦苦劝谏。隋文帝叹息道：“我贵为天子，竟如此不得自由！”高说：“陛下怎么能由于一个妇人而看轻天下？”于是文帝心中的怒气稍有缓和，立马长久，一直到半夜才回到宫中。独孤皇后也一直坐在寝宫内等候文帝，文帝回来后，皇后涕泪交流，拜谢请罪，高、杨素等人又好言劝解，于是隋文帝才高兴起来，置酒设宴欢乐。以前，独孤皇后由于高是父亲独孤信的家客，对他很客气礼敬，这件事发生后，得悉高称自己为一妇人，因此怨恨他。

时太子勇失爱于上，潜有废立之志，从容谓曰：“有神告晋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长跪曰：“长幼有序，其可废乎！”独孤后知不可夺，阴欲去之。

当时皇太子杨勇失去了隋文帝的宠爱，文帝暗地里起了废立的念头，曾经从容地对高说：“有神告诉晋王杨广的妃子，说晋王必定享有天下，你说该怎么办？”高长跪不起，回答说：“长幼有序，怎么可以废黜太了？”独孤皇后知道高在废立问题上肯定不会曲意赞成，于是暗中打算把他赶出朝廷。

会上令选东宫卫士以入上台，奏称：“若尽取强者，恐东宫宿卫太劣。”上作色曰：“我有时出入，宿卫须得勇毅。太子毓德春宫，左右

何须壮士！此极弊法。如我意者，恒于交番之日，分向东宫，上下团伍不别，岂非佳事！我熟见前代，公不须仍踵旧风。”子表仁，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防之。

恰好隋文帝下令挑选东宫卫士到皇宫上台值班宿卫，高上奏说：“如果陛下把强壮的卫士都选走，恐怕东宫的宿卫力量太弱。”文帝脸色大变说：“我时常出外巡幸，所以宿卫之士必须要壮勇强健。而太子只需要安坐东宫培养仁德，左右那里用得着壮士缩卫！所以在东宫保持强大的警卫力量是极大的弊政。卫士中合我意的，经常在轮换当值交接的那天，分配前去宿卫东宫，如此则两宫宿卫合为一体，难道不是件好事情？我十分熟悉前代各种制度的得失，你不必请求仍然沿袭传统的作法。”因为高的儿子高表仁娶了太子杨勇的女儿，所以文帝用这些话提醒他。

夫人卒，独孤后言于上曰：“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上以后言告。流涕谢曰：“臣今已老，退朝，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上乃止。既而爱妾生男，上闻之，极喜，后甚不悦。上问其故，后曰：“陛下尚复信高邪？始，陛下欲为娶，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安得信之！”上由是疏。

高夫人去世，独孤皇后对隋文帝说：“高仆射已经老了，又丧夫人，陛下怎能不为他再娶一房继室？”文帝把皇后的话转告了高。高凄然泪下，感谢说：“我已经年迈，退朝以后，只是斋居诵读佛经而已，虽然陛下如此深崐深地哀怜我，但是说到再娶，实非我所愿。”于是文帝只好作罢。随后不久高的爱妾生下一个儿子，文帝听说后非常高兴，而皇后却很不愉快。文帝问她其中缘故，皇后说：“陛下还能再相信高吗？开始时，陛下打算为高迎娶继室，而由于心里装着爱妾，于是当面欺哄陛下，说他不愿再娶。如今他的欺诈已经暴露，陛下怎么能再信任他？”文帝因此开始疏远高。

伐辽之役，固谏，不从，及师无功，后言于上曰：“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又，上以汉王年少，专委军事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之意，谅所言多不用。谅甚衔之，及还，泣言于后曰：“儿幸免高所杀。”上闻之，弥不平。

隋文帝决定讨伐高丽时，高曾一再进谏，文帝没有听从。及至出师无功，独孤皇后又对文帝说：“高一开始就不愿意出征，陛下强派他前往，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成功。”另外，文帝由于元帅汉王杨谅年少，把所有军务都委任高，而高也因为文帝对他寄以厚望，所以常怀有至公守正之心，没有产生过自避嫌疑的念头，对杨谅的话多不听从。于是杨谅十分痛恨高，及至回到长安，痛哭流涕对皇后说：“我幸亏没有被高杀掉。”文帝知道后，心中愈发愤愤不平。

及击突厥，出白道，进图入碛，遣使请兵，近臣缘此言欲反。上未有所答，已破突厥而还。及王世积诛，推核之际，有宫禁中事，云于处得之，上大惊。有司又奏“及左右卫大将军元、元胄，并与世积交通，受其名马之赠。”、胄坐免官。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明无罪，上愈怒，皆以属吏，自是朝臣无敢言者。秋，八月，癸卯，坐免上柱国、左仆射，以齐公就第。

及至高领军攻打突厥，大军追击越过了白道，谋划进一步深入大漠之中，于是派人向朝廷请求增兵，隋文帝左右近臣据此说高图谋造反。文帝还没答复，而高已打败突厥而班师还朝。及至前凉州总管王世积被朝廷处死，在审问的时候，有一些宫禁中的事情，王世积说是从高那里得知的，文帝大吃一惊。有关职掌官吏又上奏说：“高和左右卫大将军元、元胄，都与王世积交结往来，并接受了王世积赠送的名马。”于是元、元胄都被朝廷罢免了官职。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人都上奏申明高无罪，可是文帝更加发怒，下令将他们都交付执法官吏问罪，因此百官群臣没有人再敢为高说情。秋季，八月癸卯（初十），高被罢免上柱国、尚书左仆射官职，以齐公归家闲居。

未几，上幸秦王俊第，召侍宴。欷悲不自胜，独孤后亦对之泣。上谓曰：“朕不负公，公自负也。”因谓侍臣曰：“我于高，胜于儿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不久，隋文帝驾幸秦王杨俊的府第，召高在宴会上作陪。高见到文帝后欷不已，悲不自胜，独孤皇后也当着高的面泫然落泪。文帝对高说：“朕不负你，这是你自作自受。”文帝因此对左右侍臣们说：“我对

待高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子，即使不见他的面，他也好象常在我的眼前。自从他解官离职以后，我就把他完全遗忘了，好像从来也没有过高这个人。所以，做人臣的不能要挟君主，自认为是天下第一。”

顷之，国令上阴事，称其子表仁谓曰：“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上大怒，囚于内史省而鞫之。宪司复奏沙门真觉尝谓云：“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复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上闻而益怒，顾谓群臣曰：“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犹不得天下。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有司请斩之。上曰：“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天下其谓我何！”于是除名为民。

没多久，齐公高的国令上言告发高秘事，称高的儿子高表仁对高说“曹魏时太傅司马仲达起初借口有病不入宫朝见，后来遂夺取了天下。您如今也有此遭遇，又怎知道这不是将来洪福齐天的征兆？”隋文帝异常愤怒，下令把高囚禁在内史省，进行审问。执法部门又上奏说佛门真觉禅师曾经对高说：“明年国家有大丧。”尼姑令晖也对高说：“开皇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难，十九年则过不去。”文帝知道后愈加怒不可遏，对百官群臣说：“岷帝王难道是可力求而得的吗？孔子以大圣之才，还不能得天下。高和他儿子的谈话，自比西晋宣帝司马懿，这是居心何在？”有关职掌官吏请求将高斩首，文帝说：“我去年杀了虞庆则，今年又斩了王世积，如果再诛戮高，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呢？”于是下令将高除名为民。

初为仆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其慎之！”由是常恐祸变。至是，欢然无恨色。先是国子祭酒元善言于上曰：“杨素粗疏，苏威怯懦，元胄、元正似鸭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独高。”上初然之。及得罪，上深责之，善忧惧而卒。

高刚担任尚书左仆射时，他的母亲告诫他说：“你现在富贵已极，但不要忘了还有掉脑袋的危险，你可要处处小心谨慎！”因此高时常担心发生灾祸。现在得以保全性命，高很高兴而没有怨恨。以前，国子祭酒元善曾对文帝说：“杨素粗疏，苏威懦弱，元胄、元之流就好象鸭子，随波逐流。可以托付国事的只有高一人。”文帝起初也认为他说得很对。及至高获罪，文帝狠狠地责备元善，元善忧惧而死。

[7]九月，以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弘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其所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任委。隋文选举得人，于斯为最，时论弥服弘识度之远。

[7]九月，隋朝任命太常寺卿牛弘为吏部尚书。牛弘主持选拔官吏时先德行而后文才，十分谨慎，虽然导致对官吏的除授缓慢，但是所进用的官吏大都能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有鉴赏之才，机敏明察，清廉谨慎无人可比，可惜太过于豪爽俊逸，反使人觉得他有些轻薄不端，当时的大臣多因此对他有些疑虑；唯有牛弘最了解他，对他诚心任用。整个隋朝的选举，此时做得最好，最能获得人才，当时舆论更加佩服牛弘有远见卓识和涵养度量。

[8]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华言“意智健”也。突厥归启民者男女万余口，上命长孙晟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之。时安义公主已卒，复使晟持节送宗女义成公主以妻之。

[8]冬季，十月甲午（初二），隋朝册封突厥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汉语的意思是“意志智慧强健”。突厥部落归附启民可汗的男女百姓达一万多人，文帝命令长孙晟率军五万人，在朔州修建大利城，以安置突厥降人。当时隋安义公主已经去世，文帝又派遣长孙晟持节护送宗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

晟奏：“染干部落，归者益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虞闾抄掠，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上从之。

长孙晟上奏说：“突利可汗染干部落，百姓归附的越来越多，虽然让他们居住在长城以内，但还是遭到都蓝可汗雍虞闾的侵扰抄掠，没法安定地生活。请求将他们迁徙到五原地区，以黄河作为天然屏障，在夏、胜两州之间，东西都到黄河，南北相隔四百里，挖掘横向壕沟，让突厥人居住在里面，使他们任意畜牧。”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又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二万为启民防达头，代州总管韩洪等将步骑一万镇恒安。达头骑十万来寇，韩洪军大败，仲卿自乐宁镇邀击，斩首千余级。

隋文帝又命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两万为启民可汗防御突厥达头可汗，代州总管韩洪等人率步骑一万人镇守恒安。达头可汗率领骑兵十万来入侵，韩洪军队大败，赵仲卿从乐宁镇率军截击达头军队，斩首一千余级。

[9]帝遣越公杨素出灵州，行军总管韩僧寿出庆州。太平公史万岁出燕州，大将军武威姚辩出河州，以击都蓝。师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蓝为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长孙晟言于上曰：“今官军临境，战数有功，虏内自携离，其主被杀，乘此招抚，可以尽降。请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从之。降者甚众。

[9]隋文帝派遣越公杨素率军从灵州出塞，行军总管韩率僧寿率军从庆州出塞，大平公史万岁率军从燕州出塞，大将军武威人姚辩率军从河州出塞，攻打突厥都蓝可汗。隋军还没有出塞，十二月乙未（初四），都蓝可汗被部下杀死，达头可汗自立为步迦大可汗，突厥国内大乱。长孙晟对文帝说：“如今官军已逼近突厥边境，并且取得数次胜利。敌国内部分崩离析，可汗被杀，如果岷乘机前去招抚，突厥部落会全部降附。请求派遣启民可汗染干的部下分道去招抚慰问。”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突厥部落很多归附隋朝。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九卷

隋纪三 高祖文皇帝中开皇二十年（庚申、600）

隋纪三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庚申，公元600年）

[1]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三月，辛卯，以扬州总管司马河内张衡为行军总管，帅步骑五万讨平之。

[1]春季，二月，熙州人李英林率众造反。三月，辛卯（初二），隋文帝任命扬州总管司马河内人张衡为行军总管，统帅步兵、骑兵共计五万人讨伐李英林，予以平定。

[2]贺若弼复坐事下狱，上数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无上心太猛。"既而释之。他日，上谓侍臣曰："弼将伐陈，谓高曰：'陈叔宝可平也。不作高鸟尽、良弓藏邪？'云：'必不然。'及平陈，遽索内史，又索仆射。我语曰：'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弼后语：'皇太子于己，出口入耳，无所不尽。公终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图广陵，又图荆州，皆作乱之地，意终不改也。"

[2]贺若弼又获罪而被捕入狱。隋文帝列举他的罪状说："你有三个太过份：嫉妒心太过份；自以为是、贬抑别人太过份；目无尊上太过份。"但不久文帝就释放了他。一天，文帝对侍臣说："贺若弼在即将讨伐陈国的时候，对高说：'陈叔宝一定要被平灭了，皇帝不就会做飞鸟灭绝、良弓收藏起来的事吗？'高说：'绝不会这样的。'在平定陈国之后，贺若弼就急忙索要内史令，又索要仆射等官职。我对高说：'功臣是应当授以勋官的，但是不能干预朝政。'贺若弼后来对高说：'皇太子和我之间，无论什么机密，都无所不言，言无不尽。您为什么不来依靠我的势力，何必不吐实呢？'贺若弼早就想谋取广陵，还想谋取荆州，这两地都是适于作乱的地方。这个意图他一直没有改变。"

[3]夏，四月，壬戌，突厥达头可汗犯塞，诏命晋王广、杨素出灵武道，汉王谅、史万岁出马邑道以击之。

[3]夏季，四月，壬戌（初四），突厥达头可汗率军侵犯隋帝国的边境。隋文帝颁下诏书，命令晋王杨广、大将杨素率兵出灵武道，汉王杨谅、大将史万岁率兵出马邑道，阻击突厥军队的入侵。

长孙晟帅降人为秦州行军总管，受晋王节度。晟以突厥饮泉，易可行毒，因取诸药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饮之多死，于是大惊曰：“天雨恶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斩首千余级。

长孙晟统帅着归降的军队，被任命为秦州行军总管，受晋王杨广节制。长孙晟认为突厥人饮用泉水，可以在水中投毒，于是就在泉水上游投毒。突厥人与牲畜饮水后很多被毒死，他们大惊失措地说：“天降恶水，天要亡我们了！”于是连夜逃走。长孙晟率军追杀，斩敌首级一千余。

史万岁出塞，至大斤山，与虏相遇。达头遣使问：“隋将为谁？”候骑报：“史万岁也。”突厥复问：“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骑曰：“是也。”达头惧而引去。万岁驰追百余里，纵击，大破之，斩数千级；逐北，入碛数百里，虏远遁而还。诏遣长孙晟复还大利城，安抚新附。

史万岁率军出边塞，行至大斤山，与突厥军相遇。达头可汗派遣使者询问：“隋朝大将是哪位？”隋军候骑报道：“史万岁！”使者又问：“莫不是当年威震敦煌的那个配军？”候骑回答：“是的。”达头可汗惧怕史万岁的威名引军退去。史万岁率军纵马飞驰追杀了一百多里，大破突厥军，斩敌首级几千余，并追击败兵，进入沙漠几百里，直到突厥军逃远了才还师。文帝下诏书派遣长孙晟再返回大利城任职，安抚新归附的百姓。

达头复遣其弟子俟利伐从碛东攻启民，上又发兵助启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碛。启民上表陈谢曰：“大隋圣人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染干如枯木更叶，枯骨更肉，千世万世，常为隋典羊马也。”帝又遣赵仲卿为启民筑金河、定襄二城。

不久，达头可汗又派他的侄子俟利伐从沙漠东面攻打启民可汗。隋文帝再次发兵协助启民可汗防守军事要道。俟利伐只得退入沙漠。启民可汗向隋文帝上表陈谢说：“大隋圣人可汗怜惜百姓，您的恩德犹如天无不覆、地无不载一样。染干得到您的恩惠，如枯树长出新叶，枯骨长出新肉一样，愿意千世万代崐，永远为大隋牧养牛马。”文帝又派遣赵仲卿为启民可汗修筑金河、定襄两座城池。

[4]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陈谢。上谓其使者曰：“我戮力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俊惭怖，疾遂笃，乃复拜俊上柱国；六月丁丑，俊薨。上哭之，

数声而止；俊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请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希旨，奏：“汉之栗姬子荣、郭后子强皆随母废，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从之，以秦国官为丧主。

[4]秦孝王杨俊久病而不能起，他派遣使者向隋文帝上表陈谢。文帝对他派来的使者说：“我竭尽全力创下此大业，制定了典章制度颁布下来作为人们遵守的准则，期望臣下都要遵守。你作为我的儿子反而要败坏它，我不知如何责罚你！”杨俊既羞愧又恐惧，病势愈加沉重。于是文帝再次授杨俊为上柱国。六月，丁丑（二十日），秦孝王杨俊去世。文帝得讯哭了几声也就罢了。杨俊生前所制做的奢侈华丽的物品，文帝命令全部烧毁。王府内的官吏们请求为杨俊立碑，文帝说：“要是追求名节，一卷史书就足够了，何必用碑呢？若子孙们不能保持家业，碑岂不白白地给人家作镇石了吗！”杨俊的儿子杨浩是崔王妃所生，另一个儿子杨湛是妾所生。群臣为了迎合文帝的旨意，便奏请说：“汉代栗姬的儿子刘荣，郭皇后的儿子刘疆都因其母获罪而被废黜。如今杨俊两个儿子的母亲也都犯了罪，所以他们也不应该作为继承人。”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以秦孝王封国内的官员为丧主主持祭祀。

[5]初，上使太子勇参决军国政事，时有损益；上皆纳之。勇性宽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上性节俭，勇尝文饰蜀铠，上见而不悦，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观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常所食也。若存记前事，应知我心。”

[5]当初，隋文帝让太子杨勇参与决策军国政事，他经常提出批评建议，文帝都采纳了。杨勇性情宽厚，直率热情，平易近人，无弄虚作假的品行。文帝本性崇尚节俭，杨勇曾经在已经很精美华丽的蜀地出的铠甲上再加装饰，文帝看到后很不高兴，他告诫杨勇说：“自古以来帝王无一喜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你作为皇位继承人，应当以节俭为先，这样才能承继宗庙。我过去的衣服，都各留一件，时常取出它们观看以告诫自己。恐怕你已经以当今皇太子自居而忘却了过去的事

情，因此我赐给你一把我旧时所佩带的刀，一盒你旧日为上士时常常吃的腌菜。要是你还能记得以前的事，你就应该懂得我的良苦用心。”

后遇冬至，百官皆诣勇，勇张乐受贺。上知之，问朝臣曰：“近闻至日内外百官相帅朝东官，此何礼也？”太常少卿辛对曰：“于东宫，乃贺也，不得言朝。”上曰：“贺者正可三数十人，随情各去，何乃有司征召，一时普集！太子法服设乐以待之，可乎？”因下诏曰：“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自是恩宠始衰，渐生猜阻。

后来到了冬至，百官都去见杨勇，杨勇排列乐队接受百官的祝贺。文帝知道了这件事，就问朝臣：“最近听说冬至那天朝廷内外百官都去朝见太子，这是什么礼法？”太常少卿辛回答：“百官到东宫，是祝贺，不能说是朝见。”文帝说：“祝贺的人应该三五十人，随意各自去，为什么由有关部门召集，一时间百官都集中起来同去？太子身穿礼服奏乐来接待百官，能这样吗？”于是文帝下诏说：“礼法有等级差别，君臣之间不能混杂。皇太子虽然是皇帝的继承人，但从礼义上讲也是臣子，各地方长官在冬至节来朝贺，进献自己辖地的特产，但另外给皇太子上贡，这就不符合典章制度了，应该全部停止。”从此，文帝对杨勇的恩宠开始衰落，渐渐有了猜疑和戒心。

勇多内宠，昭训云氏尤幸。其妃元氏无宠，遇心疾，二日而薨，独孤后意有他故，甚责望勇。自是云昭训专内政，生长宁王俨，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阳王该，建安王韶；成姬生颍川王；后宫生孝实，孝范。后弥不平，颇遣人伺察，求勇过恶。

杨勇有很多姬妾，他对昭训云氏尤其宠爱。杨勇的妃子元氏不得宠，突然崐得了心疾，两天就死了。独孤皇后认为这里还有别的缘故，对杨勇很是责备。此后，云昭训总揽东宫内的事务，她生了长宁王杨俨、平原王杨裕、安成王杨筠；高良娣生了安平王杨嶷、襄城王杨恪；王良媛生了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成姬生了颍川王杨；其他的宫人生了杨孝实、杨孝范。独孤皇后更加不高兴，经常派人来窥伺探查，找杨勇的过失和罪过。

晋王广弥自矫饰，唯与萧妃居处，后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数称广贤。大臣用事者，广皆倾心与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广所，无贵贱，广必与萧妃迎门接引，为设美馔，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上与后尝幸其第，广悉屏匿美姬于别室，唯留老丑者，衣以缦彩，给事左右；屏帐改用缣素；故绝乐器之弦，不令拂去尘埃。上见之，以为不好声色，还宫，以语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称庆，由是爱之特异诸子。

晋王杨广了解这件事后就更加伪装自己，他只和萧妃住在一起，对后宫所生子女都不去抚育，独孤皇后因此多次称赞杨广有德行。朝廷中执掌朝政的重臣，杨广都尽心竭力地与他们结交。文帝和独孤皇后每次派身边的人到杨广的住处，无论来人的地位高低，杨广必定和萧妃一起在门口迎接，为来人摆设盛宴，并厚赠礼品。于是来往的奴婢仆人没有不称颂杨广为人仁爱贤孝的。文帝与独孤皇后曾经驾临杨广的府第，杨广将他的美姬都藏到别的房间里，只留下年老貌丑之人身着没有文饰的衣服来服侍伺候。房间里的屏帐都改用朴素的幔帐，断绝琴瑟丝弦，不让拂去上面的灰尘。文帝看到这种情况，以为杨广不爱好声色，返回皇宫后，告诉侍臣这一情况。他感到非常高兴，侍臣们也都向文帝祝贺。从此，文帝喜爱杨广超出别的儿子。

上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对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上又问上仪同三司韦鼎："我诸儿谁得嗣位？"对曰："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当与之，非臣敢预知也。"上笑曰："卿不肯显言邪！"

文帝命令善于看相的来和暗中把他的儿子们都看了一遍，来和回答："晋王杨广眉上有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文帝又问上仪同三司韦鼎："我这些儿子，哪个可以继承皇位？"韦鼎回答："陛下和皇后最喜爱的儿子应当继承皇位，这不是我敢预知的。"文帝笑道："你不肯明说呀！"

晋王广美姿仪，性敏慧，沈深严重；好学，善属文；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晋王杨广容貌俊美，举止优雅，性情聪颖机敏，性格深沉持重，喜好学习，擅长作文章，对朝中之士恭敬结交，待人非常礼貌谦卑，因此他的声誉很盛，高于文帝其他的儿子。

广为扬州总管，入朝，将还镇，入宫辞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广曰："臣性识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爱东宫，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谗谮生于投杼，鸩毒遇于杯勺，是以勤忧积念，惧履危亡。"后忿然曰："地伐渐不可耐，我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妇礼待之，专宠阿云，使有如许豚犬。前新妇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穷治，何故复于汝发如此意！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每思东宫竟无正嫡，至尊千秋万岁之后，遣汝等兄弟向阿云儿前再拜问讯，此是几许苦痛邪！"广又拜，呜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胜。自是后决意欲废勇立广矣。

杨广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去朝见文帝，将要返回扬州，他进皇宫向独孤皇后辞行，跪在地上流泪，独孤皇后也潸然泪下。杨广说："我性情见识愚笨低下，常常顾念平时兄弟之间的感情，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皇太子，他常常满怀怒气，想对我诬陷杀害。我常常恐惧谗言出于亲人之口、酒具食器中被投入毒药的事情发生，因此我非常忧虑，念念在心，忧惧遭到危亡的命运。"独孤皇后气忿地说："地伐越发让人无法忍受了。我给他娶了元氏的女儿，他竟然不以夫妇之礼对待元氏，却特别宠爱阿云，使元氏生下了这么多猪狗一般的儿子。先前，儿媳妇元氏被毒害而死，我也不能特别地追究此事。为什么他对你又生出如此念头！我还活着，他就如此！我死后，他就该残害你们了！我每每想到东宫皇太子竟然没有正室，在你们皇父百年之后，让你们兄弟几个跪拜问候阿云儿，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杨广又跪在地上，呜咽不止，独孤皇后也悲伤得不能自抑。从此独孤皇后下决心要废掉杨勇而立杨广为太子。

广与安州总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为寿州刺史。广尤亲任总管司马张衡，衡为广画夺宗之策。广问计于述，述曰："皇太子失爱已久，令德不闻崐于天下。大王仁孝著称，才能盖世，数经将领，频有大功；主上之与内宫，咸所钟爱，四海之望，实归大王。然废立者国家大事，处人父子骨肉之间，诚未易谋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杨素耳，素所与谋者唯其弟约。述雅知约，请朝京师，与约相见，共图之。"广大悦，多赍金宝，资述入关。

杨广与安州总管宇文述素来要好，他想拉拢宇文述，于是奏请任命宇文述为寿州刺史。杨广尤其亲近信任总管司马张衡，张衡为杨广筹

划谋取皇太子地位。杨广向宇文述请教计策，宇文述说："皇太子失去皇帝的喜爱已经很久了，杨勇的德行不为天下人所了解。大王以仁孝著称，才能盖世，您几次被任命为统帅军队的将领，屡建大功；皇帝与皇后都对您非常钟爱，四海之内的声望，实际上已为大王所有。但是太子的废立是国家大事，而我处在你们父子骨肉之间，实在不好谋划。然而能使皇帝改变主意的人只有杨素，能与杨素商量筹划的人只有他弟弟杨约。我很了解杨约，请您派我去京师，与杨约相见，一起筹划这件事。"杨广非常高兴，送给宇文述许多金宝，资助他入关进京。

约时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为，皆先筹于约而后行之。述请约，盛陈器玩，与之酣畅，因而共博，每阳不胜，所赍金宝尽输之约。约所得既多，稍以谢述，述因曰："此晋王之赐，令述与公为欢乐耳。"约大惊曰："何为尔？"述因通广意，说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经合义，亦达者之令图。自古贤人君子，莫不与时消息以避祸患。公之兄弟，功名盖世，当途用事有年矣，朝臣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胜数哉！又，储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齿于执政；公虽自结于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弃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爱于皇后，主上素有废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请立晋王，在贤兄之口耳。诚能因此时建大功，王必永铭骨髓，斯则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约然之，因以白素。素闻之，大喜，抚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赖汝启予。"约知其计行，复谓素曰："今皇后之言，上无不用，宜因机会早自结托，则长保荣禄，传祚子孙。兄若迟疑，一旦有变，令太子用事，恐祸至无日矣！"素从之。

杨约当时是大理少卿，杨素凡是要做什么事，都先和杨约商量后再做。宇文述邀请杨约，陈设了许多玩物器皿，和他一起畅饮，一起赌博。每次宇文述都装作下输了，把杨广所送的金宝都输给了杨约。杨约得到很多金宝，就向宇文述略表谢意。宇文述就说："这些金宝是晋王杨广的赏赐，让我与你一起玩乐的。"杨约大吃一惊，说："为什么？"宇文述就转达了杨广的意思，劝说杨约："恪守常规固然是人臣的本份，但是违反常规以符合道义，也是明智之人的期望。自古的贤人君子，没有不关注世情以避免祸患的。你们兄弟功名盖世，执掌大权有多年了，朝臣中被您家侮辱的人数得清吗？还有，皇太子往往想

做的事而不能做到，常常切齿痛恨当政的大臣；您虽然主动地结好于皇上，但是要危害您的人本来就很多啊！皇上一旦弃群臣而去，您又靠谁来庇护呢？现在皇太子不为皇后所喜爱，皇上平素就有废黜皇太子的意思，这您是知道的。现在要是请皇上立晋王杨广为太子，那就全凭您哥哥的嘴了。要是真能在这时建立大功，晋王必定永远将这事铭记心中，这样您就可以去掉累卵之危，而地位象泰山一样的安全稳固了。”杨约深以为然，就将此话告诉了杨素。杨素听了，非常高兴，拍着手说：“我的智慧思虑远远达不到这儿，全仗你启发了我。”杨约知道他的计策成功了，又对杨素说：“现在皇后的建议，皇帝无不采纳。应当趁机会早早自动结交依靠皇后，就会长久地保住荣华富贵，并传给子孙后代。兄长若是迟疑，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太子执掌朝政，恐怕灾祸很快就要临头了！”杨素听从了杨约的话。

后数日，素入侍宴，微称“晋王孝悌恭俭，有类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儿大孝爱，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于境首；言及违离，未尝不泣。又其新妇亦大可怜，我使婢去，常与之同寝共食。岂若地伐与阿云对坐，终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怜阿者，常恐其潜杀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遗素金，使赞上废立。

过了几天，杨素进入皇宫侍奉宴会，他婉转地说：“晋王杨广孝悌恭俭，象他父亲一样。”用此话来揣摩独孤皇后的意思。独孤皇后流着泪说：“您的话说得对！我儿子阿非常孝敬友爱，每次听到皇上和我派宫内的使者去，必定亲自远迎；说到远离双亲，没有一次不落泪的。还有他的妻子也很令人怜爱，我派婢女去她那里，她常与婢女同寝共食，哪象地伐和阿云面对面地对坐崐，整天沉溺于酒宴，亲近小人，猜疑防备骨肉至亲！所以我愈加爱怜阿，常常怕地伐将他暗害。”杨素已经了解了皇后的意思，因此就竭力地说太子杨勇不成器，于是皇后就给杨素财物，让他辅佐文帝进行废立太子之事。

勇颇知其谋，忧惧，计无所出，使新丰人王辅贤造诸厌胜；又于后园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时于中寝息，布衣草褥，冀以当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所为。素至东宫，偃息未入，勇束带待之，素故久不进以激怒勇；勇衔之，形于言色。素还言：“勇怨

望，恐有他变，愿深防察！”上闻素谮毁，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觇东宫，纤介事皆闻奏，因加诬饰以成其罪。

杨勇非常清楚这个阴谋，感到忧虑恐惧，但是想不出办法来。他让新丰人王辅贤制做了巫术诅咒之物，又在其府邸后园建造了一个平民村，村里的房屋低矮简陋，杨勇时常在其中睡觉休息，他身穿布衣，铺着草褥子，希望以此来避灾。文帝知道杨勇为此不安，在仁寿宫派杨素去观察杨勇的行为。杨素到了东宫，停住不进，杨勇换好衣服等待杨素进来，杨素故意很久不进门，以此激怒杨勇；杨勇怀恨杨素，并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杨素回去报告：“杨勇怨恨，恐怕会发生变故。希望陛下多多防备观察。”文帝听了杨素的谗言和诋毁之词，对杨勇更加猜疑了。独孤皇后又派人暗中探察东宫，细碎琐事都上报给文帝，依据诬陷之词而构成杨勇的罪状。

上遂疏忌勇，乃于玄武门达至德门量置候人，以伺动静，皆随事奏闻。又，东宫宿卫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属诸卫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卫率苏孝慈为淅州刺史，勇愈不悦。太史令袁充言于上曰：“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上曰：“玄象久见，群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

于是文帝就对杨勇疏远、猜忌，竟然在玄武门到至德门之间的路上，派人观察杨勇的动静，事无巨细都要随时上报。另外，东宫值宿警卫侍官以上的，名册都令归属各个卫府管辖，勇猛矫健的人都要调走。左卫率苏孝慈被调出任命为淅州刺史，杨勇愈加不高兴。太史令袁充对文帝说：“我观察天象，皇太子应当废黜。”文帝说：“玄象出现很久了，群臣不敢说啊。”袁充是袁君正的儿子。

晋王广又令督王府军事姑臧段达私赂东宫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动静，密告杨素；于是内外喧谤，过失日闻。段达因胁姬威曰：“东宫过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诏，定当废立；君能告之，则大富贵！”威许诺，即上书告之。

晋王杨广又命令姑臧人督王府军事段达私下贿赂东宫受宠信的官吏姬威，让他暗中观察太子的动静，密报给杨素。于是朝廷内外到处是对杨勇的议论诽谤，天天可以听到杨勇的罪过。段达趁机威胁姬威说：“东宫的过失，皇上都知道了。我已得到密诏，一定要废黜太子。

你要是能告发杨勇的过失，就会大富大贵！”姬威答应了，随即就上书告发杨勇。

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寿宫。翌日，御大兴殿，谓侍臣曰：“我新还京师，应开怀欢乐；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书牛弘对曰：“臣等不称职，故至尊忧劳。”上既数闻谮毁，疑朝臣悉知之，故于众中发问，冀闻太子之过。弘对既失旨，上因作色，谓东宫官属曰：“仁寿宫此去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我为下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家国邪！”于是执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等数人付所司讯鞫；命杨素陈东宫事状以告近臣。

秋季，九月，壬子（二十六日），文帝从仁寿宫归来，第二天到大兴殿，他对侍臣说：“我刚返回京师，应该是开怀畅饮寻求欢乐，不知为什么变得抑郁愁闷？”吏部尚书牛弘回答：“是臣等不称职，使陛下忧愁劳累。”文帝已经多次听到对杨勇的诬陷诋毁，怀疑朝臣们都知道了，因此向朝臣们发问，希望听到太子的过失。牛弘的回答不合文帝的意思，于是文帝脸色一变，对东宫的官吏僚属说：“仁寿宫离这里不远，但是我每次返回京师都得严格准备仪仗保卫，就象进入敌国一样。我因为拉肚子，不敢脱衣服睡觉，昨天夜里要上厕所，因为在后边的房间恐怕有紧急之事，就返回前殿居住。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人要危害我的家国吗！”于是把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等几个人抓起来交付有关部门进行审讯，命令杨素把东宫的情况告诉近臣。

素乃显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检校刘居士余党尽。太子奉诏，作色奋厉，骨肉飞腾，语臣云：‘居士党尽伏法，遣我何处穷讨！尔作右仆射，委寄不轻，自检校之，何关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诛，今岷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长叹回视云：‘我大觉身妨。’”上曰：“此儿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劝我废之。我以布衣时所生，地复居长，望其渐改，隐忍至今。勇尝指皇后侍儿谓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几许异事！其妇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尝责之，勇即怼曰：‘会杀元孝矩。’此欲害我而迁怒耳。长宁初生，朕与皇后共抱养之，自怀彼此，连遣来索。且云定兴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来，何必是其体胤！昔晋太子取屠家

女，其儿即好屠割。今傥非类，便乱宗。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

于是杨素就公开地说：“我奉旨到京师，命令皇太子查核刘居士的余党。太子接到诏书，脸色大变，表情非常愤怒，他对我说：‘刘居士的余党都已伏法，让我到哪里去追究呢？你作为右仆射，责任不轻，你自己去查核此事吧，关我什么事！’又说：‘过去的禅让大事要是不顺利，我先得被杀，如今父亲作了天子，居然让我还不如几个弟弟，凡事都不能自作主张！’他就长叹说：`我觉得太不自由了。’”文帝说：“这个儿子我很早就觉得不能够继承皇位了，皇后老劝我废黜他，我认为他是我作平民时生的，又是长子，希望他能够逐渐改正错误，我已克制忍耐到现在了。杨勇曾经指着皇后的侍女对人说：‘都是我的’。这话说的是多么地奇怪。他的妻子元妃刚死时，我很怀疑她是被毒死的，曾经责问过杨勇，他就怨恨地说：‘应当杀掉元孝矩。’这是想要害我而迁怒他人。长宁王刚出生时，我和皇后一起抱来抚养他，杨勇却心中另有想法，连连派人索要。况且云定兴的女儿，是云定兴在外面私合而生，想到她的出身来历，由何能说必定是他的子女呢？以前晋太子娶了屠户的女儿，他的儿子就喜欢屠宰之事。如今他们不是咱们这一类人，会乱了宗祠。我虽然德行不及尧舜，但终归不能把天下百姓交付给品行不端的儿子！我总担忧他会谋害我，对他就象防备大敌一样，现在我打算废掉他以安定天下。”

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谏曰：“废立大事，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

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劝说文帝：“废立太子是大事，诏书若颁布实行了，后悔就来不及了。谗言说起来是无定准的，希望陛下再仔细调查这些事。”

上不应，命姬威悉陈太子罪恶。威对曰：“太子由来与臣语，唯意在骄奢，且云：‘若有谏者，正当斩之，不杀百许人，自然永息。’营起台殿，四时不辍。前苏孝慈解左卫率，太子奋髯扬肘曰：‘大太夫会当有一日，终不忘之，决当快意。’又宫内所须，尚书多执法不与，辄怒曰：‘仆射以下，吾会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祸。’每云：‘至尊恶我多侧庶，高纬、陈叔宝岂孽子乎！’尝令师姥卜吉凶，语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朕近

览《齐书》，见高欢纵其儿子，不胜忿愤，安可效尤邪！”于是禁勇及诸子，部分收其党与。杨素舞文巧诋，锻炼以成其狱。

文帝不听元的话，他命令姬威把太子的罪恶都讲出来。姬威回答：“太子向来对我讲话，意气极为骄横，还说：‘要是有劝我的人，就该杀掉他。杀百把人，自然就永远清静了。’太子又营建楼台宫殿，一年四季都不停止。先前苏孝慈被解除左卫率官职的时候，太子愤怒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他挥着胳膊说：‘大丈夫终会有一天，不会忘记此事，一定要杀伐决断以求痛快！’另外，东宫内所索取的东西，尚书经常恪守制度不给，太子往往立即发怒，说：‘仆射以下的人，我可以杀一、两个，让你们知道怠慢我的灾祸。’太子常说：‘皇父厌恶我有许多姬妾，北齐后主高纬、陈后主陈叔宝是庶子吗？’太子曾令女巫占卜吉凶，他对我说：‘皇帝的忌期在开皇十八年，这个期限快到了。’”文帝流着泪说：“谁不是父母所生，他竟然这样！我近来翻阅《齐书》，看到高欢纵容他的儿子，就非常气忿。怎么能仿效这种人呢？”于是把杨勇和他的几个儿子都拘禁起来，并逮捕了他的部分党羽。杨素舞文弄墨，巧言诋毁，罗织罪名以构成下狱之罪。

居数日，有司承素意，奏元常曲事于勇，情存附托，在仁寿宫，勇使所亲裴弘以书与，题云“勿令人见”。上曰：“朕在仁寿宫，有纤介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怪之甚久，岂非此徒邪！”遣武士执于仗。右卫大将军元胄时当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为防元耳。”上以及裴弘付狱。过了几天，有关部门的官员秉承杨素的意思，奏报文帝说元常常曲意迎逢杨勇，有阿谀结交之事。在仁寿宫，杨勇派他的亲信裴弘给元送信，信上写着“勿令人见”。文帝说：“朕在仁寿宫，无论什么细微之事东宫必定知道，比驿马传信还快，我对此事感到奇怪已经很久了，难道不是这恶徒的缘故吗！”于是派武士从左卫仗将元抓了起来。右卫大将军元胄当时不应该值班了，但他没有离开，对文帝说：“我先前不下班的原因是为了防备元。”文帝把元和裴弘都投入监狱。

先是，勇见老枯槐，问：“此堪何用？”或对曰：“古槐尤宜取火。”时卫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数千枚，欲以分赐左右；至是，获于库。又药藏局贮艾数斛，索得之，大以为怪，以问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别有所在，至尊在仁寿宫，太子常饲马千匹，云：‘径往守城门，自然

饿死。'"素以威言诘勇，勇不服，曰："窃闻公家马数万匹，勇忝备太子，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发东宫服玩，似加饰者，悉陈之于庭，以示文武群臣，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责问勇，勇不服。

当初，杨勇看见枯老的槐树，问道："这树能做什么用？"有人回答："古槐尤其适于作柴来取火。"当时杨勇的卫士都带着火燧，杨勇命令工匠制做了几千枚火燧，打算分赐给身边的人；现在，库中的火燧都被收缴。另外，药藏局贮存着好几斛的艾绒，杨素收缴上来，感到很奇怪，就问姬威，姬威说："太子此意另有用处。皇帝在仁寿宫，太子经常饲养着一千匹马，说：'要是直接守住城门，自然就会饿死。'"杨素以姬威的话来盘问杨勇，杨勇不服气，说："我听说公家饲养的马有好几万匹，我作为太子，养一千匹马就是造反吗？"杨素又找出东宫的服饰玩器，凡是有雕刻缕画装饰的器物都陈列在宫庭里，展示给文武群臣，作为太子的罪证。文帝和独孤皇后屡次派人去责问杨勇，杨勇都不服气。

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见使者惊曰："得无杀我邪？"上戎服陈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于东面，诸亲立于西面，引勇及诸子列于殿庭，命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诏，废勇及其男、女为王、公主者。勇再拜言曰："臣当伏尸都市，为将来鉴戒；幸蒙哀怜，得全性命！"言毕，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文闵默。长宁王俨上表乞宿卫，辞情哀切；上览之闵然。杨素进曰："伏望圣心同于螫手，不宜复留意。"

冬季，十月，乙丑（初九），文帝派人召来杨勇。杨勇见到使者，吃惊地说："不是要杀我吧？"文帝身着戎装，陈列军队，来到武德殿。召集来的百官立在殿东面，皇室宗亲立在殿西面，引着杨勇和他的几个儿子排列在武德殿的庭院里，文帝命令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读诏书，将杨勇和他封王封公主的子女都废为庶人。杨勇再三跪伏在地，说："我应该被斩首于闹市以为后人的借鉴，幸而得到陛下的哀怜，我才得以保全性命！"说完，眼泪流满了衣襟，随即跪拜行礼后离去。文帝身边的人没有不怜悯沉默的。长宁王杨俨给文帝上表乞求允许他担当文帝的宿卫。奏表中的文辞非常哀婉凄切，文帝看后感到很难过。杨素向文帝进言："希望圣上对这件事应象蝮蛇螫手一样，不应再留此意。"

己巳，诏：“元、唐令则及太子家令邹文腾、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典膳监元淹、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前主玺下士何竦并处斩，妻妾子孙皆没官。车骑将军榆林阎毗、东郡公崔君绰、游骑尉沈福宝、瀛州术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资财、田宅皆没官。副将作大匠高龙叉、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骑侍郎元衡皆处尽。”于是集群官于广阳门外，宣诏戮之。乃移勇于内史省，给五品料食。赐杨素物三千段，元胄、杨约并千段，上赏鞫勇之功也。

己巳（十三日），文帝下诏书说：“元、唐令则和太子家令邹文腾、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典膳监元淹、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前主玺下士何竦一并斩首处死，他们的妻妾子孙都没入官府。车骑将军榆林人阎毗、东郡公崔君绰、游骑尉沈福宝、瀛州术士章仇太翼，特赦免死，各受杖刑一百，本人及其妻子儿女，家产田宅都没入官府。副将作大匠高龙叉、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骑侍郎元衡都被判罪令其自尽。”于是在广阳门外召集百官宣读诏书，将上述判死刑的人处死。把杨勇迁到内史省，给他五品官员的俸禄。赐给杨素财物三千段，赐给元胄、杨约财物共一千段，作为审讯杨勇的功劳的奖赏。

文林郎杨孝政上书谏曰：“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训诲，不宜废黜。”峴上怒，挞其胸。

文林郎杨孝政上书给文帝进谏：“皇太子是被小人教坏了，应该加强训诫教诲，不宜废黜。”文帝发怒，用鞭子抽打杨孝政的胸部。

初，云昭训父定兴，出入东宫无节，数进奇服异器以求悦媚；左庶子裴政屡谏，勇不听。政谓定兴曰：“公所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于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将及祸。”定兴以告勇，勇益疏政，由是出为襄州总管。唐令则为勇所昵狎，每令以弦歌教内人，右庶子刘行本责之曰：“庶子当辅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于房帷之间哉！”令则甚惭而不能改。时沛国刘臻、平原明克让、魏郡陆爽，并以文学为勇所亲；行本怒其不能调护，每谓三人曰：“卿等正解读书耳！”夏侯福尝于内与勇戏，福大笑，声闻于外。行本闻之，待其出，数之曰：“殿下宽容，赐汝颜色。汝何物小人，敢为亵慢！”因付执法者治之。数日，勇为福致请，乃释之。勇尝得良马，欲令行本乘而观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于庶子，欲令辅导殿下，非为殿下作弄臣也。”勇惭而止。及勇败，二人已卒，上叹曰：“向使裴

政、刘行本在，勇不至此。”当初云昭训的父亲云定兴出入东宫没有节制，他多次给杨勇进献奇异的服饰器物以求得杨勇的高兴和青睐；左庶子裴政屡次劝说，杨勇不听。裴政对云定兴说：“您的行为不符合法度。还有，元妃突然暴死，外面议论纷纷，这对于太子，不是好名声。您最好自行引退，否则将会遭到灾祸。”云定兴将此话告诉了杨勇，杨勇越发疏远裴政，并因此把裴政调任为襄州总管。唐令则被杨勇所亲近，杨勇常常命令唐令则教东宫的宫人丝弦歌舞，右庶子刘行本责备唐令则说：“庶子应当辅佐太子走正路。为什么要用声色歌舞来取媚于太子呢？”唐令则感到很惭愧却改不了。当时沛国人刘臻、平原人明克让、魏郡人陆爽都因为辞章修养而被杨勇所亲近。刘行本对这三个人对太子不能加以调教保护非常愤怒，他常对这三人讲：“你们只会读书！”夏侯福曾在房间里与杨勇开玩笑，夏侯福哈哈大笑，声音传到门外。刘行本听见，等夏侯福出来，责备他说：“太子殿下性情宽容，给你面子。你是什么小人物，敢做这样轻慢之事！”于是把夏侯福交执法人员治罪。过了几天，杨勇替夏侯福讲情，才将他释放。杨勇曾得到良马，他想命令刘行本骑上马让他观看，刘行本正色道：“皇上任命我为右庶子，是要我辅佐教导殿下，而不是作殿下的戏弄之臣。”杨勇听后感到惭愧，才作罢。到杨勇被废黜时，裴政、刘行本二人均已去世。文帝叹息道：“要是裴政、刘行本二人还在，杨勇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勇尝宴宫臣，唐令则自弹琵琶，歌《媚娘》。洗马李纲起白勇曰：“令则身为宫卿，职当调护；乃于广坐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令则罪在不测，岂不为殿下之累邪！臣请速治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遂趋出。及勇废，上召东宫官属切责之，皆惶惧无敢对者。纲独曰：“废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发言，臣何敢畏死，不一为陛下别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向使陛下择正人辅之，足以嗣守鸿基。今乃以唐令则为左庶子，邹文腾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鹰犬娱悦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过，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呜咽。上惨然良久曰：“李纲责我，非为无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择汝为宫臣，而勇不亲任，虽更得正人，何益哉！”对曰：“臣所以不被亲任者，良由奸人在侧故也。陛下但斩令则、文腾，更选贤才以辅太子，安知臣之终见疏弃也。自古废立冢嫡，鲜不倾危，愿陛下深留圣思，

无贻后悔。”上不悦，罢朝，左右皆为之股栗。会尚书右丞缺，有司请人，上指纲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杨勇曾宴请东宫的臣僚，唐令则亲自弹奏琵琶，唱《媚娘》。洗马李纲起身对杨勇说：“唐令则身为宫卿，职责应是调教保护太子，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自比娼妓优伶，进献靡靡之音，污浊视听。这种事要是皇上知道了，唐令则的罪责就大了。这岂不是要连累殿下吗？我请您赶快将他治罪！”杨勇说：“我想要快乐快乐，你不要多管闲事。”于是李纲就赶快退出。等到杨勇被废黜，文帝召集东宫的臣僚严厉责备他们，大家都惶恐而无人敢于答话，只有李纲说：“太子的废立大事，如今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事不可更改了而不肯说话。我怎能因为怕死就不对陛下把对此事的不同看法讲清楚呢？太子的性格本来就是个常人的性格，可以使之变好，也可以使之变坏。从前要是陛下挑选正直的人辅佐太子，他足以继承皇统鸿业。如今却用唐令则为左庶子，邹文腾为家峎令，这两个人只知道用声色犬马娱悦太子，哪能不到这个地步啊！这是陛下的过失，并不是太子的罪过。”于是跪在地上呜咽流泪。文帝神色惨然，过了半天才说：“李纲责备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挑选你为东宫臣僚，但杨勇不亲近信任你，就是换上正直的人又有什么用处呢？”李纲回答：“我所以不为杨勇亲近信任，确实是有佞人在太子身边的缘故，陛下只要将唐令则、邹文腾斩首，更换贤能才学之士辅佐太子，怎么会知道我最后会被疏远抛弃呢？自古废立嫡长子，国家很少有不发生倾覆危险的。希望陛下好好考虑，不要后悔啊。”文帝不高兴。退朝后，文帝身边的人都替李纲心惊胆战。正好尚书右丞空缺，有关部门请求派人，文帝指着李纲说：“此人是很好的尚书右丞。”李纲马上就被任命。

太平公史万岁还自大斤山，杨素害其功，言于上曰：“突厥本降，初不为寇，来塞上畜牧耳。”遂寝之。万岁数抗表陈状，上未之悟。上废太子，方穷东宫党与。上问万岁所在，万岁实在朝堂，杨素曰：“万岁谒东宫矣！”以激怒上。上谓为信然，令召万岁。时所将将士在朝堂称冤者数百人，万岁谓之曰：“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事当决矣。”既见上，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词气愤厉。上大怒，令左右杀之。既而追之，不及，因下诏陈其罪状，天下共冤惜之。

太平公史万岁从大斤山回来。杨素嫉妒史万岁的功劳，对文帝说：“突厥人本来已经投降了，开始并不是来侵犯，只是来塞上放牧牲畜。”这件事就放下了。史万岁几次上表陈述自己的功劳，文帝还是不醒悟。文帝废黜太子杨勇，正追究太子的党羽。文帝问史万岁在哪里，当时史万岁实际就在朝堂之上，杨素却说：“史万岁拜谒东宫去了！”以此来激怒文帝。文帝听信了这话，命令将史万岁召来，当时史万岁部下的将士在朝堂声称冤屈的有好几百人，史万岁对他们说：“我今天为你们对皇帝把事情完全讲清楚，问题就会解决的。”他见到文帝说：“将士有功却被朝廷压抑！”词措严厉，语气愤怒，文帝勃然大怒，命令身边的人把史万岁打死，随即就后悔了，但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文帝颁诏陈述史万岁的罪状，天下的人都为史万岁感到冤枉可惜。

十一月，戊子，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请降章服，宫官不称臣。十二月，戊午，诏从之。以宇文述为左卫率。始，太子之谋夺宗也，洪州总管郭衍预焉，由是征衍为左监门率。

十一月，戊子（初三），文帝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国内地震，太子杨广请求免穿礼服，东宫的臣僚对太子不自称臣。十二月，戊午（初三），文帝下诏采纳杨广的建议。杨广任命宇文述为左卫率。当初杨广策划夺取继承权时，洪州总管郭衍参与了这个阴谋，因此就把郭衍召来任命他为左监门率。

帝囚故太子勇于东宫，付太子广掌之。勇自以废非其罪，频请见上申冤，而广遏之不得闻。勇于是升树大叫，声闻帝所，冀得引见。杨素因言勇情志昏乱，为癫鬼所著，不可复收。帝以为然，卒不得见。

文帝把前太子杨勇囚禁在东宫，交给太子杨广管束。杨勇认为自己没有犯下该被废黜的罪过，多次请求见文帝申明冤情，但杨广阻拦他，不让文帝知道。于是杨勇就爬到树上大声喊叫，声音传到文帝的住所，他希望能得到文帝的接见。杨素就说杨勇情志昏乱，有疯鬼附身，无法复原。文帝听了很相信，杨勇最终还是没有见到文帝。

初，帝之克陈也，天下皆以为将太平，监察御史房彦谦私谓所亲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按，方忧危乱。”其子玄龄亦密言于彦谦曰：“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

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彦谦，法寿之玄孙也。

当初文帝平灭陈国时，天下人都以为将要太平了。监察御史房彦谦私下对他亲近的人说：“皇帝性情猜忌严厉而又苛刻残忍，太子性情谦恭软弱，几个王据有大权，天下虽然安定了，又要忧虑危亡动乱之事。”他的儿子房玄龄也暗地对房彦谦说：“皇帝本来没什么功劳德行，以奸诈计谋取得天下，他的几个儿子都骄横奢侈不行仁义，必定会自相残杀。现在虽然太平了，但杨家天下的覆亡很快就会到来。”房彦谦是房法寿的玄孙。

玄龄与杜杲之兄孙如晦皆预选，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见玄龄，叹曰：“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异日必为伟器，恨不见其大成耳。”见如晦，谓曰：“君有应变之才，必任栋梁之重。”俱以子孙托之。房玄龄和杜杲哥哥的孙子杜如晦都被吏部预选为候补官员。吏部侍郎高孝基有知人的名声。他见到房玄龄，叹息道：“我见的人也很多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年轻人，以后必成大器，只可惜我不能见到他成大材了。”他见到杜如晦说：“您有随机应变的才能，一定会被委以栋梁重任的。”高孝基把子孙都托付给了他们。

[6]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始诏“有毁佛及天尊、岳、镇、海、渎神像者，以不道论；沙门毁佛像，道士毁天尊像者，以恶逆论。”

[6]文帝晚年笃信佛、道、鬼神。辛巳（二十六日），开始颁诏“有毁坏佛以及天尊、山岳、镇、海，渎神像的人，以不道罪惩处；僧尼毁坏佛像，道士毁坏天尊像的，以恶逆罪论处。”

[7]是岁，征同州刺史蔡王智积入朝。智积，帝之弟子也，性修谨，门无私 谒，自奉简素，帝甚怜之。智积有五男，止教读《论语》，不令交通宾客。或问其故，智积曰：“卿非知我者！”其意盖恐诸子有才能以致祸也。

[7]这一年，文帝征召同州刺史蔡王杨智积入朝。杨智积是文帝的侄子，他性情和善谨慎，门下没有私自进见的人；他自奉俭朴，文帝很怜爱他。杨智积有五个儿子，只教他们读《论语》。他不让儿子们与宾客结交往来。有人问其原因，杨智积说：“你不理解我！”杨智积的用意是怕他的儿子有才能而招来灾祸。

[8]齐州行参军章武王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诣京师，行至荥阳，哀其辛苦，悉呼谓曰："卿辈自犯国刑，身婴缧绁，固其职也；重劳援卒，岂不愧心哉！"参等辞谢。伽乃悉脱其枷锁，停援卒，与约曰："某日当至京师，如致前却，吾当为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人感悦，如期而至，一无离叛。上闻而惊异，召见与语，称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令携负妻子俱入，赐宴于殿庭而赦之。因下诏曰："凡在有生，含灵禀性，咸知善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吏无慈爱之心，民怀奸诈之意。朕思遵圣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识朕意，诚心宣导，参等感寤，自赴宪司：明是率土之人，非为难教。若使官尽王伽之俦，民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乃擢伽为雍令。

齐州行参军章武人王伽，押送判流刑的犯人李参等七十余人到京师，走到荥阳，王伽可怜犯人们辛苦，把他们都叫来说："你们这些人犯了国法，身受枷锁之苦，固然是你们应得的惩处，但是使押送你们的人辛苦，你们心里不惭愧吗？"李参等人都谢罪。于是王伽把他们身上的枷锁都解下，遣散押送犯人的兵卒，与李参等人约好："某日应当到达京师，如果不能如期到达，我只好代你们受死。"说完就离开犯人们走了。犯人们感动欣悦，如期到达京师，没有一个人背约逃走。文帝听到此事感到惊奇，就召见王伽谈话，不断地称赞他。于是犯人们都被召见，并命令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一起进宫，在殿堂赐宴并赦免了他们。文帝因此下诏说："凡世上之人，都有灵悟 的禀性，都懂得善恶，明晓是非。如果以至诚之心关怀他们，明加劝导，那么恶俗必定改变，人都会变得善良。以前因为海内动乱流离，德教废驰湮没，官吏没有慈爱之心，百姓存有奸诈之意。朕想遵循先圣的办法，用德来感化子民。王伽非常理解朕的用意，诚心诚意地加以宣传教化；李参等人感化醒悟，自己赴往司法机关。这说明四海之内的百姓并不难以教化。要是让官吏都成为王伽一类的人物。庶民都向李参等人学习，不用刑律的日子就不会远了！"于是提拔王伽为雍县令。

[9]太史令袁充表称："隋兴已后，昼日渐长，开皇元年，冬至之景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短于旧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景短而日长，去极远则景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行外道则去极远。谨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内道，璇玑得其常。'《京房

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景短日长，振古希有。”上临朝，谓百官曰：“景长之庆，天之也。今太子新立，当须改元，宜取日长之意以为年号。”是后百工作役，并加程课，以日长故也。丁匠苦之。

[9]太史令袁充上表称：“隋朝兴起之后，白昼渐渐变长，开皇元年冬至那天的影长是一丈二尺七寸二分。从那以后渐渐缩短。到开皇十七年，比过去短了三寸七分。太阳离北极近则日影就短，白昼就长；离北极远则日影就长，白昼就短。太阳在黄道之北运行时就离北极星近，在黄道之南运行时就离北极岷星远。据纬书《春秋元命包》记载：‘明在黄道之北运行，季节则正常。’《京房别对》记载：‘太平之时，太阳在黄道之北运行；盛世之时，在黄道运行；乱世之时，在黄道之南运行。’因为大隋启动了天运，感应了上天，所以日影缩短，白昼变长，这是自古少有的。”文帝上朝对百官说：“影短日长的福庆是上天的护。现在刚立太子，应当改年号，最好取日长之意作为年号。”此后工匠们服役，都增加了工作量，是因为白昼延长的缘故。壮丁工匠们都苦于白昼延长。

仁寿元年（辛酉、601）

仁寿元年（辛酉，公元601年）

[1]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乙酉朔（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2]以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左仆射，纳言苏威为右仆射。

[2]任命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左仆射，纳言苏威为右仆射。

[3]丁酉，徙河南王昭为晋王。

[3]丁酉（十三日），改封河南王杨昭为晋王。

[4]突厥步迦可汗犯塞，败代州总管韩弘于恒安。

[4]突厥的步迦可汗率兵侵犯边塞，在恒安击败代州总管韩弘。

[5]以晋王昭为内史令。

[5]任命晋王杨昭为内史令。

[6]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6]二月，乙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7]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

[7]夏季，五月，己丑（初七），有突厥男女九万人来归附。

[8]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风俗。

[8]六月，乙卯（初三），文帝派遣十六名使者到各地巡视风俗。

[9]乙丑，诏以天下学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简留国子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殿内将军河间刘炫上表切谏；不听。秋，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

[9]乙丑（十三日），文帝颁诏，认为天下学校的学生多而不精，经过选拔，只留国子监的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各州、县的学校一并停办。殿内将军河间人刘炫呈上奏表恳切劝说，文帝不听。秋季，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

[10]初，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冬，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禅礼，版文备述前后符瑞以报谢云。

[10]当初，文帝受北周的禅让，他怕民心不服，因此就用很多符瑞现象来表明自己受禅是符合天意的。伪造符瑞进献的人多得数不过来。冬季，十一月，己丑（初九），到京师南郊举行祭天典礼，所上版文详细叙述符瑞现象出现的前后情况以报谢上天。

[11]山獠作乱，以卫尉少卿洛阳卫文为资州刺史镇抚之。文名玄，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镇，文单骑造其营，谓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勿惊惧也！"群獠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而去，前后归附者十余万口。帝大悦，赐缣二千匹。壬辰，以文为遂州总管。

[11]山中的獠人造反，任命卫尉少卿洛阳人卫文为资州刺史，去镇压剿抚獠人。卫文名玄，通常以字来称呼他。卫文刚到任，獠人正在进攻大牢镇，卫文一个人骑马来到獠人的营帐，说"我是刺史，奉天子诏命，安抚保护你们，不要惊慌恐惧。"獠人们都不敢动了。于是卫文向獠人陈说利害，獠人的首领被感化，撤兵离去。前后归附朝廷的獠人有十余万人。文帝非常高兴，赏赐卫文细绢两千匹。壬辰（十二日），任命卫文为遂州总管。

[12]潮、成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长冯盎驰诣京师，请讨之。帝敕杨素与盎论贼形势，素叹曰：“不意蛮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发江、岭兵击之。事平，除盎汉阳太守。

[12]潮州、成州等五个州的獠人造反，高州的酋长冯盎驰马到京师，请出兵去讨伐獠人。文帝命令杨素和冯盎讨论獠人的情况。杨素感叹道：“没想到蛮夷中意有这样的人！”随即派冯盎率领江南、岭南等地的官军去进攻獠人。崐叛乱平息后，任命冯盎为汉阳太守。

[13]诏以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长孙晟为受降使者，挟启民可汗北击步迦。

[13]文帝下诏任命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长孙晟为受降使者，带领启民可汗向北进攻步迦可汗。

二年（壬戌、602）

二年（壬戌，公元602年）

[1]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寿宫。

[1]春季，三月，己亥（二十一日），文帝驾临仁寿宫。

[2]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河，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杨素帅诸军追击，转战六十余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复进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骑稍后，亲引两骑并降突厥二人与虏并行，虏不之觉；候其顿舍未定，趣后骑掩击，大破之，悉得人畜以归启民。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寇抄。素以功进子玄感爵柱国，赐玄纵爵淮南公。

[2]突厥思力俟斤可汗等率众向南渡河掠走启民可汗部落的男女六千人，各种牲畜二十余万头。杨素统帅各路军队追击思力俟斤，转战六十余里，大破思力俟斤。突厥人向北逃走，杨素又继续追击，在夜里追上了突厥人。杨素恐怕突厥人逃跑，命令骑兵稍稍后退，亲自带领两名骑兵和两名投降的突厥人与突厥军队一起行进，突厥军没有察觉。杨素趁突厥人没有安置停当的时候，催促后面的隋军骑兵追击掩杀，大破突厥军队，将俘获的人、畜都给了启民可汗。自此，突厥人远远地逃走，沙漠以南的地方不再有侵犯掠夺之事。杨素因为有功，文帝封他儿子杨玄感为柱国，赐给杨素另一个儿子杨玄纵淮南公的爵位。

[3]兵部尚书柳述，庆之孙也，尚兰陵公主，怙宠使气，自杨素之属皆下之。帝问符玺直长万年韦云起：“外间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时侍侧，云起奏曰：“柳述骄豪，未尝经事，兵机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婿，遂居要职。臣恐物议以为陛下‘官不择贤，专私所爱，’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顾谓述曰：“云起之言，汝药石也，可师友之。”秋，七月，丙戌，诏内外官各举所知。柳述举云起，除通事舍人。

[3]兵部尚书柳述是柳庆的孙子。他娶了兰陵公主。柳述依仗着文帝的宠信，飞扬跋扈，连杨素之辈都趋附他。文帝对符玺直长万年人韦云起说：“在外面有不便直说的事，在这里可以说。”柳述当时正侍立在文帝身旁。韦云起奏文帝：“柳述为人骄傲强横，他没有经过什么大事，兵权机要的重任不是他所能担当得起来的。只是因为他是主上的女婿，才身居要职。我恐怕有人议论陛下‘官不选择贤能之人，专选自己所宠信的人’，这也是不利朝政的事。”文帝认为韦云起的话很对，回头对柳述说：“云起的话是你的治病良药。你可以把他看作老师和朋友。”秋季，七月，丙戌（初十），文帝下诏让朝廷内外的官员各自举荐自己了解的人。柳述就举荐韦云起，文帝任命他为通事舍人。

[4]益州总管蜀王秀，容貌伟，有胆气，好武艺。帝每谓独孤后曰：“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矣。”大将军刘哙之讨西也，帝令上开府仪同三司杨武通将兵继进。秀以嬖人万智光为武通行军司马。帝以秀任非其人，谴责之，因谓群臣曰：“坏我法者，子孙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为毛间虫所损食耳。”遂分秀所统。

[4]益州总管蜀王杨秀，容貌奇特雄伟，有胆量气魄，喜好武艺。文帝常对独孤皇后说：“杨秀肯定会不得好死，我活着他还不会出什么问题，要是他兄弟当政，他一定会造反。”大将军刘哙去讨伐西的时候，文帝命令上开府仪同三司杨武通率兵随后出发。杨秀任命一个受他宠信的叫万智光的人作杨武通的行军司马。文帝认为杨秀任命的人不称职，就责备他，并对群臣说：“破坏我的法度的是我的子孙。就好比猛虎，别的动物不能伤害它，它反而被毛间虫损害、蚕食一样。”于是削减了杨秀统领的辖区。

自长史元岩卒后，秀渐奢僭，造浑天仪，多捕山獠充宦者，车马被服，拟于乘舆。

自从长史元岩死后，杨秀渐渐变得奢侈僭越，他制做浑天仪，又多抓山中的獠人充作宦官，他的车马被服都以皇帝的标准制做。

及太子勇以谗废，晋王广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终为后患，阴嵲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上遂征秀，秀犹豫，欲谢病不行。总管司马源师谏，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预卿也！"师垂涕对曰："师忝参府幕，敢不尽忠！圣上有敕追王，以淹时月，今乃迁延未去。百姓不识王心，傥生异议，内外疑骇，发雷霆之诏，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愿王熟计之！"朝廷恐秀生变，戊子，以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驰传代之。楷至，秀犹未肯行；楷讽谕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为备；秀行四十余里，将还袭楷，觇知有备，乃止。

太子杨勇因谗言被废黜后，晋王杨广被立为太子，杨秀为此忿忿不平。太子杨广怕杨秀终归是个祸患，就暗地命令杨素搜罗杨秀的罪状以诬陷诋毁他。于是文帝就征召杨秀进京，杨秀犹豫，想以病为由推辞不动身。总管司马源师劝他，杨秀变了脸色说："这是我家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源师流着泪说："我被任命为大王府中的幕僚，怎敢不尽心竭力？皇上有敕命追究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如今您仍然拖延不去，庶民百姓不了解大王的心意，如果产生了非议，朝廷内外猜疑骇惧，圣上颁下震怒的诏书，派来一名使者，大王又怎么自我申辩呢？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朝廷怕杨秀生变，戊子（十二日），任命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驿马驰至益州来替代杨秀。独孤楷到了益州，杨秀还是不肯动身。独孤楷劝说开导他许久，杨秀才上路。独孤楷觉察到杨秀有反悔之意，就率领军队作了准备。杨秀上路才四十余里，打算返回袭击独孤楷，他派人探知独孤楷已有准备才作罢。

[5]八月，甲子，皇后独孤氏崩。太子对上及宫人哀恸绝气，若不胜丧者；其处私室，饮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进二溢米，而私令取肥肉脯，置竹桶中，以蜡闭口，衣襆裹而纳之。

[5]八月，甲子（十九日），皇后独孤氏去世。太子杨广当着文帝和宫人的面悲痛欲绝，好象是不胜哀痛，而在自己府内饮食谈笑如同平常。另外，杨广每天早上命令进米二溢，私下却命令取来肥肉、干肉、酿鱼肉，装在竹筒里以蜡封口，用衣帕包起来偷偷运入府内。

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说：‘人应生天上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臣谨按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雨金银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震满虚空；至夜五更，奄然如寐，遂即升遐，与经文所说，事皆符验。”上览之悲喜。

著作郎王劭上书文帝说：“佛祖说：“‘人应运生在天上和生在无量寿国的时候，天佛会大放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接。’大行皇后的福善征兆，在诸秘记中都有记载，都说皇后是妙善菩萨。我考察到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降下金银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里出现神光；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面出现自然种种音乐，声振虚空，到夜里五更时，皇后沉寂得如睡着一样，随即死去，这些与经文上所讲的，事事都应验了。”文帝看后又悲又喜。

[6]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寿宫。

[6]九月，丙戌（十一日），文帝从仁寿宫回来。

[7]冬，十月，癸丑，以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达，雄之弟也。

[7]冬季，十月，癸丑（初九），任命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杨达是杨雄的弟弟。

[8]闰月，甲申，诏杨素、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等修定五礼。

[8]闰月，甲申（初十），文帝下诏命杨素、苏威和吏部尚书牛弘等人修定五礼。

[9]上令上仪同三司萧吉为皇后择葬地，得吉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葬父，岂不卜乎！俄而国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吉退，告族人萧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语之云：‘后四载，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给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传也。汝其识之！”

[9]文帝命令上仪同三司萧吉为独孤皇后选择葬地。萧吉选到一块吉地，说：“占卜年可以延续杨家基业二千年，占卜世可以延续皇统二

百世。”文帝说：“吉凶之事在于人不在于地。北齐后主高纬埋葬他的父亲难道就没有占卜崐吗？但是北齐很快就亡国了。正如我家的墓地，如果说不吉，我就不应作天子，如果说不凶，我弟弟就不应战死。”但最后文帝还是听从了萧吉的建议。萧吉退朝后告诉族人萧平仲说：“皇太子杨广派宇文左率向我深表谢意说：‘您从前说我会当太子，竟然得到了验证。我终归是不能忘记您的。现在您占卜陵地，务必让我早些继承皇位，我作了皇帝后，一定以富贵来报答你。’我对他说：‘四年之后，太子应会君临天下。’其实要是太子得掌朝政，隋朝就要灭亡了！我先前哄骗人说：‘占卜可以延续二千年’，是三十年的意思；‘占卜可以延续二百世’是只传二世的意思。你记住这事。”

壬寅，葬文献皇后于太陵。诏以“杨素经营葬事，勤求吉地，论素此心，事极诚孝，岂与夫平戎定寇比其功业！可别封一子义康公，邑万户。”并赐田三十顷，绢万段，米万石，金珠绫锦称是。

壬寅（二十八日），将独孤皇后埋葬在太陵。文帝下诏说：“杨素经手办理葬事，不辞劳苦地寻找吉地，就杨素的心意而言，对君父之事极为虔诚至孝，怎么能与平灭夷狄寇贼相提并论呢？应该另封他的一个儿子为义康公，食邑一万户。”并赐给杨素田地三十顷，绢一万段，米一万石，相应的金珠绫绵等等。

[10]蜀王秀至长安，上见之，不与语；明日，使使切让之。秀谢罪，太子诸王流涕庭谢。上曰：“顷者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之。今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于是付执法者。开府仪同三司庆整谏曰：“庶人勇既废，秦王已薨，陛下见子无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责，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断其舌，因谓群臣曰：“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乃令杨素等推治之。

[10]蜀王杨秀到了长安，文帝见到他，不和他说话。第二天，派一个使者严厉责备他。杨秀谢罪，太子杨广和其他的几个王都流泪谢罪，文帝说：“原先秦王杨俊浪费财物，我曾用父道来训斥他；现在杨秀残害百姓，我应该用为君之道来制裁他。”于是就把杨秀交付执法官员。开府仪同三司庆整劝文帝说：“庶人杨勇已被废黜，秦王已经死了，陛下的儿子现在不多了，何必这样？蜀王杨秀性格耿直独特，如今被重责，恐怕他难以保全。”文帝勃然大怒，要割掉庆整的舌头。接

着他对群臣说："应该把杨秀在闹市斩首向百姓谢罪。"于是就命令杨素等人对杨秀追究治罪。

太子阴作偶人，缚手钉心，枷锁械，书上及汉王姓名，仍云："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密埋之华山下，杨素发之；又云秀妄述图谶，称京师妖异，造蜀地征祥；并作檄文，云"指期问罪"，置秀集中，惧以闻奏。上曰："天下宁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废秀为庶人，幽之内侍省，不听与妻子相见，唯獠婢二人驱使，连坐者百余人。秀上表摧谢曰："伏愿慈恩，赐垂矜愍，残息未尽之间，希与瓜子相见；请赐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爱子也。上因下诏数其十罪，且曰："我不知杨坚、杨谅是汝何亲？"后乃听与其子同处。

太子杨广暗中制做了偶人，捆住偶人的手脚，用针钉住偶人的心，将偶人上了枷锁，并写上文帝及汉王杨谅的姓名，还写上"请西岳慈父圣母收去杨坚、杨谅的神魂，就保持这样的形状，不要使它散开流失。"秘密将偶人埋在华山下，杨素发掘出偶人，又控告杨秀说他胆大妄为记述图谶，称京师有妖异现象，制造蜀地的祥瑞现象；并做好了檄文，说"指日就可以问罪"。将这些材料都收到杨秀的文集里，这些情况都奏报了文帝。文帝说："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十二月，癸巳（二十日），将杨秀废为庶人，幽禁在内侍省，不许他与妻子儿女见面，只派两名獠人奴仆供他使用。牵连获罪的人有百余名。杨秀上表文帝悲伤地谢罪："希望圣上慈爱恩准，能够对我同情怜悯，在我残息未尽之时，希望能和我儿子杨瓜子相见。请赐给我一墓穴，让我的骸骨有个归所。"杨瓜子是杨秀的爱子。文帝就下诏列举杨秀的十条罪状，并说："我不知道杨坚、杨谅是你的什么亲人。"但后来仍允许杨秀和他儿子在一起。

初，杨素尝以少谴敕送南台，命治书侍御史柳治之。素恃贵，坐床。 从外来，于阶下端笏整容谓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据案而坐，立素于庭，辨诘事状。素由是衔之。蜀王秀尝从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与之；秀遗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当初，杨素曾经因犯小过被敕命送到御史台，文帝命令治书侍御史柳将杨素治罪。杨素依恃地位显贵，坐在柳的坐榻上。柳从外面进来，在台阶下端举笏板，神色庄重地对杨素

说："我奉皇帝命令要治您的罪！"杨素急忙退下来。柳手扶桌案而坐，让杨素站在庭堂上，辨别查问杨素的过失。杨素因此对柳怀恨在心。蜀王杨秀曾经向柳要李文博撰写的《治道集》，柳给了杨秀；杨秀送给柳十名奴婢。到杨秀获罪，杨素便奏报文帝说柳作为内臣与诸侯结交往来，因此将柳除名为民，发配到怀远镇去戍边。

帝使司农卿赵仲卿往益州穷按秀事，秀之宾客经过之处，仲卿必深文致法，州县长吏坐者太半。上以为能，赏赐甚厚。

文帝派司农卿赵仲卿到益州彻底追查杨秀的事情，杨秀宾客曾经到过的地方，赵仲卿必定苛刻地以法律条文追究并严厉治罪，那些州县长吏大半都受牵连而被定罪。文帝认为赵仲卿能干，赏赐他很丰厚的财物。

久之，贝州长史裴肃遣使上书，称："高以天挺良才，元勋佐命，为众所疾，以至废弃；愿陛下录其大功，忘其小过。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宁无革心！愿陛下弘君父之慈，顾天性之义，各封小国，观其所为：若能迁善，渐更增益；如或不悛，贬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绝，愧悔之心莫见，岂不哀哉！"书奏，上谓杨素曰："裴肃忧我家事，此亦至诚也。"于是征肃入朝。太子闻之，谓左庶子张衡曰："使勇自新，欲何为也？"衡曰："观肃之意，欲令如吴太伯、汉东海王耳。"肃至，上面谕以勇不可复收之意而罢遣之。肃，侠之子也。

很久以后，贝州刺史裴肃派使者给文帝上书说："高因有也天生的突出才能，又是开国元勋，佐命为大臣，受到人们的妒忌以至于被废黜不用。希望陛下记着高的大功，忘掉他的小过。再有，杨勇、杨秀两个庶人获罪已经很久了，难道他们没有洗心革面的心意吗？希望陛下弘杨君父的慈爱，顾念父子天性之道，每人封个小国，观察其所做所为：如果能变好，就逐渐地改变其地位；如果仍然不悔改，贬位削爵也不晚。现在他们改过自新的路永远断绝，惭愧悔恨的心思不为人们所了解。这不是很悲哀吗？"奏表呈上去后，文帝对杨素说："裴肃忧虑我的家事，这也是诚心诚意啊。"于是召裴肃来京师。太子杨广听说此事，对左庶子张衡说："让杨勇悔过自新，这要干什么？"张衡说："我看裴肃的意思，是要让他象周代吴国的太伯、汉代的东海王一样。"裴肃到了京师，文帝当面告诉他杨勇有疯鬼附身无法复原的情况，自新之事只能作罢，让裴肃走了。裴肃是裴侠的儿子。

杨素弟约及从父文思、文纪、族父忌并为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广营资产，自京师及诸方都会处，邸店、碾、便利田宅，不可胜数；家僮千数，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亲故吏布列清显。既废一太子及一王，威权愈盛。朝臣有违忤者，或至诛夷；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与素抗而不桡者，独柳及尚书右丞李纲、大理卿梁毗而已。

杨素的弟弟杨约和叔父杨文思、杨文纪、同族的叔父杨忌都官居尚书、列卿，他们的儿子没有什么汗马功劳，却位居柱国、刺史；杨家广营资产，从京师到各地的都会，客店、磨坊、丰腴的田产和房宅不计其数，家中的奴仆有几千人，府内穿着华丽罗绮的歌妓姬妾有千人；宅第豪华奢侈，规制模仿皇宫禁城，亲戚朋友旧部下都官列显要之职。杨素已经废黜了一个太子和一个王，权势更加显赫。朝臣忤逆他们的，有人就被处死甚至夷灭全家；附会他们的人和他们的亲朋故旧，即使没有才能，也必定加官进爵。朝廷内外的人都屈服于杨家的势力，无人不畏附杨素。敢于与杨素对抗而不屈从的人，只有柳和尚书右丞李纲、大理卿梁毗而已。

始，毗为西宁州刺史，凡十一年，蛮夷酋长皆以金多者为豪隽，递相攻夺，略无宁岁，毗患之。后因诸酋长相帅以金遗毗，毗置金坐侧，对之恸哭，而谓之曰：“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灭，不可胜数，今将此来，欲杀我邪！”一无所纳。于是蛮夷感悟，遂不相攻击。上闻而善之，征为大理卿，处法平允。

当初，梁毗被任命为西宁州刺史，共十一年。西宁州的蛮夷酋长都以金子多的人为豪强，他们互相攻击掠夺，简直没有宁静的年月。梁毗对此感到忧虑。后来因为各酋长竞相送梁毗金子，梁毗把金子放在坐椅旁，对着金子痛哭道崐：“金子这东西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你们为了它相互残害，争战之事多得数不过来。现在你们送金子来，是要杀我啊！”他一点都没有接受。于是那些蛮夷人都受感动而醒悟，不再互相攻掠了。文帝听到后很高兴，任命梁毗为大理卿。梁毗执掌司法公平允正。

毗见杨素专权，恐为国患，乃上封事曰：“臣闻臣无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

隆，绅之徒，属其视听。忤旨者严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说，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有虞，必为祸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资之于积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汉祀，终倾晋祚。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愿揆鉴古今，量为处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书奏，上大怒，收毗系狱，亲诘之。毗极言“素擅宠弄权，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又太子、蜀王罪废之日，百僚无不震竦，唯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上无以屈，乃释之。

梁毗看到杨素专擅权柄，恐怕他成为国家的祸患，就给文帝上了一封密表说：“我听说臣子没有一个不是因为作威作福而危害其家并祸患于国的，我看到左仆射越国公杨素越来越得到主上的宠信，他权势日见显赫，朝中官宦都是他的耳目。忤逆他的人便遭到似严冬的霜冻在酷夏降下似的打击，阿谀奉承他的人受到的照顾有如冬天降适时的雨露，每个人的荣辱都在于杨素的口唇，升迁贬谪都得听从他的指派；他所偏爱的人都不是忠心为国的人，他所推荐提拔的人都是他的亲戚；他的子弟势力遍布各州县。天下没有什么事，还可以容忍他有私图，要是国家有什么忧患，杨素一定是祸端。奸臣专擅权力这是由来已久的。王莽经营积累了多年，桓玄在皇位变动时打下了基础；终于王莽灭掉了西汉王朝，桓玄倾覆了东晋皇位。陛下要是任命杨素为执掌朝政的大臣，我恐怕他的心未必能象殷商的伊尹一样。希望陛下能考察借鉴古今之事，酌情处置。如果大隋的基业能够永远巩固，天下百姓就很幸运了！”奏表送上去，文帝看后勃然大怒，把梁毗投入监狱，亲自审问他。梁毗恳切地说：“杨素依恃陛下的信任，任意使用权力，率领群下时，对人无缘无故地杀害。还有，太子杨勇、蜀王杨秀获罪被废黜的时候，朝中的文武百官无不震惊惶竦，只有杨素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喜形于色，他视国家有难而以为自己的幸事。”文帝无法使梁毗屈服，就释放了他。

其后上亦疏忌素，乃下敕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向省，评论大事。”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素由是终仁寿之末，不复通判省事。出杨约为伊州刺史。

此后，文帝也暗中疏远防忌杨素，他颁诏说："仆射是国家的宰辅，不可事必躬亲，只要三、五天到省里去一次，评论审视一下大事即可。"表面上表示优待推崇杨素，实际上是夺下杨素的权力。自此直到仁寿末年，杨素不再完全经办省里的事务。文帝把杨约调任为伊州刺史。

素既被疏，吏部尚书柳述益用事，摄兵部尚书，参掌机密；素由是恶之。

杨素既然被疏远，吏部尚书柳述的权力越来越大，并兼理兵部尚书，参预掌握军国机密。杨素因此就憎恶柳述。

太子问于贺若弼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皆称良将，其优劣何如？"弼曰："杨素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斗将，非领将；史万岁骑将，非大将。"太子曰："然则大将谁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择！"弼意自许也。

太子杨广问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都称得上是良将，他们各自的优缺点如何？"贺若弼说："杨素是猛将，不是善谋略的将领；韩擒虎是斗将，不是统帅全军的将领；史万岁是骑将，不是大将。"太子杨广问："那么谁是大将呢？"贺若弼跪拜道："只有殿下挑选的才是大将。"他的意思是说自己是大将。

[11]交州俚帅李佛子作乱，据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权据龙编城，其别帅李普鼎据乌延城。杨素荐瓜州刺史长安刘方有将帅之略，诏以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二十七营而进。方军令严肃，有犯必斩；然仁爱士卒，有疾病者亲临抚养，士卒亦以此怀之。至都隆岭，遇贼，击破之。进军临佛子营，先谕以祸福。佛子惧，请降，送之长安。

[11]交州的俚人首领李佛子率众造反，占据了骆越王的故城，他派侄子李崐大权占据龙编城，他下属的另一个首领李普鼎占据乌延城。杨素推荐瓜州刺史长安人刘方，认为他有将帅的谋略，文帝下诏任命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率领二十七营军队进发。刘方军令严明整肃，有违犯军令的人必被斩首；但是他对士兵仁慈爱护，士兵患病他亲自抚慰调养，士兵们也因此心里感念刘方。刘方军队到达都隆岭，遇到反叛的俚人，刘方率军将俚人击败。进军到李佛子的营地时，刘方先向李佛子陈述利害。李佛子恐惧，请求投降。刘方将李佛子送到长安。

三年（癸亥、603）

三年（癸亥，公元603年）

[1]秋，八月，壬申，赐幽州总管燕荣死。荣性严酷，鞭挞左右，动至千数。尝见道次丛荆，以为堪作杖，命取之，辄以试人。人或自陈无罪，荣曰：“后有罪，当免汝。”既而有犯，将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许以有罪宥之。”荣曰：“无罪尚尔，况有罪邪！”杖之自若。

[1]秋季，八月，壬申（初三），文帝将幽州总管燕荣赐死。燕荣性情严酷，鞭笞身边的人往往到上千下。他曾经看到路旁长的一丛丛荆条，认为可以作杖，命人取来，立即就以人来试。有人说自己无罪，燕荣就说：“以后你有罪再免掉你受杖刑。”不久这人有了过失，燕荣又要鞭打他，被打的人说：“上次被打，您答应以后有罪就宽恕我。”燕荣说：“无罪尚且要打，何况有罪呢！”燕荣鞭打人却神情自若。

观州长史元弘嗣迁幽州长史，惧为荣所辱，固辞。上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须奏闻。”荣忿曰：“竖子何敢玩我！”于是遣弘嗣监纳仓粟，扬得一糠一秕，皆罚之。每笞虽不满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数。如是历年，怨隙日构。荣遂收弘嗣付狱，禁绝其粮，弘嗣抽絮杂水咽之。其妻诣阙称冤，上遣使按验，奏荣暴虐，赃秽狼藉。征还，赐死。元弘嗣代荣为政，酷又甚之。

观州长史元弘嗣调为幽州长史，他怕受到燕荣的侮辱，坚决推辞。文帝就命令燕荣说：“元弘嗣凡犯打十杖以上的罪过，都必须上报给我。”燕荣气忿地说：“这小子怎敢耍弄我！”于是他派元弘嗣监管收储粮食，风吹走一糠一秕，都要责罚元弘嗣。每次鞭打数虽不满十，但一天有时要打好几次。这样过了几年，燕荣与元弘嗣的矛盾日益加深，燕荣就把元弘嗣投入监狱，断绝元弘嗣的食粮，元弘嗣抽棉絮加上水咽下去。元弘嗣的妻子到皇宫门口喊冤，文帝派人调查，使者回报燕荣为政暴虐，贪赃枉法，声名狼藉。文帝将燕荣召回，命他自尽。元弘嗣代替燕荣执政，他比燕荣还要酷虐。

[2]九月，壬戌，置常平官。

[2]九月，壬戌（二十四日），设置常平官。

[3]是岁，龙门王通诣阙献《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罢归。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间，弟子自远至者甚众，累征不起。杨素甚重之，劝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庐足以蔽风雨，薄田足以具粥，读书谈道足以自乐。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时和岁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或谮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素以问通，通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预焉！"素待之如初。

[3]这年，龙门人王通到皇宫门前献上《太平十二策》，文帝未予采用，王通作罢返回。他就在河、汾一带教书，他的学生从远方来的人很多。朝廷多次征召他都不出来。杨素很器重王通，劝他作官，王通说："我有祖先留下的破草房足以遮挡风雨，薄田足以使我喝上粥，读书论道足以自娱。希望明公端正自己的言行来治理天下，四时和谐，年年丰收，我也就受到许多恩赐了。我不愿意作官。"有人对杨素说王通的坏话："他实在太怠慢您了，您为什么要尊敬他呢？"杨素以此来问王通，王通说："如果您可以被怠慢，那我就做对了；如果您不可以被怠慢，那我就做错了。得失都在我自己，您何必参与进来呢？"杨素对待他还象当初一样地尊重。

弟子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辩。"问止怨，曰："不争。"通尝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削。"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去媒，谗佞远矣。"大业末，卒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

王通的弟子贾琼问王通如何平息诽谤，王通说："不去争辩。"贾琼问如何制止往怨恨，王通说："不去争论。"王通曾声称："没有罪过可赦免的国崌家，其刑法必定公允；横征暴敛的国家，其财力必定削弱。"又说："听到诽谤就发怒的人容易中了进谗言者的圈套，听到称赞就高兴的人容易为阿谀奉承的人所利用。如果去掉这些毛病，谗言奸佞就会远离而去。"大业末年，王通在家去世，他的弟子追赠他为"文中子。"

[4]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乱，铁勒仆骨等十余部，皆叛步迦降于启民。步迦众溃，西奔吐谷浑；长孙晟送启民置碛口，启民于是尽有步迦之众。

[4]突厥步迦可汗的部下大乱。铁勒、仆骨等十余个部族都背叛了步迦，归降了启民可汗。步迦可汗的部众溃散，向西逃到吐谷浑，长孙晟将启民可汗安置在碛口，于是启民可汗统辖了步迦可汗的所有部众。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卷

隋纪四 高祖文皇帝下仁寿四年（甲子、604）

隋纪四 隋文帝仁寿四年（甲子，公元604年）

[1]春，正月，丙午，赦天下。

[1]春季，正月，丙午（初九），大赦天下。

[2]帝将避暑于仁寿宫，术士章仇太翼固谏；不听。太翼曰："是行恐銮舆不返！"帝大怒，系之长安狱，期还而斩之。甲子，幸仁寿宫。乙丑，诏赏赐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于大宝殿。

[2]文帝要去仁寿宫避暑，术士章仇太翼竭力劝说，文帝不听。章仇太翼说："这次出行恐怕主上回不来了！"文帝勃然大怒，将章仇太翼投入长安的监狱，准备回来杀掉他。甲子（二十七日），文帝驾临仁寿宫。乙丑（二十八日），文帝下诏凡赏赐、财政支出，事无巨细一并交付皇太子杨广处理。夏季，四月，乙卯（疑误），文帝感到身体不适。六月庚申（疑误），大赦天下。秋季，七月，甲辰（初十），文帝病重，他躺在床上和文武百官诀别，并握住大臣们的手歔欷不止。文帝命太子杨广赦免章仇太翼。丁未（十三日），文帝在大宝殿驾崩。

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每旦听朝，日昃忘倦。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即无所爱；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遣使者劳问其家。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大夫率衣绢布，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故衣食滋殖，仓库盈溢。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然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此其所短也。

隋文帝性格谨严持重，办事令行禁止，每日清晨听理朝政，到日偏西时还不知疲倦。虽然吝啬钱财，但赏赐有功之臣则不吝惜；将士战死，文帝必定从优抚恤，并派使者慰问死者家属。他爱护百姓，劝课

农桑，轻徭薄赋。自己生活务求节俭朴素，所乘车驾及所用之物，旧了坏了都随时修理使用；如果不是享宴，吃饭不过一个肉菜；后宫都身着洗旧了的衣服。天下人都为文帝的行为所感化。开皇、仁寿年间，男子都身穿绢布衣服，不穿绫绮；衣带饰品用的不过是铜铁骨角所制，没有金玉的装饰。因此国家的财富日益增长，仓库丰盈。文帝受禅之初，隋朝的民户不满四百万户；到了隋文帝仁寿末年，超过了八百九十万户，仅冀州就已有一百万户。但是文帝好猜忌苛察，容易听信谗言，他的功臣故旧，没有能始终保全的；至于他的子弟辈，都象仇敌一样，这是他的短处。

初，文献皇后既崩，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皆有宠。陈氏，陈高宗之女；蔡氏，丹杨人也。上寝疾于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皆入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太子虑上有不讳，须预防拟，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陈夫人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为敕书。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颇有异论。陈夫人与后宫闻变，相顾战栗失色。晡后，太子遣使者赍小金合，帖纸于际，亲署封字，以赐夫人。夫人见之，惶惧，以为鸩毒，不敢发。使者促之，乃发，合中有同心结数枚，宫人咸悦，相谓曰：“得免死矣！”陈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谢；诸宫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

当初，独孤皇后去世，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都受到文帝的宠爱。陈氏是陈宣帝的女儿，蔡氏是丹杨人。文帝患病住在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都进入仁寿宫侍病。文帝召皇太子杨广入内居崐住在大宝殿。杨广考虑到如果文帝去世，必须预先作好防备措施，他亲手写了一封信封好，派人送出来询问杨素。杨素把情况一条条写下来回复太子。宫人误把回信送到了文帝的寝宫，文帝看后极为愤怒。天刚亮，陈夫人出去更衣，被太子杨广所逼迫。陈夫人拒绝了他才得以脱身。她回到文帝的寝宫，文帝奇怪她

神色不对，问什么原因，陈夫人流着泪说："太子无礼！"文帝愤怒，捶着床说："这个畜生！怎么可以将国家大事交付给他！独孤误了我！"于是他叫来柳述、元岩说："召见我的儿子！"柳述等人要叫杨广来。文帝说："是杨勇。"柳述、元岩出了文帝的寝宫，起草敕书。杨素闻知此事，告诉了太子杨广。杨广假传文帝的旨意将柳述、元岩逮捕，关进大理狱。他们迅速调来东宫的裨将兵士来宿卫仁寿宫，宫门禁止出入，并派宇文述、郭衍进入调度指挥；命令右庶子张衡进入文帝的寝宫侍侯文帝。后宫的人员全被赶到别的房间去。一会儿，文帝死了。因此朝廷内外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陈夫人与后宫们闻知发生变故，面面相觑，战栗失色。黄昏时，太子杨广派使者送来小金盒，盒边上贴封纸，杨广亲笔写上封字，赐给陈夫人。陈夫人看见小金盒，惊惶恐惧，以为是鸩毒，不敢打开。使者催促陈夫人，于是她打开小金盒，盒内有几枚同心结。宫人们都高兴了，互相说："可以免死了！"陈夫人愤怒得想坐下，不肯致谢。宫人们一起逼迫陈夫人，她才拜谢使者接受了小金盒。当天夜里，太子杨广将陈夫人奸淫。

乙卯，发丧，太子即皇帝位。会伊州刺史杨约来朝，太子遣约入长安，易留守者，矫称高祖之诏，赐故太子勇死，缢杀之，然后陈兵集众，发高祖凶问。炀帝闻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为房陵王，不为置嗣。八月，丁卯，梓宫至自仁寿宫；丙子，殡于大兴前殿。柳述、元岩并除名，述徙龙川，岩徙南海。帝令兰陵公主与述离绝，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复朝谒，上表请与述同徙，帝大怒。公主忧愤而卒，临终，上表请葬于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

乙卯（二十一日），为文帝发丧。太子杨广即皇帝位。正好伊州刺史杨约来朝见，杨广派杨约进入长安，调换了留守者。诈称文帝的诏命，将前太子杨勇赐死，杨勇被勒死。然后陈兵集众，发布文帝去世的凶信。炀帝听到杨约的行动后对杨素说："您的弟弟果然能够担当重任。"他追封杨勇为房陵王，不给杨勇立继承人。八月，丁卯（初三），文帝的灵柩从仁寿宫至京师；丙子（十二日），在大兴前殿为文帝出殡。柳述、元岩被一起除名。柳述被流放到龙川，元岩被流放到南海。炀帝命令兰陵公主和柳述断绝关系，打算把她改嫁别人。兰陵公主以死来发誓，不再朝见炀帝。她上表炀帝要求和柳述一起流

放，炀帝大怒，兰陵公主忧愤而死。她临终时上表给炀帝请求归葬柳氏墓地。炀帝更加发怒，竟然没哭。兰陵公主的葬礼葬物极为简单菲薄。

[3]太史令袁充奏言："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讽百官表贺。礼部侍郎许善心议，以为"国哀甫尔，不宜称贺。"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素恶善心，讽御史劾之；左迁给事郎，降品二等。

[3]太史令袁充奏道："皇帝即位，与尧受天命的时间吻合。"他示意百官上表庆贺。礼部侍郎许善心提出，由于"国丧刚完，不适宜称贺"，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向来讨厌许善心，他示意御史弹劾许善心，许善心被降职为给事郎，降了两级。

[4]汉王谅有宠于高祖，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距黄河，五十二州皆隶焉；特许以便宜从事，不拘律令。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见太子勇以谗废，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阴蓄异图。言于高祖，以"突厥方强，宜修武备。"于是大发工役，缮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突厥尝寇边，高祖使谅御之，为突厥所败；其所领将帅坐除解者八十余人，皆配防岭表。谅以其宿旧，奏请留之，高祖怒曰："尔为藩王，惟当敬依朝命，何得私论宿旧，废国家宪法邪！嗟乎小子，尔一旦无我，或欲妄动，彼取尔如笼内鸡雏耳，何用腹心为！"

[4]汉王杨谅受到文帝的宠爱，他是并州总管，崤山以东到沧海，南至黄河，五十二州都隶属于并州。杨谅得到特许可以便宜行事，可以不拘泥于法律条文。杨谅自认为他所在的地方是天下精兵的聚集地，他看到太子杨勇因谗言被废黜，常常怏怏不乐；到蜀王杨秀获罪，杨谅极为不安，暗中怀有异图。他对文帝说，由于"突厥正处于强盛时期，应该修整军备。"于是他大规模地征崛发工匠夫役，修造武器，招集亡命之徒，身边的私人门客将近数万。突厥人曾进犯边塞，文帝派杨谅抵御突厥人，他被突厥人打败，他属下的将帅因罪被解职除名的有八十余人，都被发配流放到岭表。杨谅因为这些人是他过去的老部下，奏请文帝留下这些人。文帝发怒说："你作为藩王，只应恭敬地遵从朝廷的命令，怎么可以因私而谈论宿旧，废弃国家的法令呢！你这小子，一旦没了我，要想轻举妄动，人家抓你就象抓笼子里的鸡雏一样，心腹又有什么用呢？"

王者，僧辩之子，倜傥好奇略，为谅谘议参军，萧摩诃，陈氏旧将，二人俱不得志，每郁郁思乱，皆为谅所亲善，赞成其阴谋。

王是王僧辩的儿子，为人洒脱，善于谋略，他是杨谅的谘议参军。萧摩诃是陈国的旧将。两个人都不得志，常常郁闷，胡思乱想，他们都得到杨谅的信任优待，都赞同杨谅谋反的阴谋。

会荧惑守东井，仪曹邺人傅奕晓星历，谅问之曰："是何祥也？"对曰："天上东井，黄道所经，荧惑过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则可怪耳。"谅不悦。

当时正好火星处在井宿的位置，仪曹邺人傅奕通晓天文星历，杨谅问他："这是什么征兆？"傅奕回答："天上的井宿，在黄道带上，是火星必经之路，这是正常的规律，倘若进入地上井的位置，那就怪异了。"杨谅听了很不高兴。

及高祖崩，炀帝遣车骑将军屈突通以高祖玺书征之。先是，高祖与谅密约："若玺书召汝，敕字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及发书无验，谅知有变。诘通，通占对不屈，乃遣归长安。谅遂发兵反。

到文帝去世时，炀帝派车骑将军屈突通持印有文帝玉玺的诏书召杨谅进京。原来，文帝与杨谅秘密约定："要是玺书召你，敕字旁另加一点，还要与玉麟符相契合，才可以应召。"杨谅看到发来的玺书与原约不能验证，就知道出了事，他盘问屈突通，屈突通闪烁其词而不回答，于是，屈突通被打发回长安，杨谅起兵造反。

总管司马安定皇甫诞切谏，谅不纳。诞流涕曰："窃料大王兵资非京师之敌；加以君臣位定，逆顺势殊，士马虽精，难以取胜。一旦陷身叛逆，于刑书，虽欲为布衣，不可得也。"谅怒，囚之。

总管司马安定人皇甫诞恳切规劝杨谅，杨谅不听。皇甫诞流着泪说："我预料大王的兵力不是京师军队的对手；加上君臣的地位已经确定，双方势力悬殊，军队虽然精锐但难以取胜。一旦身处叛逆的地位，被追究刑法，就是想作一个平民也不可能了。"杨谅听了发怒，把皇甫诞关进监狱。

岚州刺史乔钟葵将赴谅，其司马京兆陶模拒之曰："汉王所图不轨，公荷国厚恩，当竭诚效命，岂得身为厉阶乎！"钟葵失色曰："司

马反邪！”临之以兵，辞气不挠，钟葵义而释之。军吏曰：“若不斩模，无以压众心。”乃囚之。于是从谅反者凡十九州。

岚州刺史乔钟葵要去投奔杨谅，岚州司马京兆人陶模反对，说：“汉王杨谅图谋不轨，您身受国家的厚恩，应当竭诚为国效命，怎么能身陷祸端呢？”乔钟葵变了脸色，说：“司马造反吗？”用兵器对着他，但陶模言辞气度都不屈服，乔钟葵感于陶模的义气就放了他。军吏说：“要是不杀陶模，无法让大家心服。”乔钟葵就把陶模关起来。此时跟从杨谅造反的共有十九个州。

王说谅曰：“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则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谅不能决，乃兼用二策，唱言杨素反，将诛之。

王劝说杨谅：“大王属下的将领官吏，家属都在关西，要是用这些人，就应该长驱直入，直捣京都，也就是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要是只打算割据过去北齐的地盘，就应该任用关东人。”杨谅不能决断，就两条计策并用。他声称杨素谋反，要诛杀杨素。

总管府兵曹闻喜裴文安说谅曰：“井陉以西，在王掌握之内，山东士马，亦为我有，宜悉发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随方略地，帅其精锐，直入蒲津。文安请为前锋，王以大军继后，风行雷击，顿于霸上。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京师震扰，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离骇；我陈兵号令，谁敢不从！崐旬日之间，事可定矣。”谅大悦，于是遣所署大将军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阳，大将军綦良出滏口，趣黎阳，大将军刘建出井陉，略燕、赵，柱国乔钟葵出雁门，署文安为柱国，与柱国纥单贵、王聃等直指京师。

总管府兵曹闻喜人裴文安劝说杨谅：“井陉以西的地方在大王手中，崤山以东的军队也是我们的，应该全部征发。分派弱兵屯守要害，仍命令将领随时攻城略地；率领精锐部队直入蒲津关。我请求担任前锋，大王率领大军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屯兵霸上，咸阳以东的地方便可以挥手而定。这样京师被震动惊扰，没有时间调集军队，上下相互猜疑，大家离心惊骇，我们陈兵以待，发号施令，谁敢不服从！十天之内，大事可定。”杨谅听了大为高兴，就派遣他任命的大将军余公理率兵出太谷，奔河阳；大将军綦良率兵出滏口，奔黎

阳；大将军刘建率兵出井陉，攻取燕、赵之地；柱国乔钟葵率军出雁门；任命裴文安为柱国，与柱国纥单贵、王聃等率军直指京师。

帝以右武卫将军洛阳丘和为蒲州刺史，镇蒲津。谅选精锐数百骑戴，诈称谅宫人还长安，门司弗觉，径入蒲州，城中豪杰亦有应之者；丘和觉其变，逾城，逃归长安。蒲州长史勃海高义明、司马北平荣毗皆为反者所执。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余里，谅忽改图，令纥单贵断河桥，守蒲州，而召文安还。文安至，谓谅曰："兵机诡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计成，大事去矣。"谅不对。以王聃为蒲州刺史，裴文安为晋州刺史，薛粹为绛州刺史，梁菩萨为潞州刺史，韦道正为韩州刺史，张伯英为泽州刺史。代州总管天水李景发兵拒谅，谅遣其将刘袭景；景击斩之。谅复遣乔钟葵帅劲勇三万攻之，景战士不过数千，加以城池不固，为钟葵所攻，崩毁相继，景且战且筑，士卒皆殊死斗；钟葵屡败。司马冯孝慈、司法吕玉并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多谋画，工拒守之术，景知三人可用，推诚任之，已无所关预，唯在持重，时抚循而已。

炀帝任命右武卫将军洛阳人丘和为蒲州刺史，镇守蒲津关。杨谅挑选精锐骑兵几百名，戴妇人蔽身用的面罩，诈称是杨谅的宫人返回长安，守城的门卫没有觉察出来，杨谅军队直入蒲州，城中也有豪杰响应，丘和发觉出事，越过城墙逃回长安。蒲州长史勃海人高义明、司马北平人荣毗都被叛军抓住。裴文安等人距百余里到蒲津关时，杨谅忽然改变计划，他命令纥单贵拆断河桥，据守蒲州，将裴文安召回。裴文安对杨谅说："兵机在于神速诡秘，本来打算出其不意，大王却不这样做，又把我召回，使对方计谋成功，现在大势已去。"杨谅无言以对。他任命王聃为蒲州刺史，裴文安为晋州刺史，薛粹为绛州刺史，梁菩萨为潞州刺史，韦道正为韩州刺史，张伯英为泽州刺史。代州总管天水人李景发兵抵抗杨谅的军队。杨谅派将领刘袭击李景，被李景击杀。杨谅又派乔钟葵率领三万精兵进攻代州，李景手下士兵只有几千人，加上城墙不很牢固，受到乔钟葵的进攻，城墙相继崩塌毁坏，李景一边打仗一边筑城，士卒们都殊死战斗，乔钟葵多次被击败。代州司马冯孝慈、司法吕玉都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富于谋略策划，擅长防御坚守的战斗。李景知道这三人可以任用，对他们充分信

任，自己不干预具体事务，只是在衙署内坐镇，不时地抚慰巡视而已。

杨素将轻骑五千袭王聃、纥单贵于蒲州，夜，至河际，收商贾船，得数百艘，船内多置草，践之无声，遂衔枚而济；迟明，击之；纥单贵败走，聃惧，以城降。有诏征素还。初，素将行，计日破贼，皆如所量，于是以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帅众数万以讨谅。

杨素率领轻骑五千在蒲州袭击王聃、纥单贵。夜里，杨素率军到了河边，收集了几百只商船，船内铺上许多草，踩上去没有声音。为防止喧哗，杨素让士兵口中衔枚渡过河，天快亮时，进攻杨谅的军队。纥单贵战败逃走，王聃恐惧，献城投降。炀帝下诏征召杨素返回。当初，杨素要动身时，计算好打败叛军的日期，结果如杨素估计的一样。于是炀帝任命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率领几万军队讨伐杨谅。

谅之初起兵也，妃兄豆卢毓为府主簿，苦谏，不从，私谓其弟懿曰：“吾匹马归朝，自得免祸，此乃身计，非为国也，不若且伪从之，徐伺其便。”毓，之子也。毓兄显州刺史贤言于帝曰：“臣弟毓素怀志节，必不从乱，但逼凶威，不能自遂，臣请从军，与毓为表里，谅不足图也。”帝许之。贤密遣家人赍敕书至毓所，与之计议。杨谅当初起兵时，他妃子的哥哥豆卢毓是汉王府主簿。豆卢毓苦苦劝谏杨谅不要造反，杨谅不听。豆卢毓私下对他弟弟豆卢懿说：“我一个人回归朝廷，自然可以免祸，这是为我自身考虑，不是为国家。不如暂且装作跟从杨谅，慢慢地再见机行事。”豆卢毓是豆卢的儿子。豆卢毓的哥哥是显州刺史豆卢贤，他对炀帝说：“我弟弟豆卢毓平素就有抱负有气节，一定不会跟着造反，但是迫于叛逆的凶威，不能自主。我请求从军，和豆卢毓一里一外，杨谅就无法图谋作乱了。”炀帝答应了，豆卢贤秘密派家人把皇帝的诏书送到豆卢毓的住处，和他商议大事。

谅出城，将往介州，令敏与总管属朱涛留守。毓谓涛曰：“汉王构逆，败不旋踵，吾属岂可坐受夷灭，孤负国家邪！当与卿出兵拒之。”涛惊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语！”因拂衣而去，毓追斩之。出皇甫诞于狱，与之协计，及开府仪同三司宿勤武等闭城拒谅。部分未定，有人告谅，谅袭击之。毓见谅至，给其众曰：“此贼军也！”谅攻

城南门，稽胡守南城，不识谅，射之；矢下如雨；谅移攻西门，守兵识谅，即开门纳之，毓、诞皆死。

杨谅出了城要去介州，他命令豆卢毓和总管属朱涛留守。豆卢毓对朱涛说：“汉王杨谅已构成了叛逆罪，很快就会失败。我们怎么可以受牵连获灭族之罪，同时又辜负国家呢？我应当和您出兵抗拒杨谅。”朱涛吃惊地说：“汉王把大事托付给我们，怎么说这样的话？”于是就拂袖而去，豆卢毓追上去杀死朱涛，把皇甫诞从监狱里放出来，与他协商，并和开府仪同三司宿勤武等人关闭城门以抗拒杨谅。豆卢毓尚未完全部置好，有人把这事报告了杨谅，他就率军袭击豆卢毓。豆卢毓见杨谅率军来到，便哄骗大家说：“这是贼军！”杨谅进攻南城门，稽胡人守卫南城门，他们不认识杨谅，用弓箭射击，箭如雨下。杨谅就转攻西城门，守兵认识杨谅，就开城门让杨谅进城，豆卢毓、皇甫诞都被杀死。

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军于河阴。详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恃众而骄，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阳，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当之。祥简精锐于下流潜济，公理闻之，引兵拒之，战于须水。公理未成列，祥击之，公理大败。祥东趣黎阳，綦良军不战而溃。祥，宁之子也。

綦良率军进攻慈州刺史上官政，未能攻克，就率兵进攻兼任相州的行政长官薛胄，又未攻克，于是就从滏口进攻黎州，堵塞白马津。余公理从太行山到河内。炀帝任命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在河阴驻军。史祥对军吏说：“余公理轻率无计谋，依恃人多而骄横，很容易打败。”余公理驻扎在河阳。史祥在河的南岸准备好船只，余公理集中兵力以抵挡史祥的进攻。史祥挑选精兵从河下游暗地渡河，余公理听到这个消息就率兵抵抗，两军在须水交战。余公理的军队尚未布置好阵容，史祥已率军进攻，大败余公理。史祥率军向东进逼黎阳，綦良的军队不战而溃。史祥是史宁的儿子。

帝将发幽州兵，疑幽州总管窦抗有贰心，问可使取抗者于杨素，素荐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将军，拜广州刺史。又以左领军将军长孙晟为相州刺史，发山东兵，与李子雄共经略之。晟辞以男行布在谅所部，帝曰：“公体国之深，终不以儿害义，朕今相委，公其勿

辞。”李子雄驰至幽州，止传舍，召募得千余人。抗来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荣定之子也。

炀帝要征发幽州的军队。他怀疑幽州总管窦抗有二心，就问杨素谁能把窦抗抓来。杨素推荐了前江州刺史勃海人李子雄。炀帝任命李子雄为上大将军、广州刺史；又任命左领军将军长孙晟为相州刺史，征发崤山以东的军队，和李子雄一起筹划处理此事。长孙晟因为他儿子长孙行布在杨谅的军队里，就推辞任命。炀帝说：“您能够体谅国家的困难，终归不会因为儿子而损害国家大义，我委您以重任，您不要推辞。”李子雄驰马到达幽州，就在驿站停住。他招募到一千人。窦抗来见李子雄，李子雄埋伏好甲士将窦抗逮捕。窦抗是窦荣定的儿子。

子雄遂发幽州兵步骑三万，自井陉西击谅。时刘建围戍将京兆张祥于井陉，子雄破建于抱犊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围月余，诏朔州刺史代人杨义臣救之。义臣帅马步二万，夜出西陉，乔钟葵悉众拒之。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匿于涧谷间。晡后，义臣复崐与钟葵战，兵初合，命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鼓，尘埃涨天，钟葵军不知，以为伏兵发，因而奔溃；义臣纵击，大破之。晋、绛、吕三州皆为谅城守，杨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谅遣其将赵子开拥众十余万，栅绝径路，屯据高壁，布陈五十里。素令诸将以兵临之，自引奇兵潜入霍山，缘崖谷而进。素营于谷口，自坐营外，使军司入营简留三百人守营，军士惮北兵之强，不欲出战，多愿守营，因尔致迟。素责所由，军司具对，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营，悉斩之；更令简留，人皆无愿留者。素乃引军驰进，出北军之北，直指其营，鸣鼓纵火；北军不知所为，自相蹂践，杀伤数万。谅所署介州刺史梁罗屯介休，闻素至，弃城走。

李子雄征发幽州的军队，步、骑兵共三万人，从井陉向西进攻杨谅。当时刘建将守将京兆人张祥包围在井陉，李子雄在抱犊山下击败刘建，刘建逃走。李景被杨谅的军队包围了一个来月，炀帝下诏命令朔州刺史代人杨义臣救援李景。杨义臣率领骑、步兵共两万人，夜间出了西陉关。乔钟葵集中全部兵力抵抗杨义臣。杨义臣知道自己兵少，就集中军中所有的牛、驴，共有几千头，又命令几百名士兵，每人持鼓一面，暗地驱赶牛驴隐蔽在山谷间。黄昏后，杨义臣又与乔钟葵交战。刚一交兵，杨义臣就命令驱赶牛、驴的士兵迅速前进，一时

间战鼓敲响，尘埃满天，乔钟葵的军队不知怎么回事，以为对方的伏兵出击了，因而奔逃溃散。杨义臣纵兵进攻，大败乔钟葵。晋、绛、吕三州城池都是杨谅军防守，杨素向每座城池各派两千人去牵制，杨谅派遣将领赵子开率领十余万人，用栅栏堵塞山径小路，在高壁岭上屯兵据守，军队摆开的阵势达五十里。杨素命令手下的将领们率兵对阵，自己率领奇兵潜入霍山，沿着悬崖山谷前进。杨素在山谷口扎营，自己坐在营帐外，派军司进军营挑选三百人守营，军士们恐惧杨谅军队的强盛，不想出战，多数人愿意守营，因此行动迟缓。杨素责问迟缓的原因，军司以实回答了，杨素马上把留下守营的三百人召出军营，全部斩首。他再次命令挑选留守人员，人们都不愿意留下。于是杨素率军驰马行进，出现在杨谅军队的北面，直接对方的营地，鸣鼓纵火；杨谅的军队不知所措，自相践踏，死伤了几万人。杨谅所任命的介州刺史梁罗屯兵在介休，听到杨素将至就弃城逃跑。

谅闻赵子开败，大惧，自将众且十万，拒素于蒿泽。会大雨，谅欲引军还，王谏曰："杨素悬军深入，士马疲弊，王以锐卒自将击之，其势必克。今望敌而退，示人以怯，沮战士之心，益西军之气，愿王勿还。"谅不从，退守清源。

杨谅知道赵子开被打败，大为恐惧，亲自率领近十万人在蒿泽抵抗杨素。正逢天降大雨，杨谅打算率军退回，王劝道："杨素孤军深入，人马疲惫，大王亲自率领精兵进攻杨素，必能将他打败。现在望敌而退，让人以为我们怯懦，败坏我军将士的士气，长敌军之气势。希望大王不要撤退。"杨谅不听，率军退守清源。

王谓其子曰："气候殊不佳，兵必败，汝可随我。"杨素进击谅，大破之，擒萧摩诃。谅退保晋阳，素进兵围之，谅穷蹙，请降，余党悉平。帝遣杨约赍手诏劳素。王将奔突厥，至山中，径路断绝，知必不免，谓其子曰："吾之计数不减杨素，但坐言不见从，遂至于此，不能坐受擒获，以成竖子名，吾死之后，汝慎勿过亲故。"于是自杀，瘗之石窟中。其子数日不得食，遂过其故人，竟为所擒；并获尸，枭于晋阳。

王对他儿子说："情况很不妙，我军必败，你可要跟着我。"杨素率军进攻，大败杨谅，捉住了萧摩诃。杨谅退守晋阳。杨素进军包围晋阳，杨谅束手无策，只得乞降，其余党都被平灭。炀帝派杨约送他的

手诏慰劳杨素。王要投奔突厥，走到山中，道路断绝，他知道自己无法幸免，对他儿子说：“我的计谋韬略不亚于杨素，但是因为我的建议不被采纳，以至到了这步田地。我不能坐受擒获，以成全那小子的名声。我死后，你千万不要去亲朋故友家。”他说完自杀，尸体被埋葬在石洞里。他儿子几天没有吃的，就到王熟人家，最后被人抓住。王的尸体也被找到，在晋阳受枭首之刑。

群臣奏汉王谅当死，帝不许，除名为民，绝其属籍，竟以幽死。谅所部吏民坐谅死徙者二十余万家。初，高祖与独孤后甚相爱重，誓无异生之子，尝谓群臣曰：“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邪！”帝又惩周室诸王微弱，故使诸崐子分据大镇，专制方面，权侔帝室。及其晚节，父子兄弟迭相猜忌，王子皆不以寿终。

群臣奏议汉王杨谅应被处死，炀帝不许，将杨谅除名为民，将他从宗室中除名，杨谅最后被幽禁而死。他部下的官吏臣民受牵连而获罪，被处死和流放的有二十余万家。当初，文帝和独孤皇后相互之间非常敬爱尊重，他发誓不要有别的姬妾生的儿子，曾对群臣说：“前代的皇帝对所宠幸的姬妾极为溺爱，出现了嫡子、庶子之争，也就有了废立之举，有的因此而亡国。我没有别的姬妾，五个儿子是同一个母亲，可以说是真正的兄弟，难道会有这种忧虑吗？”文帝又鉴于北周皇室诸王势力微弱，就让几个儿子分别据守重镇，专门独挡一面，诸王的权力与皇帝相等。到了文帝晚年，父子兄弟纷纷互相猜疑防备，五个儿子都未能寿终正寝。

臣光曰：昔辛伯念周恒公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国，乱之本也。”人主诚能慎此四者，乱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争，孤弱之易摇，曾不知势钧位逼，虽同产至亲，不能无相倾夺。考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臣司马光曰：从前辛伯劝告周桓公说：“内宠姬妾地位与皇后相等；外宠重臣与皇帝一样也可发号施令；庶子与嫡子相匹敌；大的都城与国家的势力相匹敌。这都是动乱的根本原因。”作为人主如果真能在这四方面慎重从事，动乱怎么能自动发生呢？隋文帝只知嫡、庶之分容易出现纷争，皇室的地位孤立微弱容易动摇，却不懂得诸王的势力与皇帝势均力敌就会危逼皇位。虽然一母至亲骨肉，也不能免于相

互倾轧夺权。考察辛伯的这些话，文帝只吸取了一点而丢掉了另外三点啊！

[5]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于太陵，庙号高祖，与文献皇后同坟异穴。

[5]冬季，十月，己卯（十六日），文帝葬于太陵，庙号高祖，与独孤皇后同坟异穴。

[6]诏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二十二成丁。

[6]炀帝下诏免除妇女及奴婢、部曲的赋税，规定男子二十二岁成丁。

[7]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阳，留晋王昭守长安。杨素以功拜其子万石、仁行、侄玄挺为仪同三司，赉物五万段，绮罗千匹，谅妓妾二十人。

[7]章仇太翼对炀帝说："陛下属木命，雍州是克木之冲，不可长久居住，谶语也说：'修治洛阳还晋家。'"炀帝听后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初三），驾临洛阳，留下晋王杨昭守卫长安。杨素因功授其子杨万石、杨仁行、侄子杨玄挺为仪同三司，赏赐财物五万段，绮罗一千匹，杨谅的歌妓侍妾二十人。

[8]丙申，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8]丙申（初四），炀帝征发男丁几十万人挖掘沟，从龙门东接长平、汲郡，到临清关，越过黄河至浚仪、襄城，到达上洛，用来布置关防。

[9]壬子，陈叔宝卒；赠大将军、长城县公，谥曰炀。

[9]壬子（二十日），南陈国后主陈叔宝去世，被追赠为大将军、长城县公，谥号为炀。

[10]癸丑，下诏于伊洛建东京，仍曰："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今所营构，务从俭约。"

[10]癸丑（二十一日），炀帝下诏在伊、洛营建东京，诏书说："宫室的规制，本应从方便使用出发，现在营建的宫室，务必要节俭。"

[11]蜀王秀之得罪也，右卫大将军元胄坐与交通除名，久不得调。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岭南，将军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胄与和有旧，酒酣，谓和曰：“上官政，壮士也，今徙岭表，得无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胄竟坐死。于是征政为骁卫将军，以和为代州刺史。

[11]蜀王杨秀获罪的时候，右卫大将军元胄因犯有与杨秀结交往来的罪而被除名，长期不得起用。当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因犯罪被流放到岭南，将军丘和因为蒲州失守被除名，元胄与丘和有旧谊，两人饮酒酣，元胄对丘和说：“上官政是壮士，现在被流放到岭表，不会出大事吧？”他抚摩着肚子说：“像此崐公这样的人，就不会不出事了。”丘和将此话报告炀帝，元胄竟然因此获罪而死。于是炀帝召回上官政任命为骁骑将军，任命丘和为代州刺史。

炀皇帝上之上大业元年（乙丑、605）

隋炀帝大业元年（乙丑，公元605年）

[1]春，正月，壬辰朔，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壬辰朔（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2]立妃萧氏为皇后。

[2]炀帝册立王妃萧氏为皇后。

[3]废诸州总管府。

[3]炀帝下诏撤销各州的总管府。

[4]丙辰，立晋王昭为皇太子。

[4]丙辰（二十五日），炀帝立晋王杨昭为皇太子。

[5]高祖之末，群臣有言林邑多奇宝者。时天下无事，刘方新平交州，乃授方欢州道行军总管，经略林邑。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等以步骑万余出越裳，方亲帅大将军张等以舟师出比景，是月，军至海口。

[5]文帝末年，群臣中有人说林邑有许多奇珍异宝，当时天下无事，刘方刚刚平息了交州的叛乱，文帝就任命刘方为州道行军总管，筹划处理林邑方向的事务。刘方派钦州刺史宁长真等人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出越裳；刘方亲自率领大将军张等人统帅水师出比景，当月，刘方军队到达林邑出海口。

[6]二月，戊辰，敕有司大陈金宝、器物、锦彩、车马，引杨素及诸将讨汉王琼有功者立于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诏，称扬功伐，赐赉各有差。素等再拜舞蹈而出。己卯，以素为尚书令。

[6]二月，戊辰（初七），炀帝命令有关部门官员大规模地陈列金宝、器物、锦彩、车马，让人领着杨素和各位讨伐汉王杨谅有功的将领站在前面，命令奇章公牛弘宣读诏书，称赞讨伐杨谅的功劳，炀帝对他们分别进行赏赐。杨素等人再三拜谢舞蹈而去。乙卯（十八日），任命杨素为尚书令。

[7]诏天下公除，惟帝服浅色黄衫、铁装带。

[7]炀帝颁诏于天下，除去丧服，只有炀帝身穿浅色黄衫，束着铁饰的衣带。

[8]三月，丁未，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废二崤道，开册道。

[8]三月，丁未（十七日），炀帝下诏派杨素和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每个月役使壮丁二百万人，迁徙洛州城内的居民和各州的富商大贾几万户充实东京。废弃二崤道，开辟册道。

[9]戊申，诏曰：“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刑政之得失；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

[9]戊申（十八日），炀帝下诏说：“听取采集百姓的意见，向百姓咨询治国的建议，这样才能够考查到治理国家的得失。我将要巡视淮海一带，考察民情风俗。”

[10]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又作天经宫于东京，四时祭高祖。

[10]炀帝命令宇文恺和内史舍人封德彝等人营建显仁宫，显仁宫南边连接阜涧，北边跨越洛水，征调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输送到洛阳；又搜求海内的嘉木异草，珍禽奇兽，用以充实皇家园苑。辛亥（二十一日），命令尚书右丞皇甫议征发河南、淮北各郡的百姓前后一百余万人，开辟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又从板渚引黄河水经过荥泽进入汴水，从大梁以东引汴水进入泗水到淮河。又征发淮南的百姓十余万人开凿邗沟从山阳到杨子进岷入长江。通济渠宽四十步，渠两旁都筑有御道，栽种柳树。从长安到江都设置离宫四十余所。庚申（三十日），派遣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到江南建造龙舟和各种船只几万艘。东京的官吏监督工程严酷急迫，服役的壮丁死去十之四、五。有关部门用车装着死去的役丁，东到城皋，北至河阳，载尸之车连绵不断。炀帝又在东京建造天经宫，每年四季祭祀文帝。

[11]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刘方击走之。师渡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战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战，伪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颠踬，转相惊骇，军遂乱。方以弩射象，象却走，蹂其陈，因以锐师继之，林邑大败，俘馘万计。方引兵追之，屡战皆捷，过马援铜柱南，八日至其国都。夏，四月，梵志弃城走入海。方入城，获其庙主十八，皆铸金为之；刻石纪功而还。士卒肿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

[11]林邑国王梵志，派兵把守险要之地，刘方率军进攻并赶走了他们。隋军渡过黎江，林邑的士兵乘坐巨象，从四面八方攻来。隋军与林邑军交战不利，就挖了许多小坑，用草盖上，刘方让士兵向林邑军队挑战，两军交战，隋军佯作战败；林邑士兵追击隋军，他们乘坐的大象很多陷入小坑被绊倒，于是林邑士兵非常惊恐，军队大乱，刘方命士兵用弩射击大象，大象即逃跑，将林邑军的阵势践踏扰乱。刘方趁机用精兵继续进攻，林邑军大败，被俘杀者万余人。刘方率军追击，屡战屡胜，追过了马援铜柱以南，用了八天就打到林邑的国都。夏季，四月，梵志放弃城池逃到海上。刘方率军入城，缴获庙主牌位十八枚，都是用金子铸成的。刘方刻石立碑记录了这次征伐的功绩，尔后返回。隋军士卒患脚肿病，死去十之四、五。刘方也患病，死于途中。

初，尚书右丞李纲数以异议忤杨素及苏威，素荐纲于高祖，以为方行军司马。方承素意，屈辱之，几死。军还，久不得调，威复遣纲诣南海应接林邑，久而不召。纲自归奏事，威劾奏纲擅离所职，下吏按问；会赦，免官，屏居于。

当初，尚书右丞李纲因为几次有不同意见违逆了杨素和苏威，杨素就向文帝推荐李纲，让他作刘方的行军司马。刘方懂得杨素的用意，他侮辱冤屈李纲几乎致死。刘方军队返回，李纲很久得不到调动。苏威又派李纲到南海应酬处理林邑方面的事务，很久不召回他。李纲自己返回汇报情况，苏威就弹劾李纲擅离职守，将他交给司法官员审问治罪。正逢大赦天下，李纲被免去官职，隐居在县。

[12]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翦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翦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竞以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12]五月，营建西苑，方圆二百里，苑内有海，周长十余里。海内建造蓬莱、方丈、瀛洲诸座神山，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山上，无论从那方面看都如若仙境。苑北面有龙鳞渠，曲折蜿蜒地流入海内。沿着龙鳞渠建造了十六院，院门临渠，每院以一名四品夫人主持，院内的堂殿楼观，极端华丽。宫内树木秋冬季枝叶凋落后，就剪彩绸为花和叶缀在枝条上，颜色旧了就换上新的，使景色常如阳春。池内也剪彩绸做成荷、芰、菱、芡。炀帝来游玩，就去掉池冰布置上彩绸做成阳春美景。十六院竞相用珍羞百精美食品一比高低，以求得到炀帝的恩宠。炀帝喜欢在月夜带领几千名宫女骑马在西苑游玩，他作《清夜游曲》，在马上演奏。

[13]帝待诸王恩薄，多所猜忌；滕王纶、卫王集内自忧惧，呼术者问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咒诅，有司奏请诛之；秋，七月，丙午，诏除名为民，徙边郡。纶，瓒之子；集，爽之子也。

[13]炀帝对待诸王的恩宠很薄，却多有猜疑防范。滕王杨纶、卫王杨集心中感到忧虑恐惧，就叫术士卜问吉凶并打醮求福。有人告发他

们怨恨诅咒皇帝，有关部门奏请炀帝杀掉他们。秋季，七月，丙午（十八日），炀帝下诏将杨纶、杨集除名为民，流放边郡。杨纶是杨瓒的儿子；杨集是杨爽的儿子。

[14]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发显仁宫，王弘遣龙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岷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黄篾等数千艘，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艚、八棹、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

[14]八月，壬寅（十五日），炀帝到江都游玩。他从显仁宫出发，王弘派龙舟来迎接。乙巳（十八日），炀帝乘坐小朱航，从漕渠出洛口，乘坐龙舟。龙舟上有四重建筑，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龙舟最上层是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用金玉装饰；下层是宫内侍臣住的地方。皇后萧氏乘坐的翔螭舟规制比炀帝乘坐的龙舟要小一些，但装饰没什么不同。另有浮景船九艘，船上建筑有三重，都是水上宫殿。还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黄蔑等几千艘船，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坐，并装载朝廷内外各机构部门进献的物品。这些船共用挽船的民夫八万余人，其中挽漾彩级以上的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都身穿锦彩制作的袍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八棹、艇舸等几千艘船供十二卫士兵乘坐，并装载兵器帐幕，由士兵自挽，不给民夫。舟船首尾相接二百余里，灯火照耀江河陆地，骑兵在两岸护卫行进，旌旗蔽野。队伍所经过的州县，五百里内都命令进献食物。多的一州要献食百车，极尽水陆珍奇；后宫都吃腻了，将出发时，就把食物扔掉埋起来。

[15]契丹寇营州，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引，营相去一里，不得交

杂，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马，三令五申，击鼓而发。有纥干犯约，斩之，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将帅入谒，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视。契丹本事突厥，情无猜忌。云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诈云向柳城与高丽交易，敢漏泄事实者斩。契丹不为备，去其营五十里，驰进袭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杀其男子，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余皆收之以归。帝大喜，集百官曰："云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举之。"擢为治书侍御史。

[15]契丹人侵犯营州。炀帝下诏命令通事谒者韦云起监领突厥军队去讨伐契丹人。启民可汗发骑兵两万人，受韦云起指挥。韦云起将士兵分为二十营，分四路出发，每营相隔一里，不得混杂，听到鼓声行动，听到号角声就停止。无公事派遣不得驰马，三令五申之后，军队擂鼓进发。突厥军的一个纥干违犯了军令，被斩首示众。于是突厥军的将帅进见韦云起，都跪着行走，战栗不已，不敢仰视。契丹本来是依附突厥的，所以对突厥人并无猜忌防范之心。韦云起率军进入契丹境内，他让突厥人诈称到柳城与高丽人做买卖，并严令有敢泄露实情的人就杀。契丹人不加防备，韦云起率领突厥军队前进到距契丹人营地五十里的地方，突然驰进营帐袭击契丹人。契丹男女四万人全被俘获，杀掉男子，把俘获的契丹女人和畜产的一半赏赐给突厥人，其余的都收起来带回去。炀帝非常高兴，集合百官说："韦云起用突厥人平定契丹，文武双全，我今天要亲自举荐他。"提升韦云起为治书侍御史。

[16]初，西突厥阿波可汗为叶护可汗所虏，国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达漫立，号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实特勒。开皇末，婆实与向氏入朝，遇达头之乱，遂留长安，舍于鸿胪寺。处罗多居乌孙故地，抚御失道，国人多叛，复为铁勒所困。铁勒者，匈奴之遗种，族类最多，有仆骨、同罗、契、薛延陀等部，其酋长皆号俟斤。族姓虽殊，通谓之铁勒，大抵与突厥同俗，以寇抄为生，无大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是岁，处罗引兵击铁勒诸部，厚税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为变，集其酋长数百人，尽杀之。于是铁勒皆叛，立俟利发俟斤契歌楞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为小可汗，与处罗战，屡破之。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16]当初，西突厥阿波可汗被叶护可汗俘获，突厥人立鞅素特勒的儿子为可汗即泥利可汗。泥利去世，他儿子达漫继位，号称处罗可汗。达漫的母亲向氏本是中国人，改嫁泥利的弟弟婆实特勒。开皇末年，婆实和向氏入朝，正逢崐达头可汗叛乱，就留在长安，住在鸿胪寺。处罗所部大多居住在乌孙国的旧地，处罗统治失当，很多部众都背叛了他，后来又被铁勒人困扰。铁勒人是匈奴人的后裔，分为许多部族，有仆骨、同罗、契、薛延陀等部，这些部族的酋长都号称俟斤。各部族的姓氏虽然不同，但都通称为铁勒，与突厥人的习俗大致相同，以侵略掠夺为生，没有大的君长，分属东、西突厥。这一年，处罗可汗率兵攻击铁勒各部，对铁勒人的财物征以重税，又猜忌薛延陀部，怕它生变，将其部族酋长几百人集中到一起全部杀死。于是，铁勒各部族都造反了，立俟利发俟斤契歌楞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部俟斤字也为小可汗。与处罗部交战，屡次击败处罗。莫何可汗为人勇毅绝伦，很得铁勒部众的民心，邻国都怕他，伊吾、高昌、焉耆等国都依附莫何可汗。

二年（丙寅、606）

二年（丙寅，公元606年）

[1]春，正月，辛酉，东京成，进将作大匠宇文恺位开府仪同三司。

[1]春季，正月，辛酉（初六），东京建成，炀帝提升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开府仪同三司。

[2]丁卯，遣十使并省州县。

[2]丁卯（十二日），炀帝派十名使者合并简省州县。

[3]二月，丙戌，诏吏部尚书牛弘等议定舆服、仪卫制度。以开府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使之营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览图籍，参会古今，多所损益；衮冕画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纱为之。又作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以称上意。课州县送羽毛，民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氅之用者，殆无遗类。乌程有高树，逾百尺，旁无附枝，上有鹤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鹤恐杀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时人或称以为瑞，曰："天子造羽仪，鸟兽自献羽毛。"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帛钜亿计。帝每出游幸，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余里。三月，

庚午，上发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东京。辛亥，御端门，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赋。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车，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马加珂，戴帻，服裤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3]二月，丙戌（初一），炀帝下诏命吏部尚书牛弘等人议定皇帝的车驾服饰、仪仗制度。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让他负责督办，送往江都。何稠聪慧精巧，博览群书，参酌古今制度，作了不少增减。他在天子礼服上画日、月、星、辰，用漆纱制成皮帽。何稠又制做三万六千人的黄麾仪仗，以及辂辇、车舆和皇后的仪仗，文武百官的礼服，都务求华丽壮观以使炀帝满意。又向各州县征收羽毛，百姓为了搜捕鸟兽，水上陆地都置满了捕鸟兽的罗网，可用作羽毛装饰的鸟兽几乎被捕尽杀绝。乌程有棵很高的树超过百尺，树周没有可以攀附的枝条，树上有鹤巢，有人要捉鹤，但爬不上树，就砍伐树根。鹤怕它的后代被杀，就自己把羽毛拔下来扔在地上。当时有人称之为吉祥的征兆，说："天子制羽仪，鸟兽自动献羽毛。"服役的工匠有十万余人，用的金银钱帛不计其数。炀帝每次出行，羽仪仪仗队伍把街巷都填满了，连绵二十余里。三月，庚午（疑误），炀帝从江都出发。夏季，四月，庚戌（二十六日），从伊阙排列千乘万骑的车驾仪仗进入东京。辛亥（二十七日），炀帝驾临端门，下诏大赦天下，免除今年的租赋。制定五品以上文官的车、上朝时的礼服、佩玉等品级规制；武官的马要用珍贵的贝类来装饰，人须戴头巾，穿骑服。礼乐典章的盛况，近世无法相比。

[4]六月，壬子，以杨素为司徒；进封豫章王为齐王。

[4]六月，壬子（二十九日），炀帝任命杨素为司徒；进封豫章王杨为齐王。

[5]秋，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进擢之。帝颇惜名位，群臣当进职者，多令兼假而已；虽有阙员，留而不补。时牛弘为吏部尚书，不得专行其职，别敕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骁卫大将军张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参掌选事，时人谓之"选曹七贵"。虽七人同在坐，然与夺之笔，虞世基独专之，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蕴，邃之从曾孙也。

[5]秋季，七月，庚申（初八），规定百官不能按正常的考核制度升级，必须有德行，并有显著功劳、能力的人才得以提升。炀帝很吝惜名位，群臣中崐有应当升官进爵的，多让其兼职暂代而已。虽然有的职务有空缺，却空着不补上。当时牛弘任吏部尚书，都不能专行其职，炀帝另外又命令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骁卫大将军张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参予掌握选择官吏之事，当时人们称之为"选曹七贵"。虽然这七个人同时在坐，但是官吏升迁任免的实权，由虞世基独霸，他收受贿赂，行贿多的人就超越等级和不按一般常理去提拔，不行贿的人就仅只登记而已。裴蕴是裴邃的堂房曾孙。

[6]元德太子昭自长安来朝，数月，将还，欲乞少留；帝不许。拜请无数，体素肥，因致劳疾，甲戌，薨。帝哭之，数声而止，寻奏声伎，无异平日。

[6]元德太子杨昭从长安来朝见炀帝，几个月后要返回长安。他想乞求允许再留住一些时候，炀帝不许，杨昭跪拜请求了无数次，他身体本来就很胖，因此得病，甲戌（二十二日），太子杨昭去世。炀帝哭了几声就罢了，寻欢作乐，声色歌妓，与平常没什么两样。

[7]楚景武公杨素，虽有大功，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丧，乃徙素为楚公，意言楚与隋同分，欲以厌之。素寝疾，帝每令名医诊候，赐以上药，然密问医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极，不肯饵药，亦不将慎，谓其弟约曰："我岂须更活邪！"乙亥，素薨，赠太尉公、弘农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

[7]楚景武公杨素，虽然有大功，却特别被炀帝所猜忌，表面上对杨素以特殊的礼遇，实际上对待杨素很苛薄。太史说隋的分野应有大丧，于是炀帝改封杨素为楚公，意思是说楚与隋同在一分野内，想以此来镇压妖邪。杨素卧病，炀帝常常命名医给杨素治病，赐给杨素上好的药，但暗地里问医生，总怕杨素不死。杨素也知道自己的名分和地位已经达到了顶点，不肯吃药，也不再仔细调养，杨素对他弟弟杨约说："我还再活着干吗？"乙亥（二十三日），杨素去世。炀帝赠杨素为太尉公、弘农等十郡太守的官衔，对他的葬礼葬送极为隆重丰厚。

[8]八月，辛卯，封皇孙为燕王，侗为越王，侑为代王，皆昭之子也。

[8]八月，辛卯（初九），炀帝封皇孙杨为燕王，杨侗为越王，杨侑为代王，他们都是杨昭的儿子。

[9]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为秦王。

[9]九月，乙丑（十四日），炀帝立秦孝王的儿子杨浩为秦王。

[10]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诏改修律令。

[10]炀帝认为文帝晚年法令严峻苛细，冬季，十月，下诏修改法律条文。

[11]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11]在巩县东南原上设置洛口仓，修筑仓城，周围二十余里，开凿三千个粮窖，每个窖可装粮食八千多石。洛口仓设置监官和镇守的士兵一千人。十二月，在洛阳北七里处设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开凿了三百个粮窖。

[12]初，齐温公之世，有鱼龙、山车等戏，谓之散乐，周宣帝时，郑译奏征之。高祖受禅，命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启民可汗将入朝，欲以富乐夸之。太常少卿裴蕴希旨，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帝从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鳌、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然腾过，左右易处。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伎人皆衣锦绣缯彩，舞者鸣环佩，缀花；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采为之空竭。帝多制艳篇，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播之，音极哀怨。帝甚悦，谓明达曰："齐氏偏隅，乐工曹妙达犹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贵汝，宜自修谨！"

[12]当初，在北齐后主高纬的时候，有鱼龙、山车等杂戏，称之为散乐。北周宣帝时，郑译奏请征召这些杂戏乐人。文帝受周禅让后，命令牛弘制定礼乐，凡不是正声清商和九部四舞的乐曲舞蹈，全部摒

弃不用。炀帝因为启民可汗将要入朝，想以隋朝富丽的声乐向启民可汗炫耀，太常少卿裴蕴迎合炀帝的旨意，奏请将天下原来的周、齐、梁、陈等国的乐家子弟都编为乐户；六品以嶓下官员至庶民百姓，有擅长音乐的，都到太常寺当差。炀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散在各地的乐人都集中到东京，炀帝在芳华苑积翠池旁检阅散乐。有舍利兽先来跳跃，忽然激水注满街道，遍地都是鼋鼍、龟鳖、水人、虫鱼；又有鲸鱼喷雾掩蔽日光，转眼间化作黄龙，长七八丈。又有二人头顶条长竿，竿上有人舞蹈，忽然两竿上的人飞腾而过，跳到对方的竿上。还有神鳌背负大山，魔术艺人吐火等技艺，千变万化。艺人们都穿着锦绣缯彩的衣服，舞蹈者身上环佩叮，还点缀着花色的羽毛。炀帝命令京兆、河南两地制做艺人所穿的彩服，以至于两京的锦缎彩绸为此空竭。炀帝自制艳诗多篇，命令乐正白明达谱新曲教人演奏，乐曲极为哀婉愁怨。炀帝非常高兴，对白明达说："齐朝偏在一隅，乐工曹妙达还被齐后主封为王，如今我使天下大同，正要让你显贵，你要好好干呀！"

三年（丁卯、607）

三年（丁卯，公元607年）

[1]春，正月，朔旦，大陈文物。时突厥启民可汗入朝，见而慕之，请袭冠带，帝不许。明日，又率其属上表固请，帝大悦，谓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备，至单于解辫，卿等功也！"各赐帛甚厚。

[1]春季，正月，朔旦（初一），大规模地陈列、表演礼仪和技艺。当时突厥启民可汗入朝，看到这一场面非常倾慕，请求袭用隋朝服饰，炀帝没有允许。第二天，启民可汗又率领他的部属向炀帝上表恳切请求，炀帝非常高兴，对牛弘等人说："如今公卿服饰制度完备，致使单于改易朝服，这是你们的功劳！"各自赏赐他们很丰厚的财物。

[2]三月，辛亥，帝还长安。

[2]三月，辛亥（初二），炀帝返回长安。

[3]癸丑，帝使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至流求国而还。

[3]癸丑（初四），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出海求访异国风俗，朱宽到达流求国后返回。

[4]初，云定兴、阎毗坐媚事太子勇，与妻子皆没官为奴婢。上即位，多所营造，闻其有巧思，召之，使典其事，以毗为朝请郎。时宇文述用事，定兴以明珠络帐赂述，并以奇服新声求媚于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将有事四夷，大作兵器，述荐定兴可使监造，上从之。述谓定兴曰："兄所作器仗，并合上心，而不得官者，为长宁兄弟犹未死耳。"定兴曰："此无用物，何不劝上杀之。"述因奏："房陵诸子年并成立，今欲兴兵诛讨，若使之从驾，则守掌为难；若留于一处，又恐不可。进退无用，请早处分。"帝然之，乃鸩杀长宁王俨，分徙其七弟于岭表，仍遣间使于路尽杀之。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杀以从恪。

[4]当初，云定兴、阎毗因为取媚太子杨勇而获罪，他们及其妻子儿女都被官府没收为官奴婢。炀帝即位，进行许多营建工作，听说他们构思奇巧，就召来让他们掌管营建之事，任命阎毗为朝请郎。当时宇文述当权，云定兴用缀有明珠的帐幕贿赂宇文述，并用奇装异服和新颖别致的音乐向宇文述献媚。宇文述非常高兴，对云定兴象兄长一样看待。炀帝将要征讨四夷，大造兵器，宇文述推荐云定兴来监造，炀帝同意了。宇文述对云定兴说："你所造的器仗都合乎皇帝的心意，但得不到官做的原因是因为长宁王兄弟都还没有死啊！"云定兴说："这些没用的东西，为什么不劝皇帝杀掉他们？"宇文述就奏报炀帝："房陵王杨勇的几个儿子都已成年了，现在您正要出兵征讨四夷，倘若让他们跟着您出征，就很难掌管，倘若把他们留在一个地方，又恐怕不妥。进、退都不好办，请您早些处理。"炀帝认为宇文述的话很对，就毒死了长宁王杨俨，将杨俨的七个弟弟分别流放到岭表，派人在路上把他们全部杀死。襄城王杨恪的妃子柳氏自杀以殉杨恪。

[5]夏，四月，庚辰，下诏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

[5]夏季，四月，庚辰（初二），炀帝下诏要安抚管理河北，巡视检查赵、魏之地。

[6]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谓之《大业律》；甲申，始颁行之。民久厌严刻，喜于宽政。其后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矣。旅骑尉刘炫预修律令，弘尝从容问炫曰："《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岷，若锻炼不密，则万

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此之由也。”弘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何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6]牛弘等人制定新法律，共十八篇，称之为《大业律》；甲申（初六），开始颁布施行。百姓久已厌恶法律严酷苛繁，对宽政十分高兴。但后来频繁的劳役征发，使百姓无法忍受，官吏们常常临时胁迫百姓服役以应付差使，也就不再按律令执行了。旅骑尉刘炫参与修订律令，牛弘曾从容地问刘炫：“《周礼》记载是士多而吏员少，现在吏员比从前多出百倍，减少则无法应付事务，这是什么原因呢？”刘炫说：“古人委任吏员须要有责任有成绩，年终考核成绩，案卷不用重新审理，文牍不求繁多琐碎，吏员的责任，只是掌握工作的要点而已。现在的吏员总是担心文簿要重新审理考核，假若文辞考虑不周密，就会不远万里去追查印证百年的旧案。所以有谚语说：“老吏伏抱文案而死。”事物繁杂这是为政的弊端，这就是吏员多而效率低的原因。牛弘说：“北魏、北齐之时，吏员们办事很从容，现在则忽忽忙忙不得安宁，这是什么缘故？”刘炫说：“过去州只设置长吏、司马，郡只设置郡守、郡丞，县仅设县令而已。其余应配备的僚属，则由长官自己挑选任命，得到诏命后就赴任，每州吏员不过几十人。如今则不然，大大小小的官吏，全部由吏部掌管，零零碎碎的事务都属于考绩范围。减少官吏不如减少事务，官员们的事务不减，却希望他们办事从容，那可能吗？”牛弘很同意刘炫的话，但却不能采纳。

[7]壬辰，改州为郡；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改上柱国以下官为大夫；置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为五省；增谒者、司隶台，与御史为三台；分大府寺置少府监，与长秋、国子、将作、都水为五监；又增改左、右翊卫等为十六府；废伯、子、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

[7]壬辰（十四日），炀帝改州为郡；改度、量、衡，全部依照古式。改上柱国以下的官为大夫；设置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省共为五省；增设谒者台、司隶台与御史台并为三台；分太府寺设

置少府监，与长秋、国子、将作、都水为五监；又增改左、右翊卫等为十六府；废除伯、子、男的爵位，只留王、公、侯三等爵位。

[8]丙寅，车驾北巡；己亥，顿赤岸泽。五月，丁巳，突厥启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来朝。戊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丙寅，启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辛未，启民遣使请自入塞奉迎舆驾，上不许。

[8]丙寅（疑误），炀帝到北方巡视。己亥（二十一日），在赤岸泽停留。五月，丁巳（初九），突厥启民可汗派他的儿子拓特勒来朝见炀帝。戊午（初十），征发河北十几郡的男丁开凿太行山，到达并州，以开通驰道。丙寅（十八日），启民可汁派侄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见。辛未（二十三日），启民可汗派使者请求亲自入塞迎接炀帝，炀帝没有应允。

[9]初，高祖受禅，唯立四亲庙，同殿异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议七庙之制。礼部侍郎摄太常少卿许善心等奏请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准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三，余并分室而祭，从迭毁之法。至是，有司请如前议，于东京建宗庙。帝谓秘书监柳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后世子孙处朕何所？"六月，丁亥，诏为高祖建别庙，仍修月祭礼。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9]当初，文帝受周禅，只立了四亲庙，而且是同殿异室而已。炀帝即位，命令有关部门讨论建七庙的定制，礼部侍郎代行太常少卿许善心等奏请为太祖、高祖各建一座殿，依据周文王、周武王宗庙的标准，与始祖共建立三座殿，其余的人都分室祭祀，按照亲尽庙毁之法祭祀。于是，有关部门奏请炀帝按上述议定的那样，在东京建立宗庙。炀帝对秘书监柳说："如今始祖与文、武王的宗庙都已具备，后世子孙把我又放到什么位置上呢？"六月，丁亥（初十），炀帝下诏为文帝另建宗庙，太阴在丙之月祭祀。不久之后炀帝就忙于巡游之事，竟终于没有建立。

[10]帝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甚精；至马邑，马邑太守杨廓独无所献，帝不悦。以和为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观和为式。由是所至献食，竞为丰侈。

[10]炀帝巡游经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进献的食物非常精美；他到了马邑崐，唯独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炀帝很不高兴。他任命丘和为

博陵太守，让杨廓到博陵去向丘和学习。由此炀帝所到之处所进献的食物，竞相丰富奢侈。

戊子，车驾顿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启民惊惧，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谕旨。启民奉诏，因召所部诸国奚、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晟见牙帐中草秽，欲令启民亲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帐前草曰："此根大香。"启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自洒扫，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内芜秽，谓是留香草耳！"启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赐，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教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效之。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帝闻晟策，益嘉之。

戊子（十一日），炀帝的车驾停留在榆林郡。炀帝想要出塞去炫耀兵力，径直进入突厥境内，想去涿郡。他怕启民可汗惊恐，先派遣武卫将军长孙晟传达他的旨意。启民可汗接到炀帝的诏书，就把他所属的奚、、室韦等国的酋长几十人都召集起来。长孙晟看见启民可汗牙帐中杂草肮脏，打算让启民可汗亲自除掉，示范给各部落，以表示对朝廷的敬重。就指着帐前的草说："这根草很香。"启民可汗就急忙闻道，说："一点也不香。"长孙晟说："天子巡幸所到之地，诸侯都要亲自洒扫，修整御道，以表示对天子的至诚崇敬之心。现在牙帐内杂草丛生，我只说是留着香草罢了！"启民可汗才醒悟过来，说："我的罪过！我的骨肉都是天子赐给的，得到为天子效力的机会，怎么敢推辞呢？只是因为边远地区的人不知道法度，全靠将军教诲我们了，将军的恩惠，是我的幸运。"于是拔出佩刀，亲自删除牙帐中的草。启民部族的显贵和其他部族的人都争相仿效启民可汗。于是从榆林北境，到启民可汗的牙帐，向东到蓟，全体突厥人出动，开辟了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炀帝知道了长孙晟的策略，更加赞许他。

丁酉，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己亥，吐谷浑、高昌并遣使入贡。

丁酉（二十日），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到炀帝的行宫来朝见。己亥（二十二日），吐谷浑、高昌都派遣使者朝见、进贡。

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宫，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属，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动间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长，难以相救，虽有故事，乃取败之道也。”帝不怿，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结为方陈，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内；若有变起，所当之面，即令抗拒，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陈，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万一不捷，屯营自守，臣谓此万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卫将军。

甲辰（二十七日），炀帝上北楼观看渔人在黄河中捕鱼，宴请百官。定襄太守周法尚到行宫觐见炀帝。太府卿元寿对炀帝说：“汉武帝出关，旌旗连绵千里，现在在御营外面，请把军队分为二十四军，每天派遣一军出发，相距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连，千里不绝。这也是出师的盛况。”周法尚说：“这样不行。军队连绵千里，常有山川的隔阻，突然遇到不测，队伍就会四分五裂。若中央有事，则首尾不知道，况且道路险阻漫长，难以相救。虽然有汉武帝出关兵连千里的故事，但这是招致失败的办法。”炀帝听了不高兴，说：“你的意思如何？”周法尚说：“将军队列成方阵，四面向外防御，六宫及百官家属都在方阵内，倘若发生变故，就命令受敌的方面抵抗，并从阵内派奇兵，伸出阵外奋力攻击，以车子作壁垒，再设曲形钩阵，这与据守城池的战术原理没有什么不同。假若交战得胜，就调派骑兵追击，万一不胜，可以屯营自守，我认为这是万全之策。”炀帝说：“好！”于是就任命周法尚为左武卫将军。

启民可汗复上表，以为“先帝可汗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乏。臣兄弟嫉妒，共欲杀臣。臣当是时，走无所适，仰视唯天，俯视唯地，奉身委命，依归先帝。先帝怜臣且死，养而生之，以臣为大可汗，还抚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还如先帝养生臣及突厥之民，种种无乏。臣荷戴圣恩，言不能尽。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愿率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帝以为峴不可。秋，七月，辛亥，赐启民玺书，谕以“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存心恭顺，何必变服？”

启民可汗又上表，以为“先帝可汗可怜我，将安义公主嫁给我，所应用的东西都不匮乏。我的兄弟们嫉妒，都要杀我。我当时是走投无路，抬头只有天，低头只有地，将身家性命都托附给先帝。先帝怜惜我将死，养护我使我又活下来，让我作了大可汗，还安抚了突厥的百姓。如今陛下治理天下，仍和先帝一样养护我和突厥的百姓，使我们什么也不缺乏。我身受圣恩，感恩的话说不尽。我现在已不是过去的突厥可汗，而是陛下的臣民，我愿意率领部落百姓改装易服，同华夏一样。”炀帝认为不可以。秋季，七月，辛亥（初四），炀帝赐给启民可汗玺书，说由于“漠北并未平静，还须要征战，只要你们存心恭顺朝廷，何必变易服装呢？”

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甲寅，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帝赐启民帛二千万段，其下各有差。又赐启民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

炀帝想要向突厥人炫耀，他命令宇文恺制作大帐，帐内可坐几千人。甲寅（初七），炀帝来到设于城东的大帐，备好仪仗侍卫，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属，宴间演出散乐。各方部落的胡人都惊异欢悦，争着进献牛羊驼马几千万头。炀帝赐给启民可汗帛二千万段，启民的部属按等级都有不同的赏赐。炀帝又赐给启民可汗辂车与坐骑，鼓乐幡旗等仪仗，特许他朝拜时不必唱名，其地位在诸侯王以上。

又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尚书左仆射苏威谏，上不听，筑之二旬而毕。帝之征散乐也，太常卿高谏，不听。退，谓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又以帝遇启民过厚，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又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礼部尚书宇文私谓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光禄大夫贺若弼亦私议宴可汗太侈。并为人所奏。帝以为诽谤朝政，丙子，高、宇文、贺若弼皆坐诛，诸子徙边，弼妻子没官为奴婢。事连苏威，亦坐免官。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自蒙寄任，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驾若弼、韩擒虎皆所推荐，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海内富庶，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伤之。先是，萧琮以皇

后故，甚见亲重，为内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缌麻以上，皆随才擢用，诸萧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职务为意，身虽旅，见北间豪贵，无所降下。与贺若弼善，弼既诛，又有童谣曰：“萧萧亦复起。”帝由是忌之，遂废于家，未几而卒。

炀帝又下诏征发男丁一百余万人修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尚书左仆射苏威劝阻，炀帝不听，修筑了二十天完工。炀帝征召全国的散乐艺人，太常卿高劝阻，炀帝不听。高退下来对太常丞李懿说：“北周天元帝因为好乐而亡国，殷鉴并不远，怎么可以再重复呢？”高又认为炀帝对启民可汗的待遇过厚，对太府卿何稠说：“这个胡虏很清楚中国的虚实，山川的险易，恐怕会成为后患。”他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太无纲纪了。”礼部尚书宇文私下对高说：“周天元的奢侈，以今天的情况与之比较，也不算太过分吧？”又说：“修长城的工程，幸而不是急迫的任务。”光禄大夫贺若弼也私下议论宴请启民可汗的规模太奢侈。这些话都被人报告了炀帝。炀帝认为他们诽谤朝政。丙子（二十九日），高、宇文、贺若弼都获罪被杀。高的几个儿子流放到边地；贺若弼的妻子儿女被没收为官奴婢。事情还牵连到苏威，也获罪而被免官。高有文韬武略，对世务贤明，通达事理，自从蒙受重任以来，竭诚尽力，推荐引进忠诚贤良之士，以天下为已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都是高推荐的，其他建有功劳做成大事的人更不可胜数。他当朝执政将近二十年，朝野上下都非常敬重他，对他无异议。国家富庶，是高的努力。他被杀，天下人没有不伤感的。原先，萧琮因为皇后萧氏的缘故，很为炀帝亲近推重，任命为内史令，后改封为梁公。萧琮宗族中的涉及服丧缌麻三月的人，都按才能提拔任用了，萧琮的几个兄弟，都在朝廷作官。萧琮性情恬淡儒雅，不把职务放在心上，虽然客居他乡，但对北方的豪强贵族，都没有看得崐上的。他与贺若弼有交情，贺若弼被杀，又有童谣说：“萧萧亦复起。”炀帝因此对他猜忌，就将他罢官回家，不久他就去世了。

[11]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历云中，溯金河。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启

民奉庐帐以俟车驾；乙酉，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帝大悦，赋诗曰：“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皇后亦幸义成公主帐。帝赐启民及公主金瓮各一，并衣服被褥锦彩，特勒以下，受赐各有差。帝还，启民从入塞，己丑，遣归国。

[11]八月，壬午（初六），炀帝的车驾从榆林出发，经过云中，溯金河而上。当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随驾的士兵有五十余万，马匹十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炀帝命令宇文恺等人制造观风行殿，殿上可容纳侍卫几百人，行殿可以离合，下设轮轴，可以很快地推移。又命宇文恺制作行城，行城周长二千步，以木板为主体，用布蒙上，再画上彩画，行城上观台、望敌楼全都齐备。胡人惊叹，以为神功，每望见御营，十里之外就跪伏叩头，没人敢骑马。启民可汗奉献庐帐以等待炀帝的到来。乙酉（初九），炀帝驾临启民可汗的营帐，启民捧着酒杯为炀帝祝寿，跪伏在地上极为恭顺。突厥王侯以下的人都袒衣割肉立于帐前，不敢仰视。炀帝非常高兴，赋诗道：“呼韩叩头至，屠耆接踵来，怎比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皇后萧氏也临幸义成公主的牙帐。炀帝赐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金瓮各一只，以及衣服、被褥、锦彩。特勒以下的人也受到不同等级的赏赐。炀帝回返，启民可汗随从炀帝入塞。乙丑（十三日），炀帝让启民可汗回国。

癸巳，入楼烦关；壬寅，至太原，诏营晋阳宫。帝谓御史大夫张衡曰：“朕欲过公宅，可为朕作主人。”衡乃先驰至河内，具牛酒。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九月，己未，至济源，幸衡宅。帝悦其山泉，留宴三日，赐赉甚厚。衡复献食，帝令颁赐公卿，下至卫士，无不沾洽。己巳，至东都。

癸巳（十七日），炀帝进入楼烦关；壬寅（二十六日），到达太原，下诏营建晋阳宫。炀帝对御史大夫张衡说：“我打算经过你的家，你可以为我作主人。”张衡就先驰马到河内，准备牛和酒等物品。炀帝上太行山，命开辟直达张衡家的道路九十里。九月，己未（十三日），炀帝到达济源，驾临张衡宅邸。炀帝喜欢这里的山泉，留下来欢宴三天，赏赐的财物非常丰厚。张衡又进献食物，炀帝让赏赐给公卿大臣以至于卫士，人人都得到了赏赐。己巳（二十三日），炀帝到达东都。

[12]壬申，以齐王为河南尹；癸酉，以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

[12]壬申（二十六日），炀帝任命齐王杨为河南尹；癸酉（二十七日），任命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

[13]冬，十月，敕河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

[13]冬季，十月，敕命河南各郡送一艺户到东京来辅助原有的三千余家艺户，在洛水以南设置十二坊来安置他们。

[14]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远略，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倾以去，纵横所亘，将二万里，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北道从伊吾，中道从高昌，南道从鄯善，总凑敦煌。且云："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汜而越昆仑，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壅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若服而抚之，务存安辑，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壹戎、夏，其在兹乎！"帝大悦，赐帛五百段，日引矩于御坐，亲问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诸珍宝，吐谷浑易可并吞。"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以矩为黄门侍郎，复使至张掖，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

[14]西域诸多胡人都到张掖做买卖。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矩掌管这件事。裴岷矩知道炀帝喜好远征，做买卖的胡人来了，裴矩就探询各国的山川地理和风俗，国王以及百姓的风土人情，服饰仪表，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共四十四国，入朝奏报给炀帝。另外还制作了西域地图，上面包括了西域所有重要的地点，从西倾山开始，纵横连亘将近二万里。从敦煌出发，到达西海，共分为三条路：北路从伊吾起，中路从高昌起，南路从鄯善起，总汇到敦煌。裴矩还说："凭借着国家的威德，将士的骁勇，渡过汜水，翻越昆仑山，易如反掌。但是突厥、吐谷浑分别统辖着羌人、胡人的国家，因为他们的阻挡和抑制，所以西域之国不能来朝贡。如今由商人秘密送来很多诚恳的书信，翘道盼望，愿成为大隋的臣属。倘若降服并占有他们，务必要认

真安抚管理。只须由朝廷派出使者，不必动用干戈，诸蕃国从属于我们以后，吐谷浑、突厥就可以灭掉了。使戎狄、华夏融合为一体，就在此一举了！”炀帝大为高兴，赐帛五百段，每日让裴矩到御坐旁，亲自询问西域的情况。裴矩夸张地说：“西域有很多珍宝，吐谷浑容易被吞并。”炀帝于是感慨地仰慕秦皇、汉武的功绩，诚心要开通西域。将筹划处理四夷的事务都委托给了裴矩。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又派裴矩到张掖，招引西域各国的胡人，给他们利益，劝告他们入朝。从此西域的胡人往来不断，他们所经过的郡县，疲于招待迎送，耗费以万万计，终于使隋王朝疲乏凋敝至于灭亡，这都是裴矩所倡导的。

[15]铁勒寇边，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击之，不利。铁勒寻遣使谢罪，请降；帝使裴矩慰抚之。

[15]铁勒入侵边界，炀帝派将军冯孝慈率军出敦煌阻击铁勒，出师不利。不久铁勒人派遣使者来谢罪，请求归降，炀帝派裴矩安抚慰籍他们。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一卷

隋纪五 炀皇帝上之下大业四年（戊辰、608）

隋纪五 隋炀帝大业四年（戊辰，公元608年）

[1] 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五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1] 春季，正月，乙巳（初一），炀帝下诏征发黄河以北各军一百多万人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向南到黄河，向北通涿郡。男丁不足，开始役使妇女。

[2] 壬申，以太府卿元寿为内史令。

[2] 壬申（二十八日），任命太府卿元寿为内史令。

[3] 裴矩闻西突厥处罗可汗思其母，请遣使招怀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赍诏书慰谕之。处罗见君肃甚倨，受诏不肯起，君肃谓之曰："突厥本一国，中分为二，每岁交兵，积数十岁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其势敌耳。然启民举其部落百万之众，卑躬折节，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独制，欲借兵于大国，共灭可汗耳。群臣咸欲从启民之请，天子既许之，师出有日矣。顾可汗母向夫人惧西国之灭，旦夕守阙，哭泣哀祈，匍匐谢罪，请发使召可汗，令入内属。天子怜之，故复遣使至此。今可汗乃倨慢如此，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伏尸都市，传首虏庭。发大隋之兵，资东国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亡无日矣！奈何爱两拜之礼，绝慈母之命，惜一语称臣，使社稷为墟乎！"处罗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诏书，因遣使者随君肃贡汗血马。

[3]裴矩听说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思念他的母亲，请求炀帝派遣使者去招抚处罗可汗。二月，己卯（初六），炀帝派遣司朝谒者崔君肃携带着诏书慰问并谕示他。处罗可汗见到崔君肃时态度很是傲慢，接受诏书时不肯起立。崔君肃对他说："突厥本来是一个国家，中间一分为二，每年双方交兵打仗，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不能互相消灭，其原因是明显的，双方势均力敌。但是启民可汗率领其部落的百万之众，卑躬屈膝，对大隋天子称臣的原因是什么呢？正是因为对可汗您的切齿之恨，不能独自制服您，而想要凭借大国的兵力，共同灭掉可汗您呵。

朝中群臣都想接受启民可汗的请求，天子要是允许了，出兵就有日可待了。只是可汗的母亲向夫人，惧怕西突厥国被灭亡，每日早晚守在宫门，哭泣着哀求着，匍匐在地谢罪，请求皇帝派使者召见可汗，让可汗入朝归附。天子怜悯向夫人，因此派使者到这里来。现在可汗既如此傲慢，那么向夫人就成了诓骗天子，一定会被在闹市杀掉，并将首级传示西域各国。天子发动大隋的兵马，借助东突厥的人力，左提右挈以夹击可汗，您的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为什么要爱惜行两拜之礼，而丢掉慈母的性命呢？吝惜说一句称臣的话，而使国家社稷成为废墟呢？”处罗可汗听了此话，惊惶四顾，一跃而起，流泪再三拜谢，跪在地上接受诏书。因此派遣使者随崔君肃朝贡上等好马。

[4]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贡，遗帝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无礼者，勿复以闻。”

[4]三月，壬戌（十九日），倭王多利思比孤派人来朝贡，给炀帝的书信上说：“日出处的天子致书信给日没处的天子，您可好吗？”炀帝看后很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人的书信凡无礼的，就不要再给我看了。”

[5]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行宫设六合板城，载以枪车。每顿舍，则外其辕以为外围，内布铁菱；次施弩床，皆插钢锥，外向；上施旋机弩，以绳连机，人来触绳，则弩机旋转，向所触而发。其外又以周围，施铃柱、槌磬以知所警。

[5]乙丑（二十二日），炀帝到达五原，就此出塞巡视长城。炀帝的行宫设置木制的六合城，城上载有枪车。每次停下驻宿，则把车辕朝外作为外围，内布铁蒺藜；再安设弩床，都插上钢锥，锥向外；上面装置旋机弩，用绳子系在弩的板机上，只要有人触动绳子，弩机就旋转，向触动的方向发射。在弩外周围又布置能弋射的短箭，并装设铃柱、木槌、石磬用来报警。

[6]帝募能通绝域者，屯田主事常骏等请使赤土，帝大悦，丙寅，命骏赍物五千段，以赐其王。赤土者，南海中远国也。

[6]炀帝招募能够沟通极远地方关系的人，屯田主事常骏等人请求出使赤土，炀帝非常高兴。丙寅（二十三日），命令常骏携带着财物五千段，用来赏赐赤土国王。赤土国，是南海中一个很遥远的国家。

[7]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夏，四月，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

[7]炀帝没有一天不在营建宫室，两京以及江都，苑囿亭殿虽然很多，时间久了炀帝仍非常感到厌倦，每次游玩，左顾右盼，觉得这些宫殿苑林都没有 中意的，不知道什么是好。于是遍求天下山川图册，亲自察看，以寻求名胜之地营造宫苑。夏季，四月，炀帝下诏在汾州之北，汾水的源头营建汾阳宫。

[8]初，元德太子薨，河南柳尹齐王次当为嗣，元德吏兵二万余人，悉隶于，帝为之妙选僚属，以光禄少卿柳謇之为齐王长史。且戒之曰："齐王德业修备，富贵自钟卿门；若有不善，罪亦相及。"謇之，庆之从子也。宠遇日隆，百官趋谒，阗咽道路。以是骄恣，昵近小人，所为多不法。遣左右乔令则、库狄仲、陈智伟求声色。令则等因此放纵，访人家有美女，辄矫命呼之，载入第，淫而遣之。仲、智伟诣陇西，挝炙诸胡，责其名马，得数匹以进；令还主，仲等诈言王赐，取归其家，不知也。乐平公主尝奏帝，言柳氏女美，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复以柳氏进，纳之。其后，帝问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齐王所。"帝不悦。从帝幸汾阳宫，大猎，诏以千骑入围，大获麋鹿以献；而帝未有得也，乃怒从官，皆言为左右所遏，兽不得前。帝于是发怒，求罪失。时制：县令无故不得出境；有伊阙令皇甫诩，得幸于，违禁，携之至汾阳宫。御史韦德裕希旨劾奏，帝令甲士千余人大索第，因穷治其事。妃韦氏早卒，与妃姊元氏妇通，产一女。召相工令遍视后庭，相工指妃姊曰："此产子者当为皇后。"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阴挟左道为厌胜，至是皆发。帝大怒，斩令则等数人，赐妃姊死，府僚皆斥之边远。柳謇之坐不能匡正，除名。时赵王杲尚幼，帝谓侍臣曰："朕唯有一子，不然者，当肆诸市朝以明国宪。"自是恩宠日衰，虽为京尹，不复关预时政。帝恒令虎贲郎将一人监其府事，有微失，虎贲辄奏之。帝亦常虑生变，所给左右，皆以老弱，备员而已。太史令庾质，季才之子也，其子为齐王属，帝谓质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儿事齐王，何向背如此！"对曰："臣事陛下，子事齐王，实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犹怒，出为合水令。

[8]当初，元德太子杨昭去世，河南尹齐王杨按次序应当立为嗣子，元 德太子属下的两万余官吏兵卒，全都隶属于杨。炀帝为他精心地挑选僚属，任命光禄少卿柳謇之为齐王的长吏，并且告诫柳謇之说："齐王德行、业绩修习完美，那么富贵自然就会来到你身边，齐王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罪过也会相及于你。"柳謇之是柳庆的侄子。杨得到炀帝的宠信日益隆重，文武百官都赶着去拜谒他，以至于人都挤满道路。杨因此而骄傲放纵，亲近小人，所做所为多是不法之事。他派身边的乔令则、库狄仲、陈智伟去寻找歌舞女色。乔令则等人因此就更加放纵，打听到人家有美女，立即就假借杨的命令招来，装上车子送入杨府第，奸淫后再放走。库狄仲、陈智伟到陇西去，对各部落胡人进行拷打烧烙，责令他们交出各马，得到几匹好马便进献给杨，杨命令把马还给主人，库狄仲等人诈称是齐王所赐，将马牵回家里，杨不知道这些事。乐平公主曾经奏报炀帝说柳家的女儿很美，炀帝没有答复。后来，公主又把柳氏女给了杨，杨收纳了。之后，炀帝问乐平公主："柳氏女在哪里呢？"公主说："在齐王杨府里。"炀帝不高兴。杨跟随炀帝到汾阳宫，参加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炀帝命令杨率领一千骑兵进入围猎圈，杨猎获了很多麋鹿进献给炀帝，而炀帝什么也没有猎到，就向跟从的官员发怒。官员们都说因为杨身边人的阻挡，野兽不能到跟前来。于是炀帝发怒，搜罗杨的罪过。当时的制度：县令无故不得出县境，伊阙县令皇甫诩，受到杨的宠信，他违反了禁令，被杨带到了汾阳宫。御史韦德裕秉承炀帝的旨意向炀帝奏报弹劾杨。炀帝命令甲士一千余人大肆搜查杨的府第，彻底追查惩治此事。杨的妃子韦氏早死，杨与妃姐元氏妇私通，生了一个女儿。杨召来一个看相的人，让 他看遍府内的姬妾，看相者指着妃姐说："这个生孩子的应当成为皇后。"杨认为元德太子有三个儿子，恐怕自已不能被立为太子，暗中倚靠左道妖术作咒诅以求胜，到后来这些都被揭发。炀帝勃然大怒，将乔令则等几人斩首，妃姐被赐死，杨府中的僚属都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柳謇之犯了岷不能纠正齐王错误的罪，而被除名。当时赵王杨杲还年幼，炀帝对侍臣说："我只有杨这一个儿子，不然的话，应当处死并陈尸于闹市以昭明国家的法度。"对杨的恩宠自此日渐衰落，虽然身为京尹，但不再参与时政。炀帝始终令虎贲郎派一人监视齐王府的情况，杨稍微有点过失，虎贲郎便立即上报。炀帝也常常担忧杨会发生变故，派到杨身边的人，都是老弱者，仅补齐人员而

已。太史令庾质，是庾季才的儿子，他的儿子是齐王府的属官。炀帝对庾质说："你不能一心一意地侍奉我，竟让你儿子侍奉齐王，为什么你的心意正反不一呢？"庾质回答说："我侍奉陛下，儿子侍奉齐王，实在是一心一意，不敢有二心。"炀帝仍然发怒，把庾质调为合水县令。

[9]乙卯，诏以突厥启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以上，务从优厚。

[9]乙卯（十三日），炀帝下诏说，突厥启民可汗遵奉朝廷的感化，想改变戎狄的习俗，可以在万寿戍建立城池修造房屋，他们所用的帷帐、床褥等等物品，务必从优供应。

[10]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

[10]秋季，七月，辛巳（初十），炀帝征发壮丁二十余万人修筑长城，从榆谷向东。

[11]裴矩说铁勒，使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伏允东走，入西平境内，遣使请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临羌城，吐谷浑畏述兵盛，不敢降，帅众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头、赤水二城，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虏男女四千口而还。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

[11]裴矩游说铁勒，让铁勒攻击吐谷浑，大败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向东逃跑，进入西平境内，派遣使臣向隋朝请求投降要求救援。炀帝派安德王杨雄率兵出浇河郡，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接伏允可汗。宇文述到达临羌城，吐谷浑人畏惧宇文述兵势强盛，不敢投降，伏允可汗就率众向西逃跑。宇文述引兵追杀，攻下曼头、赤水二城，斩获首级三千余，俘获吐谷浑王公以下贵族二百人，俘虏男女百姓四千人返回。伏允可汗向南逃到雪山，他原来统辖的地域都丧失了，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都为隋朝所有。隋朝在此设置州、县、镇、戍，将所有犯轻罪的人迁到此居住。

[12]八月，辛酉，上亲祠恒岳，赦天下。河北道郡守毕集，裴矩所致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

[12]八月，辛酉（二十日），炀帝亲自到恒山去祭祀，下诏大赦天下。河北道的郡守都集中到恒山，裴矩所罗致的西域十几个国家的使

者都前来助祭。

[13]九月，辛未，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

[13]九月，辛未（初一），炀帝征召天下训鹰师集中到东京，应征而至的有一万余人。

[14]冬，十月，乙卯，颁新式。

[14]冬季，十月，乙卯（十六日），颁布新的度、量、衡制度。

[15]常骏等至赤土境，赤土王利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舶迎之，进金以缆骏船，凡泛海百余日，入境月余，乃至其都。其王居处器用，穷极珍丽，待使者礼亦厚，遣其子那邪迦随骏入贡。

[15]常骏等人到达赤土国的国境，赤土国王利富多塞派遣使者乘三十只大船来迎接他们。进献金锁以缆常骏的船。常骏等人在海上渡了一百余天，入赤土境后又过了一个多月，才到达赤土国的国都。赤土国王居住的宫殿、器物用品，都极其珍贵华丽，接待使者的礼节也十分隆重。国王还派儿子那邪迦跟随常骏入朝进贡。

[16]帝以右翊卫将军河东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出玉门，启民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闻世雄军已度碛，大惧，请降。世雄乃于汉故伊吾城东筑城，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余人戍之而还。

[16]炀帝任命右翊卫将军河东人薛世雄为王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的启民可汗联合进攻伊吾国。薛世雄率军出玉门，启民可汗没有到。薛世雄孤军越过沙漠，伊吾人开始以为隋军不可能来，所以都没有做防备，当听说薛世雄军已岷越过沙漠，大为恐惧，于是请求投降。薛世雄就在汉代旧伊吾城东筑新城，留下银青光禄大夫王威率领一千余名士兵戍守伊吾城，薛世雄率军返回。

五年（己巳、609）

五年（己巳，公元609年）

[1]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

[1]春季，正月，丙子（初八），炀帝改东京为东都。

[2]突厥启民可汗来朝，礼赐益厚。

[2]突厥启民可汗来 朝见，接待之礼和赏赐更加丰厚。

[3]癸未，诏天下均田。

[3]癸未（十五日），炀帝下诏，天下实行均田制。

[4]戊子，上自东都西还。

[4]戊子（二十日），炀帝从东都回西京。

[5]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皆禁之。

[5]己丑（二十一日），规定民间铁叉、搭钩、刀之类都属于违禁之物。

[6]二月，戊申，车驾至西京。

[6]二月，戊申（十一日），炀帝的车驾到达西京。

[7]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风旧宅。夏，四月，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将击吐谷浑。五月，乙亥，上大猎于拔延山，长围亘二十里。庚辰，入长宁谷，度星岭；丙戌，至浩川。以桥未成，斩都水使者黄亘及督役者九人，数日，桥成，乃行。

[7]三月，己巳（初二），炀帝向西巡视河右；乙亥（初八），到达扶风郡杨家旧宅。夏季，四月，癸亥（二十七日），炀帝出临津关，渡过黄河，到达西平郡。布置军队，讲习武事，准备进攻吐谷浑。五月，乙亥（初九），炀帝在拔延山举行大规模的围猎，长围竟达二十里（疑有误）。庚辰（十四日），炀帝进入长宁谷，越过星岭；丙戌（二十日），到达浩川，因为桥未建成，炀帝斩都水使者黄亘以及监工九人，几天后，桥建成，才继续前进。

吐谷浑可汗伏允帅众保覆袁川，帝分命内史元寿南屯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将军张寿西屯泥岭，四面围之。伏允以数十骑遁出，遣其名王诈称伏允，保车我真山。壬辰，诏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往捕之。定和轻其众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浑伏兵射杀之；其亚将柳武建击吐谷浑，破之。甲午，吐谷浑仙头王穷蹙，帅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禄大夫梁默等追讨伏允，兵败，为伏允所杀。卫尉卿刘权出伊吾道，击吐谷浑，至青海，虏获千余口，乘胜追奔，至伏俟城。

吐谷浑可汗伏允率领部众据守覆袁川，炀帝分别命令内史元寿向南面金山驻军；兵部尚书段文振在北面雪山驻军；太仆卿杨义臣在东面

琵琶峡驻军；将军张寿在西面泥岭驻军，四面包围吐谷浑人。伏允率几十骑兵逃出，派他的一个王诈称是伏允，据守车我真山。壬辰（二十六日），炀帝命令右 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去抓捕他。张定和轻视吐谷浑人少，不穿铠甲，挺身登山，吐谷浑的伏兵将张定和射死。张定和的副将柳武建率兵进击吐谷浑，攻破他们。甲午（二十八日），吐谷浑仙头王走投无路，率领部众男女十余万来投降。六月，丁酉（初二），炀帝派左光禄大夫梁默等率兵追击讨伐伏允，结果大败，梁默为伏允杀死。卫尉卿刘权率兵出伊吾道进攻吐谷浑，一直追到青海，俘获一千余人，乘胜追击，直到伏俟城。

辛丑，帝谓给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对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丙午，至张掖。帝之将西巡也，命裴矩说高昌王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辛丑（初六），炀帝对给事郎蔡徵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南朝的各位皇帝多爱敷脂粉，坐于深宫，不同百姓相见，这是什么道理呢？"蔡崐徵回答："这就是他们王朝不能长久的原因。"丙午（十一日），炀帝到达张掖。在炀帝将要西巡的时候，命裴矩去游说高昌王曲伯雅以及伊吾的吐屯设等，以厚利引诱他们，召他们派遣使者入朝。壬子（十七日），炀帝到达燕支山，曲伯雅、吐屯设以及西域二十七国的国王、使者都在道路东侧拜见炀帝。他们均受命佩戴金玉，身着锦衣，焚香奏乐，歌舞欢腾。炀帝又命令武威、张掖的士女盛装修饰纵情观看。衣服、车马不新鲜整齐的，由郡县负责征收更换。车驾马匹充塞道路，周围绵延几十里，以显示中国的强盛。吐屯设进献西域几千里的土地，炀帝非常高兴。癸丑（十八日），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将天下的罪人流放这里，作为戍卒守卫

这些地方。炀帝命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大规模开发屯田，以抵御吐谷浑，保持西域道路的畅通。

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这时，全国共置郡一百九十个，县一千二百五十五个；有户八百九十多万；国土东西长九千三百里，南北宽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朝的强盛，这时已达到了顶点 。

帝谓裴矩有绥怀之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

炀帝说裴矩有安抚、怀柔的韬略，提升他为银青光禄大夫。从西京各县 以及西北各郡，都辗转输送财物到塞外，每年耗费以钜万亿计，路途遥远险阻，或遇上强盗抢劫，凡人畜因死亡不能到达目的地的，郡县都要再行征调，以至使他们家业破产。因此百姓失去生计，西部地区先贫困起来。

初，吐谷浑伏允使其子顺来朝，帝留顺不遣。伏允败走，无以自资，帅数千骑客于党项。帝立顺为可汗，送至玉门，令统其余众；以其大宝王尼洛周为 辅。至西平，其部下杀洛周 ，顺不果入而还。

当初，吐谷浑可汗伏允派他的儿子顺来朝见炀帝，炀帝将顺留下不放他回去。伏允败走后，无法解决生计，就率领几千骑兵客居在党项境内。炀帝立顺为可汗，送他到玉门，让他统领吐谷浑剩下的部众，并任命吐谷浑的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臣。顺到西平时，他的部下杀死了尼洛周，顺没能到达目的地就又返回了。

丙辰，上御观风殿，大备文物，引高昌王伯雅及伊吾吐屯设升殿宴饮，其余蛮夷使者陪阶庭者二十余国，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赐赉有差。戊午赦天下。

丙辰（二十一日），炀帝到观风行殿，大规模地陈列仪仗、礼仪，带着高昌王伯雅和伊吾的吐屯设上殿宴饮，其余的蛮夷使臣在殿下陪宴的共有二十多个国家。炀帝命人奏九部乐，以及鱼龙戏来娱乐，对各国来使赏赐不等。戊午（二十三日），下诏大赦天下。

吐谷浑有青海，俗传置牝马于其上，得龙种。秋，七月，置马牧于青海，纵牝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无效而止。

吐谷浑有青海，民间传说把牝马放到青海内，可以得到龙种。秋季，七月，将马在青海放牧，山谷间纵养牝马两千匹，以求得龙种，但没有效果，只 好停止了。

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九月，乙未，车驾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复幸东都。

炀帝的车驾向东返回，路经大斗拔谷，山路狭窄险要，队伍只能鱼贯通行。风雪使天色昏暗，文武百官饥饿难忍，衣服又全为风雪所打湿。都深夜了还未到达宿营地，士卒冻死大半，马驴冻死十之八九；后宫的妃嫔、公主有的都走散了，和军士们混杂在一起宿于山间。九月，乙未（疑误），炀帝车驾进入西京。冬季，十一月，丙子（十三日），炀帝又到东都。

[8]民部侍郎裴蕴以民间版籍，脱漏户口及诈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诸郡计帐进丁二十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 临朝览状，谓百官曰："前代无贤才，致此罔冒；今户口皆实，全由裴蕴。"由是渐见亲委，未几，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蕴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则曲峔法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刑部、大理莫敢与争，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有机辩，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

[8]民部侍郎裴蕴认为民间的名册、户籍，有很多脱漏户口以及诈骗注册为老少的情况。就奏请炀帝进行查阅面貌以验老小。如果一个人的情况不属实，那么有关的官员就被解职。又许诺如果百姓检举出一个壮丁，就命令被检举的人家替检举者缴纳赋役。这一年，各郡总计增加了男丁二十万三千人，新归附的人口六十四万一 千五百人。炀帝上朝览阅报告，对百官说："前代没有贤才，以致户口罔骗冒充，现在户口都确实了，全是由于有了裴蕴。"因此逐渐对裴蕴亲近信任，不久，就提升裴蕴为御史大夫，让他和裴矩、虞世基参与掌管机密。裴

蕴善于观察以迎合皇帝细微的心思和意图。炀帝要加罪的人，裴蕴就曲解法律以编造成罪状；炀帝想要赦免的人，裴蕴就附和炀帝意思，从轻解释典章法律，因此就将人释放了。此后大大小小的刑狱之案，都交给裴蕴办理。刑部、大理寺都不敢与裴蕴争论，必定要秉承裴蕴的意图来衡量法律，然后才决断案件。裴蕴机智、善辩，说起话来口若悬河，犯人的罪过或轻或重，都凭裴蕴的一张嘴。他剖析、解释问题明达敏捷，当时的人都不能把他问住。

[9]突厥启民可汗卒，上为之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为始毕可汗；表请尚公主，诏从其俗。

[9]突厥的启民可汗去世，炀帝为启民可汗之死，停止上朝三天。立启民的儿子咄吉为始毕可汗。始毕可汗上表请求娶义成公主，炀帝下诏，命遵从突 厥的习俗。

[10]初，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学有盛名，久当枢要，高祖末，出为襄州总管；帝即位，自番州刺史召之，欲用为秘书监。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颂》，帝览之，不悦，顾谓苏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司隶刺史房彦谦劝道衡杜绝宾客，卑辞下气，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忆高邪！"付执法者推之。裴蕴奏："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然。我少时与之行役，轻我童稚，与高、贺若弼等外擅威权；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道衡自以所坐非大过，促宪司早断，冀奏日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馔，以备宾客来候者。及奏，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决。宪司重奏，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10]当初，内史侍郎薛道衡因其才学而有盛名，他在枢要部门任职很久了，文帝末年出任襄州总管。炀帝即位后，将他从番州刺史的任上召回，打 算让他作秘书监。薛道衡回来后，向炀帝奉上《高祖文皇帝颂》，炀帝看了，不高兴，看着苏威说："薛道衡极力赞美前朝，这里有点《鱼藻》讽刺的意味。"炀帝任命薛道衡为司隶大夫，将要安置罪名。司隶刺史房彦谦劝薛道衡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薛道衡没能听从房彦谦的劝告。恰好正议定新的律令，议论很久仍不能决定下来，

薛道衡对朝臣们说：“假使当初高颎不死，新律令早就会决定下来，而且颁布实行了。”有人报告了炀帝，炀帝发怒说：“你还想着高啊！”将薛道衡交付司法部门推究治罪。裴蕴奏报说：“薛道衡自负自己的才能，靠着过去文帝对他的信任，有目无君上之心，将坏事加于国家，妄造祸端。论他的罪名好象是比较隐晦暧昧，但追究他的真情实意，确实是重大的悖逆之罪。”炀帝说：“是这样的。我年轻的时候和他一起伐陈，他轻视我年纪轻，与高、贺若弼等人在外专擅权威，到我即位，他心中不安分，亏了天下无事，他没来得及谋反。你认为他悖逆，恰好体会了朕的意图。”薛道衡自以为犯的不是大错，就催促司法部门早些判决，他希望判决结果上奏时，炀帝一定会赦免他。还让家里人备好饭菜，准备招待来问候的宾客。待到上奏，炀帝命令薛道衡自尽。薛道衡完全没有料到会这样，未能自尽。司法部门又奏报给炀帝，炀帝命人将薛道衡勒死，他的妻子儿女被流放到且末。天下人都为薛道衡感到冤枉。

[11]帝大阅军实，称器甲之美，宇文述因进言：“此皆云定兴之功。”帝即擢定兴为太府丞。

[11]炀帝大规模地检查了军用器械，他称赞器械、铠甲的精美，宇文述趁崐机说：“这都是云定兴的功劳。”炀帝就提升云定兴为太府丞。

六年（庚午、610）

六年（庚午，公元610年）

[1]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盗数十人，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连坐者千余家。

[1]春季，正月，癸亥朔（初一），早晨，差三刻天亮时，有盗贼几十名，头戴白帽，衣穿白衣，焚着香，手持花，自称是弥勒佛，从建国门进入，看门的人都跪下叩头，接着这些人就夺取卫士的兵器，即将作乱。齐王杨遇见，率兵将这些人杀死。于是京师大肆搜捕，受牵连而获罪的有一千余家。

[2]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2]炀帝因为各蕃部落的酋长都汇集在洛阳，丁丑（十五日），在端门街举行盛大的百戏表演。戏场周围长五千步，演奏乐器的人有一万八千人，乐声几十里以外都能听到，从黄昏至清晨，灯火照亮了天地，至月未才结束。耗费巨万，从此每年都是这样。

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各蕃部落酋长请求到丰都市场进行交易，炀帝允许了。他先下令整修装饰店铺，屋檐式样要划一，店内挂设帷帐，珍稀货物摆满店堂，商人们服饰华丽，连卖菜人也要用龙须席铺地。胡客凡有经过酒食店的，命令店主都要邀请入座，酒足饭饱之后，不取酬偿，并诓骗他们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胡人都惊叹。他们中聪明的人有些发觉，看到用丝绸缠树，就问："中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呢？"市上的人惭愧得无言以对。

帝称裴矩之能，谓群臣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是时矩与右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述善于供奉，容止便辟，侍卫者咸取则焉。郭衍尝劝帝五日一视朝，曰："无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为忠，曰："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炀帝称赞裴矩能干，对群臣说："裴矩非常能体会朕的意图，凡是他陈述奏报的，都是朕已经想好而还未说出来的说，裴矩就已经说给朕听了，要不是为国尽心，哪里能够这样！"这时裴矩与右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都因为会阿谀逢承而得到炀帝宠信。宇文述善于侍奉炀帝，一举一动都逢迎谄媚，侍卫炀帝的人都以他为榜样。郭衍曾经劝炀帝五天上一次朝，说："不要效仿文帝。白白地让自己劳累、辛苦。"炀帝越发认为郭衍忠心，说："只有郭衍和朕同心。"

帝临朝凝重，发言降诏，辞义可观；而内存声色，其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谓之四道场。梁公萧钜，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庆之孙也；皆有宠于帝。帝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与钜、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淆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

炀帝上朝时神态庄重，说话、颁旨，言辞堂皇；但是他内心却喜欢声色，他在东、西两京和巡游各地时，常常让僧、尼、道士、女道士跟随，称之为四道场。梁公萧矩是萧琮的侄子；千牛左右宇文是宇文庆的孙子，都被炀帝宠信。炀帝每日在苑中林亭间大摆酒筵，命令燕王杨与萧矩、宇文以及文帝的妃嫔坐一席；僧、尼 、道士、女道士坐一席；炀帝和自己宠爱的姬妃为一席，各席相连。炀帝退朝后即入席宴饮，互相劝酒，酒酣之际就混乱了，无所不干，这是常有的事。杨氏妇女有漂亮的，往往被进献给炀帝。宇文出入皇宫不限媾沤　劣阱

伞9.　鞫加胁缓攻拿　　镜堡賻还肿锼　恰*

[3]帝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不从，帝遣虎贲郎将庐江陈棱、朝请大夫 同安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之。行月余，至其国，以镇周为先锋。流求王渴刺兜遣兵逆战；屡破之，遂至其都。渴刺兜自将出战，又败，退入栅；棱等乘胜攻拔之，斩渴刺兜，虏其民万余口而还。二月，乙巳，棱等献流求俘，颁赐百官，进棱位右光禄大夫，镇周金紫光禄大夫。

[3]炀帝又派朱宽去招抚流求国。流求不顺从，炀帝派虎贲郎将庐江人陈棱、朝请大夫同安人张镇周征发东阳兵一万余人，从义安渡海去进攻流求。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流求，以张镇周为先锋。流求国王渴刺兜派兵迎战，隋军屡次击败流求军，于是就攻到流求国都。渴刺兜亲自率军出战，又被打败，退入营栅内，陈棱等人乘胜攻克了流求国都，杀死渴刺兜，俘获流求人一万余名返回。二月，乙巳（十三日），陈棱等人向炀帝献流求俘，炀帝赏赐百官，提升陈棱为右光禄大夫，张镇周为金紫光禄大夫。

[4]乙卯，诏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实相乖，自今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于是旧赐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4]乙卯（二十三日），炀帝下诏，“近年来封侯进爵，名不符实，从今以后，只有建有功勋的人才能得到赐土封爵，仍让子孙承袭爵位。”于是过去赐的五等爵，没有功勋的都被削去爵位。

[5]庚申，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

[5]庚申（二十八日），把所征召来的周、齐、梁、陈四朝的散乐艺人，都安排在太常，都设置博士弟子以便相互传授技艺，乐工达到三万余人。

[6]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宫。

[6]三月，癸亥（初二），炀帝驾游江都营。

[7]初，帝欲大营汾阳宫，令御史大夫张衡具图奏之。衡乘间进谏曰：“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弊，伏愿留神，稍加抑损。”帝意甚不平，后目衡谓侍臣曰：“张衡自谓由其计画，令我有天下也。”乃录齐王携皇甫诩从驾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时父老谒见者衣冠多不整，谴衡以宪司不能举正，出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筑楼烦城，因帝巡幸，得谒帝。帝恶衡不损瘦，以为不念咎，谓衡曰：“公甚肥泽，宜且还郡。”复遣之榆林。未几，敕衡督役江都宫。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衡谓玄感曰：“薛道衡真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频减顿具。帝于是发怒，锁诣江都市，将斩之，久乃得释，除名为民，放还田里。以王世充领江都宫监。

[7]当初，炀帝打算大规模地营建汾阳宫，他命令御史大夫张衡准备好图册奏报。张衡乘机劝说：“连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惫，希望您注意，稍微地减少一点劳役。”炀帝心里很不高兴，听后眼睛看着张衡对侍臣说：“张衡自认为是由他策划，让我得到天下的。”于是举出了过去齐王杨带着皇甫诩跟随炀帝车驾之事和前次到涿郡祭祀恒岳时父老等拜见者的衣冠很多都不整齐的事，谴责张衡作为掌管司法的官员而不能举发纠正，因此调张衡出任为榆林太守。后来，张衡监督营建楼烦城，因炀帝巡游楼烦城，张衡才得以谒见炀帝。炀帝厌恶张衡没有疲乏变瘦，认为他对自己错误不能时时自咎，对张衡说：“你太肥胖光润了，还是回榆林郡合适。”于是又派他回榆林。不久，炀帝命令张衡监督营建江都宫。礼部尚书杨玄感出使到江都，张衡对他说：“薛道衡真是冤枉死的。”杨玄感报告了炀帝。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报说张衡频

频减少宫中的设备物品。于是炀帝发怒，命令把张衡用枷锁锁往江都闹市，准备杀掉他，很久后才释放了张衡，除名为民，放回家乡。让王世充统领江都宫监。

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从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谲诈，有口辩，颇涉书传，好兵法，习律令。帝数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颜色为阿谀，雕饰池台，奏献珍物，由是有宠。

王世充原本是西域的胡人，姓支氏，父亲叫支收。他很小就跟随母亲嫁给了王氏，因此就冒用了王姓。王世充性情狡诈，有口才，涉猎过不少书籍经传，喜好兵法，熟习律令。炀帝几次到江都，王世充都能察颜观色阿谀谄媚，他雕缕装饰池台，进献珍奇物品，因此得到炀帝的宠信。

[8]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8]夏季，六月，甲寅（二十四日），规定江都太守的品级与京尹相同。[9]冬，十二月，己未，文安宪侯牛弘卒。弘宽厚恭俭，学术精博，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尝因醉射杀弘驾车牛。弘来还宅，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弘无所怪问，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

[9]冬季，十二月，己未（初三），文安宪侯牛弘去世。牛弘为人宽厚 谦恭，学术精博，隋王室的旧臣始终受到信任而没有受到耻辱和灾祸的，只有牛弘一人而已。牛弘的弟弟牛弼嗜好饮酒，酒醉后易发怒，曾经因醉酒而射死了牛弘驾车的牛。牛弘回家，他妻子迎上来告诉他：“叔叔射死了牛。”牛弘没有感到奇怪，只回答说：“做成肉脯。”他坐下后，妻子又说：“叔叔忽然射死牛，这是非常奇怪的事。”牛弘说：“我已经知道了。”神色自然若无其事，继续看书没有中断。

[10]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馀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10]炀帝命令开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八百余里，宽十余丈，使之可以通行龙舟，并在沿岸设置驿宫、临时停顿处，打算向东巡游会稽。

[11]上以百官从驾皆服裤褶，于军旅间不便，是岁，始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

胥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

[11]炀帝认为跟随车驾的百官都穿帛做的夹下衣在军旅中行动不方便，这一年第一次颁诏：“跟从车驾长途跋涉的人，文武官员都穿戎服，五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穿绯绿色的袍子，胥吏穿青衣，庶民百姓穿白衣，屠户商人穿黑衣，士卒穿黄衣。

[12]帝之幸启民帐也，高丽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黄门侍郎裴矩说帝曰：“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帝从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高丽王元惧，藩礼颇阙，帝将讨之；课天下富人买武马，匹至十万钱；简阅器仗，务令精新，或有滥恶，则使者立斩。

[12]炀帝到启民可汗营帐的时候，恰好高丽使者也在启民的帐里，启民不敢隐瞒，就让他觐见炀帝。黄门侍郎裴矩劝炀帝说：“高丽本是西周时箕子的封地，汉、晋时代都是中国的郡县，如今却不称臣，成了一个国家。先帝很长时间就想征伐高丽，但是由于杨谅不成器，以致师出无功。陛下您君临天下之时，怎能不征伐它，而使文明礼仪之境，成为荒凉野蛮的地方呢？今天高丽的使者亲眼看到启民举国归化中国，可以趁他恐惧时，胁迫高丽派遣使者入朝。”炀帝采纳了这个意见。让牛弘宣读诏旨说：“朕因为启民诚心地尊奉中国，所以亲自来到他的营帐。明年朕将要去涿郡，你回去时告诉高丽王：不要心怀疑虑，只要报答朕养育之恩的礼仪，朕会象对待启民一样对待你们。但是，假如不来朝见，朕将率领启民去巡视你的国土。”高丽王高元很害怕，但蕃国进觐的礼却很少，炀帝要讨伐高丽；命令天下的富人买军马，每匹价至十万钱；命人挑选、查验兵器和仪仗，要求务必精、新，若发现有粗制滥造的，检查官立即斩首。

七年（辛未、611）

七年（辛未，公元611年）

[1]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 衍卒。

[1]春季，正月，壬寅（十六日），真定襄侯郭衍去世。

[2]二月，己未，上升钓台，临杨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仍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之官于船前选补，其受选者三千余人，或徒步随船三千余里，不得处分，冻馁疲顿，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2]二月，己未（初三），炀帝登上钓台，在杨子津边，大宴百官。乙亥（十九日），炀帝从江都巡游到涿郡，乘坐龙舟，渡过黄河进入永济渠。仍下敕命，令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个部门的官员在船前接受挑选，被挑选的峎有三千余人，有的人徒步随船行走了三千余里，没有得到安置，这些人冻饿疲顿，因而致死的有十之一二。

[3]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 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先是，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 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3]壬午（二十六日），炀帝下诏征讨高丽。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到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们督促工程，工匠、役丁们昼夜站立在水中，不敢停下稍微休息一下，他们自腰以下都生了蛆，病累而死去的人有十之三、四。夏季，四月，庚午（十五日），炀帝车驾到涿郡的临朔宫，随从车驾的文武官员九品以上的，都命令给宅邸安置。原先，炀帝下诏征发天 下兵卒，无论远近，都在涿郡集中。又征发江淮以南的水手一万人，弩 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从全国各地奔赴涿郡的兵卒川流不息。五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五万辆送往高阳，以供装载衣甲幔幕，命令士兵们自己拉车；征发河南、河北民夫以供应军需。秋季，七月，征发江、淮以南民夫以及船只运输黎阳和洛口各粮仓的米到涿郡，船只首尾相连绵延千余里。运载兵器铠甲以及攻城器械的人来往于道路上的常达几十万人，

拥挤于道，昼夜不停。病累而死的人互相枕着，路上到处散发臭气，天下都为攻打高丽的事闹得骚扰不安。

[4]山东、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

[4]山东、河南发大水，淹没三十余郡。冬季，十月，乙卯（初三），黄河的砥柱崩塌，堵塞河道，使河水逆流几十里。

[5]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韦节召西突厥处罗可汗，令与车驾会 大斗拔谷，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如之何。会其酋长 射匮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 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属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于馆，微讽谕之。帝于仁风殿召 其使者，言处罗不顺之状，称射匮向善，吾将立为大可汁，令发兵诛处罗，然后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 枚以赐射匮，因谓之曰："此事宜速，使疾 如箭也。"使者返，路径处罗，处罗爱箭，将留之，使者谲而得免。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数千骑东走，缘道被劫，寓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伯雅上状。帝遣裴矩与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晓谕处罗使入朝。十二月，己未 ，处罗来朝于临朔宫，帝大悦，接以殊礼。帝与处罗宴，处罗稽首，谢入见之晚。帝以温言慰劳之，备设天下珍膳，盛陈女乐，罗绮丝竹，眩曜耳目，然处罗终有怏怏之色。

[5]当初，炀帝西巡，派遣侍御史韦节召见西突厥处罗可汗，命令他与炀帝的车驾在大斗拔谷相会，西突厥人不愿意，处罗可汗以其他的原因为借口婉言谢绝了使者。炀帝勃然大怒，但也无可奈何。正逢西突厥酋长射匮派使者来求婚，裴矩因而奏道："处罗可汗不来朝见，是依恃他势力强大。我请求用计谋削弱他，使西突厥分裂，就容易制服他们了。射匮是都六可汗的儿子，达头可汗的孙子。他家世代都是可汗，统治着突厥西部，现在闻知射匮失去官职，已附于处罗可汗了。因此他派遣使者来结交求援，愿陛下对他的使者厚 礼相待，任命射匮为大可汗，那么突厥就会分裂，他们两部分都会服从于我们了。"炀帝说："你说的对。"于是就派裴矩朝夕都到 馆驿，委婉 地暗示劝告

使者。炀帝在仁风殿召见射匮的使者，述说处罗不顺从的情况，称赞射匮一向亲善，并说将要立他为大可汗，命令他发兵诛灭处罗，然后再办婚事。炀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支，赐给射匮，并告诉他："这件事应该快办，快得就如箭一 样。"使者返回，路经处罗驻地，处罗很喜欢这支箭，想把它留下，射匮的 使者崐施以诡计才得免。射匮听使者汇报此事后，大为高兴，发兵袭击处罗，处罗大败，抛弃妻子，仅率几千骑兵向东逃走，在路上又被动持，只好寄居在高昌境内，向东据守时罗漫山。高昌王曲伯雅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炀帝派遣裴矩和向氏的亲近左右驰马到达 玉门关晋昌城，明白地告诉处罗让他入朝。十二月，已未（初八），处罗可汗来到临朔宫朝见炀帝，炀帝大为高兴，以特殊的礼仪接待了处罗可汗。炀帝和处罗可汗一起宴饮，处罗向炀帝跪拜稽首，为这么晚才觐见皇帝而谢罪。炀帝以好言 安尉他，准备了天下的山珍海味，安 排了盛大的女子乐队，绚丽的罗绮，美妙的音乐，使人耳目一新，然而处罗可汗始终怏怏不乐。

[6]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 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 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6]炀帝自从去年就计划征伐高丽，下诏在山东置府，命令养马以供军队役使。又征发民夫运米，储存在泸河、怀远二镇。运粮车的牛都没有返回的，士卒死亡过半。耕种失时，田地荒芜，再加上饥荒，谷价腾贵，东北边境地区尤其突出，一斗米要值几百钱。运来的米有的很粗恶，却命令百姓买进这些米而用钱来补偿损失。炀帝又征发小车夫六十余万，两个人推三石米，运粮的道路艰难险阻且又遥远，这三石米还不够车夫路上吃的，到达泸河、怀远二镇时，车夫们已没有可以缴纳的粮食，只好畏罪而逃亡了。再加上官吏贪狠暴虐，借机渔肉百姓，百姓穷困，财力都枯竭了。安分守己则无法忍受饥寒，死期也将迫近；抢劫掠夺则还可能活命，于是百姓开始聚众闹事作盗贼。

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

邹平的百姓王薄，拥有部众占据长白山，在齐郡、济北郡附近抢劫掠夺，王薄自称知世郎，宣扬事势已可知。王薄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劝说百姓，逃避征役的人很多都投奔了王薄。

平原东有豆子负海带河，地形深阻，自高齐以来，群盗多匿其中，有刘霸道者，家于其旁，累世仕宦，赀产富厚。霸道喜游侠，食客常数百人，及群盗起，远近多往依之，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

平原郡东有豆子，背靠海且环绕着河，地形深远险阻，自从北齐的高氏王朝以来，成群的盗贼多隐匿在其中。有一个叫刘霸道的人，家住在豆子旁边，他家世代为官作宦，资产丰厚。刘霸道喜好仗义助人，打抱不平，他家的食客常达几百人，待到群盗兴起，远近的盗贼很多都依附于刘霸道，他拥有部众十几万人，号称“阿舅贼”。

漳南人窦建德，少尚气侠，胆力过人，为乡党所归附。会募人征高丽，建德以勇敢选为二百人长。同县孙安祖亦以骁勇选为征士，安祖辞以家为水所漂，妻子馁死，县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踪迹至建德家，建德谓安祖曰：“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高丽，尚为所败。今水潦为灾，百姓困穷，加之往岁西征，行者不归，疮痍未复；主上不恤，及更发兵亲击高丽，天下必大乱。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乃集无赖少年，得数百人，使安祖将之，入高鸡泊中为群盗，安祖自号将军。时人张金称聚众河曲，人高士达聚众于清河境内为盗。郡县疑建德与贼通，悉收其家属，杀之。建德帅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顷之，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众尽归建德，兵至万余人。建 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由是人争附之，为之致死。

漳南人窦建德，年轻时就崇尚豪侠义气之举，他胆识力气超过常人，乡里人都爱归附于他。正逢朝廷招募人去征伐高丽，窦建德因勇敢而被挑选为二百人长。同县的孙安祖也因骁勇而被挑选为征士，孙安祖以家被水淹没，妻子饿死为由来推辞，县令发怒，鞭打孙安祖。孙安祖刺杀了县令，逃到窦建德家，窦建德把他藏起来。官军追捕孙安祖，循踪觅迹追到窦建德家。窦建德对孙安祖说：“文帝时，国家富

庶强盛，他征发百万之众去讨伐高丽，尚且被打败，如今水涝成灾，百姓穷困，加上过去西征吐谷浑，去的人没能回来，国家的疮痍未崌平复，皇上不知体恤百姓饥苦，仍然要发兵亲自征讨高丽，天下必定大乱。大丈夫不死，应当建立大功，怎么能只作逃奴呢！”于是就招集了无依靠的少年几百人，让孙安祖率领进入高鸡泊中作盗贼，孙安祖自称将军。当时县人张金称在河曲聚众；郡人高士达在清河境内聚众为盗。郡县官吏怀疑窦建德与盗贼来往，把他的家属都 抓起来杀掉了。窦建德率领部下二百人逃奔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任命窦建德为司兵。不久，孙安祖被张金称杀死，孙安祖的部众都归附了窦建德，他的兵力达一万余人。窦建德能够尽心竭力地待人接物，与士卒同甘共苦，因此人们都争相归附他，愿意为他效命。

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然莫能禁止。

从此，群盗蜂拥而起，不可胜数，徒众多的可达万余人，攻陷城邑。甲子（十三日），炀帝命令都尉、鹰扬郎将与郡县要互相配合追捕盗贼，随捕随杀，但是仍然无法制止百姓造反。

八年（壬申、612）

八年（壬申，公元612年）

[1]春，正月，帝分西突厥处罗可汗之众为三，使其弟阙度设将羸弱万余 口，居于会宁，又使特勒大奈别将余众居于楼烦，命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巡幸，赐号曷婆那可汗，赏赐甚厚。

[1]春季，正月，炀帝将西突厥处罗可汗的部众分为三部分，让处罗的弟弟阙度设率领羸弱的部众一万余人，居住在会宁；又派特勒大奈率领其余的部众居住在楼烦；命令处罗可汗率领五百名骑兵经常跟随炀帝的车驾巡游。赐处罗可汗曷婆那可汗的称号，对处罗的赏赐极为丰厚。

[2]初，嵩高道士潘诞自言三百岁，为帝合炼金丹。帝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云金丹应用石胆、石髓，发石工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数十处。凡六年，丹不成。帝诘之，诞对以“无石胆、石髓，若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锁诣涿郡，斩之。且死，语人曰：“此乃天子无福，值我兵解时至，我应生梵摩天”云。

[2]当初，嵩高山的道士潘诞，自称有三百岁，他为炀帝合炼金丹。炀帝为他建造嵩阳观，观内有华丽的房屋几百间，配给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供潘诞使用，潘诞的地位相当于三品官员。他经常役使几千人，花费的钱财巨万。潘诞说炼金丹得用石胆、石髓，于是就征发石工开凿嵩高山的大石头，凿石深达百尺，共开凿了几十处，前后用了六年时间，金丹没有炼成。炀帝责问他，潘诞回答说："没有石胆、石髓，要是得到童男童女的胆、髓各三斛六斗，也可以代替石胆、石髓。"炀帝大怒，将潘诞枷锁押往涿郡斩首。潘诞临死时还对人说："这是天子没有福气，待我为兵器所杀蜕骨登仙之时，我就升于梵摩天了"等等。

[3]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征合水令庾质，问曰："高丽之众不能当我一郡，今朕以此众伐之，卿以为克不？"对曰："伐之可克。然臣窃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帝作色曰："朕今总兵至此，岂可未见贼而先自退邪？"对曰："战而未克，惧损威灵。若车驾留此，命猛将劲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机在速，缓则无功。"帝不悦，曰："汝既惮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监事耿询上书切谏，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苦救，得免。

[3]全国各地的军队都汇集在涿郡，炀帝召来合水令庾质，问道："高丽的人数还不到我国的一个郡，今天我率领这么多的军队征讨高丽，你认为能打败高丽吗？"庾质回答："征伐可以取胜，但依我的愚见，不愿意陛下亲自去征讨。"炀帝脸色一变，说："今天我集结军队至此，怎么能还未看见敌军我就先退却呢？"庾质回答："攻战而不能取胜，恐怕有损陛下的威名。要是陛下留在此地，指导传授谋略，命令指挥猛将劲卒，火速进击，出其不意，必定可以攻克。军机在于神速，迟缓就会无功。"炀帝不高兴地说："你既然害怕，自可以留在此地。"右尚方署监事耿询上书炀帝恳切地劝说，炀帝勃然大怒，命令左右将耿询斩首，何稠竭力相救，耿询才得以免死。

壬午，诏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余、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带方、襄平等道，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嶋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宜社于南桑乾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

于蓟城北。帝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冑队，队百人，十队为团，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各有偏将一人；其铠胄、缨拂、旗幡，每团异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其辎重散兵等亦为四团，使步卒挟之而行；进止立营，皆有次叙仪法。癸未，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终四十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营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次后发，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师之，未之有也。

壬午（初二），炀帝下诏命令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余、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粘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带方、襄平等道。人马相继不绝于道，在平壤城总汇集，总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送军需的人加倍。炀帝在桑干水的南面祭祀土地，在临朔宫南祭祀上天，在蓟城北祭祀马祖。炀帝亲自指挥：每军设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每队一百人，十队为一团；步兵八十队，分为四团，每团各有偏将一名；每团的铠甲、缨拂、旗幡颜色各异；设受降使者一名，负责奉授诏书，慰劳巡抚之职，不受大将节制；其它的辎重、散兵等也分为四团，由步兵挟路护送；军队的前进、停止或设营，都有一定的次序礼法。癸未（初三），第一军出发，以后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四十里，一营接一营前进，经过四十天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九百六十里。炀帝的御营共有十二卫、三台、九省、九寺，分别隶属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依次最后出发，又连绵八十里。这样的出师盛况，近古未有。

[4]甲辰，内史令元寿薨。

[4]甲辰（二十五日），内史令元寿去世。

[5]二月，壬戌，观德王雄薨。

[5]二月，壬戌（十二日），观德王杨雄去世。

[6]北平襄侯段文振为兵部尚书，上表，以为帝“宠待突厥太厚，处之塞内，资 以兵食，戎狄之性，无亲而贪，异日必为国患，宜以时谕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万岁之长策也。”兵曹郎斛斯政，椿之孙也，以器干明悟，为帝所宠任，使专掌兵

事。文振知政险薄，不可委以机要，屡言于帝，帝不从。及征高丽，以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出南苏道。文振于道中疾笃，上表曰："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既竭，强敌在前，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6]北平襄侯段文振是兵部尚书，他上表给炀帝，认为炀帝"对突厥的恩宠过于丰厚，将他们安置在塞内，供给他们武器、粮食。然而戎狄的性格无亲情却贪婪，以后必定是国家的祸患。应该适时发布谕旨，命令他们迁居塞外，然后公开设置烽火侦望台，沿边境设置镇防，务必命令边防谨严持重。这是国家长治久安之策略。"兵曹郎斛斯政是斛斯椿的孙子，他以精明强干而为炀帝所宠信，让他专掌军事。段文振知道斛斯政险诈薄情，不可委托以军国的机密 大事，他屡次向炀 帝进言，炀帝都没有听从。到征伐高丽时，炀帝任命段文振为左侯卫大将军，率军出南苏道。段文振在途中病得很重，向炀帝上表说："我认为辽东这个小丑，不服从朝廷的严格法令，致使我们从远处调来军队，劳陛下亲率大军。但夷狄性多狡诈，必须严加防备，他们口说投降的条件，不宜仓促接受。积水刚刚降下，不可耽误迟缓。只愿陛下严厉约束各军，星驰速发，水陆并进，出其不意，那么平壤这座孤城，势必被攻克。假若倾覆了高丽国的根本，其余的城池自然就会不攻自破。如果不能立即抓住时机，倘若遇到秋雨连绵，便会深陷艰难险阻的境地，兵粮枯竭，强敌在前，人在后，若是还迟疑不决，就决非上策了。"三月，辛卯（十二日），段文振去世，炀帝很是惋惜。

[7]癸巳，上始御师，进至辽水。众军总会，临水为大陈，高丽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济。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谓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然艾灸，瓜蒂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儿女手中乎！"乃自请为前锋，谓其三子崐曰："吾荷国恩，今为死日！我得良杀，汝当富贵。"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高丽兵大至，隋兵骁勇者争赴水接战，高丽兵乘高击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众。麦铁杖跃登岸，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皆战死。乃敛兵，引桥复就西岸。诏赠铁杖宿公，使其

子孟才袭爵，次子仲才、季才并拜正议大夫。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诸军相次继进，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即汉峙、季才并拜正议大夫。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诸军相次继进，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也。车驾渡辽，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因下诏赦天下。命刑部尚书卫文升、尚书右丞刘士龙抚辽左之民，给复十年，建置郡县，以相统摄。

[7]癸巳（十四日），炀帝开始指挥军队，隋军进至辽水。各路军队集结汇总，临辽水排列阵势，高丽兵依仗辽水据守，隋兵无法渡过辽水。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对人说："大丈夫的性命自有归宿，怎么能燃艾灸鼻梁，用瓜蒂喷鼻，治热病不愈，躺着死在儿女怀里呢？"于是自请担任前锋，对他的三个儿子说："我身受国恩，今天是为国赴死的日子了，我死得其所，你们就会富贵了。"炀帝命令工部尚书宇文恺在辽水西岸建造三座浮桥，浮桥建成后，引着浮桥向东岸靠近，浮桥短，距东岸还有一丈多长的距离。高丽兵大批赶到，隋军中骁勇的士兵争相跳入水中与高丽兵交战，高丽兵凭借地势高，回击隋军，隋军无法登岸，战死的人很多。麦铁杖跳上岸，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都战死了。于是隋军收兵，将桥又带回西岸。炀帝下诏追赠麦铁杖为宿公，让他的儿子麦孟才承袭了爵位，铁杖的次子仲才、季才都授以正义大夫的官职。炀帝又命令少府监何稠接长浮桥，两天接成，各军依次相继进发，与高丽军大战于东岸，高丽军大败，战死者以万计。各军乘胜进击包围辽东城，即汉化的襄平城。炀帝车驾渡过了辽水，他带着曷萨那可汗和高昌王曲伯雅参观战场以慑服他们。炀帝下诏大赦天下。命令刑部尚书卫文升、尚书右丞刘士龙安抚辽东百姓，免去辽东百姓徭役十年。在这里设置郡县以进行统治。

[8]夏，五月，壬午，纳言杨达薨。

[8]夏季，五月，壬午（初四），纳言杨达去世。

[9]诸将之东下也，帝亲戒之曰："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公等进军，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亡。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辽东数出战不利，乃婴城固守，帝命诸军攻之。又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

抚纳，不得纵兵。辽东城将陷，城中人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城中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再三，帝终不寤。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辽东城南，观其城池形势，因召诸将诘责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愿我来，恐见病败耳。我今来此，正欲观公等所为，斩公辈耳！公今畏死，莫肯尽力，谓我不能杀公邪！"诸将咸战惧失色。帝因留城西数里，御六合城。高丽诸城各坚守不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帅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入自水，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护儿欲乘胜趣其城，副总管周法尚止之，请俟诸军至俱进。护儿不听，简精甲四万，直造城下。高丽伏兵于罗郭内空寺中，出兵与护儿战而伪败，护儿逐之入城，纵兵俘掠，无复部伍。伏兵发，护儿大败，仅而护免，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高丽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阵待之，高丽乃退。护儿引兵还屯海浦，不敢复留应接诸军。

[9]诸位将领将向东进军时，炀帝亲自告诫说："今天我们吊民伐罪，不是为了功名。诸将若是有人不理解朕的意图，想以轻兵掩袭，孤军独斗，建立自身的功名以邀赏请封，这不符合大军征行之法。你们进军应当分为三路，有攻战之事，一定要三路人马互相配合，不许轻军独进，以致失利败亡。还有，凡是军事上的进止，都须奏报，等待命令，不许擅自行事。"辽东高丽军几次出战不利，于是就闭城固守。炀帝命令各军攻城，同时又命令诸将，高丽人若请求投降，立即就宣布安抚接纳，不得纵兵进攻。辽东城将要攻陷时，城中高丽人就声称要投降，将领们奉炀帝旨意，不敢抓住这一时机，先命人飞马奏报炀帝，等到答复回来，城中的防守已调整巩固好了，随即高丽军又坚守城池。崐如此再三，炀帝仍是不醒悟。因而城池久攻不下。六月，己未（十一日），炀帝来到辽东城南，观看辽东城的形势，他把将领们召集起来斥责说："你们自以为官居高位，又依恃着家世显赫，想要暗中怠慢欺骗朕吗？在京师的时候，你们都不愿意让我来，恐怕我看见你们的私弊和腐败。今天我到这里来，正是要观察你们的所作所为，要杀你们这些人！今天你们怕死，不肯尽力，以为我不能杀你们吗？"诸将都惊惧、战栗而变了脸色。炀帝因此就留在辽东城西几里外的地方，住在六合城。高丽的城池都各自坚守，未能攻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船只连绵几百里，渡海先行，从水进

入高丽。距平壤六十里时，与高丽军相遇，隋水军进攻，大破高丽军。来护儿想乘胜进取平壤，副总管周法尚阻止他，请他等待各路军队到达后，一同进攻。来护儿不听，他挑选精锐甲士四万人，直趋城下。高丽人在罗郭内空寺中设下伏兵，先出兵与来护儿交战，然后佯装战败，来护儿率兵追入城内，他纵兵俘获抢掠，队伍乱不成伍，这时高丽的伏兵出击，来护儿大败，仅只身逃出，士卒生还的不过几千人。高丽军追杀到隋军的船只停泊处，周法尚严阵以待，高丽军才退。来护儿率军返回，屯兵于海边，不敢再留下接应各路军队。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余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候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述等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士卒有遗弃米粟者斩！”军士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率军出扶余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率军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率军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率军出沃沮道，左屯卫将军辛世雄率军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率军出襄平道，右武候将军赵孝才率军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率军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率军出增地道，各路大军全部到鸭绿水西岸汇集。宇文述等率军从泸河、怀远二镇出发，人马供给一百天的粮，秣又装配排甲、枪以及衣资，戎具、火幕，每人负担三石以上重量，使人无法承受。宇文述还下令：“士卒有丢弃粮食的斩首！”于是军士们都在幕帐内挖坑把粮草等物埋起来，队伍才走到半路，粮食已将吃尽了。

高丽遣大臣乙支文德诣其营诈降，实欲观虚实。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来者，必擒之。”仲文将执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听文德还，既而悔之，遣人给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复来。”文德不顾，济鸭绿水而去。仲文与述等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

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时帝以仲文有计划，令诸军谘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与诸将渡水追文德。文德见述军士饥色，故欲疲之，每战辄走。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诈降，请于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城险固，度难猝拔，遂因其诈而还。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萨水，军半济，高丽自后击其后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击高丽，却之。来护儿闻述等败，亦引还。唯卫文升一军独全。

高丽派遣大臣乙支文德到隋军军营诈降，其实是要观察隋军的虚实。于仲文事先奉炀帝密旨：“要是遇到高元和乙支文德来，一定要抓住他们。”于仲文就要把乙支文德抓起来，尚书右丞刘士龙作为慰抚使，他坚决反对抓乙支文德，于仲文只好放乙支文德返回了。但很快他就后悔了，派人哄骗乙支文德说：“再要说什么话，可以再来。”乙支文德头也不回，渡过鸭绿水而去。于仲文与宇文述等人因为让乙支文德跑掉了，内心不安。宇文述因为粮食已尽，想要返回。于仲文建议派精兵追 捕乙支文德，可以立功，宇文述坚决反对。于仲文发怒说道：“将军依仗着十万之众，却不能打败小贼，有什么脸面去见崐圣上呢？况且，我这次出行，本来就知道不会有功，为什么呢？古时的良将能够成功的人，凡军中的事都由一人作主，现在各有各的心思，怎么能战胜敌人呢？”当时，炀帝认为于仲文有计谋，命令各军要向他咨询、汇报并听从他的调动指挥，因此才有他这一番话。由于这一原因，宇文述等人不得已而听从了于仲文的话，与诸将渡鸭绿水追乙支文德。乙支文德见宇文述的士卒面有饥色，因此故意让隋军疲乏。每次与隋军交战立即就退走，宇文述在一天之中，七战七捷。宇文述既依仗着突然而来的胜利，又迫于各种议论的压力，于是率军进攻，东渡萨水，在距平壤城三十里处，凭借山势扎营。乙支文德又派使者来诈降，向宇文述请求说：“假若隋军能退兵，就一定让高元去朝见皇帝所在之地。”宇文述见士卒疲惫，不能再战，而且平壤城险峻坚固，估计很难一下子攻破城池。于是因高丽人狡诈而还师。宇文述将队伍

列成方阵行进，高丽军队从四面八方包抄攻击，宇文述率军且战且走。秋季，七月，壬寅（二十四日），隋军到达萨水，隋军刚渡过一半，高丽军从后面袭击隋军的后部，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各军都溃乱，无法制止。将士们奔逃，一日一夜就跑到鸭绿水边，行程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人王仁恭为后卫，截击高丽军，将他们挡住。来护儿闻知宇文述等人大败，也率军退回，只有卫文升军独以保全。

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帝大怒，锁系述等。癸卯，引还。

当初，九路军渡辽河，共三十万五千人，待回到辽东城时，只有二千七百人了。数以巨万的军资储备器械丧失殆尽。炀帝大怒，将宇文述等人枷锁拘押。癸卯（二十五日），炀帝率军返回。

初，百济王璋遣使请讨高丽，帝使之觇高丽动静，璋内与高丽潜通。隋军将出，璋使其臣国智牟来请师期，帝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告以期会。及隋军渡辽，百济亦严兵境上，声言助隋，实持两端。

当初，百济国王璋派遣使者请隋朝廷出师讨伐高丽，炀帝让他们窥视高丽的动静，璋暗中又与高丽往来。隋军将要出动时，璋派遣他的大臣国智牟来请求了解出师的日期，炀帝大为高兴，厚加赏赐，派遣尚书起部郎席律前往百济，告之隋军出师以及各路军会师的日期。待到隋军渡过辽水，百济也在边境上严阵以待，声称是帮助隋军，实际上持两可的态度。

是行也，唯于辽水西拔高丽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八月，敕运黎阳、洛阳、洛口、太原等仓谷向望海顿，使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车驾至东都。

这次征讨高丽的行动，隋军仅在辽水西攻克了高丽的武厉逻，在此设置辽东郡以及通定镇而已。八月，炀帝敕命运黎阳、洛阳、洛口、太原等仓的谷子到望海顿，派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九月，庚寅（十三日），炀帝车驾到达东都。

[10]冬，十月，甲寅，工部尚书宇文恺卒。

[10]冬季，十月，甲寅（初八），工部尚书宇文恺去世。

[11]十一月，己卯，以宗女为华容公主，嫁高昌。

[11]十一月，己卯（初三），炀帝以宗室女为华容公主，嫁给高昌。

[12]宇文述素有宠于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阳公主，故帝不忍诛。甲申，与于仲文等皆除名为民，斩刘士龙以谢天下。萨水之败，高丽追围薛世雄于白石山，世雄奋击，破之，由是独得免官。以卫文为金紫光禄大夫。诸将皆委罪于于仲文，帝既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乃出之，卒于家。

[12]宇文述向来就受到炀帝的宠信，而且他的儿子宇文士及娶了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因此炀帝不忍处死宇文述。甲申（初八），宇文述与于仲文等都被除名为民，刘士龙被斩首以谢罪天下。萨水之败，高丽军在白石山追击围困薛世雄军，薛世雄奋勇攻击，将高丽军打败，因此薛世雄单独受到免官的处分。任命卫文为金紫光禄大夫。诸将都把罪过推到于仲文身上，炀帝也就释放了诸将，只把于仲文关押起来。于仲文忧愤成病，发病急重，于是放他出狱，在家中去世。

[13]是岁，大旱，疫，山东尤甚。

[13]这一年，国内大旱，疫病流行，崤山以东尤其严重。

[14]张衡既放废，帝每令亲人觇衡所为。帝还自辽东，衡妾告衡怨望，谤峴讪朝政，诏赐尽于家。衡临死大言："我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令杀之。

[14]张衡已经被除名为民放还乡里，炀帝经常让张衡的亲属窥视张衡的行动。炀帝从辽东回来，张衡的妾告发张衡对炀帝的怨恨，诽谤讥讽朝政，炀 帝下诏命张衡在家自尽。张衡临死前大喊："我为人做了什么样的事，却指望活得长久？"监刑的人堵住耳朵，催促将张衡杀死。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二卷

隋纪六 炀皇帝中大业九年（癸酉、613）

隋纪六 隋炀帝大业九年（癸酉，公元613年）

[1]春，正月，丁丑，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

[1]春季，正月，丁丑（初二），炀帝下诏征召天下之兵在涿郡集结，开始招募平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备军粮。

[2]灵武贼帅白瑜娑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谓之“奴贼”。

[2]灵武的贼帅白瑜娑劫掠牧马，北联突厥，陇右地区多受到白瑜娑的侵扰，人们称之为“奴贼”。

[3]戊戌，赦天下。

[3]戊戌（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4]己亥，命刑部尚书卫文升等辅代王侑留守西京。

[4]己亥（二十四日），炀帝命令刑部尚书卫文升等人辅佐代王杨侑留守西京。

[5]二月，壬午，诏：“宇文述以兵粮不继，遂陷王师；乃军吏失于支料，非述之罪，宜复其官爵。”寻又加开府仪同三司。

[5]二月，壬午（疑误），炀帝下诏说：“宇文述因为兵粮没有接济上，因此我军被打败，这是军吏犯了军资供应不足的过失，不是宇文述的罪过。应该恢复他的官职爵位。”不久，炀帝又加升他为开府仪同三司。

[6]帝谓侍臣曰：“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乃复议伐高丽。左光禄大夫郭荣谏曰：“戎狄失礼，臣下之事；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奈何亲辱万乘以敌小寇乎！”帝不听。

[6]炀帝对侍臣说：“高丽这个小虏，竟敢侮慢我隋朝上国，如今就是拔海移山，也是可以办到的，何况这个小虏呢！”于是又商议出兵征伐高丽。左光禄大夫郭荣劝道：“戎狄之国无礼，是臣子应该处理的事

情，千钧之弩，不会为小老鼠而发射，陛下何必亲自征讨这样的小小敌寇呢？”炀帝不听。

[7]三月，丙子，济阴孟海公起为盗，保据周桥，众至数万，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

[7]三月，丙子（初二），济阴人孟海公起事为盗，据守周桥，孟海公拥有部众几万人，他见到有引用书、史的人就杀掉。

[8]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

[8]丁丑（初三），炀帝下诏征发男丁十万人筑大兴城。

[9]戊寅，帝幸辽东，命民部尚书樊子盖等辅越王侗留守东都。

[9]戊寅（初四），炀帝驾临辽东，他命令民部尚书樊子盖等人辅佐越王杨侗留守东都。

[10]时所在盗起：齐郡王薄、孟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金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勃海孙宣雅各聚众攻剽，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山东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习战，郡县吏每与贼战，望风沮败。唯齐郡丞乡张须陀得士众心，勇决善战。将郡兵击王薄于泰山下，薄恃其骤胜，不设备；须陀掩击，大破之。薄收余兵北渡河，须陀追击于临邑，又破之。薄北连孙宣雅、郝孝德等十余万攻章丘，须陀帅步骑二万击之，贼众大败。贼帅裴长才等众二万掩至城下，大掠，须陀未暇集兵，帅五骑与战，贼竞赴之，围百余重，身中数创，勇气弥厉。会城中兵至，贼稍退却，须陀督众击之，长才等败走。庚子，郭方预等合军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须陀谓官属曰：“贼恃其强，谓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简精兵倍道进击，大破之，斩数万级，前后获贼辎重不可胜计。

[10]当时盗贼到处蜂起：齐郡人王薄、孟让，北海人郭方预，清河人张金称，平原人郝孝德，河间人格谦，勃海人孙宣雅分别聚众攻城抢劫，他们多的达十余万人，少的有几万人。崤山以东的地方深受其害。天下太平的时间一长，人们都不习惯打仗了，郡县的官吏每次与盗贼交战，都望风溃败。只有齐郡郡丞乡人张须陀很得士众之心，他为人勇敢果断善战，率领郡兵在泰山下进攻王薄。王薄依仗自己突然取得的胜利，就不作防备。张须陀率兵掩杀攻击，大破王薄之众。王薄收集残部向北渡河，张须陀在临邑追击王薄，又击败了崐他。王薄联合北边的孙宣雅、郝孝德等部十余万人进攻章丘，张须陀率领步、

骑兵两万人进击，王薄等部被打得大败。贼帅裴长才等人率众二万人掩杀到城下，大肆掠夺。张须陀来不及集结军队，只带领五名骑兵与贼众交战。贼人竞相前来交战。张须陀被包围百余重，受伤几处，但他仍勇气百倍迎战，正好城里官军赶到，贼人才稍稍退却，张须陀督促士卒攻击，裴长才等人败走。庚子（二十五日），郭方预等各部联合攻陷北海，大肆掠夺后离去。张须陀对官吏僚属们说："贼人依仗势力强盛，以为我不能救援北海，我现在迅速进兵，一定会击败贼军。"于是他挑选精兵兼程进击，大破贼军，斩获首级数万，前后缴获贼人的辎重不可胜数。

历城罗士信，年十四，从须陀击贼于潍水上。贼始布阵，士信驰至阵前，刺杀数人，斩一人首，掷空中，以盛之，揭以略阵；贼徒愕眙，莫敢近。须陀因引兵奋击，贼众大溃。士信逐北，每杀一人，劓其鼻怀之，还，以验杀贼之数；须陀叹赏，引置左右。每战，须陀先登，士信为副。帝遣使慰谕，并画须陀、士信战阵之状而观之。

历城人罗士信，十四岁，他跟随张须陀在潍水进攻贼人。贼人刚开始布阵，罗士信驰马到阵前，刺杀数人 ，斩下一人的首级抛到空中，用长矛接住，他挑着首级在阵前巡走，贼众惊得目瞪口呆，不敢靠近罗士信。张须陀趁机率兵奋力进攻，贼众大败溃逃，罗士信追击败军，他每杀一人，就割下鼻子揣在怀里，返回后，来检验杀贼的数目。张须陀感叹赞赏，他让罗士信随侍身旁。每次打仗，张须陀身先士卒，罗士信紧随其后。炀帝派遣使者来慰问，并画下张须陀、罗士信战斗的场面来观看。

[11]夏，四月，庚午，车驾渡辽。壬申，遣宇文述与上大将军杨义臣趣平壤。

[11]夏季，四月，庚午（二十七日），炀帝的车驾渡过辽水。壬申（二十九日），炀帝派遣宇文述和上大将军杨义臣率军进军平壤。

[12]左光禄大夫王仁恭出扶余道。仁恭进军至新城，高丽兵数万拒战，仁恭帅劲骑一千击破之，高丽婴城固守。帝命诸将攻辽东，听以便宜从事。飞楼、、云梯、地道四面俱进，昼夜不息，而高丽应变拒之，二十余日不拔，主客死者甚众。冲梯竿长十五丈，骁果吴兴沈光升其端，临城与高丽战，短兵接，杀十数人，高丽竞击之而坠；未及

地，适遇竿有垂，光接而复上。帝望见，壮之，即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

[12]左光禄大夫王仁恭率军出扶余道，王仁恭进军到达新城，高丽军队几万人阻击隋军，王仁恭率领劲骑一千名击败高丽军，高丽军队闭城固守。炀帝命令诸将进攻辽东，允许诸将可相机从事。隋军用飞楼、、云梯、地道，从城池四面昼夜不停地进攻，但高丽守军随机应变抗击隋军，隋军攻城二十余天还未攻克，双方都有大批人员阵亡。隋军所用的冲梯竿长十五丈，骁果吴兴人沈光爬到冲梯顶端，面对城墙与高丽士兵交战。双方短兵相接，，沈光杀死高丽士兵十余人，高丽士兵竞相攻击沈光，沈光从冲梯上掉下来，还没掉到地上，正好冲梯的竿上有垂下的绳索，沈光抓住绳子又向上爬，炀帝望见这种场面，感到沈光的行为极为英勇，就任命他为朝散大夫，常让他随侍左右。

[13]礼部尚书杨玄感，骁勇，便骑射，好读书，喜宾客，海内知名之士多与之游。与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孙也，少有才略，志气雄远，轻财好士为左亲侍。帝见之，谓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儿，瞻视异常，勿令宿卫！"述乃讽密使称病自免，密遂屏人事，专务读书。尝乘黄牛读《汉书》，杨素遇而异之，因召至家，与语，大悦，谓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识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与为深交。时或侮之，密曰："人言当指实，宁可面谀！若决机两阵之间，喑呜咄嗟，使敌人震慑；密不如公；驱策天下贤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岂可以阶级稍崇而轻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

[13]礼部尚书杨玄感，骁勇善战，骑射娴熟，爱读书，喜欢结交宾客，海内很多知名之士都与他来往。他与蒲山公李密交情很好，李密是李弼的曾孙。他年轻时就胸有才略，志气抱负远大，轻财好结交名士，官职为左亲侍。炀帝见到李密，对宇文述说："过去在左翊卫的那个黑皮肤的小孩，相貌非常，不要让他宿卫！"宇文述就暗示李密称病自请免除宿卫。于是李密就屏绝了应酬来往，专心读书。他曾在乘坐牛车时读《汉书》，恰好杨素遇到，认为他非同岷一般，就把李密召到自己家中和他交谈，杨素非常高兴，对他儿子杨玄感说："李密有如此的见识气度，你们都不如他！"因此，杨玄感和李密结为深交。有时杨玄感侮弄李密，李密对杨玄感说："人应该说实话，怎么能当面阿庾

奉承？要是在两军阵前交战，大怒喝喊，使敌人震惊慑服，我不如您；要是指挥天下贤士俊杰各自施展才能，您不如我。怎么可以因为您地位较高就轻慢天下的士大夫呢！”杨玄感笑了，很是佩服李密。

素恃功骄倨，朝宴之际，或失臣礼，帝心衔而不言，素亦觉之。及素薨，帝谓近臣曰：“使素不死，终当夷族。”玄感颇知之，且自以累世贵显，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见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内不自安，乃与诸弟潜谋作乱。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国恩，愿为将领。”帝喜曰：“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固不虚也。”由是宠遇日隆，颇预朝政。

杨素依恃自己有功，骄横倨傲，在朝宴上有时就有失作臣子的礼节，炀帝心中怀恨但不说。杨素也觉察出来了。等杨素去世，炀帝对身旁的侍臣说：“假使杨素不死，最终也得被诛灭九族。”杨玄感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他自认为自己是累世显贵，朝廷中的文武大臣很多人都是他父亲过去的部下，他看到朝政日益混乱，炀帝对他又很猜忌，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就和他的几个弟弟暗地策划谋反。炀帝正在准备征伐高丽，杨玄感请求说：“我家世世代代蒙受国恩，愿作征伐高丽的将领。”炀帝高兴地说：“将门必出将，相门必出相，果然不假。”因此对杨玄感的宠信日重。他越来越多地参预朝政。

帝伐高丽，命玄感于黎阳督运，遂与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故逗遛漕运，不时进发，欲令渡辽诸军乏食；帝遣使者促之，玄感扬言水路多盗，不可前后而发。玄感弟虎贲郎将玄纵，鹰扬郎将万石，并从幸辽东，玄感潜遣人召之，二人皆亡还。万石至高阳，为监事许华所执，斩于涿郡。

炀帝征伐高丽，他命令杨玄感在黎阳督运军资。杨玄感就和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人策划商议，故意迟滞漕运，不按时发运军资，想让渡过辽河的各路隋军缺乏军粮，炀帝派遣使者催促杨玄感，杨玄感声称水路有很多盗贼，不能先后按时发运。杨玄感的弟弟虎贲郎将杨玄纵、鹰扬郎将杨万石，都跟随炀帝到了辽东，杨玄感暗地派人召他们回来。二人都暗地逃回。杨万石跑到高阳，被监事许华抓住在涿郡处死。

时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以舟师自东莱将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伪为使者从东方来，诈称护儿反。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阳，闭城，大

索男夫，取帆布为牟、甲，署官属，皆准开皇之旧。移书傍郡，以讨护儿为名，各令发兵会于仓所。郡县官有干用者，玄感皆以运粮追集之，以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为怀州刺史。

当时，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水军从东莱将要入海进兵平壤，杨玄感派家奴伪装成东方来的使者，诈称来护儿谋反，六月，乙巳（初三），杨玄感进入黎阳，关闭城门，大肆索要男夫，用帆布制成头盔铠甲，任命官员僚佐，都按隋文帝开皇年间的旧制，他向附近各郡发送文书，以讨伐来护儿为名，命令各郡发兵在黎阳仓集结。杨玄感以运粮的名义将郡县官吏中有才干的人召集在一起。他任命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县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为怀州刺史。

治书侍御史游元，督运在黎阳，玄感谓曰："独夫肆虐，陷身绝域，此天亡之时也。我今亲帅义兵以诛无道，卿意如何？"无正色曰："尊公荷国宠灵，近古无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当谓竭诚尽节，上答鸿恩。岂意坟土未乾，亲图反噬！仆有死而已，不敢闻命！"玄感怒而囚之，屡胁以兵，不能屈，乃杀之。元，明根之孙也。

治书侍御史游元在黎阳督运军粮，杨玄感对他说："独夫逞肆暴虐，使自己陷于绝远之地，这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候呵。如今我亲率义兵诛来无道之君，您意下如何？"游元正色道："您父亲受国家的宠信恩遇 ，近世无比，您弟兄几个都位居高官显爵，正应该对国家竭诚尽节，上报鸿恩，怎想到您父亲坟土未干，您就亲自策划谋反！我只有一死而已，不能从命！"杨玄感发怒将游元关押起来，屡次以兵器威胁他，但不能使游元屈服，就将他杀害。游元是游明根的孙子。

玄感选运夫少壮者得五千余人，丹阳、宣城篙梢三千余人，刑三牲誓众，且谕之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崐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众皆踊跃称万岁。乃勒兵部分。唐自玄感所逃归河内。

杨玄感挑选输送军粮的民夫中身强力壮者五千余人，丹阳、宣城的船夫三千余人，杀三牲誓师。他还对这些人说："皇帝无道，不体恤百姓，使天下受到骚扰，死在辽东的人数以万计，现在我与你们起兵以拯救百姓于水火，怎么样？"大家都踊跃高呼万岁。于是杨玄感统率部署军队。唐从杨玄感的军中逃回河内。

先是玄感阴遣家僮至长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阳。及举兵，密适至，玄感大喜，以为谋主，谓密曰：“子常以济物为己任，今其时矣！计将安出？”密曰：“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犹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强胡，中间一道，理极艰危。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据临渝之险，扼其咽喉。归路既绝，高丽闻之，必蹑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简精锐，昼夜倍道，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唐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阳，遣杨玄挺将骁勇千人为前锋，先取河内。唐据城拒守，玄挺无所获。

当初，杨玄感暗地派家奴到长安，召李密和他弟弟杨玄挺到黎阳来。及杨玄感起兵时李密正好赶到，杨玄感大为高兴。他让李密作自己的谋主，对李密讲：“你常常以拯救百姓为己任，现在是时候了！我们的策略将如何呢？”李密说：“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就是距幽州也还有千里之遥，南面有大海，北面有强大的胡人，中间夹着一条道，按理来说是极其险恶的。您率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据守临渝关的险要，扼住这条路的咽喉，征伐高丽的隋军归路便被切断，高丽人知道了，必然追踪于隋军之后。不出一个月，隋军的军资粮秣都消耗殆尽，隋军不是投降就是溃散，皇帝就可以不战而擒了。这是上计。”杨玄感说：“再说说其次的策略。”李密说：“关中之地四面都有要塞屏障，是天府之国，虽然有卫文升，但他不足为虑，如今您统帅部众向西击鼓进军，经过城池不要攻取，直取长安，招收长安的豪杰之士，抚慰长安的士民，凭借险要据守长安，天子虽然从高丽返回，但失掉了根本之地，我们就可以慢慢进取了。杨玄感说：”再说说再次的策略。”李密说：“挑选精锐士卒，昼夜兼程，袭取东都，借以号令四方。但恐怕唐告诉了东都守备，东都事先进行了固守的准备，要是率兵进攻东都，百日内攻城不下，全国各地的军队四面八方地到来，其结果就不是我所能预料的了。”杨玄感说：“不对。如今文武百官的家属都在东都，要是先攻取东都，就足以扰乱百官们的心。而且，如果

经过城池却不攻取，怎能显示我军的威风？你的下策，正是我的上策。”于是杨玄感率兵向洛阳进发，他派杨玄挺率领骁勇之士一千人为前锋，先攻取河内。唐凭借城池拒守，杨玄挺攻城不克。

又使人告东都越王侗与樊子盖等勒兵为备，修武民相帅守临清关。玄感不得度，乃于涿郡南渡河，从之者如市。使弟积善将兵三千自偃师南缘洛水西入，玄挺自白司马坂逾邙山南入，玄感将三千余人随其后，相去十里许，自称大军。其兵皆执单刀柳，无弓矢甲胄。东都遣河南令达奚善意将精兵五千人拒积善，将作监、河南赞治裴弘策将八千人拒玄挺。善意渡洛南，营于汉王寺；明日，积善兵至，不战自溃，铠仗皆为积善所取。弘策出至白司马坂，一战，败走，弃铠仗者太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复结陈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击之，弘策又败，如是五战。丙辰，玄挺直抵太阳门，弘策将十余骑驰入宫城，自余无一人返者，皆归于玄感。

唐又派人通知留守东都的越王杨侗和樊子盖率军防备。修武县的百姓纷纷据守临请关。杨玄感无法过关，就从汲郡向南渡河，投奔杨玄感的人多得就象市场上一样。杨玄感派他弟弟杨积善率兵三千从偃师以南沿着洛水从西面进军；杨玄挺从白司马坂越过邙山从南面进军；杨玄感率领三千余人跟随其后，相隔约十余里，自称大军。杨玄感的士兵都手执单刀柳，没有弓箭甲胄。东都方面派遣河南令达奚善意率领精兵五千人抵抗杨积善崐。将作临及河南赞治裴弘策率领八千人抵抗杨玄挺。达奚善意渡地洛水，在洛水南汉王寺扎营。第二天，杨积善兵到，达奚善意的军队不战自溃，铠甲武器都被杨积善的军队缴获。裴弘策率军到达白司马坂，与杨玄挺的军队一交战就败走，抛弃了大部分铠甲武器。杨玄挺也不追击，裴弘策退兵三四里，收集散兵，重新列阵等待杨军。杨玄挺率军慢慢到来，士兵们坐下来休息了很久，突然起来进攻隋军，裴弘策又败退，就这样双方交战五次。丙辰（十四日），杨玄挺直抵太阳门，裴弘策只带着十余名骑兵驰马逃入宫城，此外再没有一人返回，全部归降了杨玄感。

玄感屯上春门，每誓众曰：“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耳！”众皆悦。父老争献牛酒，子弟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数。

杨玄感在上春门屯兵，他每次誓师时都说：“我身为上柱国，累积的家资巨万，我对于富贵无所求，现在冒着来族的风险，只是要拯救天下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啊！”大家都高兴。父老们争相献上牛、酒，子弟们到杨玄感军营门口请求效力的每天有上千人。

内史舍人韦福嗣，之兄子也，从军出拒玄感，为玄感所获；玄感厚礼之，使与其当胡师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为书遗樊子盖，数帝罪恶，云：“今欲废昏立明，愿勿拘小礼，自贻伊戚。”樊子盖新自外藩入为京官，东都旧官多慢之，至于部分军事，未甚承禀。裴弘策与子盖同班，前出讨贼失利，子盖更使出战，不肯行，子盖命引出斩之以徇。国子祭酒河东杨汪，小有不恭，子盖又将斩之；汪顿首流血，乃得免。于是将吏震肃，无敢仰视，令行禁止。玄感尽锐攻城，子盖随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达官子弟应募从军者，闻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韩擒虎子世、观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大理卿郑善果子俨、周罗子仲等四十余人皆降于玄感，玄感悉以亲重要任委之。善果，译之兄子也。

内史舍人韦福嗣是韦的侄子。他从军抵抗杨玄感，被杨玄感俘获。杨玄感对他优礼相待，让他和自己的亲信胡师耽共同掌管公文信札。杨玄感让韦福嗣给樊子盖写信，历数炀帝的罪恶。信中说：“如今我打算废黜昏君拥立明君，希望您不要拘泥于小的礼法，自找烦恼。”樊子盖是刚从外地调入东都作京官的。东都旧有的很多官吏对他都很轻慢，在军事部署方面，也很少向樊子盖汇报请示。裴弘策和樊子盖是同一班次的官员，前番出战讨伐杨玄感失利，樊子盖又派裴弘策出战，裴弘策不肯出行，樊子盖就命令将裴弘策押出去斩首示众。国子监祭酒河东人杨汪，对樊子盖稍有不恭敬，樊子盖又要杀掉杨汪，杨汪叩头流血，才得以免死。于是东都的将领官吏都震惊肃敬，不敢仰视樊子盖，樊子盖在东都是令行禁止。杨玄感使用全部精兵攻城，樊子盖根据军情率兵坚守杨玄感无法攻克城池。但是达官子弟应募从军的人，听到裴弘策被处死，都不敢进城。韩擒虎的儿子韩世、观王杨雄的儿子杨恭道、虞世基的儿子虞柔、来护儿的儿子来渊、裴蕴的儿子裴爽、大理卿郑善果的儿子郑俨、周罗的儿子周仲等四十余人都归降了杨玄感，杨玄感将亲信要任的职位都授予了他们。郑善果是郑译的侄子。

玄感收兵得五万余人，发五千守慈道，发五千守慈道，五千守伊阙道，遣韩世将三千人围荥阳，顾觉将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觉为郑州刺史，镇虎牢。

杨玄感招集得到五万余名士兵。他分兵五千把守慈道，五千人把守伊阙道，派韩世率三千人包围荥阳。派顾觉率五千人攻取虎牢，虎牢隋军投降，杨玄感任命顾觉为郑州刺史，镇守虎牢。

代王侑使刑部尚书卫文升帅兵四万救东都，文升至华阴，掘杨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渑，直趋东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升且战且行，屯于金谷。

代王杨侑派刑部尚书卫文升统兵四万救援东都。卫文升到了华阴，挖掘杨素的坟墓，焚烧了杨素的骸骨，向士卒们表明自己必死的决心。于是卫文升率军击鼓进军，出崤谷、渑池，直奔东都城北。杨玄感迎击卫文升，卫文升率军且战且走，在金谷驻扎军队。

辽东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余万口，满贮土，欲积为鱼梁大道，阔三十步，高与城齐，使战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轮楼车，高出于城，夹鱼梁道，欲俯崐射城内，指期将攻，城内危蹙。会杨玄感反书至，帝大惧，引纳言苏威入帐中，谓曰：“此儿聪明，得无为患？”威曰：“夫识是非，审成败，乃谓之聪明，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成乱阶耳。”帝又闻达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忧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与玄感善，玄感之反，政与之通谋，玄纵兄弟亡归，政潜遣之。帝将穷治玄纵等党与，政内不自安，戊辰，亡奔高丽。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诸将，使引军还，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按堵不动，皆弃之而去。众心惧，无复部分，诸道分散。高丽即时觉之，然不敢出，但于城内鼓噪。至来日午时，方渐出外，四远觇侦，犹疑隋军诈之。经二日，乃出数千兵追蹑，畏隋兵之众，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将至辽水，知御营毕渡，乃敢逼后军。时后军犹数万人，高丽随而抄击，最后羸弱数千人为所杀略。

辽东城许久攻取不下，炀帝派人制做一百余万个布袋，每个布袋装满土，打算用布袋堆积成一条宽三十步、与城墙同样高的象鱼脊梁一样的坡道，让士兵们登道攻城。他又命人制做八轮楼车，楼车高于城墙，设置在鱼梁道两旁，打算向下射杀城内的人。隋军很快就要攻城了，城内已危在旦夕，恰好报告杨玄感谋反的公文到了，炀帝大为惊

恐，他让纳言苏威进入帐中，说：“这个孩子很聪明，恐怕要成为祸患了。”苏威说：“能辨别是非、判断成败的人才可以说是聪明。杨玄感为人粗疏，不必为他谋反而忧患，但是，只怕因此而逐渐成为动乱的来由。”炀帝又听说达官的子弟都在杨玄感那里，越加忧虑。兵部侍郎斛斯政平时就和杨玄感交情很好，杨玄感谋反，斛斯政曾与他一起谋划，杨玄纵兄弟逃回内地是斛斯政暗地送他们回去的。炀帝要追究查办杨玄纵等党羽，斛斯政内心极为恐惧不安，戊辰（二十六日），他逃跑投奔了高丽。庚午（二十八日），夜里二更时分，炀帝秘密召集诸将，让他们率军撤退。所有的军资器械、攻城之具堆积如山，营垒、帐幕，都原地不动，遗弃而去。隋军人人惊惶恐惧，军队部署已乱，各路兵马分离涣散。高丽方面对这种情况很快就觉察到了，但是不敢出去，只是在城内击鼓呐喊。到第二天中午时高丽方面才渐渐地派兵出城，四处远近地侦察，仍然怀疑隋军撤退是假的。过了两天，才出动几千名士兵在隋军后面追踪，但仍然畏惧隋军人多，不敢逼近，两军常常相隔八、九十里。快到辽水时，高丽人得知炀帝车驾已经渡过了辽水，才敢逼近隋军后部，当时隋军后部还有几万人，高丽军队就包抄袭击隋军，最后有几千名隋军老弱士兵被杀死。

初，帝再征高丽，复问太史令庾质曰：“今段何如？”对曰：“臣实愚迷，犹执前见，陛下若亲动万乘，劳费实多。”帝怒曰：“我自行犹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还，谓质曰：“卿前不欲我行，当为此耳。玄感其有成乎？”质曰：“玄感地势虽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劳，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

当初，炀帝准备再次征伐高丽时，曾再次问太史令庾质：“这次情况会怎样？”庾质回答：“我实在是愚钝迷惘，但还是坚持以前的看法，陛下要是亲自率军征伐，劳费实在太多。”炀帝发怒道：“我亲自征伐尚且没能取胜，只派别人去，难道会成功？”等炀帝从高丽回来，他对庾质说：“你以前不想让我去，就是为了动乱的缘故吧。杨玄感能够成功吗？”庾质回答：“杨玄感的地位势力虽然很高很强大，但他平时没有声望，他想凭借百姓的劳苦，希望侥幸成功，如今天下一统，不是容易动摇的。”

帝遣虎贲郎将陈棱攻元务本于黎阳，又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候卫将军屈突通乘传发兵以讨玄感。来护儿至东莱，闻玄感围东都，

召诸将议旋军救之。诸将咸以无敕，不宜擅还，固执不从，护儿厉声曰：“洛阳被围，心腹之疾；高丽逆命，犹疥癣耳。公家之事，知无不为，专擅在吾，不关诸人，有沮议者，军法从事！”即日回军。令子弘、整驰驿奏闻。帝时还至涿郡，已敕护儿救东都，见弘、整，甚悦，赐护儿玺书曰：“公旋师之时，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远同符契。”

炀帝派遣虎贲郎将陈棱去黎阳进攻元务本，又派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候卫将军屈突通乘驿站的传车发兵讨伐杨玄感。来护儿率军到达东莱，闻知杨玄感围困东都，他召集诸将商议回师救援东都。诸将都认为没有皇帝的敕命，不宜擅自回师，都固执地不服从来护儿的命令。来护儿厉声说道：“洛阳被包围，是心腹之患，高丽抗拒王命不过是疥癣之疾。国家的事知道了就不能不崐去做。我来承担专擅权力的罪名，不关别人的事。有阻拦商议回师之事的人要军法从事！”来护儿即日回师。他命令儿子来弘、来整驰马传报上奏炀帝，炀帝当时回到涿郡，已经下令让来护儿救援东都。他见到来弘、来整，非常高兴，赏赐给来护儿的玺书中说：“您回师之时，就是我下令让您回师之日，君臣意见相吻合，非常默契。”

先是，右武候大将军李子雄坐事除名，令从军自效，从来护儿在东莱，帝疑之，诏锁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杀使者，逃奔玄感。卫文升以步骑二万渡水，与玄感战，玄感屡破之。玄感每战，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抚悦其下，皆乐为致死，由是每战多捷，众益盛，至十万人。文升众寡不敌，死伤太半且尽，乃更进屯邙山之阳，与玄感决战，一日十余合。会杨玄挺中流矢死，玄感军乃稍却。

先前，右武候大将军李子雄因获罪被除名，现受命在军队中效力，他跟随来护儿在东莱，炀帝怀疑他，下诏命令将他上枷锁送到皇帝行营，李子雄杀死使者，逃走，去投奔杨玄感。卫文升率领步、骑兵两万人渡过水，与杨玄感军交战。杨玄感屡次击败卫文升，每次作战杨玄感都身先士卒，所向披靡。他还善于安抚部下，因此大家都愿意为他效命，所以每次作战大都能取胜。杨玄感部众愈来愈多，达十万人。卫文升寡不敌众，部下死伤大半，军力将近耗竭，于是他率军进驻邙山的南面，与杨玄感决战。一天之内双方交锋十余次，恰巧杨玄挺被流箭射死，杨玄感的军队才稍稍退却。

秋，七月，癸未，余杭民刘元进起兵以应玄感。元进手长尺余，臂垂过膝，自以相表非常，阴有异志。会帝再发三吴兵征高丽，三吴兵皆相谓曰：“往岁天下全盛，吾辈父兄征高丽者犹太半不返；今已罢弊，复为此行，吾属无遗类矣！”由是多亡命。郡县捕之急，闻元进举兵，亡命者云集，旬月间，众至数万。

秋季，十月，癸未（十一日），余杭人刘元进起兵响应杨玄感。刘元进手长一尺有余，手臂垂下来超过膝盖，他自认为自己相貌非同寻常，暗中另有图谋。正逢炀帝再次征发三吴之兵去征伐高丽，三吴之兵都互相说：“往年国家处于全盛时期，我们父兄中出征高丽的人还大半没有回来，如今国家已经疲惫，又要被征召去打仗，我们的这辈人就要灭绝了！”因此很多人都逃亡。郡县官吏捕捉逃亡的人非常急迫，逃亡的人闻知刘元进起兵，都聚集到他的麾下，一个月内，刘元进部众达几万人。

始，杨玄感至东都，自谓天下响应。得韦福嗣，委以心膂，不复专任李密。福嗣每画策，皆持两端；密揣知其意，谓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请斩之！”玄感曰：“何至于此！”密退，谓所亲曰：“楚公好反而不欲胜，吾属今为虏矣！”

当初，杨玄感到达东都，自以为天下会响应，他得到韦福嗣后，就视之为心腹，不再完全信任李密了。韦福嗣每次筹划计谋，都模棱两可，李密揣测到韦福嗣的心意，就对杨玄感说：“韦福嗣原本不是我们的同盟，实际上他还心存观望，您刚开始做大事就有奸人在身旁，听从他的是非评断，必然被他耽误，请将韦福嗣杀掉！”杨玄感说：“哪至于如此！”李密退下来，对他的亲信说：“楚公为人喜欢谋反却不打算取胜，我们如今都将是人家的俘虏了！”

李子雄劝玄感速称尊号，玄感以问密，密曰：“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谏而被外；魏武将求九锡，荀止而见诛。今者密欲正言，还恐追踪二子；阿谀顺意，又非密之本图。何者？兵起以来，虽复频捷，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当挺身力战，早定关中，乃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广也！”玄感笑而止。

李子雄劝杨玄感赶快称帝，杨玄感征求李密的意见，李密说：“从前陈胜打算自己称王，张耳规劝却被排斥在外，魏武帝曹操打算谋求

加赐九锡，荀劝他却被诛杀。如今我打算直言规劝，却恐怕落得张耳、荀二人的下场。但是阿谀奉承迎逢上意，又不是我的本意。为什么呢？自从我们起兵以来，虽然屡次取胜，但郡县一级的官员却无人响应。东都的防卫力量还很强大，全国各地的援军到的越来越多，您应当挺身奋力作战，早早平定关中，可您却急于称帝，为什么让人看到您那么狭隘呢？”杨玄感听后笑了，称帝之事就作罢。

屈突通引兵屯河阳，宇文述继之，玄感问计于李子雄，子雄曰：“通晓习兵事，若一得渡河，则胜负难决，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济，则樊、卫失援。”岷玄感然之，将拒通；樊子盖知其谋，数击其营，玄感不得往。通济河，军于破陵。玄感分为两军，西抗文升，东拒通。子盖复出兵大战，玄感军屡败，与其党谋之，李子雄曰：“东都援军益至，我军数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振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亦霸王之业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强兵在陇右，可声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以绐众。”

屈突通率军驻扎在河阳，宇文述率军跟随其后。杨玄感向李子雄问计，李子雄说：“屈突通精通军事，一旦他们渡过河来，那就胜负难分了，我们不如分兵抗击。屈突通不能渡河，那么樊子盖、卫文升就会失去援助。”杨玄感认为这个意见很对，就准备抗击屈突通。樊子盖知道了杨玄感的意图，几次进攻杨玄感的营垒使杨玄感无法去阻击屈突通，屈突通率军渡河，在破陵驻军。杨玄感把军队分为两部分，西面抵抗卫文升，东面阻击屈突通。樊子盖又出兵大战，杨玄感军队屡次被击败。杨玄感与党羽们谋划此事，李子雄说：“救援东都的军队到的越来越多，我军几次被打败，不可久留此地，不如直入关中，打开永丰仓赈济贫苦百姓，三辅之地就可以挥手而定了，我们据有府库，向东争夺天下，这也可以成就霸王之业。”李密说：“弘化留守元弘嗣在陇右掌握着强兵，我们可以扬言他谋反，派遣使者迎接您，咱们借此机会入关，就可以欺骗众人了。”

会华阴诸杨请为向导，壬辰，玄感解东都围，引兵西趣潼关，宣言：“我已破东都、取关西矣！”宇文述等诸军蹑之。至弘农宫，父老遮说玄感曰：“宫城空虚，又多积粟，攻之易下。”玄感以为然。弘农太守蔡王智积谓官属曰：“玄感大军将至，欲西图关中，若成其计，则

难克也；当以计縻之，使不得进，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军至城下，智积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谏曰：“公今诈众西入，军事贵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据关，退无 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从，遂攻之，烧其城门，智积于内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乡，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等军追及于皇天原。玄感上豆，布陈亘五十里，且战且行，玄感一日三败。八月，壬寅，玄感陈于董杜原，诸军击之，玄感大败，独与十余骑奔上洛。追骑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芦戍。独与弟积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谓积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杀我！”积善抽刀斫杀之，因自刺，不死，为追兵所执，与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于东都市，三日，复脔而焚之。玄感弟玄奖为义阳太守，将赴玄感，为郡丞周旋玉所杀；仁行为朝请大夫，伏诛于长安。

正巧华阴杨家的族人请求作向导，壬辰（二十日），杨玄感解除了对东都的包围，率军向西逼进潼关，他声称：“我已经攻破了东都，现在去攻取关西了！”宇文述等各路军队跟随其后。杨玄感到达弘农宫，父老们挡住道路劝杨玄感说：“弘农宫城空虚，又有很多积存的粮食，很容易攻下。”杨玄感认 为这话很对。弘农太守蔡王杨智积对官员僚属们说：“杨玄感听说朝廷大军将到，他打算向西谋取关中，要是他这个计划成功了，就很难把他打败了，我们应当用计牵制住他，让他无法进军，不出十天，就可以将他抓住。”当杨玄感兵临城下，杨智积便登上城上的女垣大骂杨玄感。杨玄感勃然大怒，就停止前进，率军攻城。李密劝说：“您如今蒙骗众人向西进军，兵贵神速，何况追兵将到，怎能在此地停留耽误。要是向前不能占据潼关，退后无地可守，大众一散，凭什么保全自己？”杨玄感不听李密的劝告，就率军攻城，他放火烧弘农城的城门，杨智积从城内向外放更大的火，杨玄感的士兵无法进城，三天仍未攻下城池，杨玄感就率军向西而去。当他到达乡，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等各路军队在皇天原追上了他。杨玄感率军登上豆，摆开战阵，连绵五十里，且战且走，杨玄感一天之内三次被击败。八月，壬寅（初一），杨玄感在董杜原列阵，各路官军一起进攻杨玄感，杨玄感大败，仅率十余骑逃往上洛。追击的骑兵追上了杨玄感，杨玄感喝斥追兵，这些人都转身退去。杨玄感到了葭芦戍，仅和他弟弟杨积善徒步行走，他自知不能幸免，就对杨积善说：“我不能忍受别人的侮辱，你杀了我吧！”杨积善抽刀将杨玄

感杀死，又用刀自杀，但未死，被追兵抓住，将他和杨玄感的首级一并送炀帝的行营。炀帝将杨玄感的尸首处以车裂之刑，在东都闹市陈尸三天，又将尸首剁碎焚烧。杨玄感的弟弟杨玄奖是义阳太守，他要去投奔杨玄感，被郡丞周旋玉杀死；杨仁行崐是朝请大夫，在长安被处死。

玄感之围东都也，梁郡民韩相国举兵应之，玄感以为河南道元帅，旬月间众十余万，攻剽郡县；至襄城，闻玄感败，众稍散，为吏所获，传首东都。

杨玄感围困东都时，梁郡人韩相国举兵响应。杨玄感任命他为河南道元帅，一月之内韩相国就招集部众十余万人，他率兵攻掠郡县，兵到襄城时，闻知杨玄感兵败，部众开始涣散，韩相国被官府抓获处死，首级被送到东都。

帝以元弘嗣，斛斯政之亲也，留守弘化郡，遣卫尉少卿李渊驰往执之，因代为留守，关右十三郡兵皆受征发。渊御众宽简，人多附之。帝以渊相表奇异，又名应图谶，忌之。未几，征诣行在所，渊遇疾未谒，其甥王氏在后宫，帝问曰：“汝舅来何迟？”王氏以疾对，帝曰：“可得死否？”渊闻之，惧，因纵酒纳赂以自晦。

炀帝因为元弘嗣是斛斯政的亲戚，留守在弘化郡，他就派卫尉少卿李渊驰马到弘化将元弘嗣关押起来，李渊因此代替元弘嗣为留守，关西十三郡的军队都受李渊的调遣。李渊对待部下宽厚容忍，大家多去归附他。炀帝认为李渊相貌奇异，名字又与图谶相映合，就对他很猜忌。不久，炀帝征召李渊到他的行在，李渊患病未去应召谒见，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炀帝的妃嫔，炀帝问王氏：“你舅舅为什么迟到？”王氏回答说李渊病了，炀帝问：“能死吗？”李渊知道了这件事很害怕，于是就酗酒受贿来伪装自己。

[14]癸卯，吴郡朱燮、晋陵管崇聚众寇掠江左。燮本还俗道人，涉猎经史，颇知兵法，形容眇小，为昆山县博士，与数十学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归。崇长大，美姿容，志气倜傥，隐居常熟，自言有王者相，故群盗相与奉之。，时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将赵六儿将兵万人屯扬子，分为五营以备南贼。崇遣其将陆渡江，夜，袭六儿，破其两营，收其器械军资而去，众益盛，至十万。

[14]癸卯（初二），吴郡人朱燮、晋陵人管崇聚众在江左一带抢掠。朱燮本来是还俗的和尚，他涉猎经史，很懂得兵法。他个子很小，是昆山县的博士。他和几十名学生起兵后，那些苦于官府赋役的百姓都去投奔他。管崇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抱负不凡，他在常熟隐居，自称有王者之相，因此群盗都尊奉他。当时炀帝在涿郡，他命令虎牙郎将赵六儿率兵一万人在扬子驻军，分为五营以防备南面的刘元进和管崇、朱燮等人。管崇派遣部将陆渡江，袭击赵六儿，攻破他的两个营垒，缴获官军的军资器械而去。管崇的势力越发强盛，部众达十万人。

[15]辛酉，司农卿云阳赵元淑坐杨玄感党伏诛。帝使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与留守樊子盖推玄感党与。仪，本天竺胡人也。帝谓蕴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子盖性既残酷，蕴复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杀三万余人，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余人。玄感之围东都也，开仓赈给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会稽虞绰、琅邪王胄俱坐徙边，绰、胄亡命，捕得，诛之。

[15]辛酉（二十日），司农卿云阳人赵元淑因是杨玄感的党羽而获罪被杀。炀帝派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与东都留守樊子盖追究杨玄感的党羽。骨仪本是天竺地区的胡人。炀帝对裴蕴说："杨玄感振臂一呼就有十万人响应，我越发知道天下的人不必多，人一多就相聚为盗。若不把这些人完全杀干净，就不能惩戒后人。"樊子盖性情本来就残忍，裴蕴又秉承了炀帝的这个旨意，因此，用严刑惩治杨玄感的党羽，处死了三万余人，他们的家产全部被官府没收。其中冤死的人占大半，流放发配边地的有六千余人。杨玄感围困东都时曾开仓赈济百姓，凡是接受过赈济粮米的百姓都被坑杀在东都城南。与杨玄感有交情的文士会稽人虞绰、琅邪人王胄都获罪发配边地。虞绰、王胄逃亡，后被官府抓住处死。

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炀帝擅长于文辞，不喜欢别人超过他。薛道衡被赐死，炀帝说：“还能写‘空梁落燕泥’吗？”王胄被处死，炀帝吟诵王胄的佳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炀帝对自己的才学非常自负，他往往看不起天崐下的文士，他曾对侍臣说：“天下人都认为我继承先帝的遗业才君临天下，其实就是让我和士大夫比才学，我也该作天子。”

帝从容谓秘书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炀帝曾从容地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欢别人进谏，如果是达官显贵想进谏以求名，我更不能容忍他。如果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宽容些，但决不让他有出头之日，你记住吧！”虞世南是虞世基的弟弟。

[16]帝使裴矩安集陇右，因之会宁，存问曷萨那可汗部落，遣阙度设寇掠吐谷浑以自富，还而奏状，帝大赏之。

[16]炀帝派裴矩安抚陇右一带。裴矩到了会宁，慰问曷萨那可汗部落，派遣阙度设劫掠吐谷浑而使自己富有，裴矩回来向炀帝奏报情况，炀帝重重赏赐了裴矩。

[17]九月，己卯，东海民彭孝才起为盗，有众数万。

[17]九月，己卯（初八），东海人彭孝才聚众为盗，拥有部众数万人。

[18]甲午，车驾至上谷，以供费不给，免太守虞荷等官。闰月，己巳，幸博陵。

[18]甲午（二十三日），炀帝车驾到达上谷，因为供给接济不上，炀帝就免去了太守虞荷等人的官职。闰月，己已（二十八日），炀帝到达博陵。

[19]冬，十月，丁丑，贼帅吕明星围东郡，虎贲郎将费青奴击破之。

[19]冬季，十月，丁丑（初七），贼帅吕明星包围了东郡，虎贲郎将费青奴将吕明星击败。

[20]刘元进帅其众将渡江，会杨玄感败，朱燮、管崇共迎元进，推以为主，据吴郡，称天子，燮、崇俱为尚书仆射，署置百官，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多执长吏以应之。帝遣左屯卫大将军代人吐万绪、光禄大夫下鱼俱罗将兵讨之。

[20]刘元进率部众正准备渡江时，恰逢杨玄感兵败，朱燮、管崇共同迎接刘元进，推举他为盟主。刘元进占据吴郡，自称天子，朱燮、管崇都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刘元进并任命百官，毗陵、东阳、会稽、建安的很多豪杰之士都把地方官吏抓起来响应刘元进。炀帝派遣左屯卫大将军代郡人吐万绪、光禄大夫下人鱼俱罗率兵前往讨伐刘元进。

[21]十一月，己酉，右候卫将军冯孝慈讨张金称于清河，孝慈败死。

[21]十一月，己酉（初九），右候卫将军冯孝慈在清河讨伐张金称，冯孝慈兵败身亡。

[22]杨玄感之西也，韦福嗣亡诣东都归首，是时如其比者皆不问。樊子盖收玄感文簿，得其书草，封以呈帝；帝命执送行在。李密亡命，为人所获，亦送东都。樊子盖锁送福嗣、密及杨积善、王仲伯等十余人诣高阳，密与王仲伯等窃谋亡去，悉使出其所赍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并留付公，幸用相瘗，其余即皆报德。”使者利其金，许诺，防禁渐弛。密请通市酒食，每宴饮，喧哗竟夕，使者不以为意，行至魏郡石梁驿，饮防守者皆醉，穿墙而逸。密呼韦福嗣同去，福嗣曰：“我无罪，天子不过一面责我耳。”至高阳，帝以书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当同疾，若不为重法，无以肃将来。”帝曰：“听公所为。”十二月甲申，述就野外，缚诸应刑者于格上，以车轮括其颈，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乱发矢如猬毛，支体糜碎，犹在车轮中。积善、福嗣仍加车裂，皆焚而扬之。积善自言手杀玄感，冀得免死。帝曰：“然则枭类耳！”因更其姓曰枭氏。

[22]杨玄感向西进军时，韦福嗣就逃到东都投案自首，当时自首的人都不追究。樊子盖收缴了杨玄感的文件档案，得到韦福嗣起草的给樊子盖的信件，就封好呈送给炀帝。炀帝命令将韦福嗣押起来送到自己的行宫。李密逃亡，被人抓住，也送到东都。樊子盖将韦福嗣、李密及杨积善、王仲伯等十余人上了枷锁，押送到高阳。李密与王仲伯

等人暗中策划逃跑，他们拿出所有的金子给使者看，说："我们死的时候，这些金子都留给您，请您用来埋葬我们，其余的都给您以报答恩德。"使者贪图金子，就答应了。对李密等人的看守渐渐松懈，李密请人买来酒食，每次宴饮，都要喧哗吵闹一夜，使者不以为意。走到魏郡石梁驿，李密等人把看守的人都灌醉，凿穿墙壁逃跑，李密叫韦福嗣一同逃走崌，韦福嗣说："我没罪，天子不过是当面责骂我罢了。"到了高阳，炀帝将韦福嗣起草的杨玄感致樊子盖的信给韦福嗣看，并将他交付大理寺。宇文述奏道："凶恶叛逆之徒，作臣子的都应该痛恨，若不将这种人处以重刑，就不能警戒后人。"炀帝说："任你处置。"十二月，甲申（十五日），在野外，宇文述把那些受刑的人绑在木格上，用车轮括住受刑者的脖子，让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手持兵器砍杀射击。射在受刑者身上的乱箭如同刺猬毛一样，受刑者肢体破碎，仍然括在车轮里。杨积善和韦福嗣仍要处以车裂之刑，处死后将尸体焚化扬灰。杨积善说亲手杀死了杨玄感，期望自己能免死。炀帝说："他不过是枭一类的动物罢了！"就将杨积善的姓改为枭氏。

[23]唐县人宋子贤，善幻术，能变佛形，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惑，遂谋因无遮大会举兵袭乘舆；事泄，伏诛，并诛党与千余家。

[23]唐县人宋子贤，擅长幻术，他能变幻出佛形，自称是弥勒出世。远近的人都相信他并为之迷惑。于是宋子贤就策划趁着举行无遮大会时举兵袭击炀帝的车驾，事情泄露了，宋子贤被处死。他的党羽一千余家一并被处死。

扶风桑门向海明亦自称弥勒出世，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三辅人翕然奉之，因举兵反，众至数万。丁亥，海明自称皇帝，改元白乌。诏太仆卿杨义臣击破之。

扶风的僧人向海明也自称是弥勒出世，凡是有归附之心的人就可做吉梦。因此三辅一带的人都一致信奉他。于是，向海明举兵造反，部众达数万人。丁亥（十八日），向海明自称皇帝，改年号为白乌。炀帝下诏命太仆卿杨义臣讨伐并将向海明平灭。

[24]帝召卫文升、樊子盖诣行在；慰劳之，赏赐极厚，遣还所任。

[24]炀帝召卫文升、樊子盖到他的行在，对他们加以慰劳，赏赐极为丰厚，然后让他们返回自己的任所。

[25]刘元进攻丹阳，吐万绪济江击破之，元进解围去，绪进屯曲阿。元进结栅拒绪，相持百余日；绪击之，贼众大溃，死者以万数。元进挺身夜遁，保其垒。朱燮、管崇等屯毗陵，连营百余里，绪乘胜进击，复破之。贼退保黄山，绪围之，元进、燮仅以身免，于陈斩崇及其将卒五千余人，收其子女三万余口，进解会稽围。鱼俱罗与绪偕行，战无不捷，然百姓从乱者如归市，贼败而复聚，其势益盛。

[25]刘元进率兵进攻丹阳，吐万绪率兵渡江将刘元进击败，于是刘元进解围而去，吐万绪进军驻在曲阿。刘元进把木栅栏连接在一起来抗拒吐万绪，双方相持百余日；吐万绪发起进攻，刘元进的部众大乱溃散，死者数以万计。刘元进奋勇突围，在夜间逃走，据守在营垒中。朱燮、管崇等人率部众驻在毗陵，军营连接起来有百余里。吐万绪乘胜进击，又将朱燮、刘元进等人击败。朱、刘等人率部众退保黄山，吐万绪将黄山包围，刘元进、朱燮只身逃脱，官军在阵前杀死管崇及其将卒五千余人，俘获其子女三万余人，进而解除了对会稽的围困。鱼俱罗与吐万绪一起行动，战无不胜，但是百姓响应造反的人越来越多，多得就象散了市一样。贼人溃散后又聚集在一起，声势越发浩大。

元进退据建安，帝令绪进讨，绪以士卒疲弊，请息甲待来春；帝不悦。俱罗亦以贼非岁月可平，诸子在洛京，潜遣家仆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绪怯懦，俱罗败衄，俱罗坐斩，征绪诣行在，绪忧愤，道卒。

刘元进退守建安，炀帝命令吐万绪进军讨伐，吐万绪认为士卒已经疲惫不堪，请求停止用兵，到来年春天再战，炀帝不高兴，鱼俱罗也认为盗贼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平定的，他的儿子都在东都洛阳，他们暗地派家奴来接鱼俱罗，炀帝知道了发怒。有关部门的官员迎逢炀帝的旨意，上奏说吐万绪怯懦，鱼俱罗吃了败仗。鱼俱罗因此获罪被杀，炀帝征召吐万绪到他的行在来，吐万绪忧惧郁愤，在路上就去世了。

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发淮南兵数万人讨元进。世充渡江，频战皆捷，元进、燮败死于吴，其余众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瑞像前焚香为誓，约降者不杀。散者始欲入海为盗，闻之，旬月之间，

归首略尽，世充悉坑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余人。由是余党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将帅才，益加宠任。

炀帝改派江都郡丞王世充征发淮南兵几万人讨伐刘元进。王世充率军渡江，多次与刘元进交战都取得了胜利。刘元进、朱燮在吴县兵败身亡，其余的部崐众或是投降或是溃散。王世充召来先投降的人在通玄寺的佛象前焚香为誓，约定降者不杀。刘元进溃散部众开始想入海为盗，听到这个消息，一个月内，基本都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把这些人全都坑杀在黄亭涧，死者达三万余人。因此，其余的人又相聚为盗，官军无法讨伐，直至隋帝国灭亡。炀帝认为王世充有将帅之才，对他越发宠信。

[26]是岁，诏为盗者籍没其家。时群盗所在皆满，郡县官因之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

[26]这一年炀帝下诏凡作盗贼的人其家属财产都要被官府没收。当时到处都是盗贼，郡县官吏因此各自作威作福，任意地对百姓生杀予夺。

[27]章丘杜伏威与临济辅公为刎颈交，俱亡命为群盗。伏威年十六，每出则居前，入则殿后，由是其徒推以为帅。下邳苗海潮亦聚众为盗，伏威使公谓之曰："今我与君同苦隋政，各举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被擒，若合为一，则足以敌隋矣。君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宜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雌雄。"海潮惧，即帅其众降之。伏威转掠淮南，自称将军，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颢讨之，伏威与战，阳为不胜，引颢众入葭苇中，因从上风纵火，颢众皆烧死。海陵贼帅赵破陈以伏威兵少，轻之，召与并力；伏威使公严兵居外，自与左右十人赍牛酒入谒，于座杀破陈，并其众。

[27]章兵人杜伏威与临济人辅公是生死之交，他们都亡命为盗。杜伏威十六岁，每次行动都走在前面，撤退则走在最后，因此被徒众推举为统帅。下邳人苗海潮也聚众为盗，杜伏威派辅公对苗海潮说："如今我和您都是不堪忍受隋朝的苛政，各举义旗，但力量分散，势单刀薄，常常恐惧被擒获，若是我们合二为一，那么就足以与隋朝为敌了。要是您能作主帅，我理当恭敬从命，要是您估计自己不能作主帅，最好前来听命，否则我们就打一仗以决雌雄。"苗海潮恐惧，就率领部众归降了杜伏威。杜威率众在淮南一带转战掠夺，自称将军。江

都留守派校尉宋颢率兵讨伐杜伏威。杜伏威与宋颢交战，佯装战败，将宋颢率领的官军引入芦苇丛中，于是顺风势放火，官军都被烧死。海陵贼帅赵破陈认为杜伏威兵少而看不起他。赵破陈召杜伏威来，想兼并他。杜伏威让辅公率兵在外严阵以待，自己和亲信十余人带着牛、酒进入营帐谒见赵破陈，在座位上将赵破陈杀死，兼并了他的部众。

十年（甲戌、614）

十年（甲戌，公元614年）

[1]春，二月，辛未，诏百僚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戊子，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

[1]春季，二月，辛未（初三），炀帝下诏命文武百官商议出兵征伐高丽之事。一连几天，没有敢说话的人。戊子（二十日），炀帝下诏再次征发全国军队，分百路并进。

[2]丁酉，扶风贼帅唐弼立李弘芝为天子，有众十万，自称唐王。

[2]丁酉（二十九日），扶风的贼帅唐弼拥立李弘芝为天子，拥有部众十万人，他自称唐王。

[3]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继。癸亥，至临渝宫，祭黄帝，斩叛军者以衅鼓，亡者亦不止。

[3]三月，壬子（十四日），炀帝出行到涿郡，路途中士兵不断逃亡。癸亥（二十五日），炀帝到达临渝宫，在野外祭祀黄帝，斩杀叛逃的士兵并将死者的血涂在鼓上，但逃亡仍然不止。

[4]夏，四月，榆林太守成纪董纯与彭城贼帅张大虎战于昌虑，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4]夏季，四月，榆林太守成纪人董纯与彭城贼帅张大虎在昌虑交战，董纯大败张大虎，斩首万余级。

[5]甲午，车驾至北平。

[5]甲午（二十七日），炀帝车驾到达北平。

[6]五月，庚申，延安贼帅刘迦论自称皇王，建元大世，有众十万，与稽胡相表里为寇。诏以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发兵击之，战于上郡，斩迦论并将卒万余级，虏男女数万口而还。

[6]五月，庚申（二十六日），延安贼帅刘迦论自称皇王，建年号为大世，拥有部众十万人。他与稽胡部落里应外合侵掠地方。炀帝下诏任命左骁卫大崌将军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发兵进击刘迦论。两军在上群交战，屈突通斩获刘迦论及其部众的首级万余，俘获男女几万人返回。

[7]秋，七月，癸丑，车驾次怀远镇。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高丽亦困弊。来护儿至毕奢城，高丽举兵逆战，护儿击破之，将趣平壤，高丽王元惧，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悦，遣使持节召护儿还。护儿集众曰："大军三出，未能平贼，此还不可复来，劳而无功，吾窃耻之。今高丽实困，以此众击之，不日可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高元，献捷而归，不亦善乎！"答表请行，不肯奉诏。长史崔君肃固争，护儿不可，曰："贼势破矣，独以相任，自足办之。吾在阃外，事当专决，宁得高元还而获谴，舍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肃告众曰："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当闻奏，皆应获罪。"诸将惧，俱请还，乃始奉诏。

[7]秋季，七月，癸丑（十七日），炀帝车驾临时停留于怀远镇。当时天下已乱，所征发的士兵很多过了期限还未来，高丽国也困顿疲惫，来护儿率军到达毕奢城，高丽发兵迎战。来护儿将高丽军队打败，将要逼近平壤。高丽王高元恐惧，甲子（二十八日），派遣使者来乞求投降，并把斛斯政关在囚车里押送而来。炀帝大为高兴，他派遣使者持节召来护儿返回。来护儿召集部下说："大军三次出征，未能平定高丽，这次回去就再也不能来了，劳而无功，我感到耻辱。如今高丽确实已经疲惫不堪，以我们这么多的军队去讨伐高丽，不日可胜。我打算进兵直接包围平壤，俘获高元，凯旋而归不是很好吗？"于是来护儿上表炀帝请求出征，不肯奉诏返回。长史崔君肃力争奉旨班师，来护儿不答应，说："高丽已经支持不住了，皇帝完全相信任用我，我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此事。我在朝廷之外，有事应该自已决断，我宁可俘获高元返回而受到责罚，但放弃这次成功的机会，我办不到！"崔君肃告诉大家："要是跟从元帅违抗皇帝的诏命，必定被人上奏皇帝，我们都得获罪。"诸将恐惧，都要求返回。来护儿才接受诏命班师。

八月，己巳，帝自怀远镇班师。邯郸贼帅杨公卿帅其党八千人抄驾后第八队，得飞黄上厩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东都；己丑，还西京。以高丽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庙；仍征高丽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将帅严装，更图后举，竟不果行。

八月，己巳（初四），炀帝从怀远镇班师回朝。邯郸贼帅杨公卿率领部众八千人抢劫车驾后面的第八队，抢走飞黄上厩的马四十二匹而去。冬季，十月，丁卯（初三），炀帝到达东都；己丑（二十五日），炀帝返回西京。他以高丽的使者及斛斯政祭告太庙，仍然征召高丽王高元入朝觐见，高元意然不来。于是炀帝下令将帅们准备行装，打算再次大举进攻，但最后未能成行。

初，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高丽为意，刘炫独以为不可，作《抚夷论》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验。

当初，开皇末年，国家殷实强盛，朝野上下都认为可以征伐高丽，唯独刘炫认为不可。他写了《抚夷论》来批评征高丽的论调，到这时，他的话应验了。

十一月，丙申，杀斛斯政于金光门外，如杨积善之法，仍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佞者或啖之至饱，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十一月，丙申（初二），炀帝将斛斯政在金光门外处死，按照处死杨积善的办法来处死斛斯政，并且把他的肉煮了，让百官们吃，有的奸佞之人还吃了个饱。之后，将斛斯政的骨骸收在一起，焚化后扬掉。

[8]乙巳，有事于南郊，上不斋于次。诘朝，备法驾，至即行礼。是日，大风。上独献上帝，三公分献五帝。礼毕，御马疾驱而归。

[8]乙巳（十一日），在西京南郊举行祭祀活动。炀帝没在斋宫斋戒。早晨，炀帝摆设法驾，到南郊行祭礼。这一天刮起大风，炀帝单独向上帝献祭，三公分别向五帝献祭。祭礼完毕，炀帝车驾迅速驰返皇宫。

[9]乙卯，离石胡刘苗王反，自称天子，众至数万；将军潘长文讨之，不克。

[9]乙卯（二十一日），离石郡的胡人刘苗王率众造反，他自称天子，拥有部众几万人，将军潘长文率兵讨伐刘苗王，但未能获胜。

[10]汲郡贼帅王德仁拥众数万，保林虑山为盗。

[10]汲郡贼帅王德仁拥有部众几万人，在林虑山据守为盗。

[11]帝将如东都，太史令庾质谏曰："比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三五年间，四海稍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帝崐不悦。质辞疾不从，帝怒，下质狱，竟死狱中。十二月，壬申，帝如东都，赦天下；戊子，入东都。

[11]炀帝要去东都，太史令庾质劝道："连年征伐辽东，百姓实在是困苦疲惫之极。陛下应该安定安抚关内，让百姓尽力于农桑，三、五年内，国家逐渐充实富裕了，然后再到各地巡视，这样做才合适。"炀帝听后不高兴，于是庾质托病不跟随炀帝出行。炀帝发怒，将庾质关进监狱，庾质竟死在监狱里。十二月，壬申（初九），炀帝到达东都，大赦天下；戊子（二十五日），他进入东都。

[12]东海贼帅彭孝才转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纯讨擒之。纯战虽屡捷，而盗贼日滋，或谮纯怯懦；帝怒，锁纯诣东都，诛之。

[12]东海的贼帅彭孝才辗转抢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纯率兵讨伐并抓住了彭孝才。董纯虽然屡战屡胜，但是盗贼却日益增多。有人诬陷董纯怯懦，炀帝发怒，命人将董纯上了枷锁押到东都处死。

[13]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至盱眙，众十余万，据都梁宫，阻淮为固。江都丞王世充将兵拒之，为五栅以塞险要，启羸形示弱。让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将兵！吾今生缚取，鼓行入江都耳！"时民皆结堡自固，野无所掠，贼众渐馁，乃少留兵，围五栅，分人于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纵兵出击，大破之，让以数十骑遁去，斩首万余级。

[13]孟让从长白山抢掠各郡，他到了盱眙，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占据了都梁宫，以淮水为坚固的屏障。江都郡丞王世充率兵抗击孟让，他用五道栅栏阻塞险要之处，装出羸弱的样子。孟让笑道："王世充是个文法小吏，怎么能带兵呢？今天我要生擒王世充，大张旗鼓地进入江都城！"当时百姓都筑堡垒以自卫，野外没有什么可供抢掠的东西了，孟让的部众渐渐挨饿，于是孟让就留下少量兵力，围住五道栅栏，分兵到南面进行抢掠。王世充趁对方松懈，挥军出击，大破孟让，孟让仅带着几个骑逃走，王世充斩获首级一万余。

[14]齐郡贼帅左孝友众十万屯蹲狗山，郡丞张须陀列营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须陀威振东夏，以功迁齐郡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涿郡贼帅卢明月众十余万军祝阿，须陀将万人邀之。相持十余日，粮尽，将退，谓将士曰：“贼见吾退，必悉众来追，若以千人袭据其营，可有大利。此诚危事，谁能往者？”众莫对，唯罗士信及历城秦叔宝请行。于是须陀委栅而遁，使二人分将千兵伏葭苇中，明月悉众追之。士信、叔宝驰至其栅，栅门闭，二人超升其楼，各杀数人，营中大乱；二人斩关以纳外兵，因纵火焚其三十余栅，烟焰涨天。明月奔还，须陀回军奋击，大破之，明月以数百骑遁去，所俘斩无算。叔宝名琼，以字行。

[14]齐郡贼帅左孝友率部众十万人屯守在蹲狗山。齐郡郡丞张须陀扎下军营进逼蹲狗山，左孝友走投无路，只得投降。张须陀威振东夏，因为有功升迁为齐郡通守，兼任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涿郡贼帅卢明月率部众十余万人在祝阿县驻军，张须陀率领一万名士兵截击卢明月，双方相持十余日，官军粮食要吃完了，将要撤退时张须陀对将士们说：“贼人看见我们后退，一定率全部人马来追击，要是以一千人袭击并占据贼人的营地，就可以取得大胜，这确实是危险的事，谁能前往？”众人不敢答话。只有罗士信和历城人秦叔宝请求前往。于是张须陀遗弃营栅退走，派罗士信和秦叔宝每人率兵一千人埋伏在芦苇丛中。卢明月集中全部人马追击张须陀，罗士信、秦叔宝率兵驰马到卢明月的营寨外，营门紧闭，二人爬过栅栏上到寨楼，各自杀死了几个人，卢明月营中大乱。二人斩杀把守营门的士兵让外面的官军士兵进来，并趁势纵火烧毁了卢明月的三十多个营栅，火焰冲天。卢明月迅速驰返营地，张须陀回军奋力进攻，大破卢明月。卢明月率领几百名骑兵逃走，卢明月的部众被军俘获杀死无数。秦叔宝名琼，一般都称呼他的字。

十一年（乙亥、615）

十一年（乙亥、公元615年）

[1]春，正月，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

余卷。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崐东都修文殿。又写五十副本，简为三品，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其正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垂闭复故。

[1]春季，正月，炀帝增加秘书省的官员一百二十名，并以学士补充秘书省的官员。炀帝喜好读书写作，他任扬州总管时设置的王府学士达百人。他经常命令这些人进行修撰工作，直到他登上帝位，前后近二十年，修撰工作从未停止过。从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以至赌博、鹰狗等都编撰有新书，无不精深广博，共编成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余卷。当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炀帝命令秘书监柳顾言等人对这些书进行选择和编次，剔除其中重复和猥杂的书籍，整理出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收藏在东都的修文殿。又抄写了五十部副本，选为三等，分别存放在西京、东都的宫内，省署、和官府中。正本书都装帧精美豪华，玉石为轴，锦缎为端。炀帝在观文殿前设十四间书室，书室的窗户、床褥、厨幔，都极为珍贵华丽。每三间书室开一个双扇门，垂下锦质的幔帐，上面有两个飞翔的仙人，户外的地面上设置机关。炀帝驾临书室时，有宫人手捧香炉，走在前面踏踩机关，飞仙就会下来将幔帐卷上去，窗扉和厨扉都自动打开；炀帝离开书室，则窗扉厨扉及幔帐又垂下关闭如故。

[2]帝以户口逃亡，盗贼繁多，二月，庚午，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

[2]炀帝因为户口逃亡，盗贼繁多，二月，庚午（初七），下诏命令百姓都迁入城内居住，田地就近分给。郡县、驿亭、村坞都修筑城堡。

[3]上谷贼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国号燕；贼帅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燕、赵。

[3]上谷的贼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定国号为燕。贼帅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他们各自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在北方勾结突阙，在南方抢掠侵犯燕赵之地。

[4]初，高祖梦洪水没都城，意恶之，故迁都大兴。申明公李穆薨，孙筠袭爵。叔父浑忿其吝啬，使兄子善衡贼杀之，而证其从父弟瞿昙，使之偿死 。浑谓其妻兄左率卫宇文述曰："若得绍封，当岁奉国贼之半。"述为之言于太子，奏高祖，以浑为穆嗣。二岁之后，不复以国赋与述，述大恨之。帝即位，浑累官至右骁卫大将军，改封公，帝以其门族强盛，忌之。会有方士安伽言"李氏当为天子"，劝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浑从子将作监敏，小名洪儿，帝疑其名应谶，常面告之，冀其引决。敏大惧，数与浑及善衡屏人私语；述谮之于帝，仍遣虎贲郎将河东裴仁基表告浑反。帝收浑等家，遣尚书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蕴杂治之，按问数日，不得反状，以实奏闻。帝更遣述穷治之，述诱教敏妻宇文氏为表，诬告浑谋因度辽，与其家子弟为将领者共袭取御营，立敏为天子。述持入，奏之，帝泣曰："吾宗社几倾，赖公获全耳。"三月，丁酉，杀浑、敏 、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自三从以上皆徙边徼。后数月，敏妻亦鸩死。

[4]当初，文帝梦见洪水湮没了都城，心里厌恶旧都城，所以迁都大兴。申明公李穆去世，他的孙子李筠承袭了申明公的爵位。他的叔父李浑对李筠的吝啬很是气忿，就派其兄子李善衡杀害了李筠，却说他的堂侄李瞿昙干的，让他抵命。李浑对他的妻兄左卫率宇文述说："如果我能承袭申明公的爵位，我就每年奉送您一半的国赋。"宇文述就替李浑在太子面前说情，并上奏文帝，文帝就让李浑继承了李穆的爵位。两年以后，李浑就不再给宇文述国赋了。宇文述非常恨李浑。炀帝即位，李浑屡次升迁作到右骁卫大将军，改封为公。炀帝因为李浑家族门第强盛，对他很猜忌。正好有方士安伽说："李氏当为天子"，他劝说炀帝杀尽天下姓李的人。李浑的侄子将作监李敏，小名洪儿。炀帝怀疑这个名字正好应验了谶语，曾当面告诉李敏这件事，希望李敏能自杀。李敏大为恐惧，他几次与李浑及李善衡避开他人私下交谈。宇文述在炀帝面前说李浑的坏话，还让虎贲郎将河东人裴仁基上表告发李浑要谋反。炀帝将李浑等各家关进监狱，派尚书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蕴一起治李浑的罪。他们审问了几天，搞不出李浑要谋反的罪状，就据实上报炀帝。炀帝改派宇文述尽力追究李浑的罪状，宇文述诱教李敏的妻子宇文氏上表诬告李浑策划趁着隋军渡辽河时崐，与家里子弟中作将领的一起袭取御营，然后拥立李敏为天子。宇文述拿着这个诬告状入见并奏报给炀帝，炀帝流泪说："我的宗庙社

稷几乎被倾覆，全靠您才得以保全呵。”三月，丁酉（初五），炀帝把李浑、李敏、李善衡及其宗族三十二人处死，三族之内的亲属，都流放到边远地区。几个月后，李敏的妻子也被毒死。

[5]有二孔雀自西苑飞集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于是百僚称贺。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擢拜朝散大夫，赐物百段，余人皆赐束帛；仍于其地造仪鸾殿。

[5]有两只孔雀从西苑一起飞到宝城朝堂前面，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看见了孔雀，就奏报炀帝说看见了鸾鸟，这时孔雀已经飞走了，无法验证，于是百官们都向炀帝祝贺。炀帝下诏说，因为高德儒心地虔诚与祥瑞自然吻合，所以才能看见祥瑞征兆，因此，提升他为朝散大夫，赏赐他物品百段，其余的人都赐帛一束，还在孔雀停留的地方营建仪鸾殿。

[6]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阳宫避暑。宫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间，结草为营而居之。

[6]己酉（十七日），炀帝巡幸太原；夏季，四月，炀帝到汾阳宫避暑，由于宫城地方窄小，百官、士卒们都分散在山谷间用草搭成营帐居住。

[7]以卫尉少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承制黜陟选补郡县文武官，仍发河东兵讨捕群盗。渊行至龙门，击贼帅毋端儿，破之。

[7]炀帝任命卫尉少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奉命承担郡县选补的文武官员的升迁贬退的职责，还负责征发河东之兵讨伐群盗。李渊率军行进到龙门，进攻贼帅毋端儿并将他打败。

[8]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

[8]秋季，八月，乙丑（初五），炀帝巡游北塞。

初，裴矩以突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谋略，为始毕所宠任，矩诈与为互市，诱至马邑下，杀之。遣使诏始毕曰：“史蜀胡悉叛可汗来降，我已相为斩之。”始毕知其状，由是不朝。

当初，裴矩认为突厥始毕可汗部众逐渐强盛，就向炀帝献策分散突厥始毕可汗的势力。炀帝打算以宗室女嫁给始毕的弟弟叱吉设，并封他为南面可汗，叱吉设不敢接受册封。始毕知道了此事就对隋朝逐渐产生了怨恨。突厥的大臣史蜀胡悉善于谋略，受到始毕可汗的宠信。裴矩诈称与史蜀胡悉做买卖，将史蜀胡悉诱骗到马邑，将他杀害。然后派使者向始毕宣布诏命说："史蜀胡悉背叛可汗来投降，我已经帮您将他处死。"始毕知道了这个情况，从此就不再入朝。

戊辰，始毕帅骑数十万谋袭乘舆，义成公主先遣使者告变。壬申，车驾驰入雁门，齐王以后军保崞县。癸酉，突厥围雁门，上下惶怖，撤民屋为守御之具，城中兵民十五万口，食仅可支二旬，雁门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门、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门，矢及御前；上大惧，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

戊辰（初八），始毕可汗率领几十万名骑兵策划袭击炀帝的车驾。义成公主先派遣使者向炀帝报告发生了变故。壬申（十二日），炀帝的车驾迅速驰入雁门城，齐王杨率领后军进驻了崞县。癸酉（十三日），突厥军队包围了雁门郡，隋军上下惊惧恐怖，拆毁民房用作守卫城池的材料，城中有军、民十五万人，粮食仅够供应二十天。雁门郡的四十一座城池，突厥军队已经攻破了其中的三十九座，只有雁门、崞县没被攻下，突厥军队急攻雁门，箭都射到了炀帝面前，炀帝大为恐惧，抱着赵王杨杲哭泣，眼睛都哭肿了。

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帝简精锐数千骑溃围而出，纳言苏威曰："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乃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之主，岂宜轻动！"民部尚书樊子盖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狈，悔之何及！不若据坚城以挫其锐，坐征四方兵使入援。陛下亲抚循士卒，谕以不复征辽，厚为勋格，必人人自奋，何忧不济！"内史侍郎萧以为："突厥之俗，可贺敦预知军谋；且义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国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无益，庸有何损。又将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还事高丽，若发明诏，谕以赦高丽、专讨突厥，则众心皆安，人自为战矣。"，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劝帝重民赏格，下诏停辽东之役。帝从之。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说炀帝选挑选几千名精锐骑兵突围出去，纳言苏威说："据守城池我方还有余力，而轻骑则是对方的长处，陛下是万乘之主，怎么可以轻易行动？"民部尚书樊了盖说："陛下在危境中

侥幸保全，一旦处于狼狈的境地，则追悔莫及！不如坚守城池挫败敌军的锐气，据守在城中，征召全国各地兵马前来救援。陛下亲自抚慰士卒，宣布不再征伐辽东，重赏爵位，必定会人人奋勇争先，何愁不能成功！”内史侍郎萧认为“按突厥的习俗，可汗的妻子可以参与军机，况且义成公主是以皇帝女儿的身份嫁给处夷的，她肯定要依恃大国为后援。如果派一个使者通知公主，即便没有什么效果，又有什么损害呢？另外，将士们的心里，是怕陛下在免除了突厥的祸患后又去征伐高丽，陛下如果明确下诏，宣布赦免高丽的罪过，专事征伐突厥，那么大家心中安定，就会人自为战了。”萧是萧皇后的弟弟。虞世基也劝炀帝重重悬赏，下诏停止征伐辽东的兵役，炀帝只好采纳了这些意见。

帝亲巡将士，谓之曰：“努力击贼，苟能保全，凡在行陈，勿忧富贵，必不使有司弄刀笔破汝勋劳。”乃下令：“守城有功者，无官直除六品，赐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劳，相望于道，于是众皆踊跃，昼夜拒战，死伤其众。

炀帝亲自巡视军队，他对将士们说：“你们要努力打击敌军，如果这次能够保全的话，凡是参加战斗的人都不愁没有富贵，一定不允许有关部门的官吏要弄刀笔吞没你们的功劳。”于是他下令：“守城有功的人，没有官职的直接授予六品官职，赏赐物品百段；已有官职的人级别和赏赐依次增长。”他派出慰问将士的使者络绎不绝。于是大家都踊跃杀敌，昼夜抗击突厥人，伤亡很重。

甲申，诏天下募兵。守令竞来赴难，李渊之子世民，年十六，应募隶屯卫将军云定兴，说定兴多赍旗鼓为疑兵，曰：“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不然，彼众我寡，若悉军来战，必不能支。”定兴从之。

甲申（二十四日），炀帝下诏招募天下之士，郡守县令都竞相应召赴难。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十六岁应募从军，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部下。他劝云定兴多携带旗帜军鼓作为疑兵，说：“始毕可汗敢于举兵围困天子，必定以为我方仓促无法救援，我们最好在白天展开旌旗几十里连绵不断，夜里则金鼓相闻。敌人一定以为我方大批援军到来，

就会望风而逃。否则，敌众我寡，如果对方全军来战，我军必定无法支持。”云定兴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

帝遣间使求救于义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毕云：“北边有急。”东都及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毕解围去。帝使人出侦，山谷皆空，无胡马，乃遣二千骑追蹑，至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余人而还。

炀帝暗中派使者向义成公主求救，公主派人告诉始毕说：“北部边境告急。”这时东都和各郡的援兵也都到达忻口。九月，甲辰（十五日），始毕可汗解围退走，炀帝派人出去侦察，山谷空无一人，没有空厥军队，才派出两千名 骑兵在后面追踪突厥军队，隋兵追到马邑，俘获突厥老弱两千人返回。

丁未，车驾还至太原。苏威言于帝曰：“今盗贼不息，士马疲弊，愿陛下亟还西京，深根固本，为社稷计。”帝初然之。宇文述曰：“从官妻子多在东都，宜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帝从之。

丁未，（十八日），炀帝返回太原，苏威对炀帝说：“如今盗贼不息，士卒疲惫，希望陛下速返西京，巩固根本是国家的长久之计。”炀帝开始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宇文述说：“跟从车驾的官员家属大都在东都，最好就便道到洛阳去，从潼关进入。”炀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冬，十月，壬戌，帝至东都，顾眄街衢，谓侍臣曰：“犹大有人在。”意谓向日平杨玄感，杀人尚少故也。苏威追论勋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盖固请，以为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盖惧，不敢对。帝性吝官赏。初平杨玄感，应授勋者多，乃更置戎秩：建节尉为正六品，次奋武、宣惠、绥德、怀仁、秉义、奉诚、立信等尉，递降一阶。将士守雁门者万七千人，得勋者才千五百人，皆准平玄感勋，一战得第一勋者进一阶，其先无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战得第一勋者至秉义尉，其在行陈而无勋者四战进一阶，亦无赐。会仍议伐高丽，由是将士无不愤怨。

冬季，十月，壬戌（初三），炀帝到达东都。他斜着眼看看街道上的人，岷对侍臣说：“还是大有人在。”他的意思是说过去平定杨玄感的叛乱时杀人还少。苏威提到悬赏规格太重，应该再斟酌考虑。樊子盖恳切请求遵守先前的许诺，认为不应失信于将士。炀帝说：“你打算收买人心吗？”樊了盖害怕了，不敢再答话。炀帝生性吝惜官爵赏赐，

当初平定杨玄感时，应该论功授勋的人很多，他就改变军队的职位级别：规定建节尉为正六品，以下依次是奋武、宣惠、绥德、怀仁、秉义、奉诚、立信等尉，依次降低一级。参加保卫雁门的将士有一万七千人，可是得到勋位的才有一千五百人，都是比照平定杨玄感时行赏的标准，打一仗得第一功的人晋升一级，此前没有军职的人仅授予立信尉的职位；打三次仗得第一功的人只作到秉义尉；那些虽在战场但未立功的人打四次仗晋升一级，也不赏赐物品。正好炀帝又商议攻伐高丽，因此将士们无不愤怒怨恨。

初，萧以外戚有才行，尝事帝于东宫，累迁至内史侍郎，委以机务。性刚鲠，数言事忤旨，帝渐疏之。及雁门围解，帝谓群臣曰："突厥狂悖，势何能为！少时未散，萧遽相恐动，情不可恕！"出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候卫将军杨子崇从帝在汾阳宫，知突厥必为寇，屡请早还京师，帝怒曰："子崇怯懦，惊动众心，不可居爪牙之官。"出为离石郡守。子崇，高祖之族弟也。

当初，萧因为是外戚，又有才干德行，曾经在炀帝为太子时作他的僚臣，他屡次升迁作到内史侍郎，被委以机要重任。萧性格刚强耿直，几次谈论事情违背了炀帝的旨意，炀帝就逐渐疏远了他。雁门之围已解，炀帝对群臣说："突厥狂妄逆悖，他们能怎么样！突厥人一会儿不散，萧就恐慌动摇，实不能宽恕！"于是调萧出京，任为河池郡守，当天出发。候卫将军杨子崇跟随炀帝在汾阳宫，他知道突厥人必定要来侵犯，几次请求炀帝早日返回京师，炀帝发怒说："杨子崇怯懦，惊扰动摇众心，不能让他身为武臣。"于是炀帝将杨子崇调出任命为离石郡守。杨子崇是文帝的族弟。

[9]杨玄感之乱，龙舟水殿皆为所焚，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艘，制度仍大于旧者。

[9]杨玄感叛乱时，龙舟水殿都被他烧毁，于是炀帝下诏江都再造龙舟水殿，共几千艘，规制比原来的还大。

[10]壬申，卢明月帅众十万寇陈、汝。

[10]壬申（十三日），卢明月率部众十万人进犯陈州、汝州。

[11]东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长白山贼帅左才相，群盗皆残忍，而子通独宽仁，由是人多归之，未半岁，有众万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与杜伏威合。伏威选军中壮士养为假子，凡三十余人，

济阴王雄诞、临济阚棱为之冠。既而李子通谋杀伏威，遣兵袭之。伏威被重创坠马，雄诞负之逃葭苇中，收散兵复振。将军来整击伏威，破之；其将西门君仪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负伏威以逃，雄诞帅壮士十余人卫之，与隋兵力战，由是得免。来整又击李子通，破之，子通帅其余众奔海陵，复收兵得二万人，自称将军。

[11]东海人李子通，有勇有力，他先依附长白山贼帅左才相，群盗都很残忍，只有李子通宽厚仁慈，于是很多人都去归附他。不到半年，李子通就拥有部众一万人。左才相猜忌李子通，李子通就离开他，率众渡过淮河，与杜伏威汇合。杜伏威挑选军中的壮士收为养子，共有三十余人，济阴人王雄诞、临济人阚棱是养子中最突出的。不久李子通策划刺杀杜伏威，他派兵袭击杜伏威，杜伏威受重伤落马，王雄诞背着杜伏威逃到芦苇丛中，收集溃散的部众重振军威。将军来整率官军袭击杜伏威，将杜伏威击败，杜伏威的部将西门君仪的妻子王氏勇敢有力，她背着杜伏威逃走，王雄诞率领壮士十余人保护着杜伏威，与隋军奋力作战，因此才得以逃脱。来整又进攻李子通并将他击败。李子通率领剩余的部众奔往海陵，又招得士卒二万人，自称将军。

[12]城父朱粲始为县佐史，从军，遂亡命聚众为盗，谓之“可达寒贼”，自称迦楼罗王，众至十余万，引兵转掠荆、沔及山南郡县，所过噍类无遗。

[12]城父人朱粲，开始是个县佐史，后来他参加了军队，就逃亡聚众为盗，人们称之为“可达寒贼”，朱粲自称迦楼罗王，拥有部众达十万人。他率兵在荆州、沔阳转战抢掠，一直到终南山南一带的郡县。朱粲所部经过之处即无人烟。

[13]十二月，庚寅，诏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数万击绛贼敬盘陀等。子盖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贼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崐。诏以李渊代之。有降者，渊引置左右，由是贼众多降，前后数万人，余党散入他郡。

[13]十二月，庚寅（疑误），炀帝下诏命令民部尚书樊子盖征发关中士兵几万名进击绛郡贼人敬盘陀等人。樊子盖不问清红皂白，自汾水以北，村坞都被烧毁，前来投降的贼人全被坑杀。百姓怨恨愤怒，越来越多的人相聚为盗。炀帝下诏用李渊替换樊了盖，再有投降的贼

人，李渊就将投降者安置在自己身旁，因此有很多贼人投降，投降的人前后共有几万，其余的贼盗流散到别的郡去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三卷

隋纪七 炀皇帝下大业十二年（丙子、616）

隋纪七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丙子，公元616年）

[1]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始议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讨捕盗贼。

[1]春季，正月，元旦大朝会，各地朝集使未到的有二十余郡。朝廷中开始商议分别派遣使者到十二道发兵讨捕盗贼。

[2]诏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于郡东南起营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大抵仿东都西苑之制，而奇丽过之。又欲筑营于会稽，会乱，不果成。

[2]炀帝下诏命毗陵通守路道德汇集十郡之兵几万人，在毗陵郡城东南营建宫苑，方圆十二里；苑内有十六所离宫，大都模仿东都西苑的规制，但在新颖华丽方面还要超过西苑。炀帝还打算在会稽建造宫苑，正逢各地造反，未能建成。

[3]三月，上巳，帝与群臣饮于西苑水上，命学士杜宝撰《水饰图经》，采古水事二，使朝散大夫黄衮以木为之，间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动如生，钟磬筝瑟，能成音曲。

[3]三月，上巳节，炀帝与群臣在西苑水上宴饮。他命令学士杜宝撰写《水饰图经》，收集古代七十二个关于水的故事；让朝散大夫黄衮依故事用木头制成，间杂着乐妓的船只、酒船， 木制的人物能动，栩栩如生，钟磬筝瑟，都能发出音乐曲调。

[4]己丑，张金称陷平恩，一朝杀男女万余口；又陷武安、钜鹿、清河诸县。金称比诸贼尤残暴，所过民无孑遗。

[4]己丑（初三），张金称攻陷平恩县，一个早晨就杀死男女万余人。他又攻陷武安、钜鹿、清河各县。张金称比其他的盗贼更为残暴，他率部所过之处，人迹全无。

[5]夏，四月，丁巳，大业殿西院火，帝以为盗起，惊走，入西苑，匿草间，火定乃还。帝自八年以后，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

[5]夏季，四月，丁巳（初一），大业殿西院起火，炀帝以为盗贼来了，逃入西苑，藏在草丛里，火熄灭后才出来。炀帝从大业八年以来每天夜里都睡不安稳，常常惊悸而醒，说有贼，必得命几个妇人摇抚才能入睡。

[6]癸亥，历山飞别将甄翟儿众十万寇太原，将军潘长文败死。

[6] 癸亥（初七），历山飞的部将甄翟儿率众十万人攻打太原，将军潘长文兵败身亡。

[7]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

[7]五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是日全食。

[8]壬午，帝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

[8]壬午（疑误），炀帝在景华宫征求萤火虫，征得了几斛萤火虫，在夜里游山，把萤火虫放出来，其光亮遍及山谷。

[9]帝问侍臣盗贼，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曰："渐少。"帝曰："比从来少几何？"对曰："不能什一。"纳言苏威引身隐柱，帝呼前问之，对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渐近。"帝曰："何谓也？"威曰："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比见奏贼皆不以实，遂使失于支计，不时翦除。又昔在雁门，许罢征辽，今复征发，贼何由息！"帝不悦而罢。寻属五月五日，百僚多馈珍玩，威独献尚书。或谮之曰："《尚书》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逊。"帝益怒。顷之，帝问威以伐高丽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盗，对曰："今兹之役，愿不发兵，但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之东征。彼喜于免罪，争务立功，高丽可灭。"帝不怿。威出，御史大夫裴蕴奏曰："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帝曰："老革多奸，以贼胁我！欲批其口，且复隐忍。"蕴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张行本奏："威昔在高阳典选，滥授人官；畏怯突厥，请还京师。"帝令按验，狱成，下诏数威罪状，除名为民。后月余，复有奏威与突厥阴图不轨者，事下裴蕴推之，蕴处威死。威无以自明，但摧谢而已。帝悯而释之，曰："未忍即杀。"并其子孙三世皆除名。

[9]炀帝向侍臣询问盗贼的情况，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说："逐渐减少。崐"炀帝说："比过去少多少？"宇文述回答："不及过去的十分之一。"纳言苏威躲在柱子后面，炀帝把苏威叫到座前问他，苏威回答：

“我不是管这方面的官员，不清楚有多少盗贼，但贼患距京越来越近。”炀帝问：“为什么这么说呢？”苏威说：“过去盗贼只占据长白山，如今已近在汜水。况且往日的租赋丁役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这难道不是人们都变成盗贼了吗？近来看到上奏的贼情都不是实情，于是措施失当，对盗贼不能及时地加以剿灭。还有，以前在雁门时，已经许诺停止征伐辽东，现在又征发士兵，盗贼怎么能够平息？”炀帝听了不高兴，就作罢了。不久到了五月五日，百官中很多人都上贡珍玩之物，唯独苏威献上《尚书》，有人诋毁苏威说：“《尚书》中有《五子之歌》，苏威的含意很不恭敬。”炀帝更加生气。过不久，炀帝向苏威询问征伐高丽的事情，苏威想让炀帝了解天下有很多盗贼的情况，就回答说：“现在征辽之事，但愿不要发兵，只要赦免群盗，自然可以得到几十万人，派他们去东征，这些人对被赦免罪过感到高兴，会竞相立功，高丽就可以被平灭。”炀帝不高兴，苏威就退了出来。御史大夫裴蕴奏道：“这太不恭敬了！天下哪里有许多盗贼？”炀帝说：“这老家伙极为奸佞，拿盗贼来吓唬我，我想打他嘴巴，暂且再忍耐一下。”裴蕴知道炀帝的心意，就让河南平民张行本上奏说：“苏威从前在高阳掌管挑选官员之事时，他滥授官职，畏惧突厥，要求返回京师。”炀帝命人进行审查验证，构成罪状，于是炀帝下诏历数苏威的罪状，将他除名为民。一个多月后，又有人奏报苏威与突厥暗中勾结图谋不轨，此事交由裴蕴追究法办，裴蕴判苏威死刑。苏威无法为自己申辩，只是非常伤感地谢罪而已。炀帝怜悯苏威就将他释放，说：“不忍心就杀他。”把苏威的子孙三代都除名为民。

[10]秋，七月，壬戌，济景公樊子盖卒。

[10]秋季，七月，壬戌（初八），济景公樊子盖去世。

[11]江都新作龙舟成，送东都；宇文述劝幸江都，右候卫大将军酒泉赵才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属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后事。津，孝宽之子也。帝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

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

[11]江都新制造的龙舟完工，送到东都。宇文述劝炀帝巡游江都，右候卫大将军酒泉人赵才劝阻说：“如今百姓疲惫劳苦，国库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返回京师，安抚天下百姓。”炀帝勃然大怒，把赵才交司吏处治，过了十天，炀帝才平息了怒气，将赵才放出。朝中的大臣都不想让炀帝出行，但炀帝去江都之意非常坚决，没有敢于进谏的人。建节尉任宗上书极力劝谏，当天就在朝堂上被用杖打死。甲子（初十），炀帝驾临江都，他命令越王杨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人共同负责留守东都之事。韦津是韦孝宽的儿子。炀帝以诗向宫人留别：“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全国为由，在建国门上表劝阻江都之行，炀帝勃然大怒，先摘掉崔民象的下巴，然后将他处死。

[12]戊辰，冯翊孙华举兵为盗。虞世基以盗贼充斥，请发兵屯洛口仓，帝曰：“卿是书生，定犹怯。”戊辰，车驾至巩。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于仓内，仍令筑城以备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帝斩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车驾上书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斩之。是时李子通据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众各数万；帝遣光禄大夫陈棱将宿卫精兵八千讨之，往往克捷。

[12]戊辰（十四日），冯翊郡人孙华举兵为盗。虞世基以盗贼充斥请求炀帝派兵屯驻在洛口仓，炀帝说：“你是书生，必定还是恐惧畏缩。”戊辰（十四日），炀帝到达巩县，命令有关部门将箕山、公路二府移到洛口仓内，并命令修筑城池以备不测。炀帝到达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后又上表请求炀帝反回西京，炀帝杀死王爱仁又继续南行。他到达梁郡，梁郡有人半路拦阻车驾上书说：“陛下若是一定要巡游江都，天下就将不是陛下的了！”炀帝又将上书人杀崐死。这时，李子通占据海陵，左才相劫掠淮北，杜伏威屯兵于六合，他们各自拥有部众几万人。炀帝派光禄大夫陈棱率领宿卫精兵八千人去讨伐各路盗贼，连连取胜。

[13]八月，乙巳，贼帅赵万海众数十万，自恒山寇高阳。

[13]八月，乙巳（二十一日），贼帅赵万海率领部众几十万人，从恒山进犯高阳。

[14]冬，十月，己丑，许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无赖。化及事帝于东宫，帝宠昵之，及即位，以为太仆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与突厥交市，帝怒，将斩之，已解衣辨发，既而释之，赐述为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轻智及，惟化及与之亲昵。述卒，帝复以化及为右屯卫将军，智及为将作少监。

[14]冬季，十月，己丑（初六），许恭公宇文述去世。当初，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都是无赖之徒，宇文化及曾在东宫侍奉炀帝，炀帝对他宠信亲昵。炀帝即位，任命宇文化及为太仆少卿。炀帝巡视榆林时，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违犯禁令与突厥人做买卖，炀帝发怒，要杀掉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衣服剥下来头发披散开，随即，炀帝又释放了他们，将他们赐给宇文述为奴仆。宇文智及的弟弟宇文士及，因为娶了公主的缘故，常常看不起宇文智及，只有宇文化及和他亲近。宇文述去世，炀帝又任命宇文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宇文智及为将作少监。

[15]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礼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树皮而食之，匿于淮阳村舍，变姓名，聚徒教授。郡县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不敢舍，转寄密于游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从侄怀义告其事，帝令怀义自赍敕书与梁郡通守杨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围秀才宅，适值密出外，由是获免，君明、秀才皆死。

[15]李密逃亡，去投奔郝孝德。郝孝德对李密不以礼相待，李密又去投奔王薄，王薄也不把他作为特殊人物看待。李密困顿匮乏，到了剥树皮吃的地步。他隐藏在淮阳郡的村舍里，改换姓名，聚徒教书。郡县的官员怀疑他并去抓捕他，李密逃走，到他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家。丘君明不敢留李密住下，就把李密转送到游侠王秀才家藏匿。王秀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密。丘君明的堂侄丘怀义向官府告发了这件事，炀帝命令丘怀义亲自把敕书送交梁郡通守杨汪，让他去收捕李密等人。杨汪派兵包围了王秀才家，正好李密外出，因而幸免，丘君明、王秀才都被官府处死。

韦城翟让为东都法曹，坐事当斩。狱吏黄君汉奇其骁勇，夜中潜谓让曰：“翟法司，天时人事，抑亦可知，岂能守死狱中乎！”让惊喜曰：“让，圈牢之豕，死生唯黄曹主所命。”君汉即破械出之。让再拜曰：“让蒙再生之恩则幸矣，奈黄曹主何！”因泣下。君汉怒曰：“本以公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顾其死以奉脱，奈何反效儿女子涕泣相谢乎！君但努力自免，勿忧吾也！”让遂亡命于瓦岗为群盗，同郡单雄信，骁健，善用马槊，聚少年往从之。离狐徐世家于卫南，年十七，有勇略，说让曰：“东郡于公与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让然之，引众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聚徒至万余人。

韦城人翟让是东都的法曹，因为犯罪该当被处死。狱吏黄君汉认为翟让骁勇不寻常，于是在夜里悄悄对翟让说：“翟法司，天时人事，也许是可以预料的，哪能在监狱里等死呢？”翟让又惊又喜，说：“我翟让，是关在圈里的猪，生死只能听从黄曹主的吩咐了。”黄君汉当即给翟让打开枷锁，翟让再三拜谢说：“我蒙受您的再生之恩得以幸免，但黄曹主您怎么办呢？”于是流下泪来。黄君汉发怒道：“我本以为你是个大丈夫，可以拯救黎民百姓，所以才冒死来解救你，你怎么却象儿女子弟一样以涕泪来表示感谢呢？你就努力设法逃脱吧，不要管我了！”于是翟让逃亡到瓦岗为盗。与他同郡的单雄信，骁勇矫健，擅长骑马使矛，他招集年轻人去投奔翟让。离狐人徐世家在卫南，十七岁，有勇有谋，他劝说翟让：“东郡对于您和我都是乡里，那里的人大都认识，不宜去侵犯抢掠他们。荥阳、梁郡，是汴水流经的地方，我们抢劫行船，掠夺商人旅客，就足以自给。”翟让同意他的建议，于是就率众进入荥阳、梁郡的境界，抢掠公私船只，因此供给充裕，来归附的人越来越多，徒众达一万余人。时又有外黄王当仁、济阳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丘李公逸等皆拥众为盗。李密自雍州亡命，往来诸帅间，说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为然，相谓曰：“斯人公卿子弟，志气若是。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吾闻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获济，岂非其人乎！”由是渐敬密。

当时还有外黄人王当仁，济阳人王伯当，韦城人周文举，雍丘人李公逸等都聚众为盗。李密从雍州逃亡后，就往来于各部首领之间，向他们游说夺取天下的谋略。开始大家都不信，时间长了，他们渐渐相

信了，五相说道：“此人是公卿子弟，有这样的志气、抱负，现在人们都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我听说能成王业的人不会死，此人多次能渡过难关，难道他就是将成帝业的李姓人吗？”于是他们渐渐敬重李密。

密察诸帅唯翟让最强，乃因王伯当以见让，为让画策，往说诸小盗，皆下之。让悦，稍亲近密，与之计事，密因说让曰：“刘、项皆起布衣为帝王。今主昏于上，民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东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马精锐，席卷二京，诛灭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让谢曰：“吾侪群盗，旦夕偷生草间，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

李密观察各部统帅，只有翟让势力最强，于是由王伯当引见见到了翟让，他为翟让出谋划策，去游说劝导诸小股盗贼，他们都归附了翟让。翟让很高兴，渐渐信任李密，与他商议事情。李密趁机劝翟让说：“刘邦、项羽都出身平民而作了帝王，如今上面是皇帝昏庸，下面是百姓怨愤，精锐兵力都在辽东丧失了，突厥也断绝了和亲的关系，炀帝还在巡游扬、越一带，丢弃了东都，现在也是刘邦、项羽之辈奋起的机会。以您的雄才大略，兵马的精良，可以席卷东西二京，诛灭暴君，隋氏完全可以灭掉！”翟让向李密推辞说：“我辈身为群盗，旦夕都在草丛之间偷生，你所说的，不是我辈所能想到的。”

会有李玄英者，自东都逃来，经历诸贼，求访李密，云“斯人当代隋家。”人问其故，玄英言：“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准道许！’‘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莫浪语，谁道许’者，密也。”既与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齐郡房玄藻，自负其才，恨不为时用，预于杨玄感之谋，变姓名亡命，遇密于梁、宋之间，遂与之俱游汉、沔，遍入诸贼，说其豪杰；还日，从者数百人，仍为游客，处于让营。让见密为豪杰所归，欲从其计，犹豫未决。

正好有个叫李玄英的人从东都逃来，经过了各部盗贼，以求访李密，并说：“此人当替代隋家坐天下。”别人问他缘故，李玄英说：“近来民间有一叫《桃李章》的歌谣，歌谣唱道：‘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是说逃亡的人是李氏之

子；皇与后都是君主；‘宛转花园里’指的是天子在扬州不会有回来的日子了，将会死无葬身之地；‘莫浪语，谁道许’是密的意思。”不久他遇到李密，于是就投靠李密。原宋城县尉齐郡人房玄藻，自恃自己的才学，恨自己不能为当政的人所赏识任用，他曾参与过杨玄感的谋乱，后来改名换姓逃亡，在梁郡、宋城之间遇见了李密，于是就和李密遍游汉、沔之地，遍访各部贼帅，游说其中的豪杰之士。从汉、沔之地返回来的时候，跟从他们的有几百人，他们仍作为游客，留在翟让的营寨内。翟让看见豪杰们都归附李密，想采纳李密的建议，但仍犹豫不决。

有贾雄者，晓阴阳占候，为让军师，言无不用。密深结于雄，使之托术数以说让；雄许诺，怀之未发。会让召雄，告以密所言，问其可否，对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无不济。”让曰：“如卿言，蒲山公当自立，何来从我？”对曰：“事有相因。所以来者，将军姓翟，翟者，泽也，蒲非泽不生，故须将军也。”让然之，与密情好日笃。

有个叫贾雄的人，通晓阴阳占卜，他是翟让的军师，翟让对他是言听计从。李密与贾雄结为深交。他让贾雄假借占卜之术去劝说翟让，贾雄答应了，想好了主意但还没说出来，正好翟让召见贾雄，把李密的建议告诉贾雄，问他是否可以采纳，贾雄回答：“吉不可言。”又说：“您自立为王恐怕未必能成功，要是拥立此人，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翟让说：“象你说的那样，蒲山公应当自立，为什么他又来投奔我呢？”贾雄回答：“有些事是有相互联系的，李密所以来投奔你，是因为将军您姓翟，翟是泽的意思。蒲草非泽则不生，所以崐他需要将军您。”翟让认为贾雄的话很对，他与李密的交情日益密切。

密因说让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众虽多，食无仓廪，唯资野掠，常苦不给。若旷日持久，加以大敌临之，必涣然离散。未若先取荥阳，伏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后与人争利。”让从之，于是破金堤关，攻荥阳诸县，多下之。

李密就劝翟让说：“如今国内沸腾，百姓不得耕耘，您兵马虽多，但吃粮没有仓储，只靠外出抢掠，常常苦于供给不足，若是旷日持久，加之大敌临头，部众必然会离散，不如先攻取荥阳，休兵取食仓储之粮，待兵强马壮，然后再与他人争夺利益。”翟让听从了他的意

见，率军攻破了金堤关，进而攻打荥阳郡各县，大多数县城都被攻破。

荥阳太守郇王庆，弘之子也，不能讨，帝徙张须为荥阳通守以讨之。庚戌，须引兵击让，让向数为须所败，闻其来，大惧，将避之。密曰："须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擒也。公但列陈以待，密保为公破之。"让不得已，勒兵将战，密分兵千余人伏于大海寺北林间。须素轻让，方陈而前，让与战，不利，须乘之，逐北十余里；密发伏掩之，须兵败。密与让及徐世、王伯当合军围之，须溃围出；左右不能尽出，须跃马复入救之，来往数四，遂战死。所部兵昼夜号哭，数日不止，河南郡县为之丧气。鹰扬郎将河东贾务本为须之副，亦被伤，帅余众五千余人奔梁郡，务本寻卒。诏以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代领其众，徙镇虎牢。

荥阳太守郇王杨庆是杨弘的儿子，不能率军讨伐翟让，炀帝调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去讨伐翟让。庚戌（二十七日），张须陀率兵进击翟让，翟让从前几次都被张须陀所击败，他听到张须陀来，大为恐惧，打算避开张须陀。李密说："张须陀有勇无谋，他的军队又屡次取胜，既骄傲又凶狠，可以一仗就把张须陀擒住。您只要摆好阵势等待官军，我保证为您打败官军。"翟让不得已，率兵准备交战，李密分出一千余士兵埋伏在大海寺北面的树林里。张须陀素来轻视翟让，他将军队列成方阵前进。翟让与张须陀交战，战败，张须陀追击败兵十余里，李密发动伏兵掩杀官军，张须陀兵败。李密与翟让以及徐世、王伯当等合兵一处将张须陀包围。张须陀突破重围，但他的部将没能全冲出包围，张须陀又跃马冲入包围圈去救援，这样来回几次，张须陀战死。他所部士兵昼夜号哭，几天不止，黄河以南的郡县都为之沮丧。鹰扬郎将河东人贾务本是张须陀的副将，也受了伤，他率领剩下的五千多人逃到梁郡，贾务本不久也去世了。炀帝诏命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替代张须陀统领他的部下，迁到虎牢镇守。

让乃令密建牙，别统所部，号蒲山公营。密部分严整，凡号令士卒，虽盛夏，皆如背负霜雪。躬服俭素，所得金宝，悉颁赐麾下，由是人为之用。麾下士卒多为让士卒所陵辱，以威约有素，不敢报也。让谓密曰："今资粮粗足，意欲还向瓦岗，公若不往，唯公所适，让从

此别矣。”让帅辎重东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说下数城，大获资储。让寻悔，复引兵从密。

翟让于是命李密建立自己的营署，单独统帅自己的部众，号称蒲山公营。李密管理部众纪律严明，凡是号令士卒，虽然是在盛夏，士卒们似背上负有霜雪般的寒意。李密衣着节俭朴素，获得的金宝，全都颁赐给了部下，因此人们都愿为他效力。他部下的士卒很多人被翟让的部众欺辱，但因为李密管束严格，无人敢进行报复。翟让对李密说：“如今军资粮食大致够用，我打算返回瓦岗，您若是不去，那就随你所便了，我从此就与你分手了。”翟让带着辎重向东而去，李密也向西来到康城，劝降了几座城池，获得了大量的军资粮食。不久，翟让就后悔了，他又率兵来跟随李密。

[16]鄱阳贼帅操师乞自称元兴王，建元始兴，攻陷豫章郡，以其乡人林士弘为大将军。诏治书侍御史刘子翊将兵讨之。师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统其众，与子翊战于彭蠡湖，子翊败死。士弘兵大振，至十余万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临川、南康、宜春等郡，豪杰争杀隋守令，以郡县应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为所有。

[16]鄱阳的贼帅操师乞自称元兴王，建年号始兴。他率兵攻陷了豫章郡，任命同乡林士弘为大将军。炀帝下诏命治书侍御史刘子翊率兵前去讨伐操师乞。操师乞中流矢而死，林士弘替代他统帅部众。林士弘与刘子翊在彭蠡湖交战，刘子翊战败身亡。林士弘军威大振，兵力达到十余万人。十二月，壬辰（初崐十），林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年号太平。于是林士弘又攻取九江、临川、南康、宜春等郡，各地豪杰竞相杀死隋朝的郡守县令，以整个郡县来响应林士弘。北自九江、南到番禺的广大地域都为林士弘所据有。

[17]诏以右骁卫将军唐公李渊为太原留守，以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为之副，将兵讨甄翟儿，与翟儿遇于雀鼠谷。渊众才数千，贼围渊数匝；李世民将精兵救之，拔渊于万众之中，会步兵至，合击，大破之。

[17]炀帝下诏任命右骁卫将军唐公李渊为太原留守，任命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为李渊的副将，率兵讨伐甄翟儿。在雀鼠谷与甄翟儿遭遇，李渊才有几千人，而贼军包围李渊有好几重。李世民率

领精兵救援李渊，将李渊从万众之中救出来，正好李渊步兵赶到，两军合击，大破甄翟儿。

[18]帝疏薄骨肉，蔡王智积每不自安，及病，不呼医，临终，谓所亲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领没于地矣！"

[18]炀帝对骨肉亲人都疏远、刻薄，蔡王杨智积常常感到不安，他患了病，不请医生治病，临终时对他的亲人说："我今天才知道能够保全脑袋而死于地下！"

[19]张金称、郝孝德、孙宣雅、高士达、杨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县；隋将帅败亡者相继，唯虎贲中郎将蒲城王辩、清河郡丞华阴杨善会数有功，善会前后与贼七百余战，未尝负败。帝遣太仆卿杨义臣讨张金称。金称营于平恩东北，义臣引兵直抵临清之西，据永济渠为营，去金称营四十里，深沟高垒，不与战。金称日引兵至义臣营西，义臣勒兵擐甲，约与之战，既而不出。日暮，金称还营，明旦，复来；如是月余，义臣竟不出。金称以为怯，屡逼其营詈辱之。义臣乃谓金称曰："汝明旦来，我当必战。"金称易之，不复设备。义臣简精骑二千，夜自馆陶济河，伺金称离营，即入击其累重。金称闻之，引兵还，义臣从后击之，金称大败，与左右逃于清河之东。月余，杨善会讨擒之。吏立木于市，悬其头，张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间，歌讴不辍。诏以善会为清河通守。

[19]张金称、郝孝德、孙宣雅、高士达、杨公卿等抢掠河北，攻陷郡县，隋朝的将帅相继败亡，只有虎贲中郎将蒲城人王辩、清河郡丞华阴人杨善会几次立功。杨善会前后与贼人交战七百余次，没有战败过。炀帝派遣太仆卿杨义臣讨伐张金称，张金称在平恩县东北方向扎营，杨义臣率兵直抵临清县的西面，依据永济渠扎营，距张金称的营地有四十里，深沟高垒，不与张金称交战。张金称每天率兵到杨义臣营地的西面讨战，杨义臣穿戴铠甲率领着士兵，与张金称约定交战，但又不出战。直至天色将晚，张金称只好率军返回营地，第二天一早再来，这样过了一个来月，杨义臣竟然没有出战。张金称以为杨义臣怯战，几次逼近他的营地辱骂他，杨义臣对张金称说："你明天早晨来，我一定与你交战。"张金称因此轻敌，不再提防。杨义臣挑选精锐骑兵两千人，乘夜从馆陶渡河，趁张金称率兵离开营地，即进入张的营地袭击他的家属和辎重。张金称听到这个消息，率兵返回，杨义臣

从后面袭击，张金称大败，仅与身边的人逃到清河郡东。一个多月后，杨善会讨伐并抓住了张金称，官吏在闹市中立一根木柱，将张金称的头悬吊起来，展开他的手足，让与他有仇的人割食其肉。张金称没死时，还不停地唱。炀帝下诏任命杨善会为清河通守。

[20]涿郡通守郭绚将兵万余人讨高士达。士达自以才略不及窦建德，乃进建德为军司马，悉以兵授之。建德请士达守辎重，自简精兵七千人拒绚，诈为与士达有隙而叛，遣人请降于绚，愿为前驱，击士达以自效。绚信之，引兵随建德至长河，不复设备。建德袭之，杀虏数千人，斩绚首，献士达，张金称余众皆归建德。杨义臣乘胜至平原，欲入高鸡泊讨之。建德谓士达曰："历观隋将，善用兵者无如义臣，今灭张金称而来，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使其欲战不得，坐费岁月，将士疲倦，然后乘间击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敌。"士达不从，留建德守营，自帅精兵逆击义臣，战小胜，因纵酒高宴。建德闻之曰："东海公未能破敌，遽自矜大，祸至不久矣。"后五日，义臣大破士达，于陈斩之，乘胜逐北，趣其营，营中守兵皆溃。建德与百余骑亡去，至饶阳，乘其无备，攻陷之，收兵，得三千余人。义臣既杀士达，以为建德不足忧，引去。建德还平原，收士达散兵，收葬死者，为士达发丧，军复大振，自称将军。先是，群盗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独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声势日盛，胜兵至十余万人。[20]涿郡通守郭绚率领一万余人讨伐高士达。高士达自认为才能谋略不如窦建德，于是就提拔窦建德为军司马，并把兵权交给了他。窦建德请高士达看守辎重，自己挑选精兵七千人抗击郭绚。他假称与高士达有矛盾而背叛了他，派人向郭绚请求投降，表示愿作郭绚的前锋，进攻高士达来立功赎罪。郭绚相信了窦建德，率兵跟随窦建德到长河县，也不再防备他。窦建德突然袭击郭绚，杀获几千人，斩郭绚的首级献给高士达。张金称的余部也都归附了窦建德。杨义臣乘胜进军到平原，打算进入高鸡泊讨伐窦建德。窦建德对高士达说："我观察了不少隋将，善于用兵的莫过于杨义臣了，如今他灭掉了张金称乘胜而来，锐不可挡，请您率兵避开他，让他欲战不得，耗费时间，将士疲劳厌倦，然后我们再乘机袭击他，杨义臣才能被攻破，否则，恐怕您不是他的对手。"高士达不听，他留下窦建德守营，自己率领精兵迎击杨义臣，取得小胜后，就纵酒畅饮。窦建德听到后说："东海公未能将敌打败就骄傲自大，灾祸不久就要到了。"五天

后，杨义臣大破高士达，在阵前将高士达杀死，乘胜追击，直逼他的营地。营中的守军都溃散奔逃，窦建德仅和百余骑兵逃走，到了饶阳县，乘饶阳县没有防备，攻陷饶阳，收集兵卒三千人。杨义臣杀死了高士达，认为窦建德已不足为患，就率兵离去。窦建德返回平原，收集高士达所部的散兵，收集安葬死者，为高士达发丧，军威又重新大振。窦建德自称将军。原先，群盗抓住隋官及士族子弟都杀掉，唯独窦建德很好地对待他们，因此隋官中有些人就举城投降他，窦建德声势日渐浩大，拥有精兵十余万。

[21]内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恶闻贼盗，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世基皆抑损表状，不以实闻，但云："鼠窃狗盗，郡县捕逐，行当殄尽，愿陛下勿以介怀！"帝良以为然；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由是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也。杨义臣破降河北贼数十万，列状上闻，帝叹曰："我初不闻，贼顿如此，义臣降贼何多也！"世基对曰："小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义臣，放散其兵，贼由是复盛。

[21]内史侍郎虞世基因为炀帝厌恶听到贼盗的情况，所以诸将及各地郡县告败求救的表奏，虞世基都把它们加以删改处理，不据实上报，只说："鼠窃狗盗之徒，郡县官吏搜捕追逐，快要被彻底消灭了。希望陛下不要放在心上！"炀帝很以为然，有时还用杖责打据实报告的使者，以为说的都是谎话。因此盗贼遍布海内，攻陷郡县，炀帝都不知道。杨义臣击败并收降河北的贼人几十万，他把情况写表上奏炀帝，炀帝看后感叹道："我原来没听说盗贼到如此地步，杨义臣降服的贼怎么这样多？"虞世基回答："小贼虽然多，但不足为虑，杨义臣击败小贼，却拥兵不少，将帅久在朝廷之外，这样是最不适宜的。"炀帝说："你说的是。"于是派人追回杨义臣，遣散他的士兵，盗贼因此又重新强盛起来。

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劾奏："世甚及御史大夫裴蕴职典枢要，维持内外，四方告变，不为奏闻。贼数实多，裁减言少，陛下既闻贼少，发兵不多，众寡悬殊，往皆不克，故使官军失利，贼党日滋。请付有司结正其罪。"大理卿郑善果奏："云起诋訾名臣，所言不实，非毁朝政，妄作威权。"由是左迁云起为大理司直。

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参劾道：“虞世基和御史大夫裴蕴职掌机密枢要，掌管国家内外大事，现在四方告急，却不上报，盗贼的数量实际上已经很多了，他们将奏表修改删减报说贼少，陛下既然听说贼少，发兵也就不多，因此双方力量众寡悬殊，去征讨往往不能取胜，因此使官军失利，而贼党却日益增多。请将他们二人交付有关部门追究处理他们的罪过。”大理卿郑善果奏道：“韦云起诋毁诬蔑国家重臣，他所说的都不是实话，他诽谤诋毁朝政，妄自作威专权。”因此炀帝将韦云起降为大理司直。

[22]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谒见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丞、守，薄则率从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贼，生计无遗；加之饥馑无食，民始采树皮叶，或捣藁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自相食；而官食犹充，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为帝简阅江淮民间美女献之，由是益有宠。

[22]炀帝到了江都，凡江、淮各郡官员谒见的，炀帝专问进献礼品的多少岷。礼多则越级升迁郡丞、县守，礼少的则恣肆地黜免官职。江都郡丞王世充进献铜镜屏风，升为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进献珍奇美味，升为江都郡丞。因此郡县官吏竞相对百姓肆意盘剥，以充实进献之物。百姓外受盗贼的抢掠，内受郡县官吏课贼的逼迫，生计无着，加上饥馑无食，百姓开始采剥树皮、树叶充饥，有的人将稻草杆捣成碎末为食，有的煮土吃，各种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就互相吃人。而官府仓库中的粮食还是充裕如初，官吏们畏惧刑法，不敢取粮救济饥民。王世充还秘密为炀帝挑选江淮民间的美女来进献，因此更加得到炀帝的宠信。

[23]河间贼帅格谦拥众十余万，据豆子，自称燕王，帝命王世充将兵讨斩之。谦将勃海高开道收其余众，寇掠燕地，军势复振。

[23]河间郡贼帅格谦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占据豆子般，自称燕王。炀帝命王世充率兵讨伐格谦并将他杀死。格谦的部将勃海人高开道收集余部，侵掠燕地，军势又振兴起来。

[24]初，帝谋伐高丽，器械资储，皆积于涿郡；涿郡人物阜，屯兵数万。又，临朔宫多珍宝，诸贼竞来侵掠；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等

不能拒，唯虎贲郎将云阳罗艺独出战，前后破贼甚众，威名日重，什住等阴忌之。艺将作乱，先宣言以激其众曰：“吾辈讨贼数有功，城中仓库山积，制在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济贫乏，将何以劝将士！”众皆愤怨。军还，郡丞出城候艺，艺因执之，陈兵而入。什住等惧，皆来听命，乃发库物以赐战士，开仓廪以赈贫乏，境内咸服；杀不同己者勃海太守唐等数人，威振燕地，柳城、怀远并归之。艺黜柳城太守杨林甫，改郡为营州，以襄平太守邓为总管，艺自称幽州总管。

[24]当初，炀帝策划征伐高丽，隋军的器械和军资贮备都积存在涿郡。涿郡人口、物产殷实丰富，屯驻有几万隋军。另外，临朔宫里有很多珍宝，各地的贼寇竞相来侵掠。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等人无法抵御，只有虎贲郎将云阳人罗艺独自出战，前后击败的贼人很多，罗艺的威望日重，赵什住等人暗中嫉妒罗艺。罗艺将要造反，他先广泛宣传以激怒他的部众，他说：“我们讨贼几次立功，城中的仓库里粮食堆积如山，都掌握在留守官员手中，但是不肯散施一点以救济贫苦困乏的百姓，将来靠什么勉励将士！”大家都极为愤怒怨恨。罗艺率军回城，郡丞出城迎侯罗艺，罗艺将郡丞抓起来，排着队列入城。赵什住等人恐惧了，都前来听命。于是罗艺分发仓库里的物资以赏赐战士，打开粮仓以赈济贫苦困顿的百姓。涿郡境内都服从罗艺，罗艺杀掉不同自己一起造反的勃海太守唐等数人，威振燕地，柳城、怀远都归附了罗艺。罗艺废黜柳城太守杨林甫，改郡为营州，任命襄平太守邓为总管，罗艺自称幽州总管。

[25]突厥数寇北边。诏晋阳留守李渊帅太原道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时突厥方强，两军众不满五千，仁恭患之。渊选善射者二千人，使之饮食舍止一如突厥，或与突厥遇，则伺便击之，前后屡捷，突厥颇惮之。

[25]突厥人几次侵犯隋帝国的北部边境。炀帝下诏命晋阳留守李渊率领太原道军队与马邑太守王仁恭抗击突厥。这时突厥正处于强盛时期，太原道及马邑 郡两处隋军不满五千人，王仁恭忧虑兵少。李渊挑选善于骑射的士卒二千人，让这些隋军士兵饮食起居完全同突厥人一样，隋军骑兵与突厥人相遇时，就伺机袭击突厥人，这样前后屡次获胜，突厥人颇怕李渊。

恭皇帝上义宁元年（丁丑、617）

隋恭帝义宁元年（丁丑，公元617年）

[1]春，正月，右御卫将军陈棱讨杜伏威，伏威帅众拒之。棱闭壁不战，伏威遗以妇人之服，谓之“陈姥”。棱怒，出战，伏威奋击，大破之，棱仅以身免。伏威乘胜破高邮，引兵据历阳，自称总管，以辅公为长史，公遣诸将徇属县，所至辄下，江淮间小盗争附之。伏威常选敢死之士五千人，谓之“上募”，宠遇甚厚，有攻战，辄令上募先击之，战罢阅视，有伤在背者即杀之，以其退而被击故也。所获资财，皆以赏军。士有战死者，以妻、妾徇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1]春季，正月，右御卫将军陈棱讨伐杜伏威，杜伏威率部众抗击官军。陈棱紧壁营垒，不出来交战，杜伏威送给他妇人的衣服，称他为“陈姥”。陈棱发怒，率军出战，杜伏威率军奋力攻击，大破官军，陈棱仅只身逃脱。杜伏威乘胜攻破了高邮，率兵占据了历阳，自称总管，任命辅公为长史，分派各岠位将领攻取江都郡所属各县，大军所到之处，城池都被攻破，江淮地区的小盗争相归附杜伏威。杜伏威常常挑选敢死之士五千人，称之为“上募”，对这支队伍极为宠信，待遇优厚。凡有战斗，就命令“上募 ”先进行攻击，战罢审查将士，凡背上有伤的就处死，认为他背部被击伤是后退的缘故。凡所缴获的军资财物，都用来赏赐军队，将士有战死的，杜伏威就用死者的妾殉葬。因此杜伏威的军队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2]丙辰，窦建德为坛于乐寿，自称长乐王，置百官，改元丁丑。

[2]丙辰（初五），窦建德在乐寿县设坛，自称长乐王，设置百官，改年号丁丑。

[3]辛巳，鲁郡贼徐圆朗攻陷东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东平，尽有之，胜兵二万余人。

[3]辛巳（三十日），鲁郡贼人徐圆朗攻陷东平，他分兵攻占土地，从琅邪以西，北到东平的地域都为徐圆朗所有，拥有精兵两万余人。

[4]卢明月转掠河南，至于淮北，众号四十万，自称无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讨之。世充与战于南阳，大破之，斩明月，余众皆散。

[4]卢明月转掠河南，到达淮北，拥有的部众号称四十万，自称无上王。炀帝命令江都通守王世充率兵讨伐卢明月，王世充在南阳与卢

明月交战，大破卢明月，斩了卢明月，其余的部众都溃散了。

[5]二月，壬午，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杀郡丞唐世宗，据郡，自称大丞相，北连突厥。

[5]二月，壬午（初一），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杀死郡丞唐世宗，占据朔方郡，自称大丞相，向北勾结突厥。

[6]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货赂，不能振施。郡人刘武周，骁勇喜任侠，为鹰扬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亲厚之，令帅亲兵屯下。武周与仁恭侍儿私通，恐事泄，谋作乱，先宣言曰："今百姓饥馑，僵尸满道，王府君闭仓不赈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众皆愤怒。武周称疾卧家，豪杰来候问，武周椎牛纵酒，因大言曰："壮士岂能坐待沟壑！今仓粟烂积，谁能与我共取之？"豪杰皆许诺。己丑，仁恭坐听事，武周上谒，其党张万岁等随入，升阶，斩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无敢动者。于是开仓以赈饥民，驰檄境内属城，皆下之，收兵得万余人。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

[6]马邑太守王仁恭，收受了许多财物贿赂，但他却不对百姓赈济施舍。马邑郡人刘武周骁勇，喜好侠义之举，他是鹰扬府校尉。王仁恭因为刘武周是当地的土豪，对他非常亲近信任，令他率领亲兵驻防在太守官署。刘武周与王仁恭的侍女私通，他恐怕事情泄露，就图谋作乱，先扬言说："如今百姓饥馑，僵尸满道，而王府君关闭粮仓不肯赈济抚恤百姓，这难道是为民父母应作的吗？"大家都极为愤怒。刘武周称病躺在家里，当地豪杰都来问候，刘武周杀牛置酒大摆宴席，并夸口说："壮士怎么能坐以待毙，如今仓里的粮食腐烂堆积，谁能和我一起去取粮？"在场的豪杰都许诺共往。己丑（初八），王仁恭正坐在厅堂处理政事，刘武周上堂谒见，刘的党羽张万岁等人随刘武周入厅堂，登上台阶杀死王仁恭，持王仁恭的首级出来示众。郡内无人敢动。于是刘武周开粮仓赈济饥民，在马邑郡所属各城驰马发布檄文，各城都降附了刘武周，共收得兵马一万余人。刘武周自称太守，派遣使者向突厥表示归附。

[7]李密说翟让曰："今东都空虚，兵不素练；越王冲幼，留守诸官政令不壹，士民离心。段达、元文都，暗而无谋，以仆料之，彼非将军之敌。若将军能用仆计，天下可指麾而定。"乃遣其党裴叔方觇东都虚实，留守官司觉之，始为守御之备，且驰表告江都。密谓让曰："事

势如此，不可不发。兵法曰：‘先则制于己，后则制于人。’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豫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召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策，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让曰：“此英雄之略，非仆所堪；惟君之命，尽力从事，请君先发，仆为后殿。”庚寅，密、让将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

[7]李密劝说翟让：“现在东都空虚，军队平时又都没有训练，越王杨侗幍年幼，留守的诸位官员政令不一，士民离心。段达、元文都愚昧而无谋略，以我来看，他们不是将军的对手。要是将军能用我的计策，天下可以挥手而定。”于是派遣他的党羽裴叔方去侦探东都的虚实，留守东都的官员觉察到了这一情况，开始作防卫的准备，并且驰马送奏表去江都报告炀帝。李密对翟让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军不能不行动了。兵法云：‘先动手则争取主动，后动手则受人挟制。’如今百姓饥馑，洛口仓有很多积存的粮食，离东都有百余里，将军要是亲率大军，轻装前进，掩杀袭击，他们因路远无法救援，事先又无防备，取洛口仓就象拾丢在地上的一件东西一样容易，等对方知道消息，我们已经得手了。发放粮食以赈济贫苦的百姓，远近之人谁不归附我们呢？百万之众，一个早晨就可以召集到。我们依恃所得的威风，养精畜锐，以逸待劳，纵然东都派军队来，我们也有防备了。然后我们就传布檄文号召四方响应，引用豪杰贤士，听取他们的谋略，挑选骁勇强悍之将才，授以兵权，推翻隋朝，颁布将军的政令，难道这不是一件盛举吗？”翟让说：“这是英雄的韬略，不是我所能承担的，我只是听命于您，尽力办事，请您先行进发，我作殿后。”庚寅（初九），李密、翟让率领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越过方山，从罗口袭击并攻破了兴洛仓，打开粮仓听任百姓取粮，取粮的老弱妇孺，在路上接连不断。

朝散大夫时德睿以尉氏应密，前宿城令祖君彦自昌平往归之。君彦，之子也，博学强记，文辞赡敏，著名海内，吏部侍郎薛道衡尝荐之于高祖，高祖曰：“是歌杀斛律明月人儿邪？朕不须此辈！”炀帝即

位，尤疾其名，依常调选东平书佐，检校宿城令。君彦自负其才，常郁郁思乱，密素闻其名，得之大喜，引为上客，军中书檄，一以委之。

朝散大夫时德睿以尉氏县响应李密，前宿城令祖君彦从昌平去归附李密。祖君彦是祖的儿子，他学问渊博记忆力强，文辞丰富，且思路敏捷，在国内很有名气。吏部侍郎薛道衡曾经把他推荐给文帝，文帝说："是用歌谣杀了斛律明月那个人的儿子吗？我不要这样的人！"炀帝即位，尤为厌恶祖君彦的名声，按常规将祖君彦调选为东平郡的书佐，检校宿城令。祖君彦很自负能才，常常郁闷不快想着作乱。李密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声，得到后大喜，将他视为上宾，军中的案卷文书、檄文等，全都委托他办理。

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帅步骑二万五千讨密。时东都人皆以密为饥贼盗米，乌合易破，争来应募，国子三馆学士及贵胜亲戚皆来从军，器械修整，衣服鲜华，旌旗钲鼓甚盛。长恭等当其前，使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等将所部兵自汜水而入以掩其后，约十一日会于仓城南，密、让具知其计。东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长恭等驱之渡洛水，陈于石子河西，南北十余里。密、让选骁雄，分为十队，令四队伏横岭下以待仁基，以六队陈于石子河东。长恭等见密兵少，轻之。让先接战，不利，密帅麾下横冲之。隋兵饥疲，遂大败，长恭等解衣潜窜得免，奔还东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释长恭等罪，慰抚之。密、让尽收其辎重器甲，威声大振。

越王杨侗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率领步兵骑兵两万五千人去讨伐李密。当时东都人都以为李密是饥饿的抢米盗贼，只是一伙乌合之众，容易击破，都争相来应募，国子、太学、四门三馆的学士以及贵胄勋戚都来从军。官军器械完备整齐，衣服鲜明华美，旌旗钲鼓极为壮观。刘长恭等人率兵在前，让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军率所部自汜水进入兴洛仓以掩杀李密军后部，约好十一日在兴洛仓城南面会合。李密、翟让完全了解他们的意图。东都的官军先到，士兵们还没吃早饭，刘长恭等人就驱赶他们渡过洛水，在石子河西列阵，阵南北长十余里。李密、翟让挑选骁勇强壮之士分作十队，令其中的四队埋伏在横岭下等待裴仁基，其余的六队在石子河以东列阵。刘长恭等人见李密的军队人少，就很轻视他们。翟让先率兵与隋军交战，交战不

利，李密即率所部横冲隋军，隋兵饥饿疲惫，于是被打得大败。刘长恭等人脱掉衣服潜逃才得以幸免逃回东都，隋军士卒死伤十之五六。越王杨侗赦免了刘长恭等人的罪过，慰问安抚了他们。李密、翟让将隋军的辎重、器械、铠甲全部缴获，因而威名大振。

让于是推密为主，上密号为魏公；庚子，设坛场，即位，称元年，大赦。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卫，无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亦置长史以下官，减元帅府之半；以单雄岷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为右武候大将军，各领所部；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东郡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各有差。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群盗莫不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及济阴房献伯、上谷王君廓、长平李士才、淮阳魏六儿、李德谦、谯郡张迁、魏郡李文相、谯郡黑社、白社、济北张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驴贼等皆归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领其众，置百营簿以领之。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乃命其护军田茂广筑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彦藻将兵东略地，取安陆、汝南、淮安、济阳、河南郡县多陷于密。

于是翟让推举李密为主，给李密上尊号为魏公。庚子（十九日），设坛场，李密即位，称元年，大赦天下。李密向下颁发的公文书信等，署名为行军元帅府。魏公府设置三司、六卫，元帅府设置长史以下的官属。李密授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东郡公府也设置长史以下的官属，数目比元帅府减少一半。任命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为右武候大将军，各自统领自己的部队。房彦藻被任命为元帅左长史，东郡人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的人封爵拜官各有等次。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地区的群盗莫不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以及济阴人房献伯，上谷人王君廓，长平人李士才，淮阳人魏六儿、李德谦，谯郡人张迁，魏郡人李文相，谯郡的黑社、白社，济北人张青特，上洛人周比洮、胡驴贼等都归附李密。李密对他们全部封官授爵，让他们各自统领本部人马，设置百营簿来总管他们。前来归降的人络绎不绝如流水一般，李密的部众达几十万人。于是李密命令护军田茂广修筑

洛口城，方圆四十里，李密住在城内。他派房彦藻率兵向东攻占城池，取下安陆、汝南、淮安、济阳，河南的郡县大多为李密所攻取。

[8]雁门郡丞河东陈孝意与虎贲郎将王智辩共讨刘武周，围其桑乾镇。壬寅，武周与突厥合兵击智辩，杀之；孝意奔还雁门。三月，丁卯，武周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始毕以马报之，兵势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为皇后，改元天兴。以卫士杨伏念为尚书左仆射，妹婿同县苑君璋为内史令。武周引兵围雁门，陈孝意悉力拒守，乘间出击武周，屡破之；既而外无救援，遣间使诣江都，皆不报。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诏敕库俯伏流涕，悲动左右。围城百余日，食尽，校尉张伦杀孝意以降。

[8]雁门郡丞河东人陈孝意与虎贲郎将王智辩共同讨伐刘武周，包围他的桑干镇。壬寅（二十一日），刘武周与突厥人合兵攻击并杀死了王智辩，陈孝意逃回雁门。三月，丁卯（十七日），刘武周袭击攻取了楼烦郡，并夺取了汾阳宫，俘获宫中的宫人，用她们去贿赂突厥的始毕可汗。始毕可汗以马回报刘武周，刘武周兵势越发强盛，又攻陷定襄，突厥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赠给他狼头旗。刘武周即皇帝位，立妻子沮氏为皇后，改年号为天兴。任命卫士杨伏念为尚书左仆射，妹婿与武周同县的苑君璋为内史令。刘武周率兵包围雁门，陈孝意全力拒守，同时还乘机出击刘武周，几次击败刘军。不久因为外无救援之兵，陈孝意派密使去江都告急，但都没有回音。陈孝意誓以必死的决心守卫雁门，每日早晚向存放皇帝诏敕的府库跪拜流泪，他的悲痛感动了身边的人。刘武周围城百余日，城中粮尽，校尉张伦杀陈孝意向刘武周投降。

[9]梁师都略定雕阴、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国号梁，改元永隆。始毕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汁。师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

[9]梁师都攻占了雕阴、弘化、延安等郡，就即皇帝位，国号梁，改年号为永隆。始毕可汗赠以狼头大旗，并赠以大度毗伽可汗的称号。梁师都勾结突厥人占据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

[10]左翊卫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会郡中大饥，子和潜结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门，执郡丞王才，数以不恤百姓，斩之，开仓赈施。自称

永乐王，改元丑平。尊其父为太公，以其弟子政为尚书令，子端、子升为左右仆射。有二千余骑，南连梁师都，北附突厥，各遣子为质以自固。始毕以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乃更以为屋利设。

[10]左翊卫蒲城人郭子和，犯罪被流放到榆林。正逢榆林郡遇大饥荒，郭子和暗地结交了敢死之士十八人进攻郡门，抓住郡丞王才，历数他不体恤百姓疾苦的罪状，将王才处死，开仓赈济百姓。郭子和自称永乐王，改年号丑平。崐尊他父亲为太公，任命他弟弟郭子政为尚书令，郭子端、郭子升为左右仆射。他拥有两千余名骑兵，南面勾结梁师都，北面依附突厥，两边各送一个儿子作为人质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始毕可汗封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郭子和为平杨天子，郭子和再三辞谢，不敢接受，于是始毕改封他为屋利设。

[11]汾阴薛举，侨居金城，骁勇绝伦，家赀钜万，交结豪杰，雄于西边，为金城府校尉。时陇右盗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数千人，使举将而讨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飨士，举与其子仁果及同党十三人，于座劫瑗发兵，囚郡县官，开仓赈施。自称西秦霸王，改元秦兴。以仁果为齐公，少子仁越为晋公，招集群盗，掠官牧马。贼帅宗罗帅众归之，以为义兴公。将军皇甫绾将兵一万屯罕，举选精锐二千人袭之。岷山羌酋利俗拥众二万归之，举兵大振。更以仁果为齐王，领东道行军元帅，仁越为晋王，兼河州刺史，罗为兴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浇河二郡。未几，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

[11]汾阴人薛举，侨居于金城，他骁勇无比，有万贯家财，好交结豪杰之士，称雄于西部边地，是金城府校尉。当时陇右盗贼风起，金城令郝瑗招募兵丁约有几千人，派薛举率领去讨伐盗贼。夏季，四月，癸未（初三），募兵刚授以兵器，金城府摆设酒宴犒劳将士，薛举和他的儿子薛仁果及同党十三人，在座位上胁迫郝瑗发兵，把郡县官员监禁起来，并开仓赈济百姓。薛举自称西秦霸王，改年号秦兴。他封薛仁果为齐公，封恭仁果为齐公，幼子薛仁越为晋公，招集群盗，抢掠官府的牧马。贼帅宗罗率部众归附了他，被封为义兴公。将军皇甫绾率兵一万人驻扎在罕，薛举挑选精兵二千人袭击皇甫绾。岷山羌人酋长钟利俗率领部众二万人归附薛举，薛举兵势大振。他改封

薛仁果为齐王，领东道行军元帅之衔；薛仁越为晋王，兼任河州刺史；宗罗为兴王，作薛仁果的副将。薛举分兵攻掠土地，攻取了西平、浇河二郡。不久，陇西都为薛举占有，他拥有部众达十三万。

[12]李密以孟让为总管、齐郡公，己丑夜，让帅步骑二千入东都外郭，烧掠丰都市，比晓而去。于是东京居民悉迁入宫城，台省府寺皆满。巩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以城降密，密以孝和为护军，为右长史。

[12]李密任命孟让为总管，封他为齐郡公。己丑（初九），夜里，孟让率领步骑兵二千人进入东都外城，焚烧抢掠丰都市，到拂晓时才离去。于是东京居民都迁入宫城，台、省、府各衙署都住满了人。巩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举城投降李密，李密任命柴孝和为护军，郑为右长史。

裴仁基每破贼得军资，悉以赏士卒，监军御史萧怀静不许，士卒怨之；怀静又屡求仁基长短劾奏之。仓城之战，仁基失期不至，闻刘长恭等败，惧不敢进，屯百花谷，固垒自守，又恐获罪于朝。李密知其狼狈使人说之，啖以厚利。贾务本之子闰甫在军中，劝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萧御史何？"闰甫曰："萧君如栖上鸡，若不知机变，在明公一刀耳。"仁基从之，遣闰甫诣密请降。密大喜，以闰甫为元帅府司兵参军，兼直记室事，使之复命，遣仁基书，慰纳之，仁基还屯虎牢。萧怀静密表 其事，仁基知之，遂杀怀静，帅其众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仁基子行俨，骁勇善战，密亦以为上柱国、绛郡公。

裴仁基每次击败贼军所缴获的军资全部赏赐给士卒。监军御史萧怀静反对这样做，士卒们都怨恨萧怀静。萧怀静又屡次搜罗裴仁基的过失上奏弹劾他。洛口仓城之战，裴仁基误期未到，他听说刘长恭等人被打败，惧怕李密而不敢前进，就屯兵于百花谷，加固营垒自守，但又害怕被朝廷治罪。李密知道裴仁基进退两难的狼狈处境，就派人劝说他投降，并以厚利来诱惑他。贾务本的儿子贾闰甫在裴军中，他劝裴仁基投降李密，裴仁基说："萧御史怎么办？"贾闰甫说："萧君就象栖身在树枝上的鸡，如果他不知道随机应变，就在于您的一刀了。"裴仁基采纳了贾闰甫的建议，派他去向李密请降。李密大喜，任命贾闰甫为元帅府司兵参军，兼直记室事，派他回去向裴仁基复命，并带给

裴仁基书信，对他表示抚慰，接受他的归附。裴仁基退回仍驻军虎牢。萧怀静秘密上表奏报此事，裴仁基知道了，就杀死萧怀静，率领他的部众以虎牢城向李密投降。李密封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裴仁基的儿子裴行俨骁勇善战，李密也封他为上柱国、绛郡公。密得秦叔宝及东阿程咬金，皆用为骠骑。选军中尤骁勇者八千人，分隶四骠骑以自卫，号曰内军，常曰："此八千人足当百万。"咬金后更名知节。罗士信、赵仁基皆帅众归密，密署为总管，使各统所部。

李密得到了秦叔宝和东阿人程咬金，都任命为骠骑。李密挑选军中特别骁勇的士兵八千人，分别隶属于四骠骑作为自已的侍卫队，号称"内军"。他常说："这八千人足以抵挡百万人。"程咬金后来改名为程知节。罗士信、赵仁基都率领各自的部众来归附李密，李密任命他们为总管，让他们各自统帅本部人马。

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让帅二万余人袭回洛东仓，破之；遂烧天津桥，纵兵大掠。在都出兵击之，仁基等败走，密自帅众屯回洛仓。东都兵尚二十余万人，乘城击柝，昼夜不解甲。密攻偃师、金墉，皆不克；乙未，还洛口。

癸巳（十三日），李密派遣裴仁基、孟让率领二万余人袭击并攻取了回洛的东仓，烧毁了天津桥，纵兵大肆抢劫。东都派兵出击，裴仁基等人被击败逃走，李密亲自率领部众屯驻于回洛仓。当时东都还有兵力二十余万，士兵们昼夜不解铠甲，在城上敲击梆子巡逻。李密进攻偃师、金墉都未能攻克。乙未（十五日），李密返回洛口。

东都城内乏粮，而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绠，然布以。越王侗使人运回洛仓米入城，遣兵五千屯丰都市，五千屯上春门，五千屯北邙山，为九营，首尾相应，以备密。

东都城内缺粮，但是布帛堆积如山，以至于用绢作汲水的绳子，用布烧火煮饭。越王杨侗派人把回洛仓的粮米运入城内，派五千士兵驻扎在丰都市，五千兵驻扎在上春门，五千兵驻扎在北邙山，分为九营，首尾相应，以防备李密的袭击。

丁酉，房献伯陷汝阴，淮阳太守赵举郡降密。

丁酉（十七日），房献伯攻陷汝阴，淮阳太守赵举郡向李密投降。

己亥，密帅众三万复据回洛仓，大修营堑以逼东都；段达等出兵七万拒之。辛丑，战于仓北，隋兵败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县，

数炀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祖君彦之辞也。

己亥（十九日），李密率领部众三万人又占据回洛仓，大规模修筑营壕以逼近东都。段达等率七万隋军抗击李密。辛丑（二十一日），两军在回洛仓的北面交战，隋军大败退走。丁未（二十七日），李密让他的幕府向各郡县发布檄 文，历数炀帝的十大罪状，并说：“即使把南山的竹子都做成竹简，也写不完他的罪恶；放开东海的波涛，也洗刷不尽他的罪恶。”这是祖君彦的手笔。

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达间行贼中，诣江都奏称：“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东都，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因歔呜咽，帝为之改容。虞世基进曰：“越王年少，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至！”帝乃勃然怒曰：“善达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经贼中向东阳催运，善达遂为群盗所杀。是后人人杜口，莫敢以贼闻。

越王杨侗派太常丞元善达穿越贼军辖地到江都向炀帝奏报：“李密拥众百万，包围进逼东都，占据了洛口仓，东都城内已经没有粮食了，要是陛下迅速返回东都，李密的乌合之众必然会溃散，否则东都一定会陷落。”说着就歔呜咽哭泣起来。炀帝也为之改容。虞世基进言道：“越王年轻，这些人诳骗他，要是象他所说的那样，元善达怎么能来到这里呢？”于是炀帝勃然大怒，骂道：“元善达这个小人敢在朝廷上侮辱我！”于是派元善达经过贼人境地到东阳去催运粮食，元善达就被群盗杀死。此后人人都不再开口，不敢向炀帝报告贼情。

世基容貌沈审，言多合意，特为帝所亲爱，朝臣无与为比；亲党凭之，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内史舍人封德彝托附世基，以世基不闲吏务，密为指画，宣行诏命，谄顺帝意，群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狱用法，多峻文深诋，论功行赏，则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益坏，皆德彝所为也。

虞世基长得相貌深沉稳重，说话大都迎合炀帝的心意，特别受到炀帝的亲近喜爱，朝中大臣无人能与他相比。他的亲朋党羽凭借他的势力，卖官买狱，贿赂公行，其家门庭若市，因此朝野上下对虞世基都极为痛恨怨愤。内史舍岷人封德彝阿附虞世基，因为虞世基不熟悉为官的要务，就秘密地替他筹划，如何传布实施皇帝的诏命，如何迎逢

顺从炀帝的心意，群臣的表奏有偏离违背皇帝旨意的，都屏弃不上报；审理案件、实施刑法，大多引用严峻苛细的条文，刻意诋毁；凡是论功行赏，则极力抑制贬低。因此虞世基日益得到炀帝的宠信，而隋帝国的政治日益弛废腐败，这都是由于封德彝所做所为。

[13]初，唐公李渊娶于神武肃公窦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适太子千牛备身临汾柴绍。

[13]当初，唐公李渊娶了神武肃公窦毅的女儿为妻，窦氏生了四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一个女儿，嫁给太子千牛备身临汾人柴绍。

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世民娶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右勋卫长孙顺德，晟之族弟也，与右勋侍池阳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左亲卫窦琮，炽之孙也，亦亡命在太原，素与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内，琮意乃安。

李世民为人聪明、勇猛、果断、有见识，胆量过人。他看到隋王室正处于混乱之中，就暗中怀有要安定天下的抱负。他礼贤下士，散发资财以结交宾客，赢得了大家的爱戴拥护。李世民娶了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为妻。右勋卫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他和右勋侍池阳人刘弘基都逃避辽东的征役，逃亡在晋阳投靠了李渊，他们二人与世民要好。左亲卫窦琮是窦炽的孙子，他也逃亡在太原，因平时与李世民不和，常常自己生疑。李世民特别加意对待他，他可以随意在府上出入走动，窦琮的疑心才消除。

晋阳宫监猗氏裴寂，晋阳令武功刘文静，相与同宿，见城上烽火，寂叹曰：“贫贱如此，复逢乱离，将何以自存！”文静笑曰：“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忧贫贱！”文静见李世民而异之，深自结纳，谓寂曰：“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

晋阳宫监猗氏县人裴寂，晋阳令武功人刘文静，二人住在一起，看着城上的烽火，裴寂叹息道：“贫贱到如此地步，又赶上世事离乱，靠什么得以保全呢？”刘文静笑道：“形势是可以预知的，我们二人很投合，何必忧虑贫贼？”刘文静看到李世民，很惊异他的才能，就和李世民结为深交。他对裴寂说：“李世民不是一般人，性格豁达如汉高祖刘

邦一类，神态威武魏武帝曹操，年纪虽轻，将是通世之大才。”裴寂开始并未对刘文静的话在意。

文静坐与李密连昏，系太原狱，世民就省之。文静曰：“天下大乱，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无，但人不识耳。我来相省，非儿女子之情，欲与君议大事也。计将安出？”文静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万数。当此之际，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旦收拾，可得十万人，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阴部署宾客，渊不之知也。世民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

刘文静因犯有与李密通婚的罪，被关在太原的监狱里。李世民去探望他，刘文静说：“天下大乱，没有汉高祖、汉光武帝那样的才能是不能安定天下的。”李世民说：“怎么知道没有这样的人？只是人们看不出来罢了。我来探望您，不是出于儿女情长，而是打算和您商议大事。您有什么谋划吗？”刘文静说：“如今皇帝上南方巡游江、淮，李密包围逼近东都，群盗大概得以万来计算。在这个时候，若有真天子驱使驾御这些人，夺取下天易如反掌。太原百姓为躲避盗贼都搬入城内，我作了几年县令，了解其中的豪杰之士，一旦把他们收拢来，可得到十万人。您父亲所率领的军队又有几万人，一言出口，谁敢不服从！以此兵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王之业就可以成功。”李世民笑道：“的话正合我的心意。”于是他就暗中布署宾客，李渊不知道这些事。李世民怕李渊不答应，犹豫了很久，不敢向李渊说。

渊与裴寂有旧，每相与宴语，或连日夜。文静欲因寂关说，乃引寂与世民交。世民出私钱数百万，使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稍以输之，寂大喜，由是日从世民游，情款益押。世民乃以其谋告之，寂许诺。

李渊和裴寂有旧谊，二人常常在一起宴饮交谈，有时昼夜相连。刘文静想崐让裴寂为他们向李渊说通关节，于是就引见裴寂和李世民结交。李世民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几百万，让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玩赌，渐渐输给裴寂，裴寂非常高兴，由此每天与世民在一起交游往来，情谊日深。李世民把自己的意图告诉裴寂，裴寂许诺劝说李渊。

会突厥寇马邑，渊遣高君雅将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战不利，渊恐并获罪，甚忧之。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苦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世民徐曰：“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复说渊曰：“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呼！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佳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正逢突厥人侵犯马邑，李渊派高君雅率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同力抗击突厥人。王仁恭、高君雅与突厥交战不利，李渊怕一起被治罪，非常忧虑。李世民乘机屏去左右的人劝说李渊：“如今主上昏庸无道，百姓困顿贫穷，晋阳城外都成了战场，大人要是恪守小节，但下有流寇盗贼，上有严刑峻法，您的危亡就要来到了，不如顺应民心，兴起义兵，转祸为福，这是上天授予的时机。”李渊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说这种话，我现在就将你抓起来向国家告发！”说着就取来纸笔，要写状表。世民慢慢地说：“我观察天时人事到了如此地步，才敢说这样的话如果一定要告发我，我不敢辞死！”李渊说：“我哪里忍心告发你，你要谨慎，不要随便说！”第二天，李世民又劝李渊：“如今盗贼日益增多，遍布天下，大人受诏讨贼，可贼讨得尽吗？总而言之，最后还是不免获罪。而且世人都传说李氏当应验图谶，所以李金才无罪却在一个早晨被灭族了。大人要是能将贼剿灭尽，那么功高也不会受奖，而您自己会更危险了啊！只有昨天的话可以使您避祸，这是万全之策，希望大人不要疑虑。”李渊叹息说：“我一夜都在考虑你的话，你说的很是有理，今天就是家破人亡也由你，变家为国也由你啦！”

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渊曰：“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

原先，裴寂私下用晋阳的宫人侍奉李渊，李渊和裴寂一起饮酒，饮至酒意正浓，裴寂从容地说："二郎暗地招兵买马，发举义旗办大事。正是因为这样我私自让宫女侍奉您，恐怕事情败露出来，一起获罪被诛杀，为此才定下这应急之计。大家的意向已以经协同，现在您意下如何？"李渊说："我儿子确有这个图谋，事情已经如此，又能怎样呢？正是应当听从他的意见。"

帝以渊与王仁恭不能御寇，遣使者执诣江都。渊大惧，世民与寂等复说渊曰："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计。且晋阳士马精强，宫监蓄积巨万，以兹举事，何患无成！代王幼冲，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柰何受单使之囚，坐取夷灭乎！"渊然之，密部勒，将发；会帝继遣使者驰驿赦渊及仁恭，使复旧任，渊谋亦缓。

炀帝认为李渊与王仁恭不能抵御突厥的进犯，派使者来要将他们押往江都。李渊大为恐惧，李世民与裴寂等又劝说李渊："如今主上昏聩，国家动乱，为隋朝尽忠没有好处，本来是将佐们出战失利，却牵连到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应该早些定大计。况且晋阳军队兵强马壮，宫监积蓄的军资财物巨万，以此起兵，还怕不成功吗？代王年幼，关中豪杰风起造反，但不知归附于谁，您要是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招抚他们并且使他们归附，这就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为什么要受一个使者的监禁，坐等被杀戮呢？"李渊认为这话很对，就秘密布署准备。将举事时，恰好炀帝又派来使者驰马驿站传命赦免李渊和王仁恭，让他们官复原职。李渊他们起兵的计划也就缓行。

渊之为河东讨捕使也，请大理司直夏候端为副。端，详之孙也，善占候及相人，谓渊曰："今玉床摇动，帝座不安，参墟得岁，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岷而谁乎！主上猜忍，尤忌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变通，必为之次矣。"渊心然之。及留守晋阳，鹰扬府司马太原许世绪说渊曰："公姓在图，名应歌谣；握五郡之兵，当四战之地，举事则帝业可成，端居则亡不旋踵；唯公图之。"行军司铠文水武士、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宪弟俭皆劝渊举兵。俭说渊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杰，以取天下，此汤、武之举也。"渊曰："汤、武非所敢拟，在私则图存，在公则拯乱，卿姑自重，吾将思之。"宪，邕之孙也。时建成、元吉尚在河东，故渊迁延未发。

李渊任河东讨捕使时，他请求大理司直夏候端作他的副手。夏候端是夏候详的孙子，他善于占卜天象以及给人相面。他对李渊说：“如今玉床星座摇动，帝座星不安定，岁星居参宿的位置，必有真人起于晋地。不是您还能是谁呢？主上猜忌残忍，尤其猜忌诸李姓，李金才已经死了，您不想着变通，必然是李金才第二呵。”李渊心里很同意这一说法。到他留守晋阳时，鹰扬府司马太原人许世绪劝说李渊：“您的姓氏应在图谶上，名字应验歌谣，您手握五郡之兵，身处四面应战之地，起兵举事则可成帝业，端坐不动则指日可亡，您好好想一想吧！”行军司铠文水人武士，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唐宪的弟弟唐俭都劝说李渊起兵。唐俭说：“您北面招抚戎狄，南面收招豪杰，以此来取天下，这是商汤和周武王的壮举。”李渊说：“商汤、周武不是我敢比的，我从私处讲是要图存，从公处讲是要拯救动乱之世，你暂且先注意一下言行，我要考虑考虑。”唐宪是唐邕的孙子。当时李建成、李元吉还在河东，所以李渊延迟而不能决定。

刘文静谓裴寂曰：“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何不早劝唐公举兵，而推迁不已！且公为宫监，而以宫人侍客，公死可尔，何误唐公也！”寂甚惧，屡趣渊起兵。渊乃使文静诈为敕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岁暮集涿郡，击主丽，由是人情汹汹，思乱者益众。

刘文静对裴寂说：“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您为何不早劝唐公起兵，却推迟拖延不已？况且您身为宫监，却用宫人侍奉宾客，您死也就罢了，为什么要误了唐公呢？”裴寂极为恐惧，屡次催促李渊起兵。李渊就让刘文静诈作敕书，征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等地年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全部当兵，规定年底在涿郡集结，去攻打高丽。因此人心慌慌，策划造反的人越来越多。

及刘武周据汾阳宫，世民言于渊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渊乃集将佐谓之曰：“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王威等皆惧，再拜请计。渊曰：“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以婴城胶柱之兵，当巨猾豖突之势，必不全矣。进退维谷，何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亲贤，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渊阳若不得已而从之者，

曰：“然则先当集兵。”乃命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远近赴集，旬日间近万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东，柴绍于长安。

到刘武周占据了汾阳宫，李世民对李渊说：“大人身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如果不早定大计，灾祸今天就要到来了。”于是李渊召集将领僚佐，对他们说：“刘武周占据汾阳宫，我们却不能制止，论罪该当灭族，怎么办？”王威 等人都很害怕，再三拜谢请求定计。李渊说：“朝廷用兵，行止进退都要向上级禀报，受上级控制。如今贼人在数百里之内，江都在三千里之外，加以道路险要，还有别的盗贼盘踞，靠着据城以守和拘泥不知变通之兵，以抵抗狡诈与狂奔乱窜之盗贼，必然无法保全。我们现在是进退维谷，怎么办才好？”王威等人都说：“您的地位又是宗亲又是贤士，同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要是等着奏报，哪里赶得上时机；要是平灭盗贼，专权也是可以的。”李渊佯装不得已而听从的样子，说：“既然这样就应当先征集军队。”于是他命令李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各自募兵。远远的百姓投奔汇集，十天之内有近万人应募。李渊秘密派人去河东召李建成、李元吉，去长安召柴绍。

王威、高君雅见兵大集，凝渊有异志，谓武士曰：“顺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当死，安得将兵！”欲收按之。士曰：“二人皆唐公客，若尔，必大致纷纭。”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劝威等按募人之状，士曰：“讨捕之兵，悉隶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为！”德平亦止。

王威、高君雅看到李渊大肆招兵，怀疑李渊有不轨之图，就对武士说：崐“长孙顺德、刘弘基二人都是逃避征役亡命的三侍之官，罪该处死，怎么能统兵？”他们打算把长孙顺德、刘弘基收审。武士说：“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宾客，若是那样做，必然会引起大的纠纷。”王威等人于是就作罢。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劝王威等人调查招募兵丁的情况，武士说：“讨捕之兵，全都隶属于唐公，王威、高君雅只是寄身在唐公这里罢了，他们能管什么呢？”田德平也作罢。

晋阳乡长刘世龙密告渊云：“威、君雅欲因晋祠祈雨，为不利。”五月，癸亥夜，渊使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之外。甲子旦，渊与威、君雅共坐视事，使刘文静引开阳府司马胙城刘政会入立庭中，称有密状。

渊目威等取状视之，政会不与，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渊阳惊曰：“岂有是邪！”视其状，乃云：“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诟曰：“此乃反者欲杀我耳。”时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静因与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共执威、君雅系狱。丙寅，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渊命裴寂等勒兵为备，而悉开诸城门，突厥不能测，莫敢进。众以为威、君雅实召之也，渊于是斩威、君雅以徇。渊部将王康达将千余人出战，皆死，留城中惧。渊夜遣军潜出城，旦则张旗鸣鼓自他道来，如援军者；突厥终疑之，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晋阳乡长刘世龙密告李渊说：“王威、高君雅想去晋祠祈雨，这样做是不利的。”五月，癸亥（十四日）夜里，李渊派李世民率兵埋伏在晋阳宫城的外面。甲子（十五日）早晨，李渊与王威、高君雅坐在一起处理政务，刘文静引着开阳府司马胙城人刘政会进来立在厅堂上，声称有密事报告。李渊用眼睛示意王威等人取状纸看，刘政会不给，说：“告发的是副留守的事，只有唐公才能看。”李渊佯作吃惊地说：“难道有这样的事？”他看了状子才说：“王威、高君雅暗中勾引突厥人入侵。”高君雅捋起衣袖大骂道：“这是造反的人要杀我。”这时李世民已经在大路上布满了军队，刘文静就和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一起将王威、高君雅抓起来投进监狱。丙寅（十七日），突厥几万兵马侵犯晋阳，其轻骑从外城北门进入，从东门出去。李渊命令裴寂等人率兵防备，而把各城门都打开，突厥人不知虚实，不敢进入。大家都以为确实是王威、高君雅把突厥人招来的，于是李渊将二人处死，悬首示众。李渊的部将王康达率领一千余人出战，全部战死，城中人心惊惶。李渊在夜里派军队悄悄出城，早晨则张旗鸣鼓从别的道路上开来，好象是援军来到了一样。突厥人始终疑惑，在城外逗留了两天，大肆抢掠而去。

[14]炀帝命监门将军泾阳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将关内兵援东都。柴孝和说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密曰：“此诚上策吾亦思之以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但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

未下，谁肯从我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如此，则大业隳矣。”孝和曰：“然则大军既未可西上，仆请间行观衅。”密许之。孝和与数十骑至陕县，山贼归之者万余人。时密兵锋甚锐，每入苑，与隋兵连战。会密为流矢所中，尚卧营中，丁丑，越王侗使段达与庞玉等夜出兵，陈于回洛仓西北。密与裴仁基出战，达等人破之，杀伤太半，密乃弃回洛，奔洛口。庞玉、霍世举军于偃师，柴 孝和之众闻密退，各散去。孝和轻骑归密，杨德方、郑德韬皆死。密以郑为左司马，荥阳郑乾象为右司马。

[14]炀帝命令监门将军泾阳人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率领关内兵救援东都。柴孝和劝说李密："秦地山川险固，秦、汉正是凭借着它建立帝王之业的。现在不如派翟司徒守卫洛口，裴柱国守卫回洛，您亲自挑选精锐向西袭击长安，京师既攻下，基业则巩固，兵势则更强盛。然后再挥师向东平定河、洛地区，传布檄文，天下就平定了。如今隋王室已失去了它的基业，天下豪杰竞相逐鹿，您不早些举事，必定有先于我们动手的人，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李密说："这的确是上策，我也考虑好久了。但是隋朝的昏君还在，追随他的兵马还很多，我的部下都是潼关以东人士，看到洛阳没有攻下，谁肯跟我向西进军？各位将领都出身草莽盗贼，留在这里就会互相争一雌雄。这样，大业就会失败。”柴孝和说："既然大军不能西进，我请求潜行去窥伺官军的间隙，以便乘机进攻。”李密应允了。柴孝和与几十名骑兵到了陕县，山中的盗贼归附的有一万余人。当时李密军队的兵势甚猛，常常攻入东都西苑与隋兵交战。恰好这时崐李密被流箭射中，躺在营中养伤。丁丑（二十八日），越王杨侗派段达和庞玉等人乘夜出兵，在回洛仓西北列阵，李密与裴仁基率兵出战，段达等人大破李密军，杀伤大半人马。李密只好放弃回洛，奔往洛口。庞玉、霍世举在偃师驻兵，柴孝和的部众听到李密败退，就各自溃散。柴孝和轻骑回到李密军中，杨德方、郑德韬都死了。李密任命郑为左司马，荥阳人郑乾象为右司马。

[15]李建成、李元吉弃其弟智云于河东而去，吏执智云送长安，杀之。建成、元吉遇柴绍于道，与之偕行。

[15]李建成、李元吉将他们的弟弟李智云丢弃在河东而离去，当地的官吏抓住李智云送到长安处死。李建成、李元吉在路上遇到柴绍，

与他同行。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四卷

隋纪八 恭皇帝下义宁元年（丁丑、617）

隋纪八 隋恭帝义宁元年（丁丑，公元617年）

[1]六月，已卯，李建成等至晋阳。

[1]六月，已卯（疑误），李建成等人到达晋阳。

[2]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署，以兵马助之。"即命此次意为复书。使者七日而返，将佐皆喜，请从突厥之言，渊不可。裴寂、刘文静皆曰："今义兵虽集戎马殊乏，胡兵非所须，而马不可失；若复稽回，恐其有悔。"渊曰："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2]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人相结交，请突厥人资助兵马以壮大兵势，李渊听从了这个意见。他亲笔写信，言辞卑屈，送给始毕可汗的礼物十分丰厚，信中说："我想大举义兵，远迎隋主，重新与突厥和亲，就象开皇年间那样。您要是能和我一起南下，希望不要侵扰强暴百姓。假若您只想和亲，您就坐受财物吧。这些方案请您自己选择。"始毕可汗得到李渊的信，对他的大臣说："隋朝皇帝的为人我是了解的，若是把他迎接回来，必定会加害唐公而且向我进攻，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唐公自称天子，我应当不避盛署，以兵马去帮助他。"始毕立即命令将这个意思写成回信。使者七天后返回，见信，李渊的将领僚佐们都很高兴，请李渊听从突厥人的话，李渊认为不可。裴寂、刘文静都说："如今义兵虽然召集来了，但是军马还极为缺乏，胡兵并不是所需的，但胡人的马匹不可失去，如果再拖延而不回信，恐怕对方反悔。"李渊说："大家最好再想想别的办法。"裴寂等人就请李渊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以安定隋王室；传布檄文到各郡

县；改换旗帜，用红、白掺杂的颜色，以此向突厥示意不完全与隋室相同。李渊说：“这可以说是‘掩耳盗钟’，但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啊。”于是就同意这样做，派使者将这个决定通知突厥。

西河郡不从渊命，甲申，渊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命大原令太原温大有与之偕行，曰：“吾儿年少，以卿参谋军事；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时军士新集，咸未阅习，建成、世民与之同甘苦，遇敌则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亦不诘窃者，军士及民皆感悦。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听其入。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己丑，攻拔之。执德儒至军门，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尉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建成等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计。

西河郡不服从李渊的命令，甲申（初五），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兵进攻西河郡。命太原令太原人温大有与李建成等人同行。李渊对温大有说：“我儿子年轻，请您参与谋划军事，事情的成败，在此行就可预测出来了。”当时军队的士兵都是新近招募的，没有经过训练检阅。李建成、李世民与士卒同甘苦，遇到敌人身先士卒，附近道旁的蔬菜瓜果，不是买的不准吃，兵士有偷吃的，立刻找物主进行赔偿，也不责备偷窃者，士兵及百姓们都心悦诚服。李建成等率军到达西河城下，百姓有想进城的人，都听任其进入。西河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己丑（初十），李建成攻克西河城，将高德儒押到军营门口，李世民历数他的罪过说：“你指野鸟为鸾鸟来欺骗君主，骗取高官，我们兴义兵，正是要诛灭奸佞之人！”于是将高德儒处死。其余官员一个不杀，秋毫无犯，分别抚慰吏民百姓，让他们各复其业，远近的百姓听到后非常高兴。李建成等人率兵返回晋阳，往返共九日。李渊高兴地说：“象这样用兵，就是横行天下也可以了！”于是就定下了入关计划。渊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渊命为三军，分左右，通谓之义士。裴寂等上渊号为大将军，癸巳，建大将军府；以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及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仍与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为铠曹，刘政会及武城崔善为、太原张道源为户曹，晋阳长上姜为司功参军，太谷长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

鹰扬郎将高平王长谐、天水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随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属。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谘议谯人刘赡领西河通守。道源名河，开山名峤，皆以字行。开山，不害之孙也。

李渊开仓赈济贫民，应募当兵的人日益增多。李渊命令将招募来的人分为三军，分左、右军，通称为义士。裴寂等人给李渊上尊号为大将军。癸巳（十四日），设置大将军府，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温大雅仍和他弟弟温大有共同掌管机密，任命武士为铠曹，刘政会和武城人崔善为、太原人张道源为户曹，晋阳长上人姜为司功参军，太谷长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和鹰扬郎将高平人王长谐、天水人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其余的文武僚佐都按照才能授予官职。李渊又封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由他统辖；封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归他统辖，二人各设置官府僚属。任命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谘议谯县人刘赡任西河通守。张道源名河，殷开山名峤，都是用字来称呼他们。殷开山是殷不害的孙子。

[3]李密复帅众向东都，丙申，大战于平乐园。密左骑、右步，中列强弩，鸣千鼓以冲之，东都兵大败，密复取回洛仓。

[3]李密又统帅部众向东都进军，丙申（十七日），与隋军在平乐园大战。李密左边部署骑兵，右边部署步兵，中间摆列强弩，敲响千面战鼓壮大声势以冲击隋军，东都兵大败，李密再次夺取了回洛仓。

[4]突厥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丁酉，渊引见康鞘利等，受可汗书，礼容尽恭，赠遣康鞘利等甚厚。择其马之善者，止市其半；义士请以私钱市其余，渊曰："虏饶马而食利，其来将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贫，且不以为急故也，当为汝贳之，不足为汝费。"

[4]突厥派他们的柱国康鞘利等人押送一千匹马到李渊处进行交易，并答应发兵送李渊入关，人数的多少随李渊定。丁酉（十八日），李渊会见了康鞘利等人，接受了可汗的书信，礼仪容止都极为恭敬，赠送给康鞘利等人的礼物也很丰厚。李渊挑选马匹中的良马，只买了其中的一半。义士们请求用自己的私钱买下其余的马匹。李渊

说："胡人马匹多，但是贪利，他们会不断地来，恐怕你们就买不起了。我所以少买的原因就是向他们表示贫穷，而且也不是那么急用。我应当替你们付钱，不至于让你们破费。"

乙巳，灵寿贼帅郗士陵帅众数千降于渊，渊以为镇东将军、燕郡公，仍置镇东府，补僚属，以招抚山东郡县。

乙巳（二十六日），灵寿县的贼帅郗士陵统帅部众几千人归降李渊。李渊封郗士陵为镇东将军、燕郡公，仍设置镇东府，补充镇东府的僚属，以此招抚潼关以东各郡县。

己巳，康鞘利北还。渊命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私谓文静曰："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藉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

己巳（疑误），康鞘利返回北方。李渊命令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发兵，他私下对刘文静说："胡骑进入中国，是黎民百姓的大害。我所以要突厥人发兵，是怕刘武周勾结突厥一起成为边境上的祸患。另外，胡马是放牧饲养的，不用耗费草料，我只是要借突厥人的兵马以壮声势，几百人也就够了，没有别的用途。"

[5]秋，七月，炀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将江、淮劲卒，将军王隆帅邛黄蛮，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霁、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辩等各帅所领同赴东都，相知讨李密。霁，世康之子也。

[5]秋季，七月，炀帝派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的精兵，将军王隆率领邛都夷部的黄蛮，河北讨捕大使太常少卿韦霁，河南讨捕大使虎牙郎将王辩等峄人各自率领辖下的军队一同赶赴东都，协同讨伐李密。韦霁是韦世康的儿子。

[6]壬子，李渊以子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后事悉以委之。癸丑，渊帅甲士三万发晋阳，立军门誓众，并移檄郡县，谕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帅其众以从。甲寅，遣通议大夫张纶将兵徇稽胡。丙辰，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余豪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余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渊所书官名而去。渊入雀鼠谷；壬戌，军贾胡堡，去霍邑五十余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屯河东以拒渊。会积雨，渊不得进，

遣府佐沈叔安等将羸兵还太原，更运一月粮。乙丑，张纶克离石，杀太守杨子崇。

[6]壬子（初四），李渊任命儿子李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一切后方事务都委托他处理。癸丑（初五），李渊统帅甲士三万人从晋阳出发，在军营门前誓师，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宣布尊立代王为帝的意义。西突厥的阿史那大柰也率其部众跟随李渊出征。甲寅（初六），李渊派通议大夫张纶率兵攻略稽胡部落。丙辰（初八），李渊到达西河，慰劳西河的官吏百姓，赈济贫民。凡年纪在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授予散官的职务，其余的豪强俊杰，都根据才能授予职务。李渊一边询问来人的功劳、才能，一边注册授予的官职等级。一天就任命官员一千余人。接受官职的人都不拿任命状，他们各自拿着李渊所写的官名状离去。李渊率军进入雀鼠谷。壬戌（十四日），在贾胡堡驻军，贾胡堡距霍邑五十余里。代王杨侑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领精兵两万人在霍邑驻防。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驻军河东以抵御李渊。正逢连续大雨，李渊无法进军，他派遣府佐沈叔安等人率领老弱病兵返回太原，每运一个月的粮食来。乙丑（十七日），张纶攻克了离石郡，杀太守杨子崇。

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可汗，请兵，且与之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始毕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级失特勒先至渊军，告以兵已上道。

刘文静到突厥，拜见了始毕可汗，请求派兵，并且与始毕约定，“要是进入长安，百姓、土地归唐公，金玉绫罗归突厥。”始毕可汗大喜。丙寅（十八日），始毕派大臣级失特勒先往李渊的军营，通知他突厥军已经上路。

渊以书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使祖君彦复书曰：“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自唯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且欲使渊以步骑数千自至河内，面结盟约。渊得书，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乃使温大雅复书曰：“吾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入典六屯，颠而不扶，通

贤所责。所以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期。”密得书甚喜，以示将佐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来不绝。

李渊写书信招附李密。李密自恃兵强势盛想自作盟主。他让祖君彦回信说：“我和兄长虽然家支派系不同，但同是李姓，根系是相同的。我自认为势单力薄，但却为天下的英雄共推为盟主。希望互相扶持，同心协力，完成在咸阳抓住秦子婴、在牧野灭掉商辛这样的大业，岂不很宏伟吗？”他还想让李渊亲自率领步骑兵几千人到河内郡，二人当面缔结盟约。李渊接到信后，笑着说：“李密妄自尊大，不是书信就能招来的，我在关中正有战事，若马上断绝了与他的来往，就是又树了一个敌人，不如用阿谀逢承之语吹捧他，使他心志骄横，让他替我挡住成皋之道，牵制东都之兵，我就可以专心一意地进行西征。待到关中平定以后，我们依据险要之地，养精蓄锐，慢慢地观看鹬蚌之争以坐收渔人之利，也并不晚啊。”于是他让温大雅回信说：“我虽然平庸愚昧，幸而承继了祖宗的功业，使我出任为八使之要职，回朝任将军。国家有难而不出来扶助，是所有的贤人君子都要责备的，所以我才大规模地招集义兵，与北狄和亲，共同救助天下，志向在于尊崇隋王室。天生众生，必要有管理他们的人，而今为治民之官的人，不是您又能是谁呢？老夫我已过了知命之年，没有这个崐心愿了。我很高兴拥戴您，这已经是攀鳞附翼了，希望您早些应验图谶，以安定万民！您是宗盟之长，我的宗属之籍都还须得到您的容纳。您将我还封在唐地，这样的殊荣已经够了。将商辛诛灭于牧野这样的大业，我是不敢说的，至于在咸阳抓住秦子婴之事，我也是不敢听命于您的。汾晋一带，还需要我安抚管理，盟津之会盟，我还顾不上卜定日期。”李密收到李渊的信后很是高兴，他将信给僚佐们看，说：“唐公推举我，天下很容易就平定了！”从此，双方的信使往来不绝。

雨久不止，渊军中粮乏；刘文静未返，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召将佐谋北还。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

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妄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为然。渊不听，促令引发。世民将复入谏，会日暮，渊已寝；世民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军已发，柰何？”世民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渊笑曰：“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世民乃与建成夜追左军复还。丙子，太原运粮亦至。

雨下了很长时间还不止，李渊的军队缺粮，刘文静也还没有回来，有人传言突厥人与刘武周乘虚袭击晋阳。李渊召集将领僚佐们商议向北返回。裴寂等人都说：“宋老生、屈突通联合居守险要，不容易很快攻下；李密虽说要联合，但是他的奸诈图谋难以揣测；突厥人贪利而无信义，唯利是图；刘武周又是向胡人称臣的人。太原为一方的都会，而且义兵的家属都在太原，不如返回救援根本之地，再筹划今后的义举。”李世民说：“现在稻谷遍野都是，还愁无粮吗？宋老生为人轻狂浮躁，一战就可以擒住他。李密舍不得粮仓粟米，顾不上向远处图谋。刘武周和突厥人表面上虽然相互依赖，但实际上却互相猜忌。刘武周虽然追逐远利而攻取太原，但岂肯忘记就近的马邑呢？我们本来是兴大义，奋不顾身地拯救百姓，应当先行进入咸阳，号令天下。现在只遇到了小敌，立刻就要班师，恐怕跟随起义的人一旦解体，返回去守卫太原一城之地，我们就成贼了，怎么能保全自己呢？”李建成也认为李世民的话对，但李渊不听，催促军队出发。李世民再要进入李渊的营帐劝阻，可是天黑了，李渊已经躺下休息。李世民进不去，就在帐外号哭，哭声传到了帐中，李渊召见世民问话，世民说：“如今我们举兵是为大义，进军攻战就能取胜，后退就会溃散，到那时，部众溃散在前，敌军追击在后，我们被灭亡的日子就到了。怎么能不悲伤呢？”李渊醒悟过来，说：“军队已经出发，怎么办呢？”李世民说：“右军整装而未发，左军虽然出发，估计还没走远，请让我去追赶他们。”李渊笑道：“我的成败都在于你，知道了还说什么呢？随你去做

吧。”李世民和李建成连夜把左军追了回来。丙子（二十八日），太原的粮食也运到了。

[7]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家富，好任侠；薛举作乱于金城，轨与同郡曹珍、关谨、粱硕、李、安仁等谋曰：“薛举必来侵暴，郡官庸怯，势不能御，吾辈岂可束手并妻孥为人所虏邪！不若相与并力拒之，保据河右以待天下之变。”众皆以为然，欲推一人为主，各相让，莫肯当。曹珍曰：“久闻图谶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乃天命也。”遂相与拜轨，奉以为主。丙辰，轨令修仁集诸胡，轨结民间豪杰，共起兵，执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轨自称河西大凉王，置官属并拟开皇故事。关谨等欲尽杀隋官，分其家赀，轨曰：“诸人既逼以为主，当禀其号令。今兴义兵以救生民，乃杀人取货，此群盗耳，将何以济！”于是以统帅为太仆卿，士政为太府卿。西突厥阙度设据会宁川，自称阙可汗，请降于轨。

[7]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家中富有，喜好侠义之举。薛举在金城作乱，李轨和同郡的曹珍、关谨、粱硕、李、安仁等人商议说：“薛举必定前来侵犯暴虐，郡官昏庸、怯懦，看情势不能抵御，但我们怎么能毫不抵抗就让自己和妻子儿女作人家的俘虏呢？不如大家同心协力共同抵抗薛举，据保河右以等待形势发生变化。”大家都认为这个意见很对。想推举一个人为首领，大家峔各自推让，不肯出来为首。曹珍说：“我久闻图谶上说李氏应当为王，今天李轨也参加了这一谋划，这是天命。”于是大家一同向李轨跪拜，奉他为主。丙辰（初八），李轨命令安修仁召集各部落的胡人，李轨结交民间的豪杰之士，共同起兵，抓住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李轨自称河西大凉王，设置官府僚属全都模仿隋文帝开皇年间的成例。关谨等人要将隋官杀尽，分掉他们的家产，李轨说：“各位既然推举我为主，就应当听我的号令。如今兴义兵是为了拯救百姓，杀人越货，这就成了群盗了！我们将靠什么取得成功呢？”于是他任命谢统师为太仆卿，韦士政为太府卿。西突厥的阙度设占据会宁川，自称阙可汗，他向李轨请求投降。

[8]薛举自称秦帝，立其妻鞠氏为皇后，子仁果为皇太子。遣仁果将兵围天水，克之，举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万人敌；然性贪而好杀。尝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于火上，稍割以啖

军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责其金宝。举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办事，然苛虐无恩，终当覆我国家。”

[8]薛举自称秦帝，立妻子鞠氏为皇后，儿子薛仁果为皇太子。派遣薛仁果率兵包围并攻克了天水，薛举从金城迁都于天水。薛仁果很有力气，善于骑射，军中号称万人敌。但是他生性贪婪、残忍、嗜杀成性，曾经抓住庾信的儿子庾立，他为庾立不肯投降而发怒，将庾立在火上分尸，然后一点点地割下肉来让军士们吃。待他攻下了天水，把天水的富人都召来，倒吊起来，用醋灌鼻子，向他们索取金宝。薛举常常训诫他说：“你的才能谋略足以办事，但是生性严苛酷虐，对人不能施恩，终归要倾覆我的家和国呵！”

举遣晋王仁越将兵趋剑口，至河池郡；太守萧拒却之。又遣其将常仲兴济河击李轨，与轨将李战于昌松，仲兴举军败没。轨欲纵遣之，斌曰：“力战获俘，复纵以资敌，将焉用之！不如尽坑之。”轨曰：“天若祚我，当擒其主，此属终为我有；若其无成，留之何益！”乃纵之。未几，攻张掖、敦煌、西平、罕，皆克之，尽有河西五郡之地。

薛举派晋王薛仁越率兵奔赴剑口，走到河池郡时，河池太守萧抵御薛仁越。薛举又派部将常仲兴渡黄河去进击李轨，与李轨的部将李在昌松交战，常仲兴全军覆没。李轨要将俘虏全都放走，李说：“奋力作战才俘获的，却将他们放走去帮助敌军，为什么这样做呢？不如全部坑杀了。”李轨说：“上天要是赐福于我，就应当抓住他们的首领，这些人终归还是为我所有。要是我事业无成，留下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于是将俘虏放走。不久，李轨进攻张掖、敦煌、西平、罕，全部攻克，河西五郡全部为李轨据有。

[9]炀帝诏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将燕地精兵三万讨李密，命王世充等诸将皆受世雄节度，所过盗贼，随便诛翦。世雄行至河间，军于七里井，窦建德士众惶惧，悉拔诸城南遁，声言还入豆子。世雄以为畏己，不复设备，建德谋还袭之。其处去世雄营百四十里，建德帅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余众续发，建德与其士众约曰：“夜至，则击其营；已明，则降之。”未至一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议降；会天大雾，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赞我也！”遂突入其营击之，世雄士卒大乱，皆腾栅走。世雄不能禁，与左右数十骑遁归涿郡，惭恚发病卒。建德遂围河间。

[9]炀帝下诏命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率领燕地的精兵三万讨伐李密。他命令王世充等将领都受薛世雄指挥，所遇见的盗贼，可以随便诛杀。薛世雄走到河间，在七里井驻军。窦建德的部众惊惶恐惧，从占领的各城池中撤出向南逃走，声称返回豆子。薛世雄认为他们是惧怕自己，不再提防。窦建德策划回击隋军。窦建德驻地距薛世雄的军营有一百四十里，建德率领敢死队二百八十人先行，命令其余的人随即陆续出发，并与士兵约好，“夜里到达薛营就进攻他们，若到达时天已经放明，就投降。”他率军走到距薛营不到一里的地方，天就要亮了，窦建德惶惑，和大家商议投降之事。恰好天降大雾，人相隔咫都无法辨认，窦建德高兴地说：“天助我也！”于是率军突入薛营袭击他们。薛世雄兵营大乱，兵卒们都翻越栅栏逃走，薛世雄无法制止，他只和左右几十名骑兵逃回涿郡。薛世雄惭愧忧愤，发病去世。窦建德就包围了河间。

[10]八月，己卯，雨霁。庚辰，李渊命军中曝铠仗行装。辛巳旦，东南由山足细道趣霍邑。渊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无谋，以轻骑挑之，理无不出；脱其固守，则诬以贰于我。彼恐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崐！”渊曰：“汝测之善，老生不能逆战贾胡，吾知其无能为也！”渊与数百骑先至霍邑城东数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将数十骑至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之状，且诟之。老生怒，引兵三万自东门、南门分道而出，渊使殷开山趣召后军。后军至，渊欲使军士先食而战，世民曰：“时不可失。”渊乃与建成陈于城东，世民陈于城南。渊、建成战小却，世民与军头临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驰下，冲老生陈，出其背，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渊兵复振，因传呼曰：“已获老生矣，”老生兵大败，渊兵先趣其门，门闭，老生下马投堑，刘弘基就斩之，僵尸数里。日已暮，渊即命登城，时无攻具，将士肉薄而登，遂克之。

[10]八月，己卯（初一），雨停了。庚辰（初二），李渊命令部队晾晒铠甲、器械、行装。辛巳（初三），早晨，李渊率军从山脚下的小路向东南直抵霍邑。李渊怕宋老生不出战，李建成、李世民说：“宋老生有勇无谋，我们用轻骑向他挑战，按理他不会不出战，假使他坚守不出，我们就诬陷他对我们有贰心，他害怕被左右的人奏报，怎敢不出战呢？”李渊说：“你们估计得对，在贾胡堡时宋老生未能迎战我

军，我知道他是没有作为的。”李渊和几百名骑兵先到霍邑城东面几里的地方等待步兵，派李建成、李世民率领几十骑到城下，举鞭挥旗就象要包围城池的样子，并且辱骂宋老生。宋老生大怒，率三万人从东门、南门分道出战。李渊派殷开山立刻去召集后军，后军来到后，李渊想让军士门先吃饭再战斗，李世民说："时机不可失！"李渊就和李建成在城东列阵，李世民在城南列阵。李渊、李建成与宋老生交战，稍有退却，李世民与军头临淄人段志玄从南原率兵驰马而下，冲击宋老生的军阵，出击宋老生军的背后。李世民亲手杀死几十人，两把刀子都砍缺了口，飞溅的鲜血沾满衣袖，世民将血甩掉再战。李渊的兵势又振奋起来，就传话呼喊："已经抓住宋老生了！"宋老生军因此大败。李渊兵迅速直抵城门，城门关闭了，宋老生下马跳入壕沟，刘弘基就将他杀死，隋军的死尸遍布几里。天已黑了，李渊立即命令登城，当时没有攻城的器械，将士们赤膊登城，攻下霍邑。

渊赏霍邑之功，军吏疑奴应募者不得与良人同，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宜并从本勋授。"壬午，渊引见霍邑吏民，劳赏如西河，选其丁壮使从军；关中军士欲归者，并授五品散官，遣归。或谏以官太滥，渊曰："隋氏吝惜勋赏，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兵乎！"

李渊奖赏攻取霍邑的有功将士，军吏们怀疑以奴隶身份应募的人不能和良人同样论功。李渊说："在箭与石之间战斗，不分贵贱，论功行赏时，有什么等级差别？应该同样按功颁赏授官。"壬午（初四），李渊接见了霍邑的吏民，慰劳赏赐，如同西河郡一样，并挑选霍邑强壮的男丁从军。关中的军士要回乡的，都授予五品散官，让他们回去。有人劝李渊说授官太多，李渊说："隋氏吝惜勋位赏赐，因而失去人心。我怎么能效仿他们呢？况且用官职来收拢众人，不比用兵要好吗？"

丙戌，渊入临汾郡，慰抚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绛郡通守陈叔达拒守；辛卯，进攻、克之。叔达，陈高宗之子，有才学，渊礼而用之。

丙戌（初八），李渊进入临汾郡，对临汾吏民的慰劳安抚如同霍邑。庚寅（十二日），李渊军队在鼓山过夜。绛郡通守陈叔达率兵拒

守。辛卯（十三日），李渊军进攻并攻克了绛郡。陈叔达是陈高宗陈顼的儿子，有才学。李渊待之以礼并任用他。

癸巳，渊至龙门，刘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来至。渊喜其来援，谓文静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马多，皆君将命之功也。"

癸巳（十五日），李渊到达龙门。刘文静、康鞘利率突厥兵五百，马两千匹来到。李渊很高兴他们来得晚，他对刘文静说："我向西走到黄河，突厥人才到达，并且是兵少马多，都是您的功劳啊！"

汾阳薛大鼎说渊："请勿攻河东，自龙门直济河，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渊将从之。诸将请先攻河东，乃以大鼎为大将军府察非掾。

汾阳人薛大鼎劝说李渊："请不要进攻河东，从龙门直接渡黄河，占据永丰仓，向各地传布檄文，关中地区便坐等可取了。"李渊打算听从他的意见。诸将请求先攻取河东，于是李渊任命薛大鼎为大将军府察非掾。

河东县户曹任说渊曰："关中豪杰皆企踵以待义兵。在冯翊积年，知岷其豪杰，请往谕之，必从风而靡。义师自粱山济河，指韩城，逼阳。萧造文吏，必当望尘请服。孙华之徒，皆当远迎，然后鼓行而进，直据永丰，虽未得长安，关中固已定矣。"渊悦，以为银青光禄大夫。

河东县户曹任对李渊说："关中的豪杰都踮着脚盼望义军，我在冯翊郡多年，了解冯翊豪杰的情况，请让我去宣召他们，他们必定会望风而动。义师从粱山渡黄河，直指韩城，逼近阳。萧造这样的文官，必定望尘而请求归降；孙华之流也会远迎义师。然后您大张旗鼓地进军，直接占据永丰仓，虽然您还没有得到长安，但关中却根本上稳定了。"李渊听后很高兴，任命任为银青光禄大夫。

时关中群盗，孙华最强；丙申，渊至汾阴，以书招之。己亥，渊进军壶口，河滨之民献舟者日以百数，仍置水军。壬寅，孙华自阳轻骑渡河见渊。渊握手与坐，慰奖之，以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领冯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华以次授官，赏赐甚厚。使之先济；继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金紫光禄大夫史大柰将步骑千兵自粱山济，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以任为招慰大使，说韩

城，下之。渊谓长谐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拊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

当时，关中的群盗以孙华的势力最强，丙申（十八日），李渊到达汾阴，用书信前去招抚孙华。己亥（二十日），李渊进军到壶口，河边的百姓向李渊献船的每天有一百多人。李渊又建立水军。壬寅（二十四日），孙华从阳轻骑渡黄河来谒见李渊。李渊拉着他的手和他坐在一起，慰劳奖赏他，封他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任冯翊太守之职。孙华部众有功的人，让孙华依次授予官职，赏赐的物品非常丰厚。李渊让孙华先行渡河，随即派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以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金紫光禄大夫史大柰率领步骑兵六千人从梁山渡河，在河西扎营以等待大军的到来。任命任为招慰大使，任去劝降韩城，韩城归降。李渊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与我军相隔仅五十余里，但不敢来战，足以证明他的部下已经不为屈突通效命了。但是屈突通害怕上边怪罪，又不敢不出战。若他亲自率军过河进攻你们，那我就进攻河东，河东肯定守不住。若是屈突通全军守城，那你们就拆毁河上的桥梁。这样前面扼住他的咽喉，后面攻击他的后背，他不逃走必定被我们擒获。"

[11]骁果从炀帝在江都者多逃去，帝患之，以问裴矩，对曰："人情非有匹偶，难以久处，请听军士于此纳室。"帝从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内寡妇、处女集宫下，恣将士所取；或先与奸者听自首，即以配之。

[11]跟从炀帝在江都的骁果有很多逃跑了，炀帝很忧虑这件事，问裴矩如何办，裴矩回答说："从人情上讲，没有配偶，就难以久待，请听任军士们在此成家吧。"炀帝听从了裴矩的建议。九月，将江都境内的寡妇、处女都召集到宫下，任凭将士们娶走，有些原来就有奸情的人，任凭他们自首，然后即将此女配给他为妻。

[12]武阳郡丞元宝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宝藏为上柱国、武阳公。宝藏使其客钜鹿魏徵为启谢密，且请改武阳为魏州；又请帅所部西取魏郡，南会诸将取黎阳仓。密喜，即以宝藏为魏州总管，召魏徵

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徵少孤贫，好读书，有大志，落拓不事生业。始为道士，宝藏召典书记。密爱其文辞，故召之。

[12]武阳郡丞元宝藏举郡投降李密，甲寅（初六），李密封元宝藏为上柱国、武阳公。元宝藏派他的门客钜鹿人魏徵写信向李密致谢，并且请求将武阳郡改为魏州，又请求率领所部向西攻取魏郡，向南与诸将会合攻取黎阳仓。李密听后很高兴，就任命元宝藏为魏州总管，召魏徵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管记室。魏徵年轻时孤苦贫穷。他喜好读书，抱有大志，为人性情放浪不经营谋生之业。开始作过道士，元宝藏召他掌管书籍。李密喜欢魏徵的文辞，因此就将他召来。

初，贵乡长弘农魏德深，为政清静，不严而治。辽东之役，征税百端，使者旁午，责成郡县，民不堪命，唯贵乡闾里不扰，有无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给。元宝藏受诏捕贼，数调器械，动以军法从事。其邻城营造，皆聚于厅事，官吏递相督责，昼夜喧嚣，犹不能济。德深听随便修营，官府寂然，恒若岷无事，唯戒吏以不须过胜余县，使百姓劳苦；然民各自竭心，常为诸县之最，民爱之如父母。宝藏深害其能，遣将千兵赴东都。所领兵闻宝藏降密，思其亲戚，辄出都门，东向恸哭而返；或劝之降密，皆泣曰：“我与魏明府同来，何忍弃去！”

当初，贵乡长弘农人魏德深，为政清廉，用法并不严苛，但治理得很好。炀帝征伐辽东的时候，苛捐杂税有上百种，征税的使者纷繁交错地来责成郡县官吏办理，百姓不堪忍受这样的催逼。唯独贵乡县的乡里没有受到骚扰，邻里之间互通有无，并没耗竭百姓的财力，所要求的都能供给。元宝藏受诏命讨捕盗贼，他几次征调器械，动不动就以军法论处。贵乡县的邻城营造器械，官吏们都聚集在厅堂，互相监督责备，昼夜喧嚣，还完不成任务。魏德深却任凭属下随意修造，官府里安安静静，总象是没干什么事的样子。他仅是告诫官吏们，完成征调任务即可，不必超过其它的县，而使百姓劳苦。然而百姓却都尽心竭力，供赋常常为各县之冠。百姓们爱戴魏德深如同父母。元宝藏很妒忌他的才能，派他率领一千名士兵赶赴东都。当魏德深所统之兵听到元宝藏投降李密时，士兵们思念自己的亲戚，就出了都城门，向东痛哭后返回。有人劝他们投降李密，他们都流着泪说：“我们与魏明府一同来的，怎么忍心弃他离去呢？”

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徐世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乱，本为饥馑。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密遣世帅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会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共袭破黎阳仓，据之，开仓恣民就食，浃旬今，得胜兵二十余万。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郡相继降密。窦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为扬州总管、邓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献书于密，以为："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可成功。"劝密"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密壮其言，以书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河南、山东发大水，饿殍遍野。炀帝下诏开黎阳仓赈济饥民，但官吏们不按时赈济，每天有几万人死去。徐世对李密说："天下大乱，本来就是因为饥馑的缘故，现在若是再得黎阳仓，大事就告成功。"李密派徐世率部下五千人从原武渡黄河，会同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共同袭取了黎阳仓并在那里据守，开仓听任百姓来吃粮，十天之内得到精兵二十余万人。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群相继投降李密。窦建德、朱粲之类的人也派遣使者依附李密。李密封朱粲为扬州总管、邓公。泰山道士徐洪客向李密献书，他认为："大批的人马长久地聚在一起，恐怕粮尽人散，出师时间长了，就会厌战，那样就难以取胜获得成功。"他劝李密"乘着有进取的时机，凭借着军队的锐气，沿远河向东，直取江都擒拿独夫民贼，号令天下。"李密认为他的建议很有运见，写信召他来，但徐洪客竟没有来，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了。

[13]乙卯，张纶徇龙泉、文成等郡，皆下之，获文成太守郑元。元，译之子也。

[13]乙卯（初七），张纶攻打龙泉、文成等郡，攻克，俘获文成太守郑元。郑元是郑译的儿子。

[14]屈突通遣虎牙郎将桑显和将骁果数千人夜袭王长谐等营，长谐等战不利，孙华、史大柰以游骑自后击显和，大破之。显和脱走入城，仍自绝河梁。丙辰，冯翊太守萧造降于李渊。造，之子也。

[14]屈突通派遣虎牙郎将桑显和率领几千名骁果乘夜袭击王长谐等人的营地。王长谐等交战不利。孙华、史大柰用游骑从后面袭击桑显

和，大败桑显和。桑显和脱身逃回城里，并毁掉黄河桥梁。丙辰（初八），冯翊太守萧造向李渊投降。萧造是萧的儿子。

戊午，渊帅诸军围河东，屈突通婴城自守。

戊午（初十），李渊统帅各军包围河东郡，屈突通闭城拒守。

将佐复推渊领太尉，增置官属，渊从之。时河东未下，三辅豪杰至者日以千数。渊欲引兵西趣长安，犹豫未决。裴寂曰："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崐。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渊两从之，留诸将围河东，自引军而西。

将佐们又推戴李渊为太尉，增设官属，李渊接受了这个建议。当时河东郡还未攻下，三辅之地的豪杰来投奔李渊的每天数以千计。李渊想率兵向西直达西安，但仍犹豫不决。裴寂说："屈突通拥有大批军队，凭借着坚固的城池，我们若舍弃他而去，要是进攻长安而不能攻克，后退就会遇到河东方面的追击，腹背受敌，这是危险的策略。不如先攻下河东，然后挥师西上。长安是依恃屈突通为后援的，屈突通被打败，长安也必定被攻破。"李世民说："不对！兵贵神速，我们乘着屡战屡胜的军威，安抚归顺的众军，大张旗鼓地西进，长安的人就会望风而震惊骇惧，智慧还来不及谋划，勇敢还来不及决断，取长安就如同震动树上的枯叶一样容易。我们要是滞留，自己将自己耽误在坚城之下，他们则有时间加强防备以对待我们。而我们白白浪费了时间，大家的心就会沮丧溃散，那么大事就全完了。况且关中蜂拥而起的将领还没有归属，不能不早些将他们招抚来。屈突通是仅能自守之敌，不足为虑。"两方面的意见李渊都采纳了，他留下诸将包围河东，自己率军西进。

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谟，以蒲津、中二城降，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降，仍应接河西诸军。孝常，圆通之子也。京兆诸县亦多遣使请降。

朝邑县法曹武功人靳孝谟献蒲津、中两座城池归降李渊。华阴县令李孝常献永丰仓归降，并去接应河西的李渊诸军。李孝常是李圆通的儿子。京兆各县也大多派遣使者请求归降。

[15]王世充、韦霁、王辩及河内通守孟善谊、河阳郡尉独孤武都各帅所领会东都，唯王隆后期不至。己未，越王侗使虎贲郎将刘长恭等帅留守兵，庞玉等帅偃师兵，与世充等合十余万众，击李密于洛口，与密夹洛水相守。炀帝诏诸军皆受世充节度。

[15]王世充、韦霁、王辩以及河内通守孟善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各自率领所部军队汇集东都，只有王隆过了期限还没到。己未（十一日），越王杨侗派虎贲郎将刘长恭等将领统领留守的军队，庞玉等统领偃师的军队，与王世充等人合在一起有十余万人，在洛口攻击李密。隋军与李密军队隔着洛水相互防卫。炀帝下诏命令各军都受王世充的指挥。

帝遣摄江都郡丞冯慈明向东都，为密所获，密素闻其名，延坐劳问，礼意甚厚，因谓曰：“隋祚已尽，公能与孤立大功乎？”慈明白：“公家历事先朝，荣禄兼备。不能善守门阀，乃与玄感举兵，偶脱罔罗，得有今日，唯图反噬，未谕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强盛，一朝夷灭，罪及祖宗。仆死而后已，不敢闻命！”密怒，囚之。慈明说防人席务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书东都论贼形势，至雍丘，为密将李公逸所获，密又义而释之；出至营门，翟让杀之。慈明，子琮之子也。

炀帝派遣代理江都郡丞冯慈明到东都，被李密抓获。李密素来就听说冯慈明的名声，让冯慈明坐下并安慰他，向他深表敬意。李密对冯慈明说：“隋朝的气数已尽，您能和我共建大功吗？”冯慈明说：“您的家族历来侍奉先朝，荣华富贵兼备，却不能好好地恪守自己的世家门第，和杨玄感起兵造反，侥幸逃脱法网，才有今天，仍想着造反，我不理解您的高见。王莽、董卓、王敦、桓玄的势力不是不强盛，一旦诛灭，罪及祖宗。我已对隋皇室唯有死而后已，不敢从命！”李密发怒，将冯慈明关起来。冯慈明说通看守他的席务本，放他逃走。冯慈明向江都奉上奏表，给东都写信谈论盗贼的形势。他走到了雍丘，被李密的将领李公逸抓获。李密又出于义气将他释放。冯慈明走到营门，被翟让杀死。冯慈明是冯子琮的儿子。

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将张季固守不下，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骂密极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时密众数十万在其城下，季四面阻绝，所领不过数百人，而执志弥固，誓以必死。久之，粮尽水竭，士卒羸病，季抚循之，一无离叛，自三月至于是月，城遂陷。季见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贼！”密犹欲降之，诱谕终不屈，乃杀之。季，祥之子也。

李密攻取洛口，箕山府郎将张季固守不降，李密认为张季兵少且弱，崐派人叫他，张季对李密破口大骂，李密发怒，派兵攻城，未能攻克。当时李密在城下聚众几十万。张季四面被围，一切都被隔绝，他率领的人马不过几百人，但他守城的决心很坚，发誓以必死的决心战斗。时间长了，水断粮绝，士兵体衰病倒，张季亲自抚慰，没有一个人叛离他。从三月到九月，城池才被攻陷。张季见到李密不肯跪下，说：“天子的武臣怎么可以给贼人跪拜呢！”李密还想让他投降，劝说引诱，张季始终不屈服，李密只好杀了张季。张季是张祥的儿子。

[16]庚申，李渊帅诸军济河；甲子，至朝邑，舍于长春宫，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丙寅，渊遣世子建成、司马刘文静帅王长谐等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以备东方兵，慰抚使窦轨等受其节度；敦煌公世民帅刘弘基等诸军数万人徇渭北，慰抚使殷开山等受其节度。轨，琮之兄也。

[16]庚申（十二日），李渊统帅各军渡河。甲子（十六日），到达朝邑，住在长春宫。关中的士人、百姓前来归附的人很多。丙寅（十八日），李渊派遣世子李建成、司马刘文静率领王长谐等诸军几万人屯驻在永丰仓，据守潼关以防备东都之兵，慰抚使窦轨等人受李建成的指挥。敦煌公李世民率领刘弘基等诸军几万人进攻渭北，慰抚使殷开山等人受李世民的指挥。窦轨是窦琮的哥哥。

冠氏长于志宁、安养尉颜师古及世民妇兄长孙无忌谒见渊于长春宫。师古名籀，以字行；志宁，宣敏之兄子；师古，之推之孙也；皆以文学知名，无忌仍有才略。渊皆礼而用之，以志宁为记室，师古为朝散大夫，无忌为渭北行军典签。

冠氏县长于志宁、安养县尉颜师古和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在长春宫谒见李渊。颜师古名籀，通常人们称呼他的字。于志宁是于宣敏的

侄子，颜师古是颜之推的孙子，他们都因文才知名。长孙无忌还很有才干谋略。李渊对他们都以礼相待并任用他们。他任命于志宁为记室，颜师古为朝散大夫，长孙无忌为渭北行军典签。

屈突通闻渊西入，署鹰扬郎将汤阴尧君素领河东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数万趣长安，为刘文静所遏。将军刘纲戍潼关，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长谐先引兵袭斩纲，据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渊遣其将吕绍宗等攻河东，不能克。

屈突通闻知李渊西行入关，就任命鹰扬郎将汤阴人尧君素代理河东通守，派他守卫蒲坂。屈突通亲自率兵几万人赶赴长安，被刘文静所阻挡。将军刘纲守卫潼跟，在都尉南城屯军。屈突通想去潼关向刘纲靠拢，王长谐先率兵袭击并斩杀了刘纲，占据都尉南城以阻击屈突通，屈突通退守都尉北城，李渊派部将吕绍宗等人进攻河东，未能攻克。

柴绍之自长安赴太原也，谓其妻李氏曰："尊公举兵，今偕行则不可，留此则及祸，柰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妇人，易以潜匿，当自为计。"绍遂行。李氏归县别墅，散家赀，聚徒众。渊从弟神通在长安，亡入县山中，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起兵以应渊。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园为盗，有众数万，劫前尚书右丞李纲为长史，李氏使其奴马三宝说潘仁与之就神通，合势攻县，下之。神通众逾一万，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以前乐城长令狐德为记室。德，熙之子也。李氏又使马三宝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皆帅众从之。仲文，密之从父；师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屡遣兵讨潘仁等，皆为所败。李氏徇、武功、始平，皆下之，众至七万。左亲卫段纶，文振之子也，娶渊女，亦聚徒于蓝田，得万余人。及渊济河，神通、李氏、纶各遣使迎渊。渊以神通为光禄大夫，子道彦为朝请大夫，纶为金紫光禄大夫；使柴绍将数百骑并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关中群盗，皆请降于渊，渊一一以书慰劳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节度。

柴绍从长安赶赴太原时，对他的妻子李氏说："你父亲起兵，现在我们不能一起走，你留在此地就会遭到灾祸，怎么办？"李氏说："你只管赶快动身，我一个女人容易躲藏，可以自己想办法。"柴绍就走了。李氏回到县的别墅，她散掉家财，聚集部众。李渊的堂弟李神通

住在长安，逃入县的山里。他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人起兵响应李渊。西域的胡族商人何潘仁进入司竹园为盗贼，有部众几万人。他劫持前尚书右丞李纲任用为长史，李氏派家奴马三宝去劝说何潘仁，和她一起去依附李神通，合兵一处进攻县，攻下了县。李神岷通部众超过一万人。他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任命前东城长令狐德为记室，令狐德是令狐熙的儿子。李氏又派马三宝去劝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人，他们都率众归附了李氏。李仲文是李密的堂伯父，丘师利是丘和的儿子。西京留守屡次派兵讨伐何潘仁等，都被打败。李氏率军进攻、武功、始平，都攻克了。其部众达七万人。左亲卫段纶是段文振的儿子，他娶了李渊的女儿，也在蓝田聚众，得到一万余人。待李渊渡河，李神通、李氏、段纶各自派遣使者迎接李渊。李渊任命李神通为光禄大夫，李神通的儿子李道彦为朝请大夫，段纶为金紫光禄大夫，派柴绍率领几百名骑兵到南山迎接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和关中的群盗都向李渊请求归降。李渊一一写信慰劳授官，让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辖地受敦煌公李世民的指挥。

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卫文升年老，闻渊兵向长安，忧惧成疾，不复预事，独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渊如蒲津；庚午，自临晋济渭，至永丰劳军，开仓赈饥民。辛未，还长春宫；壬申，进屯冯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备僚属，营于泾阳，胜兵九万。李氏将精兵万余会世民于渭北，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

刑部尚书兼京兆内史卫文升已年老，他闻知李渊军队向长安进军，忧惧成疾，不再参预政事。只有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尊奉代王杨侑据城坚守。己巳（二十一日），李渊到蒲津，庚午（二十二日），李渊从临晋渡过渭水，到永丰慰劳军队，并开仓赈济饥民。辛未（二十三日），李渊返回长春宫；壬申（二十四日），李渊进驻冯翊。李世民所到之处，官吏、百姓及群盗归附如流，李世民收集其中的豪杰之士作为自己的僚属。他在泾阳驻军，有能作战的兵力几万。李氏率一万余名精兵在渭北与李世民会合。李氏和柴绍各自设置幕府，李氏的军队号称“娘子军”。

先是，平凉奴贼数万围扶风太守窦，数月不下，贼中食尽。丘师利遣其弟行恭帅五百人负米麦持牛酒诣奴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

之，谓其众曰：“汝辈皆良人，何故事奴为主，使天下谓之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即帅其众与师利共谒世民于渭北，世民以为光禄大夫。，琼之从子也。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旧识，署记室参军，引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

原先，平凉的奴贼几万人包围扶风太守窦，几个月攻城不下，贼军粮食吃完。丘师利派他弟弟丘行恭率领五百人背着粮食、牵着牛、拿着酒到奴贼的军营，奴贼的首领深深施礼，丘行恭挥刀把奴帅杀死，对贼众说：“你们都是良人，为什么奉奴为主，让天子都说你们是奴贼？”大家都跪拜在地说“愿意侍奉您！”丘行恭就率领这些人和丘师利在渭北一同谒见李世民。李世民任命丘行恭为光禄大夫。窦是窦琼的侄子。隰城尉房玄龄在军门谒见李世民。李世民与房玄龄一见如故，他任命房玄龄为记室参军，让他作为自己的高参。房玄龄也自认为遇到了知已，他对李世民是尽心竭力，知无不为。

渊命刘弘基、殷开山分兵西略扶风，有众六万，南渡渭水，屯长安故城。城中出战，弘基逆击，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帅众从之，顿于阿城，胜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遣使白渊，请期日赴长安。渊曰：“屈突东行不能复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选仓上精兵自新丰趣长乐宫，世民帅新附诸军北屯长安故城，至并听教。延安、上郡、雕阴皆请降于渊。丙子，渊引军西行，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出宫女还其亲属。冬，十月，辛巳，渊至长安，营于春明门之西北，诸军皆集，合二十余万。渊命各依壁垒，毋得入村落侵暴。屡遣使至城下谕卫文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报。辛卯，命诸军进围城。甲午，渊迁馆于安兴坊。

李渊命令刘弘基、殷开山分兵向西攻取扶风，他们拥有部众六万人，向南渡过渭水，屯驻在长安故城。长安城中的隋军出战，刘弘基迎战，击败隋军。李世民率兵赴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都率众跟随李世民，在阿城屯驻下，李世民有能作战的兵力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无犯。乙亥（二十八日），李世民从派使者禀报李渊，请求约定进攻长安的日期。李渊说：“屈突通向东进军，不能再向西行了，他已不足为虑了！”于是他命李建成挑选在永丰仓的精兵，从新丰直抵长乐宫；李世民率领新归附的各军向北进军，屯驻在长安故城；

准时到达规定的地点，听从调遣。延安、上郡、雕阴等地都请求归降李渊。丙子（二十九日），李渊率军西行，所经过的炀帝的离宫园苑全部关闭岷，放出宫女归还其亲属。冬季，十月，辛巳（初四），李渊到达长安，在春明门西北扎营，各路军队全部汇集，共二十余万人。李渊命令各部队驻扎在营垒内不得侵扰村落中的百姓。他屡次派使者到城下对卫文升等人宣称自己尊奉隋皇室的意思，卫文升等人不作答复。辛卯（十四日），李渊命令诸军进发围城。甲午（十七日），李渊将营署迁到安兴坊。

[17]巴陵校鄱阳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万瓒、徐德基、郭华、沔阳张绣等谋据郡叛隋，推景珍为主。景珍曰："吾素寒贱，不为众所服。罗川令萧铣，梁室之后，宽仁大度，请奉之以从众望。"乃遣使报铣。铣喜从之，声言讨贼，召募得数千人。铣，岩之孙也。

[17]巴陵校尉鄱阳人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万瓒、徐德基、郭华，沔阳人张等人策划占据巴陵郡，背叛隋朝廷。大家推举董景珍为主。董景珍说："我向来贫寒微贱，不被众人所信服。罗川令萧铣是梁王室之后，他宽仁大度，请推举他为主以顺从众望。"于是就派使者告知萧铣。萧铣高兴地同意了。他声称讨贼，召募得几千人。萧铣是萧岩的孙子。

会颍川贼帅沈柳生寇罗川，铣与战不利，因谓其众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杰起兵，欲奉吾为主。若从其请以号令江南，可以中兴梁祚，以此召柳生，亦当从我矣。"众皆悦，听命，乃自称梁公，改隋服色旗帜皆如梁旧。柳生即帅众归之，以柳生为车骑大将军。起兵五日，远近归附者至数万人，遂帅众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帅郡中豪杰数百人出迎，末及见铣，柳生与其党谋曰："我先奉梁公，勋居第一。今巴陵诸将，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杀德基，质其首领，独挟梁公进取郡城，则无出我右者矣。"遂杀德基。入白铣，铣大惊曰："今欲拨乱反正，忽自相杀！吾不能为若主矣。"因步出军门。柳生大惧，伏地请罪，铣责而赦之，陈兵入城。景珍言于铣曰："徐德基建义功臣，而柳生无故擅杀之，此而不诛，何以为政！且柳生为盗日久，今虽从义，凶悖不移，共处一城，势必为变。

失今不取，后悔无及！”铣又从之。景珍收柳生，斩之，其徒皆溃去。丙申，铣筑坛燔燎，自称梁王，改元鸣凤。

正好颍川的贼帅沈柳生侵犯罗川，萧铣率军与之交战不利，他就对柳生的部众说：“现在天下都造反了，隋朝的政令已经无法施行，巴陵的豪杰起兵，想推举我为主。只要听从他们的请求，以此号令江南，就可以中兴梁氏的国统，以此召纳沈柳生，他也会跟从我的。”大家听了都高兴，听命于萧铣。于是萧铣自称梁公，将隋朝的服色旗帜都恢复为梁朝的旧制。沈柳生就率众归附了萧铣。萧铣任命沈柳生为车骑大将军。他起兵五天，远近前来归附的有几万人。于是萧铣就率众进军巴陵。董景珍派徐德基率领巴陵郡的豪杰几百人出来迎接。还没见到萧铣，沈柳生就与他的党羽商议道：“我先推举梁公的，功勋当居第一位。如今巴陵的诸将，都是位高兵多，如果我进城，反而要位于他们之下，不如杀掉徐德基，扣押他们的首领，我单独扶制梁公，进取巴陵郡城，那样就没有地位高于我的人了。”于是他杀死了徐德基，进军营告诉了萧铣。萧铣大吃一惊说：“现在要拨乱反正，我们忽然自相残杀，我不能作这样的首领。”于是走出了军门。沈柳生大为惊慌，跪在地上请罪。萧铣责备沈柳生，但赦免了他，于是列队入城。董景珍对萧铣说：“徐德基是倡义大业的功臣，沈柳生却无故擅自杀害徐德基，不杀此人，怎么能治理国家？况且沈柳生作了很长时间的强盗，现在虽然参预大义，但其凶恶悖逆的本性末改，我们与他共处一城，势必会生变乱，失掉现在的机会不杀掉他，后悔就晚了！”萧铣又听从了董景珍的意见。董景珍就收押了沈柳生并将他处死，沈柳生的党羽都溃散离去。丙申（十九日），萧铣筑坛燃烧祭火，自称梁王，改年号为鸣凤。

[18]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营于黑石，明日，分兵守营，自将精兵陈于洛北。李密闻之，引兵渡洛逆战，密兵大败，柴孝和溺死。密帅麾下精骑渡洛南，余众东走月城，世充追围之。密自洛南策马直趣黑石，营中惧，连举六烽，世充释月城之围，狼狈自救；密还与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

[18]壬寅（二十五日），王世充率军夜渡洛水，在黑石扎营，第二天，他分兵守营，自己率领精兵在洛北列阵。李密听到这个消息，就率兵渡过洛水迎战。李密大败，柴孝和淹死，李密率部下的精锐骑兵

渡过洛水向南，其余的部众向东逃到月城。王世充率众追击包围月城的军队。李密从洛水南岸策马直奔黑石，王世充军营中的守军惊恐，接连举了六次烽火以报警，王世充撤了月城崐之围，狼狈地回救自己的军垒，李密又与之交战，大破隋军，斩获首级三千余。

[19]甲辰， 李渊命诸军攻城，约“毋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孙华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军头雷永吉先登，遂克长安。代王在东宫，左右奔散，唯侍读姚思廉侍侧。军士将登殿，思廉厉声诃之曰：“唐公举义兵、匡帝室，卿等毋得无礼！”众皆愕然，布立庭下。渊迎王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听思廉扶王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渊还，舍于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

[19]甲辰（二十七日），李渊命令各军攻城。规定“不得侵犯七庙和代王、隋朝宗室，违令的人诛灭三族！”孙华中流箭而死。十一月，丙辰（初九），军头雷永吉先行登城，于是攻克了长安。代王杨侑在东宫，他身边的人奔逃溃散，只有侍读姚思廉侍立在杨侑身旁。李渊的军士将登入殿堂，姚思廉厉声斥责军士道：“唐王兴举义兵，扶助帝室，你们不得无礼！”军士们都愕然，在庭院中排列站立。李渊到东宫迎奉代王杨侑，把他迁居到大兴殿后面，让姚思廉扶着代王杨侑到顺阳下，李渊流泪跪拜而去。姚思廉是姚察的儿子。李渊返回，住在长乐宫，与百姓约法十二条，将隋朝的苛政酷令全部废除。

渊之起兵也，留守官发其坟墓，毁其五庙。至是，卫文升已卒，戊午，执阴世师、骨仪等，数以贪婪苛酷，且拒义师，俱斩之，死者十余人，余无所问。

李渊起兵后，留守官挖掘他家的坟墓，毁掉他家的五庙。到这时，卫文升已去世。戊午（十一日），李渊将阴世师、骨仪等人抓起来，历数他们的贪婪苛酷，以及抗拒义师的罪行，将他们全部处死。除了处死的十余人，其余的人不追究。

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与渊有隙，渊入城，将斩之。靖大呼曰：“公兴义兵，欲平暴乱，乃以私怨杀壮士乎！”世民为之固请，乃舍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负志气，有文武才略，其舅韩擒虎每抚之曰：“可与言将帅之略者，独此子耳！”

马邑郡丞三原人李靖，平素就与李渊有矛盾，李渊入城，要杀掉李靖，李靖大喊道：“您兴义兵，想要平息暴乱，怎么能因为私怨而杀壮士呢？”李世民替他再三请求，李渊才放了李靖。李世民就将他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李靖从小就有抱负有志气，又有文才武略，他舅舅韩擒虎常常抚摸着他说：“能够和我谈论将帅谋略的人只有这个孩子！”

[20]王世充自洛北之败，坚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劳之，世充惭惧，请战于密。丙辰，世充与密夹石子河而陈，密布陈南北十余里。翟让先与世充战，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当、裴仁基从劳横断其后，密勒中军击之，世充大败，西走。

[20]王世充自从在洛水之北被李密打败后，就坚守营垒不再出战，越王杨侗派遣使者去慰劳王世充，王世充既惭愧又恐惧，就向李密要求交战。丙辰（初九），王世充与李密在石子河两岸列阵，李密阵列南北长十余里，翟让先和王世充交战，不胜而退。王世充追击翟让，王伯当、裴仁基从旁横断隋军的后路，李密统率中军进击王世充，王世充大败，向西逃走。

翟让司马王儒信劝让自为大冢宰，总领众务，以夺密权，让不从。让兄柱国荥阳公弘，粗愚人也，谓让曰：“天子汝当自为，柰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让但大笑，不以为意，密闻而恶之。总管崔世枢自鄢陵初附于密，让囚之私府，责其货，世枢营求未办，遽欲加刑。让召元帅府记室邢义期博，逡巡未就， 杖之八十。让谓左长史房彦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宝货，独与魏公，全不与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彦藻惧，以状告密，因与左司马郑共说密曰：“让贪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宜早图之。”密曰：“今安安未定，遽相诛杀，何以示远！”曰：“毒蛇螫手，壮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无所及。”密乃从之，置洒召让。戊午，让与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长史摩侯同诣密，密与让、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单雄信等皆立侍，房彦藻、郑往来检校。密曰：“今日与达官饮，不须多人，左右止留给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让左右犹在。彦藻白密曰：“今方为乐，天时甚寒，司徒左右，请给洒食。”密曰：“听司徒进止。”让曰：“甚佳。”乃引让左右尽出，独密下壮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进，密出良弓，与让习射，让方引满，建德自后斫之，踣于床前，声若牛吼，并弘、摩侯、儒信皆杀之。徐世走岷出，门者斫之伤颈，王伯当遥诃止

之。单雄信叩头请命，密释之。左右惊扰，莫知所为，密大言曰：“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专行暴虐，陵辱群僚，无复上下；今所诛止其一家，诸君无预也。”命扶徐世置幕下，亲为傅疮。让麾下欲散，密使单雄信前往宣慰，密寻独骑入其营，历加抚谕，令世、雄信、伯当分领其众，中外遂定。让残忍，摩侯猜忌，儒信贪纵，故死之日，所部无哀之者；然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让与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图，得从而乘之。及闻让死，大失望，叹曰：“李密天资明决，为龙为蛇，固不可测也！”

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劝说翟让自任大冢宰，总管政务，以此来夺取李密的权力，翟让不听。翟让的哥哥柱国荥阳公翟弘，为人粗鲁愚昧，他对翟让说：“天子应该自己当，干吗要让给别人！你不作天子，让我来作！”翟让只是哈哈大笑，不放在心上。李密知道这件事后就厌恶他。总管崔世枢从鄢陵初起事就归附李密，翟让把他囚禁在自己的府第里，向他索取钱财，崔世枢请求翟让不要处罚他，翟让就要给崔世枢加刑。他召元帅府记室邢义期和他赌博，邢义期有顾虑未来，翟让就把邢义期打了八十杖。翟让对左长史房彦藻说：“你从前攻破汝南时得了很多宝货，只给了魏公，却不给我！魏公是我拥立的，天下事的变化，尚难知道。”房彦藻听后感到害怕，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李密，因而与左司马郑一起劝说李密：“翟让贪婪而刚愎自用，不行仁义，有目无君长之心，应该早些想办法。”李密说：“现在我们的安危还未确定，就相互诛杀，让别的地方的人怎么看呢？”郑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但是根本还保全着，若他们先得了手，您后悔就晚了。”于是李密听了他们的劝告。他摆酒宴召翟让来。戊午（十一日），翟让和他哥哥翟弘及侄子司徒府长史翟摩侯一同去见李密。李密和翟让、翟弘、裴仁基、郝孝德坐在一起，单雄信等人都侍立着。房彦藻、郑来来往往地察看照顾。李密说：“今天和各位达官们饮酒，不需要很多人，左右人等只留服侍的而已。”李密身边的人都退去，翟让身边的人还在。房彦藻对李密说：“今天正好饮宴作乐，天气很冷，请给司徒身边的人以酒食。”李密说：“听司徒的意思。”翟让说：“很好。”于是房彦藻就把翟让身边的人全都带走了。唯独留李密辖下的壮士蔡建德持刀侍立。还没吃饭，李密拿出良弓，和翟让练习射箭。翟让刚拉满弓，蔡建德就从背后用刀砍翟让，翟让扑倒在床前，声如牛吼，蔡建德将翟弘、翟摩侯、王儒信一并杀死。徐世走出门，看门的卫兵把他

的脖子砍伤，王伯当在远处呵斥制止住了。单雄信叩头请求饶命，李密将他释放。左右两旁的人都十分惊恐疑惧，不知怎么办好。李密大声说：“我和大家一同起义兵，本来是要铲除暴虐，但司徒翟让专行暴虐，凌辱众僚属，也不分上下尊卑，今天诛杀的只是翟让一家，与各位无关。”他命人扶走徐世，安置在帐幕下，亲自为他敷药。翟让的部众要溃散，李密派单雄信前往传达他的慰问之意。随即，李密又独自一人骑马来到翟让的营中，对其部下倍加安抚慰问。他命令徐世、单雄信、王伯当分别统领翟让的部众。于是，李密军内外形势稳定下来。翟让性情残忍，摩侯性好猜忌，王儒信为人贪婪放纵，所以他们被杀的那天，他们的部下没有人为此而悲痛。但是李密的将佐从此开始有了猜疑和不安定的情绪。当初，王世充知道翟让与李密必定不能长久和睦相处，他希望二人互相图谋相斗，他就可以得到机会乘虚而入。等他闻知翟让被杀死，大失所望，叹息道：“李密天资聪颖决断，他是龙是蛇，根本无法预测！”

[21]壬戌，李渊备法驾迎代王即皇帝位于天兴殿，时年十三，大赦改元，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渊自长乐宫入长安。以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日于虔化门视事。乙丑，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皆遣使请命。丙寅，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时奏闻。置丞相府官属，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何潘仁使李纲入见，渊留之，以专掌选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窦威为司录参军，使定礼仪。威，炽之子也。渊倾府库以赐勋人，国用不足，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献策，以为“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苏贵而布帛贱；请伐六街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可得数十万匹。”渊从之。己巳，以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为齐公。

[21]壬戌（十五日），李渊排列仪仗迎接代王杨侑在天兴殿即皇帝位。杨媨У苯 蹦杲鍪 辍K 纶 笊馓煜拢 哪旰牛 W痨镜奋 匣省＜鬃樱ㄊ七日），李渊从长乐宫进入长安，杨侑特赐李渊持黄钺、持节，委以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为唐王。李渊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把所颁公文由教改称为令，每天在虔化门处理政事。乙丑（十八日），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都派遣使者前来

请求任命。丙寅（十九日），杨侑下诏：凡军政事务无论大小，以及文武官员的任职无论贵贱，典章制度的执行惩处，全部归丞相府处理。只有在郊外祭祀天地以及四季祭祀祖先要上奏杨侑。李渊设置丞相府官属。他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何潘仁派李纲进入长安觐见，李渊将李纲留下，任命他为丞相府司录，专管选用官员之事。又任命前考功郎中窦威为司录参军，让他制订礼仪。窦威是窦炽的儿子。李渊将府库中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赏赐给有功的人。国家的财政困难，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献策，认为“现在义师有几万人都在京师，柴草贵而布帛贱，请允许砍伐长安城中六坊和苑中的树木为柴，用来换取布帛，可以得到几十万匹布帛。”李渊采纳了这个建议。己巳（二十二日），他封李建成为唐世子，封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封李元吉为齐公。

[22]河南诸郡尽附李密，唯荥阳太守郇王庆，梁郡太守杨汪为隋守。密以书招庆，为陈利害，且曰：“王之家世，本住山东，本姓郭氏，乃非杨族。芝焚蕙叹，事不同此。”初，庆祖父元孙早孤，随母郭氏养于舅族。及武元帝从周文起兵关中，元孙在邺，恐为高氏所诛，冒姓郭氏，故密云然。庆得书惶恐，即以郡降密，复姓郭氏。

[22]河南各郡都归附了李密，唯独荥阳太守郇王杨庆、梁郡太守杨汪还效忠隋朝。李密写信去招抚郇王杨庆，陈说利害，并说：“您家世系，本住在山东，本姓郭而不属于杨家一族。虽物伤其类，但您与他们并非一类。”当初，杨庆的祖父元孙早年丧父，他跟随母亲郭氏在舅舅家族里生活，到隋武元帝杨忠跟从周文帝在关中起兵，元孙在邺城，他怕被北齐高氏杀害，就顶冒姓郭，所以李密说他不姓杨。杨庆收到信很惶恐，立即举郡投降李密，又恢复郭姓。

[23]十二月，癸未，追谥唐王渊大父襄公为景王；考仁公为元王，夫人窦氏为穆妃。

[23]十二月，癸未（初七），追谥唐王李渊的祖父襄公李虎为景王，父亲仁公李为元王，李的夫人窦氏为穆妃。

[24]薛举遣其子仁果寇扶风，唐弼据源拒之。举遣使招弼，弼乃杀李弘芝，请降于举，仁果乘其无备，袭破之，悉并其众。弼以数百骑走诣扶风请降，扶风太守窦杀之。举势益张，众号三十万，谋取长安；闻丞相渊已定长安，遂围扶风。渊使李世民将兵击之。又使姜、

窦轨俱出散关，安抚陇右；左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户曹张道源招慰山东。孝恭，渊之从父兄子也。

[24]薛举派他儿子薛仁果劫掠扶风郡，唐弼据守源抗击薛仁果。薛举派遣使者招降唐弼，唐弼就杀死李弘芝向薛举请求归降。薛仁果乘唐弼没有防备，袭击并攻取了源，收编了唐弼的全部部众。唐弼率领几百名骑兵逃到扶风郡请求投降，扶风太守窦杀掉唐弼。薛举的势力越加壮大，其部众号称三十万人。他筹划攻取长安，听到丞相李渊已平定长安，就包围扶风。李渊派李世民率兵进击薛举。又派姜、窦轨出使散关，安抚陇右地方的百姓，派左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抚慰问山南，派府户曹张道源招抚慰问潼关以东各地。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

癸巳，世民击薛仁果于扶风，大破之，追奔至垅坻而还。薛举大惧，问其群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黄门侍郎钱唐褚亮曰："赵佗归汉，刘禅仕晋，近世萧琮，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卫尉卿郝瑗趋进曰："陛下失问！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汉高祖屡经奔败，蜀先主亟亡妻子，卒成大业；陛下柰何以一战不利，遽为亡国之计乎！"举亦悔之曰："聊以此试君等耳。"乃厚赏瑗，引为谋主。

癸巳（十七日），李世民率兵在扶风进攻薛仁果，大破薛仁果军，并追击到垅坻才返回。薛举大为惊慌，问他的臣属："自古有天子投降的事情吗？"黄门侍郎钱唐人褚亮说："赵佗归附汉朝，刘禅侍奉晋室，近代的萧琮，到现在还地位显赫高贵，这种转祸为福的事自古就有。"卫尉卿郝瑗快步上前说："陛下不应该问这种事！褚亮的话又是多么荒谬！从前汉高祖经过多次逃亡与失败，蜀汉的先主刘备屡次失去妻室儿子，但他们最后都完成了帝业，陛下怎岷么能因为一战失利，就要做亡国的打算呢？"薛举也后悔了，说："我不过拿这话试试你们罢了。"于是重赏郝瑗，让他作自己的高参。

[25]乙未，平凉留守张隆，丁西，河池太守萧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降。以窦为工部尚书、燕国公，萧为礼部尚书、宋国公。

[25]乙未（十九日），平凉留守张隆，丁酉（二十一日），河池太守萧以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归降李渊。李渊封窦为工部尚书，燕国公；封萧为礼部尚书，宋国公。

[26]姜、窦轨进至长道，为薛举所败，引还。渊使通议大夫醴泉刘世让安集唐弼余党，与举相遇，战败，为举所虏。

[26]姜、窦轨率军走到长道县，被薛举击败，就率军返回。李渊派遣通议大夫醴泉人刘世让安抚召集唐弼的余党，刘世让与薛举相遇，战败，被薛举俘虏。

[27]李孝恭击破朱粲，诸将请尽杀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谁复肯降矣！"于是自金川出巴、蜀，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

[27]李孝恭击败朱粲，诸将请将俘虏全部杀死。李孝恭说："不能这样做，否则，往后谁还肯投降？"于是从金川到巴中蜀地，檄文所到之处，投降归附李渊的有三十余州。

[28]屈突通与刘文静相持月余，通复使桑显和夜袭其营，文静与左光禄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战，显和败走，尽俘其众，通势益蹙。或说通降，通泣曰："吾历事两主，恩顾甚厚。食人之禄而违其难，吾不为也！"每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一刀！"劳勉将士，未尝不流涕，人亦以此怀之。丞相渊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斩之。及闻长安不守，家属悉为渊所虏，乃留显和镇潼关，引兵东出，将趣洛阳。通适去，显和即以城降文静。文静遣窦琮等将轻骑与显和追之，及于稠桑。通结陈自固，窦琮遣通子寿往谕之，通骂曰："此贼何来！昔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为仇雠！"命左右射之。显和谓其众曰："今京城已陷，汝辈皆关中人，去欲何之！"众皆释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马东南向再拜号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负国，天地神祇实知之。"军人执通送长安，渊以为兵部尚书，赐爵蒋公，兼秦公元帅府长史。

[28]屈突通和刘文静相持了一个多月，屈突通又派桑显和率兵夜袭刘文静的军营。刘文静和左光禄大夫段志玄全力苦战，桑显和兵败逃走，刘文静将桑显和的部下全部俘获。屈突通的处境愈加窘迫。有人劝屈突通投降，屈突通哭道："我侍奉过两个主上，皇帝对我的恩宠照顾非常优厚，拿着人家的俸禄而在困难时背叛，我不能做这样的事！"他常常摸着自己的脖子说："应当为国家挨一刀！"屈突通慰劳勉励将士时，没有不痛哭流涕的，大家对此也很感动。丞相李渊派其家僮去招降屈突通，他当即将僮仆杀死。当他听说长安已经失守，家属都被李渊俘获，就留下桑显和镇守潼关，率军东去，准备奔往洛阳。屈突通刚走，桑显和就献出潼关投降了刘文静。刘文静派窦琮等人率领轻骑与桑显和去追阻屈突通，在稠桑追上了他。屈突通摆好陈势以自

卫，窦琮派屈突通的儿子屈突寿去劝说他，屈突通骂道：“这个贼人来干什么？过去我和你是父子，现在我和你是仇敌！”他命令身边的人用弓箭射屈突寿。桑显和对屈突通的部众说：“如今京城已经失陷，你们都是关中人，打算去什么地方？”屈突通的士兵就扔掉兵器投降，屈突通知道自己已无法逃脱，就下马向东南方向再三跪拜号哭道：“我的力量至此已经使尽，不敢辜负国家，天地神祇是知道的！”士兵抓住了屈突通押送到长安，李渊任命他为兵部尚书，赐他蒋公的爵位，兼任秦公元帅府长史。

渊遣通至河东城下招谕尧君素，君素见通，欷不自胜，通亦泣下沾衿，因谓君素曰：“吾军已败，义旗所指，莫不响应，事势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为国大臣，主上委公以关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负国生降，乃更为人作说客邪！公所乘马，即代王所赐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来！”君素曰：“方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通惭而退。

李渊派屈突通到河东城下招降劝说尧君素，尧君素看到屈突通，欷不止，悲不自胜。屈突通也流泪沾湿了衣襟。他对尧君素说：“我军已经失败，唐王义旗所指之处，无不响应，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您还是早些归降为好。”尧君素说：“您身为国家大臣，主上委任您以防卫关中的重任，代王将社稷都托付给您了，您为什么背弃国家而投降呢？还替人家作说客呀！您所乘之马，岷就是代王赏赐的，您还有什么脸骑着这匹马呢！”屈突通说：“唉！君素，我是力尽图穷才来的。“尧君素说：“我现在力量还未用尽，哪里用得着你多嘴！”屈突通惭愧退走。

[29]东都米斗三钱，人饿死者什二三。

[29]东都缺粮，一斗米价值三千钱，因而饿死之人有十之二三。

[30]庚子，王世充军士有亡降李密者，密问：“世充军中何所为？”军士曰：“比见益募兵，再飨将士，不知其故。”密谓裴仁基曰：“吾几落奴度中，光禄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刍粮将竭，求战不得，故募兵飨士，欲乘月晦以袭仓城耳，宜速备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琅邪公王伯当、齐郡公孟让勒兵分屯仓城之侧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当先遇之，与战，不利。世充兵即陵城，总管鲁儒拒却之，伯当更收兵击之，世充大败，斩其骁将费青奴，士卒战溺死者千

余人。世充屡与密战，不胜，越王侗遣使劳之，世充诉以兵少，数战疲弊；侗以兵七万益之。

[30]庚子（二十四日），王世充的军士中有逃亡投降李密的人，李密问："王世充目前在军中做什么？"军士说："近来只见他大量招兵，又犒劳将士，不知是什么缘故。"李密对裴仁基说："我几乎中了王世充这个奴才的谋算，你知道吗？我很长时间不出兵，王世充的粮草将要断绝，求战不得，因此招募士兵，犒赏将士，想要乘着月夜昏黑来袭击仓城。我们应该立即作防卫准备。"于是他命令平原公赦孝德、琅邪公王伯当、齐郡公孟让率兵分别屯驻在仓城的两边以等待敌军。那天夜里三鼓时分，王世充的军队果然来了。王伯当先遭遇敌军，与之交战不利。王世充的士兵立即登城，总管鲁儒率军抵抗，王伯当收集兵卒再次进攻王世充，王世充大败。王伯当斩杀王世充的骁将费青奴，其部下士卒战死淹死的有一千余人。王世充屡次与李密交战都无法取胜。越王杨侗派遣使者来慰劳他，王世充诉说自己兵少，几次战斗后已疲惫不堪，越王杨侗派去七万援军补充王世充的力量。

[31]刘文静等引兵东略地，取弘农郡，遂定新安以西。

[31]刘文静等人率兵向东攻城夺地，攻占了弘农郡，于是新安以西的地方得到了安定。

[32]甲辰，李渊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徇巴、蜀，下之。

[32]甲辰（二十八日），李渊派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进攻并攻下了巴蜀。

[33]乙巳，方与贼帅张善安袭陷庐江郡，因渡江，归林士弘于豫章；士弘疑之，营于南塘上。善安恨之，袭破士弘，焚其郛郭而去，士弘徙居南康，萧铣遣其将苏胡儿袭豫章，克之，士弘退保余干。

[33]乙巳（二十九日），方与县的贼帅张善安袭击并攻陷了卢江郡，于是渡江，在豫章归附了林士弘。林士弘怀疑他，让他在南塘上扎营。张善安因此怀恨林士弘，就袭击并败了林士弘，烧毁豫章郡的外城而去。林士弘迁居南康。萧铣派他的部将苏胡儿袭击并击攻取了豫章，林士弘退保余干县。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五卷

唐纪一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上武德元年（戊寅、618）

唐纪一 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公元618年）

[1]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

[1]春季，正月丁未朔（初一）。隋恭帝下诏允许唐王佩带宝剑穿鞋上殿朝见，行礼时不必通报姓名。

唐王既克长安，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氐、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有司复书，日以百数。

唐王攻克长安之后，便致函通告各郡县，于是东起商洛，南至巴蜀，各地的郡县长官、盗贼首领、氐羌酋长，争相派遣子弟见唐王请求归顺，有关衙门每天要回复数以百计的信函。

[2]王世充既得东都兵，进击李密于洛北，败之，遂屯巩北。辛酉，世充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击密，桥先成者先进，前后不一。虎贲郎将王辩破密外栅，密营中惊扰，将溃；世充不知，鸣角收众，密因帅敢死士乘之，世充大败，争桥溺死者万余人。王辩死，世充仅自免，洛北诸军皆溃。世充不敢入东都，北趣河阳，是夜，疾风寒雨，军士涉水沾湿，道路冻死者又以万数。世充独与数千人至河阳，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还东都，赐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得万余人，屯含嘉城，不敢复出。

[2]王世充获得东都兵马，在洛北打败了李密，便驻札在巩县北面。辛酉（十五日），王世充命令各军分别搭设浮桥渡洛河向李密进攻，先搭好桥的军队先攻击，各军前后不一致，虎贲郎将王辩突破李密军外层营墙，李密军营之中一片惊恐混乱，就要溃败，可王世充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吹号角收兵。李密乘机带领敢死者反攻，王世充大败，败军争相过浮桥，落水淹死了一万多人。王辩阵亡，王世充只保得自己脱身，洛北各军全线崩溃。王世充不敢回东都，率军北赴河阳。当晚，风狂雨冷，士兵趟水浑身上下都打湿了，一路冻死的又数以万计。跟随王世充到达河阳的只有几千人。王世充绑缚自己投狱请求治罪。隋越王杨侗派人赦免了王世充，召他回东都，赐给他金钱锦

缎美女安慰他。王世充召集逃散的旧部，得一万多人，驻扎于含嘉城，不敢再出战。

密乘胜进据金墉城，修其门堞、庐舍而居之，钲鼓之声，闻于东都；未几，拥兵三十万，陈于北邙，南逼上春门。乙丑，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出兵拒之；达望见密兵盛，惧而先还，密纵兵乘之，军遂溃，韦津死。于是偃师、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等各举所部降于密。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并遣使奉表劝进，密官属裴仁基等亦上表请正位号，密曰："东都未平，不可议此。"

李密乘胜进据金墉城，修复城门堞、房屋，住在城内，战鼓的声音由此传到东都。不久，李密拥兵三十万，在北邙列战阵，南边逼近东都上春门。乙丑（十九日），隋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领兵抵御李密，段达一见李密军势强盛，心中害怕，率先回逃，李密纵兵追击，隋军溃败，韦津死。于是隋偃师、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等各自率领部下投降了李密。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都派人奉表劝李密称帝，李密属下裴仁基等也上表请正位号。李密回答："东都没有攻克，还谈不上这事。"

[3]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救东都。

[3]戊辰（二十二日），唐王以世子李建成为左元帅，秦公李世民为右元帅，率领各路兵马十余万救援东都。

[4]东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粮者进散官二品；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不可胜数。

[4]东都缺粮，隋太府卿元文都等人召募守城人，不吃公粮的进散官二品，这一来手持象牙笏板上朝的商人，不计其数。

[5]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郑元将兵出商洛，徇南阳，左领军府司马安陆马元规徇安陆及荆、襄。

[5]二月，己卯（初四），唐王派太常卿郑元领兵从商洛攻取南阳；派左领军府司马安陆人马元规攻取安陆及荆州、襄州。

[6]李密遣房彦藻、郑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州县。以梁郡太守杨汪为上柱国、宋州总管，又以手书与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钩斩袂，不敢庶几。”汪遣使往来通意，密亦羁縻待之。彦藻以书招窦建德，使来见密。建德复书，卑辞厚礼，托以罗艺南侵，请捍御北垂。彦藻还，至卫州，贼帅王德仁邀杀之。德仁有众数万，据林虑山，四出抄掠，为数州之患。

[6]李密派房彦藻、郑等人东行出黎阳分别招慰各州县。李密以梁郡太守杨汪为上柱国、宋州总管，给杨汪的亲笔信写道：“过去我在雍丘曾遭您追捕，古人射钩斩袂的不计前嫌，我不敢说已经仿效了！”杨汪派人与李密联系，李密也极尽笼络。房彦藻致书窦建德，请他来见李密，窦建德复信虽然言辞很谦卑、礼数很周全，但推托罗艺南下，请求守北边，不见李密。房彦藻回程走到卫州，贼帅王德仁截击并杀了他。王德仁有数万人，占据林虑山，四处抢劫，是几个州县的祸患。

[7]三月，己酉，以齐公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听以便宜从事。

[7]三月，己酉（初四），唐王以齐公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允许他有权随机行事。

[8]隋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为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然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

[8]隋炀帝到江都，更加荒淫，宫中一百多间房，每间摆设都极尽豪华，内住美女，每天以一房的美女作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负责供应美酒饮食，炀帝与萧后以及宠幸的美女吃遍了宴会，酒杯不离口，随从的一千多美女也经常喝醉。不过炀帝看到天下大乱，心情也忧虑不安，下朝后常头戴幅巾，身穿短衣，柱杖散步，走遍行宫的楼台馆舍，不到晚上不止步，不停地观赏四周景色，唯恐没有看够。

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

耳！”因引满沈醉。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故，帝笑曰：“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炀帝通晓占卜相面，爱说江浙话，经常半夜摆酒，抬头看星象，对萧后说：“外间有不少人算计侬，不过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叔宝，卿也不失为沈后。我们姑且只管享乐饮酒吧！”然后倒满杯喝得烂醉。炀帝还曾拿着镜子照着，回头对萧后说：“好一个头颅，该由谁斩下来？”萧后惊异地问他为什么这样说，炀帝笑着说：“贵贱苦乐循环更替，又有什么好伤感的？”

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阳，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为善；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陈不可，请车驾还长安，与世基忿争而出。门下录事衡水李桐客曰：“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亦恐终散乱耳。”御史劾桐客谤毁朝政。于是公卿皆阿意言：“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阳宫，将徙都之。

炀帝见中原已乱，不想回北方，打算把国都迁到丹阳，保守江东，下令群臣在朝堂上议论迁都之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人都认为不错；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力说明不可取，请炀帝御驾回长安，并与虞世基忿然争论而下殿。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说：“江东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环境恶劣，地域狭小，对内要奉养朝廷，对外要供奉三军，百姓承受不起，恐怕最终要起来造反的。”御史弹劾李桐客诽谤朝政，于是公卿都曲意阿奉炀帝之意说：“江东百姓渴望陛下临幸已经很久了，陛下过江抚慰统治百姓，这是大禹那样的作为。”于是炀帝下令修建丹阳宫，准备迁都丹阳。

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意，多谋叛归，郎将窦贤遂帅所部西走，帝遣骑追斩之，而亡者犹不止，帝患之。虎贲郎将扶风司马德戡素有宠于帝，帝使领骁果屯于东城，德戡与所善虎贲郎将元礼、直裴虔通谋曰：“今骁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诛；不言，于后事发，亦不免族灭，奈何？又闻关内沦没，李孝常以华阴叛，上囚其二弟，欲杀之。我辈家属皆在西，能无此虑乎！”二人皆惧，曰：“然则计将安出？”德戡曰：“骁果若亡，不若与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转相招引，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

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皆与之同谋，日夜相结约，于广座明论叛计，无所畏避。有宫人白萧后曰：“外间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于帝，帝大怒，以为非所宜言，斩之。其后宫人复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自是无复言者。

当时江都的粮食吃完了，随炀帝南来的骁果大多是关中人，长期在外，思恋故乡，见炀帝没有回长安的意思，大都策划逃回乡。郎将窦贤便带领部下西逃。炀帝派骑兵追赶，杀了他，但仍然不断有人逃跑，令炀帝很头痛。虎贲郎将扶风人司马德戡一向得炀帝信任，炀帝派他统领骁果，驻扎在东城，司马德戡与平时要好的虎贲郎将元礼、直裴虔通商量，说：“现在骁果人人想逃跑，我想说，又怕说早了被杀头；不说，事情真发生了，也逃不了族灭，怎么办？又听说关内沦陷，李孝常以华阴反叛，皇上囚禁了他的两个弟弟，准备杀掉，我们这些人的家属都在西边，能不担心这事吗？”元、裴二人都慌了，问：“既然如此，有什么好办法吗？”司马德戡说：“如果骁果逃亡，我们不如和他们一齐跑。”元、裴二人都说：“好主意！”于是相互联络，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人都参与同谋，日夜联系，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商议逃跑的事，毫无顾忌。有一位宫女告诉萧后：“外面人人想造反。”萧后说：“由你去报告吧。”宫女便对炀帝说了，炀帝很生气，认为这不是宫女该过问的事，杀了这个宫女。后来又有人对萧后说起，萧后说：“天下局面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没法挽救了，不用说了，免得白让皇上担心！”从此以后，再也没人说起外面的情况。

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素厚，杨士览，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谋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结党西遁，智及曰：“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德戡等然之。行枢、薛世良请以智及兄右屯卫将军许公化及为主，结约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驽怯，闻之，变色流汗，既而从之。

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历来很要好，杨士览是宇文智及的外甥，赵、杨二人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宇文智及，智及很高兴。司马德

戡等人定于三月月圆那天结伴西逃，宇文智及说：“皇上虽然无道，可是威令还在，你们逃跑，和窦贤一样是找死，现在实在是老天爷要隋灭亡，英雄并起，同样心思想反叛的已有数万人，乘此机会起大事，正是帝王之业。”司马德戡等人同意他的意见。赵行枢、薛世良要求由宇文智及的兄长右屯卫将军许公宇文化及为首领，协商定了，才告诉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性格怯懦，能力低下，听说后，脸色都变了，直冒冷汗，后来又听从了众人的安排。

德戡使许弘仁、张恺入备身府，告所识者云：“陛下闻骁果欲叛，多酝毒酒，欲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骁果皆惧，转相告语，反谋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骁果军吏，谕以所为，皆曰：“唯将军命！”是日，风霾昼昏。晡后，德戡盗御厩马，潜厉兵刃。是夕，元礼、裴虔通直下，专主殿内；唐奉义主闭城门，与虔通相知，诸门皆不下键。至三更，德戡于东城集兵得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帝望见火，且闻外喧嚣，问何事。虔通对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时内外隔绝，帝以为然。智及与孟秉于城外集千余人，劫候卫虎贲冯普乐布兵分守衢巷。燕王觉有变，夜，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至玄武门，诡奏曰：“臣猝中风，命悬俄顷，请得面辞。”裴虔通等不以闻，执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诸门卫士。虔通自门将数百骑至成象殿，宿卫者传呼有贼，虔通乃还，闭诸门，独开东门，驱殿内宿卫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卫将军独孤盛谓虔通曰：“何物兵势太异！”虔通曰：“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将军慎毋动！”盛大骂曰：“老贼，是何物语！”不及被甲，与左右十余人拒战，为乱兵所杀。盛，楷之弟也。千牛独孤开远帅殿内兵数百人诣玄览门，叩请曰：“兵仗尚全，犹堪破贼。陛下若出临战，人情自定；不然，祸今至矣。”竟无应者，军士稍散。贼执开远，义而释之。先是，帝选骁健官奴数百人置玄武门，谓之给使，以备非常，待遇优厚，至以宫人赐之。司宫魏氏为帝所信，化及等结之使为内应。是日，魏氏矫诏悉听给使出外，仓猝际制无一人在者。

司马德戡让许弘仁、张恺去备身府，对认识的人说：“陛下听说骁果想反叛，酿了很多毒酒，准备利用宴会，把骁果都毒死，只和南方人留在江都。”骁果都很恐慌，互相转告，更加速了反叛计划。乙卯（初十），司马德戡召集全体骁果军吏，宣布了计划，军吏们都说：

“就听将军的吩咐！”当天，大风刮得天昏地暗，黄昏，司马德戡偷出御厩马，暗地磨快了武器。傍晚，元礼、裴虔通在下值班，专门负责大殿内；唐奉义负责关闭城门，唐奉义与裴虔通等商量好，各门都不上锁。到三更时分，司马德戡在东城集合数万人，点起火与城外相呼应，炀帝看到火光，又听到宫外面的喧嚣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裴虔通回答：“草坊失火，外面的人在一起救火呢。”当时宫城内外相隔绝，炀帝相信了。宇文智及和孟秉在宫城外面集合了一千多人，劫持了巡夜的候卫虎贲冯普乐，布署兵力分头把守街道。燕王杨发觉情况不对，晚上穿过芳林门边的水闸入宫，到玄武门假称：“臣突然中风，就要死了，请让我当面向皇上告别。”裴虔通等人不通报，而把杨关了起来。丙辰（十一日），天还没亮，司马德戡交给裴虔通兵马，用来替换各门的卫士。裴虔通由宫门率领数百骑兵到成象殿，值宿卫士高喊有贼，于是裴虔通又返回去，关闭各门，只开东门，驱赶殿内宿卫出门，宿卫纷纷放下武器往外走。右屯卫将军独孤盛对裴虔通说：“什么人的队伍，行动太奇怪了！”裴虔通说：“形势已经这样了，不关将军您的事，您小心些不要轻举妄动！”独孤盛大骂：“老贼，说的什么话！”顾不上披铠甲，就与身边十几个人一起拒战，被乱兵杀死。独孤盛是独孤楷的弟弟。千牛独孤开远带领数百殿内兵到玄览门，敲请求：“武器完备，足以破贼，陛下如能亲自临敌，人情自然安定；否则，祸事就在眼前。”竟然没有回答的人，军士逐渐散去。反叛者捉住独孤开远，又为他的忠义行为感动而放了他。早先，炀帝挑选了几百名勇猛矫健的官奴，安置在玄武门，称为“给使”，以防备突然发生的情况，待遇优厚，甚至把宫女赐给给使。司宫魏氏得炀帝信任，宇文化及等人勾结她作内应。这天，魏氏假称圣旨放全体给使出宫，致使仓促之际玄武门没有一个给使在场。

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门入，帝闻乱，易服逃于西。虔通与元礼进兵排左阁，魏氏启之，遂入永巷，问：“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进，帝映窗扉谓行达曰：“汝欲杀我邪？”对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还耳。”因扶帝下阁。虔通，本帝为晋王时亲信左右也，帝见之，谓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对曰：“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京师耳。”帝曰：“朕方欲归，正为上江米船未至，今与汝归耳！”虔通因勒兵守之。

司马德戡等人领兵从玄武门进入宫城，炀帝听到消息，换了衣服逃到西。裴虔通和元礼进兵推撞左门，魏氏开，乱兵进了永巷，问：“陛下在哪里？”有位美人出来指出了炀帝的所在。校尉令狐行达拔刀冲上去，炀帝躲在窗后对令狐行达说：“你想杀我吗？”令狐行达回答：“臣不敢，不过是想奉陛下西还长安罢了。”说完扶炀帝下。裴虔通本来是炀帝作晋王时的亲信，炀帝见到他，对他说：“你不是我的旧部吗！有什么仇要谋反？”裴虔通回答：“臣不敢谋反，但是将士想回家，我不过是想奉陛下回京师罢了。”炀帝说：“朕正打算回去，只为长江上游的运米船未到，现在和你们回去吧！”裴虔通于是领兵守住炀帝。

至旦，孟秉以甲骑迎化及，化及战栗不能言，人有来谒之者，但俯首据鞍称罪过。化及至城门，德戡迎谒，引入朝堂，号为丞相。裴虔通谓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须亲出慰劳。”进其从骑，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执辔挟刀出宫门，贼徒喜噪动地。化及扬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还与手。”帝问：“世基何在？”贼党马文举曰：“已枭首矣！”于是引帝还至寝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叹曰：“我何罪至此？”文举曰：“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帝曰：“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数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为亦尔？”德彝赧然而退。帝爱子赵王杲，年十二，在帝侧，号恸不已，虔通斩之，血溅御服。贼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文举等不许，使令狐行达顿帝令坐。帝自解练巾授行达，缢杀之。初，帝自知必及于难，常以罂贮毒药自随，谓所幸诸姬曰：“若贼至，汝曹当先饮之，然后我饮。”及乱，顾索药，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

天明后，孟秉派武装骑兵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有人来参见，他只会低头靠在马鞍上连说：“罪过”表示感谢。宇文化及到宫城门前，司马德戡迎接他入朝堂，称丞相。裴虔通对炀帝说：“百官都在朝堂，需陛下亲自出去慰劳。”送上自己随从的坐骑，逼炀帝上马，炀帝嫌他的马鞍笼头破旧，换过新的才上马。裴虔通牵

着马缰绳提着刀出宫城门，乱兵欢声动地。宇文化及扬言：“哪用让这家伙出来，赶快弄回去结果了。”炀帝问：“虞世基在哪儿？”乱党马文举说：“已经枭首了。”于是将炀帝带回寝殿，裴虔通、司马德戡等拔出兵刃站在边上。炀帝叹息道：“我有什么罪该当如此？”马文举说：“陛下抛下宗庙不顾，不停地巡游，对外频频作战，对内极尽奢侈荒淫。致使强壮的男人都死于刀兵之下，妇女弱者死于沟壑之中，民不聊生，盗贼蜂起；一味任用奸佞，文过饰非，拒不纳谏，怎么说没罪！”炀帝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可你们这些人，荣华富贵都到了头，为什么还这样？今天这事，谁是主谋？”司马德戡说：“整个天下的人都怨恨，哪止一个人！”宇文化及又派封德彝宣布炀帝的罪状。炀帝说：“你可是士人，怎么也干这种事？”封德彝羞红了脸，退了下去。炀帝的爱子赵王杨杲才十二岁，在炀帝身边不停地嚎啕大哭，裴虔通杀了赵王，血溅到炀帝的衣服上。这些人要杀炀帝，炀帝说：“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怎么能对天子动刀，取鸩酒来！”马文举等人不答应，让令狐行达按着炀帝坐下。炀帝自己解下练巾交给令狐行达，令狐行达绞死了炀帝。当初，炀帝料到有遇难的一天，经常用罂装毒酒带在身边，对宠幸的各位美女说：“如果贼人到了，你们要先喝，然后我喝。”等到乱事真的来到，找毒酒时，左右都逃掉，竟然找不到。萧后和宫女撤下漆床板，做成小棺材，把炀帝和赵王杨杲一起停柩在西院流珠堂。

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随，囚于骁果营。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众议不可，乃杀秀及其七男。又杀齐王及其二子并燕王，隋氏宗室、外戚，无少长皆死。唯秦王浩素与智及往来，且以计全之。齐王素失爱于帝，恒相猜忌，帝闻乱，顾萧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诛，谓帝使收之，曰：“诏使且缓儿，儿不负国家！”贼曳至街中，斩之，竟不知杀者为谁，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杀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千牛宇文、梁公萧钜等及其子。钜，琮之弟子也。

炀帝每次巡幸，常常将蜀王杨秀随行，囚禁在骁果营。宇文化及弑炀帝，准备奉杨秀为皇帝，众人舆论以为不行，于是杀了杨秀和他的七个儿子。又杀齐王杨及其两个儿子和燕王杨，隋朝的宗室、外戚，无论老幼一律杀死。只有秦王杨浩平时与宇文智及有来往，宇文智及

想办法保全了他。齐王杨一向失宠于炀帝，父子一直相互猜忌，炀帝听说起乱事，对萧后说：“不会是阿孩（杨）吧？”宇文化及派人到杨府第杀人，杨以为是炀帝下令来捕他，还说：“诏使暂且放开孩儿，儿没有对不起国家！”乱兵将他曳到街当中，杀了他，杨最终也不知道要杀他的是谁，父子之间至死也没能消除隔阂。乱兵又杀了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千牛宇文、梁公萧钜等人及其儿子。萧钜是萧综弟弟的儿子。

难将作，江阳长张惠绍驰告裴蕴，与惠绍谋矫诏发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门援帝。议定，遣报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实，抑而不许。须臾，难作，蕴叹曰：“谋及播郎，竟误人事！”虞世基宗人谓世基子符玺郎熙曰：“事势已然，吾将济卿南渡，同死何益！”熙曰：“弃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怀，自此决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号泣请代，化及不许。黄门侍郎裴钜知必将有乱，虽厮役皆厚遇之，又建策为骁果娶妇；及乱作，贼皆曰：“非裴黄门之罪。”既而化及至，钜迎拜马首，故得免。化及以苏威不预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参化及；化及集众而见之，曲加殊礼。百官悉诣朝堂贺，给事郎许善心独不至。许弘仁驰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阖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负气！”复命擒还，杀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抚柩不哭，曰：“能死国难，吾有子矣！”因卧不食，十余日而卒。唐王之入关也，张季之弟仲琰为上洛令，帅吏民拒守，部下杀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乱，仲琰弟琮为千牛左右，化及杀之，兄弟三人皆死国难，时人愧之。

动乱就要发生时，江阳县长张惠绍飞驰去通告了裴蕴，裴蕴与张惠绍商量假称圣旨调江都城外的军队逮捕宇文化及等人，敲开城门援救炀帝。二人商量好后，派人报告虞世基，虞世基怀疑谋反的事不真实，压下来没有答复。一会儿，发难，裴蕴叹息道：“和播郎（虞世基）商量，竟然误了事！”虞世基的同宗虞对世基的儿子符玺郎虞熙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打算送你过长江去南边，一起死了又有什么用！”虞熙说：“扔下父亲背叛君主，又有什么脸活着！感谢您的关

心，从此永别了！”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南抱着世基大哭，请求代替他赴死，宇文化及不准。黄门侍郎裴矩知道肯定要发生动乱，因此对待作贱役的人也很优厚，又建议为骁果娶妇；待乱事发生后，乱兵都说：“不是裴黄门的错。”不久，宇文化及到了，裴矩迎到马前行礼，因此得以免去了祸事。宇文化及因为苏威不参与朝政，也放过了他。苏威名声、地位历来显赫，他去参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集合众人来见他，对他格外尊重。百官都到朝堂祝贺宇文化及，只有给事郎许善心不到。许弘仁骑马跑去告诉他说：“天子已经驾崩了，宇文将军代理朝政，满朝文武都集于朝堂，天道人事自有它相互代替终结的道理，又与叔叔您有什么相干，何至于这样流连不舍！”善心很生气，不肯去。弘仁回身上马，哭着走了。宇文化及派人到家里把许善心捉到朝堂上，一会儿又放了他。许善心不按朝见的规矩行礼就走出朝堂，宇文化及生气地说：“这人真不知好歹！”重新下令把许善心捉回朝堂，杀了。许善心的母亲范氏九十二岁了，抚摸着灵柩但并不哭泣，说：“能死国难，真是我的儿子！”躺着不吃东西，十几天后去世。唐王李渊入关时，张季的弟弟张仲琰是上洛令，带领部下、百姓占据城池抵抗，部下杀了他投降唐王。宇文化及之乱，仲琰的弟弟张琮为千牛左右，宇文化及杀了张琮，兄弟三人都死于国难，令当时的人感到羞愧。

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为帝，居别宫，令发诏画敕书而已，仍以兵监守之。化及以弟智及为左仆射，士及为内史令，裴矩为右仆射。

宇文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理百官。以炀帝皇后的命令立秦王杨浩为皇帝，住在别宫，只让皇帝签署发布诏敕而已，仍然派兵监守。宇文化及以弟弟宇文智及为左仆射，宇文士及为内史令，裴矩为右仆射。

[9]乙卯，徙秦公世民为赵公。

[9]乙卯（初九），改封秦公李世民为赵公。

[10]戊辰，隋恭帝诏以十郡益唐国，仍以唐王为相国，总百揆，唐国置丞相以下官，又叫九锡。王谓僚属曰：“此谄谀者所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宠锡，可乎！必若循魏、晋之迹，彼皆繁文伪饰，欺天罔人；考其实不及五霸，而求名欲过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窃亦耻之。”或曰：“历代所行，亦何可废！”王曰：“尧、舜、汤、武，各因其时，取与异道，皆推其至诚以应天顺人，未闻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禅

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为；若其无知，孤自尊而饰让，平生素心所不为也。”但改丞相为相国府，其九锡殊礼，皆归之有司。

[10]戊辰（二十三日），隋恭帝下诏将十个郡增加给唐国，仍然以唐王为相国，总理百官，唐国可以设置丞相以下官吏，又加唐王九锡。唐王对手下的官员说：“这是阿谀奉承的人干的事，孤自己把握大政又给自己加优宠和九锡，能行吗？若说一定要照着魏、晋的规矩，那些都是些虚礼，欺骗人的；他们实际的作为赶不上春秋时的五霸，而追求的名声却想超过禹、汤、文王三王，这样的事是孤经常嘲笑的，也认为这样做很可耻。”也有人说：“历朝都这样做，怎么可以废除？”唐王说：“尧、禹、汤、武王分别以自己的时机，以不同方式登上王位，但都是以其至诚上应天意、下顺民情，没听说夏朝、商代末年一定得效法唐、虞的禅位。这事如果少帝知道，一定不肯做，如果少帝不知道，孤自己尊崇自己又假意推让，是平生从心里不愿做的事。”唐王只是把丞相府改为相国府，九锡之类的特殊礼仪，则退还给负责官署。

[11]宇文化及以左武卫将军陈棱为江都太守，综领留事。壬申，令内外戒严，云欲还长安。皇后六宫皆依旧式为御营，营前别立帐，化及视事其中，仗卫部伍，皆拟乘舆。夺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归。以折冲郎将沈光骁勇，使将给使营于禁内。行至显福宫，虎贲郎将麦孟才、虎牙郎钱杰与光谋曰：“吾侪受先帝厚恩，今俯首事雠，受其驱帅，何面目视息世间哉！吾必欲杀之，死无所恨！”光泣曰：“是所望于将军也。”孟才乃纠合恩旧，帅所将数千人，期以晨起将发时袭化及。语泄，化及夜与腹心走出营外，留人告司马德戡等，使讨之。光闻营内喧，知事觉，即袭化及营，空无所获，值内史侍郎元敏，数而斩之。德戡引兵入围之，杀光，其麾下数百人皆斩死，一无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铁杖之子也。

[11]宇文化及以左武卫将军陈棱为江都太守，总管留守事宜。壬申（二十七日），命令内外戒严，声称准备回长安。皇后和六宫都按照老规矩作为御营，营房前另外搭帐，宇文化及在里面办公，仪仗和侍卫的人数，都比照着皇帝的规模。他们抢了江都人的船，取道彭城由水路向西行。宇文化及因折冲郎将沈光骁勇，让他在御营内统领给使营。行进到显福宫，虎贲郎将麦孟才、虎牙郎钱杰和沈光商议：“我们

都受了先帝极大的恩典，现在低头为仇人做事，受他驱使指挥，有什么脸见人！我一定要杀了他，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沈光流着泪说：“这正是我指望将军的。”于是孟才联合了与他有恩旧的人，率领数千名部下，约定早晨起床后准备出发时袭击宇文化及。消息走露，夜里宇文化及和心腹走到御营外面，派人通知司马德戡，让他去诛戮麦孟才等人。沈光听到营里喧哗，知道事情被发觉了，马上袭击宇文化及的营帐，空无所获，碰着内史侍郎元敏，就列举了元敏的罪状，杀了他。司马德戡领着兵进入营中围住沈光一行，杀了沈光，沈光手下的几百人全都拼杀而死，没有一个人投降，孟才也死了。麦孟才是麦铁杖的儿子。

[12]武康沈法兴，世为郡著姓，宗族数千家。法兴为吴兴太守，闻宇文化及弑逆，举兵以讨化及为名，比至乌程，得精卒六万，遂攻余杭、毗陵、丹阳，皆下之；据江表十余郡，自称江南道大总管，承制置百官。

[12]武康人沈法兴，世代都是郡中有声望的大姓，同一宗族就有几千家。沈法兴做吴兴太守，听说宇文化及弑君谋逆，以讨宇文化及为名起兵，待进发到乌程时，已拥有六万精兵，于是攻打余杭、毗陵、丹阳，全都攻克；占据了长江以南十几个郡，自称江南道大总管，承制设置百官。

[13]陈国公窦抗，唐王之妃兄也，炀帝使行长城于灵武；闻唐王定关中，癸酉，帅灵武、盐川等数郡来降。

[13]陈国公窦抗是唐王妃子的兄长，隋炀帝派遣他到灵武一带巡视长城，听说唐王平定了关中，癸酉（二十八日），率领灵武、盐川几个郡前来归顺唐王。

[14]夏，四月，稽胡寇富平，将军王师仁击破之。又五万余人寇宜春，相国府谘议参军窦轨将兵讨之，战于黄钦山。稽胡乘高纵火，官军小却；轨斩其部将十四人，拔队中小校代之，勒兵复战。轨自将数百骑居军后，令之曰：“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既而鼓之，将士争先赴敌，稽胡射之不能止，遂大破之，虏男女二万口。

[14]夏季，四月，稽胡侵犯富平，唐将军王师仁打败了稽胡。又有五万稽胡侵犯宜春，唐王相国府谘议参军窦轨统领兵马讨伐稽胡，在黄钦山交战，稽胡登高放火，官军稍退却；窦轨杀了十四名部将，提

拔队中的小校代替，领兵重新作战。窦轨自己带领几百骑兵在军队后面，下令说："听到鼓声有不前进的，我们从后面杀了他！"不一会儿，战鼓响起，将士争先冲向敌人，稽胡放箭也阻止不了，于是大败稽胡，俘虏男女二万人。

[15]世子建成等至东都，军于芳华苑；东都闭门不出，遣人招谕，不应。李密出军争之，小战，各引去。城中多欲为内应者，赵公世民曰："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军还。世民曰："城中见吾退，必来追蹑。"乃设三伏于三王陵以待之；段达果将万余人追之，遇伏而败。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斩四千余级。遂置新安、宜阳二郡，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镇宜阳，吕绍宗、任将兵镇新安而还。

[15]唐王世子李建成等人到东都，驻札在芳华苑；东都城关闭城门不出，唐军派人招谕，又不答复。李密出军与唐军相争，稍微接触，就各自离开。东都城里有不少人想作为唐军的内应，赵公李世民说："我们平定关中不久，根基还不牢固，即使得东都，也不能守住。"于是没有答允作内应的要求。戊寅（初四），领军队回关中。世民说："城里看见咱们撤退，肯定会追来。"于是在三王陵设下三处埋伏等待追兵；段达果然带一万多人追来，遇到埋伏打了败仗。李世民追击败军，直到东都城下，杀了四千多人。于是设置新安、宜阳二郡，派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镇守宜阳，吕绍宗、任统兵镇守新安，唐军回师。

[16]初，五原通守栎阳张长逊以中原大乱，举郡附突厥，突厥以为割利特勒。郝瑗说薛举，与梁师都及突厥连兵以取长安，举从之。时启民可汗之子咄号莫贺咄设，建牙直五原之北，举遣使与莫贺咄设谋入寇；莫贺咄设许之。唐王使都水监宇文歆赂莫贺咄设，且为陈利害，止其出兵，又说莫贺咄设遣张长逊入朝，以五原之地归之中国，莫贺咄设并从之。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长逊为五原太守。长逊又作为诏书与莫贺咄设，示知其谋。莫贺咄设乃拒举、师都等，不纳其使。

[16]当初，五原通守栎阳人张长逊因为中原大乱，以整个郡归附突厥，突厥封他为割利特勒。郝瑗劝薛举与梁师都及突厥联合兵力攻取长安，薛举听从他的意见。当时启民可汗之子咄称莫贺咄设，就在五

原北面设官署，薛举派使节与莫贺咄设协商入侵长安；莫贺咄设答应了薛举的邀请。唐王派遣都水监宇文歆贿赂莫贺咄设，并且向他陈述了利害得失，阻止他出兵，又劝莫贺咄设派张长逊入朝，把五原地区归还给中国，莫贺咄设全都应允。己卯（初五），武都、宕渠、五原等郡全部归顺唐王，唐王就以张长逊为五原太守。张长逊又写假诏书给莫贺咄设，表示已经知道了莫贺咄设等人的阴谋。莫贺咄设于是拒绝了薛举、梁师都等的邀请，不接受他们派来的使者。

[17]戊戌，世子建成等还长安。

[17]戊戌（二十四日），唐世子李建成等回到长安。

[18]东都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会西师已还，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纳之。事觉，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密闻城中已定，乃还。

[18]东都隋廷能管辖的地方只有城里，人心不定，朝议郎段世弘等人谋划响应李建成等率领的西军。恰好李建成的军队已经回师，他们便派人联络李密，约定己亥（二十五日）夜里迎接李密军进城。事情被发觉，隋越王杨侗命令王世充诛杀了段世弘等人。李密听说城内已经被平定，便回去了。

[19]宇文化及拥众十余万，据有六宫，自奉养一如炀帝。每于帐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对；下牙，方取启状与唐奉义、牛方裕、薛世良、张恺等参决之。以少主浩付尚书省，令卫士十余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画敕，百官不复朝参。至彭城，水路不通，复夺民车牛得二千两，并载宫人珍宝；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道远疲剧，军士始怨。司马德戡窃谓赵行枢曰：“君大谬误我！当今拨乱，必借英贤；化及庸暗，群小在侧，事将必败，若之何？”行枢曰：“在我等耳，废之何难！”初，化及既得政，赐司马德戡爵温国公，加光禄大夫；以其专统骁果，心忌之。后数日，化及署诸将分部士卒，以德戡为礼部尚书，外示美迁，实夺其兵柄。德戡由是愤怨，所获赏赐，皆以赂智及；智及为之言，乃使之将后军万余人以从。于是德戡、行枢与诸将李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谋，以后军袭杀化及，更立德戡为主；遣人诣孟海公，结为外助，迁延未发，待海公报。许弘仁、张恺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阳为游猎，至后军，德戡不知事露，出营迎谒，因执之。化及让之曰：“与公戮力共定海内，出于万

死。今始事成，方愿共守富贵，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杀昏主，若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于物情，不得已也。”化及缢杀之，并杀其支党十余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强，帅众具牛酒迎之。李密据巩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引兵向东郡，东郡通守王轨以城降之。

[19]宇文化及拥有十几万人，占有六宫，自己的供养与隋炀帝完全相同。每天象帝王一样面朝南坐在帐中，有人奏事，他默然无语；下朝后，才取出上报的启、状和唐奉义、牛方裕、薛世良、张恺等人商量着处理。把少主杨浩交付给尚书省，命十几名卫士看守，派令史取少主签署的敕书，百官不再朝见皇帝。到彭城，水路不通，又抢百姓车、牛得二千辆，用来运载宫女和珍宝；长枪铠甲武器准备，全都由士兵背着，因为路远，累得很，士兵开始不满。司马德戡私下里对赵行枢说：“你真是害我不浅！当今治平乱世，一定得靠杰出而有才干的人，化及没才能又糊涂，一群小人在他身边，肯定要坏事，那该怎么办？”赵行枢说：“全在我们这些人了，废除他又有什么难？”当初宇文化及得政之后，便赐司马德戡温国公爵位，加光禄大夫；因为司马德戡专门统领骁果，又从心里防备他。没过几天，化及布署诸将分别领兵，以司马德戡为礼部尚书，表面看是升官，实际是夺他的兵权。司马德勘因此愤恨不平，得到赏赐，都用来贿赂宇文智及；智及替他说情，才派他领着一万多后军殿后。于是，司马德戡、赵行枢与几位将领李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策划，准备用后军袭击诛杀宇文化及，改立司马德戡为主。派人到孟海公那里，联结他做外援，拖延着没有发动，等着孟海公的回音。许弘仁、张恺知道了他们的计划，报告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派宇文士及装作游猎，到后军，司马德戡不知道事情败露，出营迎接，宇文士及趁势逮捕他。宇文化及责备司马德戡道：“我和阁下共同努力平定海内，冒着天大的风险。如今事情刚刚成功，正想一起保富贵，阁下又为何要谋反呢？”司马德戡说：“本来杀昏主，就是受不了他的荒淫暴虐；推立足下，却比昏主有过之而无不及；迫于人心，也是不得已。”宇文化及吊死了司马德戡，并杀了司马德戡十九名同党。孟海公害怕宇文化及的强盛，率领部下备办了牛和酒迎接宇文化及。李密占领了巩洛抵抗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不能向西前进，便领着队伍朝着东郡进发，东郡通守王轨以城投降了宇文化及。

[20]辛丑，李密将井陉王君廓帅众来降。君廓本群盗，有众数千人，与贼帅韦宝、邓豹合军虞乡，唐王与李密俱遣使招之。宝、豹欲从唐王，君廓伪与之同，乘其无备，袭击，破之，夺其辎重，奔李密；密不礼之，复来降，拜上柱国，假河内大守。

[20]辛丑（二十七日），李密的将领井陉人王君廓率部来降唐王。王君廓部原本是一伙强盗，有数千人，和贼帅韦宝、邓豹队伍一同驻扎在虞乡，唐王和李密都派人去招降三人，韦宝、邓豹想从唐王，王君廓假意和二人相同，乘二人不防备，袭击并打败了韦、邓二人，抢了二人的辎重，投奔李密；李密对他不太尊重，又来投降唐王，唐王拜王君廓为上柱国、代理河内太守。

[21]萧铣即皇帝位，置百官，准梁室故事。谥事从父琮为孝靖皇帝，祖岩为河间忠烈王，父璇为文宪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为王。遣宋王杨道生击南郡，下之，徙都江陵，修复园庙。引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机密。又使鲁王张绣徇岭南，隋将张镇周、王仁寿等拒之；既而闻炀帝遇弑，皆降于铣。钦州刺史宁长真亦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铣。汉阳太守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铣、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从。铣遣宁长真帅岭南之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书佐高士廉说和曰：“长真兵数虽多，悬军远至，不能持久，城中胜兵足以当之，奈何望风受制于人！”和从之，以士廉为军司马，将水陆诸军逆击，破之，长真仅以身免，尽俘其众。既而有骁果自江都至，得炀帝凶问，亦以郡附于铣。士廉，劢之子也。

[21]萧铣即皇帝位，设置属官，完全遵照梁朝的制度。追谥他的叔父萧琮为孝靖皇帝，祖父萧岩为河间忠烈王，父亲萧璇为文宪王，董景珍等七位功臣都封为王。派宋王杨道生进攻并攻克了南郡，把都城迁到江陵，修复了园林宗庙。招岑文本为中书侍郎。派他掌管诏令文书，把机密委托给他。又派鲁王张绣攻占岭南，隋朝将领张镇周、王仁寿等人抵抗张绣的进攻，不久听说隋炀帝遇弑，都投降了萧铣。钦州刺史甯长真也以郁林、始安地区归附于萧铣。汉阳太守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地区归附了林士弘。萧铣、林士弘分别派人招降交趾太守丘和，丘和没有顺从。萧铣派甯长真率领岭南的兵力从海路攻打丘和，丘和打算出城迎接，司法书佐高士廉劝他道：“长真的军

队虽然人多，但是孤军深入远道而来，不能长期坚持，我们城里能打仗的士兵足以抵抗敌人，怎么能望风而降，受制于人？”丘和听从他的劝告，以高士廉为军司马，统领水陆各军迎击，打败了甯长真，甯长真只身逃脱，他的部下全部被俘。不久有骁果从江都到交趾，交趾知道了隋炀帝的死讯，也以郡归附于萧铣。高士廉是高励的儿子。

始安郡丞李袭志，迁哲之孙也，隋末，散家财，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萧铣、林士弘、曹武彻迭来攻之，皆不克。闻炀帝遇弑，帅吏民临三日。或说袭志曰：“公中州贵族，久临鄙郡，华、夷悦服。今隋室无主，海内鼎沸，以公威惠，号令岭表，尉佗之业可坐致也。”袭志怒曰：“吾世继忠贞，今江都虽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斩说者，众乃不敢言。坚守二年，外无声援，城陷，为铣所虏，铣以为工部尚书，检校桂州总管。于是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

始安郡丞李袭志是李迁哲的孙子，隋末，拿出自己的财产，召募了三千士兵保卫郡城；萧铣、林士弘、曹武彻轮番进攻始安，都没有攻克。李袭志听说隋炀帝遇弑，率领吏民哭吊了三天。有人劝李袭志说：“您是中州的贵族，长期在这边远的郡县，无论华夏人还是夷族对您都心悦诚服。现在隋王室无主，四海之内动荡不安，凭着您的威信德行，号令岭南，不费力就可以成就尉佗那样的事业。”李袭志十分生气，说：“我家世代都是忠贞不二，现在炀帝虽然被弑，但隋的宗庙社稷还在，尉佗狂妄僭立，又有什么可以羡慕的！”要杀了劝说的人，众人于是再不敢说这样的话。李袭志坚守了两年，外面没有声援的军队，城池陷落，李袭志被萧铣俘虏，萧铣以他为工部尚书、检校桂州总管。于是东边从九江西边到三峡，南到交趾，北到汉川，都为萧铣所有，萧铣有四十万能作战的军队。

[22]炀帝凶问至长安，唐王哭之恸，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22]隋炀帝的死讯传到长安，唐王李渊恸哭，说道：“我北面称臣侍奉君王，君主失道不能挽救，岂敢忘记哀痛悲伤呢？”

[23]五月，山南抚慰使马元规击朱粲于冠军，破之。

[23]五月，山南抚慰使马元规在冠军进攻朱粲，打败了他。

[24]王德仁既杀房彦藻，李密遣徐世讨之。德仁兵败，甲寅，与武安通守袁子皆来降，诏以德仁为邺郡太守。

[24]王德仁杀了房彦藻后，李密派遣徐世征伐他。王德仁战败，甲寅（初十），王德仁和武安通守袁子都向唐王投降，唐王以王德仁为邺郡太守。

[25]戊午，隋恭帝禅位于唐，逊居代邸。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遣刑部尚书萧造告天于南郊，大赦，改元。罢郡，置州，以太守为刺史。推五运为土德，色尚黄。

[25]戊午（十四日），隋恭帝禅位给唐，让出皇宫住在代邸。甲子（二十日），唐王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派刑部尚书萧造在南郊祭告上天，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武德。停止用郡，设置州，改太守为刺史。推求五行的运行属土德，颜色以黄色为尊。

[26]隋炀帝凶问至东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是时于朝堂宣旨，以时钟金革，公私皆即日大祥。追谥大行曰明皇帝，庙号世祖；追尊元德太子曰成皇帝，庙号世宗。尊母刘良娣为皇太后。以段达为纳言、陈国公，王世充为纳言、郑国公，元文都为内史令、鲁国公，皇甫无逸为兵部尚书、杞国公；又以卢楚为内史令，郭文懿为内史侍郎，赵长文为黄门侍郎，共掌朝政。时人号“七贵”。皇泰主眉目如画，温厚仁爱，风格俨然。

[26]隋炀帝的死讯传到东都，戊辰（二十四日），留守东都的隋朝官员拥戴隋越王杨侗即皇帝位，大赦，改年号为皇泰。当即在朝堂宣旨，由于当时正值战争期间，公私都以当天为守丧两年除去丧服的大祥日。追谥死去的皇帝为明皇帝，庙号世祖；追尊元德太子为成皇帝，庙号世宗。尊母亲刘良娣为皇太后。以段达为纳言、陈国公，王世充为纳言、郑国公，元文都为内史令、鲁国公，皇甫无逸为兵部尚书、杞国公；又以卢楚为内史令，郭文懿为内史侍郎，赵长文为黄门侍郎，共同掌握朝政。当时人称“七贵”。皇泰主杨侗眉目如画，温和仁爱，仪容风度矜持庄重。

[27]辛未，突厥始毕可汗遣骨咄禄特勒来，宴之于太极殿，奏九部乐。时中国人避乱者多入突厥，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帝以初起资其兵马，前后饷

遗，不可胜纪。突厥恃功骄倨，每遣使者至长安，多暴横，帝优容之。

[27]辛未（二十七日），突厥始毕可汗派遣骨咄禄特勒前来唐朝，朝廷在太极殿宴请他，奏宴乐、清商、西凉等九部乐。当时中原避乱的人大多逃入突厥，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边包括吐谷浑、高昌，各国都臣服于突厥，突厥有一百多万士兵。唐高祖因为起事初期曾借助于突厥兵马，所以前前后后赠送给突厥的东西，无法计算。突厥凭借过去的功劳，傲慢无礼，每次派遣使者来长安，大多都胡作非为，蛮不讲理，但皇上都优待、宽容他们。

[28]壬申，命裴寂、刘文静等修定律令。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

[28]壬申（二十八日），唐高祖命令裴寂、刘文静等人编纂审定律令。设置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生，共三百多人，各郡县学校也都设置学员名额。

[29]六月，甲戌朔，以赵公世民为尚书令，黄台公为刑部侍郎，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司马刘文静为纳言，司录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参掌选事，掾殷开山为吏部侍郎，属赵慈景为兵部侍郎，韦义节为礼部侍郎，主薄陈叔达、博陵崔民并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录事参军裴为尚书左丞；以隋民部尚书萧为内史令，礼部尚书窦为户部尚书，蒋公屈突通为兵部尚书，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上之从子；怀恩，舅子也。

[29]六月，甲戌朔（初一），任命赵公李世民为尚书令，黄台公李为刑部侍郎，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司马刘文静为纳言，司录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参掌选事，掾殷开山为吏部侍郎，属赵慈景为兵部侍郎，韦义节为礼部侍郎，主簿陈叔达、博陵人崔民同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录事参军裴为尚书左丞；任命隋民部尚书萧为内史令，礼部尚书窦为户部尚书，蒋公屈突通为兵部尚书，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李是唐高祖的侄子；独孤怀恩是唐高祖舅舅的儿子。

上待裴寂特厚，群臣无与为比，赏赐服玩，不可胜纪；命尚书奉御日以御膳赐寂，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称为裴监而不名。委萧以庶政，事无大小，无不关掌。亦孜孜尽力，绳违

举过，人皆惮之，毁之者众，终不自理。上尝有敕而内史不时宣行，上责其迟，对曰："大业之世，内史宣敕，或前后相违，有司不知所从，其易在前，其难在后；臣在省日久，备见其事。今王业经始，事系安危，远方有疑，恐失机会，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审，使与前敕不违，始敢宣行，稽缓之愆，实由于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复何忧！"

唐高祖对待裴寂特别优厚，群臣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赏赐给裴寂的服用和玩赏的物品无法计算；命尚食奉御每天将御膳赐给裴寂，上朝时，一定让裴寂与自己坐在一起，回到寝宫，一定邀请裴寂到内室；裴寂说什么是什么，不称裴寂的名字而称其旧官名"裴监"。唐高祖把各种行政事务托付给萧，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由萧掌握的。萧也尽心尽力纠正违失，举发过错，人们都惧怕他，诋毁他的人很多，但他始终不为自己辩解。高祖曾经下达命令而内史没有及时宣布，高祖责备内史迟缓，萧回答："隋炀帝大业年间，内史宣布命令，有时前后命令相反，负责部门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把容易执行的命令放在前面，难的放在后面；臣下我在隋朝内史省待的时间很久，这样的事都见到了。如今陛下的大业刚刚开创，事情关系着社稷安危，远方的人有怀疑，恐怕就失去了机会，所以，臣下我每接受一个敕令，必须调查核审，使之与前面发布的敕令不相矛盾，然后才敢宣行，您所责备的命令迟迟没有宣布的过失，实际上是由于上述的缘故。"高祖说："你这样用心办事，我又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30]初，帝遣马元规慰抚山南，南阳郡丞河东吕子臧独据郡不从；元规遣使数辈谕之，皆为子臧所杀。及炀帝遇弑，子臧发丧成礼，然后请降；拜邓州刺史，封南郡公。

[30]当初，唐高祖派马元规宣慰安抚山南，唯有南阳郡丞河东人吕子臧据郡不归顺；马元规派好几个人前往劝喻，都被吕子臧杀了。待隋炀帝遇弑，吕子臧发丧完成礼数，然后请求投降；唐任命他为邓州刺史、封南郡公。

[31]废大业律令，颁新格。

[31]唐废除隋朝大业律令，颁布新的法律条文

[32]上每视事，自称名，引贵臣同榻而坐。刘文静谏曰："昔王导有言：'若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今贵贱失位，非常久之

道。”上曰：“昔汉光武与严子陵共寝，子陵加足于帝腹。今诸公皆名德旧齿，平生亲友，宿昔之欢，何可忘也。公勿以为嫌！”

[32]唐高祖每次上朝，都自称名字，请贵臣们与他同坐一条榻上。刘文静劝谏说：“过去王导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太阳俯身与万物等同，那么一切生物又怎么仰赖它的照耀呢？’现在您的做法使贵贱失去了秩序，这不是国家长久之道。”高祖回答：“过去汉光武帝与严子陵一起睡觉，严子陵把脚伸到汉光武帝的肚子上。今天诸位大臣都是德高望重的旧同僚，平生的亲友，过去的欢情，怎能忘怀。此事您不必疑虑！”

[33]戊寅，隋安阳令吕珉以相州来降，以为相州刺史。

[33]戊寅（初五），隋安阳令吕珉以相州降唐，唐封他为相州刺史。

[34]己卯，四亲庙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简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庙号世祖，妣独孤氏曰元贞皇后；追谥妃窦氏曰穆皇后。每岁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赵公世民为秦王，齐公元吉为齐王，宗室黄瓜公白驹为平原王，蜀公孝基为永安王，柱国道玄为淮阳王，长平公叔良为长平王，郑公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为襄邑王，柱国德良为新兴王，上柱国博叉为陇西王，上柱国奉慈为勃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从父弟；博叉、奉慈，弟子；道玄，从父兄子也。

[34]己卯（初六），唐祭祀四亲庙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为宣简公；皇曾祖司空为懿王；皇祖景王为景皇帝，庙号为太祖，祖母为景烈皇后；皇父元王为元皇帝，庙号为世祖，母亲独孤氏为元贞皇后；追谥皇妃窦氏为穆皇后。每年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享，祭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享。庚辰（初七），立世子李建成为皇太子，赵公李世民为秦王，齐公李元吉为齐王，宗室黄瓜公李白驹为平原王，蜀公李孝基为永安王，柱国李道玄为淮阳王，长平公李叔良为长平王，郑公李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李神符为襄邑王，柱国李德良为新兴王，上柱国李博义为陇西王，上柱国李奉慈为勃海

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都是高祖的堂弟；博义、奉慈是高祖的侄子；道玄是高祖的堂侄。

[35]癸未，薛举寇泾州，以秦王世民为元帅，将八总管兵以拒之

[35]癸未（初十），薛举侵犯泾州，高祖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统帅八路总管的军队去抵御。

[36]遣太仆卿宇文明达招慰山东，以永安王孝基为陕州总管。时天下未定，凡边要之州，皆置总管府，以统数州之兵。

[36]唐派遣太仆卿宇文明达招抚慰问崤山以东地区，任命永安王李孝基为陕州总管。当时天下还不安定，凡是边远重要的州郡，都设置总管府，以统帅几个州的军队。

[37]乙酉，奉隋帝为国公。诏曰："近世以来，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诛夷。兴亡之效，岂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积等子孙，并付所司，量才选用。"

[37]乙酉（十二日），唐尊奉隋恭帝为国公。高祖下诏说："近世以来，时运变革更新，以前朝代的皇帝宗族，没有不被杀戮除灭的。但朝代所以兴亡，岂只靠人力所为！隋朝的蔡王杨智积等王室子孙，都交付有关官署，量才使用。"

[38]东都闻宇文化及西来，上下震惧。有盖琮者，上疏请说李密与之合势拒化及。元文都谓卢楚等曰："今雠耻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击化及，两贼自斗，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将士利吾官赏，易可离间，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为然，即以琮为通直散骑常侍，赍敕书赐密。

[38]东都听说宇文化及向西而来，上下震惊，一片恐慌。有一位盖琮上疏请求联合李密一起抵抗宇文化及。元文都对卢楚等人说："现在宇文化及弑主之仇未报，而兵力又不足以报仇，假如赦免李密的罪过，让他攻宇文化及，两贼互相争斗，我们可以慢慢利用们的败落，宇文化及败了，李密的部队也疲劳不堪；他的将士贪图我们的官爵赏赐，容易离间，连李密也可以活捉。"卢楚等人都认为说得对，便任命盖琮为通直散骑常侍，携带敕书赐予李密。

[39]丙申，隋信都郡丞东莱棱来降，拜冀州刺史。

[39]丙申（二十三日），隋信都郡郡丞东莱人棱前来投降唐朝，唐拜他为冀州刺史。

[40]万年县法曹武城孙伏伽上表，以为:“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龙飞晋阳，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臣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凡人君言动，不可不慎。窃见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献鹞雏者，此乃少年之事，岂圣主所须哉！又，百戏散乐，亡国淫声。近太常于民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袭以充妓衣，拟五月五日玄武门游戏，此亦非所以为子孙法也。凡如此类，悉宜废罢。善恶之习，朝夕渐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诸王参僚左右，宜谨择其人；其有门风不能雍睦，为人素无行义，专好奢靡，以声色游猎为事者，皆不可使之亲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离，以至败国亡家，未有不因左右离间而然也。愿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悦，下诏褒称，擢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仍颁示远近。

[40]万年县法曹武城人孙伏伽上表，以为:“隋朝因为不愿听到批评而丧失了天下。陛下兴起于晋阳，远近响应，不到一年就登上帝位，只知道得天下容易，而不知隋朝失天下也不难。臣下我以为应当改变隋朝的作法，尽量了解下面的民情。凡是人君的言行，不能不慎重。我见到今天陛下即位，明天就有人献鹞雏，玩鹞雏是少年人的事，哪里是圣主所需要的？又，乐舞杂技是亡国的淫声，最近太常寺在民间借了五百多套妇女的裙子短衣充作歌妓之衣，拟于五月五日在玄武门演戏，这可不是子孙后代可以效法的事。诸如此类，应当全部废止。好的与不好的习惯，每天接触一点，很容易改变人的性情。皇太子、诸王身边的官吏，应当谨慎挑选合适的人选；那种门风不能和睦相处，为人历来没有德行，专好奢侈靡烂，酷嗜乐舞游猎的人，都不能让他们接近皇太子、诸王。从古到今，骨肉亲人不和、分离，以至败国亡家，没有不是由于身边亲近的人离间造成的。望陛下慎重对待。”高祖看了表章非常高兴，下诏奖励，提升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并将奖励的决定公布到各处。

[41]辛丑，内史令延安靖公窦威薨。以将作大匠窦抗兼纳言，黄门侍郎陈叔达判纳言。

[41]辛丑（二十八日），唐内史令延安靖公窦威去世。任命将作大匠窦抗兼纳言，黄门侍郎陈叔达判纳言。

[42]宇文化及留辎重于滑台，以王轨为刑部尚书，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阳。李密将徐世据黎阳，畏其军锋，以兵西保仓城。化及渡河，保黎阳，分兵围世。密帅步骑二万，壁于清淇，与世以烽火相应，深沟高垒，不与化及战。化及每攻仓城，密辄引兵以掎其后。密与化及隔水而语，密数之曰："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耳；父兄子弟，并受隋恩，富贵累世，举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谏，反行弑逆，欲规篡夺。不追诸葛瞻之忠诚，乃为霍禹之恶逆，天地所不容，将欲何之！若速来归我，尚可得全后嗣。"化及默然，俯视良久，目大言曰："与尔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邪！"密谓从者曰："化及庸遇如此，忽欲图为帝王，吾当折杖驱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仓城，世于城外掘深沟以固守，化及阻堑，不得至城下。世于堑中为地道，出兵击之，化及大败，焚其攻具。

[42]宇文化及将辎重留在滑台，任命王轨为刑部尚书，派他守卫辎重，自己率军向北到黎阳。李密的将领徐世占领黎阳，畏惧宇文化及的军队勇猛，率军向西保守黎阳仓城。宇文化及渡过黄河，占据黎阳，分兵几路包围徐世。李密率领二万步骑兵，驻扎在清淇，与徐世用烽火相呼应，挖深沟筑高城墙，不和宇文化及交战。每当宇文化及攻仓城，李密就带兵牵制他的后方。李密隔着淇水斥责宇文化及道："你本来不过是匈奴的奴隶破野头，父兄子弟都受隋的恩典，几代富贵，满朝文武没有第二家。主上丧失德行，你不能以死规劝，反而谋逆弑君，还想窥测篡夺天下。你不效法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蜀亡而死的忠诚，却效法霍光之子霍禹谋逆，为天地所不容，还准备干什么？如果赶快归顺我，还可以保全你的后嗣。"宇文化及默不作声，低头半天，瞪眼大声说："和你作战较量，用不着说那么多书里的话！"李密对身边的人说："化及这么糊涂，忽然想成为帝王，我要拿棍子把他赶跑！"宇文化及大规模修治攻城用具，进逼仓城，徐世在城外挖深沟坚守，化及受壕沟阻拦，无法到城下。徐世在沟里挖地道，出兵攻打宇文化及，大败化及，焚烧了他的攻城用具。

时密与东都相持日久，又东拒化及，常畏东都议其后，见盖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请讨灭化及以赎罪，送所获雄武郎将于洪建，遣元帅府记室参军李俭、上开府徐师誉等入见。皇泰主命戮洪建于左掖门外，如斛斯政之法。元文都等以密降为诚实，盛饰宾馆于宣仁门

东。皇泰主引见俭等，以俭为司农卿，师誉为尚书右丞，使具导从，列铙吹，还馆，玉帛酒馔，中使相望。册拜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以徐世为右武候大将军。仍下诏称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机略，一禀魏公节度。"

当时李密与东都相持了很长时间，东边又要抵御宇文化及，经常怕东都从他的后方袭击，见到前来劝降的盖琮，非常高兴，于是上表要求投降皇泰主，并请求由他讨伐消灭宇文化及来赎罪，送上他俘获的宇文化及同党雄武郎将于洪建，派元帅府记室参军李俭、上开府徐师誉等人前往东都朝见。皇泰主杨侗下令照杀斛斯政的办法在左掖门外杀于洪建。元文都等人认为李密是真心诚意地投降，在宣仁门东极力装饰宾馆。皇泰主引见了李俭等人，任命李俭为司农卿，徐师誉为尚书右丞，派导从、排列鼓吹乐将他们送还宾馆，赐给他们美玉绸缎与美酒佳食的宦者不绝于途。册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命他先平定宇文化及，然后入朝辅助政事。以徐世为右武候大将军。并下诏称誉李密的忠诚，说："军队行动方略，均由魏公李密掌管调度。"

元文都喜于和解，谓天下可定，于上东门置酒作乐，自段达已下皆起舞。王世充作色谓起居侍郎崔长文曰："朝廷官爵，乃以与贼，其志欲何为邪！"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应化及，由是有隙，然犹外相弥缝，阳为亲善。

元文都对于和李密的和解深感欣慰，认为天下可以平定了，在上东门摆酒作乐，从段达以下都起身舞蹈。王世充气愤地对起居侍郎崔长文说："朝廷的官爵，竟然给了强盗，这是想干什么！"元文都等人也怀疑王世充想以东都城响应宇文化及，彼此因此有了裂痕，不过外表相互和解，假作友好。

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张权、鸿胪卿崔善福赐李密书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荡，使至以后，彼此通怀。七政之重，伫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挥。"权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诏书。既无西虑，悉以精兵东击化及。密知化及军粮且尽，因伪与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会密下有人获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尽，乃渡永济渠，与密战于童山之下，自辰达酉；密为流矢所中，

堕马闷绝，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宝独捍卫之，密由是获免。叔宝复收兵与之力战，化及乃退。化及入汲郡求军粮，又遣使拷掠东郡吏民以责米粟。王轨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许敬宗诣密请降；以轨为滑州总管，以敬宗为元帅府记室，与魏徵共掌文翰。敬宗，善心之子也。房公苏威在东郡，随众降密，密以其隋氏大臣，虚心礼之。威见密，初不言帝室艰危，唯再三舞蹈，称“不图今日复睹圣明！”时人鄙之。化及闻王轨叛，大惧，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诸郡，其将陈智略帅岭南骁果万余人，樊文超帅江淮排，张童儿帅江东骁果数千人，皆降于密。文超，子盖之子也。化及犹有众二万，北趣魏县；密知其无能为，西还巩洛，留徐世以备之。

秋季，七月，皇泰主杨侗派遣大理卿张权、鸿胪卿崔善福赐给李密书信说：“今日以前的事情，全部不论，至于今后，彼此要真诚相待。天下大事，还有待阁下匡救辅助，征伐大权，还委托阁下指挥。”张权等到清淇后，李密朝北拜受诏书。既然没有了来自西边东都方向的后顾之忧，李密便将全部精锐兵力向东攻击宇文化及。李密了解到化及的军粮快吃光了，就假意与宇文化及求和；宇文化及高兴万分，不再限制士卒吃粮，希望李密能送他些粮食。恰巧李密手下有人犯法，逃到宇文化及处，把李密的计谋全部说了出来，宇文化及十分气愤，他的军粮又吃完了，于是渡过永济渠，与李密在童山脚下交战，从早晨七八点打到傍晚六七点；李密被流箭射中，落马昏死过去，亲随跑散了，追兵就要赶到，只有秦叔宝一个人保护着他，李密因此得以逃脱。秦叔宝重新收拾兵力与宇文化及作战，宇文化及于是退军。宇文化及进入汲郡求军粮，又派人拷打东郡的官吏百姓索取粮食。王轨等人受不了他的作法，派通事舍人许敬宗到李密那里请求投降；李密以王轨为滑州总管，以许敬宗为元帅府记室，和魏徵一同掌管文书。许敬宗是许善心的儿子。房公苏威在东郡，随众人投降了李密，因为他是隋的大臣，李密对待他虚心而有礼貌，苏威见李密，一开始也不谈隋朝的艰难危厄，只是反复舞蹈，称颂：“想不到今天又见到圣明天子！”当时的人都很鄙视他。宇文化及听说王轨叛变，十分惊慌，从汲郡带军队准备攻取汲郡以北各郡县，他的将领陈智略率领一万多岭南骁果，樊文超率江淮排，张童儿率领千江东骁果，均投降了李密。樊文超是樊子盖的儿子。宇文化及尚有兵众二万人，向北进兵魏县。李

密知道宇文化及不会有什么作为，就向西回到巩洛，留下徐世防备宇文化及。

[43]乙巳，宣州刺史周超击朱粲，败之。

[43]乙巳（初二），唐宣州刺史周超攻朱粲并打败了他。

[44]丁未，梁师都寇灵州，骠骑将军蔺兴粲击破之。

[44]丁未（初四），梁师都侵犯灵州，唐骠骑将军蔺兴粲打败了他。

[45]突厥阙可汗遣使内附。初，阙可汗附于李轨；隋西戎使者曹琼据甘州诱之，乃更附琼，与之拒轨；为轨所败，窜于达斗拔谷，与吐谷浑相表里，至是内附。寻为李轨所灭。

[45]突厥阙可汗派遣使节归附中原王朝。当初阙可汗归附李轨，隋朝西戎使者曹琼占据甘州引诱阙可汗，阙可汗改为归附曹琼，与曹琼一起抵御李轨；被李轨打败，逃窜到达斗拔谷，和吐谷浑相表里，到北时内附。不久被李轨消灭。

[46]薛举进逼高，游兵至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沟高垒不与战。会世民得疟疾，委军事于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且戒之曰："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俟吾疾愈，为君等破之。"开山退，谓文静曰："王虑公不能办，胡有此言耳。且贼闻王有疾，必轻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陈于高西南，恃众而不设备。举潜师掩其后，壬子，战于浅水原，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将军慕容罗、李安远、刘弘基皆没。世民引兵还长安，举遂拔高，收唐兵死者为京观；文静等皆坐除名。

[46]薛举进逼高，散兵到达豳、岐一带，秦王李世民加深壕沟，加高壁垒，不和薛举部交锋。恰逢世民得疟疾，把军事委托给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告诫二人说："薛举孤军深入，粮食不多，士卒疲惫，假如来挑战，小心不要应战。等我的病痊愈后，为你们打败他。"退下后，殷开山对刘文静说道："王爷担心您不能退敌，才说这番话。贼兵听到王爷有病，必然轻视我们，应该显示一下武力威慑敌人。"于是在高西南列阵，仗着人多不加防备。薛举秘密进袭唐军背后，壬子（初九），在浅水原交战，唐八位总管都败下阵，士卒死亡十分之五六，大将军慕容罗、李安远、刘弘基均阵亡。世民带兵返回

长安，薛举于是攻克高，收拾唐兵尸首筑成高台，刘文静等人均因此被罢官。

[47]乙卯，榆林贼帅郭子和遣使来降，以为灵州总管。

[47]乙卯（十二日），榆林盗贼首领郭子和派使节前来投降，唐任命郭子和为灵州总管。

[48]李密每战胜，必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独谓其麾下曰："元文都辈，刀笔吏耳，吾观其势，必为李密所擒。且吾军士屡与密战，没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欲以激怒其众。文都闻之，大惧，与卢楚等谋因世充入朝，伏甲诛之。段达性庸懦，恐其事不就，遣其婿张志以楚等谋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袭含嘉门。元文都闻变，入奉皇泰主御乾阳殿，陈兵自卫，命诸将闭门拒守。将军跋野纲将兵出，遇世充，下马降之。将军费曜、田战于门外，不利。文都自将宿卫兵欲出玄武门以袭其后，长秋监段瑜称求门钥不获，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复欲引兵出太阳门逆战，还至乾阳殿，世充已攻太阳门得入。皇甫无逸弃母及妻子，斫右掖门，西奔长安。卢楚匿于太官署，世充之党擒之，至兴教门，见世充，世充令乱斩杀之；进攻紫微宫门。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观，问："称兵欲何为？"世充下马谢曰："元文都、卢楚等横见规图；请杀文都，甘从刑典。"段达乃令将军黄桃树执送文都。文都顾谓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恸哭遣之，出兴教门，乱斩如卢楚，并杀卢、元诸子。段达又以皇泰主命开门纳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卫者，然后入见皇泰主于乾阳殿。皇泰主谓世充曰："擅相诛杀，曾不闻奏，岂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强力，敢及我邪！"世充拜伏流涕谢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报。文都等苞藏祸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违异，深积猜嫌；臣迫于救死，不暇闻奏。若内怀不臧，违负陛下，天地日月，实所照临，使臣阖门殄灭，无复遗类。"词泪俱发。皇泰主以为诚，引令升殿，与语久之，因与俱入见皇太后；世充被发为誓，称不敢有贰心。乃以世充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比及日中，捕获赵长文、郭文懿，杀之。然后巡城，告谕以诛元、卢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民尚书省，渐结党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恽为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马，分政事为十头，悉以其党主之，势震内外，莫不趋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48]李密每次打了胜仗，必定派人向皇泰主报捷，隋人都很高兴，唯有王世充对他的部下说："元文都这些人，不过是办理文书的小吏，我看这形势，必定被李密捉去。而且我的部队多次与李密作战，前前后后打死李密军士的父兄子弟很多，一旦成了李密的部下，我们这些人没一个能逃得掉！"想用这些话激怒他的部下。元文都听说了，十分恐慌，和卢楚等人谋划，趁王世充入朝时，埋伏士兵杀掉王世充。段达性格胆小怕事，恐怕事情不成功，派女婿张志将卢楚等人的计划告诉了王世充。戊午（十五日）半夜三更时分，王世充率兵袭击含嘉门。元文都听说发生变故，进入内宫侍奉皇泰主至乾阳殿，安排军队自卫，命令诸将关闭城门抵御。将军跋野纲领兵出战，遇到王世充，下马投降。将军费曜、田在宫城外与王世充交战，不利。元文都自己领宿卫兵准备出玄武门，从背后袭击王世充，长秋监段瑜声称找不到宫门的钥匙，拖延了很长时间。天快亮了，元文都又打算领兵出太阳门迎战王世充，回到乾阳殿，王世充已攻破太阳门进宫。皇甫无逸抛下母亲和妻子儿女，砍开右掖门，向西逃往长安。卢楚藏在太官署，被王世充部下抓获，到兴教门，见王世充，王世充下令乱刀砍死卢楚；进攻紫微宫门。皇泰主派人登上紫微观，问王世充："举兵想做什么？"王世充下马谢罪说："元文都、卢楚等对臣横加陷害，请杀了元文都，我甘愿受刑罚。"于是段达命将军黄桃树绑了元文都送给王世充。元文都冲着皇泰主说："臣今天早上死，晚上就轮到陛下了！"皇泰主恸哭送他，出兴教门，象卢楚一样被乱刀砍死，还杀了卢楚、元文都所有的儿子。段达又以皇泰主的命令开门迎王世充入宫，王世充用自己的人全部替换了宿卫禁兵，然后入乾阳殿见皇泰主。皇泰主对王世充说："擅自举兵杀人，不曾闻奏，难道是作臣子的作法吗？阁下想逞武力，胆敢杀我吗？"王世充伏身下拜流泪谢罪道："臣蒙受先皇的提拔，粉身碎骨也难报答。文都等人包藏祸心，想召李密危及社稷，又怕臣不同意，怀疑猜忌臣；臣被迫求生，来不及闻奏。如果怀有什么恶意，违背陛下，天地日月在上明鉴，让臣满门灭绝一个不留。"声泪俱下。皇泰主以为王世充是真心，令他上殿，和他谈了很久，又与王世充一同入后宫见皇太后；王世充披散头发发誓，声言不敢有二心。于是以王世充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到了中午，捉住赵长文、郭文懿，杀了二人。然后巡视全城，公布诛杀元、卢的原因。王世充从含嘉城搬到尚书省，逐渐联结同党，恣意横行作威作

福。用哥哥王世恽为内史令，住在宫内，子弟都掌握兵权，把政事分为十头，全部交给同党主持，势震内外，人人争相趋附，皇泰主闲着无事罢了。

[49]李密将入朝，至温，闻元文都等死，乃还金墉。东都大饥，私钱滥恶，太半杂以锡环，其细如线，米斛直钱八九万。

[49]李密准备入朝，行到温县，得知元文都等已死，又回到金墉城。东都极度缺粮，私铸钱泛滥，质量低劣，多半在铜钱中掺了锡钱，薄细如线，一斛米价值八九万钱。

[50]初，李密尝受业于儒生徐文远。文远为皇泰主国子祭酒，自出樵采，为密军所执；密令文远南面坐，备弟子礼，北面拜之。文远曰："老夫既荷厚礼，敢不尽言！未审将军之志欲为伊、霍以继绝扶倾乎？则老夫虽迟暮，犹愿尽力；若为莽、卓，乘危邀利，则无所用老夫矣！"密顿首曰："昨奉朝命，备位上公，冀竭庸虚，匡济国难，此密之本志也。"文远曰："将军名臣之子，失途至此，若能不远而复，犹不失为忠义之臣！"及王世充杀元文都等，密复问计于文远。文远曰："世充亦门人也， 其为人残忍褊隘，既乘此势，必有异图，将军前计为不谐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谓先生儒者，不达时事，今乃坐决大计，何其明也！"文远，孝嗣之玄孙也。

[50]当初，李密曾经跟随儒生徐文远学习。徐文远当了皇泰主的国子祭酒，自己出城打柴，被李密的部下捉住；李密让徐文远朝南坐，自己尽弟子的礼节，朝北拜徐文远。文远说："老夫我既然受了厚礼，不敢不畅所欲言了！不知道将军的志向是不是打算象伊尹、霍光那样扶助朝廷于危难之中？那老夫虽然年迈，仍愿意尽力相助；假如是象王莽、董卓，乘国家危难谋利，那老夫是没什么用的！"李密叩头说道："不久前奉了朝廷命令，位列上公，希望竭尽有限的能力，挽救国难，这才是密本来的愿望。"徐文远说："将军您是名臣之子，迷途才落到今天的局面，如果能趁走得不太远及早回头，仍然不失为忠义之臣！"等到王世充杀了元文都等人，李密又向徐文远请教对策。徐文远说："王世充也是我的弟子，为人残忍狭隘，既造成这种形势，必然有别的企图。将军您原来的计划不合适了。不打败王世充，不能入朝。"李密说："原来以为先生是儒生，不通时势，现在不出门就定大计，又是多么贤明啊！"徐文远是徐孝嗣的玄孙。

[51]庚申，诏隋氏离宫游幸之所并废之。

[51]庚申（十七日），唐下诏废除隋代的皇帝离宫与行幸之处。

[52]戊辰，遣黄台公安抚山南。

[52]戊辰（二十五日），唐派遣黄台公李安抚山南。

[53]己巳，以隋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为刑部尚书。

[53]己巳（二十六日），任命隋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为刑部尚书。

[54]隋河间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群盗，窦建德攻之，岁余不下；闻炀帝凶问，帅吏士发丧，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吊之，琮因使者请降，建德退舍具馔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为之泣。诸将曰："琮久拒我军，杀伤甚众，力尽乃降，请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赏之以劝事君，奈何杀之！往在高鸡泊为盗，容可妄杀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岂得害忠良乎！"乃徇军中曰："先与王琮有怨敢妄动者，夷三族！"以琮为瀛州刺史。于是河北郡县闻之，争附于建德。

[54]隋河间郡丞王琮守卫郡城抵抗各路盗贼，窦建德攻王琮，一年多没有攻下；王琮得知隋炀帝被弑的噩耗，领着官吏百姓发丧，守城的人都哭泣，窦建德派使节来吊唁，王琮就顺势向使者请求投降，窦建德退军准备了饭菜招待他。王琮说到隋亡国，俯身痛哭，窦建德也流了泪。诸位将领说："王琮抵抗我军这么长时间，被他杀伤的人很多，没有抵抗能力了才投降，请求烹了他。"窦建德说："王琮是忠臣，我正要奖赏他用来勉励忠于君主的人，怎么能杀了他？以前在高鸡泊做强盗，也许可以随便杀人；现在要安抚百姓，平定天下，怎么可以杀害忠良呢？"于是宣告全军道："原先与王琮有仇怨而敢胡乱行事的，杀三族！"任命王琮为瀛州刺史。于是河北的郡县闻讯后，争相归附窦建德。

先是，建德陷景城，执户曹河东张玄素，将杀之，县民千余人号泣，请代其死，曰："户曹清慎无比，大王杀之，何以劝善！"建德乃释之，以为治书侍御史，固辞；及江都败，复以为黄门侍郎，玄素乃起。饶阳令宋正本，博学有才气，说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为谋主。建德定都乐寿，命所居曰金城宫，备置百官。

早先，窦建德攻下景城，捉住户曹河东人张玄素，将要杀了他，一千多县里的老百姓嚎啕大哭，请求代替张玄素去死，说：“没有比张户曹更清廉谨慎的了，大王杀了他，又怎么劝人向善？”于是窦建德释放了张玄素，以他为治书侍御史，张玄素坚决推辞；待到隋炀帝死于江都，窦建德又以他为黄门侍郎，张玄素才上任。隋饶阳令宋正本，知识渊博很有才华，以平定河北的策略说服窦建德，窦建德把他作为谋主。窦建德定都城于乐寿，下令住所称作金城宫，设置百官。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六卷

唐纪二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中武德元年（戊寅、618）

唐纪二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公元618年）

[1]八月，薛举遣其子仁果进围宁州，刺史胡演击却之。郝瑗言于举曰："今唐兵新破，关中骚动，宜乘胜直取长安。"举然之，会有疾而止。辛巳，举卒。太子仁果立，居于折城，谥举为武帝。

[1]八月，薛举派他的儿子薛仁果进军围攻宁州，唐宁州刺史胡演击退了薛仁果。郝瑗对薛举说："现在唐兵刚刚战败，关中骚动不安，应当乘胜直接攻取长安。"薛举同意他的意见，恰巧生了病没有实行。辛巳（初九），薛举去世。太子薛仁果继位，居住在折城，追谥薛举为武帝。

[2]上欲与李轨共图秦、陇，遣使潜诣凉州，招抚之，与之书，谓之从弟。轨大喜，遣其弟懋入贡。上以懋为大将军，命鸿胪少卿张俟德册拜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

[2]唐高祖打算和李轨共同谋取秦、陇的薛举父子，派使节秘密地到凉州，招抚李轨，致李轨的书信，称李轨为堂弟。李轨非常高兴，派遣弟弟李懋入贡于唐。高祖任命李懋为大将军，命鸿胪少卿张俟德册拜李轨为凉州总管，封为凉王。

[3]初，朝廷以安阳令吕珉为相州刺史，更以相州刺史王德仁为岩州刺史。德仁由是怨愤，甲申，诱山东大使宇文明达入林虑山而杀之，叛归王世充。

[3]当初，朝廷任命安阳令吕珉为相州刺史，改任相州刺史王德仁为岩州刺史。王德仁因为此事愤恨不平，甲申（十二日），引诱山东大使宇文明达进林虑山并杀了他，叛唐归附了王世充。

[4]己丑，以秦王世民为元帅，击薛仁果。

[4]己丑（十七日），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攻打薛仁果。

[5]丁酉，临洮等四郡来降。

[5]丁酉（二十五日），临洮等四郡前来降唐。

[6]隋江都太守陈棱求得炀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辇辂鼓吹，粗备天子仪卫，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于帝茔之侧。

[6]隋江都太守陈棱寻找到隋炀帝的灵柩，用宇文化及留下的车驾鼓吹，大体备齐了天子所用的仪仗，将炀帝改葬在江都宫西面的吴公台下。当时遇难的王公以下大臣，都依次埋葬在炀帝坟茔的两侧。

[7]宇文化及之发江都也，以杜伏威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于隋，皇泰主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

[7]宇文化及从江都出发时，以杜伏威为历阳太守；杜伏威没有接受他的任命，仍然向隋上表称臣，皇泰主拜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

沈法兴亦上表于皇泰主，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制置百官，以陈杲仁为司徒，孙士汉为司空，蒋元超为左仆射，殷芊为左丞，徐令言为右丞，刘子翼为选部侍郎，李百药为府掾。百药，德林之子也。

沈法兴也向皇泰主上表，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圣旨设置百官，以陈杲仁为司徒，孙士汉为司空，蒋元超为左仆射，殷芊为左丞，徐令言为右丞，刘子翼为选部侍郎，李百药为府掾。李百药是李德林的儿子。

[8]九月，隋襄国通守陈君宾来降，拜邢州刺史。君宾，伯山之子也。

[8]九月，隋襄国通守陈君宾前来投降，官拜邢州刺史。君宾是陈伯山的儿子。

[9]虞州刺史韦义节攻隋河东通守尧君素，久不下，军数不利；壬子，以工部尚书独孤怀恩代之。

[9]唐虞州刺史韦义节攻打隋河东通守尧君素，很久未能攻下，军队好几次陷于不利形势；壬子（初十），命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替代韦义节。

[10]初，李密既杀翟让，颇自骄矜，不恤士众；仓粟虽多，无府库钱帛，战士有功，无以为赏；又厚抚初附之人，众心颇怨。徐世尝因宴会刺讥其短；密不怿，使世出镇黎阳，虽名委任，实亦疏之。

[10]当初，李密杀了翟让后，很有点骄矜，不体恤广大士卒；虽然仓库里的粮食很多，但是没有钱币布帛，战士立了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行赏；对新来归附的人又极其优待，广大士卒心里很不满。徐世曾趁宴会讽刺他的短处，李密不高兴，让徐世去镇守黎阳，名义上是委以重任，实际上是疏远他。

密开洛口仓散米，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或离仓之后，力不能致，委弃衢路，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为车马所践；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谓贾闰甫曰："此可谓足食矣！"闰甫对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民所以襁负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无爱吝，屑越如此，窃恐一旦米尽民散，明公孰与成大业哉！"密谢之，即以闰甫判司仓参军事。

李密打开洛口仓分发粮食，没有防守和主管的人，又没有凭证，取米的人随便取多少；有的人离开粮仓后，拿不动，丢散在街道上，从仓城到外城门，路上的米有几寸厚，被车马践踏；前来这儿要粮吃的各路盗贼及其家属有近百万人，没有容器，就用荆条编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范围内，看上去象蒙上一层白沙。李密很高兴，对贾闰甫说："这可以称得上是足食了！"贾闰甫回答："国家的根本是老百姓，老百姓生存靠的是粮食。现在老百姓所以背着扛着像潮水一样涌来，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在这里的缘故。而有关官署却毫不爱惜，这样糟踏，我恐怕一旦没有米了百姓也就走散了，明公您又靠什么来完成大业呢？"李密感谢他的这番话，就任命闰甫为判司仓参军事。

密以东都兵数败微弱，而将相自相屠灭，谓旦夕可平；王世充既专大权，厚赏将士，缮治器械，亦阴图取密。时隋军乏食，而密军少衣，世充请交易，密难之；长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劝密许之。先是，东都人归密者，日以百数；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李密因为东都的军队几次打败仗，力量微弱，而且将相之间自相残杀，认为短期内就可以平东都；王世充专擅大权之后，重赏将士，修治器械，也在暗中准备谋取李密。当时隋朝的军队缺粮，而李密的部队少衣，王世充请求相互交换，李密感到为难，长史邴元真等人各自谋求私利，劝李密答应交换。原来东都每天有几百人归顺李密，得到粮食之后，投降的人越来越少，李密后悔，停止了交换。

密破宇文化及还，其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击之，恐人心不壹，乃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梦周公，令宣意于世充，当勒兵相助击贼；乃为周公立庙，每出兵，辄先祈祷。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请战。世充简练锐得二万余人，马二千余匹。壬子，出师击密，旗幡之上皆书永通字，军容甚盛。癸丑，至偃师，营于通济渠南，作三桥于渠上。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师，阻邙山以待之。

李密打败宇文化及回师，丧失了很多精兵好马，士兵也疲劳，生了病。王世充准备乘李密军队疲困进攻，又怕大家不一条心，于是谎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次梦到周公，让他转告王世充，应该统帅军队互相协助打击敌人。于是建周公庙，每次出军作战，都先祈祷。王世充命巫者宣称周公准备命仆射迅速讨伐李密，肯定会立大功，否则士兵都会染上疾病死去。王世充的士兵很多是楚人，相信这种妖言，都请求出战。王世充挑出二万多精锐，马二千多匹。壬子（初十），出兵攻打李密，旗帜上都写上“永通”的字，军容很强大。癸丑（十一日），到偃师，驻扎在通济渠南边，在渠水上搭设了三座桥梁。李密留王伯当守卫金墉城，自己带领精兵去偃师，以邙山为屏障等候王世充的军队。

密召诸将会议，裴仁基曰：“世充悉众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简精兵三万，傍河西出以逼东都。世充还，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我有余力，彼劳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东都兵有三不可当：兵仗精锐，一也；决计深入，二也；食尽求战，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致麾下。”陈智略、樊文超、单雄信皆曰：“计世充战卒甚少，屡经摧破，悉已丧胆。《兵法》曰，‘倍则战’，况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机展其勋效，及其锋而用之，可以得志。”于是诸将喧然，欲战者什七八，密惑于众议而从之。仁基苦争不能得，击地叹曰：“公后必悔之。”魏徵言于长史郑曰：“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未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

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蔑不胜矣。”曰：“此老生之常谈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谓常谈！”拂衣而起。

李密召集各位将领开会商议，裴仁基说：“王世充率领他的全部军队到这儿，洛阳必然空虚，我们可以分出兵力把守王世充军队要经过的要道，使他不能再向东前进，另挑选三万精兵，沿黄河向西进逼东都。王世充回军，我方就按兵不动；王世充再次出军，我方就再逼东都。这样，我方还有富余的力量，对方疲于奔命，肯定能打败他。”李密说：“您说得很好。但现在东都的军队有三个不可抵挡：武器精良，这是一；决计深入我方，这是二；粮食吃完了决战，这是三。我们只要利用城池坚守，保持力量等待，对方想交战打不成，求退兵又没退路，过不了十天，王世充的头就可以到我们手中。”陈智略、樊文超、单雄信都说：“算算王世充的士兵少得很，又好几次打了败仗，都已经吓破了胆。《兵法》说，‘己方力量是对方一倍则作战’，何况不止是一倍！况且刚刚来归附的江淮人士，正希望乘此机会一展身手建立功勋，趁他们的锐气利用他们作战，正可以成功。”于是众将领大声表示赞同，想打的占十分之七八，李密受众人的意见影响，决定照办。裴仁基苦苦争辩却不能说服众人，敲着地叹息道：“阁下以后一定会后悔今天的决定。”魏徵对长史郑说：“魏公虽然屡次打了胜仗，但是精兵骁将伤亡很多，战士心身很疲倦，有这两点很难应敌，况且王世充缺粮，志在决一死战，很难和他争战以决胜负，不如挖深壕沟，加高壁垒以拒敌，过不了十天半个月，王世充粮食吃完了，必然自己退兵，那时再追击他，没有不胜的。”郑说：“这是老生常谈了。”魏徵道：“这是奇策，怎么说是老生常谈！”拂袖而去。

程知节将内马军与密同营在北邙山上，单雄信将外马军营于偃师城北。世充遣数百骑渡通济渠攻雄信营，密遣裴行俨与知节助之。行俨先驰赴敌，中流矢，坠于地；知节救之，杀数人，世充军披靡，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世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兼斩追者，与行俨俱免。会日暮，各敛兵还营。密骁将孙长乐等十余人皆被重创。

程知节带领内马军同李密一起扎营在北邙山上，单雄信带领外马军驻扎在偃师城北。王世充派遣数百名骑兵渡过通济渠攻打单雄信的营寨，李密派遣裴行俨和程知节援助单雄信。裴行俨率先奔赴战场，中

流箭，倒在地下；程知节救起裴行俨，杀了几个人，王世充军队所向披靡，于是程知节抱着裴行俨骑着一匹马返回，被王世充的骑兵赶上，长枪直刺过来，程知节返身折断了刺来的长枪，又杀了追赶的人，和裴行俨一起脱身。恰好天色暗了，双方各自收兵回营。李密手下的猛将孙长乐等十几人都受了重伤。

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壁垒。世充夜遣二百余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命军士皆秣马蓐食。甲寅旦，将战，世充誓众曰："今日之战，非直争胜负；死生之分，在此一举。若其捷也，富贵固所不论；若其不捷，必无一人获免。所争者死，非独为国，各宜勉之！"迟明，引兵薄密。密出兵应之，未及成列，世充纵兵击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飞。世充先索得一人貌类密者，缚而匿之，战方酣，使牵以过陈前，噪曰："已获李密矣！"士卒皆呼万岁。其伏兵发，乘高而下，驰压密营，纵火焚其庐舍。密众大溃，其将张童仁、陈智略皆降，密与万余人驰向洛口。

李密刚刚打败了宇文化及，有些轻视王世充，不设防御敌人的围墙。王世充派二百多骑兵夜里秘密进入北邙山，埋伏在山谷中，命令士兵喂好马匹吃饱饭。甲寅（十二日）清晨，准备出击，王世充告诫众将士说："今天这一仗，不仅仅是争胜负，而是生与死全在此一举。如果胜了，荣华富贵自然不在话下；如果败了，一个人也逃不了。我们争相赴死，不单是为了国家，各位要努力作战！"天亮后，带兵逼近李密。李密出兵应战，还没来得及排好队，王世充就放兵攻击。王世充的士兵都是长江、淮河流域的人，剽悍勇猛，出入迅捷。王世充事先找到一个长得很象李密的人，捆起来藏好，战斗正激烈时，让人牵着通过阵前，大喊："已经捉住李密了！"士兵们都呼万岁。王世充埋伏的骑兵出击，从高处冲下来，驰向李密营地，放火焚烧房屋。李密部众溃散，将领张童仁、陈智略都投降了王世充，李密和一万多人逃往洛口。

世充夜围偃师；郑守偃师，其部下翻城纳世充。初，世充家属在江都，随宇文化及至滑台，又随王轨入李密，密留于偃师，欲以招世充。及偃师破，世充得其兄世伟、子玄应、虔恕、琼等，又获密将佐裴仁基、郑、祖君彦等数十人。世充于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真妻子、郑虔象母及密诸将子弟，皆抚慰之，令潜呼其父兄。

夜晚王世充包围偃师，郑守卫偃师，他的部下反而开城放王世充入城。当初，王世充的家属在江都，随宇文化及至滑台，又随王轨到了李密部队，李密把王世充家属留在偃师，打算用他们招降王世充。待到偃师城破，王世充寻回哥哥王世伟，儿子王玄应、王虔（玄）怒、王琼等人，又俘虏李密的将佐裴仁基、郑、祖君彦等几十人。王世充于是整顿兵马向洛口进发，得到邴元真的妻子、郑虔象的母亲以及李密众位将领的子弟，都加以安慰，让他们暗中招呼各自的父兄。

初，邴元真为县吏，坐赃亡命，从翟让于瓦冈；让以其尝为吏，使掌书记。及密开幕府，妙选时英，让荐元真为长史；密不得已用之，行军谋画，未尝参预。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仓。元真性贪鄙，宇文温谓密曰："不杀元真，必为公患。"密不应。元真知之，阴谋叛密；杨庆闻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将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潜引世充矣。密知而不发，因与众谋，待世充兵半济洛水，然后击之。世充军至，密候骑不时觉，比将出战，世充军悉已济矣。单雄信等又勒兵自据；密自度不能支，帅麾下轻骑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

当初，邴元真作县吏，犯了贪污罪逃跑在外，跟随翟让到瓦岗，翟让因为他曾经作过小官，让他掌文书。到李密开设幕府，挑选当时的出色人物时，翟让推荐邴元真为长史；李密不得已任用他为长史，但从未让他参与过军事行动的谋划。李密到西边抵抗王世充，留邴元真守洛口仓。邴元真性情贪婪浅薄，宇文温对李密说："不杀了邴元真，必然成为您的祸患。"李密没有答应。邴元真知道了此事，阴谋反叛李密；杨庆听说后，把邴元真的阴谋报告了李密，李密才真的怀疑邴元真。到此时，李密要进入洛口城，邴元真已经秘密派人招来王世充。李密知道后没有声张，乘机和众人商量，等王世充军队一半渡过洛水，然后攻击。王世充军到洛水，李密的骑哨兵没有及时发现，临到要出击时，王世充的军队已经全部过了河。单雄信等人又领兵自保；李密自己估计不能坚持，率领部下轻装乘马逃往虎牢，于是邴元真以洛口投降了王世充。

初，雄信骁捷，善用马槊，名冠诸军，军中号曰："飞将。"彦藻以雄信轻于去就，劝密除之；密爱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

当初，单雄信勇猛敏捷，善长骑马和使用长枪，名声为各军首位，军中称为“飞将”。房彦藻因为单雄信对去留很轻率，劝李密除掉他；但李密爱惜单雄信的才能，不忍心。待李密失利，单雄信便率领他的部下投降了王世充。

密将如黎阳，或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几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墉保河阳，密自虎牢归之，引诸将共议。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诸将皆曰：“今兵新失利，众心危惧，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尽。又人情不愿，难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众也，众既不愿，孤道穷矣。”欲自刎以谢众。伯当抱密号绝，众皆悲泣，密复曰：“诸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无功，诸君必保富贵。”府掾柳燮曰：“明公与唐公同族，兼有畴昔之好；虽不陪起兵，然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长安，此亦公之功也。”众咸曰：“然。”密又谓王伯当曰：“将军室家重大，岂复与孤俱行哉！”伯当曰：“昔萧何尽帅子弟以从汉王，伯当恨不兄弟俱从，岂以公今日失利遂轻去就乎！纵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从密入关者凡二万人。于是密之将帅、州县多降于隋。朱粲亦遣使降隋，皇泰主以粲为楚王。

李密将要去黎阳，有人说：“杀翟让的时候，徐世差点死了，现在失利了去投奔他，怎么能保险呢！”当时王伯当丢弃了金墉城保守河阳，李密从虎牢回到河阳，召诸将共同商议。李密想南面凭仗黄河，北面守住太行，东面连结黎阳，以此设法进取。众将都说：“现在军队刚失利，大家心中胆怯，如果再停留，恐怕要不了几天人就叛逃光了。而且人情不愿，也难以成功。”李密说：“孤所依靠的就是大家，大家既然不愿意，孤没路可走了。”打算自刎以谢众人。王伯当抱住李密哭得昏了过去，大家也都伤心落泪，李密又说：“有幸诸位没有抛弃我，应当一起回到关中；密自己虽然没有功劳，诸位必定保有富贵。”府掾柳燮说：“明公和唐公是同一宗族，又加上有过去联合的友谊；虽然没有随唐公一同起兵，但阻隔东都，切断了隋军的归路，使唐公不战而占领了长安，这也是您的功劳。”众人都说：“的确如此。”李密又对王伯当说：“将军您的家庭重要，怎么可以又和孤一同走呢？”王伯当说：“过去萧何率领所有的子弟跟随汉王，伯当遗憾的是兄弟们不能都跟着您，怎么能因为您今天失利就不看重去留了呢？纵然是粉身碎

骨葬身原野，也心甘情愿跟随您！”周围的人无不深受感动。跟随李密入关的有二万人。于是李密原有的将帅、州县大多归顺了隋。朱粲也派使节投降了隋，皇泰主以朱粲为楚王。

[11]甲寅，秦州总管窦轨击薛仁果，不利；骠骑将军刘感镇泾州，仁果围之。城中粮尽，感杀所乘马以分将士，感一无所啖，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数矣；会长平王叔良将士至泾州，仁果乃扬言食尽，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人伪以城降。叔良遣感帅众赴之；己未，至城下，扣城中人曰：“贼已去，可逾城入。”感命烧其门，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诈，遣步兵先还，自帅精兵为殿。俄而城上举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战于百里细川，唐军大败，感为仁果所擒。仁果复围泾州，令感语城中云：“援军已败，不如早降。”感许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馁，亡在旦夕，秦王帅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勉之！”仁果怒，执感，于城旁埋之至膝，驰骑射之；至死，声色逾厉。叔良婴城固守，仅能自全。感，丰生之孙也。

[11]甲寅（十二日），唐秦州总管窦轨进攻薛仁果，不利；骠骑将军刘感镇守泾州，薛仁果包围了泾州。泾州城中粮食吃光了，刘感把自己骑的马杀了分给将士们，自己没有吃一点肉，只用煮马骨的汤拌了木屑吃。城池几次濒临陷落；恰好长平王李叔良带兵至泾州，薛仁果于是扬言粮食吃完了，带兵向南而去。乙卯（十三日），薛仁果又派高人假装以城池降唐。李叔良派遣刘感率部下赴高；己未（十七日），到高 城下，敲城门，城里的人说：“贼已经走了，可以翻城墙进城。”刘感下令烧高城门，城上人倒水浇下来，刘感知道城里人是诈降，让步兵先回师，自己带领精兵走在最后。一会儿，城上点燃三座烽火，薛仁果的军队从南原大批涌下来，与刘感军在百里细川交战，唐军大败，刘感被薛仁果抓获。薛仁果又包围了泾州，命令刘感向城中喊话说：“援军已经被打败了，不如尽快投降。”刘感答应了，到城下却大声喊道：“反贼没粮食挨饿，很快就要灭亡了，秦王率领几十万军队从四面赶来，城里的人不要担心，努力守城！”薛仁果很恼火，捉住刘感，在城旁把刘感活埋到膝盖，骑马跑着用箭射刘感；一直到死，刘感声音愈来愈高、态度愈来愈愤怒。李叔良环城坚守，仅能保全自己，无力救刘感。刘感是刘丰生的孙子。

[12]庚申，陇州刺史陕人常达击薛仁果于宜禄川，斩首千余级。

[12]庚申（十八日），唐陇州刺史陕人常达在宜禄川攻击薛仁果，杀了一千多人。

[13]上遣从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郑元以女妓遗始毕可汗。壬戌，始毕复遣骨咄禄特勒来。

[13]唐高祖派侄子襄武公李琛、太常卿郑元把女妓送给突厥始毕可汗。壬戌（二十日），始毕又派遣骨咄禄特勒来唐。

[14]癸亥，白马道士傅仁均造《戊寅历》成，奏上，行之。

[14]癸亥（二十一日），白马县的道士傅仁均编成了《戊寅历》，上奏章进呈，唐从此实行《戊寅历》。

[15]薛仁果屡攻常达，不能克，乃遣其将仵士政以数百人诈降，达厚抚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达，拥城中二千人降于仁果。达见仁果，词色不屈，仁果壮而释之。奴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乎？"达曰："汝逃死奴贼耳！"贵怒，欲杀之；人救之，得免。

[15]薛仁果屡次攻常达，都未能取胜，于是派他的将领仵士政带几百人诈降，常达待仵士政很优厚。乙丑（二十三日），仵士政伺机带他的部下劫持了常达，带着城里的二千人投降了薛仁果。常达见了薛仁果，言辞表情毫不屈服，薛仁果因为他的豪壮放了他。奴仆出身的贼帅张贵对常达说："你认识我吗？"常达说："你不就是该死而逃跑的奴贼吗？"张贵很气恼，要杀了常达；有人相救，常达才免于一死。

[16]辛未，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

[16]辛未（二十七日），唐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

[17]宇文化及至魏县，张恺等谋去之；事觉，化及杀之。腹心稍尽，兵势日蹙，兄弟更无他计，但相聚酣宴，奏女乐。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为计，强来立我。今所向无成，士马日散，负弑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灭族，岂不由汝乎！"持其两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赐尤，及其将败，乃欲归罪，何不杀我以降窦建德！"数相斗阋，言无长幼；醒而复饮，以此为恒。其众多亡，化及自知必败，叹曰："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鸩杀秦王浩，即皇帝位于魏县，国号许，改元天寿，署置百官。

[17]宇文化及到魏县，张恺等人商议要离开他；事情被查觉，宇文化及杀了张恺等人。心腹之人逐渐丧失殆尽，兵力日益削弱，兄弟们

更没有什么计谋，只有相互聚会在一起尽情吃喝，玩歌伎。宇文化及喝醉了，抱怨智及道：“当初我什么也不知道，是你的主意，一定要推我为首。如今一事无成，人马日益减少，背着弑君的罪名，为天下所不容，现在遭灭族，还不是因为你！”搂着两个儿子哭起来。智及生气地说：“当初事情成功的时候，你不怪我，到了要失败时，又想归罪于我，怎么不杀了我投降窦建德！”好几次相互争吵打了起来，说话也不分老小，酒醒后又饮酒，以此为常事。宇文化及的部下大多逃跑了，化及自己知道肯定要失败，叹息道：“人生自然是要死的，怎能不当一天皇帝呢？”于是用鸩酒毒死了秦王杨浩，在魏县即皇帝位，国号许，改年号天寿，设置百官。

[18]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18]冬季，十月，壬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19]戊寅，宴突厥骨咄禄，引骨咄禄升御坐以宠之。

[19]戊寅（初七），唐高祖宴请突厥骨咄禄，领骨咄禄登上皇帝的宝座表示恩宠。

[20]李密将至，上遣使迎劳，相望于道。密大喜，谓其徒曰：“我拥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连城数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当尽至；比于窦融，功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己卯，至长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众心颇怨。既而以密为光禄卿、上柱国，赐爵邢国公。密既不满望，朝臣又多轻之，执政者或来求贿，意甚不平；独上亲礼之，常呼为弟，以舅子独孤氏妻之。

[20]李密就要到长安了，高祖接连不断地派人前去迎接慰问。李密非常高兴，对他的部下说：“我拥有百万兵力，一朝脱去战袍归顺唐，崤山以东几百座城镇，知道我在这里，派人去招降，也会全部来归顺的；比起窦融，功劳也不小，还能不给我安排一个要职吗？”己卯（初八），李密到长安，负责部门对他们的供应颇差，李密部下的士兵接连几天没饭吃，众人心里颇生怨气。不久唐以李密为光禄卿、上柱国，赐他邢国公的爵位。李密没能满足原来的期望，大臣们大多又轻视他，有些掌权的人向李密索取贿赂，李密内心很不满意；唯有高祖对待他很好，经常称他为弟，将舅舅的女儿独孤氏嫁给他。

[21]庚辰，诏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山东诸军并受节度；以黄门侍郎崔民为副。

[21]庚辰（初九），唐高祖下诏任命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山东各路兵马都接受他的指挥；以黄门侍郎崔民为副使。

[22]邓州刺史吕子臧与抚慰使马元规击朱粲，破之。子臧言于元规曰："粲新败，上下危惧，请并力击之，一举可灭。若复迁延，其徒稍集，力强食尽，致死于我，为患方深。"元规不从。子臧请独以所部兵击之，元规不许。既而粲收集余众，兵复大振，自称楚帝于冠军，改元昌达，进攻邓州。子臧抚膺谓元规曰："老夫今坐公死矣！"粲围南阳，会霖雨城坏，所亲劝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贼者乎！"帅麾下赴敌而死。俄而城陷，元规亦死。

[22]邓州刺史吕子臧和抚慰使马元规攻打朱粲，打败了他。吕子臧向马元规建议："朱粲刚打了败仗，上上下下都胆怯，我请求和您会兵进攻他，可以一下子消灭他。如果再拖延下去，朱粲的部队逐渐收拢，力量增加而粮食吃光，会跟我们拼死，那将成为大患。"马元规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吕子臧又要求由他自己的部队去攻打朱粲，马元规也没有答应。不久，朱粲收聚他的余部，重振军势，在冠军自称楚帝，改年号昌达，进攻邓州。吕子臧捶着胸对马元规说："因为您，今天要了老夫的命了！"朱粲围攻南阳，恰逢连绵大雨冲毁了城墙，亲信劝吕子臧投降，吕子臧说："哪有天子的一方大臣向强盗投降的？"率领部下冲向敌人，战死。一会儿城池陷落，马元规也死了。

[23]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宝及将卒十余万人还东都，陈于阙下。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为太尉、尚书令、内外诸军事，仍使之开太尉府，备置官属，妙选人物。世充以裴仁基父子骁勇，深礼之。徐文远复入东都，见世充，必先拜。或问曰："君倨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远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贤士；王公，小人也，能杀故人，吾何敢不拜！"

[23]癸未（十二日），王世充收罗了李密的美女珍宝以及部下十几万人回到东都，排列在皇宫门前的阙楼之下。乙酉（十四日），皇泰主对他们实行大赦。丙戌（十五日），以王世充为太尉、尚书令、内外诸军事，又让他建太尉府，设置官属，选拔优秀人物。王世充因为裴仁基父子骁勇，很尊重他们。徐文远又回到东都，见王世充，必定先行礼。有人问他："您见李密很傲慢，却很敬重王公，是什么原

因？”徐文远说：“魏公李密是君子，能够容纳贤士；王公是小人，老熟人也能杀，我怎么敢不行礼？”

[24]李密总管李育德以武陟来降，拜陟州刺史。育德，谔之孙也。其余将佐刘德威、贾闰甫、高季辅等，或以城邑，或帅众，相继来降。

[24]李密的总管李育德以武陟来降唐，拜陟州刺史。李育德是李谔的孙子。李密手下其他的将领刘德威、贾闰甫、高季辅等人，或者以城镇，或者率领部下，相继前来降唐。

初，北海贼帅綦公顺帅其徒三万攻郡城，已克其外郭，进攻子城；城中食尽，公顺自谓克在旦夕，不为备。明经刘兰成纠合城中骁健百余人袭击之，城中见兵继之，公顺大败，弃营走，郡城获全。于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为六军，各将之，兰成亦将一军。有宋书佐者，离间诸军曰：“兰成得众心，必为诸人不利，不如杀之。”众不忍杀，但夺其兵以授宋书佐。兰成恐终及祸，亡奔公顺；公顺军中喜噪，欲奉以为主，固辞，乃以为长史，军事咸听焉。居五十余日，兰成简军中骁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里，留十人，使多芟草，分为百余积；二十里，又留二十人，各执大旗；五六里，又留三十人，伏险要；兰成自将十人，夜，距城一里许潜伏；余八十人分置便处，约闻鼓声即抄取人畜亟去，仍一时焚积草。明晨，城中远望无烟尘，皆出樵牧。日向中，兰成以十人直抵城门，城上钲鼓乱发；伏兵四出，抄掠杂畜千余头及樵牧者而去。兰成度抄者已远，徐步而还。城中虽出兵，恐有伏兵，不敢急追；又见前有旌旗、烟火，遂不敢进而还。既而城中知兰成前者众少，悔不穷追。居月余，兰成谋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门。城中人竞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顺将大兵总至。郡兵奔驰还城，公顺进兵围之；兰成一言招谕，城中人争出降。兰成抚存老幼，礼遇郡官，见宋书佐，亦礼之如旧，仍资送出境，内外安堵。

当初，北海地方的贼帅綦公顺率领他的三万人进攻郡城，已经攻陷郡城的外郭，进而攻击子城；城中粮食吃光了，綦公顺自认为很快就能攻陷，不设防备。中过明经科的刘兰成集合了一百多位城里的骁健袭击綦公顺，城中现有的士兵跟上他们一同进攻，公顺大败，放弃了营地逃走，郡城得以保全。于是，郡里的长官及大族把城里的百姓分

为六个军，各自分别统领，刘兰成领一军。有一位宋书佐，离间各军，说道：“兰成得人心，必然不利于各位，不如杀了他。”大家不忍杀刘兰成，只夺了他的兵改交宋书佐统领。刘兰成恐怕最终逃不脱祸事，逃跑投奔了綦公顺；綦公顺的部队高兴地喧哗，想拥载他为首领，刘兰成坚决推辞，于是以他为长史，军队事情都听从刘兰成的。过了五十多天，刘兰成从军队中挑选了一百五十人，去北海抢掠。离城四十里，留下十人，命他们多割草，分成一百多堆；离城二十里，又留下二十人，让他们分别扛着大旗；离城五六里，又留下三十人，埋伏在险要之处；刘兰成自己带领十个人，半夜悄悄地埋伏在离城一里多的地方；其余八十人分别安置在方便的地方，约定听到鼓声立即抢夺人畜，然后马上离开，并同时点燃草堆。第二天清晨，城中看远处没有显示战斗的烟火尘土，都出城砍柴放牧。接近中午，刘兰成带十人一直抵达城门，城上钲鼓乱敲，刘兰成的伏兵四处出击，抢夺了各种牲畜一千多头，以及砍柴放牧的人然后撤走。刘兰成估计抄掠的人已经走远，慢慢地走了回去。城里虽然出兵，但是怕有伏兵，不敢急追；又看到前方有旌旗、烟火，于是不敢前进，退了回去。不久城里知道上次刘兰成带的人很少，后悔没有追下去。过了一个多月，刘兰成又谋划攻取北海郡城，改为带二十人直接抵达城门。城中的人争相出城追逐，走了没有十里，綦公顺率领大军忽然出现。郡里的军队奔驰回城，綦公顺进军包围了郡城；刘兰成晓谕城里人，说一句话，城里的人就争相出城投降。刘兰成安抚老人儿童，对郡里的官员很尊重，见到宋书佐，还象过去一样有礼貌，于是给他钱，送他离境，城内外没有受骚扰。

时海陵贼帅臧君相闻公顺据北海，帅其众五万来争之；公顺众少，闻之大惧。兰成为公顺画策曰：“君相今去此尚远，必不为备，请将军倍道袭击其营。”公顺从之，自将骁勇五千人，赍熟食，倍道袭之。将至，兰成与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营五十里，见其抄者负担向营，兰成亦与其徒负担蔬米、烧器，诈为抄者，择空而行听察，得其号及主将姓名；至暮，与贼比肩而入，负担巡营，知其虚实，得其更号。乃于空地燃火营食，至三鼓，忽于主将幕前交刀乱下，杀百余人，贼众惊扰；公顺兵亦至，急攻之，君相仅以身免，俘斩数千，收其资粮甲仗以还。由是公顺党众大盛。及李密据洛口，公顺以众附之，密败，亦来降。

当时海陵帅臧君相听说綦公顺占领了北海，率领他的五万人前来争夺郡城；綦公顺的人少，闻讯非常恐慌。刘兰成为公顺出谋划策：“君相现在离这里还远，肯定不加防备，请将军您急速行军袭击他的军营。”綦公顺听从了他的建议，亲自带领五千骁用，携带干粮，急速行军进攻臧君相。快要到时，刘兰成和二十名敢死兵士先行，距离臧君相营地五十里，见到君相手下出外掠夺的人肩挑背扛地向营地走去，刘兰成和他的手下也背着蔬菜粮食、炊具冒充抢夺的人，乘机进行侦察，了解了对方的军号以及主将的姓名。傍晚，与对方并肩进入营地，背着东西走遍了营地，了解到敌营的虚实以及夜里值更守卫的暗号。于是在空地点火作饭，至三更时，忽然在主将帐幕前一起拔刀乱砍，杀一百多人，对方受惊扰，綦公顺的部队也到达，急攻敌军，臧君相只身逃脱。綦公顺等俘虏并杀死了几千人，缴获臧君相的物资粮食和武器后回师，綦公顺的人马因此大大地强盛起来。当李密占据洛口，綦公顺带部下归附了李密；李密失败后，也来投降了唐。

[25]隋末群盗起，冠军司兵李袭誉说西京留守阴世师遣兵据永丰仓，发粟以赈贫乏，出库物赏战士，移檄郡县，同心讨贼。世师不能用。乃求募兵山南，世师许之。上克长安，自汉中召还，为太府少卿；乙未，附袭誉籍于宗正。袭誉，袭志之弟也。

[25]隋末，各路豪强纷纷起兵，冠军司兵李袭誉劝说西京留守阴世师派兵占据永丰仓，发放粮食救济贫穷的人，拿出库房里的物品赏给战士，通告郡县，同心讨贼。阴世师没有采用他的建议。于是李袭誉请求去山南召募士兵，阴世师答应了他。唐高祖攻陷长安，从汉中召李袭誉回长安，任命他为太府少卿；乙未（二十四日），在宗正寺把李袭誉编入天子宗族的名册。李袭誉是李袭志的弟弟。

[26]丙申，朱粲寇淅州，遣太常卿郑元帅步骑一万击之。

[26]丙申（二十五日），朱粲侵犯淅州，唐派太常卿郑元率领一万步兵、骑兵攻打朱粲。

[27]是月，纳言窦抗罢为左武候大将军。

[27]这个月，唐纳言窦抗降为左武候大将军。

[28]十一月，乙巳，凉王李轨即皇帝位，改元安乐。

[28]十一月，乙巳（初四），凉王李轨登皇帝位，改年号安乐。

[29]戊申，王轨以滑州来降。

[29]戊申（初七），王轨以滑州前来降唐。

[30]薛仁果之为太子也，与诸将多有隙；及即位，众心猜惧。郝瑗哭举得疾，遂不起，由是国势浸弱。秦王世民至高，仁果使宗罗将兵拒之；罗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出。诸将咸请战，世民曰："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六十余日，仁果粮尽，其将梁胡郎等帅所部来降。世民知仁果将士离心，命行军总管梁实营于浅水原以诱之。罗大喜，尽锐攻之，梁实守险不出；营中无水，人马不饮者数日。罗攻之甚急；世民度贼已疲，谓诸将曰："可以战矣！"迟明，使右武候大将军庞玉陈于浅水原。罗并兵击之，玉战，几不能支，世民引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罗引兵还战。世民帅骁骑数十先陷陈，唐兵表里奋击，呼声动地，罗士卒大溃，斩首数千级。世民帅二千余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曰："仁果犹据坚城，虽破罗，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世民曰："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舅勿复言！"遂进。仁果陈于城下，世民据泾水临之，仁果骁将浑等数人临陈来降。仁果惧，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军继至，遂围之。夜半，守城者争自投下。仁果计穷，己酉，出降；得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

[30]薛仁果作太子时，和大多数的将领有矛盾；他当皇帝后，众人心里疑忌不安。薛举去世，郝瑗伤心过度得了病，于是不治而死，王国的势力也从此逐渐衰落。秦王李世民到高，薛仁果派宗罗领兵抵御；宗罗几次挑战，李世民坚守营垒不出战。诸位将领都请战，世民说："我军才打了败仗，士气沮丧，对方仗着得胜而骄傲，有轻视我们的意思，我们应当紧闭营门耐心等待。他们骄傲我们奋勇，可以一仗打败他们。"于是命令全军："有敢请战的，斩首！"双方相持六十多天，薛仁果的军队粮食吃完了，将领梁胡郎等人率领各自的队伍前来投降。李世民了解到薛仁果手下的将领士卒有离异之心，命令行军总管梁实在浅水原扎营引诱薛仁果部下。宗罗知道后非常高兴，出动全部精锐攻梁实，梁实守住险要不出战。营地中没有水源，好几天人马没有水喝。宗罗的攻击很猛烈；李世民估计对方已经疲劳，对诸位将领说："可以打了！"快到天亮，李世民让右武候大将军庞玉在浅水原

列阵。宗罗合兵攻庞玉，庞玉作战，几乎不能坚持了，李世民带领大军出其不意从浅水原北方出现，宗罗带军迎战。世民率领几十名骁骑率先冲入敌阵，唐军内外奋力搏斗，呼声动地，宗罗的部队大败，唐军杀了几千人。世民率领二千多骑兵追击宗罗，窦轨拉住马苦苦地劝道："薛仁果还占据着坚固的城池，我们虽然打败了宗罗，但不能轻易冒进，我请求暂且按兵不动，观察一下薛仁果的动静。"李世民说："我考虑这个问题很久了，现在我军取胜势如破竹，机不可失，舅舅不要再说了！"于是进军。薛仁果在城下列阵，李世民依泾河面对薛仁果营地，薛仁果手下的骁将浑等人到唐军阵前投降。薛仁果怕了，带兵进城拒守。天快黑时，唐大军相继到达，于是包围了城池。半夜，守城的人纷纷下城投降。薛仁果无计可施，己酉（初八），出城投降；唐得薛仁果的一万多名精兵，五万名男女。

诸将皆贺，因问曰："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轻骑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罗所将皆陇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共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虚弱，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众皆悦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罗、翟长孙等将之，与之射猎，无所疑间。贼畏威衔恩，皆愿效死。世民闻褚亮名，求访，获之，礼遇甚厚，引为王府文学。

诸位将领都来祝贺，顺便问："大王一仗就取得了胜利，骤然舍弃步兵，又没有攻城的用具，轻骑直到城下，众人都认为无法攻克城池，却很快就取胜，是什么原因呢？"李世民说："宗罗的部下都是陇山之西的人，将领骁勇，士卒剽悍；我只是出其不意打败了他，杀伤不多。如果迟迟不追击，则都会返回城内，薛仁果加以抚慰再派他们作战，就不容易战胜了；如果迅速追击，则将跑散回到陇山之西，折城就虚弱，薛仁果吓破了胆，没有时间谋划，这就是我取胜的原因。"众人都心悦诚服。李世民把投降的士兵全都交给薛仁果兄弟以及宗罗、翟长孙等人统领，和他们一起打猎，丝毫不加怀疑戒备，这些人畏惧李世民的威严，又感受李世民的恩德，都愿以死效劳。李世民听说褚亮的名气，访求并找到了褚亮，对他很尊重，很优厚，让他作秦王府的文学。

上遣使谓世民曰:“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必尽诛其党以谢冤魂。”李密谏曰:“薛举虐杀无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怀服之民，不可不抚！”乃命戮其谋首，余皆赦之。

唐高祖派遣使者对李世民说:“薛举父子杀了我们很多士卒，务必杀光他们的同党以告慰死去的冤魂。”李密进谏说:“薛举残暴地杀害无辜者，这正是他灭亡的原因，陛下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已心悦诚服的百姓，不能不加安抚！”于是下令杀掉主要谋划者，其余的人都给予赦免。

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于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见上犹有傲色；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谓殷开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

高祖派李密到豳州迎接秦王李世民，李密自己仗着智略功名，见皇上时还有傲慢之意，待见了李世民，不由得惊服，私下对殷开山说:“这真是英主，不是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平定祸乱呢？”

诏以员外散骑常侍姜为秦州刺史，抚以恩信，盗贼悉归首，士民安之。

下诏任命员外散骑常侍姜为秦州刺史，姜以施恩与信义怀柔地方，盗贼全都自首，百姓感到安定。

[31]徐世据李密旧境，未有所属。魏徵随密至长安，乃自请安集山东，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徐世书，劝之早降。世遂决计西向，谓长史阳翟郭孝恪曰:“此民众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献之，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也，吾实耻之。今宜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以启魏公，使自献之。”乃遣孝恪诣长安，又运粮以饷淮安王神通。上闻世使者至，无表，止有启与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意，上乃叹曰:“徐世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赐姓李。以孝恪为宋州刺史，使与世经略虎牢以东，所得州县，委之选补。

[31]徐世占据了原属李密的地盘，没有归附任何人。魏徵随李密到长安，于是自己请求招抚潼关以东地区，高祖以他为秘书丞，乘驿站的传车到黎阳，致书徐世，劝他尽快投降唐。徐世于是决定向西投唐，对长史阳翟人郭孝恪说:“这里的百姓和土地，都是魏公的，我如果上表献百姓土地，是利用主人的失败，当作自己的功劳求得富贵，我深以为耻。现在应当登记郡县的户口、士兵及马匹的数目，上报魏

公，由他自己献上。”于是派遣郭孝恪到长安，又运粮食供给淮安王李神通。高祖听说徐世的使者到长安，没有奉表，只有书信给李密，非常奇怪。郭孝恪陈述了徐世的意思，高祖于是感叹道：“徐世不违背道德，不希求功劳，真是个好臣子呀！”赐他姓李。以郭孝恪为宋州刺史，让他和李世策划处理虎牢以东地区，得到的州县，委任他们选补官吏。

[32]癸丑，独孤怀恩攻尧君素于蒲反。行军总管赵慈景尚帝女桂阳公主，为君素所擒，枭首城外，以示无降意。

[32]癸丑（十二日），独孤怀恩在蒲反攻打尧君素。行军总管赵慈景娶高祖的女儿桂阳公主为妻，被尧君素俘虏，尧君素杀了他，把头挂在城外，以表示没有投降的意思。

[33]癸亥，秦王世民至长安，斩薛仁果于市，赐常达帛三百段。赠刘感平原郡公，谥忠壮。扑杀仵士政于殿庭。以张贵尤淫暴，腰斩之。上享劳将士，因谓群臣曰：“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业，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贵。使王世充得志，公等岂有种乎！如薛仁果君臣，岂可不以为前鉴也！”己巳，以刘文静为户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复殷开山爵位。

[33]癸亥（二十二日），秦王李世民到长安，在闹市杀了薛仁果，赐给常达三百段帛。追赠刘感平原郡公，谥号忠壮。在宫殿庭院中击杀了仵士政。因为张贵太荒淫暴虐，腰斩了张贵。高祖宴请慰劳将士，乘机对群臣说：“各位共同的辅助拥戴使我成就了帝王之业，假如天下承平，可以共同保守富贵。让王世充得志，各位还能有性命身家吗？像薛仁果君臣，怎么能不作为前车之鉴呢？”己巳（二十八日），以刘文静为户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恢复殷开山的爵位。

[34]李密骄贵日久，又自负归国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郁郁不乐。尝遇大朝会，密为光禄卿，当进食，深以为耻；退，以告左武卫大将军王伯当。伯当心亦怏怏，因谓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内耳。今东海公在黎阳，襄阳公在罗口，河南兵马，屈指可计，岂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献策于上曰：“臣虚蒙荣宠，安坐京师，曾无报效；山东之众皆臣故时麾下，请往收而抚之。凭藉国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闻密故将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群臣多谏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鱼于泉，放虎于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

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贼交斗，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诣山东，收其余众之未下者。密请与贾闰甫偕行，上许之，命密及闰甫同升御榻，赐食，传饮卮酒曰：“吾三人同饮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有人确执不欲弟行，朕推赤心于弟，非他人所能间也。”密、闰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当为密副而遣之。

[34]李密长期地位崇高又骄纵，自己又仗着归附国家的功劳，朝廷给他的待遇与他的愿望不符，因此郁郁不乐。曾经适逢大朝会，李密作为光禄卿应当进奉食物，他深深以此为耻，退朝后，告诉了左武卫大将军王伯当。王伯当心里也郁郁不乐，因此对李密说：“天下的事情都在您的掌握中。现在东海公徐世在黎阳，襄阳公在罗口，黄河以南的兵马屈指可数，怎么能长期这样下去？”李密非常高兴，于是向高祖献策：“臣空受荣宠，安坐京师，不曾报效国家；山东之众都是臣过去的部下，请让臣前往山东收抚，凭借国家的威力，取王世充不过象拾地下的草介一样！”高祖听说李密的旧将士大多不服王世充，也准备派遣他前往收服，群臣大多劝谏说：“李密狡猾好反，现在派他去山东，犹如放鱼于泉，放虎归山，肯定不会回来了！”高祖说：“帝王自有天命，不是小子所能取得的。假如他叛离，就象用蒿子作的箭射到蒿子里，不值得可惜！现在让二贼互相争斗，我们可以坐收渔利。”辛未（二十九日），派李密往崤山以东，收服他尚未归附的余部。李密请求和贾闰甫一同去，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命李密和贾闰甫一起登上御榻，赐给他们食品，传着喝了卮中的酒说：“我们三人同饮这酒用来表明同心，二位好好建立功勋，以称朕的心意，大丈夫答应人一句话，千金也不能改变。有人确实坚持不愿让兄弟去，朕以真心对兄弟，不是别人能够离间的。”李密、贾闰甫再三拜谢受命。高祖又以王伯当为李密的副手派他去山东。

[35]有大鸟五集于乐寿，群鸟数万从之，经日乃去。窦建德以为己瑞，改元五凤。宗城人有得玄圭献于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会稽孔德绍皆曰：“此天所以赐大禹也，请改国号曰夏。”建德从之。以正本为纳言，德绍为内史侍郎。

[35]有五只大鸟落在乐寿，数万只鸟随着大鸟，经过一天才离开。窦建德以为是自己的祥瑞之兆，改年号五凤。宗城有人得到玄圭献给

窦建德，宋正本和景城丞会稽人孔德绍都说：“这是上天赐给大禹的，请将国号改为夏。”窦建德听从了他们的请求。以宋正本为纳言，孔德绍为内史侍郎。

初，王须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将魏刀儿代领其众，据深泽，掠冀、定之间，众至十万，自称魏帝。建德伪与连和，刀儿弛备，建德袭击破之，遂围深泽；其徒执刀儿降，建德斩之，尽并其众。

当初王须拔夺取幽州时，中流箭而死，他的部将魏刀儿代替他率领军队，占据深泽，在冀、定之间掠夺，手下有十万人，自称魏帝。窦建德假意和魏刀儿联合，魏刀儿放松了戒备，建德袭击并打败了他，于是包围了深泽；魏刀儿的部下绑了他投降，窦建德斩了魏刀儿，合并了他全部队伍。

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棱不下。棱婿崔履行，暹之孙也，自言有奇术，可使攻者自败，棱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斗，曰：“贼虽登城，汝曹勿怖，吾将使贼自缚。”于是为坛，夜，设章醮，然后自衣衰，杖竹登北楼恸哭；又令妇女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棱将战，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犹未已。建德见棱曰：“卿忠臣也！”厚礼之，以为内史令。

易、定等州都投降了窦建德，唯有冀州刺史棱未降。棱的女婿崔履行是崔暹的孙子，自称有奇妙的法术，可以让进攻的人自己失败，棱相信了他。崔履行命令守城的人都坐下，不得随意作战，说：“贼人就是登上了城墙，你们也不用怕，我能让贼人自己绑起来。”于是搭了土坛，晚上，设符祈祷，然后自己穿着丧服，柱竹竿登上北楼恸哭；又让妇女爬上屋子四面抖动裙子。窦建德攻城很猛，棱要迎战，崔履行坚决阻止了他。一会儿城池陷落，履行还哭个没完。窦建德见了棱说：“你是忠臣！”非常尊重他，以他为内史令。

[36]十二月，壬申，诏以秦王世民为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其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并受节度。

[36]十二月，壬申（初二），唐高祖下诏以秦王李世民为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指挥。

[37]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来降。

[37]癸酉（初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从宇文化及处前来投降。

[38]隋将尧君素守河东，上遣吕绍宗、韦义节、独孤怀恩相继攻之，俱不下。时外围严急，君素为木鹅，置表于颈，具论事势，浮之于河；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皇泰主见而叹息，拜君素金紫光禄大夫。庞玉、皇甫无逸自东都来降，上悉遣诣城下，为陈利害，君素不从。又赐金券，许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谓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义，非妇人所知！"引弓射之，应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济，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国家，未尝不欷。谓将士曰："吾昔事主上于藩邸，大义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终，天命有属，自当继头以付诸君，听君等持取富贵。今城池甚固，仓储丰备，大事犹未可知，不可横生心也！"君素性严明，善御众，下莫敢叛。久之，仓粟尽，人相食；又获外人，微知江都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杀君素以降，传首长安。君素遣朝散大夫解人王行本将精兵七百在他所，闻之，赴救不及，因捕杀君素者党与数百人，悉诛之，复乘城拒守，独孤怀恩引兵围之。

[38]隋将领尧君素守卫河东，高祖先后派吕绍宗、韦义节、独孤怀恩攻打，都没有攻克。当时，城外包围很严，攻城很急，尧君素作一只木鹅，把表章放在鹅颈中，详细叙述了形势，放入黄河；守卫河阳的人得到木鹅，送到东都，皇泰主见了叹息不已，拜君素金紫光禄大夫。庞玉、皇甫无逸从东都前来投降，高祖都派往河东城下，向尧君素讲述利害关系，君素不听，又赐君素金券，答允他不死。君素的妻子又到城下，对他说："隋王室已经灭亡了，君何必自己吃苦？"君素说："天下名义，不是女人能了解的！"拉弓射妻子，妻子随弦响倒下。尧君素自己也知道守不住，但是志在一死，每当说到隋朝，没有不抽泣的。对将士们说："我过去在晋王府就侍奉主上，依大义不能不死。如果隋的国统永远终结，天命另有所属，我会自己砍了自己的头交给各位，随你们拿着去取得富贵。现在城池非常坚固，仓库储备很充足，天下大事还无法预料，不能另外生二心！"君素性格严厉贤明，善于管理部下，部下没有敢反叛的。时间长了，仓里的粮食吃完了，就人吃人；又抓获外面的人，略微知道江都隋室灭亡。丙子（初六），尧君素身边的薛宗、李楚客杀了他投降唐军，把尧居素的头颅送到长安。此前尧君素派朝散大夫解县人王行本带七百精兵驻扎在别的地方，王行本闻知尧君素被杀的消息后，救援已来不及，于是捉住

杀尧君素的人的同党几百人，全部杀死，重新登城拒守，独孤怀恩带兵围攻。

[39]丁酉，隋襄平太守邓以柳城、北平二郡来降，为为营州总管。

[39]丁酉（疑误），隋襄平太守邓以柳城、北平二郡前来降唐。封邓为营州总管。

[40]辛巳，太常卿郑元击朱粲于商州，破之。

[40]辛巳（十一日），太常卿郑元在商州攻打朱粲，打败了他。

[41]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罗艺，艺曰："我隋臣也。"斩其使者，为炀帝发丧，临三日。窦建德、高开道各遣使招之，艺曰："建德、开道，皆剧贼耳！吾闻唐公已定关中，人望归之。此真吾主也，吾将从之。敢沮议者斩！"会张道源慰抚山东，艺遂奉表，与渔阳、上谷等诸郡皆来降。癸未，诏以艺为幽州总管。薛万均，世雄之子也，与弟万彻俱以勇略为艺所亲待，诏以万均为上柱国、永安郡公，万彻为车骑将军、武安县公。

[41]当初，宇文化及派使节招降罗艺，罗艺说："我是隋臣。"杀了宇文化及的使节，为隋炀帝发丧，哭吊了三天。窦建德、高开道分别派遣使节招降罗艺，罗艺说："建德、开道，不过是大贼罢了！我听说唐公已经平定关中，人心向往归附于他。这才真是我的主人，我打算归附他，有敢阻止的，斩！"恰逢张道源抚慰山东，罗艺于是奉表，和渔阳、上谷等诸郡都来投降。癸未（十三日），下诏以罗艺为幽州总管。薛万均是薛世雄的儿子，和弟弟薛万彻都因为机智勇敢受罗艺厚待，诏令以薛万均为上柱国、永安郡公，薛万彻为车骑将军、武安县公。

窦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帅众十万寇幽州。艺将逆战，万均曰："彼众我寡，出战必败，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为陈，彼必渡水击我。万均请以精骑百人伏于城旁，俟其半渡击之，蔑不胜矣。"艺从之。建德果引兵渡水，万均邀击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县，艺复邀击，败之。凡相拒百余日，建德不能克，乃还乐寿。

窦建德攻克冀州后，声威更加壮大，又率十万人侵犯幽州。罗艺准备应战，薛万均说："敌众我寡，出战必然失败，不如用老弱残兵背对城堡临水列阵，对方必然渡水来攻击我们。万均我请求用百名精骑兵

埋伏在城边，待他们一半过河时攻击，无不取胜。”罗艺听从了他的建议。窦建德果然领军过河，薛万均截击，大败窦建德。窦建德始终无法靠近幽州城。于是分兵抢夺霍堡及雍奴等县，罗艺又截击并打败了他。相互攻战一百多天，窦建德不能攻克幽州，于是回到乐寿。

艺得隋通直谒者温彦博，以为司马。艺以幽州归国，彦博赞成之；诏以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未几，征为中书侍郎。兄大雅，时为黄门侍郎，与彦博对居近密，时人荣之。

罗艺得到隋通直谒者温彦博，用他作司马。罗艺以幽州归附唐朝，彦博赞成此事；唐下诏以温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没多久，调他为中书侍郎。温彦博的兄长温大雅，当时是黄门侍郎，与彦博同为天子的亲近之臣，两人的衙门相对而居，当时的人都认为是很荣耀的事。

[42]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为归义王，曷娑那献大珠，上曰：“珠诚至宝；然朕宝王赤心，珠无所用。”竟还之。

[42]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为归义王，曷娑那献大珍珠，唐高祖说：“珠子确实是少有的宝物，但朕所宝贵的是王的赤心，珠子没有用。”最后归还了珠子。

[43]乙酉，车驾幸周氏陂，过故墅。

[43]乙酉（十五日），唐高祖御驾临幸周氏陂，经过故墅。

[44]初，羌豪旁企地以所部附薛举，及薛仁果败，企地来降，留长安。企地不乐，帅其众数千叛，入南山，出汉川，所过杀掠。武候大将军庞玉击之，为企地所败。企地行至始州，掠女子王氏，与俱醉卧野外；王氏拔其佩刀，斩首送梁州，其众遂溃。诏赐王氏号为崇义夫人。

[44]当初，羌族豪强旁企地率领部落归附薛举，待薛仁果败亡，旁企地前来降唐，留在长安。旁企地感到不愉快，又率领几千部下反叛，进入南山，从汉川出，经过之处烧杀抢掠。武候大将军庞玉攻打旁企地，被旁企地打败。旁企地走到始州，抢了姓王的女子，二人一同喝醉了躺在野外；王氏拔出旁企地的佩刀，割了旁企地的头送到梁州，旁企地的部下也就溃散了。高祖下诏赐王氏尊号为崇义夫人。

[45]壬辰，王世充帅众三万围州，刺史任拒却之。

[45]壬辰（二十二日），王世充率领三万人包围州，唐州刺史任抵御并击退了王世充。

[46]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华州，将其半出关。长史张宝德预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变，又恐密惊骇，乃降敕书劳来，令密留所部徐行，单骑入朝，更受节度。

[46]高祖让李密把他手下的人马分一半留在华州，带一半出关。长史张宝德在出行的一半中，恐怕李密逃亡，受牵连；上密封的奏章，说李密必叛。高祖便中途改变想法，又怕李密受惊动，于是降下敕书慰问，命李密留下部队慢慢前进，一个人骑马入朝，另外接受安排。

密至稠桑，得敕，谓贾闰甫曰："敕遣我去，无故复召我还，天子云，'有人确执不许'，此谮行矣。吾今若还，无复生理，不若破桃林县，收其兵粮，北走渡河。比信达熊州，吾已远矣。苟得至黎阳，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闰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国家姓名，著在图谶，天下终当一统。明公既已委质，复生异图；任、史万宝据熊、二州，此事朝举，彼兵夕至，虽克桃林，兵岂暇集，一称叛逆，谁复容人！为明公计，不若且应朝命，以明元无异心，自然浸润不行；更欲出就山东，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与绛、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谶文之应，彼我所共。今不杀我，听使东行，足明王者不死；纵使唐遂定关中，山东终为我有。天与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当斩而后行！"闰甫泣曰："明公虽云应谶，近察天人，稍已相违。今海内分崩，人思自擅，强者为雄；明公奔亡甫尔，谁相听受！且自翟让受戮之后，人皆谓明公弃恩忘本，今日谁肯复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虑公见夺，逆相拒抗，一朝失势，岂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讵肯深言不讳乎！愿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措身，闰甫亦何辞就戮！"密大怒，挥刃欲击之；王伯当等固请，乃释之。闰甫奔熊州。伯当亦止密，以为未可；密不从。伯当乃曰："义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听，伯当与公同死耳，然恐终无益也。"

李密到稠桑，接到敕书，对贾闰甫说："敕书派我去山东，又无缘无故召我回去，天子曾经有言，'有人坚持不让你东去'，这种谮言起作用了。我现在如果回去，必定要被杀了，不如攻陷桃林县，取了县里的军队、粮食，向北渡过黄河。等消息到了熊州，我们已经走远

了。假如能到黎阳，大事肯定能成功，您以为怎么样？”贾闰甫说：“主上对待明公您非常好，何况国家的李姓，符合图谶，天下最终要统一。明公您既然已经归顺了，却又产生了别的意图；任、史万宝在熊、二州，这事早晨发动，晚上他们的军队就会赶到，虽然攻陷桃林，哪里有时间召集士兵，一旦被称为叛逆，谁又能容纳？我为明公您设想，不如暂且按朝廷的命令行事，以表明根本没有异心，自然那些谮言也就不起作用了。您再想出关前往山东，可以慢慢考虑怎么合适。”李密生气地说：“唐让我和绛侯周勃、灌婴一样不能割地封王，怎么能忍受？况且他和我都应了谶文。今天不杀我，听凭我向东前进，足以证明王者不死；纵然唐平定了关中，山东最后也是我的。老天爷给的不拿，却要白送给人吗！您，是我的心腹，怎么这样想！如果不能一条心，就斩了你然后走！”闰甫流着泪说：“明公您虽然说也应图谶，但近来观察天道与人事，已经逐渐地不合适了。现在海内分崩离析，人人想自己独断专行，强者称雄；明公您又开始逃亡，又有谁能听您的调遣？况且从杀了翟让以后，人人都说明公您弃恩忘本，今天谁还肯把自己的军队乖乖地交给您呢？他们必定顾虑您夺兵权，要加以抵抗，一朝失势，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呢？如果不是蒙受您的特殊恩典，怎么作如此深切坦率、毫无忌讳的言谈！但愿明公好好考虑一下，恐怕大的福份不再会有了。如果明公有安身之处，闰甫我又怎能怕死呢？”李密十分气恼，举刀要砍贾闰甫；王伯当等人使劲劝住，于是放了闰甫。贾闰甫逃往熊州。王伯当也劝阻李密，认为不可以起事，李密不听。王伯当于是说：“义士的志向，不因为存亡而改变。您一定不听，伯当和您一同死就是了，不过恐怕最终也没有用。”

密因执使者，斩之。庚子旦，密给桃林县官曰：“奉诏暂还京师，家人请寄县舍。”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帅之入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驱掠徒众，直趣南山，乘险而东，遣人驰告故将伊州刺史襄城张善相，令以兵应接。

李密于是捉住使者，把他杀了。庚子（三十日）清晨，李密骗桃林县官说：“我奉诏暂时返回京师，家人请求寄居在县衙。”于是挑选了几十名骁勇，穿着妇女的服装，戴着面罩，把刀藏在裙子下，冒充妻妾，李密自己带着进入县衙，一会儿，换了服装突然出现，乘机占据

了县城。驱赶县里百姓，直奔南山，凭借险要向东而行，派人骑马通报旧部将领伊州刺史襄城人张善相，命令他派兵接应。

右翊卫将军史万宝镇熊州，谓行军总管盛彦师曰：“李密，骁贼也，又辅以王伯当，今决策而叛，殆不可当也。”彦师笑曰：“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枭其首。”万宝曰：“公以何策能尔？”彦师曰：“兵法尚诈，不可为公言之。”即帅众逾熊耳山南，据要道，令弓弩夹路乘高，刀伏于溪谷，令之曰：“俟贼半渡，一时俱发。”或问曰：“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向洛，实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张善相耳。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施力，一夫殿后，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

右翊卫将军史万宝镇守熊州，对行军总管盛彦师说：“李密是骁贼，又有王伯当辅助，现在决定反叛，几乎是不可抵抗的。”彦师笑着说：“请用几千兵马截击，必能砍了李密的头。”万宝说：“您用什么办法能这样？”彦师说：“兵法推崇使诈，不能对您讲。”随即率兵翻过熊耳山，到山南占据要道，命令弓弩手埋伏在路两旁高处，持刀盾的士卒埋伏在溪谷，下令说：“等贼人过河到一半，一同攻击。”有人问：“听说李密准备去洛州，而您却进了山，这是为什么？”彦师说：“李密声称去洛州，实际是想出人不意，经襄城投奔张善相。如果贼进了谷口，我们从后面追赶，山路险要，没办法施展力量，一个人殿后，就肯定拿他们没办法。现在我们抢先进谷，肯定能捉住他们。”

李密既渡陕，以为余不足虑，遂拥众徐行，果逾山南出。彦师击之，密众首尾断绝，不得相救，遂斩密及伯当，俱传首长安。彦师以功赐爵葛国公，仍领熊州。

李密过了陕州后，认为其他地方不足为虑，于是带着众人慢慢前进，果然翻过山从南面出山。盛彦师发动攻击，李密的部队首尾断绝了联系，相互不能救援。于是杀了李密和王伯当，首级都传送到长安。彦师因为功劳被赐予葛国公爵位，仍然镇守熊州。

李世在黎阳，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状。世北面拜伏号恸，表请收葬；诏归其尸。世为之行服，备君臣之礼。大具仪卫，举军缟素，葬密于黎阳山南。密素得士心，哭者多欧血。

李世在黎阳，高祖派使节把李密的首级拿给他看，告诉他李密反叛的情况。李世朝北伏地行礼嚎啕恸哭，上表请求收葬李密；下诏将李

密的尸体送给李世。李世完全按照君臣的礼节为李密服丧，备办了仪卫，全军戴孝，将李密埋葬在黎阳山之南。李密平素很得军心，很多人哭得吐了血。

[47]隋右武卫大将军李景守北平，高开道围之，岁余不能克。辽西太守邓将兵救之，景帅其众迁于柳城；后将还幽州，于道为盗所杀。开道遂取北平，进陷渔阳郡，有马数千匹，众且万，自称燕王，改元始兴，都渔阳。

[47]隋右武卫大将军李景守卫北平，高开道围北平，一年多不能攻陷。辽西太守邓领兵救援，李景带领部下迁到柳城；后来准备回幽州，在路上被强盗杀死。高开道于是攻取了北平，进一步又攻陷渔阳郡，拥有数千匹马，近一万人，自称燕王，改年号为始兴，都城设在渔阳。

怀戎沙门高昙晟因县令设斋，士民大集，昙晟与僧五千人拥斋众而反，杀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静宣为邪输皇后，改元法轮。遣使招开道，立为齐王。开道帅众五千人归之，居数月，袭杀昙晟，悉并其众。

怀戎的僧人高昙晟乘县令设斋来了很多百姓时，与五千名僧人裹胁参加斋会的人反叛，杀了县令以及镇守的将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姑静宣为邪输皇后，改年号为法轮。派人招降高开道，立高开道为齐王。高开道率领五千人归顺了高昙晟，过了几个月，又袭击，杀了高昙晟，兼并了他的全部人马。

[48]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杀之。监察御史李素立谏曰：“三尺法，王者与天下共也；法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洪业，奈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诏。”上从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素立，义深之曾孙也。

[48]有些人犯了法但不够判死罪，高祖特别下令杀了。监察御史李素立规劝说：“法律，是王者和天下百姓共同遵守的；法一动摇，人就会无所措手足。陛下才开创了大事业，怎么可以丢掉法律？臣下我愧为法律官员，不敢接受诏命。”高祖听从了他的规劝。从此李素立受到特别的宠遇，高祖命令有关部门授予他七品清要官；负责部门打算让他作雍州司户，高祖说：“这个职位虽属枢要，但不清贵。”又改为秘

书郎，高祖说："这个职位清贵，但不掌枢要。"于是提升为侍御史。李素立是李义深的曾孙。

上以舞胡安比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谏曰："古者乐工不与士齿，虽贤如子野、师襄，皆世不易其业。唯齐末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以为殷鉴。今天下新定，建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擢舞胡为五品，使鸣玉曳组，趋翔廊庙，非所以规模后世也。"上不从，曰："吾业已授之，不可追也。"

高祖任命跳舞的胡人安比奴当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规劝道："古代乐工不能与士人并列，即便是像晋乐师子野、鲁乐师襄那样有道德的人，也都是世世代代不许改变所从事的职业。只有北齐末年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凡是拥有国家的人，都以此作为亡国之鉴。现在天下刚刚平定，一起起义的功臣还没有全部论功行赏，有才华的博学之士仍在民间没有得到任用，而先提选跳舞的胡人当五品官，让他作官佩印，行走于庙堂之上，这不是为后世立规矩的作为。"高祖不听，说："我已经授予他官衔了，不能追回了。"

陈岳论曰"受命之主，发号出令，为子孙法；一不中理，则为厉阶。今高祖曰："业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则已；授之而非，胡不可追欤！君人之道，不得不以"业已授之"为诫哉！

陈岳评论道：受天命的人主，发出号令，要作为子孙后代的法则；一旦不合常规，就会成为祸端。现在高祖说："已经授予，不可追回。"如果授予的对，可以不追；授予的不对，为什么不可以追回呢?君主的规矩，不能不把"已经授予"作为鉴戒呀！

[49]李轨吏部尚书梁硕，有智略，轨常倚之以为谋主。硕见诸胡浸盛，阴劝轨宜加防察，由是与户部尚书安修仁有隙。轨子仲琰尝诣硕，硕不为礼，乃与仁共谮硕于轨，诬以谋反，轨鸩硕，杀之。有胡巫谓轨曰："上帝当遣玉女自天而降。"轨信之，发民筑台以候玉女，劳费甚广。河右饥，人相食，轨倾家财以赈之；不足，欲发仓粟，召群臣议之，曹珍等皆曰："国以民为本，岂可爱仓粟而坐视其死乎！"谢统师等皆故隋官，心终不服，密与群胡为党，排轨故人，乃诟珍曰："百姓饿者自是羸弱，勇壮之士终不至此。国家仓粟以备不虞，岂可散之以饲羸弱！仆射苟悦人情，不为国计，非忠臣也。"轨以为然，由是士民离怨。

[49]李轨的吏部尚书梁硕，很机智，有谋略，李轨常常依靠他，以他为出谋定计的人。梁硕见各胡族逐渐强盛，暗中劝李轨应当加强防备，因此与户部尚书安修仁产生了隔阂。李轨的儿子李仲琰曾经去见梁硕，梁硕对他不太尊重，于是仲琰和安仁一起向李轨诬陷梁硕，诬告他阴谋反叛，李轨用鸩酒杀了梁硕。有胡人巫者对李轨说："上帝要派玉女从天而降。"李轨相信了，征百姓建高台迎接玉女，花费很多劳力费用。黄河以西饥荒，人吃人，李轨用全部家财救济饥民；仍然不够，想分发仓库中的粮食，召群臣商议，曹珍等人都说："国家以人民为根本，怎么可以舍不得仓里的粮食而眼看着老百姓饿死呢？"谢统师等人都是隋朝的官员，心里始终不服，秘密地与诸胡结为团伙，排挤李轨的旧部下，于是骂曹珍说："老百姓饿死的是因为他自己瘦弱，健壮的人怎么也饿不死。国家仓里的粮食是用来防备意外的，怎么可以用来喂那些瘦弱的人！仆射如果要讨好人情，不为国家打算，就不是忠臣。"李轨认为谢统师说得对，从此百姓官员都产生了离心怨恨。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七卷

唐纪三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下武德二年（己卯 、619）

唐纪三唐高祖武德二年（己卯，公元619年）

[1]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显官、名士为太尉府官属，杜淹、戴胄皆预焉。胄，安阳人也。隋将军王隆帅屯卫将军张镇周、都水少监苏世长等以山南兵始至东都。王世充专总朝政，事无大小，悉关太尉府；台省监署，莫不阒然。世充立三牌于府门外：一求文学才识，堪济时务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锋陷敌者；一求身有冤滞，拥抑不申者。于是上书陈事日有数百，世充悉以引见，躬自省览，殷勤慰谕，人人自喜，以为言听计从，然终无所施行。下至士卒厮养，世充皆以甘言悦之，而实无恩施。

[1]春季，正月壬寅（初二），王世充让所有隋朝的显要官吏、名士充当太尉府的官吏，杜淹、戴胄也都在其中。戴胄是安阳人。隋朝的将军王隆统率屯卫将军张镇周、都水少监苏世长等，率领山南军队刚刚到达东都。王世充专揽朝政，事情无论大小，都要通过太尉府；隋的台、省、监、署各官府，都无事可做。王世充在太尉府的门外树立三个牌子：一个牌子招求有文学才识、足能成就时务的人；一个牌子招求有武勇智略、能带头摧锋陷敌的人；一个牌子招求遭受到冤屈、郁郁不得申说的人。于是，每天都有数百人上书陈事，王世充都招来接见，亲自阅文，殷勤慰问，人人自喜，以为王世充会言听计从，然而，最后王世充什么事也没有做。甚至于到士兵仆役这层人，王世充都以好话来取悦他们，但实际上并没给他们什么恩惠。

隋马军总管独孤武都为世充所亲任，其从弟司隶大夫机与虞部郎杨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孙师孝、步兵总管刘孝元、李俭、崔孝仁谋召唐兵，使孝仁说武都曰："王公徒为儿女之态以悦下愚，而鄙隘贪忍，不顾亲旧，岂能成大业哉！图谶之文，应归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晋阳，奄有关内，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怀待物，举善责功，不念旧恶，据胜势以争天下，谁能敌之！吾属托身非所，坐待夷灭。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间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

共为内应，开门纳之，事无不集矣。”武都从之。事泄，世充皆杀之。恭慎，达之子也。

隋朝的马军总管独孤武都受王世充信任，独孤武都的唐弟司隶大夫独孤机与虞部郎杨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孙师孝、步兵总管刘孝元、李俭、崔孝仁谋划招引唐兵前来，便让崔孝仁对独孤武都说：“王世充只是以儿女情长取悦下属，实际上卑鄙、狭隘，贪婪、残忍，不顾亲旧，怎么能成大业呢！按图谶之文所说，天下应归李氏，人人都知道。唐从晋阳举事，占据关内，军队未遇阻滞，英雄景仰攀附。而且李氏待人处事襟怀坦荡，任用善人，勉励有功的人，不念旧恶，据有优胜之势来争夺天下，谁能与其相匹敌呢？我们这些人托身于不该托身的地方，只能坐等被消灭。现在，任管公的军队近在新安，又是我们的旧交，假如能暗中派使者把他们招来，让他们夜里来到城下，我们共同作为内应，开门纳入，事情没有不成功的。”独孤武都听从了此计。但事情泄露了，他们都被王世充杀死。杨恭慎是杨达的儿子。

[2]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镇长春宫。

[2]癸卯（初三），唐高祖李渊命令秦王李世民出京镇守长春宫。

[3]宇文化及攻魏州总管元宝藏，四旬不克。魏徵往说之，丁未，宝藏举州来降。

[3]宇文化及带兵攻打魏州总管元宝藏，经四十天攻打不下。魏徵前去游说，丁未（初七），元宝藏举州投降唐朝。

[4]戊午，淮安王神通击宇文化及于魏县，化及不能抗，东走聊城。神通拔魏县，斩获二千余人，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围之。

[4]戊午（十八日），淮安王李神通在魏县进攻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抵抗不住，向东逃往聊城。李神通攻克魏县，杀死、俘虏两千多人，带兵追击宇文化及到聊城，并包围聊城。

[5]甲子，以陈叔达为纳言。

[5]甲子（二十四日），唐高祖任命陈叔达为纳言。

[6]丙寅，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张善相来降。

[6]丙寅（二十六日），李密所任命的伊州刺史张善相前来降唐。

[7]朱粲有众二十万，剽掠汉、淮之间，迁徙无常，攻破州县，食其积粟未尽，复他适，将去，悉焚其余资；又不务稼穑，民馁死者如

积。粲无可复掠，军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啖之，曰：“肉之美者无过于人，但使他国有人，何忧于馁！”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谪官在南阳，粲初引为宾客，其后无食，阖家皆为所啖。愍楚，之推之子也。又税诸城堡细弱以供军食，诸城堡相帅叛之。

[7]朱粲有二十万人，在汉水、淮河之间剽掠，迁徒没有规律，每攻破一个州县，还没有吃尽该州县积聚的粮食，就又转移，将离州县时，把州县其余的物资全部焚毁；又不注重农业，饿死的老百姓堆的像山那样高。朱粲没有再可掠夺的了，军队中缺乏吃的，就教士兵烧煮妇女、小孩吃，说：“没有比人肉更好吃的了，只要其他的城镇里有人，何必为挨饿发愁呢！”隋朝的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被贬官住在南阳。朱粲起初都请来作自己的宾客，以后朱粲缺乏吃的，二人全家都被朱粲吃掉。颜愍楚是颜之推的儿子。朱粲又征收各城堡的妇人小孩供给军队为军粮，各城堡相继背叛了他。

淮安土豪杨士林、田瓒起兵攻粲，诸州皆应之。粲与战于淮源，大败，帅余众数千奔菊潭。士林家世蛮酋，隋末，士林为鹰扬府校尉，杀郡官而据其郡。既逐朱粲，已巳，帅汉东四郡遣使诣信州总管庐江王瑗请降，诏以为显州道行台。士林以瓒为长史。

淮安当地的豪强杨士林、田瓒起兵攻打朱粲，各州县都响应。朱粲在淮源和他们交战，大败，率领数千名残兵逃奔菊潭。杨士林家族世代都是蛮族首领，隋末，杨士林当鹰扬府校尉，杀了郡里官员占据了郡县，赶跑朱粲以后，已巳（二十九日），杨士林率领汉东四郡派遣使节到唐信州总管庐江王李瑗处请求投降，唐高祖下诏任命杨士林为显州道行台，杨士林又任命田瓒作长史。

[8]初、王世充既杀元、卢，虑人情未服，犹媚事皇泰主，礼甚谦敬。又请为刘太后假子，尊号曰圣感皇太后，既而渐骄横，尝赐食于禁中，还家大吐，疑遇毒，自是不复朝谒。皇泰主知其终不为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内库彩物大造幡花；又出诸服玩，令僧散施贫乏以求福。世充使其党张绩、董浚守章善、显福二门，宫内杂物，毫厘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献印及剑。又言河水清，欲以耀众，为已符瑞云。

[8]当初，王世充杀掉元文都、卢楚之后，担心人情不服，还谄媚皇泰主，礼节相当谦敬。又请求作刘太后的干儿子，尊称刘太后为圣

感皇太后。以后，王世充便渐渐变得骄横了，有一次在宫中吃了赏赐的食物，回到家里大吐，他便怀疑食物被人下了毒，自那以后，王世充就不再上朝拜谒了。皇泰主知道王世充最后不会甘当臣下，而自己又无力制服他，只能从宫内仓库中取来丝织品，做了许多幡花；又拿出各种衣服玩物，让僧人到处施舍给贫穷、缺少东西的人，以求福佑。王世充让其党羽张绩、董浚守住章善、显福二门，宫内的杂物，毫厘不得拿出。当月，王世充让人献给他印玺和宝剑。他又说黄河水清了，想以此向众人炫耀，为自己制造祥瑞。

[9]上遣金紫光禄大夫武功靳孝谟安集边郡，为梁师都所获。孝谟骂之极口，师都杀之。二月，诏追赐爵武昌县公，谥曰忠。

[9]唐高祖派金紫光禄大夫武功人靳孝谟带兵安定边郡，靳孝谟被梁师都俘获。靳孝谟破口大骂梁师都，被梁师都杀掉。二月，唐高祖下诏，追赐靳孝谟为武昌县公，谥号为“忠”。

[10]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

[10]初步制定租、庸、调法，每个成年男子每年交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除此之外，不得横征暴敛。

[11]丙戌，诏：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师一人以摄总，别为团伍。”

[11]丙戌（十一日），高祖下诏：“皇室各同族中做官的，位在同品级官员之上，没有做官的，免除其徭役；每州设立一个宗师加以管理，另为编制。”

[12]张俟德至凉，李轨召其群臣廷议曰：“唐天子，吾之从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争天下，吾欲去帝号，受其封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称王称帝者，奚啻一人！唐帝关中，凉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为天子，奈何复自贬黜！必欲以小事大，请依萧詧事魏故事。”轨从之。戊戌，轨遣其尚书左丞邓晓入见，奉书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晓不遣，始议兴师讨之。

[12]张俟德到达凉州，李轨召集他的群臣在朝廷上议论说：“唐天子是我的堂兄，现在已在京邑做上皇帝。一姓之人不应自相争夺天下，我想去掉帝号，接受唐朝的封爵，合适吗？”曹珍说：“隋朝失去

天下，天下人共争君位，称王称帝的，岂只一人！唐朝在关中称帝，凉朝在河右称帝，本来不相妨碍。况且您已经做了天子，何必又自己贬黜自己呢！如果您想以小事大的话，就请依照过去梁朝萧服从魏朝的那种做法吧。”李轨听从了曹珍的话。戊戌（二十八日），李轨派遣他的尚书左丞邓晓入京见唐朝皇帝，献书上自称“皇帝的堂弟、大凉国皇帝、臣下李轨”，而不接受唐朝的官爵。高祖很生气，拘留了邓晓，不让他返回。同时开始议论兴师讨伐李轨之事。

初、隋炀帝自征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以数千骑奔党项，炀帝立其质子顺为主，使统余众，不果入而还。会中国丧乱，伏允复还收其故地。上受禅，顺自江都还长安，上遣使与伏允连和，使击李轨，许以顺还之。伏允喜，起兵击轨，数遣使入贡请顺，上遣之。

当初，隋炀帝亲自征讨吐谷浑，吐谷浑的可汗伏允带领几千骑兵逃到党项，隋炀帝扶立吐谷浑在隋作人质的伏允之子伏顺为吐谷浑君主，让伏顺统帅留下的部众，但伏顺没能回到吐谷浑便返回中原。恰逢中国丧乱，伏允又返回吐谷浑收回原有的领地。皇上即位时，伏顺从江都回到长安，高祖派使者与伏允联合，让伏允进攻李轨，许愿归还伏顺。伏允很高兴，发兵进攻李轨，几次派遣使者给唐朝进贡，请求归还伏顺，皇上遣返伏顺回吐谷浑。

[13]闰月，朱粲遣使请降，诏以粲为楚王，听自置官属，以便宜从事。

[13]闰二月，朱粲派使者到唐朝请求投降，高祖下诏立朱粲为楚王，听凭朱粲自己设立官属，视方便办事。

[14]宇文化及以珍货诱海曲诸贼，贼帅王薄帅众从之，与共守聊城。

[14]宇文化及用珍奇货物引诱海边的贼众，贼帅王薄率贼众服从宇文化及，与宇文化及一起守护聊城。

窦建德谓其群下曰：“吾为隋民，隋为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雠也，吾不可以不讨！”乃引兵趣聊城。

窦建德对其群下说：“我是隋朝百姓，隋是我的君主；现在宇文化及叛逆杀了皇帝，就是我的仇人，我不能不讨伐！”于是带兵开赴聊城。

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粮尽，请降，神通不许。安抚副使崔世劝神通许之，神通曰："军士暴露日久，贼食尽计穷，克在旦暮，吾当攻取以示国威，且散其玉帛以劳将士，若受其降，将何以为军赏乎！"世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内外受敌，吾军必败。夫不攻而下之，为功甚易，奈何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干于军中。既而宇文士及自济北馈之，化及军稍振，遂复拒战。神通督兵攻之，贝州刺史赵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战，君德大诟而下，遂不克。建德军且至，神通引兵退。

淮安王李神通攻打聊城，宇文化及没有了粮食，请求投降，李神通不准。安抚副使崔世劝李神通准许宇文化及投降，李神通说："军队、士卒风餐露宿这么长时间，敌人粮尽计穷，马上就能取胜，我要攻下聊城以宣扬国威，并且分了他的财宝慰劳将士，如果接受他投降，那么用什么来作赏赐军队的费用呢？"崔世说："现在窦建德就要抵达，如果还没有平定宇文化及，里外受敌，我军必然失败。不打就降服了敌人，作为功劳来得太容易了，怎么还能贪图他的财宝而不接受投降呢？"李神通很生气，把崔世囚禁在军中。不久，宇文士及从济北运粮接济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的兵力逐渐恢复，于是又重新抵抗。李神通督率军队攻城，贝州刺史赵君德率先攀着城堞登上城墙，李神通心中嫉妒他的功劳，收兵不战，赵君德大骂下了城，于是未能攻克。窦建德的军队即将抵达，李神通于是带兵撤退。

建德与化及连战，大破之，化及复保聊城。建德纵兵四面急攻，王薄开门纳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谒隋萧皇后，语皆称臣，素服哭炀帝尽哀；收传国玺及卤 簿仪仗，抚存隋之百官，然后执逆党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斩之，枭首军门之外。以槛车载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国。斩之。化及且死，更无余言，但云："不负复王！"

窦建德和宇文化及连续交锋，大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重又保守聊城。窦建德率兵从四面猛攻，王薄开城门迎入窦军。窦建德进城，活捉了宇文化及，先去拜谒了隋萧皇后，言语都自称臣下，身着白色服装哭隋炀帝以尽哀节；收拾隋传国玉玺及车驾仪仗，安抚隋朝的百官，然后，捉住派逆的同党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集合隋朝官员当面斩了这几个人，割下首级悬挂于军营门外。用

槛车载宇文化及和两个儿子宇文承基、宇文承趾到襄国，将他们斩首。宇文化及临死，没有什么要说的，只说道：“不负复王！”

建德每战胜克城，所得资财，悉以分将士，身无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蔬，茹粟饭；妻曹氏，不衣纨绮，所役婢妾，才十许人。及破化及，得隋宫人千数，即时散遣之。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掌选事，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询， 纥之子也。自余随才授职，委以政事。其不愿留，欲诣关中及东都者亦听之，仍给资粮，以兵援之出境。隋骁果尚近万人，亦各纵遣，任期所之。又与王世充结好，遣使奉表于隋皇泰主，皇泰主封为夏王。建德起于群盗，虽建国，未有文物法度，裴矩为之定朝仪，制律令，建德甚悦，每从之谘访典礼。

窦建德每次打了胜仗、攻陷城池，得到的物资财产，全部用来分给将士，自己不留任何东西。他又不吃肉，经常吃蔬菜，下粗米饭，妻子曹氏，不穿绫绢做的衣服，役使的奴婢侍妾，才十几个人。待到打败宇文化及，获得一千多名隋朝宫女，当即遣散。窦建德任命隋朝的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掌管官吏的选拔，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欧阳询是欧阳纥的儿子。其余的隋朝官员也都量才授官，交给他们政事。对不愿留下的人，准备去关中或东都的，听任他们前往，并给予路费粮食，派兵保护他们出境。隋骁果还有近一万人，也分派遣返，听任他们选择去处。窦建德又与王世充联合交好，派遣使节进表于皇泰主，黄泰主封他为夏王。窦建德出身盗贼，虽然建国，但没有典章制度，裴矩为他制定朝仪，修订法律，窦建德非常高兴，经常向裴矩请教礼仪典章之事。

[15]甲辰，上考第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因置酒高会，谓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然惟李纲差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敝风，俯眉而已，岂朕所望哉！朕视卿如爱子，卿当视朕如慈父，有怀必尽，勿自隐也！”因命舍君臣之敬，极欢而罢。

[15]甲辰（初四），唐高祖考核群臣高下，李纲、孙伏伽为第一，于是设盛大宴会，对裴寂等人说：“隋朝因为君主骄奢，臣子谄媚，丢

了天下，朕即位以来，经常虚心求谏，但是唯有李纲比较能竭尽忠诚，孙伏伽可以称的正直，其余的仍然沿袭隋朝恶劣的风气，只是俯首贴耳，这岂是朕所希望的！朕视各位犹如爱子，各位应当将朕当作慈父，有什么看法一定要畅所欲言，不要埋在心里。”于是下令免去君臣之间的礼数，尽兴而罢。

[16]遣前御史大夫段确使于朱粲。

[16]唐派遣前御史大夫段确出使朱粲之处。

[17]初，上为隋殿内少监，宇文士及为尚辇奉御，上与之善。士及从化及至黎阳，上手诏召之，士及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又因使者献金环。化及至魏县，兵势日蹙，士及劝之归唐，化及不从，内史令封德彝说士及于济北征督军粮以观其变。化及称帝，立士及为蜀王。化及死，士及与德彝自济北来降。时士及妹为昭仪，由是授上仪同。上以封德彝隋室旧臣，而谄巧不忠，深诮责之，罢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悦，寻拜内史舍人，俄迁侍郎。

[17]当初，唐高祖作隋殿内少监，宇文士当隋尚辇奉御，高祖与他很要好。宇文士及随宇文化及到黎阳，高祖亲笔写诏书召宇文士及，宇文士及暗中派家僮从小路赴长安，又托使者献金环表示想回长安。宇文化及到魏县，兵力日益衰弱，宇文士及劝他归顺唐朝，宇文化及不听，内史令封德彝劝士及在济北征收督运军粮静观其变。宇文化及称帝，立士及为蜀王。宇文化及死后，宇文化及和封德彝从济北前来降唐。当时宇文士及的妹妹是后宫中的昭仪，因此授予士及上仪同之衔。高祖因为封德彝是隋朝旧臣，谄媚虚伪而不忠诚，狠狠地斥责了他一番，罢免了他的官职遣返回家。封德彝用秘策迎合皇上，谋求进身，高祖很高兴，马上拜封德彝为内史舍人，不久又升迁为侍郎一级官员。

[18]甲寅，隋夷陵郡丞安陆许绍帅黔安、武陵、澧阳等诸郡来降。绍幼与帝同学；诏以绍为峡州刺史，赐爵安陆公。

[18]甲寅（十四日），隋朝夷陵郡丞安陆人许绍带领黔安、武陵、澧阳等郡官吏前来降唐。许绍幼年与高祖在一起上学，高祖下诏任命许绍为峡州刺史，赐爵安陆公。

[19]丙辰，以徐世为黎州总管。

[19]丙辰（十六日），唐高祖任命徐世为黎州总管。

[20]丁巳，骠骑将军张孝珉以劲卒百人袭王世充氾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

[20]丁巳（十七日），唐骠骑将军张孝珉率领一百精壮士兵袭击王世充的氾水城，进入氾水外城，将一百五十艘运米船沉入水中。

[21]己未，世充寇故州。世充以秦叔宝为龙骧大将军，程知节为将军，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诈，知节谓叔宝曰："王公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此乃老巫妪耳，岂拨乱之主乎！"世充与唐兵战于九曲，叔宝、知节皆将兵在陈，与其徒数十骑，四驰百许步，下马拜世充曰："仆荷公殊礼，深思报效；公性猜忌，喜信谗言，非仆托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请从此辞。"遂跃马来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闻其名。厚礼之，以叔宝为马军总管，知节为左三统军。时世充骁将又有骠骑武安李君羡、征南将军临邑田留安，亦恶世充之为人，帅众来降。世民引君羡左右，以留安为右四统军。

[21]己未（十九日），王世充侵犯州，王世充任命秦叔宝为龙骧大将军，程知节为将军，待他们很好。但是二人憎恨王世充多诈，程知节对秦叔宝说："王公才识风度浅薄狭隘，却爱乱说，喜欢赌咒发誓，这不过是老巫婆，哪里是拨乱反正的君主！"王世充在九曲与唐军交战，秦叔宝、程知节都带兵在阵上，和他们的几十名部下，骑着马向西跑了一百来步，然后下马向王世充行礼，说道："我等身受您的特别优待，总想报恩效力，但您性情猜忌，爱信谗言，不是我等托身之处，如今不能再侍奉您，请求从此分别。"于是跳上马前来降唐，王世充不敢追逼。高祖让他们侍奉秦王李世民，李世民早已听说他们的名声，十分尊重他们，任命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当时王世充的骁将还有骠骑武安人李君羡、征南将军临邑人田留安，也厌恶王世充的为人，带领部下前来投降。李世民将李君羡安置在身边，任命田留安为右四统军。

[22]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于获嘉，厚德与其守将赵君颖逐殷州刺史段大师，以城来降。以厚德为殷州刺史。

[22]王世充将李育德的兄长李厚德囚禁在获嘉县，李厚德与看守他的将领赵君颖赶走了殷州刺史段大师，以城池来降唐。唐任命李厚德为殷州刺史。

[23]窦建德陷邢州，执总管陈君宾。

[23]窦建德攻陷了邢州，活捉了总管陈君宾。

[24]上遣殿内监窦诞、右卫将军宇文歆助并州总管齐王元吉守晋阳。诞，抗之子也，尚帝女襄阳公主。元吉性骄侈，奴客婢妾数百人，好使之被甲，戏为攻战，前后死伤甚众，元吉亦尝被伤。其乳母陈善意苦谏，元吉醉，怒，命壮士欧杀之。性好田猎，载罔罟三十车，尝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常与诞游猎，蹂践人禾稼。又纵左右夺民物，当衢射人，观其避箭。夜，开府门，宣淫他室。百姓愤怨，歆屡谏不纳乃表言其状。壬戌，元吉坐免官。

[24]唐高祖派遣殿内监窦诞、右卫将军宇文歆协助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镇守晋阳。窦诞是窦抗的儿子，娶了高祖的女儿襄阳公主。李元吉性情骄横，生活奢侈，有几百名奴婢侍妾，喜欢让他们穿上战袍，作打仗的游戏，前后死伤了很多人，李元吉也曾受伤。元吉的奶妈陈善意苦苦劝说，元吉喝醉，听到她的话很生气，命令力士打死了陈善意。李元吉生性喜欢打猎，有三十车捕捉鸟兽鱼虾的网，曾经说："我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常常和窦诞游猎，践踏百姓的庄稼。他还放纵身边的人枪夺民物，在大街上射人，看人避箭的样子。夜里打开王府大门，公然在别人家做出淫秽之事。百姓十分愤恨，宇文歆屡次规劝元吉都不听，于是宇文歆上表报告了李元吉的情况。壬戌（二十二日），李元吉获罪被免官。

[25]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内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击走之，斩首千余级。李厚德归省亲疾，使李育德守获嘉，世充并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战死。

[25]癸亥（二十三日），唐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在河内地区的三十一座堡垒村落。乙丑（二十五日），王世充派遣侄子王君廓侵犯陟州，李育德击退来敌，杀死一千多人。李厚德回乡探望生病的父母，让李育德守卫获嘉，王世充合兵攻打获嘉，丁卯（二十七日），获嘉陷落，李育德与三个弟弟全部阵亡。

[26]己巳，李公逸以雍丘来降，拜杞州总管，以其族弟善行为杞州刺史。

[26]己巳，（二十九日），李公逸以雍丘前来降唐，官拜杞州总管，任命他的同族弟弟李善行为杞州刺史。

[27]隋吏部侍郎杨恭仁，从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败，魏州总管元宝藏获之，已巳，送长安。上与之有旧，拜黄门侍郎，寻以为凉州总管。恭仁素习边事，晓羌、胡情伪，民夷悦服，自葱岭已东，并入朝贡。

[27]隋朝的吏部侍郎杨恭仁，跟随宇文化及来到河北；宇文化及失败，被唐魏州总管元宝藏俘获，已巳（二十九日），将杨恭仁押送到长安。唐高祖和他是老相识，于是杨恭仁官拜黄门侍郎，随即又任命为凉州总管。杨恭仁一向熟悉边境事务，了解羌、胡各族的虚实，凉州百姓与夷族对他都心悦诚服，葱岭以东地区的各国，都前来朝拜，献纳贡品。

[28]突阙始毕可汗将其众渡河至夏州，梁师都发兵会之，以五百骑授刘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会始毕卒，子什钵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处罗以什钵为尼步设，使居东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候将军高静奉币使于突厥，至丰州，闻始毕卒，敕纳于所在之库。突厥闻之、怒，欲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遣高静以币出塞为朝廷致赙，突厥乃还。

[28]突厥始毕可汗带领手下人马渡过黄河到夏州，梁师都排出军队与突厥会合，把五百骑兵授予刘武周，准备从句注入侵太原，恰好始毕去世，始毕的儿子什钵年幼，不能立为可汗。突厥立始毕的弟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处罗任命什钵为尼步设，把他安置在突厥的东部，正当幽州的北面。这之前，唐高祖派遣右武候将军高静携带礼物出使突厥，走到丰州，听说始毕去世，朝廷下令将这些礼物交到当地的仓库。突厥闻讯，很气愤，打算入侵，丰州总管张长逊派高静带这些礼物出塞作为朝廷赠送给始毕丧事的用款，于是突厥回师。

[29]三月，庚午，梁师都寇灵州，长史杨则击走之。

[29]三月庚午（初一），梁师都侵犯灵州，被唐灵州长史杨则击退。

[30]壬申，王世充寇州，刺史史万宝战不利。

[30]壬申（初三），王世充侵犯州，唐州刺史史万宝迎战失利。

[31]庚辰，隋北海通守虔符、文登令方惠整及东海、齐郡、东平、任城、平陆、寿张、须昌贼帅王薄等并以其地来降。

[31]庚辰（十一日），隋朝北海通守郑虔符、文登县令方惠整以及东海，齐郡，东平、任城、平陆、寿张、须昌叛乱首领王薄等人都以属地降唐。

[32]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实召文武之附已者议受禅。李世英深以为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驰归附东都者，以公能中兴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号，恐远人皆思判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长史韦节、杨续等曰：隋氏数穷，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与常人议之。"太史令乐德融曰："昔岁长星出，乃除旧布新之徵；今岁星在角、亢，亢，郑之分野。若不亟顺天道，恐王气衰息。"世充从之。外兵曹参军戴胄言于世充曰："君臣犹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国，则家国俱安矣。"世充诡辞称善而遣之。世充议受九锡， 胄复固谏，世充怒，出为郑州长史，使与兄子行本镇虎牢。乃使段达等言于皇泰主，请加世充九锡，皇泰主曰："郑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来，未有殊绩， 俟天下稍平，议之未晚。"段达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视达曰："任公！"辛巳，达等以皇泰主之诏命世充为相国，假黄钺，总百揆，进爵郑王，加九锡，郑国置丞相以下官。

[32]王世充侵犯新安，对外说是要攻取城池，实际召集文武官员中附合自己的人商议接受禅让帝位的事。李世英坚持认为不可，他说："四方八面的群雄之所以迅速归附东都，是认为您能够中兴隋朝的缘故，如今全国九州之地，平定的还不及其一就仓促称帝，恐怕与您不够亲近的人，都想叛离而去了！"王世充说："你说的对！"长史韦节、杨续等说："隋朝的气数已经完了，这道理很明白。特殊情况，自然不可与常人商量。"太史令乐德融说："往年长星出现，这是除旧布新的征兆，现今岁星在角宿、亢宿，亢宿是郑的分野。如果不马上顺应天道，恐怕王气就会衰落。"王世充听从了这些意见。外兵曹参军戴胄对王世充说："君臣就像父子，休戚与共，明公您不如竭忠为国，则个人国家都会安定。"王世充假意称他说得很好把他打发走了。王世充商议接受九锡，戴胄又尽力规谏，王世充很生气，把他贬出东都作郑州长史，让他和王世充的侄子王行本镇守虎牢。王世充于是派段达等人对皇泰主说明，请求授予王世充九锡。皇泰主说："郑公新近平定了李密，已经官拜太尉，从那以来，没有特别的功劳，待天下逐渐平定，

再论此事也不晚。”段达说：“太尉想加九锡。”皇泰主紧紧盯着段达，说：“随您便！”辛巳（十二日），段达等人以皇泰主的名义下诏命王世充为相国，让他持饰有黄金的斧头，让他总理百官政务，爵位晋封为郑王，加九锡，郑国可设置丞相以下官员。

[33]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郑善果为民部尚书，从至聊城，为化及督战，中流矢。窦建德克聊城，王琮获善果，责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奈何为弑君之贼效命，苦战伤痍至此乎！”善果大惭，欲自杀，宋正本驰往救止之；建德复不为礼，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长安。庚午，善果至，上优礼之，拜左庶子、检校内史侍郎。

[33]当初，宇文化及任用隋大理卿郑善果作民部尚书，郑善果跟随宇文化及到聊城，为宇文化及督战，中了流箭。窦建德攻克聊城，王琮抓获了郑善果，斥责他说：“您是名臣之后，隋朝的大臣，怎么能为弑君的反贼效命，拼命作战受伤到这副样子；”郑善果羞愧万分，想自杀，宋正本跑去制止了他；窦建德又对他不尊重，于是郑善果逃往相州，淮安王李神通送他去长安。庚午（疑误），郑善果到达长安，高祖对他很优厚，官拜左庶子、检校内史侍郎。

[34]齐王元吉讽并州父老诣关留已；甲申，复以元吉为并州总管。

[34]齐王李元吉暗示并州的父老赴朝中要求挽留自己；甲申（十五日），重新任命李元吉为并州总管。

[35]戊子，淮南五洲皆遣使来降。

[35]戊子（十九日），淮南五洲均派遣使节前来降唐。

[36]辛卯，刘武周寇并州。

[36]辛卯（二十二日）刘武周侵犯并州。

[37]壬辰，营州总管邓击高开道，败之。

[37]壬辰（二十三日），唐营州总管邓进攻并打败了高开道。

[38]甲午，王世充遣其将高毗寇义州。

[38]甲午（二十五日），王世充派遣他的将领高毗侵犯义州。

[39]东都道士桓法嗣献《孔子闭房记》于王世充，言相国当代隋为天子。世充大悦，以法嗣为谏议大夫。世充又罗取杂鸟，书帛系颈，自言符命而纵之。有得鸟来献者，亦拜官爵。于是段达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礼，世充奉表三让。百官劝进，设位于都堂。纳言苏威年

老，不任朝谒，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炫耀士民，每劝进，必冠威名。及受殊礼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后南面正坐受之。

[39]东都的道士桓法嗣将《孔子闭房记》一书献给王世充，称相国王世充应取代隋作天子。王世充欣喜异常，任命桓法嗣为谏议大夫。王世充又网住各种飞禽，将布帛写上字系在鸟颈上，自称受命于天而放掉。有人得到这些鸟献上，也拜官封爵。于是段达以皇泰主的名义下令，给予王世充特殊的礼遇，王世充上表三次推让。满朝文武百官劝他称帝，在都堂设座位。纳言苏威年老，上朝难以支撑，王世充因为苏威是隋朝的重臣，想利用他向大臣，百姓炫耀，每次百官劝进，必定以苏威为首。待接受殊礼的日子，将苏威扶到百官之前，然后自己面向南坐定接受拜见。

[40]夏，四月，刘武周引突厥之众，军于黄蛇岭，兵锋甚盛，齐王元吉使车骑将军张达以步卒尝寇；达辞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强遣之，至则俱没。达忿恨，庚子，引武周袭榆次，陷之。

[40]夏季，四月，刘武周带领突厥人马，在黄蛇岭扎营，来势很猛，齐王李元吉让车骑将军张达用兵挑战。张达推辞说兵力太少不可前往，李元吉硬逼他出兵，士兵到敌营便全部阵亡。张达很忿怒，庚子（初二），张达带领刘武周袭击并攻陷了榆次。

[41]散骑常侍段确，性嗜酒，奉诏慰劳朱粲于菊潭。辛丑，乘醉侮粲曰：“闻卿好啖人，人作何味？”粲曰：“啖醉人正如糟藏彘肉。”确怒，骂曰：“狂贼入朝，为一头奴耳，复得啖人乎！”粲于座收确及从者数十人，悉烹之以啖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世充以为龙骧大将军。

[41]唐散骑常侍段确生性喜欢喝酒，奉诏到菊潭慰劳朱粲。辛丑（初三），段确趁酒醉侮慢朱粲说：“听说你爱吃人肉，人肉是什么滋味？”朱粲回答：“吃醉鬼的肉就像吃酒糟猪肉。”段确生气，骂道：“狂贼入朝，不过是个奴仆头目罢了，还能吃人肉吗？”朱粲就在席间捉住段确和几十名随者，全部煮了，分给身边的人吃，随后朱粲屠杀了菊潭百姓，投奔王世充，王世充任命他为龙骧大将军。

[42]王世充令长史韦节、杨续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颖达，造禅代仪，遣段达、云定兴等十余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郑王功德甚盛，愿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敛膝据案，怒曰：“天下，高祖之

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应辄发；必天命已改，何烦禅让！公等或祖祢旧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复何望！”颜色凛冽，在延者皆流汗。退朝，泣对太后。世充更使人谓之曰：“今海内未宁，须立长君，俟四方安集，当复子明辟，必如前誓。”癸卯，世充称皇泰主命，禅位于郑，遣其兄世恽幽皇泰主于含凉殿，虽有三表陈让及敕书敦劝，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诸将引兵入清宫城，又遣术人以桃汤苇火祓除禁省。

[42]王世充命令长史韦节、杨续等人及太常博士衡水人孔颖达制订禅代的礼仪，派段达、云定兴等十几个人进宫禀告皇泰主说：“上天的旨意不是永恒不变的，如今郑王功高德重，希望陛下遵从唐尧、 虞舜的做法禅位。”原盘坐榻上德皇泰主不禁并拢双膝撑着矮桌气愤地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如果隋运未亡，这种话就不应提起，如果上天的旨意已经改变，也用不着什么禅让！各位不是祖辈旧臣，就是身居三公高位，既然你们说出这种话，朕还能指望什么！”神色严峻，在朝的各位大臣都流下冷汗。皇泰主下朝后，对着太后流泪。王世充又派人对皇泰主说：“如今海内尚未安定，需要立年长一些的人作君主，待到天下安宁，一定公开恢复您的帝位，决不违背原先的誓言。”癸卯（初五），王世充声称皇泰主之命。隋禅位于郑，派他的兄长王世恽将皇泰主软禁在含凉殿，虽然这以前有王世充三次上表辞让及皇泰主下敕书敦促劝进的事，实际皇泰主都不知道。王世充派遣众将领带兵清理宫城，又派术士用桃汤、苇火在宫中举行除凶祈福的仪式。

[43]隋将帅、郡县及贼帅前后继有降者，诏以王薄为齐州总管，伏德为济州总管，郑虔符为青州总管，綦公顺为淮州总管，王孝师为沧州总管。

[43]隋朝的将帅、郡县以及各地起兵者前后相继来降唐的人、唐高祖下诏任命王薄为齐州总管，伏德为济州总管，郑虔符为青州总管，綦公顺为淮州总管，王孝师为沧州总管。

[44]甲辰，遣大理卿新乐郎楚之安抚山东，秘书监夏候端安抚淮左。

[44]甲辰（初六），唐派遣大理卿新乐人郎楚之安抚山东，秘书监夏侯端安抚淮左。

[45]乙巳，王世充备法驾入宫，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开明。

[45]乙巳（初七），王世充用全套皇帝车驾进入宫城，即皇帝位，丙午（初八），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明。

[46]丁未，隋御卫将军陈棱以江都来降；以棱为扬州总管。

[46]丁未（初九），隋御卫将军陈棱以江都来降唐；唐任命陈棱为扬州总管。

[47]戊审，王世充立子玄应为太子，玄恕为汉王，余兄弟宗族十九人皆为王。奉皇泰主为潞国公。以苏威为太师，段达为司徒，云定兴为太尉，张仅为司空，杨续为纳言，韦节为内史，王隆为左仆射，韦霁为右仆射，齐王世恽为尚书令，杨汪为吏部尚书，杜淹为少吏部，郑为御史大夫。世恽，世充之兄也。又以国子助教吴人陆德明为汉王师，令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礼。德明耻之，服巴豆散，卧称病，玄恕入跪床下，对之遗利，竟不与语。德明名郎，以字行。

[47]戊申（初十），王世充立儿子王玄应为太子，王玄恕为汉王，其余兄弟、同族十九人都封为王。奉皇泰主为潞国公。任命苏威为太师，段达为司徒，云定兴为太尉，张仅为司空，杨续为纳言，韦节为内史令，王隆为左仆射，韦霁为右仆射，齐王王世恽为尚书令，杨汪为吏部尚书，杜淹为少吏部，郑为御史大夫。王世恽是王世充的兄长。又任命国子助教吴人陆德明为汉王的教师，命汉王王玄恕到他家中行拜师礼。陆德明觉得是耻辱，吃了泻药巴豆散，卧床说有病，王玄恕进屋跪在床前，陆德明当着王玄恕面泄痢，从始至终没有和他说一句话。陆德明名朗，平素称字。

世充于阙下及玄武门等数处皆设榻，坐无常所，亲受章表；或轻骑历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辔徐行，语之曰："昔时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今世充非贪天位，但欲救恤时危，正如一州刺史，亲览庶务，当与士庶共评朝政，尚恐门有禁限，今于门外设坐听朝，宜各尽情。"又令西朝堂纳冤抑，东朝堂纳直谏。于是献策上书者日有数百，条流既烦，省览难遍，数日后，不复更出。

王世充在宫门前的阙楼下及玄武门等几处都摆了榻，行坐没有固定场所，亲自接受奏章上表，有时轻骑简装经过闹市，也不用清道令百姓回避，老百姓只需让开道。王世充勒住马缰缓慢行走，对老百姓

说：“过去的天子居住于重重宫殿之中，民情无法上达帝听。如今世充不是贪图皇帝的宝座，只是想拯救现实的危难，就如一个州的长官刺史一样，亲自过问政务，并要与官员百姓共同评议朝政，还怕宫门有所限制，现在在宫门外设坐位听朝，各位都应当把了解的情况全部讲出来。”又命令以西朝堂受理冤情，东朝堂接受直言极谏。于是每天有几百人献策上书，分类既很麻烦，也难以全部省阅，几天后，王世充就不再出宫。

[48]窦建德闻王世充自立，乃绝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称诏，追谥隋炀帝为闵帝。齐王 之死也，有遗腹子政道，建德立以为郧公，然犹依倚突厥以壮其兵势。隋义成公主遣使迎萧皇后及南阳公主，建德遣千余骑送之，又传宇文化及首以献义成公主。

[48]窦建德听说王世充自立为帝，于是与王世充断绝了关系，开始自己设立天子使用的旗帜，出入都像天子一样清道警戒。下达的文书称为诏，追谥隋炀帝为隋闵帝。隋齐王杨死的时候，有遗腹子名政道，窦建德立他为郧公，但是仍然依靠突厥以壮声势。隋朝义成公主派人迎接隋萧皇后和南阳公主到突厥，窦建德派遣一千多骑兵护送，又将宇文化及的首级献给义成公主。

[49]丙辰，刘武周围并州，齐王元吉拒却之。戊午，诏太常卿李仲文将兵救并州。

[49]丙辰（十八日），刘武周包围并州，齐王李元吉抵抗并击退来敌。戊午（二十日），唐下诏命太常卿李仲文带兵救援并州。

[50]王世充将军丘怀义居门下内省，召越王君度、汉王玄恕、将军郭士衡杂妓妾饮博，侍御史张蕴古弹之。世充大怒，令散手执君度、玄恕，批其耳数十；又命引入东上阁，杖之各数十。怀义、士衡不问。赏蕴古帛百段，迁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

[50]王世充的将军丘怀义在门下内省，召集越王王君度、汉王王玄恕、将军郭士衡与女妓侍妾鬼混在一起饮酒赌博，侍御史张蕴古弹劾他们。王世充非常生气，命令散手仗卫士捉住王君度、王玄恕，打了他们几十个耳光，又下令带入东上阁，各打几十大板。丘怀义、郭士衡不问罪。赏给张蕴古一百段帛，迁官太子舍人。王君度是王世充兄长的儿子。

世充每听朝，殷勤诲谕，言词重复，千端万绪，侍卫之人不胜倦弊，百司奏事，疲于听受。御史大夫苏良谏曰：“陛下语太多而无领要，计云尔即可，何烦许辞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终不能改也。

王世充每次听朝，都殷勤训谕，言词重复，千头万绪，令侍卫疲倦不堪，各部门官吏上奏政事，也因长时间听受训示而疲惫。御史大夫苏良劝谏道：“陛下话太多，而不得要领，如此这般商议一下就可以了，何必费这么多口舌？”王世充沉默很长时间，也不怪罪苏良，但是他就是这种性情，最终也不能改。

[51]王世充数攻伊州，总管张善相拒之；粮尽，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骂世充极口而死。帝闻，叹曰：“吾负善相，善相不负吾也！”赐其子襄城郡公。

[51]王世充几次攻打伊州，唐总管张善相拒敌，粮食吃光，还不见援军，癸亥（二十五日），城池陷落，张善相尽力痛骂王世充一直到死。唐高祖听说后，感叹道：“我对不起善相，善相却没有辜负我！”赐给张善相的儿子襄城郡公爵位。

[52]五月，王世充陷义州，复寇西济州，遣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将兵救之。

[52]五月，王世充攻陷义州之后，又侵犯西济州。唐派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带兵救援。

[53]李轨将安仁兄兴贵，仕长安，表请说轨，谕以祸福。上曰：“轨阻兵恃险，连结吐谷浑、突阙，吾兴兵击之，尚恐不克，岂口舌所能下乎！兴贵曰：“臣家在凉州，奕世豪望，为民夷所附；弟仁为轨所信任，子弟在机近者以十数。臣往说之，轨听臣固善，若其不听，图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

[53]李轨的将领安仁的兄长安兴贵，在长安作官，上表请求去说服李轨，对他讲明祸福。高祖说：“李轨依仗军队凭借险要，连结吐谷浑、突厥，我起兵攻打他，还怕不能取胜，哪里是一番口舌就可以拿下的？”，安兴贵回答：“臣下的家在凉州，累世豪门望族，各族百姓多加依附，弟弟仁受李轨信任，有十几名子弟为李轨机密近要官员，臣前去说服李轨，李轨能听我的话固然好，如果不听，在他的身边解决他，也容易了！”于是高祖派他前往凉州。

兴贵至武威，轨以为左右卫大将军。兴贵乘间说轨曰：“凉地不过千里，土薄民贫。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战必胜，攻必取，此殆天启，非人力也。不若举河西归之，则窦融之功复见于今日矣，轨曰：“吾据山河之固，彼虽强大，若我何！汝自唐来，为唐游说耳。兴贵谢曰：“臣闻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臣阖门受陛下荣禄，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虑，可否在陛下耳。”于是退与仁阴结诸胡起兵击轨，轨出战而败，婴城自守。兴贵徇曰：“大唐遣我来诛李轨，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争出就兴贵。轨计穷，与妻子登玉女台，置酒为别。庚辰，兴贵执之以闻，河西悉平。

安兴贵到达武威，李轨任命他为左右卫大将军。安兴贵找机会劝李轨说：“凉的辖地不过千里，土地瘠薄百姓贫困。如今唐从太原兴起，夺取了函秦，统制中原，战必胜，攻必取，这大概是天意，不是人力能做到的。您不如带整个河西归附唐，那么汉代窦融的功勋又可以在今天重现了！”李轨说：“我凭着山河的牢固，他们虽然强大，又能拿我怎么样？你从唐朝来，是为唐游说吧。”安兴贵连忙谢罪道：“我听说富贵不回乡，就像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间行走不为人所知一样，臣下我全家受陛下的荣禄，怎么肯归附唐？只不过想呈上我的想法，行不行在陛下您了。”于是退下和安仁秘密联合各胡部起兵攻打李轨，李轨出战，打了败仗，于是环城自守。安兴贵宣告：“大唐派我来诛灭李轨，有胆敢援助他的，诛杀三族。”城中的人争相出城投奔安兴贵。李轨无计可施，和妻儿登上玉女台，摆酒话别。庚辰（十三日），安兴贵捉住李轨上报唐廷，河西全部平定。

邓晓在长安，舞蹈称庆，上曰：“汝为人使臣，闻国亡。不而喜，以求媚于朕，不忠于李轨，肯为朕用乎！”遂废之终身。

李轨的使者邓晓在长安，行礼表示祝贺，高祖说：“你身为人家的使臣，得知国家灭亡，不悲戚反而欣喜。向朕献媚，你不能忠于李轨，能够为朕所用吗？”于是废黜他终身不得任用。

轨至长安，并其子弟皆伏诛。以安兴贵为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凉国公，赐帛万段，安仁为左武候大将军，申国公。

李轨被押送到长安，与他的儿子兄弟等全部伏法。唐任命安兴贵为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凉国公，赐一万段帛，任命安仁为左武候大将军，申国公。

[54]隋末，离石胡刘龙儿拥兵数万，自号刘王，以其子季真为太子；虎贲郎将梁德击斩龙儿。至是，季真与弟六儿复举兵为乱，引刘武周之众攻陷石州，杀刺史王俭，季真自称突利可汗，以六儿为拓定王。六儿遣使请降，诏以为岚州总管。

[54]隋末，离石胡人刘龙儿拥有数万兵马，自己号称刘王，以儿子刘季真为太子，唐虎贲郎将梁德攻打并杀了刘龙儿。到此时，刘季真与弟弟刘六儿又起兵叛乱，带领刘武周的军队攻陷石州，杀死唐石州刺史王俭。刘季真自称突利可汗，以刘六儿为拓定王。刘六儿派人向唐请降，唐下诏任命他为岚州总管。

[55]壬午，以秦王世民为左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其太尉、尚书令、 雍州牧、陕东道行台并如故。遣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

[55]壬午（十五日），唐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左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原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等官职仍旧。又派遣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

[56]丙戌，刘武周陷平遥。

[56]丙戌（十九日），刘武周攻陷平遥。

[57]癸巳，梁州总管、山东道安抚副使陈政为麾下所杀，携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

[57]癸巳（二十六日），唐梁州总管、山东道安抚副使陈政被部下杀死，部下携带他的首级投奔了王世充。陈政是陈茂的儿子。

[58]王世充以礼部尚书裴仁基、左辅大将军裴行俨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与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长温、散骑常侍崔德本谋杀世充及其党，复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齐王世恽言于世充曰：“儒童等谋反，正为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从之，遣兄子唐王仁则及家奴梁百年鸩皇泰主。皇泰主曰：“更为请太尉，以往者之言，未应至此。”百年欲为启陈，世恽不许；又请与皇太后辞诀，亦不许。乃布席焚香礼佛：“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家！”饮药，不能绝，以帛缢杀之，谥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伟为太保。齐王世恽为太傅，领尚书令。

[58]王世充因为礼部尚书裴仁基、左辅大将军裴行俨很有威望，所以猜忌他们。裴仁基父子得知后，内心不安，于是与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宇文儒童之弟尚食直长宇文温、散骑常侍崔德本谋划杀死王世充及其党羽，重新尊奉皇泰主杨侗为君主，事情泄露，均遭诛灭三族。齐王王世恽对王世充说："儒童等人谋反，就是因为皇泰主还活着的缘故，不如早些除掉皇泰主。"王世充听从了他的计划，派兄长的儿子唐王王仁则及家中奴隶梁百年毒死皇泰主。皇泰主杨侗说："就麻烦你们请问太尉，按他以前所说的话，不应该这样对待我。"梁百年想为皇泰主向王世充启奏，王世恽不准，皇泰主又请求与皇太后诀别，王世恽也不准。于是皇泰主设席焚香拜佛祈祷道："愿从今以后，不再生在帝王家！"喝下毒药，没能气绝，于是又用帛勒死了皇泰主，定谥号为恭皇帝。王世充任命他的兄长楚王王世伟为太保，齐王王世恽为太傅，兼尚书令。

[59]六月，庚子，窦建德陷沧州。

[59]六月庚子（初三），窦建德攻陷沧州。

[60]初，易州贼帅宋金刚，有众万余，与魏刀儿连结。刀儿为窦建德所灭，金刚救之，战败，帅众四千西奔刘武周。武周闻其善用兵，得之，甚喜，号曰宋王，委以军事，中分家赀以遗之。金刚亦深自结，出其故妻，纳武周之妹。因说武周图晋阳，南向争天下。武周以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使将兵三万寇并州。丁未，武周进逼介州，沙门道澄以佛幡缒之入城，遂陷介州；诏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击之。武周将黄子英往来雀鼠谷，数以轻兵挑战，兵才接，子英阳不胜而走，如是再三，宝谊、仲文悉众逐之，伏兵发，唐兵大败，宝谊、仲文皆为所虏。既而俱逃归，上复使二人将兵击武周。

[60]当初，易州盗贼首领宋金刚，有一万多人马，和魏刀儿相连结。魏刀儿为窦建德消灭，宋金刚救援魏刀儿，战败，带领四千人马向西投奔了刘武周。刘武周听说宋金刚会用兵，得到他后，非常高兴，称他为宋王，将军事大权交给宋金刚，并将自己的财产分出一半送给宋金刚。宋金刚也深加交结，休掉原来的妻子，娶了刘武周的妹妹。并趁机劝刘武周图谋晋阳，向南争夺天下。刘武周任命宋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让他带领三万兵马侵犯并州。丁未（初十），刘武周进逼介州。憎人道澄用佛幡把他拉入城中，于是刘武周攻陷了介州，

唐命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迎击刘武周。刘武周的将领黄子英来往于雀鼠谷，几次用小部队挑战，两军才一接触，黄子英就假作失败逃走，几次三番这样，姜宝谊、李仲文便出动全部兵力追击，对方伏兵出击，唐军大败，姜宝谊、李仲文都被对方俘虏，不久均逃回，高祖重让二人带军攻打刘武周。

[61]己酉，突厥使来告始毕可汗之丧，上举哀于长乐门，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吊处罗可汗，赙帛三万段。

[61]己酉（十二日），突厥使节前来通报始毕可汗讣闻，高祖在长乐门举行哀悼仪式，三天不上朝，命百官到使者住所吊唁。又派内史舍人郑德挺去慰问处罗可汗，赠丧仪三万段。

[62]上以刘武周入寇为忧，右仆射裴寂请自行。癸亥，以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武周，听以便宜从事。

[62]高祖因为刘武周的入侵而担心，右仆射裴寂请求派自己前去。癸亥（二十六日），唐任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伐刘武周，听其相机行事。

[63]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

[63]秋季，七月，唐初次设置十二军，关内诸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军，均取天星的名称，由车骑府统领。每军将军、副将各一人，选择素有威望者充任，督察农耕与战备。从此唐兵强马壮，军队所向无敌。

[64]海岱贼帅徐圆郎以数州之地请降，拜兖州总管，封鲁国公。

[64]海岱盗贼首领徐圆郎带几州之地请求降唐，唐命他为兖州总管，封爵鲁国公。

[65]王世充遣其将罗士信寇州，士信帅其众千余人来降。先是，士信从李密击世充，兵败，为世充所得，世充厚礼之，与同寝食。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耻之。士信有骏马，世充兄子赵王道询欲之，不与，世充夺之以赐道询；士信怒，故来降，上闻其来，甚

喜，遣使迎劳，禀食其所部，以士信为陕州道行军总管。世充左龙骧将军临泾席辩与同列杨虔安、李君义皆帅所部来降。

[65]王世充派遣他的将领罗士信侵犯州，罗士信带领他的一千多人马前来降唐。此前，罗士信跟随李密攻打王世充，作战失败，为王世充俘获，王世充对他很优厚，和他一同就寝进餐。不久王世充又得到邴元真等人，像对罗士信一样对待他们，罗士信以此为耻。罗士信有骏马，王世充兄长的儿子赵王王道询想要，罗士信不给，王世充夺了罗士信的马赐给王道询；罗士信很气愤，因此来投降。高祖听说罗士信投降，非常高兴，派人前去迎接慰问，供给他的人马军粮，任命罗士信为陕州道行军总管。王世充的左龙骧将军，临泾人席辩和同事杨虔安、李君义都率领自己的人马来降唐。

[66]丙子，王世充遣其将郭士衡寇州，刺史任大破之，俘斩且尽。

[66]丙子（初十），王世充派遣他的将领郭士衡侵犯州，唐州刺史任 大败郭士衡，郭士衡的部队被杀死、俘虏殆尽。

甲申，行军总管刘弘基遣其将种如愿袭王世充河阳城，毁其河桥而还。

甲申（十八日），唐行军总管刘弘基派遣手下将领种如愿袭击王世充占据的河阳城，破坏了王世充所置黄河渡桥后回军。

[67]乙酉，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高昌王伯雅各遣使入贡。

[67]乙酉（十九日），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高昌王伯雅分别派遣使节入朝纳贡于唐。

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国人立其叔父，号射匮可汗。射匮者，达头可汗之孙也，既立，拓地东至金山，西至海，遂与北突厥为敌，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射匮卒，子统叶护立。统叶护勇而有谋，北并铁勒，控弦数十万，据乌孙故地，又移庭于石国北千泉；西域诸国皆臣之，叶护各遣吐屯 监之，督其征赋。

当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到隋朝见，隋朝留下了他，西突厥国人立曷娑那的叔父为可汗，称射匮可汗。射匮是达头可汗的孙子，即位后，开拓疆土东到金山，西到西海，于是与北突厥相对抗，在龟兹以北三弥山建立朝庭。射匮死后，他的儿子统叶护成为可汗。统叶护英勇而有谋略，北面吞并了铁勒，拥有几十万兵马，占据了乌孙原来的

地域，又将朝廷迁到石国北面的千泉，西域各国都臣服于他，叶护分别派遣吐屯 监理各国，督察他们交纳赋税。

[68]辛卯，宋金刚寇浩州，浃旬而退。

[68]辛卯（二十五日），宋金刚侵犯浩州，十天后退军。

[69]八月，丁酉，公薨，谥曰隋恭帝；无后，以族子行基嗣。

[69]八月丁酉（初一），公去世，谥为隋恭帝，恭帝没有后裔，以同族兄弟之子杨行恭为后嗣。

[70]窦建德将兵十余万趣州，淮安王神通帅诸军退保相州。已亥，建德兵至州城下。

[70]窦建德带领十余万兵力奔赴州，淮安王李神通闻讯，率领各路兵马退守相州。已亥（初三），窦建德的军队到达州城下。

[71]丙午，将军秦武通军至洛阳，败王世充将葛彦璋。

[71]丙午（初十），唐将军秦武通军队到洛阳，打败了王世充的将领葛彦璋。

[72]丁未，窦建德陷州，总管袁子降之。已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闻之，帅诸军就李世于黎阳。

[72]丁未（十一日），窦建德攻陷州，唐总管袁子投降了窦建德。乙卯（十九日），窦建德又领兵马开赴相州，淮安王李神通闻讯，率领各路兵马到黎阳投靠李世。

[73]梁师都与突厥合数千骑寇延州，行军总管段德操兵少不敌，闭壁不战，伺师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总管梁礼将兵击之。师都与礼战方酣，德操以轻骑多张旗帜，掩击其后，师都军溃，逐北二百里，破其魏州，虏男女二千余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73]梁师都与突厥合兵以数千骑兵侵犯延州，唐行军总管段德操兵力少寡不敌众，关闭城门不出战，等梁师都逐渐松懈。九月丙寅（初一），段德操派遣副总管梁礼带兵攻打梁师都。正当梁师都与梁礼战斗激烈时，段德操用轻骑打起很多旗帜，从背后突然袭击梁师都，梁师都的军队溃败，唐军追逐逃敌走了二百里，攻克了梁师都的魏州，俘虏二千多名男女。段德操是段孝先的儿子。

[74]萧铣遣其将杨道生寇峡州，刺史许绍击破之。铣又遣其将陈普环帅舟师上峡，规取巴、蜀。绍遣其子智仁及录事参军李弘节等追至

西陵，大破之，擒普环。铣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门城。

[74]萧铣派手下将领杨道生侵犯峡州，唐刺史许绍攻打并击败了杨道生。萧铣又派部将陈普环率领水军溯江而上攻峡州，谋划取巴、蜀。许绍派儿子许智仁及其录事参军李弘节等人追到西陵，大败萧铣的军队，活捉陈普环。萧铣派兵守卫安蜀城和荆门城。

先是，上遣开府李靖诣夔州经略萧铣。靖至峡州，阻铣兵，久不得进。上怒其迟留，阴敕许绍斩之；绍惜其才，为之奏请，获免。

此前，唐高祖派遣开府李靖赴夔州筹划对付萧铣，李靖到峡州，受到萧铣军队的阻挡，迟迟不能前进。高祖恼怒他停滞不前，密令许绍斩杀李靖，许绍爱惜李靖的才能，替他上奏请罪，李靖才免于一死。

[75]已巳，窦建德陷相州，杀刺史吕珉。

[75]已巳（初四），窦建德攻陷相州，杀死唐相州刺史吕珉。

[76]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酣怨望，拔刀击柱曰：“会当斩裴寂首！”家数有妖，文起召巫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上以文静属吏，遣裴寂、萧问状，文静曰：“建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老母留京师，风雨无所庇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谓群臣曰：“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裴寂言于上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文静及文起坐死，籍没其家。

[76]唐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认为才智谋略与功勋比裴寂高而职位却比裴寂低，心中愤恨不平。每当在朝堂议政，裴寂赞同的，刘文静必定反对，还经常欺凌羞辱裴寂，二人因此不和。刘文静与弟弟通直散骑常侍刘文起一起喝酒，喝酒多了不禁发怨气，拔刀砍柱子，说道：“应当砍了裴寂的脑袋！”他家里多次出现怪异的现象，刘文起召来巫师在星光下披散着头发、口中衔着刀来避邪。刘文静有位侍妾不受宠，于是她让哥哥上告刘文静要谋反。高祖因为刘文静是太原起兵

时的属下，派裴寂、萧审查此事，刘文静说：“当初太原起兵时，我愧居司马，算起来与裴长史的职位声望大致相当。如今裴寂官居仆射，据有优于众人的府第，臣下我的官衔与所受赏赐却与众人没什么两样，东征西讨，老母留在京师，风风雨雨无所庇护，确实有些不满的情绪，因喝醉了酒口出怨言，不能保护自己。”高祖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番话，显然是要谋反。”李纲、萧都说明刘文静没有谋反，秦王李世民一再替他求情，说：“过去在晋阳，文静先定起兵大策，才告诉裴寂，而攻克京城后，任用待遇相差悬殊，令文静产生不满情绪是有的，并非胆敢谋反。”裴寂对高祖说：“文静的才智谋略在众人之上，加上性情粗疏险恶，如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定是后患。”高祖一向与裴寂亲近，徘徊了很长时间之后，最终采纳了裴寂的意见。辛未（初六），刘文静与刘文起因罪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入官。

[77]沈法兴既克毗陵，谓江、淮之南指可定，自称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残忍，专尚威刑，将士小有过，即斩之，由是其下离怨。

[77]沈法兴攻克毗陵后，认为江、淮以南只须自己发令调遣即可平定，于是自称梁王，建都于毗陵，改年号为延康，设置百官。沈法兴性情残忍，崇尚严刑将士稍有过错，立即斩首，他的部下因此产生叛离怨恨之情。

时杜伏威据历阳，陈棱据江都，李子通据海陵，俱有窥江表之心。法兴军数败；会子通围棱于江都，棱送质求救于法兴，及伏威，法兴使其子纶将兵数万与伏威共救之。伏威军清流，纶军杨子，相去数十里。子通纳言毛文深献策，募江南人诈为纶兵，夜袭伏威营，伏威怒，复遣兵袭纶。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进。子通得尽锐攻江都，克之，棱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纵击纶，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国号吴，改元明政。丹阳贼帅乐伯通帅众万余降之，子通以为左仆射。

当时杜伏威占据历阳，陈棱占据江都，李子通占据海陵，均有窥伺江南的意图。沈法兴的军队几次战败，时值李子通在江都包围陈棱，陈棱送人质于沈法兴和杜伏威以求援助。沈法兴让儿子沈纶带领几万军队与杜伏威一同救援陈棱，杜伏威驻扎在清流，沈纶驻扎在扬子，相隔数十里。李子通的纳言毛文深献计，召募江南人伪装成沈纶的士

兵，夜晚袭击杜伏威军营，杜伏威很气愤，也派兵袭击沈纶。二人因此相互猜疑，谁也不敢先进军。李子通得以用全力攻打江都，攻克江都城，陈棱投奔了杜伏威。李子通进出江都，乘势挥兵进攻沈纶，大败沈纶，杜伏威也带领军队撤走。李子通即皇帝位，建立吴国，改年号为明政。丹阳盗贼首领乐伯通率领一万多人马投降了李子通，李子通任命他为左仆射。

[78]杜伏威请降；丁丑，以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

[78]杜伏威请求投降；丁丑（十二日），唐任命杜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

[79]裴寂至介休，宋金刚据城拒之。寂军于度索原，营中饮涧水，金刚绝之，士卒渴乏。寂欲移营就水，金刚纵兵击之，寂军遂溃，失亡略尽；寂一日一夜驰至晋州。先是，刘武周屡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刘瞻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与共守西河。及裴寂败，自晋州以北城镇俱没，唯西河独存。姜宝谊复为金刚所虏，谋逃归，金刚杀之。裴寂上表谢罪，上慰谕之，复使镇抚河东。

[79]裴寂到介休，宋金刚凭借城池抵抗。裴寂在度索原扎营，军营中饮用山涧水，宋金刚切断了水源，唐军士兵又渴又乏。裴寂想迁移营地靠近水源，宋金刚趁机挥兵进攻，于是裴寂的军队溃败，几乎全军覆没；裴寂经一天一夜奔驰到晋州。在此之前，刘武周屡次派兵攻打西河，唐浩州刺史刘赡抵御来敌，李仲文带兵赴浩州，与刘赡共同守卫西河。等到裴寂失败，自晋州以北的城镇全部沦陷，唯独西河保存下来。姜宝谊再次被宋金刚俘虏，他谋划逃回唐，被宋金刚杀死。裴寂上书谢罪，高祖安慰他，重新让他镇抚河东。

刘武周进逼并州，齐王元吉给其司马刘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辛巳，元吉夜出兵，携其妻妾弃州奔还长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晋阳土豪薛深以城纳武周。上闻之，大怒，谓礼部尚书李纲曰：“元吉幼弱，未习时事，故遣窦诞、宇文歆辅之。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闻宇文歆首画此策，我当斩之！”纲曰：“王年少骄逸，窦诞曾无规谏，又掩覆之，使士民愤怨，今日之败，诞之罪也。歆谏，王不悛，寻皆闻奏，乃忠臣也，岂可杀哉！”明日，上召纲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无滥刑。元吉

自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诞赦之。卫尉少卿刘政会在太原，为武周所虏，政会密表论武周形势。

刘武周进逼并州，齐王李元吉欺骗他的司马刘德威说：“你带老弱守成，我带强兵出战。”辛巳（十六日），李元吉半夜出兵，携带妻妾放弃并州逃回长安。李元吉刚离开，刘武周的大军就抵达城下，晋阳当地豪强薛深献城池接纳了刘武周。高祖闻讯，极为震怒，对礼部尚书李纲说：“元吉年轻，不熟悉时事，所以才派窦诞、宇文歆辅佐他。晋阳有几万强兵，足够吃十年的粮食，它是王业兴起的根基，却一下就放弃了。听说是宇文歆首先提出这主意，我一定要杀了他！”李纲说；“齐王年轻骄奢放纵，窦诞不曾有所规谏，反而为他掩饰，使百姓愤怒，今天的失败，是窦诞的罪过。宇文歆劝谏，齐王不改，他将所有的情况上奏朝延，是忠臣，怎么能杀掉？”第二天，高祖召李纲入见，登上御座说道：“我有了你，才能够没有滥施刑罚。元吉自己不学好，不是窦诞、宇文歆两个人能禁止得了的。”于是连窦诞也一起赦免了罪过。卫尉少卿刘政会在太原，被刘武周俘虏，政会秘密上表分析了刘武周的形势。

武周据太原，遣宋金刚攻晋州。拔之，虏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弘基逃归。金刚进逼绛州，陷龙门。

刘武周占据太原，派宋金刚进攻并攻克了晋州，俘虏了唐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刘弘基逃回了唐。宋金刚进逼绛州，攻陷了龙门。

[80]西突阙曷婆那可汗与北突阙有怨；曷婆那在长安，北突阙遣使请杀之，上不许。群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国，后必为患！”秦王世民曰：“人穷来归，我杀之不义。”上迟回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婆那于内殿宴饮，既而送中书省，纵北突阙使者杀之。

[80]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与北突厥有仇怨，曷娑那在长安，北突厥派使节到唐请求杀了曷娑那，高祖不答应。群臣都说：“保护了一个人却得罪一个国家，今后必然是祸患！”秦王李世民说：“别人无路可走前来投奔，我们杀了他是不义。”高祖迟疑了很长时间，不得已，丙戌（二十一日），带曷娑那在内殿设宴饮酒，然后把他送到中书省，听任北突厥的使者杀了曷娑那。

[81]礼部尚书李纲领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礼之。久之，太子渐昵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纲屡谏不听，乃乞骸骨。上

骂之曰："卿为何潘仁长史，乃耻为朕尚书邪！且方使卿辅导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纲顿首曰："潘仁，贼也，每欲妄杀人，臣谏之即止，为其长史，可以无愧。陛下创业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台，辱东朝乎！"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辅吾儿。"戊子，以纲为太子少保，尚书、詹事如故。纲复上书谏太子饮酒无节，及信谗慝，疏骨肉；太子不怿，而所为如故。纲郁郁不得志，是岁，固称老病辞职，诏解尚书，仍为少保。

[81]礼部尚书李纲兼太子詹事，太子李建成一开始对他很尊重。时间一长，太子渐逐亲近小人，嫉妒秦王李世民功劳大，颇猜忌李世民，李纲屡次规劝，李建成都不听，于是李纲请求告老退休。高祖骂他道："你当过何潘仁的长史，就耻于作朕的上书吗！况且正要让你辅导建成，却坚持要离职，这是为什么？"李纲叩头谢罪道："潘仁是个盗贼，每次想妄杀无辜，我规劝后他立刻就不杀了，作他的长史，我可以问心无愧。陛下是创业的圣明君主，我没有能力，说的话犹如用水浇石，虽然石头湿了可并不能渗透，对太子的规劝也是一样不起作用，我怎么敢长期使尚书省受玷污，而使东宫蒙受耻辱呢？"高祖说，"朕知道您是位正直的人，请您勉为其难留下辅导我的儿子。"戊子（二十三日），任命李纲为太子少保，原礼部尚书、太子詹事的官职依旧保留。李纲又上书规劝太子饮酒没有节制，以及信任邪恶之人，疏远骨肉兄弟，太子不高兴，所作所为依然如故，李纲郁郁不得志，当年，坚持说自己年老多病必须辞职，高祖下诏解除他的尚书职务，仍然让他担任少保。

[82]淮安王神通使慰抚使张道源镇赵州。庚寅，窦建德陷赵州，执总管张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陈君宾不早下，欲杀之，国子祭酒凌敬谏曰："人臣各为其主用，彼坚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杀之，何以励群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犹不降，力屈就擒，何可舍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将高士兴拒罗艺于易水，艺才至，兴即降，大王之意以为何如？"建德乃悟，即命释之。

[82]淮安王李神通命慰抚使张道源镇守赵州。庚寅（二十五日），窦建德攻陷赵州，捉住唐总管张志昂及张道源。窦建德因为他们二人以及邢州刺史陈君宾没有尽早投降，打算杀了他们，窦建德的国子祭酒凌敬规谏道："人臣各自为他们的主人效力，他们坚守城池不投降，

是忠臣。现在大王杀了他们，用什么来勉励部下呢？”窦建德生气地说：“我到了城下，他们还不投降，力尽被擒，怎么能放过他们？”凌敬说道：“现在大王派大将高士兴在易水抵御罗艺，罗艺才到，高士兴就投降，大王认为怎么样？”于是窦建德才醒悟，立即下令释放了他们。

[83]乙未，梁师都复寇延州，段德操击破之，斩首二千余级，师都以百余里骑遁去。德操以功拜柱国，赐爵平原郡公。州刺史城壮公梁礼战没。

[83]乙未（三十日），梁师都再次侵犯延州，段德操打败了他，并杀死二千多人，梁师都率一百多骑兵逃遁。段德操因功官拜柱国，赐爵平原郡公。州刺史城壮公梁礼阵亡。

[84]冬，十月，已亥，就加凉州总管杨恭仁纳言；赐幽州总管燕公罗艺姓李氏，封燕郡王。

[84]冬季，十月已亥（初四）唐加凉州总管杨恭仁官为纳言；赐幽州总管燕公罗艺姓李，封燕郡王。

辛丑，李艺破窦建德于衡水。

辛丑（初六），李艺在衡水打败窦建德。

[85]癸卯，以左武候大将军宠玉为梁州总管。时集州獠反，玉讨之，獠据险自守，军不得进，粮且尽。熟獠与反者皆邻里亲党，争言贼不可击，请玉还。玉杨言：“秋谷将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军，非平贼吾不返。”闻者大惧曰：“大军不去，吾曹皆将馁死。”其中壮士乃入贼营，与所亲潜谋，斩其渠帅而降，余党皆散，玉追讨，悉平之。

[85]癸卯（初八），唐任命左武候大将军宠玉为梁州总管。当时集州獠民反叛，宠玉讨伐叛獠，獠民凭借险要固守，唐军队不能前进，而且军粮食尽。靠近边境的熟獠与反叛的獠民都是乡亲，争相进言说无法攻打叛獠，请求宠玉回军。宠玉故意宣扬说：“秋谷即将成熟，百姓不得收割，一切供给军需，不平叛贼我不撤军。”听说此话的人大为惊恐，说：“大军不走，我们这些人都要被饿死。”其中的壮士便进入叛獠营地，和认识的叛獠暗中谋划，杀了叛獠头领投降唐军，余众全部溃散，宠玉追逐讨伐，全部平定了叛獠。

[86]刘武周将宋金刚进攻浍州，陷之，军势甚锐。裴寂性怯，无将帅之略，唯发使骆驿，趣虞、泰二州居民入城堡，焚其积聚。民惊扰愁怨，皆思为盗，夏县民吕崇茂聚众自称魏王，以应武周，寂讨之，为所败。诏永安王孝基、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将兵讨之。

[86]刘武周的将领宋金刚进攻并攻克了浍州，军势很猛。裴寂性格怯懦，没有将帅的才干，只是不断地派出使者，催促虞、泰二州的居民进入城堡，并焚毁了他们的积蓄。百姓惊恐不安忧愁抱怨，都想去当强盗，夏县居民吕崇茂聚众自称魏王，响应刘武周，裴寂去讨伐，被吕崇茂打败。唐下诏命令永安王李孝基、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人带兵讨伐吕崇茂。

时王行本犹据蒲反，未下，亦与武周相应，关中震骇。上出手敕曰：“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上于是悉发关中兵以益世民所统，使击武周。乙卯，幸华阴。至长春宫以送之。

当时王行本还占据着蒲反，没有被攻下，也与刘武周相互呼应，关中震惊，高祖下亲笔敕书道：“贼势到如此地步，很难与他们抗争，宜放弃黄河以东地区，谨守关西。”秦王李世民上表称：“太原是王业的基础，国家的根本；河东地区富饶，京城靠它供给，如果全部放弃，臣深感愤恨。希望给臣三万精兵，必定可望消灭刘武周，收复汾、晋。”于是高祖征发关中所有兵力扩充李世民的部队，让他攻打刘武周。乙卯（二十日），高祖驾临华阴，至长春宫为秦王送行。

[87]窦建德引兵趣卫州。建德每行军，常为三道，辎重、细弱居中央，步骑夹左右，相去三里许。建德以千骑前行，过黎阳三十里，李世遣骑将丘孝刚将三百骑侦之。孝刚骁勇，善马槊，与建德遇，遂击之，建德败走；右方兵救之，击斩孝刚。建德怒，还攻黎阳，克之，虏淮安王神通，李世父盖、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以数百骑走渡河，数日，以其父故，还诣建德降；卫州闻黎阳陷，亦降。建德以李世为左骁卫将军，使守黎阳，常以其父盖自随为质。以魏徵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轨奴杀轨，携其首诣建德降。建德曰：“奴杀主大

逆，吾何为受之！”立命斩奴，返其首于滑州。吏民感悦，即日请降。于是其旁州县及徐圆朗等皆望风归附。已未，建德还州，筑万春宫，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于下博，待以客礼。

[87]窦建德带兵赴卫州。窦建德每次行军，经常将部队分为三道，辎重、家眷居中央，步兵骑兵在两边，相隔三里左右。窦建德带千名骑兵走在前面，过黎阳三十里，李世派骑兵将领丘孝刚率领三百骑兵侦察窦建德的军情。丘孝刚勇猛善战，善于骑马使长枪，和窦建德遭遇，便攻击窦建德，窦建德败退，右边骑兵救援，攻打丘孝刚并杀了他。窦建德很气愤，回军攻打并攻陷了黎阳，俘虏了唐淮安王李神通、李世的父亲李盖、魏徵以及唐高祖的妹妹同安公主。唯有李世带几百骑兵逃过黄河，几天后，李世又因为父亲被俘的缘故，返回黎阳投降了窦建德，卫州得知黎阳陷落，也投降了窦建德。窦建德任命李世为左骁卫将军，命他守卫黎阳，并把他的父亲李盖带在身边作为人质。任命魏徵为起居舍人。唐滑州刺史王轨的奴仆杀了王轨，携带王轨的首级到窦建德处投降。窦建德说：“奴仆杀死主人是大逆不道，我怎被能接受他呢？”立即下令斩了那位奴仆，将王轨的首级送回滑州。滑州百姓深受感动，当天就请求投降。于是附近的州县以及徐圆朗等人都望风归附。已未（二十四日），窦建德返回州，修建万春宫，将夏国都城迁到州，窦建德将唐淮安王李神通安置在下博，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

[88]行军总管罗士信帅勇士夜入洛阳外郭，纵火焚清化里还。壬戌，士信拔青城堡。

[88]唐行军总管罗士信率领勇士夜晚进入洛阳外城，放火焚烧清化里后返回营地。壬戌（二十七日），罗士信攻破青城堡。

[89]王世充自将兵徇地至滑台，临黎阳；尉氏城主时德睿、汴州刺史王要汉、亳州刺史丁叔则遣使降之。以德睿为尉州刺史。要汉，伯当之兄也。

[89]王世充亲自带领兵马攻占土地到滑台，逼近黎阳；唐尉氏城主时德睿、汴州刺史王要汉、亳州刺史丁叔则派人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任命时德睿为尉州刺史。王要汉是王伯当的兄长。

夏候端至黎阳，李世发兵送之。自澶渊济河，传檄州县，东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余州，皆遣使来降。行至谯州，会汴、亳降于王

世充，还路遂绝。端素得众心，所从二千人，虽粮尽不忍委去，端坐泽中，杀马以飨士，因歔谓曰："卿等乡里皆已从贼，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见委。我奉 王命，不可从卿；卿有妻子，无宜效我。可斩吾首归贼，必获富贵。"众皆流涕曰："公于唐室非有亲属，直以忠义，志不图存。某等虽贼，心亦人也，宁肯害公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见杀，吾当自刎 。"众抱持 之，乃复同进，潜行五日，馁死及为贼所击奔溃相失者太半，唯余五十二人同走，采豆生食之。端持节未尝离身，屡遣从者散，自求生，众又不可。时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为唐坚守，遣兵迎端，馆给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遗之，仍送除书，以端为淮南郡公、尚书少吏部。端对使者焚书毁衣，曰："夏候端天子大使，岂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节旄怀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无复蹊径，冒践荆棘，昼夜兼行，得达宜阳，从者坠崖溺水，为虎狼所食，又丧其半；其存者鬓发秃落，无复人状。端诣阙见上，但谢无功，初不自言艰苦，上复以为秘书监。

夏侯端到黎阳，李世派兵护送他，从澶渊渡过黄河，传递檄文到各州县，东至海，南到淮河，二十多个州县，均派使者前来降唐。夏侯端走到谯州，恰好汴、亳州投降了王世充，切断了他返回长安的道路。夏侯端历来得人心，随从人员两千名，虽然粮食吃光了，不忍心丢下他离去，夏侯端坐在沼泽中，杀掉马匹犒劳士兵们，他抽泣着说道："你们的家乡都已投降了贼人，只是因为共事的情份，没有丢下我。我奉王命，不能随你们去，你们有妻儿，也不宜效仿我。可以砍下我的头归附贼人，一定能得到富贵。"众人都流着泪说："您和唐室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只是为了忠义，立志牺牲。我们虽然很卑贱，也有人心，难道能害了您去求得自己的利益吗？"夏侯端说："你们不忍心杀我，我就当自刎 而死。"众人抱住他，于是又重新一起前进，偷偷地走了五天，二千人中饿死以及被王世充军队追击逃散失去了大半，只剩下五十二个人与他同行，采野豆生吃。夏侯端拿着使臣的信物节始终不离身，屡次让随从离去，自求生路，众人又不同意。当时河南都是王世充的势力范围，只有州刺史李公逸为唐坚守，李公逸派兵迎接夏侯端，供给他食宿。王世充派人召夏侯端，脱下衣服送给他，并送去委任状，任命夏侯端为淮南郡公，尚书少吏部。夏侯端当着王世充使者的面烧了委任状，毁掉衣服，说道："夏侯端是天子的大

使，怎么能接受王世充的官职？你想让我去，除非取了我的脑袋！”于是解下节上的旄放入怀中，将刀插在节竿上，从山中向西行，不在有道路，踏着荆棘，昼夜兼程，到达宜阳，随行的人 坠崖溺水，为虎狼吃掉的，有丧失了一半，活下来的人都鬓发脱落，不象人样。夏候端上殿谒见皇上，只道歉说没有功劳，丝毫不提一路上的艰苦，高祖仍然任命他为秘书监。

郎楚之至山东，亦为窦建德所获，楚之不屈，竟得还。

郎楚之出使到山东，也被窦建德俘获，郎楚之不屈服，最终得以返回长安。

王世充遣其从弟世辩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贼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属李善行守雍丘，身帅轻骑入朝，至襄城，为世充伊州刺史张殷所获。世充谓曰：“卿越郑臣唐，其说安在？”公逸曰：“我于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郑。”世充怒，斩之。善行亦没。上以公逸子为襄邑公。

王世充派遣他的堂弟王世辩用徐、亳州的军队攻打雍丘，李公逸派人向唐求救，高祖因为雍丘与关中隔着敌人占领区，不能救援。李公逸于是留他的亲属李善行守卫雍丘，自己率领轻骑入朝，到襄城，被王世充的伊州刺史张殷抓获，王世充对他说：“你越过郑国向唐称臣，哪有这种道理？”李公逸回答：“我对天下，只知道有唐，不知道有郑。”王世充很生气，杀了他。李善行也遇害。高祖封李公逸的儿子为襄邑公。

[90]甲子，上祠华山。

[90]甲子（二十九日），唐高祖祭华山。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八卷

唐纪四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上武德二年（己卯、619）

唐纪四唐高祖武德二年（己卯，公元619年）

[1]十一月，己卯，刘武周寇浩州。

[1]十一月，己卯（十四日），刘武周侵犯浩州。

[2]秦王世民引兵自龙门乘冰坚渡河，屯柏壁，与宋金刚相持。时河东州县，俘掠之余，未有仓廪，人情扰，聚入城堡，征敛无所得，军中乏食。世民发教谕民，民闻世民为帅而来，莫不归附，自近及远，至者日多，然后渐收其粮食，军食以充。乃休兵秣马，唯令偏裨乘间抄掠，大军坚壁不战，由是贼势日衰。

[2]秦王李世民乘冰冻坚硬，带兵从龙门渡过黄河，驻扎在柏壁，与宋金刚对峙。当时黄河以东的州县遭抢劫后，没有粮仓，人情惧怕侵扰，聚居在城堡中，征集不到东西，军队缺粮。李世民发布王教晓谕百姓，百姓听说李世民率军前来，无不前来归顺，由近及远，前来的人日益增加，然后唐军逐渐征收粮食，军粮因此充足。于是休兵喂马，只命非主力部队的将佐找空子抄掠，大军则坚壁不战，宋金刚的势力因此日益衰落。

世民尝自帅轻骑觇敌，骑皆四散，世民独与一甲士登丘而寝。俄而贼兵四合，初不之觉，会有蛇逐鼠，触甲士之面，甲士惊寤，遂白世民俱上马，驰百余步，为贼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骁将，贼骑乃退。

李世民曾经亲自带轻骑兵去侦察敌情，随从的骑兵四下分散，世民只和一名穿铠甲的士卒登上山丘睡觉。不久，敌人从四下包围了二人，开始二人毫不知觉，恰巧蛇追老鼠，碰到了甲士的脸，甲士惊醒后告诉了李世民，二人一起上马，才走了百余步，就被敌人追上，李世民用大羽箭射死了敌人的骁将，敌骑兵于是退去。

[3]李世欲归唐，恐祸及其父，谋于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窦氏，动则见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后可图也。”世从之。袭王世充获嘉，破之，多所俘获，以献建德，建德由是亲之。

[3]李世想归顺唐，又怕牵连了老父，便和郭孝恪商量。郭孝恪说：“我才跟随窦建德，一做事就受猜忌，您应当先立功取得信任，然后就可以谋划归唐了。”李世听从了他的劝告。袭击王世充的获嘉，攻陷了城池，俘虏了许多人并缴获很多东西，都献给窦建德，窦建德因此对李世很好。

初，漳南人刘黑闼，少骁勇狡狯，与窦建德善，后为群盗，转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为骑将，每见世充所为，窃笑之。世充使黑闼守新乡，李世击虏之，献于建德。建德署为将军，赐爵汉东公，常使将奇兵东西掩袭，或潜入敌境觇视虚实，黑闼往往乘间奋击，克获而还。

当初，漳南人刘黑闼，年轻时勇猛又狡猾，与窦建德很要好，后来当了强盗，相继跟随郝孝德、李密、王世充。王世充任命他为骑将，刘黑闼每看到王世充的所作所为，常常暗地里嘲笑他。王世充让刘黑闼守卫新乡，李世袭击并俘虏了刘黑闼，献给窦建德。窦建德任命刘黑闼为将军，赐予汉东公的爵位，常常让他率奇兵四处偷袭，或者潜入敌人的境内侦察敌军的情况，刘黑闼往往乘机攻击，得胜后回军。

[4]十二月，庚申，上猎于华山。

[4]十二月庚申（二十五日），唐高祖在华山打猎。

[5]于筠说永安王孝基急攻吕崇茂，独孤怀恩请先成攻具，然后进，孝基从之。崇茂求救于宋金刚，金刚遣其将善阳尉迟敬德、寻相将兵奄至夏县。孝基表里受敌，军遂大败，孝基、怀恩、筠、唐俭及行军总管刘世让皆为所虏。敬德名恭，以字行。

[5]于筠劝永安王李孝基抓紧攻击吕崇茂，独孤怀恩请求先准备好攻城器械，然后进攻，李孝基答应了他的请求。吕崇茂向宋金刚求援，宋金刚派遣手下将领善阳人尉迟敬德、寻相带兵很快赶到夏县。李孝基腹背受敌，于是打了大败仗，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唐俭以及行军总管刘世让都作了俘虏。尉迟敬德名叫尉迟恭，平素称其字敬德。

上征裴寂入朝，责其败军，下吏，既而释之，宠待弥厚。

高祖征召裴寂入朝，责备他打了败仗，交给有关部门审问，不久又释放了他，对他的优宠有增无减。

尉迟敬德、寻相将还浍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等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顷之，敬德、寻相潜引精骑援王行本于蒲反，世民自将步骑三千从间道夜趋安邑，大破之。敬德、相仅以身免，悉俘其众，复归柏壁。

尉迟敬德、寻相就要回浍州，秦王李世民派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等人在美良川截击，大败尉迟敬德，杀了二千多人。不久，尉迟敬德、寻相又秘密带精骑往蒲反援救王行本，李世民自己率领三千步兵骑兵从小路连夜赶到安邑，截击并大败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寻相二人只身逃脱，部下全部被俘，李世民又回到柏壁。

诸将咸请与宋金刚战，世民曰："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捍蔽。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

各位将领都请求与宋金刚交战，李世民说："宋金刚孤军深入，麾下集中了精兵猛将，刘武周占据太原，依仗宋金刚为屏障。宋金刚的军队没有储备，靠掠夺补充军需，利于速战。我们关闭营门不出，养精蓄锐，可以挫败他的锐气；分兵攻汾州、隰州，骚扰他的要害之地，他们粮尽无计可施，自然会退军。我们应当等待这个机会，目前不宜速战。"

永安壮王孝基谋逃归，刘武周杀之。

永安壮王李孝基谋划逃归，被刘武周杀死。

[6]李世复遣人说窦建德曰："曹、戴二州，户口完实，孟海公窃有其地，与郑人外合内离；若以大军临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以临徐、兖，河南可不战而定也。"建德以为然，欲自将徇河南，先遣其行台曹旦等将兵五万济河，世引兵三千会之。

[6]李世又派人劝窦建德说："曹、戴二州，户口充实，孟海公占据二州，与东都的郑国貌合神离，如果发大军进取二州，指日可待。得孟海公后，再率兵逼近徐州、兖州，黄河以南可不战而定。"窦建德认为这意见很对，便准备亲自领兵攻取河南，先派他的行台曹旦等人率五万兵马渡过黄河，李世带三千兵马与他们会合。

三年（庚辰、620）

三年（庚辰，公元620年）

[1]春，正月，将军秦武通攻王行本于蒲反。行本出战而败，粮尽援绝，欲突围走，无随之者，戊寅，开门出降。辛巳，上幸蒲州，斩行本。秦王世民轻骑谒上于蒲州。宋金刚围绛州。癸巳，上还长安。

[1]春季，正月，唐将军秦武通在蒲反攻打王行本。王行本出军迎战，打了败仗，粮草已尽，没有后援，打算突围逃走，又没有跟随的人。戊寅（十四日），开城门出城投降。辛巳（十七日），唐高祖临幸蒲州，斩王行本。秦王李世民轻骑到蒲州谒见高祖。宋金刚包围了绛州。癸巳（二十九日），高祖返回长安。

[2]李世谋俟窦建德至河南，掩袭其营，杀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归唐。会建德妻产，久之不至。

[2]李世计划待窦建德到河南，便偷袭他的营地，杀窦建德，希望找回父亲并且以窦建德的地盘回归唐朝。恰巧窦建德的妻子生产，久等不到。

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扰，诸贼羁属者皆怨之。贼帅魏郡李文相，号李商胡，聚五千余人，据孟津中；母霍氏，亦善骑射，自称霍总管。世结商胡为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谓世曰："窦氏无道，如何事之！"世曰："母无忧，不过一月，当杀之，相与归唐耳！"世辞去，母谓商胡曰："东海公许我共图此贼，事久变生，何必待其来，不如速决。"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饮之酒，尽杀之。旦别将高雅贤、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济，商胡以巨舟四艘济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杀之。有兽医游水得免，至南岸，告曹旦，旦严警为备。商胡既举事，始遣人告李世。世与曹旦连营，郭孝恪劝世袭旦，世未决，闻旦已有备，遂与孝恪帅数十骑来奔。商胡复引精兵二千北袭阮君明，破之。高雅贤收众去，商胡追之，不及而还。

曹旦是窦建德妻子的哥哥，在河南大肆掠夺骚扰，归附的各路盗贼都愤愤不平。盗贼首领魏郡人李文相，号李商胡，聚集五千多人，占据了孟津中城；他的母亲霍氏，也善于骑马射箭，自称霍总管。李世和李商胡结拜为兄弟，入内室拜见李商胡的母亲。霍氏流着泪对李世说："窦氏丧失了道德信义，怎么能够侍奉他？"李世说："母亲不要担心，不超过一个月，我们就杀了他，一起归顺唐了！"李世告辞走后，霍氏对李商胡说："东海公答应与我们共同杀了窦建德这贼，时间长了

会发生变化，何必要等到他来，不如速战速决。”当晚，李商胡召来曹旦手下的二十三位偏将，用酒把他们灌醉，然后全部杀死。曹旦的别将高雅贤、阮君明还在黄河北岸没有过河，李商胡用四艘大船运河北岸的三百士兵过河，船到河中心，将三百人全部杀光。一位兽医游泳逃脱，到南岸，报告了曹旦，曹旦严加警戒以为防备。李商胡起事后，才派人通知李世。李世营地与曹旦相接，郭孝恪劝李世袭击曹旦，李世犹豫不决，听说曹旦已有防备，便和郭孝恪率数十骑兵投奔唐。李商胡又带二千精兵，向北袭击阮君明，打败了他。高雅贤收拾部众退却，李商胡追击，没有追赶上而回军。

建德群臣请诛李盖，建德曰："世，唐臣，为我所虏，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

窦建德的诸位大臣请求杀掉李盖，窦建德说："世是唐臣，被我俘虏，仍不忘唐朝，这是忠臣，他父亲有什么罪？"于是赦免了李盖。

甲午，世、孝恪至长安。曹旦遂取济州，复还州。

甲午（三十日），李世、郭孝恪到达长安。曹旦于是取得济州，之后又回到州。

[3]二月，庚子，上幸华阴。

[3]二月庚子（初六），唐高祖临幸华阴。

[4]刘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长子、壶关。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御，上以将军河东王行敏助之。行敏与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将叛，行敏斩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复遣兵寇潞州，行敏击破之。

[4]刘武周派兵侵犯潞州，攻陷长子、壶关二县。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抵御刘武周军的攻势，高祖派将军河东人王行敏援助郭子武。王行敏与郭子武不和，有人说郭子武要叛唐，王行敏杀了郭子武以示众。乙巳（十一日），刘武周又派兵侵犯潞州，被王行敏击退。

[5]壬子，开州蛮冉肇则陷通州。

[5]壬子（十八日），开州蛮冉肇则攻陷通州。

[6]甲寅，遣将军桑显和等攻吕崇茂于夏县。

[6]甲寅（二十日），唐派遣将军桑显和等人在夏县攻打吕崇茂。

[7]初，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攻蒲反，久不下，失亡多，上数以敕书诮让之，怀恩由是怨望。上尝戏谓怀恩曰："姑之子皆已为天子，次应

至舅之子乎？”怀恩亦颇以此自负，或时扼腕曰：“我家岂女独贵乎？”遂与麾下元君宝谋反。会怀恩、君宝与唐俭皆没于尉迟敬德，君宝谓俭曰：“独孤尚书近谋大事，若能早决，岂有此辱哉！”及秦王世民败敬德与美良川，怀恩逃归，上复使之将兵攻蒲反。君宝又谓俭曰：“独孤尚书遂拔难得还，复在蒲反，可谓王者不死！”俭恐怀恩遂成其谋，乃说尉迟敬德，请使刘世让还与唐连和，敬德从之，遂以怀恩反状闻。时王行本已降，怀恩入据其城，上方济河幸怀恩营，已登舟矣，世让适至。上大惊曰：“吾得免，岂非天也！”乃使召怀恩，怀恩未知事露，轻舟来至，即执以属吏，分捕党与。甲寅，诛怀恩及其党。

[7]当初，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攻打蒲反，长期不能攻克，损失惨重，唐高祖几次下敕书责备他，于是怀恩心生怨气。高祖曾经和怀恩开玩笑说：“你姑姑的儿子都做了皇帝，下面是否该轮到我舅舅的儿子当皇帝了？”怀恩颇以此自负，有时也惋惜道：“难道我们家唯独女人才尊贵吗？”于是便和手下的元君宝谋反。时值怀恩、元君宝和唐俭都被尉迟敬德俘虏，君宝对唐俭说：“独孤尚书近来在谋划一件大事，如果能早些决定，哪会受这番屈辱呢！”待秦王李世民在美良川打败尉迟敬德，独孤怀恩便逃回唐朝，高祖重又让他带兵攻打蒲反。元君宝又对唐俭说：“独孤尚书终于逃脱得以回唐，重到蒲反，这真称得上是王者不死！”唐俭恐怕独孤怀恩阴谋得逞，于是说服尉迟敬德，请求让刘世让回唐，与唐讲和，尉迟敬德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通过刘世让报告了独孤怀恩谋反的情况。当时王行本已经降唐，独孤怀恩进驻蒲反，高祖正过黄河准备临幸怀恩的营地，已经登上了渡船，刘世让恰好赶到。高祖大惊，说：“我能够免于祸事，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召见怀恩，独孤怀恩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驾小船来见高祖，立即被抓起来交给有关官员，又分头搜捕独孤怀恩的同党。甲寅（二十日），处决独孤怀恩及其同党。

[8]窦建德攻李商胡，杀之。建德州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

[8]窦建德攻打李商胡，杀了李商胡。窦建德到州考查、鼓励耕织，所辖地区没有盗贼，商贾行人露宿。

[9]突厥处罗可汗迎杨政道，立为隋王。中国士民在北者，处罗悉以配之，有众万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

[9]突厥处罗可汗迎接杨政道，立他为隋王。在突厥的中原官员百姓，处罗全部配给杨政道，共有一万人。杨政道设置百官，全部依照隋朝制度，居住在隋朝时的定襄郡。

[10]三月，乙丑，刘武周遣其将张万岁寇浩州，李仲文击走之，俘斩数千人。

[10]三月乙丑（初二），刘武周派遣手下将领张万岁侵犯浩州，李仲文击退来敌，杀伤俘虏数千人。

[11]改纳言为侍中，内史令为中书令，给事郎为给事中。

[11]唐改纳言为侍中，内史令为中书令，给事郎为给事中。

[12]甲戌，以内史侍郎封德彝为中书令。

[12]甲戌（十一日），任命内史侍郎封德彝为中书令。

[13]王世充将帅、州县来降者，时月相继。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举家无少长就戮，父子、兄弟、夫妇许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为保，有举家亡者，四邻不觉，皆坐诛。杀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于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数；公私愁窘，人不聊生。又以宫城为大狱，意所忌者，并其家属收系宫中；诸将出讨，亦质其家属于宫中，禁止者常不减万口，馁死者日有数十。世充又以台省官为司、郑、管、原、伊、殷、梁、凑、嵩、、怀、德等十二州营田使，丞、郎得为此行者，喜若登仙。

[13]王世充的将领、州县官络绎不绝地前来降唐。王世充于是加重了法律，一人叛逃，全家无论老少全部杀死，父子、兄弟、夫妻相互告发的可以免死。又让五家结为一保，一家举家逃亡，四邻未查觉，四家均获死罪。但杀的人越多，逃亡的人也越多，以至于出城砍柴的人，出入城都有限额；上下愁怨窘迫，民不聊生。王世充又将宫城作为大监牢，心里忌恨的人，连家属一道囚禁在宫内；诸将如要出城作战，也要把家属留在宫内当人质，囚禁的人经常不下一万人，每天都有几十人饿死。王世充又任命中央台省的官员为司、郑、管、原、伊、殷、梁、凑、嵩、、怀、德十二州的营田使，尚书左右丞、诸曹郎官得了此任的高兴得像做了神仙。

[14]甲申，行军副总管张纶败刘武周于浩州，俘斩千余人。

[14]甲申（二十一日），唐行军副总管张纶在浩州打败刘武周，俘虏、斩首一千多人。

[15]西河公张纶、真乡公李仲文引兵临石州，刘季真惧而诈降。乙酉，以季真为石州总管，赐姓李氏，封彭山郡王。

[15]西河公张纶、真乡公李仲文带兵逼近石州，刘季真胆怯，假称投降。乙酉（二十二日），唐任命刘季真为石州总管，赐姓李，封为彭山郡王。

[16]蛮酋冉肇则寇信州，赵郡公孝恭与战，不利。李靖将兵八百，袭击，斩之，俘五千余人；已丑，复开、通二州。孝恭又击萧铣东平王提，斩之。

[16]蛮族首领冉肇则侵犯信州，赵郡公李孝恭与冉肇则交锋，失利。李靖率八百兵马袭击，杀了冉肇则，俘虏五千多人。己丑（二十六日），唐收复开州、通州。李孝恭又袭击萧铣手下的东平王提，杀了他。

[17]夏，四月，丙申，上祠华山；壬寅，还长安。

[17]夏季，四月丙申（初三），唐高祖祭祀华山。壬寅（初九）返回长安。

[18]置益州道行台，以益、利、会、、泾、遂六总管隶焉。

[18]设置益州道行台，将益、利、会、、泾、遂六州总管划归益州道行台统辖。

[19]刘武周数攻浩州，为李仲文所败。宋金刚军中食尽；丁未，金刚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19]刘武周几次进攻浩州，都被李仲文打败。宋金刚的军队粮食吃光，丁未（十四日），宋金刚向北逃窜，秦王李世民带兵追击。

[20]罗士信围慈涧，王世充使太子玄应救之，士信刺玄应坠马，人救之，得免。

[20]罗士信围攻慈涧，王世充派太子王玄应救援慈涧，罗士信把王玄应刺下马，有人搭救，王玄应才逃脱。

[21]壬子，以显州道行台杨士林为行台尚书令。

[21]壬子（十九日），唐任命显州道行台杨士林为行台尚书令。

[22]甲寅，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22]甲寅（二十一日），加封秦王李世民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23]秦王世民追及寻相于吕州，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合。至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执辔谏曰："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爱身乎！且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晚也。"世民曰："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吾竭忠徇国，岂顾身乎！"遂策马而进，将士不敢复言饥。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止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丙辰，陕州总管于筠自金刚所逃来。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刚尚有众二万，出西门，背城布陈，南北七里。世民遣总管李世与战，小却，为贼所乘，世民帅精骑击之，出其陈后，金刚大败，斩首三千级。金刚轻骑走，世民追之数十里，至张难堡。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据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噪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献浊酒、脱粟饭。

[23]秦王李世民在吕州追上寻相，将他打得大败，并乘胜追击逃敌，一昼夜走了二百多里，打了几十仗。到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抓住马缰绳规劝道："大王打败敌人，追击逃敌到了这里，功劳也足够了，不断深入，就不爱惜自己吗？况且士兵们饥饿疲惫，应当在此停留扎营，等到兵马粮草都齐备了，然后再进击也不晚。"李世民说："宋金刚无计可施才逃跑，军心涣散；功劳难立，失败却很容易，机会难得，失去却很容易，一定要趁此机会消灭他。如果我们滞留不前，让他有时间考虑对策加强防备，就不可能轻易打败他了。我尽心竭力效忠国家，怎么能只顾惜自己的身体呢？"于是打马追击，将士们也不敢再提饥饿。唐军在雀鼠谷追上宋金刚，一天交锋八次，都打了胜仗，杀死、俘虏了几万人。当夜，在雀鼠谷西原宿营，李世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三天没有脱下战袍了，全军只有一只羊，世民与将士们分吃了这一只羊。丙辰（二十三日），唐陕州总管于筠从宋金刚手下脱身逃回唐军中。李世民带兵赴介休，宋金刚还有二万人，出西门，背对城墙排列战阵，南北长七里。李世民派总管李世出战，不利，稍稍退却，宋金刚乘机反扑，李世民率领精骑从宋金刚背后袭击，宋金刚

大败，唐军杀了三千人。宋金刚骑马逃走，李世民追出几十里，来到张难堡。唐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占据堡垒自卫，李世民摘下头盔示意堡内，堡中守军见后欢呼雀跃，高兴得流下泪来。随从告诉守军秦王还未进食，守军献上浊酒、粗米饭。

尉迟敬德收余众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谕之，敬德与寻相举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为右一府统军，使将其旧众八千，与诸营相参。屈突通虑其变，骤以为言，世民不听。

尉迟敬德收拾残部守介休，李世民派任城王李道宗、宇文士及前去晓谕，尉迟敬德于是和寻相以介休、永安二县降唐。李世民得到尉迟敬德非常高兴，任命尉迟敬德为右一府统军，并让他仍然统领八千旧部，和各营相杂在一起。屈突通恐怕尉迟敬德会反复，屡次向李世民提起，但李世民不听。

刘武周闻金刚败，大惧，弃并州走突厥。金刚收其余众，欲复战，众莫肯从，亦与百余骑走突厥。

刘武周听说宋金刚失败，大为惊恐，放弃并州逃入突厥。宋金刚收拾残部，准备再战，但众人都不肯跟随他与唐作战，于是宋金刚也和一百多骑兵逃往突厥。

世民至晋阳，武周所署仆射杨伏念以城降。唐俭封府库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县皆入于唐。

李世民到晋阳，刘武周任命的仆射杨伏念以晋阳城投降。唐俭封存了刘武周的仓库留待李世民处置，刘武周先后所占领的州县全部并入唐。

未几，金刚谋走上谷，突厥追获，腰斩之。岚州总管刘六儿从宋金刚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斩之。其兄季真，弃石州，奔刘武周将马邑高满政，满政杀之。

不久，宋金刚打算跑回起兵初占的上谷，被突厥追上捉回，突厥腰斩了宋金刚。去年五月投降宋金刚的唐岚州总管刘六儿跟着宋金刚在介休，秦王李世民活捉并杀了他。刘六儿的兄长刘季真，丢弃石州，逃奔刘武周的将领马邑人高满政，高满政杀了他。

武周之南寇也，其内史令苑君璋谏曰：“唐主举一州之众，直取长安，所向无敌，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晋阳以南，道路险隘，县军深

入，无继于后，若进战不利，何以自还！不如北连突厥，南结唐朝，南面称孤，足为长策。”武周不听，留君璋守朔州。及败，泣谓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于此。”久之，武周谋亡归马邑，事泄，突厥杀之。突厥又以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仍令郁射设督兵助镇。

刘武周向南侵犯唐时，他的内史令苑君璋曾经规劝道：“唐主以一个州的兵力，直取长安，所向无敌，这是上天有助，不是人力。晋阳以南，道路狭窄险要，孤军深入，后无援军，假如进军攻战不利，怎么回军？不如北面联合突厥，南面与唐结交，在此一方称王称霸，才是良策。”刘武周不听，留苑君璋守卫朔州。待刘武周失败后，流着泪对君璋说：“我没有采纳您的意见，以至于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过了一段时间，刘武周策划从突厥逃回马邑，事情泄露，突厥杀了刘武周。突厥人任命苑君璋为大行台，统领刘武周的余部，仍然令郁射设督兵协助镇守。

[24]庚申，怀州总管黄君汉击王世充太子玄应于西济州，大破之；熊州行军总管史万宝邀之于九曲，又破之。

[24]庚申（二十七日），唐怀州总管黄君汉在西济州袭击王世充的太子王玄应，重创王玄应；熊州行军总管史万宝在九曲截击王玄应，又打败了他。

[25]辛酉，王世充陷邓州。

[25]辛酉（二十八日），王世充攻陷邓州。

[26]上闻并州平，大悦。壬戌，宴群臣，赐缯帛，使自入御府，尽力取之。复唐俭官爵，仍以为并州道安抚大使；所籍独孤怀恩田宅资财，悉以赐之。

[26]唐高祖听说平定了并州，非常高兴。壬戌（二十九日），宴请群臣，赐给缯帛，让人自己进御府，尽力自取。又恢复了唐俭的官爵，仍然任并州道安抚大使；将官府没收的独孤怀恩的田地房屋资财，全部赏赐给了唐俭。

世民留李仲文镇并州，刘武周数遣兵入寇，仲文辄击破之，下城堡百余所。诏仲文检校并州总管。

李世民留李仲文镇守并州，刘武周屡次派兵侵入并州境内，都被李仲文击退，李仲文还攻克了一百多座城堡。唐下诏以李仲文为检校并

州总管。

[27]五月，窦建德遣高士兴击李艺于幽州，不克，退军笼火城。艺袭击，大破之，斩首五千级。建德大将军王伏宝，勇略冠军中，诸将疾之，言其谋反，建德杀之，伏宝曰："大王奈何听谗言，自斩左右手乎！"

[27]五月，窦建德派高士兴在幽州袭击李艺，没有攻克，撤军到笼火城。李艺袭击了高士兴，重创高军，斩首五千级。窦建德手下的大将军王伏宝勇猛机智，全军数第一，众将领嫉妒他，说他要谋反，窦建德杀了王伏宝，刑前王伏宝说："大王怎么能够听信谗言，自己断了自己的左右手呢！"

[28]初，尉迟敬德将兵助吕崇茂守夏县，上潜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使图敬德，事泄，敬德杀之。敬德去，崇茂余党复据夏县拒守。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

[28]当初，尉迟敬德带兵帮助吕崇茂保卫夏县，唐高祖暗中派人赦免了吕崇茂的罪过，拜他为夏州刺史，让他谋取尉迟敬德，事情泄露，尉迟敬德杀了吕崇茂。尉迟敬德离开夏县后，吕崇茂余部又占据夏县拒守。秦王李世民率军从晋州回师攻夏县，壬午（二十四日），屠城。

[29]辛卯，秦王世民至长安。

[29]辛卯（二十九日），秦王李世民到长安。

[30]是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献马千匹于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与之互市。

[30]本月，突厥派遣阿史那揭多向王世充进献一千匹马，并求婚，王世充以同族之女远嫁突厥，并与突厥相互贸易。

[31]六月，壬辰，诏以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楚王杜伏威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使，进封吴王，赐姓李氏。以辅公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31]六月壬辰（初一），唐下诏任命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楚王杜伏威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使，晋封为吴王，赐姓李氏。任命辅公为东南道行台左仆射，进封舒国公。

[32]丙午，立皇子元景为赵王，元昌为鲁王，元亨为王。

[32]丙午（初三），唐立皇子李元景为赵王，李元昌为鲁王，李元亨为王。

[33]显州行台尚书令楚公杨士林，虽受唐官爵，而北结王世充，南通萧铣，诏庐江王瑗与安抚使李弘敏讨之。兵未行，长史田瓒为士林所忌，甲寅，瓒杀士林，降于世充，世充以瓒为显州总管。

[33]显州行台尚书令楚公杨士林虽然接受了唐的官爵，却北面交结王世充，南面勾结萧铣，唐下诏命庐江王李瑗与安抚使李弘敏讨伐杨士林。军队还未出发，长史田瓒遭杨士林的猜忌，甲寅（二十三日），田瓒杀死杨士林，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任命田瓒为显州总管。

[34]秦王世民之讨刘武周也，突厥处罗可汗遣其弟步利设帅二千骑助唐。武周既败，是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伦特勒，使将数百人，云助仲文镇守，自石岭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

[34]秦王李世民讨伐刘武周时，突厥处罗可汗派弟弟步利设率二千骑兵协助唐军。刘武周失败后，当月，处罗可汗到晋阳，唐检校并州总管李仲文不能统制处罗；处罗又留下伦特勒，让伦特勒统领数百人，声称帮助李仲文镇守，从石岭关以北，都留下突厥兵戍守，然后离去。

[35]上议击王世充，世充闻之，选诸州镇骁勇皆集洛阳，置四镇将军，募人分守四城。秋，七月，壬戌，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世充。陕东道行台屈突通二子在洛阳，上谓通曰："今欲使卿东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为俘囚，分当就死，陛下释缚，加以恩礼。当是之时，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余年为陛下尽节，但恐不获死所耳。今得备先驱，二儿何足顾乎！"上叹曰："徇义之士，一至此乎！"

[35]唐高祖商议攻打王世充之事，王世充闻讯，从各州镇选拔骁勇，都集中到洛阳，设置四镇将军，又召募人分别守卫洛阳四城。秋季，七月壬戌（初一），高祖下诏命秦王李世民统率诸军攻打王世充。唐陕东道行台的左仆射屈突通的两个儿子都在洛阳，皇上对屈突通说："现在想让你东征洛阳，你的两个儿子怎么办？"屈突通回答道："臣下我过去作为阶下囚，理当被处死的，陛下不但释放了我，还施予很多恩惠。那时我就在内心发誓，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陛下尽

节，只是唯恐没有机会尽节捐躯罢了。如今有幸得以充任前锋，两个儿子又有什么值得顾惜的！”高祖赞叹道：“真是一位舍身取义之士，竟能做到这样！”

[36]癸亥，突厥遣使潜诣王世充，潞州总管李袭誉邀击，败之，虏牛羊万计。

[36]癸亥（初二），突厥暗中派使者赴王世充处，唐潞州总管李袭誉截击并打败了突厥使者，夺得的牛羊数以万计。

[37]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通谋，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入长安。”甲戌，命皇太子镇蒲反以备之，又遣礼部尚书唐俭安抚并州，暂废并州总管府，征仲文入朝。

[37]唐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报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勾结，商定准备等洛阳唐、郑交战时，引导突厥骑兵直驱长安。”甲戌（十三日），唐高祖命令皇太子镇守蒲反以防备，又派礼部尚书唐俭安抚并州，暂时废除并州总管府，征召李仲文入朝。

[38] 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镇襄阳，荆王行本镇虎牢，宋王秦镇怀州，齐王世恽检校南城，楚王世伟守宝城，太子玄应守东城，汉王玄恕守含嘉城，鲁王道徇守曜仪城，世充自将战兵，左辅大将军杨公卿帅左龙骧二十八府骑兵，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帅内军二十八府步兵，左游击大将军跋野纲帅外军二十八府步兵，总三万人，以备唐。弘烈、行本，世伟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

[38]壬午（二十一日），秦王李世民到达新安，王世充派遣魏王王弘烈镇守襄阳，荆王王行本镇守虎牢，宋王王泰镇守怀州，齐王王世恽负责洛阳南城，楚王王世伟守洛阳宝城，太子王玄应守洛阳东城，汉王王玄恕守含嘉城，鲁王王道徇守曜仪城，王世充亲自统帅作战军队，左辅大将军杨公卿统帅左龙骧二十八府骑兵，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统帅内军二十八府步兵，左游击大将军跋野纲统帅外军二十八府步兵，总计三万人，以防备唐的进攻。王弘烈、王行本是楚王王世伟的儿子；王泰是王世充哥哥的儿子。

[39]梁师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军总管段德操击破之，斩首千余级。

[39]梁师都带突厥、稽胡军队入侵唐，唐行军总管段德操打败入侵之敌，斩首一千多级。

[40]罗士信将前军围慈涧，世充自将兵三万救之。已丑，秦王将轻骑前觇世充，猝与之遇，众寡不敌，道路险扼，为世充所围。世民左右驰射，获其左建威将军燕琪，世充乃退。世民还营，尘埃覆面，军不复识，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帅步骑五万进军慈涧；世充拔慈涧之戍，归于洛阳。世民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将军刘德威自守行东围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断其饷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大军屯于北邙，连营以逼之。世充洧州长史繁水张公谨与刺史崔枢以州城来降。

[40]罗士信率领先头部队包围了慈涧，王世充亲自带领三万兵马救援慈涧。己丑（二十八日），秦王李世民亲自带领轻骑前去侦察王世充军情，突然遇到王世充的部队，双方人数相差悬殊，道路又很艰险，于是被王世充包围。李世民策马飞奔并左右开弓，敌人应弦而倒，抓获了王世充手下的左建威将军燕琪，王世充于是退军。李世民返回营地，满面灰尘，部下认不出，要将他拒之门外，世民摘下头盔发话，才进了军门。次日，李世民率领五万步兵骑兵开赴慈涧；王世充撤除在慈涧的防守，返回洛阳。李世民派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向南占据伊阙龙门，派将军刘德威自太行向东包围郑河内郡，派上谷公王君廓从洛口切断郑军的粮草运输线，派遣怀州总管黄君汉从河阴进攻回洛城；唐大军驻扎在洛阳北面的北邙，连营进逼洛阳。王世充所设洧州长史繁水人张公谨与洧州刺史崔枢以洧州城降唐。

[41]八月，丁酉，南宁西蛮遣使入贡。初，隋末蛮酋玩反，诛，诸子没为官奴，弃其地。帝即位，以玩子弘达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益州刺史段纶因遣使招谕其部落，皆来降。

[41]八月丁酉（初七），南宁西蛮派遣使节入贡于唐。早先，隋末西蛮首领玩反叛，被诛杀，几个儿子都被没为官奴，丢失了领地。唐高祖即皇帝位后，任命玩的儿子弘达为昆州刺史，命他携父亲尸骨回乡安葬；唐益州刺史段纶乘此时机派人招谕西蛮各部落，诸部落均降唐。

[42]己亥，窦建德共州县令唐纲杀刺史，以州来降。

[42]己亥（初九），窦建德属下共州县令唐纲杀死刺史，以共州降唐。

[43]邓州土豪执王世充所署刺史来降。

[43]邓州当地的豪门大族捉住王世充任命的邓州刺史，前来降唐。

[44]癸卯，梁师都石堡留守张举帅千余人来降。

[44]癸卯（十三日），梁师都的石堡留守张举带领一千多人降唐。

[45]甲辰，黄君汉遣校尉张夜叉以舟师袭回洛城，克之，获其将达奚善定，断河阳南桥而还，降其堡聚二十余。世充使太子玄应帅杨公卿等攻回洛，不克，乃筑月城于其西，留兵戍之。

[45]甲辰（十四日），唐怀州总管黄君汉派校尉张夜叉用水军袭击回洛城，攻克城池，捉住郑守将达奚善定，切断河阳南桥后回军，又收服了郑二十余处堡垒、聚落。王世充命太子王玄应率领杨公卿等人攻回洛城，没有攻克，于是在城西修筑月城，留兵戍守。

世充陈于青城宫，秦王世民亦置陈当之。世充隔水谓世民曰："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应之曰："四海皆仰皇风，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世充曰："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又应之曰："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至暮，各引兵还。

王世充在青城宫列阵，秦王李世民也列阵相应。王世充隔着河水对李世民说："隋朝灭亡，唐在关中称帝，郑在河南称雄，我王世充未曾向西侵唐，而秦王您却忽然率军东来犯郑，这是为什么？"李世民让宇文士及答复道："普天之下均仰慕皇帝的声威教化，唯独阁下阻止皇帝声教，我们就为此事而来！"王世充说："我们互相息兵讲和，不是很好吗？"宇文士及又回答："奉诏命令我们攻取东都，没有令我们讲和。"到傍晚，双方各自带兵回营。

[46]上遣使与窦建德连和，建德遣同安长公主随使者俱还。

[46]唐高祖派人与窦建德联系，窦建德送唐高祖同母妹妹同安公主随使者一同返回长安。

[47]乙卯，刘德威袭怀州，入其外郭，下其堡聚。

[47]乙卯（二十五日），唐将军刘德威袭击怀州，进入怀州外城，攻陷外城的堡垒聚落。

[48]九月，庚午，梁师都将刘以华池来降，以为林州总管。

[48]九月，庚午（初十），梁师都的部将刘以华池县来降唐，唐任命他为林州总管。

[49]癸酉，王世充显州总管田瓒以所部二十五州来降；自是襄阳声问与世充绝。

[49]癸酉，王世充的显州总管田瓒以所管辖的二十五个州前来降唐，从此，襄阳的王弘烈军与洛阳王世充之间断绝了消息。

[50]史万宝进军甘泉宫。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卫将军王君廓攻辕，拔之。王世充遣其将魏隐等击君廓，君廓伪遁，设伏，大破之，遂东徇地，至管城而还。先是，王世充将郭士衡、许罗汉掠唐境，君廓以策击却之，诏劳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贼一万，自古以少制众，未之有也。”

[50]唐行军总管史万宝进军甘泉宫。丁丑（十七日），秦王李世民派遣右武卫将军王君廓攻打辕，王君廓攻克辕。王世充派魏隐等将领攻击王君廓，王君廓伪装逃跑，设下埋伏，大败郑兵，于是又向东攻占到管城后回军。在此之前，王世充的将领郭士衡、许罗汉进入唐境攻掠，王君廓设计击退郭、许，唐高祖下诏慰问王君郭说：“你率领十三人打败一万敌人，自古以来以少胜多，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世充尉州刺史时德睿帅所部、夏、陈、随、许、颍、尉七州来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县官并依世充所署，无所变易，改尉州为南汴州，于是河南郡县相继来降。

王世充的尉州刺史时德睿率领所辖、夏、陈、随、许、颍、尉七州前来降唐。秦王李世民相机行事，命归附的各州县的官吏仍用王世充所任命的官员，不作变动，改尉州为南汴州，于是郑的河南郡县相继前来归附。

刘武周降将寻相等多叛去。诸将疑尉迟敬德，囚之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骁勇绝伦，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为后患，不如遂杀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岂在寻相之后邪！”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之金，曰：“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外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骑行战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帅步骑万余猝至，围之，单雄信引槊直趋世民，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围。世民、敬德更帅骑兵还战，出入世充陈，往反无所碍。屈突通引大兵继至，世充兵大败，仅以身免；擒其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斩首千余级，获排兵

六千。世民谓敬德曰："公何相报之速也！"赐敬德金银一箧，自是宠遇日隆。

降唐的原刘武周将领寻相等人大多又叛唐而去。唐军诸将怀疑尉迟敬德也会叛离，将他囚禁在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向李世民进言道："尉迟敬德骁勇绝伦，现在被囚禁，内心必然怨恨，留着恐怕会成为后患，不如索性杀了他。"李世民说："不然，敬德如果真要叛离，又怎么会在寻相之后呢？"马上下令放开尉迟敬德，把他带入卧室之中，赐给他金子，说："男子汉大丈夫相互之间讲的是意气相投，不要因为一点小仇怨而介意，我最终没有相信谗言而害了忠良，您应该明白。如果您一定要走，这点金子就算作路费以表这一段共事之情。"辛巳（二十一日），李世民带五百骑兵巡视战区地形，登上魏宣武帝陵，王世充率领一万多步兵骑兵突然而至，包围了李世民，单雄信挺长枪直奔李世民而去，尉迟敬德跳上马大喊着横里将单雄信刺下马，王世充军稍稍后退，敬德又护卫着李世民突出包围。李世民、尉迟敬德重新率骑兵回击，出入王世充队伍，如入无人之境。屈突通带领大军随后赶到，王世充军队大败，王世充只身逃脱；唐军活捉了王世充的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斩首一千多级，俘虏六千手持盾牌长矛的士兵。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您的回报？"赐给尉迟敬德一箱金银，尉迟敬德从此日见宠遇。

敬德善避，每单骑入敌陈中，敌丛刺之，终莫能伤，又能夺敌返刺之。齐王元吉以善马自负，闻敬德之能，请各去刃相与校胜负，敬德曰："敬德谨当去之，王勿去也。"既而元吉刺之，终不能中。秦王世民问敬德曰："夺与避，孰难？"敬德曰："夺难。"乃命敬德夺元吉。元吉操跃马，志在刺之，敬德须臾三夺其；元吉虽面相叹异，内甚耻之。

尉迟敬德善于避让长矛，每次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敌人密集的长矛刺来，却始终伤不了他，他还能夺取敌人长矛回刺过去。齐王李元吉颇以擅长骑马使长矛自负，听说尉迟敬德的名声，请求各自去掉枪头相互较量，一决胜负，尉迟敬德说："敬德自当去枪头，王不必去。"然后李元吉刺尉迟敬德，始终刺不中他。秦王李世民问尉迟敬德："夺矛和避矛哪个难？"敬德回答："夺予难。"于是秦王又命尉迟敬德夺齐王李元吉手中的长予。。李元吉手持长矛跳上马，一心要刺中尉迟敬

德，但尉迟敬德只一会儿就三次夺了李元吉手中长矛，李元吉虽然脸上一副赞叹诧异的样子，而内心却深以为耻。

[51]叛胡陷岚州。

[51]反叛的胡人攻陷岚州。

[52]初，王世充以邴元真为滑州行台仆射。濮州刺史杜才，李密故将也，恨元真叛密，诈以其众降之。元真恃其官势，自往招慰，才出迎，延入就坐，执而数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不建毫发之功，乃构滔天之祸，今来送死，是汝之分！”遂斩之，遣人赍其首到黎阳祭密墓。壬午，以濮州来降。

[52]当初，王世充任命邴元真为滑州行台仆射。濮州刺史杜才是李密的旧部，恨邴元真背叛李密，假意率众投降邴元真。邴元真仗着官势，自己前往濮州招慰，杜才出门迎接邴元真并请邴元真入内就坐，捉住邴元真斥责道：“你本来是个庸才，魏公给了你很高的职位，你不曾建立一点功劳，却构成了滔天大祸，如今来此送死，正是你应得的下场！”于是斩了邴元真，派人带着邴元真的首级到黎阳祭奠李密墓。壬午（二十二日），杜才以濮州降唐。

[53]宋厥莫贺咄设寇凉州，总管杨恭仁击之，为所败，掠男女数千人而去。

[53]突厥莫贺咄设侵犯凉州，唐总管杨恭仁迎战，被突厥打败，突厥掠夺了几千名唐朝百姓后离去。

[54]丙戌，以田瓒为显州总管，赐爵蔡国公。

[54]丙戌（二十六日），唐任命田瓒为显州总管，赐爵蔡国公。

[55]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将军张镇周来降。

[55]冬季，十月，甲午（初五），王世充手下的大将军张镇周前来降唐。

[56]甲辰，行军总管罗士信袭王世充硖石堡，拔之。士信又围千金堡，堡中人骂之。士信夜遣百余人抱婴儿数十至堡下，使儿啼呼，诈云“从东都来归罗总管”。既而相谓曰：“此千金堡也，吾属误矣。”即去。堡中以为士信已去，来者洛阳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于道，伺其门开，突入，屠之。

[56]甲辰（十五日），唐行军总管罗士信袭击并攻拔了王世充的硖石堡。罗士信又包围千金堡，堡中人大骂罗士信。罗士信连夜派一百多人怀抱几十个婴儿到千金堡下，让婴儿啼哭呼叫，诈称“从东都来投奔罗总管”，然后又互相说：“这是千金堡，我们搞错了。”马上离去。堡中人以为罗士信已经离去，来的是从洛阳逃亡出来的人，派兵出堡追赶。罗士信在途中设下埋伏，待千金堡门一开，猛地冲入，堡中所藏之人屠杀殆尽。

[57]窦建德之围幽州也，李艺告急于高开道，开道帅二千骑救之，建德兵引去，开道因艺遣使来降。戊申，以开道为蔚州总管，赐姓李氏，封北平郡王。开道有矢镞在颊，召医出之，医曰：“镞深，不可出。”开道怒，斩之。别召一医，曰：“出之恐痛。”又斩之。更召一医，医曰：“可出。”乃凿骨，置楔其间，骨裂寸余，竟出其镞；开道奏妓进膳不辍。

[57]窦建德包围幽州时，李艺向高开道告急，高开道率二千骑兵救幽州，窦建德军队撤离幽州，高开道于是随李艺派遣使者降唐。戊申（十九日），唐任命高开道为蔚州总管，赐他姓李，封为北平郡王。高开道的面颊上有一枚箭头，找来医生，让他拔去箭头，医生说：“箭头太深，没法拔。”高开道一生气，杀了医生。另外又找来一位医生，医生回答：“要拔箭头恐怕很痛。”高开道又杀了这位医生。第三次找来一位医生，医生说：“有办法拔。”于是凿颊骨，钉入楔子，骨头裂开一寸多的缝，到底取出了箭头；手术时高开道依然如故地边奏乐舞边进餐。

[58]窦建德帅众二十万复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万均、万彻帅敢死士百人从地道出其背，掩击之，建德兵溃走，斩首千余级。李艺兵乘胜薄其营，建德陈于营中，填堑而出，奋击，大破之，建德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还。

[58]窦建德率领二十万兵马再次攻打幽州。窦建德的士兵已经登上城堞，薛万均、薛万彻率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从地道中出城到窦建德军背后，突然出现袭击窦军，窦建德军溃败逃走，被唐军斩首一千多级。李艺军队乘胜迫近窦建德营地，窦建德在营中列阵，填平壕沟出营奋力还击，大败李艺军，又追击逃敌到了幽州城下，攻城不克而后还军。

[59]李密之败也，杨庆归洛阳，复姓杨氏。及王世充称帝，庆复姓郭氏，世充以为管州总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阳，庆潜遣人请降，世民遣总管李世将兵往据其城。庆欲与其妻偕来，妻曰："主上使妾侍巾栉者，欲结君之心也。今君既辜付托，徇利求全，妾将如君何！若至长安，则君家一婢耳，君何用为！愿送至洛阳，君之惠也。"庆不许。庆出，妻谓侍者曰："若唐遂胜郑，则吾家必灭；郑若胜唐，则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生为！"遂自杀。庚戌，庆来降，复姓杨氏，拜上柱国、郇国公。

[59]李密失败时，杨庆返回洛阳，恢复旧姓杨氏。待王世充称帝，杨庆又恢复姓郭，王世充任命他为管州总管，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秦王李世民进逼洛阳，郭庆又暗中派人请求归顺，李世民派遣总管李世带兵前往并占据了管州城。郭庆打算和妻子一同归唐，他妻子说："主上让我来服侍您，是想拴住你的心。如今您既然辜负了主上的托付，追逐名利，保全自己，我将怎么对待您呢？假如到长安，我则不过是您家里的一个奴婢罢了，对您又有什么用！希望送我回洛阳，就是您对我的恩惠了。"郭庆不答应妻子的请求。郭庆离去，他妻子对侍者说："如果唐最终胜了郑，我们家必然灭族；郑如果胜了唐，我丈夫定然是死罪。人生至此，活着有什么用！"于是便自杀了。庚戌（二十一日），郭庆前来降唐，又恢复姓杨，唐拜他为上柱国，封爵郇国公。

时世充太子玄应镇虎牢，军于荥、汴之间，闻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击却之。使郭孝恪为书说荥州刺史魏陆，陆密请降。玄应遣大将军张志就陆徵兵，丙辰，陆擒志等四将，举州来降。阳城令王雄帅诸堡来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引兵应之，以雄为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陆使张志诈为玄应书，停其东道之兵，令其将张慈宝且还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汉使图慈宝，要汉斩慈宝以降。玄应闻诸州皆叛，大惧，奔还洛阳。诏以要汉为汴州总管，赐爵国公。

当时，王世充的太子王玄应镇守虎牢关，驻扎在荥泽与汴水之间，听说杨庆降唐，带兵开赴管城，李世击退了王玄应。李世让郭孝恪写书信劝说王世充的荥州刺史魏陆，魏陆秘密地请求归顺。王玄应派大将军张志到魏陆处征兵，丙辰（二十七日），魏陆活捉张志等四员将领，举州前来投降。郑阳城县令王雄率领诸堡来降唐。秦王李世民派

李世带兵接应，任命王雄为嵩州刺史，这才打通了嵩山以南的道路。魏陆让张志伪造王玄应的信，命王玄应的东路兵马停止前进，命令将领张慈宝暂且返回汴州，又秘密通知郑汴州刺史王要汉让他杀了张慈宝，王要汉斩了张慈宝投降了唐。王玄应得知各州都已反叛，大为惊恐，逃回洛阳。唐下诏任命王要汉为汴州总管，赐爵国公。

[60]王弘烈据襄阳，上令金州总管府司马泾阳李大亮安抚樊、邓以图之。十一月，庚申，大亮攻樊城镇，拔之，斩其将国大安，下其城栅十四。

[60]王弘烈占据襄阳，唐高祖命令金州总管府司马泾阳人李大亮安抚樊州、邓州，以伺机攻取襄阳。十一月庚申（初一），李大亮进攻并攻克樊城镇，王弘烈手下将领国大安被斩首，李大亮又攻破十四座城栅。

[61]萧铣性褊狭，多猜忌。诸将恃功恣横，好专诛杀，铣患之，乃宣言罢兵营农，实欲夺诸将之权。大司马董景珍弟为将军，怨望，谋作乱；事泄，伏诛。景珍时镇长沙，铣下诏赦之，召还工陵。景珍惧，甲子，以长沙来降，诏峡州刺史许绍出兵应之。

[61]萧铣性格狭隘，爱猜忌。他手下的将领依仗功劳恣意骄横，又好擅自杀人，萧铣对此深感不安，于是宣布命令要裁军兴农，实际是想夺诸将的兵权。大司马董景珍之弟是将军，心怀不满，谋划反叛。事情泄露，被杀死。董景珍当时镇守长沙，萧铣下诏赦免了董景珍，召他返回江陵。董景珍惧怕，甲子（初五），以长沙投降唐，唐诏令峡州刺史许绍出兵接应。

[62]云州总管郭子和，先与突厥、梁师都相连结，既而袭师都宁朔城，克之。又得突厥衅隙，遣使以闻，为突厥候骑所获。处罗可汗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请帅其民南徙，诏以延州故城处之。

[62]云州总管郭子和早先与突厥、梁师都互相联合结盟，后来又袭击并攻克了梁师都的宁朔城。又刺探到突厥裂隙，派人报告给唐，被突厥的巡逻骑兵查获。突厥处罗可汗非常愤怒，囚禁了郭子和之弟郭子升。郭子和因为自己孤立无援，形势危急，向唐请求率领所辖百姓南迁，唐下诏将他们安置在延州旧城。

[63]张举、刘之降也，梁师都大惧，遣其尚书陆季览说突厥处罗可汗曰："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故皆北面归附突厥。今定杨可汗既亡，天下将悉为唐有。师都不辞灰灭，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为，师都请为乡导。"处罗从之，谋使莫贺咄设入自原州，泥步设与师都入乍延州，突利可汗与奚、、契丹、入自幽州，会窦建德之师自滏口西入，会于晋、绛。莫贺咄者，处罗之弟咄也；突利者，始毕之子什钵也。

[63]张举、刘降唐，梁师都十分恐慌，派遣他的尚书陆季览游说突厥处罗可汗说："近来中原丧乱，分裂成几个国家，势力都不强，因此都北面称臣归附突厥。如今定杨可汗刘武周已经败亡，天下都将为唐所有。师都躲不过覆灭，恐怕也会轮到可汗，可汗不如趁唐还未平定天下，像魏道武帝那样南下夺取中原，师都愿作向导。"处罗可汗听从了他的建议，策划莫贺咄设从原州、泥步设和梁师都从延州侵唐，突利可汗与奚、契丹、诸部从幽州南下，会合窦建德的军队，从滏口向西，会师于晋、绛二州。莫贺咄设就是处罗可汗之弟咄；突利可汗就是始毕可汗之子什钵。

处罗又欲取并州以居杨政道，其群臣多谏，处罗曰："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将出师而卒。义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设丑弱，废之，更立莫贺咄设，号颉利可汗。乙酉，颉利遣使告处罗之丧，上礼之如始毕之丧。

处罗可汗又打算取并州以安置杨政道，他部下群臣大多以为不可，处罗说："我父亲丧失了国家，靠隋朝才得立为汗，如此大恩不能忘却。"处罗可汗淮备出兵时去世。义成公主因为处罗的儿子奥射设面貌丑陋身体虚弱，废掉奥射设，改立莫贺咄设，号颉利可汗。乙酉（二十六日），颉利派遣使者向唐通报了处罗去世的消息，高祖以对待始毕可汗丧事一样的礼节处理处罗可汗的丧事。

[64]戊子，安抚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华二州。

[64]戊子（二十九日），唐安抚大使李大亮取得王世充的沮、华二州之地。

[65]是月，窦建德济河击孟海公。

[65]本月，窦建德渡过黄河攻击孟海公。

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阳，建德袭破殷州以报之。自是二国交恶，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阳，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建德中书侍郎刘彬说建德曰："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今唐举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从之，遣使诣世充，许以赴援。又遣其礼部侍部侍郎李大师等诣唐，请罢洛阳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

当初，王世充侵占了窦建德的黎阳，窦建德便攻破殷州报复王世充。从此郑、夏两国关系恶化，不再互派使节通信。等到唐军逼近洛阳，王世充派遣使节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的中书侍郎刘彬劝他说："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如今唐起兵攻郑，从秋到冬，唐军日见增多，郑国地域日益缩小，唐强郑弱，势必不能支撑，郑灭亡，夏也不能单独存立了。不如放弃仇怨，发兵救郑，夏从外袭击，郑自内反攻，一定能打败唐军。唐军退兵后，再慢慢观察形势变化，如果郑可取就取郑，合并两国的兵力，趁唐军疲劳，可以夺取天下！"窦建德听从此论，派人见王世充，答应出师援救。窦建德又派遣礼部侍郎李大师等人赴唐军，请求唐停止进攻洛阳，秦王李世民留下使者，但不予答复。

[66]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许、亳等十一州皆请降。

[66]十二月辛卯（初三），王世充境内的许、亳等十一州均请求降唐。

[67]壬辰，燕郡王李艺又击窦建德军于笼火城，破之。

[67]壬辰（初四），唐燕郡王李艺再次在笼火城攻打窦建德的军队，并打败了夏军。

[68]辛丑，王世充随州总管徐毅举州降。

[68]辛丑（十三日），王世充任命的随州总管徐毅举州降唐。

[69]癸卯，峡州刺史许绍攻萧铣荆门镇，拔之。绍所部与梁、郑邻接，二境得绍士卒，皆杀之，绍得二境士卒，皆资给遣之。敌人愧感，不复侵掠，境内以安。

[69]癸卯（十五日），唐峡州刺史许绍进攻萧铣的荆门镇，守取该镇。许绍所辖峡州与王世充的郑、萧铣的梁两国接壤，郑、梁抓获许绍的部下，全部杀死；而许绍抓获郑、梁的士兵，却发放路费全部遣返。敌人深感羞愧，也颇受感动，不再侵犯骚扰，峡州境内得以安定。

[70]萧铣遣其齐王张绣攻长沙，董景珍谓绣曰：‘前年彭越，往年杀韩信’，卿不见之乎，何为相攻！”绣不应，进兵围之，景珍欲溃围走，为麾下所杀；铣以绣为尚书令。绣恃功骄横，铣又杀之。由是功臣诸将皆有离心，兵势益弱。

[70]萧铣派他手下的齐王张绣攻打长沙的董景珍，董景珍对张绣说：“你没见西汉高祖‘去年彭越，往年杀韩信’这样诛杀功臣的事吗？为什么要互相攻杀呢？”张绣不作回答，进兵包围了长沙。董景珍打算突围，为部下杀死。萧铣任命张绣为尚书令。张绣仗着有功，骄傲蛮横，萧铣又杀了张绣。经过此事后，梁国的功臣及众将领都产生了离异的念头，兵力也日益衰弱。

[71]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长孙安世诣窦建德报聘，且乞师。

[71]王世充派遣兄长的儿子代王王琬与长孙安世前往窦建德处修好，并且请求出师救援。

[72]突厥伦特勒在并州，大为民患，并州总管刘世让设策擒之。上闻之，甚喜。张道源从窦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诣长安，请出兵攻州以震山东。丙午，诏世让为行军总管，使将兵出土门，趣州。

[72]突厥的伦特勒在并州，是百姓的一大祸患，唐并州总管刘世让设计活捉了伦特勒。唐高祖闻讯非常高兴。张道源随窦建德在河南，派人秘密赴长安，请唐出兵攻打窦建德夏国的都城州，以震慑山东地区。丙午（十八日），唐下诏任命刘世让为行军总管，由他统领军队出土门关，奔赴州。

[73]己酉，瓜州刺史贺拔行威执骠骑将军达奚举兵反。

[73]己酉（二十一日），瓜州刺史贺拔行威捉住骠骑将军达奚，起兵反叛。

[74]是岁，李子通渡江攻沈法兴，取京口。法兴遣其仆射蒋元超拒之，战于亭，元超败死，法兴弃毗陵，奔吴郡。于是丹阳、毗陵等郡

皆降于子通。子通以法兴府掾李百药为内史侍郎、国子祭酒。

[74]当年，李子通渡过长江攻打沈法兴，夺取京口。沈法兴派遣他的仆射蒋元超抵抗李子通，在亭交战，蒋元超兵败身亡，沈法兴放弃毗陵，逃奔吴郡。于是丹阳、毗陵等郡都投降了李子通。李子通任命原沈法兴的府掾李百药为内史侍郎、国子祭酒。

杜伏威遣行台左仆射辅公将率数千攻子通，以将军阚稜、王雄诞为之副。公渡江攻丹阳，克之，进屯溧水，子通帅众数万拒之。公简精甲千人，执长刀为前锋，又使千人踵其后，曰："有退者即斩之。"自帅余众，复居其后。子通为方陈而前，公前锋千人殊死战，公复张左右翼以击之，子通败走，公逐之，反为所败，还，闭壁不出。王雄诞曰："子通无壁垒，又狃于初胜，乘其无备，击之可破也。"公不从。雄诞以其私属数百人夜出击之，因风纵火，子通大败，降其卒数千人。子通食尽，弃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伏威徒居丹阳。

杜伏威派行台左仆射辅公率数千士卒攻李子通，任命将军阚稜、王雄诞为辅公的副将。辅公渡过长江攻打丹阳，攻克丹阳后进军驻扎于溧水，李子通率数万兵马拒敌。辅公挑选了一千名精兵手持长刀作前锋，又命一千人跟随在后，对这一千人说："有退却的，立即斩首。"自己带领其余的兵马，又在这千人的后面。李子通列方阵前进，辅公的前锋部队殊死战斗，辅公又以左右翼攻击李子通的方阵，李子通兵败逃跑，辅公追逐反而被李子通所败，返回军营，坚壁不出战。王雄诞说；"李子通没有营寨壁垒，又满足于小胜，我们乘他不加防备袭击，可以打败他。"辅公不听。王雄诞便带自己的几百名士兵于夜晚袭击李子通，乘风势放火，李子通大败，数千士卒投降。李子通粮草食尽，放弃了江都，保守京口，于是江西地区全部为杜伏威所有，杜伏威迁居丹阳。

子通复东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万人，袭沈法兴于吴郡，大破之。法兴帅左右数百人弃城走，吴郡贼帅闻人遂安遣其将叶孝辩迎之，法兴中途而悔，欲杀孝辩，更向会稽。孝辩觉之，法兴窘迫，赴江溺死。子通军势复振，徒都余杭，尽收法兴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岭，东包会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李子通又向东逃往太湖，收拾散兵，得二万人，在吴郡袭击沈法兴，大败沈法兴。沈法兴带几百个亲随放弃吴郡城逃走，吴郡贼帅闻人遂安派手下将领叶孝辩迎接沈法兴，沈法兴在半路又后悔，想杀了叶孝辩，改奔会稽。叶孝辩发觉了沈法兴的意图，沈法兴处境很窘迫，于是投江而死。李子通的兵力重新强盛起来，便将都城迁到余杭，接收了沈法兴的全部地盘，北从太湖，南到五岭，东包会稽，西至宣城，全为其所有。

[75]广、新二州贼帅高法澄、沈宝彻杀隋官，据州，附于林士弘，汉阳太守冯盎击破之。既而宝彻兄子智臣复聚兵于新州，盎引兵击之。贼始合，盎免胄大呼曰：“尔识我乎？”贼多弃仗肉袒而拜，遂溃，擒宝彻、智臣等，岭外遂定。

[75]广州和新州的贼帅高法澄、沈宝彻杀死隋朝的州官，占据二州，归附于林士弘。隋汉阳太守冯盎打败了二人。不久，沈宝彻兄长的儿子沈智臣重新在新州纠合兵力，冯盎带兵攻打沈智臣。贼兵刚刚汇合，冯盎脱下头盔大声喊道：“你们认识我吗？”贼众大多数都放下兵仗赤膊行礼，于是溃散，冯盎活捉了沈宝彻、沈智臣等人，岭南地区于是得以平定。

[76]窦建德行台尚书令恒山胡大恩请降。

[76]窦建德的行台尚书令恒山人胡大恩请求降唐。

四年（辛巳、621）

四年（辛巳，公元621年）

[1]春，正月，癸酉，以大恩为代州总管，封定襄郡王，赐姓李氏。代州石岭之北，自刘武周之乱，寇盗充斥，大恩徒镇雁门，讨击，悉平之。

[1]春季，正月癸酉（十五日），唐任命胡大恩为代州总管，封为定襄郡王，赐姓李。代州石岭以北，从刘武周起兵，充斥了寇盗，李大恩将治所迁至雁门，出兵征讨，平定了所有的寇盗。

[2]稽胡酋帅刘成部落数万，为边寇，辛巳，诏太子建成统诸军讨之。

[2]稽胡族酋长刘成部落有数万人，是唐边境的祸患，辛巳（二十三日），唐高祖下诏命太子李建成统领各路兵马讨伐稽胡。

[3]王世充梁州总管程嘉会以所部来降。

[3]王世充的梁州总管程嘉会带领部下前来降唐。

[4]杜伏威遣其将陈正通、徐绍宗帅精兵二千，来会秦王世民击王世充，甲申，攻梁，克之。

[4]杜伏威派遣将领陈正通、徐绍宗带领二千精兵，与秦王李世民会师，攻打王世充。甲申（二十六日），攻克梁县。

[5]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萧铣五州、四镇，皆克之。

[5]丙戌（二十八日），黔州刺史田世康攻打萧铣的五个州、四个镇，全部攻克。

[6]秦王世民选精锐千余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行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引兵按行营屯、猝与王世充遇，战不利。秦王世民帅玄甲救之，世充大败，获其骑将葛彦璋，俘斩六千余人。世充遁归。

[6]秦王李世民挑选一千多精锐骑兵，全部着黑衣黑甲，分为左右队，分别由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统领。每次作战，李世民都亲自披上黑甲率领他们作为先锋，乘机进击，所向披靡，令敌人畏惧。行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带兵巡行营屯，突然与王世充遭遇，交战失利，秦王李世民带领黑甲队救援，王世充大败，唐军俘获王世充的骑将葛彦璋，俘虏歼灭了六千多敌人。王世充逃跑回城。

[7]李靖说赵郡王孝恭以取萧铣十策，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改信州为夔州，以孝恭为总管，使大造舟舰，习水战。以孝恭未更军旅，以靖为行军总管，兼孝恭长史，委以军事。靖说孝恭悉召巴、蜀酋长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

[7]李靖向赵郡王李孝恭献十条平萧铣的计策，李孝恭将十策奏报朝廷。二月辛卯（初三），唐改信州为夔州，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命他大造船舰，训练军队练习水战。又因为李孝恭不熟悉军事，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兼任李孝恭的长史，将军事委任给李靖掌管。李靖劝李孝恭征召巴、蜀地区所有酋长的子弟，量才任用，安置在身边，对外显示是引用提拔，实际作为人质。

[8]王世充太子玄应将兵数千人，自虎牢运粮入洛阳，秦王世民遣将军李君羡邀击，大破之，玄应仅以身免。

[8]王世充的太子王玄应率领几千人，从虎牢运粮到洛阳，秦王李世民派遣将军李君羡截击，大败王玄应的运粮军，王玄应只身逃脱。

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请进围东都，上谓士及曰："归语尔王：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

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回朝上奏请求进军包围东都洛阳，高祖对宇文士及说："回去跟你们秦王殿下说：这次攻打洛阳，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攻陷东都之际，隋朝皇室的车驾仪仗、图书簿籍以及器械，除去各人所必须的，就都委托你收集起来，其他的男男女女玉器布帛，都用来分赐给将士们。"

辛丑，世民移军青城宫，壁垒未立，王世充帅众二万自方诸门出，凭故马坊垣堑，临水以拒唐兵，诸将皆惧。世民以精骑陈于北邙，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谓左右曰："贼势窘矣，悉众而出，徼幸一战，今日破之，后不敢复出矣！"命屈突通帅步卒五千渡水击之，戒通曰："兵交则纵烟。"烟作，世民引骑南下，身先士卒，与通合势力战。世民欲知世充陈厚薄，与精骑数十冲之，直出其背，众皆披靡，杀伤甚众。既而限以长堤，与诸骑相失，将军丘行恭独从世民，世充数骑追及之，世民马中流矢而毙。行恭回骑射追者，发无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马以授世民，行恭于马前步执长刀，距跃大呼，斩数人，突陈而出，得入大军。世充亦帅众殊死战，散而复合者数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纵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斩七千人，遂围之。骠骑将军段志玄与世充兵力战，深入，马倒，为世充兵所擒，两骑夹持其髻，将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奋，二人俱坠马，志玄驰归，追者数百骑，不敢逼。

辛丑（十三日），李世民将军营转移到青城宫，尚未修好壁垒，王世充就率二万兵马从方诸门而出，凭借旧马坊的墙垣沟堑，靠近水抵御唐军，唐诸将全都惊慌。李世民让精骑在北邙山列阵，自己登上北魏宣武帝陵观察郑军，对身边的人说："贼子的处境已窘迫了，倾巢而出，想侥幸打一战，今日打败他，以后他再也不敢出战了！"李世民命令屈突通率领五千步兵过谷水进击王世充，并告诫屈突通道："军队一

交锋立即放烟火。”待到起烟，李世民带领骑兵向南冲击，身先士卒，与屈突通汇合兵力奋力战斗。李世民想了解王世充军阵兵力分布情况，率几十精锐骑兵冲入敌阵，一直冲到敌阵背后，不可阻挡，杀伤很多敌人。不久因长堤所限，李世民和众骑兵走散唯有将军丘行恭跟随着李世民，几名王世充的骑兵追上来，李世民的坐骑中箭倒毙。丘行恭调转马头向回骑，射击追赶的郑兵，箭无虚发，追兵不敢向前。于是丘行恭下马将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自己在马前步行，手执长刀跳跃大喊斩杀几人，冲出王世充军阵，得以回归唐军大部队。王世充也率领部下殊死战斗，军队几次三番打散后重又集合起来，从上午七八点钟直到中午，王世充的军队才退军。李世民挥军追击，直到城下，俘虏歼灭了七千人，于是包围了洛阳。唐骠骑将军段志玄奋力与王世充的士卒交战，深入敌阵，坐骑倒下，段志玄被王世充的士兵俘获，两名骑兵夹着他并抓住他的发髻，准备过河，段志玄奋勇跳起，那两名骑兵都掉下马来，段志玄骑上马奔回唐军，后面有几百名骑兵追赶，但不敢靠近。

初，骠骑将军王怀文为唐军斥候，为世充所获，世充欲慰悦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门，临洛水为陈，怀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为。怀文走趣唐军，至写口，追获，杀之。世充归，解去衷甲，袒示群臣曰：“怀文以槊刺我，卒不能伤，岂非天所命乎！”

早先，骠骑将军王怀文在唐军中任侦察敌情的斥候，被王世充俘获，王世充想笼络他，将他安置在身边。壬寅（十四日），王世充出右掖门，临洛水列阵，王怀文忽然举起长矛刺王世充，王世充衣内穿有护甲，长矛折断未能刺进，周围的人猝不及防，都惊呆了不知所措。王怀文逃往唐军，到写口被追兵赶上，遇害。王世充回城，脱下内甲，袒露给群臣看，并说：“怀文用长矛刺我，竟没能伤我，这难道不说明天命归属于我吗！”

先是御史大夫郑不乐仕世充，多称疾不预事，至是谓世充曰：“臣闻佛有金刚不坏身，陛下真是也。臣实多幸，得生佛世，愿弃官削发为沙门，服勤精进，以资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国之大臣，声望素重，一旦入道，将骇物听。俟兵革休息，当从公志。”固请，不许。退谓其妻曰：“吾束发从官，志慕名节，不幸遭遇乱世，流离至此，侧身

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浅薄，无以自全，人生会有死，早晚何殊，姑从吾所好，死亦无憾。”遂削发被僧服。世充闻之，大怒曰：“尔以我为必败，欲苟免邪？不诛之，何以制众！”遂斩于市。言笑自若，观者壮之。

先前，御史大夫郑不愿作王世充的官，总是说有病不参预政事，这时，对王世充说：“我听说佛有金刚不坏身，陛下就是这金刚不坏身。我真是很幸运，能够生于佛世，我愿意放弃官爵削发为僧，勤于修持佛道，以助您的神武。”王世充说：“你是国家大臣，一向声高望重，一旦进身佛门，必将惊世骇俗。等到战事过后，一定尊重您的志向。”郑再三请求，王世充不许。郑下朝后对他的妻子说：“我自幼年为官，一心向往名誉节操，不幸遭遇乱世，落到如此地步，身处这互相猜忌的朝廷，立足于危亡的国家，而智力有限，无法保全自身。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早晚又有什么差别，姑且遂了我的心愿，死了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于是他剃发穿上了僧服。王世充闻讯，大为震怒，说：“你认为我必然失败，想以此逃脱一死吗？不杀了你，又怎么能制众！”于是在闹市中将郑斩首。郑临刑谈笑自如，旁观者很佩服他的胆量。

诏赠王怀文上柱国、朔州刺史。

唐下诏赠王怀文上柱国、朔州刺史。

[9]并州安抚使唐俭密奏：“真乡公李仲文与妖僧志觉有谋反语，又娶陶氏之女以应桃李之谣。谄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赃贿狼籍。”上命裴寂、陈叔达、萧杂鞫之。乙巳，仲文伏诛。

[9]并州安抚使唐俭秘密奏报：“真乡公李仲文与蛊惑人心的和尚志觉有谋反的言论，李仲文又娶陶氏女子以符桃李的谣言。向突厥可汗献殷勤，很合他的心意，可汗应允立其为南面可汗；李仲文在并州，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声名狼藉。”唐高祖命裴寂、陈叔达、萧共同审讯。乙巳（十七日），李仲文被斩。

[10]庚戌，王泰弃河阳走，其将赵等以城来降。别将单雄信、裴孝达与总管王君廓相持于洛口，秦王世民帅步骑五千援之，至辕，雄信等遁去，君廓追败之。

[10]庚戌（二十二日），王泰放弃河阳逃跑，他手下的将领赵等人以河阳城降唐。王世充的别将单雄信、裴孝达和唐总管王君廓在洛口相持，秦王李世民率五千步骑兵援助王君廓，行到轘，单雄信等人逃遁，王君廓追上打败了他们。

[11]壬子，延州总管段德操击刘成，破之，斩首千余级。

[11]壬子（二十四日），唐延州总管段德操进攻并打败了刘成，歼敌一千多。

[12]乙卯，王世充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降。

[12]乙卯（二十七日），王世充的怀州刺史陆善宗以怀州城降唐。

[13]秦王世民围洛阳宫城，城中守御甚严，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昼夜不息，旬余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辈，皆不果发而死。唐将士皆疲弊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班师，世民曰："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乃下令军中曰："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众乃不敢复言。上闻之，亦密敕世民使还，世民表称洛阳必可克，又遣参谋军事封德入朝面论形势。德言于上曰："世充得地虽多，率皆羁属，号令所行，唯洛阳一城而已，智尽力穷，克在朝夕。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上乃从之。世民遣世充书，谕以祸福；世充不报。

[13]秦王李世民包围了洛阳宫城。城中王世充的防御十分严密，大炮可以射五十斤重的石头，投出二百步远，有八个弓的弩，箭杆像车辐，箭镞如同臣斧，可以射五百步远。李世民四面攻城，昼夜不停，十几天未能攻克。城中先后有十三个人想以城倒戈应唐，均没有来得及发动就被杀死。唐军将士都疲惫不堪想回关中，总管刘弘基等人请求班师回朝，李世民说："如今大举而来，应当一劳永逸。洛阳以东的各州已望风归服，唯有洛阳一座孤城，其势已不能持久，成功在即，怎么能放弃而回朝呢？"于是下令全军："洛阳不破，决不回军，再有胆敢提起班师的一律斩首。"众人才不敢再提班师一事。高祖听说后，也下密敕让李世民还军，李世民上表说明洛阳必定可以攻克，又派参谋军事封德回朝面陈军前形势。封德对皇上说："王世充得到的地方虽然多，但都不过是略有联系的部属，实际号令所能管辖的只不过洛阳

一城而已，他已经智尽力穷，克城之日就在近期之内。现在如果回师，他的势力就会重新振作起来，再加上各地互相联合，以后想要消灭他就难了！”于是高祖听从李世民的建议。李世民写信给王世充，晓以祸福利害，王世充没有回复。

[14]戊午，王世充郑州司兵沈悦遣使诣左武侯大将军李世请降。左卫将军王君廓夜引兵袭虎牢，悦为内应，遂拔之，获其荆王行本及长史戴胄。悦，君理之孙也。

[14]戊午（三十日），王世充的郑州司兵沈悦派人到唐左武侯大将军李世处请降。唐左卫将军王君廓夜晚带兵攻击虎牢，沈悦作内应，于是唐夺取了虎牢，抓获了郑国的荆王王行本及其长史戴胄。沈悦是沈君理的孙子。

[15]窦建德克周桥，虏孟海公。

[15]窦建德攻克了周桥，俘虏了孟海公。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

唐纪六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武德五年（壬午、622）

唐纪六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

[1]春，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定都州。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征王琮为中书令，高斌为中书侍郎；窦建德时文武悉复本位。其设法行政，悉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

[1]春季，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年号为天造，都城设在州。任命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征召王琮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侍郎，窦建德时期的文武官员全部恢复了原来的职位。刘黑闼的法令行政，全部效法窦建德，但他作战勇猛果敢则超过窦建德。

[2]丙戌，同安贼帅殷恭邃以舒州来降。

[2]丙戌（初四），同安盗贼首领殷恭邃以舒州降唐。

[3]丁亥，济州别驾刘伯通执刺史窦务本，以州附徐圆朗。

[3]丁亥（初五），唐济州别驾刘伯通捉住刺史窦务本，以济州归附徐圆朗。

[4]庚寅，东盐州治中王才艺杀刺史田华，以城应刘黑闼。

[4]庚寅（初八），唐东盐州治中王才艺杀死刺史田华，以城池响应刘黑闼。

[5]秦王世民军至获嘉，刘黑闼弃相州，退保州。丙申，世民复取相州，进军肥乡，列营水之上以逼之。

[5]秦王李世民的大军到获嘉，刘黑闼放弃相州，撤退保卫州。丙申（十四日），李世民收复相州，进军肥乡，在水边布营进逼刘黑闼。

[6]萧铣既败，散兵多归林士弘，军势复振。

[6]萧铣败亡后，他的散兵大部分投靠了林士弘，林士弘的军队因此重振势力。

[7]己酉，岭南俚帅杨世略以循、潮二州来降。

[7]己酉（二十七日），岭南俚族首领杨世略以循、潮二州降唐。

[8]唐使者王义童下泉、睦、建三州。

[8]唐朝使者王义童夺取泉、睦、建三州。

[9]幽州总管李艺将所部兵数万会秦王世民讨刘黑闼，黑闼闻之，留兵万人，使范愿守州，自将兵拒艺。夜，宿沙河，程名振载鼓六十具，于城西二里堤上急击之，城中地皆震动。范愿惊惧，驰告黑闼；黑闼遽还，遣其弟十善与行台张君立将兵一万击艺于鼓城。壬子，战于徐河，十善、君立大败，所失亡八千人。

[9]唐幽州总管李艺率领他的几万部队会同秦王李世民讨伐刘黑闼，刘黑闼闻讯，留下一万兵力，命范愿守卫州，自己率军抵抗李艺。夜晚，刘黑闼在沙河县宿营，程名振带六十面大鼓，在州城西二里处的河堤上猛擂鼓，城中的地面都感到震动。范愿惊慌失措，派飞骑报告刘黑闼，刘黑闼迅速返回州，派他的弟弟刘十善和行台张君立率领一万兵马在鼓城攻打李艺。壬子（三十日），双方在徐河交战，刘十善、张君立大败，损失八千人。

[10]水人李去惑据城来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将千五百骑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刘黑闼引兵还攻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宝邀击，破之。

[10]水县人李去惑占据城池降唐，秦王李世民派彭公王君廓率一千五百名骑兵赴水，进城与李去惑共同守城。二月，刘黑闼带军回师攻打水，癸亥（十一日），走到列人县，秦王李世民命秦叔宝截击并打败了刘黑闼。

[11]豫章贼帅张善安以虔、吉等五州来降，拜洪州总管。

[11]豫章盗贼首领张善安以虔、吉等五州降唐，官拜洪州总管。

[12]戊辰，金乡人阳孝诚叛徐圆朗，以城来降。

[12]戊辰（十六日），金乡人阳孝诚背叛徐圆朗，以金乡县城降唐。

[13]己巳，秦王世民复取邢州。辛未，并州人冯伯让以城来降。

[13]己巳（十七日），秦王李世民收复邢州。辛未（十九日），并州人冯伯让以城降唐。

[14]丙子，李艺取刘黑闼定、栾、廉、赵四州，获黑闼尚书刘希道，引兵与秦王世民会州。

[14]丙子（二十四日），李艺夺取刘黑闼占据的定、栾、廉、赵四州，抓获刘黑闼的尚书刘希道，然后带兵与秦王李世民在州会师。

[15]刘黑闼攻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广五十余步，黑闼于城东北筑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闼拒之，不得进。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诸将谋之，李世曰："若甬道达城下，城必不守。"行军总管郯勇公罗士信请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帅其徒力战，溃围而出；士信帅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闼昼夜急攻，会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闼素闻其勇，欲生之，士信词色不屈，乃杀之，时年二十。

[15]刘黑闼攻水很猛。水城四周都是水，水宽五十多步，刘黑闼在城东北修建二条甬道用来攻城；秦王李世民三次带军救援，都受到刘黑闼的阻拦，无法前进。李世民怕王君廓守不住城池，召集众将领商议救援之事，李世说："如果甬道修到城下，城池必定失守。"行军总管郯勇公罗士信请求代替王君廓守城。李世民于是登上城南的高坟，用旗语招王君廓，王君廓率领部下奋战，突出包围，罗士信趁机率二百士卒进城，代替王君廓坚守城池。刘黑闼昼夜猛攻水，恰逢大雪，唐军无法增援，经过八天，丁丑（二十五日），水城陷落。刘黑闼早就听说罗士信勇猛，不想杀他，罗士信言语态度威武不屈，于是刘黑闼杀了他，当时罗士信仅二十岁。

[16]戊寅，汴州总管王要汉攻徐圆朗杞州，拔之，获其将周文举。

[16]戊寅（二十六日），唐汴州总管王要汉攻打徐圆朗占据的杞州，夺取了城池，抓获徐圆朗的将领周文举。

[17]庚辰，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石堡城，师都自将救之；德操与战，大破之，师都以十六骑遁去。上益其兵，使乘胜进攻夏州，克其东城，师都以数百人保西城。会突厥救至，诏德操引还。

[17]庚辰（二十八日），唐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攻击梁师都的石堡城，梁师都亲自带兵救援，段德操与梁师都交锋，大败梁师都，梁师都只带十六名骑兵逃跑。高祖增加了段德操的兵力，让他乘胜进军攻打夏州，段德操攻克了夏州东城，梁师都带几百人保守夏州西城，恰好突厥救援梁师都的军队到达，高祖下诏命段德操撤军。

[18]辛巳，秦王世民拔水。三月，世民与李艺营于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闼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应，别遣奇兵绝其粮道。壬辰，黑闼以高雅贤为左仆射，军中高会。李世引兵逼其营，雅贤乘醉，单骑逐之，世部将潘毛刺之坠马，左右继至，扶归，未至营而卒。甲午，诸将复往逼其营，潘毛为王小胡所擒。黑闼运粮于冀、贝、沧、瀛诸州，水陆俱进，程名振以千余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车。

[18]辛巳（二十九日），秦王李世民攻下水。三月，李世民和李艺在水以南扎营，分兵驻扎在水以北。刘黑闼多次来挑战，李世民坚壁不应战，却另派奇兵切断了刘黑闼的粮食运输线。壬辰（十一日），刘黑闼任命高雅贤为左仆射，军中举行盛大宴会。李世带兵逼近刘黑闼军营，高雅贤趁酒醉，单枪匹马追逐李世，李世的部将潘毛把他刺下马，高雅贤随从继后赶到，扶高雅贤回营，未到营地高雅贤就死了。甲午（十三日），唐军诸将领再次前进逼近刘黑闼的营地，潘毛被王小胡抓获。刘黑闼从冀、贝、沧、瀛各州运粮，水陆并进，程名振用一千多人截击，弄沉了运粮船，烧毁了运粮车。

[19]宋州总管盛彦师帅齐州总管王薄攻须昌，徵军粮于潭州；刺史李义满与薄有隙，闭仓不与。及须昌降，彦师收义满，系齐州狱，诏释之。使者未至，义满忧愤，死狱中。薄还，过潭州，戊戌夜，义满兄子武意执薄，杀之；彦师亦坐死。

[19]唐宋州总管盛彦师率领齐州总管王薄攻打须昌，向潭州征调军粮；潭州刺史李义满因与王薄有矛盾，关闭粮仓不给军粮。待须昌投降，盛彦师逮捕了李义满，关入齐州监狱，高祖下诏命令释放李义满。朝中下达诏令的使者还没到齐州，李义满因为忧愤，已经死在狱中。王薄回师，经过潭州，戊戌（十七日）夜晚，李义满的侄子李武意捉住王薄并杀了他；盛彦师也获罪被处死。

[20]上遣使赂突厥颉利可汗，且许结婚。颉利乃遣汉阳公、郑元、长孙顺德等还，庚子，复遣使来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热寒、阿史那德等还。并州总管刘世让屯雁门，颉利与高开道、苑君璋合众攻之，月余，乃退。

[20]高祖派遣使节贿赂突厥颉利可汗，并且答应与颉利结为婚姻之好，于是颉利送汉阳公李、郑元、长孙顺德等人返回唐朝，庚子（十九日），颉利重新派遣使节来唐修好，高祖也送突厥使者特勒热寒、

阿史那德等人回突厥。唐并州总管刘世让驻扎在雁门，颉利与高开道、苑君璋合兵攻打刘世让，一个多月才退军。

[21]甲辰，以隋交趾太守丘和为交州总管，和遣司马高士廉奉表请入朝，诏许之，遣其子师利迎之。

[21]甲辰（二十三日），唐任命隋朝交趾太守丘和为交州总管，丘和派司马高士廉奉表请求入朝，皇帝下诏准许他的请求，并派丘和的儿子丘师利前往迎接。

[22]秦王世民与刘黑闼相持六十余日。黑闼潜师袭李世营，世民引兵掩其后以救之，为黑闼所围，尉迟敬德帅壮士犯围而入，世民与略阳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从子也。世民度黑闼粮尽，必来决战，乃使人堰水上流，谓守吏曰："待我与贼战，乃决之。"丁未，黑闼帅步骑二万南渡水，压唐营而陈，世民自将精骑击其骑兵，破之，乘胜蹂其步兵。黑闼帅众殊死战，自午至昏，战数合，黑闼势不能支。王小胡谓黑闼曰："智力尽矣，宜早亡去。"遂与黑闼先遁，余众不知，犹格战。守吏决堰，水大至，深丈余，黑闼众大溃，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黑闼与范愿等二百骑奔突厥，山东悉平。

[22]秦王李世民与刘黑闼相持六十多天。刘黑闼暗中率军袭击李世的营地，李世民带兵突然袭击刘黑闼的背后以救援李世，结果被刘黑闼包围，尉迟敬德率领壮士冲入包围圈，李世民与略阳公李道宗趁势脱险。李道宗是皇帝的侄子。李世民推测刘黑闼的粮食已经吃光，必定前来决战，于是命人在水上游筑坝截断河水，对看守堤坝的官吏说："等我和敌人交战时，就决开堤坝。"丁未（二十六日），刘黑闼率领两万步兵骑兵向南渡过水，逼近唐军营寨列阵，李世民亲自统率精锐骑兵攻打刘黑闼的骑兵，打败了刘军，乘胜用马踩踏刘的步兵。刘黑闼带领部队殊死战斗，从中午到黄昏，几度交锋，刘黑闼的兵力无法再坚持下去。王小胡对刘黑闼说："我们的智能体力都已耗尽，应该快点逃走。"王小胡便和刘黑闼先逃跑，其余的将士不知道头领已经逃走，还在继续格斗。唐看守堤坝的官吏决开堤坝，水一下子涌到战场，水深一丈多，刘黑闼的军队大败，一万多人被杀，几千人被淹死，刘黑闼与范愿等二百人骑马逃入突厥，唐平定了整个山东地区。

[23]高开道寇易州，杀刺史慕容孝干。

[23]高开道侵犯易州，杀死唐易州刺史慕容孝千。

[24]夏，四月，己未，隋鸿胪卿宁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请降于李靖，交、爱之道始通；以长真为钦州总管。

[24]夏季，四月己未（初八），隋朝鸿胪卿宁长真以宁越、郁林地区向李靖请求投降，这才打通了通往交州与爱州的道路。唐任命宁长真为钦州总管。

[25]以夔州总管赵郡王孝恭为荆州总管。

[25]唐任命夔州总管赵郡王李孝恭为荆州总管。

[26]徐圆朗闻刘黑闼败，大惧，不知所出。河间人刘复礼说圆朗曰：“有刘世彻者，其才不世出，名高东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将军若自立，恐终无成；若迎世彻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然之，使复礼迎世彻于浚仪。或说圆朗曰：“将军为人所惑，欲迎刘世彻而奉之，世彻若得志，将军岂有全地乎！仆不敢远引前古，将军独不见翟让之于李密乎？”圆朗复以为然。世彻至，已有众数千人，顿于城外，以待圆朗出迎，圆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彻知事变，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谒；圆朗悉夺其兵，以为司马，使徇谯、杞二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圆朗遂杀之。

[26]徐圆朗听说刘黑闼失败，大为恐慌，不知所措。河间人刘复礼劝徐圆朗道：“有位名叫刘世彻的人，是很难得的人才，在东夏有很高的名望，并且相貌非凡，真有帝王的器度。将军您如果自立为王，恐怕最终会一事无成；如果迎来刘世彻并拥戴他为主，就可以轻易地取得天下。”徐圆朗同意了他的意见，命刘复礼到浚仪迎接刘世彻。有人对徐圆朗说：“将军被人骗了，想迎立刘世彻，世彻如果得志，哪里有将军您的保全之地呢？我不用援引前代之事，您就没看到翟让与李密的例子吗？”徐圆朗也认为很对。刘世彻到来时，已有几千人马，停在城外，等待徐圆朗出城迎接，徐圆朗不出城，命人召刘世彻进城。刘世彻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想逃走，又怕逃不脱，于是进城谒见徐圆朗，徐圆朗夺了他的全部人马，任命他为司马，让他攻打谯、杞二州，东部的人久闻他的大名，刘世彻所到之处纷纷投降，徐圆朗便杀了刘世彻。

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将击圆朗，会上召之，使驰传入朝，乃以兵属齐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长安，上迎之于长乐。世民具陈取圆郎形势，上复遣之诣黎阳，会大军趋济阴。

秦王李世民从河北带兵准备攻打徐圆朗，恰好高祖召他，让他乘驿站车马急速回长安，于是李世民将军队交给齐王元吉统领。庚申（初九），李世民到达长安，高祖到长乐坂迎接他。李世民详细陈述了攻打徐圆朗的形势，高祖又派他赴黎阳，会同大军火速赶到济阴。

[27]丁卯，废山东行台。

[27]丁卯（十六日），唐废除山东行台。

[28]壬申，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为突厥所杀。先是，大恩奏称突厥饥馑，马邑可取，诏殿内少监独孤晟将兵与大恩共击苑君璋，期以二月会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独进，顿兵新城。颉利可汗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共围大恩，上遣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救之。未至，大恩粮尽，夜遁，突厥邀之，众溃而死，上惜之。独孤晟坐减死徙边。

[28]壬申（二十一日），唐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被突厥杀害。此前，李大恩上奏章说明突厥闹饥荒，可攻取马邑，高祖下诏命殿内少监独孤晟带兵与李大恩共同攻打苑君璋，约定二月在马邑会师，独孤晟未能按期到达，李大恩不能孤军挺进，将军队停在新城。突厥颉利可汗派几万骑兵与刘黑闼一起包围了李大恩，高祖派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救援李大恩。李高迁还未到达，李大恩因军粮吃光，半夜逃遁，遭突厥阻截，军队溃败而被害，高祖很痛惜他的死亡。独孤晟获罪被判处减死，流放到边远地区。

[29]丙子，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攻徐圆朗陈州，拔之。

[29]丙子（二十五日），唐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攻打徐圆朗占据的陈州，攻克陈州。

[30]戊寅，广州贼帅邓文进、隋合浦太守宁宣、日南太守李并来降。

[30]戊寅（二十七日），广州盗贼首领邓文进、隋朝合浦太守宁宣、日南太守李一同降唐。

[31]五月，庚寅，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以降，瓜州平。

[31]五月庚寅（初九），瓜州土豪王干杀死贺拔行威降唐，瓜州平定。

[32]突厥寇忻州，李高迁击破之。

[32]突厥侵犯忻州，被李高迁击败。

[33]六月，辛亥，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诏燕郡王李艺击之。

[33]六月辛亥（初一），刘黑闼带突厥侵犯山东，唐高祖下诏命燕郡王李艺迎敌。

[34]癸丑，吐谷浑寇洮、旭、叠三州，岷州总管李长卿击破之。

[34]癸丑（初三），吐谷浑侵犯洮、旭、叠三州，唐岷州总管李长卿打败了来犯之敌。

[35]乙卯，遣淮安王神通击徐圆朗。

[35]乙卯（初五），唐派淮安王李神通攻打徐圆朗。

[36]丁卯，刘黑闼引突厥寇定州。

[36]丁卯（十七日），刘黑闼带突厥侵犯定州。

[37]秋，七月，甲申，为秦王世民营弘义宫，使居之。世民击徐圆朗，下十余城，声震淮、泗、杜伏威惧，请入朝。世民以淮、济之间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军总管任、李世攻圆朗；乙酉，班师。

[37]秋季，七月甲申（初五），唐为秦王李世民建造弘义宫，供李世民居住。李世民攻打徐圆朗，夺取了十几座城池，声势震动了淮水、泗水地区，杜伏威很恐惧，请求入朝。李世民因淮、济之间已大致平定，让淮安王李神通、行军总管任、李世攻打徐圆朗；乙酉（初六），李世民班师回朝。

[38]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长安，位在齐王元吉上，以宠异之。以阚棱为左领军将军。

[38]丁亥（初八），杜伏威入朝，被引进登上御榻，官拜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在长安，上朝位置在齐王元吉之前，表示对他特别恩宠。唐任命阚棱为左领军将军。

李子通谓乐伯通曰：“伏威既来，江东未定，我往收旧兵，可以立大功。”遂相与亡至蓝田关，为吏所获，俱伏诛。

李子通对乐伯通说：“杜伏威已来长安，江东尚未安定，我们回去收拾旧部，可以立大功。”于是一起逃跑，到蓝田关，被官吏抓获，均被处死。

[39]刘黑闼至定州，其故将曹湛、董康买亡命在鲜虞，复聚兵应之。甲午，以淮阳王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以讨之。

[39]刘黑闼到定州，他的旧部下曹湛、董康买逃亡在鲜虞，重新召集兵马响应刘黑闼。甲午（十五日），唐任命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讨伐刘黑闼。

[40]丙申，迁州人邓士政执刺史李敬昂以反。

[40]丙申（十七日），迁州人邓士政捉住刺史李敬昂，反叛朝廷。

[41]丁酉，隋汉阳太守冯盎承李靖檄，帅所部来降，以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以盎为高州总管，封耿国公。先是，或说盎曰："唐始定中原，未能及远，公所领二十州地已广于赵佗，宜自称南越王。"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为牧伯者不出吾门，富贵极矣，常惧不克负荷，为先人羞，敢效赵佗自王一方乎！"遂来降。于是岭南悉平。

[41]丁酉（十八日），隋朝汉阳太守冯盎接受了李靖的檄文，率领部属降唐，唐在冯盎的辖地设置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任命冯盎为高州总管，封爵耿国公。此前，有人劝冯盎道："唐才平定了中原，还无力顾及边远地区，您所管辖的二十州的范围已超过汉代的赵佗，应当自称南越王。"冯盎说："我家在此地定居已经五代了，此地的长官都由我家的人担任，已极尽富贵了，常常怕承担不起重担，使先人蒙受耻辱，怎么敢效法赵佗自己称王一方呢？"于是前来投降。从此岭南地区全部平定。

[42]八月，辛亥，以、荆、交、并、幽五州为大总管府。

[42]八月辛亥（初二），唐以、荆、交、并、幽五州为大总管府。

[43]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塘。

[43]唐将隋炀帝改葬于扬州雷塘。

[44]甲戌，吐谷浑寇岷州，败总管李长卿。诏益州行台右仆射窦轨、渭州刺史且洛生救之。

[44]甲戌（疑误），吐谷浑侵犯岷州，打败了唐总管李长卿。唐高祖下诏命益州行台右仆射窦轨、渭州刺史且洛生救援李长卿。

[45]乙卯，突厥颉利可汗寇边，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州总管李子和将兵拒之。子和本姓郭，以讨刘黑闼有功，赐姓。丙辰，颉利十五万骑入雁门，己未，寇并州，别遣兵寇原州；庚子，命太子出幽州

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之。李子和趋云中，掩击可汗，段德操趋夏州，邀其归路。

[45]乙卯（初六），突厥颉利可汗侵犯唐国边境，唐派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州总管李子和带兵抵抗。李子和本姓郭，因讨伐刘黑闼有功，赐姓李。丙辰（初七），颉利的十五万骑兵进入雁门，己未（初十），侵犯并州。另外又派兵侵犯原州。庚子（疑误），唐高祖命太子李建成从豳州道，秦王李世民从泰州道出兵抵御突厥，李子和急速赶赴云中，突然袭击颉利可汗，段德操赶赴夏州，阻截突厥的退路。

辛酉，上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太常卿郑元曰："战则怨深，不如和利。"中书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上从之。

辛酉（十二日），高祖对群臣说："突厥入侵，但又来求和，和与战哪个更有利？"太常卿郑元说："交战会加深仇怨，不如讲和有利。"中书令封德彝认为："突厥仗着兵力众多，轻视我们中原的大唐王朝，如果不战而和，是向他们显示软弱，明年还会重来。以臣的愚见不如打击他们，取胜以后再讲和，这样就恩威并重了！"皇上听从了封德彝的意见。

己巳，并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于汾东；汾州刺史萧破突厥，斩首五千余级。

己巳（二十日），唐并州大总管襄邑王李神符在汾东打败突厥；汾州刺史萧打败突厥，斩首五千多级。

[46]吐谷浑寇洮州，遣武州刺史贺亮御之。

吐谷浑侵犯洮州，唐派武州刺史贺拔亮抵御来敌。

[47]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关。上遣郑元诣颉利。是时，突厥精骑数十万，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元见颉利，责以负约，与相辨诘，颉利颇惭。元因说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悦，引兵还。元自义宁以来，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焉。

[47]丙子（二十七日），突厥侵犯廉州，戊寅（二十九日），攻陷大震关。高祖派郑元去见颉利可汗。当时，突厥几十万精骑兵，弃斥着从介休到晋州几百里之间的山谷。郑元见到颉利，责备他背叛盟约，与颉利展开辩论，颉利颇为惭愧。郑元趁机劝颉利道："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就是得到唐的领土，也不能居住。如今俘虏与抢夺的财物，都给了突厥百姓，可汗您得到了什么？不如回军，重新和亲，可以免除了跋涉的辛劳，坐享金银财物，并且都进了可汗您的仓库，比起抛弃了兄弟之间多年的交情，给子孙后代结下无穷的仇怨，哪一个更好呢？"颉利愉快地听从了他的意见，带兵撤回突厥。郑元从义宁年间以来，五次出使突厥，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

[48]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于三观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师。丙申，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壬寅，定州总管双士洛击突厥于恒山之南，丙午，领军将军安兴贵击突厥于甘州，皆破之。

[48]九月癸巳（十五日），唐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在三观山攻击并打败了突厥。乙未（十七日），太子李建成班师回朝。丙申（十八日），宇文歆在崇岗镇阻截突厥，大败突厥，斩首一千多级。壬寅（二十四日），唐定州总管双士洛在恒山南麓攻击突厥，丙午（二十八日），唐领军将军安兴贵在甘州攻打突厥，均打败了突厥。

[49]刘黑闼陷瀛州，杀刺史马匡武。盐州人马君德以城叛附黑闼。高开道寇蠡州。

[49]刘黑闼攻陷瀛州，杀死唐瀛州刺史马匡武。盐州人马君德以盐州城反叛归附了刘黑闼。高开道侵犯蠡州。

[50]冬，十月，己酉，诏齐王元吉讨刘黑闼于山东。壬子，以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癸丑，贝州刺史许善护与黑闼弟十善战于县，善护全军皆没。甲寅，右武候将军桑显和击黑闼于晏城，破之。观州刺史刘会以城叛附黑闼。

[50]冬季，十月己酉（初一），唐高祖下诏命齐王李元吉在山东讨伐刘黑闼。壬子（初四），任命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癸丑（初五），唐贝州刺史许善护在县与刘黑闼之弟刘十善交战，许

善护全军覆没。甲寅（初六），唐右武候将军桑显和在晏城攻击打败了刘黑闼。唐观州刺史刘会以观州城反叛，归附了刘黑闼。

[51]契丹寇北平。

[51]契丹侵犯北平。

[52]甲子，以秦王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52]甲子（十六日），唐以秦王李世民统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53]乙丑，行军总管淮阳壮王道玄与刘黑闼战于下博，军败，为黑闼所杀。时道玄将兵三万，与副将史万宝不协；道玄帅轻骑先出犯陈，使万宝将大军继之。万宝拥兵不进，谓所亲曰：“我奉手敕云，淮阳小儿，军事皆委老夫。今王轻脱妄进，若与之俱，必同败没，不如以王饵贼，王败，贼必争进，我坚陈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独进败没。万宝勒兵将战，士卒皆无斗志，军遂大溃，万宝逃归。道玄数从秦王世民征伐，死时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谓人曰：“道玄常从吾征伐，见吾深入贼陈，心慕效之，以至于此。”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来，前后数十战，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虽屡危殆而未尝为矢刃所伤。

[53]乙丑（十七日），唐行军总管淮阳壮王李道玄与刘黑闼在下博交战，唐军失败，李道玄被刘黑闼杀死。当时李道玄带领三万兵马，与副将史万宝不和，李道玄率领轻骑兵率先出战冲入敌阵，命史万宝率大军随后。史万宝按兵不动，对他的亲信说：“我奉皇帝手书敕令说淮阳王是毛孩子，军队行动均委托老夫我。现在淮阳王冒冒失失地出击，如果和他一同进攻，必然一起失败导致覆没，不如用淮阳王作饵引诱敌人，如果淮阳王失败，敌人必定争相前进，我坚守以待，就一定能够打败敌人！”因此李道玄孤军深入敌阵战败阵亡。史万宝带兵准备战斗，但士兵都没有了斗志，唐军因此大败，史万宝逃回。李道玄多次跟随秦王李世民征伐，死时才十九岁，李世民深为痛惜，对人说道：“道玄常跟随我征伐，见我深入敌阵，心中羡慕想要模仿，才会这样。”并为李道玄的阵亡而痛哭。李世民自从太原起兵以来，前前后后经过几十仗，经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敌阵，虽然屡次濒临绝境，但从来没有被刀箭伤过。

[54]林士弘遣其弟鄱阳王药师攻循州，刺史杨略与战，斩之，其将王戎以南昌州降。士弘惧，己巳，请降。寻复走保安成山洞，袁州人

相聚应之；洪州总管若干则遣兵击破之。会士弘死，其众遂散。

[54]林士弘派遣他的弟弟鄱阳王林药师攻打循州，唐循州刺史杨略与林药师交战，杀了他，林药师的将领王戎以南昌州投降。林士弘害怕了，己巳（二十一日），也请求投降。随即又逃入安成的山洞，袁州百姓相互聚合响应林士弘，唐洪州总管若干则派兵打败了他们。恰好林士弘死亡，他的部下便散去。

[55]淮阳王道玄之败也，山东震骇，州总管庐江王瑗弃城西走，州县皆叛附于黑闼，旬日间，黑闼尽复故地，乙亥，进据州。十一月，庚辰，沧州刺史程大买为黑闼所迫，弃城走。齐王元吉畏黑闼兵强，不敢进。

[55]淮阳王李道玄失败，山东地区感到震惊，唐州总管庐江王李瑗放弃城池向西逃跑，州县也都反叛归附了刘黑闼，十天之内，刘黑闼就收复了他原来的全部地盘，乙亥（二十七日），进军占据了州。十一月庚辰（初三），唐沧州刺史程大买因为刘黑闼的逼近，放弃城池逃跑。齐王李元吉畏惧刘黑闼军队的强盛，不敢进军。

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

高祖在晋阳起兵，都是秦王李世民的计谋，高祖对李世民说：“如果事业成功，那么天下都是你带来的，该立你为太子。”李世民拜谢并推辞。待到高祖成为唐王，将领们也请求以李世民为世子，高祖准备立他，李世民坚决推辞才作罢。太子李建成性情松缓惰慢，喜欢饮酒，贪恋女色，爱打猎；齐王李元吉，常有过错，均不受高祖宠爱。李世民功勋名望日增，高祖常常有意让他取代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心中不安，于是与李元吉共同谋划，一起排挤李世民，他们各自交结建立自己的党羽。

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时，东宫、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

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

高祖晚年宠幸的妃嫔很多，有近二十位小王子，他们的母亲争相交结各位年长的王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曲意侍奉各位妃嫔，奉承献媚、贿赂、馈赠，无所不用，以求得皇上的宠爱。也有人说他们与张婕妤、尹德妃私通，宫禁幽深神秘，此事无从证实。当时，太子东宫、各王公、妃主之家以及后宫妃嫔的亲属，在长安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而主管部门却不敢追究。李世民住在承乾殿，李元吉住在武德殿后院，他们的住处与皇帝寝宫、太子东宫之间日夜通行，不再有所限制。太子与秦、齐二王出入皇帝寝宫，均乘马、携带刀弓杂物，彼此相遇只按家人行礼。太子所下达的令，秦、齐二王所下达的教和皇帝的诏敕并行，有关部门不知所从，只有按照收到的先后为准。唯有李世民不去讨好诸位妃嫔，诸妃嫔妃争相称赞李建成、李元吉而诋毁李世民。

世民平洛阳，上使贵妃等数人诣洛阳选阅隋宫人及收府库珍物。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于上，上手敕赐之，神通以教给在先，不与。婕妤诉于上曰：“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上遂发怒，责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他日，谓左仆射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骄横，秦王府属杜如晦过其门，阿鼠家童数人曳如晦坠马，殴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过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恐世民诉于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复怒责世民曰：“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辩析，上终不信。

李世民平定洛阳，高祖让贵妃等几人到洛阳挑选隋朝宫女和收取仓库里的珍宝。贵妃等人私下向李世民要宝物并为自己的亲戚求官，李世民回答说：“宝物都已经登记在册上报朝廷了，官位应当授予贤德有才能和有功劳的人。”没有答应她们的任何要求，因此妃嫔们更加恨他。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功，拨给他几十顷田地。张婕妤的父

亲通过张婕妤向高祖请求要这些田，高祖手写敕令将这些田赐给他，李神通因为秦王的教在先，不让田。张婕妤向高祖告状道：“皇上敕赐给我父亲的田地，被秦王夺去了给了神通。”高祖因此发怒，责备李世民说：“难道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吗？”过了些天，高祖对左仆射裴寂说：“这孩子长期在外掌握军队，受书生们教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儿子了。”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骄横跋扈，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经过他的门前，尹阿鼠的几名家童把杜如晦拽下马，揍了他一顿并打断了他一根手指，说道：“你是什么人，胆敢过我的门前不下马！”尹阿鼠怕李世民告诉皇上，先让尹德妃对皇上说：“秦王的亲信欺侮我家人。”高祖又生气地责备李世民说：“我的妃嫔家都受你身边的人欺凌，何况是小老百姓！”李世民反复为自己辩解，但高祖始终不相信他。

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欷流涕，上顾之不乐。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曰：“海内幸无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娱乐，而秦王每独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遣矣！”因相与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上为之怆然。由是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

李世民每次在宫中侍奉高祖宴饮，面对诸位妃嫔，想起母亲太穆皇后死得早，没能看到高祖拥有天下，有时不免叹气流泪，高祖看到后很不高兴。各位妃嫔趁机暗中一同诋毁李世民道：“天下幸好平安无事，陛下年寿已高，只适合娱乐娱乐，而秦王总是一个人流泪，这实际上是憎恨我们，陛下作古后，我们母子必定不为秦王所容，会被杀得一个不留！”因此相互对着流泪，并且说：“皇太子仁爱孝顺，陛下将我们母子托付给太子，必然能获得保全。”高祖也为此很伤心。从此高祖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对李世民逐渐疏远，而对李建成、李元吉却日益亲密了。

太子中允王、洗马魏徽说太子曰：“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太子乃请行于上，上许之。，之兄子

也。甲申，诏太子建成将兵讨黑闼，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

太子中允王、太子洗马魏徽劝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于他；而殿下不过是因为年长才被立为太子，没有大功可以镇服天下。现在刘黑闼的兵力分散逃亡之后，剩下不足一万人，又缺乏粮食物资，如果用大军进逼，势如摧枯拉朽，殿下应当亲自去攻打以获得功劳名望，趁机结交山东的豪杰，也许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了。”太子于是向高祖请求带兵出征，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王是王兄长的儿子。甲申（初七），高祖下诏命太子李建成带兵讨伐刘黑闼，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各州均受建成处置，他有权随机行事。

[56]乙酉，封宗室略阳公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道宗，道玄从父弟也，为灵州总管，梁师都遣弟洛儿引突厥数万围之，道宗乘间出击，大破之。突厥与师都相结，遣其郁射设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余里。上以道宗武干如魏任城王彰，乃立为任城郡王。

[56]乙酉（初八），唐封宗室略阳公李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李道宗是李道玄的堂弟，官居灵州总管，梁师都派弟弟梁洛儿带几万突厥军包围他，李道宗趁机出击，大败敌军。突厥与梁师都相互勾结，派郁射设进入唐境，居住在原先的五原，李道宗把郁射设赶出五原，并开拓了一千多里的领土。高祖因为道宗的武功才干犹如曹魏的任城王曹彰，于是立他为任城郡王。

[57]丙申，上幸宜州。

[57]丙申（十九日），唐高祖亲临宜州。

[58]己亥，齐王元吉遣兵击刘十善于魏州，破之。

[58]己亥（二十二日），齐王李元吉派兵在魏州攻击刘十善，打败了他。

[59]癸卯，上校猎于富平。

[59]癸卯（二十六日），唐高祖在富平围猎。

[60]刘黑闼拥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唯魏州总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闼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复还攻之。

[60]刘黑闼召集兵马向南进发，自相州以北的唐朝州县均归附了刘黑闼，唯有魏州总管留因安带兵坚守抵抗。刘黑闼攻不下魏州，便带军向南攻取了元城，又回军攻打魏州。

[61]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从为郡王。孝友，神通之子也。

[61]十二月庚戌（初三），唐立宗室李孝友等八人为郡王。李孝友是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

[62]丙辰，上校猎于华池。

[62]丙辰（初九），唐高祖在华池县围猎。

[63]戊午，刘黑闼陷恒州，杀刺史王公政。

[63]戊午（十一日），刘黑闼攻陷恒州，杀死唐恒州刺史王公政。

[64]庚申，车驾至长安。

[64]庚申（十三日），唐高祖回到长安。

[65]癸亥，幽州大总管李艺复廉、定二州。

[65]癸亥（十六日），幽州大总管李艺收复廉、定二州。

[66]甲子，田留安击刘黑闼，破之，获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将卒六千人。是时，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上下相猜，人益离怨；留安待吏民独坦然无疑，白事者无问亲疏，皆听直入卧内，每谓吏民曰：“吾与尔曹俱为国御贼，固宜同心协力，必欲弃顺从逆者，但自斩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诚以待人，当共竭死力报之，必不可负。”有苑竹林者，本黑闼之党，潜有异志。留安知之，不发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钥；竹林感激，遂更归心，卒收其用。以功进封道国公。

[66]甲子（十七日），田留安攻打刘黑闼，打败了他，并抓获刘黑闼的莘州刺史孟柱，刘黑闼六千名将领士兵投降了田留安。当时，山东地区的豪杰纷纷杀死本地长官响应刘黑闼，因此上下互相猜疑，百姓也日益离心离德；只有田留安对待下属、百姓坦然无疑，有人报告事情，无论亲疏都听任他们直接到寝室，还常常对下属、百姓说：“我和各位都是为国家抵抗来敌，自然应当同心协力，如果有人一定要弃顺从逆，只管自己来砍了我的头拿走。”下属、百姓都相互提醒道：“田公以至诚之心待人，我们应当共同尽心竭力报答他，一定不要辜负

他的信任。”有一名叫苑竹林的人，本来是刘黑闼的党羽，暗中怀有异心。田留安知道苑竹林的事，却没有揭发他，而是将他安置在身边，让他掌管钥匙；苑竹林深受感动，便改而归顺了田留安，这样做最终收到了它效用。田留安因功进爵封为道国公。

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击范愿，破之。

乙丑（十八日），唐并州刺史成仁重攻打范愿，打败了他。

[67]刘黑闼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军至昌乐，黑闼引兵拒之，再陈，皆不战而罢。魏徵言于太子曰：“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矣！”太子从之。黑闼食尽，众多亡，或缚其渠帅以降。黑闼恐城中兵出，与大军表里击之，遂夜遁。至馆陶，永济桥未成，不得度。壬申，太子、齐王以大军至，黑闼使王小胡背水而陈，自视作桥成，即过桥西，众遂大溃，舍仗来降。大军度桥追黑闼，度者才千余骑，桥坏，由是黑闼得与数百骑亡去。

[67]刘黑闼没有攻下魏州，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大军到达昌乐，刘黑闼带兵来抵抗，两次列阵，都没有打就停了下来。魏徵对太子说：“以前打败刘黑闼，他的将帅都预先写上名字处以死罪，妻儿被俘虏，因此齐王前来，虽然有诏书赦免刘黑闼党羽的罪过，但他们都不相信。如今应当全部放掉那些被囚禁和俘虏的人，加以安慰晓谕再放他们走，这样就可以眼看着刘黑闼的势力分崩离析了！”太子听从了他的意见。刘黑闼粮食吃光了，部下纷纷逃跑，有些绑了自己的头领投降了唐军。刘黑闼恐怕魏州城里的守军出来，与唐大军里外夹击，便于夜晚逃跑。跑到馆陶，永济桥还未建好，不能过河。壬申（二十五日），太子、齐王率大军到馆陶，刘黑闼让王小胡背靠河水列阵，自己看着桥搭好，立即过桥到了西岸，于是他的兵马迅速崩溃，士兵放下兵器前来投降。唐大军过桥追击，才过了一千多骑兵，桥梁毁坏，刘黑闼因此得以和几百名骑兵逃走。

[68]上以隋末战士多没于高丽，是岁，赐高丽王建武书，使悉遣还；亦使州县索高丽人在中土者，遣归其国。建武奉诏，遣还中国民前后以万数。

[68]高祖因为随朝末年有很多战士沦落在高丽，这一年，赐予高丽王建武信函，让他遣返流落在高丽的所有隋朝战士；又让州县搜寻在中国的高丽人，遣送他们回国。建武接受诏令，前后放回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百姓。

六年（癸未、623）

六年（癸未，公元623年）

[1]春，正月，己卯，刘黑闼所署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执黑闼，举城降。时太子遣骑将刘弘基追黑闼，黑闼为官军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饶阳，从者才百余人，馁甚。德威出迎，延黑闼入城，黑闼不可；德威涕泣固请，黑闼乃从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馈之食；食未毕，德威勒兵执之，送诣太子，并其弟十善斩于州。黑闼临刑叹曰："我幸在家锄菜，为高雅贤辈所误至此！"

[1]春季，正月己卯（初五），刘黑闼任命的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捉住刘黑闼，举城降唐。当时太子李建成派骑兵将领刘弘基追击刘黑闼，刘黑闼被唐军追赶，日夜奔逃无法休息，到达饶阳，随行的才一百多人，十分饥饿。诸葛德威出城迎接刘黑闼，请他进城，刘黑闼不进城，诸葛德威流泪反复请求，于是刘黑闼答应了他的邀请。到城旁边的市场中休息，诸葛德威送给他们食物，还没吃完，诸葛德威便带兵把刘黑闼抓了起来，送到李建成处，刘黑闼和他的弟弟刘十善一起在州被斩首。刘黑闼在临刑前叹息道："我有幸在家种菜，却被高雅贤这些人害得落到如此下场！"

[2]壬午，州人王摩沙举兵，自称元帅，改元进通，遣骠骑将军卫彦讨之。

[2]壬午（初六），州人王摩沙起兵，自称元帅，改年号为进通，唐派遣骠骑将军卫彦讨伐。

[3]庚子，以吴王杜伏威为太保。

[3]庚子（二十四日），唐任命吴王杜伏威为太保。

[4]二月，庚戌，上幸骊山温汤；甲寅，还宫。

[4]二月庚戌（初四），唐高祖亲临骊山温泉浴地；甲寅（初八），返回宫中。

[5]平阳昭公主薨。戊午，葬公主，诏加前后部鼓吹、班剑四十人，武贲甲卒。太常奏："礼，妇人无鼓吹。"上曰："鼓吹，军乐也。公主亲执金鼓，兴义兵以辅成大业，岂与常妇人比乎！"

[5]平阳昭公主去世。戊午（十二日），公主下葬，高祖下诏送葬行列增加前后部鼓吹乐、持班剑的仪仗队四十人，以及武装勇士卫护。太常寺上奏："按礼所规定，妇人不用鼓吹乐。"高祖回答："鼓吹是军乐，公主亲自号令军队，兴起义军辅成帝王大业，怎么能与普通妇人相比呢？"

[6]丙寅，徐圆朗穷蹙，与数骑弃城走，为野人所杀，其地悉平。

[6]丙寅（二十日），徐圆朗因形势窘迫，放弃城池和几名骑兵逃走，被乡村百姓杀死，他占据的地区全部平定。

[7]林邑王梵志遣使入贡。初，隋人破林邑，分其地为三郡。及中原丧乱，林邑复国，至是始入贡。

[7]林邑王梵志派遣使节到唐进献贡品。当初，隋朝打败林邑，在林邑国设置三个郡，待到中原大乱，林邑国又恢复，到这时开始进贡。

[8]幽州总管李艺请入朝；庚午，以艺为左翊卫大将军。

[8]唐幽州总管李艺请求入朝；庚午（二十四日），唐任命李艺为左翊卫大将军。

[9]废参旗等十二军。

[9]唐废除武德二年设置的参旗等十二军。

[10]三月，癸未，高开道掠文安、鲁城，骠骑将军平善政邀击，破之。

[10]三月癸未（初七），高开道掠夺文安、鲁城，唐骠骑将军平善政阻截并打败了他。

[11]庚子，梁师都将贺遂、索同以所部十二州来降。

[11]庚子（二十四日），梁师都的将领贺遂、索同以所管辖的十二个州降唐。

[12]乙巳，前洪州总管张善安反，遣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击之。

[12]乙巳（二十九日），前洪州总管张善安反叛，唐派遣舒州总管张镇周等人攻打张善安。

[13]夏，四月，吐谷浑寇芳州，刺史房当树奔松州。

[13]夏季，四月，吐谷浑侵犯芳州，唐芳州刺史房当树逃奔松州。

[14]张善安陷孙州，执总管王戎而去。

[14]张善安攻陷孙州，捉住总管王戎后撤军。

[15]乙丑，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至夏州，俘其民畜而还。

[15]乙丑（二十日），唐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攻打梁师都，到夏州，虏获梁师都的百姓牲畜后回军。

[16]丙寅，吐谷浑寇洮、岷二州。

[16]丙寅（二十一日），吐谷浑侵犯洮、岷二州。

[17]丁卯，南州刺史庞孝恭、南越州民宁道明、高州首领冯暄俱反，陷南越州，进攻姜州；合州刺史宁纯引兵救之。

[17]丁卯（二十二日），唐南州刺史庞孝恭、南越州百姓宁道明、高州首领冯暄均反叛，攻陷南越州，进而又攻打姜州；唐合州刺史宁纯率军救姜州。

[18]壬申，立皇子元轨为蜀王、凤为豳王、元庆为汉王。

[18]壬申（二十七日），唐立皇子李元轨为蜀王、李凤为豳王、李元庆为汉王。

[19]癸酉，以裴寂为佐仆射，萧为右仆射，杨恭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封德彝为中书令。

[19]癸酉（二十八日），唐任命裴寂为左仆射，萧为右仆射，杨恭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封德彝为中书令。

[20]五月，庚辰，遣岐州刺史柴绍救岷州。

[20]五月庚辰（初五），唐派遣岐州刺史柴绍救岷州。

[21]庚寅，吐谷浑及党项寇河州，刺史卢士良破之。

[21]庚寅（十五日），吐谷浑以及党项侵犯河州，唐河州刺史卢士良击败来敌。

[22]丙申，梁师都将辛獠儿引突厥寇林州。

[22]丙申（二十一日），梁师都的将领辛獠儿带突厥侵犯林州。

[23]戊戌，苑君彰将高满政寇代州，骠骑将军林宝言击走之。

[23]戊戌（二十三日），苑君璋的将领高满政侵犯代州，唐骠骑军林宝言击退了来敌。

[24]癸卯，高开道引奚骑寇幽州，长史王诜击破之。刘黑闼之叛也，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将兵邀击，破之。

[24]癸卯（二十八日），高开道带奚族骑兵侵犯幽州，唐幽州长史王诜打败了他。刘黑闼反叛时，突地稽带兵协助唐朝，将他的部落迁到幽州的昌平城；高开道带突厥侵犯幽州，突地稽带兵阻截，打败了高开道等。

[25]六月，戊午，高满政以马邑来降。先是，前并州总管刘世让除广州总管，将之官，上问以备边之策，世让对曰："突厥比数为寇，良以马邑为之中顿故也。请以勇将戍崞城，多贮金帛，募有降者厚赏之，数出骑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无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计，曰："非公，谁为勇将！"即命世让戍崞城，马邑病之。是时，马邑人多不愿属突厥，上复遣人招谕苑君璋。高满政说苑君璋尽杀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从。满政因众心所欲，夜袭君璋，君璋觉之，亡奔突厥，满政杀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25]六月戊午（十四日），高满政以马邑降唐。此前，前并州总管刘世让调任广州总管，即将赴任，高祖向他询问防边的策略，刘世让回答道："突厥近来多次入侵，实在是因为有马邑作为中途休整基地的缘故。希望派勇将戍守崞城，多贮藏物资，招到投降的人就给予厚赏，经常派兵掠夺马邑城下，毁掉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谋生之业，不出一年，敌人没有粮食，必然会投降。"高祖很赞同他的计策，说道："除了您，还有谁是勇将！"当即命令刘世让戍守崞城，马邑人很怵他。当时，马邑人大多不愿意隶属于突厥，高祖又派人招谕苑君璋。高满政劝苑君璋杀死所有的突厥守军投降唐朝，苑君璋不听。高满政利用人心所向，半夜袭击苑君璋，苑君璋发觉后，逃入突厥，高满政杀死苑君璋的儿子以及突厥的二百名守军，投降了唐朝。

[26]壬戌，梁师都以突厥寇匡州。

[26]壬戌（十八日），梁师都率突厥军队侵犯匡州。

[27]丁卯，苑君璋与突厥吐屯设寇马邑，高满政与战，破之。以满政为朔州总管，封荣国公。

[27]丁卯（二十三日），苑君璋与突厥的吐屯设侵犯马邑，高满政和他们交战，打败了来敌。唐任命高满政为朔州总管，封爵荣国公。

[28]瓜州总管贺若怀广按部至沙州，值州人张护、李通反，怀广以数百人保子城；凉州总管杨恭仁遣兵救之，为护等所败。

[28]唐瓜州总管贺若怀广巡视到沙州，恰遇沙州人张护、李通反叛，贺若怀广率几百人保卫子城；唐凉州总管杨恭仁派兵救援，被张护等人打败。

[29]癸酉，柴绍与吐谷浑战，为其所围，虏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绍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怪之，驻弓失相与聚观，绍察其无备，潜遣精骑出虏陈后，击之，虏众大溃。

[29]癸酉（二十九日），柴绍与吐谷浑作战，被吐谷浑包围，敌军占据高处射击柴绍的军队，箭羽犹如下雨一样密集。柴绍让人弹奏胡琵琶，两名女子相对起舞，敌军觉得很奇怪，放下弓箭一起围观，柴绍观察敌军没有了防备，暗中派精锐骑兵绕到敌军背后，攻打敌军，吐谷浑军队大败。

[30]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马邑，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及高满政御之，战于腊河谷，破之。

[30]秋季，七月丙子（初二），苑君璋率突厥军队侵犯马邑，唐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及高满政迎击来敌，在腊河谷交战，打败了苑君璋。

[31]张护、李通杀贺拔怀广，立汝州别驾窦伏明为主，进逼瓜州；长史赵孝伦击却之。

[31]张护、李通杀死贺若怀广，立汝州别驾窦伏明为首领，进逼瓜州，被瓜州长史赵孝伦击退。

[32]高开道掠赤岸镇及灵寿、九门、行唐三县而去。

[32]高开道掠夺赤岸镇以及灵寿、九门、行唐三个县之后离去。

[33]丁丑，冈州刺史冯士据新会反，广州刺史刘感讨降之，使复其位。

[33]丁丑（初三），冈州刺史冯士占据新会反叛，唐广州刺史刘感领兵讨伐，冯士投降，刘感恢复了他的职位。

[34]辛巳，高开道所部弘阳、统汉二镇来降。

[34]辛巳（初七），高开道所统领的弘阳、统汉二镇降唐。

[35]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高迁为虏所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将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将兵屯北边，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备突厥。八月，丙辰，突厥寇真州，又寇马邑。

[35]癸未（初九），突厥侵犯原州；乙酉（十一日），又侵犯朔州。李高迁被突厥打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带兵救援。己亥（二十五日），唐派遣太子李建成统率军队驻扎在北部边境，秦王李世民驻扎在并州，防备突厥。八月丙辰（疑误），突厥侵犯真州，又侵犯马邑。

[36]壬子，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反。初，杜伏威与公相友善，公年长，伏威兄事之，军中谓之伯父，畏敬与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养子阚棱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潜夺其兵权。公知之，怏怏不平，与其故人左游仙阳为学道、辟谷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守丹杨，令雄诞典兵为之副，阴谓雄诞曰："吾至长安，苟不失职，勿令公为变。"伏威既行，左游仙说公谋反；而雄诞握兵，公不得发。乃诈称得伏威书，疑雄诞有贰心，雄诞闻之不悦，称疾不视事；公因夺其兵，使其党西门君仪谕以反计。雄诞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吴王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奈何无故自求族灭乎！雄诞有死而已，不敢闻命。今从公为逆，不过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爱斯须之死而自陷于不义乎！"公知不可屈，缢杀之。雄诞善抚士卒，得其死力，又约束严整，每破城邑，秋毫无犯，死之日，江南军中及民间皆为之流涕。公又诈称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大修铠仗，运粮储。寻称帝于丹杨，国号宋，修陈故宫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与张善安连兵，以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

[36]壬子（初九），唐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反叛。当初，杜伏威与辅公很要好，辅公年纪大，杜伏威像对兄长一样对他，军中称辅公为伯父，敬畏他同敬畏杜伏威一样。杜伏威逐渐猜忌他，于是任命自己的养子阚棱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暗中夺辅公的兵权。辅公知

道后，很不服气，假装和他的老相识左游仙学道、辟谷掌掩饰自己。等杜伏威入朝，留辅公守卫丹杨，命王雄诞掌握军队作辅公的副手，私下对王雄诞说：“我到了长安，假如没有失去职位，千万不要让公发生变故。”杜伏威走了以后，左游仙劝辅公反叛，但是王雄诞掌握兵权，辅公无法动手。于是他假称收到杜伏威的来信，怀疑王雄诞有二心，王雄诞听说后很不高兴，声称有病不到衙门治事，辅公趁机夺了王雄诞的兵权，让自己的党羽西门君仪告诉王雄诞反叛的计划。王雄诞才醒悟并后悔不已，说道：“如今天下刚刚平定，吴王又在京师长安，大唐军队威力，所向无敌，怎么可以无缘无故自找灭族呢？我王雄诞唯有一死相报，恕不能听从命令。现在跟着您倒行逆施，也不过是延长一百天的性命罢了，大丈夫怎能因为舍不得片刻之死而陷自己于不义呢？”辅公知道不能说服他，便勒死了王雄诞。王雄诞很会体恤部下，能让士兵为他卖命，而且纪律严明，每次攻下城镇，都秋毫无犯，他死的那天，江南军中的将士以及民间百姓都失声痛哭。辅公又假称杜伏威无法返回江南，送来书信命他起兵，于是他大肆装备武器，运粮储备。随即在丹杨称帝，国号为宋，修复陈朝的旧宫殿居住，设置百官，任命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和张善安联合，以张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

[37]己未，突厥寇原州。

[37]己未（十六日），突厥侵犯原州。

[38]乙丑，诏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孝恭以舟师趣江州，岭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广、泉、桂之众趣宣州，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亳，齐州总管李世出淮、泗以讨辅公。孝恭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举止自若，曰：“此乃公授首之征也！”饮而尽之，众皆悦服。

[38]乙丑（二十二日），唐高祖下诏命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李孝恭率水军开赴江州，岭南道大使李靖带交、广、泉、桂等州兵力开赴宣州，怀州总管黄君汉取道谯州、亳州，齐州总管李世取道淮水、泗水，讨伐辅公。李孝恭出发前和众将领会餐，命人取水，忽然水变成了血，在坐的人都吓得变了脸色，李孝恭却神色自如地说道：“这是辅公灭亡的征兆！”喝光血水，众人都从心里佩服他。

[39]丙寅，吐谷浑内附。

[39]丙寅（二十三日），吐谷浑归附唐朝。

[40]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镇；癸酉，又寇渭州。

[40]辛未（二十八日），突厥攻陷原州的善和镇；癸酉（三十日），突厥又侵犯渭州。

[41]高开道以奚侵幽州，州兵击却之。

[41]高开道率奚族军队侵犯幽州，唐幽州军队击退来敌。

[42]九月，太子班师。

[42]九月，太子李建成班师回朝。

[43]戊子，辅公遣其将徐绍宗寇海州，陈政通寇寿阳。

[43]戊子（十五日），辅公派遣他的将领徐绍宗攻打海州，陈政道攻打寿阳。

[44]邛州獠反，遣沛公郑元讨之。

[44]邛州獠民反叛，唐派遣沛公郑元前往讨伐。

[45]庚寅，突厥寇幽州。

[45]庚寅（十七日），突厥侵犯幽州。

[46]壬辰，诏以秦王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

[46]壬辰（十九日），唐高祖下诏任命秦王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

[47]乙未，窦伏明以沙州降。

[47]]乙未（二十二日），窦伏明以沙州投降。

[48]高昌王伯雅卒，子文泰立。

[48]高昌王伯雅去世，他的儿子文泰继立为王。

[49]丙申，渝州人张大智反，刺史薛敬仁弃城走。

[49]丙申（二十三日），渝州人张大智反叛，唐渝州刺史薛敬仁放弃城池逃跑。

[50]壬寅，高开道引突厥二万骑寇幽州。

[50]壬寅（二十九日），高开道带二万突厥骑兵侵犯幽州。

[51]突厥恶弘农公刘世让为己患，遣其臣曹般来，言世让与可汗通谋，欲为乱，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杀世让，籍其家。

[51]突厥恨弘农公刘世让成为他们的威胁，派大臣曹般来唐，说刘世让和突厥可汗交通密谋，准备叛乱，高祖相信了这些话。冬季，十月丙午（初四），唐杀死刘世让，没收了他的家产。

[52]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兵还。

[52]秦王李世民还停留在并州，己未（十七日），诏命李世民率军返回长安。

[53]上幸华阴。

[53]唐高祖驾临华阴。

[54]张大智侵涪州，刺史田世康等讨之，大智以众降。

[54]张大智侵犯涪州，唐涪州刺史田世康等人讨伐他，张大智带领人马投降。

[55]初，上遣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守马邑，苑君璋引突厥万余骑至城下，满政击破之。颉利可汗怒，大发兵攻马邑。高迁惧，帅所部二千人斩关宵遁，虏邀之，失亡者半。颉利自帅众攻城，满政出兵御之，或一日战十余合。上命行军总管刘世让救之，至松子岭，不敢进，还保崞城。会颉利遣使求婚，上曰："释马邑之围，乃可议婚。"颉利欲解兵，义成公主固请攻之。颉利以高开道善为攻具，召开道，与之攻马邑甚急。颉利诱满政使降，满政骂之。粮且尽，救兵未至，满政欲溃围走朔州，右虞候杜士远以虏兵盛，恐不免，壬戌，杀满政降于突厥，苑君璋复杀城中豪杰与满政同谋者三十余人。上以满政子玄积为上柱国，袭爵。丁卯，突厥复请和亲，以马邑归唐；上以将军秦武通为朔州总管。

[55]当初，高祖派遣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协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守卫马邑，苑君璋带着一万多突厥骑兵到马邑城下，高满政打败了苑君璋。颉利可汗发怒，出动大军攻打马邑。李高迁怕了，带领二千名部下冲破关卡连夜逃跑，遭到突厥阻截，损失一半兵力。颉利可汗亲自率领大军攻马邑，高满政出兵抵抗，有时一天打十几仗。高祖命令行军总管刘世让救援马邑，刘世让到了松子岭，不敢再前进，回军保守崞城。恰好颉利派遣使节向唐求婚，高祖说："先撤了马邑的围，才能够谈论婚姻。"颉利想撤军，隋义成公主坚持要求攻打马邑。颉利因为高开道擅长制作攻城武器，便召来高开道，和他一起猛攻马邑。颉利诱劝高满政投降，高满政大骂颉利。马邑城中粮食即将耗尽，救兵未

到，高满政想突围去朔州，右虞候杜士远见突厥兵力强大，恐怕突围不成，壬戌（二十日），杜士远杀死高满政投降了突厥，苑君璋又杀死城中与高满政同谋的豪杰三十多人。高祖任命高满政的儿子高玄积为上柱国，承袭高满政的爵位。丁卯（二十五日），突厥再次向唐请求和亲，把马邑归还给唐朝；高祖任命将军秦武通为朔州总管。

[56]突厥数为边患，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表请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议者以为烦扰，不许。静切论不已，敕征静入朝，使与裴寂、萧、封德彝相论难于上前，寂等不能屈，乃从静议，岁收谷数千斛，上善之，命检校并州大总管。静，抗之子也。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复请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从之。

[56]突厥屡次为祸边境，唐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上表请求在太原设置屯田以省军粮的运输，议政者认为过于麻烦，不批准。窦静不停地极力论说此事，高祖下敕令征窦静入朝，让他与裴寂、萧、封德彝等人在皇上面前辩论此事，裴寂等人无法说服窦静，于是听从了窦静的建议，每年收获数千斛粮食，高祖很赞赏他，命窦静为检校并州大总管。窦静是窦抗的儿子。十一月辛巳（初九），秦王李世民又请求在并州境内增设屯田，高祖批准了他的请求。

[57]黄州总管周法明将兵击辅公，张善安据夏口，拒之。法明屯荆口镇，壬午，法明登战舰饮酒，善安遣刺客数人诈乘鱼而至，见者不以为虞，遂杀法明而去。

[57]唐黄州总管周法明带兵攻打辅公，张善安占据夏口抵抗周法明。周法明驻扎在荆口镇，壬午（初十），周法明登上战船饮酒，张善安派遣几名刺客伪装渔民乘着渔船到荆口镇，见到的人没有产生怀疑，于是他们杀了周法明后离去。

[58]甲申，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击辅公将陈当世于猷州之黄沙，大破之。

[58]甲申（十二日），唐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在猷州的黄沙攻打辅公的将领陈当世，大败陈军。

[59]丁亥，上校猎于华阴。己丑，迎劳秦王世民于忠武顿。

[59]丁亥（十五日），高祖在华阴围猎。己丑（十七日），在忠武顿迎接慰问秦王李世民。

[60]十二月，癸卯，安抚使李大亮诱张善安，执之。大亮击善安于洪州，与善安隔水而陈，遥相与语。大亮谕以祸福，善安曰："善安初无反心，正为将士所误；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张总管有降心，则与我一家耳。"因单骑渡水入其陈，与善安执手共语，示无猜间。善安大悦，遂许之降。既而善安将数十骑诣大亮营，大亮止其骑于门外，引善安入，与语。久之，善安辞去，大亮命武士执之，从骑皆走。善安营中闻之，大怒，悉众而来，将攻大亮。大亮使人谕之曰："吾不留总管。总管赤心归国，谓我曰：'若还营，恐将士或有异同，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辈何怒于我！"其党复大骂曰："张总管卖我以自媚于人。"遂皆溃去。大亮追击，多所虏获。送善安于长安，善安自称不与辅公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败，得所与往还书，乃杀之。

[60]十二月癸卯（初二），唐安抚使李大亮诱骗张善安，捉住了张。李大亮在洪州攻打张善安，与张善安隔水列阵，遥相对话。李大亮向张善安说明祸福利害关系，张善安说："善安最初没有反叛的意思，被部下将士们所误，想投降又怕不能免罪。"李大亮说："张总管有投降的心意，和我就是一家人了。"于是一个人骑马渡过河进入张善安的阵地，和张善安拉着手交谈，表示相互没有猜忌。张善安十分喜悦，于是答应李大亮投降。不久张善安带领几十名骑兵到李大亮的营地，李大亮让随行的骑兵停在营门之外，带张善安入营，和他交谈。过了很长时间，张善安告辞，李大亮命令武士把他捉起来，张善安随行的骑兵全部逃走。张善安的军队闻讯，十分气愤，全部出动，准备攻打李大亮。李大亮派人对他们说："不是我留住张总管，是总管忠心归附朝廷，对我说：'如果返回营地，恐怕将士们有不同意见，会受他们钳制。'因此自己留下来不走，你们这些人为什么生我的气？"张善安的部下又大骂道："张总管出卖我们，自己去讨好别人。"随即溃散而去。李大亮出兵追击，俘虏了许多人。李大亮送张善安到长安，张善安自己声称和辅公并没有来往，高祖赦免了他的罪过，对他很好；待到辅公失败后，得到他们相互往来的信件，于是杀了张善安。

[61]甲寅，车驾至长安。

[61]甲寅（十三日），唐高祖回到长安。

[62]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击走之。

[62]己巳（二十八日），突厥入侵定州，定州军队击退来敌。

[63]庚申，白简、白狗羌并遣使入贡。

[63]庚申（疑误），白简、白狗羌均派遣使节到唐进献贡品。

七年（甲申、624）

七年（甲申，公元624年

[1]春，正月，依周、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无品秩。

[1]春季，正月，唐按照北周、北齐的旧制度，每州设置大中正一人，掌管了解州内人物、品评衡量家族的等级，由本州家族资望高的人担任，没有品级俸禄。

[2]壬午，赵郡王孝恭击辅公别将于枞阳，破之。

[2]壬午（十一日），赵郡王李孝恭在枞阳打败辅公的别将。

[3]庚寅，邹州人邓同颖杀刺史李士衡反。

[3]庚寅（十九日），邹州人邓同颖杀死唐邹州刺史李士衡，反叛。

[4]丙申，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

[4]丙申（二十五日），唐在白狗等羌族地区设置维、恭二州。

[5]二月，辅公遣兵围猷州，刺史左难当婴城自守。安抚使李大亮引兵击公，破之。赵郡王孝恭攻公鹊头镇，拔之。

[5]二月，辅公派兵围攻猷州，唐猷州刺史左难当环城自卫。安抚使李大亮带兵打败辅公。赵郡王李孝恭攻克辅公的鹊头镇。

[6]丁未，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遣使册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6]丁未（初七），高丽王建武派遣使节来唐，请求颁赐历法。唐派遣使节册封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册封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7]始州獠反，遣行台仆射窦轨讨之。

[7]始州獠民反叛，唐派行台仆射窦轨讨伐叛獠。

[8]己酉，诏："诸州有明一经以上未仕者，咸以名闻；州县及乡皆置学。"

[8]己酉（初九），唐颁布诏令：“各州有通晓一种以上经书而没有入仕的，均将姓名上报奏闻；州县及乡均设置学校。”

[9]壬子，行军副总管权文诞破辅公之党于猷州，拔其枚洄等四镇。

[9]壬子（十二日），唐行军副总管权文诞在猷州打败辅公的党羽，攻克枚洄等四镇。

[10]丁巳，上幸国子监，释奠；诏诸王公子弟各就学。

[10]丁巳（十七日），唐高祖亲临国子监，行释奠礼；下诏命诸王公子弟分别入学。

[11]戊午，改大总管为大都督府。

[11]戊午（十八日），唐改大总管为大都督府。

[12]己未，高开道将张金树杀开道来降。开道见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数反覆不敢；且恃突厥之众，遂无降意。其将卒皆山东人，思乡里，咸有离心。开道选勇敢士数百，谓之假子，常直阁内，使金树领之。故刘黑闼将张君立亡在开道所，与金树密谋取开道。金树遣其党数人入阁内，与假子游戏，向夕，潜断其弓弦，藏刀槊于床下，合瞑，抱之趋出，金树帅其党大噪，攻开道阁，假子将御之，弓弦皆绝，刀槊已失，争出降；君立亦举火于外与相应，内外惶扰。开道知不免，乃擐甲持兵坐堂上，与妻妾奏乐酣饮，众惮其勇，不敢逼。天且明，开道缢妻妾及诸子，乃自杀。金树陈兵，悉收假子斩之，并杀君立，死者五百余人。遣使来降，诏以其地置妫州。壬戌，以金树为北燕州都督。

[12]己未（十九日），高开道的将领张金树杀死高开道来降唐。高开道见天下全部得到平安，想投降，但认为自己几次降而复叛，所以不敢来降；而且依仗突厥的势力，便打消了投降的念头。高开道手下的将士都是山东人，思念故乡，都想逃走。高开道挑选了几百名勇士，称为义子，经常在阁内值班，由张金树统领。原刘黑闼的将领张君立逃到高开道处，和张金树密谋杀高开道。张金树派他的几名同党进入阁内，和高开道的义子们玩耍，临近黄昏，暗中搞断了义子们的弓弦，把刀枪藏到床下，到就寝时，抱着刀枪迅速离去，张金树带领同党大声喧哗，攻打高开道的阁房，义子们准备抵抗，但弓弦已断，刀枪已失，于是争相投降；张君立也在外放火作为呼应，内外惶惶不

安。高开道知道逃不脱，于是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坐在堂上，和妻妾们奏乐畅饮，众人害怕他的英勇，不敢靠近，天快亮时，高开道勒死妻妾和儿子们，然后自杀身亡。张金树列阵，捉住高开道所有义子，全部杀死，并杀死张君立，一共死了五百多人。张金树派人向唐投降，唐下诏于原地设置妫州。壬戌（二十二日），任命张金树为北燕州都督。

[13]戊辰，洋、集二州獠反，陷隆州晋城。

[13]戊辰（二十八日），洋、集二州獠民反叛，攻陷隆州晋城。

[14]是月，太保吴王杜伏威薨。辅公之反也，诈称伏威之命以绐其众。及公平，赵郡王孝恭不知其诈，以状闻；诏追除伏威名，籍没其妻子。及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复其官爵。

[14]当月，太保吴王杜伏威去世。辅公反叛时，诈称杜伏威的命令欺骗部下，待到辅公被平定，赵郡王李孝恭不知辅公使诈，把情况上报朝廷；唐下诏追免杜伏威官职，没收他的妻儿为官奴。等到太宗即位，知道杜伏威被冤杜，赦免并恢复了杜伏威的官爵。

[15]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次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至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次国子学，次天策上将府，次左、右卫至左、右领卫为十四卫；东宫置三师、三少、詹事及两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国官，公主置邑司，并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戌为外职事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二十八阶，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阶，为武散官；上柱国至武骑尉十二等，为勋官。

[15]三月，唐初次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其次是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个省，其次是御史台，其次太常至太府等九个寺，其次是将作监，其次国子学，其次天策上将府，其次左、右卫至左、右领卫等十四卫；东宫设置三师、三少、詹事以及两坊、三寺、十率府；王、公设置府佐、国官，公主设置邑司，以上部门官员均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戌的官员为外职事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将仕郎，共二十八阶，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共三十一阶，为武散官；上柱国到武骑尉，共十二等，为勋官。

[16]丙戌，赵郡王孝恭破辅公于芜湖，拔梁山等三镇。辛卯，安抚使任拔扬子城，广陵城主龙龛降。

[16]丙戌（十六日），赵郡王李孝恭在芜湖打败辅公，攻克梁山等三镇。辛卯（二十一日），唐安抚使任攻克扬子城，广陵城主龙龛投降。

[17]丁酉，突厥寇原州。

[17]丁酉（二十七日），突厥侵犯原州。

[18]戊戌，赵郡王孝恭克丹杨。

[18]戊戌（二十八日），赵郡王李孝恭攻克丹杨。

先是，辅公遣其将冯慧亮、陈当世将舟师三万屯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将步骑三万屯青林山，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筑却月城，延袤十余里，又结垒江西以拒官军。孝恭与李靖帅舟师次舒州，李世帅步卒一万渡淮，拔寿阳，次硖石。慧亮等坚壁不战，孝恭遣奇兵绝其粮道，慧亮等军乏食，夜，遣兵薄孝恭营，孝恭坚卧不动。孝恭集诸将议军事，皆曰："慧亮等拥强兵，据水陆之险，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杨，掩其巢穴，丹杨既溃，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将从其议，李靖曰："公精兵虽在此水陆二军，然所自将亦不为少，今博望诸栅尚不能拔，公保据石头，岂易取哉！进攻丹杨，旬月不下，慧亮蹑吾后，腹背受敌，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战余贼，其心非不欲战，正以公立计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师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举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贼营而勒精兵结陈以待之。攻垒者不胜而走，贼出兵追之，行数里，遇大军，与战，大破之。阚棱免胄谓贼众曰："汝曹不识我邪？何敢来与我战！"贼多棱故部曲，皆无斗志，或有拜者，由是遂败。孝恭、靖乘胜逐北，转战百余里，博山、青林两戍皆溃，慧亮、正通等遁归，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李靖兵先至丹杨，公大惧，拥兵数万，弃城东走，欲就左游仙于会稽，李世追之。公至句容，从兵能属者才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将吴骚等谋执之。公觉之，弃妻子，独将腹心数十人，斩关走。至武康，为野人所攻，西门君仪战死，执公，送丹杨枭首，分捕余党，悉诛之，江南皆平。

在此之前，辅公派遣手下将领冯慧亮、陈当世率领三万水兵驻扎在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率领三万步兵骑兵驻扎在青林山，又在梁山用锁链切断江中航道，修筑却月城，延绵十多里，又在长江之西构筑工事抵抗唐军。李孝恭与李靖率领水军停泊在舒州，李世率领一万步兵渡过淮河，攻下寿阳，驻扎在硖石。冯慧亮等人坚壁不战，李孝恭

派奇兵切断了敌军的粮食运输线，冯慧亮等军缺乏军粮，半夜，派兵逼近李孝恭的军营，李孝恭坚持不出战。李孝恭召集诸位将领商议军事行动，各位将领都说："冯慧亮等人拥有强大的军队，占据水陆两方面的险要，我军进攻不能很快奏效，不如直接进逼丹杨，出其不备袭击辅公的老巢，丹杨溃败后，冯慧亮等人自然会投降了！"李孝恭准备采纳众将领的意见，李靖说："辅公的精锐部队虽然在这里有水陆两支军队，但是他自己统率的军队也不少，如今博望的各个敌营尚且不能攻克，辅公凭借石头城自保，又岂是容易攻克的！进军攻打丹杨，十天半个月攻不下，冯慧亮等人紧随在我军背后，我军腹背受敌，这是很危险的。冯慧亮、陈正通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并非他们不想出战，而是因为辅公定下的计策让他们按兵不动，想以此拖垮我军罢了。我们现在主动挑战攻城，可一举破敌！"李孝恭表示赞同，用老弱残兵先进攻敌人的营垒，自己统领着精兵严阵以待。攻打敌人

营垒的部队失败逃跑，敌军出兵追击，走出几里地，遇到唐大军，双方交战，唐军大败敌军。阚棱摘下头盔对敌军说道："你们

不认识我吗？怎么胆敢来与我交战！"敌军中有很多阚棱的旧部下，均丧失了斗志，也有一些人向阚棱行礼，敌军因此溃败。李孝恭、李靖乘胜追击逃敌，转战一百多里，敌军博山、青林两处部队均溃败，冯慧亮、陈正通等人逃回丹杨，被唐军杀伤及淹死的敌军有一万多人。李靖的部队先到达丹杨，辅公大为惊慌，带着几万兵马，放弃丹杨城向东逃跑，打算到会稽投靠左游仙，李世在后面追击他。辅公到句容，随从的军队能跟上他的才五百人，夜晚，在常州宿营，他手下的将领吴骚等人谋划把他逮起来。辅公觉察到吴骚等人的意图，丢下妻儿，独身带领几十名心腹，冲破关卡逃走。辅公到武康，受到农民的攻击，西门君仪战死，农民捉住辅公，送到丹杨处死，悬首示众，唐军分别搜捕辅公的余党，全部处决，江南地区全部平定。

己亥，以孝恭为东南道行台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顷之，废行台，以孝恭为扬州大都督，靖为府长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萧、辅之膏肓也。"

己亥（二十九日）唐任命李孝恭为东南道行台右仆射，李靖为行台兵部尚书。不久，又废除东南道行台，任命李孝恭为扬州大都督，李

靖为大都督府长史。高祖深深地赞美李靖的功劳，说道：“李靖是萧铣、辅公的克星。”

阚棱功多，颇自矜伐。公诬棱与己通谋。会赵郡王孝恭籍没贼党田宅，棱及杜伏威、王雄诞田宅在贼境者，孝恭并籍没之；棱自诉理，忤孝恭，孝恭怒，以谋反诛之。

阚棱立了功勋，颇自傲。辅公诬陷阚棱与自己合谋。恰好赵郡王李孝恭查封没收辅公党羽的田地房产，阚棱以及杜伏威、王雄诞在辅公境内的田地房产，李孝恭也一起没收；阚棱自己申诉说明，触犯了李孝恭，李孝恭很生气，以谋反的罪名杀了阚棱。

[19]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颁新律令，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

[19]夏季，四月庚子朔（初一），唐大赦天下。当天，颁布新的律令，新律比隋朝开皇的旧制增加了五十三条新法规。

[20]初定均田租、庸、调法：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什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什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宜，绫、绢、、布。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佣，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租、调俱免。水旱虫霜为灾，什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凡民赀业分九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者为坊，田野者为村。食禄之家，无得与民争利；工商杂类，无预士伍。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岁造计帐，三年造户籍。

[20]唐初次制定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办法：每位成年丁男及十六岁以上二十以下的中男，给一顷田，有严重疾病者减去十分之六，寡妻、寡妾减去十分之七，所有授田均以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每一成年男子每年交纳的租是二石粟。调按照当地物产情况，分别交纳绫、绢、、布。每年劳役二十日，不服劳役则收取，每天三尺；有事增加劳役者，加十五日劳役，免除应交之调；加三十日劳役，应交纳的租、调均予免除。如遇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收成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除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除调；损失在十分之七以上，免去全部应交纳的租调及应服劳役。百姓的资产分为九等。一百户为一里，五个里成为一乡，四家为邻，四个

邻成一保。在城镇居住区为坊，在乡村居住区为村。官宦之家有国家俸禄，不准与百姓争夺利益；工商杂色人等，不准加入士人阶层。男女初生为黄，四岁以上为小，十六岁以上为中，二十岁以上为丁，六十岁以上为老。每年编制计帐，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

[21]丁未，党项寇松州。

[21]丁未（初八），党项侵犯松州。

[22]庚申，通事舍人李凤起击万州反獠，平之。

[22]庚申（二十一日），唐通事舍人李凤起攻打并平定了万州反叛的獠民。

[23]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23]五月辛未（初二），突厥侵犯朔州。

[24]甲戌，羌与吐谷浑同寇松州，遣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蒋善合自芳州道击之。

[24]甲戌（初五），羌族与吐谷浑一同侵犯松州，唐派遣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从翼州道，扶州刺史蒋善合从芳州道攻击羌与吐谷浑。

[25]丙戌，作仁智宫于宜君。

[25]丙戌（十七日），唐在宜君县修建仁智宫。

[26]丁亥，窦轨破反獠于方山，俘二万余口。

[26]丁亥（十八日），窦轨在方山打败反叛的獠民，俘虏二万多人。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

唐纪六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武德五年（壬午、622）

唐纪六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

[1]春，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定都州。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征王琮为中书令，高斌为中书侍郎；窦建德时文武悉复本位。其设法行政，悉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

[1]春季，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年号为天造，都城设在州。任命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征召王琮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侍郎，窦建德时期的文武官员全部恢复了原来的职位。刘黑闼的法令行政，全部效法窦建德，但他作战勇猛果敢则超过窦建德。

[2]丙戌，同安贼帅殷恭邃以舒州来降。

[2]丙戌（初四），同安盗贼首领殷恭邃以舒州降唐。

[3]丁亥，济州别驾刘伯通执刺史窦务本，以州附徐圆朗。

[3]丁亥（初五），唐济州别驾刘伯通捉住刺史窦务本，以济州归附徐圆朗。

[4]庚寅，东盐州治中王才艺杀刺史田华，以城应刘黑闼。

[4]庚寅（初八），唐东盐州治中王才艺杀死刺史田华，以城池响应刘黑闼。

[5]秦王世民军至获嘉，刘黑闼弃相州，退保州。丙申，世民复取相州，进军肥乡，列营水之上以逼之。

[5]秦王李世民的大军到获嘉，刘黑闼放弃相州，撤退保卫州。丙申（十四日），李世民收复相州，进军肥乡，在水边布营进逼刘黑闼。

[6]萧铣既败，散兵多归林士弘，军势复振。

[6]萧铣败亡后，他的散兵大部分投靠了林士弘，林士弘的军队因此重振势力。

[7]己酉，岭南俚帅杨世略以循、潮二州来降。

[7]己酉（二十七日），岭南俚族首领杨世略以循、潮二州降唐。

[8]唐使者王义童下泉、睦、建三州。

[8]唐朝使者王义童夺取泉、睦、建三州。

[9]幽州总管李艺将所部兵数万会秦王世民讨刘黑闼，黑闼闻之，留兵万人，使范愿守州，自将兵拒艺。夜，宿沙河，程名振载鼓六十具，于城西二里堤上急击之，城中地皆震动。范愿惊惧，驰告黑闼；黑闼遽还，遣其弟十善与行台张君立将兵一万击艺于鼓城。壬子，战于徐河，十善、君立大败，所失亡八千人。

[9]唐幽州总管李艺率领他的几万部队会同秦王李世民讨伐刘黑闼，刘黑闼闻讯，留下一万兵力，命范愿守卫州，自己率军抵抗李艺。夜晚，刘黑闼在沙河县宿营，程名振带六十面大鼓，在州城西二里处的河堤上猛擂鼓，城中的地面都感到震动。范愿惊慌失措，派飞骑报告刘黑闼，刘黑闼迅速返回州，派他的弟弟刘十善和行台张君立率领一万兵马在鼓城攻打李艺。壬子（三十日），双方在徐河交战，刘十善、张君立大败，损失八千人。

[10]水人李去惑据城来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将千五百骑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刘黑闼引兵还攻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宝邀击，破之。

[10]水县人李去惑占据城池降唐，秦王李世民派彭公王君廓率一千五百名骑兵赴水，进城与李去惑共同守城。二月，刘黑闼带军回师攻打水，癸亥（十一日），走到列人县，秦王李世民命秦叔宝截击并打败了刘黑闼。

[11]豫章贼帅张善安以虔、吉等五州来降，拜洪州总管。

[11]豫章盗贼首领张善安以虔、吉等五州降唐，官拜洪州总管。

[12]戊辰，金乡人阳孝诚叛徐圆朗，以城来降。

[12]戊辰（十六日），金乡人阳孝诚背叛徐圆朗，以金乡县城降唐。

[13]己巳，秦王世民复取邢州。辛未，井州人冯伯让以城来降。

[13]己巳（十七日），秦王李世民收复邢州。辛未（十九日），井州人冯伯让以城降唐。

[14]丙子，李艺取刘黑闼定、栾、廉、赵四州，获黑闼尚书刘希道，引兵与秦王世民会州。

[14]丙子（二十四日），李艺夺取刘黑闼占据的定、栾、廉、赵四州，抓获刘黑闼的尚书刘希道，然后带兵与秦王李世民在州会师。

[15]刘黑闼攻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广五十余步，黑闼于城东北筑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闼拒之，不得进。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诸将谋之，李世曰："若甬道达城下，城必不守。"行军总管郯勇公罗士信请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帅其徒力战，溃围而出；士信帅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闼昼夜急攻，会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闼素闻其勇，欲生之，士信词色不屈，乃杀之，时年二十。

[15]刘黑闼攻水很猛。水城四周都是水，水宽五十多步，刘黑闼在城东北修建二条甬道用来攻城；秦王李世民三次带军救援，都受到刘黑闼的阻拦，无法前进。李世民怕王君廓守不住城池，召集众将领商议救援之事，李世说："如果甬道修到城下，城池必定失守。"行军总管郯勇公罗士信请求代替王君廓守城。李世民于是登上城南的高坟，用旗语招王君廓，王君廓率领部下奋战，突出包围，罗士信趁机率二百士卒进城，代替王君廓坚守城池。刘黑闼昼夜猛攻水，恰逢大雪，唐军无法增援，经过八天，丁丑（二十五日），水城陷落。刘黑闼早就听说罗士信勇猛，不想杀他，罗士信言语态度威武不屈，于是刘黑闼杀了他，当时罗士信仅二十岁。

[16]戊寅，汴州总管王要汉攻徐圆朗杞州，拔之，获其将周文举。

[16]戊寅（二十六日），唐汴州总管王要汉攻打徐圆朗占据的杞州，夺取了城池，抓获徐圆朗的将领周文举。

[17]庚辰，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石堡城，师都自将救之；德操与战，大破之，师都以十六骑遁去。上益其兵，使乘胜进攻夏州，克其东城，师都以数百人保西城。会突厥救至，诏德操引还。

[17]庚辰（二十八日），唐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攻击梁师都的石堡城，梁师都亲自带兵救援，段德操与梁师都交锋，大败梁师都，梁师都只带十六名骑兵逃跑。高祖增加了段德操的兵力，让他乘胜进军攻打夏州，段德操攻克了夏州东城，梁师都带几百人保守夏州西城，恰好突厥救援梁师都的军队到达，高祖下诏命段德操撤军。

[18]辛巳，秦王世民拔水。三月，世民与李艺营于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闼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应，别遣奇兵绝其粮道。壬辰，黑闼以高雅贤为左仆射，军中高会。李世引兵逼其营，雅贤乘醉，单骑逐之，世部将潘毛刺之坠马，左右继至，扶归，未至营而卒。甲午，诸将复往逼其营，潘毛为王小胡所擒。黑闼运粮于冀、贝、沧、瀛诸州，水陆俱进，程名振以千余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车。

[18]辛巳（二十九日），秦王李世民攻下水。三月，李世民和李艺在水以南扎营，分兵驻扎在水以北。刘黑闼多次来挑战，李世民坚壁不应战，却另派奇兵切断了刘黑闼的粮食运输线。壬辰（十一日），刘黑闼任命高雅贤为左仆射，军中举行盛大宴会。李世带兵逼近刘黑闼军营，高雅贤趁酒醉，单枪匹马追逐李世，李世的部将潘毛把他刺下马，高雅贤随从继后赶到，扶高雅贤回营，未到营地高雅贤就死了。甲午（十三日），唐军诸将领再次前进逼近刘黑闼的营地，潘毛被王小胡抓获。刘黑闼从冀、贝、沧、瀛各州运粮，水陆并进，程名振用一千多人截击，弄沉了运粮船，烧毁了运粮车。

[19]宋州总管盛彦师帅齐州总管王薄攻须昌，徵军粮于潭州；刺史李义满与薄有隙，闭仓不与。及须昌降，彦师收义满，系齐州狱，诏释之。使者未至，义满忧愤，死狱中。薄还，过潭州，戊戌夜，义满兄子武意执薄，杀之；彦师亦坐死。

[19]唐宋州总管盛彦师率领齐州总管王薄攻打须昌，向潭州征调军粮；潭州刺史李义满因与王薄有矛盾，关闭粮仓不给军粮。待须昌投降，盛彦师逮捕了李义满，关入齐州监狱，高祖下诏命令释放李义满。朝中下达诏令的使者还没到齐州，李义满因为忧愤，已经死在狱中。王薄回师，经过潭州，戊戌（十七日）夜晚，李义满的侄子李武意捉住王薄并杀了他；盛彦师也获罪被处死。

[20]上遣使赂突厥颉利可汗，且许结婚。颉利乃遣汉阳公、郑元、长孙顺德等还，庚子，复遣使来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热寒、阿史那德等还。并州总管刘世让屯雁门，颉利与高开道、苑君璋合众攻之，月余，乃退。

[20]高祖派遣使节贿赂突厥颉利可汗，并且答应与颉利结为婚姻之好，于是颉利送汉阳公李、郑元、长孙顺德等人返回唐朝，庚子（十九日），颉利重新派遣使节来唐修好，高祖也送突厥使者特勒热寒、

阿史那德等人回突厥。唐并州总管刘世让驻扎在雁门，颉利与高开道、苑君璋合兵攻打刘世让，一个多月才退军。

[21]甲辰，以隋交趾太守丘和为交州总管，和遣司马高士廉奉表请入朝，诏许之，遣其子师利迎之。

[21]甲辰（二十三日），唐任命隋朝交趾太守丘和为交州总管，丘和派司马高士廉奉表请求入朝，皇帝下诏准许他的请求，并派丘和的儿子丘师利前往迎接。

[22]秦王世民与刘黑闼相持六十余日。黑闼潜师袭李世营，世民引兵掩其后以救之，为黑闼所围，尉迟敬德帅壮士犯围而入，世民与略阳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从子也。世民度黑闼粮尽，必来决战，乃使人堰水上流，谓守吏曰："待我与贼战，乃决之。"丁未，黑闼帅步骑二万南渡水，压唐营而陈，世民自将精骑击其骑兵，破之，乘胜蹂其步兵。黑闼帅众殊死战，自午至昏，战数合，黑闼势不能支。王小胡谓黑闼曰："智力尽矣，宜早亡去。"遂与黑闼先遁，余众不知，犹格战。守吏决堰，水大至，深丈余，黑闼众大溃，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黑闼与范愿等二百骑奔突厥，山东悉平。

[22]秦王李世民与刘黑闼相持六十多天。刘黑闼暗中率军袭击李世的营地，李世民带兵突然袭击刘黑闼的背后以救援李世，结果被刘黑闼包围，尉迟敬德率领壮士冲入包围圈，李世民与略阳公李道宗趁势脱险。李道宗是皇帝的侄子。李世民推测刘黑闼的粮食已经吃光，必定前来决战，于是命人在水上游筑坝截断河水，对看守堤坝的官吏说："等我和敌人交战时，就决开堤坝。"丁未（二十六日），刘黑闼率领两万步兵骑兵向南渡过水，逼近唐军营寨列阵，李世民亲自统率精锐骑兵攻打刘黑闼的骑兵，打败了刘军，乘胜用马踩踏刘的步兵。刘黑闼带领部队殊死战斗，从中午到黄昏，几度交锋，刘黑闼的兵力无法再坚持下去。王小胡对刘黑闼说："我们的智能体力都已耗尽，应该快点逃走。"王小胡便和刘黑闼先逃跑，其余的将士不知道头领已经逃走，还在继续格斗。唐看守堤坝的官吏决开堤坝，水一下子涌到战场，水深一丈多，刘黑闼的军队大败，一万多人被杀，几千人被淹死，刘黑闼与范愿等二百人骑马逃入突厥，唐平定了整个山东地区。

[23]高开道寇易州，杀刺史慕容孝干。

[23]高开道侵犯易州，杀死唐易州刺史慕容孝干。

[24]夏，四月，己未，隋鸿胪卿宁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请降于李靖，交、爱之道始通；以长真为钦州总管。

[24]夏季，四月己未（初八），隋朝鸿胪卿宁长真以宁越、郁林地区向李靖请求投降，这才打通了通往交州与爱州的道路。唐任命宁长真为钦州总管。

[25]以夔州总管赵郡王孝恭为荆州总管。

[25]唐任命夔州总管赵郡王李孝恭为荆州总管。

[26]徐圆朗闻刘黑闼败，大惧，不知所出。河间人刘复礼说圆朗曰："有刘世彻者，其才不世出，名高东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将军若自立，恐终无成；若迎世彻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然之，使复礼迎世彻于浚仪。或说圆朗曰："将军为人所惑，欲迎刘世彻而奉之，世彻若得志，将军岂有全地乎！仆不敢远引前古，将军独不见翟让之于李密乎？"圆朗复以为然。世彻至，已有众数千人，顿于城外，以待圆朗出迎，圆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彻知事变，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谒；圆朗悉夺其兵，以为司马，使徇谯、杞二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圆朗遂杀之。

[26]徐圆朗听说刘黑闼失败，大为恐慌，不知所措。河间人刘复礼劝徐圆朗道："有位名叫刘世彻的人，是很难得的人才，在东夏有很高的名望，并且相貌非凡，真有帝王的器度。将军您如果自立为王，恐怕最终会一事无成；如果迎来刘世彻并拥戴他为主，就可以轻易地取得天下。"徐圆朗同意了他的意见，命刘复礼到浚仪迎接刘世彻。有人对徐圆朗说："将军被人骗了，想迎立刘世彻，世彻如果得志，哪里有将军您的保全之地呢？我不用援引前代之事，您就没看到翟让与李密的例子吗？"徐圆朗也认为很对。刘世彻到来时，已有几千人马，停在城外，等待徐圆朗出城迎接，徐圆朗不出城，命人召刘世彻进城。刘世彻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想逃走，又怕逃不脱，于是进城谒见徐圆朗，徐圆朗夺了他的全部人马，任命他为司马，让他攻打谯、杞二州，东部的人久闻他的大名，刘世彻所到之处纷纷投降，徐圆朗便杀了刘世彻。

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将击圆朗，会上召之，使驰传入朝，乃以兵属齐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长安，上迎之于长乐。世民具陈取圆郎形势，上复遣之诣黎阳，会大军趋济阴。

秦王李世民从河北带兵准备攻打徐圆朗，恰好高祖召他，让他乘驿站车马急速回长安，于是李世民将军队交给齐王元吉统领。庚申（初九），李世民到达长安，高祖到长乐坂迎接他。李世民详细陈述了攻打徐圆朗的形势，高祖又派他赴黎阳，会同大军火速赶到济阴。

[27]丁卯，废山东行台。

[27]丁卯（十六日），唐废除山东行台。

[28]壬申，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为突厥所杀。先是，大恩奏称突厥饥馑，马邑可取，诏殿内少监独孤晟将兵与大恩共击苑君璋，期以二月会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独进，顿兵新城。颉利可汗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共围大恩，上遣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救之。未至，大恩粮尽，夜遁，突厥邀之，众溃而死，上惜之。独孤晟坐减死徙边。

[28]壬申（二十一日），唐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被突厥杀害。此前，李大恩上奏章说明突厥闹饥荒，可攻取马邑，高祖下诏命殿内少监独孤晟带兵与李大恩共同攻打苑君璋，约定二月在马邑会师，独孤晟未能按期到达，李大恩不能孤军挺进，将军队停在新城。突厥颉利可汗派几万骑兵与刘黑闼一起包围了李大恩，高祖派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救援李大恩。李高迁还未到达，李大恩因军粮吃光，半夜逃遁，遭突厥阻截，军队溃败而被害，高祖很痛惜他的死亡。独孤晟获罪被判处减死，流放到边远地区。

[29]丙子，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攻徐圆朗陈州，拔之。

[29]丙子（二十五日），唐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攻打徐圆朗占据的陈州，攻克陈州。

[30]戊寅，广州贼帅邓文进、隋合浦太守宁宣、日南太守李并来降。

[30]戊寅（二十七日），广州盗贼首领邓文进、隋朝合浦太守宁宣、日南太守李一同降唐。

[31]五月，庚寅，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以降，瓜州平。

[31]五月庚寅（初九），瓜州土豪王干杀死贺拔行威降唐，瓜州平定。

[32]突厥寇忻州，李高迁击破之。

[32]突厥侵犯忻州，被李高迁击败。

[33]六月，辛亥，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诏燕郡王李艺击之。

[33]六月辛亥（初一），刘黑闼带突厥侵犯山东，唐高祖下诏命燕郡王李艺迎敌。

[34]癸丑，吐谷浑寇洮、旭、叠三州，岷州总管李长卿击破之。

[34]癸丑（初三），吐谷浑侵犯洮、旭、叠三州，唐岷州总管李长卿打败了来犯之敌。

[35]乙卯，遣淮安王神通击徐圆朗。

[35]乙卯（初五），唐派淮安王李神通攻打徐圆朗。

[36]丁卯，刘黑闼引突厥寇定州。

[36]丁卯（十七日），刘黑闼带突厥侵犯定州。

[37]秋，七月，甲申，为秦王世民营弘义宫，使居之。世民击徐圆朗，下十余城，声震淮、泗、杜伏威惧，请入朝。世民以淮、济之间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军总管任、李世攻圆朗；乙酉，班师。

[37]秋季，七月甲申（初五），唐为秦王李世民建造弘义宫，供李世民居住。李世民攻打徐圆朗，夺取了十几座城池，声势震动了淮水、泗水地区，杜伏威很恐惧，请求入朝。李世民因淮、济之间已大致平定，让淮安王李神通、行军总管任、李世攻打徐圆朗；乙酉（初六），李世民班师回朝。

[38]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长安，位在齐王元吉上，以宠异之。以阚棱为左领军将军。

[38]丁亥（初八），杜伏威入朝，被引进登上御榻，官拜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在长安，上朝位置在齐王元吉之前，表示对他特别恩宠。唐任命阚棱为左领军将军。

李子通谓乐伯通曰：“伏威既来，江东未定，我往收旧兵，可以立大功。”遂相与亡至蓝田关，为吏所获，俱伏诛。

李子通对乐伯通说：“杜伏威已来长安，江东尚未安定，我们回去收拾旧部，可以立大功。”于是一起逃跑，到蓝田关，被官吏抓获，均被处死。

[39]刘黑闼至定州，其故将曹湛、董康买亡命在鲜虞，复聚兵应之。甲午，以淮阳王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以讨之。

[39]刘黑闼到定州，他的旧部下曹湛、董康买逃亡在鲜虞，重新召集兵马响应刘黑闼。甲午（十五日），唐任命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讨伐刘黑闼。

[40]丙申，迁州人邓士政执刺史李敬昂以反。

[40]丙申（十七日），迁州人邓士政捉住刺史李敬昂，反叛朝廷。

[41]丁酉，隋汉阳太守冯盎承李靖檄，帅所部来降，以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以盎为高州总管，封耿国公。先是，或说盎曰："唐始定中原，未能及远，公所领二十州地已广于赵佗，宜自称南越王。"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为牧伯者不出吾门，富贵极矣，常惧不克负荷，为先人羞，敢效赵佗自王一方乎！"遂来降。于是岭南悉平。

[41]丁酉（十八日），隋朝汉阳太守冯盎接受了李靖的檄文，率领部属降唐，唐在冯盎的辖地设置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任命冯盎为高州总管，封爵耿国公。此前，有人劝冯盎道："唐才平定了中原，还无力顾及边远地区，您所管辖的二十州的范围已超过汉代的赵佗，应当自称南越王。"冯盎说："我家在此地定居已经五代了，此地的长官都由我家的人担任，已极尽富贵了，常常怕承担不起重担，使先人蒙受耻辱，怎么敢效法赵佗自己称王一方呢？"于是前来投降。从此岭南地区全部平定。

[42]八月，辛亥，以、荆、交、并、幽五州为大总管府。

[42]八月辛亥（初二），唐以、荆、交、并、幽五州为大总管府。

[43]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塘。

[43]唐将隋炀帝改葬于扬州雷塘。

[44]甲戌，吐谷浑寇岷州，败总管李长卿。诏益州行台右仆射窦轨、渭州刺史且洛生救之。

[44]甲戌（疑误），吐谷浑侵犯岷州，打败了唐总管李长卿。唐高祖下诏命益州行台右仆射窦轨、渭州刺史且洛生救援李长卿。

[45]乙卯，突厥颉利可汗寇边，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州总管李子和将兵拒之。子和本姓郭，以讨刘黑闼有功，赐姓。丙辰，颉利十五万骑入雁门，己未，寇并州，别遣兵寇原州；庚子，命太子出幽州

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之。李子和趋云中，掩击可汗，段德操趋夏州，邀其归路。

[45]乙卯（初六），突厥颉利可汗侵犯唐国边境，唐派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州总管李子和带兵抵抗。李子和本姓郭，因讨伐刘黑闼有功，赐姓李。丙辰（初七），颉利的十五万骑兵进入雁门，己未（初十），侵犯并州。另外又派兵侵犯原州。庚子（疑误），唐高祖命太子李建成从豳州道，秦王李世民从泰州道出兵抵御突厥，李子和急速赶赴云中，突然袭击颉利可汗，段德操赶赴夏州，阻截突厥的退路。

辛酉，上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太常卿郑元曰："战则怨深，不如和利。"中书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上从之。

辛酉（十二日），高祖对群臣说："突厥入侵，但又来求和，和与战哪个更有利？"太常卿郑元说："交战会加深仇怨，不如讲和有利。"中书令封德彝认为："突厥仗着兵力众多，轻视我们中原的大唐王朝，如果不战而和，是向他们显示软弱，明年还会重来。以臣的愚见不如打击他们，取胜以后再讲和，这样就恩威并重了！"皇上听从了封德彝的意见。

己巳，并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于汾东；汾州刺史萧破突厥，斩首五千余级。

己巳（二十日），唐并州大总管襄邑王李神符在汾东打败突厥；汾州刺史萧打败突厥，斩首五千多级。

[46]吐谷浑寇洮州，遣武州刺史贺亮御之。

吐谷浑侵犯洮州，唐派武州刺史贺拔亮抵御来敌。

[47]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关。上遣郑元诣颉利。是时，突厥精骑数十万，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元见颉利，责以负约，与相辨诘，颉利颇惭。元因说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悦，引兵还。元自义宁以来，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焉。

[47]丙子（二十七日），突厥侵犯廉州，戊寅（二十九日），攻陷大震关。高祖派郑元去见颉利可汗。当时，突厥几十万精骑兵，弃斥着从介休到晋州几百里之间的山谷。郑元见到颉利，责备他背叛盟约，与颉利展开辩论，颉利颇为惭愧。郑元趁机劝颉利道："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就是得到唐的领土，也不能居住。如今俘虏与抢夺的财物，都给了突厥百姓，可汗您得到了什么？不如回军，重新和亲，可以免除了跋涉的辛劳，坐享金银财物，并且都进了可汗您的仓库，比起抛弃了兄弟之间多年的交情，给子孙后代结下无穷的仇怨，哪一个更好呢？"颉利愉快地听从了他的意见，带兵撤回突厥。郑元从义宁年间以来，五次出使突厥，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

[48]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于三观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师。丙申，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壬寅，定州总管双士洛击突厥于恒山之南，丙午，领军将军安兴贵击突厥于甘州，皆破之。

[48]九月癸巳（十五日），唐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在三观山攻击并打败了突厥。乙未（十七日），太子李建成班师回朝。丙申（十八日），宇文歆在崇岗镇阻截突厥，大败突厥，斩首一千多级。壬寅（二十四日），唐定州总管双士洛在恒山南麓攻击突厥，丙午（二十八日），唐领军将军安兴贵在甘州攻打突厥，均打败了突厥。

[49]刘黑闼陷瀛州，杀刺史马匡武。盐州人马君德以城叛附黑闼。高开道寇蠡州。

[49]刘黑闼攻陷瀛州，杀死唐瀛州刺史马匡武。盐州人马君德以盐州城反叛归附了刘黑闼。高开道侵犯蠡州。

[50]冬，十月，己酉，诏齐王元吉讨刘黑闼于山东。壬子，以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癸丑，贝州刺史许善护与黑闼弟十善战于县，善护全军皆没。甲寅，右武候将军桑显和击黑闼于晏城，破之。观州刺史刘会以城叛附黑闼。

[50]冬季，十月己酉（初一），唐高祖下诏命齐王李元吉在山东讨伐刘黑闼。壬子（初四），任命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癸丑（初五），唐贝州刺史许善护在县与刘黑闼之弟刘十善交战，许

善护全军覆没。甲寅（初六），唐右武候将军桑显和在晏城攻击打败了刘黑闼。唐观州刺史刘会以观州城反叛，归附了刘黑闼。

[51]契丹寇北平。

[51]契丹侵犯北平。

[52]甲子，以秦王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52]甲子（十六日），唐以秦王李世民统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53]乙丑，行军总管淮阳壮王道玄与刘黑闼战于下博，军败，为黑闼所杀。时道玄将兵三万，与副将史万宝不协；道玄帅轻骑先出犯陈，使万宝将大军继之。万宝拥兵不进，谓所亲曰："我奉手敕云，淮阳小儿，军事皆委老夫。今王轻脱妄进，若与之俱，必同败没，不如以王饵贼，王败，贼必争进，我坚陈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独进败没。万宝勒兵将战，士卒皆无斗志，军遂大溃，万宝逃归。道玄数从秦王世民征伐，死时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谓人曰："道玄常从吾征伐，见吾深入贼陈，心慕效之，以至于此。"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来，前后数十战，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虽屡危殆而未尝为矢刃所伤。

[53]乙丑（十七日），唐行军总管淮阳壮王李道玄与刘黑闼在下博交战，唐军失败，李道玄被刘黑闼杀死。当时李道玄带领三万兵马，与副将史万宝不和，李道玄率领轻骑兵率先出战冲入敌阵，命史万宝率大军随后。史万宝按兵不动，对他的亲信说："我奉皇帝手书敕令说淮阳王是毛孩子，军队行动均委托老夫我。现在淮阳王冒冒失失地出击，如果和他一同进攻，必然一起失败导致覆没，不如用淮阳王作饵引诱敌人，如果淮阳王失败，敌人必定争相前进，我坚守以待，就一定能够打败敌人！"因此李道玄孤军深入敌阵战败阵亡。史万宝带兵准备战斗，但士兵都没有了斗志，唐军因此大败，史万宝逃回。李道玄多次跟随秦王李世民征伐，死时才十九岁，李世民深为痛惜，对人说道："道玄常跟随我征伐，见我深入敌阵，心中羡慕想要模仿，才会这样。"并为李道玄的阵亡而痛哭。李世民自从太原起兵以来，前前后后经过几十仗，经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敌阵，虽然屡次濒临绝境，但从来没有被刀箭伤过。

[54]林士弘遣其弟鄱阳王药师攻循州，刺史杨略与战，斩之，其将王戎以南昌州降。士弘惧，己巳，请降。寻复走保安成山洞，袁州人

相聚应之；洪州总管若干则遣兵击破之。会士弘死，其众遂散。

[54]林士弘派遣他的弟弟鄱阳王林药师攻打循州，唐循州刺史杨略与林药师交战，杀了他，林药师的将领王戎以南昌州投降。林士弘害怕了，己巳（二十一日），也请求投降。随即又逃入安成的山洞，袁州百姓相互聚合响应林士弘，唐洪州总管若干则派兵打败了他们。恰好林士弘死亡，他的部下便散去。

[55]淮阳王道玄之败也，山东震骇，州总管庐江王瑗弃城西走，州县皆叛附于黑闼，旬日间，黑闼尽复故地，乙亥，进据州。十一月，庚辰，沧州刺史程大买为黑闼所迫，弃城走。齐王元吉畏黑闼兵强，不敢进。

[55]淮阳王李道玄失败，山东地区感到震惊，唐州总管庐江王李瑗放弃城池向西逃跑，州县也都反叛归附了刘黑闼，十天之内，刘黑闼就收复了他原来的全部地盘，乙亥（二十七日），进军占据了州。十一月庚辰（初三），唐沧州刺史程大买因为刘黑闼的逼近，放弃城池逃跑。齐王李元吉畏惧刘黑闼军队的强盛，不敢进军。

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

高祖在晋阳起兵，都是秦王李世民的计谋，高祖对李世民说：“如果事业成功，那么天下都是你带来的，该立你为太子。”李世民拜谢并推辞。待到高祖成为唐王，将领们也请求以李世民为世子，高祖准备立他，李世民坚决推辞才作罢。太子李建成性情松缓惰慢，喜欢饮酒，贪恋女色，爱打猎；齐王李元吉，常有过错，均不受高祖宠爱。李世民功勋名望日增，高祖常常有意让他取代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心中不安，于是与李元吉共同谋划，一起排挤李世民，他们各自交结建立自己的党羽。

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时，东宫、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

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

高祖晚年宠幸的妃嫔很多，有近二十位小王子，他们的母亲争相交结各位年长的王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曲意侍奉各位妃嫔，奉承献媚、贿赂、馈赠，无所不用，以求得皇上的宠爱。也有人说他们与张婕妤、尹德妃私通，宫禁幽深神秘，此事无从证实。当时，太子东宫、各王公、妃主之家以及后宫妃嫔的亲属，在长安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而主管部门却不敢追究。李世民住在承乾殿，李元吉住在武德殿后院，他们的住处与皇帝寝宫、太子东宫之间日夜通行，不再有所限制。太子与秦、齐二王出入皇帝寝宫，均乘马、携带刀弓杂物，彼此相遇只按家人行礼。太子所下达的令，秦、齐二王所下达的教和皇帝的诏敕并行，有关部门不知所从，只有按照收到的先后为准。唯有李世民不去讨好诸位妃嫔，诸妃嫔妃争相称赞李建成、李元吉而诋毁李世民。

世民平洛阳，上使贵妃等数人诣洛阳选阅隋宫人及收府库珍物。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于上，上手敕赐之，神通以教给在先，不与。婕妤诉于上曰：“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上遂发怒，责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他日，谓左仆射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骄横，秦王府属杜如晦过其门，阿鼠家童数人曳如晦坠马，殴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过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恐世民诉于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复怒责世民曰：“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辩析，上终不信。

李世民平定洛阳，高祖让贵妃等几人到洛阳挑选隋朝宫女和收取仓库里的珍宝。贵妃等人私下向李世民要宝物并为自己的亲戚求官，李世民回答说：“宝物都已经登记在册上报朝廷了，官位应当授予贤德有才能和有功劳的人。”没有答应她们的任何要求，因此妃嫔们更加恨他。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功，拨给他几十顷田地。张婕妤的父

亲通过张婕妤向高祖请求要这些田，高祖手写敕令将这些田赐给他，李神通因为秦王的教在先，不让田。张婕妤向高祖告状道：“皇上敕赐给我父亲的田地，被秦王夺去了给了神通。”高祖因此发怒，责备李世民说：“难道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吗？”过了些天，高祖对左仆射裴寂说：“这孩子长期在外掌握军队，受书生们教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儿子了。”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骄横跋扈，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经过他的门前，尹阿鼠的几名家童把杜如晦拽下马，揍了他一顿并打断了他一根手指，说道：“你是什么人，胆敢过我的门前不下马！”尹阿鼠怕李世民告诉皇上，先让尹德妃对皇上说：“秦王的亲信欺侮我家人。”高祖又生气地责备李世民说：“我的妃嫔家都受你身边的人欺凌，何况是小老百姓！”李世民反复为自己辩解，但高祖始终不相信他。

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欷流涕，上顾之不乐。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曰：“海内幸无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娱乐，而秦王每独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遣矣！”因相与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上为之怆然。由是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

李世民每次在宫中侍奉高祖宴饮，面对诸位妃嫔，想起母亲太穆皇后死得早，没能看到高祖拥有天下，有时不免叹气流泪，高祖看到后很不高兴。各位妃嫔趁机暗中一同诋毁李世民道：“天下幸好平安无事，陛下年寿已高，只适合娱乐娱乐，而秦王总是一个人流泪，这实际上是憎恨我们，陛下作古后，我们母子必定不为秦王所容，会被杀得一个不留！”因此相互对着流泪，并且说：“皇太子仁爱孝顺，陛下将我们母子托付给太子，必然能获得保全。”高祖也为此很伤心。从此高祖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对李世民逐渐疏远，而对李建成、李元吉却日益亲密了。

太子中允王、洗马魏徽说太子曰：“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太子乃请行于上，上许之。，之兄子

也。甲申，诏太子建成将兵讨黑闼，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

太子中允王、太子洗马魏徽劝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于他；而殿下不过是因为年长才被立为太子，没有大功可以镇服天下。现在刘黑闼的兵力分散逃亡之后，剩下不足一万人，又缺乏粮食物资，如果用大军进逼，势如摧枯拉朽，殿下应当亲自去攻打以获得功劳名望，趁机结交山东的豪杰，也许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了。”太子于是向高祖请求带兵出征，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王是王兄长的儿子。甲申（初七），高祖下诏命太子李建成带兵讨伐刘黑闼，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各州均受建成处置，他有权随机行事。

[56]乙酉，封宗室略阳公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道宗，道玄从父弟也，为灵州总管，梁师都遣弟洛儿引突厥数万围之，道宗乘间出击，大破之。突厥与师都相结，遣其郁射设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余里。上以道宗武干如魏任城王彰，乃立为任城郡王。

[56]乙酉（初八），唐封宗室略阳公李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李道宗是李道玄的堂弟，官居灵州总管，梁师都派弟弟梁洛儿带几万突厥军包围他，李道宗趁机出击，大败敌军。突厥与梁师都相互勾结，派郁射设进入唐境，居住在原先的五原，李道宗把郁射设赶出五原，并开拓了一千多里的领土。高祖因为道宗的武功才干犹如曹魏的任城王曹彰，于是立他为任城郡王。

[57]丙申，上幸宜州。

[57]丙申（十九日），唐高祖亲临宜州。

[58]己亥，齐王元吉遣兵击刘十善于魏州，破之。

[58]己亥（二十二日），齐王李元吉派兵在魏州攻击刘十善，打败了他。

[59]癸卯，上校猎于富平。

[59]癸卯（二十六日），唐高祖在富平围猎。

[60]刘黑闼拥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唯魏州总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闼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复还攻之。

[60]刘黑闼召集兵马向南进发，自相州以北的唐朝州县均归附了刘黑闼，唯有魏州总管留因安带兵坚守抵抗。刘黑闼攻不下魏州，便带军向南攻取了元城，又回军攻打魏州。

[61]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从为郡王。孝友，神通之子也。

[61]十二月庚戌（初三），唐立宗室李孝友等八人为郡王。李孝友是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

[62]丙辰，上校猎于华池。

[62]丙辰（初九），唐高祖在华池县围猎。

[63]戊午，刘黑闼陷恒州，杀刺史王公政。

[63]戊午（十一日），刘黑闼攻陷恒州，杀死唐恒州刺史王公政。

[64]庚申，车驾至长安。

[64]庚申（十三日），唐高祖回到长安。

[65]癸亥，幽州大总管李艺复廉、定二州。

[65]癸亥（十六日），幽州大总管李艺收复廉、定二州。

[66]甲子，田留安击刘黑闼，破之，获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将卒六千人。是时，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上下相猜，人益离怨；留安待吏民独坦然无疑，白事者无问亲疏，皆听直入卧内，每谓吏民曰："吾与尔曹俱为国御贼，固宜同心协力，必欲弃顺从逆者，但自斩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诚以待人，当共竭死力报之，必不可负。"有苑竹林者，本黑闼之党，潜有异志。留安知之，不发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钥；竹林感激，遂更归心，卒收其用。以功进封道国公。

[66]甲子（十七日），田留安攻打刘黑闼，打败了他，并抓获刘黑闼的莘州刺史孟柱，刘黑闼六千名将领士兵投降了田留安。当时，山东地区的豪杰纷纷杀死本地长官响应刘黑闼，因此上下互相猜疑，百姓也日益离心离德；只有田留安对待下属、百姓坦然无疑，有人报告事情，无论亲疏都听任他们直接到寝室，还常常对下属、百姓说："我和各位都是为国家抵抗来敌，自然应当同心协力，如果有人一定要弃顺从逆，只管自己来砍了我的头拿走。"下属、百姓都相互提醒道："田公以至诚之心待人，我们应当共同尽心竭力报答他，一定不要辜负

他的信任。”有一名叫苑竹林的人，本来是刘黑闼的党羽，暗中怀有异心。田留安知道苑竹林的事，却没有揭发他，而是将他安置在身边，让他掌管钥匙；苑竹林深受感动，便改而归顺了田留安，这样做最终收到了它效用。田留安因功进爵封为道国公。

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击范愿，破之。

乙丑（十八日），唐并州刺史成仁重攻打范愿，打败了他。

[67]刘黑闼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军至昌乐，黑闼引兵拒之，再陈，皆不战而罢。魏徵言于太子曰：“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矣！”太子从之。黑闼食尽，众多亡，或缚其渠帅以降。黑闼恐城中兵出，与大军表里击之，遂夜遁。至馆陶，永济桥未成，不得度。壬申，太子、齐王以大军至，黑闼使王小胡背水而陈，自视作桥成，即过桥西，众遂大溃，舍仗来降。大军度桥追黑闼，度者才千余骑，桥坏，由是黑闼得与数百骑亡去。

[67]刘黑闼没有攻下魏州，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大军到达昌乐，刘黑闼带兵来抵抗，两次列阵，都没有打就停了下来。魏徵对太子说：“以前打败刘黑闼，他的将帅都预先写上名字处以死罪，妻儿被俘虏，因此齐王前来，虽然有诏书赦免刘黑闼党羽的罪过，但他们都不相信。如今应当全部放掉那些被囚禁和俘虏的人，加以安慰晓谕再放他们走，这样就可以眼看着刘黑闼的势力分崩离析了！”太子听从了他的意见。刘黑闼粮食吃光了，部下纷纷逃跑，有些绑了自己的头领投降了唐军。刘黑闼恐怕魏州城里的守军出来，与唐大军里外夹击，便于夜晚逃跑。跑到馆陶，永济桥还未建好，不能过河。壬申（二十五日），太子、齐王率大军到馆陶，刘黑闼让王小胡背靠河水列阵，自己看着桥搭好，立即过桥到了西岸，于是他的兵马迅速崩溃，士兵放下兵器前来投降。唐大军过桥追击，才过了一千多骑兵，桥梁毁坏，刘黑闼因此得以和几百名骑兵逃走。

[68]上以隋末战士多没于高丽，是岁，赐高丽王建武书，使悉遣还；亦使州县索高丽人在中土者，遣归其国。建武奉诏，遣还中国民前后以万数。

[68]高祖因为随朝末年有很多战士沦落在高丽，这一年，赐予高丽王建武信函，让他遣返流落在高丽的所有隋朝战士；又让州县搜寻在中国的高丽人，遣送他们回国。建武接受诏令，前后放回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百姓。

六年（癸未、623）

六年（癸未，公元623年）

[1]春，正月，己卯，刘黑闼所署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执黑闼，举城降。时太子遣骑将刘弘基追黑闼，黑闼为官军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饶阳，从者才百余人，馁甚。德威出迎，延黑闼入城，黑闼不可；德威涕泣固请，黑闼乃从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馈之食；食未毕，德威勒兵执之，送诣太子，并其弟十善斩于州。黑闼临刑叹曰："我幸在家锄菜，为高雅贤辈所误至此！"

[1]春季，正月己卯（初五），刘黑闼任命的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捉住刘黑闼，举城降唐。当时太子李建成派骑兵将领刘弘基追击刘黑闼，刘黑闼被唐军追赶，日夜奔逃无法休息，到达饶阳，随行的才一百多人，十分饥饿。诸葛德威出城迎接刘黑闼，请他进城，刘黑闼不进城，诸葛德威流泪反复请求，于是刘黑闼答应了他的邀请。到城旁边的市场中休息，诸葛德威送给他们食物，还没吃完，诸葛德威便带兵把刘黑闼抓了起来，送到李建成处，刘黑闼和他的弟弟刘十善一起在州被斩首。刘黑闼在临刑前叹息道："我有幸在家种菜，却被高雅贤这些人害得落到如此下场！"

[2]壬午，州人王摩沙举兵，自称元帅，改元进通，遣骠骑将军卫彦讨之。

[2]壬午（初六），州人王摩沙起兵，自称元帅，改年号为进通，唐派遣骠骑将军卫彦讨伐。

[3]庚子，以吴王杜伏威为太保。

[3]庚子（二十四日），唐任命吴王杜伏威为太保。

[4]二月，庚戌，上幸骊山温汤；甲寅，还宫。

[4]二月庚戌（初四），唐高祖亲临骊山温泉浴地；甲寅（初八），返回宫中。

[5]平阳昭公主薨。戊午，葬公主，诏加前后部鼓吹、班剑四十人，武贲甲卒。太常奏：“礼，妇人无鼓吹。”上曰：“鼓吹，军乐也。公主亲执金鼓，兴义兵以辅成大业，岂与常妇人比乎！”

[5]平阳昭公主去世。戊午（十二日），公主下葬，高祖下诏送葬行列增加前后部鼓吹乐、持班剑的仪仗队四十人，以及武装勇士卫护。太常寺上奏：“按礼所规定，妇人不用鼓吹乐。”高祖回答：“鼓吹是军乐，公主亲自号令军队，兴起义军辅成帝王大业，怎么能与普通妇人相比呢？”

[6]丙寅，徐圆朗穷蹙，与数骑弃城走，为野人所杀，其地悉平。

[6]丙寅（二十日），徐圆朗因形势窘迫，放弃城池和几名骑兵逃走，被乡村百姓杀死，他占据的地区全部平定。

[7]林邑王梵志遣使入贡。初，隋人破林邑，分其地为三郡。及中原丧乱，林邑复国，至是始入贡。

[7]林邑王梵志派遣使节到唐进献贡品。当初，隋朝打败林邑，在林邑国设置三个郡，待到中原大乱，林邑国又恢复，到这时开始进贡。

[8]幽州总管李艺请入朝；庚午，以艺为左翊卫大将军。

[8]唐幽州总管李艺请求入朝；庚午（二十四日），唐任命李艺为左翊卫大将军。

[9]废参旗等十二军。

[9]唐废除武德二年设置的参旗等十二军。

[10]三月，癸未，高开道掠文安、鲁城，骠骑将军平善政邀击，破之。

[10]三月癸未（初七），高开道掠夺文安、鲁城，唐骠骑将军平善政阻截并打败了他。

[11]庚子，梁师都将贺遂、索同以所部十二州来降。

[11]庚子（二十四日），梁师都的将领贺遂、索同以所管辖的十二个州降唐。

[12]乙巳，前洪州总管张善安反，遣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击之。

[12]乙巳（二十九日），前洪州总管张善安反叛，唐派遣舒州总管张镇周等人攻打张善安。

[13]夏，四月，吐谷浑寇芳州，刺史房当树奔松州。

[13]夏季，四月，吐谷浑侵犯芳州，唐芳州刺史房当树逃奔松州。

[14]张善安陷孙州，执总管王戎而去。

[14]张善安攻陷孙州，捉住总管王戎后撤军。

[15]乙丑，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至夏州，俘其民畜而还。

[15]乙丑（二十日），唐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攻打梁师都，到夏州，虏获梁师都的百姓牲畜后回军。

[16]丙寅，吐谷浑寇洮、岷二州。

[16]丙寅（二十一日），吐谷浑侵犯洮、岷二州。

[17]丁卯，南州刺史庞孝恭、南越州民宁道明、高州首领冯暄俱反，陷南越州，进攻姜州；合州刺史宁纯引兵救之。

[17]丁卯（二十二日），唐南州刺史庞孝恭、南越州百姓宁道明、高州首领冯暄均反叛，攻陷南越州，进而又攻打姜州；唐合州刺史宁纯率军救姜州。

[18]壬申，立皇子元轨为蜀王、凤为豳王、元庆为汉王。

[18]壬申（二十七日），唐立皇子李元轨为蜀王、李凤为豳王、李元庆为汉王。

[19]癸酉，以裴寂为佐仆射，萧为右仆射，杨恭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封德彝为中书令。

[19]癸酉（二十八日），唐任命裴寂为左仆射，萧为右仆射，杨恭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封德彝为中书令。

[20]五月，庚辰，遣岐州刺史柴绍救岷州。

[20]五月庚辰（初五），唐派遣岐州刺史柴绍救岷州。

[21]庚寅，吐谷浑及党项寇河州，刺史卢士良破之。

[21]庚寅（十五日），吐谷浑以及党项侵犯河州，唐河州刺史卢士良击败来敌。

[22]丙申，梁师都将辛獠儿引突厥寇林州。

[22]丙申（二十一日），梁师都的将领辛獠儿带突厥侵犯林州。

[23]戊戌，苑君彰将高满政寇代州，骠骑将军林宝言击走之。

[23]戊戌（二十三日），苑君璋的将领高满政侵犯代州，唐骠骑军林宝言击退了来敌。

[24]癸卯，高开道引奚骑寇幽州，长史王诜击破之。刘黑闼之叛也，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将兵邀击，破之。

[24]癸卯（二十八日），高开道带奚族骑兵侵犯幽州，唐幽州长史王诜打败了他。刘黑闼反叛时，突地稽带兵协助唐朝，将他的部落迁到幽州的昌平城；高开道带突厥侵犯幽州，突地稽带兵阻截，打败了高开道等。

[25]六月，戊午，高满政以马邑来降。先是，前并州总管刘世让除广州总管，将之官，上问以备边之策，世让对曰："突厥比数为寇，良以马邑为之中顿故也。请以勇将戍崞城，多贮金帛，募有降者厚赏之，数出骑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无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计，曰："非公，谁为勇将！"即命世让戍崞城，马邑病之。是时，马邑人多不愿属突厥，上复遣人招谕苑君璋。高满政说苑君璋尽杀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从。满政因众心所欲，夜袭君璋，君璋觉之，亡奔突厥，满政杀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25]六月戊午（十四日），高满政以马邑降唐。此前，前并州总管刘世让调任广州总管，即将赴任，高祖向他询问防边的策略，刘世让回答道："突厥近来多次入侵，实在是因为有马邑作为中途休整基地的缘故。希望派勇将戍守崞城，多贮藏物资，招到投降的人就给予厚赏，经常派兵掠夺马邑城下，毁掉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谋生之业，不出一年，敌人没有粮食，必然会投降。"高祖很赞同他的计策，说道："除了您，还有谁是勇将！"当即命令刘世让戌守崞城，马邑人很怵他。当时，马邑人大多不愿意隶属于突厥，高祖又派人招谕苑君璋。高满政劝苑君璋杀死所有的突厥守军投降唐朝，苑君璋不听。高满政利用人心所向，半夜袭击苑君璋，苑君璋发觉后，逃入突厥，高满政杀死苑君璋的儿子以及突厥的二百名守军，投降了唐朝。

[26]壬戌，梁师都以突厥寇匡州。

[26]壬戌（十八日），梁师都率突厥军队侵犯匡州。

[27]丁卯，苑君璋与突厥吐屯设寇马邑，高满政与战，破之。以满政为朔州总管，封荣国公。

[27]丁卯（二十三日），苑君璋与突厥的吐屯设侵犯马邑，高满政和他们交战，打败了来敌。唐任命高满政为朔州总管，封爵荣国公。

[28]瓜州总管贺若怀广按部至沙州，值州人张护、李通反，怀广以数百人保子城；凉州总管杨恭仁遣兵救之，为护等所败。

[28]唐瓜州总管贺若怀广巡视到沙州，恰遇沙州人张护、李通反叛，贺若怀广率几百人保卫子城；唐凉州总管杨恭仁派兵救援，被张护等人打败。

[29]癸酉，柴绍与吐谷浑战，为其所围，虏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绍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怪之，驻弓失相与聚观，绍察其无备，潜遣精骑出虏陈后，击之，虏众大溃。

[29]癸酉（二十九日），柴绍与吐谷浑作战，被吐谷浑包围，敌军占据高处射击柴绍的军队，箭羽犹如下雨一样密集。柴绍让人弹奏胡琵琶，两名女子相对起舞，敌军觉得很奇怪，放下弓箭一起围观，柴绍观察敌军没有了防备，暗中派精锐骑兵绕到敌军背后，攻打敌军，吐谷浑军队大败。

[30]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马邑，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及高满政御之，战于腊河谷，破之。

[30]秋季，七月丙子（初二），苑君璋率突厥军队侵犯马邑，唐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及高满政迎击来敌，在腊河谷交战，打败了苑君璋。

[31]张护、李通杀贺拔怀广，立汝州别驾窦伏明为主，进逼瓜州；长史赵孝伦击却之。

[31]张护、李通杀死贺若怀广，立汝州别驾窦伏明为首领，进逼瓜州，被瓜州长史赵孝伦击退。

[32]高开道掠赤岸镇及灵寿、九门、行唐三县而去。

[32]高开道掠夺赤岸镇以及灵寿、九门、行唐三个县之后离去。

[33]丁丑，冈州刺史冯士据新会反，广州刺史刘感讨降之，使复其位。

[33]丁丑（初三），冈州刺史冯士占据新会反叛，唐广州刺史刘感领兵讨伐，冯士投降，刘感恢复了他的职位。

[34]辛巳，高开道所部弘阳、统汉二镇来降。

[34]辛巳（初七），高开道所统领的弘阳、统汉二镇降唐。

[35]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高迁为虏所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将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将兵屯北边，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备突厥。八月，丙辰，突厥寇真州，又寇马邑。

[35]癸未（初九），突厥侵犯原州；乙酉（十一日），又侵犯朔州。李高迁被突厥打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带兵救援。己亥（二十五日），唐派遣太子李建成统率军队驻扎在北部边境，秦王李世民驻扎在并州，防备突厥。八月丙辰（疑误），突厥侵犯真州，又侵犯马邑。

[36]壬子，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反。初，杜伏威与公相友善，公年长，伏威兄事之，军中谓之伯父，畏敬与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养子阚棱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潜夺其兵权。公知之，怏怏不平，与其故人左游仙阳为学道、辟谷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守丹杨，令雄诞典兵为之副，阴谓雄诞曰：“吾至长安，苟不失职，勿令公为变。”伏威既行，左游仙说公谋反；而雄诞握兵，公不得发。乃诈称得伏威书，疑雄诞有贰心，雄诞闻之不悦，称疾不视事；公因夺其兵，使其党西门君仪谕以反计。雄诞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吴王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奈何无故自求族灭乎！雄诞有死而已，不敢闻命。今从公为逆，不过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爱斯须之死而自陷于不义乎！”公知不可屈，缢杀之。雄诞善抚士卒，得其死力，又约束严整，每破城邑，秋毫无犯，死之日，江南军中及民间皆为之流涕。公又诈称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大修铠仗，运粮储。寻称帝于丹杨，国号宋，修陈故宫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与张善安连兵，以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

[36]壬子（初九），唐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反叛。当初，杜伏威与辅公很要好，辅公年纪大，杜伏威像对兄长一样对他，军中称辅公为伯父，敬畏他同敬畏杜伏威一样。杜伏威逐渐猜忌他，于是任命自己的养子阚棱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暗中夺辅公的兵权。辅公知

道后，很不服气，假装和他的老相识左游仙学道、辟谷掌掩饰自己。等杜伏威入朝，留辅公守卫丹杨，命王雄诞掌握军队作辅公的副手，私下对王雄诞说：“我到了长安，假如没有失去职位，千万不要让公发生变故。”杜伏威走了以后，左游仙劝辅公反叛，但是王雄诞掌握兵权，辅公无法动手。于是他假称收到杜伏威的来信，怀疑王雄诞有二心，王雄诞听说后很不高兴，声称有病不到衙门治事，辅公趁机夺了王雄诞的兵权，让自己的党羽西门君仪告诉王雄诞反叛的计划。王雄诞才醒悟并后悔不已，说道：“如今天下刚刚平定，吴王又在京师长安，大唐军队威力，所向无敌，怎么可以无缘无故自找灭族呢？我王雄诞唯有一死相报，恕不能听从命令。现在跟着您倒行逆施，也不过是延长一百天的性命罢了，大丈夫怎能因为舍不得片刻之死而陷自己于不义呢？”辅公知道不能说服他，便勒死了王雄诞。王雄诞很会体恤部下，能让士兵为他卖命，而且纪律严明，每次攻下城镇，都秋毫无犯，他死的那天，江南军中的将士以及民间百姓都失声痛哭。辅公又假称杜伏威无法返回江南，送来书信命他起兵，于是他大肆装备武器，运粮储备。随即在丹杨称帝，国号为宋，修复陈朝的旧宫殿居住，设置百官，任命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和张善安联合，以张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

[37]己未，突厥寇原州。

[37]己未（十六日），突厥侵犯原州。

[38]乙丑，诏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孝恭以舟师趣江州，岭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广、泉、桂之众趣宣州，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亳，齐州总管李世出淮、泗以讨辅公。孝恭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举止自若，曰：“此乃公授首之征也！”饮而尽之，众皆悦服。

[38]乙丑（二十二日），唐高祖下诏命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李孝恭率水军开赴江州，岭南道大使李靖带交、广、泉、桂等州兵力开赴宣州，怀州总管黄君汉取道谯州、亳州，齐州总管李世取道淮水、泗水，讨伐辅公。李孝恭出发前和众将领会餐，命人取水，忽然水变成了血，在坐的人都吓得变了脸色，李孝恭却神色自如地说道：“这是辅公灭亡的征兆！”喝光血水，众人都从心里佩服他。

[39]丙寅，吐谷浑内附。

[39]丙寅（二十三日），吐谷浑归附唐朝。

[40]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镇；癸酉，又寇渭州。

[40]辛未（二十八日），突厥攻陷原州的善和镇；癸酉（三十日），突厥又侵犯渭州。

[41]高开道以奚侵幽州，州兵击却之。

[41]高开道率奚族军队侵犯幽州，唐幽州军队击退来敌。

[42]九月，太子班师。

[42]九月，太子李建成班师回朝。

[43]戊子，辅公遣其将徐绍宗寇海州，陈政通寇寿阳。

[43]戊子（十五日），辅公派遣他的将领徐绍宗攻打海州，陈政道攻打寿阳。

[44]邛州獠反，遣沛公郑元讨之。

[44]邛州獠民反叛，唐派遣沛公郑元前往讨伐。

[45]庚寅，突厥寇幽州。

[45]庚寅（十七日），突厥侵犯幽州。

[46]壬辰，诏以秦王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

[46]壬辰（十九日），唐高祖下诏任命秦王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

[47]乙未，窦伏明以沙州降。

[47]]乙未（二十二日），窦伏明以沙州投降。

[48]高昌王伯雅卒，子文泰立。

[48]高昌王伯雅去世，他的儿子文泰继立为王。

[49]丙申，渝州人张大智反，刺史薛敬仁弃城走。

[49]丙申（二十三日），渝州人张大智反叛，唐渝州刺史薛敬仁放弃城池逃跑。

[50]壬寅，高开道引突厥二万骑寇幽州。

[50]壬寅（二十九日），高开道带二万突厥骑兵侵犯幽州。

[51]突厥恶弘农公刘世让为己患，遣其臣曹般来，言世让与可汗通谋，欲为乱，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杀世让，籍其家。

[51]突厥恨弘农公刘世让成为他们的威胁，派大臣曹般来唐，说刘世让和突厥可汗交通密谋，准备叛乱，高祖相信了这些话。冬季，十月丙午（初四），唐杀死刘世让，没收了他的家产。

[52]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兵还。

[52]秦王李世民还停留在并州，己未（十七日），诏命李世民率军返回长安。

[53]上幸华阴。

[53]唐高祖驾临华阴。

[54]张大智侵涪州，刺史田世康等讨之，大智以众降。

[54]张大智侵犯涪州，唐涪州刺史田世康等人讨伐他，张大智带领人马投降。

[55]初，上遣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守马邑，苑君璋引突厥万余骑至城下，满政击破之。颉利可汗怒，大发兵攻马邑。高迁惧，帅所部二千人斩关宵遁，虏邀之，失亡者半。颉利自帅众攻城，满政出兵御之，或一日战十余合。上命行军总管刘世让救之，至松子岭，不敢进，还保崞城。会颉利遣使求婚，上曰："释马邑之围，乃可议婚。"颉利欲解兵，义成公主固请攻之。颉利以高开道善为攻具，召开道，与之攻马邑甚急。颉利诱满政使降，满政骂之。粮且尽，救兵未至，满政欲溃围走朔州，右虞候杜士远以虏兵盛，恐不免，壬戌，杀满政降于突厥，苑君璋复杀城中豪杰与满政同谋者三十余人。上以满政子玄积为上柱国，袭爵。丁卯，突厥复请和亲，以马邑归唐；上以将军秦武通为朔州总管。

[55]当初，高祖派遣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协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守卫马邑，苑君璋带着一万多突厥骑兵到马邑城下，高满政打败了苑君璋。颉利可汗发怒，出动大军攻打马邑。李高迁怕了，带领二千名部下冲破关卡连夜逃跑，遭到突厥阻截，损失一半兵力。颉利可汗亲自率领大军攻马邑，高满政出兵抵抗，有时一天打十几仗。高祖命令行军总管刘世让救援马邑，刘世让到了松子岭，不敢再前进，回军保守崞城。恰好颉利派遣使节向唐求婚，高祖说："先撤了马邑的围，才能够谈论婚姻。"颉利想撤军，隋义成公主坚持要求攻打马邑。颉利因为高开道擅长制作攻城武器，便召来高开道，和他一起猛攻马邑。颉利诱劝高满政投降，高满政大骂颉利。马邑城中粮食即将耗尽，救兵未

到，高满政想突围去朔州，右虞候杜士远见突厥兵力强大，恐怕突围不成，壬戌（二十日），杜士远杀死高满政投降了突厥，苑君璋又杀死城中与高满政同谋的豪杰三十多人。高祖任命高满政的儿子高玄积为上柱国，承袭高满政的爵位。丁卯（二十五日），突厥再次向唐请求和亲，把马邑归还给唐朝；高祖任命将军秦武通为朔州总管。

[56]突厥数为边患，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表请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议者以为烦扰，不许。静切论不已，敕征静入朝，使与裴寂、萧、封德彝相论难于上前，寂等不能屈，乃从静议，岁收谷数千斛，上善之，命检校并州大总管。静，抗之子也。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复请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从之。

[56]突厥屡次为祸边境，唐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上表请求在太原设置屯田以省军粮的运输，议政者认为过于麻烦，不批准。窦静不停地极力论说此事，高祖下敕令征窦静入朝，让他与裴寂、萧、封德彝等人在皇上面前辩论此事，裴寂等人无法说服窦静，于是听从了窦静的建议，每年收获数千斛粮食，高祖很赞赏他，命窦静为检校并州大总管。窦静是窦抗的儿子。十一月辛巳（初九），秦王李世民又请求在并州境内增设屯田，高祖批准了他的请求。

[57]黄州总管周法明将兵击辅公，张善安据夏口，拒之。法明屯荆口镇，壬午，法明登战舰饮酒，善安遣刺客数人诈乘鱼而至，见者不以为虞，遂杀法明而去。

[57]唐黄州总管周法明带兵攻打辅公，张善安占据夏口抵抗周法明。周法明驻扎在荆口镇，壬午（初十），周法明登上战船饮酒，张善安派遣几名刺客伪装渔民乘着渔船到荆口镇，见到的人没有产生怀疑，于是他们杀了周法明后离去。

[58]甲申，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击辅公将陈当世于猷州之黄沙，大破之。

[58]甲申（十二日），唐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在猷州的黄沙攻打辅公的将领陈当世，大败陈军。

[59]丁亥，上校猎于华阴。己丑，迎劳秦王世民于忠武顿。

[59]丁亥（十五日），高祖在华阴围猎。己丑（十七日），在忠武顿迎接慰问秦王李世民。

[60]十二月，癸卯，安抚使李大亮诱张善安，执之。大亮击善安于洪州，与善安隔水而陈，遥相与语。大亮谕以祸福，善安曰：“善安初无反心，正为将士所误；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张总管有降心，则与我一家耳。”因单骑渡水入其陈，与善安执手共语，示无猜间。善安大悦，遂许之降。既而善安将数十骑诣大亮营，大亮止其骑于门外，引善安入，与语。久之，善安辞去，大亮命武士执之，从骑皆走。善安营中闻之，大怒，悉众而来，将攻大亮。大亮使人谕之曰：“吾不留总管。总管赤心归国，谓我曰：‘若还营，恐将士或有异同，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辈何怒于我！”其党复大骂曰：“张总管卖我以自媚于人。”遂皆溃去。大亮追击，多所虏获。送善安于长安，善安自称不与辅公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败，得所与往还书，乃杀之。

[60]十二月癸卯（初二），唐安抚使李大亮诱骗张善安，捉住了张。李大亮在洪州攻打张善安，与张善安隔水列阵，遥相对话。李大亮向张善安说明祸福利害关系，张善安说：“善安最初没有反叛的意思，被部下将士们所误，想投降又怕不能免罪。”李大亮说：“张总管有投降的心意，和我就是一家人了。”于是一个人骑马渡过河进入张善安的阵地，和张善安拉着手交谈，表示相互没有猜忌。张善安十分喜悦，于是答应李大亮投降。不久张善安带领几十名骑兵到李大亮的营地，李大亮让随行的骑兵停在营门之外，带张善安入营，和他交谈。过了很长时间，张善安告辞，李大亮命令武士把他捉起来，张善安随行的骑兵全部逃走。张善安的军队闻讯，十分气愤，全部出动，准备攻打李大亮。李大亮派人对他们说：“不是我留住张总管，是总管忠心归附朝廷，对我说：‘如果返回营地，恐怕将士们有不同意见，会受他们钳制。’因此自己留下来不走，你们这些人为什么生我的气？”张善安的部下又大骂道：“张总管出卖我们，自己去讨好别人。”随即溃散而去。李大亮出兵追击，俘虏了许多人。李大亮送张善安到长安，张善安自己声称和辅公并没有来往，高祖赦免了他的罪过，对他很好；待到辅公失败后，得到他们相互往来的信件，于是杀了张善安。

[61]甲寅，车驾至长安。

[61]甲寅（十三日），唐高祖回到长安。

[62]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击走之。

[62]己巳（二十八日），突厥入侵定州，定州军队击退来敌。

[63]庚申，白简、白狗羌并遣使入贡。

[63]庚申（疑误），白简、白狗羌均派遣使节到唐进献贡品。

七年（甲申、624）

七年（甲申，公元624年

[1]春，正月，依周、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无品秩。

[1]春季，正月，唐按照北周、北齐的旧制度，每州设置大中正一人，掌管了解州内人物、品评衡量家族的等级，由本州家族资望高的人担任，没有品级俸禄。

[2]壬午，赵郡王孝恭击辅公别将于枞阳，破之。

[2]壬午（十一日），赵郡王李孝恭在枞阳打败辅公的别将。

[3]庚寅，邹州人邓同颖杀刺史李士衡反。

[3]庚寅（十九日），邹州人邓同颖杀死唐邹州刺史李士衡，反叛。

[4]丙申，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

[4]丙申（二十五日），唐在白狗等羌族地区设置维、恭二州。

[5]二月，辅公遣兵围猷州，刺史左难当婴城自守。安抚使李大亮引兵击公，破之。赵郡王孝恭攻公鹊头镇，拔之。

[5]二月，辅公派兵围攻猷州，唐猷州刺史左难当环城自卫。安抚使李大亮带兵打败辅公。赵郡王李孝恭攻克辅公的鹊头镇。

[6]丁未，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遣使册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6]丁未（初七），高丽王建武派遣使节来唐，请求颁赐历法。唐派遣使节册封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册封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7]始州獠反，遣行台仆射窦轨讨之。

[7]始州獠民反叛，唐派行台仆射窦轨讨伐叛獠。

[8]己酉，诏：“诸州有明一经以上未仕者，咸以名闻；州县及乡皆置学。”

[8]己酉（初九），唐颁布诏令:“各州有通晓一种以上经书而没有入仕的，均将姓名上报奏闻；州县及乡均设置学校。”

[9]壬子，行军副总管权文诞破辅公之党于猷州，拔其枚洄等四镇。

[9]壬子（十二日），唐行军副总管权文诞在猷州打败辅公的党羽，攻克枚洄等四镇。

[10]丁巳，上幸国子监，释奠；诏诸王公子弟各就学。

[10]丁巳（十七日），唐高祖亲临国子监，行释奠礼；下诏命诸王公子弟分别入学。

[11]戊午，改大总管为大都督府。

[11]戊午（十八日），唐改大总管为大都督府。

[12]己未，高开道将张金树杀开道来降。开道见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数反覆不敢；且恃突厥之众，遂无降意。其将卒皆山东人，思乡里，咸有离心。开道选勇敢士数百，谓之假子，常直阁内，使金树领之。故刘黑闼将张君立亡在开道所，与金树密谋取开道。金树遣其党数人入阁内，与假子游戏，向夕，潜断其弓弦，藏刀槊于床下，合瞑，抱之趋出，金树帅其党大噪，攻开道阁，假子将御之，弓弦皆绝，刀槊已失，争出降；君立亦举火于外与相应，内外惶扰。开道知不免，乃擐甲持兵坐堂上，与妻妾奏乐酣饮，众惮其勇，不敢逼。天且明，开道缢妻妾及诸子，乃自杀。金树陈兵，悉收假子斩之，并杀君立，死者五百余人。遣使来降，诏以其地置妫州。壬戌，以金树为北燕州都督。

[12]己未（十九日），高开道的将领张金树杀死高开道来降唐。高开道见天下全部得到平安，想投降，但认为自己几次降而复叛，所以不敢来降；而且依仗突厥的势力，便打消了投降的念头。高开道手下的将士都是山东人，思念故乡，都想逃走。高开道挑选了几百名勇士，称为义子，经常在阁内值班，由张金树统领。原刘黑闼的将领张君立逃到高开道处，和张金树密谋杀高开道。张金树派他的几名同党进入阁内，和高开道的义子们玩耍，临近黄昏，暗中搞断了义子们的弓弦，把刀枪藏到床下，到就寝时，抱着刀枪迅速离去，张金树带领同党大声喧哗，攻打高开道的阁房，义子们准备抵抗，但弓弦已断，刀枪已失，于是争相投降；张君立也在外放火作为呼应，内外惶惶不

安。高开道知道逃不脱，于是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坐在堂上，和妻妾们奏乐畅饮，众人害怕他的英勇，不敢靠近，天快亮时，高开道勒死妻妾和儿子们，然后自杀身亡。张金树列阵，捉住高开道所有义子，全部杀死，并杀死张君立，一共死了五百多人。张金树派人向唐投降，唐下诏于原地设置妫州。壬戌（二十二日），任命张金树为北燕州都督。

[13]戊辰，洋、集二州獠反，陷隆州晋城。

[13]戊辰（二十八日），洋、集二州獠民反叛，攻陷隆州晋城。

[14]是月，太保吴王杜伏威薨。辅公之反也，诈称伏威之命以绐其众。及公平，赵郡王孝恭不知其诈，以状闻；诏追除伏威名，籍没其妻子。及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复其官爵。

[14]当月，太保吴王杜伏威去世。辅公反叛时，诈称杜伏威的命令欺骗部下，待到辅公被平定，赵郡王李孝恭不知辅公使诈，把情况上报朝廷；唐下诏追免杜伏威官职，没收他的妻儿为官奴。等到太宗即位，知道杜伏威被冤枉，赦免并恢复了杜伏威的官爵。

[15]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次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至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次国子学，次天策上将府，次左、右卫至左、右领卫为十四卫；东宫置三师、三少、詹事及两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国官，公主置邑司，并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为外职事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二十八阶，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阶，为武散官；上柱国至武骑尉十二等，为勋官。

[15]三月，唐初次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其次是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个省，其次是御史台，其次太常至太府等九个寺，其次是将作监，其次国子学，其次天策上将府，其次左、右卫至左、右领卫等十四卫；东宫设置三师、三少、詹事以及两坊、三寺、十率府；王、公设置府佐、国官，公主设置邑司，以上部门官员均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的官员为外职事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将仕郎，共二十八阶，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共三十一阶，为武散官；上柱国到武骑尉，共十二等，为勋官。

[16]丙戌，赵郡王孝恭破辅公于芜湖，拔梁山等三镇。辛卯，安抚使任拔扬子城，广陵城主龙龛降。

[16]丙戌（十六日），赵郡王李孝恭在芜湖打败辅公，攻克梁山等三镇。辛卯（二十一日），唐安抚使任攻克扬子城，广陵城主龙龛投降。

[17]丁酉，突厥寇原州。

[17]丁酉（二十七日），突厥侵犯原州。

[18]戊戌，赵郡王孝恭克丹杨。

[18]戊戌（二十八日），赵郡王李孝恭攻克丹杨。

先是，辅公遣其将冯慧亮、陈当世将舟师三万屯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将步骑三万屯青林山，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筑却月城，延袤十余里，又结垒江西以拒官军。孝恭与李靖帅舟师次舒州，李世帅步卒一万渡淮，拔寿阳，次硖石。慧亮等坚壁不战，孝恭遣奇兵绝其粮道，慧亮等军乏食，夜，遣兵薄孝恭营，孝恭坚卧不动。孝恭集诸将议军事，皆曰："慧亮等拥强兵，据水陆之险，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杨，掩其巢穴，丹杨既溃，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将从其议，李靖曰："公精兵虽在此水陆二军，然所自将亦不为少，今博望诸栅尚不能拔，公保据石头，岂易取哉！进攻丹杨，旬月不下，慧亮蹑吾后，腹背受敌，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战余贼，其心非不欲战，正以公立计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师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举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贼营而勒精兵结陈以待之。攻垒者不胜而走，贼出兵追之，行数里，遇大军，与战，大破之。阚棱免胄谓贼众曰："汝曹不识我邪？何敢来与我战！"贼多棱故部曲，皆无斗志，或有拜者，由是遂败。孝恭、靖乘胜逐北，转战百余里，博山、青林两戍皆溃，慧亮、正通等遁归，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李靖兵先至丹杨，公大惧，拥兵数万，弃城东走，欲就左游仙于会稽，李世追之。公至句容，从兵能属者才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将吴骚等谋执之。公觉之，弃妻子，独将腹心数十人，斩关走。至武康，为野人所攻，西门君仪战死，执公，送丹杨枭首，分捕余党，悉诛之，江南皆平。

在此之前，辅公派遣手下将领冯慧亮、陈当世率领三万水兵驻扎在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率领三万步兵骑兵驻扎在青林山，又在梁山用锁链切断江中航道，修筑却月城，延绵十多里，又在长江之西构筑工事抵抗唐军。李孝恭与李靖率领水军停泊在舒州，李世率领一万步兵渡过淮河，攻下寿阳，驻扎在硖石。冯慧亮等人坚壁不战，李孝恭

派奇兵切断了敌军的粮食运输线，冯慧亮等军缺乏军粮，半夜，派兵逼近李孝恭的军营，李孝恭坚持不出战。李孝恭召集诸位将领商议军事行动，各位将领都说："冯慧亮等人拥有强大的军队，占据水陆两方面的险要，我军进攻不能很快奏效，不如直接进逼丹杨，出其不备袭击辅公的老巢，丹杨溃败后，冯慧亮等人自然会投降了！"李孝恭准备采纳众将领的意见，李靖说："辅公的精锐部队虽然在这里有水陆两支军队，但是他自己统率的军队也不少，如今博望的各个敌营尚且不能攻克，辅公凭借石头城自保，又岂是容易攻克的！进军攻打丹杨，十天半个月攻不下，冯慧亮等人紧随在我军背后，我军腹背受敌，这是很危险的。冯慧亮、陈正通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并非他们不想出战，而是因为辅公定下的计策让他们按兵不动，想以此拖垮我军罢了。我们现在主动挑战攻城，可一举破敌！"李孝恭表示赞同，用老弱残兵先进攻敌人的营垒，自己统领着精兵严阵以待。攻打敌人

营垒的部队失败逃跑，敌军出兵追击，走出几里地，遇到唐大军，双方交战，唐军大败敌军。阚棱摘下头盔对敌军说道："你们

不认识我吗？怎么胆敢来与我交战！"敌军中有很多阚棱的旧部下，均丧失了斗志，也有一些人向阚棱行礼，敌军因此溃败。李孝恭、李靖乘胜追击逃敌，转战一百多里，敌军博山、青林两处部队均溃败，冯慧亮、陈正通等人逃回丹杨，被唐军杀伤及淹死的敌军有一万多人。李靖的部队先到达丹杨，辅公大为惊慌，带着几万兵马，放弃丹杨城向东逃跑，打算到会稽投靠左游仙，李世在后面追击他。辅公到句容，随从的军队能跟上他的才五百人，夜晚，在常州宿营，他手下的将领吴骚等人谋划把他逮起来。辅公觉察到吴骚等人的意图，丢下妻儿，独身带领几十名心腹，冲破关卡逃走。辅公到武康，受到农民的攻击，西门君仪战死，农民捉住辅公，送到丹杨处死，悬首示众，唐军分别搜捕辅公的余党，全部处决，江南地区全部平定。

己亥，以孝恭为东南道行台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顷之，废行台，以孝恭为扬州大都督，靖为府长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萧、辅之膏肓也。"

己亥（二十九日）唐任命李孝恭为东南道行台右仆射，李靖为行台兵部尚书。不久，又废除东南道行台，任命李孝恭为扬州大都督，李

靖为大都督府长史。高祖深深地赞美李靖的功劳，说道：“李靖是萧铣、辅公的克星。”

阚棱功多，颇自矜伐。公诬棱与己通谋。会赵郡王孝恭籍没贼党田宅，棱及杜伏威、王雄诞田宅在贼境者，孝恭并籍没之；棱自诉理，忤孝恭，孝恭怒，以谋反诛之。

阚棱立了功勋，颇自傲。辅公诬陷阚棱与自己合谋。恰好赵郡王李孝恭查封没收辅公党羽的田地房产，阚棱以及杜伏威、王雄诞在辅公境内的田地房产，李孝恭也一起没收；阚棱自己申诉说明，触犯了李孝恭，李孝恭很生气，以谋反的罪名杀了阚棱。

[19]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颁新律令，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

[19]夏季，四月庚子朔（初一），唐大赦天下。当天，颁布新的律令，新律比隋朝开皇的旧制增加了五十三条新法规。

[20]初定均田租、庸、调法：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什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什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宜，绫、绢、、布。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佣，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租、调俱免。水旱虫霜为灾，什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凡民赀业分九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者为坊，田野者为村。食禄之家，无得与民争利；工商杂类，无预士伍。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岁造计帐，三年造户籍。

[20]唐初次制定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办法：每位成年丁男及十六岁以上二十以下的中男，给一顷田，有严重疾病者减去十分之六，寡妻、寡妾减去十分之七，所有授田均以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每一成年男子每年交纳的租是二石粟。调按照当地物产情况，分别交纳绫、绢、、布。每年劳役二十日，不服劳役则收取，每天三尺；有事增加劳役者，加十五日劳役，免除应交之调；加三十日劳役，应交纳的租、调均予免除。如遇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收成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除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除调；损失在十分之七以上，免去全部应交纳的租调及应服劳役。百姓的资产分为九等。一百户为一里，五个里成为一乡，四家为邻，四个

邻成一保。在城镇居住区为坊，在乡村居住区为村。官宦之家有国家俸禄，不准与百姓争夺利益；工商杂色人等，不准加入士人阶层。男女初生为黄，四岁以上为小，十六岁以上为中，二十岁以上为丁，六十岁以上为老。每年编制计帐，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

[21]丁未，党项寇松州。

[21]丁未（初八），党项侵犯松州。

[22]庚申，通事舍人李凤起击万州反獠，平之。

[22]庚申（二十一日），唐通事舍人李凤起攻打并平定了万州反叛的獠民。

[23]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23]五月辛未（初二），突厥侵犯朔州。

[24]甲戌，羌与吐谷浑同寇松州，遣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蒋善合自芳州道击之。

[24]甲戌（初五），羌族与吐谷浑一同侵犯松州，唐派遣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从翼州道，扶州刺史蒋善合从芳州道攻击羌与吐谷浑。

[25]丙戌，作仁智宫于宜君。

[25]丙戌（十七日），唐在宜君县修建仁智宫。

[26]丁亥，窦轨破反獠于方山，俘二万余口。

[26]丁亥（十八日），窦轨在方山打败反叛的獠民，俘虏二万多人。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

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七年（甲申、624）

唐纪七唐高祖武德七年（甲申，公元624年）

[1]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宫避暑。

[1]六月，辛丑（初三），高祖前往仁智宫避暑。

[2]辛亥，泷州扶州獠作乱，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击平之。

[2]辛亥（十三日），泷州、扶州獠人发生叛乱，高祖派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人进击并平定了他们。

[3]丙辰，吐谷浑寇扶州，刺史蒋善合击走之。

[3]丙辰（十八日），吐谷浑侵犯扶州，扶州刺史蒋善合将他们击退。

[4]壬戌，庆州都督杨文反。

[4]壬戌（二十四日），庆州都督杨文反叛朝廷。

初，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世民从上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有！"

当初，齐王李元吉劝说太子李建成除去秦王李世民，他说："我自当替哥哥亲手将他杀掉！"李世民随从高祖前往李元吉的府第，李元吉将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里面，准备刺杀李世民，李建成生性颇为仁爱宽厚，连忙制止了他。元吉恼怒地说："我这是为哥哥着想，对我有什么好处！"

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左长林，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为人所告，上召建成责之，流可达志于州。

李建成擅自召募长安及各地的骁勇之士两千多人，充当东宫卫士，让他们分别在东宫左右长林门驻扎下来，号称长林兵。李建成还暗中让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那里调集来幽州骁勇精锐的骑兵三百人，将他们安置在东宫东面的各个坊市中，准备用他们来补充在东宫

担任警卫的低级军官，结果被人告发。于是，高祖把李建成叫去责备了一番，将可达志流放到州去了。

杨文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私使募壮士送长安。上将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从。建成使元吉就图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又使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二人至豳州，上变，告太子使文举兵，使表里相应；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亦诣宫言状。上怒，托他事，手诏召建成，令诣行在。建成惧，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师谟劝之据城举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之贬损车服，屏从者，诣上谢罪，建成乃诣仁智宫。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属于毛鸿宾堡，以十余骑往见上，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饲以麦饭，使殿中监陈福防守，遣司农卿宇文颖驰召文。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遂举兵反。上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与灵州都督杨师道击之。

杨文曾经在东宫担任警卫，李建成亲近并厚待他，私下里让他募集勇士，送往长安。高祖准备前往仁智宫，命令李建成留守京城，李世民与李元吉一起随行。李建成让李元吉乘机图谋李世民，他说："无论我们的打算是平安无事还是面临危险，都要在今年决定下来。"李建成又指使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将盔甲赠给杨文。两人来到豳州的时候，上报发生变故，告发太子指使杨文起兵，让他与自己内外呼应。还有一位宁州人杜凤举也前往仁智宫讲了这一情形。高祖大怒，借口别的事情，以亲笔诏书传召李建成，让他前往仁智宫。李建成心中害怕，不敢前去。太子舍人徐师劝他占据京城，发兵起事；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他免去太子的车驾章服，屏除随从人员，到高祖那里去承认罪责。于是，李建成决定前往仁智宫。还没有走完六十里的路程，李建成便将所属官员，全部留在北魏毛鸿宾遗留下来的堡栅中，带领十多个人骑马前去进见皇帝，向皇帝伏地叩头，承认罪责，把身子猛然用力撞了出去，弄得几乎晕死过去。但是，高祖的怒气仍然没有消除。这一天夜里，高祖将他放在帐篷里，给他麦饭充饥，让殿中监陈福看守着他，派遣司农卿宇文颖速去传召杨文。宇文颖来到庆州，将情况告诉了杨文。于是，杨文起兵造反。高祖派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和灵州都督杨师道进击杨文。

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谋之，世民曰：“文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上曰：“不然。文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甲子（二十六日），高祖传召秦王李世民商量此事。李世民说：“杨文这小子竟敢做这种狂妄叛逆的勾当，想来他幕府的僚属应当已经将他擒获并杀掉了。如果不是这样，就应当派遣一员将领去讨伐他。”高祖说：“不能这样，杨文的事情关连着建成，恐怕响应他的人为数众多。你最好亲自前往，回来以后，我便将你立为太子。我不愿意效法隋文帝去诛杀自己的儿子，届时就把李建成封为蜀王。蜀中兵力薄弱，如果以后他能够事奉你，你应该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他不肯事奉你，你要捉拿他也容易一些啊。”

上以仁智宫在山中，恐盗兵猝发，夜，帅宿卫南出山外，行数十里，东宫官属继至，皆令三十人为队，分兵围守之。明日，复还仁智宫。

仁智宫建造在山中，高祖担心盗兵突然发难，便连夜率领担任警卫的军队从南面开出山来。走了数十里地的时候，太子东宫所属的官员相继到来，高祖让大家一概以三十人为一队，分派军队包围、看守着他们。第二天，高祖才又返回仁智宫。

世民既行，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变，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州。挺，冲之子也。初，洛阳既平，杜淹久不得调，欲求事建成。房玄龄以淹多狡数，恐其教导建成，益为世民不利，乃言于世民，引入天策府。

李世民出发以后，李元吉与嫔妃轮番替李建成讲情，封德彝又在外朝设法解救李建成。于是，高祖改变了原意，又让李建成回去驻守京城。高祖只以兄弟关系不睦责备他，将罪责推给了太子中允王、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将他们一并流放到了州。韦挺是韦冲的儿子。当初，洛阳平定以后，杜淹长时间没有得到升迁，打算谋求事奉李建成。房玄龄认为杜淹狡诈的招数很多，担心他会教唆引导李建

成，越发对李世民不利，便向李世民进言，将杜淹推荐到天策府任职。

[5]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击破之。

[5]突厥侵犯代州的武周城，代州兵马打败了他们。

[6]秋，七月，己巳，苑群璋以突厥寇朔州，总管秦武通击却之。

[6]秋季，七月，己巳（初一），苑君璋带领突厥兵马侵犯朔州，总管秦武通击退了他们。

[7]杨文袭陷宁州，驱掠吏民出据百家堡。秦王世民军至宁州，其党皆溃。癸酉，文干为其麾下所杀，传首京师。获宇文颖，诛之。

[7]杨文掩袭并攻陷宁州，驱赶劫掠官吏与百姓出城，占据了百家堡。秦王李世民的军队来到宁州以后，杨文的党羽便全部溃散。癸酉（初五），杨文被自己的部下杀死，他的头颅被传送到京城。李世民捉获了宇文颖，将他杀掉。

[8]丁丑，梁师都行台白伏愿来降。

[8]丁丑（初九），梁师都的行台白伏愿前来投降。

[9]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宁州刺史鹿大师救之，又遣杨师道趋大木根山。庚辰，突厥寇陇州；遣护军尉迟敬德击之。

[9]戊寅（初十），突厥侵犯原州，高祖派遣宁州刺史鹿大师前去援救，又派遣杨师道奔赴大木根山。庚辰，（十二日），突厥侵犯陇州，高祖派遣护军尉迟敬德进击突厥。

[10]吐谷浑寇岷州。辛巳，吐谷浑、党项寇松州。

[10]吐谷浑侵犯岷州。辛巳（十三日），吐谷浑与党项侵犯松州。

[11]癸未，突厥寇阴盘。

[11]癸未（十五日），突厥侵犯阴盘。

[12]甲申，扶州刺史蒋善合击吐谷浑于松州赤磨镇，破之。

[12]甲申（十六日），扶州刺史蒋善合在松州赤磨镇进击吐谷浑，并打败了他们。

[13]己丑，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寇并州。

[13]己丑（二十一日），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侵犯并州。

[14]甲午，车驾还京师。

[14]甲午（疑误），高祖返回京城。

[15]或说上曰："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徙都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策，萧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秦王世民谏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藩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不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世民曰："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虚言也！"上乃止。建成与妃嫔因共谮世民曰："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

[15]有人劝高祖说："突厥之所以屡次侵犯关中地区，是由于我们的人口与财富都集中在长安的缘故。如果烧毁长安，不在这里定都，那么胡人的侵犯便会自然平息下来了。"高祖认为所言有理，便派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越过终南山，来到樊州、邓州一带，巡视可以居留的地方，准备将都城迁徙到那里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和裴寂都赞成这一策略，萧等人虽然知道不应当如此，但没有谏阻的胆量。秦王李世民劝谏说："戎狄造成祸患，从古时候起，就时有发生。陛下凭着自己的圣明英武，创建新的王朝，统辖着中国的领土，拥有上百万的精锐兵马，所向无敌，怎么能够因有胡人搅扰边境，便连忙迁徙都城来躲避他们，给举国臣民留下羞辱，让后世来讥笑陛下呢？那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员将领，尚且决心消灭匈奴，何况我还愧居藩王之位呢！希望陛下给我几年时间，请让我把绳索套在颉利的脖子上，将他送到宫阙之下。如果不能获得成功，那时再迁徙都城，也为时不晚。"高祖说："讲得好。"李建成说："当年樊哙打算率领十万兵马在匈奴人中间纵横驰骋，秦王的话该不会是与樊哙相似的吧！"李世民说："面对的情况各有区别，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法也不相同。樊哙那小子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不会超过十年时间，我肯定能够将沙漠以北地区平定下来，这可并不是凭空妄言的啊！"于是，高祖不再迁徙都城。李建成与嫔妃因而共同诬陷李世民说："虽然突厥屡次造成边疆上

的祸患，但是只要他们得到财物就会撤退。秦王表面上假托抵御突厥的名义，实际上是打算总揽兵权，成就他篡夺帝位的阴谋罢了！”

上校猎城南，太子、秦、齐王皆从，上命三子驰射角胜。建成有胡马，肥壮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顾谓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建成闻之，因令妃嫔谮之于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后召世民入，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顿首，请下法司案验。上怒不解，会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闰月，己未，诏世民、元吉将兵出豳州以御突厥，上饯之于兰池。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高祖在京城南面设场围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都随同前往，高祖让这三个儿子骑马射猎，角逐胜负。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但是喜欢尥蹶子，李建成将这匹胡马交给李世民说：“这匹马跑得很快，能够越过几丈宽的涧水。弟弟善于骑马，骑上它试一试吧。”李世民骑着这匹胡马追逐野鹿，胡马忽然尥起后蹶，李世民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立定，胡马站起来以后，李世民便再次骑到这匹马上，这样连续发生了三次。李世民回过头来看着宇文士及说：“他打算借助这匹胡马杀害我，但是生死是命运主宰着的，难道他能够伤害我什么吗？”李建成听到此言，于是让嫔妃向高祖诬陷李世民说：“秦王自称：上天授命于我，正要让我去当天下的共主哩，怎么会白白死去呢！”高祖非常生气，先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叫来，然后又把李世民叫来，责备他说：“谁是天子，自然会有上天授命于他，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够谋求的。你谋求帝位怎么这般急切呢！”李世民摘去王冠，伏地叩头，请求将自己交付执法部门查讯证实，高祖仍然怒气不息。适逢有关部门奏称突厥前来侵扰，高祖这才改变了生气的脸色，转而劝勉李世民，让他戴上王冠，系好腰带，与他商议对付突厥的办法。闰七月，己未（二十一日），高祖颁诏命令李世民与李元吉率领兵马由豳州进发，前去抵御突厥，在兰池为他们饯行。每当发生敌

情，高祖总是命令李世民前去讨伐敌人，但在战事平息以后，高祖对李世民的猜疑却越发严重了。

[16]初，隋末京兆韦仁寿为蜀郡司法书佐，所论囚至市，犹西向为仁寿礼佛然后死。唐兴，弘达帅西南夷内附。朝廷遣使抚之，类皆贪纵，远民患之，有叛者。仁寿时为州都督长史，上闻其名，命检校南宁州都督，寄治越，使之岁一至其地慰抚之。仁寿性宽厚，有识度，既受命，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历数千里，蛮、夷豪帅皆望风归附，来见仁寿。仁寿承制置七州、十五县，各以其豪帅为刺史、县令，法令清肃，蛮、夷悦服。将还，豪帅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宁，何为遽去？"仁寿以城池未立为辞。蛮、夷即相帅为仁寿筑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寿乃曰："吾受诏但令巡抚，不敢擅留。"蛮、夷号泣送之，因各遣子弟入贡。壬戌，仁寿还朝，上大悦，命仁寿徙镇南宁，以兵戍之。

[16]当初，隋朝末年京兆人韦仁寿担任蜀郡的司法参军，经他定罪处死的囚犯在绑赴闹市行刑的时候，还要面向西方替韦仁寿拜佛求福以后，才肯受死。唐朝兴起以后，弘达率领西南地区的夷人归附朝廷。朝廷派出的安抚西南夷人的使者，大都贪婪无度，边地的百姓将使者视为祸患，还发生了叛离朝廷的事件。当时，韦仁寿担任州都督长史，高祖得知他的名声以后，便任命他为检校南宁州都督，将官署所在地暂设在越，让他每年一次，前往南宁州抚慰当地的夷人。韦仁寿性情宽和仁厚，既有见识，又有度量。他接受任命以后，带领士兵五百人来到西洱河，走遍辖境内的数千里地，当地蛮人、夷人豪强的首领纷纷向望风采，表示归附，前来会见韦仁寿。韦仁寿遵照制命在当地设置了七个州，下辖十五个县，分别任命当地豪强的首领为刺史和县令。他实行的法令清明整肃，蛮人与夷人都心悦诚服。韦仁寿准备返回越时，豪强的首领们都说："天子派遣您担任南宁州的都督，您为什么忙着离去？"韦仁寿托称南宁州并没有修筑城池。蛮人、夷人当即聚合起来，为韦仁寿修筑南宁州城，建造韦仁寿的官署与住处，只用了十天时间，便竣工了。韦仁寿这才说："根据我所接受的诏命，只让我前来巡视抚慰，所以我不敢擅自留在这里。"蛮人、夷人哭泣着为他送行，于是分别派遣子弟入朝进贡。壬戌（二十四日），韦仁寿回

到朝廷，高祖非常高兴，便命令韦仁寿迁移到南宁州坐镇，并带兵戍守南宁州城。

[17]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17]苑君璋引领突厥侵犯朔州。

[18]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18]八月，戊辰（初一），突厥侵犯原州。

[19]己巳，吐谷浑寇鄯州。

[19]己巳（初二），吐谷浑侵犯鄯州。

[20]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师戒严。戊寅，寇绥州，刺史刘大俱击却之。

[20]壬申（初五），突厥侵犯忻州。丙子（初九），突厥侵犯并州，京城严密防备。戊寅（十一日），突厥侵犯绥州，绥州刺史刘大俱将突厥击退。

是时，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连营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会关中久雨，粮运阻绝，士卒疲于征役，器械顿弊，朝廷及军中咸以为忧。世民与虏遇于豳州，勒兵将战。己卯，可汗帅万余骑奄至城西，陈于五陇阪，将士震恐。世民谓元吉曰："今虏骑凭陵，不可示之以怯，当与之一战，汝能与我俱乎？"元吉惧曰："虏形势如此，奈何轻出，万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当独往，汝留此观之。"世民乃帅骑驰诣虏陈，告之曰："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斗，独出与我斗；若以众来，我直以此百骑相当耳。"颉利不之测，笑而不应。世民又前，遣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应。世民又前，将渡沟水，颉利见世民轻出，又闻香火之言，疑突利与世民有谋，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须渡，我无他意，更欲与王申固盟约耳。"乃引兵稍却。是后霖雨益甚，世民谓诸将曰："虏所恃者弓矢耳，今积雨弥时，筋胶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飞鸟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劳，此而不乘，将复何待！"乃潜师夜出，冒雨而进，突厥大惊。世民又遣说突利以利害，突利悦，听命。颉利欲战，突利不可，乃遣突利与其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来见世民，

请和亲，世民许之。思摩，颉利之从叔也。突利因自托于世民，请结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抚之，与盟而去。

这时候，颉利、突利两可汗率领全国兵马前来侵犯，兵营相互连接着向南进军，秦王李世民带领兵马抵御敌兵。适逢关中地区多日降雨不止，粮食运输被隔断，将士们因行军跋涉而疲惫不堪，军用器械钝损破败，朝廷百官与军中将领都为此担忧。李世民在豳州与突厥遭遇，准备率领兵马接战。己卯（十二日），突厥可汗率领骑兵一万多人突然来到豳州城的西面，在五陇阪布成阵势，唐军将士惊恐不安。李世民对李元吉说："现在突厥进逼我军，我军不能够向他们显示出畏缩不前的样子来，应当与他们大战一场，你能够与我一同前去迎敌吗？"李元吉害怕地说："突厥军队的阵势这样盛大，怎么能够轻易出击呢？万一交战失利，后悔还来得及吗！"李世民说："既然你不敢前去，我就独自前往，你留在这里看我的吧。"于是，李世民便率领骑兵疾驰到突厥的军阵前面，告诉他们说："我国与可汗议和，结为姻亲，为什么违背盟约，深入到我国的领土中来！我就是秦王，如果可汗能够比武，就独自出来与我比武；倘若可汗让大家一齐上，我就只有用这一百名骑兵来抵挡了。"颉利摸不清李世民的底细，只是笑了一笑，并不回答。李世民又向前推进，派遣骑兵告诉突利说："以往你与我订有盟约，约定在发生急难的时候互相援救。现在你却率领兵马攻打我，怎么连一点盟誓的情份都不讲呢！"突利也没有回答。李世民再次向前推进，准备渡过一条河沟，颉利看到李世民轻易出战，又听到他关于订盟立誓的话，怀疑突利与李世民另有计谋，便派人阻止李世民说："秦王不必渡过河沟，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打算与秦王重申并加强原有的盟约罢了。"于是，颉利率领兵马略微后退。此后，连绵大雨愈发落个不停，李世民对各位将领说："突厥所仗恃着的是弓箭，现在雨水经久不息，筋弦松弛，胶性失粘，弓就不能够使用了，这使他们像飞鸟折断了翅膀一样。我们居住在房屋里，吃熟食，兵器锐利，可以养精蓄锐，相机制服疲乏的敌军。假如对这一时机都不加利用，还准备等待什么样的时机呢！"于是，李世民在夜间暗中出兵，冒雨前进，突厥大为震惊。李世民又派人向突利陈述利弊得失，突利很高兴，愿意服从命令。颉利打算出战，突利不同意，颉利这才派遣突利和他的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前来会见李世民，请求通和修好，李世民答应了他们。阿史那思摩是颉利的堂叔。突利于是主动依托李世民，

请求与李世民结拜成兄弟。李世民也以恩情安抚他，与他立下盟约，突利这才离去。

庚寅，岐州刺史柴绍破突厥于杜阳谷。

庚寅（二十三日），岐州刺史柴绍在杜阳谷打败突厥。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见，上引升御榻，慰劳之。思摩貌类胡，不类突厥，故处罗疑其非阿史那种，历处罗、颉利世，常为夹毕特勒，终不得典兵为设。既入朝，赐爵和顺王。

壬申（五日），突厥阿史那思摩入京朝见，高祖招他到御榻前面，好言安慰他。阿史那思摩的相貌很像胡人，而不像突厥人，所以处罗可汗怀疑他不是出于阿史那种族。阿史那思摩历经处罗可汗和颉利可汗两代，经常担任夹毕特勒，终竟没有能够掌管军事，设立牙帐。阿史那思摩入京朝见以后，高祖赐给他和顺王的爵位。

丁酉，遣左仆射裴寂使于突厥。

丁酉（三十日），高祖派遣左仆射裴寂出使突厥。

[21]九月，癸卯，日南人姜子路反，交州都督王志远击破之。

[21]九月，癸卯（初六），日南人姜子路反叛朝廷，交州都督王志远将他打败。

[22]癸卯，突厥寇绥州，都督刘大俱击破之，获特勒三人。

[22]癸卯（初六），突厥侵犯绥州，绥州都督刘大俱打败了他们，捉获了三名特勒。

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冬季，十月，己巳（初三），突厥侵犯甘州。

[23]辛未，上校猎于之南山；癸酉，幸终南。

[23]辛未（初五），高祖在县境内的终南山下设场围猎。癸酉（初七），高祖前往终南山。

[24]吐谷浑及羌人寇叠州，陷合川。

[24]吐谷浑与羌人侵犯叠州，攻陷合川。

[25]丙子，上幸楼观，谒老子祠；癸未，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十一月，丁卯，上幸龙跃宫；庚午，还宫。

[25]丙子（初十），高祖前往楼观，拜谒老子祠。癸未（十七日），用牛、羊、豕三牲祭祀隋文帝的陵墓。十一月，丁卯（疑误），前往龙跃宫。庚午（疑误），高祖回宫。

[26]太子詹事裴矩权检校侍中。

[26]太子詹事裴矩代理检校侍中。

八年（乙酉、625）

八年（乙酉，公元625年）

[1]春，正月，丙辰，以寿州都督张镇周为舒州都督。镇周以舒州本其乡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召亲戚故人，与之酣宴，散发箕踞，如为布衣时，凡十日。既而分赠金帛，泣，与之别，曰："今日张镇周犹得与故人欢饮，明日之后，则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礼隔，不得复为交游。"自是亲戚矿人犯法，一无所纵，境内肃然。

[1]春季，正月，丙辰（二十一日），高祖任命寿州都督张镇周为舒州都督。张镇周因舒州本是自己的家乡，所以在来到舒州以后，便回到往日的住宅中，买来许多酒菜，叫来亲戚朋友，与他们尽情宴饮。张镇周解开头发，箕踞而坐，就像他身为平民的时候一样，总共这样度过了十天。接着，张镇周将金银布帛分别赠送给亲戚朋友，哭泣着向他们告别说："今天我张镇周还能够与往日的朋友们欢乐地饮酒，明天以后，我就是治理百姓的舒州都督了，官府与百姓之间的礼法上下悬隔，我就不能够再与大家交往了。"从这以后，如果亲戚朋友触犯法令，他全不肯纵容。于是，辖境之内，风气整肃。

[2]丁巳，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徇夏州地。

[2]丁巳（二十二日），高祖派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夺取夏州地区。

[3]吐谷浑寇叠州。

[3]吐谷浑侵犯叠州。

[4]是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4]本月，突厥与吐谷浑分别请求与唐建立贸易关系，高祖都下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此之前，中原地区历经丧亡祸乱，百姓缺少耕

牛。至此，借助与突厥吐谷浑开展边疆贸易，中原的各种牲畜又遍布原野了。

[5]夏，四月，乙亥，党项寇渭州。

[5]夏季，四月，乙亥（十二日），党项侵犯渭州。

[6]甲申，上幸县，校猎于甘谷，营太和宫于终南山；丙戌，还宫。

[6]甲申（二十一日），高祖前往县，在甘谷设场围猎，于终南山营建太和宫。丙戌（二十三日），高祖回宫。

[7]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上谓裴矩曰："西突厥道远，缓急不能相助，今求婚，何如？"对曰："今北狄方强，为国家今日计，且当远交而近攻，臣谓宜许其婚以威颉利；俟数年之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上从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喜。道立，上之从子也。

[7]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派遣使者请求通婚，高祖对裴矩说："西突厥与我们相距甚为遥远，一旦发生危急，无法前来援助。现在西突厥请求通婚，应当怎样对待？"裴矩回答说："现在北狄正在强盛，为国家当前的利益着想，应当姑且交好远邦，攻伐近国，我认为应当答应与西突厥通婚，以便威慑颉利。待到数年以后，中原地区完好殷实，足以抵御北狄族的时候，然后再从容不迫地考虑适宜的对策。"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高平王李道立前往西突厥国，统叶护非常高兴。李道立是高祖的侄子。

[8]初，上以天下大定，罢十二军。既而突厥为寇不已，辛亥，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

[8]当初，高祖认为天下完全平定了，便罢除了十二军的建制。不久，由于突厥不停地前来侵犯，辛亥（疑误），又重新设置十二军，任命太常卿窦诞等人为将军，选择操练兵马，计议大规模地进击突厥。

[9]甲寅，凉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袭都督府，入子城；长史刘君杰击破之。

[9]甲寅（疑误），凉州胡人睦伽陀带领突厥袭击凉州都督府，攻入小城，凉州长史刘君杰将他们击败。

[10]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宫。

[10]六月，甲子（初二），高祖来到太和宫。

[11]丙子，遣燕郡王李艺屯华亭县及弹筝峡，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以备突厥。

[11]丙子（十四日），高祖派遣燕郡王李艺在华亭县及弹筝峡驻兵，派遣水部郎中姜行本切断石岭的通路，以便防备突厥。

丙戌，颉利可汗寇灵州。丁亥，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以御之，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先是，上与突厥书用敌国礼，秋，七月，甲辰，上谓侍臣曰："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

丙戌（二十四日），颉利可汗侵犯灵州。丁亥（二十五日），高祖任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抵御突厥，任命中书侍郎温彦博为行军长史。在此之前，高祖写给突厥的国书，用的是地位相当的国家间的礼节。秋季，七月，甲辰（十二日），高祖对随侍的官员说："突厥贪得无厌，朕准备征讨他们。从现在起，对他们不要再写国书，一概采用诏书敕令。"

[12]丙午，车驾还宫。

[12]高祖的车驾返回宫中。

[13]己酉，突厥颉利可汗寇相州。

[13]己酉（十七日），突厥颉利可汗侵犯相州。

[14]睦伽陀攻武兴。

[14]睦伽陀进攻武兴。

[15]丙辰，代州都督蔺与突厥战于新城，不利；复命行军总管张瑾屯石岭，李高迁趋大谷以御之。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备突厥。

[15]丙辰（二十四日），代州都督蔺在新城与突厥交战失利。高祖又命令行军总管张瑾在石岭驻兵。命令李高迁奔赴大谷，抵御突厥。丁巳（二十五日），高祖命令秦王李世民前往蒲州驻兵，以便防备突厥。

八月，壬戌，突厥逾石岭，寇并州；癸亥，寇灵州；丁卯，寇潞、沁、韩三州。

八月，壬戌（初一），突厥越过石岭，侵犯并州；癸亥（初二），侵犯灵州；丁卯（初六），侵犯潞、沁、韩三州。

[16]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击睦伽陀于且渠川，破之。

[16]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在且渠川进击睦伽陀，并将他打败。

[17]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屯太行，以御突厥。颉利可汗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为虏所执，虏以彦博职在机近，问以国家兵粮虚实，彦博不对，虏迁之阴山。庚辰，突厥寇灵武。甲申，灵州都督任城王道宗击破之。丙戌，突厥寇绥州。丁亥，颉利可汗遣使请和而退。

[17]高祖颁诏命令大都督李靖由潞州道出兵，命令行军总管任在太行山驻兵，以便抵御突厥。颉利可汗率领十多万兵马大规模地虏掠朔州。壬申（十一日），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在太谷与突厥交战，全军覆没，张瑾逃脱出来，投奔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被突厥俘获，突厥认为温彦博的职务处于机密近要的地位，便向他询问国家的兵力与粮储情况，温彦博不肯回答，突厥便将他流放到阴山。庚辰（十九日），突厥侵犯灵武。甲申（二十三日），灵州都督任城王李道宗将突厥击败。丙戌（二十五日），突厥侵犯绥州。丁亥（二十六日），颉利可汗派遣使者请求讲和，于是便撤退了。

九月，癸巳，突厥没贺咄设陷并州一县，丙申，代州都督蔺击破之。

九月，癸巳（初二），突厥的没贺咄设攻陷了并州的一个县。丙申（初五），代州都督蔺将突厥击败。

[18]癸卯，初令太府检校诸州权量。

[18]癸卯（十二日），高祖初次命令太府检查核实各州的度量衡器具。

[19]丙午，右领军将军王君廓破突厥于豳州，俘斩二千余人。

[19]丙午（十五日），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在豳州打败突厥，俘获斩杀了两千多人。

突厥寇蔺州。

突厥侵犯蔺州。

[20]冬，十月，壬申，吐谷浑寇叠州，遣扶州刺史蒋善合救之。

[20]冬季，十月，壬申（十一日），吐谷浑侵犯叠州，高祖派遣扶州刺史蒋善合援救叠州。

[21]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绍救之。

[21]戊寅（十七日），突厥侵犯鄯州，高祖派遣霍公柴绍援救鄯州。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十一月，辛卯朔（初一），高祖前往宜州。

[22]权检校侍中裴矩罢判黄门侍郎。

[22]代理检校侍中裴矩被罢免为判黄门侍郎。

[23]戊戌，突厥寇彭州。

[23]戊戌（初八），突厥侵犯彭州。

[24]庚子，以天策司马宇文士及权检校侍中。

[24]庚子（初十），高祖任命天策司马宇文士及为代理检校侍中。

[25]辛丑，徙蜀王元轨为吴王，汉王元庆为陈王。

[25]辛丑（十一日），高祖将蜀王李元轨改封为吴王，将汉王李元庆改封为陈王。

[26]癸卯，加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

[26]癸卯（十三日），高祖加封秦王李世民为中书令，加封齐王李元吉为侍中。

[27]丙午，吐谷浑寇岷州。

[27]丙午（十六日），吐谷浑侵犯岷州。

[28]戊申，眉州山獠反。

[28]戊申（十六日），眉州山獠反叛朝廷。

[29]十二月，辛酉，上还至京师。

[29]十二月，辛酉（初一），高祖回到京城。

[30]庚辰，上校猎于鸣犊泉；辛巳，还宫。

[30]庚辰（二十日），高祖在鸣犊泉设场围猎。辛巳（二十一日），高祖回宫。

[31]以襄邑王神符检校扬州大都督。始自丹杨徙州府及居民于江北。

[31]高祖任命襄邑王李神符为检校扬州大都督。开始将州府及居民从丹杨迁移到长江北岸。

九年（丙戌、626）

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1]春，正月，己亥，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

[1]春季，正月，己亥（初十），高祖颁诏，命令太常少卿祖孝孙等人重新制定雅乐。

[2]甲寅，以左仆射裴寂为司空，日遣员外郎一人更直其第。

[2]甲寅（二十五日），高祖任命左仆射裴寂为司空，每天派遣一名员外郎轮番到他的宅第中值班。

[3]二月，庚申，以齐王元吉为司徒。

[3]二月，庚申（初一），高祖任命齐王李元吉为司徒。

[4]丙子，初令州县祀社稷，又令士民里相从立社。各申祈报，用洽乡党之欢。戊寅，上祀社稷。

[4]丙子（十七日），高祖初次让州县祭祀土地五谷之神，还让百姓以乡里为单位，设立土地神庙，分别举行春祈丰年、秋报神功的祭祀活动，用以协调乡里百姓的乐趣。戊寅（十九日），高祖祭祀土地五谷之神。

[5]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将军杨毛击之。

[5]丁亥（二十八日）突厥侵犯原州，高祖派遣折威将军杨毛进击突厥。

[6]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壬辰，还宫。

[6]三月，庚寅（初二），高祖来到昆明池。壬辰，高祖回宫。

[7]癸巳，吐谷浑、党项寇岷州。

[7]癸巳（初五），吐谷浑与党项侵犯岷州。

[8]戊戌，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击眉州叛獠，破之。

[8]戊戌（初十），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进击眉州反叛朝廷的獠人，并且打败了他们。

[9]壬寅，梁师都寇边，陷静难镇。

[9]壬寅（十四日），梁师都侵犯边疆地区，攻陷了静难镇。

[10]丙午，上幸周氏陂。

[10]丙午（二十八日），高祖来到周氏陂。

[11]辛亥，突厥寇灵州。

[11]辛亥（二十三日），突厥侵犯灵州。

[12]乙卯，车驾还宫。

[12]乙卯（二十七日），高祖的车驾返回宫中。

[13]癸丑，南海公欧阳胤奉使在突厥，帅其徒五十人谋掩袭可汗牙帐；事泄，突厥囚之。

[13]癸丑（二十五日），南海公欧阳胤奉命出使，正在突厥，他率领属下五十人谋划突然袭击可汗的牙帐，结果事情泄露，突厥将他囚禁起来。

[14]丁巳，突厥寇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击走之。

[14]丁巳（二十九日），突厥侵犯凉州，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反击并赶走了他们。

[15]戊午，郭行方击叛獠于洪、雅二州，大破之，俘男女五千口。

[15]戊午（三十日），郭行方在洪州与雅州两地进击反叛朝廷的獠人，并大败獠人，俘获了獠人男女五千口。

[16]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泾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汁战于灵州之硖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16]夏季，四月，丁卯（初九），突厥侵犯朔州。庚午（十二日），突厥侵犯原州。癸酉（十五日），突厥侵犯泾州。戊寅（二十日），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在灵州的硖口交战，从早晨起，直打到申时，突厥才回军撤退。

[17]太史令傅奕上疏请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愚夫，诈欺庸品。乃追忏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万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

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有造为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入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羲、农，至于有汉，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齐襄，足为明镜。今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竞为厌魅，迷惑万姓。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窃见齐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为诸僧附会宰相，对朝谗毁，诸尼依托妃、主，潜行谤，子佗竟被囚系，刑于都市。周武平齐，制封其墓。臣虽不敏，窃慕其踪。”

[17]太史令傅奕进上奏疏，请求废除佛法说：“佛祖生在西域，言词怪诞，远离中国，所以汉朝译佛经，任意假托。佛教让不忠于君主、不孝敬父母的人落发为僧，于是对君主与父母仅仅拱手行礼；使懒散游荡、不务正业的人改穿僧装，因而就可以逃脱租税负担。佛教虚假地开启了地狱、饿鬼、畜牲三恶道的教义，又错误地加入人、天、阿修罗，扩充为六道轮回之说，以此恫吓愚昧无知的男子，欺骗平庸鄙陋的人们。于是佛教让人们追悔已往的罪过，凭空规划未来的福缘；让人们布施一万钱，便希望得到一万倍的回报；让人们持守斋戒一天，便企图得到一百天的口粮。这就使愚蠢迷惘的人们虚诞地追求功德之举，对科条禁令肆无忌惮，轻率地触犯典章制度。有些人起初去做大恶大逆的事情，待到自已落入法网以后，这才在监牢中礼拜佛祖，图谋免除自己的罪恶。况且，生存与死亡，长寿与短命由自然法则主宰，施行刑罚或恩德的权柄由君主掌握，贫穷与富有、高贵与卑贱由人们建立的功劳业绩所招致。然而，愚蠢的僧人假托名义，进行诈骗，一概说成是由佛造成的。可见，佛教窃取君主的权威，独揽自然创造化育的伟力，他们的作为损害朝政，这实在是令人可悲的了！自伏羲、神农以下，以至于汉朝，从来没有佛法存在，但君主贤明，臣下忠诚，国运长远，历时经久。汉明帝在位时期开始设立佛像这一胡人的神明，西域的僧人自然就要传播佛法。在西晋以前，国家设有严厉的法令条规，不允许中国百姓擅自去做剃发为僧的事情。及

至前秦苻氏、后赵石氏在位时期以来，羌人与胡人搅乱了中华的秩序，君主昏庸，臣下奸佞，朝政残暴，国运短促，梁武帝、北齐文襄帝的下场，值得借鉴。现在，全国的僧人与尼姑的数量，超过了十万人，他们剪裁文缯彩帛，装饰打扮泥土制作的佛像，争相以诅咒之术压伏鬼魅，以此迷惑百姓。请让僧人与尼姑各自婚配，就会成为十万多户人家。他们生男育女，经过十年的生长养育，十二年的教育训导，可以使兵源充足。全国免除了资财逐渐遭受侵吞的祸殃，百姓懂得了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妖言惑众的风气就会自然革除，淳厚质朴的习俗就会重新兴起。我私下里看到北齐朝章仇子佗的表章说：‘僧人与尼姑人数众多，就会浪费损耗国家的资财；建造寺塔挥霍无度，就会白白耗费金银布帛。’由于诸僧人依附宰相，在朝廷上公然恶言诋毁他，诸尼姑倚傍王妃与公主，偷偷地非议埋怨他，章仇子佗竟然被囚禁起来，结果在都城的闹市中被杀害了。北周武帝平定北齐以后，颁布制书为他的坟墓培土。我自愧不才，私下里还是仰慕他的行为的。”

上诏百官议其事，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言合理。萧曰：“佛，圣人也，而奕非之；非圣人者无法，当治其罪。”奕曰：“人之大伦，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萧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之谓矣！”不能对，但合手曰：“地狱之设，正为是人！”

高祖下诏令百官计议这件事情，只有太仆卿张道源声称傅奕讲得合乎道理。萧说：“佛是圣人，傅奕却要非难佛，非难圣人的人目无法纪，应当惩治他的罪过。”傅奕说：“人们的伦常大道，没有比君主与父亲更为重要的了。佛作为嫡长世子却背叛了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平民却拒不执行天子的命令。萧并不是从空桑中无父而生，却遵从目无父亲的宗教。非难孝道的人目无父母，说的就是萧这样的人。”萧无言以对，只好两手合十说：“设置地狱，正是为了此人！”

上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观邻接廛邸，混杂屠沽，辛巳，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

高祖也憎恶僧人和道士逃避赋税和徭役，不遵守本教的戒律，完全像傅奕所讲的那样。再加上寺院、道观与市肆民居相连，与屠户酒店混杂在一起，辛巳（二十三日），高祖颁诏，命令有关部门淘汰全国的僧人、尼姑和男女道士，将那些专心勤奋修行的人，迁居到较大的寺院道观中去，供给他们衣服与食品，不要使他们缺少什么。对那些庸俗猥琐、粗疏丑恶的人，勒令他们全部停止修行，强制他们返回家乡。京城保留寺院三所、道观两所，各州分别保留寺院道观各一所，其余的寺院道观一律罢除。

傅奕性谨密，既职在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

傅奕生性谨慎细密，在担任观测天象的职务以后，断绝了与朋友的交往。他奏报的自然灾害与自然的反常现象，底稿全部焚毁，没有人能够知道。

[18]癸未，突厥寇西会州。

[18]癸未（二十五日），突厥侵犯西会州。

[19]五月，戊子，虔州胡成郎等杀长史，叛归梁师都；都督刘追斩之。

[19]五月，戊子（初一），虔州胡人成郎等人杀死长史，背叛朝廷归附梁师都，虔州都督刘追击并斩杀了他们。

[20]壬辰，党项寇廓州。

[20]壬辰（初五），党项侵犯廓州。

[21]戊戌，突厥寇秦州。

[21]戊戌（十一日），突厥侵犯秦州。

[22]壬寅，越州人卢南反，杀刺史宁道明。

[22]壬寅（十五日），越州人卢南反叛朝廷，杀死越州刺史宁道明。

[23]丙午，吐谷浑、党项寇河州。

[23]丙午（十九日），吐谷浑与党项侵犯河州。

[24]突厥寇兰州。

[24]突厥侵犯兰州。

[25]丙辰，遣平道将军柴绍将兵击胡。

[25]丙辰（二十九日），高祖派遣平道将军柴绍率领兵马进击胡人。

[26]六月，丁巳，太白经天。

[26]六月，丁巳（初一），金星白天出现在天空正南方的午位。

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谋不轨，下吏考验；亮终无言，乃释之，使还洛阳。

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结下嫌隙以后，认为洛阳地势优越便利，担心一时发生变故，打算离京防守此地，所以就让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派秦王府车骑将军荥阳人张亮率领亲信王保等一千多人前往洛阳，暗中结交山东的杰出人士，等待时势的变化，拿出大量的金银布帛，任凭他们使用。李元吉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被交付法官考察验证。张亮到底不发一言，朝廷便释放了他，让他返回洛阳。

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上幸西宫，问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因谓世民曰："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辞以不欲远离膝下，上曰："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数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说上，上意遂移，事复中止。

李建成在夜间叫来李世民，与他饮酒，以经过鸩羽浸泡的毒酒毒害他。李世民突然心脏痛楚，吐了几升血，淮安王李神通搀扶着他返回西宫。高祖来到西宫，询问李世民的病情，命令李建成说："秦王平素不善于饮酒，从今以后，你不能够再与他夜间饮酒。"高祖因而对李世

民说："第一个提出反隋的谋略，消灭平定国内的敌人，这都是你的功劳。我打算将你立为 继承人，你却坚决推辞掉了。而且，建成年纪最大，作为继承人，为时已久，我也不忍心削去他的权力啊。我看你们兄弟似乎难以相容，你们一起住在京城里面，肯定要发生纷争，我应当派你返回行台，让你留居洛阳，陕州以东的广大地区都由你主持。我还要让你设置天子的旌旗，一如汉梁孝王开创的先例。"李世民哭泣着，以不愿意远离高祖膝下为理由，表示推辞。高祖说："天下都是一家。东都和西都两地，路程很近，只要我想念你，便可动身前去，你不用烦恼悲伤。"李世民准备出发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商议说："如果秦王到了洛阳，拥有土地与军队，便再也不能够控制了。不如将他留在长安，这样他就只是一个独夫而已，捉取他也就容易了。"于是，他们暗中让好几个人以密封的奏章上奏皇帝，声称："秦王身边的人们得知秦王前往洛阳的消息以后，无不欢喜雀跃。察看李世民的意向，恐怕他不会再回来了。"他们还指使高祖宠信的官员以秦王去留的得失利弊来劝说高祖，高祖便改变了主意，秦王前往洛阳的事情又半途搁置了。

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

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日夜不停地向高祖诬陷李世民，高祖信以为真，便准备惩治李世民。陈叔达进谏说："秦王为全国立下了巨大的功劳，是不能够废黜的。况且，他性情刚烈，倘若加以折辱贬斥，恐怕经受不住内心的忧伤愤郁，一旦染上难以测知的疾病，陛下后悔还来得及吗！"于是，高祖没有处罚李世民。李元吉暗中请求杀掉秦王李世民，高祖说："他立下了平定天下的功劳，而他犯罪的事实并不显著，用什么作借口呢？"李元吉说："秦王刚刚平定东都洛阳的时候，观望形势，不肯返回，散发钱财布帛，以便树立个人的恩德，又违背陛下的命令，不是造反，又是什么！只应该赶紧将他杀掉，何必担心找不到借口！"高祖没有回答他。

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谓比部郎中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怀此久矣，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乃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秦王府所属的官员人人忧虑，个个恐惧，不知所措。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说：“现在仇怨已经造成，一旦祸患暗发，岂只是秦王府不可收拾，实际上便是国家的存亡都成问题。不如劝说秦王采取周公平定管叔与蔡叔的行动，以便安定皇室与国家。存亡的枢机，形势的危急，就在今天！”长孙无忌说：“我有这一想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只是不敢讲出口来。现在你说的这一席话，正好符合我的心愿。请让我为您禀告秦王。”于是，长孙无忌进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传召房玄龄计议此事，房玄龄说：“大王的功劳足以遮盖天地，应当继承皇帝的伟大勋业。现在大王心怀忧虑戒惧，正是上天在帮助大王啊。希望大王不要疑惑不定了。”于是，房玄龄与秦王府属杜如晦共同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与李元吉。

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以书招之曰：“愿迂长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辞曰：“敬德，蓬户瓮牖之人，遭隋末乱离，久沦逆地，罪不容诛。秦王赐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当杀身以为报；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交殿下，乃是贰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与之绝。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不然，祸将及公。”既而元吉使壮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开重门，安卧不动，刺客屡至其庭，终不敢入。元吉乃谮敬德于上，下诏狱讯治，将杀之，世民固请，得免。又谮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出为康州刺史。知节谓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又以金帛诱右二护军段志玄，志玄不从。建成谓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皆谮之于上而逐之。

由于秦王府拥有许多骁勇的将领，李建成与李元吉打算引诱他们为己所用，便暗中将一车金银器物赠送给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且写就一封书信招引他说：“希望得到您的屈驾眷顾，以便加深我们之间的布衣之交。”尉迟敬德推辞说：“我是编蓬为户、破瓮作窗人家的小民，遇到隋朝末年战乱不息、百姓流亡的时局，长期沦落在抗拒朝廷的境地里，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秦王赐给我再生的恩典，现在我又在秦王府注册为官，只应当以死报答秦王。我没有为殿下立过尺寸之功，不敢凭空接受殿下如此丰厚的赏赐。倘若我私自与殿下交往，就是对秦王怀有二心，就是因贪图财利而忘掉忠义，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什么用处呢！”李建成大怒，便与他断绝了往来。尉迟敬德将此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说：“您的心就像山岳那样坚实牢靠，即使他赠送给您的金子堆积得顶住了北斗星，我知道您的心还是不会动摇的。他赠给您什么，您就接受什么，这又有什么值得猜疑的呢！况且，这样做能够了解他的阴谋，难道不是一个上好的计策吗！否则，祸事就将降临到您的头上了。”不久，李元吉指使勇士在夜间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将层层门户敞开，自己安然躺着不动，刺客屡次来到他的院子，终究没敢进屋。于是，李元吉向高祖诬陷尉迟敬德，敬德被关进奉诏命特设的监狱里审问处治，准备将他杀掉，由于李世民再三请求保全他的生命，这才得以不死。李元吉又诬陷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高祖将他外放为康州刺史。程知节对李世民说：“大王的辅佐之臣快走光了，大王自身又怎么能够长久呢！我誓死不离开京城，希望大王及早将计策决定下来。”李元吉又用金银布帛引诱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不肯从命。李建成对李元吉说：“在秦王府有智谋才略的人物中，值得畏惧的是房玄龄和杜如晦。”李建成与李元吉又向高祖诬陷他们二人，使他们遭到斥逐。

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世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李世民的亲信只剩下长孙无忌还留在秦王府中，他与他的舅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三水人侯君集以及尉迟敬德等人，日以继夜地劝说李世民诛讨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犹豫不决。李世民向灵

州大都督李靖问计，李靖推辞了；又向行军总管李世问计，李世也推辞了。从此，李世民便器重他们二人了。

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率更丞王密告世民曰："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敬德曰："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适逢突厥郁射设带领数万骑兵驻扎在黄河以南，进入边塞，包围乌城，李建成便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督率各军北征突厥。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李元吉督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前去援救乌城。李元吉请求让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以及秦王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人与自己一同前往，检阅并挑选秦王军中精悍勇锐的将士，来增强李元吉的军队。率更丞王秘密禀告李世民说："太子对齐王说：'现在，你已经得到秦王骁勇的将领和精悍的士兵，拥有数万人马了。我与秦王在昆明池为你饯行，让勇士就在帐幕里摧折秦王的身体，将他杀死，上奏时就说他暴病身亡，皇上该不会不相信。我自当让人进言申说，使皇上将国家事务交给我。尉迟敬德等人被你掌握以后，应该将他们悉数活埋，有谁敢不服呢！'"李世民将王的话告诉了长孙无忌等人，长孙无忌等人劝说李世民在事发以前设法对付他们。李世民叹息着说："骨肉相互残杀，是古往今来的大丑事。我诚然知道

祸事即将来临，但我打算在祸事发动以后，再仗义讨伐他们，这不也是可以的吗！”尉迟敬德说：“作为人们的常情，有谁能够舍得死去！现在大家誓死拥戴大王，这是上天所授。祸患的机括就要发动，大王却仍旧态度安然，不为此事担忧。即使大王把自己看得很轻，又怎么对得起宗庙社稷呢！如果大王不肯采用我的主张，我就准备逃身荒野了。我是不能够留在大王身边，拱手任人宰割的！”长孙无忌说：“如果大王不肯听从尉迟敬德的主张，事情现在便没有指望了。尉迟敬德等人肯定不会再追随大王，我也应当跟着他们离开大王，不能够再事奉大王了！”李世民说：“我讲的意见也不能够完全舍弃，您再计议一下吧。”尉迟敬德说：“如今大王处理事情犹豫不定，这是不明智的；面临危难，不能决断，这是不果敢的。况且，大王平时畜养的八百多名勇士，凡是在外面的，现在已经进入宫中，他们穿好衣甲，握着兵器，起事的形势已经形成，大王怎么能够制止得住呢！”

世民访之府僚，皆曰：“齐王凶戾，终不肯事其兄。比闻护军薛实尝谓齐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终主唐祀’齐王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彼与太子谋乱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乱心无厌，何所不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以大王之贤，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张公谨自外来，取龟投地，曰：“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于是定计。

李世民就此事征求秦王府僚属的意见，大家都说：“齐王凶恶乖张，是终究不愿意事奉自己的兄长的。近来听说护军薛实曾经对齐王说：‘大王的名字，合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唐字，看来大王终究是要主持大唐的祭祀的。’齐王欢喜地说：‘只要能够除去秦王，捉拿太子就易如反掌了。’李元吉与太子谋划作乱还没有成功，就已经有了捉拿太子的心思。作乱的心思没个满足，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假使这两个人如愿以偿了，恐怕天下就不再归大唐所有。凭着大王的贤能，捉拿这两个人就像拾取地上的草芥一般容易，怎么能够为了信守平常人的节操，而忘记了国家大计呢！”李世民仍然没有做出决定。大家说：

“大王认为虞舜是什么样的人呢？”李世民说：“是圣人。”大家说：“假如虞舜在疏浚水井的时候没有躲过父亲与哥哥在上面填土的毒手，他便化为井中的泥土了，假如他在涂饰粮仓的时候没有逃过父亲和哥哥在下面放火的毒手，他便化为粮仓上的灰烬了，还怎么能够使自己恩泽遍及天下，法度流传后世呢！所以，虞舜在遭到父亲用小棍棒笞打的时候便忍受了，在遭到父亲用大棍棒笞打的时候便逃走了，这恐怕是因为虞舜心里所想的是大事啊。”李世民让人卜算是否应该采取行动，恰好秦王幕府的僚属张公谨从外面进来，便将龟甲拿过来扔在地上说：“占卜是为了决定疑难之事的，现在事情并无疑难，还占卜什么呢！如果卜算的结果是不吉利的，难道就能够不采取行动了吗？”于是，大家便定下了采取行动的计划。

世民令无忌密召房玄龄等，曰：“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敬德往，与无忌共谕之曰：“王已决计，公宜速入共谋之。吾属四人，不可群行道中。”乃令玄龄、如晦著道士服，与无忌俱入，敬德自他道亦至。

李世民让长孙无忌秘密地将房玄龄等人召来，房玄龄等人说：“敕书的旨意是不允许我们大家再事奉秦王的。如果我们现在私下去谒见秦王，肯定要因此获罪致死，因此我们不敢接受秦王的教令！”李世民生气地对尉迟敬德说：“房玄龄与杜如晦难道要背叛我吗！”他摘下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说：“您前去察看一下情况，如果他们没有前来的意思，您可以砍下他们的头颅，带着回来见我。”尉迟敬德前去，与长孙无忌一起晓示房玄龄等人说：“秦王已经将采取行动的办法决定下来了，您们最好赶紧前去秦王府共同计议大事。我们这四个人，不能够在街道上同行。”于是让房玄龄与杜如晦穿上道士的服装，与长孙无忌一同进入秦王府，尉迟敬德由别的道路也来到了秦王府。

己未，太白复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上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

己未（初三），金星再次白天出现在天空正南方的午位。傅奕秘密上奏说："金星出现在秦地的分野上，这是秦王应当拥有天下的征兆。"高祖将傅奕的密状交给了李世民。此时，李世民暗中奏陈李建成与李元吉淫乱后宫嫔妃，而且说："我丝毫也没有对不起哥哥与弟弟的地方，现在他们却打算杀死我，似乎是要为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如今我含冤而死，永远离开父皇，魂魄回到地下，如果见到王世充等人，实在感到羞耻！"高祖望着李世民，惊讶不已，回答说："明天就审问此事，你最好及早前来朝参。"

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上时已召裴寂、萧、陈叔达等，欲按其事。

庚申（初四），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入朝，将兵力埋伏在玄武门。张婕妤暗中得知了李世民上表的大意，急忙前去告诉李建成。李建成将李元吉叫来商议此事，李元吉说："我们应当统率好东宫与齐王府中的军队，托称有病，不去上朝，以便观察形势。"李建成说："军队的防备已很严密了，我与你应当入朝参见，亲自打听消息。"于是，二人一起入朝，向着玄武门走来。当时，高祖已经将裴寂、萧、陈叔达等人召集前来，准备查验这件事情了。

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挂，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兵，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雋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李建成与李元吉来到临湖殿的时候，察觉到发生了变故，立即勒转马头，准备向东返回东宫和齐王府。李世民跟在后面招呼他们，李元吉拉开弓射李世民，一连两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李世民箭射李建成，却将他射死了。尉迟敬德带领骑兵七十人相继赶到，他身边的将士将李元吉射下马来。李世民的坐骑奔入树林，被树枝挂住，倒在地上，不能起来。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掐死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奔来大声喝斥他。李元吉打算步行前往武德殿，尉迟敬德追着射他，将他射死了。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人冯立得知李建成死去消息以后，叹息说："难道能够人家活着时蒙受人家的恩惠，人家一死便逃避人家的祸难吗！"于是，他与副护军薛万彻、屈直府左车骑万年人谢叔方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精锐兵马两千人，急驰玄武门。张公谨膂力过人，他独自关闭了大门，挡住冯立等人，冯立等人无法进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管着宿卫军，驻扎在玄武门。他挺身而起，准备出战，与他亲近的人阻止他说："事情未见分晓，姑且慢慢观察事态的发展变化，等到兵力集合起来，结成阵列再出战，也是为时不晚的啊。"敬君弘不肯听从，便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声呼喊着奔向前去，结果全部战死。敬君弘是敬显儁的曾孙。把守玄武门的士兵与薛万彻等人奋力交战，持续了很长时间，薛万彻擂着鼓，呼喊着，准备进攻秦王府，将士们大为恐惧。这时，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给薛万彻等人看，东宫和齐王府的人马因而溃散，薛万彻与骑兵数十人逃进终南山。冯立杀死敬君弘以后，对手下人说："这也足够略微报答太子了。"于是，他丢掉兵器，落荒而逃。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协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高祖正在海池划船。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入宫担任警卫，尉迟敬德身披铠甲，手握长予，径直来到高祖所在的地方。高祖极为震惊，便问他说：“今天作乱的人是谁呀？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由于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起兵诛杀了他们。秦王担心惊动陛下，便派我担任警卫。”高祖对裴寂等人说：“不料今天竟然会出现这种事情，你们认为应当怎么办呢？”萧和陈叔达说：“李建成与李元吉原来就没有参与举义反隋的谋议，又没有为天下立下功劳。他们嫉妒秦王功勋大，威望高，便一起策划邪恶的阴谋。现在，秦王已经声讨并诛杀了他们，秦王的功绩布满天下，我国疆域以内的人们都诚心归向于他。如果陛下能够决定立他为太子，将国家政务交托给他，就不会再发生事端了。”高祖说：“好！这也正是我平素的心愿啊。”当时，宿卫军和秦王府的兵马与东宫和齐王府的亲信交战还没有停止，尉迟敬德请求高祖颁布亲笔敕令，命令各军一律接受秦王的处置，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由东上阁门出来宣布敕令，大家便安定下来。高祖又让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明白开导各个将士，将士们便都弃职散开。于是，高祖传召李世民前来，抚慰他说：近些日子以来，我几乎出现了曾母误听曾参杀人而丢开织具逃走的疑惑。”李世民跪了下来，伏在高祖的胸前，长时间地放声痛哭。

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仍绝属籍。

李建成的儿子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儿子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等人都获罪被杀，还在宗室的名册上除去他们的名字。

初，建成许元吉以正位之后，立为太弟，故元吉为之尽死。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尉迟敬德固争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

当初，李建成答应李元吉在自己即位以后，将他立为皇太弟，所以李元吉为李建成尽死效力。各位将领准备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百多

名亲信全部诛除，将他们的家产没收官府，尉迟敬德再三争辩说：“罪过都在两个元凶身上，他们已经受到死刑的处罚了。倘若还要牵连他们的党羽，就不是谋求安定的做法了！”于是各位将领停止追杀下去。当天，高祖颁诏赦免天下罪囚，叛逆的罪名只加给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对其余的党羽，一概不加追究。僧人、尼姑和男女道士都应当依照原先颁布的诏令处理。国家的各项政务，全部听候秦王的处置。

辛酉，冯立、谢叔方皆自出；薛万彻亡匿，世民屡使谕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释之。

辛酉（初五），冯立和谢叔方都自动出来。薛万彻逃亡躲避起来以后，李世民多次让人晓示他，他也出来了。李世民说：“这些人都能够忠于自己所事奉的人，是义士啊！”于是都免除他们的罪。

癸亥，立世民为皇太子。又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癸亥（初七），高祖将李世民立为皇太子，还颁布诏书说：“从今天起，军队和国家的各项事务，无论大小，全部交付太子处置决定，然后再报告朕知。”

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司马光曰：将嫡长子立为太子，是礼制的正常法则。然而，高祖之所以拥有天下，完全是由于李世民的功劳。隐太子李建成平庸低劣，却位居李世民之上，所处的地位易生嫌猜，所拥有的权力相互威胁，兄弟二人必然不能相容。假如高祖有周文王的明智，隐太子李建成有泰伯的贤达，太宗有子臧的节操，变乱又会从哪里产生出来呢！既然不能如此，太宗这才打算等待李建成首先发难，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说来，太宗也是出于不得已，尚且算是做得较好的了。接着，李世民被各位下属施加压力，于是导致宫廷门前发生了流血事件，对自己的同胞兄弟白刃相加，为后世所讥刺，真是太可惜了！一

般说来，创立基业传给后世的君主，是子孙后代学习的典范，后来中宗、玄宗、肃宗、代宗的帝位传承，能不是在对太宗的指顾与效法中找到借口的吗！

[27]戊辰，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悉以齐王国司金帛什器赐敬德。

[27]戊辰（十二日），朝廷任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与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与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还将齐王国司的金银布帛器物全部赏赐给尉迟敬德。

初，洗马魏徵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世民召徵谓曰："汝何为离间我兄弟！"众为之危惧，徵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早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亦召王、韦挺于州，皆以为谏议大夫。

当初，太子洗马魏徵经常劝说太子李建成及早除去秦王，李建成事败以后，李世民便传召魏徵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呢？"大家都为他担惊受怕，魏徵却举止如常地回答说："如果已故的太子早些听从我的进言，肯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李世民素来器重他的才能，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对他以礼相待，引荐他担任了詹事主薄。李世民还将王和韦挺从州召回，让他们担任了谏议大夫。

世民命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政令简肃，中外大悦。

李世民命令将宫苑的鹰犬放生，免除各地进献贡物，听凭百官各自陈说治理国家的方法，行政措施与法令简明整肃，朝廷内外的人们大为欣悦。

以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身，镇洛阳。

朝廷任命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镇守洛阳。

益州行台仆射窦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不协。云起弟庆俭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轨诬云起与建成同反，收斩之。行方惧，逃奔京师，轨追之，不及。

益州行台仆射窦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不睦。韦云起的弟弟韦庆俭以及同宗亲属有许多人事奉太子李建成，李建成死去以后，窦轨诬告韦云起与李建成一起谋反，将他收捕斩杀。郭行方逃奔京城，窦轨追赶他，但没有追上。

[28]吐谷浑寇岷州。

[28]吐谷浑侵犯岷州。

[29]突厥寇陇州；辛未，寇渭州；遣右卫大将军柴绍击之。

[29]突厥侵犯陇州。辛未（十五日），突厥侵犯渭州，朝廷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进击突厥。

[30]废益州大行台，置大都督府。

[30]朝廷废除益州大行台，设置益州大都督府。

[31]壬申，上以手诏赐裴寂等曰："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

[31]壬申（十六日），高祖将亲笔诏书赐给裴寂等人说："朕应当加上太上皇的尊号。"

[32]辛巳，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反，右领军将军王君廓杀之，传首。

[32]辛巳（二十五日），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反叛朝廷，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将他杀掉，把他的头颅送往京城。

初，上以瑗懦怯非将帅才，使君廓佐之。君廓故群盗，勇悍险诈，瑗推心倚仗之，许为婚姻。太子建成谋害秦王，密与瑗相结。建成死，诏遣通事舍人崔敦礼驰驿召瑗。瑗心不自安，谋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为功，乃说曰："大王若入，必无全理。今拥兵数万，奈何受单使之召，自投罔罟乎！"因相与泣。瑗曰："我今以命托公，举事决矣。"乃劫敦礼，问以京师机事；敦礼不屈，瑗囚之。发驿征兵，且召燕州刺史王诜赴蓟，与之计事。兵曹参军王利涉说瑗曰："王君廓反覆，不可委以机柄，宜早除去，以王诜代之。"瑗不能决。君廓知之，往见诜，诜方沐，握发而出，君廓手斩之，持其首告众曰："李瑗与王诜同反，囚执敕使，擅自征兵。今诜已诛，独有李瑗，无能为也。汝宁随瑗族灭乎，欲从我以取富贵乎？"众皆曰："愿从公讨贼。"君廓乃帅其麾下千余人，逾西城而入，瑗不之觉；君廓入狱出敦礼，瑗始知之，遽帅左右数百人被甲而出，遇君廓于门外。君廓谓瑗众曰："李瑗

为逆，汝何为随之入汤火乎！”众皆弃兵而溃。唯瑗独存，骂君廓曰：“小人卖我，行自及矣！”遂执瑗，缢之。壬午，以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赐之。敦礼，仲方之孙也。

当初，高祖看到李瑗怯懦无能，没有担任将帅的才能，便让王君廓辅佐他。王君廓过去当过强盗，骁勇强悍，阴险狡诈，李瑗推心置腹地倚赖他，答应与他通婚。太子李建成图谋杀害秦王的时候，暗中与李瑗相互交结。李建成死去以后，高祖颁诏派遣通事舍人崔敦礼乘着驿站的车马前去征召李瑗。李瑗心里恐慌，便与王君廓计议。王君廓打算捉拿李瑗，借此建立功劳，因而劝他说：“如果大王入朝，肯定没有保全的道理。现在大王拥有数万兵马，怎么能够接受使者单身一人的传召，去自投罗网呢！”因而他与李瑗一起哭泣起来。李瑗说：“现在，我将性命交托给您，决定起事了。”于是，他劫持了崔敦礼，向他询问京城中的机密要事，崔敦礼不肯屈服，李瑗便将他囚禁起来。李瑗通过驿站调集兵力，并且传召燕州刺史王诜前往蓟州，与他计议起事。兵曹参军王利涉劝李瑗说：“王君廓反覆无常，不能够将权柄交托给他，应当及早将他除掉，让王诜来代替他。”李瑗没有能够决定下来。王君廓得知这一消息后，前去见王诜，王诜正在洗头，握着头发便走出来了，王君廓亲手将他斩杀，提着他的头颅向大家宣告说：“李瑗与王诜共同谋反，囚禁皇上的使者，擅自征调兵力。现在王诜已经被杀，只剩下李瑗，是无能为力的了。你们是宁愿跟着李瑗去举族受戮呢，还是打算随从我去获取富贵呢？”大家都说：“我们愿意随从您声讨逆贼。”王君廓便率领自己的部下一千多人，翻越西城，进入城内，李瑗没有发觉。王君廓进入监狱，将崔敦礼放了出来，李瑗这才知道王君廓有变，连忙率领数百名亲信身着铠甲而出，在门外遇到了王君廓。王君廓对李瑗的部下说：“李瑗叛逆朝廷，你们为什么要跟随他赴汤蹈火呢！”大家都丢下兵器，溃散而去。只有李瑗独自留在那里，大骂王君廓说：”你这个小人出卖我，你也将会自取祸殃的！”于是，王君廓捉住李瑗，将他勒死。壬午（二十六日），朝廷任命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将李瑗家中的人口赏赐给他。崔敦礼是崔仲方的孙子。

[33]乙酉，罢天策府。

[33]乙酉（二十九日），朝廷撤除了天策府。

[34]秋，七月，己丑，柴绍破突厥于秦州，斩特勒一人，士卒首千余级。

[34]秋季，七月，己丑（初三），柴绍在秦州打败突厥，斩杀特勒一人及将士一千多人。

[35]以秦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又以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35]朝廷任命秦王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又任命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36]壬辰，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癸巳，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安业，无忌之兄；客师，靖之弟也。

[36]壬辰（初六），朝廷任命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癸巳（初七），朝廷任命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还任命从前的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和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将军。长孙安业是长孙无忌的哥哥。李客师是李靖的弟弟。

[37]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谏议大夫王以启太子。丙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

[37]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党羽流散逃亡到民间，虽然连续颁布赦令，仍然感到内心不安，希图侥幸获利的人争着告发捕捉他们，以此邀功请赏。谏议大夫王将这种情况告诉了太子李世民。丙子（疑误），太子颁布命令："六月四日以前与东宫和齐王有牵连的人、同月

十七日以前与李瑗有牵连的人，一概不允许相互告发，对违反规定的人以诬告治罪。”

丁酉，遣谏议大夫魏徵宣慰山东，听以便宜从事。徵至磁州，遇州县锢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诣京师，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赦不问；今复送思行等，则谁不自疑！虽遣使者，人谁信之！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遂皆解纵之。太子闻之，甚喜。

丁酉（十一日），朝廷派遣谏议大夫魏徵安抚山东，允许他见机行事。魏徵来到磁州的时候，遇到州县枷送原来的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前往京城。魏徵说：“我奉命出使的时候，对原来的东宫与齐王府的属官已经一概赦免，不予追究。现在又押送李思行等人，那么谁不对赦令产生怀疑呢！虽然朝廷为此派遣了使者，又有谁会相信他呢！我不能够因顾虑自身遭受嫌疑，便不为国家考虑。何况我既然被视为国中才能出众的人士而受到礼遇，怎么敢不以国中才能出众人士的本色来报答太子呢！”于是，他将李志安等人一律释放。太子李世民得知消息以后甚为高兴。

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唐临出为万泉丞，县有系囚十许人，会春雨，临纵之，使归耕种，皆如期而返。临，令则之弟子也。

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唐临被外放为万泉县丞，县内有在押囚犯约十人左右。适逢春雨降临，唐临便将他们放走，让他们回乡耕田种地，他们也全部按照规定的日期返回。唐临是唐令则的儿子。

[38]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请和。

[38]八月，丙辰（初一），突厥派遣使者请求通好言和。

[39]壬戌，吐谷浑遣使请和。

[39]壬戌（初七），吐谷浑派遣使者请求通好言和。

[40]癸亥，制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赦天下；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二年租调，自余给复一年。

[40]癸亥（初八），高祖颁布制书，将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太子李世民再三推辞，高祖不肯答应。甲子（初九），太宗在东宫显德殿

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关内地区以及蒲州、芮州、虞州、泰州、陕州、鼎州六地免除租调两年，其余各地免除徭役一年。

[41]诏以“宫女众多，幽可愍，宜简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

[41]太宗颁诏认为：“为数众多的宫女，被关闭在幽深的宫苑之中，值得哀怜。应当经过拣选，外放宫女，让她们分别回到自己的亲属身边，听凭他们嫁人。”

[42]初，稽胡酋长刘成帅众降梁师都，师都信谗，杀之，由是所部猜惧，多来降者。师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为之画策，劝令入寇。于是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余万寇泾州，进至武功，京师戒严。

[42]当初，稽胡酋长刘成率领部众向梁师都投降，梁师都听信谗言，将刘成杀掉。从此，他的部下心怀疑惧，有许多人前来投降。梁师都逐渐衰弱下来，便去朝见突厥，替突厥出谋划策，劝说突厥前来侵犯。因此，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二人汇合兵马十多万人侵犯泾州，进兵到武功，京城严加戒备。

[43]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法，上为秦王，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顺妃嫔，弥缝其阙，甚有内助。及正位中宫，务存节俭，服御取给而已。上深重之，尝与之议赏罚，后辞曰：‘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固问之，终不对。

[43]丙子（二十一日），太宗将皇妃长孙氏立为皇后。长孙皇后年少时喜欢读书，即使在仓卒之间，她的行为也一定要遵守礼教的规定。太宗在当秦王的时候，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结下嫌隙，长孙皇后侍奉高祖，顺从高祖的妃嫔，弥补秦王的缺失，给秦王带来很大的帮助。长孙氏被立为中宫皇后以后，务求保持节俭的本色，车马衣服等物品只求够用罢了。太宗深深地器重她，曾经与她议论奖赏与刑罚的事，长孙皇后推辞说：“‘如果母鸡在早晨打鸣，就只会使这个人家倾家荡产。’我是妇女，怎么敢过问朝中政务！”太宗再三问她，她到底没有回答。”

[44]己卯，突厥进寇高陵。辛巳，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获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千余级。

[44]己卯（二十四日），突厥进军侵犯高陵县。辛巳（二十六日），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在泾阳交战，大破突厥，擒获

了突厥的俟斤阿史德乌没啜，斩首一千多级。

癸未，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思力盛称“颉利与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上让之曰：“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思力惧而请命。萧、封德彝请礼遣之。上曰：“我今遣还，虏谓我畏之，愈肆凭陵。”乃囚思力于门下省。

癸未（二十八日），颉利可汗前进到渭水便桥的北岸，派遣他的亲信执失思力入京晋见太宗，以便观察唐的情况。执失思力大肆鼓吹“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两人率领着百万大军，现在已经来到”。太宗斥责他说：“我与你们的可汗当面约定讲和通好，前后赠给你们金银布帛，多得无法计算。你们的可汗独自背弃盟约，率领兵马深入唐境，我可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虽然你们是戎狄族之人，但也是长着一颗人心的，怎么能够完全忘却对你们的巨大恩惠，自夸兵强马壮！今天我可要先将你杀了！”执失思力害怕，便请求饶命，萧和封德彝也请求按照礼节打发他回去。太宗说：“如果我现在就放他回去，突厥认为我害怕他们，就会更加肆意侵凌了。”于是，将执失思力囚禁在门下省。

上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萧以上轻敌，叩马固谏，上曰：“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上即日还宫。乙酉，又幸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

太宗亲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骑马径直来到渭水边上，同颉利可汗隔着渭水对语，责备他背弃盟约。突厥大为吃惊，纷纷跳下马来，对着太宗罗列而拜。一会儿，唐朝各军相继赶到，旗帜与盔甲遮盖了原野。颉利可汗看到执失思力没有回来，而太宗挺身而

出，唐军的阵容又很盛大，脸上也浮现出恐惧的神色。太宗指挥各军退出一些地方来结成阵列，自己仍独自留下与颉利可汗交谈，萧认为太宗轻敌，便勒住太宗的坐骑再三劝阻。太宗说：“朕已经周密地谋划过了，你还不了解其中的用意。突厥之所以胆敢竭尽全国兵力前来，径直抵达京城的郊野，是因为我们国家内部出现了祸难，朕又是新近即位，认为我军不能抵抗防御他们的缘故。如果我军向他们示弱，关闭城门，防守抵御，突厥必然要放纵兵马大规模地劫掠，使我们难以遏制。所以，朕轻装骑马独自前来，是要显示出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又向他们大肆炫耀军队的阵容，是要让他们知道我军肯定会出战；朕的行动出于突厥的意料之外，是要让他们失去主张。突厥已经深入到我国疆域中来，肯定怀有戒惧之心。所以，如果我军与他们交战，便能取胜，与他们通好言和，便能够巩固。制服突厥，就看这一行动了。你尽管看着好了。”当日，颉汗可汗前来请求讲和，得到了太宗的许可。太宗当天返回宫中。乙酉（三十日），又前往城西，宰白马歃血，与颉利可汗在便桥订盟，突厥率领兵马撤退。

萧请于上曰：“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请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豳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卿知之乎？”再拜曰：“非所及也。”

萧向太宗请教说：“在突厥没有准备言和的时候，各位将领争先请求出战，陛下没有允许，我等对陛下的做法也感到疑惑不解。不久，突厥果然自动撤退了，奥妙何在？”太宗说：“朕观察突厥兵马虽然为数众多，但是阵容并不整饬，突厥君臣的意图只是一味贪图财物。当突厥请求讲和的时候，可汗独自留在渭水西岸，他的职位显要的官员都来谒见朕，如果我们将他们灌醉了，再将他们捉拿起来，就势袭击突厥兵马，那形势就如摧毁朽坏的物品一样容易。朕再让长孙无忌和

李靖在豳州埋伏兵力，等待他们前往，假如突厥向回逃奔，前面有埋伏着的兵马阻拦截击，后面有大部队跟踪追击，消灭他们易如反掌。朕不肯与他们交战，是由于朕即位的时间太短，国家尚未安定，百姓并不富足，暂且应当休息生养，以安抚为务。一经与突厥开战，带来的损失一定很多。突厥在与我们结下深深的怨仇以后，因恐惧而整饬武备，我们便不能够得其所欲如愿以偿了。所以才决定停战息兵，以金银布帛诱惑他们。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以后，理应自动撤退，心志骄矜，意气怠惰，不再设置军备。然后，我军蓄养军威，窥伺破绽，就能够一举消灭他们。打算有所索取，就要先有所给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萧拜了两拜说：“这不是我所能够想到的啊！”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二卷

唐纪八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武德九年（丙戌、626）

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1]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征温颜博还朝。

[1]九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一万头羊，唐太宗推辞不受，只是下诏令其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并征召上一年被突厥俘虏的温彦博回到朝中。

丁未，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今使卑碎之人张弓挟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万一有狂夫窃发，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韩州刺史封同人诈乘驿马入朝切谏。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丁未（二十二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箭术，并当面训话道："自古以来就有周边的戎狄等族的侵扰，值得忧虑的是边境稍微安宁，君主就放逸游荡，而忘记战争的威胁，因而一俟敌人来犯则难以抵御。现在朕不让你们修池榭筑宫苑，而是专门熟习射箭技术。闲居无事时，朕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则做你们的将领，这样，中原的百姓也许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此，太宗皇帝每日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里，教他们射箭，并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他们的将领考核成绩时列为上等。许多大臣劝谏道："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有事，骑驿马来到朝廷直言苦谏。大宗均听

不进去，他说：“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境之内，都是朕的忠实臣民。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从此人人想着自强自励，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之士。

上尝言：“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陈，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陈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太宗曾说过：“我从小南征北战，东略西讨，颇知用兵之道。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即知道它的强弱，并常以我军弱旅抵挡其强兵，而以强师击其弱旅。敌军追逐我方弱旅不过走数百步，我军攻其弱旅，一定要突至其阵后乘势反击，敌军无不溃败奔逃，这就是我的取胜之道！”

[2]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2]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

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3]诏：“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

[3]太宗下诏；“民间百姓不得私自设立妖祠。除了正当的卜筮术，其余杂滥占卜，一律禁绝。”

[4]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士。

[4]太宗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藏于弘文殿，并于殿旁设置弘文馆。遴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国内精通学术之人，以原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皇上在听政之暇，领他们进入内殿，讲论先哲言行，商榷当朝大政，有时要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5]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5]冬季，十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6]诏追封故太子建成为息王，谥曰隐；齐王元吉为剌王，以礼改葬。葬日，上哭之于宜秋门，甚哀。魏徵、王表请陪送至墓所，上许之，命宫府旧僚皆送葬。

[6]太宗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皇弟齐王李元吉谥号为刺，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一天，太宗皇帝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魏徵、王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7]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为太子，生八年矣。

[7]癸亥（初八），朝廷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

[8]庚辰，初定功臣实封有差。

[8]庚辰（二十五日），唐朝初步规定功臣实得食邑封户的等级差别。

[9]初，萧荐封德彝于上皇，上皇以为中书令。及上即位，为左仆射，德彝为右仆射。议事已定，德彝数反于上前，由是有隙。时房玄龄、杜如晦新用事，皆疏而亲德彝，不能平，遂上封事论之，辞指寥落，由是忤旨。会与陈叔达忿争于上前，庚辰，、叔达皆坐不敬，免官。

[9]起初，萧向高祖荐举封德彝，高祖任命他为中书令。到了太宗即位，改任萧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二人商定将要上奏的事，到了太宗面前封德彝屡次变易，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当权，均疏远萧而亲近封德彝，萧愤愤不平，于是上密封的奏章理论，辞意凄凉，由此触犯圣意。适逢萧与陈叔达又在太宗面前含怒争辩，庚辰（二十五日），萧、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

[10]甲申，民部尚书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践者，请户给绢一匹。”上曰：“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户有大小，岂得雷同给赐乎！”于是计口为率。

[10]甲申（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进言：“对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求每户赐给绢帛一匹。”太宗说：“朕以诚、信二字统治下属，不想徒有抚恤百姓的名声而没有实在的东西，每户中人数多少不等，怎么能整齐划一，赏赐都一样呢？”于是计算人口以它为赏赐的标准。

[11]初，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上从容问群臣："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余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11]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

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12]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12]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

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13]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反，请发兵讨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许。

[13]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当地的獠民造反，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太宗说：“獠民依仗山林，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是他们的平常习惯。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怎么可以轻易动干戈，捕、打獠民，把他们当做禽兽一般？这难道是当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后没有准许出兵。

[14]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14]太宗对大臣裴寂说：“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朕都将它们贴在寝宫的墙壁上，以便进出时观看，朕时常思考为政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入睡。希望你们也要恪尽职守，与朕的这一心意相称。”

上厉精图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徵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云：‘逋负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

调，关外给复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以来年为始乎！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居常简阅，咸以委之；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上悦曰：“者朕以卿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乃不点中男，赐徵金瓮一。

太宗励精求治，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太宗均高兴地采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敕令传出，魏徵固执己见加以反对，不肯签署，如是往返四次。太宗大怒，将他召进宫中责备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徵答道：“军队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理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愕地问道：“朕怎么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仍旧征求索取。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如果退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征回，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意。现在是既征收租调，又指派为兵员，还谈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办理；至于征点兵员，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于是不征点中男做兵员，并且赐给魏徵一只金瓮。

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

太宗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他进宫，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独揽各种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纩塞耳而听于无声。”上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前幽州记室参军、直中书省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时世之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而帝王所吃的不过合口味的几样；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又写道：“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应该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给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15]上召傅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为吾祸。然凡有天变，卿宜尽言皆如此，勿以前事为惩也。”上尝谓奕曰：“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可独不悟其理？”对曰：“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上颇然之。

[15]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六月所奏金星出现在秦的分野，秦王当有天下，差一点害我遭殃，不过今后凡有天象变化，你应一如既往，言无不尽，不要心有余悸，总记着过去的事。”太宗曾对傅奕说：“佛作为宗教，道理玄妙可以师法，为何惟独你不明悟其道理？”傅奕答道：“佛是胡族中的狡诈之人，欺言诳世炫耀于西域。中国的一些邪避之人，择取庄子、老子玄谈理论，用妖幻之语加以修饰，用来欺蒙愚昧的民众，这既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我不是不能明悟，而是鄙视它不愿意接触它。”太宗颇以为然。

[16]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16]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的确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

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17]是岁，进皇子长沙郡王恪为汉王、宜阳郡王为楚王。

[17]这一年，将皇子长沙郡王李恪升为汉王，宜阳郡王李升为楚王。

[18]新罗、百济、高丽三国有宿仇，迭相攻击；上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往谕指，三国皆上表谢罪。

[18]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世代结怨，相互攻伐，战事连绵，太宗派遣国子监助教朱子奢前去传达圣意，劝他们讲和，三国都上表谢罪。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贞观元年（丁亥、627）

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

[1]春，正月，乙酉，改元。

[1]春季，正月，乙酉（初一），改年号。

[2]丁亥，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陈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2]丁亥（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曾受命专行率兵征伐，民间于是流传着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功业却由此而成就，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堪比拟。"太宗说："平乱建国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保持已取得的成就却仰赖文才，文武的妙用，各随时势的变化而有不同。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磕头道歉。

[3]己亥，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3]己亥（十五日），唐朝廷下制文："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都应让谏官随行，有失误立即进谏。"

[4]上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宽绞刑五十条为断右趾，上犹嫌其惨，曰："肉刑废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改为加役流，徙三千里，居作三年；诏从之。

[4]太宗让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太宗仍嫌其苛刻，说道："肉刑废除已经很长时间，应当用其他刑罚代替。"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断趾为加服劳役的流放，流放到三千里外，刑期三年。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5]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5]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6]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6]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

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御史大夫杜淹奏“诸司文案恐有稽失，请令御史就司检校。”上以问封德彝，对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果有愆违，御史自应纠举；若遍历诸司，搜括疵，太为烦碎。”淹默然。上问淹：“何故不复论执？”对曰：“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德彝所言，真得大体，臣诚心服，不敢遂非。”上悦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复何忧！”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道：“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有稽延错漏，请求让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太宗征求封德彝的意见，封德彝回答说：“设官定职，各有分工，如果真有错失，御史自当纠察举报。假如让御史到各部门巡视，吹毛求疵，实在是太繁琐。”杜淹默不作声。太宗问杜淹：“你为什么不加争辩呢？”杜淹回答说：“国家的事务，应当务求公正，从善而行。封德彝讲的话深得大体，我心悦诚服，不敢有所非议。”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忧虑呢？”

[7]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事觉，上曰：“顺德果能有益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犹惜其有功，不之罪，但于殿庭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7]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事情暴露，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太宗仍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8]辛丑，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

[8]辛丑（十七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洲反叛朝廷。

艺之初入朝也，恃功骄倨，秦王左右至其营，艺无故殴之。上皇怒，收艺系狱，既而释之。上即位，艺内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谓艺曰：“王贵色已发！”劝之反。艺乃诈称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驰出谒之，艺入据豳州。诏吏部尚书长孙无

忌等为行军总管以讨之。赵慈皓闻官军将至，密与统军杨岌图之，事泄，艺囚慈皓。岌在城外觉变，勒兵攻之，艺众溃，弃妻子，将奔突厥。至乌氏，左右斩之，传首长安。弟寿，为利州都督，亦坐诛。

李艺当初进入朝廷时，居功自傲，秦王李世民身边的人到他的营地，李艺无缘无故地殴打他。高祖皇帝大怒，将李艺关进牢里，不久又释放他。太宗即位后，李艺内心不安。曹州邪恶的巫师李五戒对李艺说："郡王您已然面呈贵相！"劝他反叛。李艺于是假称奉皇帝密诏，带兵前来朝廷。李艺带领兵马到豳州城下，豳州治中赵慈皓出城迎接，李艺入城占据了豳州。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为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官兵即将到来，便秘密与统军杨岌商议谋取李艺，事情败露，李艺囚禁了赵慈皓。杨笈在城外觉察到变化，便率兵攻城，李艺手下兵将溃逃，李艺抛下妻子儿女，准备投奔突厥，到了乌氏城，身边的人将他杀掉，送首级回长安。李艺弟李寿，官做利州都督，也受牵连被处斩。

[9]初，隋末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并省，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

[9]起初，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据地拥兵，各自称雄一方。唐兴起后相继归附，高祖为他们分置州县，施以荣禄，由此州县的数目，大大超过隋朝开皇、大业年间。太宗认为官多民少，想革除弊端。二月，下令州县大加合并，依山川地势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

[10]三月，癸巳，皇后帅内外命妇亲蚕。

[10]三月，癸巳（初十），皇后带领着后宫妃嫔及宫外有爵号的妇女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

[11]闰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11]闰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12]壬申，上谓太子少师萧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

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12]壬申（二十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班，太宗多次接见他们，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13]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性粗暴，左右百余人，皆无赖子弟，侵暴百姓；又与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异志，上遣中书令宇文士及驰驿代之，并按其事。左右惧，谋劫幼良入北虏，又欲杀士及据有河西。复有告其谋者，夏，四月，癸巳，赐幼良死。

[13]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暴躁，身边一百多人，都是无赖之徒，侵扰残虐百姓，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有人上告太宗说李幼良存有二心，太宗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身边的人恐惧，密谋劫持李幼良到北方胡虏之地，又想要杀掉宇文士及，占据河西地区。不久又有人将其密谋上告朝廷，夏季，四月，癸巳（十二日），太宗赐李幼良自杀。

[14]五月，苑君璋帅众来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马邑，杀高满政，退保恒安。其众皆中国人，多弃君璋来降。君璋惧，亦降，请捍北边以赎罪，上皇许之。君璋请约契，上皇使雁门人元普赐之金券。颉利可汗复遣人招之，君璋犹豫未决，恒安人郭子威说君障以“恒安地险城坚，突厥方强，且当倚之以观变，未可束手于人。”君璋乃执元普送突厥，复与之合，数与突厥入寇。至是，见颉利政乱，知其不足恃，遂帅众来降。上以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14]五月，苑君璋率领手下兵马投降。起初，苑君璋勾引突厥兵攻陷马邑，杀掉了高满政，退兵据守恒安。他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大多脱离他投奔唐朝。君璋十分害怕，便也主动投诚，请求让他防守北部边疆以赎罪，高祖允诺。君璋请求订契约，高祖派雁门人元普送给他

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来招降，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苑君璋于是拘捕元普送到突厥，又一次与突厥联合，并数次入侵唐帝国。到了五月，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太宗封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15]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15]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16]六月，辛巳，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16]六月，辛巳（初一），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

[17]壬辰，复以太子少师萧为左仆射。

[17]壬辰（十二日），又任命太子少师萧为尚书左仆射。

[18]戊申，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谢不及。

[18]戊申（二十八日），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说：“殷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分别灭掉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人心所向却不一样。”太宗说：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一味崇尚欺诈、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夺取天下也许可以凭借武力，治天下则不可以不顺应民心。”萧钦服不已。

[19]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

[19]山东大旱，诏令各地赈济抚恤，今年的租赋不必交纳。

[20]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礼遇群臣莫及，欲用为宰相者数矣。文德皇后固请曰：“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吕、霍、上官，可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听，卒用之。

[20]秋季，七月，壬子（初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无忌与太宗早年为布衣之交，加上皇后兄长的外戚身份，又有辅佐太宗即位的大功，太宗视为心腹，对他的礼遇无人堪比，几次想重用他为宰相。文德皇后固执地请求：“我身为皇后，家族的尊贵荣耀已达到顶点，实在不愿意我的兄、弟再去执掌国政。汉代的吕、霍、上官三家外戚都是痛彻骨髓的前车之鉴，望陛下体恤明察！”太宗不听，最后还是予以重用。

[21]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国人始不悦。颉利又好信任诸胡而疏突厥，胡人贪冒，多反覆，兵革岁动；会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给，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请击之，上以问萧、长孙无忌曰：“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击之，则新与之盟；不击，恐失机会；如何而可？”请击之。无忌对曰：“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上乃止。

[21]起初，突厥族风俗淳厚，政令简质疏略。颉利可汗得到汉人赵德言，加以重用，德言恃势专权，大量地改变旧有风俗习惯，政令也变得繁琐苛刻，百姓们大为不满。颉利又信任各胡族人，而疏远突厥本族人，这些胡族人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干戈连年不息。又赶上大雪天，雪深达数尺，牲畜多冻死，加以连年饥荒，百姓都饥寒交迫。颉利费用不足，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落多反叛，兵力渐弱。唐朝大臣们议事时多请求乘机出兵，太宗问

萧和长孙无忌：“颉利君臣昏庸残暴，必然面临危亡。现在出兵讨伐，则刚刚与突厥订立盟约，师出无名；不出兵，恐怕又要失去机会，怎么办呢？”萧请求出兵。长孙无忌说：“突厥并没有侵我边塞，却要背信弃义、劳民伤财，这不是正义之师的所为。”太宗于是没有出兵。

[22]上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言：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上以为然，于是始有封建之议。

[22]太宗向公卿大臣询问使国运长久的办法，萧说：“夏、商、周分封诸侯而统治时间长久，秦国不分封诸侯而迅速灭亡。”太宗认为有道理，于是有分封诸侯王的动议。

[23]黄门侍郎王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寝而不言。上闻之，八月，戊戌，出士廉为安州大都督。

[23]黄门侍郎王有密奏要上报，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士廉搁置起来没有转达。太宗得知后，八月，戊戌（十九日）这一天，调走高士廉，任命为安州大都督。

[24]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24]九月，庚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25]辛酉，中书令宇文士及罢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豫朝政。他官参豫政事自此始。

[25]辛酉（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降职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宰相以外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淹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上问其行能，对曰：“炀帝将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时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即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有何才能，杜淹答道：“隋炀帝将要驾临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之计，怀道当时官居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不可去江都。这是我亲眼所见。”太宗说：

“你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劝谏？”杜淹答道：“我当时地位卑微，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也不会听从，徒然一死毫无益处。”太宗说：“你知道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即然在朝为官，又怎么能不进谏？你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言轻，后来供职于王世充，地位尊显，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答道：“我对王世充不是不进谏，只是他听不进去。”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又能纳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而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答不上来。太宗说：“现在你的地位称得上尊贵了，可以进谏吗？”杜淹回答：“甘愿冒死强谏。”太宗笑了。

[26]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谋叛，道死。

[26]辛未（二十二日），幽州都督王君廓密谋叛乱，中途被杀。

君廓在州，骄纵多不法，征入朝。长史李玄道，房玄龄从甥也，凭君廓附书。君廓私发之，不识草书，疑其告已罪；行至渭南，杀驿吏而逃，将奔突厥，为野人所杀。

王君廓在幽州时，骄横自恣，无法无天，后被征召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托王君廓捎信给房玄龄。君廓私下拆信，不认识草书字体，怀疑他告发自己的罪过，走到渭南，杀死驿站吏卒逃跑，将要奔往突厥，途中被野人杀死。

[27]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迭相攻击，久未入朝，诸州奏称盎反，前后以十数；上命将军蔺等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魏徵谏曰：“中国初定，岭南瘴疠险远，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状未成，未宜动众。”上曰：“告者道路不绝，何云反状未成？”对曰：“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今告者已数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镇抚，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上乃罢兵。冬，十月，乙酉，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慰谕之，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赐徵绢五百匹。

[27]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

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太宗于是下令收兵。冬季，十月，乙酉（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28]十二月，壬午，左仆射萧坐事免。

[28]十二月，壬午（初四），尚书左仆射萧因事犯罪被免职。

[29]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谋反，伏诛。

[29]戊申（三十日），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图谋反叛，被处死。

孝常因入朝，留京师，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说符命，谋以宿卫兵作乱。安业，皇后之异母兄也，嗜酒无赖；父晟卒，弟无忌及后并幼，安业斥还舅氏。及上即位，后不以旧怨为意，恩礼甚厚。及反事觉，后涕泣为之固请曰：“安业罪诚当万死。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所为，恐亦为圣朝之累。”由是得减死，流州。

李孝常因上朝办公务，留在京城，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议论受命于天的征兆，密谋借助皇宫警卫部队叛乱。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嗜酒如命，不务正业。其父长孙晟死后，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均年幼，安业把二人赶回他们的舅舅高士廉家。等到太宗即位，皇后不念旧怨、不记前嫌，对安业的礼遇仍十分优厚。等到谋反的事被查觉，皇后哭着向太宗请求说：“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安业由此得以免死，流配到州。

[30]或告右丞魏徵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彦博言于上曰：“徵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上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见，言于上曰：“臣闻

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悦，赐绢五百匹。

[30]有人告发右丞魏徵偏袒他的亲属，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彦博对太宗说：“魏徵不留下办事的表态，远远地避开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有应责备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去责问魏徵，而且说道：“从今以后，应留下办事的表态。”有一天，魏徵上朝，对太宗说：“我听说君主与臣下一体，应彼此竭诚相待。如果上下都追求留下办事的表态，那么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了，我不敢接受这个诏令。”太宗吃惊地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徵拜了两拜道：“我很荣幸能为陛下做事，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回答道：“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赐给绢五百匹。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

太宗的神情、风采英武刚毅，众位大臣进见他时，皆手足失措。太宗知道后，每次见人上朝奏事，都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谏之言。曾对公卿说：“人想要看见自己的形体，一定要借助于镜子；君主想自己知道过错，必然要善待忠正耿直的大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大臣阿谀逢迎，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又岂能独自保全！像虞世基等人对隋炀帝阿谀奉承以求保全富贵，炀帝被杀后，世基等也难免一死。望你们以此为戒，每件事都有得失，希望不惜畅所欲言！”

[31]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上谓之曰：“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31]有人上书主张秦王府旧兵，应全部任命为武官，加入皇宫警卫部队。太宗对他说："朕视天下为一家，只选用贤才，难道旧属士兵之外就别无可信用的人了吗？你这个想法，并不是让朕的恩德广被于天下。"

[32]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已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欲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32]太宗对公卿说："从前大禹凿山治水而百姓没有怨谤之言，是因为与民利益攸关的缘故。秦始皇营造宫室而百姓怨声载道、图谋反叛，是因为秦始皇损民以利己的缘故。奇珍异宝，本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假如放纵自己不止，那么国家就会立刻面临危亡。朕想要营造一个宫殿，材料已经齐备，有鉴于秦的灭亡，便停止了这项工程。亲王公卿以下，应当体会朕的这个想法。"从此二十年间，风俗质朴淳厚，穿着不用锦绣，官府与百姓均很富足。

[33]上谓黄门侍郎王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33]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朝中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以相互监督检查，中书省起草诏令制敕如有差误，则门下省当予纠驳指正。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如果往来辩论，务求准确恰当，放弃个人见解从善如流，又有什么不好呢？近来有人护己之短，于是产生仇怨隔阂，有的为了避开私人恩怨，明知其错误也不加驳正。顺从顾及某个人的脸面，造成万民的灾患，这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在位时，内外官吏一团和气，在那时，均自认为有智慧，祸患殃及不到自身。等到天下大乱，家庭与国家俱亡，虽然这中间偶有某个人得以幸免，也要

被舆论所针砭，永远难以磨灭。你们每个人都应徇公忘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34]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34]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我听说西域有一个胡族的商人得到一粒宝珠，用刀割开身上的肉，将宝珠藏在里面，有这么回事吗？”大臣答道：“有这回事。”太宗说：“人们都知道这个人爱珍珠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官吏受贿贪赃依法受刑，和帝王追求奢华而遭致国家灭亡，这与胡族商人的可笑有什么区别呢？”魏徵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的人非常健忘，搬家而忘记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严重的，夏桀、商纣均贪恋身外之物而忘记自己的身体。’也是这样。”太宗说：“对。朕与你们应当同心合力，相互辅助，以免被后人耻笑。”

[35]青州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收系满狱，诏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师覆按之。仁师至，悉脱去底械，与饮食汤沐，宽慰之，止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释之。还报，敕使将往决之。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谁不贪生，恐见徒侣得免，未肯甘心，深为足下忧之。”仁师曰：“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知其冤而不为伸邪！万一暗短，误有所纵，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伏伽惭而退。及敕使至，更讯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无枉滥，请速就死。”无一人异辞者。

[35]青州有人谋反，州县官员逮捕其同伙，致使牢狱中人满为患。诏令殿中侍御史、安喜人崔仁师前去覆查。崔仁师到了青州，命令卸去囚犯的枷具，给他们饮食、让他们沐浴，加以宽慰，只将其首犯十余人定罪，其他人都释放。崔仁师回朝禀报，太宗又派人前往叛决。大理寺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您平反了很多人，依人之常情谁不贪生，只恐怕这些首犯见同伙免罪释放，不肯甘心，我深为您忧虑。”崔仁师说：“凡定罪断案应当以公正宽恕为根本，怎么可以自己为了逃避

责任，明知其冤枉而不为他们申诉呢！万一判断不准，放错了人，我宁愿以自己一人换取十个囚犯的生命。”孙伏伽羞惭地退下。等到太宗派的人到了当地，重新审讯犯人，他们都说：“崔公公正宽仁，断案没有冤枉，请求立刻处死我们。”没有一人有二话的。

[36]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行则警跸，非欲苟自尊严，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安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上悦。未几，以伏伽为谏仪大夫。

[36]太宗喜好骑马射箭，孙伏伽苦谏道：“天子居住则要有九重门，出行则要警戒开道，这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尊严，而是为国家百姓考虑。陛下喜好亲自骑马射箭以便让亲近的侍臣们高兴，这是年轻做亲王时的所做所为，而不是今日贵为天子应做的事。既不能靠此来保养圣体，又不能用它来为后代做典范，我认为陛下不应如此。”太宗十分高兴。没几天，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37]隋世选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罢，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观城刘林甫奏四时听选，随阙注拟，人以为便。

[37]隋朝选拔官员，每年十一月候选者聚集京城，到次年春天结束，人们苦于期限过短。到此时，吏部侍郎观城人刘林甫上奏请求四季都可选官，根据空阙随时补充，人们颇以为便。

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牒补官。至是尽省之，勒赴省选，集者七千余人，林甫随才铨叙，各得其所，时人称之。诏以关中米贵，始分人于洛州选。

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动乱之后，都不愿意做官，政府官员人数不够。尚书省下文让各州派人赴选，州府及皇帝特使常用赤色文牒直接委任官吏。到此时全都废止。勒令他们都到尚书省候选，聚集有七千余人，刘林甫量才录用，各得其所，当时人十分称赞。太宗以为关中地区米价贵，开始分一部分人在洛州参加铨选。

上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

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而不在于人多。"命令房玄龄裁并削减，只留下文武官员总计六百四十三人。

[38]隋秘书监晋陵刘子翼，有学行，性刚直，朋友有过，常面责之。李百药常称："刘四虽复骂人，人终不恨。"是岁，有诏征之，辞以母老，不至。

[38]隋朝秘书监晋陵人刘子翼，学问人品俱佳，性格刚正直爽，朋友有过失，常常当面指责。李百药常说："刘四虽然总是骂人，人们却不恨他。"这一年，有诏令征召他入朝，以母亲年迈为由，辞谢不去。

[39]令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轨死，以乾为侍御史。

[39]县县令裴仁轨，私下役使看门人，太宗大怒，要处斩他。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乾劝谏道："法律，是陛下与天下百姓共有的，并非陛下独有之物。现在裴仁轨犯罪较轻却处以极刑，我担心人们将无所适从。"太宗高兴，免除裴仁轨死罪，任命李乾为侍御史。

[40]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预议。

[40]太宗曾说及关中与关东人，认为有所不同。殿中侍御史义丰人张行成跪下奏道："天子以四海为一家，不应当有东、西的差别，恐怕会让人觉得您狭隘。"太宗欣赏他的话，给他丰厚的赏赐。从此每当朝廷有大事，都让他参与谋议。

[41]初，突厥既强，敕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皆居碛北，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薛延陀于诸部为最强。

[41]起初，突厥族已经强大，敕勒各部落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均居住在漠北地区，风欲习惯大致与突厥相同。薛延陀在各部落中实力最强。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方强，敕勒诸部皆臣之。曷萨那征税无度，诸部皆怨。曷萨那诛其渠帅百余人，敕勒相帅叛之，共推契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匮可汗兵复振，薛延陀、契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正强大的时候，敕勒各部都向他称臣。曷萨那横征暴敛，敕勒各部均有怨言。曷萨那诛杀他们的首领一百多人，导致敕勒各部相继叛离，一致推举契部的哥楞做易勿真莫贺可汗，居住在贪于山北。又推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住在燕末山北。等到西突厥射匮可汗的部队重新兴盛起来，薛延陀、契二部便去掉可汗称号再次称臣。

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始毕可汗。统叶护可汗势衰，乙失钵之孙夷男帅部落七万余家，附于颉利可汗。颉利政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帅叛之。颉利遣其兄子欲谷设将十万骑讨之，回纥酋长菩萨将五千骑，与战于马鬣山，大破之。欲谷设走，菩萨追至天山，部众多为所虏，回纥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设，颉利不能制。

回纥等六部聚居在郁督军山的，东隶属于突厥始毕可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微，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本部落七万多户，依附于突厥颉利可汗。颉利政治混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继反叛。颉利可汗派他的侄子欲谷设统领十万骑兵讨伐，回纥酋长菩萨率五千骑兵迎战于马鬣山，大败欲谷设。欲谷设仓遑奔逃，菩萨追到天山，俘虏其大部，回纥从此兴盛。薛延陀又乘机击 败突厥四个设的军队，颉利可汗无法控制。

颉利益衰，国人离散。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颉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扬言会猎，实设备焉。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颉利可汗日益衰败，百姓纷纷离散。正赶上天下大雪，雪深达数尺，羊、马多冻死，百姓饥寒交迫，颉利可汗担心大唐帝国乘突厥衰败进兵，于是带领兵马到朔州边境，扬言要会猎，实际上是防备唐

朝。鸿胪寺卿郑元出使突厥还朝，对太宗说："戎狄族的兴衰隆替，专以羊马的情状作为征候。现在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灭亡的先兆，不会超过三年。"太宗颇以为然。众大臣都劝说太宗乘此机会袭击突厥，太宗说："刚刚与人家订盟却要背约，这是不守信用；利用人的灾祸，这是不仁义；乘人之危来取胜，这不是勇武的行为。即使突厥的各部落都叛离，牲畜所剩无几，朕还是不出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过，然后讨伐他们。"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迎公主。颉利不欲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迎唐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过。"统叶护患之，未成婚。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李道立来到长安，献上一万钉宝钿金带、五千匹马，以迎娶唐公主。颉利可汗不希望大唐与统叶护和亲，几次派兵侵扰，又派人对统叶护说："你要是迎娶大唐公主，必须从我们的领土经过。"统叶护深为忧虑，最后没有成婚。

二年（戊子、628）

二年（戊子，公元628年）

[1]春，正月，辛亥，右仆射长孙无忌罢。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谓之曰："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无忌自惧满盈，固求逊位，皇后又力为之请，上乃许之，以为开府仪同三司。

[1]春季，正月，辛亥（初三），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离职。当时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荣宠太盛，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假如各有所闻而不说，则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又召集百官对他们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视无忌如亲子一般，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的。"长孙无忌自己担心富贵至极会带来灾祸，一再请求让位，长孙皇后也尽力为他请求，太宗于是准许离职，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

[2]置六司侍郎，副六尚书；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2]设置六司侍郎，为六司尚书的副职，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3]癸丑，吐谷浑寇岷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

[3]癸丑（初五），吐谷浑入侵岷州，都督李道彦将其击退。

[4]丁巳，徙汉王恪为蜀王，卫王泰为越王，楚王为燕王。

[4]丁巳（初九），改封汉王李恪为蜀王，卫王李泰为越王，楚王李为燕王。

[5]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 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5]太宗问魏徵："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徵答道："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偏听偏信，就是暗。从前尧帝体恤下情，详细询问民间疾苦，所以能够知道有苗的恶行；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所以共工、鲧、兜不能掩匿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所以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则亲贵大臣就无法阻塞言路，下情也就得以上达。"太宗说："非常对！"

上谓黄门侍郎王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隋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隋文帝不准许赈济百姓，而让百姓自己到关东地区寻找食物，等到了文帝末年，全国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炀帝依仗着富足的粮食，奢侈无度，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只要使仓库中的粮食足以应付灾年就可以了，其他多余的又有何用呢！"

[6]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6]二月，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人们都说君主至为尊贵，无所畏惧。朕则并非如此，上怕皇天的监督，下惧群臣的注视，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期望。”魏徵说：“这的确是达到治世的要旨，希望陛下能慎始慎终，那就好了。”

[7]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7]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处理政务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了。以前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到南夷之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再如高为隋朝丞相，公正无私，颇识治国之本，隋朝的兴亡，与高休戚相关。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

[8]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8]三月，戊寅朔（疑误），出现日食。

[9]壬子，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善果虽复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

[9]壬子（初五），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太宗下令从今往后大辟死罪都让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讨论，以尽量减除冤案。随即带囚犯走过，见有岐州刺史郑善果，太宗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毕竟官衔不低，怎能让他与其他囚犯同列。从现在起三品以上官员犯法，不必带来殿前过目，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

[10]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诏书略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义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民大悦。

[10]关内地区大旱饥荒，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己巳（二十二日），命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被变卖的子女们，送还给他们的父母。庚午（二十三日），诏令说因为上一年连绵大雨，今年

又遇旱、蝗灾害，因此大赦天下。诏令大略说道：“假如让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保全百姓也心甘情愿，毫不吝惜。”不久旱区天降喜雨，百姓大为高兴。

[11]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瘗。”

[11]夏季，四月，己卯（初三），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尸骨遍野，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尸骨。”

[12]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12]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于幽州北面，主持东部事务，奚、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颉利可汗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等到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颉利派突利讨伐，突利的军队又吃败仗，单枪匹马逃回。颉利大怒，将突利拘禁了十几天，并鞭笞他，突利从此怨恨颉利，暗中想背叛颉利。颉利几次向他征兵，他都不给，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现在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这么做吗？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象突厥一样，能不担心忧虑吗？望你们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

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

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太宗对突厥使臣说：“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司马刘兰成图之，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其国势渐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事情败露，投奔唐朝，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等知道时机已到，上表请求派兵出击。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又让刘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梁师都带突厥兵到了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梁氏半夜逃跑，刘兰成追击，大

败梁氏。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于是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粮绝。壬寅（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建夏州。

[13]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13]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马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称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余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礼乐有内在的本质，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二者不可偏废。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躯体一刻也没有远离它。兴起于闺阁家门，显达于朝廷，广被于乡野近邻，通达于诸侯，流播于四海，从祭祀战争到饮食起居，都离不开礼乐。长此以往数十百年，然后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说不美，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已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精确，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这样看来，舜、禹、、周武王时的韶、夏、、武四乐，即使都保存于当世，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并不能感化一个人，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一样。况且齐、陈的淫荡昏庸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庭，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则五帝、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之阙如。”可惜呀！

[14]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14]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言语而身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15]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15]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16]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16]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高兴，赐给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17]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深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18]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而死。

[18]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19]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

[19]秋季，七月，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

[20]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20]太宗对大臣说："古语说道：'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发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三卷

唐纪九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贞观二年（戊子、628）

唐纪九唐太宗贞观二年（戊子，公元628年）

[1]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

[1]九月，丙午（初三），初次下令年老退休的文武官员在上朝时列于本品现任官之上。

[2]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丁未，诏："自今大瑞听表闻，自外诸瑞，申所司而已。"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2]太宗说："近来看见大臣们多次上表章恭贺祥瑞之事，百姓家中富足而没有祥瑞，不影响成为尧、舜；百姓愁苦怨怼，而多有瑞气，不影响成为桀、纣。后魏的时候，官吏焚烧连理树，煮白雉鸡吃，难道连理树、白雉鸡能是盛世的表征吗？"丁未（初四），下诏说："从今以后大的祥瑞听任上表奏闻，大瑞之外的诸种瑞兆，申报给有关部门即可。"曾有白鹊在皇宫寝殿中的槐树上构巢建窝，合欢交配如腰鼓状，左右的大臣齐声称贺。太宗说："我常常笑话隋炀帝喜欢祥瑞，得到贤才就是祥瑞，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命令毁掉其巢穴，放白鹊到野外。

[3]天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致旱。"上曰："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馀，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杜正伦于掖庭西门简出之，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3]天干旱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书说："往年虽放出过宫女，我私下听说太上皇宫内与掖庭的宫女，深锁宫中的比较多，岂止是白白耗费衣物粮食，而且阴气郁积，也足以造成干旱。"太宗说："妇人们常年锁在深宫里，实在值得同情，洒扫庭除之外，还有什么用呢？应

当全部让她们出宫，听任她们另寻配偶。”于是让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人杜正伦在掖庭西门选择遣返宫女，前后共计三千余人。

[4]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4]己未（十六日），突厥兵侵犯边境。大臣中有人请求修复古代的长城，征发百姓利用城堡以巩固边防，太宗说：“突厥天灾人祸不断，颉利可汗并不因此而积德行善，反而更加暴虐，骨肉相残，其亡日不远了。朕正要为您扫清沙漠上的敌人，何必辛劳百姓到远方去修筑城堡要塞呢！”

[5]壬申，以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静在司农，少卿赵元楷善聚敛，静鄙之，对官属大言曰：“隋炀帝奢侈重敛，司农非分不可；今天子节俭爱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惭。

[5]壬申（二十九日），任命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窦静在司农寺时，司农少卿赵元楷，颇擅长搜括民财，窦静鄙视他，曾对属下的官员们大声地说道：“隋炀帝骄奢淫逸、贪渎民财，司农署非得有您不可。现在皇帝自身节俭爱护民众，你又有何用呢！”元楷听后十分的愧疚。

[6]上问王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6]太宗问王：“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越来越赶不上古代，为什么呢？”王回答道：“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用通经的儒士，所以风俗淳厚；近代以来重文艺而轻儒术，又辅以法律，这便是治世化民之道所以日益衰微的原因。”太宗颇以为然。

[7]冬，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

[7]冬季，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去世。

[8]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旧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匹夫犹敦然诺，奈何既许朕而复悔之！”祖尚固辞。戊子，上复引见，谕之，祖尚固执不

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有前青州长史魏恺使于梁还，除光州长史，不肯行，杨遵彦奏之。文宣怒，召而责之。恺曰：'臣先任大州，使还，有劳无过，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顾谓遵彦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长也。"上曰："然。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

[8]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犯罪。太宗认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全才，廉洁奉公，便征召他入朝，命令道："交趾郡很久没有得力人选，需要你前去镇抚。"卢祖尚拜谢出朝，不久又后悔，以旧病复发相辞。太宗让杜如晦对他传旨道："一般的人尚能够重然诺守信用，你为什么已答允了朕而又后悔呢！"卢祖尚执意辞退。戊子（二十五日），太宗再次召见他，晓以道理，卢祖尚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太宗大怒道："我不能对人发号施令，又如何治理国家呢？"下令将卢祖尚斩于朝堂之上，不久又后悔。过了几日，与大臣议论"齐文宣帝是怎么样一个人？"，答道："齐文宣帝狷狂暴躁，然而人与他争论时，遇到理屈词穷时能够听从对方的意见。当时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朝还朝，拜为光州长史，不肯赴任，丞相杨遵彦奏与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入宫中大加责备。魏恺说：'我先前任大州的长史，出使归来，有功劳没有过失，反而改任小州的长史，所以我不愿意成行。'齐文宣帝回头对杨遵彦说：'他讲得有道理，你就宽赦他吧。'这是齐文宣帝的长处。"太宗说："有道理。先前卢祖尚虽然缺少做大臣的道义，朕杀了他也过于粗暴，如此说来，还不如齐文宣帝！"下令恢复卢祖尚子孙的门荫。

徵状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为霁威。尝谒告上冢，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徵来，匿怀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

魏徵相貌平平，但是很有胆略，善于挽回皇帝的主意，常常犯颜直谏。有时碰上太宗非常恼怒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太宗的神威也为之收敛。他曾经告假去祭扫祖墓，回来后，对太宗说："人们都说陛下要

临幸南山，外面都已严阵以待、整装完毕，而您最后又没去，不知为什么？”太宗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个打算，害怕你又来嗔怪，所以中途停止了。”太宗曾得到一只好鹞鹰，将它置于臂膀上，远远望见魏徵走过来，便藏在怀里；魏徵站在那里上奏朝政大事，很久不停下来，鹞鹰最后竟死在太宗的怀里。

[9]十一月，辛酉，上祀圜丘。

[9]十一月，辛酉（十九日），太宗在圜丘祭祀。

[10]十二月，壬午，以黄门侍郎王为守侍中。上尝闲居，与语，有美人侍侧，上指示曰：“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而纳之。”避席曰：“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非邪？”上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何问是非！”对曰：“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为无异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之也。”上悦，即出之，还其亲族。

[10]十二月，壬午（初十），任命黄门侍郎王为守侍中。太宗曾闲居无事，与王交谈，有一个美女子在旁侍侯，太宗指给王说：“这是庐江王李瑗的妾，李瑗杀了她的丈夫而收纳她。”王离开座位说道：“陛下认为庐江王纳她为妾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说：“杀了人而娶他妻子为妾，你怎么还要问对错呢？”王答道：“从前齐桓公知道郭公灭亡的原因，在于喜好良言而不能采用，而桓公本人弃置进良言的人，管仲认为这与郭公没什么两样。现在这个美女子还在您身边，我认为陛下是认为庐江王做得对。”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即刻将此女子放出宫去，让她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

太宗让太常寺少卿祖孝孙教授宫女们音乐，不称太宗的心意，太宗责怪他。温彦博、王劝谏道：“孝孙乃高雅之士，却让他去教宫女们，进而又谴责他，我们觉得不该如此。”太宗大怒道：“朕将你们视为心

腹，应当竭尽忠心正直来为我服务，现在却附合下面欺罔君上，难道是为孝孙说情吗？”温彦博行礼谢罪。王不行礼，说：“陛下责令我尽忠效诚，现在我所说的话难道有私情吗！这便是陛下有负于我，并不是我有负于陛下！”太宗沉默良久才作罢。次日，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虚心纳谏的确很难，朕昨天责备温彦博和王，到现在还在后悔。你们不要因此事而不能畅所欲言。”

[11]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11]太宗说：“为朕养护百姓的，唯有都督、刺史，朕常常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坐卧都留心观看，得知在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于他们的名下，以备升迁和降职时参考。县令尤其与百姓亲近，不可不慎加选择。”于是下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能胜任县令职位的人，呈报他们的姓名。

[12]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12]太宗说：“近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这是个弊端。谋反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必然有其同伙，还担心事情不会暴露吗？何必让其奴婢告发呢？从今以后有奴婢告其主子的，均不受理，仍行处斩。”

[13]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伯父自立，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服，弩矢毕部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可。统叶护之子力特勒避莫贺咄之祸，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相攻，连兵不息，俱遣使来请婚。上不许，曰：“汝国方乱，君臣未定，何得言婚！”且谕以各守部分，勿复相攻。于是西域诸国及敕勒先役属西突厥者皆叛之。

[13]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杀死，其伯父自立为首领，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服，弩矢毕部推举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应允。统叶护的儿子力特勒，为躲避莫贺咄的祸乱，逃到了康居，泥孰迎回他立为首领，这便是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相攻伐，争斗不息，都派使臣请求与唐朝通婚。太宗不应允，说：“你们的国家刚发生内部争斗，君臣尚未确定，怎么能谈得上求婚呢？”而且

传谕各部保持稳定，不要再相攻伐。于是先前依附西突厥的敕勒和西域各国均叛离。

[14]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当。上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建牙于大漠之郁督军山下，东至，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诸部皆属焉。

[14]突厥北面的各部族大多叛离颉利可汗归附薛延陀，共同推举薛延陀的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担当此任。太宗正欲图谋突厥颉利可汗，便派游击将军乔师望择小道带着册书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给鼓和大旗。夷男十分高兴，派使臣进献贡品，建牙帐于大漠中郁督军山下，东至，西到西突厥，南接沙漠，北临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各部均为其附属。

三年（己丑、629）

三年（己丑，公元629年）

[1]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庙；癸亥，耕藉于东郊。

[1]春季，正月，戊午（十六日），太宗祭祀于太庙；癸亥（二十一日），在东郊行耕田礼。

[2]沙门法雅坐妖言诛。司空裴寂尝闻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还乡里。寂请留京师，上数之曰：“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寂遂归蒲州。未几，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闻，当死；流静州。会山羌作乱，或言劫寂为主。上曰：“寂当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闻寂率家僮破贼。上思其佐命之功，征入朝，会卒。

[2]和尚法雅以妖言惑众被处死。司空裴寂曾听过他的言论，辛未（二十九日），裴寂也因此事被免职，勒令遣送回老家。裴寂请求留在长安，太宗数落他说：“你的功劳平庸，怎么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因高祖皇帝恩泽才使你列居群臣第一。武德年间，贪污受贿风气盛行，朝廷政纲混乱，均与你有关，只是因为你是开国老臣，所以不忍心完全依法令处置。能够回家守着坟墓，已经是够幸运的人。”裴寂于是回到老家蒲州。不久，有一个狂人信行称裴寂面有天相。裴寂

并没上报朝廷，依法令当处死；太宗将其流放到静州。正赶上当地的山羌族叛乱，有人说叛军劫持裴寂为其首领。太宗说：“裴寂依罪当处死，我留给他生路，他肯定不会走这条路。”不久听说裴寂率领僮仆家丁打败叛军。太宗考虑他有佐命之功，征召他入进朝，裴寂恰好死去。

[3]二月，戊寅，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以尚书右丞魏徵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3]二月，戊寅（初六），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

[4]三月，己酉，上录系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上曰：“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

[4]三月，己酉（初八），太宗考察、记录囚犯的罪过。有个囚犯刘恭，脖颈上刻有“胜”字，自称“定当取胜于天下”，因此入狱。太宗说：“假如上天将要使他兴起，不是朕所能除掉的；如没有天命照应，刻有‘胜’文又有何用！”于是释放刘恭。

[5]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5]丁巳（十六日），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求天下贤才，因才授官，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辞讼案情，日不暇接，怎么能帮助朕求得贤才呢？”因此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

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元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玄龄虽蒙宠待，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恐惧若无所容。

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操劳，惟恐偶有差池；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与杜如晦提拔后进，不遗余力。至于尚书省的制度程式，均系二人所定。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划政事，一定要说："非杜如晦不能敲定。"等到杜如晦来，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建议。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长于决断。二人深相投合，同心为国出力。所以唐朝称为贤相者，首推房、杜二人。房玄龄虽然多蒙太宗宠爱，有时因某事受谴责，总是一连数日到朝堂内，磕头请罪，恐惧得好象无地自容。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

房玄龄监修本朝国史，太宗对他说："近来翻看《汉书》载有《子虚赋》、《上林赋》，均华而不实。凡有上书议论国事，词理直切的，朕从与不从，均当载入国史。"

[6]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上始御太极殿，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

[6]夏季，四月，乙亥（初四），太上皇李渊迁居弘义宫。改弘义宫为大安宫。太宗开始到太极殿听政，对群臣说："中书、门下省，都是机要的部门，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议论提出意见。近来唯见顺从旨意，听不见相反意见。如果只是过往文书，那么谁不能干呢，何必又要慎择人才呢？"房玄龄等人均磕头谢罪。

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按以前的惯例，诏书凡涉及军国大事，则让中书舍人执所见，大家分别署名，称之为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加以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予以驳正。太宗开始申明旧的规制，于是很少有错误。

[7]茌平人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六月，壬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

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7]茌平人马周，游历来到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六月，壬午（十二日），天下大旱，诏令文武百官畅言得失。常何乃一介武夫，不学无术，不知道说什么，马周便代他上呈建议二十多条。太宗惊奇常何的能力。便问常何，常何答道：“这不是我能写的，而是我的客人马周代我起草的。”太宗立刻召见马周，没有来，又派人催促了几次。马周到宫中谒见太宗，太宗与他谈论，十分高兴，令其暂在门下省做事，不久又任命为监察御史，奉使出巡很合旨意。太宗认为常何知人善任，赐给绢帛三百匹。

[8]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8]秋季，八月，己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9]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统特勒入贡，上赐以宝刀及宝鞭，谓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颉利可汗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

[9]丙子，（初八），薛延陀毗伽可汗派其弟弟统特勒进献贡品，太宗赐给宝刀与宝鞭，对他说：“你统属的部族犯下大罪的用刀斩决，小罪的用鞭抽打。”夷男非常高兴。突厥颉利可汗大为惊慌，开始派使者称臣，请求迎娶公主，修女婿礼节。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可取之状，以为“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昵奸佞，一也。薛延陀等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糇粮乏绝，四也。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三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保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上以颉利可汗既请和亲，复援梁师都，丁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之，以张公谨为副。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奏称可取突厥而代之，原因有六：“颉利可汗奢华残暴，诛杀忠良，亲近奸佞之人，是其一；薛延陀等各部落均已叛离，是其二；突利、拓设、欲谷设均得罪颉利，无地自容，是其三；塞北地区经历霜冻干旱，粮食匮乏，是其四；颉利疏离其族人，委重任于胡人，胡人反复无常，大唐帝国军队一到，必然内部纷乱，是其

五；汉人早年到北方避乱，至此时人数较多，近来听说他们聚众武装，占据险要之地，大军出塞，自然内部响应，是其六。”太宗认为颉利可汗既然想与唐朝和亲，又出兵援助大唐的敌人梁师都，丁亥（十九日），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总管，率兵讨伐突厥。

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帅三千骑来降。戊午，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帅众来降。

九月，丙午（初九），突厥九位俟斤率三千骑兵投降唐朝。戊午（二十一日），拔野古、仆骨、同罗、奚族首领率众投降唐朝。

[10]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与战，破之，捕虏千余口。

[10]冬季，十一月，辛丑（初四），突厥兵侵犯河西地区，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与之发生激战，大败突厥兵，俘虏一千多人。

[11]上遣使至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鹰，使者讽大亮使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游而使者求鹰。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谓侍臣曰：“李大亮可谓忠直。”手诏褒美，赐以胡瓶及荀悦《汉纪》。

[11]太宗派使节到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一只很好的鹰，使者暗示大亮将鹰进呈给皇上，大亮给太宗上密表说：“陛下一直拒绝畋猎，而使节却为您要鹰。假如这是陛下的意思，则深与过去的主张相背离，如果是使节自作主张，便是用人不当”。癸卯（初六），太宗对大臣说：“李大亮称得上忠诚正直”。亲书诏令加以褒奖，赐给自用的胡瓶一只及荀悦《汉纪》一部。

[12]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众合十余万，皆受李节度，分道出击突厥。

[12]庚申（二十三日），任命兼任并州都督的李世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兵力十余万，均受李节度，分兵进攻突厥。

乙丑，任城王道宗击突厥于灵州，破之。

乙丑（二十八日），任城王李道宗在灵州击败突厥兵。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

十二月，戊辰（初二），突利可汗到唐朝请罪，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太上皇为了百姓的利益，忍辱向突厥称臣，朕常为此事感到痛心。现在突厥首领向我磕头，这多少可以雪洗以前的耻辱。”

壬午，遣使入贡，上曰：“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壬午（十六日），派使节到长安进献贡物，太宗说：“远道而来，是因为突厥已归服的缘故。从前东汉人称抗御北方戎族没有上策，朕现在使中原安定，四方夷族归服，难道不是上策吗？”

[13]癸未，右仆射杜如晦以疾逊位，上许之。

[13]癸未（十七日），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因病请求离职，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14]乙酉，上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具释其义以对；且曰：“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14]乙酉（十九日），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说：‘有能力的人向无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的人向知识匮乏的人请教；有学问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知识象空无所有一样。’如何解释？”孔颖达完满地解释其本义，且说：“非独一般人如此，帝王也当如此。帝王内心蕴含如神之明，但外表却当沉静无为，所以《易经》说‘以久表蒙昧来修养贞正之德，用藏智于内的办法来治理民众。’假如身居至高无上的地位，炫耀自己的聪明，依恃才气盛气凌人，掩饰错误，拒绝纳阑，那么就造成下情无法上达，这是自取灭亡之道。”太宗十分赞许他的话。

[15]庚寅，突厥郁射设帅所部来降。

[15]庚寅（二十四日），突厥郁射设率领所部投降唐朝。

[16]闰月，丁未，东谢酋长谢元深、南谢酋长谢强来朝。诸谢皆南蛮别种，在黔州之西。诏以东谢为应州、南谢为庄州，隶黔州都督。

[16]闰十二月，丁未（十一日），东谢部落首领谢元深、南谢首领谢强前来归附唐朝。诸谢部族均是南蛮一支，聚居在黔州西部地区。唐朝廷下令改东谢所在地为应州，南谢所在地为庄州，均隶属于黔州都督。

是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诸甚众，服装诡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图写以示后，作《王会图》，从之。

当时远方周边各国均向唐朝进献贡品，到长安的人较多，服装怪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绘制《王会图》，绘下每个民族及其服饰以传示给后人，太宗应允。

乙丑，柯酋长谢能羽及充州蛮入贡，诏以柯为州；党项酋长细封步赖来降，以其地为轨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党项地亘三千里，姓别为部，不相统壹，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止赖既为唐所礼，馀部相继来降，以其地为，奉、岩、远四州。

乙丑（二十九日），柯首领谢能羽以及充州蛮进献贡品，诏令在柯设置州；党项族首领细封步赖归顺唐朝，以其聚居地为轨州；又任命其首领为刺史。党项据地三千里，每姓别为一部，互不统属，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均是其大姓。步赖既已受唐朝礼遇，其余各部相继来降，唐朝廷以其聚居地为、奉、岩、远四州。

[17]是岁，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17]这一年，户部上奏称：大唐人从塞外归来以及四方夷族前后归顺唐朝的计有男女一百二十余万人。

[18]房玄龄、王掌内外官考，治书侍御史万年权万纪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谏曰："玄龄、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则皆不可信，岂得复当重任！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使推之

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释不问。

[18]房玄龄、王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上奏称有不公平之处，太宗命侯君集重加推勘。魏徵劝谏道：“房玄龄、王均是朝中老臣，素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官员过多，中间能没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体察其实情，绝不是有偏私。假如找到失当之处，那就不可

信，怎么能重新担当重任呢！而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才开始陈述意见。这正是想激怒陛下，并非竭诚为国。假如推问后得到考核失当的实情，于朝廷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本来便虚妄，徒失陛下委任大臣的一片心意。我真正关心的是国家政体，不敢袒护房、王二人。”太宗于是放下此事不再过问。

[19]濮州刺史宠相寿坐贪污解任，自陈尝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听还旧任。魏徵谏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谓相寿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19]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除职务，上表陈情曾是秦王府僚。太宗怜惜他，欲让他官复原职。魏徵行谏说：“秦王府的旧僚属，现居朝廷内外官的很多，我担心每个人都仗恃您的偏袒，而让那些真正行为端正的人恐惧。”太宗欣然采纳他的意见，对宠相寿说：“我从前为秦王，乃是一个王府的主人，现在身居皇位，乃是天下百姓的君主，不能单单偏护秦王府的老人。大臣的意见都这样，朕怎么能违背呢？”赐帛打发他走，宠相寿流着泪离去。

四年（庚寅、630）

四年（庚寅，公元630年）

[1]春，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其众一日数惊，乃徙牙于碛口。靖复遣谍离其心腹，颉利所亲康苏密以隋萧后及炀帝之孙政道来降。乙亥，至京师。先是，有降胡言“中国人或潜通书启于萧后者”。至是，中书舍人杨文请鞫之，上

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强，愚民无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须问也！”

[1]春季，正月，李靖率领三千骁骑从马邑出发，进驻恶阳岭，当夜，突袭定襄城，取得大胜。突厥颉利可汗想不到李靖出兵如此神速，大惊失色道：“唐朝没有倾全国兵力北来，李靖怎么敢孤军深入到这里。”突厥兵一天内数次受惊，于是将牙帐迁移至碛口。李靖又派间谍离间其心腹，颉利的亲信康苏密携带隋萧后及炀帝的孙子杨政道投降唐朝。乙亥（初九），到达长安，先前，有投降的胡人称“唐朝有人私下与隋萧皇后通书信。”到此时，中书舍人杨文请求讯问，太宗说：“大唐未定天下时，突厥正当强盛，百姓愚昧无知，或许会有这种事，现在天下已安定，既往的过错，又何须追问呢。”

李世出云中，与突厥战于白道，大破之。

李世出兵云中城，与突厥兵大战于白道，突厥大败。

[2]二月，已亥，上幸骊山温汤。

[2]二月，已亥（初三），太宗驾临骊山温泉。

[3]甲辰，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

[3]甲辰，（初八），李靖在阴山大败突厥颉利可汗的军队。

先是，颉利既败，窜于铁山，馀众尚数万；遣执失思力入见，谢罪，请举国内附，身自入朝。上遣鸿胪卿唐俭等慰抚之，又诏李靖将兵迎颉利。颉利外为卑辞，内实犹豫，欲俟草青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与李世会白道，相与谋曰：“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阻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以其谋告张公谨，公谨曰：“诏书已许其降，使者在彼，奈何击之！”靖曰：“此韩信所以破齐也。唐俭辈何足惜！”遂勒兵夜发，世继之，军至阴山，遇突厥千余帐，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苏定方帅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牙帐七里，虏乃觉之。颉利乘千里马先走，靖军至，虏众遂溃。唐俭脱身得归。靖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杀隋义成公主，擒其子叠罗施。颉利师万余人欲度碛，李世军于碛口，颉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长皆帅众降，世虏五万余口而还。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

先前，颉利兵败后，逃窜到铁山，残余兵力尚有数万人。颉利派执失思力谒见太宗，当面谢罪，请求倾国降附，自己入朝抵罪。太宗派鸿胪寺卿唐俭等人抚慰，又令李靖领兵迎接颉利。颉利外表谦卑，内心尚在犹豫，想等到草青马肥的时候，再逃回到漠北重整旗鼓。李靖率领兵马与李世在白道会合，相互谋划道："颉利虽然被打败，其兵马还很强大，如果走碛北一带，颉利可依靠旧部族，道路阻隔而且遥远，恐怕一时很难追上。现在朝廷的使节已经到了突厥营地，突厥颉利可汗一定觉得宽慰，如果挑选精锐骑兵一万人，带着二十天的粮草前去袭击，可以不战而生擒颉利。"二人将他们的计谋告诉张公瑾，张公瑾说："圣上已下诏接受他们投降，大唐的使者在对方，怎么能进攻呢？"李靖说："当年韩信就是靠偷袭打败齐国的。唐俭等人不值得怜惜！"于是率兵夜间出发，李世随后，行军到阴山，遇上了突厥一千多营帐，全部俘获令随唐军。颉利见到大唐使者唐俭后十分高兴，内心稍稍安定。李靖派武邑人苏定方带领二百名骑兵做为前锋，趁大雾秘密行军，距离突厥牙帐只有七里，突厥兵才发现，颉利乘千里马先逃，李靖大军赶到，突厥兵纷纷溃败。唐俭及时脱身回到唐朝。李靖军队杀死突厥兵一万多人，俘虏男女十余万人，得牲畜数十万头，杀掉隋义成公主，生俘她的儿子叠罗施。颉利率领一万多人想要渡过沙漠，李世军队守住碛口，颉利兵至，通不过去，手下的部族首领均率兵众投降，李世俘虏五万多人还朝。开拓土地从阴山北到沙漠，捷报迅速传到了朝廷。

[4]丙午，上还宫。

[4]丙午（初十），太宗回到宫中。

[5]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5]甲寅（十八日），因平定突厥而大赦天下。

[6]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少卿萧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

[6]任命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予朝政；太常寺少卿萧为御史大夫，与宰相一同参议朝政。

[7]三月，戊辰，以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候大将军。

[7]三月，戊辰（初三），唐朝任命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候大将军。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四方夷族首领齐集宫阙请求太宗做天可汗，太宗说："我既做了大唐天子，又要做天可汗吗？"文武大臣以及四方各族首领齐呼万岁。此后给西北各族首领的玺书中，均署名"天可汗"。

庚午，突厥思结俟斤帅众四万来降。

庚午（初五），突厥首领思结俟斤率四万多军队投降唐朝。

丙子，以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

丙子（十一日），唐朝任命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

初，始毕可汗以启民母弟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西北。及颉利政乱，苏尼失所部独不携贰。突利之来奔也，颉利立之为小可汗。及颉利败走，往依之，将奔吐谷浑。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苏尼失执送颉利。颉利以数骑夜走，匿于荒谷。苏尼失惧，驰追获之。庚辰，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帅众奄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送京师，苏尼失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

起初，始毕可汗重用启民的舅父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统领五万户的部落，建牙帐在灵州西北。等到颉利政局混乱，惟独苏尼失部没有二心。突利投奔大唐，颉利立苏尼失为小可汗。此后颉利溃逃，前往依附苏尼失，想去投奔吐谷浑。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领兵进逼，让苏尼失交出颉利。颉利率几名骑兵趁夜逃跑，藏在荒山野谷中。苏尼失害怕，急忙派骑兵将颉利抓回。庚辰（十五日），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领大批兵力包围沙钵罗营帐，俘虏颉利送回京都长安，苏尼失举兵投降，漠南地区于是空旷无人。

[8]蔡成公杜如晦疾笃，上遣太子问疾，又自临视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语及如晦，必流涕，谓房玄龄曰："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

[8]蔡成公杜如晦病重，太宗先派太子前去询问病情，后又亲去探视。甲申（十九日），杜如晦去世。太宗每次得到好物品，都要想起如晦，派人将物品赐给他家里。时间长了，提到如晦，定要流下眼

泪，对房玄龄说：“你与杜如晦一同辅佐朕，现在只见到你，见不到如晦了！”

[9]突厥颉利可汗至长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顺天楼，盛陈文物，引见颉利，数之曰：“汝藉父兄之业，纵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数与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强好战，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穑，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迁延不来，五也。然自便桥以来，不复大入为寇，以是得不死耳。”颉利哭谢而退。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

[9]突厥颉利可汗被押送到长安。夏季，四月，戊戌（初三），太宗在顺天门城楼，陈列大量文物，召见颉利，责备他说：“你借父兄立下的功业，骄奢淫逸自取灭亡，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几次与我订盟而反复背约，这是第二条罪状。你自恃强大崇武好战，造成白骨遍野，这是第三条罪状。践踏我大唐土地上的庄稼，抢夺人口，这是第四条罪状。我原宥你的罪过，保存你的社稷江山，而你却数次拖延不来朝，这是第五条罪状。自从武德九年我与你在渭水便桥订盟以来，没有大规模的入侵行为。就因这一点可免你一死。”颉利痛哭谢罪，退下宫去。太宗下诏让其住在太仆寺，赐给丰厚的食物。

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馀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太上皇李渊听说擒住了颉利可汗，感叹道：“当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城，不能报仇；现在我的儿子能一举剿灭突厥，证明我托付的人是对的，我还有什么忧虑呢！”太上皇召集太宗皇帝与十几位显贵大臣，以及诸王、王妃、公主等，在凌烟阁摆下酒宴，酒喝到兴处，太上皇自己弹奏琵琶，太宗翩翩起舞，公卿大臣纷纷起身祝寿，一直到深夜。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以为：“突厥、铁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

其部落，则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纵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馀，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以为：“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雠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柰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

突厥灭亡后，其属下的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者向西投奔西域，投降唐朝的还有十万户，太宗下诏让郡臣商议如何处置。大臣们都说：“北方狄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祸患，现在很幸运他们已经败亡，应当全部迁徙到河南兖、豫之间，分别各个种族部落，让他们分散居住在各州县，教他们耕种织布，将他们转为农民，使塞北地区永远空旷无人。”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突厥、铁勒族自古以来很难臣服，陛下既然使他们称臣，请将他们安置在河北地区。分别设立酋长，统领其部落，则可以永无祸患。”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突厥虽然称为一个国家，但它的各部族划分都有其部族首领。现今应当乘其离散，各以本部族设首领，使其不互为臣属，纵使想立阿史那氏为首领，也只可

领有其本部族而已。国家分为几部分则力量削弱，容易控制，几部分势均力敌则难以相互吞并，各自力图保全，必不能与大唐相抗衡。请求仍然在定襄置都护府，作为节度该地区的机构，这是安定边防的长久之计。”夏州都督窦静认为：“戎狄的本性，如同禽兽一般，不能用刑罚法令威服，不能用仁义道德教化，况且他们留恋故土的心情也不易忘却。将他们安置在中原一带，只有损害大唐而没有益处，恐怕一旦陡生变故，对大唐政权构成威胁。不如借着它将要灭亡的时机，施加意外的恩宠，封他们王侯称号，将宗室女嫁给他们，分割他们的土地，离析他们的部落，使其权势分化削弱，易于钳制，可让他们永为藩臣，使边塞永保平定。”温彦博认为：“将突厥人迁徙到兖、豫之间，则违背其本性，这不是让他们生存的办法。请求依照汉光武帝时的办法，将投降的匈奴人安置在塞外，保全其部落，顺应其风俗习惯，以充斥空旷之地，使其成为中原的屏障，这是较完善的策略。”魏徵认为：“突厥世代为寇盗，是老百姓的敌人。如今幸而灭亡，陛下因为他们投降归附，不忍心将他们全部杀掉，应当将他们放归故土，不能留在大唐境内。戎狄人面兽心，力量削弱则请求归服，强盛则重又叛乱，这是其本性。现在投降的将近十万人，几年之后，发展到几倍之多，必是心腹大患，后悔都来不及。西晋初年胡族与汉民在中原混居在一起，郭钦、江统都劝晋武帝将胡族驱逐出塞外，以杜绝由此产生祸乱，武帝不听。此后二十余年，伊水、洛水之间，遂为北方戎狄聚居之地，此乃前代的明鉴！”温彦博说：“君王对于天地万物，事无巨细，都要有所包容。现在突厥困窘，前来归附我大唐，为什么抛弃而不予接受呢。孔子说：‘对于教育对象不应区分亲疏贵贱。’如果拯救他们于将亡之际，教他们生产生活，教他们仁义礼教，几年之后，全都变成我大唐民众。选择他们中间的部落首领，使其入朝充任宿卫官兵，畏惧皇威留恋皇恩，有什么后患呢！”太宗最后采纳温彦博的计谋，处置突厥投降的民众，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划分突利可汗原来统属之地，设置顺、、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划分颉利之地为六州，东面设定襄都督府，西边置云中都督府，以统治其民众。

五月，辛未，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帅部落之官。上戎之曰：“尔祖启民挺身奔隋，隋立以为大可汗，奄有北荒，尔父始毕反为隋患。天道不容，故使尔今日乱亡如此。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前

事故也。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

五月，辛未（初七），唐朝任命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其统领各部落官员。太宗告诫他说：“你的祖父启民毅然投奔隋朝，隋朝立为大可汗，疆土覆盖北部地区，你父亲始毕可汗反而成为隋的祸患。天理不容，所以才有你今天的惨败灭亡。我之所以不立你为可汗，就是以启民立可汗的前事作为教训。现在任命你为都督，你应当善守大唐法令，不要再肆意侵占掠夺，这不只是想要大唐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使你们的种族永远存在下去！”

壬申，以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颉利之亡也，诸部落酋长皆弃颉利来降，独思摩随之，竟与颉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将军，寻以为北开州都督，使统颉利旧众。

壬申（初八），任命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颉利败亡时，各部族首领纷纷抛弃颉利投降唐朝，惟独思摩跟随颉利，最后与颉利一同被俘。太宗嘉许他的忠诚，拜他为右武候大将军，不久又任命为北开州都督，让他统领颉利旧兵众。

丁丑，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其馀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馀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丁丑（十三日），任命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投奔唐朝的其他各族酋长，均拜为将军中郎将，跻身朝官行列，他们当中五品以上一百多人，大抵与原唐朝官员参半，因此迁居长安人口近一万户。

[10]辛巳，诏：“自今讼者，有经尚书省判不服，听于东宫上启，委太子裁决。若仍不伏，然后闻奏。”

[10]辛巳（十七日），太宗下诏：“今后凡有诉讼，经尚书省判决不服，则上启东宫，由太子裁定。如果仍然不服，则上奏到朕这里。”

[11]丁亥，御史大夫萧瑀奏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虏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见，上大加责让，靖顿首谢。久之，上乃曰：“隋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录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

匹，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几，上谓靖曰："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为怀。"复赐绢二千匹。

[11]丁亥（二十三日），御史大夫萧弹劾李靖大破颉利可汗牙帐，治军没有法度，突厥珍奇宝物，抢掠一空，请交付法律部门推勘审理，太宗予以特赦，不加弹劾。等到李靖进见，太宗则大加责备，李靖磕头谢罪。过了很久，太宗才说："隋朝史万岁打败达头可汗，有功劳不加赏赐，因罪遭致杀戮。朕则不这样处理，记录下你的功劳，赦免你的过错。"加封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赐给绢一千匹，所封食邑连同以前的共五百户。不久，太宗对李靖说："以前有人说你的坏话，现今朕已醒悟，你不必挂在心上。"又赐给绢二千匹。

[12]林邑献火珠，有司以其表辞不顺，请讨之，上曰："好战者亡，隋炀帝、颉利可汗，皆耳目所亲见也。小国胜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语言之间，何足介意！"

[12]林邑人向唐朝进献火珠，有关部门认为所上表章文辞桀骜不驯，请求讨伐林邑。太宗说："尚武好战者自取灭亡，隋炀帝、颉利可汗都是亲眼所见的先例。打败一个小国并不能表明勇武，何况不一定能取胜。遣词造句问题，何必介意呢。"

[13]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以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壬寅，以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

[13]六月，丁酉（初四），任命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任命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壬寅（初九），任命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

[14]乙卯，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臣见隋氏初营宫室，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摩火出，乃铸铁为毂，行一二里，铁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铁毂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则其余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

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14]乙卯（二十二日），征发士兵修筑洛阳宫殿以备太宗巡幸之用，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行谏道：“还没确定巡幸洛阳的时间就预先修筑宫室，这并不是现在的急务。从前汉高祖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从洛阳迁都到长安，难道不是因为洛阳的地利赶不上关中地区的地势好吗？汉景帝采用晁错削藩的建议而导致七国之乱，陛下现在将突厥杂处于中原汉民中间，与突厥的亲近程度怎么抵得上七国呢？怎能不先忧虑此事，却突然兴建宫室，轻易移动皇辇御驾呢！我知道隋朝起初营造宫室，近处山上没有大的树木，均从远方运来，二千人拉一根柱子，用横木做轮子，则磨擦起火，于是铸铁做车毂，走一二里路，铁毂即破损，另差使几百人携带铁毂随时更换，每天不过走出二三十里，总计一根柱子需花费几十万的劳力，其他的花费便可想而知了。陛下刚平定洛阳时，凡遇隋朝宫殿巨大奢侈均下令毁掉，还不到十年光景，又重新加以营造修缮，为什么以前讨厌的东西现在却要加以效仿呢？而且按照现在的财力状况，怎么能与隋代相比！陛下役使极为疲惫的百姓，承袭隋朝灭亡的弊端，祸乱恐怕又要超过炀帝呀！”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说我不如炀帝？那么与桀、纣相比如何？”答道：“如果此项劳役不停，恐怕也要一样地遭致变乱！”太宗感叹道：“我考虑的不周到，以至于此！”回头对房玄龄说：“朕以为洛阳地处大唐中央地段，四方朝贡路途均等，想着便利百姓，所以派人营造。刚才玄素所说的确有道理，应立即停止此项工程。日后如有事去洛阳，即使居于露天也不碍事。”于是赐给张玄素彩绸二百匹。

[15]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15]秋季，七月，甲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16]乙丑，上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

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16]乙丑（初二），太宗问房玄龄、萧道：“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监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传递而食。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虽伤身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要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今后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执意禀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17]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以兼御史大夫萧为太子少傅。

[17]癸酉（初十），任命前任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兼任御史大夫的萧为太子少傅。

李纲有足疾，上赐以步舆，使之乘至阖下，数引入禁中，问以政事。每至东宫，太子亲拜之。太子每视事，上令纲与房玄龄侍坐。

李纲腿脚不好，太宗赐予步辇，让他乘步辇去东宫，又数次召入皇宫内，向他询问政事。每次到东宫，太子都要行拜见礼。太子每次上朝听政事，太宗都令李纲与房玄龄坐在太子身旁备顾问。

先是，萧与宰相参议朝政，气刚而辞辩，房玄龄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劾奏之，上竟不问。由此怏怏自失，遂罢御史大夫，为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

先前，萧与宰相参议朝政，他性情刚直又能言善辩，房玄龄等人均顶不过他，太宗也多不采用他的意见。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曾有小的过失，萧以此上奏太宗弹劾他们，太宗丝毫不理。萧快快不乐，于是被免去御史大夫职，改任太子少傅，不再参与朝政。

[18]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于碛口贮粮，来者赈给，使者招慰，相望于道。大亮上言："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臣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其益。况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今又供亿此役，民将不堪，不若且罢招慰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碛，其人或自立君长，求称臣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上从之。

[18]西突厥部族散居在大漠外的伊吾地区，太宗下诏任命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在碛口存贮粮食，凡来此地均予赈给，又让使者四处招抚，道路相望，远近不绝。李大亮上书言道："想要怀柔远方必先安抚近地，我大唐如树根，四方如枝叶，倾尽大唐粮食以供给四方少数族，如同拔掉树根来养活枝叶。我远处考察秦、汉，近处观察隋朝，对外事奉戎狄，均致自身疲弱。如今招抚西突厥，只见劳心费财，未见收益。更何况河西一带州县寥落稀少，自从突厥衰微以来，才开始耕种收获；如今又放粮赈给，百姓不堪其苦，不如暂且停止招抚慰问。伊吾地区，多是沙漠，当地人有的自立为首领，要求归附大唐，不妨加以联络，让他们居住在塞外，为我大唐屏障，这才是施以小惠而坐收实际利益的办法。"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19]八月，丙午，诏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

[19]八月，丙午（十四日），太宗下诏说："官员日常服装没有等级差别，今后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衣服，四五品穿大红色，六七品穿绿色，八品穿青色，官员夫人从其丈夫的服色。"

[20]甲寅，诏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右仆射。靖性沈厚，每与时宰参议，恂恂如不能言。

[20]甲寅（二十二日），太宗下诏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尚书右仆射。李靖性情深沉忠厚，每次与宰相们议论政事，谦恭拘谨像是说不

出话来。

[21]突厥既亡，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室韦等十馀部皆内附。万淑，万均之兄也。

[21]突厥灭亡后，营州都督薛万淑派契丹族首领贪没折游说东北各少数族，奚、、室韦等十几个部族先后归顺唐朝。薛万淑是薛万均的兄长。

[22]戊午，突厥欲谷设来降。欲谷设，突利之弟也。颉利败，欲谷设奔高昌，闻突利为唐所礼，遂来降。

[22]戊午（二十六日），突厥人欲谷设前来投降。欲谷设是突利可汗的弟弟。颉利可汗被打败后，欲谷设投奔高昌，听说其兄长为唐朝所礼遇，便来投降。

[23]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内属，置伊吾郡；隋乱，臣于突厥。颉利既灭，举其属七城来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

[23]九月，戊辰（初六），伊吾城的首领来到唐朝。隋朝末年，伊吾归附，隋设置伊吾郡。隋朝大乱，改附突厥。颉利灭亡后，又举其属下七城投降唐朝，唐便以其所辖之地设置西伊州。

[24]思结部落饥贫，朔州刺史新丰张俭招集之，其不来者，仍居碛北，亲属私相往还，俭亦不禁。及俭徙胜州都督，州司奏思结将叛，诏俭往察之。俭单骑入其部落说谕，徙之代州，即以俭检校代州都督，思结卒无叛者。俭因劝之营田，岁大稔。俭恐虏蓄积多，有异志，奏请和籴以充边储。部落喜，营田转力，而边备实焉。

[24]思结部落饥馑贫弱，朔州刺史、新丰人张俭召募他们，不应召的仍然住在漠北，他们的亲属私下往来，张俭也不加禁止。等到张俭升迁为胜州都督，州衙署上奏称思结部将要反叛，太宗下诏令张俭前往按察。张俭单枪匹马到思结部落晓以大义，让他们迁居到代州，朝廷即任命张俭检校代州都督，思结没有反叛的。张俭借机劝他们从事农作，年底丰收。张俭担心思结族人积蓄多，便会有反叛的意图，上奏请求由官府出钱购买他们的粮食，以充边防储备。思结部族大为高兴，种地更加努力，边防储备充实。

[25]丙子，开南蛮地置费州、夷州。

[25]丙子（十四日），唐朝开辟南蛮地区设立费州、夷州。

[26]己卯，上幸陇州。

[26]己卯（十七），太宗巡幸陇州。

[27]冬，十一月，壬辰，以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

[27]冬季，十一月，壬辰（疑误）。任命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

[28]甲子，车驾还京师。

[28]甲子（初三），太宗车驾回到长安。

[29]上读《明堂针灸书》，云“人五藏之系，咸附于背。”戊寅，诏自今毋得笞囚背。

[29]太宗读《明堂针灸书》，书中写道：“人的五脏经络，均附在后背。”戊寅（十七日），下诏今后不得鞭笞囚犯的后背。

[30]十二月，甲辰，上猎于鹿苑；乙巳，还宫。

[30]十二月，甲辰（十四日），太宗去鹿苑射猎，乙巳（十五日），回到宫中。

[31]甲寅，高昌王文泰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贡，上遣文泰之臣厌怛纥干往迎之。魏徵谏曰：“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侍子，置都护，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来，劳费已甚，今借使十国入贡，其徒旅不减千人。边民荒耗，将不胜其弊。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时厌怛纥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31]甲寅（二十四日），高昌王文泰来到朝中。西域各国都想跟着文泰派使节进朝贡品，太宗派文泰手下的大臣厌怛纥干前往迎接。魏徵劝谏道：“从前汉光武帝不允许西域诸王送王子入朝侍奉和置都护府，认为不应当以蛮夷劳顿中原帝国。如今天下刚刚平定，先前文泰来朝时，已耗费很多，如今假使有十国来进贡，则随从不少于一千人。边区民众耗费过大，将难以承担。如果允许他们商人间相互往来，与边区百姓互市贸易，这还可以，如以宾客接待，对我大唐没有好处。”当时厌怛纥干已经出发，太宗急令人阻止。

[32]诸宰相侍宴，上谓王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

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

[32]众位宰相陪太宗饮宴，太宗对王说：“你精通鉴别人才，又很健谈，房玄龄以下宰臣，望你能详细加以品评，而且自己衡量与他们相比如何？”王答道：“勤勤恳恳地事奉大唐，尽心竭力无所保留，我不如房玄龄。文武全才，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议事详尽周到，传达诏令，反映群臣意见，都平允恰当，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艰难的事务都能办好，我不如戴胄。惟恐君王赶不上尧、舜，专以苦言强谏为己任，我不如魏徵。说到辨别清浊，疾恶奖善，我与他们相比，倒是略有长处。”太宗非常赞同，众人也钦佩他的高论。

[33]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

[33]太宗刚即位时，曾与群臣谈到教化问题，太宗说：“如今刚经过一场大劫乱，我担心百姓不容易教化。”魏徵回答说：“我认为并非如此。长久安定的百姓容易骄逸，骄逸则难以教化；经过动乱的百姓易于忧患，忧患则容易教化。这如同饥饿的人不苛择饮食，饥渴的人不苛择饮水一样。”太宗深表赞同。封德彝否定其说法，说道：“三代以后，人心渐趋浇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代采用王道的同时掺杂霸道内容，正是想行仁义教化而不能收效，哪里是能推行而不想推行呢？魏徵是一介书生，不识时务，如果听信他的空谈，必然败坏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不是换掉百姓而施教化，从前黄帝征伐蚩尤，颛顼诛灭九黎，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纣王，均能达到生前的太平盛世，难道不是承接大动乱之后的缘故吗？如果说上古人淳

朴，后代渐变得浇薄奸诈，那么到了今天，应当全都化为鬼魅了，君主怎么能统治他们呢？”太宗最后听从了魏徵的意见。

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徵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

贞观元年时，关中地区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全国出现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太宗勤勉听政，并加以安抚，百姓虽然东乞西讨，也未曾抱怨。这一年，全国大丰收，背井离乡的人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三四钱，整个一年犯死罪的只有二十九个人。东到大海，南至五岭，均夜不闭户，旅行不带粮，只是在路途上取食物。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大臣们上书都说：‘君王应当独自运用权威，不能委任给臣下。’又说：‘应当耀武扬威，讨伐四方。’只有魏徵劝朕说：‘放下武力勤修文教，中原安定之后，四方自然钦服。’朕采纳他的意见。如今颉利成了俘虏，其部族首领成为宿卫官，各部落都受到中原礼教的薰染，这都是魏徵的功劳，只是遗憾封德彝见不到了！”魏徵再次拜谢说：“突厥灭亡，海内承平，都是陛下的威德，我有何功德呢？”太宗说：“朕能够重用你，你能够十分称职，那么功劳怎么能是我一个人的呢？”

[34]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义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34]房玄龄上奏说：“我看过朝廷府库的兵械，远远超过隋朝。”太宗说：“铠甲兵械等武器装备，诚然不可缺少；然而隋炀帝兵械难道不够吗？最后还是丢掉了江山。如果你们尽心竭力，使百姓人心思定，这就是朕最好的兵械。”

[35]上谓秘书监萧曰：“卿在隋世数见皇后乎？”对曰：“彼儿女且不得见，臣何人，得见之！”魏徵曰：“臣闻炀帝不信齐王，恒有中使察之，闻其宴饮，则曰‘彼营何事得遂而喜！’闻其忧悴，则曰‘彼有他念故尔。’父子之间且犹如是，况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视杨政道，胜炀帝之于齐王远矣。”，之兄也。

[35]太宗对秘书监萧说：“你在隋朝时多次见过萧皇后吗？”萧答道：“她们母女间还不常见，我是何人，怎么能见到呢？”魏徵说：“我听说隋炀帝不信任齐王，总是派宦官察看，听说他摆宴饮酒，就说‘他做成了什么事这么高兴’；听说他忧虑憔悴，则说‘他别有企图故而如此’。他们父子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对其他人呢？”太宗笑着说：“朕如今对待杨政道，远超过当年炀帝对待齐王。”萧是萧的兄长。

[36]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既先可汗之子，为众所附，莫贺咄可汗所部酋长多归之。肆叶护引兵击莫贺咄，莫贺咄兵败，逃于金山，为泥熟设所杀，诸部共推肆叶护为大可汗。

[36]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是前可汗的儿子，为众人所拥戴，莫贺咄可汗属下部族首领多归附他。肆叶护率兵进攻莫贺咄，莫贺咄兵败逃到金山，被泥熟设杀死，各部落共推肆叶护为大可汗。

五年（辛卯、631）

五年（辛卯，公元631年）

[1]春，正月，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1]春季，正月，诏令和尚、尼姑、道士都要叩拜父母。

[2]癸酉，上大猎于昆明池，四夷君长咸从。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群臣。丙子，还宫，亲献禽于大安宫。

[2]癸酉（十三日），太宗在昆明池大肆围猎，四方夷族首领均陪同前往。甲戌（十四日），太宗设宴款侍高昌王麴文泰及群臣。丙子（十六日），太宗回到宫中，亲自到大安宫向太上皇李渊献上野禽。

[3]癸未，朝集使赵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请封禅；上手诏不许。

[3]癸未（二十三日），朝集使赵郡王李孝恭等人上表，认为四方夷族均已归服，请求行封禅大礼，太宗手书诏令不允。

[4]有司上言皇太子当冠，用二月吉，请追兵备仪仗。上曰：“东作方兴，宜改用十月。”少傅萧奏：“据阴阳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动依阴阳，不顾礼义，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与吉会。农时最急，不可失也。”

[4]有关部门上书言道皇太子当行冠礼，采用二月吉日，请求追赐兵备仪仗。太宗说：“二月耕作刚刚开始，应当改用十月。”太子少傅萧上奏道：“根据阴阳历书，不如用二月。”太宗说：“吉凶祸福在于人。如果动辄依靠阴阳，不顾礼义，能够得到吉祥吗？依循正理而行，自然会有吉祥。农耕时最忙，不可失去时机。”

[5]二月，甲辰，诏：“诸州有京观处，无问新旧，宜悉削，加土为坟，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5]二月，甲辰（十四日），太宗下诏：“各州有炫耀武功，收敌军尸体封土筑成的京观，不管新旧，应当一律铲削，分别加土做成坟墓，以掩盖枯骸朽骨，不要使其暴露在外。”

[6]己酉，封皇弟元裕为郐王，元名为谯王，灵夔为魏王，元祥为许王，元晓为密王。庚戌，封皇子为梁王，恽为郯王，贞为汉王，治为晋王，慎为申王，嚣为江王，简为代王。

[6]己酉（十九日），太宗封皇弟李元裕为郐王，李元名为谯王，李灵夔为魏王，李元祥为许王，李元晓为密王。庚戌（二十日），封皇子李为梁王，李恽为郯王，李贞为汉王，李治为晋王，李慎为申王，李嚣为江王，李简为代王。

[7]夏，四月，壬辰，代王简薨。

[7]夏季，四月，壬辰（初三），代王李简去世。

[8]壬寅，灵州斛薛叛，任城王道宗追击，破之。

[8]壬寅（十三日），灵州斛薛部反叛，任城王李道宗率兵追击，取得大胜。

[9]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赎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万口。

[9]隋朝末年，中原汉人多被突厥人掠去，等到突厥投降时，太宗派人用金银财物将他们赎回。五月，乙丑（初七），有关部门上奏称，共赎回男女八万人。

[10]六月，甲寅，太子少师新昌贞公李纲薨。初，周齐王宪女，孀居无子，纲赡恤甚厚。纲薨，其女以父礼丧之。

[10]六月，甲寅（二十六日），太子少师、新昌贞公李纲去世。起初，北周齐王宇文宪的女儿，孀居无子女，李纲对她赡养抚恤甚多。李纲死后，齐王之女以待父礼服丧。

[11]秋，八月，甲辰，遣使诣高丽，收隋氏战亡骸骨，葬而祭之。

[11]秋季，八月，甲辰（十七日），太宗派使臣到高丽，收隋朝阵亡将士尸骨，埋葬并加以祭奠。

[12]河内人李好德得心疾，妄为妖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被疾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蕴古贯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上怒，命斩之于市，既而悔之，因诏："自今死有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

[12]河内人李好德患有心病，胡言乱语，语涉诬妄，太宗下诏按察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道："好德受疾病折磨而有证验，依法不当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道："张蕴古籍贯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为相州刺史，为讨人情而纵容阿附，蕴古按察结果与事实不符。"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在集市中处斩，过后又后悔，因而下诏说："今后有死刑犯人，即使下令立即处决，仍须三次复议才得执行。"

权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有宠于上，由是诸大臣数被谴怒。魏徵谏曰："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上默然，赐绢五百匹。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

权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均因告发别人而得到太宗宠幸，从此诸位大臣多次被迁怒。魏徵劝谏道："权万纪等小人，不识治国大体，以告发别人当做直言，以进谗言当做忠诚。陛下并非不知道他们使人无法忍受，只是取其讲话无所忌讳，想以此警策众大臣，然而权万纪等人挟皇恩依仗权势，使其阴谋得逞，凡所弹劾，均非真有罪。陛下既然不能标举善行以激励风俗，怎么能亲奸邪以损害自己的威信呢！"太宗

默不作声，赐给魏徵绢五百匹。很久以后，权万纪等人的奸状自行暴露，均获惩罚。

[13]九月，上修仁寿宫，更命曰九成宫。又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表谏，以“乱离甫尔，百姓弊，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于我非亲，但以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将作大匠窦修洛阳宫，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上遽命毁之，免官。

[13]九月，太宗命人修缮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又打算修筑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行谏，认为“动乱刚结束不久，百姓穷困潦倒，国家府库空虚，如果不停地营造，公私耗费，恐怕难以承受。”太宗称赞说：“戴胄与我非亲，只是以忠诚正直治理国家，知无不言，所以厚加官爵予以酬劳。”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命将作大匠窦修筑洛阳宫，窦开凿池塘构筑山林，饰华贵奢靡。太宗迅即下令毁掉，罢免窦官职。

[14]冬，十月，丙午，上逐兔于后苑，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谏曰：“天命陛下为华、夷父母，柰何自轻！”上又将逐鹿，思力脱巾解带，跪而固谏，上为之止。

[14]冬季，十月，丙午（二十日），太宗在皇宫后苑追打兔子，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劝谏说：“上天让陛下做华、夷父母，怎能自我轻贱呢？”太宗又要追猎鹿，思力脱下头巾解下腰带，跪在地下苦谏，太宗只好停止。

[15]初，上令群臣议封建，魏徵议以为：“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赋税不多，所资畿外，若尽以封国邑，经费顿阙。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难以奔赴。”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运祚修短，定命自天，尧、舜大圣，守之而不能固；汉、魏微贱，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勋戚子孙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后，将骄淫自恣，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书侍郎颜师古以为：“不若分王诸子，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使各守其境，协力同心，足扶京室；为置官寮，皆省司选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贡礼仪，具为条式。一定此制，万世无虞。”十一月，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为条例，定等级以闻。”

[15]起初，太宗令大臣们议论分封诸王的事，魏徵认为："如果分封诸王建诸侯国，则卿大夫们都靠俸禄生活，必然导致大量征赋。另外，京城一带赋税不多，原来依靠京都以外，如果都分封给诸侯国，则国家经费顿时短缺，再加上燕、秦、赵、代诸国均管辖有夷族，如有出现紧急情况，到内地调兵，难以及时奔赴所在地。"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朝廷运祚的长短，命在上天，尧、舜都是大圣人，守定国祚却不能长久；汉、魏虽然微贱，恣纵却国运长久，推却不掉。如今让皇亲国戚子子孙孙均有自己封国的百姓与社稷，几代之后，将骄奢淫逸，相互攻伐残杀，对老百姓危害尤大，不如不断地更换郡守县令呢！"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不如分封亲王宗子，不使他们过于强大，以州县相间隔，交错为界，互相维持牵制，让他们各自遵守自己的境土，同心协力，足以扶持京城皇室。并且为他们设置的官吏，均由尚书省选拔录用，除皇朝法令外，不许他们擅自施行刑罚，朝贡礼仪，都订立格式。这种制度一旦确定，千秋万代可保平安。"十一月，太宗下诏："皇室宗亲以及勋贵大臣，应让他们担任地方长官，并传给其子孙，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随意黜免，各部门明文规定条例，定下不同等级以上报朝廷。"

[16]丁巳，林邑献五色鹦鹉，丁卯，新罗献美女二人；魏徵以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鹦鹉犹能自言苦寒，思归其国，况二女远别亲戚乎！"并鹦鹉，各付使者而归之。

[16]丁巳（初二），林邑进献五色的鹦鹉。丁卯（十二日），新罗献美女二人，魏徵认为不应接受。太宗高兴地说："林邑的鹦鹉还能够自己诉说怕冷，想回到自己国内，更何况两个女子远别亲人。"吩咐使臣将两个美女及鹦鹉分别带回其本国。

[17]倭国遣使入贡，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与其王争礼，不宣命而还。

[17]倭国派使节来朝进献贡品，太宗派新州刺史高表仁持旌节前往抚慰，高表仁与他们的国王争礼节，未传达王命而回到朝中。

[18]丙子，上祀圜丘。

[18]丙子（二十一日），太宗在圜丘祭天。

[19]十二月，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十六州、四十七县。

[19]十二月，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扩党项土地，共计十六州、四十七县。

[20]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断狱，唯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乎！”丁亥，制:“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全活甚众。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以三覆奏；唯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

[20]太宗对亲近大臣说:“朕认为死刑至关重大，所以下令三次复议，正是为了深思熟虑，以减少误差。而有关部门却在片刻之间完成三次复议。另外，古代处决犯人，君主常为此停止音乐减少御膳，朕宫庭中没有常设的音乐，然而常常为此而不沾酒肉，只是没有明文规定。再者，各部门断案判刑，只依据法令条文，即使情有可原，也不敢违反法律，这中间怎么能一点冤枉都没有呢? ”丁亥（初二），太宗下制文规定:“判死刑的犯人，二天之内中央部门要五次复议，下到各州的也要三次复议。行刑的当天，殿中监属下的尚食局不得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寺不得奏乐。上述规定均由门下省监督。如有依律应当处死而其情形可以怜悯的犯人，记下情况上报朝廷。”于是由此而免于死罪的甚多。凡是五次复议的，在处决前一二天，到处决当天又要三次复议。只有犯“十恶”中殴打、谋杀、打死三服以内亲属的恶逆罪的，只需一次复议即可。

[21]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等复上表请封禅，不许。

[21]己亥（十四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等人又上表请求行封禅大礼，太宗不允。

[22]壬寅，上幸骊山温汤；戊申，还宫。

[22]壬寅（十七日），太宗到骊山温泉。戊申（十九日），回到宫中。

[23]上谓执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23]太宗对执政的大臣说："朕常常担心由于个人的喜怒而妄加赏罚，所以希望你们极力行谏。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劝谏，不可以自己的喜好要求别人，而讨厌别人违背己意。如果自己不能接受劝谏，怎么能劝谏别人呢。"

[24]康国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

[24]康国要求归附唐朝。太宗说："前代的帝王，喜欢招抚地处遥远的国家，以讨得降服远方的盛名，这毫无益处而只是让百姓受罪。如今康国要求归附，如果他们遇到危急情况，按照道义来讲不能不去救援。士兵们行军万里，岂能不疲劳！让百姓疲劳以获取虚名的事，朕不做。"于是不接受康国的归附。

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太宗曾对亲近大臣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病，病虽好了，仍需调养一段，倘若立即放纵自己，病会复发，那就不可救治了。如今中原幸得安定，四方顺服，实在是自古以来所少有，然而朕每日谨慎行事，惟恐不能持久，所以想多次听到你们的谏诤。"魏徵说："国家内外俱得安定，我并不觉得高兴，只是高兴陛下能够居安思危。"

[25]上尝与侍臣论狱，魏徵曰："炀帝时尝有盗发，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讯取服，凡二千余人，帝悉令斩之。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上曰："此岂唯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25]太宗曾和大臣们讨论刑狱诸事，魏徵说："隋炀帝时曾有盗窃案发生，炀帝令於士澄逮捕窃贼，稍有疑点，均严刑拷打令其服罪，总共二千余人，炀帝下令全部处斩。大理寺丞张元济奇怪罪犯这么多，试着查考其诉状，其中五人曾有前科，其余都是普通百姓。张元济竟不敢执意上奏讲明真情，所以都被杀掉。"太宗说："这岂只是炀

帝无道，大臣们也不能尽忠。君臣都这样，国家怎能不灭亡！你们应深以为戒！”

[26]是岁，高州总管冯盎入朝。未几，罗窦诸洞獠反，敕盎帅部落二万，为诸军前锋。獠数万人，屯据险要，诸军不得进。盎持弩谓左右曰：“尽吾此矢，足知胜负矣。”连发七矢，中七人。獠皆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上美其功，前后赏赐，不可胜数。盎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万余人，珍货充积；然为治勤明，所部爱之。

[26]这一年，高州总管冯盎来到朝中。不久，罗窦各洞的獠民造反，太宗下令冯盎率本部落二万人马为大军前锋。獠民几万人，据守险要之地，各路军队难以前进。冯盎手持弩机对身边人说：“我一次射尽此箭，就知道胜负了。”连发七箭，射中七人，獠民都逃掉，于是挥兵乘胜追击，斩首千余人。太宗夸赞他的功劳。前后赏赐不可胜数。冯盎占据的地方纵横二千里，奴婢一万多人，珍奇宝物甚多；然而政治勤勉清明，部下都十分爱戴他。

[27]新罗王真平卒，无嗣，国人立其女善德为王。

[27]新罗国王真平去世，没有子嗣，国人拥立其女儿善德为王。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四卷

唐纪十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贞观六年（壬辰、632）

唐纪十唐太宗贞观六年（壬辰，公元632年）

[1]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乙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2]癸酉，静州獠反，将军李子和讨平之。

[2]癸酉（十九日），静州獠民反叛，将军李子和率兵征讨平定。

[3]文武官复请封禅，上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群臣犹请之不已，上亦欲从之，魏徵独以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国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谷未丰邪？"曰："丰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则何为不可封禅？"对曰："陛下虽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赍不赀，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

[3]文武百官又请行封禅大礼，太宗说："你们都认为登泰山封禅是帝王的盛举，朕不以为然，如果天下安定，百姓家家富足，即使不去封禅，又有什么伤害呢？从前秦始皇行封禅礼，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代岂能认为文帝的贤德不如秦始皇吗！而且侍奉上天扫地而祭祀，何必要去登泰山之顶峰，封筑几尺的泥土，然后才算展示其诚心敬意呢！"群臣还是不停地请求，太宗也想听从此意见，惟独魏徵认为不可。太宗说："你不想让朕去泰山封禅，认为朕的功劳不够高吗？"魏徵答道："够高了！""德行不厚吗？"答道："很厚了！""大唐不安定吗？"答道："安定！""四方夷族未归服吗？"答道："归服了"。"年成

没丰收吗？”答道：“丰收了！”“符瑞没有到吗？”答道：“到了！”“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行封禅礼？”答道：“陛下虽然有上述六点理由，然而承接隋亡大乱之后，户口没有恢复，国家府库粮仓还很空虚，而陛下的车驾东去泰山，大量的骑兵车辇，其劳顿耗费，必然难以承担。而且陛下封禅泰山，则各国君主咸集，远方夷族首领跟从，如今从伊水、洛水东到大海、泰山，人烟稀少，满目草木丛生，这是引戎狄进入大唐腹地，并展示我方的虚弱。况且赏赐供给无数，也不能满足这些远方人的欲望；几年免除徭役，也不能补偿老百姓的劳苦。象这样崇尚虚名而实际对百姓有害的政策，陛下怎么能采用呢。”正赶上黄河南北地区数州县发大水，于是就停止封禅事。

[4]上将幸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谏。上曰：“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赐思廉绢五十匹。

[4]太宗将要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谏阻，太宗说：“朕有气喘病，一逢暑天就顿时发作加重，便想前去躲避一阵。”赏赐给姚思廉五十匹绢。

监察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东宫在宫城之中，而大安宫乃在宫城之西，制度比于宸居，尚为卑小，于四方观听，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之礼，窃所未安。今行计已成，不可复止，愿速示返期，以解众惑。又，王长通、白明达皆乐工、韦提、斛斯正止能调马，纵使技能出众，正可赉之金帛，岂得超授官爵，鸣玉曳履，与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窃耻之！”上深纳之。

监察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陛下所住的宫殿在宫城之中，而太上皇的大安宫却在宫城之西面，建制规模与陛下宫殿相比，还较为窄小，这在天下人的眼中耳里，未免觉得有些不足。应当增修扩大，以满足中外人士的愿望。再者说，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当朝夕侍奉御膳。如今九成宫离京城三百多里，太上皇如一时想念陛下，陛下怎么能赶回来呢？另外此次车驾外出避暑，太上皇还留在大暑天气里，而陛下却独居凉爽之处，礼制规定，儿女侍奉父母，要让他们冬暖夏凉，陛下这样做，我很不安。如今行期已定，不能中止，希望尽快昭

示归期，以解除众人的疑惑。此外，王长通、白明达都是乐工，韦提、斛斯正也只能驯马，即使他们的技能出众，正可赏赐金银财物，怎么能破格授予官爵，让他们佩玉饰、拖着鞋，与士大夫们并肩而立、同座而食呢！与他们为伍我感到羞耻。”太宗深信其言，并采纳其意见。

[5]上以新令无三师官，二月，丙戌，诏特置之。

[5]太宗认为新颁敕令没有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官，二月，丙戌（初二），下诏特设三师宫。

[6]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宫。

[6]三月，戊辰（十五日），太宗临幸九成宫。

[7]庚午，吐谷浑寇兰州，州兵击走之。

[7]庚午（十七日），吐谷浑进犯兰州，州内士兵将其击退。

[8]长乐公主将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谏曰：“昔汉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岂得与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阳。今资送公主，倍于长主，得无异于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叹曰：“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因请遣中使赍钱四百缗、绢四百匹以赐征，且语之曰：“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8]长乐公主将要出嫁长孙仲，太宗以公主是皇后亲生，特别疼爱，敕令有关部门所给陪送比皇姑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徵劝谏说：“过去汉明帝想要分封皇子采邑，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比呢？’均令分给楚王、淮阳王封地的一半。如今公主的陪送，比长公主多一倍，岂不是与汉明帝的意思相差太远吗？”太宗觉得有理，进宫中告知皇后，皇后感慨系之：“我总是听得陛下称赞魏徵，不知是什么缘故，如今见其引征礼义来抑制君王的私情，这真是辅佑陛下的栋梁大臣呀！我与陛下是多年的结发夫妻，多蒙恩宠礼遇，每次讲话还

都要察言观色，不敢轻易冒犯您的威严。何况大臣与陛下较为疏远，还能如此直言强谏，陛下不能不听从其意见。”于是皇后请求太宗派宦官去魏徵家中，赏赐给四百缗钱，四百匹绢。并且对他说：“听说您十分正直，今日得以亲见，所以赏赐这些。希望您经常秉持此忠心，不要有所迁移。”有一次太宗曾罢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以后找机会一定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是谁惹怒陛下，太宗说：“魏徵常在朝堂上羞辱我。”皇后退下，穿上朝服站在庭院内，太宗惊奇地问这是何故。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开明则臣下正直，如今魏徵正直敢言，是因为陛下的开明，我怎能不祝贺呢！”太宗才转怒为喜。

[9]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邹襄公张公谨卒。明日，上出次发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之于臣，犹父子也，情发于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9]夏季，四月，辛卯（初八），襄州都督、邹襄公张公谨去世。第二天，太宗出车辇发丧。有关部门上奏称，这一天是辰日，忌讳哭泣。太宗说：“君与臣同父子关系，哀痛哭泣是感情自然流露，怎么能避忌日呢！”于是痛哭一场。

[10]六月，己亥，金州刺史酆悼王元亨薨。辛亥，江王嚣薨。

[10]六月，己亥（十七日），金州刺史酆悼王李元亨去世。辛亥（二十九日），江王李嚣去世。

[11]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骑支遣使入贡。初，焉耆入中国由碛路，隋末闭塞，道由高昌。突骑支请复开碛路以便往来，上许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

[11]秋季，七月，丙辰（初四），焉耆王突骑支派使节献贡品。起初，焉耆从沙漠到达中原王朝，隋朝末年关闭塞北地区，便改道高昌。突骑支请求重开沙漠故道相互往来，太宗允许。于是高昌怀恨在心，派兵突袭焉耆，大肆掠夺而后离去。

[12]辛未，宴三品已上于丹霄殿。上从容言曰：“中外义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炀帝威加夷、夏，颉利跨有北荒，统叶护雄据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与公等所亲见，勿矜强盛以自满也！”

[12]辛未（十九日），太宗在丹霄殿大宴三品以上官员。太宗语气和缓地说：“中外安定，都是你们的功劳。然而隋炀帝威风八面一统天下，颉利跨有北部广大地区，统叶护占据西域一带，如今它们都已灭

亡，这是朕与大家亲眼得见，希望你们不要因为一时强盛而自满起来。”

[13]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发兵击薛延陀，为薛延陀所败。

[13]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发兵袭击薛延陀，被薛延陀击败。

肆叶护性猜狠信谗，有乙利可汗，功最多，肆叶护以非其族类，诛灭之，由是诸部皆不自保。肆叶护又忌莫贺设之子泥孰，阴欲图之，泥孰奔焉耆。设卑达官与弩失毕二部攻之，肆叶护轻骑奔康居，寻卒。国人迎泥孰于焉耆而立之，是为咄陆可汗，遣使内附。丁酉，遣鸿胪少卿刘善因立咄陆为奚利咄陆可汗。

肆叶护狠毒猜忌听信谗言，有个乙利可汗，功劳最大，肆叶护以其并非本族，将他杀掉，于是各部落均难以自保。肆叶护又忌恨莫贺设的儿子泥孰，阴谋要除掉他，泥孰得知后急忙投奔焉耆。西突厥属下的设卑达官和弩失毕二个部落进攻肆叶护，肆叶护率轻骑兵逃奔康居，不久死去。西突厥人前往焉耆迎接泥孰，立为可汗，这便是咄可汗，咄派使节到唐朝请求归附。丁酉（十六日），唐帝国派遣鸿胪寺少卿刘善因前往突厥，立咄为奚利咄可汗。

[14]闰月，乙卯，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魏徵，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徵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徵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14]闰八月，乙卯（初四），太宗在丹霄殿大宴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魏徵二人，以前侍奉太子李建成，与陛下为敌，难以料到今日能在此一同饮宴。”太宗说：“魏徵与王尽心竭力地侍奉原来的主人，所以我能重用他们。然而魏徵每次进谏，我不听从；我与他讲话，他也总是不做应答，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我认为事情不可行，所以谏阻；陛下不听从谏阻而我如果答话，那么事情便得到施行，所以不敢应答。”太宗说：“暂且应答而后再谏阻，又有什么伤害

呢？”答道：“过去舜帝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而背后却说另一套。’如果我心里知道不对嘴上却答应陛下的意见，这正是当面顺从。难道这是稷、契侍奉舜帝的本意吗！”太宗大笑着说：“人们都说魏徵行为举止粗鲁傲慢，我看他更觉得妩媚可爱，正是因为如此呀！”魏徵离席起身，拜谢道：“陛下引导让我畅所欲言，所以我得以尽愚诚；如果陛下拒不接受忠言，我又怎么敢屡次犯颜强谏呢！”

[15]戊辰，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上赐手诏，称：“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15]戊辰（十七日），秘书少监虞世南进呈《圣德论》一文，太宗赐给手书诏令称：“你的评价太高了。朕怎么敢与上古帝王相比，只是与近代相比略强些。然而你只是刚刚看见开头，未知其终结。如果朕真能善始善终，那么你的高论可传之后世；如若不然，恐怕只会成为后世的笑柄！”

[16]九月，己酉，幸庆善宫，上生时故宅也，因与贵人宴，赋诗。起居郎清平吕才被之管弦，命曰《功成庆善乐》，使童子八佾为《九功之舞》，大宴会，与《破陈舞》偕奏于庭。同州刺史尉迟敬德预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谕解之。敬德拳殴道宗，目几眇。上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敬德由是始惧是而自戢。

[16]九月，己酉（二十九日），太宗临幸庆善宫，这是太宗出生时的旧宅。于是和显贵饮酒赋诗。起居郎、清平人吕才，将赋诗谱成曲弹奏，命名为《功成庆善乐》，让六十四名少年站成八行依乐而舞，称《九功之舞》。又大摆酒宴，与《秦王破阵舞》一同在宫庭中表演。同州刺史尉迟敬德参加宴席，见到有人的席位在他之上，勃然大怒，说道：“你有何功劳，竟然坐在我的上方。”任城王李道宗坐在他的下首，反复劝解。尉迟敬德用拳头殴打李道宗，眼睛被打得几乎瞎了一只。太宗很不高兴地罢宴，对尉迟敬德说：“朕见汉高祖刘邦大肆诛杀功臣，内心常常责怪他，所以想和你们一道共同保持富贵，令子

子孙孙延绵不绝。然而你身居高官却屡次犯法，由此可知韩信、彭越被碎尸万段、剁成肉酱，并非只是高祖的罪过。朝廷的纲纪法令，无非是赏与罚，非分的恩遇，也不能几次得到，深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到时后悔都来不及！”尉迟敬德从此才知道恐惧而约束自己。

[17]冬，十月，乙卯，车驾还京师。帝侍上皇宴于大安宫，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罢。帝亲为上皇捧舆至殿门，上皇不许，命太子代之。

[17]冬季，十月，乙卯（初五），太宗的车驾回到京城。太宗在大安宫设酒宴侍奉太上皇，太宗与皇后轮流端上饮食及用具在帝侍候，直到深夜才罢席。太宗亲自为太上皇抬轿舆至殿门，太上皇不允许，让太子代劳。

[18]突厥颉利可汗郁郁不得意，数与家人相对悲泣，容貌羸惫。上见而怜之，以虢州地多麋鹿，可以游猎，乃以颉利为虢州刺史；颉利辞，不愿往。癸未，复以为右卫大将军。

[18]突厥颉利可汗郁郁不得志，多次与家里人相对哭泣，面容十分的疲惫。太宗见到后非常可怜他，当时虢州地带有很多麋鹿活动，可以游猎，太宗便任命颉利为虢州刺史。颉利辞谢，不愿意前往。癸未（三十一日），又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

[19]十一月，辛巳，契酋长何力帅部落六千余家诣沙州降，诏处之于甘、凉之间，以何力为左领军将军。

[19]十一月，辛巳（初二），契族首领何力率领本部落六千多家前往沙州投降大唐，太宗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甘、凉之间，任命何力为左领军将军。

[20]庚寅，以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帝谓叔达曰：“卿武德中有谠言，故以此官相报。”对曰：“臣见隋室父子相残，以取乱亡，当日之言，非为陛下，乃社稷之计耳！”

[20]庚寅（十一日），任命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太宗对陈叔达说：“你在武德年间曾直言劝太上皇反隋，所以封你为此官以相报答。”答道：“我当时见隋朝父子相互残害，建议乘乱取而代之，当时的话，并非为陛下考虑，而是为社稷打算啊！”

[21]十二月，癸丑，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徵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

[21]十二日，癸丑（初四），太宗与大臣们讨论安危的根本所在。中书令温彦博说："深愿陛下能经常像贞观初年那样，那就好了。"太宗问："朕近来听政有所懈怠吗？"魏徵说："贞观初年的时候，陛下一心节俭，不倦怠地求谏。近来则营建修缮之类的事渐渐多起来。行谏都颇觉得触犯圣意，这就是与当年的不同处。"太宗拍掌大笑着说："确有其事。"

[22]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

[22]辛未（二十二日），太宗亲自过录监狱囚犯，见到应处死刑的人，内心怜悯他们，放他们回家，但约定明年秋季回来就死。于是下令全国的死刑犯人，均放他们回家，等到期限到了的时候赶到京城。

[23]是岁，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

[23]这一年，党项羌族人前后有三十万口归附大唐。

[24]公卿以下请封禅者前后相属，上谕以"旧有气疾，恐登高增剧，公等勿复言。"

[24]当时公卿以下大臣请求太宗行封禅礼的络绎不绝，太宗传谕认为："朕有气喘的老毛病，恐怕登高会加剧，你们不必再谈论此事。"

[25]上谓侍臣曰："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事小，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关龙逄忠谏而死，朕每痛之。炀帝骄暴而亡，公辈所亲见也。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朕常为公辈念关龙逄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25]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近来朕裁决事务有时不能够尽依法令，你们认为这是小事，不再固执地启奏。凡事无不因小而致大，这是危亡的先兆。从前关龙逄忠诚苦谏而死去，朕常常觉得痛惜。隋炀帝因骄奢暴虐而灭亡，你们都亲眼所见。望你们经常为朕考虑到炀帝的灭亡，朕也经常为你们念及关龙逄的死，如此还担心君臣不能相互保全吗？"

[26]上谓魏徵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26]太宗对魏徵说：“因官职而去选择人才，不可仓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则众位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他小人竞相引进。”答道：“是这样。天下未平定时，则对于一个人专取其才能，并不看重和考察其德行；动乱平定后，则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不能使用。”

七年（癸巳、633）

七年（癸巳，公元633年）

[1]春，正月，更名《破陈乐》曰《七德舞》。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萧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上曰：“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谢曰：“此非臣愚虑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俯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

[1]春季，正月，将《秦王破阵乐》改名为《七德舞》。癸巳（十五日），太宗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州牧、夷族首领，演奏《七德舞》和《九功舞》。太常寺正卿萧上书言道：“《七德舞》用来表现皇上的丰功伟业，但意犹未尽，请求编入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人被擒获的过程。”太宗说：“他们都是一时的英雄豪杰，如今朝廷的大臣很多是他们的臣下，如果他们看见旧主子的屈辱之态，能不伤心吗？”萧拜谢道：“这些是我所未考虑到的。”魏徵想要太宗停止武备，提倡文教，每次陪太宗饮宴，见到演奏《七德舞》时都低下头故意不看，见到《九功舞》则非常认真地观看。

[2]三月，戊子，侍中王坐漏泄禁中语，左迁同州刺史。庚寅，以秘书监魏徵为侍中。

[2]三月，戊子（十一日），侍中王因泄漏朝廷机密而致罪，降为同州刺史。庚寅（十三日），任命秘书监魏徵为侍中。

[3]直太史雍人李淳风奏灵台候仪制度疏略，但有赤道，请更造浑天黄道仪，许之。癸巳，成而奏之。

[3]直太史、雍县人李淳风上奏称灵台候仪制造的过于粗略，只有赤道，请求改造一个浑天黄道仪，太宗准许。癸巳（十六日），上奏太宗浑天黄道仪已制成。

[4]夏，五月，癸未，上幸九成宫。

[4]夏季，五月，癸未（初七），太宗临幸九成宫。

[5]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击反獠，破之。

[5]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率兵进攻反叛的獠民，大败獠军。

[6]秋，八月，乙丑，左屯卫大将军谯敬公周范卒。上行幸，常令范与房玄龄居守。范为人忠笃严正，疾甚，不具出外，竟终于内省，与玄龄相抱而诀曰："所恨不获再奉圣颜！"

[6]秋季，八月，乙丑（二十日），左屯卫大将军谯敬公周范去世。太宗出外巡幸的时候，常常命周范与房玄龄一道留守京城。周范为人忠厚正直，病得很厉害，不肯离开皇宫，最后死于内省。临死前与房玄龄相抱诀别，说："遗憾的是不能再侍奉皇上了。"

[7]辛未，以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使击反獠。

[7]辛未（二十六日），朝廷任命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让他进攻反叛的獠人。

[8]九月，山东、河南四十余州水，遣使赈之。

[8]九月，山东、河南四十多个州发大水，太宗派使臣前往赈济。

[9]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9]上一年放回家中的死囚犯人共三百九十人，没有人监视管制，都按期限自己回到朝堂，没有一个人逃亡，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

[10]冬，十月，庚申，上还京师。

[10]冬季，十月，庚申（十六日），太宗回到京都长安。

[11]十一月，壬辰，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上不许，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雠不弃，魏徵等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

[11]十一月，壬辰（十八日），朝廷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执意推辞，说："我忝列外戚，担心天下人说陛下循私情。"太宗不允许，说："我根据官职来选择人，惟才是举。如果没有才能，即使是亲属也不使用，襄邑王李神符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有才能，即使过去有仇也不弃置，魏徵等人就是如此。今日推举你为司空，并不是循私情。"

[12]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丙辰，校猎少陵原。戊午，还宫，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

[12]十二月，甲寅（十一日），太宗巡幸芙蓉园；丙辰（十三日），又到少陵原围猎。戊午（十五日），回到宫中，在汉代未央宫旧址侍奉太上皇饮宴。太上皇命令突厥颉利可汗起身作舞，又命南蛮首领冯智戴吟咏诗赋，不久，笑着说："胡、越等族都是一家人，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事！"太宗端着酒杯为太上皇祝寿，说："如今四方民族为我大唐臣民，这都是父亲您教诲的结果，不是我的智力所能及。从前汉高祖曾在此宫中为其父摆酒祝寿，妄自尊大，我不取他这一点。"太上皇大为高兴。殿堂上众人齐呼万岁。

[13]帝谓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世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数直谏，上闻而嘉之，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

[13]太宗对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朕年十八的时候，还在民间，百姓的疾苦与真伪，都非常了解。等到即皇位，处理日常事务还有失误。何况太子生长在深宫，老百姓的艰难困苦，听不见看不到，能不产生骄逸吗？你们不能不极力强谏！"太子喜好玩耍，不遵守礼法，于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多次直言劝谏。太宗知道后赞扬他们，各赐给黄金一斤，帛五百匹。

[14]工部尚书段纶奏征巧工杨思齐，上令试之。纶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国事，卿令先造戏具，岂百工相戒无作淫巧之意

邪！”乃削纶阶。

[14]工部尚书段纶上奏请求征召巧匠杨思齐进宫，太宗让他尝试制做。段纶让杨思齐先造一个木偶。太宗说：“得到能工巧匠，是希望为国家制造器物，你却让他先造玩具，这难道是众工匠相互告诫不做淫巧器具的本意吗？”于是降低段纶的品阶。

[15]嘉、陵州獠反，命邗江府统军牛进达击破之。

[15]嘉州、陵州的獠民造反，唐朝命令邗江府统军牛进达将其击败。

[16]上问魏徵曰：“群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百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辞色愈温，尝曰：“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

[16]太宗问魏徵：“众位大臣的上书多有可取，等到当面对答时则多语无伦次，为什么呢？”魏徵答道：“我观察各部门上奏言事，常常思考几天，等到了陛下的面前，则三分不能道出一分。况且行谏的人违背圣上的旨意触犯圣上的忌讳，如果不是陛下语色和悦，怎么敢尽情陈述呢？”于是太宗接见大臣时语言脸色更加温和，曾说道：“隋炀帝性情多猜忌，每次临朝与群臣相对多不说话。朕则不是这样，与大臣们亲近得如同一个人。”

八年（甲午、634）

八年，（甲午，公元634年）

[1]春，正月，癸未，突厥颉利可汗卒，命国人从其俗，焚尸葬之。

[1]春季，正月，癸未（初十），突厥颉利可汗去世，太宗命令遵从他们本民族的习惯，焚尸火葬。

[2]辛丑，行军总管张士贵讨东、西王洞反獠，平之。

[2]辛丑（二十八日），行军总管张士贵讨伐东、西王洞的反叛獠民，平定了该地区。

[3]上欲分遣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荐魏徵。上曰：“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乃命靖与太常卿萧等凡十三人

分行天下，“察 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起久淹，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3]太宗想要分派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没有得到合适人选。李靖推荐魏徵。太宗说：“魏徵针砭规劝朕的过失，一天也不能离开身边。”于是命令李靖与太常寺卿萧等共十三人分别巡行全国各地，“考察地方官吏贤能与否，询问民间疾苦，礼遇高寿的老人，赈济穷困百姓，起用埋没已久的人才，做到使者所到之处，如同朕亲自前往一般。”

[4]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宫。

[4]三月，庚辰（初八），太宗临幸九成宫。

[5]夏，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5]夏季，五月，辛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6]初，吐谷浑可汗伏允遣使入贡，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让之，征伏允入朝，称疾不至，仍为其子尊王求婚；上许之，令其亲迎，尊王又不至，乃绝婚，伏允又遣兵寇兰、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谋，数犯边；又执唐使者赵德楷，上遣使谕之，十返；又引其使者，临轩亲谕以祸福，伏允终无悛心。六月，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将边兵及契、党项之众以击之。

[6]起初，吐谷浑可汗伏允派使节到唐朝进献贡品，未返回原地，到鄯州抢掠一番而归。太宗派使臣责怪他们，征召伏允到唐朝来，伏允声称有病不来，但为他的儿子尊王求婚；太宗准许，让他们来唐朝迎亲，尊王又不来，于是断绝婚姻。伏允又派兵侵犯兰、廓二州。伏允年迈，听信其大臣天柱王的计谋，多次侵犯边境；又软禁大唐使者赵德楷，太宗派使节传谕让其放回赵德楷，如此十次才让返回。太宗带引吐谷浑使者，在殿前平台亲自晓以祸福，伏允最终没有悔改之意。六月，唐朝派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统率边境地区以及契、党项族的兵力进攻吐谷浑。

[7]秋，七月，山东、河南、淮、海之间大水。

[7]秋季，七月，山东、河南、淮河、近海一带发大水。

[8]上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上皇以隋文帝终于彼，恶之。冬，十月，营大明宫，以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

[8]太宗多次请太上皇到九成宫避暑，太上皇以隋文帝曾死于此宫，内心厌恶。冬季，十月，营造大明宫，做为太上皇避暑的住所。未等修成，太上皇即患病，最后没有住成。

[9]辛丑，段志玄击吐谷浑，破之，追奔八百余里，去青海三十余里，吐谷浑驱牧马而遁。

[9]辛丑（初二），段志玄的军队大败吐谷浑，乘胜追击了八百多里，离青海只有三十多里。吐谷浑人驱赶牧马逃走。

[10]甲子，上还京师。

[10]甲子（二十五日），太宗回到京城长安。

[11]右仆射李靖以疾逊位，许之。十一月，辛未，以靖为特进，封爵如故，禄赐、吏卒并依旧给，俟疾小瘳，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

[11]右仆射李靖因患病请求离职，太宗准许。十一月，辛未（初三），加封李靖为特进，封爵依旧，俸禄、吏卒等均按原职标准供给，等到疾病稍有好转，每二三天到门下省和中书省平章政事。

[12]甲申，吐蕃赞普弃宗弄赞遣使入贡，仍请婚。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世浸强，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其王称赞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论，宦族皆曰尚。弃宗弄赞有勇略，四邻畏之。上遣使者冯德遐往慰抚之。

[12]甲申（十六日），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派使臣进献贡品，仍然请求通婚。吐蕃在吐谷浑的西南面，近来国力渐强，便侵吞蚕食周围小国，疆域逐渐扩大，拥兵几十万，然而未曾与大唐交通。他们的君王称为赞普，按着他们的习惯不称姓，王族均叫论，官员家族均称做尚。弃宗弄赞有勇有谋，四方邻国均畏惧他。太宗派使者冯德遐前往吐蕃抚慰。

[13]丁亥，吐谷浑寇凉州。己丑，下诏大举讨吐谷浑。上欲得李靖为将，为其老，重劳之。靖闻之，请行；上大悦。十二月，辛丑，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诸军。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为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通、岷州都督李道

彦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并突厥、契之众击吐谷浑。

[13]丁亥（十九日），吐谷浑侵犯凉州。己丑（二十一日），太宗下诏发兵大举讨伐吐谷浑。太宗想任命李靖为统兵将领，只是因为他年迈，难以烦劳。李靖听说后，请求出征，太宗大为高兴。十二月，辛丑（初三），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制管辖各路兵马。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岷州都督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分别为积石道、鄯善道、且末道、赤水道、盐泽道行军总管，联合突厥、契的兵力攻打吐谷浑。

[14]帝聘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为充华，诏已行，册使将发，魏徵闻其尝许嫁士人陆爽，遽上表谏。帝闻之，大惊，手诏深自克责，命停册使。房玄龄等奏称："许嫁陆氏，无显状，大礼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无婚姻之议。帝谓征曰："群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陈，何也？"对曰："彼以为陛下外虽舍之，或阴加罪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当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引邪！"

[14]太宗亲聘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为后宫的充华，诏令已发出，册封的使者将要出发，魏徵听说她过去曾许嫁给世家大族陆爽，立即上表谏阻。太宗听到后，大为惊讶，手书诏令深加自责，下令册封使免行。房玄龄等人上奏说："说她许嫁过陆氏，没有明证，册封的大礼已经施行，不应当中途而废。"陆爽也上表说最初没有婚娶郑女的协议。太宗对魏徵说："众位大臣或许是迎合旨意，陆爽本人也加以表白，这是为什么呢？"答道："他觉得陛下表面上虽已舍弃，或许暗地里又要责怪，所以不得不如此。"太宗笑着说："对于外人来说或当如此看，朕说的话也这样不能使人确信吗！"

[15]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玄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谤讪之罪。魏徵谏曰："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乃赐绢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上乃更加优赐，拜监察御史。

[15]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言道："修筑洛阳宫殿，劳顿百姓；收地租，加重数额；时俗女子喜好束高髻，这是受宫中的影响。"太宗勃然大怒，对房玄龄等人说："德参想要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地租，宫女均不留发，这样才顺他的心思吗！"想要治他诽谤罪。魏徵劝谏道："当汉文帝在位时，贾谊上书言道：'有一件事可为它痛哭，有二件事可为之流泪。'自古以来上书言辞不激烈，则不能打动君王的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加以选择，希望陛下明察裁断。"太宗说："朕怪罪德参这类人，那么谁还敢说话呢！"于是赐给德参二十匹绢。过了几天，魏徵上奏说："陛下近来不喜欢直言强谏，即使勉强包容，也不如过去那么豁达。"太宗于是对皇甫德参另加优厚的赏赐，官拜监察御史。

[16]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言："外官卑品，犹未得禄，饥寒切身，难保清白。今仓廪浸实，宜量加优给，然后可责以不贪，严设科禁。又，密王元晓等皆陛下之弟，比见帝子拜诸叔，叔皆答拜，紊乱昭穆，宜训之以礼。"书奏，上善之。

[16]中书舍人高季辅上书言道："京外官员品阶低微的，仍未得到俸禄，关系到自身饥寒，也难保清白的名声，如今府库充实，应当酌量优厚供给，然后才可以责成他们廉正，严格制定各种禁令。此外，密王李元晓等均为陛下的弟弟，近见皇子参拜各位叔叔，叔叔都答拜，昭穆辈份礼义秩序颇为紊乱，应当以礼节加以训导。"上书呈给太宗，太宗颇为赞许。

[17]西突厥咄陆可汗卒，其弟同娥设立，是为沙钵罗利失可汗。

[17]西突厥咄可汗去世，他的弟弟同娥设立为可汗，这便是沙钵罗利失可汗。

九年（乙未、635）

九年（乙未，公元635年）

[1]春，正月，党项无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浑，杀刺史孔长秀。

[1]春季，正月，先归附唐朝的党项族都叛逃到吐谷浑。三月，庚辰（十四日），洮州羌族人反叛逃入吐谷浑，杀掉了刺史孔长秀。

[2]壬辰，赦天下。

[2]壬辰（疑误），全国实行大赦。

[3]乙酉，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击叛羌，破之。

[3]乙酉（十九日），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进攻叛乱的羌人，取得胜利。

[4]庚寅，诏民赀分三等，未尽其详，宜分九等。

[4]庚寅（二十四日），下诏说，全国民户衡量资财分为三等，不十分详尽，应于每等中分上中下，改为分九等。

[5]上谓魏徵曰："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馋人自啖其肉，肉尽而毙，何其愚也！然二主孰为优劣？"对曰："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同为亡国，齐主尤劣也。"

[5]太宗对魏徵说："齐后主、周天元均收刮百姓，用来奉养自己，直到民力衰竭而亡国。正如同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肉吃光了而毙命，多愚蠢呀！然而这二位君主相比优劣如何呢？"魏徵答道："齐后主性格懦弱，政策不统一；周天元骄横暴虐，赏罚大权在于一身。虽同为亡国之君，齐后主更差一些。"

[6]夏，闰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败吐谷浑于库山。吐谷浑可汗伏允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诸将以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者段志玄军还，才及鄯州，虏已至其城下。盖虏犹完实，众为之用故也。今一败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从之。中分其军为两道：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与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将薛孤儿败吐谷浑于曼头山，斩其名王，大获杂畜，以充军食。癸巳，靖等败吐谷浑于牛心堆，又败诸赤水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盛夏降霜，经破逻真谷，其地无水，人冰，马啖雪。五月，追及伏允于乌海，与战，大破之，获其名王。薛万均、薛万彻又败天柱王于赤海。

[6]夏季，闰四月，癸酉（初八），任城王李道宗在库山击败吐谷浑军队。吐谷浑可汗伏允将野草烧光，然后率轻骑兵逃入大沙漠。唐朝众位将领认为"马无粮草，已很疲弱，不可孤军深入。"侯君集说："不然。从前段志玄军队还朝，才到鄯州，吐谷浑士兵已到了城下。因当时吐谷浑还较强大，众人还为他们效力。如今敌军一次战败之后，

鼠逃鸟散，候望的哨兵也已撤离，君臣离散，父子难以相见，攻取他们比拾芥草还容易，此时不乘胜追击，以后必定后悔。”李靖听从他的意见。将所率军队分作两路：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为北路军，侯君集与任城王李道宗为南路军。戊子（二十三日），李靖手下将领薛孤儿在曼头山大败吐谷浑，将其著名首领斩首，获大批牲畜，以充军队食物。癸巳（二十八日），李靖等人在牛心堆打败吐谷浑，在赤水源再次取胜。侯君集、任城王李道宗率南路军在沓无人烟地区行军二千余里，盛夏季节天降霜雪，经过破逻真谷，该地区无水，人吃冰，马吃雪。五月，在乌海追赶上伏允，发生激战，取得大胜，俘获其著名首领。薛万均、薛万彻在赤海又打败天柱王。

[7]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甲辰，群臣请上准遗诰视军国大事，上不许。乙巳，诏太子承乾于东宫平决庶政。

[7]太上皇自从上一年秋天中风，庚子（初六），在垂拱殿驾崩。甲辰（初十），群臣请求太宗节哀遵照遗嘱治理军国大政，太宗不应允。乙巳（十一日），太宗下诏让太子承乾在东宫处理日常事务。

[8]赤水之战，薛万均、薛万彻轻骑先进，为吐谷浑所围，史弟皆中枪，失马步斗，从骑死者什六七，左领军将军契何力将数百骑救之，竭力奋击，所向披靡，万均、万彻由是得免。李大亮败吐谷浑于蜀浑山，获其名王二十人。将军执失思力败吐谷浑于居茹川。李靖督诸军经积石山河源，至且末，穷其西境。闻伏允在突伦川，将奔于阗，契何力欲追袭之，薛万均惩其前败，固言不可。何力曰：“虏非有城郭，随水草迁徙，若不因其聚居袭取之，一朝云散，岂得复倾其巢穴邪！”自选骁骑千馀，直趣突伦川，万均乃引兵从之。碛中乏水，将士刺马血饮之。袭破伏允牙帐，斩首数千级，获杂畜二十馀万，伏允脱身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进逾星宿川，至柏海，还与李靖军合。

[8]赤水源一战，薛万均、薛万彻率轻骑兵先行，被吐谷浑包围，兄弟二人均中枪，跌下马后徒步参战，随从骑兵死伤十之六七。左领军将军契何力率数百骑兵前往救援，拚力厮杀进击，所向披靡，薛万均、薛万彻于是得免一死。李大亮在蜀浑山打败吐谷浑军，俘获其著名首领二十人。将军执失思力在居茹川大败吐谷浑军。李靖率领各路军马途经积石山河源，到达且末，直抵其西部边境。听说伏允在突伦川，将要逃奔到于阗，契何力想要乘势追击，薛万均以先前的失败为

教训，坚持说不行。何力说：“吐谷浑不定居，没有城郭，随水草迁移流动，如果不趁他们聚居在一起时袭击他们，等到他们四处游荡，怎么能捣毁他们的巢穴呢？”于是亲自挑选骁勇骑兵一千多人，直逼进突伦川，万均率部随后。沙漠中缺水，将士们抽饮马血。唐朝军队攻破伏允牙帐，杀掉几千名吐谷浑兵，获牲畜二十多万，伏允只身脱逃，唐军俘获其妻子儿女，侯君集等穿越星宿川，到了柏海，重与李靖的部队会师。

大宁王顺，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为侍中于隋，久不得归，伏允立侍子为太子，及归，意常怏怏。会李靖破其国，国人穷蹙，怨天柱王；顺因众心，斩天柱王，举国请降。伏允帅千馀骑逃碛中，十馀日，众散稍尽，为左右所杀。国人立顺为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浑。乙卯，诏复其国，以慕容顺为西平郡王、故吕乌甘豆可汗。上虑顺未能服其众，仍命李大亮将精兵数千为其声援。

大宁王慕容顺，是隋炀帝的外甥，伏允的嫡生子，在隋朝侍奉皇帝，很长时间不能回吐谷浑，伏允立另一个儿子为太子。慕容顺回到吐谷浑后，常常闷闷不乐。正赶上李靖攻破他的国家，国人愁楚不安，都怨恨天柱王；慕容顺便顺应民心，杀掉天柱王，举国请求投诚。伏允率一千多骑兵逃到沙漠中，十多天的时间，余众散逃殆尽，伏允被身边人杀死。吐谷浑人拥立慕容顺为可汗。壬子（十八日），李靖上奏说已平安吐谷浑。乙卯（二十一日），太宗下诏恢复吐浑国。任命慕容顺为西平郡王、故吕乌甘豆可汗。太宗考虑到他不能降服其民众，仍令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人为其后援力量。

[9]六月，己丑，群臣复请听政，上许之，其细务仍委太子，太子颇能听断。是后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监国。

[9]六月，己丑（二十五日），群臣再次请求太宗上朝听政，太宗应允，琐细事务仍委托太子处理，太子颇能裁断政务。此后太宗每次出外巡幸，便令太子留守监国。

[10]秋，七月，庚子，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击叛羌，破之。

[10]秋季，七月，庚子（初七），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进攻反叛的羌族，取得大胜。

[11]丁巳，诏：“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秘书监虞世南上疏，以为：“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

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刘向言：‘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其言深切，诚合至理。伏惟陛下圣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玉邪！且今释服已依霸陵，而丘垄之制独依长陵，恐非所宜。伏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率皆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疏奏，不报。世南复上疏，以为：“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馀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详处其宜。房玄龄等议，以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请依原陵之制。”从之。

[11]丁巳（二十四日），太宗下诏：“太上皇的陵墓依照汉高祖长陵的规模，务存隆厚之意。”建陵的期限太紧迫，不能如期完成。秘书监虞世南上奏疏认为：“圣人薄葬其亲属，并非是不孝，而是深思熟虑，因为厚葬适足以成为亲人的拖累，所以圣人不为。过去汉朝张释之曾说过：‘在陵墓中藏有金玉，即使铸铜铁封住南山还是有空隙。’刘向说：‘死者没有生命的极限而国家有兴废，张释之所讲的，是长远打算。’他们讲得深刻，的确合乎道理。陛下圣德超过唐尧、虞舜二帝，而厚葬亲人却效法秦汉的帝王，我认为陛下不当如此。虽然不再藏金埋玉，后代的人一见丘垄如此高大，怎么知道没有金玉呢？而且如今陛下服丧依照汉文帝，三十七天脱下丧服，但是丘垄制度惟独依照汉高祖的长陵，恐怕不大合适。希望陛下能够依照《白虎通义》一书，为太上皇建造三仞高的陵墓，所用器物制度，一律节省简化，将这些刻石碑立于陵旁，此外另书写一通，藏在宗庙内，用做后代子孙永久效法。”上疏奏上后，没有回文。虞世南再次上疏，认为：“汉代帝王即位后即营造山陵，有的营建时间达五十多年；如今几个月之内要得到几十年的功效，恐怕人力难以做得到。”太宗于是将虞世南的奏疏传给有关部门，让他们详悉商讨处理。房玄龄等人议论认为：“汉高祖长陵高达九丈，汉光武帝原陵高六丈，而今九丈则太高，三仞又太低，请求依照原陵六丈的规模。”太宗听从其意见。

[12]辛亥，诏：“国初草创，宗庙之制未备，今将迁，宜令礼官详议。”谏议大夫朱子奢请立三昭三穆而虚太祖之位。于是增修太庙，弘

农府君及高祖并旧神主四为六室。房玄龄等议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左庶子于志宁议以为武昭王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上从之。

[12]辛亥（十八日），太宗下诏："建国之初一切制度都是草创阶段，宗庙制度不完备，如今要将太上皇的神主迁入宗庙，应当让礼仪官们详加议处。"谏议大夫朱子奢请求立三昭三穆而空下始祖之神位。于是增修太庙，增入远祖弘农府君重耳和高祖神主与原有的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四神主，共为六室。房玄龄等人议论以凉武昭王李为始祖。左庶子于志宁议论认为王业并非从李直接继承，不能做为始祖，太宗听从其意见。

[13]党项寇叠州。

[13]党项族进犯叠州。

[14]李靖之击吐谷浑也，厚赂党项，使为乡导。党项酋长拓跋赤辞来，谓诸将曰："隋人无信，喜暴掠我。今诸军苟无异心，我请供其资粮；如或不然，我将据险以塞诸军之道。"诸将与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行至阔水，见赤辞无备，袭之，获牛羊数千头。于是群羌怨怒，屯野狐峡，道彦不得进；赤辞击之，道彦大败，死者数万，退保松州。左骁卫将军樊兴逗遛失军期，士卒失亡多。乙卯，道彦、兴皆坐减死徙边。

[14]李靖在进攻吐谷浑时，曾用厚礼贿赂党项，使他们做向导。党项首领拓跋赤辞来到军中，对众位将领说："隋朝人不讲信用，总是劫掠我们。如今你们的各路兵马如没有害我之意，我请求供给你们粮草；如若不然，我们将要占据险要之地以阻塞你们前进。"众位将领与他订盟并放他回去。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行军到了阔水，见拓跋赤辞没有防备，便偷袭他，获几千头牛羊。于是惹怒了羌族人，他们占据野狐峡，使李道彦的部队不能前进。拓跋赤辞袭击并打败李道彦，死数万人，李道彦部撤退到松州。左骁卫将军樊兴因逗留而耽误军期，士兵们多逃亡丢失。乙卯（二十二日），李道彦、樊兴均因此获罪，被免于死刑流放到边远地区。

上遣使劳诸将于大斗拔谷，薛万均排毁契何力，自称己功。何力不胜忿，拔刀起，欲杀万均，诸将救止之。上闻之，以让何力，何力具言其状，上怒，欲解万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辞，曰："陛下以臣之故解万均官，群胡无知，以陛下为重胡轻汉，转相诬告，驰竞必多。且

使胡人谓诸将皆如万均，将有轻汉之心。”上善之而止。寻令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尚宗女临洮县主。

太宗派使节在大斗拔谷慰劳众位将领，薛万均抵毁契何力，夸耀自己的功劳。何力非常气愤，拔刀而起，想要杀掉薛万均，众将救下薛万均并制止了何力。太宗听到此事后，责怪契何力，何力说明详细的情况，太宗勃然大怒，想要解除薛万均的官职以授给何力，何力执意推辞，说：“陛下由于我的缘故而解除薛万均官职，那些胡族官员不知详情，还以为陛下重视胡族而轻视汉人，以讹传讹，争斗之事必然多起来。而且使胡族认为将领们都如薛万均。将有轻视汉人之意。”太宗赞许他的意见，没有处置薛万均。不久命令契何力为玄武门宿卫官，检校屯营。又将宗室女临洮县主嫁给他。

[15]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后军期，李靖按之。甑生恨靖，诬告靖谋反，按验无状。八月，庚辰，甑生坐减死徙边。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宽其罪。”上曰：“甑生违李靖节度，又诬其反，此而可宽，法将安施！且国家自起晋阳，功臣多矣，若甑生获免，则人人犯法，安可复禁乎！我于旧勋，未尝忘也，为此不敢赦耳。”李靖自是阖门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见也。

[15]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延误军期，李靖弹劾他。高甑生怀恨在心，便诬告李靖谋反，经查验不符事实。八月，庚辰（十七日），高甑生获罪，免于死刑流放边远地区。有人说：“甑生是秦王府的功臣，应该宽大处理。”太宗说：“甑生违抗李靖的指挥，又诬告他谋反，这些如可以宽恕，那么法律将何以实施？而且我大唐当年从晋阳起兵，功臣多了，如果甑生得以赦免，则人人犯法，怎么能够查禁呢？朕对有功之臣，从未忘记，正因如此才不敢宽赦呢。”李靖从此以后关门杜绝宾客，即使是亲属也不能随便见面。

[16]上欲自诣园陵，群臣以上哀毁羸瘠，固谏而止。

[16]太宗想要亲自去太上皇的陵园，众位大臣认为太宗过于悲痛，身体瘦弱，执意谏阻才没有去成。

[17]冬，十月，乙亥，处月初遣使入贡。处月、处密，皆西突厥之别部也。

[17]冬委，十月，乙亥（十二日），处月部第一次派使节进献贡品，处月、处密，都是西突厥的别部。

[18]庚寅，葬太武皇帝于献陵，庙号高祖；以穆皇后葬，加号太穆皇后。

[18]庚寅（二十七日），将太武皇帝李渊安葬在献陵，庙号高祖；以穆皇后合葬，加谥号太穆皇后。

[19]十一月，庚戌，诏议于太原立高祖庙。秘书监颜师古议，以为："寝庙应在京师，汉世郡国立庙，非礼。"乃止。

[19]十一月，庚戌（十八日），太宗下诏使议论在太原立高祖庙之事，秘书监颜师古上表章认为："寝庙应设在京城，汉代各个郡国立庙，不合乎礼仪。"于是停止立庙。

[20]戊午，以光禄大夫萧为特进，复令参预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而未定，我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斯人也，不可以利诱，不可以死胁，真社稷臣也！"因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又谓曰："卿之忠直，古人不过；然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再拜谢。魏徵曰："违众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劲，不遇圣明，求免难矣！"

[20]戊午（二十六日），加封光禄大夫萧为特进，又命他参预政事。太宗说："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太子的想法而定不下来，朕不能被兄弟所容忍，确实有功高不被赏赐的担忧。萧这个人，不可用利益引诱，也不能以死相威胁，真正是社稷功臣！"因而赐给萧诗一首，诗中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又对他说："你的忠正耿直，古人也超不过你，然而是非过于鲜明，有时也会出差错。"萧再次拜谢。魏徵说："萧违背众意，离群孤立，只有陛下了解他的忠贞，过去如果不是遇到圣明天子，很难免于获罪。"

[21]特进李靖上书，请依遗诰，御常服，临正殿；弗许。

[21]特进李靖上书给太宗，请求太宗依照太上皇遗嘱，穿戴常服，临正殿听政，太宗不应允。

[22]吐谷浑甘豆可汗久质中国，国人不附，竟为其下所杀。子燕王诺曷钵立。诺曷钵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十二月，诏兵部尚书侯君集等将兵援之；先遣使者谕解，有不奉诏者，随宜讨之。

[22]吐谷浑甘豆可汗长时间在中原做人质，国内人不归附他，竟被手下人杀死。他的儿子燕王诺曷钵立为可汗。诺曷钵年幼，大臣们争

权夺势，国内一片混乱。十二月，太宗诏令兵部尚书侯君集等领兵援助；事先派使者宣谕劝解，如有不遵从诏令的，相机予以讨伐。

十年（丙申、636）

十年（丙申，公元636年）

[1]春，正月，甲午，上始亲听政。

[1]春季，正月，甲午（初三），太宗开始亲理朝政。

[2]辛丑，以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为左骁卫大将军。社尔，处罗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闻。可汗以为拓设，建牙于碛北，与欲谷设分统敕勒诸部，居官十年，未尝有所赋敛。诸设或鄙其不能为富贵，社尔曰："部落苟丰，于我足矣。"诸设惭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设，社尔兵亦败，将其余众走保西陲。颉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乱，咄陆可汗兄弟争国。社尔诈往降之，引兵袭破西突厥，取其地几半，有众十余万，自称答布可汗。社尔乃谓诸部曰："首为乱破我国者，薛延陀也，我当为先可汗报仇击灭之。"诸部皆谏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镇抚。今遽舍之远去，西突厥必来取其故地。"社尔不从，击薛延陀于碛北，连兵百余日。会利失可汗立，社尔之众苦于久役，多弃社尔逃归。薛延陀纵兵击之，社尔大败，走保高昌，其旧兵在者才万余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帅众来降。敕处其部落于灵州之北，留社尔于长安，尚皇妹南阳长公主，典屯兵于苑内。

[2]辛丑（初十），唐朝任命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为左骁卫大将军。社尔是处罗可汗的儿子，年仅十一岁时，就以智谋而著称。处罗可汗任命社尔为拓设；在漠北建牙帐，与欲谷设分别统辖敕勒各部。做官十年，未曾征收赋税。众位设中有人鄙视他不能致身富贵，社尔说："本部落丰盈我就满足了。"众位设惭愧心服，等到薛延陀叛乱，打败欲谷设，社尔也兵败，率领余众逃往西陲。颉利可汗灭亡后，西突厥也发生混乱，咄可汗兄弟争位。社尔假装前往投降，领兵打败西突厥，占领其一半土地，拥兵十多万，自称为答布可汗。社尔对各部落说："最先造成我国乱亡的是薛延陀，我应当为先可汗报仇消灭他们。"各部落都劝阻说："我们刚刚得到西边一块地盘，应当暂且稳住阵脚。如今突然舍掉这块地盘远攻薛延陀，西突厥必然要来收取其故地。"社尔不听众议，在漠北袭击薛延陀部。战斗持续一百多天。适逢利失可汗即位，社尔的部下久罹战争之苦，多离开社尔投奔利失。薛

延陀发兵攻击，社尔大败，逃到高昌，收拾残部才一万多家，又畏惧西突厥进逼，于是率部投降唐朝。太宗下令将其部落安置在灵州北部，将社尔留在长安，娶皇妹南阳长公主为妻，在皇苑内典领屯兵。

[3]癸丑，徙赵王元景为荆王，鲁王元昌为汉王，郑王元礼为徐王，徐王元嘉为韩王，荆王元则为彭王，滕王元懿为郑王，吴王元轨为霍王，豳王元凤为虢王，陈王元庆为道王，魏王灵夔为燕王，蜀王恪为吴王，越王泰为魏王，燕王为齐王，梁王为蜀王，郯王恽为蒋王，汉王贞为越王，申王慎为纪王。

[3]癸丑（二十二日），改封赵王李元景为荆王，鲁王李元昌为汉王，郑王李元礼为徐王，徐王李元嘉为韩王，荆王李元则为彭王，滕王李元懿为郑王，吴王李元轨为霍王，豳王李元凤为虢王，陈王李元庆为道王，魏王李灵夔为燕王，蜀王李恪为吴王，越王李泰为魏王，燕王李为齐王，梁王李为蜀王，郯王李恽为蒋王，汉王李贞为越王，申王李慎为纪王。

二月，乙丑，以元景为荆州都督，元昌为梁州都督，元礼为徐州都督，元嘉为潞州都督，元则为遂州都督，灵夔为幽州都督，恪为潭州都督，泰为相州都督，为齐州都督，为益州都督，恽为安州都督，贞为扬州都督。泰不之官，以金紫光禄大夫张亮行都督事。上以泰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

二月，乙丑（初四），唐朝任命李元景为荆州都督，李元昌为梁州都督，李元礼为徐州都督，李元嘉为潞州都督，李元则为遂州都督，李灵夔为幽州都督，李恪为潭州都督，李泰为相州都督，李为齐州都督，李为益州都督，李恽为安州都督，李贞为扬州都督。李泰不到官上任，任命金紫光禄大夫张亮兼行都督事。太宗以李泰喜好文学，礼待士大夫，特命他在魏王府另外设置文学馆，听任他召集学士。

[4]三月，丁酉，吐谷浑王诺曷钵遣使请颁历，行年号，遣子弟入侍，并从之。丁未，以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

[4]三月，丁酉（初七），吐谷浑王诺曷钵派使节来请求颁行历法和年号，并派王族子弟来唐朝侍奉太宗，太宗均依从。丁未（十七日），册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

[5]癸丑，诸王之藩，上与之别曰：“兄弟之情，岂不欲常共处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尔。诸子尚可复有，兄弟不可复得。”因流涕呜

咽不能止。

[5]癸丑（二十三日），众位亲王前往各州，太宗与他们话别道：“依我们的兄弟情谊，难道不想经常共处吗？只是以天下为重，不得不如此。没了儿子还可以再有，兄弟则不能复得。”因而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6]夏，六月，壬申，以温彦博为右仆射，太常卿杨师道为侍中。

[6]夏季，六月，壬申（十四日），任命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太常寺卿杨师道为侍中。

[7]侍中魏徵屡以目疾求为散官，上不得已，以徵为特进，仍知门下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徒流以上罪，详事闻奏；其禄赐、吏卒并同职事。

[7]侍中魏徵屡次以眼病请求改任散官，太宗不得已改任他为特进，仍让他知门下事。举凡朝廷奏章国家典仪，均参与议论得失，流放、徒刑以上的罪刑，均由他审察上报；俸禄、吏卒等优待与职事官相同。

[8]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鞫，因命囚系，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由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豫章公主早丧其母，后收养之，慈爱逾于所生。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已之药膳以资之，宫中无不爱戴。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尝白后，以东宫器用少，请奏益之。后不许，曰：“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

[8]长孙皇后仁义孝敬，生活俭朴，喜欢读书，经常和太宗随意谈论历史，乘机劝善规过，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见。有一次太宗无故迁怒于宫女，皇后也佯装恼怒，请求亲自讯问，于是下令将宫女捆绑起来，等到太宗息怒了，才慢慢地为其申辩，从此后宫之中，没有出现枉滥刑罚。豫章公主早年丧母，皇后将她收养，慈爱胜过亲生。自妃嫔以下有疾病，皇后都亲自探视，并拿自己的药物饮食供其服用，宫中人人都爱戴皇后。训戒几个儿子，常常以谦虚节俭为主要话题。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曾对皇后说，东宫的器物用具比较少，请求皇后奏请皇上增加一些。皇后不允许，且说：“身为太子，忧虑的事在于德行不立，声名不扬，又何愁没有器物用具呢？”

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昼夜不离侧。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义不独生。”后素有气疾，前年从上幸九成宫，柴绍等中夕告变，上擐甲出阁问状，后扶疾以从，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惊，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于后曰：“医药备尽而疾不瘳，请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获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为善有福，则吾不为恶；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国之大事，不可数下。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柰何以吾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语房玄龄，玄龄白上，上哀之，欲为之赦，后固止之。

太宗身患疾病，多年不愈，皇后精心侍侯，常常昼夜不离身边。并经常将毒药系在衣带上，说：“皇上如有不测，我也不能一个人活下去。”皇后有多年的气喘病，前一年跟从太宗巡幸九成宫。柴绍等人深夜有急事禀报，太宗身穿甲胄走出宫阁询问事由，皇后抱病紧随其后，身边的侍臣劝阻皇后，她说：“皇上已然震惊，我内心又怎么能安定下来。”于是病情加重。太子对皇后说：“药物都用过了，而病不见好，我请求奏明皇上大赦天下犯人并度俗人出家，庶几可获阴间的福祉。”皇后说：“死生有命，并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转移。如果行善积德便有福祉，那么我并没做恶事；如果不是这样，胡乱求福又有什么好处呢？大赦是国家的大事，不能多次发布。道教、佛教乃异端邪说，祸国殃民，都是皇上平素不做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一个妇道人家而让皇上去做平时不做的事呢？如果一定要照你说的去做，我还不如立刻死去！”太子不敢上奏，只是私下与房玄龄谈起，玄龄禀明太宗，太宗十分悲痛，想为皇后而大赦天下，皇后执意劝阻他。

及疾笃，与上诀。时房玄龄以谴归第，后言于帝曰：“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使其子孙保全，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因取衣中毒药以示上曰：“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不能当吕后之地耳。”己卯，崩于立政殿。

等到皇后病重，与太宗诀别时，房玄龄已受谴回家，皇后对太宗说：“玄龄侍奉陛下多年，小心翼翼，做事缜密，朝廷机密要闻，不曾有一丝泄露，如果没有大的过错，望陛下不要抛弃他。我的亲属，由于沾亲带故而得到禄位，既然不是因德行而升至高位，便容易遭灭顶之灾，要使他们的子孙得以保全，望陛下不要将他们安置在权要的位置上，只是以外戚身份定期朝见皇上就足够了。我活着的时候对别人没有用处，死后更不能对人有害，希望陛下不要建陵墓而浪费国家财力，只要依山做坟，瓦木为随葬器物就可以了。仍然希望陛下亲近君子，疏远小人，接纳忠言直谏，摒弃谗言，节省劳役，禁止游猎，我即使在九泉之下，也毫无遗憾了。也不必让儿女们前来探视，看见他们悲哀，只会搅乱人心。”于是取出衣带上的毒药示意太宗，说道：“我在陛下有病的日子，曾发誓以死跟定陛下到地下，不能走到吕后那样的地步。”己卯（二十一日），皇后在立政殿驾崩。

后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又尝著论驳汉明德马后以不能抑退外亲，使当朝贵盛，徒戒其车如流水马如龙，是开其祸败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宫司并《女则》奏之，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召房玄龄，使复其位。

长孙皇后曾经搜集上古以来妇人得失诸事编为《女则》三十卷，又曾亲自做文章批驳汉明德马皇后不能抑制外戚势力的发展，使他们在朝中显贵一时，而只是就他们车如流水马如龙提出警告，这是开启其祸乱的根源而防范其末流枝叶。皇后驾崩后，宫中尚仪局的司籍奏呈《女则》一书，太宗看后十分悲痛，展示给身边大臣，说道：“皇后这本书，足以成为百世的典范。朕不是不知上天命数而沉溺无益的悲哀，只是在宫中再也听不见规谏的话了。失却了贤内助，所以不能忘怀呀！”于是征召房玄龄，官复原职。

[9]秋，八月，丙子，上谓群臣曰：“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以谗人罪之。”

[9]秋季，八月，丙子（十九日），太宗对大臣们说：“朕广开直言忠谏之路，正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然而近来上书奏事的多攻讦人家的琐细之事，今后还有这么做的，朕当以奸佞小人问罪。”

[10]冬，十一月，庚午，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将军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统士众出肃章门。帝夜使宫官至二人所，士及开营内之；志玄闭门不纳，曰：“军门不可夜开。”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有辩真伪。”竟留使者至明。帝闻而叹曰：“真将军也！”

[10]冬季，十一月，庚午（疑误），将文德皇后安葬在昭陵。将军段志玄、宇文士及分别统领士兵出萧章门护送灵车。太宗夜里派太监到二人军营，宇文士及开门接纳；段志玄则闭门不让进去，说“军门夜间不能开。”使者说：“我这里有皇上手令。”志玄说：“夜里难辨真假。”竟让太监在门外等到天亮。太宗听说后，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

帝复为文刻之石，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馀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设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太宗又为皇后书写碑文，说道：“皇后一生节俭，遗嘱薄葬，认为盗贼的意图，只是探求珍宝，既然没有珍宝，又有何求？朕的本意也是如此。君王以天下为家，何必将宝物放在陵中，才算据为己有。如今就借九山为陵墓，凿石的工匠也只有一百多人，几十天完工。不藏金银玉器，兵马俑和器皿都用泥土和木料做成，只是略具形状。这样可以使盗贼打消念头，生者死者都没有累赘，应当以此成为千秋万代子孙的榜样。”

上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尝引魏徵同登，使视之。徵熟视之曰：“臣昏，不能见。”上指示之，徵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

太宗常常念及皇后，于后苑中设立了一个观望台，用以了望昭陵，曾带引魏徵一同登上观望台，让他观望。魏徵看了很久说：“我老眼昏花，看不见。”太宗指给他看，魏徵说：“我还以为陛下了望献陵，如果是昭陵，我早就看见了。”太宗悲泣，为此毁掉了观望台。

[11]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贡。朱俱波在葱岭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无惧，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诸公匡其不逮耳。”

[11]十二月，戊寅（二十二日），朱俱波、甘棠派使节进献贡品。朱俱波在葱岭以北，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西海以南。太宗说："中原已经安定，四边少数族自然归服。但是朕不能没有担心，从前秦始皇威振胡、越，到二世就灭亡，希望各位规劝匡正朕做得不够的地方。"

[12]魏王泰有宠于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轻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让之曰："隋文帝时，一品以下皆为诸王所颠踬，彼岂非天子儿邪！朕但不听诸子纵横耳，闻三品以上皆轻之，我若纵之，岂不能折辱公辈乎！"房玄龄等皆惶惧流汗拜谢。魏徵独正色曰："臣窃计当今群臣，必无敢轻魏王者。在礼，臣、子一也。《春秋》，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礼。若纪纲大坏，固所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法乎！"上悦曰："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徵言，方知理屈。人主发言何得容易乎！"

[12]魏王李泰深得太宗宠爱，有人禀奏称三品以上大臣多轻薄魏王。太宗大怒，召见三品以上大臣，严厉地责备他们说："隋文帝的时候，一品以下大臣均被亲王们所羞辱操纵，难道魏王不是帝王的儿子吗？朕不过不想听任皇子们横行霸道，听说三品以上大臣都轻视他们，我如果放纵他们胡来，难道不能羞辱你们吗？"房玄龄等人都惶恐得汗流满面，磕头谢罪。惟独魏徵正颜厉色地说："我考虑当今的大臣们，必不敢轻薄魏王。依照礼仪，大臣与皇子都是一样的。《春秋》说：周王的人即使微贱，也要位列诸侯之上。三品以上都是公卿大臣，陛下素所尊崇礼待。假如纲纪败坏，固然不必说它；如果圣明在上，魏王必无羞辱大臣之理。隋文帝骄溺他的儿子们，使得他们举止无礼，最后全被杀掉，又值得后人效法吗？"太宗高兴地说："说得条条在理，朕不得不佩服。朕因私情溺爱而忘记公义，刚才恼怒的时候，自己觉得有道理，等听到魏徵的一番话，方知没有道理。身为君主讲话哪能那么轻率呢？"

[13]上曰："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

[13]太宗说：“法令不可多次变更，多变则法令烦苛，官员们难以记全；同时又会出现前后不一致，胥吏可以钻空子犯法；今后变更法令，均需谨慎行事。”

[14]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俟我邪！”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14]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言事：“宣州、饶州有大量白银可以开采，每年可得数百万缗。”太宗说：“朕贵为天子，所缺乏的并非是金银财物，只是遗憾没有得到嘉言懿行可以利于百姓。与其多得数百万缗，还不如得到一个贤才！你未曾推荐一个贤才，退掉一个庸才，而专门上言税银之利。从前尧、舜将玉璧丢入深山，珠宝投入深谷，汉代桓、灵二帝聚敛钱财以为己有，你让我做桓、灵二帝吗？”这一天，罢免权万纪官职，让他回家赋闲。

[15]是岁，更命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及东宫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每人兵甲粮装各有数，皆自备，输之库，有征行则给之。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每岁季冬，折冲都尉帅其属教战，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远疏、近数，皆一月而更。

[15]这一年，唐朝将统军改名为折冲都尉，别将改为果毅都尉。全国设立十道，六百三十四府，其中关内占二百六十一府，均隶属于诸卫及东宫六率。凡上府有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每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每人兵甲粮食装备都有数额，均自己筹备，平时放在库中，有征战时再发给个人。二十岁当兵，六十岁免役。其中能骑善射的称为越骑，其余皆为步兵。每年冬季，折冲都尉统率下属教习演练，应该给马的由官府出钱自己购买。凡应当宿卫者轮流值勤，兵部根据距离远近排班，路远的轮值次数较少，路近的轮值次数较勤，均一个月一轮换。

十一年（丁酉、637）

十一年（丁酉，公元637年）

[1]春，正月，徙郐王元裕为邓王，谯王元名为舒王。

[1]春季，正月，改封郐王李元裕为邓王，谯王李元名为舒王。

[2]辛卯，以吴王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治为并州都督，纪王慎为秦州都督。将之官，上赐书戒敕曰："吾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2]辛卯（初五），任命吴王李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李治为并州都督，纪王李慎为秦州都督。将要赴任时，太宗手书诫敕，说："我想送给你们珍玩，恐怕使你们更加骄奢，不如得到这么一句话。"

[3]上作飞山宫。庚子，特进魏徵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3]太宗命人营造洛阳的飞山宫。庚子（十四日），特进魏徵上疏认为："隋炀帝依仗着国库富足，不担心后患，穷奢极欲，使老百姓穷困，以致于被人杀掉，社稷江山变为废墟。陛下拔乱反正，应当深思隋朝灭亡和我大唐得天下的原因，撤掉高大的殿宇，安居低矮的宫殿；假如在旧基上又加扩修营建，承袭旧殿加以华丽的装饰，这便是以乱代乱，必然遭致殃祸，江山难得易失，能不好好考虑吗？"

[4]房玄龄等先受诏定律令，以为："旧法，兄弟异居，荫不相及，而谋反连坐皆死；祖孙有荫，而止应配流。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者俱配役。"从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称赖焉。玄龄等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馀条。武德旧制，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飨；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飨。又删武德以来敕格，定留七百条，至是颁行之。又定枷、杻、钳、锁、杖、笞，皆有长短广狭之制。

[4]房玄龄等人先前受诏修定律令，认为："依照旧法，兄弟分居，门荫互不相关，而谋反连坐时均处死；祖孙有荫亲，连坐只发配流放。依据礼义考虑人情，深觉有不当之处。现今重定律令，祖孙与兄弟株连犯罪的均发配劳役，"太宗同意。自此比照古代死刑，已除掉了一大半，全国称道。房玄龄等人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掉大辟九十二条，减流放做劳役七十一条，举凡删繁就简去除弊刑，改重为轻，不可胜数。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多条。武德朝旧制度，在太学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从祀；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改为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亨。又删减武德以来敕格，确定留下七百条，到此时颁行天下，又定枷、、钳锁、杖、笞等刑具，均有长短宽窄的规制。

自张蕴古之死，法官以出罪为戒；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上悦，从之。由是断狱平允。

自从张蕴古死后，法官都以减罪释放为戒；当时误抓误判，又不加罪。太宗曾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近来判刑的较多较重，为什么？"刘德威答道："这关键在于皇上，责任不在臣下，君主喜欢宽大则刑宽，喜好严刻则从重。律文写道：错判人入狱的减官三等，错放则减官五等。如今错判了人无事，错放了人却要获大罪，所以吏卒为求自免，竞相定罪，苛细周纳，不是别人让他们这么做，而是畏惧犯罪的缘故。陛下倘若一律以法律为依据，则此风气立刻改变。"太宗高兴，听从这个意见。从此断案大多平允公正。

[5]上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俗奢靡。二月，丁巳，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客棺而已。

[5]太宗认为汉朝预先修筑陵墓，以免子孙们时间仓促又耗费财力，而且一心要薄葬，担心子孙随从时尚追求奢靡。二月，丁巳（初二），太宗自定送终制度，依山建陵，地宫仅能容得下棺木即可。

[6]甲子，上行幸洛阳宫。

[6]甲子（初九），太宗巡幸洛阳宫。

[7]上至显仁宫，官吏以缺储，有被谴者。魏徵谏曰："陛下以储谴官吏，臣恐承风相扇，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亲见，奈何欲效之乎！"上惊曰："非公不闻此言。"因谓长孙无忌等曰："朕昔过此，买饭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嫌不足乎！"

[7]太宗到达显仁宫，当地官员因缺乏储备，有被降职的。魏徵劝谏道："陛下因为储备的事就将官吏降职，我担心此风气盛行，则会造成民不聊生，这并非陛下巡幸各地的本意。从前隋炀帝暗示各地郡县进献食品，视其进献多少做为赏罚的根据，所以天下百姓叛离。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什么又要效法呢！"太宗惊叹地说："没有你，我便听不到这类话。"进而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从前经过这里，买饭而食，租房舍而宿，如今供奉如此，怎么就能嫌其做得不够呢！"

[8]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8]三月，丙戌朔日（初一），出现日食。

[9]庚子，上宴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9]庚子（十五日），太宗在洛阳宫西苑饮宴，在积翠池泛舟，对大臣们说："隋炀帝修筑此宫苑，与百姓结下积怨，如今全都归我所有，正是因为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流在宫内谄谀，在宫外堵塞君主视听的缘故，能不引以为戒吗？"

[10]房玄龄，魏徵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

[10]房玄龄、魏徵上奏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下诏颁行全国。

[11]以礼部尚书王为魏王泰师，上谓泰曰："汝事当如事我。"泰见，辄先拜，亦以师道自居。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曰："今主上钦明，动循礼法，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乃与其妻就席坐，令公主执行馈之礼。是后公主始行妇礼，自始。

[11]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为魏王李泰的老师，太宗对李泰说："你对待王当如侍奉我一样。"李泰见到王，总先行拜见礼，王也以师礼自

处。王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为妻。先前，公主下嫁，都不以媳妇礼节侍奉公婆，王说："如今皇上圣明，行为举止都依循礼法，我接受公主行礼，难道是为自身荣耀？只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名。"于是和他的妻子就席而坐，让公主拿着盛枣栗的竹器，行媳妇侍公婆的馈之礼，洗手后，递上特豚。此后公主向公婆行礼，就从王家开始。

[12]群臣复请封禅，上使秘书监颜师古等议其礼，房玄龄裁定之。

[12]众位大臣又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太宗让秘书监颜师古等人讨论礼仪，房玄龄予以裁定。

[13]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已，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13]夏季，四月，己卯（二十五日），魏徵上奏疏认为："君主善始者较多，能够善终的少，难道是取天下容易而守成难吗？那是因为身处忧患则竭心尽力对待百姓，一俟安逸就骄横恣肆而轻薄怠慢；竭心尽力待人则胡、越等族也同心协力，轻薄怠慢则亲属也离心离德，即使以神威圣怒震动天下，臣下也都是外表顺从，表里不一。君主应该能够做到见到希望得到的东西则想到知足，将要兴缮营建的时候想到适可而止，身处高处则想着谦卑，面临盈满则想着减损，遇见安逸享乐则想着克制，在平安的时候想到后患，防止闭目塞听则想到延纳谏诤，痛恨谗言邪恶则想着端正自己，行爵赏时想着由于高兴而乱行封赏，施刑罚时想到会因为恼怒而滥罚。君主常常思考着这十个方面，而选贤任能，这样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费力以代行百官的职责呢？"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

唐纪十一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贞观十一年（丁酉、637）

唐纪十一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637年）

[1]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为：“陛上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1]五月，壬申（疑误），魏徵上奏疏，认为：“陛下从善如流、闻过必改的精神似乎不如从前，谴责惩罚渐多，逞威发怒比过去严厉了。由此可知富贵时不希望引来骄横奢侈，而骄横奢侈却不期而至，这并非虚妄之言。而且当年隋朝府库仓廪的充实与户口甲兵的强盛，今日如何比得上！然而隋朝自恃富强频繁劳作以至国家危亡，我们自知贫弱与民清静而使天下安定；安定与危亡的道理，昭然若揭。从前隋朝未发生变乱时，自己认为必然不会发生变乱；未灭亡时，自认为必然没有灭亡的危险。故而不停地征派赋税劳役，不停地东征西伐，以致祸乱将及自身时还尚未知觉。所以说照看自己的身形莫如使水静止如镜面，借鉴失败莫如看国家的灭亡。深望陛下能够借鉴隋的覆亡，除掉奢侈立意俭约，亲近忠良远离邪佞，以现在的平静无事，继续施行过去的勤勉节俭，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取得天下诚属困难，而守成则较为容易，陛下能够取得较难的一步，难道不能保全较容易的吗？”

[2]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薨。彦博久掌机务，知无不为。上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精神耗竭，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安逸，竟夭天年！”

[2]六月，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去世。彦博长时间执掌机要，尽职尽责。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彦博因为忧国忧民的缘故，耗尽心力，朕见其精力与体力不支，已有二年，只是遗憾不能让他安逸清闲一段时间，竟致英年早逝！"

[3]丁巳，上幸明德宫。

[3]丁巳（初四），太宗巡幸明德宫。

[4]己未，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非有大故，无得黜免。

[4]己未（初六），太宗下诏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位亲王所任的刺史职务，均由其子孙世袭。戊辰（十五日），又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令其子孙世袭；如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黜免。

[5]己巳，徙许王元祥为江王。

[5]己巳（十六日），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6]秋，七月，癸未，大雨，谷、洛溢入洛阳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馀人。

[6]秋季，七月，癸未（初一），天降大雨，谷、洛二河水涨满，溢出流入洛阳宫中，毁坏官家寺庙与百姓住房，溺死六千多人。

[7]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7]魏徵上奏疏认为："《文子》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可见信任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被执行，可见真诚待人在命令之外。'自从大唐美善兴旺，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的成效不尽人意，是因为君王对待臣下未尽诚信的缘故。如今确立政策，达到大治，必然委之于君子；而事有得失，有时要询访小人。对待君子敬而远之，对待小人轻佻而又亲昵，亲昵则言语表达得充分，疏远则下情难以上达。智力中等的人，岂能没有小聪明！然而并没有经国的才略，考虑问题不远，即使竭尽诚意，也难免有败绩，更何况内心怀有奸诈的小人，对国家的祸患能不深吗？虽然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假如对于正道没有太大的害处，就可以略去不计较。既然称之为君子而又怀疑其不真诚，这与立一根直木而又怀疑其影子歪斜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真能慎择君子，礼遇信任予以重用，何愁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否则的话，很难保证危亡不期而至呀。"太宗赐给魏徵手书诏令，夸赞道："以前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意志骄傲懈怠，何曾身处三公高位，不能犯颜直谏，而是私下里说与子孙们听，自诩为明智，此乃最大的不忠。如今得到你的谏言，朕已知错了。当把你的箴言放在几案上，犹如西门豹、董安于佩戴韦弦以自警。"

[8]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8]乙未（十三日），太宗的车驾从明德宫回到洛阳宫，下诏说："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便可以居住。从外面运来的修缮材料，都供给城中屋舍塌坏的人家。命令文武百官各上书言事，极力指出朕的过失。"壬寅（二十日），废除明德宫以及飞山宫中的玄圃院，将其赐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9]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徵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9]八月，甲子（十二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上书奏事的人都说朕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

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魏徵说：“先王惟恐听不到有人谈论其过错。陛下既然让大臣们上书奏事，就应该听任他们无拘束地陈述意见。如果他们的话可取，固然会对国家有利；假如不可取，听听也没有损害。”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均予慰问，并打发他们回去。

[10]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爽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已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万代之后，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世，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已上各举一人。”

[10]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及汉代，历经年代多者八百年，少者不少于四百年，这是因为上古帝王以恩惠凝聚人心，人们不能忘怀的缘故。汉代以后历代王朝，多者六十年，少者仅二十多年，均因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陛下正应当发扬禹、汤、文、武的帝业，为子孙确立千秋万代的基业，岂能只维持当年的现状！如今全国户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兄去弟归，道路相断。陛下虽然下了施恩的诏令，减损劳役，然而营缮之事无休无止，老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所以主管部门徒劳地发放文书，与实际毫不相干。从前汉文帝与汉景帝，谦恭节俭以养护百姓，武帝继承丰富的资产，所以能够穷奢极欲而不至天下大乱。假使汉高祖之后即传位给武帝，汉朝还能那么长久吗?再者，京都长安以及各地所制造的乘舆器物用具和众位亲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这并非节俭。前代君王黎明即起以致力于声名显赫，后人还是有所倦怠，陛下年轻时居于民间，深知百姓的疾苦，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生长于深宫高院，不熟悉外部事物，陛下辞世后的事，固然是应当忧虑的。我观察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便聚合为盗贼，其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虽然想追悔改正，也难以恢复保全。所以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当年周幽王、周厉王曾取笑过桀、纣，隋炀帝也曾取笑过周、齐两朝，不可让后代人取笑现在如同现在我们取笑炀帝一样。贞观初年，全国欠收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而老百姓毫无怨言，是因为知道陛下忧国忧民的缘故。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粟十余斛，然而老百姓怨声不断，是知道陛下不再顾念百姓，多营缮宫殿，不操持国家急务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就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加以考察，隋朝广贮洛口仓而李密加以利用，东都积存布帛而王世充得以借力，西京的府库也为我们大唐所用，至今仍未用完。积蓄储备固然不可缺少，也要百姓有余力，然后收税，不可强加聚敛拱手供给敌方。节俭以使百姓休息，陛下已经在贞观初年亲身实践，今日再这么做，固然不是什么难事。陛下如果想要谋划长治久安的政策，不必远求上古时代，只是像贞观初年那样，则是天下的幸事。陛下宠爱厚待诸王，颇有十分过分的，但不能不深思陛下身后的事情。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曹丕即位，便囚禁了诸王，只是没有捆上绳索罢了。这样看来魏武帝的过分宠爱，

恰使他们倍受其苦。另外，百姓得以安定，惟在于刺史和县令，如果挑选的人得力，则陛下可以清闲自在。如今朝廷只重中央的官吏而轻视州县地方官的选拔，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朝官不称职时才补选为地方官，边远地区，用人更加轻视。所以说百姓不安定，大概的原因便在于此。”奏疏上奏后，太宗称赞很久，对身边的大臣说：“刺史应当由朕亲自选拔，县令应诏令朝官以上官员每人荐举一人。”

[11]冬，十月，癸丑，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11]冬季，十月，癸丑（初二），诏令勋贵大臣死后均陪葬于皇陵。

[12]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

[12]太宗狩猎于洛阳苑，有一群野猪跑出林中，太宗引弓连发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奔到马前，将要咬到马蹬；民部尚书唐俭下马近前与猪搏斗，太宗拨出剑砍死野猪，回头对唐俭笑着说：“天策长史没看见朕将要杀掉野兽吗，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唐俭答道：“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却不以马上治天下；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四方，怎么能对一头野兽再逞威风呢？”太宗高兴，为此停止捕猎，不久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

[13]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上曰：“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上悦。

[13]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游猎，对当地居民造成危害，侍御史柳范上书弹劾他。丁丑（二十六日），李恪因此被免官职，削减食封三百户。太宗说：“长史权万纪事奉我的儿子，不能匡偏正讹，论罪当处死。”柳范说：“房玄龄事奉陛下，还不能阻止陛下狩猎，怎么能只怪罪万纪呢？”太宗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过了不久，太宗单独召见

柳范说："你为什么当面羞辱朕？"答道："陛下仁德明察，我不敢不尽愚忠直谏。"太宗高兴了。

[14]十一月，辛卯，上幸怀州；丙午，还洛阳宫。

[14]十一月，辛卯（十一月），太宗巡幸怀州，丙午（二十六日），回到洛阳宫。

[15]故荆州都督武士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15]已故荆州都督武士的女儿，年方十四岁，太宗听说她貌美，召入后宫，册封为才人。

十二年（戊戌、638）

十二年（戊戌，公元638年

[1]春，正月，乙未，礼部尚书王奏："三品已上遇亲王于路皆降乘，非礼。"上曰："卿辈苟自崇贵，轻我诸子。"特进魏徵曰："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为王降乘，诚非所宜当。"上曰："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对曰："自周以来，皆子孙相继，不立兄弟，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此为国者所深戒也。"上乃从奏。

[1]春季，正月，乙未（十五日），礼部尚书王上奏称："三品以上官员遇见亲王都要下车舆站立路旁，这不符合礼仪。"太宗说："你们随便自我尊贵，轻视诸位皇子。"特进魏徵说："亲王们地位并列于三公，如今三品以上大臣均是九卿、八座，为亲王们下轿行礼，实在是不合适。"太宗说："人的生命长短难以预料，万一太子遇到不幸早亡，谁能知道哪个王子他日不能做为你们的君主呢？怎么能轻视他们呢？"答道："自周代以来，都是子孙相承，不立兄弟即位，这是为了杜绝庶子觊觎皇位，堵塞祸乱的根源，此是治国者应当深以为戒的。"太宗于是听从了王的启奏。

[2]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恶之，命士廉等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辩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公为九等。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民为第一。上曰：

“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印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与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

[2]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中书侍郎岑文本编撰《氏族志》，书成，上奏给太宗。这以前，山东崔、卢、李、郑等世家大族，喜欢自我标榜门第族望，虽然好几代已衰落，但如果非世族人家想与他们通婚，定要多索财物，导致当时的风俗有人丢弃原来的里贯而冒称名门士族，有的兄弟二人族望相等便以妻族背景相互比斗。太宗非常厌恶这些，命高士廉等人普查全国的谱牒，质证于史籍，考辨其真伪，辨别其昭穆伦序，编排行次，褒扬奖进忠贤，贬斥奸逆，分做九等。士廉等人将黄门侍郎崔民列为第一。太宗说：“汉高祖与萧何、曹参、樊哙、灌婴等人均以布衣起兵，你们至今仍然十分推重景仰，认为是一代英豪，难道在乎他们的世卿世禄地位吗？高氏偏守山东，梁、陈二朝僻居江南，虽然也有个别英豪，又何足挂齿！何况他们的子孙才气衰竭，德行浇薄，官爵降低，然而还很骄傲地以门第族望自负，挂羊头卖狗肉，依赖高贵人家，寡廉鲜耻，不知道世上的人为什么要尊贵他们？如今三品以上公卿大臣，有的以仁德行世，有的以功勋称道，有的以文章练达，致身显赫。那些衰微的世族们，不值得羡慕。然而那些希望与世族们通婚的，即使多供给金银财物，还为他们所看不起，朕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如今想要厘正错谬，舍弃虚名追求实际，而你们仍然将崔民列为第一位，这是轻视大唐的官爵而依循流俗的观念。”于是下令重新刊正，专以当朝品秩高下订定标准，于是便以皇族李姓为首位，外戚次之，将崔民降为第三。共定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颁行全国。

[3]二月，乙卯，车驾西还；癸亥，幸河北，观砥柱。

[3]二月，己卯（初五），太宗车驾自洛阳向西行。癸亥（十三日），巡幸河北县，观看砥柱山。

[4]甲子，巫州獠反，州都督齐善行败之，俘男女三千余口。

[4]甲子（十四日），巫州獠民造反，州都督齐善行将其打败，俘虏男女三千多人。

[5]乙丑，上祀禹庙；丁卯，至柳谷，观盐池。庚午，至薄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车驾，盛饰廨舍楼观，又饲羊百余头、鱼数百头以馈贵戚。上数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须，皆资库物。卿所为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长春宫。

[5]乙丑（十五日），太宗祭祀禹庙；丁卯（十七日），到达柳谷，观看盐池。庚午（二十日），到达薄州，刺史赵元楷命令百姓们身穿纱单衣迎接车驾，装饰廨舍楼台观宇，又养了一百多头羊、数百条鱼献给贵族外戚。太宗责备他说："朕巡行到黄河、洛水一带，凡有所须，均从府库中支取。你所做的乃是已灭亡的隋朝的老毛病了。"甲戌（二十四日），巡幸长春宫。

[6]戊寅，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可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6]戊寅（二十八日），太宗下诏说："隋朝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虽然如同桀犬吠尧，与倒戈的情况相乖违，然而疾风识劲草，实表明其岁寒之心；可追赠为蒲州刺史，另外再寻访他的子孙上奏。"

[7]闰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7]闰二月，庚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8]丁未，车驾至京师。

[8]丁未（二十八日），车驾回到京都长安。

[9]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9]三月，辛亥（初二），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搜集太宗所写文章。太宗说："朕的言语命令，凡是有益于百姓的，史官都已记录下来，足可以做为不朽的文字。如果毫无益处，收集它又有什么用呢？

梁武帝萧衍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世，哪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呢？作为君主忧虑的是不施德 政，文章有什么用？”于是没有应允。

[10]丙子，以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上谓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人悦服则不逮也。”上曰：“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其事可闻？”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 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10]丙子（二十七日），太宗以皇孙降生，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官员。太宗说：“贞观年以前，跟随朕夺取并治理天下，以房玄龄的功劳最大。贞观年以来，纠正朕的过失，主要是魏徵的功劳。”都赐给他们佩刀。太宗对魏徵说：“朕治理国政与往年相比如何？”魏徵答道：“威德加于四方，则远超过贞观初年；人心悦服则不如从前。”太宗说：“远方民族畏惧皇威羡慕圣德，所以前来归服，如果说不如以前，则何以致此？”答道：“陛下以前以天下未能大治为忧虑，所以注意修德行义，每天都有新的作为，如今既得到治理又较安定，所以说不如以前勤勉了。”太宗说：“如今所做的与往年相同，有什么区别呢？”答道：“陛下在贞观初年惟恐臣下不行谏，常常引导他们进谏，听到进谏便乐而听从。如今却不然，虽然勉强听从，却面有难色。这便是区别。”太宗说：“可以举例说明吗？”答道：“陛下以前曾想杀掉元律师，孙伏伽认为依法不当处死，陛下赐给他兰陵公主的花园，价值一百万。有人说：‘赏赐太厚重了’，陛下说：‘朕即皇位以来，未听到行谏的人，所以要重赏’。这是为了引导众人行谏。司户柳雄假冒隋朝所授官资，陛下想要杀掉他，又采纳戴胄的谏言而作罢。这是乐而听从的例子。贞

观八年皇甫德参上书谏阻修缮洛阳宫，陛下内心愤恨，虽然因为我直言相劝而作罢，但只是勉强听从啊。”太宗说：“不是您不能有这样的见解。人苦于不能自知呀！”

[11]夏，五月，壬申，弘文馆学士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卒，上哭之恸。世南外和柔而内忠直，上尝称世南有五绝：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辞，五书翰。

[11]夏季，五月，壬申（二十五日），弘文馆学士、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去世，太宗恸哭。虞世南外表温和柔顺而内里忠正耿直，太宗曾称赞他有五绝：一道德高尚，二忠正耿直，三知识广博，四写一手好文章，五擅长书法。

[12]秋，七月，癸酉，以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右仆射。

[12]秋季，七月，癸酉（二十七日），任命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尚书右仆射。

[13]乙亥，吐蕃寇弘州。

[13]乙亥（二十九日），吐蕃侵犯弘州。

[14]八月，霸州山獠反。烧杀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余家。

[14]八月，霸州山獠族反叛。烧死刺史向邵陵以及官吏百姓一百多家。

[15]初，上遣使者冯德遐抚慰吐蕃，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上未之许。使者还，言于赞普弃宗弄赞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许尚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相离间，唐礼遂衰，亦不许婚。”弄赞遂发兵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为吐蕃所掠。

[15]起初，太宗派遣使者冯德遐安抚慰问吐蕃，吐蕃听说突厥、吐谷浑都曾娶唐室公主为妻，便派使节随冯德遐到长安，带着大量金银财宝，上表请求通婚；太宗没有答应。使者回到吐蕃，对其首领赞普弃宗弄赞说：“我初次到大唐，大唐待我礼遇甚厚，答应嫁公主。正赶上吐谷浑首领入朝，相与离间，唐朝礼节渐淡，也不答应通婚了。”弃宗弄赞于是发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军队抵抗不住，逃到青海北面，百姓的牲畜多被吐蕃掠走。

吐蕃进破党项、白兰诸羌，帅众二十余万屯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寻进攻松州，败都督韩威；羌酋阎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连兵不息，其大臣谏不听而自缢者凡八辈。壬寅，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甲辰，以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督步骑五万击之。

吐蕃进而攻占党项、白兰等羌族，率兵二十多万驻扎在松州西部边境，派使节进献金银绸缎，声称前来迎接公主。不久进攻松州，打败都督韩威；羌族首领阎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一同举州投降吐蕃。吐蕃连年征战不息，大臣劝谏不听而自杀的总共有八个人。壬寅（二十七日），唐朝廷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甲辰（二十九日），任命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统率步、骑兵五万人攻打吐蕃。

吐蕃攻城十余日，进达为先锋，九月，辛亥，掩其不备，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斩首千馀级。弄赞惧，引兵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上许之。

吐蕃进攻松州城十多天，牛进达为唐军先锋，九月，辛亥（初六），乘吐蕃军毫无防备，大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杀死一千多人。弃宗弄赞害怕，率兵退回本地，派人到长安请罪，借此再次请求通婚。太宗应允。

[16]甲寅，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16]甲寅（初九），太宗问身边大臣："创业与守成哪个难？"房玄龄："建国之前，与各路英雄一起角逐争斗而后使他们臣服，还是创业难！"魏徵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是从艰难境地取得天下，又于安逸中失去天下，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同打下江山，出生入死，所以更体会到创业的艰难。魏徵与我共同安定天下，常常担

心富贵而导致骄奢，忘乎所以而产生祸乱，所以懂得守成更难。然而创业的艰难，已成为过去的往事，守成的艰难，正应当与诸位慎重对待。”玄龄等人行礼道：“陛下说这一番话，是国家百姓的福气呀！”

[17]初，突厥颉利既亡，北方空虚，薛延陀真珠可汗帅其部落建庭于都尉犍山北、独逻水南，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拔酌、颉利主南、北部。上以其强盛，恐后难制，癸亥，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各赐鼓，外示优崇，实分其势。

[17]起初，突厥颉利可汗灭亡以后，北方地域空虚，薛延陀真珠可汗率其部落在都尉犍山北麓、独逻水南岸建牙帐，兵马二十多万，立他的二个儿子拔酌、颉利分别统领南、北部。太宗看到他的强大，担心以后难以制服，癸亥（十八日），封真珠可汗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各赐给鼓和大旗，外示尊崇，实际是为了分化其实力。

[18]冬，十月，乙亥，巴州獠反。

[18]冬季，十月，乙亥（初一），巴州獠民反叛。

[19]己卯，畋于始平；乙未，还京师。

[19]己卯（初五），太宗在始平畋猎；乙未（二十一日），回到长安。

[20]钧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

[20]钧州獠民反叛；唐朝廷派桂州都督张宝德讨伐平定。

[21]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营飞骑于玄武门，以诸将军领之。又简飞骑才力骁健、善骑射者，号百骑，衣五色袍，乘骏马，以虎皮为鞯，凡游幸则从焉。

[21]十一月，丁未（初三），开始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飞骑，由各位将军统领。又精选飞骑中身体骁健敏捷、善于骑射的，号称一百名骑手，身披五色袍，乘骏马，用虎皮做马鞍和垫布，凡遇皇帝巡幸则为护卫随从。

[22]己巳，明州獠反；遣交州都督李道彦讨平之。

[22]己巳（二十五日），明州獠民反叛，唐朝廷派交州都督李道彦讨伐平定。

[23]十二月，辛巳，左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击反獠于壁州，大破之，虏男女万余口。

[23]十二月，辛巳（初七），左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在壁州进攻反叛的獠民，取胜，俘获其男女一万多人。

[24]是岁，以给事中马周为中书舍入。周有机辩，中书侍郎岑文本常称：“马君论事，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烦，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

[24]这一年，任命给事中马周为中书舍人。马周机敏善辩，中书侍郎岑文本常常称赞他：“马君议论事情，旁征博引纵横古今，提纲挈领删繁就简，用词准确切中事理，一字不可增，也不可减，听者心服，难以忘怀，全无倦意。”

[25]霍王元轨好读书，恭谨自守，举措不妄。为徐州刺史，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人问玄平王所长，玄平曰：“无长。”问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见所长，至于霍王，无所短，吾何以称其长哉！”

[25]霍王李元轨喜欢读书，谦恭谨慎，举止合体。做徐州史，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之交。人们询问刘玄平霍王的长处，玄平说：“没什么长处。”问的人觉得很奇怪。玄平说：“人有短处才能见到他的长处，至于说霍王，没有短处，我怎么能说出他的长处呢！”

[26]初，西突厥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仍各赐一箭，谓之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置五大啜，居碎叶以东；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居碎叶以西；通谓之十姓。利失失众心，为其臣统吐屯所袭。利失兵败，与其弟步利设走保焉耆。统吐屯等将立欲谷设为大可汗，会统吐屯为人所杀，欲谷设兵亦败，利失复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既立，与利失大战，杀伤甚众。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属乙咄陆，以东属利失。

[26]起初，西突厥利失可汗将其国土分为十部，每部设首领一人，各赐给一支箭，称为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称五咄陆，设置五大啜，居处于碎叶以东地区；右厢号称五弩失毕，设立五大俟斤，居住在碎叶以西；通称为十姓。利失失去民心，被他的臣下统吐屯袭击。利失兵败后，与他的弟弟步利设退守焉耆。统吐屯等人想要拥立欲古设为大可汗，这时统吐屯被人杀死，欲谷设部队也被打败，利失收复旧地。到此时，西部终于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乙吡咄陆

即可汗位后，与利失发生激战，杀伤甚多。于是便从中间分其领地为二：自伊列水以西属乙毗咄陆，以东属于利失。

[27]处月、处密与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

[27]处月、处密与高昌一同攻占焉耆五座城池，掠走男女一千五百人，烧毁其房舍后离去。

十三年（己亥、639）

十三年（己亥，公元639年）

[1]春，正月，乙巳，车驾谒献陵；丁未，还宫。

[1]春季，正月，乙巳（初一），太宗乘车驾谒见高祖献陵。丁未（初三），回到宫中。

[2]戊午，加左仆射房玄龄太子少师。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男遗爱尚上女高阳公主，女为韩王妃，深畏满盈，上表请解机务；上不许。玄龄固请不已，诏断表，乃就职。太子欲拜玄龄，设仪卫待之，玄龄不敢谒见而归，时人美其有让。玄龄以度支系天下利害，尝有阙，求其人未得，乃自领之。

[2]戊午（十四日），加封左仆射房玄龄为太子少师。玄龄自己觉得身居尚书仆射的高位十五年，儿子房遗爱娶太宗女儿高阳公主，女儿为韩王妃，深怕富贵至极反招灾祸，上表请求解除所任机要职务，太宗不应允。玄龄不停地执意请求，太宗下诏断绝上表，玄龄只好就职。太子想向玄龄行弟子礼，设仪卫等待他，玄龄即不敢谒见太子转身回到家中，当时人称赞他有谦让之风。玄龄认为度支郎中一职关系国家利害，曾有空缺，未能访求到合适人选，于是便自己兼领此职。

[3]礼部尚书永宁懿公王薨。性宽裕，自奉养甚薄。于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庙，通贵已久，独祭于寝。为法司所劾，上不问，命有司为之立庙以愧之。

[3]礼部尚书、永宁懿公王去世。王性情宽和大方，自己的奉养却很薄。依照唐代制度，三品以上大臣均可立家庙祭祀三代祖先，王致身显贵已有很长时间，只在内室举行祭祀事。被有关司法官署弹劾，太宗不予过问，只是命令有关官署为之立家庙以羞愧他。

[4]二月，庚辰，以光禄大夫尉迟敬德为州都督。

[4]二月，庚辰（初七），任命光禄大夫尉迟敬德为鄜州都督。

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

太宗曾对尉迟敬德说："有人说你要谋反，为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我谋反是实！我跟随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如今身上留下的都是刀锋箭头的痕迹。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便开始怀疑我要谋反吗？"因而脱下衣服置之地上，展示身上的疮疤。太宗见此流下眼泪，说："你尉迟穿上衣服，朕丝毫不怀疑你，所以才跟你这么说，何必这么恼怒呢？"

上又尝谓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头谢曰："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上乃止。

太宗又曾对尉迟敬德说："朕想要将女儿许配给你，怎么样？"尉迟敬德叩头辞谢说："我的妻子虽然微贱，但与我同甘共苦好多年。我虽然才疏学浅，听说过古人富贵了不换妻子，此并非我的本愿。"太宗只好作罢。

[5]戊戌，尚书奏："近世掖庭之选，或微贱之族，礼训蔑闻；或刑戮之家，忧怨所积。请自今，后宫及东宫内职有阙，皆选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礼聘纳；其没官口及素微贱之人，皆不得补用。"上从之。

[5]戊戌（二十五日），尚书省奏称："近来掖庭女官的选拔，有的出身微贱，不知道礼仪训教；有的是受刑遭戮之家，因获罪而没入宫中，心中郁积忧怨。请求自今日起，后宫及东官的女宫有空缺，都应选择有才行的良家女子充任，以礼聘纳；那些没入官府以及出身微贱的人，都不能再补充录用。"太宗同意。

[6]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以为："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傥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

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

[6]太宗已下诏令宗室贵族大臣的子孙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今事理不同，恐怕不是长治久安之策，上疏谏诤。侍御史马周也上奏疏认为：“尧、舜这样的父亲，还有丹朱、商均那样的儿子。倘若让未成年的儿子承袭父职，万一骄横愚钝，百姓们遭殃国家也因此受到损失。如果想取消他的袭职，则其先人功劳尚在；如欲保留袭封事，则他的罪恶已昭彰于世。与其毒害芸芸众生，毋宁割舍皇恩于已经死去的一个大臣，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这样看来一向称之为爱护他们的作法，其实正是害他们。我认为只应该赐给他们食邑封户，如果真有才能，则量才授予官职，使他们得以尊奉皇恩而子子孙孙享受福禄。”

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称：“承恩以来，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族忧虞，如置汤火。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且后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宪，自取诛夷，更因延世之赏，致成剿绝之祸，良可哀愍。愿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柰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子孙，共传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诏停世封刺史。

适逢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人均不愿意去就外职，上表执意辞让，称：“禀承皇恩以来，形影相吊，如履薄冰；宗族的人忧心忡忡，如同置身汤火之中。追溯夏、商、周三代封邦建土，是由于力量不能制衡诸侯，便施利于他们，礼乐作为节制修饰，多非出自王朝。两汉罢除侯国设置郡守，免除过去的弊病，深合事理。如今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缘故，又重新变更，恐怕搞乱了王朝纲纪；而且后代愚幼无知的不肖子孙，有人会触犯国家法令，自取灭亡，更因袭封的赏赐，而遭致灭顶之灾，实在是可怜。愿陛下停止赐封世袭刺史旨意，赐我等保全性命为盼。”长孙无忌又让其儿媳长乐公主极力向太宗请求，而且言道：“我披荆斩棘事奉陛下，如今海内升平，为何又要将我弃置外州，

与迁徙有什么不同？”太宗说：“割地以分封功勋大臣，是古今的通义，朕的意思是想让你的后代，辅佐朕的子孙，共同传之久远；然而你们却多次上言充满怨言，难道是朕强迫给你们土地吗？”庚子（二十七日），下诏停止世袭刺史。

[7]高昌王文泰多遏绝西域朝贡，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上下书切责，征其大臣阿史那矩，欲与议事，文泰不遣，遣其长史雍来谢罪。颉利之亡也，中国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诏文泰归之，文泰蔽匿不遣。又与西突厥共击破焉耆，焉耆诉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问状，且谓其使者曰：“高昌数年以来，朝贡脱略，无藩臣礼，所置官号，皆准天朝，筑城掘沟，预备攻讨。我使者至彼，文泰语之云：‘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谓薛延陀曰：“既为可汗，则与天子匹敌，何为拜其使者！’事人无礼，又间邻国，为恶不诛，善何以劝！明年当发兵击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报，请发所部为军导以击高昌。”上遣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赍缯帛赐薛延陀，与谋进取。

[7]高昌王文泰多次阻止西域诸国向唐帝国进贡，伊吾先臣服西突厥，不久又归附唐朝，文泰联合西突厥一同讨伐伊吾。太宗寄书责备他，又征召其大臣阿史那矩，想与他议事，文泰不让他出来，而派他的长史雍前来谢罪。颉利可汗灭亡后，在突厥的中原人多投奔高昌，太宗诏令文泰放他们回到唐朝，文泰将他们隐匿大放。又与西突厥一同进攻焉耆，焉耆上告唐朝。太宗派虞部郎中李道裕前往询问情状，并且对高昌来使说：“高昌这几年以来，不向我大唐进献贡品，不行藩臣的礼节，所设官职称号，均与我大唐一样，挖城掘沟，预备进攻。我大唐使者到那里，文泰对他说：“鹰飞翔在天空，鸡伏窝于草蒿，猫戏游于厅堂，鼠嚼食于洞穴，各得其所，难道不能让其自我发展吗？’又派使者对薛延陀说：‘你既然身为可汗，就应与大唐天子平起平坐，为什么要拜他的使者呢？’待人无礼，又离间周围邻国作恶，不除掉他，怎么能劝善止恶！将于明年发兵讨伐你们高昌。”三月，薛延陀可汗派使者上言：“我等禀受隆恩想要回报，请求征发我方军队为先导进攻高昌。”太宗派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携带丝绸送给薛延陀，与他合谋共同出兵。

[8]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宫。

[8]夏季，四月，戊寅（初五），太宗巡幸九成宫。

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从突利入朝，历位中郎将。居家无赖，怨突利斥之，乃诬告其谋反，上由是薄之，久不进秩。结社率阴结故部落，得四十余人，谋因晋王治四鼓出宫，开门辟仗，驰入宫门，直指御帐，可有大功。甲申，拥突利之子贺逻鹘夜伏于宫外，会大风，晋王未出，结社率恐晓，遂犯行宫，逾四重幕，弓矢乱发，卫士死者数十人。折冲孙武开等帅众奋击，久之，乃退，驰入御厩，盗马二十余匹，北走，渡渭，欲奔其部落，追获，斩之。原贺逻鹘，投于岭表。

起初，突厥突利可汗的弟弟结社率跟随他入朝，被唐朝任命为中郎将。他居家强横，便埋怨突利对他斥责，于是诬告突利谋反，太宗因此轻视结社率，很久没有晋级。结社率阴谋纠结旧部落，得四十多人，图谋乘晋王李治四更出宫，开宫门出仪仗队的时候，乘马驰奔进宫门，直抵皇帝御帐，可建立夺位大功。甲申（十一日），结社率等簇拥着突利的儿子贺逻鹘夜间潜伏在宫门外，赶上刮大风，晋王没有出宫，结社率担心天近拂晓，遂带兵闯入行宫，穿过四道幕帐，胡乱射箭，宫廷卫士死几十人。折冲都尉孙武开等率众卫士拼死搏斗，较长时间后，结社率终被击退，驰入御厩中，盗走马二十多匹，向北逃走，渡过渭水，想要逃回到本部落，被唐兵追获杀掉。太宗宽恕贺逻鹘将他流放岭南。

[9]庚寅，遣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击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虏男女六千馀口。

[9]庚寅（十七日），派遣武候将军上官怀仁进攻巴、壁、洋、集四州谋反的獠民，予以平定，俘虏男女六千多人。

[10]五月，旱。甲寅，诏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为：“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间一条，以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上深加奖叹，云：‘已列诸屏障，朝夕瞻仰，并录付史官。”仍赐徵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10]五月，天下大旱。甲寅（十二日），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上书言事。魏徵上疏认为："陛下的治国大业，与贞观初年相比，不能善始善终的总共有十条。"其中的一条认为："近年以来，轻易地动用民力。于是认为：'百姓无事则产生骄逸之心，役使他们劳作则容易听差。'自古以来没有因百姓安逸而致败亡，因劳苦而达到天下安定的。这恐怕不是振兴国家的至理名言。"太宗大加赞扬，感叹道："已将你的奏疏挂在屏风上，早晚观看，并将你的谏言抄给史官。"仍赐给魏徵黄金十斤，御马二匹。

[11]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柯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蛮、俚降者二万八千余户。

[11]六月，渝州人侯弘仁从柯开道，中经西赵，出邕州，沟通交、桂二

州，蛮、俚族二万八千多户妇附。

[12]丙申，立皇弟元婴为滕王。

[12]丙申（二十五日），太宗立皇弟李元婴为滕王。

[13]自结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诏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可汗，赐之鼓；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藩屏，长保边塞。突厥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农卿郭嗣本赐薛延陀玺书，言"颉利既败，其部落咸来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后善，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于河南，任其畜牧。今户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薛延陀奉诏。于是遣思摩帅所部建牙于河北，上御齐政殿饯之，思摩涕泣，奉觞上寿曰："奴等破亡之馀，分为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复立为可汗，愿万世子孙恒事陛下。"又遣礼部尚书赵郡王孝恭等赍册书，就其种落，筑坛于河上而立之。上谓侍臣曰："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朕不用魏徵言，几致狼狈。"又以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熟为右

贤王。忠，苏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怀慕中国，见使者必泣涕请入侍；诏许之。

[13]自从结社率反叛后，上书言事者多说突厥留在北河之南有很多不便，秋季，七月，庚戌（初九），诏令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可汗，赐给鼓和大旗；突厥以及安置在各州的胡族，均令他们渡过黄河，回到他们的旧部落，使他们世代为唐帝国的屏障，长久地保卫边塞。突厥人都惧怕薛延陀，不肯走出塞南。太宗派司农卿郭嗣本赐给薛延陀玺书，写道："颉利可汗已然败亡，他们的部落都来归附大唐，朕不计较他们旧的过失，嘉奖后来的善举，待其官员皆如朕手下的百僚，视其部族民众皆如朕之百姓。中原王朝崇尚礼义，不毁灭别人的国家，先前打败突厥，只是因为颉利一人有害于百姓，实在不是贪图其土地，夺其牲畜，总想重立一个可汗，所以将投降的突厥各部落安置在河南一带，听任他们畜牧。如今人丁兴旺，户口滋生，朕内心非常高兴。既然已答应另立一可汗，便不能失信。秋天将要派遣突厥渡黄河，恢复其故国。你们薛延陀受册封在前，突厥受册封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你们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疆土，镇抚本族各部落。如有越境劫掠，我大唐就要发兵，各问其罪。"薛延陀接受此诏令。于是让思摩率领所辖部落建牙帐于河北碛南一带，太宗亲临齐政殿为他们饯行，思摩泪流满面，端酒杯祝寿说："我等败军之旅，本当化为尘壤，幸遇陛下保全我们，又立我为可汗，愿千秋万代永远侍奉陛下。"太宗又派礼部尚书赵郡王李孝恭等人携带册封文书，就其部落聚居地，在黄河边筑立祭坛而册立他。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中原王朝是树木的根基，四方民族乃是其枝叶；割断树根以奉养枝叶，树怎么能生长繁茂呢？朕不采用魏徵的谏言，差一点狼狈不堪。"又任命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阿史那忠是苏尼失的儿子，太宗待他甚厚，将宗室女许配给他。等到他奉职出塞，仍然怀恋唐朝，见到来使必定流泪请求入朝侍奉太宗，太宗下诏答应其请求。

[14]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14]八月，辛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15]诏以"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比来诉讼者或自毁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后依法。"

[15]太宗下诏说："身体毛发皮肤，是父母所给，不敢有丝毫损伤。近来上诉告状的有人自毁耳目，从今往后再有此类事情，先鞭笞四十，然后再依法处置。"

[16]冬，十月，甲申，车驾还京师。

[16]冬季，十月，甲申（十五日），太宗车驾回到长安。

[17]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杨师道为中书令。

[17]十一月，辛亥（十三日），任命侍中杨师道为中书令。

[18]戊辰，尚书左丞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

[18]戊辰（三十日），任命尚书左丞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

[19]上犹冀高昌王文泰悔过，复下玺书，示以祸福，片之入朝；文泰竟称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等将兵击之。

[19]太宗仍希望高昌王文泰能够悔过，又下玺书，晓示祸福利害，征召他入朝；文泰竟称病不去唐朝。十二月，壬申（初四），派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等领兵进攻高昌。

[20]乙亥，立皇子福为赵王。

[20]乙亥（初七），太宗立皇子李福为赵王。

[21]己丑，吐谷浑王诺曷钵来朝，以宗女为弘化公主，妻之。

[21]己丑（二十一日），吐谷浑王诺曷钵来到唐朝，太宗册封宗室女为弘化公主，嫁给他。

[22]壬辰，上畋于咸阳，癸巳，还宫。

[22]壬辰（二十四日），太宗到咸阳狩猎，癸巳（二十五日），回到宫中。

[23]太子承乾颇以游畋废学，右庶子张玄素谏，不听。

[23]太子承乾多次因游猎荒废学业，右庶子张玄素劝谏，不听从。

[24]是岁，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

[24]这一年，全国有三百五十八个州府，一千五百五十一个县。

[25]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上择飞骑中壮者

试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长安士女辐凑如市。奕时卧疾，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性至坚，物莫能伤，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往见佛齿，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时年八十五。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25]太史令傅奕精心研究术数方面的书籍，最后还是不相信这些，自己有病，不找医生不吃药。有个从西域来的僧人，会念咒语，能让人立刻死去，又念咒使之复活。太宗挑选强壮的飞骑卫士让他试验，均很灵验。太宗将此事告诉傅奕，傅奕说：“这是妖邪之术。我听说邪不压正，请求让他对我念咒语，必然不能灵验。”太宗命和尚对傅奕念咒语，傅奕起初没有感觉，过了一会儿，和尚忽然直挺挺倒下，象是被东西击倒，再也没有醒过来。又有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和尚，自称得到佛的牙齿，用它击打任何东西都无坚不摧。长安城男男女女观看热闹如同赶集一样。傅奕当时正卧床养病，对他儿子说：“我听说有金刚石，非常坚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损坏它，只有羚羊角能撞破它，你前去试一试。”傅奕儿子去见佛齿，拿出羚羊角叩打，随手而破碎，观看的人这才散去。傅奕临死前，告诫他的儿子不得学佛教书籍，死时年八十五岁。又曾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编为《高识传》十卷，流传于世。

[26]西突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发与乙毗咄陆可汗通谋作乱，利失穷蹙，逃奔汗而死。弩失毕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的可汗。沙钵罗叶护既立，建庭于虽合水北，谓之南庭，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附之。咄陆建牙于镞曷山西，谓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触木昆等国皆附之，以伊列水为境。

[26]西突厥利失可汗的大臣俟利发与乙毗咄陆可汗合谋叛乱，利失仓皇出逃投奔汗，后死去。弩失毕部落迎接他的侄子薄布特勒立为可汗，这便是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沙钵罗叶护即位后，建牙帐于虽合水北岸，称之为南庭，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小国均归附他。咄建牙帐于镞曷山西麓，称为北庭，厥

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触木昆等国均依附他，以伊列水为边界。

十四年（庚子、640）

十四年（庚子，公元640年）

[1]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长安系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赋，赐泰府僚属及同里老人有差。

[1]夏季，正月，甲寅（十六日），太宗临幸魏王李泰住处，大赦雍州长安城斩刑以下的囚犯，免除延康里一带当年的租赋，赏赐魏王府僚属以及延康里老年人大小不等的物品。

[2]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观释奠，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赐祭酒以下至诸生高第帛有差。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上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

[2]二月，丁丑（初十），太宗临幸国子监，观看释奠礼，命国子监祭酒孔颖达讲解《孝经》，赏赐祭酒以下直至成绩优异诸生多少不等的绢帛。此时太宗大量征召全国名儒学者为学官，并多次亲临国子监，让他们讲论古代经典，学生中如有能够通晓《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的一种或更多的均得补为官员。又扩建学舍一千二百间，增加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人，连屯营飞骑，也派去博士，给他们传受经典，有能通晓经义的，便可入贡举。于是全国各地学生云集长安，甚至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首领派他们的子弟请求入国子监学习，一时间就读学生达八千多人。太宗认为古书师出多门，注释也较为繁杂，便命孔颖达与其他学者共同撰定《五经》的注疏，称之为《正义》，令学生们研习。

[3]壬午，上行幸骊山温汤；辛卯，还宫。

[3]壬午（十五日），太宗巡幸骊山温汤；辛卯（二十五日），回到宫中。

[4]乙未，诏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子孙以闻，当加引擢。

[4]乙未（二十八日），太宗下诏访求近代名儒学者梁朝皇甫侃、褚仲都，周朝熊安生、沈重，陈国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何妥、刘炫等人的后代，上报给朝廷，当加以重用。

[5]三月，窦州道行军总管党仁弘击罗窦反獠，破之，俘七千余口。

[5]三月，窦州道行军总管党仁弘进攻罗窦反叛的獠民，将其击败，俘虏七千多人。

[6]辛丑，流鬼国遣使入贡。去京师万五千里，滨于北海，南邻，未尝通中国，重三译而来。上以其使者余志为骑都尉。

[6]辛丑（初四），流鬼国派使节进献贡品。该地距离长安一万五千里，滨临北海，南邻，未曾与中原联系，通过三重的翻译才来到唐朝。太宗任命其使者余志为骑都尉。

[7]丙辰，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

[7]丙辰（十九日），设置宁朔宁朔大使以护卫突厥。

[8]夏，五月，壬寅，徙燕王灵夔为鲁王。

[8]夏季，五月，壬寅（初六），改封燕王李灵夔为鲁王。

[9]上将幸洛阳，命将作大匠阎立德行清暑之地。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宫于汝州西山。立德，立本之兄也。

[9]太宗将要临幸洛阳，命将作大匠阎立德先行在沿途巡视避暑之地。秋季，八月，庚午（初五），在汝州西山建襄城宫。立德是立本的兄长。

[10]高昌王文泰闻唐兵起；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已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及闻唐兵临碛口，忧惧不知所为，发疾卒，子智盛立。

[10]高昌王文泰听说唐朝已发兵前来讨伐，对其臣僚说：“唐朝距离我们有七千里，其中二千里是沙漠地带，地无水草，寒风刮起来如

同刀割一样，热风如同火烧一般，怎么能派大部队呢？以前我去唐朝，看见秦、陇北面一带，城邑萧条，人烟稀少，不能与隋朝时相比。如今唐朝派军队来攻伐，发兵多则粮草供应不上，三万以内的兵力我们足能对付他们。应当以逸待劳，坐等他们疲弊。如果他们陈兵城下，不超过二十天，粮绝必然撤退，而后我们可以俘虏他们。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但等到听说唐朝军队兵临碛口，他又内心恐惧，不知怎么办才好，最后发病死去。他的儿子智盛即可汗位。

军至柳谷，者言文泰刻日将葬，国人咸集于彼，诸将请袭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无礼，故使吾讨之，今袭人于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于是鼓行而进，至田城，谕之，不下，诘朝攻之，及午而克，虏男女七千余口。以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夜，趋其都城，高昌逆战而败；大军继至，抵其城下。

唐朝的军队到了柳谷，探马禀报说文泰近日即将安葬，高昌国内人士都聚集在葬地，众位将领请求袭击他们，侯君集说：“不能这么做，大唐天子认为高昌怠慢无礼，所以派我们讨伐他们，如今要是在安葬墓地袭击他们，不是问罪的正义之师。”于是擂鼓进军，到达田城，下书晓谕他，高昌不应，便于清晨发动进攻，到了中午便攻下城池，俘虏男女七千多人。又让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当夜，直逼其都城，高昌人迎击后被击败，唐朝大部队赶到，直抵其城下。

智盛致书于君集曰：“得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天罚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袭位未几，惟尚书怜察！”君集报曰：“苟能悔过，当束手军门。”智盛犹不出。君集命填堑攻之，飞石雨下，城中人皆室处。又为巢车，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飞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结，约有急相助；可汗遣其叶护屯可汗浮图城，为文泰声援。及君集至，可汗惧而西走千馀里，叶护以城降。智盛穷蹙，癸酉，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一万七千七百，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智盛给侯君集写信说：“得罪大唐天子的是我的父亲，由于上天的惩罚，已经死去。智盛刚刚即位不久，请尚书谅宥！”君集回信写道：“如果你真的悔过，应当主动到营门投降。”智盛还是不出来。侯君集命令填土攻城，城上飞石如雨下，城内人均躲在房屋中。唐军又造巢车，高十丈，可以俯瞰城内。城内行人走动以及飞石所中目标，在巢

车上的人都大声告知唐军。先前，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互勾结，约定一方遇急另一方相救援；西突厥可汗便派他的大臣驻守可汗浮图城，做为文泰的援助力量。等到侯君集兵临城下，西突厥可汗害怕，西逃一千多里，驻守大臣举城投降。智盛处境狼狈，癸酉（初八），开门出城投降。侯君集分兵占据各地，共攻下城池二十二座，获得八千零四十六户，一万七千七百人，占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上欲以高昌为州县，魏徵谏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妇首来朝，其后稍骄倨，故王诛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抚其百姓，存其社稷，复立其子，则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悦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馀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上不从，九月，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各置属县。乙卯，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

太宗想将高昌改为州县建置，魏徵劝谏道："陛下刚即位时，文泰夫妇首先来到朝中拜谒，此后逐渐骄傲自大，所以加以诛伐。只问罪文泰一人就可以了，应当安抚高昌百姓，保存其社稷，立他的儿子为可汗，则皇上的威德及于荒远之地，四方民族都会心悦诚服的。如今要是将其地改置州县，那么还要经常有一千多人镇守，几年一换，来来往往死掉十分之三四，置备衣物，远离亲人，十年以后，陇右一带将耗费殆尽。陛下最终还是不能使高昌的粮食布匹供给大唐，正所谓分散有用资财以供奉无用之地，我觉得不可行。"太宗不听从其意见，九月，将高昌所在地改置西州，改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并各设所辖县。乙卯（二十一日），在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留下兵力镇守。

君集虏高昌王智盛及其群臣豪杰而还。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集俘虏高昌王智盛及其贵族大臣还朝。于是唐朝地域东到大海，西至焉耆，南达林邑，北抵大沙漠，均设立州县，总共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集之讨高昌也，遣使约焉耆与之合势，焉耆喜，听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诣军门谒见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为高昌所夺，君集奏并

高昌所掠焉耆民悉妇之。

侯君集征讨高昌时，曾派人约焉耆与他们合围高昌，焉耆高兴，愿意听命。等到高昌改亡后，焉耆王到唐朝军队营地拜见侯君集，而且说焉耆三座城曾先被高昌夺去，君集禀报朝廷将三座城连同高昌所掠的焉耆百姓如数归还。

[11]冬，十月，甲戌，荆王元景等复表请封禅，上不许。

[11]冬季，十月，甲戌（初十），荆王李元景等人又上表请求行封禅礼，太宗不允。

[12]初，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坐事系狱，自恃高班，慢骂陈仓尉尉氏刘仁轨，仁轨杖杀之。州司以闻。上怒，命斩之，犹不解，曰：“何物县尉，敢杀吾折冲！”命追至长安面诘之。仁轨曰：“鲁宁对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实忿而杀之。”辞色自若。魏徵侍侧，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强而陵官吏，如鲁宁之比是也。”上悦，擢仁轨为栎阳丞。

[12]起初，陈仓折冲都尉鲁宁获罪被投入狱中，自恃品秩高，谩骂陈仓尉、尉氏人刘仁轨，仁轨命人将其乱杖打死。岐州的州官上报朝廷。太宗大怒，命令将刘仁轨斩首，但还不明白；“县尉算得什么，竟敢杀我的折冲都尉！”又命将刘仁轨押至长安当面质问他。刘仁轨说：“鲁宁当着陈仓百姓却要如此羞辱我，我实在是忿恨之极，而将他杀掉。”神色自若。魏徵正在太宗身旁，说道：“陛下知道隋朝灭亡的原因吗？”太宗问：“什么原因？”魏徵说：“隋朝末年，百姓恃强而侵凌官吏，就如同鲁宁一样。”太宗高兴，提升刘仁轨为栎阳县丞。

上将幸同州校猎，仁轨上言：“今秋大稔，民收获者什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愿少留銮舆旬日，俟其毕务，则公私俱济。”上赐玺书嘉纳之，寻迁新安令。闰月，乙未，行幸同州；庚戌，还宫。

太宗将要去同州狩猎，刘仁轨上奏书说：“今年秋季粮食已成熟，百姓刚收割十分之一二，让他们承担狩猎事，筑路修桥，耗费一二万工力，实在是妨碍农事。希望陛下稍微停留十天半个月，等到粮食收割完毕，则对公对私都有好处。”太宗赐给玺书表示嘉奖他的意见，不久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闰十月，乙未（初二），太宗行幸同州，庚戌（十七日），返回宫中。

[13]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

[13]丙辰（二十三日），吐蕃首领赞普派他的丞相禄东赞向唐朝进献五千两黄金以及几百种珍玩器皿，请求通婚。太宗答应将文成公主许配给他。

[14]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时《戊寅历》以癸亥为朔，宣义郎李淳风表称："古历分日起于子半，今岁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减余稍多，子初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请更加考定。"众议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风推校精密，请如淳风议，从之。

[14]十一月，甲子朔（初一），这一天冬至，太宗祭祀于南郊。当时的《戊寅历》以癸亥为朔日，宣义郎李淳风上表说："古代历法划分日期确定在子时之半，今年甲子朔日早晨冬至，前太史令傅仁均减除时间稍多，子时初刻即为朔日，所以相差三刻，违背周朝订的天子正朔，请求重新加以考定。"众人议论认为傅仁均定的朔日有微差，李淳风推勘校定较为精密，请求遵照李淳风的意见，太宗同意。

[15]丁卯，礼官奏请加高祖父母服齐衰五月，嫡子归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从之。

[15]丁卯（初四），礼官上奏请求将为高祖父母服齐衰的仪制增为五个月，为嫡子媳妇服丧一年，为嫂、叔、弟妻、夫兄、舅服丧五个月；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16]丙子，百官复表请封禅，诏许之。更命诸儒详定仪注；以太常卿韦挺等为封禅使。

[16]丙子（十三日），文武百官又上表请求行封禅礼，太宗下诏准许。又命众位儒师详定礼仪；命太常寺卿韦挺等人为封禅使。

[17]司门员外郎韦元方给给使过所稽缓，给使奏之；上怒，出元方为华阴令。魏徵谏曰："帝王震怒，不可妄发。前为给使，遂夜出敕书，事如军机，谁不惊骇！况宦者之徒，古来难养，轻为言语，易生患害，独行远使，深非事宜，渐不可长，所宜深慎。"上纳其言。

[17]司门员外郎韦元方没有及时给外出宦发放过关凭证，宦官上奏给太宗；太宗大怒，将韦元方降为华阴令。魏徵劝谏说："自古帝王震怒，不可随便发作。前几天为宦官事，连夜发出敕书，事如军机要

务，谁能不惊骇！何况宦官之流，自古以来很难侍候，往往说话轻率，容易造成祸患，单独出使又行远路，很不合事宜，此风不可长，应当慎重行事。”太宗听从他的意见。

[18]尚书左丞韦句司农木价贵于民间，奏其隐没。上召大理卿孙伏伽书司农罪。伏伽曰：“司农无罪。”上怪，问其故，对曰：“只为官贵，所以私贱。向使官贱，私无由贱矣。但见司农识大体，不知其过也。”上悟，屡称其善；顾谓韦曰：“卿识用不逮伏伽远矣。”

[18]尚书左丞韦核查司农卿卖木头比民间百姓贵，上奏太宗说他有隐瞒吞没事。太宗召见大理寺卿孙伏伽书写司农卿的罪状。孙伏伽说：“司农卿没有罪过。”太宗惊异，问他原因。孙伏伽答道：“只因为官府木材贵，所以私人木材贱。假使官府木材贱，则私人木材无法再贱了。我只看见司农卿识大体，不知道他有什么过错。”太宗醒悟，多次称赞孙伏伽；并对韦说：“你的见识远不如孙伏伽。”

[19]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献俘于观德殿。行饮至礼，大三日。寻以智盛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上得高昌乐工，以付太常，增九部乐为十部。

[19]十二月，丁酉（初五），侯君集将高昌俘虏带到观德殿。朝中大摆宴席，三日才散。不久，太宗任命智盛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太宗得到高昌的乐工，让他们行职于太常寺，并增加九部乐为十部乐。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宝；将士知之，竞为盗窃，君集不能禁，为有司所劾，诏下君集等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疏，以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讨而克之，不逾旬日，并付大理。虽君集等自挂网罗，恐海内之人疑陛下唯录其过而遗其功也。臣闻命将出师，主于克敌，苟能克敌，虽贪可赏；若其败绩，虽廉可诛。是以汉之李广利、陈汤，晋之王浚，隋之韩劾虎，皆负罪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赏。由是观之，将帅之臣，廉慎者寡，贪求者众。是以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急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伏愿录其微劳，忘其大过，使君集等虽重升朝列，复备驱驰，虽非清贞之臣，犹得贪愚之将，斯则陛下虽屈法而德弥显，君集蒙宥而过更彰矣。”上乃释之。

侯君集攻破高昌时，曾私自掠夺大量的珍奇宝物；手下的将士知道，竞相偷盗，侯君集不能禁止，被有关官署弹，太宗下诏将侯君集等人拿入狱中。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奏疏，认为："高昌王昏庸腐败，陛下命侯君集等人讨伐并攻克他们，没过十天，又一并宣付大理寺。即使君集等人自投罗网，也恐怕国内人怀疑陛下只知记录其过错而遗忘其功劳。我听说受命出师的将领，主要是为了战胜敌人，如果能战胜敌人，即使贪婪也可赏赐；如果战败，即使清廉也要惩罚。所以汉代的李广利、陈汤，晋代的王浚，隋朝的韩擒虎，均身负罪过，君主以其有功于当朝，都给予封赏。由此看来，将帅等武臣，廉正谨慎的属少数，贪婪不检点的居多。所以黄石公《军势》中说：'用将士们的智慧，用他们的勇武，用他们的贪婪，用他们的愚钝，故而有智慧的人乐于立功建业，勇武的人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婪的人急于得到他的利益，愚钝的人不考虑生死。'希望陛下能够记住他微小的功劳，忘记其大的过错，使侯君集能够重新升列朝班，再次供陛下驱使，即使不是清正的大臣，也算得到了贪婪愚钝的将领，这样，陛下虽然有亏于法律却使德政更加显明，君集等人虽然承蒙谅宥而其过失也更加明显了。"太宗于是开释了侯君集等人。

又有告薛万均私通高昌妇女者，万均不服，内出高昌妇女付大理，与万均对辩。魏徵谏曰："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帷箔之私，实则所得者轻，虚则所失者重。昔秦穆饮盗马之士，楚庄赦绝缨之罪，况陛下道高尧、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释之。

又有人上告薛万均私通高昌女人，薛万均不服，太宗下令将高昌女人交付大理寺，与万均当面对质。魏徵劝谏说："我听说过'君主对待臣下用礼节，臣下便会以忠诚事奉君主。'如今陛下让大将军与一个亡国的女子当堂对质男女私情，情况属实的话则得到的很轻微，不属实则失去的很严重。从前秦穆公给盗马的野人喝酒，楚庄王赦免因调戏宫姬被扯断帽缨的臣下，最后都得到加倍的回报，难道陛下道高于尧、舜，而却赶不上秦穆公、楚庄王二人吗？"太宗急忙释放了薛万均及高昌女子。

侯君集马病颡，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栝州刺史。

侯君集坐马的前额被虫子咬伤，行军总管赵元楷用手指沾脓，用鼻子闻其臭味，御史上奏弹劾赵元楷谄媚，降职为栝州刺史。

高昌之平也，诸将皆即受赏，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以无敕旨，独不受，及别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宝刀及杂彩千段赐之。

高昌平定后，众位将领均受到封赏，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认为没有皇上敕旨，不接受封赏，等到另有敕文下来，才接受，领受的只是一些老弱仆户和残次物品。太宗夸奖他廉正，赐给他从高昌得来的宝刀及各色彩绸一千段。

[20]癸卯，上猎于樊川；乙巳，还宫。

[20]癸卯（十一日），太宗到樊川狩猎；乙巳（十三日），返回宫中。

[21]魏徵上疏，以为："在朝群臣，当枢机之寄者，任之虽重，信之未笃，是以人或自疑，心怀苟且。陛下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上纳之。

[21]魏徵上奏疏，认为："在朝的众位大臣中，担当掌管枢密机要的，虽委以重任，但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笃诚，所以有的心存猜疑，抱得过且过的应付态度。陛下对大的事情较为宽容，却对小的过失不轻易放过，责怒下来，未免爱憎过于分明。委托大臣操持大事，责成小臣办小事，这是为政之道。如今各委托其职责，则不免重视大臣而轻慢小臣；遇到出了事，则又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所轻慢的，怀疑所重视的，如此怎么能使国家达到大治呢？假如委任做大的官职，却求其小的过失，必然导致那些刀笔吏，顺从旨意诬告成风，舞文弄墨，百般构陷其罪。如果自己陈述呢，则认为内心不服罪；不加说明吧，就会被认为是所犯罪过属实，进退两难，不能辨明，这样就会导致群臣只求免于灾祸，必然矫饰虚伪成为风气。"太宗采纳他的意见

[22]上谓侍臣曰："朕虽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难。"魏徵对曰："臣闻战胜易，守胜难，陛下之及此言，宗庙社稷之福也！"

[22]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虽然平定了天下，但守成却很艰难。"魏徵答道："我听说取得胜利容易，守住胜利果实较难，陛下说这些话，这是宗庙社稷国人的福气呀。"

[23]上闻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数谏争，擢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尝于宫中击鼓，玄素叩阁切谏；太子出其鼓，对玄素毁之。太子久不出见官属，玄素谏曰："朝廷选俊贤以辅至德，今动经时月，不见宫臣，将何以裨益万一！且宫中唯有妇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听。

[23]太宗听说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多次行谏，便提升他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职。太子曾在宫中击鼓，玄素叩门直言切谏；太子将鼓拿出来，当玄素的面毁掉。太子很久不出宫见属下官吏，玄素劝谏说："朝廷遴选非常有才能的人来辅佐殿下，如今动辄经过数月，不见宫中臣属，这对将如何使他们对殿下有所裨益呢？而且宫中只有女人，不知是否有象樊姬待楚庄王那样贤惠的呢？"太子不听其谏言。

玄素少为刑部令史，上尝对朝臣问之曰："卿在隋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尉时何官？"对曰："流外。"又问："何曹？"玄素耻之，出阁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君能礼其臣，乃能尽其力。玄素虽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赞皇储，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弃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郁结于怀，何以责其伏节死义乎！"上曰："朕亦悔此问，卿疏深会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孙伏伽与玄素在隋皆为令史，伏伽或于广坐自陈往事，一无所隐。

张玄素年轻时为刑部令史，太宗曾当朝中大臣的面问他："你在隋朝时官居何职？"张玄素答道："县尉。"又问："县尉之前做何官？"答道："九品之外未入流。"又问："是哪一曹的小吏？"张玄素感到羞耻，走出殿门不能迈步，面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奏疏说："君主如果能以礼待臣下，臣下才能尽心竭力。张玄素虽然出身寒微，但陛下重视他的才能，擢升他到三品，辅佐太子，怎么可以当着大臣们穷追他的出身呢？抛开往日的恩宠，造成一朝的羞耻，使他心怀不安忧虑，又怎么能责成人家尽忠效节呢？"太宗说："朕也深深后悔问这些

话，你的奏疏正与我的心思契合。”遂良是褚亮的儿子。孙伏伽与张玄素在隋朝都做令史，孙伏伽有时在大庭广众之下自陈往事，丝毫无所隐讳。

[24]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圣，贵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为刺史，独能使其民比屋为善乎！若坐是贬黜，则州县互相掩蔽，纵舍罪人。自今诸州有犯十恶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纠察，如法施罪，庶以肃清奸恶耳。”

[24]戴州刺史贾崇所辖部下有犯十恶罪的，御史弹劾贾崇。太宗说：“以前唐尧、虞舜圣王，贵为天子，还不能感化他们的儿子；何况贾崇身为刺史，能使其百姓个个行善吗！如果因此事而贬职，就会造成州县间相互掩盖，放纵犯人。从今往后各州有犯十恶罪的，不要弹劾刺史，只是令他们明加纠察，依法治罪，也许这样才可以肃清奸恶的发生。”

[25]上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徵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后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

[25]太宗亲自整治护卫士兵，见队列不整齐，命大将军张士贵杖打中郎将等人；又恼怒其杖打太轻，命拿下士贵送审。魏徵劝谏道：“将军的职务，是国家的爪牙；让他执杖打人，已经不足为后世效法，何况只因为杖打得轻就将他送审呢？”太宗急忙放了张士贵。

[26]言事者多请上亲览表奏，以防壅蔽。上以问魏徵，对曰：“斯人不知大体，必使陛下一一亲之，岂惟朝堂，州县之事亦当亲之矣。”

[26]上书言事的人多请求太宗亲自翻阅表章奏折，以防止被蒙蔽。太宗将此事询问魏徵，魏徵答道：“这些人不识大体，如果必定要陛下一一亲自过目，那么岂止朝堂奏章，各州县的事也应当亲自过问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六卷

唐纪十二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贞观十五年（辛丑、641）

唐纪十二唐太宗贞观十五年（辛丑，公元641年）

[1]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上嘉禄东赞善应对，以琅邪公主外孙段氏妻之；辞曰："臣国中自有妇，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且赞普未得谒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贤之，然欲抚以厚恩，竟不从其志。

[1]春季，正月，甲戌（十二日），唐朝廷任命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太宗嘉许禄东赞善于应对，欲将琅邪公主的外孙女段氏嫁给他为妻，禄东赞推辞说："臣在本国中自有妻子，是父母为我聘娶的，不能够抛弃。而且我们的赞普首领还未曾迎娶公主，陪臣我怎么敢先娶呢？"太宗更加赞赏他，然而想要以厚礼隆恩加以抚慰，他最后还是没有从命。

丁丑，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慕中国衣服、仪卫之美，为公主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服纨绮以见公主。其国人皆以赭涂面，公主恶之，赞普下令禁之；亦渐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国学，受《诗》、《书》。

丁丑（十五日），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旌节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吐蕃赞普非常高兴，见到李道宗，完全按婿礼行事，羡慕唐朝的服装和仪仗之美，将公主安置在特意营筑的城郭宫室之内，自己穿戴着精美的丝绸服装与公主见面。吐蕃人的脸上都涂着红褐色、公主感到厌恶，赞普便下令禁止涂面；并且逐渐改变其猜忌粗暴的本性，派遣本族子弟到长安国子学，学习《诗经》、《尚书》等典籍。

[2]乙亥，突厥俟利可汗始帅部落济河，建牙于故定襄城，有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诏许之。

[2]乙亥（疑误），突厥俟利可汗开始率部落渡过黄河，在旧定襄城建牙帐，共有三万户，军队四万人，九万匹马，于是上奏言道：“我过分地蒙受恩宠，成为本部落的首领只希望子子孙孙为大唐效犬马之劳，守卫北面的大门。假如薛延陀侵犯逼近，请求允许我方家属进入长城以内。”太宗下诏应允。

[3]上将幸洛阳，命皇太子监国，留右仆射高士廉辅之。辛巳，行及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惮于行役，冀上惊而止，乃夜射行宫，矢及寝庭者五；皆以大逆论。

[3]太宗将要巡幸洛阳，命皇太子留守监国，并留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辅佐太子。辛巳（十九日），太宗车辇到了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二人厌倦于行进之苦，希望太宗能因偶受惊吓而停止巡行，于是在夜里向太宗行宫射箭，有五枝箭射入寝宫庭院；事发后，二人均以十恶中的大逆罪被处死。

三月，戊辰，幸襄城宫，地既烦热，复多毒蛇；庚午，罢襄城宫，分赐百姓，免阎立德官。

三月，戊辰（初七），太宗巡幸襄城宫，当地天气燥热，又多毒蛇出没；庚午（初九），废除襄城宫的行宫地位，将它分赐给当地的百姓，并罢免了营建此宫的阎立德的官职。

[4]夏，四月，辛卯朔，诏以来年二月有事于泰山。

[4]夏季，四月，辛卯朔（初一），太宗下诏宣布下一年二月份在泰山行封禅礼。

[5]上以近世阴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诸术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己酉，书成，上之；才皆为之叙，质以经史。其叙《宅经》，以为：“近世巫觋妄分五姓，如张、王为商，武、庚为羽，似取谐韵；至于以柳为宫，以赵为角，又复不类。或同出一姓，分属宫商；或复姓数字，莫辨徵羽。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叙《禄命》，以为：“禄命之书，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按鲁庄公法应贫贱，又弱短陋，惟得长寿；秦始皇法无官爵，纵得禄，少奴婢，为人无始有终；汉武帝、后魏孝文帝皆法无官爵；宋武帝禄与命并当空亡，唯宜长子，虽有次子，法当早夭；此皆禄命不验之著明者也。”其叙葬，以为：“《孝

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盖以窀穸既终，永安体魄，而朝市迁变，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谋之龟筮。近岁或选年月，或相墓田，以为一事失所，祸及死生。按《礼》：天子、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是古人不择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窆，不毁则日中而窆，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古之葬者皆于国都之北，兆域有常处，是不择地也。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寿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为士师而三黜，计其丘陇，未尝改移。而野俗无识，妖巫妄言，遂于擗踊之际，择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尔而对吊客；或云同属忌于临圹，遂吉服不送其亲。伤教败礼，莫斯为甚！”术士皆恶其言，而识者皆以为确论。

[5]太宗认为近代以来的阴阳杂书讹误很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众多方术之士刊定其中可以通行的内容，共成四十卷。己酉（十九日），书修成，进呈太宗；吕才每本书都写有序，质证于经史书籍。他为《宅经》作序，认为：“近代以来巫觋阴阳之术，妄自划分姓氏以附会音律，譬如张、王姓为商，武、庚姓为羽，似乎是取其谐韵；至于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象是不伦不类。或者同出于一姓，却分属宫商二调；或者属于复姓的几个字，却不能分辨徵羽二调。这些都是不符合古代事例，也深乖义理的。”序《禄命》一篇认为：“福禄性命之书，说的多了总能说中，人们便相信它。然而长平之战，秦国坑杀赵国士兵四十五万人，没有听说他们都犯了三刑；汉光武帝时南阳人士多富贵，又哪里都是遇上六合的吉日。如今也有虽然同年同榜登第，却贵贱相差悬殊，共命运同胞兄弟却寿命长短有异。按命理说鲁庄公本来应该贫贱，又懦弱见识短，惟独得以长寿；秦始皇不应该有官爵，纵使得到食禄，也少有奴婢，为人没有起始而有终极；汉武帝、后魏孝文帝都是本不应有官爵；以宋武帝的禄与命来讲都是截路空亡，只对长子合宜，即使有次子，也应当早早夭折；这些都是福禄性命不征验的明显证明。”吕才为《葬》作序，认为：“《孝经》说：‘卜选阴宅墓地，然后再加以安葬’，这是因为人死后长夜漫漫，体魄永远安息，然而城邑集市不断变化，泉水与石块交互侵蚀，不可以预先知道，所以要谋求于龟筮占卜之类。近几年来丧葬选年月，或相土为墓，认为一件事偶有差失，便会累及死生的大问题。按照《周

礼》的说法：天子、诸侯与士大夫的丧葬都有规定的月数，这说明古人不作年月的挑选。《春秋》写道：‘九月丁巳（九日），安葬鲁定公，赶上天下大雨，没有安葬，戊午（十日）太阳西斜，才将定公安葬。’这说明也不选择日期。郑国安葬简公，看墓的房子正好档在安葬的道上，拆毁它则可以早晨落葬，不拆它则要到中午才能落葬，子产决定不拆毁而葬，这是不选择时辰。古人安葬均在京城的北面，墓地有固定的地方，这便是不另外选择墓地。如今丧葬书上说子孙富贵与贫贱、长寿与夭折，都是由于占卜丧葬的缘故。子文三次做令尹而三次被罢免，柳下惠三次做士师也三次被免职。料想他们的丘陇墓地，也没有移动吧。而乡野村俗没有知识，巫术妄说，于是便在捶胸顿足极度悲哀之际，选择葬地希望能得到官爵；痛苦不堪的时节，希望选择安葬时辰来获取财物好处。有人说逢辰日不能哭泣，于是便微笑着面对吊客；有人说家人中有忌去葬地的，于是便身着吉服不去送亲入葬。伤风败俗破坏礼教，没有比这些更为严重的了！”巫术之士都憎恶吕才的这一番言论，有识之士均许为精辟之论。

[6]丁巳，果毅都尉席君买帅精骑百二十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破之，斩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专国政，阴谋袭弘化公主，劫其王诺曷钵奔吐蕃。诺曷钵闻之，轻骑奔鄯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买为之讨诛宣王。国人犹惊扰，遣户部尚书唐俭等慰抚之。

[6]丁巳（二十七日），果毅都尉席君买率领精锐骑兵一百二十人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重创敌军，将其兄弟三人斩首。起初，丞相宣王独掌吐谷浑国政，密谋袭击下嫁吐谷浑的弘化公主，劫持吐谷浑国王诺曷钵投奔吐蕃。诺曷钵事先得知消息，率轻骑奔赴鄯善城，他手下的大臣威信王领兵迎接，所以席君买便替诺曷奔讨伐宣王。吐谷浑人大受惊扰，太宗派户部尚书唐俭前往安抚。

[7]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诣阙请上封泰山毕，还幸晋阳，上许之。

[7]五月，壬申（十二日），并州百姓来到朝中请求太宗在泰山封禅后，回来巡幸晋阳，太宗应允。

[8]丙子，百济来告其王扶馀璋之丧，遣使册命其嗣子义慈。

[8]丙子（十六日），百济派人来为他们的国王扶馀璋报丧，太宗派使节册封他的儿子义慈继任。

[9]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薛颐上言，未可东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诏罢封禅。

[9]己酉（疑误），有异星出现过于太微垣，太史令薛颐上书认为此时不可去泰山封禅；辛亥（二十一日），起居郎褚遂良也言及此事；丙辰（二十六日），太宗下诏停止封禅。

[10]太子詹事于志宁遭母丧，寻起复就职。太子治宫室，妨农功；又好郑、卫之乐；志宁谏，不听。又宠昵宦官，常在左右，志宁上书，以为："自易牙以来，宦官覆亡国家者非一。今殿下亲宠此属，使陵易衣冠，不可长也。"太子役使司驭等，半岁不许分番，又私引突厥达哥友入宫，志宁上书切谏，太子大怒，遣刺客张思政、纥干承基杀之。二人入其第，见志宁寝处苫块，竟不忍杀而止。

[10]太子詹事于志宁母丧丁忧离职，不久服丧中重新复职。当时太子修筑宫室，妨碍农事；又喜爱郑、卫等淫靡之音。于志宁反复劝谏，太子不听。又宠幸亲近宦官，常让他们不离身边左右，志宁给太宗上书，认为："自从易牙以后，宦官导致国家灭亡的事例很多。如今太子殿下亲近此类人物，并让他们敢于与太子换穿衣服，此风不可长。"太子又私自役使皇厩驾驭手，半年不许他们轮流值班，又私下带引突厥人达哥友进入宫中，志宁上书直言切谏，太子勃然大怒，派刺客张思政、纥干承基二人去杀于志宁。二人进入于志宁的宅第，见志宁躺在苫席上，头枕着土地，终于不忍心杀他而罢休。

[11]西突厥沙钵罗叶护可汗数遣使入贡。秋，七月，甲戌，命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节即其所号立为可汗，赐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赍金帛，历诸国市良马，魏徵谏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马，彼必以为陛下志在市马，以立可汗为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浅；若不得立，为怨实深。诸国闻之，亦轻中国，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宁，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

[11]西突厥沙钵罗叶护可汗多次派使节进献贡品。秋季，七月，甲戌（十五日），太宗命令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旌节就其已得名位立沙钵罗叶护为可汗，赐给鼓和大旗。太宗又命令使者多带着金银财物，在沿途经过的各国购买好马，魏徵劝谏说："可汗的位置还未确定却先去买马，他们必然认为陛下的志趣只在买马，立可汗只是虚名。立了可汗，他们感戴的恩德必然浅薄；如果没有立可汗，他们的怨恨必然

深。各国听说这件事，也会轻视我大唐。买马也许买不成，即使买成也并非好事。如果能使西突厥安定，那么各国的好马，不用买自然会送上门来。”太宗信服魏徵的话，停止了买马的事。

乙毗咄陆可汗与沙钵罗叶护互相攻，乙毗咄陆浸强大，西域诸国多附之。未几，乙毗咄陆使石国吐屯击沙钵罗叶护，擒之以归，杀之。

乙毗咄陆可汗与沙钵罗叶护相互征战，乙毗咄陆日渐强大，西域各国多依附于他。不久，乙毗咄陆让掌握石国大权的突厥吐屯袭击沙钵罗叶护，将其擒获并送到乙毗咄陆那里，将他杀死。

[12]丙子，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12]丙子（十七日），太宗指着殿宇对身边大臣说：“治理天下如同建造这些房屋，营造建成之后，不要多次改变移动；假如换一根椽，或一片瓦，上房践踏摇动，必然有所损害。如果贪慕新奇，屡变法度，不恒守固有的道德，劳扰百姓之处实在太多。”

[13]上遣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八月，己亥，自高丽还。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大德言于上曰：“其国闻高昌亡，大惧，馆候之勤，加于常数。”上曰：“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

[13]太宗派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国，八月，己亥（初十），从高丽返回长安。陈大德起初进入高丽境内时，很想知道当地山川名胜与风俗，经过某一城镇，将绫罗绸缎送给当地官员，说：“我一向喜爱山水，此地如有名胜，我想去看一看。”当地官员十分高兴，引导他去游历，无处不去，处处见到有中原人，自我介绍说：“家住在某郡，隋末充军东征，留在高丽，娶离家远游的女子为妻，与高丽杂错居处，几乎占当地人的一半。”并向陈大德询问他们中原的亲属的生死状况，大德哄骗他们说：“均完好无恙。”他们听后挥泪互相转告。几天后，

隋朝留在高丽的中原人来见大德，都眼含泪水，城郊野外聚集着很多人。大德回到朝中对太宗说：“高丽人听说高昌已经灭亡，大为惊恐，频频去馆舍中问候，超过以往。”太宗说：“高丽本来是汉武帝所设四郡，我大唐如果发动数万兵力攻打辽东，高丽必然要倾国相救，如果另外派水师出东莱，从海道直驱平壤，水陆合围，攻取高丽并不难。只是关东一带州县凋疲，尚未复原，朕不想再疲劳百姓。”

[14]乙巳，上谓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14]乙巳（十六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有二件喜事一件忧事。连年丰收，长安城一斗粟仅值三、四钱，这是一喜；北方部族久已服顺，边境没有祸患，这是二喜。政治安定则容易滋生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则立刻遭致危亡，此是一件忧虑的事。”

[15]冬，十月，辛卯，上校猎伊阙；壬辰，幸嵩阳；辛丑，还宫。

[15]冬季，十月，辛卯（初三），太宗到伊阙狩猎；壬辰（初四），巡幸嵩阳县；辛丑（十三日），回到宫中。

[16]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十一月，庚申，以世为兵部尚书。

[16]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世在并州任职十六年，令行禁止，百姓顺服安定。太宗说：“隋炀帝疲劳百姓，修筑长城以防备突厥的进攻，最后毫无用处。朕只是将李世安置在晋阳，而边境安宁，将他比做长城，岂不是更为壮美吗！”十一月，庚申（初三），任命李世为兵部尚书。

[17]壬申，车驾西归长安。

[17]壬申（十五日），太宗车驾西行回到长安。

[18]薛延陀真珠可汗闻上将东封，谓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众，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等兵合二十万，度漠南，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俟利可汗不能御，帅部落入长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18]薛延陀真珠可汗听说太宗想要东去泰山行封禅礼，对他的下属说：“大唐天子去泰山封禅，护卫都跟随前往，边境地区必然空虚，我乘此时机攻取思摩，势如摧枯拉朽。”于是命令他的儿子大度设征发同罗、仆骨、回纥、、等族兵马，总计二十万人，渡过漠南，屯兵在白道川，据守善阳岭，袭击突厥。俟利可汗抵挡不住，率领本部落进入长城，守住朔州，派使者向唐朝告急。

癸酉，上命营州都督张俭帅所部骑兵及奚、、契丹压其东境，以兵部尚书李世为朔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六万，骑千二百，屯羽方；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四万，骑五千，屯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将兵一万七千，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出其西。

癸酉（十六日），太宗命令营州都督张俭率领本部骑兵以及奚、、契丹族兵马进通薛延陀东部边境；任命兵部尚书李世为朔州道行军总管，领兵六万，包括一千二百名骑兵，驻扎在羽方城；任命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领兵四万，骑兵五千，驻扎在灵武；任命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领兵一万七千人，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兵云中；任命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出击薛延陀西部。

诸将辞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负其强盛，逾漠而南，行数千里，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备，急击之，思摩入长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烧剃秋草，彼粮糗日尽，野无所获。顷侦者来，云其马啮林木枝皮略尽。卿等当与思摩共为掎角，不须速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破之必矣。”

众位将领向太宗辞行，太宗告诫他们说：“薛延陀仗着他们强盛，越过沙漠南下，行程几千里，马已疲乏瘦弱。凡是用兵的道理，须是见有利迅速推进，见着不利局面迅速撤退。薛延陀不能乘思摩不防备，急速进攻，思摩进入长城以内，薛延陀兵又不立即后退；朕已敕令思摩烧掉秋草，对方粮草日益吃尽，野地中毫无所获。刚才探马来报，说他们的马啃吃树皮枝叶已经快光了。你们应当与思摩互成犄角之势，不需要速战，等到敌人将要撤退时，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定会大破敌军。”

[19]十二月，戊子，车驾至京师。

[19]十二月，戊子（初一），太宗车驾回到长安。

[20]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见，请与突厥和亲。甲辰，李世败薛延陀于诺真水。初，薛延陀击西突厥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皆以步战取胜；及将入寇，乃大教步战，使五人为伍，一人执马，四人前战，战胜则授以马追奔。于是大度设将三万骑逼长城，欲击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骂之。会李世引唐兵至，尘埃涨天，大度设惧，将其众自赤柯泺北走，世选麾下及突厥精骑六千自直道激之，逾白道川，追及于青山。大度设走累日，至诺真水，勒兵还战，陈亘十里。突厥先与之战，不胜，还走，大度设乘胜追之，遇唐兵，薛延陀万矢俱发，唐马多死。世命士卒皆下马，执长，直前冲之。薛延陀众溃，副总管薛万彻以数千骑收其执马者。薛延陀失马，不知所为，唐兵纵击，斩首三千余级，捕虏五万余人。大度设脱身走，万彻追之不及。其众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冻死者什八九。

[20] 己亥（十二日），薛延陀派使节入朝见太宗，请求与突厥和亲。甲辰（十七日），李世在诺真水大败薛延陀。起初，薛延陀袭击西突厥沙钵罗以及阿史那社尔，均以步战取胜；等到将要去进攻思摩时，便教习士兵大练步战，让五个人为一队，一人牵马，四人冲前拼战，战胜后则骑上马追击。当时大度设率三万骑兵进逼长城，想要袭击突厥，而思摩已经先行逃走，望尘莫及，只得派人登上城楼谩骂。适逢李世带领唐朝兵马赶到，尘土飞扬，一眼望不到边，大度设十分害怕，率领大部队从赤柯泺向北逃去，李世挑选麾下及突厥精锐骑兵六千人抄近路拦截，跨越白道川，在青山追上敌军。大度设狂奔数日，到了诺真水，勒住兵马准备战斗，战阵横亘十里地。突厥兵先和他们拼战，不能取胜，退兵，大度设乘胜追击，与唐朝的部队遭遇，薛延陀兵万箭齐发，唐军马匹多被射死。李世命令士兵们都下马，手执长槊，往前直冲。薛延陀兵溃散，副总管薛万彻用数千骑兵收捕薛延陀部队中牵马的士兵。薛延陀兵丢失了马匹，张惶失措，唐兵纵马追击，杀死三千多人，俘虏五万多人。大度设脱身逃走，薛万彻追赶不及。薛延陀兵到了漠北，赶上天降大雪，人和马匹冻死十分之八九。

李世还军定襄，突厥思结部居五台者叛走，州兵追之，会世军还，夹击，悉诛之。

李世回师定襄，突厥思结部居住在五台县的纷纷叛逃，当地州兵追捕他们，正赶上李世的部队路经此地，两军夹击，将他们全部杀掉。

丙子，薛延陀使者辞还，上谓之曰："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

丙子（十九日），薛延陀使者向太宗辞行，太宗对他说："我约定你们与突厥以大沙漠为界，如有侵袭者，我大唐即予以讨伐。你们自恃强大，越过沙漠进入突厥。李世仅仅率领几千骑兵，你们便如此狼狈。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可汗：做事须权衡利弊，可要善于选择适宜的事去做。"

[21]上问魏徵："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对曰："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爱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关说忤旨，动及刑诛，与夫蹈汤火冒白刃者亦何异哉！是以禹拜昌言，良为此也。"

[21]太宗问魏徵："近来朝廷大臣们为什么不上书议论朝政？"魏徵答道："陛下虚心纳谏，就一定会有上书言事者。大臣们愿为国徇身者少，爱惜自身的人较多，他们害怕获罪，所以不上书言事。"太宗说："是这样。大臣们议论国事而忤怒圣意，动辄处以刑罚，这与上刀山下火海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大禹给提意见的人行礼，正是为此。"

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上怒，让玄龄等拜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上甚愧之。

房玄龄、高士廉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道："北门近来在营建什么？"窦德素奏与太宗。太宗大怒，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只管执掌南衙朝中政事，北门小小的营缮事，与你有什么相干？"房玄龄等磕头谢罪。魏徵进谏说："我不知道陛下为什么要责备玄龄等人，玄龄等人又为什么要谢罪？玄龄等人身为陛下的股肱耳目之臣，对宫内宫外事岂有不应知道的道理！如果营造的事是对的，定会帮助陛下促成其事；如果不当营造，就应当请求陛下停止此事。所以他们询问有关

部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知因何罪而责怪他们，又因为什么罪而谢罪呢？”太宗听后十分羞愧。

[22]上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22]太宗曾在上朝时对身边大臣说：“朕为万民之主，经常要兼管武将文相的事。”给事中张行成退朝后又上书给太宗，认为：“大禹本人不自大自夸而天下人都不和他争功争能。陛下拨乱反正，众位大臣实在是不足以眺望到圣明风采；然而陛下却不必在上朝时言及此事。以陛下的天子尊体，却与群臣争功比能，我认为深不足取。”太宗非常赞许张行成。

十六年（壬寅、642）

十六年（壬寅，公元642年

[1]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学，司马苏勖说泰，以古之贤王皆招士著书，故泰奏请修之。于是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泰月给逾于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圣人制礼，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会，与王者共之。庶子虽爱，不得逾嫡，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也。若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乘机而动矣。昔汉窦太后宠梁孝王，卒以忧死；宣帝宠淮阳宪王，亦几至于败。今魏王新出阁，宜示以礼则，训以谦俭，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上从之。

[1]春季，正月，乙丑（初九），魏王李泰进呈《括地志》一书。李泰勤勉好学，司马苏勖劝说李泰，古代的贤能王子均招徕学者著书立说，故而李泰奏请修撰《括地志》。于是大开馆舍，广泛延请天下俊彦贤才，人才济济，门庭若市。李泰每月的费用超过了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奏疏言道：“圣人制定礼仪，是为了尊嫡卑庶，供太子用的物品不作计算，与君王待遇相共。对庶出的儿子虽然喜欢，也不得超过嫡生子，这是为了堵塞嫌疑的发生，除去祸乱的根源。如果应当亲近的人反而疏远，应当尊贵的人反而卑贱，则那些奸佞之人，必然会乘此时机得势。从前西汉窦太后宠幸梁孝王，最后忧虑而死；汉宣帝宠幸淮阳宪王，也几乎导致败亡。如今魏王刚刚作藩王，应该向他

显示礼仪制度，用谦虚节俭来训导，如此才能使他成为良才，正所谓‘圣人的教导不待严肃而自然有成。’”太宗听从其意见。

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书，以为：“陛下爱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尝居之，时人不以为可；虽时异事异，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几致此误。”遽遣泰归第。

太宗又让李泰迁居到武德殿；魏徵上奏疏言道：“陛下喜欢魏王，常常想让他安全，正应当多多抑制他的骄奢习气，不让他处于嫌疑之地。如今移居到武德殿中，位在东宫西面，当年海陵剌王李元吉曾在此居住，时人均认为不可取；虽然时势事情都不同，然而我也担心魏王的心里惊恐不敢安闲。”太宗说：“差一点造成失误。”即刻让李泰回到原宅第。

[2]辛未，徙死罪者实西州，其犯流徒则充戍，各以罪轻重为年限。

[2]辛未（十五日），唐朝将死罪犯人改充西州，流放罪的改为充军，并且各以罪行轻重划定年限。

[3]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

[3]敕令全国检括核查无户籍的游民，限定下一年年未附籍完毕。

[4]以兼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知机密。

[4]太宗任命兼中书侍郎的岑文本为中书侍郎，单独执掌朝廷机密事宜。

[5]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5]夏季，四月，壬子（二十七日），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记了些什么吗？”答道：“史官记载君主言行，详细记录善恶诸事，这样君主才不敢胡作非为，我未听说君主可以亲自看记录的 。”太宗说：“朕有不妥当的事，你也记下了吗？”答道：“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

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下来，全国也都会记下来。”太宗说：“的确是这样。”

[6]六月，庚寅，诏息隐王可追复皇太子，海陵刺王元吉追封巢王，谥并依旧。

[6]六月，庚寅（初六），太宗诏令息隐王李建成可以追封恢复皇太子称号，海陵刺王李元吉追封为巢王，谥号一并依旧。

[7]甲辰，诏自今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左庶子张玄素上书，以为：“周武帝平定山东，隋文帝混一江南，勤俭爱民，皆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事兼家国，所应用物不为节限，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云过此！况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昵近深宫。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恶其书，令户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马棰击之，几毙。

[7]甲辰（二十日），太宗诏令从即日起皇太子领出所用库府器物，各有关部门不必加以限制，于是太子挥霍无度。左庶子张玄素上书说：“周武帝平定关东地区，隋文帝统一江南地带，勤俭爱护百姓，均成为一代名主；但他们的儿子不肖，才使社稷灭亡。圣上因与太子殿下乃是父子，行事兼有家、国，所应用器物无所节度限制，圣旨还未过六十天，所用器物已经超过七万，骄奢淫逸之极，没有人能够超过。况且东宫臣属与正直之士，都没有在身旁；各种奇技淫巧，充斥深宫。从外面远看，已经看到了这些失误；内中深宫隐密之事，更是无法计算。良药苦口利于病，苦言辛辣利于行，应当居安思危，一日比一日谨慎行事。”太子讨厌张玄素的上书，让守门的小奴乘张玄素上早朝的机会，暗中用大马棰袭击他，差一点将他打死。

[8]秋，七月，戊午，以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

[8]秋季，七月，戊午（初五），任命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

[9]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

[9]庚申（初七），太宗下制令："从即日起有自残身体者，依法加重罪行，并且仍要交赋服役。"隋朝末年赋役繁重，人们往往自残身体，称之为"福手"、"福足"；到此时这种风气仍在存留，所以加以禁止。

[10]特进魏徵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师，奴婢忽主，下多轻上，皆有为而然，渐不可长。"又言："陛下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徵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谢，上手诏称："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岂为一人，何事过谢！"

[10]特进魏徵患病，太宗手书诏令探问病情，且说："几天不见，朕的过错又多起来。如今想亲去探望，又恐更添烦扰。你如果听到或看到什么，可以封上状子呈进来。"魏徵上书言道："近来弟子冒犯老师，奴婢忽视主子，下属多轻视上级，都是有原因的，此风不可长。"又说："陛下临朝听政，常常将公正挂在嘴边，退朝后所做所为，却未免有所偏私。有时害怕别人知道，横施神威圣怒，这样欲盖弥彰，有什么好处呢？"魏徵的宅院没有厅堂，太宗令将停建小殿的材料拿去建造厅堂，五天即完工，还赐给他质地平常色彩单调屏风和褥子，以及几案、手杖等，以顺应他的俭朴习惯。魏徵上表谢恩，太宗手书诏文称："朕这样对待你，都是为了黎民百姓与国家，难道是为朕一人？何必过于客气呢。"

[11]八月，丁酉，上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无虞，唯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时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宠，群臣日有疑议，上闻而恶之，谓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为太子太师。徵疾少愈，诣朝堂表辞，上手诏谕以："周幽、晋献，废嫡立庶，危国亡家。汉高祖几废太子，赖四皓然后安。我今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徵乃受诏。

[11]八月，丁酉（十四日），太宗说："如今朝廷中什么事情最为急迫？"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如今四方安定，只有确定太子与诸王的名分最为紧要。"太宗说："这话说得有道理。"当时太子李承乾德行欠

缺，魏王李泰得到宠爱，众位大臣愈益产生疑议，太宗听说后十分厌恶，对身边大臣说：“当朝的臣属们，忠直没人能超过魏徵，我让他做太子的老师，以此杜绝天下人的疑心。”九月，丁巳（初四），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魏徵病刚有好转，亲到朝堂上表推辞，太宗手书诏令晓谕他：“周幽王、晋献公，废除嫡子立庶子造成国家危亡。汉高祖差一点儿废掉太子，幸亏商山四位老人才得以保住太子位。朕如今信赖你，就是这个意思。朕知道你有病在身，可以躺在床上铺佐太子。”魏徵于是接受诏令。

[12]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来请婚，献马三千，貂皮三万八千，马脑镜一。

[12]癸亥（初十），薛延陀真珠可汗派他的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前来唐朝请求通婚，并献上三千匹马，三万八千张貂皮，一只玛瑙镜子。

[13]癸酉，以凉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高昌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杂居西州，孝恪推诚抚御，咸得其欢心。

[13]癸酉（二十日），唐朝廷任命凉州都督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高昌旧部与镇兵以及迁徙流放的犯人都居住在西州，较为混杂，郭孝恪诚心诚意抚慰治理，非常受当地人的欢迎。

[14]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既没杀沙钵罗叶护，并其众，又击吐火罗，灭之。自恃强大，遂骄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将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乙毗咄陆又遣处月、处密二部围天山，孝恪击走之，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处密之众而归。

[14]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杀死沙钵罗叶护以后，吞并其兵众，又袭击吐火罗，将其灭掉。自恃强大，于是十分骄横，拘留了唐朝的使者，侵扰西域地区，并且派兵进犯伊州，郭孝恪率二千轻骑兵从乌骨拦击，将他们打得大败。乙毗咄陆又派处月、处密二个部族围困天山，孝格将其击退，乘胜追击，拔下处月首领所居住的小城，一直追到遏索山，收降处密兵众而后凯旋。

初，高昌既平，岁发兵千余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为：“圣王为治，先华夏而后夷狄。陛下兴兵取高昌，数郡萧然，累年不复；岁调千馀人屯戍，远去乡里，破产办装。又谪徙罪人，皆无赖子弟，

适足骚扰边鄙，岂能有益行陈！所遣多复逃亡，徒烦追捕。加以道涂所经，沙碛千里，冬风如割，夏风如焚，行人往来，遇之多死。设使张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岂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终当发陇右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则河西者，中国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根以事无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浑，皆不有其地，为之立君长以抚之，高昌独不得与为比乎！叛而执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存焉。愿更择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国，子子孙孙，负荷大恩，永为唐室藩辅，内安外宁，不亦善乎！”上弗听。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起初，平定高昌以后，每年征发一千多名士卒驻守在当地，褚遂良上奏疏言道：“自古圣王治理天下，都是先华夏而后四方边族。陛下派军队功取了高昌，当地数郡一片萧条，多年恢复不了；又每年征调一千多人驻扎戍边，远离乡土，破产以置备行装。而且又将犯人流放到此地，这些人都是些无赖之徒，正好大肆骚扰边境，岂能有益于排兵布阵。这些人又多次逃亡，徒劳追捕。再加上一路上所经过的地区，千里大沙漠，冬季风吹如刀割，夏季风吹如火烧，行人来来往往，遇见这种情况往往难逃一死。假使张掖、酒泉有烽火报警，陛下难道还指望用高昌的一个兵一斗粮吗，最终还是要征发陇右各州兵马粮草再赴前方。然而河西地带，乃是我大唐的心腹；高昌，不过是他人的手足；为什么要荒废根本来占有无用的土地呢？而且陛下打败突厥、吐谷浑后，都没有占有他们土地，而为他们重立君长加以安抚，惟独高昌不能与他们相比吗？叛离者将其抓获，服顺者封他们官职，刑罚没有比此更威严的，恩德没有比这更高厚的。深望陛下另外选择高昌王子中可以立为可汗的，使其为高昌一国之主，子子孙孙，感荷陛下的大恩德，永远作为大唐帝国的屏障，内部安定外围宁静，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太宗不听从其意见。等到西突厥进犯，太宗十分后悔，说道：“魏徵、褚遂良都劝朕再立高昌国王，朕不采纳他们的建议，如今正是咎由自取呀！”

乙毗咄陆西击康居，道过米国，破之。虏获甚多，不分与其下，其将泥熟啜辄夺取之，乙毗咄陆怒，斩泥熟啜以徇，众皆愤怒。泥熟啜部将胡禄屋袭击之，乙毗咄陆众散，走保白水胡城。于是弩失毕诸部

及乙毗咄陆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诣阙，请废乙毗咄陆，更立可汗。上遣使赍玺书，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既立，悉礼遣乙毗咄陆所留唐使者，帅所部击乙毗咄陆于白水胡城。乙毗咄陆出兵击之，乙毗射匮大败。乙毗咄陆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战死，一人独存，亦不汝从！"乙毗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奔吐火罗。

乙毗咄陆向西进攻康居国，途经米国，将其吞灭。俘获较多的米国人，却不分给他的下属，其部将泥熟啜擅自抢夺俘虏，乙毗咄陆大怒，将泥熟啜斩首示众，众人均满腹怨恨。泥熟啜部将胡禄屋袭击咄陆，乙毗咄陆的部下纷纷逃散，退守在白水胡城。于是弩失毕各部以及乙毗咄陆部下屋利啜等人派使节到大唐，请求废掉乙毗咄陆，重新立一个可汗。太宗派使节带着玺书，立莫贺咄的儿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即可汗位后，礼待并放回乙毗咄陆所拘留的唐朝使者，并亲率部队进攻乙毗咄陆于白水胡城。乙毗咄陆出兵迎击，将乙毗射匮打得大败。乙毗咄陆派人招募他的旧部落，他的旧部落都说："即使我们一千人战死，一人生存，也不会跟从你。"乙毗咄陆自知己不为众人钦服，便向西投奔吐火罗。

[15]冬，十月，丙申，殿中监郢纵公宇文士及卒。上尝止树下，爱之，士及从而誉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叩头谢。

[15]冬季，十月，丙申（十四日），殿中监、郢纵公宇文士及去世。太宗曾经停靠在一棵树下，很喜欢这棵树，宇文士及在身边也称赞不已，太宗正颜厉色道："魏徵常常劝朕远离谄谀的小人，朕还不知道是指谁，也怀疑是你，今日一见，果然不错。"宇文士及磕头谢罪。

[16]上谓侍臣曰："薛延陀屈强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发兵殄灭之，则与之婚姻以抚之耳，二者何从！"房玄龄对曰："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臣以为和亲便。"上曰："然。朕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爱一女！"

[16]太宗对身边大臣说："薛延陀在漠北称雄，如今制御它有二个办法，如果不发兵将其消灭，就与他们通婚以安抚他们，这二个办法执行哪个？"房玄龄答道："中国刚刚安定，出兵征战凶多吉少，我认

为和亲为上策。”太宗说：“很对。朕既为天下百姓的父母，如果对百姓有利，何必爱惜一个女儿。”

先是左领军将军契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贺兰州都督沙门皆在凉州，上遣何力归觐，且抚其部落。时薛延陀方强，契部落皆欲归之，何力大惊曰：“主上厚恩如是，柰何遽为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门孝于亲，我忠于君，必不汝从。”其徒执之诣薛延陀，置真珠牙帐前。何力箕踞，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唐烈士而受屈虏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杀之，其妻谏而止。

先前，左领军将军契何力母亲姑臧夫人及他的弟弟贺兰州都督沙门都居住在凉州，太宗派契何力回去省亲，并且得便安抚契部落。当时薛延陀势力正强大，契部落都想归附薛延陀，何力十分惊奇地说：“大唐天子待我们如此厚恩，为什么还有叛离呢？”契部落的人说：“老夫人及都督此前都已到了薛延陀那里，你何不前往？”何力说：“沙门孝敬老人家，而我要对皇上忠心，坚决不跟你们去。”契人将其捆梆起来送到薛延陀部，扔在真珠可汗牙帐前。何力伸直双腿，拔出佩刀向东面大声喊道：“岂有大唐忠烈之士受你们的污辱，天日昭昭，望你们知道我的真心。”于是将左耳割掉发誓不从。真珠可汗想杀死他，真珠妻子力劝才作罢。

上闻契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气类相亲，何力入薛延陀，如鱼趋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铁石，必不叛我。”会有使者自薛延陀来，具言其状，上为之下泣，谓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谕薛延陀，以新兴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还，拜右骁卫大将军。

太宗听说契何力叛逃，说：“肯定不是何力的本意。”身边的人说：“这些戎狄之族臭味相投，何力加盟薛延陀，如鱼得水。”太宗说：“不对。何力心如铁石般坚定，肯定不会背叛我。”恰巧有使者从薛延陀那里回来，详悉讲述了真情，太宗听完后落下泪来，对身边的人说：“何力究竟怎样了？”当即命令兵部侍郎崔敦礼持旌节晓谕薛延陀，将新兴公主嫁给真珠可汗为妻，以换回契何力，何力因此得以回到朝中，官拜右骁卫大将军。

[17]十一月，丙辰，上校猎于武功。

[17]十一月，丙辰（初四），太宗在武功狩猎。

[18]丁巳，营州都督张俭奏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其王武。盖苏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议诛之。盖苏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阅者，并盛陈酒馔于城南，召诸大臣共临视，勒兵尽杀之，死者百余人。因驰入宫，手弑其王，断为数段，弃沟中，立王弟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其官如中国吏部兼兵部尚书也。于是号令远近，专制国事。盖苏文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上下马，常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队伍，前导者长呼，则人皆奔迸，不避坑谷，路绝行者，国人甚苦之。

[18]丁巳（初五），营州都督张俭上奏称高丽东部大人姓泉名叫盖苏文的杀死高丽王高武。盖苏文凶残暴虐，多不守法度，高丽王和大臣们商议将其处死。盖苏文暗中得知消息，召集全部兵马装做校阅模样，并且在城南大摆酒宴，召集众位大臣亲往观看，勒令手下士兵将他们全部杀掉，共有一百多人。接着冲进王宫，亲手杀死高丽王，腰斩数段，扔在水沟中，立高丽王的侄子高藏为王；自封为莫离支，其官职便如同我大唐的吏部兼兵部尚书。于是远近都听其号令，独掌高丽国政。盖苏文身材魁伟，气概豪爽，身上佩带五把短刀，身边的人都不敢抬头看他。每次上马下马，常让贵族、武将伏在地下由他踩着。出行定要整齐队伍，前导者拉长声呼喊，路人急忙奔逃，也不避积水浅坑，路上绝少有行人，高丽国百姓叫苦连天。

[19]壬戌，上校猎于岐阳，因幸庆善宫，召武功故老宴赐，极欢而罢。庚午，还京师。

[19]壬戌（初十），太宗在岐阳打猎，接着临幸庆善宫，召集武功县故老赐予酒宴，尽兴而罢。庚午（十八日），返回长安。

[20]壬申，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20]壬申（二十日），太宗说："朕为万民之主，想让百姓们都富贵。如果教给他们礼义，使他们年少的孝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那就都尊贵了。轻徭薄赋，使他们各治产业，那就都富足了。如果家给人足，朕即使不听音乐，也自然乐在其中了。"

[21]亳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高丽，上曰："高丽王武职贡不绝，为贼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之不贵。且山东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21]亳州刺史裴行庄上奏疏请求讨伐高丽，太宗说："高丽国王高武每年贡赋不断，被贼臣杀死后，朕非常哀痛，一直不能忘怀。但其新丧国王，乘乱而攻取，即使得胜也不足为贵，而且关东地区民生凋敝，朕实在不忍心谈用兵呀。"

[22]高祖之入关也，隋武勇郎将冯党仁弘将兵二千余人归高祖于蒲阪，从平京城，寻除陕州总管，大军东讨，仁弘转饷不绝，历南宁、戎、广州都督。弘有材略，所至著声迹，上甚器之。然性贪，罢广州，为人所讼，赃百余万，罪当死。上谓侍臣曰："吾昨见大理五奏诛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为之求生理，终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复召五品已上集太极殿前，谓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于天三日。"房玄龄等皆曰："生杀之柄，人主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上不许，群臣顿首固请于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诏，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以公等固谏，且依来请。"于是黜仁弘为庶人，徙钦州。

[22]当年唐高祖李渊进入关东时，隋朝武勇郎将冯人党仁弘率部下二千多人在蒲阪归附高祖皇帝，并且跟随他平定了京城。不久官拜陕州总管，唐朝大军讨王世充时，党仁弘负责转运粮饷，没有断绝，历任南宁州、戎州、广州都督。仁弘有才识韬略，所到之处均留有声誉，太宗十分器重他。然而性情贪婪，被罢免广州都督，被人控告，贪赃一百多万，其罪应当处死刑。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昨天看见大理寺五次上奏请求处死仁弘，朕可怜他白发苍苍而被处斩，正吃晚饭，便命令把食案撤掉；然而想为他求条生路，最终也难以找到理由。如今只想变通法令请求你们同意免他一死。"十二月，壬午朔（初一），太宗又召见五品以上官员齐集太极殿前，对他们说："法令，是君王受命于上天所得，不可因私情而失信。如今朕偏袒党仁弘想要宽赦他，这是淆乱法度，有负于上天。朕想要在南郊坐在席子上，每日只进一次素食，用三天时间向上天谢罪。"房玄龄等人都劝道："生杀

的权柄，都掌握在皇上一人手中，何至于如此自我贬损呢？”太宗不答应，众位大臣一再磕头请求，从早晨直到傍晚，太宗才降下诏书说：“朕有三项罪过：识别人而不能明察，是一罪；因私情淆乱法令，是二罪；亲近善人而未予赏赐，讨厌恶人而未予诛罚，是三罪。因为你们执意苦谏，暂且依说情者。”于是将党仁弘废黜为平民，流放到钦州。

[23]癸卯，上幸骊山温汤；甲辰，猎于骊山。上登山，见围有断处，顾谓左右曰：“吾见其不整而不刑，则堕军法；刑之，则是吾登高临下以求人之过也。”乃托以道险，引辔入谷以避之。乙巳，还宫。

[23]癸卯（二十二日），太宗巡幸骊山温泉；甲辰（二十三日），在骊山打猎。太宗登上骊山，看见围墙有断垣处，回头对身边人说：“我看见没整治的地方不加治理，则是在败坏军纪；如果加以整治呢，又象是我居高临下在寻找别人的过失。”于是推托道路险恶，牵马进入山谷以回避此处。乙巳（二十四日），返回宫中。

[24]刑部以“反逆缘坐律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敕八座议之，议者皆以为“秦、汉、魏、晋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请为是。”给事中崔仁师驳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柰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上从之。

[24]刑部认为：“反叛等大罪依连坐法令，兄弟没官为奴处罚太轻，请求改为一并处死。”太宗敕令尚书省仆射以及六部尚书共同议定，议者都认为：“秦、汉、魏、晋的法律，谋反罪都要夷灭三族，如今应当改用刑部的请求为是。”给事中崔仁师反驳说：“古时候父子兄弟犯罪互不相关，为什么要用亡秦的严刑酷法来改变使周朝兴隆的中典呢？而且诛杀其父子，已经足以累及其心灵，这一点都不顾及，又如何谈到爱惜他们的兄弟呢？”太宗听从他的意见。

[25]上问侍臣曰：“自古或君乱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乱，二者孰愈？”魏徵对曰：“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上曰：“齐文宣得杨遵彦，非君乱而臣治乎？”对曰：“彼才能救亡耳，乌足为治哉！”

[25]太宗问身边大臣：“自古以来有时是君主昏愦而臣下清明，有时又是君主清明而臣下昏乱，二者之间哪个更厉害些？”魏徵答道：“君主清明则善恶赏罚得当，臣下如何能够作乱！如果不清明，放纵暴

虐刚愎自用，即使有良臣在身旁，又有何作为？”太宗说：“齐文宣帝身边有个杨遵彦，难道不是君主昏愦而臣下清明吗？”答道：“他也只能延缓灭亡而已，如何谈得上治理好朝政呢？”

十七年（癸卯、643）

十七年（癸卯，公元643年）

[1]春，正月，丙寅，上谓群臣曰：“闻外间士人以太子有足疾，魏王颖悟，多从游幸，遽生异议，徼幸之徒，已有附会者。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

[1]夏季，正月，丙寅（十五日），太宗对大臣们说：“听说外面士大夫传言承乾太子有脚病行走不便，魏王李泰聪颖悟性高，由于李泰多次跟随朕游幸，便突生疑义，一些别有企图的人，已有附会其法的。太子虽然脚有病，但并不妨碍行走。而且依据《礼记》：嫡长子死，应立嫡长孙。承乾的儿子已有五岁，朕终究不会以庶子取代嫡生子，来开启觊觎皇位的根源。”

[2]郑文贞公魏徵寝疾，上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又遣中郎将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上复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徵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2]郑文贞公魏徵卧病不起，太宗派人前去问讯，赐给他药饵，送药的人往来不绝。又派中郎将李安俨在魏徵的宅院里留宿，一有动静便立即报告。太宗又和太子一同到其住处，指着衡山公主，想要将她嫁给魏徵的儿子魏叔玉。戊辰（十七日），魏徵去世，太宗命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均去奔丧，赐给手持羽葆的仪仗队和吹鼓手，陪葬在昭陵。魏徵的妻子说：“魏徵平时生活检朴，如今用鸟羽装饰旌旗，用一品官的礼仪安葬，这并不是死者的愿望。”全都推辞不受，仅用布罩上车子载着棺材安葬。太宗登上禁苑西楼，望着魏徵灵车痛哭，非常悲哀。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且书写墓碑。太宗不停地思念魏徵，对身

边的大臣说："人们用铜做成镜子，可以用来整齐衣帽，将历史做为镜子，可以观察到历朝的兴衰隆替，将人比做一面镜子，可以确知自己行为的得失。魏徵死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

[3]雩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戊申，兰成坐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探兰成心肝食之；上闻而让之曰："兰成谋反，国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为忠孝，则太子诸王先食之矣，岂至卿邪！"行恭惭而拜谢。

[3]雩尉游文芝上告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戊申（疑误），刘兰成被处以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取出刘兰成的心、肝吃掉；太宗听说后责备他说："兰成谋反，国家有规定的刑罚，何至于如此！如果以此来表示忠孝，则应该是太子和诸亲王先吃，岂能轮到你呢？"丘行恭惭愧，磕头谢罪。

[4]二月，壬午，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4]二月，壬午（初二），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舜帝制造漆器，谏阻的有十多个人。这有什么值得进谏的？"答道："穷奢极欲，是造成危亡的根源；漆器不能满足了，便会进一步用金玉。忠臣敬爱君主，定要防微杜渐，如果祸乱已经形成，就用不着再去行谏了。"太宗说："是这样。朕一有过失，你也应当谏于初发时。朕观察前代拒谏的帝王，多说'已经那样做了'，或说'已经应允的事'，最终不加改悔，这样一来，想要不出现危亡，能做得到吗？"

时皇子为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为："汉宣帝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从政，不若且留京师，教以经术，俟其长而遣之。"上以为然。

当时做都督、刺史的皇子们大多年纪幼小，褚遂良上书道："汉宣帝曾说：'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就是那些称职的郡守啊！'如今皇子们年幼，还不知道如何从政，不如暂且将他们留在长安，教他们治国方略，等到长大以后再派到各地。"太宗认为很有道理。

[5]壬辰，以太子詹事张亮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异志。亮出为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谁！"君集曰："我平一国来，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郁郁殊不聊生！公能反乎？与公反！"亮密以闻。上曰："卿与君集皆功臣，语是旁无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5]壬辰（十二月），任命太子詹事张亮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为有功而被拿到职司衙门，内心怨恨而产生反叛之心。张亮出任洛州，侯君集刺激他说："什么人排挤你？"张亮说："不是你又是谁呢？"侯君集说："我刚刚平定一国归来，即遭圣上嗔怪如铺天盖地一般，怎么还能排挤你呢？"因而挽起袖子说道："整天郁闷过不下去了，你能造反吗？我与你一同反！"张亮密报给太宗。太宗说："你与侯君集都是朝廷的功臣，说话时身旁没有别人，如果审讯他，君集必然不服。那样，事情就不一定能弄清楚，你暂且不要说出去。"太宗仍象以前那样待侯君集。

[6]州都督尉迟敬德表乞骸骨；乙巳，以敬德为开府议同三司，五日一参。

[6]州都督尉迟敬德上表请求告老还乡；乙巳（二十五日），朝廷任命敬德为开府仪同三司，五天一上朝。

[7]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7]丁未（二十七日），太宗说："君主只有一颗心，而攻心的却有很多人。有的以勇武力量，有的只凭口才，有的以谄谀逢迎，有的以奸诈邪恶，有的以嗜好欲望，各类人凑在一起，各自兜售自己的一套，以图取得恩宠。君主稍有松懈，而接受其中的一类人，则危亡随之而来，这便是君主行事之难呐！"

[8]戊申，上命图画功臣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

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胡壮公秦叔宝等于凌烟阁。

[8]戊申（二十八日），太宗命人在凌烟阁画上朝廷的大功臣。他们是：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李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勋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胡壮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

[9]齐州都督齐王，性轻躁，其舅尚乘直长阴弘智说之曰："王兄弟既多，陛下千秋万岁后，宜得壮士以自卫。"以为然。弘智因荐妻兄燕弘信，悦之，厚赐金玉，使阴募死士。

[9]齐州都督齐王李，性情轻狂急躁，他的舅舅、尚乘局直长阴弘智劝他说："您的兄弟较多，陛下一旦驾崩，您应当召募壮士来自我保护。"李深以为是。弘智进而荐举妻兄燕弘信，李很喜欢他，赏赐很多金玉，让他暗中召募壮士。

上选刚直之士以辅诸王，为长史、司马，诸王有过以闻。昵近群小，好畋猎，长史权万纪骤谏，不听。壮士昝君、梁猛彪得幸于，万纪皆劾逐之，潜召还，宠之逾厚。上数以书切责，万纪恐并获罪，谓曰："王审能自新，万纪请入朝言之。"乃条过失，迫令表首，惧而从之。万纪至京师，言必能悛改。上甚喜，勉万纪，而数前过，以敕书戒之。闻之，大怒曰："长史卖我！戏我而自以为功，必杀之。"上以校尉京兆韦文振谨直，用为府典军，文振数谏，亦恶之。

太宗挑选刚直的人来辅佐众位亲王，做长史和司马，诸亲王如有过失即禀报太宗。李亲近小人，又喜好打猎，长史权万纪直言切谏，不听其言。壮士昝君、梁猛彪得到李的宠幸，权万纪弹劾他们，并将他们赶走，李又暗中将他们召回，更加宠幸。太宗多次寄书责备李，权万纪担心会与李一同获罪，便对李说："亲王如果确实能悔过自新，我就请求到朝廷为您言明其事。"于是条陈李的过失，逼迫他上表自首，李内心恐惧便应允。权万纪到了长安，对太宗说李肯定能改过自新。太宗大为高兴，嘉勉权万纪，而数落李以前的过失，手书敕文告诫他。李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说："权长史出卖我！劝我悔改而却自

己居功，我一定要杀了他。”太宗认为校尉、京兆人韦文振谨慎正直，任用为齐王府典军，韦文振多次进谏，李也讨厌他。

万纪性褊，专以刻急拘持，城门外不听出，悉解纵鹰犬，斥君谟、猛彪不得见。会万纪宅中有块夜落，万纪以为君、猛彪谋杀已，悉收系，发驿以闻，并劾与同为非者数十人。上遣刑部尚书刘德威往按之，事颇有验，诏与万纪俱入朝。既积忿，遂与燕弘信兄弘亮等谋杀万纪。万纪奉诏先行，遣弘亮等二十余骑追射杀之。党共逼韦文振欲与同谋，文振不从，驰走数里，追及，杀之。寮属股栗，稽首伏地，莫敢仰视。因私署上柱国、开府等官，开库物行赏，驱民入城，缮甲兵楼堞，置拓东王、拓西王等官。吏民弃妻子夜缒出亡者相继，不能禁。三月，丙辰，诏兵部尚书李世等发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九州兵讨之。上赐手敕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为此耳。”

权万纪性情偏狭，专以刻薄约束李，城门外都不让他出去，将鹰犬等放掉，又斥责昝君、梁猛彪不让他们见李。恰巧权万纪宅院夜里落下土块，权万纪认为君、猛彪二人想谋害自已，便将他们拿入狱中，急发驿传文书上报太宗，并弹劾李一同为非作歹的几十人。太宗派部尚书刘德威前往按察，上告事多有验证，太宗下诏令李与权万纪一同入朝。李对权万纪积怨较深，便和燕弘信的哥哥燕弘亮等密谋杀掉权万纪。权万纪奉诏令先行一步，李派燕弘亮等二十多人乘马追上，将权万纪射死。李同党一起逼迫韦文振让他与他们合谋，韦文振不从命，骑马逃奔几里地，被追上杀死。其他僚属十分害怕，爬在地下磕头，不敢仰视。李进而私自署为上柱国、开府等官职，大开府库物品行赏，又将百姓赶到城内，全副武装、修缮兵器、城楼，并设置拓东王、拓西王等官职。官吏百姓抛弃妻子儿女相继在夜间吊下绳索出城墙外逃，李不能禁止。三月，丙辰（初六），太宗诏令兵部尚书李世等人征发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九州兵马讨伐李。太宗赐给李手书敕文说：“我经常告诫你不要亲近小人，正是为此呀！”

召燕弘亮等五人宿于卧内，馀党分统士众，巡城自守。每夜与弘亮等对妃宴饮，以为得志；戏笑之际，语及官军，弘亮等曰：“王不须忧！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为王挥刀拂之！”喜，以为信然。传檄诸县，皆莫肯从。时李世兵未至，而青、淄等数州兵已集其境。齐府兵

曹杜行敏等阴谋执，左右及吏民非同谋者无不响应。庚申，夜，四面鼓噪，声闻数十里。党有居外者，众皆攒刃杀之。问何声，左右绐云："英公统飞骑已登城矣。"行敏分兵凿垣而入，与弘亮等被甲执兵入室，闭扉拒战，行敏等千余人围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谓曰："王昔为帝子，今乃国贼，不速降，立为煨烬矣。"因命积薪欲焚之，自牖间谓行敏曰："即启扉，独虑燕弘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全。"等乃出。或抉弘亮目，投睛于地，余皆折其股而杀之。执出牙前示吏民，还，锁之于东厢。齐州悉平。乙丑，敕李世等罢兵。至京师，赐死于内侍省，同党诛者四十四人，余皆不问。

李召燕弘亮等五人住在卧室内，其他同党分别统领士兵，巡守城墙自我防御。李每天夜晚与燕弘亮等人对着妃子饮酒，得意洋洋；谈笑之际，说到官府军队，弘亮等说："大王不必忧虑。弘亮等右手端着酒怀，左手为王挥刀击退他们！"李非常高兴，以为确实能这样。又传布檄文到所属各县，但各县都不肯追从造反。当时李世的兵马还未到，而青、淄等几州的兵众已聚集在齐州边境地带。齐王府兵曹杜行敏等人暗中谋划要抓住李，李身边的人及官吏百姓中非其死党者都群起响应。庚申（初十），夜间，四面击鼓呼叫，声闻达数十里。李同伙有居住在外面的，众人挥刀将他们杀死。李问这是什么声音，身边的人欺骗他说："英公李世统率飞骑兵已经登上城墙了。"杜行敏分兵几路凿开城垣而入城，李与燕弘亮等披甲胄持兵器进入宫室内，关上门户抵抗，杜行敏等一千多人围攻，自早晨到中午，久攻不下。杜行敏对李说："大王从前为皇帝的儿子，如今乃是国贼，如不立即投降，将要被烧成灰烬了。"于是命令士兵堆积柴草想要焚烧李藏身的房子。李从窗户里对杜行敏说："我立刻开门，只是担心燕弘亮兄弟必死无疑。"杜行敏说："一定会保全他们的性命。"李等人听此言便走出来。有人挖下燕弘亮的眼睛，扔在地上，其余的人则打折他的四肢，最后将他杀死。又将李捆绑起来带出衙署前示众，然后送回去，关押在东厢。齐州全部平定。乙丑（十五日），太宗敕令李世等收兵。李被押解到长安，赐死在内侍省，同党被诛的有四十四人，其余的人都不追究。

之初反也，齐州人罗石头面数其罪，援枪前，欲刺之，为燕弘亮所杀。引骑击高村，村人高君状遥责曰："主上提三尺剑取天下，亿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驱城中数百人欲为逆乱以犯君父，无异一手摇泰

山，何不自量之甚也！”纵击，虏之，惭不能杀。敕赠石头亳州刺史。以君状为榆社令，以杜行敏为巴州刺史，封南阳郡公；其同谋执者官赏有差。

李当初谋反时，齐州人罗石头曾当面数落其罪行，并抢枪在手，上去想要刺杀李，被燕弘亮杀死。李带领几名骑兵袭扰高村，村里人高君状站在远处责备他说：“当今皇上手提三尺剑打下江山，百姓们承蒙恩德，如对上天一般景仰。你忽然驱使城内数百人想要作乱以冒犯你的父王，这与用一只手摇撼泰山有什么不同，你怎么能如此不自量力呢？”李纵马出击，将其擒获，终因惭愧而没有杀他。太宗敕令追赠罗石头为亳州刺史。又任命高君状为榆社县令，杜行敏为巴州刺史，封为南阳郡公；合伙抓住李者都有不同的升官或赏赐。

上检家文疏，得记室城孙处约谏书，嗟赏之，累迁中书舍人。庚午，赠权万纪齐州都督，赐爵武都郡公，谥曰敬；韦文振左武卫将军，赐爵襄阳县公。

太宗检核李家中文章奏疏，得到记室城人孙处约的谏书，颇为赞赏，几次升迁他官至中书舍人。庚午（二十日），追赠权万纪为齐州都督，赐爵位武都郡公，谥号为敬；韦文振为左武卫将军，赐爵襄阳县公。

[10]初，太子承乾喜声色及畋猎，所为奢靡，畏上知之，对宫臣常论忠孝，或至于涕泣，退归宫中，则与群小相亵狎。宫臣有欲谏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辄迎拜，敛容危坐，引咎自责，言辞辩给，宫臣拜答不暇。宫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时论初皆称贤。

[10]起初，太子李承乾贪恋声色及打猎，极为奢侈，害怕被太宗皇帝知道，便对东宫臣僚时常谈论忠孝，有时甚至还要流泪，回到东宫，则与一群小人戏耍狎玩。宫中臣僚有人想要劝谏，太子先揣摸出他的意思，然后迎上前去行礼，面色凝重，正襟危坐，引咎自责，言辞颇多狡辩，进谏的臣僚急忙拜答，无暇再行劝。东宫内部的秘密，外面人无法得知，所以当时议论起来颇多称赞之词。

太子作八尺铜炉，六隔大鼎，募亡奴盗民间马牛，亲临烹煮，与所幸厮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

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面。良久，太子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

太子制作八尺高的铜炉和六隔大鼎，召募一些逃亡官奴偷盗民间的牛马，亲自烹煮，与宠幸的仆人们一同吃掉。又喜欢学说突厥语和穿戴其服饰，挑选身边容貌像突厥人的分五人为一落，梳上辫子穿上羊皮衣赶着羊，又制作五个狼头旗及长条旗，设立突厥人住的穹庐，太子自己身处其中，逮住羊烹煮，抽出佩刀割羊肉吃。又曾对身边的人说：“我试着假装可汗死了，你们众人模仿他们的丧礼。”于是僵卧在地上，众人都号啕大哭，跨上马环绕着他的身体，又贴近他的身体，用刀划他的脸。过了很久，太子突然坐起，说道：“我一旦拥有天下，当亲率数万骑兵狩猎于金城西面，然后解开头发做突厥人，委身于思摩，如果担当典兵将领，不会甘居人后。”

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孔颖达数谏太子，上嘉之，赐二人金帛以风励太子，仍迁志宁为詹事。志宁与左庶子张玄素数上书切谏，太子阴使人杀之，不果。

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孔颖达多次劝谏太子，太宗赞许他们，赐给二人金银财物以讽谕激励太子，并且改任于志宁为太子詹事。于志宁与左庶子张玄素多次上书直谏，太子暗中派人杀他们，没有成功。

汉王元昌所为多不法，上数谴责之，由是怨望。太子与之亲善，朝夕同游戏，分左右为二队，太子与元昌各统其一，被毡甲，操竹，布陈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有不用命者，披树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曰：“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

汉王李元昌常做不法之事，受太宗多次责怪，从此心中怨恨。太子和他关系密切，朝夕相处游玩，分身边的人为二队，太子与李元昌各统领其中一队，身披毛毡甲胄，手拿竹制长矛，摆下战阵大声呼喊着交战，击刺流血，做为娱乐。有不听命令的，吊在树上抽打，甚至有人被打死。太子还说：“假如我今天做大唐天子，明天就在禁苑中设置万人营房，与汉王分别统领，观看他们厮杀，岂不痛快！”又说：“我

要是做天子，必然任情纵欲，有劝谏者一律杀掉。也不过杀几百人，众人便会自守安定了。”

魏王泰多艺能，有宠于上，见太子有足疾，潜有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上命黄门侍郎韦挺摄泰府事，后命工部尚书杜楚客代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士。楚客或怀金以赂权贵，因说以魏王聪明，宜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托，潜为朋党。太子畏其逼，遣人诈为泰府典签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恶，敕捕之，不获。

魏王李泰多才多艺，得到太宗宠爱，他看见太子有脚病，便暗地里产生夺嫡而立的想法，于是折节礼贤下士而捞取名声。太宗让黄门侍郎韦挺管理魏王府中事务，后来又命工部尚书杜楚客取而代之，二人都为李泰联络朝中大臣。杜楚客有时怀揣黄金以贿赂权贵，对他们说魏王如何聪明，应当立为太子；文武大臣，各有所托，暗中结为朋党。太子害怕李泰威胁自己的位置，便派人诈称为魏王府典签上书言事，都拆说李泰的罪过，太宗敕令逮捕这些告状人，查无所获。

太子私幸太常乐童称心，与同卧起。道士秦英、韦灵符挟左道，得幸太子。上闻之，大怒，悉收称心等杀之，连坐死者数人，诮让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于苑中作冢，私赠官树碑。

太子私下宠幸太常寺的乐童称心，与他同吃同住。道士秦英、韦灵符以妖法道术，得以亲幸太子。太宗听说后，勃然大怒，将称心等人全抓起来杀掉，连坐被斩首有数人，太宗并对太子大加斥责。太子认为是李泰告发的，怨恨更深，不停地思念称心，在东宫中特筑一小屋，立称心的像，早晚祭奠，徘徊在室内，痛哭流涕。又在宫苑内堆成一个小坟，私下赠予称心官爵树立石碑。

上意浸不怿，太子亦知之，称疾不朝谒者动涉数月；阴养刺客纥干承基等及壮士百馀人，谋杀魏王泰。

太宗越来越不喜欢太子，太子也知道，动辄几个月称病不去朝见；暗中豢养刺客纥干承基等人及一百多名壮士，想要杀掉魏王李泰。

吏部尚书侯君集之婿贺兰楚石为东宫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数令楚石引君集入东宫，问以自安之术，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衅图之，因劝之反，举手谓太子曰：“此好手，当为殿下用之。”又曰：“魏王为上所爱，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祸，若有敕召，宜密为之备。”太子大然

之。太子厚赂君集及左屯卫中郎将顿丘李安俨，使上意，动静相语。安俨先事隐太子，隐太子败，安俨为之力战，上以为忠，故亲任之，使典宿卫。安俨深自托于太子。

吏部尚书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为东宫府千牛，太子知道侯君集一直有积怨，便多次让贺兰楚石带引侯君集到东宫，向他询问自我保全的策略，侯君集认为太子愚昧低能，便想乘机利用他，于是劝太子谋反，他举起手来对太子说："这一双好手，当为殿下使用。"又说："魏王受皇上宠爱，我担心殿下会有隋太子杨勇被免为平民的灾祸，如有敕令宣召进宫，应当秘密加以防备。"太子大为赞同这种议论，用重礼贿赂侯君集以及左屯卫中郎将、顿兵人李安俨，让他们刺探太宗的心思，一有动静便告诉他。李安俨先前侍奉隐太子李建成，李建成败亡后，李安俨为李建成拼死搏斗，太宗认为他忠诚，所以特别信任他，让他掌管宿卫。李安俨便将身家性命寄托在太子身上。

汉王元昌亦劝太子反，且曰："比见上侧有美人，善弹琵琶，事成，愿以垂赐。"太子许之。洋州刺史开化公赵节，慈景之子也，母曰长广公主，驸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阳公主，皆为太子所亲昵，预其反谋。凡同谋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烧灰和酒饮之，誓同生死，潜谋引兵入西宫。杜荷谓太子曰："天文有变，当速发以应之，殿下但称暴疾危笃，主上必亲临视，因兹可以得志。"太子闻齐王反于齐州，谓纥干承基等曰："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会治反事，连承基，承基坐系大理狱，当死。

汉王李元昌也劝说太子谋反，还说道："近来看见皇上身旁有一个美人，善于弹奏琵琶，事成之后，希望将美人赐给我。"太子应允。洋州刺史、开化公赵节，是赵慈景的儿子，母亲是高祖女儿长广公主；驸马都尉杜荷，是杜如晦的儿子，娶城阳公主为妻，二人均被太子所亲昵，参与了谋反事宜。凡是同谋者都要割开手臂，用帛擦血，烧灰混在酒中喝掉，发誓同生死共患难，暗中谋划率领兵马进入西宫。杜荷对太子说："天象有变化，应当迅即发兵以应天象，殿下只需称得暴病十分危险，皇上必然会亲自来探视，乘此机会可以得手。"太子听说齐王李在齐州谋反，对纥干承基等人说："我住的东宫西墙，离皇上住的大内正好二十步左右，与你们谋划大事，岂是齐王所能比的！"正赶

上处理李谋反的事，牵连到纥干承基，纥干承基因此被关押在大理寺牢狱中，按其罪行，应当处死。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七卷

唐纪十三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贞观十七年（癸卯、643)

唐纪十三唐太宗贞观十七年（癸卯，公元643年）

[1]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变，告太子谋反。敕长孙无忌、房玄龄、萧、李世与大理、中书、门下参鞫之，反形已具。上谓侍臣："将何以处承乾？"群臣莫敢对，通事舍人来济进曰："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上从之。济，护儿之子也。

[1]夏季，四月，庚辰朔（初一），纥干承基上书告发太子李承乾谋反。太宗敕令长孙无忌、房玄龄、萧、李世与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一同参与审问，谋反的情形已经昭彰。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你们看将如何处置承乾？"众位大臣不敢应答，通事舍人来济进言说："陛下不失为慈父的形象，让太子享尽自然寿数，就不错了。"太宗听从其意见。来济是来护儿的儿子。

乙酉，诏废太子承乾为庶人，幽于右领军府。上欲免汉王元昌死，群臣固争，乃赐自尽于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皆伏诛。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等以不能谏争，皆坐免为庶人。余当连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宁以数谏，独蒙劳勉。以纥干承基为川府折冲都尉，爵平棘县公。

乙酉（初六），太宗下诏废黜太子李承乾为平民，幽禁在右领军府。太宗想要免除汉王李元昌的死罪，群臣执意争辩，于是便赐他在家中自尽，宽宥他的母亲、妻子儿女。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人皆处斩。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等人以不能劝谏太子，均获罪免为平民。其余应当连坐的，全部赦免。詹事于志宁因为曾多次劝谏，单独蒙受嘉勉。任命纥干承基为川府折冲都尉，封爵平棘县公。

侯君集被收，贺兰楚石复诣阙告其事，上引君集谓曰："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陈始末，又以所与承乾往来启示之，君集辞穷，乃服。上谓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以为不可。上乃谓君集曰："与公长诀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斩之于市。君集临刑，谓监刑将军曰："君集蹉跌

至此！然事陛下于藩邸，击取二国，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岭南。籍没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饮人乳而不食。

侯君集被收入狱中，贺兰楚石又到宫阙前告发他谋反的事，太宗召见侯君集对他说：“朕不想让那些刀笔吏羞辱你，所以便亲自审问你。”君集起初不认罪。太宗便召见贺兰楚石详细陈述始末原委，又拿出与承乾来往的书信启给他看，君集理屈词穷，只得服罪。太宗对身边大臣说：“君集有功于大唐，乞求还他一条生路，可以吗？”众位大臣都认为不可。太宗便对君集说：“与你永别了！”因而流下眼泪。君集也磕头表示服罪，于是将他斩首于集市上。侯君集临刑前，对监刑的将军说：“君集我一时失足走到了这一步！然而当年在秦王府时即侍奉陛下，又有攻取吐谷浑、高昌二国的功绩，请求保全我一个儿子以维持家族的祭祀烟火。”太宗便宽宥了他的妻子和子女，将他们迁徙到岭南。没收了他所有的家产，得到二个美女，从小喝人奶不吃别的食物。

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于上曰：“李靖将反矣。”上问其故，对曰：“靖独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问靖，靖对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尽臣之术，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尝从容言于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负微功，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以臣观之，心将为乱。”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岂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岂可亿度，妄生猜贰邪！”及君集反诛，上乃谢道宗曰：“果如卿言。”

起初，太宗让李靖教授侯君集兵法，侯君集对太宗说：“李靖将要谋反。”太宗问他是什么原因，侯君集答道：“李靖教我兵法时只教给我粗浅的内容，而隐匿精华，因此知道他要谋反。”太宗将这些话问李靖，李靖答道：“此乃是君集想要谋反。如今中原已经平定，我所教的兵法，足以制服四方民族，而君集执意请求倾尽我的谋略，这不是想要谋反又是什么呢？”江夏王李道宗曾经语气和缓地对太宗说：“侯君集志大才疏，自认为有些功劳，对于位居房玄龄、李靖之下感到羞耻，虽然身为吏部尚书，还是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依我观察，他一定会叛乱。”太宗说：“依侯君集的才气，做什么不行呢！朕难道是珍惜高位不封予他？只是因为按顺序还排不到他，怎么可以随意猜忌，乱

生疑惑呢？”等到侯君集因谋反伏诛，太宗便当面感谢李道宗说：“果然不出你之所料。”

李安俨父，年九十余，上愍之，赐奴婢以养之。

李安俨的父亲，年高九十多岁，太宗怜悯他，赐给奴婢以侍奉他。

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谓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尔。”因起，入宫。魏王泰恐上立晋王治，谓之曰：“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治由是忧形于色。上怪，屡问其故，治乃以状告；上怃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责承乾，承乾曰：“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今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

太子李承乾已经获罪幽禁，魏王李泰便每天进宫侍奉太宗，太宗当面许诺立他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也劝说太宗立李泰；长孙无忌执意请求立晋王李治。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昨天李泰投到我怀里对我说：‘我到今天才得以成为陛下最亲近的儿子，此乃我再生之日。我有一个儿子，我死之日，当为陛下将他杀死，传位给晋王李治。’人谁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朕见李泰这么做，内心十分怜悯他。”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此言大为不妥。希望陛下深思熟虑，千万不要出现失误。陛下百年之后，魏王占有天下，他怎么肯杀自己的爱子，将皇位传给晋王呢？从前陛下既立承乾为太子，又宠爱魏王，对他的礼遇超过承乾，以致造成了今日的灾祸。承乾谋反的事刚刚过去，足可做为今日的借鉴。陛下如今要立魏王为太子，希望先安置好晋王，只有这样政局才得稳定。”太宗流着眼泪说：“朕不能这么做。”说完站起身，回到宫中。魏王李泰惟恐太宗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对李治说：“你与李元昌关系密切，元昌谋反未成已自尽，你能够一点不担心吗？”李治听到这番话满脸忧愁。太宗感到奇怪，多次问他是什么原因，李治便将李泰

对他说过的话告诉太宗；太宗很失望，开始后悔说过立李泰的话。太宗曾当面指责李承乾，李承乾说：“我身为太子，还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只是因为被李泰图谋，便常与朝廷大臣们谋求自我保存的策略，那些不逞之徒趁机唆我图谋不轨。如今若是立李泰为太子，那就正好落入他的谋划之内。”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上悦。是日，泰从百余骑至永安门；敕门司尽辟其骑，引泰入肃章门，幽于北苑。

李承乾被废掉太子后，太宗亲御两仪殿，群臣都退朝，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褚遂良四人，太宗对他们说：“朕的三个儿子、一个弟弟，如此作为，我的心里实在是苦闷、百无聊赖。”于是将身体向床头撞去，长孙无忌等人争抢上前抱住他；太宗又抽出佩刀想要自杀，褚遂良夺下刀交给晋王李治。长孙无忌等请求太宗告知有什么要求，太宗说：“朕想要立晋王为太子。”无忌说：“我等谨奉诏令；如有异议者，我请求将其斩首。”太宗对李治说：“你舅父许诺你为太子，你应当拜谢他。”李治拜谢长孙无忌。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你们已经与朕的意见相同，但不知外朝议论如何？”答道：“晋王仁义孝敬，天下百姓属心很久了，望陛下召见文武百官试探问一下，如有不同意的，就是臣等有负陛下罪该万死。”太宗于是亲临太极殿，召见六品以上文武大臣，对他们说：“李承乾大逆不道，李泰也居心险恶，都不能立为太子。朕想要从众位皇子中选一人为继承人，谁可以为太子？你们须当面明讲。”众人都高声说道：“晋王仁义孝敬，应当做太子。”太宗十分高兴。这一天，李泰率领一百多骑兵到永安门；太宗敕令城门官员遣散李泰的护骑，带李泰进入肃章门，将其幽禁在北苑。

丙戌，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御承天门楼，赦天下，三日。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

丙戌（初七），太宗下诏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太宗亲临承天门楼，大赦天下，饮宴三天。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可以苦心经营而得到。自今往后，太子失德背道，而潘王企图谋取的，两人都要弃置不用，这一规定传给子孙后代，永为后代效法。而且李泰为太子，则李承乾和李治均难以保全，李治为太子，则李承乾与李泰均安然无恙。”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

臣司马光曰：唐太宗并不将天下重任私与所偏爱的人，以此来杜绝祸乱的根源，可称得上是深谋远虑呀！

[2]丁亥，以中书令杨师道为吏部尚书。初，长广公主适赵慈景，生节；慈景死，更适师道。师道与长孙无忌等共鞫承乾狱，阴为赵节道地，由是获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击地，泣谢子罪，上亦拜泣曰：“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姊。”

[2]丁亥（初八），任命中书令杨师道为吏部尚书。起初，长广公主嫁给赵慈景，生下赵节；赵慈景死后，长广公主改嫁杨师道。杨师道曾与长孙无忌等人一道审讯承乾太子的狱案，暗中为赵节开脱罪责，由此获罪。太宗到公主住所，公主以头触地，哭泣着为儿子的罪过道歉，太宗回拜并流着泪说：“赏赐不回避仇敌，惩罚不袒护亲属，这是天下至公至正的道理，不敢违背，因此有负于姐姐。”

己丑，诏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为太保，李世为詹事，、世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此始。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

己丑（初十），太宗下诏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为太保，李世为太子詹事，萧、李世同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同

中书门下三品这一位同宰相的要职从此开始。又任命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任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李世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李世曾得暴病，药方说“胡须烧成灰可治疗”，太宗剪下自己的胡须，为他配药。李世连连磕头哭谢，直至头颅出血。太宗说：“这是为了社稷江山，并非为你个人，有什么可谢的？”李世曾侍奉太宗饮宴，太宗和缓地对他说：“朕一心想找到一个可以托孤的大臣，没有人能超过你的，往年你曾经不负于李密，岂能辜负朕！”李世流着泪辞谢，咬破指头沾血为誓，喝得酩酊大醉，太宗解下身上的皇袍给他披上。

癸巳，诏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降爵为东莱郡王。泰府僚属为泰所亲狎者，皆迁岭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废为庶人。给事中崔仁师尝密请立魏王泰为太子，左迁鸿胪少卿。

癸巳（十四日），太宗下诏解除魏王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等职务，降爵位为东莱郡王。李泰王府的僚属中凡是李泰的亲信，都迁徙流放到岭南；杜楚客因兄长杜如晦有功，免去死罪，废为平民。给事中崔仁师曾私下请求立魏王李泰为太子，降职为鸿胪寺少卿。

庚子，定太子见三师仪：迎于殿门外，先拜，三师答拜；每门让于三师，三师坐，太子乃坐。其与三师书，前后称名、“惶恐”。

庚子（二十一日），规定太子见三师的礼仪：在殿门外迎接，太子先拜，三师答拜；每道门都要让三师先行。三师坐下后，太子才能坐下。太子给三师的书启，前后自称名字加“惶恐”二字。

五月，癸酉，太子上表，以“承乾、泰衣服不过随身，饮食不能适口，幽忧可愍，乞敕有司，优加供给；”上从之。

五月，癸酉（二十五日），太子上表章，言道：“李承乾与李泰只有随身几件衣服，饮食也不能对口味，幽禁忧愁可怜，请求敕令有关

官署，优厚供给他们。”太宗应允。

黄门侍郎刘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学问，亲师友。今入侍宫闱，动逾旬朔，师保以下，接对甚希，伏愿少抑下流之爱，弘远大之规，则海内幸甚！”上乃命洎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更日诣东宫，与太子游处谈论。

黄门侍郎刘洎上书言道：“太子应当勤学好问，亲善师友。如今太子入侍宫闱，动辄超过十天半个月，太师太保以下官员，很少与太子应对答问，希望能稍微抑制一下对子孙的爱心，弘扬传之久远的规制，则是天下百姓的幸事。”于是太宗让刘洎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几个人轮流到东宫，与太子相处谈论政事。

[3]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3]六月，己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4]丁亥，太常丞邓素使高丽还，请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上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

[4]丁亥（初九），太常寺丞邓素出使高丽回到朝廷，请求太宗在怀远镇增派戍边兵力以威逼高丽，太宗说：“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从，则勤修文德来招抚他们’，未听说靠一二百个士兵就能威镇远方的。”

[5]丁酉，右仆射高士廉逊位，许之，其开府仪同三司、勋封如故，仍同门下中书三品，知政事。

[5]丁酉（十九日），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请求退职，太宗应允，开府仪同三司的职衔和勋位封邑仍保留，而且仍是同门下中书三品，参知政事。

[6]闰月，辛亥，上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逸，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6]闰六月，辛亥（初四），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自从立李治为太子，遇见任何事情都亲加教诲，看见他用饭，就说：‘你知道耕稼的

艰难就能常吃上这些饭。'看见他骑马，就说：'你知道马要劳逸结合，不耗尽马的力量，就能经常骑着它。'看见他坐船，则说：'水能够载船，也能够翻船，百姓便如同这水，君主便如同这船。'见到他在树下休息，则说：'木头经过墨线处理才能正直，君主能纳谏者才为圣君。'"

[7]丁巳，诏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其大将军以下并受处分。

[7]丁巳（初十），太宗下诏让太子掌管左、右屯营兵马事宜，屯营大将军以下的官员都要受其节制。

[8]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侄突利设来纳币，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庚申，突利设献馔，上御相思殿，大飨群臣，设十部乐，突利设再拜上寿，赐赍甚厚。

[8]薛延陀真珠可汗派他的侄子突利设到唐帝国纳聘礼，拟献马五万匹，牛、骆驼一万头，羊十万只。庚申（十三日），突利设献上食物，太宗亲临相思殿，大宴群臣，设立十部乐曲，突利设再次行礼祝寿，太宗赏赐突利设十分丰厚。

契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与婚。"上曰："吾已许之矣，岂可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对曰："臣非欲陛下遽绝之也，愿且迁延其事。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夷男使亲迎，虽不至京师，亦应至灵州；彼必不敢来，则绝之有名矣。夷男性刚戾，既不成婚，其下复携贰，不过一二年必病死，二子争立，则可以坐制之矣！"上从之，乃征真珠可汗使亲迎，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真珠大喜，欲诣灵州，其臣谏曰："脱为所留，悔之无及！"真珠曰："吾闻唐天子有圣德，我得身往见之，死无所恨，且漠北必当有主。我行决矣，勿复多言！"上发使三道，受其所献杂畜，薛延陀先无库厩，真珠调敛诸部，往返万里，道涉沙碛，无水草，耗死将半，失期不至。议者或以为聘财未备而与为婚，将使戎狄轻中国，上乃下诏绝其婚，停幸灵州，追还三使。

契何力上书言道："不可与薛延陀通婚。"太宗说："朕已经答应他们了，怎么可以身为天子而却自食其言呢？"何力答道："我不是想要陛下立刻回绝他们，只是希望暂且延缓此事。我听说自古有迎亲礼仪，假如陛下敕令夷男让他迎亲，即使不到长安来，也要到灵州；夷男必定不敢前来，则回绝他有理由了。夷男性情刚直暴戾，既然不能与大唐通婚，其部下又怀有二心，不过一二年便会病死，他的二个儿

子争夺王位，到那时陛下可以轻易制服他们。”太宗听从其意见，于是征召真珠可汗让他前来迎亲，又发布诏书说将要在灵州与他相见。真珠十分高兴，想要亲到灵州，其大臣劝谏说：“倘若被对方扣留，到那时后悔都来不及！”真珠说：“我听说大唐天子有圣王的德行，我能亲自前去见他一面，至死都无遗憾。而且漠北必然会有人主事，我去的决心已定，不必再多说了。”太宗接连三次派使节，接受薛延它所献的牲畜。薛延陀先前库房没有马厩，真珠可汗便征调各部落马牛羊等，往返一万多里，途经沙漠地带，没有水和草，牲畜消耗损失将近一半，过了迎亲期限没有到。有人议论认为聘礼未准备齐便与之通婚，这会使北方少数族轻视唐朝。太宗于是下诏回绝其婚姻，停止巡幸灵州，并追还三次派出的使节。

褚遂良上疏，以为“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荡平沙塞，万里萧条，余寇奔波，须有酋长，玺书鼓，立为可汗。比者复降鸿私，许其姻媾，西告吐蕃，北谕思摩，中国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门，受其献食，群臣四夷，宴乐终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爱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怀德。今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兹声听；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心构边患。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惭，恐非所以服远人，训戎士也。陛下君临天下十有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莫不欣然，负之无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龙沙以北，部落无算，中国诛之，终不能尽，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则尧、舜、禹、汤不及陛下远矣！”上不听。

褚遂良上奏疏认为：“薛延陀可汗本来是突厥的一个首领，陛下当年荡平沙漠，万里萧条少有人烟，殊余势力奔波投靠，须有一个酋长，于是才赐给他鼓和大旗，立为可汗。近来又降下大恩，应允与他们通婚，西面告知吐番，北面通知思摩，连大唐朝中的儿童也都知道此事。陛下又行幸北门，接受他们敬献食物，群臣与边远地区，都整日宴饮庆贺。都说陛下为了安抚天下百姓，不爱惜自己的女儿，芸芸众生，谁不感恩戴德。如今一朝陡生变化，有改悔之意，我深深为朝廷的声誉受损而惋惜；这样一来得到的很少，而失去的却很多，也会产生隔阂，必然会遭致边境不安宁。薛延陀深怀被欺辱的怨恨，百姓也感受到背约的羞愧，恐怕这不是绥服远方、训教边兵的办法。陛下

即位治理天下已有十七年了，以仁义恩惠交结百姓，以诚信礼义安抚边远地区，天下百姓没有不佩服的。背约实在是没有道理，为什么就不能善始善终呢？龙沙城以北，薛延陀的部落众多，朝廷想要讨伐他们，终究不能全都消灭干净，应当对他们抚以德义，使正义掌握在朝廷手中而不是在对方手中，失信的在对方而不在我方。做到这些，则是尧、舜、禹、汤等人远不及陛下了。”太宗不听其谏议。

是时，群臣多言：“国家既许其婚，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故饰子女，捐金絮以饵之，得事之宜。今中国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颡，惟我所欲，不敢骄慢者，以新为君长，杂姓非其种族，欲假中国之势以威服之耳。彼同罗、仆骨、回纥等十馀部，兵各数万，并力攻之，立可破灭，所以不敢发者，畏中国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今吾绝其婚，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当此时，众位大臣大都说道：“朝廷既然答应与他们通婚，又接受了人家的聘礼，就不可失信于薛延陀，以免又生边乱。”太宗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只知古而不知今。从前汉初匈奴强大，中原汉王朝削弱，所以要装扮子女，送金银财物以做为诱饵，在当时是合乎时宜的。如今中原强大，北方少数族削弱，以我大唐的一千步兵，可以击败他们的数万骑兵，所以薛延陀肯卑躬屈膝，满足我们的要求，不敢稍有傲慢，是因为他们刚刚立了可汗，属下杂姓部族不少，想要借着大唐的势力以威慑制服他们。他们中的同罗、仆骨、回纥等十多个部族，各有兵力几万人，如果他们合力攻打薛延陀，可以立即攻破取胜，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是因为畏惧是我大唐所立的可汗。如今将宗室女嫁给他，他们必然自恃是大国的女婿，其他部族谁还敢不服！这些戎狄人面兽心，一旦稍不满意，必会反咬一口，造成祸害。现在我们回绝其婚姻，停止接受他们的聘礼，其他部族得知我们抛弃了他们，很快会将他们瓜分豆剖，你们只须记住朕说过的话。”

臣光曰：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臣司马光曰：孔子说宁可去掉食物和军队，但是不可以丢弃信用。唐太宗深知不能与薛延陀通婚，则当初不答应与其成亲即可以了，既然答应薛延陀，又依仗强势背信弃义回绝对方，这样即使灭掉了薛延陀也足可羞愧。君王发号施令，能不慎重吗?

[9]上曰：“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诚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但不欲劳百姓，吾欲且使契丹、扰之，何如？”长孙无忌曰：“盖苏文自知罪大，畏大国之讨，必严设守备，陛下少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诏以高丽王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遣使持节册命。

[9]太宗说：“盖苏文杀死高丽国王而独掌国政，实在是不能忍受，以我方今日的兵力，攻取他们并不难，只是不想劳扰百姓，朕想暂且先让契丹、骚扰他们，怎么样？”长孙无忌说：“盖苏文自己也知道罪行严重，害怕大国的讨伐，必然要严加防备，陛下稍稍容忍一些，他得以自我保全，必然会更加骄横，更加无恶不作，此后再去讨伐，也不算晚啊。”太宗说：“很好！”戊辰（二十一日），太宗颁布诏令封高丽王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派使节携带旌节前往册封。

[10]丙子，徙东莱王泰为顺阳王。

[10]丙子（二十九日），改封东莱王李泰为顺阳王。

[11]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谓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曰：“吾儿足疾 乃可耳，但疏远贤良，狎昵群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当来告我。”正伦屡谏，不听，乃以上语告之。太子抗表以闻，上责正伦漏泄，对曰：“臣以此恐之，冀其迁善耳。”上怒，出正伦为谷州刺史。及承乾败，秋，七月，辛卯，复左迁正伦为交州都督。初，魏徵尝荐正伦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请以君集为仆射，且曰：“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上以君集好夸诞，不用。及正伦以罪黜，君集谋反诛，上始疑徵阿党。又有言徵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乃罢叔玉尚玉，而踣所撰碑。

[11]起初，太子李承乾德行丧失，太宗私下对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说：“我儿承乾如果仅有脚病倒还说得过去，只是他疏远贤良，亲昵小人。你应当加以监察，如果真不可教诲，请你来告诉我。”杜正伦多次劝谏李承乾都不听，杜正伦便将太宗对他讲的话告诉承乾。太子上表章给太宗，太宗责怪杜正伦泄露此事，杜正伦答道：“我想用陛下

的话恐吓他，希望他能弃恶从善。”太宗大怒，降杜正伦为谷州刺史。等到李承乾谋反事败露，秋季，七月，辛卯（十四日），又将杜正伦降职为交州都督。起初，魏徵曾经推荐杜正伦与侯君集有宰相之才，请求任命侯君集为仆射，而且说：“朝廷安定不忘危亡，不可以没有大将，各宿卫兵马应该委派君集专管。”太宗认为君集喜欢自我夸耀，没有重用。等到后来杜正伦因泄露罪被贬职，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被处死，太宗开始怀疑魏徵有结党营私之嫌。又有人上书言称魏徵自己抄录前后在朝中的谏言给起居郎褚遂良看，太宗更加不高兴，于是罢除魏徽的儿子魏叔玉娶公主一事，并毁坍所撰碑石。

[12]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12]起初，太宗曾对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前代史官所记的吏事，都不让君主看见，这是为什么？”答道：“史官不虚饰美化，也不隐匿罪过，如果让皇上看见必然会动怒，所以不敢进呈。”太宗说：“朕的志向不同于前代君主。朕想亲自翻阅当朝国史，知道先前的过失，以做为以后的借

鉴，希望你撰写完成后上呈给朕看看。”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言道：“陛下身怀圣德，行动没有过失，史官所记述的，按理都是尽善尽美的事。陛下惟独要翻阅《起居注》，这对史官记事当然无所损失，假如将此规定传示给子孙后代，恐怕到了曾孙，玄孙之后偶有并非最明智的君主，掩饰过错袒护短处，史官必然难以避免身遭刑罚诛戮。如此下去，则史官们都顺从旨意行事，远避危害，那么悠悠千载的历史，有什么可相信的呢？所以说前代君主不观看国史，正是为了这个

缘故。”太宗不听其谏言。房玄龄便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改成《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癸巳（十六日），书写成，呈上太宗。太宗见书中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用辞多隐讳曲折，便对房玄龄说：“历史上周公诛灭管叔、蔡叔以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以保存鲁国，朕当年的所作所为，正与此类似，史官有什么可隐讳的！”立即命令删削浮华之词，秉笔直书杀李建成、李元吉事。

[13]八月，庚戌，以洛州都督张亮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以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李大亮为工部尚书。大亮身居三职，宿卫两宫，恭俭忠谨，每宿直，必坐寐达旦。房玄龄甚重之，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当大位。

[13]八月，庚戌（初三），朝廷任命洛州都督张亮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任命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李大亮为工部尚书。李大亮身居三项要职，宿卫两宫，谦恭忠正谨慎，每次护卫值勤，必定坐着假寐直到天亮。房玄龄非常敬重他，多次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担当大的职位。

初，大亮为庞玉兵曹，为李密所获，同辈皆死，贼帅张弼见而释之，遂与定交。及大亮贵，求弼，欲报其德，弼时为将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诸途而识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赀以遗弼，弼拒不受。大亮言于上，乞悉以其官爵授弼，上为之擢弼为中郎将。时人皆贤大亮不负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起初，李大亮为庞玉的兵曹，被李密抓获，原来的同伙都被处斩，大将张弼见李大亮而将其释放，二人遂定交情。等到李大亮身居显贵，开始寻找张弼，想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张弼当时官做将作监丞，自己隐匿不说。李大亮在道上遇见张弼而认出他来，扶着张弼掉泪，并将自己的家产送给张弼，张弼拒不接受。李大亮将此事上禀太宗，请求将自己的官职爵位全都授予张弼，太宗为了李大亮的缘故提拔张弼为中郎将。当时人都称赞李大亮不负恩情，也赞扬张弼不自我炫耀。

[14]九月，庚辰，新罗遣使言百济攻取其国四十余城，复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赐高丽曰：“新罗委质国家，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14]九月，庚辰（初四），新罗派使节来称百济攻取他国中四十多座城，又与高丽国联合，图谋断绝新罗到唐朝的通道，因而请求派兵救援。太宗命令司农寺丞相里玄奖带皇帝玺书前往高丽，对他们说："亲罗归顺我大唐，每年不停朝贡，你们与百济都停止兵战，假如再行攻打，明年大唐就要发兵攻伐你们国家。"

[15]癸未，徙承乾于黔州。甲午，徙顺阳王泰于均州。上曰："父子之情，出于自然。朕今与泰生离，亦何心自处！然朕为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宁，私情亦可割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泰诚为俊才，朕心念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断之以义，使之居外者，亦所以两全之耳。"

[15]癸未（初七），将李承乾流放到黔州。甲午（十八日），将顺阳王李泰流放到均州。太宗说："父子之情，是出自于自然。朕如今与李泰生而离别，还有什么心思自处！然而朕为天下人的君主，只要能使百姓生活安宁，私情也当割舍呀。"又将李泰所上表文拿给身边大臣看，并说："李泰实在是有才智，朕常常念叨他，你们也都知道，但是为了社稷江山，不得不以道义与他断绝亲情，让他居住在遥远的地方，这也是两全之策呀。"

[16]先是，诸州长官或上佐岁首亲奉贡物入京师，谓之朝集使，亦谓之考使；京师无邸，率僦屋与商贾杂居。上始命有司为之作邸。

[16]先前，各州的长官和高级佐僚年初亲自带着贡品进京，称之为朝集使，也称为考使。京城没有官邸，便大都租房子与商人们杂处在一起。此时太宗命令有关部门为他们修建宫邸。

[17]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圜丘。

[17]冬季，十一月，己卯（初三），太宗到圜丘祭祀。

[18]初，上与隐太子、巢剌王有隙，密明公赠司空封德彝阴持两端。杨文之乱，上皇欲废隐太子而立上，德彝固谏而止。其事甚秘，上不之知，薨后乃知之。壬辰，治书侍御史唐临始追劾其事，请黜官夺爵。上命百官议之，尚书唐俭等议："德彝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众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诏黜其赠官，改谥曰缪，削所食实封。

[18]起初，太宗与隐太子李建成、巢剌王李元吉有隔阂，密明公赠司空封德彝暗中骑墙。杨文叛乱后，太上皇李渊想要废掉隐太子李建

成而改立太宗，封德彝执意劝谏而停止。此事非常隐秘，太宗并不知道，等德彝死后才知道。壬辰（十六日），治书侍御史唐临开始追究弹劾其事，请求罢黜封氏官职爵位。太宗让文武百官商议此事，尚书唐俭等人议论道："德彝的罪过暴露在他死后，恩义结于生前，历任各种官职，不宜追究夺回，请求降赠官改封谥号。"太宗下诏罢除所赠官职，改谥号为缪，削掉所得食邑和实封户。

[19]敕选良家女以实东宫；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宁辞之。上曰："吾不欲使子孙生于微贱耳。今既致辞，当从其意。"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原陛下熟思之。"上乃止。十二月，壬子，上谓吴王恪曰："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要不戒！"

[19]太宗敕令遴选大族良家女子以充实太子东宫；癸巳（十七日），太子派左庶子于志宁辞谢。太宗说："我不过是不想让子孙们生于微贱之人。如今既然致书辞退，理当遵从其本意。"太宗怀疑太子过于仁义软弱，私下里对长孙无忌说："你一再劝我立李治为太子，李治过于懦弱，恐怕他不能守护好社稷江山，怎么办呢？吴王李恪英武果断很象我，我想要立他为太子，怎么样？"长孙无忌执意争辩，以为不能这么做。太宗说："你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吗？"无忌说："太子仁义厚道，真正是守成的有文才的君主；太子皇储的位置至关重大，怎么可以多次更改呢？望陛下再细细考虑这件事。"太宗于是不再有此种想法。十二月，壬子（初六），太宗对吴王李恪说："父子之间虽然是至亲，一旦犯罪，则天下的法令不能够偏私。汉朝已立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暗中图谋造反，霍光以一封便笺就杀了他。为人臣下，不能不深以为诫！"

[20]庚申，车驾幸骊山温汤；庚午，还宫。

[20]庚申（十四日），太宗车驾巡幸骊山温泉；庚午（二十四日），回到宫中。

十八年（甲辰、644）

十八年（甲辰，公元644年

[1]春，正月，乙未，车驾幸钟官城；庚子，幸县；壬寅，幸骊山温汤。

[1]春季，正月，乙未（二十日），太宗车驾行幸钟官城；庚子（二十五日），临幸县；壬寅（二十七日），游幸骊山温泉。

[2]相里玄奖至平壤，莫离支已将兵击新罗，破其两城，高丽王使召之，乃还。玄奖谕使勿攻新罗，莫离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罗乘衅侵我地五百里，自非归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奖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莫离支竟不从。

[2]相里玄奖到达平壤，莫离支已经率领部队进攻新罗，攻下两座城，高丽王派人召兵，这才回师。玄奖传谕使他们不要再攻打新罗，莫离支说："以前隋朝东征高丽，新罗乘机侵蚀高丽土地五百里，如果他们不归还侵占我们的土地，恐怕难以休战。"玄奖说："既往的事何必再去追究呢？至于说辽东各城，本来都是中原帝国的郡县，中原帝国尚且没有过问，高丽怎么可能一定要回故有的地地呢？"莫离支最后没有听其劝告。

二月，乙巳朔，玄奖还，具言其状。上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犹可也。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曰："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徵谏而止，使至今为患。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诚征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

二月，乙巳朔（初一），相里玄奖回到京城，详悉禀报出使高丽的情况。太宗说："盖苏文杀死其国王，迫害高丽大臣，残酷虐待百姓，如今又违抗我的诏令，侵略邻国，不能不讨伐他。"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麾旗所指则中原大地平定，眼睛一转则四方民族归服，威望无与伦比。如今却要渡海远征小小的高丽，如果捷报指日可待还可以；万一遭遇挫折，损伤威望，再引起百姓起兵反抗，则朝廷的安危难以预测呀！"李世说："当年薛延陀进犯，陛下想要发兵讨伐，魏徵谏阻而作罢，使之直到今日仍为祸患。那时如果采用陛下的策略，北

方边区可保安宁。”太宗说：“是这样。这一点实在是魏徵的过失；朕不久即后悔而不想说出来，是怕因此而堵塞了进献良策的缘故。”

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以为：“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将四五万众，仗陛下威灵，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馀藩屏，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皆愚臣之所甚忧也。”上不听。时君臣多谏征高丽者，上曰：“八尧、九舜，不能冬种，野夫、童子，春种而生，得时故也。夫天有其时，人有其功。盖苏文陵上虐下，民延颈待救，此正高丽可亡之时也，议者纷纭，但不见此耳。”

太宗想要亲自去征伐高丽，褚遂良上奏疏说：“天下便如同人的整个身体：长安洛阳，如同是心脏；各州县如同四肢；四方少数民族，乃是身外之物。高丽罪恶极大，诚然应当陛下亲去讨伐，然而命令二三个猛将率领四五万士兵，仰仗着陛下的神威，攻取他们易如反掌。如今太子刚刚封立，年龄还很幼小，其他藩王情况，陛下也都清楚，一旦离开固守的安全地域，越辽海的险境，身为一国之主，轻易远行，这些都是我所深觉忧虑的事。”太宗不听他的谏议。当时大臣们多有谏阴太宗征伐高丽的，太宗说：“八个尧帝，九个舜帝，也不能冬季种粮；乡村野夫及儿童少年，春季播种，作物才生长，这是得其时令。天有它的时令，人有他的功效。盖苏文欺凌国王暴虐百姓，老百姓翘首企盼救援，此正是高丽应当灭亡的时令，议论者纷纭不休，只是因为未看到这个道理。”

[3]己酉，上幸灵口；乙卯，还宫。

[3]己酉（初五），太宗巡幸灵口；乙卯（十一日），回到宫中。

[4]三月，辛卯，以左卫将军薛万彻守右卫大将军。上尝谓侍臣曰：“于今名将，惟世、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

[4]三月，辛卯（十七日），任命左卫将军薛万彻暂时代理右卫大将军。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当今的著名将领，只有李世、李道宗、薛万彻三人称得上，世、道宗不能取得大胜，但也没有大败，万彻则不是大胜就是大败。”

[5]夏，四月，上御两仪殿，皇太子侍。上谓群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闻之乎？”司徒无忌曰：“太子虽不出宫门，天下无不钦仰圣德。”上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无忌对曰：“陛下神武，乃拨乱之才，太子仁恕，实守文之德；趣尚虽异，各当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苍生者也。”

[5]夏季，四月，太宗亲临两仪殿，皇太子在旁侍奉。太宗对众大臣说：“太子的性情，外面的人可曾听说过吗？”司徒长孙无忌说：“太子虽然没有出过宫门，天下人无不敬仰其德行。”太宗说：“我像李治这个年龄，不能够循规蹈距，照常规办事。李治自幼就待人宽厚，古谚说：‘生男孩如狼，还担心他象羊一样。’希望他稍大些，自然有所不同呀。”长孙无忌说：“陛下神明英武，乃是拨乱反正的大才；太子仁义宽厚，实是守成修德之才，志趣爱好虽然不同，但也各当其职分，此乃是皇天保护大唐国位而又降福于万民百姓。”

[6]辛亥，上幸九成宫。壬子，至太平宫，谓侍臣曰：“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长孙无忌等皆曰：“陛下无失。”刘洎曰：“顷有上书不称旨者，陛下旨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恐非所以广言路。”马周曰：“陛下比来赏罚，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见其失。”上皆纳之。

[6]辛亥（初八），太宗巡幸九成宫。壬子（初九），到了太平宫，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大臣们顺从旨意的居多数，犯颜强谏者极少，如今朕想要听到关于朕的过失的话，诸位当直说无所隐瞒。”长孙无忌等都说：“陛下没有过失。”刘洎说：“近来有人上书不合陛下圣意的，陛下都当面百般责备，上书者无不惭愧恐惧而退下，恐怕这不是广开言路的办法。”马周说：“陛下近来赏罚，略有因个人喜怒而有所高下的情况，此外没有见到过失。”太宗都予以接受。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

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众望于虚说。此材辩之累，较然可知矣。”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己未，至显仁宫。

太宗喜欢文学而又思维敏捷善辩论，众位大臣上书言事，太宗引征古今事例以驳难，臣下多答不上来。刘洎上书劝谏道：“帝王与平民，圣哲与庸人愚夫，上下相差悬殊，无与伦比。由此可知以至愚对至圣，以最卑贱的对最尊贵的，白白地想着自强，也不可得到。陛下降下恩旨，和颜悦色，倾听劝谏之言，虚心接纳臣下的意见，还担心臣下们未敢应对；何况陛下又灵动神思，发挥天辩巧慧，修饰辞藻以批驳他们的道理，引征古事以排解众议，这让凡夫百姓如何应答呢？而且博闻多记则损伤心思，多说话则伤气，心气损伤，形神劳顿，起初还没有察觉，以后必然成为牵累，望陛下为社稷江山而自爱身体，岂能为了兴趣爱好而自伤身体呢？至于秦始皇能言善辩，因自我夸耀而失去民心；魏文帝宏才伟略，因虚言妄论而有负众望。这些由于辩才而受害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太宗书写飞白书答道：“没有思考则无法治理臣下，没有言语则无法表述思虑，近来议论国事，过分烦苛，高傲轻视他人，恐怕即由此产生，至于心神，则不是由此劳顿。如今听到你的直言谠论，当虚心改正。”己未（十六日），车驾到显仁宫。

[7]上将征高丽，秋，七月，辛卯，敕将作大临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甲午，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先击辽东以观其势。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自河北诸州皆受挺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又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锐，之子也。

[7]太宗将要征伐高丽，秋季，七月，辛卯（二十日），敕令将作大监阎立德等人到洪、饶、江三州，造船只四百艘用来载运军粮。甲午（二十三日），太宗下诏派营州都督张俭等率领幽州、营州二个都督府的兵马以及契丹、奚、族士兵先行进攻辽东，以观察形势。任命太常寺卿韦挺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为副使，河北各州都接受韦挺节制统辖，听从他随时调遣。又任命太仆寺少卿萧锐运送河南各州粮草入海。萧锐是萧的儿子。

[8]八月，壬子，上谓司徒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怀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8]八月，壬子（十一日），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等说："人们苦于不自知过错，你可以为联言明。"无忌答道："陛下的文德武功，我们这些人承顺都应接不暇，又有什么过错可言呢？"太宗说："朕向你们询问我的过失，你们却要曲意逢迎使我高兴，朕想要当面列举出你们的优缺点以互相鉴诫改正，你们看怎么样？"众大臣急忙磕头称谢。太宗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开嫌疑，应答敏捷，断事果决超过古人；然而领兵作战，并非他所擅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正通达，面临危难不改气节，做官没有私结朋党；所缺乏的是直言规谏。唐俭言辞敏捷善辩，善解人纠纷；事奉朕三十年，却很少批评朝政得失。杨师道性情温和，自身少有过失；而性格实怯懦，缓急之务不可依托。岑文本性情质朴敦厚，文章做的华美；然而持论常依远大规划，自然不违于事理。刘洎性格最坚贞，讲究利人；然而崇尚然诺信用，对朋友有私情。马周处事敏捷，性情正直，品评人物，直抒胸臆，朕近来委任他做事，多能称心如意。褚遂良学问优于他人，性格也耿直坚贞，每每倾注他的忠诚，亲附于朕，如同飞鸟依人，人见了自然怜悯。"

[9]甲子，上还京师。

[9]甲子（二十三日），太宗回到京城。

[10]丁卯，以散骑常侍刘洎为侍中，行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守中书令。

[10]丁卯（二十六日），任命散骑常侍刘洎为侍中，代行中书侍郎职务的岑文本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暂时代理中书令。

文本既拜，还家，有忧色。母问其故，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宾有来贺者，文本曰：“今受吊，不受贺也。”

岑文本官拜中书令后，回到家中，面有忧色。他的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文本说：“我不是勋臣也不是故旧，枉蒙如此恩宠，官位高责任重，所以忧心忡忡。”亲属宾客中有来称贺的，文本说：“现今只接受问，不接受贺喜。”

文本弟文昭为校书郎，喜宾客，上闻之不悦；尝从容谓文本曰：“卿弟过尔交结，恐为卿累；朕欲出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钟爱，未尝信宿离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傥无此弟，亦无老母矣。”因歃呜咽，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严戒之，亦卒无过。

岑文本的弟弟岑文昭官做校书郎，喜欢结交宾客，太宗听说后很不高兴；曾经和缓地对文本说：“你的弟弟过分沉溺于交往，恐怕会牵累到你，朕想让他到外地去做官，你看怎么样？”文本哭泣着说：“我弟弟年少时父亲即去世，我的老母亲特别钟爱他，从未让离开身边超过两天。如今若是外出为官，母亲必然忧愁憔悴，倘如没有这位弟弟在身边，也会没有老母亲了。”因而泣不成声，太宗怜悯他的孝心而打消原来的想法。只是召见岑文昭严厉训斥，文昭也终没有犯错误。

[11]九月，以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11]九月，任命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12]焉耆贰于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朝贡多阙；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诏以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帅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击之。会焉耆王弟颉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颉鼻弟栗婆准为乡导。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险而不设备，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将士浮水而渡，比晓，登城，执其王突骑支，获首虏七千级，留栗婆准摄国事而还。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执栗婆准，以劲骑五千，追孝恪至银山，孝恪还击，破之，追奔数十里。

[12]焉耆国同时臣服于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自己的弟弟娶焉耆王的女儿为妻，从此焉耆对唐朝的贡赋多有缺漏；安西都护郭孝恪请求派兵讨伐。太宗降诏任命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统率三千步骑兵出银山道进攻焉耆。正赶上焉耆王的弟弟颉鼻兄弟三人路经西州，孝恪便让颉鼻的弟弟栗婆准做向导。焉耆城四面环水，仗恃地势险恶而不加防备。郭孝恪部队昼夜兼程急行军，夜晚到了城下，命令将士们囚水渡河，将近拂晓时，登上城楼，抓获焉耆王突骑支，打死打伤七千人，留下栗婆准代理国政，领兵马还师。郭孝恪离开后三天，屈利啜带兵前来救授，已经迟了一步，便抓起栗婆准，令五千轻骑兵追赶到银山，郭孝恪领兵还击，将屈利啜打得大败，又追击了数十里。

辛卯，上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毕，驿骑至。

辛卯（二十一日），太宗对身边大臣们说：“郭孝恪近日上奏称八月十一日前去进攻焉耆，二十日应该到达该国，必定会在二十二日攻城取胜，朕计算其来回里程，使者今日也该前来报喜了。”话还没说完，驿站快骑就到了。

西突厥处那啜使其吐屯摄焉耆，遣使入贡。上数之曰：“我发兵击得焉耆，汝何人而据之！”吐屯惧，返其国，焉耆立栗婆准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王，仍附于处那啜。

西突厥处那啜让其手下将领代理焉耆国政，并派使者入朝进贡。太宗责备他们说：“我发兵击败焉耆，你们是何人，敢占据其国土？”那位将领十分害怕，返回突厥。焉耆拥立栗婆准堂兄薛婆阿那支为国王，仍然依附于处那啜。

[13]乙未，鸿胪奏“高丽莫离支贡白金。”褚遂良曰：“莫离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将讨之而纳其金，此郜鼎之类也，臣谓不可受。”上从之。上谓高丽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离支弑逆，汝曹不能复雠，今更为之游说以欺大国，罪孰大焉！”悉以属大理。

[13]乙未（二十五日），鸿胪寺奏称：“高丽国莫离支进贡白金。”褚遂良说：“莫离支杀死其国王，东方各族不会宽容他，如今将要讨伐他而又要收纳其贡品，这就如同春秋时鲁桓公向宋国取郜鼎一样，我

觉得不能接受。”太宗听从他的意见。太宗对高丽国使者说：“你们都事奉前高丽国王高武，并有官爵。莫离支有杀君之罪，你们不能报仇，如今还要为他游说来欺骗我泱泱大国，罪恶极大。”将使者们全部交付大理寺关押。

[14]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14]冬季十月，辛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15]甲寅，车驾行幸洛阳，以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副之。

[15]甲寅（十四日），太宗车驾行幸洛阳，命令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为副留守。

[16]郭孝恪琐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诣行在，敕宥之，丁巳，上谓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自取灭亡，系颈束手，漂摇万里；人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

[16]郭孝恪押送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儿女到了太宗行幸的洛阳，太宗敕令宽宥他们。丁巳（十七日），太宗对太子说：“焉耆王不去访求贤臣辅政，不用忠良谋划国事，自取灭亡，颈手被捆束，漂泊万里。人们因这件事而想到畏惧，也就懂得什么是畏惧了。”

己巳，畋于渑池之天池；十一月，壬申，至洛阳。

己巳（二十九日），太宗在渑池县的天池打猎。十一月，壬申（初二），回到洛阳行宫。

前宜州刺史郑元，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前宜州刺史郑无已经退休在家，太宗因为他过去曾跟从隋炀帝讨伐高丽，特意将他召到行宫，问他讨伐高丽的计策，郑元答道：“辽东路途遥远，运粮较为艰难。高丽人善于守城，攻城不能很快攻下。”太宗说：“今日已非隋朝时候可比，你只等着听好消息吧。”

张俭等值辽水涨，久不得济，上以为畏懦，召俭诣洛阳。至，具陈山川险易，水草美恶；上悦。

张俭等率领的部队正赶上辽水发大水，长时间渡不了河，太宗认为他们害怕对方，急召张俭到洛阳。张俭到后，详细陈述山川地势的险

恶与平易，水草的丰美与恶劣，太宗听后很高兴。

上闻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问方略，嘉其才敏，劳勉之，曰：“卿有将相之器，朕方将任使。”名振失不拜谢，上试责怒，以观其所为，曰：“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亲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上乃叹曰：“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

太宗听说州刺史程名振善于用兵打仗，便召见他问以方略，赞扬他才思敏捷，慰勉他，说道：“你有将相之才，朕将要对你有所任用。”程名振失礼不拜谢，太宗假装恼怒，以观察他的态度，说道：“关东一个山村野夫，得到一个刺史职位，便认为是富贵之极了！你竟敢在天子身边，言语粗鲁，而且还不拜谢！”程名振谢罪道：“我本是粗疏之臣，未曾亲身恭奉过皇上的垂问，刚才只想着如何对答，所以忘了拜谢了。”举止自如，应答更为清楚。太宗

于是感叹道：“房玄龄在朕身边二十多年，每次看见朕斥责别人，脸色惶恐不能自持。程名振平生未曾见过朕一面，朕一时责怪他，竟会毫无惧色，言语没有差错，真是天下的奇人！”当日即拜官为右骁卫将军。

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庚子，诸军大集于幽州，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督众工造梯冲于安萝山。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又手诏谕天下，以“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所过营顿，无为劳费。”且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布告元元，勿为疑惧！”于是凡顿舍供费之具，减者太半。

甲午（二十四日），任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江、淮、岭、峡四州兵马四万人，又在长安、洛阳召募士兵三千人，战舰五百艘，从莱州渡海直逼平壤；又任命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兵六万人以及兰、河二州投降的胡族兵马进逼辽东，两支部队合围并进。庚子（三十日），各路大军会集在幽州，太宗派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行在安罗山监督众工匠制造练习登高冲锋用的云梯。当时远近的勇士纷纷应召当兵以及献出各种攻城器械不计其数，太宗都亲自加以挑选淘汰，取其方便简易的器械。又手书诏令传令天下，说道："高丽盖苏文杀死君王肆虐百姓，其情形实在是忍无可忍！如今朕要亲自巡幸幽、蓟二州，向辽东、碣石一带兴师问罪，所经过之地的营房，不要过于劳费百姓。"而且说："从前隋炀帝残暴百姓，高丽王却对百姓仁爱，以人心思乱的军队去进攻求安思和的民众，所以不能取得胜利。现在朕略说必胜之道有五条：一是以强大进攻弱小，二是以顺应时势去讨伐倒行逆施，三是以安定去乘机进攻敌方的内乱，四是以逸待劳，五是以百姓悦服的国家去进攻百姓积怨的国家，何愁不能取胜！以此布告黎民百姓，不要产生疑惧。"于是各种行军征战的物资费用减少了一大半。

[17]十二月，辛丑，武阳懿公李大亮卒于长安，遗表请罢高丽之师。家馀米五斛，布三十匹。亲戚早孤为大亮所养，丧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17]十二月，辛丑（初一），武阳懿公李大亮在长安去世，遗书请求停止进攻高丽。他家中只剩余五斛米，三十匹布。亲属早死成为孤儿，被李大亮收养的十五个人，如同死了自己的父亲一样服丧。

[18]壬寅，故太子承乾卒于黔州，上为之废朝，葬以国公礼。

[18]壬寅（初二），前太子李承乾死于黔州，太宗为此不上早朝，以国公礼安葬。

[19]甲寅，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19]甲寅（十四日），太宗下诏令各路大军以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兵几路进攻高丽。

[20]初，上遣突厥俟利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意甚恶之，豫蓄轻骑于漠北，欲击之。上遣使戒敕，无得相攻。真珠可汗对曰："至尊有命，安敢不从！然突厥翻覆难期，当其未破之

时，岁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臣以为至尊克之，当剪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结社率竟反。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请为至尊诛之。”自是数相攻。

[20]起初，太宗派突厥俟利可汗北渡黄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担心自己部落叛归其原来的主子，内心十分不满，便在漠北埋伏下轻骑兵，想要袭击俟利。太宗派使者传文告诫，不得相互攻伐。真珠可汗答道："大唐天子有命，怎么敢不遵从呢？然而突厥人反复无常，当年没有灭亡的时候，年年进犯唐朝，杀人成千上万。我认为大唐帝国打败他们，应当将他们全部降为奴隶，赐给唐朝百姓；却反而抚养他们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对他们的恩德太过分了，最后结社率还是反叛了。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能用人的道理对待他们呢？我承荷大唐深厚的恩德，请求为大唐天子诛灭他们。"从此多次相互攻伐。

俟利之北渡也，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俟利不能抚御，众不惬服。戊午，悉弃候利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以为："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顾谓褚遂良曰："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俟利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俟利北渡黄河后，拥有十万民众，士兵四万人，俟利不能安抚统御，众人都不服从命令。戊午（十八日），众人都抛下俟利南渡黄河，请求居住在胜、夏二州之间，太宗答应了他们。众位大臣都认为："陛下刚刚派兵远征辽东，而又将突厥人安置在河南一带，离京师很近，怎么能不成为后患呢？望陛下留下来镇守洛阳，派遣各位将领东征高丽。"太宗说："夷狄族也是人呐，其人情与中原人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身为君主应该忧虑恩德不施及百姓，而不必对少数族人横加猜忌。勤施恩德，则四方民族可以使他们如同一家；多加猜忌，则亲

骨肉也不免成为仇敌。隋炀帝暴虐不道，早已失去了民心，隋朝东征高丽，百姓们都断手足以逃避兵役，杨玄感率领运送粮食的士卒在黎阳造反，并非夷狄等族制造祸患。朕现今征伐高丽，都是征发愿意从军打仗的，召募十人得百人，召募百人得一千人，没有征召从军的，都满腹怨言，岂能与隋朝东征时百姓怨恨相比？突厥本是贫弱的民族，我大唐接收并养护他们，估计他们感恩戴德的想法刻骨铭心、深入骨髓，怎么肯成为祸患呢？而且突厥人与薛延陀欲望爱好大略相同，他们并没有北面投奔薛延陀而却南下归顺我们，可见其真情实意。”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掌管起居注，记上我说的话：从今往后十五年，可保没有突厥的祸患。”俟利已经失去部众，便轻骑入京朝见，太宗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

十九年（乙巳、645）

十九年（乙巳，公元645年）

[1]春，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余艘至卢思台侧，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除名，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崔仁师亦坐免官。

[1]春季，正月，韦挺犯有渎职罪，因事先没有巡视漕渠，运送大米的六百多条船只在卢思台旁边搁浅。他带上刑具被押送到洛阳；丁酉（二十八日），韦挺被除名罢官，由将作少监李道裕代替他的职务。崔仁师也因此免官。

[2]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二月，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

[2]沧州刺史席辩犯有贪污受贿罪，二月，庚子（初二），太宗诏令朝集使前往刑场观看，当众斩首。

[3]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以特进萧为洛阳宫留守。乙卯，诏：“朕发定州后，宜令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言：“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期可殄。”上不从。以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使从行。

[3]庚戌（十二日），太宗亲自统率各路大军从洛阳出发东征，任命特进萧为洛阳皇宫的留守。乙卯（十七日），太宗下诏：“朕从定州发兵后，便由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书言道：“陛下亲自征伐辽东，皇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两地内部空虚，恐怕

会发生象杨玄感那样的变乱。而且高丽是个地处边陲的小国，不足以由皇上去辛苦操劳，希望陛下派一支部队征伐，指日可灭。”太宗不听从。任命尉迟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让他随行。

[4]丁巳，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给随近五户供洒扫。

[4]丁巳（十九日），太宗下诏追谥殷商的太师比干为忠烈，有关部门为比干修墓，春秋两季用猪羊祭祀，又命附近五户人家常年扫墓。

上之发京师也，命房玄龄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或诣留台称有密，玄龄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玄龄驿送行在。上闻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告者为谁，曰：房玄龄。”上曰：“果然。”叱令腰斩。玺书让玄龄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太宗离开京城时，命令房玄龄相机处理政务，不必再去上奏请示。有人到房玄龄留守处声称有密谋，玄龄问密谋人是谁，答道：“是你本人。”玄龄让驿传送到太宗的行宫。太宗听留守处有上表送来告密人，非常恼怒，让人手持长刀立于帐前，而后见到告密人，问他告谁，答道：“房玄龄。”太宗说：“果然不出所料。”喝令将告密人腰斩。又亲下玺书责备房玄龄不能自信，称：“再有类似的事情，你可以独自处置。”

癸亥，上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癸亥（二十五日），太宗到达邺县，亲自撰文祭奠魏太祖，评价道：“临危处理急变，料敌设置奇兵，作为一位将领智慧有余，作为帝王则才智不足。”

是月，李世军至幽州。

本月，李世的部队到达幽州。

三月，丁丑，车驾至定州。丁亥，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雠，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啖肉饭，虽春蔬亦不之进，惧其烦扰故也。”

上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疗之，士卒莫不感悦。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计，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上不许。

三月，丁丑（初八），太宗车驾到达定州。丁亥（十八日），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辽东本来就属于中原王朝的地域，隋朝四次派兵出征而不能取胜；如今朕亲自东征，是想要为中原人的子弟报其父兄之仇，为高丽百姓雪其国王被杀的耻辱。而且四方都已平定，只有这一块小地方没有平定，所以乘朕还没有衰老，用士大夫们的余力打败他们。朕从洛阳出发以来，只吃肉食，而一点不吃早春蔬菜，是担心因此而烦扰百姓。”太宗看见有病的士兵，便召到御榻前亲予慰问，让州县妥加治疗，士兵们都深受感动。有人没有被登入东征部队的名簿中，自愿以私人装备跟从军队，动辄一千多人，都说：“我们不求得到皇上的封爵赏赐，只愿为陛下效忠，战死在辽东。”太宗不应允。

上将发，太子悲泣数日，上曰：“今留汝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识汝风采。夫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汝当努力行此，悲泣何为！”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同掌机务，辅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从行。壬辰，车驾发定州，亲佩弓矢，手结雨衣于鞍后。命长孙无忌摄侍中，杨师道摄中书令。

太宗将要出发，太子一连哭泣几天，太宗说：“如今留下你镇守，加上俊彦贤才辅佐，正是想让天下人认识你的风度才能。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在于进贤才摒弃小人，赏赐善举惩罚恶行，大公无私，你应当努力做到这些，有什么好悲泣的？”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代行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一同执掌机要事务，辅佐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与太宗同行。壬辰（二十四日），车驾从定州出发，太宗亲自装备弓箭在马鞍后带上雨披。命长孙无忌暂行侍中职，杨师道暂代中书令。

李世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趣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城中惊忧，无敢出者。营州

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

李世部队从柳城出发，大张声势，假装要通过怀远镇，而秘密派部队北上直趋甬道，出其不意进攻高丽。夏季，四月，戊戌朔（初一），李世从通定渡过辽水，到达玄菟。高丽人大为惊骇，各城都关闭城门自守。壬寅（初五），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领兵数千人到达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带领十多个骑兵直压近城门，城中人惊恐不安，没有人敢出来应战。营州都督张俭率领胡族士兵做为前锋，渡过辽水，直趋建安城，大败高丽兵，斩首几千人。

[5]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视事，又令更为士廉设案，士廉固辞。

[5]太子李治让高士廉与自己同坐一榻处理政事，又令人再为士廉设立书案，士廉执意辞退。

[6]丁未，车驾发幽州。上悉以军中资粮、器械、簿书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辞举措，颇异平日。上见而忧之，谓左右曰："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闻严鼓声，曰："文本殒没，所不忍闻，命撤之。"时右庶子许敬宗在定州，与高士廉等同知机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

[6]丁未（初十），太宗车驾从幽州出发。太宗将军中的物资粮草、器械、文书簿录等全都委派给岑文本管理，文本夙兴夜寐，勤勉不怠，亲自料理调配，计算用的筹码、书写用的笔从不离手，心力耗竭，言谈举止颇与往日不同。太宗看见他这样，十分担忧，对身边人说："文本与我同行，恐怕很难与我一同返回。"当天，岑文本得暴病而死。当日夜晚，太宗听见有急促的鼓声，说道："文本死去了，我实在不忍心听见鼓声，快命人撤掉。"当时右庶子许敬宗正在定州，与高士廉等共同掌管机要事务，岑文本死后，太宗召来许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

[7]壬子，李世、江夏王道宗攻高丽盖牟城。丁巳，车驾至北平。癸亥，李世等拔盖牟城，获二万余口，粮十余万石。

[7]壬子（十五日），李世、江夏王李道宗一道攻打高丽盖牟城。丁巳（二十日），太宗的车驾到达北平城。癸亥（二十六日），李世等人攻下盖牟城，俘虏二万多人，获得粮食十多万石。

张亮帅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其城四面悬绝，惟西门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总管王文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获男女八千口。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水。

张亮率领水师从东莱渡海，袭击卑沙城，该城四面环水悬隔，只有西门可以进入。程名振领兵夜间到达，副总管王文度先行登城，五月，己巳（初二），攻下了该城，俘获男女八千人。太宗分派总管丘孝忠等人在鸭绿江阅兵。

李世进至辽东城下。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泽东。乙亥，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江夏王道宗将四千骑逆击之，军中皆以为众寡悬绝，不若深沟高垒以俟车驾之至。道宗曰："贼恃众，有轻我心，远来疲顿，击之必败。且吾属为前军，当清道以待乘舆，乃更以贼遗君父乎！"李世以为然。果毅都尉马文举曰："不遇敌，何以显壮士！"策马趋敌，所向皆靡，众心稍安。既合战，行军总管张君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见高丽陈乱，与骁骑数十冲之，左右出入；李世引兵助之，高丽大败，斩首千余级。丁丑，车驾渡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军于马首山，劳赐江夏王道宗，超拜马文举中郎将，斩张君。上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见士卒负土填堑，上分其尤重者，于马上持之，从官争负土致城下。李世攻辽东城，昼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会之，围其城数百重，鼓噪声震天地。甲申，南风急，上遣锐卒登冲竿之末，其西南楼，火延烧城中，因麾将士登城，高丽力战不能敌，遂克之，所杀万余人，得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

李世的部队行军到辽东城下。庚午（初三），太宗车驾到了辽泽，这一带是二百多里的沼泽地，人马都不得通行，将作大匠阎立德垫土作桥，军队昼夜兼程。壬申（初五），渡过辽泽东去。乙亥（初八），高丽步骑兵四万多人救援辽东，江夏王李道宗率领四千骑兵迎击，军中士兵都认为众寡悬殊，不如挖深濠沟加高壁垒坚守，等侯与皇帝车驾同行的大部队到来。李道宗道："敌人仗着人马众多，有轻视我们之心，他们远道赶来十分疲惫，迎击他们必会取胜。而且我们做为前锋，正应当清理道路以等待皇上的车辇到来，怎么能再把敌人留给皇上呢？"李世认为有道理。果毅都尉马文举说："不遇上强劲的敌

手，如何能显示出壮士的威风呢？”于是驱马逼近对方，所向披靡，士兵们才稍稍心安。与高丽兵展开激战后，行军总管张君后退，使唐朝军队不利，李道宗收罗其散兵游勇，登上高处观望，看见高丽军中阵形混乱，便率领几十名骁勇骑兵冲击他们，左进右出，右进左出；李世又领兵助战，高丽兵被打得大败，一千多人被杀。丁丑（初十），太宗车驾渡过辽水，撤毁桥梁，以此来坚定将士们的决心，唐军驻扎在马首山，太宗慰劳赏赐江夏王李道宗，破格提拔马文举为中郎将，处斩后退的张君。太宗亲率数百骑兵到辽东城下，看见士兵们背土填壕沟，太宗分出最重的，在马上拿着，于是随从官员都争先恐后背土到城下。李世部队昼夜不停地攻打辽东城，到了第十二天，太宗又带引精兵合围，将城墙围有数百层，鼓噪声震天动地。甲申（十七日），南风刮得很大，太宗派精锐士兵登上冲竿的顶端，点燃城的西南楼，火势漫延直烧到城内，进而指挥将士们登城，高丽兵竭力奋战，抵抗不住，遂被唐军攻克，杀死一万多人，俘获高丽兵一万多人，百姓男女四万多人，改城名为辽州。

乙未，进军白岩城。丙申，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上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乌骨城遣兵万余为白岩声援，将军契何力以劲骑八百击之，何力挺身陷陈，槊中其腰，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骑往救之，拔何力于万众之中而还。何力气益愤，束疮而战，从骑奋击，遂破高丽兵，追奔数十里，斩首千余级，会暝而罢。万备，万彻之弟也。

乙未（二十八日），唐军进军白岩城。丙申（二十九日），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身上中箭，太宗亲自为他吮血，将士们听说后，没有不受感动的。乌骨城派一万多士兵增援白岩的高丽兵，将军契何力派八百名精锐骑兵阻击，何力奋力挺身冲锋陷阵，腰上被长矛刺中，尚辇奉御薛万备单枪匹马前去救护，在万人丛中救出何力回到唐军账内。何力情绪更为激愤，包扎上伤口又去拼杀，跟从的骑兵们奋勇出击，于是大败高丽兵，乘胜追击几十里，杀死一千多人，直到天黑才收兵。薛万备是薛万彻的弟弟。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八卷

唐纪十四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上贞观十九年（乙巳、645)

唐纪十四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乙巳，公元645年）

[1]六月，丁酉，李世攻白岩城西南，上临其西北。城主孙代音潜遣腹心请降，临城，投刀钺为信，且曰："奴愿，城中有不从者。"上以唐帜与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帜，城中人以为唐兵已登城，皆从之。

[1]六月，丁酉（初一），李世攻打白岩城西南，太宗亲临城西北。城主孙代音暗中派遣心腹请求投降，约定唐兵临近城池，投刀斧为信号，而且说道："我本人愿意投降，只怕城中有不投降的。"太宗将唐朝的旗帜交与来使，说道："如决定投降的话，你可将此旗竖在城墙上。"孙代音如约竖旗，城中人以为唐朝军队已经登上城楼，于是都跟从孙代音投降。

上之克辽东也，白岩城请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军中曰："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李世见上将受其降，帅甲士数十人请曰："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柰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上下马谢曰："将军言是也。然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世乃退。得城中男女万余口，上临水设幄受其降，仍赐之食，八十以上赐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岩者悉慰谕，给粮仗，任其所之。

唐朝军队攻克辽东城后，白岩城守军请求投降，中途又有反悔。太宗恼怒其反复无常，对唐军说："得到这座城，便将城中男女及财物赏赐给士兵们。"李世见太宗将要接受对方投降，便带领几十名身穿铠甲的士兵请战说："士兵们之所以不怕飞矢流石的袭击，不顾生死，正是贪图俘获其男女财物；如今城池垂手可得，为什么要接受他们投降，而辜负士兵们的杀敌决心呢？"太宗下马答谢世，说道："将军所言极是。然而放纵士兵杀人，虏其妻小，朕实在不忍心。将军手下有功的将士，朕会用府库里的资财封赏他们，这样可以从将军手中赎得一座完整的城。"李世于是退下。唐军共得到城中男女一万多人，太宗靠水边设御账接受对方投降，仍然赐给他们食物，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赏赐

给多少不等的绢帛。其他城堡的士兵驻扎在白岩城的，都予以抚慰，供给粮草，听任他们去留。

先是，辽东城长史为部下所杀，其省事奉妻子奔白岩。上怜其有义，赐帛五匹；为长史造灵舆，归之平壤。以白岩城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

先前，辽东城长史被部下杀死，他的手下吏员省事护送长史的妻子儿女们投奔白岩城。太宗怜悯省事有义节，赐给他五匹帛；又为长史造灵车，将棺椁送回平壤。改白岩城为岩州，任命孙代音为刺史。

契何力疮重，上自为傅药，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杀之。何和奏称："彼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与之初不相识，非有怨雠。"遂舍之。

契何力伤口严重，太宗亲自为他敷药，并查出刺伤何力的人叫高突勃，将他交付给何力，让何力亲自杀掉他。何力上奏称："他为了他的君主冒着生命危险刺中我，此乃忠诚勇猛之人，我与他毫不相识，并没有一丝怨仇。"于是将他放掉。

初，莫离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李世尽虏之，其人请从军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得一之力而灭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廪赐遣之。

起初，莫离支征派加尸城的七百人去戍守盖牟城，李世将他们全部俘获，他们请求跟从唐军效力，太宗说："你们的家都在加尸城，你们为我征战，莫离支必然要杀掉你们的妻子儿女，得一人的帮助却毁灭他的一家，朕不忍心这样。"戊戌（初二），这七百人都得到赏赐，并被遣放回去。

己亥，以盖牟城为盖州。

己亥（初三），改盖牟城为盖州。

丁未，车驾发辽东，丙辰，至安市城，进兵攻之。丁巳，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帅高丽、兵十五万救安市。上谓侍臣曰："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卿曹观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

丁未（十一日），太宗车驾从辽东出发，丙辰（二十日），到达安市城下，纵兵攻城。丁巳（二十一日），高丽北部酋长高延寿、高惠真率领高丽、兵十五万人援救安市。太宗对身边大臣说："如今延寿有三种策略：带引兵马直至前沿，与安市城连为保垒，占据高山的险恶地势，坐吃城内的粮食，让骑兵抢掠我们的牛马，使我们久攻不下，想要退兵又有泥沼阻隔，以此困住我军，这是上策。与城中的军民一道，乘夜全部逃遁，这是中策。不自量力，来与我方交战，这是下策。你们看着，他们必然出此下策，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成为俘虏。"

高丽有对卢，年老习事，谓延寿曰："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独立为帝，此命世之材，今举海内之众而来，不可敌也。可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延寿不从，引军直进，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犹恐其低徊不至，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骑以诱之，兵始交而伪走。高丽相谓曰："易与耳！"竞进乘之，至安市城东南八里，依山而陈。

高丽有一位官居对卢的人，年老熟悉吏事，对高延寿说："秦王李世民对内铲平各路豪杰，对外使四方臣服，以己之力，自玄为帝，此乃天降命世之人，如今倾唐朝军队前来攻打我们，万万不可对抗呀。为我们考虑，不如按兵不动，这样旷日持久，分别派遣奇兵断其运粮通道，他们粮食用光，而又求战不成，想要回去又无路可走，这样我们才能取胜。"延寿不听，领兵继续前行，直至离安市城四十里。太宗担心他们徘徊不向前进兵，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率一千多名突厥骑兵引诱他们，士兵刚一交战即假装败退。高丽士兵相互说道："打唐朝军队太容易了。"竞相上前出击，到达安市城东南八里的地方，依山布下阵形。

上悉召诸将问计，长孙无忌对曰："臣闻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臣适行经诸营，见士卒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陛下未冠，身亲行阵，凡出奇制胜，皆上禀圣谋，诸将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踪！"上笑曰："诸公以此见让，朕当为诸公商度。"乃与无忌等从数百骑乘高望之，观山川形势，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丽、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

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遣使给延寿曰：“我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于交战，非吾本心。入尔境，刍栗不给，故取尔数城，俟尔国修臣礼，则所失必复矣。”延寿信之，不复设备。

太宗召集全体将领询问破敌计谋，长孙无忌答道：“我听说临敌将要战斗时，必要先观察一下士兵的情绪。我刚才经过各处营房，看见士兵们听说高丽兵到了，都拔刀扎旗，喜形于色，此乃必胜的士兵。陛下年轻的时候，亲自指挥战阵，当年大唐凡是出奇制胜打败对方，都是陛下上呈高祖的计谋，众位将领只是按着预定谋略行事。今天这一仗，还望陛下指示。”太宗笑着说：“诸位这样谦让，朕当为你们谋划。”于是和长孙无忌等人带领几百骑兵登高眺望，观察地形，看好可以埋伏兵力以及出入的地点。高丽、合兵为战阵，长四十里。江夏王李道宗说：“高丽倾尽本国的兵力来抗拒我大唐军队，平壤的守军必然虚弱，希望能给我五千精兵，直捣其京城，则几十万的兵马可以不战而降。”太宗没有答允。派使者欺哄高延寿说：“我因为你们国的强臣杀死你们的国王，所以前来兴师问罪；至于两军交战，并非我的本意。但进入你们的境内，粮食供应不上，所以才攻下了几座城，等到你们重修臣国的礼节，就将那几座城归还。”延寿相信了太宗说过的话，不再防备。

上夜召文武计事，命李世将步骑万五千陈于西岭；长孙无忌将精兵万一千为奇兵，自山北出于狭谷以冲其后；上自将步骑四千，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上；敕诸军闻鼓角齐出奋击。因命有司张受降幕于朝堂之侧。戊午，延寿等独见李世布陈，勒兵欲战。上望见无忌军尘起，命作鼓角，举旗帜，诸军鼓噪并进，延寿等大惧，欲分御之，而其陈已乱。会有雷电，龙门人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陈，所向无敌；高丽兵披靡，大军乘之，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余级。上望见仁贵，召拜游击将军。仁贵，安都之六世孙，名礼，以字行。

太宗当夜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战事，命令李世率领一万五千名步骑兵在西岭布阵；长孙无忌率领一万一千名精锐士兵做为奇兵，从山的北面穿越峡谷以冲击高丽军队的后尾；太宗亲自带领四千步骑兵，挟带鼓和号角，放倒旗帜，登上北山；又敕令各路军听见鼓和号角声一齐出兵进击。又命有关部门在朝堂边上大张接受投降的帷幕。戊午（二十二日），延寿等人只见李世在布阵，便勒令士兵欲迎战。太宗望见

长孙无忌的部队尘土飞扬，便令擂鼓、吹号角，高举大旗，各路兵马鼓噪呐喊着一同进攻，高延寿等大为惊慌，想要分兵几路击退唐军，然而高丽军的阵形已经乱了。正赶上天降大雨，雷电交加，龙门人薛仁贵身穿奇异服装，大声呼喊着冲锋陷阵，所向无敌。高丽士兵纷纷逃窜，唐朝大军乘胜追击，高丽兵大溃败，二万多人被杀。太宗看见薛仁贵，便召见他并拜为游击将军。仁贵是薛安都的六世孙，名礼，以字称呼。

延寿等将余众依山自固，上命诸军围之，长孙无忌悉撤桥梁，断其归路。己未，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上语之曰："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皆伏地不能对。上简耨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馀皆纵之，使还平壤；皆双举手以颡顿地，欢呼闻数十里外。收三千三百人，悉坑之，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他器械称是。高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

高延寿等人带领残余士兵依山固守，太宗命令各路兵马合围，长孙无忌将所有桥梁撤掉，以断绝其归路。己未（二十三日），延寿、惠真率领高丽士兵三万六千八百人请求投降，走到军门，跪下用膝盖前行，磕头请罪。太宗对他们说："东夷少年，可以在僻壤海隅横行，至于摧毁坚固堡垒决战取胜，肯定赶不上一位老年人，今后还敢与大唐天子交战吗？"延寿等人都趴在地上不敢答话。太宗挑出耨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给他们军服职位，将他们迁居内地，其余将士都放了，让他们返回平壤；众人都高举双手以头撞地，欢呼声闻几十里外。太宗将被俘的三千三百名士兵全部活埋，总共获得五万匹马，五万头牛，一万领铁甲，各种器械上万。高丽全国震惊，后黄城、银城百姓都空城逃走，几百里内不再有人烟。

上驿书报太子，仍与高士廉等书曰："朕为将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驻骅山。

太宗传驿书通报给太子，又写信问高士廉等人说："朕做为带兵的将领怎么样？"将所途经的山改名为驻骅山。

秋，七月，辛未，上徙营安市城东岭。己卯，诏标识战死者尸，俟军还与之俱归。戊子，以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真为司农卿。

秋季，七月，辛未（初五），太宗将营帐迁到安市城东岭。己卯（十三日），太宗诏令将战死的将士尸首标识姓名，等到回师返朝时一同带回。戊子（二十二日），任命高延寿为鸿胪寺卿，高惠真为司农寺卿。

张亮军过建安城下，壁垒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丽兵奄至，军中骇扰。亮素怯，踞胡床，直视不言，将士见之，更以为勇。总管张金树等鸣鼓勒兵击高丽，破之。

张亮的部队经过建安城下，尚未坚固壁垒，士兵们便大多出外割柴草打野物，高丽兵突然赶到，军中大乱。张亮平时就胆小，蹲坐在胡床上，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前方说不出话来，将士们见此情景，反倒认为张亮勇敢。总管张金树等人敲鼓聚集兵马反击高丽兵，将其击退。

八月，甲辰，候骑获莫离支谍者高竹离，反接诣军门，上召见，解缚问曰："何瘦之甚？"对曰："窃道间行，不食数日矣。"命赐之食，谓曰："尔为谍，宜速反命。为我寄语莫离支：欲知军中消息，可遣人径诣吾所，何必间行辛苦也！"竹离徒跣，上赐而遣之。

八月，甲辰（初八），巡卫骑兵抓住了莫离支手下的间谍高竹离，将其反绑双手押送到军营，太宗亲自召见他，为他松绑问道："你怎么这么瘦呢？"答道："我偷偷地走小道，已经有几天没吃东西了。"太宗命人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身为间谍，应当迅速回去复命。你替我告诉莫离支：想要知道我方军中情形，可以派人直接到我们的营地，何必偷偷摸摸地这么辛苦呢？"高竹离光着脚，太宗赐给他草鞋打发他回去。

丙午，徙营于安市城南。上在辽外，凡置营，但明斥候，不为堑垒，虽逼其城，高丽终不敢出为寇抄，军士单行野宿如中国焉。

丙午（初十），唐朝军队将营帐迁到安市城南。太宗在辽东一带，凡是设置军营，只是在明处设置岗哨，而不设沟堑堡垒，即使逼近高丽城堡，高丽军队也不敢出兵骚扰，唐朝士兵们单人行路野外露宿便如同在中原时一样。

上之伐高丽也，薛延陀遣使入贡，上谓之曰："语尔可汗，今我父子东征高丽，汝能为寇，宜亟来！"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谢，且请发兵助军；上不许。及高丽败于驻跸山，莫离支使说真珠，啖以厚利，真珠慑服不敢动。九月，壬申，真珠卒，上为之发哀。

太宗将要讨伐高丽时，正好薛延陀派使者到朝中进献贡品，太宗对来使说：“告诉你们的可汗，如今我们父子二人要亲自带兵东征高丽，你们想要侵犯，就立刻来！”真珠可汗听此言极为恐惶，忙派使者前来谢罪，并且请求派薛延陀兵前来协助攻打高丽；太宗没有答应，等到高丽军队在驻骅山被打得大败，莫离支便让人劝说真珠可汗，以丰富的利益加以引诱，真珠可汗慑服于唐朝的力量而未敢有所举动。九月，壬申（初七），真珠可汗死去，太宗为他举哀发丧。

初，真珠请以其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汁，居东方，统杂种；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西方，统薛延陀；诏许之，皆以礼册命。曳莽性躁扰，轻用兵，与拔灼不协。真珠卒，来会丧。既葬，曳莽恐拔灼图己，先还所部，拔灼追袭杀之，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

起初，真珠可汗请求让他庶出的长子曳莽做突利失可汗，居住在东部，统率各部族；让其嫡生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住在西部，统领薛延陀本部；太宗下诏答应其请求，并都按照礼仪予以册封。曳莽性情暴躁好动，轻易用兵，与拔灼不和。真珠可汗死后，二人齐聚薛延陀牙帐奔丧。安葬真珠可汗之后，曳莽担心拔灼图谋害已，便提前回本部，拔灼派人追上将其杀死，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

[2]上之克白岩也，谓李世曰：“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离支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击之不能下，因而与之。建安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对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贼断吾运道，将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则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勿误吾事！”世遂攻安市。

[2]太宗领兵攻克高丽白岩城后，对李世说：“我听说安市城地势险要、士兵精良，其城主智勇双全，当初莫离支叛乱时，城主不服命，莫离支久攻不能取胜，因而便仍由他管理此城。建安城兵力微弱、粮食稀少，如果出其不意进攻它，必然能够取胜。你可带兵先去攻建安，建安城攻下后，则安市城便如在我胸腹中，这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城有所不攻’的道理。”李世答道：“建安在南面，安市在北面，我方军粮都在辽东城；如今我们越过安市去进攻建安，假如敌人切断我方运粮通道，那将怎么办呢？倒不如先去攻打安市，攻下安市，则可

以一鼓作气轻取建安。”太宗说：“你是统军将领，怎么能不用你的策略。但不要延误了我的军机大事。”李世于是领兵进攻安市。

安市人望见上旗盖，辄乘城鼓噪，上怒，世请克城之日，男女皆坑之，安市人闻之，益坚守，攻久不下。高延寿、高惠真请于上曰：“奴既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与妻子相见。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今奴以高丽十余万众，望旗沮溃，国人胆破，乌骨城耨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馀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张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丽凶惧，并力拔乌骨城，渡鸭绿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上将从之，独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上乃止。

安市人远无望见太宗的旗帜伞盖，总是登上城楼一起敲鼓呐喊，太宗大怒，李世请求攻下城池当天，将城中男女全部活埋，安市人听说后，更是顽强守城，唐军久攻不下。高延寿、高惠真向太宗请求道：“我们既然委身于大唐帝国，便不敢不献上一份忠诚，这样可以让大唐天子早成大功，我们也得与妻儿老小相见。安市人顾惜自己的家庭，人人各自为战，不容易立即攻克。如今我等以高丽兵十多万，望见旌旗即遭溃败，高丽人闻风丧胆，乌骨城首领多老迈无用，很难坚守城池，如果唐军移师临近该城，早晨到晚上即可攻克，其余中途挡道的小城，必定望风溃逃。然后广收他们物资粮草，一鼓作气，平壤必定坚守不住。”众位大臣们也都说：“张亮的部队在沙城，如果征召他们二个晚上即可到达，乘着高丽惊恐的时候，合力拿下乌骨城，渡过鸭绿江，直取平壤，就在于这次行动了。”太宗想要听从这个意见，惟独长孙无忌认为：“天子亲自征战，与一般将领统兵不同，不可以冒着危险侥幸取胜。如今建安、新城的敌兵还有十万人，如果我们移师乌骨城，他们都会追袭我军的后路，倒不如先攻下安市，占取建安，然后再长驱直入，这才是万全之策。”太宗于是停止移师乌骨的计划。

诸军急攻安市，上闻城中鸡声，谓了世曰：“围城积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鸡甚喧，此必飨士，欲夜出袭我，宜严兵备之。”是夜，高丽

数百人缒城而下。上闻之，自至城下，召兵急击，斩首数十级，高丽退走。

各路大军紧急攻打安市城，太宗听见了城中鸡和猪的鸣叫声，对李世说：“围城的时间很长，城中炊烟日见稀少，如今鸡和猪叫得厉害，这一定是在犒劳士兵，想要夜间出来偷袭我们，应当严加防范。”当夜，高丽几百人顺着绳索爬出城外。太宗听说后，亲自到了城下，召集士兵紧急围攻，杀死几十人，其余高丽兵逃回城中。

江夏王道宗督众筑土山于城东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战，日六、七合，冲车炮石，坏其楼堞，城中随立木栅以塞其缺。道宗伤足，上亲为之针。筑山昼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万，山顶去城数丈，下临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山顶以备敌。山颓，压城，城崩；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数百人从城缺出战，遂夺据土山，堑而守之。上怒，斩伏爱以徇，命诸将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上曰：“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江夏王李道宗率领部下在城东南角筑土山，渐渐逼近城墙，城里也不断增高城墙与城外对抗。士兵们轮番攻战，每天有六七个回合，唐军用冲车和发射石块，撞开城墙垛，城中随即立木栅栏以堵塞缺口。李道宗脚部受伤，太宗亲自为他针炙。唐军昼夜不停地筑土山，总共用了六十天，用去劳力五十万人次，山顶离城只有几丈，可以向下俯瞰城中，李道宗让果毅都尉傅伏爱领兵驻守在山顶以防备高丽兵。土山坍毁，压向城墙，城墙崩塌；正赶上傅伏爱私自离开营所，高丽几百名士兵从城墙缺口处出来迎战，于是便夺下占据了土山，挖沟堑守护。太宗大怒，将傅伏爱斩首示众，命令众位将领攻城，却三天都未攻下来。李道宗光着脚到太宗的麾旗下请罪，太宗说：“你的罪过该当处死，但是朕想到汉武帝杀死大将王恢，倒不如秦穆公二次重用孟明，又念你攻破盖牟、辽东有功，所以特赦你不死。”

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先拔辽、盖二州户口渡辽，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上嘉其固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命李世、江夏王道宗将步骑四万为殿。

太宗认为辽东一带早寒，草木干枯水结冰，士兵马匹都不宜久留，而且粮食快要用光了，癸未（十八日），便敕令班师还朝。先让辽东、盖牟二城的百姓举家渡过辽水，于是在安市城下显耀兵力，而后凯旋，城中高丽人都藏身不出。城主登上城楼答礼为唐军送行，太宗称赞他能够坚守城池，赐给城主绸段一百匹，用来鼓励他事奉高丽国王。命令李世与江夏王李道宗领步骑兵四万人殿后。

乙酉，至辽东。丙戌，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敕然火于道以待之。

乙酉（二十日），唐军到达辽东城。丙戌（二十一月），渡过辽水。辽泽一带道路泥泞，车马难以通行，太宗命长孙无忌率领一万人割草填道，水深的地方用车做桥梁，太宗亲自将薪木等拴在马鞍后帮助铺路。冬季，十月，丙申朔（初一），太宗到达蒲沟停下，督促填道铺路的各路军渡过渤错水，赶上天降暴风雪，士兵们衣湿多被冻死，太宗敕令在道上点上火堆，以等侯士兵烤火。

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此次征伐高丽，总共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白岩、辽东、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加入唐朝户籍共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次较大的战役，杀死高丽兵四万多人，唐朝将士死近二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七八。太宗认为未能最后取胜，深自懊悔，感叹道：“如果魏徵在的话，不会让我此番出兵的！”命人乘驿马昼夜兼程到京城，用猪和羊祭祀魏徵，重新竖立贞观十七年曾毁坏的石碑，征召他妻子儿女到太宗所在行宫，亲自慰问赏赐。

丙午，至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

之，死何所恨！”上谓薛仁贵曰：“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丙午（十一日），唐军回到营州。太宗下诏令将在辽东阵亡的士兵的尸骨一并汇集在柳城东南，命令有关部门摆设牛羊猪祭祀，太宗亲自写文祭奠亡灵，并亲临灵堂痛哭，十分悲哀。死者的父母们听说此事后，都说：“我们的儿子死了，皇上亲自为他们哭灵，死还有什么遗憾！”太宗对薛仁贵说：“朕手下的各位将领都已经老了，考虑能得到骁勇善战的后起之秀为统兵将领，没有人能赶得上你了，朕对于得到辽东并不高兴，高兴的是得到了你。”

丙辰，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渝关，道逢太子。上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俟见汝，乃易此袍耳。”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进新衣，乃易之。

丙辰（二十一日），太宗听说皇太子出迎回朝大军即将赶到，便带领护卫飞骑三千人飞奔进入临渝关，途中与太子相逢。太宗从定州出发时，曾指着身上穿的褐色战袍对太子说：“等再见到你时，我才可以换下此身战袍。”在辽左，即使盛夏酷暑汗流浃背，也不换下这套衣服。到了秋天，穿着露风，身边的人请求太宗换掉衣服，太宗说：“战士们的衣服多是破败的衣服，惟独我穿上新衣服，这样行吗？”至此时，太子递上新衣服，太宗才换下旧衣服。

诸军所虏高丽民万四千口，先集幽州，将以赏军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车驾至幽州，高丽民迎于城东，拜舞呼号，宛转于地，尘埃弥望。

各路军马所俘虏的高丽百姓有一万四千多人，先是集中在幽州，准备用来赏给将士们做奴隶，太宗怜悯他们父子、夫妻离散，命令有关官署按照他们的价格，全用朝廷府库的钱、布赎为平民，欢呼之声三天不绝。十一月，辛未（初七），太宗车驾到达幽州，高丽老百姓在城东欢迎，手舞足蹈，欢呼拜伏，展转于地，尘埃弥漫。

庚辰，过易州境，司马陈元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上恶其谄，免元官。

庚辰（十六日），太宗经过易州境内，易州司马陈元让当地百姓在地下用火烧增温来种蔬菜，此时进献给太宗；太宗讨厌他过于谄媚，罢免了陈元的官职。

丙戌，车驾至定州。

丙戌（二十二日），太宗车驾到达定州。

丁亥，吏部尚书杨师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迁工部尚书。

丁亥（二十三日），吏部尚书杨师道因任用官吏大多不称职而获罪，降职为工部尚书。

壬辰，车驾发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痈，御步辇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贺。

壬辰（二十八日），太宗车驾从定州出发。十二月，辛丑（初七），太宗背上长痈，坐着轿子前行。戊申（十四日），到达并州，太子李治为太宗吸吮痈毒，扶着轿子步行几日。辛亥（十七日），太宗背上毒痈渐好，文武百官齐声恭贺。

上之征高丽也，使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薛延陀多弥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还，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候中郎将长安田仁会与思力合兵击之。思力羸形伪退，诱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陈以待之。薛延陀大败，追奔六百馀里，耀威碛北而还。多弥复发兵寇夏州，己未，敕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发朔、并、汾、箕、岚、代、忻、蔚、云九州兵镇胜州；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发胜、夏、银、绥、丹、延、、坊、石、隰十州兵镇胜州；胜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将军薛孤吴，发、灵、原、宁、盐、庆五州兵镇灵州；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道宗等相应。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备，不敢进。

太宗征伐高丽时，让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统领厥兵驻扎在夏州以北，以防备薛延陀的进攻。薛延陀多弥可汗即位后，乘着太宗出征高丽未归之机，领兵侵犯北河以南一带，太宗派左武侯中郎将长安人田仁会与执失思力合兵进击。思力假装抵御不住后退，诱敌深入，到了夏州境内，严阵以待薛延陀兵。薛延陀被打得大败，唐军乘胜追击六百多里，在沙漠以北耀武扬威之后凯旋。多弥可汗再次发兵进犯夏州，己未（二十五日），太宗敕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征发

朔、并、汾、箕、岚、代、忻、蔚、云九州兵马镇守朔州；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征发胜、夏、银、绥、丹、延、、坊、石、隰十州兵马镇守胜州；胜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将军薛孤吴，征发灵、原、宁、盐、庆五州兵马镇守灵州；又命令执失思力征发灵、胜二州的突厥兵，与李道宗等人相互呼应。薛延陀兵到了塞下，知悉唐军有所防备，不敢贸然进犯。

[3]初，上留侍中刘洎辅皇太子于定州，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上将行，谓洎曰："我今远征，尔辅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识我意。"对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上以其言妄发，颇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败，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或谮于上曰："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上以为然，庚申，下诏称："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孥。"

[3]起初，太宗留下侍中刘洎在定州辅佐皇太子，仍然兼任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理吏、礼、户三部尚书事。太宗将要出发前，对刘洎说："朕如今带兵远征，你辅佐太子，国家的安危都寄托在你身上，望你深深体会朕的心思。"刘洎答道："望陛下不必忧虑，大臣有罪，我当立即予以诛罚。"太宗认为他出言妄自发论，颇为奇怪，告诫他说："你的性情疏阔又刚直，必会因此而遭祸，应当慎重行事。"等到太宗有病了，刘洎从内室出来，面容非常悲哀，对同僚说："病得如此厉害，皇上的身体值得忧虑。"有人对太宗进言道："刘洎说朝延大事不足忧虑，只是应当依循伊尹、霍光的故事，辅佐年幼的太子，大臣中有二心的杀掉他，自己也就安定了。"太宗也认为是这样，庚申（二十六日），太宗下诏称："利洎与人私下议论，窥探朕有不幸时，阴谋执掌朝政，自比于伊尹、霍光，无端猜忌大臣，想要将他们全部杀戮。理应赐他自尽，赦免他妻子儿女。"

中书令马周摄吏部尚书，以四时选为劳，请复以十一月选，至三月毕；从之。

中书令马周代理吏部尚书，认为四时选官过于劳累，请求恢复十一月选官，到次年三月完毕；太宗依从其意见。

[4]是岁，右亲卫中郎将裴行方讨茂州叛羌黄郎弄，大破之，穷其余党，西至乞习山，临弱水而归。

[4]这一年，右亲卫中郎将裴行方领兵讨伐茂州反叛的羌族人黄郎弄，将其打得大败，追击其残余势力，向西直到乞习山，临近弱水而后还朝。

二十年（丙午、646）

二十年（丙午，公元646年）

[1]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乔师望、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等击薛延陀，大破之，虏获二千余人。多弥可汗轻骑遁去，部内骚然矣。

[1]春，正月，辛未，（初八），夏州都督乔师望、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等人进攻薛延陀，将其打得大败，俘虏二千多人。多弥可汗乘轻骑逃走，薛延陀内部骚乱。

[2]丁丑，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其人诣阙称冤者，前后相属。上令褚遂良类状以闻，上亲临决，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

[2]丁丑（十四日），太宗派大理寺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汉朝考察官员的六条诏书巡察全国各地，刺史、县令以下的官吏多被罢职贬官，这些人到朝中喊冤的前后不断。太宗令褚遂良按类写明情况上呈，太宗亲自裁决，确定其中能够提拔的有二十人，论罪当死的七人，流放以下免除官职的有成百上千人。

[3]二月，乙未，上发并州。三月，己巳。车驾还京师。上谓李靖曰：“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顾问江夏王道宗，具陈在驻跸时乘虚取平壤之言。上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

[3]二月，乙未（初二），太宗从并州出发。三月，己巳（初七），太宗车驾回到了京城长安。太宗对李靖说：“我倾全国兵力却受困于小小的高丽，这是什么缘故？”李靖说：“这一点李道宗能够解释。”太宗又问江夏王李道宗，李道宗详细陈述在驻跸山时曾提出过乘

机攻取平壤的话。太宗怅然若失，说道：“当时匆匆忙忙，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4]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决外。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上命太子暂出游观，太子辞不愿出；上乃置别院于寝殿侧，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请遣太子旬日一还东宫，与师傅讲道义；从之。

[4]太宗的病并未完全好，想要专心保养一段时间，庚午（初八），诏令朝中军国大事一并委托皇太子李治处理。于是太子每隔一日便在东宫处理政务，事情一毕就进入皇宫侍侯太宗服药用饭，不离身边左右。太宗命令太子暂时出外游玩，太子辞谢不愿出宫；太宗便在寝殿旁设置别院，让太子居住。褚遂良请求太子每十天回东宫一次，与太师太傅们讲论道义，太宗依准。

上尝幸未央宫，辟仗已过，忽于草中见一人带横刀，诘之，曰：“闻辟仗至，惧不敢出，辟仗者不见，遂仗不敢动。”上遽引还，顾谓太子：兹事行之，则数人当死，汝于后速纵遣之。”又尝乘腰舆，有三卫误拂御衣，其人惧，色变。上曰：“此间无御史，吾不汝罪也。”

太宗曾游幸未央宫，清道的卫士已经走过去了，忽然在路边草丛里看见一人掖下带刀，便质问此人，答道：“我听见清道的卫士经过，因为害怕，不敢走出来，清道卫士们没有看见我，于是就潜伏着不敢动。”太宗便带着他回到宫中，对太子说：“这件事严格执行起来，则当有几名卫士因失职被处死，你从后面立即将此人放走。”太宗又曾乘坐轿，亲卫、勋卫、翊卫人员中有个人无意间碰着太宗的衣服，那人十分害怕，脸色都变了。太宗说：“这里没有御史，我不怪罪你。”

[5]陕人常德玄告刑部尚书张亮养假子五百人，与术士公孙常语，云“名应图”，又问术士程公颖曰：“吾臂有龙鳞起，欲举大事，可乎？”上命马周等按其事，亮辞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养此辈何为？正欲反耳！”命百官议其狱，皆言亮反，当诛。独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上遣长孙无忌、房玄龄就狱与亮诀曰：“法者天下之平，与公共之。公自不谨，与凶人往还，陷入于法，今将奈何！公好去。”已丑，亮与公颖俱斩西市，籍没其家。

[5]陕州人常德玄告发刑部尚书张亮豢养义子五百人，曾对方术之士公孙常说：“我的名字正与图应验。”又问方术之士程公颖：“我的手

臂上长有龙鳞，想要举事造反，可以吗？”太宗命令马周等人按察其事，张亮坚决不服。太宗说：“张亮养有义子五百人，养这么多人做什么？不正是要谋反吗？”命文武百官议定其罪行，众人都说张亮谋反，应当处死。惟独将作少监李道裕说：“张亮谋反证据不足，不应当判死罪。”太宗派长孙无忌、房玄龄到狱中与张亮诀别说：“法令是天下公平之物，朕与你共同遵守。你自己不谨慎，与恶人往来，深陷于法，如今已毫无办法挽回。你好好地去吧。”己丑（二十七日），张亮与程公颖一同在西市被处斩，家产被抄。

岁余，刑部侍郎缺，上命执政妙择其人，拟数人，皆不称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狱云‘反形未具’，此言当矣，朕虽不从，至今悔之。”遂以道裕为刑部侍郎。

一年多后，刑部侍郎空缺，太宗命宰相们遴选人选，拟定了几个人，都不称太宗的心意，过后太宗说道：“朕得到这个人了。前一段李道裕曾议论张亮的狱案说‘谋反证据不足’，这话有道理，朕虽然没有听从，至今仍在后悔。”于是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6]闰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6]闰三月，癸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7]戊戌，罢辽州都督府及岩州。

[7]戊戌（初六），唐朝罢除辽州都督府及岩州建置。

[8]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萧解太保，乃同中书门下三品。

[8]夏季，四月，甲子（初三），解除萧太子太保职务，仍然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9]五月，甲寅，高丽王藏及莫离支盖金遣使谢罪；并献二美女，上还之。金，即苏文也。

[9]五月，甲寅（二十三日），高丽国王高藏以及莫离支盖金派使者前来谢罪；并献两个美女，太宗让其回国。盖金即是盖苏文。

[10]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

[10]六月，丁卯（初七），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派使者到唐朝进献贡品，并且请求通婚；太宗答应其请求，并且让西突厥割让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做为聘礼。

[11]薛延陀多弥可汗，性褊急，猜忌无恩，废弃父时贵臣，专用己所亲昵，国人不附；多弥多所诛杀，人不自安。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共击之，多弥大败。乙亥，诏以江夏王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遣右领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将凉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将所部兵，分道并进，以击薛延陀。

[11]薛延陀多弥可汗，性情急躁，对臣下猜忌，少施恩惠，废掉了父亲在位时的贵族大臣，专门重用自己的亲信，国中百姓不顺服；又大肆杀戮，人心不安定。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联合进攻他，多弥大败。乙亥（十五日），太宗下诏任命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派右领卫大将军执失思力统率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统领凉州以及胡族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统率本部兵马，分兵几路，齐头并进，进攻薛延陀。

上遣校尉宇文法诣乌罗护、，遇薛延陀阿波设之兵于东境，法帅击破之。薛延陀国中惊扰，曰："唐兵至矣！"诸部大乱。多弥引数千骑奔阿史德时健部落，回纥攻而杀之，并其宗族殆尽，遂据其地。诸俟斤互相攻击，争遣使来归命。

太宗派校尉宇文法到乌罗护、，在薛延陀东部边境与薛延陀阿波设的兵马遭遇，宇文法统率兵将其击败。薛延陀国内震动，纷纷言道："唐朝大兵到了！"各部落大乱。多弥带领几千骑兵投奔阿史德时健部落，回纥进攻该部落，并杀死多弥可汗，他的宗族也几乎被兼并，于是占据该地。敕勒各部首领相互攻击，争着派使者请求归附唐朝。

薛延陀余众西走，犹七万余口，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归其故地。寻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之北；使兵部尚书崔敦礼就安集之。

薛延陀残余部队向西溃逃，还有七万多人，他们共同拥立真珠可汗的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回到了故地。不久又去掉了可汗称号，派使者上表，请求居住在郁督军山北麓；太宗让兵部尚书崔敦礼去郁督军山将他们就地安置。

敕勒九姓酋长，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种，闻咄摩支来，皆恐惧，朝议恐其为碛北之患，乃更遣李世与九姓敕勒共图之。上戒世曰："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己丑，上手诏，以"薛延陀破灭，其敕勒诸部，或

来降附，或未归服，今不乘机，恐贻后悔，朕当自诣灵州招抚。其去岁征辽东兵，皆不调发。”

敕勒九个部落首领，由于一直归附薛延陀，听说咄摩支要到郁督军山北面居住，都非常害怕。唐朝大臣议论，担心咄摩支会成为漠北的祸患，于是又派李世与九个敕勒部落共同图谋对付咄摩支。太宗告诫李世说：“咄摩支如降服就安抚他们，反叛就讨伐他们。”己丑（二十九日），太宗手书诏令，认为：“薛延陀被消灭后，其敕勒各部落，有的前来归降，有的并未归顺，如今要是不乘机图谋，恐怕将来会后悔，朕应当亲自去灵州招抚各部落。去年出征辽东的士兵，此次都不做征调。”

时太子当从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以为：“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寮，明习庶政，既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上以为忠，进位银青光禄大夫。

当时太子理应跟随太宗一同去，少詹事张行成上奏疏称：“皇太子跟陛下巡幸灵州，倒不如留下来监国，接待百官商议朝政，熟习朝廷事务，这样既可安定京师重镇，而且又可向四方显示太子的圣德。望陛下暂时割舍私情，依从朝廷公道。”太宗认为张行成十分忠诚，进官位为银青光禄大夫。

[12]李世至郁督军山，其酋长梯真达官帅众来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遣通事舍人萧嗣业往招慰，咄摩支诣嗣业降。其部落犹持两端，世纵兵追击，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师，拜右武卫大将军。

[12]李世到了郁督军山，薛延陀部落首领梯真达官率领兵众前来降附。薛延陀咄摩支向南投奔荒谷，李世派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去招抚，咄摩支投降嗣业。他的部落仍然犹豫不定，李世带兵追击，共杀死五千多人，俘虏男女三万多人。秋季，七月，咄摩支到达京城。官拜右武卫大将军。

[13]八月，甲子，立皇孙忠为陈王。

[13]八月，甲子（初五），太宗立皇孙李忠为陈王。

[14]己巳，上行幸灵州。

[14]己巳（初十），太宗行幸灵州。

[15]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碛，遇薛延陀阿波达官众数万拒战，道宗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追奔二百里。道宗与薛万彻各遣使招谕敕勒诸部，其酋长皆喜，顿首请入朝。庚午，车驾至浮阳。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贡，称："薛延陀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自取败死，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从薛延陀去，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官司，养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诏回纥等使者宴乐，颁赉拜官，赐其酋长玺书，遣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报使。

[15]江夏王李道宗的兵马既已渡过沙漠，遇见薛延陀阿波达官兵众数万人抵抗，李道宗将其击败，杀死一千多人，乘胜追击二百里。李道宗与薛万彻各自派遣使者招抚敕勒各部，他们的首领都十分高兴，磕头拜谢请求入京朝见。庚午（十一日），太宗车驾到浮阳。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部落各自派使者入朝进贡，纷纷言道："薛延陀可汗不事奉大国，暴虐无道，不能做为我们的主子，自取灭亡，各部落作鸟兽散，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各有自己的分地，不再跟薛延陀去，我们要归顺大唐天子。希望可怜我们这些人，特设一部门，养育我们。"太宗听后大为高兴。辛未（十二日），太宗诏令宴请回纥等族使者，赏赐拜官，赐给他们首领玺书，派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前往传达旨意。

壬申，上幸汉故甘泉宫，诏以"戎、狄与天地俱生，上皇并列，流殃构祸，乃自运初。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弘庙略，已灭延陀。铁勒百馀万户，散处北溟，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混元降，殊未前闻，宜备礼告庙，仍颁示普天。"

壬申（十三日），太宗行幸汉朝旧甘泉宫，颁布诏令称："戎、狄等族与天地一同生存，与上古帝王伏羲并列称雄，他们制造祸端，是从大唐兴国之初才开始的。朕随意任命偏师进击，就生擒颉利；刚刚施展朝迁谋略，就已经灭掉了薛延陀。铁勒族一百多万户，散处在北部，万里迢迢派遣使者，要求委身归附于内地，请求同为编户齐民，一并改为州郡建置；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闻，应当预备礼仪上告祖庙，并且颁示给普天之下的百姓。"

庚辰，至泾州；丙戌，逾陇山，至西瓦亭，观马牧。九月，上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

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甲辰，上为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公卿请勒石于灵州；从之。

庚辰（二十一日），太宗车驾到达泾州；丙戌（二十七日），穿越陇山，到达西瓦亭，观看放牧。九月，太宗到达灵州，敕勒各部落首领相继派使者到灵州拜谒太宗，共有几千人，都说：“非常希望大唐至尊天子做我们的天可汗，我们子子孙孙做您的奴隶，至死也不遗憾。”甲辰（十五日），太宗亲自做诗记叙此事说：“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公卿大臣们请求在灵州刻石碑记事，太宗依从。

[16]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公萧性狷介，与同寮多不合，尝言于上曰：“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于是！”内不自得，既数忤旨，上亦衔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废也。

[16]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公萧，性情耿介狷狂，与同僚们多不合，曾对太宗言道：“房玄龄与中书、门下省众位大臣，私结朋党对皇上不忠，操持权柄固执己见，陛下并不知道详情，只是尚未谋反罢了。”太宗说：“你讲得过分了！君王选择有才能的做为股肱心腹之人，应当推诚置腹予以重任。人不可以求全责备，应当舍弃其短处，取其所长。朕虽然不能做到耳聪目明，也不至于一下子糊涂到好坏不分这个程度。”萧内心很不自在，既已多次忤犯圣意，太宗也心中很不高兴，只是念其忠直之处居多，不忍心将其废弃。

上尝谓张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因自请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门，今不违公意。”须臾复进曰：“臣适思之，不能出家。”上以对群臣发言反覆，尤不能平；会称足疾不朝，或至朝党而不入见。上知意终怏怏，冬，十月，手诏数其罪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自请

出家，寻复违异。一回一惑，在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帷之所。乖栋梁之体，岂具瞻之量乎！朕隐忍至今，全无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太宗曾对张亮说：“你既然敬事佛祖，为什么不出家呢？”萧于是请求出家做和尚。太宗说：“朕也知道你素来喜好佛门，现在不违背你的意思。”过了一会儿萧又进言说：“我刚刚考虑过了，不能出家。”太宗认为萧当着大臣们讲话反复无常，心中愤愤不平；又赶上萧声称有脚病不上朝，或者到了朝堂而不进去面见太宗，太宗知道他心情不快。冬季，十月，手书诏令数落其罪过说：“朕对佛教，无意遵从。那此求佛的人并未能验证将来福祉，却反而在过去受尽苦罪。至于象梁武帝潜心于佛教，梁简文帝执意于法门，倾尽府库所藏财物供给僧寺，耗费人力修筑塔庙。直至造成三淮五岭，到处发生变乱，最终结局象战国时楚成王和赵武灵王那样悲惨，子孙灭亡而无暇顾及，江山社稷倾刻间化为废墟，佛教报答施恩的征兆，是何等的荒谬！萧重蹈梁朝的覆辙，承袭亡国者的遗风；抛弃公义曲就私情，不懂得扬名隐世的道理；身在俗世口诵佛语，不能分辨邪恶正义。想修去累世孽源，祈求一己的福根，对上违犯君王。对下则煽动浮华风气。自己请求出家，不久又有反复。瞬息之间反复变化无常；自我肯定与否定，都是在天子与群臣议政之处。如此深乖国家栋梁的体面，这难道是宰相之才的度量吗？朕一直隐忍到今天，萧全无悔改之意。将他降为商州刺史，免除他的封爵。”

[17]上自高丽还，盖苏文益骄恣，虽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诡诞；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窥伺边隙。屡敕令勿攻新罗，而侵陵不止。壬申，诏勿受其朝贡，更议讨之。

[17]太宗从高丽班师还朝后，盖苏文更加傲慢胡作非为，虽然也曾派使者上表，但其言语多怪诞诡秘；而且对待唐朝使者十分傲慢，经常窥测等待骚扰边界的时机。太宗从次敕令让他不要进攻新罗，他反而不停地侵扰。壬申（十四日），太宗诏令不接受高丽的朝贡，再次商议讨伐的事。

[18]丙戌，车驾还京师。

[18]丙戌（二十八日），太宗车驾回到京城。

冬，十月，己丑，上以幸灵州往还，冒寒疲顿，欲于岁前专事保摄。十一月，己丑，诏祭祀、表疏、胡客、兵马、宿卫，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决死罪皆以闻，馀并取皇太子处分。

冬季，十月，己丑（疑误），太宗认为行幸灵州一去一还，冒着严寒，旅途疲劳，想要在年前专事保养。十一月，己丑（初一），诏令祭祀郊庙社稷明堂、大臣及四方上表疏、四方朝贡客人、征调与宿卫换防、发放鱼符传符、任命五品以上官员以及拜官解职、处决死罪等，都上奏皇帝知悉，其余事务一并交由皇太子处理。

[19]十二月，己丑，群臣累请封禅；从之。诏造羽卫送洛阳宫。

[19]十二月，己丑（疑误），众位大臣多次请求行封禅礼；太宗依从。诏令制作封禅仪仗送到洛宫太子处。

[20]戊寅，回纥俟利发吐迷度、仆骨俟利发歌滥拔延、多滥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发屈利失、同罗俟利发时健啜、思结酋长乌碎及浑、斛薛、奚结、阿跌、契、白酋长，皆来朝。庚辰，上赐宴于芳兰殿，命有司□□□□每五日一会。

[20]戊寅（二十日），回纥首领吐迷度、仆骨首领歌滥拔延、多滥葛首领末、拔野古首领屈利失、同罗首领时健啜、思结首领乌碎，以及浑、斛薛、奚结、阿跌、契、白首领，一起来京朝见。庚辰（二十二日），太宗在芳兰殿大摆酒宴，命令有关部门优厚礼遇，每五天一次宴会。

[21]癸未，上谓长孙无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欲皆为乐，在朕翻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因泣数行下，左右皆悲。

[21]癸未（二十五日），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今日是朕的生日，对世俗人们这是个欢宴作乐的日子，在朕这里反成了伤感的事。如今治理天下，四海之内皆为我大唐所有，然而承欢在父母膝下，却永远不可得到了，所以子路有在双亲死后无法再为他们背米的遗憾之情。《诗经》说：‘可怜父母，生我辛劳。’为什么还要在父母辛劳的日子里饮宴作乐呢？”说完泪珠双流，身边的人都很悲哀。

[22]房玄龄尝以微谴归第，褚遂良上疏，以为：“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攻，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

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缙绅同尤，不可遐弃。陛下若以其衰老，亦当讽谕使之致仕，退之以礼；不可以浅鲜之过，弃数十年之勋旧。”上遽召出之，顷之，玄龄复避位还家。久之，上幸芙蓉园，玄龄敕子弟汛扫门庭，曰：“乘舆且至！”有顷，上果幸其第，因载玄龄还宫。

[22]房玄龄曾因太宗小有谴责令回家中，褚遂良上奏疏称：“房玄龄从高祖举义旗反隋时就有辅佐之功，武德九年又冒死罪建议陛下在玄武门发动政变，贞观初年选拔贤才、执掌朝政，大臣中以玄龄最为辛劳。如果不是罪不可赦，被士大夫所共同反对，则不应把他远远抛弃而不用。陛下如果认为他老迈无用，也应当劝告他让他退休回家，以礼节辞退；不可以其小小的过失，就抛弃他几十年的旧功绩。”太宗听后急忙召房玄龄回朝。过了不久，房玄龄又离开职位回到家中。过了几天，太宗巡幸芙蓉园，房玄龄让晚辈们立即洒扫门庭，说道：“皇上的乘辇就要到了。”过了一会儿，太宗果然临幸他的宅第，于是用车马载着玄龄一同返回宫中。

二十一年（丁未、647）

二十一年（丁未，公元647年

[1]春，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疾笃；辛卯，上幸其第，流涕与诀；壬辰，薨。上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住哭乎！公勿复言！”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舅临终遗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辄屈銮驾。”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横桥，上登长安故城西北楼，望之恸哭。

[1]春季，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病情加重；辛卯（初四），太宗亲临他的家中，流着泪与他告别；壬辰（初五），高士廉去世。太宗想要前往高宅哭灵，房玄龄以太宗的病刚好，执意谏阻，太宗说：“高公与我并非只是君臣关系，还兼有故旧姻亲的亲系，岂有听说他的噩耗而不去哭灵呢？你不必再多说了！”说完带领身边的人从兴安门出宫，长孙无忌正在高士廉住所灵堂，听说太宗将要到来，停止哭泣，出门拦住御马劝谏道：“陛下正在吃长生药，按照方药说法不能哭丧，为什么不为宗庙社稷考虑而自珍自重呢！而且我舅舅

临终有遗言，非常不愿意因自己的死，而让陛下屈驾前来。”太宗不听其劝告。长孙无忌横卧在道中间，流着眼泪执意谏阻，太宗这才返回东苑，望着南面痛哭，泪如雨下。等到灵柩走出横桥，太宗登上长安旧城西北楼，遥望灵柩失声恸哭。

[2]丙申，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林州，白为置颜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敕勒大喜，捧戴欢呼拜舞，宛转尘中。及还，上御天成殿宴，设十部乐而遣之。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上皆许之。于是北荒悉平，然回纥吐迷度已私自称可汗，官号皆如突厥故事。

[2]丙申（初九），太宗诏令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部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府，阿跌为鸡田州，契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林州，白为颜州；各以其本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各自赐予金银绢帛以及锦袍若干。敕勒族大为高兴，相互欢呼跳跃，拜谢朝廷，展转尘土之中。等到各部首领要回本部时，太宗亲临天成殿摆下酒宴，设十部乐队招待，而后让他们回本部。各位首领都称：“我等既然做为大唐顺民，往来到京城皇宫，便如同拜望父母一样，请求在回纥南部与突厥以北地区开辟一条通道，起名为参天可汗道，设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匹及酒肉以供过路人享用，我们每年进贡貂皮以充作租赋，仍然延请能做文章的人，让他们写上表奏疏。”太宗一并答应其请求。从此北部边疆全部安定，然而只有纥吐迷度已经私自称可汗，官号皆与过去的突厥相同。

[3]丁酉，诏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禅社首；余并依十五年议。

[3]丁酉（初十），太宗诏令明年仲春将要行幸泰山，封禅社首山；其余事项都按照贞观十五年议定的办理。

[4]二月，丁丑，太子释奠于国学。

[4]二月，丁丑（二十日），皇太子李治到国子学行释奠礼。

[5]上将复伐高丽，朝议以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以旱灾，民太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易，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上从之。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候将军李海岸副之，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等副之，将兵三千人。因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两军皆选习水善战者配之。

[5]太宗准备再次讨伐高丽，朝臣们议论认为:“高丽傍山为城堡，很难短时间攻克。上次大驾亲征，国中百姓不能够耕种，所攻克的城，都要全部没收其粮食，再加上遇着旱灾，百姓们有一多半缺乏粮食。如今若是再多派偏师深入，轮番骚扰其疆土，使得高丽百姓们疲于奔命，放下农活躲入城中，几年之内，必会造成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然离异，鸭绿江以北地区，可以不战而轻易取得。”太宗听他们建议。三月，任命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候将军李海岸为副总管，征发一万多兵力，乘着楼船从莱州渡海进入高丽境内。又任命太子詹事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等为副总管，领兵三千人，与营州都督府兵会合从新城道进入高丽。两支军队都是选配的习水性善于水战的士兵。

[6]辛卯，上曰:“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帅九州之民，凿山槎木，疏百川注之海，其劳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顺地之势，与民同利故也。”

[6]辛卯（初五），太宗说:“朕对于北方戎、狄所以能够取得古人所不能取得的胜利，并做到古人难以做到的让他们臣服于大唐，都是因为顺应众人愿望的结果。过去大禹率领九州的百姓，开山砍伐树木，疏导条条河流归入大海，够疲劳的了，然而百姓并无怨言，就是因为顺应民心，利用地势，与民同利的缘故。”

[7]是月，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

[7]这一月，太宗染风寒，苦于京城炎热酷暑，夏季，四月，乙丑（初九），命人修缮终南山废弃的太和宫，改名为翠微宫。

[8]丙寅，置燕然都护府，统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之。素立抚以恩信，夷落怀之，共率马牛为献；素立唯受其酒一杯，余悉还之。

[8]丙寅（初十），唐政府设置燕然都护府，统辖瀚海等六都督府、皋兰等七个州，任命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都护。李素立以恩信安抚当地民众，各族人都归顺他，纷纷进献牛马；素立只接受一杯酒，其余一概退还。

[9]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上爱其文，命于通事舍人里供奉。

[9]五月，戊子（初三），太宗临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进献《翠微宫颂》，太宗喜欢他的文字，命他供奉在通事舍人班子里。

初，昌龄与进士王公治皆善属文，名振京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贡举，黜之，举朝莫晓其故。及奏第，上怪无二人名，诘之。师旦对曰："二人虽有辞华，然其体轻薄，终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后进效之，伤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起初，张昌龄与进士王公治都擅长做文章，在京城有名声，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掌管贡举事，没取中他们，朝内外都不明白是何缘故。等到上奏给太宗进士及第名单，太宗奇怪没有这二人名字，便质问王师旦，师旦答道："此二人虽然文辞华丽，然而其文体轻薄，终究成不了大器。如果让他们中高第，恐怕后来的人一意效法，有伤陛下的雅正之道。"太宗赞许他的回答。

[10]壬辰，诏百司依旧启事皇太子。

[10]壬辰（初七），太宗诏令文武百官上奏疏仍旧给皇太子。

[11]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

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乎？”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与，盖谦谦之志耳。”

[11]庚辰（疑误），太宗亲临翠微殿，问身边大臣：“自古以来帝王虽然能够平定中原，却不能制服北方各部族。朕的才能远不及古代帝王而取得成果却比他们大，我自己不明说其原因，你们各位当直率地如实说说。”众大臣齐声说道：“陛下的功德与天地等量齐观，难以一语言明。”太宗说：“不是这样。朕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五点缘由：自古以来帝王大多嫉妒能力超过自己的，朕看见别人的长处，便如同看见自己的一样；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朕对人常常要扬长避短；君王们往往引进有才能的人便想着放置在自己怀抱，摒弃无能之辈则恨不能落井下石，朕看见有才能的人则非常敬重，遇见无能者亦加以怜悯，有才能与无才能的人都能各得其所；君王们大多讨厌正直之人，明诛暗罚，没有一个朝代不存在，朕自即位以来，正直的大臣在朝中比肩接踵，未曾贬黜斥责一人；自古以来帝王都尊贵中原，贱视夷、狄族，惟独朕爱护他们始终如一，所以他们各个部落都象对待父母一样依赖朕。这五点，是朕成就今日功绩的原因。”又对褚遂良等人说：“你曾做过史官，象朕说的这番话，符合历史事实吗？”答道：“陛下的盛德不可胜载，仅仅以这五点定论，表明陛下过于谦虚了。”

[12]李世军既渡辽，历南苏等数城，高丽多背城拒战，世击破其兵，焚其罗郭而还。

[12]李世的部队已渡过辽水，途经南苏等几座城，高丽兵多背靠城墙拼战，李世将他们打败，并焚烧其外城后回师。

[13]六月，癸亥，以司徒长孙无忌领扬州都督，实不之任。

[13]六月，癸亥（初八），任命司徒长孙无忌兼领扬州都督，实际上并未赴任。

[14]丁丑，诏以“隋末丧乱，边民多为戎、狄所掠，今铁勒归比，宜遣使诣燕然等州，与都督相知，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

[14]丁丑（二十二日），太宗下诏称：“隋朝末年天下动荡不安，边境居民多被北方部族劫掠，如今铁勒归顺我大唐，应当派使者到燕然等州，与都督一道，访求被掠夺的人，用财物赎回，供给粮食让其

回到原籍；其中室韦、乌罗护、三部百姓被薛延陀掠去的，也将他们赎回。”

[15]癸未，以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时房玄龄留守京师，有自京师来者，上问：“玄龄何言？”对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但云李纬美髭鬓。”帝遽改除纬洛州刺史。

[15]癸未（二十八日），任命司农寺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当时房玄龄留守京城，有人从京城前来太宗处，太宗问道：“房玄龄讲些什么？”答道：“玄龄听说陛下拜李纬为户部尚书，只是说李纬是个美髯公。”太宗即刻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16]秋，七月，牛进达、李海岸入高丽境，凡百余战，无不捷，攻石城，拔之。进至积利城下，高丽兵万余人出战，海岸击破之，斩首二千级。

[16]秋季，七月，牛进达、李海岸的部队进入高丽境内，大小经历一百多次战斗，战无不胜，又攻克石城。进军到积利城下，高丽兵一万多人出城迎战，李海岸将其击败，杀死二千多人。

[17]上以翠微宫险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诏更营玉华宫于宜春之凤皇谷。庚戌，车驾还宫。

[17]太宗认为翠微宫地势险要狭窄，容纳不下百官，庚子（十六日），诏令在宜春县的凤凰谷再营造玉华宫。庚戌（二十六日），太宗车驾回到皇宫。

[18]八月，壬戌，诏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屡兴，加以河北水灾，停明年封禅。

[18]八月，壬戌（初八），诏令因薛延新近投降，屡兴土木工程，加上河北地区遭受水灾，停止明年封禅泰山事。

[19]辛未，骨利遣使入贡；丙戌，以骨利为玄阙州，拜其俟斤为刺史。骨利于铁勒诸部为最远，昼长夜短，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脾适熟，日已复出矣。

[19]辛未（十七日），骨利派使者前来进贡；九月，丙戌（初三），唐朝廷将骨利改为玄阙州，其首领官拜刺史。骨利是铁勒各部中地处最为遥远的一个，白天长夜间短，太阳落山后，尚有余晖，煮羊脾刚熟，太阳已经又出地平线了。

[20]己丑，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请上致政于皇太子；太子闻之，忧形于色，发言流涕。长孙无忌等请诛志冲。上手诏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纳污藏疾，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雾障天，不亏于大；寸云点日，何损于明！”

[20]己丑（初五），齐州人段志冲上书议事，请求太宗将朝政交由皇太子处理；太子听说后，满脸忧容，说着话直流泪水。长孙无忌等请求处死段志冲。太宗手书诏令说：“五岳超越霄汉，四海延亘大地，藏污纳垢，无损于山高水深。志冲想要以一个匹夫身份使朕解除皇位，朕如果真有罪过，则表明他的正直；如果没有罪过，也只说明他的狂妄。这如同一尺长的云雾想遮住天空，无亏于天之广大；一寸云彩玷污太阳，无损于太阳的光明！”

[21]丁酉，立皇子明为曹王。明母杨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宠于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为皇后。魏徵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寻以明继元吉后。

[21]丁酉（十四日），立皇子李明为曹王。李明的母亲杨氏，原先是巢剌王李元吉的妃子，受太宗的宠爱；文德皇后死后，太宗想要立她为皇后，魏徽曾劝谏道：“陛下正以德行比之于唐尧、虞舜，为什么反倒效法春秋时的晋文公娶辰嬴以自累呢？”于是太宗停止立后。不久又以李明为李元吉继嗣。

[22]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

[22]戊戌（十五日），太宗敕令宋州刺史王波利等人征发江南十二州的工匠修造大船几百艘，想要用这些船征伐高丽。

[23]冬，十月，庚辰，奴剌啜匐俟友帅其所部万余人内附。

[23]冬季，十月，庚辰（二十七日），奴剌部落的啜匐俟友率领所部一万多人归附朝廷。

[24]十一月，突厥车鼻可汗遣使入贡。车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为小可汗。颉利之败，突厥余众欲奉以为大可汗，时薛延陀方强，车鼻不敢当，帅其众归之。或说薛延陀：“车鼻贵种，有勇略，为众所附，恐为后患，不如杀之。”车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数千骑追之，车鼻勒兵与战，大破之，乃建牙于金山之北，自称乙注车鼻可汗，突

厥余众稍稍归之，数年间胜兵三万人，时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败，车鼻势益张，遣其子沙钵罗特勒入见，又请身自入朝。诏遣将军郭广敬征之。车鼻特为好言，初无来意，竟不至。

[24]十一月，突厥车鼻可汗派使者进献贡品。车鼻名斛勃，本来与突厥同族，世代为小可汗。颉利可汗败亡后，突厥剩余势力想要奉他做大河汗，当时薛延陀正值强盛时期，车鼻不敢承担可汗大位，率领部众归附薛延陀。有人对薛延陀说："车鼻是贵族血统，有勇有谋，为众人所依附，恐怕会成为后患，不如杀掉他。"车鼻知道后，急忙逃走。薛延陀派数千骑兵追赶他。车鼻勒兵与之战斗，大败薛延陀兵，在金山北麓建立牙帐，自称为乙注车鼻可汗，突厥剩余力量渐渐归附于他，几年之间拥兵三万人，时常出兵掠夺薛延陀。等到薛延陀败亡，车鼻势力更加强大，派他的儿子沙钵罗特勒入朝面见太宗，又请求允许自己入朝。太宗派将军郭广敬征召他入朝。车鼻不过是说好听的话，实际上并无入朝之意，最后竟没有来。

[25]癸卯，徙顺阳王泰为濮王。

[25]癸卯（二十一日），改封顺阳王李泰为濮王。

[26]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视朝。

[26]壬子（三十日），太宗病痊愈，三天一上朝。

[27]十二月，壬申，西赵酋长赵磨帅万余户内附，以其地为明州。

[27]十二月，壬申（二十日），西赵蛮族首领赵磨率领一万多户归附唐朝，唐朝将其所居地改为明州。

[28]龟兹王伐叠卒，弟诃黎布失毕立，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上怒，戊寅，诏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将兵击之，仍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藩、吐谷浑连兵进讨。

[28]龟兹国王伐叠死后，他的弟弟诃黎布失毕即位，逐渐失却臣属国的礼节，侵扰邻近国家。太宗大怒，戊寅（二十六日），诏令使持节、任命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人领兵进攻龟兹，仍然命令铁勒族十三州、突厥、吐藩、吐谷浑联合进军讨伐。

[29]高丽王使其子莫离支任武入谢罪，上许之。

[29]高丽王让他的儿子莫离支任武入朝谢罪，太宗依准。

二十二年（戊申、648）

二十二年（戊申，公元648年）

[1]春，正月，己丑，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域！"

[1]春季，正月，己丑（初八），太宗写成《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各篇名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太宗说道："修身治理国家的道理，都在这十二篇之中了。我一旦逝去，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又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先哲圣王为师，象我，则不足效法。古人说效法上等的，仅得其中，效法中等的，不免得其下。我即位以来，过失之处不少，锦绣珠玉不断于身前，又不停地修筑宫室台榭，犬马鹰鹘无论多远也要罗致来，游幸四方，使各地供给烦劳，这些都是我的大过失，千万不要认为正确而效法。回顾起来我普济苍生效益多，创建大唐基业功劳大。好处多损害少，所以百姓没有怨言；功劳大过失小，所以王业稳固；然而若是要求尽善尽美，实在是多有惭愧。你没有我这些功劳勤苦而承继我的富贵，竭力行善举，则国家仅得安定；如果骄奢懒惰，则自身都难保。而且成功来之不易，败亡却可迅速招致，是指国家而言；失去容易得之较难，是指皇位；能不珍惜吗？能不谨慎吗！"

[2]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上亲为调药；使太子临问；庚寅，薨。

[2]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得病，太宗亲自为他调制药物，又让太子前去询问病情。庚寅（初九），马周去世。

[3]戊戌，上幸骊山温汤。

[3]戊戌（十七日），太宗巡幸骊山温泉。

[4]己亥，以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4]己亥（十八日），任命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5]新罗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为柱国，封乐浪郡王，遣使册命。

[5]新罗国王金善德去世，唐朝任命善德的妹妹真德为柱国，封为乐浪郡王，并派使者前去册封。

[6]丙午，诏以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将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

[6]丙午（二十五日），太宗下诏任命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为副总管，领兵三万多人以及楼船战舰，从莱州渡海进攻高丽。

[7]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

[7]长孙无忌代理中书令，掌管尚书省、门下省事宜。

[8]戊申，上还宫。

[8]戊申（二十七日），太宗回到宫中。

[9]结骨自古未通中国，闻铁勒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发失钵屈阿栈入朝。其国人皆长大，赤发绿睛，有黑发者以为不祥。上宴之于天成殿，谓侍臣曰：“昔渭桥斩三突厥首，自谓功多，今斯人在席，更不以为怪邪！”失钵屈阿栈请除一官，“执笏而归，诚百世之幸。”戊午，以结骨为坚昆都督府，以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燕然都护。又以阿史德时健俟斤部置祁连州，隶营州都督。

[9]结骨自古以来从未与中原王朝建立过联系，听说铁勒各部都已归服唐朝，二月，其首领失钵屈阿栈到唐朝。结骨国人身材都很高大，红头发绿眼睛，长黑头发便被认为不吉祥。太宗在天成殿宴请结骨首领，对身边大臣说：“当年武德九年时我在渭桥斩杀三名突厥首领，自以为功劳大，如今有这个人在宴席上，更不会认为奇怪了吧！”

失钵屈阿栈请求封他一个官职，“手执王笏归国，实在是百代的荣幸。”戊午（初七），以结骨所在地为坚昆都督府，任命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属于燕然都护。又在阿史德时健部落所在地设置祁连州，隶属于营州都督。

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辛酉，上引见诸胡使者。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

当时四方大小国的君主首领争先恐后派使者进贡朝见，往来不绝，每年正月初一前来朝贺的人数成百上千。辛酉（初十），太宗召见各国各族使者，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三十多年，使得中原疲弊，所获却很少；岂能与今日以德服远、使不毛之地都成为大唐编户相比！”

[10]上营玉华宫，务令俭约，惟所居殿覆以瓦，余皆茅茨；然备设太子宫、百司，苞山络野，所费已巨亿计。乙亥，上行幸玉华宫；己卯，畋于华原。

[10]太宗营造玉华宫，命令务必节俭，只将居住的殿宇用瓦覆盖，其余均用茅茨压顶；然而太子宫、百官衙署要设置齐全，满山遍野的建筑，耗费银两巨大，可以亿计。乙亥（二十四日），太宗行幸玉华宫；己卯（二十八日），在华原围猎。

[11]中书侍郎崔仁师坐有伏阁自诉者，仁师不奏，除名，流连州。

[11]中书侍郎崔仁师因有人伏在衙署门前上诉，他并未上奏，被除掉名籍，流放到连州。

[12]三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罗勃部置烛龙州。

[12]三月，己丑（初九），唐政府将瀚海都督俱罗勃部划出，设置烛龙州。

[13]甲午，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生怀首鼠，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

[13]甲午（十四日），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朕年轻时在军中长大，颇能料敌制胜；如今出兵昆丘道，处月、处密二部落以及龟兹执

政者羯猎颠、那利每每怀有二心，一定会先被消灭，接着就是布失毕。”

[14]庚子，隋萧后卒，诏复其位号，谥曰愍；使三品护葬，备卤簿仪卫，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

[14]庚子（二十日），隋朝萧皇后去世，诏令恢复其皇后称号，谥号为愍；让三品以上官员治葬，为其配备仪仗，护送到江都，与隋炀帝合葬一处。

[15]充容长城徐惠以上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上疏谏，其略曰：“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也。”又曰：“虽复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又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礼重之。

[15]宫中九嫔之一的充容、长城县人徐惠，认为太宗东征高丽，西讨龟兹，又相继营造翠微、玉华二宫，而且穿用颇为华丽奢靡，便上奏疏劝谏，大略说道：“陛下以有限的农业收成，去填充无穷尽的欲望；图谋那些还未归附的他国部众，却损失已具规模的大唐军队。从前秦始皇吞并六国，反而加速动摇其已危亡的基础，晋武帝统一三国，反而成了覆败的基业；难道不是自夸有功自恃强大，放弃德行轻视国家，贪图小利忘记安危，肆情纵欲所造成的吗？由此可知地域辽阔并非长久安定的谋略，百姓劳苦才是容易动乱的根源。”又说道：“即使将殿宇覆盖上茅草以示俭约，却还是大兴土木；名义是合理雇用，按价取值，实际仍然会有烦扰百姓的弊病。”又说：“各种珍玩、奇技淫巧，乃是丧国殃民的武器，珠宝绸缎，实为迷乱心灵的毒药。”又说：“制定法令节俭，还担心民风奢侈；如果法令本身就主张奢侈，怎么可能做为后人的榜样呢？”太宗非常欣赏她的话，待她十分有礼。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九卷

唐纪十五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下贞观二十二年（戊申、648）

唐纪十五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戊申，公元648年）

[1]夏，四月，丁巳，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破之。

[1]夏季，四月，丁巳（初七），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击败松外蛮。

初，州都督刘伯英上言："松外诸蛮暂降复叛，请出师讨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敕建方发巴蜀十三州兵讨之。蛮酋双舍帅众拒战，建方击败之，杀获千余人。群蛮震慑，亡窜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谕以利害，皆来归附，前后至者七十部，户十万九千三百，建方署其酋长蒙和等为县令，各统所部，莫不感悦。因遣使诣西洱河，其帅杨盛大骇，具船将遁，使者晓谕以威信，盛遂请降。其地有杨、李、赵、董等数十姓，各据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不相统壹、语虽小讹，其生业、风俗，大略与中国同，自云本皆华人，其所异者以十二月为岁首。

起初，州都督刘伯英上书言道："松外各个蛮族暂时降附如今又叛乱，请求出兵讨伐，以打通朝廷通往西洱、天竺的道路。"太宗敕令梁建方征发巴蜀十三州兵马讨伐他们。松外蛮族首领双舍率众抵抗，建方将其击败，杀死俘获共有一千多人。众蛮族大为震动，纷纷逃窜到山谷之中。建方分派使者说明利害关系，于是他们都来归附，前后有七十个部落，十万九千三百户，建方委任其首领蒙和等人为县令，各自统率本部，众人感激涕零。建方又派使者到西洱河，当地将领杨盛大为恐慌，准备好船只想要逃跑，使者晓以大唐军队的威严与信用，杨盛于是请求投降。该地区有杨、李、赵、董等几十个大姓，各自据守一州，大的六百户，小的有二、三百户，没有大的君王，互不统属，方言土语虽然有小的差异，但其生活状况与风俗习惯等大略与中原相同，自称原本都是汉人，所不同的是以十二月为一年的开始。

[2]己未，契丹辱纥主曲据帅众内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据为刺史，隶营州都督府。

[2]己未（初九），契丹首领曲据率领兵众归附唐朝，唐朝在其居住地设置玄州，任命曲据为刺史，隶属营州都督府。

[3]甲子，乌胡镇将古神感将兵浮海击高丽，遇高丽步骑五千，战于易山，破之。其夜，高丽万余人袭神感船，神感设伏，又破之而还。

[3]甲子（十四日），乌胡镇守将领古神感领兵渡海进攻高丽，与高丽五千步骑兵遭遇，在易山激战，将其击败。当天夜里，高丽一万多名士兵袭击古神感的船只，神感设下埋伏，将高丽兵打得大败，然后回师。

[4]初，西厥乙毗咄陆可汗以阿史那贺鲁为叶护，居多逻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统处月、处密、始苏、歌罗禄、失毕五姓之众。乙毗咄陆奔吐火罗，乙毗射匮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贺鲁帅其余众数千帐内属，诏处之于庭州莫贺城，拜左骁卫将军。贺鲁闻唐兵讨龟兹，请为乡导，仍从数十骑入朝。上以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厚宴赐而遣之。

[4]起初，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任命阿史那贺鲁为叶护，居住在多逻斯河畔，在西州以北一千五百多里的地方，统辖处月、处密、始苏、歌逻禄、失毕五个部落的兵众。乙毗咄投奔吐火罗时，乙毗射匮可汗曾派兵追击，咄部落散亡。乙亥（二十五日），阿史那贺鲁率领其残余力量几千帐归附唐朝，太宗降诏让他们居住在庭州莫贺城，贺鲁官拜左骁卫将军。贺鲁听说唐朝军队讨伐龟兹，便请求做为向导，于是率领几十名骑兵到朝廷。太宗任命他为昆丘道行军总管，盛宴款待，厚加赏赐，让他回到原居地。

[5]五月，庚子，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帝王阿罗那顺，大破之。

[5]五月，庚子（二十日），右卫率长史王玄策进攻帝那伏帝王阿罗那顺，将其打得大败。

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诸国皆遣使入贡。会尸罗逸多卒，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胡兵攻玄策，玄策帅从者三十人与战，力不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书征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国遣七千余骑赴之。玄策与其副蒋帅二国之兵进

至中天竺所居茶和罗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走，更收余众，还与师仁战；又破之，擒阿罗那顺。余众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卫江，师仁进击之，众溃，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

起初，中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兵力最强，东、西、南、北四天竺都臣服于他，王玄策奉使节到天竺，各国都派使者进献贡品。恰巧尸罗逸多去世，国内大乱，大臣阿罗那顺自立为王，征发胡族兵进攻玄策，玄策率领随从三十人与他们激战，抵御不住，全都被其擒获，阿罗那顺将各国的贡品掠夺干净。玄策乘夜间只身脱逃，到达吐蕃西部边境，发文书给邻国征调兵马，吐蕃派精兵一千二百人，泥婆国派七千多名骑兵赴战。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领二国的兵马进逼到中天竺的居住地茶和罗城，激战三天，大败天竺兵，杀死三千多人，水中溺死者将近一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走，重新纠集残余力量，掉过头来与蒋师仁战斗；蒋师仁又将其打败，并生擒阿罗那顺。剩余的天竺人拥戴阿罗那顺的妃子及王子，在乾陀卫江阻截唐军，蒋师仁向其发动进攻，天竺兵众溃败，其妃子及王子被擒，其余被俘男女一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国内大受震动，共有五百八十多个城邑和部落先后投降，玄策等人俘虏阿罗那顺，班师回朝。朝廷任命玄策为朝散大夫。

[6]六月，乙丑，以白别部为居延州。

[6]六月，乙丑（十六日），唐朝以白别部所居地为居延州。

[7]癸酉，特进宋公萧卒，太常议谥曰“德”，尚书议谥曰“肃”。上曰：“谥者，行之迹，当得其实，可谥曰贞褊公。”子锐嗣，尚上女襄城公主。上欲为之营第，公主固辞，曰：“妇事舅姑，当朝夕侍侧，若居别第，所阙多矣。”上乃命即第而营之。

[7]癸酉（二十日），特进宋公萧去世，太常寺议定其谥号为德，尚书省议定谥号为隶。太宗说：“谥号本是标明人的行迹的，应当符合实际，可加谥号为贞褊公。”萧的儿子萧锐继承其父的食邑爵位，并娶太宗女儿襄城公主为妻。太宗想要为他营建新的宅第，公主执意辞退，并说：“媳妇侍奉公婆，应当早晚都在身边，假如居住在别处，必然会有较多的缺失。”太宗于是命令就在萧的原住所为他们营建新居。

[8]上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隋末剑南独无寇盗，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上从之。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

[8]太宗认为高丽正值穷困凋弊，议定在明年征发三十万兵力，一举灭掉它。有人认为大军东征，必须储备一年的粮食，而牲畜并不能运载那么多，应当准备舟船用水运。隋朝末年惟独剑南地区没有寇盗与兵乱，近来辽东之战，剑南又一次不受牵累，当地百姓生活富庶，应当让他们修造舟船。太宗依从其建议。秋季，七月，派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在剑南道伐木造舟船，大船有的长一百尺，宽五十尺。造好后另派使者，走水路，从巫峡直抵江州、扬州，再驶往莱州。

[9]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请帅所部从讨龟兹。

[9]庚寅（十一日），西突厥丞相屈利啜请求率领本部跟从唐军讨伐龟兹。

[10]初，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李君羡直玄武门，时太白屡昼见，主史占云："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恶之。会与诸武臣宴宫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羡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尔勇健！"又以君羡官称封邑皆有"武"字，深恶之，后出为华州刺史。有布衣员道信，自言能绝粒，晓佛法，君羡深敬信之，数相从，屏人语。御史奏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壬辰，君羡坐诛，籍没其家。

[10]起初，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人李君羡掌管玄武门宿卫，当时金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太史占卜说："女主将兴起。"民间又广传《秘记》中言："唐朝三代之后，女主武王取代李氏据有天下。"太宗听后非常厌恶。正赶上太宗在宫中与众位武将饮宴，行酒令，让每个人各讲小名。李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太宗非常惊讶，进而笑着说："什么女子，竟这么勇健！"又因为君羡官衔封爵籍贯都有一个"武"字，非常厌恶，随后让他出任华州刺史。有个布衣名叫员道信，自称能够不进饮食，通晓佛法，李君羡非常敬慕相信他，多次与他形

影相随，窃窃私语。御史上奏称君羡勾通妖人，图谋叛乱。壬辰（十三日），李君羡因此事定罪处斩，全家被抄没。

上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对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尽杀之，何如？"对曰："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上乃止。

太宗曾秘密地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上所说的谣传，真有其事吗？"答道："我仰观天象，俯察历数，这个人现在已在陛下宫中了，是陛下亲属，从今往后不超过三十年，这个人当做天下的君王，并将大唐皇室子孙杀得不剩几个，其征兆已经形成了。"太宗说："凡是有怀疑的统统杀掉，怎么样？"李淳风答道："此乃天命，人们不能够违抗。未来称王的人死不了，反而白白地杀死无辜。而且今后三十年，那个人也已经老了，也许该存有慈善心肠，祸害可能会小些。如今即使找到此人将其杀死，老天或许会降生更加强壮的人大肆发泄怨恨，恐怕陛下的子孙就没有幸免的了。"太宗于是不再过问此事。

[11]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京师，疾笃，上征赴玉华宫，肩舆入殿，至御座侧乃下，相对流涕，因留宫下，闻其小愈则喜形于色；加剧则忧悴。玄龄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互有余责。"乃上表谏，以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雠，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傥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玄龄子遗爱尚上女高阳公主，上谓公主曰："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癸卯，薨。

[11]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在京城，病情加重，太宗征召他到玉华宫，乘坐轿子进入殿内，到太宗御座旁边才下轿，与太宗相对流泪，太宗将房玄龄留在宫中，听说病情好转则喜形于色；病情加重则忧虑憔悴。房玄龄对他的儿子们说："我蒙受皇上的隆恩，如今天下无事，只有东征高丽一事没有停止，众位大臣都不敢劝谏，我明知其非而不说话，真是死有余辜啊。"于是上表章劝谏，认为："《老子》说：'知道满足，不会遭到困辱，知道适可而止，不会遇到危险。'陛下的功名威德也可以知足了，开拓疆土也当适可而止，而且陛下每次叛决一个死刑犯人，一定要三次复议五次上奏，进素食，停止音乐，这正是重视人的性命啊。如今驱使无罪的士卒，让他们往刀口上送，使之肝脑涂地，难道他们单单不足以怜悯吗！假使当初高丽违背臣属的礼节，可以诛罚他们；假若侵扰老百姓，可以灭掉他们。以后会成为中原的祸患，也可以除掉他们。如今没有这三条原因而只是无故烦劳中原百姓，我们对内无非称为前代雪耻，对外不过称为新罗报仇，岂不是所得到的很少，失去的很大吗！希望陛下容许高丽悔过自新，焚毁准备渡海用的船只，停止召募兵众，自然华、夷庆幸有靠，远服近安。我很快要死去的，倘若承蒙陛下采纳将死者的哀鸣，死了也将不朽。"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娶太宗女儿高阳公主为妻，太宗对公主说："你的公公病得这么厉害，还能为国家的事忧心忡忡。"太宗亲去探视，握着房玄龄的手与他告别，悲痛得不能自禁。癸卯（二十四日），房玄龄去世。

柳芳曰：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

柳芳曰：房玄龄辅佐太宗平定天下，直到死于宰相位上，共三十二年，天下人号称为贤相；然而没有多少事迹可寻，道德也达到至高境界。所以太宗平定祸乱而房、杜二人不居功；王、魏徵善于谏诤而房、杜二人不争其贤名；李世、李靖善于领兵作战而房、杜二人辅行文道，使国家太平，将功劳归诸君主。房玄龄被称为有唐一代的宗臣，是很适宜的。

[12]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12]八月，己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13]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13]丁丑（二十九日），敕令越州都督府以及婺、洪等州修造海船及双舫船一千一百艘。

[14]辛未，遣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出金山道击薛延陀余寇。

[14]辛未（二十三日），派遣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从金山道出兵进攻薛延陀残余势力。

[15]九月，庚辰，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击处月、处密，破之，余众悉降。

[15]九月，庚辰（初二），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进攻处月、处密，将其击败，余众全部投降。

[16]癸未，薛万彻等伐高丽还。万彻在军中，使气陵物，裴行方奏其怨望，坐除名，流象州。

[16]癸未（初五），薛万彻等人征伐高丽返回朝廷。万彻在军中，恃才傲物，盛气凌人，裴行方上奏称其有怨言，因而被罢官除掉名籍，流放到象州。

[17]己丑，新罗奏为百济所攻，破其十三城。

[17]己丑（十一日），新罗向朝廷上奏表称百济进攻其国，攻克十三座城。

[18]己亥，以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

[18]己亥（二十一日），任命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

[19]强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壬寅，遣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击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上闻之，遣司农少卿长孙知人驰驿往视之。知人奏称："蜀人脆弱，不耐劳剧，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上乃敕潭州船庸皆从官给。

[19]强伟等人征发百姓造船，山獠人也去做力役，雅、邛、眉三州獠民造反。壬寅（二十四日），朝廷派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征发陇右、峡中的士兵二万多人进攻獠民。蜀人苦于造船的劳

役，有人请求出价钱雇佣潭州人造船，太宗允许。州县官吏督促过急，百姓们甚至卖田地宅院、卖儿卖女都供不上，粮价猛涨，引起剑外一带骚动。太宗听说后，派司农寺少卿长孙知人飞奔前往视察。知人上奏称：“蜀人身体虚弱，不能承受剧烈劳动。大船一艘，雇人要给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之中已经砍伐的树木，还没有全部运出来，又要征调船庸，二件事并在一起，百姓们承受不了，应当加以存恤养护。”太宗于是敕令雇潭州人的造船费用由政府支给。

[20]冬，十月，癸丑，车驾还京师。

[20]冬季，十月，癸丑（初六），太宗车驾回到京城。

[21]回纥吐迷度兄子乌纥蒸其叔母。乌纥与俱陆莫贺达官俱罗勃，皆突厥车鼻可汗之婿也，相与谋杀吐迷度以归车鼻。乌纥夜引十余骑袭吐迷度，杀之。燕然副都护元礼臣使人诱乌纥，许奏以为瀚海都督，乌纥轻骑诣礼臣谢，礼臣执而斩之，以闻。上恐回纥部落离散，遣兵部尚书崔敦礼往安抚之。久之，俱罗勃入见，上留之不遣。

[21]回纥吐迷度的侄子乌纥娶其婶婶为妻。乌纥与俱陆莫贺侍从官俱罗勃，都是突厥车鼻可汗的女婿，二人互相谋划杀掉吐迷度归附车鼻。乌纥乘夜晚带领十多个骑兵袭击吐迷度，将他杀死。燕然副都护元礼臣派人诱降乌纥，答应他上奏太宗封他为瀚海都督，乌纥骑马到元礼臣处面谢，礼臣将他抓起来杀死，上报朝廷。太宗担心回纥各部落分散，派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安抚。又过了一些天，俱罗勃到朝中拜见太宗，太宗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去。

[22]阿史那社尔既破处月、处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趋龟兹北境，分兵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保其东境。社尔遣兵追击，擒而斩之，立其从父弟先那准为焉耆王，使修职贡。龟兹大震，守将多弃城走。社尔进屯碛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韩威帅千余骑为前锋，骁卫将军曹继叔次之。至多褐城，龟兹王诃利布失毕、其相那利、羯猎颠帅众五万拒战。锋刃甫接，威引兵伪遁，龟兹悉众追之，行三十里，与继叔军合。龟兹惧，将却，继叔乘之，龟兹大败，逐北八十里。

[22]阿史那社尔打败处月、处密后，领兵从焉耆的西面直抵龟兹北部边境，分兵五路，出其不意，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弃城投奔龟兹，据守其东部边境。阿史那社尔派兵追击，生擒并杀掉他，立他的堂弟

先那准为焉耆国王，让他继续向唐朝进贡。龟兹大为震动，守城将士多弃城逃走。阿史那社尔进驻碛口，离龟兹都城三百里，派伊州刺史韩威率领一千多骑兵为前锋，骁卫将军曹继叔紧随其后。到了多褐城，龟兹国王诃利布失华、丞相那利、羯猎颠率领五万兵众抵抗。短兵相接，韩威引兵假装后退，龟兹兵倾巢出兵追击，跑了有三十里，韩威与曹继叔的军队会合。龟兹兵害怕，想要退却，曹继叔乘机反击，龟兹大败，北逃八十里。

[23]甲戌，以回纥吐迷度子翊左郎将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瀚海都督。

[23]甲戌（二十七日），唐朝任命回纥吐迷度的儿子、翊左郎将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瀚海都督。

[24]十一月，庚子，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帅所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府，以窟哥为都督；又以其别帅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纥主为刺史。以奚部为饶乐府，以可度者为都督；又以其别帅阿会等部为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纥主为刺史。辛丑，置东夷校尉官于营州。

[24]十一月，庚子（二十三日），契丹将领窟哥、奚族将领可度者一同率领本部归附唐朝。朝廷将契丹本部改为松漠府，任命窟哥为都督；又以其将领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各自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刺史。以奚族本部为铙乐府，任命可度者为都督；又以其将领阿会等部为弱水等五州，也是各任命其部族首领为刺史。辛丑（二十四日），在营州设置东夷校尉官。

[25]十二月，庚午，太子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

[25]十二月，庚午（二十四日），太子李治为文德皇后建造大慈恩寺竣工。

[26]龟兹王布失毕既败，走保都城，阿史那社尔进军逼之，布失毕轻骑西走。社尔拔其城，使安西都护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帅精骑追布失毕，行六百里，布失毕窘急，保拨换城，社尔进军攻之四旬，闰月，丁丑，拔之，擒布失毕及羯猎颠。那利脱身走，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余人，袭击孝恪。孝恪营于城外，龟兹人或告之，孝恪不以为意。那利奄至，孝恪帅所部千余人将入城，那利之众已登城矣，城中降胡与之相应，共击孝恪，矢刃如

雨，孝恪不能敌，将复出，死于西门。城中大扰，仓部郎中崔义超召募得二百人，卫军资财物，与免兹战于城中，曹继叔，韩威亦营于城外，自城西北隅击之。那利经宿乃退，斩首千余级，城中始定。后旬余日，那利复引山北龟兹万余人趣都城，继叔逆击，大破之，斩首八千级。那利单骑走，龟兹人执之，以诣军门。

[26]龟兹国王布失毕兵败后，退保都城，阿史那社尔急行军逼近，布失毕率领轻骑出城西逃。社尔攻下其都城，让安西都护郭孝恪守卫此城。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率领精锐骑兵追击布失毕，行军六百里，布失毕慌慌

张张，据守拨换城，社尔领兵攻城，用了四十天，闰十二月，丁丑（初一），攻陷城池，生擒布失毕以及羯猎颠。那利只身逃走，暗中勾引西突厥的兵力与本国兵力合在一处共一万多人，袭击郭孝恪。郭孝恪在城外安营扎帐，有的龟兹人告诉他那利即将赶来，孝恪不以为意。那利忽然大兵压境，郭孝恪率领本部一千多人想要进入城里，那利兵众已经登上城墙，城内投降的胡兵与那利里应外合，共同夹击郭孝恪，万箭齐发，刀剑如雨，孝恪抵挡不住，想要再次冲出来，被射死在西门。城中大乱，仓部郎中崔义超召募得二百人，保卫军需财物，与龟兹兵在城中展开激战，曹继叔、韩威也在城外扎营，从城西北角进攻龟兹。经过一夜激战，那利兵撤退，唐军杀死龟兹兵三千多人，城中才安定下来。十多天之后，那利又带引山北龟兹一万多人逼近都城，曹继叔迎击，将其打败，杀死八千人。那利一个人骑马逃走，龟兹人将他抓住，送到军门。

阿史那社尔前后破其大城五，遣左卫郎将权祗甫诣诸城，开示祸福，皆相帅请降，凡得七百余城，虏男女数万口。社尔乃召其父老，宣国威灵，谕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叶护为王；龟兹人大喜。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社尔勒石纪功而还。

阿史那社尔前后共攻下大城五座，派左卫郎将权祗甫到各个城中，晓以祸福，各城相继请求投降，共得七百多城，俘虏男女几万人。社尔于是召集城中父老，宣示朝廷的威严神灵，讲明征伐有罪之国的道理，立龟兹国王的弟弟叶护为国王；龟兹人非常高兴。西域地区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着送骆驼马匹和军粮，社尔刻石碑纪功，而后班师回朝。

[27]戊寅，以昆兵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以鼓纛，使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

[27]戊寅（初二），唐朝任命昆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给鼓和大旗，让他招抚讨伐未归服的西突厥人。

[28]癸未，新罗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见。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春秋请改章服从中国，内出冬服赐之。

[28]癸未（初七），新罗国丞相金春秋与他的儿子金文王来到唐朝拜见太宗。金春秋是金真德的弟弟。太宗封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春秋请求按照唐朝的式样改革新罗官员的礼服，太宗拿出冬服赐给他。

二十三年（巳酉、649）

二十三年（巳酉，公元649年）

[1]春，正月，辛亥，龟兹王布失毕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师，上责让而释之，以布失毕为左武卫中郎将。

[1]春季，正月，辛亥（初六），龟兹国王布失毕及其丞相那利等人被押到了京城，太宗予以责备后将他们放了，任命布失毕为左武卫中郎将。

[2]西南徒莫祗等蛮内附，以其地为傍、望、览、丘四州，隶朗州都督府。

[2]西南地区徒莫祗等蛮族归附唐朝，以其辖地设傍、望、览、丘四州，隶属于朗州都督府。

[3]上以突厥车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发回纥、仆骨等兵袭击之。兵入其境，诸部落相继来降。拔悉密吐屯肥罗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3]太宗因突厥车鼻可汗不来朝见，派右骁卫郎将高侃征发回纥、仆骨等兵马袭击突厥。军队到了突厥境内，各部相继前来投降。拔悉密首领肥罗察投降，唐朝在其原地设置新黎州。

[4]二月，丙戌，置瑶池都督府，隶安西都护；戊子，以左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4]二月，丙戌（十一月），唐朝设置瑶池都督府，隶属于安西都护；戊子（十三日），任命左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5]三月，丙辰，置丰州都督府，使燕然都护李素立兼都督。

[5]三月，丙辰（十三日），唐朝设置丰州都督府，由燕然都护李素立兼任都督职。

[6]去冬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至显道门外，赦天下。丁卯，敕太子于金液门听政。

[6]上一年冬季大旱，到此时才下了第一场雨。辛酉（十七日），太宗支撑病体到了显道门外，大赦天下。丁卯（二十三日），太宗敕令太子李治在金液门听政。

[7]夏，四月，乙亥，上行幸翠微宫。

[7]夏季，四月，乙亥（初一），太宗行幸翠微宫。

[8]上谓太子曰："李世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为叠州都督；世受诏，不至家而去。

[8]太宗对太子说："李世才智有余，然而你对他没有恩德，恐怕不能够敬服你。我现在将他降职，假如他即刻就走，等我死后，你以后可再重用他为仆射，视为亲信；如果他徘徊观望，应当杀掉他。"五月，戊午（十五日），任命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为叠州都督；世接受诏令后，没有回家即去上任。

[9]辛酉，开府仪同三司卫景武公李靖薨。

[9]辛酉（十八日），开府仪同三司卫景武公李靖去世。

[10]上苦利增剧，太子昼夜不离侧，或累日不食，发有变白者。上泣曰："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笃，召长孙无忌入含风殿。上卧，引手扪无忌颐，无忌哭，悲不自胜；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无忌出。己巳，复召无忌及褚遂良入卧内，谓之曰："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又谓遂良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仍令遂良草遗诏。有顷，上崩。

[10]太宗病情加重，上吐下泄，太子昼夜不离身边，有时一连几日不进食，头发有的已变白。太宗流着泪说："你这么孝敬疼爱我，我死了还有什么遗憾！"丁卯（二十四日），太宗病情危急，召长孙无忌到含风殿。太宗躺在床上，伸出手摸着长孙无忌的腮，无忌大声痛哭，不能自己；太宗竟说不出话来，于是令无忌出宫。己巳（二十六日），又召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进入卧室内，对他们说："朕如今将后事全都托付给你们。太子仁义孝敬，你们也都知道的，望你们善加辅佐教导！"对太子说："有无忌、遂良在，你不用为大唐江山担忧！"又对褚遂良说："无忌对我竭尽忠诚，我能拥有大唐江山，无忌出力较多，我死之后，不要让小人进谗言挑拨离间。"于是令褚遂良草拟遗诏。过了不久，太宗去世。

太子拥无忌颈，号恸将绝，无忌揽涕，请处分众事以安内外，太子哀号不已，无忌曰："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秘不发丧。庚午，无忌等请太子先还，飞骑、劲兵及旧将皆从。辛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马舆，侍卫如平日，继太子而至，顿于两仪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以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兼中书令。壬申，发丧太极殿，宣遗诏，太子即位。军国大事，不可停阙；平常细务，委之有司。诸王为都督、刺史者，并听奔丧，濮王泰不在来限。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面、割耳，流血洒地。

太子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号淘痛哭，悲痛欲绝，长孙无忌抹去眼泪，请求太子处理众事以安朝内外，太子不停地哀嚎，无忌说："皇上将宗庙社稷交付给殿下，怎么能效法一般人只知道哭泣呢？"于是秘不发丧。庚午（二十七日），长孙无忌等人请求太子先回到皇宫，飞骑、精悍步兵及旧将领纷纷跟随。辛未（二十八日），太子进入京城；辞世的天子所用的马车，侍卫兵如同平时一样，继太子之后到达京城，安顿在两仪殿。任命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任侍中，任命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兼任中书令。壬申（二十九日），在太极殿发丧，宣示太宗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军国大事，不可停下不办；平常琐细事务，委托给有关官署。诸王在外任都督、刺史的，都听凭他们前来奔丧，但濮王李泰不在奔丧

的范围内。废止辽东的征战及各项土木工程。四方各部族在朝做官及来朝进贡的几百人，听说太宗死了，都失声痛哭，剪头发、用刀划脸、割耳朵等，流血满地。

六月，甲戌朔，高宗即位，赦天下。

六月，甲戌朔（初一），高宗李治即位，大赦天下。

[11]丁丑，以叠州都督李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

[11]丁丑（初四），任命叠州都督李世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

[12]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连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讳者。

[12]先前，太宗"世民"二字，令天下不连在一起写的不用避讳；到了此时，开始更改犯先帝名讳的官名。

[13]癸未，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无忌固辞知尚书省事，帝许之，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癸巳，以李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13]癸未（初十），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掌管尚书、门下二省事务。无忌执意辞退掌管尚书省，高宗答允，于是命他为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癸巳（二十日），任命李世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14]阿史那社尔之破龟兹也，行军长史薛万备请因兵威说于阗王伏信入朝，社尔从之。秋，七月，己酉，伏信随万备入朝，诏入谒梓宫。

[14]阿史那社尔打败龟兹后，行军长史薛万备请求借着军队威慑劝说于阗国王伏信入京朝见，社尔听从其意见。秋季，七月，己酉（初六），伏信随薛万备入朝，高宗下诏让他谒见太宗灵柩。

[15]八月，癸酉，夜，地震，晋州尤甚，压杀五千余人。

[15]八月，癸酉（初一），夜里，发生地震，晋州震情尤其严重，死五千多人。

[16]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遣上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

[16]庚寅（十八日），安葬太宗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何力请求自杀殉葬，高宗派人告诉他们先帝遗旨不允许。被太宗擒获归服的各部族首领颉利等十四人，都雕刻他们的石人像，并刻上名字排列在北司马门内。

[17]丁酉，礼部尚书许敬宗奏弘农府君庙应毁，请藏主于西夹室，从之。

[17]丁酉（二十五日），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请应毁掉弘农府君庙，请将供奉的神主藏在太庙的西夹室，高宗依准。

[18]九月，乙卯，以李为左仆射。

[18]九月，乙卯（十三日），任命李世为尚书左仆射。

[19]冬，十月，以突厥诸部置舍利等五州隶云中都督府，苏农等六州隶定襄都督府。

[19]冬季，十月，在突厥各部设置舍利等五州隶属于云中都督府，苏农等六州隶属定襄都督府。

[20]乙亥，上问大理卿唐临系囚之数，对曰："见囚五十余人，唯二人应死。"上悦。上尝录系囚，前卿所处者多号呼号称冤，临所处者独无言。上怪问其故。囚曰："唐卿所处，本自无冤"。上叹息良久，曰："治狱者不当如是邪！"

[20]乙亥（初四），高宗询问大理寺卿唐临在押的囚犯数目，答道："现关押五十多人，只有二人应当处死。"高宗听后十分高兴。高宗曾亲自讯问犯人的罪状，前任大理寺卿处置过的犯人多大声喊冤。唐临处置的犯人却不发一言。高宗感到奇怪，问他们是何原因。犯人们说："唐临判处的，本来就无冤枉。"高宗感叹很久，说道："治理刑狱的官员不应当如此吗！"

[21]上以吐蕃赞普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赞普致书于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

[21]高宗任命吐蕃赞普弃宗弄赞为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赞普寄书给长孙无忌等人写道："大唐天子刚刚即位，大臣有不忠诚的，理当率兵赴国内讨伐除灭。"

[22]十二月，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

[22]十二月，高宗颁布诏令允许濮王李泰开设府署设置僚属，车马服饰与珍贵膳食等，特加优惠供给。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上永徽元年（庚戌、650）

唐高宗永徽元年（庚戌，公元650年）

[1]春，正月，辛丑朔，改元。

[1]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改年号为永徽。

[2]丙午，立妃王氏为皇后。后，思政之孙也。以后父仁为特进、魏国公。

[2]丙午（初六），高宗立妃子王氏为皇后。皇后乃是王思政的孙女。封皇后的父亲王仁为特进、魏国公。

[3]己未，以张行成为侍中。

[3]己未（十九日），任命张行成为侍中。

[4]辛酉，上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4]辛酉（二十一日），高宗召见各地的朝集使，对他们说："朕刚刚即位，有对百姓不便利的事情你们都应奏陈，未说透彻的再次上书启奏。"从此每天带十名刺史进入阁中，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及其从政措施。

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命立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有一个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命令即刻处斩。无忌与褚遂良齐心协力辅佐高宗治理朝政，高宗也尊重礼遇二人，谦恭地听从二人的意见，故而永徽年间的朝政，百姓安康，有贞观朝的遗风。

[5]太宗女衡山公主应适长孙氏，有司以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婚。于志宁上言："汉文立制，本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斩衰，纵使服随例除，岂可情随例改，请俟三年丧毕成婚。"上从之。

[5]太宗的女儿衡山公主应当下嫁长孙氏，有关官员认为天子既已因公脱去丧服，想让公主在当年秋季成婚。于志宁上书言道："汉文帝

立下不必穿丧服三年的制度，本来是为了天下的百姓。公主服丧本应穿上粗麻布做的衣服，纵使援照汉代旧例脱去了丧服，哀情怎么可以随着旧例一下子就改变了呢，请待三年服丧期满后再批准成婚。”高宗依准。

[6]二月，辛卯，立皇子孝为许王，上金为杞王，素节为雍王。

[6]二月，辛卯（二十二日），立皇子李孝为许王，李上金为杞王，李素节为雍王。

[7]夏，五月，壬戌，吐蕃赞普弄赞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孙为赞普。赞普幼弱，政事皆决于国相禄东赞。禄东赞性明达严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强大，威服氐、羌，皆其谋也。

[7]夏季，五月，壬戌（二十四日），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去世，他的嫡长子早已死去，便立他的孙子为赞普。赞普年幼懦弱，政事都由吐蕃的丞相禄东赞裁决。禄东赞性情通达严肃，治军有方，吐蕃之所以强盛壮大，威震摄服氐、羌族，都是由于他的谋略。

[8]六月，高侃击突厥，至阿息山。车鼻可汗召诸部兵皆不赴，与数百骑遁去。侃帅精骑追至金山，擒之以归，其众皆降。

[8]六月，高侃进攻突厥，到达阿息山。车鼻可汗征召各部兵马都不赴命，无可奈何率领几百名骑兵逃走。高侃率领精锐骑兵追到金山，生擒车鼻可汗后返回，其手下兵众纷纷投奔。

[9]初，阿史那社尔虏龟兹王布失毕，立其弟为王。唐兵既还，其酋长争立，更相攻击。秋，八月，壬午，诏复以布失毕为龟兹王，遣归国，抚其众。

[9]起初，阿史那社尔俘虏了龟兹国王布失毕，立他的弟弟为国王。唐朝军队返回朝廷后，各部落首领争夺王位，相互攻击。秋季，八月，壬午（十六日），高宗颁布诏令让布失毕重新做龟兹国王，派遣他回到本国，安抚民众。

[10]九月，庚子，高侃执车鼻可汗至京师，释之，拜左武卫将军，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统之。以高侃为卫将军。于是突厥尽为封内之臣，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一十四州；瀚海领瀚海、金徽、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都督。

[10]九月，庚子（初四），高侃将车鼻可汗押送到京城，释放了他，拜官左武卫将军，将突厥剩余民众安置在郁督军山，并设置狼山都督府以统率他们。任命高侃为卫将军。从此突厥人全部为大唐封土内的臣民，分别设置单于、瀚海二个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统领狼山、云中、桑干三个都督府，苏农等十四个州；瀚海都护府管辖瀚海、金徽、新黎等七个都督府，仙萼等八个州；各自任命其部落首领为刺史、都督。

[11]癸亥，上出畋，遇雨，问谏议大夫昌乐谷那律曰："油衣若为则不漏？"对曰："以瓦为之，必不漏。"上悦，为之罢猎。

[11]癸亥（二十七日），高宗出城游猎，遇上大雨，便问谏议大夫昌乐人谷那律："遮雨的油衣怎么样才能不漏水？"答道："用瓦片做的，肯定不会漏。"高宗听后高兴，为此停止打猎。

[12]李固求解职；冬，十月，戊辰，解左仆射，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12]李世执意请求辞职；冬季，十月，戊辰（初三），解除李世的尚书左仆射职务，仍任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13]己未，监察御史阳武韦思谦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大理少卿张睿册以为准估无罪。思谦奏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睿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睿册循州刺史。思谦名仁约，以字行。

[13]己未（疑误），监察御史、阳武人韦思谦上奏疏弹劾中书令褚遂良压价购买中书省翻译人员的土地。大理寺少卿张睿册认为是依估定价格购买，没有罪。思谦上奏说："设置估定价格，是预备国家需要时征收用的，臣下之间的交易，怎么能够按照估定的价格呢？睿册利用文书舞弊，附和臣下，欺罔皇上，按其罪行应当处死。"当天，将褚遂良降职为同州刺史，张睿册降为遁州刺史。思谦名仁约，通常以字称呼。

[14]十二月，庚午，梓州都督谢万岁、兖州都督谢法兴、与黔州都督李孟尝讨琰州叛獠；万岁、法兴入洞招慰，为獠所杀。

[14]十二月，庚午（初五），梓州都督谢万岁、兖州都督谢法兴，与黔州都督李孟尝合兵讨伐琰州反叛的獠民；万岁、法兴二人进入獠民居住的山洞里招抚他们，被獠民杀死。

二年（辛亥、651）

二年（辛亥，公元651年）

[1]春，正月，乙巳，以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亨之兄子，王皇后之舅也。

[1]春季，正月，乙巳（十一日），唐朝任命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二人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柳是柳亨的侄子，王皇后的舅舅。

[2]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庐帐渐盛，闻太宗崩，谋袭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知其谋，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桥宝明驰往慰抚。宝明说贺鲁，领长子运入宿卫，授右骁卫中郎将，寻复遣归。运乃说其父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并其众，建牙于双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咄陆五啜、努失毕五俟斤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以运为莫贺咄叶护。

[2]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当地离散的百姓，草庐帐篷渐渐多起来，听说唐太宗驾崩后，便谋划着偷袭攻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得悉他的计谋，上表给朝廷讲明其事，高宗派通事舍人桥宝明飞奔前往安抚。宝明劝说阿史那贺鲁，让他的长子运到朝中当宿卫官，授官为右骁卫中郎将，不久唐朝又遣送运回去。运于是劝说他父亲领兵往西走，打败乙毗射匮可汗，兼并其兵众，在双河及千泉建立牙帐，自称为沙钵罗可汗，咄陆五部和努失毕五部都归顺他，拥有兵力几十万，又与乙毗咄陆可汗的军队联合，处月、处密以及西域各国都依附于他们。封运为莫贺咄叶护。

[3]焉耆王婆伽利卒，国人表请复立故王突骑支；夏，四月，诏加突骑支右武卫将军，遣还国。

[3]焉耆国王婆伽利去世，本国人上表请求重新拥立老王突骑支；夏季，四月，高宗下诏加封突骑支为右武卫将军，让他回到国中。

[4]金州刺史滕王元婴骄奢纵逸，居亮阴中，畋游无节，数夜开城门，劳扰百姓，或引弹弹人，或埋人雪中以戏笑。上赐书切让之，且曰：“取适之方，亦应多绪，晋灵荒君，何足为则！朕以王至亲，不能致王于法，今书王下上考以愧王心。”

[4]金州刺史、滕王李元婴骄奢淫逸，为太宗守丧期间，无节制地游猎，多次夜间大开城门，惊扰老百姓，有时用弹弓弹人，有时又将人埋在雪里取笑。高宗寄书对他深加责备，且说：“讨乐趣的办法也有多种多样，晋灵公那样的荒唐君主，怎么值得效法呢？朕与你是亲属，不忍心将你绳之于法，如今定你的考课等第为下等之上，以便使你的心里觉得惭愧。”

元婴与蒋王恽皆好聚敛，上尝赐诸王帛各五百段，独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两车以为钱贯。”二王大惭。

李元婴与蒋王李恽都喜好收敛财物，高宗曾经赐给众王每人五百段绢帛，惟独没有滕、蒋二王的，敕令说：“滕王皇叔与蒋王皇兄自己能够经营聚敛，不必赐给财物；只给麻两车串钱用。”二王大为羞愧。

[5]秋，七月，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及浦类县，杀略数千人。诏左武候大将军建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

[5]秋季，七月，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进犯庭州，攻陷金岭城以及蒲类县，杀死抢夺几千人。高宗下诏任命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总管，征发秦、成、岐、雍府兵力三万人，以及回纥五万骑兵讨伐突厥。

[6]癸巳，诏诸礼官学士议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6]癸巳（初二），高宗下诏令各位礼仪官、学士们商议朝廷的明堂制度，将高祖皇帝配享五位天帝，太宗皇帝配享五位人帝。

[7]八月，己巳，以于志宁为左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高季辅为侍中；志宁、行成仍同中书门下三品。

[7]八月，己巳（初八），任命于志宁为尚书左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高季辅为侍中；于志宁、张行成仍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8]己卯，郎州白水蛮反，寇麻州，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等发兵讨之。

[8]己卯（十八日），郎州白水蛮族人反叛，进犯麻州，唐朝派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等人发兵讨伐。

[9]九月，癸巳，废玉华宫为佛寺。戊戌，更命九成宫为万年宫。

[9]九月，癸巳（初三），废掉玉华宫，改为佛寺。戊戌（初八），将九成宫改名为万年宫。

[10]庚戌，左武候引驾卢文操逾墙盗左藏物，上以引驾职在纠绳，乃自为盗，命诛之。谏议大夫萧钧谏曰："文操情实难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顾侍臣曰："此真谏议也！"

[10]庚戌（二十日），左武候引驾卢文操越过宫墙偷盗国库物资，高宗认为引驾的职责在于昼夜巡视纠查违失，却监守自盗，下令将其处死。谏议大夫萧钧劝谏说："卢文操犯罪情形实在难以原谅，然而依法不至于判死罪。"高宗于是赦免文操死罪，对身边的侍臣称赞萧钧说："这才是真正的谏议大夫呀！"

[11]闰月，长孙无忌等上所删定律令式；甲戌，诏颁之四方。

[11]闰九月，长孙无忌等人进呈所删定的律令式；甲戌（十四日），高宗下诏将其颁行全国。

[12]上谓宰相曰："闻所在官司，行事犹互观颜面，多不尽公。"长孙无忌对曰："此岂敢言无；然肆情曲法，实亦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

[12]高宗对宰相们说："听说你们所在的官署，官员们还要互相观察脸色行事，大多不能完全公正。"长孙无忌答道："这些怎么能敢说没有呢？然而徇情枉法，也实在不敢。至于说稍稍地考虑一些人表因素，恐怕陛下也不能避免。"无忌以元舅身份辅佐朝政，凡有所建言，高宗无不赞许采纳。

[13]冬，十有一月，辛酉，上祀南郊。

[13]冬季，十一月，辛酉（初二），高宗到南郊祭祀。

[14]癸酉，诏："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

[14]癸酉（十四日），高宗颁布诏令："今后朝中官员及外州有进献鹰鹘及狗马者，一律定罪。"

[15]戊寅，特浪羌酋董悉奉求、辟惠羌酋卜檐莫各帅种落万余户诣茂州内附。

[15]戊寅（十九日），特浪羌族首领董悉奉求、辟惠羌族首领卜檐莫各自率领本部落一万多户到茂州归附唐朝。

[16]窦州、义州蛮酋李宝诚等反，桂州都督刘伯英讨平之。

[16]窦州、义州蛮族首领李宝诚等人谋反，桂州都督刘伯英予以讨伐平定。

[17]郎州道总管赵孝祖讨白水蛮，蛮酋秃磨蒲及俭弥于帅众据险拒战，孝祖皆击斩之。会大雪，蛮饥冻，死亡略尽。孝祖奏言："贞观中讨昆州乌蛮，始开青蛉、弄栋为州县。弄栋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恒扇诱弄栋，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与黄瓜、叶榆、西洱河相接，人众殷实，多于蜀川，无大酋长，好结雠怨，今因破白水之兵，请随便西讨，抚而安之。"敕许之。

[17]郎州道总管赵孝祖讨伐白水蛮族人，其首领秃磨蒲及俭弥于率领兵众占据险要抵抗，孝祖将他们全都杀死。正赶上天降大雪，蛮族人饥寒交迫，大多数人死掉。赵孝祖上奏称："贞观年间讨伐昆州乌蛮人，开始开辟青蛉、弄栋为州县。弄栋西面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一直煽动引诱弄栋，想要让弄栋反叛朝廷。勃弄以西与黄瓜、叶榆、西洱河交界，百姓富足，超过蜀川地区，没有大的首领，因而容易结下仇怨，如今正好借着攻破白水的兵力，请求顺便向西讨伐，将它们安抚。"高宗敕令听从其意见。

[18]十二月，壬子，处月朱邪孤注杀招慰使单道惠，与突厥贺鲁相结。

[18]十二月，壬子（二十四日），处月部落的朱邪孤注杀死唐朝的招慰使单道惠，与突厥阿史那贺鲁相勾结。

[19]是岁，百济遣使入贡，上戒之，使"勿与新罗、高丽相攻，不然，吾将发兵讨汝矣。"

[19]这一年，百济国派使者进献贡品，高宗告诫来使，让百济"不要与新罗、高丽相互攻伐，不然的话，我大唐将要征发大军讨伐你们。"

三年（壬子、652）

三年（壬子，公元652年）

[1]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浑、新罗、高丽、百济并遣使入贡。

[1]春季，正月，己未朔（初一），吐谷浑、新罗、高丽、百济纷纷派使者到朝廷进献贡品。

[2]癸亥，梁建方、契何力等大破处月朱邪孤注于牢山。孤注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馀里，生擒孤注，斩首九千级。军还，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讨，而逗留不进；高德逸敕令市马，自取骏者。上以建方等有功，释不问。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马，筋力异常，请实中厩。”上谓侍臣曰：“道裕法官，进马非其本职，妄希我意；岂朕行事不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复黜道裕耳。”

[2]癸亥（初五），梁建方、契何力等人在牢山大败处月朱邪孤注的军队。孤注乘夜间逃跑，梁建方派副总管高德逸率领轻骑追赶，追了五百多里路，生擒孤注，杀死九千人。军队撤回，御史弹劾梁建方，说他的兵力足可以继续追击，却逗留没有行进；高德逸下令买马，却给自己选取好马。高宗认为建方等人杀敌有功，搁置下来不予问罪。大理寺卿李道裕上奏书言道：“高德逸自取的那些马，脚力非常好，请求充实皇厩。”高宗对身边大臣说：“李道裕本是一个执法官，进马一事并非他的职权范围，却妄自迎合朕的意图；难道是朕做事不能为臣下们所信任吗？朕正在自责，所以不再罢黜道裕。”

[3]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3]己巳（十一日），任命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4]丙子，以飨太庙；丁亥，飨先农，躬耕藉田。

[4]丙子（十八日），高宗祭献太庙；丁亥（二十九日），祭献神农祠，高宗躬行藉田礼。

[5]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门楼，观百戏。乙卯，上谓侍臣曰：“昨登楼，欲以观人情及风俗奢俭，非为声乐。朕闻胡人善为击鞠之戏，尝一观之。昨初升楼，即有群胡击鞠，意谓朕笃好之也。帝王所为，岂宜容易。朕已焚此鞠，

冀杜胡人窥望之情，亦因以为诫。”

[5]二月，甲寅（二十七日），高宗亲临安福门城楼，观看各种杂耍。乙卯（二十八日），高宗对身边大臣说：“昨日登上城楼，想要观

察风俗民情的奢侈与节俭，并非为了声乐之娱。朕听说西域人擅长击的游戏，曾想亲自看一看。昨日初次登上城楼，即有众多的西域人击，好像以为朕笃好击。帝王所作所为，岂能那么随意轻率？朕已经将那焚烧，希望以此来杜绝西域人窥探帝王喜好的想法，也是引以为戒。”

[6]三月，辛巳，以宇文节为侍中，柳为中书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韩瑗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6]三月，辛巳（二十四日），任命宇文节为侍中，柳为中书令，任命兵部侍郎三原人韩瑗代理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7]夏，四月，赵孝祖大破西南蛮，斩小勃弄酋长殁盛，擒大勃弄酋长杨承颠。自余皆屯聚保险，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蛮遂定。

[7]夏季，四月，赵孝祖大败西南蛮族人，杀死小勃弄首领殁盛，生俘大勃弄首领杨承颠。其他屯聚兵马自保的蛮族部落，大的有兵数万人，小的几千人，孝祖一一将其击败降伏，西南蛮族于是平定。

[8]甲午，澧州刺史彭思王元则薨。

[8]甲午（初七），澧州刺史、彭思王李元则去世。

[9]六月，戊申，遣兵部尚书崔敦礼等将并、汾步骑万人往茂州。发薛延陀余众渡河，置祁连州以处之。

[9]六月，戊申（二十二日），高宗派兵部尚书崔敦礼等人统率并、汾州步骑兵一万人前往茂州。征调薛延陀剩余民众渡过黄河，设置祁连州安置他们。

[10]秋，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无子，柳为后谋，以忠母刘氏微贱，劝后立忠为太子，冀其亲已；外则讽长孙无忌等使请于上。上从之。乙丑，以于志宁兼太子少师，张行成兼少傅，高季辅兼少保。

[10]秋季，七月，丁巳（初二），高宗立陈王李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王皇后没有子嗣，柳为皇后谋划，因李忠生母刘氏出身微贱，劝说皇后立李忠为太子，希望他能亲近自己；对外面则暗示长孙无忌等人，让他们向高宗请求立李忠，高宗依从。乙丑（初十），任命于志宁兼任太子少师，张行成兼任太子少傅，高季辅兼任太子少保。

[11]丁丑，上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进户多少？"履行奏："去年进户总一十五万。"因问隋代及今日见户，履行奏："隋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即今户三百八十万。"履行，士廉之子也。

[11]丁丑（二十二日），高宗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增加了多少户口？"履行奏称："去年增加户口总计十五万。"进而询问隋代与今日户口数，履行奏道："隋朝开皇年间，有八百七十万户，本朝现有三百八十万户。"履行是高士廉的儿子。

[12]九月，守中书侍郎来济同中书门下三品。

[12]九月，任命代理中书侍郎来济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13]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长公主自吐谷浑来朝。

[13]冬季，十一月，庚寅（疑误），弘化长公主从吐谷浑回来朝见。

[14]癸巳，濮王泰薨于均州。

[14]癸巳（疑误），濮王李泰在均州去世。

[15]散骑常侍房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公主骄恣甚，房玄龄薨，公主教遗爱与兄遗直异财，既而反谮遗直。遗直自言，太宗深责让主，由是宠衰；主怏怏不悦。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宝枕，云主所赐。主与辩机私通，饷遗亿计，更以二女子侍遗爱。太宗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馀人；主益怨望，太宗崩，无戚容。上即位，主又令遗爱与遗直更相讼，遗爱坐出为房州刺史，遗直为隰州刺史。又，浮屠智勖等数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祥。

[15]散骑常侍房遗爱娶太宗女儿高阳公主为妻，公主十分骄横，房玄龄死后，公主教唆遗爱和他的兄长遗直分财产，过后又反过来诬陷遗直。房遗直自

我申辩，太宗对公主大加责备，由此失宠；公主闷闷不乐。恰巧此时御史弹劾盗窃案，搜得僧人辩机的宝枕，辩机称是公主赐给他的。公主与辩机私通，送

给他无以数计的财物，改让另两个女人侍候房遗爱。太宗得知此事大怒，下令腰斩辩机，杀死奴婢十多人；公主更有怨言，太宗驾崩时，面无悲戚面容。高宗即位后，公主又让遗爱与遗直相互诉讼分财产，遗爱因此获罪，降职出任房州刺史，遗直为隰州刺史。此外，僧

人智勖等几个人私下侍奉公主，公主让掖庭令陈玄运窥探皇宫内祈求鬼神祸福之事。

先是，驸马都尉薛万彻坐事除名，徙宁州刺史，入朝，与遗爱款昵，对遗爱有怨望语，且曰："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因与遗爱谋，"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元景女适遗爱弟遗则，由是与遗爱往来。元景尝自言，梦手把日月。驸马都尉柴令武，绍之子也，尚巴陵公主，除卫州刺史，托以主疾留京师求医，因与遗爱谋议相结。高阳公主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己。遗直亦言遗爱及主罪，云："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上令长孙无忌鞫之，更获遗爱及主反状。

先前，驸马都尉薛万彻获罪被除去名籍，降职为宁州刺史。到朝廷来，与房遗爱十分亲近，与遗爱讲到对朝廷有怨言的话，而且说："我如今虽然有脚病，安坐京城，那些人倒还不敢轻举妄动。"进而与遗爱谋划："假如朝廷有变化，我们应当尊奉司徒荆王李元景为君王。"李元景的女儿嫁给房遗爱的弟弟遗则，因此元景与遗爱二人往来密切。李元景曾自称做梦用手握住太阳月亮。驸马都尉柴令武，是柴绍的儿子，娶太宗女儿巴陵公主，官拜卫州刺史，托辞公主有病留在京城求医，因而与房遗爱相互串通谋划。高阳公主图谋罢免遗直官职，夺掉他的封爵，让人诬告遗直对自己无礼。遗直也上书列举房遗爱与公主的罪状，并说："他们恶贯满盈，恐怕牵累到臣下的家门。"高宗令长孙无忌审问其事，又得到房遗爱与公主谋反的证状。

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恪母，隋炀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为类己，欲立为太子，无忌固争而止，由是与无忌相恶，恪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无忌深忌之，欲因事诛恪以绝众望。遗爱知之，因言与恪同谋，冀如纥士承基得免死。

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李恪文武全才，太宗常常觉得他像自己，想要立他为太子，长孙无忌极力争辩才作罢，由此李恪与长孙无忌关系恶化。李恪平素名望较高，为人心所向，无忌非常忌恨他，想要找借口诛灭李恪以断绝众望。房遗爱得悉实情后，便自称与李恪是同谋，希望像当年纥干承基密告太子谋反那样得免一死。

四年（癸丑、653）

四年（癸丑，公653年）

[1]春，二月，甲申，诏遗爱、万彻、令武皆斩，元景、恪、高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上泣谓侍臣曰：“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丐其死，可乎？”兵部尚书崔敦礼以为不可，乃杀之。万彻临刑大言曰：“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岂不佳，乃坐房遗爱杀之乎！”吴王恪且死，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灭族不久！”

[1]春季，二月，甲申（初二），高宗诏令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处斩，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一并赐其自尽。高宗流着泪对身边的大臣说：“荆王是朕的叔父，吴王是朕的兄长，想求他们不死，可以吗？”兵部尚书崔敦礼认为不可，于是将他们处死。薛万彻临刑前大声言道：“薛万彻也算是个豪杰，留着为国家效力，岂不是更好吗？只因受房遗爱牵连就杀掉他吗！。”吴王李恪临死的时候，大骂道：“长孙无忌擅弄威权，残害忠良，假如宗庙有灵的话，会在不久后灭他一族。”

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并坐与房遗爱交通，流岭表。节与遗爱亲善，及遗爱下狱，节颇左右之。江夏王道宗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协，故皆得罪。戊子，废恪母弟蜀王为庶人，置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

乙酉（初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寺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均因与房遗爱交结串通而获罪，流放到岭表。宇文节与房遗爱关系亲密，等到遗爱关在狱中，宇文节颇为他开罪辩护。江夏王李道宗平时即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和睦，故而都有罪。戊子（初六），将与李恪同母的弟弟蜀王李废为平民，安置在巴州；房遗直贬为春州铜陵尉，薛万彻的弟弟万备流放交州。罢除房玄龄在太宗庙陪祭的殊荣。

[2]开府仪同三司李为司空。

[2]改任开府仪同三司李世为司空。

[3]初，林邑王范头利卒，子真龙立，大臣伽独弑之，尽灭范氏。伽独自立，国人弗从，乃立头利之婿婆罗门为王。国人咸思范氏，复罢婆罗门，立头利之女为王。女不能治国，有诸葛地者，头利之姑子

也，父为头利所杀，南奔真腊，大臣可伦翁定遣使迎而立之，妻以女王，众然后定。夏，四月，戊子，遣使入贡。

[3]起初，林邑国王范头利死后，他的儿子真龙即位，大臣伽独杀死真龙，将范氏宗族斩尽杀绝。伽独自立为国王，国人都不从命，于是立头利的女婿婆罗门为国王。国内百姓都思念范氏一家，又罢免婆罗门，立头利的女儿为国王。他的女儿不能够治理国政，有个名叫诸葛地的，是头利姑母的儿子，父亲被头利杀死后，向南投奔到真腊。大臣可伦翁定派使者将他迎回来立为国王，让女王嫁给他，由此百姓们才稳定下来。夏季，四月，戊子（初七），林邑派使者入朝进贡。

[4]秋，九月，壬戌，右仆射北平定公张行成薨。甲戌，以褚遂良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仍知选事。

[4]秋季，九月，壬戌（十三日），尚书左仆射北平定公张行成去世。甲戌（二十五日），任命褚遂良为尚书右仆射，照旧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并掌管选举官吏事。

[5]冬，十月，庚子，上幸骊山温汤；乙巳，还宫。

[5]冬季，十月，庚子（二十二日），高宗巡幸骊山温泉；乙巳（二十七日），回到宫中。

[6]初，睦州女子陈硕真以妖言惑众，与妹夫章叔胤举兵反，自称文佳皇帝，以叔胤为仆射。甲子夜，叔胤帅众攻桐庐，陷之。硕真撞钟焚香，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于潜，进攻歙州，不克，敕扬州刺史房仁裕发兵讨之。硕真遣其党童文宝将四千人寇婺州，刺史崔义玄发兵拒之。民间讹言硕真有神，犯其兵者必灭族，士众凶惧。司功参军崔玄籍曰：“起兵仗顺，犹且无成，况凭妖妄，其能久乎！”义玄以玄籍为前锋，自将州兵继之，至下淮戍，遇贼，与战。左右以蔽义玄，义玄曰：“刺史避箭，人谁致死！”命撤之。于是士卒齐奋，贼众大溃，斩首数千级。听其余众归首；进至睦州境，降者万计。十一月，庚戌，房仁裕军合，获硕真、叔胤，斩之，余党悉平。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

[6]起初，睦州女子陈硕真用妖术箍言蛊惑民众，与妹夫章叔胤举兵反唐，自称文佳皇帝，任命叔胤为仆射。甲子（疑误）夜里，叔胤率领兵众攻打桐庐，最后攻陷此城。陈硕真撞钟烧香，领兵二千人攻陷睦州及於潜县。又进攻歙州，未能攻下。高宗敕令扬州刺史房仁裕

征调军队讨伐。陈硕真派其同伙童文宝带领四千人进犯婺州，刺史崔义玄征调兵力抵御。民间百姓盛传陈硕真有神灵，触犯其军队者必遭灭族之灾，士兵们十分恐惧。司功参军崔玄籍说：“起兵依仗正道，尚且不一定能最后成功，何况凭借妖术，岂能长久！”崔义玄任命崔玄籍为前锋，自己率领本州兵马随后，到达下淮戍，遇见陈硕真部众，双方激战。崔义玄身边的卫士用盾牌掩护他，义玄说：“如果刺史躲避刀箭，那么谁还能去拼死作战。”命令撤去盾牌。于是士兵们合力奋战，陈硕真军大败溃逃。几千人被杀。朝廷军队听任硕真的余众归降；行军到睦州境内，投降的人数以万计。十一月，庚戌（初二），房仁裕的军队合围包抄，抓获陈硕真、章叔胤将他们斩首，余党全部平定。崔义玄以此战功官拜御史大夫。

[7]癸丑，以兵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

[7]癸丑（初五），任命兵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

[8]十二月，庚子，侍中宪公高季辅薨。

[8]十二月，庚子（二十三日），侍中宪公高季辅去世。

[9]是岁，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卒，其子颉达度设号真珠叶护，始与沙钵罗可汗有隙，与五弩失毕共击沙钵罗，破之，斩首千余级。

[9]这一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死，他的儿子颉达度设自号真珠叶护，开始与沙钵罗可汗有隔阂，与五弩失毕联合进攻沙钵罗，大败沙钵罗，杀死一千多人。

五年（甲寅、654）

五年（甲寅，公元654年）

[1]春，正月，壬戌，羌酋冻就内附，以其地置剑州。

[1]春季，正月，壬戌（十五日），羌族首领冻就归附朝廷，在其所在地设置剑州。

[2]三月，戊午，上行幸万年宫。

[2]三月，戊午（十二月），高宗行幸万年宫。

[3]庚申，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

[3]庚申（十四日），追赠武德朝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的官爵。

初，王皇后无子，萧淑妃有宠，王后疾之。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崩，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更相与共谮之，上皆不纳。昭仪欲追赠其父而无名，故托以褒赏功臣，而武士预焉。

起初，王皇后没有儿子，萧淑妃得高宗宠幸，王皇后十分忌妒。高宗做太子的时候，进寝宫侍奉太宗，看见才人武氏便十分喜欢。太宗驾崩后，武氏随着众位妃嫔到感业寺当尼姑。到了太宗的忌日，高宗到感业寺行香拜佛，见到了她，武氏哭泣，高宗也流泪。王皇后听说后，暗中让武氏留发，劝说高宗纳武氏入后宫，想要以武氏来离间高宗对萧妃的宠爱。武氏机敏聪慧，善施权术，刚进宫时，侍奉皇后十分谦恭有礼；皇后十分喜欢她，多次在高宗面前称赞她。不久大得宠幸，拜为昭仪，皇后与萧妃均失宠，二人又一同诬告武氏，高宗均不予采纳。武昭仪想要追赠他的父亲武士的官爵，而苦于没有什么名义，于是便假托要褒奖赏赐十三位功臣，其中便有武士。

[4]乙丑，上幸凤泉汤；乙巳，还万年宫。

[4]乙丑（十九日），高宗巡幸凤泉汤；己巳（二十三日），回到万年宫。

[5]夏，四月，大食发兵击波斯，杀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罗。大食兵去，吐火罗发兵立卑路斯为波斯王而还。

[5]夏季，四月，大食国出兵进攻波斯国，杀死波斯国王伊嗣侯，伊嗣侯的儿子卑路斯投奔吐火罗。大食军队退去，吐火罗派兵护送卑路斯回到国中，立为波斯国王。

[6]闰月，丙子，以处月部置金满州。

[6]闰五月，丙子（初二），唐朝在处月部设置金满州。

[7]丁丑，夜，大雨，山水涨溢，冲玄武门；宿卫士皆散走。右领军郎将薛仁贵曰：“安有宿卫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门桄大呼以警宫内。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寝殿，水溺卫士及麟游居人，死者三千余人。

[7]丁丑（初三），夜里，天下大雨，山洪爆发，大水冲击玄武门；宿卫士兵纷纷逃散。右领军郎将薛仁贵说：“怎么能出现天子有急难而宿卫士兵怕死的情况？”于是登门框大声呼喊警告皇宫里的人。高宗急忙走出宫内登上高处，一会儿大水漫入寝殿，溺淹卫士及住在麟游县的人，死三千多人。

[8]壬辰，新罗女王金真德卒，诏立其弟春秋为新罗王。

[8]壬辰（十八日），新罗女王金真德去世，高宗下诏立她的弟弟金春秋为新罗国王。

[9]六月，丙午，恒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

[9]六月，丙午（初二），恒州发大水，呼沱河水涨满，淹没五千三百家。

[10]中书令柳以王皇后宠衰，内不自安，请解政事；癸亥，罢为吏部尚书。

[10]中书令柳因为王皇后失宠，内心很不安稳，请求解除相职；癸亥（十九日），罢黜柳中书令，改任吏部尚书。

[11]秋，七月，丁酉，车驾至京师。

[11]秋季，七月，丁酉（二十四日），高宗车驾回到京城。

[12]戊戌，上谓五品以上曰：“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12]戊戌（二十五日），高宗对五品以上官员说：“以前在先帝身边，看见五品以上官员议论朝政，有的在立仗的诸卫士之前当面陈情，有的退朝后上书奏事，连日不断；难道惟独现在无事可奏吗，你们为什么都不上书言事呢？”

[13]冬，十月，雇雍州四万一千人筑长安外郭，三旬而毕。癸丑，雍州参军薛景宣上封事，言：“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等以景宣言涉不顺，请诛之。上曰：“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遂赦之。

[13]冬季，十月，朝廷雇佣雍州四万一千人修筑长安外城，三十天后竣工。癸丑（十一日），雍州参军薛景宣上书言事，说道：“汉惠帝修筑长安城，不久死去；如今又要修城，一家会有大的不幸。”于志宁

等人认为景宣言语涉于妖妄，请求将他处斩。高宗说：“景宣虽然出言狂妄，如果因为上书言事而获罪，恐怕会断绝言路。”于是宽赦了薛景宣。

14]高丽遣其将安固将高丽、兵击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御之，大败高丽于新城。

[14]高丽国派其将领安固统率高丽、军队进攻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率兵抵抗，在新城大败高丽军队。

[15]是岁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粳米斗十一钱。

[15]这一年大丰收，洛州粟米一斗才值两钱半，粳米一斗十一钱。

[16]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更相谮诉，上不信后、淑妃之语，独信昭仪。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入见六宫，又不为礼。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

[16]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之间相互诬告诽谤，高宗不相信王后、萧妃的话，惟独信任武昭仪。王皇后不会曲意事奉高宗身边的人，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及舅舅中书令柳进见六宫妃嫔，又不讲礼节。武昭仪观察到皇后讨厌的人，便与之倾心相交，所得到的赏赐也要分给她们。因此王皇后与萧妃的一举一动，武氏都知道，并且都告诉给高宗。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

王皇后虽然失宠，但高宗并未有废后的想法。正巧此时武昭仪生下一个女孩，皇后怜爱她并逗弄她玩，皇后走出去后，武氏趁没人将女孩掐死，又盖上被子。正好高宗来到，武氏假装欢笑，打开被子一同看孩子，发现女婴已经死了，武氏大声哭闹。问身边的人是怎么回

事，身边的人都说："皇后刚刚来过这里。"高宗勃然大怒，说道："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武昭仪借机哭泣着数落其罪过。皇后无法申辩，高宗从此有了废皇后立武昭仪为后的打算。又担心大臣们不服，于是便和武氏一道临幸太尉长孙无忌的宅第，宴饮酣畅欢乐到极点，酒席上将无忌宠姬的三个儿子都拜为朝散大夫，又命人装载金银财宝、锦缎丝绸等共十车赐给无忌。高宗乘机讲到王皇后没有子嗣，以此暗示无忌，无忌顾左右而言他，竟然没有顺从旨意，高宗与武氏二人在不愉快中结束这场酒宴。武昭仪又让自己的母亲杨氏到无忌的宅第，多次请求，无忌最终还是没有答应。礼部尚书许敬宗也曾多次劝说无忌，无忌正言厉色斥责了他。

六年（乙卯、655）

六年（乙卯，公元655年）

[1]春，正月，壬申朔，上谒昭陵；甲戌，还宫。

[1]春季，正月，壬申朔（初一），高宗亲谒昭陵；甲戌（初三），回到宫中。

[2]己丑，州道行军总管曹继叔破胡丛、显养、车鲁等蛮于斜山，拔十余城。

[2]己丑（十八日），州道行军总管曹继叔在斜山一带打败胡丛、显养、车鲁等蛮族，攻克十余座城。

[3]庚寅，立皇子弘为代王，贤为潞王。

[3]庚寅（十九日），立皇子李弘为代王，李贤为潞王。

[4]高丽与百济、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

[4]高丽与百济、合兵一处，侵犯新罗北部边境，攻取三十三座城；新罗国王金春秋派使者到唐朝请求援助。二月，乙丑（二十五日），唐朝派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征发军队进攻高丽。

[5]夏，五月，壬午，名振等渡辽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名振等奋击，大破之，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

[5]夏季，五月，壬午（十三日），程名振等人渡过辽水，高丽看见唐军兵力很少，便大开城门渡过贵端水迎战，名振等人奋勇出击，大败高丽兵，杀死并俘虏一千多人，焚烧其外城及村庄，而后返回。

[6]癸未，以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

[6]癸未（十四月），任命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

[7]壬辰，以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

[7]壬辰（二十三日），任命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

[8]六月，武昭仪诬王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为厌胜，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宫。秋，七月，戊寅，贬吏部尚书柳为遂州刺史。行至扶风，岐州长史于承素希旨奏漏泄禁中语，复贬荣州刺史。

[8]六月，武昭仪诬陷王皇后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求巫施厌胜术诅咒昭仪，高宗敕令禁止皇后母亲柳氏进入宫内。秋季，七月，戊寅（初十），将吏部尚书柳贬为遂州刺史。柳赴任走到扶风县，岐州长史于承素揣摸圣意上奏称柳泄漏宫禁秘密，又贬为荣州刺史。

唐因隋制，后宫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皆视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仪为之，韩瑗、来济谏，以为故事无之，乃止。

唐朝因袭隋朝制度，后宫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都是正一品。高宗想要特别设置一个宸妃，封给武昭仪，韩瑗、来济谏阻，认为无旧例可循，于是作罢。

中书舍人饶阳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左迁壁州司马。敕未至门下，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幽州王德俭，德俭曰："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宰臣异议耳。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义府然之，是日，代德俭直宿，叩阁上表，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厌兆庶之心。上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腹心于武昭仪矣。

中书舍人、饶阳人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厌恶，降职为壁州司马。敕令还未到门下省，李义府已经暗中得知，便向中书舍人、幽州人王德俭问计，德俭说："高宗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正在犹豫不决，一直担

心宰相们会有异议。你如果能提建议立武氏为后，则转祸为福了。”李义府同意他的话，这一天，他代替德俭值宿，叩门向高宗上表章，请求废掉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以满足黎民百姓的愿望。高宗十分高兴，亲自召见李义府，与他谈话，赐给珍珠一斗，留下他官居原职。武氏又暗中派人慰劳勉励他，不久破格提拔为中书侍郎。在此之后，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都暗中向武氏表达其效忠之心。

[9]乙酉，以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

[9]乙酉（二十七日），任命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

[10]八月，尚药奉御蒋孝璋员外特置，仍同正员。员外同正自孝璋始。

[10]八月，尚药局奉御蒋孝璋为定员二人之外的特置人员，品级仍同正员。员外同正的官职从孝璋开始。

[11]长安令裴行俭闻将立武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自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其事。袁公瑜闻之，以告昭仪母杨氏，行检坐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行俭，仁基之子也。

[11]长安县令裴行俭听说朝廷将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认为国家的祸患必定从此开始，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此事。袁公瑜听说后，将这一情况告诉武氏母亲杨氏，行俭因此获罪，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行俭是裴仁基的儿子。

[12]九月，戊辰，以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12]九月，戊辰（初一），任命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上顾谓无忌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

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因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宁不敢言。

有一天高宗退朝后，宣召长孙无忌、李世、于志宁、褚遂良进入内殿。褚遂良说：“今天皇上宣召，多半是为了后宫的事，皇上的主意既已定了，违抗者必是死罪。太尉是元舅，司空是功臣，不可以让皇上承担杀元舅与功臣的不好名声。我褚遂良乃是自平民起家，没有汗马功劳，到了今日这个地位，而且接受先帝托孤，不以死谏诤，无颜去见先帝！”李世称病没去内殿。无忌等人到了内殿，高宗对他们说：“皇后没有子嗣，武昭仪有，如今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你们看怎么样？”褚遂良答道：“皇后出身名家，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先帝临死的时候，拉着陛下的手对我说：‘朕的好儿子好儿媳，如今就交付给你了。’这些话都是陛下亲耳听到的，言犹在耳。未听说皇后有什么过错，怎么能够轻易废掉呢！我不敢曲意顺从陛下，以违背先帝的遗愿！”高宗十分不高兴，只好作罢。第二天又言及此事，褚遂良说：“陛下一定要更换皇后，我请求遴选全国的世家望族，何必非武氏不可。武氏曾经侍奉过先帝，这是众所周知，天下人的耳目，怎么能遮掩呢？千秋万代之后，人们又将怎么评价陛下呢？愿陛下三思而后行！我今日触怒陛下，罪该处死。”说完将朝笏放在殿内台阶上，解下头巾磕头直到血流满面，说道：“还给陛下朝笏，乞求放我回老家去。”高宗勃然大怒，命人将他带出去。武昭仪在隔帘内大声说道：“何不就地杀了这老东西！”长孙无忌说：“褚遂良是先朝顾命大臣，有罪也不可以加刑。”于志宁不敢说话。

韩瑗因间奏事，涕泣极谏，上不纳。明日又谏，悲不自胜，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谏曰：“匹夫匹妇，犹相选择，况天子乎！皇后母仪万国，善恶由之，故嫫母辅佐黄帝，妲己倾覆殷王，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每览前古，常兴叹息，不谓今日尘黩圣代。作而不法，后嗣何观！顾陛下详之，无为后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国，菹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吴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游于姑苏。臣恐海内失望，棘荆生于阙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来济上表谏曰：“王者立后，上

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兴《关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汉之祸又如此，惟陛下详察！”上皆不纳。

韩瑗找个时机上奏疏，流泪极力劝阻废皇后，高宗不予采纳。他第二天又劝谏，悲伤得不能自已，高宗命人将他带出去。韩瑗又上奏疏劝谏道：“一般的夫妇，还要相互选择后再结合，何况天子呢？皇后乃是天下妇女的仪范，善恶由她而生，所以说嫫母辅佐黄帝；妲己倾覆殷朝，《诗经》说：‘赫赫有名的宗周，就灭在褒姒之手。’每次观览前朝史事，常会发出感慨，没想到今天圣明之世也会受到玷污。作事不依法度，后世将如何看呢！希望陛下再三考虑，不要让后人讥笑。假使臣下我的话有益于国家，即使被剁成肉酱，臣也死得其所！当年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话，结果吴都姑苏破败，麋鹿出没。臣下我担心陛下令海内之人失望，使宫廷长满荆棘，宗庙不能继续享有祭祀的情况，为期不远了！”来济上表章劝谏说：“君主册立皇后，应该依据天地之理，必须选择名门礼教之家的淑女，幽雅娴静，贤淑美好，才可与人的厚望相副，也能称神灵的意图。所以说周文王造船迎接太姒，这才有《关雎》的教化，百姓承受福祚；汉成帝纵欲成性，以婢女为皇后，使皇统断绝，社稷倾覆。周代的隆盛是那样，汉代的祸患又是这样，希望陛下明察！”高宗对这些谏言都不予采纳。

他日，李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许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昭仪令左右以闻。庚午，贬遂良为潭州都督。

又一天，李世进宫见高宗，高宗问他：“朕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固执己见认为不可以。褚遂良既是顾命大臣，他反对，那么事情就应该停止吗？”李世答道：“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又去问外人呢！”高宗废后主意于是定了下来。许敬宗在朝中扬言道：“庄稼汉多收了十斛麦子，还想着要换个老婆呢？何况天子要立皇后，人们又何必管那么多事而妄生异议呢？”武昭仪让身边的人将此话讲给高宗听。庚午（初三），将褚遂良贬为潭州都督。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零卷

【唐纪十六】起旃蒙单瘀十月，尽玄勳阉茂七月，凡六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永徽六年（乙卯，公元六五五年）

冬，十月，己酉，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许敬宗奏：“故特进赠司空王仁祐告身尚存，使逆乱馀孽犹得为廕，并请除削。”从之。

乙卯，百官上表请立中宫，乃下诏曰：“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称：“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弥忧惧，屡请去位，上不许。

十一月，丁卯朔，临轩命司空李勣赍玺绶册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于肃义门。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甕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己巳，许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晖宜息。安可反植枝干，久易位于天庭；倒袭裳衣，使违方于震位！又，父子之际，人所难言，事或犯鳞，必婴严宪，煎膏染鼎，臣亦甘心。”上召见，问之，对曰：“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所系心。且在东宫者，

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自疑，恐非宗庙之福，愿陛下熟计之。”上曰：“忠已自让。”对曰：“能为太伯，愿速从之。”

西突厥颉苾达度设数遣使请兵讨沙钵罗可汗。甲戌，遣丰州都督元礼臣册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礼臣至碎叶城，沙钵罗发兵拒之，不得前。颉苾达度设部落多为沙钵罗所并，馀众寡弱，不为诸姓所附，礼臣竟不册拜而归。

中书侍郎李义府参知政事。义府容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狡险忌克，故时人谓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谓之李猫。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元年（丙辰，公元六五六年）

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为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既废，官属皆惧罪亡匿，无敢见者；右庶子李安仁独候忠，泣涕拜辞而去。安仁，纲之孙也。

壬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辛亥，赠武士彟司徒，赐爵周国公。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三品。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谢无灵举兵反，黔州都督李子和讨平之。

己未，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馀食矣；不夺蚕要，则国人皆有馀衣矣！’故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东役丁，岁别数万，役之则人大劳，取庸则人大费。臣愿陛下量公家所须外，馀悉免之。”上从之。

六月，辛亥，礼官奏停太祖、世祖配祀，以高祖配昊天于圜丘，太宗配五帝于明堂；从之。

秋，七月，乙丑，西洱蛮酋长杨栋附、显和蛮酋长王罗祁、郎、昆、梨、盘四州酋长王伽冲等帅众内附。

癸未，以中书令崔敦礼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八月，丙申，固安昭公崔敦礼薨。

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馀级。副总管周智度攻突骑施、处木昆等部于咽城，拔之，斩首三万级。

乙巳，龟兹王布失毕入朝。

李义府恃宠用事。洛州妇人淳于氏，美色，系大理狱，义府属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出之，将纳为妾，大理卿段宝玄疑而奏之。上命给事中刘仁轨等鞫之，义府恐事泄，逼正义自缢于狱中。上知之，原义府罪不问。

侍御史涟水王义方欲奏弹之，先白其母曰："义方为御史，视奸臣不纠则不忠，纠之则身危而忧及于亲为不孝，二者不能自决，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杀身以成子之名。汝能尽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义方乃奏称："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就云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杀身以灭口。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于是对仗，叱义府令下；义府顾望不退。义方三叱，上既无言，义府始趋出，义方乃读弹文。上释义府不问，而谓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莱州司户。

九月，括州暴风，海溢，溺四千馀家。

冬，十一月，丙寅，生羌酋长浪我利波等帅众内附，以其地置柘、栱二州。

十二月，程知节引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二万骑，别部鼠尼施等二万馀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帅五百骑驰往击之，西突厥大败，追奔二十里，杀获千五百馀人，获马及器械，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言于知节曰："今兹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乘危轻脱，乃成败之法耳，何急而为此！自今当结方陈，置辎重在内，遇贼则战，此万全策也。"又矫称别得旨，以知节恃勇轻敌，委文度为之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士卒终日跨马被甲结陈，不胜疲顿，马多瘦死。定方言于知节曰："出师欲以讨贼，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贼必败；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为大将，岂可更遣军副专其号令，事必不然。请囚文度，飞表以闻。"知节不从。至恒笃城，有群胡归附，文度曰"此属伺我旋师，还复为贼，不如尽杀之，取其资财。"定方曰："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杀之，分其财，

独定方不受。师旋，文度坐矫诏当死，特除名；知节亦坐逗遛追贼不及，减死免官。

是岁，以太常卿驸马都尉高履行为益州长史。

韩瑗上疏，为褚遂良讼冤曰：“遂良体国忘家，捐身徇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无闻罪状，斥去朝廷，内外　黎，咸嗟举措。臣闻晋武弘裕，不贻刘毅之诛；汉祖深仁，无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迁，已经寒暑，违忤陛下，其罚塞焉。伏愿缅鉴无辜，稍宽非罪，俯矜微款，以顺人情。”上谓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卿何言之深也！”对曰：“遂良社稷忠臣，为谗谀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张华存而纲纪不乱。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上不纳。瑗以言不用，乞归田里，上不许。

刘洎之子讼其父冤，称贞观之末，为褚遂良所谮而死，李义府复助之。上以问近臣，众希义府之旨，皆言其枉。给事中长安乐彦玮独曰：“刘洎大臣，人主暂有不豫，岂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谓先帝用刑不当乎！”上然其言，遂寝其事。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二年（丁巳，公元六五七年）

春，正月，癸巳，分哥逻禄部置阴山、大漠二都督府。

闰月，壬寅，上行幸洛阳。

庚戌，以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帅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回纥等兵，自北道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嗣业，钜之子也。

初，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族兄左屯卫大将军步真，皆西突厥酋长，太宗之世，帅众来降；至是，诏以弥射、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南道招集旧众。

二月，辛酉，车驾至洛阳宫。

庚午，立皇子显为周王。壬申，徙雍王素节为郇王。

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为桂州都督。

癸丑，以李义府兼中书令。

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宫避暑。上自即位，每日视事；庚子，宰相奏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许之。

秋，七月，丁亥朔，上还洛阳宫。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以归，自言有长生之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敬，使合长生药。发使四方求奇药异石，又发使诣婆罗门诸国采药。其言率皆迂诞无实，苟欲以延岁月，药竟不就，乃放还。上即位，复诣长安，又遣归。玄策时为道王友，辛亥，奏言：“此婆罗门实能合长年药，自诡必成，今遣归，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谓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对曰：“诚如圣言。此婆罗门今兹再来，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陛下遣之，内外皆喜。”娑婆寐竟死于长安。

许敬宗、李义府希皇后旨，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贬振州刺史，济贬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覲。又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荣州刺史柳奭为象州刺史。

遂良至爱州，上表自陈：“往者濮王、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时岑文本、刘洎奏称‘承乾恶状已彰，身在别所，其于东宫，不可少时虚旷，请且遣濮王往居东宫。’臣又抗言固争，皆陛下所见。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渐，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在草土之辰，不胜哀恸，臣以社稷宽譬，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区处众事，咸无废阙，数日之间，内外宁谧。力小任重，动罹愆过，蝼蚁馀齿，乞陛下哀怜。”表奏，不省。

己巳，礼官奏：“四郊迎气，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废纬书六天之义。其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亦请合为一祀。”从之。

辛未，以礼部尚书许敬宗为侍中，兼度支尚书杜正伦为兼中书令。

冬，十月，戊戌，上行幸许州。乙巳，畋于滍水之南。壬子，至祀水曲。十二月，乙卯朔，车驾还洛阳宫。

苏定方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至金山北，先击处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懒独禄等帅万馀帐来降，定方抚之，发其千骑与俱。

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贺鲁，为贺鲁所破，虏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贺鲁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归之，仍加赐赉，使彼明知贺鲁为贼而大唐为之父母，则人致其死，不遗力矣。”上从之。泥孰喜，请从军共击贺鲁。

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钵罗帅十姓兵且十万来拒战。定方将唐兵及回纥万馀人击之。沙钵罗轻定方兵少，直进围之。定方令步兵据南原，攒槊外向，自将骑兵陈于北原。沙钵罗先攻步军，三冲不动，定方引骑兵击之，沙钵罗大败，追奔三十里，斩获数万人；明日，勒兵复进。于是胡禄屋等五弩失毕悉众来降，沙钵罗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时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陆部落闻沙钵罗败，皆诣步真降。定方乃命萧嗣业、回纥婆闰将胡兵趋邪罗斯川，追沙钵罗，定方与任雅相将新附之众继之。会大雪，平地二尺，军中咸请俟晴而行，定方曰："虏恃雪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亟追之可及，若缓之，彼遁逃浸远，不可复追，省日兼功，在此时矣！"乃蹋雪昼夜兼行，所过收其部众，至双河，与弥射、步真兵合，去沙钵罗所居二百里，布陈长驱，径至其牙帐。沙钵罗与其徒将猎，定方掩其不备，纵兵击之，斩获数万人，得其鼓纛，沙钵罗与其子咥运、婿阎啜等脱走，趣石国。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萧嗣业将兵追沙钵罗，定方引军还。

沙钵罗至石国西北苏咄城，人马饥乏，遣人赍珍宝入城市马。城主伊沮达官诈以酒食出迎，诱之入，闭门执之，送于石国。萧嗣业至石国，石国人以沙钵罗授之。

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仍命弥射、步真与承庆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丁卯，以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

是岁，诏："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有法制禁断。"

以吏部侍郎刘祥道为黄门侍郎，仍知吏部选事。祥道以为："今选司取士伤滥，每年入流之数，过一千四百，杂色入流，曾不铨简。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约准三十年，则万三千馀人略尽矣。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须之数。望有厘

革。”既而杜正伦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伦与祥道详议，而大臣惮于改作，事遂寝。祥道，杜甫之子也。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三年（戊午，公元六五八年）

春，正月，戊子，长孙无忌等上所修新礼；诏中外行之。先是，议者谓贞观礼节文未备，故命无忌等修之。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所损益多希旨，学者非之。太常博士萧楚材等以为豫备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义府深然之，遂焚《国恤》一篇，由是凶礼遂阙。

初，龟兹王布失毕妻阿史那氏与其相那利私通，布失毕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党与，互来告难。上两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布失毕归国。至龟兹东境泥师城，龟兹大将羯猎颠发众拒之，仍遣使降于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布失毕据城自守，不敢进。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讨之。会布失毕病卒，胄与羯猎颠战，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戊申，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

二月，丁巳，上发东都；甲戌，至京师。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旧安西夏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地。

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馀级，捕虏百馀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

秋，八月，甲寅，播罗哀獠酋长多胡桑等帅众内附。

冬，十月，庚申，吐蕃赞普来请婚。

中书令李义府有宠于上，诸子孩抱者并列清贵。而义府贪冒无厌，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中书令杜正伦每以先进自处，义府恃恩，不为之下，由是有隙，与义府讼于上前。上以大臣不和，两责之。十一月，乙酉，贬正伦横州刺史，义府普州刺史。正伦寻卒于横州。

阿史那贺鲁既被擒，谓萧嗣业曰：“我本亡虏，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负之，今日之败，天所怒也。吾闻中国刑人必于市，愿刑我于昭陵之前以谢先帝。”上闻而怜之。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

陵。敕免其死，分其种落为六都督府，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贺鲁寻死，葬于颉利墓侧。

戊戌，以许敬宗为中书令，大理卿辛茂将为兼侍中。

开府仪同三司鄂忠武公尉迟敬德薨。敬德晚年闲居，学延年术，修饰池台，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交通宾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终，朝廷恩礼甚厚。

是岁，爱州刺史褚遂良卒。

雍州司士许祎与来济善，侍御史张伦与李义府有怨，吏部尚书唐临奏以祎为江南道巡察使，伦为剑南道巡察使。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以临为挟私选授。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四年（己未，公元六五九年）

春，二月，乙丑，免临官。

三月，壬午，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斩真珠叶护。

夏，四月，丙辰，以于志宁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乙丑，以黄门侍郎许圉师参知政事。

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已，深怨之。及议废王后，燕公于志宁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悦。许敬宗屡以利害说无忌，无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无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

会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朋党事，敕敬宗与辛茂将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诬奏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上惊曰：“岂有此邪！舅为小人所间，小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兹事若实，如之何？”对曰：“遗爱乳臭儿，与一女子谋反，势何所成！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窃发，陛下遣谁当之？今赖宗庙之灵，皇天疾恶，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臣窃恐无忌知季方自刺，窘急发谋，攘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臣昔

见宇文化及父述为炀帝所亲任，结以昏烟，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复典禁兵，一夕于江都作乱，先杀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祸，于是大臣苏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倾隋室。前事不远，愿陛下速决之！”上命敬宗更加审察。明日，敬宗复奏曰：“去夜季方已承与无忌同反，臣又问季方：‘无忌与国至亲，累朝宠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韩瑗尝语无忌云：“柳奭、褚遂良劝公立梁王为太子，今梁王既废，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于外。”自此无忌忧恐，渐为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又出，韩瑗得罪，日夜与季方等谋反。’臣参验辞状，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上又泣曰：“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若果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敬宗对曰：“薄昭，汉文帝之舅也，文帝从代来，昭亦有功，所坐止于杀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杀之，至今天下以文帝为明主。今无忌忘两朝之大恩，谋移社稷，其罪与薄昭不可同年而语也。幸而奸状自发，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犹不早决！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上以为然，竟不引问无忌。戊辰，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祥，无忌之从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书出为荆州长史，故敬宗以此诬之。

敬宗又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奭仍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于是诏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宁官。遣使发道次兵援送无忌诣黔州。无忌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皆除名，流岭表。遂良子彦甫、彦冲流爱州，于道杀之。益州长史高履行累贬洪州都督。

五月，丙申，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并参知政事。承庆，思道之孙也。

凉州刺史赵持满，多力善射，喜任侠，其从母为韩瑗妻，其舅驸马都尉长孙铨，无忌之族弟也，铨坐无忌，流嶲州。许敬宗恐持满作难，诬云无忌同反，驿召至京师，下狱，讯掠备至，终无异辞，曰：“身可杀也，辞不可更！”吏无如之何，乃代为狱辞结奏。戊戌，诛之，尸于城西，亲戚莫敢视。友人王方翼叹曰：“栾布哭彭越，义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义，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

上闻之，不罪也。方翼，废后之从祖兄也。长孙铨至流所，县令希旨杖杀之。

六月，丁卯，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礼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馀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许敬宗议封禅仪，己巳，奏：“请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从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韩瑗，并枷锁诣京师，仍命州县簿录其家。恩，无忌之族弟也。

壬寅，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与任雅相、卢承庆更共覆按无忌事。许敬宗又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诣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至则逼无忌令自缢。诏柳奭、韩瑗所至斩决。使者杀柳奭于象州。韩瑗已死，发验而还。籍没三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常州刺史长孙祥坐与无忌通书，处绞。长孙恩流檀州。

八月，壬子，以普州刺史李义府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义府既贵，自言本出赵郡，与诸李叙昭穆；无赖之徒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与同谱，及义府出为普州，即除之。义府闻而衔之，及复为相，使人诬构其罪，下狱，自杀。

乙卯，长孙氏、柳氏缘无忌、奭贬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贬永州刺史。于志宁贬荣州刺史，于氏贬者九人。自是政归中宫矣。

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北拔汗那、悒怛、疏勒、硃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

冬，十月，丙午，太子加元服，赦天下。初，太宗疾山东士人自矜门地，昏姻多责资财，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婿皆取勋臣家，不议山东之族。而魏征、房玄龄、李勣家皆盛与为昏，常左右之，由是旧望不减，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悬隔。李义府为其子求昏不获，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劝上矫其弊。壬戌，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昏姻。

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然族望为时俗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昏。其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

闰月，戊寅，上发京师，令太子监国。太子思慕不已，上闻之，遽召赴行在。戊戌，车驾至东都。

十一月，丙午，以许圉师为散骑常侍、检校侍中。

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将薨。

思结俟斤都曼帅疏勒、硃俱波、谒般陀三国反，击破于阗。癸亥，以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以讨之。

以卢承庆同中书门下三品。

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破之。

苏定方军至业叶水，思结保马头川。定方选精兵万人、骑三千匹驰往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旦，至城下，都曼大惊。战于城外，都曼败，退保其城。及暮，诸军继至，遂围之，都曼惧而出降。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五年（庚申，公元六六零年）

春，正月，定方献俘于乾阳殿。法司请诛都曼，定方请曰："臣许以不死，故都曼出降，愿丐其馀生。"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乃免之。

甲子，上发东都；二月，辛巳，至并州。三月，丙午，皇后宴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妇人于内殿，班赐有差。诏："并州妇人年八十以上，绵版授郡君。"

百济恃高丽之援，数侵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以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

夏，四月，戊寅，上发并州；癸巳，至东都。五月，作合璧宫。壬戌，上幸合璧宫。

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候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并为冷岍道行军总管，各将所部兵以讨叛奚，仍命尚书右丞崔馀庆充使总护三部兵，奚寻遣使降。更以枢宾等为沙砖道行军总管，以讨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东都。

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早午，车驾还洛阳宫。

房州刺史梁王忠，年浸长，颇不自安，或私衣妇人服以备刺客；又数自占吉凶。或告其事，秋，七月，乙巳，废忠为庶人，徙黔州，囚于承乾故宅。

丁卯，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卢承庆坐科调失所免官。

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

苏定方引军自成山济海，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进击破之，百济死者数千人，馀皆溃走。定方水陆齐进，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馀里，百济倾国来战，大破之，杀万馀人，追奔，入其郭。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进围其城；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帅众固守。隆子文思曰："王与太子皆在，而叔遽拥兵自王，借使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师左右逾城来降，百姓皆从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军士登城立帜，泰窘迫，开门请命。于是义慈、隆及诸城主皆降。百济故有五部，分统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诏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

壬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将兵讨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三战皆捷，追奔百馀里，斩其酋长而还。

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

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则天门楼，受百济俘，自其王义慈以下皆释之。苏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赦天下。

甲寅，上幸许州。十二月，辛未，畋于长社。己卯，还东都。

壬午，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将兵分道击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龙朔元年（辛酉，公元六六一年）

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万四千馀人，诣平壤、镂方行营。戊午，以鸿胪卿萧嗣业为夫馀道行军总管，帅回纥等诸部兵诣平壤。

二月，乙未晦，改元。

三月，丙申朔，上与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谓之《一戎大定乐》。时上欲亲征高丽，以象用武之势也。

初，苏定方即平百济，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抚其馀众。文度济海而卒，百济僧道琛、故将福信聚众据周留城，迎故王子丰于倭国而立之，引兵围仁愿于府城。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将王文度之众，便道发新罗兵以救仁愿。仁轨喜曰："天将富贵此翁矣！"于州司请《唐历》及庙讳以行，曰："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仁轨御军严整，转斗而前，所向皆下。百济立两栅于熊津江口，仁轨与新罗兵合击，破之，杀溺死者万馀人。道琛等乃释府城之围，退保任存城；新罗粮尽，引还。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集徒众，其势益张。仁轨众少，与仁愿合军，休息士卒。上表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钦自葛岭道遁还新罗，不敢复出。福信寻杀道琛，专总国兵。

夏，四月，丁卯，上幸合璧宫。

庚辰，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上欲自将大军继之；癸巳，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

六月，癸未，以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

秋，七月，甲戌，苏定方破高丽于浿江，屡战皆捷，遂围平壤城。

九月，癸巳朔，特进新罗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为乐浪郡王、新罗王。

壬子，徙潞王贤为沛王。贤闻王勃善属文，召为修撰。勃，通之孙也。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檄周王鸡文》。上见之，怒曰："此乃交构之渐。"斥勃出沛府。

高丽盖苏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数万守鸭绿水，诸军不得渡。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众乘冰渡水，鼓噪而进，高丽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三万级，馀众悉降，男生仅以身免。会有诏班师，乃还。

冬，十月，丁卯，上畋于陆浑；戊申，又畋于非山；癸酉，还宫。

回纥酋长婆闰卒，侄比粟毒代领其众，与同罗、仆固犯边，诏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将兵讨之。审礼，德威之子也。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龙朔二年（壬戌，公元六六二年）

春，正月，辛亥，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二月，甲子，改百官名：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馀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其名，而职任如故。

甲戌，浿江道大总管任雅相薨于军。雅相为将，未尝奏亲戚故吏从军，皆移所司补授，谓人曰："官无大小，皆国家公器，岂可苟便其私！"由是军中赏罚皆平，人服其公。

戊寅，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沃沮道总管庞孝泰，与高丽战于蛇水之上，军败，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苏定方围平壤久不下，会大雪，解围而还。

三月，郑仁泰等败铁勒于天山。

铁勒九姓闻唐兵将至，合众十馀万以拒之，选骁健者数十人挑战。薛仁贵发三矢，杀三人，馀皆下马请降。仁贵悉坑之，度碛北，击其馀众，获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之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思结、多滥葛等部落先保天山，闻仁泰等将至，皆迎降；仁泰等纵兵击之，掠其家以赏军士。虏相帅远遁，将军杨志追之，为虏所败。候骑告仁泰："虏辎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将轻骑万四千，倍道赴之，遂逾大碛，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馀兵才八百人。

军还，司宪大夫杨德裔劾奏："仁泰等诛杀已降，使虏逃散，不抚士卒，不计资粮，遂使骸骨蔽野，弃甲资寇。自圣朝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丧败者。仁贵于所监临，贪淫自恣，虽矜所得，不补所丧。并请付法司推科。"诏以功赎罪，皆释之。

以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左卫将军姜恪副之，以安辑其馀众。何力简精骑五百，驰入九姓中，虏大惊，何力乃谓曰："国家知汝皆胁从，赦汝之罪，罪在酋长，得之则已。"其部落大喜，共执其叶护及设、特勒等二百馀人以授何力，何力数其罪而斩之，九姓遂定。

甲午，车驾发东都；辛亥，幸蒲州；夏，四月，庚申朔，至京师。

辛巳，作蓬莱宫。

五月，丙申，以许圉师为左相。

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

秋，七月，戊子朔，赦天下。

丁巳，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

初，仁愿、仁轨等屯熊津城，上与之敕书，以"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借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将士咸欲西归。仁轨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无贰，岂得先念其私！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虽馀寇充斥而守备甚严，宜 厉兵秣马，击其不意，理无不克。既捷之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以闻，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将出师，声援才接，凶丑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军既还，熊津又拔，则百济馀烬，不日更兴，高丽逋寇，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苟或动足，即为擒虏，纵入新罗，亦为羁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残虐，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众从之。时百济王丰与福信等以仁愿等孤城无援，遣使谓之曰："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仁愿、仁轨知其无备，忽出击之，拔其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岘城险要，加兵守之。仁轨伺其稍懈，引新罗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据其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仁愿乃奏请益兵，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

福信专权，与百济王丰浸相猜忌。福信称疾，卧于窟室，欲俟丰问疾而杀之。丰知之，帅亲信袭杀福信，遣使诣高丽、倭国乞师以拒唐兵。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一卷

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龙朔二年（壬戌、662）

唐纪十七唐高宗龙朔二年（壬戌，公元662年）

[1]八月，壬寅，以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

[1]八月，壬寅（十六日），唐朝任命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

[2]九月，戊寅，初令八品、九品衣碧。

[2]九月，戊寅（二十二日），唐朝开始让八品、九品官员穿浅蓝色衣服。

[3]冬，十月，丁酉，上幸骊山温汤，太子监国；丁未，还宫。

[3]冬季，十月，丁酉（十一日），唐高宗到骊山温泉，由太子监理国事；丁未（二十一日），回宫。

[4]庚戌，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

[4]庚戌（二十四日），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

[5]癸丑，诏以四年正月有事于泰山，仍以来年二月幸东都。

[5]癸丑（二十七日），唐高宗下诏令：定于龙朔四年正月封泰山，并于明年二月前往东都洛阳。

[6]左相许圉师之子奉辇直长自然，游猎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鸣镝射之。圉师杖自然一百而不以闻。田主诣司宪讼之，司宪大夫杨德裔不为治。西台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上曰：“圉师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圉师谢曰：“臣备位枢轴，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众心，故为人所攻讦。至于作威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臣以文吏，奉事圣明，惟知闭门自守，何敢作威福！”上怒曰：“汝恨无兵邪！”许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诛。”遽令引出。诏特免官。

[6]左相许圉师的儿子奉辇直长许自然，游猎时损坏他人田里的作物，田主恼怒，许自然用响箭射田主。许圉师将许自然打了一百棍子，而没有上报。田主到司宪衙门起诉，司宪大夫杨德裔不作处理，

西台舍人袁公瑜派人改名换姓给唐高宗上密封奏折告发此事。唐高宗说：“许圉师身为宰相，欺负百姓，隐瞒不报，岂不是滥用权势，横行霸道！”许圉师道歉说：“我位居朝廷机要部门，以正直之道侍奉陛下，不能全合众人心意，所以受到别人的攻击。至于滥用权势，横行霸道，或手握强兵，或身居军事重镇才有可能；我作为一名文官，侍奉圣明君主，只知道闭门自守，哪里敢滥用权势，横行霸道！”唐高宗大怒，说：“你怨恨没有领兵吗？”许敬宗说：“作臣下的竟敢如此，处死也不足以抵罪。”唐高宗命令立即将他领出去，又下诏免去他的官职。

[7]癸酉，立皇子旭轮为殷王。

[7]癸酉（疑误），唐朝立皇子李旭轮为殷王。

[8]十二月，戊申，诏以方讨高丽、百济，河北之民，劳于征役，其封泰山、幸东都并停。

[8]十二月，戊申（二十三日），唐高宗下诏说，因正讨伐高丽、百济，河北百姓为征役所劳苦，原定封泰山、去东都洛阳的事都停止进行。

[9]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敕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之俱。至兴昔亡之境，继往绝素与兴昔亡有怨，密谓海政曰：“弥射谋反，请诛之。”时海政兵才数千，集军吏谋曰：“弥射若反，我辈无噍类，不如先事诛之。”乃矫称敕，令大总管赍帛数万段赐可汗及诸酋长，兴昔亡帅其徒受赐，海政悉收斩之。其鼠尼施、拔塞干两部亡走，海政与继往绝追讨，平之。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

[9]海道总管苏海政接受诏命讨伐龟兹，唐高宗命令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苏海政一同前去。唐兵前进到兴昔亡境内，继往绝因一贯与兴昔亡有仇怨，于是秘密对苏海政说：“阿史那弥射要谋反，请杀掉他。”当时苏海政只有数千兵士，集合军官商议说：“阿史那弥射如果反叛，我们谁也活不成，不如先把他杀掉。”于是便假称奉皇帝命令，让大总管带帛数万段赏赐给可汗和诸位酋长，兴昔亡率领他的部下前来受赏，苏海政乘机将他们全部抓住并斩首。其中鼠尼施、拔塞

干两部逃走，苏海政和继往绝率兵追击将他们讨平。唐军返回途中，到疏勒南，弓月部又引吐蕃兵前来，想与唐兵交战；苏海政因军队已经疲劳，不敢应战，便以军用物资贿赂吐蕃军，讲和后返回。从此，各部落都认为兴昔亡受冤屈，各怀离心。继往绝不久去世，西突厥十姓无首领，由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集西突厥余众附属于吐蕃。

[10]是岁，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将兵拒之，谓其众曰："吾久当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当以身报国。"遂不释甲胄，赴敌而死。

[10]本年，西突厥侵扰唐朝庭州，州刺史来济领兵抵抗，对部下说："我早就应该死了，幸蒙保全直到今日，应当以身报国。"于是不解下铠甲头盔，奔赴敌阵，结果被打死。

三年（癸亥、663）

三年（癸亥，公元663年）

[1]春，正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讨铁勒叛者余种，悉平之。

[1]春季，正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全部讨平铁勒反叛者的残余部众。

[2]乙酉，以李义府为右相，仍知选事。

[2]乙酋（疑误），唐朝任命李义府为右相，仍然主持选拔官员的事情。

[3]二月，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徙故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更名云中都护。以碛为境，碛北州府皆隶瀚海，碛南隶云中。

[3]二月，唐朝迁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改名为瀚海都护府；迁移原瀚海都护府于云中古城，改名为云中都护府，以沙漠为界，沙漠以北州府都隶属瀚海都护府，沙漠以南隶属云中都护府。

[4]三月，许圉师再贬虔州刺史，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圉师子文思、自然并免官。

[4]三月，许圉师被贬为虔州刺史，杨德裔因循私屈法被流放庭州，许圉师的儿子许文思、许自然均被撤职。

[5]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典选，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盈路，上颇闻之，从容谓义府曰："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义府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曰：

“谁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由是不悦。

[5]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主管选拔官吏，依仗皇后武则天的权势，专以卖官为能事，选授没有次第，弄得怨声载道，唐高宗也时有所闻，曾从容不迫地对李义府说：“你的儿子和女婿很不谨慎，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你应当警告他们。”李义府脸色骤变，涨红着脸和脖子说：“是谁告诉陛下的？”唐高宗说：“只是我这样说，何必向我追索从哪里得来的呢？”李义府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过失，缓步离去。唐高宗因此不高兴。

望气者杜元纪谓义府所居第有狱气，宜积钱二十万缗以厌之，义府信之，聚敛尤急。义府居母丧，朔望给哭假，辄微服与元纪出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或告义府窥觇灾眚，阴有异图。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受其钱七百缗，除延司津监，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告之。夏，四月，乙丑，下义 府狱，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共鞫之，仍命司空李监焉。事皆有实。戊子，诏义府除名，流州；津除名，流振州；诸子及婿并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称庆。

望云气以预言吉凶的人杜元纪说李义府的住宅有冤狱造成的怨气，应当积蓄二十万缗钱抑制它。李义府相信他，于是搜括更加急切。李义府为母亲守丧期间，每月初一、十五朝廷给他哭吊亡母的假期，他总是换上平民服装与杜元纪出城东行，登上古坟墓，观望云气。有人告发李义府窥测灾异，图谋不轨。他又派遣儿子右司议郎李津找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收受七百缗钱后，授给长孙延司津监的官职。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将此事告发。夏季，四月，乙丑（疑误），朝廷将李义府逮捕入狱，派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寺官员共同审讯，还命令司空李世监督此事。他所犯罪行都属实。戊子（初五），唐高宗下诏令，将李义府削除名籍，流放州；将李津削除名籍，流放振州；他另外的几个儿子及女婿，都被削除名籍，流放庭州。朝廷和民间人人互相庆贺。

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义府多取人奴婢，及败，各散归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

有人戏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捷报，张贴在交通要道上。李义府多掠夺别人奴婢，到他垮台后，他们都各自回家，所以捷报中说：“奴和婢混杂着一起乱哄哄放出，各自都认识家而竞相进入。”

[6]乙未，置鸡林大都督府于新罗国，以金法敏为之。

[6]乙未（十二日），唐朝设置鸡林大都督府于新罗国，任命金法敏为都督。

[7]丙午，蓬莱宫含元殿成，上始移仗居之，更命故宫曰西内。戊申，始御紫宸殿听政。

[7]丙午（二十三日），蓬莱宫含元殿落成，唐高宗开始迁移到那里居住，原居住的宫殿改名西内。戊申（二十五日），开始到紫宸殿处理政事。

[8]五月，壬午，柳州蛮酋吴君解反；遣冀州长史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发岭南兵讨之。

[8]五月，壬午（三十日），柳州蛮首领吴君解反叛唐朝，唐朝派遣冀州长史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征发岭南兵讨伐。

[9]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论曲直，更来求援；上皆不许。

[9]吐蕃与吐谷浑互相进攻，各派遣使者到唐朝上书辩论是非，轮番向唐朝求援；唐高宗都没有同意。

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浑虚实。吐蕃发兵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帅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请徙居内地。上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帅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以备吐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为吐谷浑之援。

吐谷浑大臣素和贵犯了罪，逃奔吐蕃，详尽地报告了吐谷浑的情况。吐蕃于是发兵进攻吐谷浑，吐谷浑被打得大败，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率领数千帐离开国家，投奔唐朝凉州，请求移居唐朝内地。唐高宗任命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别屯兵于凉、鄯二州，以防备吐蕃。六月，戊申（二

十六日），又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调度约束诸军，作为吐谷浑的后援。

吐蕃禄东赞屯青海，遣使者论仲琮入见，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上不许。遣左卫郎将刘文祥使于吐蕃，降玺书责让之。

吐蕃禄东赞屯兵青海，派遣使者论仲琮到唐朝朝见唐高宗，上表陈述吐谷浑的罪恶，而且请求与唐朝和亲。唐高宗不允许，派遣左卫郎将刘文祥出使吐蕃，颁用皇帝的印章封记的文书责备吐蕃。

[10]秋，八月，戊申，上以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战溺死者甚众，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分诣十道，问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孙也。

[10]秋季，八月，戊申（二十七日），唐高宗因辽东地区连年用兵，百姓为赋税力役所困扰，士卒战死溺死的很多，下诏令免除三十六州的造船任务，派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分别到十道，询问百姓疾苦，考核升降地方官吏。窦德玄是窦毅的曾孙。

[11]九月，戊午，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破百济余众及倭兵于白江，拔其周留城。

[11]九月，戊午（初八），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在白江打败百济残余部队及倭国兵，攻下周留城。

初，刘仁愿、刘仁轨既克真岘城，诏孙仁师将兵，浮海助之。百济王丰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师与仁愿、仁轨合兵，势大振。诸将以加林城水陆之冲，欲先攻之，仁轨曰："加林险固，急攻则伤士卒，缓之则旷日持久。周留城，虏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与新罗王法敏将陆军以进，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将水军及粮船自熊津入白江，以会陆军，同趣周留城。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王子忠胜、忠志等帅众降，百济尽平，唯别帅迟受信据任存城，不下。

当初，刘仁愿、刘仁轨攻克真岘城以后，唐高宗命令孙仁师领兵渡海援助他们。百济王扶余丰从南边招来倭国人以抗拒唐兵。孙仁师与刘仁愿、刘仁轨联合，声势大振。部下诸将因加林城是水陆交通要冲，想先进攻它。刘仁轨说："加林城险要坚固，急攻会伤亡士卒，慢攻又攻不下，将旷日持久。周留城是敌人的巢穴，群凶聚集之地，除

恶务必扫除根本，应该先进攻它，如果攻下周留城，其他各城就会不攻自下。”于是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前进，刘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率领水军和粮船从熊津入白江，和陆军会合，一起向周留城推进。唐兵和倭国兵遭遇于白江口，刘仁轨等四次战斗，都接连取得胜利，焚烧敌船四百艘，烟火冲天，连海水都变成红色。百济王扶余丰脱身逃往高丽，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率领部下投降，百济全部平定，只有别帅迟受信据守任存城，没有被攻下。

初，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仕百济为达率兼郡将，犹中国刺史也。苏定方克百济，常之帅所部随众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纵兵劫掠，壮者多死。常之惧，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结栅以自固，旬月间归附者三万余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战，唐兵不利；常之复取二百余城，定方不能克而还。常之与别部将沙吒相如各据险以应福信，百济既败，皆帅其众降。刘仁轨使常之、相如自将其众，取任存城，仍以粮仗助之。孙仁师曰：“此属兽心，何可信也！”仁轨曰：“吾观二人皆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但者所托，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时，不用疑也。”遂给其粮仗，分兵随之，攻拔任存城，迟受信弃妻子，奔高丽。

当初，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身高七尺多，勇猛有谋略，在百济任达率兼郡将，相当于唐朝刺史的职位。唐将苏定方攻克百济，黑齿常之率领部下随百济人投降唐朝。苏定方囚禁百济王及太子，纵兵劫掠，成年人多被杀死。黑齿常之害怕，与手下十多人逃归本部，收集被打散的士卒，保守任存山，结起栅栏以加强防守，一月之间归附的有三万多人。苏定方派兵进攻，黑齿常之进行抵抗，唐兵失利；黑齿常之又攻取二百多座城池，苏定方无法攻克这些城池，只好撤回。黑齿常之与别部将沙吒相如各据守险要以响应福信，百济失败后，他们率领部众投降刘仁轨。刘仁轨派黑齿常之、沙吒相如率领他们的部众去攻取任存城，还支援他们粮食和武器。孙仁师说：“这类人人面兽心，怎么可以相信！”刘仁轨说：“我看这两人都忠勇有谋略，注重信义；只是前次错投奔了人，现在正是他们感激立功的时候，不必怀疑。”于是发给粮食和武器，分兵跟随他们，攻下了任存城，迟受信抛弃妻子儿女，投奔高丽。

诏刘仁轨将兵镇百济，召孙仁师、刘仁愿还。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途，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然后修屯田，储糗粮，训士卒，以图高丽。

唐高宗命令刘仁轨领兵镇守百济，召孙仁师、刘仁愿回朝。百济经兵火之后，家家弊残破，僵尸遍野，刘仁轨命令掩埋骸骨，登记户口，治理村落，任命官长，修通道路，架设桥梁，修补堤堰，恢复陂塘，督促百姓种田养蚕，赈济贫穷的人，赡养孤独无依的老人，建立唐朝的土、谷神坛，颁布唐朝历法和已故皇帝名讳。百济百姓很高兴，全境各安其业。然后又治理屯田，储备粮食，训练士卒，准备进取高丽。

刘仁愿至京师，上问之曰："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愿曰："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所及也。"上悦，加仁轨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为筑第长安，厚赐其妻子，遣使赍玺书劳勉之。上官仪曰："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刘仁愿回到京师长安，唐高宗问他："你在海东，前后上奏事情，都合时宜，又有文采条理。你本是武人，为什么能够这样？"刘仁愿说："这都是刘仁轨所做的，不是我所能办到的。"唐高宗听了很高兴，给刘仁轨晋升六级官阶，正式任命为带方州刺史，为他在长安建筑住宅，给他的妻子儿女优厚的赏赐，派使者带着用天子玺印封记的文书前去慰劳勉励他。上官仪说："刘仁轨被撤职后，能为朝廷尽忠，刘仁愿掌握指挥权而能推重贤人，都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了！"

[12]冬，十月，辛巳朔，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

[12]冬季，十月，辛巳朔（初一），唐高宗命令太子每五日一次在光顺门内视察各部门呈奏事情，事情比较小的都授权太子裁决。

[13]十二月，庚子，诏改来年元。

[13]十二月，庚子（二十一日），唐高宗下令，明年更改年号。

[14]壬寅，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

[14]壬寅（二十三日），唐朝任命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领兵进击弓月以解救于阗。

[15]是岁，大食击波斯，拂，破之；南侵婆罗门，吞灭诸胡，胜兵四十余万。

[15]本年，大食进攻波斯、拂，将他们打败；向南侵扰婆罗门，吞灭诸胡，拥兵四十多万。

麟德元年（甲子、664）

麟德元年（甲子，公元664年）

[1]春，正月，甲子，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旭轮为单于大都护。

[1]春季，正月，甲子（十六日），唐朝将云中都护府改为单于大都护府，任命殷王李旭轮为单于大都护。

初，李靖破突厥，迁三百帐于云中城，阿史德氏为之长。至是，部落渐众，阿史德氏诣阙，请如胡法立亲王为可汗以统之。上召见，谓曰："今之可汗，古之单于也。"胡更为单于都护府，而使殷王遥领之。

当初，李靖攻破突厥，迁移三百帐到云中城，由阿史德氏担任官长。至此时，部落逐渐扩大，阿史德氏到唐朝朝廷，请求按照自己的法律立亲王为可汗以统率他们。唐高宗召见他，对他说："现今的可汗，就是古时的单于。"所以改名为单于都护府，由住在长安的殷王李旭轮遥任都护。

[2]二月，戊子，上行幸万年宫。

[2]二月，戊子（初十），唐高宗到万年宫。

[3]夏，四月，壬子，卫州刺史道孝王元庆薨。

[3]夏季，四月，壬子（疑误），卫州刺史道孝王李元庆去世。

[4]丙午，魏州刺史郇公孝协坐赃，赐死。司宗卿陇西王博义奏孝协父叔良死王事，孝协无兄弟，恐绝嗣。上曰："画一之法，不以亲疏异制，苟害百姓，虽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协有一子，何忧乏祀乎！"孝协竟自尽于第。

[4]丙午（二十九日），魏州刺史郇公李孝协因犯贪赃罪，赐死。司宗卿陇西王李博义上奏，说李老协的父亲李叔良过去为朝廷牺牲，

孝协没有兄弟，恐怕要绝后。唐高宗说："法律是一样的，不能因亲近疏远而有不同，如果伤害百姓，就是皇太子也不能赦免。李孝协有个儿子，怎么担心没有人祭祀祖先呢！"李孝协终于在住宅中自尽。

[5]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许悼王孝薨。

[5]五月，戊申朔（初一），遂州刺史许悼王李孝去世。

[6]乙卯，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

[6]乙卯（初八），唐朝在昆明的弄栋川设置姚州都督府。

[7]秋，七月，丁未朔，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岱宗。

[7]秋季，七月，丁未朔（初一），唐高宗下诏，定于麟德三年正月封泰山。

[8]八月，丙子，车驾还京师，幸旧宅，留七日；壬午，还蓬莱宫。

[8]八月，丙子（初一），唐高宗回到京师长安，来到他任晋王时的旧宅，居留七日；壬午（初七），返回蓬莱宫。

[9]丁亥，以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

[9]丁亥（十二日），唐朝任命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任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

[10]冬，十月，庚辰，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言："臣伏睹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臣问以'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何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与曩时不同，人心亦殊。曩时东西征役，身没王事，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渡辽海者，皆赐勋一转。自显庆五年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录，其死者亦无人谁何。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顷者破百济及平壤苦战，当时将帅号令，许以勋赏，无所不至；及达西岸，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非独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勋级以为荣宠；而比年出征，皆使勋官挽引，劳苦与白丁无殊，百姓不愿从军，率皆由此。'臣又问：'曩日士卒留镇五年，尚得支济，

今尔等始经一年，何为如此单露？’咸言：‘初发家日，惟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臣检校军士所留衣，今冬仅可充事，来秋以往，全无准拟。陛下留兵海外，欲殄灭高丽。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今既资戍守，又置屯田，所借士卒同心同德，而众有此议，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张，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处置，恐师众疲老，立效无日。逆耳之事，或无人为陛下尽言，故臣披露肝胆，昧死奏陈。”

[10]冬季，十月，庚辰（初六），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奏说：“我观察留在这里戍守的兵卒，疲惫瘦弱的占多数，勇猛健壮的占少数，衣服单薄破旧，一心想返回西边家乡，没有在这里效力的心思。我曾问他们：‘以前在西边家乡时，看见百姓踊跃应募，争着要从军，有人请求自备衣服口粮，称为义征，现在的士卒为何这样？’他们都说：‘现在的官府与从前不同，人心也不一样。以前在东西征战中，为朝廷牺牲，都承蒙皇帝派使者吊唁祭奠，追封官爵，或者把死者的官爵回授给他的子弟，凡渡辽海东征的，都赐勋一级。自显庆五年以来，东征的人屡次渡海，官府没有记录，死了也没有人过问他的姓名和死因。州县官每次征发百姓当兵，强壮而富有的人，花钱买通办事人员，都得以免征，而贫穷的人虽年老体弱，却立即被征发入伍。不久前攻破百济及平壤的苦战，当时将帅发出号令，答应立功的人受奖赏，无所不至；等到返回西海岸，只听说被拘捕，被追究监禁，夺去赏赐，免除勋级，州县官吏上门催迫租赋，简直无法生活下去，公私困乏，一言难尽。因此不久前，从海西出发时就已经有逃亡或使自己残废的人，并不只是到了海外才发生这种情况。还有，本来把因征战获得勋级看成一种荣耀；而近年出征中，都让有勋级的人挽舟拉车，劳苦同民夫没有两样，百姓所以不愿从军，大概都由于这些原因。’我又问：‘以前士卒留在这里镇守五年，尚且能够支持，现在你们才经历一年，为何衣着如此单薄甚至露体？’他们都说：‘当初从家乡出发时，只让准备一年用的物资服装，现在已经二年，还没有回家的日期。’我查核军士所存留的衣服，今冬仅可以应付，明年秋季以后，全无准备。陛下留兵驻在海外，想消灭高丽。百济、高丽从前就相互支援，倭人虽远，也互相呼应，如果没有我们军队镇守在这里，他们还会成为一国。现在既凭借士卒戍守，又设置屯田，所依靠的是士卒同

心同德，而他们既然有这种议论，如何能指望获得成功！如不有所更改，给予士卒优厚的慰劳，明确赏赐有功，切实责罚过失，以鼓起士气，而只是像以前那样处置，恐怕士卒疲惫，士气低落，成功不能预期。这些不顺耳的事情，也许没有人向陛下详尽说明，所以我无保留地说出肺腑之言，冒死奏陈。”

上深纳其言，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将兵渡海以代旧镇之兵，仍敕仁轨俱还。仁轨谓仁愿曰：“国家悬军海外，欲以经略高丽，其事非易。今收获未毕，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且留旧兵，渐令收获，办具资粮，节级遣还；军将且留镇抚，未可还也。”仁愿曰：“吾前还海西，大遭谗谤，云吾多留兵众，谋据海东，几不免祸。今日唯知准敕，岂敢擅有所为！”仁轨曰：“人臣苟利于国，知无不为，岂恤其私！”乃上表陈便宜，自请留镇海东，上从之。仍以扶余隆为熊津都尉，使招辑其余众。

唐高宗接受他的意见，派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领兵渡海替换原来留守的士兵，并命令刘仁轨一起返回。刘仁轨对刘仁愿说：“国家派兵远驻海外，想以此治理高丽，这不是容易的事。现在秋收尚未完成，而军吏与士卒一下子全部替换，将领也要回去，夷人不久前才被征服，人心尚未稳定，必将发生变乱。不如暂时将旧兵留下，继续完成秋收，准备好粮食和物资，然后分批遣返。将领也应暂时留下来安定局面，还不能回去。”刘仁愿说：“我前次回到海西，遭到众多诽谤，说我故意多留士卒，图谋割据海东，几乎不能免除杀身之祸。今日只知道按皇帝的命令办事，哪里还敢擅自作主！”刘仁轨道：“作为臣下，只要有利于国家，知道的事就一定要办，怎么能顾惜个人！”于是上书陈述怎么办对国家有利，自己请求留下镇守海东，唐高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唐朝又任命扶余隆为熊津都尉，让他招抚百济余众。

[11]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11]当初，皇后武则天能屈身忍辱，顺从唐高宗的旨意，所以唐高宗排除不同意见，立她为皇后；等到她得志之后，恃势专权，唐高宗

想有所作为，常为她所牵制，唐高宗非常愤怒。有道士叫敦行真，出入皇宫，曾施行用诅咒害人的“厌胜”邪术，太监王伏胜揭发了这件事。唐高宗大怒，秘密召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商议。上官仪于是进言说：“皇后专权自恣，天下人都不说好话，请废黜她。”唐高宗也认为应当这么办，立即命令上官仪起草诏令。

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仪先为陈王谘议，与王伏胜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丙戌，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戊子，赐忠死于流所。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罢政事，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

皇帝左右的人跑去告诉武后，武后赶忙来到唐高宗处诉说。当时废黜的诏令草稿还在唐高宗处，他羞惭畏缩，不忍心废黜，又像原来一样对待她；恐怕她怨恨恼怒，还哄骗她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想法，都是上官仪给我出的主意。”上官仪原先任陈王谘议，与王伏胜都曾事奉已被废黜的太子李忠，武后于是便指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王伏胜与李忠阴谋背叛朝廷。十二月，丙戌（十三日），上官仪被逮捕入狱，和他儿子上官庭芝以及王伏胜都被处死，家财被查抄没收。戊子（十五日），赐李忠自尽于流放处所。右相刘祥道因与上官仪友善，被免去相位，降职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廷官员被流放贬谪的很多，都因与上官仪有来往的缘故。

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此后，唐高宗每逢临朝治事，武后都在后边垂帘听政，政事无论大小，她都要参与。天下大权，全归于武后，官员升降生杀，取决于她一句话，皇帝只是无所事事的清闲人而已，朝廷内外称他们为“二圣”。

[12]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并同东西台三品。

[12]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同任同东西台三品。

二年（乙丑、665）

二年（乙丑，公元665年）

[1]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见，请复与吐谷浑和亲，仍求赤水地畜牧，上不许。

[1]春季，正月，丁卯（二十四日），吐蕃派遣使者入朝见唐高宗，请恢复与吐谷浑和好，还要求给他们原吐谷浑的赤水作为放牧地。唐高宗不答应。

[2]二月，壬午，车驾发京师；丁酉，至合璧宫。

[2]二月，壬午（初十），唐高宗从京师长安出发；丁酉（二十五日），到达合璧宫。

[3]上语及隋炀帝，谓侍臣曰："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对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

[3]唐高宗说到隋炀帝时，对身边大臣说："隋炀帝拒绝规劝而亡国，朕常常引为鉴戒，虚心寻求规劝，而终于没有进谏的人，为什么？"李世回答说："陛下所作所为尽善尽美，所以群臣没有什么可以进谏的。"

[4]三月，甲寅，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东西台三品。恪，宝谊之子也。

[4]三月，甲寅（十二日），唐朝任命兼司戎太常伯姜恪为同东西台三品。姜恪是姜宝谊的儿子。

[5]辛未，东都乾元殿成。闰月，壬申朔，车驾至东都。

[5]辛未（二十九日），东都洛阳乾元殿落成。闰三月，壬申朔（初一），唐高宗来到东都洛阳。

[6]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

[6]疏勒弓月招引吐蕃侵扰于阗，唐高宗命令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领兵援救于阗。

[7]夏，四月，戊辰，左侍极陆敦信检校右相；西台侍郎孙处约、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并罢政事。

[7]夏季，四月，戊辰（二十七日），左侍极陆敦信任检校右相；西台侍郎孙处约和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均被免去相职。

[8]秘阁郎中李淳风以傅仁均《戊寅历》推步浸疏，乃增损刘焯《皇级历》，更撰《麟德历》；五月，辛卯，行之。

[8]秘阁郎中李淳风认为傅仁均《戊寅历》推算天文疏误越来越大，于是增删刘焯《皇极历》，新写成《麟德历》；五月，辛卯（二十日），新历颁行。

[9]秋，七月，己丑，兖州都督邓康王元裕薨。

[9]秋季，七月，己丑（十九日），兖州都督邓康王李元裕去世。

[10]上命熊津都尉扶馀隆与新罗王法敏释去旧怨；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刘仁轨以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浮海西还，会祠泰山，高丽亦遣太子福男来侍祠。

[10]唐高宗命令熊津都尉扶馀隆与新罗王金法敏解除旧日的怨恨；八月，壬子（十三日），双方结盟于熊津城。刘仁轨带领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从海路西归，准备与唐君臣在泰山会合进行祭祀，高丽也派遣太子福男前来陪祭。

[11]冬，十月，癸丑，皇后表称："封禅旧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诏："禅社首以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壬戌，诏："封禅坛所设上帝、后土位，先用藁秸、陶匏等，并宜改用茵褥、爵，其诸郊祀亦宜准此。"又诏："自今郊庙享宴，文舞用《功成庆善之乐》，《武舞用》《神功破陈之乐》。"

[11]冬季，十月，癸丑（十五日），皇后武则天上表说："封禅原来的礼仪，祭皇地祇时，太后在左边配享，而令公卿大臣执行祭祀之事，这在礼法上有不妥当的地方，这次祭皇地祇，我请求率领宫廷内外有封号的妇女奠献祭品。"唐高宗下诏："在社首山祭皇地祇时，皇后第二个进献祭品，越国太妃燕氏最后一个进献祭品。"壬戌（二十四日），唐高宗下诏："封禅坛上所设的上帝、后土神位，先前使用禾杆、陶匏等，均应改用茵褥、爵，以后郊祭也应照此办理。"又下诏令："自今以后，郊、庙祭祀宴会，文舞用《功成庆善之乐》，武舞用《神功破阵之乐》。"

丙寅，上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

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

丙寅（二十八日），唐高宗从东都洛阳出发，随从的文武官员和仪仗数百里不断。扎的营支的帐逢，连绵于原野。东起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的朝会使节，各率领随从人员扈从车驾，毡做的帐逢，牛羊驼马，堵塞道路。当时连年丰收，一斗米才五个钱，麦子、豆类上市都没有人买。

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阳，窦德玄骑从。上问："濮阳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昔项居此，故谓之帝丘。"上称善。敬宗退，谓人曰："大臣不可以无学；吾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对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十一月，戊子（二十日），唐高宗来到濮阳，窦德玄骑马随行，唐高宗问他："濮阳称为帝丘，为什么？"窦德玄不能回答。许敬宗从后边跃马向前说："从前项居住在这里，所以称为帝丘。"唐高宗称赞他。许敬宗退下后对人说："大臣不能没有学问，我见窦德玄回答不上来，心里实在为他感到羞愧。"窦德玄听到后说："人各有能和不能的方面，我不勉强回答我所不知道的问题，这正是我所能的方面。"李世说："许敬宗见闻广，诚然很好，窦德玄的话也不错。"

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

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共居，齐、隋、唐各朝都对他家予以表彰。唐高宗经过寿张，来到他的住宅，问他所以能够共居的原因，张公艺书写"忍"字一百多个进献。唐高宗认为这很好，赐给他缣帛。

十二月，丙午，车驾至齐州，留十日。丙辰，发灵岩顿，至泰山下，有司于山南为圆坛，山上为登封坛，社首山上为降禅方坛。

十二月，丙午（初九），唐高宗到齐州，逗留十天。丙辰（十九日），唐高宗从灵岩顿出发，到泰山下，有关部门在山南筑圆坛，在山上筑登封坛，在社首山上筑降禅方坛。

乾封元年（丙寅、665）

乾封元年（丙寅，公元665年）

[1]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皆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玉玺，藏以石。庚午，降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献毕，执事者皆趋下。宦者执帷，皇后升坛亚献，帷皆以锦绣为之；酌酒，实俎豆，登歌，皆用宫人。壬申，上御朝觐坛，受朝贺；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始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

[1]春季，正月，戊辰朔（初一），唐高宗祭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初二），登上泰山，亲自缄封玉册，上帝的玉册放在玉匮里，配帝的玉册放在金匮里，都缠上金绳子，封上金泥，加盖玉玺，藏入封禅专用的石匣中。庚午（初三），在泰山下面的社首山祭祀皇地祇。唐高宗第一个献祭品完了，执事人都退下。太监用手张起帷幔，皇后登坛第二个献祭品，帷幔和帐幕都用锦锈做成；斟酒、往俎豆中放祭品、登坛唱歌都用宫女。壬申（初五），唐高宗登上朝觐坛，接受朝贺；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文武官员三品以上的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以前没有普遍加封官阶的先例，都是依据劳绩的考核依次进升，到了五品、三品官，还要奏请皇帝决定，到这时才开始有普遍加阶的事；到了高宗末年，穿红色衣服的官员已满朝都是了。

时大赦，惟长流人不听还，李义府忧愤发病卒。自义府流窜，朝士日忧其复入，及闻其卒，众心乃安。

当时的大赦，只有长期流放的罪人不许返回，李义府因此忧愤交加，发病而死。自从李义府流放后，朝庭官员无日不担忧他再回朝廷，直到得知他的死讯，大家才放心。

丙戌，车驾发泰山；辛卯，至曲阜，赠孔子太师，以少牢致祭。癸未，至亳州，谒老君庙，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丁丑，至东都，留六日；甲申，幸合璧宫；夏，四月，甲辰，至京师，谒太庙。

丙戌（十九日），唐高宗从泰山出发；辛卯（二十四日），到达曲阜，赠给孔子太师称号，并用羊猪祭祀。癸未（疑误），到达亳州，拜谒老君庙，给老子上尊号为上玄元皇帝。丁丑（疑误），到达东都

洛阳，逗留六天；甲申（疑误），去合璧宫；夏季，四月，甲辰（初八），到京师长安，拜谒太庙。

[2]庚戌，左侍极兼检校右相陆敦信以老疾辞职，拜大司成，兼左侍极，罢政事。

[2]庚戌（十四日），唐朝左侍极兼检校右相陆敦信因年老有病请求辞职，任命他为大司成，兼左侍极，免去检校右相职务。

[3]五月，庚寅，铸乾封泉宝钱，一当十，俟期年尽废旧钱。

[3]五月，庚寅（二十五日），唐朝铸造“乾封泉宝”新钱，以一当十，等一周年后全部废止旧钱。

[4]高丽泉盖苏文卒，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初知国政，出巡诸城，使其弟男建、男产知留后事。或谓二弟曰：“男生恶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为计。”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还夺其权，欲拒兄不纳。”男生潜遣所亲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惧，不敢归；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讨之。男生走保别城，使其子献诚诣阙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将兵救之；以献诚为右武卫将军，使为乡导。又以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同讨高丽。

[4]高丽泉盖苏文去世，长子泉男生代任莫离支，初治理国家政事，即出巡各城，指派他弟弟泉男建、泉男产留下治理国家政事。有人对他两个弟弟说：“泉男生厌恶两个弟弟的逼迫，有意想除掉你们。不如先准备好对付的计策。”两个弟弟开始不相信这些话。又有人告诉泉男生说：“两个弟弟怕哥哥回去夺他们的权，打算拒绝哥哥回去。”泉男生秘密派亲信去平壤侦察，被两个弟弟捕获，于是他们用王命召泉男生返回。泉男生畏惧，不敢回去；泉男建自任莫离支，发兵讨伐他。泉男生出走，驻守另外的城邑，派遣他儿子泉献诚到唐朝求救。六月，壬寅（初七），唐朝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领兵救泉男生；任命泉献诚为右武卫将军，担任向导。又任命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共同讨伐高丽。

[5]秋，七月，乙丑朔，徙殷王旭轮为豫王。

[5]秋季，七月，乙丑朔（初一），唐朝改封殷王李旭轮为豫王。

以大司宪谦检校太子左中护刘仁轨为右相。

朝廷任命大司宪兼检校太子左中护刘仁轨为右相。

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不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及为大司宪，异式惧，不自安，仁轨沥觞告之曰：“仁轨若念畴昔之事，有如此觞！”仁轨既知政事，异式寻迁詹事丞；时论纷然；仁轨闻之，遽荐为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谓人曰：“斯所谓矫枉过正矣！”

当初，刘仁轨任给事中，因审讯毕正义的事，李义府怨恨他，让他出任青州刺史。遇上讨伐百济，刘仁轨负责从海上运送粮食，当时不是出海的时机，李义府督促他出海，结果遭遇大风，船被刮翻，丁夫被淹死很多，朝廷命令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往审讯刘仁轨。李义府对袁异式说：“你能办好这件事，不怕没有官当。”袁异式到达后，对刘仁轨说：“你与朝廷中什么人有仇恨，应当提前为自己打算。”刘仁轨说：“仁轨当官不称职，国家有正常的刑罚，您依法将我处死，我没有什么可逃避的。假使仓猝自作主张让我自尽以使仇人高兴，我当然不甘心！”袁异式于是结案上报，走时还亲自上锁，怕刘仁轨逃脱。案情上报后，李义府对唐高宗说：“不杀刘仁轨，没法向百姓谢罪。”舍人源直心说：“海风骤起，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唐高宗于是命令取消刘仁轨的名藉，让他从平民身份从军效力。李义府又示意刘仁愿将他杀死，刘仁愿不忍心这样做。到了刘仁轨任大司宪，袁异式畏惧，心里很不安。刘仁轨将酒杯里的酒倒光，对他说：“我刘仁轨如果记着旧日的事情，就像这酒杯一样！”刘仁轨主持政事后，袁异式不久即升任詹事丞；当时人议论纷纷。刘仁轨听到后，又立即推荐他担任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对人说：“这就是所谓矫枉过正了。”

[6]八月，辛丑，司元太常伯兼检校左相窦德玄薨。

[6]八月，辛丑（初八），司元太常伯兼检校左相窦德玄去世。

[7]初，武士婴相里氏，生男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长适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次皇后，次适郭孝慎。士卒，元庆、元爽及士兄子惟良、怀运皆不礼于杨氏，杨氏深衔之。越石、孝慎及孝慎妻并早卒，越石妻生敏之及一女而寡。后既立，杨氏号荣国夫人，越石妻号韩国夫人，惟良自始州长史超迁司卫少卿，怀运自瀛州长史迁淄州刺史，元庆自右卫郎将为宗正少卿，元爽自安州户曹累迁少府少监。荣国夫人尝置酒，谓惟良等曰："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何如？"对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贵达，岂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忧惧，不为荣也。"荣国不悦。皇后乃上疏，请出惟良等为远州刺史，外示谦抑，实恶之也。于是以惟良检校始州刺史，元庆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元庆至州，以忧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

[7]当初，武士婴相里氏，生儿子武元庆、武元爽；又娶杨氏，生三个女儿，长女嫁给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二女儿即皇后武则天，三女儿嫁给郭孝慎。武士死后，武元庆、武元爽及武士哥哥的儿子武惟良、武怀运等都不依礼对待杨氏，杨氏对他们怀恨在心。贺兰越石、郭孝慎及他的妻子都早死，贺兰越石妻生儿子贺兰敏之和一个女儿后守寡。武则天立为皇后，杨氏封为荣国夫人，贺兰越石妻封为韩国夫人，武惟良由始州长史越级提升为司卫少卿，武怀运由瀛州长史提升为淄州刺史，武元庆由右卫郎将任宗正少卿，武元爽由安州卢曹连续提升到少府少监。荣国夫人杨氏曾设酒席，对武惟良等说："还记得从前的事情吗？今日的荣耀贵显又如何？"回答说："我等因是功臣子弟，有幸很早地进入官吏行列，揣度名分衡量才能，不求富贵显达，没有想到因皇后的关系，得到朝廷的非分恩宠，日夜忧虑畏惧，不觉得荣耀。"荣国夫人听后很不高兴。皇后武则天于是给唐高宗上书，请求让武惟良等出任边远州的刺史，表面上是谦虚抑制自己的亲属，实际上是憎恶他们。结果任命武惟良为检校始州刺史，武元庆为龙州刺史，武元爽为濠州刺史。武元庆到龙州后，因忧虑得病而死。武元爽因事定罪流放振州而死。

韩国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皆得幸于上。韩国寻卒，其女赐号魏国夫人。上欲以魏国为内职，心难后未决，后恶之。会惟良、怀

运兴诸州刺史诣泰山朝觐，从至京师，惟良等献食。后密置毒醢中，使魏国食之，暴卒，因归罪于惟良、怀运，丁未，诛之，改其姓为蝮氏。怀运兄怀亮早卒，其妻善氏尤不礼于荣国，坐惟良等没入掖庭，荣国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肉尽见骨而死。

韩国夫人和她的女儿因皇后武则天的关系，出入皇宫中，都得到唐高宗的宠爱。韩国夫人不久去世，她女儿被赐号为魏国夫人。唐高宗想让她担任宫廷女官，心里害怕皇后而没有决定，皇后武则天因此憎恶她。恰好武惟良、武怀运与各州刺史到泰山朝见皇帝，跟随皇帝回到京师长安。武惟良等进献食品，皇后武则天秘密将毒药放入肉酱中，让魏国夫人吃，食后突然死去，于是归罪于武惟良、武怀运，丁未（十四日），将他们处死，改他们的姓为蝮氏。武怀运的哥哥武怀亮早死，他的妻子善氏尤其不以礼对待荣国夫人，善氏因武惟良等犯罪被没入后宫为奴，荣国夫人让皇后武则天找借口用成束带刺的树枝鞭打她，直到肉烂见骨而死。

[8]九月，庞同善大破高丽兵，泉男生帅众与同善合。诏以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8]九月，庞同善大败高丽兵，泉男生率领部众与庞同善会合。唐高宗下诏，任命泉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9]戊子，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广平宣公刘祥道薨，子齐贤嗣。齐贤为人方正，上甚重之，为晋州司马。将军史兴宗尝从上猎苑中，因言晋州产佳鹞，刘齐贤今为司马，请使捕之。上曰：“刘齐贤岂捕鹞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9]戊子（二十五日），以金紫光禄大夫退休的广平宣公刘祥道去世，儿子刘齐贤继承爵位。刘齐贤为人正直，唐高宗很器重他，任为晋州司马。将军史兴宗曾随从唐高宗在苑中打猎，于是说到晋州出产好鹞，刘齐贤现任该州司马，请命令他捕鹞。唐高宗说：“刘齐贤难道是捕鹞的人吗？你为何这样看待他！”

[10]冬，十二月，己酉，以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以击高丽。庞同善、契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如故；其水陆诸军总管并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

待封等，并受处分。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给军用。待封，孝恪之子也。

[10]冬季，十二月，己丑（疑误），唐朝任命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司列少常伯安陆人赦处俊为副大总管，以进攻高丽。庞同善、契何力同为辽东道行军逼大总管并仍兼安抚大使；水陆诸军总管和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都受李世指挥。河北各州县租赋全部送辽东供军用。郭待封是郭孝恪的儿子。

欲与其婿京兆杜怀恭偕行，以求勋效。怀恭辞以贫，赡之；复辞以无奴马，又瞻之。怀恭辞穷，乃亡匿岐阳山中，谓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闻之，流涕曰："杜郎疏放，此或有之。"乃止。

李世想让他女婿京兆人杜怀恭同行，以便建立功勋。杜怀恭以家贫为理由推辞，李世答应供给他；又以无奴仆马匹为理由推辞，李世又答应供给他。杜怀恭无话可说，便躲进岐阳山中，对人说："李公想把我作为施法的靶子。"李世听说后，流泪说："杜郎散漫不知拘束，这是有可能的。"便没有再要求他同行。

二年（丁卯、667）

二年（丁卯，公元667年）

[1]春，正月，上耕藉田，有司进耒，加以雕饰。上曰："耒农夫所执，岂宜如此之丽！"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1]春季，正月，唐高宗举行亲耕藉田礼，有关部门送来的耒，上面加以雕刻装饰。唐高宗说："耒是农夫所使用的，哪能这样华丽！"命令更换。不久耕地，推进九个来回便停止。

[2]自行乾封泉宝钱，谷帛踊贵，商贾不行；癸未，诏罢之。

[2]唐朝自从发行乾封泉宝钱，谷帛的价格飞涨，商贾无法进行交易；癸未（二十二日），唐高宗下令废止使用。

[3]二月，丁酉，涪陵悼王薨。

[3]二月，丁酉（初六），涪陵悼王李去世。

[4]辛丑，复以万年宫为九成宫。

[4]辛丑（初十），唐朝把万年宫改回原名九成宫。

[5]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罢之。

[5]生羌十二州被吐蕃攻破，三月，戊寅（十八日），唐朝全部取消这些州的建制。

[6]上屡责侍臣不进贤，众莫敢对。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对曰：“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已指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是以各务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上深以为然。安期，百药之子也。

[6]唐高宗多次责备身边大臣不推荐德才兼备的人，谁也不敢答话。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回答说：“天下不是没有贤人，也不是群臣敢于埋没贤人。近来公卿若有所推荐，好进恶言的人已指责为结党营私，失意的贤者尚未得到进用，在位的人先已获罪，于是各人赶忙闭口。陛下果真能诚心诚意对待臣下，有谁不愿意推举所知道的贤人！这个问题关键在陛下，不在于群臣。”唐高宗很同意他的看法。李安期是李百药的儿子。

[7]夏，四月，乙卯，西台侍郎杨弘武、戴至德、正谏大夫兼东台侍郎李安期、东台舍人昌乐张文、司列少常伯兼正谏大夫河北赵仁本并同东西台三品。弘武，素之弟子；至德，胄之兄子也。时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频征伐四夷，厩马万匹，仓库渐虚，张文谏曰：“隋鉴不远，愿勿使百姓生怨。”上纳其言，减厩马数千匹。

[7]夏季，四月，乙卯（二十五日），西台侍郎杨弘武和戴至德、正谏大夫兼东台侍郎李安期、东台舍人昌乐人张文、司列少常伯兼正谏大夫河北人赵仁本都任同东西台三品。杨弘武是杨素弟弟的儿子；戴至德是戴胄哥哥的儿子。当时唐朝因营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频繁讨伐四夷，厩中养马万匹，仓库逐渐空虚，张文进谏说：“隋朝的鉴戒并不遥远，但愿不要让百姓产生怨恨。”唐高宗接受他的意见，减少厩中马数千匹。

[8]秋，八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8]秋季，八月，己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9]辛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李安期出为荆州长史。

[9]辛亥（二十三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李安期出任荆州长史。

[10]九月，庚申，上以久疾，命太子弘监国。

[10]九月，庚申（初三），唐高宗因长期患病，命令太子李弘监理国事。

[11]辛未，李拔高丽之新城，使契何力守之。初度辽，谓诸将曰："新城，高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余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师夫仇等缚城主开门降。引兵进击，一十六城皆下之。

[11]辛未（十四日），李世攻下高丽的新城，派契何力驻守。李世初渡辽水时，对手下诸将说："新城，是高丽西部的要害之地，不先夺取，其余各城便不容易攻取。"于是进攻新城。城里人师夫仇等捆绑守城的首领开门投降。李世领兵进击，有十六座城都被攻下。

庞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袭其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侃进至金山，与高丽战，不利，高丽乘胜逐北，仁贵引兵横击，大破之，斩首五万余级，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合。

庞同善、高侃还留在新城，泉男建派兵袭击他们的兵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将泉男建打败。高侃进军至金山，与高丽兵交战夫利，高丽兵乘胜追击。薛仁贵领兵从侧面进击高丽兵，高丽兵大败，斩首五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合。

郭待封以水军自别道趣平壤，遣别将冯师本载粮仗以资之。师本船破，失期，待封军中饥窘，欲作书与，恐为虏所得，知其虚实，乃作离合诗以与。怒曰："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为释其义，乃更遣粮仗赴之。

郭待封带领水军从另外一条路向平壤进发，李世派别将冯师本运载粮食武器资助他。冯师本因船坏没有按期到达，郭待封军中缺粮，情况危急，想写信给李世求援，又怕信被敌人截获，泄露缺粮的机密，便写了一首离合诗送给李世。李世见诗大怒，说："军情紧急，还写诗做什么？一定要处死他！"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为李世解释出离合诗中的含意，李世于是另外运送粮食武器给郭待封。

万顷作《檄高丽文》曰，"不知守鸭绿之险。"泉男建报曰："谨闻命矣！"即移兵据鸭绿津，唐兵不得渡。上闻之，流万顷于岭南。

元万顷作《檄高丽文》说：“不知守鸭绿之险。”这反而提醒了泉男建，他回答说：“敬听尊命了！”立即调兵据守鸭绿津，唐兵不能通过。唐高宗得知这情况，流放元万顷到岭南。

郝处俊在高丽城下，未及成列，高丽奄至，军中大骇，处俊据胡床，方食乾，潜简精锐，击败之，将士服其胆略。

郝处俊在高丽城下，士卒还来不及列阵，高丽兵突然到来，军中大惊，郝处俊正坐在椅子上吃干粮，暗中挑选精锐部队，把高丽兵打败，将士们都佩服他的胆略。

[12]冬，十二月，甲午，诏：“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并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

[12]冬季，十二月，甲午（初八），唐高宗下诏令：“从今以后，祭祀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并以高祖、太宗配享，仍合祀昊天上帝、五方帝于明堂。

[13]是岁，海南獠陷琼州。

[13]本年，海南獠人攻陷琼州。

总章元年（戊辰、668）

总章元年（戊辰，公元668年）

[1]春，正月，壬子，以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

[1]春季，正月，壬子（二十七日），唐朝任命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

[2]二月，壬午，李等拔高丽扶馀城。薛仁贵既破高丽于金山，乘胜将三千人将攻扶馀城，诸将以其兵少，止之。仁贵曰：“兵不在多，顾用之何如耳。”遂为前锋以进，与高丽战，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馀城。扶馀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

[2]二月，壬午（二十八日），李世等攻下高丽扶馀城。薛仁贵在金山打败高丽兵后，率领三千人准备乘胜进攻扶馀城，诸将认为他兵少，阻止他。薛仁贵说：“兵不在多，看你如何使用罢了。”于是作为前锋部队前进，与高丽兵交战，获得大胜利，杀死和俘虏万余人，于是攻下扶馀城。扶馀川中的四十余城都望风请求投降。

侍御史洛阳贾言忠奉使自辽东还，上问以军事，言忠对曰：“高丽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对曰：“隋炀帝东征而不克者，人心离

怨故也；先帝东征而不克者，高丽未有衅也。今高藏微弱，权臣擅命，盖苏文死，男建兄弟内相攻夺，男生倾心内附，为我乡导，彼之情伪，靡不知之。以陛下明圣，国家富强，将士尽力，以乘高丽之乱，其势必克，不俟再举矣。且高丽连年饥馑，妖异屡降，人心危骇，其亡可翘足待也。”上又问：“辽东诸将孰贤？”对曰：“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何力沉毅能断，虽颇忌前，则有统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皆莫及李也。”上深然其言。

侍御史洛阳人贾言忠奉命出使从辽东返回，唐高宗向他询问军事情况，他回答说：“高丽必定能平定。”唐高宗问：“你怎么知道？”他说：“隋炀帝东征而不成功，是因为人心离散怨恨的缘故；先帝东征而不成功，是因为高丽本身未出现破绽。现在高藏微弱，掌握朝政的大臣专权；泉盖苏文死后，泉男建兄弟自相攻击争夺，泉男生倾心归附唐朝，充当我军向导，他们的虚实，我们都知道。依靠陛下的明圣，国家的富强，壮士的尽力，来乘高丽的内乱，必然一举取得胜利，无须等待第二次了。而且高丽连年饥荒，不祥的灾异一再出现，人心危惧，它的灭亡，顷刻间即可到来。”唐高宗又问他：“在辽东的诸位将领谁最称得上德才兼备？”回答说：“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擅长战斗，但治军严整；高侃以勤俭要求自己，忠诚果断而有谋略；契何力沉着坚毅而能决断，虽很妒忌比自己强的人，但有统率指挥才能；然而日夜小心，忘记个人而忧虑国家，他们谁也比不上李世。”唐高宗很同意他的意见。

泉男建复遣兵五万人救扶馀城，与李等遇于薛贺水，合战，大破之，斩获三万余人，进攻大行城，拔之。

泉男建又派遣五万士兵救援扶馀城，与李世等遭遇于薛贺水。双方交战，唐兵大胜，杀死和俘虏三万余人，又进攻大行城，攻下了它。

[3]朝廷议明堂制度略定，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

[3]朝廷讨论有关明堂的各种制度大体已定。三月，庚寅（初六），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

[4]戊寅，上幸九成宫。

[4]戊寅（疑误），唐高宗来到九成宫。

[5]夏，四月，丙辰，彗星见于五车。上避正殿，减常膳，撤乐。许敬宗等奏请复常，曰：“彗见东北，高丽将灭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谪见于天，岂可归咎小夷！且高丽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许。戊辰，彗星灭。

[5]夏季，四月，丙辰（初二），彗星出现于五车星座。唐高宗回避正殿，减少日常膳食，撤除音乐歌舞。许敬宗等人上奏请求恢复平常的状况，说：“彗星出现大东北，是高丽将灭亡的预兆。”唐高宗说：“这是上天谴责朕不施恩德，怎么可以把过失推给小国！而且高丽的百姓，也是朕的百姓。”他不同意许敬宗等的奏请。戊辰（十四日），彗星消失。

[6]辛巳，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杨弘武薨。

[6]辛巳（二十七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杨弘武去世。

[7]八月，辛酉，卑列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

[7]八月，辛酉（初九），卑列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因征高丽逗留不进而获罪，流放姚州。

[8]癸酉，车驾还京师。

[8]癸酉（二十一日），唐高宗回京师长安。

[9]九月，癸巳，李拔平壤。既克大行城，诸军出他道者皆与会，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拒战，等奋击，大破之，追奔二百余里，拔辱夷城，诸城遁逃及降者相继。契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军继之，围平壤月余，高丽王藏遣泉男产帅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幡诣降，以礼接之。泉男建犹闭门拒守，频遣兵出战，皆败。男建以军事委僧信诚，信诚密遣人诣，请为内应。后五日，信诚开门，纵兵登城鼓噪，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丽悉平。

[9]九月，癸巳（十二日），李世攻下平壤。李世攻克大行城后，从不同路线前进的各军都同他会合，推进到鸭绿栅。高丽发兵抵抗，李世等奋力进击，把他们打得大败，追击二百余里，攻下辱夷城，其他各城敌人弃城逃跑和投降的接连不断。契何力先领兵来到平壤城下，李世军接着到达，包围平壤一个多月后，高丽王高藏派遣泉男产率首领九十八人，打着白旗到李世军前投降。李世以礼接待他们。泉

男建仍然闭门抵抗，不断派兵出战，但都失败了。泉男建把军事委托给僧人信诚，信诚秘密派人找李世，请求作内应。过了五天，信诚打开城门，李世发兵登城呐喊，焚烧城四角，泉男建自杀没有死，被俘虏。高丽全部平定。

[10]冬，十月，戊午，以乌荼国婆罗门卢迦逸多为怀化大将军。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药，上将饵之。东台侍郎郝处俊谏曰：“修短有命，非药可延。贞观之末，先帝服那罗迩娑婆寐药，竟无效；大渐之际，名医不知所为，议者归罪娑婆寐，将加显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鉴不远，愿陛下深察。”上乃止。

[10]冬季，十月，戊午（初七），唐朝任命乌荼国婆罗门卢迦逸多为怀化大将军。卢迦逸多声称能配制长生不老药，唐高宗准备服用。东台侍郎郝处俊进谏说：“人的寿命长短，命中注定，不是药能延长的。贞观末年，先帝服那罗迩娑婆寐配的药，终于没有效果；病危的时候，名医也束手无策，朝中议事的人，把罪责归于那罗迩娑婆寐，准备公开将他处死，因恐怕戎狄取笑而没有这样做。前头的鉴戒不远，希望陛下深入省察。”唐高宗便决定不服这种药。

[11]李将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献于昭陵，具军容，奏凯歌，入京师，献于太庙。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以泉男产为司宰少卿，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李以下，封赏有差。泉男建流黔中，扶余丰流岭南。分高丽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

[11]李世将回到长安，唐高宗命令他先将高藏等献到昭陵，然后整齐军队仪容，奏着凯歌，进入京师长安，到太庙献俘。十二月，丁巳（初七），唐高宗在含元殿接受献俘。因高藏并不掌握国家实权，唐高宗赦免了他的罪行，并任命他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任命泉男产为司宰少卿，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唐将自李世以下，都各有不同第次的封赏。泉男建流放黔中，扶余丰流放岭南。将高丽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分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以统辖全境，选拔有功的高丽

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共同治理。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人镇守安抚安东。

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丽，以李为亚献。己巳，谒太庙。

丁卯（十七日），唐高宗在南郊祭天，报告已平定高丽，让李世当第二个进献祭品的人；己巳（十九日），拜谒太庙。

[12]渭南尉刘延，弱冠登进士第，政事为畿县最。李谓之曰：“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

[12]渭南尉刘延，年少即成进士，政绩在京师长安近畿各县中最突出。李世对他说：“您才这么年轻，很快就有大名声，应该自己稍加抑制，用不着独出众人之上。”

[13]时有敕，征辽军士逃亡，限内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斩，妻子籍没。太子上表，以为：“如此之比，其数至多：或遇病不及队伍，怖惧而逃；或因樵采为贼所掠；或渡海漂没；或深入贼庭，为所伤杀。军法严重，同队恐并获罪，即举以为逃，军旅之中，不暇勘当，直据队司通状关移所属，妻子没官，情实可哀。《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没。”从之。

[13]当时唐高宗有命令，征辽部队中逃亡的军士，在规定期限内不自首或自首后又逃亡的，本人要处死，妻子儿女要没收入官府为奴婢。太子上表，以为：“这样追查起来，人数太多：有人因生病赶不上队伍，畏惧而逃亡；有人因外出打柴草被敌人俘虏；有人在渡海时落水失踪；有人深入敌方阵地被杀或受伤。因军法严厉，同队的人怕一起获罪，即报告他们逃亡，战争中没有时间去核实，直接根据队长的通报，转告军士所属的地方官府，他们的妻子儿女即被没收入官府，情状实在值得哀怜。《书经》说：‘与其杀无罪的人，宁可对不守正法的人失于治罪。’恳切希望对逃亡之家，免除籍没发配的处罚。”唐高宗听从他的意见。

[14]甲戌，司戎太常伯姜恪兼检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阎立本守右相。

[14]甲戌（二十四日），唐朝任命司戎太常伯姜恪兼检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阎立本守右相。

[15]是岁，京师及山东、江、淮旱，饥。

[15]本年，京师长安及崤山以东、江、淮流域发生旱灾，出现饥荒。

二年（己巳、669）

二年（己巳，公元669年）

[1]春，二月，辛酉，以张文为东台侍郎，以右肃机、检校太子中护谯人李敬玄为西台侍郎，并同东西台三品。先是同三品不入衔，至是始入衔。

[1]春季，二月，辛酉（十二日），唐朝任命张文为东台侍郎，任命右肃机、检校太子中护谯县人李敬玄为西台侍郎，一并同东西台三品。这以前同三品不列入官吏的正式阶位，从此开始列入正式阶位。

[2]癸亥，以雍州长史卢承庆为司刑太常伯。承庆常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2]癸亥（十四日），唐朝任命雍州长史卢承庆为司刑太常伯。卢承庆常考核朝廷内外官员，有一名督运官，因除中遭遇大风而损失了粮食，卢承庆考核他说："监运损失粮食，成绩中下。"这位官员神色自如，没有说话就退出。卢承庆看重他气度不凡，改评为："非人力所能及，成绩中中。"这位官员这时既没有高兴的样子，也没有说感到渐愧的话，卢承庆又改为："荣辱不惊，成绩中上。"

[3]三月，丙戌，东台侍郎郝处俊同东、西台三品。

[3]三月，丙戌（初八），东台侍郎郝处俊任同东西台三品。

[4]丁亥，诏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其宇上圆，覆以清阳玉叶，其门墙阶级，窗棂楣柱，柳，皆法天地阴阳律历之数。诏下之后，众议犹未决，又会饥馑，竟不果立。

[4]丁亥（初九），唐高宗下诏规定明堂制度：基部为八角形，屋顶为圆形，覆盖上与天同色的瓦，门墙台阶、窗棂横梁柱子、柱上的方木、梁柱间的斗拱等的数目，都仿照天地阴阳律历的数目。诏令下达后，朝臣们的议论仍未取得一致，又遇饥荒，最后没有建成明堂。

[5]夏，四月，己酉朔，上幸九成宫。

[5]夏季，四月，己酉朔（初一），唐高宗来到九成宫。

[6]高丽之民多离叛者，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

[6]高丽百姓不少人反叛唐朝统治，唐高宗下令迁移三万八千二百户高丽居民到江、淮以南，以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地区，留下贫弱户守卫安东。

[7]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7]六月，戊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8]秋，八月，丁未朔，诏以十月幸凉州。时陇右虚耗，议者多以为未宜游幸。上闻之，辛亥，御延福殿，召五品已上谓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视远俗。若果为不可， 何不面陈，而退有后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对。详刑大夫来公敏独进曰："巡守虽帝王常事，然高丽新平，余寇尚多，西边经略，亦未息兵。陇右户口雕弊，銮舆所至，供亿百端，诚为未易。外间实有窃议，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陈论耳。"上善其言，为之罢西巡。未几，擢公敏为黄门侍郎。

[8]秋季，八月，丁未朔（初一），唐高宗发诏令，定于十月去凉州。当时陇右空虚，朝中议事的人多认为皇帝不宜巡行该地。唐高宗知道后，于辛亥（初五）来到延福殿，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对他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巡行境内的，所以朕想巡视边远地区风俗。若真的不可行，为何不当面陈述，而背后有议论，这是为什么？"自宰相以下谁也不敢答话。只有详刑大夫来公敏进言说："巡行境内虽是帝王常事，但高丽最近才平定，残余敌对分子还不少，西边的治理，军事行动还未停止。陇右户口零，天子所到之处，需供应的东西繁多，实在不易办到。外间确有私议，只因圣明的命令已下达，所以群臣才不敢面陈意见。"唐高宗赞赏他的话，因此西巡的计划作罢。不久，提升来公敏为黄门侍郎。

[9]甲戌，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9]甲戌（二十八日），唐朝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10]九月，丁丑朔，诏徙吐谷浑部落就凉州南山。议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发兵击吐蕃。右相阎立本以为去岁饥歉，未可兴师。议久不决，竟不果徙。

[10]九月，丁丑朔（初一），唐高宗下诏令，迁移吐谷浑部落到凉州南山。议事的人恐怕吐蕃侵犯，使他们不能生存，想先发兵攻打吐蕃。右相阎立本以为去年歉收发生饥荒，不可动兵。议论长时间没有结果，终于没有迁移吐谷浑部落。

[11]庚寅，大风，海溢，漂永嘉、安固六千余家。

[11]庚寅（十四日），刮大风，海水外溢，永嘉、安固县冲没六千余家。

[12]冬，十月，丁巳，车驾还京师。

[12]冬季，十月，丁巳（十二日），唐高宗回到京师长安。

[13]十一月，丁亥，徙豫王旭轮为冀王，更名轮。

[13]十一月，丁亥（十二日），唐朝改封豫王李旭轮为冀王，改名李轮。

[14]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李寝疾，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归侍疾。上及太子所赐药，则饵之；子弟为之迎医，皆不听进，曰："吾本山东田夫，遭值圣明，致位三公，年将八十，岂非命邪！修短有期，岂能复就医工求活！"一旦，忽谓其弟司卫少卿弼曰："吾今日少愈，可共置酒为乐。"于是子孙悉集，酒阑，谓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与汝曹为别耳。汝曹勿悲泣，听我约束。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吾有此子孙，今悉付汝。葬毕，汝退迁入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自是不复更言。十二月，戊申，薨。上闻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宫，登楼望车恸哭。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

[14]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李世病重，唐高宗将他在外地的子弟全部召回京师，让他们服侍他。唐高宗和太子赏赐的药物，李世就服用；他家子弟为他请医生，他都不让看病，说："我本是崤山以东的种田人，遇到圣明君主，位至三公，年纪将近八十岁，这难道不是命运的安排吗！寿命长短有定期，哪能再向医生求活命！"一日，李世忽然对他弟弟司卫少卿李弼说："我今天稍好些，可以设酒席共同高兴一番。"于是儿孙全都聚齐。酒席将散时，他对李弼说："我自己知道病好不了，所以想与你们决别。你们不要悲伤哭泣，听我的安排。我看房玄龄、杜如晦平生勤苦，才能树立门户，但被不肖子孙把家业败

尽。我这些子孙现在全都托付给你。我的葬事完毕，你即搬进我家居住，抚养儿孙，仔细监察他们，凡有心志不端，结交行为不正之人的，都先打死，然后报我知道。”此后便不再说别的话了。十二月，戊申（初三日），李世去世。唐高宗得知死讯后，悲痛哭泣，下葬的日子，又到未央宫，登楼目送灵车而痛哭。埋葬后所起的坟头仿象阴山、铁山、乌德山，以表彰李世破突厥、薛延陀的功劳。

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临事选将，必訾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或问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李世作为将领，有谋略，善于决断；和人讨论事情，能从善如流。打胜仗，则把功劳归于下属，所获得的金帛等财物，全部分给将士，所以人人愿出死力，战无不胜。临战时选派将领，必选择相貌丰满的人。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薄命的人，不值得与他成就功名。”

闺门雍睦而严。其姊尝病，已为仆射，亲为之煮粥，风回，其须鬓。姊曰：“仆妾幸多，何自苦如是！”曰：“非为无人使令也，顾姊老，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其可得乎！”

家内和睦而严肃。他姐姐曾患病，李世虽已任仆射，还亲自为她煮粥，风向逆转，烧焦了头发胡须。他姐姐说：“仆人和婢妾不少，何必这样自己吃苦！”李世说：“不是因为没有人使唤才这样做的，看着姐姐年老，我自己也老了，虽想长久为姐姐煮粥，办得到吗！”

常谓人：“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李世常对人说：“我十二三岁时是个蛮横的贼，逢人便杀。十四五岁时是个难对付的贼，遇到不愉快即杀人。十七八岁成为好贼，临阵才杀人。二十岁成为大将，用兵使人免于死难。”

长子震早卒，震子敬业袭爵。

李世长子李震早逝，李震的儿子李敬业承袭李世的封爵。

[15]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

为永制，无能革之者。

[15]这时，唐朝太平时间已久，参加铨选等候授职的人越来越多。今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与员外郎张仁开始设立开列候选人姓名资历的长榜，规定铨选注授官职的办法。同时还规定州县官升降的等第和官吏资格的高低等次。此后即成为固定制度，无人能改变它。

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以为甲，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奉行，各给以符，谓之告身。兵部武选亦然。课试之法，以骑射及翘关、负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凡居官以年为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

唐朝官员铨选的办法，一般根据身、言、书、判，计算资历、衡量劳绩而后拟定官职。首先集中于吏部进行考试，看书法的好坏，判词文理的优劣；考试后入选的，再察看体貌是否丰满高大，言词是否明白准确。入选的即可拟定官职，但要征询本人意见；官职拟定后，在应选人中公开宣布。公布后本人同意的列为甲类，先报告仆射，再由仆射报门下省，由给事中审读，侍郎察核，侍中审定，对不适当的提出异议。审定后上报皇帝，吏部按皇帝旨意授官，分别发给凭证，称为“告身”。兵部选拔武官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考试的内容为骑马射箭、举重、负重行走。因某种规定所限，未能参加上述铨选，能够应三篇文章考试的，称为“宏词”，应三条判文考试的，称为“拔萃”，考中的可以破格授官。黔中、岭南、闽中等地的州县官，不由吏部选授，委托都督选择本地人充任。凡在任官员，每任满一年考核一次，六品以下官员，经四次考核为任职期满。

咸亨元年（庚午、670）

咸亨元年（庚午，公元670年）

[1]春，正月，丁丑，右相刘仁轨请致仕；许之。

[1]春季，正月，丁丑（初三），右相刘仁轨请求退休，获得批准。

[2]三月，甲戌朔，以旱，赦天下，改元。

[2]三月，甲戌朔（初一），唐高宗因旱灾，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

[3]丁丑，改蓬莱宫为含元宫。

[3]丁丑（初四），唐朝改蓬莱宫为含元宫。

[4]壬辰，太子少师许敬宗请致仕；许之。

[4]壬辰（十九日），太子少师许敬宗请求退休，获得批准。

[5]敕突厥酋长子弟事东宫。西台舍人徐齐聃上疏，以为："皇太子当引文学端良之士置左右，岂可使戎狄丑类入侍轩闼。"又奏："齐献公即陛下外祖，虽子孙有犯，岂应上延祖称！今周忠孝公庙甚修，而齐献公庙毁废，不审陛下何以垂示海内，彰孝理之风！"上皆从之。齐聃，充容之弟也。

[5]唐高宗命令突厥酋长子弟侍太子，西台舍人徐齐聃上书，以为："皇太子应当招进博学、端正、贤良之士列于左右，怎么可以让戎狄丑类入侍东宫？"又奏："齐献公长孙晟即陛下外祖父，虽子孙犯罪，难道应当往上连累祖先！现今周忠孝公武士的庙装饰得很好，而齐献公长孙晟的庙却被毁坏，不知道陛下可以示范海内，发扬以孝治天下的风气！"唐高宗全都采纳他的意见。徐齐聃就是太宗的充容徐惠的弟弟。

[6]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辛亥，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

[6]夏季，四月，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又联合于阗攻陷龟兹拨换城。唐朝取消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辛亥（初九），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任命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他的副手，以讨伐吐蕃，并帮助护送吐谷浑返回原来的居住地区。

[7]庚午，上幸九成宫。

[7]庚午（十六日），唐高宗来到九成宫。

[8]高丽酋长剑牟岑反，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杀剑牟岑，奔新罗。

[8]高丽酋长剑牟岑反叛唐朝，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国王。唐朝任命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伐。安舜杀死剑牟岑，投奔新罗。

[9]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9]六月，壬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10]秋，八月，丁巳，车驾还京师。

[10]秋季，八月，丁巳（十七日），唐高宗回到京师长安。

[11]郭待封先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仁贵所言，待封多违之。军至大非川，将趣乌海，仁贵曰："乌海险远，军行甚难，辎重自随，难以趋利；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吾属帅轻锐，倍道兼行，掩其未备，破之必矣。"仁贵帅所部前行，击吐蕃于河口，大破之，斩获甚众，进屯乌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贵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遇吐蕃二十余万，待封军大败，还走，悉弃辎重。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与钦陵约和而还。敕大司宪乐彦玮即军按其败状，械送京师，三人皆免死除名。

[11]郭待封原先与薛仁贵官位并列，这次征吐蕃，耻于当他的下属，常常违背薛仁贵的话。进军至大非川，将向乌海进发，薛仁贵说："乌海险要而且路远，行军很困难，带着辎重，难以取得胜利；应当留下两万人，在大非岭上设两座栅栏，把辎重全部存放在栅栏内，我们率领轻锐部队，一天走两天的路程，乘敌人不防备袭击，一定能打败他们。"薛仁贵率领本部兵马前进，大胜吐蕃于河口，杀死和俘获敌人很多，便进驻乌海等待郭待封。郭待封不用薛仁贵的计策，带着辎重缓慢前进，结果还未到达乌海，便与吐蕃军二十多万遭遇。郭待封军大败，抛弃全部辎重往回跑。薛仁贵只得退屯大非川，受到吐蕃宰相论钦陵率领的四十多万士兵的攻击，唐兵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薛仁贵、郭待封、阿史那道真都逃脱，与吐蕃宰相论钦陵讲和而后返回。唐高宗命令大司宪乐彦玮到军中查核他们失败的情况，将他们带上枷锁送回京师长安。三人都被免去死罪，撤销铭籍。

钦陵，禄东赞之子也，与弟赞婆、悉多于勃论皆有才略。禄东赞卒，钦陵代之，三弟将兵居外，邻国畏之。

论钦陵是吐蕃前宰相禄东赞的儿子，与弟弟赞婆、悉多于勃论都有才能谋略。禄东赞去世后，论钦陵代他为相，三弟领兵驻在都城之外，邻国都畏惧他们。

[12]关中旱，饥，九月，丁丑，诏以明年正月幸东都。

[12]关中地区发生旱灾，出现饥荒，九月，丁丑（初七），唐高宗发诏令，明年正月前往东都洛阳。

[13]甲申，皇后母鲁国忠烈夫人杨氏卒，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并诣宅吊哭。

[13]甲申（十四日），皇后母亲鲁国忠烈夫人杨氏去世，唐高宗命令九品

以上文武官员，以及宫外有封号的妇女，都到她的住宅吊唁哭祭。

[14]闰月，癸卯，皇后以久旱，请避位，不许。

[14]闰九月，癸卯（初三），皇后因久旱，请求回避皇后的职位，高宗不许。

[15]壬子，加赠司徒周忠孝公武士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

[15]壬子（十二日），唐朝追赠司徒周忠孝公武士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

[16]甲寅，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御吐蕃。

[16]甲寅（十四日），唐朝任命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抵御吐蕃。

[17]冬，十月，乙未，太子右中护、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为左肃机，罢政事。

[17]冬季，十月，乙未（二十六日），太子右中护、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任左肃机，免去宰相职务。

[18]庚寅，诏官名皆复旧。

[18]庚寅（二十一日），唐高宗下诏令，所改官名都恢复旧称。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二卷

唐纪十八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下咸亨二年（辛未、671）

唐纪十八唐高宗咸亨二年（辛未，公元671年）

[1]春，正月，甲子，上幸东都。

[1]春季，正月，甲子（二十六日），唐高宗来到东都洛阳。

[2]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陆之众。

[2]夏季，四月，甲申（十八日），唐朝任命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抚五咄陆的部众。

[3]初，武元庆等既死，皇后奏以其姊子贺兰敏之为士之嗣，袭爵周公，改姓武氏，累迁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魏国夫人之死也，上见敏之，悲泣曰："吾出视朝犹无恙，退朝已不救，何苍猝如此！"敏之号哭不对。后闻之，曰："此儿疑我。"由是恶之。敏之貌美，蒸于太原王妃；及居妃丧，释哀，奏妓。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选以为太子妃，婚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于是表言敏之前后罪恶，请加窜逐。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复其本姓。至韶州，以马缰绞死。朝士坐与敏之交游，流岭南者甚众。

[3]当初，皇后武则天的哥哥武元庆等已死，皇后便上奏唐高宗，以她姐姐的儿子贺兰敏之作为她父亲武士的嗣子，承袭周国公爵位，改姓武氏。武敏之连续升官，此时任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魏国夫人被武则天毒死时，唐高宗遇见武敏之，悲痛哭泣，说："早上我外出临朝听政时，她还安然无恙，退朝时就无法抢救了，为何死得如此匆促？"武敏之只是大哭，并不答话。武则天听到这个情况后，说："这小子怀疑我。"于是开始憎恨他。武敏之相貌漂亮，与他外祖母太原王妃杨氏淫乱；在为杨氏守丧期间，他又脱去丧服，命歌妓奏乐歌舞。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美貌出众，唐高宗和武则天亲自选她为太子妃，婚期已定，武敏之竟强奸了她。武则天于是给唐高宗上书，揭露他前后的罪恶，请求将他放逐到边远地区。六月，丙子（十一日），唐高宗命令把武敏之流放到雷州，恢复他的本姓贺兰。敏之走

到韶州，被用马缰绳绞死。朝廷官吏中不少人因曾与他交游，被流放岭南。

[4]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

[4]秋季，七月，乙未朔（初一），高侃在安市城打败叛唐的高丽残余部队。

[5]九月，丙申，潞州刺史徐王元礼薨。

[5]九月，丙申（初二），潞州刺史徐王李元礼去世。

[6]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6]冬季，十一月，甲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7]车驾自东都幸许、汝；十二月，癸酉，校猎于叶县；丙戌，还东都。

[7]唐高宗由东都洛阳巡游许州、汝州；十二月，癸酉（初十），在叶县进行围猎；丙戌（二十三日），返回东都洛阳。

三年（壬申、672）

三年（壬申，公元672年）

[1]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将兵讨叛蛮。

[1]春季，正月，辛丑（初八），唐朝任命太子左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率领军队讨伐叛蛮。

[2]庚戌，昆明蛮十四姓二万三千户内附，置殷、敦、总三州。

[2]庚戌（十七日），昆明蛮十四姓二万三千户归附唐朝。唐朝在他们的居住地区设置殷州、敦州和总州。

[3]二月，庚午，徙吐谷浑于鄯州浩水南。吐谷浑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狭，寻徙灵州，以其部落置安乐州，以可汗诺曷钵为刺史。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蕃。

[3]二月，庚午（初八），唐朝将吐谷浑迁移到鄯州浩水以南。吐谷浑因畏惧吐蕃的强大，在鄯州住不踏实，同时也因该地区狭小，不久又迁移到灵州。唐朝在他们的新住地设置安乐州，任命他们的可汗诺曷钵为州刺史。吐谷浑原来的居住地都被吐蕃吞并。

[4]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

[4]己卯（十七日），侍中、永安郡公姜恪去世。

[5]夏，四月，庚午，上幸合璧宫。

[5]夏季，四月，庚午（初九）唐高宗巡幸合璧宫。

[6]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贡，上问以吐蕃风俗，对曰："吐蕃地薄气寒，风俗朴鲁；然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诘以吞灭吐谷浑、败薛仁贵、寇逼凉州事，对曰："臣受命贡献而已，军旅之事，非所闻也。"上厚赐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黄仁素使于吐蕃。

[6]吐蕃派遣大臣仲琮入朝进贡，唐高宗向他询问吐蕃地方的风俗，他回答说："吐蕃土地贫瘠，天气寒冷，民风诚朴迟钝，但法令严肃而完备，上下一心，讨论政事常常自下而上，根据人们的利益所在而实施。这是吐蕃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唐高宗又责问他有关吐蕃吞灭吐谷浑，打败薛仁贵，以及侵逼凉州等事。他回答说："我的任务只是前来进贡，至于军事方面的事，则不是我所应当知道的。"唐高宗赏赐他优厚的礼物，打发他返回吐蕃。癸未（二十二日），唐朝派遣都水使者黄仁素出使吐蕃。

[7]秋，八月，壬午，特进高阳郡公许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议："敬宗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太子舍人彦伯讼思古与许氏有怨，请改谥。太常博士王福议，以为："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若嫌隙有实，当据法推绳；如其不然，义不可夺。"户部尚书戴至德谓福曰："高阳公任遇如是，何以谥之为缪？"对曰："昔晋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万钱，秦秀谥之为'缪'。许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饮食男女之累过之，谥之曰'缪'，无负许氏矣。"诏集五品已上更议，礼部尚书阳思敬议："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诏从之。敬宗尝奏流其子昂于岭南，又以女嫁蛮酋冯盎之子，多纳其货，故思古议及之。福，勃之父也。

[7]秋季，八月，壬午（二十四日），特进高阳郡公许敬宗去世。讨论为他定谥号时，太常博士袁思古评论说："许敬宗遗弃大儿子于边远地区，将小女儿嫁给夷貊，按照《谥法》：'名与实不符称为缪'，请给他以'缪'的谥号。"许敬宗的孙子太子舍人许彦伯指责袁思古与许家有私怨，请求改定别的谥号。太常博士王福认为："一时的得失，关

系到千载的荣辱。如借机泄私怨是事实，应当依法论罪；否则，袁思古提的谥号按理是不应更改的。”户部尚书戴至德对王福说：“高阳郡公在朝廷中有这样高的职位和待遇，何以给予‘缪’的谥号？”王福回答说：“从前晋朝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只因每日饮食耗费万钱，秦秀在他死后就给定谥号为‘缪’。许敬宗忠和孝都不及何曾，而饮食女色的耗费却超过他。给予‘缪’的谥号，已对得起许敬宗了。”唐高宗下诏令召集五品以上官员重新评议。礼部尚书阳思敬评议说：“按照《谥法》，有了过失能改正称为‘恭’，请给他定谥号为‘恭’。”唐高宗下诏接受这个意见。许敬宗曾向皇帝奏请将他儿子许昂流放岭南，又曾将女儿嫁给蛮族首领冯盎的儿子，并多收取他的财物，所以袁思古的评议谈到了此事。王福就是王勃的父亲。

[8]九月，癸卯，徙沛王贤为雍王。

[8]九月，癸卯（十五日），唐朝改封沛王李贤为雍王。

[9]冬，十月，己未，诏太子监国。

[9]冬季，十月，己未（初二），唐高宗下诏，令皇太子监理国家政事。

[10]壬戌，车驾发东都。

[10]壬戌（初五），唐高宗车驾从东都洛阳出发。

[11]十一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11]十一月，戊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12]甲辰，车驾至京师。

[12]甲辰（十七日），唐高宗车驾回到京师长安。

[13]十二月，高侃与高丽余众战于白水山，破之。新罗遣兵救高丽，侃击破之。

[13]十二月，唐将高侃与高丽残余部队战于白水山，高侃把他们打败。新罗派兵援救高丽，高侃也把他们打败。

[14]癸卯，以左庶子刘仁轨同中书门下三品。

[14]癸卯（疑误），唐朝任命左庶子刘仁轨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15]太子罕接宫臣，典膳丞全椒邢文伟辄减所供膳，并上书谏太子。太子复书，谢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纳其意。顷之，右史缺，上

曰：“邢文伟事吾子，能撤膳进谏，此直士也。”擢为右史。

[15]太子很少接近东宫的属官，典膳丞全椒人邢文伟便减少他的膳食，并上书规劝太子。太子在给他的复信中承认错误，表示接受他的意见，提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己多病，而且需要经常入宫侍候皇帝，空闲时间少。不久，右史职位出现空缺，唐高宗说：“邢文伟侍奉我儿子，能用撤减膳食的方式进行规劝，这是耿直的人”，于是提升他为右史。

太子因宴集，命宫臣掷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掷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谢之。上闻之，赐及善缣百匹，寻迁左千牛卫将军。

太子在一次宴会时，命令东宫的属官表演“掷倒”的杂耍。当依次该左奉裕率王及善表演时，他说：“表演‘掷倒’，本是乐官的事，如果我执行您的命令，恐怕就失去辅佐殿下的身份了。”太子向他承认了错误。唐高宗听说这个情况后，赏赐给王及善缣一百匹，不久又提升他为左千牛卫将军。

四年（癸酉、673）

四年（癸酉，公元673年）

[1]春，正月，丙辰，绛州刺史郑惠王元懿薨。

[1]春季，正月，丙辰（二十九日），唐朝绛州刺史郑惠王李元懿去世。

[2]三月，丙申，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

[2]三月，丙申（初十），唐高宗下诏书，命刘仁轨等改修国史，因为原来许敬宗等所记录的国史多不符合事实。

[3]夏，四月，丙子，车驾幸九成宫。

[3]夏季，四月，丙子（疑误），唐高宗车驾到达九成宫。

[4]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余众皆奔新罗。时谨行妻刘氏留伐奴城，高丽引攻之，刘氏擐甲帅众守城，久之，虏退。上嘉其功，封燕国夫人。谨行，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绝人，为众夷所惮。

[4]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在瓠芦河以西大败高丽反叛者，俘虏数千人，其余的都投奔新罗。当时李谨行的妻子刘氏居留伐奴城，高丽带领人来攻城，刘氏披甲率众守城，相持一段时间后，敌人终于撤退了。唐高宗嘉奖她的功劳，封她为燕国夫人。李谨行是人突地稽的儿子，勇猛过人，使许多夷人畏惧。

[5]秋，七月，婺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

[5]秋季，七月，婺州发生大水灾，被淹死的有五千人。

[6]八月，辛丑，上以疟疾，令太子于延福殿受诸司启事。

[6]八月，辛丑（十九日），唐高宗因患疟疾，命令太子在延福殿接受各部门陈述事情。

[7]冬，十月，壬午，中书令阎立本薨。

[7]冬季，十月，壬午（初一），中书令阎立本去世。

[8]乙巳，车驾还京师。

[8]乙巳（二十四日），唐高宗车驾返回京师长安。

[9]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来降。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世，诸部离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苏定方之西讨也，擒阿悉吉以归。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与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

[9]十二月，丙午（二十五日），弓月王和疏勒王来投降唐朝。当初，西突厥兴昔亡可汗统治的时候，属下诸部离散，弓月和阿悉吉都反叛。后来唐将苏定方领兵讨伐西突厥，擒阿悉吉返回唐朝，弓月便向南边勾结吐蕃，向北边招引咽面，共同进攻疏勒，迫使疏勒投降。于是唐高宗派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伐弓月。萧嗣业率领的兵马尚未到达，弓月畏惧，便与疏勒一起来唐朝投降。唐高宗赦免他的罪过，遣送他回国。

上元元年（甲戌、674）

上元元年（甲戌，公元674年）

[1]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讨新罗。时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诏削法

敏官爵；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在京师，立以为新罗王，使归国。

[1]春季，正月，壬午（疑误），唐高宗任命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刘仁轨的副手，领兵讨伐新罗。当时新罗王金法敏既接纳高丽叛兵，又占据百济原有的土地，并派人镇守。唐高宗对此十分愤怒，下令削除新罗王金法敏的官爵；另立他居留在京师长安的弟弟右骁卫大将军、临海郡公金仁问为新罗王，并派他回国。

[2]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2]三月，辛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3]贺兰敏之既得罪，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承嗣于岭南，袭爵周公，拜尚衣奉御；夏，四月，辛卯，迁宗正卿。

[3]贺兰敏之获罪以后，皇后武则天奏请从岭南召回她哥哥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承袭周国公的爵位，担任尚衣奉御。夏季，四月，辛卯（十二日），升任宗正卿。

[4]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妣张氏为宣庄皇后；懿王为光皇帝，妣贾氏为光懿皇后；太武皇帝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改元，赦天下。

[4]秋季，八月，壬辰（十五日），唐高宗追尊他的七世祖宣简公李熙为宣皇帝，七世祖母张氏为宣庄皇后；六世祖懿王李天赐为光皇帝，六世祖母贾氏为光懿皇后；祖父太武皇帝李渊为神尧皇帝，祖母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父亲文皇帝李世民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母亲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为了回避已故皇帝、皇后的称号，唐高宗改称天皇，皇后武则天改称天后；改年号为上元，赦免天下罪人。

[5]戊戌，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自非庶人，不听服黄。”

[5]戊戌（二十一日），唐高宗诏命：“文武官员三品以上穿紫色衣服，佩金玉带；四品穿深红色衣服，佩金带；五品穿浅红色衣服，佩

金带；六品穿深绿色衣服，七品穿浅绿色衣服，都佩银带；八品穿深青色衣服，九品穿浅青色衣服，都佩黄铜带；无官爵的平民百姓穿黄色衣服，佩铜铁带。其余工商杂户，不许穿黄色衣服。”

[6]九月，癸丑，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以无忌曾孙翼袭爵赵公，听无忌丧归，陪葬昭陵。

[6]九月，癸丑（初七），唐高宗命令恢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让长孙无忌曾孙长孙翼承袭赵公爵位；准许长孙无忌的遗体从流放地黔州送回长安，陪葬在唐太宗的昭陵。

[7]甲寅，上御翔鸾阁，观大。分音乐为东西朋，使雍王贤主东朋，周王显主西朋，角胜为乐，郝处俊谏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当推梨让枣，相亲如一。今分二朋，递相夸竞，俳优小人，言辞无度，恐其交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崇礼义，劝敦睦也。”上瞿然曰：“卿远识，非众人所及也。”遽止之。

[7]甲寅（初八），唐高宗登翔鸾阁，观看大会饮，分乐队为东西两部分，让雍王李贤主持东半部，周王李显主持西半部，东西两部分相比赛胜负以取乐。郝处俊对唐高宗规劝说：“雍王和周王还属少年，志趣尚未定型，应当‘推梨让枣’，互谅互让，亲密无间。现在分成两部分互相夸耀竞争，歌舞艺人，言语本来就没有节制，为了争胜负，恐怕难免互相讥讽指责而失礼，这不是崇尚礼义，鼓励亲爱和睦的做法。”唐高宗震惊地说：“你的远见卓识，不是大家所能及的。”于是立即下令停止比赛。

是日，卫尉卿李弼暴卒于宴所，为之废一日。

这一天，卫尉卿李弼暴死在宴会上，为悼念他，停止大会饮一天。

[8]冬，十一月，丙午朔，车驾发京师；己酉，校猎华山之曲武原；戊辰，至东都。

[8]冬季，十一月，丙午朔（初一），唐高宗从京师长安出发；己酉（初四），在华山下的曲武原围猎；戊辰（二十三日），到达东都洛阳。

[9]箕州录事参军张君澈等诬告刺史蒋王恽及其子汝南郡王炜谋反，敕通事舍人薛思贞驰传往按之。十二月，癸未，恽惶惧，自缢死，上知其非罪，深痛惜之，斩君澈等四人。

[9]箕州录事参军张君澈等诬告箕州刺史蒋王李恽和他的儿子汝南郡王李炜谋反。唐高宗命令通事舍人薛思贞乘驿站的马车赶去审查此事。十二月，癸未（初八），蒋王李恽畏惧，上吊自杀。唐高宗知道他没有罪，深感痛惜，于是处死张君澈等四人。

[10]戊子，于阗王伏雄来朝。

[10]戊子（十三日），于阗王尉迟伏雄前来朝见天子。

[11]辛卯，波斯王卑路斯来朝。

[11]辛卯（十六日），波斯王卑路斯前来朝见天子。

[12]壬寅，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又请"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禄。"及其余便宜，合十二条。诏书褒美，皆行之。

[12]壬寅（二十七日），天后武则天上表高宗，认为："国家圣业的开端，出自玄元皇帝，请皇帝命令王公以下各级官员都学习《老子》，每年明经科加试《老子》，考试方法同《孝经》、《论语》一样。"又请求"从现在起，父亲仍在世，为死去的母亲服丧，着齐衰三年。又，八品以上在京官员，应当酌量增加俸禄"，以及其他应办的事情，共十二条。唐高宗下诏对武则天给予表扬，全部接受并实行她的建议。

[13]是岁，有刘晓者，上疏论选，以为："今选曹以检勘为公道，书判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书判借人者众矣。又，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13]本年，有个叫刘晓的人，给唐高宗上书论选拔人才。他以为："现今吏部以考查功过为公平，以书法和判文作为获取人才的手段，而不知道考察人的道德品行和才能。何况假借别人的书法和判文的人多着呢！还有，礼部取士，专以文章定等次，因此天下的士人都舍弃道德品行而追求写作技巧，结果出现了早上考取甲等进士，晚上即因犯法而被治罪的人。这样的人，即使每日能诵读上万言，与治道又有什

么关系！能在行走七步的时间内写成文章，不足以教化百姓。况且把心思全贯注在花草树木之间，将笔墨全耗费在云霞之际，这种情况竟成为风气，岂不是太荒谬了！人们羡慕声名的本性，就像水必然向下流一样，在上位的人喜欢什么，在下位的人喜欢的程度就一定会超过他们。陛下如果选拔人才，首先考虑道德品行，写作技巧只放在末位，则众多的士人就会雷厉风行地修养德行，四方就会闻风响应。”

二年（乙亥、675）

二年（乙亥，公元675年）

[1]春，正月，丙寅，以于阗国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于阗王尉迟伏雄为毗沙都督。

[1]春季，正月，丙寅（二十一日），唐朝在于阗国设立毗沙都督府，将于阗国分为十州，任命于阗王尉迟伏雄为毗沙都督。

[2]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上不许。

[2]辛未（二十六日），吐蕃派遣大臣论吐浑弥到唐朝求和，而且请求与吐谷浑恢复睦邻关系；唐高宗不允许。

[3]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又使浮海，略新罗之南境，斩获甚众。仁轨引兵还。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金仁问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

[3]二月，刘仁轨在七重城大败新罗的部队；又让从海路夺取新罗南部地区，杀死和俘虏很多人。刘仁轨率兵返回。唐高宗下诏任命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兵新罗的买肖城，以经营该地区，李谨行打了三仗都取得胜利，新罗于是派遣使者到唐朝进贡，并且请罪；唐高宗赦免了他们，并恢复新罗王金法敏的官职和爵位。金法敏的弟弟金仁问中途返回唐朝，改封为临海郡公。

[4]三月，丁巳，天后祀先蚕于邙山之阳；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4]三月，丁巳（十三日），天后武则天在邙山之南祭蚕神，朝廷官员及各州的朝集使，都出席陪祭。

[5]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

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

[5]唐高宗受严重风眩病的困扰，商议由天后武则天代理国家政事，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说：“皇帝治理外朝，皇后治理后宫，是天经地义的。从前魏文帝曹丕曾立下法令，虽然皇帝幼小，也不许太后临朝听政，为的是防止祸乱发生。陛下为何不将高祖、太宗的天下传给子孙，而托付给天后呢！”中书侍郎昌乐人李义琰说：“郝处俊的话是最忠诚的，陛下应当听取！”唐高宗于是放弃原来的打算。

[6]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之，子翼之子也。

[6]天后武则天广泛招揽文人学士，如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之等，要他们撰写《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共一千多卷。朝廷的奏议及各部门的表疏，时常秘密地让他们参与裁决，以此来削减宰相的权力，当时的人称这批人为北门学士。刘之就是刘子翼的儿子。

[7]夏，四月，庚辰，以司农少卿韦弘机为司农卿。弘机兼知东都营田，受诏完葺宫苑。有宦者于苑中犯法，弘机杖之，然后奏闻。上以为能，赐绢数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

[7]夏季，四月，庚辰（初六），唐朝任命司农少卿韦弘机为司农卿。韦弘机兼管东都洛阳屯田事务，奉命维修东都的宫殿园林。有宦官在皇帝园林里犯法，韦弘机先行杖打，然后再向唐高宗报告。唐高宗认为他办事能干，赏赐他数十匹绢，说：“再有类似的犯法者，你就拷打，不必报告。”

[8]初，左千牛将军长安赵尚高祖女常乐公主，生女为周王显妃。公主颇为上所厚，天后恶之。辛巳，妃坐废，幽闭于内侍省，食料给生者，防人候其突烟，已而数日烟不出，开视，死腐矣。自定州刺史贬栝州刺史，令公主随之官，仍绝其朝谒。

[8]当初，左千牛将军长安人赵娶唐高祖的女儿常乐公主，所生女儿即周王李显的妃。常乐公主得到唐高宗的厚待，天后武则天因此憎恨她。辛巳（初七），周王的妃因犯罪被废黜，禁闭在内侍省，送给

的食物都是生的，看守观察她的烟囱是否冒烟，后来发现有几天不冒烟，打开门一看，人已死去并腐烂了。赵也由定州刺史贬为栝州刺史，同时命令常乐公主随他赴任，不许他们回京师长安朝见唐高宗。

[9]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9]太子李弘仁爱孝顺、谦虚谨慎，唐高宗很喜欢他。他对士大夫能以礼相待，得到了朝廷内外的爱戴。天后武则天正要施展个人抱负，太子李弘奏事多次违反她的旨意，因此武则天对他不喜欢。义阳、宣城二位公主，是萧淑妃的女儿，因受母亲牵连而获罪，被囚禁在后宫中，年过三十不能结婚。太子李弘见到这种情况，既吃惊又同情，便立即上奏请求准许她们出嫁，得到唐高宗的批准。武则天很恼火，当天便把她们分别嫁给正在值班的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二十五日），太子李弘死于合璧宫，当时人以为是被天后武则天用鸩酒毒死的。

壬寅，车驾还洛阳宫。五月，戊申，下诏："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谥为孝敬皇帝。

壬寅（二十八日），唐高宗回到洛阳宫。五月，戊申（初五），唐高宗下诏说："朕正准备把帝位禅让给太子，而他忽然一病不起。应当重申以前的旨意，给予尊贵的名号，可定谥号为孝敬皇帝。"

六月，戊寅，立雍王贤为皇太子，赦天下。

六月，戊寅（初五），唐朝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赦免天下罪人。

[10]天后恶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10]天后武则天厌恶慈州刺史杞王李上金，有关部门迎合她的旨意奏报他有罪。秋季，七月，李上金因此被解除职务，在澧州安置。

[11]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

[11]八月，庚寅（十九日），唐朝葬孝敬皇帝李弘于恭陵。

[12]戊戌，以戴至德为右仆射，庚子，以刘仁轨为左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张文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李敬玄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中如故。

[12]戊戌（二十七日），唐朝任命戴至德为右仆射，庚子（二十九日），任命刘仁轨为左仆射，两人都仍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张文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李敬玄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仍然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刘仁轨、戴至德更日受牒诉，仁轨常以美言许之，至德必据理难诘，未尝与夺，实有冤结者，密为奏辩。由是时誉皆归仁轨。或问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盗取之！"上闻，深重之。有老妪欲诣仁轨陈牒，误诣至德，至德览之未终，妪曰："本谓是解事仆射，乃不解事仆射邪！归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时人称其长者。文时兼大理卿，囚闻改官，皆恸哭。文性严正，诸司奏议，多所纠驳，上甚委之。

刘仁轨、戴至德按日轮流接受讼辞。刘仁轨常用动听的言词答应递讼辞人的要求，戴至德定要据理责问，未曾轻易答应或否定，确实有冤枉的，才私下上奏皇帝为其申辩。因此，当时美好的声誉都归于刘仁轨。有人问戴至德，这是什么缘故，他说："刑罚和赏赐都是皇帝的权力，作臣下的怎能盗用呢！"唐高宗听到这话后，很器重他。曾有老妇人要找刘仁轨呈递讼辞，错找了戴至德。戴至德还未完看完讼辞，老妇人发现找错了，说："原来以为是懂事的仆射，竟是不懂事的仆射！快把讼辞还我！"戴至德笑着把讼辞交还她。当时人称赞他是个恭谨忠厚的人。张文当时兼任大理卿，囚犯们听说他改任侍中，无不痛哭。张文秉性严肃正直，各部门向皇帝陈述问题的上书，他常加以纠正或提出异议，唐高宗很依靠他。

仪凤元年（丙子、676）

仪凤元年（丙子，公元676年）

[1]春，正月，壬戌，徙翼王轮为相王。

[1]春季，正月，壬戌（二十三日），唐朝改封冀王李轮为相王。

[2]纳州獠反，敕黔州都督发兵讨之。

[2]纳州獠人反叛唐朝，唐高宗命令黔州都督发兵讨伐。

[3]二月，甲戌，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

[3]二月，甲戌（初六），唐朝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故城；这以前有华人在安东任官的，一律免职。又将熊津都督府迁至建安故城；原先已迁至徐、兖等州居住的百济人，都安置在建安。

[4]天后劝上封中岳；癸未，诏以今冬有事于嵩山。

[4]天后武则天劝唐高宗封中岳嵩山；癸未（十五日），唐高宗下诏说，定于今年冬季封嵩山。

[5]丁亥，上幸汝州之温汤。

[5]丁亥（十九日），唐高宗到达汝州温泉。

[6]三月，癸卯，黄门侍郎来恒、中书侍郎薛元超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恒，济之兄；元超，收之子也。

[6]三月，癸卯（初五），黄门侍郎来恒、中书侍郎薛元超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是来济的哥哥；薛元超是薛收的儿子。

[7]甲辰，上还东都。

[7]甲辰（初六），唐高宗返回东都洛阳。

[8]闰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敕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发兴、凤等州兵以御之。己卯，诏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岳。乙酉，以洛州牧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将左卫大将军契何力等，以讨吐蕃。二王皆不行。

[8]闰三月，吐蕃侵扰鄯、廓、河、芳等州，唐高宗命令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征发兴、凤等州的兵士抵御他们。己卯（十一日），唐高宗下诏说，因吐蕃侵犯边塞，停止封中岳嵩山。乙酉（十七日），唐朝任命洛州牧周王李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并州大都督相王李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左卫大将军契何力等人，讨伐吐蕃。李显、李轮都没有到任。

[9]庚寅，车驾西还。

[9]庚寅（二十二日），唐高宗西返长安。

[10]甲寅，中书侍郎李义琰同中书门下三品。

[10]甲寅（疑误），中书侍郎李义琰同中书门下三品。

[11]戊午，车驾至九成宫。

[11]戊午（疑误），唐高宗到达九成宫。

[12]六月，癸亥，黄门侍郎晋陵高智周同中书门下三品。

[12]六月，癸亥（二十七日），黄门侍郎晋陵人高智周同中书门下三品。

[13]秋，八月，乙未，吐蕃寇叠州。

[13]秋季，八月乙未（疑误），吐蕃侵扰叠州。

[14]壬寅，敕："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之南选。

[14]壬寅（初七），唐高宗命令："桂、广、交、黔等都督府，近来任命当地人中为官，挑选不当。从现在起，每四年一次，派遣五品以上清正官员充任使者，并令御史一同前往选任官员。"当时人称它为南选。

[15]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罪当除名；上特命杀之。大理丞太原狄仁杰奏："二人罪不当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仁杰固执不已，上作色，令出，仁杰曰："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张释之有言：'设有盗长陵一土，陛下何以处之？'今以一株柏杀二将军，后代谓陛下为何如矣！臣不敢奉诏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见释之于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岭南。后数日，擢仁杰为侍御史。

[15]九月，壬申（初七），大理寺上奏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昭陵柏树，论罪应当除去官吏名籍；唐高宗特意命令处死他们。大理丞太原人狄仁杰上奏说："这两人的罪行不够处死。"唐高宗说："权善才等砍昭陵柏树，我不杀他们就是不孝。"狄仁杰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唐高宗满脸怒色，命令他出去，狄仁杰说："冒犯皇帝的威严，直言规劝，自古以来就认为很难作到。我以为遇到桀、纣则困难，遇到尧、舜则容易。现在依照法律不该处死的人，而

陛下特意杀他，是法律不能取信于人，人们将何所适从？汉朝张释之对文帝说过：‘假如有人盗取高祖长陵一土，陛下如何处分他？’现在因砍一棵柏树而杀两位将军，后代会认为陛下是怎么样的君主？我之所以不执行处死他们的命令，是恐怕使陛下陷于无道的处境，而且无脸见张释之于九泉之下的缘故。”唐高宗的怒气这才消解，权善才、范怀义被除去名籍，流放岭南。几天以后，朝廷提升狄仁杰为侍御史。

初，仁杰为并州法曹，同僚郑崇质当使绝域。崇质母老且病，仁杰曰：“彼母如此，岂可使之有万里之忧！”诣长史蔺仁基，请代之行。仁基素与司马李孝廉不叶，因相谓曰：“吾辈岂可不自愧乎！”遂相与辑睦。

当初，狄仁杰为并州法曹，同事郑崇质应当出使遥远的地区。郑崇质的母亲年老又有病，狄仁杰说：“他母亲的情况如此，怎么可以让她有万里离别的忧愁！”于是找到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承担出使的任务。蔺仁基一贯与司马李孝廉不和，这时候两人不禁相对说：“我们难道自己不感到羞愧么？”以后两人和睦相处。

[16]冬，十月，车驾还京师。

[16]冬季，十月，唐高宗返回京师长安。

[17]丁酉，享太庙，用太学博士史璨议，后三年而，后二年而。

[17]丁酉（初三），唐朝集合祖先神主于太庙举行祭，采纳太学博士史璨的建议，祭以后三年举行祭，祭以后二年举行祭。

[18]郇王素节，萧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学。天后恶之，自岐州史左迁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节既有旧疾，不须入朝。”而素节实无疾，自以久不得入觐，乃著《忠孝论》。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因使潜封其论以进。后见之，诬以赃贿，丙午，降封鄱阳王，袁州安置。

[18]郇王李素节是萧淑妃的儿子，机敏好学。天后武则天讨厌他，自岐州刺史降职为申州刺史。乾封初年，唐高宗命令说：“李素节既然有病，就不必入宫朝见。”其实李素节并没有病。自己觉得长期不得朝见皇帝，便撰写了《忠孝论》。他的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派人悄悄将他的《忠孝论》密封呈送唐高宗。天后武则天见到后，诬告李素节贪赃受贿，丙午（十二日），降封他为鄱阳郡王，在袁州安置。

[19]十一月，壬申，改元，赦天下。

[19]十一月，壬申（初八），唐高宗更改年号为仪凤，赦天下。

[20]庚寅，以李敬玄为中书令。

[20]庚寅（二十六日），唐朝任命李敬玄为中书令。

[21]十二月，戊午，以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尚书左丞鄢陵崔知悌、国子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分道巡抚。

[21]十二月，戊午（二十五日），唐朝任命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尚书左丞鄢陵人崔知悌、国子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分别前往各道巡视、安抚。

二年（丁丑、677）

二年（丁丑，公元677年）

[1]春，正月，乙亥，上耕藉田。

[1]春季，正月，乙亥（十二日），唐高宗举行耕种藉田典礼。

[2]初，刘仁轨引兵自熊津还，扶余隆畏新罗之逼，不敢留，寻亦还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余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高丽之境。藏至辽东，谋叛，潜与通；召还，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诸州，贫者留安东城傍。高丽旧城没于新罗，余众散入及突厥，隆亦竟不敢还故地，高氏、扶余氏遂亡。

[2]当初，唐朝将领刘仁轨领兵从熊津返回，扶余隆畏惧新罗逼迫，不敢逗留，不久也返回唐朝。二月，丁巳（二十五日），唐朝任命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送回辽东，安抚高丽余众；高丽人先已安置在各州的，都与高藏一起送回辽东。又任命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也送他回去安抚百济余众，又迁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辖辽东州和熊津。当时百济荒芜残破，命令扶余隆寓居高丽境内。高藏来到辽东，阴谋反叛，暗通；被唐朝召回，迁徙到邛州后死去，他的部下被分散迁徙到河南、陇右各州，贫穷的留在安东城附近。高丽旧城被新罗吞没，余众分散投奔和突厥，扶余隆最终也不敢返回原居留地区，高氏、扶余氏于是灭亡。

[3]三月，癸亥朔，以郝处俊、高智周并为左庶子，李义琰为右庶子。

[3]三月，癸亥朔（初一），唐朝任命郝处俊、高智周为左庶子，李义琰为右庶子。

夏，四月，左庶子张大安同中书门下三品。大安，公谨之子也。

夏季，四月，左庶子张大安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是张公瑾的儿子。

[4]诏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侍御史宁陵刘思立上疏，以为："今麦秀蚕老，农事方殷，敕使抚巡，人皆竦，忘其家业，冀此天恩，聚集参迎，妨废不少。既缘赈给，须立簿书，本欲安存，更成烦扰。望且委州县赈给，待秋务闲，出使褒贬。"疏奏，谧等遂不行。

[4]唐高宗下诏，因河南、河北发生旱灾，派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别到各道慰问救济，侍御史宁陵人刘思立上书认为："现在正当麦子抽穗春蚕吐丝的季节，农事正忙，皇帝派遣使者巡视安抚，百姓翘首企待，欢欣鼓舞，忘了生产，期望得到皇帝的恩惠，聚集起来参拜、欢迎使者，对农事妨碍很大。皇帝本意是安抚慰问百姓，结果却造成对他们的困扰。既然是为了救济，官署应建立支付的帐薄，希望先委派各州县救济，等到秋后农闲，再派出使者到各地考核救济工作的好坏。"奏疏上达后，崔谧等便没有出使。

[5]五月，吐蕃寇扶州之临河镇，擒镇将杜孝升，令赍书说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升固执不从。吐蕃军还，舍孝升而去，孝升复帅余众拒守。诏以孝升为游击将军。

[5]五月，吐蕃侵扰唐朝扶州的临河镇，擒获镇将杜孝升，命令他送信说服松州都督武居寂投降，杜孝升坚决拒绝。吐蕃撤退时，没有把杜孝升带走，于是他又率领余部防守临河镇。唐高宗下令任命杜孝升为游击将军。

[6]秋，八月，徒周王显为英王，更名哲。

[6]秋季，八月，唐朝改封周王李显为英王，改名为李哲。

[7]命刘仁轨镇洮河军。冬，十二月，乙卯，诏大发兵讨吐蕃。

[7]唐朝命令刘仁轨镇守洮河军。冬季，十二月，乙卯（二十七日），唐高宗下令大规模发兵讨伐吐蕃。

[8]诏以显庆新礼，多不师古，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官益无凭守，每有大礼，临时撰定。

[8]唐高宗下令：因显庆年间所推行的新礼，多不效法古礼，其后五礼均依照《周礼》执行。从此礼官更加无所凭据，每次遇到大礼仪时，才临时选定。

三年（戊寅、678）

三年（戊寅，公元678年）

[1]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蛮夷酋长朝天后于光顺门。

[1]春季，正月，辛酉（初四），唐朝百官及蛮夷首领朝见天后武则天于光顺门。

[2]刘仁轨镇洮河，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轨知敬玄非将帅才，欲中伤之，奏言："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辞。上曰："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丙子，以敬玄代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兵以赴之。孝逸，神通之子也。

[2]刘仁轨镇守洮河，每次上书向唐高宗提出什么要求，多被李敬玄压制，因此对他怀恨。刘仁轨明知道李敬玄并无将帅的才能，为了陷害他，便上奏说："西边的镇守任务，非李敬玄不能胜任。"李敬玄对此一再推辞。唐高宗对他说："刘仁轨如果需要朕，朕也亲自去，你怎么能推辞呢！"丙子（十九日）任命李敬玄接替刘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并任检校鄯州都督。又命令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兵支援他。李孝逸是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

癸未，遣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问布衣及仕宦。

癸未（二十六日），唐朝派遣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别往河南、河北招募勇士，不论平民还是官员都可应募。

[3]夏，四月，戊申，赦天下，改来年元为通乾。

[3]夏季，四月，戊申（二十二日），唐朝大赦天下罪人，改明年年号为通乾。

[4]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宫。丙寅，山中雨，大寒，从兵有冻死者。

[4]五月，壬戌（初七），唐高宗到达九成宫。丙寅（十一日），山中下雨，天气寒冷，随从的士兵有人被冻死。

[5]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于龙支。

[5]秋季，七月，李敬玄上奏唐高宗说，在龙支打败吐蕃。

[6]上初即位，不忍观《破陈乐》，命撤之。辛酉，太常少卿韦万石奏："久寝不作，惧成废缺。请自今大宴会复奏之。"上从之。

[6]唐高宗初即位时，没耐心观看歌舞《破阵乐》，下令撤除。辛酉（初七），太常少卿韦万石上奏说："久不演唱，《破阵乐》恐怕要失传。请求今后遇到大宴会时恢复演唱。"唐高宗听从他的意见。

[7]九月，辛酉，车驾还京师。

[7]九月，辛酉（初七），唐高宗返回京师长安。

[8]上将发兵讨新罗，侍中张文瓘卧疾在家，自舆入见，谏曰："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胜其弊。"上乃止。癸亥，文瓘薨。

[8]唐高宗将要发兵讨伐新罗，侍中张文瓘卧病在家，得知后便自己坐轿入宫晋见唐高宗，规劝说："现在吐蕃侵扰，正发兵向西讨伐；新罗虽说不驯服，但还未曾侵犯边境，如果又发兵东征，我恐怕官府和百姓都难于承受这种负担。"唐高宗于是停止发兵东征。癸亥（初九日），张文瓘去世。

[9]丙寅，李敬玄将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兵败，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为吐蕃所虏。时审礼将前军深入，顿于濠所，为虏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闻审礼战没，狼狈还走，顿于承风岭，阻泥沟以自固，虏屯兵高冈以压之。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帅敢死之士五百人袭击虏营，虏众溃乱，其将跋地设引兵遁去，敬玄乃收余众还鄯州。

[9]丙寅（十二日），李敬玄率兵十八万与吐蕃将领论钦陵交战于青海之上，打了败仗，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被吐蕃俘虏。当时刘审礼正率前军深入敌境，驻扎在濠所，被吐蕃攻击，李敬玄畏惧，不敢前去救援。听说刘审礼战败被俘，他又狼狈后撤，驻

扎在承风岭，利用泥沟自我防卫，吐蕃屯兵高岗，居高临下向他施加压力。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间率领敢死队五百人袭击吐蕃军营，吐蕃军溃散，他们的将领跋地设领兵逃走，李敬玄于是收集残余士兵返回鄯州。

审礼诸子自缚诣阙，请入吐蕃赎其父，敕听次子易从诣吐蕃省之。比至，审礼已病卒，易从昼夜号哭不绝声；吐蕃哀之，还其尸，易从徒跣负之以归。

刘审礼的几个儿子自己捆绑着来到皇宫门前，请求赴吐蕃赎回他们的父亲。唐高宗准许他的次子刘易从去吐蕃探望。等到他抵达吐蕃时，刘审礼已病死。刘易从日夜不停地痛哭；吐蕃人同情他，交还他父亲的遗体。刘易从背着父亲遗体，赤足步行而归。

上嘉黑齿常之之功，擢拜左武卫将军，充河源军副使。

唐高宗嘉奖黑齿常之的功劳，提升他为左武卫将军，充任河源军副使。

李敬玄之西征也，监察御史原武娄师德应猛士诏从军，及败，敕师德收集散亡，军乃复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将论赞婆迎之赤岭。师德宣导上意，谕以祸福，赞婆甚悦，为之数年不犯边。师德迁殿中侍御史，充河源军司马，兼知营田事。

李敬玄西征时，监察御史原武人娄师德在朝廷招募勇士时应募从军。西征失败，唐高宗命令娄师德收集被打散的兵卒，军力又得以恢复，于是又命令他出使吐蕃。吐蕃将领论赞婆在赤岭迎接他。他向论赞婆传达唐高宗的旨意，指明利害关系，论赞婆很高兴，为此好几年没有侵扰唐朝边境。娄师德升任殿中侍御史，充任河源军司马，兼管屯田事宜。

上以吐蕃为忧，悉召侍臣谋之，或欲和亲以息民；或欲严设守备，俟公私富实而讨之；或欲亟发兵击之。议竟不决，赐食而遣之。

唐高宗认为与吐蕃的关系是可忧虑的事情，于是召集全部身边的大臣讨论对策，有人想用和亲的办法求取和平，使百姓得到休息；有人想加强守备，待公私都富足时再讨伐；有人想马上发兵讨伐。讨论到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只好赐给大家一顿饭吃，然后让他们散去。

太学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御吐蕃之策，以为：“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故陆机著《辨亡》之论，无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穿七札，不济鄢陵之师，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语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巧拙。’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岂足当阃外之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皆出贫贱而立殊功，未闻其家代为将也。

太学生宋城人魏元忠给唐高宗上密封的奏章，献防御吐蕃的计策，认为：“治理国家，关键在文和武两个方面。现今讲文的人只以言词华丽为首要，而不涉及筹划治理国家大事；讲武的人只以骑马射箭为先，而不涉及计谋策略。这对国家的治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陆机著《辩亡论》，总结孙吴兴亡的原因，但挽救不了他自己在河桥的败亡；楚国大夫养由基有射穿七层甲片的勇力，也不能避免楚军在鄢陵之战中失败。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古语中有这样的说法：‘人没有一成不变的习俗，政事却有治理得好和坏；兵士无所谓强与弱，将领却有聪明和笨拙。’所以选择将领应当以谋赂为根本，勇力为次要。现今朝廷用人，一般都录用将门子弟和为国事而牺牲的人的家属。他们都是平庸的人，怎么能担当军事重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都出身贫贱而建立特殊功勋，未曾听说他们家世代都是武将。

夫赏罚者，军国之切务，苟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以致理。议者皆云：‘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体，徒惜勋庸，恐虚仓库。不知士不用命，所损几何！黔首虽微，不可欺罔。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苏定方征辽东，李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不闻斩一台郎，戮一令史，以谢勋人。大非川之败，薛仁贵、郭待封等不即重诛，使早诛仁贵等，则自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

“赏功罚罪，是军队和国家最迫切的事务，假如有功不奖赏，有罪不处罚，虽尧、舜再生也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人们都议论说：‘近来征伐，颁赏的等级、标准有名无实。’这大概由于才识短小的官吏不识大体，只吝惜授给功勋，恐怕仓库空虚。而不知道将士不舍命效劳损

失有多大？百姓地位虽卑微，但也是欺骗不了的。怎么能靠发布没有信用的法令，规定不能兑现的颁赏条例，就指望他们奋勇立功呢！自从苏定方征伐辽东，李世攻破平壤，赏赐就不再实行，有功劳的人得不到提升，没有听说斩一名掌管记功颁赏的台郎、令史，以向有功劳的人表示歉意。大非川的失败，薛仁贵、郭待封等没有处以重刑，假使早处死薛仁贵等，则其余诸将后来怎么还敢失利呢！我恐怕吐蕃的平定，并非短期内能指望实现的。

又，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见，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

“还有，出兵时重要的一条，全仰仗马力。我请求废除养马的禁令，使百姓都能够养马；若官军大规模行动，即委托州县长官用官钱加价购买，则马就全都成为国家所有了。胡人本来依赖马力逞强，如果允许民间买马饲养，便是减弱他们的有利条件，进而变为我们的有利条件了。”原来唐朝禁止百姓养马，所以魏元忠上奏时提到它。唐高宗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召见了他，并命令他在中书省任事，朝会时得随百官朝见皇帝。

[10]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贞王元晓薨。

[10]冬季，十月，丙午（二十三日），徐州刺史密贞王李元晓去世。

[11]十一月，壬子，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薨。

[11]十一月，壬子（疑误），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去世。

[12]十二月，诏停来年通乾之号，以反语不善故也。

[12]十二月，唐高宗诏令停止原定明年改用的通乾年号，原因是它的反语不好。

调露元年（己卯、679）

调露元年（己卯，公元679年）

[1]春，正月，己酉，上幸东都。

[1]春季，正月，己酉（二十八日），唐高宗来到东都洛阳。

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制度壮丽。上阳宫临洛水，为长廊亘一里。宫成，上徙御之。侍御史狄仁杰劾奏弘机导上为奢泰，弘机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杰奏其奸，请付法司，上特原之，仁杰曰："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肃然。

司农卿韦弘机营建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规模壮丽。上阳宫临洛水，建有绵延一里长的长廊。宫殿落成后，唐高宗移居其中。侍御史狄仁杰上奏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奢侈无度，韦弘机因此获罪被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依仗皇帝的恩宠滥用权力，朝廷百官都畏惧他。狄仁杰上奏揭发他的邪恶行径，要求将他交给司法部门查办。唐高宗特意赦免他。狄仁杰说："国家虽缺乏优秀人才，但并不缺少像王本立这类人！陛下为何爱惜有罪的人，从而损害王法。如果一定要赦免王本立，那就请先将我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作为将来忠贞之臣的鉴戒。"王本立终于被治罪。从此朝廷严肃有法度。

[2]庚戌，右仆射、太子宾客道恭公戴至德薨。

[2]庚戌（二十九日），右仆射、太子宾客道恭公戴至德去世。

[3]二月，壬戌，吐蕃赞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时器弩悉弄与其舅麴萨若诣羊同发兵，有弟生六年，在论钦陵军中。国人畏钦陵之强，欲立之，钦陵不可，与萨若共立器弩悉弄。

二月，壬戌（十一日），吐蕃赞普去世，他八岁的儿子器弩悉弄继位。当时器弩悉弄同他舅舅麴萨若去羊同国征兵，他六岁的弟弟正在论钦陵军中。吐蕃人畏惧论钦陵拥有强兵，想让他弟弟继位，论钦陵不同意，与麴萨若共同拥立器弩悉弄。

上闻赞普卒，命裴行俭乘间图之。行俭曰："钦陵为政，大臣辑睦，未可图也。"乃止。

唐高宗得知赞普去世，命令裴行俭乘机进攻吐蕃。裴行俭说："论钦陵掌权，大臣团结和睦，不能进攻。"于是没有行动。

[4]夏，四月，辛酉，郝处俊为侍中。

[4]夏季，四月，辛酉（十二日），郝处俊任侍中。

[5]偃师人明崇俨，以符咒幻术为上及天后所重，官至正谏大夫。五月，壬午，崇俨为盗所杀，求贼，竟不得。赠崇俨侍中。

[5]偃师人明崇俨，依仗符咒幻术为唐高宗和天后武则天所器重，官做到正谏大夫。五月，壬午（初三），明崇俨被盗贼杀死，搜捕盗贼，竟没有捕到。唐高宗追赠他为侍中。

[6]丙戌，命太子监国。太子处事明审，时人称之。

[6]丙戌（初七），唐高宗命令太子监理国家政事。太子处理事情明白周密，受到当时人的称赞。

[7]戊戌，作紫桂宫于渑池之西。

[7]戊戌（十九日），唐朝在渑池之西营建紫桂宫。

[8]六月，辛亥，赦天下，改元。

[8]六月，辛亥（初三），唐朝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

[9]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朝议欲发兵讨之。吏部侍郎裴行俭曰："吐蕃为寇，审礼覆没，干戈未息，岂可复出师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师为质在京师，宜遣使者送归国，道过二虏，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从之。命行俭册立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行俭奏肃州刺史王方翼以为己副，仍令检校安西都护。

[9]当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同他的别帅李庶匐与吐蕃联合，侵逼安西，朝廷讨论想发兵讨伐西突厥。吏部侍郎裴行俭说："吐蕃侵扰，刘审礼全军覆没，现在战事还未停息，怎么可以再出兵西方！现今波斯王已死，他儿子泥洹师作为人质还留在京师长安，应该派遣使者送他回国，在途经阿史那都支和李庶匐统治区时，见机行事袭取他们，可以不经激战而将他们擒获。"唐高宗采纳裴行俭的意见，裴行俭上奏要求任命肃州刺史王方翼为自己的副职，并充任检校安西都护。

[10]秋，七月，己卯朔，诏以今年冬至有事于嵩山。

[10]秋季，七月，己卯朔（初一），唐高宗下诏定于今年冬至封嵩山。

[11]初，裴行俭尝为西州长史，及奉使过西州，吏人郊迎，行俭悉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自随，且扬言天时方热，未可涉远，须稍凉乃西

上。阿史那都支觇知之，遂不设备。行俭徐召四镇诸胡酋长谓曰：“昔在西州，纵猎甚乐，今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者？”诸胡子弟争请从行，近得万人。行俭阳为畋猎，校勒部伍，数日，遂倍道西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使促召相见。都支先与李遮匐约，秋中拒汉使，猝闻军至，计无所出，帅其子弟迎谒，遂擒之。因传其契箭，悉召诸部酋长，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轻赍，昼夜进掩遮匐，途中，获都支还使与遮匐使者同来；行俭释遮匐使者，使先往谕遮匐以都支已就擒，遮匐亦降。于是囚都支、遮匐以归，遣波斯王自还其国，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

[11]当初，裴行俭曾任西州长史，等到他奉命出使，路过西州，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到郊外迎接。裴行俭将当地豪杰子弟千余人招来充当自己的随从，而且声称天气正热，不适合远行，等待天气凉爽后再西进。阿史那都支侦察到这一情况，于是不加防备。裴行俭便从容不迫地召集龟兹、毗沙、焉耆、疏勒四镇的胡人酋长，对他们说：“从前我在西州时，打猎很愉快，现在想寻求往日的欢乐，谁愿意同我一起打猎去？”胡人子弟争相要求随行，又召集到将近万人。裴行俭佯装打猎，整编队伍，数日后便兼程迅速西进。到距离阿史那都支部落十多里处，先派遣与他亲近的人去向他问安，表现出安闲无事，并非要讨伐袭击他的样子，接着又派使者急召他前来相见。阿史那都支原先与李庶匐相约，到八月时一起抗拒唐朝的使者，突然听说唐军到达，一时想不出对付的办法，只好率领子弟出来迎接，于是被擒获。接着又用他的令箭召集他属下诸部的酋长，一起押送碎叶城。然后挑选精锐骑兵，轻装前进，日夜兼程突袭李庶匐。进军途中，俘获阿史那都支从李庶匐处返回的使者和与他同行的李庶匐的使者。裴行俭释放李庶匐的使者，让他先去通知李庶匐，说阿史那都支已经就擒，李庶匐便投降了。于是裴行俭拘押阿史那都支和李庶匐回长安，打发波斯王自己返回他的国家，留王方翼于安西，让他修筑碎叶城。

[12]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众数十万，遣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将兵讨之。嗣业等先战屡捷，因不设备；会大雪，突厥夜袭其

营，嗣业狼狈拔营走，众遂大乱，为虏所败，死者不可胜数。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战，得入单于都护府。嗣业减死，流桂州，大智、景嘉并免官。

[12]冬季，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两部一起反抗唐朝，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一起反叛，响应他们，拥兵数十万。唐朝派遣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率兵讨伐他们。萧嗣业等开始时作战接连告捷，因而不注意防备；遇上下大雪，突厥人乘夜偷袭他们的军营，萧嗣业狼狈拔营逃走，部队于是大乱，被突厥兵打败，被打死的士兵很多。花大智、李景嘉率领步兵且战且走，得以退入单于都护府。萧嗣业免除死罪，流放桂州，花大智、李景嘉都被免官。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轨命开门偃旗，虏疑有伏，惧而宵遁。州人李嘉运与虏通谋，事泄，上令元轨穷其党与，元轨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系，是驱之使叛也。"乃独杀嘉运，余无所问，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喜，谓使者曰："朕亦悔之，向无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问之。

突厥人侵扰定州，刺史霍王李元轨命令打开城门，放下旗帜。突厥人怀疑有埋伏，畏惧而乘夜间天黑撤走。定州人李嘉运与突厥人暗通，事情败露后，唐高宗命令李元轨彻底追究他的同党。李元轨说："强敌临境，人心不安，如果过多逮捕人，会逼使他们叛变。"于是只杀李嘉运，其余的都不追究，并上书说自己违反了命令。唐高宗阅读他的奏表后很高兴，对使者说："朕也后悔了，假使没有霍王，便失去定州了。"从此，朝廷有大事，唐高宗多下密诏征询他的意见。

[13]壬子，遣左金吾卫将军曹怀舜屯井陉，右武卫将军崔献屯龙门，以备突厥。突厥扇诱奚、契丹侵掠营州，都督周道务遣户曹始平唐休将兵击破之。

[13]壬子（初五），唐朝派遣左金吾卫将军曹怀舜屯兵井陉，右武卫将军崔献屯兵龙门，以防备突厥。突厥煽动诱惑奚、契丹侵掠营州，都督周道务派遣户曹始平人唐休领兵将他们打败。

[14]庚申，诏以突厥背诞，罢封嵩山。

[14]庚申（十三日），唐高宗下诏，因突厥违抗朝命不受调度约束，停止封嵩山。

[15]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塞调傍来告丧，并请和亲，上遣郎将宋令文诣吐蕃会赞普之葬。

[15]癸亥（十六日），吐蕃文成公主派遣大臣论塞调傍来长安报告赞普的丧事，并请求和亲。唐高宗派遣郎将宋令文去吐蕃参加赞普的葬礼。

[16]十一月，戊寅朔，以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高智周为御史大夫，罢知政事。

[16]十一月，戊寅朔（初一），唐朝任命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高智周为御史大夫，罢知政事。

[17]癸未，上宴裴行俭，谓之曰："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乃除礼部尚书兼校右卫大将军。甲辰，以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将兵十八万，并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总三十余万以讨突厥，并受行俭节度。务挺，名振之子也。

癸未（初六），唐高宗宴请裴行俭，对他说："你兼有文武才能，现在授予你两个职务。"于是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甲辰（二十七日）

，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领兵十八万，会同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总共三十余万兵以讨伐突厥，他们都受裴行俭调度指挥。程务挺就是程名振的儿子。

永隆元年（庚辰、680）

永隆元年（庚辰，公元680年）

[1]春，二月，癸丑，上幸汝州之温汤；戊午，幸嵩山处士三原田游岩所居；已未，幸道士宗城潘师正所居，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乙丑，还东都。

[1]春季，二月，癸丑（初八），唐高宗到汝州温泉；戊午（十三日），到嵩山处士三原人田游岩住所；已未（十四日），到道士宗城人潘师正住所，唐高宗、天后武则天、太子都向他行礼。乙丑（二十日），唐高宗等返回东都洛阳。

[2]三月，裴行俭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其酋长奉职；可汗泥熟匐为其下所杀，以其首来降。

[2]三月，裴行俭大败突厥兵于黑山，擒获他们的酋长奉职；可汗泥熟匐被部下杀死，他的部下拿着他的脑袋前来投降。

初，行俭行至朔川，谓其下曰：“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前日萧嗣业粮运为突厥所掠，士卒冻馁，故败。今突厥必复为此谋，宜有以诈之。”乃诈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持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为之援，且伏精兵于险要以待之。虏果至，羸兵弃车散走。虏驱车就水草，解鞍牧马，欲取粮，壮士自车中跃出，击之，虏惊走，复为伏兵所邀，杀获殆尽，自是粮运行者，虏莫敢近。

当初，裴行俭进军到朔州，曾对他的下属说：“用兵之道，安抚士卒要出于诚心诚意，对付敌人就不惜虚伪欺诈。上次萧嗣业运送的军粮被突厥人掠夺，士卒受冻挨饿，所以失败。现在突厥人必然再用同一策略，应当用计策欺骗他们。”于是伪装运粮车三百辆，每辆车中潜伏壮士五人，各持大刀、强弩，派老弱兵数百人跟车，又埋伏精兵在险要处等待敌人。敌人果然来抢粮车，跟车的老弱残兵弃车逃散。敌人把粮车赶到有水草的地方，解鞍放马，准备取车上的粮食，这时壮士从车中跳出，袭击他们。敌人受惊逃走，又受到伏兵阻击，几乎全被俘虏和杀死。从此，敌人再也不敢靠近唐军的运粮车队。

军至单于府北，抵暮，下营，掘堑已周，行俭遽命移就高冈；诸将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复动，行俭不从，趣使移。是夜，风雨暴至，前所营地，水深丈余，诸将惊服，问其故，行俭笑曰：“自今但从我命，不必问其所由知也。”

裴行俭进军到单于府以北，已近傍晚，宿营后，周围的壕沟已经挖好。裴行俭突然命令全军往高岗上转移；诸将都说士卒已经安顿好，不可以再移动，裴行俭不答应，还催促快转移。当夜，发生暴风雨，原来的营地水深一丈多。诸将既惊异又佩服，问他为何能预先知道这情况，裴行俭笑着说：“今后只管服从我的命令，不必问我怎么知道的。”

奉职既就擒，余党走保狼山。诏户部尚书崔知悌驰传诣定襄宣慰将士，且区处余寇，行俭引军还。

奉职被擒以后，他的余党退守狼山。唐高宗命令户部尚书崔知悌乘驿站马车，奔赴定襄，传达皇帝慰问将士的旨意，而且负责对付残余敌人，让裴行俭领军返回。

[3]夏，四月，乙丑，上幸紫桂宫。

[3]夏季，四月，乙丑（二十一日），唐高宗来到紫桂宫。

[4]戊辰，黄门侍郎闻喜裴炎、崔知温、中书侍郎京兆王德真并同中书门下三品。知温，知悌之弟也。

[4]戊辰（二十四日），黄门侍郎闻喜人裴炎、崔知温、中书侍郎京兆人王德真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崔知温就是崔知悌的弟弟。

[5]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击却之。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常之以河源冲要，欲加兵戍之，而转输险远，乃广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五百余万石，由是战守有备焉。

[5]秋季，七月，吐蕃侵扰河源，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把他们击退。唐朝提升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因为河源地处要冲，打算增兵戍守，但运输道路遥远而且艰险，于是增设烽火台戍守点七十余处，开屯田五千余顷，每年收获粮食五百余万石，从此战争和防守都有足够的粮食贮备。

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吐蕃以生羌为乡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在这以前，剑南招募士兵，在茂州西南修筑安戎城，用它来阻断吐蕃通蛮的道路。吐蕃用生羌人为向导，攻陷安戎城，并驻兵镇守，从此西洱诸蛮都投降吐蕃。吐蕃全部据有羊同、党项及诸羌住地，东面连接唐朝的凉、松、茂、等州，南面与天竺相邻，西边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边抵达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中最强盛的也不能与之相比。

[6]丙申，郑州刺史江王元祥薨。

[6]丙申（二十四日），郑州刺史江李元祥去世。

[7]突厥余众围云州，代州都督窦怀哲、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将兵击破之。

[7]突厥余众围攻云州，唐朝代州都督窦怀哲、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领兵将他们打败。

[8]八月，丁未，上还东都。

[8]八月，丁未（初五），唐高宗返回东都洛阳。

[9]中书令、检校鄯州都督李敬玄，军既败，屡称疾请还；上许之。既至，无疾，诣中书视事，上怒，丁巳，贬衡州刺史。

[9]唐朝中书令、检校鄯州都督李敬玄，打了败仗后，一再声称有病请求返回长安；唐高宗批准他的请求。回来后，他根本没有病，还到中书省办公。唐高宗对他很为恼火，丁巳（十五日），贬他为衡州刺史。

[10]太子贤闻宫中窃议，以贤为天后姊韩国夫人所生，内自疑惧。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天后所信，常密称“太子不堪承继，英王貌类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贵”。天后尝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以赐太子，又数作书诮让之，太子愈不自安。

[10]太子李贤听到宫中私下议论说，他是天后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暗自疑惑畏惧。明崇俨凭借用诅咒制胜的迷信法术获得天后武则天的信任，常私下说“太子不能够继承帝位，英王李哲的相貌像唐太宗”，又说“相王李轮相貌最显贵”。天后武则天曾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赏赐给太子，又几次写信谴责他，太子心里越来越不安。

及崇俨死，贼不得，天后疑太子所为。太子颇好声色，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昵，多赐之金帛，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谏，不听。天后使人告其事。诏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杂鞫之，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以为反具；道生又款称太子使道生杀崇俨。上素爱太子，迟回欲宥之，天后曰：“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甲子，废太子贤为庶人，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送贤诣京师，幽于别所，党与皆伏诛，仍焚其甲于天津桥南以示士民。承庆，思谦之子也。

及至明崇俨死去，捕不到杀死他的盗贼，天后武则天便怀疑这事是太子所干。太子颇好音乐、女色，与家奴赵道生等亲近，多赏赐他们金帛，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规劝，太子不听。天后武则天指使人告发这些事。唐高宗命令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一起审问太子，

在东宫马坊搜查出黑甲数百件，作为谋反物证；赵道生又供认太子指使他杀死明崇俨。唐高宗一贯喜爱太子，迟疑不决，想赦免他，天后武则天说：“作为人子而有叛逆之心，天地所不容。应该大义灭亲，怎么可以赦免！”甲子（二十二日），废太子李贤为平民，派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送李贤到京师，幽禁于别所，同党都被处死，搜查出的黑甲在洛阳天津桥南焚烧示众。韦承庆就是韦思谦的儿子。

乙丑，立左卫大将军、雍州牧英王哲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乙丑（二十三日），唐朝立左卫大将军、雍州牧英王李哲为太子，更改年号，大赦天下。

太子洗马刘讷言常撰《俳谐集》以献贤，贤败，搜得之，上怒曰：“以《六经》教人，犹恐不化，乃进俳谐鄙说，岂辅导之义邪！”流讷言于振州。

太子洗马刘讷言曾经撰写《俳谐集》献给李贤；李贤的事情败露，被搜查出来。唐高宗十分恼怒，说：“用《六经》教人，还恐怕不能感化；竟然进献戏谑取笑之类鄙俗杂说，哪里有辅导太子的意思！”于是将刘讷言流放振州。

左卫将军高真行之子政为太子典膳丞，事与贤连，上以付其父，使自训责。政入门，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户部侍郎审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断其首，弃之道中。上闻之，不悦，贬真行为睦州刺史，审行为渝州刺史。真行，士廉之子也。

左卫将军高真行的儿子高政任太子典膳丞，与李贤的事有牵连。唐高宗将他交给他父亲，让他父亲自己教训责罚。高政一进门，高真行先用佩刀刺他咽喉，高真行的哥哥户部侍郎高审行又刺他腹部，高真行哥哥的儿子高又砍下他的脑袋，并抛弃在路上。唐高宗听说后，很不高兴，贬高真行为睦州刺史，贬高审行为渝州刺史。高真行是高士廉的儿子。

左庶子、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坐阿附太子，左迁普州刺史。其余宫僚，上皆释其罪，使复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义琰独引咎涕泣，时论美之。

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因逢迎依附太子，被降职为普州刺史。其余太子东宫的僚属，唐高宗都赦免了他们的罪，并恢复他们的

职位。对此，左庶子薛元超等都手舞足蹈，拜谢皇恩；只有右庶子李义琰承认过失而痛哭流涕，得到舆论的称赞。

[11]九月，甲申，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德真为相王府长史，罢政事。

[11]九月，甲申（初三），唐朝任命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德真为相王府长史，罢除相职。

[12]冬，十月，壬寅，苏州刺史曹王明，沂州刺史嗣蒋王炜，皆坐故太子贤之党，明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炜除名，道州安置。

[12]冬季，十月，壬寅（初一），苏州刺史曹王李明，沂州刺史嗣蒋王李炜，都因是原太子李贤的同党而获罪，李明降封为零陵郡王，在黔州安置；李炜被撤销官吏名籍，在道州安置。

[13]丙午，文成公主薨于吐蕃。

[13]丙午（初五），文成公主在吐蕃去世。

[14]己酉，车驾西还。

[14]己酉（初八），唐高宗西还长安。

[15]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15]十一月，壬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开耀元年（辛巳、681）

开耀元年（辛巳，公元681年）

[1]春，正月，突厥寇原、庆等州。乙亥，遣右卫将军李知十等屯泾、庆二州以备突厥。

[1]春季，正月，突厥侵扰唐朝原、庆等州。乙亥（初五），唐朝派遣右卫将军李知十等屯兵泾、庆二州以防备突厥。

[2]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乐自宣政门入。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以为："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伎自东西门入，其散乐伏望停省。"上乃更命置宴于麟德殿；宴日，赐利贞帛百段。利贞，昂之曾孙也。

[2]庚辰（初十），因初立太子，唐高宗命令宴请百官及有封号的妇女于宣政殿，领九部乐队和民间乐舞杂技艺人由宣政门进入宣政

殿。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认为："皇帝治事的正殿不是有封号的妇女宴会的地方，正殿的大门也不是歌舞杂技艺人所应该进入的。请让有封号的妇女在偏殿参加宴会，九部乐队由东西侧门进入，民间乐舞杂技则希望予以免除。"唐高宗于是下令改在麟德殿设宴；设宴当天，赏赐袁利贞帛一百段。袁利贞是袁昂的曾孙。

利贞族孙谊为苏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来，尽忠帝室，谓琅邪王氏虽奕世台鼎，而为历代佐命，耻与为比，尝曰："所贵于名家者，为其世笃忠贞，才行相继故也。彼鬻婚姻求禄利者，又乌足贵乎！"时人是其言。

袁利贞远房侄孙袁谊任苏州刺史，自认为他的先辈自宋太尉袁淑以来为历朝皇帝尽忠；而琅邪王氏虽累世居于三公的高位，但又成为历代篡权者的辅佐之臣。他耻与王氏相比，曾说："著名家族之所以尊贵，是因为它世代坚守忠贞，有才干和操行的人相继不断。那些靠出卖婚姻以求利禄的人，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当时人们赞同他的说法。

[3]裴行俭军既还，突厥阿史那伏念复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连兵为寇。癸巳，以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以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为副，将兵讨之。

[3]唐将裴行俭的军队返回后，突厥阿史那伏念又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联合出兵侵扰唐朝边境。癸巳（二十三日），唐朝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以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为他的副手，领兵讨伐突厥。

[4]二月，天后表请赦杞王上金、鄱阳王素节之罪；以上金为沔州刺史，素节为岳州刺史，仍不听朝集。

[4]二月，天后武则天上表请求赦免杞王李上金、鄱阳王李素节的罪过；任命李上金为沔州刺史，李素节为岳州刺史，仍不许朝见皇帝。

[5]三月，辛卯，以刘仁轨兼太子少傅，余如故。以侍中郝处俊为太子少保，罢政事。

[5]三月，辛卯（二十二日），唐朝任命刘仁轨兼任太子少傅，原任职务不变；任命侍中郝处俊为太子少保，罢除相职。

少府监裴匪舒，善营利，奏卖苑中马粪，岁得钱二十万缗。上以问刘仁轨，对曰：“利则厚矣，恐后代称唐家卖马粪，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为上造镜殿，成，上与仁轨观之，仁轨惊趋下殿。上问其故，对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适视四壁有数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少府监裴匪舒，善于营利，奏请出卖宫苑中的马粪，每年可收入二十万缗钱。唐高宗为此问刘仁轨，回答说：“利是很厚的，但恐怕后代说唐朝皇家卖马粪，不是好名声。”于是停止出卖马粪。裴匪舒又为唐高宗建造镜殿，落成后，唐高宗与刘仁轨一起参观，刘仁轨受惊急忙下殿。唐高宗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天上无二日，地上无二主，刚才看见四周墙上有几位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不祥的呢！”唐高宗命令立即将镜剔去。

[6]曹怀舜与裨将窦义昭将前军击突厥。或告“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在黑沙，左右才二十骑以下，可径往取也。”怀舜等信之，留老弱于瓠芦泊，帅轻锐倍道进，至黑沙，无所见，人马疲顿，乃引兵还。

[6]曹怀舜与偏将窦义昭率领前军进击突厥。有人报告“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在黑沙，身边只有不到二十名骑兵，可以直接去擒拿。”曹怀舜等相信这情报，于是将老弱留在瓠芦泊，率领轻锐队伍，以加倍的速度前进，到达黑沙时，连人影也没看见，人困马乏，只好领兵返回。

会薛延陀部落欲西诣伏念，遇怀舜军，因请降。怀舜等引兵徐还，至长城北，遇温傅，小战，各引去。至横水，遇伏念，怀舜、义昭与李文及裨将刘敬同四军合为方陈，且战且行；经一日，伏念乘便风击之，军中扰乱，怀舜等弃军走，军遂大败，死者不可胜数。怀舜等收散卒，敛金帛以赂伏念，与之约和，杀牛为盟。伏念北去，怀舜等乃得还。

这时候薛延陀部落想往西投奔阿史那伏念，途中与曹怀舜军相遇，投降了曹军。曹怀舜等领兵缓慢地往回走，到长城北边，与阿史德温傅相遇，经过小规模战斗，各自撤退；至横水，与阿史那伏念相遇，曹怀舜、窦义昭与李文及偏将刘敬同四军组合成方阵，且战且行。经过一天后，阿史那伏念趁顺风进击唐军，唐军大乱，曹怀舜等收集被

打散的士卒，收聚金帛贿赂阿史那伏念，同他议和，杀牛订盟。阿史那伏念北撤，曹怀舜等才得以返回。

夏，五月，丙戌，怀舜免死，流岭南。

夏季，五月，丙戌（十八日），曹怀舜被免除死罪，流放岭南。

[7]己丑，河源道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将兵击吐蕃论赞婆于良非川，破之。收其粮畜而还。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边。

[7]己丑（二十一日），河源道经略大使黑齿常之领兵进击，在良非川打败吐蕃论赞婆，获取他们的粮食牲畜而返回。黑齿常之在军中七年，吐蕃人很害怕他，不敢进犯唐朝边地。

[8]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请以太平公主为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亲，请尚太平公主，上乃为立太平观，以公主为观主以拒之。至是，始选光禄卿汾阴薛曜之子绍尚焉。绍母，太宗女城阳公主也。

[8]当初，太原王王妃逝世，天后武则天请求让自己女儿太平公主为女道士，为死者乞求冥福。后来吐蕃要求和亲，请求娶太平公主，唐高宗便为她建立太平观，任她为观主，以拒绝吐蕃。到这时候，才选择光禄卿汾阴人薛曜的儿子薛绍结婚。薛绍的母亲就是唐太宗的女儿城阳公主。

秋，七月，公主适薛氏，自兴安门南至宣阳坊西，燎炬相属，夹路槐木多死。绍兄以公主宠盛，深忧之，以问族祖户部郎中克构，克构曰：“帝甥尚主，国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伤！然谚曰：‘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不得不为之惧也。”

秋季，七月，太平公主出嫁薛家时，自兴安门南至宣阳坊西，火炬接连不断，路两边的槐树多被烧死。薛绍的哥哥薛因太平公主恩宠太盛，深为忧虑，询问远房叔祖父户部郎中薛克构该怎么办，薛克构说：“皇帝的外甥娶公主，是皇家旧例，如果以恭敬谨慎的态度对待，又有什么关系！但有谚语说：‘娶妻得公主，无事抓进官府’，不能不令人担忧。”

天后以妻萧氏及弟绪妻成氏非贵族，欲出之，曰：“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或曰：“萧氏，之侄孙，国家旧姻。”乃止。

天后武则天认为薛的妻子萧氏和他弟弟薛绪的妻子成氏不是贵族，想让薛家遗弃她们，说：“怎么能让我女儿与田舍翁的女儿作妯娌

呢！”有人说：“萧氏，是萧的侄孙女，皇家的旧姻亲。”事情才算了结。

[9]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自调露元年九月以来，丧马一十八万余匹，监牧吏卒为虏所杀掠者八百余人。”

[9]夏州群牧使安元寿上奏说：“自调露元年九月以来，夏州损失马一十八万多匹，监督放牧的吏卒被敌人杀死和掠走的有八百多人。”

[10]薛延陀达浑等五州四万余帐来降。

[10]薛延陀达浑等五州四万余帐来投降唐朝。

[11]甲午，左仆射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固请解仆射，许之。

[11]甲午（二十七日），左仆射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坚持请求解除自己的仆射职务，获得批准。

[12]闰七月，丁未，裴炎为侍中，崔知温、薛元超并守中书令。

[12]闰七月，丁未（十一日），裴炎任侍中，崔知温、薛元超均守中书令。

[13]上征田游岩为太子洗马，在东宫无所规益。右卫副率蒋俨以书责之曰：“足下负巢、由之俊节，傲唐、虞之圣主，声出区宇，名流海内。主上屈万乘之重，申三顾之荣，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礼，将以辅导储贰，渐染芝兰耳。皇太子春秋鼎盛，圣道未周，仆以不才，犹参庭诤，足下受调护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年岁，向使不餐周粟，仆何敢言！禄及亲矣，以何酬塞？想为不达，谨书起予。”游岩竟不能答。

[13]唐高宗征召隐士田游岩为太子洗马，在东宫对太子无所规劝教益。右卫副率蒋俨写信责备他说：“您依恃隐士巢父、许由那样高的节操，傲视唐尧、虞舜那样的圣君，声誉远播境外，名望流传海内。皇上委屈万乘之尊，给您三顾茅庐的荣幸，待您像汉高祖对商山四皓那样，对您不以臣下之礼相待，为的是请您辅导太子，使他逐渐养成美德。皇太子年纪正当兴盛时期，圣人的道德尚未完备。本人才智低下，还当众直言规劝，您受教育扶持太子的重托，正是应当进言的时候，却恭敬顺从而无一次进言，悠闲地打发着岁月。如果您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周粟，我不敢说什么，可是您俸禄已惠及父母，将拿什

么来酬答呢？我的想法很浅陋，恭敬地写下来希望得到您的教诲。”田游岩竟无言以对。

[14]庚申，上以服饵，令太子监国。

[14]庚申（三十日），唐高宗因服食丹药，命令太子监理国事。

[15]裴行俭军于代州之陉口，多纵反间，由是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浸相猜贰。伏念留妻子辎重于金牙山，以轻骑袭曹怀舜。行俭遣裨将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务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与曹怀舜约和而还，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辎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细沙，行俭又使副总管刘敬同、程务挺等将单于府兵追蹑之。伏念请执温傅以自效，然尚书犹豫，又自恃道远，唐兵必不能至，不复设备。敬同等军到，伏念狼狈，不能整其众，遂执温傅，从间道诣行俭降。候骑告以尘埃涨天而至，将士皆震恐，行俭曰：“此乃伏念执温傅来降，非他盗也。然受降如受敌，不可无备。”乃命严备，遣单使迎前劳之。少选，伏念果帅酋长缚温傅诣军门请罪。行俭尽平突厥余党，以伏念、温傅归京师。

[15]裴行俭驻军于代州的陉口，多用反间策略，因此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日渐互相猜疑。阿史那伏念留妻子儿女和辎重于金牙山，率轻骑兵袭击曹怀舜。裴行俭派遣副将何迦密从通漠道，程务挺从石地道，突然袭取金牙山。阿史那伏念与曹怀舜讲和后返回，到达金牙山，已失去妻子儿女和辎重，士卒又多患传染病，便领兵北走细沙。裴行俭又派副总管刘敬同、程务挺等率领单于府兵追踪他。阿史那伏念请求捉拿阿史德温傅向唐朝报效，但还犹豫不决，又自以为道路遥远，唐兵一定不能赶上，于是不加防备。刘敬同等率军一到，阿史那伏念十分狼狈，不能集合队伍，于是捉拿阿史德温傅，从小路前去裴行俭处投降。侦察骑兵报告说，尘埃冲天而来，将士都震惊，裴行俭说：“这是阿史那伏念捉拿阿史德温傅来投降，不是其他盗贼。但接受投降如同应付敌人，不可以没有防备。”于是命令严加防备，只派遣一名使者到前边迎接慰劳他们。过不多久，阿史那伏念果然率领酋长捆绑着阿史德温傅到军营前请罪。于是裴行俭全部平定突厥余党，把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带回京师长安。

[16]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16]冬季，十月，丙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17]壬戌，裴行俭等献定襄之俘。乙丑，改元。丙寅，斩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

[17]壬戌（疑误），裴行俭等进献定襄道的俘虏。乙丑（疑误），唐朝更改年号。丙寅（疑误），公开处决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人。

初，行俭许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俭之功，奏言："伏念为副将张虔勖、程务挺所逼，又回纥等自碛北南向逼之，穷窘而降耳。"遂诛之。行俭叹曰："浑、浚争功，古今所耻。但恐杀降，无复来者。"因称疾不出。

当初，裴行俭曾许诺不杀阿史那伏念，所以他才投降。后来裴炎妒忌裴行的功劳，便上奏说："阿史那伏念被副将张虔勖、程务挺逼迫，同时回纥等从漠北向南进逼，走投无路才投降的。"于是将他处决。裴行俭感叹说："王浑、王浚争功，古人和今人都认为是耻辱的事情。但恐怕杀了投降的人，今后不会再有人投降了。"因此声称有病，不出家门。

[18]丁亥，新罗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18]丁亥（二十二日），新罗王金法敏去世，唐朝派遣使者立他儿子金政明为新罗王。

[19]十一月，癸卯，徙故太子贤于巴州。

[19]十一月，癸卯（初八），将原太子李贤流放到巴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三卷

唐纪十九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下永淳元年（壬午、682）

唐纪十九唐高宗永淳元年（壬午，公元682年）

[1]春，二月，作万泉宫于蓝田。

[1]春季，二月，唐朝在蓝田营造万泉宫。

[2]癸未，改元，赦天下。

[2]癸未（十九日），唐朝更改年号，大赦天下。

[3]戊午，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上欲令开府置官属，问吏部郎中王方庆，对曰："晋及齐皆尝立太孙，其太子官属即为太孙官属，未闻太子在东宫而更立太孙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对曰："三王不相袭礼，何为不可！"乃奏置师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补授。方庆，裒之曾孙也。名，以字行。

[3]戊午（疑误），唐朝立皇孙李重照为皇太孙。唐高宗打算为他开设府署，设置官属，询问吏部郎中王方庆的意见。王方庆回答说："晋和齐都曾立皇太孙，太子的官属就是皇太孙的官属，未曾听说太子还在东宫而另外又为皇太孙设置官属的。"唐高宗说："从我创始，可以吗？"回答说："三王不互相承袭礼仪，有什么不可以！"于是王方庆奏请为皇太孙设置师傅等官。后来唐高宗疑虑这样做不合古法，始终没有任命。王方庆是王裒的曾孙，名，字方庆，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

[4]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帅十姓反。

[4]西突厥阿史那车薄率领西突厥十姓部众反抗唐朝。

[5]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5]夏季，四月，甲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6]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忠俭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命释桎梏，袭冠

带，乘驿以从，与之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许诺。比及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6]唐高宗因关中地区发生饥荒，米价每斗涨至三百钱，准备前往东都洛阳；丙寅（初三），从京师长安出发，留太子监理国家政事，让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佐他。当时因出行匆促，随从人员有在中途饿死的。唐高宗顾虑途中多草野盗贼，命令监察御史魏元忠在皇帝车驾前后检查。魏元忠接受命令后，即察看长安万年县监狱，从中找到一名神采和语言都与众不同的盗贼囚犯，命令解除他的枷锁，让他外面套上官服，骑马相从，和他一起食宿，托付给他整治盗贼的任务。这个囚犯笑着答应了。等到抵达东都洛阳，士卒马匹以万计，但没有遗失一文钱。

[7]辛未，以礼部尚书闻喜宪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帅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三总管分道讨西突厥。师未行，行俭薨。

[7]辛未（初八），唐朝任命礼部尚书闻喜宪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三总管分道进讨西突厥。军队尚未出发，裴行俭去世。

行俭有知人之鉴，初为吏部侍郎，前进士王、咸阳尉栾城苏味道皆未知名，行俭一见谓之曰："二君后当相次掌铨衡，仆有弱息，愿以为托。"是时弟勃与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为必显达。行俭曰："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杨子稍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既而勃度海堕水，炯终于盈川令，照邻恶疾不愈，赴水死，宾王反诛，、味道皆典选，如行俭言。行俭为将帅，所引偏裨如程务挺、张虔勖、王方翼、刘敬同、李多祚、黑齿常之，后多为名将。

裴行俭有鉴别人才的本领，他初任吏部侍郎时，前进士王、咸阳尉栾城人苏味道都未成名，裴行俭初次见面就对他们说："二位以后一定先后担任掌管铨选官吏的职务，我有年少的儿子，愿意托付给你们。"当时王的弟弟王勃与华阴人杨炯、范阳人卢照邻、义乌人骆宾王都以文才而享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其器重他们，认为将来一定荣显闻达。裴行俭说："读书人的堪当重任，应当首先在于度量见识而后才是才艺。王勃等虽有文才，而气质浮躁浅露，哪里是享受爵位俸禄

的材料！杨炯稍微沉静，应该可以做到县令、县长；其余的人能得善终就算幸运了。”后来王勃渡海时落水被淹死，杨炯死在盈川县令任上，卢照邻因患顽症不能治愈，投水自尽，骆兵王因谋反被处死。王、苏味道都任掌管铨选官吏的职务，正如裴行俭所预言。裴行俭担任将帅，所提拔的将佐如程务挺、张虔勖、王方翼、刘敬同、李多祚、黑齿常之，后来多成为名将。

行俭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赐马及鞍，令史辄驰骤，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俭使人召还，谓曰：“尔曹皆误耳，何相轻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马脑盘，广二尺余，以示将士，军吏王休烈捧盘升阶，跌而碎之，惶恐，叩头流血。行俭笑曰：“尔非故为，何至于是！”不复有追惜之色。诏赐都支等资产金器三千余物，杂畜称是，并分给亲故及偏裨，数日而尽。

裴行俭曾命令随从取犀角、麝香，结果遗失了；皇帝下令赏赐裴行俭马和鞍，礼部令史在送给他时因马跑得太快，结果马倒鞍破。这两个人都畏罪逃走。裴行俭派人将他们召回，对他们说：“你们都错了，你们为什么这么过分地小看我呢！”仍然和从前一样对待他们。打败阿史那都支时，缴获玛瑙盘一个，宽二尺多，他让将士观赏，军吏王休烈捧着盘子上台阶时，跌了一跤，将盘子摔碎了，王休烈很害怕，叩头流血。裴行俭笑着说：“你不是故意的，哪里至于这样！”不再有惋惜的表情。高宗下诏赐给他缴获的阿史那都支等的资产金器三千多件和三千多头各种牲畜，他都分给亲戚朋友和属下将领，几天内全部分光。

[8]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军救之，破虏众于伊丽水，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面与车薄合兵拒方翼，方翼与战于热海，流矢贯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将胡兵谋执方翼以应车薄，方翼知之，悉召会议，阳出军资赐之，以次引出斩之，会大风，方翼振金鼓以乱其声，诛七十余人，其徒莫之觉。既而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面，大破之，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阎怀旦竟不行。方翼寻迁夏州都督，征入，议边事。上见方翼衣有血渍，问之，方翼具对热海苦战之状，上视疮叹息；竟以废后近属，不得用而归。

[8]阿史那车薄包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率军援救，在伊丽水打败敌人，斩首千余级。不久，三姓咽面与车薄合兵抵抗王方翼，双方在热海交战，流箭射穿王方翼的手臂，他用佩刀砍断箭杆，连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他中箭。他所率领的军队中的胡兵阴谋逮捕他以响应阿史那车薄。王方翼得知这一情况后，全部召集他们来开会，假装拿出军用物资要赏赐他们，实际是依次把他们领出去斩首。当时正刮大风，王方翼让人猛击金鼓以掩盖他们的喊声，杀了七十多人，他们的同伴都没有发觉。接着王方翼又分别派遣副将袭击阿史那车薄、咽面，将他们打得大败，擒获酋长三百人，于是平定西突厥。阎怀旦最后也没有领兵出发。王方翼随后改任夏州都督，被召入京，商议边境的事务。高宗看见他衣服上有血渍，询问他，他才陈述了热海苦战的情况。唐高宗看了他的创伤不禁叹息。但终因他是已废皇后的近支亲属，得不到重用而返回夏州。

[9]乙酉，车驾至东都。

[9]乙酉（二十二日），高宗来到东都洛阳。

[10]丁亥，以黄门侍郎颍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欲用待举等，谓韦知温曰："待举等资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为名。长倩，文本之兄子也。

[10]丁亥（二十四日），唐朝任命黄门侍郎颍川人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兼检校中书侍郎鼓城人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人魏玄同一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高宗想重用郭待举等，对崔知温说："郭待举等声望和经历还浅，先让他们参预政事，还不能和你们有同样的官号。"从此，宫外官署四品以下主持政事的人，开始用平章事的名称。岑长倩是岑文本哥哥的儿子。

先是，玄同为吏部侍郎，上言铨选之弊，以为："人君之体，当委任而责成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为太仆正，曰：'慎简乃僚。'是使群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汉氏，得人皆自州县补署，五府辟召，然后升于天朝，自魏、晋以来，始专委选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之数人之手，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借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镜，犹力有所极，照有

所穷，况所委非人而有愚暗阿私之弊乎！愿略依周、汉之规以救魏、晋之失。”疏奏，不纳。

这以前，魏玄同任吏部侍郎，上书指出铨选官吏中的弊病，认为：“君主的根本，应当是委任人而督责他成就事业，所委任的人适当，则被使用的人自然精干。所以周穆王任命伯为太仆正，说‘谨慎选择你的属官’。这是让各部门各自寻找职位低的官员，而天子任命职位高的官员。到了汉代，得到人材都是先由州县授官，由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等五府征召任用，然后提升进入朝廷，自魏、晋以来，选官才专门委托吏部。以天下的广大，士人的众多，而交托于几个人之手，用个人写的公文来衡量他的才能，按官府的文书档案去考察他的品行，即使公平如秤，明澈如同水和镜子，还会能力有所极限，照视有所穷尽，何况所委托的人不适当而发生愚昧无知和偏袒的弊病呢！希望大致依照周代、汉代的办法以补救魏、晋以来的失误。”奏疏上达，没有被采纳。

[11]五月，东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余家。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11]五月，东都洛阳下连绵大雨，乙卯（二十三日），洛水泛滥，淹没居民房屋一千余家。关中地区先水灾后旱灾、蝗灾，接着又流行瘟疫，一斗米涨价至四百钱，两京之间的路上死尸横七竖八，相互枕藉，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状。

[12]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秋，七月，作奉天宫于嵩山南。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与三皇、五帝比隆矣。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备国家耳目，窃以此为忧！”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

[12]唐高宗封泰山后，又想遍封五岳，秋季，七月，营造奉天宫于嵩山南面。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进谏说：“陛下封泰山，向上天报告太平，招致众多的吉兆，可与三皇、五帝比兴盛。近几年以来，粮食歉收，饿死的人到处都是，四夷交相侵犯，兵车连年出动。陛下应当恭敬静默地思索治道以消除上天降下的灾害，却又广造宫室，劳役没有

休止的时候，天下百姓无不感到失望。我忝列国家的耳目，私下为此而忧虑！”唐高宗虽不采纳他的意见，但也宽容他。自褚遂良、韩瑗死后，朝廷内外官员都以多说话为忌讳，不敢违背皇帝的意思直言规劝几乎有二十年时间；及至李善感开始进谏，天下人都高兴，称之为“凤鸣朝阳”，认为是天下太平的征兆。

[13]上遣宦者缘江徙异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载竹，所在纵暴；过荆州，荆州长史苏良嗣囚之，上疏切谏，以为：“致远方异物，烦扰道路，恐非圣人爱人之意。又，小人窃弄威福，亏损皇明。”上谓天后曰：“吾约束不严，果为良嗣所怪。”手诏慰谕良嗣，令弃竹江中。良嗣，世长之子也。

[13]高宗派遣宦官沿长江运送奇异的竹子，准备栽种在宫苑中。宦官们征用船只装载竹子，到处恣行暴虐；路过荆州时，荆州长史苏良嗣将他们囚禁起来，上书直言极谏，认为：“为取得远方奇异物品，烦扰沿途百姓，恐怕不是圣人爱护人民的本意。同时，小人擅自要弄威权，也有损皇帝的圣明。”高宗对天后武则天说：“我约束不严，果然被苏良嗣责怪。”于是亲自写诏书，抚慰和指示苏良嗣，命令他将竹子抛弃江中。苏良嗣是苏世长的儿子。

[14]黔州都督谢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杀，上深惜之，黔府官属皆坐免官。后寝于平阁，与婢妾十余人共处，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国公杰为天后所杀，有司籍其家，得首，漆为秽器，题云谢，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14]黔州都督谢迎合天后武则天的意旨，逼迫零陵王李明自杀，高宗深为惋惜，黔州都督府官属都因此被免职。后来谢睡在平阁，与婢妾十多人在一起，一天夜里，丢掉了脑袋。后来垂拱年间，李明的儿子零陵王李俊、黎国公李杰被天后武则天杀死，有关部门没收他的家产，得到谢的脑袋，已被涂上漆做成盛尿器皿，题款为“谢”，这才知道是李明的儿子当年派刺客取走了他的脑袋。

[15]太子留守京师，颇事游畋，薛元超上疏规谏；上闻之，遣使者慰劳元超，仍召赴东都。

[15]太子留守京师长安，常常游猎，薛元超上书规劝；高宗知道后，派使者慰劳薛元超，同时把太子召到东都洛阳。

[16]吐蕃将论钦陵寇柘、松、翼等州。诏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右卫郎将卫蒲山发秦、渭等州兵分道御之。

[16]吐蕃将领论钦陵侵掠唐朝柘、松、翼等州。高宗命令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右卫郎将卫蒲山征发秦、渭等州兵卒分道抵御。

[17]冬，十月，丙寅，黄门侍郎刘景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17]冬季，十月，丙寅（初七），唐朝任命黄门侍郎刘景先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18]是岁，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元珍于云州，虏问唐大将为谁，应之曰："薛仁贵"。虏曰："吾闻仁贵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绐我！"仁贵免胄示之面，虏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仁贵因奋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捕虏二万余人。

[18]本年，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流散余众，占据黑沙城反抗唐朝，侵入唐朝并州及单于都护府北部边境，杀死岚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领兵进击阿史德元珍于云州。突厥人问唐朝大将是谁，回答说："薛仁贵。"突厥人说："我们听说薛仁贵流放象州，死去好久了，为什么欺骗我们！"薛仁贵脱去头盔露出脸来，突厥人彼此相看，大惊失色，忙下马列队行礼，并逐渐退却。薛仁贵乘机奋力进击，把他们打败，斩首万余级，俘获二万余人。

[19]吐蕃入寇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将兵击之于白水涧，八战八捷。上以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辞也！"

[19]吐蕃入侵河源军，军使娄师德领兵在白水涧反击，八战八捷。高宗任命娄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说："你有文武才能，不要推辞！"

弘道元年（癸未、683）

弘道元年（癸未，公元683年）

[1]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宫。

[1]春季，正月，甲午朔（疑误），高宗来到奉天宫。

[2]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轨击却之。乙亥，复寇妫州。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围单于都护府，执司马张行师，杀之。遣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义将兵分道救之。

[2]二月，庚午（十二日），突厥侵犯定州，刺史霍王李元轨把他们击退。乙亥（十七日），又侵犯妫州。三月，庚寅（初二），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包围单于都护府，抓获司马张行师并把他杀死。唐朝派遣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义领兵分道前去救援。

[3]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迁旧墓；上闻之，怒曰："义琰倚势，乃陵其舅家，不可复知政事！"义琰闻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义琰为银青光禄大夫，致仕。

[3]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改葬父母，让他舅舅家迁移旧坟；高宗听说后，大怒说："李义琰依仗权势，欺负他舅舅家，不可以再掌管政事！"李义琰听到后，内心很不安，以足疾为理由请求退休，庚子（十二日），任命李义琰为银青光禄大夫，准许他退休。

[4]癸丑，守中书令崔知温薨。

[4]癸丑（二十五日），守中书令崔知温去世。

[5]夏，四月，己未，车驾还东都。

[5]夏季，四月，己未（初二），高宗返回东都洛阳。

[6]绥州步落稽白铁余，埋铜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绐其乡人曰："吾于此数见佛光。"择日集众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见圣佛者，百疾皆愈。"远近赴之。铁余以杂色囊盛之数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数年间，归信者众，遂谋作乱。据城平县，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官吏，焚民居。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铁余，余党悉平。

[6]绥州步落稽白铁余，埋铜佛在地下，时间长了，上面长了草，他欺骗同乡人说："我在这里几次看见佛光。"于是拣日子聚集众人挖地，果然得到铜佛，他于是说："得见圣佛的人，百病都会好。"远近各处的人都闻迅而来。白铁余用几十层不同颜色的口袋将铜佛盛起来，得到优厚的施舍，才去掉一层口袋。数年之间，归附他的信徒很

多，于是阴谋作乱。他占据城平县，自称光明圣皇帝，设置各种官职，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死官吏，焚烧民房。朝廷派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伐他们。甲申（二十七日），攻下他们占领的城邑，擒获白铁余，余党全部平定。

[7]五月，庚寅，上幸芳桂宫，至合璧宫，遇大雨而还。

[7]五月，庚寅（初三），高宗前往芳桂宫，走到合璧宫，遇大雨而返回。

[8]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寇蔚州，杀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将兵邀之于朝那山北，兵败，为虏所擒。朝议欲废丰州，迁其百姓于灵、夏。丰州司马唐休上言，以为："丰州阻河为固，居贼冲要，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土宜耕牧。隋季丧乱，迁百姓于宁、庆二州，致胡虏深侵，以灵、夏为边境；贞观之末，募人实之，西北始安。今废之则河滨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业，非国家之利也！"乃止。

[8]乙巳（十八日），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侵扰唐朝蔚州，杀死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领兵在朝那山北截击而失败，被突厥人俘虏。朝廷商议想废除丰州，将丰州百姓迁移到灵、夏二州。丰州司马唐休进言认为："丰州依仗黄河为屏障，处于敌人的要害地带，自秦、汉以来，都设置郡县；土地适宜于耕种放牧。隋朝末年祸乱，将当地百姓迁移到宁、庆二州，致使胡寇深入，以灵、夏二州为边境；贞观末年，招募人民充实丰州，西北才获得安宁。现在如果废除它则黄河边上的土地将再次为胡寇所有，灵、夏等州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这对国家不利。"于是废除丰州的事情没有实行。

[9]六月，突厥别部寇掠岚州，偏将杨玄基击走之。

[9]六月，突厥别部侵掠唐朝岚州，偏将杨玄基将他们击退。

[10]秋，七月，己丑，立皇孙重福为唐昌王。

[10]秋季，七月，己丑（初四），唐朝封皇孙李重福为唐昌王。

[11]庚辰，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嵩山；寻以上不豫，改用来年正月。

[11]庚辰（疑误），高宗下诏，定于今年十月封嵩山；不久因他有病，又改为明年正月。

[12]甲辰，徒相王轮为豫王，更名旦。

[12]甲辰（十九日），唐朝改封相王李轮为豫王，改名李旦。

[13]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喑，乞骸骨，许之。

[13]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患哑病，请求退休，获得批准。

[14]八月，己丑，以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师，以刘仁轨为之副。冬，十月，己卯，太子至东都。

[14]八月，己丑（疑误），高宗因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洛阳；留唐昌王李重福守京师，以刘仁轨为他的副手。冬季，十月，己卯（二十六日），太子来到东都洛阳。

[15]癸亥，车驾幸奉天宫。

[15]癸亥（初十），高宗到奉天宫。

[16]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天后在帘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鸣鹤叩头请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会、脑户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举手加额曰："天赐也！"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

[16]十一月，丙戌（初三），唐高宗下诏停止明年封嵩山，因为他病重的缘故。高宗苦于头重，不能看东西，召侍医秦鸣鹤诊视。秦鸣鹤请求用针刺头使它出血，可以痊愈。天后武则天在帘中，她不希望唐高宗的病治好，大怒说："此人可以斩首！竟想在天子头上刺出血。"秦鸣鹤叩头请求保全生命。唐高宗说："只管刺，不见得一定不好。"于是用针刺百会、脑户两个穴位。高宗说："我眼睛似乎看得见了。"天后武则天把手举在额上说："这是上天的赐予！"亲自背负彩缎百匹赐给秦鸣鹤。

[17]戊戌，以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讨阿史那骨笃禄等。

[17]戊戌（十五日），唐朝任命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抚讨伐阿史那骨笃禄等。

[18]诏太子监国，以裴炎、刘景先、郭正一同东宫平章事。

[18]高宗下诏令太子监理国事，任命裴炎、刘景先、郭正一为同东宫平章事。

[19]上自奉天宫疾甚，宰相皆不得见。丁未，还东都，百官见于天津桥南。

[19]高宗自从在奉天宫病重，连宰相都不得进见。丁未（二十四日），回东都洛阳，百官朝见于天津桥南。

[20]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则天门楼宣赦，气逆不能乘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上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废万泉、芳桂、奉天等宫。

[20]十二月，丁巳（初四），唐朝更改年号，大赦天下。高宗想上则天门楼宣布赦令，因气喘不能乘马，便召集百姓到殿前宣布赦令。这天夜里，高宗召裴炎入宫，接受遗诏，辅佐朝政。高宗在贞观殿驾崩。他在遗诏中命令太子在他灵柩前即帝位，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的，兼请天后处置。废除万泉、芳桂、奉天等宫。

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应宣敕，有要速处分，望宣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太后以泽州刺史韩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为变，并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庚申（初七），裴炎上奏说太子尚未即帝位，不宜由他直接发布诏令，有急需处理的重要事情，希望发布天后的命令由中书省、门下省施行。甲子（十一日），唐中宗即皇帝位，尊天后武则天为皇太后，政事全取决于她。太后因泽州刺史韩王李元嘉等地位尊贵，威望很高，恐怕他们发动变乱，便都给他们加三公等官衔以安定他们的情绪。

[21]甲戌，以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戊寅，以刘景先为侍中。

[21]甲戌（二十一日），唐朝任命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戊寅（二十五日），任命刘景先为侍中。

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徵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及裴炎迁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

依旧例，宰相在门下省议事，称为政事堂，所以长孙无忌任司空，房玄龄任仆射，魏徵任太子太师，都主管门下省政务。等到裴炎升任中书令，才开始将政事堂迁到中书省。

[22]壬午，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往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府司相知镇守。

[22]壬午（二十九日），唐朝派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别到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各大都督府负责官员一起主持镇守事务。

[23]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为国子祭酒，罢政事。

[23]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任国子祭酒，免去相职。

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上光宅元年（甲申、684）

则天皇后光宅元年（甲申，公元684年）

[1]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圣，赦天下。

[1]春季，正月，甲申朔（初一），唐朝改年号为嗣圣，大赦天下罪人。

[2]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擢后父玄贞自普州参军为豫州刺史。

[2]唐朝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皇后父亲韦玄贞由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

[3]癸巳，以左散骑常侍杜陵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3]癸巳，（初十），唐朝任命左散骑常侍杜陵人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4]中宗欲以韦玄贞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争，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

[4]中宗打算任命韦玄贞为侍中，又打算授给乳母的儿子五品官，裴炎坚持不同意见，中宗大怒，说："我将天下交给韦玄贞有什么不可以！难道还吝惜侍中职位！"裴炎畏惧，报告太后，并密谋废立皇帝的

事。二月，戊午（初六），太后召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领兵入宫，宣布太后命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他下殿。中宗说：“我犯了什么罪？”太后说：“你想将天下交给韦玄贞，怎么会没有罪！”于是将他幽禁在别的地方。

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后，德威之孙也。

己未（初七），唐朝立雍州牧豫王李旦为皇帝。政事取决于太后，让皇帝睿宗居于别殿，对政事不得有所干预。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皇后就是刘德威的孙女。

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一人言：“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兴矣。

有皇帝侍卫军士飞骑十多人在街巷聚会饮酒，其中一人说：“早知道没有什么功劳赏赐，还不如侍奉庐陵王。”其中另一人离座，到北门告发，饮酒的军士还未散去，全部被捕获，关入羽林军监狱。结果，说话的人被斩首，其余的人因知道谋反而不告发被判处绞刑，告发的人授给五品官。告密之风从此兴起。

[5]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为皇太子，睿宗之长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

[5]壬子（疑误），唐朝以永平郡王李成器为皇太子，他是睿宗的长子。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文明。

庚申，废皇太孙重照为庶人，命刘仁轨专知西京留守事。流韦玄贞于钦州。

庚申（初八），废皇太孙李重照为平民；命令刘仁轨专门主管西京留守事务；流放韦玄贞于钦州。

太后与刘仁轨书曰：“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仁轨上疏，辞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陈吕后祸败事以申规戒。太后使秘书监武承嗣赍玺书慰谕之曰：“今以皇帝谅暗不言，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戒，复辞衰疾。又云‘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

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太后写信给刘仁轨说：“从前汉朝把关中的事情委托给萧何，现在委托你还是那样的用意。”刘仁轨上书，以年老体衰不能胜任留守职务推辞，并陈述汉朝吕后祸败的事实，以申明对太后的劝诫之意。太后派秘书监武承嗣带去用太后的玺印密封的文书抚慰和告诉他说：“现今皇帝因守丧不说话，我暂时代他亲政；有劳你从远方劝诫，又以年老体衰推辞职务。又说‘吕氏为后代所讥笑，吕禄、吕产造成祸害于汉朝’。引用的比喻很深刻，使我惭愧和安慰交集。你忠贞的节操，始终不变，刚直的作风，古今很少有人比得上。开始听到你的话时，不能不感到迷惑不解，但冷静思考，实在可作借鉴。况且你是先朝有德望的老臣，为天下人所瞻仰，希望以匡正补救为怀，不要以年老推托。”

[6]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诣巴州，检校故太子贤宅以备外虞，其实风使杀之。神，行恭之子也。

[6]辛酉（初九），太后命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前往巴州，检查原太子李贤的住宅以防备意外，实际上是暗示丘神杀死他。丘神就是丘行恭的儿子。

[7]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帅王公以下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遣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以视朝。

[7]甲子（十二日），太后来到武成殿，皇帝率王公以下官员给太后上尊号。丁卯（十五日），太后临殿前平台，派礼部尚书武承嗣在殿前册封新继位的皇帝。从此太后常到紫宸殿，张挂浅紫色的帷帐临朝听政。

[8]丁丑，以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检校豫王府司马刘之同中书门下三品。

[8]丁丑（二十五日），唐朝任命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检校豫王府司马刘之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9]三月，丁亥，徒杞王上金为毕王，鄱阳王素节为葛王。

[9]三月，丁亥（初五），唐朝改封杞王李上金为毕王，鄱阳王李素节为葛王。

[10]丘神至巴州，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戊戌，举哀于显福门，贬神为叠州刺史。己亥，追封贤为雍王。神寻复

入为左金吾将军。

[10]丘神到巴州，幽禁唐朝原太子李贤于另外的屋子，逼迫他自杀。李贤死后太后便归罪于丘神，戊戌（十六日），在显福门行哭祭之礼，丘神被贬为叠州刺史。己亥（十七日），追封李贤为雍王。丘神不久又回京任左金吾将军。

[11]夏，四月，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元婴薨。

[11]夏季，四月，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李元婴去世。

[12]辛酉，徒毕王上金为泽王，拜苏州刺史；葛王素节为许王，拜绛州刺史。

[12]辛酉（初十），唐朝改封毕王李上金为泽王，授任苏州刺史；葛王李素节为许王，授任绛州刺史。

[13]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故濮王宅。

[13]癸酉（二十二日），唐朝迁移庐陵王到房州；丁丑（二十六日），又迁居均州濮王李泰原来的住宅。

[14]五月，丙申，高宗灵驾西还。

[14]五月，丙申（十五日），唐高宗的灵柩西返长安。

[15]闰月，以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15]闰五月，唐朝任命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16]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元睿暗懦，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16]秋季，七月，戊午（初九），广州都督路元睿被昆仑人杀死。路元睿昏庸懦弱，僚属恣意横行，有商船到达，僚属侵夺吞没他们的财物不知休止。胡商告到路元睿处，他反要取枷锁，将人家治罪。众胡商愤怒，有昆仑人袖里藏剑直入办公的地方，杀死路元睿及他身边

的十余人而后退出，无人敢靠近他。他们登船出海，追捕的人没有能赶上他们。

[17]温州大水，流四千余家。

[17]温州发大水，冲走四千多家。

[18]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寇朔州。

[18]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侵扰朔州。

[19]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庙号高宗。

[19]八月，庚寅（十一日），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庙号为高宗。

[20]初，尚书左丞冯元常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每曰："朕体中不佳，可与元常平章以闻。"元常尝密言"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抑损"。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及太后称制，四方争言符瑞；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太后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为陇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孙也。

[20]当初，尚书左丞冯元常为高宗所信任，高宗晚年多病，各部门奏事，常说："朕身体不好，可先与冯元常商量再奏报朕知。"冯元常曾私下对唐高宗说："皇后威权太重，应该稍加抑制。"唐高宗虽然不能采纳，但认为他说得很对。及至太后行使皇帝权力，各地争相报告吉兆；嵩阳县令樊文进献一块吉祥的石头，太后命在朝堂向百官展示，冯元常上奏说："这种献石的行为涉及讨好和欺诈，不应当欺骗天下人。"太后因此不高兴，调冯元常出任陇州刺史。冯元常是冯子琮的曾孙。

[21]丙午，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承嗣罢为礼部尚书。

[21]丙午（二十七日），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承嗣被免去相职，改任礼部尚书。

[22]栝州大水，流二千余家。

[22]栝州发大水，冲走二千余家。

[23]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

[23]九月，甲寅（初六），唐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旗帜都用金色。八品以下官员原穿青色服装的，现改穿深青色。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宫名为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部为天、地、春、夏、

秋、冬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

史台为左肃政台，增设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的名称，全部按意义分

类加以更改。

[24]以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备突厥。

[24]唐朝任命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防备突厥。

[25]武承嗣请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示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太后曰："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今吾追尊亡者，何伤乎！"对曰："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太后不从。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为鲁靖公，妣为夫人；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华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为太师、魏定王；祖妣皆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于文水。

[25]武承嗣请太后追封她的先祖为王，建立供奉武氏七代祖先的祖庙，太后同意。裴炎进谏说："太后是天下人的母亲，应当表明最大的公心，不可偏私于自己的亲属。难道看不见吕氏的失败吗！"太后说："吕后将权力交给活人，所以失败。现在我追尊死者，有什么损害呢！"回答说："事情应当防微杜渐，不可让不良现象发展。"太后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己巳（二十一日），追尊太后五世祖父武克己为鲁靖公，五世祖母为夫人；高祖父武居常为太尉、北

平恭肃王，曾祖父武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父武华为太尉、太原安成王，父亲武士为太师、魏定王；高祖母、曾祖母、祖母、母亲都为王妃。裴炎由此而得罪。又营建上述五代祖先的祠堂于文水县。

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会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及弟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

事，敬业贬柳州司马，敬猷免官，之奇贬栝苍令，宾王贬临海丞，求仁贬黟令。求仁，正伦之侄也。尉魏思温尝为御史，复被黜。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怨望，乃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

当时武氏亲属掌权，唐皇族人人自危，大家心中悲愤惋惜。正好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和他弟弟令李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薄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都因事获罪，李敬业被降职为柳州司马，李敬猷被免官，唐之奇被降职为栝苍令，骆宾王被降职为临海丞，杜求仁被降职为黟县令。杜求仁就是杜正伦的侄子。尉魏思温曾任御史，再次被罢黜。他们都聚会于扬州，各自因失去官职心怀不满，便阴谋作乱，以挽救恢复庐陵王的帝位为借口。

思温为之谋主，使其党监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韦超诣仲璋告变，云“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仲璋收敬之系狱。居数日，敬业乘传而至，矫称扬州司马来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长冯子猷谋反，发兵讨之。”于是开府库，令士曹参军李宗臣就线坊，驱囚徒、工匠授以甲。斩敬之于系所；录事参军孙处行拒之，亦斩以徇，僚吏无敢动者。遂起一州之兵，复称嗣圣元年。开三府：一曰匡复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扬州大都督府。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为左、右长史，宗臣、仲璋为左、右司马，思温为军师，宾王为记室，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

魏思温充当谋主，指使他的党羽监察御史薛仲璋要求奉命出使江都，然后让雍州人韦超到薛仲璋处报告，说“扬州长史陈敬之阴谋造反”。薛仲璋逮捕陈敬之入狱。数日后，李敬业乘驿车到达，伪称自己是扬州司马前来赴任，说“奉太后密旨，因高州酋长冯子猷谋反，要发兵讨伐。”于是开府库，命扬州士曹参军李宗臣到铸钱工场，驱赶囚徒、工匠发给他们盔甲。将陈敬之在监狱斩首；录事参军孙处行抗拒，也被斩首示众，扬州官吏再没有敢反抗的。于是征发一州的兵马，又使用中宗的年号嗣圣元年。设置三个府署：第一个称为匡复府，第二个叫英公府，第三个叫扬州大都督府。李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任命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十来日便聚集士兵十余万人。

移檄州县，略曰："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践元后于，陷吾君于聚。"又曰："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祸心，窃窥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太后见檄，问曰："谁所为？"或对曰："骆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李敬业传布檄文到各州县，内容大致说："僭窃帝位的武氏，本性并不温顺，出身非常贫寒低贱。她从前居于太宗后宫的下列，曾找机会侍奉太宗，得到宠幸，等到太宗晚年，又与太子淫乱。她隐瞒了同先帝的私情，暗地里谋求在后宫的宠幸，终于登上皇后的宝座，使我们的君主陷于形同禽兽的乱伦境地。"又说："武氏杀害姐姐，屠戮哥哥，杀死皇帝，毒死母亲，为人和神所共同憎恨，为天地所不能容忍。"又说："包藏着祸心，图谋窃取帝位。君王的爱子，被幽禁于别殿；武氏的宗族亲近，都给予重任。"又说："先帝坟墓上的黄土还未干燥，成年的孤儿现在哪里！"又说："试看今日国家之内，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太后看到檄文以后问："这是谁写的？"有人回答说："骆宾王。"太后说："这是宰相的过失。此人有这样的才华，却让他飘泊失意，不得重用！"

敬业求得人貌类故太子贤者，给众云："贤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属举兵。"因奉以号令。

李敬业找到一个相貌像已故太子李贤的人，欺骗众人说："李贤没有死，逃亡在这个城中，他命令我们起兵。"于是侍奉他以号令天下。

楚州司马李崇福帅所部三县应敬业。盱眙人刘行举独据县不从，敬业遣其将尉迟昭攻盱眙。诏以行举为游击将军，以其弟行实为楚州刺史。

楚州司马李崇福率领属下三县响应李敬业。只有盱眙人刘行举占据县城，不肯从命，李敬业派他的将领尉迟昭进攻盱眙。太后下诏任命刘行举为游击将军，任命他弟弟刘行实为楚州刺史。

甲申，以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将兵三十万，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之副，以讨李敬业。

甲申（疑误），唐朝任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领兵三十万，任命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他的副职，讨伐李敬业。

[26]武承嗣与其从父弟右卫将军三思以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属尊位重，屡劝太后因事诛之。太后谋于执政，刘之、韦思谦皆无言；内史裴炎独固争，太后愈不悦。三思，元庆之子也。

[26]武承嗣和他的堂弟右卫将军武三思因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在皇族中是长辈，地位高，屡次劝太后借故杀掉他们。太后和执掌朝政的大臣商议，刘之、韦思谦都不说话；内史裴炎一人坚决不同意。太后更加不高兴。武三思就是武元庆的儿子。

及李敬业举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闲暇，不汲汲议诛讨。太后问计于炎，对曰："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监察御史蓝田崔察闻之，上言："炎受顾托，大权在已，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太后命左肃政大夫金城骞味道、侍御史栎阳鱼承晔鞫之，收炎下狱。炎被收，辞气不屈。或劝炎逊辞以免，炎曰："宰相下狱，安有全理！"

等到李敬业起兵，由于薛仲璋是裴炎的外甥，裴炎为显示自己安静无事，不急于讨论讨伐李敬业。太后向他询问对策，他回答说："皇帝已经年长，不能亲自处理政事，所以小子们找到借口。若太后将政权交还皇帝，则不用讨伐就会自然平定。"监察御史蓝田人崔听到后，进言说："裴炎受高宗临终托付，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没有不轨的图谋，为什么请太后交还政权？"太后于是命令左肃政大夫金城人骞味道、侍御史栎阳人鱼承晔审问裴炎，并将他逮捕入狱。裴炎被捕后，言词气概，不肯屈服。有人劝他用恭顺的词语以求免罪，裴炎说："宰相入狱，哪有能保全的道理！"

凤阁舍人李景谌证炎必反。刘景先及凤阁侍郎义阳胡元范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对曰："若裴炎为反，则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间证炎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听。俄并景先、元范下狱。丁亥，以骞味道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李景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凤阁舍人李景谌证明裴炎必定谋反。刘景先和凤阁侍郎义阳人胡元范都说："裴炎是国家首要大臣，有功于国家，尽心侍奉皇帝，天下的

人都知道，我们敢证明他不会谋反。”太后说：“裴炎谋反是有缘由的，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回答说：“如果裴炎算是谋反，则我们也谋反了。”太后说：“朕知道裴炎谋反，知道你们不谋反。”文武官员中证明裴炎不会谋反的人很多，太后都不听。没有几天连刘景先、胡元范也被捕入狱。丁亥（疑误），朝廷任命骞味道为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李景谌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27]魏思温说李敬业曰：“明公以匡复为辞，宜帅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气，且大江天险，足以为固，不如先取常、润，为定霸之基，然后北向以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归，此良策也！”思温曰：“山东豪杰以武氏专制，愤惋不平，闻公举事，皆自蒸麦饭为粮，伸锄为兵，以俟南军之至。不乘此势以立大功，乃更蓄缩自谋巢穴，远近闻之，其谁不解体！”敬业不从，使唐之奇守江都，将兵渡江攻润州。思温谓杜求仁曰：“兵势合则强，分则弱，敬业不并力渡淮，收山东之众以取洛阳，败在眼中矣！”

[27]魏思温劝李敬业说：“您以恢复皇帝的权力为口号，应当率领大军大张旗鼓地前进，直向东都洛阳，那么天下人知道您以救援天子为志向，四面八方都会响应。”薛仲璋说：“金陵有帝王气象，又有长江天险，足以固守，不如先夺取常、润二州，作为奠定霸业的基础，然后再向北以图夺取中原，这样进可以取胜，退有归宿，这是最好的策略。”魏思温说：“崤山以东豪杰因武氏专制，愤怒惋惜，心中不平，听说您起事，都自动蒸麦饭为干粮，举起锄头为武器，以等待南军的到来。不乘这种形势建立大功，反而退缩，自求建造巢穴，远近的人听到了，哪有不人心离散的！”李敬业不肯接受他的主张，派唐之奇守江都，自己领兵渡过长江，攻打润州。魏思温对杜求仁说：“兵力合在一起则强大，分散则削弱，李敬业不合力渡过淮河，收集山东的兵众以夺取洛阳，失败就在眼前了！”

壬辰，敬业陷润州，执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业之叔父也，知敬业之谋，先遣使间道上变，为敬业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温请斩以徇，敬业不许，谓思文曰：“叔党于武氏，宜改姓武。”润州司马刘延嗣不降，敬业将斩之，思温救之，得免，与思文皆

囚于狱。刘延嗣，审礼从父弟也。曲阿令河间尹元贞引兵救润州，战败，为敬业所擒，临以白刃，不屈而死。

壬辰（疑误），李敬业攻陷润州，抓获刺史李思文，用李宗臣取代他。李思文是李敬业的叔父，知道李敬业的阴谋，事先派遣使者走小道向朝廷报告即将发生的这一叛乱事件，被李敬业进攻后，拒守很长一段时间，力竭而城被攻陷。魏思温请求将他斩首示众，李敬业不同意，对思文说："叔父阿附于武氏，应改姓武。"润州司马刘延嗣不肯投降，李敬业将要杀死他，魏思温救他，得免于死，和李思文一起被关进狱中。刘延嗣是刘审礼的堂弟。曲阿令河间人尹元贞领兵救润州，打了败仗，被李敬业擒获，李敬业用刀威胁他。不肯屈服而被杀。

[28]丙申，斩裴炎于都亭。炎将死，顾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无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窜，不亦悲乎！"籍没其家，无石之储。刘景先贬普州刺史，胡元范流琼州而死。裴炎弟子太仆寺丞先，年十七，上封事请见言事。太后召见，诘之曰："汝伯父谋反，尚何言？"先曰："臣为陛下画计耳，安敢诉冤！陛下为李氏妇，先帝弃天下，遽揽朝政，变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诸武。臣伯父忠于社稷，反诬以罪，戮及子孙。陛下所为如是，臣实惜之！陛下早宜复子明辟，高枕深居，则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变，不可复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发此言！"命引出，先反顾曰："今用臣言，犹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于朝堂杖之一百，长流州。

[28]丙申（疑误），裴炎被斩首于洛阳都亭。裴炎临死时，看着兄弟说："兄弟的官职都是自己取得的，我没费丝毫的力气，如今因我犯罪而被流放，岂不令人悲痛！"没收他的家产，竟无一担的积蓄。刘景先被降职为普州刺史，胡元范流放琼州而死。裴炎弟弟的儿子太仆寺丞裴先，当时十七岁，呈上密封的奏章，请求见太后陈述事情。太后召见他，责问说："你伯父谋反，还有什么可说。"裴先说："我这是为陛下谋划计策，哪里敢诉冤屈！陛下是李氏的媳妇，先帝逝世后就独揽朝政，变换继位的人，疏远排斥李氏，培植尊崇武氏亲属。我伯父忠于国家，反被横加罪名，杀戮株连子孙。陛下所作所为

如此，我实在惋惜！陛下应及早让皇帝复位，自己引退，安居深宫，这样宗族可以保全；否则，天下一变，便不可再挽救了！"太后大

怒说：“这是什么陈述，小子竟敢发这样的言论！”命令拉出去，裴先回头说：“现在采用我的意见，还未晚。”连续说了三次。太后命令在朝堂上打他一百棍子，然后长期流放州。

炎之下狱也，郎将姜嗣宗使至长安，刘仁轨问以东都事，嗣宗曰：“嗣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觉之邪？”嗣宗曰：“然。”仁轨曰：“仁轨有奏事，愿附使人以闻。”嗣宗曰：“诺。”明日，受仁轨表而还，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览之，命拉嗣宗于殿庭，绞于都亭。

裴炎入狱后，郎将姜嗣宗自洛阳出使长安，刘仁轨问他东都洛阳的事情，姜嗣宗说：“我发觉裴炎反常的情况很久了。”刘仁轨问：“你自己发觉的？”姜嗣宗说：“是的。”刘仁轨说：“我有事上奏，愿托使者上达。”姜嗣宗说：“可以。”第二天他接受刘仁轨的奏表返回洛阳，奏表中说“姜嗣宗知道裴炎谋反不报告。”太后阅后，命令在殿庭上摧折姜嗣宗的躯体，然后绞死于洛阳都亭。

[29]丁酉，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发冢斫棺，复姓徐氏。

[29]丁酉（疑误），唐朝追削李敬业祖父和父亲的官职封爵，掘墓砍棺，恢复其本姓徐氏。

[30]李景谌罢为司宾少卿，以右史武康沈君谅、著作郎崔察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

[30]唐朝将李景谌罢免为司宾少卿，任命右史武康人沈君谅、著作郎崔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

[31]徐敬业闻李孝逸将至，自润州回军拒之，屯高邮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阴，别将韦超、尉迟昭屯都梁山。

[31]徐敬业听说李孝逸将到，从润州回军抵抗，屯兵高邮境内的下阿溪；派徐敬猷进逼淮阴，别将韦超、尉迟昭屯兵都梁山。

李孝逸军至临淮，偏将雷仁智与敬业战不利，孝逸惧，按兵不进。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谓孝逸曰：“天下安危，在兹一举。四方承平日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久留不进，远近失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以代将军，将军何辞以逃逗挠之罪乎！”孝逸乃引军而前。壬寅，马敬臣击斩尉迟昭于都梁山。

李孝逸进军至临淮，偏将雷仁智与徐敬业交战失利，李孝逸因而畏惧，按兵不动。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对李孝逸说：“天下安危，在此一举。天下太平的日子已久，一旦听说疯狂凶暴的人，都全神贯注侧着耳朵等待他们的灭亡。现在大军长久停留不进，远处和近处的百姓失望，万一朝廷另外任命其他将领取代您，您有什么理由可以逃避徘徊观望的罪责呢！”李孝逸这才领军前进。壬寅（疑误），马敬臣进击，斩杀尉迟昭于都梁山。

十一月，辛亥，以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讨敬业。

十一月，辛亥（初四），唐朝任命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讨伐徐敬业。

韦超拥众据都梁山，诸将皆曰：“超凭险自固，士无所施其勇，骑无所展其足；且穷寇死战，攻之多杀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军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杨曰：“超虽据险，其众非多。今多留兵则前军势分，少留兵则终为后患，不如先击之，其势必举，举都梁，则淮阴、高邮望风瓦解矣！”魏元忠请先击徐敬猷，诸将曰：“不如先攻敬业，敬业败，则敬猷不战自擒矣。若击敬猷，则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元忠曰：“不然。贼之精兵，尽在下阿，乌合而来，利在一决，万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于博徒，不习军事，其众单弱，人情易摇，大军临之，驻马可克。敬业虽欲救之，计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胜而进，虽有韩、白不能当其锋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强，非计也。”孝逸从之，引兵击超，超夜遁，进击敬猷，敬猷脱身走。

韦超拥兵占据都梁山，唐军诸将都说：“韦超凭险要自守，我军士卒无法施展勇力，骑兵无法展足奔驰；而且穷寇死战，强攻，自己的士卒伤亡大，不如分兵围困，大军直指江都，颠覆他们的巢穴。”支度使薛克杨说：“韦超虽然据有险要，但兵不多。现在多留兵围困则前军兵力分散，少留兵则终归是后患，不如先进攻他，只要进攻一定能攻下，攻下都梁山，则淮阴、高邮的敌人都会望风瓦解了！”魏元忠请求先进击徐敬猷，诸将说：“不如先进攻徐敬业，徐敬业一失败，则徐敬猷可不战而擒。若进攻徐敬猷，则徐敬业发兵救他，我们将腹背受敌。”魏元忠说：“不对。敌人的精兵集中在下阿，他们仓卒聚集而

来，利在一次决战，万一我军失利，大事便无可挽回！徐敬猷出身于赌徒，不熟习军事，兵力又单薄，军心容易动摇，大军进逼，马上可以攻下。徐敬业虽想救他，从距离计算看根本来不及。我军摧毁徐敬猷，乘胜而进，虽有韩信、白起也不能抵挡。如今不先攻取弱者而急着去攻强者，不是上策。”李孝逸听从他的意见，领兵进击韦超，韦超乘黑夜逃走；进攻徐敬猷，徐敬猷只身逃跑。

庚申，敬业勒兵阻溪拒守，后军总管苏孝祥夜将五千人，以小舟渡溪先击之，兵败，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过半。左豹韬卫果毅渔阳成三朗为敬业所擒，唐之奇绐其众曰：“此李孝逸也！”将斩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将军也。官军今大至矣，尔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荣，尔死，妻子籍没，尔终不及我也！”遂斩之。

庚申（十三日），徐敬业统兵凭借下阿溪固守。后军总管苏孝祥夜里带领五千人，用小船渡过溪水先发起进攻，结果兵败身死，士卒涉水时淹死过半。左豹韬卫果毅渔阳人成三朗被徐敬业俘虏，唐之奇欺骗他的部众说：“这就是李孝逸！”准备斩首，成三朗大喊：“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李将军。官军已大批到达，你们覆亡就在眼前。我死后，妻子儿女蒙受荣耀，你们死后，妻子儿女被籍没为奴婢，你们最终不如我。”他终于被斩首。

孝逸等诸军继至，战数不利。孝逸惧，欲引退，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言于孝逸曰：“风顺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请决战。敬业置陈既久，士卒多疲倦顾望，陈不能整；孝逸进击之，因风纵火，敬业大败，斩首七千级，溺死者不可胜纪。敬业等轻骑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润州，将入海奔高丽；孝逸进屯江都，分遣诸将追之。乙丑，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余党唐之奇、魏思温皆捕得，传首神都，扬、润、楚三州平。

李孝逸等军相继到达，数次交战失利。李孝逸畏惧，准备撤退，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对他说：“现在正是顺风，芦荻干燥，是火攻的好机会。”他们坚决请求决战。徐敬业布阵已久，士卒多疲倦观望，战阵不能整肃；李孝逸进击，乘风纵火，徐敬业大败，斩首七千级，淹死的不计其数。徐敬业等轻装骑马逃入江都，带着妻子儿女投奔润州，准备从海路逃往高丽；李孝逸进兵屯驻江都，分别派遣各将领追击徐敬业。乙丑（十八日），徐敬业到达海陵地界，被大风所阻止，

他的部将王那相砍下徐敬业、徐敬猷和骆宾王的脑袋向官军投降。余常唐之奇、魏思温都被捕获。斩首后，他们的脑袋被送往神都。扬、润、楚三州平定。

陈岳论曰：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

陈岳论曰：如果徐敬业能用魏思温的策略，直指河、洛，专门以恢复皇帝的权力为目的，即使军败身死，还有忠义的精神长存。然而他荒诞地希求金陵的帝王气象，是真正的叛逆，怎么能不失败！

敬业之起也，使敬猷将兵五千，循江西上，略地和州。前弘文馆学士历阳高子贡帅乡里数百人拒之，敬猷不能西。以功拜朝散大夫、成均助教。

徐敬业起兵时，派徐敬猷领兵五千，沿江西上，夺取和州土地。前弘文馆学士历阳人高子贡率领家乡数百人抵抗，徐敬猷不能再向西推进。高子贡因此立功，被朝廷授以朝散大夫、成均助教。

[32]丁卯，郭待举罢为左庶子；以鸾台侍郎韦方质为凤阁侍朗、同平章事。方质，云起之孙也。

[32]丁卯（二十日），郭待举被罢免为左庶子；朝廷任命鸾台侍郎韦方质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方质是韦云起的孙子。

[33]十二月，刘景先又贬吉州员外长史，郭待举贬岳州刺史。

[33]十二月，刘景先又降职为吉州员外长史，郭待举降职为岳州刺史。

初，裴炎下狱，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务挺素与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谮之曰，“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癸卯，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即军中斩之，籍没其家。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饮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

当初，裴炎入狱，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秘密上表为他申明冤屈，因此违反了太后旨意。程务挺一贯与唐之奇、杜求仁相友善，有人诬告说：“程务挺与裴炎、徐敬业串通谋反。”癸卯（二十六日），朝廷派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在军中将他斩首，没收家产。

突厥人听说程务挺死去，到处设宴互相庆贺；又为程务挺建立祠堂，每次出兵前都祭告祈求保。

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与务挺连职，素相亲善，且废后近属，徵下狱，流崖州而死。

太后因夏州都督王方翼与程务挺共事，一贯互相友善，又是已废黜皇后的近亲，因此召还投入监狱，后来流放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乙酉、685）

垂拱元年（乙酉，公元685年）

[1]春，正月，丁未朔，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丁未朔（初一），唐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2]太后以徐思文为忠，特免缘坐，拜司仆少卿。谓曰："敬业改卿姓武，朕今不复夺也。"

[2]太后认为徐思文对朝廷忠诚，特免予因受徐敬业的牵连而治罪，授任司仆少卿，对他说："徐敬业改你的姓为武氏，现在朕不再取消它。"

[3]庚戌，以骞味道守内史。

[3]庚戌（初四），唐朝任命骞味道守内史。

[4]戊辰，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文献公刘仁轨薨。

[4]戊辰（二十二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文献公刘仁轨去世。

[5]二月，癸未，制："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5]二月，癸未（初七），太后命令："朝堂设置的登闻鼓和肺石，不必派人防守，有人击鼓或站在石上，就让御史接受诉状而后上报。"

[6]乙巳，以春官尚书武承嗣、秋官尚书裴居道、右肃政大夫韦思谦并同凤阁鸾台三品。

[6]乙巳（二十九日），春官尚书武承嗣、秋官尚书裴居道、右肃政大夫韦思谦都任同凤阁鸾台三品。

[7]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数寇边，以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击之。

[7]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多次侵扰边地，唐朝任命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给予还击。

[8]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沈君谅罢。

[8]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沈君谅罢职。

[9]三月，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崔罢。

[9]三月，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崔罢职。

[10]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

[10]丙辰（十一日），唐朝迁移庐陵王到房州。

[11]辛酉，武承嗣罢。

[11]辛酉（十六日），武承嗣罢职。

[12]辛未，颁《垂拱格》。

[12]辛未（二十六日），唐朝颁布《垂拱格》。

[13]朝士有左迁诣宰相自诉者，内史骞味道曰："此太后处分。"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之曰："缘坐改官，由臣下奏请。"太后闻之，夏，四月，丙子，贬味道为青州刺史，加之太中大夫。谓侍臣曰："君臣同体，岂得归恶于君，引善自取乎！"

[13]朝廷官员有被降职找宰相申诉的，内史骞味道对他们说："这是太后决定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之说："因牵连处罚改任官职，由臣下奏请。"太后听说后，夏季，四月，丙子（初一），骞味道降职为青州刺史，给刘之加官太中大夫，对身边大臣说："君臣同为一体，哪能把不好的事情归于君主，好的事情归于自己。"

[14]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处平引兵救之；至忻州，为突厥所败，死者五千余人。

[14]癸未（初八），突厥侵扰代州，淳于处平领兵援救；进军至忻州，被突厥打败，死五千多人。

[15]丙午，以裴居道为内史。纳言王德真流象州。

[15]丙午（疑误），唐朝任命裴居道为内史。纳言王德真被流放象州。

[16]己酉，以冬官尚书苏良嗣为纳言。

[16]己酉（疑误），唐朝任命冬官尚书苏良嗣为纳言。

[17]壬戌，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

[17]壬戌（疑误），太后命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员和百姓，都可以向朝廷自我推荐以求被任用。

[18]壬申，韦方质同凤阁鸾台三品。

[18]壬申（疑误），唐朝任命韦方质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19]六月，天官尚书韦待价同凤阁鸾台三品。待价，万石之兄也。

[19]六月，唐朝任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待价是韦万石的哥哥。

[20]同罗、仆固等诸部叛，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以讨之，同罗、仆固等皆败散。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

[20]同罗、仆固等部落反叛，唐朝派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征发河西骑兵出居延海讨伐他们，同罗、仆固等都失败逃散。太后命令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便招纳他们中投降的人。

[21]秋，七月，己酉，以文昌左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21]秋季，七月，己酉（初五），唐朝任命文昌左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22]诏自今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皆配坐；用凤阁舍人元万顷等之议也。

[22]太后下诏：从现在起，祭祀天地时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都陪从受祭。这是采纳凤阁舍人元万顷等的建议。

[23]九月，丁卯，广州都督王果讨反獠，平之。

[23]九月，丁卯（二十五日），广州都督王果讨伐并平定了叛唐的獠人。

[24]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吐蕃。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既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

[24]冬季，十一月，癸卯（初一），唐朝任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吐蕃。当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死后，十姓失去首领，部落多离散逃亡，太后便提升兴昔亡的儿子左豹韬卫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陵都护，承继兴昔亡可汗主管五咄陆部落。

[25]麟台正字射洪陈子昂上疏，以为："朝廷遣使巡察四方，不可任非其人，及刺史、县令，不可不择。比年百姓疲于军旅，不可不安。"其略曰："夫使不择人，则黜陟不明，刑罚不中，朋党者进，贞直者退；徒使百姓修饰道路，送往迎来，无所益也。谚曰：'欲知其人，观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又曰："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百姓是也。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祆逆乘衅，天下乱矣！"又曰："隋炀帝不知天下有危机，而信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灭亡，其为殷鉴，岂不大哉！"

[25]麟台正字射洪人陈子昂上疏，认为："朝廷派遣使者巡察四方，不可任用不称职的人，以及刺史、县令不可不严加选择；近年来百姓疲于征战，不可不予以安抚。"大致内容是说："巡察的使者不选择人，则官员的升降就不英明，刑罚就不适当，相互勾结的人得进用，忠贞正直的人被斥退；白白地让百姓修整道路，送往迎来，毫无益处。谚语说：'想了解某一个人，只须看他所使用的人。'不可不慎重选择。"又说："宰相，是陛下的腹心；刺史、县令，是陛下的手足；从未有过无腹心手足的君主能够独自治理国家的！"又说："天下有危机，祸福便因此而产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这'机'就是百姓。百姓安定就对活着感到愉快，不安定就对死看得很轻，对死看得很轻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邪恶叛逆之徒乘机而起，天下也就乱了！"又说："隋炀帝不知道天下有危机，而信任贪婪谄谀的大臣，希望从夷狄那里得到利益，终于灭亡，这难道不是很大的教训！"

[26]太后修故白马寺，以僧怀义为寺主。怀义，人，本姓冯，名小宝，卖药洛阳市，因千金公主以进，得幸于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名怀义。又以其家寒微，令与驸马都尉薛绍合族，命绍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马，宦者十余人侍从；士民遇之者皆奔避，

有近之者，辄挝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见道士则极意殴之，仍其发而去。朝贵皆匍匐礼谒，武承嗣、武三思皆执僮仆之礼以事之，为之执辔，怀义视之若无人。多聚无赖少年，度为僧，纵横犯法，人莫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勖屡以法绳之，怀义遇思勖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

[26]太后重修原来的白马寺，任用和尚怀义为该寺的主持人。怀义是县人，原本姓冯，名叫小宝，卖药于洛阳街市，因千金公主的关系而进宫，得到太后的宠幸；太后想让小宝出入宫禁，便命他剃度为和尚，取名怀义。又因他出身寒微，便让他与驸马都尉薛绍互认为同族，命令薛绍以叔父事奉他。他出入乘皇帝用的马，太监十多人侍从；官民遇上他都得赶快躲避，有走近他的，就被打得头破血流，扔下而去，不管死活。他见到道士则尽情殴打，还要剃光他们的头发才离去。朝廷亲贵都伏地行礼拜谒，武承嗣、武三思都行奴仆之礼以事奉他，出行时为他牵马，怀义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还聚集不少无赖少年，剃度为和尚，恣意犯法，人们敢怒不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勖多次依法处治他们，后来怀义和他在途中相遇，便指使随从殴打他，几乎把他打死。

二年（丙戌、686）

二年（丙戌，公元686年）

[1]春，正月，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诚心，奉表固让；太后复临朝称制。辛酉，赦天下。

[1]春季，正月，太后下诏将朝政交还给皇帝。睿宗知道太后并非诚心，上表坚决辞让；太后又临朝行使皇帝的权力。辛酉（二十日），大赦天下。

[2]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2]二月，辛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3]右卫大将军李孝逸既克徐敬业，声望甚重；武承嗣等恶之，数谮于太后，左迁施州刺史。

[3]右卫大将军李孝逸平定徐敬业后，声望很高；武承嗣等讨厌他，多次在太后面前诬陷他，结果降职为施州刺史。

[4]三月，戊申，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识官，乃听投表疏。

[4]三月，戊申（初八），太后命令铸造铜匦：东边的名叫“延恩”，进献赋颂文字和要求做官的人可将奏表投入；南边的名叫“招谏”，谈论朝政得失的人可将奏表投入；西边的名叫“伸冤”，有冤屈的人可将奏表投入；北边的名叫“通玄”，讲天象灾异和军机秘计的人可将奏表投入。命令正谏、补缺、拾遗各一人掌管，要先找到认识自己的官员作保，然后才允许将表疏投入。

徐敬业之反也，侍御史鱼承晔之子保家教敬业作刀车及弩，敬业败，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间事，保家上书，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几，其怨家投匦，告保家为敬业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遂伏诛。

徐敬业造反时，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教徐敬业制造刀、车和弩，徐敬业败亡，他仅得以免死。太后想遍知人间的事情，鱼保家便上书，请求铸铜匦以接受天下人的秘密上奏。这个铜匦合为一室，中间隔成四小间，每间上面各有孔，以便将表疏投入，只能入不能出。太后认为很好。不久，与鱼保家有仇怨的人投表疏，告发他曾为徐敬业制造兵器，杀伤很多官军，于是他被处死。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太后从徐敬业造反后，怀疑天下人多想算计自己，又因自己长期专擅国家事务，而且操行不正，知道皇族大臣心怀不满，心中不服，就想大加诛杀以威慑他们。于是大开告密的渠道，有告密的人，臣下不得过问，都提供驿站的马匹，供应五品官标准的伙食，送往太后的住地。虽是农夫或打柴人，都被召见，由客馆供给食宿，所说的事如符

合旨意，就破格授官，与事实不符，也不问罪。于是四方告密的人蜂踊而起，人们都吓得不敢迈步，不敢出声。

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案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太后数召见赏赐以张其权。于是尚书都事长安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每有赦令，俊臣辄令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

有个胡人名叫索元礼，了解太后的用意，因告密被召见，提拔为游击将军，太后命令他查办奉诏令特设的监狱里的囚犯。索元礼性情残忍，审讯一个人必让他牵连数十或上百人。太后多次召见赏赐他以扩大他的威权。于是尚书都事长安人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流争相仿效，纷纷而起。周兴连续升官至秋官侍郎，来俊臣连续升官至御史中丞。他们一起私下豢养无赖数百人，专门从事告密活动；想诬陷一个人，便让他们几处同时告发，所告的内容都一样。来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人万国俊共同撰写《罗织经》数千言，教他们的门徒如何搜罗无罪人的言行，编成谋反罪状，捏造安排得都像真有其事。太后得到告密的人，即命令索元礼等审讯被告，他们争相制定审讯囚徒的残酷办法，制作多种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或用椽子串连人的手脚而旋转，叫做“凤凰晒翅”；或用东西牵制住人的腰部，将颈上的枷向前拉，叫做“驴驹拔撅”；或让人跪着捧枷，在枷上垒砖，叫做“仙人献果”；或让人站立在高木桩上，将颈上的枷向后拉，叫作“玉女登梯”；或将人倒吊，在脑袋上挂石头；或用醋灌鼻孔；或用铁圈罩脑袋，在脑袋与铁圈之间加楔子，

以至于有脑袋裂开，脑浆外流的。每次抓来囚犯，即先陈列刑具让他们观看，他们无不颤抖流汗，看到一点动静便无罪而自认有罪。每当有赦免令，来俊臣总是命令狱卒先杀死重罪犯，然后宣布赦令。太后认为他们忠诚，更加宠爱信任。朝廷内处畏惧这几个人，超过畏惧虎狼。

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以为：“执事者疾徐敬业首乱唱祸，将息奸源，穷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按。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恐非伐罪吊人之意也。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臣闻隋之末代，天下犹平，杨玄感作乱，不逾月而败。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犹望乐业。炀帝不悟，遂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行屠戮，大穷党与，海内豪士，无不罹殃；遂至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靡然，始思为乱，于是雄杰并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冤人吁嗟，感伤和气，群生疠疫，水旱随之，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法，盖惧此也。昔汉武帝时巫蛊狱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宫阙，无辜被害者以千万数，宗庙几覆；赖武帝得壶关三老书，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余狱不论，天下以安尔。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伏愿陛下念之！”太后不听。

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认为：“有关部门的管事人憎恨徐敬业带头造反，想排除邪恶的根源，挖尽徐敬业的党羽，于是促使陛下大设特种监狱，重设严酷刑罚，有形迹略有嫌疑，口供相牵连，无不尽量追捕审讯，以至有奸人迷惑人，乘危险之时进行诬陷，举报似是而非的事情，希图获得官职和赏赐，这恐怕不是惩罚罪人、慰问百姓的本意了。我私下观察现在的天下，百姓盼望时局安定已经很久了。所以扬州叛乱将近五十天，而海内安然，丝毫不出现动乱。陛下不追求清静无为以挽救疲惫的百姓，反而施用威刑使他们失望，我很愚昧，心中大惑不解。看见各方面告密，囚禁千百人，穷追到底的结果，一百人

之中没有一个是确有其事的。陛下仁爱宽恕，又枉法宽容诬告的人，于是使奸恶之徒尽情报复他们的仇人，有极小的怨恨便声称需要密告，一个被诉讼，百人进监狱，使者外出抓人，车马多得像闹市一般。有人说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人焦虑盼望，不知何处是安宁之地。我听说隋朝后期，天下还算太平，杨玄感作乱，不出一个月就失败。天下的弊病，还未到达土崩瓦解的程度，百姓的心里还期望安居乐业。隋炀帝不明白这一点，于是指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行屠戮，尽情追究杨玄感党羽，海内侠义之士无不遭殃；以至杀人如麻，血流成泽，天下破败，人们开始想到作乱，于是豪杰并起而隋朝便灭亡了。大狱一起来，不能保证没有滥判的，受冤屈的人忧愁叹息，感触和伤害了阴阳调和之气，于是瘟疫流行，水旱灾害随着发生，导致百姓失业，则祸乱之心便令人恐惧地产生了。古代贤明的帝王慎重刑罚，原因就是畏惧这样的结果。从前汉武帝时发生以巫术害人的案件，使太子逃走，武装冲突发生在宫阙之内，无罪被害的人以千万计，国家几乎颠覆；幸亏汉武帝得到壶关三老的上书，豁然醒悟，诛灭祸首江充三族，其余受这案件牵连的人不再论罪，天下才得以安宁。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诚恳希望陛下考虑！”太后不听从他的意见。

[5]夏，四月，太后铸大仪，置北阙。

[5]夏季，四月，太后用金属铸成国家大法，安置在皇宫北门外阙楼上。

[6]以岑长倩为内史。六月，辛未，以苏良嗣为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待价为右相。己卯，以韦思谦为纳言。

[6]唐朝任命岑长倩为内史；六月，辛未（初三）任命苏良嗣为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待价为右相。己卯（十一日），任命韦思谦为纳言。

苏良嗣遇僧怀义于朝堂，怀义偃蹇不为礼；良嗣大怒，命左右曳，批其颊数十。怀义诉于太后，太后曰：“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

苏良嗣与和尚怀义在朝堂相遇，怀义傲慢不行礼；苏良嗣大怒，命令随从拽住他，打耳光数十下。怀义告诉太后，太后说：“阿师应当从北门出入，南牙是宰相往来之地，不要去触犯。”

太后托言怀义有巧思，故使入禁中营造。补阙长社王求礼上表，以为:“太宗时，有罗黑黑善弹琵琶，太宗阉为给使，使教宫人。陛下若以怀义有巧性，欲宫中驱使者，臣请阉之，庶不乱宫闱。”表寝不出。

太后借口怀义有巧妙的设计，所以让他入宫中搞建筑。补阙长社人王求礼上表认为:“太宗时，有个叫罗黑黑的人善于弹琵琶，太宗将他阉割后充当内侍，让他教宫女弹琵琶。陛下若认为怀义心性灵巧，想在宫中使用，请阉割他，以免扰乱后宫。”奏表被搁置起来，没有答复。

[7]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

[7]秋季，九月，丁未（初十日），唐朝任命西突厥继往绝可汗的儿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承袭继往绝可汗主管五个弩失毕部落。

[8]己巳，雍州言新丰县东南有山踊出，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太后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

[8]己巳（疑误），雍州报告说新丰县东南有座山从地下踊出，于是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面八方都祝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说:“天气不和寒和暑就会并行，人气不和肉瘤就会滋生，地气不和小土山就会出现。今陛下以太后处于帝位，变换刚和柔的位置，所以地气受到阻塞而山发生变化成为灾害。陛下称它为‘庆山’，我以为并不是喜庆。我认为应该谨慎修德以答复上天的谴责；不然，灾祸将要降临了！”太后大怒，将他流放岭南，后被六道使诛杀。

[9]突厥入寇，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拒之；至两井，遇突厥三千余人，见唐兵，皆下马擐甲，常之以二百余骑冲之，皆弃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营中然火，东南又有火起，虏疑有兵相应，遂夜遁。

[9]突厥侵扰唐境，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抵抗；进军到两井，遇上突厥三千多人，他们看见唐兵，都下马穿甲。黑齿常之派二百多名骑兵冲击，他们都弃甲逃走。傍晚，突厥兵大批到达，黑齿常之命

令营中点火，东南方又有火燃起，突厥怀疑有别的部队接应，于是乘黑夜逃遁。

[10]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右台监察御史晋陵郭翰巡察陇右，所至多所按劾。入宁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荐之于朝，征为冬官侍郎。

[10]狄仁杰担任宁州刺史。右台监察御史晋陵人郭翰巡察陇右地区，所到之地多有所揭发弹劾。进入宁州境内，父老歌颂刺史美德的满路都是；郭翰向朝廷推荐，狄仁杰被召回任冬官侍郎。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四卷

唐纪二十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下垂拱三年（丁亥、687）

唐纪二十则天皇后垂拱三年（丁亥，公元687年）

[1]春，闰正月，丁卯，封皇子成美为恒王，隆基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

[1]春季，闰正月，丁卯（初二），唐朝封皇子李成美为恒王，李隆基为楚王，李隆范为卫王，李隆业为赵王。

[2]二月，丙辰，突厥骨笃禄等寇昌平，命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帅诸军讨之。

[2]二月，丙辰（二十二日），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侵扰昌平，唐朝命令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率领诸军讨伐他们。

[3]三月，乙丑，纳言韦思谦以太中大夫致仕。

[3]三月，乙丑（初一），纳言韦思谦以太中大夫退休。

[4]夏，四月，命苏良嗣留守西京。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京苑，将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仪休相鲁，犹能拔葵、去织妇，未闻万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4]夏季，四月，唐朝命令苏良嗣留守西京。当时尚方监裴匪躬查核西京禁苑，准备出卖苑中蔬菜水果以取利。苏良嗣说："从前公仪休任鲁国宰相，还能拔掉园中的葵菜，离开家中织帛的妇人，不许家人与百姓争利，未曾听说大国的君主出卖蔬菜水果的。"于是取消出卖的打算。

[5]壬戌，裴居道为纳言。五月，丙寅，夏官侍郎京兆张光辅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5]壬戌（二十九日），裴居道任纳言。五月，丙寅（初三），夏官侍郎京兆人张光辅任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6]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之窃谓凤阁舍人永年贾大隐曰："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之，太后不悦，谓左右曰："之我所引，乃复叛我！"或诬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又与许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肃州刺史王本立推之。

本立宣敕示之，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太后大怒，以为拒捍制使；庚午，赐死于家。

[6]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之私下对凤阁舍人永年人贾大隐说：“太后既然废昏庸立贤明，哪里用得着临朝行使皇帝权力！不如归政于皇帝，以安定天下人心。”贾大隐向太后密奏这件事，太后不高兴，对身边的人说：“刘之是我一手提拔的，竟然又背叛我！”有人诬告刘之接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黄金，又与许敬宗妾私通，太后命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他。王本立向他宣布并出示太后的敕令，刘之说：“不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称为敕令！”太后大怒，认为这是抵制君主的使者；庚午（初七），命令他在家里自尽。

之初下狱，睿宗为之上疏申理，亲友皆贺之，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临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谢表，立成数纸。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称叹其文。太后闻之，左迁翰巫州司法，思钧播州司仓。

刘之初入狱时，睿宗曾为他上疏申辩，亲友都向他祝贺。刘之却说：“这是加速我的死期。”临刑前，他先沐浴，神色安然自若，自己起草给太后的谢恩表，很快就写出几张纸。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称赞叹赏他的文章。太后知道后，将郭翰降职为巫州司法，周思钧降职为播州司仓。

[7]秋，七月，壬辰，魏玄同检校纳言。

[7]秋季，七月，壬辰（三十日），魏玄同任检校纳言。

[8]岭南俚户旧输半课，交趾都护刘延使之全输，俚户不从，延诛其魁首。其党李思慎等作乱，攻破安南府城，杀延。桂州司马曹玄静将兵讨思慎等，斩之。

[8]岭南俚户过去只交纳一半赋税，交趾都护刘延要他们全额交纳，俚户不服从，刘延处死他们的首领。他的同党李思慎等暴动，攻破安南府城，杀死刘延。桂州司马曹玄静领兵讨伐李思慎等，将他们斩首。

[9]突厥骨笃禄、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总管黑齿常之击之，以左鹰扬大将军李多祚为之副，大破突厥于黄花堆，追奔四十余里，突厥皆散走碛北。多祚世为酋长，以军功得入宿卫。黑齿常之每得赏

赐，皆分将士；有善马为军士所损，官属请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马笞官兵乎！”卒不问。

[9]突厥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侵扰朔州。唐朝派遣燕然道大总管黑齿常之反击，以左鹰扬大将军李多祚为他的副手，大败突厥人于黄花堆，追逐四十余里，突厥人都逃往沙漠以北。李多祚世代任酋长，因军功得以入宫担任警卫。黑齿常之每次得到赏赐，都分给将士；有好马被军士损伤，属官请鞭打他，黑齿常之说：“怎么能因私人的马而鞭打官府的兵呢！”始终没有追究。

[10]九月，己卯，虢州人杨初成诈称郎将，矫制于都市募人迎庐陵王于房州；事觉，伏诛。

[10]九月，己卯（十八日），虢州人杨初成伪称郎将，假传太后命令在都邑招募人去房州迎接庐陵王；事情败露后，被处死。

[11]冬，十月，庚子，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与突厥骨笃禄、元珍战，全军皆没，宝璧轻骑遁归。

[11]冬季，十月，庚子（初九），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与突厥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交战，全军覆没，爨宝璧轻装乘马逃回。

宝璧见黑齿常之有功，表请穷追余寇。诏与常之计议，遥为声援。宝璧欲专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卒万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余里，掩击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严备，与战，遂败。太后诛宝璧；改骨笃禄曰不卒禄。

爨宝璧见黑齿常之有军功，上表请求穷追残余敌人。太后命令他与黑齿常之商议，遥相声援。爨宝璧想独占功劳，不等待黑齿常之便率领精兵一万三千人率先出发，跨出边塞二千余里，想出其不意袭击突厥部落；到达以后，又先派人告诉人家，使得人家能够严密防备，于是战败。太后处死爨宝璧；改阿史那骨笃禄的名字为不卒禄。

[12]命魏玄同留守西京。

[12]唐朝命令魏玄同留守西京。

[13]武承嗣又使人诬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当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减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13]武承嗣又指使人诬告李孝逸自己说”名字中有兔，兔是月亮中的东西，当会有作天子的名分”。太后因李孝逸有功劳，十一月，戊寅

（十八日），减免他的死罪，削除名籍，流放儋州而死。

[14]太后欲遣韦待价将兵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请如旧制遣御史监军。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将，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有功！"遂罢之。

[14]太后准备派遣韦待价领兵进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上奏，请求按照以前的制度派遣御史监军，太后说："古时贤明的君主派遣将领，城门以外的事情全都委托给他，近来听说御史监军，军中大小事情都要禀报他，以下控制上，不是国家的制度，况且这如何能要求将领取得成功！"于是作罢。

[15]是岁，天下大饥，山东、关内尤甚。

[15]本年，天下大饥荒，山东、关内尤为严重。

四年（戊子、688）

四年（戊子，公元688年）

[1]春，正月，甲子，于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西庙之仪。又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议崇先庙室数，司礼博士周请为七室，又减唐太庙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百王不易之义。今周别引浮议，广述异闻，直崇临朝权仪，不依国家常度。皇太后亲承顾托，光显大猷，其崇先庙室应如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应辄有变移。"太后乃止。

[1]春季，正月，甲子（初五），唐朝在神都建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座庙，春夏秋冬祭祀的礼仪和西京的太庙一样。又立崇先庙以祭祀武氏祖先。太后命令有关部门讨论崇先庙的室数，司礼博士周请设七室，并将李唐太庙减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按照礼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这是百代不能更改的道理。如今周引用没有根据的议论，广泛陈述异闻，只是尊崇太后临朝代理国事的威仪，不依从国家的常法。皇太后亲自承受先帝临终的托付，显扬帝王的大道，崇先庙的室数应当如同诸侯的数目，国家宗庙不应随意变更。"太后于是没有为崇先庙设立七室。

[2]太宗、高宗之世，屡欲立明堂，诸儒议其制度，不决而止。及太后称制，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诸儒以为明堂当在国阳

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为去宫太远。二月，庚午，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之使，凡役数万人。

[2]太宗、高宗在位的时候，多次准备建立明堂，因儒家学者们讨论它的制度没有结果而停止。到太后临朝行使皇帝权力，独自与北门学士讨论它的制度，不征求学者们的意见。学者们认为明堂应当在都城南郊居中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认为离皇宫太远。二月，庚午（疑误），拆毁乾元殿，在原地基建明堂，任命和尚怀义为监造明堂使者，共役使数万人。

[3]夏，四月，戊戌，杀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象贤，处俊之孙也。

[3]夏季，四月，戊戌（十一日），唐朝处死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郝象贤是郝处俊的孙子。

初，太后有憾于处俊，会奴诬告象贤反，太后命周兴鞫之，致象贤族罪。象贤家人诣朝堂，讼冤于监察御史乐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贤无反状，玄殖坐免官。象贤临刑，极口骂太后，发扬宫中隐慝，夺市人柴以击刑者；金吾兵共格杀之。太后命支解其尸，发其父祖坟，毁棺焚尸。自是终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当初，太后对郝处俊不满意，正好有奴仆诬告郝象贤谋反，太后命令周兴审讯，判郝象贤灭族罪。郝象贤家里的人前往朝堂，向监察御史乐安人任玄殖诉冤。任玄殖上奏说郝象贤没有谋反的事实，因此获罪被免官。郝象贤临刑前，破口大骂太后，揭发宫中隐秘的的丑事，夺取市上人的木柴打行刑人；金吾卫士兵共同把他打死。太后命令支解他的尸体，挖他父亲、祖父的坟墓，毁棺材焚尸休。从此直到太后在位终了，法官每次执行死刑，都先用木丸塞住犯人的嘴。

[4]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4]武承嗣指使人在白石上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把紫石捣成粉末掺上药物将字填平。庚午（疑误），指使雍州人唐

同泰上表献石，声称这石头是从洛水中获得的。太后高兴，将这石头命名为“宝图”，提拔唐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十一日），太后下诏，将亲自祭拜洛水，接受“宝图”；祭祀于南郊，告谢昊天上帝；祭典结束，驾临明堂，接受群臣朝见，命令各州都督、刺史以及皇族、外戚在祭拜洛水前十天在神都洛阳会集。乙亥（十八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5]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5]六月，丁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6]壬寅，作神皇三玺。

[6]壬寅（十六日），唐朝制作神皇的三个玺印。

[7]东阳大长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适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长孙无忌之舅族，故恶之。

[7]东阳大长公主被削除封邑，和两个儿子一起迁移到巫州。东阳大长公主嫁给高履行，太后因高氏是长孙无忌的舅舅的家族里的人，所以憎恶她。

[8]江南道巡抚大使、冬官侍郎狄仁杰以吴、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余所，独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

[8]江南道巡抚大使、冬官侍郎狄仁杰因吴、楚多滥设祠庙，奏请焚烧其中的一千七百余所，只留下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座祠庙。

[9]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名图所出曰”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刍牧。又以先于汜水得瑞石，改汜水为广武。

[9]秋季，七月，丁巳（初一），唐朝大赦天下。“宝图”改名为“天授圣图”；洛水改名为永昌洛水，封洛水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止在洛水上打鱼垂钓，祭洛水的礼仪如同四渎一样。将天授圣图出现的地点命名为圣图泉，泉的旁边设置永昌县。又改称嵩山为神岳，封嵩山神为天中王，授给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的官衔，禁止在山上打柴放牧。又由于这以前在汜水县得到瑞石，因此汜水县为广武县。

太后潜谋革命，稍除宗室。绛州刺史韩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轨、邢州刺史鲁王灵夔、豫州刺史越王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黄公撰、元轨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绪、虢王凤子申州刺史东莞公融、灵夔子范阳王蔼、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内不自安，密有匡复之志。

太后私下图谋取代唐朝，逐渐清除皇族。绛州刺史韩王李元嘉、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邢州刺史鲁王李灵夔、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及李元嘉的儿子通州刺史黄公李、李元轨的儿子金州刺史江都王李绪、虢王李凤的儿子申州刺史东莞公李融、李灵夔的儿子范阳王李蔼、李贞的儿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在皇族中都凭才能和操行享有美名，太后尤其忌恨他们。李元嘉等内心不安，暗中有挽救恢复皇帝权力的志向。

撰谬为书与贞云："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诸王因递相惊曰："神皇欲于大飨之际，使人告密，尽收宗室，诛之无遗。"撰诈为皇帝玺书与冲云："朕遭幽絷，诸王宜各发兵救我。"冲又诈为皇帝玺书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召长史萧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韩、霍、鲁、越及贝州刺史纪王慎，令各起兵共趣神都。太后闻之，以左金吾将军丘神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李写信给李贞假称："妻子的病越来越重，应当赶紧治疗，如果拖延到今年冬天，恐怕要成为顽症。"等到太后召集宗室到明堂朝见，诸王于是轮番相互警戒说："神皇准备在接受朝见大摆宴席的时候，指使人告密，尽数逮捕皇族，全部杀光。"李假造皇帝用玺印密封的书信给李冲说："朕被幽禁，诸王应该各自发兵救我。"李冲又伪造皇帝用玺印密封的书信说："神皇打算将李氏的国家交给武氏。"八月，壬寅（十七日），李冲召集长史萧德琮等，命令他们招募兵卒，同时分别告知韩、霍、鲁、越各王，以及贝州刺史纪王李慎，让他们各自起兵，共同向神都进发。太后得知后，任命左金吾将军丘神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讨伐他们。

冲募兵得五千余人，欲渡河取济州；先击武水，武水令郭务悌诣魏州求救。莘令马玄素将兵千七百人中道邀冲，恐力不敌，入武水，闭门拒守。冲推草车塞其南门，因风纵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风

回，冲军不得进，由是气沮。堂邑董玄寂为冲将兵击武水，谓人曰：“琅邪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冲闻之，斩玄寂以徇，众惧而散入草泽，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数十人在。冲还走博州，戊申，至城门，为守门者所杀，凡起兵七日而败。丘神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尽杀之，凡破千余家。

李冲募兵得到五千余人，想横渡黄河，夺取济州；先进攻武水，武水县令郭务悌前往魏州求救。莘县县令马玄素领兵一千七百人在中途截击李冲，因怕兵力不足以抗敌，便进入武水县城，闭门防守。李冲推草车堵塞该城南门，趁风纵火焚烧城门，想乘火势冲入城中；不料火起后风向逆转，李冲的军队不能前进，因此士气低落。堂邑人董玄寂为李冲领兵进攻武水，对人说：“琅邪王与国家交战，这是造反。”李冲听说后，斩董玄寂示众，部下畏惧四散逃入荒野，李冲禁止不住，只剩下自家的僮仆和左右共数十人在身边。李冲往回逃奔博州，戊申（二十三日），至博州城门，被守门的人杀死，起兵前后共七日就失败。丘神到达博州，官吏身穿民服出来迎接，丘神将他们全部杀死，共使一千余家家破人亡。

越王贞闻冲起，亦举兵于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韬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将兵十万以讨之，又命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削冲属籍，更姓虺氏。贞闻冲败，欲自锁诣阙谢罪，会所署新蔡令傅延庆募得勇士二千余人，贞乃宣言于众曰：“琅邪已破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朝夕至矣。”发属县兵共得五千，分为五营，使汝南县丞裴守德等将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余人。所署官皆受迫协，莫有斗志，惟守德与之同谋，贞以其女妻之，署大将军，委以腹心。贞使道士及僧诵经以求事成，左右及战士皆带辟兵符。麴崇裕等军至豫州城东四十里，贞遣小子规及裴守德拒战，兵溃而归。贞大惧，闭阁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谓贞曰：“王岂可坐待戮辱！”贞、规、守德及其妻皆自杀。与冲皆枭首东都阙下。

越王李贞听说李冲起兵，也在豫州起兵，派兵攻陷上蔡。九月，丙辰（初一），朝廷任命左豹韬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领兵十万人讨伐他，又命张光辅为诸军节度。朝廷削除李贞、李冲在皇族名册中的名字，改姓虺氏。李贞听说李冲失败，本想捆绑自己到皇宫前请罪，正遇上他所任命的新蔡县令傅延庆招募到

勇士二千余人，李贞便向大家宣告说：“琅邪王已攻破魏、相等数州，有兵二十万，很快就要到达这里了。”又征发豫州属下各县兵共五千人，分为五营，指派汝南县丞裴守德等率领，任命九品以上官员五百余人。所任命的官吏都是受胁迫的，没有斗志，只有裴守德与他同谋，李贞将女儿嫁给他，任命他为大将军，结为亲信。李贞让道士、和尚诵经以祈求事情成功，身边的人及战士都佩带避免兵器伤害的神符。麴崇裕等军到达豫州城东四十里，李贞派遣小儿子李规及裴守德迎战，结果溃败而回。李贞大惊，闭门自守。麴崇裕等到达城下，身边的人对李贞说：“您难道可以坐着等待被杀被污辱！”于是李贞、李规、裴守德及他们的妻子都自杀。他们与李冲都在东都皇宫门前阙楼下被悬首示众。

初，范阳王蔼遣使语贞及冲曰：“若四方诸王一时并起，事无不济。”诸王往来相约结，未定而冲先发，惟贞狼狈应之，诸王皆不敢发，故败。

当初，范阳王李蔼派使者对李贞和李冲说：“如果四方诸王同时起事，一定能成功。”于是诸王往来协商约定时间，还没有最后约定，李冲就首先发难，只有李贞匆忙响应，其他诸王都不敢起事，所以失败。

贞之将起兵也，遣使告寿州刺史赵，妻常乐长公主谓使者曰：“为我语越王：昔隋文帝将篡周室，尉迟迥，周之甥也，犹能举兵匡救社稷，功虽不成，威展海内，足为忠烈。况汝诸王，先帝之子，岂得不以社稷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诸王不舍生取义，尚犹豫不发，欲何须邪！祸且至矣，大丈夫当为忠义鬼，无为徒死也。”

李贞将起兵时，派使者告诉寿州刺史赵，赵的妻子常乐长公主对使者说：“替我转告越王：从前隋文帝将要篡夺北周帝位，尉迟迥是北周皇帝的外甥，还能起兵匡救国家，虽然没有成功，但威震海内，足可称为忠诚壮烈之士。何况你们诸王还是先帝的儿子，难道还能不把国家放在心上！现今李氏王朝的危险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你们诸王不舍生取义，还犹豫不发兵，想等什么呢！大祸就要临头了，大丈夫应当做忠义之鬼，不应当白白等死。”

及贞败，太后欲悉诛韩、鲁等诸王，命监察御史蓝田苏按其密状。讯问，皆无明验，或告与韩、鲁通谋，太后召诘之，抗论不回。太后

曰：“卿大雅之士，朕当别有任使，此狱不必卿也。”乃命于河西监军，更使周兴等按之，于是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公撰、常乐公主于东都，迫协皆自杀，更其姓曰“虺”，亲党皆诛。

到李贞失败，太后打算全部处死韩、鲁等诸王，命令监察御史蓝田人苏清查他们密谋的情况。苏经过审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罪证，有人密告苏与韩、鲁等诸王串通，太后召苏责问，苏直言争论，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太后说：“你是才德高雅的读书人，朕将另有任用，这个案子不用你办理了。”便命令苏到河西监军，改由周兴等审理，于是收捕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公李、常乐公主等到东都洛阳，全迫胁他们自杀，改他们姓“虺”，他们的亲属党羽都被处死。

以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时治越王贞党与，当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杰密奏：“彼皆诖误，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丰州。道过宁州，宁州父老迎劳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于德政碑下，设斋三日而后行。

朝廷任命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当时正惩治越王李贞的党羽，要判罪的有六七百家，籍没官府充当奴婢的有五千人，司刑寺催促豫州执行判决。狄仁杰给太后上密奏说：“他们都是受连累的，我想明白上奏，似乎是在为叛逆的人申辩；知而不言，又恐怕有背于陛下仁爱怜悯的本意。”太后因此特意原谅他们，都流放丰州。当他们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迎接慰劳说：“是我们的狄使君救活你们的吧？”互相搀扶着在宁州百姓当年为狄仁杰立的功德碑下痛哭，斋戒三天后才继续往前走。

时张光辅尚在豫州，将士恃功，多所求取，仁杰不之应。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邪？”仁杰曰：“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万贞生！”光辅诘其语，仁杰曰：“明公总兵三十万，所诛者止于越王贞。城中闻官军至，逾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纵将士暴掠，杀已降以为功，流血丹野，非万贞而何！恨不得尚方斩马剑，加于明公之颈，虽死如归耳！”光辅不能诘，归，奏仁杰不逊，左迁复州刺史。

当时张光辅还在豫州，将士依仗有功，肆意勒索，狄仁杰不予理采。张光辅大怒说：“州将敢轻视全军主将！”狄仁杰说：“河南作乱的只有一个越王李贞，现在一个李贞死了，出现了一万个李贞！”张光辅

责问这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说：“您统兵三十万，所要杀的只限于越王李贞。城中人听说官军到来，越城出来投降的人很多，四面都踩踏成道路了，您放纵军士凶暴地抢掠，杀已投降的人用以报功，流血染红郊野，这不是一万个李贞又是什么！我恨不能得到天子的尚方斩马剑加在您的脖子上，我虽死也视作回家一般！”张光辅无法反驳，回来后，上奏说狄仁杰不恭顺。狄仁杰被降职为复州刺史。

[10]丁卯，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并同平章事。

[10]丁卯（十二日），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都任同平章事。

[11]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东莞公融密遣使问成均助教高子贡，子贡曰：“来必死。”融乃称疾不赴。越王贞起兵，遣使约融，融苍猝不能应，为官属所逼，执使者以闻，擢拜右赞善大夫。未几，为支党所引，冬，十月，己亥，戮于市，籍没其家。高子贡亦坐诛。

[11]太后召皇族到明堂朝见，东莞公李融暗中派使者问成均助教高子贡，高子贡回答说：“来，必定死。”李融便声称有病不来。越王李贞发难，派使者约他一同起兵，他匆促间不能响应，在属官逼迫下逮捕李贞的使者上报，因此升任左赞善大夫。不久，为亲属所牵连，冬季，十月，己亥（十四日），被处死于街市，查抄家产，高子贡也因此被处死。

济州刺史薛、弟绪、绪弟驸马都尉绍，皆与琅邪王冲通谋。闻冲起兵，作兵器，募人；冲败，杀录事参军高纂以灭口。十一月，辛酉，、绪伏诛，绍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饿死于狱。

济州刺史薛、薛的弟弟薛绪、薛绪的弟弟附马都尉薛绍，都同琅邪王李冲通谋。薛听说李冲起兵，即制造武器，招募人员；李冲失败后，他们杀录事参军高纂以灭口。十一月，辛酉（初六），薛、薛绪被处死，薛绍因娶太平公主的缘故，被打一百棍子后，饿死于监狱中。

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轨坐与越王连谋，废徙黔州，载以槛车，行至陈仓而死。江都王绪、殿中监公裴承先皆戮于市。承先，寂之孙也。

十二月，乙酉（初一），司徒、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因犯与越王李贞通谋罪，被废黜并流放到黔州，用囚车运送，行至陈仓死去。江都

王李绪、殿中监公裴承先都被处死于街市。裴承先是裴寂的孙子。

[12]命裴居道留守西京。

[12]唐朝命令裴居道留守西京。

[13]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素不礼于殿中侍御史周矩，屡言其不能了事。会有罗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谓味道曰："公常责矩不了事，今日为公了之。"乙亥，味道及其子辞玉皆伏诛。

[13]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一贯不尊重殿中侍御史周矩，多次说他不会解决问题。正好有人罗织罪名告发骞味道，太后命令周矩审讯。周矩对骞味道说："你常责备我不会解决问题，今天我就为你解决问题。"己亥（疑误），骞味道和他的儿子骞辞玉都被处死。

[14]己酉，太后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

[14]己酉（二十五日），太后祭拜洛水，接受"天授圣图"，皇帝、皇太子都随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首领各按方位排列站立。珍禽、奇兽、各种珍宝陈列于坛前，礼乐仪仗的盛大，是唐朝开国以来所未有过的。

[15]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栌籍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宴赐群臣，赦天下，纵民入观。改河南为合宫县。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僧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15]辛亥（二十七日），明堂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三百尺见方。共三层：下层按照四季划分，四方各用本方的颜色；中层按十二时辰划分；上为圆顶，由九条龙捧起，顶上安置铁凤，高一丈，用黄金装饰。中间有十围粗的大木，上下贯通，斗斜柱屋檐都依仗它作基础。下面安置铁制水渠，像太学中辟雍的样子，号称万象神宫。太后设宴赏赐群臣，大赦天下罪人，准许百姓入内参观。改河南县为合宫县。又在明堂北面造五层天堂以贮藏大佛像；登上第三层就可以俯视明堂了。和尚怀义因主持修造明堂和天堂有功授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侍御史王求礼上书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斫。今者饰以珠玉，涂以丹青，铁入云，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太后不报。

侍御史王求礼上书说："古代明堂，用茅草为顶不加修剪，以柞木作椽不加砍削。现在用珠宝玉石装饰，涂上各种颜色，铁凤高入云端，金龙藏进云雾，从前殷纣王的琼台、夏桀的瑶室，都无法超过它。"太后不予理睬。

[16]太后欲发梁、凤、巴，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生羌，因袭吐蕃。正字陈子昂上书，以为："雅州边羌，自国初以来未尝为盗。今一旦无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惧诛灭，必蜂起为盗。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兵久不解，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臣闻吐蕃爱蜀富饶，欲盗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势不能动。今国家乃乱边羌，开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种，为乡导以攻边，是借寇兵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也。蜀者国家之宝库，可以兼济中国。今执事者乃图侥幸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穑，财不足以富国，徒为糜费，无益圣德，况其成败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险也，人之所以安者无役也；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财，臣恐未见羌戎，已有奸盗在其中矣。且蜀人劣，不习兵战，山川阻旷，去中夏远，今无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见其不及百年，蜀为戎矣。国家近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者，盖以陛下务在养人，不在广地也。今山东饥，关、陇弊，而徇贪夫之议，谋甲兵，兴大役，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黩兵，愿陛下熟计之。"既而役不果兴。

[16]太后准备征发梁、凤、巴等地百姓，从雅州凿山开通道路，出击生羌，从而袭击吐蕃。正字陈子昂上书认为："雅州边地的羌人，从唐朝开国以来未曾作过盗贼，现在一旦无罪而杀戮他们，他们的怨恨一定很深；而且害怕被消灭，必蜂起作盗贼。西山羌族盗贼兴起，则蜀地边城不得不接连派兵防守。兵士长期集结不散，我以为西蜀的灾祸，从此就结下了。我听说吐蕃贪图蜀地富饶，想窃取它已经很久了，只是因山川隔绝，道路阻塞不通，形势使他们无法行动。现在国家却扰乱边地羌人，开通险要通道，使他们得以收集逃亡种族，作为向导以进攻边地，这是借给敌人兵马，为敌人清除道路，把全部蜀地

送给他们。蜀地是国家的宝库，可以多方面接济中原地区。现在的一些当政者贪图侥幸的利益而进取西羌，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能够种庄稼，得到他们的财富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只是浪费财力人力，无益于陛下圣德，更何况成败还不一定呢！蜀地所依赖的是地势险要，百姓所赖以安定的是没有徭役；现在国家却打通它的险要，役使它的人民，险要打通则便于敌寇，人民被役使则伤财，我恐怕还没有见到羌人，已有奸盗出现在蜀中了。况且蜀人弱小，不熟悉军事，山川阻隔，距离中原遥远，如今无敌造成西羌、吐蕃的祸患，我觉得不用再过一百年，蜀地将变为戎人的地方了。国家近年废除安北、单于都护府，放弃龟兹、疏勒二镇，天下所以一致称之为盛德，大概是因为陛下致力于安养人民，而不在于扩大土地。现在崤山以东饥荒，关、陇地区残破，却顺从贪心人的议论，谋划动用军队，兴起大规模的徭役，自古以来国亡家败，未尝不由于滥用武力，愿陛下仔细考虑。”其后这件事情没有能进行。

永昌元年（己丑、689）

永昌元年（己丑，公元689年）

[1]春，正月，乙卯朔，大飨万象神宫，太后服衮冕，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国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贺。戊午，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己末，御明堂，飨群臣。

[1]春季，正月，乙卯朔（初一），唐朝合祭于万象神宫，太后穿戴帝王的礼服礼帽，腰带上插着大圭，手拿着镇圭第一个献祭品，皇帝第二个献，太子最后一个献。先至昊天上帝座前，其次至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座前，其次至魏国先王座前，其次至五方帝座前。太后亲临则天门，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丁巳（初三），太后驾临明堂，接受朝贺；戊午（初四），在明堂施行政教，颁布教诲百官的九条政令；己未（初五），太后来到明堂，宴赏群臣。

[2]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阳陵曰明义陵。置崇先府官。戊戌，尊鲁公曰太原靖王，北平王曰赵肃恭王，金城王曰魏义康王，太原王曰周安成王。

[2]二月，丁酉（十四日），太后追尊父亲魏忠孝王为周忠孝太皇，母亲为周忠孝太后，称武氏在文水的陵墓为章德陵，在咸阳的陵墓为明义陵，设置崇先府官员。戊戌（十五日），太后追尊其祖先鲁公为太原靖王，北平王为赵肃恭王，金城王为魏义康王，太原王为周安成王。

[3]三月，甲子，张光辅守纳言。

[3]三月，甲子（十一日），张光辅守纳言。

[4]壬申，太后问正字陈子昂，当今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为“宜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辞婉意切，其论甚美，凡三千言。

[4]壬申（十九日），太后问正字陈子昂，什么是当前要抓的重要政事。陈子昂退朝后，上疏认为：“应当宽缓刑罚，崇尚德政，停止军事行动，减省赋税徭役，抚恤慰问皇族，使他们各自安心。”词语委婉，意思深切，议论很好，共三千字。

[5]癸酉，以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张光辅守内史。

[5]癸酉（二十日），唐朝任命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张光辅守内史。

[6]夏，四月，甲辰，杀辰州别驾汝南王炜、连州别驾鄱阳公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于州。炜，恽之子；，元庆之子也。

[6]夏季，四月，甲辰（二十二日），唐朝处死辰州别驾汝南王李炜、连州别驾鄱阳公李等皇族十二人，迁移他们的家属去州。李炜是蒋王李恽的儿子；李是道王李元庆的儿子。

己酉，杀天官侍郎蓝田邓玄挺。玄挺女为妻，又与炜善。谋迎中宗于庐陵，以问玄挺；炜又尝谓玄挺曰：“欲为急计，何如？”玄挺皆不应。故坐知反不告，同诛。

己酉（二十七日），唐朝处死天官侍郎蓝田人邓玄挺。邓玄挺的女儿是李的妻子，邓玄挺又与李炜很要好。李图谋从庐陵接回唐中宗，曾询问过邓玄挺；李炜又曾对邓玄挺说：“准备制定紧急计划，如何？”邓玄挺都没有回答。所以他以犯知道谋反而不报告的罪，被一同处死。

[7]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

[7]五月，丙辰（初五），唐朝任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以进攻吐蕃。

[8]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来降；以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令统其众。

[8]浪穹州蛮族酋长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原先依附吐蕃，这时候投降唐朝；唐朝任命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统率他的部众。

[9]己巳，以僧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讨突厥。行至紫河，不见虏，于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

[9]己巳（十八日），唐朝任命和尚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伐突厥。进军到紫河，没有遇见突厥人，在单于台刻石纪功而回。

[10]诸王之起兵也，贝州刺史纪王慎独不预谋，亦坐系狱；秋七月，丁巳，槛车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东平王续等，相继被诛，家徙岭南。

[10]唐朝诸王起兵时，只有贝州刺史纪王李慎没有参与谋划，但也被牵连入狱；秋季，七月，丁巳（初七），被用囚车移送巴州，改姓虺氏，走到蒲州而死。他的八个儿子，如徐州刺史东平王李续等，相继被处死，家属被迁移岭南。

女东光县主楚媛，幼以孝谨称，适司议郎裴仲将，相敬如宾；姑有疾，亲尝药膳；接遇娣姒，皆得欢心。时宗室诸女皆以娇奢相尚，诮楚媛独俭素，曰："所贵于富贵者，得适志也；今独守勤苦，将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礼，今而行之，非适志欤！观自古女子，皆以恭俭为美，纵侈为恶。辱亲是惧，何所求乎；富贵傥来之物，可足骄人！"众皆惭服。及慎凶问至，楚媛号恸，呕血数升；免丧，不御膏沐者垂二十年。

李慎的女儿东光县主李楚媛，年幼时就以孝顺恭谨著名，嫁司议郎裴仲将，夫妻相敬如宾；婆婆有病，所用药物食品她都亲口先尝；接待妯娌，都得到她们的欢心。当时皇族女子都以骄横奢侈相互争胜为时尚，他们讥笑只有李楚媛节俭朴素，说："人所以看重富贵，是因为能满足欲望；现在你一人独自保持勤劳艰苦，追求的是什么呢？"李楚

媛说：“小时候喜欢礼，现在付诸行动，不是满足欲望吗！综观自古以来的女子，都以恭顺节俭为美德，以放纵奢侈为丑恶。使父母感到耻辱是我所畏惧的，别的还有什么追求啊；富贵是无意得来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向别人炫耀的！”大家听后既惭愧又佩服。等到李慎的死讯传来，李楚媛哀号悲痛，呕血数升，守丧期满后，不用润发的油脂近二十年。

[11]韦待价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战，大败。待价既无将领之才，狼狈失据，士卒冻馁，死亡甚众，乃引军还。太后大怒，丙子，待价除名，流绣州，斩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安西副都护唐休收其余众，抚安西土，太后以休为西州都督。

[11]韦待价进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交战，打了大败仗。韦待价既无将领的才能，窘迫中失去凭依，士卒挨冻受饿，死亡很多，于是领军返回。太后大怒，丙子（二十六日），韦待价被撤销名籍，流放绣州，处死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安西副都护唐休收集残余部队，抚慰安定西部边地，太后任命唐休为西州都督。

[12]戊寅，以王本立同凤阁鸾台三品。

[12]戊寅（二十八日），唐朝任命王本立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13]徐敬业之败也，弟敬真流绣州，逃归，将奔突厥。过洛阳，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资遣之；至定州，为吏所获，嗣业缢死。嗣明、敬真多引海内知识，云有异图，冀以免死；于是朝野之士为所连引坐死者甚众。嗣明诬内史张光辅，云“征豫州日，私论图谶、天文，阴怀两端。”八月，甲申，光辅与敬真、嗣明等同诛，籍没其家。

[13]徐敬业失败后，他的弟弟徐敬真流放绣州，以后逃回，准备投奔突厥。他路过洛阳时，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供给财物送他离开；到达定州，被官吏捕获，弓嗣业上吊身亡。张嗣明、徐敬真多诬告牵连海内相互认识了解的人，说他们图谋不轨，期望这样能免除死罪。于是朝野人士被牵连判死罪的人很多。张嗣明诬告内史张光辅，说“征讨豫州时，他私下议论王者受命的征验、天象变化，在朝廷和叛逆者间脚踩两只船。”八月，甲申（初四），张光辅和徐敬真、张嗣明等一起被处死，并被查抄家产。

乙未，秋官尚书太原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并免死流岭南。楚金等皆为敬真所引，云与敬业通谋。临刑，太后使凤阁舍人王隐客驰骑传声赦之。声达于市，当刑者皆喜跃欢呼，宛转不已；元忠独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虚实未知。"隐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无忧喜之色。是日，阴云四塞，既释楚金等，天气晴霁。

乙未（十五日），秋官尚书太原人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都赦免死罪，流放岭南。张楚金等都被徐敬真所诬告，说他们与徐敬业串通谋反。将执行死刑时，太后派凤阁舍人王隐客骑快马传话赦免他们。赦免的喊声传到刑场，将受刑的人都高兴得跳跃欢呼，展转不停；只有魏元忠安坐自如，不动声色，有人让他起来，他说："真假还不知道。"王隐客来到，又让他起来，他说："等宣布太后的敕令后再起来。"宣布敕令后，他才慢慢起来，以跪拜之礼拜了两拜，脸上始终没有忧愁和喜悦的表情。当天，阴云密布，释免张楚金等人之后，天气转晴，阴云散尽。

[14]九月，壬子，以僧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二十万讨突厥骨笃禄。

[14]九月，壬子（初三），唐朝任命和尚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二十万讨伐突厥阿史那骨笃禄。

[15]初，高宗之世，周兴以河阳令召见，上欲加擢用，或奏以为非清流，罢之。兴不知，数于朝堂俟命。诸相皆无言，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时同平章事，谓之曰："周明府可去矣。"兴以为玄同沮已，衔之。玄同素与裴炎善，时人以其终始不渝，谓之耐久朋。周兴奏诬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太后怒，闰月，甲午，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直！"玄同叹曰："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杀夏官侍郎崔察于隐处。自余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贬者甚众。

[15]当初，高宗在位时，周兴任河阳县令被召见，准备加以提升，有人上奏说他不属清流官，这才作罢。周兴不知道，还多次在朝堂等候任命。诸位宰相都不告诉他，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当时任同平章事，对他说："周县令可以回去了。"周兴以为魏玄同阻止自己提升，因此怀恨他。魏玄同一贯与裴炎很要好，当时人因为他们的友情

始终不变，称赞为“耐久的朋友”，周兴因此上奏诬陷玄同，说他曾说过：“太后老了，不如事奉皇帝耐久。”太后大怒，闰九月甲午（十五日），赐他在家里自尽。死前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您老为何不告密，以求得到太后召见，可以为自己申诉。”魏玄同感叹说：“被人杀死和被鬼杀死，又有什么不同，怎么能当告密人呢！”于是自尽。又在隐蔽的地方杀死夏官侍郎崔，其余朝廷内外大臣因此被处死和流放的很多。

彭州长史刘易从亦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诛之。易从为人，仁孝忠谨，将刑于市，吏民怜其无辜，远近奔赴，竞解衣投地曰：“为长史求冥福。”有司平准，直十余万。

彭州长史刘易从也被徐敬真诬告；戊申（二十九日），在彭州被处死。刘易从为人仁爱孝顺，忠诚谨慎，将在街市行刑时，官吏和百姓怜惜他无罪，从远近各处奔赴刑场，争先脱衣扔在地上，说：“为刘长史求冥福”。有关部门估价，这些衣服值十多万。

周兴等诬右武卫大将军燕公黑齿常之谋反，徵下狱。冬，十月，戊午，常之缢死。

周兴等诬告右武卫大将军燕公黑齿常之谋反，常之被召回送进监狱。冬季，十月，戊午（初九），黑齿常之上吊身亡。

己未，杀宗室鄂州刺史嗣郑王等六人。庚申，嗣滕王琦等六人免死，流岭南。

己未（初十），武后处死皇族鄂州刺史嗣郑王李等六人。庚申（十一日），嗣滕王李琦等六人免去死罪，流放岭南。

[16]丁卯，春官尚书范履冰、凤阁侍郎刑文伟并同平章事。

[16]丁卯（十八日），春官尚书范履冰、凤阁侍郎邢文伟都任同平章事。

[17]己卯，诏太穆神皇后、文德圣皇后宜配皇地祇，忠孝太后从配。

[17]己卯（三十日），太后下令，祭皇地祇时以太穆神皇后、文德圣皇后配享，周忠孝太后随从配享。

[18]右卫胄曹参军陈子昂上疏，以为：“周颂成、康，汉称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虽尽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乐

化，不宜有乱臣贼子，日犯天诛。比者大狱增多，逆徒滋广，愚臣顽昧，初谓皆实，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系囚李珍等无罪，百僚庆悦，皆贺圣明，臣乃知亦有无罪之人挂于疏网者。陛下务在宽典，狱官务在急刑，以伤陛下之仁，以诬太平之政，臣窃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风雨，变为景云。臣闻阴惨者刑也，阳郤者德也；圣人法天，天亦助圣，天意如此，陛下岂可不承顺之哉！今又阴雨，臣恐过在狱官。凡系狱之囚，多在极法，道路之议，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见之，自诘其罪！罪有实者显示明刑，滥者严惩狱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岂非至德克明哉！”

[18]右卫胄曹参军陈子昂上疏认为:“周朝歌颂成王、康王，汉朝称赞文帝、景帝，都因为他们能弃刑罚而不用的缘故。现在陛下的政治，虽然尽善了，但太平的朝代，上下都乐于教化，不应当有乱臣贼子，天天触犯帝王的刑律被处死。近来大案增多，叛逆的人日益增加，我本愚昧，原以为他们都有确凿的罪证，而上月十五日，陛下特意查明囚犯李珍等无罪，百官欢悦，都庆贺陛下圣明，我于是知道也有无罪的人落入宽大的法网。陛下致力于宽刑，狱官却在追求苛刻的刑罚，以损害陛下的仁德，以诬蔑太平的政治，我心里憎恨这些人。还有，九月二十一日下令赦免张楚金等人的死罪，天气由有风雨为出现五色云彩。我听说天阴暗惨淡表示刑罚过公，晴朗表示德政；圣人效法上天，上天也帮助圣人，天意既然如此，陛下怎么能不承顺天意呢！现在又阴雨，我恐怕过错在执掌刑狱的官吏。凡是入狱的犯人，多处以最重的刑罚，道途的议论，或肯定或否定，陛下何不全部召见罪犯，亲自责问他们的罪过！确实有罪的公开给予应得的刑罚，滥施刑罚的则严厉惩办主管刑狱的官吏，使天下人都心服，人们都知道政事和刑罚，那不是最高尚的道德就能够发扬光大吗！”

天授元年（庚寅、690）

天授元年（庚寅、公元690年）

[1]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万象神宫，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舜、禹、成汤之后为三恪，周、隋之嗣同列国。

[1]十一月，庚辰朔（初一），冬至，太后祭万象神宫，大赦天下。开始用周历，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历正月为一月。封周朝、汉朝王室的后代为“二王后”，舜、禹、成汤的后代为“三恪”，北周、隋朝皇帝的后代享受封国的待遇。

[2]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改诏曰制。秦客，太后从父姊之子也。

[2]凤阁侍郎河东人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个字进献，丁亥（初八），朝廷下令推行。太后自己命名为“”，改称“诏”为“制”。宗秦客是太后堂姊的儿子。

[3]乙未，司刑少卿周兴奏除唐亲属籍。

[3]乙未（十六日），司刑少卿周兴奏请废除唐朝帝室亲属的家族名册。

[4]腊月，辛未，以僧怀义为右卫大将军，赐爵鄂国公。

[4]腊月，辛未（二十三日），唐朝任命和尚怀义为右卫大将军，赐给鄂国公爵位。

[5]春，一月，戊子，武承嗣迁文昌左相，岑长倩迁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攸宁为纳言，邢文伟守内史，左肃政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王本立罢为地官尚书。攸宁，士之兄孙也。

[5]春季，一月，戊子（初十），武承嗣升任文昌左相，岑长倩升任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攸宁为纳言，邢文伟守内史，左肃政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王本立罢除相职，改任地官尚书。武攸宁是武士哥哥的孙子。

时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有疾，承嗣、三思往问之，方质据床不为礼。或谏之，方质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寻为周兴等所构，甲午，流儋州，籍没其家。

当时武承嗣、武三思当权，宰相都对他们很谦让。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有病在家，武承嗣、武三思前往问候，韦方质靠着床不行礼。有人规劝他不要这样，他说：“生死有命运安排，大丈夫怎能屈身事奉太后的近亲以求幸免呢！”不久他便被周兴等人陷害，甲午（十六日），流放儋州，查抄家产。

[6]二月，辛酉，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

[6]二月，辛酉（十四日），太后亲自在洛城殿考各地入京应举的人。入京应举的人参加殿试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7]丁卯，地官尚书王本立薨。

[7]丁卯（二十日），地官尚书王本立去世。

[8]三月，丁亥，特进、同凤阁鸾台三品苏良嗣薨。

[8]三月，丁亥（初十），特进、同凤阁鸾台三品苏良嗣去世。

[9]夏，四月，丁巳，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坐尝举犯逆者下狱死。

[9]夏季，四月，丁巳（十一日），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因曾荐举犯叛逆罪的人，被关进监狱后死去。

[10]醴泉人侯思止，始以卖饼为业，后事游击将军高元礼为仆，素诡无赖。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贞与舒王元名谋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废，徙和州，壬午，杀其子豫章王；贞亦族灭。擢思止为游击将军。时，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为御史，太后曰：“卿不识字，岂堪御史！”对曰：“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太后悦，即以为朝散大夫、侍御史。他日，太后以先所籍没宅赐之，思止不受，曰：“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太后益赏之。

[10]醴泉人侯思止，起初靠卖饼谋生，后来给游击将军高元礼当仆人，一贯诡诈无赖。恒州刺史裴贞杖责一名判司，判司指使侯思止诬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秋季，七月，辛巳（初七），李元名因此被废黜，迁移到和州，壬午（初八），处死他的儿子豫章王李；裴贞也被灭族。朝廷提拔侯思止为游击将军。当时，告密的人往往能当五品官，侯思止要求担任御史，太后说：“你不识字，怎么能担任御史！”回答说：“獬豸哪里识字，只能用角触邪恶的人。”太后高兴，即任命他为朝散大夫、侍御史。过些天，太后将早先没收的住宅赐给他，侯思止不肯接受，说：“我憎恶叛逆的人，不愿意居住他们的住宅。”太后更加赞赏他。

衡水人王弘义，素无行，尝从邻舍乞瓜，不与，乃告县官，瓜田中有白兔；县官使人搜捕，蹂践瓜田立尽。又游赵、贝，见闾里耆老作邑斋，遂告以谋反，杀二百余人。擢授游击将军，俄迁殿中侍御史。

或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敕弘义按之。安仁不服，弘义即于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适至，亦刎其首，函之以归。道过汾州，司马毛公与之对食，须臾，叱毛公下阶，斩之，枪揭其首入洛，见者无不震粟。

衡水人王弘义，一贯品行不好，曾向邻居讨瓜吃，邻居不给，便向县官报告说，瓜田中有白兔；县官派人搜捕，结果瓜田都被踩坏了。他又游历赵州、贝州，见乡间父老作佛事活动，便诬告他们谋反，结果杀死二百余人。王弘义被提拔为游击将军，很快又升任殿中侍御史。有人密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太后命令王弘义审讯他，王安仁不服，王弘义就在他戴着枷锁的时候砍下他的脑袋；又搜捕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恰好来到，他便也砍下他的脑袋，用盒子

盛着带回。路过汾州，汾州司马毛公和他一起进餐，突然间，他怒喝毛公下台阶，砍下脑袋，用枪挑着进入洛阳，看见的人无不恐惧颤抖。

时置制狱于丽景门内，入是狱者，非死不出，弘义戏呼曰“例竟门”。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

当时太后的特别监狱设在丽景门内，被关入这个监狱的，不死不能出狱，所以王弘义戏称丽景门为“例竟门”。朝廷官员人人自危，相见时不敢交谈，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睛示意。有的入朝时突然被秘密逮捕，因此每次入朝前，总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道是否还能再相见？”

时法官竞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当时执法的官吏竞相施行严刑峻法，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保持公平宽恕，被告发的人都说：“遇到来俊臣、侯思止一定死，遇到徐有功、杜景俭一定生还。”

有功，文远之孙也，名弘敏，以字行。初为蒲州司法，以宽为治，不施敲朴。吏相约有犯徐司法杖者，众共斥之。迨官满，不杖一人，职事亦修。累迁司刑丞，酷吏所诬构者，有功皆为直之，前后所活数十百家。尝廷争狱事，太后厉色诘之，左右为战粟，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太后虽好杀，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景俭，武邑人也。

徐有功是徐文远的孙子，名叫弘敏字有功，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他初任蒲州司法参军，以宽大为治狱原则，不动用刑杖。属吏互相约定，有犯法使徐有功动用刑杖的，大家一致叱责他。直到他职任期满，也没有杖责过一名犯人，任内的事务也得到治理。他连续升官至司刑丞。对被酷吏诬陷的人，徐有功都为他们平反，前后救活数十上百家。徐有功曾在朝廷争辩有关刑狱的事，太后严厉责问他，左右都替他胆颤心惊，而他神色不变，争辩更加坚决。太后虽然好杀人，但知道他为人正直，对他很恭敬也很畏惧。杜景俭是武邑人。

司刑丞荥阳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礼欲杀一囚，日知以为不可，往复数四，元礼怒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日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竟以两状列上，日知果直。

司刑丞荥阳人李日知也崇尚公平宽恕。司刑少卿胡元礼想杀一名囚犯，李日知以为不可以，多次反复争论，胡元礼发怒说："我只要不离开司刑寺，这个囚犯最终没有生还的道理！"李日知也说："我只要不离开司刑寺，这个囚犯最终没有死的道理！"最后将两人的不同意见上报，李日知的意见果然有理。

[11]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

[11]东魏国寺和尚法明等撰写《大云经》四卷，上奏表将书进献，书中说太后是弥勒佛降生，当取代唐朝作为人间的主宰。太后下令将它颁布于天下。

[12]武承嗣使周兴罗告隋州刺史泽王上金、舒州刺史许王素节谋反，徵诣行在。素节发舒州，闻遭丧哭者，叹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龙门，缢杀之。上金自杀。悉诛其诸子及支党。

[12]武承嗣指使周兴罗织罪名告发隋州刺史泽王李上金、舒州刺史许王李素节谋反，他们被征召到太后所在地。李素节从舒州出发时，听见有人因遇丧事而痛哭，便感叹说："病死哪里可以得到，还哭什么呢！"丁亥（十三日），走到龙门，被吊死。李上金自杀。朝廷全部处死他们的儿子和亲属。

[13]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让之孙攸暨，攸暨时为右卫中郎将，太后潜使人杀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额广颐，多权略，太后以为类

己，宠爱特厚，常与密议天下事。旧制，食邑，诸王不过千户，公主不过三百五十户；太平食邑独累加至三千户。

[13]太后想将她女儿太平公主嫁给她伯父武士让的孙子武攸暨。武攸暨当时任右卫中郎将，太后秘密指使人杀死他的妻子而后将女儿嫁给他。太平公主方额大腮，多权变谋略，太后以为同自己相像，因此特别宠爱她，常同她秘密议论天下大事。按旧制规定，朝廷赐给封户，诸王不能超过一千户，公主不能超过三百五十户；唯独太平公主却连续追加至三千户。

[14]八月，甲寅，杀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癸亥，杀尚书左丞张行廉。辛未，杀南安王颖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岭南，又诛其亲党数百家。惟千金长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请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爱之，更号延安大长公主。

[14]八月，甲寅（十一日），朝廷杀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癸亥（二十日），杀尚书左丞张行廉；辛未（二十八日），杀南安王李颖等皇族十二人，又用鞭子打死故太子李贤的两个儿子，唐朝皇族于是差不多被清除净尽了，年幼还活着的也都流放岭南，又处死他们的亲党数百家。只有千金长公主靠善于献媚得以保全性命，她自己请求做太后的女儿，并改姓武氏；太后喜欢她，改封号为延安大长公主。

[15]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戊寅，群臣上言：有凤皇自明堂飞入上阳宫，还集左台梧桐之上，久之，飞东南去；及赤雀数万集朝堂。

[15]九月，丙子（初三），侍御史汲县人傅游艺率领关中百姓九百余人到皇宫前上奏表，请求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没有允许；但提升傅游艺任给事中。于是百官以及帝室的同宗亲属、远近百姓、四夷的酋长、和尚、道士共六万余人，都上表提出同傅游艺一样的请求，皇帝也上表自己请求赐姓武氏。戊寅（初五），群臣进言：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又飞回停在左台的梧桐树上，过了很久，才向东南飞去；还有赤雀数万只飞集朝堂。

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

庚辰（初七），太后同意皇帝及群臣的请求。壬午（初九），太后上则天门城楼，宣布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更改年号。乙酉（十二日），上尊号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位继承人，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

丙戌，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睿皇后；太原靖王曰严祖成皇帝，妣曰成庄皇后；赵肃恭王曰肃祖章敬皇帝，魏义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谥，称皇后。立武承嗣为魏王，三思为梁王，攸宁为建昌王，士兄孙攸归、重规、载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绪、攸止皆为郡王，诸姑姊皆为长公主。

丙戌（十三日），太后在神都洛阳立武氏七庙，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先妣姒氏为文定皇后；周平王小儿子姬武为睿祖康皇帝，先妣姜氏为康惠皇后；太原靖王为严祖成皇帝，先妣为成庄皇后；赵肃恭王为肃祖章敬皇帝，魏义康王为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为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为太祖孝明高皇帝，先妣的谥号都同于先考，称皇后。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武士哥哥的孙子武攸归、武重规、武载德、武攸暨、武懿宗、武嗣宗、武攸宜、武攸望、武攸绪、武攸止都封为郡王，诸姑姊都封为长公主。

又以司宾卿溧阳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侍御史来子等并赐姓武。秦客潜劝太后革命，故首为内史。游艺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

又任命司宾卿溧阳人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为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傅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侍御史来子等都赐姓武氏。宗秦客私下劝太后改换朝代，所以首先任内史。傅游艺一年之间穿遍了青、

绿、朱、紫四种颜色的官服，即由九品官做到三品官，当时人称之为四季作官。

敕改州为郡；或谓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废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

太后下令改州为郡；有人对太后说：“陛下刚改换朝代而废除州，不吉利。”太后立即追回成命。

命史务滋等十人巡抚诸道。太后立兄孙延基等六人为郡王。

命令史务滋等十人巡视安抚各道。太后又封她哥哥的孙子武延基等六人为郡王。

[16]冬，十月，甲子，检校内史宗秦客坐赃贬遵化尉，弟楚客亦以奸脏流岭外。

[16]冬季，十月，甲子（二十一日），检校内史宗秦客因贪赃获罪，降职为遵化县尉，他弟弟宗楚客也因非法获取财物被流放岭外。

[17]丁卯，杀流人韦方质。

[17]丁卯（二十四日），朝廷杀死被流放人员韦方质。

[18]辛未，内史邢文伟坐附会宗秦客贬珍州刺史。顷之，有制使至州，文伟以为诛己，遽自缢死。

[18]辛未（二十八日）内史邢文伟因依附宗秦客而获罪，降职为珍州刺史。不久，有太后派的使者到珍州，邢文伟以为要杀他，便连忙自缢而死。

[19]壬申，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其撰疏僧云宣等九人皆赐爵县公，仍赐紫袈裟、银龟袋。

[19]壬申（二十九日），太后命令两京和各州分别修建大云寺一座，收藏《大云经》，让和尚升座讲解，为《大云经》撰写注疏的和尚云宣等九人都赐爵县公，还赐给他们紫袈裟、银龟袋。

[20]制天下武氏咸蠲课役。

[20]太后下令，天下姓武氏的人都蠲免赋税徭役。

[21]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

[21]西突厥十姓，自垂拱年间以来被东突厥侵扰掠夺，几乎逃散净尽。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集西突厥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唐朝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改称号为竭忠事主可汗。

[22]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为酷吏所陷，当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奏有功出反囚，当斩，太后虽不许，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复起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悬庖厨，势使之然也。陛下以臣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远近闻者相贺。

[22]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被酷吏诬陷，罪当灭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坚持争辩也不能平反。秋官侍郎周兴控告徐有功故意为谋反囚犯开脱，应当斩首，太后虽然没有批准，但也免去他的官职；但太后很器重徐有功，以后又起用他为侍御史。徐有功跪伏在地上流着泪坚决推辞说："我听说鹿奔跑在山林中而命掌握在厨师手里，这是地位造成的。陛下任用我为执法的官员，我不敢歪曲陛下的法律，必定死在这法官任上了。"太后坚持要他任侍御史，远近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相互庆贺。

[23]是岁，以右卫大将军泉献诚为左卫大将军。太后出金宝，命选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赌之，献诚第一，以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咄摩，咄摩复让献诚。献诚乃奏言："陛下令选善射者，今多非汉官，窃恐四夷轻汉，请停此射。"太后善而从之。

[23]本年，太后任命右卫大将军泉献诚为左卫大将军。太后拿出金银财宝，命令选拔南北衙禁卫军优秀射手五人比赛射箭，泉献诚获得第一，他让给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咄摩。薛咄摩又让给泉献诚。泉献诚便上奏说："陛下命令选拔优秀射手，现在选出的多不是汉族官员，我恐怕四夷轻视汉人，请求停止这次比赛。"太后赞赏并采纳他的意见。

二年（辛卯、691）

二年（辛卯，691年）

[1]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号于万象神宫，旗帜尚赤。甲戌，改置社稷于神都。辛巳，纳武氏神主于太庙；唐太庙之在长安者，更命曰享德庙。四时唯享高祖已下，余四室皆闭不享。又改长安崇先庙为崇尊庙。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从祀，武氏祖宗配飨，唐三帝亦同配。

[1]正月，癸酉朔（初一），太后首次在万象神宫接受尊号，旗帜崇尚赤色。甲戌（初二），改为在神都洛阳设立社稷坛。辛巳（初九），安置武氏神主于太庙；唐在长安的太庙改名为享德庙。四季只祭祀高祖以下三庙，其余宣帝、元帝、光帝、景帝四室都关闭不复祭祀。又改长安崇先庙为崇尊庙。乙酉（十三日），冬至，太后合祭于明堂，祭昊天上帝，百神陪从受祭，武氏祖宗配享，唐朝三位已故皇帝也一同配享。

[2]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纵横，上疏，以为："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恐有凶慝阴谋离间陛下君臣。古者狱成，公卿参听，王必三宥，然后行刑。比日狱官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如此，则权由臣下，非审慎之法，傥有冤滥，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太后不听。

[2]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因酷吏横行，上疏认为："现在告发的事情很多，其中虚妄的多，确实的少，恐有邪恶之徒阴谋离间陛下君臣关系。古时候判决犯人，公卿参加旁听，国王必定经过三次饶恕然后执行刑罚。近日管理刑狱的官员，单独一人外出执行使命，审讯既定，执法者即依据它执行，不再重审；有的临时擅自作出判决，不再上奏。这样，则权力归于臣下，不是周密慎重的办法，倘若有冤屈和滥有刑罚的，怎么能知道！况且靠九品小官不待请命而审讯定案，掌握生杀大权，窃取君主权威，审讯定案既不在刑部，检查审定又不经过门下省，刑罚这种国家的利器，轻易地就给予别人，恐怕是国家的祸害。"太后没有听取。

[3]饶阳尉姚贞亮等数百人表请上尊号曰上圣大神皇帝，不许。

[3]饶阳县尉姚贞亮等数百人上表，请求为太后上尊号为上圣大神皇帝。太后没有允许。

[4]侍御史来子诬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皆坐诛。

[4]侍御史来子诬告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兄弟二人都因此被处死。

[5]春，一月，地官尚书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请封中岳。

[5]春季，一月，地官尚书武思文和朝集使二千八百人，上表请求封中岳嵩山。

[6]己亥，废唐兴宁、永康、隐陵署官，唯量置守户。

[6]己亥（二十七日），废除唐朝兴宁陵、永康陵、隐陵的官署和官员，只酌量设置守陵户。

[7]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以罪诛。

[7]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因罪被处死。

[8]纳言史务滋与来俊臣同鞫刘行感狱，俊臣奏务滋与行感亲密，意欲寝其反状。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务滋恐惧自杀。

[8]纳言史务滋与来俊臣一同审讯刘行感案件。来俊臣上奏说史务滋与刘行感关系亲密，有意掩盖他的谋反罪状。太后命令来俊臣同时审查史务滋。史务滋因此畏惧而自杀。

[9]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及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法当死，太后原之，二月，流兴岭南，在道，为仇家所杀。

[9]有人告发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串通谋反，太后命令来俊臣审讯他。来俊臣与周兴正讨论事情一起进餐，来俊臣对周兴说："囚犯多不认罪，应当采用什么办法？"周兴说："这很容易，取一个大瓮，用炭火在四周烤它，让囚犯进入瓮中，还有什么事情不承认？"来俊臣便找来大瓮一个，按周兴说的办法四周用火烤，然后站起来对周兴说："有宫内的文书要审问老兄，请老兄进这大瓮！"周兴惶恐叩头认罪。依法应判周兴死刑，太后原谅他，二月，流放岭南，途中被仇人杀死。

兴与索元礼、来俊臣竞为暴刻，兴、元礼所杀各数千人，俊臣所破千余家。元礼残酷尤甚，太后亦杀之以慰人望。

周兴与索元礼、来俊臣竞相施行暴虐，周兴、索元礼各杀数千人，来俊臣毁灭一千多家。索元礼尤其残酷，太后也杀他以图抚慰人们的怨恨情绪。

[10]徙左卫大将军千乘王武攸暨为定王。

[10]朝廷改封左卫大将军千乘王武攸暨为定王。

[11]立故太子贤之子光顺为义丰王。

[11]朝廷立原太子李贤的儿子李光顺为义丰王。

[12]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乔陵，严祖墓曰节陵，肃祖墓曰简陵，烈祖墓曰靖陵，显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为昊陵，显义陵为顺陵。

[12]甲子（二十二日），太后下令称始祖墓为德陵，睿祖墓为乔陵，严祖墓为节陵，肃祖墓为简陵，烈祖墓为靖陵，显祖墓为永陵，改章德陵为昊陵，显义陵为顺陵。

[13]追复李君羡官爵。

[13]朝廷追复李君羡的官职爵位。

[14]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14]夏季，四月，壬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15]癸卯，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

[15]癸卯（初二），太后下令，因佛教为朝代的改换开辟阶梯，把它的地位提高到道教之上。

[16]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长安。

[16]朝廷命令建安王武攸宜留守长安。

[17]丙辰，铸大钟，置北阙。

[17]丙辰（十五日），朝廷铸大钟，放置在宫殿北门外的阙楼上。

[18]五月，以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中道召还，军竟不出。

[18]五月，朝廷任命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进击吐蕃，中途又将他召还，军队最终没有出征。

[19]六月，以左肃政大夫格辅元为地官尚书，与鸾台侍郎乐思晦、凤阁侍郎任知古并同平章事。思晦，彦之子也。

[19]六月，朝廷任命左肃政大夫格辅元为地官尚书，与鸾台侍郎乐思晦、凤阁侍郎任知古一并任同平章事。乐思晦是乐彦的儿子。

[20]秋，七月，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20]秋季，七月，朝廷迁移关中地区数十万户充实洛阳。

[21]八月，戊申，纳言武攸宁罢为左羽林大将军；夏官尚书欧阳通为司礼卿兼判纳言事。

[21]八月，戊申（初十），纳言武攸宁被罢免为左羽林大将军；夏官尚书欧阳通任司礼卿兼判纳言事务。

[22]庚申，杀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来俊臣鞫虔勖狱，虔勖自讼于徐有功；俊臣怒，命卫士以刀乱斫杀之，枭首于市。

[22]庚申（二十二日），朝廷杀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来俊臣审讯张虔勖案件，张虔勖自己向徐有功申诉；来俊臣大怒，命令卫士乱刀砍死他，悬挂脑袋在闹市示众。

[23]义丰王光顺、嗣雍王守礼、永安王守义、长信县主等皆赐姓武氏，与睿宗诸子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守礼、守义，光顺之弟也。

[23]义丰王李光顺、嗣雍王李守礼、永安王李守义、长信县主等都赐姓武氏，与睿宗诸子都幽禁在宫中，十几年不出宫门。李守礼、李守义是李光顺的弟弟。

[24]或告地官尚书武思文初与徐敬业通谋；甲子，流思文于岭南，复姓徐氏。

[24]有人告发地官尚书武思文当初与他侄儿徐敬业串通谋反；甲子（二十六日），流放武思文于岭南，恢复本姓徐氏。

[25]九月，乙亥，杀岐州刺史云弘嗣。来俊臣鞫之，不问一款，先断其首，乃伪立案奏之，其杀张虔勖亦然。敕旨皆依，海内钳口。

[25]九月，乙亥（初八），朝廷杀岐州刺史云弘嗣。来俊臣审讯他，不问一句口供，先砍下他脑袋，然后伪造案情上奏，杀张虔勖时也采取这种办法。太后的谕旨都照准，天下人都闭口不敢说话。

[26]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艺梦登湛露殿，以语所亲，所亲告之；壬辰，下狱，自杀。

[26]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艺做梦登上湛露殿，事后告诉了亲近的人，亲近的人告发他；壬辰（二十五日），他被捕入狱，自杀身亡。

[27]癸巳，以左羽林卫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与冬官侍郎裴行本并同平章事。太后谓仁杰曰：“卿在

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名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太后深叹美之。

[27]癸巳（二十六日），朝廷任命左羽林卫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与冬官侍郎裴行本一并任同平章事。太后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时，很有善政，你想知道诬陷你的人的姓名吗？”狄仁杰感谢说：“陛下认为我有过失，请准许我改过；知道我没有过失，是我的幸运，不愿意知道谁诬陷我。”太后深为感叹并赞美他。

[28]先是，凤阁舍人修武张嘉福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奏请切责上书者，告示令散。太后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固称不可。由是大忤诸武意，故斥长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还，下制狱。承嗣又谮辅元。来俊臣又胁长倩子灵原，令引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皆云同反。通为俊臣所讯，五毒备至，终无异词，俊臣乃诈为通款。冬，十月，己酉，长倩、辅元、通等皆坐诛。

[28]在这以前，凤阁舍人修武人张嘉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奏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认为皇嗣在东宫，不应该有这样的建议，因此上奏请求严词谴责上书的人，通知他们散去。太后又询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的意见，他也坚持说不可以。因此大大违反了诸位武氏掌权者的意愿，于是他们排斥岑长倩，命令他西征吐蕃，未到达前线，又征召他回来，关入太后的特别监狱。武承嗣又诬陷格辅元。来俊臣又胁迫岑长倩的儿子岑灵原，让他牵连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都说他们一同谋反。欧阳通被来俊臣审讯，毒刑用遍，始终不承认，来俊臣便假造他服罪的口供。冬季，十月，己酉（十二日），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等都被处死。

王庆之见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太后谕遣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去，太后乃以印纸遗之曰：“欲见我，以此示门者。”自是庆之屡求见，太后颇怒之，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

杖。昭德引出光政门外，以示朝士曰："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扑之，耳目皆血出，然后杖杀之，其党乃散。

王庆之朝见太后，太后说："皇嗣是我的儿子，为何要废黜他？"王庆之回答说："'神灵不享受别族人的祭品，百姓不祭祀别族的鬼神。'现在是谁拥有天下，却要以李氏为继承人吗？"太后指示将他遣送出去。王庆之趴在地上，以死哭请，不愿离去，太后便送给他盖有印章的一纸凭证说："以后想见我，拿它让守门人看。"从此，王庆之屡次求见，太后很不高兴，命令凤阁侍郎李昭德赐王庆之杖刑。李昭德将他领出光政门外，指着他对官员们说："这个坏蛋想废黜我朝皇嗣，立武承嗣为太子"，命令将他摔倒，摔得他耳朵眼睛都流血，然后用刑杖打死，他的党羽才散去。

昭德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为然。照德，乾之子也。

李昭德于是向太后进言说："天皇，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自己拥有天下，应当传给子孙作为万代家业，怎么能用侄子为继承人呢！自古以来没有听说侄子作天子而为姑母立庙的！况且陛下受天皇临终托付，如果将天下交给武承嗣，则天皇就无人祭祀了。"太后也同意这看法。李昭德是李乾的儿子。

[29]壬辰，杀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右卫将军李安静。安静，纲之孙也。太后将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劝进，安静独正色拒之。及下制狱，来俊臣诘其反状，安静曰："以我唐家老臣，须杀即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俊臣竟杀之。

[29]壬辰（疑误），朝廷杀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和右卫将军李安静。李安静是李纲的孙子。太后准备称帝，王公、百官都上表劝进，只有李安静严正地拒绝。及至他被关入太后的特别监狱，来俊臣责问他谋反的情况，李安静说："因我是唐家老臣，要杀就杀！若问谋反，实在无可奉告。"来俊臣终于将他处死。

[30]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太后许之。狄仁杰曰："臣闻君人者唯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彼学生求假，丞、簿事

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必欲不违其愿，请普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30]太学生王循之上表，请假回家；太后批准了他。狄仁杰说：“我听说作君主的只有生杀的大权不交给别人，其余的权力都归有关部门。所以左、右丞不办理徒刑以下的刑罚；左、右相只裁决流放以上的刑罚，因为地位逐渐尊贵的缘故。学生请假，是国子监丞、主薄管的事，如果天子为这种事发布敕令，则天下的事要发布多少敕令才能处理完！一定要不违反人们的意愿，请全面为他们建立制度就可以了。”太后认为这个意见好。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五卷

唐纪二十一 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上长寿元年（壬辰、692）

唐纪二十一 则天皇后长寿元年（壬辰，公元692年）

[1]正月，戊辰朔，太后享万象神宫。

[1]正月，戊辰朔（初一），太后在万象神宫祭祀。

[2]腊月，立故于阗王尉达伏雄之子瑕为于阗王。

[2]腊月，朝廷封原于阗王尉迟伏雄的儿子尉迟瑕为于阗王。

[3]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3]春季，一月，丁卯（初一），太后接见存抚使所荐举的人员，无论有才能与否，都加以任用，才高的试任凤阁舍人、给事中，其次的试任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任制度从此开始。当时人编顺口溜说："补阙接连用车载，拾遗平平常常用斗量；用耙子才能推拢的侍御史，一个模子脱出的校书郎。"有个被荐举的人沈全交补充说："面浆糊心的存抚使，眯了眼睛的圣神皇。"御史纪先知将他擒获，弹劾他诽谤朝政，请求在朝堂上对他施杖刑，然后依法治罪。太后笑着说："只要使你们自己称职，何必怕人家说话！应该宽免他的罪。"纪先知大为惭愧。太后虽然滥用禄位以笼络天下人心，但对不称职的人，也随即撤职，或加以判刑或处死。她掌握着刑罚和赏赐的权柄以驾御天下人，政令由自己作出，明察事理，善于决断，所以当时的杰出人材也竞相为她所用。

[4]宁陵丞庐江郭霸以谄谀干太后，拜监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问之，因尝其粪，喜曰："大夫粪甘则可忧；今苦，无伤也。"元忠大恶之，遇人辄告之。

[4]宁陵县丞庐江人郭霸靠对太后阿谀奉承以求取禄位，当上了监察御史。御史中丞魏元忠患病，郭霸去探视，亲口尝他的粪便，高兴地说："大夫的粪便如果味甘便可忧了；现在是苦的，没有事。"魏元忠因此极厌恶他，逢人就揭露这件事。

[5]戊辰，以夏官尚书杨执柔同平章事。执柔，恭仁弟之孙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5]戊辰（初二），朝廷任命夏官尚书杨执柔为同平章事。杨执柔是杨恭仁弟弟的孙子，太后因他是她母亲家族里的人而加以任用。

[6]初，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至是，凤阁侍郎李昭德始筑之。

[6]当初，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没有外城，只有低矮的围墙而已。这时候，凤阁侍郎李昭德才开始营建东都外城。

[7]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先是，来俊臣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及知古等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对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定减死矣。德寿业受驱策，欲求少阶级，烦尚书引杨执柔，可乎？"仁杰曰："皇天后土遣狄仁杰为如此事！"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之。

[7]左台中丞来俊臣罗织罪名告发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这以前，来俊臣曾奏请太后下命令：一经审问即承认谋反的人可以减免死罪。等到任知古等入狱，来俊臣便用这道命令引诱他们认罪。狄仁杰回答说："大周改朝换代，万物更新，唐朝旧臣，甘愿听任诛戮。谋反是事实！"来俊臣便对他稍加宽容。来俊臣的属官王德寿对狄仁杰说："您一定能减免死罪了。我已受人指使，想略找一个升迁阶梯，烦您牵连杨执柔，可以吗？"狄仁杰说："天神地神在上，竟要狄仁杰干这种事！"说完一头撞在柱子上，血流满面；王德寿害怕因而向他道歉。

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辞气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坠驴，足于镫，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

曰：“侯思止，汝若须魏元忠头则截取，何必使承反也！”

侯思止审讯魏元忠，魏元忠义正词严不屈服；侯思止大怒，命令在地上倒着拖他。魏元忠说：“我命运不好，譬如从驴背上掉下来，脚挂在足镫上，被驴拉着走。”侯思止愈加发怒，命令接着拖他。魏元忠说：“侯思止，你如果需要我魏元忠的脑袋就砍下，何必让我承认谋反呢！”

狄仁杰既承反，有司待报行刑，不复严备。仁杰裂衾帛书冤状，置绵衣中，谓王德寿曰：“天时方热，请授家人去其绵。”德寿许之。仁杰子光远得书，持之告变，得召见。则天览之，以问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臣未尝褫其巾带，寝处甚安，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于西，使视之；不敢视，惟东顾唯诺而已。俊臣又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使奏之。

狄仁杰已承认谋反，有关部门只等待判罪执行刑罚，不再严加防备。狄仁杰便从被子上撕下一块帛，书写冤屈情况，塞在绵衣里面，对王德寿说：“天气热了，请将绵衣交给我家里人撤去丝绵。”王德寿同意。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到帛书，拿着去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得到太后召见。武则天看了帛书，质问来俊臣，他回答说：“狄仁杰等入狱后，我未曾剥夺他们的头巾和腰带，生活很安适，假如没有事实，怎么肯承认谋反！”太后派通事舍人周前往查看，来俊臣临时发给狄仁杰等头巾腰带，让他们排列站立在西边让周验看；周不敢向西看，只是面向东边唯唯诺诺而已。来俊臣又伪造狄仁杰等的谢死罪表，让周上奏太后。

乐思晦男未十岁，没入司农，上变，得召见，太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见仁杰等，问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于搒掠矣。”太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于是出此七族。庚午，贬知古江夏令，仁杰彭泽令，宣礼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献西乡令；流行本、嗣真于岭南。

乐思晦的儿子未满十岁，被籍没入司农寺为奴，要求上告特别情况，获得太后召见。太后问他有什么情况，他回答说：“我父亲已死，家已破，只可惜陛下的刑法为来俊臣等所玩弄，陛下如果不相信我说

的话，请选择朝臣中忠诚清廉、陛下一贯信任的人，提出他们谋反的罪状交给来俊臣，他们没有不承认谋反的。”太后听后稍有醒悟，召见狄仁杰等，问道：“你承认谋反，为什么？”回答说：“不承认，便已经死于严刑拷打了。”太后说：“为何作谢死罪表？”回答说：“没有。”太后出示所上的奏表，才知道是伪造的，于是释免这七个家族。庚午（初四），任知古降职为江夏县令、狄仁杰降职为彭泽县令、崔宣礼降职为夷陵县令、魏元忠降职为涪陵县令、卢献降职为西乡县令；流放裴行本、李嗣真于岭南。

俊臣与武承嗣等固请诛之，太后不许。俊臣乃独称行本罪尤重，请诛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驳之，以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将顺，亏损恩信。”

来俊臣与武承嗣等仍坚持请求处死他们七个人，太后不答应。来俊臣便又特别提出裴行本罪恶尤其严重，请处死他；秋官郎中徐有功予以反驳，以为“英明君主有使臣下再生的恩惠，来俊臣不能顺势促成，有损君主恩信。”

殿中侍御史贵乡霍献可，宣礼之甥也，言于太后曰：“陛下不杀崔宣礼，臣请陨命于前。”以头触殿阶，血流沾地，以示为人臣者不私其亲。太后皆不听。献可常以绿帛裹其伤，微露之于幞头下，冀太后见之以为忠。

殿中侍御史贵乡人霍献可是崔宣礼的外甥，对太后说：“陛下不杀崔宣礼，我请求死在陛下眼前。”他一头撞在宫殿台阶上，流血浸湿地面，用以表示作臣下的不袒护自己的亲戚。太后都不听从。霍献可时常用绿帛包扎伤口，略为显露于帽子下面，希望太后看见认为他忠诚。

[8]甲戌，补阙薛谦光上疏，以为：“选举之法，宜得实才，取舍之间，风化所系。今之选人，咸称觅举，奔竞相尚，喧诉无惭。至于才应经邦，惟令试策；武能制敌，止验弯弧。昔汉武帝见司马相如赋，恨不同时，及置之朝廷，终文园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曰：‘将者提鼓挥桴，临敌决疑，一剑之任，非将事也。’然则虚文岂足以佐时，善射岂足以克敌！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观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举者赏罚而已。”

[8]甲戌（初八），补阙薛谦光上疏认为:“选拔人才的办法，应该使朝廷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录取和舍弃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国家的教化。现今选拔人，都赞许自求举荐，于是奔走门路，相互争胜，自己大吹大擂而无愧色。至于人才是应该能治理国家的，却只让试策文；武官必须能克敌制胜，却只考弯弓射箭。从前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所作的《子虚赋》，恨不能与他同时，等到得知他是当代人，安置他在朝廷，最终只让他担任汉文帝的陵园令，这是知道他不能胜任公卿职务的缘故。吴起将出战，身边的人递给他剑，吴起说:‘为将的任务是提战鼓挥动鼓槌，临阵解决疑难问题，使用一把剑的任务，不是为将的事情。’如此说来，徒有文才如何足以辅佐时政，善于射箭如何足以克敌制胜！关键在于对文官要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对武官要看他的勇气和谋略，考核当官时政绩的好坏，对举荐人施行赏罚而已。”

[9]来俊臣求金于左卫大将军泉献诚，不得，诬以谋反，下狱，乙亥，缢杀之。

[9]来俊臣向左卫大将军泉献诚索取钱财，没有达到目的，便诬陷他谋反，逮捕入狱，乙亥（初九），他被吊死。

[10]庚辰，司刑卿、检校陕州刺史李游道为冬官尚书、同平章事。

[10]庚辰（十四日），司刑卿、检校陕州刺史李游道任冬官尚书、同平章事。

[11]二月，己亥，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分置十州。

[11]二月，己亥（初三），吐蕃党项部落一万余人归附唐朝，被分别安置在十个州。

[12]戊午，以秋官尚书袁智弘同平章事。

[12]戊午（二十二日），朝廷任命秋官尚书袁智弘为同平章事。

[13]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

[13]夏季，四月，丙申（初一），朝廷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为如意。

[14]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江淮旱，饥，民不得采鱼虾，饿死者甚众。

[14]五月，丙寅（初一），朝廷禁止天下屠杀牲畜及捕捞鱼虾。江、淮间旱灾，发生饥荒，百姓不得捕鱼虾，饿死的人很多。

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私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怀一，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对仗，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德叩头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出肃表示之。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

右拾遗张德，生儿子三天，私自杀羊宴请同事，补阙杜肃怀揣宴席上的一些食物，上表告发。第二天，太后临朝听政，对张德说：“听说你生儿子，很高兴。”张德拜谢。太后说：“从哪里弄来的肉？”张德叩头认罪。太后说：“朕禁止屠宰牲畜，有吉凶事不干涉。但你今后请客，也需要选择人。”说完拿出杜肃的奏表给他看。杜肃十分惭愧，举朝文武官员都想啐他的脸。

[15]吐蕃酋长曷苏帅部落请内附，以右玉钤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将精卒二万迎之。六月，军至大渡水西，曷苏事泄，为国人所擒。别部酋长昝捶帅羌蛮八千余人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莱川州而还。

[15]吐蕃酋长曷苏率领部落请求归附唐朝，朝廷任命右玉钤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领精卒二万迎接他。六月，唐军到大渡水西边，曷苏归附唐朝的事情泄露，被本国人擒拿。别部酋长昝捶率领羌蛮八千余人归附唐朝，张玄遇将他的部落安置在莱川州后，便撤军了。

[16]辛亥，万年主簿徐坚上疏，以为：“书有五听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窃见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实，即行斩决。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怀枉，吞声赤族，岂不痛哉！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绝此处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简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坚，齐聃之子也。

[16]辛亥（疑误），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认为：“古书记载审案实行听词、听色、听气、听耳、听目等‘五听’，贞观年间有死罪经三次复奏才行刑的命令。我看见近来有命令审讯谋反者，让使者审得事实，立即判决处死。人命至关重要，死后不能复生，万一含冤，被灭族而怀怨不敢出声，岂不令人痛心！这样做不足以肃清恶人和叛逆，彰明常刑，恰好助长一些人擅权枉法，使人们产生疑惧。我希望杜绝这种处理办法，依法复奏再行刑。还有，任用法官，应当加以选择，

有执法宽大公平，为百姓所称赞的，希望亲近而任用他；有处理事情峻刻严酷，不孚众望的，请疏远而斥退他。”徐坚是徐齐聃的儿子。

[17]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于太后曰：“魏王承嗣权太重。”太后曰：“吾侄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侄之于姑，其亲何如子之于父？子犹有篡弑其父者，况侄乎！今承嗣既陛下之侄，为亲王，又为宰相，权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八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特进，纳言武攸宁为冬官尚书，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执柔为地官尚书，并罢政事；以秋官侍郎新郑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为文昌左丞，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与司宾卿崔神基并同平章事。，思廉之孙；元素，敬玄之弟也。辛巳，以营缮大匠王璇为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承嗣亦毁昭德于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

[17]夏官侍郎李昭德私下对太后说：“魏王武承嗣权太重。”太后说：“他是我的侄儿，所以任为亲信。”李昭德说：“侄儿对于姑姑，怎么能比得上儿子对于父亲亲近？儿子还有杀死父亲的，何况侄儿呢！现在武承嗣既是陛下的侄儿，是亲王，又任宰相，权势与君主等同，我恐怕陛下不能久安于天子之位！”太后震惊地说：“朕没有想到这点。”秋季，八月，戊寅（十六日），朝廷任命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特进，纳言武攸宁为冬官尚书，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执柔为地官尚书，一并罢去相职；任命秋官侍郎新郑人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为文昌左丞，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与司宾卿崔神基并任同平章事。姚是姚思廉的孙子；李元素是李敬玄的弟弟。辛巳（十九日），朝廷任命营缮大匠王为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武承嗣也向太后诋毁李昭德，太后说：“我任用李昭德，才睡得安稳，他可以为我代劳，你不要说了。”

是时，酷吏恣横，百官畏之侧足，昭德独廷奏其奸。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诣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

当时，酷吏恣意横行，百官畏惧他们，不敢正面站立，只有李昭德敢于在朝廷揭露他们的邪恶。太后迷信祥瑞，有人进献有赤色花纹的白石，主管官员责问他这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回答说：“因为它的心忠诚。”李昭德大怒说：“这块石头的心忠诚，其他石头全都造反吗？”身边的人都发笑。襄州人胡庆用红漆在龟的腹部书写“天子万万年”几个字，到皇宫门口进献。李昭德用刀把字刮除净尽，奏请将进献者法办。太后说：“这个人用心并不坏。”命令释放他。

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

太后训练猫，让它和鹦鹉在一起。有一次拿出向百官展示，传看还未完毕，猫饿了，捕捉鹦鹉而食，太后为此很羞愧。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思，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思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构陷善思，坐流欢州。太后知其枉，寻复召为浑仪监丞。善思名，以字行。

太后自垂拱年间以来，任用酷吏，首先处死唐朝皇族和贵戚数百人，然后杀大臣数百家，杀刺史、郎将以下官吏更数不清。每任命一名官吏，宫中守门的官婢便私下互相说道：“作鬼的材料又来了。”不满一个月，这些官吏即遭突然逮捕，举族被杀。监察御史朝邑人严善思公正耿直敢说话。当时告密的人多到数不清，太后也厌烦，命令严善思查问，结果承认诬告服罪而死的有八百五十余人。罗织罪名害人的集团为之丧气，他们便共同诬陷严善思，结果他被流放州。太后知道他冤枉，不久又召他回来担任浑仪监丞。严善思名叫，字善思，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

右补阙新郑朱敬则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异议，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乃上疏，以为：“李斯相秦，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不知易之以宽和，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之以礼义，传世十二，此知变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

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苍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太后善之，赐帛三百段。

右补阙新郑人朱敬则认为太后的本意是用刑罚来禁止不同意见，现在既已登上帝位，人心也已安定，就应减省刑罚，崇尚宽大，于是上疏认为：“李斯辅助秦国，用刻薄欺诈手段屠杀诸侯，不知道及时改变为宽大温和，终于土崩瓦解，这是不知道变化的祸害。汉高祖平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服他施行礼义，结果皇位传了十二代，这是知道变化的好处。自文明年间帝业初创，一切刚刚开始，韩王、霍王等三位皇叔散布流言，徐敬业等四个元凶制造祸乱，这时候不用手段套出实情，不能应天命顺人心，不亲近法家的刑名之学，不能摧毁邪恶止息暴乱。所以设铜匦，开告密之门，使或曲或直的形影必然显现出来，包藏着的阴谋全部暴露，结果神明帮助正直之人，罪恶尽除，百姓安定，帝位转移。但快走不会有完整的脚印，短的琴柱奏不出和声，过去的妙策，成了当今的无用之物。恳切希望看看秦、汉的得和失，考察当前的事怎样办才合适，哪些属于糟粕可以遗弃，发现那些一时有用过后即需破除的东西，去掉诬陷者的牙和角，挫去邪恶阴险者的锋芒，堵塞罗织罪状的源头，扫除结党营私的痕迹，使天下百姓无忧无虑，岂不快乐！”太后赞许他的话，赏赐他帛三百段。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枷研楔，折膺签爪，悬发薰耳，号曰‘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胜楚毒自诬耳。愿陛下察之。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颇采其言，制狱稍衰。

侍御史周矩上疏说：“审问犯人的官吏都以残暴相夸耀，泥塞耳朵，笼罩脑袋，用重枷磨脖颈，在头上加箍再打进楔子，打折胸骨，手指钉竹签，吊头发，薰耳朵，号称为‘狱持’。或者多日减少供应食物，通宵审问，昼夜摇撼，不让睡觉，号称为‘宿囚’。犯人既不是木

石，为避免眼前的痛苦，便姑且认罪谋求晚一点死去。我私下听到的舆论，都说天下太平，有什么必要造反？难道被告发的人全是英雄，想谋取帝王的地位吗？只是受不住酷刑，被迫认罪罢了。希望陛下考察。如今满朝百官坐卧不安，都以为陛下早上同他们亲近，晚上即与他们成为仇敌，难以保全性命。周朝行仁义而昌盛，秦朝用刑罚而灭亡。愿陛下减缓刑罚，施行仁义，则天下百姓就很幸运了！”太后颇采纳他的意见，特种监狱的囚犯逐渐衰减。

[18]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丙戌，敕以齿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为社。

[18]太后年岁虽大，但善于自己修饰容貌，即使她左右的人也感觉不出她衰老。丙戌（二十四日），下诏说因自己牙齿脱落后又长出新牙，九月，庚子（初九），到则天门宣布赦免天下罪人，更改年号；又改于九月祭土神。

[19]制于并州置北都。

[19]太后下令在并州设置北都。

[20]癸丑，同平章事李游道、王璇、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长史任令辉，皆为王弘义所陷，流岭南。

[20]癸丑（二十二日），同平章事李游道、王、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长史任令辉，都因被王弘义诬陷，流放岭南。

[21]左羽林中郎将来子坐事流爱州，寻卒。

[21]左羽林中郎将来子因事获罪流放爱州，不久去世。

[22]初，新丰王孝杰从刘审礼击吐蕃为副总管，与审礼皆没于吐蕃。赞普见孝杰泣曰：“貌类吾父。”厚礼之，后竟得归，累迁右鹰扬卫将军。孝杰久在吐蕃，知其虚实。会西州都督唐休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22]当初，新丰人王孝杰跟从刘审礼进攻吐蕃任副总管，与刘审礼一起沦落于吐蕃。吐蕃赞普见到王孝杰，哭泣说：“相貌像我父亲。”因此给予他优厚的待遇，后来终于得以返回，连续升官至右鹰扬卫将

军。王孝杰长期在吐蕃，知道他们的情况。正好西州都督唐休请求再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太后便下诏任命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领兵进攻吐蕃。冬季，十月，丙戌（二十五日），唐军大败吐蕃，又攻下四镇。朝廷设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派兵戍守。

二年（癸巳、693）

二年（癸巳，公元693年）

[1]正月，壬辰朔，太后享万象神宫，以魏王承嗣为亚献，梁王三思为终献。太后自制神宫乐，用舞者九百人。

[1]正月（前一年十一月），壬辰朔（初一），太后在万象神宫祭祀，让魏王武承嗣第二个献祭品，梁王武三思最后一个献祭品。太后自编神宫乐，是乐舞人员九百人。

[2]户婢团儿为太后所宠信，有憾于皇嗣，乃谮皇嗣妃刘氏、德妃窦氏为厌咒。癸巳，妃与德妃朝太后于嘉豫殿，既退，同时杀之，瘗于宫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孙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团儿复欲害皇嗣，有言其情于太后者，太后乃杀团儿。

[2]宫中守门的官婢团儿受太后宠信，对皇嗣不满，于是诬陷皇嗣妃刘氏、德妃窦氏，说她们用邪术诅咒太后。癸巳（初二），皇嗣妃与德妃朝见太后于嘉豫殿，退出后同时被杀，掩埋在宫中，人们不知道掩埋的处所。德妃是窦抗的曾孙女。皇嗣畏惧违犯太后的旨意，对这件事不敢说话，在太后面前，表情和举动都保持和平常一样。团儿又想陷害皇嗣，有人将她的情况告诉太后，太后才杀死团儿。

是时，告密者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赏。德妃父孝谌为润州刺史，有奴妄为妖异以恐德妃母庞氏，庞氏惧，奴请夜祠祷解，因发其事。下监察御史龙门薛季昶按之，季昶诬奏，以为与德妃同祝诅，先涕泣不自胜，乃言曰：“庞氏所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为给事中。庞氏当斩，其子希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论之，以为无罪；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请付法，法司处有功罪当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叹曰：“岂我独死，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寝。人以为有功苟自强，必内忧惧，密伺之，方熟寝。太后召有功，迎谓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

好生，圣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庞氏得减死，与其三子皆流岭南，孝谌贬罗州司马，有功亦除名。

当时，告密的人都引诱别人的奴婢告发他们的主人，以谋取功劳赏赐。德妃的父亲窦孝谌任润州刺史，有家奴妄作妖异以恐吓德妃的母亲庞氏。庞氏害怕，家奴便请她夜间向神祈祷以消除妖异。家奴又告发这件事，庞氏因此被送到监察御史龙门人薛季昶处查问。薛季昶诬奏庞氏与德妃共同求神降祸于太后，他先痛哭流涕好像经受不住的样子，然后说：“庞氏的行为，我不忍说出口。”太后便提升薛季昶为给事中。庞氏应当斩首，她的儿子窦希找侍御史徐有功诉冤，徐有功通知有关部门停止执行死刑，然后上奏辩论，认为她没有罪。薛季昶上奏说徐有功循私偏袒恶逆罪犯，请求法办，执法部门判徐有功的罪应当处以绞刑。徐有功的属官把情况告诉他，徐有功叹息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死，其他人永远不死吗？”他进餐后，便用扇子掩面睡觉。人们以为徐有功只是暂时强作镇静，必定内心忧惧，但偷看他，他却正在熟睡。太后召见徐有功，责问他：“你近来办案，重罪不办或轻办的失误怎么那样多？”回答说：“重罪不办或轻办，是作臣下的小过失；喜欢让人活着，是圣人的大德。”太后沉默不语。因此庞氏得减免死罪，同三个儿子一起流放岭南，窦孝谌降职为罗州司马，徐有功也被削除名籍。

[3]戊申，姚奏请令宰相撰《时政记》，月送史馆。从之。《时政记》自此始。

[3]戊申（十七日），姚上奏请求命令宰相撰写《时政记》，每月送交史馆。这个意见被采纳。《时政记》的撰写从这时候开始。

[4]腊月，丁卯，降皇孙成器为寿春王，恒王成义为衡阳王，楚王隆基为临淄王，卫王隆范为巴陵王，赵王隆业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4]腊月，丁卯（初七），皇孙李成器被降为寿春郡王，恒王李成义为衡阳郡王，楚王李隆基为临淄郡王，卫王李隆范为巴陵郡王，赵王李隆业为彭城郡王，他们都是睿宗李旦的儿子。

[5]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郎娄师德同平章事。师德宽厚清慎，犯而不校。与李昭德俱入朝，师德体肥行缓，昭德屡待之不至，怒骂曰：“田舍夫！”师德徐笑曰：“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其

弟除代州刺史，将行，师德谓曰：“吾备位宰相，汝复为州牧，荣宠过盛，人所疾也，将何以自免？”弟长跪曰：“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为兄忧。”师德愀然曰：“此所以为吾忧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干，当笑而受之。”

[5]春季，一月，庚子（初十），太后任命夏官侍郎娄师德为同平章事。娄师德为人宽厚，清廉谨慎，冒犯他也不计较。他与李昭德一同入朝，娄师德身体肥胖行动缓慢，李昭德老等他不来，便怒骂他：“乡下佬！”娄师德笑着说：“我不作乡下佬，谁应当作乡下佬！”他的弟弟授任代州刺史，将要赴任时，娄师德对他说：“我任宰相，你又为州刺史，得到的恩宠太盛，是别人所妒忌的，将如何自己避祸？”他弟弟直身而跪说：“今后就是有人唾我脸上，我只擦拭而已，希望不致使哥哥担忧。”娄师德神色忧虑地说：“这正是使我担忧的！人家唾你脸，是因为恨你，你擦拭，便违反人家的意愿，正好加重人家的怒气。唾液，不擦拭它会自己干，应当笑而承受。”

[6]甲寅，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坐私谒皇嗣腰斩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见。又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既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闻之，令舆入宫中，使医内五藏，以桑皮线缝之，傅以药，经宿始苏。太后亲临视之，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6]甲寅（二十四日），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因私自拜见皇嗣获罪，腰斩于街市。从此公卿以下官员都不得晋见皇嗣。又有人告发皇嗣有秘密异谋，太后命令来俊臣审讯他身边人员，他们受不住酷刑，都想违心认罪。太常寺工人京兆人安金藏大声对来俊臣说：“您既然不相信我的话，我请求剖出心肝以表明皇嗣不谋反。”他立即抽出佩刀自己剖胸，五脏都流出，血流满地。太后听说，命令将他抬入宫中，让医生将五脏纳入体内，用桑皮线缝合，敷上药，经过一个晚上才苏醒。太后亲自去看望他，叹息说：“我有儿子不能自己看清楚，结果使得你这样。”立即命令来俊臣停止审讯，皇嗣因此得免于难。

[7]罢举人习《老子》，更习太后所造《臣轨》。

[7]朝廷停止应举的人学习《老子》，改为学习太后所编的《臣轨》。

[8]二月，丙子，新罗王政明卒，遣使立其子理洪为王。

[8]二月，丙子（十六日），新罗王金政明去世，朝廷派遣使者封他的儿子金理洪为王。

[9]乙亥，禁人间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锦，李昭德按之，杖杀于朝堂。

[9]乙亥（十五日），朝廷禁止民间拥有彩色有花纹的丝织品。侍御史侯思止私自贮存这种丝织品，李昭德查办他，用杖刑将他杀死于朝堂。

[10]或告岭南流人谋反，太后遣司刑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按之。国俊至广州，悉召流人，矫制赐自尽。流人号呼不服，国俊驱就水曲，尽斩之，一朝杀三百余人。然后诈为反状，还奏，因言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谋反者，不可不早诛。太后喜，擢国俊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威卫兵曹参军屈贞筠皆摄监察御史，诣诸道按流人。光业等以国俊多杀蒙赏，争效之，光业杀七百人，德寿杀五百人，自余少者不减百人，其远年杂犯流人亦与之俱毙。太后颇知其滥，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属皆听还乡里。"国俊等亦相继死，或得罪流窜。

[10]有人告发岭南流放人员谋反，太后派遣司刑评事万国俊代理监察御史前往查问。万国俊到达广州后，召集全部流放人员，假传太后命令让他们自尽。流放人员呼喊着不服罪，万国俊将他们驱赶到河边，全部斩首，一个早上就杀死三百多人。然后伪造他们谋反的罪状，回来上报，同时还对太后说其他各道的流放者，也一定有怀恨而谋反的，不能不及早清除掉。太后高兴，提升万国俊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太后又派遣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威卫兵曹参军屈贞筠都任代理监察御史，到各道审查流放人员。刘光业等因万国俊多杀人受到奖赏，争相仿效他。刘光业杀死七百人，王德寿杀死五百人，其余少的也不少于一百人，早年的各种罪犯、流放人员也一同被杀。太后也颇

知滥杀的情况，因此下令“六道流放人员未死的连同他们的家属，都准许返回家乡。”万国俊等也相继死去，或获罪流放。

[11]来俊臣诬冬官尚书苏，云在魏州与琅邪王冲通谋，夏，四月，乙未，杀之。

[11]来俊臣诬告冬官尚书苏，说他在魏州时与琅邪王李冲串通谋反。夏季，四月，乙未（疑误），他被处死。

[12]五月，癸丑，棣州河溢。

[12]五月，癸丑（二十五日），棣州河水泛滥。

[13]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13]秋季，九月，丁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14]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请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太后御万象神宫，受尊号，赦天下。作金轮等七宝，每朝会，陈之殿庭。

[14]魏王武承嗣等五千人上表请求太后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初九），太后到万象神宫，接受尊号，赦免天下罪人。朝廷制作金轮等七宝，每次朝会，都陈列在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浑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极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无上孝明高皇帝；皇后从帝号。

庚子（十四日），朝廷追尊昭安皇帝为浑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为立极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为无上孝明高皇帝；皇后的尊号与帝号相同。

[15]辛丑，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为司宾卿，罢政事；以司宾卿万年豆卢钦望为内史，文昌左丞韦巨源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吴人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臣源，孝宽之玄孙也。

[15]辛丑（十五日），朝廷任命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为司宾卿，罢除相职；任命司宾卿万年人豆卢钦望为内史，文昌左丞韦巨源为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吴人陆无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韦巨源是韦孝宽的玄孙。

延载元年（甲午、694）

延载元年（甲午，公元694年）

[1]正月，丙戌，太后享万象神宫。

[1]正月，丙戌（初一），太后在万象神宫祭祀。

[2]突厥可汗骨笃禄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为可汗。腊月，甲戌，默啜寇灵州。

[2]突厥可汗阿史那骨笃禄去世，他的儿子年幼，他的弟弟阿史那默啜自立为可汗。腊月，甲戌（十九日），阿史那默啜侵扰灵州。

[3]室韦反，遣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击破之。

[3]室韦反叛，唐朝派遣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击败他们。

[4]春，一月，以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

[4]春季，一月，朝廷任命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

[5]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论赞刃、突厥可汗子等于冷泉及大岭，各三万余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俟斤等万余人。

[5]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在冷泉及大岭打败吐蕃论赞刃、突厥可汗子等各三万多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打败泥熟俟斤等一万余人。

[6]庚午，以僧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以讨默啜。

[6]庚午（十六日），朝廷任命和尚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阿史那默啜。

[7]三月甲申，以凤阁舍人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检校内史。更以僧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帅契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默啜，未行，虏退而止。昭德尝与怀义议事，失其旨，怀义挞之，昭德惶惧请罪。

[7]三月，甲申（初一），朝廷任命凤阁舍人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为检校内史；又任命和尚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率领契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伐阿史那默啜，还没有出发，因敌人退走而停止出兵。李昭德曾与和尚怀义商议事情，不符合他的心意，被怀义鞭打，李昭德恐惧请罪。

[8]夏，四月，壬戌，以夏官尚书、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同凤阁鸾台三品。

[8]夏季，四月，壬戌（初九），朝廷任命夏官尚书、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9]五月，魏王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上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御则天门楼受尊号，赦天下，改元。

[9]五月，魏王武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给太后上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十一日），太后驾临则天门城楼接受尊号，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

[10]天授中，遣监察御史寿春裴怀古安集西南蛮。六月，癸丑，永昌蛮酋薰期帅部落二十余万户内附。

[10]天授年间，朝廷派遣监察御史寿春人裴怀古招抚西南蛮族。六月，癸丑（初一），永昌蛮首领薰期率领部落二十余万户归附唐朝。

[11]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妄惑众。尼自号净光如来，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吴赤乌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岁，云见薛师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制云："迈轩代之广成，逾汉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还山，制罢遣之。

[11]河内地方有老尼姑，居住在神都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邪说迷惑群众。老尼姑自号净光如来，说能预知未来；韦什方自称是三国时孙吴赤乌年间出生的人。又有一个老胡人也自称五百岁，说他看见和尚怀义已二百年了，怀义的面貌越来越年轻。太后很信任器重他们，赐韦什方姓武氏。秋季，七月，癸未（初一），朝廷任命韦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命令中说："他胜过轩辕时代的广成子，超越汉朝的河上公。"八月，韦什方要求返回嵩山，太后命令免去职务，遣送他返山。

[12]戊辰，以王孝杰为瀚海道行军总管，仍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薛怀义节度。

[12]戊辰（十七日），朝廷任命王孝杰为瀚海道行军总管，并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和尚怀义的指挥。

[13]己巳，以司宾少卿姚为纳言；左肃政中丞原武杨再思为鸾台侍郎，洛州司马杜景俭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13]己巳（十八日），朝廷任命司宾少卿姚为纳言；左肃政中丞原武人杨再思为鸾台侍郎，洛州司马杜景俭为凤阁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

豆卢钦望请京官九品已上输两月俸以赡军，转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明公禄厚，输之无伤；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乎？”钦望正色拒之。既上表，求礼进言曰：“陛下富有四海，军国有储，何藉贫官九品之俸而欺夺之！”姚曰：“求礼不识大体。”求礼曰：“如姚，为识大体者邪！”事遂寝。

豆卢钦望请九品以上的京官每人交两个月的薪俸以补助军用，写了一份通知让百官传阅，让他们一起上奏表。百官只是聚到一起，不知是什么事情。拾遗王求礼对豆卢钦望说：“您俸禄丰厚，交纳没有什么关系；低级官吏贫困，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而加以欺骗夺取呢？”豆卢钦望严正拒绝他。上表后，王求礼进言说：“陛下富有天下，军用和国用都有储备，如何用得着贫官九品的俸禄而加以欺骗夺取！”姚说：“王求礼不识大体！”王求礼说：“像姚这样，是识大体的人吗！”事情终于没有实施。

[14]戊寅，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综坐事流振州。

[14]戊寅（二十七日），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综因事获罪流放振州。

[15]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以姚为督作使。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

[15]武三思等率领四夷首领请用铜铁铸造大‘天枢’柱，树立在端门外，柱上有记述功德的铭文，贬黜唐朝，称颂武周；任命姚为督作使。诸胡聚集钱百万亿，买铜铁尚不够用，又征收民间的农具加以补充。

[16]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16]九月，壬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17]殿中丞来俊臣坐赃贬同州参军。王弘义流琼州，诈称敕追还，至汉北，侍御史胡元礼遇之，按验，得其奸状，杖杀之。

[17]殿中丞来俊臣犯贪赃罪，降职为同州参军。王弘义流放琼州，伪称太后有令追他回京，到了汉水以北，侍御史胡元礼遇见他，经过查验，弄清他作假的事实，于是用杖刑处死。

内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颇专权使气，人多疾之，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万机独断。自长寿以来，委任昭德，参奉机密，献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预谘谋，要待画日将行，方乃别生驳异。扬露专擅，显示于人，归美引愆，义不如此。”又曰：“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又曰：“蚁穴坏堤，针芒写气，权重一去，收之极难。”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石论》数千言，述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逄弘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恶昭德。壬寅，贬昭德为南宾尉，寻又免死流窜。

内史李昭德依仗太后的信任，独揽大权，意气用事，人们多憎恨他。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上疏抨击他，内容大致说：“陛下在天授年间以前，政事由自己决断，自长寿年间以来，委任李昭德，让他参与机密，提出可行的事，否决不可行的事；一些对国家便利的事，他事先不参与商议，待到已批示将要推行时，才另提出不同意见，显露出独断独行，好表现自己。善事归于君主，过失自己承担，他并不遵循这种君臣关系的常理。”又说：“我看他的胆子，比身体还大，鼻孔出的气，上冲霄汉。”又说：“蚂蚁的洞穴可以毁掉大堤，针尖大的小孔足以泄气，权力一旦失去，要收回就极难。”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石论》数千言，叙述李昭德专权的事实。凤阁舍人逄弘敏将它上奏，太后因此而憎恶李昭德，壬寅（二十一日），将他降职为南宾县尉，不久又减免死罪，将他流放。

[18]太后出黎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为瑞。杜景俭独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发荣，阴阳不时，咎在臣等。”因拜谢。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18]太后拿出一枝梨花给宰相们看，宰相们都以为是吉兆。只有杜景俭说：“现在草木枯黄凋落，而梨树却开花，这是阴阳错乱，过失在我们这些人。”他因此跪下谢罪。太后说：“你是真正的宰相。”

[19]冬，十月，壬申，以文昌右丞李元素为凤阁侍郎，左肃政中丞周允元检校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允元，豫州人也。

[19]冬季，十月，壬申（二十二日），朝廷任命文昌左丞李元素为凤阁侍郎，左肃政中丞周允元为检校凤阁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周允元是豫州人。

[20]岭南獠反，以容州都督张玄遇为桂、永等州经略大使以讨之。

[20]岭南獠人反叛，朝廷任命容州都督张玄遇为桂、永等州经略大使以讨伐他们。

天册万岁元年（乙未、695）

天册万岁元年（乙未，公元695年）

[1]正月，辛巳朔，太后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证圣。

[1]正月，辛巳朔（初一），太后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证圣。

[2]周允元与司刑少卿皇甫文备奏内史豆卢钦望、同平章事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附会李昭德，不能匡正，钦望贬赵州，巨源贬麟州，景俭贬溱州，味道贬集州，元方贬绥州刺史。

[2]周允元与司刑少卿皇甫文备上奏说内史豆卢钦望、同平章事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依附李昭德，不能纠正政事的过失。豆卢钦望被降职为赵州刺史，韦巨源被降职为麟州刺史，杜景俭被降职为溱州刺史，苏味道被降职为集州刺史，陆元方被降职为绥州刺史。

[3]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怀义作夹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怀义用财如粪土，太后一听之，无所问。每作无遮会，用钱万缗；士女云集，又散钱十车，使之争拾，相蹈践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怀义颇厌入宫，多居白马寺，所度力士为僧者满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奸谋，固请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台，怀义亦至，乘马就阶而下，坦腹于床。矩召吏将按之，遽跃马而去。矩具奏其状，太后曰："此道人病风，不足诘，所度僧，惟卿所处。"悉流远州。迁矩天官员外郎。

[3]当初，明堂已落成，太后命令和尚怀义用麻布夹缝制作大佛像，佛像的小指中就能容得下数十人，在明堂北面构筑天堂用来贮存。天堂初造时被风吹倒，又重新再造，每天役使一万人，采集木料于江河山岭，数年之中，花费以万亿计算，国库因此耗尽。和尚怀义花钱像粪土一样，太后全都听任他，不加过问。每次举行无遮法会，用钱万缗；等四方男女汇集，又散钱十车，让他们争相拣拾，有人因

争抢被踩死。各地的公私田宅，多数为和尚所有。和尚怀义不喜欢入宫，多数时间居住在白马寺，他剃度千名身强力壮的人为僧。侍御史周矩怀疑他有奸谋，一再请求审查他。太后说：“你且回去，朕即命令他去你处。”周矩回到御史官署，和尚怀义也到，他就着台阶下马，露腹坐在椅子上。周矩召集手下吏卒将要审问他，他立即跃上马飞驰而去。周矩上报他的行为，太后说：“这个道人患疯病，不值得追问，他所剃度的僧人，任由你处理。”周矩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远州县。升任周矩为天官员外郎。

乙未，作无遮会于明堂，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杀牛取血，画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怀义刺膝血为之。丙申，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时御医沈南亦得幸于太后，怀义心愠，是夕，密烧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暴风裂血像为数百段。太后耻而讳之，但云内作工徒误烧麻主，遂涉明堂。时方宴，左拾遗刘承庆请辍朝停以答天谴，太后将从之。姚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汉武建章，盛德弥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庙也，不应自贬损。”太后乃御端门，观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怀义充使。又铸铜为九州鼎及二十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乙未（疑误），太后作无遮法会于明堂，挖地为坑，深五丈，结札彩绸作宫殿，佛像都从深坑中拉出，说是从地下涌出。又杀牛取血，用来画大佛像，佛像的头高二百尺，说是和尚怀义刺膝取血画的。丙申（初八），在天津桥南边张挂大佛像，摆上供神佛用的食品。当时御医沈南也得到太后宠幸，和尚怀义对此心里不高兴，当晚秘密焚烧天堂，延烧到明堂，火光照得洛阳城中如同白昼，到天亮时天堂明堂全部烧光，狂风刮坏牛血画的佛像断成数百段。太后羞愧而不敢说明真象，只说是在天堂里干活的工徒疏忽烧着麻布佛像，而延烧明堂。当时全城臣民正在聚饮，左拾遗刘承庆请求停止朝会和聚饮，以回答上天的谴责，太后准备接受。姚说：“从前周代成周城宣榭失火，占卜的结果是朝代更加兴盛；汉武帝时柏梁台失火后再造建章宫，盛德更加久远。现在明堂只是发布政令的场所，并不是宗庙，不应自我贬抑。”太后于是登上端门，像平时一样观看臣民会饮。她命令重新建造

明堂、天堂，仍然任命和尚怀义为主持建造的使者；又为九州各铸一座铜鼎及十二属相神，都高一丈，安置在各自的方位。

先是，河内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则烹宰宴乐，畜弟子百余人，淫秽靡所不为 。武什方自言能合长年药，太后遣乘驿于岭南采药。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还河内，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发其奸者，太后乃复召尼还麟趾寺，弟子毕集，敕给使掩捕，尽获之，皆没为官婢。什方还，至偃师，闻事露，自绞死。

在这以前，河内老尼姑白天只食一点麻籽和一点米，晚上则屠宰烹调宴饮作乐，收养弟子一百多人，淫乱无所不为。武什方自称能配制长生不老药，太后派遣他乘驿车赴岭南采药。等到明堂火灾，老尼姑入宫慰问太后，太后怒斥她，说：“你经常说能预知未来，何以不预言明堂火灾？”因此驱逐她回河内，他的弟子及老胡人都逃散了。又有人告发她们的罪恶，太后便又召老尼姑返回麟趾寺，她的弟子们也闻讯全都回来，于是命令宦官出其不意逮捕她们，全部捕获，都没入官府为官婢。武什方从岭南返回，至偃师时，听说事情败露，自己上吊而死。

庚子，以明堂火告庙，下制求直言。刘承庆上疏，以为：“火发既从麻主，后及总章，所营佛舍，恐劳无益，请罢之。又，明堂所以统和天人，一旦焚毁，臣下何心犹为宴！忧喜相争，伤于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访，许陈至理，而左史张鼎以为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逄敏奏称，弥勒成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斯实谄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论。伏愿陛下乾乾翼翼，无戾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则兆人蒙赖，福禄无穷。”

庚子（疑误），太后将明堂失火的事禀告太庙，并下令征求直言。刘承庆上疏认为：“火既然从麻布佛像烧起，后延及明堂总章三室，可见所营建的佛舍恐徒劳无益，请停止营造。还有，明堂的作用是调和天与人的关系，一旦焚毁，大臣们还有什么心思参加聚饮，忧愁和喜悦两种心情相互争斗，有伤于人的性情。还有，陛下下令广泛访求，允许臣下陈述最根本的道理，而左史张鼎认为现在既然有火烧到帝王居住的地方，更显出大周朝的祥瑞，通事舍人逄敏奏称，弥勒佛成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顷刻散坏，这些实在是谄媚荒诞之言，不是君

臣间正常的言论。恳请陛下自强不息，小心翼翼，不违反天理人心而兴办非急切的工程，则亿万百姓有所依靠，福禄无穷。”

获嘉主簿彭城刘知几表陈四事：其一，以为：“皇业权舆，天地开辟，嗣君即位，黎元更始，时则藉非常之庆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宴而赦令不息，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或有名垂结正，罪将断决，窃行货贿，方便规求，故致稽延，毕沾宽宥。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预恩光，作恶者独承徼幸。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谓也。望陛下而今而后，颇节于赦，使黎氓知禁，奸宄肃清。”其二，以为：“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至于朝野宴集，公私聚会，绯服众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皆荣非德举，位罕才升，不知何者为妍蚩，何者为美恶。臣望自今以后，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无才者咸知勉励。”其三，以为：“陛下临朝践极，取士太广，六品以下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秽皇风。”其四，以为，“今之牧伯迁代太速，倏来忽往，蓬转萍流，既怀苟且之谋，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仍明察功过，尤甄赏罚。”疏奏，太后颇嘉之。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见志焉。

获嘉县主簿彭城人刘知几上表陈述四件事：其一，以为：“皇业起始，天地开辟，嗣君即位，百姓重新开始，当时则凭借非常的喜庆以显示使人重新获得生命的恩惠，现在天下清静安宁而赦令不断发布，近来则一年中不止一次，前些时则每年都有。至于违法背礼的人，刁猾凶残之徒，当百姓则以偷盗为业，当官则以贪赃索贿为目标。而元旦的朝会，期望皇帝的恩泽，重阳的节日，久立等待降皇恩，结果正如他们所揣测，全都获得赦免。有人接近结案判定，刑罚将要执行，而私下贿赂，官吏乘机索取，以致判决拖延，终于获宽容饶恕。这就使得社会上出现众多顽劣逆乱之徒，而缺少行为、品性端正严肃的人，行善的人得不到皇恩，作恶的人却独自获得意外的利益。古语说：‘小人的幸运，便是君子的不幸。’就是这个意思。希望陛下从今以后，适当节制赦令，使百姓知道禁令，为非作歹的人被肃清。”其

二，以为："海内任官九品以上的人，每年遇到发布赦令，必赐官阶勋级，以至朝野宴会、公私聚会时，穿红色衣服的官员多于穿青色衣服的官员，持象牙笏的多于执木笏的；他们的荣显并非因品德高尚而获得，他的官阶很少是因为才能出众而提升的，分不清什么是美与丑，什么是善与恶。我希望从今以后稍微停止以私意赏赐官阶和勋级，使有才德的人更加忠诚勤奋，无才能的人都知道努力上进。"其三，以为："陛下临朝即帝位以来，取士太多，六品以下有具体职务、政事清闲的官吏，就像泥土草芥一样微不足道，像沙砾一样数不清，如果不加以淘汰，恐怕要玷污君主的教化。"其四，以为："现在州郡官吏更换调动太快，忽来忽往，像蓬草和浮萍一样流转不定，他们既怀着得过且过的打算，哪里还有心思搞奉公守法的政事。希望今后刺史在任不到三年以上不能调动，同时认真考察他们的功过，尤其要严明赏罚。"奏疏上达后，太后很赞赏。当时官爵容易得到而法网严峻，所以人们争着求取官爵而多陷身刑罚甚至被杀，刘知几便著《思慎赋》以讽刺时俗，表明自己的志趣。

[4]丙午，以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击突厥。

[4]丙午（二十六日），朝廷任命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进攻突厥。

[5]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5]春季，二月，己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6]僧怀义益骄恣，太后恶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顺；太后密选宫人有力者百余人以防之。壬子，执之于瑶光殿前树下，使建昌王武攸宁帅壮士殴杀之，送尸白马寺，焚之以造塔。

[6]和尚怀义日益骄傲放纵，太后因此憎恨他。他焚烧明堂后，内心不安，言语多不恭顺；太后秘密挑选一百多名身强力壮的宫女以防备他。壬子（初四），在瑶光殿前树下将他逮捕，让建昌王武攸宁率领壮士将他打死，把尸体送往白马寺，焚尸造塔。

[7]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号。

[7]甲子（十六日），太后除去"慈氏越古"的称号。

[8]三月，丙辰，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

[8]三月，丙辰（初九），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去世。

[9]夏，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9]夏季，四月，朝廷铸造天枢柱完成，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二尺，柱身八面，每面宽五尺。大柱下面是一座铁山，周边长一百七十尺，环绕铁山的是铜做的蟠龙和麒麟；柱顶上铸一个腾云形的承露盘，直径三丈，四个龙人站在盘上捧火珠，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型，武三思撰文，天枢上刻百官和四夷首领的姓名，太后亲自书写匾额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10]秋，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10]秋季，七月，辛酉（十五日），吐蕃侵扰临洮，朝廷任命王孝杰为萧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他们。

[11]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加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赦天下，改元。

[11]九月，甲寅（初九），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加尊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12]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请降，太后喜，册授左卫大将军、归国公。[12]冬季，十月，突厥阿史那默啜派遣使者向唐朝请降，太后高兴，封他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

万岁通天元年（丙申、696）

万岁通天元年（丙申，公元696年）

[1]腊月，甲戌，太后发神都；甲申，封神岳；赦天下，改元万岁登封，天下百姓无出今年租税；大九日。丁亥，禅于少室；己丑，御朝觐坛受贺；癸巳，还宫；甲午，谒太庙。

[1]腊月，甲戌（初一），太后从神都出发；甲申（十一日），祭天于神岳嵩山，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万岁登封，让天下百姓免交今年租税；全国会饮九天。丁亥（十四日），祭地于嵩山少室峰；己丑（十六日），登上朝觐坛接受朝贺；癸巳（二十日），回宫；甲午（二十一日），禀告太庙。

[2]右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从封中岳还，即求弃官，隐于嵩山之阳。太后疑其诈，许之，以观其所为。攸绪遂优游岩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赐及王公所遗野服器玩，攸绪一皆置之不用，尘埃凝积。买田使奴耕种，与民无异。

[2]右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少年时就有志向品行，淡泊不贪图名利，随从太后封中岳回来后，即要求抛弃官爵，隐居于嵩山南麓。太后怀疑他有诈，同意他的请求，以观察他的行动。武攸绪于是悠然自得于山水之间，冬天居住在茅椒作墙的屋子里，夏天居住于石室，和山林隐士一样。太后的赏赐，王公赠给的衣服玩物，武攸绪一概闲置不用，上面积满灰尘尘。他买田让家奴耕种，和普通百姓没有区别。

[3]春，一月，甲寅，以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击吐蕃。己巳，以师德为左肃政大夫，知政事如故。

[3]春季，一月，甲寅（十一日），朝廷任命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进攻吐蕃。己巳（二十六日），任命娄师德为左肃政大夫，仍旧主持政事。

[4]改长安崇尊庙为太庙。

[4]朝廷改长安崇尊庙为太庙。

[5]二月，辛巳，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黄帝，灵妃为天中黄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

[5]二月，辛巳（初九），朝廷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黄帝，灵妃为天中黄后；夏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

[6]三月，壬寅，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唐兵大败；孝杰坐免为庶人，师德贬原州员外司马。师德因署移牒，惊曰：“官爵尽无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复介意。

[6]三月，壬寅（初一），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论钦陵赞婆交战于素罗汗山，唐军大败；王孝杰因此被免官为平民，娄师德被降职为原州员外司马。一次，娄师德在签署官府文书时，吃惊地说：“官爵全都没有了！”接着又说：“也好，也好。”不再把这事情放在心上。

[7]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规模率小于旧。上施金涂铁凤，高二丈，后为大风所损；更为铜火珠，群龙捧之，号曰通天宫。赦天下，改元万岁通天。

[7]丁巳（十六日），新明堂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纵横三百尺，规模大致小于被焚烧的明堂。上面放置涂金铁凤，高二丈，后来被大风损坏；另造铜火珠，由群龙捧着，定名为通天宫。朝廷大赦天下罪人，改年号为万岁通天。

[8]大食请献师子。姚上疏，以为："师子专食肉，远道传致，肉既难得，极为劳费。陛下鹰犬不蓄，渔猎悉停，岂容菲薄于身而厚给于兽！"乃却之。

[8]大食国请求给朝廷进献狮子，姚上疏认为："狮子专门吃肉，远道运来，肉既难得，极费人力财力。陛下鹰犬都不畜养，渔猎全部停止，哪能容许对自己菲薄而对野兽优厚！"于是拒绝接受。

[9]以检校夏官侍郎孙元亨同平章事。

[9]朝廷任命检校夏官侍郎孙元亨为同平章事。

[10]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尽忠，万荣之妹夫也，皆居于营州城侧。文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之。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副之，以备契丹。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

[10]夏季，五月，壬子（十二日），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唐，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李尽忠是孙万荣的妹夫，都居住在营州城边。赵文傲慢而固执，契丹发生饥荒，他不赈济，看待他们的首领如同奴仆，所以他们二人怨恨而造反。乙丑（二十五日），唐朝派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伐他们。秋季，七月，辛亥（十一日），朝廷任命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作他的副职，以防备契丹；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

尽忠寻自称无上可汗，据营州，以万荣为前锋，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数万，进围檀州，清边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却之。

李尽忠不久自称无上可汗，占据营州，以孙万荣为前锋，夺取地盘，所向无敌，十日间拥兵至数万，进兵包围檀州，被清边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退。 八月，丁酉，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与契丹战于硖石谷，唐兵大败。先是，契丹破营州，获唐俘数百，囚之地牢，闻唐兵将至，使守牢绐之曰："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饲以糠粥，慰劳之曰："吾养汝则无食，杀汝又不忍，今纵汝去。"遂释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状，诸军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谷，虏又遣老弱迎降，故遗老牛瘦马于道侧。仁师等三军弃步卒，将骑兵先进。契丹设伏横击之，飞索以玄遇、仁节，生获之，将卒死者填山谷，鲜有脱者。契丹得军印，诈为牒，令玄遇等署之，牒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等云："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匪石等得牒，昼夜兼行，不遑寝食以赴之，士马疲弊；契丹伏兵于中道邀之，全军皆没。

八月，丁酉（二十八日），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与契丹交战于硖石谷，唐军大败。这以前，契丹攻下营州时，俘虏唐兵数百人，囚禁在地牢中。听说唐军将到，契丹人让一个守牢的族人欺骗他们说："我们的家属受饥寒不能生存，只等官军到来便立即投降。"接着，契丹人又将他们领出地牢，让他们喝糠粥，慰劳他们说："养着你们，则没有粮食，杀死你们，又不忍心，现在放你们走。"于是释放他们。他们回到幽州，叙说上述的情况，唐军听到后，都争着要赶紧进军。唐军到达黄獐谷，契丹人又派遣老弱兵民前来投降，故意在道边丢弃老牛瘦马。曹仁师等便留下步兵，领骑兵前进。契丹人设下埋伏从侧面攻击，用飞索将张玄遇与麻仁节绊倒，生擒他们。将卒死尸布满山谷，很少有人逃脱。契丹人获得唐军印信，便伪造文书让张玄遇等签名，通知总管燕匪石、

宗怀昌等说："官军已破贼，如果你们不到达营州，军官都斩首，兵卒不给勋级。"燕匪石等得到通知，便昼夜兼程，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一直往前赶，士卒马匹都疲劳得很；结果被契丹人在中途埋伏截击，全军覆没。

九月，制：“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官偿其直，发以击契丹。”初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契丹。

九月，太后下令：“天下囚犯及官民家奴有勇力的，官府给钱赎出，发往前线进攻契丹。”朝廷开始命令崤山以东靠近边地各州设置武骑团兵，任命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契丹。

右拾遗陈子昂为攸宜府参谋，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诸色奴充兵讨击契丹，此乃捷急之计，非天子之兵。且比来刑狱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惯征行，纵其募集，未足可用。况今天下忠臣义士，万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诛，何劳免罪赎奴，损国大体！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右拾遗陈子昂任武攸宜军府参谋，上疏说：“太后下令赦免天下罪人及招募官民家奴当兵讨伐契丹，这只是应急的办法，不是天子的兵员。况且近来刑狱早已公平，罪人减少，家奴多数懦弱，不习惯行军打仗，纵使能募集到，也不见得可用。何况当今天下的忠臣义士，还没有用上万分之一，契丹小小的祸乱，发个命令就将诛灭，用不着赦免罪犯和赎出家奴，有损国家的体面！我恐怕这种政策不足以向天下显示国家威力。”

[11]丁巳，突厥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钦明，绍之曾孙也；时出按部，突厥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为所虏。

[11]丁巳（十八日），突厥侵扰凉州，虏走州都督许钦明。许钦明是许绍的曾孙；当时他正外出巡查所辖地区，突厥兵数万人突然进攻到城下，许钦明抵抗，被俘虏。

钦明兄钦寂，时为龙山军讨击副使，与契丹战于崇州，军败，被擒。虏将围安东，令钦寂说其属城未下者。安东都护裴玄在城中，钦寂谓曰：“狂贼天殃，灭在朝夕，公但励兵谨守以全忠节。”虏杀之。

许钦明的哥哥许钦寂，当时任龙山军讨击副使，与契丹在崇州交战，兵败被擒。契丹人将包围安东，命令许钦寂劝说其属下未被攻下的城邑投降。安东都护裴玄正在城中，许钦寂对他说：“狂贼为天所罚，灭亡就在朝夕之间，您只管勉励士兵严密防守以保全忠诚和气节。”契丹人因此把他杀了。

[12]吐蕃复遣使请和亲，太后遣右武卫胄曹参军贵乡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将论钦陵请罢安西四镇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镇、十姓与吐蕃种类本殊，今请罢唐兵，岂非有兼并之志乎？”钦陵曰：“吐蕃苟贪土地，欲为边患，则东侵甘、凉，岂肯规利于万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随元振入请之。

[12]吐蕃又派遣使者请求与唐和好，太后派遣右武卫胄曹参军贵乡人郭元振前去观察情况。吐蕃将领论钦陵请求唐朝撤去安西四镇的守军，并请求分给他们十姓突厥的土地。郭元振说：“四镇、十姓突厥与吐蕃本是不同民族，现在请撤唐朝守军，难道不是有兼并的打算吗？”论钦陵说：“吐蕃假如贪求土地，想成为唐朝边地的祸患，则东侵甘州、凉州，哪里肯谋利于万里之外呢！”于是派遣使者随郭元振入唐朝提出上述请求。

朝廷疑未决，元振上疏，以为：“钦陵求罢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机，诚不可轻举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则为边患必深。四镇之利远，甘、凉之害近，不可不深图也。宜以计缓之，使其和望未绝则善矣。彼四镇、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浑，亦国家之要地也，今报之宜曰：‘四镇、十姓之地，本无用于中国，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镇抚西域，分吐蕃之势，使不得并力东侵也。今若果无东侵之志，当归我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则五俟斤部亦当以归吐蕃。’如此则足以塞钦陵之口，而亦未与之绝也。若钦陵小有乖违，则曲在彼矣。且四镇、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遥割而弃之，恐伤诸国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从之。

是否答应他的要求，朝廷拿不定主意，郭元振上疏认为：“论钦陵要求罢兵割地，这是利害的关键，确实不应轻易作出决定。现在如果直截了当地拒绝他的善意，结果将招致很深的边患。四镇的利益远，甘州、凉州的受害近，不可不深入考虑。应当用计策拖延时间，使他和好的希望未断绝就好了。那四镇、十姓，吐蕃是很想得到的，而青海、吐谷浑，也是我们的要地。现在回答他应该说：‘四镇、十姓之地，本来对唐朝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派兵戍守，是想安定抚慰西域，分散吐蕃的军力，使吐蕃不能全力东侵。现在如果吐蕃无东侵的打算，就应当归还我吐谷浑各部及青海故地，而西突厥五俟斤部也应当归还吐蕃’。这样便足以堵住论钦陵的嘴，而且也未与他断绝关系。如

果论钦陵略有违背，则是他没有道理。而且四镇、十姓诚恳归附已久，现在还未发现他们有反叛的情况，做有害于我们的事情，因为遥远而抛弃他们，恐怕要使各国伤心，不是控制四夷的良策。”太后听从他的意见。

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愿和亲；钦陵利于统兵专制，独不欲归款。若国家岁发和亲使，而钦陵常不从命，则彼国之人怨钦陵日深，望国恩日甚，设欲大举其徒，固亦难矣。斯亦离间之渐，可使其上下猜阻，祸乱内兴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郭元振又向太后进言：“吐蕃百姓为徭役和兵役所苦，早就愿意与我们和好；只有论钦陵图统兵专制的私利，不想归附。如果我们每年都派去表示和好的使者，而论钦陵常不从命，则吐蕃百姓对论钦陵的怨恨就会日益加深，盼望得到国家的恩惠就会日甚一日，他要想大规模发动他的百姓，肯定就困难了。这也是逐渐离间的办法，可以使他们上下猜疑，祸乱从内部产生。”太后深表赞同。郭元振名震，元振是他的字，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

[13]庚申，以并州长史王方庆为鸾台侍郎，与殿中监万年李道广并同平章事。

[13]庚申（二十一日），朝廷任命并州长史王方庆为鸾台侍郎，与殿中监万年人李道广一并任同平章事。

[14]突厥默啜请为太后子，并为其女求昏，悉归河西降户，帅其部众为国讨契丹。太后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左卫郎将摄司宾卿田归道册授默啜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孙；归道，仁会之子也。

[14]突厥阿史那默啜请求作太后的儿子，并为他女儿向唐朝求婚，全部归还河西降户，率领他的部众为唐朝讨伐契丹。太后派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左卫郎将代理司宾卿田归道带着册书任命阿史那默啜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阎知微是阎立德的孙子；田归道是田仁会的儿子。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尽忠卒，孙万荣代领其众。突厥默啜乘间袭松漠，虏尽忠、万荣妻子而去。太后进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冬季，十月，辛卯（二十二日），契丹李尽忠去世，孙万荣替代他率领部众。突厥阿史那默啜乘机袭击松漠，俘虏李尽忠、孙万荣的妻子儿女后退走。太后晋升阿史那默嗓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孙万荣收合余众，军势复振，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动。制起彭泽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前刺史独孤思庄畏契丹猝至，悉驱百姓入城，缮修守备。仁杰至，悉遣还农，曰："贼犹在远，何烦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百姓大悦。

孙万荣收集余众，军势再次兴盛，派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杀州刺史陆宝积，屠杀官吏和百姓数千人；又进攻瀛州，黄河以北地区震动。太后命令起用彭泽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前任刺史独孤思庄畏惧契丹突然到来，将百姓全部驱赶入城，修筑工事，加强守备。狄仁杰到任后，将百姓全部遣返务农，说："敌人距离还远，用不着这样！万一敌人来，我自己抵挡他们。"百姓很高兴。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

当时契丹侵扰，军事文书堆集，夏官郎中硖石人姚元崇剖析决断，如水分流，都有条理，太后认为他不寻常，提升他为夏官侍郎。

[15]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台殿中侍御史，闻者无不相贺。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礼著论，称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诚节，不以贵贱死生易其操履。设客问曰："徐公于今谁与为比？"主人曰："四海至广，人物至多，或匿迹韬光，仆不敢诬，若所闻见，则一个而已，当于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张释之？"主人曰："释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难，难易之间，优劣见矣。张公逢汉文之时，天下无事，至如盗高庙玉环及渭桥惊马，守法而已，岂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属惟新之运，唐朝遗老，或包藏祸心，使人主有疑。如周兴、来俊臣，乃尧年之四凶也，崇饰恶言以诬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几陷囹圄，数挂纲维，此吾子所闻，岂不难哉！"客曰："使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见徐公用法平允，谓可置司刑；仆睹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岂直司刑而已哉！"

[15]太后思念徐有功执法公平，重新提拔他为左台殿中侍御史，知道的人无不互相庆贺。鹿城主簿宗城人潘好礼撰写文章，称赞徐有功遵循正道、依从仁义，坚守真诚的气节，不因贵贱死生改变自己的操行。文章中假设客人提问："当今谁可以和徐公相比？"主人说："四海极广，人物极多，有的隐匿行迹，藏匿光采，我不敢乱下结论，但就我所闻所见，就他一人而已，能与他相比的只有从古人中寻求。"客人说："比张释之如何？"主人说："张释之所做的事情很容易，徐有功所做的事情很困难，难易之间优劣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张释之遇上汉文帝的时候，天下太平无事，至于像盗窃汉高祖庙中的玉环和汉文帝在渭桥的惊马事件，只不过按法律办理而已，难道不是很容易吗！徐有功遇上朝代变换的年代，适值万象更新的世道，唐朝的遗老，或包藏祸心，使君主有疑虑。如周兴、来俊臣，便是帝尧年代的四凶，大肆粉饰恶言以诬陷有德之人；而徐有功死守正道，深入审视清楚，几乎身陷监狱，多次触犯法度，这些都是您所听说过的，难道不是很难吗！"客人说："假使任命他为司刑卿，就得以施展他的才能了。"主人说："您只看到徐公用法平允，以为可任司刑卿；我观察他这个人，心里什么都有，如果得以发挥，什么事情都能胜任，何止司刑卿而已！"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六卷

唐纪二十二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下神功元年（丁酉、697）

唐纪二十二则天皇后神功元年（丁酉，公元697年）

[1]正月，己亥朔，太后享通天宫。

[1]正月，己亥朔（初一），太后在通天宫祭祀。

[2]突厥默啜寇灵州，以许钦明自随。钦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酱、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选良将、引精兵、夜袭虏营，而城中无谕其意者。

[2]突厥阿史那默啜侵扰灵州，带着俘获的唐将许钦明。许钦明到州城下大喊，要求给好酱、粱米和墨，意思是让城中选良将、领精兵，夜袭敌人营垒，而城中竟没有人能领会他喊话所隐含的意思。

[3]箕州刺史刘思礼学相人于术士张憬藏，憬藏谓思礼当历箕州，位至太师。思礼念太师人臣极贵，非佐命无以致之，乃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阴结朝士，托相术，许人富贵，俟其意悦，因说以"綦连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贵。"凤阁舍人王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礼为箕州刺史。

[3]箕州刺史刘思礼向术士张憬藏学相面，张憬藏说刘思礼将经历箕州刺史，做到太师的职位。刘思礼心想太师在大臣中非常显贵，不是君主的辅佐大臣不能担任，便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图谋造反，秘密勾结朝廷官员，利用相面的办法，为别人预言富贵，等把人说得高兴的时候，然后便说："綦连耀将授命于天，您一定要依靠他才能获得富贵。"凤阁舍人王兼管天官侍郎事，便任用刘思礼为箕州刺史。

明堂尉吉顼闻其谋，以告合宫尉来俊臣，使上变告之。太后使河内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礼广引朝士，许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于是思礼引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翻及王兄泾州刺史、弟监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穷楚毒以成其狱，壬戌，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

明堂县尉吉顼知道刘思礼的阴谋，报告了合宫县尉来俊臣，让来俊臣向朝廷密告他谋反。太后派河内王武懿宗审问他，武懿宗命令刘思礼广泛牵连朝廷官员，答应可以赦免他的死罪，凡对武懿宗稍不顺从的人都牵连上。于是刘思礼牵连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执掌天官侍郎事务的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及王的哥哥泾州刺史王、弟弟监察御史王助等，共三十六家，都是海内知名人士。严刑拷打逼供定案后，壬戌（二十四日），他们全都被灭族。他们的亲戚因株连而被流放的有一千多人。

初，懿宗宽思礼于外，使诬引诸人。诸人既诛，然后收思礼，思礼悔之。懿宗自天授以来，太后数使之鞫狱，喜诬陷人，时人以为周、来之亚。

当初，武懿宗表面向刘思礼表示宽大，以便让他诬告牵连别人。等到被牵连的人处死后，他便逮捕刘思礼，刘思礼后悔了。武懿宗自天授年间以来，太后多次派他审讯囚犯，他喜欢诬陷人，当时人认为他是周兴、来俊臣第二。

来俊臣欲擅其功，复罗告吉顼；顼上变，得召见，仅免。俊臣由是复用，而顼亦以此得进。

来俊臣想独得这次事件的告发之功，又罗织罪名密告吉顼；吉顼因密告别的谋反事件获得太后召见，才得以幸免。来俊臣因此又得到重用，而吉顼也借此得以升官。

俊臣党人罗告司刑府史樊谋反，诛之。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刘如璇见之，窃叹而泣。俊臣奏如璇党恶逆，下狱，处以绞刑；制流州。

来俊臣的党徒罗织罪名告发司刑府史樊谋反，樊被处死。他的儿子诉冤于朝堂，无人敢受理，便抽刀自己剖腹。秋官侍郎上人刘如看见了，偷偷叹息流泪。来俊臣便上奏说刘如偏袒恶逆罪犯，他于是被逮捕入狱，判处绞刑；太后下令改判他流放州。

[4]尚乘奉御张易之，行成之族孙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复荐易之，兄弟皆得幸于太后，常傅朱粉，衣锦绣。昌宗累迁散骑常侍，易之为司卫少卿；拜其母臧氏、韦氏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纪，仍敕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私

夫。迥秀，大亮之族孙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晋卿皆候易之门庭，争执鞭辔，谓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4]尚乘奉御张易之，是张行成的同族侄孙，年轻、貌美，精通音律。太平公主推荐张易之的弟弟张昌宗入侍宫中，张昌宗又推荐张易之，兄弟二人都得到太后的宠幸，常涂脂抹粉，穿华丽的衣服。张昌宗连续升官后任散骑常侍，张易之任司卫少卿；授给他们的母亲臧氏、韦氏太夫人的封号，赏赐多得数不清，又命令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的姘夫。李迥秀，是李大亮的同族侄孙。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晋卿等人，时常等候在张易之家门口，争着为他执马鞭牵马，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

[5]癸亥，突厥默啜寇胜州，平狄军副使安道买击破之。

[5]癸亥（二十五日），突厥阿史那默啜侵扰胜州，唐朝平狄军副使安道买将他们打败。

[6]甲子，以原州司马娄师德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6]甲子（二十六日），朝廷任命原州司马娄师德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7]春，三月，戊申，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将兵十七万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孝杰死之。

[7]春季，三月，戊申（十二日），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领兵十七万与契丹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王孝杰战死。

孝杰遇契丹，帅精兵为前锋，力战。契丹引退，孝杰追之，行背悬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晖先遁，孝杰坠崖死，将士死亡殆尽。管记洛阳张说驰奏其事。太后赠孝杰官爵，遣使斩宏晖以徇；使者未至，宏晖以立功得免。

王孝杰和契丹人遭遇，率领精兵为前锋，奋力作战。契丹人后退，王孝杰追击，行进到背靠悬崖的地方，契丹回兵逼近他，苏宏晖首先逃跑，王孝杰坠崖身死，战士几乎全部战死。管记洛阳人张说迅速奏明上述情况。太后追赠给王孝杰官爵，派遣使者前去将苏宏晖斩首示众；使者还未到达，苏宏晖因立功得以免死。

武攸宜军渔阳，闻孝杰等败没，军中震恐，不敢进。契丹乘胜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将击之，不克。

武攸宜进军至渔阳，听说王孝杰等全军覆没，军中震惊，不敢前进。契丹人乘胜侵扰幽州，攻陷城池，劫掠官吏和百姓，武攸宜派部将攻击他们，不能取胜。

[8]阎知微、田归道同使突厥，册默啜为可汗。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辄与之绯袍、银带，且上言："虏使至都，宜大为供张。"归道上言："突厥背诞积年，方今悔过，宜待圣恩宽宥。今知微擅与之袍带，使朝廷无以复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虏使臣，不足大为供张。"太后然之。知微见默啜，舞蹈，吮其靴鼻；归道长揖不拜。默啜囚归道，将杀之，归道辞色不挠，责其无厌，为陈祸福。阿波达干元珍曰："大国使者，不可杀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

[8]阎知微、田归道一同出使突厥，封阿史那默嗓为可汗。阎知微中途遇到突厥使者，即送给他红袍、银带，并且上奏说："突厥使者到达都城，应当大设帷帐迎接。"田归道上奏说："突厥违反朝命不受节制多年，现在才悔过，应等待陛下的圣恩宽恕，现在阎知微却擅自给突厥使者红袍、银带，使得朝廷不能再恩赐他；应该让他仍穿原来的服装，以等待朝廷的恩赐。还有，小国的使臣，不值得大设帷帐迎接。"太后同意田归道的意见。阎知微见到阿史那默啜，行跪拜礼，吻他的靴尖；田归道只深深作揖而不跪拜。阿史那默啜因此囚禁田归道，还准备杀死他。田归道言词神态都坚强不屈，指责阿史那默啜不知满足，并为他陈述祸福利害。阿波达干元珍说："大国的使者，不可以杀死。"阿史那默啜的怒气才稍微消减，但将他拘留，不放他回国。

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处之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谷种、缯帛、农器、铁，太后不许。默啜怒，言辞悖慢。姚、杨再思以契丹未平，请依默啜所求给之。麟台少监、知凤阁侍郎赞皇李峤曰："戎狄贪而无信，此所谓'借寇兵资盗粮'也，不如治兵以备之。"、再思固请与之，乃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以与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并许其昏。默啜由是益强。

当初，咸亨年间，突厥人有投降的，唐朝都安置他们在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这时候阿史那默啜便要求这六州的降户和单于都护府所辖的地方，以及谷种、丝帛、农具、铁，太后不答应。阿史那默啜大怒，言词违逆傲慢。姚、杨再思因契丹尚未平定，请求满足

他的各项要求。麟台少监、知凤阁侍郎赞皇人李峤说：“戎狄贪婪而不讲信用，答应他的要求就是所谓‘借给敌寇兵员、资助盗贼粮食’，不如加强军备以防备他。”姚、杨再思坚持请求满足他，于是全部送还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给谷种四万斛，各种丝织品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答应他女儿的求婚。阿史那默啜从此日益强大。

田归道始得还，与阎知微争论于太后前。归道以为默啜必负约，不可恃和亲，宜为之备。知微以为和亲必可保。

田归道这才得以回国，他与阎知微在太后面前展开争论。田归道认为阿史那默啜一定会背约，不可依仗和亲，应当做好防备工作。阎知微认为和亲一定可以依靠。

[9]夏，四月，铸九鼎成，徙置通天宫。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余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图山川物产于其上，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太后欲以黄金千两涂之，姚曰：“九鼎神器，贵于天质自然。且臣观其五采焕炳相杂，不待金色以为炫耀。”太后从之。自玄武门曳入，令宰相、诸王帅南北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

[9]夏季，四月，朝廷铸成九鼎，移置于通天宫。豫州鼎高一丈八尺，能容纳一千八百石；其余各州鼎各高一丈四尺，能容纳一千二百石；分别在鼎上铸山川物产的图象，共用铜五十六万零七百余斤。太后想用一千两黄涂鼎，姚说：“九鼎是神器，可贵的是天质自然。而且我看它五色光芒相互辉映，不须靠金色才放光采。”太后听从他的意见。九鼎自玄武门拽入，命令宰相、诸王率领南北衙禁卫军十余万人及仪仗队中的大牛、白象一同牵拽。

[10]前益州长史王及善已致仕，会契丹作乱，山东不安，起为滑州刺史。太后召见，问以朝廷得失，及善陈治乱之要十余条。太后曰：“外州末事，此为根本，卿不可出。”癸酉，留为内史。

[10]前益州长史王及善已退休，遇契丹作乱，崤山以东不安定，又被起用为滑州刺史。太后召见他，询问朝廷得失，王及善陈述治乱要务十多条。太后说：“外州的任务是次要的，朝廷为根本，你不可以出任刺史。”癸酉（初八），他被留下任内史。

[11]癸未，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将兵击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

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将兵二十万击契丹。

[11]癸未（十八日），朝廷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领兵进攻契丹。五月，癸卯（初八），又任命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领兵二十万进攻契丹。

先是，有朱前疑者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自言“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曰：“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会发兵讨契丹，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酬以五品。前疑买马输之，屡抗表求进阶；太后恶其贪鄙，六月，乙丑，敕还其马，斥归田里。

这以前，有个叫朱前疑的人上书说：“我梦见陛下寿满八百岁。”太后当即授给他拾遗职务；又自称“梦见陛下头发白了又变黑，牙齿脱落又再生”，又升任驾部郎中。他出使回来，上书说：“听到嵩山呼万岁。”又赐给他红算袋，当时他还不是五品官，只能在绿色衣服上佩带。遇上发兵讨伐契丹，朝廷命令京官献马一匹供军用，赐给五品官，朱前疑买马进献后，一再上表要求提升官阶；太后讨厌他贪鄙，六月，乙丑（初一），命令发还他的马，将他逐回农村。

[12]右司郎中冯翊乔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为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诸姬，遂留不还。知之作《绿珠怨》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诗于裙带，大怒，讽酷吏罗告，族之。

[12]右司郎中冯翊人乔知之有美妾名叫碧玉，乔知之因为有了她而不结婚。武承嗣借她来教诸姬妾，便留下她不让回去。乔知之写作《绿珠怨》送给她，她于是投井自杀。武承嗣从她裙带中搜得《绿珠怨》，大怒，示意酷吏罗织罪名上告，将乔知之灭族。

[13]司仆少卿来俊臣倚势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罗告其罪，矫称敕以取其妻，前后罗织诛人，不可胜计。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监察御史李昭德素恶俊臣，又尝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备，二人共诬昭德谋反，下狱。

[13]司仆少卿来俊臣仗势贪求女色，官民妻妾有漂亮的，千方百计夺取；有时指使人罗织罪名告发某人，然后假传太后命令夺取他的妻妾，前后罗织罪名杀人无法计算。自宰相以下，他登记姓名按顺序夺取他们的妻妾。他自称才能可比石勒。监察御史李昭德一贯憎恶来俊

臣，又曾经在朝廷侮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备。这二人便共同诬告李昭德谋反，将他逮捕入狱。

俊臣欲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诬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盗国权，河东人卫遂忠告之。诸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系狱，有司处以极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贪暴，国之元恶，不去之，必动摇朝廷。"太后游苑中，吉顼执辔，太后问以外事，对曰："外人唯怪来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于国，朕方思之。"顼曰："于安远告虺贞反，既而果反，今止为成州司马。俊臣聚结不逞，诬构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

来俊臣想罗织罪名诬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想诬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禁卫军一同谋反，希望借此窃取国家权力，河东人卫遂忠告发他。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同揭发他的罪恶，将他关进监狱，有关部门判处他死刑。太后想赦免他，处死的奏章送上已经三天，仍不批下。王及善说："来俊臣凶残狡猾，贪婪暴虐，是国家的大恶人，不除掉他，必然动摇朝廷。"太后游览宫廷园林时，吉顼牵马，太后向他询问宫外的事情，他回答说："外边的人只奇怪处死来俊臣的奏章没有批下来。"太后说："来俊臣有功于国家，我正在考虑这件事。"吉顼说："于安远告虺贞谋反，后来真的反了，于安远现在只任成州司马。来俊臣聚集为非作歹的人，诬陷好人，贪赃受贿的财物堆积如山，被他冤屈而死的鬼魂满路，是危害国家的坏人，有什么可怜惜的！"太后于是批准处死他。

丁卯，昭德、俊臣同弃市，时人无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争啖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恶之，乃下制数其罪恶，且曰："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士民皆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丁卯（初三日），李昭德、来俊臣一同在闹市被处死并暴尸，当时人无不痛惜李昭德，而为处死来俊臣拍手称快。仇家争相吃来俊臣的肉，片该之间便吃光，挖眼睛，剥面皮，剖腹取心，展转践踏成泥。太后知道天下人憎恨他，才下诏指责他的罪恶，而且说："应该诛灭他全家族，以伸雪百姓的愤恨，可依法查抄他的家产。"官吏和百姓在路上相见时都互相庆贺说："今后睡觉的人背部才可以贴着席子了。"

俊臣以告綦连耀功，赏奴婢十人。俊臣阅司农婢，无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欲得以为赏口，乃使人诬告斛瑟罗反。诸酋长诣阙割耳面讼冤者数十人。会俊臣诛，乃得免。

来俊臣因告发綦连耀有功，太后赏给他奴婢十人。来俊臣查看司农寺管辖的官奴婢，没有合意的，因西突厥可汗斛瑟罗家有小婢，善于歌舞，来俊臣想获得她充作赏赐的奴婢，便指使人诬告斛瑟罗谋反。各酋长到宫门前阙楼下割耳划脸为他诉冤的有数十人。遇到来俊臣被处死，斛瑟罗才幸免于难。

俊臣方用事，选司受其属请不次除官者，每铨数百人。俊臣败，侍郎皆自首。太后责之，对曰："臣负陛下，死罪！臣乱国家法，罪止一身；违俊臣语，立见灭族。"太后乃赦之。

来俊臣还掌权的时候，每次铨选，吏部受他嘱托越级授官的有数百人。来俊臣垮台后，侍郎都向朝廷自首。太后责备他们，他们说："我们辜负陛下，该当死罪！但我们扰乱国家法度，只加罪于自身；我们如果违抗来俊臣的意旨，立即灭族。"太后于是赦免他们。

上林令侯敏素谄事俊臣，其妻董氏谏之曰："俊臣国贼，指日将败，君宜远之。"敏从之。俊臣怒，出为武龙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败，其党皆流岭南，敏独得免。

上林令侯敏一贯巴结奉承来俊臣，他妻子董氏规劝他说："来俊臣是危害国家的坏人，不久将失败，你应当离他远些。"侯敏听从她的意见。来俊臣因此大怒，调他出任武龙县令，他不想去。他妻子说："快去，不要逗留！"来俊臣失败后，他的党羽都流放岭南，只有侯敏幸免。

太后征于安远为尚食奉御，擢吉顼为右肃政中丞。

太后征召于安远为尚食奉御，提升吉顼为右肃政中丞。

[14]以检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14]朝廷任命检校夏官侍郎宗楚客为同平章事。

[15]武懿宗军至赵州，闻契丹将骆务整数千骑将至冀州，懿宗惧，欲南遁。或曰："虏无辎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拒守，势必离散，从而击之，可有大功。"懿宗不从，退据相州，委弃军资器仗甚众。契丹遂屠赵州。

[15]武懿宗领军至赵州，听说契丹将领骆务整的数千骑兵将到冀州，武懿宗畏惧，想向南逃跑。有人说：“敌人没有辎重，靠抢掠作给养，我们若屯兵拒守，他们势必瓦解，然后乘机进击，可获得大的成功。”武懿宗不同意，退守相州，丢弃军用物资和武器很多。契丹于是在赵州城进行大屠杀。

甲午，孙万荣为奴所杀。

甲午（三十日），契丹孙万荣被家奴杀死。

万荣之破王孝杰也，于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险筑城，留其老弱妇女，所获器仗资财，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袭其后，遣五人至黑沙，语默啜曰：“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众，唐人破胆，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赐以绯袍。二人后至，默啜怒其稽缓，将杀之，二人曰：“请一言而死。”默啜问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杀前三人而赐二人绯，使为乡导，发兵取契丹新城，杀所获凉州都督许钦明以癸天；围新城三日，克之，尽俘以归。使乙冤羽驰报万荣。

孙万荣打败王孝杰后，在柳城西北四百里处凭借险要地势筑城，留下老弱、妇女和所缴获的武器资财，派他的妹夫乙冤羽留守，自己领精兵侵扰幽州。他恐怕突厥阿史那默啜袭击他的背后，便派五个人到黑沙，对阿史那默啜说：“我已打败王孝杰的百万大军，唐朝人已被吓破了胆，请与您乘胜共同攻取幽州。”其中三人先到，阿史那默嗓高兴，赐给他们红袍。二人后到，阿史那默啜因他们迟缓拖延而发怒，要杀死他们。这二人说：“请进一言而后再死。”阿史那默啜问为什么，二人报告了契丹的真实用意。阿史那默啜于是杀死先到的三个人，赐给后到的二人红袍，让他们充当向导，发兵进取契丹所筑新城，杀死被他们俘虏的原唐朝凉州都督许钦明祭天；突厥包围新城，三天后攻陷，全部俘虏该城的契丹人，让乙冤羽迅速报告孙万荣新城失守的消息。

时万荣方与唐兵相持，军中闻之，惧。奚人叛万荣，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其前，奚兵击其后，获其将何阿小。万荣军大溃，帅轻骑数千东走。前军总管张九节遣兵邀之于道，万荣穷蹙，与其奴逃至潞水东，息于林下，叹曰：“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

死。将安之乎！”奴斩其首以降，枭之四方馆门。其余众及奚、皆降于突厥。

当时孙万荣正与唐兵对峙，军中听到新城失守的消息，震惊不安，奚人背叛孙万荣，神兵道总管杨玄基攻击他前面，奚人攻击他后面，俘获他的将领何阿小。孙万荣军溃散，孙万荣率轻骑数千向东逃走。唐前军总管张九节派兵在中途截击，孙万荣走投无路，与家奴逃至潞水东边，在树林下休息，叹息说：“现在想归降唐朝，罪恶已大。归降突厥是死，归降新罗也是死。将向何处去呢！”家奴砍下他的脑袋向唐朝投降，他的脑袋被挂在四方馆门前示众。他的余众及奚人、人都向突厥投降。

[16]戊子，特进武承嗣、春官尚书武三思并同凤阁鸾台三品。

[16]戊子（二十四日），特进武承嗣、春官尚书武三思并任同凤阁鸾台三品。

[17]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内王武懿宗、娄师德及魏州刺史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懿宗所至残酷，民有为契丹所协从复来归者，懿宗皆以为反，生刳取其胆。先是，何阿小嗜杀人，河北人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17]辛卯（二十七日），太后下令，因契丹刚平定，命河内王武懿宗、娄师德及魏州刺史狄仁杰分路到黄河以北各地安顿抚恤百姓。河内王武懿宗所到之处使用刑法非常残酷，百姓有被迫跟从契丹而后又回来的，武懿宗都认为是反叛，将他们活活剖腹取胆。这以前，契丹何阿小好杀人，这时候黄河以北的人就说：“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18]秋，七月，丁酉，昆明内附，置窦州。

[18]秋季，七月，丁酉（初三），昆明归附唐朝，唐朝在该地设置窦州。

[19]武承嗣、武三思并罢政事。

[19]武承嗣、武三思一起罢除相职。

[20]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凯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族之，左拾遗王求礼庭折之曰：“此属素无武备，力不胜贼，苟从之以求生，岂有叛国之心！懿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贼徒滋蔓，又欲

委罪于草野诖误之人，为臣不忠，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懿宗不能对。司刑卿杜景俭亦奏：“此皆胁从之人，请悉原之。”太后从之。

[20]庚午（二十四日），武攸宜从幽州凯旋。武懿宗奏请将黄河以北跟从契丹的百姓全部灭族，左拾遗王求礼在朝廷驳斥他说：“这些百姓从来没有武装，没有力量打败敌人，一时顺从敌人以求生存，哪里有叛国的用心！武懿宗拥有强兵数十万，看到敌人的气势就退走，结果使敌人的势力蔓延，他又想把罪过推卸给民间受连累的人，这是作臣下的不忠，请先斩武懿宗以向黄河以北的百姓致歉！”武懿宗哑口无言。司刑卿杜景俭也上奏说：“这些百姓都是被迫跟从契丹的，请全部原谅他们。”太后听从他的意见。

[21]八月，丙戌，纳言姚坐事左迁益州长史，以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凤阁鸾台三品。

[21]八月，丙戌（二十三日），纳言姚因事获罪降职为益州长史。朝廷任命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凤阁鸾台三品。

[22]九月，壬辰，大享通天宫，大赦，改元。

[22]九月，壬辰（疑误），太后合祭于通天宫，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

[23]庚戌，娄师德守纳言。

[23]庚戌（十七日），娄师德代理纳言。

[24]甲寅，太后谓侍臣曰：“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国有常法，朕安敢违！中间疑其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对曰：“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悦曰：“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赐元崇钱千缗。

[24]甲寅（二十一日），太后对身边的大臣说：“近期以来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朝廷大臣，说他们谋反；国家有固定的法律，朕怎么敢违反！有时怀疑它不真实，指派亲信大臣到监狱提问，

得到犯人的自供状，都是自己承认的，朕便不加怀疑。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不再听说有谋反的人，这样看来，以前被处死的人不是有冤枉吗？”夏官侍郎姚元崇回答说：”自垂拱年间以来因谋反罪被处死的人，大概都是由于周兴等罗织罪名，以便自己求取功劳造成的。陛下派亲近大臣去查问，这些亲近大臣也不能保全自己，哪里还敢动摇他们的结论！被问的人如果翻供，又惧怕惨遭毒刑，与其那样不如早死。仰赖上天启迪圣心，周兴等被诛灭，我以一家百口人的生命向陛下担保，今后朝廷内外大臣不会再有谋反的人；若稍有谋反的事实，我愿承受知而不告的罪过。”太后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着周兴他们，使他们得逞，贻误朕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到你说的话，很合朕心意。”于是赏赐姚元崇钱一千缗。

时人多为魏元忠讼冤者，太后复召为肃政中丞。元忠前后坐弃市流窜者四。尝侍宴，太后问曰：“卿往者数负谤，何也？”对曰：“臣犹鹿耳，罗织之徒欲得臣肉为羹，臣安所避之！”

当时有很多人为魏元忠诉冤，太后又召回他担任肃政中丞。魏元忠前后被判处死刑和流放共有四次。有一次曾陪从太后宴饮，太后问他：“你从前多次蒙受诽谤，为什么？”回答说：“我好比鹿，罗织罪名的人想得到我的肉作羹，我如何能躲过他们！”

[25]冬，闰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司刑卿杜景俭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25]冬季，闰十月，甲寅（二十一日），朝廷任命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司刑卿杜景俭为凤阁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

仁杰上疏以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国家尽兼之矣。诗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汉，则三代之远裔，皆国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业也。始皇穷兵极武，务求广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溃叛。汉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穷，盗贼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罢役，故能为天所。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

已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其所以然者，皆以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养苍生之道也。昔汉元纳贾捐之之谋而罢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之田，岂不欲慕尚虚名，盖惮劳人力也。近贞观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近日之令曲，经边之故事也。窃谓宜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委之四镇，继高氏绝国，使守安东。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使夷狄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校长短哉！但当敕边兵，谨守备，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自然二贼深入则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寇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而服矣。”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狄仁杰上疏认为：“天生四夷，都在先王疆界之外，所以东边抵达沧海，西边阻隔流沙，北边横着大沙漠，南边阻隔着五岭，这是上天用以限制夷狄而隔开中原和外夷的险阻。从典籍记载看，声威教化所至，三代不能到的地方，国家都已经全部兼并了。诗人夸耀周宣王北伐到达太原、周文王美好的教化推行于江、汉流域，可见三代边远的地方，现在都成为国家的内地了。若还用武于境外之地，求取功利于极远的地方，耗尽府库的积蓄去争夺贫脊不毛之地，得到那里的人民不能增加赋税收入，得到那里的土地不可以耕种纺织，姑且追求使远夷成为文明之邦的名声，而不致力于巩固根本、安定百姓的办法，这是秦始皇、汉武帝所推行的方针，不是五帝、三王的事业。秦始皇不断滥用武力，追求扩大疆土，死人极多，以致天下崩溃，人民造反。汉武帝征伐四夷，使得百姓穷困，盗贼蜂拥而起；晚年悔悟，停止军事行动，罢除徭役，所以能得到上天保。近来国家每年频繁出兵，耗费日益增大，西边戍守四镇，东边戍守安东，征兵日益增加。百姓空虚疲乏。现在潼关以东地区饥荒，蜀、汉地区百姓逃亡，江、淮以南，征税不停，百姓不能从事生产，便会相随作强盗，根本一发生动摇，忧患不浅。所以形成这种状况，都因为争夺蛮貊的贫脊之地，背离了爱抚养育百姓的道理。从前汉元帝采纳贾捐之的计谋而取消朱崖郡，汉宣帝用魏相的策略而放弃车师的田地，他不是不想崇尚虚名，而是恐怕耗费人力的缘故。近世贞观中期，平定突厥九姓，立李思摩为可汗，让他统辖各部族的原因，就是当夷狄反叛则应讨伐他们，降

伏则应安抚他们，这符合应当灭亡的就推倒它、应当存在的就巩固它的道理，可使国家没有因戍守边远地区而劳民的征役。这就是近期国家的规章，经略边疆的先例。我以为应该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委托给他四镇，恢复已灭亡的高丽国，让它的国王高氏镇守安东。我们可以节省戍守远方的军费，集中兵力于边塞上，让夷狄没有越境侵侮的祸患就可以了，何必穷追他们藏身的巢穴，与蝼蚁之辈较量长短呢！只应当命令边境士兵谨慎设防，向远处派遣侦察人员，积聚物资粮食，等到敌人来进攻，然后才给以还击。以逸待劳则战士的战斗力就会倍增，以主人防御客人则我方就能获得便利，坚壁清野则敌人便得不到什么；结果突厥和吐蕃人深入我方领土则有颠覆的忧虑，浅入必然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样坚持数年，便可以使突厥和吐蕃人不战而自服了。”这事虽然没有实行，但有识之士都认为他的意见正确。

[26]凤阁舍人李峤知天官选事，始置员外官数千人。

[26]凤阁舍人李峤主持天官铨选职官之事，开始设置员外官数千人。

[27]先是历官以是月为正月，以腊月为闰。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为“去晦仍见月，有爽天经。可以今月为闰月，来月为正月。”

[27]这以前，朝廷历官以本月为正月，以腊月为闰月。太后想以正月甲子朔为冬至，便下诏以为“上月晦日仍然看见月亮，偏离天道常规。可以本月为闰月，下月为正月。”

圣历元年（戊戌、698）

圣历元年（戊戌，公元698年）

[1]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宫；赦天下，改元。

[1]正月，甲子朔（疑误），冬至，太后在通天宫祭祀；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2]夏官侍郎宗楚客罢政事。

[2]夏官侍郎宗楚客罢免相职。

[3]春，二月，乙未，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罢为太子宾客。

[3]春季，二月，乙未（初四），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4]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太后意未决。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祐于庙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又劝太后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

[4]武承嗣、武三思谋求充当太子，多次指使人劝太后说：“自古以来的天子没有以外姓人为继承人的。”太后还拿不定主意，狄仁杰常从容不迫地对太后说：“太宗文皇帝不避风雨，亲自冒着刀枪箭镞，平定天下，传给子孙。高宗大帝将两个儿子托付陛下。陛下现在却想将国家移交给外姓，这不是不符合上天的意思吗？而且姑侄与母子相比谁更亲？陛下立儿子为太子，则千秋万岁之后，配祭太庙，代代相承，没有穷尽；立侄儿为太子，则未听说过侄儿当了天子而合祭姑姑于太庙的。”太后说：“这是朕家里的事，你不要参与。”狄仁杰说：“君王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谁不是臣妾，什么事不是陛下家里的事！君主是元首，臣下为四肢，意思是一个整体，何况我凑数任宰相，哪 能不参与呢！”他又劝太后召回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也劝说太后。太后心里稍微醒悟。有一天，太后又对狄仁杰说：“我梦见大鹦鹉两翼都折断，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武是陛下的姓，两翼是两个儿子。陛下起用两个儿子，则两翼便振作起来了。”太后因此便打消了立武承嗣、武三思为太子的意思。

孙万荣之围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归我庐陵王？”吉顼与张易之、昌宗皆为控鹤监供奉，易之兄弟亲狎之。顼从容说二人曰：“公兄弟贵宠如此，非以德业取之也，天下侧目切齿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何以自全？窃为公忧之！”二人惧，流涕问计。顼曰：“天下士庶

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二人以为然，承间屡为太后言之。太后知谋出于顼，乃召问之，顼复为太后具陈利害，太后意乃定。

孙万荣包围幽州，传送檄文给朝廷说：“为何不送回我们的庐陵王？”吉顼与张易之、张昌宗都任控鹤监供奉，张易之兄弟与吉顼亲近。吉顼不慌不忙地劝他二人说：“您们兄弟如此贵显得宠，但并不是靠品德功业取得的，天下对你们怒目而视、咬牙切齿的人很多。没有大功劳于天下，用什么保全自己？我为你们担忧！”二人畏惧，流着泪询问计策。吉顼说：“天下官民还未忘记唐朝的恩德，都还思念着庐陵王。皇上年事已高，皇帝的大业需有所付托；武氏诸王不是她注意的对象，您何不从容地劝皇上立庐陵王以维系百姓的期望！这样，不但可以免祸，也可以长期保持富贵了。”二人认为对，趁机一再劝说太后。太后知道这个主意出自吉顼，就召他询问，吉顼又为太后备陈利害，太后的主意才最后定下来。

三月，己巳，托言庐陵王有疾，遣职方员外郎瑕丘徐彦伯召庐陵王及其妃、诸子诣行在疗疾。戊子，庐陵王至神都。

三月，己巳（初九），朝廷假托庐陵王有病，派遣职方员外郎瑕丘人徐彦伯召庐陵王和他的妃、儿子们到太后驻地治病。戊子（二十八日），庐陵王到达神都洛阳。

[5]夏，四月，庚寅朔，太后祀太庙。

[5]夏季，四月，庚寅朔（初一），太后祭祀太庙。

[6]辛丑，以娄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营田事。

[6]辛丑（十二日），朝廷派娄师德充任陇右诸军大使，并检校屯田事。

[7]六月，甲午，命淮阳王武延秀入突厥，纳默啜女为妃；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摄春官尚书，右武卫郎将杨齐庄摄司宾卿，赍金帛巨亿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

[7]六月，甲午（初六），太后命令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娶阿史那默啜的女儿为王妃；命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代理春官尚书，右武

卫郎将杨齐庄代理司宾卿，携带大量的金帛送给突厥。武延秀就是武承嗣的儿子。

凤阁舍人襄阳张柬之谏曰："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为合州刺史。

凤阁舍人襄阳人张柬之进谏说："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中国亲王娶夷狄女人为妻的。"因此违反太后的旨意，被外放为合州刺史。

[8]秋，七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杜景俭罢为秋官尚书。

[8]秋季，七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杜景俭罢相职，改任秋官尚书。

[9]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谓阎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乃拘延秀于别所，以知微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发兵袭静难、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以兵五千降之。虏势大振，进寇妫、檀等州。前从阎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赐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夺之。

[9]八月，戊子（初一），武延秀到达黑沙南庭。突厥阿史那默啜对阎知微等说："我想把女儿嫁给李氏，哪里要武氏的儿子呢！这难道是天子的儿子吗！我们突厥累世受李氏的恩典，听说李氏全被消灭，只有两个儿子还在，我现在要带兵去辅助他登上帝位。"于是他拘禁武延秀于另外的地方，任命阎知微为南面可汗，说准备让他掌管唐朝百姓，发兵袭击唐朝静难、平狄、清夷等军，唐朝静难军使慕容玄率兵五千投降。突厥兵势大为振作，进而侵扰妫、檀等州。这以前随阎知微入突厥的人，阿史那默啜都赐给他们五品、三品的官服，太后全都予以没收。

默啜移书数朝廷曰："与我蒸谷种，种之不生，一也。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二也。我与使者绯紫皆夺之，三也。缯帛皆疏恶，四也。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五也。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

阿史那默啜发文书指责唐朝廷说："给我蒸过的谷种，播种后不生长，这是一。送来的金银器皿都质地极差，不是真货，这是二。我赐给使者红、紫色官服都被没收，这是三。送来的缯帛都稀疏粗劣，这

是四。我可汗的女儿应当嫁天子的儿子，武氏是小姓，门户不相当，却来假冒骗婚，这是五。我为此而起兵，想取得黄河以北的土地。”

监察御史裴怀古从阎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将杀之，逃归；抵晋阳，形容羸悴。突骑噪聚，以为间谍，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尝为人所枉，怀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见，迁祠部员外郎。

监察御史裴怀古随从阎知微入突厥，阿史那默啜想让他当官，他不接受。他被囚禁，将被处死，逃跑归来；中途到达晋阳，容貌瘦弱憔悴，唐军的精锐骑兵鼓噪聚集，以为他是间谍，打算砍下他的脑袋以求取功劳。有一名果毅曾经被别人诬陷，裴怀古为他查清平反，这时大喊说：“这是裴御史！”援救他，使他得以保全。他回到都城，太后接见，升任祠部员外郎。

时诸州闻突厥入寇，方秋，争发民修城。卫州刺史太平敬晖谓僚属曰：“吾闻金汤非粟不守，奈何舍收获而事城郭乎？”悉罢之，使归田，百姓大悦。

当时，各州听说突厥入侵，正当秋收，争相征调农民修缮城池。卫州刺史太平人敬晖对僚属说：“我听说极坚固的城池，如果没有粮食也守不住，怎么能放弃收割而专门修缮城郭呢？”下令全部停工，放农民回田间生产，百姓很高兴。

[10]甲午，鸾台侍郎、同平章事王方庆罢为麟台监。

[10]甲午（初七），鸾台侍郎、同平章事王方庆被罢免为麟台监。

[11]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为太子，意快快，戊戌，病薨。

[11]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怨恨自己不能当太子，心里不高兴，戊戌（十一日），病死。

[12]庚子，以春官尚书武三思检校内史，狄仁杰兼纳言。

[12]庚子（十三日），朝廷任命春官尚书武三思为检校内史，狄仁杰兼纳言。

太后命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举其子司丞光嗣，拜地官员外郎，已而称职。太后喜曰：“卿足继祁奚矣。”

太后命令宰相各荐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荐举自己的儿子司府丞狄光嗣，被任命为地官员外郎，后来他很胜任这个职务，太后高兴地说："你可以继承古代荐举自己儿子的祁奚了。"

通事舍人河南元行冲，博学多通，仁杰重之。行冲数规谏仁杰，且曰："凡为家者必有储蓄脯蓄醢以适口，参术以攻疾。仆窃计明公之门，珍味多矣，行冲请备药物之末。"仁杰笑曰："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行冲名澹，以字行。

通事舍人河南人元行冲，学识渊溥，通晓的事情多，狄仁杰器重他。元行冲多次规劝狄仁杰，并且说："凡居家的人必定储备干肉、肉酱以适应口味，储存人参、白术等药材以治病。我私下估计您家里山珍海味很多，我只请求列居药物的末位。"狄仁杰笑着说："你是我药笼里的东西，怎么可以一天没有呢！"元行冲，名叫澹，字行冲，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

[13]以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下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将兵三十万以讨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将兵十五万为后援。

[13]朝廷任命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下人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领兵三十万以讨伐突厥阿史那默啜；又任命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领兵十五万为后援部队。

癸丑，默啜寇飞狐，乙卯，陷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

癸丑（二十六日），阿史那默啜侵扰飞狐县，乙卯（二十八日），攻陷定州，杀州刺史孙彦高及官民数千人。

[14]九月，甲子，以夏官尚书武攸宁同凤阁鸾台三品。

[14]九月，甲子（初七），朝廷任命复官尚书武攸宁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15]改默啜为斩啜。

[15]朝廷改称阿史那默啜为斩啜。

默啜使阎知微招谕赵州，知微与虏连手蹋《万岁乐》于城下。将军陈令英在城上谓曰："尚书位任非轻，乃为虏蹋歌，独无惭乎！"知微

微吟曰:“不得已，《万岁乐》。”

阿史那默啜指派阎知微招抚晓示赵州官民，阎知微与突厥人在赵州城下手拉手、脚踏地唱《万岁乐》曲。将军陈令英在城上说道:“尚书职位不轻，却为敌人踏地歌唱，难道不感到惭愧吗！”阎知微低声吟唱道:“不得已，《万岁乐》。”

戊辰，默啜围赵州，长史唐般若翻城应之。刺史高睿与妻秦氏仰药诈死，虏舆之诣默啜，默啜以金狮子带、紫袍示之曰:“降则拜官，不降则死！”睿顾其妻，妻曰:“酬报国恩，正在今日！”遂俱闭目不言。经再宿，虏知不可屈，乃杀之。虏退，唐般若族诛；赠睿冬官尚书，谥曰节。睿，之孙也。

戊辰（十一日），阿史那默啜围攻赵州。长史唐般若出城接应敌人。刺史高睿和妻子秦氏服药装死，敌人把他们抬到阿史那默啜面前，阿史那默啜向他们出示金狮子带、紫袍，说:“投降则授官，不投降则处死！”高睿看着他妻子，他妻子说:“报答国家的恩典，正在今天！”于是两人都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到了第二天晚上，敌人知道不能使他们屈服，便杀死他们。敌人退走后，唐般若被灭族；朝廷追赠高睿为冬官尚书，定谥号为“节”。高睿是高的孙子。

[16]皇嗣固请逊位于庐陵王，太后许之。壬申，立庐陵王哲为皇太子，复名显。赦天下。

[16]皇嗣坚持请求让位于庐陵王，太后同意。壬申（十五日），立庐陵王李哲为皇太子，恢复原来的名字李显，大赦天下。

甲戌，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突厥。先是，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

甲戌（十七日），朝廷任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伐突厥。这以前，朝廷招募人，经过一个多月还招不满一千人，等到听说太子任元帅，应募的人非常多，不久便招满五万人。

戊寅，以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左台中丞吉顼为监军使。时太子不行，命仁杰知元帅事，太后亲送之。

戊寅（二十一日），朝廷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左台中丞吉顼为监军使。当时太

子没有出征，朝廷命令狄仁杰主持元帅的事务，太后亲自为他送行。

蓝田令薛讷，仁贵之子也，太后擢为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将行，言于太后曰："太子虽立，外议犹疑未定；苟此命不易，丑虏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请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从之。

蓝田县令薛讷，是薛仁贵的儿子，太后提升他为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将出行，他对太后进言说："虽然已经立太子，但外面的议论，还疑虑不定；如果立太子的命令不改变，突厥完全可以平定。"太后很赞同。王及善请求让太子和群臣一起在外庭朝见太后，以安定人心，获得同意。

[17]以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后在相位数岁，依阿取容，尝谓人曰："处事不宜明白，但摸棱持两端可矣。"时人谓之"苏摸棱"。

[17]朝廷任命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苏味道在宰相任上前后数年，曲意奉迎，取悦于人，曾对人说："处理事情不应当明白，只要模棱两可就可以了。"因此当时人称他为"苏模棱"。

[18]癸未，突厥默啜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自五回道去，所过，杀掠不可胜纪。沙吒忠义等但引兵蹑之，不敢逼。狄仁杰将兵十万追之，无所及。默啜还漠北，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

[18]癸未（二十六日），突厥阿史那默啜全部杀死在赵、定等州抢掠的一万余人，从五回道退走，所经过的地方，杀的人和抢掠的东西无法计算。沙吒忠义等只领兵跟随，不敢追近。狄仁杰领兵十万追击，没有追上。阿史那默啜返回漠北，拥兵四十万，占据土地一万里，西北各族都归附他，很有轻视中国的想法。

[19]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领之。

[19]冬季，十月，太后命令：都城的驻军，由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率领。

[20]癸卯，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时北人为突厥所驱逼者，虏退，惧诛，往往亡匿。仁杰上疏，以为："朝廷议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胁从之人，言其迹虽不同，心则无别。诚以山东近缘军机调发伤

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肤，事迫情危，不循礼义。愁苦之地，不乐其生，有利则归，且图赊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诸城入伪，或待天兵，将士求功，皆云攻得，臣忧滥赏，亦恐非辜。以经与贼同，是为恶地，至于污辱妻子，劫掠货财，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乃是贼平之后，为恶更深。且贼务招携，秋毫不犯，今之归正，即是平人，翻被破伤，岂不悲痛！夫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今负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山东群盗，缘兹聚结。臣以边尘暂起，不足为忧，中土不安，此为大事。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伏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制从之。仁杰于是抚慰百姓，得突厥所驱掠者，悉递还本贯。散粮运以赈贫乏，修邮驿以济旋师。恐诸将及使者妄求供顿，乃自食疏粝，禁其下无得侵扰百姓，犯者必斩。河北遂安。

[20]癸卯（十七日），朝廷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当时河北道百姓被突厥所驱赶逼迫的，突厥撤退后，害怕被杀，往往逃跑躲藏。狄仁杰上疏认为：“朝廷议政的人都主张惩罚被契丹、突厥胁迫而服从的人，说他们行动虽然不同，但投敌的思想没有区别。的确，崤山之东近来由于军中机要之事而调取征发失之过重，百姓家业破败，甚至逃亡。再加上地方官吏利用朝廷法令侵夺吞没，借着军事而发生，官吏对百姓囚禁、拷打，痛切皮肉，事情紧迫情况危急，便不再遵循礼义。处在愁苦的环境中，生活无乐趣可言，哪里有利便归向那里，暂且求得生存，这是君子认为惭愧耻辱的，却是小人的经常行为。还有，各城投降敌人，也许是为了等待官军，官军将士为了求取功劳，都说城邑是他们自己攻克的。我忧虑奖励攻城官兵是无功滥赏，也恐怕惩罚降敌诸城的官民是无辜被罚。因为各城曾经沦入敌手，便认为是坏地方，以至于污辱他们的妻子儿女，劫掠物资钱财，兵士诚然知道这是暴行，但当官的也未能加以禁止，这就是敌人退走之后，该地受摧残更加厉害。况且对敌人为了招抚分化，还秋毫无犯，现在已经改正，即是普通百姓，反而被破坏伤害，岂不让人悲痛！人就如同水，堵塞它就成为泉，疏导它就成为河流，或通或塞都随宜而流，哪里有固定的形态！现在带罪的人们，一定不在家中，而露宿野外，涉足草野，潜藏山泽之间，赦免他们的罪便出来，不赦他

们的罪即放肆妄为，崤山以东的群盗，就是因此而集结的。我以为边地的战事暂时发生，不值得忧虑，内地不安定，这才是大事。惩罚他们则群众情绪恐惧，宽恕他们则反复无常的人也会感到心安，诚恳希望特别赦免黄河以北各州百姓，一律不予追究。”太后命令照此办理。狄仁杰于是安抚慰问百姓，找到被突厥驱赶掠夺的人，全都送回原籍；散发粮食救济贫困的人，修驿馆以利于官军撤回。恐怕军官和使者乱索取供应，他便自己吃很粗糙的饭菜，禁止部下侵扰百姓，违犯的必定斩首。黄河以北于是安定下来。

[21]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秘书少监李峤并同平章事。

[21]朝廷任命夏官侍郎姚元崇、秘书少监李李峤同为同平章事。

[22]突厥默啜离赵州，乃纵阎知微使还。太后命磔于天津桥南，使百官共射之，既乃其肉，锉其骨，夷其三族，疏亲有先未相识而同死者。

[22]突厥阿史那默啜撤离赵州，便释放阎知微，让他返回洛阳。太后命令分裂他的肢体于洛阳天津桥南，让百官一起向他射箭，然后再剔光他的肉，挫断他的骨头，灭他的三族，远房亲戚有的人事先与他并未相识，而却与他同被处死。

褒公段瓒，志玄之子也，先没于突厥。突厥在赵州，瓒邀杨齐庄与之俱逃，齐庄畏懦，不敢发。瓒先归，太后赏之。齐庄寻至，敕河内王武懿宗鞫之；懿宗以为齐庄意怀犹豫，遂与阎知微同诛。既射之如猬，气未死，乃决其腹，割心，投于地，犹然跃不止。

褒公段瓒是段志玄的儿子，原先已被突厥俘虏。突厥占领赵州，段瓒约杨齐庄一起逃跑，杨齐庄胆怯懦弱，不敢逃跑。段瓒先回来，太后赏赐他。杨齐庄不久也回来，太后命令河内王武懿宗审讯他；武懿宗认为杨齐庄心怀犹豫，于是与阎知微一同被处死。他身上中的箭就像刺猬一样，但气息奄奄未死；行刑人又打开他腹部，割下心脏扔在地上，心还跳跃不停。

擢田归道为夏官侍郎，甚见亲委。

田归道被提升为夏官侍郎，很受亲近信任。

[23]蜀州每岁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险远，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张柬之上言，以为：“姚州本哀牢之国，荒外绝域，山高水深。国家开以

为州，未尝得其盐布之税，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请废姚州以隶州，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镇亦皆废省，于泸北置关，百姓非奉使，无得交通往来。”疏奏，不纳。

[23]蜀州每年派遣五百名士兵戍守姚州，路途艰险遥远，死亡的人很多。蜀州刺史张柬之进言认为：“姚州本是哀牢夷的土地，是极为荒远的地区，山高水深。国家在这里设置州，未曾得到当地盐和布的税收，也没有征用过那里的士兵，而只是耗尽府库的钱财，驱使一般百姓，在蛮、夷族地区受役使，惨遭死难，我私下为国家感到痛惜。请废除姚州，将它的地方隶属于州，每年朝见君主，如同藩属地区一样对待。泸水以南各镇也都废除，在泸水以北设置关卡，百姓不是奉命出使，不得与泸南地区的人相互往来。”奏疏上达后，没有被采纳。

二年（己亥、699）

二年（己亥，公元699年）

[1]正月，丁卯朔，告朔于通天宫。

[1]正月，丁卯朔（疑误），太后在通天宫行“告朔”之礼。

[2]壬戌，以皇嗣为相王，领太子右卫率。

[2]壬戌（初六），朝廷封皇嗣为相王，领太子右卫率。

[3]甲子，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宠之人，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以司卫卿张易之为控鹤监，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左台中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夏官侍郎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临汾员半千皆为控鹤监内供奉。稷，元超之从子也。半千以古无此官，且所聚多轻薄之士，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左迁水部郎中。

[3]甲子（初八），朝廷设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他们大多是受太后宠爱的人，同时也用一些有才能的人和文学之士以相配合。任用司卫卿张易之为控鹤监，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左台中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夏官侍郎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临汾人员半千都任控鹤监内供奉。薛稷是薛元超的侄子。员半千认为古代没有这样的官职，而且现在所聚集的又多是一些轻浮放荡的人士，因此上疏请求废除，于是冒犯太后旨意，被降职为水部郎中。

[4]腊月，戊子，以左台中丞吉顼为天官侍郎，右台中丞魏元忠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4]腊月，戊子（初二），朝廷任命左台中丞吉顼为天官侍郎，右台中丞魏元忠为凤阁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

[5]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弟司农卿晋卿，坐赃贿满万余缗及第舍过度，楚客贬播州司马，晋卿流峰州。太平公主观其第，叹曰："见其居处，吾辈乃虚生耳。"

[5]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弟弟司农卿宗晋卿，因贪赃受贿达万余缗钱和住宅过度豪华，宗楚客被降职为播州司马，宗晋卿被流放峰州。太平公主观看他们的住宅后，感叹说："看到他们的住所，我们都白活了。"

[6]辛亥，赐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6]辛亥（二十五日），太后赐太子姓武氏；大赦天下。

[7]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贺。

[7]太后长出重叠的眉毛，呈八字形，百官都祝贺。

[8]河南、北置武骑团以备突厥。

[8]唐朝在黄河南北设置武骑团，以防备突厥 。

[9]春，一月，庚申，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攸宁罢为冬官尚书。

[9]春季，一月，庚申（初四），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攸宁被罢免为冬官尚书。

[10]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过缑氏，谒升仙太子庙。壬辰，太后不豫，遣给事中栾城阎朝隐祷少室山。朝隐自为牺牲，沐浴伏俎上，请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赏之。丁酉，自缑氏还。

[10]二月，己丑（初四），太后前往嵩山，途经缑氏县时，参拜升仙太子庙。壬辰（初七），太后得病，派遣给事中栾城人阎朝隐向少室山神求福。阎朝隐自己作祭品，沐浴后伏在盛祭品的礼器上，请求代替太后承担病痛。太后病稍好，便给他丰厚的赏赐。丁酉（十二日），太后从缑氏返回。

[11]初，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尚幼，论钦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诸胡畏之。钦陵居中秉政，诸弟握兵分据方面，赞婆常居东边，为中国

患者三十余年。器弩悉弄浸长，阴与大臣论岩谋诛之。会钦陵出外，赞普诈云出畋，集兵执钦陵亲党二千余人，杀之，遣使召钦陵兄弟，钦陵等举兵不受命。赞普将兵讨之，钦陵兵溃，自杀。夏四月，赞婆帅所部千人来降，太后命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迎之，以赞婆为特进、归德王。钦陵子弓仁，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拜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

[11]当初，吐蕃赞普器弩悉弄还年幼，论钦陵兄弟掌权，他们都有勇力谋略，各部胡人都畏惧他们。论钦陵在朝中执政，几位弟弟领兵在外镇守各地，其中论赞婆常驻守东边，构成对唐朝的祸患三十多年。器弩悉弄逐渐成长，秘密与大臣论岩谋划处死他们。遇上论钦陵外出，赞普便假称出去打猎，召集士兵逮捕并杀死论钦陵的亲属、党羽二千余人，派遣使者召论钦陵兄弟回来，论钦陵等起兵，不接受命令。赞普领兵讨伐他们，论钦陵兵败后自杀。夏季，四月，论赞婆率领部下一千余人前来投降，太后命令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领骑兵迎接他，任命赞婆为特进、归德王。论钦陵的儿子弓仁，带领他统辖的吐谷浑七千帐投降唐朝，被任命为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

[12]壬辰，以魏元忠检校并州长史，充天兵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12]壬辰（初八），朝廷任命魏元忠为检校并州长史，充任天兵军大总管，以防备突厥。

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怀抚吐蕃降者。

娄师德任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任陇右诸军大使，专门掌管安抚投降的吐蕃人。

[13]太后春秋高，虑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

[13]太后年纪大了，恐怕自己死后太子与武氏诸王等不能相容。壬寅（十八日），命令太子、相王、太平公主和武攸暨等拟定互不伤害的誓词，在明堂向天地立誓，并将誓词铭刻在铁契上，收藏于史馆中。

[14]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会稽王武攸望。

[14]秋季，七月，朝廷命令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接替会稽王武攸望。

[15]丙辰，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

[15]丙辰（初四），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归附唐朝。

[16]八月，癸巳，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见。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

[16]八月，癸巳（十二日），突骑施乌质勒派遣他儿子遮弩前来朝见，朝廷派遣侍御史元城人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

[17]制："州县长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

[17]太后命令："州县长官，没有奉君主的命令，不得擅自立碑。"

[18]内史王及善虽无学术，然清正难夺，有大臣之节。张易之兄弟每侍内宴，无复人臣礼；及善屡奏以为不可。太后不悦，谓及善曰："卿既年高，不宜更侍游宴，但检校阁中可也。"及善因称病，谒假月余；太后不问。及善叹曰："岂有中书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见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许。庚子，以及善为文昌左相，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仍并同凤阁鸾台三品。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杨再思罢为左台大夫。丁未，相王兼检校安北大都护。以天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

[18]内史王及善虽然没有学问，但清廉正直坚定，有大臣的气节。张易之兄弟每次陪侍太后在宫内宴钦，无视作为臣下应遵循的礼仪，王及善一再上奉认为不能这样。太后不高兴，对王及善说："你年事已高，不宜于再陪侍游乐宴钦，只要检查所掌管的官署就可以了。"王及善因此声称有病，请假一个多月，太后也不过问。王及善感叹说："哪有天子一日可以不见中书令的呢！其他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于是上疏请求退休，太后没有批准。庚子（十九日），朝廷任命王及善为文昌左相，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仍一并任同凤阁鸾台三品。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杨再思被罢免为左台大夫。丁未（二十六日），相王兼检校安北大都护。朝廷任命天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

[19]纳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薨。

[19]纳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去世。

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余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沉厚宽恕，狄仁杰之入相也，师德实荐之；而仁杰不知，意颇轻师德，数挤之于外。太后觉之，尝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能谨守边陲，贤则臣不知。”又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之。

娄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多年，谦恭勤奋，毫不懈怠，百姓和夷族都安定。他秉性朴实稳重，宽洪大量，狄仁杰入朝任宰相，实际上是他推荐的；而狄仁杰不知道，心里很轻视娄师德，一再排挤他到外地。太后发觉后，曾问狄仁杰：“娄师德有道德才能吗？”回答说：“作为将领能谨慎守卫边疆，是否有道德才能我不知道。”太后又说：“娄师德善于识别人才吗？”回答说：“我曾经与他同事，没有听说他善于识别人才。”太后说：“朕所以知道你，便是由于娄师德的推荐，他也可以称得上是善于识别人才了。”狄仁杰退出后，感叹说：“娄公有盛德，我受到他的包涵宽容已经很久了，我看不到他盛德的边际。”当时罗织罪名的风气很盛，娄师德长期担任将领和宰相，却能以功成名就告终，人们因此敬重他。

[20]戊申，以武三思为内史。

[20]戊申（二十七日），朝廷任命武三思为内史。

[21]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戊寅，还神都。

[21]九月，乙亥（二十四日），太后到福昌县；戊寅（二十七日），回到神都。

[22]庚子，邢贞公王及善薨。

[22]庚子（疑误），邢贞公王及善去世。

[23]河溢，漂济源百姓庐舍千余家。

[23]黄河水泛滥，冲走济源百姓房屋千余家。

[24]冬，十月，丁亥，论赞婆至都，太后宠待赏赐甚厚，以为右卫大将军，使将其众守洪源谷。

[24]冬季，十月，丁亥（初六），吐蕃论赞婆来到神都，太后给予的荣宠礼遇和赏赐都很优厚，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派他率领他的部

众驻守洪源谷。

[25]太子、相王诸子复出阁。

[25]太子、相王的几个儿子结束幽禁出宫为王。

[26]太后自称制以来，多以武氏诸王及驸马都尉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国子生为斋郎，因得选补。由是学生不复习业，二十年间，学校殆废。而时酷吏所诬陷者，其亲友流离，未获原宥。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以为：“时俗浸轻儒学，先王之道，弛废不讲。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国学，不听以他岐仕进。又，自扬、豫以来，制狱渐繁，酷吏乘间，专欲杀人以求进。赖陛下圣明，周、丘、王、来相继诛殛，朝野庆泰，若再睹阳和。至如仁杰、元忠，往遭按鞠，亦皆自诬，非陛下明察，则以为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为良辅。何乃前非而后是哉?诚由枉陷与甄明耳。臣恐之负冤得罪者甚众，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广雷雨之施，自垂拱以来，罪无轻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复官爵，生者听还乡里。如此，则天下知昔之枉滥，非陛下之意，皆狱吏之辜，幽明欢欣，感通和气。”太后不能从。

[26]太后自称帝以来，多用武氏诸王及驸马都尉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也多不是通儒学的人。又因为在南郊圜丘祭天，在明堂祭祀，拜洛河神，封嵩山，都用弘文馆和国子学学生作斋郎，他们因此得以选任为官员。由此学生不再研习学业，二十年间，学校几乎荒废。而不久前被酷吏所诬陷的人，他们的亲友离散，还未获得宽赦。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认为：“现在社会风气日益轻视儒学，古代帝王的圣道都废弃不复讲求。应当命令王公以下的子弟都入国学，不让他们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官职。还有，自从徐敬业起兵扬州、越王李贞起兵豫州以来，奉诏令特设的监狱中的案件日渐繁多，酷吏钻空子，专想以杀人谋求升官。幸亏陛下圣明，周兴、丘神、王弘义、来俊臣相继被处死，朝廷和民间都庆祝平安，好比再次看到春天的阳光。至于像狄仁杰、魏元忠，以往遭到审讯，也都无罪而自认有罪，如果不是陛下看得清楚，则早已经成为肉酱了；现在陛下提升任用他们，都成为很好的助手。为什么以前非难贬斥他们而后来却褒扬他们呢？确实是由于从前被冤枉诬陷而现在则甄别清楚罢了。我恐怕从前蒙冤获罪的人很多，情况也都和他们二人一样。诚恳希望陛下弘扬天地间的仁

义，广施恩泽，自垂拱年间以来，获罪的人不管轻重，一律昭雪，死了的追认恢复原来的官爵，还活着的听任他们返回家乡。这样，则天下人知道过去的滥杀无辜，不是陛下的本意，都是监狱官吏的罪恶，人鬼都高兴，就会与阴阳谐和之气感应。”太后不能接受他的意见。

嗣立，承庆之异母弟也。母王氏，遇承庆甚酷，每杖承庆，嗣立必解衣请代；母不许，辄私自杖，母乃为之渐宽。承庆为凤阁舍人，以疾去职。嗣立时为莱芜令，太后召谓曰：“卿父尝言，‘臣有两儿，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诚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即日拜凤阁舍人。

韦嗣立是韦承庆的同父异母弟弟。他母亲王氏，对待韦承庆很苛刻，每次杖责韦承庆，韦嗣立必定解开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受杖责；母亲不允许，他即私下自己杖责自己，母亲因此而逐渐宽容。韦承庆任凤阁舍人，因病离职。韦嗣立当时任莱芜县令，太后将他召回，说：“你父亲曾经说，‘我有两个儿子，可以事奉陛下。’你们兄弟在任上，确实像你们父亲所说的那样称职。朕现在用你接替你哥哥的职务，再不用别人。”当天即任韦嗣立为凤阁舍人。

[27]是岁，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笃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余人；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为拓西可汗。

[27]本年，突厥阿史那默啜立他的弟弟阿史那咄悉匐为左厢察，阿史那骨笃禄的儿子阿史那默矩为右厢察，各领兵二万余人；他的儿子阿史那匐俱为小可汗，地位在左、右厢察之上，主管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称拓西可汗。

久视元年（庚子、700）

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年）

[1]正月，戊寅，内史武三思罢为特进、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贬安固尉。

[1]正月，戊寅（二十八日），内史武三思被罢免为特进、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降职为安固县尉。

太后以顼有干略，故委以腹心。顼与武懿宗争赵州之功于太后前。顼魁岸辩口，懿宗短小伛偻，顼视懿宗，声气陵厉。太后由是不悦，

曰："项在污前，犹卑我诸武，况异时讵可倚邪！"他日，项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饫闻之，无多言！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项惶惧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诸武怨其附太子，共发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贬。

太后因吉顼有才干谋略，所以以他为亲信。吉顼与武懿宗在太后面前争在赵州和突厥作战的功劳。吉顼体格魁梧能言善辩，武懿宗矮小驼背，吉顼怒视武懿宗，声色俱厉。太后因此不高兴，说："吉顼在朕面前，还敢轻视我们姓武的，以后难道还可以依靠吗？"后来，吉顼面奏事情，正引证古今，太后发怒说："你所说的，朕听够了，不要多说了！太宗有马名叫师子骢，肥壮任性，没有人能驯服它。朕当时作为宫女在太宗身边侍奉，对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需要有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棍，三是匕首。用铁鞭抽打它，不服，则用铁棍敲击它的脑袋，又不服，则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太宗夸奖朕的志气。今天你难道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吉顼害怕得浑身流汗，跪伏地上请求免死，太后这才没有杀他。姓武的亲贵们怨恨他依附太子，共同揭发他弟弟假冒官吏的事，因此被降职。

辞日，得召见，涕泣言曰："臣今远离阙庭，永无再见之期，愿陈一言。"太后命之坐，问之，顼曰："合水土为泥，有争乎？"太后曰："无之。"又曰："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曰："有争矣。"顼顿首曰："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此陛下驱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业已如是，不可何如。"

辞行的那天，他获得太后召见，流着泪对太后说："我现在远离朝廷，永远没有再见到陛下的机会，请准许进一言。"太后让他坐下，问他想说什么，他说："水和土合成泥，有争斗吗？"太后说："没有。"又说："分一半给佛家，一半给道教，有争斗吗？"太后说："这就有争斗了"。吉顼叩头说："皇族、外戚各守本分，则天下安定。现在已经立太子而外戚还当王，这是陛下驱使他们以后必然相互争斗，双方都不得安生。"太后说："朕也知道，但事情已经这样，无可奈何。

[2]腊月，辛巳，立故太孙重润为邵王，其弟重茂为北海王。

[2]腊月，辛巳（初一），朝廷立原皇太孙李重润为邵王，立他弟弟李重茂为北海王。

[3]太后问鸾台侍郎陆元方以外事，对曰：“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闻；人间细事，不足烦圣听。”由是忤旨。庚寅，罢为司礼卿。

[3]太后向鸾台侍郎、周平章事陆元方询问朝廷外面的事，回答说：“我凑数充任宰相，有大事不敢不向陛下报告；民间细小的事情，不值得扰乱陛下的听闻。”因此违背太后旨意。庚寅（初十），陆元方被罢免为司礼卿。

元方为人清谨，再为宰相，太后每有迁除，多访之，元方密封以进，未尝漏露。临终，悉取奏藁焚之，曰：“吾于人多阴德，子孙其未衰乎！”

陆元方为人清廉谨慎，两次任宰相，太后每逢提升或任命官员，多征求他的意见，他将自己的意见密封后进呈，从未向别人透露。临终前，将原来进呈奏疏的底稿全部烧掉，说：“我对别人多有阴德，恐怕子孙还不会衰败吧！”

[4]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碎叶。

[4]朝廷任命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守碎叶。

[5]丁酉，以狄仁杰为内史。

[5]丁酉（十七日），朝廷任命狄仁杰为内史。

[6]庚子，以文昌左丞韦巨源为纳言。

[6]庚子（二十日），朝廷任命文昌左丞韦巨源为纳言。

乙巳，太后幸嵩山；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温汤；戊寅，还神都。作三阳宫于告成之石淙。

乙巳（二十五日），太后来到嵩山；春季，一月，丁卯（十七日），来到汝州温泉；戊寅（二十八日），返回神都。朝廷在告成县石淙营造三阳宫。

[7]二月，乙未，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罢为太子宾客。

[7]二月，乙未（十五日），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8]三月，以吐谷浑青海王宣超为乌地也拔勤忠可汗。

[8]三月，朝廷任命吐谷浑青海王宣超为乌地也拔勤忠可汗。

[9]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车驾观葬舍利，太后许之。狄仁杰跪于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以惑远近之人耳。山路险狭，不容侍卫，非万乘所宜临也。"太后中道而还曰："以成吾直臣之气。"

[9]夏季，四月，戊申（二十九日），太后前往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太后参观埋葬佛舍利，太后答应。出发时狄仁杰跪在太后的马前说："佛是夷狄的神，不值得让天下的君主屈尊驾临。那胡僧诡计多端，是想邀请到万乘之尊借以迷惑远近百姓。同时沿途山路艰险狭窄，容纳不下侍卫的人，也不是万乘之尊所应当驾临的地方。"太后中途返回，说："这是为了成全我们的正直之臣的正气。"

[10]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10]五月，己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11]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视；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

[11]太后指派洪州和尚胡超配制长生不老药，三年而成，耗费资财数以亿计。太后服用后，病稍好转。癸丑（初五），太后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久视；取消天册金轮大圣的称号。

[12]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以美之。

[12]六月，朝廷改控鹤监为奉宸府，任命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次在内宫私宴，即召来武姓亲贵、张易之和他弟弟秘书监张昌宗一起饮酒、赌博、调笑。太后为了掩盖这种劣迹，便命令张易之、张昌宗和文学侍从李峤在内宫编撰《三教珠英》。武三思上奏说张昌宗是古

代周灵王太子晋转世。太后便命令张昌宗穿羽毛做的衣服，吹笙，在内宫庭院乘坐木鹤。文学侍从们都作诗赞美他。

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易之、昌宗，足矣。近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

太后又挑选许多美貌少年充任奉宸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进谏说："陛下的内宫宠臣有张易之、张昌宗，已足够了。近来听说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人，公开自我介绍与炫耀，丑恶放肆而无耻，谋求充当奉宸内供奉，无视礼仪法度，满朝百官都知道。我担任谏官，不敢不上奏。"太后勉励他说："不是你直言相告，朕不知道这件事。"赏赐他彩绸一百段。

易之、昌宗竞以豪侈相胜。弟昌仪为洛阳令，请属无不从。尝早朝，有选人姓薛，以金五十两并状邀其马而赂之。昌仪受金，至朝堂，以状授天官侍郎张锡。数日，锡失其状，以问昌仪，昌仪骂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记，但姓薛者即与之。"锡惧，退，索在铨姓薛者六十余人，悉留注官。锡，文之兄也。

张易之、张昌宗以豪华奢侈相攀比。他们的弟弟张昌仪任洛阳县令，私下送贿赂求他办事没有不答应的。一次早上入宫朝见太后时，有一名姓薛的候选官员，拿着五十两金子和要求任职的文书拦住他的坐骑贿赂他。张昌仪收下金子，到朝廷后把文书交给天官侍郎张锡。几天后，张锡把文书遗失，便问张昌仪，张昌仪骂他，说："糊涂人！我也记不得了，只要是姓薛的即授官。"张锡畏惧他，退朝后，找出姓薛的候选官员六十多人全部留下注授官职。张锡是张文哥哥儿子。

[13]初，契丹将李楷固，善用索及骑射、舞槊，每陷陈，如鹘入乌群，所向披靡。黄獐之战，张玄遇、麻仁节皆为所。又有骆务整者，亦为契丹将，屡败唐兵。及孙万荣死，二人皆来降。有司责其后至，奏请族之。狄仁杰曰："楷固等并骁勇绝伦，能尽力于所事，必能尽力于我，若抚之以德，皆为我用矣。"奏请赦之。所亲皆止之，仁杰曰："苟利于国，岂为身谋！"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请与之官，太后以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使将兵击契丹余党，悉平之。

[13]当初，契丹的将领李楷固，善于使用套绳和骑射、舞槊，每次进入战阵，就好像鸷鸟进入乌鸦群中，所向无敌。黄獐谷之战，唐将张玄遇、麻仁节都被他用套绳套住。又有个叫骆务整的，也是契丹将领，多次打败唐兵。孙万荣死后，这两个都投降唐朝。有关部门指责他们没有及早投降，上奏请求将他们灭族。狄仁杰说：“李楷固等都勇猛无比，即然能为他的主上尽力，也一定能为我们尽力，如果用恩德安抚他们，就都能为我所用。”于是上奏请求赦免他们。他的亲属友好都劝他不要这样做。狄仁杰说：“如果有利于国家，难道还要为自己打算！”太后采纳他的意见，赦免了他们。他又请求授给他们官职，太后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派他们领兵进击契丹余党，结果将契丹全部平定。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七卷

唐纪二十三则天顺圣皇后下久视元年（庚子、700）

唐纪二十三则天皇后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年）

[1]秋，七月，献俘于含枢殿。太后以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赐姓武氏。召公卿合宴，举觞属仁杰曰：“公之功也。”将赏之，对曰：“此乃陛下威灵，将帅尽力，臣何功之有！”固辞不受。

[1]秋季，七月，李楷固献契丹俘虏于含枢殿。武则天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封燕国公，赐姓武氏。武则天设宴款待诸位公卿，席间举杯对狄仁杰说：“这是您的功劳啊！”准备赏赐他，狄仁杰回答说：“此次平定契丹余党乃是由于陛下的声威以及将帅竭忠尽力所致，我又有什么功劳呢？”坚决推辞，不接受赏赐。

[2]闰月，戊寅，车驾还宫。

[2]闰月，戊寅（初二），武则天自三阳宫回到洛阳宫。

[3]己丑，以天官侍郎张锡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李峤罢为成均祭酒。锡，峤之舅也，故罢峤政事。

[3]己丑（十三日），武则天任命天官侍郎张锡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李峤被罢免为成均祭酒。因为张锡是李峤的舅父，所以免去李峤的宰相职务。

[4]丁酉，吐蕃将莽布支寇凉州，围昌松，陇右诸军大使唐休与战于港源谷。莽布支兵甲鲜华，休谓诸将曰：“诸论既死，莽布支新为将，不习军事，望之虽如精锐，实易与耳，请为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陈，六战皆捷，吐蕃大奔，斩首二千五百级，获二裨将而还。

[4]丁酉（二十一日），吐蕃将领莽布支进犯凉州，包围了昌松。唐陇右诸军大使唐休与莽布支在洪源谷交战。莽布支的军队兵器盔甲明亮，唐休对他手下的部将们说：“吐蕃掌权的论钦陵兄弟都已经被杀，莽布支初次领兵打仗，还不熟悉军事。所以虽然吐蕃军队看起来好像是精锐之师，但实际上却容易对付，让我先击破他们。”于是披挂上阵，率先攻破莽布支军队的防线，并连续六战皆捷，吐蕃兵溃不成军。唐休共斩敌人首级二千五百个，俘获吐蕃两员裨将，然后收兵。

[5]司府少卿杨元亨，尚食奉御杨元禧，皆弘武之子也。元禧尝忤张易之，易之言于太后：“元禧，杨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孙不应供奉。”太后从之，壬寅，制：“杨素及其兄弟子孙皆不得任京官。”左迁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贝州刺史。

[5]司府少卿杨元亨和尚食奉御杨元禧，都是杨弘武的儿子。杨元禧曾经触犯过张易之。张易之因此对武则天说：“杨元禧是杨素的族人，而杨素父子又是隋朝的逆臣，他们的子孙不应该在皇帝身边供职。”武则天采纳了张易之的建议，于壬寅（二十六日）颁下制书：“杨素及其兄弟的子孙都不许担任京官。”并将杨元亨降职为睦州刺史，将杨元禧降职为贝州刺史。

[6]庚戌，以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击吐蕃。

[6]庚戌（疑误），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进攻吐蕃。

[7]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上疏谏，其略曰：“今之伽蓝，制过宫阙。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又曰：“游僧皆托佛法，诖误生人；里陌动有经坊，亦立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又曰：“梁武、简文舍施无限，及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有勤王之师！”又曰：“虽敛僧钱，百未支一。尊容既广，不可露居，覆以百层，尚忧未遍，自余廊宇，不得全无。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存虚饰！”又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遂罢其役。

[7]庚申（疑误），武则天要建造一尊大佛像，让全国的和尚尼姑每人每天捐出一文钱来，以促成其事。狄仁杰上疏谏阻，奏疏的大意是：“当今的佛教寺院，在建筑规模上已经超过皇帝的宫殿。营建这些寺院无法借助鬼神之助，只能依靠百姓出力。物资不会从天而降，终究来自地里，不靠损害百姓，那么又怎能得到这些东西呢？”他又说：“游方和尚都依托佛法，贻误百姓，他们动不动就在里巷修建经坊，连市场里也盖起佛寺。佛教教化诱导众生所急需之物，被看成比官府征收赋税还急迫，僧尼作法事所需物品，也被看成比皇帝的敕令还紧

急。”他还说：“梁武帝、简文帝父子对佛寺的施舍无限，等到三淮、五岭叛乱迭起的时候，大街上鳞次栉比的寺院佛塔，无法挽救身危国亡之祸；到处都是和尚尼姑，又哪里有勤王救主之师！”他又说：“陛下即使收齐了僧侣所捐助的资金，但这笔钱还不够建造佛像所需费用的百分之一。再说佛像庞大，不能露居旷野，即使修建一座百层高的殿堂，还担心不能将它完全遮盖，况且其他堂前廊屋，也不能一点都不建啊！如来佛创立佛教，以大慈大悲为宗旨，哪里要劳民伤财，以设置浮华无实用的装饰！”又说：“近年来水旱灾害时有发生，边境又不安宁，如果为修建大佛像而耗费国库资财，又用尽民力，那么万一哪一个角落有灾难，陛下将用什么去救援呢？”武则天说：“您劝导我行善，我又怎么能违背您的意愿呢？”于是停止了修建大佛像的工程。

[8]阿悉吉薄露叛，遣左金吾将军田扬名、殿中侍御史封思业讨之。军至碎叶，薄露夜于城傍剽掠而去，思业将骑追之，反为所败。扬名引西突厥斛瑟罗之众攻其城，旬余，不克。九月，薄露诈降，思业诱而斩之，遂俘其众。

[8]西突厥的阿悉吉薄露发动叛乱，武则天派左金吾将军田扬名和殿中侍御史封思业前往征讨。等到唐军来到碎叶城时，阿悉吉薄露已趁夜在城边大肆劫掠之后逃离。封思业率骑兵追击，反而被薄露所击败。田扬名率西突厥斛瑟罗部落的军队攻打薄露所占据的城池，历时十余日未能攻克。九月，薄露假意投降，封思业将计就计，趁机将其斩首，因而俘获了他的全部人马。

[9]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太后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9]武则天十分信任和推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没有哪一个大臣能比得上。她常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是直呼其名。狄仁杰习惯于在朝堂上当面直言规谏，武则天则常常采纳他的建议，即使这样做违

背了自己的本意时也是如此。有一次狄仁杰陪同武则天巡游，途中遇到大风，狄仁杰的头巾被风吹落在

地，他的坐骑也因受惊而无法驾驭，武则天让太子李显追上惊马，抓住它的笼头并将它拴好。狄仁杰曾屡次因年老多病的缘故而提出退休的请求，武则天都没有答应。武则天在狄仁杰入朝参见的时候，还常常阻止他行跪拜礼，说："每当看到您行跪拜礼的时候，朕的身体都会感到痛楚。"武则天还免除了狄仁杰晚上在宫中轮流值班的义务，并告诫他的同僚们说："如果没有十分重要的军国大事，都不要去打扰狄老先生。"辛丑（疑误），狄仁杰去世，武则天流着眼泪说："朝堂上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师长了！"此后朝廷一有大事，如果群臣无法决断，武则天就会叹息道："老天为什么这么早就把我的国老夺走呢！"

太后尝问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仁杰曰："未审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为将相。"仁杰对曰："文学藉，则苏味道、李峤固其选矣。必欲取卓荦奇才，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为洛州司马。数日，又问仁杰，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乃迁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相。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武则天曾经问狄仁杰："朕希望能找到一位杰出的人才委以重任，您看谁合适呢？"狄仁杰问道："不知道陛下想让他担任什么职务？"武则天说："我想让他担任将相。"狄仁杰回答道："如果您所要的是文采风流的人才，那么苏味道、李峤本来就是合适的人选。如果您一定要找出类拔萃的奇才，那就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了，他的年纪虽然老了一些，但却实实在在地是一位宰相之才。"武则天于是提拔张柬之作了洛州司马。过了几天之后，武则天又要求

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回答说："我前几天推荐的张柬之，您还没有任用呢。"武则天说："我已经给他升了官了。"狄仁杰回答说："我所推荐的张柬之是可以作宰相的人才，不是用来作一个司马的。"武则天于是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过了很长时间，终于任命他为宰相。狄仁杰还先后向武则天推荐了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人

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唐代名臣。有人对狄仁杰说："治理天下的贤能之臣，都出自您门下。"狄仁杰回答说："举荐贤才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

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为之立生祠。后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患，人遂毁其像焉。

起初，狄仁杰担任魏州刺史，因为他施政仁爱宽厚，所以魏州百姓为他建造了生祠。后来他的儿子狄景晖担任魏州司功参军，贪婪残暴，成了百姓的祸害，于是老百姓又捣毁了狄仁杰的塑像。

[10]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以备突厥。

[10]冬季，十月，辛亥（初七），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目的是为了防备突厥的侵扰。

[11]甲寅，制复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赦天下。

[11]甲寅（初十），武则天颁下制书，又重新以正月为十一月，以一月为正月，并大赦天下。

[12]丁巳，纳言韦巨源罢，以文昌右丞韦安石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孙也。

[12]丁巳（十三日），武则天免去纳言韦巨源的职务，任命文昌右丞韦安石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韦安石是韦津的孙子。

时武三思、张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数面折之。尝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顾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劳勉之，同列皆叹服。

这时正值武三思和张易之兄弟执掌朝政，韦安石屡次当面驳斥他们。有一次韦安石在宫中陪武则天用膳，见张易之带进蜀地富商宋霸子等几个人在一起赌博，便向武则天跪拜奏道："商贾之徒，名列贱籍，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宴会。"说完就让侍臣们将这几个人赶出去，在座的臣僚们都吓得变了脸色。由于韦安石敢于直言规谏，武则天特意对他慰劳嘉勉，他的同僚也因此而对他十分钦佩。

[13]丁卯，太后幸新安；壬申，还宫。

[13]丁卯（二十三日），武则天巡幸新安；壬申（二十八日），又回到宫中。

[14]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陇右诸监马万余匹而去。

[14]十二月，甲寅（初十），突厥兵掠走陇右诸牧监畜养的军马一万多匹后撤离。

[15]时屠禁尚未解，凤阁舍人全节崔融上言，以为：“割烹牺牲，弋猎禽兽，圣人著之典礼，不可废阙。又，江南食鱼，河西食肉，一日不可无；富者未革，贫者难堪。况贫贱之人，仰屠为生，日戮一人，终不能绝，但资恐喝，徒长奸欺。为政者苟顺月令，合礼经，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复开屠禁，祠祭用牲牢如故。

[15]这时，有关杀猪宰羊以及捕鱼捞虾的禁令还没有解除，担任凤阁舍人职务的全节县人崔融进言，认为：“宰割烹调牲畜和猎杀飞禽走兽，已被圣人写入礼制典章，不可废弃和缺少。况且鱼和肉分别是江南人和河西人必备的食品，一天也不能没有它们；富人的生活习惯无法改变，穷人也无法忍受终日不见鱼肉的生活；再说贫穷卑贱的屠户，一直都是把屠宰当作衣食之源的。所以即使陛下每天都要处死一个敢于违反禁令的人，终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实施禁止屠宰捕鱼的法令，只不过助长要挟恐赫和奸诈行为而已。治理国家的人行事如果真正能够顺应自然气候的变化，合乎礼经的规定，自然会使万物的生长符合其本身的规律，百姓也能够各按他们的本性生活。”戊午（十四日），武则天下诏废除有关屠宰捕鱼的禁令，祭祀时仍然像往常那样用牛羊猪等牺牲作祭品。

长安元年（辛丑、701）

长安元年（辛丑，公元701年）

[1]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见，改元大足。

[1]春季，正月，丁丑（初三），由于成州说发现了佛的足迹的缘故，武则天改年号为大足。

[2]二月，已酉，以鸾台侍郎柏人李怀远同平章事。

[2]二月，已酉（初六），武则天任命鸾台侍郎柏人县人李怀远为同平章事。

[3]三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坐知选漏泄禁中语、赃满数万，当斩，临刑释之，流循州。时苏味道亦坐事与锡俱下司刑狱，锡

乘马，意气自若，舍于三品院，帷屏食饮，无异平居。味道步至系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太后闻之，赦味道，复其位。

[3]三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因主持铨选时泄漏宫中语以及非法获取财物达数万之多而获罪，应当斩首，等到即将行刑之际又被免除死罪，流放循州。当时苏味道也因事犯罪与张锡一起入司刑寺监狱。在去监狱的路上，张锡骑在马上，神态自若，直接住进专门为犯罪的三品以上官员准备的三品院中，帷帐的张设和饮食的排场，与平时完全相同。苏味道则是徒步走到羁押场所，夜晚睡在冰凉的地板上，每顿只吃蔬菜。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下令赦免苏味道的罪，并恢复了他的原任职务。

[4]是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

[4]就在这个月，突然降下大雪，苏味道认为这是吉兆，便带领文武百官入朝祝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上前制止，他说："如果说阳春三月下的雪是瑞雪，那么寒冬腊月打雷就应该是瑞雷啦！"苏味道不听劝阻。入朝之后，惟独王求礼不但不称贺，反而向武则天进言道："现在正是春天温暖的气息散发、草木生长开花的季节，而突然降下大雪会成为灾害，怎么能歪曲说这场大雪象征着吉兆呢？称贺的人都是阿谀奉承之辈。"武则天因此而罢朝。

时又有献三足牛者，宰相复贺。求礼扬言曰："凡物反常皆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为之愀然。

这时又有人来献一头三条腿的牛，宰相们又一次入朝称贺。王求礼大声疾呼："反常的东西都算妖，出现三足牛的现象，是三公没有合适的人选以及国家的刑赏教化没有得到实行的象征。"武则天听完之后愁容满面。

[5]夏，五月，乙亥，太后幸三阳宫。

[5]夏季，五月，乙亥（初三），武则天住进了三阳宫。

[6]以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6]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目的是为了防备突厥的侵扰。

[7]天官侍郎盐官顾琮同平章事。

[7]天官侍郎盐官县人顾琮任同平章事。

[8]六月，庚申，以夏官尚书李迥秀同平章事。

[8]六月，庚申（十九日），武则天任命夏官尚书李迥秀为同平章事。

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贱，妻崔氏常叱媵婢，母闻之不悦，迥秀即时出之。或曰："贤室虽不避嫌疑，然过非七出，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养亲；今乃违忤颜色，安敢留也！"竟出之。

李迥秀生性极为孝顺，他的母亲原来出身卑微低贱，李迥秀的妻子崔氏经常大声呵斥陪嫁使女，他母亲听到后感到不快，迥秀便立即将崔氏休弃。有人对他说："您的妻子虽然不善避开嫌疑，但她的过失不属于休妻七条，为什么您匆忙把她休弃了呢？"李迥秀回答说："娶妻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侍养双亲，现在她却惹得母亲不高兴，我哪里还敢把她留在家中呢！"终于还是将崔氏休弃了。

[9]秋，七月，甲戌，太后还宫。

[9]秋季，七月，甲戌（初三），武则天回到宫中。

[10]甲申，李怀远罢为秋官尚书。

[10]甲申（十三日），李怀远被罢免为秋官尚书。

[11]八月，突厥默啜寇边，命安北大都护相王为天兵道元帅，统诸军击之，未行而虏退。

[11]八月，突厥阿史那默啜进犯边境，武则天派安北大都护相王李旦任天兵道元帅，统率众路大军迎击，还没有等到发兵，突厥即已退军。

[12]丙寅，武邑人苏安恒上疏曰："陛下钦先圣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敬天顺人，二十年矣。岂不闻帝舜褰裳，周公复辟！舜之于禹，事祗族亲；旦与成王，不离叔父。族亲何如子之爱，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壮，若使统临宸极，何异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宝位将倦，机务烦重，浩荡心神，何不禅位东宫，自怡圣体！自昔理天下者，不见二姓而俱王也。当今梁、定、河内、建

昌诸王，承陛下之荫覆，并得封王；臣谓千秋万岁之后，于事非便，臣请黜为公侯，任以闲简。臣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今无尺寸之封，此非长久之计也；臣请分土而王之，择立师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夹辅周室，屏藩皇家，斯为美矣。”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

[12]丙寅（初六），武邑人苏安恒上疏道："陛下钦仰先帝的临终嘱托，接受太子的辞让，上敬天意，下顺民心，至今已有二十年了。难道陛下没有听说过帝舜撩起衣裳、离开帝位，和周公归政于成王的事情吗！帝舜和大禹之间，仅仅是同族亲属的关系；周公旦与周成王之间，也不过是叔侄关系。同族亲属之间的感情哪里能与亲生儿子对母亲的敬爱相比，叔父对于侄子又哪里能够比得上母亲对儿子的情分？现在太子尊崇孝亲敬上之道，又已到壮年，如果让他即皇帝位，治理国家，与陛下自居帝位又能有什么区别！陛下的年纪与德望都很高了，身居帝位将感到疲倦，需要处理的事务十分烦重，会使您心神耗竭，无从思虑，陛下为什么不将帝位禅让给太子，以追求御体的安康愉悦呢！自古以来治理天下，不曾见过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成员同时被封为王的，而现在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暨、河内王武懿宗、建昌王武攸宁等，承蒙陛下的荫庇，都被封为王。臣以为这件事在陛下百年之后，将会非常不利，因此我请求陛下将他们降为公侯，并任命他们担任清闲的职务。此外，我还听说陛下有二十多个孙子，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封号，这也同样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臣请求陛下把他们分封为王，为他们选择师傅，以教导他们孝亲敬上之道，使他们能辅佐大周皇室，成为国家的屏障，这就完美无缺了。”奏疏进呈后，武则天召见了他，并赐给酒饭，用好话慰解之后送他出宫。

[13]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延基，承嗣之子也。

[13]武则天年事已高，朝廷政事多让张易之兄弟去处理；邵王李重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及永泰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私下议论此事。张易之把这件事告诉了武则天。九月，壬申（初三），武则天副迫邵王李重润、永泰郡主及魏王武延基自杀。武延基，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之子。

[14]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

[14]丙申（二十七日），武则天任命相王李旦主持左、右羽林卫大将军的事务。

[15]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关，辛酉，至京师；赦天下，改元。

[15]冬季，十月，壬寅（初三），武则天西行入潼关，辛酉（二十二日），到达京城长安；下诏赦免天下罪犯，改年号为长安。

[16]十一月，戊寅，改含元宫为大明宫。

[16]十一月，戊寅（初十），武则天把含元宫改名为大明宫。

[17]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盛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仍赐彩七十段。

[17]天官侍郎安平县人崔玄，性情耿直，从来不向权贵请托求见。这些人讨厌他，于是让他改任文昌左丞。一个多月之后，武则天对崔玄说："我听说自从你改任文昌左丞之后，你原来属下的令史等官吏纷纷准备斋食施给僧尼以示庆贺，看起来他们是想大干贪赃枉法的事呀！所以现在我让你官复原职。"于是重新任命崔玄为天官侍郎，还赏赐他彩色丝织物七十段。

[18]以主客郎中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

[18]武则天任命主客郎中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

先是，凉州南北境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境碛中置白亭军，控其冲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复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一缣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元振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在此之前，凉州全境南北不过四百多里，突厥和吐蕃的兵马连年都经常突然出现在州城下，老百姓为此而受苦。郭元振开始在凉州南部边境的硖口修筑和戎城，在北部边境的沙漠中设置白亭军，控制了凉州的交通要道，将凉州边境拓展了一千五百里，从此突厥、吐蕃的兵马无法再前来州城侵扰。郭元振又让甘州刺史李汉通实行屯田政策，

充分利用当地的河流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以往凉州地区的谷子和小麦每斛值数千钱，到了李汉通募民垦种土地之后，一匹细绢就可以换到数十斛粮，积存在军粮可供数十年之用。郭元振擅长安抚统治百姓，在凉州任职的五年中，深受当地各族百姓敬畏，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所畜养的牛羊漫山遍野，境内路不拾遗。

二年（壬寅、702）

二年（壬寅，公元702年）

[1]春，正月，乙酉，初设武举。

[1]春季，正月，乙酉（十七日），武则天第一次在科举考试中增设武举。

[2]突厥寇盐、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岭，寇并州。以雍州长史薛季昶摄右台大夫，充山东防御军大使，沧、瀛、幽、易、恒、定等州诸军皆受季昶节度。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专知幽、平、妫、檀防御，仍与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2]突厥兵进犯盐州和夏州。三月，庚寅（二十三日），突厥兵攻破石岭关，进犯并州。武则天任命雍州长史薛季昶为代理右台大夫，充任山东防御军大使，沧州、瀛州、幽州、易州、恒州、定州等处兵马都归他指挥调度。夏季，四月，武则天又指派幽州刺史张仁愿专门主持幽州、平州、妫州、檀州的军事防御工作，并且让他与薛季昶互相配合，以抵御突厥军队的进犯。

[3]五月，壬申，苏安恒复上疏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

[3]五月，壬申（初六），苏安恒再次上疏说：“臣听说这天下是高祖神尧皇帝和太宗文武皇帝的天下，陛下虽居皇帝之位，但实际所依靠的毕竟是大唐旧有的基业。现在太子重新得立，正当壮年，品德高尚，陛下因贪恋皇位而忘却母子之间的深厚恩情，将以什么脸面去见供奉在宗庙之中的大唐列祖列宗，又将以何种身份去谒见大唐高宗皇帝的陵寝？陛下为什么还要日夜忧虑国事，而不明白自己已到了晨钟

已响、夜漏将尽的暮年！臣愚昧，以为天意人心，都希望将皇位归还李家。陛下只安于皇位，很不明白物极必反、器满则倾的道理！臣为了使社稷长治久安，又怎么能顾惜个人的短暂生命呢！”武则天也没有加罪于他。

[4]乙未，以相王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军元帅，以魏元忠为之副。

[4]乙未（二十九日），武则天任命相王李旦为并州牧，充任安北道行军元帅，任命魏元忠作他的副职。

[5]六月，壬戌，召神都留守韦巨源诣京师，以副留守李峤代之。

[5]六月，壬戌（二十六日），武则天将神都留守韦巨源召到京师长安，指派神都副留守李峤代行他的职务。

[6]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6]秋季，七月，甲午（二十九日），突厥兵进犯代州。

[7]司仆卿张昌宗兄弟贵盛，势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请封昌宗为王，制不许；壬戌，又请，乃赐爵邺国公。

[7]司仆卿张昌宗兄弟贵显已极，权倾朝野。八月，戊午（二十三日），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上表，请求封张昌宗为王，武则天拒绝了这一建议；壬戌（二十七），这些人又请求封张昌宗为王，武则天才答应赐张昌宗为邺国公。

[8]敕：“自今有告言扬州及豫、博余党，一无所问，内外官司无得为理。”

[8]武则天颁下敕书：“从现在起如果再有揭发光宅元年扬州徐敬业谋反案以及垂拱四年豫州李贞、博州李冲父子谋反案余党的，都不必过问，朝廷内外各衙门一律不得受理。”

[9]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神都见其既。

[9]九月，乙丑朔（初一），出现日食，没有全食，还看到像镰刀一样的形状，在神都能见到日全食。

[10]壬申，突厥寇忻州。

[10]壬申（初八），突厥兵进犯忻州。

[11]己卯，吐蕃遣其臣论弥萨来求和。

[11]己卯（十五日），吐蕃派大臣论弥萨前来求和。

[12]庚辰，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大谷道大总管，洛州长史敬晖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为并州道元帅，三思与武攸宜、魏元忠为之副；姚元崇为长史，司礼少卿郑杲为司马；然竟不行。

[12]庚辰（十六日），武则天任命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大谷道大总管，任命洛州长史敬晖为武三思的副职；辛巳（十七日），武则天又任命相王李旦为并州道元帅，任命武三思与武攸宜、魏元忠三人为李旦的副职；任命姚元崇为长史，司礼少卿郑杲为司马，但是却没有赴任。

[13]癸未，宴论弥萨于麟德殿。时凉州都督唐休入朝，亦预宴。弥萨屡窥之。太后问其故，对曰："洪源之战，此将军猛厉无敌，故欲识之。"太后擢休为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休练习边事，自碣石以西逾四镇，绵旦万里，山川要害，皆能记之。

[13]癸未（十九日），武则天在麟德殿宴请吐蕃大臣论弥萨。这时凉州都督唐休正好入朝，也参加了这次宴会。论弥萨屡次偷看唐休。武则天询问论弥萨这样做的原因，论弥萨回答说："在洪源战役中，这位将军勇猛无敌，所以我想要认识他。"武则天提拔唐休为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唐休极为熟悉边境地区的军政事务，自辽东碣石以西直至安西四镇以外绵延万里的山川险要之处，他都能记住。

[14]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顾琮薨。

[14]冬季，十月，甲辰（初十），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顾琮去世。

[15]戊申，吐蕃赞普将万余人寇茂州，都督陈大慈与之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

[15]戊申（十四日），吐蕃赞普率领一万多人马进犯茂州，都督陈大慈与吐蕃军队四次交战，每次都打败了他们，共斩敌首一千余级。

[16]十一月，辛未，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按覆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夔之曾孙也。

[16]十一月，辛未（初八），监察御史魏靖上疏认为："陛下已了解来俊臣的奸邪，并将他处死。臣请求详细复核来俊臣等人当时所主

持办理的重大案件，为那些受冤枉的人平反昭雪。”武则天于是指派监察御史苏复核来俊臣等人所处理的案件，很多人因此而得以免罪昭雪。苏，是苏夔的曾孙。

[17]戊子，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17]戊子（二十五日），武则天到南郊祭祀，大赦天下罪人。

[18]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大使，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检校幽州都督，右羽林卫将军薛讷、左武卫将军骆务整为之副。

[18]十二月，甲午（初二），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大使，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为检校幽州都督，右羽林卫将军薛讷、左武卫将军骆务整作他的副职。

[19]戊申，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

[19]戊申（十六日），朝廷在西域的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

[20]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邪！”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即拜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

[20]侍御史张循宪任河东采访使，有疑难事无法决断，很是忧虑，于是问侍奉他的官吏道：“这个地方有没有可以商议事情的杰出人才呀？”官吏告诉他，曾任平乡尉的猗氏县人张嘉贞有奇才。张循宪召见张嘉贞，向他请教这件疑难问题的处理方法。张嘉贞于是对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和其中的道理进行了分析，没有一点不清晰之处。张循宪于是请他代写奏疏，所谈的都是自己没有考虑到的。张循宪回到朝中，见到武则天，武则天称赞他的奏疏写得很好，张循宪于是把疏文为张嘉贞所拟的事全部禀告了武则天，并请求武则天允许将他自己所担任的侍御史职务授给张嘉贞。武则天说：“朕难道没有一个官位来荐引提拔贤能之士吗！”于是在内殿召见张嘉贞，与他进行了谈话，感到非常满意，当即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为了奖赏张循宪发现人才的功劳，武则天还提升他作了司勋郎中。

三年（癸卯、703）

三年（癸卯，公元703年）

[1]春，三月，壬戌朔，日月食之。

[1]春季，三月，壬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2]夏，四月，吐蕃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

[2]夏季，四月，吐蕃派遣使者前来进献马一千匹、黄金二千两，目的是为了向大唐求婚。

[3]闰月，丁丑，命韦安石留守神都。

[3]闰月，丁丑（十七日），武则天命令韦安石留守神都。

[4]己卯，改文昌台为中台。以中台左丞李峤知纳言事。

[4]己卯（十九日），武则天将文昌台改名为中台，任命中台左丞李峤掌管纳言事务。

[5]新罗王金理洪卒，遣使立其弟崇基为王。

[5]新罗王金理洪去世，武则天派遣使者前去立他的弟弟金崇基为王。

[6]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6]六月，辛酉（初一），突厥阿史那默啜派大臣莫贺干前来，请求把他的女儿嫁给皇太子的儿子。

[7]宁州大水，溺杀二千余人。

[7]宁州发大水，淹死二千多人。

[8]秋，七月，癸卯，以正谏大夫朱敬则同平章事。

[8]秋季，七月，癸卯（十四日），武则天任命正谏大夫朱敬则为同平章事。

[9]戊申，以相王旦为雍州牧。

[9]戊申（十九日），武则天任命相王李旦为雍州牧。

[10]庚戌，以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同凤阁鸾台三品。时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乌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太后命休与诸宰相议其事，顷之，奏上，太后即依其议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请兵应接，程期一如休所画，太后谓休曰：“恨用卿晚。”谓诸宰相曰：“休练习边事，卿曹十不当一。”

[10]庚戌（二十一日），武则天任命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为同凤阁鸾台三品。当时由于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各部落互相攻伐，通安西的道路断绝。武则天命令唐休与各位宰相商议解决办法。不一会儿，商议好的办法就呈报了上来，武则天就依照他们的意见施行。十几天后，安西都护府所辖各州请求派兵接应，具体的时间与唐休所预想的完全相符。武则天对唐休说："朕实在遗憾用你用得太晚了。"并且对各位宰相说："唐休极为熟悉边境事务，你们十个人也抵不上他一个人。"

时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用刑残酷，诸部不服。乌质勒本隶斛瑟罗，号莫贺达干，能抚其众，诸部归之，斛瑟罗不能制。乌质勒置都督二十员，各将兵七千人，屯碎叶西北；后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斛瑟罗部众离散，因入朝，不敢复还，乌质勒悉并其地。

起初西突厥可汗斛瑟罗所实行的刑罚十分残酷，他统辖的各个部落都不服从他。乌质勒本来是斛瑟罗的下属，号莫贺达干，因为他善于安抚部下，各个部落便纷纷归附他，斛瑟罗无力制止。乌质勒共任命了二十名都督，让他们每个人统率七千人，驻扎在碎叶城的西北，后来攻陷碎叶城，将自己的衙帐迁到那里。斛瑟罗手下的人马都已四分五裂，于是入朝，不敢再回到西北边境去。乌质勒于是全部吞并了斛瑟罗原有的领地。

[11]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

[11]九月，庚寅朔（疑误），出现日食，是日全食。

[12]初，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魏元忠为洛州长史，洛阳令张昌仪恃诸兄之势，每牙，直上长史听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张易之奴暴乱都市，元忠杖杀之。及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为雍州长史，对仗，问宰相曰："谁堪雍州者？"元忠对曰："今之朝臣无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别除一官；昌期何如？"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独曰："昌期不堪！"太后问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闲吏事，在岐州，户口逃亡且尽。雍州帝京，事任繁剧，不若季昶强干习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尝面奏："臣自先帝以来，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尽忠死节，使小人在侧，臣之罪也！"太后不悦。由是诸张深怨之。

[12]当初，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魏元忠曾担任洛州长史职务。在魏元忠到任以前，洛阳令张昌仪倚仗几个兄长的权势，每次到洛州长史衙门参拜，都不按规定在庭下站立，而径直走上长史办公的大厅；魏元忠到任后，叱令他下去。张易之的家奴在神都的街市上横行不法，魏元忠下令将其用杖刑处死。在魏元忠入朝作宰相以后，武则天征召张易之的弟弟岐州刺史张昌期入朝，想要任命他为雍州长史。百官上朝奏事时，武则天向诸位宰相问道："谁可以胜任雍州长史的职务？"魏元忠说："现在众多的朝臣之中，没有哪一位比薛季昶更合适的了。"武则天说："薛季昶长期以来一直在京府任职，朕打算另外任命他一个职务。你们认为张昌期这个人怎么样？"宰相们纷纷回答说："陛下可算是真正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了。"唯独魏元忠提出反对意见："张昌期无法胜任这一职务！"武则天询问原因，魏元忠回答说："张昌期还很年轻，不熟悉治理之道。以前他在岐州任官时，岐州户口逃亡严重，所剩无几。雍州地处京城，事情多、担子重，张昌期自然不如薛季昶精明强干、熟悉事务。"武则天没有再说什么。魏元忠还曾当面向武则天进言道："从先帝在位直到现在，臣蒙受朝廷大恩，如今臣得忝列宰相之位，不能为国家竭忠效死，致使小人得以在陛下左右掌权，这是臣的罪过呀！"武则天听后很不高兴。张易之兄弟也因此而十分痛恨魏元忠。

司礼丞高戬，太平公主之所爱也。会太后不豫，张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驾，为元忠所诛，乃谮元忠与戬私议云："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太后怒，下元忠、戬狱，将使与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凤阁舍人张说，赂以美官，使证元忠；说许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诸宰相，使元忠与昌宗参对，往复不决。昌宗曰："张说闻元忠言，请召问之。"

司礼丞高戬，是太平公主所宠爱的人。恰好武则天生病，张昌宗害怕一旦武则天去世，自己会被魏元忠杀掉，于是诬陷魏元忠曾和高戬私下商议说："太后年岁太大了，我们不如倚仗太子，这样才是长久之计。"武则天十分生气，下令将魏元忠和高戬逮捕入狱，并准备让他们两人与张昌宗在朝廷上当场对质。张昌宗暗地里找来凤阁舍人张说，用高官厚禄收买他，要他出面证明魏元忠确实说过上面的话，张说答应为他作这样的证明。第二天，武则天召来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以及

诸位宰相，让魏元忠与张昌宗当着大家的面互相对质，双方各不相让，因而无法作出决断。张昌宗说："张说听到魏元忠说的话，请陛下召见张说询问。"

太后召说。说将入，凤阁舍人南和宋谓说曰："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获罪流窜，其荣多矣。若事有不测，当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殿中侍御史济源张廷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

武则天召见张说。在张说即将进入朝堂的时候，凤阁舍人南和县人宋对他说："名誉和道义对一个人来说最为重要，任何人都难以欺骗鬼神，切不可偏袒邪恶之徒陷害忠良方正之士，用不正当的手段求免于难！如果因此获罪遭受流放，那么值得荣耀的地方就太多了。倘若有意外的灾祸，我将上殿力争，与您一同为忠义而死。努力去做吧，能否万古流芳，就在此一举了。"殿中侍御史济源人张廷对他说："孔子说过：'早上得知真理，要我当晚死去都行。'"左史刘知几也对他说："不要使您自己的行为玷污了青史，成为子孙后代的耻辱！"

及入，太后问之，说未对。元忠惧，谓说曰："张说欲与昌宗共罗织魏元忠邪！"说叱之曰："元忠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从旁迫趣说，使速言。说曰："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诬证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张说与魏元忠同反！"太后问其状。对曰："说尝谓元忠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非欲反而何？"说曰："易之兄弟小人，徒闻伊、周之语，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贺，元忠语客曰：'无功受宠，不胜惭惧。'臣实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

彼伊尹、周公皆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学伊、周，当使学谁邪？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太后曰："张说反覆小人，宜并系治之。"他日，更引问，说对如前。太后怒，命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共鞫之，说所执如初。

张说进入朝堂，武则天问他，他没有马上回答。魏元忠害怕了，对张说说："你也要与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我魏元忠吗！"张说大声

呵斥他说：“你魏元忠身为宰相，为什么竟说出了这种陋巷小人的语言呢！”张昌宗在一旁急忙催促张说，让他赶快作证。张说说：“陛下都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眼前，尚且这样威逼臣，何况在朝外呢！臣现在当着诸位朝臣的面，不敢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陛下。臣实在是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威逼我，让我为他作虚假的证词罢了！”张易之和张昌宗急忙大声说：“张说与魏元忠是共同谋反！”武则天追问详情，张易之和张昌宗回答说：“张说曾经说魏元忠是当今的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了太甲，周公作了周朝的摄政王，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张说说：“张易之兄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只是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只言片语，又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德行！那时魏元忠刚刚穿上紫色朝服，作了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往祝贺，元忠对前去祝贺的客人说：‘无功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我确实是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三品的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那伊尹和周公都是作臣子的人中最为忠诚的，从古到今一直受到人们的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法伊尹和周公，那要让他们效法谁呢？况且今天我又哪 能不明白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获取宰相高位、靠近魏元忠就会马上被满门抄斩的道理呢？只是我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因而不敢诬陷他罢了。”武则天说：“张说是个反覆无常的小人，应当与魏元忠一同下狱治罪。”后来，武则天又一次召见张说追问这事，张说的回答仍然与上一次一样。武则天大怒，指派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一同审讯他，张说的说法仍然与最初一样。

朱敬则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苏安恒亦上疏，以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汹汹。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贤良，忠臣烈士，皆抚髀于私室而箝口于公朝，畏易之等意，徒取死而无益。方今赋役烦重，百姓凋弊，重以谗慝专恣，刑赏失中，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易之等见其疏，大怒，欲杀之，赖朱敬则及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陆泽魏知古保救得免。

朱敬则上疏直言申辩说：“魏元忠一向以忠诚正直著称于世，张说入狱又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如果将他们治罪，会失掉天下民心。”苏安恒也为此上疏，认为：“陛下登基之初，臣民们都认为您是善于纳谏的

皇帝，年纪大了以后，都认为您是喜欢阿谀奉承的皇帝。自从魏元忠下狱，大街小巷纷扰不安，士民们都认为陛下信用为非作歹之徒，贬逐贤良方正之士。那些忠臣志士，都在自己家中拍着大腿唉声叹气，而在朝堂之上却缄口不言，害怕万一违犯了张易之等人的意图，会白白送死而毫无益处。现在朝廷征发的赋税劳役都很烦重，百姓生计日益残破，再加上邪恶之徒专擅放纵，刑罚与赏赐失当，我真担心民心不稳，引发其他的变故，以敌朱雀门内动起刀兵，有人前来大明殿夺取帝位，陛下将用什么来解释，又将靠什么来抵御他们？”张易之等人见到他的奏疏之后，勃然大怒，想要杀死他，幸亏有朱敬则和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陆泽县人魏知古的多方保护才得以幸免。

丁酉，贬魏元忠为高要尉；戬、说皆流岭表。元忠辞日，言于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岭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时。”太后问其故，时易之、昌宗皆侍侧，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儿，终为乱阶。”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称冤。太后曰：“元忠去矣！”

丁酉（初九），武则天将魏元忠贬职为高要县尉，将高戬和张说二人流放到岭南。魏元忠辞行的时候，对武则天说：“臣年纪大了，这次前去岭南，多半会死在那里，日后陛下一定会有想起我的时候。”武则天询问他这样讲的原因，当时张易之、张昌宗都在武则天身旁侍奉，魏元忠用手指着他俩回答说：“这两个小儿，最终将成为祸乱的根由。”张易之等人赶忙走下殿堂，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地声称魏元忠冤枉了他们。武则天叹道：“魏元忠去吧！”

殿中侍御史景城王复奏申理元忠，宋谓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复冒威怒，得无狼狈乎！”曰：“魏公以忠获罪，为义所激，颠沛无恨。”叹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负朝廷矣。”

殿中侍御史景城县人王又上奏为魏元忠申辩，宋对他说：“魏公已侥幸免死，现在您又来惹天子发怒，能不倒霉吗！”王说：“魏公忠正无二却受到处罚，我激于正义才这样做，即使因此而颠沛流离，也不感到遗憾。”宋慨叹道：“宋不能辨明魏公所受的冤屈，深深辜负朝廷重托。”

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饯元忠于郊外，易之诈为告密人柴明状，称贞慎等与元忠谋反。太后使监察御史丹徒马怀素鞫之，谓怀素曰：“兹事皆实，略问，速以闻。”顷之，中使督趣者数四，曰：“反状昭然，何

稽留如此？”怀素请柴明对质，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处，但据状鞫之，安用告者？”怀素据实以闻，太后怒曰：“卿欲纵反者邪？”对曰：“臣不敢纵反者！元忠以宰相谪官，贞慎等以亲故追送，若诬以为反，臣实不敢。昔栾布奏事彭越头下，汉祖不以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诛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实闻。”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对曰：“臣智识愚浅，实不见其罪。”太后意解。贞慎等由是获免。

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在郊外为魏元忠饯行，张易之冒充告密人柴明呈上一份状纸，告崔贞慎等人与魏元忠一起谋反。武则天派监察御史丹徒县人马怀素负责审理这个案子，并对他说：“状子上指控的事全都是属实的，你大略地审问一下，就赶紧把处理意见报上来。”时间不长，奉命前来催办此案的宦官就有好几批，并且对他说：“魏元忠与崔贞慎等人谋反的情节非常清楚，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拖延不决？”马怀素请求让柴明与崔贞慎等人当面对质，武则天说：“我也不知道柴明在哪里，你只须按照状子上告发的事实审问，还要找那个告状的人干什么？”马怀素根据实际情况上报，武则天勃然大怒地问他：“你想放纵谋反的人吗？”马怀素回答说：“臣不敢放纵谋反的罪犯！但魏元忠以宰相的身分遭贬，崔贞慎等人因亲朋故旧的关系为他饯行，如果诬陷他们在共同谋反，臣实在不敢。从前梁王彭越谋反，头被砍下示众，梁大夫栾布出使回来，对着他的头奏事，汉高祖也没有认为栾布有罪，何况今天魏元忠所受的处罚远远不及彭越，难道陛下反而杀掉为他饯行的人吗！再说陛下掌握着生杀大权，如果要加罪于这些人，您自己决断也就行了。既然陛下派臣负责审理此案，我就不敢不根据实情上报了。”武则天问：“这么说对这些人你是打算一个也不治罪了？”马怀素回答说：“臣才智低下，见识浅陋，实在没发现他们有什么罪过。”武则天这才打消了原来的想法。崔贞慎等人也因此而得以幸免。

太后尝命朝贵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上。易之素惮，欲悦其意，虚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曰：“才劣位卑，张卿以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郑杲谓曰：“中丞柰何卿五郎？”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举坐悚惕。时自武三思以下，皆谨事易之兄弟，独不为之礼。诸张积怒，常欲中伤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武则天曾宴请朝中权贵。张易之兄弟的官职都在宋之上，但张易之素来惧怕宋，为了取悦宋，于是空出上位来请宋坐，说道：“您是当今第一人，为什么在下位落坐呀？”宋说：“本人才智低劣，职务卑微，张卿反说我是当今第一人，这是什么道理？”天官侍郎郑杲对宋说：“中丞为什么称五郎为张卿呢？”宋说：“根据他的官职，称他为张卿最为合适。您本人并不是张卿的家奴，为什么要称他为郎呢？”所有在座的人听到这话都为他提心吊胆。当时朝中大臣自武三思以下，都谨慎地奉承张易之兄弟，惟独宋对他们不给予礼遇。张易之兄弟怀恨已久，常常想恶意诬陷宋。武则天清楚这一点，宋才因此而得以幸免。

[13]丁未，以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13]丁未（十九日），武则天派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充任西京留守。

[14]冬，十月，丙寅，车驾发西京；乙酉，至神都。

[14]冬季，十月，丙寅（初八），武则天从西京出发；乙酉（二十七日），抵达神都。

[15]十一月，突厥遣使谢许婚。丙寅，宴于宿羽台，太子预焉。宫尹崔神庆上疏：以为：“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龟者，为别敕徵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国本，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也。昨缘突厥使见，太子应预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臣愚谓太子非朔望朝参、应别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15]十一月，突厥阿史那默啜派遣使者前来感谢朝廷允许通婚。丙寅（疑误），武则天在宿羽台设宴款待突厥使者，太子李显也参加了宴会。宫尹崔神庆上疏认为：“当今五品以上官员之所以随身佩戴龟符，是因为天子如有特别命令征召入宫，担心有人欺诈，冒充被召之人，所以必须宫中拿出的龟符与官员随身佩戴的龟符两相吻合，然后被召之人才可以应命入宫。何况太子是立国的根本，自古以来征召太子入宫都用玉契，这实在是达到郑重谨慎的极点了。昨天由于突厥使者前来朝见，太子应该一同入朝参见陛下，当时只有文书下达宫中，而没有另外由陛下降敕征召。依臣愚见，太子如不是在初一、十五入朝参见，而是接受特别征召前来，那么就希望陛下向太子颁发玉契以及由陛下亲自书写墨敕。”武则天认为他的建议十分正确。

[16]始安獠欧阳倩拥众数万，攻陷州县，朝廷思得良吏以镇之。朱敬则称司封郎中裴怀古有文武才，制以怀古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讨击使。怀古才及岭上，飞书示以祸福，倩等迎降，且言“为吏所侵逼，故举兵自救耳。”怀古轻骑赴之。左右曰：“夷獠无信，不可忽也。”怀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诣其营，贼众大喜，悉归所掠货财；诸洞酋长素持两端者，皆来款附，岭外悉定。

[16]居住在桂州始安郡的仡佬族人欧阳倩，拥有数万人马，攻陷了当地的州县，朝廷希望能选派一位精明强干的官员前往镇守弹压。朱敬则认为司封郎中裴怀古具备文武全才，武则天于是任命裴怀古为桂州都督兼招慰讨击使。裴怀古才到五岭，就立即飞递书信给欧阳倩晓以利害祸福，欧阳倩等派人迎降，并且说：“由于受官吏欺凌威逼，我们才兴兵自救。”裴怀古想自己轻装骑马前往抚慰，身边的下属对他说：“夷獠之徒不讲信用，您不能麻痹大意。”裴怀古回答说：“我所依赖的是忠信二字，仅凭这一点即可与神明相通，何况欧阳倩这些人呢！”于是到达了欧阳倩的营地。这些仡佬人十分高兴，便全部归还了他们抢劫的财物；平时一向对朝廷首鼠两端的各洞酋长，也纷纷前来诚心归附。岭外之地于是全部平定。

[17]是岁，分命使者以六条察州县。

[17]在这一年，武则天分别命令使者根据六条标准到各地考察州县官吏的政绩。

[18]吐蕃南境诸部皆叛，赞普器弩悉弄自将击之，卒于军中。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其子弃隶赞为赞普，生七年矣。

[18]吐蕃南部边境各部落都发生了叛乱，赞普器弩悉弄亲自率军前往平叛，死于军中，他的儿子们争着要继位，过了很久之后，国人才立他年仅七岁的儿子弃隶赞为赞普。

四年（甲辰、704）

四年（甲辰，公元704年）

[1]春，正月，丙申，册拜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怀道，斛瑟罗之子也。

[1]春季，正月，丙申（初十），武则天下诏册拜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是斛瑟罗的儿子。

[2]丁未，毁三阳宫，以其材作兴泰宫于万安山。二宫皆武三思建议为之，请太后每岁临幸，功费甚广，百姓苦之。左拾遗卢藏用上疏，以为："左右近臣多以顺意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业，伤陛下之仁。陛下诚能以劳人为辞，发制罢之，则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爱人也。"不从。藏用，承庆之弟孙也。

[2]丁未（二十一日），武则天下令拆毁三阳宫，用拆下来的木石材料在万安山修建兴泰宫。三阳宫和兴泰宫都是在武三思的建议下修建的，武三思请武则天每年驾临其地，工程耗费极大，老百姓因此而受苦。左拾遗卢藏用上疏认为："陛下左右的近臣大多把顺从您的心意当作忠诚，朝廷臣僚又都把违逆触犯您的旨意奉为戒条，致使陛下不了解百姓已经因此而失去了谋生的常业，从而有损于陛下的仁德。假如陛下真能以劳累百姓为理由，颁发制书下令停止这项工程，那么天下百姓就会都知道陛下爱护百姓甘愿自己吃苦的美德了。"武则天不听。卢藏用是卢承庆之弟的孙子。

[3]壬子，以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3]壬子（二十六日），武则天任命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4]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劾奏之。二月，癸亥，迥秀贬庐州刺史。

[4]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李迥秀广收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上奏章弹劾他。二月，癸亥（初八），武则天将李迥秀贬为庐州刺史。

[5]壬申，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以老疾致仕。敬则为相，以用人为先，自余细务不之视。

[5]壬申（十七日），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因年老多病而退休。朱敬则作宰相，把任用人才放在首位，除此之外的琐碎事务则不过问。

[6]太后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三月，己丑，李峤、唐休等奏："窃见朝廷物议，远近人情，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书名探之，得韦嗣立及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

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检校刺史。嗣立为汴州刺史。其后政绩可称者，唯常州刺史薛谦光、徐州刺史司马而已。

[6]武则天曾经与宰相们讨论到刺史、县令等地方官吏的选用问题。三月，己丑（初四），李峤、唐休就这一问题上奏武则天说："我们私下发现朝廷中人们的议论，远近的世俗人情，没有不是看重朝内官而轻视地方官的，每当任命州县官时，被任命的人都要再三表白、申诉。近来陛下所任命的地方官，大多是受到降职处分的人；人们看重朝内官、轻视地方官的坏风气无法改变，实际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希望今后陛下能够从台、阁、寺、监的官员中选择贤良方正之士，分派他们主管各大州的政务，共同成就各种功业。臣等请求陛下停止我们的近侍职务，

在朝廷臣僚中首先任命我们为地方官。"武则天命令分别在纸条上书写所有上疏人的姓名，然后抽签，得到了韦嗣立及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初八），武则天颁下制书，命令他们各带现任官职出为检校刺史。韦嗣立被任命为检校汴州刺史。后来这些人在各州为官的政绩值得称许的，只有常州刺史薛谦光和徐州刺史司马而已。

[7]丁丑，徙平恩王重福为谯王。

[7]丁丑（疑误），改封平恩王李重福为谯王。

[8]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8]武则天任命夏官侍郎宗楚客为同平章事。

[9]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至忠，引之玄孙也。

[9]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请求回乡安葬他死去的父亲，武则天颁下制书，要求当地州县负责供给安葬所需的物品、人力。苏味道趁机侵占毁坏同乡百姓的坟墓田地，并且役使当地百姓超过了限度，监察御史萧至忠上奏弹劾他，武则天于是将他降职为坊州刺史。萧至忠是萧引之的玄孙。

[10]夏，四月，壬戌，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知纳言，李峤知内史事。

[10]夏季，四月，壬戌（初七），武则天指派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掌管纳言事务，李峤掌管内史事务。

[11]太后幸兴泰宫。

[11]武则天到兴泰宫。

[12]太后复税天下僧尼，作大像于白司马阪，令春官尚书武攸宁检校，糜费巨亿。李峤上疏，以为："天下编户，贫弱者众。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余缗，若将散施，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余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德无穷。方作过后因缘，岂如见在果报！"监察御史张廷上疏谏曰："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以释教论之，则宜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伏愿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务以理为上，不以人废言。"太后为之罢役，仍召见廷，深赏慰之。

[12]武则天再一次向全国的和尚、尼姑征税，在洛城以北的白司马阪建造大佛像，命令春官尚书武攸宁主持这一工程，耗费的资财人力十分巨大。李峤上疏认为："全国编入户籍的平民百姓，贫困潦倒无以为生的很多。现已筹集到的用于建造大佛像的钱有十七万余缗，如果用来分散施舍穷苦百姓，每人给钱一千的话，也可救济十七万多户。拯救百姓饥寒之苦，减少臣民劳役之勤，既顺乎佛祖慈悲为怀的本心，又可使人们蒙受圣明天子抚养培育的恩惠，这将使人神皆大欢喜，功德无穷。陛下修造佛像以成就来世的因缘，哪里比得上赈济百姓以求得现世的效应呢？"监察御史张廷也上疏谏阻道："臣从当前治理国家的需要来说，则应首先考虑边境地区的防务，增加国库储备，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从佛教教义方面来看，则应当拯救众生的苦难，消除各种追求形象的做法，崇尚清静无为。恳切地希望陛下能够体察臣的愚见，执行佛祖的旨意，一定要把是否有理放在首位，而不是因人废言。"武则天因此而停止了修建大佛像的工程，并且召见张廷，表达对他的赞赏与抚慰之情。

[13]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请归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长史，秩位并同三品。

[13]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因母亲年事已高，坚决请求武则天允许他辞去官职，回家侍奉母亲。六月，辛酉（初七），武则天命姚元崇行相王府长史，俸禄、地位都与三品官相同。

[14]乙丑，以天官侍郎崔玄同平章事。

[14]乙丑（十一日），武则天任命天官侍郎崔玄为同平章事。

[15]召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检校汴州刺史韦嗣立赴兴泰宫。

[15]武则天征召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检校汴州刺史韦嗣立前往兴泰宫。

[16]丁丑，以李峤同凤阁鸾台三品。峤自请解内史。

[16]丁丑（二十三日），武则天任命李峤为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自己请求解除他的内史职务。

[17]壬午，以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17]壬午（二十八日），武则天任命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18]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

[18]秋季，七月，丙戌（初三），武则天任命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

再思为相，专以谄媚取容。司礼少卿张同休，易之之兄也，尝召公卿宴集，酒酣，戏再思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即翦纸帖巾，反披紫袍，为高丽舞，举坐大笑。时人或誉张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莲花。”再思独曰：“不然。”昌宗问其故，再思曰：“乃莲花似六郎耳。”

杨再思作宰相，专门靠阿谀奉承来取悦于人。司礼少卿张同休是张易之的哥哥，有一次他宴请朝中公卿大臣。在酒喝到最畅快的时候，张同休拿杨再思开玩笑说：“杨内史脸长得象高丽人。”杨再思听了反倒很高兴，当即剪纸贴在帽子上，反披着紫色朝服，表演起高丽舞来，满座的人都大笑。当时还有人称颂张昌宗长得漂亮，说：“六郎的脸长得像莲花一样。”唯独杨再思道：“不是这样的。”张昌宗问他否定别人说法的原因，他回答说：“应当说莲花长得像六郎才对。”

[19]甲午，太后还宫。

[19]甲午（十一日），武则天回到宫中。

[20]乙未，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皆坐赃下狱，命左右台共鞫之；丙申，敕，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贾敬言奏：“张昌宗强市人田，应征铜二十

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彦范奏：“张同休兄弟赃共四千余缗，张昌宗法应免官。”昌宗奏：“臣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太后问诸宰相：“昌宗有功

乎？”杨再思曰：“昌宗合神丹，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太后悦，赦昌宗罪，复其官。左补阙戴令言作《两脚狐赋》以讥再思，再思出令言为长社令。

[20]乙未（十二日），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都因犯有贪赃罪而被捕下狱。武则天命令左右台共同审理此案；丙申（十三日），武则天颁下敕书，认为张易之、张昌宗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应当与张同休等人并案审理。辛丑（十八日），司刑正贾敬言上奏说：“张昌宗强行收买民田，应当向他征收黄铜二十斤。”武则天颁下制书说：“可以。”乙巳（二十二日），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上奏道：“张同休兄弟共贪赃钱四千余缗，依法应判处张昌宗免官。”张昌宗上奏申辩说：“臣为国家立过功

，现在所犯的罪过还不至于达到必须被免官的程度。”武则天向各位宰相发问：“张昌宗有没有立过功？”杨再思回答说：“张昌宗调制了神丹，陛下服下后确有效验，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武则天听后很高兴，于是下令赦免张昌宗的罪，并恢复他的原任官职。左补阙戴令言写了一篇《两脚狐赋》讥讽杨再思，杨再思将戴令言外放为长社县令。

[21]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迁原州都督，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21]丙午（二十三日），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因有罪而被降职为原州都督，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22]癸丑，张同休贬岐山丞，张昌仪贬博望丞。

[22]癸丑（三十日），武则天将张同休贬为岐山丞，将张昌仪贬为博望丞。

鸾台侍郎、知纳言事、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举奏张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鞫之，未竟而事变。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检校扬州刺史，庚申，以休兼幽营都督、安东都护。休将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

鸾台侍郎、知纳言事、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上奏检举张易之等人所犯罪行，武则天下令将张易之等人交付韦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审讯，但还没等此案审理完毕，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八月甲寅（初一），武则天任命韦安石兼任检校扬州长史，庚申（初七），又任命唐休兼任幽州、营州都督、安东都护。唐休赴任之前，秘密地对太子说："现在张易之和张昌宗凭借天子的恩宠而不履行臣子的本分，日后必将作乱。殿下应当对此加以防备。"

[23]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马。臣不敢爱死，恐不益于王。"辛酉，改春官尚书，余如故。元崇字元之，时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23]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对武则天说："臣事奉相王，就不应当再担任夏官尚书这一掌管兵马的官，这并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由于我担心这样做会不利于相王。"辛酉（初八），改任姚元崇为春官尚书，其余职务不变。姚元崇字元之，当时由于突厥叱列元崇谋反的缘故，武则天特命姚元崇以字代名，称姚元之。

[24]突厥默啜既和亲，戊寅，始遣淮阳王武延秀还。

[24]突厥阿史那默啜已经与大唐宗室结亲，戊寅（二十五日），突厥遣返淮阳王武延秀。

[25]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以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

[25]九月，壬子（二十九日），武则天派姚元之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疑误），又任命姚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

元之将行，太后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对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平章事，时年且八十矣。

姚元之即将赴任时，武则天让他推荐外朝官中才德可以胜任宰相职务的人。姚元之回答说："张柬之朴实稳重，富于智谋，对于国家大事能够当机立断，况且他已很老了，请陛下赶紧重用他。"冬季，十月，甲戌（二十二日），武则天任命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同平章事，这时张柬之已经年近八十了。

[26]乙亥，以韦嗣立检校魏州刺史，余如故。

[26]乙亥（二十三日），武则天任命韦嗣立为检校魏州刺史，其他职务不变。

[27]壬午，以怀州长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27]壬午（三十日），武则天任命怀州长史河南人房融为同平章事。

[28]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公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由是诸缘坐者始得进用。

[28]武则天命令宰相们各自举荐能够胜任员外郎职务的人，韦嗣立推荐了广武令岑羲，并说："只可惜他受到了他伯父岑长倩的连累。"武则天说："只要有才干，这点事情又有什么可连累的！"于是任命岑羲为天官员外郎。从此那些因为亲属犯罪而受到牵连的人才开始能得到提拔任用。

[29]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29]十一月，丁亥（初五），武则天任命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30]癸卯，成均祭酒、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罢为地官尚书。

[30]癸卯（二十一日），武则天免去成均祭酒、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的职务，另外任命他为地官尚书。

[31]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已来新置官并停。

[31]十二月，甲寅（初三），武则天颁下敕书，决定停设所有大足元年以来新设置的官职。

[32]丙辰，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立罢为成均祭酒，检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庆入相故也。

[32]丙辰（初五），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立被免去取务，改任成均祭酒，原任的检校魏州刺史职务仍保留；这是因为他的哥哥韦承庆已被任命为宰相的缘故。

[33]太后寝疾，居长生院，宰相不得见者累月，惟张易之、昌宗侍侧。疾少闲，崔玄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汤药。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见太后

疾笃，恐祸及己，引用党援，阴为之备。屡有人为飞书及榜其书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谋反”，太后皆不问。

[33]武则天一病不起，一直住在长生院，只有张易之和张昌宗二人在身旁侍奉，宰相们无法与她相见已经几个月。当武则天的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崔玄上奏说：“皇太子和相王，仁德彰明，孝顺母亲，友爱兄弟，完全可以在您身旁侍奉汤药。皇宫是重地，事关重大，希望陛下不要让异姓人随意出入。”武则天说：“我十分感激您的厚意。”张易之、张昌宗见武则天病情十分严重，担心她死后自己大祸临头，便拉同伙援助自己，暗地里作准备。不断有人写匿名信和将匿名信张贴于通衢闹市，说“张易之兄弟阴谋反叛”，武则天对这些消息一概不闻不问。

辛未，许州人杨元嗣，告“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于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太后命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鞫之。神庆，神基之弟也。承庆、神庆奏言：“昌宗款称‘弘泰之语，寻已奏闻’，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请收行法。”与大理丞封全祯奏：“昌宗宠荣如是，复召术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称筮得纯《乾》，天子之卦。昌宗倘以弘泰为妖妄，何不执送有司！虽云奏闻，终是包藏祸心，法当处斩破家。请收付狱，穷理其罪！”太后久之不应，又曰：“倘不即收系，恐其摇动众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检详文状。”退，左拾遗江都李邕进曰：“向观宋所奏，志安社稷，非为身谋，愿陛下可其奏！”太后不听。寻敕扬州推按，又敕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赃污，又敕副李峤安抚陇、蜀；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县官有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今陇、蜀无变，不识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

辛未（二十日），许州人杨元嗣指控“张昌宗曾召见过一个名叫李弘泰的江湖术士给他看相占卦，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劝他在定州修建佛寺，并说这样做的话就会使天下百姓对他倾心归附。”武则天指派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和御史中丞宋共同审理此案。崔神庆是崔神基的弟弟。韦承庆和崔神庆上奏道：“张昌宗招供说‘李弘泰说过的话，我很快就向天子奏明了’，根据法律的规定，张昌宗主动自首应当免予处罚；李弘泰妖言惑众，应当逮捕治

罪。”宋与大理丞封全祯上奏道：“张昌宗受到陛下如此恩宠，还要召见术士看相占卦，他到底还希望得到什么！李弘泰说他为张昌宗占得纯《乾》卦，这是天子之卦。如果张昌宗认为李弘泰的所作所为是妖言妄行，那么他为什么不将李弘泰捆起来送到有关部门治罪！虽然他说已经将此事上奏天子，终究还是包藏祸心，依法应对他处以斩刑，并没收他的家产。请逮捕张昌宗下狱，彻底处治他的罪！”过了好大一会儿，武则天还是不作声。宋又说：“如果不将他立即拘禁，恐怕会造成人心不稳的后果。”武则天说：“你们先暂且停止审理这个案子，等我仔细看一看有关的文书诉状再说。”宋退出长生殿，左拾遗江都县人李邕上前进言道：“刚才听了宋的话，我认为他是一心为安定国家着想，并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危得失，希望陛下能同意按照他的意见办理此案。”武则天不同意这样做。一会儿就敕令宋到扬州审理案件，又敕命宋去审理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的贪污案，接着又敕命宋作李峤的副职安抚陇、蜀之民。宋对这些新的任命都没有接受，他不肯外出，并上奏道：“依照惯例：州、县官吏犯罪，官品高的由侍御史审理，官品低的由监察御史审理，如果没有事关军国大事的重大案件发生，御史中丞都不应出使地方。现在陇、蜀二地并没有任何重大事变发生，我不清楚陛下一定要派我外出的原因是什么，因此我都不敢接受您的任命。”

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以为：“昌宗无功荷宠，而包藏祸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诛，则违天不祥。且昌宗既去奏讫，则不当更与弘泰往还，使之求福禳灾，是则初无悔心；所以奏者，拟事发则云先已奏陈，不发则俟时为逆。此乃奸臣诡计，若云可舍，谁为可刑！况事已再发，陛下皆释不问，使昌宗益自负得计，天下亦以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养成其乱也。苟逆臣不诛，社稷亡矣。请付鸾台凤阁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报。

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认为：“张昌宗没有任何功劳而受到陛下如此宠爱，却包藏祸心，这是他自作自受，也是上天动怒要惩罚他；陛下不忍心诛杀张昌宗，是违背天意的不祥行为。况且张昌宗既然说他已经把李弘泰的反逆言论上奏陛下，便不应当再与他交往，让他用法术为自己求福消灾，这只能说明他根本没有悔改的意思。张昌宗之所以把这件事上奏给您，是打算万一事情败露了就说事先已经告诉过您，

如果没有人发觉便等待时机作乱。这是奸臣的诡计，如果说他还可以饶恕的话，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够得上受处罚呢？！再说这样的事情已是第二次发生，陛下都不加追究，使张昌宗更加自以为得计，天下臣民也会因此而错误地认为是上天不让他死，这是陛下姑息养奸而导致他作乱哪。倘若对谋逆之臣也不加诛戮，这江山社稷就会覆亡。请陛下允许将张昌宗交付鸾台凤阁及中台秋官和司刑寺、御史台三司处理，

以便彻底查清他的罪行！”这篇奏疏呈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崔玄亦屡以为言，太后令法司议其罪。玄弟司刑少卿，处以大辟。宋复奏收昌宗下狱。太后曰：“昌宗已自奏闻。”对曰：“昌宗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势非得已。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太后温言解之。声色逾厉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杨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曰：“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诣台。庭立而按之；事未毕，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叹曰：“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诣谢，拒不见。

崔玄也屡次向武则天提起这件事，武则天于是下令司法部门议定张宗昌的罪。崔玄的弟弟司刑少卿崔认为应当将张昌宗处以死刑。宋又奏请逮捕张昌宗入狱。武则天说：“张昌宗自己已经把那件事情告诉了我。”宋回答说：“张昌宗是因为被匿名信逼得走投无路才自己说出来的，实际上根本不是出因自他的本意。况且他所犯下的是谋反大逆之罪，不允许因自首而免刑。如果张昌宗可以不被处死，那还要国法干什么！”武则天语气温和地为张昌宗辨解开脱。宋越来越激动，声色俱厉地说：“张昌宗承受着他不应该享受的恩泽，臣深知此言一出就会大祸临头，但正义驱使着我说出这样的话，即使是因此而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杨再思担心宋忤犯天子旨意，急忙宣敕让他退出，宋大声说道：“圣明天子就在眼前，用不着麻烦你这个作宰相的擅自宣布敕命！”武则天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让张昌宗前往御史台接受审讯。宋立即在庭院对他进行审讯，但还没等他审讯完毕，武则天就从宫中派宦官召回张昌宗并且颁下敕书赦免了他。宋叹息道：“没有先把这小子

的脑袋打碎，真是终生遗憾。”武则天于是让张昌宗到宋那里道歉，宋拒而不见。

左台中丞桓彦范、右台中丞东光袁恕己共荐詹事司直阳峤为御史。杨再思曰：“峤不乐搏击之任如何？”彦范曰：“为官择人，岂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须与之，所以长难进之风，抑躁求之路。”乃擢为右台侍御史。峤，休之之玄孙也。

左台中丞桓彦范、右台中丞东光县人袁恕己共同举荐太子詹事司直阳峤为御史。杨再思问道：“阳峤不愿意担任这种搏击、弹劾他人的职务怎么办？”桓彦范说：“为某一职务选择合适的人才，哪里一定要等待自己愿意就任的人呢！越是不愿干的，越要让他去干，只有这样才能助长视进取为难事的风气，抑制热衷于功名、急于求进取的道路。”于是提拔阳峤担任右台侍御史的职务。阳峤是北齐阳休之的玄孙。

先是李峤、崔玄奏：“往属革命之时，人多逆节，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兴等所劾破家者，并请雪免。”司刑少卿桓彦范又奏陈之，表疏前后十上。太后乃从之。

在此之前，李峤、崔玄曾上奏道：“以前陛下刚刚登基时，很多臣民不遵守臣节，从而导致苛酷的官吏，肆无忌惮地施行严酷的刑罚，恳请陛下为所有被周兴等人治罪而家破人亡的人昭雪，赦免他们的罪。”司刑少卿桓彦范也上奏陈述此意，前后共上奏疏达十次之多，武则天才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上神龙元年（乙巳、705）

唐中宗神龙元年（乙巳，公元705年）

[1]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来得罪者，非扬、豫、博三州及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1]春季，正月，壬午朔（初一），武则天下诏赦免天下罪犯，改年号。规定自文明元年以来犯罪的人，如果不是扬州、豫州、博州三州谋反案以及各种叛乱的罪魁祸首，都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过。

[2]太后疾甚，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柬之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将军不思报

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与定谋。

[2]武则天病得非常严重，麟台监张易之和春官侍郎张昌宗居宫中执政，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以及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划杀掉张易之和张昌宗。张柬之问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说：“将军今日的荣华富贵，是谁给的？”李多祚流着眼泪回答说：“是高宗大帝给的。”张柬之说：：“现在大帝的儿子受到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小子的威胁，难道将军不想报答大帝的恩德吗！”李多祚回答说：“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一切都听相公安排，不敢顾及自身以及妻儿的安危。”于是自己指天发誓，并且与张柬之、崔玄等人一同定下了铲除张易之和张昌宗的计谋。

初，柬之与荆府长史乡杨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语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复之志。及柬之为相，引元琰为右羽林将军，谓曰：“君颇记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轻授也。”柬之又用彦范、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惧，乃更以其党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易之等乃安。

当初，张柬之接替荆州都督府长史乡人杨元琰的职务，二人一同泛舟于长江之中，当小船漂到江心时，谈到了武则天以周代唐的事，杨元琰慷慨激昂，有救助大唐的志向。张柬之入朝作了宰相后，便推荐杨元琰担任右羽林将军，并且提醒他说：“您大概还记得我们当初在江心泛舟时所说的话吧？今天这项任命可不是随便给您的呀。”张柬之还任用了桓彦范、敬晖以及右散骑侍郎李湛，都让他们担任左、右羽林将军，把禁军交给他们指挥。这件事引起了张易之等人的怀疑和忧虑，张柬之于是又任用他的党羽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张易之等人才放了心。

俄而姚元之自灵武至，柬之、彦范相谓曰：“事济矣！”遂以其谋告之。彦范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两全，先国后家可也。”时太子于北门起居，彦范、晖谒见，密陈其策，太子许之。

不久，姚元之从灵武回朝，张柬之和桓彦范交谈说：“大事就要成功了！”于是把商量好的计谋告诉姚元之。桓彦范将这事禀告了他的母亲，母亲勉励他说：“忠孝不能两全，应当先为国家大事着想，然后再考虑自家的小事。”当时太子李显都从北门入宫向天子问安，桓彦范和

敬晖前往拜见，秘密地把他们的计策告诉太子，太子允许他们这样去做。

癸卯，柬之、玄、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遣多祚、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天诱其衷，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诚当夷灭，然上体不安，得无惊怛！诸公更为后图。”李湛曰：“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鼎镬乎！请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

癸卯（二十二日），张柬之、崔玄、桓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率领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来到玄武门，派李多祚、李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人王同皎到东宫去迎接太子李显。太子有所怀疑，没有出来，王同皎说：“先帝把皇位传给殿下，殿下无故遭到幽禁废黜，皇天后土、士民百姓无不义愤填膺，已经有二十三年了。现在上天诱导人心。北门的羽林诸将与南牙朝臣得以同心协力，立志诛灭凶恶的小人，恢复李氏的江山社稷，希望殿下暂时到玄武门去以满足大家的期望。”太子回答说：“凶恶的小人的确应该翦除，但是天子圣体欠安，你们这样做能不使天子受惊吗！请诸位日后再图此事。”李谌说：“诸位将帅宰相为了国家不顾身家性命，殿下为什么非要让他们面临鼎镬的酷刑呢！请殿下亲自去制止他们好了。”太子这才出来。

同皎扶抱太子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而入。太后在迎仙宫，柬之等斩易之、昌宗于庑下，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环绕侍卫。太后惊起，问曰：“乱者谁邪？”对曰：“张易之、昌守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称兵宫禁，罪当万死！”太后见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诛，可还东宫。”彦范进曰：“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李湛，义府之子也。太后见之，谓曰：“汝亦为诛易之将军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惭不能对。又谓崔玄曰：“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对曰：“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

王同皎将太子抱到马上，并陪同太子来到玄武门，斩断门栓进入宫中。此时武则天在迎仙宫，张柬之等人在迎仙宫的走廊里将张易之和张昌宗斩首，然后进至武则天居住的长生殿，在她周围环绕侍卫。武则天吃惊地坐起来，问道："是谁作乱？"张柬之回答说："张易之、张昌宗阴谋造反，臣等已奉太子的命令将他们杀掉了，因为担心可能会走漏消息，所以没有向您禀告。在皇宫禁地举兵诛杀逆贼，惊动天子，臣等罪该万死！"武则天看见太子李显也在人群之中，便对他说："这件事是你让干的吗？这两个小子已经被诛杀了，你可以回到东宫里去了。"桓彦范上前说："太子哪 能还回到东宫里去呢？当初天皇把心爱的太子托付给陛下，现在他年纪已大，却一直在东宫当太子，天意民心，早已思念李家。群臣不敢忘怀太宗、天皇的恩德，所以尊奉太子诛灭犯上作乱的逆臣。希望陛下将帝位传给太子，以顺从上天与下民的心愿！"李湛是李义府的儿子，武则天发现了他，对他说："你也是杀死张易之的将军吗？我平时对你们父子不薄，想不到竟然有今天的变故！"李湛满面羞惭，无法回答。武则天又对崔玄说："别的人都是经他人推荐之后提拔的，只有你是朕亲手提拔的，你怎么也在这里呢？"崔玄说："我这样做正是为了报答陛下对

我的大恩大德。"

于是收张昌期、同休、昌仪，皆斩之，与易之、昌宗枭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已从相王统南牙兵以备非常，收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系狱，皆易之之党也。初，昌仪新作第，甚美，逾于王主，或夜书其门曰："一日丝能作几日络？"灭去，复书之，如是六七，昌仪取笔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

接下来逮捕了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等人，将他们全部处斩，并在神都天津桥的南边将上述人犯与张易之、张昌宗二人一道枭首示众。在这一天里，为防范突然事变的发生，袁恕已随从相王李旦统率南牙兵马，他们将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等逮捕下狱，这些人都是张易之的同党。先前，张昌仪新建起一幢非常豪华的宅第，规模比诸王及诸位公主的宅第还要宏大，有人晚上在他的门上写道："一日的丝能织几日的薄纱？"张昌仪让人把字迹除掉，结果又被人写上，这种情况总共出现了六七次。张昌仪用笔在门上写道："即使是只织一天，我也感到满足。"此后便没有再出现这种情况。

甲辰，制太子监国，赦天下。以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赍玺书宣慰诸州。乙巳，太后传位于太子。

甲辰（二十三日），武则天颁下制书，决定由太子李显代行处理国政，大赦天下。任命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派遣十位使者分别携带天子的玺书前往各州进行安抚工作。乙巳（二十四日），武则天将帝位传给太子李显。

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张易之党不原；其为周兴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相王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没者，子孙皆复属籍，仍量叙官爵。

丙午（二十五日），唐中宗李显即皇帝位。中宗下诏大赦天下，只有张易之的党羽们不在赦免之列；那些被周兴等人冤枉的人，都让进行清理和昭雪，他们的子女中如有被发配流放或者被没入官府作奴婢的，都予以赦免。唐中宗还加相王李旦封号为安国相王，并任命他为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加太平公主封号为镇国太平公主。此外，皇族先前被发配或没入官府为奴的，他们的子

孙都恢复皇族身分，并且根据具体情况封授官爵。

丁未，太后徙居上阳宫，李湛留宿卫。戊申，帝帅百官诣上阳宫，上太后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

丁未（二十六日），武则天搬到上阳宫居住，李湛留下负责警卫。戊申（二十七日），唐中宗带领文武百官来到上阳宫，上武则天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

庚戌，以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为内史，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敬晖、桓彦范皆为纳

言；并赐爵郡公。李多祚赐爵辽阳郡王，王同皎为右千牛将军、琅邪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赵国公；自余官赏有差。

庚戌（二十九日），唐中宗任宗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崔玄为内史，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敬晖和桓彦范都被任命为纳言；上述有功之臣都赐爵为郡公。李多祚赐爵为辽东郡王；任命王同

皎为右千牛将军，并赐爵为琅邪郡公；任命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进爵赵国公。其他有功人员也给予不同的官爵和赏赐。

张柬之等之讨张易之也，殿中监田归道将千骑宿玄武门，敬晖遣使就索千骑，归道先不预谋，拒而不与。事宁，晖欲诛之，归道以理自陈，乃免归私第；帝嘉其忠壮，召拜太仆少卿。

张柬之等人讨伐张易之的时候，殿中监田归道正好统领千骑兵守卫玄武门，敬晖派人去征调他手下的千骑兵，由于田归道事先并不知道有诛杀张易之等人的计划，所以拒绝将手下人马交给敬晖调遣。等到事情结束之后，敬晖想杀掉田归道，田归道据理力争，于是唐中宗只是免去他的殿中监职务，让他回到家中。唐中宗认为田归道忠勇可嘉，又将他召回，任命他为太仆少卿。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八卷

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元年（乙巳、705）

唐纪二十四唐中宗神龙元年（乙巳，公元705年）

[1]二月，辛亥，帝帅百官诣上阳宫问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

[1]二月，辛亥（初一），唐中宗带领文武百官到上阳宫向武则天请安，问候她的日常生活状况；从此唐中宗每十天前来问候一次。

[2]甲寅，复国号曰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复以神都为东都，北都为并州，老君为玄元皇帝。

[2]甲寅（初四），唐中宗下诏恢复大唐国号，并规定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都恢复唐高宗永淳年间以前的旧制，神都又恢复东都旧名，北都恢复并州旧名，老君仍称为玄元皇帝。

[3]乙卯，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高要尉；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礼卿崔神庆流钦州。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3]乙卯（初五），唐中宗将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为高要尉；将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并流放到高州；将司礼卿崔神庆流放到钦州。唐中宗又任命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太后之迁上阳宫也，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谓曰："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日，出为亳州刺史。

在武则天被迁到上阳宫时，只有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一人痛哭流涕。桓彦范、张柬之对他说："今天哪里是您悲哀哭泣的日子！恐怕从今以后您就要大祸临头了。"姚元之回答说："元之侍奉则

天皇帝的时间很长，现在突然要分手了，感到悲痛难忍。况且元之前几天追随诸公诛灭恶逆之徒，是尽作臣子的本分；今天辞别旧主，也同样是在尽作臣子的本分。即使因此而受到惩罚，我也心甘情愿。”在这一天，姚元之被任命为亳州刺史。

[4]甲子，立妃韦氏为皇后，赦天下。追赠后父玄贞为上洛王、母崔氏为妃。

[4]甲子（十四日），唐中宗将他的妃子韦氏立为皇后，大赦天下；又追赠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上洛王，追赠韦后之母崔氏为上洛王妃。

左拾遗贾虚己上疏，以为“异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兴之始，万姓喁喁以观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广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赠后父太原王，殷鉴不远，须防其渐。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让，则益增谦冲之德矣。”不听。

左拾遗贾虚己上疏认为：“异姓之人不得封为王，是从古至今的定制。现在中兴刚刚开始，黎民百姓无不钦慕向往，观看陛下如何治理这个国家。而陛下却首先追赠皇后的父亲为王，这不是用来在全国扩大陛下贤德的办法。况且高宗时期追赠皇后的父亲武士为太原王，这个教训离现在并不遥远，陛下必须从一点一滴进行预防。如果认为命令已经发布无法收回，陛下应该让皇后坚决推辞，这样更能增加皇后谦虚守礼的美德。”唐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初，韦后生邵王重润、长宁·安乐二公主，上之迁房陵也，安乐公主生于道中，上特爱之。上在房陵与后同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上每闻敕使至，辄惶恐欲自杀，后止之曰：“祸福无常，宁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尝与后私誓曰：“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为皇后，遂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彦范上表，以为：“《易》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书》称‘牝鸡之辰，惟家之索’。伏见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臣窃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且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陵夫，违人也。伏愿陛下览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治阴教，勿出外朝干国政。”

先前，韦后共生育了邵王李重润以及长宁和安乐两公主，在唐中宗被放逐到房陵去的时候，安乐公主在路上出生，所以唐中宗特别喜欢

她。中宗与韦后在房陵被幽禁期间，共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的生活，因而两个人的感情十分深厚。中宗每当听到武则天派使者前来的消息，就惊惶失措地想要自杀，韦后制止他说：“祸福并非一成不变，最多不过一死，您何必这么着急呢！”

中宗曾经私下对韦后发誓：“如果日后我能重见天日，一定会让你随心所欲，不加任何限制。”所以在韦氏重新成为皇后以后，便像武则天在高宗朝那样干预起朝政来了。桓彦范上表，认为：“《周易》说：‘妇女没有什么错失，在家中主持家务，就是吉利。’，《尚书》说：‘如果母鸡司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了’。我发现陛下每次临朝，皇后总是坐在帷帐后面参预对军国大事的处理。臣观察历朝帝王，没有哪一个与妇人共同执政而不导致国破身亡的。再说阴凌驾于阳之上，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妇人欺凌丈夫，是违背人伦之道的。希望陛下观察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时刻想着社稷与百姓，敦促皇后严守皇后的本分，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女子的教化，不要到外朝来干预国家政事。”

先是，胡僧慧范以妖妄游权贵之门，与张易之兄弟善，韦后亦重之。及易之诛，复称慧范预其谋，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出入宫掖，上数微行幸其舍。彦范复表言慧范执左道以乱政，请诛之。上皆不听。

在此之前，胡僧慧范凭借虚妄的邪说结交权贵，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等人相处得很好，韦后也很看重他。等到张易之被诛灭以后，韦后又称慧范也参预了诛杀张易之等人的谋划，于是慧范因功被授为银青光禄大夫，并赐爵为上庸县公，使他得以出入皇宫，唐中宗也多次穿便衣到他所居住的地方。桓彦范又上表指控慧范用邪门歪道紊乱朝政，请求将他处死。唐中宗对这些建议都没有采纳。

[5]初，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吴王恪之子郁林侯千里，褊躁无才，又数献符瑞，故独得免。上即位，立为成王，拜左金吾大将军。武后所诛唐诸王、妃、主、驸马等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匿民间，为人佣保。至是，制州县求访其柩，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召其子孙，使之承袭，无子孙者为择后置之。既而宗室子孙相继而至，皆召见，涕泣舞蹈，各以亲疏袭爵拜官有差。

[5]武则天在铲除李唐宗室的时候，最先杀掉的是那些有道德才能的人，只有吴王李恪的儿子郁林侯李千里，心地狭窄性情浮躁，没有才能，再加上一次又一次地向武则天进献祥瑞，因而得以幸免。唐中宗即位之后，封李千里为成王，任命他为左金吾大将军。武则天所诛杀的李唐诸王、王妃、公主、驸马等都无人加以埋葬，这些人的子孙有的被流放到岭南地区，有的已经在监狱中拘禁了数年之久，有的躲藏在民间成为富人的雇工。到这时候，唐中宗颁下制书，命令各州县寻访这些死去的宗室贵族的灵柩，根据死者的身份依礼改葬；并且给这些死者恢复原任官爵；召回他们的子孙，让他们承袭父辈的爵位；对那些没有子孙的人，则替他们选择后嗣以续其香火。不久，散落各地的宗室子孙相继来到东都，唐中宗全都召见了他们。大家流着泪向中宗行了舞拜礼。中宗各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赐给了他们大小不等的官职、爵位。

[6]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不从。

[6]张易之、张昌宗被诛灭后，洛州长史薛季昶对张柬之和敬晖说：“张易之、张昌宗这两个元凶虽然已被铲除，但吕产、吕禄这样人还在朝中任职，锄草时不铲掉草根，终究还会长出草来。”张柬之、敬晖回答说：“现在大局已定，你说的那些人不过是案板上的肉罢了，还能有什么作为！现在杀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多杀了。”薛季昶叹口气说：“我不知道将死在哪里了。”朝邑尉武强人刘幽求也对桓彦范和敬晖说：“武三思还没有受到惩处，你们这些人终究会死无葬身之地；如果现在不及早作准备，等到大祸临头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桓彦范和敬晖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上女安乐公主适三思子崇训。上官婉儿，仪之女孙也，仪死，没入掖庭，辩慧善属文，明习吏事。则天爱之，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及上即位，又使专掌制命，益委任之，拜为婕妤，用事于中。三思通焉，故党于武氏，又荐三思于韦后，引入禁中，上遂与三

思图议政事，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韦后与三思双陆，而自居旁为之点筹；三思遂与后通，由是武氏之势复振。

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被杀后，她被没入后宫。上官婉儿聪明伶俐，能言善辩，写得一手好文章，又熟悉官府事务。武则天十分喜欢她，自圣历年间以后，经常让她参予对各衙门所上表章奏疏的处理；唐中宗即位后，更加信任她，又让她专门负责草拟皇帝的命令，封她为婕妤，让她执掌宫中事务。上官婉儿与武三思私通，所以偏袒武氏，她又向韦后推荐武三思，将武三思领进宫中，唐中宗于是开始与武三思商议政事，张柬之等人从此都受到了武三思的遏制。唐中宗让韦后与武三思一起玩一种叫作双陆的游戏，自己则坐在一旁为他们数筹码；武三思于是又开始与韦后私通，武氏的势力因此又强大起来。

张柬之等数劝上诛诸武，上不听。柬之等曰："革命之际，宗室诸李，诛夷略尽；今赖天地之灵，陛下返正，而武氏滥官僭爵，按堵如故，岂远近所望邪！愿颇抑损其禄位以慰天下！"又不听。柬之等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曰："主上昔为英王，时称勇烈，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

张柬之等人屡次劝告唐中宗诛灭武氏集团，唐中宗都不听。张柬之等人说："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时候，李唐宗室被诛杀殆尽；现在多亏天地神灵的庇佑，陛下又重登帝位，但武氏却像以往一样安稳地把持着他们所窃取的官爵职位，这种情形难道是朝野之士所希望看到的吗?希望陛下减少他们的俸禄，削夺他们的官爵，以告慰天下之人！"唐中宗仍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张柬之等人有的拍着几案叹息，有的弹击手指以致出血，纷纷说："皇上过去作英王时，在人们眼里是一个勇武刚烈的人，我们之所以没有诛灭武氏集团，是为了让皇上能亲自诛杀他们以扩大天子的声威。现在皇上却反过头来重用武氏集团成员，大势已去，谁知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上数微服幸武三思第，监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谏曰："国命初复，则天皇帝在西宫，人心犹有附会；周之旧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轻有外游，不察豫且之祸！"上泄之，三思之党切齿。

唐中宗屡次身着便服到武三思的家里去，监察御史清河人崔皎秘密上疏说：“陛下的权力刚刚恢复，则天皇帝还住在西边的上阳宫里，还有人想依附她；武周时期的旧臣，仍然在朝廷供职，陛下怎么能轻易地外出游幸，没看到白龙身着鱼服而被打鱼的豫且射中的灾祸吗！”唐中宗把密疏的内容泄露了出去，武三思和他的党羽们对崔皎恨之入骨。

丙寅，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丙寅（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7]左散骑常侍谯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张易之之甥。韦后恶之，谮于上曰：“重润之死，重福为之也。”由是贬濮州员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7]左散骑常侍谯王李重福，是唐中宗的庶子；他的妃子，是张易之的外甥女。韦后讨厌李重福，便在中宗面前诬陷他说：“李重润被迫自杀，是李重福在武则天面前诬陷所致。”唐中宗因此将李重福贬为濮州员外刺史，不久又改任他为均州刺史，并且常常命令州官对他严加防范。

[8]丁卯，以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

[8]丁卯（十七日），唐中宗任命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

[9]辛未，相王固让太尉及知政事，许之；又立为皇太弟，相王固辞而止。

[9]辛未（二十一日），相王李旦坚决要求辞去太尉及宰相职务，唐中宗同意了他的辞职请求；唐中宗又想立相王李旦为皇太弟，因相王坚决推辞而作罢。

[10]甲戌，以国子祭酒始平祝钦明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罢知政事。

[10]甲戌（二十四日），唐中宗任命国子祭酒始平人祝钦明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同时免去他的宰相职务。

[11]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辞新官爵及政事，许之，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11]丁丑（二十七日），武三思和武攸暨坚决推辞刚被任命的新职务和爵位，唐中宗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且加封他们为开府仪同三司。

[12]立皇子义兴王重俊为卫王，北海王重茂为温王；仍以重俊为洛州牧。

[12]唐中宗立皇子义兴王李重俊为卫王，北海王李重茂为温王；仍然让李重俊担任洛州牧。

[13]三月，甲申，制："文明已来破家子孙皆复旧资荫，唯徐敬业、裴炎不在免限。"

[13]三月，甲申（初五），唐中宗颁下制书："文明年间以来因获罪而破败了的家族的子孙都可以恢复原来的地位与荫庇，只有徐敬业、裴炎不在赦免之列。"

[14]丁亥，制："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已死者追夺官爵，存者皆流岭南恶地。"

[14]丁亥（初八），唐中宗颁下制书："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已经死去的要追夺官爵，现在还活着的都要流放到岭南的偏僻之地。"

[15]己丑，以袁恕己为中书令。

[15]己丑（初十），唐中宗任命袁恕己为中书令。

[16]以安车征安平王武攸绪于嵩山，既至，除太子宾客；固请还山，许之。

[16]唐中宗下令用可以坐乘的安车到嵩山征召安平王武攸绪，武攸绪一来到京师，就被任命为太子宾客；他坚决要求再回到嵩山，唐中宗答应了他。

[17]制："枭氏、蟒氏皆复旧姓。"

[17]唐中宗颁下制书："枭氏、蟒氏都恢复为原来的萧氏、王氏。"

[18]术士郑普思、尚衣奉御叶静能皆以妖妄为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为秘书监，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崔玄固执不可，上曰："已用之，无容遽改。"彦范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贞观故事。'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

监，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岂普思、静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遗李邕上疏，以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上皆不听。

[18]江湖术士郑普思和尚衣奉御叶静能都凭借虚妄的邪说得到唐中宗的信任和重用，夏季，四月，唐中宗没有通过外廷，亲笔书写敕书任命郑普思为秘书监，叶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和崔玄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唐中宗道：“我已经任命了他们，不能这样快就改变任命。”桓彦范说：“陛下在刚刚即位时，曾颁下制书说：‘国家的各项行政措施与法令都将完全依照贞观时期的定制’。贞观时期，担任秘书监职务的是魏徵、虞世南和颜师古，担任国子祭酒职务的是孔颖达，这些人的道德才能是现在的郑普思和叶静能所能比拟的吗？”庚戌（初一），左拾遗李邕上疏认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思想纯正。’如果真有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神仙，那么秦始皇和汉武帝早就找到了；如果佛祖真能为人谋利造福，那么梁武帝也早就如愿以偿了。唐尧、虞舜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帝王的典范，也不过是由于他们努力修治世上各种的事情罢了。陛下对郑普思和叶静能这样的人尊宠有加，对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用处！”唐中宗对上述建议都没有接受。

[19]上即位之日，驿召魏元忠于高要；丁卯，至都，拜卫尉卿、同平章事。

[19]唐中宗即位那一天，用驿车从高要县召回魏元忠；丁卯（十八日），魏元忠抵达东都，唐中宗任命他为卫尉卿、同平章事。

[20]甲戌，以魏元忠为兵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唐休为辅国大将军，崔玄检校益府长史，杨再思检校杨府长史，祝钦明为刑部尚书，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元忠等皆以东宫旧僚褒之也。

[20]甲戌（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魏元忠为兵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唐休为辅国大将军，崔玄为检校益府长史，杨再思为检校杨府长史，祝钦明为刑部尚书，上述人等都同

时兼任同中书门下三品。魏元忠等人都是由于曾在中宗作太子时作过东宫僚属的缘故，而得到这样的褒奖。

[21]乙亥，以张柬之为中书令。

[21]乙亥（二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张柬之为中书令。

[22]戊寅，追赠故邵王重润为懿德太子。

[22]戊寅（二十九日），唐中宗下诏追赠已经死去的邵王李重润为懿德太子。

[23]五月，壬午，迁周庙七主于西京崇尊庙。制："武氏三代讳，奏事者皆不得犯。"

[23]五月，壬午（初四），唐中宗将武周七庙的神主迁到西京崇尊庙，并颁下制书："对于武太后及其父、祖的名讳，上奏言事的臣民都不得触犯。"

[24]乙酉，立太庙、社稷于东都。

[24]乙酉（初七），唐中宗在东都设立太庙及社稷。

[25]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25]唐中宗把张柬之等人以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都当作为国家立下功劳的人，赐给他们铁券，并规定如果这些人所犯的不是谋反叛逆之罪，每个人都可以宽恕十次死罪。

[26]癸巳，敬晖等帅百官上表，以为："五运迭兴，事不两大。天授革命之际，宗室诛窜殆尽，岂得与诸武并封！今天命惟新，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愿陛下为社稷计，顺遐迩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许。

[26]癸巳（十五日），敬晖等人率领文武百官上表唐中宗，认为："五德之运轮流兴起，没有两德同时盛大的事情。天授年间改朝换代之际，李唐宗室被诛杀流徙殆尽，哪里有与武氏同殿受封的权利！现在上天又重新眷顾李姓，但武氏仍然像以往那样受封为王，与李姓宗室一起居住在京师，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道理。希望陛下为大唐江山着想，顺从朝野士民的心愿，削夺他们的王爵以安定人心。"唐中宗没有同意他们的建议。

敬晖等畏武三思之谗，以考功员外郎崔为耳目，伺其动静。见上亲三思而忌晖等，乃悉以晖等谋告三思，反为三思用；三思引为中书舍人。，仁师之孙也。

敬晖等人害怕武三思的谗言陷害，便把考功员外郎崔当作自己的耳目，以便随时刺探武三思的消息。崔见中宗亲近武三思而猜忌敬晖等人，便把敬晖等人的全部打算告诉了武三思，反而成了为武三思效劳的人。武三思推荐崔作了中书舍人。崔是崔仁师的孙子。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郑谄事二张，二张败，贬宣州司士参军，坐赃，亡入东都，私谒武三思。初见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贵重，甚怪之，曰："始见大王而哭，哀大王将戮死灭族也。后乃大笑，喜大王之得也。大王虽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据将相之权，胆略过人，废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视势位与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齿欲噬大王之肉，非尽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为泰山之安，此所以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悦，与之登楼，问自安之策，引为中书舍人，与崔皆为三思谋主。

在这以前，殿中侍御史南皮县人郑巴结张易之和张昌宗，二张败死之后，被贬为宣州司士参军，又因犯贪赃罪的缘故，逃到东都，私下拜见武三思。郑刚见到武三思时，哭得很悲哀，一会儿又放声大笑。武三思向来位尊任重，对郑的悲喜无常感到非常奇怪。郑解释道："我在刚刚见到大王时之所以痛哭失声，是在为大王将被戮尸灭族而感到悲哀。悲哀之后又放声大笑，是在为大王能得到郑的帮助从而得以免祸而感到高兴。大王您虽然深得天子的欢心，但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和袁恕己五人手中都掌握着将相大权，并且个个胆略过人，以至于废掉太后的帝位都易如反掌。大王您自己考虑您与太后相比哪一个权势地位更重一些？那五个人对您恨之入骨，日夜都想吃下您的肉，如果不能把大王灭族，他们是不会称心如意的。大王您如果不尽快除掉这五个人，您的生命安全就会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没有保障，可是您却还是怡然自乐，自以为像泰山一样安然无恙，这就是我郑为大王您感到痛心的原因。"武三思十分高兴，与郑一起上楼，向他请教使自己平安无祸的办法，并荐举他作了中书舍人，与崔一道成为自己的谋主。

三思与韦后日夜谮晖等，云“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为上画策，“不若封晖等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上以为然，甲午，以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为博陵王，罢知政事，赐金帛鞍马，令朝朔望；仍赐彦范姓韦氏，与皇后同籍。寻又以玄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

武三思与韦后天天在唐中宗面前诬陷敬晖等人，说他们“倚仗功劳专擅朝政，将对大唐的江山社稷不利。”中宗相信了他们两人的谗言。武三思等人趁机为中宗出谋划策，“不如封敬晖等人为王，同时罢免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这样的话，表面不失为尊宠功臣，而实际上又能剥夺他们的权力。”唐中宗认为这样做很好。甲午（十六日），唐中宗封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谯公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为博陵王，同时免去他们的宰相职务，赏赐上述五人金帛鞍马，只要求他们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天子；又赐桓彦范姓韦氏，让他与韦后同族。不久唐中宗又任命崔玄为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后来又改任他为梁州刺史。随后武三思便下令文武百官重新恢复执行武则天时期的政策，凡是拒不趋附武氏集团的人都被排斥去位，那些被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贬逐的人又重新得到起用，朝政大权全部落入武三思之手。

五王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为表，众莫肯为。中书舍人岑羲为之，语甚激切；中书舍人偃师毕构次当读表，辞色明厉。三思既得志，羲改秘书少监，出构为润州刺史。

张柬之等五王请求中宗削去武氏集团成员的王爵时，曾找人为他们拟表，众位朝臣中没有人敢于出头。中书舍人岑羲代他们草拟了表章，遣辞用语十分激切；中书舍人偃师人毕构正轮到负责宣读这一表章，言语和神态显得非常严厉。武三思得志以后，便改任岑羲为秘书少监，外放毕构为润州刺史。

易州刺史赵履温，桓彦范之妻兄也。彦范之诛二张，称履温预其谋，召为司农少卿，履温以二婢遗彦范；及彦范罢政事，履温复夺其

婢。

易州刺史赵履温，是桓彦范的妻兄。桓彦范诛杀张易之、张昌宗等人之后，声称赵履温也参预了诛除逆党的策划，唐中宗召他入京任司农少卿，赵履温把两个婢女送给了桓彦范；等到桓彦范被免去宰相职务以后，赵履温又夺回了两个婢女。

上嘉宋忠直，屡迁黄门侍郎。武三思尝以事属，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复子明辟，王当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独不见产、禄之事乎！"

唐中宗赞赏宋忠诚正直，连续把他提拔到黄门侍郎的高位。武三思曾嘱托宋替他办一件事，宋义正辞严地拒绝他说："现在太后都已经将帝位传给了太子，大王你就应当以侯爵的身份回到自己家里去，怎么还可以干预朝政呢！你难道不知道吕产、吕禄两人的结局吗！"

[27]以韦安石兼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检校侍中，又以李湛为右散骑常侍，赵承恩为光禄卿，杨元琰为卫尉卿。

[27]唐中宗任命韦安石兼任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任检校侍中，又任命李湛为右散骑常侍，赵承恩为光禄卿，杨元琰为卫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请弃官为僧，上不许。敬晖闻之，笑曰："使我早知，劝上许之，髡去胡头，岂不妙哉！"元琰多须类胡，故晖戏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乃由衷之请，非徒然也。"晖知其意，瞿然不悦。及晖等得罪，元琰独免。

在此之前，杨元琰知武三思日益专擅朝政，便向唐中宗请求允许他辞去官位，削发为僧。唐中宗没有同意。敬晖听说这件事后，对杨元琰打趣说："要是我早一点得知此事，我就去劝陛下同意你的要求，剃光你这胡人的脑袋，岂不是太妙了！"杨元琰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子，看上去像胡人，所以敬晖拿他开这样的玩笑。杨元琰回答说："人在功成名就以后，如果不激流勇退，就会遇到危险。我的确是从心眼里想辞官出家当和尚的，不仅仅是作个样子。"敬晖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之后非常吃惊，感到很不高兴。在敬晖等人因武三思的诬陷而被杀后，只有杨元琰一人得以幸免。

[28]上官婕妤劝韦后袭则天故事，上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丧三年，又请百姓年二十三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时望。制皆许之。

[28]上官婕妤劝韦后承袭武则天时期的旧制，向中宗上表请求规定全国士民百姓一律为被父亲休弃的母亲服丧三年。又请求规定天下百姓二十三岁时才算成丁，到五十九年就免除劳役，她要求作这一改变的目的是收买人心。唐中宗对她的所有建议都同意。

[29]癸卯，制，降诸武，梁王三思为德静王，定王攸暨为乐寿王，河内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为公，以厌人心。

[29]癸卯（二十五日），唐中宗颁下制书，下令降低武氏集团成员的爵位，将梁王武三思降为德静县王，将定王武攸暨降为乐寿县王，将河内王武懿宗等十二人降封为公爵，以此满足天下臣民的心愿。

[30]甲辰，以唐休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豆卢钦望为右仆射。

[30]甲辰（二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唐休为尚书左仆射，依旧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任命豆卢钦望为尚书右仆射。

[31]六月，壬子，以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充灵武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31]六月，壬子（初四），唐中宗任命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为灵武军大总管，目的是为了防备突厥兵的侵扰。

[32]癸亥，命右仆射豆卢钦望，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

[32]癸亥（十五日），唐中宗命令尚书右仆射豆卢钦望遇有军政大事时，可到宰相议事的地方，与宰相们共同商议处理意见。

先是，仆射为正宰相，其后多兼中书门下之职，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至是，钦望专为仆射，不敢预政事，故有是命。是后专拜仆射者，不复为宰相矣。

在此之前，仆射就是正宰相，后来仆射大多兼任中书门下之职，每次上朝都是在上午商议处理朝廷大事，下午处理尚书省的事务。到这时，豆卢钦望专任右仆射一职，不敢参预宰相们对于军政大事的讨论，所以唐中宗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此后专任尚书仆射的人，便不再是宰相了。

又以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杨再思检校中书令。

唐中宗又任命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杨再思为检校中书令。

[33]丁卯，孝敬皇帝于太庙，号义宗。

[33]丁卯（十九日），唐中宗将其兄孝敬皇帝李弘的神主迁入太庙，庙号为义宗。

[34]戊辰，洛水溢，流二千余家。

[34]戊辰（二十日），洛水泛滥，冲走二千多户人家。

[35]秋，七月，辛巳，以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

[35]秋季，七月，辛巳（初四），唐中宗任命太子宾客韦巨源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保留他原任的西京留守职务。

[36]特进汉阳王张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乙未，以柬之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给全俸。

[36]特进、汉阳王张柬之上表请求回到襄州养病；乙未（十八日），唐中宗任命张柬之为襄州刺史，但不主管该州事务而领取全额俸禄。

[37]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灾求直言。右卫骑曹参军西河宋务光上疏，以为："水阴类，臣妾之象，恐后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绝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闭坊门以禳之，至使里巷谓坊门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阴阳也。又，太子国本，宜早择贤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机要，厚以禄赐。又，郑普思、叶静能以小技窃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37]黄河南北十七个州发大水。八月，戊申（初一），唐中宗因发生水灾的缘故而下诏要求臣下直言规谏自己的过失。右卫骑曹参军西河县人宋务光上疏认为："水属阴类，是臣下、女人之象，恐怕是后宫有干预外朝政事的，陛下应当设法防患于未然；现在连日大雨不止，朝廷于是关闭坊市北门来祈求晴天，以至于使民间称坊门为宰相，说是朝廷让它来调解阴阳的。再者，太子乃是立国的根本，应当及早选择贤良而有才能的王子，将他立为太子；此外，外戚势力太大，像武三思等人，应当解除他们所担任的重要职务，再多给他们一些俸禄；最后一点，郑普思、叶静能仅凭一些雕虫小技就窃据高位，他们也是败坏朝政的蛀虫。"这篇奏疏呈上来之后，唐中宗根本不审阅。

[38]壬戌，追立妃赵氏为恭皇后，孝敬皇帝妃裴氏为哀皇后。

[38]壬戌（十五日），唐中宗将妃子赵氏追立为恭皇后，将孝敬皇帝李弘的妃子裴氏追立为哀皇后。

[39]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于明堂，以高宗配。

[39]九月，壬午（初五），唐中宗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皇地，以唐高宗李治配享。

[40]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约甚急；刺史河东张知謇、灵昌崔敬嗣独待遇以礼，供给丰赡。上德之，擢知謇自贝州刺史为左卫将军，赐爵范阳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厘职，除五品散官。

[40]当初，唐中宗被贬到房陵时，地方官府对他的限制约束十分严格，只有刺史河东县人张知謇和灵昌县人崔敬嗣两人对他以礼相待，供给的物品十分丰富。唐中宗很感激他们两人，于是将张知謇由贝州刺史提拔为左卫将军，并赐爵为范阳公。崔敬嗣已经去世，唐中宗找到他的儿子崔汪。但由于崔汪嗜酒如命，实在不能胜任任何实际职务，只好让他当五品散官。

[41]改葬上洛王专玄贞，其仪皆如太原王故事。

[41]唐中宗为韦后的父亲上洛王韦玄贞改葬，其礼仪都依照武则天之父太原王的先例。

[42]癸巳，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罢为礼部尚书，以其从父安石为中书令故也。

[42]癸巳（十六日），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被免去相职，改任礼部尚书，这是因为他的叔父韦安石被任命为中书令的缘故。

[43]以左卫将军上纪处讷兼检校太府卿，处讷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

[43]唐中宗任命左卫将军上人纪处讷兼任检校太府卿，这是由于纪处讷娶了武三思之妻的姐姐的缘故。

[44]冬，十月，命唐休留守京师。

[44]冬季，十月，唐中宗命令唐休留守京师。

[45]癸亥，上幸龙门；乙丑，猎于新安而还。

[45]癸亥（十七日），唐中宗巡幸龙门；乙丑（十九日），唐中宗在新安狩猎之后又返回东都。

[46]辛未，以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46]辛未（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47]十一月，戊寅，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帝，皇后曰顺天皇后。壬午，上与后谒谢太庙，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实封，皆满万户。

[47]十一月，戊寅（初二），群臣给唐中宗上尊号为应天皇帝，为韦后上尊号为顺天皇后。壬午（初六），中宗与韦后一同到太庙拜谢列祖列宗，并下诏赦免天下罪囚；同时下诏将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实封户都加至一万户。

[48]己丑，上御洛城南楼，观泼寒胡戏。清源尉吕元泰上疏，以为“谋时寒若，何必裸身挥水，鼓舞衢路以索之！”疏奏，不纳。

[48]己丑（十三日），唐中宗登上洛城门南楼观看泼寒胡戏。清源尉吕元泰上疏认为：“君主善于谋划，则四时寒暑自然顺畅，何必赤身裸体，泼水为乐，在大街上击鼓起舞以乞求寒冬的到来呢？！”奏疏呈上以后，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49]壬寅，则天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二。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亲属皆赦之。”

[49]壬寅（二十六日），武则天在上阳宫驾崩，终年八十二岁。临死时武则天留下遗命：“去掉皇帝称号，以后称为则天大圣皇后。高宗的后妃王氏和萧氏二族以及褚遂良、韩瑗、柳三人的亲属都全部赦免。”

上居谅阴，以魏元忠摄冢宰三日。元忠素负忠直之望，中外赖之；武三思惮之，矫太后遗制，慰谕元忠，赐实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见者曰：“事去矣！”

唐中宗在为武则天居丧守制期间，派魏元忠代理三天冢宰职务。魏元忠向来就有忠诚正直的声望，因而深得朝野倚重。武三思对此很是担忧，于是伪造武则天的遗命，对魏元忠好言劝慰，并赐给魏元忠封户一百。魏元忠手捧“太后遗制”涕泪纵横，看见这一情景的人说：“魏元忠再也不会有所作为了！”

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见群臣。

十二月，丁卯（二十一日），唐中宗才亲临同明殿接见群臣。

[50]太后将合葬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以为：“乾陵玄宫以石为门，铁锢其缝，今启其门，必须镌凿。神明之道，体尚幽玄，动众加功，恐多惊黩。况合葬非古，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已降，始有合者。望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为陵，若神道有知，幽途自当通会；若其无知，合之何益！”不从。

[50]武则天的灵柩将要与唐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认为：“乾陵墓穴的门是用石头做成的，石门的门缝又用熔化的铁水密封，如果想打开石门，就必须使用钻凿一类的工具。供奉神之道，重在保持幽静玄远的气氛，倘若兴师动众地打开石门，恐怕对神多有惊动亵。况且夫妻合葬并非古制，汉代皇帝的陵墓，大多数都没有皇后合葬，从魏晋以来，才有合葬的。希望陛下能在乾陵旁边另外选择风水好的地方修建陵墓，假如帝后神灵有知，两人在阴间自然会相聚；如果无知，合葬又有什么用处呢！”唐中宗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51]是岁，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畸。

[51]这一年，户部上报唐中宗说，全国共有六百一十五万户，总计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多人。

二年（丙午、706）

二年（丙午，公元706年）

[1]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书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于惟谦同平章事。

[1]春季，正月，戊戌（二十三日），唐中宗任命吏部尚书李峤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中书侍郎于惟谦为同平章事。

[2]闰月，丙午，制：“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属。”

[2]闰月，丙午（初一），唐中宗颁下制书：“太平公主、长宁公主、安乐公主、宜城公主、新都公主、定安公主和金城公主都可以开建官署，设置僚属。”

[3]武三思以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尚在京师，忌之，乙卯，出为滑、、豫三州刺史。

[3]因为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三人仍在京师，武三思忌恨他们，乙卯（初十），武三思将三人分别外放为滑州、州和豫州刺史。

[4]赐乡僧万回号法云公。

[4]唐中宗赐予乡和尚万回法云公的称号。

[5]甲戌，以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

[5]甲戌（二十九日），唐中宗封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

[6]二月，乙未，以刑部尚书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与皇后叙宗族。

[6]二月，乙未（二十一日），唐中宗任命刑部尚书韦巨源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还让他列入韦皇后的宗族之中。

[7]丙申，僧慧范等九人并加五品阶，赐爵郡、县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阶，除国子祭酒，同正；叶静能加金紫光禄大夫。

[7]丙申（二十二日），唐中宗将胡僧慧范等九人各加授五品官阶，并且分别赐予郡公或县公的爵位；将道士史崇恩等人各加授五品官阶，并且任命他们为国子祭酒员外置同正员；给叶静能加金紫光禄大夫衔。

[8]选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抚人，荐贤直狱，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进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师度、礼部员外郎马怀素、殿中侍御史临漳源乾曜、监察御史灵昌卢怀慎、卫尉少卿滏阳李杰皆预焉。

[8]唐中宗下诏选拔左、右台及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共二十人任十道巡察使，让他们负责考察官吏政绩、安抚黎民百姓、举荐贤才和复核平反冤狱。巡察使每两年轮换一次，根据他们的功绩与过失来决定其官职的升降。易州刺史魏县人姜师度、礼部员外郎马怀素、殿中侍御史临漳县人源乾曜、监察御史灵昌县人卢怀慎和卫尉少卿滏阳县人李杰都被选中。

[9]三月，甲辰，中书令韦安石罢为户部尚书；户部尚书苏为侍中、西京留守。，之父也。唐休致仕。

[9]三月，甲辰（初一），中书令韦安石被免去相职，改任户部尚书；户部尚书苏担任侍中、西京留守。苏是苏的父亲。唐休因年老退休。

[10]初，少府监丞弘农宋之问及弟兖州司仓之逊皆坐附会张易之贬岭南，逃归东都，匿于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韦后所为，每与所亲言之，辄切齿。之逊于帘下闻之，密遣其子昙及甥校书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赎。三思使昙、悛及抚州司仓冉祖雍上书告同皎与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武当丞寿春周憬等潜结壮士，谋杀三思，因勒兵诣阙，废皇后。上命御史大人李承嘉、监察御史姚绍之按其事，又命杨再思、李峤、韦巨源参验。仲之言三思罪状，事连宫壶。再思、巨源阳寐不听；峤与绍之命反接送狱。仲之还顾，言不已，绍之命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负汝，死当讼汝于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斩，籍没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庙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与皇后淫乱，倾危国家，行当枭首都市，恨不及见耳！"遂自刭。之问、之逊、昙、悛、祖雍并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10]先前，少府监丞弘农县人宋之问和他的弟弟兖州司仓宋之逊都因依附张易之而获罪被贬往岭南。两人逃回东都后，藏在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中。王同皎痛恨武三思和韦后的所作所为，每当他同亲近的人谈起他们做的事时，都对武三思和韦后恨之入骨。宋之逊在门帘外听到了王同皎所说的话，便秘密地派他的儿子宋昙和他的外甥校书郎李悛告诉了武三思，希望通过这样做来将功赎罪。武三思让宋昙、李悛及抚州司仓冉祖雍上书，控告王同皎伙同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武当丞寿春县人周憬等秘密勾结壮士，计划杀掉武三思，并趁机带兵闯入皇宫，废掉韦皇后。中宗指派御史大夫李承嘉和监察御史姚绍之审理这件案子，又让杨再思、李峤和韦巨源参与此案的审理。张仲之历数武三思的罪状，涉及武三思与韦后的私情，杨再思和韦巨源假装睡觉，根本不予理睬。李峤和姚绍之命令手下人将张仲之反绑双手，送到监狱中关押。张仲之挣扎着回过头来，嘴里还在不停地诉说武三思的罪状，姚绍之下令用棍子揍他，打断了他的手臂。张仲之大声呼喊着说："现在我输给了你，我死了一定要到上天那里去告你！"庚戌（初七），王同皎等人都被判处斩刑，家产也都被官府没收。周憬逃到比干庙中，对着比干的灵位高声说道："您比干是上古有名的忠臣，一定能知道我对大唐朝廷的忠心。武三思与韦皇后淫乱，企图颠覆大唐的江山，迟早会在闹市上被枭首示众，只可惜我见

不到这一天了！”说完之后即自杀而死。宋之问、宋之逊、宋昙、李悛、冉祖雍等人都被任命为京官，加封为朝散大夫。

[11]武三思与韦后日夜谮敬晖等不已，复左迁晖为郎州刺史，崔玄为均州刺史，桓彦范为亳州刺史，袁恕已为郢州刺史；与晖等同立功者皆以为党与坐贬。

[11]武三思和韦后日夜不停地诬陷敬晖等人，于是唐中宗又将敬晖降职为郎州刺史，将崔玄降职为均州刺史，将桓彦范降职为亳州刺史，将袁恕已降职为郢州刺史；当时与敬晖等一起诛灭张易之、张昌宗而立下功勋的人都被当作敬晖等人的同党而受到贬职处分。

[12]大置员外官，自京司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又将千人。

[12]唐中宗大量增置员外官，从在京各部门直到地方各州总共增置员外官二千余人，此外，还破格提升近千名宦官为七品以上员外官。

魏元忠自端州还，为相，不复强谏，惟与时俯仰；中外失望。酸枣尉袁楚客致书元忠，以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当进君子，退小人，以兴大化，岂可安其荣宠，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择师傅而辅之，一失也。公主开府置僚属，二失也。崇长缁衣，使游走权门，借势纳赂，三失也。俳优小人，盗窃品秩，四失也。有司选进贤才，皆以货取势求，五失也。宠进宦者，殆满千人，为长乱之阶，六失也。王公贵戚，赏赐无度，竞为侈靡，七失也。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八失也。先朝宫女，得自便居外，出入无禁，交通请谒，九失也。左道之人，荧惑主听，盗窃禄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谁与正之哉！”元忠得书，愧谢而已。

魏元忠从端州回京并被任命为宰相后，就不再犯颜直谏了，遇事只是随波逐流；朝野人士对他十分失望。酸枣县尉袁楚客写信给魏元忠说：“现在皇帝刚刚即位，只应使德政日新，您应当引荐君子，斥退小人，以振兴深远的教化，怎么能安于恩宠，对一切都缄默无言呢？现在还不早定太子之位，并选择师傅对他加以辅导教诲，是第一个过失。允许公主开建官署设置僚属，是第二个过失。尊崇僧人，使得他们奔走游说于权贵之家，借助权势广收钱物，是第三个过失。表演乐舞杂戏的卑贱小人窃取朝廷的官位俸禄，是第四个过失。每当有关部门选拔贤才的时候，应选的人都要靠行贿或者依附于权贵之门才能受

到任用，是第五个过失。皇帝宠爱提拔宦官近千人之多，从而埋下变乱的祸根，是第六个过失。对王公贵戚的赏赐毫无节制，以至使这些人奢侈成风，互相攀比，是第七个过失。大量增置正员以外的员外官，耗费钱财坑害百姓，是第八个过失。先朝的宫女可以在宫外居住，并且不受限制地出入宫门，与外人交往勾结，大行请托之风，是第九个过夫。旁门左道之徒蛊惑皇帝的视听，从而得以窃取俸禄职位，是第十个过失。当今朝政有这十大过失，您不去尽力匡正，谁还能匡正它呢？”魏元忠读罢来信，只是羞惭地致歉而已。

[13]夏，四月，改赠后父韦玄贞为酆王，后四弟皆赠郡王。

[13]夏季，四月，唐中宗改赠韦后之父上洛王韦玄贞为酆王，韦后的四个弟弟韦洵、韦浩、韦洞、韦都被追赠为郡王。

[14]己丑，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致仕。

[14]己丑（十六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退休。

[15]处士韦月将上书告武三思潜通宫掖，必为逆乱；上大怒，命斩之。黄门侍郎宋奏请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侧门，谓曰：“朕谓已斩，乃犹未邪！”命趋斩之。曰：“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不问而诛之，臣恐天下必有窃议。”固请按之，上不许，曰：“必欲斩月将，请先斩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苏、给事中徐坚、大理卿长安尹思贞皆以为方夏行戮，有违时令。上乃命与杖，流岭南。过秋分一日，平晓，广州都督周仁轨斩之。

[15]处士韦月将上书控告武三思暗地里与韦皇后通奸，日后必将谋乱叛逆；唐中宗勃然不怒，下令将韦月将斩首。黄门侍郎宋上奏请求依法推究审问，中宗越发愤怒，顾不上穿戴整齐，拖着便鞋走出洛阳宫的侧门对宋说：“朕还以为早就把韦月将斩首了呢，难道到现在还没有执行吗？”接着下令赶紧将韦月将处斩。宋说：“有人上书揭发皇后与武三思有私情，陛下不问，就要杀掉上书的人，我担心天下臣民一定会对此事窃窃私议。”仍然坚决地请求先进行审问，唐中宗坚决不答应，宋于是对中宗说：“如果陛下一定要将韦月将斩首，那就先将我斩首好了！否则我终不敢按照您的指令行事。”唐中宗的怒气这才渐渐地平息了一些。左御史大夫苏、给事中徐坚和大理卿长安人尹思贞都认为刚入夏季便杀戮罪人，与按季节制定的政令相违背。唐中宗于是下

令将韦月将处以杖刑，并把他流放到岭南。在这一年秋分的第二天天刚破晓，广州都督周仁轨将韦月将斩首。

[16]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诋尹思贞于朝，思贞曰：“公附会奸臣，将图不轨，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贞，出为青州刺史。或谓思贞曰：“公平日讷于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贞曰：“物不能鸣者，激之则鸣。承嘉恃威权相陵，仆义不受屈，亦不知言之从何而至也。”

[16]御史大夫李承嘉依附武三思，在朝廷上诋毁尹思贞，尹思贞说：“您依附奸臣，将图谋不轨，竟然要首先铲除忠臣吗！”李承嘉十分生气，便上奏中宗弹劾尹思贞，将他外放为青州刺史。有人问尹思贞：“您平日不善言辞，但在当廷驳斥李承嘉时，为什么思路如此敏捷？”尹思贞回答说：“大凡不能发出声响的东西，刺激它就会发出声响。李承嘉仗势欺压我，我只是激于义愤不屈服，也不清楚那些话是从哪里想出来的。”

[17]武三思恶宋，出之检校贝州刺史。

[17]武三思憎恶宋，将他外放为检校贝州刺史。

[18]五月，庚申，葬则天大圣皇后于乾陵。

[18]五月，庚申（十八日），唐中宗将则天大圣皇后安葬于唐高宗乾陵。

[19]武三思使郑告朗州刺史敬晖、亳州刺史韦彦范、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与王同皎通谋，六月，戊寅，贬晖崖州司马，彦范泷州司马，柬之新州司马，恕己窦州司马，玄白州司马，并员外置，仍长任，削其勋封；复彦范姓桓氏。

[19]武三思指使郑控告郎州刺史敬晖、亳州刺史韦彦范、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和均州刺史崔玄与王同皎合谋废掉韦后。六月，戊寅（初六），唐中宗将敬晖贬为崖州司马，将韦彦范贬为泷州司马，将张柬之贬为新州司马，将袁恕己贬为窦州司马，将崔玄贬为白州司马，一律为员外官，并长期留任，又削夺他们的封爵；此外，还将韦彦范的赐姓夺回，恢复他原来的桓姓。

[20]初，韦玄贞流钦州而卒，蛮酋宁承基兄弟逼取其女，妻崔氏不与，承基等杀之，及其四男洵、浩、洞、，上命广州都督周仁轨使将

兵二万讨之。承基等亡入海，仁轨追斩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杀掠其部众殆尽。上喜，加仁轨镇国大将军，充五府大使，赐爵汝南郡公。韦后隔帘拜仁轨，以父事之。及韦后败，仁轨以党与诛。

[20]先前，韦玄贞被流放到钦州后去世，蛮人部落酋长宁承基兄弟前来相逼，要娶韦玄贞的女儿，他的妻子崔氏不同意把女儿嫁给宁承基，宁承基兄弟便杀了她，韦玄贞的四个儿子韦洵、韦浩、韦洞和韦也同时被杀。现在唐中宗命令广州都督周仁轨率领两万人马去征讨宁承基兄弟，宁承基等人逃到海上，周仁轨率军追击，将他们斩首，并用砍下来的头颅祭奠崔氏的坟墓，还几乎将宁承基兄弟的部落杀戮抢掠一空。唐中宗对此十分满意，加封周仁轨为镇国大将军，并派他充任广、桂、邕、容、琼五府大使，还赐予他汝南郡公的爵位。周仁轨入朝参见皇帝时，韦后隔着帘子对他行礼，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他。等到后来韦后谋逆败亡，周仁轨作为韦后的同党而被杀。

[21]秋，七月，戊申，立卫王重俊为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属率贵游子弟，所为多不法；左庶子姚屡谏，不听，，之弟也。

[21]秋季，七月，戊申（初七），唐中宗立卫王李重俊为太子。太子生性聪明果决，但太子的官属都是王公贵族子弟，这些人平常所做的大多是违法的事情。左庶子姚屡次进谏，太子都不听从他的劝告。姚，是姚的弟弟。

[22]丙寅，以李峤为中书令。

[22]丙寅（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李峤为中书令。

[23]上将还西京，辛未，左散骑常侍李怀远同中书门下三品，充东都留守。

[23]唐中宗即将回到西京长安，便于辛未（三十日）任命左散骑常侍李怀远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充任东都留守。

[24]武三思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穷核其事。承嘉奏言：“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使人为之，虽云废后，实谋大逆，请族诛之。”三思又使安乐公主谮之于内，侍御史郑言之于外，上命法司结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隐奏称：“晖等未经推鞫，不可遽就诛夷。”大理丞裴谈奏称：“晖等宜据制书处斩籍没，不应更加推鞫。”上以晖等尝赐铁券，许以不死，乃长流晖于琼州，彦范于州，柬之于泷州，恕已于环州，玄于古州，

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岭外。擢承嘉为金紫光禄大夫，进爵襄武郡公，谈为刑部尚书；出李朝隐为闻喜令。

[24]武三思暗地里派人分条列出韦后的肮脏行为，将这些文字张贴在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文中还请求中宗下诏废黜韦后。唐中宗勃然大怒，下令御史大夫李承嘉彻底追查此事。李承嘉上奏说："这些文字是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和崔玄派人书写和张贴的，虽然上面所写的只是请求废黜皇后，但他们实际上是图谋叛逆，请陛下允许将这五个人灭族。"武三思又指使安乐公主在宫中对五人横加诬陷，还指使侍御史郑在外朝对五人大加弹劾，唐中宗于是下令司法部门将他们结案判刑。大理丞三原人李朝隐上奏说："敬晖等人还没有经过详细审讯，不能急于将他们处死。"大理丞裴谈上奏说："对敬晖等人应当按照皇帝的制命处以斩刑，没收财产，不需要再经过审讯了。"唐中宗考虑到曾赐给敬晖等人铁券，许诺过不对他们处以死刑，便下令对他们处以长期流刑，将敬晖流放到琼州，将桓彦范流放到州，将张柬之流放到泷州，将袁恕己流放到环州，将崔玄流放到古州，五人的子弟中凡十六岁以上的都流放到岭外。中宗提升李承嘉为金紫光禄大夫，将其爵位晋升为襄武郡公，大理丞裴谈也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又将李朝隐外放为闻喜令。

三思又讽太子上表，请夷晖等三族；上不许。

武三思又暗示太子李重俊上表，请求将敬晖等人夷三族，唐中宗没有同意。

中书舍人崔说三思曰："晖等异日北归，终为后患，不如遣使矫制杀之。"三思问谁可使者，荐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为五王所恶，贬嘉州司马，乃以利用摄右台侍御史，奉使岭外。比至，柬之、玄已死，遇彦范于贵州，令左右缚之，曳于竹槎之上，肉尽至骨，然后杖杀。得晖，而杀之。恕己素服黄金，利用逼之使饮野葛汁，尽数升不死，不胜毒愤，掊地，爪甲殆尽，仍捶杀之。利用还，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贬儋州司马，饮药死。

中书舍人崔对武三思说："日后如果敬晖等人又回到朝中，最终还是要成为祸患，您不如派使者诈称皇帝的命令把他们杀掉。"武三思问他谁可以作使者去完成这一使命，崔向他推荐了大理正周利用。在这以前周利用因受到敬晖等人的憎厌，被贬为嘉州司马。武三思于是让

周利用代理右台侍御史职务，奉命出使岭外，等到周利用到达岭外时，张柬之和崔玄已经去世，周利用在贵州遇到桓彦范，便命令手下人将桓彦范捆绑起来，放倒在竹筏子上拖着走，直到身上的肉被磨掉露出骨头时，才将他用杖打死；在抓住敬晖后，便将他剐死；袁恕己平素服食丹药，周利用硬逼着他喝有毒的野葛汁，袁恕己喝下好几升之后还没有被毒死，但毒性发作难以忍受，疼得他用手扒土，几乎把手上的指甲都磨掉，然后周利用才用棍棒将他活活打死。周利用回朝后，唐中宗将他提升为御史中丞。薛季昶多次被贬，一直到被贬为儋州司马时服毒自杀。

三思既杀五王，权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武三思杀死张柬之、敬晖、桓彦范等五人之后，权势已经超过唐中宗，他常常说："我不知道世上什么样的人是善人，什么样的人是恶人；我只知道只要是对我好的人就是善人，对我不好的人就是恶人罢了。"

时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皆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皆为三思耳目，时人谓之五狗。

当时，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和鸿胪卿甘元柬都是武三思的党羽。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五人都是武三思的耳目，当时人们称这五人为五狗。

[25]九月，戊午，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薨。

[25]九月，戊午（十七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去世。

[26]初，李峤为吏部侍郎，欲树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员外官，广引贵势亲识。既而为相，铨衡失序，府库减耗，乃更表言滥官之弊，且请逊位；上慰谕不许。

[26]起初，李峤任吏部侍郎，想要树立自己私人的恩惠以求再次出任宰相，于是奏请大量增置员外官，广泛举荐高官显贵的亲属、相识充任员外官。不久后他又作了宰相，由于吏部选授官吏制度混乱以及官员数量大量增加国库资财减少的缘故，他于是又上表指出任官太滥

的弊端，并且请求辞去宰相的职位。唐中宗对他好言相劝，没有答应他辞去相位的请求。

冬，十月，己卯，车驾发东都，以前检校并州长史张仁愿检校左屯卫大将军兼洛州长史。戊戌，车驾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冬季，十月，己卯（初九），唐中宗从东都出发，又任命前任检校并州长史张仁愿为检校左屯卫大将军兼洛州长史。戊戌（二十八日），唐中宗抵达西京长安。十一月，乙巳（初五），唐中宗下诏赦免全国罪犯。

[27]丙辰，以蒲州刺史窦从一为雍州刺史。从一，德玄之子也，初名怀贞，避皇后父讳，更名从一，多谄附权贵。太平公主与僧寺争碾，雍州司户李元判归僧寺。从一大惧，亟命元改判。元大署判后曰："南山可移，此判无动！"从一不能夺。元，道广之子也。

[27]丙辰（十六日），唐中宗任命蒲州刺史窦从一为雍州刺史。窦从一是窦德玄的儿子，原名窦怀贞，为避韦皇后之父韦玄贞的名讳，才改名为窦从一。他为人一向阿谀依附权贵。太平公主与佛寺为争夺一座利用水力加工米面的碾而打官司，雍州司户李元判决佛寺胜诉。窦从一非常害怕，急忙下令李元改判太平公主胜诉。李元在判决书最后用大字写道："南山可以移动，这个判决不能更改！"窦从一无法使他改变决定。李元，是李道广的儿子。

[28]初，秘书监郑普思纳其女于后宫，监察御史灵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听。普思聚党于雍、岐二州，谋作乱。事觉，西京留守苏收系，穷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于皇后，上敕勿治。及车驾还西京，廷争之，上抑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献忠进曰："请斩苏！"上曰："何故？"对曰："为留守大臣，不能先斩普思，然后奏闻，使之荧惑圣听，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状明白，而陛下曲为申理。臣闻王者不死，殆谓是乎！臣愿先赐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苏长者，用刑不枉。普思法当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于儋州，余党皆伏诛。

[28]先前，秘书监郑普思把他自己的女儿送入后宫，监察御史灵昌县人崔日用曾上奏弹劾他，中宗没有听从崔日用的意见。后来郑普思在雍州和歧州两地聚集党羽阴谋作乱。事发后西京留守苏逮捕了郑普思，穷究其罪。郑普思的妻子第五氏凭借鬼神邪说得到韦后的宠爱，

唐中宗因此而敕令苏不要对郑普思治罪。等到唐中宗从东都回到西京长安之后，苏在朝廷之上争辩此事，唐中宗压制苏而庇护郑普思；侍御史范献忠对中宗说："请陛下下令将苏斩首！"中宗问道："为什么？"范献忠回答说："苏身为留守大臣，却不能先将郑普思处斩，然后再报告陛下，以致于让他眩惑陛下，苏所犯的罪过可大啦。况且郑普思谋反的情节清楚明白，但陛下却偏袒他，为他辨解。我听说将称王于天下的人不会死，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臣希望陛下先将臣赐死，臣不能面朝北向郑普思称臣。"魏元忠说："苏是一个严谨忠厚的人，他并没有枉法用刑。郑普思谋反属实，依法应处死刑。"唐中宗无奈，戊午（十八日），下令将郑普思流放到儋州，他的手下党羽都被判处死刑。

[29]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冠鸣沙，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战，军败，死者六千余人。丁巳，突厥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免忠义官。

[29]十二月，己卯（初八），突厥阿史那默啜进犯鸣沙，唐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突厥兵交战，唐军战败，阵亡六千余人。丁巳（初十），突厥兵进犯原州和会州等地，抢掠了陇右的军马一万多匹之后撤走。唐中宗免去了沙吒忠义的职务。

[30]安西大都护郭元振指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天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安卧不动。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袭鹿州都督、怀德王。

[30]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到突骑施乌质勒的牙帐中商议军事时，正赶上天降大雪，风也很大，郭元振在牙帐前与乌质勒对面站着谈了很长时间，地上的雪积了很深。郭元振连脚都没移动，但乌质勒年高体弱，耐不住严寒，在这次会面之后就死去了。乌质勒的儿子娑葛聚集军队，打算进攻郭元振，副使、御名中丞解琬得知这一消息后，劝郭元振趁着黑夜逃离此地，郭元振说："我以诚心对待他们，又有什么可以怀疑和害怕的呢！再说我们这些人都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就算是想逃走，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于是十分镇静地躺在床上。第二天早

上，郭元振来到乌质勒的牙帐吊唁，放声痛哭，非常悲伤，乌质勒的儿子娑葛被郭无振的义气所感动，便又像以前那样善待他。戊戌（疑误），唐中宗册命娑葛承袭鹿州都督、怀德王。

[31]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或自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从之，竟不视也。自请为皇太女，上虽不从，亦不谴责。

[31]安乐公主倚仗着中宗的宠爱骄横放纵，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权势压过朝廷内外的人，甚至自己起草制书敕令，将内容覆盖后让唐中宗在下面签名。唐中宗笑着为她签字画押，竟连敕文的内容都不看。安乐公主自己请求唐中宗将她立为皇太女，中宗虽然没有照她说的去做，却也没有责怪她。

景龙元年（丁未、707）

景龙元年（丁未，公元707年）

[1]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边，命内外官各进平突厥之策。右补阙卢上疏，以为："悦礼乐，敦《诗》、《书》，为晋元帅；杜预射不穿札，建平吴之勋。是知中权制谋，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义，骁将之材，本不足以当大任。又，鸣沙之役，主将先逃，宜正邦宪；赏罚既明，敌无不服。又，边州刺史，宜精择其人，使之搜卒乘，积资粮，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去岁四方旱灾，未易兴师。当理内以及外，绥近以来远，俟仓廪实，士卒练，然后大举以讨之。"上善之。

[1]春季，正月，庚戌（十一日），由于突厥阿史那默啜侵扰边境的缘故，唐中宗颁下制书，命令朝廷内外官员进献平定突厥的计策。右补厥卢上疏认为："晋大夫喜欢礼乐，笃好《诗经》、《尚书》，后来被任命为中军元帅；西晋大臣杜预连铠甲都射不穿，却立下了平定东吴的功勋。由此可知主将必须制定谋略，不选择只有匹夫之勇的人担任。像沙吒忠义只是一员勇将，本来就不足以担当大任。再说，鸣沙一仗，沙吒忠义作为主将却率先脱逃，陛下应按国家法律将其治罪，朝廷赏罚严明，就没有不可征服的敌人。另外，边疆各州的刺史，应当精选合适的人担任，让他们检阅兵马，积存粮草，敌人来则抵御，去则作预防。上一年各地发生旱灾，不便计伐突厥，应当治理国内而后推及国外，安定近处以使远方诸国前来朝贡。等到国家府库

充实、兵士训练好的时候，再大举发兵讨伐突厥。”唐中宗认为他的建议很好。

[2]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复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因名酆王庙曰褒德，陵曰荣先；又诏崇恩庙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杨孚曰：“太庙皆取七品已下子为斋郎，今崇恩庙取五品子，未知太庙当如何？”上命太庙亦准崇恩庙。孚曰：“以臣准君，犹为僭逆，况以君准臣乎！”上乃止。

[2]二月，丙戌（十七日），唐中宗派遣武攸暨、武三思到乾陵求雨。时间不长就下起了雨，唐中宗十分高兴，便发布制命恢复武氏的崇恩庙和昊陵、顺陵，同时将韦后之父酆王韦玄贞的酆王庙改称为褒德庙，并将他的陵墓改称为荣先陵，比外唐中宗还下诏规定崇恩庙的斋郎一律由五品官的儿子充任。太常博士杨孚说：“太庙的斋郎都是由七品以下官员的儿子充任的，现在崇恩庙取五品官的儿子作斋郎，不知太庙应该取几品官的儿子担任斋郎？”唐中宗下令太庙也依照崇恩庙的标准。杨孚又说：“臣子仿照君主的标准，就已经是逾越本分大逆不道了，何况要君主仿照臣子的标准呢！”唐中宗这才取消了这项命令。

[3]庚寅，敕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自今奏事不得言中兴。右补阙权若讷上疏，以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今削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

[3]庚寅（二十一日），唐中宗发布敕命，将各州的中兴寺和中兴观一律改名为龙兴寺和龙兴观，并且规定从今以后臣民上奏言事不得再提到中兴二字。右补阙权若讷上疏认为：“改造天、地、日、月等字，是则天皇后特别擅长的事，贼臣敬晖等人随心所欲地紊乱前朝规矩；现在废除这些字无助于淳厚的教化，保存这些字却有助于使孝顺母亲的美德发扬光大。再者，陛下在神龙元年的制书中说，处理任何事情都要遵循贞观时期的制度，陛下怎么可以近舍母亲的仪范而远尊祖的功德呢！”这篇奏疏呈上之后，唐中宗亲笔书写诏令予以褒奖赞美。

[4]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热入贡。

[4]三月，庚子（初二），吐蕃派遣大臣悉薰热入朝进贡品。

[5]夏，四月，辛巳，以上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

[5]夏季，四月，辛巳（十四日），唐中宗把自己收养的雍王李守礼的女儿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作妻子。

[6]五月，戊戌，以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

[6]五月，戊戌（初一），唐中宗任命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目的是为了防备突厥兵的侵扰。

[7]上以岁旱谷贵，召太府卿纪处讷谋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叶志忠奏："是夜，摄提入太微宫，至帝座，主大臣宴见纳忠于天子。"上以为然。敕称处讷忠诚，彻于玄象，赐衣一袭，帛六十段。

[7]由于今年大旱，粮食价钱很贵，唐中宗召见太府卿纪处讷商议缓解这一状况的办法。第二天，武三思让知太史事迦叶志忠上奏说："昨天晚上，摄提星进入太微宫，一直到达太帝星座，所主之事是大臣在皇帝闲宴召见时向天子进献忠言。"唐中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降下敕命，称赞纪处讷忠诚，通于天象，并赏赐他一套衣服和六十段帛。

[8]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8]六月，丁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9]姚道讨击使、监察御史晋昌唐九徵击姚州叛蛮，破之，斩获三千余人。

[9]姚道讨击使、监察御史晋昌县人唐九徵攻打背叛朝廷的姚州蛮族部落，打败了他们，共斩杀和俘获敌人三千多人。

[10]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恶之；特进德静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常陵侮太子，或呼为奴。崇训又教公主言于上，请废太子，立己为皇太女。太子积不能平。

[10]韦后认为太子李重俊不是她自己亲生的，所以很讨厌他；特进、德静王武三思尤其忌恨太子李重俊。上官婕妤因为与武三思私通的缘故，在她所拟定的制书敕令中，常常推崇武氏集团。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经常欺凌侮辱太子，甚至有时称太子为奴才。武崇训还唆使安乐公主向唐中宗建议废掉太子，立她自己为皇太女。太子心中积愤已久，无法平静。

秋，七月，辛丑，太子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杀三思、崇训于其第，并亲党十余人。又使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宫城诸门，太子与多祚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叩阁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使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帅飞骑百余人屯于楼下以自卫。杨再思、苏、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拥兵二千余人屯太极殿前，闭门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楼下，欲升楼，宿卫拒之。多祚与太子狐疑，按兵不战，冀上问之。宫闱令石城杨思勖在上侧，请击之。多祚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为前锋总管，思勖挺刃斩之，多祚军夺气。上据槛俯谓多祚所将千骑曰：“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千骑斩多祚、承况、之、忠义，余众皆溃。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门，将杀宗楚客、纪处讷，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骑走终南山，至西，能属者才数人，憩于林下，为左右所杀。上以其首献太庙及祭三思、崇训之柩，然后枭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日蝮氏，同党皆伏诛。

秋季，七月，辛丑（初六），太子李重俊会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狐、沙吒忠义等人，假传皇帝的命令调集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其亲属十余人杀死在武三思家中；又让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和他的儿子天水王李禧分头带兵把守宫城各门，太子和李多祚带领兵马从肃章门砍断门栓冲入宫中，四处登门搜寻上官婕妤。上官婕妤大声喊道：“看起来他们是想先抓住我上官婉儿，其次抓住皇后，最后是要抓住皇帝。”唐中宗便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一起爬上玄武门门楼躲避，同时派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领羽林飞骑一百多人聚集在门楼之下以保护自己。杨再思、苏、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拥兵二千余人聚集在太极殿前闭门坚守。李多祚率先来到玄武楼下，想要上楼，但受到警卫士兵的拦阻。李多祚和太子都有些犹豫不决，勒住兵马，没有立即攻打玄武楼，而是希望唐中宗能出来询问他们起兵的原因。宫闱令石城县人杨思勖站在唐中宗身旁，请求皇帝允许他带兵出击。李多祚的女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当时担任前锋总管，杨思勖拔剑将他斩首，李多祚手下军士当时就丧失了胆气。唐中宗手扶玄武楼上的栏

杆，俯身对楼下李多祚所带领的千骑兵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朕的卫士，为什么要跟着李多祚谋反呢！如果你们能杀掉谋反的人，不必担心没有荣华富贵。"于是千骑兵们将李多祚、李承况、独狐之、沙吒忠义斩首，其他的人都四散溃逃。成王李千里、天水王李禧父子攻打太极宫右延明门，打算杀死宗楚客和纪处讷，但未能攻下反而战死。太子李重俊带着一百多骑兵逃往终南山，到达西时，能够跟得上的只有几个人了，当他在树林里歇息时，被手下人杀死。唐中宗将太子李重俊的首级献到太庙，然后又用它祭奠武三思和武崇训的灵柩，最后在朝堂悬首示众。此外，中宗又将成王李千里的姓改为蝮氏，太子的同党都被处以死刑。

东宫僚属无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县丞宁嘉勖解衣裹太子首号哭，贬兴平丞。

东宫的僚属中没有人敢于靠近太子的尸体。只有永和县丞宁嘉勖脱下衣服裹住太子的头颅放声痛哭，他因此而被贬为兴平丞。

太子兵所经诸门守者皆坐流；韦氏之党奏请悉诛之，上更命法司推断。大理卿宋城郑惟忠曰："大狱始决，人心未安，若复有改推，则反仄者众矣。"上乃止。

太子起兵时所通过的各个宫门的守卫者都被判处流刑。韦后集团的成员奏请将这些人全部处死，唐中宗下令司法部门重新审理推问此案。大理卿宋城县人郑惟忠说："现在这件大案刚刚判决，人心尚未安定下来，如果再重新改判的话，那么因此而辗转不安的人就太多了。"唐中宗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以杨思勖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癸卯，赦天下。

唐中宗任命杨思勖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癸卯（初八），唐中宗下诏大赦天下。

赠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训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安乐公主请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训墓为陵，给事中卢粲驳之，以为"永泰事出特恩，今鲁王主婿，不可为比。"上手敕曰："安乐与永泰无异，同穴之义，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爱施及其夫，岂可使上下无辨，君臣一贯哉！"上乃从之。公主怒，出粲为陈州刺史。

唐中宗追赠武三思为太尉、梁宣王，追赠武崇训为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安乐公主请求依永泰公主的先例称武崇训的坟墓为陵，给事

中卢粲反驳她说："永泰公主的事情属于特意降恩。现在鲁王武崇训只是皇帝的女婿，不能与永泰公主相提并论。"唐中宗给他亲手写下的敕令说："安乐公主与永泰公主没有不同，合葬的道理，古今没有区别。"卢粲又上奏道："陛下将自己对女儿的慈爱推及女婿，怎么可以使得君臣上下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呢！"唐中宗这才听从了他的意见。安乐公主十分生气，将卢粲外放为陈州刺史。

襄邑尉襄阳席豫闻安乐公主求为太女，叹曰："梅福讥切王氏，独何人哉！"乃上书请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为谏官，豫耻之，逃去。

襄邑县尉襄阳人席豫听说安乐公主请求中宗立她为皇太女，慨叹道："汉代梅福指斥汉成帝冤杀王章，这是一个多么无畏的人哪！"便上书请求唐中宗及早选立太子，话十分深切诚恳。太平公主打算上表请求任命席豫作朝廷谏官，席豫以此为耻，便逃离了。

[11]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帝，改玄武门为神武门，楼为制胜楼。宗楚客又帅百官表请加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皇后。上并许之。

[11]八月，戊寅（十三日），韦皇后及王公们已经下表，向唐中宗进上应天神龙皇帝的尊号，请求将玄武门改名为神武门，将玄武楼改名为制胜楼。宗楚客又率领文武百官上表请求加封韦皇后的尊号为顺天翊圣皇后。唐中宗全部同意。

[12]初，右台大夫苏治太子重俊之党，囚有引相王者，密为之申理，上乃不问。自是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日夜谋谮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与重俊通谋，请收付制狱。"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皇嗣，固请于则天，以天下让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爱，遂寝其事。

[12]当初，右台大夫苏负责审问太子李重俊的党羽，罪犯中有人牵扯上相王李旦，苏秘密地为相王申辩，唐中宗才不再追究此事。从此安乐公主和兵部尚书宗楚客就日夜策划诬陷相王李旦，他们指使侍御史冉祖雍上奏诬陷相王李旦及太平公主，说他们两人"与李重俊合谋造反，请将他们逮捕审讯。"唐中宗于是派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负

责审理此案，萧至忠流着眼泪说：“陛下富贵已极，拥有整个天下，却不能容纳一弟一妹，难道还要让人罗织罪名，把他们陷害至死吗？相王当初做皇太子时，曾坚决地请求则天皇后允许他把天下让给陛下，为此多日吃不下饭，这是海内外臣民人所共知的事情。陛下现在为什么仅凭冉祖雍的一句话就怀疑相王呢？”唐中宗对相王李旦及太平公主一向友爱，听了这番话以后也就把这件事放下不问了。

右补阙浚仪吴兢闻祖雍之谋，上疏，以为：“自文明以来，国之祚胤，不绝如线，陛下龙兴，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阙庭。况相王同气至亲，六合无贰，而贼臣日夜连谋，乃欲陷之极法；祸乱之根，将由此始。夫任以权则虽疏必重，夺其势则虽亲必轻。自古委信异姓，猜忌骨肉，以覆国亡家者，几何人矣。况国家枝叶无几，陛下登极未久，而一子以弄的一受诛，一子以愆违远窜，惟余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讥，不可不慎，《青蝇》之诗，良可畏也。”

右补阙浚仪人吴兢听到了冉祖雍的打算以后，上疏认为：“自从文明年间以来，大唐朝的后嗣，几乎断绝，陛下重登帝位之后，恩泽遍及皇室九族，访求流散于烟瘴之地的皇族子孙，让他们重回朝庭。况且相王与陛下乃手足至亲，普天之下再也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但乱臣贼子日夜策划，竟想置之于死地；国家日后发生祸乱的根子，将会从这里铸成。一般说来，如果交给权力，那么即使是非亲非故的人也必然会举足轻重，若是夺走权力，即使是骨肉至亲也一定会无关紧要。自古以来，君主因信任异姓之人和猜忌骨肉至亲而亡国破家的，已经多得数不清了。况且现在大唐宗室子弟所剩无几，陛下重登帝位时间也还不长，但竟然已有一个儿子因兴兵起事而被杀，另一个儿子因违背父命而流落远方，只剩下相王这么一个弟弟可以朝夕相处，讥刺汉文帝容不下淮南王的民谣，陛下不能不慎重考虑，《青蝇》诗中所阐发的道理，实在是值得陛下多加注意呀！”

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

相王李旦为人宽和仁厚，谦恭谨慎，而且淡于名利，从不作非分之争，因而度过武则天、韦后专权的时代，竟能幸免于难。

[13]初，右仆射、中书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权，意常愤郁。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仆少卿升于永安门，胁以自随；太子死，并为乱兵所杀。元忠扬言曰：“元恶已死，虽鼎镬何伤！但惜太子陨没

耳。”上以其有功，且为高宗、武后所重，故释不问。兵部尚书宗楚客、太府卿纪处讷等共证元忠，云“与太子通谋，请夷其三族。”制不许。元忠惧，表请解官爵，以散秩还第。丙戌，上手敕听解仆射，以特进、齐公致仕，仍朝朔望。

[13]起初，由于武三思专擅朝廷大权，右仆射、中书令魏元忠心中常常愤懑忧郁。太子李重俊兴兵诛杀武三思的时候，正好在永安门与魏元忠的儿子太仆少卿魏升相遇，顺便裹胁他一起入宫；太子一死，魏升也被乱兵所杀。事后魏元忠扬言说：“最大的恶人武三思已经被杀，即使我的儿子被处以鼎镬的酷刑，又有什么关系！只可惜太子因此而死罢了。”唐中宗因为魏元忠立有大功，并且被高宗和武后所看重，所以没有追究他这件事。但兵部尚书宗楚客、太府卿纪处讷等人一起向唐中宗证明他说过上面的话，并且声称他“与太子合谋造反，请诛灭魏元忠三族。”唐中宗没有同意。魏元忠非常恐惧，上表请求解除自己的官职和爵位，让他回家当一个没有具体职守的闲散官员。丙戌（二十一日），唐中宗亲笔书写敕命，同意魏元忠辞去仆射之职，以特进、齐公的身份退休，每月在初一、十五两个日子入朝参见。

[14]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宗楚客为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为太府卿，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惟谦罢为国子祭酒。

[14]九月，丁卯（疑误），唐中宗任命吏部侍郎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宗楚客为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为太府卿，三人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惟谦被免去相职，改国子祭酒。

[15]庚子，赦天下，改元。

[15]庚子（初五），唐中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景龙。

[16]宗楚客等引右卫郎将姚廷筠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为：“侯君集社稷元勋，及其谋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斩之。其后房遗爱、薛万彻、齐王等为逆，虽复懿亲，皆从国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国戚，与李多祚等谋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污宫。但有朋党饰辞营救，以惑圣听，陛下仁恩，欲掩其过。臣所以犯龙鳞，忤圣意者，正以事关宗社耳。”上颇然之。元忠坐系大理，贬渠州司马。

[16]宗楚客等人举荐右卫郎将姚廷筠为御史中丞，指使他上奏疏弹劾魏元忠说：“侯君集是开国元勋，在他因谋反而即将被处死之际，太宗皇帝请求诸位大臣宽宥他的死罪，大臣们没有同意，终于挥泪将其斩首。此后的房遗爱、薛万彻、齐王李犯上作乱，虽然都是皇亲国戚，但最终也被依法处死。魏元忠功劳比不上侯君集，又不是皇亲国戚，他与李多祚等人阴谋造反，他的儿子魏升又亲身参加叛乱，这就应当被抄家灭门。但有同党营救，为他百般粉饰辩解，迷惑陛下，陛下仁爱，也想掩盖他的罪行。现在臣之所以不惜冒触犯圣上旨意的危险请求陛下依法严惩魏元忠，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大唐的宗庙社稷呀。”唐中宗认为他讲得很正确。于是魏元忠被关进大理寺监狱，并被贬为渠州司马。

宗楚客令给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应出佐渠州。”杨再思、李峤亦赞之。上谓再思等曰：“元忠驱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岂容数改！轻重之权，应自朕出。卿等频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惧拜谢。

宗楚客让给事中冉祖雍上奏说：“魏元忠既然已经犯有大逆之罪，就不应该到渠州担任州佐。”杨再思、李峤也跟着随声附和。唐中宗对杨再思等人道：“魏元忠为朝廷效力多年，朕因而对他特意从轻发落，现在制命已经颁行，哪里能够屡次更改！再说对魏元忠的处理是轻还是重，应当由朕自己来决定，你们屡次上奏请求严加惩处，严重违背了朕的旨意！”杨再思等听罢惶恐害怕，连忙向中宗跪拜谢罪。

监察御史袁守一复表弹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犹加昭宪；元忠非勋非戚，焉得独漏严刑！”甲辰，又贬元忠务川尉。

监察御史袁守一又上表弹劾魏元忠说：“李重俊是陛下的儿子，陛下仍将他明正典刑；魏元忠既无大功勋又非皇亲国戚，为什么唯独他可以逍遥法外！”甲辰（初九），唐中宗又将魏元忠贬为务川尉。

顷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则天昔在三阳宫不豫，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元忠密奏以为不可，此则元忠怀逆日久，请加严诛！”上谓杨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岂有主上小疾，遽请太子知事！此乃仁杰欲树私恩，未见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

过了不久，宗楚客又让袁守一上奏说：“当时则天太后在三阳宫患病，狄仁杰上奏请求让陛下以太子身份总揽朝政，魏元忠却秘密上奏认为不合适。这说明他很久以来一直对陛下怀有二心，请陛下对他处以严刑！”唐中宗对杨再思等人说：“朕自己觉得，作臣子的侍奉君主，必须一心一意，哪有君主刚刚有一点小病，就马上把太子请出来主持政务的呢！这一定是狄仁杰想树立他自己的私恩，魏元忠阻止其事，没有什么过失。袁守一想借助以前的事情来陷害魏元忠，这怎么可以呢！”宗楚客这才停止了陷害魏元忠的行动。

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魏元忠在被贬职后赴任的路上，死在涪陵。

[17]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范于东都作圣善寺，长乐坡作大像，府库为之虚耗。上及韦后皆重之，势倾内外，无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传弓发其奸贼四十余万，请置极法。上欲宥之，传弓曰：“刑赏国之大事，陛下赏已妄加，岂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范，放于家。

[17]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和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住持慧范在东都修建圣善寺，又在长乐坡建造大佛像，官府储备由于这两项工程耗资巨大而空虚。唐中宗和韦皇后都很器重慧范，因而他的权势极大，以至于朝廷内外大小官吏中没有人敢对他有丝毫非议。戊申（十三日），侍御史魏传弓揭发出慧范贪赃四十余万，请求将他处以极刑。唐中宗打算宽宥慧范，魏传弓说：“刑罚与赏赐是国家的大事，陛下对慧范的赏赐已经属于妄给了，又怎么可以对他的罪行不施加任何惩罚呢！”唐中宗只好免去他的职务，削夺他的爵位，将他放逐回家。

宦官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等有宠于安乐公主，纵暴不法，传弓奏请诛之，御史大夫窦从一惧，固止之。时宦官用事，从一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误见讼者无须，必曲加承接。

宦官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等人倚仗自己深得安乐公主的宠爱而暴虐放纵，不守法纪，魏传弓上奏请求将他们依法处死，御史大夫窦从一十分害怕，坚决制止魏传弓这样做。当时宦官掌权，窦从一担任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期间，每当发现诉讼人没有胡须常误以为是宦官，都要曲意逢迎。

[18]以杨再思为中书令，韦巨源、纪处讷并为侍中。

[18]唐中宗任命杨再思为中书令，任命韦巨源、纪处讷两人为侍中。

[19]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骑为万骑。

[19]壬戌（二十七日），唐中宗下令将左、右羽林千骑兵改名为万骑兵。

[20]冬，十月，丁丑，命左屯卫将军张仁愿充朔方道大总管，以击突厥；比至，虏已退，追击，大破之。

[20]冬季，十月，丁丑（十三日），唐中宗任命左屯卫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进攻突厥；等张仁愿率部赶到时，突厥已经退走，张仁愿率军追击，将敌人打得大败。

[21]习艺馆内教苏安恒，矜高好奇，太子重俊之诛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谋”。太子败，或告之；戊寅，伏诛。

[21]习艺馆内教苏安恒，常自我夸耀，又好发奇言。太子李重俊诛杀武三思之后，苏安恒自己说：“这是我出的主意。”太子失败后，有人告发了苏安恒；戊寅（十四日），苏安恒被杀。

[22]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22]十二月，乙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23]是岁，上遣使者分道诣江、淮赎生。中书舍人房子李义上疏谏曰：“江南乡人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虽云雨之私有沾于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则？江湖之饶，生育无限；府库之用，支供易殚。费之若少，则所济何成！用之倘多，则常支有阙。在其拯物，岂若忧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视，钱刀日至，网罟年滋，施之一朝，营之百倍。未若回救赎之钱物，减贫无之徭赋，活国爱人，其福胜彼。”

[23]这一年，唐中宗派遣使者分道到江、淮流域用钱物赎买鱼鳖用来放生。中书舍人房子县人李上疏进谏道：“江南各州的百姓，一向以捕涝鱼鳖为业，而由此所得之利，也正是黎民百姓的生活来源。虽然天子的私恩使不从事农的百姓受惠，但天子抚育人民的恩惠却不能遍及平民百姓。为什么这样说呢？江湖之多，生养的鱼鳖无限；而国家府库里的财物，支用易尽。假如官府用来赎买鱼鳖的钱物不多，那又能办得成什么事！若用的钱物多，则国家的日常支出就会发生困难。

与其拯救鱼鳖，不如照顾百姓的生活！况且那些出卖鱼鳖的人所关心的只是利，只要钱天天到手，捕鱼的网就会一年比一年增多。陛下一时赎买鱼鳖放生，他们就会百倍地努力捕捞鱼鳖。陛下不如抽回那些用于放生的钱物，以此减轻贫苦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这样做既能救助国家，又是真正爱护百姓，所得的福佑当超过赎买鱼鳖放生。”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九卷

唐纪二十五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下景龙二年（戊申、708）

唐纪二十五唐中宗景龙二年（戊申，公元708年）

[1]春，二月，庚寅，宫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起，上令图以示百官。韦巨源请布之天下，从之，仍赦天下。

[1]春季，二月，庚寅（二十七日），宫中的人说韦皇后藏衣服的竹箱上有五色祥云升起，唐中宗便派人画下来给文武百官看。韦巨源请求将这件事向全国公布，唐中宗表示同意，并且下诏赦免全国囚徒。

[2]迦叶志忠奏："昔神尧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阵乐》；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则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媚娘》；应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条韦》，盖天意以为顺天皇后宜为国母，主蚕桑之事，谨上《桑韦歌》十二篇，请编之乐府，皇后祀先蚕则奏之。"太常卿郑又引而申之。上悦，皆受厚赏。

[2]迦叶志忠上奏道："想当初我大唐高祖神尧皇帝尚未受命于天时，天下流行的歌谣是《桃李子》；在太宗文武皇帝尚未即位之时，天下流行的乐曲是《秦王破阵乐》；在高宗天皇大帝继位之前，天下流行传唱的歌谣是《堂堂》；在则天大圣皇后登基以前，天下所流行的乐曲是《媚娘》；在应天皇帝陛下您继位以前，天下流行传唱的歌曲是《英王石州》；在顺天皇后受命于天以前的永徽末年，就已有人传唱《桑条韦》之歌，大概上天的旨意就是认为顺天皇后应当当国母，主持蚕桑之事。因此臣谨献上《桑韦歌》共十二篇，恳请陛下允许将这首歌编入乐府诗歌，让皇后在祭祀先蚕神时演奏。"接下来太常卿郑又顺着这个话题继续加以引申说明。唐中宗听罢十分高兴，迦叶志忠和郑都得到优厚的赏赐。

[3]右补阙赵延禧上言："周、唐一统，符命同归，故高宗封陛下为周王；则天时，唐同泰献《洛水图》。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陛下继则天，子孙当百代王天下。"上悦，擢延禧为谏议大夫。

[3]右补阙赵延禧进言道："周、唐二代一脉相承，受命的征兆归于一致，所以高宗皇帝将陛下封为周王；则天太后当朝时，唐同泰进献了《洛水图》。孔子说过：'如有继承周朝制度的，就是传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陛下继承则天太后的周朝而君临天下，子孙必将百代保有天下。"唐中宗听过之后十分高兴，将赵延禧提升为谏议大夫。

[4]丁亥，萧至忠上疏，以为："恩幸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不可以公器为私用。今列位已广，冗员倍之，干求未厌，日月增数，陛下降不赀之泽，近戚有无涯之请，卖官利己，鬻法徇私。台寺之内，朱紫盈满，忽事则不存职务，恃势则公违宪章，徒忝官曹，无益时政。"上虽嘉其意，竟不能用。

[4]丁亥（二十四日），黄门侍郎萧至忠上疏认为："陛下对于那些受到您宠幸的近臣，最多也只能让他们多得些良田美宅，过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不能允许他们将朝廷的官爵当作私有之物。现在国家官吏的定员已很多，无专职的官吏又是其数量的一倍，但求官的人仍未满足，官吏的数量不断增加。陛下赐给近臣无法计算的钱财，近臣贵戚却有永无止境的贪欲，他们公然卖官鬻爵贪赃枉法，以谋求私利，结果造成了各中央官署之内挤满了身着朱衣紫服的高级官吏，这些人玩忽职守，不办公务，倚仗权势，公然违抗法令，徒然置身官署，而对于时政，没有任何裨益。"唐中宗虽然对他所讲的道理十分赞赏，但最终却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5]三月，丙辰，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于河上。

[5]三月，丙辰（二十三日），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边上修筑了中、东、西三个受降城。

初，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河北有拂云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祈祷，牧马料兵而后渡河。时默啜悉众西击突骑施，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师唐休以为"两汉以来皆北阻大河，今筑城寇境，恐劳人费功，终为虏有。"仁愿固请不已，上竟从之。

当初，唐朔方军与突厥隔黄河为界，在黄河以北有一座拂云祠，突厥在即将进犯朔方军时，每次都要先到拂云祠中祈祷，在作好各方面准备以后才发兵渡黄河南下。当时突厥阿史那默啜调集了全部人马进

攻西部的突骑施，于是张仁愿请求率所部乘默啜后方空虚之机夺取沙漠以南的大片土地，并在黄河北岸修筑中、东、西三座首尾呼应的受降城，以便断绝突厥默啜南下进犯的通道。太子少师唐休认为：“自两汉以来，历代都以黄河天险作为北方的边界，如今在突厥境内修筑城池，我担心劳民费力，终究会被突厥所占有。”张仁愿仍然不停地坚持请求筑城，唐中宗终于同意。

仁愿表留岁满镇兵以助其功，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悉擒之，斩于城下，军中股栗，六旬而成。以拂云祠为中城，距东西两城各四百余里，皆据津要，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钤卫将军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弈使，戍诺真水为逻卫。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畋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

张仁愿上表请求将戍边期满的镇兵留下帮助完成这一工程，但咸阳籍的镇兵二百余人逃回家乡。张仁愿将这些人全部抓回，并在即将筑起的城下将这些人斩首，致使全军将士心惊胆战，六十天过后，终于将三座受降城修筑完毕。以拂云祠为中城，距离东、西两座受降城各四百余里，而且三城都是建在地理位置险要的地方，拓展边境达三百多里。此外，又在位于牛头的朝那山以北修筑了一千八百多个烽火台，并任命左玉钤卫将军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弈使，驻扎在诺真水巡逻戍卫。从这以后突厥人再也不敢越过朝那山到南边来打猎放牧，朔方军也再没有受到过突厥兵的侵犯和虏掠，因此而减少在这一带戍边的兵士达数万人之多。

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门及备守之具。或问之，仁愿曰：“兵贵进取，不利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首望城者，犹应斩之，安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后常元楷为朔方军总管，始筑壅门。人是以重仁愿而轻元楷。

张仁愿在修筑这三座受降城时，并没有设计出悬门，也没有装备守城的器械。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张仁愿回答说：“用兵之道，贵在奋勇向前，撤退和防守是不利的。在敌军来临时，全体将士应当齐心协力地出城应战，甚至连那些回过头来向城池方向张望的士兵，都应当被就地处斩，修筑城池时，又哪里用得着准备防守器械来助长部下畏敌退却之心呢！”后来常元楷担任朔方军总管职务，才开始修筑三城悬门。人们因此轻视常元楷而推重张仁愿。

[6]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等为之。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优者赐金帛；同预宴者，惟中书、门下及长参王公、亲贵数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诸司五品以上预焉。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忠谠之士莫得进矣。

[6]夏季，四月，癸未（二十一日），唐中宗下令设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拔李峤等公卿以下善于写文章的人士担任这些职务。每当唐中宗到皇家园林游玩的时候，或者是皇亲国戚宴饮聚会的时候，这些大学士、直学士和学士们无不跟随，在一旁侍候着赋诗应和。唐中宗又让上官昭容负责评判他们所作诗文的优劣高下，优胜者可以得到金银绢帛的奖赏。一般情况下，只有中书、门下二省高官以及长参王公大臣和受到皇帝宠幸的贵族数人有资格参加这类宴会，只有在大规模宴饮时，唐中宗才召集被称为八座的尚书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九卿和各司五品以上官员参加。于是天下闻风披靡，争相崇尚文辞华丽，而忠诚正直的人与儒学之士则无人得到提拔重用。

[7]秋，七月，癸巳，以左屯卫大将军、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同中书门下三品。

[7]秋季，七月，癸巳（初三），唐中宗任命左屯卫大将军、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8]甲午，清源尉吕元泰上疏，以为："边境未宁，镇戍不息，士卒困苦，转输疲弊，而营建佛寺，日广月滋，劳人费财，无有穷极。昔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惟以俭约仁义立德垂名，晋、宋以降，塔庙竞起，而丧乱相继，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愿回营造之资，充疆埸之费，使烽燧永息，群生富庶，则如来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过于此！"疏奏，不省。

[8]甲午（初四），清源尉吕元泰上疏认为："现在边境地区远未安宁，对这些地区的戍守没有停止，士卒为此而常年鞍马劳顿，粮草辎重的转运也导致国穷民乏，而陛下却日益广建佛寺，更使得对国家人力财力的耗费永无休止。上古圣君如黄帝、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等人，都是凭着他们的勤俭节约和道德仁义来创

建功德垂名后世的，两晋和刘宋以来，各朝竞相建造佛家寺塔，而各朝的死丧祸乱也接连不断。这是由于各朝君臣喜好失当，竞相崇尚奢侈豪华从而使百姓痛苦不堪所造成的。希望陛下能抽回用于营建佛寺的资财，把它用于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务，从而使战火永息，百姓富足，那么如来佛祖的慈悲施予、视一切众生平等无别的心肠，又怎能超过这一功德呢！”这篇奏疏呈上以后，唐中宗根本没有审阅。

[9]安乐、长宁公主及皇后妹国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钱三万则度为僧尼。其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凡数千人。西京、东都各置两吏部侍郎，为四铨，选者岁数万人。

[9]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及韦皇后的妹妹国夫人、上官婕妤、上官婕妤的母亲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人，全都仗势专擅朝政，大肆收受贿赂，为行贿者请托授官。不管是屠夫酒肆之徒，还是为他人当奴婢的人，只要向这些人行贿三十万钱，就能够直接得到由皇帝的亲笔敕书任命的官位，由于这种敕书是斜封着交付中书省的，因而这类官员被当时的人称为“斜封官”；如果行贿三万钱，就可以被剃度为僧尼。她们受贿之后所任命的员外官、员外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判某官事、知某官事共计数千人之多。在西京和东都两地分别设置两员吏部侍郎，每年四次选授官职，选任官员达数万人。

上官婕妤及后宫多立外第，出入无节，朝士往往从之游处，以求进达。安乐公主尤骄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门。与长宁公主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安乐公主请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鱼所资，不许。公主不悦，乃更夺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欲以胜昆明，故名定昆。安乐有织成裙，直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

上官婕妤及宫中的妃嫔姬妾们大多在宫外修建了私宅，这些人随意出入宫禁，在朝为官的人常常与她们交往以求飞黄腾达。在这些人中间，安乐公主尤为骄傲专横，自宰相以下为官的人，大多数是由于走了她的门路才得以上任。安乐公主还与中宗的另一个女儿长宁公主竞

相大兴土木，广建宅第，并在建筑的奢侈豪华方面互相攀比，不仅建筑规模模仿皇宫，甚至精巧的程度超过皇宫。安乐公主请求将昆明池赏赐给她，唐中宗以昆明池是百姓用来养殖蒲鱼的地方为由而拒绝。安乐公主很不高兴，便抢夺百姓田宅修建定昆池，南北绵延数里，仿照华山的样子堆石建造假山，又按照天河的样子引水入池。由于安乐公主想要使此湖胜过昆明池，所以将它命名为定昆池。安乐公主还有编织成的价值一亿钱的裙子，上面有谷粒大小的花卉和鸟兽的图案，从正面看或者从侧面看，在日光中看或者在阴影中看，图案的色彩都有不同。

上好击，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场。慎交，恭仁曾孙也。

唐中宗喜欢玩用杖击的游戏，于是朝野上下竞相击为乐，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修建场。杨慎交是杨恭仁的曾孙。

上及皇后、公主多营佛寺。左拾遗京兆辛替否上疏谏，略曰："臣闻古之建官，员不必备，士有完行，家有廉节，朝廷有余俸，百姓有余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金银不供其印，束帛不充于锡，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爱女，然而用不合于古义，行不根于人心，将恐变爱成憎，翻福为祸。何者？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爱数子而取三怨，使边疆之士不尽力，朝廷之士不尽忠，人之散矣，独持所爱，何所恃乎！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为理体，养人不足经邦，则殷、周已往皆暗乱，汉、魏已降皆圣明，殷、周已往合为不长，汉、魏已降为不短矣。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重俗人之为，轻天子之业，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犹尚不给，况资于天生地养，风动雨润，而后得之乎！一旦风尘再扰，霜雹荐臻，沙弥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臣窃惜之。"疏奏，不省。

唐中宗和韦皇后以及各位公主多营建佛寺。左拾遗京兆人辛替否上疏谏阻，疏文大意是："臣听说上古帝王设置官署，员额不一定要求齐备，但要求士人一定要具备完美的操行，居家有清廉的节操，朝廷薪俸有节余，百姓生计无虞。可是现在陛下颁发给臣下的赏赐相当于先

代百倍，增设的官吏员额相当于先代十倍，以至于国家的金银不足以满足铸造官印的需求，府库中的绢帛等财物的储备赶不上陛下赏赐臣下的支出，从而使得富商大贾可以通过出钱买官而居于高贵的职位，也使得有些依靠装神弄鬼代人祈祷或者以卖艺为生的人可以占有肥沃的良田。”他又说：“公主，是陛下心爱的女儿，但是她的日常用度不符合古已有之的规矩，她的所作所为不注意立足于民心，臣担心长此以往会使喜爱变成憎恶，将福泽变为祸患。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耗尽民力，浪费百姓钱财，强取百姓家资。陛下为怜爱几个子女而招致三种怨恨，将会使得戍守边疆的将士们不愿为朝廷尽力，在朝为官的人不愿意为陛下尽忠，人心既已涣散，只剩下几个自己所宠爱的人，陛下还能依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君主是以百姓的拥戴支持为基础的，基础牢固则国家就安宁，国家安宁则陛下夫妇母子也就得以长久保全。”他还说：“如果认为只有营建佛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休养士民不足以治理好国家，那么殷、周以前就都是昏暗混乱的时代，而汉、魏以后则全是圣明之世了，殷、周以前的朝代是历时不长，而汉、魏以后的朝代则是历时不短了。陛下把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当作可以从缓的事，又把只能缓办的事当作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应亲近的人尚未前来而应疏远的人已居于朝中，不做实实在在的事而寄希望于虚无飘渺之事，重视俗人的作为而轻视天子应当成就的事业，即使陛下能够以阴阳二气为炭，像工匠在火炉中冶铜那样创造出万物，役使那些不用吃饭穿衣的人，恐怕也无法供给奢侈靡费所需的支出，更何况陛下所依靠的只能是那些天生地养、经过风雨吹打滋润之后才能生成的自然之物呢！一旦战乱再起，或者是霜雹成灾，出家的和尚不能拿起刀枪来勤王救主，林立的寺塔更无法缓解饥荒，臣对陛下这种广建佛寺的行为感到十分痛惜。”这篇奏疏呈上之后，唐中宗根本不审阅。

时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执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前后执破一千四百余人，怨谤纷然，朝隐一无所顾。

当时的斜封官都是不通过中书门下两省而由皇帝直接降下墨敕任命的，两省长官都不敢就其中的问题上奏，只是将任命传达给有关部门。但是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却前后阻止了一千四百余名斜封官的任命，从而招来许多怨恨和诽谤，然而李朝隐对此全然不顾。

[10]冬，十月，己酉，修文馆直学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请抑损外戚权宠；不敢斥言韦氏，但请抑损已家。上优制不许。平一名甄，以字行；载德之子也。

[10]冬季，十月，己酉（二十一日），修文馆直学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请求削夺外戚的权势，减少对外戚的宠爱；由于武平一不敢直接指斥韦后家族，所以只能请求对自己的家族加以抑制贬损。唐中宗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武平一名甄，人们通常称呼他的字，是武载德的儿子。

[11]十一月，庚申，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杀唐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遣其弟遮努等帅众犯塞。

[11]十一月，庚申（初二），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杀死了唐朝的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又派他的弟弟遮奴等人率领人马进犯唐朝边塞。

初，娑葛既代乌质勒统众，父时故将阙啜忠节不服，数相攻击。忠节众弱不能支，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追忠节入朝宿卫。

当初，娑葛已经取代了他的父亲乌质勒统领各部人马，但他父亲的旧将阙啜忠节不服，多次兴兵与娑葛交战。阙啜忠节的部众力弱，顶不住娑葛的打击，唐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于是奏请唐中宗征召阙啜忠节入朝充任宿卫。

忠节行至播仙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说之曰：“国家不爱高官显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众故也。今脱身入朝，一老胡耳，岂惟不保宠禄，死生亦制于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纪处讷用事，不若厚赂二公，请留不行，发安西兵及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发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报仇，比于入朝，岂可同日语哉！”郭虔者，历城人，时为西边将。忠节然其言，遣间使赂楚客、处讷，请如以悌之策。

当阙啜忠节走到播仙城时，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劝他说：“朝廷之所以不惜用高官显爵来优待您，是因为您掌握着自己部落的全部人马。现在如果您离开您的部落只身入朝，那只不过是一个老迈的胡人罢了，不但无法保住皇帝对您的恩宠和自己的官爵俸禄，恐怕就连生死也操之于他人之手了。现今宰相宗楚客、纪处讷执掌朝政，您不如多用些钱财贿赂这两个人，请他们让皇帝同意您留在西域，同时

调集安西都护府所辖军队以及引入吐蕃兵以攻打娑葛，再请求册封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抚十姓人马，另外派郭虔调集拔汗那兵相助。这样做既不会失去对各部落的控制，又可以报娑葛相欺之仇，比起您单身入朝受制于人来，岂可同日而语！”郭虔是历城县人，当时在西部边境为将。阙啜忠节认为周以悌的话很对，便暗地里派使者向宗楚客、纪处讷二人行贿，请他俩同意自己按照周以悌的计策行事。

元振闻其谋，上疏，以为：“往岁吐蕃所以犯边，正为求十姓、四镇之地不获故耳。比者息兵请和，非能慕悦中国之礼义也，直以国多内难，人畜疫疠，恐中国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国小安，岂能忘取十姓、四镇之地哉！今忠节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乡导，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顷缘默啜凭陵，所应者多，兼四镇兵疲弊，势未能为忠节经略，非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则忠节在其掌握，岂得复事唐也！往年吐蕃无恩于中国，犹欲求十姓、四镇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请分于阗、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诸蛮及婆罗门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讨之，亦不知以何词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愿受夷狄之惠，盖豫忧其求请无厌，终为后患故也。又，彼请阿史那献者，岂非以献为可汗子孙，欲依之以招怀十姓乎！按献父元庆，叔父仆罗，兄子及斛瑟罗、怀道等，皆可汗子孙也。往者唐及吐蕃遍曾立之以为可汗，欲以招抚十姓，皆不能致，寻自破灭。何则？此属非有过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动众，虽复可汗旧种，众心终不亲附，况献又疏远于其父兄乎？若使忠节兵力自能诱胁十姓，则不必求立可汗子孙也。又，欲令郭虔入拔汗那，发其兵。虔前此已尝与忠节擅入拔汗那发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马，而拔汗那不胜侵扰，南引吐蕃，奉子，还侵四镇。时拔汗那四旁无强寇为援，虔等恣为侵掠，如独行无人之境，犹引子为患。今北有娑葛，急则与之并力，内则诸胡坚壁拒守，外则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内外受敌，自陷危亡，徒与虏结隙，令四镇不安。以臣愚揣之，实为非计。”

郭元振在得知阙啜忠节的计谋之后上疏认为：“往年吐蕃之所以兴兵入侵，不过是由于他们要求得到突厥十姓和安西四镇之地而没有得到罢了。最近几年息兵停战，请求和亲，并非因为吐蕃真心向往中国的礼义教化，只不过是由于吐蕃自己国内多难，人口与牲畜染上了瘟

疫，担心中国乘其国弊民贫之机大举进攻而已，所以他们暂且委屈求全，自求亲近大唐，以便使其国内稍稍安定一些，他们怎么会忘记要夺取突厥十姓和安西四镇之地呢！现在阙啜忠节不为国家大计着想，只想作吐蕃军队的向导，恐怕安西四镇的危机将会从这时开始出现。近来由于突厥默啜的侵凌进逼，所要应付的事很多，再加上安西四镇的兵马疲弊，形势使唐军难以替阙啜忠节经营筹划，并不是怜惜突骑施而不愿出兵。现在阙啜忠节不去设身处地地为朝廷经营中外的大业着想，却反而向吐蕃求助；一旦吐蕃在西域得志，就必然会控制阙啜忠节，阙啜忠节又哪里能够再事奉唐朝呢！以前吐蕃在无恩于大唐时，尚且想索取突厥十姓和安西四镇之地；如果现在帮助大唐攻破娑葛有功，吐蕃就会请求朝廷将于阗、疏勒二镇割让给它，到那时不知朝廷能以什么理由抑制这一要求！此外，吐蕃统治下的各个蛮族部落以及婆罗门正不服从赞普的号令，如果吐蕃请求借用唐兵前往征讨，也不知道朝廷又能以哪种借口拒绝它的要求！所以自古以来聪明的中国帝王都不愿意接受夷狄的恩惠，这大概是由于担心他们日后会提出永无休止的要求，最终会铸成大患的缘故。再说，阙啜忠节请出阿史那献来，还不就是因为阿史那献是可汗的子孙，想靠他来招抚十姓吗！不过阿史那献的父亲阿史那元庆、叔父阿史那仆罗、哥哥阿史那子及阿史那斛瑟罗、阿史那怀道等人也全都是可汗的子孙。过去大唐朝廷以及吐蕃赞普曾将他们一个个地册封为可汗，都想用他们来招抚十姓，但均未能达到目的，这些人在位不久便纷纷破族灭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不具备超出常人的才能，恩德与威名也不足以影响部众，所以虽然他们都是可汗的嫡系子孙，各个部落还是不肯亲近依附他们，何况阿史那献与可汗的血缘关系比他的父兄还要疏远一些呢？倘若阙啜忠节自己的兵力就足以使西突厥十姓部落归附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请求可汗的子孙阿史那献出来作可汗了。还有，阙啜忠节想让郭虔前往征调拔汗那的兵马，但郭虔在此之前就曾经与阙啜忠节一道擅自进入拔汗那征调兵马，但却未能得到它的一兵一卒，反而使拔汗那因不胜侵扰而从南方引来吐蕃军队，并拥戴吐蕃所册立的可汗阿史那子，回军进犯安西四镇。当时拔汗那周围并无强大的部落可以援助它，郭虔等人肆意侵扰抢掠，如入无人之境，尚且招来阿史那子为患。现在拔汗那北部有娑葛部落，一旦走投无路就会与娑葛会合。在这种内有诸胡坚壁固守，外有突厥伺机阻截的不利形势下，臣

料定郭虔等此次前往拔汗那调兵，必然无法像上一次那样志得意满，只能是内外受敌，自陷危亡，白白地与各部落结仇，从而使安西四镇永无宁日。所以依臣愚见，这实在不是一条好计。”

楚客等不从，建议“遣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讨娑葛。”娑葛遣使娑腊献马在京师，闻其谋，驰还报娑葛。于是娑葛发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入寇。元振在疏勒，栅于河口，不敢出。忠节逆嘉宾于计舒河口，娑葛遣兵袭之，生擒忠节，杀嘉宾，擒吕守素于僻城，缚于驿柱，而杀之。

宗楚客等人不同意郭元振的意见，建议“派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带着符节前往安抚阙啜忠节，派侍御史吕守素去处理安西四镇的军政事务，任命将军牛师奖担任安西都护府副都护，调集甘、凉二州以西各处兵马，同时征调吐蕃军队，共同讨伐娑葛。”当时娑葛派来向朝廷贡献马匹的使者娑腊还在京师，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回来报知娑葛。娑葛于是派遣五千骑兵出安西，五千骑兵出拨换，五千骑兵出焉耆，五千骑兵出疏勒，分路入侵。当时郭元振正好在疏勒镇，在河口扎下栅垒，不敢出营抗击娑葛。阙啜忠节到计舒河河口迎接冯嘉宾，娑葛派兵袭击了他们，生擒阙啜忠节，杀死了冯嘉宾，又在僻城捉住了吕守素，并把他绑在驿站的廊柱上一刀一刀地剐死。

[12]上以安乐公主将适左卫中郎将武延秀，遣使召太子宾客武攸绪于嵩山。攸绪将至，上敕礼官于两仪殿设别位，欲行问道之礼，听以山服葛巾入见，不名不拜。仗入，通事舍入引攸绪就位；攸绪趋立辞见班中，再拜如常仪。上愕然，竟不成所拟之礼。上屡延之内殿，频烦宠锡，皆谢不受；亲贵谒候，寒温之外，不交一言。

[12]唐中宗准备将安乐公主改嫁给左卫中郎将武延秀，派人到嵩山征召隐居在那里的太子宾客武攸绪。在武攸绪快到的时候，唐中宗颁布敕命，让礼官在两仪殿另外设一个座位，想依照帝王问道的礼节，让武攸绪穿着隐居时的服装入朝参见，既不用自己称呼自己的名字，也不需要行跪拜之礼。仪仗抵达两仪殿后，通事舍人带领武攸绪到另设的座位就坐。武攸绪却恭恭敬敬地小步快走到辞见班的行列中站立，按照通常的礼仪行一拜二拜之礼。唐中宗对此感到惊讶，终于没

能按事先拟定的帝王问道之礼接待武攸绪。唐中宗一次又一次地请武攸绪进入内殿，又屡次对他恩宠有加，赏赐大量财物，武攸绪都一一推辞没有接受；宗室、贵官前来拜谒问候时，武攸绪也只是与他们寒暄冷暖，此外不发一言。

初，武崇训之尚公主也，延秀数得侍宴。延秀美姿仪，善歌舞，公主悦之。及崇训死，遂以延秀尚焉。

起初，武崇训娶了安乐公主，武延秀曾多次陪同参加宴会。武延秀长得英俊潇洒，又能歌善舞，安乐公主很喜欢他。等到武崇训被太子李重俊杀死后，唐中宗便把安乐公主嫁给了武延秀。

己卯，成礼，假皇后仗，分禁兵以盛其仪卫，命安国相王障车。庚辰，赦天下。以延秀为太常卿，兼右卫将军。辛巳，宴群臣于两仪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己卯（二十一日），安乐公主与武延秀举行成婚典礼，安乐公主所使用的是只有皇后才能使用的仪仗，唐中宗又派禁兵参加典礼以壮大仪仗和卫士队伍的声势，还指派安国相王李旦迎候公主的车马。庚辰（二十二日），唐中宗下诏赦免天下罪囚，并任命武延秀为太常卿兼右卫将军。辛巳（二十三日），唐中宗在两仪殿设宴招待群臣，并让安乐公主出来拜见公卿大臣，群臣一个个都趴在地上叩头还礼。

[13]癸未，牛师奖与突骑施娑葛战于火烧城，师奖兵败没。娑葛遂陷安西，断四镇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头。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无振统众，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讨娑葛。

[13]癸未（二十五日），牛师奖与突骑施娑葛在火烧城交战，牛师奖全军覆没。娑葛乘胜攻陷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切断了四镇之间的联系，并派遣使者入朝上表，向唐中宗索要宗楚客的头颅。宗楚客又奏请任命周以悌取代郭元振统领安西各路兵马，征召郭元振入朝；同时册立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在焉耆布署军队以讨伐娑葛。

娑葛遗元振书，称："我与唐初无恶，但雠阙啜。宗尚书受阙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奴岂得坐而待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元振奏娑葛书。楚客怒，奏言元振有异图，召，将罪之。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具奏

其状，乞留定西土，不敢归。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复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

娑葛写信给郭元振，在信中声称："本来我与大唐朝廷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我的仇敌只有阙啜忠节一个人。但兵部尚书宗楚客接受了阙啜忠节的重金贿赂，就毫无道理地想发兵攻破我的部落，并且御史中丞冯嘉宾和安西都护府副都护牛师奖将军相继领命而来，我又岂能坐以待毙！另外我又听说阿史那献也将来到此地，他的到来只会使安西四镇冲突增多，恐怕今后难以有安宁的日子好过。请大使商量解决吧。"郭元振将娑葛的信上奏给了唐中宗。宗楚客大怒，奏称郭元振有不臣之心，征召他入朝，准备治罪。郭元振派他的儿子郭鸿走小路将实际情况向唐中宗一一奏明，请求留在西域稳定局势，不敢回到朝中。周以悌最后因获罪被流放到白州，唐中宗又任命郭元振代替他的职务，下诏赦免娑葛的罪行，并将娑葛册立为十四姓可汗。

[14]以婕妤上官氏为昭容。

[14]唐中宗封婕妤上官氏为昭容。

[15]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称："比见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无大小皆悉闻奏。臣闻为君者任臣，为臣者奉法。万机丛委，不可遍览，岂有修一水窦，伐一枯木，皆取断宸衷！自今若军国大事及条式无文者，听奏取进止，自余各准法处分。其有故生疑滞，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纠弹。"从之。

[15]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上奏道："近来各有关部门不是依据律令格式所规定的权限办理自己的公务，而是不论大事小事都一概奏请皇帝裁决。臣听说过君主任用臣下，臣下则应依法履行公务。陛下日理万机，纷繁的政务堆积如山，不可能遍览奏书，臣下怎么能把诸如是否挖一个水孔、伐一株枯树这样的小事都呈奏上来由皇帝决断呢！陛下应当明确规定从今以后，只有遇到军国大事或者是那些条令格式上没有明确规定的事，有关部门才可以上奏皇帝决断，其余的一律依照法令的规定处理；若再有故意迟疑拖延从而导致稽留失时的现象出现，希望让御史纠举弹劾有关责任人员。"唐中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16]丁巳晦，敕中书、门下与学士、诸王、驸马入阁守岁，设庭燎，置酒，奏乐。酒酣，上谓御史大夫窦从一曰："闻卿久无伉俪，朕

甚忧之。今夕岁除，为卿成礼。”从一但唯唯拜谢。俄而内侍引烛笼、步障、金缕罗扇自西廊而上，扇后有人衣礼衣，花钗，令与从一对坐。上命从一诵《却扇诗》数首。扇却，去花易服而出，徐视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蛮婢也。上与侍臣大笑。诏封莒国夫人，嫁为从一妻。俗谓乳母之婿曰“阿”，从一每谒见及进表状，自称“翊圣皇后阿”，时人谓之“国”，从一欣然有自负之色。

[16]丁巳晦（二十九日），唐中宗下敕召中书、门下长官与学士、诸王、驸马入内殿守岁，在宫中摆好了用于照明的火炬，布置了酒宴，还安排乐队奏乐助兴。在酒兴正浓时，唐中宗对御史大夫窦从一说：“听说你已经打了很长时间的光棍，朕很是忧虑。今天晚上是除夕之夜，朕想为你完婚。”窦从一只是恭敬而顺从地连连答应行礼称谢。不一会儿功夫，内侍领着手持灯笼、步障和金缕罗扇的人从西廊上殿，罗扇后面有一位身着礼服、头戴花钗的妇人。唐中宗让这位妇人与窦从一对面而坐，然后让窦从一吟诵了几首《却扇诗》。罗扇被拿走之后，这位妇人摘下花钗，换去礼服又出来，众人慢慢端详，才发现她原来是韦皇后的老乳母王氏，她本是一个蛮族的婢女。唐中宗与侍臣们哄堂大笑，并下诏册封王氏为莒国夫人，嫁给窦从一为妻。当时民间俗称乳母的丈夫为“阿”窦从一每次谒见中宗或者呈进表状时，都自称为“翊圣皇后阿”，因而人们也就称窦从一为“国”，窦从一反倒欣欣然，有自以为了不起的神色。

三年（己酉、709）

三年（己酉，公元709年）

[1]春，正月，丁卯，制广东都圣善寺，居民失业者数十家。

[1]春季，正月，丁卯（初九），唐中宗颁下制书，下令扩建东都圣善寺，当地百姓因这一工程而失去生计的有数十家。

[2]长宁、宁乐诸公主多纵僮奴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收系狱，治之。公主诉于上，上手制释之。从之奏称：“陛下纵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释之。

[2]长宁、安乐等公主多次放纵奴仆劫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将这些恶奴逮捕入狱治罪。公主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唐中宗，中宗便亲笔书写制书将恶奴们释放出狱。袁从之为此向唐中宗上奏道：

“陛下放纵恶奴劫掠良家子女为奴婢，又怎么能依法治理天下呢！”但唐中宗还是将他们释放了。

[3]二月，己丑，上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拔河。又命宫女为市肆，公卿为商旅，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亵慢，上与后临观为乐。

[3]二月，己丑（初二），唐中宗来到玄武门，与亲近的臣子们一同观看宫女们拔河。中宗又让宫女们扮作市场里的商店伙计，让公卿大臣们扮作行商旅客，与她们作买卖，又假装愤怒争执，彼此言辞不堪入耳。唐中宗和韦皇后则在一旁观看，以此为乐。

[4]丙申，监察御史崔琬对仗弹宗楚客、纪处讷潜通戎狄，受其货赂，致生边患。故事，大臣被弹，俯偻趋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愤怒作色，自陈忠鲠，为琬所诬。上竟不穷问，命琬与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时人谓之“和事天子”。

[4]丙申（初九），监察御史崔琬对着皇帝的仪仗上奏，弹劾宗楚客、纪处讷二人暗地里勾结戎狄，接受对方的贿赂，导致边疆地区发生叛乱。依照惯例，大臣受到弹劾时，应当弯腰低头快步走出，站在朝堂上听候治罪。这次宗楚客受到弹劾后，反而勃然大怒，变了脸色，向中宗自述自己的忠诚鲠直，声称受到了崔琬的诬陷。唐中宗对此居然没有严加追究，只是让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以此来使两人和解，当时的人都称中宗为“和事天子”。

[5]壬寅，韦巨源为左仆射，杨再思为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5]壬寅（十五日），唐中宗任命韦巨源为尚书左仆射，杨再思为尚书右仆射，一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6]上数与近臣学士宴集，令各效伎艺以为乐。工部尚书张锡舞《谈容娘》，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獐》，左金吾将军杜元谈诵《婆罗门咒》，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国子司业河东郭山恽独曰：“臣无所解，请歌古诗。”上许之。山恽乃歌《鹿鸣》、《蟋蟀》。明日，上赐山恽敕，嘉美其意，赐时服一袭。

[6]唐中宗屡次与近臣学士宴饮聚会，让每个人都出节目助兴。工部尚书张锡跳《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跳《浑脱》舞，左卫将

军张洽跳《黄》舞，左金吾将军杜元谈念诵《婆罗门咒》，中书舍人卢藏用则模仿道士替人给天神上表祈求消灾除难。唯独国子司业河东人郭山恽说道：“臣没有什么特长可以为陛下助兴，请允许我唱两首古诗吧。”中宗表示同意。郭山恽于是唱了《鹿鸣》和《蟋蟀》两首。第二天，唐中宗赐予郭山恽敕书一封以嘉奖他的好意，并赏赐了他一套时兴的衣服。

上又尝宴侍臣，使各为《回波辞》，众皆为谄语，或自求荣禄，谏议大夫李景伯曰：“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上不悦。萧至忠曰：“此真谏官也。”

唐中宗还曾经在宴请侍臣时，让大家各自创作《加波辞》，大家所写的都是阿谀奉承之言；有的人还向皇帝索要官职和俸禄，谏议大夫李景伯对中宗说：“大家在这时设宴饮酒，唱《回波辞》，跳《回波舞》，而微臣的职责在于规谏君主的过失。现在臣下为陛下侍宴已超过了三爵酒，恐怕再喧哗下去与礼仪不符！”唐中宗不高兴。萧至忠称赞他说：“这才是一个真正谏官呢。”

[7]三月，戊午，以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太府卿韦嗣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崔、赵彦昭并同平章事。崔通于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为相。彦昭，张掖人也。

[7]三月，戊午（初一），唐中宗任命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太府卿韦嗣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崔和赵彦昭也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崔与上官昭容私通，所以上官昭容荐举他作了宰相。赵彦昭是张掖人。

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韦嗣立上疏，以为：“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佛之为教，要在降伏身心，岂雕画土木，相夸壮丽！万一水旱为灾，戎狄构患，虽龙象如云，将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每岁庸绢，多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勋，始可分茅胙土。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逾百数；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封户之物，诸家自徵，僮仆

依势，陵轹州县，多索裹头，转行贸易，烦扰驱迫，不胜其苦。不若悉计丁输之太府，使封家于左藏受之，于事为愈。又，员外置官，数倍正阙，曹署典吏，困于祇承，府库仓储，竭于资奉。又，刺史、县令，近年以来，不存简择，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选人，衰耄无手笔者方补县令，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应除三省、两台及五口以上清望官，皆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则天下理矣。”上弗听。

当时朝政出自多门，朝廷没有节制地选任官员，以至于宰相、御史和员外官总数大增，官厅也无处可坐，被当时人称为“三无坐处”。收嗣立上疏认为：“近年来修建的寺院太多了，而且刻意追求高大华丽，大的工程要耗资一千万钱以上，这使得百姓疲困，怨声载道。佛祖设教，关键在于降伏人们的身心，哪里是致力于在兴土木、雕梁画柱，以寺庙建筑的壮观华丽相夸耀呢！万一日后出现水旱灾害，或者境外的夷狄部落挑起战争，即使高僧如云，对于赈灾救难又能有什么帮助呢！其次，有封户的王公贵族数量太多，臣昨天问户部，说是已有六十多万成丁向这些贵族交纳租赋，每个成丁一年纳绢两匹，共有绢一百二十多万匹。不久前臣在太府寺任职，每年入库的庸绢，多的时候不超过一百万匹，少的时候则只有六七十万匹，与有封户的贵族相比收入实在太少了。一般说来，只有为朝廷立下佐命之功的元勋，才有资格得到封户。大唐开国初期，有封户的人不超过一百家；国家的租赋，大部分落入私家，这些人财货有余，只会更加骄奢淫佚，而官府储备不足，就会立即带来忧患危险。陛下用这样的方法治理国家，怎么能说不是失策呢！封户应当交纳的租赋，是由各家贵族自己派人征收的，被派去征收租赋的奴仆，倚仗主人的权势，凌辱欺压州县官吏，额外勒索百姓财物，转而把收取的物品拿去作买卖，到处烦扰驱迫百姓，其中的痛苦，使他们无法承受。臣认为陛下不如规定租赋由官府统一征收，再让有封户的王公到左藏去领取，这样反比由他们自行征收租赋要好些。第三，陛下任命员外官的数目是正员空缺数目的好几倍，使得官署中的属吏，为敬奉长官所困扰，官府仓库中蓄积的资财也被越来越宠大的官俸开支耗尽。最后，近几年来朝廷任命州县刺史、县令时，未能慎重选择，往往是把犯有过失或者声望不高的京官派到各州去作刺史，吏部在选任地方官时，也大多是将老朽昏聩笔头不行的补授为县令。陛下任用这样的人去治理百姓，天下遵循教化

还有什么指望呢！希望今后朝廷在任用三省、两台以及五品以上侍从天子的官员时，都要先从各州县的刺史、县令中选拔，这样的话，国家就会趋于大治。”唐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8]戊寅，以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常卿郑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温，皇后之兄也。

[8]戊寅（二十一日），唐中宗任命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太常卿郑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韦温是韦皇后的哥哥。

[9]太常博士唐绍以武氏吴陵、顺陵置守户五百，与昭陵数同，梁宣王、鲁忠王墓守户多于亲王五倍，韦氏褒德庙卫兵多于太庙，上疏请量裁减，不听。绍，临之孙也。

[9]太常博士唐绍认为武氏的昊陵、顺陵设置五百户守陵的人家，与太宗皇帝昭陵守户的数目相同，梁宣王武三思和鲁忠王武崇训坟墓的守户也比亲王墓的守户多出五倍，而皇后韦氏褒德庙的卫兵竟然比太庙的卫兵还要多，所以他向唐中宗上疏，请求酌情裁减，唐中宗没有同意。唐绍是唐临的孙子。

[10]中书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郑俱掌铨衡，倾附势要，赃贿狼籍，数外留人，授拟不足，逆用三年阙，选法大坏。父挹为司业，受选人钱，不之知，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所亲受某赂，柰何不与官？”怒曰：“所亲为谁，当擒取杖杀之！”其人曰：“公勿杖杀，将使公遭忧。”大惭。侍御史靳恒与监察御史李尚隐对仗弹之，上下等狱，命监察御史裴按之。安乐公主讽宽其狱，复对仗弹之。夏，五月，丙寅，免死，流吉州，贬江州司马。上官昭容密与安乐公主、武延秀曲为申理，明日，以为襄州刺史。为江州司马。

[10]中书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与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郑一同执掌选任官吏的大权，他们偏袒和依附有权势的达官显宦，肆无忌惮地贪赃受贿，在名额以外授官，授官的名额不够，便预先占用以后三年的阙额，朝廷选任官吏之法受到很大破坏。崔的父亲崔挹任司业，接受了候选官员的贿赂，但崔不知道这件事，因而把这个人的名字也写上了落选的长名。这个人向崔问道：“您的亲属已收下了我的钱，您为什么不给我官作呢？”崔勃然大怒道：“这是我的 哪一个亲属

干的，我要把他抓起来用杖活活打死！”这个人回答他说：“您可不能把他用杖打死，那样会使您遭到丁忧的。”崔听了十分羞愧。侍御史靳恒与监察御史李尚隐在朝廷上弹劾了崔，唐中宗于是将崔等人逮捕下狱，并且派监察御史裴审理这件案子。安乐公主暗示裴对崔等人从宽治罪，裴又向唐中宗弹劾了他们。夏季，五月，丙寅（十一日），唐中宗将郑免去死刑，流放到吉州，将崔贬为江州司马。上官昭容暗地里与安乐公主、武延秀一起曲意为他们申辩说情，第二天，唐中宗又改任崔为襄州刺史，任命郑为江州司马。

[11]六月，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杨再思薨。

[11]六月，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杨再思去世。

[12]秋，七月，突骑施娑葛遣使请降；庚辰，拜钦化可汗，赐名守忠。

[12]秋季，七月，突骑施娑葛派使者前来请求归降；庚辰（二十六日），唐中宗册立突骑施娑葛为钦化可汗，赐名守忠。

[13]八月，己酉，以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安石为侍中，萧至忠为中书令。

[13]八月，己酉（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李峤为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安石为侍中，萧至忠为中书令。

至忠女适皇后舅子崔无，成昏日，上主萧氏，后主崔氏，时人谓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妇”。

萧至忠的女儿嫁给了韦皇后舅舅的儿子崔无，结婚的那一天，唐中宗作萧氏的主婚人，韦皇后作崔氏的主婚人，当时的人都说这是“天子嫁闺女，皇后娶媳妇。”

[14]上将祀南郊，丁酉，国子祭酒祝钦明、国子司业郭山恽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献以瑶爵。皇后当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驳之，以为：“郑玄注《周礼》《内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无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当助祭南郊。”国子司业盐官褚无量议，以为：“祭天惟以始祖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应预祭。”韦巨源定仪注，请依钦明议。上从之，以皇后为亚献，仍以宰相女为斋娘，助执豆笾。钦明又欲以安乐公主为终献，绍、钦绪固争，乃止；以巨源摄太尉为终献。钦绪，胶水人也。

[14]唐中宗将要到南郊祭天，丁酉（十三日），国子祭酒祝钦明、国子司业郭山恽向唐中宗建议道："古时帝王举行大祭祀时，王后应当用瑶爵盛酒进献。皇后应当辅助陛下祭祀天地。"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对此加以反驳，认为："郑玄在注释《周礼·内司服》时，只提到王后辅助帝王祭祀先王先公，而没有说王后应当辅助帝王祭祀天地。所以皇后不应当到南郊辅助陛下祭天。"国子司业盐官县人褚无量的议论认为："祭天时只用始祖陪从受祭，并未以始祖母配享，因此皇后不应参与祭天。"韦巨源负责制定祭天的礼仪，他请求中宗按照祝钦明的建议去办。唐中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决定祭天时由韦皇后第二个献盛了酒的爵，并用宰相的女儿作斋娘，帮助端盛放酒和食品的豆和笾。祝钦明还想让安乐公主第三个献爵，由于唐绍和蒋钦绪的坚决反对才作罢；最后唐中宗决定韦巨源代理太尉职务，由他第三个献爵。蒋钦绪是胶水县人。

[15]己巳，上幸定昆池，命从官赋诗。黄门侍郎李日知诗曰："所愿暂思居者逸，勿使时称作者劳。"及睿宗即位，谓日知曰："当是时，朕亦不敢言之。"

[15]己巳（疑误），唐中宗来到定昆池游玩，让随从的官员作诗助兴。黄门侍郎李日知所作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希望暂且考虑居民的安逸，不要让人们常说劳作者的辛苦。"后来唐睿宗即位后对他说："在那个时候，就连朕也不敢说这些话。"

[16]九月，戊辰，以苏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16]九月，戊辰（十五日），唐中宗任命苏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17]太平、安乐公主各树朋党，更相谮毁，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谓修文馆直学士武平一曰："比闻内外亲贵多不辑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为："此由谗谄之人阴为离间，宜深加诲谕，斥逐奸险。若犹未已，伏愿舍近图远，抑慈存严，示以知禁，无令积恶。"上赐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17]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各自拉帮结党，彼此之间互相诽谤诬陷，唐中宗对此十分忧虑。冬季，十一月，癸亥（十一日），唐中宗向修文馆直学士武平一问道："近来听说朝廷内外的很多皇亲国戚彼此之间很不和睦，用什么办法能使他们彼此和解呢？"武平一认为："这是由

于有专门讲别人坏话的人和阿谀奉承之徒暗中挑拨离间的缘故，陛下应该严加训诫，并驱逐那些奸邪阴险的小人。如果这样还不能使他们和解的话，臣希望陛下舍弃亲近的人，寻求疏远的人，遏制慈爱宽仁之心，保存严格要求之意，让他们懂得应当遵守的规矩，不要使他们彼此之间的仇恨越积越多。”唐中宗赏赐了武平一一些绢帛，却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18]上召前修文馆学士崔、郑入陪大礼。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恶咸赦除之；流人并放还；斋娘有婿者，皆改官。

[18]唐中宗征召前修文馆学士崔、郑入京陪同参加祭天大礼。乙丑（十三日），唐中宗到南郊祭祀天，下诏赦免天下囚徒，连犯有十恶重罪的囚犯也一律赦免；被处以流刑的人全部放回；已经成亲的斋娘，丈夫都改新的官职。

[19]甲戌，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豆卢钦望薨。

[19]甲戌（二十二日），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豆卢钦望去世。

[20]乙亥，吐蕃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咄等千余人逆金城公主。

[20]乙亥（二十三日），吐蕃赞普派遣他的大臣尚赞咄等一千余人前来迎娶金城公主。

[21]河南道巡察使、监察御史宋务光，以“于时食实封者凡一百四十余家，应出封户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数州；而太平、安乐公主又取高赀多丁者，刻剥过苦，应充封户者甚于征役；滑州地出绫缣，人多趋射，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请稍分封户散配余州。又，征封使者烦扰公私，请附租庸，每年送纳。”上弗听。

[21]河南道巡察使、监察御史宋务光认为：“现在有封户的王公贵族一共有一百四十余家，应当为这些贵族出封户的州共有五十四个，而且都割出土地最为肥沃的地区出封户，有的一个贵族分别在好几个州内拥有封户；尤其是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所占有的往往是家境富裕、人丁众多的封户，盘剥得又过于苛刻，以至于应当作封户的人家比起为朝廷纳税服役的人家负担还要沉重；由于滑州地区盛产绫缣，人们便纷纷来到这里要封户，因而受害尤为严重，以至于百姓大量逃亡；希望陛下将贵族所占有的封户逐渐分散到其余的州里去。另外，由于拥有封户的贵族派下去征收租税的人骚扰侵害地方州县政府和黎

民百姓，希望陛下规定将应当归贵族收取的租税并入租庸之中，由官府统一征收然后再发放给他们。”唐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22]时流人皆放还，均州刺史谯王重福独不得归，乃上表自陈曰：“陛下焚柴展礼，郊祀上玄，苍生并得赦除，赤子偏加摈弃，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闻者为臣流涕。况陛下慈念，岂不愍臣栖遑！”表奏，不报。

[22]这时被流放在外的人都已因大赦而放回，惟独均州刺史谯王李重福没有获准回到京城，于是他向唐中宗上表自述道：“陛下展示礼仪焚烧木柴，在南郊祭告上天，天下苍生都因此而得以赦罪免刑，唯独臣作为陛下的亲生儿子却无缘仰沐皇恩，上天对下民一视同仁的恩德，本来就是这样的吗！知道此事的朝野士庶，无不为臣流泪。况且陛下慈悲为怀，难道不能怜悯一下您这个走投无路的儿子吗！”李重福的这份奏表呈上以后，并没有听到回音。

[23]前右仆射致仕唐休，年八十余，进取弥锐，娶贺娄尚宫养女为其子妇。十二月，壬辰，以休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23]已退休的前任尚书右仆射唐休，年纪已经八十多岁了，进取心却越来越强烈，为他的儿子娶了驾娄尚宫的养女作妻子。十二月，壬辰（初十），唐中宗又任命唐休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24]甲午，上幸骊山温汤；庚子，幸韦嗣立庄舍。以嗣立与周高士韦同族，赐爵逍遥公。嗣立，皇后之疏属也。由是顾赏尤重。乙巳，还宫。

[24]甲午（十二日），唐中宗到骊山温泉。庚子（十八日），中宗驾临韦嗣立的庄园。由于韦嗣立与被赐号为逍遥公的北周名士韦同族，中宗便将他也赐爵为逍遥公。韦嗣立是韦皇后的远亲，因此格外地受到中宗的关心和赏识。乙巳（二十三日），中宗回到宫中。

[25]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

[25]在这一年中，关中地区出现饥荒，每斗米价值一百钱。朝廷从山东、江、淮等地区调运谷物供应京师，运粮的牛有十分之八、九死于途中。群臣纷纷请求唐中宗再到东都洛阳居住以减少转运粮食的费

用，韦后因家在杜陵的缘故，不愿意迁到东都去，便指使彭君卿等男巫女巫劝唐中宗说："今年不利于东行。"此后还有一些大臣劝唐中宗到东都去，唐中宗大怒道："哪有到处找粮吃的天子！"于是再也没人敢劝说中宗东行了。

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上景云元年（庚戌、710）

唐睿宗景云元年（庚戌，公元710年）

[1]春，正月，丙寅夜，中宗与韦后微行观灯于市里，又纵宫女数千人出游，多不归者。

[1]春季，正月，丙寅（十四日）夜晚，唐中宗与韦后身着便装到街市里观赏花灯，还放数千名宫女出宫游玩，其中有很多人没有回宫。

[2]上命纪处讷送金城公主适吐蕃，处讷辞；又命赵彦昭，彦昭亦辞。丁丑，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还宫。公主至吐蕃，赞普为之别筑城以居之。

[2]唐中宗指派纪处讷送金城公主到吐蕃去与赞普成婚，纪处讷推辞不去；中宗又改派赵彦昭担负这一使命，赵彦昭也推辞不去。丁丑（二十五日），唐中宗派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金城公主到吐蕃去。己卯（二十七日），唐中宗亲自将金城公主送到始平；二月，癸未（初二），中宗回到宫中。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另外修筑了一座城让她居住。

[3]庚戌，上御梨园场，命文武三品以上抛及分朋拔河，韦巨源、唐休衰老，随踣地，久之不能兴；上及皇后、妃、主临观，大笑。

[3]庚戌（二十九日），唐中宗来到梨园场，让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抛以及分队拔河，韦巨源和唐休年事已高，随着拔河用的粗绳子摔倒在地，很长时间爬不起来；中宗和韦后及妃子、公主在一旁观看，一个个笑得非常开心。

[4]夏，四月，丙戌，上游芳林园，命公卿马上摘樱桃。

[4]夏季，四月，丙戌（初五），唐中宗到芳林园游玩，命随从的公卿大臣们骑在马上摘樱桃为乐。

[5]初，则天之世，长安城东隅民王纯家井溢，浸成大池数十顷，号隆庆池。相王子五王列第于其北，望气者言，"常郁郁有帝王气，比

日尤盛。”乙未，上幸隆庆池，结彩为楼，宴侍臣，泛舟戏象以厌之。

[5]先前还是在武则天时期，长安城东边的居民王纯家的水井中往外溢水，溢出的水逐渐形成一个占地数十顷的大池塘，这个池塘被称为隆庆池。相王李旦的五个被封为王的儿子都把宅第并排建在隆庆池以北，善于望气的人说：“这里常常有盛大的帝王之气，近来这种帝王之气尤为强劲。”乙未（十四日），唐中宗来到隆庆池，在这里结成楼，大宴群臣，并在池中泛舟戏象，以此来抑制这里的帝王之气。

[6]定州人郎岌上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白上杖杀之。

[6]定州人郎岌上书说：“韦后、宗楚客将要谋逆作乱。”韦后告诉中宗之后让人用杖将郎岌打死。

五月，丁卯，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融复上言，“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上召钦融面诘之。钦融顿首抗言，神色不挠；上默然。宗楚客矫制令飞骑扑杀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颈而死，楚客大呼称快。上虽不穷问，意颇怏怏不悦；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

五月，丁卯（十七日），许州司兵参军偃师人燕钦融又进言道：“皇后淫乱，干预朝廷政事，并且其宗族势力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阴谋危害大唐的宗庙社稷。”唐中宗召见燕钦融当面追问他。燕钦融以头叩地高声而言，神色毫不屈服，唐中宗默然不语。宗楚客伪造中宗制命，派侍卫天子的飞骑扑杀燕钦融。将燕钦融摔在宫殿堂前石上，燕钦融折断了脖子死去，宗楚客见状大声叫好。唐中宗虽然对于此事没有深究，但心里却也是怏怏不乐；从此以后韦后和她的党羽们开始有些担忧害怕。

[7]己卯，上宴近臣，国子祭酒祝钦明自请作《八风舞》，摇头转目，备诸丑态；上笑。钦明素以儒学著名，吏部侍郎卢藏用私谓诸学士曰：“祝公《五经》扫地尽矣！”

[7]己卯（二十九日），唐中宗宴请近臣，国子祭酒祝钦明自告奋勇地请求表演《八风舞》，他摇头晃脑，眼珠乱转，丑态百出，唐中宗看得直发笑。祝钦明向来是以精研儒学著称于世的，吏部侍郎卢藏用私下里对修文馆各位学士说：“祝公所擅长的《五经》都扔得干干净净了！”

[8]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宫掖，得幸于韦后，恐事泄被诛；发乐公主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中进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

[8]散骑常侍马秦客靠精于医术，光禄少卿杨均靠善于烹调，都得以随意出入后宫，并与韦后勾搭成奸，他们担心此事泄露出去会被处死；安乐公主希望韦后能临朝主持政事，自己好当皇太女；于是这些人共同策划杀掉唐中宗，他们在进给中宗吃的糕饼里投放了毒药，六月，壬午（初二），唐中宗在神龙殿驾崩。

韦后秘不发丧，自总庶政。癸未，召诸宰相入禁中，徵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使驸马都尉韦捷、韦灌、卫尉卿韦璇、左千牛中郎将韦、长安令韦播、郎将高嵩分领之。璇，温之族弟；播，从子；嵩，其甥也。中书舍人韦元徼巡六街。又命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将兵五百人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仍充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并同平章事。羲，长倩之从子也。

韦后不公布中宗驾崩的消息，自己总揽了朝廷的大小事务。癸未（初三），韦后将诸位宰相召进宫中，又调集各府兵共五万人驻扎在长安城中，指派驸马都尉韦捷、韦灌、卫尉卿韦、左千牛中郎将韦、长安令韦播、郎将高嵩分头统领这些兵马。韦是韦温的族弟；韦播是韦温的侄子；高嵩是韦温的外甥。韦后又命令中书舍人韦元负责巡察城中六街，还命令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人带领五百名士兵迅速前往均州戍守，以防范均州刺史谯王李重福。韦后任命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们仍然担任东都留守。韦后又任命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为同平章事。岑羲是岑长倩的侄子。

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谋草遗制，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宗楚客密谓韦温曰："相王辅政，于理非宜；且于皇后，嫂叔不通问，听朝之际，何以为礼！"遂帅诸宰相表请皇后临朝，罢相王政事。苏曰："遗诏岂可改邪！"温、楚客怒，惧而从之，乃以相王为太子太师。

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商议起草唐中宗遗诏，立温王李重茂为太子，由韦皇后主持政事，相王李旦参谋政事。宗楚客私下对韦温说："由相

王辅政在道理上有些讲不通，再说相王与韦后乃是叔嫂关系，不应互相问候，两人在一起处理朝廷政务的时候，又如何执行礼的规定呢！”于是宗楚客率领宰相们一同上表，请求韦皇后临朝主持政事，免去相王李旦参谋政事的职务。苏质问道：“先帝的遗诏怎么可以随意更改呢！”韦温和宗楚客大怒，苏非常害怕，便顺从了他们，于是任命相王李旦为太子太师。

甲申，梓宫迁御太极殿，集百官发丧，皇后临朝摄政，赦天下，改元唐隆。进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礼为豳王，寿春王成器为宋王，以从人望。命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

甲申（初四），韦后将唐中宗的灵柩迁到太极殿，召集文武百官公布中宗驾崩的消息，并宣布由她自己临朝摄政，大赦天下囚徒，改年号为唐隆。韦后还将相王李旦提升为太尉，改封雍王李守礼为豳王，改封寿春王李成器为宋王，以便顺从人们的愿望。此外，韦后又任命韦温总管朝廷内外守捉兵马事务。

丁亥，殇帝即位，时年十六。尊皇后为皇太后；立妃陆氏为皇后。

丁亥（初七），年仅十六岁的殇帝即位。殇帝将韦皇后尊为皇太后，将妃子陆氏立为皇后。

壬辰，命纪处讷持节巡抚关内道，岑羲河南道，张嘉福河北道。

壬辰（十二日），朝廷命令纪处讷携带符节巡视安抚关内道，岑羲巡视安抚河南道，张嘉福巡视安抚河北道。

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共劝韦后遵武后故事，南北卫军、台阁要司皆以韦氏子弟领之，广聚党众，中外连结。楚客又密上书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谋害殇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与韦温、安乐公主谋去之。

宗楚客伙同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以及韦家诸人一同劝说皇太后韦氏沿用武则天的惯例登基称帝，当时守卫宫城的南北禁卫军以及地位重要的尚书省诸司，都已经被韦氏子弟所控制，他们大量网罗党羽，在朝廷内外互相勾结。宗楚客又秘密地上书皇太后韦氏，引用图谶来说明韦氏理当取代大唐朝而君临天下。宗楚客还打算害死殇帝，只是十分担心相王李旦与太平公主会从中作梗，于是与韦温和安乐公主密谋除掉他们。

相王子临淄王隆基，先罢潞州别驾，在京师，阴聚才勇之士，谋匡复社稷。初，太宗选官户及蕃口骁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鞯，从游猎，于马前射禽兽，谓之百骑；则天时稍增为千骑，隶左右羽林；中宗谓之万骑，置使以领之。隆基皆厚结其豪杰。

相王李旦的儿子临淄王李隆基，在此之前已被免去潞州别驾的职务，他在京师私下招集智勇双全之士，谋划匡复大唐社稷。当初唐太宗选拔官户和蕃口中骁勇善战的人员，让他们身穿绘有虎皮花纹的衣服，使用绘有豹皮花纹的马鞍，在太宗巡游狩猎时，就让他们随侍在鞍前马后一同射杀飞禽走兽，这些人被称为百骑；武则天时期逐渐增为千骑，隶属于左右羽林军；唐中宗把这支部队称为万骑，并设置官员统领。李隆基对万骑兵中的豪杰之士都深相结纳。

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韦、武，与宗楚客善，知楚客谋，恐祸及己，遣宝昌寺僧普润密诣隆其告之，劝其速发。隆基乃与太平公主及公主子卫尉卿薛崇，苑总监赣人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朝邑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谋先事诛之。韦播、高嵩数榜捶万骑，欲以立威，万骑皆怨。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见隆基诉之，隆基讽以诛诸韦，皆踊跃请以死自效。万骑果毅李仙凫亦预其谋。或谓隆基当启相王，隆基曰："我曹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归于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启而见从，则王预危事；不从，将败大计。"遂不启。

兵部侍郎崔日用平素一向依附韦后及武氏集团，与宗楚客交情也很好，他得知宗楚客的阴谋以后，担心自己会因此遇祸，便派宝昌寺僧人普润秘密地去向李隆基报告，并劝李隆基尽快发难。李隆基于是与太平公主及其子卫尉卿薛崇、西京苑总监赣县人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任朝邑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等人策划先行举兵发难，铲除韦氏集团。韦播、高嵩二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严，多次鞭打万骑兵，从而引起万骑兵对他们的普遍怨恨。果毅葛福顺和陈玄礼向李隆基诉说此事，李隆基暗示他们应当诛除韦后集团，两人听后都精神振奋地表示愿效死力。万骑果毅李仙凫也参与了具体谋划。有人建议李隆基应当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父亲相王李旦，李隆基回答说："我们这些人是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才干这种事的，事成之后福分归于相王，万一事情失败了我们为宗庙牺牲也就是了，不必因此而连累相王。如果告诉了他，他同意这样做，就等于让他也参预这种极为危险

的事；若是他不同意这样做，那就只会坏了大事。”于是李隆基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其父相王李旦。

庚子，晡时，隆基微服与幽求等入苑中，会钟绍京廨舍；绍京悔，欲拒之，其妻许氏曰：“忘身徇国，神必助之。且同谋素定，今虽不行，庸得免乎！”绍京乃趋出拜谒，隆基执其手与坐。时羽林将士皆屯玄武门，逮夜，葛福顺、李仙凫皆至隆基所，请号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刘幽求曰：“天意如此，时不可失！”福顺拔剑直入羽林营，斩韦璇、韦播、高嵩以徇，曰：“韦后耽鸩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乃送璇等首于隆基，隆基取火视之，遂与幽求等出苑南门，绍京帅丁匠二百余人，执斧锯以从，使福顺将左万骑攻玄德门，仙凫将右万骑攻白兽门，约会于凌烟阁前，即大噪，福顺等共杀守门将，斩关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门外，三鼓，闻噪声，帅总监及羽林兵而入，诸卫兵在太极殿宿卫梓宫者，闻噪韦，皆被甲应之。韦后惶惑走入飞骑营，有飞骑斩其首献于隆基。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军士斩之。斩武延秀于肃章门外，斩内将军贺娄氏于太极殿西。

庚子（二十日），申时，李隆基身穿便服与刘幽求等人进入禁苑之中，到钟绍京的住所集合。此时钟绍京已有后悔之意，便想将李隆基拒之门外，他的妻子许氏对他说：“为了国家大事而不计个人安危的人必得神助，再说你平常就一直与他们共同谋划这件事，现在即使你不去亲自参加，又哪里能够脱得了干系呢！钟绍京听完后赶忙开门出来拜见李隆基，李隆基拉着他的手与他一起坐下。这时左右羽林军将士都驻扎在玄武门，等到夜色降临之际，葛福顺和李仙凫都来到李隆基处，求问起事的信号以便行事。将近二更时，夜空的流星散落如雪，刘幽求说道：“天意如此，机不可失！”葛福顺拔剑直闯羽林营，将韦、韦播、高嵩三人斩首示众，高声喝道：“韦后毒死先帝，谋危社稷，今晚大家要齐心协力，铲除韦家人及其死党，凡是长得高过马鞭的人一律斩杀；拥立相王为帝以安定天下。倘若有人胆敢首鼠两端帮助逆党，判的罪要连及三族。”羽林军将士全都欣我从命。于是葛福顺将韦等人的首级送给李隆基，李隆基在灯下看过之后，便与刘幽求等人一同走出禁苑南门，钟绍京率领着工匠二百余人，手持斧子锯子跟

在后面。李隆基派葛福顺率领左万骑攻打玄德门，派李仙凫率领右万骑攻打白兽门，双方约定在凌烟阁前会师后，即大声鼓噪。葛福顺等人分别杀掉守门的兵将，攻入宫中。李隆基率兵守在玄武门外，三更时分，听到宫中鼓噪声之后，即率领总监及羽林兵进入宫中，在太极殿负责守卫中宗灵柩的南牙卫兵们听到鼓噪之后，全都披挂整齐响应李隆基等人。韦后惶惑中逃入飞骑营，有一个飞骑兵将韦后斩首，并把首级献给李隆基。安乐公主正对着镜子画眉，被士兵斩杀。此外还将武延秀斩首于肃章门外，将内将军贺娄氏斩首于太极殿西。

初，上官昭容引其从母之子王昱为左拾遗，昱说昭容母郑氏曰："武氏，天之所废，不可兴也。今婕妤附于三思，此灭族之道也，愿姨思之！"郑氏以戒昭容，昭容弗听。及太子重俊起兵讨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惧，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与安乐公主各树朋党。及中宗崩，昭容草遗制立温王，以相王辅政；宗、韦改之。及隆基入宫，昭容执烛帅宫人迎之，以制草示刘幽求。幽求为之言，隆基不许，斩于旗下。

当初，上官昭容举荐她的姨母之子王昱为左拾遗，王昱劝上官昭容的母亲郑氏说："武氏已被上天废弃，是不可能再次复兴的，现在婕妤依附武三思，是自取灭族，希望姨母仔细考虑一下！"郑氏于是用这些道理来告诫上官昭容，但上官昭容根本不听劝告。太子李重俊起兵讨伐武三思的时候，曾四处搜捕上官昭容，上官昭容这才感到恐惧，想起了王昱曾经说过的话。此后上官昭容才倾心依附唐中宗，与安乐公主各自结成帮派。中宗驾崩后，上官昭容起草遗诏，将温王李重茂立为太子，由相王李旦辅政；宗楚客、韦后将这个内容改掉了。在李隆基率军进入宫中时，上官昭容手执灯笼率领宫人迎接，并把她起草的中宗遗诏的底稿拿给刘幽求看。刘幽求为她向李隆基求情，李隆基没有答应，下令将上官昭容在旗下斩首。

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诸韦在宫及守诸门，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比晓，内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见相王，叩头谢不先启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庙不附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辅少帝。

这时少帝住在太极殿，刘幽求对众人说道："大家约好了今晚上拥立相王为帝，现在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定下来呢！"李隆基急忙制止了

他，下令将士们捕捉宫中和把守宫中各门的韦氏族人，平常得到韦后信任重用的人也一起斩首。天将破晓，宫内外均已平定。辛巳（二十一日），李隆基出宫拜见其父相王李旦，为自己起事之前未能告诉相王而叩头谢罪。相王李旦流着眼泪抱住李隆基说：“大唐宗庙社稷得以保全，全是你的功劳！”李隆基于是率军迎接相王李旦入宫辅佐少帝。

闭宫门及京城门，分遣万骑收捕诸韦亲党。斩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温于东市之北。中书令宗楚客衣斩衰、乘青驴逃出，至通化门，门者曰：“公，宗尚书也。”去布帽，执而斩之，并斩其弟晋卿。相王奉少御安福门，慰谕百姓。初，赵履温倾国资以奉安乐公主，为之起第舍，筑台穿池无休已，紫衫，以项挽公主犊车。公主死，履温驰诣安福楼下舞蹈称万岁；声未绝，相王令万骑斩之。百姓怨其劳役，争割其肉立尽。秘书监汴王邕娶韦后妹崇国夫人，与御史大夫窦从一各手斩其妻首以献。邕，凤之孙也。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闻乱，家人劝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岂可闻难不赴！”出至都街，为乱兵所杀，时年八十。于是枭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首，尸韦后于市。崔日用将兵诛诸韦于杜曲，襁褓儿无免者，诸杜滥死非一。

李隆基下令将京城各门及所有宫门关闭，然后又派遣万骑兵分头搜捕韦家的亲属徒党。将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温斩首于东市之北。中书令宗楚客身穿丧服，骑着一头黑驴外逃，在他到通化门时被守门的兵士认出。兵士对他说：“您就是宗尚书吧！”说完摘下他的孝帽并将他斩首，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弟弟宗晋卿。相王李旦侍奉少帝来到安福门安抚百姓。起初，赵履温不惜耗尽国家资财以讨安乐公主的欢心，没完没了地为安乐公主起宅第、修园林，甚至于用手按住自己的紫色官服，用脖子驾着公主坐的牛车。安乐公主被杀后，赵履温赶忙跑到安福楼下手舞足蹈地山呼万岁；声音未落，相王李旦便下令万骑兵将其斩首。老百姓早已因赵履温屡次增派劳役而对他恨之入骨，此时见他被杀，便争相割下他尸体上的肉，转眼就只剩下一副骷髅。秘书监汴王李邕的妻子是韦后的妹妹崇国夫人，他与御史大夫窦从一分别砍下各自妻子的首级进献给相王李旦。李邕是李凤的孙子。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听到李隆基起事的消息后，家人劝他外逃躲避，他回答说：“我身为朝廷大臣，怎么能有难不赴！”说

完便走出家门，来到大街上，被乱兵所杀，时年八十岁。此时李隆基已派人将马秦客、杨均、叶静能枭首示众，并将韦后暴尸街头。崔日用带兵到京城南边的杜曲诛杀韦氏家族的其他成员，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居住在杜曲的杜氏家族也有很多人被冤杀。

是日，赦天下，云："逆贼魁首已诛，自余支党一无所问。"以临淄王隆基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薛崇赐爵立节王。以钟绍京守中书侍郎，刘幽求守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麻嗣宗行右金吾卫中郎将。武氏宗属，诛死流窜殆尽。侍中纪处讷行至华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嘉福行至怀州，皆收斩之。

在这一天，少帝下诏赦免全国罪囚，诏书上说："图谋叛逆的罪魁祸首均已伏诛，其余徒党概不追究。"改封临淄王李隆基为平王，并且让他主持内外闲厩事务和掌管左右厢万骑兵。将薛崇赐爵为立节王。任命钟绍京守中书侍郎，刘幽求守中书舍人，均参知机务。又任命麻嗣宗行右金吾卫中郎将。至此时，武氏家族成员，几乎全被诛杀或者流放了。侍中纪处讷走到华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嘉福走到怀州，都被捕获斩首。

千寅，刘幽求在太极殿，有宫人与宦官令幽求作制书立太后，幽求曰："国有大难，人情不安，山陵未毕，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轻言。"

壬寅（二十二日），刘幽求在太极殿，有些宫女和宦官让他起草册立皇太后的制书，他回答说："国有大难，民心不稳，先帝灵柩还没有安葬，不能急急忙忙地册立太后！"平王李隆基说："不要轻易谈论这件事。"

遣十道使赍玺书宣抚，及诣均州宣尉谯王重福。贬窦从一为濠州司马。罢诸公主府官。

少帝派遣使者携带皇帝的诏书分赴十道安抚百姓，又派人到均州去安抚谯王李重福。将窦从一贬为濠州司马。同时下诏废除公主府的官属。

癸卯，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请让位于相王，相王固乎辞。以平王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宋王成器为左卫大将军，衡阳王成义为右卫在将军，巴陵王隆范为左羽林大将军，彭城王隆业为右羽林大将军，光禄少卿嗣道王微检校右金吾卫大将军。微，元庆之孙也。

以黄门侍郎李日知、中书侍郎钟绍京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训为右千牛卫将军。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勇善骑射，常侍卫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从，事定数日方归，隆基不之现，仍超拜将军。毛仲，本高丽也。汴王邕贬沁州刺史，左散骑常侍、驸马都尉杨慎交贬巴州刺史、中书令萧至忠贬许州刺史，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贬宋州刺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彦昭贬华州刺史。

癸卯（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达了少帝的旨意，要求将皇位让给相王李旦，相王坚决推辞不受。少帝任命平王李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宋王李成器为左卫大将军，衡阳王李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巴陵王李隆范为左羽林大将军，彭城王李隆业为右羽林大将军，光禄少卿嗣道王李微为检校右金吾卫大将军。李微是李元庆的孙子。任命黄门侍郎李日知、中书侍郎钟绍京二人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训为右千牛将军。李隆基有两个武艺高强骁勇善战的奴仆，名叫王毛仲和李守德，平常都是这两人作他的随身侍卫。李隆基举事进入禁苑之际，王毛仲躲起来没有露面，在大局已定之后好几天才又回到李隆基身边，李隆基并没有现罚他，还是将他破格提拔为将军。王毛仲原本是高丽人。少帝又将汴王李邕贬为沁州刺史，左散骑常侍、驸马都尉杨慎交贬为巴州刺史，中书令萧至忠贬为许州刺史，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贬为宋州刺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彦昭贬为绛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贬为华州刺史。

刘幽求言于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畴昔已居宸极，群望所属。今人心未安，家国事，相王岂得尚守小节，不早即位以镇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婴怀。虽有天下，犹让于人，况亲兄这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众心不可违，王虽欲高居独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乃许之。甲辰，少帝在太极殿东隅西向，相王立于梓宫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国家多难，皇帝仁孝，追踪尧、舜，诚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爱尤厚矣。”乃以少帝制传位相王。时少帝犹在御座，太平公主进曰：“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遂提下之。睿宗即位，御承天门，赦天下。复以少帝为温王。

刘幽求对宋王李成器、平王李隆基说："相王在以前就曾当过皇帝，是万民所向往的。现在民心尚未安定，皇室国家之事至为重要，相王怎能还拘于小节，不早日登基称帝以安定天下呢！"李隆基回答说："相王生性淡泊，从来不把世事放在心上，即使他已经群临天下，还要把帝位让给别人，何况当今天子乃相王亲哥哥的儿子，他又怎么肯取而代之呢！"刘幽求说："民心不可违背，相王虽想高居世外独善其身，但大唐的宗庙社稷又怎么办呢！"李成器和李隆基入内拜见相王李旦，尽力劝说，相王才答应重登帝位。甲辰（二十四日），少帝在太极殿内东边面向西坐着，相王李旦站在唐中宗的灵柩旁边，太平公主说道："皇帝想把帝位让给他的叔父，可以吗？"齐幽求跪在地上回答说："在这国家多灾多难之际，皇帝仁爱孝顺，效法尧舜禅位贤人的传统，实在是出于至公无私之心；相王代替皇帝挑起治理天下的重担，乃是叔父对侄儿慈爱备至的表现。"于是便根据少帝制书的旨意将帝位传给相王李旦。这时少帝还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太平公主上前对他说道："天下臣民之心已归附相王，这个宝座已经不再属于你这小子了！"说完便将他从宝座上拉了下来。唐睿宗即皇帝位，并亲临承天门，下诏赦免天下罪囚，同时又恢复了少帝李重茂的温王爵位。

以钟绍京为中书令。钟绍京少为司农录事，既典朝政，纵情赏罚，众皆恶之。太常少卿薛稷劝其上表礼让，绍京从之。稷入言于上曰："绍京虽有勋劳，素无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圣朝具瞻之美。"上以为然。丙午，改除户部尚书，寻出为蜀州刺史。

唐睿宗任命钟绍京为中书令。钟绍京年轻时曾担任过品级很低的司农录事一职，执掌朝政后，任意行赏施罚，使得大臣们都很厌恶他。太常寺少卿薛稷劝他上表依礼辞位，钟绍京听从了他的意见。薛稷于是入朝对睿宗说："钟绍京虽然为国立下了大功，但他毕竟是小吏出身，又素无才德，现在一下子就被提拔到宰相的高位上，恐怕对万民景仰的圣朝美德有所妨碍。"唐睿宗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丙午（二十六日），唐睿宗将钟绍京改任为户部尚书，不久又将他外放为蜀州刺史。

[9]上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请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

宜立。刘幽求曰："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从之。丁未，立平王隆基为太子。隆基复表让成器，不许。

[9]唐睿宗想要立太子，但由于宋王李成器是嫡长子，而平王李隆基有大功，所以在太子的人选上犹豫不决。李成器推辞道："国泰民安则应当先立嫡长子，国家多难则应当首先将有功的人立为太子；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违反时宜，就会让普天之下的人大失所望。臣宁可去死也不敢位居于平王之上。"为此他接连几天一直流着眼泪向睿宗坚决请求将太子之位让给平王李隆基。大臣们也大多认为平王李隆基有大功于社稷，应当被立为太子。刘幽求说："臣听说铲除天下祸患的人应当享有天下的福分。平王使大唐社稷免遭倾覆，拯救君亲于危难之中，讲功劳没有谁比他更大的，论德行又最为贤良，立他为太子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唐睿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丁未（二十七日），唐睿宗将平王李隆基立为太子。李隆基又上表请求将太子之位让给李成器，唐睿宗没有同意。

[10]则天大圣皇后复旧号为天后。追谥雍王贤曰章怀太子。

[10]唐睿宗下诏恢复则天大圣皇后的旧号为天后，追谥雍王李贤为章怀太子。

[11]戊申，以宋王成器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

[11]戊申（二十八日），唐睿宗任命宋王李成器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

[12]置温王重茂于内宅。

[12]唐睿宗将温王李重茂安置在内宅。

[13]以太常少卿薛稷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稷以工书，事上于藩邸，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故为相。

[13]唐睿宗任命太常少卿薛稷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薛稷因擅长书法，在相王府侍奉过睿宗，他的儿子薛伯阳又娶了睿宗的女儿仙源公主为妻，所以被任用为宰相。

[14]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爵谥，斫棺暴尸，平其坟墓。

[14]唐睿宗下令削夺已经死去的武三思、武崇训父子的爵位和谥号，砍开他们的棺材，暴露他们的尸体，并铲平他们的坟墓。

[15]以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州刺史韦嗣立、许州刺史萧至忠为中书令，绛州刺史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华州刺史崔为吏部侍郎，并同平章事。

[15]唐睿宗任命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宋州刺史韦嗣立和许州刺史萧至忠为中书令；任命绛州刺史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华州刺史崔为吏部侍郎，二人均任同平章事。

[16]越州长史宋之问，饶州刺史冉祖雍，坐谄附韦、武，皆流岭表。

[16]越州长史宋之问和饶州刺史冉祖雍因趋附韦、武集团获罪，被流放到岭南地区。

[17]己酉，立衡阳王成义为申王，巴陵王隆范为岐王，鼓城王隆业为薛王；加太平公主实封满万户。

[17]己酉（二十九日），唐睿宗将衡阳王李成义立为申王，将巴陵王李隆范立为岐王，将彭城王李隆业立为薛王；还将太平公主的封户增加到一万户。

太平公主沉敏多权略，武后以为类己，故于诸子中独爱幸，颇得预密谋，然尚畏武后之严，未敢招权势；及诛张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韦后、安乐公主皆畏之，又与太子共诛韦氏。既屡立大功，益尊重，上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时不朝谒，则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三郎，谓太子也。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简皆封王，田园遍于近甸，收市营造诸器玩，远至岭、蜀，输送者相属于路，居处奉养，拟于宫掖。

太平公主遇事沉着机敏，富有权变的谋略，武则天认为她很像自己，因而在众多的子女中对她格外偏爱，经常让她参预军国机密要事的谋画，但她还是惧怕武则天的威严，没有敢招势揽权。张柬之等人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时，太平公主有功劳。唐中宗时期，韦后和安乐公主都惧怕她，后来她又和太子李隆基一起铲除了韦氏集团。太平公主屡立大功后，权势地位更加显赫重要，唐睿宗经常同她商量朝廷的大政方针，每次她入朝奏事，都要和睿宗坐在一起谈上一段时间；有时她没去上朝谒见，睿宗会派宰相到她的家中征求她对某些问

题的处理意见。每当宰相们奏事的时候，睿宗就要询问：“这件事曾经与太平公主商量过吗？”接下来还要问道：“与三郎商量过吗？”在得到宰相们肯定的答复之后，睿宗才会对宰相们的意见表示同意。三郎指的是皇太子李隆基。凡是太平公主想干的事，睿宗没有不同意的，朝中文武百官自宰相以下，或升迁或降免，全在她的一句话，其余经过她的举荐而平步青云担任要职的士人更是不可胜数。由于太平公主的权势甚至超过了睿宗皇帝，所以对她趋炎附势的人数不胜数。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行、薛崇敏、薛崇简三人都受封为王。太平公主的田产园林遍布于长安城郊外各地，她家在收买或制造各种珍宝器物时，足迹远至岭表及巴蜀地区，为她运送这类物品的人不绝于路。太平公主在日常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也处处模仿宫廷的排场。

[18]追赠郎岌、燕钦融谏议大夫。

[18]唐睿宗将郎岌和燕钦融追赠为谏议大夫。

[19]秋，七月，庚戌朔，赠韦月将宣州刺史。

[19]秋季，七月，庚戌朔（初一），唐睿宗追赠处士韦月将为宣州刺史。

[20]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

[20]癸丑（初四），唐睿宗任命兵部侍郎崔日用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

[21]追复故太子重俊位号；雪敬晖、桓彦范、崔玄、张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复其官爵。

[21]唐睿宗追复已故太子李重俊的爵位和名号；为敬恽、桓彦范、崔玄、张柬之、袁恕己、成王李千里及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人平反昭雪，并且恢复他们生前各自担任的职务和爵位。

[22]丁巳，以洛州长史宋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罢为右散骑常侍，兼刑部尚书。与姚元之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22]丁巳（初八），唐睿宗任命洛州长史宋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被罢免为右散骑常侍兼刑部尚书。宋和姚元之齐心协力地革除唐中宗时期的各种弊端，提拔任用忠正贤良之士，贬黜斥

退奸邪不肖之徒，行赏施罚完全依据公理，行贿说情的不良风气没有了市场，各项法度重新得到整饬，当时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国家又恢复了贞观、永徽时期的良好风尚。

[23]壬戌，崔罢为尚书左丞，张锡为绛州刺史，萧至忠为晋州刺史，韦嗣立为许州刺史，赵彦昭为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书令，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贬怀州刺史。

[23]壬戌（十三日），崔被降为尚书左丞；张锡被贬为绛州刺史，萧至忠被贬为晋州刺史，韦嗣立被贬为许州刺史，赵彦昭被贬为宋州刺史。丙寅（十七日），姚元之兼任中书令，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被贬为怀州刺史。

丁卯，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休致仕，右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张仁愿罢为左卫大将军。

丁卯（十八日），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休退休，右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张仁愿被降为左卫大将军。

[24]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崔日用与中书侍郎、参知机务薛稷争于上前，稷曰："日用倾侧，附武三思，非忠臣；卖友邀功，非义士。"日用曰："臣往虽有过，今立大功。稷外托国姻，内附张易之、宗楚客，非倾侧而何！"上由是两罢之，戊辰，以日用为雍州长史，稷为左散骑常侍。

[24]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崔日用与中书侍郎、参知机务薛稷当着唐睿宗的面发生争执。薛稷说："崔日用为人不正，过去他依附武三思等人，说明他并非忠臣；这次又为了邀功请赏而出卖了朋友宗楚客，表明他不是一位义士。"崔日用反驳道："臣虽然以往确有过错，但此次为朝廷立下了大功。薛稷外表以陛下的亲家为依托，暗地里却依附张易之、宗楚客，这不是为人不正又是什么！"唐睿宗因此罢免了他们两人的相职，戊辰（十九日），任命崔日用为雍州长史，任命薛稷为左散骑常侍。

[25]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韦氏余党未施行者，咸赦之。

[25]己巳（二十日），唐睿宗赦免天下罪囚，改年号为景云；凡未被处罚的韦氏余党，都被赦免。

[26]乙亥，废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

[26]乙亥（二十六日），唐睿宗废掉武氏的崇恩庙及昊陵、顺陵，又将已故的中宗皇后韦氏追废为庶人，将被杀的安乐公主追废为悖逆庶人。

[27]韦后之临朝也，吏部侍郎郑贬江州司马，潜过均州，与刺史谯王重福及洛阳人张灵均谋举兵诛韦氏，未发而韦氏败。重福迁集州刺史，未行，灵均说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长，当为天子。相王虽有功，不当继统。东都士庶，皆愿王来。若潜入洛阳，发左右屯营兵，袭杀留守，据东都，如从天而下也。然后西取陕州，东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从之。

[27]韦后临朝的时候，吏部侍郎郑被贬为江州司马。郑曾秘密地经过均州，与均州刺史谯王李重福及洛阳人张灵均密谋起兵诛除韦氏集团，只是未等他们发难，韦后集团就已被李隆基翦除。随后李重福改任集州刺史。在他上任之前，张灵均向他游说道："大王您是先帝的嫡长子，理应继承皇位。相王虽然有功，但不应当继承大统。东都的士民，都希望您能到洛阳来。如果您潜入洛阳城，调集左、右屯营兵，出其不意地杀掉东都留守，进而占据东都洛阳，无异于神兵从天而降。然后再向西攻取陕州，向东攻取黄河南北两岸地区，则天下就可传檄而定。"李重福采纳了他的建议。

灵均及密与结谋，聚徒数十人。时自秘书少监左迁沅州刺史，迟留洛阳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为帝，改元为中元克复。尊上为皇季叔，以温王为皇太弟，为左丞相知内外文事，灵均为右丞相、天柱大将军知武事，右散骑常侍严善思为礼部尚书知吏部事。重福与灵均诈乘驿诣东都，先供张驸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阳县官微闻其谋。

于是张灵均秘密地与郑结谋，聚集了徒众数十人。这时郑已由秘书少监任上被降职为沅州刺史，他逗留在洛阳，等待李重福的到来，他还草拟了制书，立李重福为帝，改年号为中元克复，将唐睿宗尊为皇季叔，封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弟，他自己担任左丞相，主持朝廷内外文官事务；任命张灵均为右丞相、天柱大将军，主持武官事务；任命右散骑常侍严善思为礼部尚书，主持吏部事务。李重福与张灵均假装乘

驿车到东都去，郑则事先安排布置驸马都尉裴巽的宅第以接待李重福。洛阳县吏对他们的阴谋略有察觉。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卷

唐纪二十六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下景云元年（庚戌、710）

唐纪二十六唐睿宗景云元年（庚戌，公元710年）

[1]八月，庚寅，往巽第按问。重福奄至，县官驰出，白留守；群官皆逃匿，洛州长史崔日知独帅众讨之。

[1]八月庚寅（十二月），洛阳县吏前往裴巽家中检查讯问，李重福等人突然来到。县吏急忙跑出裴宅，将其所见全部告诉了东都留守。东都大小衙门官员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全都逃走或者躲藏起来，只有洛州长史崔日知率领部下讨伐李重福。

留台侍御史李邕遇重福于天津桥，从者已数百人；驰至屯营，告之曰："谯王得罪先帝，今无故入都，此必为乱；君等宜立功取富贵。"又告皇城使闭诸门。重福先趣左、右屯营，营中射之，矢如雨下。乃还趣左掖门，欲取留守兵，见门闭，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营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马出上东，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从父兄也。以功拜东都留守。

留台侍御史李邕与李重福在天津桥相遇，发现李重福手下已经有了数百名追随者，便快马加鞭地赶到东都左、右屯营的驻地，告诉他们说："谯王李重福获罪于先帝，现在突然无故进入东都，这一定是准备作乱，你们应当趁此机会为朝廷立功以博取荣华富贵。"说完又跑去告诉守卫皇城的将官，让他们将所有城门全部关闭。李重福先赶赴左、右屯营，但营中将士向他放箭，箭如雨下。李重福回身走到左掖门，想征调东都留守的部队，却又见城门紧闭，便气急败坏地命令手下人放火焚烧城门，但还没等火点燃，左屯营的士兵已经冲出营地向他逼过来。李重福走投无路，只好打马跑出洛阳上东门，逃进山谷中藏匿起来。第二天，东都留守派出大批军队进山搜捕，李重福投漕渠自杀。崔日知是崔日用的堂兄，他因此次平定李重福叛乱之功而被任命为东都留守。

郑貌丑多须，既败，梳髻，著妇人服，匿车中；擒获，被鞫，股栗不能对。张灵均神气自若，顾曰："吾与此人举事，宜其败也！"与皆

斩于东都市。初，附来俊臣得进；俊臣诛，附张易之；易之诛，附韦氏；韦氏败，又附谯王重福，竟坐族诛。严善思免死，流静州。

郑相貌丑陋，又长满了络腮胡子，起事失败后，他梳起了发髻，穿上妇女穿的衣服，藏在车中。被抓获受审时恐惧得两腿发抖，不能回答问题。张灵均则始终神态自若，他回头看着郑说："我和你这样的胆小鬼一同举事，落得失败的结局是很正常的！"张灵均和郑一起在东都洛阳闹市被处以斩刑。当初，郑靠依附来俊臣而得以升迁；来俊臣被杀后，又依附张易之；张易之伏诛后，又依附韦后；韦后被杀后，又转而依附谯王李重福，最终还是因李重福起事失败而被灭族。严善思被免于死刑，流放到静州。

[2]万骑恃讨诸韦之功，多暴横，长安中苦之；诏并除外官。又停以户奴为万骑；更置飞骑，隶左、右羽林。

[2]万骑兵倚仗着讨平韦氏集团的功劳，大多横行不法，从而成为长安百姓的一大祸害。唐睿宗下诏将万骑兵全部放到京外去作官，同时下令停止从官户奴隶中选拔万骑兵，并另外设置隶属于左、右羽林卫的飞骑军。

[3]姚元之、宋及御史大夫毕构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上从之。癸巳，罢斜封官凡数千人。

[3]姚元之、宋及御史大夫毕构向唐睿宗提出建议："先朝所任命的斜封官应当全部予以废黜。"唐睿宗表示同意。癸巳（十五日），唐睿宗免去了数千名斜封官的职务。

[4]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谈贬蒲州刺史。

[4]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谈被贬为蒲州刺史。

[5]赠苏安恒谏议大夫。

[5]唐睿宗追赠苏安恒为谏议大夫。

[6]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师致仕唐休为朔方道大总管。

[6]九月辛未（二十三日），唐睿宗任命已经退休的太子少师唐休为朔方道大总管。

[7]冬，十月，甲申，礼仪使姚元之、宋奏："大行皇帝神主，应太庙，请迁义宗神主于东都，别立庙。"从之。

[7]冬季，十月，甲申（初七），礼仪使姚元之、宋上奏道："已故未葬的中宗皇帝的神主应当迁入太庙受祭，请陛下下诏将义宗皇帝的神主迁到东都另外立庙祭祀。"唐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8]乙未，追复天后尊号为大圣天后。

[8]乙未（十八日），唐睿宗下诏恢复天后武则天大圣天后的尊号。

[9]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

[9]丁酉（二十日），唐睿宗任命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即从薛讷开始。

[10]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既而惮其英武，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己亥，制戒谕中外，以息浮议。公主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10]太平公主认为太子李隆基还很年轻，因而起初并未把太子放在心上；不久之后又因惧怕太子的英明威武，转而想要改立一位昏庸懦弱的人作太子，以便使她自己能长期保住现有的权势地位。太平公主屡次散布流言，声称"太子并非皇帝的嫡长子，因此不应当被立为太子。"己亥（二十二日），唐睿宗颁下制书晓谕警告天下臣民，以平息各种流言蜚语。太平公主还常常派人监视太子李隆基的所作所为，即使一些细微之事也要报知唐睿宗，此外，太平公主还在太子身边安插了很多耳目，太子心里感到十分不安。

[11]谥故太子重俊曰节愍。太府少卿万年韦凑上书，以为："赏罚所不加者，则考行立谥以褒贬之。故太子重俊，与李多祚等称兵入宫，中宗登玄武门以避之，太子据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窜。使宿卫不守，其为祸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谓供奉官曰：'几不与卿等相见。'其危如此。今圣朝礼葬，谥为节愍，臣窃惑之。夫臣子之礼，过庙必下，过位必趋。汉成帝之为太子，不敢绝驰道。而重俊称兵宫内，跨马御前，无礼甚矣。若以其诛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则兴兵以诛奸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与三思竞为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废韦氏而嘉之，则韦氏于时逆状未彰，大义未绝，苟无中宗之命而废之，是胁父废母也，庸可乎！

汉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谗，发忿杀充，虽兴兵交战，非围逼君父也；兵败而死，及其孙为天子，始得改葬，犹谥曰戾。况重俊可谥之曰节愍乎！臣恐后之乱臣贼子，得引以为比，开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瘅恶也，请改其谥。多祚等从重俊兴兵，不为无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为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执政以为制命已行，不为追改，但停多祚等赠官而已。

[11]唐睿宗颁下制书，将已故太子李重俊谥为节愍。太府少卿万年人韦凑上书认为：“对于那些没有受到赏赐或者处罚的人，应根据其生前的所作所为赠予谥号，以示对他们一生功过的褒贬。原太子李重俊与李多诈等人举兵闯入宫中，致使中宗不得不登上玄武门以躲避他们，太子却还能够神态自若地骑在马上督率士兵；只是到了他的徒众临阵倒戈李多祚等人已经被杀之后，太子才不得不落荒而逃。假如当时把守玄武门的侍卫抵挡不住的话，那么李重俊所造成的祸害将不堪设想！第二天，中宗皇帝泪如雨下地对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们说：‘朕差一点就见不到诸位了。’当时的情形竟然危急到这种地步。现在朝廷对李重俊以礼安葬，还要将他谥为节愍，臣内心深处的确感到迷惑不解。依据臣子侍奉君主的礼节，大臣经过太庙必须下马，经过君主的宝座必须恭恭敬敬地小步快走。汉成帝作太子时，虽然是受到了汉元帝的紧急召见，尚且不敢横穿驰道，而太子李重俊居然敢于在皇宫之内兴兵造反，在中宗皇帝的面前横刀立马，这实在是太无礼了。嘉奖他起兵诛杀武三思父子是可以，但只有在他起兵铲除奸臣是为了尊崇皇帝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现在他是为了自己当皇帝，那就只能说明他与武三思一样，都是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对这样的人还值得立谥嘉奖吗！如果因为他起兵是为了废掉韦后而嘉奖他，则当时韦后谋反的表现还不太明显，与太子之间母子君臣的大义尚未断绝，如果没有中宗的命令就擅自起兵废掉她，这就是胁迫父亲废弃母亲，又怎么可以呢！汉武帝时期戾太子因受江充的诬陷而发泄愤懑，起兵杀死江充，虽然也动用了兵马，但戾太子并没有围困逼迫他的父亲汉武帝。戾太子兵败自杀后，一直等到他的孙子汉宣帝即位时才得以改葬，但还是将他谥为戾。何况李重俊行为如此，陛下怎么能将他谥为节愍呢！臣担心后世的乱臣贼子会援引李重俊这一先例，为违乱忤逆行为大开方便之门，这恐怕不是用来彰善惩恶的有效方法。请陛下给李重俊改赐一个别的谥号。李多祚等人追随李重俊起兵，也不能说没

有罪过，陛下现在可以宽宥他们所犯的罪行，但口口声声地说为他们平反昭雪，恐怕还不太合适。”唐睿宗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但具体主管的官员认为皇帝的制命已经颁行，因而不愿再改变谥号，只是取消给李多祚等人的赠官而已。

[12]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为中书令。

[12]十一月，戊申朔（初一），唐睿宗任命姚元之为中书令。

[13]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庙号中宗。朝议以韦后有罪，不应葬。追谥故英王妃赵氏曰和思顺圣皇后，求其瘗，莫有知者，乃以衣招魂，覆以夷衾，葬定陵。

[13]己酉（初二），唐睿宗将孝和皇帝葬于定陵，庙号中宗。朝廷中议论认为韦皇后犯有大罪，不应当将她的灵柩与唐中宗合葬。唐睿宗将已故英王王妃赵氏追谥为和思顺圣皇后，派人四处寻找她埋葬的地方，但没有人知道她葬在哪里，最后只得用皇后的衣来为她招魂，然后在衣上盖上覆盖尸体的被子夷衾，合葬于定陵。

[14]壬子，侍中韦安石罢为太子少保，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罢为少傅。

[14]壬子（初五），侍中韦安石被罢免为太子少保；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被罢免为太子少傅。

[15]甲寅，追复裴炎官爵。

[15]甲寅（初七），唐睿宗下诏追复裴炎的官职爵位。

初，裴先自岭南逃归，复杖一百，徙北庭。至徙所，殖货任侠，常遣客都下事。武后之诛流人也，先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护追获，因之以闻。使者至，流人尽死，先以待报未杀。既而武后下制安抚流人，有未死者悉放还，先由是得归。至是求炎后，独先在，拜詹事丞。

当初，裴先从岭南逃回，又被杖打一百，流放到北庭。裴先在流放地北庭经商，又干一些打抱不平的侠义之事，他还常常派人到长安打听各种消息。他事先得知武则天即将派遣使者出京诛杀被处以流刑的罪犯，便在使者到来之前逃到胡人的地盘躲避，后被北庭都护派兵捉回，关进监狱并上报武则天。使者来到北庭后，流刑犯全部被杀，只有裴先因等待武则天的批示而没有立即被杀。过了一段时间武则天又

下诏安抚流刑犯人，规定未被处死的全部放还原籍，裴先因此得以回到长安。到这时候，唐睿宗下食寻找裴炎的后人，只有裴先一人在世，于是将他任命为詹事丞。

[16]壬戌，追复王同皎官爵。

[16]壬戌（十五日），唐睿宗下令追复王同皎的官爵。

[17]庚午，许文贞公苏蘉。制起复其子为工部侍郎，固辞。上使李日知谕旨，日知终坐不言而还，奏曰："臣见其哀毁，不忍发言，恐其陨绝。"上乃听其终制。

[17]庚午（二十三日），许文贞公苏去世。唐睿宗颁发制命，任命正在为父服丧的苏之子苏为工部侍郎，苏坚决推辞不受。唐睿宗派李日知前去传达自己的旨意，李日知在苏家坐了半晌，却只字未提自己的来意便回朝复命，他对唐睿宗回奏道："臣见到苏悲痛欲绝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把要说的话讲出来，担心他会发生意外。"于是唐睿宗便允许苏为其父服满三年丧期。

[18]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太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观。谏议大夫宁原悌上言：以为"先朝悖逆庶人以爱女骄盈而及祸，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损而获全。又释、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人费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鉴不远。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为崇丽，取谤四方。又，先朝所亲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览而善之。

[18]十二月，癸未（初七），为助天皇太后武则天的冥福，唐睿宗让他的两个女儿西城公主和隆昌公主作女道士，并准备在长安城西建造道观。谏议大夫宁原悌向唐睿宗进言认为："先朝悖逆庶人作为中宗和韦后的爱女而骄傲自满，终于难逃杀身之祸；新城公主和宜都公主作为中宗的庶出之女而谦卑自制，终于得以保全。再说佛教和道教均以清净为本，不应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广造佛寺道观。南朝梁武帝佞佛招致祸败于前，中宗广营佛寺道观致使国家多难于后，这样的历史教训距今不远。现在西城公主和隆昌公主作了女道士，陛下将为他们营建道观，营建时不应当过分豪华壮观，以免招来朝野士民的非议。此外，先朝中宗皇帝所宠幸的僧人们仍在陛下身边，应当一律斥退。"唐睿宗看了他的奏章之后，认为他说的很对。

[19]宦者闾兴贵以事属长安令李朝隐，朝隐系于狱。上闻之，召见朝隐，劳之曰："卿为赤县令，能如此，朕复何忧！"因御承天门，集百官及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隐所为。且下制称"宦宫遇宽柔之代，必弄威权。朕览前载，每所叹息。能副朕意，实在斯人，可加一阶为太中大夫，赐中上考及绢百匹。"

[19]宦官闾兴贵托长安令李朝隐为他办事，李朝隐将他逮捕入狱。唐睿宗听说这件事之后，特意召见了李朝隐，慰问他说："您作为京师万年县的县令，能够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唐睿宗还在承天门召集文武百官和来自各州的朝集使，向他们公布李朝隐的所作所为，并且颁下制书表彰他说："自古以来宦官每遇宽容柔弱的君主，必定会玩弄权势，擅作威福。朕每次读前代历史时，都对此颇多感慨。真正能够符合朕的心意的，是像李朝隐这样的人，所以应为他进一阶，为太中大夫，将他的考核成绩定为中上，并且赐给绢一百匹。"

[20]壬辰，奚、犯塞，掠渔阳、雍奴，出卢龙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讷追击之，弗克。

[20]壬辰（十六日），奚人和人进犯边塞，在渔阳、雍奴二县大肆掳掠之后，出卢龙塞而去。唐幽州都督薛讷派兵追击，未能取胜。

[21]旧制，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文属吏部，武属兵部，尚书曰中铨，侍郎曰东西铨。中宗之末，嬖幸用事，选举混淆，无复纲纪。至是，以宋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为侍郎，皆不畏强御，请谒路绝。集者万余人，留者三铨不过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武选亦治。从愿，承庆之族子；象先，元方之子也。

[21]唐朝旧制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由皇帝当面用册书任命，称为册授；四品以下、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颁布制书任命，称为制授；六品以下官员由皇帝颁布敕书任命，称为敕授。官员的任命都委托尚书省拟定，而后上奏，文官由吏部拟定，武官由兵部拟定，两部的尚书称为中铨，侍郎二人称为东西铨。唐中宗末期，得到皇帝宠幸的奸佞小人执掌朝廷大权，所选任的官吏好坏混杂，不再有法度可言。此时，唐睿宗任命宋为吏部尚书，李、卢从愿为吏部侍郎，三人都不畏强暴，请托告求之路从此堵塞。在一万多名候选官员中，经过三铨之后入选的不超过两千人，人们都对他们的公正无私深为叹服。唐睿宗

又任命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兵部侍郎，对武官的选拔任用也走上了正轨。卢从愿是卢承庆的同族兄弟之子；陆象先是陆元方的儿子。

[22]侍御史藁城倪若水，奏弹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乱常改作，希旨病君；于是左授钦明饶州刺史，山恽括州长史。

[22]侍御史藁城人倪若水，上奏弹劾国子祭酒祝钦明、国子司业郭山恽扰乱赏规、变更旧制，为迎合中宗韦后的旨意而使得中宗圣德有亏。唐睿宗因此将祝钦明降职为饶州刺史，将郭山恽降职为括州长史。

[23]侍御史杨孚，弹纠不避权贵，权贵毁之，上曰："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为所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孚，隋文帝之侄孙也。

[23]侍御史杨孚在奏劾纠察法之事时不畏权贵，因而受到权贵们的诋毁，唐睿宗说："在老鹰搏击狡兔时，必须赶紧帮助它，否则它反会被狡兔咬伤。御史纠举弹劾奸诈邪恶之徒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君主对他多方保护，他也会被奸诈邪恶之徒咬伤的。"杨孚是隋文帝杨坚的侄孙。

[24]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

[24]唐睿宗设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统辖凉、甘、肃、伊、瓜、沙、西等七州，治所在凉州。

[25]姚州群蛮，先附吐蕃，摄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发兵击之；既降，又请筑城，列置州县，重税之。黄门侍郎徐坚以为不可；不从。知古发剑南兵筑城，因欲诛其豪杰，掠子女为奴婢。群蛮怨怒，蛮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杀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路绝，连年不通。

[25]姚州各蛮族部落起初依附吐蕃，代理监察御史李知古请求调集军队前往讨伐；各蛮族部落归降唐朝之后，李知古又请求在姚州修筑城郭，设置州县官署，对他们征收重税。黄门侍郎徐坚认为不能这样做，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李知古调集剑南道兵马修筑城池，又想趁机铲除蛮族各部落的豪杰，将他们的子女掠为奴婢。蛮族各部落极为愤恨，部落酋长傍名召引吐蕃军队进攻李知古并将他杀死，然后

用他的尸体祭祀上天，从此姚、州一带通往内地的道路断绝，连续多年未能打通。

安西都护张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虽怨而未绝和亲，乃赂鄯州都督杨矩，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公主汤沐邑；矩奏与之。

唐安西都护张玄表侵扰掠夺吐蕃北部边境地区，吐蕃虽然对此极为不满，但却没有中断与唐和亲，于是他们贿赂唐鄯州都督杨矩，请求唐睿宗将河西九曲之地送给吐蕃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杨矩上奏唐睿宗，劝他将河西九曲之地送给吐蕃。

二年（辛亥、711）

二年（辛亥，公元711年）

[1]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请和；许之。

[1]春季，正月，癸丑（初七），突厥可汗默啜派遣使者前来求和，唐睿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2]己未，以太仆卿郭元振、中书侍郎张说并同平章事。

[2]己未（十三日），唐睿宗任命太仆卿郭元振、中书侍郎张说二人为同平章事。

[3]以温王重茂为襄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郎将将兵五百就防之。

[3]唐睿宗改封温王李重茂为襄王，让他充任集州刺史，并且派遣中郎将率领五百人马驻扎在集州对他加以防范。

[4]乙丑，追立妃刘氏曰肃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窦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于东都城南，立庙京师，号仪坤庙。窦氏，太子之母也。

[4]乙丑（十九日），唐睿宗下诏将妃子刘氏追立为肃明皇后，称她的坟墓为惠陵；将德妃窦氏追立为昭成皇后，称她的坟墓为靖陵。唐睿宗在为这两位妃子招魂之后，将她们安葬在东都洛阳城南，并在京师为她们立庙，称为仪坤庙。窦氏是太子李隆基的生母。

[5]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邀韦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辞不往。上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皆倾心东宫，卿宜察之。”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谋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愿陛下无惑谗言。”上瞿

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时公主在帘下窃听之，以飞语陷安石，欲收按之，赖郭元振救之，得免。

[5]太平公主同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成朋党，想加害于太子李隆基，便指使她的女婿唐邀请韦安石到自己的家中来，韦安石坚决推辞，没有前往。唐睿宗曾经秘密地召见韦安石，对他说："听说朝廷文武百官全都倾心归附太子，您应当对此多加留意。"韦安石回答说："陛下从哪里听到这种亡国之言呢！这一定是太平公主的主意。太子为宗庙社稷立下了大功，而且一向仁慈明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希望陛下不要被谗言所迷惑。"唐睿宗听过这话之后十分惊异地说："朕明白了，您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当时太平公主正在帘子后面偷听他们君臣之间的谈话，事后便散布各种流言蜚语对韦安石横加陷害，想把他逮捕下狱严加审讯，多亏了郭元振的救助才得以幸免。

公主又尝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众皆失色，宋抗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议！"

太平公主还曾乘辇车在光范门内拦住宰相，暗示他们应当改立皇太子，在场的宰相们全都大惊失色。宋大声质问道："太子为大唐社稷立下了莫大的功劳，是宗庙社稷的主人，公主为什么突然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与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孙，太平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上曰："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乃先下制云："诸王、驸马自今毋得典禁兵，见任者皆改他官。"

宋与姚元之秘密地向唐睿宗进言道："宋王李成器是陛下的嫡长子，豳王李守礼是高宗皇帝的长孙，太平公主在他俩与太子之间互相构陷，制造事端，将会使得东宫地位不稳。请陛下将宋王和豳王两人外放为刺史；免去岐王李隆范和薛王李隆业所担任的左、右羽林大将军职务，任命他们为太子左、右卫率以事奉太子；将太平公主与武攸暨安置到东都洛阳。"唐睿宗说："朕现在已没有兄弟了，只有太平公主这一个妹妹，怎么可以将她远远地安置到东都去呢！至于诸王则任

凭你们安排。”于是先颁下制命说：“今后诸王、驸马一律不得统率禁军，现在任职的都必须改任其他官职。”

顷之，上谓侍臣曰：“术者言五日中当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张说曰：“此必谗人欲离间东宫。愿陛下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张说所言，社稷之至计也。”上说。

过了不久，唐睿宗对身边的侍臣说：“占卜的人说五天之内将会有起事发难的军队闯入宫中，你们要为朕严加防范。”张说紧接着说道：“这一定又是奸邪小人用谗言离间陛下与太子的关系。希望陛下让太子代行处理政务，那么种种流言蜚语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声匿迹。”姚元之说：“张说所提出的办法，是使社稷宗庙长治久安的上上之策。”唐睿宗听完之后十分高兴。

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守礼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岐王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隆业为右卫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二月，丙子朔（初一），唐睿宗任命宋王李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李守礼为豳州刺史，任命左羽林大将军岐王李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李隆业为右卫率；又将太平公主安置在蒲州。

丁丑，命太子监国，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并取太子处分。

丁丑（初二），唐睿宗下诏让太子李隆基代行处理政务，规定凡是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以及对犯徒刑罪以下罪犯的审核等事，均由太子全权处理。

[6]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素言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议，一朝尽夺之，彰先帝之过，为陛下招怨。今众口沸腾，遍于海内，恐生非常之变。”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为然。戊寅，制：“诸缘斜封别敕授官，先停任者，并量材叙用。”

[6]殿中侍御史崔、太子中允薛昭素对唐睿宗说：“斜封官都是先帝任命的，制命早已颁布施行，现在却由于姚元之等人的建议而一下子全部削夺，这就彰明了先帝的过错，并且给陛下召来了很多怨言。眼下全国各地怨声载道，恐怕会引发非同寻常的变故。”太平公主也这样劝说唐睿宗，唐睿宗认为他们所说的都有道理。戊寅（初三），唐睿宗颁布制命：“凡由于斜封别敕任命之故而被停任的官员，一律可以量材叙用。”

[7]太平公主闻姚元之、宋之谋，大怒，以让太子。太子惧，奏元之、离间姑、兄，请从极法。甲申，贬元之为申州刺史，为楚州刺史。丙戌，宋王、豳王亦寝刺史之命。

[7]太平公主得知姚元之与宋的计谋之后勃然大怒，并以此责备太子李隆基。太子感到害怕，便向唐睿宗奏称姚元之和宋挑拨自己与姑母太平公主和兄长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之间的关系，并请求对他们两人严加惩处。甲申（初九），唐睿宗将姚元之贬为申州刺史，将宋贬为楚州刺史。丙戌（十一日），宋王李成器和豳王李守礼被任命为刺史的事也停止执行。

[8]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刘幽求罢为户部尚书；以太子少保韦安石为侍中。安石与李日知代姚、宋为政，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前右率府铠曹参军柳泽上疏，以为："斜封官皆因仆妾汲引，岂出孝和之意！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称明。一旦忽尽收叙，善恶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议者咸称太平公主令胡僧慧范曲引此曹，诳误陛下。臣恐积小成大，为祸不细。"上弗听。泽，亨之孙也。

[8]唐睿宗将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刘幽求罢免为户部尚书；又任命太子少保韦安石为侍中。韦安石与李日知取代了姚元之、宋二人，开始主持朝廷政务，从此朝廷纲纪紊乱，又恢复到唐中宗景龙年间的老样子。前任右卫率府铠曹参军柳泽上疏认为："斜封官都是通过中宗皇帝身边那些小人的引进而得到任用的，哪里是出自中宗孝和皇帝的本意呢！陛下将他们全部废黜，天下人都认为明智，现在却又反过来将他们全部收录叙用，善恶不定，朝令夕改，陛下的政令为什么如此前后不一呢！街谈巷议都说太平公主让胡僧慧范多方拉拢这些人，诳骗惑乱陛下。臣担心这样下去会积小恶而成大祸。"唐睿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柳泽是柳亨的孙子。

[9]左、右万骑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使葛福顺等将之。

[9]以左、右万骑军和左、右羽林军为北门四军，唐睿宗派葛福顺等人统率这些禁卫军。

[10]三月，以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许嫁突厥默啜。

[10]三月，唐睿宗封宋王李成器之女为金山公主，将她许配给突厥可汗默啜。

[11]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让司徒；许之，以为太子宾客。以韦安石为中书令。

[11]夏季，四月，甲申（初九），宋王李成器请求辞去司徒一职，唐睿宗答应了他的要求，任命他为太子宾客。任命韦安石为中书令。

[12]上召群臣三品以上，谓曰："朕素怀澹泊，不以万乘为贵，曩为皇嗣，又为皇太弟，皆辞不处。今欲传位太子，何如？"群臣莫对。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辞，不许。殿中侍御史和逢尧附太平公主，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为四海所依仰，岂得遽尔！"上乃止。

[12]唐睿宗召见三品以上官员，对他们说："朕一向恬淡寡欲，并不以天子的尊位为贵，当初任皇嗣以及中宗时作皇太弟，都坚决地推辞掉了。现在朕打算把皇位传给皇太子，你们认为怎么样！"在场的大臣们都没有回答。太子李隆基让右庶子李景伯出面坚决推辞，唐睿宗没有同意。殿中侍御史和逢尧向来依附太平公主，便对唐睿宗说道："陛下年纪还不很老，正是被天下人依靠景仰的时候，怎么能急急忙忙地禅位于皇太子呢！"唐睿宗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

戊子（十三日），唐睿宗发布制命："所有朝廷政务，一律由皇太子负责处理。涉及军旅重事、死刑的审核以及对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都要先与皇太子商议，然后再上奏。"

[13]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13]辛卯（十六日），唐睿宗任命李日知守侍中。

[14]壬寅，赦天下。

[14]壬寅（二十七日），唐睿宗下诏大赦天下。

[15]五月，太子请让位于宋王成器；不许。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

[15]五月，太子李隆基请求将太子之位让给宋王李成器，唐睿宗没有同意。太子又请求将太平公主召回京师。唐睿宗表示回意。

[16]庚戌，制："则天皇后父母坟仍旧为昊陵、顺陵，量置官属。"太平公主为武攸暨请之也。

[16]庚戌（初六），唐睿宗颁下制命：“将则天皇后父母的坟墓恢复为昊陵、顺陵，并且酌情设置官署掌管陵园事务。”这是由于太平公主为武攸暨向唐睿宗作了请求的缘故。

[17]辛酉，更以西城为金仙公主，隆昌为玉真公主，各为之造观，逼夺民居甚多，用功数百万。右散骑常侍魏知古、黄门侍郎李义谏，不听。

[17]辛酉（十七日），唐睿宗将西城公主改封为金仙公主，将隆昌公主改封为玉真公主，并且为她们分别建造了金仙观和玉真观，强占了很多居民的住宅，工程耗费达数百万钱之多。右散骑常侍魏知古和黄门侍郎李进谏阻止，但唐睿宗没有采纳。

[18]壬戌，殿中监窦怀贞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18]壬戌（十八日），唐睿宗任命殿中监窦怀贞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19]僧慧范恃太平公主势，逼夺民产，御史大夫薛谦光与殿中侍御史慕容奏弹之。公主诉于上，出谦光为岐州刺史。

[19]胡僧慧范倚仗着太平公主的权势，巧取豪夺平民百姓的财产，御史大夫薛谦光和殿中侍御史慕容上奏弹劾他。太平公主向唐睿宗诉说了自己对他们的不满，唐睿宗便将薛谦光外放为岐州刺史。

[20]时遣使按察十道，议者以山南所部阔远，乃分为东西道；又分陇右为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齐、兖、魏、冀、并、蒲、、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纠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恶，惟洛及近畿州不隶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卢等上言：“都督专杀生之柄，权任太重，或用非其人，为害不细。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时巡察，奸宄自禁。”其后竟罢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20]这时唐睿宗分遣使者赴全国十道巡视考察，有人认为山南道所辖区域太广，于是将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又从陇右道中分出河西道。六月，壬午（初八），唐睿宗又下诏在全国分置汴、齐、兖、魏、冀、并、蒲、、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都督，负责纠举检察所辖区域内州县官吏的善恶得失，只有洛州以及京畿各州不隶属于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太子舍人卢等人进言说：“都督独掌生杀大权，权势太重，

如果任用了不称职的人，那么所造成的危害就太严重了。现在御史的品位俸禄都很卑微，但是声望都很高，陛下派他们按时巡察地方，为非作歹之徒自然不敢横行。”后来终于罢去所有新置的都督，只是设置了十道按察使而已。

[21]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

[21]秋季，七月，癸巳（二十日），唐睿宗下诏追复上官昭容的职位，赠谥号为惠文。

[22]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复生，赦天下。

[22]乙卯（疑误），由于唐高祖李渊旧宅中早已枯死的柿子树又重新发芽的缘故，唐睿宗下诏大赦天下。

[23]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为朔方大总管。琬考按三城戍兵，奏减十万人。

[23]己巳（疑误），唐睿宗任命右台御史大夫解琬为朔方道大总管。解琬在对三受降城的防务作了具体考察之后，上奏唐睿宗，请求将该地的戍卒减少十万人。

[24]庚午，以中书令韦安石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虚名，实去其权也。

[24]庚午（疑误），唐睿宗任命中书令韦安石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由于太平公主认为韦安石拒绝趋附自己，所以用一些虚衔来表示对他的尊崇，实际上是借此削夺他的实权。

[25]九月，庚辰，以窦怀贞为侍中。怀贞每退朝，必诣太平公主第。时修金仙、玉真二观，群臣多谏，怀贞独劝成之，身自督役。时人谓怀贞前为皇后阿,今为公主邑司。

[25]九月，庚辰（初八），唐睿宗任命窦怀贞为侍中。窦怀贞每次退朝后，都要到太平公主家里去。当时正在修建金仙、玉真二观，群臣纷纷谏阻，只有窦怀贞一个人对这项工程表示坚决支持，并且亲自监督服劳役的民夫。所以当时的人们都说窦怀贞先是作韦皇后的阿，现在又作了公主的邑司。

[26]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门，引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宣制，责以“政教多阙，水旱为灾，府库益竭，僚吏日滋；虽朕之薄德，亦辅佐非才。安石可左仆射、东都留守，元振可吏

部尚书，怀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户部尚书，说可左丞，并罢政事。”以吏部尚书刘豳求为侍中，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为左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崔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陆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

[26]冬季，十月，甲辰（初三），唐睿宗驾临承天门，对应召而来的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等大臣宣布制命，责备他们说：“当今朝廷的刑赏与教化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各地水旱成灾，国库储备日趋枯竭，官吏日益增多，这些现象固然是朕德行浅薄所致，但也与诸位辅佐大臣不称职有关。从现在起韦安石担任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郭元振担任吏部尚书，窦怀贞担任左台御史大夫，李日知担任户部尚书，张说担任尚书左丞，一律免去宰相职务。”任命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任命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为左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崔为中书侍郎，二人同时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此外，任命中书侍郎陆象先为同平章事。对上述官员的任免都是根据太平公主的意志而作出的。

象先清净寡欲，言论高远，为时人所重。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为相，请与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曰：“然则亦不敢当。”公主乃为之并言于上，上不欲用，公主涕泣以请，乃从之。

陆象先一向清心寡欲，言辞议论高妙玄远，受到当时人的推崇。崔私下里服侍太平公主，公主打算将他提拔为宰相，崔请求与陆象先一起提拔，太平公主不同意，崔说：“如果陆象先不能作宰相的话，那么我崔也不敢作这个宰相。”太平公主只得请求唐睿宗将两人一同任命为宰相。唐睿宗不想用崔为相，太平公主流着眼泪请求，唐睿宗才同意。

[27]右补阙辛替否上疏，以为：“自古失道破国亡家者，口说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目睹；臣请以陛下所目睹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拨乱返正，开基立极；官不虚授，则无枉费；不多造寺观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无灾，天地垂，风雨时若，粟帛充溢，蛮夷率服，享国久长，名高万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之兄，弃祖宗之业，徇女子之意；无能而禄者数千人，无功而封者百余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剥万人体上之衣以涂土木，于

是人怨神怒，众叛亲离，水旱并臻，公私俱罄，享国不永，祸及其身。陛下何不惩而改之！自顷以来，水旱相继，兼以霜蝗，人无所食，未闻赈恤，而为二女造观，用钱百余万缗。陛下岂可不计当今府库之蓄积有几，中外之经费有几，而轻用百余万缗，以供无用之役乎！陛下族韦氏之家而不去韦氏之恶，忍弃太宗之法，不忍弃中宗之政乎！且陛下与太子当韦氏用事之时，日夕忧危，切齿于群凶；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为，臣恐复有切齿于陛下者也。然则陛下又何恶于群凶而诛之！昔先帝之怜悖逆也，宗晋卿为之造第，赵履温为之葺园，殚国财，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园成不暇游，而身为戮没。今之造观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赵之徒从而劝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之愁怨，不减前朝之时。人人知其祸败而口不敢言，言则刑戮随之矣。韦月将、燕钦融之徒，先朝诛之，陛下赏之，岂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于国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惟陛下察之。”上虽不能从，而嘉其切直。

[27]右补阙辛替否上疏认为：“自古以来，因为君主无道而导致国破家亡的教训，实在是耳闻不如目睹，口说不如亲身经历。请允许臣根据陛下亲眼目睹的事实来阐明道理。太宗皇帝是陛下的祖父，他使乱世纳入正轨，开创了大唐的基业，树立了中正的准则；他既不白白地把官爵俸禄赠送给任何人，也从不浪费国家的资财；他并不广建寺观，却有福分，他也没有更多地剃度僧尼，却没有灾祸，得到皇天后土的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周边各蛮夷部落纷纷入朝进贡，在位的时间也很长久，受到千秋万代的景仰。陛下为什么不效法太宗皇帝呢？中宗皇帝是陛下的兄长，不以祖宗基业为重，一味顺从妇道人家的无理要求；没有才能却食取俸禄者达数千人，没有功劳而赐给封户的有一百余家；没有止境地营建寺庙，耗费钱财达数百亿之巨，剃度僧尼无数，不交纳租庸的人达数十万之多，府库支出日益增加，财政收入却一天天地减少；为供养贪得无厌的邪恶之徒不惜夺走百姓口中之食，为大兴土木雕梁画柱之用不惜剥掉黎民身上之衣，从而造成神人共怨，众叛亲离的严重后果，水旱天灾纷至沓来，公私财用同时告罄，不但自己在位时间无法长久，甚至还遭遇被弑身死的惨痛结局。陛下为什么不能以此为戒，立即改正错误呢！自从陛下即位之后，近期内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再加上霜冻蝗虫的危害，百姓口中无食，却不曾听说陛下开仓赈济灾民，但陛下为两个女儿营建道观，却

不惜耗资一百多万缗。陛下怎么可以不考虑当今国库中的资财到底有多少，朝廷外所需经费又是多少，就轻易地拿出一百多万缗，来供给于国计民生没有任何用处的工程支出呢！陛下诛灭了韦氏的家族，但没有除去韦氏的恶行，难道忍心抛弃太宗的法度，却不忍心抛弃中宗的弊政吗？再说陛下与太子在韦氏集团专擅朝政之际，没日没夜地为大唐宗庙社稷和自己的身家性命担忧，对奸臣切齿痛恨，现在幸亏铲除了奸党，却不能改变他们当初的所作所为，臣担心会重新出现对陛下切齿痛恨的人。如果这样的话，陛下当初又为什么要痛恨群凶并将他们诛杀殆尽呢！当初中宗皇帝喜爱悖逆庶人，宗晋卿便为她建造私宅，赵履温便为她整治园林。在耗尽了国家资财，用尽了民力之后，新建的私宅还没有来得及居住，修好的园林也没来得及游玩，悖逆庶人就被杀死。现在营建道观，如此追求奢侈豪华，一定不会是陛下和金仙、玉真二位公主的本意，大概是因为有像宗晋卿和赵履温这样的奸臣从中推波助澜，陛下对此不可不多加留意。如果陛下不能中止这项工程的营建，臣担心百姓的怨恨之心，不会比中宗时期减少。现在每个人都明白必将造成巨大的祸患，却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言规谏，是因为担心一旦说出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像韦月将、燕钦融这样的忠臣义士，被先朝诛杀，陛下给予他们很高的奖赏，难道不是因为陛下深知直言进谏有利于国家吗！臣今天所说的，也像先朝的直言一样，希望陛下能够体察到这一点。”唐睿宗虽然未能采纳他的建议，却也对他的恳切直率大加赞赏。

[28]御史中丞和逢尧摄鸿胪卿，使于突厥，说默啜曰：“处密、坚昆闻可汗结婚于唐，皆当归附。可汗何不袭唐冠带，使诸胡知之，岂不美哉！”默啜许诺，明日，头、衣紫衫，南向再拜，称臣，遣其子杨我支及国相随逢尧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师。逢尧以奉使功，迁户部侍郎。

[28]御史中丞和逢尧代理鸿胪卿职务，出使突厥，劝说默啜道：“处密、坚昆等部落听说可汗与大唐公主结婚的消息后，都会率众归附的。可汗为什么不穿戴大唐的服饰，让各部落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这样不是很好吗！”默啜表示同意这样做。第二天，默啜头戴头，身穿紫色朝服，面向南方拜了两拜，向大唐皇帝称臣，并派遣他的儿子杨我

支及国相跟着和逢尧一道入朝，十一月，戊寅（初八），一行人抵达京师。和逢尧因奉命出使有功，被唐睿宗任命为户部侍郎。

[29]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军，五十五免。

[29]壬辰（二十二日），唐睿宗下令天下百姓自二十五岁起须服兵役，五十五岁以上者免除兵役。

[30]十二月，癸卯，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尉十姓使。

[30]十二月，癸卯（初三），唐睿宗任命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慰十姓使。

[31]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无以过也。"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

[31]唐睿宗召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向他请教关于阴阳术数的学问，司马承祯回答说："所谓'道'，应当是损之又损，以至于达到无为的境界，我怎么肯耗费心力去研究阴阳术数的学问呢！"唐睿宗又问道："对于修身养性来说，无为是最高的境界，那么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又是什么呢？"司马承祯回答说："治理国家与修身养性道理一样，只要能够做到顺乎世间万物发展的自然之理，内心之中没有任何私心杂念，那么国家就可以趋于大治。"唐睿宗感慨地说："广成子所说的话，没有人可以超过。"司马承祯坚决请求返回天台山，唐睿宗同意了他的要求。

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

尚书左丞卢藏用用手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道："这里面就有很多出家隐居的好地方，您何必一定要回到天台山呢！"司马承祯回答说："在我看来，这终南山不过是入世作官的捷径罢了！"由于卢藏用曾在终南山隐居，武则天时期被征辟为左拾遗，所以司马承祯这样回答他。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上先天元年（壬子、712）

唐玄宗先天元年（壬子，公元712年）

[1]春，正月，辛巳，睿宗祀南郊，初因谏议大夫贾曾议舍祭天地。曾，言忠之子也。

[1]春季，正月，辛巳（十一日），唐睿宗到南郊合祭天地，这是首次采用谏议大夫贾曾提出的建议。贾曾是贾言忠的儿子。

[2]戊子，幸东，耕藉田。

[2]戊子（十八日），唐睿宗到水东面，亲耕藉田。

[3]己丑，赦天下；改元太级。

[3]己丑（十九日），唐睿宗下诏大赦天下，并改年号为太极。

[4]乙未，上御安福门，宴突厥杨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会上传位，婚竟不成。

[4]乙未（二十五日），唐睿宗在安福门设宴款待突厥可汗默啜之子杨我支，把金山公主叫出来让他看了看；不久就赶上唐睿宗将帝位传给太子李隆基，因而这桩婚姻终于没有结成。

[5]在左御史大夫窦怀贞、户部尚书岑羲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5]唐睿宗任命左台御史大夫窦怀贞、户部尚书岑羲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6]二月，辛酉，废右御史台。

[6]二月，辛酉（二十二日），唐睿宗下诏撤消右御史台。

[7]蒲州刺史萧至忠自托于太平公主，公主引为刑部尚书。华州刺史蒋钦绪，其妹夫也，谓之曰："如子之才，何忧不达！勿为非分妄求。"至忠不应。钦绪退，叹曰："九代卿族，一举灭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尝自公主第门出，遇宋，曰："非所望于萧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马而去。

[7]蒲州刺史萧至忠主动投靠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举荐他当刑部尚书。萧至忠的妹夫华州刺史蒋钦绪对他说："凭您的才学，何必担心日后不能飞黄腾达！最好不要作非分之想，钻营求官。"萧至忠听过之后没有作声。蒋钦绪回去之后感叹道："萧至忠九代望门，至此一朝族灭，实在是可悲呀！"萧至忠一向具有美好的声望，他曾经有一次在从太平公主家里出来时与宋相遇，宋说："这不是我对您所期望的。"萧至忠讪笑道："宋生说得很对！"说完就急急忙忙地催马离去。

[8]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幽州二十余年，吏民安之，未尝举兵出塞，虏亦不敢犯。与燕州刺史李有隙，毁之于刘幽求，幽求荐左羽林将军孙代之。三月，丁丑，以为幽州大都督，徙讷为并州长史。

[8]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守幽州二十余年，当地吏民安居乐业，薛讷从未发兵出塞寻衅，胡虏也不敢入关进犯。由于薛讷与燕州刺史李之间有矛盾，所以李向刘幽求诋毁薛讷，刘幽求便推荐左羽林将军孙取代了薛讷的职务。三月，丁丑（初八），唐睿宗任命孙为幽州大都督，改任薛讷为并州长史。

[9]夏，五月，益州獠反。

[9]夏季，五月，益州獠族部落反叛。

[10]戊寅，上祭北郊。

[10]戊寅（初十），唐睿宗到北郊祭祀。

[11]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11]辛巳（十三日），唐睿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延和。

[12]六月，丁未，右散骑常侍武攸暨卒，追封定王。

[12]六月，丁未（初九），右散骑常侍武攸暨去世，被追封为定王。

[13]上以节愍太子之乱，岑羲有保护之功，癸丑，以羲为侍中。

[13]由于岑羲在节愍太子李重俊的事变中，保护唐睿宗有功，唐睿宗于癸丑（十五日）任命他为侍中。

[14]庚申，幽州大都督孙与奚酋李大战于冷陉，全军覆没。

[14]庚申（二十二日），幽州大都督孙在冷陉与奚族酋长李大交战，全军覆没。

是时，帅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发兵二万、骑八千，分为三军，以袭奚、契丹。将军乌可利谏曰："道险而天热，悬军远袭，往必败。"曰："薛讷在边积年，竟不能为国家复营州。今乘其无备，往必有功。"使楷洛将骑四千前驱，遇奚骑八千，楷洛战不利。怯懦，不敢救，引兵欲还，虏乘之，唐兵大败。阻山为方陈以自固，大使谓曰："朝廷既与我和亲，今大军何为而来？"曰："吾奉敕来招慰耳。楷洛不禀节度，辄与汝战，请斩以谢。"大曰："若然，国信安在？"悉敛军中帛，得万余段，并紫袍、金带、鱼袋以赠之。大曰：

“请将军南还，勿相惊扰。”将士惧，无复部伍，虏追击之，士卒皆溃。、以悌为虏所擒，献于突厥，默啜皆杀之；楷洛、可利脱归。

当时，孙统帅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和左威卫将军周以悌，调集步卒二万、骑兵八千，分为三军，袭击奚和契丹。将军乌可利劝阻他说：“道路险阻，天气炎热，孤军深入敌境，进行长途奔袭，一定要打败仗的。”孙说：“薛讷任边镇守将达二十余年之久，竟然不能为国家收复营州。现在我们乘其不备率兵前往，一定能获得成功。”孙派李楷洛率领四千骑兵为前锋，李楷洛与奚族的八千骑兵相遇并交战，唐军失利。孙畏敌如虎，竟不敢发兵相救，反而想率部回撤，奚军乘胜追击，唐军惨败，孙依山布成方阵力求自保。李大派遣使者前来向孙质问道：“朝廷既然与我们和亲，您为什么还要率领大军到这里来呢？”孙回答说：“我只不过是奉敕前来招抚慰问罢了。李楷洛不服从我的调遣，与你们交战，请允许我将他斩首，向你们谢罪。”李大又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唐国的符信在哪里？”孙把军中携带的所有绢帛搜集到一起，共计一万余段，连同大小将官的紫袍、金带、鱼带，统统交给了李大。李大说：“请将军回到南边去，不要再到这里来骚扰了。”唐军将士十分惊惧，南撤的军队再也没有任何队形，奚军又乘机相攻，因而溃不成军。孙和周以悌被奚人俘获，奚人又将他们献给突厥，突厥可汗默啜将两人杀死。李楷洛和乌可利逃回唐朝境内。

[15]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经轩辕入大微，至于大角。

[15]秋季，七月，彗星出现在西方，经过轩辕星进入太微垣，到达大角星。

[16]有相者谓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曰：“公有刑厄。”怀贞惧，请解官为安国寺奴；敕听解官。乙亥，复以怀贞为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平章军国重事。

[16]有个看相的人对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说：“您将有刑狱之灾。”窦怀贞非常害怕，上表请求解除官职，去作安国寺的寺奴。唐睿宗降敕照准。乙亥（初八），唐睿宗又任命窦怀贞为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平章军国重事。

[17]太平公主使术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上曰：“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太平公主及其党皆力谏，以为不可，上曰：“中宗之时，群奸用事，天变屡

臻。朕时请中宗择贤子立之以应灾异，中宗不悦，朕忧恐数日不食。岂可在彼则能劝之，在己则不能邪！”太子闻之，驰入见，自投于地，叩头请曰：“臣以微功，不次为嗣，惧不克堪，未审陛下遽以大位传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灾，故以授汝，转祸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辞。上曰：“汝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后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

[17]太平公主指使一个懂天文历法的人向唐睿宗进言说：“彗星的出现标志着将要除旧布新，再说位于天市垣内的帝座以及心前星均有变化，所主之事乃是皇太子应当登基即位。”唐睿宗说：“将帝位传给有德之人，以避免灾祸，我的决心已定。”太平公主和她的同伙们都极力谏阻，认为这样做不行，唐睿宗说：“中宗皇帝在位时，一群奸佞小人专擅朝政，上天屡次用灾异来表示警告。朕当时请求中宗选择贤明的儿子立为皇帝以避免灾祸，但中宗很不高兴，朕也因此而担忧恐惧以至于几天吃不下饭。朕怎么能够对中宗可以劝他禅位，对自己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太子李隆基知道这个消息后，赶忙入宫朝见，跪在地上边叩头边说：“臣因尺寸之功，就被破格立为皇嗣，即使是做太子还担心无法胜任，陛下又突然要将帝位传给臣，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唐睿宗对太子说：“大唐的宗庙社稷之所以再次安然无恙，我之所以能够君临天下，都是由于你立下大功。现在帝座星有灾异出现，所以我将帝位禅让给你，以便能转祸为福，你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太子李隆基还是坚决推辞不受。唐睿宗说：“你是一个孝子，为什么非要等到站在我的灵柩前才能即皇帝之位呢！”太子只好流着眼泪走了出来。

壬辰，制传位于太子，太子上表固辞。太平公主劝上虽传位，犹宜自总大政。上乃谓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禅禹，犹亲巡狩，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

壬辰（二十五日），唐睿宗颁发制命，决定将帝位传给太子李隆基，太子上表坚决推辞。太平公主劝说唐睿宗，最好在禅让之后，还要亲自执掌朝政大事。于是唐睿宗对太子说：“你是不是觉得国家事务十分繁重，要让朕帮你处理一些事务呢？想当初唐尧将帝位禅让给虞舜后，还要亲自到各地去巡视，现在朕虽然将帝位传给了你，哪里就

能对家国之事漠不关心呢！此后凡有军国大事，朕还是会参予处理的。”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上皇自称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皇帝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

八月，庚子（初三），唐玄宗即皇帝位，将唐睿宗尊奉为太上皇。太上皇自称为“朕”，所发布的命令称为“诰”，每五天一次在太极殿接受群臣朝见。皇帝自称为“予”，所发布的命令称为“制”、“敕”，每天都在武德殿接受群臣朝见。凡涉及到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以及重大的刑狱政务由太上皇决定，其余政务均由皇帝决断。

[18]壬寅，上大圣天后尊号曰圣帝天后。

[18]壬寅（初五），朝廷为大圣天后武则天上尊号为圣帝天后。

[19]甲辰，赦天下，改元。

[19]甲辰（初七），唐玄宗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先天。

[20]乙巳，于州北置渤海军，恒、定州境置恒阳军，妫、蔚州境置怀柔军，屯兵五万。

[20]乙巳（初八），唐玄宗决定在州以北设置渤海军，在恒州、定州一带设置恒阳军，在妫州、蔚州境内设置怀柔军，驻扎五万军队。

[21]丙午，立妃王氏为皇后；以后父仁皎为太仆卿。仁皎，下人也。戊申，立皇子许昌王嗣直为郯王，真定王嗣谦为郢王。

[21]丙午（初九），唐玄宗下诏将妃子王氏立为皇后；将皇后王氏之父王仁皎任命为太仆卿，五仁皎是下人。戊申（十一日），唐玄宗又下诏将皇子许昌王李嗣直封为郯王，将真定王李嗣谦封为郢王。

[22]以刘幽求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魏知古为侍中，崔为检校中书令。

[22]朝廷任命刘幽求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魏知古为侍中，崔为检校中书令。

[23]初，河内人王琚预于王同皎之谋，亡命，佣书于江都。上之为太子也，琚还长安，选补诸暨主簿，过谢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视，宦者曰：“殿下在帘内。”琚曰：“何谓殿下？当今独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见，与语，琚曰：“韦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诛之易

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无比，大臣多为之用，琚窃忧之。”太子引与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伤主上之意，不言为患日深，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异于匹夫，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盖主，汉昭帝之姊，自幼供养，有罪犹诛之。为天下者，岂顾小节！”太子悦曰：“君有何艺，可以与寡人游？”琚曰：“能飞炼、恢嘲。”太子乃奏为詹事府司直，日与游处，累迁太子中舍人；及即位，以为中书侍郎。

[23]当初河内人王琚参预了王同皎等人谋杀武三思的谋画，事发后亡命出逃，在江都以代他人抄书为生。唐玄宗被立为太子以后，王琚回到了长安，被选拔任命为诸暨县主簿，上东宫去拜谢李隆基。王琚走上殿廷之后，故意走得很慢，视线也放得很高，宦官说：“殿下在帘子内。”王琚说：“什么殿下不殿下的？当今只有一个太平公主！”太子听后马上召见他，并与他谈话，王琚说：“先前韦庶人弑帝为逆，人心不服，杀掉她是件容易事。太平公主是武后的女儿，再加上她无比的凶狠狡猾，大臣们大多秉承她的旨意办事，我对此十分担忧。”太子拉他与自己同坐在一张榻上，流着眼泪对他说：“现在父皇的兄弟姊妹中，就只有一位太平公主了，如果把这些事禀告父皇的话，恐怕会让他老人家伤心，可如果不去禀告，又担心她所造成的危害会越来越严重，这可怎么办呢？”王琚回答说：“天子所讲究的孝道，与平民百姓不同，应当考虑的是宗庙社稷的安危。盖主是汉昭帝的姐姐，将昭帝从小养大，有了罪也还是要杀掉。治理天下的人，怎么能顾及小节呢！”太子很高兴地问他：“您有什么本事可以和寡人在一起呢？”王琚回答说：“我既擅长炼丹，又能诙谐嘲谑。”于是太子奏请唐睿宗将王琚任命为詹事府司直，每天与他交往相处，并逐渐将他提拔为太子中舍人；等到太子即位之后，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

是时，宰相多太平公主之党，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谋以羽林兵诛之，使密言于上曰：“窦怀贞、崔、岑羲皆因公主得进，日夜为谋不轻。若不早图，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请速诛之。臣已与幽求定计，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为然。泄其谋于侍御史邓光宾，上大惧，遽列上其状。丙辰，幽求下狱。有司奏：“幽求等离间骨肉，罪当死。”上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杀。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张于峰州，光宾于绣州。

这时，宰相大多数是太平公主的党羽，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谋划调集羽林兵将他们一网打尽，并让张秘密地对唐玄宗说："窦怀贞、崔、岑羲等人都是依仗太平公主才爬上宰相职位的，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策划如何作乱。如果陛下不早点除掉他们，一旦事变突然发生，太上皇怎么能平安呢！请快些诛杀他们。臣已经与刘幽求定好了计策，就只等陛下下命令了。"唐玄宗认为他说得很对。但事后张将这一计谋泄露给了侍御史邓光宾，唐玄宗知道以后十分害怕，急忙将刘幽求等人的罪状开列出来上奏了太上皇。丙辰（十九日），刘幽求被逮捕下狱。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上奏道："刘幽求挑拨离间陛下骨肉，应当判处死刑。"唐玄宗又为刘幽求等人向太上皇求情，说刘幽求为大唐朝廷立过大功，不能判处死刑。癸亥（二十六日），唐睿宗将刘幽求流放到封州，将张流放到峰州，将邓光宾流放到州。

初，崔为襄州刺史，密与谯王重福通书，重福遗之金带。重福败，当死，张说、刘幽求营护得免。既而附太平公主，与公主谋罢说政事，以左丞分司东都。及幽求流封州，讽广州都督周利贞，使杀之。桂州都督王知其谋，留幽求不遣。利贞屡移牒索之，不应，利贞以闻。屡逼，使遣幽求，幽求谓曰："公拒执政而保流人，势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请诣广州，曰："公所坐非可绝于朋友者也。因公获罪，无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起初，崔在作襄州刺史时，曾给谯王李重福秘密写信，李重福也曾将金带送给他。李重福起兵失败后，崔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由于张说和刘幽求的多方保护才得以免死。不久以后崔便投靠了太平公主，与太平公主谋划罢免了张说的宰相职务，将他降为尚书左丞并派往设在东都洛阳的中央官署任职。等刘幽求被流放到封州以后，崔暗示广州都督周利贞杀掉刘幽求。桂州都督王得知这一阴谋以后，便将刘幽求扣留在自己手里，不往广州发送。周利贞屡次发出索要刘幽求的公文，王都不予理睬，周利贞便将此事上奏给了朝廷。崔屡次催逼王，让他遣送刘幽求。刘幽求对王说："您违抗当权宰相的命令而保护一个被流放的人，势必无法保全，只不过是让您受牵连罢了。"于是坚決地请求王放他到广州去，王向他解释说："您所犯的罪过还不至于让朋友与你绝交。我王为国家的事而获罪，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最终还是一直将刘幽求留在桂州，没有遣送到广州。刘幽求因此而得以幸免。

[24]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24]九月，丁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25]辛卯，立皇子嗣升为陕王。嗣升母杨氏，士达之曾孙也。王后无子，母养之。

[25]辛亥（二十五日），唐玄宗将皇子李嗣升立为陕王。李嗣升的母亲杨氏，是隋朝纳言杨士达的曾孙女。由于王皇后没有亲生儿子，所以像母亲一样地抚养他。

[26]冬，十月，庚子，上谒太庙，赦天下。

[26]冬季，十月，庚子（初四），唐玄宗到太庙谒见列祖列宗，颁敕大赦天下。

[27]癸卯，上幸新丰，猎于骊山之下。

[27]癸卯（初七），唐玄宗到新丰，在骊山脚下狩猎。

[28]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贡。沙陀者，处月之别种也，姓朱邪氏。

[28]辛酉（二十五日），西域沙陀金山派遣使者入朝进献贡品。沙陀是处月族的一个别支，姓朱邪氏。

[29]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

[29]十一月，乙酉（二十日），奚与契丹合兵二万人进犯渔阳，幽州都督宋关闭城门，没有出城迎战，奚与契丹大肆掳掠之后撤军。

[30]上皇诰遣皇帝巡边，西自河、陇，东及燕、蓟，选将练卒。甲午，以幽州都督宋为左军大总管，并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

[30]太上皇唐睿宗发布诰命，派唐玄宗出巡边境，巡视的地区西自河、陇，东到燕、蓟，巡行中将选择将帅、训练士卒。甲午（二十九日），唐玄宗任命幽州都督宋为左军大总管，并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

[31]十二月，刑部尚书李日知请致仕。

[31]十二月，刑部尚书李日知请求退休。

日知在官，不行捶挞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索杖，集群吏欲捶之，既而谓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谓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仗，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将弃汝矣。"遂释之。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李日知在担任刑部尚书职务时，从来不用刑杖责打误事的官吏，但刑部的各项任务也都能够圆满地完成。曾经有一位令史在接到皇帝敕令三天后，竟然忘记去贯彻执行。李日知十分生气，派人找出刑杖，然后集合所有的官吏，准备责打他，过了一会却又说道："我如果下令责打你，天下人一定要说你能够惹我李日知生气，再说因延误公务而受到我李日知的杖责，与受到别人的责罚不同，恐怕连你的老婆孩子也要抛弃你了。"于是便放过了他这一次。所有的官吏都非常感动，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违犯规章，一旦有谁出现稽误失职行为，所有的人都会一起谴责他。

开元元年（癸丑、713）

开元元年（癸丑，公元713年）

[1]春，正月，乙亥，诰："卫士自今二十五入军，五十免；羽林飞骑并以卫士简补。"

[1]春季，正月，乙亥（十一日），太上皇唐睿宗颁布诰命："从现在起卫士自二十五岁起服役，五十岁免于服役；羽林军飞骑都从卫士中选拔补充。"

[2]以吏部尚书萧至忠为中书令。

[2]朝廷任命吏部尚书萧至忠为中书令。

[3]皇帝巡边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约八月复集，竟不成行。

[3]玄宗皇帝巡视边地的行期有所变动，各地所召募的士卒都各自遣返，约定好到八月份再集结，但玄宗皇帝最终未能成行。

[4]二月，庚子夜，开门然灯，又追作去年大，大合伎乐。上皇与上御门楼临观，或以夜继昼，凡月余。左拾遗华阴严挺之上疏谏，以为："者因人所利，合醵为欢。今乃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非所以光圣德美风化也。"乃止。

[4]二月，庚子（初七）夜间，长安城大开门户，点燃花灯，又补办去年玄宗登基时未曾举办的臣民大聚饮活动，并且安排了场面宏大

的歌舞杂技来助兴。太上皇与玄宗皇帝来到城门楼上观赏，有时甚至不分白天黑夜地寻欢作乐，一共持续了一个多月。左拾遗华阴人严挺之上疏谏阻，认为：“聚饮是按照百姓认为便利的，大家出钱共饮，以寻求欢乐。现在陛下却耗费万民的资财来供给歌舞杂技的支出，这不是用来光大圣德和美化风俗的方法。”唐玄宗于是停止了这一活动。

[5]初，高丽既亡，其别种大祚荣徙居营州。及李尽忠反，祚荣与乞四北羽聚众东走，阻险自固，尽忠死，武后使将军李楷固讨其余党。楷固击乞四北羽，斩之，引兵逾天门岭，逼祚荣。祚荣逆战，楷固大败，仅以身免。祚荣遂帅其众东据东牟山，筑城居之。祚荣骁勇善战，高丽、之人稍稍归之，地方二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自称振国王，附于突厥。时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绝，武后不能讨。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慰之，祚荣遣子入侍。至是，以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勃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

[5]当初，高丽灭亡以后，它的一个分支部落酋长大祚荣率领部众迁徙到营州。及至李尽忠反叛朝廷，大祚荣便与酋长乞四北羽一起聚众东逃，凭借险要的地势谋求自保，李尽忠死后，武则天派将军李楷固讨伐李尽忠的余党。李楷固先是进攻乞四北羽并将他斩首，然后带兵越过天门岭进逼大祚荣。大祚荣率领部众迎击，李楷固大败，只身逃脱。大祚荣于是率领部众东行，占据东牟山，筑城居守。由于大祚荣本人骁勇善战，因而高丽人和人也逐渐地依附于他，他的势力渐渐扩展到方圆二千里的区域，辖区之内共有十多万户，拥兵达数万人。大祚荣自称为振国王，依附于突厥。当时奚、契丹都背叛了唐朝，使得唐朝与这一区域的交通断绝，武则天也没有能力讨平他们。唐中宗即位后，派遣侍御史张行岌前来招抚，大祚荣于是派他的儿子入朝侍奉。现在，唐玄宗任命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勃海郡王，并在他的辖区内设置忽汗州，任命他兼任忽汗州都督。

[6]庚申，敕以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赏之。

[6]庚申（二十七日），唐玄宗颁布敕令，将左拾遗严挺之敢于进谏的忠良正直行为宣示百官，并重重地赏赐了他。

[7]三月，辛巳，皇后亲蚕。

[7]三月，辛巳（初六），王皇后亲自采桑养蚕。

[8]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其略曰："炀帝自恃其强，不忧时政，虽制敕交行，而声实舛谬，言同尧、舜，迹如桀、纣，举天下之大，一掷而弃之。"又曰："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恶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亲，以至于覆国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诚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顺指，积忤生憎，积顺生爱，此亲疏之所以分也。明主则不然。受其忤以收忠贤，恶其顺以去佞邪，则太宗太平之业，将何远哉！"又曰："夫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陛下方兴崇至德，大布新政，请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过。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则善矣。"上览而善之。

[8]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议论时政，疏文的大意是："隋炀帝自恃国家强大，不肯为时政而操心，虽然他颁发的制敕数不胜数，但言行之间却相差甚远，口说尧、舜之言，身行桀、纣之事，最后终于丢掉了整个天下。"他还说："隋朝皇帝放纵自己的欲望以至于亡国灭家，本朝太宗皇帝抑制自己的欲望以至于国家繁荣昌盛，希望陛下能够从中慎重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他还说："历朝帝王没有哪一个不是喜欢忠诚正直之士，憎恶奸佞邪恶之徒的，但是事实上却是忠诚正直之士常常被疏远，奸佞邪恶之徒常常被宠幸，以至于到了国亡身危的地步还不知原因所在，这是为什么呢？真正的原因在于忠诚正直之士大多不惜触犯帝王的旨意，而奸佞邪恶之徒却大多顺从帝王的邪念，长期触犯帝王旨意就会使帝王产生憎恶之心，长期顺从帝王邪念也会使帝王产生爱怜之意，这就是亲疏所以产生的缘故。圣明的帝王与此相反，他们喜爱敢于触犯自己旨意的臣子，为的是得到忠正贤良之士；憎恶一味顺从自己的人，为的是除去身边的奸佞邪恶之徒，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距离太宗皇帝的太平功业，也就不远了。"他又说："法律条文贵在简明扼要而能禁止奸邪，刑罚贵在轻缓而能坚决执行。目前陛下正彰明德教、除旧布新，希望能将所有细文苛法尽行革除，不要在臣下的细小过失上斤斤计较。对臣下的细小过失不去计较就能屏除烦琐苛刻的法律，对重大的罪行不使漏网就能制止邪恶，陛下如果能够使法律简明而难以违反，刑罚宽缓而能够制止犯罪，那么就可以称得上是善政了。"唐玄宗读完他的奏疏之后，认为他所提出的建议很好。

[9]先是，修大明宫未毕，夏，五月，庚寅，敕以农务方勤，罢之以待闲月。

[9]在这以前，修缮大明宫尚未竣工，夏季，五月，庚寅（二十八日），唐玄宗以正值农忙时节的缘故，下令暂且停工，等到农闲时分再继续修建。

[10]六月，丙辰，以兵部尚书郭元振同中书门下三品。

[10]六月，丙辰（二十四日），朝廷任命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11]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卿唐、及僧慧范等谋废立，又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进于上。晋，德良之孙也。元楷、慈数往来主第，相与结谋。

[11]太平公主倚仗太上皇唐睿宗的势力专擅朝政，与唐玄宗发生尖锐的冲突，朝中七位宰相之中，有五位是出自她的门下，文臣武将之中也有一半以上的人依附她。太平公主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以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寺卿唐和胡僧慧范等一起图谋废掉唐玄宗，此外，太平公主又与宫女元氏合谋，准备在进献给玄宗皇帝服用的天麻粉中投毒。李晋是李德良的孙子。常元楷和李慈多次前往太平公主的私宅与她订下作乱的计谋。

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发。”左丞张说自东都遣人遗上佩刀，意欲上断割。荆州长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谋逆有日，陛下往在东宫，犹为臣子，若欲讨之，须用谋力。今既光临大宝，但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诚如卿言；直恐惊动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则社稷为墟，安在其为孝乎！请先定北军，后收逆党，则不惊动上皇矣。”上以为然。以日用为吏部侍郎。

王琚对唐玄宗进言道：“形势已十分紧迫，陛下不可不迅速行动了。”尚书左丞张说从东都洛阳派人给唐玄宗送来了一把佩刀，意思是

请玄宗及早决断，铲除太平公主的势力。荆州长史崔日用入朝奏事，对唐玄宗说：“太平公主图谋叛逆，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当初，陛下在东宫作太子时，在名分上还是臣子，如果那时想铲除太平公主，需要施用计谋。现在陛下已为全国之主，只需颁下一道制书，有哪一个敢于抗命不从？如果犹豫不决，万一奸邪之徒的阴谋得逞，那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唐玄宗说：“你说得非常正确，只是朕担心会惊动太上皇。”崔日用又说道：“天子的大孝在于使四海安宁。倘若奸党得志，则社稷宗庙将化为废墟，陛下的孝行又怎么体现出来呢！请陛下首先控制住左右羽林军和左右万骑军，然后再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一网打尽，这样就不会惊动太上皇了。”唐玄宗认为他说得很对，便任命他为吏部侍郎。

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怀贞、至忠、羲等于南牙举兵应之。上乃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计诛之。皎，之曾孙；令问，靖弟客师之孙；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

秋季，七月，魏知古告发太平公主计划在本月四日发动叛乱，指使常元楷、李慈率领羽林军突入武德殿，另派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人在南牙举兵响应。唐玄宗于是与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郭元振以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定计率先下手诛除太平公主集团。姜皎是姜的曾孙；李令问是李靖之弟李客师的孙子；王守一是王仁皎的儿子；高力士是潘州人。

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元楷、慈，先斩之，擒膺福、猷于内客省以出，执至忠、羲于朝堂，皆斩之。怀贞逃入沟中，自缢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闻变，登承天门楼。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无他也。上寻至楼上，上皇乃下诰罪状怀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亲党不赦。薛稷赐死于万年狱。

甲子（初三），唐玄宗通过王毛仲调用闲厩中的马匹以及禁兵三百余人，从武德殿进入虔化门，召见常元楷和李慈二人先将他们斩首，在内客省逮捕了贾膺福和李猷并将他们带出，又在朝堂上逮捕了萧至

忠和岑羲，下令将上述四人一起斩首。窦怀贞逃入城壕之中自缢而死，唐玄宗下令斩戮他的尸休，并将他的姓改为毒氏。太上皇唐睿宗听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后，登上了承天门的门楼。郭元振上奏唐睿宗道："皇帝只是奉太上皇诰命诛杀窦怀贞等奸臣逆党，并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事。"玄宗皇帝也随后来到门楼之上，唐睿宗于是颁发诰命列举窦怀贞等人的罪状，并大赦天下，只是逆臣的亲属党羽不在赦免之列。薛稷被赐死在万年县狱中。

乙丑，上皇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

乙丑（初四），太上皇唐睿宗发布诰命："从现在起，所有军国政务与刑赏教化，均由皇帝处理。朕正好清静无为，修心养性，以遂平生夙愿。"在这一天，太上皇移居到百福殿居住。

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家，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薛崇简以数谏其母被挞，特免死，赐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财货山积，珍物侔于御府，厩牧羊马、田园息钱，收入数年不尽。慧范家亦数十万缗。改新兴王晋之姓曰厉。

太平公主逃入山寺，直到事发三天以后才出来，被唐玄宗下诏赐死在她自己的家中，她的儿子以及党羽被处死的达数十人。薛崇简因为平日屡次谏阻其母太平公主而受到责打，所以例外地被免于死刑，唐玄守将他赐姓为李氏，并准许他留任原职。唐玄宗还下令将太平公主的所有财产没收充分，在抄家时发现公主家中的财物堆积如山，珍宝器玩可以与皇家府库媲美，厩中牧养的羊马、拥有的田地园林和放债应得的利息，几年也没收不完。胡僧慧范也拥有家产达数十万缗。唐玄宗又下令将新兴王李晋的姓氏改为厉。

初，上谋诛窦怀贞等，召崔，将托以心腹，弟涤谓曰："主上有问，勿有所隐。"不从。怀贞等既诛，与右丞卢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流窦州，藏用流泷州。新兴王晋临刑叹曰："本为此谋者崔，今吾死生，不亦冤乎！"会有司鞫宫人元氏，元氏引同谋进毒，乃追赐死于荆州。薛稷之子伯阳以尚主免死，流岭南，于道自杀。

当初，唐玄宗在筹画诛杀窦怀贞等人时，曾召见崔，想将他当作心腹。崔的弟弟崔涤对他说："无论皇帝问到你什么，你都不能有所隐瞒。"崔没有采纳。窦怀贞等人被杀后，崔与尚书右丞卢藏用两人都因

私侍太平公主获罪，崔被流放到窦州，卢藏用被流放到泷州。新兴王李晋临刑之际叹道："本来提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崔，现在我被处死，崔反而能够保住性命，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适逢有关部门审讯宫女元氏，元氏供出崔与她同谋投毒谋害玄宗，唐玄宗于是重新下诏将崔赐死在他流放途中经过的荆州。薛稷的儿子薛伯阳由于娶公主为妻的缘故而被免于处死，流放岭南，他在流放途中自杀身死。

初，太平公主与其党谋废立，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皆以为然，陆象先独以为不可。公主曰："废长立少，已为不顺；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当以罪废。今实无罪，象先终不敢从。"公主怒而去。上既诛怀贞等，召象先谓曰："岁寒知松柏，信哉！"时穷治公主枝党，当坐者众，象先密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尝自言，当时无知者。百官素为公主所善及恶之者，或黜或陟，终岁不尽。

当初在太平公主与其党羽谋划废掉玄宗皇帝之时，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等人都赞成此举，只有陆象先认为这样做不行。太平公主说："太上皇废长立少，已经不合道理，再加上皇帝失德，为什么不能将他废掉呢！"陆象先说："既然皇帝当初是以立有大功而被立为太子的，那么就只能以获罪为由将其废黜。现在皇帝实际上没有罪，我终究不敢苟同。"太平公主十分生气地离去。唐玄宗诛杀窦怀贞等人以后，召见陆象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当时正值严厉惩处太平公主党羽的时候，应当入狱受罚的人非常之多，陆象先悄悄地为这些人申明冤屈，很多人因而得以保全性命，但他从未自己说起过这些事，当时也没有人知道此事内情。朝廷百官中平素受到太平公主的善待或者憎恶的人，此时有的被降职贬黜，有的受到提拔重用，这项工作总共持续了一年之久，仍未全部做完。

丁卯，上御承天门楼，赦天下。

丁卯（初六），唐玄宗亲自来到承天门楼，发布诏命，大赦天下。

己巳，赏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

己巳（初八），唐玄宗赏赐有功之臣郭元振等人大小不等的官职爵位以及数量不同的田宅钱物，还任命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让他主持内侍省事务。

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门传命而已。天后虽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时，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然衣绯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倾心奉之，及为太子，奏为内给事，至是以诛萧、岑功赏之。是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当初唐太宗曾定下制度，内侍省不设置三品官，内侍们无非是身着黄色朝服，领取皇家发放的禄米，做一些把守宫门、传达诏命之类的事情。武则天虽是女皇帝，宦官也不执掌朝政。唐中宗时期，受到他亲信宠爱的近臣很多，以至于级别在七品以上的宦官达一千余人，但是身着绯色朝服的宦官尚不多见。唐玄宗任亲王的时候，高力士就对他倾心事奉，玄宗被立为太子之后，便奏请唐睿宗任命高力士为内给事，此次因诛除萧至忠、岑羲等人有功，唐玄宗又赐给他高官。从此以后宦官逐渐增加到三千多人，被任命为三品将军的人也越来越多，穿红、紫朝服的达到一千余人，宦官势力从此膨胀起来。

[12]壬申，遣益州长史毕构等六人宣抚十道。

[12]壬申（十一日），唐玄宗派遣益州长史毕构等六人安抚全国十道。

[13]乙亥，以左丞张说为中书令。

[13]乙亥（十四日），唐玄宗任命尚书左丞张说为中书令。

[14]庚辰，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罢为益州长史、剑南按察使。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刘幽求为左仆射、平章军国大事。

[14]庚辰（十九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被贬为益州长史、剑南按察使。八月癸巳（初二），唐玄宗任命被流放到封州去的刘幽求为尚书左仆射、平章军国大事。

[15]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杨我支来求婚；丁巳，许以蜀王女南和县主妻之。

[15]丙辰（二十五日），突厥可汗默啜派遣他的儿子杨我支前来求婚；丁巳（二十六日），唐玄宗答应将蜀王之女南和县主嫁给默啜。

[16]中宗之崩也，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密表韦后，请出相王诸子于外。上即位，于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峤时以特进致仕，或请诛

之，张说曰："峤虽不识逆顺，然为当时之谋则忠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峤子率更令畅为虔州刺史，令峤随畅之官。

[16]唐中宗驾崩之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秘密地向韦皇后上表，请求将相王李旦的儿子们外放出京。唐玄宗即位之后，在宫中发现了李峤的奏表，并将它拿给侍臣们传看。李峤当时已经以特进的资格退休，有人建议将李峤处死，张说说："李峤虽然没能分清善恶忠奸，但是他为当时的执政者出谋献策却也可以称得上是竭忠尽智了。"唐玄宗认为他说的对。九月壬戌（初二），唐玄宗任命李峤之子率更令李畅为虔州刺史，并下令李峤随同其子赴任。

[17]庚午，以刘幽求同中书门下三品。

[17]庚午（初十），唐玄宗任命刘幽求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18]丙戌，复置右御史台，督察诸州；罢诸道按察使。

[18]丙戌（二十六日），唐玄宗下诏恢复右御史台，负责对各州的督察，同时废除诸道按察使。

[19]冬，十月，辛卯，引见京畿县令，戒以岁饥惠养黎元之意。

[19]冬季，十月，辛卯（初一），唐玄宗召见京县及畿县县令，告诫他们在饥荒之年应当关怀扶助黎民百姓。

[20]己亥，上幸新丰；癸卯，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以军容不整，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下，将斩之。刘幽求、张说跪于马前谏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乃流新州。斩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以其制军礼不肃故也。上始欲立威，亦无杀绍之意，金吾卫将军李邈遽宣敕斩之。上寻罢邈官，废弃终身。时二大臣得罪，诸军多震慑失次。惟左军节度薛讷、朔方道大总管解琬二军不动，上遣轻骑召之，皆不得入其陈。上深叹美，慰勉之。

[20]己亥（初九），唐玄宗来到新丰。癸卯（十三日），唐玄宗与文武官员在骊山脚下讲习武事，共调集了兵士二十多万，旌旗连绵达五十余里。由于军容不整的缘故，唐玄宗让兵部尚书郭元振跪在军中的大旗之下，准备将其斩首。刘幽求、张说跪在玄宗的马前进谏说："郭元振曾为大唐的江山社稷立下大功，不能杀。"唐玄宗于是将郭元振流放到新州。唐玄宗还下令将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斩首，原因是他所制定的军礼不够整肃。其实唐玄宗原本只是打算借此树立自己的

声威，并没有杀死唐绍的意思，只是由于金吾卫将军李邈急忙宣布了将其斩首的敕命，所以才弄假成真。事后不久唐玄宗便罢免了李邈的职务，将他废弃终身。当时由于郭元振、唐绍这两位大臣都受惩处，各路军马大多震惊失措，队形凌乱，只有左军节度薛讷和朔方道大总管解琬二人所领军兵岿然不动，唐玄宗派遣轻装的骑兵宣召他们前来，但这些使者都无法进入他们的阵营。唐玄宗对他们二人十分赞赏，慰问勉励了他们一番。

甲辰，猎于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名姚元之为相，张说疾之，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之，上不纳。又使殿中监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择河东总管而难其人，臣今得之矣。"上问为谁，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张说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当死！"皎叩头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诣行在。既至，上方猎，引见，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甲辰，（十四日），唐玄宗在渭川狩猎。唐玄宗想任用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宰相，张说一向忌恨姚元之，便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他，但唐玄宗不理睬。张说又指使殿中监姜皎向唐玄宗进言道："陛下早就想任命一位河东总管，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臣现在发现了这样一位称职的人。"唐玄宗问他这个人是谁，姜皎回答说："姚元之文武全才，是担任河东总管的合适人选。"唐玄宗说："这是张说的主意，你竟敢当面欺骗朕，应当处以死刑！"姜皎赶忙叩头自首谢罪，唐玄宗当即派遣宦者将姚元之征召到渭川来。姚元之抵达后，唐玄宗正在狩猎，马上召见了他，并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元之吏事明敏，三为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缘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默记。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元之请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上皆纳之。

姚元之处理政务精明干练，曾三次担任宰相，每次都兼任兵部尚书，他对于边境地区的戍兵驻屯营地和侦察了望哨所，以及士卒马匹仓储器械的数量，无不默默地记在心里。唐玄宗刚刚即位，励精图治，遇事都要先听听姚元之的意见，元之也是每次都能对答如流，他的同僚则只能唯唯诺诺而已，所以玄宗也就一心信任他。姚元之请求唐玄宗削夺受宠的权贵之家的权势，珍惜手中的爵禄赏赐，采纳敢于

犯颜直谏的臣子的建议，不按受臣下进献的贡品，不与群臣开一些轻慢无礼的玩笑。唐玄宗对他的上述建议都一一采纳。

乙巳，车驾还京师。

乙巳（十五日），唐玄宗返回京城。

[21]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君人之体。

[21]姚元之曾经奏请依照顺序提拔任用郎吏，玄宗却只是盯着宫殿的屋顶不作声，姚元之几次重复，玄宗始终一言不发。姚元之感到十分恐惧，便急忙退出。当日罢朝以后，高力士向玄宗进谏道："陛下刚刚总理天下大事，宰臣上奏言事，就应当面表明您自己的态度，为什么您对姚元之的建议不闻不问、一言不发呢！"唐玄宗回答说："朕让姚元之总理朝廷庶政，遇有军政大事可以当面奏闻共同的商议；郎吏是小官，这样的事也要一一打扰朕吗！"适逢高力士奉旨到省中宣谕诏命，将玄宗的话转达给了姚元之，姚元之这才转忧为喜。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不叹服玄宗深明为君之道。

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其略曰："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之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又曰："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其间岂不有才，怕失在于无耻。"元之嘉纳其言。

左拾遗曲江县人张九龄，鉴于姚元之声望极高，又受到唐玄宗的信任和重用，所以写给了他一封信，劝他疏远阿谀奉承急于进取之徒，提拔任用纯正忠厚之士，这封信的大意是："任用的人必须有才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与有才能的人共同处理政事，治理国家不能超越这一途径。以往在任用贤才的时候，掌权者并非不具备识别人才的本领，之所以存在很多弊端，是由于考虑私情的缘故。"信中还说："自从您担任宰相职务，执掌用人的大权以来，那些浅薄鄙陋、软弱无能的人，已经伸长了脖子，踮起了脚跟，向您围拢过来，他们或者谄

媚您的亲戚以求得他们的赞誉，或者讨好您的宾客以取悦他们。我相信他们中间也许会有有才能的人，但认为他们实在是太无耻了。”姚元之十分赞赏他的建议，并予以采纳。

新兴王晋之诛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步从，不失在官之礼，仍哭其尸。姚元之闻之，曰：“栾布之俦也。”及为相，擢为尚书郎。

在新兴王李晋被处斩的时候，他原来的部属纷纷逃散，只有司功李一人徒步跟随在他身边，没有改变当属官时的礼节，并在行刑后对故主的尸体放声痛哭。姚元之听说这件事后赞道：“这才是像栾布那样的忠义之士啊！”现在姚元之又担任了宰相职务，便将李提升为尚书郎。

[22]己酉，以刑部尚书赵彦昭为朔方道大总管。

[22]己酉（十九日），唐玄宗任命刑部尚书赵彦昭为朔方道大总管。

[23]十一月，乙丑，刘幽求兼侍中。

[23]十一月，乙丑（初五），刘幽求兼任侍中。

[24]辛巳，群臣上表请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从之。戊子，受册。

[24]辛巳（二十一日），群臣上表请求为皇帝加上开元神武皇帝的尊号，唐玄宗同意。戊子（二十八日），唐玄宗接受群臣进上尊号的册书。

[25]中书侍郎王琚为上所亲厚，群臣莫及。每进见，侍笑语，逮夜方出；或时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于上曰：“王琚权谲纵横之才，可与之定祸乱，难与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疏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边诸军。

[25]中书侍郎王琚受到唐玄宗的亲近和厚爱，没有哪一个大臣能够与他相比。每次进见皇帝时，王琚都要陪玄宗谈笑，直到晚上才退出；有时休假时，也往往要派宦官宣召他入宫相会。有人对唐玄宗进言道：“王琚精通权略，是一位机巧诡诈的纵横之士，陛下可以与他一起平定祸乱，却难以与他共同治理承平之世。”唐玄宗因此开始逐渐疏远王琚。在这个月里，玄宗任命他兼任御史大夫，派他到北部边境地区巡察各部队。

[26]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中书省为紫微省；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为监；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

[26]十二月，庚寅（初一），唐玄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元。同时下诏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改中书省为紫微省；改门下省为黄门省，门下侍中为黄门监；改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州的长史改称为尹，州的司马改称为少尹。

[27]甲午，吐蕃遣其大臣来求和。

[27]甲午（初五），吐蕃派遣大臣前来求和。

[28]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开元尊号，复名崇。

[28]壬寅（十三日），唐玄宗任命姚元之兼任紫微令。姚元之为避开元神武皇帝尊号，便恢复其原名为姚崇。

[29]敕："都督、刺史、都护将之官，皆引面辞毕，侧门取进止。"

[29]唐玄宗发布敕命："都督、刺史、都护准备赴任时，都要在引见当面辞别天子后，在左右侧门听候皇帝的旨意。"

[30]姚崇既为相，紫微令张说惧，乃潜诣岐王申款。他日，崇对于便殿，行微蹇。上问："有足疾乎！"对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问其故。对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癸丑，说左迁相州刺史。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亦罢为太子少保。甲寅，以黄门侍郎卢怀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30]姚崇担任宰相职务以后，紫微令张说感到担忧恐惧，便私下到岐王那里表明自己倾心依附的诚意。后来有一天，姚崇在便殿回答唐玄宗的问话时，脚略微有点瘸，唐玄宗问他："您的脚是不是有毛病？"姚崇回答道："臣有心病，没有脚病。"玄宗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姚崇答道："岐王是陛下心爱的弟弟，张说是宰相，却秘密地乘车到岐王的家里去，臣担心岐王会被张说所误，所以心中很是担忧。"癸丑（二十四日），唐玄宗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也被免去宰相职务，降职为太子少保。甲寅（二十五日），唐玄宗任命黄门侍郎卢怀慎为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一卷

唐纪二十七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中开元二年（甲寅、714）

唐纪二十七唐玄宗开元二年（甲寅，公元714年）

[1]春，正月，壬申，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

[1]春季，正月壬申（十三日），唐玄宗颁布制命："要选拔那些有才能见识的京官担任都督、刺史，选择政绩显著的都督、刺史担任京官，使官员的外放和入朝任职保持均衡，并永远以此为常规。"

[2]己卯，以卢怀慎检校黄门监。

[2]己卯（二十日），唐玄宗任命卢怀慎为检校黄门监。

[3]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礼部侍郎张廷、酸枣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上虽不能用，咸嘉赏之。

[3]依旧制规定，凡属音乐，不论雅俗，统归太常寺管辖。唐玄宗精晓音律，他认为太常寺是朝廷掌管礼乐的部门，不应当兼管歌舞杂技艺人和各种游戏杂耍；于是他下诏另设左右教坊来专门教授俗乐，并任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主管官。此外，唐玄宗还挑选了数百名乐工，亲自在梨园教他们演奏法曲，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唐玄宗还教宫中的人学习法曲。唐玄宗又挑选了一些歌伎和舞女，安置在宜春院，由官府各赐给她们家中财物。礼部侍郎张廷、酸枣尉袁楚客二人都为此而上疏，认为："陛下年纪轻轻，应当尊崇经学儒术，亲近方正之士，崇尚朴素。臣以为陛下应当以喜欢靡靡之音、好巡游狩猎为戒。"唐玄宗虽然未能采纳他们的建议，但都对他们表示赞赏。

[4]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兼以伪妄；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姚崇上言："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

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祸殃。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上从之。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

[4]自唐中宗即位以来，皇亲国戚竞相营建佛寺，奏请度人出家为和尚，其中有不少弄虚作假的；富裕人家的子弟以及身强力壮的男子纷纷削发为僧以逃避徭役，这种人简直到处都是。姚崇向唐玄宗建议道：“佛图澄未能使后赵国运长久，鸠摩罗什也无法使后秦免于覆亡，齐襄帝、梁武帝同样未能免于国破家亡。只要陛下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就是有福之身，哪里用得着剃度奸诈之徒为僧，让他们败坏佛法呢！”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丙寅（疑误），唐玄宗命令有关部门筛选淘汰全国的和尚尼姑，因弄虚作假被勒令还俗的僧尼共计一万二千余人。

[5]初，营州都督治柳城以镇抚奚、契丹，则天之世，都督赵文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后寄治幽州东渔阳城。或言：“、奚、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营州，无所依投，为默啜所侵扰，故且附之；若唐复建营州，则相帅归化矣。”并州长史、和戎·大武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信之，奏请击契丹，复置营州；上亦以冷陉之役，欲讨契丹。群臣姚崇等多谏。甲申，以讷同紫微黄门三品，将兵击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5]当初营州都督治所设在柳城，以镇抚奚和契丹，武则天时期，营州都督赵文执行政策失当，柳城被奚、契丹攻陷，此后营州治所就寄居在幽州东部的渔阳城。当地有人传说：“、奚、等部落很想归降大唐，只是由于大唐不在柳城设立营州，所以无所依附投靠，再加上被突厥可汗默啜侵扰，故而暂时依附突厥；假如大唐又在柳城设立营州，那么这些部落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前来归附。”并州长史兼和戎、大武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听信了这种传闻，上奏请求进攻契丹，重建营州；唐玄宗也因唐军在冷泾一役中大败的缘故而一直想出兵讨伐契丹。姚崇等大臣们纷纷谏阻。甲申（二十五日），唐玄宗任命薛讷为同紫微黄门三品，率兵攻讨契丹，群臣于是不敢再向玄宗谏阻这件事。

[6]薛王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弹奏；业为之请，敕紫微、黄门覆按。姚崇、卢怀慎等奏：“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

枉，不可纵舍。”上从之 。由是贵戚束手。

[6]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夺欺凌百姓，被御史上奏弹劾；李业为他求情，唐玄宗于是让紫微、黄门复审此案。姚崇、卢怀慎等人奏称道：“王仙童的罪状清楚明白，御史对他的弹劾也并无冤枉之处，不能对他放纵宽宥。”唐玄宗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从此皇亲国戚们收敛了一些。

[7]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姚崇表贺，请书之史册；从之。

[7]二月，庚寅朔（疑误），太史上奏说是太阳应当亏食却没有亏食。姚崇向玄宗上表致贺，并请求将这件事载入史册，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8]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将兵围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击破之。同俄单骑逼城下，虔伏壮士于道侧，突起斩之。突厥请悉军中资粮以赎同俄，闻其已死，恸哭而去。

[8]乙未（初七），突厥可汗默啜派他的儿子同俄特勒、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兵围攻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将突厥兵击败。同俄特勒单枪匹马逼近城下，被郭虔事先埋伏在路旁的勇士跃起斩首。突厥人请求用军中的所有物资换回同俄特勒，后得知他已被杀死，恸哭而去。

[9]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

[9]丁未（十九日），唐玄宗发布敕命：“从今以后各地均不得新建佛寺；原有的佛寺已毁坏应修缮的，一律到有关部门申报，经检查属实，才允许动工修缮。”

[10]闰月，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及旁侧诸军皆受节度。徙大都护府于中受降城，置兵屯田。

[10]闰二月，唐玄宗任命鸿胪寺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兼任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命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以及周围各

军统归王指挥调度，并且将安北大都护府迁到中受降城，在那里驻扎军队，实行屯田。

[11]丁卯，复置十道按察使，以益州长史陆象先等为之。

[11]丁卯（初九），唐玄宗下诏恢复十道按察使的建置，派益州长史陆象先等人充任按察使。

[12]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为恭陵令。窦孝谌之子光禄卿豳公希等请以己官爵让以报其德，由是累迁申王府司马。

[12]唐玄宗考虑到徐有功执法公平正直，便于乙亥日（十七日）任命他的儿子、大理司直徐为恭陵令。窦孝谌之子、光禄卿、豳公窦希等人请求将自己的官爵让给徐以报答徐有功的恩德，所以徐得以从大理司直连续升迁为申王府司马。

[13]丙子，申王成义请以其府录事阎楚为其府参军，上许之。姚崇、卢怀慎上言，“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事遂寝。由是请谒不行。

[13]丙子（十八日），申王李成义请求唐玄宗同意将自己的王府录事闫楚任命为王府参军，唐玄宗表示同意。姚崇和卢怀慎向玄宗进谏道：“臣等在此之前曾得到陛下的旨意，说凡王公、驸马有所奏请，如果没有陛下亲笔书写的墨敕，均不能生效。臣认为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是有关部门的职权；倘若由于有亲朋故旧的恩情，就可以以朝廷的官爵相赠，那就是继承中宗皇帝的弊政，这样做实际会紊乱朝廷的法度。”于是这件事便搁置下来。从此请托之风不再流行。

[14]突厥石阿失毕既失同俄，不敢归；癸未，与其妻来奔，以为右卫大将军，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14]突厥石阿失毕因损折了可汗之子同俄特勒，不敢回到突厥；癸未（二十五日），石阿失毕携其妻子投奔唐朝，被唐玄宗任命为右卫大将军，封燕北郡王，其妻被册封为金山公主。

[15]或告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怨望语，下紫微省按问，幽求等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

惊远听。”戊子，贬幽求为睦州刺史，绍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边军未还，亦坐幽求党贬泽州刺史。

[15]有人告发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不满言论，玄宗下令将此二人交由紫微省审讯，刘幽求等人表示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对玄宗进谏道："刘幽求等人都是功臣，现在突然担任没有实权的闲职，心中稍微有点沮丧，这也是人之常情。他们立下的功勋既大，获得的恩宠也深，一旦因一点小事就被逮捕下狱，恐怕会使天下人感到震惊。"戊子（疑误），唐玄宗将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将钟绍京贬为果州刺史。奉旨巡视边防部队尚未回朝的紫微侍郎王琚，也因是刘幽求的同党而获罪，被贬为泽州刺史。

[16]敕："涪州刺史周利贞等十三人，皆天后时酷吏，比周兴等情状差轻，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

[16]唐玄宗颁下敕命："涪州刺史周利贞等十三人，都是则天大圣皇后时期的酷吏，只不过是比起周兴等人罪状稍微轻一些，应当削夺这些人的官爵，将他们放归民间，终身不予录用。"

[17]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叛。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克碎叶等镇，擒斩都担，降其部落二万余帐。

[17]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反叛朝廷。三月，己亥（十二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攻克碎叶等镇，活捉都担并将其斩首，招降了他的部落共二万余帐。

[18]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遗诏，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特进致仕李峤，于时同为宰相，不能匡正，令监察御史郭震弹之；且言彦昭拜巫赵氏为姑，蒙妇人服，与妻乘车诣其家。甲辰，贬安石为沔州别驾，嗣立为岳州别驾，彦昭为袁州别驾，峤为滁州别驾。安石至沔州，晦又奏安石尝检校定陵，盗隐官物，下州征赃。安石叹曰："此祗应须我死耳。"愤恚而卒。晦，皎之弟也。

[18]御史中丞姜晦认为宗楚客等人篡改中宗皇帝的遗诏时，现任的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以特进资格退休的李峤四人都在朝为相，却不能对这种行为加以匡正，便指使监察御史郭震上疏弹劾他们；并且还提到了赵彦昭拜女巫赵氏为姑，身披妇人衣装，和自己的妻子一起乘车到赵氏家中去等事。甲辰（十七

日），唐玄宗将韦安石贬为沔州别驾，将韦嗣立贬为岳州别驾，将赵彦昭贬为袁州别驾，将李峤贬为滁州别驾。韦安石抵达沔州后，姜晦又向玄宗上奏说韦安石曾在督察中宗定陵的建造时盗窃隐藏官府财物，并且发文书到沔州向韦安石要赃物。韦安石感叹道："这只不过是想要我死罢了。"终于愤愤而死。姜晦是姜皎的弟弟。

[19]毁天枢，发匠熔其铁钱，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

[19]唐玄宗下令捣毁天枢，并调工匠熔化天枢上的铜铁，历时一月之久仍未熔完。此前韦后为歌颂自己的功德也在西京长安朱雀街上建造了一个高达数丈的石台，这次也被唐玄宗下令一起捣毁。

[20]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复遣使求婚，自称"乾和永清太驸马、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可汗。"

[20]夏季，四月，辛巳（二十五日），突厥可汗默啜又派遣使者入朝求婚，他自称为"乾和永清太驸马、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可汗"。

[21]五月，己丑，以岁饥，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自今非有战功及别敕，毋得注拟。

[21]五月，己丑（初三），由于粮食歉收的缘故，唐玄宗下诏罢除所有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且规定以后这三种官，除非是立有战功或者是由皇帝降下别敕特行录用，吏部和兵部一律不得注拟。

[22]己酉，吐蕃相坌达延，遗宰相书，请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国封疆，然后结盟。琬尝为朔方大总管，故吐蕃请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复召拜左散骑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复坌达延书，招怀之。琬上言，吐蕃必阴怀叛计，请预屯兵十万于秦、渭等州以备之。

[22]己酉（二十三日），吐蕃宰相坌达延写给唐朝宰相一封信，信中要求朝廷先派解琬到河源划定两国的边界，然后两国再订立盟约。解琬曾经担任朔方大总管，所以吐蕃特意要求朝廷派他前往。由于在这之前解琬已经以金紫光禄大夫之职退休，所以唐玄宗又将他召入朝中，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并派他前往河源。此外玄宗还让宰相给坌达延回信以便对他进行招抚怀柔。解琬对唐玄宗进言，认为吐蕃一定心怀鬼胎，准备反叛，请玄宗预先在秦、渭等州屯兵十万以防意外事变的发生。

[23]黄门监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荐，以至同为相。崇意轻之，请知古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事，遣吏部尚书宋于门下过官；知古衔之。

[23]黄门监魏知古本是小吏出身，凭借着姚崇的引荐，才与姚崇同朝为相。姚崇内心里有些轻视他，所以让他代理吏部尚书职务，负责主持东都洛阳的官吏铨选之事，另派吏部尚书宋在门下省负责审定吏部、兵部注拟的六品以下职事官。魏知古因此对姚崇十分不满。

崇二子分司东都，恃其父有德于知古，颇招权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他日，上从容问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对曰："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上始以崇必为其子隐，及闻崇奏，喜问："卿安从知之？"对曰："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为无私，而薄知古负崇，欲斥之。崇固请曰："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上久乃许之。辛亥，知古罢为工部尚书。

姚崇的两个儿子在分设于东都洛阳的中央官署任职，倚仗其父对魏知古有恩，大肆揽权，为他人私下向魏知古求官；魏知古回到长安后，把这些事全都告诉了玄宗皇帝。过了几天，玄宗漫不经心地向姚崇问道："您的儿子才干品性怎么样？现在担任什么官职啊？"姚崇揣摸到了玄宗的心思，便回答说："臣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在东都任职，他们为人欲望很大，行为也很不检点；现在他们一定是有事私下嘱托魏知古，只不过是臣没有来得及去讯问他们而已。"唐玄宗原先以为姚崇一定会为他的儿子隐瞒，在听了他的这番回答之后，高兴地问道："您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姚崇回答说："在魏知古地位卑微之时，臣曾经多方关照他。臣的儿子非常愚鲁，认为魏知古一定会因此而感激臣，从而会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所以才敢于向他干求请托。"唐玄宗因此而认为姚崇忠正无私，而看不起魏知古的忘恩负义，想要罢黜他的职务。姚崇坚决地请求玄宗不要这样做，他说："此事乃是臣的两个儿子有罪，破坏了陛下的法度，陛下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臣已经是感到万幸了；如果由于臣的缘故而斥逐魏知古，天下的人们一定会认为陛下是在偏袒臣，这样会累及圣朝的声誉。"唐玄宗沉吟了很久才

答应了他的请求。辛亥（二十五日），魏知古被免去相职，改任工部尚书。

[24]宋王成器，申王成义，于上兄也；岐王范，薛王业，上之弟也；豳王守礼，上之从兄也。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诸王每旦朝于侧门，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中使存问相望于道。上听朝罢，多从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礼，饮食起居，相与同之。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或讲论赋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成器善笛，范善琵琶，与上更奏之。诸王或有疾，上为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业尝疾，上方临朝，须臾之间，使者十返。上亲为业煮药，回飙吹火，误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尝议及时政，与人交结；上愈信重之，故谗间之言无自而入。然专以声色畜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请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豳州刺史，豳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

[24]宋王李成器和申王李成义是玄宗的兄长；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是玄宗的弟弟；豳王李守礼是玄宗的堂兄。唐玄宗一向对兄弟十分友爱，这一点是近世帝王比不上的；玄宗刚刚即皇帝位时，特意让人做了一套长长的枕头和一床特别宽大的被子，以便他能够与兄弟们同床共寝。诸王每天早上在侧门朝见天子，退下后便聚在一起进膳饮酒、斗鸡、击；或者是到京城近郊去狩猎，或者是到别墅里观赏游玩，奉命前去问候的宦官络绎不绝。唐玄宗在每天临朝听政之后，经常与诸王在一起游乐，兄弟们在宫中相处时，彼此跪拜都依照家人的礼节，饮食起居也无分别。玄宗还下令在宫中设置五座帐幕，自己与诸王轮流在里面住宿。他们有时在一起谈论、一起赋诗，有时饮酒，有时玩博戏下围棋，有时策马纵犬外出打猎，有时手持丝竹乐器吹拉弹唱；李成器擅长吹奏笛子，李范擅长弹奏琵琶，他们都曾和玄宗在一起轮流演奏。诸王中倘若有哪一位生了病，玄宗甚至急得终日吃不下饭、终夜睡不着觉。有一次薛王李业生了病，当时玄宗正在临朝听政，一会儿功夫就十次派使者前往问候。唐玄宗还亲手为李业熬制汤药，旋

风吹来，燃着玄宗的胡须，左右侍从赶忙上前帮他扑火。唐玄宗说道：“只要薛王服下这碗药以后病能痊愈，朕的胡须有什么值得可惜呢？”宋王李成器平日尤其恭敬谨慎，从不谈起有关朝政的事，也从不与他人结交；玄宗也因此而越发信任他，所以破坏和离间兄弟感情的话也无从进入。即使如此，玄宗也只是一味用声色犬马、衣食器玩等来尽量使他们得到快乐，而从不任命他们什么具体的职务。群臣认为宋王李成器等人地位逼近皇帝，便请玄宗按照历朝的惯例放他们到地方任刺史。六月，丁巳（初二），唐玄宗任命宋王李成器兼任岐州刺史，申王李成义兼任豳州刺史，豳王李守礼兼任虢州刺史，要他们到任之后只管重要事条，其他的行政事务都委托长史、司马负责处理。从此以后诸王任都护、都督、刺史的也都照此办理。

[25]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钦藏来献盟书。

[25]丙寅（十一日），吐蕃赞普派遣宰相尚钦藏入朝进献两国的盟书。

[26]上以风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戊戌，敕：“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绵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罢两京织锦坊。

[26]唐玄宗认为社会风俗日益趋于奢侈腐化。秋季，七月，乙未（初十），玄宗颁布制命：“天子使用的金银器物，都应由有关部门负责销熔，以供军国财政支出的需要；凡属珠宝玉器、锦绣织物，均在殿前焚毁；宫中自后妃以下，一律不得使用以珠玉锦绣制成的物品。”戊戌（十三日），唐玄宗又发布敕命：“文武百官所使用的腰带、酒器、马嚼子、马蹬，三品以上的，可以用玉来装饰；四品官，可以用金来装饰；五品官，可以用银来装饰；其余官员一律禁止使用任何饰物；妇女使用的饰物随从其丈夫或儿子。至于过去织成的锦绣，可以染成黑色使用。从今以后全国各地均不得采集珠玉，纺织锦绣织物，违犯这项禁令的处以杖刑一百，工匠违反禁令的减一等治罪。”玄宗还下令撤消了设于东西两京的织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不慎哉！

臣司马光曰：“唐明皇即位之初，励精图治，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这样节俭，可到晚年仍然由于奢侈导致国家败落；奢靡之风对于人的腐蚀实在是太厉害了！《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此怎么可以不慎之又慎呢！

[27]薛讷与左监门卫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将兵六万出檀州击契丹。宾客以为“士卒盛夏负戈甲，赍资粮，深入寇境，难以成功。”讷曰：“盛夏草肥，羔犊孳息，因粮于敌，正得天时，一举灭虏，不可失也。”行至滦水山峡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后，从山上击之，唐兵大败，死者什八九。讷与数十骑突围，得免，虏中嗤之，谓之“薛婆”。薛宣道将后军，闻讷败，亦走。讷归罪于宣道及胡将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斩之于幽州。庚子，敕免讷死，削除其官爵；独赦杜宾客之罪。

[27]薛讷与左监门卫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人率领六万人马自檀州出击契丹。杜宾客认为：“在此盛夏时节，兵士身穿铠甲手执兵器，还要携带军需粮草，孤军深入敌境，恐怕难以取胜。”薛讷道：“盛夏时节草木茂盛，牛羊大量生长繁殖，我们可以就敌取粮，正得天时，这是一举消灭敌人的时机，不可失去呀。”当大军走到滦河流经的峡谷时，遭到了契丹伏兵的前后堵截，契丹兵又从山上发动进攻，唐军因此而一败涂地，阵亡的将士达到全军总数的十分之八、九。薛讷仅带着几十名骑兵突出重围，幸免于难，契丹兵嘲笑他，称他为“薛婆”。崔宣道负责指挥后续部队，听说薛讷已经战败，便也掉头逃走。薛讷将此次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崔宣道和胡将李思敬等八人的身上，唐玄宗下令将这八个人全部斩首于幽州。庚子（十五日），唐玄宗发布敕命，免去薛讷的死罪，削除他的官爵，只有杜宾客一人得到赦免。

[28]壬寅，以北庭都护郭虔为凉州刺史、河西诸军州节度使。

[28]壬寅（十七日），唐玄宗任命北庭都护郭虔为凉州刺史、河西诸军州节度使。

[29]果州刺史钟绍京心怨望，数上疏妄陈休咎；乙巳，贬溱州刺史。

[29]果州刺史钟绍京对朝廷心怀不满，屡次上疏玄宗妄谈吉凶；乙巳（二十日），唐玄宗将钟绍京贬为溱州刺史。

[30]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辍朝三日，追谥曰殇皇帝。

[30]丁未（二十二日），房州刺史襄王李重茂去世，唐玄宗为此而停止朝会三天，并将他追谥为殇皇帝。

[31]戊申，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壬子，禁人间铸佛、写经。

[31]戊申（二十三日），玄宗下令禁止文武百官及其家属与和尚、尼姑、道士互相往来。壬子（二十七日），玄宗又下令禁止民间铸造佛象和抄写佛经。

[32]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甲寅，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渥。

[32]宋王李成器等人请求将兴庆坊的宅第贡献出来作为供皇帝用的离宫；甲寅（二十九日），唐玄宗发布制命，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时开始了兴庆宫的修建工程，并将环绕兴庆宫的宅第分别赐予李成器等人。唐玄宗又下令在兴庆宫的西南边建造两座楼，西边的楼题名为"花萼相辉之楼"，南边的楼题名为"勤政务本之楼"。有时玄宗在楼上听到诸王在自己的宅第里奏乐的声音，便将他们全都召到楼上与自己一起吃饭，有时玄宗则亲临诸王家中与大家同乐，对诸王的赏赐也十分优厚。

[33]乙卯，以岐王范兼绛州刺史，薛王业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

[33]乙卯（三十日），唐玄宗任命岐王李范兼任绛州刺史，薛王李业兼任同州刺史，并规定自宋王李成器以下各王，每季度有两人入朝，周而复始。

[34]民间讹言，上采择女子以充掖庭，上闻之，八月，乙丑，令有司具车牛于崇明门，自选后宫无用者载还其家；敕曰："燕寝之内，尚

令罢遣；闾阎之间，足可知悉。”

[34]民间纷纷谣传唐玄宗将挑选美女以充实后宫，玄宗听到了这种传闻后，八月，乙丑（初十），下令有关部门在崇明门准备好车辆和牛马，然后亲自从后宫中选出多余的宫女，让他们坐车回家，并且发布敕命说：“朕对于后宫中的宫女，尚且要遣返回家，对于民间女子会怎么样，应当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35]乙亥，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帅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马；命薛讷白衣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以右骁卫将军常乐郭知运为副使，与太仆少卿王帅兵击之。辛巳，大募勇士，诣河、陇就讷教习。

[35]乙亥（二十日），吐蕃将领坌达延、乞力徐率领十万人马进犯临洮，敌军大队人马驻扎在兰州，还派兵进入渭源地区掠取牧马；唐玄宗命令薛讷以布衣之身代理左羽林将军职务，出任陇右防御使，任命右骁卫将军、常乐县人郭知运为陇右防御副使，与太仆寺少卿王一起率军迎击吐蕃军队。辛巳（二十六日），唐玄宗下令大量招募勇士，并派他们前往河、陇地区接受薛讷的训练。

初，鄯州都督杨矩以九曲之地与吐蕃，其地肥饶，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惧自杀。

起初，唐鄯州都督杨矩，怂勇唐睿宗同意将河西九曲之地送给吐蕃作金城公主的汤沐邑。这里土地肥沃，牧草鲜美，吐蕃在这里大量放养牛马，并且以它为依托进犯大唐。杨矩对自己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再加上担心朝廷降罪，自杀身死。

[36]乙酉，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后所制《豫州鼎铭》，其末云：“上玄降鉴，方建隆基。”以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贺，且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

[36]乙酉（疑误），太子宾客薛谦光向玄宗进献了武则天所制的《豫州鼎铭》，铭文的最后有这样的话：“上玄降鉴，方建隆基。”薛谦光认为这就是玄宗受命于天的符瑞。姚崇为此上表唐玄宗表示祝贺，请求玄宗下诏将这段铭文向史官宣示，并颁告朝廷内外。

臣光曰：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

臣司马光曰：日食应该出现却没有出现，是太史工作的失误；而君臣为此而相互称贺，则是诬蔑上天。搜求偶然出现的文辞作为帝王受命于天的符瑞，是小臣对君主的阿谀奉承；而宰相接着将它坐实，则是亵渎了他的君主。以唐明皇的英明，姚崇的德才兼备，仍然不能免于出现这种诬蔑上天、亵渎君王的行为，岂不令人感到可惜！

[37]九月，戊申，上幸骊山温汤。

[37]九月，戊申（二十四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

[38]敕以岁稔伤农，令诸州修常平仓法；江、岭、淮、浙、剑南地下湿，不堪贮积，不在此例。

[38]鉴于这一年粮食丰收，为防止谷贱伤农，唐玄宗发布敕命，让地方各州重立常平仓法；惟独江、岭、淮、浙、剑南等地因地势低洼潮湿，不利于粮食的储藏，不在此例。

[39]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逻禄等部落诣凉州降。

[39]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更加昏聩残暴。壬子（二十八日），葛逻禄等部落到凉州投降大唐。

[40]冬，十月，吐蕃复寇渭源。丙辰，上下诏欲亲征，发兵十余万人，马四万匹。

[40]冬季，十月，吐蕃军队再次进犯渭源。丙辰（初二），唐玄宗下诏表示要亲自率兵前去征讨，并调集军士十余万人，战马四万匹。

[41]戊午，上还宫。

[41]戊午（初四），唐玄宗回到宫中。

[42]甲子，薛讷与吐蕃战于武街，大破之。时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王帅所部二千人与讷会击吐蕃。坌达延将吐蕃兵十万屯大来谷，选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袭之，多置鼓角于其后五里，前军遇敌大呼，后人鸣鼓角以应之。虏以为大军至，惊惧，自相杀伤，死者万计。讷时在武街，去大来谷二十里，虏军塞其中间；复夜出袭之，虏大溃，始得与讷军合。追奔至洮水，复战于长城堡，又败之，前后杀获数万人。丰安军使王海宾战死。

[42]甲子（初十），薛讷与吐蕃军队在武街作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时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王率领属下二千人马与薛讷合击吐蕃

军队。坌达延率十万吐蕃兵驻扎在大来谷。王选拔了七百名勇士，身着胡人的服装，夜间袭击吐蕃军队，又在这七百人后面五里远的地方安排了很多战鼓和号角。先锋部队与敌军相遇后即大声呼喊，后面的人击鼓吹角与之呼应，吐蕃兵误以为唐军大部队袭来，惊慌失措，以至于自相残杀，死的人以万计算。薛讷的部队这时还驻扎在距大谷二十里的武街，在这两地之间挤满了溃败的吐蕃兵。王又一次率军乘夜出击，吐蕃兵一败涂地，王这才得以与薛讷的部队会师。唐军乘胜追击溃败的吐蕃兵，一直追到洮水，两军又在长城堡展开激战，吐蕃军队再次大败，先后被杀被俘的达数万人之多。在这次战役中，丰安军使王海宾阵亡。

戊辰，姚崇、卢怀慎等奏："顷者吐蕃以河为境，神龙中尚公主，遂逾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两军，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今吐蕃既叛，宜毁桥拔城。"从之。

戊辰（十四日），姚崇、卢怀慎等上奏道："以往吐蕃与我大唐一向以黄河为界，中宗神龙年间娶了大唐公主，于是越过黄河到大唐境内修筑城池，设置了独山、九曲两军，两军距离积石军三百里，又在黄河之上架起了桥梁。现在吐蕃既已背叛了朝廷，我们就应该拆毁他们的桥梁拔掉他们的城池。"唐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以王海宾之子忠嗣为朝散大夫、尚辇奉御，养之宫中。

唐玄宗任命王海宾之子王忠嗣为朝散大夫、尚辇奉御，并且下令将他接到宫中抚养。

[43]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婚，上许以来岁迎公主。

[43]己巳（十五日），突厥可汗默啜又派遣使者入朝，请求与大唐通婚，唐玄宗答应他明年来迎娶公主。

[44]突厥十姓胡禄屋等诸部诣北庭请降，命都护郭虔抚存之。

[44]突厥十姓胡禄屋等部落来到北庭都护府请求归降，玄宗命令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抚恤慰问他们。

[45]乙酉，命左骁卫郎将尉迟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请和，用敌国礼；上不许。自是连岁犯边。

[45]乙酉（疑误），唐玄宗派遣左骁卫郎将尉迟出使吐蕃，慰问金城公主。吐蕃派遣大臣宗俄因矛到洮水请求和解，并且要求两国用对

等的礼节，唐玄宗不同意。从此吐蕃连年侵犯边境。

[46]十一月，辛卯，葬殇皇帝。

[46]十一月，辛卯（初七），安葬殇皇帝李重茂。

[47]丙申，遣左散骑常侍解琬诣北庭宣尉突厥降者，随便宜区处。

[47]丙申（十二日），唐玄宗派左散骑常侍解琬前往北庭都护府安抚归降的突厥胡禄屋等部落，允许他遇事因利乘便，自行决断处置。

[48]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

[48]十二月，壬戌（初九），沙陀金山入朝谒见玄宗。

[49]甲子，置陇右节度大使，须嗣鄯、奉、河、渭、兰、临、武、洮、岷、郭、叠、宕十二州，以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为之。

[49]甲子（十一日），唐玄宗下令设置陇右节度大使，管辖鄯、秦、河、渭、兰、临、武、洮、岷、廓、叠、宕十二州，任命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为陇右节度大使。

[50]乙丑，立皇子嗣真为王，嗣初为鄂王，嗣主为鄄王。辛巳，立郢王嗣谦为皇太子。嗣真，上之长子，母曰刘华妃。嗣谦，次子也，母曰赵丽妃；丽妃以倡进，有宠于上，故立之。

[50]乙丑（十二日），唐玄宗封皇子李嗣真为王，李嗣初为鄂王，李嗣主为鄄王。辛巳（二十八日），唐玄宗将郢王李嗣谦立为皇太子。李嗣真是玄宗的长子，他的母亲是刘华妃。李嗣谦是玄宗的次子，他的母亲是赵丽妃；赵丽妃本是歌舞妓出身，受到唐玄宗的宠爱，所以她的儿子李嗣谦被立为皇太子。

[51]是岁，置幽州节度、经略、镇守大使，领幽、易、平、檀、妫、燕六州。

[51]唐玄宗在这一年设置了幽州节度、经略镇守大使，管辖幽、易、平、檀、妫、燕六州。

[52]突骑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乡导，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万击守忠，虏之而还。谓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并杀之。

[52]突骑施可汗守忠的弟弟遮弩对于自己所分得的部落少于其兄极为不满，于是背叛守忠，逃入突厥，并请求作突厥兵的响导，以讨伐守忠。突厥可汗默啜派二万人马进攻守忠，将他俘获之后带到突厥。

默啜对遮弩说：“你背叛了你的兄长，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于是将这兄弟二人一起杀死。

三年（乙卯、715）

三年（乙卯、公元715年

[1]春，正月，癸卯，以卢怀慎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怀慎清谨俭素，不营资产，虽贵为卿相，所得俸赐，随散亲旧，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蔽风雨。

[1]春季，正月，癸卯（二十日），唐玄宗任命卢怀慎为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卢怀慎为官清廉谨慎，生活节俭朴素，从不谋求资财产业。虽然作了卿相的高官，但常将得到的俸禄和赏赐随手周济亲朋故旧，因而他自己的妻子儿女的生活不能免于饥寒，他所住的房子也因长期失修而难以遮风挡雨。

姚崇尝有子丧，谒告十余日，政事委积，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崇既出，须臾，裁决俱尽，颇有得色，顾谓紫微舍人齐浣曰：“余为相，可比何人？”浣未对。崇曰：“何如管、晏？”浣曰：“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复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则竟如何？”浣曰：“公可谓救时之相耳。”崇喜，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姚崇曾有一次为儿子办丧事请了十几天的假，从而使得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成山，卢怀慎无法决断，感到十分惶恐，入朝向玄宗谢罪。唐玄宗对他说：“朕把天下之事委托给姚崇，只是想让您安坐而对雅士俗人起镇抚作用罢了。”姚崇假满复出之后，只用了一会儿功夫便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不禁面有得意之色，回头对紫微舍人齐浣道：“我作宰相，可以与历史上那些宰相相比？”齐浣没有回答。姚崇继续问道：“我与管仲、晏婴相比，谁更好些？”齐浣回答说：“管仲、晏婴所奉行的法度虽然未能传之后世，起码也做到终身实施。您所制定的法度则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问道：“那么到底我是什么样的宰相呢？”齐浣回答说：“您可以说是一位救时之相。”姚崇听后十分高兴，将手中的笔扔在桌案上说：“一位救时宰相，也是不容易找到的呀！”

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

卢怀慎与姚崇同时担任宰相，自认为才能不及姚崇，所以每遇到一件事，都要请姚崇处理，当时的人将他称为“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鲍叔之于管仲，子皮之于子产，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贤而下之，授以国政；孔子美之。曹参自谓不及萧何，一遵其法，无所变更；汉业以成。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固以分其权，媢以毁其功，愎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怀慎之谓矣。

臣司马光曰：春秋时期齐国的鲍叔牙对于管仲，郑国的子皮对于子产，都是前者职位在后者之上，因为了解后者的贤能而甘居其下，将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他们，这种做法受到了孔子的赞赏。汉朝丞相曹参自认为才能不及萧何，因而完全奉行萧何制定的法度，不加任何修改，汉家的功业即因此而得以成就。如果不贤的人当权，作为他的僚属，为了苟全性命保有禄位，无原则地秉承上司的旨意行事，不顾国家的安危得失，这种人真是国家的罪人。如果贤良明智的人当权，作为他的僚属，用欺诈蛊惑来扰乱他的布署，用独断固执来削弱他的权力，用百般嫉妒来诋毁他的功绩，用执拗乖僻来窃取他的名望，这种人也是国家的罪人。姚崇是唐朝的贤相，卢怀慎与他齐心协力，以成就唐明皇太平盛世的基业，对他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尚书·秦誓》上说：“如果有一位臣子，一心守善而没有什么其他的本领，他的心地宽广休美，能够容人容物。别人有了本事，就好像是他自己的本事一样；别人才能出众，他能做到不仅口中常常加以称道，而且真正能从内心里喜欢上这个人。这是能容人的人，用他安定我的子孙臣民，则我的子孙臣民是能得到好处的啊。”这段话所说的就是象卢怀慎这样的人。

[2]御史大夫宋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

[2]御史大夫宋因在朝堂上监督杖刑时处刑轻于罪人应得之刑，被唐玄宗贬为睦州刺史。

[3]突厥十姓降者前后万余帐。高丽莫离支文简，十姓之婿也，二月，与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帅众来降；制皆以河南地处之。

[3]突厥十姓中先后归降大唐的达一万余帐。高丽族的莫离支文简是突厥十姓的女婿，二月，也与跌都督思泰等人率众从突厥前来归降。唐玄宗下令用黄河以南的区域来安置所有前来归降的突厥部众。

[4]三月，胡禄屋酋长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军〕大总管，赤水等军并受节度，居凉州；右卫大将军郭虔为朔州镇〔军〕大总管，和戎等军并受节度，居并州，勒兵以备默啜。

[4]三月，突厥十姓中的胡禄屋酋长支匐忌等入朝谒见唐玄宗。夏季，四月，庚申（初九），由于突厥十姓归降朝廷的越来越多，唐玄宗任命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大总管，驻凉州，赤水等军都受他指挥调度；又任命左卫大将军郭虔为朔州镇大总管，驻并州，和戎等军都受他调度指挥，负责领兵防备突厥可汗默啜的进犯。

默啜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屡破之；敕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发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与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互相应援。

突厥可汗默啜发兵征讨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部落，连战皆捷。唐玄宗命令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人出兵相救。五月，壬辰（十二日），唐玄宗又命令汤嘉惠等人与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以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的军兵互相策应。

[5]山东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下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

[5]山东出现特大蝗虫灾害，有些灾民在受灾田地的旁边焚香膜拜设祭祈福，却不敢下手捕杀蝗虫。姚崇奏请派遣御史督促各州县捕杀埋葬蝗虫。有些人认为蝗虫数量太多，无法尽行除灭，玄宗也对此举

能否奏效感到疑惑。姚崇说；“现在山东蝗虫漫山遍野，黄河南北两岸百姓逃亡略尽，岂可坐视蝗虫吞噬禾苗，却不动手灭蝗救灾呢！即使这样做没能将蝗虫全部杀死，也要比养蝗虫造成灾害强。”唐玄宗于是同意按他的意见去办。卢怀慎认为如果杀灭的蝗虫太多，恐怕会对天地阴阳之气的调和造成妨害。姚崇道：“当年楚庄王吞吃了水蛭，他的病就痊愈了；孙叔敖杀死了两头蛇，上天降福给他。为什么不忍心看到蝗虫被杀死却忍心看着百姓被饿死呢！倘若杀死蝗虫会招来灾祸，那么我姚崇请求一人承当责任！”

[6]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6]秋季，七月，庚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7]上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日使入内侍读。”卢怀慎荐太常卿马怀素，九月，戊寅，以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使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更日侍读。每至阁门，令乘肩舆以进；或在别馆道远，听于宫中乘马。亲送迎之，待以师傅之礼。以无量羸老，特为之造腰舆，在内殿令内侍舁之。

[7]唐玄宗对宰相们说：“每当朕读书遇到疑难问题的时候，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请教的人；你们可以挑选儒学之士，每天入宫侍读。”卢怀慎推荐了太常寺卿马怀素。九月戊寅（疑误），玄宗任命马怀素为左散骑常侍，让他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每人一天地轮流入宫侍读。每次他们到宫门，玄宗都让人用肩舆将他们抬进宫内；有时因为在别馆道远，就允许他们在宫中骑马。玄宗还亲自迎送，用对待师傅的礼节侍奉他们。由于褚无量年老体衰，玄宗特意让人为他做了一顶腰舆，褚无量在内殿时，玄宗就让内侍们用腰舆抬着他走。

[8]九姓思结都督磨散等来降；己未，悉除官遣还。

[8]九姓思结都督磨散等人前来归降，己未（疑误），唐玄宗全部委以官职，将他们遣还。

[9]西南蛮寇边，遣右骁卫将军李玄道发戎、泸、夔、巴、梁、凤等州兵三万人并旧屯兵讨之。

[9]西南诸蛮进犯边界，唐玄宗派右骁卫将军李玄道调集戎、泸、夔、巴、梁、凤等州兵马三万人，会同边地原有驻屯兵马前往征讨。

[10]壬戌，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副之，以讨突厥。

[10]壬戌（疑误），唐玄宗任命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任命太仆寺卿吕延祚和灵州刺史杜宾客为朔方道行军副总管，率兵征讨突厥。

[11]甲子，上幸凤泉汤；十一月，乙卯，还京师。

[11]甲子（疑误），唐玄宗来到岐州县境内的凤泉汤；十一月乙卯（疑误），玄宗回到京师。

[12]刘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愤恚，甲申，卒于道。

[12]刘幽求自杭州刺史改任彬州刺史，心中愤愤不平。甲申（初六），刘幽求在赴任的路上去世。

[13]丁酉，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敕许之。将作大匠韦凑上疏，以为："今西域服从，虽或时有小盗窃，旧镇兵足以制之。关中常宜充实，以强干弱枝。自顷西北二虏寇边，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又，一万征人行六千余里，咸给递驮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户口渐少，凉州已往，沙碛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济？纵令必克，其获几何？倘稽天诛，无乃甚损！请计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则知利害。昔唐尧之代，兼爱夷、夏，中外义安；汉武穷兵远征，虽多克获，而中国疲耗。今论帝王之盛德者，皆归唐尧，不归汉武；况邀功不成者，复何足比议乎！"时姚崇亦以虔之策为不然。既而虔卒无功。

[13]丁酉（十九日），唐玄宗任命左羽林大将军郭虔兼任安西大都护、安西四镇经略大使。郭虔请求自行招募关中士卒一万人到安西讨击胡人，并且要求由官府负责向这些人提供运输工具和做好的干粮。唐玄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将作大匠韦凑上疏认为："现在西域各族均已臣服朝廷，虽然有时也常出现一些轻微的盗窃现象，但当地原有的官军就完全能够控制局势。相反，为了做到强干弱枝，关中地区的军事防务倒是应该大大加强。自近年西北两大敌人侵犯边境以来，关中各地壮丁，几乎被征发殆尽，怎么能够再次招募骁勇之士派遣到那么边远的地方去呢！再说，一万名丁壮长途跋涉六千余里，还要全部由官府提供运输工具和熟食，沿途经过的州县又怎么支付得了这样庞大的

开支！秦、陇以西，户口逐渐减少，过了凉州以后，到处都是戈壁沙漠，把这么多人派到那样的地方去驻守，又从哪里去筹措军需呢！纵然此次发兵有十足的取胜把握，能得到的东西又有多少呢？倘若征伐计划受到延误，岂不是所失更大！陛下只要认真计算一下此行的所用与所得，两相比较，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利害与得失。上古唐尧之时，仁爱兼及华夏、夷狄，中外太平无事；汉武帝穷兵黩武，远征异域，虽然多次取胜，但中国却因此而民穷财尽。现今论及有德之主，都向往唐尧，不向往汉武帝；何况那些邀功不成的，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当时姚崇也对郭虔的计划不以为然。后来郭虔终于无功而返。

[14]初，监察御史张孝嵩奉使廓州，还，陈碛西利害，请往察其形势；上许之，听以便宜从事。

[14]当初，监察御史张孝嵩奉命出使廓州，回朝之后力陈大漠以西地区的利害，请求再次前往该地考察军事情势；唐玄宗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允许他相机行事，不必等待上奏。

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嵩谓都护吕休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会有言其赃污者，坐系凉州狱，贬灵州兵曹参军。

拔汗那国是古代乌孙国的后裔，归附大唐朝廷的岁月很久了。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王，调集军队进攻拔汗那，原来的拔汗那王兵败之后，奔往唐安西都护府求救。张孝嵩对都护吕休说：“如果不发兵相救，今后我们就没有资格向西域诸国发号施令了。”于是率领附近各戎族部落兵马一万余人，出龟兹镇向西挺进数千里，攻占了数百座城池，长驱直入敌境。在这个月，张孝嵩率部在连城进攻阿了达。张孝嵩亲自披甲上阵，督率士卒快速攻城，从巳时开始直至酉时，连屠了阿了达三座城堡，俘获、斩首共计一千余人，阿了达只带了几名骑兵逃入山谷之中。张孝嵩传檄诸国，唐军声威震动西域，大食、唐居、大宛、宾等八国全都派遣使者请求归降。这时恰好有人控告张孝

嵩贪污，张孝嵩因此被关进凉州的监狱，后来，又被贬为灵州兵曹参军。

[15]京兆尹崔日知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杰将纠之，日知反构杰罪。十二月，侍御史杨廷奏曰："若纠弹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则御史台可废矣。"上遽命杰视事如故，贬日知为歙县丞。

[15]京兆尹崔日知贪婪残暴，不守法度，御史大夫李杰准备检举他的恶行，崔日知却反诬李杰有罪。十二月，侍御史杨在朝廷上上奏玄宗说："假如负责检举弹劾的部门，可以让奸邪之徒随意恐吓威胁，那么御史台也就应该撤销了"。唐玄宗马上下令李杰照常处理政务，并且将崔日知贬为歙县县丞。

[16]或上言："按察使徒烦扰公私，请精简刺史、县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书省官议之。姚崇以为："今止择十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乃止。

[16]有人进言说："各道按察使只会给官府和百姓添麻烦，请陛下精简各地的刺史、县令，停止向各道派遣按察使。"唐玄宗下令召集尚书省官员讨论这件事。姚崇认为："现在只不过是选派了十道按察使，尚且担心未必都找到合适的人选，何况全国共有三百多个州，至于县的数量则又超过好几倍，每一位刺史县令怎么能都称职呢！"玄宗于是没有停派按察使。

[17]尚书左丞韦玢奏："郎官多不举职，请沙汰，改授他官。"玢寻出为刺史，宰相奏拟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台郎宽怠及不称职，玢请沙汰，乃是奉公。台郎甫尔改官，玢即贬黜于外，议者皆谓郎官谤伤；臣恐后来左右丞指以为戒，则省事何从而举矣！伏望圣慈详察，使当官者无所疑惧。"乃除冀州刺史。

[17]尚书左丞韦玢上奏道："各部郎官大多无事可做，请陛下裁汰郎官，改授他职。"不久韦玢就被外放为州刺史，宰相打算任命他为冀州刺史，玄宗下令改派他到一个小州去作刺史。姚崇上奏道："各部郎官松散懈怠，还有不称职的，韦玢请求裁汰郎官，正是奉公的表现。现在郎官刚刚被改任他职，韦玢就被贬黜外放，街谈苍议都说这是受到郎官的诽谤所致；臣担心今后尚书左右丞以韦玢为戒，那么尚书省的日常事务又怎么能够办好呢！臣希望陛下对此事全面考察，以便使为官者无所疑惧。"唐玄宗于是将韦玢任命为冀州刺史。

[18]突骑施守忠既死，默啜兵还，守忠部将苏禄鸠集余众，为之酋长。苏禄颇善绥抚，十姓部落稍稍归之，有众二十万，遂据有西方，寻遣使入见。是岁，以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

[18]突骑施酋长守忠被杀以后，突厥可汗默啜的兵马撤走，守忠的部将苏禄聚集余众，自己作了酋长。苏禄很善于安抚部下，十姓部落便逐渐归附到他的麾下，使他的部众达到了二十万，并占据了西方的大片土地。不久，苏禄便派遣使者入朝谒见玄宗。在这一年，玄宗任命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

[19]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以细故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

[19]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因一些小事与御史大夫李杰关系不睦。

四年（丙辰、716）

四年（丙辰，公元716年）

[1]春，正月，昕与其妹夫杨仙玉于里巷伺杰而殴之。杰上表自诉曰：“发肤见毁，虽则痛身，冠冕被陵，诚为辱国。”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杀，以谢百僚。仍以敕书慰杰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训导，使陵犯衣冠，虽置以极刑，未足谢罪。卿宜以刚肠疾恶，勿以凶人介意。”

[1]春季，正月，长孙昕和他的妹夫杨仙玉在小巷里等候李杰将他痛打了一顿。李杰上表自诉道：“臣的头发皮肤被毁伤，只不过是受了皮肉之苦，臣的朝服衣冠受侵凌，则使国家的尊严受到了侮辱。”唐玄宗听了勃然大怒，下令在朝堂将长孙昕和杨仙玉用刑杖活活打死，以向文武臣僚谢罪。玄宗还专门降敕安慰李杰道：“长孙昕等人是朕的近亲，朕平日训导不力，致使他们敢侵犯朝廷大臣。现在虽已将他们处以极刑，恐怕仍不足以谢罪。还望您仍以刚正之心，憎恨坏人坏事，千万不要把这样的恶人放在心上。”

[2]丁亥，宋王成器更名宪，申王成义更名。

[2]丁亥（初十），宋玉李成器改名为李宪，申王李成义改名为李。

[3]乙酉，陇右节度使郭虔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战功，请除游击将军。敕下，卢怀慎等奏曰：“郭虔恃其微效，辄侮彝章，为奴请五

品，实乱纲纪，不可许。”上从之。

[3]乙酉（初八），陇右节度使郭虔上奏，以石良才等八个奴仆均立有战功为由，请玄宗任命他们为游击将军。任命这些人为官的敕令下达后，卢怀慎等人奏道：“郭虔依仗自己的尺寸之功，动辄亵渎常法，居然要为奴仆请授五品之职，这实际上是扰乱朝廷纲纪。陛下不应答应这种要求。”唐玄宗采纳了卢怀慎等人的建议。

[4]丙午，以王嗣真为安北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护张知运为之副。陕王嗣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以安西都护郭虔为之副。二王皆不出阁。诸王遥领节度自此始。

[4]丙午（二十九日），唐玄宗任命王李嗣真为安北大都护和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任命安北大都护张知运作他的副职。又任命陕王李嗣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任命安西都护郭虔作他的副职。王和陕王均不出朝赴任。诸王遥领节度之制即从这时开始。

[5]二月，丙辰，上幸骊山温汤。

[5]二月，丙辰（初九），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

[6]吐蕃围松州。

[6]吐蕃军队包围了松州。

[7]丁卯，上还宫。

[7]丁卯（二十日），唐玄宗回到宫中。

[8]辛未，以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

[8]辛未（二十四日），唐玄宗任命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

上虽欲重都督、刺史，选京官才望者为之，然当时士大夫犹轻外任。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若水饯之行，立望其行尘，久之乃返，谓官属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

唐玄宗虽想重视都督、刺史，选拔有才能名望的京官担任这些职务，但当时的士大夫却还是轻视地方官。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朝任大理寺少卿，途中经过大梁，倪若水为他饯行，分手后站在原地遥望他

的车马所扬起的尘土，许久之后才返回衙门，并对他属下的官员们说：“班生此次入朝为官，真是无异于登仙哪！”

[9]癸酉，松州都督孙仁献袭击吐蕃于城下，大破之。

[9]癸酉（二十六日），松州都督孙仁献向包围该城的吐蕃军队发动了一次出其不意的进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0]上尝遣宦官诣江南取、等，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烦扰。道过汴州，倪若水上言：“今农桑方急，而罗捕禽鸟以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水陆传送，食以梁肉。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贱人而贵鸟乎！陛下方当以凤凰为凡鸟，麒麟为凡兽，况、，曷足贵也！”上手敕谢若水，赐帛四十段，纵散其鸟。

[10]唐玄宗曾派遣宦官到江南捕捉、等水鸟，准备在禁苑中放养。使者所到之处，地方鸡犬不宁。在他们路过汴州时，倪若水进言道：“眼下正是农忙时节，陛下为满足园林赏玩的需要，不惜派人到处网罗捕捉飞禽。远自长江、五岭捉来，再由水陆两路传送到京，路上还要用最好的食物饲养它们。道路上的人们看到，岂不认为陛下把人看得轻贱把鸟看到贵重吗！陛下应当把凤凰当作普通的飞禽，把麒麟当作普通的走兽，何况是、这样的水鸟，又有什么可珍贵的呢！”唐玄宗亲手书写敕书向倪若水致谢，赏赐了他绢帛四十段，并下令将捉来的鸟全部放掉。

[11]山东蝗复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常捕埋之，为害益甚。”拒御史，不从其命。崇牒若水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若水乃不敢违。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详察州县捕蝗勤惰者，各以名闻。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11]山东的蝗灾又起，姚崇又下令各州组织人力捕杀蝗虫。倪若水说：“蝗虫是上天降下的灾祸，并非人力可以扭转的，朝廷应当通过修德行善来消除蝗灾。十六国时期前赵的刘聪就常捕杀埋掉蝗虫，但蝗虫所造成的灾害却反而更为严重。”于是抵制前去督促捕蝗的御史，不服从他的命令。姚崇写信给他说：“刘聪乃僭越称帝，因此德不胜邪；当今乃圣朝明君，所以邪不胜德。自古郡守贤良，蝗虫不入其境。倘若修德可以免除蝗灾，岂不等于说蝗灾是因为无德而招致的吗！”倪若

水这才不敢坚持违抗捕杀蝗虫的命令。夏季，五月，甲辰（二十九日），唐玄宗颁布敕命，委派使者分赴山东受灾各州仔细考察地方官捕杀蝗虫的情况，并将勤勉者和懒惰者的姓名记录下来回奏。也正是因为这样，连年发生的蝗灾才没有引起严重的饥荒。

[12]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叙大滥，县令非才。"及入谢，上悉召县令于宣政殿庭，试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吏部侍郎卢从愿左迁豫州刺史，李朝隐左迁滑州刺史。从愿典选六年，与朝隐皆名称职。初，高宗之世，马载、裴行俭在吏部最有名，时人称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济，嗣立之子也。

[12]有人对唐玄宗说："今年选官太滥，所任命的县令大多数不称职。"所以等到新任命的官员入朝拜谢的时候，玄宗便召集所有的县令到宣政殿殿庭上，以如何治民为题命他们各作策文一篇。其中只有鄄城县令韦济词理最佳，玄宗特意将他提升为醴泉县令。其余有二百多人没有达到要求，暂且让他们上任；又有四五十个人被放回家中继续学习。吏部侍郎卢从愿被降职为豫州刺史，李朝隐被降职为滑州刺史。卢从愿共主持选官事务达六年之久，与李朝隐都是公认的称职官员。当初在高宗朝，马载和裴行俭二人在吏部最有名，人们都说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韦济是韦嗣立的儿子。

[13]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师子国求灵药及善医之妪，置之宫掖。上命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偕往求之，范臣从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示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置之宫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军国大事，臣虽触冒炎瘴，死不敢辞。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圣德，窃恐非陛下之意，愿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谕而罢之。

[13]有个胡人进言，说海南盛产珠翠奇宝，可以派人前去采购，并且趁机大讲对外贸易的利益；还建议去师子国寻访灵丹妙药和精于医术的女子带回宫中。唐玄宗命令监察御史杨范臣跟着这位胡人一起前去访求。杨范臣不慌不忙地向玄宗奏道："陛下前年焚毁了珠宝玉器和锦绣织物，表示再也不用这些东西。现在陛下想要的东西与前年焚毁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呢！那海上贸易与商贾之人争利，恐怕与帝王的规

矩不符。再说胡药的药性，我们中国人多无法了解；况且胡人的女子，哪里适合安排在皇宫之内呢！作为监察御史，乃是天子的耳目，如果真是军国大事所需，即使是赴汤蹈火，臣万死不辞。但这只是胡人扰乱视听的阿谀奉承之言，对陛下的圣德没有丝毫益处，臣担心这并非出自陛下的本意，还望陛下仔细斟酌。”唐玄宗急忙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杨范臣好言慰问，并取消了这一命令。

[14]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己巳，以上女万安公主为女官，欲以追福。

[14]六月，癸亥（十九日），太上皇唐睿宗在百福殿驾崩。己巳（二十五日），唐玄宗将自己的女儿万安公主度为女道士，以便为太上皇祈求冥福。

[15]癸酉，拔曳固斩突厥可汗默啜首来献。时默啜北击拔曳固，大破之于独乐水，恃胜轻归，不复设备，遇拔曳固迸卒颉质略，自柳林突出，斩之。时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奉使在突厥，颉质略以其首归之，与偕诣阙，悬其首于广街。拔曳固、回纥、同罗、、仆固五部皆来降，置于大武军北。

[15]癸酉（二十九日），拔曳固部落将突厥可汗默啜斩首，并入朝来献默啜的首级。当时默啜率兵攻打北部的拔曳固部落，在独乐水将拔曳固的部众击溃，恃胜撤军，途中未加防范，在柳林遇到突然出现的拔曳固溃兵颉质略，被颉质略斩首。这时大武军小将郝灵荃正好奉命出使突厥，颉质略便将默啜的首级交给他，两人一起到朝中，朝廷将默啜的首级悬挂在大街上示众。拔曳固、回纥、同罗、、仆固五个部族都归降唐朝，玄宗将他们统统安置在大武军以北地区。

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禄之子阙特勒击杀之，及默啜诸子、亲信略尽；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是为毗伽可汗，国人谓之“小杀”。毗伽以国固让阙特勒，阙特勒不受；乃以为左贤王，专典兵马。

默啜的儿子小可汗继立，默啜之兄骨咄禄的儿子阙特勒将其击杀，默啜的其他儿子和亲信也被诛戮殆尽。阙特勒将其兄左贤王默棘连立为可汗，这就是毗伽可汗，国人都称他为“小杀”，毗伽坚决要把可汗的位置让给阙特勒，阙特勒没有接受，毗伽可汗便任命阙特勒为左贤王，专门统领突厥的军队。

[16]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以太庙七室已满，请迁中宗神主于别庙，奉睿宗神主太庙；从之。又奏迁昭成皇后睿宗室，肃明皇后留祀于仪坤庙。八月，乙巳，立中宗庙于太庙之西。

[16]秋季，七月，壬辰（十八日），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认为太庙里的七座殿都有了神主，请求将唐中宗的神主迁到另外的庙里去，奉睿宗皇帝的神主进入太庙，唐玄宗表示同意。陈贞节和苏献又上奏请求将玄宗生母昭成皇后的神主迁入太庙中睿宗的殿里受祭，而将睿宗的嫡妻肃明皇后的神主仍然留在仪坤庙受祀。八月，乙巳（初二），在太庙西面设立了中宗庙。

[17]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帅所部来降。制以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长，拜为刺史；又以将军薛泰督军镇抚之。大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失活，尽忠之从父弟也。

[17]辛未（二十八日），契丹族首领李失活和奚族首领李大各率部下归顺唐朝。唐玄宗颁布制命，封李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任命他手下的八个部落酋长为刺史，又派将军薛泰督率军队安抚这一地区。李大同时受封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李失活是李尽忠的堂弟。

[18]吐蕃复请和；上许之。

[18]吐蕃请求两国和解，唐玄宗表示同意。

[19]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诸部皆内附，突骑施苏禄复自立为可汗。突厥部落多离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时牙官暾欲谷，以为谋主。暾欲谷年七十余，多智略，国人信服之。突厥降户处河曲者，闻毗伽立，多复叛归之。

[19]突厥可汗默啜被杀之后，奚、契丹、拔曳固等部落纷纷归附唐朝，突骑施酋长苏禄又自立为可汗。由于突厥各部落已四分五裂，毗伽可汗很是忧虑，便找来默啜可汗在位时的牙官暾欲谷，用为谋主。暾欲谷已年逾七旬，足智多谋，为突厥人所信服。被安置在河曲之地的突厥降户，听说毗伽可汗自立以后，大多又背叛朝廷，归附毗伽可汗。

并州长史王上言："此属徒以其国丧乱，故相帅来降；若彼安宁，必复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属桀黠，实难制御，往往不受军州约束，

兴兵剽掠；闻其逃者已多与虏声问往来，通传委曲。乃是畜养此属使为间谍，日月滋久，奸诈逾深，窥伺边隙，将成大患。虏骑南牧，必为内应，来逼军州，表里受敌，虽有韩、彭，不能取胜矣。愿以秋、冬之交，大集兵众，谕以利害，给其资粮，徙之内地。二十年外，渐变旧俗，皆成劲兵；虽一时暂劳，然永久安靖。比者守边将吏及出境使人，多为谀辞，皆非事实，或云北虏破灭，或云降户妥帖，皆欲自炫其功，非能尽忠徇国。愿察斯利口，勿忘远虑。议者必曰：'国家时已尝置降户于河曲，皆获安宁，今何所疑！'此则事同时异，不可不察。向者，颉利既亡，降者无复异心，故得久安无变。今北虏尚存，此属或畏其威，或怀其惠，或其亲属，岂乐南来！较之彼时，固不侔矣。以臣愚虑，徙之内地，上也；多屯士马，大为之备，华、夷相参，人劳费广，次也；正如今日，下也。愿审兹三策，择利而行，纵使因徙逃亡，得者皆为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变。"

并州长史王进言道："这些胡人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国家丧乱才一个接一个地归降朝廷，一旦他们国内趋于安定，必将再次叛离。由于这些人凶暴狡诈，所以如果将他们安置在河曲一带，必然难以控制，他们往往不服从当地军、州等地方官府的约束，动辄举兵杀掠百姓。现在听说很多逃走的胡人与敌人频繁往来，通风报信。这等于是畜养这些胡人让他们充当间谍，时间越久，奸邪狡诈的行为会越多，万一他们窥探到边疆防务的疏漏而有所图谋，必然会带来极大的祸患。等到突厥军队南犯之时，这些人必定会成为内应，前来逼迫军州，使之内外受敌，那时就算有韩信、彭越这样的名将，也万难取胜。希望陛下能在秋冬之交，大规模集结军队，向这些人晓以利害，供给他们一些钱财和口粮，将他们迁往内地。这样的话，经过二十年以后，他们旧有的习俗风尚就会逐渐改变，并且可以变成战斗力很强的军队；虽然需要暂时付出一些辛劳，却可以换来长期的安宁。近来一些戍边将吏以及奉命出使的官员所说的大多是阿谀奉承之辞，并不符合事实，他们有的说北部胡人部落破灭殆尽，有的声称归降的人户稳定、守法，都不过是想要吹嘘自己的功劳，并非出于尽忠为国。希望陛下明察这些花言巧语，不要忘记长远的考虑。或许有些人一定会说：'朝廷在贞观年间就曾经将归降的胡人安置在河曲之地，并且都相安无事，现在对这种作法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事情虽然与贞观时期相同，但具体的形势却早已发生了变化，陛下对此不可不多加考虑。贞观时期

颉利可汗灭亡之后，归降的胡人便不再有异心，因而局势得以长期稳定，没有非常之变发生。现在北方毗伽可汗尚存，在这些归降的胡人中间，有人害怕他的威势，有人不忘他的恩惠，有人是他的亲属，他们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降朝廷呢！所以现在的形势与太宗贞观时期根本不一样。依臣愚见，将他们迁徙到内地去，乃是上策；在河曲多驻军队，严密监视防备他们，使汉人和胡人彼此安居，虽然百姓疲弊、耗资巨大，却也仍不失为中策；像现在这样将他们安置在河曲之地，乃是下策。希望陛下仔细研究这上中下三策，选择最为有利的计策去实施，纵使这些人中有人因不愿迁徙而逃亡，但服从迁徙命令的人都可以成为我大唐的子民；倘若迁延不决，拖到黄河结冰的季节，臣担心会发生非常之变。”

疏奏，未报；降户跌思泰、阿悉烂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总管薛讷发兵追讨之。王引并州兵西济河，昼夜兼行，追击叛者，破之，斩获三千级。

这篇奏疏呈上之后，玄宗未作答复；归降的胡人跌思泰、阿悉烂等人果然发动了叛乱。冬季，十月，甲辰（初二），唐玄宗命令朔方道大总管薛讷调集军队追击叛逃的胡人。王也率领并州的官军西渡黄河，昼夜兼程，追击叛逃的胡人并打败了他们，共斩敌首三千级。

先是，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悉收降户兵仗，令渡河而南，降户怨怒。御史中丞姜晦为巡边使，降户诉无弓矢，不得射猎，晦悉还之；降户得之，遂叛。张知运不设备，与之战于青刚岭，为虏所擒，欲送突厥；至绥州境，将军郭知运以朔方兵邀击之，大破其众于黑山呼延谷，虏释张知运而去。上以张知运丧师，斩之以徇。

在此之前，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收缴了归降胡人的所有兵器，命令他们南渡黄河，胡人对此非常不满。御史中丞姜晦正好担任巡边使的职务，胡人便向他诉说因没有弓箭而无法狩猎，姜晦便下令将收缴的武器尽数归还他们。胡人得到了武器之后便发动了叛乱。张知运事先没有防备，与叛军在青刚岭仓猝交战，兵败被俘，叛军打算将他交给突厥。胡人行至绥州境内时，将军郭知运率领朔方军截击胡人，在黑山呼延谷大破胡人，胡人丢下张知运，仓皇而逃。唐玄宗认为张知运损兵折将，便下令将他斩首示众。

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为冦。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丰，未有间隙，不可动也。我众新集，力尚疲羸，且当息养数年，始可观变而举。”毗伽又欲筑城，并立寺观，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释、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突厥毗伽可汗收编了跌思泰等人之后，便打算南侵唐朝。暾欲谷谏阻道：“当今唐朝皇帝英明勇武，百姓和睦，粮食收成也很好，尚未出现任何破绽，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再说我们的部众刚刚聚集到一起，国力还很衰弱，暂且需要用几年的时间休养生息，方可观察唐朝的变化，伺机举兵南进。”毗伽可汗又想修筑城池，并且还要建造佛寺道观，暾欲谷又谏阻道：“不可如此行事。突厥人口稀少，比不上唐朝的百分之一，我们之所以能够与他们抗衡，正是由于我们长年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住处，部众均以射猎为职业，人人都谙习武艺，势力强了就发兵南下抢掠财物，势力弱了就逃窜到山林之中，所以唐兵虽多，却无用武之地。倘若我们变更固有的习俗，筑城而居，那么万一作战失利，整个国家就会被唐朝灭亡。况且佛道教义，都教人们仁慈柔弱，而非要人们以武力争夺胜利，因此不能尊崇它们。”毗伽于是打消了这些念头。

[20]庚午，葬大圣皇帝于桥陵，庙号睿宗。御史大夫李杰护桥陵作，判官王旭犯赃，杰按之，反为所构，左迁衢州刺史。

[20]庚午（二十八日），将大圣皇帝安葬在桥陵，庙号为睿宗。御史大夫李杰总领桥陵的修建工程，判官王旭贪污工程费用，李杰审查他，反为王旭所诬陷，被玄宗降职为衢州刺史。

[21]十一月，己卯，黄门监卢怀慎疾亟，上表荐宋、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并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录；上深纳之。乙未，薨。家无余蓄，惟一老苍头，请自鬻以办丧事。

[21]十一月，己卯（初七），黄门监卢怀慎病情危急，向玄宗上表推荐宋、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四人，称赞他们都是太平盛世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认为他们所犯的过错小，贬黜他们，使朝廷受到的损失大，恳求玄宗对他们给予爱惜和重用。唐玄宗很同意这一建议并予

以采纳。乙未（二十三日），卢怀慎去世，家中没有任何余财，只有一位老仆人，请求将自己卖掉换钱为他办丧事。

[22]丙申，以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22]丙申（二十四日），唐玄宗任命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源乾曜奏事或称旨，上辄曰："此必姚崇之谋也。"或不称旨，辄曰："何不与姚崇议之！"乾曜常谢实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癸卯，乾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侍疾；上许之。崇以四方馆有簿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姚崇自己没有住宅，寓居在罔极寺中，因身患疟疾向玄宗请假，玄宗屡次派使者询问他的日常饮食起居状况，每日竟达数十次之多。源乾曜上奏言事时，每当他的回答符合玄宗的旨意，玄宗总是说："这一定是姚崇的主意。"如果有时的回答不符合玄宗的旨意，玄宗就说："你为什么不事先与姚崇商量一下呢！"源乾曜也常常向玄宗道歉，承认确实是如此。朝中一有大事，玄宗就要让源乾曜到罔极寺询问姚崇的意见。癸卯（疑误），源乾曜请求将姚崇从罔极寺搬到四方馆居住，并准许他的家属入馆照料他的病，玄宗答应了这个要求。姚崇认为四方馆内存有官署的文书，不是病人应当居住的地方，因此坚决推辞。唐玄宗对他说："设置四方馆本来就是为官员服务的；朕安排您住进来，是为国家考虑。朕恨不得让您住到宫里，您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崇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主书赵诲为崇所亲信，受胡人赂，事觉，上亲鞫问，下狱当死，崇复营救，上由是不悦。会曲赦京城，敕特标诲名，杖之一百，流岭南。崇由是忧惧，数请避相位，荐广州都督宋自代。

姚崇的两个儿子光禄少卿姚彝和宗正少卿姚异，平日广交宾客，收受了许多礼物，受到当时人们的非议。主书赵诲受到姚崇的亲近信任，他接受胡人的贿赂被发觉，玄宗亲自审讯，罪当处以死刑，姚崇出面营救，唐玄宗因此不高兴。恰巧赶上因特殊情况赦免京城的在押罪犯，唐玄宗在赦免敕书中专门标出赵诲的名字，另处以杖刑一百，

并流放岭南。姚崇因此而感到担心和恐惧，便屡次请求辞去宰相职务，推荐广州都督宋代替自己为相。

十二月，上将幸东都，以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令驰驿诣阙，遣内侍、将军杨思勖迎之。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途竟不与思勖交言。思勖素贵幸，归，诉于上，上嗟叹良久，益重。

十二月，唐玄宗将要到东都洛阳，任命宋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他日夜兼程赶赴京城，并派内侍、将军杨思勖前去迎接。宋风度凝重深沉，令人难测，在赴京途中居然没有与杨思勖交谈。杨思勖一向深得玄宗宠幸，回京后便向玄宗诉说，唐玄宗慨叹了好长时间，越发敬重宋。

[23]丙辰，上幸骊山温汤；乙丑，还宫。

[23]丙辰（十四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乙丑（二十三日），唐玄宗回到宫中。

[24]闰月，己亥，姚崇罢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刑部尚书宋守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紫微侍郎苏同平章事。

[24]闰十二月，己亥（二十八日），姚崇被罢免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被罢免为京兆尹、西京留守。唐玄宗任命刑部尚书宋守吏部尚书兼黄门监，还任命紫微侍郎苏为同平章事。

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宋作宰相，致力于选拔人才，根据才能的不同授予相应的官职，使文武百官人人称职；宋行赏施罚不徇私情，对皇帝也敢于犯颜直谏。玄宗对他也十分敬畏，有时他奏对不合己意，玄宗也往往曲意听从。

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

突厥可汗默啜自武则天时期开始，就对唐朝构成极大威胁，朝廷为此废寝忘食，用尽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却始终不能制服他；所以大武军小将郝灵荃得到了默啜的首级，便自认为立下了盖世奇功。宋认为天子好武功，担心好事之徒存侥幸之心刻意邀功，便极力阻抑对郝灵

荃的封赏，事过一年才给了他一个郎将的官，郝灵荃极度伤心，痛哭而死。

与苏相得甚厚，遇事多让于，每论事则为之助。尝谓人曰："吾与苏氏父子皆同居相府，仆射宽厚，诚为国器，然献可替否，吏事精敏，则黄门过其父矣。"

宋与苏相处得很好，苏遇事多谦让宋，宋每提出什么意见，苏也尽力襄助。宋曾对人说："我与苏父子都一起担任过宰相，苏仆射为人宽厚，实在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在对朝政提出建议以及处理政务的精敏程度方面，苏则超过他的父亲。"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浣练习时务，姚、宋每坐二人以质所疑，既而叹曰："欲知古，问高君，欲知今，问齐君，可以无阙政矣。"

姚崇和宋相继为相，姚崇擅长随机应变以圆满地完成任务，宋则擅长遵守成法坚持正道；两个人的志向操守不同，却能同心协力辅佐玄宗，使得这个时期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在唐一代的贤相中，前有贞观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后有开元朝的姚崇和宋，其他的人，则无法与此四人相提并论。姚崇与宋进见时，唐玄宗常常要站起来迎接，他们离开时，唐玄宗便要在殿前相送。等到李林甫作宰相时，虽然受到的宠信超过了姚崇和宋，但得到的礼遇就太微薄了。这一时期的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浣则通达时务，姚崇和宋每有疑难问题，都要向高仲舒和齐浣征求意见，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感叹道："想了解往古之制，可以向高君请教，想知道当今之事，可以向齐君请教，这样，处理政事就不会出现差错了！"

[25]辛丑，罢十道按察使。

[25]辛丑（三十日），唐玄宗下诏废除十道按察使。

[26]旧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书省奏拟，是岁，始制员外郎、御史、起居、遗、补不拟。

[26]朝廷旧制规定：六品以下职事官的任命，均由尚书省拟出具体意见上奏皇帝，从这一年开始，玄宗下令将六品以下职事官中的员外

郎、御史、起居郎、拾遗、补阙的任命改由皇帝亲自负责，不再由尚书省奏拟。

五年（丁巳、717）

五年（丁巳，公元717年

[1]春，正月，癸卯，太庙四室坏，上素服避正殿。时上将幸东都，以问宋、苏，对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终，遽尔行幸，恐未契天心，灾异为戒；愿且停车驾。"又问姚崇，对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适与行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如期自行耳。"上大喜，从之。赐崇绢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礼于太极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阁供奉，恩礼更厚，有大政辄访焉。右散骑常侍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之日，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乎！此特谀臣之言耳。愿陛下克谨天戒，讷忠谏，远谄谀。"上弗听。

[1]春季，正月，癸卯（初二），太庙中有四室倒塌，唐玄宗为此身着丧服，离开正殿，到别的殿堂办公。当时玄宗正准备到东都洛阳去，便向宋和苏征求意见，两人回答说："陛下的三年之丧尚未守完，就急忙前往东都，恐怕与天意不符，因此上天才用灾异来示戒；希望陛下取消巡幸东都的计划。"玄宗听后又去征求姚崇的意见，姚崇回答道："太庙的木料，还都是三百多年以前前秦皇帝苻坚时候的旧物，只不过是因年代久远而腐朽倒塌，碰巧与陛下的行期偶合罢了，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再说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因关中粮食歉收而要到东都去，有关部门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陛下不能失信；不过倒是应当将祖宗神主迁到太极殿中，并且重修太庙，车驾还是要如期东行。"玄宗听了十分高兴，便采纳了姚崇的意见，并赏赐了他绢帛二百匹。己酉（初八），唐玄宗在太极殿行祭祀大礼，并命令姚崇五日朝见一次，仍然像以往一样入内殿供奉，对姚崇的礼遇也更加隆重，朝廷每有重大政事便专门向他征询意见。右散骑常侍褚无量进言道："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时难道要用几百年前苻坚时的旧木料修建太庙吗！这种说法不过是阿谀奉承之臣的托词罢了。希望陛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训诫，采纳忠臣的谏言，疏远谄谀之臣。"玄宗没有理会他的意见。

辛亥，行幸东都。过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顿使官，宋谏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上遽命释之。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请令待罪朝堂而后赦之。”上从之。

辛亥（初十），玄宗启程前往东都，东驾经过崤谷时，发现那里道路狭窄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玄宗便要撤销河南尹和知顿使的职务。宋谏道：“陛下正在巡行境内，如果只凭道路没修好就罢免这两位官员，臣担心将来百姓会深受其害。”玄宗听了马上下令免去他们的罪。宋又说道：陛下怪罪他们，又因臣一句话而免除了对他们的处罚，这是让臣代替陛下领受他的感激之情；臣希望陛下让他们在朝堂听候治罪，然后再行赦免。”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二月，甲戌，至东都，赦天下。

二月，甲戌（初三），玄宗抵达东都，下诏大赦天下。

[2]奚、契丹既内附，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请复营州。三月，庚戌，制复置营州都督于柳城，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以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与庆礼等筑之，三旬而毕。庆礼清勤严肃，开屯田八十余所，招安流散，数年之间，仓廪充实，市里浸繁。

[2]奚、契丹二族归附朝廷之后，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玄宗重设营州。三月，庚戌（初十），唐玄宗颁布制命，重新在柳城设置营州都督，兼平卢军使，境内所辖州县戍所均与过去相同；又指派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与宋庆礼等共同负责修筑营州城，经三旬峻工。宋庆礼为官严肃，清正勤勉，共开屯田八十余处，招抚安置境内流民，仅几年时间，就使府库充实，市镇里巷逐渐繁荣。

[3]夏，四月，甲戌，赐奚王李大妃辛氏号固安公主。

[3]夏季，四月，甲戌（初五），唐玄宗将奚王李大之妃辛氏赐号为固安公主。

[4]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为夏王，谥曰悼。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

[4]己丑（二十日），玄宗之子李嗣一去世，玄宗下诏追立他为夏王，赠谥号为悼。李嗣一之母武惠妃是武攸止的女儿。

[5]突骑施酋长左羽林大将军苏禄部众浸强，虽职贡不乏，阴有窥边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献欲发葛逻禄兵击之，上不许。

[5]突骑施酋长左羽林大将军苏禄的部众日益强大，虽然仍按时纳贡，并无怠慢之处，但内心里已经萌发了入侵大唐边地的志向。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献请求调集葛逻禄部落的军队进攻苏禄，唐玄宗没有允许。

[6]初，上微时，与太常卿姜皎亲善，及诛窦怀贞等，皎预有功，由是宠遇群臣莫及，常出入卧内，与后妃连榻宴饮，赏赐不可胜纪。弟晦，亦以皎故累迁吏部侍郎。宋言皎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皎宜放归田园，散官、勋、封皆如故。"

[6]当初，唐玄宗地位尚低，就与太常卿姜皎过从甚密，等到诛杀窦怀贞等人时，姜皎也参与谋划立有功勋，因此所受到的恩宠礼遇超过群臣，他可以常常出入玄宗的卧室，与后妃也可以同席饮酒，所受到的赏赐数不胜数。姜皎的弟弟姜晦，也因姜皎的缘故而得以连续升迁为吏部侍郎。守认为姜皎兄弟的权势太大，长此以往难以自全，玄宗也认为这种说法很有道理。秋季，七月，庚子（初三），唐玄宗任命姜晦为宗正卿，并颁布制命说："西汉高祖时的开国将领，皆因权力太重而无法保全身家性命；东汉光武帝时的南阳故友，则因优闲无事而长保福禄。姜皎应放弃职务，回到自家的田园中去，他原有的散官、勋官和封爵均保持不变。"

[7]壬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大破吐蕃于九曲。

[7]壬寅（初五），唐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在九曲之地大败吐蕃军队。

[8]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

[8]唐安西都护府副大都护汤嘉惠上奏玄宋，说突骑施勾结大食、吐蕃，策划袭取安西四镇，并包围了钵换和大石城，现已调集三姓葛逻禄的军队与十姓可汗阿史那献一同抗击来犯之敌。

[9]并州长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重兵以镇之。"辛酉，置天兵军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

使。

[9]并州长史张嘉贞进言道："新近归降的突厥九姓部众，均散居在太原以北地区，请朝廷在这一带驻扎重兵以便震慑他们。"辛酉（二十四日），玄宗下令在并州设置天兵军，共集结了八万人马；任命张嘉贞为天兵军大使。

[10]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则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质，而穷极奢侈，密迩宫掖，人神杂扰。甲子，制复以明堂为乾元殿，冬至、元日受朝贺，季秋大享，复就圜丘。

[10]太常寺少卿王仁惠奏称武则天所立明堂不符合古制，还说明堂所崇尚的是古朴典雅，现在却穷奢极侈，而且靠近宫殿，神明与俗人互相混杂干扰。甲子（二十七日），玄宗颁布制命，又将明堂改为乾元殿，皇帝每年冬至和正月初一在此接受群臣朝贺，每年农历九月的祭祀大典又到圜丘举行。

[11]九月，中书，门下省及侍中皆复旧名。

[11]九月，玄宗决定恢复中书省、门下省及侍中等官的旧称。

[12]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及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监奏御史及待制官远立以俟其退；谏官、御史皆随仗出，仗下后事，不复预闻。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相倾覆。及宋为相，欲复贞观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

[12]贞观时期曾规定：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官入朝奏事，须有谏官、史官随同，如有过失则及时匡正，无论善恶均记录在册；诸司奏事均在正衙，御史弹劾百官时，必须头戴獬豸冠，对着皇帝的仪仗朗读弹劾的奏表；所以大臣无法独自控制和蒙蔽君主，小臣也无从进谗行恶。到了许敬宗、李义府执政时期，朝政多隐秘策划、邪僻不正，官员奏事大多是等仪仗撤下后，屏退左右，在皇帝御坐之前秘密进行的，监察御史和待制官只是远远侍立以等候奏事的大臣退下；谏官和史官也是随皇帝仪仗一同退出的，至于仪仗撤下以后发生的事，则无从得知。武则天以刑法控制臣下，谏官和御史可以仅凭传闻奏

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御史可以互相弹奏，致使臣下大多以邪谄不正的手段相互陷害。宋作宰相以后，想恢复贞观时期的制度。戊申（十二日），唐玄宗发布制命："从今以后，凡事如果不是必须保密的，一律对仗奏闻，史官也要按贞观时的旧例加以记录。"

[13]冬，十月，癸酉，伊阙人孙平子上言："《春秋》讥鲁跻僖公；今迁中宗于别庙而祀睿宗，正与鲁同。兄臣于弟，犹不可跻，况弟臣于兄，可跻之于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则不应出兄置于别庙。愿下群臣博议，迁中宗入庙。"事下礼官，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议，以为："七代之庙，不数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继为君，若数以为代，则无祖祢之祭矣。今睿宗之室当亚高宗，故为中宗特立别庙。中宗既升新庙，睿宗乃高宗，何尝跻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跻僖公为证，诬罔圣朝，渐不可长。"时论多是平子，上亦以为然，故议久不决。苏献，之从祖兄也，故右之，卒从礼官议。平子论之不已，谪为康州都城尉。

[13]冬季，十月，癸酉（初七），伊阙人孙平子进言道："《春秋》曾讽刺鲁文公将其父鲁僖公之位升到闵公之上为非礼；现在陛下为了在太庙中供奉睿宗而将中宗的神主迁到别的庙里，实际上与鲁国的情形完全相同。哥哥鲁僖公作过弟弟鲁闵公的臣子，尚且不应把地位升到闵公之上，何况弟弟睿宗曾作过哥哥中宗的臣子，又怎么可以位居中宗之上呢？如果说这是因为中宗、睿宗兄弟二人均属昭位的缘故，那么也不应将兄长的神位迁到别的庙里供奉。希望陛下能够将这个问题交给群臣广泛讨论，将中宗的神主迁回太庙。"玄宗将这个议题交给执掌礼仪的官员详议，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的议论认为："在共有七代祖先神位的太庙中，是数不上兄弟的。商朝有时兄弟四人相继为君，如果每个人算作一代，也就不能在太庙里祭祀祖先了。现在睿宗的神位应当比高宗之位低一代，所以为中宗另外立庙供奉。睿宗神位是在中宗神位升入新庙之后才迁入太庙的，哪里曾升居于中宗之上呢？而孙平子却引春秋时鲁僖公之位升居于闵公之上的事例为证，以不实之辞欺骗圣朝，此风不可不刹。"当时人们的意见大多倾向于孙平子，玄宗也是这样看的，所以争论迁延不决。苏献是苏同曾祖的哥哥，所以苏帮助苏献。最终玄宗还是采纳了苏献等礼官的意见。孙平子老是提出这个问题，终于被贬为康州都城尉。

[14]新庙成。戊寅，神主庙。

[14]新的太庙落成。戊寅（十二日），将祖先的神位迁入太庙。

[15]上命宋、苏为诸皇子制名及国邑之号，又令别制一佳名及佳号进之。等上言：“七子均养，著于《国风》。今臣等所制名号各三十余，辄混同以进，以彰陛下覆焘无偏之德。”上甚善之。

[15]唐玄宗让宋和苏为各位皇子及其所受封的国邑拟定名号，又让他们二人另外再拟定一个佳名和佳邑号进献。宋等人说：“对所生七子平等供养，是见于《国风》的善行。现在臣等所拟定的名号各有三十余个，一概混同进献，以彰明陛下对诸子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美德。”玄宗认为这样做很好。

[16]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十二月，壬午，以东平王外孙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

[16]十一月，丙申（疑误），契丹王李失活入朝谒见玄宗。十二月，壬午（十七日），玄宗封东平王李续的外孙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将她许配给李失活为妻。

[17]秘书监马怀素奏：“省中书散乱讹缺，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从之。于是搜访逸书，选吏缮写，命国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韦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为之使，于乾元殿前编校群书。

[17]秘书监马怀素向玄宗上奏道：“秘书省所藏文献典籍散乱缺误的现象十分严重，希望陛下挑选二十位精于学术的士人加以整理、排比、校正、补遗。”玄宗表示同意。于是下令搜求寻访散佚的文献典籍，并挑选书吏一一缮写，命国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韦述等二十人共同校正错误，并任命了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主持此事，在乾元殿殿前进行这项大规模编校群书的工作。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二卷

唐纪二十八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下开元六年（戊午，718）

唐纪二十八唐玄宗开元六年（戊午，公元718年）

[1]春，正月，辛丑，突阙毗伽可汗来请和；许之。

[1]春季，正月，辛丑（初六），突阙毗伽可汗前来请求与唐和解；玄宗表示同意。

[2]广州吏民为宋立遗爱碑。上言："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止。"上从之。于是他州皆不敢立。

[2]广州的官吏百姓为宋修建遗爱碑。宋向玄宗进言说："臣任广州都督期间并无优异的政绩，现在由于臣地位显耀，才造成那些人的阿谀奉承；要革除这种恶劣的风气，希望从臣这儿开始，请陛下降敕禁止为臣立碑。"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其他各州都不敢再干立碑的事。

[3]辛酉，敕禁恶钱，重二铢四分以上乃得行。敛人间恶钱熔之，更铸如式钱。于是京城纷然，卖买殆绝。宋、苏请出太府钱二万缗置南北市，以平价买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听两京百官豫假俸钱，庶使良钱流布人间，从之。

[3]辛酉（二十六日），玄宗颁布敕命禁止质料低劣的私钱流通，规定只有重量在二铢四分以上的官钱才可以流通使用。又下令收缴民间的私钱，经熔炼之后铸成符合规格的钱。于是京师人心浮动，各项交易几乎停止。宋、苏请求让太府拿出二万缗钱来设立南北两市，用于以平价收购百姓手中的那些可供官府使用的滞销物品，同时允许东西两京文武百官预支官俸，以便使质量优良的官钱能够流通到民间去。唐玄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4]二月，戊子，移蔚州横野军于山北，屯兵三万，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

皆受天兵军节度。有所讨捕，量宜追集；无事各归部落营生，仍常加存抚。

[4]二月，戊子（二十三日），玄宗下令将蔚州横野军移往山北，在此屯兵三万作为铁勒九姓的后援；任命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歌等各率本部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均受天兵军调度指挥。遇有征讨追捕之事时，则根据需要征调集结；平安无事时，则散回各部落从事生产，并让官府经常安抚他们。

[5]三月，乙巳，征嵩山处士卢鸿入见，拜谏议大夫；鸿固辞。

[5]三月，乙巳（初十），唐玄宗征召嵩山处士卢鸿入朝并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卢鸿坚决推辞。

[6]天兵军使张嘉贞入朝，有告其在军奢僭及赃贿者，按验无状；上欲反坐告者，嘉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无由上达，愿特赦之。"其人遂得减死。上由是以嘉贞为忠，有大用之意。

[6]天兵军使张嘉贞入朝参见皇帝，有人告发他在军中有奢侈僭越行为以及贪污受贿的现象，但经过调查之后发现纯属捏造。玄宗打算将诬告者反坐治罪，张嘉贞向玄宗上奏道："如果陛下现在将告发我的人治罪，恐怕会堵住向朝廷进言的渠道，使各地的下情无法上达，因此臣希望陛下对此人特予赦免。"这个人于是被免除死罪。玄宗由此认为张嘉贞对朝廷忠心耿耿，内心里打算重用他。

[7]有荐山人范知璇文学者，并献其所为文，宋判之曰："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

[7]有人推荐隐士范知精于文章之学，并且进献了他所作的文章。宋对他的文章评论道："从他所作的《良宰论》来看，此人颇有佞谀之嫌。隐士应当尽情说出公正无私的议论，怎么能苟且迎合以求容身呢！假如他的文章真作得好，自然应该通过科举出仕，因此不可为他单独上奏。"

[8]夏，四月，戊子，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

[8]夏季，四月，戊子（二十四日），河南府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玄宗颁布敕书道："从他们所献诗文的文理来看，可知他们尊崇道家的法度；至于说到在当代的用处，则与实际事务不相切合。应当让他们各从所好。"于是将二人一起免官，度为道士。

[9]五月，辛亥，以突骑施都督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充金方道经略大使。

[9]五月，辛亥（十八日），唐玄宗任命突骑施都督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封为顺国公，派他出任金方道经略大使。

[10]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娑固代之。

[10]契丹王李失活去世，癸巳（疑误），唐玄宗指定他的弟弟娑固继任为契丹王。

[11]秋，八月，颁乡饮酒礼于州县，令每岁十二月行之。

[11]秋季，八月，玄宗下令在地方各州县颁布乡饮酒礼，决定在每年的十二月份举行。

[12]唐初，州县官俸，皆令富户掌钱，出息以给之；息至倍称，多破产者。秘书少监崔沔上言，请计州县官所得俸，于百姓常赋之外，微有所加以给之。从之。

[12]唐初州县官的官俸，都是让当地富户掌管公廨本金而后出利息支付，由于利息高至借一还二，故而有很多人倾家荡产。秘书少监崔沔建议根据州县官吏应得俸禄的总数，在百姓正常赋税之外稍微多收一些，以此来支付州县官的俸禄。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13]冬，十一月，辛卯，车驾至西京。

[13]冬季，十一月，辛卯（初一），唐玄宗抵达西京长安。

[14]戊辰，吐蕃奉表请和，乞舅甥亲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于其上。

[14]戊辰（疑误），吐蕃赞普进表求和，希望两国君主亲自签署誓文，并且要求两国宰相也在誓文上签名。

[15]宋奏："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并有才略文词，但性多异端，好是非改变；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请除渝、硖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初

用之时，实允佥议；当事之后，颇非称职，请复以为左散骑常侍，以李朝隐代之。陆象先闲于政体，宽不容非，请以为河南尹。”从之。

[15]宋上奏道：“括州员外司马李邕和仪州司马郑勉均有才能和谋略，又擅长文章，但两人思想中又多异端邪念，好改变公认的是非准则。假如完全提拔重用，则必定会招来祸害，若是将他们长期弃置不用，则才干被埋没又很可惜。请陛下将他们分别任命为渝、硖二州刺史。”宋还上奏道：“大理寺卿元行冲一向被认为才行俱佳，上任初期也确实与大家的议论一致，但在具体处理了一些问题之后，却发现并不称职，请求陛下仍让他任左散骑常侍，任命李朝陷代任大理寺卿之职。陆象先熟悉施政的要领，为政宽厚而不能容忍失误，，请陛下将他任命为河南尹。”唐玄宗对这些建议都一一采纳。

七年（己未、719）

七年（己未、公元719年）

[1]春，二月，俱密王那罗延、康王乌勒伽、安王笃萨波提皆上表言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1]春季，二月，西域的俱密王那罗延、康王乌勒伽、安王笃萨波提均上表玄宗，告知受到大食军队的侵掠，请求唐朝派兵救援。

[2]敕太府及府县出粟十万石粜之，以敛人间恶钱，送少府销毁。

[2]唐玄宗敕令太符和京兆府以及京府所辖各县拿出十万石粟出售，以便收回民间私铸的劣质钱，交少府监销毁。

[3]三月，乙卯，以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使、苑内营田使王毛仲行太仆卿。毛仲严察有干力，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惮之，苑内所收常丰溢。上以为能，故有宠。虽有外第，常居闲厩侧内宅，上或时不见，则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杨思勖、高力士皆畏避之。

[3]三月，乙卯（二十六日），唐玄宗任命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使、苑 内营田使王毛仲担任太仆寺卿。王毛仲谨严精明，有才干能力，万骑军中的有功之臣和闲厩官吏都俱怕他，苑中的收入一般很丰盛。唐玄宗认为他很有才干，因此受到了玄宗的宠爱。王毛仲虽然在外面有宅第，却常常住在宫内闲厩旁边的宅中，有时玄见宗不到他，就会感到若有所失。宦官杨思勖和高力士都对他十分敬畏。

[4]勃海王大祚荣卒；丙辰，命其子武艺袭位。

[4]勃海王大祚荣去世；丙辰（二十七日），玄宗敕命其子大武艺继位。

[5]夏，四月，壬午，开府仪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驸马都尉守一请用窦孝谌例，筑坟高五丈二尺；上许之。宋、苏固争，以为："准令，一品坟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窦太尉坟，议者颇讥其高大，当时无人极言其失，岂可今日复踵而为之！昔太宗嫁女，资送过于长公主，魏徵进谏，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赏之，岂若韦庶人崇其父坟，号曰酆陵，以自速其祸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坟，何足为难！而臣等再三进言者，盖欲成中宫之美耳。况今日所为，当传无穷，永以为法，可不慎乎！"上悦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于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难言，卿能固守典礼，以成朕美，垂法将来，诚所望也。"赐、帛四百匹。

[5]夏季，四月，壬午（二十四日），开府仪同三司祈公王仁皎去世。其子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援用窦孝谌的先例，修筑五丈二尺高的坟墓，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宋、苏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根据令的规定，一品官坟墓的高度为一丈九尺，埋葬在皇帝陵墓附近的陪陵也不过高出三丈而已。窦太尉的坟修好后，街谈巷议多指责它过于高大，只是当时无人坚持指出它的过失罢了，现在怎能又重犯这样的错误呢！当初太宗皇帝送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所送嫁妆超过了长公主，魏徵加以谏阻，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文德皇后也请求太宗赏赐魏徵，哪里像韦庶人尊崇其父的坟茔，称为酆陵，以致于自己加快祸患的到来呢！以皇帝之父的尊贵身分，如果想要将坟墓修得高大一些，又有什么困难呢！臣等对此之所以再三进谏阻止，不过是想成就王皇后的美名罢了。况且陛下今日所行之事，当传之无穷，永远为子孙所效法，怎么可以不谨慎从事呢！"玄宗听罢高兴地说："朕一直想要以自身的正确行动，为下面的人作表率，哪里敢对自己的妻子儿女有所偏爱呢！但这事是一般人难以说出口的，您能够严格按照典法礼仪的规定办事，从而成就朕的美德并为后代子孙留下榜样，这正是朕所希望的。"赐给宋、苏绢帛四百匹。

[6]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变，彻乐减膳，命中书、门下察系囚，赈饥乏，劝农功。辛卯，宋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隐，此诚苍生之福。然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亲君子，远小人，

绝女谒，除谗慝，所谓修德也。君子耻言浮于行，苟推至诚而行之，不必数下制书也。”

[6]五月，己丑朔（初一），出现日食。唐玄宗身着素服，以等待太阳恢复常态，并让人撤去悬挂着的乐器，降低膳食的规格，又责成中书、门下两省复查被拘押的囚犯，开仓赈济饥民，勉励百姓勤于农事。辛卯（初三），宋等人上奏道：“陛下勤于抚恤百姓的痛苦，这实在是天下苍生的福分。但是臣还听说天子在出现日食时应当修德，在出现月食时则应当整饬刑罚；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堵塞后宫请托之途，斥退邪恶之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修德，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倘若陛下诚心修德，就不必屡降制书加以强调了。”

[7]六月，戊辰，吐蕃复遣使请上亲署誓文；上不许，曰：“昔岁誓约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7]六月，戊辰（十一日），吐蕃又派遣使者入朝，请求唐玄宗亲笔签署两国和解的誓文，玄宗没有同意，说：“两国和解的盟誓在去年就已签订了，倘若守信并非出自内心，多次立誓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8]秋，闰七月，右补阙卢履冰上言：“礼，父在为母服周年，则天皇后改服齐衰三年，请复其旧。”上下其议。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以履冰议为是；诸人争论，连年不决。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并依《丧服传》文，然士大夫议论犹不息，行之各从其意。无量叹曰：“圣人岂不知母恩之厚乎？厌降之礼，所以明尊卑、异戎狄也。俗情肤浅，不知圣人之心，一紊其制，谁能正之！”

[8]秋季，闰七月，右补阙卢履冰进言：“依礼的规定，父在，子为亡母服一年丧，则天皇后却将这改为服三年丧，希望陛下能恢复原有的规定。”玄宗将他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左散骑常侍褚无量认为履冰的建议正确；但对这一问题的争议，持续了一年多也没有定论。八月，辛卯（初六），玄宗颁布敕令，决定从今以后五服均以《丧服传》的规定为准，但士大夫们仍然议论纷纷，执行时则各行其是。褚无量深有感慨地说：“圣人哪里是不清楚慈母恩情的深厚呢？之所以又定下减少服丧期的礼节，是为了表明尊卑地位的不同，并以此与戎狄区别开来，世俗的感情肤浅，未能了解圣人制礼的用心，这种定制一经打破，谁还能加以匡正呢！”

[9]九月，甲寅，徙宋王宪为宁王。上尝从复道中见卫士食毕，弃余食于窦中，怒，欲杖杀之；左右莫敢言。宪从容谏曰："陛下从复道中窥人过失而杀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恶弃食于地者，为食可以养人也；今以余食杀人，无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几至滥刑。"遽释卫士。是日，上宴饮极欢，自解红玉带，并所乘马以赐宪。

[9]九月，甲寅（疑误），玄宗将宋王李宪改封为宁王。有一次玄宗在楼阁之间的天桥上发现卫士将吃剩的饭菜倒在坑穴中，感到非常生气，想要将这个卫士用刑杖活活打死。玄宗身边的人没有敢说话的。李宪不慌不忙地规劝道："陛下从天桥上偷偷地发现他人的过失，就要将其处死，臣担心这样做会使得人人自危。再说陛下憎恶他人将饭菜倒在地上，是因为饭菜能够养活人，如果现在因为一点点剩饭剩菜就要杀人，恐怕与陛下的本意不符吧！"玄宗恍然大悟，急忙站起来回答说："幸亏有了皇兄的规谏，否则几乎要滥用刑罚了。"说完赶忙将卫士释放。在这一天的宴席上，玄宗极为高兴，亲自解下自己的红玉带，连同自己所乘的坐骑一起赏赐给李宪。

[10]冬，十月，辛卯，上幸骊山温汤；癸卯，还宫。

[10]冬季，十月，辛卯（初七），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癸卯（十九日），玄宗返回宫中。

[11]壬子，册拜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

[11]壬子（二十八日），唐玄宗册拜突骑施酋长苏禄为忠顺可汗。

[12]十一月，壬申。上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令与五品官。宋奏："故旧恩私，则有大例，除官资历，非无公道。仁琛缘旧恩，已获优改，今若再蒙超奖，遂于诸人不类；又是后族，须杜舆言。乞下吏部检勘，苟无负犯，于格应留，请依资稍优注拟。"从之。

[12]十一月，壬申（十八日），唐玄宗未与外廷朝臣商议，便直接用墨敕将岐山县县令王仁琛擢升为五品官，原因是王仁琛原来是玄宗作藩王时的王府故吏。宋向玄宗上奏道，陛下对亲朋故旧所能给予的私情和恩惠，有一些基本的规矩，授官的资历，也不是没有一些公正的准则。过去王仁琛已经由于陛下的私恩得到了优于他人的任命，现在如果再次得到破格提拔，就会和那些与他资历相当的人相差太远；况且王仁琛又是皇后的同族，陛下行事时尤其应当考虑到公众的舆

论。臣请求陛下将此事交由吏部核查勘验，如果王仁琛没有什么失误欠缺，按规定应予任命，臣请求根据他的资历略从优授给官职。”唐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选人宋元超于吏部自言侍中之叔父，冀得优假。闻之，牒吏部云：“元超，之三从叔，常在洛城，不多参见。既不敢缘尊辄隐，又不愿以私害公。向者无言，自依大例，既有声听，事须矫枉；请放。”

候选的官员宋元超在吏部自称是侍中宋的叔父，希望因此能得到关照。宋得知此事后，发文书给吏部说：“宋元超是我同高祖的叔父，由于他定居在洛城，因而未能经常前去参见。我既不敢因为他是长辈就为之隐瞒，又不愿以私害公。以往他没有提出这层关系，吏部自然可以照章办事，现在他既然已把我们的关系声张出去，那么就必须矫枉过正了，请不要录用他。”

宁王宪奏选人薛嗣先请授微官，事下中书、门下。奏：“嗣先两选斋郎，虽非灼然应留，以懿亲之故，固应微假官资。在景龙中，常有墨敕处分，谓之斜封。自大明临御，兹事杜绝，行一赏，命一官，必是缘功与才，皆历中书、门下。至公之道，唯圣能行。嗣先幸预姻戚，不为屈法，许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从之。

宁王李宪奏请授给候选官员薛嗣先一个小官。玄宗将此事交给中书省和门下省处理。宋上奏道：“薛嗣先曾两次被任命为斋郎，虽说他并非明显应该留任，但考虑到是至亲的缘故，本来应当大小任命一个职位。景龙年间，皇帝经常用墨敕直接除授官职，这些人被称为斜封官。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所有这些弊端均已革除，朝廷每颁布行一次封赏，每任命一个官职，全都是由于这些人立下了功劳，或者是由于才能出众，而且都必须通过中书、门下二省。像这样的至公之道，唯有圣明君主才能真正实施。薛嗣先是陛下的姻亲，陛下并未法外施恩，而是将这个问题交由臣等商量，臣请求将此事交由吏部具体处理，不要直接正式降敕任命。”唐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先是，朝集使往往赍货入京师，及春将还，多迁官；宋奏一切勒还以革其弊。

在此之前，来自各州的朝集使们往往携带很多礼物进京打点，等到来年开春即将返回时，大多得到升迁；宋奏请玄宗将这些人一律原职遣还以便革除这一弊端。

[13]是岁，置剑南节度使，领益、彭等二十五州。

[13]在这一年，朝廷设置了剑南节度使，统辖益州、彭州等二十五州。

八年（庚申、720）

八年（庚申、公元720年）

[1]春，正月，丙辰，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卒。辛酉，命右散骑常侍元行冲整比群书。

[1]春季，正月，丙辰（初三），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去世。辛酉（初八），唐玄宗委派右散骑常侍元行冲主持整理文献典籍工作。

[2]侍中宋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悉付御史台治之。谓中丞李谨度曰："服不更诉者出之，尚诉未已者且系。"由是人多怨者。会天旱有，优人作状戏于上前，问："何为出？"对曰："奉相公处分。"又问："何故？"曰："负冤者三百余人，相公悉以系狱抑之，故不得不出。"上心以为然。

[2]侍中宋很厌恶那些明明有罪却没完没了地四处告状的人，便将这些人全都交付御史台治罪。他对御史中丞李谨度说："你应当将那些已认罪不再上诉的人释放，把那些还在不停地申诉的人先关起来。"所以很多人怨恨他。正赶上旱神作怪，天下大旱，宫中演滑稽戏的俳优在玄宗面前扮作旱神模样演戏，其中一个演员问"旱神"道："你为什么到人间来降灾呢？""旱神"回答说："我是奉了丞相的命令降临人间的。"又问："这是为什么？""旱神"接着回答："蒙冤者达三百余人，丞相将他们全都关进监狱，借此压制他们，所以我不得不到人间降灾以示警告。"唐玄宗心中对此也有同感。

时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建议严禁恶钱，江、淮间恶钱尤甚，以监察御史萧隐之充使括恶钱。隐之严急烦扰，怨嗟盈路，上于是贬隐之官。辛巳，罢为开府仪同三司，为礼部尚书。以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于是弛钱禁，恶钱复行矣。

这时宋又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一起建议严厉禁止私铸的劣质钱流通，鉴于江、淮之间劣质钱尤其泛滥，宋派监察御史萧隐之作为使者前往该地搜查劣质钱。萧隐之执法严酷，所到之处鸡犬不宁，百姓

怨声载道，玄宗因此将萧隐之贬官。辛巳（二十八日），玄宗将宋璟免为开府仪同三司，苏璟免为礼部尚书，任命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二人都担任同平章事。于是朝廷对劣质钱的查禁大为放松，劣质钱再次泛滥。

[3]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为怀王，谥曰哀。

[3]二月，戊戌（十五日），皇子李敏去世，玄宗将他追立为怀王，赠谥号为“哀”。

[4]壬子，敕以役莫重于军府，一为卫士，六十乃免，宜促其岁限，使百姓更迭为之。

[4]壬子（二十九日），唐玄宗发布敕令，认为在百姓所负担的各种劳役之中，没有哪一种比兵役更为繁重，一旦被征为卫士，就只有到六十岁才能解脱，因此规定缩短兵役年限，让百姓轮流当兵。

[5]夏，四月，丙午，遣使赐乌长王、骨咄王、俱位王册命。三国皆在大食之西。大食欲诱之叛唐，三国不从，故褒之。

[5]夏季，四月，丙午（二十四日），唐玄宗派使者向乌长王、骨咄王、俱位王颁发册命。上述三国均在大食以西之地。大食曾引诱他们背叛唐朝，三国均未同意，所以玄宗特加褒赏。

[6]五月，辛酉，复置十道按察使。

[6]五月，辛酉（初九），朝廷又一次设置十道按察使。

[7]丁卯，以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

[7]丁卯（十五日），唐玄宗任命源乾曜为侍中，任命张嘉贞为中书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义之士沉废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请出其二人。”上从之。因下制称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于是出者百余人。

源乾曜进言：“现在出身于权贵之家的人大多在京师任官，德高望重之士反在京外任职。臣有三个儿子，均在京城任官，请陛下将其中两个外放任职。”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并颁下制命称赞源乾曜公正无私，命令文武百官向他学习，于是到京外任职的达一百余人。

张嘉贞吏事强敏，而刚躁自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皆嘉贞所引进，常与之议政事。四人颇

招权，时人语曰：“令公四俊，苗、吕、崔、员。”

张嘉贞处理公务精明强干，只是性情急躁刚愎自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和殿中侍御史崔训都是张嘉贞提拔任用的，张嘉贞也常与这四个人商议朝政大事。这四个人处处揽权，当时的人这样流传说：“中书令张公的四位俊才，是苗延嗣、吕太一、崔训和员嘉静。

[8]六月，、涨溢，漂溺几二千人。

[8]六月，河和河发大水，淹死了将近二千人。

[9]突阙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及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言其阴引突阙，谋陷军城，密奏请诛之。诱勺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拔曳固、同罗诸部在大同、横野军之侧者，闻之皆俱。秋，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张说引二十骑，持节即其部落慰抚之，因宿其帐下；副使李宪以虏情难信，驰书止之。说复书曰：“吾肉非黄羊，必不胃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罗由是遂安。

[9]归降的突阙仆固都督勺磨以及跌部落人众散居在受降城周围，朔方大使王说他们暗地里勾结突阙，阴谋夺占唐军驻守的受降城，便密奏玄宗，请求将这些人诛杀。王诱使勺磨等人来到受降城内赴宴，下令预先埋伏好的士兵将这些人全部杀死，河曲之地的突阙降户也被诛戮殆尽。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拔曳固、同罗等部落得知此讯，都非常恐惧。秋季，并州长史、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仅带二十名骑兵，手执皇帝赐给的符节到拔曳固等部落慰问安抚，并在其牙帐之中过夜。天兵军节度副使李宪认为胡虏难以相信，派飞骑送信阻止。张说在给李宪的回信中说：“我身上长的并非黄羊之内，不怕他们会吃了我；我身上流的也不是野马的血，不怕他们会刺血而饮。士大夫临危当舍命报效，此刻正是我为陛下尽忠的时候。”拔曳固、同罗等部落因此而安下心来。

[10]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长春宫；壬午，畋于下。

[10]冬季，十月，辛巳（初二），唐玄宗到长春宫；壬午（初三），唐玄宗在下围猎。

[11]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与岐王范游宴，仍私挟谶纬；戊子，流虚己于新州，离其公主。万年尉刘

庭琦、太祝张谔数与范饮酒赋诗，贬庭琦雅州司户，谔山茌丞。然待范如故，谓左右曰：“吾兄弟自无间，但趋竞之徒强相托附耳。吾终不以此责兄弟也。”上尝不豫，薛王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事觉，宾杖死，恂贬锦州刺史。业与妃惶惧待罪，上降阶执业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实殛之。”即与之宴饮，仍慰谕妃，令复位。

[11]唐玄宗禁止诸王与群臣交结。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与岐 王李范一起游观宴饮，并且私自挟带谶纬之书；戊子（初九），唐玄宗将裴虚己流放到新州，并让霍国公主与他离婚。万年县尉刘庭琦和太常寺太祝张谔也因屡次与李范在一起饮酒赋诗而分别被贬为雅州司户和山茌县丞。但玄宗仍然像以往那样善待李范，他对左右侍臣说：“朕的兄弟自然没有问题，不过是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极力巴结而已。朕决不会因此而责怪自己的兄弟。”有一次玄宗生了病，薛王李业之妃的弟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吉凶之事；事发后，韦宾被用刑杖打死，皇甫恂被贬为锦州刺史。李业与其妃子十分惶恐，只等着玄宗治罪了，唐玄宗走下台阶拉着李业的手说：“我如果有猜忌兄弟之心，天地不容。”并且与他一同入席饮酒，此外还好言安慰李业之妃，让他仍当王妃。

[12]十一月，乙卯，上还京师。

[12]十一月，乙卯（初七），玄宗回到京师。

[13]辛未，突厥寇甘、凉等州，败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掠契部落而去。

[13]辛未（二十三日），突厥进犯甘、凉等州，击败了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大肆掳掠了契部落之后撤走。

先是，朔方大总管王奏请西发拔悉密，东发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帐于稽落水上；毗伽闻之，大惧。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与奚、契丹相去绝远，势不相及；朔方兵计亦不能来此。若必能来，俟其垂至，徙牙帐北行三日，唐兵食尽自去矣。且拔悉密轻而好利，得王之约，必喜而先至。与张嘉贞不相悦，奏请多不相应，必不敢出兵。兵不出，拔悉密独至，击而取之，势甚易耳。”

在此之前，唐朔方道大总管王奏请西调拔悉密部落兵马，东发奚、契丹兵马，约定在这一年的秋季掩袭突厥毗伽可汗设在稽落水附近的

牙帐；毗伽可汗得知此讯后非常害怕。暾欲谷道："这没什么可怕的。拔悉密尚在北庭，与奚、契丹相距太远，双方无法合兵相应；估计大唐朔方兵也无法抵达此地。即使唐军真的能来，等他们快要到时，只要我们迁徙牙帐向北走三天的路程，唐军粮尽自会退兵。再说拔悉密人轻浮而好利，这次又得到了王的允诺，一定会得意忘形，先行抵达此地。王与张嘉贞关系不好，他向朝廷提建议多数得不到响应，所以这次他必不敢出兵。既然王的唐军不来，只有拔悉密的军队前来，我们打败他也就易如反掌了。"

既而拔悉密果发兵逼突阙牙帐，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惧，引退。毗伽欲击之，暾欲谷曰："此属去家千里，将死战，未可击也。不如以兵蹑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间道先围北庭，因纵兵击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众溃走，趋北庭，不得入，尽为突厥所虏。

不久拔悉密果然发兵前来进逼突阙毗伽的牙帐，而且朔方以及奚、契丹的兵马并未如约抵达，拔悉密人心中掠惧，赶忙撤军。毗伽可汗打算派兵攻打他们，暾欲谷道："这些人离家千里，一定会拼死战斗的，我们不能在这时就进攻他们。我们不如派兵紧随其后。"在拔悉人撤至离北庭二百里左右的时候，暾欲谷才分兵抄小路先包围了北庭，然后纵兵相攻，打败了拔悉密的军队。拔悉密人被击溃后逃往北庭，又因无法入城而全部被突阙俘虏。

暾欲谷引兵还，出赤亭，掠凉州羊马，杨敬述遣裨将卢公利、判官元澄将兵邀击之。暾欲谷谓其众曰："吾乘胜而来，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册丹，与暾欲谷遇，唐兵大败，公利、澄脱身走。毗伽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

暾欲谷率军回撤，由赤亭出兵，抢掠凉州的羊群马匹，杨敬述派裨将卢公利和判官元澄率兵拦击突厥。暾欲谷对他的部队说："我们乘胜来到这里，倘若杨敬述出兵挑战，就一定能够击败他们。"卢公利等人在删丹县与暾欲谷相遇，交战后唐军一败涂地，卢公利和元澄脱身逃回。毗伽的势力因此而大振，控制了默啜可汗的所有人马。

[14]契丹牙官可突干骁勇得众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岁，可突干举兵击娑固，娑固败奔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遣安东都护薛泰帅骁勇五百与奚王李大奉娑固以讨之，战败，娑固、李大皆为可突干所

杀，生擒薛泰，营州震恐。许钦澹移军入渝关，可突干立娑固从父弟郁干为主，遣使请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郁干为松漠都督，以李大之弟鲁苏为饶乐都督。

[14]契丹牙官可突干骁勇善战，深得属下信赖，李娑固对他既猜忌又害怕，试图将他铲除。在这一年，可突干率兵进攻李娑固，李娑固作战失利，逃往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派安东都护薛泰率五百精兵与奚王李大一起辅助李娑固回兵征讨可突干，又被可突干击败，李婆固、李大二人均被可突干杀死，薛泰被俘，营州军民对此大为震惊。许钦澹被迫率部撤入渝关，可突干拥立李娑固的堂弟李郁干为王，并派遣使者入朝请罪。唐玄宗赦免了可突干的罪，任命李郁干为松漠都督，任命李大的弟弟李鲁苏为饶乐都督。

九年（辛酉、721）

九年（辛酉、公元721年）

[1]春，正月，制削杨敬述官爵，以白衣检校凉州都督，仍充诸使。

[1]春季，正月，唐玄宗发布制命，削夺了杨敬述的官爵，让他以布衣身分任检校凉州都督，并且依旧让他充任节度、支度、营田等使。

[2]丙辰，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准京兆、河南。

[2]丙辰（初七），唐玄宗下诏将蒲州改为河中府，设置中都官僚，员数、品级与京兆府和河南府相同。

[3]丙寅，上幸骊山温汤；乙亥，还宫。

[3]丙寅（十七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乙亥（二十六日）。玄宗回到宫中。

[4]监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请加检括。融，之玄孙也，源乾曜素爱其才，赞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议招集流移、按诘巧伪之法以闻。

[4]监察御史宇文融进言，认为全国各地民户人口流散逃移，弄虚作假现象十分普遍，希望加以核查。宇文融是宇文的玄孙，源乾曜向来喜欢他的才能，故而极为赞成他的建议。二月，乙酉（初八），玄

宗敕令有关部门研究一下招集流散人口以及追查弄虚作假现象的办法，并将研究结果上奏。

[5]丙戌，突厥毗伽复使来求和。上赐书，谕以“曩昔国家与突阙和亲，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自数十年来，不复如旧，正由默啜无信，口和心叛，数出盗兵，寇抄边鄙，人怨神怒，陨身丧元，吉凶之验，皆可汗所见。今复蹈前迹，掩袭甘、凉，随遣使人，更来求好。国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来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诚心，则共保遐福；不然，无烦使者徒尔往来。若其侵边，亦有以待。可汗其审图之！”

[5]丙戌（初九），突厥可汗毗伽又派遣使者入朝请求和解。唐玄宗写给毗伽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大唐与突阙和亲，华夏人和突阙人安居乐业，两国军队也相安无事；大唐买进突厥的牛羊马匹，突厥则接受大唐的各种丝织品，双方都丰衣足食。最近几十年来，两国关系之所以不如往常，完全是由于默啜可汗言而无信，嘴里讲的是和亲，心里无时不想叛离，屡次派兵入侵，掠夺边疆地区百姓的财产，终致人怨神怒，自己被人杀死。善恶吉凶的报应，都是可汗亲眼所见。现在可汗又走上默啜的老路，先是入侵甘、凉二州，随后又派使者前来求和修好。我大唐如上天无不覆盖，如大海容纳一切，只看今后的情况，不追究从前的过错。可汗如果真有求和的诚意，则我们两国就能保持长久之福；否则就不必麻烦使者白白地往来走动。倘若突厥兵再次入侵，我大唐也早已做好了准备。何去何从，请可汗仔细考虑！”

[6]丁亥，制：“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过期不首，即加检括，谪徙边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所获巧伪甚众。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户，免六年赋调。使者竞为刻急，州县承风劳扰，百姓苦之。阳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状；上方任融，贬憬盈川尉。州县希旨，务于获多，虚张其数，或以实户为客，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6]丁亥（初十），唐玄宗颁下制命：“各州县逃亡的户口，允许在百日内自己主动申报，或在现在的住地编入户籍，或发文书回原籍申报户口，都可按自己的心愿办理。凡过期不报者，一经官府查出，一律迁徙到边远州县安置。官民人等如有隐藏包庇者，也照此处治。”任

命宇文融充任朝廷使者，负责搜求逃亡流失的户口及清查隐瞒不服的田地，查出的弄虚作假现象非常多。宇文融因此被擢升为兵部员外兼侍御史。宇文融还奏请唐玄宗设置了十位劝农判官，都兼任代理御史，分头巡行全国各地。凡新近编入户籍的客户，均免除六年的赋调。各路使者在执法上竞相追求严峻苛刻，所在州县官吏又一味迎合使者，变本加厉地骚扰百姓，致使百姓苦不堪言。阳翟县尉皇甫憬上疏反映这一情况，由于玄宗正信任宇文融，所以皇甫憬反被贬职为盈川尉。州县官吏迎合上司的旨意，务求多得逃户，为此不惜虚报数量，甚至有的把户籍中原有的户也当作新增的客户呈报上去。此次共查出流失的民户八十余万，查出的被隐瞒土地的数目也与此基本相当。

[7]兰池州胡康待宾诱诸降户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命朔方大总管王、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讨之。

[7]兰池州的胡人康待宾诱使当地所有归降的人一同叛唐。夏季，四月，康待宾率部攻陷了六胡州，麾下已聚集了七万之众，并乘胜进逼夏州。唐玄宗命朔方大总管王和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同讨伐康待宾。

[8]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县令一人，视其政善恶，为举者赏罚。"

[8]戊戌（二十日），唐玄宗发布敕命："五品以上的京官，各州刺史及京兆、河南、河中、太原四府的府尹、少尹，每人向朝廷推荐一位县令，朝廷将根据其政绩的好坏对举荐者进行赏罚。"

[9]以太仆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与王及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相知讨康待宾。

[9]唐玄宗任命太仆寺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与王及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一同征讨康待宾。

[10]六月，己卯，罢中都，复为蒲州。

[10]六月，己卯（初三），唐玄宗废除中都，又改名为蒲州。

蒲州刺史陆象先政尚宽简，吏民有罪，多晓谕遣之。州录事言于象先曰："明公不施棰挞，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远，此属岂不解

吾言邪！必欲棰挞以示威，当从汝始！”录事惭而退。象先尝谓人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苟清其源，何忧不治！”

蒲州刺史陆象先为政崇尚宽厚简约，属下官吏百姓有罪，多当面用好言劝诫，然后让他们离开。蒲州录事对陆象先说：“明公不用刑杖，怎么能显示威风呢！”陆象先回答说：“人心都是相通的，难道这些人不理解我的话吗！如果你一定要我用刑杖来显示威风，那就应当从你开始！”录事十分惭愧，赶忙退出。陆象先曾对人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政若能正本清源，何忧天下不治！”

[11]秋，七月，己酉，王大破康待宾，生擒之，杀叛胡万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长，腰斩康待宾于西市。

[11]秋季，七月，己酉（初四），王大败康待宾率领的叛军，生擒康待宾本人，击杀反叛的胡众一万五千人。辛酉（十六日），唐玄宗召集了四夷各部酋长，在西市将康待宾腰斩。

先是，叛胡潜与党项通谋，攻银城、连谷，据其仓庾，张说将步骑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大破之。追至骆驼堰，党项乃更与胡战，胡众溃，西走入铁建山。说安集党项，使复其居业。讨击使阿史那献以党项翻覆，请并诛之，说曰：“王者之师，当伐叛柔服，岂可杀已降邪！”因奏置鳞州，以镇抚党项余众。

在这以前，叛军暗中与党项族合谋，准备攻打银城、连谷，占据该地的粮仓，张说率领一万名步兵和骑兵自合河关出其不意地向叛军发起攻击，叛军大败。张说又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骆驼堰。这时党项人反而攻击叛军，叛军溃不成军，向西逃入了铁建山。张说安抚党项人，让他们像过去一样地生产和生活。讨击使阿史那献认为党项人反复无常，请求将他们一起杀死，张说说：“圣王的仁义之师，应当讨伐叛逆，安抚归服之众，怎么能杀死已归降的人呢！”并上奏玄宗设置鳞州，以镇抚党项族余众。

[12]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12]九月，乙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13]康待宾之反也，诏郭知运与王相知讨之；上言，朔方兵自有余力，请敕知运还本军。未报，知运已至，由是与不协。所招降者，知运复纵兵击之；虏以为卖己，由是复叛。上以不能遂定群胡，丙午，贬为梓州刺史。

[13]康待宾发动叛乱的时候，唐玄宗命令郭知运与王联合出兵征讨；王告诉玄宗，朔方军的兵力足够平叛之用，请玄宗命令郭知运撤回陇右。尚未等到回音，郭知运已率部抵达，因此两人关系出现裂痕。对那些已被王招降的胡人，郭知运也纵兵袭击；胡人认为王出卖了自己，因此纷纷重新叛唐。唐玄宗认为王未能平定胡人的叛乱，丙午（初二），将他贬为梓州刺史。

[14]丁未，梁文献公姚崇薨，遗令："佛以清净慈悲为本，而愚者写经造像，翼以求福。昔周、齐分据天下，周则毁经像而修甲兵，齐则崇塔庙而弛刑政，一朝合战，齐灭周兴。近者诸武、诸韦，造寺度人，不可胜纪，无救族诛。汝曹勿效儿女子终身不寤，追荐冥福！道士见僧获利，效其所为，尤不可延之于家。当永为后法！"

[14]丁未（初三），梁文献公姚崇去世，临死留下这样的遗嘱："佛教以清静慈悲为本，愚昧的人却希望通过抄写经文、建造佛像来求得来世之福。过去的北齐与北周两国对峙，北周毁弃佛经佛像而整治军队，北齐却开丢开刑罚与政令，大量建造佛寺，等到两国一交战，结果是北齐灭亡，北周勃兴。近代的武氏成员和韦氏诸人，所建之寺与所度之僧数不胜数，却并未免除其宗族被夷灭的后果。在我死后，你们不要像凡夫俗女那样愚昧无知。为我诵经超度以求死后之福！道士们见僧尼因此而获利，也效法僧尼，更不能将他们请进家门。这条家训，子孙后代必须永远遵守。

[15]癸亥，以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15]癸亥（十九日），唐玄宗任命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16]冬，二月，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卒。知运与同县右卫副率王君，皆以骁勇善骑射著名西陲，为虏所惮。时下谓之王、郭。遂自知运麾下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判凉州都督。

[16]冬季，十月，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去世。郭知运与担任右卫副率职务的同县老乡王君两人都因骁勇善战精于骑射而闻名于西部边陲，为西域胡虏所忌惮，被当时人称为王、郭。郭知运死后，王君便由知运的部下继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并兼领凉州都督。

[17]十一月，丙辰，国子祭酒元行冲上《群书四录》，凡书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17]十一月，丙辰（十三日），国子祭酒元行冲向玄宗进上《群书四录》，其中共收书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18]庚午，赦天下。

[18]庚午（二十七日），唐玄宗大赦天下。

[19]十二月，乙酉，上幸骊山温汤；壬辰，还宫。

[19]十二月，乙酉（十三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壬辰（二十日），又回到宫中。

[20]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

[20]在这一年，唐玄宗将外放为都督、刺史的李唐诸王全部召回京师。

[21]新作蒲津桥，熔铁为牛以系。

[21]官府新修建了蒲津桥，在两岸桥头熔铸了八头铁牛用来拴系索桥上的大绳。

[22]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几也，避上嫌名，以字行。

[22]安州别驾刘子玄去世。刘子玄即刘知几，为避玄宗皇帝李隆基姓名的同音字而以字行于世。

著作郎吴兢撰《则天实录》，言宋璟激张说使证魏元忠事。说修史见之，知兢所为，谬曰："刘五殊不相借！"兢起对曰："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后说阴祈兢改数字，兢终不许，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著作郎吴兢撰修了《则天实录》，其中记载了宋璟激励张说为魏元忠作证的真实经过。张说在修史时见到了这段记载，心里知道是吴兢所写，嘴里却故意说道："刘五（即刘知几）在修史时对我一点都不帮忙！"吴兢马上站起来回答说："这一段是我吴兢写的，所有的草稿都还在，我不能让明公您错怪了已经死去的刘子玄。"在座的同僚听了这话全都大惊失色。后来张说私下里请求吴兢将这段记载略改几字，吴兢始终没有答应，他说："我要是曲从您的要求，《则天实录》就不再是秉笔直书的信史，将何以取信于后人呢！"

[23]太史上言，《鳞德历》浸疏，日食屡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历，率府兵曹梁令瓒造黄道游仪以测候七政。

[23]太史向唐玄宗进言，告知《鳞德历》越来越不准确，对日食的预测屡次有误。唐玄宗指派僧人一行重修新的历法，又让率府兵曹梁令瓒设计制造黄道游仪来观测日、月、金、木、水、火、土星的位置和运行状况。

[24]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都护府，夏、盐等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三受降城。

[24]唐玄宗设置朔方节度使，统辖单于都护府和夏、盐等六州以及定远、丰安二军和三受降城。

十年（壬戌、722）

十年（壬戌、公元722年）

[1]春，正月，丁巳，上行幸东都，以刑部尚书王志为西京留守。

[1]春季，正月，丁巳（十五日），唐玄宗行幸东都洛阳，任命刑部尚书王志为西京留守。

[2]癸亥，命有司收公廨钱，以税钱充百官俸。

[2]癸亥（二十一日），唐玄宗下令有关部门征收公廨钱，用这笔税收支付文武百官俸禄。

[3]乙丑，收职田。亩率给仓粟二斗。

[3]乙丑（二十三日），唐玄宗下令收回文武百官的职分田，每亩每年大致给予粟米二斗。

[4]二月，戊寅，上至东都。

[4]二月，戊寅（初七），唐玄宗抵达东都。

[5]夏，四月，己亥，以张说兼知朔方军节度使。

[5]夏季，四月，己亥（二十九日），唐玄宗任命张说兼任朔方军节度使。

[6]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数千家。

[6]五月，伊水和汝水暴涨，溢出河岸，淹没居民数千家。

[7]闰月，壬申，张说如朔方巡边。

[7]闰五月，壬申（初二），张说前往朔方巡察边境。

[8]己丑，以余姚县主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郁干。

[8]己丑（十九日）。唐玄宗封余姚县主之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将她嫁给契丹王郁干。

[9]六月，丁巳，博州河决，命按察使萧嵩等治之。嵩，梁明帝之孙也。

[9]六月，丁巳（十八日），博州境内黄河决口，唐玄宗派按察使萧嵩等人前往救灾治河。萧嵩是南朝后梁明帝萧岿的孙子。

[10]己巳，制增太庙为九室，迁中宗主还太庙。

[10]己巳（三十日），唐玄宗发布制命，将太庙由七室增至九室，将中宗皇帝的神主迁回太庙。

[11]秋，八月，癸卯，武强令裴景仙，坐赃五千匹，事觉，亡命；上怒，命集众斩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景仙赃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义大功，载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独存，今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远。其辞略曰："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杀。朝隐又奏曰："生杀之柄，人主得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馁而！"上乃许之。杖景仙一百，流岭南恶处。

[11]秋季，八月，癸卯（初四），武强县县令裴景仙贪赃五千匹，事发，弃官逃走；唐玄宗大怒，下令召集人众，将其斩首。大理寺卿李朝隐向玄宗上奏，认为裴景仙所有赃物均乞取而得，依律罪不至死；此外，裴景仙的曾祖裴寂反隋，有树立义旗的大功，武后载初年间裴氏无罪而家破人亡，至今只剩裴景仙一人，现在为了使裴氏延续香火，也应宽宥他所犯下的死罪，将他流放到边远之地，李朝隐奏疏的大意是："贤者十世子孙所犯罪均应宽宥，因为贤者的功劳实在应当记取；因诛杀罪犯而使得一个家族断子绝孙，在情理上亦有可怜之处。"唐玄宗还是下令将裴景仙用杖打死。李朝隐又向玄宗奏道："生杀大权应操在君主的手中，但用刑的轻重自有条规，臣下应当遵守。现在如果因乞取赃物得罪便处斩刑，那么日后如有贪赃枉法者需要论罪判刑，又当加重到哪一种刑罚呢？臣屡次谏阻，是顾惜国家的法度，希望律令条文得到遵守，并不敢因人施法，曲法以求饶恕景仙一命。"他还说："倘若裴寂的功勋一概不论，裴景仙所犯之罪特别加重

处刑，那么叔向因贤明得以不受其弟株连，也就不值得称道了；若敖氏家族的祖先也就会因断子绝孙而陷于饥饿了。”唐玄宗这才同意了他的请求，改为将裴景仙处杖刑一百，流放到岭南的荒僻之地。

[12]安南贼帅梅叔焉等攻围州县，遣骠骑将军兼内侍杨思勖讨之。思勖募群蛮子弟，得兵十余万，袭击，大破之，斩叔焉，积尸为京观而还。

[12]安南反贼首领梅叔焉等人率众围攻所在州县，唐玄宗派遣骠骑将军兼内侍杨思勖前往讨伐。杨思勖在当地召募了十余万蛮族子弟从军，率领这支军队向梅叔焉等人大举进攻并大获全胜，将梅叔焉斩首，为炫耀武功，又将敌人的死尸收集在一起，加土筑成一座高大的坟茔，然后返回京城。

[13]初，上之诛韦氏也，王皇后颇预密谋，及即位数年，色衰爱弛。武惠妃有宠，阴怀倾夺之志，后心不平，时对上有不逊语。上愈不悦，密与秘书监姜皎谋以后无子废子，皎泄其言。嗣腾王峤，后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张嘉贞希旨构成其罪，云：“皎妄谈休咎。”甲戌，杖皎六十，流钦州，弟吏部侍郎晦贬春州司马；亲党坐流、死者数人，皎卒于道。

[13]起初，在唐玄宗定诛除韦后之计的时候，王皇后参与了很多秘密的策划，到了玄宗即位几年以后，皇后姿色渐衰，玄宗对她的宠幸也大不如前。此时武惠妃颇受玄宗宠爱，内心里便有了夺取皇后之位的企图，王皇后对此心中不平，常常对玄宗出言不逊。玄宗对皇后越发不满，暗地里与秘书监姜皎商议，打算以皇后无子为借口将其废黜，姜皎将玄宗这番话泄露了出去。继任的濮王李峤是王皇后的妹夫，便将此事上奏给玄宗。唐玄宗很生气，宰相张嘉贞迎合玄宗的旨意，便罗织而成姜皎的罪名，声称：“姜皎妄谈吉凶之事。”甲戌（疑误），姜皎被处以杖刑六十，流放钦州，姜皎之弟吏部侍郎姜晦也被贬为春州司马；姜氏家族的亲属党羽之中还有几个被处以流刑或死刑的，姜皎在赴钦州的途中死去。

己亥，敕：“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毋得往还；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己亥（疑误），唐玄宗发布敕命：“宗室、外戚、驸马若非骨肉至亲，一律不得相互往来交结；所有占卜看相和观察天象预测吉凶的术

士，一律不得出入文武百官之家。”

[14]乙卯夜，左领军兵曹权楚璧与其党李齐损等作乱，立楚璧兄子梁山为光帝，诈称襄王之子，拥左屯营兵数百人入宫城，求留守王志，不获。比晓，屯营兵自溃，斩楚璧等，传首东都。志惊怖而薨。楚璧，怀恩之侄；齐损，迥秀之子也。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尉。

[14]己卯（十一日）夜间，左领军兵曹权楚璧伙同其党羽李齐损等人发动叛乱，拥立权楚璧兄长之子权梁山为光帝，诡称其为襄王李重茂之子，蒙蔽左屯营兵数百人闯入宫城，寻找西京留守王志，但没有找到。天快亮时，闯入宫城的屯营兵却不攻自溃，将权楚璧等人斩首，并将这些人的首级送给住在东都洛阳的玄宗皇帝。西京留守王志被惊吓而死。权楚璧是权怀恩的侄儿，齐损是李迥秀的儿子。壬午（十四日），唐玄宗派河南尹王怡前往京师调查此事并安抚京师士民。

[15]癸未，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救之，昼夜倍道，与谨忙合击吐蕃，大破之，斩获数万。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

[15]癸未（十五日），吐蕃军队围攻小勃律王没谨忙，没谨忙向唐北庭节度使张嵩求救说：“勃律是大唐西域的门户，勃律如果灭亡，那么整个西域也就会落入吐蕃之手了。”张嵩于是派疏勒副使张思礼率领汉、胡步骑兵四千人前去救援。张思礼昼夜兼程，与没谨忙夹击吐蕃军队，大获全胜，斩杀和俘获敌兵数万。从这以后几年内，吐蕃一直未敢进犯大唐边境。

[16]王怡治权楚璧狱，连逮甚众，久之不决；上乃以开府仪同三司宋为西京留守。至，止诛同谋数人，余皆奏原之。

[16]王怡审理权楚璧等人作乱的案子，很多人受到牵连，案子久拖不决。唐玄宗于是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宋为西京留守。宋上任后，只将权楚璧的几个同谋者处死，其他的人均上奏玄宗予以赦免。

[17]康待宾余党康愿子反，自称可汗；张说发兵追讨擒之，其党悉平。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17]康待宾的余党康愿子又发动了叛乱，自称为可汗；张说派出军队追击讨伐，生擒康愿子，叛乱遂被平定。然后又将河曲六州残余的五万多胡人迁徙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安置，黄河以南及朔方各州的千里之地遂无人居住。

先是，缘边戍兵常六十余万，说以时无强寇，奏罢二十余万使还农。上以为疑，说曰："臣久在疆易，具知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若御敌制胜，不必多拥冗卒以妨农务。陛下若以为疑，臣请以阖门百口保之。"上乃从之。

在这之前，沿边境镇守戍卫的士卒常达六十余万人，张说认为当时没有强寇入侵，上奏请求削减二十万戍兵，让这些人回乡务农。唐玄宗对此表示怀疑，张说说"臣久在边界驱驰，对这里的情形全都了如指掌，这不过是将帅试图拥兵自保以及役使兵众谋取私利而已。如果说是为了御敌制胜的话，完全不必集结这么多的冗兵从而耽误了农事。陛下如果对臣的话尚有怀疑，臣请求用臣全家百口的性命来担保。"唐玄宗这才同意照他说的去做。

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起初，各卫的府兵，自成丁之年开始从军，至六十岁时方可免役，府兵家中又须负担各种杂役，长此以往便逐渐贫弱，所以各卫的府兵逃亡殆尽，百姓也深以从军为苦。张说向玄宗提出一个建议，请求召募壮丁充任禁兵，应募入伍的状丁不须负担各种劳役，再制定一些优待他们的条规，这样逃避兵役的人就会争相出来应募。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十天之内，即募得精兵十三万，分别隶属于各卫，并轮番值班。唐代兵、农的分离，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18]冬，十月，癸丑，复以乾元殿为明堂。

[18]冬季，十月，癸丑（十五日），唐玄宗又将乾元殿改为明堂。

[19]甲寅，上幸寿安兴泰宫，猎于上宜川；庚申，还宫。

[19]甲寅（十六日），唐玄宗来到寿安县境内的兴泰宫，在上宜川打猎；庚申（二十二日），唐玄宗返回宫中。

[20]上欲耀兵北边，丁卯，以秦州都督张守洁等为诸卫将军。

[20]唐玄宗想要在北部边境地区显示军威。丁卯（二十九日），任命秦州都督张守洁等人为各卫将军。[21]十一月，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实封三百户。

[21]十一月，乙未（二十八日），唐玄宗开始让宰相共享三百个封户的租赋。

[22]前广州都督裴先下狱，上与宰相仪其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且所以养廉耻也。故士可杀不可辱。臣巡北边，闻杖姜皎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奈何轻加笞辱，以皂隶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复追，先据状当流，岂可复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贞不悦，退谓说曰："何论事之深也！"说曰："宰相，时来则为之。若国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辈。吾此言非为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嘉贞无以应。

[22]前任广州都督裴先被捕下狱，唐玄宗与宰相们一起商量对他如何处罚的问题。张嘉贞提出对他处以杖刑，张说说："臣听说刑不上大夫，因为他们接近君主，而且这样做还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心。所以说士可杀不可辱。以前臣在北部边境巡视时，听说陛下在朝堂上对姜皎使用了杖刑。姜皎的官阶已达三品，也曾为朝廷立下一点功劳，如有罪应当处死就处死，应当流放就流放，为什么随便以当众抽打来羞辱他，拿他当仆役一样对待呢！现在姜皎的事已成为过去，无法再补救，但据裴先所犯之罪应处流刑，陛下哪能重犯在姜皎一案上所犯的错误呢！"唐玄宗认为他说得很对。张嘉贞听了张说这番话后很不高兴，退朝之后对他说："您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呢！"张说回答说："宰相是运气一来就可以作的，倘若对朝廷大臣都能随意抽打羞辱，只恐怕我们这些人也会有受辱的那一天。我今天的话并非只为了裴先，而是为天下的士君子们着想的。"张嘉贞无言以对。

[23]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禄。

[23]十二月，庚子（初三），唐玄宗将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的女儿封为交河公主，并将她嫁给了突骑施可汗苏禄。

[24]上将幸晋阳，因还长安。张说言于上曰："汾阴上有汉家后土祠，其礼久废；陛下宜因巡幸修之，为农祈谷。"上从之。

[24]唐玄宗准备赴晋阳，而后回长安。张说向玄宗进言道：“汾阴丘上有汉朝所立的后土祠，这里的祭祀大礼长期废弛；陛下应当趁巡幸之机重修此礼，以便为农事祈求丰年。”唐玄宗表示同意。

[25]上女永穆公主将下嫁，敕资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谏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资送特厚，卒以骄败，奈何为法！”上遽止之。

[25]唐玄宗之女永穆公主即将出嫁，玄宗下令依照太平公主出嫁时的规格为他置办嫁妆。僧人一行谏阻道：“武后只生了太平公主一个女儿，因而所送嫁妆特别丰厚，但他最终因骄横而败亡，为什么要效法她呢！”玄宗听罢立即下令停止这样做。

十一年（癸亥、723）

十一年（癸亥，公元723年）

[1]春，正月，己巳，车驾自东都北巡；庚辰，至潞州，给复五年；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为太原府，刺史为尹；二月，戊申，还至晋州。

[1]春季，正月，己巳（初三），唐玄宗自东都洛阳启程北上；庚辰（十四日），玄宗抵达潞州，下令免除当地百姓五年徭役；辛卯（二十五日），玄宗来到并州，下令在这里设置北都，将并州改为太原府，州刺史改称府尹；二月，戊申（十二日），玄宗回到晋州。

[2]张说与张嘉贞不平，会嘉贞弟金吾将军嘉赃发，说劝嘉贞素服待罪于外。己酉，左迁嘉贞幽州刺史。

[2]张说与张嘉贞不和，恰好张嘉贞之弟金吾将军张嘉犯贪赃罪事发，张说便劝张嘉贞身着素服在外等候皇帝治罪。己酉（十三日），玄宗张嘉贞降职为幽州刺史。

[3]壬子，祭后土于汾阴。乙卯，贬平遥令王同庆为赣尉，坐广为储，烦扰百姓也。

[3]壬子（十六日），唐玄宗在汾阴祭祀土神。乙卯（十九日），玄宗将平遥县县令王同庆贬职为赣县尉，原因是他为迎接天子巡幸，存储了许许多多东西，搅扰了百姓。

[4]癸亥，以张说兼中书令。

[4]癸亥（二十七日），唐玄宗任命张说兼任中书令。

[5]己巳，罢天兵、大武等军，以大同军为太原以北节度使，领太原、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十州。

[5]己巳（疑误），唐玄宗下令撤销天兵、大武等军，将大同军改为太原以北节度使，统辖太原、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十州。

[6]三月，庚午，车驾至京师。

[6]三月，庚午（初五），唐玄宗抵达京师。

[7]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书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7]夏季，四月，甲子（三十日），唐玄宗任命吏部尚书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8]五月，己丑，以王兼朔方军节度大使，巡河西、陇右、河东、河北诸军。

[8]五月，己丑（二十五日），唐玄宗指派王兼任朔方军节度大使，巡察河西、陇石、河东、河北诸军。

[9]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贺知章、监察御使鼓城赵冬曦等，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洛阳陆坚以为此属无益于国，徒为糜费，欲悉奏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上闻之，重说而薄坚。

[9]唐玄宗设立丽正书院，招纳了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人贺知章、监察御史彭城人赵冬曦等文学之士，这些人有的著书立说，有的给皇帝讲论文史；玄宗还任命张说为修书使主持其事，有关部门给予这些人的供应十分优厚。中书舍人洛阳人陆坚认为这些人所干的事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只是白白地耗费钱财，打算奏请皇帝将他们全部罢免。张说道："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国家安定时期，无不大建宫室，增广耳目声色之好，唯独当今天子延纳和礼遇博学的儒者，阐发和弘杨先圣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典籍，这样做对国家大有好处，并且耗费的钱财也极为有限。陆子所说的话，怎么如此不明事理！"玄宗得知此事后，愈发推重张说而鄙视陆坚。

[10]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检括逃人，虑成烦扰，天下大同，宜各从所乐，令所在州县安集，遂其生业。

[10]秋季，八月，癸卯（初十），唐玄宗发布敕令：“以前朝廷曾下令清查流失的户口，朕担心此举会搅扰百姓。当今天下大同，应当让百姓各干自己高兴干的事，今后所在州县应当对这些人加以安抚，使他们各有谋生的职业。”

[11]戊申，追尊宣皇帝庙号献祖，光皇帝庙号懿祖，于太庙九室。

[11]戊申（十五日），唐玄宗下诏将宣皇帝的庙号追尊为献祖，将光皇帝的庙号追尊为懿祖，将两人的神主迁入太庙九室中受祭。

[12]先是，吐谷浑畏吐蕃之强，附之者数年；九月，壬申，帅众诣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

[12]在这以前，吐谷浑畏惧吐蕃势力强大，依附它达数年之久；九月，壬申（初十），吐谷浑酋长率领部众来到沙州投降唐朝，唐河西节度使张敬忠对他们予以安抚和接纳。

[13]冬，十月，丁酉，上幸骊山，作温泉宫；甲寅，还宫。

[13]冬季，十月，丁酉（初五），唐玄宗到骊山温泉，下令改建温泉宫。甲寅（二十二日），玄宗返回宫中。

[14]十一月，礼仪使张说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罢三祖并配之礼。戊寅，上祀南郊，赦天下。

[14]十一月，礼仪使张说等人向玄宗上奏，请求以唐高祖配享昊天上帝，停止实行高祖、太宗、高宗三祖同时配享的礼节。戊寅（十六日），唐玄宗到南郊祭天，下诏大赦天下。

[15]戊子，命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及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一年两番，州县毋得杂役使。

[15]戊子（二十六日），唐玄宗命令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负责选拔府兵以及未入兵籍的状丁共一十二万人，称为“长从宿卫”，每年分为两班，轮流值勤，并且明令地方州县不得再向这些人征发任何其他徭役。

[16]十二月，甲午，上幸凤泉汤；戊申，还宫。

[16]十二月，甲午（初三），唐玄宗到了凤泉汤；戊申（十七日），玄宗返回宫中。

[17]庚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坐党引疏族，贬蕲州刺史。

[17]庚申（二十九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因偏袒、提拔远亲而获罪，被贬为蕲州刺史。

[18]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

[18]在这一年，张说奏请玄宗批准将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在中书门下之下分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等五房管理日常事务。

[19]初，监察御史濮阳杜暹因按事至突骑施，突起骑施馈之金，暹固辞。左右曰："君寄身异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于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虏大惊，度碛追之，不及。及安西都护阙，或荐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时暹自给事中居母忧。

[19]当初，监察御史濮阳人杜暹曾因查验某事到了突骑施，突骑施人向他馈赠黄金，他坚决推辞不受。他左右的随从对他说："您现在身在异域，不应拂了他们的盛情。"这样他才接受下来，让人将黄金埋在自己所住的账篷下面，等到完成使命离开突骑施辖区之后，才写信告诉他们，并且让他们自己取出来。突骑施人见信后十分惊异，立即穿越沙漠前来追赶，只是未能追上。后来安西都护一职出缺，有人推荐杜暹前去安西担任这一职务，说当地百姓无不叹服他的清廉谨慎。这时杜暹正因母亲去世由给事中任上辞官回家守制。

十二年（甲子、724）

十二年（甲子，公元724年）

[1]春，三月，甲子，起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等使。

[1]春季，三月，甲子（初五），唐玄宗征召正在为母亲服丧的杜暹出任安西副大都护和碛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

[2]神龙初，追复泽王上金官爵，求得庶子义于岭南，绍其故封。许王素节之子，利其爵邑，与弟谋，使人告义非上金子，妄冒袭封，复流岭南，以继上金后为嗣泽王。至是，玉真公主表义实上金子，为兄弟所摈。夏，四月，庚子，夏立义为嗣泽王；削爵，贬鄂州别驾。壬寅，敕宗室旁继为嗣王者并令归宗。

[2]神龙初年，曾下令恢复泽王李上金的官爵，并在岭南找到了他的庶子李义来承袭其爵位。许王李素节之子李凯觎李义的爵位和封户，便与自己的弟弟李策划，指使他人控告李义不是李上金的儿子，说他是假冒袭封，于是唐中宗又将李义流放到岭南，转而让李当李上金的后嗣并封其为嗣泽王。至此时，玉真公主向玄宗皇帝上表说明李义的确是李上金的儿子，只是受到了李兄弟的诬告和排挤。夏季，四月，庚子（十一日），唐玄宗又将李义立为嗣泽王，削去李的爵位，将李贬为鄂州别驾。壬寅（十三日），唐玄宗颁下敕令，让宗室中以旁系亲属身分继立为嗣王的一律回归本宗。

[3]壬子，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郎州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极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众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星皆见。

[3]壬子（二十三日）。唐玄宗命令太史监南宫说等人在黄河南、北两岸的平地上观测太阳的影子和北极星的位置，于夏至这一天中午在不同地方各树起一支八尺长的标杆，在同一时间测量不同标杆影子的长度。阳城县日影的长度为一尺四寸八分弱，晚上看到的北极星高出地面三十四度又十分度之四；在汴州浚仪岳台日影的长度为一尺五寸微强，晚上北极星高出地面三十四度八分；南部的郎州日影长度为七寸七分，晚上北极星高出地面二十九度半；北部的蔚州日影长度为二尺二寸九分，晚上北极星高出地面四十度。位于南部的郎州和位于北部的蔚州两地之间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两地日影长度相差一尺五寸二分，晚上北极星高出地面的角度相差十度半。再往南到交州，日影伸至标杆南面三寸三分处；八月，在海中南望南极星下，群星清晰明亮，全都是以往未曾命名的，大约离南极星二十度角范围内的所有星星均可看到。

[4]五月，丁亥，停诸道按察使。

[4]五月，丁亥（二十九日），唐玄宗下令停止设置各道按察使。

[5]六月，壬辰，制听逃户自首，辟所在闲田，随宜收税，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为劝农使，巡行州县，与吏民议定赋役。

[5]六月，壬辰（初五），唐玄宗发布制命，允许没有户籍的民户自动申报，辟出各地闲置的土地供他们耕种，由官府根据具体情况征收赋税，但不得征派徭役，租庸也一律蠲免。玄宗又任命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为劝农使，到各州县巡视，与当地吏民商定应出赋税徭役的具体数量。

[6]上以山东旱，命台阁名臣以补刺史；壬午，以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长安崔沔、礼部侍郎·知制诰韩休等五人出为刺史。丘、同皎之从父兄子，休、大敏之孙也。

[6]由于山东各州旱情严重，唐玄宗命令台省名臣出任州刺史；壬午（疑误），玄宗任命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长安人崔沔和礼部侍郎、知制诰韩休等五人出任刺史。王丘是王同皎堂兄的儿子，韩休是韩大敏的孙子。

初，张说引崔沔为中书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各申所见，事乃无失。侍郎，令之贰也，岂得供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异同，说不悦，故因是出之。

当初张说举荐崔沔任中书侍郎，依照惯例，接受皇帝制命以及传达皇帝旨意均由宰相负责，中书侍郎形同虚设。崔沔认为："朝廷设官分职，上下之间应相互维系，只有在位者各抒己见，朝廷大政才能减少失误。中书侍郎是中书令的副职，岂可供手沉默无所事事呢！"因此遇事经常表示不同意见，张说对此感到不快，便趁此机会将他外放为刺史。

[7]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颉利发来求婚。

[7]秋季，七月，突厥可汗派他的臣下哥解颉利发前来求婚。

[8]溪州蛮覃行璋反。以监门卫大将军杨思勖为黔中道招讨使，将兵击之。癸亥，思勖生擒行璋，斩首三万级而归。加思勖辅国大将军，俸禄、防阁皆依品给。赦行璋以为洵水府别驾。

[8]溪州蛮族人覃行璋反叛唐朝，唐玄宗任命监门卫大将军杨思勖为黔中道招讨使，率军进剿。癸亥（初六），杨思勖生擒了覃行璋，

斩敌首级三万颗，得胜而回。唐玄宗为杨思勖加辅国大将军衔，并规定他的俸禄和卫兵数目均按辅国大将军的品级供给。玄宗又下诏赦免了覃行璋之罪，任命他为洵水府别驾。

[9]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忧畏不安，然待下有恩，故无随而谮之者，上犹豫不决者累岁。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无子，使僧明悟为后祭南北斗，剖霹雳木，书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事觉，己卯，废为庶人，移别室安置；贬守一潭州别驾，中路赐死。户部尚书张嘉贞坐与守一交通，贬台州刺史。

[9]姜皎被流放之后，王皇后心中越发忧惧不安，但由于平日对手下人多有恩惠，因而没有人乘机到玄宗那里去诬陷她，唐玄宗在几年之间也一直对是否废掉皇后一事犹豫不决。由于王皇后没有生儿子，他的哥哥太子少保王守一便指使僧人明悟为皇后祭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并剖开霹雳木，在上面写下天地二字和玄宗的姓名，然后将两个半片合在一起，让皇后佩戴在身上，又向神祈祷道："佩戴上这个东西，就会生儿子，就像则天皇后那样。"此事被发觉，己卯（二十二日），玄宗将王皇后废为庶人，迁到别的房间中安置；又将王守一贬为潭州别驾，并在赴任途中将他赐死。户部尚书张嘉贞因与王守一互相交结而获罪，被贬为台州刺史。

[10]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颉利发还其国；以其使者轻，礼数不备，未许婚。

[10]八月，丙申（初九），唐玄宗打发突阙使者哥解颉利发回国，由于这次对方使者的规格太低，礼数又不完备，所以玄宗没有答应与其通婚。

[11]己亥，以宇文融为御史中丞。

[11]己亥（十二日），唐玄宗任命宇文融为御史中丞。

融乘驿周流天下，事无大小，诸州先牒上劝农使，后申中书；省司亦待融指伪，然后处决。时上将大攘四夷，急于用度，州县畏融，多张虚数，凡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岁终，增珉钱数百万，悉进入宫；由是有宠。议者多言烦扰，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寮于尚书省议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势，不敢立异。惟户部侍郎杨独抗议，以为："括客免税，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未几，出为华州刺史。

宇文融乘着驿车周游天下，事情不论大小，各州都要先向他这个劝农使汇报，然后再呈报给中书省；尚书省左右司长官也都是在看到宇文融提出的意见之后，才对具体问题作出处理决定。当时唐玄宗正准备对四方异族大事征伐，急需钱用，地方州县官惧怕宇文融，多虚报清查出的户口和土地的数量，所以总共得到无户籍的客户八十余万，查出的隐匿土地数量也与此相当。到年终决算时，共增加财政收入达数百万缗，宇文融将这些收入全部上缴宫中，因而深得唐玄宗的宠爱。群臣大多认为他这样做冗杂繁乱，对百姓不利，唐玄宗也曾将文武百官召集到尚书省共同讨论此事。但公卿以下官员大多忌惮宇文融的恩宠、权势，所以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只有户部侍郎杨例外，他认为："清查隐漏的户口，对自首的人免除租庸徭役，对在籍的百姓不利；征收不在籍的隐漏户的田税，会使得百姓生计困苦，所失大于所得。"过了不久，杨便被外放为华州刺史。

[12]壬寅，以开府仪同三司宋为西京留守。

[12]壬寅（十五日），唐玄宗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宋为西京留守。

[13]冬，十月，丁酉，谢王特勒遣使入奏，称"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诣失密国，云欲走归汝。失密王从臣国王借兵，共拒吐蕃。王遣臣入取进止。"上以为然，赐帛遣之。

[13]冬季，十月，丁酉（十一日），谢国国王特勒派使者入朝上奏，称："去年五月，金城公主派使者到失密国，说是想逃归大唐。失密国王向我们的国王借兵，要合两国之力抗击吐蕃。国王派臣前来听取陛下的旨意。"玄宗认为他们这样做很对，于是赐给使者绢帛而后送他回国。

[14]废后王氏卒，后宫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

[14]被废黜的前皇后王氏去世，宫中的人非常怀念她，唐玄宗对自己当初的做法也感到后悔。

[15]十一月，庚午，上幸东都；戊寅，至东都。

[15]十一月，庚午（十四日），玄宗启程前往东都；戊寅（二十二日），玄宗抵达东都。

[16]辛巳，司徒申薨，赠谥惠庄太子。

[16]辛巳（二十五日），司徒申王李去世，玄宗赠给他惠庄太子的谥号。

[17]群臣屡上表封禅，闰月，丁卯，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时张说首建封禅之议，而源乾曜不欲为之，由是与说不平。

[17]群臣屡次向玄宗上表请求到泰山祭祀天地，闰十二月，丁卯（十二日），唐玄宗颁布制命，决定在下一年的十一月十日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当时张说首先提出封禅的建议，而源乾曜不愿意玄宗这么做，因此两人关系不睦。

[18]是岁，契丹王李郁干卒，弟吐干袭位。

[18]在这一年，契丹王李郁干去世，他的弟弟李吐干继位。

十三年（乙卯、725）

十三年（乙丑，公元725年）

[1]春，二月，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户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户税钱均充所在常平仓本；又委使司与州县议作劝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

[1]春季，二月，庚申（初六），唐玄宗任命御史中丞宇文融兼任户部侍郎。唐玄宗又颁布敕命，规定将所征得的客户税金一律充作所在州县的常平仓本钱。又委托劝农使司与各州县协商筹建劝农社，以便使百姓之间贫富相济，按时耕种田地。

[2]乙亥，更命长从宿卫之士曰：“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人为六番。

[2]乙亥（二十一日），玄宗将“长从宿卫”之士改名为“骑”，分别隶属于十二卫，总兵员为十二万人，分为六番，轮流值勤。

[3]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等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饯于洛滨，供张甚盛。赐以御膳，太常具乐，内坊歌妓；上自书十韵诗赐之。光裕，乾曜之从孙也。

[3]唐玄宗亲自选拔大理寺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等十一位素有声望的诸司长官出任刺史，又命令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尚书郎、御史在洛水之滨为他们饯行，张设了很多帷帐。饯别的宴会由皇帝赐给饮食，太常安排乐队，又叫来了宜春院内教坊中的

歌妓助兴，唐玄宗还亲笔书写了自己所作的十韵诗相赠。源光裕是源乾曜兄弟的孙子。

[4]三月，甲午，太子嗣谦更名鸿；徙郯王嗣真为庆王，更名潭；陕王嗣升为忠王，更名浚；王嗣真为棣王，更为洽；鄂王嗣初更名涓；鄄王嗣玄为荣王，更名。又立子琚为光王，潍为仪王，为颍王，泽为永王，清为寿王，洄为延王，沭为盛王，溢为济王。

[4]三月，甲午（初十），玄宗将太子李嗣谦改名为李鸿；将郯王李嗣真改封为庆王，改名为李潭；将陕王李嗣改封为忠王，改名为李浚；将王李嗣真改封为棣王，改名为李洽；将鄂王李嗣初改名为李涓；将鄄王李嗣玄改封为荣王，改名为李。唐玄宗又封其子李琚为光王，李潍为仪王，李为颍王，李泽为永王，李清为寿王，李洄为延王，李沭为盛王，李溢为济王。

[5]丙申，御史大夫程行湛奏："周朝酷吏来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状尤重，子孙请皆禁锢；傅游艺等四人差轻，子孙不听近任。"从之。

[5]丙申（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湛上奏道："武周朝的酷吏，来俊臣等二十三人罪状特别严重，请陛下明令禁止这些人的子孙为官；傅游艺等四人罪状略轻，其子孙也不许在京畿之地任官。"唐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6]汾州刺史杨承令不欲外补，意怏怏，自言"吾出守有由。"上闻之，怒，壬寅，贬睦州别驾。

[6]汾州刺史杨承令不愿就任外职，心中不快，自称："我被外放，事出有因。"玄宗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壬寅（十八日），将他贬为睦州别驾。

[7]张说草封禅仪献之。夏，四月，丙辰，上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其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张说知院事，右散骑常侍徐坚副之。上欲以说为大学士；说固辞而止。

[7]张说草拟了封禅仪并将其进献给玄宗。夏季，四月，丙辰（初三），唐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们一起在集仙殿聚饮。玄宗说："神仙是凭空虚构的，朕并不认为可取。贤才则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朕今天与诸位一起会餐，应当将集仙殿改名为集贤殿。"规定凡在

书院中供职的官员，五品以上均为学士，六品以下均为直学士；又任命张说为知院事，任命右散骑常侍徐坚作他的副职。唐玄宗还打算请张说任大学士，因张说极力推辞而作罢。

[8]说以大驾东巡，恐突阙乘间入寇，议加兵守边，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光庭曰：“封禅者，告成功也。今将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惧，非所以昭盛德也。”说曰：“然则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比屡求和亲，而朝廷羁縻，未决许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余矣。”说曰：“善，说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俭之子也。

[8]张说因为皇帝大驾将东至泰山封禅，担心突阙会乘机入侵，因而想增兵守卫边疆，于是召来兵部郎中裴光庭商议此事。裴光庭说：“封禅，乃是天子将已成就的功业上报皇天的大典。现在皇帝正要登上泰山祭告上天，却惧怕起戎狄，这不是用来显示天子盛德的办法。”张说问道：“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裴光庭回答说：“在四夷之中，要数突厥最为强大，近年来他们屡次请求和亲，而朝廷只是维系关系，并没有答应。现在如果朝廷派出一位使臣，到突厥征召其大臣陪同皇帝前往泰山封禅，他们一定会欣然从命；突阙一来，则戎狄君长无不都来。这样就可以偃旗息鼓，高枕无忧了。”张说称赞他道：“太好了，我张说比不上你。”便立即将这一计策上奏玄宗批准并付诸施行。裴光庭是裴行俭的儿子。

上遣中书直省袁振摄鸿胪卿，谕旨於突厥，小杀与阙特勒、暾欲谷环坐帐中，置酒，谓振曰：“吐蕃，狗种；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阙前后求婚独不许，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岂问真伪！但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振许为之奏请。小杀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贡，因扈从东巡。

唐玄宗派中书直省袁振任代理鸿胪寺卿出使突厥，传达自己的旨意，突厥可汗小杀（毗伽）与阙特勒、暾欲谷环坐在牙帐之中，设宴款待袁振，在席间向袁振问道：“吐蕃乃是狗种，奚、契丹本来就是突厥的奴隶，他们却都能娶大唐公主为妻。只有我们突阙前后多次向大唐求婚未能获准，这究竟是为什么？况且我们也知道远嫁番国的公主都不是皇帝的女儿，现在我们也不管真假！”只是屡次求婚未能获准，

使我们在各番国人面前感到脸上无光罢了。”袁振答应替他们向玄宗皇帝上奏求婚。小杀可汗便派其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朝纳贡，并顺便扈从玄宗东行封禅。

[9]五月，庚寅，妖贼刘定高帅众夜犯通洛门；悉捕斩之。

[9]五月，庚寅（初八），妖贼刘定高率众乘夜进犯通洛门；有关部门将这些人全部抓获处斩。

[10]秋，八月，张说议封禅仪，请以睿宗配皇地祇；从之。

[10]秋季，八月，张说在讨论封禅仪时，请求用睿宗配享皇地祇，唐玄宗表示同意。

[11]九月，丙戌，上谓宰臣曰：“《春秋》不书祥瑞，惟记有年。”敕自今州县毋得更奏祥瑞。

[11]九月，丙戌（初六），唐玄宗对宰臣说：“《春秋》上不记载祥瑞，只是载年景。”同时发布敕命，规定从今后以各州县不得将祥瑞上奏。

[12]冬，十月，癸丑，作水运浑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轮，令其自转，昼夜一周。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匮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击鼓，每辰击钟，机械皆藏匮中。

[12]冬季，十月，癸丑（初三），僧一行与梁令瓒制成了水运浑天铜仪。铜仪形如圆天，上列置各星宿，灌水后发动起轮子，使它自转，每昼夜转完一圈。另设计两个轮子，安置在“圆天”之外，上面分别镶嵌着太阳和月亮，两个轮子的运行方向与“圆天”相反，运行的快慢速度符合规定，非常准确。另置一个木柜子作为地面，将铜仪的一半安在“地”面以下，又在地面上安两个木人，其中一个每一刻时间击一次鼓，另一个每一个时辰撞一次钟，所有的机械都藏在木柜之内。

[13]辛酉，车驾发东都，百官、贵戚、四夷酋长从行。每置顿，数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辇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

[13]辛酉（十一日），玄宗从东都出发，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和各族酋长扈从东行。车队每次打尖休息时，数十里长的大路上人畜蔽野，有关部门安排的满载各种供给用具的车辆，数百里络绎不绝。

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御马登山。留从官于谷口，独与宰相及祠官惧登，仪卫环列于山下百余里。上问礼部侍郎贺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对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见。上曰：“吾为苍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之坛；其余仿乾封故事。辛卯，祭皇地祇于社首。壬辰，上御帐殿，受朝觐，赦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

十一月，丙戌（初六），唐玄宗抵达泰山脚下，玄宗骑马登上泰山，将随从官员留在谷口，只带了宰相以及祠官一同上山，环列在山下的仪仗侍卫绵延达百余里。唐玄宗向礼部侍郎贺知章问道：“前代帝王封禅所用的玉册，为什么总是秘而不宣？”贺知章回答说：“有时帝王秘密地向神仙求福，所以不希望别人见到。”玄宗说：“我这可是只为天下苍生祈福啊！”于是拿出玉册，向群臣宣示。庚寅（初十），玄宗在泰山之上祭祀了昊天上帝，群臣则在山下的祭坛上祭祀了五方帝和百神；其他则一律仿效乾封年间封禅的先例。辛卯（十一日），唐玄宗在社首山祭祀了皇地祇。壬辰（十二日），玄宗在帐殿接受群臣朝觐，下诏大赦天下，并封泰山神为天齐王，他所享用的礼秩加三公一等。

张说多引两省吏及以所亲摄官登山。礼毕推恩，往往加阶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书舍人张九龄谏，不听。又，扈从士卒，但加勋而无赐物，由是中外怨之。

张说多推荐中书省、门下省吏员和自己亲近的人任代理官职随从玄宗登山。封禅大典结束后玄宗推恩颁赏时，这些人往往可以被破格地提拔为五品官，但这种皇恩却与其他文武百官无缘；中书舍人张九龄向张说谏阻这种做法，但张说拒绝采纳。还有，扈从车驾的士卒，均只加勋而不赐物，因此朝廷内外均对张说极为不满。

[14]初，隋末国马皆为盗贼及戎狄所惊，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鳞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垂拱以后，马潜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副之。至是有马

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上之东封，以牧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开府仪同三司。

[14]当初，隋朝末年国有马匹均为盗贼以及戎狄惊走，唐朝开国之初，只在赤岸泽得到雌雄马匹共三千匹，然后将这些马匹迁徙到陇右放养，任命太仆张万岁主持养马之事。张万岁非常称职，自贞观至麟德年间，官马不断繁殖，数目达到七十多万匹，共分设八坊、四十八监，朝廷分别委任坊、监使具体负责养马事宜。这时在市场上用一匹细绢就可以买到一匹马。垂拱年间以后，官马数量逐渐减少了一半以上。唐玄宗即位的初期，官马总数只有二十四万匹，所以他任命太仆寺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任命太仆寺少卿张景顺为他的副职。到这时官马数量又增加到四十三万匹，官府饲养的牛羊的数量也大致有这么多。唐玄宗东至泰山封禅时，带去了数万匹牧马，根据马的毛色分为不同的马群，看上去就像是天上的彩云在移动。唐玄宗为了嘉奖王毛仲的功劳，癸巳（十三日），特意加王毛仲开府仪同三司衔。

甲午，车驾发泰山；庚申，幸孔子宅致祭。

甲午（十四日），玄宗从泰山出发，丙申（十六日），来到孔子旧宅祭祀孔子。

上还，至宋州，宴从官于楼上，刺史寇预焉。酒酣，上谓张说曰：“者屡遣使臣分巡诸道，察吏善恶，今因封禅历诸州，乃知使臣负我多矣。怀州刺史王丘，饩牵之外，一无他献。魏州刺史崔沔，供张无锦绣，示我以俭。济州刺史裴耀卿，表数百言，莫非归谏。且曰：‘人或重扰，则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劳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顾谓寇曰：“比亦屡有以酒馔不丰诉于朕者，知卿不借誉于左右也。”自举酒赐之。宰臣帅群臣起贺，楼上皆称万岁。由是以丘为尚书左丞，沔为散骑侍郎，耀卿为定州刺史。耀卿，叔业之七世孙也。

唐玄宗在返京途中来到宋州，在楼上设宴款待随行官员，宋州刺史寇也出席了宴会。酒酣之际，玄宗对张说说：“朕以往曾多次派使臣分巡各道考察地方官的善恶，这次由于封禅而得以亲自到各州走一走，才发现使臣们辜负朕的地方太多了。怀州刺史王丘，除了牛羊猪等活的牲畜之外，没有进献任何其他物品。魏州刺史崔沔，所供给的帷帐没有一件是用绵绣织物做成的，这是告诉我应当一切从俭。济州刺史

裴耀卿，向朕上了一篇数百字的表章，其中没有一句不含有规谏之意。而且说：‘如果因此严重搅扰百姓，那么陛下封禅就无从向天上报成功了。’朕常以此言为座右铭，并且用它来告诫身边的侍臣。像这三位官员，都不侵扰百姓以邀恩求宠，真是朝廷的良吏呀！”说到这里，玄宗又回头对寇说：“近来也常有人向朕诉说你所供给的酒席太不丰盛，朕因此明白你没有买通朕左右的人为你说好话。”说完亲自举杯向寇赐酒。宰相率群臣起立称贺，楼上所有人都山呼万岁。唐玄宗因此又任命王丘为尚书省左丞，崔沔为散骑侍郎，裴耀卿为宜州刺史。裴耀卿是裴叔业的七世孙。

十二月，乙巳，还东都。

十二月，乙巳（疑误），唐玄宗返回东都。

[15]突厥颉利发辞归，上厚赐而遣之，竟不许婚。

[15]突厥使者阿史德颉利发请求回国，唐玄宗给了他丰厚的赏赐之后送他回国，但终于还是没有答应与突厥通婚。

[16]王毛仲有宠于上，百官附之者辐凑。毛仲嫁女，上问何须。毛仲顿首对曰：“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上曰：“张说、源乾曜辈岂不可呼邪？”对曰：“此则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也。”对曰：“然。”上笑曰：“朕明日为汝召客。”明日，上谓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与诸达官悉诣其第。”既而日中，众客未敢举箸，待，久之，方至，先执酒西向拜谢，饮不尽，遽称腹痛而归。之刚直，老而弥笃。

[16]王毛仲深得唐玄宗的宠幸，巴结他的文武官员数不胜数。王毛仲的女儿将要出嫁，玄宗问他还缺什么东西。王毛仲叩头回答道：“臣万事均已齐备，只是没有请到客人。”玄宗问道：“张说、源乾曜这类人难道喊不来吗？”王毛仲回答说：“这些已经请到了。”唐玄宗说：“朕知道你请不动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宋。”王毛仲说：“正是。”玄宗笑着说：“朕明天亲自替你请客人。”第二天，玄宗对宰相说：“朕的奴才王毛仲为女儿办喜事，你们应当与各位朝廷要员一起去他家贺喜。”直到正午时分，所有的来宾还都不敢动筷子，只等宋一人，过了很久，宋才到，他先端起酒杯向西行礼拜谢君命，然后未等喝完这一杯酒，便忽然说腹中疼痛难忍而退席回家。宋为人刚直，老而更甚。

[17]先是，契丹王李吐干与可突干复相猜忌，携公主来奔，不敢复还，更封辽阳王，留宿卫；可突干立李尽忠之弟邵固为主。车驾东巡，邵固诣行在，因从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将军、静折军经略大使。

[17]在此以前，契丹王李吐干因与可突干相互猜忌，便带着公主逃入唐朝，不敢再回契丹，玄宗将他改封为辽阳王，留在京师当天子的侍卫；可突干则立李尽忠之弟邵固为契丹王。玄宗东行封禅时，邵固也赶来觐见并随从玄宗到了泰山，玄宗任命他为左羽林大将军、静折军经略大使。

[18]上疑吏部选试不公，时选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请分吏部为十铨。甲戌，以礼部尚书苏等十人掌吏部选，试判将毕，遽召入禁中决定，吏部尚书、侍郎皆不得预。左庶子吴兢上表，以为："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有司，非居上临人推诚感物之道。昔陈平、邴吉，汉之宰相，尚不对钱谷之数，不问斗死之人；况大唐万乘之君，岂得下行铨选之事乎！凡选人书判，并请委之有司，停此十铨。"上虽不即从，明年复故。

[18]唐玄宗怀疑吏部选授官吏有失公允，当时铨选的日期已经迫近，御史中丞宇文融向玄宗秘密上奏，请求将吏部的官吏选授事务分为十铨。甲戌（二十五日），唐玄宗派礼部尚书苏等十人主持吏部铨选，在试判将要结束时，突然将这十人召进宫中论定官吏选授之事，吏部尚书和侍郎都不能参与。左庶子吴兢向玄宗上表，认为："陛下曲意听信谗言：不相信主管铨选工作的吏部，这不是居上位者君临天下以诚意感动人心的做法。从前陈平、邴吉是汉朝的宰相，尚且不去回答天子关于每年钱谷出入数目的提问，不去过问因斗殴而致死人命的案子，何况陛下乃大唐皇帝，怎么可以亲自下掌铨选之事呢！凡候选官员所写的字和判词，请陛下都交给吏部评阅处理，停止实施所谓十铨之法。"唐玄宗虽然没有立即采纳，但在第二年时就恢复采用原来的铨选之法。

[19]是岁，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

[19]在这一年，东都每斗米值十五钱，青州、齐州每斗米值五钱，每斗粟仅值三钱。

[20]于阗王尉迟眺阴结突厥及诸胡谋叛，安西副大都护杜暹发兵捕斩之，更为立王。

[20]于阗王尉迟眺暗中勾结突厥以及胡人各部阴谋反叛，安西副大都护杜暹发兵将其捕杀，又另立了一位于阗王。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三卷

唐纪二十九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上开元十四年（丙寅、726）

唐纪二十九唐玄宗开元十四年（丙寅，公元726年）

[1]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为广化王，奚饶乐王李鲁苏为奉诚王。以上从甥陈氏为东华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韦氏为东光公主，妻鲁苏。

[1]春季，正月，癸未（初四），唐玄宗将契丹松漠王李邵固改立为广化王，将奚族饶乐王李鲁苏改立为奉诚王；封自己姐妹的女儿陈氏为东华公主，嫁给李邵固为妻，封中宗之女成安公主的女儿韦氏为东光公主，嫁给李鲁苏为妻。

[2]张说奏："今之五礼，贞观、显庆两曾修纂，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讨论古今，删改施行。"制从之。

[2]张说奏道："如今的五礼，经过贞观、显庆年间两次编撰修改，前后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有些尚有所偏颇。希望允许我和学士等人对古今的礼仪进行讨论研究，酌情对五礼作适当的增删修改，然后颁布施行。"唐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建议。

[3]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据宾、横州反；二月，己酉，遣内侍杨思勖发兵讨之。

[3]邕州封陵县獠人梁大海等人占据宾州和横州造反。二月，己酉（疑误），唐玄宗派内侍杨思勖调兵前去讨伐。

[4]上召河南尹崔隐甫，欲用之，中书令张说薄其无文，奏拟金吾大将军；前殿中监崔日知素与说善，说荐为御史大夫；上不从。丙辰，以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丁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由是与说有隙。

[4]唐玄宗召见河南尹崔隐甫，准备重用他。中书令张说鄙薄崔隐甫没有文采，就向唐玄宗提议让他当金吾大将军；前殿中监崔日知一向与张说关系好，张说就举荐他当御史大夫。但唐玄宗没有听从张说

的建议。丙辰（初七），唐玄宗任命崔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丁巳（初八），任命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崔隐甫从此与张说有了矛盾。

说有才智而好贿，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恶御史中丞宇文融之为人，且患其权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权数，不可不备。"说曰："鼠辈何能为！"夏，四月，壬子，隐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弹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敕源乾曜及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与隐甫等同于御史台鞫之。林甫，叔良之曾孙；抗，安石之从父兄子也。

张说很有才学智谋，但贪财，百官陈述事情有不符合他心意的地方，他喜欢当面驳斥，甚至大声呵斥谩骂。他厌恶御史中丞宇文融的为人，而且还担心宇文融的权力上升，因此对宇文融所提出的建议，大多加以压制。中书舍人张九龄对张说说："宇文融蒙受恩宠掌握大权，又能言善辩，很会要弄权术，您对他不能不有所防备。"张说轻蔑地说："鼠辈能有什么作为！"夏季，四月，壬子（初四），崔隐甫、宇文融和御史中丞李林甫一起向唐玄宗上书，弹劾张说："请来术士观星象以测吉凶，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过份奢侈"。唐玄宗命令源乾曜和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与崔隐甫等人一起在御史台审讯张说。李林甫是李叔良的曾孙，韦抗是韦安石堂兄的儿子。

丁巳，以户部侍郎李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以清俭著，故上用为相。

丁巳（初九），唐玄宗任命户部侍郎李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一向以清廉俭朴著称，因此唐玄宗任用他当宰相。

[5]源乾曜等鞫张说，事颇有状，上使高力士视说，力士还奏："说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惧待罪。"上意怜之。力士因言说有功于国，上以为然。庚申，但罢说中书令，余如故。

[5]源乾曜等人审问张说，事情颇有眉目。唐玄宗派高力士探视张说，高力士回来对唐玄宗说："张说头发散乱，满脸污垢，坐卧在稻草垫子上，用瓦盆吃饭，惊慌恐惧地等候处分。"唐玄宗心里很怜悯张说。高力士趁机说张说对国家有过功劳，唐玄宗认为他讲得很对。庚申（十二日），唐玄宗只罢免了张说的中书令职务，其余的官职不变。

[6]丁卯，太子太傅岐王范薨，赠谥惠文太子。上为之撤膳累旬，百官上表固请，然后复常。

[6]丁卯（十九日），太子太傅岐王李范去世，唐玄宗赠给他惠文太子的谥号。由于李范去世，唐玄宗连续撤去御膳几十天，百官上书再三恳求，才恢复常规。

[7]丁亥，太原尹张孝嵩奏，“有李子峤者，自称皇子，云生于潞州，母曰赵妃。”上命杖杀之。

[7]丁亥（初十），太原尹张孝嵩向唐玄宗上书说：“有个叫李子峤的人，自称是皇子，说生在潞州，母亲叫赵妃。”唐玄宗命令张孝嵩用杖刑将此人打死。

[8]辛丑，于定、恒、莫、易、沧五州置军以备突厥。

[8]辛丑（二十四日），朝廷在定州、恒州、莫州、易州、沧州分别建置北平军、恒阳军、唐兴军、高阳军、横海军，以防备突厥的侵犯。

[9]上欲以武惠妃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仇，岂可以为国母！人间盛言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入相之计。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复自有子，若登宸极，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宫中礼秩，一如皇后。

[9]唐玄宗想立武惠妃为皇后，有人上书说：“您与武氏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能立她为国母？民间盛传张说想谋取册立皇后之功，进而再作担任宰相的打算。况且太子不是武惠妃所生，她自己又有儿子，如果她登上皇后之位，太子必然很危险。”唐玄宗听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武惠妃在宫中的礼仪级别，一切都如同皇后。

[10]五月，癸卯，户部奏今岁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

[10]五月，癸卯（二十六日），户部向唐玄宗报告，今年全国共有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户，共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

[11]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计。

[11]秋季，七月，黄河南北地区发大水，数以千计的人被淹死。

[12]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

[12]八月，丙午朔（初一），魏州报告黄河泛滥。

[13]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杜暹同平章事。

[13]九月，己丑（十五日），唐玄宗任命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杜暹为同平章事。

自王孝杰克复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唐兵三万戍之，百姓苦其役；为都护者，惟田杨名、郭元振、张嵩及暹皆有善政，为人所称。

自从王孝杰收复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四镇后，朝廷又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派遣三万军队驻守这个地区，老百姓深受远戍安西的兵、徭役之苦。在历任安西都护中，只有田杨名、郭元振、张嵩和杜暹都有一些好的政绩，因而被人们所称颂。

[14]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广成汤，己酉，还宫。

[14]冬季，十月，庚申（十六日），唐玄宗来到汝州广成汤；十二月，己酉（初六），回皇宫。

[15]十二月，丁巳，上幸寿安，猎于方秀川；壬戌，还宫。

[15]十二月，丁巳（十四日），唐玄宗到寿安，在方秀川狩猎；壬戌（十九日），回皇宫。

[16]杨思勖讨反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首二万级而还。

[16]杨思勖讨伐反叛的獠人，活捉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首两万级，得胜而回。

[17]是岁，黑水遣使入见；上以其国为黑水州，仍为置长史以镇之。

[17]这一年，黑水派使节到长安晋见唐玄宗。唐玄宗在黑水国设立黑水州，并为它设置长史以镇守这个地区。

勃海王武艺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请吐屯于突厥，先告我与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请吏于唐，是必与唐合谋，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门艺与其舅任雅将兵击黑水。门艺尝为质子于唐，谏曰："黑水请吏于唐，而我以其故击之，是叛唐也。唐，大国也。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不遵唐命，扫地无遗。况我兵不及高丽什之一二，一旦与唐为怨，此亡国之势也。"武艺不从，强遣之。门艺至境上，复以书力谏。武艺怒，遣其从兄大壹夏代之将兵，召，欲杀之。

门艺弃众，间道来奔，制以为左骁卫将军。武艺遣使上表罪状门艺，请杀之。上密遣门艺诣安西；留其使者，别遣报云，已流门艺于岭南。武艺知之，上表称“大国当示人以信，岂得为此欺诳？”固请杀门艺。上以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不能督察官属，致有漏泄，皆坐左迁。暂遣门艺诣岭南以报之。

勃海王大武艺认为：“由黑水前往唐朝，要路经我的辖境。过去他们向突厥请求派吐屯时，都事先告诉我并且和我一起行动；如今他们不告诉我就请求唐朝派官员，这必定是与唐朝一起谋划，想从腹背两面来夹攻我。”于是，大武艺派他的同母弟弟大门艺和舅父任雅率军进攻黑水。大门艺曾经在唐朝当过质子，他规劝大武艺说：“黑水向唐朝请求派官员，而我们因为这个原因而进攻它，这分明是反叛唐朝。唐朝是个强大的国家，过去高丽国在全盛时期，有三十万精兵，不遵从唐朝的命令，最后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何况我们的军队还不到高丽国的十分之一二，一旦与唐朝结下怨仇，那面临的就是亡国的结局了。”大武艺没有听从他的话，强行派大门艺去进攻黑水国。大门艺到了边境，又送书信竭力劝谏大武艺。大武艺大怒，派他的堂兄大壹夏代替大门艺率领军队，并召大门艺回去，想杀死他。大门艺抛下军队，走偏僻小路投奔唐朝，唐玄宗下令任命他为左骁卫将军。大武艺派使节上表，列数大门艺的罪状，请唐玄宗杀了大门艺。唐玄宗秘密地派大门艺到安西去，同时设法留住了大武艺的使节，另外又派人对大武艺说已将大门艺流放到岭南。大武艺知道实情，又上表声称：“大国理当向人显示信用，怎么能做这种欺诈骗人的事？”坚持请求唐玄宗杀掉大门艺。唐玄宗认为鸿胪少卿李道邃和源复没能监督好下属官员，导致将有关大门艺的情况泄漏出去，于是把他们都降了职，又派大门艺暂时到岭南去，以便于答复大武艺。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犹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欺诳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臣司马光曰：帝王之所以能使四方小国敬服，靠的是威望和信誉。大门艺因为忠诚而获罪，只好独自归附大唐天子；唐天子理应明察事情的曲直，奖赏大门艺，惩罚大武艺，这是治理政事的根本原则。对

大武艺纵然不能讨伐，也应当严正地告诉他大门艺无罪。如今，唐玄宗的威望不能使大武艺降服，恩泽又不能庇护大门艺，只是效法小人说一些欺诈骗人的话，以至在小国面前陷入窘困的境地，却怪罪鸿胪寺的官员泄漏秘密，这不也应该感到羞耻吗！

[18]杜暹为安西都护，突骑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于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马经雪死尽。突骑施可汗苏禄大怒，发兵寇四镇。会暹入朝，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婴城自守；四镇人畜储积，皆为苏禄所掠，安西仅存。既而苏禄闻暹入相，稍引退，寻遣使入贡。

[18]杜暹任安西都护时，突骑施交河公主派牙官赶着一千多匹马到安西去出售，又派使者向杜暹宣读交河公主的命令，杜暹恼怒地说："阿史那怀道的女儿，有什么资格向我宣读命令！"他命令杖打使者，将他扣留；马匹经过一场大雪全部被冻死。突骑施可汗苏禄勃然大怒，就派军队进犯安西四镇。这时杜暹恰好到长安朝见天子，由赵颐贞代任安西都护，他环城自守；四镇的老百姓、牲畜和储存的东西，全部被苏禄抢劫一空，只剩下一座安西城。不久，苏禄听说杜暹当了宰相，才逐渐地将军队撤走，随即又派使者向唐朝进献贡品。

十五年（丁卯、727）

十五年（丁卯，公元727年）

[1]春，正月，辛丑，凉州都督王君破吐蕃于青海之西。

[1]春季，正月，辛丑，（二十八日），凉州都督王君在青海西边打败了吐蕃。

初，吐蕃自恃其强，致书用敌国礼，辞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东封，张说言于上曰："吐蕃无礼，诚宜诛夷，但连兵十余年，甘、凉、河、鄯，不胜其弊，虽师屡捷，所得不偿所亡。闻其悔过求和，愿听其款服，以纾边人。"上曰："俟吾与王君议之。"说退，谓源乾曜曰："君勇而无谋，常思侥幸，若二国和亲，何以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入朝，果请深入讨之。

当初，吐蕃自恃强大，向唐朝致书采用两国对等的礼节，言词违逆傲慢，唐玄宗常常为此而愤怒。唐玄宗从泰山封禅返回后，张说对他说："吐蕃对我国无礼，确实应该讨伐平定它，但十余年接连打仗，甘、凉、河、鄯等地再也承受不住战争的祸害了，虽然出师屡屡获

胜，但是得不偿失。听说吐蕃想悔过求和，希望您能接受他们的诚心归服，以解除边境人民的困苦。”唐玄宗说：“等我和王君商量后再说。”张说退朝后，对源乾曜说：“王君有勇无谋，常想着侥幸取胜。如果两国和亲，他拿什么作为自己的功劳呢？我的话一定不会被皇上采纳。”等到王君进朝，果然请求唐玄宗让他率领军队深入吐蕃国境内讨伐。

去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谷，进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度其兵疲，勒兵蹑其后，会大雪，虏冻死者甚众，自积石军西归。君先遣人间道入虏境，烧道旁草。悉诺逻至大非川，欲休士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与秦州都督张景顺追之，及于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诺逻已去，破其后军，获其辎重羊马万计而还。君以功迁左羽林大将军，拜其父寿为少府监致仕。上由是益事边功。

去年冬天，吐蕃大将悉诺逻进犯大斗谷，进攻甘州，烧杀抢劫后退走。王君推测悉诺逻的军队一定很疲乏，就带兵偷偷地跟在他们后边。适逢天降大雪，吐蕃军队很多人被冻死，便经由积石军西归吐蕃。王君抢先派人从偏僻小道进入敌方境内，烧掉路边的野草。悉诺逻到了大非川，打算让士兵战马休息一下，但这里的野草已全部被烧光了，结果战马死了一半多。王君和秦州都督张景顺率领军队追击，在青海的西边追上了悉诺逻，趁湖水结冰越过青海。这时悉诺逻已离开，他们打败了悉诺逻的后军，缴获数以万计的辎重羊马后返回。王君由于立了大功，被擢升为左羽林大将军，唐玄宗又授予王君的父亲王寿以少府监退休。从此，唐玄宗更加追求建立边功。

[2]初，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塞汜水旧汴口，更于荥泽引河入汴；擢宗器为左卫率府胄曹。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贬宗器为循州安怀戍主。命将作大匠范安及发河南、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旧渠，旬日而毕。

[2]起初，洛阳人刘宗器上书，请求堵塞汜水旧汴口，改从荥泽引黄河的水流入汴水。唐玄宗提拔刘宗器任左卫率府胄曹。到这时，新渠堵塞不通，唐玄宗将刘宗器贬为循州安怀戍主；又命令将作大匠范安及征调河南、怀州、郑州、汴州、滑州、卫州三万民工疏通旧渠，用十天时间就完工了。

[3]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张说复用，数奏毁之，各为朋党。上恶之，二月，乙巳，制说致仕，隐甫免官侍母，融出为魏州刺史。

[3]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宇文融害怕尚书右丞相张说被重新起用，多次上奏诋毁他。他们各自结成朋党，明争暗斗。唐玄宗很厌恶他们的做法，二月，乙巳（初二），命令张说退休，崔隐甫免职回家侍奉他的母亲，宇文融离京任魏州刺史。

[4]乙卯，制："诸州逃户，先经劝农使括定按比后复有逃来者，随到准白丁例输当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

[4]乙卯（十二月），唐玄宗下令："各州逃亡外地没有户籍的民户，在先前经过劝农使搜求检查核定户籍以后，再有逃到某地的，到后即按平民之例缴纳当年的租庸，如有征役先派他们。"

[5]夏，五月，癸酉，上悉以诸子庆王潭等领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实不出外。

[5]夏季，五月，癸酉（初一），唐玄宗让他的儿子庆王李潭等担任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等职务，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离京到外地去任职。

初，太宗爱晋王，不使出阁；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阁，及自皇嗣为相王，始出阁。中宗之世，谯王失爱，谪居外州；温王年十七，犹居禁中。上即位，附苑城为十王宅，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夹城参起居，自是不复出阁；虽开府置官属及领藩镇，惟侍读时入授书，自余王府官属，但岁时通名起居；其藩镇官属，亦不通名。及诸孙浸多，又置百孙院。太子亦不居东宫，常在乘舆所幸之别院。

当初，唐太宗疼爱晋王李治，不让他离宫自居于王府，豫王也因为是武后的小儿子而没有离宫自居于王府，直到由皇嗣改封为相王，才离宫居于王府。唐中宗的时候，谯王李重福失宠，被中宗谪往外州居住；温王李重茂年已十七岁，还住在皇宫里。唐玄宗登上皇位，在紧挨禁苑的地方建造十王宅，以便让皇子居住，派宦官监督他们，都由夹城入大明宫参见请安，各皇子从此不再离宫自居于王府；即使他们建立府署，设置属官及担任地方长官，也只有侍读按时入宅教书，其余王府属官，则只是在每年的一定时间前来通报姓名请安，至于他们在地方官府的属吏，则连通报姓名请安也免除了。后来皇孙逐渐增

加，又建造了百孙院。太子一般也不住在东宫，而是常常住在皇帝所到的皇宫别院里。

[6]上命妃嫔以下宫中育蚕，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赐贵近丝，人一。

[6]唐玄宗命令后宫妃嫔以下的人在宫中养蚕，想借此让她们懂得一些妇女应做的事。丁酉（二十五日），夏至，唐玄宗赐给后宫中位尊而为天子所亲近的人每人一丝。

[7]秋，七月，戊寅，冀州河溢。

[7]秋季，七月，戊寅（初八），冀州黄河泛滥。

[8]己卯，礼部尚书许文宪公苏薨。

[8]己卯（初九），礼部尚书许文宪公苏去世。

[9]九月，丙子，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之父，进攻玉门军；纵所虏僧使归凉州，谓君曰："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君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

[9]九月，丙子（初七），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和烛龙莽布支攻破瓜州，捉获瓜州刺史田元献和河西节度使王君的父亲，接着又进攻玉门军；还放回所俘虏的僧人，让他们返回凉州，对王君说："将军您常以忠勇报效国家，现在为什么不出城决一死战？"王君登上城楼，向西远望而哭泣，竟然不敢出兵。

莽布支别攻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帅众拒守。及瓜州陷，悉诺逻悉兵会攻之。旬余日，吐蕃力尽，不能克，使人说降之；不从。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敛城中财相赠，吾当退。"师顺请脱士卒衣；悉诺逻知无财，乃引去，毁瓜州城。师顺遽开门，收器械，修守备；虏果复遣精骑还，视城中，知有备，乃去。师顺，岐州人也。

烛龙莽布支另外又攻打常乐县。常乐县令贾师顺带领部下坚守。等到瓜州陷落，悉诺逻恭禄集中全部兵力攻打常乐城。打了十多天，吐蕃军队精疲力尽，仍然不能攻下常乐城，悉诺逻恭禄派人来劝降，贾师顺断然拒绝。吐蕃派来的人说："既然您不愿投降，就应收集城中的财物送给我们，那样我们就会退走。"贾师顺请他脱士兵的衣服；悉诺逻知道城中没有多少财物，就带领军队退走，同时毁坏了瓜州城。贾

师顺急速打开城门，收集军事器械，整修防守设施，敌军果然又派精锐的骑兵返回，看到城中的情况，知道已有防备，只好又退走了。贾师顺是岐州人。

[10]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夺铁勒之地，故回纥、契、思结、浑四部度碛徙居甘、凉之间以避之。王君微时，往来四部，为其所轻；及为河西节度使，以法绳之。四部耻怨，密遣使诣东都自诉。君遽发驿奏“四部难制，潜有叛计。”上遣中使往察之，诸部竟不得直。于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流州，浑大德流吉州，贺兰都督契承明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流琼州；以回纥伏帝难为瀚海大都督。己卯，贬右散骑常侍李令问为抚州别驾，坐其子与承宗交游故也。

[10]当初，突厥默啜十分强盛，强夺铁勒的辖地，因此回纥、契、思结、浑四个部族穿越沙漠，移居到甘州和凉州之间，以躲避突厥的欺凌。王君未得志的时候，常往来于这四个部族之间，受到他们的轻视，等到他当了河西节度使，就利用法律惩治他们。这四个部族感到耻辱怨恨，便偷偷地派使者到东都洛阳告状。王君迅速通过驿站上奏道：“这四个部族难以制服，他们暗地里有叛乱的计划。”唐玄宗派宦官调查，这几个部族蒙受的冤屈竟不能平反。结果，瀚海大都督回纥人承宗被流放到州，浑人大德被流放到吉州，贺兰都督契人承明被流放到藤州，卢山都督思结人归国被流放到琼州；唐玄宗任命回纥人伏帝难为瀚海大都督。己卯（初十），将右散骑常侍李令问降职为抚州别驾，其原因是他儿子与回纥人承宗有交往。

[11]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录啜入贡。吐蕃之寇瓜州也，遗毗伽书，欲与之俱入寇，毗伽并献其书。上嘉之，听于西受降城为互市，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

[11]丙戌（十七日），突厥毗伽可汗派大臣梅录啜入朝进贡。吐蕃侵犯瓜州时，给毗伽送信，想与突厥一起侵犯唐朝，毗伽将这封信献给了唐玄宗。唐玄宗嘉奖了他，并允许突厥在西受降城与唐朝做买卖，唐朝每年派人携带几十万匹丝绸到西受降城和他们交换战马，以增加唐军的战斗力，并且作为国家监牧的种马，从此以后中国马越来越强壮了。

[12]闰月，庚子，吐蕃赞普与突骑施苏禄围安西城，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破之。

[12]闰九月，庚子（初二），吐蕃赞普和突骑施苏禄率领军队围攻安西城，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打败了他们。

[13]回纥承宗族子瀚海司马护输，纠合党众为承宗报仇。会吐蕃遣使间道诣突厥，王君帅精骑邀之于肃州。还，至甘州南巩笔驿，护输伏兵突起，夺君旌节，先杀其判官宋贞，剖其心曰：“始谋者汝也。”君帅左右数十人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护输杀君，载其尸奔吐蕃；凉州兵追及之，护输弃尸而走。

[13]回纥承宗的同族兄弟之子瀚海司马护输，纠集亲族部下要为承宗报仇。适逢吐蕃派使者走小道前往突厥，王君带领精锐的骑兵在肃州拦截他，返回途中，来到甘州南巩笔驿时，护输的伏兵突然冲出来，抢走了王君的节度使旌节，先杀死了王君的判官宋贞，挖出他的心脏说：“最早搞阴谋的就是你。”王君带领几十个部下奋力拼杀，从早晨一直战到下午，手下的人全部战死。护输杀死了王君，用马车载着他的尸体投奔吐蕃。凉州的唐军闻讯追上了他，护输丢下王君的的尸体逃走。

[14]庚申，车驾发东都，冬，己卯，至西京。

[14]庚申（二十二日），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启程；冬季，十月，己卯（十一日），回到西京长安。

[15]辛巳，以左金吾卫大将军信安王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恪之孙也。以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时王君新败，河、陇震骇。嵩引刑部员外郎裴宽为判官，与君判官牛仙客俱掌军政，人心浸安。宽，之从弟也。仙客本鹑觚小吏，以才干军功累迁至河西节度判官，为君腹心。

[15]辛巳（十三日），唐玄宗任命左金吾卫大将军信安王李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李是李恪的孙子。任命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此时王君刚刚败死，整个河西、陇右地区非常震惊。萧嵩举荐刑部员外郎裴宽任判官，与王君的判官牛仙客一起掌管军政，人心才渐渐安定下来。裴宽是裴的堂弟。牛仙客原是泾州鹑觚县的小吏，依靠才干军功，经过多次升迁当上了河西节度判官，成为王君的亲信。

嵩又秦以建康军使河北张守为瓜州刺史，帅余众筑故城。板干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顾失色，莫有斗志。守曰："彼众我寡，又疮之余，不可以矢刃相持，当以奇计取胜。"乃于城上置酒作乐。虏疑其有备，不敢攻而退。守纵兵击之，虏败走。守乃修复城市，收合流散，皆复旧业。朝廷嘉其功，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为都督。

萧嵩又奏请唐玄宗任命建康军使河北县人张守为瓜州刺史，带领剩下的士兵百姓修筑瓜州旧城。修筑城墙用的木板刚刚立起来，吐蕃军队突然来到，瓜州城中的人都相顾失色，没有一个人还有战斗的勇气。张守说："敌军人多，我们人少，又在战败受创之后，决不能用刀箭和他们对峙，而应当用奇计取胜。"他于是在城楼上安然地饮酒作乐。敌人怀疑他已做好准备，不敢贸然进攻而退走。张守带兵追击，敌人战败而逃。张守于是修复瓜州城，收聚流散的百姓，使他们都各自恢复原有的职业。唐玄宗嘉奖他的功劳，并将瓜州改置为都督府，任命张守为都督。

悉诺逻威名甚盛，萧嵩纵反间于吐蕃，云与中国通谋，赞普召而诛之；吐蕃由是少衰。

悉诺逻的威名很盛，萧嵩就对吐蕃使用了反间计，说悉诺逻与中国相互勾结；吐蕃赞普召回了悉诺逻并杀死了他。从此，吐蕃逐渐衰落。

[16]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寇，互出兵腹背击之。

[16]十二月，戊寅（十一日），唐玄宗下令说，由于吐蕃成为边境的祸害，特派陇右道各军以及各军征集的当地民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各军以及各军征集的当地民兵四万人，又征调关中兵一万人集中在临洮，朔方兵士一万人集中到会州以预防吐蕃乘秋日马肥时大举入侵。到了初冬，如没有敌人侵犯就罢兵；如侦察到敌人入侵，就交替出兵，从腹背两面夹击敌人。

[17]乙亥，上幸骊山温泉；丙戌，还宫。

[17]乙亥（初八），唐玄宗到骊山温泉；丙戌（十九日），回到皇宫。

十六年（戊辰、728）

十六年（戊辰，公元728年）

[1]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吐蕃于曲子城。

[1]春季，正月，壬寅（初五），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在曲子城打败了吐蕃军队。

[2]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抚使。

[2]甲寅（十五日）唐玄宗任命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任河北道宣抚使。

[3]乙卯，春、泷等州獠陈行范、广州獠冯、何游鲁反，陷四十余城。行范称帝，游鲁称定国大将军，称南越王，欲据岭表；命内侍杨思勖发桂州及岭北近道兵讨之。

[3]乙卯（十六日），春州、泷州等地獠人陈行范和广州獠人冯、何游鲁造反，攻破了四十余座城池。陈行范自称皇帝，何游鲁自称定国大将军，冯自称南越王，想占据岭南地区。唐玄宗命令内侍杨思勖调集桂州和岭北靠近交通要道的军队去讨伐他们。

[4]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检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融请用禹贡九河故道开稻田，并回易陆运钱，官收其利；兴役不息，事多不就。

[4]丙寅（二十九日），唐玄宗任命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检校汴州刺史，充任黄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宇文融请求将《禹贡》所载九河的故道开垦成稻田，并且改变陆路运输钱，这样官方可以坐收利益。虽然宇文融不停地兴办工程，但事情大多数没有办成。

[5]二月，壬申，以尚书右丞相致仕张说兼集贤殿学士。说虽罢政事，专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

[5]二月，壬申（初六），唐玄宗任命以尚书右丞相退休的张说兼集贤殿学士。张说虽然被停止参与政事，专门负责文史的研究，但每当朝廷遇上重大事情，唐玄宗常常派中使去询问他的意见。

[6]壬辰，改骑为左右羽林军飞骑。

[6]壬辰（二十六日），唐玄宗将骑改为左右羽林军飞骑。

[7]秋，七月，吐蕃大将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张守击走之。乙巳，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于渴波谷；忠亮追之，

拔其大莫门城，擒获甚众，焚其骆驼桥而还。

[7]秋季，七月，吐蕃大将悉末郎进犯瓜州，都督张守打退了他们。乙巳（十一日），河西节度使萧嵩和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在渴波谷把吐蕃军队打得大败，张忠亮乘胜追击，攻取了大莫门城，抓获很多俘虏，烧毁该地的骆驼桥后回师。

[8]八月，乙巳，特进张说上《开元大衍历》，行之。

[8]八月，乙巳（疑误），特进张说献上了《开元大衍历》，唐玄宗命令推行该历。

[9]辛卯，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时吐蕃复入寇，萧嵩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战自辰至暮，吐蕃大溃，获其大将一人；虏散走投山，哭声四合。

[9]辛卯（二十八日），左金吾将军杜宾客在祁连城下打败了吐蕃军队。当时，吐蕃再次入侵，萧嵩派杜宾客带领四千名强弩手去迎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傍晚，吐蕃军队大败，唐军俘获其一名大将，敌人散乱地逃进山中，哭喊声四处回荡。

[10]冬，十月，己卯，上幸骊山温泉；己丑，还宫。

[10]冬季，十月，己卯（十七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己丑（二十七日），返回皇宫。

[11]十一月，癸巳，以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11]十一月，癸巳（初一），唐玄宗任命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12]十二月，丙寅，敕："长征兵无有还期，人情难堪；宜分五番，岁遣一番还家洗沐，五年酬勋五转。"

[12]十二月，丙寅（初五），唐玄宗下令："长征兵没有回乡的日期，这是人的感情所难以忍受的。应当将兵士分为五批，每年派一批回家休假，五年中给予提高勋级五等的酬报。"

[13]是岁，制户籍三岁一定，分为九等。

[13]这一年，唐玄宗下令，规定户籍三年核定一次，共分为九等。

[14]杨思勖讨陈行范，至泷州，破之，擒何游鲁、冯。行范逃于云际、盘辽二洞，思勖追捕，竟生擒，斩之，凡斩首六万。思勖为人

严，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视，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得俘虏，或生剥面皮，或以刀发际，掣去头皮；蛮夷惮之。

[14]杨思勖讨伐陈行范，到泷州，将他打得大败，抓获何游鲁、冯。陈行范逃到了云际、盘辽二洞，杨思勖追击搜捕，最后活捉陈行范，将他斩首。这次战斗共杀了六万人。杨思勖为人严厉，手下的偏将报告事情不敢抬头看他，因此每次出征都有功绩。然而，杨思勖性情十分残忍，他抓到的俘虏，有的活生生地被剥去脸皮，有的被用刀割开头发的边际，剥去头皮，蛮族人都非常惧怕他。

十七年（己巳、729）

十七年（己巳，公元729年）

[1]春，二月，丁卯，州都督张守素破西南蛮，拔昆明及盐城，杀获万人。

[1]春季，二月，丁卯（初六），州都督张守素打败西南蛮，攻下昆明和盐城，杀死抓获敌人共达一万人。

[2]三月，瓜州都督张守、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

[2]三月，瓜州都督张守和沙州刺史贾师顺进攻吐蕃大同军，将他们打得大败。

[3]甲寅，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据之，侵扰河右，上命与河西、陇右同议攻取。诸将咸以为石堡据险而道远，攻之不克，将无以自还，且宜按兵观衅。不听，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据守要害，令虏不得前。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境千余里。上闻，大悦，更命石堡城曰振武军。

[3]甲寅（二十四日），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进攻吐蕃占据的石堡城，打下了该城。当初，吐蕃攻下石堡城，留下军队据守，并不断侵犯骚扰黄河以西地区。唐玄宗命令李和河西、陇右的官员一起商议如何攻取该城。众将领都认为石堡城地势险要，而且路途又远，如果攻打不下来，将没有办法平安返回，暂且还是应当按兵不动，再寻找战机。李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率领军队深入敌境，急速攻城，打下了石堡城，又分别派兵据守要害的地方，使敌人不能前进。从此，河

西、陇右各路唐军可以四处巡逻，并且拓展疆域一千余里。唐玄宗听到这消息，十分高兴，下令将石堡城改名叫振武军。

[4]丙辰，国子祭酒杨上言，以为："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风浸坠，廉耻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也。"又奏"诸司帖试明经，不务求述作大指，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请自今并帖平文。"上甚然之。

[4]丙辰（二十六日），国子祭酒杨上书认为："尚书省有关部门上奏，要将全国考取明经、进士科的人数每年限制在一百人之内。我看到九品以外出身的，每年有两千余人，而考上明经、进士的人还不到它的十分之一。这样下去，就是勤苦从事儒业的人反不如办理文书的小吏能当官。我担心崇儒之风会因此而逐渐丧失，廉耻之心会日渐衰败。如果因为作官的人太多，就应当各类人都酌情裁减，而不能单独压缩明经、进士科的名额。"他又奏道："主考官对应明经科考试的人考帖经，不是尽量追求弄明先圣的述作大旨，却专门选取难以知晓的章句，以义例上与别的章句没有联系的章条经文及冷僻的句子或年月日为试题。请求从现在开始考帖经都帖试一般的经文。"唐玄宗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5]夏，四月，庚午，于太庙。唐初，则序昭穆，则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韦等奏"如此，与常飨不异；请皆序昭穆。"从之。，安石之兄子也。

[5]夏季，四月，庚午（初十），唐玄宗在太庙祭祖先。唐朝初期，皇帝在太庙祭时是集合远近祖先的神主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进行合祭的，祭则各在太庙中列位祖先的神主所居的殿室里进行。至此时，太常少卿韦等人奏称："这样做，祭与平常的祭祀没有两样，请批准祭也像祭那样进行合祭。"唐玄宗依从了他们的建议。韦是韦安石哥哥的儿子。

[6]五月，壬辰，复置十道及京、都两畿按察使。

[6]五月，壬辰（初三），唐玄宗再次设置十道按察使及京、都两畿按察使。

[7]初，张说、张嘉贞、李元、杜暹相继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常让事于说等，唯诺署名而已。元、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悦，六月，甲戌，贬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荆州长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曹州刺史，罢乾曜兼侍中，止为左丞相；以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萧嵩兼中书令，遥领河西。

[7]当初，张说、张嘉贞、李元、杜暹相继担任宰相执掌朝政，源乾曜为人清廉谨慎，常常把事情让给张说等人去决定，自己只是唯唯诺诺签名同意而已。李元、杜暹商议事情意见经常不同，于是就有了矛盾。他们轮流在唐玄宗面前说对方的不是，唐玄宗对此很不高兴，六月，甲戌（十五日），将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暹降职为荆州长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降职为曹州刺史，罢免了源乾曜兼任的侍中，让他只担任左丞相；任命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任命萧嵩为中书令，让他遥遥兼任河西节度使。

[8]开府王毛仲与龙武将军葛福顺为婚。毛仲为上所信任，言无不从，故北门诸将多附之，进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齐浣乘间言于上曰：“福顺典禁兵，不宜与毛仲为婚。毛仲小人，宠过则生奸；不早为之所，恐成后患。”上悦曰：“知卿忠诚，朕徐思其宜。”浣曰：“君不密则失臣，愿陛下密之。”会大理丞麻察坐事左迁兴州别驾，浣素与察善，出城饯之，因道禁中谏语；察性轻险，遽奏之。上怒，召浣责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语麻察，讵为密邪？且察素无行，卿岂不知邪？”浣顿首谢。秋，七月，丁巳，下制：“浣、察交构将相，离间君臣，浣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浔州皇化尉。”

[8]开府王毛仲与龙武将军葛福顺成了亲家。王毛仲很受唐玄宗的信任，唐玄宗对他的话没有不听从的，因此羽林军各将领大多依附于他，行动只听他的指使。吏部侍郎齐浣找机会向唐玄宗说：“葛福顺主管禁军，不适宜与王毛仲结为亲家。王毛仲是个小人，过分宠爱就会心生邪恶；如果不及早安排，恐怕会成为后患。”唐玄宗高兴地说：“我知道你这是一片忠诚，朕会慢慢地考虑个妥善的处理办法。”齐浣说：“君主如不保守秘密就会失去臣子，希望陛下对这事保密。”适逢大理丞麻察因事获罪，被降职为兴州别驾；齐浣一向与麻察很要好，

出城为他饯行，顺便说起在宫中向唐玄宗劝谏的话。麻察生性轻薄险恶，很快就把这事报告了唐玄宗。唐玄宗勃然大怒，立即召见齐浣，斥责他说：“你怀疑我不能保密，却又把事情告诉麻察，你这样做难道是保密吗？况且麻察素来没有德行，你难道不知道吗？”齐浣拼命磕头请罪。秋季，七月，丁巳（二十九日），唐玄宗下令：“齐浣、麻察两人一起诬陷将相，离间君臣；齐浣降为高州良德县丞，麻察降为浔州皇化县尉。”

[9]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说帅百官上表，请以每岁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布于天下，咸令宴乐。寻又移社就千秋节。

[9]八月，癸亥（初五），唐玄宗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花萼楼下宴请百官。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领百官呈上表章，请唐玄宗将每年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公布于全国，让老百姓都摆宴同乐。不久，唐玄宗又下令将祭祀土地神的日子移到千秋节。

[10]庚辰，工部尚书张嘉贞薨。嘉贞不营家产，有劝其市田宅者，嘉贞曰：“吾贵为将相，何忧寒馁！若其获罪，虽有田宅，亦无所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身没之日，适足为无赖子弟酒色之资，吾不取也。”闻者是之。

[10]庚辰（二十二日），工部尚书张嘉贞去世。张嘉贞不经营家产，有人劝他买田地住宅，他说：“我居于将相的高位，担忧什么饥寒！如果犯了法，即使有田地住宅，也没有什么用。近来我见到朝中的士大夫大占良田，身死之后，这些只能成为无赖子弟贪恋酒色的本钱。我不做这种事。”听了他的话的人，都认为他讲得对。

[11]辛巳，敕以人间多盗铸钱，始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皿；其采铜铅锡者，官为市取。

[11]辛巳（二十三日），唐玄宗下令，由于民间多偷着铸造钱币，从现在开始禁止私自出卖铜铅锡以及用铜制造器皿；开采的铜铅锡，由官方收购。

[12]宇文融性精敏，应对辩给，以治财赋得幸于上，始广置诸使，竞为聚敛，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谓人曰：“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12]宇文融性情精明机智，应对敏捷有口才，因善于治理财务赋税而受到唐玄宗的宠幸，他为相后开始广泛设置众使，竞相为朝廷聚敛财富，从此百官渐渐荒废了自己的职守，而唐玄宗的心思却越来越奢侈，百姓都怨恨宇文融给他们带来痛苦。宇文融为人粗俗浮躁，爱多说话，喜欢自夸功劳。他当上丞相时，对人说："让我这丞相当上几个月，那全国就太平无事了。"

信安王，以军功有宠于上，融疾之。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弹之，泄于所亲。闻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贬汝州刺史，凡为相百日而罢。是后言财利以取贵仕者，皆祖于融。

信安王李因为军功显赫而受到唐玄宗的宠爱，宇文融很嫉妒他。李入朝，宇文融指使御史李寅弹劾他，这事被宇文融泄漏给了他亲近的人。李听到消息后，抢先把这事报告了唐玄宗。第二天，李寅的奏章果然递了上来。唐玄宗见此大怒，九月，壬子（二十五日），宇文融因罪被贬为汝州刺史。宇文融当丞相仅仅一百天就被罢了官。此后，向皇帝谈论财货利益以取得显贵官位的人，都是效法宇文融的。

[13]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

[13]冬季，十月，戊午朔（初一），出现日食，没有全食，形如镰刀。

[14]宇文融既得罪，国用不足，上复思之，谓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惧不能对。会有飞状告融赃贿事，又贬平乐尉。至岭外岁余，司农少卿蒋岑奏融在汴州隐没官钱巨万计，制穷治其事，融坐流岩州，道卒。

[14]宇文融获罪后，国家用度不足，唐玄宗又想起他来，就对裴光庭说："你们都说宇文融不好，我已经降了他的职；如今国家费用不足，这将如何是好，你们有什么办法帮助朕？"裴光庭等人害怕，不能回答。恰好有匿名诉状告发宇文融收受贿赂的事，唐玄宗又将宇文融贬为昭州平乐县尉。宇文融到岭外一年余，司农少卿蒋岑上奏，告发他在汴州隐藏吞没了数以万计的官钱，唐玄宗下令彻底查处这事，宇文融因此获罪被流放岩州，在半路上死去。

[15]十一月，辛卯，上行谒桥、定、献、昭、乾五陵；戊申，还宫；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税悉蠲其半。

[15]十一月，辛卯（初五），唐玄宗先后拜谒了桥陵、定陵、献陵、昭陵、乾陵；戊申（二十二日），回到皇宫，大赦天下，规定百姓今年的地税都免去一半。

[16]十二月，辛酉，上幸新丰温泉；壬申，还宫。

[16]十二月，辛酉（初五），唐玄宗到骊山温泉；壬申（十六日），回到皇宫。

十八年（庚午、730）

十八年（庚午，公元730年）

[1]春，正月，辛卯，以裴光庭为侍中。

[1]春季，正月，辛卯（初六），唐玄宗任命裴光庭为侍中。

[2]二月，癸酉，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

[2]二月，癸酉（十八日），唐玄宗开始让百官在春月每十天休息一天，让他们选择风景胜地游玩并设宴行乐，从宰相到员外郎，共设十二张筵席，每席赐给五千缗钱，唐玄宗有时在花萼楼邀请春游归来的官员留下来饮酒，轮流让他们起舞，大家尽情欢乐一番才离去。

[3]三月，丁酉，复给京官职田。

[3]三月，丁酉（十三日），唐玄宗重新把职分田发给京官。

[4]夏，四月，丁卯，筑西京外郭，九旬而毕。

[4]夏季，四月，丁卯（十三日），朝廷修筑西京长安的外城，花了九十天时间工程才完成。

[5]乙丑，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久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争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过门下省审。

乙丑（十一日），唐玄宗任命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在这之前，吏部拟定官职，只看这个人能不能胜任，这样有的人可以不按顺序就越级提拔，有的人却到老还处在低级职位上，甚至有的中试二十余年，还得不到官职；另外，州县也没有等级，有的人从大州大县调到小州小县，有的最初在近处当官，后来却调任远方，全没有固定的制度。裴光庭开始奏请采用依照年资升迁之制，官吏各根据任职期满罢官后经过铨选的次数而集于吏部，官职高的需经过的铨选次数少，官职低的需经过的铨选次数多，不管能力如何，达到规定的铨选次数就注拟官职，晋级都要按规定的年限，不得逾越，只要不是受到处分的，都可以升级，没有降级的。那些平庸愚笨，长期不能升迁的官员对此都很高兴，称这办法是“圣书”；但那些才智出众的人没有一个不怨怒哀叹的。宋对这事作了争辩，但没能达到目的。裴光庭又命令流外官的任用也要经过门下省审定。

[6]五月，吐蕃遣使致书于境上求和。

[6]五月，吐蕃派使节到边境上送信，请求与唐和解。

[7]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贡，同平章事李元不礼焉。左丞相张说谓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专其国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来矣。”己酉，可突干弑邵固，帅其国人并胁奚众叛降突厥，奚王李鲁苏及其妻韦氏、邵固妻陈氏皆来奔。制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浚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张说退，谓学士孙逖、韦述曰：“吾尝观太宗画像，雅类忠王，此社稷之福也。”

[7]当初，契丹王李邵固派可突干入朝进贡。同平章事李元对他没有以礼相待。左丞相张说对人说：“奚人和契丹一定会反叛。可突干狡诈而凶恶，独揽契丹的大权已经很久了，人心都归附他。这次让他伤了心，他一定不会再来了。”己酉（二十六日），可突干杀死了李邵固，率领契丹人胁迫奚人一起反叛，并投降了突厥。奚王李鲁苏和他的妻子韦氏、李邵固的妻子陈氏都逃回大唐。唐玄宗命令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伐可突干，又命令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人到关内道、河东道、河南道、河北道分别招募勇士。六月丙子（二十三日），唐

玄宗任命单于大都护忠王李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任命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先为行军副元帅，率领十八个总管的军队讨伐奚和契丹。唐玄宗让李浚在光顺门和百官见面。张说回来对学士孙逖、韦述说：“我曾经观看过太宗的画像，忠王很像他，这是国家的福气。”

可突干寇平卢，先锋使张掖乌承破之于捺禄山。

可突干进犯平卢，唐军先锋使张掖人乌承在捺禄山将其击败。

[8]壬午，洛水溢，溺东都千余家。

[8]壬午（二十九日），洛水泛滥，淹没东都洛阳一千余户人家。

[9]秋，九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东道元帅，然竟不行。

[9]秋季，九月，丁巳（初六），唐玄宗任命忠王李浚兼河东道元帅，但他最后没有赴任。

[10]吐蕃兵数败而惧，乃求和亲。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利。上曰：“赞普尝遗吾书悖慢，此何可舍！”对曰：“赞普当开元之初，年尚幼稚，安能为此书！殆边将诈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也。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陛下诚命一使往视公主，因与赞普面相约结，使之稽颡称臣，永息边患，岂非御夷狄之长策乎！”上悦，命惟明与内侍张元方使于吐蕃。

[10]吐蕃国几次战败，有点害怕，于是请求和亲。忠王友皇甫惟明借奏事的机会从容不迫地向唐玄宗讲述和亲的有利之处。唐玄宗说：“吐蕃赞普过去在给我的书信中词语违逆傲慢，这怎么可以放弃对他的打击呢？”皇甫惟明回答说：“赞普在开元初年，年龄还小，哪里能写这样的书信？恐怕是边地将领伪造的，想用它来激怒陛下罢了。一般说，边境有战事，那么武将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偷盗隐藏官家的东西，还可以胡乱地上报立功情形来获取功勋和爵位。打仗成了奸臣的利益所在，但它不是国家的福气。战事连年不停，每天要花费千金，河西、陇右两地因此贫困凋敝。假如陛下派一位使臣去看望金城公主，借这机会与赞普当面互相约定结交，使他府首称臣，从此永远平息边境战祸，这难道不是驾驭夷狄的良策吗？”唐玄宗听了十分高兴，就命令皇甫惟明和内侍张元方出使吐蕃。

赞普大喜，悉出贞观以来所得敕书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表称：“甥世尚公主，义同一家。中间张玄表等先兴兵寇钞，遂使二境交恶。甥深识尊卑，安敢失礼！正为边将交构，致获罪于舅；屡遣使者入朝，皆为边将所遏。今蒙远降使臣，来视公主，甥不胜喜荷。倘使复修旧好，死无所恨！”自是吐蕃复款附。

吐蕃赞普大喜，把贞观以来所接到的唐朝皇帝的敕书都拿出来给皇甫惟明看。冬季，十月，赞普派大臣论名悉猎随皇甫惟明一起入朝进献贡品，并向唐玄宗上表说：“外甥两代都娶天朝的公主为妻，我们两国的情义如同一家人。这中间，由于张玄表等人首先带兵侵犯掠夺，才使双方关系恶化。外甥深深懂得什么是尊贵卑贱，怎么敢做出失礼的事呢！由于边将挑拨离间，才使我得罪了舅父；我屡次派使者入朝想说明真情，都被边将阻挡住了。如今承蒙您派使臣来探望公主，外甥我不胜喜悦，假如能够重新修复我们以往的亲密关系，我死而无憾！”从此，吐蕃国又诚恳地归附唐朝。

[11]庚寅，上幸凤泉汤；癸卯，还京师。

[11]庚寅（初九），唐玄宗到凤泉汤；癸卯（二十二日），回到长安。

[12]甲寅，护密王罗真檀入朝，留宿卫。

[12]甲寅（疑误），护密王罗真檀入朝，唐玄宗将他留下充当侍卫。

[13]十一月，丁卯，上幸骊山温泉，丁丑，还宫。

[13]十一月，丁卯（十七日），唐玄宗到骊山温泉；丁丑（二十七日），回到皇宫。

[14]是岁，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14]这一年，金国上报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四人。

[15]突骑施遣使入贡，上宴之于丹凤楼，突厥使者预焉。二使争长，突厥曰：“突骑施小国，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骑施曰：“今日之宴，为我设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设东、西幕，突厥在东，突骑施在西。

[15]突骑施派使臣给唐朝进贡，唐玄宗在丹凤楼设宴招待他。突厥使者也出席了宴会，两位使者竟争夺起座次来。突厥国使臣说：“突骑

施只是个小国，原本是突厥国的臣民，不能位居我之上。”突骑施国的使者说：“今天的宴席是为我而摆设的，我不能位居他之下。”唐玄宗就命令摆东西两个帐幕，突厥国使者坐东面，突骑施国使臣坐西面。

[16]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恃宠，骄恣日甚，上每优容之。毛仲与左领军大将军葛福顺、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左武卫将军李守德、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亲善，福顺等倚其势，多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书不得，怏怏形于辞色，上由是不悦。

[16]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依恃唐玄宗的宠爱，一天比一天骄傲放纵，唐玄宗常常容忍他。王毛仲和左领军大将军葛福顺、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左武卫将军李守德、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很亲近，葛福顺等人依靠他的权势，做了很多不法的事。王毛仲向唐玄宗要求当兵部尚书没有得到同意，常常在言语表情中流露出不满，唐玄宗因此很不高兴。

是时，上颇宠任宦官，往往为三品将军，门施畿戟；奉使过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赂遗，少者不减千缗；由是京城郊畿田园，参半皆在官矣。杨思勖、高力士尤贵幸，思勖屡将兵征讨，力士常居中侍卫。而毛仲视宦官贵近者若无人；甚卑品者，小忤意，辄詈辱如僮仆。力士等皆害其宠而未敢言。

这时，唐玄宗十分宠信宦官，往往让他们当三品将军，府门前排列戟的仪仗。他们奉命出使经过各州，官员们都竭力奉承，只怕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每次他们得到的贿赂馈赠都不少于一千缗；因此京城郊区的田园，三分之一以上都到了宦官手中。杨思勖、高力士尤其受宠。杨思勖多次率兵出征，高力士常常在宫中侍卫。但王毛仲对受到天子重视亲近的宦官视若无人；那些品级低的宦官，如稍有违背他的心意，他就像对仆人一样地辱骂他们。高力士等人对王毛仲受到唐玄宗的庞爱都很嫉妒，但又不敢说话。

会毛仲妻产子，三日，上命力士赐之酒馔、金帛甚厚，且授其儿五品官。力士还，上问：“毛仲喜乎？”对曰：“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上大怒曰：“昔诛韦氏，此贼心持两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门奴，官太盛，相与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党惊惧为变。

恰好王毛仲的妻子生了孩子，第三天，唐玄宗派高力士送给他很多好酒美食、金银丝绸，并且授予他儿子五品官。高力士回来，唐玄宗问："王毛仲高兴吗？"高力士回答说："王毛仲抱着他襁褓中的儿子给我看并且说：'我这儿子怎么做不了三品官呢！'"唐玄宗勃然大怒说："以前铲除韦氏，此贼就怀有二心，朕不想说他；今天竟敢用刚出世的儿子来埋怨我。"高力士趁机说："禁卫军的奴才，给他们的官职太大了，他们互相勾结，如不早日除去，必定会发生大乱。"唐玄宗担心王毛仲的党羽因惊惧而发生变故。

十九年（辛未、731）

十九年（辛末，公元731年）

[1]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贬州别驾，福顺、地文、守德、景耀、广济皆贬远州别驾，毛仲四子皆贬远州参军，连坐者数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赐死。

[1]春季，正月，壬戌（十三日），唐玄宗下命令，只指出王毛仲对他不忠而且有怨恨情绪，因此降职为州别驾，葛福顺、唐地文、李守德、王景耀、高广济都降职任边远各州的别驾，王毛仲的四个儿子都降职为边远各州的参军，受他们牵连的有几十人。王毛仲走到永州时，唐玄宗又派人在路上将他赐死。

自是宦官势益盛。高力士尤为上所宠信，尝曰："力士上直，吾寝则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势倾内外。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力士约为兄弟；力士母麦氏卒，伯献等被发受吊，擗踊哭泣，过于己亲。力士娶瀛州吕玄晤女为妻，擢玄晤为少卿，子弟皆王傅。吕氏卒，朝野争致祭，自第至墓，车马不绝。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终亲任之。

从此，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高力士尤其被唐玄宗所宠信，唐玄宗曾经说："高力士值班，我睡觉才安心。"所以高力士多数时间留在宫中，很少到宫外的府第居住。各地上报的奏表，都要先呈送高力士，然后上奏唐玄宗。小一点的事，高力士就自己决定了，他的权势超越了所有内侍外臣。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高力士结为兄弟。高力士的母亲麦氏去世，程伯献等人也去接受百官的吊唁。他们披头散发，捶胸顿足，悲声哭泣，比自己母亲死了还要悲痛。高力士

娶瀛州吕玄晤的女儿为妻，就提拔吕玄晤当少卿，吕家子弟都成为诸王傅。吕氏去世，朝野上下的人都争先恐后前去吊唁哭祭，从他家府门一直到墓前，车马络绎不绝。但高力士一直小心谨慎，恭敬有礼，因此，唐玄宗始终亲近信任他。

[2]辛未，遣鸿胪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庆之子也。吐蕃使者称公主求《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上疏，以为："东平王汉之懿亲，求《史记》、《诸子》，汉犹不与。况吐蕃，国之寇仇，今资之以书，使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也。"事下中书门下议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聋昧顽，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休烈徙知书有权略变诈之语，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上曰："善！"遂与之。休烈，志宁之玄孙也。

[2]辛未（二十二日），唐玄宗派鸿胪寺卿崔琳出使吐蕃。崔琳是崔神庆的儿子。吐蕃使者说金城公主想要《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上书认为："东平王刘宇是汉成帝的亲弟弟，他请求得到《史记》、《诸子》，汉成帝尚且不给。何况吐蕃，是我国的仇敌，如果现在把这些书送给他们，使他们知道了用兵的韬略，就会更加机变狡诈，这不符合我国的利益。"唐玄宗把此事交给中书门下商议。裴光庭等人奏道："吐蕃愚昧、顽固而放肆，长期反叛，新近才降服；应该借这次他们求书的机会，把《毛诗》、《尚书》送给他们，这可能会使他们逐渐受到大唐教化的陶冶，使教化流布，无远不至。于休烈只知道书籍中有权术谋略、机变狡诈的话语，却不知道忠、信、礼、义也都可以从书籍里表达出来。"唐玄宗说："你们说得好。"就命人把《毛诗》等书送给吐蕃的使节。于休烈是于志宁的玄孙。

[3]丙子，上躬耕于兴庆宫侧，尽三百步。

[3]丙子（二十七日），唐玄宗亲自在兴庆宫旁耕田，耕了方圆三百步。

[4]三月，突厥左贤王阙特勒卒，赐书吊之。

[4]三月，突厥左贤王阙特勒去世，唐玄宗送书信吊唁他。

[5]丙申，初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礼。

[5]丙申（四月十八日），唐玄宗第一次命令两京及各州分别设立太公庙，以汉张良配享，还挑选了一些古代名将，以配齐十位先哲之数；每年二月、八月的第一个戊日进行祭礼，与祭祀孔子的礼仪一样。

臣光曰：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故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虽不试，犹能兵莱夷，却费人，曰“我战则克”，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孔子所以祀于学者，礼有先圣先师故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岂太公得与之抗衡哉！古者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股肱，决射御，受成献，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乃复诬引以偶十哲之目，为后世学者之师；使太公有神，必羞与之同食矣。

臣司马光曰：经天纬地，叫做文才；戡乱定祸，叫做武略。自古以来，不兼备这两者而被称为圣人的，从来没有过。所以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伊尹、周公没有一个是没有征伐之功的。孔子虽然没有亲自尝试过率兵打仗，但他还能命令鲁国战士攻击莱夷人，又派兵击退费人，并且说：“我如果打仗，定能取得胜利。”难道孔子的专长只是文才，而姜太公的专长只是武略吗？孔子之所以被学者所祭祀，是因为礼仪中有先圣先师的缘故。有史以来，还没有过像孔子那样的人，姜太公怎么能跟他相提并论呢！古时候有军师派兵出征，就命令大司徒教士兵如何乘兵车、穿铠甲，裸露大腿、手臂，比赛射箭和驾驭战车，接受已定的计谋，进献敌人的耳朵，这些全在学宫里进行。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他们把礼义放在首要地位把勇力放到次要地位。君子有勇无义会犯上作乱，小人有勇无义会当强盗；如果只专门训练他们增强勇力，却不使他们知晓礼义，那么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呀！从孙武、吴起以下，都是凭借勇力取胜，以诡诈为高明，这怎么足以算在圣贤之门，而且说成是有武略呢？又无中生有地把这些人硬拉到一起以凑成十位先哲的数目，让他们作后世学者的先师，假如太公有在天之灵，一定会以和这些人在一起受祭而感到羞耻。

[6]五月，壬戌，初立五岳真君祠。

[6]五月，壬戌（十五日），开始建立五岳真君祠。

[7]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论尚它入见，请于赤岭为互市；许之。

[7]秋季，九月，辛未（二十五日），吐蕃派丞相论尚它入朝拜见唐玄宗，请求在赤岭设立集市进行贸易往来，唐玄宗同意了他的要求。

[8]冬，十月，丙申，上幸东都。

[8]冬季，十月，丙申（二十一日），唐玄宗来到东都洛阳。

[9]或告巂州都督解人张审素赃污，制遣监察御史杨汪按之。总管董元礼将兵七百围汪，杀告者，谓汪曰："善奏审素则生，不然则死。"会救兵至，击斩之。汪奏审素谋反，十二月审素坐斩，籍没其家。

[9]有人控告州都督解县人张审素贪赃枉法。唐玄宗下令派监察御史杨汪到州审查张审素。张审素的总管董元礼带领七百人包围了杨汪，杀死了上告的人，并对杨汪说："如果在皇帝面前为张审素多多美言，你可以活命；不然的话，你就要死。"恰好救兵赶到，杀了这些人。杨汪奏称张审素阴谋造反，十二月，张审素被斩首，全部家产被没收。

[10]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罢。

[10]疏通流经禁苑的洛水，六十天完工。

二十年（壬申、732）

二十年（壬申，公元732年）

[1]春，正月，乙卯，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将兵击奚、契丹；壬申，以户部侍郎裴耀卿为副总管。

[1]春季，正月，乙卯（十一日），唐玄宗任命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率领军队攻击奚和契丹；壬申（二十八日），任命户部侍郎裴耀卿为副总管。

[2]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2]二月，癸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3]上思右骁卫将军安金藏忠烈，三月，赐爵代国公，仍于东、西岳立碑，以铭其功。金藏竟以寿终。

[3]唐玄宗想起右骁卫将军安金藏的的忠烈事迹，三月，赐给他代国公爵位，还在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建碑，铭刻他的功勋。安金藏最后因年老而安然去世。

[4]信安王帅裴耀卿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击契丹，含章与虏遇，虏望风遁去。平卢先锋将乌承言于含章曰："二虏，剧贼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诱我也，宜按兵以观其变。"含章不从，与虏战于白山，果大败。承别引兵出其右，击虏，破之。己巳，等大破奚、契丹，俘斩甚众，可突干帅麾下远遁，余党潜窜山谷。奚酋李诗琐高帅五千余帐来降。引兵还。赐李诗爵归义王，充归义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内。

[4]信安王李带领裴耀卿以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几路进攻奚、契丹。赵含章与敌人遭遇，敌人望风而逃。平卢充当先锋的将领乌承对赵含章说："奚和契丹都是凶猛强大的敌人，前日逃走，并不是惧怕我们，而是想引诱我们上当。我们还是按兵不动，静观他们的变化为好。"赵含章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追到白山与敌人交战，果然中计大败。乌承另外率兵从赵含章右侧杀出来，攻击敌人，打败了契丹的军队。己巳（二十六日），李等人将奚、契丹打得大败，抓获并杀死了很多人，可突干带领部下远逃，其余党羽偷偷地逃窜到山谷之中。奚人首领李诗琐高带领本部五千多帐前来投降。李率领军队返回。唐玄宗赐给李诗琐高归义王的爵位，让他充当归义州都督，还将他的部落迁徙到幽州境内安置。

[5]夏，四月，乙亥，宴百官于上阳东洲，醉者赐以衾褥，肩舆以归，相属于路。

[5]夏季，四月，乙亥（初三），唐玄宗在上阳宫东洲设宴款待百官，还赐给喝醉的人被褥，用轿子将他们抬回家去，被抬走的人一路上接连不断。

[6]六月，丁丑，加信安王开府仪同三司。上命裴耀卿赍绢二十万匹分赐立功奚官，耀卿谓其徒曰："戎狄贪婪，今赍重货深入其境，不可不备。"乃命先期而往，分道并进，一日，给之俱毕，突厥、室韦果发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还。

[6]六月，丁丑（初六），唐玄宗加封信安王李为开府仪同三司；命令裴耀卿运送丝绸二十万匹，分别赐给立功的奚族官员。裴耀卿对手下人说："戎狄十分贪婪，如今我们运送贵重财物深入他们的地方，不能不有所防备。"他命令部下提前出发，分道同时前进，只用了一昼夜时间，就把全部财物发送完毕。突厥、室韦果然派兵在交通要道上拦截，准备把财物抢走。等到他们赶到，裴耀卿早已返回了。

赵含章坐赃巨万，杖于朝堂，流州，道死。

赵含章因贪赃数额巨大，在朝堂上被杖打，并流放到州，死于途中。

[7]秋，七月，萧嵩奏："自祠后土以来，屡获丰年，宜因还京赛祠。"上从之。

[7]秋季，七月，萧嵩上奏道："自从在汾阴祭祀后土祠以来，农业多次获得丰收，应该乘回西京时再次到汾阴祭祀后土以示酬谢。"唐玄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8]敕裴光庭、萧嵩分押左、右厢兵。

[8]唐玄宗命裴光庭、萧嵩分别主管左、右厢兵。

[9]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9]八月，辛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10]初，上命张说与诸学士刊定五礼。说薨，萧嵩继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请依《明庆礼》，祈谷、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请依上元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皆从之。以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睿宗配明堂。九月，乙巳，新礼成，上之。号曰《开元礼》。

[10]当初，唐玄宗命令张说与众学士修改制定五礼。张说死后，由萧嵩继续进行。起居舍人王仲丘请求依照《明庆礼》，在举行祈谷、祈雨、明堂之祭时，都同时祭祀昊天上帝；萧嵩又请求依照上元年间的敕令，凡父亲在世而母亡，儿子要为母亲服三年齐衰丧。唐玄宗都依从了他们的建议。又规定在圜丘祭天和在方丘祭地时以唐高祖配享，祈雨之祭及祭神州地时以唐太宗配享，明堂之祭以唐睿宗配享。九月，乙巳（初五），新礼制定完毕，呈送给唐玄宗，号称《开元礼》。

[11]勃海王武艺遣其将张文休帅海贼寇登州，杀刺史韦俊，上命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发兵讨之。

[11]勃海王大武艺派他的大将张文休率领海贼进犯登州，杀死刺史韦俊。唐玄宗命令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带领军队前去讨伐。

[12]壬子，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加六阶。初，萧嵩在河西，委军政于仙客；仙客廉勤，善于其职。嵩屡荐之，竟代嵩为节度使。

[12]壬子（十二日），唐玄宗给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加官六阶。当初，萧嵩在河西时，把军政大事委托给牛仙客。牛仙客廉洁勤勉，非常称职，萧嵩多次向唐玄宗举荐他，他终于代替萧嵩担任了河西节度使。

[13]冬，十月，壬午，上发东都；辛卯，幸潞州；辛丑，至北都；十一月，庚申，祀后土于汾阴，赦天下；十二月，辛未，还西京。

[13]冬季，十月，壬午（十二日），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出发；辛卯（二十一日），到达潞州；辛丑（疑误），到达北都太原；十一月，庚申（二十一日），在汾阴祭祀土地神，大赦天下；十二月，辛未（初二），回到西京长安。

[14]是岁，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洛、贝、冀、魏、深、赵、恒、定、邢、德、博、棣、营、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

[14]这一年，唐玄宗让幽州节度使兼任河北采访处置使，并将卫州、相州、洛州、贝州、冀州、魏州、深州、赵州、恒州、定州、邢州、德州、博州、棣州、营州、州等十六个州及安东都护府划归幽州节度使统辖。

[15]天下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西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

[15]全国共有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户，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人。

二十一年（癸酉、733）

二十一年（癸酉，公元733年）

[1]春，正月，乙巳，肃明皇后于太庙，毁仪坤庙。

[1]春季，正月，乙巳（初六），将睿宗肃明皇后的神主迁入太庙受祭，拆毁了仪坤庙。

[2]丁巳，上幸骊山温泉。

[2]丁巳（十八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

[3]上遣大门艺诣幽州发兵，以讨勃海王武艺；庚申，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使于新罗，发兵击其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武艺怨门艺不已，密遣客刺门艺于天津桥南，不死；上命河南搜捕贼党，尽杀之。

[3]唐玄宗派大门艺到幽州去调集军队，以讨伐勃海王大武艺；庚申（二十一日），命令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出使新罗，请新罗派兵进攻勃海的南部边境。正碰上大雪下了一丈多深，使山路阻塞，半数以上的士兵冻死，故此行无功而返。大武艺十分怨恨大门艺，秘密派刺客在洛阳天津桥南暗杀大门艺，但大门艺没有死；唐玄宗命令河南府搜捕大武艺派来的刺客，把他们全部杀死。

[4]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请立碑于赤岭以分唐与吐蕃之境，许之。

[4]二月，丁酉（二十九日），金城公主请求在赤岭建碑，作为唐帝国与吐蕃边境的分界线。唐玄宗同意了她的要求。

[5]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孙琬议：“光庭用循资格，失劝奖之道，请谥曰克。”其子稹讼之，上赐谥忠献。

[5]三月，乙巳（初七），侍中裴光庭去世。太常博士孙琬议论说：“裴光庭按照年资用人，不能勉励人才上进，请将他谥为‘克’。”裴光庭的儿子裴稹力争，唐玄宗将裴光庭谥为“忠献”。

上问萧嵩可以代光庭者，嵩与右散骑常侍王丘善，将荐之；固让于右丞韩休。嵩言休于上。甲寅，以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唐玄宗向萧嵩询问可以代替裴光庭为相的人，萧嵩和右散骑常侍王丘很要好，想举荐他；王丘坚持要让给尚书右丞韩休。于是，萧嵩向唐玄宗推荐韩休。甲寅（十六日），唐玄宗任命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甚允时望。始，嵩以休恬和，谓其易制，故引之。及与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渐恶之。宋叹曰：“不意

韩休乃能如是！”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韩休为人严峻正直，不追求名位利禄；等他当了宰相，很符合当时朝廷上下的期望。开始，萧嵩因为韩休恬淡平和，认为他容易控制，所以引荐了他。等到与他共事时，才发现韩休刚正不阿，于是渐渐就厌恶他了。宋叹道：“没想到韩休竟能做到这样！”唐玄宗有时在宫中设宴行乐或到后苑游玩打猎，稍有过失，就问左右的人：“这事韩休知道不知道？”话音刚落，韩休的劝谏书已经送到。唐玄宗曾经对着镜子默默不乐，旁边的人说：“韩休当宰相以来，您比以前瘦多了，为什么不将他斥退？”唐玄宗叹道：“我虽然消瘦，天下人必定长胖了，萧嵩上奏事情常常依顺我的旨意，可退朝后，我睡觉都不安心。韩休常常和我争辩，可退朝后，我睡觉就安心了。我任用韩休，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我自己。”

有供奉侏儒名黄，性警黠；上常冯之以行，谓之“肉几”，宠赐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对曰：“臣入宫，道逢捕盗官与臣争道，臣掀之坠马，故晚。”因下阶叩头。上曰：“但使外无章奏，汝亦无忧。”有顷，京兆奏其状。上即叱出，付有司杖杀之。

有个侍奉玄宗的侏儒名叫黄，性格机警狡黠；唐玄宗常常拄着他走路，称他为“肉几”，很宠爱他并送给他很多贵重的物品。有一天，黄进宫晚了，唐玄宗觉得奇怪，他回答说：“我刚才进宫，在路上碰到捕盗官与我争道，我把他掀下马，因此来晚了。”并走下台阶叩头谢罪。唐玄宗说：“只要外边没有奏章，你也就不用担心。”过了一会儿，京兆尹上报黄刚才的情况。唐玄宗立即把他呵斥出去，交给有关部门用杖刑处死。

[6]闰月，癸酉，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败死。时节度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楚玉，讷之弟也。

[6]闰三月，癸酉（初六），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在都山打仗，战败身亡。当时，节度使薛楚玉派郭英杰带领一万名精锐骑兵以及投降过来的奚族军队进攻契丹，驻扎在榆关之外。可突干引来突厥军队配合契丹作战，奚人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分兵凭险自守，唐军失利，郭英杰阵亡。剩下的六千余名唐军还在不停地奋力拼杀，敌人将郭英杰的头颅挂出来给他们看，唐兵仍然不投降，最后全部被敌人杀死。薛楚玉是薛讷的弟弟。

[7]夏，六月，癸亥，制："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流外奏用不复引过门下。"虽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是时，官自三师以下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而入仕之涂甚多，不可胜纪。

[7]夏季，六月，癸亥（二十八日），唐玄宗下命令："从现在起，候选官员中有才能、学问和品行的人，委托吏部随时提拔任用；九品以外官员的进用，不用再经过门下省审定。"虽然有了这个命令，但有关部门认为按年资升迁对自己很方便，仍沿袭实行老办法。此时，自太师、太傅、太保以下的官员共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名，从佐史以上的胥吏共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名，作官的途径多得数不胜数。

[8]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8]秋季，七月，乙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9]九月，壬午，立皇子沔为信王，为义王，为陈王，澄为丰王，为恒王，为梁王，滔为汴王。

[9]九月，壬午（十八日），唐玄宗封皇子李沔为信王，李为义王，李为陈王，李澄为丰王，李为恒王，李为梁王，李滔为汴王。

[10]关中久雨谷贵，上将幸东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谋之，对曰："关中帝业所兴，当百代不易；但以地狭谷少，故乘舆时幸东都以宽之。臣闻贞观、永徽之际，禄廪不多，岁漕关东一二十万石，足以周赡，乘舆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广，运数倍于前，犹不能给，故使陛下数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农租米悉输东都，自都转漕，稍实关中，苟关中有数年之储，则不忧水旱矣。且吴人不习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隐盗。臣请于河口置仓，使吴船至彼即输米而去，官自雇载分入河、洛。又于三门东西各置一仓，至者贮纳，水险

则止，水通则下，或开山路，车运而过，则无复留滞，省费巨万矣。河、渭之滨，皆有汉、隋旧仓，葺之非难也。”上深然其言。

[10]关中久雨成灾，谷价昂贵，唐玄宗将要到东都洛阳，就召见京兆尹裴耀卿商量这事。裴耀卿回答说：“关中是帝业兴起的地方，应当百代不迁都，但由于这里土地狭小，五谷缺少，因此您经常到东都洛阳，以减轻这里的负担。我听说贞观、永徽年间，用于百官俸禄支出的粮食还不太多，每年通过水路从关东运来一二十万石粮食，就足以普遍供给，皇帝也就可以安居了。如今朝廷费用越来越大，运送比以前多几倍的粮食，还不够供应，因此才使您几次冒着严寒酷暑东行赴洛以抚恤关中之人。如今如果将司农寺的租米全部运到东都，再从东都转水路运到关中，就可以使关中稍微充实一点，假如关中有几年的储备粮，那么就不用为旱涝灾害担忧了。况且吴地人不熟悉黄河的水运，经常在路上停留，时间既长，于是就会产生粮食被隐藏、偷盗的现象。臣请求在河口设置粮仓，让吴地的来船到那里卸下大米就离开，官府再雇船分别从黄河、洛水运进关中。另外可以在三门峡的东西两侧各建造一座粮仓，把运到的粮食先收藏起来。如果水路有危险就停止运送，如果水路通畅就开始运送。或者开凿山路，用车运粮。那样粮食就不会滞留在路上，还可以节省数以万计的费用。黄河、渭水岸上，都还有汉代、隋代的旧粮仓，修复一下并不难。”唐玄宗认为他的话非常对。

[11]冬，十月，庚戌，上幸骊山温泉；己未，还宫。

[11]冬季，十月，庚戌（十七日），唐玄宗到骊山温泉；己未（二十六日），返回皇宫。

[12]戊子，左丞相宋致仕，归东都。

[12]十一月，戊子（二十五日），左丞相宋退休，回到东都洛阳。

[13]韩休数与萧嵩争论于上前，面折嵩短，上颇不悦。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厌卿，卿何为遽去？”对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贵已极，及陛下未厌臣，故臣得从容引去；若已厌臣，臣首领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为之动容，曰：“卿且归，朕徐思之。”丁巳，嵩罢为左丞相，休罢为工部尚书。以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前中书侍郎张九龄时居母丧，起复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

[13]韩休屡次在唐玄宗面前与萧嵩发生争执，当面揭萧嵩的短处，唐玄宗对此很不高兴。萧嵩因而请求告老退休，唐玄宗说："我没厌恶你，你为什么要急于离去？"萧嵩回答说："我承蒙陛下的厚爱，担任宰相，富贵已达到了顶点。趁着您还没厌恶我，所以我能不慌不忙地引退；如果您已经厌恶我，我的头尚且保不住，想引退又怎能如愿！"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唐玄宗被他的言辞打动了，说："你先回去，我慢慢地考虑这事。"十二月，丁巳（二十四日），萧嵩被罢免为左丞相，韩休被罢免为工部尚书，任命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前任中书侍郎张九龄当时正在为他母亲服丧，唐玄宗起用他重新担任中书侍郎，两人都任同平章事。

[14]是岁，分天下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两畿以中丞领之，余皆择贤刺史领之。非官有迁免，则使无废更。惟变革旧章，乃须报可；自余听便宜从事，先行后闻。

[14]这一年，唐玄宗将全国分为京畿道、都畿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共十五个道，分别设置采访使，用六条规定检察官员的非法行为；两畿采访使由御史中丞兼任，其他都选择贤明的刺史兼任。如果不是刺史的职位有迁转黜免，则采访使的职务也不会有变动。只有变革旧的规章，仍须上报朝廷批准；其余的采访使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理，先执行后报告。

[15]太府卿杨崇礼，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余年，前后为太府者莫能及。时承平日久，财货山积，尝经杨卿者，无不精美；每岁句驳省便，出钱数百万缗。是岁，以户部尚书致仕，年九十余矣。上问宰相："崇礼诸子，谁能继其父者？"对曰："崇礼三子，慎余、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为优。"上乃擢慎矜自汝阳令为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慎名摄监察御史，知含嘉仓出给，亦皆称职；上甚悦之。慎矜奏诸州所输布帛有渍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征调始繁矣。

[15]太府卿扬崇礼，是杨政道的儿子，在太府二十余年，前后担任太府卿的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当时天下太平的日子长久，财物货

品，堆积如山，凡曾经过杨崇礼之手的东西，没有一件不精美异常；每年他采用各种办法节约开支，省出的钱达数百万缗。这一年，杨崇礼以户部尚书的职位退休，年纪已九十多岁了。唐玄宗问宰相：“杨崇礼的几个儿子，谁能够继承他父亲的职务？”宰相回答说：“杨崇礼有三个儿子，名叫杨慎余、杨慎矜和杨慎名，都廉洁勤恳而有才学，杨慎矜表现得尤为突出。”唐玄宗就将杨慎矜从汝阳令提拔为监察御史，让他主管太府出纳事务；杨慎名为代理监察御史，主管含嘉仓粮食的支付，也都很称职；唐玄宗对此很高兴。杨慎矜奏请各州所交纳的布匹丝绸，有弄脏和破损的都发回原地并征收折价款，转买些轻货，从此征收赋税的事开始变得繁琐复杂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四卷

唐纪二十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下垂拱三年（丁亥、687）

唐纪二十则天皇后垂拱三年（丁亥，公元687年）

[1]春，闰正月，丁卯，封皇子成美为恒王，隆基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

[1]春季，闰正月，丁卯（初二），唐朝封皇子李成美为恒王，李隆基为楚王，李隆范为卫王，李隆业为赵王。

[2]二月，丙辰，突厥骨笃禄等寇昌平，命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帅诸军讨之。

[2]二月，丙辰（二十二日），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侵扰昌平，唐朝命令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率领诸军讨伐他们。

[3]三月，乙丑，纳言韦思谦以太中大夫致仕。

[3]三月，乙丑（初一），纳言韦思谦以太中大夫退休。

[4]夏，四月，命苏良嗣留守西京。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京苑，将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仪休相鲁，犹能拔葵、去织妇，未闻万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4]夏季，四月，唐朝命令苏良嗣留守西京。当时尚方监裴匪躬查核西京禁苑，准备出卖苑中蔬菜水果以取利。苏良嗣说："从前公仪休任鲁国宰相，还能拔掉园中的葵菜，离开家中织帛的妇人，不许家人与百姓争利，未曾听说大国的君主出卖蔬菜水果的。"于是取消出卖的打算。

[5]壬戌，裴居道为纳言。五月，丙寅，夏官侍郎京兆张光辅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5]壬戌（二十九日），裴居道任纳言。五月，丙寅（初三），夏官侍郎京兆人张光辅任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6]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之窃谓凤阁舍人永年贾大隐曰："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之，太后不悦，谓左右曰："之我所引，乃复叛我！"或诬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又与许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肃州刺史王本立推之。

本立宣敕示之，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太后大怒，以为拒捍制使；庚午，赐死于家。

[6]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之私下对凤阁舍人永年人贾大隐说：“太后既然废昏庸立贤明，哪里用得着临朝行使皇帝权力！不如归政于皇帝，以安定天下人心。”贾大隐向太后密奏这件事，太后不高兴，对身边的人说：“刘之是我一手提拔的，竟然又背叛我！”有人诬告刘之接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黄金，又与许敬宗妾私通，太后命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他。王本立向他宣布并出示太后的敕令，刘之说：“不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称为敕令！”太后大怒，认为这是抵制君主的使者；庚午（初七），命令他在家里自尽。

之初下狱，睿宗为之上疏申理，亲友皆贺之，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临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谢表，立成数纸。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称叹其文。太后闻之，左迁翰巫州司法，思钧播州司仓。

刘之初入狱时，睿宗曾为他上疏申辩，亲友都向他祝贺。刘之却说：“这是加速我的死期。”临刑前，他先沐浴，神色安然自若，自己起草给太后的谢恩表，很快就写出几张纸。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称赞叹赏他的文章。太后知道后，将郭翰降职为巫州司法，周思钧降职为播州司仓。

[7]秋，七月，壬辰，魏玄同检校纳言。

[7]秋季，七月，壬辰（三十日），魏玄同任检校纳言。

[8]岭南俚户旧输半课，交趾都护刘延使之全输，俚户不从，延诛其魁首。其党李思慎等作乱，攻破安南府城，杀延。桂州司马曹玄静将兵讨思慎等，斩之。

[8]岭南俚户过去只交纳一半赋税，交趾都护刘延要他们全额交纳，俚户不服从，刘延处死他们的首领。他的同党李思慎等暴动，攻破安南府城，杀死刘延。桂州司马曹玄静领兵讨伐李思慎等，将他们斩首。

[9]突厥骨笃禄、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总管黑齿常之击之，以左鹰扬大将军李多祚为之副，大破突厥于黄花堆，追奔四十余里，突厥皆散走碛北。多祚世为酋长，以军功得入宿卫。黑齿常之每得赏

赐，皆分将士；有善马为军士所损，官属请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马笞官兵乎！”卒不问。

[9]突厥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侵扰朔州。唐朝派遣燕然道大总管黑齿常之反击，以左鹰扬大将军李多祚为他的副手，大败突厥人于黄花堆，追逐四十余里，突厥人都逃往沙漠以北。李多祚世代任酋长，因军功得以入宫担任警卫。黑齿常之每次得到赏赐，都分给将士；有好马被军士损伤，属官请鞭打他，黑齿常之说：“怎么能因私人的马而鞭打官府的兵呢！”始终没有追究。

[10]九月，己卯，虢州人杨初成诈称郎将，矫制于都市募人迎庐陵王于房州；事觉，伏诛。

[10]九月，己卯（十八日），虢州人杨初成伪称郎将，假传太后命令在都邑招募人去房州迎接庐陵王；事情败露后，被处死。

[11]冬，十月，庚子，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与突厥骨笃禄、元珍战，全军皆没，宝璧轻骑遁归。

[11]冬季，十月，庚子（初九），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与突厥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交战，全军覆没，爨宝璧轻装乘马逃回。

宝璧见黑齿常之有功，表请穷追余寇。诏与常之计议，遥为声援。宝璧欲专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卒万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余里，掩击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严备，与战，遂败。太后诛宝璧；改骨笃禄曰不卒禄。

爨宝璧见黑齿常之有军功，上表请求穷追残余敌人。太后命令他与黑齿常之商议，遥相声援。爨宝璧想独占功劳，不等待黑齿常之便率领精兵一万三千人率先出发，跨出边塞二千余里，想出其不意袭击突厥部落；到达以后，又先派人告诉人家，使得人家能够严密防备，于是战败。太后处死爨宝璧；改阿史那骨笃禄的名字为不卒禄。

[12]命魏玄同留守西京。

[12]唐朝命令魏玄同留守西京。

[13]武承嗣又使人诬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当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减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13]武承嗣又指使人诬告李孝逸自己说”名字中有兔，兔是月亮中的东西，当会有作天子的名分”。太后因李孝逸有功劳，十一月，戊寅

（十八日），减免他的死罪，削除名籍，流放儋州而死。

[14]太后欲遣韦待价将兵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请如旧制遣御史监军。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将，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有功！"遂罢之。

[14]太后准备派遣韦待价领兵进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上奏，请求按照以前的制度派遣御史监军，太后说："古时贤明的君主派遣将领，城门以外的事情全都委托给他，近来听说御史监军，军中大小事情都要禀报他，以下控制上，不是国家的制度，况且这如何能要求将领取得成功！"于是作罢。

[15]是岁，天下大饥，山东、关内尤甚。

[15]本年，天下大饥荒，山东、关内尤为严重。

四年（戊子、688）

四年（戊子，公元688年）

[1]春，正月，甲子，于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西庙之仪。又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议崇先庙室数，司礼博士周请为七室，又减唐太庙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百王不易之义。今周别引浮议，广述异闻，直崇临朝权仪，不依国家常度。皇太后亲承顾托，光显大猷，其崇先庙室应如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应辄有变移。"太后乃止。

[1]春季，正月，甲子（初五），唐朝在神都建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座庙，春夏秋冬祭祀的礼仪和西京的太庙一样。又立崇先庙以祭祀武氏祖先。太后命令有关部门讨论崇先庙的室数，司礼博士周请设七室，并将李唐太庙减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按照礼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这是百代不能更改的道理。如今周引用没有根据的议论，广泛陈述异闻，只是尊崇太后临朝代理国事的威仪，不依从国家的常法。皇太后亲自承受先帝临终的托付，显扬帝王的大道，崇先庙的室数应当如同诸侯的数目，国家宗庙不应随意变更。"太后于是没有为崇先庙设立七室。

[2]太宗、高宗之世，屡欲立明堂，诸儒议其制度，不决而止。及太后称制，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诸儒以为明堂当在国阳

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为去宫太远。二月，庚午，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之使，凡役数万人。

[2]太宗、高宗在位的时候，多次准备建立明堂，因儒家学者们讨论它的制度没有结果而停止。到太后临朝行使皇帝权力，独自与北门学士讨论它的制度，不征求学者们的意见。学者们认为明堂应当在都城南郊居中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认为离皇宫太远。二月，庚午（疑误），拆毁乾元殿，在原地基建明堂，任命和尚怀义为监造明堂使者，共役使数万人。

[3]夏，四月，戊戌，杀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象贤，处俊之孙也。

[3]夏季，四月，戊戌（十一日），唐朝处死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郝象贤是郝处俊的孙子。

初，太后有憾于处俊，会奴诬告象贤反，太后命周兴鞫之，致象贤族罪。象贤家人诣朝堂，讼冤于监察御史乐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贤无反状，玄殖坐免官。象贤临刑，极口骂太后，发扬宫中隐慝，夺市人柴以击刑者；金吾兵共格杀之。太后命支解其尸，发其父祖坟，毁棺焚尸。自是终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当初，太后对郝处俊不满意，正好有奴仆诬告郝象贤谋反，太后命令周兴审讯，判郝象贤灭族罪。郝象贤家里的人前往朝堂，向监察御史乐安人任玄殖诉冤。任玄殖上奏说郝象贤没有谋反的事实，因此获罪被免官。郝象贤临刑前，破口大骂太后，揭发宫中隐秘的的丑事，夺取市上人的木柴打行刑人；金吾卫士兵共同把他打死。太后命令支解他的尸体，挖他父亲、祖父的坟墓，毁棺材焚尸休。从此直到太后在位终了，法官每次执行死刑，都先用木丸塞住犯人的嘴。

[4]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4]武承嗣指使人在白石上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把紫石捣成粉末掺上药物将字填平。庚午（疑误），指使雍州人唐

同泰上表献石，声称这石头是从洛水中获得的。太后高兴，将这石头命名为“宝图”，提拔唐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十一日），太后下诏，将亲自祭拜洛水，接受“宝图”；祭祀于南郊，告谢昊天上帝；祭典结束，驾临明堂，接受群臣朝见，命令各州都督、刺史以及皇族、外戚在祭拜洛水前十天在神都洛阳会集。乙亥（十八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5]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5]六月，丁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6]壬寅，作神皇三玺。

[6]壬寅（十六日），唐朝制作神皇的三个玺印。

[7]东阳大长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适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长孙无忌之舅族，故恶之。

[7]东阳大长公主被削除封邑，和两个儿子一起迁移到巫州。东阳大长公主嫁给高履行，太后因高氏是长孙无忌的舅舅的家族里的人，所以憎恶她。

[8]江南道巡抚大使、冬官侍郎狄仁杰以吴、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余所，独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

[8]江南道巡抚大使、冬官侍郎狄仁杰因吴、楚多滥设祠庙，奏请焚烧其中的一千七百余所，只留下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座祠庙。

[9]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名图所出曰”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刍牧。又以先于汜水得瑞石，改汜水为广武。

[9]秋季，七月，丁巳（初一），唐朝大赦天下。“宝图”改名为“天授圣图”；洛水改名为永昌洛水，封洛水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止在洛水上打鱼垂钓，祭洛水的礼仪如同四渎一样。将天授圣图出现的地点命名为圣图泉，泉的旁边设置永昌县。又改称嵩山为神岳，封嵩山神为天中王，授给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的官衔，禁止在山上打柴放牧。又由于这以前在汜水县得到瑞石，因此汜水县为广武县。

太后潜谋革命，稍除宗室。绛州刺史韩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轨、邢州刺史鲁王灵夔、豫州刺史越王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黄公撰、元轨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绪、虢王凤子申州刺史东莞公融、灵夔子范阳王蔼、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内不自安，密有匡复之志。

太后私下图谋取代唐朝，逐渐清除皇族。绛州刺史韩王李元嘉、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邢州刺史鲁王李灵夔、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及李元嘉的儿子通州刺史黄公李、李元轨的儿子金州刺史江都王李绪、虢王李凤的儿子申州刺史东莞公李融、李灵夔的儿子范阳王李蔼、李贞的儿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在皇族中都凭才能和操行享有美名，太后尤其忌恨他们。李元嘉等内心不安，暗中有挽救恢复皇帝权力的志向。

撰谬为书与贞云："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诸王因递相惊曰："神皇欲于大飨之际，使人告密，尽收宗室，诛之无遗。"撰诈为皇帝玺书与冲云："朕遭幽絷，诸王宜各发兵救我。"冲又诈为皇帝玺书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召长史箫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韩、霍、鲁、越及贝州刺史纪王慎，令各起兵共趣神都。太后闻之，以左金吾将军丘神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李写信给李贞假称："妻子的病越来越重，应当赶紧治疗，如果拖延到今年冬天，恐怕要成为顽症。"等到太后召集宗室到明堂朝见，诸王于是轮番相互警戒说："神皇准备在接受朝见大摆宴席的时候，指使人告密，尽数逮捕皇族，全部杀光。"李假造皇帝用玺印密封的书信给李冲说："朕被幽禁，诸王应该各自发兵救我。"李冲又伪造皇帝用玺印密封的书信说："神皇打算将李氏的国家交给武氏。"八月，壬寅（十七日），李冲召集长史萧德琮等，命令他们招募兵卒，同时分别告知韩、霍、鲁、越各王，以及贝州刺史纪王李慎，让他们各自起兵，共同向神都进发。太后得知后，任命左金吾将军丘神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讨伐他们。

冲募兵得五千余人，欲渡河取济州；先击武水，武水令郭务悌诣魏州求救。莘令马玄素将兵千七百人中道邀冲，恐力不敌，入武水，闭门拒守。冲推草车塞其南门，因风纵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风

回，冲军不得进，由是气沮。堂邑董玄寂为冲将兵击武水，谓人曰：“琅邪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冲闻之，斩玄寂以徇，众惧而散入草泽，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数十人在。冲还走博州，戊申，至城门，为守门者所杀，凡起兵七日而败。丘神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尽杀之，凡破千余家。

李冲募兵得到五千余人，想横渡黄河，夺取济州；先进攻武水，武水县令郭务悌前往魏州求救。莘县县令马玄素领兵一千七百人在中途截击李冲，因怕兵力不足以抗敌，便进入武水县城，闭门防守。李冲推草车堵塞该城南门，趁风纵火焚烧城门，想乘火势冲入城中；不料火起后风向逆转，李冲的军队不能前进，因此士气低落。堂邑人董玄寂为李冲领兵进攻武水，对人说：“琅邪王与国家交战，这是造反。”李冲听说后，斩董玄寂示众，部下畏惧四散逃入荒野，李冲禁止不住，只剩下自家的僮仆和左右共数十人在身边。李冲往回逃奔博州，戊申（二十三日），至博州城门，被守门的人杀死，起兵前后共七日就失败。丘神到达博州，官吏身穿民服出来迎接，丘神将他们全部杀死，共使一千余家家破人亡。

越王贞闻冲起，亦举兵于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韬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将兵十万以讨之，又命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削冲属籍，更姓虺氏。贞闻冲败，欲自锁诣阙谢罪，会所署新蔡令傅延庆募得勇士二千余人，贞乃宣言于众曰：“琅邪已破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朝夕至矣。”发属县兵共得五千，分为五营，使汝南县丞裴守德等将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余人。所署官皆受迫协，莫有斗志，惟守德与之同谋，贞以其女妻之，署大将军，委以腹心。贞使道士及僧诵经以求事成，左右及战士皆带辟兵符。麴崇裕等军至豫州城东四十里，贞遣小子规及裴守德拒战，兵溃而归。贞大惧，闭阁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谓贞曰：“王岂可坐待戮辱！”贞、规、守德及其妻皆自杀。与冲皆枭首东都阙下。

越王李贞听说李冲起兵，也在豫州起兵，派兵攻陷上蔡。九月，丙辰（初一），朝廷任命左豹韬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领兵十万人讨伐他，又命张光辅为诸军节度。朝廷削除李贞、李冲在皇族名册中的名字，改姓虺氏。李贞听说李冲失败，本想捆绑自己到皇宫前请罪，正遇上他所任命的新蔡县令傅延庆招募到

勇士二千余人，李贞便向大家宣告说：“琅邪王已攻破魏、相等数州，有兵二十万，很快就要到达这里了。”又征发豫州属下各县兵共五千人，分为五营，指派汝南县丞裴守德等率领，任命九品以上官员五百余人。所任命的官吏都是受胁迫的，没有斗志，只有裴守德与他同谋，李贞将女儿嫁给他，任命他为大将军，结为亲信。李贞让道士、和尚诵经以祈求事情成功，身边的人及战士都佩带避免兵器伤害的神符。麴崇裕等军到达豫州城东四十里，李贞派遣小儿子李规及裴守德迎战，结果溃败而回。李贞大惊，闭门自守。麴崇裕等到达城下，身边的人对李贞说：“您难道可以坐着等待被杀被污辱！”于是李贞、李规、裴守德及他们的妻子都自杀。他们与李冲都在东都皇宫门前阙楼下被悬首示众。

初，范阳王蔼遣使语贞及冲曰：“若四方诸王一时并起，事无不济。”诸王往来相约结，未定而冲先发，惟贞狼狈应之，诸王皆不敢发，故败。

当初，范阳王李蔼派使者对李贞和李冲说：“如果四方诸王同时起事，一定能成功。”于是诸王往来协商约定时间，还没有最后约定，李冲就首先发难，只有李贞匆忙响应，其他诸王都不敢起事，所以失败。

贞之将起兵也，遣使告寿州刺史赵，妻常乐长公主谓使者曰：“为我语越王：昔隋文帝将篡周室，尉迟迥，周之甥也，犹能举兵匡救社稷，功虽不成，威辰海内，足为忠烈。况汝诸王，先帝之子，岂得不以社稷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诸王不舍生取义，尚犹豫不发，欲何须邪！祸且至矣，大丈夫当为忠义鬼，无为徒死也。”

李贞将起兵时，派使者告诉寿州刺史赵，赵的妻子常乐长公主对使者说：“替我转告越王：从前隋文帝将要篡夺北周帝位，尉迟迥是北周皇帝的外甥，还能起兵匡救国家，虽然没有成功，但威震海内，足可称为忠诚壮烈之士。何况你们诸王还是先帝的儿子，难道还能不把国家放在心上！现今李氏王朝的危险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你们诸王不舍生取义，还犹豫不发兵，想等什么呢！大祸就要临头了，大丈夫应当做忠义之鬼，不应当白白等死。”

及贞败，太后欲悉诛韩、鲁等诸王，命监察御史蓝田苏按其密状。讯问，皆无明验，或告与韩、鲁通谋，太后召诘之，抗论不回。太后

曰：“卿大雅之士，朕当别有任使，此狱不必卿也。”乃命于河西监军，更使周兴等按之，于是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公撰、常乐公主于东都，迫协皆自杀，更其姓曰“虺”，亲党皆诛。

到李贞失败，太后打算全部处死韩、鲁等诸王，命令监察御史蓝田人苏清查他们密谋的情况。苏经过审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罪证，有人密告苏与韩、鲁等诸王串通，太后召苏责问，苏直言争论，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太后说：“你是才德高雅的读书人，朕将另有任用，这个案子不用你办理了。”便命令苏到河西监军，改由周兴等审理，于是收捕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公李、常乐公主等到东都洛阳，全迫胁他们自杀，改他们姓“虺”，他们的亲属党羽都被处死。

以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时治越王贞党与，当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杰密奏：“彼皆诖误，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丰州。道过宁州，宁州父老迎劳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于德政碑下，设斋三日而后行。

朝廷任命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当时正惩治越王李贞的党羽，要判罪的有六七百家，籍没官府充当奴婢的有五千人，司刑寺催促豫州执行判决。狄仁杰给太后上密奏说：“他们都是受连累的，我想明白上奏，似乎是在为叛逆的人申辩；知而不言，又恐怕有背于陛下仁爱怜悯的本意。”太后因此特意原谅他们，都流放丰州。当他们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迎接慰劳说：“是我们的狄使君救活你们的吧？”互相搀扶着在宁州百姓当年为狄仁杰立的功德碑下痛哭，斋戒三天后才继续往前走。

时张光辅尚在豫州，将士恃功，多所求取，仁杰不之应。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邪？”仁杰曰：“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万贞生！”光辅诘其语，仁杰曰：“明公总兵三十万，所诛者止于越王贞。城中闻官军至，逾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纵将士暴掠，杀已降以为功，流血丹野，非万贞而何！恨不得尚方斩马剑，加于明公之颈，虽死如归耳！”光辅不能诘，归，奏仁杰不逊，左迁复州刺史。

当时张光辅还在豫州，将士依仗有功，肆意勒索，狄仁杰不予理采。张光辅大怒说：“州将敢轻视全军主将！”狄仁杰说：“河南作乱的只有一个越王李贞，现在一个李贞死了，出现了一万个李贞！”张光辅

责问这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说：“您统兵三十万，所要杀的只限于越王李贞。城中人听说官军到来，越城出来投降的人很多，四面都踩踏成道路了，您放纵军士凶暴地抢掠，杀已投降的人用以报功，流血染红郊野，这不是一万个李贞又是什么！我恨不能得到天子的尚方斩马剑加在您的脖子上，我虽死也视作回家一般！”张光辅无法反驳，回来后，上奏说狄仁杰不恭顺。狄仁杰被降职为复州刺史。

[10]丁卯，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并同平章事。

[10]丁卯（十二日），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都任同平章事。

[11]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东莞公融密遣使问成均助教高子贡，子贡曰：“来必死。”融乃称疾不赴。越王贞起兵，遣使约融，融苍猝不能应，为官属所逼，执使者以闻，擢拜右赞善大夫。未几，为支党所引，冬，十月，已亥，戮于市，籍没其家。高子贡亦坐诛。

[11]太后召皇族到明堂朝见，东莞公李融暗中派使者问成均助教高子贡，高子贡回答说：“来，必定死。”李融便声称有病不来。越王李贞发难，派使者约他一同起兵，他匆促间不能响应，在属官逼迫下逮捕李贞的使者上报，因此升任左赞善大夫。不久，为亲属所牵连，冬季，十月，已亥（十四日），被处死于街市，查抄家产，高子贡也因此被处死。

济州刺史薛、弟绪、绪弟驸马都尉绍，皆与琅邪王冲通谋。闻冲起兵，作兵器，募人；冲败，杀录事参军高纂以灭口。十一月，辛酉，、绪伏诛，绍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饿死于狱。

济州刺史薛、薛的弟弟薛绪、薛绪的弟弟附马都尉薛绍，都同琅邪王李冲通谋。薛听说李冲起兵，即制造武器，招募人员；李冲失败后，他们杀录事参军高纂以灭口。十一月，辛酉（初六），薛、薛绪被处死，薛绍因娶太平公主的缘故，被打一百棍子后，饿死于监狱中。

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轨坐与越王连谋，废徙黔州，载以槛车，行至陈仓而死。江都王绪、殿中监公裴承先皆戮于市。承先，寂之孙也。

十二月，乙酉（初一），司徒、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因犯与越王李贞通谋罪，被废黜并流放到黔州，用囚车运送，行至陈仓死去。江都

王李绪、殿中监公裴承先都被处死于街市。裴承先是裴寂的孙子。

[12]命裴居道留守西京。

[12]唐朝命令裴居道留守西京。

[13]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素不礼于殿中侍御史周矩，屡言其不能了事。会有罗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谓味道曰："公常责矩不了事，今日为公了之。"乙亥，味道及其子辞玉皆伏诛。

[13]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一贯不尊重殿中侍御史周矩，多次说他不会解决问题。正好有人罗织罪名告发骞味道，太后命令周矩审讯。周矩对骞味道说："你常责备我不会解决问题，今天我就为你解决问题。"己亥（疑误），骞味道和他的儿子骞辞玉都被处死。

[14]己酉，太后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

[14]己酉（二十五日），太后祭拜洛水，接受"天授圣图"，皇帝、皇太子都随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首领各按方位排列站立。珍禽、奇兽、各种珍宝陈列于坛前，礼乐仪仗的盛大，是唐朝开国以来所未有过的。

[15]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栌籍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宴赐群臣，赦天下，纵民入观。改河南为合宫县。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僧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15]辛亥（二十七日），明堂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三百尺见方。共三层：下层按照四季划分，四方各用本方的颜色；中层按十二时辰划分；上为圆顶，由九条龙捧起，顶上安置铁凤，高一丈，用黄金装饰。中间有十围粗的大木，上下贯通，斗斜柱屋檐都依仗它作基础。下面安置铁制水渠，像太学中辟雍的样子，号称万象神宫。太后设宴赏赐群臣，大赦天下罪人，准许百姓入内参观。改河南县为合宫县。又在明堂北面造五层天堂以贮藏大佛像；登上第三层就可以俯视明堂了。和尚怀义因主持修造明堂和天堂有功授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侍御史王求礼上书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斫。今者饰以珠玉，涂以丹青，铁入云，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太后不报。

侍御史王求礼上书说："古代明堂，用茅草为顶不加修剪，以柞木作椽不加砍削。现在用珠宝玉石装饰，涂上各种颜色，铁凤高入云端，金龙藏进云雾，从前殷纣王的琼台、夏桀的瑶室，都无法超过它。"太后不予理睬。

[16]太后欲发梁、凤、巴，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生羌，因袭吐蕃。正字陈子昂上书，以为："雅州边羌，自国初以来未尝为盗。今一旦无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惧诛灭，必蜂起为盗。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兵久不解，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臣闻吐蕃爱蜀富饶，欲盗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势不能动。今国家乃乱边羌，开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种，为乡导以攻边，是借寇兵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也。蜀者国家之宝库，可以兼济中国。今执事者乃图侥幸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穑，财不足以富国，徒为糜费，无益圣德，况其成败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险也，人之所以安者无役也；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财，臣恐未见羌戎，已有奸盗在其中矣。且蜀人劣，不习兵战，山川阻旷，去中夏远，今无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见其不及百年，蜀为戎矣。国家近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者，盖以陛下务在养人，不在广地也。今山东饥，关、陇弊，而徇贪夫之议，谋甲兵，兴大役，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黩兵，愿陛下熟计之。"既而役不果兴。

[16]太后准备征发梁、凤、巴等地百姓，从雅州凿山开通道路，出击生羌，从而袭击吐蕃。正字陈子昂上书认为："雅州边地的羌人，从唐朝开国以来未曾作过盗贼，现在一旦无罪而杀戮他们，他们的怨恨一定很深；而且害怕被消灭，必蜂起作盗贼。西山羌族盗贼兴起，则蜀地边城不得不接连派兵防守。兵士长期集结不散，我以为西蜀的灾祸，从此就结下了。我听说吐蕃贪图蜀地富饶，想窃取它已经很久了，只是因山川隔绝，道路阻塞不通，形势使他们无法行动。现在国家却扰乱边地羌人，开通险要通道，使他们得以收集逃亡种族，作为向导以进攻边地，这是借给敌人兵马，为敌人清除道路，把全部蜀地

送给他们。蜀地是国家的宝库，可以多方面接济中原地区。现在的一些当政者贪图侥幸的利益而进取西羌，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能够种庄稼，得到他们的财富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只是浪费财力人力，无益于陛下圣德，更何况成败还不一定呢！蜀地所依赖的是地势险要，百姓所赖以安定的是没有徭役；现在国家却打通它的险要，役使它的人民，险要打通则便于敌寇，人民被役使则伤财，我恐怕还没有见到羌人，已有奸盗出现在蜀中了。况且蜀人弱小，不熟悉军事，山川阻隔，距离中原遥远，如今无敌造成西羌、吐蕃的祸患，我觉得不用再过一百年，蜀地将变为戎人的地方了。国家近年废除安北、单于都护府，放弃龟兹、疏勒二镇，天下所以一致称之为盛德，大概是因为陛下致力于安养人民，而不在于扩大土地。现在崤山以东饥荒，关、陇地区残破，却顺从贪心人的议论，谋划动用军队，兴起大规模的徭役，自古以来国亡家败，未尝不由于滥用武力，愿陛下仔细考虑。”其后这件事情没有能进行。

永昌元年（己丑、689）

永昌元年（己丑，公元689年）

[1]春，正月，乙卯朔，大飨万象神宫，太后服衮冕，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国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贺。戊午，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己未，御明堂，飨群臣。

[1]春季，正月，乙卯朔（初一），唐朝合祭于万象神宫，太后穿戴帝王的礼服礼帽，腰带上插着大圭，手拿着镇圭第一个献祭品，皇帝第二个献，太子最后一个献。先至昊天上帝座前，其次至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座前，其次至魏国先王座前，其次至五方帝座前。太后亲临则天门，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丁巳（初三），太后驾临明堂，接受朝贺；戊午（初四），在明堂施行政教，颁布教诲百官的九条政令；己未（初五），太后来到明堂，宴赏群臣。

[2]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阳陵曰明义陵。置崇先府官。戊戌，尊鲁公曰太原靖王，北平王曰赵肃恭王，金城王曰魏义康王，太原王曰周安成王。

[2]二月，丁酉（十四日），太后追尊父亲魏忠孝王为周忠孝太皇，母亲为周忠孝太后，称武氏在文水的陵墓为章德陵，在咸阳的陵墓为明义陵，设置崇先府官员。戊戌（十五日），太后追尊其祖先鲁公为太原靖王，北平王为赵肃恭王，金城王为魏义康王，太原王为周安成王。

[3]三月，甲子，张光辅守纳言。

[3]三月，甲子（十一日），张光辅守纳言。

[4]壬申，太后问正字陈子昂，当今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为"宜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辞婉意切，其论甚美，凡三千言。

[4]壬申（十九日），太后问正字陈子昂，什么是当前要抓的重要政事。陈子昂退朝后，上疏认为："应当宽缓刑罚，崇尚德政，停止军事行动，减省赋税徭役，抚恤慰问皇族，使他们各自安心。"词语委婉，意思深切，议论很好，共三千字。

[5]癸酉，以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张光辅守内史。

[5]癸酉（二十日），唐朝任命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张光辅守内史。

[6]夏，四月，甲辰，杀辰州别驾汝南王炜、连州别驾鄱阳公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于州。炜，恽之子；，元庆之子也。

[6]夏季，四月，甲辰（二十二日），唐朝处死辰州别驾汝南王李炜、连州别驾鄱阳公李等皇族十二人，迁移他们的家属去州。李炜是蒋王李恽的儿子；李是道王李元庆的儿子。

己酉，杀天官侍郎蓝田邓玄挺。玄挺女为妻，又与炜善。谋迎中宗于庐陵，以问玄挺；炜又尝谓玄挺曰："欲为急计，何如？"玄挺皆不应。故坐知反不告，同诛。

己酉（二十七日），唐朝处死天官侍郎蓝田人邓玄挺。邓玄挺的女儿是李的妻子，邓玄挺又与李炜很要好。李图谋从庐陵接回唐中宗，曾询问过邓玄挺；李炜又曾对邓玄挺说："准备制定紧急计划，如何？"邓玄挺都没有回答。所以他以犯知道谋反而不报告的罪，被一同处死。

[7]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

[7]五月，丙辰（初五），唐朝任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以进攻吐蕃。

[8]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来降；以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令统其众。

[8]浪穹州蛮族酋长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原先依附吐蕃，这时候投降唐朝；唐朝任命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统率他的部众。

[9]己巳，以僧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讨突厥。行至紫河，不见虏，于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

[9]己巳（十八日），唐朝任命和尚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伐突厥。进军到紫河，没有遇见突厥人，在单于台刻石纪功而回。

[10]诸王之起兵也，贝州刺史纪王慎独不预谋，亦坐系狱；秋七月，丁巳，槛车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东平王续等，相继被诛，家徙岭南。

[10]唐朝诸王起兵时，只有贝州刺史纪王李慎没有参与谋划，但也被牵连入狱；秋季，七月，丁巳（初七），被用囚车移送巴州，改姓虺氏，走到蒲州而死。他的八个儿子，如徐州刺史东平王李续等，相继被处死，家属被迁移岭南。

女东光县主楚媛，幼以孝谨称，适司议郎裴仲将，相敬如宾；姑有疾，亲尝药膳；接遇娣姒，皆得欢心。时宗室诸女皆以娇奢相尚，诮楚媛独俭素，曰：“所贵于富贵者，得适志也；今独守勤苦，将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礼，今而行之，非适志欤！观自古女子，皆以恭俭为美，纵侈为恶。辱亲是惧，何所求乎；富贵傥来之物，可足骄人！”众皆惭服。及慎凶问至，楚媛号恸，呕血数升；免丧，不御膏沐者垂二十年。

李慎的女儿东光县主李楚媛，年幼时就以孝顺恭谨著名，嫁司议郎裴仲将，夫妻相敬如宾；婆婆有病，所用药物食品她都亲口先尝；接待妯娌，都得到她们的欢心。当时皇族女子都以骄横奢侈相互争胜为时尚，他们讥笑只有李楚媛节俭朴素，说：“人所以看重富贵，是因为能满足欲望；现在你一人独自保持勤劳艰苦，追求的是什么呢？”李楚

媛说：“小时候喜欢礼，现在付诸行动，不是满足欲望吗！综观自古以来的女子，都以恭顺节俭为美德，以放纵奢侈为丑恶。使父母感到耻辱是我所畏惧的，别的还有什么追求啊；富贵是无意得来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向别人炫耀的！”大家听后既惭愧又佩服。等到李慎的死讯传来，李楚媛哀号悲痛，呕血数升，守丧期满后，不用润发的油脂近二十年。

[11]韦待价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战，大败。待价既无将领之才，狼狈失据，士卒冻馁，死亡甚众，乃引军还。太后大怒，丙子，待价除名，流绣州，斩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安西副都护唐休收其余众，抚安西土，太后以休为西州都督。

[11]韦待价进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交战，打了大败仗。韦待价既无将领的才能，窘迫中失去凭依，士卒挨冻受饿，死亡很多，于是领军返回。太后大怒，丙子（二十六日），韦待价被撤销名籍，流放绣州，处死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安西副都护唐休收集残余部队，抚慰安定西部边地，太后任命唐休为西州都督。

[12]戊寅，以王本立同凤阁鸾台三品。

[12]戊寅（二十八日），唐朝任命王本立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13]徐敬业之败也，弟敬真流绣州，逃归，将奔突厥。过洛阳，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资遣之；至定州，为吏所获，嗣业缢死。嗣明、敬真多引海内知识，云有异图，冀以免死；于是朝野之士为所连引坐死者甚众。嗣明诬内史张光辅，云“征豫州日，私论图谶、天文，阴怀两端。”八月，甲申，光辅与敬真、嗣明等同诛，籍没其家。

[13]徐敬业失败后，他的弟弟徐敬真流放绣州，以后逃回，准备投奔突厥。他路过洛阳时，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供给财物送他离开；到达定州，被官吏捕获，弓嗣业上吊身亡。张嗣明、徐敬真多诬告牵连海内相互认识了解的人，说他们图谋不轨，期望这样能免除死罪。于是朝野人士被牵连判死罪的人很多。张嗣明诬告内史张光辅，说“征讨豫州时，他私下议论王者受命的征验、天象变化，在朝廷和叛逆者间脚踩两只船。”八月，甲申（初四），张光辅和徐敬真、张嗣明等一起被处死，并被查抄家产。

乙未，秋官尚书太原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并免死流岭南。楚金等皆为敬真所引，云与敬业通谋。临刑，太后使凤阁舍人王隐客驰骑传声赦之。声达于市，当刑者皆喜跃欢呼，宛转不已；元忠独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虚实未知。"隐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无忧喜之色。是日，阴云四塞，既释楚金等，天气晴霁。

乙未（十五日），秋官尚书太原人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都赦免死罪，流放岭南。张楚金等都被徐敬真所诬告，说他们与徐敬业串通谋反。将执行死刑时，太后派凤阁舍人王隐客骑快马传话赦免他们。赦免的喊声传到刑场，将受刑的人都高兴得跳跃欢呼，展转不停；只有魏元忠安坐自如，不动声色，有人让他起来，他说："真假还不知道。"王隐客来到，又让他起来，他说："等宣布太后的敕令后再起来。"宣布敕令后，他才慢慢起来，以跪拜之礼拜了两拜，脸上始终没有忧愁和喜悦的表情。当天，阴云密布，释免张楚金等人之后，天气转晴，阴云散尽。

[14]九月，壬子，以僧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二十万讨突厥骨笃禄。

[14]九月，壬子（初三），唐朝任命和尚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二十万讨伐突厥阿史那骨笃禄。

[15]初，高宗之世，周兴以河阳令召见，上欲加擢用，或奏以为非清流，罢之。兴不知，数于朝堂俟命。诸相皆无言，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时同平章事，谓之曰："周明府可去矣。"兴以为玄同沮已，衔之。玄同素与裴炎善，时人以其终始不渝，谓之耐久朋。周兴奏诬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太后怒，闰月，甲午，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直！"玄同叹曰："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杀夏官侍郎崔察于隐处。自余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贬者甚众。

[15]当初，高宗在位时，周兴任河阳县令被召见，准备加以提升，有人上奏说他不属清流官，这才作罢。周兴不知道，还多次在朝堂等候任命。诸位宰相都不告诉他，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当时任同平章事，对他说："周县令可以回去了。"周兴以为魏玄同阻止自己提升，因此怀恨他。魏玄同一贯与裴炎很要好，当时人因为他们的友情

始终不变，称赞为“耐久的朋友”，周兴因此上奏诬陷玄同，说他曾说过：“太后老了，不如事奉皇帝耐久。”太后大怒，闰九月甲午（十五日），赐他在家里自尽。死前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您老为何不告密，以求得到太后召见，可以为自己申诉。”魏玄同感叹说：“被人杀死和被鬼杀死，又有什么不同，怎么能当告密人呢！”于是自尽。又在隐蔽的地方杀死夏官侍郎崔，其余朝廷内外大臣因此被处死和流放的很多。

彭州长史刘易从亦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诛之。易从为人，仁孝忠谨，将刑于市，吏民怜其无辜，远近奔赴，竞解衣投地曰：“为长史求冥福。”有司平准，直十余万。

彭州长史刘易从也被徐敬真诬告；戊申（二十九日），在彭州被处死。刘易从为人仁爱孝顺，忠诚谨慎，将在街市行刑时，官吏和百姓怜惜他无罪，从远近各处奔赴刑场，争先脱衣扔在地上，说：“为刘长史求冥福”。有关部门估价，这些衣服值十多万。

周兴等诬右武卫大将军燕公黑齿常之谋反，徵下狱。冬，十月，戊午，常之缢死。

周兴等诬告右武卫大将军燕公黑齿常之谋反，常之被召回送进监狱。冬季，十月，戊午（初九），黑齿常之上吊身亡。

己未，杀宗室鄂州刺史嗣郑王等六人。庚申，嗣滕王琦等六人免死，流岭南。

己未（初十），武后处死皇族鄂州刺史嗣郑王李等六人。庚申（十一日），嗣滕王李琦等六人免去死罪，流放岭南。

[16]丁卯，春官尚书范履冰、凤阁侍郎刑文伟并同平章事。

[16]丁卯（十八日），春官尚书范履冰、凤阁侍郎邢文伟都任同平章事。

[17]己卯，诏太穆神皇后、文德圣皇后宜配皇地祇，忠孝太后从配。

[17]己卯（三十日），太后下令，祭皇地祇时以太穆神皇后、文德圣皇后配享，周忠孝太后随从配享。

[18]右卫胄曹参军陈子昂上疏，以为：“周颂成、康，汉称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虽尽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乐

化，不宜有乱臣贼子，日犯天诛。比者大狱增多，逆徒滋广，愚臣顽昧，初谓皆实，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系囚李珍等无罪，百僚庆悦，皆贺圣明，臣乃知亦有无罪之人挂于疏网者。陛下务在宽典，狱官务在急刑，以伤陛下之仁，以诬太平之政，臣窃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风雨，变为景云。臣闻阴惨者刑也，阳郃者德也；圣人法天，天亦助圣，天意如此，陛下岂可不承顺之哉！今又阴雨，臣恐过在狱官。凡系狱之囚，多在极法，道路之议，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见之，自诘其罪！罪有实者显示明刑，滥者严惩狱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岂非至德克明哉！”

[18]右卫胄曹参军陈子昂上疏认为：“周朝歌颂成王、康王，汉朝称赞文帝、景帝，都因为他们能弃刑罚而不用的缘故。现在陛下的政治，虽然尽善了，但太平的朝代，上下都乐于教化，不应当有乱臣贼子，天天触犯帝王的刑律被处死。近来大案增多，叛逆的人日益增加，我本愚昧，原以为他们都有确凿的罪证，而上月十五日，陛下特意查明囚犯李珍等无罪，百官欢悦，都庆贺陛下圣明，我于是知道也有无罪的人落入宽大的法网。陛下致力于宽刑，狱官却在追求苛刻的刑罚，以损害陛下的仁德，以诬蔑太平的政治，我心里憎恨这些人。还有，九月二十一日下令赦免张楚金等人的死罪，天气由有风雨为出现五色云彩。我听说天阴暗惨淡表示刑罚过公，晴朗表示德政；圣人效法上天，上天也帮助圣人，天意既然如此，陛下怎么能不承顺天意呢！现在又阴雨，我恐怕过错在执掌刑狱的官吏。凡是入狱的犯人，多处以最重的刑罚，道途的议论，或肯定或否定，陛下何不全部召见罪犯，亲自责问他们的罪过！确实有罪的公开给予应得的刑罚，滥施刑罚的则严厉惩办主管刑狱的官吏，使天下人都心服，人们都知道政事和刑罚，那不是最高尚的道德就能够发扬光大吗！”

天授元年（庚寅、690）

天授元年（庚寅、公元690年）

[1]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万象神宫，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舜、禹、成汤之后为三恪，周、隋之嗣同列国。

[1]十一月，庚辰朔（初一），冬至，太后祭万象神宫，大赦天下。开始用周历，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历正月为一月。封周朝、汉朝王室的后代为“二王后”，舜、禹、成汤的后代为“三恪”，北周、隋朝皇帝的后代享受封国的待遇。

[2]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改诏曰制。秦客，太后从父姊之子也。

[2]凤阁侍郎河东人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个字进献，丁亥（初八），朝廷下令推行。太后自己命名为“”，改称“诏”为“制”。宗秦客是太后堂姊的儿子。

[3]乙未，司刑少卿周兴奏除唐亲属籍。

[3]乙未（十六日），司刑少卿周兴奏请废除唐朝帝室亲属的家族名册。

[4]腊月，辛未，以僧怀义为右卫大将军，赐爵鄂国公。

[4]腊月，辛未（二十三日），唐朝任命和尚怀义为右卫大将军，赐给鄂国公爵位。

[5]春，一月，戊子，武承嗣迁文昌左相，岑长倩迁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攸宁为纳言，邢文伟守内史，左肃政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王本立罢为地官尚书。攸宁，士之兄孙也。

[5]春季，一月，戊子（初十），武承嗣升任文昌左相，岑长倩升任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攸宁为纳言，邢文伟守内史，左肃政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王本立罢除相职，改任地官尚书。武攸宁是武士哥哥的孙子。

时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有疾，承嗣、三思往问之，方质据床不为礼。或谏之，方质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寻为周兴等所构，甲午，流儋州，籍没其家。

当时武承嗣、武三思当权，宰相都对他们很谦让。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有病在家，武承嗣、武三思前往问候，韦方质靠着床不行礼。有人规劝他不要这样，他说：“生死有命运安排，大丈夫怎能屈身事奉太后的近亲以求幸免呢！”不久他便被周兴等人陷害，甲午（十六日），流放儋州，查抄家产。

[6]二月，辛酉，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

[6]二月，辛酉（十四日），太后亲自在洛城殿考各地入京应举的人。入京应举的人参加殿试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7]丁卯，地官尚书王本立薨。

[7]丁卯（二十日），地官尚书王本立去世。

[8]三月，丁亥，特进、同凤阁鸾台三品苏良嗣薨。

[8]三月，丁亥（初十），特进、同凤阁鸾台三品苏良嗣去世。

[9]夏，四月，丁巳，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坐尝举犯逆者下狱死。

[9]夏季，四月，丁巳（十一日），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因曾荐举犯叛逆罪的人，被关进监狱后死去。

[10]醴泉人侯思止，始以卖饼为业，后事游击将军高元礼为仆，素诡无赖。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贞与舒王元名谋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废，徙和州，壬午，杀其子豫章王；贞亦族灭。擢思止为游击将军。时，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为御史，太后曰：“卿不识字，岂堪御史！”对曰：“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太后悦，即以为朝散大夫、侍御史。他日，太后以先所籍没宅赐之，思止不受，曰：“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太后益赏之。

[10]醴泉人侯思止，起初靠卖饼谋生，后来给游击将军高元礼当仆人，一贯诡诈无赖。恒州刺史裴贞杖责一名判司，判司指使侯思止诬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秋季，七月，辛巳（初七），李元名因此被废黜，迁移到和州，壬午（初八），处死他的儿子豫章王李；裴贞也被灭族。朝廷提拔侯思止为游击将军。当时，告密的人往往能当五品官，侯思止要求担任御史，太后说：“你不识字，怎么能担任御史！”回答说：“獬豸哪里识字，只能用角触邪恶的人。”太后高兴，即任命他为朝散大夫、侍御史。过些天，太后将早先没收的住宅赐给他，侯思止不肯接受，说：“我憎恶叛逆的人，不愿意居住他们的住宅。”太后更加赞赏他。

衡水人王弘义，素无行，尝从邻舍乞瓜，不与，乃告县官，瓜田中有白兔；县官使人搜捕，蹂践瓜田立尽。又游赵、贝，见闾里耆老作邑斋，遂告以谋反，杀二百余人。擢授游击将军，俄迁殿中侍御史。

或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敕弘义按之。安仁不服，弘义即于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适至，亦刎其首，函之以归。道过汾州，司马毛公与之对食，须臾，叱毛公下阶，斩之，枪揭其首入洛，见者无不震粟。

衡水人王弘义，一贯品行不好，曾向邻居讨瓜吃，邻居不给，便向县官报告说，瓜田中有白兔；县官派人搜捕，结果瓜田都被踩坏了。他又游历赵州、贝州，见乡间父老作佛事活动，便诬告他们谋反，结果杀死二百余人。王弘义被提拔为游击将军，很快又升任殿中侍御史。有人密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太后命令王弘义审讯他，王安仁不服，王弘义就在他戴着枷锁的时候砍下他的脑袋；又搜捕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恰好来到，他便也砍下他的脑袋，用盒子

盛着带回。路过汾州，汾州司马毛公和他一起进餐，突然间，他怒喝毛公下台阶，砍下脑袋，用枪挑着进入洛阳，看见的人无不恐惧颤抖。

时置制狱于丽景门内，入是狱者，非死不出，弘义戏呼曰“例竟门”。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

当时太后的特别监狱设在丽景门内，被关入这个监狱的，不死不能出狱，所以王弘义戏称丽景门为“例竟门”。朝廷官员人人自危，相见时不敢交谈，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睛示意。有的入朝时突然被秘密逮捕，因此每次入朝前，总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道是否还能再相见？”

时法官竞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当时执法的官吏竞相施行严刑峻法，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保持公平宽恕，被告发的人都说：“遇到来俊臣、侯思止一定死，遇到徐有功、杜景俭一定生还。”

有功，文远之孙也，名弘敏，以字行。初为蒲州司法，以宽为治，不施敲朴。吏相约有犯徐司法杖者，众共斥之。迨官满，不杖一人，职事亦修。累迁司刑丞，酷吏所诬构者，有功皆为直之，前后所活数十百家。尝廷争狱事，太后厉色诘之，左右为战粟，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太后虽好杀，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景俭，武邑人也。

徐有功是徐文远的孙子，名叫弘敏字有功，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他初任蒲州司法参军，以宽大为治狱原则，不动用刑杖。属吏互相约定，有犯法使徐有功动用刑杖的，大家一致叱责他。直到他职任期满，也没有杖责过一名犯人，任内的事务也得到治理。他连续升官至司刑丞。对被酷吏诬陷的人，徐有功都为他们平反，前后救活数十上百家。徐有功曾在朝廷争辩有关刑狱的事，太后严厉责问他，左右都替他胆颤心惊，而他神色不变，争辩更加坚决。太后虽然好杀人，但知道他为人正直，对他很恭敬也很畏惧。杜景俭是武邑人。

司刑丞荥阳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礼欲杀一囚，日知以为不可，往复数四，元礼怒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日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竟以两状列上，日知果直。

司刑丞荥阳人李日知也崇尚公平宽恕。司刑少卿胡元礼想杀一名囚犯，李日知以为不可以，多次反复争论，胡元礼发怒说："我只要不离开司刑寺，这个囚犯最终没有生还的道理！"李日知也说："我只要不离开司刑寺，这个囚犯最终没有死的道理！"最后将两人的不同意见上报，李日知的意见果然有理。

[11]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

[11]东魏国寺和尚法明等撰写《大云经》四卷，上奏表将书进献，书中说太后是弥勒佛降生，当取代唐朝作为人间的主宰。太后下令将它颁布于天下。

[12]武承嗣使周兴罗告隋州刺史泽王上金、舒州刺史许王素节谋反，徵诣行在。素节发舒州，闻遭丧哭者，叹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龙门，缢杀之。上金自杀。悉诛其诸子及支党。

[12]武承嗣指使周兴罗织罪名告发隋州刺史泽王李上金、舒州刺史许王李素节谋反，他们被征召到太后所在地。李素节从舒州出发时，听见有人因遇丧事而痛哭，便感叹说："病死哪里可以得到，还哭什么呢！"丁亥（十三日），走到龙门，被吊死。李上金自杀。朝廷全部处死他们的儿子和亲属。

[13]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让之孙攸暨，攸暨时为右卫中郎将，太后潜使人杀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额广颐，多权略，太后以为类

己，宠爱特厚，常与密议天下事。旧制，食邑，诸王不过千户，公主不过三百五十户；太平食邑独累加至三千户。

[13]太后想将她女儿太平公主嫁给她伯父武士让的孙子武攸暨。武攸暨当时任右卫中郎将，太后秘密指使人杀死他的妻子而后将女儿嫁给他。太平公主方额大腮，多权变谋略，太后以为同自己相像，因此特别宠爱她，常同她秘密议论天下大事。按旧制规定，朝廷赐给封户，诸王不能超过一千户，公主不能超过三百五十户；唯独太平公主却连续追加至三千户。

[14]八月，甲寅，杀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癸亥，杀尚书左丞张行廉。辛未，杀南安王颖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岭南，又诛其亲党数百家。惟千金长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请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爱之，更号延安大长公主。

[14]八月，甲寅（十一日），朝廷杀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癸亥（二十日），杀尚书左丞张行廉；辛未（二十八日），杀南安王李颖等皇族十二人，又用鞭子打死故太子李贤的两个儿子，唐朝皇族于是差不多被清除净尽了，年幼还活着的也都流放岭南，又处死他们的亲党数百家。只有千金长公主靠善于献媚得以保全性命，她自己请求做太后的女儿，并改姓武氏；太后喜欢她，改封号为延安大长公主。

[15]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戊寅，群臣上言：有凤皇自明堂飞入上阳宫，还集左台梧桐之上，久之，飞东南去；及赤雀数万集朝堂。

[15]九月，丙子（初三），侍御史汲县人傅游艺率领关中百姓九百余人到皇宫前上奏表，请求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没有允许；但提升傅游艺任给事中。于是百官以及帝室的同宗亲属、远近百姓、四夷的酋长、和尚、道士共六万余人，都上表提出同傅游艺一样的请求，皇帝也上表自己请求赐姓武氏。戊寅（初五），群臣进言：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又飞回停在左台的梧桐树上，过了很久，才向东南飞去；还有赤雀数万只飞集朝堂。

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

庚辰（初七），太后同意皇帝及群臣的请求。壬午（初九），太后上则天门城楼，宣布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更改年号。乙酉（十二日），上尊号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位继承人，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

丙戌，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睿皇后；太原靖王曰严祖成皇帝，妣曰成庄皇后；赵肃恭王曰肃祖章敬皇帝，魏义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谥，称皇后。立武承嗣为魏王，三思为梁王，攸宁为建昌王，士兄孙攸归、重规、载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绪、攸止皆为郡王，诸姑姊皆为长公主。

丙戌（十三日），太后在神都洛阳立武氏七庙，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先妣姒氏为文定皇后；周平王小儿子姬武为睿祖康皇帝，先妣姜氏为康惠皇后；太原靖王为严祖成皇帝，先妣为成庄皇后；赵肃恭王为肃祖章敬皇帝，魏义康王为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为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为太祖孝明高皇帝，先妣的谥号都同于先考，称皇后。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武士哥哥的孙子武攸归、武重规、武载德、武攸暨、武懿宗、武嗣宗、武攸宜、武攸望、武攸绪、武攸止都封为郡王，诸姑姊都封为长公主。

又以司宾卿溧阳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侍御史来子等并赐姓武。秦客潜劝太后革命，故首为内史。游艺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

又任命司宾卿溧阳人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为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傅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侍御史来子等都赐姓武氏。宗秦客私下劝太后改换朝代，所以首先任内史。傅游艺一年之间穿遍了青、

绿、朱、紫四种颜色的官服，即由九品官做到三品官，当时人称之为四季作官。

敕改州为郡；或谓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废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

太后下令改州为郡；有人对太后说：“陛下刚改换朝代而废除州，不吉利。”太后立即追回成命。

命史务滋等十人巡抚诸道。太后立兄孙延基等六人为郡王。

命令史务滋等十人巡视安抚各道。太后又封她哥哥的孙子武延基等六人为郡王。

[16]冬，十月，甲子，检校内史宗秦客坐赃贬遵化尉，弟楚客亦以奸脏流岭外。

[16]冬季，十月，甲子（二十一日），检校内史宗秦客因贪赃获罪，降职为遵化县尉，他弟弟宗楚客也因非法获取财物被流放岭外。

[17]丁卯，杀流人韦方质。

[17]丁卯（二十四日），朝廷杀死被流放人员韦方质。

[18]辛未，内史邢文伟坐附会宗秦客贬珍州刺史。顷之，有制使至州，文伟以为诛己，遽自缢死。

[18]辛未（二十八日）内史邢文伟因依附宗秦客而获罪，降职为珍州刺史。不久，有太后派的使者到珍州，邢文伟以为要杀他，便连忙自缢而死。

[19]壬申，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其撰疏僧云宣等九人皆赐爵县公，仍赐紫袈裟、银龟袋。

[19]壬申（二十九日），太后命令两京和各州分别修建大云寺一座，收藏《大云经》，让和尚升座讲解，为《大云经》撰写注疏的和尚云宣等九人都赐爵县公，还赐给他们紫袈裟、银龟袋。

[20]制天下武氏咸蠲课役。

[20]太后下令，天下姓武氏的人都蠲免赋税徭役。

[21]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

[21]西突厥十姓，自垂拱年间以来被东突厥侵扰掠夺，几乎逃散净尽。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集西突厥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唐朝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改称号为竭忠事主可汗。

[22]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为酷吏所陷，当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奏有功出反囚，当斩，太后虽不许，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复起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悬庖厨，势使之然也。陛下以臣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远近闻者相贺。

[22]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被酷吏诬陷，罪当灭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坚持争辩也不能平反。秋官侍郎周兴控告徐有功故意为谋反囚犯开脱，应当斩首，太后虽然没有批准，但也免去他的官职；但太后很器重徐有功，以后又起用他为侍御史。徐有功跪伏在地上流着泪坚决推辞说："我听说鹿奔跑在山林中而命掌握在厨师手里，这是地位造成的。陛下任用我为执法的官员，我不敢歪曲陛下的法律，必定死在这法官任上了。"太后坚持要他任侍御史，远近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相互庆贺。

[23]是岁，以右卫大将军泉献诚为左卫大将军。太后出金宝，命选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赌之，献诚第一，以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咄摩，咄摩复让献诚。献诚乃奏言："陛下令选善射者，今多非汉官，窃恐四夷轻汉，请停此射。"太后善而从之。

[23]本年，太后任命右卫大将军泉献诚为左卫大将军。太后拿出金银财宝，命令选拔南北衙禁卫军优秀射手五人比赛射箭，泉献诚获得第一，他让给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咄摩。薛咄摩又让给泉献诚。泉献诚便上奏说："陛下命令选拔优秀射手，现在选出的多不是汉族官员，我恐怕四夷轻视汉人，请求停止这次比赛。"太后赞赏并采纳他的意见。

二年（辛卯、691）

二年（辛卯，691年）

[1]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号于万象神宫，旗帜尚赤。甲戌，改置社稷于神都。辛巳，纳武氏神主于太庙；唐太庙之在长安者，更命曰享德庙。四时唯享高祖已下，余四室皆闭不享。又改长安崇先庙为崇尊庙。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从祀，武氏祖宗配飨，唐三帝亦同配。

[1]正月，癸酉朔（初一），太后首次在万象神宫接受尊号，旗帜崇尚赤色。甲戌（初二），改为在神都洛阳设立社稷坛。辛巳（初九），安置武氏神主于太庙；唐在长安的太庙改名为享德庙。四季只祭祀高祖以下三庙，其余宣帝、元帝、光帝、景帝四室都关闭不复祭祀。又改长安崇先庙为崇尊庙。乙酉（十三日），冬至，太后合祭于明堂，祭昊天上帝，百神陪从受祭，武氏祖宗配享，唐朝三位已故皇帝也一同配享。

[2]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纵横，上疏，以为："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恐有凶慝阴谋离间陛下君臣。古者狱成，公卿参听，王必三宥，然后行刑。比日狱官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如此，则权由臣下，非审慎之法，傥有冤滥，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太后不听。

[2]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因酷吏横行，上疏认为："现在告发的事情很多，其中虚妄的多，确实的少，恐有邪恶之徒阴谋离间陛下君臣关系。古时候判决犯人，公卿参加旁听，国王必定经过三次饶恕然后执行刑罚。近日管理刑狱的官员，单独一人外出执行使命，审讯既定，执法者即依据它执行，不再重审；有的临时擅自作出判决，不再上奏。这样，则权力归于臣下，不是周密慎重的办法，倘若有冤屈和滥有刑罚的，怎么能知道！况且靠九品小官不待请命而审讯定案，掌握生杀大权，窃取君主权威，审讯定案既不在刑部，检查审定又不经过门下省，刑罚这种国家的利器，轻易地就给予别人，恐怕是国家的祸害。"太后没有听取。

[3]饶阳尉姚贞亮等数百人表请上尊号曰上圣大神皇帝，不许。

[3]饶阳县尉姚贞亮等数百人上表，请求为太后上尊号为上圣大神皇帝。太后没有允许。

[4]侍御史来子诬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皆坐诛。

[4]侍御史来子诬告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兄弟二人都因此被处死。

[5]春，一月，地官尚书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请封中岳。

[5]春季，一月，地官尚书武思文和朝集使二千八百人，上表请求封中岳嵩山。

[6]己亥，废唐兴宁、永康、隐陵署官，唯量置守户。

[6]己亥（二十七日），废除唐朝兴宁陵、永康陵、隐陵的官署和官员，只酌量设置守陵户。

[7]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以罪诛。

[7]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因罪被处死。

[8]纳言史务滋与来俊臣同鞫刘行感狱，俊臣奏务滋与行感亲密，意欲寝其反状。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务滋恐惧自杀。

[8]纳言史务滋与来俊臣一同审讯刘行感案件。来俊臣上奏说史务滋与刘行感关系亲密，有意掩盖他的谋反罪状。太后命令来俊臣同时审查史务滋。史务滋因此畏惧而自杀。

[9]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及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法当死，太后原之，二月，流兴岭南，在道，为仇家所杀。

[9]有人告发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串通谋反，太后命令来俊臣审讯他。来俊臣与周兴正讨论事情一起进餐，来俊臣对周兴说："囚犯多不认罪，应当采用什么办法？"周兴说："这很容易，取一个大瓮，用炭火在四周烤它，让囚犯进入瓮中，还有什么事情不承认？"来俊臣便找来大瓮一个，按周兴说的办法四周用火烤，然后站起来对周兴说："有宫内的文书要审问老兄，请老兄进这大瓮！"周兴惶恐叩头认罪。依法应判周兴死刑，太后原谅他，二月，流放岭南，途中被仇人杀死。

兴与索元礼、来俊臣竞为暴刻，兴、元礼所杀各数千人，俊臣所破千余家。元礼残酷尤甚，太后亦杀之以慰人望。

周兴与索元礼、来俊臣竞相施行暴虐，周兴、索元礼各杀数千人，来俊臣毁灭一千多家。索元礼尤其残酷，太后也杀他以图抚慰人们的怨恨情绪。

[10]徙左卫大将军千乘王武攸暨为定王。

[10]朝廷改封左卫大将军千乘王武攸暨为定王。

[11]立故太子贤之子光顺为义丰王。

[11]朝廷立原太子李贤的儿子李光顺为义丰王。

[12]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乔陵，严祖墓曰节陵，肃祖墓曰简陵，烈祖墓曰靖陵，显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为昊陵，显义陵为顺陵。

[12]甲子（二十二日），太后下令称始祖墓为德陵，睿祖墓为乔陵，严祖墓为节陵，肃祖墓为简陵，烈祖墓为靖陵，显祖墓为永陵，改章德陵为昊陵，显义陵为顺陵。

[13]追复李君羡官爵。

[13]朝廷追复李君羡的官职爵位。

[14]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14]夏季，四月，壬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15]癸卯，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

[15]癸卯（初二），太后下令，因佛教为朝代的改换开辟阶梯，把它的地位提高到道教之上。

[16]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长安。

[16]朝廷命令建安王武攸宜留守长安。

[17]丙辰，铸大钟，置北阙。

[17]丙辰（十五日），朝廷铸大钟，放置在宫殿北门外的阙楼上。

[18]五月，以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中道召还，军竟不出。

[18]五月，朝廷任命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进击吐蕃，中途又将他召还，军队最终没有出征。

[19]六月，以左肃政大夫格辅元为地官尚书，与鸾台侍郎乐思晦、凤阁侍郎任知古并同平章事。思晦，彦之子也。

[19]六月，朝廷任命左肃政大夫格辅元为地官尚书，与鸾台侍郎乐思晦、凤阁侍郎任知古一并任同平章事。乐思晦是乐彦的儿子。

[20]秋，七月，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20]秋季，七月，朝廷迁移关中地区数十万户充实洛阳。

[21]八月，戊申，纳言武攸宁罢为左羽林大将军；夏官尚书欧阳通为司礼卿兼判纳言事。

[21]八月，戊申（初十），纳言武攸宁被罢免为左羽林大将军；夏官尚书欧阳通任司礼卿兼判纳言事务。

[22]庚申，杀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来俊臣鞫虔勖狱，虔勖自讼于徐有功；俊臣怒，命卫士以刀乱斫杀之，枭首于市。

[22]庚申（二十二日），朝廷杀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来俊臣审讯张虔勖案件，张虔勖自己向徐有功申诉；来俊臣大怒，命令卫士乱刀砍死他，悬挂脑袋在闹市示众。

[23]义丰王光顺、嗣雍王守礼、永安王守义、长信县主等皆赐姓武氏，与睿宗诸子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守礼、守义，光顺之弟也。

[23]义丰王李光顺、嗣雍王李守礼、永安王李守义、长信县主等都赐姓武氏，与睿宗诸子都幽禁在宫中，十几年不出宫门。李守礼、李守义是李光顺的弟弟。

[24]或告地官尚书武思文初与徐敬业通谋；甲子，流思文于岭南，复姓徐氏。

[24]有人告发地官尚书武思文当初与他侄儿徐敬业串通谋反；甲子（二十六日），流放武思文于岭南，恢复本姓徐氏。

[25]九月，乙亥，杀岐州刺史云弘嗣。来俊臣鞫之，不问一款，先断其首，乃伪立案奏之，其杀张虔勖亦然。敕旨皆依，海内钳口。

[25]九月，乙亥（初八），朝廷杀岐州刺史云弘嗣。来俊臣审讯他，不问一句口供，先砍下他脑袋，然后伪造案情上奏，杀张虔勖时也采取这种办法。太后的谕旨都照准，天下人都闭口不敢说话。

[26]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艺梦登湛露殿，以语所亲，所亲告之；壬辰，下狱，自杀。

[26]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艺做梦登上湛露殿，事后告诉了亲近的人，亲近的人告发他；壬辰（二十五日），他被捕入狱，自杀身亡。

[27]癸巳，以左羽林卫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与冬官侍郎裴行本并同平章事。太后谓仁杰曰：“卿在

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名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太后深叹美之。

[27]癸巳（二十六日），朝廷任命左羽林卫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与冬官侍郎裴行本一并任同平章事。太后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时，很有善政，你想知道诬陷你的人的姓名吗？”狄仁杰感谢说：“陛下认为我有过失，请准许我改过；知道我没有过失，是我的幸运，不愿意知道谁诬陷我。”太后深为感叹并赞美他。

[28]先是，凤阁舍人修武张嘉福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奏请切责上书者，告示令散。太后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固称不可。由是大忤诸武意，故斥长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还，下制狱。承嗣又谮辅元。来俊臣又胁长倩子灵原，令引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皆云同反。通为俊臣所讯，五毒备至，终无异词，俊臣乃诈为通款。冬，十月，已酉，长倩、辅元、通等皆坐诛。

[28]在这以前，凤阁舍人修武人张嘉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奏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认为皇嗣在东宫，不应该有这样的建议，因此上奏请求严词谴责上书的人，通知他们散去。太后又询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的意见，他也坚持说不可以。因此大大违反了诸位武氏掌权者的意愿，于是他们排斥岑长倩，命令他西征吐蕃，未到达前线，又征召他回来，关入太后的特别监狱。武承嗣又诬陷格辅元。来俊臣又胁迫岑长倩的儿子岑灵原，让他牵连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都说他们一同谋反。欧阳通被来俊臣审讯，毒刑用遍，始终不承认，来俊臣便假造他服罪的口供。冬季，十月，已酉（十二日），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等都被处死。

王庆之见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太后谕遣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去，太后乃以印纸遗之曰：“欲见我，以此示门者。”自是庆之屡求见，太后颇怒之，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

杖。昭德引出光政门外，以示朝士曰："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扑之，耳目皆血出，然后杖杀之，其党乃散。

王庆之朝见太后，太后说："皇嗣是我的儿子，为何要废黜他？"王庆之回答说："'神灵不享受别族人的祭品，百姓不祭祀别族的鬼神。'现在是谁拥有天下，却要以李氏为继承人吗？"太后指示将他遣送出去。王庆之趴在地上，以死哭请，不愿离去，太后便送给他盖有印章的一纸凭证说："以后想见我，拿它让守门人看。"从此，王庆之屡次求见，太后很不高兴，命令凤阁侍郎李昭德赐王庆之杖刑。李昭德将他领出光政门外，指着他对官员们说："这个坏蛋想废黜我朝皇嗣，立武承嗣为太子"，命令将他摔倒，摔得他耳朵眼睛都流血，然后用刑杖打死，他的党羽才散去。

昭德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为然。照德，乾之子也。

李昭德于是向太后进言说："天皇，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自己拥有天下，应当传给子孙作为万代家业，怎么能用侄子为继承人呢！自古以来没有听说侄子作天子而为姑母立庙的！况且陛下受天皇临终托付，如果将天下交给武承嗣，则天皇就无人祭祀了。"太后也同意这看法。李昭德是李乾的儿子。

[29]壬辰，杀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右卫将军李安静。安静，纲之孙也。太后将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劝进，安静独正色拒之。及下制狱，来俊臣诘其反状，安静曰："以我唐家老臣，须杀即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俊臣竟杀之。

[29]壬辰（疑误），朝廷杀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和右卫将军李安静。李安静是李纲的孙子。太后准备称帝，王公、百官都上表劝进，只有李安静严正地拒绝。及至他被关入太后的特别监狱，来俊臣责问他谋反的情况，李安静说："因我是唐家老臣，要杀就杀！若问谋反，实在无可奉告。"来俊臣终于将他处死。

[30]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太后许之。狄仁杰曰："臣闻君人者唯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彼学生求假，丞、簿事

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必欲不违其愿，请普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30]太学生王循之上表，请假回家；太后批准了他。狄仁杰说：“我听说作君主的只有生杀的大权不交给别人，其余的权力都归有关部门。所以左、右丞不办理徒刑以下的刑罚；左、右相只裁决流放以上的刑罚，因为地位逐渐尊贵的缘故。学生请假，是国子监丞、主薄管的事，如果天子为这种事发布敕令，则天下的事要发布多少敕令才能处理完！一定要不违反人们的意愿，请全面为他们建立制度就可以了。”太后认为这个意见好。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五卷

唐纪二十一 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上长寿元年（壬辰、692）

唐纪二十一 则天皇后长寿元年（壬辰，公元692年）

[1]正月，戊辰朔，太后享万象神宫。

[1]正月，戊辰朔（初一），太后在万象神宫祭祀。

[2]腊月，立故于阗王尉达伏雄之子瑕为于阗王。

[2]腊月，朝廷封原于阗王尉迟伏雄的儿子尉迟瑕为于阗王。

[3]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3]春季，一月，丁卯（初一），太后接见存抚使所荐举的人员，无论有才能与否，都加以任用，才高的试任凤阁舍人、给事中，其次的试任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任制度从此开始。当时人编顺口溜说："补阙接连用车载，拾遗平平常常用斗量；用耙子才能推拢的侍御史，一个模子脱出的校书郎。"有个被荐举的人沈全交补充说："面浆糊心的存抚使，眯了眼睛的圣神皇。"御史纪先知将他擒获，弹劾他诽谤朝政，请求在朝堂上对他施杖刑，然后依法治罪。太后笑着说："只要使你们自己称职，何必怕人家说话！应该宽免他的罪。"纪先知大为惭愧。太后虽然滥用禄位以笼络天下人心，但对不称职的人，也随即撤职，或加以判刑或处死。她掌握着刑罚和赏赐的权柄以驾御天下人，政令由自己作出，明察事理，善于决断，所以当时的杰出人材也竞相为她所用。

[4]宁陵丞庐江郭霸以谄谀干太后，拜监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问之，因尝其粪，喜曰："大夫粪甘则可忧；今苦，无伤也。"元忠大恶之，遇人辄告之。

[4]宁陵县丞庐江人郭霸靠对太后阿谀奉承以求取禄位，当上了监察御史。御史中丞魏元忠患病，郭霸去探视，亲口尝他的粪便，高兴地说：“大夫的粪便如果味甘便可忧了；现在是苦的，没有事。”魏元忠因此极厌恶他，逢人就揭露这件事。

[5]戊辰，以夏官尚书杨执柔同平章事。执柔，恭仁弟之孙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5]戊辰（初二），朝廷任命夏官尚书杨执柔为同平章事。杨执柔是杨恭仁弟弟的孙子，太后因他是她母亲家族里的人而加以任用。

[6]初，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至是，凤阁侍郎李昭德始筑之。

[6]当初，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没有外城，只有低矮的围墙而已。这时候，凤阁侍郎李昭德才开始营建东都外城。

[7]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先是，来俊臣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及知古等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对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定减死矣。德寿业受驱策，欲求少阶级，烦尚书引杨执柔，可乎？”仁杰曰：“皇天后土遣狄仁杰为如此事！”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之。

[7]左台中丞来俊臣罗织罪名告发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这以前，来俊臣曾奏请太后下命令：一经审问即承认谋反的人可以减免死罪。等到任知古等入狱，来俊臣便用这道命令引诱他们认罪。狄仁杰回答说：“大周改朝换代，万物更新，唐朝旧臣，甘愿听任诛戮。谋反是事实！”来俊臣便对他稍加宽容。来俊臣的属官王德寿对狄仁杰说：“您一定能减免死罪了。我已受人指使，想略找一个升迁阶梯，烦您牵连杨执柔，可以吗？”狄仁杰说：“天神地神在上，竟要狄仁杰干这种事！”说完一头撞在柱子上，血流满面；王德寿害怕因而向他道歉。

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辞气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坠驴，足于镫，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

曰："侯思止，汝若须魏元忠头则截取，何必使承反也！"

侯思止审讯魏元忠，魏元忠义正词严不屈服；侯思止大怒，命令在地上倒着拖他。魏元忠说："我命运不好，譬如从驴背上掉下来，脚挂在足镫上，被驴拉着走。"侯思止愈加发怒，命令接着拖他。魏元忠说："侯思止，你如果需要我魏元忠的脑袋就砍下，何必让我承认谋反呢！"

狄仁杰既承反，有司待报行刑，不复严备。仁杰裂衾帛书冤状，置绵衣中，谓王德寿曰："天时方热，请授家人去其绵。"德寿许之。仁杰子光远得书，持之告变，得召见。则天览之，以问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臣未尝褫其巾带，寝处甚安，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于西，使视之；不敢视，惟东顾唯诺而已。俊臣又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使奏之。

狄仁杰已承认谋反，有关部门只等待判罪执行刑罚，不再严加防备。狄仁杰便从被子上撕下一块帛，书写冤屈情况，塞在绵衣里面，对王德寿说："天气热了，请将绵衣交给我家里人撤去丝绵。"王德寿同意。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到帛书，拿着去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得到太后召见。武则天看了帛书，质问来俊臣，他回答说："狄仁杰等入狱后，我未曾剥夺他们的头巾和腰带，生活很安适，假如没有事实，怎么肯承认谋反！"太后派通事舍人周前往查看，来俊臣临时发给狄仁杰等头巾腰带，让他们排列站立在西边让周验看；周不敢向西看，只是面向东边唯唯诺诺而已。来俊臣又伪造狄仁杰等的谢死罪表，让周上奏太后。

乐思晦男未十岁，没入司农，上变，得召见，太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见仁杰等，问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于拷掠矣。"太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于是出此七族。庚午，贬知古江夏令，仁杰彭泽令，宣礼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献西乡令；流行本、嗣真于岭南。

乐思晦的儿子未满十岁，被籍没入司农寺为奴，要求上告特别情况，获得太后召见。太后问他有什么情况，他回答说："我父亲已死，家已破，只可惜陛下的刑法为来俊臣等所玩弄，陛下如果不相信我说

的话，请选择朝臣中忠诚清廉、陛下一贯信任的人，提出他们谋反的罪状交给来俊臣，他们没有不承认谋反的。”太后听后稍有醒悟，召见狄仁杰等，问道：“你承认谋反，为什么？”回答说：“不承认，便已经死于严刑拷打了。”太后说：“为何作谢死罪表？”回答说：“没有。”太后出示所上的奏表，才知道是伪造的，于是释免这七个家族。庚午（初四），任知古降职为江夏县令、狄仁杰降职为彭泽县令、崔宣礼降职为夷陵县令、魏元忠降职为涪陵县令、卢献降职为西乡县令；流放裴行本、李嗣真于岭南。

俊臣与武承嗣等固请诛之，太后不许。俊臣乃独称行本罪尤重，请诛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驳之，以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将顺，亏损恩信。”

来俊臣与武承嗣等仍坚持请求处死他们七个人，太后不答应。来俊臣便又特别提出裴行本罪恶尤其严重，请处死他；秋官郎中徐有功予以反驳，以为“英明君主有使臣下再生的恩惠，来俊臣不能顺势促成，有损君主恩信。”

殿中侍御史贵乡霍献可，宣礼之甥也，言于太后曰：“陛下不杀崔宣礼，臣请陨命于前。”以头触殿阶，血流沾地，以示为人臣者不私其亲。太后皆不听。献可常以绿帛裹其伤，微露之于幞头下，冀太后见之以为忠。

殿中侍御史贵乡人霍献可是崔宣礼的外甥，对太后说：“陛下不杀崔宣礼，我请求死在陛下眼前。”他一头撞在宫殿台阶上，流血浸湿地面，用以表示作臣下的不袒护自己的亲戚。太后都不听从。霍献可时常用绿帛包扎伤口，略为显露于帽子下面，希望太后看见认为他忠诚。

[8]甲戌，补阙薛谦光上疏，以为：“选举之法，宜得实才，取舍之间，风化所系。今之选人，咸称觅举，奔竞相尚，喧诉无惭。至于才应经邦，惟令试策；武能制敌，止验弯弧。昔汉武帝见司马相如赋，恨不同时，及置之朝廷，终文园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曰：‘将者提鼓挥桴，临敌决疑，一剑之任，非将事也。’然则虚文岂足以佐时，善射岂足以克敌！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观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举者赏罚而已。”

[8]甲戌（初八），补阙薛谦光上疏认为:“选拔人才的办法，应该使朝廷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录取和舍弃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国家的教化。现今选拔人，都赞许自求举荐，于是奔走门路，相互争胜，自己大吹大擂而无愧色。至于人才是应该能治理国家的，却只让试策文；武官必须能克敌制胜，却只考弯弓射箭。从前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所作的《子虚赋》，恨不能与他同时，等到得知他是当代人，安置他在朝廷，最终只让他担任汉文帝的陵园令，这是知道他不能胜任公卿职务的缘故。吴起将出战，身边的人递给他剑，吴起说:‘为将的任务是提战鼓挥动鼓槌，临阵解决疑难问题，使用一把剑的任务，不是为将的事情。’如此说来，徒有文才如何足以辅佐时政，善于射箭如何足以克敌制胜！关键在于对文官要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对武官要看他的勇气和谋略，考核当官时政绩的好坏，对举荐人施行赏罚而已。”

[9]来俊臣求金于左卫大将军泉献诚，不得，诬以谋反，下狱，乙亥，缢杀之。

[9]来俊臣向左卫大将军泉献诚索取钱财，没有达到目的，便诬陷他谋反，逮捕入狱，乙亥（初九），他被吊死。

[10]庚辰，司刑卿、检校陕州刺史李游道为冬官尚书、同平章事。

[10]庚辰（十四日），司刑卿、检校陕州刺史李游道任冬官尚书、同平章事。

[11]二月，己亥，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分置十州。

[11]二月，己亥（初三），吐蕃党项部落一万余人归附唐朝，被分别安置在十个州。

[12]戊午，以秋官尚书袁智弘同平章事。

[12]戊午（二十二日），朝廷任命秋官尚书袁智弘为同平章事。

[13]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

[13]夏季，四月，丙申（初一），朝廷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为如意。

[14]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江淮旱，饥，民不得采鱼虾，饿死者甚众。

[14]五月，丙寅（初一），朝廷禁止天下屠杀牲畜及捕捞鱼虾。江、淮间旱灾，发生饥荒，百姓不得捕鱼虾，饿死的人很多。

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私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怀一，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对仗，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德叩头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出肃表示之。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

右拾遗张德，生儿子三天，私自杀羊宴请同事，补阙杜肃怀揣宴席上的一些食物，上表告发。第二天，太后临朝听政，对张德说：“听说你生儿子，很高兴。”张德拜谢。太后说：“从哪里弄来的肉？”张德叩头认罪。太后说：“朕禁止屠宰牲畜，有吉凶事不干涉。但你今后请客，也需要选择人。”说完拿出杜肃的奏表给他看。杜肃十分惭愧，举朝文武官员都想啐他的脸。

[15]吐蕃酋长曷苏帅部落请内附，以右玉钤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将精卒二万迎之。六月，军至大渡水西，曷苏事泄，为国人所擒。别部酋长昝捶帅羌蛮八千余人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莱川州而还。

[15]吐蕃酋长曷苏率领部落请求归附唐朝，朝廷任命右玉钤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领精卒二万迎接他。六月，唐军到大渡水西边，曷苏归附唐朝的事情泄露，被本国人擒拿。别部酋长昝捶率领羌蛮八千余人归附唐朝，张玄遇将他的部落安置在莱川州后，便撤军了。

[16]辛亥，万年主簿徐坚上疏，以为：“书有五听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窃见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实，即行斩决。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怀枉，吞声赤族，岂不痛哉！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绝此处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简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坚，齐聃之子也。

[16]辛亥（疑误），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认为：“古书记载审案实行听词、听色、听气、听耳、听目等‘五听’，贞观年间有死罪经三次复奏才行刑的命令。我看见近来有命令审讯谋反者，让使者审得事实，立即判决处死。人命至关重要，死后不能复生，万一含冤，被灭族而怀怨不敢出声，岂不令人痛心！这样做不足以肃清恶人和叛逆，彰明常刑，恰好助长一些人擅权枉法，使人们产生疑惧。我希望杜绝这种处理办法，依法复奏再行刑。还有，任用法官，应当加以选择，

有执法宽大公平，为百姓所称赞的，希望亲近而任用他；有处理事情峻刻严酷，不孚众望的，请疏远而斥退他。”徐坚是徐齐聃的儿子。

[17]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于太后曰：“魏王承嗣权太重。”太后曰：“吾侄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侄之于姑，其亲何如子之于父？子犹有篡弑其父者，况侄乎！今承嗣既陛下之侄，为亲王，又为宰相，权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八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特进，纳言武攸宁为冬官尚书，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执柔为地官尚书，并罢政事；以秋官侍郎新郑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为文昌左丞，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与司宾卿崔神基并同平章事。，思廉之孙；元素，敬玄之弟也。辛巳，以营缮大匠王璇为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承嗣亦毁昭德于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

[17]夏官侍郎李昭德私下对太后说：“魏王武承嗣权太重。”太后说：“他是我的侄儿，所以任为亲信。”李昭德说：“侄儿对于姑姑，怎么能比得上儿子对于父亲亲近？儿子还有杀死父亲的，何况侄儿呢！现在武承嗣既是陛下的侄儿，是亲王，又任宰相，权势与君主等同，我恐怕陛下不能久安于天子之位！”太后震惊地说：“朕没有想到这点。”秋季，八月，戊寅（十六日），朝廷任命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特进，纳言武攸宁为冬官尚书，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执柔为地官尚书，一并罢去相职；任命秋官侍郎新郑人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为文昌左丞，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与司宾卿崔神基并任同平章事。姚是姚思廉的孙子；李元素是李敬玄的弟弟。辛巳（十九日），朝廷任命营缮大匠王为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武承嗣也向太后诋毁李昭德，太后说：“我任用李昭德，才睡得安稳，他可以为我代劳，你不要说了。”

是时，酷吏恣横，百官畏之侧足，昭德独廷奏其奸。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诣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

当时，酷吏恣意横行，百官畏惧他们，不敢正面站立，只有李昭德敢于在朝廷揭露他们的邪恶。太后迷信祥瑞，有人进献有赤色花纹的白石，主管官员责问他这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回答说："因为它的心忠诚。"李昭德大怒说："这块石头的心忠诚，其他石头全都造反吗？"身边的人都发笑。襄州人胡庆用红漆在龟的腹部书写"天子万万年"几个字，到皇宫门口进献。李昭德用刀把字刮除净尽，奏请将进献者法办。太后说："这个人用心并不坏。"命令释放他。

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

太后训练猫，让它和鹦鹉在一起。有一次拿出向百官展示，传看还未完毕，猫饿了，捕捉鹦鹉而食，太后为此很羞愧。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思，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思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构陷善思，坐流欢州。太后知其枉，寻复召为浑仪监丞。善思名，以字行。

太后自垂拱年间以来，任用酷吏，首先处死唐朝皇族和贵戚数百人，然后杀大臣数百家，杀刺史、郎将以下官吏更数不清。每任命一名官吏，宫中守门的官婢便私下互相说道："作鬼的材料又来了。"不满一个月，这些官吏即遭突然逮捕，举族被杀。监察御史朝邑人严善思公正耿直敢说话。当时告密的人多到数不清，太后也厌烦，命令严善思查问，结果承认诬告服罪而死的有八百五十余人。罗织罪名害人的集团为之丧气，他们便共同诬陷严善思，结果他被流放州。太后知道他冤枉，不久又召他回来担任浑仪监丞。严善思名叫，字善思，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

右补阙新郑朱敬则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异议，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乃上疏，以为："李斯相秦，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不知易之以宽和，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之以礼义，传世十二，此知变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

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苍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太后善之，赐帛三百段。

右补阙新郑人朱敬则认为太后的本意是用刑罚来禁止不同意见，现在既已登上帝位，人心也已安定，就应减省刑罚，崇尚宽大，于是上疏认为：“李斯辅助秦国，用刻薄欺诈手段屠杀诸侯，不知道及时改变为宽大温和，终于土崩瓦解，这是不知道变化的祸害。汉高祖平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服他施行礼义，结果皇位传了十二代，这是知道变化的好处。自文明年间帝业初创，一切刚刚开始，韩王、霍王等三位皇叔散布流言，徐敬业等四个元凶制造祸乱，这时候不用手段套出实情，不能应天命顺人心，不亲近法家的刑名之学，不能摧毁邪恶止息暴乱。所以设铜匦，开告密之门，使或曲或直的形影必然显现出来，包藏着的阴谋全部暴露，结果神明帮助正直之人，罪恶尽除，百姓安定，帝位转移。但快走不会有完整的脚印，短的琴柱奏不出和声，过去的妙策，成了当今的无用之物。恳切希望看看秦、汉的得和失，考察当前的事怎样办才合适，哪些属于糟粕可以遗弃，发现那些一时有用过后即需破除的东西，去掉诬陷者的牙和角，挫去邪恶阴险者的锋芒，堵塞罗织罪状的源头，扫除结党营私的痕迹，使天下百姓无忧无虑，岂不快乐！”太后赞许他的话，赏赐他帛三百段。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枷研楔，折膺签爪，悬发薰耳，号曰‘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胜楚毒自诬耳。愿陛下察之。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颇采其言，制狱稍衰。

侍御史周矩上疏说：“审问犯人的官吏都以残暴相夸耀，泥塞耳朵，笼罩脑袋，用重枷磨脖颈，在头上加箍再打进楔子，打折胸骨，手指钉竹签，吊头发，薰耳朵，号称为‘狱持’。或者多日减少供应食物，通宵审问，昼夜摇撼，不让睡觉，号称为‘宿囚’。犯人既不是木

石，为避免眼前的痛苦，便姑且认罪谋求晚一点死去。我私下听到的舆论，都说天下太平，有什么必要造反？难道被告发的人全是英雄，想谋取帝王的地位吗？只是受不住酷刑，被迫认罪罢了。希望陛下考察。如今满朝百官坐卧不安，都以为陛下早上同他们亲近，晚上即与他们成为仇敌，难以保全性命。周朝行仁义而昌盛，秦朝用刑罚而灭亡。愿陛下减缓刑罚，施行仁义，则天下百姓就很幸运了！”太后颇采纳他的意见，特种监狱的囚犯逐渐衰减。

[18]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丙戌，敕以齿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为社。

[18]太后年岁虽大，但善于自己修饰容貌，即使她左右的人也感觉不出她衰老。丙戌（二十四日），下诏说因自己牙齿脱落后又长出新牙，九月，庚子（初九），到则天门宣布赦免天下罪人，更改年号；又改于九月祭土神。

[19]制于并州置北都。

[19]太后下令在并州设置北都。

[20]癸丑，同平章事李游道、王璇、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长史任令辉，皆为王弘义所陷，流岭南。

[20]癸丑（二十二日），同平章事李游道、王、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长史任令辉，都因被王弘义诬陷，流放岭南。

[21]左羽林中郎将来子坐事流爱州，寻卒。

[21]左羽林中郎将来子因事获罪流放爱州，不久去世。

[22]初，新丰王孝杰从刘审礼击吐蕃为副总管，与审礼皆没于吐蕃。赞普见孝杰泣曰：“貌类吾父。”厚礼之，后竟得归，累迁右鹰扬卫将军。孝杰久在吐蕃，知其虚实。会西州都督唐休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22]当初，新丰人王孝杰跟从刘审礼进攻吐蕃任副总管，与刘审礼一起沦落于吐蕃。吐蕃赞普见到王孝杰，哭泣说：“相貌像我父亲。”因此给予他优厚的待遇，后来终于得以返回，连续升官至右鹰扬卫将

军。王孝杰长期在吐蕃，知道他们的情况。正好西州都督唐休请求再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太后便下诏任命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领兵进攻吐蕃。冬季，十月，丙戌（二十五日），唐军大败吐蕃，又攻下四镇。朝廷设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派兵戍守。

二年（癸巳、693）

二年（癸巳，公元693年）

[1]正月，壬辰朔，太后享万象神宫，以魏王承嗣为亚献，梁王三思为终献。太后自制神宫乐，用舞者九百人。

[1]正月（前一年十一月），壬辰朔（初一），太后在万象神宫祭祀，让魏王武承嗣第二个献祭品，梁王武三思最后一个献祭品。太后自编神宫乐，是乐舞人员九百人。

[2]户婢团儿为太后所宠信，有憾于皇嗣，乃谮皇嗣妃刘氏、德妃窦氏为厌咒。癸巳，妃与德妃朝太后于嘉豫殿，既退，同时杀之，瘗于宫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孙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团儿复欲害皇嗣，有言其情于太后者，太后乃杀团儿。

[2]宫中守门的官婢团儿受太后宠信，对皇嗣不满，于是诬陷皇嗣妃刘氏、德妃窦氏，说她们用邪术诅咒太后。癸巳（初二），皇嗣妃与德妃朝见太后于嘉豫殿，退出后同时被杀，掩埋在宫中，人们不知道掩埋的处所。德妃是窦抗的曾孙女。皇嗣畏惧违犯太后的旨意，对这件事不敢说话，在太后面前，表情和举动都保持和平常一样。团儿又想陷害皇嗣，有人将她的情况告诉太后，太后才杀死团儿。

是时，告密者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赏。德妃父孝谌为润州刺史，有奴妄为妖异以恐德妃母庞氏，庞氏惧，奴请夜祠祷解，因发其事。下监察御史龙门薛季昶按之，季昶诬奏，以为与德妃同祝诅，先涕泣不自胜，乃言曰：“庞氏所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为给事中。庞氏当斩，其子希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论之，以为无罪；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请付法，法司处有功罪当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叹曰：“岂我独死，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寝。人以为有功苟自强，必内忧惧，密伺之，方熟寝。太后召有功，迎谓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

好生，圣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庞氏得减死，与其三子皆流岭南，孝谌贬罗州司马，有功亦除名。

当时，告密的人都引诱别人的奴婢告发他们的主人，以谋取功劳赏赐。德妃的父亲窦孝谌任润州刺史，有家奴妄作妖异以恐吓德妃的母亲庞氏。庞氏害怕，家奴便请她夜间向神祈祷以消除妖异。家奴又告发这件事，庞氏因此被送到监察御史龙门人薛季昶处查问。薛季昶诬奏庞氏与德妃共同求神降祸于太后，他先痛哭流涕好像经受不住的样子，然后说：“庞氏的行为，我不忍说出口。”太后便提升薛季昶为给事中。庞氏应当斩首，她的儿子窦希找侍御史徐有功诉冤，徐有功通知有关部门停止执行死刑，然后上奏辩论，认为她没有罪。薛季昶上奏说徐有功循私偏袒恶逆罪犯，请求法办，执法部门判徐有功的罪应当处以绞刑。徐有功的属官把情况告诉他，徐有功叹息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死，其他人永远不死吗？”他进餐后，便用扇子掩面睡觉。人们以为徐有功只是暂时强作镇静，必定内心忧惧，但偷看他，他却正在熟睡。太后召见徐有功，责问他：“你近来办案，重罪不办或轻办的失误怎么那样多？”回答说：“重罪不办或轻办，是作臣下的小过失；喜欢让人活着，是圣人的大德。”太后沉默不语。因此庞氏得减免死罪，同三个儿子一起流放岭南，窦孝谌降职为罗州司马，徐有功也被削除名籍。

[3]戊申，姚奏请令宰相撰《时政记》，月送史馆。从之。《时政记》自此始。

[3]戊申（十七日），姚上奏请求命令宰相撰写《时政记》，每月送交史馆。这个意见被采纳。《时政记》的撰写从这时候开始。

[4]腊月，丁卯，降皇孙成器为寿春王，恒王成义为衡阳王，楚王隆基为临淄王，卫王隆范为巴陵王，赵王隆业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4]腊月，丁卯（初七），皇孙李成器被降为寿春郡王，恒王李成义为衡阳郡王，楚王李隆基为临淄郡王，卫王李隆范为巴陵郡王，赵王李隆业为彭城郡王，他们都是睿宗李旦的儿子。

[5]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郎娄师德同平章事。师德宽厚清慎，犯而不校。与李昭德俱入朝，师德体肥行缓，昭德屡待之不至，怒骂曰：“田舍夫！”师德徐笑曰：“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其

弟除代州刺史，将行，师德谓曰：“吾备位宰相，汝复为州牧，荣宠过盛，人所疾也，将何以自免？”弟长跪曰：“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为兄忧。”师德愀然曰：“此所以为吾忧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干，当笑而受之。”

[5]春季，一月，庚子（初十），太后任命夏官侍郎娄师德为同平章事。娄师德为人宽厚，清廉谨慎，冒犯他也不计较。他与李昭德一同入朝，娄师德身体肥胖行动缓慢，李昭德老等他不来，便怒骂他：“乡下佬！”娄师德笑着说：“我不作乡下佬，谁应当作乡下佬！”他的弟弟授任代州刺史，将要赴任时，娄师德对他说：“我任宰相，你又为州刺史，得到的恩庞太盛，是别人所妒忌的，将如何自己避祸？”他弟弟直身而跪说：“今后就是有人唾我脸上，我只擦拭而已，希望不致使哥哥担忧。”娄师德神色忧虑地说：“这正是使我担忧的！人家唾你脸，是因为恨你，你擦拭，便违反人家的意愿，正好加重人家的怒气。唾液，不擦拭它会自己干，应当笑而承受。”

[6]甲寅，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坐私谒皇嗣腰斩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见。又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既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闻之，令舆入宫中，使医内五藏，以桑皮线缝之，傅以药，经宿始苏。太后亲临视之，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6]甲寅（二十四日），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因私自拜见皇嗣获罪，腰斩于街市。从此公卿以下官员都不得晋见皇嗣。又有人告发皇嗣有秘密异谋，太后命令来俊臣审讯他身边人员，他们受不住酷刑，都想违心认罪。太常寺工人京兆人安金藏大声对来俊臣说：“您既然不相信我的话，我请求剖出心肝以表明皇嗣不谋反。”他立即抽出佩刀自己剖胸，五脏都流出，血流满地。太后听说，命令将他抬入宫中，让医生将五脏纳入体内，用桑皮线缝合，敷上药，经过一个晚上才苏醒。太后亲自去看望他，叹息说：“我有儿子不能自己看清楚，结果使得你这样。”立即命令来俊臣停止审讯，皇嗣因此得免于难。

[7]罢举人习《老子》，更习太后所造《臣轨》。

[7]朝廷停止应举的人学习《老子》，改为学习太后所编的《臣轨》。

[8]二月，丙子，新罗王政明卒，遣使立其子理洪为王。

[8]二月，丙子（十六日），新罗王金政明去世，朝廷派遣使者封他的儿子金理洪为王。

[9]乙亥，禁人间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锦，李昭德按之，杖杀于朝堂。

[9]乙亥（十五日），朝廷禁止民间拥有彩色有花纹的丝织品。侍御史侯思止私自贮存这种丝织品，李昭德查办他，用杖刑将他杀死于朝堂。

[10]或告岭南流人谋反，太后遣司刑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按之。国俊至广州，悉召流人，矫制赐自尽。流人号呼不服，国俊驱就水曲，尽斩之，一朝杀三百余人。然后诈为反状，还奏，因言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谋反者，不可不早诛。太后喜，擢国俊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威卫兵曹参军屈贞筠皆摄监察御史，诣诸道按流人。光业等以国俊多杀蒙赏，争效之，光业杀七百人，德寿杀五百人，自余少者不减百人，其远年杂犯流人亦与之俱毙。太后颇知其滥，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属皆听还乡里。"国俊等亦相继死，或得罪流窜。

[10]有人告发岭南流放人员谋反，太后派遣司刑评事万国俊代理监察御史前往查问。万国俊到达广州后，召集全部流放人员，假传太后命令让他们自尽。流放人员呼喊着不服罪，万国俊将他们驱赶到河边，全部斩首，一个早上就杀死三百多人。然后伪造他们谋反的罪状，回来上报，同时还对太后说其他各道的流放者，也一定有怀恨而谋反的，不能不及早清除掉。太后高兴，提升万国俊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太后又派遣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威卫兵曹参军屈贞筠都任代理监察御史，到各道审查流放人员。刘光业等因万国俊多杀人受到奖赏，争相仿效他。刘光业杀死七百人，王德寿杀死五百人，其余少的也不少于一百人，早年的各种罪犯、流放人员也一同被杀。太后也颇

知滥杀的情况，因此下令“六道流放人员未死的连同他们的家属，都准许返回家乡。”万国俊等也相继死去，或获罪流放。

[11]来俊臣诬冬官尚书苏，云在魏州与琅邪王冲通谋，夏，四月，乙未，杀之。

[11]来俊臣诬告冬官尚书苏，说他在魏州时与琅邪王李冲串通谋反。夏季，四月，乙未（疑误），他被处死。

[12]五月，癸丑，棣州河溢。

[12]五月，癸丑（二十五日），棣州河水泛滥。

[13]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13]秋季，九月，丁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14]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请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太后御万象神宫，受尊号，赦天下。作金轮等七宝，每朝会，陈之殿庭。

[14]魏王武承嗣等五千人上表请求太后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初九），太后到万象神宫，接受尊号，赦免天下罪人。朝廷制作金轮等七宝，每次朝会，都陈列在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浑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极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无上孝明高皇帝；皇后从帝号。

庚子（十四日），朝廷追尊昭安皇帝为浑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为立极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为无上孝明高皇帝；皇后的尊号与帝号相同。

[15]辛丑，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为司宾卿，罢政事；以司宾卿万年豆卢钦望为内史，文昌左丞韦巨源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吴人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臣源，孝宽之玄孙也。

[15]辛丑（十五日），朝廷任命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为司宾卿，罢除相职；任命司宾卿万年人豆卢钦望为内史，文昌左丞韦巨源为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吴人陆无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韦巨源是韦孝宽的玄孙。

延载元年（甲午、694）

延载元年（甲午，公元694年）

[1]正月，丙戌，太后享万象神宫。

[1]正月，丙戌（初一），太后在万象神宫祭祀。

[2]突厥可汗骨笃禄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为可汗。腊月，甲戌，默啜寇灵州。

[2]突厥可汗阿史那骨笃禄去世，他的儿子年幼，他的弟弟阿史那默啜自立为可汗。腊月，甲戌（十九日），阿史那默啜侵扰灵州。

[3]室韦反，遣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击破之。

[3]室韦反叛，唐朝派遣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击败他们。

[4]春，一月，以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

[4]春季，一月，朝廷任命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

[5]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论赞刃、突厥可汗子等于冷泉及大岭，各三万余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俟斤等万余人。

[5]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在冷泉及大岭打败吐蕃论赞刃、突厥可汗子等各三万多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打败泥熟俟斤等一万余人。

[6]庚午，以僧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以讨默啜。

[6]庚午（十六日），朝廷任命和尚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阿史那默啜。

[7]三月甲申，以凤阁舍人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检校内史。更以僧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帅契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默啜，未行，虏退而止。昭德尝与怀义议事，失其旨，怀义挞之，昭德惶惧请罪。

[7]三月，甲申（初一），朝廷任命凤阁舍人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为检校内史；又任命和尚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率领契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伐阿史那默啜，还没有出发，因敌人退走而停止出兵。李昭德曾与和尚怀义商议事情，不符合他的心意，被怀义鞭打，李昭德恐惧请罪。

[8]夏，四月，壬戌，以夏官尚书、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同凤阁鸾台三品。

[8]夏季，四月，壬戌（初九），朝廷任命夏官尚书、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9]五月，魏王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上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御则天门楼受尊号，赦天下，改元。

[9]五月，魏王武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给太后上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十一日），太后驾临则天门城楼接受尊号，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

[10]天授中，遣监察御史寿春裴怀古安集西南蛮。六月，癸丑，永昌蛮酋薰期帅部落二十余万户内附。

[10]天授年间，朝廷派遣监察御史寿春人裴怀古招抚西南蛮族。六月，癸丑（初一），永昌蛮首领薰期率领部落二十余万户归附唐朝。

[11]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妄惑众。尼自号净光如来，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吴赤乌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岁，云见薛师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制云："迈轩代之广成，逾汉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还山，制罢遣之。

[11]河内地方有老尼姑，居住在神都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邪说迷惑群众。老尼姑自号净光如来，说能预知未来；韦什方自称是三国时孙吴赤乌年间出生的人。又有一个老胡人也自称五百岁，说他看见和尚怀义已二百年了，怀义的面貌越来越年轻。太后很信任器重他们，赐韦什方姓武氏。秋季，七月，癸未（初一），朝廷任命韦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命令中说："他胜过轩辕时代的广成子，超越汉朝的河上公。"八月，韦什方要求返回嵩山，太后命令免去职务，遣送他返山。

[12]戊辰，以王孝杰为瀚海道行军总管，仍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薛怀义节度。

[12]戊辰（十七日），朝廷任命王孝杰为瀚海道行军总管，并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和尚怀义的指挥。

[13]己巳，以司宾少卿姚为纳言；左肃政中丞原武杨再思为鸾台侍郎，洛州司马杜景俭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13]己巳（十八日），朝廷任命司宾少卿姚为纳言；左肃政中丞原武人杨再思为鸾台侍郎，洛州司马杜景俭为凤阁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

豆卢钦望请京官九品已上输两月俸以赡军，转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明公禄厚，输之无伤；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乎？”钦望正色拒之。既上表，求礼进言曰：“陛下富有四海，军国有储，何藉贫官九品之俸而欺夺之！”姚曰：“求礼不识大体。”求礼曰：“如姚，为识大体者邪！”事遂寝。

豆卢钦望请九品以上的京官每人交两个月的薪俸以补助军用，写了一份通知让百官传阅，让他们一起上奏表。百官只是聚到一起，不知是什么事情。拾遗王求礼对豆卢钦望说：“您俸禄丰厚，交纳没有什么关系；低级官吏贫困，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而加以欺骗夺取呢？”豆卢钦望严正拒绝他。上表后，王求礼进言说：“陛下富有天下，军用和国用都有储备，如何用得着贫官九品的俸禄而加以欺骗夺取！”姚说：“王求礼不识大体！”王求礼说：“像姚这样，是识大体的人吗！”事情终于没有实施。

[14]戊寅，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综坐事流振州。

[14]戊寅（二十七日），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综因事获罪流放振州。

[15]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以姚为督作使。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

[15]武三思等率领四夷首领请用铜铁铸造大‘天枢’柱，树立在端门外，柱上有记述功德的铭文，贬黜唐朝，称颂武周；任命姚为督作使。诸胡聚集钱百万亿，买铜铁尚不够用，又征收民间的农具加以补充。

[16]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16]九月，壬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17]殿中丞来俊臣坐赃贬同州参军。王弘义流琼州，诈称敕追还，至汉北，侍御史胡元礼遇之，按验，得其奸状，杖杀之。

[17]殿中丞来俊臣犯贪赃罪，降职为同州参军。王弘义流放琼州，伪称太后有令追他回京，到了汉水以北，侍御史胡元礼遇见他，经过查验，弄清他作假的事实，于是用杖刑处死。

内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颇专权使气，人多疾之，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万机独断。自长寿以来，委任昭德，参奉机密，献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预谘谋，要待画日将行，方乃别生驳异。扬露专擅，显示于人，归美引愆，义不如此。”又曰：“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又曰：“蚁穴坏堤，针芒写气，权重一去，收之极难。”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石论》数千言，述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逄弘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恶昭德。壬寅，贬昭德为南宾尉，寻又免死流窜。

内史李昭德依仗太后的信任，独揽大权，意气用事，人们多憎恨他。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上疏抨击他，内容大致说：“陛下在天授年间以前，政事由自己决断，自长寿年间以来，委任李昭德，让他参与机密，提出可行的事，否决不可行的事；一些对国家便利的事，他事先不参与商议，待到已批示将要推行时，才另提出不同意见，显露出独断独行，好表现自己。善事归于君主，过失自己承担，他并不遵循这种君臣关系的常理。”又说：“我看他的胆子，比身体还大，鼻孔出的气，上冲霄汉。”又说：“蚂蚁的洞穴可以毁掉大堤，针尖大的小孔足以泄气，权力一旦失去，要收回就极难。”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石论》数千言，叙述李昭德专权的事实。凤阁舍人逄弘敏将它上奏，太后因此而憎恶李昭德，壬寅（二十一日），将他降职为南宾县尉，不久又减免死罪，将他流放。

[18]太后出黎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为瑞。杜景俭独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发荣，阴阳不时，咎在臣等。”因拜谢。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18]太后拿出一枝梨花给宰相们看，宰相们都以为是吉兆。只有杜景俭说：“现在草木枯黄凋落，而梨树却开花，这是阴阳错乱，过失在我们这些人。”他因此跪下谢罪。太后说：“你是真正的宰相。”

[19]冬，十月，壬申，以文昌右丞李元素为凤阁侍郎，左肃政中丞周允元检校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允元，豫州人也。

[19]冬季，十月，壬申（二十二日），朝廷任命文昌左丞李元素为凤阁侍郎，左肃政中丞周允元为检校凤阁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周允元是豫州人。

[20]岭南獠反，以容州都督张玄遇为桂、永等州经略大使以讨之。

[20]岭南獠人反叛，朝廷任命容州都督张玄遇为桂、永等州经略大使以讨伐他们。

天册万岁元年（乙未、695）

天册万岁元年（乙未，公元695年）

[1]正月，辛巳朔，太后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证圣。

[1]正月，辛巳朔（初一），太后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证圣。

[2]周允元与司刑少卿皇甫文备奏内史豆卢钦望、同平章事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附会李昭德，不能匡正，钦望贬赵州，巨源贬麟州，景俭贬溱州，味道贬集州，元方贬绥州刺史。

[2]周允元与司刑少卿皇甫文备上奏说内史豆卢钦望、同平章事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依附李昭德，不能纠正政事的过失。豆卢钦望被降职为赵州刺史，韦巨源被降职为麟州刺史，杜景俭被降职为溱州刺史，苏味道被降职为集州刺史，陆元方被降职为绥州刺史。

[3]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怀义作夹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怀义用财如粪土，太后一听之，无所问。每作无遮会，用钱万缗；士女云集，又散钱十车，使之争拾，相蹈践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怀义颇厌入宫，多居白马寺，所度力士为僧者满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奸谋，固请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台，怀义亦至，乘马就阶而下，坦腹于床。矩召吏将按之，遽跃马而去。矩具奏其状，太后曰："此道人病风，不足诘，所度僧，惟卿所处。"悉流远州。迁矩天官员外郎。

[3]当初，明堂已落成，太后命令和尚怀义用麻布夹缝制作大佛像，佛像的小指中就能容得下数十人，在明堂北面构筑天堂用来贮存。天堂初造时被风吹倒，又重新再造，每天役使一万人，采集木料于江河山岭，数年之中，花费以万亿计算，国库因此耗尽。和尚怀义花钱像粪土一样，太后全都听任他，不加过问。每次举行无遮法会，用钱万缗；等四方男女汇集，又散钱十车，让他们争相拣拾，有人因

争抢被踩死。各地的公私田宅，多数为和尚所有。和尚怀义不喜欢入宫，多数时间居住在白马寺，他剃度千名身强力壮的人为僧。侍御史周矩怀疑他有奸谋，一再请求审查他。太后说：“你且回去，朕即命令他去你处。”周矩回到御史官署，和尚怀义也到，他就着台阶下马，露腹坐在椅子上。周矩召集手下吏卒将要审问他，他立即跃上马飞驰而去。周矩上报他的行为，太后说：“这个道人患疯病，不值得追问，他所剃度的僧人，任由你处理。”周矩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远州县。升任周矩为天官员外郎。

乙未，作无遮会于明堂，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杀牛取血，画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怀义刺膝血为之。丙申，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时御医沈南亦得幸于太后，怀义心愠，是夕，密烧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暴风裂血像为数百段。太后耻而讳之，但云内作工徒误烧麻主，遂涉明堂。时方宴，左拾遗刘承庆请辍朝停以答天谴，太后将从之。姚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汉武建章，盛德弥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庙也，不应自贬损。”太后乃御端门，观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怀义充使。又铸铜为九州鼎及二十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乙未（疑误），太后作无遮法会于明堂，挖地为坑，深五丈，结札彩绸作宫殿，佛像都从深坑中拉出，说是从地下涌出。又杀牛取血，用来画大佛像，佛像的头高二百尺，说是和尚怀义刺膝取血画的。丙申（初八），在天津桥南边张挂大佛像，摆上供神佛用的食品。当时御医沈南也得到太后宠幸，和尚怀义对此心里不高兴，当晚秘密焚烧天堂，延烧到明堂，火光照得洛阳城中如同白昼，到天亮时天堂明堂全部烧光，狂风刮坏牛血画的佛像断成数百段。太后羞愧而不敢说明真象，只说是在天堂里干活的工徒疏忽烧着麻布佛像，而延烧明堂。当时全城臣民正在聚饮，左拾遗刘承庆请求停止朝会和聚饮，以回答上天的谴责，太后准备接受。姚说：“从前周代成周城宣榭失火，占卜的结果是朝代更加兴盛；汉武帝时柏梁台失火后再造建章宫，盛德更加久远。现在明堂只是发布政令的场所，并不是宗庙，不应自我贬抑。”太后于是登上端门，像平时一样观看臣民会饮。她命令重新建造

明堂、天堂，仍然任命和尚怀义为主持建造的使者；又为九州各铸一座铜鼎及十二属相神，都高一丈，安置在各自的方位。

先是，河内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则烹宰宴乐，畜弟子百余人，淫秽靡所不为 。武什方自言能合长年药，太后遣乘驿于岭南采药。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还河内，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发其奸者，太后乃复召尼还麟趾寺，弟子毕集，敕给使掩捕，尽获之，皆没为官婢。什方还，至偃师，闻事露，自绞死。

在这以前，河内老尼姑白天只食一点麻籽和一点米，晚上则屠宰烹调宴饮作乐，收养弟子一百多人，淫乱无所不为。武什方自称能配制长生不老药，太后派遣他乘驿车赴岭南采药。等到明堂火灾，老尼姑入宫慰问太后，太后怒斥她，说：“你经常说能预知未来，何以不预言明堂火灾？”因此驱逐她回河内，他的弟子及老胡人都逃散了。又有人告发她们的罪恶，太后便又召老尼姑返回麟趾寺，她的弟子们也闻讯全都回来，于是命令宦官出其不意逮捕她们，全部捕获，都没入官府为官婢。武什方从岭南返回，至偃师时，听说事情败露，自己上吊而死。

庚子，以明堂火告庙，下制求直言。刘承庆上疏，以为：“火发既从麻主，后及总章，所营佛舍，恐劳无益，请罢之。又，明堂所以统和天人，一旦焚毁，臣下何心犹为宴！忧喜相争，伤于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访，许陈至理，而左史张鼎以为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逄敏奏称，弥勒成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斯实谄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论。伏愿陛下乾乾翼翼，无戾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则兆人蒙赖，福禄无穷。”

庚子（疑误），太后将明堂失火的事禀告太庙，并下令征求直言。刘承庆上疏认为：“火既然从麻布佛像烧起，后延及明堂总章三室，可见所营建的佛舍恐徒劳无益，请停止营造。还有，明堂的作用是调和天与人的关系，一旦焚毁，大臣们还有什么心思参加聚饮，忧愁和喜悦两种心情相互争斗，有伤于人的性情。还有，陛下下令广泛访求，允许臣下陈述最根本的道理，而左史张鼎认为现在既然有火烧到帝王居住的地方，更显出大周朝的祥瑞，通事舍人逄敏奏称，弥勒佛成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顷刻散坏，这些实在是谄媚荒诞之言，不是君

臣间正常的言论。恳请陛下自强不息，小心翼翼，不违反天理人心而兴办非急切的工程，则亿万百姓有所依靠，福禄无穷。”

获嘉主簿彭城刘知几表陈四事：其一，以为：“皇业权舆，天地开辟，嗣君即位，黎元更始，时则藉非常之庆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宴而赦令不息，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或有名垂结正，罪将断决，窃行货贿，方便规求，故致稽延，毕沾宽宥。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预恩光，作恶者独承徼幸。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谓也。望陛下而今而后，颇节于赦，使黎氓知禁，奸宄肃清。”其二，以为：“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至于朝野宴集，公私聚会，绯服众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皆荣非德举，位罕才升，不知何者为妍蚩，何者为美恶。臣望自今以后，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无才者咸知勉励。”其三，以为：“陛下临朝践极，取士太广，六品以下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秽皇风。”其四，以为，“今之牧伯迁代太速，倏来忽往，蓬转萍流，既怀苟且之谋，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仍明察功过，尤甄赏罚。”疏奏，太后颇嘉之。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见志焉。

获嘉县主簿彭城人刘知几上表陈述四件事：其一，以为：“皇业起始，天地开辟，嗣君即位，百姓重新开始，当时则凭借非常的喜庆以显示使人重新获得生命的恩惠，现在天下清静安宁而赦令不断发布，近来则一年中不止一次，前些时则每年都有。至于违法背礼的人，刁猾凶残之徒，当百姓则以偷盗为业，当官则以贪赃索贿为目标。而元旦的朝会，期望皇帝的恩泽，重阳的节日，久立等待降皇恩，结果正如他们所揣测，全都获得赦免。有人接近结案判定，刑罚将要执行，而私下贿赂，官吏乘机索取，以致判决拖延，终于获宽容饶恕。这就使得社会上出现众多顽劣逆乱之徒，而缺少行为、品性端正严肃的人，行善的人得不到皇恩，作恶的人却独自获得意外的利益。古语说：‘小人的幸运，便是君子的不幸。’就是这个意思。希望陛下从今以后，适当节制赦令，使百姓知道禁令，为非作歹的人被肃清。”其

二，以为：“海内任官九品以上的人，每年遇到发布赦令，必赐官阶勋级，以至朝野宴会、公私聚会时，穿红色衣服的官员多于穿青色衣服的官员，持象牙笏的多于执木笏的；他们的荣显并非因品德高尚而获得，他的官阶很少是因为才能出众而提升的，分不清什么是美与丑，什么是善与恶。我希望从今以后稍微停止以私意赏赐官阶和勋级，使有才德的人更加忠诚勤奋，无才能的人都知道努力上进。”其三，以为：“陛下临朝即帝位以来，取士太多，六品以下有具体职务、政事清闲的官吏，就像泥土草芥一样微不足道，像沙砾一样数不清，如果不加以淘汰，恐怕要玷污君主的教化。”其四，以为：“现在州郡官吏更换调动太快，忽来忽往，像蓬草和浮萍一样流转不定，他们既怀着得过且过的打算，哪里还有心思搞奉公守法的政事。希望今后刺史在任不到三年以上不能调动，同时认真考察他们的功过，尤其要严明赏罚。”奏疏上达后，太后很赞赏。当时官爵容易得到而法网严峻，所以人们争着求取官爵而多陷身刑罚甚至被杀，刘知几便著《思慎赋》以讽刺时俗，表明自己的志趣。

[4]丙午，以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击突厥。

[4]丙午（二十六日），朝廷任命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进攻突厥。

[5]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5]春季，二月，己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6]僧怀义益骄恣，太后恶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顺；太后密选宫人有力者百余人以防之。壬子，执之于瑶光殿前树下，使建昌王武攸宁帅壮士殴杀之，送尸白马寺，焚之以造塔。

[6]和尚怀义日益骄傲放纵，太后因此憎恨他。他焚烧明堂后，内心不安，言语多不恭顺；太后秘密挑选一百多名身强力壮的宫女以防备他。壬子（初四），在瑶光殿前树下将他逮捕，让建昌王武攸宁率领壮士将他打死，把尸体送往白马寺，焚尸造塔。

[7]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号。

[7]甲子（十六日），太后除去“慈氏越古”的称号。

[8]三月，丙辰，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

[8]三月，丙辰（初九），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去世。

[9]夏，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9]夏季，四月，朝廷铸造天枢柱完成，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二尺，柱身八面，每面宽五尺。大柱下面是一座铁山，周边长一百七十尺，环绕铁山的是铜做的蟠龙和麒麟；柱顶上铸一个腾云形的承露盘，直径三丈，四个龙人站在盘上捧火珠，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型，武三思撰文，天枢上刻百官和四夷首领的姓名，太后亲自书写匾额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10]秋，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10]秋季，七月，辛酉（十五日），吐蕃侵扰临洮，朝廷任命王孝杰为萧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他们。

[11]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加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赦天下，改元。

[11]九月，甲寅（初九），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加尊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12]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请降，太后喜，册授左卫大将军、归国公。[12]冬季，十月，突厥阿史那默啜派遣使者向唐朝请降，太后高兴，封他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

万岁通天元年（丙申、696）

万岁通天元年（丙申，公元696年）

[1]腊月，甲戌，太后发神都；甲申，封神岳；赦天下，改元万岁登封，天下百姓无出今年租税；大九日。丁亥，禅于少室；己丑，御朝觐坛受贺；癸巳，还宫；甲午，谒太庙。

[1]腊月，甲戌（初一），太后从神都出发；甲申（十一日），祭天于神岳嵩山，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万岁登封，让天下百姓免交今年租税；全国会饮九天。丁亥（十四日），祭地于嵩山少室峰；己丑（十六日），登上朝觐坛接受朝贺；癸巳（二十日），回宫；甲午（二十一日），禀告太庙。

[2]右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从封中岳还，即求弃官，隐于嵩山之阳。太后疑其诈，许之，以观其所为。攸绪遂优游岩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赐及王公所遗野服器玩，攸绪一皆置之不用，尘埃凝积。买田使奴耕种，与民无异。

[2]右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少年时就有志向品行，淡泊不贪图名利，随从太后封中岳回来后，即要求抛弃官爵，隐居于嵩山南麓。太后怀疑他有诈，同意他的请求，以观察他的行动。武攸绪于是悠然自得于山水之间，冬天居住在茅椒作墙的屋子里，夏天居住于石室，和山林隐士一样。太后的赏赐，王公赠给的衣服玩物，武攸绪一概闲置不用，上面积满灰尘尘。他买田让家奴耕种，和普通百姓没有区别。

[3]春，一月，甲寅，以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击吐蕃。己巳，以师德为左肃政大夫，知政事如故。

[3]春季，一月，甲寅（十一日），朝廷任命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进攻吐蕃。己巳（二十六日），任命娄师德为左肃政大夫，仍旧主持政事。

[4]改长安崇尊庙为太庙。

[4]朝廷改长安崇尊庙为太庙。

[5]二月，辛巳，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黄帝，灵妃为天中黄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

[5]二月，辛巳（初九），朝廷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黄帝，灵妃为天中黄后；夏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

[6]三月，壬寅，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唐兵大败；孝杰坐免为庶人，师德贬原州员外司马。师德因署移牒，惊曰：“官爵尽无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复介意。

[6]三月，壬寅（初一），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论钦陵赞婆交战于素罗汗山，唐军大败；王孝杰因此被免官为平民，娄师德被降职为原州员外司马。一次，娄师德在签署官府文书时，吃惊地说：“官爵全都没有了！”接着又说：“也好，也好。”不再把这事情放在心上。

[7]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规模率小于旧。上施金涂铁凤，高二丈，后为大风所损；更为铜火珠，群龙捧之，号曰通天宫。赦天下，改元万岁通天。

[7]丁巳（十六日），新明堂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纵横三百尺，规模大致小于被焚烧的明堂。上面放置涂金铁凤，高二丈，后来被大风损坏；另造铜火珠，由群龙捧着，定名为通天宫。朝廷大赦天下罪人，改年号为万岁通天。

[8]大食请献师子。姚上疏，以为："师子专食肉，远道传致，肉既难得，极为劳费。陛下鹰犬不蓄，渔猎悉停，岂容菲薄于身而厚给于兽！"乃却之。

[8]大食国请求给朝廷进献狮子，姚上疏认为："狮子专门吃肉，远道运来，肉既难得，极费人力财力。陛下鹰犬都不畜养，渔猎全部停止，哪能容许对自己菲薄而对野兽优厚！"于是拒绝接受。

[9]以检校夏官侍郎孙元亨同平章事。

[9]朝廷任命检校夏官侍郎孙元亨为同平章事。

[10]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尽忠，万荣之妹夫也，皆居于营州城侧。文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之。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副之，以备契丹。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

[10]夏季，五月，壬子（十二日），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唐，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李尽忠是孙万荣的妹夫，都居住在营州城边。赵文傲慢而固执，契丹发生饥荒，他不赈济，看待他们的首领如同奴仆，所以他们二人怨恨而造反。乙丑（二十五日），唐朝派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伐他们。秋季，七月，辛亥（十一日），朝廷任命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作他的副职，以防备契丹；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

尽忠寻自称无上可汗，据营州，以万荣为前锋，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数万，进围檀州，清边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却之。

李尽忠不久自称无上可汗，占据营州，以孙万荣为前锋，夺取地盘，所向无敌，十日间拥兵至数万，进兵包围檀州，被清边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退。 八月，丁酉，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与契丹战于硖石谷，唐兵大败。先是，契丹破营州，获唐俘数百，囚之地牢，闻唐兵将至，使守牢绐之曰：“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饲以糠粥，慰劳之曰：“吾养汝则无食，杀汝又不忍，今纵汝去。”遂释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状，诸军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谷，虏又遣老弱迎降，故遗老牛瘦马于道侧。仁师等三军弃步卒，将骑兵先进。契丹设伏横击之，飞索以玄遇、仁节，生获之，将卒死者填山谷，鲜有脱者。契丹得军印，诈为牒，令玄遇等署之，牒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等云：“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匪石等得牒，昼夜兼行，不遑寝食以赴之，士马疲弊；契丹伏兵于中道邀之，全军皆没。

八月，丁酉（二十八日），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与契丹交战于硖石谷，唐军大败。这以前，契丹攻下营州时，俘虏唐兵数百人，囚禁在地牢中。听说唐军将到，契丹人让一个守牢的族人欺骗他们说：“我们的家属受饥寒不能生存，只等官军到来便立即投降。”接着，契丹人又将他们领出地牢，让他们喝糠粥，慰劳他们说：“养着你们，则没有粮食，杀死你们，又不忍心，现在放你们走。”于是释放他们。他们回到幽州，叙说上述的情况，唐军听到后，都争着要赶紧进军。唐军到达黄獐谷，契丹人又派遣老弱兵民前来投降，故意在道边丢弃老牛瘦马。曹仁师等便留下步兵，领骑兵前进。契丹人设下埋伏从侧面攻击，用飞索将张玄遇与麻仁节绊倒，生擒他们。将卒死尸布满山谷，很少有人逃脱。契丹人获得唐军印信，便伪造文书让张玄遇等签名，通知总管燕匪石、

宗怀昌等说：“官军已破贼，如果你们不到达营州，军官都斩首，兵卒不给勋级。”燕匪石等得到通知，便昼夜兼程，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一直往前赶，士卒马匹都疲劳得很；结果被契丹人在中途埋伏截击，全军覆没。

九月，制：“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官偿其直，发以击契丹。”初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契丹。

九月，太后下令：“天下囚犯及官民家奴有勇力的，官府给钱赎出，发往前线进攻契丹。”朝廷开始命令崤山以东靠近边地各州设置武骑团兵，任命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契丹。

右拾遗陈子昂为攸宜府参谋，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诸色奴充兵讨击契丹，此乃捷急之计，非天子之兵。且比来刑狱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惯征行，纵其募集，未足可用。况今天下忠臣义士，万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诛，何劳免罪赎奴，损国大体！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右拾遗陈子昂任武攸宜军府参谋，上疏说：“太后下令赦免天下罪人及招募官民家奴当兵讨伐契丹，这只是应急的办法，不是天子的兵员。况且近来刑狱早已公平，罪人减少，家奴多数懦弱，不习惯行军打仗，纵使能募集到，也不见得可用。何况当今天下的忠臣义士，还没有用上万分之一，契丹小小的祸乱，发个命令就将诛灭，用不着赦免罪犯和赎出家奴，有损国家的体面！我恐怕这种政策不足以向天下显示国家威力。”

[11]丁巳，突厥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钦明，绍之曾孙也；时出按部，突厥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为所虏。

[11]丁巳（十八日），突厥侵扰凉州，虏走州都督许钦明。许钦明是许绍的曾孙；当时他正外出巡查所辖地区，突厥兵数万人突然进攻到城下，许钦明抵抗，被俘虏。

钦明兄钦寂，时为龙山军讨击副使，与契丹战于崇州，军败，被擒。虏将围安东，令钦寂说其属城未下者。安东都护裴玄在城中，钦寂谓曰：“狂贼天殃，灭在朝夕，公但励兵谨守以全忠节。”虏杀之。

许钦明的哥哥许钦寂，当时任龙山军讨击副使，与契丹在崇州交战，兵败被擒。契丹人将包围安东，命令许钦寂劝说其属下未被攻下的城邑投降。安东都护裴玄正在城中，许钦寂对他说：“狂贼为天所罚，灭亡就在朝夕之间，您只管勉励士兵严密防守以保全忠诚和气节。”契丹人因此把他杀了。

[12]吐蕃复遣使请和亲，太后遣右武卫胄曹参军贵乡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将论钦陵请罢安西四镇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镇、十姓与吐蕃种类本殊，今请罢唐兵，岂非有兼并之志乎？”钦陵曰：“吐蕃苟贪土地，欲为边患，则东侵甘、凉，岂肯规利于万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随元振入请之。

[12]吐蕃又派遣使者请求与唐和好，太后派遣右武卫胄曹参军贵乡人郭元振前去观察情况。吐蕃将领论钦陵请求唐朝撤去安西四镇的守军，并请求分给他们十姓突厥的土地。郭元振说：“四镇、十姓突厥与吐蕃本是不同民族，现在请撤唐朝守军，难道不是有兼并的打算吗？”论钦陵说：“吐蕃假如贪求土地，想成为唐朝边地的祸患，则东侵甘州、凉州，哪里肯谋利于万里之外呢！”于是派遣使者随郭元振入唐朝提出上述请求。

朝廷疑未决，元振上疏，以为：“钦陵求罢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机，诚不可轻举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则为边患必深。四镇之利远，甘、凉之害近，不可不深图也。宜以计缓之，使其和望未绝则善矣。彼四镇、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浑，亦国家之要地也，今报之宜曰：‘四镇、十姓之地，本无用于中国，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镇抚西域，分吐蕃之势，使不得并力东侵也。今若果无东侵之志，当归我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则五俟斤部亦当以归吐蕃。’如此则足以塞钦陵之口，而亦未与之绝也。若钦陵小有乖违，则曲在彼矣。且四镇、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遥割而弃之，恐伤诸国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从之。

是否答应他的要求，朝廷拿不定主意，郭元振上疏认为：“论钦陵要求罢兵割地，这是利害的关键，确实不应轻易作出决定。现在如果直截了当地拒绝他的善意，结果将招致很深的边患。四镇的利益远，甘州、凉州的受害近，不可不深入考虑。应当用计策拖延时间，使他和好的希望未断绝就好了。那四镇、十姓，吐蕃是很想得到的，而青海、吐谷浑，也是我们的要地。现在回答他应该说：‘四镇、十姓之地，本来对唐朝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派兵戍守，是想安定抚慰西域，分散吐蕃的军力，使吐蕃不能全力东侵。现在如果吐蕃无东侵的打算，就应当归还我吐谷浑各部及青海故地，而西突厥五俟斤部也应当归还吐蕃’。这样便足以堵住论钦陵的嘴，而且也未与他断绝关系。如

果论钦陵略有违背，则是他没有道理。而且四镇、十姓诚恳归附已久，现在还未发现他们有反叛的情况，做有害于我们的事情，因为遥远而抛弃他们，恐怕要使各国伤心，不是控制四夷的良策。”太后听从他的意见。

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愿和亲；钦陵利于统兵专制，独不欲归款。若国家岁发和亲使，而钦陵常不从命，则彼国之人怨钦陵日深，望国恩日甚，设欲大举其徒，固亦难矣。斯亦离间之渐，可使其上下猜阻，祸乱内兴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郭元振又向太后进言：“吐蕃百姓为徭役和兵役所苦，早就愿意与我们和好；只有论钦陵图统兵专制的私利，不想归附。如果我们每年都派去表示和好的使者，而论钦陵常不从命，则吐蕃百姓对论钦陵的怨恨就会日益加深，盼望得到国家的恩惠就会日甚一日，他要想大规模发动他的百姓，肯定就困难了。这也是逐渐离间的办法，可以使他们上下猜疑，祸乱从内部产生。”太后深表赞同。郭元振名震，元振是他的字，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

[13]庚申，以并州长史王方庆为鸾台侍郎，与殿中监万年李道广并同平章事。

[13]庚申（二十一日），朝廷任命并州长史王方庆为鸾台侍郎，与殿中监万年人李道广一并任同平章事。

[14]突厥默啜请为太后子，并为其女求昏，悉归河西降户，帅其部众为国讨契丹。太后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左卫郎将摄司宾卿田归道册授默啜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孙；归道，仁会之子也。

[14]突厥阿史那默啜请求作太后的儿子，并为他女儿向唐朝求婚，全部归还河西降户，率领他的部众为唐朝讨伐契丹。太后派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左卫郎将代理司宾卿田归道带着册书任命阿史那默啜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阎知微是阎立德的孙子；田归道是田仁会的儿子。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尽忠卒，孙万荣代领其众。突厥默啜乘间袭松漠，虏尽忠、万荣妻子而去。太后进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冬季，十月，辛卯（二十二日），契丹李尽忠去世，孙万荣替代他率领部众。突厥阿史那默啜乘机袭击松漠，俘虏李尽忠、孙万荣的妻子儿女后退走。太后晋升阿史那默嗓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孙万荣收合余众，军势复振，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动。制起彭泽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前刺史独孤思庄畏契丹猝至，悉驱百姓入城，缮修守备。仁杰至，悉遣还农，曰："贼犹在远，何烦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百姓大悦。

孙万荣收集余众，军势再次兴盛，派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杀州刺史陆宝积，屠杀官吏和百姓数千人；又进攻瀛州，黄河以北地区震动。太后命令起用彭泽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前任刺史独孤思庄畏惧契丹突然到来，将百姓全部驱赶入城，修筑工事，加强守备。狄仁杰到任后，将百姓全部遣返务农，说："敌人距离还远，用不着这样！万一敌人来，我自己抵挡他们。"百姓很高兴。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

当时契丹侵扰，军事文书堆集，夏官郎中硖石人姚元崇剖析决断，如水分流，都有条理，太后认为他不寻常，提升他为夏官侍郎。

[15]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台殿中侍御史，闻者无不相贺。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礼著论，称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诚节，不以贵贱死生易其操履。设客问曰："徐公于今谁与为比？"主人曰："四海至广，人物至多，或匿迹韬光，仆不敢诬，若所闻见，则一个而已，当于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张释之？"主人曰："释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难，难易之间，优劣见矣。张公逢汉文之时，天下无事，至如盗高庙玉环及渭桥惊马，守法而已，岂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属惟新之运，唐朝遗老，或包藏祸心，使人主有疑。如周兴、来俊臣，乃尧年之四凶也，崇饰恶言以诬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几陷囹圄，数挂纲维，此吾子所闻，岂不难哉！"客曰："使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见徐公用法平允，谓可置司刑；仆睹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岂直司刑而已哉！"

[15]太后思念徐有功执法公平，重新提拔他为左台殿中侍御史，知道的人无不互相庆贺。鹿城主簿宗城人潘好礼撰写文章，称赞徐有功遵循正道、依从仁义，坚守真诚的气节，不因贵贱死生改变自己的操行。文章中假设客人提问："当今谁可以和徐公相比？"主人说："四海极广，人物极多，有的隐匿行迹，藏匿光采，我不敢乱下结论，但就我所闻所见，就他一人而已，能与他相比的只有从古人中寻求。"客人说："比张释之如何？"主人说："张释之所做的事情很容易，徐有功所做的事情很困难，难易之间优劣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张释之遇上汉文帝的时候，天下太平无事，至于像盗窃汉高祖庙中的玉环和汉文帝在渭桥的惊马事件，只不过按法律办理而已，难道不是很容易吗！徐有功遇上朝代变换的年代，适值万象更新的世道，唐朝的遗老，或包藏祸心，使君主有疑虑。如周兴、来俊臣，便是帝尧年代的四凶，大肆粉饰恶言以诬陷有德之人；而徐有功死守正道，深入审视清楚，几乎身陷监狱，多次触犯法度，这些都是您所听说过的，难道不是很难吗！"客人说："假使任命他为司刑卿，就得以施展他的才能了。"主人说："您只看到徐公用法平允，以为可任司刑卿；我观察他这个人，心里什么都有，如果得以发挥，什么事情都能胜任，何止司刑卿而已！"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六卷

唐纪二十二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下神功元年（丁酉、697）

唐纪二十二则天皇后神功元年（丁酉，公元697年）

[1]正月，己亥朔，太后享通天宫。

[1]正月，己亥朔（初一），太后在通天宫祭祀。

[2]突厥默啜寇灵州，以许钦明自随。钦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酱、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选良将、引精兵、夜袭虏营，而城中无谕其意者。

[2]突厥阿史那默啜侵扰灵州，带着俘获的唐将许钦明。许钦明到州城下大喊，要求给好酱、粱米和墨，意思是让城中选良将、领精兵，夜袭敌人营垒，而城中竟没有人能领会他喊话所隐含的意思。

[3]箕州刺史刘思礼学相人于术士张憬藏，憬藏谓思礼当历箕州，位至太师。思礼念太师人臣极贵，非佐命无以致之，乃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阴结朝士，托相术，许人富贵，俟其意悦，因说以"綦连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贵。"凤阁舍人王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礼为箕州刺史。

[3]箕州刺史刘思礼向术士张憬藏学相面，张憬藏说刘思礼将经历箕州刺史，做到太师的职位。刘思礼心想太师在大臣中非常显贵，不是君主的辅佐大臣不能担任，便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图谋造反，秘密勾结朝廷官员，利用相面的办法，为别人预言富贵，等把人说得高兴的时候，然后便说："綦连耀将授命于天，您一定要依靠他才能获得富贵。"凤阁舍人王兼管天官侍郎事，便任用刘思礼为箕州刺史。

明堂尉吉顼闻其谋，以告合宫尉来俊臣，使上变告之。太后使河内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礼广引朝士，许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于是思礼引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翻及王兄泾州刺史、弟监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穷楚毒以成其狱，壬戌，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

明堂县尉吉顼知道刘思礼的阴谋，报告了合宫县尉来俊臣，让来俊臣向朝廷密告他谋反。太后派河内王武懿宗审问他，武懿宗命令刘思礼广泛牵连朝廷官员，答应可以赦免他的死罪，凡对武懿宗稍不顺从的人都牵连上。于是刘思礼牵连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执掌天官侍郎事务的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及王的哥哥泾州刺史王、弟弟监察御史王助等，共三十六家，都是海内知名人士。严刑拷打逼供定案后，壬戌（二十四日），他们全都被灭族。他们的亲戚因株连而被流放的有一千多人。

初，懿宗宽思礼于外，使诬引诸人。诸人既诛，然后收思礼，思礼悔之。懿宗自天授以来，太后数使之鞫狱，喜诬陷人，时人以为周、来之亚。

当初，武懿宗表面向刘思礼表示宽大，以便让他诬告牵连别人。等到被牵连的人处死后，他便逮捕刘思礼，刘思礼后悔了。武懿宗自天授年间以来，太后多次派他审讯囚犯，他喜欢诬陷人，当时人认为他是周兴、来俊臣第二。

来俊臣欲擅其功，复罗告吉顼；顼上变，得召见，仅免。俊臣由是复用，而顼亦以此得进。

来俊臣想独得这次事件的告发之功，又罗织罪名密告吉顼；吉顼因密告别的谋反事件获得太后召见，才得以幸免。来俊臣因此又得到重用，而吉顼也借此得以升官。

俊臣党人罗告司刑府史樊谋反，诛之。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刘如璇见之，窃叹而泣。俊臣奏如璇党恶逆，下狱，处以绞刑；制流州。

来俊臣的党徒罗织罪名告发司刑府史樊谋反，樊被处死。他的儿子诉冤于朝堂，无人敢受理，便抽刀自己剖腹。秋官侍郎上人刘如看见了，偷偷叹息流泪。来俊臣便上奏说刘如偏袒恶逆罪犯，他于是被逮捕入狱，判处绞刑；太后下令改判他流放州。

[4]尚乘奉御张易之，行成之族孙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复荐易之，兄弟皆得幸于太后，常傅朱粉，衣锦绣。昌宗累迁散骑常侍，易之为司卫少卿；拜其母臧氏、韦氏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纪，仍敕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私

夫。迥秀，大亮之族孙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晋卿皆候易之门庭，争执鞭辔，谓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4]尚乘奉御张易之，是张行成的同族侄孙，年轻、貌美，精通音律。太平公主推荐张易之的弟弟张昌宗入侍宫中，张昌宗又推荐张易之，兄弟二人都得到太后的宠幸，常涂脂抹粉，穿华丽的衣服。张昌宗连续升官后任散骑常侍，张易之任司卫少卿；授给他们的母亲臧氏、韦氏太夫人的封号，赏赐多得数不清，又命令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的姘夫。李迥秀，是李大亮的同族侄孙。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晋卿等人，时常等候在张易之家门口，争着为他执马鞭牵马，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

[5]癸亥，突厥默啜寇胜州，平狄军副使安道买击破之。

[5]癸亥（二十五日），突厥阿史那默啜侵扰胜州，唐朝平狄军副使安道买将他们打败。

[6]甲子，以原州司马娄师德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6]甲子（二十六日），朝廷任命原州司马娄师德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7]春，三月，戊申，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将兵十七万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孝杰死之。

[7]春季，三月，戊申（十二日），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领兵十七万与契丹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王孝杰战死。

孝杰遇契丹，帅精兵为前锋，力战。契丹引退，孝杰追之，行背悬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晖先遁，孝杰坠崖死，将士死亡殆尽。管记洛阳张说驰奏其事。太后赠孝杰官爵，遣使斩宏晖以徇；使者未至，宏晖以立功得免。

王孝杰和契丹人遭遇，率领精兵为前锋，奋力作战。契丹人后退，王孝杰追击，行进到背靠悬崖的地方，契丹回兵逼近他，苏宏晖首先逃跑，王孝杰坠崖身死，战士几乎全部战死。管记洛阳人张说迅速奏明上述情况。太后追赠给王孝杰官爵，派遣使者前去将苏宏晖斩首示众；使者还未到达，苏宏晖因立功得以免死。

武攸宜军渔阳，闻孝杰等败没，军中震恐，不敢进。契丹乘胜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将击之，不克。

武攸宜进军至渔阳，听说王孝杰等全军覆没，军中震惊，不敢前进。契丹人乘胜侵扰幽州，攻陷城池，劫掠官吏和百姓，武攸宜派部将攻击他们，不能取胜。

[8]阎知微、田归道同使突厥，册默啜为可汗。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辄与之绯袍、银带，且上言：“虏使至都，宜大为供张。”归道上言：“突厥背诞积年，方今悔过，宜待圣恩宽宥。今知微擅与之袍带，使朝廷无以复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虏使臣，不足大为供张。”太后然之。知微见默啜，舞蹈，吮其靴鼻；归道长揖不拜。默啜囚归道，将杀之，归道辞色不挠，责其无厌，为陈祸福。阿波达干元珍曰：“大国使者，不可杀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

[8]阎知微、田归道一同出使突厥，封阿史那默嗓为可汗。阎知微中途遇到突厥使者，即送给他红袍、银带，并且上奏说：“突厥使者到达都城，应当大设帷帐迎接。”田归道上奏说：“突厥违反朝命不受节制多年，现在才悔过，应等待陛下的圣恩宽恕，现在阎知微却擅自给突厥使者红袍、银带，使得朝廷不能再恩赐他；应该让他仍穿原来的服装，以等待朝廷的恩赐。还有，小国的使臣，不值得大设帷帐迎接。”太后同意田归道的意见。阎知微见到阿史那默啜，行跪拜礼，吻他的靴尖；田归道只深深作揖而不跪拜。阿史那默啜因此囚禁田归道，还准备杀死他。田归道言词神态都坚强不屈，指责阿史那默啜不知满足，并为他陈述祸福利害。阿波达干元珍说：“大国的使者，不可以杀死。”阿史那默啜的怒气才稍微消减，但将他拘留，不放他回国。

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处之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谷种、缯帛、农器、铁，太后不许。默啜怒，言辞悖慢。姚、杨再思以契丹未平，请依默啜所求给之。麟台少监、知凤阁侍郎赞皇李峤曰：“戎狄贪而无信，此所谓‘借寇兵资盗粮’也，不如治兵以备之。”、再思固请与之，乃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以与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并许其昏。默啜由是益强。

当初，咸亨年间，突厥人有投降的，唐朝都安置他们在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这时候阿史那默啜便要求这六州的降户和单于都护府所辖的地方，以及谷种、丝帛、农具、铁，太后不答应。阿史那默啜大怒，言词违逆傲慢。姚、杨再思因契丹尚未平定，请求满足

他的各项要求。麟台少监、知凤阁侍郎赞皇人李峤说："戎狄贪婪而不讲信用，答应他的要求就是所谓'借给敌寇兵员、资助盗贼粮食'，不如加强军备以防备他。"姚、杨再思坚持请求满足他，于是全部送还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给谷种四万斛，各种丝织品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答应他女儿的求婚。阿史那默啜从此日益强大。

田归道始得还，与阎知微争论于太后前。归道以为默啜必负约，不可恃和亲，宜为之备。知微以为和亲必可保。

田归道这才得以回国，他与阎知微在太后面前展开争论。田归道认为阿史那默啜一定会背约，不可依仗和亲，应当做好防备工作。阎知微认为和亲一定可以依靠。

[9]夏，四月，铸九鼎成，徙置通天宫。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余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图山川物产于其上，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太后欲以黄金千两涂之，姚曰："九鼎神器，贵于天质自然。且臣观其五采焕炳相杂，不待金色以为炫耀。"太后从之。自玄武门曳入，令宰相、诸王帅南北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

[9]夏季，四月，朝廷铸成九鼎，移置于通天宫。豫州鼎高一丈八尺，能容纳一千八百石；其余各州鼎各高一丈四尺，能容纳一千二百石；分别在鼎上铸山川物产的图象，共用铜五十六万零七百余斤。太后想用一千两黄涂鼎，姚说："九鼎是神器，可贵的是天质自然。而且我看它五色光芒相互辉映，不须靠金色才放光采。"太后听从他的意见。九鼎自玄武门拽入，命令宰相、诸王率领南北衙禁卫军十余万人及仪仗队中的大牛、白象一同牵拽。

[10]前益州长史王及善已致仕，会契丹作乱，山东不安，起为滑州刺史。太后召见，问以朝廷得失，及善陈治乱之要十余条。太后曰："外州末事，此为根本，卿不可出。"癸酉，留为内史。

[10]前益州长史王及善已退休，遇契丹作乱，峭山以东不安定，又被起用为滑州刺史。太后召见他，询问朝廷得失，王及善陈述治乱要务十多条。太后说："外州的任务是次要的，朝廷为根本，你不可以出任刺史。"癸酉（初八），他被留下任内史。

[11]癸未，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将兵击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

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将兵二十万击契丹。

[11]癸未（十八日），朝廷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领兵进攻契丹。五月，癸卯（初八），又任命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领兵二十万进攻契丹。

先是，有朱前疑者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自言"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曰："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会发兵讨契丹，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酬以五品。前疑买马输之，屡抗表求进阶；太后恶其贪鄙，六月，乙丑，敕还其马，斥归田里。

这以前，有个叫朱前疑的人上书说："我梦见陛下寿满八百岁。"太后当即授给他拾遗职务；又自称"梦见陛下头发白了又变黑，牙齿脱落又再生"，又升任驾部郎中。他出使回来，上书说："听到嵩山呼万岁。"又赐给他红算袋，当时他还不是五品官，只能在绿色衣服上佩带。遇上发兵讨伐契丹，朝廷命令京官献马一匹供军用，赐给五品官，朱前疑买马进献后，一再上表要求提升官阶；太后讨厌他贪鄙，六月，乙丑（初一），命令发还他的马，将他逐回农村。

[12]右司郎中冯翊乔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为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诸姬，遂留不还。知之作《绿珠怨》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诗于裙带，大怒，讽酷吏罗告，族之。

[12]右司郎中冯翊人乔知之有美妾名叫碧玉，乔知之因为有了她而不结婚。武承嗣借她来教诸姬妾，便留下她不让回去。乔知之写作《绿珠怨》送给她，她于是投井自杀。武承嗣从她裙带中搜得《绿珠怨》，大怒，示意酷吏罗织罪名上告，将乔知之灭族。

[13]司仆少卿来俊臣倚势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罗告其罪，矫称敕以取其妻，前后罗织诛人，不可胜计。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监察御史李昭德素恶俊臣，又尝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备，二人共诬昭德谋反，下狱。

[13]司仆少卿来俊臣仗势贪求女色，官民妻妾有漂亮的，千方百计夺取；有时指使人罗织罪名告发某人，然后假传太后命令夺取他的妻妾，前后罗织罪名杀人无法计算。自宰相以下，他登记姓名按顺序夺取他们的妻妾。他自称才能可比石勒。监察御史李昭德一贯憎恶来俊

臣，又曾经在朝廷侮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备。这二人便共同诬告李昭德谋反，将他逮捕入狱。

俊臣欲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诬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盗国权，河东人卫遂忠告之。诸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系狱，有司处以极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贪暴，国之元恶，不去之，必动摇朝廷。"太后游苑中，吉顼执辔，太后问以外事，对曰："外人唯怪来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于国，朕方思之。"顼曰："于安远告虺贞反，既而果反，今止为成州司马。俊臣聚结不逞，诬构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

来俊臣想罗织罪名诬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想诬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禁卫军一同谋反，希望借此窃取国家权力，河东人卫遂忠告发他。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同揭发他的罪恶，将他关进监狱，有关部门判处他死刑。太后想赦免他，处死的奏章送上已经三天，仍不批下。王及善说："来俊臣凶残狡猾，贪婪暴虐，是国家的大恶人，不除掉他，必然动摇朝廷。"太后游览宫廷园林时，吉顼牵马，太后向他询问宫外的事情，他回答说："外边的人只奇怪处死来俊臣的奏章没有批下来。"太后说："来俊臣有功于国家，我正在考虑这件事。"吉顼说："于安远告虺贞谋反，后来真的反了，于安远现在只任成州司马。来俊臣聚集为非作歹的人，诬陷好人，贪赃受贿的财物堆积如山，被他冤屈而死的鬼魂满路，是危害国家的坏人，有什么可怜惜的！"太后于是批准处死他。

丁卯，昭德、俊臣同弃市，时人无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争啖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恶之，乃下制数其罪恶，且曰："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士民皆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丁卯（初三日），李昭德、来俊臣一同在闹市被处死并暴尸，当时人无不痛惜李昭德，而为处死来俊臣拍手称快。仇家争相吃来俊臣的肉，片该之间便吃光，挖眼睛，剥面皮，剖腹取心，展转践踏成泥。太后知道天下人憎恨他，才下诏指责他的罪恶，而且说："应该诛灭他全家族，以伸雪百姓的愤恨，可依法查抄他的家产。"官吏和百姓在路上相见时都互相庆贺说："今后睡觉的人背部才可以贴着席子了。"

俊臣以告綦连耀功，赏奴婢十人。俊臣阅司农婢，无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欲得以为赏口，乃使人诬告斛瑟罗反。诸酋长诣阙割耳面讼冤者数十人。会俊臣诛，乃得免。

来俊臣因告发綦连耀有功，太后赏给他奴婢十人。来俊臣查看司农寺管辖的官奴婢，没有合意的，因西突厥可汗斛瑟罗家有小婢，善于歌舞，来俊臣想获得她充作赏赐的奴婢，便指使人诬告斛瑟罗谋反。各酋长到宫门前阙楼下割耳划脸为他诉冤的有数十人。遇到来俊臣被处死，斛瑟罗才幸免于难。

俊臣方用事，选司受其属请不次除官者，每铨数百人。俊臣败，侍郎皆自首。太后责之，对曰："臣负陛下，死罪！臣乱国家法，罪止一身；违俊臣语，立见灭族。"太后乃赦之。

来俊臣还掌权的时候，每次铨选，吏部受他嘱托越级授官的有数百人。来俊臣垮台后，侍郎都向朝廷自首。太后责备他们，他们说："我们辜负陛下，该当死罪！但我们扰乱国家法度，只加罪于自身；我们如果违抗来俊臣的意旨，立即灭族。"太后于是赦免他们。

上林令侯敏素谄事俊臣，其妻董氏谏之曰："俊臣国贼，指日将败，君宜远之。"敏从之。俊臣怒，出为武龙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败，其党皆流岭南，敏独得免。

上林令侯敏一贯巴结奉承来俊臣，他妻子董氏规劝他说："来俊臣是危害国家的坏人，不久将失败，你应当离他远些。"侯敏听从她的意见。来俊臣因此大怒，调他出任武龙县令，他不想去。他妻子说："快去，不要逗留！"来俊臣失败后，他的党羽都流放岭南，只有侯敏幸免。

太后征于安远为尚食奉御，擢吉顼为右肃政中丞。

太后征召于安远为尚食奉御，提升吉顼为右肃政中丞。

[14]以检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14]朝廷任命检校夏官侍郎宗楚客为同平章事。

[15]武懿宗军至赵州，闻契丹将骆务整数千骑将至冀州，懿宗惧，欲南遁。或曰："虏无辎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拒守，势必离散，从而击之，可有大功。"懿宗不从，退据相州，委弃军资器仗甚众。契丹遂屠赵州。

[15]武懿宗领军至赵州，听说契丹将领骆务整的数千骑兵将到冀州，武懿宗畏惧，想向南逃跑。有人说：“敌人没有辎重，靠抢掠作给养，我们若屯兵拒守，他们势必瓦解，然后乘机进击，可获得大的成功。”武懿宗不同意，退守相州，丢弃军用物资和武器很多。契丹于是在赵州城进行大屠杀。

甲午，孙万荣为奴所杀。

甲午（三十日），契丹孙万荣被家奴杀死。

万荣之破王孝杰也，于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险筑城，留其老弱妇女，所获器仗资财，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袭其后，遣五人至黑沙，语默啜曰：“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众，唐人破胆，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赐以绯袍。二人后至，默啜怒其稽缓，将杀之，二人曰：“请一言而死。”默啜问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杀前三人而赐二人绯，使为乡导，发兵取契丹新城，杀所获凉州都督许钦明以癸天；围新城三日，克之，尽俘以归。使乙冤羽驰报万荣。

孙万荣打败王孝杰后，在柳城西北四百里处凭借险要地势筑城，留下老弱、妇女和所缴获的武器资财，派他的妹夫乙冤羽留守，自己领精兵侵扰幽州。他恐怕突厥阿史那默啜袭击他的背后，便派五个人到黑沙，对阿史那默啜说：“我已打败王孝杰的百万大军，唐朝人已被吓破了胆，请与您乘胜共同攻取幽州。”其中三人先到，阿史那默嗓高兴，赐给他们红袍。二人后到，阿史那默啜因他们迟缓拖延而发怒，要杀死他们。这二人说：“请进一言而后再死。”阿史那默啜问为什么，二人报告了契丹的真实用意。阿史那默啜于是杀死先到的三个人，赐给后到的二人红袍，让他们充当向导，发兵进取契丹所筑新城，杀死被他们俘虏的原唐朝凉州都督许钦明祭天；突厥包围新城，三天后攻陷，全部俘虏该城的契丹人，让乙冤羽迅速报告孙万荣新城失守的消息。

时万荣方与唐兵相持，军中闻之，惧。奚人叛万荣，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其前，奚兵击其后，获其将何阿小。万荣军大溃，帅轻骑数千东走。前军总管张九节遣兵邀之于道，万荣穷蹙，与其奴逃至潞水东，息于林下，叹曰：“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

死。将安之乎！”奴斩其首以降，枭之四方馆门。其余众及奚、皆降于突厥。

当时孙万荣正与唐兵对峙，军中听到新城失守的消息，震惊不安，奚人背叛孙万荣，神兵道总管杨玄基攻击他前面，奚人攻击他后面，俘获他的将领何阿小。孙万荣军溃散，孙万荣率轻骑数千向东逃走。唐前军总管张九节派兵在中途截击，孙万荣走投无路，与家奴逃至潞水东边，在树林下休息，叹息说：“现在想归降唐朝，罪恶已大。归降突厥是死，归降新罗也是死。将向何处去呢！”家奴砍下他的脑袋向唐朝投降，他的脑袋被挂在四方馆门前示众。他的余众及奚人、人都向突厥投降。

[16]戊子，特进武承嗣、春官尚书武三思并同凤阁鸾台三品。

[16]戊子（二十四日），特进武承嗣、春官尚书武三思并任同凤阁鸾台三品。

[17]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内王武懿宗、娄师德及魏州刺史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懿宗所至残酷，民有为契丹所协从复来归者，懿宗皆以为反，生刳取其胆。先是，何阿小嗜杀人，河北人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17]辛卯（二十七日），太后下令，因契丹刚平定，命河内王武懿宗、娄师德及魏州刺史狄仁杰分路到黄河以北各地安顿抚恤百姓。河内王武懿宗所到之处使用刑法非常残酷，百姓有被迫跟从契丹而后又回来的，武懿宗都认为是反叛，将他们活活剖腹取胆。这以前，契丹何阿小好杀人，这时候黄河以北的人就说：“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18]秋，七月，丁酉，昆明内附，置窦州。

[18]秋季，七月，丁酉（初三），昆明归附唐朝，唐朝在该地设置窦州。

[19]武承嗣、武三思并罢政事。

[19]武承嗣、武三思一起罢除相职。

[20]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凯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族之，左拾遗王求礼庭折之曰：“此属素无武备，力不胜贼，苟从之以求生，岂有叛国之心！懿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贼徒滋蔓，又欲

委罪于草野诖误之人，为臣不忠，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懿宗不能对。司刑卿杜景俭亦奏：“此皆胁从之人，请悉原之。”太后从之。

[20]庚午（二十四日），武攸宜从幽州凯旋。武懿宗奏请将黄河以北跟从契丹的百姓全部灭族，左拾遗王求礼在朝廷驳斥他说：“这些百姓从来没有武装，没有力量打败敌人，一时顺从敌人以求生存，哪里有叛国的用心！武懿宗拥有强兵数十万，看到敌人的气势就退走，结果使敌人的势力蔓延，他又想把罪过推卸给民间受连累的人，这是作臣下的不忠，请先斩武懿宗以向黄河以北的百姓致歉！”武懿宗哑口无言。司刑卿杜景俭也上奏说：“这些百姓都是被迫跟从契丹的，请全部原谅他们。”太后听从他的意见。

[21]八月，丙戌，纳言姚坐事左迁益州长史，以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凤阁鸾台三品。

[21]八月，丙戌（二十三日），纳言姚因事获罪降职为益州长史。朝廷任命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凤阁鸾台三品。

[22]九月，壬辰，大享通天宫，大赦，改元。

[22]九月，壬辰（疑误），太后合祭于通天宫，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

[23]庚戌，娄师德守纳言。

[23]庚戌（十七日），娄师德代理纳言。

[24]甲寅，太后谓侍臣曰：“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国有常法，朕安敢违！中间疑其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对曰：“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悦曰：“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赐元崇钱千缗。

[24]甲寅（二十一日），太后对身边的大臣说：“近期以来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朝廷大臣，说他们谋反；国家有固定的法律，朕怎么敢违反！有时怀疑它不真实，指派亲信大臣到监狱提问，

得到犯人的自供状，都是自己承认的，朕便不加怀疑。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不再听说有谋反的人，这样看来，以前被处死的人不是有冤枉吗？”夏官侍郎姚元崇回答说：”自垂拱年间以来因谋反罪被处死的人，大概都是由于周兴等罗织罪名，以便自己求取功劳造成的。陛下派亲近大臣去查问，这些亲近大臣也不能保全自己，哪里还敢动摇他们的结论！被问的人如果翻供，又惧怕惨遭毒刑，与其那样不如早死。仰赖上天启迪圣心，周兴等被诛灭，我以一家百口人的生命向陛下担保，今后朝廷内外大臣不会再有谋反的人；若稍有谋反的事实，我愿承受知而不告的罪过。”太后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着周兴他们，使他们得逞，贻误朕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到你说的话，很合朕心意。”于是赏赐姚元崇钱一千缗。

时人多为魏元忠讼冤者，太后复召为肃政中丞。元忠前后坐弃市流窜者四。尝侍宴，太后问曰：“卿往者数负谤，何也？”对曰：“臣犹鹿耳，罗织之徒欲得臣肉为羹，臣安所避之！”

当时有很多人为魏元忠诉冤，太后又召回他担任肃政中丞。魏元忠前后被判处死刑和流放共有四次。有一次曾陪从太后宴饮，太后问他：“你从前多次蒙受诽谤，为什么？”回答说：“我好比鹿，罗织罪名的人想得到我的肉作羹，我如何能躲过他们！”

[25]冬，闰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司刑卿杜景俭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25]冬季，闰十月，甲寅（二十一日），朝廷任命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司刑卿杜景俭为凤阁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

仁杰上疏以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国家尽兼之矣。诗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汉，则三代之远裔，皆国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业也。始皇穷兵极武，务求广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溃叛。汉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穷，盗贼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罢役，故能为天所。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

已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其所以然者，皆以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养苍生之道也。昔汉元纳贾捐之之谋而罢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之田，岂不欲慕尚虚名，盖惮劳人力也。近贞观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近日之令曲，经边之故事也。窃谓宜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委之四镇，继高氏绝国，使守安东。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使夷狄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校长短哉！但当敕边兵，谨守备，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自然二贼深入则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寇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而服矣。”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狄仁杰上疏认为：“天生四夷，都在先王疆界之外，所以东边抵达沧海，西边阻隔流沙，北边横着大沙漠，南边阻隔着五岭，这是上天用以限制夷狄而隔开中原和外夷的险阻。从典籍记载看，声威教化所至，三代不能到的地方，国家都已经全部兼并了。诗人夸耀周宣王北伐到达太原、周文王美好的教化推行于江、汉流域，可见三代边远的地方，现在都成为国家的内地了。若还用武于境外之地，求取功利于极远的地方，耗尽府库的积蓄去争夺贫脊不毛之地，得到那里的人民不能增加赋税收入，得到那里的土地不可以耕种纺织，姑且追求使远夷成为文明之邦的名声，而不致力于巩固根本、安定百姓的办法，这是秦始皇、汉武帝所推行的方针，不是五帝、三王的事业。秦始皇不断滥用武力，追求扩大疆土，死人极多，以致天下崩溃，人民造反。汉武帝征伐四夷，使得百姓穷困，盗贼蜂拥而起；晚年悔悟，停止军事行动，罢除徭役，所以能得到上天保。近来国家每年频繁出兵，耗费日益增大，西边戍守四镇，东边戍守安东，征兵日益增加。百姓空虚疲乏。现在潼关以东地区饥荒，蜀、汉地区百姓逃亡，江、淮以南，征税不停，百姓不能从事生产，便会相随作强盗，根本一发生动摇，忧患不浅。所以形成这种状况，都因为争夺蛮貊的贫脊之地，背离了爱抚养育百姓的道理。从前汉元帝采纳贾捐之的计谋而取消朱崖郡，汉宣帝用魏相的策略而放弃车师的田地，他不是不想崇尚虚名，而是恐怕耗费人力的缘故。近世贞观中期，平定突厥九姓，立李思摩为可汗，让他统辖各部族的原因，就是当夷狄反叛则应讨伐他们，降

伏则应安抚他们，这符合应当灭亡的就推倒它、应当存在的就巩固它的道理，可使国家没有因戍守边远地区而劳民的征役。这就是近期国家的规章，经略边疆的先例。我以为应该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委托给他四镇，恢复已灭亡的高丽国，让它的国王高氏镇守安东。我们可以节省戍守远方的军费，集中兵力于边塞上，让夷狄没有越境侵侮的祸患就可以了，何必穷追他们藏身的巢穴，与蝼蚁之辈较量长短呢！只应当命令边境士兵谨慎设防，向远处派遣侦察人员，积聚物资粮食，等到敌人来进攻，然后才给以还击。以逸待劳则战士的战斗力就会倍增，以主人防御客人则我方就能获得便利，坚壁清野则敌人便得不到什么；结果突厥和吐蕃人深入我方领土则有颠覆的忧虑，浅入必然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样坚持数年，便可以使突厥和吐蕃人不战而自服了。”这事虽然没有实行，但有识之士都认为他的意见正确。

[26]凤阁舍人李峤知天官选事，始置员外官数千人。

[26]凤阁舍人李峤主持天官铨选职官之事，开始设置员外官数千人。

[27]先是历官以是月为正月，以腊月为闰。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为“去晦仍见月，有爽天经。可以今月为闰月，来月为正月。”

[27]这以前，朝廷历官以本月为正月，以腊月为闰月。太后想以正月甲子朔为冬至，便下诏以为“上月晦日仍然看见月亮，偏离天道常规。可以本月为闰月，下月为正月。”

圣历元年（戊戌、698）

圣历元年（戊戌，公元698年）

[1]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宫；赦天下，改元。

[1]正月，甲子朔（疑误），冬至，太后在通天宫祭祀；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2]夏官侍郎宗楚客罢政事。

[2]夏官侍郎宗楚客罢免相职。

[3]春，二月，乙未，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罢为太子宾客。

[3]春季，二月，乙未（初四），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4]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太后意未决。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姑于庙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又劝太后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

[4]武承嗣、武三思谋求充当太子，多次指使人劝太后说："自古以来的天子没有以外姓人为继承人的。"太后还拿不定主意，狄仁杰常从容不迫地对太后说："太宗文皇帝不避风雨，亲自冒着刀枪箭镞，平定天下，传给子孙。高宗大帝将两个儿子托付陛下。陛下现在却想将国家移交给外姓，这不是不符合上天的意思吗？而且姑侄与母子相比谁更亲？陛下立儿子为太子，则千秋万岁之后，配祭太庙，代代相承，没有穷尽；立侄儿为太子，则未听说过侄儿当了天子而合祭姑姑于太庙的。"太后说："这是朕家里的事，你不要参与。"狄仁杰说："君王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谁不是臣妾，什么事不是陛下家里的事！君主是元首，臣下为四肢，意思是一个整体，何况我凑数任宰相，哪 能不参与呢！"他又劝太后召回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也劝说太后。太后心里稍微醒悟。有一天，太后又对狄仁杰说："我梦见大鹦鹉两翼都折断，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武是陛下的姓，两翼是两个儿子。陛下起用两个儿子，则两翼便振作起来了。"太后因此便打消了立武承嗣、武三思为太子的意思。

孙万荣之围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归我庐陵王？"吉顼与张易之、昌宗皆为控鹤监供奉，易之兄弟亲狎之。顼从容说二人曰："公兄弟贵宠如此，非以德业取之也，天下侧目切齿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何以自全？窃为公忧之！"二人惧，流涕问计。顼曰："天下士庶

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二人以为然，承间屡为太后言之。太后知谋出于顼，乃召问之，顼复为太后具陈利害，太后意乃定。

孙万荣包围幽州，传送檄文给朝廷说：“为何不送回我们的庐陵王？”吉顼与张易之、张昌宗都任控鹤监供奉，张易之兄弟与吉顼亲近。吉顼不慌不忙地劝他二人说：“您们兄弟如此贵显得宠，但并不是靠品德功业取得的，天下对你们怒目而视、咬牙切齿的人很多。没有大功劳于天下，用什么保全自己？我为你们担忧！”二人畏惧，流着泪询问计策。吉顼说：“天下官民还未忘记唐朝的恩德，都还思念着庐陵王。皇上年事已高，皇帝的大业需有所付托；武氏诸王不是她注意的对象，您何不从容地劝皇上立庐陵王以维系百姓的期望！这样，不但可以免祸，也可以长期保持富贵了。”二人认为对，趁机一再劝说太后。太后知道这个主意出自吉顼，就召他询问，吉顼又为太后备陈利害，太后的主意才最后定下来。

三月，己巳，托言庐陵王有疾，遣职方员外郎瑕丘徐彦伯召庐陵王及其妃、诸子诣行在疗疾。戊子，庐陵王至神都。

三月，己巳（初九），朝廷假托庐陵王有病，派遣职方员外郎瑕丘人徐彦伯召庐陵王和他的妃、儿子们到太后驻地治病。戊子（二十八日），庐陵王到达神都洛阳。

[5]夏，四月，庚寅朔，太后祀太庙。

[5]夏季，四月，庚寅朔（初一），太后祭祀太庙。

[6]辛丑，以娄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营田事。

[6]辛丑（十二日），朝廷派娄师德充任陇右诸军大使，并检校屯田事。

[7]六月，甲午，命淮阳王武延秀入突厥，纳默啜女为妃；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摄春官尚书，右武卫郎将杨齐庄摄司宾卿，赍金帛巨亿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

[7]六月，甲午（初六），太后命令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娶阿史那默啜的女儿为王妃；命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代理春官尚书，右武

卫郎将杨齐庄代理司宾卿，携带大量的金帛送给突厥。武延秀就是武承嗣的儿子。

凤阁舍人襄阳张柬之谏曰："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为合州刺史。

凤阁舍人襄阳人张柬之进谏说："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中国亲王娶夷狄女人为妻的。"因此违反太后的旨意，被外放为合州刺史。

[8]秋，七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杜景俭罢为秋官尚书。

[8]秋季，七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杜景俭罢相职，改任秋官尚书。

[9]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谓阎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乃拘延秀于别所，以知微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发兵袭静难、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以兵五千降之。虏势大振，进寇妫、檀等州。前从阎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赐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夺之。

[9]八月，戊子（初一），武延秀到达黑沙南庭。突厥阿史那默啜对阎知微等说："我想把女儿嫁给李氏，哪里要武氏的儿子呢！这难道是天子的儿子吗！我们突厥累世受李氏的恩典，听说李氏全被消灭，只有两个儿子还在，我现在要带兵去辅助他登上帝位。"于是他拘禁武延秀于另外的地方，任命阎知微为南面可汗，说准备让他掌管唐朝百姓，发兵袭击唐朝静难、平狄、清夷等军，唐朝静难军使慕容玄率兵五千投降。突厥兵势大为振作，进而侵扰妫、檀等州。这以前随阎知微入突厥的人，阿史那默啜都赐给他们五品、三品的官服，太后全都予以没收。

默啜移书数朝廷曰："与我蒸谷种，种之不生，一也。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二也。我与使者绯紫皆夺之，三也。缯帛皆疏恶，四也。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五也。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

阿史那默啜发文书指责唐朝廷说："给我蒸过的谷种，播种后不生长，这是一。送来的金银器皿都质地极差，不是真货，这是二。我赐给使者红、紫色官服都被没收，这是三。送来的缯帛都稀疏粗劣，这

是四。我可汗的女儿应当嫁天子的儿子，武氏是小姓，门户不相当，却来假冒骗婚，这是五。我为此而起兵，想取得黄河以北的土地。”

监察御史裴怀古从阎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将杀之，逃归；抵晋阳，形容羸悴。突骑噪聚，以为间谍，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尝为人所枉，怀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见，迁祠部员外郎。

监察御史裴怀古随从阎知微入突厥，阿史那默啜想让他当官，他不接受。他被囚禁，将被处死，逃跑归来；中途到达晋阳，容貌瘦弱憔悴，唐军的精锐骑兵鼓噪聚集，以为他是间谍，打算砍下他的脑袋以求取功劳。有一名果毅曾经被别人诬陷，裴怀古为他查清平反，这时大喊说：“这是裴御史！”援救他，使他得以保全。他回到都城，太后接见，升任祠部员外郎。

时诸州闻突厥入寇，方秋，争发民修城。卫州刺史太平敬晖谓僚属曰：“吾闻金汤非粟不守，奈何舍收获而事城郭乎？”悉罢之，使归田，百姓大悦。

当时，各州听说突厥入侵，正当秋收，争相征调农民修缮城池。卫州刺史太平人敬晖对僚属说：“我听说极坚固的城池，如果没有粮食也守不住，怎么能放弃收割而专门修缮城郭呢？”下令全部停工，放农民回田间生产，百姓很高兴。

[10]甲午，鸾台侍郎、同平章事王方庆罢为麟台监。

[10]甲午（初七），鸾台侍郎、同平章事王方庆被罢免为麟台监。

[11]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为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11]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怨恨自己不能当太子，心里不高兴，戊戌（十一日），病死。

[12]庚子，以春官尚书武三思检校内史，狄仁杰兼纳言。

[12]庚子（十三日），朝廷任命春官尚书武三思为检校内史，狄仁杰兼纳言。

太后命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举其子司丞光嗣，拜地官员外郎，已而称职。太后喜曰：“卿足继祁奚矣。”

太后命令宰相各荐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荐举自己的儿子司府丞狄光嗣，被任命为地官员外郎，后来他很胜任这个职务，太后高兴地说：“你可以继承古代荐举自己儿子的祁奚了。”

通事舍人河南元行冲，博学多通，仁杰重之。行冲数规谏仁杰，且曰：“凡为家者必有储蓄脯蓄醢以适口，参术以攻疾。仆窃计明公之门，珍味多矣，行冲请备药物之末。”仁杰笑曰：“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行冲名澹，以字行。

通事舍人河南人元行冲，学识渊溥，通晓的事情多，狄仁杰器重他。元行冲多次规劝狄仁杰，并且说：“凡居家的人必定储备干肉、肉酱以适应口味，储存人参、白术等药材以治病。我私下估计您家里山珍海味很多，我只请求列居药物的末位。”狄仁杰笑着说：“你是我药笼里的东西，怎么可以一天没有呢！”元行冲，名叫澹，字行冲，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

[13]以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下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将兵三十万以讨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将兵十五万为后援。

[13]朝廷任命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下人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领兵三十万以讨伐突厥阿史那默啜；又任命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领兵十五万为后援部队。

癸丑，默啜寇飞狐，乙卯，陷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

癸丑（二十六日），阿史那默啜侵扰飞狐县，乙卯（二十八日），攻陷定州，杀州刺史孙彦高及官民数千人。

[14]九月，甲子，以夏官尚书武攸宁同凤阁鸾台三品。

[14]九月，甲子（初七），朝廷任命复官尚书武攸宁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15]改默啜为斩啜。

[15]朝廷改称阿史那默啜为斩啜。

默啜使阎知微招谕赵州，知微与虏连手蹋《万岁乐》于城下。将军陈令英在城上谓曰：“尚书位任非轻，乃为虏蹋歌，独无惭乎！”知微

微吟曰：“不得已，《万岁乐》。”

阿史那默啜指派阎知微招抚晓示赵州官民，阎知微与突厥人在赵州城下手拉手、脚踏地唱《万岁乐》曲。将军陈令英在城上说道：“尚书职位不轻，却为敌人踏地歌唱，难道不感到惭愧吗！”阎知微低声吟唱道：“不得已，《万岁乐》。”

戊辰，默啜围赵州，长史唐般若翻城应之。刺史高睿与妻秦氏仰药诈死，虏舆之诣默啜，默啜以金狮子带、紫袍示之曰：“降则拜官，不降则死！”睿顾其妻，妻曰：“酬报国恩，正在今日！”遂俱闭目不言。经再宿，虏知不可屈，乃杀之。虏退，唐般若族诛；赠睿冬官尚书，谥曰节。睿，之孙也。

戊辰（十一日），阿史那默啜围攻赵州。长史唐般若出城接应敌人。刺史高睿和妻子秦氏服药装死，敌人把他们抬到阿史那默啜面前，阿史那默啜向他们出示金狮子带、紫袍，说：“投降则授官，不投降则处死！”高睿看着他妻子，他妻子说：“报答国家的恩典，正在今天！”于是两人都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到了第二天晚上，敌人知道不能使他们屈服，便杀死他们。敌人退走后，唐般若被灭族；朝廷追赠高睿为冬官尚书，定谥号为“节”。高睿是高的孙子。

[16]皇嗣固请逊位于庐陵王，太后许之。壬申，立庐陵王哲为皇太子，复名显。赦天下。

[16]皇嗣坚持请求让位于庐陵王，太后同意。壬申（十五日），立庐陵王李哲为皇太子，恢复原来的名字李显，大赦天下。

甲戌，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突厥。先是，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

甲戌（十七日），朝廷任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伐突厥。这以前，朝廷招募人，经过一个多月还招不满一千人，等到听说太子任元帅，应募的人非常多，不久便招满五万人。

戊寅，以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左台中丞吉顼为监军使。时太子不行，命仁杰知元帅事，太后亲送之。

戊寅（二十一日），朝廷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左台中丞吉顼为监军使。当时太

子没有出征，朝廷命令狄仁杰主持元帅的事务，太后亲自为他送行。

蓝田令薛讷，仁贵之子也，太后擢为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将行，言于太后曰："太子虽立，外议犹疑未定；苟此命不易，丑虏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请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从之。

蓝田县令薛讷，是薛仁贵的儿子，太后提升他为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将出行，他对太后进言说："虽然已经立太子，但外面的议论，还疑虑不定；如果立太子的命令不改变，突厥完全可以平定。"太后很赞同。王及善请求让太子和群臣一起在外庭朝见太后，以安定人心，获得同意。

[17]以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后在相位数岁，依阿取容，尝谓人曰："处事不宜明白，但摸棱持两端可矣。"时人谓之"苏摸棱"。

[17]朝廷任命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苏味道在宰相任上前后数年，曲意奉迎，取悦于人，曾对人说："处理事情不应当明白，只要模棱两可就可以了。"因此当时人称他为"苏模棱"。

[18]癸未，突厥默啜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自五回道去，所过，杀掠不可胜纪。沙吒忠义等但引兵蹑之，不敢逼。狄仁杰将兵十万追之，无所及。默啜还漠北，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

[18]癸未（二十六日），突厥阿史那默啜全部杀死在赵、定等州抢掠的一万余人，从五回道退走，所经过的地方，杀的人和抢掠的东西无法计算。沙吒忠义等只领兵跟随，不敢追近。狄仁杰领兵十万追击，没有追上。阿史那默啜返回漠北，拥兵四十万，占据土地一万里，西北各族都归附他，很有轻视中国的想法。

[19]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领之。

[19]冬季，十月，太后命令：都城的驻军，由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率领。

[20]癸卯，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时北人为突厥所驱逼者，虏退，惧诛，往往亡匿。仁杰上疏，以为："朝廷议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胁从之人，言其迹虽不同，心则无别。诚以山东近缘军机调发伤

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肤，事迫情危，不循礼义。愁苦之地，不乐其生，有利则归，且图赊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诸城入伪，或待天兵，将士求功，皆云攻得，臣忧滥赏，亦恐非辜。以经与贼同，是为恶地，至于污辱妻子，劫掠货财，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乃是贼平之后，为恶更深。且贼务招携，秋毫不犯，今之归正，即是平人，翻被破伤，岂不悲痛！夫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今负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山东群盗，缘兹聚结。臣以边尘暂起，不足为忧，中土不安，此为大事。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伏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制从之。仁杰于是抚慰百姓，得突厥所驱掠者，悉递还本贯。散粮运以赈贫乏，修邮驿以济旋师。恐诸将及使者妄求供顿，乃自食疏粝，禁其下无得侵扰百姓，犯者必斩。河北遂安。

[20]癸卯（十七日），朝廷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当时河北道百姓被突厥所驱赶逼迫的，突厥撤退后，害怕被杀，往往逃跑躲藏。狄仁杰上疏认为："朝廷议政的人都主张惩罚被契丹、突厥胁迫而服从的人，说他们行动虽然不同，但投敌的思想没有区别。的确，崤山之东近来由于军中机要之事而调取征发失之过重，百姓家业破败，甚至逃亡。再加上地方官吏利用朝廷法令侵夺吞没，借着军事而发生，官吏对百姓囚禁、拷打，痛切皮肉，事情紧迫情况危急，便不再遵循礼义。处在愁苦的环境中，生活无乐趣可言，哪里有利便归向那里，暂且求得生存，这是君子认为惭愧耻辱的，却是小人的经常行为。还有，各城投降敌人，也许是为了等待官军，官军将士为了求取功劳，都说城邑是他们自己攻克的。我忧虑奖励攻城官兵是无功滥赏，也恐怕惩罚降敌诸城的官民是无辜被罚。因为各城曾经沦入敌手，便认为是坏地方，以至于污辱他们的妻子儿女，劫掠物资钱财，兵士诚然知道这是暴行，但当官的也未能加以禁止，这就是敌人退走之后，该地受摧残更加厉害。况且对敌人为了招抚分化，还秋毫无犯，现在已经改正，即是普通百姓，反而被破坏伤害，岂不让人悲痛！人就如同水，堵塞它就成为泉，疏导它就成为河流，或通或塞都随宜而流，哪里有固定的形态！现在带罪的人们，一定不在家中，而露宿野外，涉足草野，潜藏山泽之间，赦免他们的罪便出来，不赦他

们的罪即放肆妄为，崤山以东的群盗，就是因此而集结的。我以为边地的战事暂时发生，不值得忧虑，内地不安定，这才是大事。惩罚他们则群众情绪恐惧，宽恕他们则反复无常的人也会感到心安，诚恳希望特别赦免黄河以北各州百姓，一律不予追究。”太后命令照此办理。狄仁杰于是安抚慰问百姓，找到被突厥驱赶掠夺的人，全都送回原籍；散发粮食救济贫困的人，修驿馆以利于官军撤回。恐怕军官和使者乱索取供应，他便自己吃很粗糙的饭菜，禁止部下侵扰百姓，违犯的必定斩首。黄河以北于是安定下来。

[21]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秘书少监李峤并同平章事。

[21]朝廷任命夏官侍郎姚元崇、秘书少监李李峤同为同平章事。

[22]突厥默啜离赵州，乃纵阎知微使还。太后命磔于天津桥南，使百官共射之，既乃其肉，锉其骨，夷其三族，疏亲有先未相识而同死者。

[22]突厥阿史那默啜撤离赵州，便释放阎知微，让他返回洛阳。太后命令分裂他的肢体于洛阳天津桥南，让百官一起向他射箭，然后再剔光他的肉，挫断他的骨头，灭他的三族，远房亲戚有的人事先与他并未相识，而却与他同被处死。

褒公段瓒，志玄之子也，先没于突厥。突厥在赵州，瓒邀杨齐庄与之俱逃，齐庄畏懦，不敢发。瓒先归，太后赏之。齐庄寻至，敕河内王武懿宗鞫之；懿宗以为齐庄意怀犹豫，遂与阎知微同诛。既射之如猬，气未死，乃决其腹，割心，投于地，犹然跃不止。

褒公段瓒是段志玄的儿子，原先已被突厥俘虏。突厥占领赵州，段瓒约杨齐庄一起逃跑，杨齐庄胆怯懦弱，不敢逃跑。段瓒先回来，太后赏赐他。杨齐庄不久也回来，太后命令河内王武懿宗审讯他；武懿宗认为杨齐庄心怀犹豫，于是与阎知微一同被处死。他身上中的箭就像刺猬一样，但气息奄奄未死；行刑人又打开他腹部，割下心脏扔在地上，心还跳跃不停。

擢田归道为夏官侍郎，甚见亲委。

田归道被提升为夏官侍郎，很受亲近信任。

[23]蜀州每岁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险远，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张柬之上言，以为：“姚州本哀牢之国，荒外绝域，山高水深。国家开以

为州，未尝得其盐布之税，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请废姚州以隶州，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镇亦皆废省，于泸北置关，百姓非奉使，无得交通往来。”疏奏，不纳。

[23]蜀州每年派遣五百名士兵戍守姚州，路途艰险遥远，死亡的人很多。蜀州刺史张柬之进言认为：“姚州本是哀牢夷的土地，是极为荒远的地区，山高水深。国家在这里设置州，未曾得到当地盐和布的税收，也没有征用过那里的士兵，而只是耗尽府库的钱财，驱使一般百姓，在蛮、夷族地区受役使，惨遭死难，我私下为国家感到痛惜。请废除姚州，将它的地方隶属于州，每年朝见君主，如同藩属地区一样对待。泸水以南各镇也都废除，在泸水以北设置关卡，百姓不是奉命出使，不得与泸南地区的人相互往来。”奏疏上达后，没有被采纳。

二年（己亥、699）

二年（己亥，公元699年）

[1]正月，丁卯朔，告朔于通天宫。

[1]正月，丁卯朔（疑误），太后在通天宫行“告朔”之礼。

[2]壬戌，以皇嗣为相王，领太子右卫率。

[2]壬戌（初六），朝廷封皇嗣为相王，领太子右卫率。

[3]甲子，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宠之人，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以司卫卿张易之为控鹤监，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左台中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夏官侍郎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临汾员半千皆为控鹤监内供奉。稷，元超之从子也。半千以古无此官，且所聚多轻薄之士，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左迁水部郎中。

[3]甲子（初八），朝廷设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他们大多是受太后宠爱的人，同时也用一些有才能的人和文学之士以相配合。任用司卫卿张易之为控鹤监，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左台中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夏官侍郎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临汾人员半千都任控鹤监内供奉。薛稷是薛元超的侄子。员半千认为古代没有这样的官职，而且现在所聚集的又多是一些轻浮放荡的人士，因此上疏请求废除，于是冒犯太后旨意，被降职为水部郎中。

[4]腊月，戊子，以左台中丞吉顼为天官侍郎，右台中丞魏元忠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4]腊月，戊子（初二），朝廷任命左台中丞吉顼为天官侍郎，右台中丞魏元忠为凤阁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

[5]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弟司农卿晋卿，坐赃贿满万余缗及第舍过度，楚客贬播州司马，晋卿流峰州。太平公主观其第，叹曰："见其居处，吾辈乃虚生耳。"

[5]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弟弟司农卿宗晋卿，因贪赃受贿达万余缗钱和住宅过度豪华，宗楚客被降职为播州司马，宗晋卿被流放峰州。太平公主观看他们的住宅后，感叹说："看到他们的住所，我们都白活了。"

[6]辛亥，赐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6]辛亥（二十五日），太后赐太子姓武氏；大赦天下。

[7]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贺。

[7]太后长出重叠的眉毛，呈八字形，百官都祝贺。

[8]河南、北置武骑团以备突厥。

[8]唐朝在黄河南北设置武骑团，以防备突厥 。

[9]春，一月，庚申，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攸宁罢为冬官尚书。

[9]春季，一月，庚申（初四），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攸宁被罢免为冬官尚书。

[10]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过缑氏，谒升仙太子庙。壬辰，太后不豫，遣给事中栾城阎朝隐祷少室山。朝隐自为牺牲，沐浴伏俎上，请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赏之。丁酉，自缑氏还。

[10]二月，己丑（初四），太后前往嵩山，途经缑氏县时，参拜升仙太子庙。壬辰（初七），太后得病，派遣给事中栾城人阎朝隐向少室山神求福。阎朝隐自己作祭品，沐浴后伏在盛祭品的礼器上，请求代替太后承担病痛。太后病稍好，便给他丰厚的赏赐。丁酉（十二日），太后从缑氏返回。

[11]初，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尚幼，论钦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诸胡畏之。钦陵居中秉政，诸弟握兵分据方面，赞婆常居东边，为中国

患者三十余年。器弩悉弄浸长，阴与大臣论岩谋诛之。会钦陵出外，赞普诈云出畋，集兵执钦陵亲党二千余人，杀之，遣使召钦陵兄弟，钦陵等举兵不受命。赞普将兵讨之，钦陵兵溃，自杀。夏四月，赞婆帅所部千人来降，太后命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迎之，以赞婆为特进、归德王。钦陵子弓仁，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拜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

[11]当初，吐蕃赞普器弩悉弄还年幼，论钦陵兄弟掌权，他们都有勇力谋略，各部胡人都畏惧他们。论钦陵在朝中执政，几位弟弟领兵在外镇守各地，其中论赞婆常驻守东边，构成对唐朝的祸患三十多年。器弩悉弄逐渐成长，秘密与大臣论岩谋划处死他们。遇上论钦陵外出，赞普便假称出去打猎，召集士兵逮捕并杀死论钦陵的亲属、党羽二千余人，派遣使者召论钦陵兄弟回来，论钦陵等起兵，不接受命令。赞普领兵讨伐他们，论钦陵兵败后自杀。夏季，四月，论赞婆率领部下一千余人前来投降，太后命令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领骑兵迎接他，任命赞婆为特进、归德王。论钦陵的儿子弓仁，带领他统辖的吐谷浑七千帐投降唐朝，被任命为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

[12]壬辰，以魏元忠检校并州长史，充天兵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12]壬辰（初八），朝廷任命魏元忠为检校并州长史，充任天兵军大总管，以防备突厥。

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怀抚吐蕃降者。

娄师德任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任陇右诸军大使，专门掌管安抚投降的吐蕃人。

[13]太后春秋高，虑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

[13]太后年纪大了，恐怕自己死后太子与武氏诸王等不能相容。壬寅（十八日），命令太子、相王、太平公主和武攸暨等拟定互不伤害的誓词，在明堂向天地立誓，并将誓词铭刻在铁契上，收藏于史馆中。

[14]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会稽王武攸望。

[14]秋季，七月，朝廷命令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接替会稽王武攸望。

[15]丙辰，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

[15]丙辰（初四），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归附唐朝。

[16]八月，癸巳，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驽入见。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

[16]八月，癸巳（十二日），突骑施乌质勒派遣他儿子遮驽前来朝见，朝廷派遣侍御史元城人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

[17]制："州县长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

[17]太后命令："州县长官，没有奉君主的命令，不得擅自立碑。"

[18]内史王及善虽无学术，然清正难夺，有大臣之节。张易之兄弟每侍内宴，无复人臣礼；及善屡奏以为不可。太后不悦，谓及善曰："卿既年高，不宜更侍游宴，但检校阁中可也。"及善因称病，谒假月余；太后不问。及善叹曰："岂有中书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见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许。庚子，以及善为文昌左相，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仍并同凤阁鸾台三品。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杨再思罢为左台大夫。丁未，相王兼检校安北大都护。以天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

[18]内史王及善虽然没有学问，但清廉正直坚定，有大臣的气节。张易之兄弟每次陪侍太后在宫内宴饮，无视作为臣下应遵循的礼仪，王及善一再上奉认为不能这样。太后不高兴，对王及善说："你年事已高，不宜于再陪侍游乐宴饮，只要检查所掌管的官署就可以了。"王及善因此声称有病，请假一个多月，太后也不过问。王及善感叹说："哪有天子一日可以不见中书令的呢！其他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于是上疏请求退休，太后没有批准。庚子（十九日），朝廷任命王及善为文昌左相，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仍一并任同凤阁鸾台三品。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杨再思被罢免为左台大夫。丁未（二十六日），相王兼检校安北大都护。朝廷任命天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

[19]纳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薨。

[19]纳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去世。

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余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沉厚宽恕，狄仁杰之入相也，师德实荐之；而仁杰不知，意颇轻师德，数挤之于外。太后觉之，尝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能谨守边陲，贤则臣不知。”又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之。

娄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多年，谦恭勤奋，毫不懈怠，百姓和夷族都安定。他秉性朴实稳重，宽洪大量，狄仁杰入朝任宰相，实际上是他推荐的；而狄仁杰不知道，心里很轻视娄师德，一再排挤他到外地。太后发觉后，曾问狄仁杰：“娄师德有道德才能吗？”回答说：“作为将领能谨慎守卫边疆，是否有道德才能我不知道。”太后又说：“娄师德善于识别人才吗？”回答说：“我曾经与他同事，没有听说他善于识别人才。”太后说：“朕所以知道你，便是由于娄师德的推荐，他也可以称得上是善于识别人才了。”狄仁杰退出后，感叹说：“娄公有盛德，我受到他的包涵宽容已经很久了，我看不到他盛德的边际。”当时罗织罪名的风气很盛，娄师德长期担任将领和宰相，却能以功成名就告终，人们因此敬重他。

[20]戊申，以武三思为内史。

[20]戊申（二十七日），朝廷任命武三思为内史。

[21]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戊寅，还神都。

[21]九月，乙亥（二十四日），太后到福昌县；戊寅（二十七日），回到神都。

[22]庚子，邢贞公王及善薨。

[22]庚子（疑误），邢贞公王及善去世。

[23]河溢，漂济源百姓庐舍千余家。

[23]黄河水泛滥，冲走济源百姓房屋千余家。

[24]冬，十月，丁亥，论赞婆至都，太后宠待赏赐甚厚，以为右卫大将军，使将其众守洪源谷。

[24]冬季，十月，丁亥（初六），吐蕃论赞婆来到神都，太后给予的荣宠礼遇和赏赐都很优厚，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派他率领他的部

众驻守洪源谷。

[25]太子、相王诸子复出阁。

[25]太子、相王的几个儿子结束幽禁出宫为王。

[26]太后自称制以来，多以武氏诸王及驸马都尉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国子生为斋郎，因得选补。由是学生不复习业，二十年间，学校殆废。而时酷吏所诬陷者，其亲友流离，未获原宥。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以为:“时俗浸轻儒学，先王之道，弛废不讲。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国学，不听以他岐仕进。又，自扬、豫以来，制狱渐繁，酷吏乘间，专欲杀人以求进。赖陛下圣明，周、丘、王、来相继诛殛，朝野庆泰，若再睹阳和。至如仁杰、元忠，往遭按鞠，亦皆自诬，非陛下明察，则以为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为良辅。何乃前非而后是哉?诚由枉陷与甄明耳。臣恐之负冤得罪者甚众，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广雷雨之施，自垂拱以来，罪无轻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复官爵，生者听还乡里。如此，则天下知昔之枉滥，非陛下之意，皆狱吏之辜，幽明欢欣，感通和气。”太后不能从。

[26]太后自称帝以来，多用武氏诸王及驸马都尉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也多不是通儒学的人。又因为在南郊圜丘祭天，在明堂祭祀，拜洛河神，封嵩山，都用弘文馆和国子学学生作斋郎，他们因此得以选任为官员。由此学生不再研习学业，二十年间，学校几乎荒废。而不久前被酷吏所诬陷的人，他们的亲友离散，还未获得宽赦。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认为:“现在社会风气日益轻视儒学，古代帝王的圣道都废弃不复讲求。应当命令王公以下的子弟都入国学，不让他们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官职。还有，自从徐敬业起兵扬州、越王李贞起兵豫州以来，奉诏令特设的监狱中的案件日渐繁多，酷吏钻空子，专想以杀人谋求升官。幸亏陛下圣明，周兴、丘神、王弘义、来俊臣相继被处死，朝廷和民间都庆祝平安，好比再次看到春天的阳光。至于像狄仁杰、魏元忠，以往遭到审讯，也都无罪而自认有罪，如果不是陛下看得清楚，则早已经成为肉酱了；现在陛下提升任用他们，都成为很好的助手。为什么以前非难贬斥他们而后来却褒扬他们呢?确实是由于从前被冤枉诬陷而现在则甄别清楚罢了。我恐怕从前蒙冤获罪的人很多，情况也都和他们二人一样。诚恳希望陛下弘扬天地间的仁

义，广施恩泽，自垂拱年间以来，获罪的人不管轻重，一律昭雪，死了的追认恢复原来的官爵，还活着的听任他们返回家乡。这样，则天下人知道过去的滥杀无辜，不是陛下的本意，都是监狱官吏的罪恶，人鬼都高兴，就会与阴阳谐和之气感应。”太后不能接受他的意见。

嗣立，承庆之异母弟也。母王氏，遇承庆甚酷，每杖承庆，嗣立必解衣请代；母不许，辄私自杖，母乃为之渐宽。承庆为凤阁舍人，以疾去职。嗣立时为莱芜令，太后召谓曰：“卿父尝言，‘臣有两儿，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诚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即日拜凤阁舍人。

韦嗣立是韦承庆的同父异母弟弟。他母亲王氏，对待韦承庆很苛刻，每次杖责韦承庆，韦嗣立必定解开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受杖责；母亲不允许，他即私下自己杖责自己，母亲因此而逐渐宽容。韦承庆任凤阁舍人，因病离职。韦嗣立当时任莱芜县令，太后将他召回，说：“你父亲曾经说，‘我有两个儿子，可以事奉陛下。’你们兄弟在任上，确实像你们父亲所说的那样称职。朕现在用你接替你哥哥的职务，再不用别人。”当天即任韦嗣立为凤阁舍人。

[27]是岁，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笃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余人；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为拓西可汗。

[27]本年，突厥阿史那默啜立他的弟弟阿史那咄悉匐为左厢察，阿史那骨笃禄的儿子阿史那默矩为右厢察，各领兵二万余人；他的儿子阿史那匐俱为小可汗，地位在左、右厢察之上，主管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称拓西可汗。

久视元年（庚子、700）

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年）

[1]正月，戊寅，内史武三思罢为特进、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贬安固尉。

[1]正月，戊寅（二十八日），内史武三思被罢免为特进、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降职为安固县尉。

太后以顼有干略，故委以腹心。顼与武懿宗争赵州之功于太后前。顼魁岸辩口，懿宗短小伛偻，顼视懿宗，声气陵厉。太后由是不悦，

曰："项在污前，犹卑我诸武，况异时讵可倚邪！"他日，项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饫闻之，无多言！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项惶惧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诸武怨其附太子，共发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贬。

太后因吉顼有才干谋略，所以以他为亲信。吉顼与武懿宗在太后面前争在赵州和突厥作战的功劳。吉顼体格魁梧能言善辩，武懿宗矮小驼背，吉顼怒视武懿宗，声色俱厉。太后因此不高兴，说："吉顼在朕面前，还敢轻视我们姓武的，以后难道还可以依靠吗？"后来，吉顼面奏事情，正引证古今，太后发怒说："你所说的，朕听够了，不要多说了！太宗有马名叫师子骢，肥壮任性，没有人能驯服它。朕当时作为宫女在太宗身边侍奉，对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需要有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棍，三是匕首。用铁鞭抽打它，不服，则用铁棍敲击它的脑袋，又不服，则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太宗夸奖朕的志气。今天你难道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吉顼害怕得浑身流汗，跪伏地上请求免死，太后这才没有杀他。姓武的亲贵们怨恨他依附太子，共同揭发他弟弟假冒官吏的事，因此被降职。

辞日，得召见，涕泣言曰："臣今远离阙庭，永无再见之期，愿陈一言。"太后命之坐，问之，项曰："合水土为泥，有争乎？"太后曰："无之。"又曰："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曰："有争矣。"项顿首曰："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此陛下驱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业已如是，不可何如。"

辞行的那天，他获得太后召见，流着泪对太后说："我现在远离朝廷，永远没有再见到陛下的机会，请准许进一言。"太后让他坐下，问他想说什么，他说："水和土合成泥，有争斗吗？"太后说："没有。"又说："分一半给佛家，一半给道教，有争斗吗？"太后说："这就有争斗了"。吉顼叩头说："皇族、外戚各守本分，则天下安定。现在已经立太子而外戚还当王，这是陛下驱使他们以后必然相互争斗，双方都不得安生。"太后说："朕也知道，但事情已经这样，无可奈何。

[2]腊月，辛巳，立故太孙重润为邵王，其弟重茂为北海王。

[2]腊月，辛巳（初一），朝廷立原皇太孙李重润为邵王，立他弟弟李重茂为北海王。

[3]太后问鸾台侍郎陆元方以外事，对曰："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闻；人间细事，不足烦圣听。"由是忤旨。庚寅，罢为司礼卿。

[3]太后向鸾台侍郎、周平章事陆元方询问朝廷外面的事，回答说："我凑数充任宰相，有大事不敢不向陛下报告；民间细小的事情，不值得扰乱陛下的听闻。"因此违背太后旨意。庚寅（初十），陆元方被罢免为司礼卿。

元方为人清谨，再为宰相，太后每有迁除，多访之，元方密封以进，未尝漏露。临终，悉取奏藁焚之，曰："吾于人多阴德，子孙其未衰乎！"

陆元方为人清廉谨慎，两次任宰相，太后每逢提升或任命官员，多征求他的意见，他将自己的意见密封后进呈，从未向别人透露。临终前，将原来进呈奏疏的底稿全部烧掉，说："我对别人多有阴德，恐怕子孙还不会衰败吧！"

[4]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碎叶。

[4]朝廷任命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守碎叶。

[5]丁酉，以狄仁杰为内史。

[5]丁酉（十七日），朝廷任命狄仁杰为内史。

[6]庚子，以文昌左丞韦巨源为纳言。

[6]庚子（二十日），朝廷任命文昌左丞韦巨源为纳言。

乙巳，太后幸嵩山；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温汤；戊寅，还神都。作三阳宫于告成之石淙。

乙巳（二十五日），太后来到嵩山；春季，一月，丁卯（十七日），来到汝州温泉；戊寅（二十八日），返回神都。朝廷在告成县石淙营造三阳宫。

[7]二月，乙未，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罢为太子宾客。

[7]二月，乙未（十五日），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8]三月，以吐谷浑青海王宣超为乌地也拔勤忠可汗。

[8]三月，朝廷任命吐谷浑青海王宣超为乌地也拔勤忠可汗。

[9]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车驾观葬舍利，太后许之。狄仁杰跪于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以惑远近之人耳。山路险狭，不容侍卫，非万乘所宜临也。"太后中道而还曰："以成吾直臣之气。"

[9]夏季，四月，戊申（二十九日），太后前往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太后参观埋葬佛舍利，太后答应。出发时狄仁杰跪在太后的马前说："佛是夷狄的神，不值得让天下的君主屈尊驾临。那胡僧诡计多端，是想邀请到万乘之尊借以迷惑远近百姓。同时沿途山路艰险狭窄，容纳不下侍卫的人，也不是万乘之尊所应当驾临的地方。"太后中途返回，说："这是为了成全我们的正直之臣的正气。"

[10]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10]五月，己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11]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视；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

[11]太后指派洪州和尚胡超配制长生不老药，三年而成，耗费资财数以亿计。太后服用后，病稍好转。癸丑（初五），太后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久视；取消天册金轮大圣的称号。

[12]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以美之。

[12]六月，朝廷改控鹤监为奉宸府，任命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次在内宫私宴，即召来武姓亲贵、张易之和他弟弟秘书监张昌宗一起饮酒、赌博、调笑。太后为了掩盖这种劣迹，便命令张易之、张昌宗和文学侍从李峤在内宫编撰《三教珠英》。武三思上奏说张昌宗是古

代周灵王太子晋转世。太后便命令张昌宗穿羽毛做的衣服，吹笙，在内宫庭院乘坐木鹤。文学侍从们都作诗赞美他。

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易之、昌宗，足矣。近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

太后又挑选许多美貌少年充任奉宸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进谏说："陛下的内宫宠臣有张易之、张昌宗，已足够了。近来听说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人，公开自我介绍与炫耀，丑恶放肆而无耻，谋求充当奉宸内供奉，无视礼仪法度，满朝百官都知道。我担任谏官，不敢不上奏。"太后勉励他说："不是你直言相告，朕不知道这件事。"赏赐他彩绸一百段。

易之、昌宗竞以豪侈相胜。弟昌仪为洛阳令，请属无不从。尝早朝，有选人姓薛，以金五十两并状邀其马而赂之。昌仪受金，至朝堂，以状授天官侍郎张锡。数日，锡失其状，以问昌仪，昌仪骂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记，但姓薛者即与之。"锡惧，退，索在铨姓薛者六十余人，悉留注官。锡，文之兄也。

张易之、张昌宗以豪华奢侈相攀比。他们的弟弟张昌仪任洛阳县令，私下送贿赂求他办事没有不答应的。一次早上入宫朝见太后时，有一名姓薛的候选官员，拿着五十两金子和要求任职的文书拦住他的坐骑贿赂他。张昌仪收下金子，到朝廷后把文书交给天官侍郎张锡。几天后，张锡把文书遗失，便问张昌仪，张昌仪骂他，说："糊涂人！我也记不得了，只要是姓薛的即授官。"张锡畏惧他，退朝后，找出姓薛的候选官员六十多人全部留下注授官职。张锡是张文哥哥儿子。

[13]初，契丹将李楷固，善用索及骑射、舞槊，每陷陈，如鹘入乌群，所向披靡。黄獐之战，张玄遇、麻仁节皆为所。又有骆务整者，亦为契丹将，屡败唐兵。及孙万荣死，二人皆来降。有司责其后至，奏请族之。狄仁杰曰："楷固等并骁勇绝伦，能尽力于所事，必能尽力于我，若抚之以德，皆为我用矣。"奏请赦之。所亲皆止之，仁杰曰："苟利于国，岂为身谋！"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请与之官，太后以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使将兵击契丹余党，悉平之。

[13]当初，契丹的将领李楷固，善于使用套绳和骑射、舞槊，每次进入战阵，就好像鸷鸟进入乌鸦群中，所向无敌。黄獐谷之战，唐将张玄遇、麻仁节都被他用套绳套住。又有个叫骆务整的，也是契丹将领，多次打败唐兵。孙万荣死后，这两个都投降唐朝。有关部门指责他们没有及早投降，上奏请求将他们灭族。狄仁杰说："李楷固等都勇猛无比，即然能为他的主上尽力，也一定能为我们尽力，如果用恩德安抚他们，就都能为我所用。"于是上奏请求赦免他们。他的亲属友好都劝他不要这样做。狄仁杰说："如果有利于国家，难道还要为自己打算！"太后采纳他的意见，赦免了他们。他又请求授给他们官职，太后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派他们领兵进击契丹余党，结果将契丹全部平定。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七卷

唐纪二十三则天顺圣皇后下久视元年（庚子、700）

唐纪二十三则天皇后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年）

[1]秋，七月，献俘于含枢殿。太后以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赐姓武氏。召公卿合宴，举觞属仁杰曰：“公之功也。”将赏之，对曰：“此乃陛下威灵，将帅尽力，臣何功之有！”固辞不受。

[1]秋季，七月，李楷固献契丹俘虏于含枢殿。武则天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封燕国公，赐姓武氏。武则天设宴款待诸位公卿，席间举杯对狄仁杰说：“这是您的功劳啊！”准备赏赐他，狄仁杰回答说：“此次平定契丹余党乃是由于陛下的声威以及将帅竭忠尽力所致，我又有什么功劳呢？”坚决推辞，不接受赏赐。

[2]闰月，戊寅，车驾还宫。

[2]闰月，戊寅（初二），武则天自三阳宫回到洛阳宫。

[3]己丑，以天官侍郎张锡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李峤罢为成均祭酒。锡，峤之舅也，故罢峤政事。

[3]己丑（十三日），武则天任命天官侍郎张锡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李峤被罢免为成均祭酒。因为张锡是李峤的舅父，所以免去李峤的宰相职务。

[4]丁酉，吐蕃将莽布支寇凉州，围昌松，陇右诸军大使唐休与战于港源谷。莽布支兵甲鲜华，休谓诸将曰：“诸论既死，莽布支新为将，不习军事，望之虽如精锐，实易与耳，请为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陈，六战皆捷，吐蕃大奔，斩首二千五百级，获二裨将而还。

[4]丁酉（二十一日），吐蕃将领莽布支进犯凉州，包围了昌松。唐陇右诸军大使唐休与莽布支在洪源谷交战。莽布支的军队兵器盔甲明亮，唐休对他手下的部将们说：“吐蕃掌权的论钦陵兄弟都已经被杀，莽布支初次领兵打仗，还不熟悉军事。所以虽然吐蕃军队看起来好像是精锐之师，但实际上却容易对付，让我先击破他们。”于是披挂上阵，率先攻破莽布支军队的防线，并连续六战皆捷，吐蕃兵溃不成军。唐休共斩敌人首级二千五百个，俘获吐蕃两员裨将，然后收兵。

[5]司府少卿杨元亨，尚食奉御杨元禧，皆弘武之子也。元禧尝忤张易之，易之言于太后："元禧，杨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孙不应供奉。"太后从之，壬寅，制："杨素及其兄弟子孙皆不得任京官。"左迁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贝州刺史。

[5]司府少卿杨元亨和尚食奉御杨元禧，都是杨弘武的儿子。杨元禧曾经触犯过张易之。张易之因此对武则天说："杨元禧是杨素的族人，而杨素父子又是隋朝的逆臣，他们的子孙不应该在皇帝身边供职。"武则天采纳了张易之的建议，于壬寅（二十六日）颁下制书："杨素及其兄弟的子孙都不许担任京官。"并将杨元亨降职为睦州刺史，将杨元禧降职为贝州刺史。

[6]庚戌，以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击吐蕃。

[6]庚戌（疑误），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进攻吐蕃。

[7]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上疏谏，其略曰："今之伽蓝，制过宫阙。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又曰："游僧皆托佛法，诖误生人；里陌动有经坊，亦立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又曰："梁武、简文舍施无限，及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有勤王之师！"又曰："虽敛僧钱，百未支一。尊容既广，不可露居，覆以百层，尚忧未遍，自余廊宇，不得全无。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存虚饰！"又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遂罢其役。

[7]庚申（疑误），武则天要建造一尊大佛像，让全国的和尚尼姑每人每天捐出一文钱来，以促成其事。狄仁杰上疏谏阻，奏疏的大意是："当今的佛教寺院，在建筑规模上已经超过皇帝的宫殿。营建这些寺院无法借助鬼神之助，只能依靠百姓出力。物资不会从天而降，终究来自地里，不靠损害百姓，那么又怎能得到这些东西呢？"他又说："游方和尚都依托佛法，贻误百姓，他们动不动就在里巷修建经坊，连市场里也盖起佛寺。佛教教化诱导众生所急需之物，被看成比官府征收赋税还急迫，僧尼作法事所需物品，也被看成比皇帝的敕令还紧

急。”他还说：“梁武帝、简文帝父子对佛寺的施舍无限，等到三淮、五岭叛乱迭起的时候，大街上鳞次栉比的寺院佛塔，无法挽救身危国亡之祸；到处都是和尚尼姑，又哪里有勤王救主之师！”他又说：“陛下即使收齐了僧侣所捐助的资金，但这笔钱还不够建造佛像所需费用的百分之一。再说佛像庞大，不能露居旷野，即使修建一座百层高的殿堂，还担心不能将它完全遮盖，况且其他堂前廊屋，也不能一点都不建啊！如来佛创立佛教，以大慈大悲为宗旨，哪里要劳民伤财，以设置浮华无实用的装饰！”又说：“近年来水旱灾害时有发生，边境又不安宁，如果为修建大佛像而耗费国库资财，又用尽民力，那么万一哪一个角落有灾难，陛下将用什么去救援呢？”武则天说：“您劝导我行善，我又怎么能违背您的意愿呢？”于是停止了修建大佛像的工程。

[8]阿悉吉薄露叛，遣左金吾将军田扬名、殿中侍御史封思业讨之。军至碎叶，薄露夜于城傍剽掠而去，思业将骑追之，反为所败。扬名引西突厥斛瑟罗之众攻其城，旬余，不克。九月，薄露诈降，思业诱而斩之，遂俘其众。

[8]西突厥的阿悉吉薄露发动叛乱，武则天派左金吾将军田扬名和殿中侍御史封思业前往征讨。等到唐军来到碎叶城时，阿悉吉薄露已趁夜在城边大肆劫掠之后逃离。封思业率骑兵追击，反而被薄露所击败。田扬名率西突厥斛瑟罗部落的军队攻打薄露所占据的城池，历时十余日未能攻克。九月，薄露假意投降，封思业将计就计，趁机将其斩首，因而俘获了他的全部人马。

[9]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太后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9]武则天十分信任和推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没有哪一个大臣能比得上。她常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是直呼其名。狄仁杰习惯于在朝堂上当面直言规谏，武则天则常常采纳他的建议，即使这样做违

背了自己的本意时也是如此。有一次狄仁杰陪同武则天巡游，途中遇到大风，狄仁杰的头巾被风吹落在

地，他的坐骑也因受惊而无法驾驭，武则天让太子李显追上惊马，抓住它的笼头并将它拴好。狄仁杰曾屡次因年老多病的缘故而提出退休的请求，武则天都没有答应。武则天在狄仁杰入朝参见的时候，还常常阻止他行跪拜礼，说："每当看到您行跪拜礼的时候，朕的身体都会感到痛楚。"武则天还免除了狄仁杰晚上在宫中轮流值班的义务，并告诫他的同僚们说："如果没有十分重要的军国大事，都不要去打扰狄老先生。"辛丑（疑误），狄仁杰去世，武则天流着眼泪说："朝堂上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师长了！"此后朝廷一有大事，如果群臣无法决断，武则天就会叹息道："老天为什么这么早就把我的国老夺走呢！"

太后尝问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仁杰曰："未审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为将相。"仁杰对曰："文学藉，则苏味道、李峤固其选矣。必欲取卓荦奇才，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为洛州司马。数日，又问仁杰，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乃迁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相。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武则天曾经问狄仁杰："朕希望能找到一位杰出的人才委以重任，您看谁合适呢？"狄仁杰问道："不知道陛下想让他担任什么职务？"武则天说："我想让他担任将相。"狄仁杰回答道："如果您所要的是文采风流的人才，那么苏味道、李峤本来就是合适的人选。如果您一定要找出类拔萃的奇才，那就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了，他的年纪虽然老了一些，但却实实在在地是一位宰相之才。"武则天于是提拔张柬之作了洛州司马。过了几天之后，武则天又要求

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回答说："我前几天推荐的张柬之，您还没有任用呢。"武则天说："我已经给他升了官了。"狄仁杰回答说："我所推荐的张柬之是可以作宰相的人才，不是用来作一个司马的。"武则天于是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过了很长时间，终于任命他为宰相。狄仁杰还先后向武则天推荐了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人

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唐代名臣。有人对狄仁杰说："治理天下的贤能之臣，都出自您门下。"狄仁杰回答说："举荐贤才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

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为之立生祠。后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患，人遂毁其像焉。

起初，狄仁杰担任魏州刺史，因为他施政仁爱宽厚，所以魏州百姓为他建造了生祠。后来他的儿子狄景晖担任魏州司功参军，贪婪残暴，成了百姓的祸害，于是老百姓又捣毁了狄仁杰的塑像。

[10]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以备突厥。

[10]冬季，十月，辛亥（初七），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目的是为了防备突厥的侵扰。

[11]甲寅，制复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赦天下。

[11]甲寅（初十），武则天颁下制书，又重新以正月为十一月，以一月为正月，并大赦天下。

[12]丁巳，纳言韦巨源罢，以文昌右丞韦安石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孙也。

[12]丁巳（十三日），武则天免去纳言韦巨源的职务，任命文昌右丞韦安石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韦安石是韦津的孙子。

时武三思、张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数面折之。尝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顾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劳勉之，同列皆叹服。

这时正值武三思和张易之兄弟执掌朝政，韦安石屡次当面驳斥他们。有一次韦安石在宫中陪武则天用膳，见张易之带进蜀地富商宋霸子等几个人在一起赌博，便向武则天跪拜奏道："商贾之徒，名列贱籍，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宴会。"说完就让侍臣们将这几个人赶出去，在座的臣僚们都吓得变了脸色。由于韦安石敢于直言规谏，武则天特意对他慰劳嘉勉，他的同僚也因此而对他十分钦佩。

[13]丁卯，太后幸新安；壬申，还宫。

[13]丁卯（二十三日），武则天巡幸新安；壬申（二十八日），又回到宫中。

[14]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陇右诸监马万余匹而去。

[14]十二月，甲寅（初十），突厥兵掠走陇右诸牧监畜养的军马一万多匹后撤离。

[15]时屠禁尚未解，凤阁舍人全节崔融上言，以为：“割烹牺牲，弋猎禽兽，圣人著之典礼，不可废阙。又，江南食鱼，河西食肉，一日不可无；富者未革，贫者难堪。况贫贱之人，仰屠为生，日戮一人，终不能绝，但资恐喝，徒长奸欺。为政者苟顺月令，合礼经，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复开屠禁，祠祭用牲牢如故。

[15]这时，有关杀猪宰羊以及捕鱼捞虾的禁令还没有解除，担任凤阁舍人职务的全节县人崔融进言，认为：“宰割烹调牲畜和猎杀飞禽走兽，已被圣人写入礼制典章，不可废弃和缺少。况且鱼和肉分别是江南人和河西人必备的食品，一天也不能没有它们；富人的生活习惯无法改变，穷人也无法忍受终日不见鱼肉的生活；再说贫穷卑贱的屠户，一直都是把屠宰当作衣食之源的。所以即使陛下每天都要处死一个敢于违反禁令的人，终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实施禁止屠宰捕鱼的法令，只不过助长要挟恐赫和奸诈行为而已。治理国家的人行事如果真正能够顺应自然气候的变化，合乎礼经的规定，自然会使万物的生长符合其本身的规律，百姓也能够各按他们的本性生活。”戊午（十四日），武则天下诏废除有关屠宰捕鱼的禁令，祭祀时仍然像往常那样用牛羊猪等牺牲作祭品。

长安元年（辛丑、701）

长安元年（辛丑，公元701年）

[1]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见，改元大足。

[1]春季，正月，丁丑（初三），由于成州说发现了佛的足迹的缘故，武则天改年号为大足。

[2]二月，己酉，以鸾台侍郎柏人李怀远同平章事。

[2]二月，己酉（初六），武则天任命鸾台侍郎柏人县人李怀远为同平章事。

[3]三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坐知选漏泄禁中语、赃满数万，当斩，临刑释之，流循州。时苏味道亦坐事与锡俱下司刑狱，锡

乘马，意气自若，舍于三品院，帷屏食饮，无异平居。味道步至系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太后闻之，赦味道，复其位。

[3]三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因主持铨选时泄漏宫中语以及非法获取财物达数万之多而获罪，应当斩首，等到即将行刑之际又被免除死罪，流放循州。当时苏味道也因事犯罪与张锡一起入司刑寺监狱。在去监狱的路上，张锡骑在马上，神态自若，直接住进专门为犯罪的三品以上官员准备的三品院中，帷帐的张设和饮食的排场，与平时完全相同。苏味道则是徒步走到羁押场所，夜晚睡在冰凉的地板上，每顿只吃蔬菜。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下令赦免苏味道的罪，并恢复了他的原任职务。

[4]是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

[4]就在这个月，突然降下大雪，苏味道认为这是吉兆，便带领文武百官入朝祝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上前制止，他说："如果说阳春三月下的雪是瑞雪，那么寒冬腊月打雷就应该是瑞雷啦！"苏味道不听劝阻。入朝之后，惟独王求礼不但不称贺，反而向武则天进言道："现在正是春天温暖的气息散发、草木生长开花的季节，而突然降下大雪会成为灾害，怎么能歪曲说这场大雪象征着吉兆呢？称贺的人都是阿谀奉承之辈。"武则天因此而罢朝。

时又有献三足牛者，宰相复贺。求礼扬言曰："凡物反常皆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为之愀然。

这时又有人来献一头三条腿的牛，宰相们又一次入朝称贺。王求礼大声疾呼："反常的东西都算妖，出现三足牛的现象，是三公没有合适的人选以及国家的刑赏教化没有得到实行的象征。"武则天听完之后愁容满面。

[5]夏，五月，乙亥，太后幸三阳宫。

[5]夏季，五月，乙亥（初三），武则天住进了三阳宫。

[6]以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6]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目的是为了防备突厥的侵扰。

[7]天官侍郎盐官顾琮同平章事。

[7]天官侍郎盐官县人顾琮任同平章事。

[8]六月，庚申，以夏官尚书李迥秀同平章事。

[8]六月，庚申（十九日），武则天任命夏官尚书李迥秀为同平章事。

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贱，妻崔氏常叱媵婢，母闻之不悦，迥秀即时出之。或曰："贤室虽不避嫌疑，然过非七出，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养亲；今乃违忤颜色，安敢留也！"竟出之。

李迥秀生性极为孝顺，他的母亲原来出身卑微低贱，李迥秀的妻子崔氏经常大声呵斥陪嫁使女，他母亲听到后感到不快，迥秀便立即将崔氏休弃。有人对他说："您的妻子虽然不善避开嫌疑，但她的过失不属于休妻七条，为什么您匆忙把她休弃了呢？"李迥秀回答说："娶妻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侍养双亲，现在她却惹得母亲不高兴，我哪里还敢把她留在家中呢！"终于还是将崔氏休弃了。

[9]秋，七月，甲戌，太后还宫。

[9]秋季，七月，甲戌（初三），武则天回到宫中。

[10]甲申，李怀远罢为秋官尚书。

[10]甲申（十三日），李怀远被罢免为秋官尚书。

[11]八月，突厥默啜寇边，命安北大都护相王为天兵道元帅，统诸军击之，未行而虏退。

[11]八月，突厥阿史那默啜进犯边境，武则天派安北大都护相王李旦任天兵道元帅，统率众路大军迎击，还没有等到发兵，突厥即已退军。

[12]丙寅，武邑人苏安恒上疏曰："陛下钦先圣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敬天顺人，二十年矣。岂不闻帝舜褰裳，周公复辟！舜之于禹，事祇族亲；旦与成王，不离叔父。族亲何如子之爱，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壮，若使统临宸极，何异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宝位将倦，机务烦重，浩荡心神，何不禅位东宫，自怡圣体！自昔理天下者，不见二姓而俱王也。当今梁、定、河内、建

昌诸王，承陛下之荫覆，并得封王；臣谓千秋万岁之后，于事非便，臣请黜为公侯，任以闲简。臣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今无尺寸之封，此非长久之计也；臣请分土而王之，择立师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夹辅周室，屏藩皇家，斯为美矣。”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

[12]丙寅（初六），武邑人苏安恒上疏道：“陛下钦仰先帝的临终嘱托，接受太子的辞让，上敬天意，下顺民心，至今已有二十年了。难道陛下没有听说过帝舜撩起衣裳、离开帝位，和周公归政于成王的事情吗！帝舜和大禹之间，仅仅是同族亲属的关系；周公旦与周成王之间，也不过是叔侄关系。同族亲属之间的感情哪里能与亲生儿子对母亲的敬爱相比，叔父对于侄子又哪里能够比得上母亲对儿子的情分？现在太子尊崇孝亲敬上之道，又已到壮年，如果让他即皇帝位，治理国家，与陛下自居帝位又能有什么区别！陛下的年纪与德望都很高了，身居帝位将感到疲倦，需要处理的事务十分烦重，会使您心神耗竭，无从思虑，陛下为什么不将帝位禅让给太子，以追求御体的安康愉悦呢！自古以来治理天下，不曾见过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成员同时被封为王的，而现在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暨、河内王武懿宗、建昌王武攸宁等，承蒙陛下的荫庇，都被封为王。臣以为这件事在陛下百年之后，将会非常不利，因此我请求陛下将他们降为公侯，并任命他们担任清闲的职务。此外，我还听说陛下有二十多个孙子，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封号，这也同样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臣请求陛下把他们分封为王，为他们选择师傅，以教导他们孝亲敬上之道，使他们能辅佐大周皇室，成为国家的屏障，这就完美无缺了。”奏疏进呈后，武则天召见了他，并赐给酒饭，用好话慰解之后送他出宫。

[13]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延基，承嗣之子也。

[13]武则天年事已高，朝廷政事多让张易之兄弟去处理；邵王李重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及永泰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私下议论此事。张易之把这件事告诉了武则天。九月，壬申（初三），武则天副迫邵王李重润、永泰郡主及魏王武延基自杀。武延基，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之子。

[14]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

[14]丙申（二十七日），武则天任命相王李旦主持左、右羽林卫大将军的事务。

[15]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关，辛酉，至京师；赦天下，改元。

[15]冬季，十月，壬寅（初三），武则天西行入潼关，辛酉（二十二日），到达京城长安；下诏赦免天下罪犯，改年号为长安。

[16]十一月，戊寅，改含元宫为大明宫。

[16]十一月，戊寅（初十），武则天把含元宫改名为大明宫。

[17]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盛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仍赐彩七十段。

[17]天官侍郎安平县人崔玄，性情耿直，从来不向权贵请托求见。这些人讨厌他，于是让他改任文昌左丞。一个多月之后，武则天对崔玄说："我听说自从你改任文昌左丞之后，你原来属下的令史等官吏纷纷准备斋食施给僧尼以示庆贺，看起来他们是想大干贪赃枉法的事呀！所以现在我让你官复原职。"于是重新任命崔玄为天官侍郎，还赏赐他彩色丝织物七十段。

[18]以主客郎中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

[18]武则天任命主客郎中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

先是，凉州南北境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境碛中置白亭军，控其冲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复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一缣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元振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在此之前，凉州全境南北不过四百多里，突厥和吐蕃的兵马连年都经常突然出现在州城下，老百姓为此而受苦。郭元振开始在凉州南部边境的硖口修筑和戎城，在北部边境的沙漠中设置白亭军，控制了凉州的交通要道，将凉州边境拓展了一千五百里，从此突厥、吐蕃的兵马无法再前来州城侵扰。郭元振又让甘州刺史李汉通实行屯田政策，

充分利用当地的河流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以往凉州地区的谷子和小麦每斛值数千钱，到了李汉通募民垦种土地之后，一匹细绢就可以换到数十斛粮，积存在军粮可供数十年之用。郭元振擅长安抚统治百姓，在凉州任职的五年中，深受当地各族百姓敬畏，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所畜养的牛羊漫山遍野，境内路不拾遗。

二年（壬寅、702）

二年（壬寅，公元702年）

[1]春，正月，乙酉，初设武举。

[1]春季，正月，乙酉（十七日），武则天第一次在科举考试中增设武举。

[2]突厥寇盐、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岭，寇并州。以雍州长史薛季昶摄右台大夫，充山东防御军大使，沧、瀛、幽、易、恒、定等州诸军皆受季昶节度。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专知幽、平、妫、檀防御，仍与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2]突厥兵进犯盐州和夏州。三月，庚寅（二十三日），突厥兵攻破石岭关，进犯并州。武则天任命雍州长史薛季昶为代理右台大夫，充任山东防御军大使，沧州、瀛州、幽州、易州、恒州、定州等处兵马都归他指挥调度。夏季，四月，武则天又指派幽州刺史张仁愿专门主持幽州、平州、妫州、檀州的军事防御工作，并且让他与薛季昶互相配合，以抵御突厥军队的进犯。

[3]五月，壬申，苏安恒复上疏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

[3]五月，壬申（初六），苏安恒再次上疏说："臣听说这天下是高祖神尧皇帝和太宗文武皇帝的天下，陛下虽居皇帝之位，但实际所依靠的毕竟是大唐旧有的基业。现在太子重新得立，正当壮年，品德高尚，陛下因贪恋皇位而忘却母子之间的深厚恩情，将以什么脸面去见供奉在宗庙之中的大唐列祖列宗，又将以何种身份去谒见大唐高宗皇帝的陵寝？陛下为什么还要日夜忧虑国事，而不明白自己已到了晨钟

已响、夜漏将尽的暮年！臣愚昧，以为天意人心，都希望将皇位归还李家。陛下只安于皇位，很不明白物极必反、器满则倾的道理！臣为了使社稷长治久安，又怎么能顾惜个人的短暂生命呢！”武则天也没有加罪于他。

[4]乙未，以相王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军元帅，以魏元忠为之副。

[4]乙未（二十九日），武则天任命相王李旦为并州牧，充任安北道行军元帅，任命魏元忠作他的副职。

[5]六月，壬戌，召神都留守韦巨源诣京师，以副留守李峤代之。

[5]六月，壬戌（二十六日），武则天将神都留守韦巨源召到京师长安，指派神都副留守李峤代行他的职务。

[6]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6]秋季，七月，甲午（二十九日），突厥兵进犯代州。

[7]司仆卿张昌宗兄弟贵盛，势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请封昌宗为王，制不许；壬戌，又请，乃赐爵邺国公。

[7]司仆卿张昌宗兄弟贵显已极，权倾朝野。八月，戊午（二十三日），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上表，请求封张昌宗为王，武则天拒绝了这一建议；壬戌（二十七），这些人又请求封张昌宗为王，武则天才答应赐张昌宗为邺国公。

[8]敕：“自今有告言扬州及豫、博余党，一无所问，内外官司无得为理。”

[8]武则天颁下敕书：“从现在起如果再有揭发光宅元年扬州徐敬业谋反案以及垂拱四年豫州李贞、博州李冲父子谋反案余党的，都不必过问，朝廷内外各衙门一律不得受理。”

[9]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神都见其既。

[9]九月，乙丑朔（初一），出现日食，没有全食，还看到像镰刀一样的形状，在神都能见到日全食。

[10]壬申，突厥寇忻州。

[10]壬申（初八），突厥兵进犯忻州。

[11]己卯，吐蕃遣其臣论弥萨来求和。

[11]己卯（十五日），吐蕃派大臣论弥萨前来求和。

[12]庚辰，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大谷道大总管，洛州长史敬晖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为并州道元帅，三思与武攸宜、魏元忠为之副；姚元崇为长史，司礼少卿郑杲为司马；然竟不行。

[12]庚辰（十六日），武则天任命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大谷道大总管，任命洛州长史敬晖为武三思的副职；辛巳（十七日），武则天又任命相王李旦为并州道元帅，任命武三思与武攸宜、魏元忠三人为李旦的副职；任命姚元崇为长史，司礼少卿郑杲为司马，但是却没有赴任。

[13]癸未，宴论弥萨于麟德殿。时凉州都督唐休入朝，亦预宴。弥萨屡窥之。太后问其故，对曰："洪源之战，此将军猛厉无敌，故欲识之。"太后擢休为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休练习边事，自碣石以西逾四镇，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能记之。

[13]癸未（十九日），武则天在麟德殿宴请吐蕃大臣论弥萨。这时凉州都督唐休正好入朝，也参加了这次宴会。论弥萨屡次偷看唐休。武则天询问论弥萨这样做的原因，论弥萨回答说："在洪源战役中，这位将军勇猛无敌，所以我想要认识他。"武则天提拔唐休为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唐休极为熟悉边境地区的军政事务，自辽东碣石以西直至安西四镇以外绵延万里的山川险要之处，他都能记住。

[14]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顾琮薨。

[14]冬季，十月，甲辰（初十），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顾琮去世。

[15]戊申，吐蕃赞普将万余人寇茂州，都督陈大慈与之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

[15]戊申（十四日），吐蕃赞普率领一万多人马进犯茂州，都督陈大慈与吐蕃军队四次交战，每次都打败了他们，共斩敌首一千余级。

[16]十一月，辛未，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按覆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夔之曾孙也。

[16]十一月，辛未（初八），监察御史魏靖上疏认为："陛下已了解来俊臣的奸邪，并将他处死。臣请求详细复核来俊臣等人当时所主

持办理的重大案件，为那些受冤枉的人平反昭雪。”武则天于是指派监察御史苏复核来俊臣等人所处理的案件，很多人因此而得以免罪昭雪。苏，是苏夔的曾孙。

[17]戊子，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17]戊子（二十五日），武则天到南郊祭祀，大赦天下罪人。

[18]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大使，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检校幽州都督，右羽林卫将军薛讷、左武卫将军骆务整为之副。

[18]十二月，甲午（初二），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大使，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为检校幽州都督，右羽林卫将军薛讷、左武卫将军骆务整作他的副职。

[19]戊申，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

[19]戊申（十六日），朝廷在西域的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

[20]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邪！”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即拜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

[20]侍御史张循宪任河东采访使，有疑难事无法决断，很是忧虑，于是问侍奉他的官吏道：“这个地方有没有可以商议事情的杰出人才呀？”官吏告诉他，曾任平乡尉的猗氏县人张嘉贞有奇才。张循宪召见张嘉贞，向他请教这件疑难问题的处理方法。张嘉贞于是对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和其中的道理进行了分析，没有一点不清晰之处。张循宪于是请他代写奏疏，所谈的都是自己没有考虑到的。张循宪回到朝中，见到武则天，武则天称赞他的奏疏写得很好，张循宪于是把疏文为张嘉贞所拟的事全部禀告了武则天，并请求武则天允许将他自己所担任的侍御史职务授给张嘉贞。武则天说：“朕难道没有一个官位来荐引提拔贤能之士吗！”于是在内殿召见张嘉贞，与他进行了谈话，感到非常满意，当即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为了奖赏张循宪发现人才的功劳，武则天还提升他作了司勋郎中。

三年（癸卯、703）

三年（癸卯，公元703年）

[1]春，三月，壬戌朔，日月食之。

[1]春季，三月，壬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2]夏，四月，吐蕃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

[2]夏季，四月，吐蕃派遣使者前来进献马一千匹、黄金二千两，目的是为了向大唐求婚。

[3]闰月，丁丑，命韦安石留守神都。

[3]闰月，丁丑（十七日），武则天命令韦安石留守神都。

[4]己卯，改文昌台为中台。以中台左丞李峤知纳言事。

[4]己卯（十九日），武则天将文昌台改名为中台，任命中台左丞李峤掌管纳言事务。

[5]新罗王金理洪卒，遣使立其弟崇基为王。

[5]新罗王金理洪去世，武则天派遣使者前去立他的弟弟金崇基为王。

[6]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6]六月，辛酉（初一），突厥阿史那默啜派大臣莫贺干前来，请求把他的女儿嫁给皇太子的儿子。

[7]宁州大水，溺杀二千余人。

[7]宁州发大水，淹死二千多人。

[8]秋，七月，癸卯，以正谏大夫朱敬则同平章事。

[8]秋季，七月，癸卯（十四日），武则天任命正谏大夫朱敬则为同平章事。

[9]戊申，以相王旦为雍州牧。

[9]戊申（十九日），武则天任命相王李旦为雍州牧。

[10]庚戌，以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同凤阁鸾台三品。时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乌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太后命休与诸宰相议其事，顷之，奏上，太后即依其议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请兵应接，程期一如休所画，太后谓休曰："恨用卿晚。"谓诸宰相曰："休练习边事，卿曹十不当一。"

[10]庚戌（二十一日），武则天任命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为同凤阁鸾台三品。当时由于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各部落互相攻伐，通安西的道路断绝。武则天命令唐休与各位宰相商议解决办法。不一会儿，商议好的办法就呈报了上来，武则天就依照他们的意见施行。十几天后，安西都护府所辖各州请求派兵接应，具体的时间与唐休所预想的完全相符。武则天对唐休说："朕实在遗憾用你用得太晚了。"并且对各位宰相说："唐休极为熟悉边境事务，你们十个人也抵不上他一个人。"

时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用刑残酷，诸部不服。乌质勒本隶斛瑟罗，号莫贺达干，能抚其众，诸部归之，斛瑟罗不能制。乌质勒置都督二十员，各将兵七千人，屯碎叶西北；后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斛瑟罗部众离散，因入朝，不敢复还，乌质勒悉并其地。

起初西突厥可汗斛瑟罗所实行的刑罚十分残酷，他统辖的各个部落都不服从他。乌质勒本来是斛瑟罗的下属，号莫贺达干，因为他善于安抚部下，各个部落便纷纷归附他，斛瑟罗无力制止。乌质勒共任命了二十名都督，让他们每个人统率七千人，驻扎在碎叶城的西北，后来攻陷碎叶城，将自己的衙帐迁到那里。斛瑟罗手下的人马都已四分五裂，于是入朝，不敢再回到西北边境去。乌质勒于是全部吞并了斛瑟罗原有的领地。

[11]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

[11]九月，庚寅朔（疑误），出现日食，是日全食。

[12]初，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魏元忠为洛州长史，洛阳令张昌仪恃诸兄之势，每牙，直上长史听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张易之奴暴乱都市，元忠杖杀之。及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为雍州长史，对仗，问宰相曰："谁堪雍州者？"元忠对曰："今之朝臣无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别除一官；昌期何如？"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独曰："昌期不堪！"太后问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闲吏事，在岐州，户口逃亡且尽。雍州帝京，事任繁剧，不若季昶强干习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尝面奏："臣自先帝以来，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尽忠死节，使小人在侧，臣之罪也！"太后不悦。由是诸张深怨之。

[12]当初，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魏元忠曾担任洛州长史职务。在魏元忠到任以前，洛阳令张昌仪倚仗几个兄长的权势，每次到洛州长史衙门参拜，都不按规定在庭下站立，而径直走上长史办公的大厅；魏元忠到任后，叱令他下去。张易之的家奴在神都的街市上横行不法，魏元忠下令将其用杖刑处死。在魏元忠入朝作宰相以后，武则天征召张易之的弟弟岐州刺史张昌期入朝，想要任命他为雍州长史。百官上朝奏事时，武则天向诸位宰相问道："谁可以胜任雍州长史的职务？"魏元忠说："现在众多的朝臣之中，没有哪一位比薛季昶更合适的了。"武则天说："薛季昶长期以来一直在京府任职，朕打算另外任命他一个职务。你们认为张昌期这个人怎么样？"宰相们纷纷回答说："陛下可算是真正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了。"唯独魏元忠提出反对意见："张昌期无法胜任这一职务！"武则天询问原因，魏元忠回答说："张昌期还很年轻，不熟悉治理之道。以前他在岐州任官时，岐州户口逃亡严重，所剩无几。雍州地处京城，事情多、担子重，张昌期自然不如薛季昶精明强干、熟悉事务。"武则天没有再说什么。魏元忠还曾当面向武则天进言道："从先帝在位直到现在，臣蒙受朝廷大恩，如今臣得忝列宰相之位，不能为国家竭忠效死，致使小人得以在陛下左右掌权，这是臣的罪过呀！"武则天听后很不高兴。张易之兄弟也因此而十分痛恨魏元忠。

司礼丞高戬，太平公主之所爱也。会太后不豫，张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驾，为元忠所诛，乃谮元忠与戬私议云："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太后怒，下元忠、戬狱，将使与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凤阁舍人张说，赂以美官，使证元忠；说许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诸宰相，使元忠与昌宗参对，往复不决。昌宗曰："张说闻元忠言，请召问之。"

司礼丞高戬，是太平公主所宠爱的人。恰好武则天生病，张昌宗害怕一旦武则天去世，自己会被魏元忠杀掉，于是诬陷魏元忠曾和高戬私下商议说："太后年岁太大了，我们不如倚仗太子，这样才是长久之计。"武则天十分生气，下令将魏元忠和高戬逮捕入狱，并准备让他们两人与张昌宗在朝廷上当场对质。张昌宗暗地里找来凤阁舍人张说，用高官厚禄收买他，要他出面证明魏元忠确实说过上面的话，张说答应为他作这样的证明。第二天，武则天召来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以及

诸位宰相，让魏元忠与张昌宗当着大家的面互相对质，双方各不相让，因而无法作出决断。张昌宗说：“张说听到魏元忠说的话，请陛下召见张说询问。”

太后召说。说将入，凤阁舍人南和宋谓说曰：“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获罪流窜，其荣多矣。若事有不测，当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殿中侍御史济源张廷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

武则天召见张说。在张说即将进入朝堂的时候，凤阁舍人南和县人宋对他说：“名誉和道义对一个人来说最为重要，任何人都难以欺骗鬼神，切不可偏袒邪恶之徒陷害忠良方正之士，用不正当的手段求免于难！如果因此获罪遭受流放，那么值得荣耀的地方就太多了。倘若有意外的灾祸，我将上殿力争，与您一同为忠义而死。努力去做吧，能否万古流芳，就在此一举了。”殿中侍御史济源人张廷对他说：“孔子说过：‘早上得知真理，要我当晚死去都行。’”左史刘知几也对他说：“不要使您自己的行为玷污了青史，成为子孙后代的耻辱！”

及入，太后问之，说未对。元忠惧，谓说曰：“张说欲与昌宗共罗织魏元忠邪！”说叱之曰：“元忠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从旁迫趣说，使速言。说曰：“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诬证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张说与魏元忠同反！”太后问其状。对曰：“说尝谓元忠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非欲反而何？”说曰：“易之兄弟小人，徒闻伊、周之语，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贺，元忠语客曰：‘无功受宠，不胜惭惧。’臣实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

彼伊尹、周公皆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学伊、周，当使学谁邪？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太后曰：“张说反覆小人，宜并系治之。”他日，更引问，说对如前。太后怒，命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共鞫之，说所执如初。

张说进入朝堂，武则天问他，他没有马上回答。魏元忠害怕了，对张说说：“你也要与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我魏元忠吗！”张说大声

呵斥他说：“你魏元忠身为宰相，为什么竟说出了这种陋巷小人的语言呢！”张昌宗在一旁急忙催促张说，让他赶快作证。张说说：“陛下都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眼前，尚且这样威逼臣，何况在朝外呢！臣现在当着诸位朝臣的面，不敢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陛下。臣实在是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威逼我，让我为他作虚假的证词罢了！”张易之和张昌宗急忙大声说：“张说与魏元忠是共同谋反！”武则天追问详情，张易之和张昌宗回答说：“张说曾经说魏元忠是当今的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了太甲，周公作了周朝的摄政王，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张说说：“张易之兄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只是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只言片语，又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德行！那时魏元忠刚刚穿上紫色朝服，作了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往祝贺，元忠对前去祝贺的客人说：‘无功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我确实是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三品的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那伊尹和周公都是作臣子的人中最为忠诚的，从古到今一直受到人们的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法伊尹和周公，那要让他们效法谁呢？况且今天我又哪 能不明白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获取宰相高位、靠近魏元忠就会马上被满门抄斩的道理呢？只是我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因而不敢诬陷他罢了。”武则天说：“张说是个反覆无常的小人，应当与魏元忠一同下狱治罪。”后来，武则天又一次召见张说追问这事，张说的回答仍然与上一次一样。武则天大怒，指派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一同审讯他，张说的说法仍然与最初一样。

朱敬则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苏安恒亦上疏，以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汹汹。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贤良，忠臣烈士，皆抚髀于私室而箝口于公朝，畏易之等意，徒取死而无益。方今赋役烦重，百姓凋弊，重以谗慝专恣，刑赏失中，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易之等见其疏，大怒，欲杀之，赖朱敬则及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陆泽魏知古保救得免。

朱敬则上疏直言申辩说：“魏元忠一向以忠诚正直著称于世，张说入狱又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如果将他们治罪，会失掉天下民心。”苏安恒也为此上疏，认为：“陛下登基之初，臣民们都认为您是善于纳谏的

皇帝，年纪大了以后，都认为您是喜欢阿谀奉承的皇帝。自从魏元忠下狱，大街小巷纷扰不安，士民们都认为陛下信用为非作歹之徒，贬逐贤良方正之士。那些忠臣志士，都在自己家中拍着大腿唉声叹气，而在朝堂之上却缄口不言，害怕万一违犯了张易之等人的意图，会白白送死而毫无益处。现在朝廷征发的赋税劳役都很烦重，百姓生计日益残破，再加上邪恶之徒专擅放纵，刑罚与赏赐失当，我真担心民心不稳，引发其他的变故，以敌朱雀门内动起刀兵，有人前来大明殿夺取帝位，陛下将用什么来解释，又将靠什么来抵御他们？”张易之等人见到他的奏疏之后，勃然大怒，想要杀死他，幸亏有朱敬则和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陆泽县人魏知古的多方保护才得以幸免。

丁酉，贬魏元忠为高要尉；戬、说皆流岭表。元忠辞日，言于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岭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时。”太后问其故，时易之、昌宗皆侍侧，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儿，终为乱阶。”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掷称冤。太后曰：“元忠去矣！”

丁酉（初九），武则天将魏元忠贬职为高要县尉，将高戬和张说二人流放到岭南。魏元忠辞行的时候，对武则天说：“臣年纪大了，这次前去岭南，多半会死在那里，日后陛下一定会有想起我的时候。”武则天询问他这样讲的原因，当时张易之、张昌宗都在武则天身旁侍奉，魏元忠用手指着他俩回答说：“这两个小儿，最终将成为祸乱的根由。”张易之等人赶忙走下殿堂，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地声称魏元忠冤枉了他们。武则天叹道：“魏元忠去吧！”

殿中侍御史景城王复奏申理元忠，宋谓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复冒威怒，得无狼狈乎！”曰：“魏公以忠获罪，为义所激，颠沛无恨。”叹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负朝廷矣。”

殿中侍御史景城县人王又上奏为魏元忠申辩，宋对他说：“魏公已侥幸免死，现在您又来惹天子发怒，能不倒霉吗！”王说：“魏公忠正无二却受到处罚，我激于正义才这样做，即使因此而颠沛流离，也不感到遗憾。”宋慨叹道：“宋不能辨明魏公所受的冤屈，深深辜负朝廷重托。”

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饯元忠于郊外，易之诈为告密人柴明状，称贞慎等与元忠谋反。太后使监察御史丹徒马怀素鞫之，谓怀素曰：“兹事皆实，略问，速以闻。”顷之，中使督趣者数四，曰：“反状昭然，何

稽留如此？”怀素请柴明对质，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处，但据状鞫之，安用告者？”怀素据实以闻，太后怒曰：“卿欲纵反者邪？”对曰：“臣不敢纵反者！元忠以宰相谪官，贞慎等以亲故追送，若诬以为反，臣实不敢。昔栾布奏事彭越头下，汉祖不以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诛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实闻。”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对曰：“臣智识愚浅，实不见其罪。”太后意解。贞慎等由是获免。

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在郊外为魏元忠饯行，张易之冒充告密人柴明呈上一份状纸，告崔贞慎等人与魏元忠一起谋反。武则天派监察御史丹徒县人马怀素负责审理这个案子，并对他说：“状子上指控的事全都是属实的，你大略地审问一下，就赶紧把处理意见报上来。”时间不长，奉命前来催办此案的宦官就有好几批，并且对他说：“魏元忠与崔贞慎等人谋反的情节非常清楚，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拖延不决？”马怀素请求让柴明与崔贞慎等人当面对质，武则天说：“我也不知道柴明在哪里，你只须按照状子上告发的事实审问，还要找那个告状的人干什么？”马怀素根据实际情况上报，武则天勃然大怒地问他：“你想放纵谋反的人吗？”马怀素回答说：“臣不敢放纵谋反的罪犯！但魏元忠以宰相的身分遭贬，崔贞慎等人因亲朋故旧的关系为他饯行，如果诬陷他们在共同谋反，臣实在不敢。从前梁王彭越谋反，头被砍下示众，梁大夫栾布出使回来，对着他的头奏事，汉高祖也没有认为栾布有罪，何况今天魏元忠所受的处罚远远不及彭越，难道陛下反而杀掉为他饯行的人吗！再说陛下掌握着生杀大权，如果要加罪于这些人，您自己决断也就行了。既然陛下派臣负责审理此案，我就不敢不根据实情上报了。”武则天问：“这么说对这些人你是打算一个也不治罪了？”马怀素回答说：“臣才智低下，见识浅陋，实在没发现他们有什么罪过。”武则天这才打消了原来的想法。崔贞慎等人也因此而得以幸免。

太后尝命朝贵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上。易之素惮，欲悦其意，虚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曰：“才劣位卑，张卿以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郑杲谓曰：“中丞奈何卿五郎？”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举坐悚惕。时自武三思以下，皆谨事易之兄弟，独不为之礼。诸张积怒，常欲中伤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武则天曾宴请朝中权贵。张易之兄弟的官职都在宋之上，但张易之素来惧怕宋，为了取悦宋，于是空出上位来请宋坐，说道：“您是当今第一人，为什么在下位落坐呀？”宋说：“本人才智低劣，职务卑微，张卿反说我是当今第一人，这是什么道理？”天官侍郎郑杲对宋说：“中丞为什么称五郎为张卿呢？”宋说：“根据他的官职，称他为张卿最为合适。您本人并不是张卿的家奴，为什么要称他为郎呢？”所有在座的人听到这话都为他提心吊胆。当时朝中大臣自武三思以下，都谨慎地奉承张易之兄弟，惟独宋对他们不给予礼遇。张易之兄弟怀恨已久，常常想恶意诬陷宋。武则天清楚这一点，宋才因此而得以幸免。

[13]丁未，以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13]丁未（十九日），武则天派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充任西京留守。

[14]冬，十月，丙寅，车驾发西京；乙酉，至神都。

[14]冬季，十月，丙寅（初八），武则天从西京出发；乙酉（二十七日），抵达神都。

[15]十一月，突厥遣使谢许婚。丙寅，宴于宿羽台，太子预焉。宫尹崔神庆上疏：以为：“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龟者，为别敕徵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国本，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也。昨缘突厥使见，太子应预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臣愚谓太子非朔望朝参、应别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15]十一月，突厥阿史那默啜派遣使者前来感谢朝廷充许通婚。丙寅（疑误），武则天在宿羽台设宴款待突厥使者，太子李显也参加了宴会。宫尹崔神庆上疏认为：“当今五品以上官员之所以随身佩戴龟符，是因为天子如有特别命令征召入宫，担心有人欺诈，冒充被召之人，所以必须宫中拿出的龟符与官员随身佩戴的龟符两相吻合，然后被召之人才可以应命入宫。何况太子是立国的根本，自古以来征召太子入宫都用玉契，这实在是达到郑重谨慎的极点了。昨天由于突厥使者前来朝见，太子应该一同入朝参见陛下，当时只有文书下达宫中，而没有另外由陛下降敕征召。依臣愚见，太子如不是在初一、十五入朝参见，而是接受特别征召前来，那么就希望陛下向太子颁发玉契以及由陛下亲自书写墨敕。”武则天认为他的建议十分正确。

[16]始安獠欧阳倩拥众数万，攻陷州县，朝廷思得良吏以镇之。朱敬则称司封郎中裴怀古有文武才，制以怀古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讨击使。怀古才及岭上，飞书示以祸福，倩等迎降，且言“为吏所侵逼，故举兵自救耳。”怀古轻骑赴之。左右曰：“夷獠无信，不可忽也。”怀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诣其营，贼众大喜，悉归所掠货财；诸洞酋长素持两端者，皆来款附，岭外悉定。

[16]居住在桂州始安郡的仡佬族人欧阳倩，拥有数万人马，攻陷了当地的州县，朝廷希望能选派一位精明强干的官员前往镇守弹压。朱敬则认为司封郎中裴怀古具备文武全才，武则天于是任命裴怀古为桂州都督兼招慰讨击使。裴怀古才到五岭，就立即飞递书信给欧阳倩晓以利害祸福，欧阳倩等派人迎降，并且说：“由于受官吏欺凌威逼，我们才兴兵自救。”裴怀古想自己轻装骑马前往抚慰，身边的下属对他说：“夷獠之徒不讲信用，您不能麻痹大意。”裴怀古回答说：“我所依赖的是忠信二字，仅凭这一点即可与神明相通，何况欧阳倩这些人呢！”于是到达了欧阳倩的营地。这些仡佬人十分高兴，便全部归还了他们抢劫的财物；平时一向对朝廷首鼠两端的各洞酋长，也纷纷前来诚心归附。岭外之地于是全部平定。

[17]是岁，分命使者以六条察州县。

[17]在这一年，武则天分别命令使者根据六条标准到各地考察州县官吏的政绩。

[18]吐蕃南境诸部皆叛，赞普器弩悉弄自将击之，卒于军中。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其子弃隶赞为赞普，生七年矣。

[18]吐蕃南部边境各部落都发生了叛乱，赞普器弩悉弄亲自率军前往平叛，死于军中，他的儿子们争着要继位，过了很久之后，国人才立他年仅七岁的儿子弃隶赞为赞普。

四年（甲辰、704）

四年（甲辰，公元704年）

[1]春，正月，丙申，册拜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怀道，斛瑟罗之子也。

[1]春季，正月，丙申（初十），武则天下诏册拜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是斛瑟罗的儿子。

[2]丁未，毁三阳宫，以其材作兴泰宫于万安山。二宫皆武三思建议为之，请太后每岁临幸，功费甚广，百姓苦之。左拾遗卢藏用上疏，以为："左右近臣多以顺意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业，伤陛下之仁。陛下诚能以劳人为辞，发制罢之，则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爱人也。"不从。藏用，承庆之弟孙也。

[2]丁未（二十一日），武则天下令拆毁三阳宫，用拆下来的木石材料在万安山修建兴泰宫。三阳宫和兴泰宫都是在武三思的建议下修建的，武三思请武则天每年驾临其地，工程耗费极大，老百姓因此而受苦。左拾遗卢藏用上疏认为："陛下左右的近臣大多把顺从您的心意当作忠诚，朝廷臣僚又都把违逆触犯您的旨意奉为戒条，致使陛下不了解百姓已经因此而失去了谋生的常业，从而有损于陛下的仁德。假如陛下真能以劳累百姓为理由，颁发制书下令停止这项工程，那么天下百姓就会都知道陛下爱护百姓甘愿自己吃苦的美德了。"武则天不听。卢藏用是卢承庆之弟的孙子。

[3]壬子，以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3]壬子（二十六日），武则天任命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4]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劾奏之。二月，癸亥，迥秀贬庐州刺史。

[4]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李迥秀广收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上奏章弹劾他。二月，癸亥（初八），武则天将李迥秀贬为庐州刺史。

[5]壬申，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以老疾致仕。敬则为相，以用人为先，自余细务不之视。

[5]壬申（十七日），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因年老多病而退休。朱敬则作宰相，把任用人才放在首位，除此之外的琐碎事务则不过问。

[6]太后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三月，己丑，李峤、唐休等奏："窃见朝廷物议，远近人情，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书名探之，得韦嗣立及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

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检校刺史。嗣立为汴州刺史。其后政绩可称者，唯常州刺史薛谦光、徐州刺史司马而已。

[6]武则天曾经与宰相们讨论到刺史、县令等地方官吏的选用问题。三月，己丑（初四），李峤、唐休就这一问题上奏武则天说：“我们私下发现朝廷中人们的议论，远近的世俗人情，没有不是看重朝内官而轻视地方官的，每当任命州县官时，被任命的人都要再三表白、申诉。近来陛下所任命的地方官，大多是受到降职处分的人；人们看重朝内官、轻视地方官的坏风气无法改变，实际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希望今后陛下能够从台、阁、寺、监的官员中选择贤良方正之士，分派他们主管各大州的政务，共同成就各种功业。臣等请求陛下停止我们的近侍职务，

在朝廷臣僚中首先任命我们为地方官。”武则天命令分别在纸条上书写所有上疏人的姓名，然后抽签，得到了韦嗣立及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初八），武则天颁下制书，命令他们各带现任官职出为检校刺史。韦嗣立被任命为检校汴州刺史。后来这些人在各州为官的政绩值得称许的，只有常州刺史薛谦光和徐州刺史司马而已。

[7]丁丑，徙平恩王重福为谯王。

[7]丁丑（疑误），改封平恩王李重福为谯王。

[8]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8]武则天任命夏官侍郎宗楚客为同平章事。

[9]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至忠，引之玄孙也。

[9]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请求回乡安葬他死去的父亲，武则天颁下制书，要求当地州县负责供给安葬所需的物品、人力。苏味道趁机侵占毁坏同乡百姓的坟墓田地，并且役使当地百姓超过了限度，监察御史萧至忠上奏弹劾他，武则天于是将他降职为坊州刺史。萧至忠是萧引之的玄孙。

[10]夏，四月，壬戌，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知纳言，李峤知内史事。

[10]夏季，四月，壬戌（初七），武则天指派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掌管纳言事务，李峤掌管内史事务。

[11]太后幸兴泰宫。

[11]武则天到兴泰宫。

[12]太后复税天下僧尼，作大像于白司马阪，令春官尚书武攸宁检校，縻费巨亿。李峤上疏，以为："天下编户，贫弱者众。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余缗，若将散施，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余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德无穷。方作过后因缘，岂如见在果报！"监察御史张廷上疏谏曰："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以释教论之，则宜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伏愿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务以理为上，不以人废言。"太后为之罢役，仍召见廷，深赏慰之。

[12]武则天再一次向全国的和尚、尼姑征税，在洛城以北的白司马阪建造大佛像，命令春官尚书武攸宁主持这一工程，耗费的资财人力十分巨大。李峤上疏认为："全国编入户籍的平民百姓，贫困潦倒无以为生的很多。现已筹集到的用于建造大佛像的钱有十七万余缗，如果用来分散施舍穷苦百姓，每人给钱一千的话，也可救济十七万多户。拯救百姓饥寒之苦，减少臣民劳役之勤，既顺乎佛祖慈悲为怀的本心，又可使人们蒙受圣明天子抚养培育的恩惠，这将使人神皆大欢喜，功德无穷。陛下修造佛像以成就来世的因缘，哪里比得上赈济百姓以求得现世的效应呢？"监察御史张廷也上疏谏阻道："臣从当前治理国家的需要来说，则应首先考虑边境地区的防务，增加国库储备，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从佛教教义方面来看，则应当拯救众生的苦难，消除各种追求形象的做法，崇尚清静无为。恳切地希望陛下能够体察臣的愚见，执行佛祖的旨意，一定要把是否有理放在首位，而不是因人废言。"武则天因此而停止了修建大佛像的工程，并且召见张廷，表达对他的赞赏与抚慰之情。

[13]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请归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长史，秩位并同三品。

[13]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因母亲年事已高，坚决请求武则天允许他辞去官职，回家侍奉母亲。六月，辛酉（初七），武则天命姚元崇行相王府长史，俸禄、地位都与三品官相同。

[14]乙丑，以天官侍郎崔玄同平章事。

[14]乙丑（十一日），武则天任命天官侍郎崔玄为同平章事。

[15]召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检校汴州刺史韦嗣立赴兴泰宫。

[15]武则天征召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检校汴州刺史韦嗣立前往兴泰宫。

[16]丁丑，以李峤同凤阁鸾台三品。峤自请解内史。

[16]丁丑（二十三日），武则天任命李峤为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自己请求解除他的内史职务。

[17]壬午，以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17]壬午（二十八日），武则天任命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18]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

[18]秋季，七月，丙戌（初三），武则天任命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

再思为相，专以谄媚取容。司礼少卿张同休，易之之兄也，尝召公卿宴集，酒酣，戏再思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即翦纸帖巾，反披紫袍，为高丽舞，举坐大笑。时人或誉张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莲花。"再思独曰："不然。"昌宗问其故，再思曰："乃莲花似六郎耳。"

杨再思作宰相，专门靠阿谀奉承来取悦于人。司礼少卿张同休是张易之的哥哥，有一次他宴请朝中公卿大臣。在酒喝到最畅快的时候，张同休拿杨再思开玩笑说："杨内史脸长得象高丽人。"杨再思听了反倒很高兴，当即剪纸贴在帽子上，反披着紫色朝服，表演起高丽舞来，满座的人都大笑。当时还有人称颂张昌宗长得漂亮，说："六郎的脸长得像莲花一样。"唯独杨再思道："不是这样的。"张昌宗问他否定别人说法的原因，他回答说："应当说莲花长得像六郎才对。"

[19]甲午，太后还宫。

[19]甲午（十一日），武则天回到宫中。

[20]乙未，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皆坐赃下狱，命左右台共鞫之；丙申，敕，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贾敬言奏："张昌宗强市人田，应征铜二十

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彦范奏：“张同休兄弟赃共四千余缗，张昌宗法应免官。”昌宗奏：“臣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太后问诸宰相：“昌宗有功

乎？”杨再思曰：“昌宗合神丹，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太后悦，赦昌宗罪，复其官。左补阙戴令言作《两脚狐赋》以讥再思，再思出令言为长社令。

[20]乙未（十二日），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都因犯有贪赃罪而被捕下狱。武则天命令左右台共同审理此案；丙申（十三日），武则天颁下敕书，认为张易之、张昌宗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应当与张同休等人并案审理。辛丑（十八日），司刑正贾敬言上奏说：“张昌宗强行收买民田，应当向他征收黄铜二十斤。”武则天颁下制书说：“可以。”乙巳（二十二日），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上奏道：“张同休兄弟共贪赃钱四千余缗，依法应判处张昌宗免官。”张昌宗上奏申辩说：“臣为国家立过功

，现在所犯的罪过还不至于达到必须被免官的程度。”武则天向各位宰相发问：“张昌宗有没有立过功？”杨再思回答说：“张昌宗调制了神丹，陛下服下后确有效验，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武则天听后很高兴，于是下令赦免张昌宗的罪，并恢复他的原任官职。左补阙戴令言写了一篇《两脚狐赋》讥讽杨再思，杨再思将戴令言外放为长社县令。

[21]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迁原州都督，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21]丙午（二十三日），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因有罪而被降职为原州都督，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22]癸丑，张同休贬岐山丞，张昌仪贬博望丞。

[22]癸丑（三十日），武则天将张同休贬为岐山丞，将张昌仪贬为博望丞。

鸾台侍郎、知纳言事、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举奏张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鞫之，未竟而事变。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检校扬州刺史，庚申，以休兼幽营都督、安东都护。休将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

鸾台侍郎、知纳言事、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上奏检举张易之等人所犯罪行，武则天下令将张易之等人交付韦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审讯，但还没等此案审理完毕，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八月甲寅（初一），武则天任命韦安石兼任检校扬州长史，庚申（初七），又任命唐休兼任幽州、营州都督、安东都护。唐休赴任之前，秘密地对太子说：“现在张易之和张昌宗凭借天子的恩宠而不履行臣子的本分，日后必将作乱。殿下应当对此加以防备。”

[23]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马。臣不敢爱死，恐不益于王。”辛酉，改春官尚书，余如故。元崇字元之，时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23]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对武则天说：“臣事奉相王，就不应当再担任夏官尚书这一掌管兵马的官，这并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由于我担心这样做会不利于相王。”辛酉（初八），改任姚元崇为春官尚书，其余职务不变。姚元崇字元之，当时由于突厥叱列元崇谋反的缘故，武则天特命姚元崇以字代名，称姚元之。

[24]突厥默啜既和亲，戊寅，始遣淮阳王武延秀还。

[24]突厥阿史那默啜已经与大唐宗室结亲，戊寅（二十五日），突厥遣返淮阳王武延秀。

[25]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以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

[25]九月，壬子（二十九日），武则天派姚元之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疑误），又任命姚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

元之将行，太后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对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平章事，时年且八十矣。

姚元之即将赴任时，武则天让他推荐外朝官中才德可以胜任宰相职务的人。姚元之回答说：“张柬之朴实稳重，富于智谋，对于国家大事能够当机立断，况且他已很老了，请陛下赶紧重用他。”冬季，十月，甲戌（二十二日），武则天任命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同平章事，这时张柬之已经年近八十了。

[26]乙亥，以韦嗣立检校魏州刺史，余如故。

[26]乙亥（二十三日），武则天任命韦嗣立为检校魏州刺史，其他职务不变。

[27]壬午，以怀州长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27]壬午（三十日），武则天任命怀州长史河南人房融为同平章事。

[28]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公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由是诸缘坐者始得进用。

[28]武则天命令宰相们各自举荐能够胜任员外郎职务的人，韦嗣立推荐了广武令岑羲，并说："只可惜他受到了他伯父岑长倩的连累。"武则天说："只要有才干，这点事情又有什么可连累的！"于是任命岑羲为天官员外郎。从此那些因为亲属犯罪而受到牵连的人才开始能得到提拔任用。

[29]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29]十一月，丁亥（初五），武则天任命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30]癸卯，成均祭酒、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罢为地官尚书。

[30]癸卯（二十一日），武则天免去成均祭酒、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的职务，另外任命他为地官尚书。

[31]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已来新置官并停。

[31]十二月，甲寅（初三），武则天颁下敕书，决定停设所有大足元年以来新设置的官职。

[32]丙辰，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立罢为成均祭酒，检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庆入相故也。

[32]丙辰（初五），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立被免去取务，改任成均祭酒，原任的检校魏州刺史职务仍保留；这是因为他的哥哥韦承庆已被任命为宰相的缘故。

[33]太后寝疾，居长生院，宰相不得见者累月，惟张易之、昌宗侍侧。疾少闲，崔玄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汤药。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见太后

疾笃，恐祸及己，引用党援，阴为之备。屡有人为飞书及榜其书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谋反”，太后皆不问。

[33]武则天一病不起，一直住在长生院，只有张易之和张昌宗二人在身旁侍奉，宰相们无法与她相见已经几个月。当武则天的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崔玄上奏说：“皇太子和相王，仁德彰明，孝顺母亲，友爱兄弟，完全可以在您身旁侍奉汤药。皇宫是重地，事关重大，希望陛下不要让异姓人随意出入。”武则天说：“我十分感激您的厚意。”张易之、张昌宗见武则天病情十分严重，担心她死后自己大祸临头，便拉同伙援助自己，暗地里作准备。不断有人写匿名信和将匿名信张贴于通衢闹市，说“张易之兄弟阴谋反叛”，武则天对这些消息一概不闻不问。

辛未，许州人杨元嗣，告“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于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太后命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鞫之。神庆，神基之弟也。承庆、神庆奏言：“昌宗款称‘弘泰之语，寻已奏闻’，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请收行法。”与大理丞封全祯奏：“昌宗宠荣如是，复召术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称筮得纯《乾》，天子之卦。昌宗倘以弘泰为妖妄，何不执送有司！虽云奏闻，终是包藏祸心，法当处斩破家。请收付狱，穷理其罪！”太后久之不应，又曰：“倘不即收系，恐其摇动众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检详文状。”退，左拾遗江都李邕进曰：“向观宋所奏，志安社稷，非为身谋，愿陛下可其奏！”太后不听。寻敕扬州推按，又敕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赃污，又敕副李峤安抚陇、蜀；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县官有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今陇、蜀无变，不识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

辛未（二十日），许州人杨元嗣指控“张昌宗曾召见过一个名叫李弘泰的江湖术士给他看相占卦，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劝他在定州修建佛寺，并说这样做的话就会使天下百姓对他倾心归附。”武则天指派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和御史中丞宋共同审理此案。崔神庆是崔神基的弟弟。韦承庆和崔神庆上奏道：“张昌宗招供说‘李弘泰说过的话，我很快就向天子奏明了’，根据法律的规定，张昌宗主动自首应当免予处罚；李弘泰妖言惑众，应当逮捕治

罪。”宋与大理丞封全祯上奏道：“张昌宗受到陛下如此恩宠，还要召见术士看相占卦，他到底还希望得到什么！李弘泰说他为张昌宗占得纯《乾》卦，这是天子之卦。如果张昌宗认为李弘泰的所作所为是妖言妄行，那么他为什么不将李弘泰捆起来送到有关部门治罪！虽然他说已经将此事上奏天子，终究还是包藏祸心，依法应对他处以斩刑，并没收他的家产。请逮捕张昌宗下狱，彻底处治他的罪！”过了好大一会儿，武则天还是不作声。宋又说：“如果不将他立即拘禁，恐怕会造成人心不稳的后果。”武则天说：“你们先暂且停止审理这个案子，等我仔细看一看有关的文书诉状再说。”宋退出长生殿，左拾遗江都县人李邕上前进言道：“刚才听了宋的话，我认为他是一心为安定国家着想，并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危得失，希望陛下能同意按照他的意见办理此案。”武则天不同意这样做。一会儿就敕令宋到扬州审理案件，又敕命宋去审理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的贪污案，接着又敕命宋作李峤的副职安抚陇、蜀之民。宋对这些新的任命都没有接受，他不肯外出，并上奏道：“依照惯例：州、县官吏犯罪，官品高的由侍御史审理，官品低的由监察御史审理，如果没有事关军国大事的重大案件发生，御史中丞都不应出使地方。现在陇、蜀二地并没有任何重大事变发生，我不清楚陛下一定要派我外出的原因是什么，因此我都不敢接受您的任命。”

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以为：“昌宗无功荷宠，而包藏祸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诛，则违天不祥。且昌宗既去奏讫，则不当更与弘泰往还，使之求福禳灾，是则初无悔心；所以奏者，拟事发则云先已奏陈，不发则俟时为逆。此乃奸臣诡计，若云可舍，谁为可刑！况事已再发，陛下皆释不问，使昌宗益自负得计，天下亦以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养成其乱也。苟逆臣不诛，社稷亡矣。请付鸾台凤阁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报。

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认为：“张昌宗没有任何功劳而受到陛下如此宠爱，却包藏祸心，这是他自作自受，也是上天动怒要惩罚他；陛下不忍心诛杀张昌宗，是违背天意的不祥行为。况且张昌宗既然说他已经把李弘泰的反逆言论上奏陛下，便不应当再与他交往，让他用法术为自己求福消灾，这只能说明他根本没有悔改的意思。张昌宗之所以把这件事上奏给您，是打算万一事情败露了就说事先已经告诉过您，

如果没有人发觉便等待时机作乱。这是奸臣的诡计，如果说他还可以饶恕的话，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够得上受处罚呢？！再说这样的事情已是第二次发生，陛下都不加追究，使张昌宗更加自以为得计，天下臣民也会因此而错误地认为是上天不让他死，这是陛下姑息养奸而导致他作乱哪。倘若对谋逆之臣也不加诛戮，这江山社稷就会覆亡。请陛下允许将张昌宗交付鸾台凤阁及中台秋官和司刑寺、御史台三司处理，

以便彻底查清他的罪行！”这篇奏疏呈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崔玄亦屡以为言，太后令法司议其罪。玄弟司刑少卿，处以大辟。宋复奏收昌宗下狱。太后曰：“昌宗已自奏闻。”对曰：“昌宗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势非得已。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太后温言解之。声色逾厉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杨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曰：“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诣台。庭立而按之；事未毕，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叹曰：“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诣谢，拒不见。

崔玄也屡次向武则天提起这件事，武则天于是下令司法部门议定张宗昌的罪。崔玄的弟弟司刑少卿崔认为应当将张昌宗处以死刑。宋又奏请逮捕张昌宗入狱。武则天说：“张昌宗自己已经把那件事情告诉了我。”宋回答说：“张昌宗是因为被匿名信逼得走投无路才自己说出来的，实际上根本不是出因自他的本意。况且他所犯下的是谋反大逆之罪，不允许因自首而免刑。如果张昌宗可以不被处死，那还要国法干什么！”武则天语气温和地为张昌宗辨解开脱。宋越来越激动，声色俱厉地说：“张昌宗承受着他不应该享受的恩泽，臣深知此言一出就会大祸临头，但正义驱使着我说出这样的话，即使是因此而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杨再思担心宋忤犯天子旨意，急忙宣敕让他退出，宋大声说道：“圣明天子就在眼前，用不着麻烦你这个作宰相的擅自宣布敕命！”武则天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让张昌宗前往御史台接受审讯。宋立即在庭院对他进行审讯，但还没等他审讯完毕，武则天就从宫中派宦官召回张昌宗并且颁下敕书赦免了他。宋叹息道：“没有先把这小子

的脑袋打碎，真是终生遗憾。”武则天于是让张昌宗到宋那里道歉，宋拒而不见。

左台中丞桓彦范、右台中丞东光袁恕己共荐詹事司直阳峤为御史。杨再思曰：“峤不乐搏击之任如何？”彦范曰：“为官择人，岂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须与之，所以长难进之风，抑躁求之路。”乃擢为右台侍御史。峤，休之之玄孙也。

左台中丞桓彦范、右台中丞东光县人袁恕己共同举荐太子詹事司直阳峤为御史。杨再思问道：“阳峤不愿意担任这种搏击、弹劾他人的职务怎么办？”桓彦范说：“为某一职务选择合适的人才，哪里一定要等待自己愿意就任的人呢！越是不愿干的，越要让他去干，只有这样才能助长视进取为难事的风气，抑制热衷于功名、急于求进取的道路。”于是提拔阳峤担任右台侍御史的职务。阳峤是北齐阳休之的玄孙。

先是李峤、崔玄奏：“往属革命之时，人多逆节，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兴等所劾破家者，并请雪免。”司刑少卿桓彦范又奏陈之，表疏前后十上。太后乃从之。

在此之前，李峤、崔玄曾上奏道：“以前陛下刚刚登基时，很多臣民不遵守臣节，从而导致苛酷的官吏，肆无忌惮地施行严酷的刑罚，恳请陛下为所有被周兴等人治罪而家破人亡的人昭雪，赦免他们的罪。”司刑少卿桓彦范也上奏陈述此意，前后共上奏疏达十次之多，武则天才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上神龙元年（乙巳、705）

唐中宗神龙元年（乙巳，公元705年）

[1]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来得罪者，非扬、豫、博三州及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1]春季，正月，壬午朔（初一），武则天下诏赦免天下罪犯，改年号。规定自文明元年以来犯罪的人，如果不是扬州、豫州、博州三州谋反案以及各种叛乱的罪魁祸首，都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过。

[2]太后疾甚，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柬之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将军不思报

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与定谋。

[2]武则天病得非常严重，麟台监张易之和春官侍郎张昌宗居宫中执政，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以及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划杀掉张易之和张昌宗。张柬之问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说：“将军今日的荣华富贵，是谁给的？”李多祚流着眼泪回答说：“是高宗大帝给的。”张柬之说：：“现在大帝的儿子受到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小子的威胁，难道将军不想报答大帝的恩德吗！”李多祚回答说：“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一切都听相公安排，不敢顾及自身以及妻儿的安危。”于是自己指天发誓，并且与张柬之、崔玄等人一同定下了铲除张易之和张昌宗的计谋。

初，柬之与荆府长史乡杨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语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复之志。及柬之为相，引元琰为右羽林将军，谓曰：“君颇记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轻授也。”柬之又用彦范、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惧，乃更以其党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易之等乃安。

当初，张柬之接替荆州都督府长史乡人杨元琰的职务，二人一同泛舟于长江之中，当小船漂到江心时，谈到了武则天以周代唐的事，杨元琰慷慨激昂，有救助大唐的志向。张柬之入朝作了宰相后，便推荐杨元琰担任右羽林将军，并且提醒他说：“您大概还记得我们当初在江心泛舟时所说的话吧？今天这项任命可不是随便给您的呀。”张柬之还任用了桓彦范、敬晖以及右散骑侍郎李湛，都让他们担任左、右羽林将军，把禁军交给他们指挥。这件事引起了张易之等人的怀疑和忧虑，张柬之于是又任用他的党羽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张易之等人才放了心。

俄而姚元之自灵武至，柬之、彦范相谓曰：“事济矣！”遂以其谋告之。彦范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两全，先国后家可也。”时太子于北门起居，彦范、晖谒见，密陈其策，太子许之。

不久，姚元之从灵武回朝，张柬之和桓彦范交谈说：“大事就要成功了！”于是把商量好的计谋告诉姚元之。桓彦范将这事禀告了他的母亲，母亲勉励他说：“忠孝不能两全，应当先为国家大事着想，然后再考虑自家的小事。”当时太子李显都从北门入宫向天子问安，桓彦范和

敬晖前往拜见，秘密地把他们的计策告诉太子，太子允许他们这样去做。

癸卯，柬之、玄、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遣多祚、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天诱其衷，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诚当夷灭，然上体不安，得无惊怛！诸公更为后图。”李湛曰：“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鼎镬乎！请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

癸卯（二十二日），张柬之、崔玄、桓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率领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来到玄武门，派李多祚、李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人王同皎到东宫去迎接太子李显。太子有所怀疑，没有出来，王同皎说：“先帝把皇位传给殿下，殿下无故遭到幽禁废黜，皇天后土、士民百姓无不义愤填膺，已经有二十三年了。现在上天诱导人心。北门的羽林诸将与南牙朝臣得以同心协力，立志诛灭凶恶的小人，恢复李氏的江山社稷，希望殿下暂时到玄武门去以满足大家的期望。”太子回答说：“凶恶的小人的确应该翦除，但是天子圣体欠安，你们这样做能不使天子受惊吗！请诸位日后再图此事。”李谌说：“诸位将帅宰相为了国家不顾身家性命，殿下为什么非要让他们面临鼎镬的酷刑呢！请殿下亲自去制止他们好了。”太子这才出来。

同皎扶抱太子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而入。太后在迎仙宫，柬之等斩易之、昌宗于庑下，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环绕侍卫。太后惊起，问曰：“乱者谁邪？”对曰：“张易之、昌守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称兵宫禁，罪当万死！”太后见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诛，可还东宫。”彦范进曰：“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李湛，义府之子也。太后见之，谓曰：“汝亦为诛易之将军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惭不能对。又谓崔玄曰：“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对曰：“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

王同皎将太子抱到马上，并陪同太子来到玄武门，斩断门栓进入宫中。此时武则天在迎仙宫，张柬之等人在迎仙宫的走廊里将张易之和张昌宗斩首，然后进至武则天居住的长生殿，在她周围环绕侍卫。武则天吃惊地坐起来，问道："是谁作乱？"张柬之回答说："张易之、张昌宗阴谋造反，臣等已奉太子的命令将他们杀掉了，因为担心可能会走漏消息，所以没有向您禀告。在皇宫禁地举兵诛杀逆贼，惊动天子，臣等罪该万死！"武则天看见太子李显也在人群之中，便对他说："这件事是你让干的吗？这两个小子已经被诛杀了，你可以回到东宫里去了。"桓彦范上前说："太子哪 能还回到东宫里去呢？当初天皇把心爱的太子托付给陛下，现在他年纪已大，却一直在东宫当太子，天意民心，早已思念李家。群臣不敢忘怀太宗、天皇的恩德，所以尊奉太子诛灭犯上作乱的逆臣。希望陛下将帝位传给太子，以顺从上天与下民的心愿！"李湛是李义府的儿子，武则天发现了他，对他说："你也是杀死张易之的将军吗？我平时对你们父子不薄，想不到竟然有今天的变故！"李湛满面羞惭，无法回答。武则天又对崔玄说："别的人都是经他人推荐之后提拔的，只有你是朕亲手提拔的，你怎么也在这里呢？"崔玄说："我这样做正是为了报答陛下对

我的大恩大德。"

于是收张昌期、同休、昌仪，皆斩之，与易之、昌宗枭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从相王统南牙兵以备非常，收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系狱，皆易之之党也。初，昌仪新作第，甚美，逾于王主，或夜书其门曰："一日丝能作几日络？"灭去，复书之，如是六七，昌仪取笔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

接下来逮捕了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等人，将他们全部处斩，并在神都天津桥的南边将上述人犯与张易之、张昌宗二人一道枭首示众。在这一天里，为防范突然事变的发生，袁恕己随从相王李旦统率南牙兵马，他们将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等逮捕下狱，这些人都是张易之的同党。先前，张昌仪新建起一幢非常豪华的宅第，规模比诸王及诸位公主的宅第还要宏大，有人晚上在他的门上写道："一日的丝能织几日的薄纱？"张昌仪让人把字迹除掉，结果又被人写上，这种情况总共出现了六七次。张昌仪用笔在门上写道："即使是只织一天，我也感到满足。"此后便没有再出现这种情况。

甲辰，制太子监国，赦天下。以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赍玺书宣慰诸州。乙巳，太后传位于太子。

甲辰（二十三日），武则天颁下制书，决定由太子李显代行处理国政，大赦天下。任命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派遣十位使者分别携带天子的玺书前往各州进行安抚工作。乙巳（二十四日），武则天将帝位传给太子李显。

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张易之党不原；其为周兴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相王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没者，子孙皆复属籍，仍量叙官爵。

丙午（二十五日），唐中宗李显即皇帝位。中宗下诏大赦天下，只有张易之的党羽们不在赦免之列；那些被周兴等人冤枉的人，都让进行清理和昭雪，他们的子女中如有被发配流放或者被没入官府作奴婢的，都予以赦免。唐中宗还加相王李旦封号为安国相王，并任命他为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加太平公主封号为镇国太平公主。此外，皇族先前被发配或没入官府为奴的，他们的子

孙都恢复皇族身分，并且根据具体情况封授官爵。

丁未，太后徙居上阳宫，李湛留宿卫。戊申，帝帅百官诣上阳宫，上太后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

丁未（二十六日），武则天搬到上阳宫居住，李湛留下负责警卫。戊申（二十七日），唐中宗带领文武百官来到上阳宫，上武则天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

庚戌，以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为内史，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敬晖、桓彦范皆为纳

言；并赐爵郡公。李多祚赐爵辽阳郡王，王同皎为右千牛将军、琅邪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赵国公；自余官赏有差。

庚戌（二十九日），唐中宗任宗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崔玄为内史，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敬晖和桓彦范都被任命为纳言；上述有功之臣都赐爵为郡公。李多祚赐爵为辽东郡王；任命王同

皎为右千牛将军，并赐爵为琅邪郡公；任命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进爵赵国公。其他有功人员也给予不同的官爵和赏赐。

张柬之等之讨张易之也，殿中监田归道将千骑宿玄武门，敬晖遣使就索千骑，归道先不预谋，拒而不与。事宁，晖欲诛之，归道以理自陈，乃免归私第；帝嘉其忠壮，召拜太仆少卿。

张柬之等人讨伐张易之的时候，殿中监田归道正好统领千骑兵守卫玄武门，敬晖派人去征调他手下的千骑兵，由于田归道事先并不知道有诛杀张易之等人的计划，所以拒绝将手下人马交给敬晖调遣。等到事情结束之后，敬晖想杀掉田归道，田归道据理力争，于是唐中宗只是免去他的殿中监职务，让他回到家中。唐中宗认为田归道忠勇可嘉，又将他召回，任命他为太仆少卿。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零八卷

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元年（乙巳、705）

唐纪二十四唐中宗神龙元年（乙巳，公元705年）

[1]二月，辛亥，帝帅百官诣上阳宫问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

[1]二月，辛亥（初一），唐中宗带领文武百官到上阳宫向武则天请安，问候她的日常生活状况；从此唐中宗每十天前来问候一次。

[2]甲寅，复国号曰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复以神都为东都，北都为并州，老君为玄元皇帝。

[2]甲寅（初四），唐中宗下诏恢复大唐国号，并规定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都恢复唐高宗永淳年间以前的旧制，神都又恢复东都旧名，北都恢复并州旧名，老君仍称为玄元皇帝。

[3]乙卯，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高要尉；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礼卿崔神庆流钦州。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3]乙卯（初五），唐中宗将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为高要尉；将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并流放到高州；将司礼卿崔神庆流放到钦州。唐中宗又任命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太后之迁上阳宫也，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谓曰：“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日，出为亳州刺史。

在武则天被迁到上阳宫时，只有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一人痛哭流涕。桓彦范、张柬之对他说：“今天哪里是您悲哀哭泣的日子！恐怕从今以后您就要大祸临头了。”姚元之回答说：“元之侍奉则

天皇帝的时间很长，现在突然要分手了，感到悲痛难忍。况且元之前几天追随诸公诛灭恶逆之徒，是尽作臣子的本分；今天辞别旧主，也同样是在尽作臣子的本分。即使因此而受到惩罚，我也心甘情愿。”在这一天，姚元之被任命为亳州刺史。

[4]甲子，立妃韦氏为皇后，赦天下。追赠后父玄贞为上洛王、母崔氏为妃。

[4]甲子（十四日），唐中宗将他的妃子韦氏立为皇后，大赦天下；又追赠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上洛王，追赠韦后之母崔氏为上洛王妃。

左拾遗贾虚己上疏，以为“异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兴之始，万姓喁喁以观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广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赠后父太原王，殷鉴不远，须防其渐。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让，则益增谦冲之德矣。”不听。

左拾遗贾虚己上疏认为：“异姓之人不得封为王，是从古至今的定制。现在中兴刚刚开始，黎民百姓无不钦慕向往，观看陛下如何治理这个国家。而陛下却首先追赠皇后的父亲为王，这不是用来在全国扩大陛下贤德的办法。况且高宗时期追赠皇后的父亲武士为太原王，这个教训离现在并不遥远，陛下必须从一点一滴进行预防。如果认为命令已经发布无法收回，陛下应该让皇后坚决推辞，这样更能增加皇后谦虚守礼的美德。”唐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初，韦后生邵王重润、长宁·安乐二公主，上之迁房陵也，安乐公主生于道中，上特爱之。上在房陵与后同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上每闻敕使至，辄惶恐欲自杀，后止之曰：“祸福无常，宁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尝与后私誓曰：“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为皇后，遂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彦范上表，以为：“《易》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书》称‘牝鸡之辰，惟家之索’。伏见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臣窃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且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陵夫，违人也。伏愿陛下览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治阴教，勿出外朝干国政。”

先前，韦后共生育了邵王李重润以及长宁和安乐两公主，在唐中宗被放逐到房陵去的时候，安乐公主在路上出生，所以唐中宗特别喜欢

她。中宗与韦后在房陵被幽禁期间，共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的生活，因而两个人的感情十分深厚。中宗每当听到武则天派使者前来的消息，就惊惶失措地想要自杀，韦后制止他说：“祸福并非一成不变，最多不过一死，您何必这么着急呢！”

中宗曾经私下对韦后发誓：“如果日后我能重见天日，一定会让你随心所欲，不加任何限制。”所以在韦氏重新成为皇后以后，便像武则天在高宗朝那样干预起朝政来了。桓彦范上表，认为：“《周易》说：‘妇女没有什么错失，在家中主持家务，就是吉利。’，《尚书》说：‘如果母鸡司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了’。我发现陛下每次临朝，皇后总是坐在帷帐后面参预对军国大事的处理。臣观察历朝帝王，没有哪一个与妇人共同执政而不导致国破身亡的。再说阴凌驾于阳之上，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妇人欺凌丈夫，是违背人伦之道的。希望陛下观察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时刻想着社稷与百姓，敦促皇后严守皇后的本分，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女子的教化，不要到外朝来干预国家政事。”

先是，胡僧慧范以妖妄游权贵之门，与张易之兄弟善，韦后亦重之。及易之诛，复称慧范预其谋，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出入宫掖，上数微行幸其舍。彦范复表言慧范执左道以乱政，请诛之。上皆不听。

在此之前，胡僧慧范凭借虚妄的邪说结交权贵，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等人相处得很好，韦后也很看重他。等到张易之被诛灭以后，韦后又称慧范也参预了诛杀张易之等人的谋划，于是慧范因功被授为银青光禄大夫，并赐爵为上庸县公，使他得以出入皇宫，唐中宗也多次穿便衣到他所居住的地方。桓彦范又上表指控慧范用邪门歪道紊乱朝政，请求将他处死。唐中宗对这些建议都没有采纳。

[5]初，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吴王恪之子郁林侯千里，褊躁无才，又数献符瑞，故独得免。上即位，立为成王，拜左金吾大将军。武后所诛唐诸王、妃、主、驸马等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匿民间，为人佣保。至是，制州县求访其柩，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召其子孙，使之承袭，无子孙者为择后置之。既而宗室子孙相继而至，皆召见，涕泣舞蹈，各以亲疏袭爵拜官有差。

[5]武则天在铲除李唐宗室的时候，最先杀掉的是那些有道德才能的人，只有吴王李恪的儿子郁林侯李千里，心地狭窄性情浮躁，没有才能，再加上一次又一次地向武则天进献祥瑞，因而得以幸免。唐中宗即位之后，封李千里为成王，任命他为左金吾大将军。武则天所诛杀的李唐诸王、王妃、公主、驸马等都无人加以埋葬，这些人的子孙有的被流放到岭南地区，有的已经在监狱中拘禁了数年之久，有的躲藏在民间成为富人的雇工。到这时候，唐中宗颁下制书，命令各州县寻访这些死去的宗室贵族的灵柩，根据死者的身份依礼改葬；并且给这些死者恢复原任官爵；召回他们的子孙，让他们承袭父辈的爵位；对那些没有子孙的人，则替他们选择后嗣以续其香火。不久，散落各地的宗室子孙相继来到东都，唐中宗全都召见了他们。大家流着泪向中宗行了舞拜礼。中宗各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赐给了他们大小不等的官职、爵位。

[6]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不从。

[6]张易之、张昌宗被诛灭后，洛州长史薛季昶对张柬之和敬晖说："张易之、张昌宗这两个元凶虽然已被铲除，但吕产、吕禄这样人还在朝中任职，锄草时不铲掉草根，终究还会长出草来。"张柬之、敬晖回答说："现在大局已定，你说的那些人不过是案板上的肉罢了，还能有什么作为！现在杀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多杀了。"薛季昶叹口气说："我不知道将死在哪里了。"朝邑尉武强人刘幽求也对桓彦范和敬晖说："武三思还没有受到惩处，你们这些人终究会死无葬身之地；如果现在不及早作准备，等到大祸临头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桓彦范和敬晖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上女安乐公主适三思子崇训。上官婉儿，仪之女孙也，仪死，没入掖庭，辩慧善属文，明习吏事。则天爱之，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及上即位，又使专掌制命，益委任之，拜为婕妤，用事于中。三思通焉，故党于武氏，又荐三思于韦后，引入禁中，上遂与三

思图议政事，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韦后与三思双陆，而自居旁为之点筹；三思遂与后通，由是武氏之势复振。

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被杀后，她被没入后宫。上官婉儿聪明伶俐，能言善辩，写得一手好文章，又熟悉官府事务。武则天十分喜欢她，自圣历年间以后，经常让她参予对各衙门所上表章奏疏的处理；唐中宗即位后，更加信任她，又让她专门负责草拟皇帝的命令，封她为婕妤，让她执掌宫中事务。上官婉儿与武三思私通，所以偏袒武氏，她又向韦后推荐武三思，将武三思领进宫中，唐中宗于是开始与武三思商议政事，张柬之等人从此都受到了武三思的遏制。唐中宗让韦后与武三思一起玩一种叫作双陆的游戏，自己则坐在一旁为他们数筹码；武三思于是又开始与韦后私通，武氏的势力因此又强大起来。

张柬之等数劝上诛诸武，上不听。柬之等曰："革命之际，宗室诸李，诛夷略尽；今赖天地之灵，陛下返正，而武氏滥官僭爵，按堵如故，岂远近所望邪！愿颇抑损其禄位以慰天下！"又不听。柬之等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曰："主上昔为英王，时称勇烈，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

张柬之等人屡次劝告唐中宗诛灭武氏集团，唐中宗都不听。张柬之等人说："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时候，李唐宗室被诛杀殆尽；现在多亏天地神灵的庇佑，陛下又重登帝位，但武氏却像以往一样安稳地把持着他们所窃取的官爵职位，这种情形难道是朝野之士所希望看到的吗?希望陛下减少他们的俸禄，削夺他们的官爵，以告慰天下之人！"唐中宗仍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张柬之等人有的拍着几案叹息，有的弹击手指以致出血，纷纷说："皇上过去作英王时，在人们眼里是一个勇武刚烈的人，我们之所以没有诛灭武氏集团，是为了让皇上能亲自诛杀他们以扩大天子的声威。现在皇上却反过头来重用武氏集团成员，大势已去，谁知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上数微服幸武三思第，监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谏曰："国命初复，则天皇帝在西宫，人心犹有附会；周之旧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轻有外游，不察豫且之祸！"上泄之，三思之党切齿。

唐中宗屡次身着便服到武三思的家里去，监察御史清河人崔皎秘密上疏说：“陛下的权力刚刚恢复，则天皇帝还住在西边的上阳宫里，还有人想依附她；武周时期的旧臣，仍然在朝廷供职，陛下怎么能轻易地外出游幸，没看到白龙身着鱼服而被打鱼的豫且射中的灾祸吗！”唐中宗把密疏的内容泄露了出去，武三思和他的党羽们对崔皎恨之入骨。

丙寅，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丙寅（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7]左散骑常侍谯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张易之之甥。韦后恶之，谮于上曰：“重润之死，重福为之也。”由是贬濮州员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7]左散骑常侍谯王李重福，是唐中宗的庶子；他的妃子，是张易之的外甥女。韦后讨厌李重福，便在中宗面前诬陷他说：“李重润被迫自杀，是李重福在武则天面前诬陷所致。”唐中宗因此将李重福贬为濮州员外刺史，不久又改任他为均州刺史，并且常常命令州官对他严加防范。

[8]丁卯，以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

[8]丁卯（十七日），唐中宗任命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

[9]辛未，相王固让太尉及知政事，许之；又立为皇太弟，相王固辞而止。

[9]辛未（二十一日），相王李旦坚决要求辞去太尉及宰相职务，唐中宗同意了他的辞职请求；唐中宗又想立相王李旦为皇太弟，因相王坚决推辞而作罢。

[10]甲戌，以国子祭酒始平祝钦明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罢知政事。

[10]甲戌（二十四日），唐中宗任命国子祭酒始平人祝钦明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同时免去他的宰相职务。

[11]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辞新官爵及政事，许之，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11]丁丑（二十七日），武三思和武攸暨坚决推辞刚被任命的新职务和爵位，唐中宗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且加封他们为开府仪同三司。

[12]立皇子义兴王重俊为卫王，北海王重茂为温王；仍以重俊为洛州牧。

[12]唐中宗立皇子义兴王李重俊为卫王，北海王李重茂为温王；仍然让李重俊担任洛州牧。

[13]三月，甲申，制："文明已来破家子孙皆复旧资荫，唯徐敬业、裴炎不在免限。"

[13]三月，甲申（初五），唐中宗颁下制书："文明年间以来因获罪而破败了的家族的子孙都可以恢复原来的地位与荫庇，只有徐敬业、裴炎不在赦免之列。"

[14]丁亥，制："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已死者追夺官爵，存者皆流岭南恶地。"

[14]丁亥（初八），唐中宗颁下制书："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已经死去的要追夺官爵，现在还活着的都要流放到岭南的偏僻之地。"

[15]己丑，以袁恕己为中书令。

[15]己丑（初十），唐中宗任命袁恕己为中书令。

[16]以安车征安平王武攸绪于嵩山，既至，除太子宾客；固请还山，许之。

[16]唐中宗下令用可以坐乘的安车到嵩山征召安平王武攸绪，武攸绪一来到京师，就被任命为太子宾客；他坚决要求再回到嵩山，唐中宗答应了他。

[17]制："枭氏、蟒氏皆复旧姓。"

[17]唐中宗颁下制书："枭氏、蟒氏都恢复为原来的萧氏、王氏。"

[18]术士郑普思、尚衣奉御叶静能皆以妖妄为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为秘书监，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崔玄固执不可，上曰："已用之，无容遽改。"彦范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贞观故事。'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

监，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岂普思、静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遗李邕上疏，以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上皆不听。

[18]江湖术士郑普思和尚衣奉御叶静能都凭借虚妄的邪说得到唐中宗的信任和重用，夏季，四月，唐中宗没有通过外廷，亲笔书写敕书任命郑普思为秘书监，叶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和崔玄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唐中宗道：“我已经任命了他们，不能这样快就改变任命。”桓彦范说：“陛下在刚刚即位时，曾颁下制书说：‘国家的各项行政措施与法令都将完全依照贞观时期的定制’。贞观时期，担任秘书监职务的是魏徵、虞世南和颜师古，担任国子祭酒职务的是孔颖达，这些人的道德才能是现在的郑普思和叶静能所能比拟的吗？”庚戌（初一），左拾遗李邕上疏认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思想纯正。’如果真有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神仙，那么秦始皇和汉武帝早就找到了；如果佛祖真能为人谋利造福，那么梁武帝也早就如愿以偿了。唐尧、虞舜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帝王的典范，也不过是由于他们努力修治世上各种的事情罢了。陛下对郑普思和叶静能这样的人尊宠有加，对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用处！”唐中宗对上述建议都没有接受。

[19]上即位之日，驿召魏元忠于高要；丁卯，至都，拜卫尉卿、同平章事。

[19]唐中宗即位那一天，用驿车从高要县召回魏元忠；丁卯（十八日），魏元忠抵达东都，唐中宗任命他为卫尉卿、同平章事。

[20]甲戌，以魏元忠为兵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唐休为辅国大将军，崔玄检校益府长史，杨再思检校杨府长史，祝钦明为刑部尚书，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元忠等皆以东宫旧僚褒之也。

[20]甲戌（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魏元忠为兵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唐休为辅国大将军，崔玄为检校益府长史，杨再思为检校杨府长史，祝钦明为刑部尚书，上述人等都同

时兼任同中书门下三品。魏元忠等人都是由于曾在中宗作太子时作过东宫僚属的缘故，而得到这样的褒奖。

[21]乙亥，以张柬之为中书令。

[21]乙亥（二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张柬之为中书令。

[22]戊寅，追赠故邵王重润为懿德太子。

[22]戊寅（二十九日），唐中宗下诏追赠已经死去的邵王李重润为懿德太子。

[23]五月，壬午，迁周庙七主于西京崇尊庙。制："武氏三代讳，奏事者皆不得犯。"

[23]五月，壬午（初四），唐中宗将武周七庙的神主迁到西京崇尊庙，并颁下制书："对于武太后及其父、祖的名讳，上奏言事的臣民都不得触犯。"

[24]乙酉，立太庙、社稷于东都。

[24]乙酉（初七），唐中宗在东都设立太庙及社稷。

[25]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25]唐中宗把张柬之等人以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都当作为国家立下功劳的人，赐给他们铁券，并规定如果这些人所犯的不是谋反叛逆之罪，每个人都可以宽恕十次死罪。

[26]癸巳，敬晖等帅百官上表，以为："五运迭兴，事不两大。天授革命之际，宗室诛窜殆尽，岂得与诸武并封！今天命惟新，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愿陛下为社稷计，顺遐迩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许。

[26]癸巳（十五日），敬晖等人率领文武百官上表唐中宗，认为："五德之运轮流兴起，没有两德同时盛大的事情。天授年间改朝换代之际，李唐宗室被诛杀流徙殆尽，哪里有与武氏同殿受封的权利！现在上天又重新眷顾李姓，但武氏仍然像以往那样受封为王，与李姓宗室一起居住在京师，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道理。希望陛下为大唐江山着想，顺从朝野士民的心愿，削夺他们的王爵以安定人心。"唐中宗没有同意他们的建议。

敬晖等畏武三思之谗，以考功员外郎崔为耳目，伺其动静。见上亲三思而忌晖等，乃悉以晖等谋告三思，反为三思用；三思引为中书舍人。，仁师之孙也。

敬晖等人害怕武三思的谗言陷害，便把考功员外郎崔当作自己的耳目，以便随时刺探武三思的消息。崔见中宗亲近武三思而猜忌敬晖等人，便把敬晖等人的全部打算告诉了武三思，反而成了为武三思效劳的人。武三思推荐崔作了中书舍人。崔是崔仁师的孙子。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郑谄事二张，二张败，贬宣州司士参军，坐赃，亡入东都，私谒武三思。初见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贵重，甚怪之，曰："始见大王而哭，哀大王将戮死灭族也。后乃大笑，喜大王之得也。大王虽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据将相之权，胆略过人，废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视势位与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齿欲噬大王之肉，非尽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为泰山之安，此所以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悦，与之登楼，问自安之策，引为中书舍人，与崔皆为三思谋主。

在这以前，殿中侍御史南皮县人郑巴结张易之和张昌宗，二张败死之后，被贬为宣州司士参军，又因犯贪赃罪的缘故，逃到东都，私下拜见武三思。郑刚见到武三思时，哭得很悲哀，一会儿又放声大笑。武三思向来位尊任重，对郑的悲喜无常感到非常奇怪。郑解释道："我在刚刚见到大王时之所以痛哭失声，是在为大王将被戮尸灭族而感到悲哀。悲哀之后又放声大笑，是在为大王能得到郑的帮助从而得以免祸而感到高兴。大王您虽然深得天子的欢心，但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和袁恕己五人手中都掌握着将相大权，并且个个胆略过人，以至于废掉太后的帝位都易如反掌。大王您自己考虑您与太后相比哪一个权势地位更重一些？那五个人对您恨之入骨，日夜都想吃下您的肉，如果不能把大王灭族，他们是不会称心如意的。大王您如果不尽快除掉这五个人，您的生命安全就会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没有保障，可是您却还是怡然自乐，自以为像泰山一样安然无羔，这就是我郑为大王您感到痛心的原因。"武三思十分高兴，与郑一起上楼，向他请教使自己平安无祸的办法，并荐举他作了中书舍人，与崔一道成为自己的谋主。

三思与韦后日夜谮晖等，云“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为上画策，“不若封晖等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上以为然，甲午，以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为博陵王，罢知政事，赐金帛鞍马，令朝朔望；仍赐彦范姓韦氏，与皇后同籍。寻又以玄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

武三思与韦后天天在唐中宗面前诬陷敬晖等人，说他们“倚仗功劳专擅朝政，将对大唐的江山社稷不利。”中宗相信了他们两人的谗言。武三思等人趁机为中宗出谋划策，“不如封敬晖等人为王，同时罢免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这样的话，表面不失为尊宠功臣，而实际上又能剥夺他们的权力。”唐中宗认为这样做很好。甲午（十六日），唐中宗封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谯公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为博陵王，同时免去他们的宰相职务，赏赐上述五人金帛鞍马，只要求他们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天子；又赐桓彦范姓韦氏，让他与韦后同族。不久唐中宗又任命崔玄为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后来又改任他为梁州刺史。随后武三思便下令文武百官重新恢复执行武则天时期的政策，凡是拒不趋附武氏集团的人都被排斥去位，那些被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贬逐的人又重新得到起用，朝政大权全部落入武三思之手。

五王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为表，众莫肯为。中书舍人岑羲为之，语甚激切；中书舍人偃师毕构次当读表，辞色明厉。三思既得志，羲改秘书少监，出构为润州刺史。

张柬之等五王请求中宗削去武氏集团成员的王爵时，曾找人为他们拟表，众位朝臣中没有人敢于出头。中书舍人岑羲代他们草拟了表章，遣辞用语十分激切；中书舍人偃师人毕构正轮到负责宣读这一表章，言语和神态显得非常严厉。武三思得志以后，便改任岑羲为秘书少监，外放毕构为润州刺史。

易州刺史赵履温，桓彦范之妻兄也。彦范之诛二张，称履温预其谋，召为司农少卿，履温以二婢遗彦范；及彦范罢政事，履温复夺其

婢。

易州刺史赵履温，是桓彦范的妻兄。桓彦范诛杀张易之、张昌宗等人之后，声称赵履温也参预了诛除逆党的策划，唐中宗召他入京任司农少卿，赵履温把两个婢女送给了桓彦范；等到桓彦范被免去宰相职务以后，赵履温又夺回了两个婢女。

上嘉宋忠直，屡迁黄门侍郎。武三思尝以事属，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复子明辟，王当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独不见产、禄之事乎！"

唐中宗赞赏宋忠诚正直，连续把他提拔到黄门侍郎的高位。武三思曾嘱托宋替他办一件事，宋义正辞严地拒绝他说："现在太后都已经将帝位传给了太子，大王你就应当以侯爵的身份回到自己家里去，怎么还可以干预朝政呢！你难道不知道吕产、吕禄两人的结局吗！"

[27]以韦安石兼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检校侍中，又以李湛为右散骑常侍，赵承恩为光禄卿，杨元琰为卫尉卿。

[27]唐中宗任命韦安石兼任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任检校侍中，又任命李湛为右散骑常侍，赵承恩为光禄卿，杨元琰为卫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请弃官为僧，上不许。敬晖闻之，笑曰："使我早知，劝上许之，髡去胡头，岂不妙哉！"元琰多须类胡，故晖戏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乃由衷之请，非徒然也。"晖知其意，瞿然不悦。及晖等得罪，元琰独免。

在此之前，杨元琰知武三思日益专擅朝政，便向唐中宗请求允许他辞去官位，削发为僧。唐中宗没有同意。敬晖听说这件事后，对杨元琰打趣说："要是我早一点得知此事，我就去劝陛下同意你的要求，剃光你这胡人的脑袋，岂不是太妙了！"杨元琰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子，看上去像胡人，所以敬晖拿他开这样的玩笑。杨元琰回答说："人在功成名就以后，如果不激流勇退，就会遇到危险。我的确是从心眼里想辞官出家当和尚的，不仅仅是作个样子。"敬晖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之后非常吃惊，感到很不高兴。在敬晖等人因武三思的诬陷而被杀后，只有杨元琰一人得以幸免。

[28]上官婕妤劝韦后袭则天故事，上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丧三年，又请百姓年二十三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时望。制皆许之。

[28]上官婕妤劝韦后承袭武则天时期的旧制，向中宗上表请求规定全国士民百姓一律为被父亲休弃的母亲服丧三年。又请求规定天下百姓二十三岁时才算成丁，到五十九年就免除劳役，她要求作这一改变的目的是收买人心。唐中宗对她的所有建议都同意。

[29]癸卯，制，降诸武，梁王三思为德静王，定王攸暨为乐寿王，河内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为公，以厌人心。

[29]癸卯（二十五日），唐中宗颁下制书，下令降低武氏集团成员的爵位，将梁王武三思降为德静县王，将定王武攸暨降为乐寿县王，将河内王武懿宗等十二人降封为公爵，以此满足天下臣民的心愿。

[30]甲辰，以唐休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豆卢钦望为右仆射。

[30]甲辰（二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唐休为尚书左仆射，依旧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任命豆卢钦望为尚书右仆射。

[31]六月，壬子，以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充灵武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31]六月，壬子（初四），唐中宗任命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为灵武军大总管，目的是为了防备突厥兵的侵扰。

[32]癸亥，命右仆射豆卢钦望，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

[32]癸亥（十五日），唐中宗命令尚书右仆射豆卢钦望遇有军政大事时，可到宰相议事的地方，与宰相们共同商议处理意见。

先是，仆射为正宰相，其后多兼中书门下之职，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至是，钦望专为仆射，不敢预政事，故有是命。是后专拜仆射者，不复为宰相矣。

在此之前，仆射就是正宰相，后来仆射大多兼任中书门下之职，每次上朝都是在上午商议处理朝廷大事，下午处理尚书省的事务。到这时，豆卢钦望专任右仆射一职，不敢参预宰相们对于军政大事的讨论，所以唐中宗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此后专任尚书仆射的人，便不再是宰相了。

又以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杨再思检校中书令。

唐中宗又任命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杨再思为检校中书令。

[33]丁卯，孝敬皇帝于太庙，号义宗。

[33]丁卯（十九日），唐中宗将其兄孝敬皇帝李弘的神主迁入太庙，庙号为义宗。

[34]戊辰，洛水溢，流二千余家。

[34]戊辰（二十日），洛水泛滥，冲走二千多户人家。

[35]秋，七月，辛巳，以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

[35]秋季，七月，辛巳（初四），唐中宗任命太子宾客韦巨源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保留他原任的西京留守职务。

[36]特进汉阳王张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乙未，以柬之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给全俸。

[36]特进、汉阳王张柬之上表请求回到襄州养病；乙未（十八日），唐中宗任命张柬之为襄州刺史，但不主管该州事务而领取全额俸禄。

[37]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灾求直言。右卫骑曹参军西河宋务光上疏，以为："水阴类，臣妾之象，恐后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绝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闭坊门以禳之，至使里巷谓坊门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阴阳也。又，太子国本，宜早择贤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机要，厚以禄赐。又，郑普思、叶静能以小技窃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37]黄河南北十七个州发大水。八月，戊申（初一），唐中宗因发生水灾的缘故而下诏要求臣下直言规谏自己的过失。右卫骑曹参军西河县人宋务光上疏认为："水属阴类，是臣下、女人之象，恐怕是后宫有干预外朝政事的，陛下应当设法防患于未然；现在连日大雨不止，朝廷于是关闭坊市北门来祈求晴天，以至于使民间称坊门为宰相，说是朝廷让它来调解阴阳的。再者，太子乃是立国的根本，应当及早选择贤良而有才能的王子，将他立为太子；此外，外戚势力太大，像武三思等人，应当解除他们所担任的重要职务，再多给他们一些俸禄；最后一点，郑普思、叶静能仅凭一些雕虫小技就窃据高位，他们也是败坏朝政的蛀虫。"这篇奏疏呈上来之后，唐中宗根本不审阅。

[38]壬戌，追立妃赵氏为恭皇后，孝敬皇帝妃裴氏为哀皇后。

[38]壬戌（十五日），唐中宗将妃子赵氏追立为恭皇后，将孝敬皇帝李弘的妃子裴氏追立为哀皇后。

[39]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于明堂，以高宗配。

[39]九月，壬午（初五），唐中宗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皇地，以唐高宗李治配享。

[40]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约甚急；刺史河东张知謇、灵昌崔敬嗣独待遇以礼，供给丰赡。上德之，擢知謇自贝州刺史为左卫将军，赐爵范阳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厘职，除五品散官。

[40]当初，唐中宗被贬到房陵时，地方官府对他的限制约束十分严格，只有刺史河东县人张知謇和灵昌县人崔敬嗣两人对他以礼相待，供给的物品十分丰富。唐中宗很感激他们两人，于是将张知謇由贝州刺史提拔为左卫将军，并赐爵为范阳公。崔敬嗣已经去世，唐中宗找到他的儿子崔汪。但由于崔汪嗜酒如命，实在不能胜任任何实际职务，只好让他当五品散官。

[41]改葬上洛王专玄贞，其仪皆如太原王故事。

[41]唐中宗为韦后的父亲上洛王韦玄贞改葬，其礼仪都依照武则天之父太原王的先例。

[42]癸巳，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罢为礼部尚书，以其从父安石为中书令故也。

[42]癸巳（十六日），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被免去相职，改任礼部尚书，这是因为他的叔父韦安石被任命为中书令的缘故。

[43]以左卫将军上纪处讷兼检校太府卿，处讷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

[43]唐中宗任命左卫将军上人纪处讷兼任检校太府卿，这是由于纪处讷娶了武三思之妻的姐姐的缘故。

[44]冬，十月，命唐休留守京师。

[44]冬季，十月，唐中宗命令唐休留守京师。

[45]癸亥，上幸龙门；乙丑，猎于新安而还。

[45]癸亥（十七日），唐中宗巡幸龙门；乙丑（十九日），唐中宗在新安狩猎之后又返回东都。

[46]辛未，以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46]辛未（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47]十一月，戊寅，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帝，皇后曰顺天皇后。壬午，上与后谒谢太庙，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实封，皆满万户。

[47]十一月，戊寅（初二），群臣给唐中宗上尊号为应天皇帝，为韦后上尊号为顺天皇后。壬午（初六），中宗与韦后一同到太庙拜谢列祖列宗，并下诏赦免天下罪囚；同时下诏将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实封户都加至一万户。

[48]己丑，上御洛城南楼，观泼寒胡戏。清源尉吕元泰上疏，以为“谋时寒若，何必裸身挥水，鼓舞衢路以索之！”疏奏，不纳。

[48]己丑（十三日），唐中宗登上洛城门南楼观看泼寒胡戏。清源尉吕元泰上疏认为：“君主善于谋划，则四时寒暑自然顺畅，何必赤身裸体，泼水为乐，在大街上击鼓起舞以乞求寒冬的到来呢？！”奏疏呈上以后，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49]壬寅，则天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二。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亲属皆赦之。”

[49]壬寅（二十六日），武则天在上阳宫驾崩，终年八十二岁。临死时武则天留下遗命：“去掉皇帝称号，以后称为则天大圣皇后。高宗的后妃王氏和萧氏二族以及褚遂良、韩瑗、柳三人的亲属都全部赦免。”

上居谅阴，以魏元忠摄冢宰三日。元忠素负忠直之望，中外赖之；武三思惮之，矫太后遗制，慰谕元忠，赐实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见者曰：“事去矣！”

唐中宗在为武则天居丧守制期间，派魏元忠代理三天冢宰职务。魏元忠向来就有忠诚正直的声望，因而深得朝野倚重。武三思对此很是担忧，于是伪造武则天的遗命，对魏元忠好言劝慰，并赐给魏元忠封户一百。魏元忠手捧“太后遗制”涕泪纵横，看见这一情景的人说：“魏元忠再也不会有所作为了！”

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见群臣。

十二月，丁卯（二十一日），唐中宗才亲临同明殿接见群臣。

[50]太后将合葬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以为：“乾陵玄宫以石为门，铁锢其缝，今启其门，必须镌凿。神明之道，体尚幽玄，动众加功，恐多惊黩。况合葬非古，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已降，始有合者。望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为陵，若神道有知，幽途自当通会；若其无知，合之何益！”不从。

[50]武则天的灵柩将要与唐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认为：“乾陵墓穴的门是用石头做成的，石门的门缝又用熔化的铁水密封，如果想打开石门，就必须使用钻凿一类的工具。供奉神之道，重在保持幽静玄远的气氛，倘若兴师动众地打开石门，恐怕对神多有惊动亵。况且夫妻合葬并非古制，汉代皇帝的陵墓，大多数都没有皇后合葬，从魏晋以来，才有合葬的。希望陛下能在乾陵旁边另外选择风水好的地方修建陵墓，假如帝后神灵有知，两人在阴间自然会相聚；如果无知，合葬又有什么用处呢！”唐中宗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51]是岁，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畸。

[51]这一年，户部上报唐中宗说，全国共有六百一十五万户，总计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多人。

二年（丙午、706）

二年（丙午，公元706年）

[1]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书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于惟谦同平章事。

[1]春季，正月，戊戌（二十三日），唐中宗任命吏部尚书李峤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中书侍郎于惟谦为同平章事。

[2]闰月，丙午，制：“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属。”

[2]闰月，丙午（初一），唐中宗颁下制书：“太平公主、长宁公主、安乐公主、宜城公主、新都公主、定安公主和金城公主都可以开建官署，设置僚属。”

[3]武三思以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尚在京师，忌之，乙卯，出为滑、、豫三州刺史。

[3]因为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三人仍在京师，武三思忌恨他们，乙卯（初十），武三思将三人分别外放为滑州、州和豫州刺史。

[4]赐乡僧万回号法云公。

[4]唐中宗赐予乡和尚万回法云公的称号。

[5]甲戌，以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

[5]甲戌（二十九日），唐中宗封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

[6]二月，乙未，以刑部尚书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与皇后叙宗族。

[6]二月，乙未（二十一日），唐中宗任命刑部尚书韦巨源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还让他列入韦皇后的宗族之中。

[7]丙申，僧慧范等九人并加五品阶，赐爵郡、县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阶，除国子祭酒，同正；叶静能加金紫光禄大夫。

[7]丙申（二十二日），唐中宗将胡僧慧范等九人各加授五品官阶，并且分别赐予郡公或县公的爵位；将道士史崇恩等人各加授五品官阶，并且任命他们为国子祭酒员外置同正员；给叶静能加金紫光禄大夫衔。

[8]选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抚人，荐贤直狱，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进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师度、礼部员外郎马怀素、殿中侍御史临漳源乾曜、监察御史灵昌卢怀慎、卫尉少卿滏阳李杰皆预焉。

[8]唐中宗下诏选拔左、右台及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共二十人任十道巡察使，让他们负责考察官吏政绩、安抚黎民百姓、举荐贤才和复核平反冤狱。巡察使每两年轮换一次，根据他们的功绩与过失来决定其官职的升降。易州刺史魏县人姜师度、礼部员外郎马怀素、殿中侍御史临漳县人源乾曜、监察御史灵昌县人卢怀慎和卫尉少卿滏阳县人李杰都被选中。

[9]三月，甲辰，中书令韦安石罢为户部尚书；户部尚书苏为侍中、西京留守。，之父也。唐休致仕。

[9]三月，甲辰（初一），中书令韦安石被免去相职，改任户部尚书；户部尚书苏担任侍中、西京留守。苏是苏的父亲。唐休因年老退休。

[10]初，少府监丞弘农宋之问及弟兖州司仓之逊皆坐附会张易之贬岭南，逃归东都，匿于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韦后所为，每与所亲言之，辄切齿。之逊于帘下闻之，密遣其子昙及甥校书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赎。三思使昙、悛及抚州司仓冉祖雍上书告同皎与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武当丞寿春周憬等潜结壮士，谋杀三思，因勒兵诣阙，废皇后。上命御史大人李承嘉、监察御史姚绍之按其事，又命杨再思、李峤、韦巨源参验。仲之言三思罪状，事连宫壶。再思、巨源阳寐不听；峤与绍之命反接送狱。仲之还顾，言不已，绍之命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负汝，死当讼汝于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斩，籍没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庙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与皇后淫乱，倾危国家，行当枭首都市，恨不及见耳！"遂自刭。之问、之逊、昙、悛、祖雍并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10]先前，少府监丞弘农县人宋之问和他的弟弟兖州司仓宋之逊都因依附张易之而获罪被贬往岭南。两人逃回东都后，藏在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中。王同皎痛恨武三思和韦后的所作所为，每当他同亲近的人谈起他们做的事时，都对武三思和韦后恨之入骨。宋之逊在门帘外听到了王同皎所说的话，便秘密地派他的儿子宋昙和他的外甥校书郎李悛告诉了武三思，希望通过这样做来将功赎罪。武三思让宋昙、李悛及抚州司仓冉祖雍上书，控告王同皎伙同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武当丞寿春县人周憬等秘密勾结壮士，计划杀掉武三思，并趁机带兵闯入皇宫，废掉韦皇后。中宗指派御史大夫李承嘉和监察御史姚绍之审理这件案子，又让杨再思、李峤和韦巨源参与此案的审理。张仲之历数武三思的罪状，涉及武三思与韦后的私情，杨再思和韦巨源假装睡觉，根本不予理睬。李峤和姚绍之命令手下人将张仲之反绑双手，送到监狱中关押。张仲之挣扎着回过头来，嘴里还在不停地诉说武三思的罪状，姚绍之下令用棍子揍他，打断了他的手臂。张仲之大声呼喊着说："现在我输给了你，我死了一定要到上天那里去告你！"庚戌（初七），王同皎等人都被判处斩刑，家产也都被官府没收。周憬逃到比干庙中，对着比干的灵位高声说道："您比干是上古有名的忠臣，一定能知道我对大唐朝廷的忠心。武三思与韦皇后淫乱，企图颠覆大唐的江山，迟早会在闹市上被枭首示众，只可惜我见

不到这一天了！”说完之后即自杀而死。宋之问、宋之逊、宋昙、李悛、冉祖雍等人都被任命为京官，加封为朝散大夫。

[11]武三思与韦后日夜谮敬晖等不已，复左迁晖为郎州刺史，崔玄为均州刺史，桓彦范为亳州刺史，袁恕己为郢州刺史；与晖等同立功者皆以为党与坐贬。

[11]武三思和韦后日夜不停地诬陷敬晖等人，于是唐中宗又将敬晖降职为郎州刺史，将崔玄降职为均州刺史，将桓彦范降职为亳州刺史，将袁恕己降职为郢州刺史；当时与敬晖等一起诛灭张易之、张昌宗而立下功勋的人都被当作敬晖等人的同党而受到贬职处分。

[12]大置员外官，自京司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又将千人。

[12]唐中宗大量增置员外官，从在京各部门直到地方各州总共增置员外官二千余人，此外，还破格提升近千名宦官为七品以上员外官。

魏元忠自端州还，为相，不复强谏，惟与时俯仰；中外失望。酸枣尉袁楚客致书元忠，以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当进君子，退小人，以兴大化，岂可安其荣宠，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择师傅而辅之，一失也。公主开府置僚属，二失也。崇长缁衣，使游走权门，借势纳赂，三失也。俳优小人，盗窃品秩，四失也。有司选进贤才，皆以货取势求，五失也。宠进宦者，殆满千人，为长乱之阶，六失也。王公贵戚，赏赐无度，竞为侈靡，七失也。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八失也。先朝宫女，得自便居外，出入无禁，交通请谒，九失也。左道之人，荧惑主听，盗窃禄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谁与正之哉！”元忠得书，愧谢而已。

魏元忠从端州回京并被任命为宰相后，就不再犯颜直谏了，遇事只是随波逐流；朝野人士对他十分失望。酸枣县尉袁楚客写信给魏元忠说：“现在皇帝刚刚即位，只应使德政日新，您应当引荐君子，斥退小人，以振兴深远的教化，怎么能安于恩宠，对一切都缄默无言呢？现在还不早定太子之位，并选择师傅对他加以辅导教诲，是第一个过失。允许公主开建官署设置僚属，是第二个过失。尊崇僧人，使得他们奔走游说于权贵之家，借助权势广收钱物，是第三个过失。表演乐舞杂戏的卑贱小人窃取朝廷的官位俸禄，是第四个过失。每当有关部门选拔贤才的时候，应选的人都要靠行贿或者依附于权贵之门才能受

到任用，是第五个过失。皇帝宠爱提拔宦官近千人之多，从而埋下变乱的祸根，是第六个过失。对王公贵戚的赏赐毫无节制，以至使这些人奢侈成风，互相攀比，是第七个过失。大量增置正员以外的员外官，耗费钱财坑害百姓，是第八个过失。先朝的宫女可以在宫外居住，并且不受限制地出入宫门，与外人交往勾结，大行请托之风，是第九个过夫。旁门左道之徒蛊惑皇帝的视听，从而得以窃取俸禄职位，是第十个过失。当今朝政有这十大过失，您不去尽力匡正，谁还能匡正它呢？”魏元忠读罢来信，只是羞惭地致歉而已。

[13]夏，四月，改赠后父韦玄贞为酆王，后四弟皆赠郡王。

[13]夏季，四月，唐中宗改赠韦后之父上洛王韦玄贞为酆王，韦后的四个弟弟韦洵、韦浩、韦洞、韦都被追赠为郡王。

[14]己丑，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致仕。

[14]己丑（十六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退休。

[15]处士韦月将上书告武三思潜通宫掖，必为逆乱；上大怒，命斩之。黄门侍郎宋奏请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侧门，谓曰：“朕谓已斩，乃犹未邪！”命趋斩之。曰：“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不问而诛之，臣恐天下必有窃议。”固请按之，上不许，曰：“必欲斩月将，请先斩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苏、给事中徐坚、大理卿长安尹思贞皆以为方夏行戮，有违时令。上乃命与杖，流岭南。过秋分一日，平晓，广州都督周仁轨斩之。

[15]处士韦月将上书控告武三思暗地里与韦皇后通奸，日后必将谋乱叛逆；唐中宗勃然不怒，下令将韦月将斩首。黄门侍郎宋上奏请求依法推究审问，中宗越发愤怒，顾不上穿戴整齐，拖着便鞋走出洛阳宫的侧门对宋说：“朕还以为早就把韦月将斩首了呢，难道到现在还没有执行吗？”接着下令赶紧将韦月将处斩。宋说：“有人上书揭发皇后与武三思有私情，陛下不问，就要杀掉上书的人，我担心天下臣民一定会对此事窃窃私议。”仍然坚决地请求先进行审问，唐中宗坚决不答应，宋于是对中宗说：“如果陛下一定要将韦月将斩首，那就先将我斩首好了！否则我终不敢按照您的指令行事。”唐中宗的怒气这才渐渐地平息了一些。左御史大夫苏、给事中徐坚和大理卿长安人尹思贞都认为刚入夏季便杀戮罪人，与按季节制定的政令相违背。唐中宗于是下

令将韦月将处以杖刑，并把他流放到岭南。在这一年秋分的第二天天刚破晓，广州都督周仁轨将韦月将斩首。

[16]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诋尹思贞于朝，思贞曰："公附会奸臣，将图不轨，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贞，出为青州刺史。或谓思贞曰："公平日讷于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贞曰："物不能鸣者，激之则鸣。承嘉恃威权相陵，仆义不受屈，亦不知言之从何而至也。"

[16]御史大夫李承嘉依附武三思，在朝廷上诋毁尹思贞，尹思贞说："您依附奸臣，将图谋不轨，竟然要首先铲除忠臣吗！"李承嘉十分生气，便上奏中宗弹劾尹思贞，将他外放为青州刺史。有人问尹思贞："您平日不善言辞，但在当廷驳斥李承嘉时，为什么思路如此敏捷？"尹思贞回答说："大凡不能发出声响的东西，刺激它就会发出声响。李承嘉仗势欺压我，我只是激于义愤不屈服，也不清楚那些话是从哪里想出来的。"

[17]武三思恶宋，出之检校贝州刺史。

[17]武三思憎恶宋，将他外放为检校贝州刺史。

[18]五月，庚申，葬则天大圣皇后于乾陵。

[18]五月，庚申（十八日），唐中宗将则天大圣皇后安葬于唐高宗乾陵。

[19]武三思使郑告朗州刺史敬晖、亳州刺史韦彦范、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与王同皎通谋，六月，戊寅，贬晖崖州司马，彦范泷州司马，柬之新州司马，恕己窦州司马，玄白州司马，并员外置，仍长任，削其勋封；复彦范姓桓氏。

[19]武三思指使郑控告郎州刺史敬晖、亳州刺史韦彦范、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和均州刺史崔玄与王同皎合谋废掉韦后。六月，戊寅（初六），唐中宗将敬晖贬为崖州司马，将韦彦范贬为泷州司马，将张柬之贬为新州司马，将袁恕己贬为窦州司马，将崔玄贬为白州司马，一律为员外官，并长期留任，又削夺他们的封爵；此外，还将韦彦范的赐姓夺回，恢复他原来的桓姓。

[20]初，韦玄贞流钦州而卒，蛮酋宁承基兄弟逼取其女，妻崔氏不与，承基等杀之，及其四男洵、浩、洞、，上命广州都督周仁轨使将

兵二万讨之。承基等亡入海，仁轨追斩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杀掠其部众殆尽。上喜，加仁轨镇国大将军，充五府大使，赐爵汝南郡公。韦后隔帘拜仁轨，以父事之。及韦后败，仁轨以党与诛。

[20]先前，韦玄贞被流放到钦州后去世，蛮人部落酋长宁承基兄弟前来相逼，要娶韦玄贞的女儿，他的妻子崔氏不同意把女儿嫁给宁承基，宁承基兄弟便杀了她，韦玄贞的四个儿子韦洵、韦浩、韦洞和韦也同时被杀。现在唐中宗命令广州都督周仁轨率领两万人马去征讨宁承基兄弟，宁承基等人逃到海上，周仁轨率军追击，将他们斩首，并用砍下来的头颅祭奠崔氏的坟墓，还几乎将宁承基兄弟的部落杀戮抢掠一空。唐中宗对此十分满意，加封周仁轨为镇国大将军，并派他充任广、桂、邕、容、琼五府大使，还赐予他汝南郡公的爵位。周仁轨入朝参见皇帝时，韦后隔着帘子对他行礼，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他。等到后来韦后谋逆败亡，周仁轨作为韦后的同党而被杀。

[21]秋，七月，戊申，立卫王重俊为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属率贵游子弟，所为多不法；左庶子姚瑷谏，不听，，之弟也。

[21]秋季，七月，戊申（初七），唐中宗立卫王李重俊为太子。太子生性聪明果决，但太子的官属都是王公贵族子弟，这些人平常所做的大多是违法的事情。左庶子姚瑷次进谏，太子都不听从他的劝告。姚，是姚的弟弟。

[22]丙寅，以李峤为中书令。

[22]丙寅（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李峤为中书令。

[23]上将还西京，辛未，左散骑常侍李怀远同中书门下三品，充东都留守。

[23]唐中宗即将回到西京长安，便于辛未（三十日）任命左散骑常侍李怀远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充任东都留守。

[24]武三思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穷核其事。承嘉奏言：“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使人为之，虽云废后，实谋大逆，请族诛之。”三思又使安乐公主谮之于内，侍御史郑言之于外，上命法司结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隐奏称：“晖等未经推鞫，不可遽就诛夷。”大理丞裴谈奏称：“晖等宜据制书处斩籍没，不应更加推鞫。”上以晖等尝赐铁券，许以不死，乃长流晖于琼州，彦范于州，柬之于泷州，恕己于环州，玄于古州，

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岭外。擢承嘉为金紫光禄大夫，进爵襄武郡公，谈为刑部尚书；出李朝隐为闻喜令。

[24]武三思暗地里派人分条列出韦后的肮赃行为，将这些文字张贴在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文中还请求中宗下诏废黜韦后。唐中宗勃然大怒，下令御史大夫李承嘉彻底追查此事。李承嘉上奏说："这些文字是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和崔玄派人书写和张贴的，虽然上面所写的只是请求废黜皇后，但他们实际上是图谋叛逆，请陛下允许将这五个人灭族。"武三思又指使安乐公主在宫中对五人横加诬陷，还指使侍御史郑在外朝对五人大加弹劾，唐中宗于是下令司法部门将他们结案判刑。大理丞三原人李朝隐上奏说："敬晖等人还没有经过详细审讯，不能急于将他们处死。"大理丞裴谈上奏说："对敬晖等人应当按照皇帝的制命处以斩刑，没收财产，不需要再经过审讯了。"唐中宗考虑到曾赐给敬晖等人铁券，许诺过不对他们处以死刑，便下令对他们处以长期流刑，将敬晖流放到琼州，将桓彦范流放到州，将张柬之流放到泷州，将袁恕己流放到环州，将崔玄流放到古州，五人的子弟中凡十六岁以上的都流放到岭外。中宗提升李承嘉为金紫光禄大夫，将其爵位晋升为襄武郡公，大理丞裴谈也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又将李朝隐外放为闻喜令。

三思又讽太子上表，请夷晖等三族；上不许。

武三思又暗示太子李重俊上表，请求将敬晖等人夷三族，唐中宗没有同意。

中书舍人崔说三思曰："晖等异日北归，终为后患，不如遣使矫制杀之。"三思问谁可使者，荐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为五王所恶，贬嘉州司马，乃以利用摄右台侍御史，奉使岭外。比至，柬之、玄已死，遇彦范于贵州，令左右缚之，曳于竹槎之上，肉尽至骨，然后杖杀。得晖，而杀之。恕已素服黄金，利用逼之使饮野葛汁，尽数升不死，不胜毒愤，掊地，爪甲殆尽，仍捶杀之。利用还，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贬儋州司马，饮药死。

中书舍人崔对武三思说："日后如果敬晖等人又回到朝中，最终还是要成为祸患，您不如派使者诈称皇帝的命令把他们杀掉。"武三思问他谁可以作使者去完成这一使命，崔向他推荐了大理正周利用。在这以前周利用因受到敬晖等人的憎厌，被贬为嘉州司马。武三思于是让

周利用代理右台侍御史职务，奉命出使岭外，等到周利用到达岭外时，张柬之和崔玄已经去世，周利用在贵州遇到桓彦范，便命令手下人将桓彦范捆绑起来，放倒在竹筏子上拖着走，直到身上的肉被磨掉露出骨头时，才将他用杖打死；在抓住敬晖后，便将他剐死；袁恕己平素服食丹药，周利用硬逼着他喝有毒的野葛汁，袁恕己喝下好几升之后还没有被毒死，但毒性发作难以忍受，疼得他用手扒土，几乎把手上的指甲都磨掉，然后周利用才用棍棒将他活活打死。周利用回朝后，唐中宗将他提升为御史中丞。薛季昶多次被贬，一直到被贬为儋州司马时服毒自杀。

三思既杀五王，权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武三思杀死张柬之、敬晖、桓彦范等五人之后，权势已经超过唐中宗，他常常说："我不知道世上什么样的人是善人，什么样的人是恶人；我只知道只要是对我好的人就是善人，对我不好的人就是恶人罢了。"

时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皆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皆为三思耳目，时人谓之五狗。

当时，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和鸿胪卿甘元柬都是武三思的党羽。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五人都是武三思的耳目，当时人们称这五人为五狗。

[25]九月，戊午，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薨。

[25]九月，戊午（十七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去世。

[26]初，李峤为吏部侍郎，欲树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员外官，广引贵势亲识。既而为相，铨衡失序，府库减耗，乃更表言滥官之弊，且请逊位；上慰谕不许。

[26]起初，李峤任吏部侍郎，想要树立自己私人的恩惠以求再次出任宰相，于是奏请大量增置员外官，广泛举荐高官显贵的亲属、相识充任员外官。不久后他又作了宰相，由于吏部选授官吏制度混乱以及官员数量大量增加国库资财减少的缘故，他于是又上表指出任官太滥

的弊端，并且请求辞去宰相的职位。唐中宗对他好言相劝，没有答应他辞去相位的请求。

冬，十月，己卯，车驾发东都，以前检校并州长史张仁愿检校左屯卫大将军兼洛州长史。戊戌，车驾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冬季，十月，己卯（初九），唐中宗从东都出发，又任命前任检校并州长史张仁愿为检校左屯卫大将军兼洛州长史。戊戌（二十八日），唐中宗抵达西京长安。十一月，乙巳（初五），唐中宗下诏赦免全国罪犯。

[27]丙辰，以蒲州刺史窦从一为雍州刺史。从一，德玄之子也，初名怀贞，避皇后父讳，更名从一，多谄附权贵。太平公主与僧寺争碾，雍州司户李元判归僧寺。从一大惧，亟命元改判。元大署判后曰："南山可移，此判无动！"从一不能夺。元，道广之子也。

[27]丙辰（十六日），唐中宗任命蒲州刺史窦从一为雍州刺史。窦从一是窦德玄的儿子，原名窦怀贞，为避韦皇后之父韦玄贞的名讳，才改名为窦从一。他为人一向阿谀依附权贵。太平公主与佛寺为争夺一座利用水力加工米面的碾而打官司，雍州司户李元判决佛寺胜诉。窦从一非常害怕，急忙下令李元改判太平公主胜诉。李元在判决书最后用大字写道："南山可以移动，这个判决不能更改！"窦从一无法使他改变决定。李元，是李道广的儿子。

[28]初，秘书监郑普思纳其女于后宫，监察御史灵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听。普思聚党于雍、岐二州，谋作乱。事觉，西京留守苏收系，穷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于皇后，上敕勿治。及车驾还西京，廷争之，上抑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献忠进曰："请斩苏！"上曰："何故？"对曰："为留守大臣，不能先斩普思，然后奏闻，使之荧惑圣听，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状明白，而陛下曲为申理。臣闻王者不死，殆谓是乎！臣愿先赐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苏长者，用刑不枉。普思法当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于儋州，余党皆伏诛。

[28]先前，秘书监郑普思把他自己的女儿送入后宫，监察御史灵昌县人崔日用曾上奏弹劾他，中宗没有听从崔日用的意见。后来郑普思在雍州和歧州两地聚集党羽阴谋作乱。事发后西京留守苏逮捕了郑普思，穷究其罪。郑普思的妻子第五氏凭借鬼神邪说得到韦后的宠爱，

唐中宗因此而敕令苏不要对郑普思治罪。等到唐中宗从东都回到西京长安之后，苏在朝廷之上争辩此事，唐中宗压制苏而庇护郑普思；侍御史范献忠对中宗说：“请陛下下令将苏斩首！”中宗问道：“为什么？”范献忠回答说：“苏身为留守大臣，却不能先将郑普思处斩，然后再报告陛下，以致于让他眩惑陛下，苏所犯的罪过可大啦。况且郑普思谋反的情节清楚明白，但陛下却偏袒他，为他辨解。我听说将称王于天下的人不会死，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臣希望陛下先将臣赐死，臣不能面朝北向郑普思称臣。”魏元忠说：“苏是一个严谨忠厚的人，他并没有枉法用刑。郑普思谋反属实，依法应处死刑。”唐中宗无奈，戊午（十八日），下令将郑普思流放到儋州，他的手下党羽都被判处死刑。

[29]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冠鸣沙，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战，军败，死者六千余人。丁巳，突厥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免忠义官。

[29]十二月，己卯（初八），突厥阿史那默啜进犯鸣沙，唐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突厥兵交战，唐军战败，阵亡六千余人。丁巳（初十），突厥兵进犯原州和会州等地，抢掠了陇右的军马一万多匹之后撤走。唐中宗免去了沙吒忠义的职务。

[30]安西大都护郭元振指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天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安卧不动。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袭鹿州都督、怀德王。

[30]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到突骑施乌质勒的牙帐中商议军事时，正赶上天降大雪，风也很大，郭元振在牙帐前与乌质勒对面站着谈了很长时间，地上的雪积了很深。郭元振连脚都没移动，但乌质勒年高体弱，耐不住严寒，在这次会面之后就死去了。乌质勒的儿子娑葛聚集军队，打算进攻郭元振，副使、御名中丞解琬得知这一消息后，劝郭元振趁着黑夜逃离此地，郭元振说：“我以诚心对待他们，又有什么可以怀疑和害怕的呢！再说我们这些人都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就算是想逃走，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于是十分镇静地躺在床上。第二天早

上，郭元振来到乌质勒的牙帐吊唁，放声痛哭，非常悲伤，乌质勒的儿子娑葛被郭无振的义气所感动，便又像以前那样善待他。戊戌（疑误），唐中宗册命娑葛承袭鹿州都督、怀德王。

[31]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或自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从之，竟不视也。自请为皇太女，上虽不从，亦不谴责。

[31]安乐公主倚仗着中宗的宠爱骄横放纵，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权势压过朝廷内外的人，甚至自己起草制书敕令，将内容覆盖后让唐中宗在下面签名。唐中宗笑着为她签字画押，竟连敕文的内容都不看。安乐公主自己请求唐中宗将她立为皇太女，中宗虽然没有照她说的去做，却也没有责怪她。

景龙元年（丁未、707）

景龙元年（丁未，公元707年）

[1]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边，命内外官各进平突厥之策。右补阙卢上疏，以为："悦礼乐，敦《诗》、《书》，为晋元帅；杜预射不穿札，建平吴之勋。是知中权制谋，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义，骁将之材，本不足以当大任。又，鸣沙之役，主将先逃，宜正邦宪；赏罚既明，敌无不服。又，边州刺史，宜精择其人，使之搜卒乘，积资粮，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去岁四方旱灾，未易兴师。当理内以及外，绥近以来远，俟仓廪实，士卒练，然后大举以讨之。"上善之。

[1]春季，正月，庚戌（十一日），由于突厥阿史那默啜侵扰边境的缘故，唐中宗颁下制书，命令朝廷内外官员进献平定突厥的计策。右补厥卢上疏认为："晋大夫喜欢礼乐，笃好《诗经》、《尚书》，后来被任命为中军元帅；西晋大臣杜预连铠甲都射不穿，却立下了平定东吴的功勋。由此可知主将必须制定谋略，不选择只有匹夫之勇的人担任。像沙吒忠义只是一员勇将，本来就不足以担当大任。再说，鸣沙一仗，沙吒忠义作为主将却率先脱逃，陛下应按国家法律将其治罪，朝廷赏罚严明，就没有不可征服的敌人。另外，边疆各州的刺史，应当精选合适的人担任，让他们检阅兵马，积存粮草，敌人来则抵御，去则作预防。上一年各地发生旱灾，不便计伐突厥，应当治理国内而后推及国外，安定近处以使远方诸国前来朝贡。等到国家府库

充实、兵士训练好的时候，再大举发兵讨伐突厥。”唐中宗认为他的建议很好。

[2]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复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因名酆王庙曰褒德，陵曰荣先；又诏崇恩庙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杨孚曰：“太庙皆取七品已下子为斋郎，今崇恩庙取五品子，未知太庙当如何？”上命太庙亦准崇恩庙。孚曰：“以臣准君，犹为僭逆，况以君准臣乎！”上乃止。

[2]二月，丙戌（十七日），唐中宗派遣武攸暨、武三思到乾陵求雨。时间不长就下起了雨，唐中宗十分高兴，便发布制命恢复武氏的崇恩庙和昊陵、顺陵，同时将韦后之父酆王韦玄贞的酆王庙改称为褒德庙，并将他的陵墓改称为荣先陵，比外唐中宗还下诏规定崇恩庙的斋郎一律由五品官的儿子充任。太常博士杨孚说：“太庙的斋郎都是由七品以下官员的儿子充任的，现在崇恩庙取五品官的儿子作斋郎，不知太庙应该取几品官的儿子担任斋郎？”唐中宗下令太庙也依照崇恩庙的标准。杨孚又说：“臣子仿照君主的标准，就已经是逾越本分大逆不道了，何况要君主仿照臣子的标准呢！”唐中宗这才取消了这项命令。

[3]庚寅，敕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自今奏事不得言中兴。右补阙权若讷上疏，以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今削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

[3]庚寅（二十一日），唐中宗发布敕命，将各州的中兴寺和中兴观一律改名为龙兴寺和龙兴观，并且规定从今以后臣民上奏言事不得再提到中兴二字。右补阙权若讷上疏认为：“改造天、地、日、月等字，是则天皇后特别擅长的事，贼臣敬晖等人随心所欲地紊乱前朝规矩；现在废除这些字无助于淳厚的教化，保存这些字却有助于使孝顺母亲的美德发扬光大。再者，陛下在神龙元年的制书中说，处理任何事情都要遵循贞观时期的制度，陛下怎么可以近舍母亲的仪范而远尊祖的功德呢！”这篇奏疏呈上之后，唐中宗亲笔书写诏令予以褒奖赞美。

[4]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热入贡。

[4]三月，庚子（初二），吐蕃派遣大臣悉薰热入朝进贡品。

[5]夏，四月，辛巳，以上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

[5]夏季，四月，辛巳（十四日），唐中宗把自己收养的雍王李守礼的女儿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作妻子。

[6]五月，戊戌，以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

[6]五月，戊戌（初一），唐中宗任命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目的是为了防备突厥兵的侵扰。

[7]上以岁旱谷贵，召太府卿纪处讷谋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叶志忠奏："是夜，摄提入太微宫，至帝座，主大臣宴见纳忠于天子。"上以为然。敕称处讷忠诚，彻于玄象，赐衣一袭，帛六十段。

[7]由于今年大旱，粮食价钱很贵，唐中宗召见太府卿纪处讷商议缓解这一状况的办法。第二天，武三思让知太史事迦叶志忠上奏说："昨天晚上，摄提星进入太微宫，一直到达太帝星座，所主之事是大臣在皇帝闲宴召见时向天子进献忠言。"唐中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降下敕命，称赞纪处讷忠诚，通于天象，并赏赐他一套衣服和六十段帛。

[8]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8]六月，丁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9]姚道讨击使、监察御史晋昌唐九徵击姚州叛蛮，破之，斩获三千余人。

[9]姚道讨击使、监察御史晋昌县人唐九徵攻打背叛朝廷的姚州蛮族部落，打败了他们，共斩杀和俘获敌人三千多人。

[10]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恶之；特进德静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常陵侮太子，或呼为奴。崇训又教公主言于上，请废太子，立己为皇太女。太子积不能平。

[10]韦后认为太子李重俊不是她自己亲生的，所以很讨厌他；特进、德静王武三思尤其忌恨太子李重俊。上官婕妤因为与武三思私通的缘故，在她所拟定的制书敕令中，常常推崇武氏集团。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经常欺凌侮辱太子，甚至有时称太子为奴才。武崇训还唆使安乐公主向唐中宗建议废掉太子，立她自己为皇太女。太子心中积愤已久，无法平静。

秋，七月，辛丑，太子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杀三思、崇训于其第，并亲党十余人。又使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宫城诸门，太子与多祚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叩阁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使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帅飞骑百余人屯于楼下以自卫。杨再思、苏、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拥兵二千余人屯太极殿前，闭门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楼下，欲升楼，宿卫拒之。多祚与太子狐疑，按兵不战，冀上问之。宫闱令石城杨思勖在上侧，请击之。多祚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为前锋总管，思勖挺刃斩之，多祚军夺气。上据槛俯谓多祚所将千骑曰：“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千骑斩多祚、承况、之、忠义，余众皆溃。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门，将杀宗楚客、纪处讷，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骑走终南山，至西，能属者才数人，憩于林下，为左右所杀。上以其首献太庙及祭三思、崇训之柩，然后枭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日蝮氏，同党皆伏诛。

秋季，七月，辛丑（初六），太子李重俊会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狐、沙吒忠义等人，假传皇帝的命令调集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其亲属十余人杀死在武三思家中；又让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和他的儿子天水王李禧分头带兵把守宫城各门，太子和李多祚带领兵马从肃章门砍断门栓冲入宫中，四处登门搜寻上官婕妤。上官婕妤大声喊道：“看起来他们是想先抓住我上官婉儿，其次抓住皇后，最后是要抓住皇帝。”唐中宗便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一起爬上玄武门门楼躲避，同时派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领羽林飞骑一百多人聚集在门楼之下以保护自己。杨再思、苏、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拥兵二千余人聚集在太极殿前闭门坚守。李多祚率先来到玄武楼下，想要上楼，但受到警卫士兵的拦阻。李多祚和太子都有些犹豫不决，勒住兵马，没有立即攻打玄武楼，而是希望唐中宗能出来询问他们起兵的原因。宫闱令石城县人杨思勖站在唐中宗身旁，请求皇帝允许他带兵出击。李多祚的女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当时担任前锋总管，杨思勖拔剑将他斩首，李多祚手下军士当时就丧失了胆气。唐中宗手扶玄武楼上的栏

杆，俯身对楼下李多祚所带领的千骑兵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朕的卫士，为什么要跟着李多祚谋反呢！如果你们能杀掉谋反的人，不必担心没有荣华富贵。”于是千骑兵们将李多祚、李承况、独狐之、沙吒忠义斩首，其他的人都四散溃逃。成王李千里、天水王李禧父子攻打太极宫右延明门，打算杀死宗楚客和纪处讷，但未能攻下反而战死。太子李重俊带着一百多骑兵逃往终南山，到达西时，能够跟得上的只有几个人了，当他在树林里歇息时，被手下人杀死。唐中宗将太子李重俊的首级献到太庙，然后又用它祭奠武三思和武崇训的灵柩，最后在朝堂悬首示众。此外，中宗又将成王李千里的姓改为蝮氏，太子的同党都被处以死刑。

东宫僚属无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县丞宁嘉勖解衣裹太子首号哭，贬兴平丞。

东宫的僚属中没有人敢于靠近太子的尸体。只有永和县丞宁嘉勖脱下衣服裹住太子的头颅放声痛哭，他因此而被贬为兴平丞。

太子兵所经诸门守者皆坐流；韦氏之党奏请悉诛之，上更命法司推断。大理卿宋城郑惟忠曰：“大狱始决，人心未安，若复有改推，则反仄者众矣。”上乃止。

太子起兵时所通过的各个宫门的守卫者都被判处流刑。韦后集团的成员奏请将这些人全部处死，唐中宗下令司法部门重新审理推问此案。大理卿宋城县人郑惟忠说：“现在这件大案刚刚判决，人心尚未安定下来，如果再重新改判的话，那么因此而辗转不安的人就太多了。”唐中宗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以杨思勖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癸卯，赦天下。

唐中宗任命杨思勖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癸卯（初八），唐中宗下诏大赦天下。

赠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训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安乐公主请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训墓为陵，给事中卢粲驳之，以为“永泰事出特恩，今鲁王主婿，不可为比。”上手敕曰：“安乐与永泰无异，同穴之义，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爱施及其夫，岂可使上下无辨，君臣一贯哉！”上乃从之。公主怒，出粲为陈州刺史。

唐中宗追赠武三思为太尉、梁宣王，追赠武崇训为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安乐公主请求依永泰公主的先例称武崇训的坟墓为陵，给事

中卢粲反驳她说："永泰公主的事情属于特意降恩。现在鲁王武崇训只是皇帝的女婿，不能与永泰公主相提并论。"唐中宗给他亲手写下的敕令说："安乐公主与永泰公主没有不同，合葬的道理，古今没有区别。"卢粲又上奏道："陛下将自己对女儿的慈爱推及女婿，怎么可以使得君臣上下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呢！"唐中宗这才听从了他的意见。安乐公主十分生气，将卢粲外放为陈州刺史。

襄邑尉襄阳席豫闻安乐公主求为太女，叹曰："梅福讥切王氏，独何人哉！"乃上书请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为谏官，豫耻之，逃去。

襄邑县尉襄阳人席豫听说安乐公主请求中宗立她为皇太女，慨叹道："汉代梅福指斥汉成帝冤杀王章，这是一个多么无畏的人哪！"便上书请求唐中宗及早选立太子，话十分深切诚恳。太平公主打算上表请求任命席豫作朝廷谏官，席豫以此为耻，便逃离了。

[11]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帝，改玄武门为神武门，楼为制胜楼。宗楚客又帅百官表请加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皇后。上并许之。

[11]八月，戊寅（十三日），韦皇后及王公们已经下表，向唐中宗进上应天神龙皇帝的尊号，请求将玄武门改名为神武门，将玄武楼改名为制胜楼。宗楚客又率领文武百官上表请求加封韦皇后的尊号为顺天翊圣皇后。唐中宗全部同意。

[12]初，右台大夫苏治太子重俊之党，囚有引相王者，密为之申理，上乃不问。自是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日夜谋谮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与重俊通谋，请收付制狱。"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皇嗣，固请于则天，以天下让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爱，遂寝其事。

[12]当初，右台大夫苏负责审问太子李重俊的党羽，罪犯中有人牵扯上相王李旦，苏秘密地为相王申辩，唐中宗才不再追究此事。从此安乐公主和兵部尚书宗楚客就日夜策划诬陷相王李旦，他们指使侍御史冉祖雍上奏诬陷相王李旦及太平公主，说他们两人"与李重俊合谋造反，请将他们逮捕审讯。"唐中宗于是派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负

责审理此案，萧至忠流着眼泪说：“陛下富贵已极，拥有整个天下，却不能容纳一弟一妹，难道还要让人罗织罪名，把他们陷害至死吗？相王当初做皇太子时，曾坚决地请求则天皇后允许他把天下让给陛下，为此多日吃不下饭，这是海内外臣民人所共知的事情。陛下现在为什么仅凭冉祖雍的一句话就怀疑相王呢？”唐中宗对相王李旦及太平公主一向友爱，听了这番话以后也就把这件事放下不问了。

右补阙浚仪吴兢闻祖雍之谋，上疏，以为：“自文明以来，国之祚胤，不绝如线，陛下龙兴，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阙庭。况相王同气至亲，六合无贰，而贼臣日夜连谋，乃欲陷之极法；祸乱之根，将由此始。夫任以权则虽疏必重，夺其势则虽亲必轻。自古委信异姓，猜忌骨肉，以覆国亡家者，几何人矣。况国家枝叶无几，陛下登极未久，而一子以弄的一受诛，一子以愆违远窜，惟余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讥，不可不慎，《青蝇》之诗，良可畏也。”

右补阙浚仪人吴兢听到了冉祖雍的打算以后，上疏认为：“自从文明年间以来，大唐朝的后嗣，几乎断绝，陛下重登帝位之后，恩泽遍及皇室九族，访求流散于烟瘴之地的皇族子孙，让他们重回朝庭。况且相王与陛下乃手足至亲，普天之下再也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但乱臣贼子日夜策划，竟想置之于死地；国家日后发生祸乱的根子，将会从这里铸成。一般说来，如果交给权力，那么即使是非亲非故的人也必然会举足轻重，若是夺走权力，即使是骨肉至亲也一定会无关紧要。自古以来，君主因信任异姓之人和猜忌骨肉至亲而亡国破家的，已经多得数不清了。况且现在大唐宗室子弟所剩无几，陛下重登帝位时间也还不长，但竟然已有一个儿子因兴兵起事而被杀，另一个儿子因违背父命而流落远方，只剩下相王这么一个弟弟可以朝夕相处，讥刺汉文帝容不下淮南王的民谣，陛下不能不慎重考虑，《青蝇》诗中所阐发的道理，实在是值得陛下多加注意呀！”

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

相王李旦为人宽和仁厚，谦恭谨慎，而且淡于名利，从不作非分之争，因而度过武则天、韦后专权的时代，竟能幸免于难。

[13]初，右仆射、中书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权，意常愤郁。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仆少卿升于永安门，胁以自随；太子死，并为乱兵所杀。元忠扬言曰：“元恶已死，虽鼎镬何伤！但惜太子陨没

耳。”上以其有功，且为高宗、武后所重，故释不问。兵部尚书宗楚客、太府卿纪处讷等共证元忠，云“与太子通谋，请夷其三族。”制不许。元忠惧，表请解官爵，以散秩还第。丙戌，上手敕听解仆射，以特进、齐公致仕，仍朝朔望。

[13]起初，由于武三思专擅朝廷大权，右仆射、中书令魏元忠心中常常愤懑忧郁。太子李重俊兴兵诛杀武三思的时候，正好在永安门与魏元忠的儿子太仆少卿魏升相遇，顺便裹胁他一起入宫；太子一死，魏升也被乱兵所杀。事后魏元忠扬言说：“最大的恶人武三思已经被杀，即使我的儿子被处以鼎镬的酷刑，又有什么关系！只可惜太子因此而死罢了。”唐中宗因为魏元忠立有大功，并且被高宗和武后所看重，所以没有追究他这件事。但兵部尚书宗楚客、太府卿纪处讷等人一起向唐中宗证明他说过上面的话，并且声称他“与太子合谋造反，请诛灭魏元忠三族。”唐中宗没有同意。魏元忠非常恐惧，上表请求解除自己的官职和爵位，让他回家当一个没有具体职守的闲散官员。丙戌（二十一日），唐中宗亲笔书写敕命，同意魏元忠辞去仆射之职，以特进、齐公的身份退休，每月在初一、十五两个日子入朝参见。

[14]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宗楚客为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为太府卿，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惟谦罢为国子祭酒。

[14]九月，丁卯（疑误），唐中宗任命吏部侍郎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宗楚客为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为太府卿，三人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惟谦被免去相职，改国子祭酒。

[15]庚子，赦天下，改元。

[15]庚子（初五），唐中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景龙。

[16]宗楚客等引右卫郎将姚廷筠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为：“侯君集社稷元勋，及其谋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斩之。其后房遗爱、薛万彻、齐王等为逆，虽复懿亲，皆从国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国戚，与李多祚等谋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污宫。但有朋党饰辞营救，以惑圣听，陛下仁恩，欲掩其过。臣所以犯龙鳞，忤圣意者，正以事关宗社耳。”上颇然之。元忠坐系大理，贬渠州司马。

[16]宗楚客等人举荐右卫郎将姚廷筠为御史中丞，指使他上奏疏弹劾魏元忠说："侯君集是开国元勋，在他因谋反而即将被处死之际，太宗皇帝请求诸位大臣宽宥他的死罪，大臣们没有同意，终于挥泪将其斩首。此后的房遗爱、薛万彻、齐王李犯上作乱，虽然都是皇亲国戚，但最终也被依法处死。魏元忠功劳比不上侯君集，又不是皇亲国戚，他与李多祚等人阴谋造反，他的儿子魏升又亲身参加叛乱，这就应当被抄家灭门。但有同党营救，为他百般粉饰辩解，迷惑陛下，陛下仁爱，也想掩盖他的罪行。现在臣之所以不惜冒触犯圣上旨意的危险请求陛下依法严惩魏元忠，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大唐的宗庙社稷呀。"唐中宗认为他讲得很正确。于是魏元忠被关进大理寺监狱，并被贬为渠州司马。

宗楚客令给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应出佐渠州。"杨再思、李峤亦赞之。上谓再思等曰："元忠驱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岂容数改！轻重之权，应自朕出。卿等频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惧拜谢。

宗楚客让给事中冉祖雍上奏说："魏元忠既然已经犯有大逆之罪，就不应该到渠州担任州佐。"杨再思、李峤也跟着随声附和。唐中宗对杨再思等人道："魏元忠为朝廷效力多年，朕因而对他特意从轻发落，现在制命已经颁行，哪里能够屡次更改！再说对魏元忠的处理是轻还是重，应当由朕自己来决定，你们屡次上奏请求严加惩处，严重违背了朕的旨意！"杨再思等听罢惶恐害怕，连忙向中宗跪拜谢罪。

监察御史袁守一复表弹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犹加昭宪；元忠非勋非戚，焉得独漏严刑！"甲辰，又贬元忠务川尉。

监察御史袁守一又上表弹劾魏元忠说："李重俊是陛下的儿子，陛下仍将他明正典刑；魏元忠既无大功勋又非皇亲国戚，为什么唯独他可以逍遥法外！"甲辰（初九），唐中宗又将魏元忠贬为务川尉。

顷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则天昔在三阳宫不豫，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元忠密奏以为不可，此则元忠怀逆日久，请加严诛！"上谓杨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岂有主上小疾，遽请太子知事！此乃仁杰欲树私恩，未见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

过了不久，宗楚客又让袁守一上奏说："当时则天太后在三阳宫患病，狄仁杰上奏请求让陛下以太子身份总揽朝政，魏元忠却秘密上奏认为不合适。这说明他很久以来一直对陛下怀有二心，请陛下对他处以严刑！"唐中宗对杨再思等人说："朕自己觉得，作臣子的侍奉君主，必须一心一意，哪有君主刚刚有一点小病，就马上把太子请出来主持政务的呢！这一定是狄仁杰想树立他自己的私恩，魏元忠阻止其事，没有什么过失。袁守一想借助以前的事情来陷害魏元忠，这怎么可以呢！"宗楚客这才停止了陷害魏元忠的行动。

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魏元忠在被贬职后赴任的路上，死在涪陵。

[17]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范于东都作圣善寺，长乐坡作大像，府库为之虚耗。上及韦后皆重之，势倾内外，无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传弓发其奸赃四十余万，请置极法。上欲宥之，传弓曰："刑赏国之大事，陛下赏已妄加，岂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范，放于家。

[17]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和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住持慧范在东都修建圣善寺，又在长乐坡建造大佛像，官府储备由于这两项工程耗资巨大而空虚。唐中宗和韦皇后都很器重慧范，因而他的权势极大，以至于朝廷内外大小官吏中没有人敢对他有丝毫非议。戊申（十三日），侍御史魏传弓揭发出慧范贪赃四十余万，请求将他处以极刑。唐中宗打算宽宥慧范，魏传弓说："刑罚与赏赐是国家的大事，陛下对慧范的赏赐已经属于妄给了，又怎么可以对他的罪行不施加任何惩罚呢！"唐中宗只好免去他的职务，削夺他的爵位，将他放逐回家。

宦官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等有宠于安乐公主，纵暴不法，传弓奏请诛之，御史大夫窦从一惧，固止之。时宦官用事，从一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误见讼者无须，必曲加承接。

宦官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等人倚仗自己深得安乐公主的宠爱而暴虐放纵，不守法纪，魏传弓上奏请求将他们依法处死，御史大夫窦从一十分害怕，坚决制止魏传弓这样做。当时宦官掌权，窦从一担任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期间，每当发现诉讼人没有胡须常误以为是宦官，都要曲意逢迎。

[18]以杨再思为中书令，韦巨源、纪处讷并为侍中。

[18]唐中宗任命杨再思为中书令，任命韦巨源、纪处讷两人为侍中。

[19]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骑为万骑。

[19]壬戌（二十七日），唐中宗下令将左、右羽林千骑兵改名为万骑兵。

[20]冬，十月，丁丑，命左屯卫将军张仁愿充朔方道大总管，以击突厥；比至，虏已退，追击，大破之。

[20]冬季，十月，丁丑（十三日），唐中宗任命左屯卫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进攻突厥；等张仁愿率部赶到时，突厥已经退走，张仁愿率军追击，将敌人打得大败。

[21]习艺馆内教苏安恒，矜高好奇，太子重俊之诛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谋”。太子败，或告之；戊寅，伏诛。

[21]习艺馆内教苏安恒，常自我夸耀，又好发奇言。太子李重俊诛杀武三思之后，苏安恒自己说：“这是我出的主意。”太子失败后，有人告发了苏安恒；戊寅（十四日），苏安恒被杀。

[22]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22]十二月，乙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23]是岁，上遣使者分道诣江、淮赎生。中书舍人房子李义上疏谏曰：“江南乡人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虽云雨之私有沾于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则？江湖之饶，生育无限；府库之用，支供易殚。费之若少，则所济何成！用之倘多，则常支有阙。在其拯物，岂若忧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视，钱刀日至，网罟年滋，施之一朝，营之百倍。未若回救赎之钱物，减贫无之徭赋，活国爱人，其福胜彼。”

[23]这一年，唐中宗派遣使者分道到江、淮流域用钱物赎买鱼鳖用来放生。中书舍人房子县人李上疏进谏道：“江南各州的百姓，一向以捕涝鱼鳖为业，而由此所得之利，也正是黎民百姓的生活来源。虽然天子的私恩使不从事农的百姓受惠，但天子抚育人民的恩惠却不能遍及平民百姓。为什么这样说呢？江湖之多，生养的鱼鳖无限；而国家府库里的财物，支用易尽。假如官府用来赎买鱼鳖的钱物不多，那又能办得成什么事！若用的钱物多，则国家的日常支出就会发生困难。

与其拯救鱼鳖，不如照顾百姓的生活！况且那些出卖鱼鳖的人所关心的只是利，只要钱天天到手，捕鱼的网就会一年比一年增多。陛下一时赎买鱼鳖放生，他们就会百倍地努力捕捞鱼鳖。陛下不如抽回那些用于放生的钱物，以此减轻贫苦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这样做既能救助国家，又是真正爱护百姓，所得的福佑当超过赎买鱼鳖放生。”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九卷

唐纪三十五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中之上至德元载（丙申、756）

唐纪三十五唐肃宗至德元载（丙申，公元756年）

[1]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

[1]冬季，十月，辛巳朔（初一），出现日全食。

[2]上发顺化，癸未，至彭原。

[2]肃宗从顺化郡出发，癸未（初三），到达彭原。

[3]初，李林甫为相，谏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则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须大夫同署。至是，敕尽革其弊，开谏诤之途。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惩林甫及杨国忠之专权故也。

[3]先前，李林甫作宰相时，谏官向皇上进谏以前都要先告诉宰相，退朝后也要把与皇上谈话的内容告诉宰相。御史进言须御史大夫同时署名。这时，肃宗下敕书命令全部革除这些弊政，大开进谏之路。又命令宰相分别在政事堂值日，听候皇上的召见，每十日一更换，这都是为了戒除李林甫和杨国忠那样的宰相专权局面。

[4]第五琦见上于彭原，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陆运至扶风以助军；上从之。寻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盐法，用以饶。

[4]第五琦晋见肃宗于彭原，请求把江、淮地区征收的租庸变买成贵重的货物，沿着长江、汉水而上运到洋川郡，然后命令汉中王李从陆地运到扶风以助唐军，肃宗同意。不久，加封第五琦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第五琦又制定了食盐专营制度，使国用充足。

[5]房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轻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诣行在，上命以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以为摄御史大夫。进明入谢，上怪之，进明因言与有隙，且曰："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仍置

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意以为上皇一子得天下，则己不失富贵，此岂忠臣所为乎！”上由是疏之。

[5]房喜欢接交朋友，爱好高谈阔论，引荐了许多知名士人，而鄙视无名庸俗之辈，所以很多人怨恨他。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到达行在，肃宗命令房任命贺兰进明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并充任岭南节度使，而房却任命贺兰进明为代理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入朝谢恩，肃宗感到奇怪，贺兰进明乘机说自己与房有矛盾，并说：“西晋任用王衍为三公，因为崇尚浮华虚名，致使五胡乱华，中原沦陷。现在房喜好迂阔不切实际的言论而图虚名，所引用的人都是轻浮之辈，真是第二个王衍！陛 下任用这样的人为宰相，恐怕对国家不利。再说房在成都辅佐太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别为各道节度使，而把陛下分置在塞外荒凉空虚的地方，又把自己的亲信私党分别安插在各地，使他们统领大权。房的用心是不管皇上的那一个儿子得天下继承皇位，自己都会大富大贵，这难道是忠臣应该做的事吗！”肃宗因此疏远了房。

房上疏，请自将兵复两京；上许之，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请自选参佐，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既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悉以戎务委李揖、刘秩，二人皆书生，不闲军旅。谓人曰：“贼曳落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分为三军：使裨将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贵哲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光进，光弼之弟也。

房上疏肃宗，请求亲自率兵收复两京，肃宗同意，于是就加封房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及节度等使。房请求由自己挑选部下参佐，于是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将，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临行前，肃宗又命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去协助房。房把军务大事都委托给李揖与刘秩，此二人都是文弱书生，不懂得军事。房对人说：“叛军的精锐壮士曳落河虽然多，但怎么能够敌得过我的谋士刘秩呢！”房把部队分成三军：派副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宜寿县进攻；派刘贵哲率领中军，从武功县进攻；派李光进率领北军，从奉天县进攻。李光进是李光弼的弟弟。

以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

[5]肃宗任命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

[6]颍王之至成都也，崔圆迎谒，拜于马首，不之止；圆恨之。视事两月，吏民安之。圆奏罢，使归内宅；以武部侍郎李为剑南节度使，代之。，岘之兄也。上皇寻命与陈王诣上宣慰，至是，见上于彭原。延王玢从上皇入蜀，追车驾不及；上皇怒，欲诛之。汉中王救之，乃命玢亦诣上所。

[6]颍王李到达成都，崔圆去迎接，于马首下拜见，李不予制止，所以崔圆心里怨恨他。李上任两个月，官吏与百姓安定。但崔圆却奏请玄宗罢免李，让他回到宫中宅舍，并任命武部侍郎李为剑南节度使，以代替李。李是李岘的哥哥。不久，玄宗又命令李与陈王李去宣慰肃宗，至此，李在彭原见到肃宗。延王李玢追随玄宗逃入蜀中，因为追赶不及，玄宗发怒，想要杀掉他。汉中王李从中援救，于是玄宗命令李玢也去肃宗所在地。

[7]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复将步骑万余攻雍丘。张巡出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贼遁去。

[7]甲申（初四），叛军将领令狐潮与王福德又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进攻雍丘。张巡领兵出击，大败叛军，杀死数千人，叛军败逃而去。

[8]房以中军、北军为前锋，庚子，至便桥。辛丑，二军遇贼将安守忠于咸阳之陈涛斜。效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贼顺风鼓噪，牛皆震骇。贼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癸卯，自以南军战，又败，杨希文、刘贵哲皆降于贼。上闻败，大怒。李泌为之营救，上乃宥之，待如初。

[8]房命令中军与北军为前锋，庚子（二十日），进军到便桥。辛丑（二十一日），二军与叛军将领安守忠相遇于咸阳的陈涛斜。房效法古人，用战车进攻，组成牛车二千辆，并让步、骑兵护卫。叛军顺风擂鼓呼喊，牛都受到惊吓。这时叛军放火焚烧战车，顿时战阵大乱，人畜相杂，唐军死伤达四万余人，逃命存活的仅数千名。癸卯（二十三日），房亲自率领南军作战，又被打得大败，杨希文与刘贵哲都投降了叛军。肃宗得知房大败，十分愤怒。李泌从中营救，肃宗才赦免了房，仍像过去那样对待他。

以薛景仙为关内节度副使。

肃宗任命薛景仙为关内节度副使。

[9]敦煌王承至回纥牙帐，回纥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贵臣与承及仆固怀恩偕来，见上于彭原。上厚礼其使者而归之，赐回纥女号毗伽公主。

[9]敦煌王李承来到回纥牙帐，回纥可汗把女儿嫁给了他，并派自己的大臣与李承及仆固怀恩一起来唐朝，在彭原见到肃宗。肃宗对回纥使节度重加赏赐，然后使他们归国，并将回纥可汗的女儿赐号为毗伽公主。

[10]尹子奇围河间，四十余日不下，史思明引兵会之。颜真卿遣其将和琳将万二千人救河间，思明逆击，擒之，遂陷河间；执李奂送洛阳，杀之。又陷景城，太守李赴湛水死。思明使两骑赍尺书以招乐安，乐安即时举郡降。又使其将康没野波将先锋攻平原，兵未至，颜真卿知力不敌，壬演，弃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围乌承恩于信都，承恩降，亲导思明入城，交兵马、仓库，马三千匹、兵万人。思明送承恩诣洛阳，禄山复其官爵。

[10]叛军将领严子奇率兵围攻河间，四十多天未攻克，史思明率兵来增援。颜真卿派大将和琳率兵一万二千人来救河间，遭到史思明的阻击，和琳被俘，于是叛军攻陷了河间，抓获守将李奂送往洛阳杀掉。叛军又攻陷了景城，太守李投湛水自杀。史思明派遣两名骑兵持书信去招降乐安郡，乐安郡立刻投降了叛军。史思明又派部将康没野波率先锋兵攻打平原，兵还未到，颜真卿自知兵力不敌叛军，壬寅（二十二日），遂放弃郡城渡过黄河南撤。于是史思明用平原郡兵攻打清河、博平，均攻陷。史思明又亲自率兵于信都包围了乌承恩，乌承恩投降，并亲自引导史思明入城，把兵马及府库中的物资交给史思明，共有马三千匹，兵一万人。史思明把乌承恩送往洛阳，安禄山恢复了他的官职与爵位。

饶阳裨将束鹿张兴，力举千钧，性复明辨；贼攻饶阳，弥年不能下。及诸郡皆陷，思明并力围之，外救俱绝，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兴，立于马前，谓曰：“将军真壮士，能与我共富贵乎？”兴曰：“兴，唐之忠臣，固无降理。今数刻之人耳，愿一言而死。”思明曰：“试言之。”兴曰：“主上待禄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不知报德，乃兴兵指阙，涂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

面为之臣乎！仆有短策，足下能听之乎？足下所以从贼，求富贵耳，譬如燕巢于幕，岂能久安！何如乘间取贼，转祸为福，长享富贵，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张于木上，锯杀之，詈不绝口，以至于死。

饶阳副将束鹿人张兴不但勇力过人，而且心有计谋，叛军围攻饶阳，一年都未攻克。及至其他的郡城都被攻陷，史思明遂全力围攻饶阳。外援全部断绝，太守李系无计可施，投火而死，城遂被攻陷。史思明抓住了张兴，让他立在马前，然后说：“将军真是一位壮士，不知道能否与我同享富贵？”张兴说：“我张兴，是唐朝的忠臣，绝没有投降的道理。现在活在世上的时间已不长了，只希望进一言而死。”史思明说：“请你说出来。”张兴说：“皇上对待安禄山恩如父子，群臣都无法相比，安禄山却忘恩负义，不知报答皇上的恩德，反而兴兵攻打长安，使生灵涂炭。大丈夫不能平叛除掉逆凶，怎么还能再做逆臣呢！我有一点浅见，不知道足下愿意听否？足下之所以跟随安禄山反叛，贪图的不过是富贵，这就好似燕子作巢于帏幕之上，怎么能够长久呢！不如乘机攻灭叛贼，转祸为福，长享荣华富贵，不也是一件美事吗！”史思明听后大怒，命令把张兴捆绑在木头上，用锯子锯杀了他。张兴到死还骂不绝口。

贼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戏杀之。禄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杂以胡兵镇之；思明还博陵。

叛军每当攻破一城，就把城中的衣服、财物和妇女全部抢掠而去，让壮年男人为他们运送，把老弱病幼者在戏笑中用刀枪杀死。起初，安禄山授给史思明兵卒三千，让他平定河北地区，至此，河北地区全部落入叛军之手，每郡驻兵三千，并掺杂胡兵镇守，史思明返回博陵。

尹子奇将五千骑渡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会回纥可汗遣其臣葛逻支将兵入援，先以二千骑奄至范阳城下，子奇闻之，遽引兵归。

叛军大将尹子奇率领骑兵五千渡过黄河，侵犯北海郡，想向南攻占江、淮地区。适逢回纥可汗派大臣葛逻支率兵助唐平叛，先以骑兵二千突然出现在范阳城下，尹子奇得知后，立刻领兵退回。

[11]十二月，戊午，回纥至带汗谷，与郭子仪军合；辛酉，与同罗及叛胡战于榆林河北，大破之，斩首三万，捕虏一万，河曲皆平。子仪还军洛交。

[11]十一月戊午（初八），回纥兵到达带汗谷，与郭子仪兵相会。辛酉（十一日），回纥及唐兵与同罗及反叛的胡兵战于榆林河北岸，大获全胜，杀敌三万余人，俘虏一万，河曲平定。郭子仪率军返回洛交。

[12]上命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

[12]肃宗命令崔涣安慰江南地区，并兼主管科举选人的事情。

[13]令狐潮帅众万余营雍丘城北，张巡邀击，大破之，贼遂走。

[13]叛军将领令狐潮率兵一万余人扎营于雍丘城北面，张巡领兵出击，大败叛军，叛军逃走。

[14]永王，幼失母，为上所鞠养，常抱之以眠；从上皇入蜀。上皇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谏议大夫高适谏，以为不可；上皇不听。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召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子襄城王，有勇力，好兵，有薛等为之谋主，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上闻之，敕归觐于蜀；不从。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必败之状。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

[14]永王李幼年失去母亲，由肃宗抚养，常常抱在怀中同睡。后来李跟随玄宗逃向蜀中。玄宗任命诸子分别兼领天下节度使。谏议大夫高适进谏说不可行，但玄宗不听。李兼领四道节度都使，坐镇江陵。当时江、淮地区所征收的租赋都积聚于江陵，李招募数万勇士为兵，每日耗费巨大。李从小长于深宫之中，不懂人间世事，儿子襄城王李勇武有力，喜好用兵，又有薛等人为谋士，认为当今天下大乱，只有南方富有，未遭破坏，李手握四道重兵，疆土数千里，应该占据金陵，保有江东，像东晋王朝那样占据一方。肃宗得知后，下敕让李往蜀中朝见玄宗，李不听。江陵长史李岘以有病为名辞别李奔赴行在，肃宗召来高适与他一同商讨计策。高适陈说了江东的形势，并分析说李必败。十二月，设置淮南节度使，管辖广陵等十二郡，任命高适为

节度使。又设置淮南西道节度使，管辖汝南等五郡，任命来为节度使。让他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对付李。

[15]安禄山遣兵攻颍川。城中兵少，无蓄积，太守薛愿、长史庞坚悉力拒守，绕城百里庐舍、林木皆尽。期年，救兵不至，禄山使阿史那承庆益兵攻之，昼夜死斗十五日，城陷，执愿、坚送洛阳，禄山缚于洛滨冰上，冻杀之。

[15]安禄山派兵攻打颍川。城中兵力少，也没有粮草储备，太守薛愿与长史庞坚竭力坚守，城周围百里以内的房舍和林木都被毁掉。坚守了一年，救兵不来，安禄山又派阿史那承庆增兵攻打，昼夜连续死战十五天，最后城被攻陷，薛愿与庞坚被抓住送往洛阳，安禄山把他们捆绑在洛水边的冰上，活活冻死。

[16]上问李泌曰："今敌强如此，何时可定？"对曰："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上曰："何故？"对曰："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悦。

[16]肃宗问李泌说："现在叛军如此强大，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平定？"李泌回答说："我看到叛军把抢掠的子女与财物都运往老巢范阳，这难道有雄据天下的志向吗！现在只是那些胡人将领为安禄山卖力，汉人只有高尚等几个人，其余的都不过是一些胁从。以我的看法，不过二年，天下就会平定。"肃宗说："这有什么道理？"李泌回答说："叛军中勇将不过是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几个人。现在我们如果命令李光弼率兵从太原出井陉关，郭子仪率兵从冯翊进入河东，这样史思明与张忠志便不敢离开范阳与常山，

安守忠与田乾真则不敢离开长安，我们以两支军队拖住了叛军的四员骁将，跟随安禄山的只有阿史那承庆了。希望下敕书命令郭子仪不要攻取华阴，使两京之间的道路畅通，陛下率领所征召的军队驻扎于扶风，与郭子仪、李光弼交互攻击叛军，叛军如果救援这头，就攻击他们的那头，如果救援那头，就攻击这头，使叛军在数千里长的战线上往来，疲于奔命，我们则以逸待劳，叛军如果来交战，就避开他的锋芒，如果要撤退，就乘机攻击，不攻占城池，不切断来往的道路。明年春天再任命建宁王李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攻取范阳，颠覆叛军的巢穴。这样叛军想要撤退则归路已断，要留在两京则不得安宁，然后各路大军四面合击而进攻，就一定能够平息叛军。”肃宗听后很高兴。

时张良娣与李辅国相表里，皆恶泌。建宁王谓泌曰：“先生举于上，得展臣子之效，无以报德，请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以良娣为言。泌曰：“此非人所言，愿王姑置之，勿以为先。”不从。

当时张良娣与李辅国内外勾结，二人都嫉恨李泌。建宁王李对李泌说：“先生你在皇上面前荐举了我，使我得以效臣子之忠，大恩大德无以报答，请让我为先生除掉大害。”李泌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李就说到张良娣。李泌听后说：“这样的话不是作臣子所应该说的，希望你暂时把这件事放下，不要先做这种事。”但李不听从李泌的话。

[17]甲辰，永王擅引兵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乎牒，诘其擅引兵东下之意。怒，分兵遣其将浑惟明袭希言于吴郡，季广琛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于广陵。进至当涂，希言遣其将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阎敬之将兵拒之，李成式亦遣其将李承庆拒之。击斩敬之以徇，景曜、承庆皆降于，江、淮大震。高适与来、韦陟会于安陆，结盟誓众以讨之。

[17]甲辰（二十五日），永王李擅自率兵东巡，沿着长江而下，军势浩大，但还没有显露出割据一方的图谋。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写信给李，责问他擅自发兵东下的意图。李大怒，于是就分兵派遣部将浑惟明在吴郡袭击李希言，季广琛在广陵袭击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李率兵进至当涂，李希言派遣部将元景曜与丹徒太守阎敬之率兵抵挡，李成式也派部将李承庆迎击。李将阎敬之斩首

示众，于是元景曜与李承庆都投降了李，江、淮地区大为震动。高适、来与韦陟会合于安陆，结盟誓师讨伐李。

[18]于阗王胜闻安禄山反，命其弟曜摄国事，自将兵五千入援。上嘉之，拜特进，兼殿中监。

[18]于阗王尉迟胜得知安禄山谋反，就任命他的弟弟尉迟曜代理国政，自己亲自率兵五千入朝援助平叛，肃宗嘉奖他的忠诚，拜他为特进，兼殿中监。

[19]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数月不下，乃置杞州，筑城于雍丘之北，以绝其粮援。贼常数万人，而张巡众才千余，每战辄克。河南节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锋使。是月，鲁、东平、济阴陷于贼。贼将杨朝宗帅马步二万，将袭宁陵，断巡后。巡遂拔雍丘，东守宁陵以待之，始与睢阳太守许远相见。是日，杨朝宗至宁陵城西北，巡、远与战，昼夜数十合，大破之，斩首万余级，流尸塞汴而下，贼收兵夜遁。敕以巡为河南节度副使。巡以将士有功，遣使诣虢王巨请空名告身及赐物，巨唯与折冲、果毅告身三十通，不与赐物。巡移书责巨，巨竟不应。

[19]叛军将领令狐潮与李庭望率兵攻打雍丘，数月未攻克，于是就设置了杞州，在雍丘北面筑杞州城，以断绝雍丘城的粮食援助。叛军经常用数万兵力来进攻，而张巡的兵力才有一千余人，但每次交战都打退叛军。河南节度使虢王李巨率兵屯驻于彭城，命张巡为代理先锋使。此月，鲁郡、东平、济阴都落入叛军之手。叛军大将杨朝宗率领步、骑兵二万将要袭击宁陵，断绝张巡的后路。张巡于是率兵撤出雍丘，向东坚守宁陵，抵抗叛军，这时张巡才与睢阳太守许远见面。当天，杨朝宗率兵到达宁陵城西北，张巡、许远与他交战，一昼夜达数十次，大败叛军，杀死一万余人，死尸塞满汴水，顺流而下，叛军收兵连夜逃走。肃宗下敕书任命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张巡认为部下将士有功，派遣使者向虢王李巨请求给予空名的委任状以及赏赐物品，而虢王李巨只给了折冲都尉与果毅都尉的委任状三十通，没有给予赏赐的物品。张巡写信责备李巨，李巨竟不回信。

[20]是岁，置北海节度使，领北海等四郡；上党节度使，领上党等三郡；兴平节度使，领上洛等四郡。

[20]这一年，唐朝设置北海节度使，统辖北海等四郡；设置上党节度使，统辖上党等三郡；设置兴平节度使，统辖上洛等四郡。

[21]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21]吐蕃军队攻陷唐朝的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及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22]初，林邑王范真龙为其臣摩诃漫多伽独所杀，尽灭范氏。国人立其王头黎之女为王，女不能治国，更立头黎之姑子诸葛地，谓之环王，妻以女王。

[22]当初，林邑国王范真龙被臣子摩诃漫多伽独杀死，并族灭了范氏。国人又立国王头黎的女儿为王，因为头黎的女儿不能治理国家，国人就改立头黎姑母的儿子诸葛地为王，被称为环王，并把女王嫁给他。

二载（丁酉、757）

二载（丁酉，公元757年）

[1]春，正月，上皇下诰，以宪部尚书李麟同平章事，总行百司，命崔圆奉诰赴彭原。麟，懿祖之后也。

[1]春季，正月，玄宗颁下诰命，任命宪部尚书李麟为同平章事，总管朝中各个部门，并命令崔圆奉诰命赴彭原。李麟是懿祖光皇帝李天锡的后代。

[2]安禄山自起兵以来，目渐昏，至是不复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动加棰挞，或时杀之。既称帝，深居禁中，大将希得见其面，皆因严庄白事。庄虽贵用事，亦不免棰挞，阉宦李猪儿被挞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禄山嬖妾段氏，生子庆恩，欲以代庆绪为后，庆绪常惧死，不知所出。庄谓庆绪曰：“事有不得已者，时不可失。”庆绪曰：“兄有所为，敢不敬从。”又谓猪儿曰：“汝前后受挞，宁有数乎！不行大事，死无日矣！”猪儿亦许诺。庄与庆绪夜持兵立帐外，猪儿执刀直入帐中，斫禄山腹。左右惧，不敢动。禄山扪枕旁刀，不获，撼帐竿，曰：“必家贼也。”肠已流出数斗，遂死。掘床下深数尺，以毡裹其尸埋之，诫宫中不得泄。乙卯旦，庄宣言于外，云禄山疾亟。立晋王庆绪为太子，寻即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

然后发丧。庆绪性昏懦，言辞无序，庄恐众不服，不令见人。庆绪日纵酒为乐，兄事庄，以为御史大夫、冯翊王，事无大小，皆取决焉；厚加诸将官爵以悦其心。

[2]安禄山从起兵反叛以来，视力逐渐下降，至此已看不清东西，又因为身上长了毒疮，性情更加暴躁，对左右的官员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有时干脆杀掉。称帝以后，居于深宫之中，大将难得见他的面，都是通过严庄向安禄山报告。严庄虽然贵有权势，但也免不了被鞭打。宦官李猪儿挨的打尤其多，安禄山左右的人都感到自身难保。安禄山的爱妾段氏生子名叫庆恩，想要替代安庆绪为太子。所以安庆绪常常害怕被杀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严庄对安庆绪说：“事情往往有迫不得已的时候，机不可失。”安庆绪说：“老兄如果要想有所为，我怎么敢不跟从。”严庄又对李猪儿说：“你前后挨的毒打难道还有数吗！如果再不干大事，恐怕离死就不远了！”李猪儿也答应一块行动。于是严庄与安庆绪夜里手持武器立在帐幕外面，李猪儿手执大刀直入帐中，向安禄山的腹部砍去。安禄山左右的人因为恐惧都不敢动。安禄山用手摸枕旁的刀，没有拿到，于是就用手摇动帐幕的竿子说：“这一定是家贼干的。”这时肠子已流出一大堆，随即死去。严庄等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数尺深的坑，用毡包裹了安禄山的尸体，埋了进去，并告诫宫中人不得向外泄露真相。乙卯（初六）早晨，严庄向外宣布说安禄山病重，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不久安庆绪即皇帝位，尊称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才发丧。安庆绪性情昏庸懦弱，说话时语无伦次，严庄恐怕众人不服，所以不让安庆绪出来见人。安庆绪每天以饮酒为乐，称严庄为兄，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封冯翊王爵位，大小事情都由严庄决定，并加封诸将的官爵，借以笼络人心。

[3]上从容谓李泌曰：“广平为元帅逾年，今欲命建宁专征，又恐势分。立广平为太子，何如？”对曰：“臣固尝言之矣，戎事交切，须即区处；至于家事，当俟上皇。不然，后代何以辨陛下灵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与广平有隙耳；臣请以语广平，广平亦必未敢当。”泌出，以告广平王，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辞，曰：“陛下犹未奉晨昏，臣何心敢当储副！愿俟上皇还宫，臣之幸也。”上赏慰之。

[3]肃宗从容地对李泌说："广平王李为元帅已经过了一个年头，现在想命令建宁王李专管征讨叛军的军事，但又恐怕大权分散。立广平王李为太子如何？"李泌回答说："我早已说过，现在战事急迫，形势紧张，必须立刻处理，至于立太子这一类的家事，应当等待上皇的命令。不然，后代的人怎么看待陛下灵武即帝位的用意呢！这一定是有人想要挑拨我与广平王的关系，我请求把此事告诉广平王，广平王也必定不敢接受。"李泌出宫后把此事告诉了广平王李，李说："这是先生深知我的心意，并想从侧面促成美事。"于是就入宫，坚持推辞不受说："陛下即帝位后还没有来得及行早晚看望上皇的礼节，我怎么敢于当太子呢！愿能等待上皇还宫，这是我的荣幸。"肃宗赏赐并慰勉了广平王。

李辅国本飞龙小儿，粗闲书计，给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辅国外恭谨寡言而内狡险，见张良娣有宠，阴附会之，与相表里。建宁王数于上前诋讦二人罪恶，二人谮之于上曰："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上怒，赐死 。于是广平王及李泌皆内惧。谋去辅国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见建宁之祸乎？"曰："窃为先生忧之。"泌曰："泌与主上有约矣。俟平京师，则去还山，庶免于患。"曰："先生去，则愈危矣。"泌曰："王但尽人子之孝。良娣妇人，王委曲顺之，亦何能为！"

李辅国本是宦官中的飞龙小儿，粗通文墨，肃宗为太子时，李辅国在宫中侍奉，所以深受肃宗的信任。李辅国外表恭顺谨慎，寡言少语，而内心却狡诈阴险，看见张良娣受到肃宗的宠爱，就暗中依附张良娣，与她内外勾结，建宁王李多次在肃宗面前揭发二人的罪恶，二人就在肃宗面前进谗言说："建宁王因为没有被任命为元帅，心中怨恨，想要谋害广平王李。"肃宗听后大怒，就下令赐建宁王李自杀。因此广平王李与李泌都心怀恐惧。李谋划要除掉李辅国与张良娣，李泌说："此事不可行，您难道没有看见建宁王遭到了杀身之祸吗？"李说："我私下为先生的生命担忧。"李泌说："我与皇上有约定。等待收复京师以后，我就返回山中过隐居生活，这样或许可以免除祸患。"李说："先生如果离开，我就更加危险了。"李泌说："您只管尽儿子的孝心。张良娣是一个妇人，您如果能够委曲求全，顺从她的心意，她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4]上谓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柰何？”对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汉、魏以来，虽以郡县治民，然有功则锡以茅土，传之子孙，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贞观中，太宗欲复古制，大臣议论不同而止。由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为子孙之远图，务乘一时之权以邀利，无所不为。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于人臣乃万世之利也。”上曰：“善！”

[4]肃宗对李泌说：“现在郭子仪与李光弼已贵为宰相，如果他们克复两京，平定天下，就再也没有官赏赐他们了，那将怎么办呢？”李泌回答说：“古时候官职任命给有能力的人，爵位酬答有功勋的人。汉魏以来，虽然设立郡县用来治理民众，但对有功人则赏赐土地，可以传给子孙，直至北周、隋朝都是如此。唐朝建立之初，因为还没有取得关东，所以封爵都只有虚名，享受实封者，只给他们封地上所征收的丝织品与布匹而已。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因为大臣们有不同的意见而没有实行。因此赏赐有功的人多是给他们以高官。用官职赏赐功劳有两种危害：如果所任非才就会误事，如果权力过重则难以控制。所以有功之臣被任命为大官的，都不为子孙的长远利益考虑，只是借权力谋取利益，无所不为。假如过去封给安禄山百里之国，那么他就会珍惜封国以传子孙，不谋反了。为现在的情况考虑，等天下平定后，不如分土封爵以赏功臣，虽是大国也不过二三百里，与现在的小郡差不多，难道不好控制吗！这样对于为臣子的人乃是万世的利益。”肃宗听后说：“你说的好！”

[5]上闻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鄯，甲子，幸保定。

[5]肃宗得知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援兵到达凉州、鄯州，甲子（十五日），临幸保定郡。

[6]丙寅，剑南兵贾秀等五千人谋反，将军席元庆、临邛太守柳奕讨诛之。

[6]丙寅（十七日），剑南镇兵贾秀等五千人举兵谋反，被将军席元庆与临邛太守柳奕讨伐诛杀。

[7]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7]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郡昭武九姓胡商安门物等杀死节度使周泌，聚集兵众至六万人。武威郡大城之中有七个小城，胡人已占据了五个，只有两个城还在坚守。河西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率领二城中的军队攻打叛胡，经过十七日苦战，平定了叛乱。

[8]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同秀岩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阳，引兵共十万，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余团练乌合之众不满万人。思明以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当遂长驱取朔方、河、陇。太原诸将皆惧，议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贼垂至而兴役，是未见敌先自困也。"乃帅士卒及民于城外凿壕以自固。作数十万，众莫知所用；及贼攻城于外，光弼用之增垒于内，坏辄补之。思明使人取攻具于山东，以胡兵三千卫送之，至广阳，别将慕容溢、张奉璋邀击，尽杀之。

[8]叛军大将史思明率兵从博陵，蔡希德从太行，高秀岩从大同，牛廷介从范阳，发兵共十万，来进攻太原。李光弼部下的精兵都奔赴朔方，其余的团练兵都是乌合之众，不满一万人。史思明认为太原城垂手可得，如果攻下太原，当立即长驱直取朔方、河西、陇右。太原城中的将领都十分害怕，商议修治城池抵抗叛军，李光弼说："太原城周长四十里，在叛军即刻就要来到时修治城池，是未见敌人而先疲困自己。"于是率领士兵及民众于城外开凿壕沟准备固守。又让士卒做了数十万块砖坯，大家都不知道有什么用处。等到叛军在城外进攻，李光弼就让士卒用砖坯在城内加高城墙，有毁坏的地方便立刻补修。史思明派人到崤山以东去取攻城的器具，并且让胡兵三千护送，他们到达广阳时，遭到别将慕容溢、张奉璋的拦击，胡兵全部被杀死。

思明围太原，月余不下，乃选骁锐为游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则汝潜趣其南，攻东则趣西，有隙则乘之。"而光弼军令严整，虽寇所不至，警逻未尝少懈，贼不得入。光弼购募军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随能使之，人尽其用，得安边军钱工三，善穿地道。贼于城下仰而侮

詈，光弼遣人从地道中曳其足而入，临城斩之。自是贼行皆视地。贼为梯冲、土山以攻城，光弼为地道以迎之，近城辄陷。贼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炮，飞巨石，一发辄毙二十余人。贼死者什二三，乃退营于数十步外，围守益固。光弼遣人诈与贼约，刻日出降，贼喜，不为备。光弼使穿地道周贼营中，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将将数千人出，如降状，贼皆属目。俄而营中地陷，死者千余人，贼众惊乱，官军鼓噪乘之，俘斩万计。会安禄山死，庆绪使思明归守范阳，留蔡希德等围太原。

[8]史思明围攻太原一个多月，还未攻下，于是挑选了一批骁勇善战的精兵，作为流动作战的军队，告诫他们说："我率兵攻打城北时，你们就暗中往城南；攻打城东时，你们就向城西，见到有机可乘时就进攻。但因为李光弼军令严整，即使叛军没有攻打的地方，巡逻的士卒也十分警惕，未曾大意，所以叛军攻不进城。李光弼在军中征募人才，只要是有小技艺的人都被选中，根据能力予以使用，所以人尽其才。李光弼得到安边军的三个铸钱工匠，他们善于挖掘地道。叛军士卒站在城下抬头辱骂，李光弼就派人从地道中拉住叫骂人的脚，拽入城中，在城墙上杀掉。从此叛军士卒行走时都看着地。叛军又制做云梯和土山作为攻城的器具，李光弼就挖地道以迎战，所以这些器具在临近城时都陷入地中。叛军起初攻城急迫，李光弼就作了大炮，发射大石，一发打死二十多人。叛军在攻城中战死了十分之二三，于是就退营到城墙数十步以外，死死地把城围住。李光弼又派人假装与叛军相约，定好日子出城投降，叛军大为喜欢，不加防备。而李光弼却让士卒在叛军的营地周围穿掘地道，然后用木头顶住。到了约好的投降日期，李光弼率兵站在城上，派遣裨将率领数千人出城，假装投降，叛军都一心站着观看。忽然营中地面塌陷，死了一千余人，叛军顿时惊慌散乱，官军乘机擂鼓呼喊，出城袭击，俘虏杀死叛军一万多人。这时恰逢安禄山死去，安庆绪命令史思明归守范阳，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围攻太原。

[9]庆绪以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甲戌，子奇以归、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趣睢阳。许远告急于张巡，巡自宁陵引兵入睢阳。巡有兵三千人，与远兵合六千八百人。贼悉众逼城，巡督励将士，昼夜苦战，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贼将六十余人，杀士

卒二万余，众气自倍。远谓巡曰：“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公请为远战。”自是之后，远但调军粮，修战具，居中应接而已，战斗筹划一出于巡。贼遂夜遁。

[9]安庆绪任命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甲戌（二十五日），尹子奇率领归州、檀州以及同罗、奚人部兵共十三万来进攻睢阳。许远向张巡求援，张巡即率兵从宁陵进入睢阳。张巡有兵三千人，与许远合兵共六千八百人。叛军全力攻城，张巡亲自督战，勉励将士，昼夜与叛军苦战，有时一天交战二十多次，共激战十六日，俘虏叛军将领六十多人，杀死叛军士卒二万多，士气大振。许远对张巡说：“我性情懦弱，不懂得军事，你智勇双全，请让我为你坚守，你代我指挥作战。”从此以后，许远只调集军粮，修理作战器具，在军中处理杂事接应而已，作战指挥权都交给了张巡。叛军攻城不下，乘夜退去。

[10]郭子仪以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时贼将崔乾守河东，丁丑，子仪潜遣人入河东，与唐官陷贼者谋，俟官军至，为内应。

[10]郭子仪认为河东居于东京与西京之间，如果占据了河东则两京就容易收复。当时叛军大将崔乾率兵守卫河东，丁丑（二十八日），郭子仪秘密地派人潜入河东，与陷于叛军中的唐朝官员密谋，等待唐军来攻时，作为内应。

[11]初，平卢节度使刘正臣自范阳败归，安东都护王玄志鸩杀之。禄山以其党徐归道为平卢节度使，玄志复与平卢将侯希逸袭杀之；又遣兵马使董秦将兵以苇筏渡海，与大将田神功击平原、乐安，下之。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以秦为平原太守。

[11]当初，平卢节度使刘正臣从范阳败归后，被安东都护王玄志毒死。安禄山任命部将徐归道为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又联合平卢军将侯希逸袭击杀死了徐归道，并派遣兵马使董秦率兵乘苇筏渡过大海，与大将军田神功进攻平原与乐安，都被攻克。防河招讨使李铣遵照皇上的制书任命董秦为平原太守。

[12]二月，戊子，上至凤翔。

[12]二月戊子（初十），肃宗到达凤翔。

[13]郭子仪自洛交引兵趣河东，分兵取冯翊。已丑夜，河东司户韩等翻河东城迎官军，杀贼近千人。崔乾逾城得免，发城北兵攻城，且拒官军，子仪击破之。乾走，子仪追击之，斩首四千级，捕虏五千人。乾至安邑，安邑人开门纳之，半入，闭门击之，尽殪。乾未入，自白径岭亡去。遂平河东。

[13]郭子仪从洛交率兵向河东进发，途中分兵攻取了冯翊。己丑（十一日）夜晚，河东司户参军韩等翻越河东城来迎接官军，杀死叛军近一千人。叛军大将崔乾跳过城墙得以逃脱，然后他召集驻扎在城北的士兵来攻城，并阻击郭子仪的军队，被郭子仪击败。崔乾领兵退逃，郭子仪领兵追击，杀死四千人，俘虏五千人。崔乾逃至安邑，安邑人打开城门，让他入城，当叛军人马进去一半时，安邑人闭门袭击，把进入城中的敌人全部杀死。崔乾没有入城，从白径岭逃走。郭子仪于是平定了河东。

[14]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江、淮庸调亦至洋川、汉中。上自散关通表成都，信使骆驿。长安人闻车驾至，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西师憩息既定，李泌请遣安西及西域之众，如前策并塞东北，自归、檀南取范阳。上曰："今大众已集，庸调亦至，当乘兵锋捣其腹心，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对曰："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对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锐，攻禄山已老之师，其势必克。两京春气已深，贼收其余众，遁归巢穴，关东地热，官军必困而思归，不可留也。贼休兵秣马，伺官军之去，必复南来，然则征战之势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乡，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恋，不能待此决矣。"

[14]肃宗到达凤翔十天，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的援兵都来相会，江、淮地区所征收的丝织品与布匹也运到洋川、汉中。肃宗从散关向在成都的玄宗上表书，信使络绎不绝。长安城中的民众听说皇上到达，纷纷从叛军的统治下逃出，奔向朝廷，日夜不绝。西方增援的部队既已休整充足，李泌请求肃宗按原来制定的战略，派遣安西及西域兵进军东北，从归州、檀州向南攻取范阳。肃宗说："现在大军已集，征收的丝织品、布匹等庸调也到达，应该以强兵直捣叛军的腹

心，而您却要领兵向东北数千里，先攻取范阳，不是迂腐的计策吗？”李泌回答说：“现在让大军直接攻取两京，一定能够收复，但是叛军还会东山再起，我们又会陷入困难的境地，这不是久安之策。”肃宗说：“你说的有什么根据？”李泌说：“我们现在所依靠的是西北各军镇的守兵以及西域各国的胡兵，他们能够忍耐寒冷而害怕暑热，如果借新到之兵的锐气，攻击安禄山已经疲劳的叛军，定能够取胜。但是两京已到了春天，叛军如果收集残兵，逃回老巢，而关东地区气候炎热，官军必定会由于炎热的气候而想要西归，难以在那里久留。叛军休整兵马，看见官军撤退，一定会卷土重来，这样与叛军的交战就会无休无止。不如先向北方寒冷的地区用兵倾覆叛军的巢穴，那样叛军就会无路可退，可以一举彻底平息叛乱。”肃宗说：“朕急于收复两京，迎接上皇回来，难以按照你的战略行事。”

[15]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军武功，兵马使郭英义军东原，王难得军西原。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义战不利，矢贯其颐而走；王难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礼退军扶风。贼游兵至大和关，去凤翔五十里，凤翔大骇，戒严。

[15]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率兵驻于武功，兵马使郭英义驻于东原，王难得驻于西原。丁酉（十九日），叛军将领安守忠等率兵进攻武功，郭英义与叛军交战不利，被箭射穿脸颊而败走，王难得见死不救，也随之败退，王思礼率兵撤退至扶风。叛军的游兵至大和关，离凤翔五十里，肃宗在凤翔大为惊骇，进行戒严。

[16]李光弼将敢死士出击蔡希德，大破之，斩首七万余级；希德遁去。

[16]李光弼亲自率领敢死队出城袭击蔡希德，大败叛军，杀敌七万余人，蔡希德逃走。

[17]安庆绪以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兼领恒阳军事，封妫川王；以牛廷介领安阳军事；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兼团练使，镇井陉口；余各令归旧任，募兵以御官军。先是安禄山得两京，珍货悉输范阳。思明拥强兵，据富资，益骄横，浸不用庆绪之命；庆绪不能制。

[17]安庆绪任命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并兼任指挥恒阳军事，封爵为妫川王；又命令牛廷介指挥安阳军事；任命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兼团练使，镇守井陉口。其余的将领仍各任旧职，招募军队抵御官军。先

前安禄山攻陷两京时，把两京中的珍宝财物全部运往范阳。史思明手握重兵，拥有财物，更加骄横，逐渐不听从安庆绪的命令，安庆绪不能节制。

[18]戊戌，永王败死，其党薛皆伏诛。

[18]戊戌（二十日），永王李兵败身死，他的同党薛等也被杀死。

时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铣兵数千，军于扬子；成式使判官裴茂将兵三千，军于瓜步，广张旗帜，列于江津。与其子登城望之，始有惧色。季广琛召诸将谓曰："吾属从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谋已隳，不如及兵锋未交，早图去就。死于锋镝，永为逆臣矣。"诸将皆然之；于是广琛以麾下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忧惧，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三军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为两，军又以火应之。以为官军已济江，遽挈家属与麾下潜遁；及明，不见济者，乃复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将赵侃等济江至新丰，使及其将高仙琦将兵击之；侃等逆战，射中肩，兵遂溃。与仙琦收余众，南奔鄱阳，收库物甲兵，欲南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遣兵追讨，擒之，潜杀之于传舍；亦死于乱兵。

当时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伐李，李铣有兵数千，驻扎在扬子，李成式派判官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广树军旗，列于长江沿岸。李与他的儿子李登上城头，望见军旗极多，心中开始感到惧怕。其部将季广琛召集其他的将领们说："我们跟随永王走到这一步，只因为天命不助，人谋已不能成功，不如趁还未交战，赶快图谋出路。否则就会战败身死，永远成为逆臣贼子。"诸将听后都认为他说的对。于是季广琛领着自己的部队逃向广陵，浑惟明逃向江宁，冯季康逃向白沙。永王李恐惧，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天晚上，长江北面的军队盛列火炬，光照水中，一变为二，李的军队也列火炬响应。李错认为官军已经渡过长江，匆忙携家眷与部下潜逃。等到天亮，不见过江的官军，李又返回城中收集军队，乘船而逃。李成式的部将赵侃等渡过长江到达新丰，李派儿子李与部将高仙琦率兵迎击，赵侃与李等交战，射中李的肩臂，李的军队于是溃败。李与高仙琦收集残兵，向南逃奔鄱阳，收聚库中的兵器物资，想向南逃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派兵追击，俘获了李，秘密杀死于传舍，李也死于乱军之中。

使人送家属还蜀，上曰："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杀之邪！"遂废不用。

皇甫派人送李的家属回蜀中，肃宗说："皇甫既然生擒了我弟弟永王李，为什么不送回蜀中而要擅自把他杀死呢？"于是撤了皇甫的官职而不录用。

[19]庚子，郭子仪遣其子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济河击潼关，破之，斩首五百级。安庆绪遣兵救潼关，郭旰等大败，死者万余人。李韶光、王祚战死，仆固怀恩抱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东。

[19]庚子（二十二日），郭子仪派他的儿子郭旰与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等渡过黄河攻下了潼关，杀敌五百。安庆绪又派兵援救潼关，郭旰等大败，官军死者一万余人。李韶光与王祚战死，仆固怀恩抱着马头渡过渭水，退保河东。

[20]三月，辛酉，以左相韦见素为左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冕为右仆射，并罢政事。

[20]三月辛酉（十三日），肃宗任命左相韦见素为左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冕为右仆射，罢免了二人的施政办事权力。

初，杨国忠恶宪部尚书苗晋卿，安禄山之反也，请出晋卿为陕郡太守，兼陕、弘农防御使。晋卿固辞老病，上皇不悦，使之致仕。及长安失守，晋卿潜窜山谷；上至凤翔，手敕征之左相，军国大务悉咨之。

当初，杨国忠因为嫉恨宪 部尚书苗晋卿，安禄山反叛后，就请求玄宗让苗晋卿出朝为陕郡太守，兼陕郡、弘农郡防御使。苗晋卿以老弱多病坚决推辞，玄宗不高兴，就让苗晋卿退休。及至长安失守，苗晋卿潜身逃入山谷之中，肃宗来到凤翔，下手敕征苗晋卿为左相，军国大事都向他征求意见。

[21]上皇思张九龄之先见，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21]玄宗思念张九龄对安禄山有先见之明，因此痛哭流涕，派宦官到韶州曲江县祭祀张九龄，并重赏他的家属。

[22]尹子奇复引大兵攻睢阳。张巡谓将士曰："吾受国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诸君捐躯命，膏草野，而赏不酬勋，以此痛心耳。"将士

皆激励请奋。巡遂椎牛，大飨士卒，尽军出战。贼望见兵少，笑之。巡执旗，帅诸将直冲贼陈，贼乃大溃，斩将三十余人，杀士卒三千余人，逐之数十里。明日，贼又合军至城下，巡出战，昼夜数十合，屡摧其锋，而贼攻围不辍。

[22]叛军大将尹子奇又率大军来进攻睢阳。张巡对将士们说：“我身受国恩，要死守此城，为国家效命。但想到大家为国家献身，血染原野，而赏赐难以酬劳所建立的功勋，感到万分痛心。”将士们听后都情绪激动，奋勇请战。于是张巡杀牛设宴，犒劳士卒，率全军出战。叛军看见官军兵少，而嘲笑官军。张巡手执战旗，率领众将直冲叛军阵中，叛军全军溃败！斩敌将三十余人，杀死士卒三千余人，追赶敌军数十里。第二天，叛军又集兵逼临城下，张巡率兵出战，昼夜交战数十回合，屡次挫败了叛军进攻的锋锐，但叛军仍然不停地围城攻打。

[23]辛未，安守忠将骑二万寇河东，郭子仪击走之，斩首八千级，捕虏五千人。

[23]辛未（二十三日），叛军大将安守忠率领骑兵二万进攻河东，被郭子仪领兵击退，杀敌八千，俘虏五千。

[24]夏，四月，颜真卿自荆、襄北诣凤翔，上以为宪部尚书。

[24]夏季，四月，平原太守颜真卿绕道从荆州、襄阳北至凤翔，肃宗任命他为宪部尚书。

[25]上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使将兵赴凤翔。庚寅，李归仁以铁骑五千邀之于三原北，子仪使其将仆固怀恩、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伏兵击之于白渠留运桥，杀伤略尽，归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孙也。

[25]肃示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率兵赴凤翔。庚寅（十三日），叛军大将李归仁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在三原县北面截击郭子仪，郭子仪派部将仆固怀恩、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等埋伏于白渠留连边桥，几乎全歼叛军，李归仁游水逃脱。李若幽是李神通的玄孙。

子仪与王思礼军合于西渭桥，进屯西。安守忠、李归仁军于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军不进。五月癸丑，守忠伪退，子仪悉师逐之。贼以骁骑九千为长蛇陈，官军击之，首尾为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

溃。判官韩液、监军孙知古皆为贼所擒，军资器械尽弃之。子仪退保武功，中外戒严。

郭子仪与王思礼在西渭桥合兵，进军驻扎在水西岸。叛军大将安守忠与李归仁率兵驻扎在京城西面的清渠。两军相持七日，官军没有进攻。五月癸丑（初六），安守忠假装撤退，郭子仪率全军追击。叛军以九千精锐骑兵摆成长蛇阵，官军从中间进击，叛军变首尾为两军，夹击官军，官军大败。判官韩液与监军孙知古都被叛军俘获，军用物资全部丢弃。郭子仪退军防守武功，内外严加戒备。

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

当时朝廷的府库中没有财物积蓄，对于立功的将士只能赏赐官爵，诸将出征时，都给予空名委任状，上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都允许临时填写名字。后来又允许用信牒授予官爵，以至有异姓被封为王的。各路军队都以职务大小相互统辖，不看官爵的高低。这次清渠战败后，又滥赏官爵以召集散兵游勇。因此官爵贱而钱货贵，一通大将军委任状才能换取一次酒醉。凡是被招募参军的人，都穿金紫色衣服，甚至有朝士的仆人身着金紫色衣服，口称自己是大官，而实际却干的是低贱的工作。唐朝的封官赏爵之滥，至此达到了极点。

[26]房性高简，时国家多难，而多称病不朝谒，不以职事为意，日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高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庭兰以是大招权利。御史奏庭兰赃贿，丁巳，罢为太子少师。以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数百人为道场于内，晨夜诵佛。镐谏曰："帝王当修德以弭乱安人，未闻饭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26]房性情高傲，这时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而房却常常说有病不入朝，不积极处理自己职权内的政事，每天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高谈佛教与道教，有时听自己的门客董庭兰弹琴，董庭兰也借此而

弄权谋利。御史上奏说董庭兰受贿，丁巳（初十），肃宗贬房为太子少师。同时任命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肃宗常常召纳僧人数百名在宫内作道场，早晚诵读佛经。张镐进谏说：“帝王应该修治德行以平乱安民，没有听说过布施僧人能使天下太平的！”肃宗认为他说的对。

[27]庚申，上皇追册上母杨妃为元献皇后。

[27]庚申（十三日），玄宗追封册命肃宗的母亲杨妃为元献皇后。

[28]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灵守南阳，贼将武令、田承嗣相继攻之。城中食尽，一鼠直钱数百，饿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将军曹日升往宣慰，围急，不得入。日升请单骑入致命，襄阳太守魏仲犀不许。会颜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将军不顾万死以致帝命，何为沮之！借使不达，不过亡一使者；达，则一城之心固矣。”日升与十骑偕往，贼畏其锐，不敢逼。城中自谓望绝，及见日升，大喜。日升复为之至襄阳取粮，以千人运粮而入，贼不能遏。灵在围中凡周岁，昼夜苦战，力竭不能支，壬戌夜，开城帅余兵数千突围而出，奔襄阳。承嗣追之，转战二日，不能克而还。时贼欲南侵江、汉，赖灵扼其冲要，南夏得全。

[28]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灵守卫南阳，叛军将领武令与田承嗣率军相继来攻城。城中的粮食吃尽，以至一只老鼠值钱数百，到处都是饿死的人。肃宗派宦官将军曹日升往南阳宣慰士卒，因为叛军包围，不得入城。曹日升请求单枪匹马入城传达帝旨，襄阳太守魏仲犀不答应。这时颜真卿从河北到达，说：“曹将军冒着生命危险要去传达皇上的命令，为何要阻拦他呢！假使他不能到达，也不过是死一个使者；如果能够到达，那么城中人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强。”于是曹日升与十名骑兵一起入城，叛军害怕他们的锋锐，不敢逼近。南阳城中的人已经绝望，及至见到曹日升，都十分欢喜。曹日升去襄阳又为南阳守城将士取粮，领着一千人运粮入城，叛军不能阻挡。鲁灵在城中已经一年，昼夜苦战，力尽而无法坚守，壬戌（十五日）夜晚，打开城门率领剩余的数千兵力突围而出，奔向襄阳。田承嗣领兵追击，连续两天辗转交战，没有战果而返回。当时叛军想要向南侵略江、汉地区，多亏鲁灵扼守住了战略要地，南夏得以保全。

[29]司空郭子仪诣阙请自贬；甲子，以子仪为左仆射。

[29]司空郭子仪赴朝自请贬官，甲子（十七日），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左仆射。

[30]尹子奇益兵围睢阳益急，张巡于城中夜鸣鼓严队，若将出击者；贼闻之，达旦备。既明，巡乃寝兵绝鼓。贼以飞楼瞰城中，无所见，遂解甲休息。巡与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余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真冲贼营，至子奇麾下，营中大乱，斩贼将五十余人，杀士卒五千余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识，乃剡蒿为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奇，乃得其状。使霁云射之，丧其左目，几获之。子奇乃收军退还。

[30]叛军将领尹子奇增兵把睢阳包围得更紧，夜晚，张巡在城中鸣鼓整理队伍，像要出击的样子，叛国闻知，整夜严备。天亮后，张巡却停鼓息兵。叛军在楼上了望城中，什么也看不见，于是解甲休息。这时，张巡与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多名将领各率五十名骑兵打开城门突然杀出，直冲叛军营地，来到尹子奇的战旗下，敌营顿时大乱，杀敌将五十余人，杀十卒五千余人。张巡想要射杀尹子奇，但不认识他，于是就削蒿草作箭头，被射中的叛军十分高兴，以为张巡他们的箭头已射完，就去报告尹子奇，张巡因此认出了尹子奇。于是让南霁云射击，射中尹子奇左眼，差一点抓获了他。尹子奇只好收兵退去。

[31]六月，田乾真围安邑。会陕郡贼将杨务钦密谋归国，河东太守马承光以兵应之，务钦杀城中诸将不同已者，翻城来降。乾真解安邑，遁去。

[31]六月，叛军将领田乾真率兵包围了安邑。这时守卫陕郡的叛军将领杨务钦暗中图谋归顺朝廷，河东太守马承光领兵接应，杨务钦杀了城中不同意归顺的诸将，翻越城墙前来投降。田乾真解安邑之围而去。

[32]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上以其善用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于陕郡效力。中书舍人贾至不即行下，上表，以为：“去荣无状，杀本县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若纵去荣，可谓生渐矣。议者谓陕郡初复，非其人不可守。然则他无去荣者，何以亦能坚守乎！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复

何以止之！若止舍去荣而诛其余者，则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今惜一去荣之材而不杀，必杀十如去荣之材者，不亦其伤益多乎！夫去荣，逆乱之人也，焉有逆于此而顺于彼，乱于富平而治于陕郡，悖于县君而不悖于大君欤！伏惟明主全其远者、大者，则祸乱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议之。

[32]将军王去荣因为私仇杀了本县富平县令，按罪应当处死。肃宗因为他善于使用石炮，壬辰（十六日），下敕书免其死罪，让他作为一名普通战士在陕郡效力。中书舍人贾至没有立刻颁下敕书，上表认为："王去荣行为不端，杀死本县的长官。《周易》说：‘臣子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而是长久演变的结果。’如果赦免了王去荣的罪，就是放纵此种行为，使恶人萌生这种邪念。有人认为陕郡刚刚收复，没有王去荣难以坚守。然而其他的郡县没有王去荣这样的人，为何也能坚守？陛下如果因为善于使用石炮这一种技能就免除一个人的死罪，那么现在各军中有绝技的士卒实在太多了。这些人必定依仗他们的技能，在各地犯上作乱，又怎么制止他们呢？如果只是赦免王去荣的罪而杀掉其他的人，那就是法律没有准则而诱人犯罪。现在如果怜惜一个王去荣的才能而不杀，以后必定要杀掉十个这样像王去荣一样有才能的人，那样伤害的人不是更多了吗？这个王去荣实在是一个逆臣贼子，怎么能够在这里为逆而在那里恭顺，在富平作乱而在陕郡治安，逆乱于县令而不逆乱于天子呢！真诚地希望陛下作为贤明的君主能从长远和大处考虑，那么祸乱不久就可以平定。”肃宗把这件事下达百官，让他们发表意见。

太子太师韦见素等议，以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是臣下之权过于人主也。去荣既杀人不死，则军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谓无忧，所在暴横。为郡县者，不亦难乎！陛下为天下主，爱无亲疏，得一去荣而失万姓，何利之有！于律，杀本县令，列于十恶。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道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夫国以法理，军以法胜；有恩无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岂非无法邪！今陕郡虽要，不急于法也。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况陕郡乎！无法则陕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荣末技，陕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无，国家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上竟舍之。至，曾之子也。

太子太师韦见素等人认为："法律是天下的根本大法，作为帝王都不敢随意杀人，而王去荣竟敢擅自杀人，这是臣下的权力超过君主。王去荣既然犯了杀人罪而不处死，那么军队中凡是身怀一技一能的人都会自认为无所顾虑，在各地横行为暴，那些做郡县官的不就很难治理了吗？陛下作为天下的君主，对人的爱应当没有亲疏之分，如果那样做，保全了一个王去荣而失掉天下的百姓，有什么利益可言呢！按照刑律，杀本县县令属于十恶之罪。而陛下却要加以赦免，致使王法不能施行，人伦道德不能伸张，我等奉行诏书，实在难以服从。国家要以法律来治理，军队要严格执行军令才能取得胜利。如果只用恩惠而无威权，就是慈祥的母亲也不能说动他的儿子。陛下重赏战士，但每当作战时却少能取胜，难道不是因为执行军法不严吗？现在陕郡虽然要紧，但也没有执行国家的法令急迫。如果有法必依，则天下不愁不能够平定，何况一区区陕郡！如果无法无天，就是陕郡也难以守住，得到它又有什么益处呢！何况王去荣不过有一点雕虫小技，陕郡不会因为有他无他而存亡。而王法的有无，才是国家的根本所在。我们都衷心地希望陛下遵守贞观年间制定下来的法律。"但肃守竟不听臣下的意见，赦免了王去荣。贾至是贾曾的儿子。

[33]南充土豪何滔作乱，执本郡防御使杨齐鲁；剑南节度使卢元裕发兵讨平之。

[33]南充土豪何滔作乱，抓住了本郡防御使杨齐鲁。剑南节度使卢元裕发兵讨平了何滔。

[34]秋，七月，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克高密、琅邪，杀贼二万余人。

[34]秋季，七月，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率兵收复高密与琅邪，杀死叛军二万余人。

[35]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反，六军兵马使陈玄礼、剑南节度使李讨诛之。

[35]戊申（初二）夜，蜀郡兵郭千仞等人谋反，被六军兵马使陈玄礼、剑南节度使李讨杀。

[36]壬子，尹子奇复征兵数万，攻睢阳。先是，许远于城中积粮至六万石，虢王巨以其半给濮阳、济阴二郡，远固争之，不能得；既而济阴得粮，遂以城叛，而睢阳城至是食尽。将士人廪米日一合，杂以

茶纸、树皮为食，而贼粮运通，兵败复征。睢阳将士死不加益，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贼为云梯，势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临城，欲令腾入。巡豫于城凿三穴，候梯将至，于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铁钩，钩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进；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铁笼，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尽烧死。贼又以钩车钩城上栅阁，钩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连锁，锁末置大环，拓其钩头，以革车拔之入城，截其钩头而纵车令去。贼又造木驴攻城，巡熔金汁灌之，应投销铄。贼又于城西北隅以土囊积柴为磴道，欲登城。巡不与争利，每夜，潜以松明、乾藁投之于中，积十余日，贼不之觉，因出军大战，使人顺风持火焚之，贼不能救，经二十余日，火方灭。巡之所为，皆应机立办，贼服其智，不敢复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栅以守巡，巡亦于内作壕以拒之。

[36]壬子（初六），叛军大将尹子奇又征兵数万名，来围攻睢阳。先前，许远于睢阳城中积蓄资粮达六万石，虢王李巨命令分其一半，给濮阳、济阴二郡，许远坚决反对，但意见未被采纳。济阴得到粮食以后，随即连城投降了叛军，而睢阳城中的积粮此时已被吃尽。将士每人每日给米一合，并夹杂茶纸、树皮而食，而叛军却粮道畅通，兵员充足，伤亡能够及时得到补充。睢阳守城的将士死伤得不到援兵，诸军粮食救应不至，士卒损耗得仅剩下一千六百人，都因为饥饿疾病没有多少战斗力，于是睢阳城被叛军紧紧地包围，张巡便准备守城的战具抵御敌人。叛军制作了云梯，高大如半个彩虹，上面安置了二百精兵，推临城下，想令士兵跳入城中。张巡事先在城墙上凿了三个洞穴，等待云梯快临近时，从一穴中伸出一根大木，头上设置了铁钩，钩住云梯使不得退去，又一穴中出一根木头，顶住云梯使不得前进；其余一穴中出一大木，头上安置了一个铁笼，笼中装着火焚烧云梯，云梯从中间被烧断，梯上的士卒全部被烧死。叛军又用钩车钩城头上的敌楼，钩车所到之处，敌楼纷纷崩陷。张巡在大木头上安置了连锁，锁头装置大环，套住叛军的钩车头，然后用皮车拔入城中，截去车上的钩头，然后把车放掉。叛军又制作木驴来攻城，张巡就熔化铁水浇灌木驴，木驴立刻被销毁。叛军最后在城西北角用土袋和柴木积成阶道，想借此登城。张巡不与叛军交战，只是每天夜晚，暗中把松明与干草投进正在堆积的阶道中，共十多天，叛军没有察觉，张巡乘

机出军大战，派人顺风纵火焚烧阶道，叛军无法救火，经过二十多天大火才熄灭。张巡的所作所为都是随机应变，立刻办理。叛军信服他智谋高强，不敢再来进攻。于是在城外挖了三道壕沟，并置立木栅而围城，张巡也在城内挖了壕沟以对抗敌人。

[37]丁巳，贼将安武臣攻陕郡，杨务钦战死，贼遂屠陕。

[37]丁巳（十一日），叛军大将安武臣率兵进攻陕郡，杨务钦战死，叛军遂在城中大肆屠杀。

[38]崔涣在江南选补，冒滥者众，八月，罢涣为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

[38]崔涣在江南主持科举选人的事务，作弊的人很多，八月，肃宗将崔涣罢免，任命为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

[39]以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等使，代贺兰进明。

[39]肃宗任命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等使，以代替贺兰进明。

[40]灵昌太守许叔冀为贼所围，救兵不至，拔众奔彭城。

[40]灵昌太守许叔冀被叛军包围，外无救兵，只好率兵逃奔彭城。

[41]睢阳士卒死伤之余，才六百人，张巡、许远分城而守之，巡守东北，远守西南，与士卒同食茶纸，不复下城。贼士攻城者，巡以逆顺说之，往往弃贼来降，为巡死战，前后二百余人。

[41]坚守睢阳的士卒死伤仅剩下六百人，张巡与许远把全城分为两部分，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二人与士卒一起吃茶纸，日夜苦战，不再下城。对于攻城的叛军，张巡对他们讲说逆顺的道理，经常有人脱离敌军，前来投诚，为张巡死战，前后有二百余人。

是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霁云将三十骑犯围而出，告急于临淮。霁去出城，贼众数万遮之，霁云直冲其众，左右驰射，贼众披靡，止亡两骑。既至临淮，见进明，进明曰："今日睢阳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霁云曰："睢阳若陷，霁云请以死谢大夫。且睢阳既拔，即及临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进明爱霁云勇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泣且语曰："霁云来，睢阳之人不食月余矣！霁云虽欲独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拥强兵，观睢阳陷没，曾无分

灾救患之意，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因啮落一指以示进明，曰：“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一指以示信归报。”座中往往为泣下。

这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都拥兵不救睢阳。城中日益艰难，于是张巡命令南霁云率领三十名骑兵突围出城，往临淮去求援兵。南霁云出城后，叛军数万人来阻击，霁云帅骑兵直冲敌阵，左右射击，叛军披靡，霁云仅伤亡了两名骑兵。南霁云到达临淮，见到贺兰进明，贺兰进明说：“现在睢阳城不知存亡，派援兵去又有什么用呢！”南霁云说：“我以死来向你担保，睢阳城还没有被攻陷。再说睢阳如果被叛军攻占，下一个就是临淮，此二城犹如毛皮相依，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贺兰进明很喜欢南霁云的勇敢，但不听他的劝告，还强行把他留下，准备了酒食与音乐歌舞，来招待南霁云。南霁云慷慨激昂地哭着说：“我突围出来时，睢阳城中的将士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粮食吃了！我虽然想在此进食，但实在难以下咽。大夫你手握强兵，眼看着睢阳将要陷落，却丝毫没有救援之意，这难道是忠臣义士所应该有的行为吗！”南霁云咬掉自己一个手指头让贺兰进明看，并说：“我南霁云既然不能完成主将交付给我的命令，请留下一个指头以表示信用而归报主将。”座中的人都被感动而哭泣。

霁云察进明终无出师意，遂去。至宁陵，与城使廉坦同将步骑三千人，闰月，戊申夜，冒围，且战且行，至城下，大战，坏贼营，死伤之外，仅得千人入城。城中将吏知无救，皆恸哭。贼知援绝，围之益急。

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终不肯出兵救援，只好离开了临淮。到达宁陵，与宁陵城使廉垣一起率领步、骑兵三千人，闰月戊申（初三）夜，突进叛军的包围圈，边战边进，来到睢阳城下，与叛军交战，毁坏了敌营，自己所率领的军队伤亡很大，只剩下一千人得以入城。城中将士与官吏得知救兵无望，都大声痛哭。叛军知道没有援兵，围攻更加急迫。

初，房为相，恶贺兰进明，以为河南节度使，以许叔冀为进明都知兵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锐，且官与进明等，不受其节制。故进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远功名，亦惧为叔冀所袭也。

当初，房作宰相时，因为嫉恨贺兰进明，就任命他为河南节度使，又任命许叔冀为他的都知兵马使，二人都兼御史大夫。许叔冀自恃部

下兵力强壮，并且官职与贺兰进明相等，不接受贺兰进明节制。所以贺兰进明不敢分兵去救援睢阳，不是仅仅嫉妒张巡、许远的功名，也害怕乘机遭到许叔冀的袭击。

[42]戊辰，上劳飨诸将，遣攻长安，谓郭子仪曰：“事之济否，在此行也！”对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42]戊辰（二十三日），肃宗犒劳诸位将领，让他们进攻长安，并对郭子仪说：“事情成功与否，在此一举！”郭子仪回答说：“这一次如果不能够战胜，我一定以死相报。”

[43]辛未，御史大夫崔光远破贼于骆谷。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将二千人攻中渭桥，杀贼守桥者千人，乘胜至苑门。贼有先屯武功者闻之，奔归，遇于苑北，合战，杀伯伦，擒椿送洛阳。然自是贼不复屯武功矣。

[43]辛未（二十六日），御史大夫崔光远败叛军于骆谷。崔光远的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率领二千人进攻中渭桥，杀死叛军守桥将士一千人，乘胜进兵至苑门。叛军先前驻扎在武功的军队得知后，逃回长安，在禁苑北面与官军相遭遇，两军交战，王伯伦战死，李椿被俘虏后送往洛阳。但是从此叛军不再占据武功。

[44]贼屡攻上党，常为节度使程千里所败。蔡希德复引兵围上党。

[44]叛军多次进攻上党郡，都被节度使程千里打败。叛军大将蔡希德又率兵围攻上党。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卷

唐纪三十六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中之下至德二载（丁酉、757）

唐纪三十六唐肃宗至德二载（丁酉，公元757年）

[1]九月，丁丑，希德以轻骑至城下挑战，千里帅百骑开门突出，欲擒之；会救至，收骑退还，桥坏，坠堑中，反为希德所擒。仰谓从骑曰："吾不幸至此，天也！归语诸将，善为守备，宁失帅，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阳，安庆绪以为特进，囚之客省。

[1]九月丁丑（初二），判军大将蔡希德率领轻装骑兵来到上党城下挑战，节度使程千里率领一百名骑兵开城门突然杀出，想要活捉蔡希德，这时叛军救兵来到，程千里只好收兵退回，因为城门口的过桥被毁坏，程千里坠入城壕之中，反被蔡希德俘虏。程千里仰天长叹对随从的骑兵说："我不幸被叛军俘虏，这是天意！回到城里后请告诉诸位将领，让他们好好坚守，宁可失去将帅，不能够失去城池。"蔡希德又领兵攻城，没有攻克，于是把程千里送往洛阳，安庆绪任命程千里为特进，囚禁于客省。

[2]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上引见叶护，宴劳赐赉，惟其所欲。丁亥，元帅广平王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发凤翔。见叶护，约为兄弟，叶护大喜，谓为兄。回纥至扶风，郭子仪留宴三日。叶护曰："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宴毕，即行。日给其军羊二百口，牛二十头，米四十斛。

[2]郭子仪认为回纥兵精，能征善战，就劝肃宗多征回纥兵以平叛。回纥怀仁可汗派他的儿子叶护和将军帝德等率领精兵四千余人来到凤翔，肃宗接见叶护，设宴招待，赏赐财物，随其所愿，无不满足。丁亥（十二日），元帅广平王李率领朔方等各镇兵及回纥、西域各国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李见到回纥叶护，二人约为兄弟，叶护十分高兴，称李为兄。回纥人到达扶风，郭子仪留他们宴请三天。叶护说："国家在危难之中，我们远来援助，还没有作

战，那里顾得上大吃大喝！”宴会后便立即出发。唐朝每天供给回纥军羊二百头，牛二十头，米四十斛。

庚子，诸军俱发；壬寅，至长安西，陈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贼众十万陈于其北，李归仁出挑战，官军逐之，逼于其陈；贼军齐进，官军却，为贼所乘，军中惊乱，贼争趣辎重。李嗣业曰：“今日不以身饵贼，军无孑遗矣。”乃肉袒、执长刀，立于陈前，大呼奋击，当其刀者，人马俱碎，杀数十人，陈乃稍定。于是嗣业帅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而进，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马使王难得救其裨将，贼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难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战不已。贼伏精骑于陈东，欲袭官军之后，侦者知之，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就击之，翦灭殆尽，贼由是气索。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陈后，与大军夹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堑死者甚众，贼遂大溃。余众走入城，迨夜，嚣声不止。

庚子（二十五日），各路大军同时出发，壬寅（二十七日），到达长安城西，在香积寺北面沣水东岸结成阵列。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十万在北面列阵，叛将李归仁出阵挑战，官军追击，逼近叛军阵中，叛军一齐进发，官军退却，叛军乘机突进，官军十分吃惊，顿时大乱，叛军争着抢夺军用物资。这时李嗣业说；“今天如果不拚死抵抗，官军就会彻底灭亡。”于是就袒露上身，手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声呼喊，奋勇杀敌，叛军遇到他的刀锋，人马纷纷落地，接连杀死数十人，才稳住了官军的阵地。然后李嗣业率领前军各持长刀，排成横队，如墙向前推进，自己身先士卒，叛军纷纷后退，官军所向披靡。都知兵马使王难得为了救他的裨将，被叛军射中眼眉，垂下的肉皮遮住了眼睛。王难得自己拔去箭头，扯掉肉皮，血流满面，但仍然奋勇作战，不下战场。叛军埋伏精兵于阵地东面，想要从后面袭击官军，被官军侦察发觉，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领回纥兵袭击叛军伏兵，叛军被全部消灭，因而士气大落。李嗣业又与回纥兵绕道至叛军阵后，与大军前后夹击，从午时至酉时，共杀敌六万余人，被填于沟堑中的死者无数，叛军大败而溃退。其余的残兵逃入长安城中，夜晚喧叫声不止。

仆固怀恩言于广平王曰："贼弃城走矣，请以二百骑追之，缚取安守忠、李归仁等。"曰："将军战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图之。"怀恩曰："归仁、守忠，贼之骁将，骤胜而败，此天赐我也，奈何纵之！使复得众，还为我患，悔之无及！战尚神速，何明旦也！"固止之，使还营。怀恩固请，往而复反，一夕四五起。迟明，谍至，守忠、归仁与张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癸卯，大军入西京。

仆固怀恩对广平王李说："叛军要放弃长安城逃走，请让我率领二百名骑兵追击，捉住安守忠、李归仁等人。"李说："将军作战已经很疲劳了，暂且休息，等到明天再作计议。"仆固怀恩说："李归仁与安守忠都是叛军中骁勇善战的大将，现在骤然被我们打败，实在是天赐良机，为何要放虎归山呢！如果让他们收拾残兵，再来与我们作战，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再说兵贵神速，为何要等到明天呢！"但广平王李坚持不同意，让仆固怀恩返回营中。仆固怀恩坚请不已，来来回回，一夜达四五次。等到天亮，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叛军守将安守忠、李归仁与张通儒、田乾真等都已逃跑。癸卯（二十八日），唐朝大军进入西京。

初，上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至是，叶护欲如约。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曰："当为殿下径往东京。"即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自城南过，营于水之东。百姓、军士、胡虏见拜，皆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之主！"上闻之喜曰："朕不及也！"整众入城，百姓老幼夹道欢呼悲泣。留长安，镇抚三日，引大军东出。以太子少傅虢王巨为西京留守。

起初，肃宗急于收复京师，与回纥相约定："收复了京城之日，土地与男子归唐朝所有，金帛与女人全部归于回纥。"这时，回纥叶护要按约定办事。广平王李拜于回纥叶护马前说："现在刚克复了西京，如果大肆进行抢掠，那么在东京的人就会为叛军死守，难以再攻取，希望到东京后再履行约定。"回纥叶护吃惊地跳下马回拜，并跪下来捧着广平王的脚，说："我当率军为殿下立刻前往东京。"于是与仆固怀恩率领回纥、西域的军队从长安城南经过，扎营于水东岸。百姓、军士以及胡人见到广平王李纷纷下拜，都哭泣着说："广平王真不愧汉夷各

族的主人！”肃宗得知后高兴地说：“朕不如广平王！”于是广平王李整军入京城，城中百姓不分男女老幼，都夹道欢呼悲泣。李留在长安，镇守安抚了三天后，率领大军向东去收复洛阳。任命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

甲辰，捷书至凤翔，百寮入贺。上涕泗交颐，即日，遣中使啖庭瑶入蜀奏上皇；命左仆射裴冕入京师，告郊庙及宣慰百姓。

甲辰（二十九日），报捷的文书到达凤翔，百官都入宫祝贺。肃宗泪流满面，当天即派宦官啖庭瑶入蜀中上奏玄宗，又命令左仆射裴冕先入京师，告慰祖宗陵庙并安抚百姓。

上以骏马召李泌于长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请上皇东归，朕当还东宫复修臣子之职。”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远矣。”泌曰：“上皇不来矣。”上惊，问故。泌曰：“理势自然。”上曰：“为之奈何？”泌曰：“今请更为群臣贺表，言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之意，则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读之，泣曰：“朕始以至诚愿归万机。今闻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饮酒，同榻而寝。而李辅国请取契钥付泌，泌请使辅国掌之；上许之。

肃宗派人用骏马召李泌于长安。李泌到后，肃宗说：“朕已经上表请求上皇回京城，朕当让帝位，还东宫重为太子。”李泌说：“上表还能够追回吗？”肃宗说：“已经走远了。”李泌说：“上皇不会回来。”肃宗吃惊地问什么原因。李泌说：“按道理和情势，不回来是自然的。”肃宗说：“那怎么办呢？”李泌说：“现在请再写一份群臣贺表，就说自从在马嵬被留，在灵武被劝说即帝位，到今天克复京城，陛下时刻思念着上皇，请上皇立刻返回京城，以使陛下能尽孝养之心，这样就可以了。”肃宗听后立刻让李泌草写表书。肃宗读了表书后，泣不成声地说：“朕开始时真心想把帝位复归上皇。现在听了先生的话，才知道是失策。”于是立刻命令宦官奉表书入蜀，然后与李泌一起饮酒，并同床而睡。而李辅国请求把宫禁中的符契与钥匙交付给李泌，李泌请求让李辅国掌管，肃宗同意。

泌曰：“臣今报德足矣，复为闲人，何乐如之！”上曰：“朕与先生累年同忧患，今方相同娱乐，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谓也？”对曰：“臣遇陛下

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异日议之。”对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犹不得请，况异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岂有如朕而办杀卿邪！是直以朕为句践也！”对曰：“陛下不办杀臣，故臣求归；若其既办，臣安敢复言！且杀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犹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

李泌说：“我现在已经报答了陛下的知遇之恩，想要重新做隐士，那将是多么快乐！”肃宗说：“朕与先生多少年来共经患难，现在正到了同享欢乐的时候了，为何想要立刻离开我呢！”李泌说：“我有五条理由不能够留下来，希望陛下能够答应我离去，使我免于一死。”肃宗说：“这是什么意思？”李泌回答说：“我与陛下相遇太早，陛下任用我太重，宠爱我太深，我的功劳太高，事迹太奇，这就是我不能够留在朝中的原因。”肃宗说：“现在先睡觉吧，以后再说这件事。”李泌说：“陛下现在与我同床而睡，我请求的事都不答应，何况以后在朝廷的殿上！还能够有所请求吗？陛下不答应我离开朝廷，实际上是在杀死我。”肃宗说：“没有想到你对朕如此疑心，朕怎么能够杀你呢！你真是把朕当做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了！”李泌回答说：“正因为陛下不杀掉我，所以我才要求离去归隐；如果要杀掉我，我还怎么敢说离去的事呢！再说要杀掉我的并不是陛下，而是我所说的不能够留下来的五条理由。陛下过去待我如此之好，我有时遇事还不敢尽言，何况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我还敢直言吗！”

上良久曰：“卿以朕不从卿北伐之谋乎！”对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宁耳。”上曰：“建宁，朕之爱子，性英果，艰难时有功，朕岂不知之！但因此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图继嗣，朕以社稷大计，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细知其故邪？”对曰：“若有此心，广平当怨之。广平每与臣言其冤，辄流涕呜咽。臣今必辞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尝夜扪广平，意欲加害。”对曰：“此皆出谗人之口，岂有建宁之孝友聪明，肯为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宁为元帅，臣请用广平。建宁若有此心，当深憾于臣；而以臣为忠，益相亲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闻之。”

肃宗想了一会说：“你是因为朕没有听从你关于北伐的计谋吗！”李泌回答说：“不是关于北伐的事，我所不敢直言的是关于建宁王李的事。”肃宗说：“建宁王李是朕的爱子，性格英勇果断，在艰难之际立了大功；朕怎么能不知道呢！但他受到小人的教唆，想要谋害他的哥哥广平王李，图谋为太子，朕从国家的利益考虑，不得已才除掉了他，你难道不知道这一原因吗？”李泌回答说：“建宁王如果有谋害太子的心意，广平王应该怨恨他。但广平王每当与我言及此事，涕泣呜咽，称建宁王冤枉。我现在决计辞陛下而去，所以才敢于说这件事。”肃宗说：“建宁王曾经在夜晚摸广平王的门，是想要害死广平王。”李泌说：“这都是坏人进的谗言，建宁王孝友聪明，怎么肯做这样的事呢！再说陛下过去想要任用建宁王为元帅，我请求任用广平王。建宁王如果有谋害广平王而自己当太子的野心，应当深深地恨我，而他却认为我忠心，与我更加亲密友善，陛下通过此事就可看出建宁王的心意。”肃宗听完后哭泣着说：“先生所说的话都非常正确。既往不咎，我不想再听说这件事了。”

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将来耳。昔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弘，天后方图称制，恶其聪明，鸩杀之，立次子雍王贤。贤内忧惧，作《黄台瓜辞》，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听，贤卒死于黔中。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录是辞，朕当书绅。”对曰：“陛下但识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是时广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潜构流言，故泌言及之。

李泌说：“我所以谈起这件事，并不是要说陛下既往的错误，而是想要让陛下谨慎地处理将来的政事。过去天后武则天有四个儿子，长子是太子李弘，当天后正图谋称帝时，讨厌太子李弘聪明，就毒杀了他，又立次子雍王李贤为太子。李贤心怀忧惧，就作了《黄台瓜辞》，希望能借此使天后感悟。而天后不听，李贤最后还是死于黔中。他所作的《黄台瓜辞》是：‘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现在陛下已经一摘瓜了，希望不要再摘！”肃宗听后惊愕地说：“怎么会那样呢！你录下这些歌辞，朕当书于条幅之上。”李泌说：“只希望陛下记在心中，何必

要形之于外呢！”当时因为广平王李有大功，张良娣忌恨他，暗中散布流言，所以李泌对肃宗谈到此事。

[3]郭子仪引蕃、汉兵追贼至潼关，斩首五千级，克华阴，弘农二郡。关东献俘百余人，敕皆斩之；监察御史李勉言于上曰：“今元恶未除，为贼所污者半天下，闻陛下龙兴，咸思洗心以承圣化，今悉诛之，是驱之使从贼也。”上遽使赦之。

[3]郭子仪率领蕃、汉兵追击叛军至潼关，杀敌五千人，攻克了华阴、弘农二郡。关东向朝廷献来俘虏一百余人，肃宗下敕书让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时监察御史李勉向肃宗进言说：“现在举行叛乱的元凶还没有被除掉，战乱波及了大半个国家，许多人都受到了牵连，他们得知陛下即皇帝位，率兵平叛，都想着洗心革面，来服从陛下，现在如果把这些被俘的人全部杀掉，是逼迫那些跟随反叛的人继续作乱。”肃宗听后立即命令赦免了他们。

[4]冬，十月，丁未，谈庭瑶至蜀。

[4]冬季，十月丁未（初三），啖庭瑶到达蜀郡。

[5]壬子，兴平军奏：破贼于武关，克上洛郡。

[5]壬子（初八），兴平军上奏说：在武关打败叛军，收复了上洛郡。

[6]吐蕃陷西平。

[6]吐蕃军队攻陷西平郡。

[7]尹子奇久围睢阳，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余才四百人。

[7]叛军将领尹子奇率兵久围睢阳，城中粮食已经吃尽，有人建议放弃睢阳把军队撤向东面，张巡与许远商议，认为：“睢阳是江、淮地区的屏障，如果放弃睢阳城，那么叛军就可以长驱南下，侵占江、淮地区。再说我们的将士都因饥饿劳累病弱，要撤退也必定走不脱。战国时代的各国诸侯交战时，同盟国还互相救援，何况我们周围不远还

有许多朝廷的驻军将帅！不如固守以待援。”茶纸吃完以后，就杀马而食；马被杀完后，又捕鸟雀和掘地抓鼠而食；鸟鼠又吃尽后，张巡就杀掉自己的爱妾，让士卒们吃肉，许远也杀了他的家奴；然后把城中的女人全部搜寻出来杀死后吃掉，接着又杀了老弱病残的男子。城中的人都知道必死，所以没有叛变的，最后剩下的只有四百人。

癸丑，贼登城，将士病，不能战。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城遂陷，巡、远俱被执。尹子奇问巡曰：“闻君每战裂齿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贼，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视之，所余才三四。子奇义其所为，欲活之。其徒曰：“彼守节者也，终不为用。且得士心，存之，将为后患。”乃并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皆斩之。巡且死，颜色不乱，扬扬如常。生致许远于洛阳。

癸丑（初九），叛军登上城头，将士们因为病弱，不能再战。张巡向西拜了两拜说：“我已经竭尽全力，但没有守住睢阳城，生时既然不能报答陛下的恩德，死后作为没有归宿的鬼魂也要英勇杀敌！”随后城被叛军攻陷，张巡与许远都作了俘虏。尹子奇问张巡说：“听说将军你每当作战时眼角睁裂，牙齿咬碎，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张巡说：“我是坚决想要吞掉你们这伙叛逆的贼党，但恨力不从心。”尹子奇就用刀撬开张巡的口探视，只剩下三四颗牙齿。尹子奇十分欣赏张巡的忠义，不想杀掉他。但他的部下却说：“像张巡这样的人，都是忠义守节之士，终究不会为我们所用。再说他深得军心，如果不杀掉他，必会后患。”于是尹子奇就把张巡与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全部杀掉。张巡临刑前，神色自若，面不改色，慷慨赴难。尹子奇把许远送往洛阳。

巡初守睢阳时，卒仅万人，城中居人亦且数万，巡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前后大小战凡四百余，杀贼卒十二万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战陈，令本将各以其意教之。人或问其故，巡曰：“今与胡虏战，云合鸟散，变态不恒，数步之间，势有同异。临机应猝，在于呼吸之间，而动询大将，事不相及，非知兵之变者也。故吾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习，人自为战，不亦可乎！”自兴兵，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敌，未尝自修。每战，将士或退散，巡立于战所，谓将士曰：“我不离此，汝为我还决之。”将士莫敢不还，

死战，卒破敌。又推诚待人，无所疑隐；临敌应变，出奇无穷；号令明，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故下争致死力。

张巡起初坚守睢阳时，仅有士兵一万人，而城中居民百姓却有数万人，张巡每见一人就询问其姓名，以后没有不认识的。前后大小战斗共进行了四百多次，杀死叛军十二万人。张巡练兵不按照古人的兵法作战布阵，而是命令部下的将领各自按照自己的战略教习战法。有人问其中的原因，张巡说："现在是与反叛的胡人作战，他们忽散忽合，变化不定，有时在数步之内，军势都不同。所以就需要将领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应接突发的事件，如果让他们动不动就要请示大将，那就来不及了，这是不知道作战用兵的变化。所以我让士卒了解将领的心意，将领熟悉士卒的情绪，这样将领指挥士卒作战，就如手使用自己的指头一样自如。兵与将都相互了解，部队各自为战，不是很好吗！"自从与叛军交战以来，守城所用的器械与作战所用的兵器都是缴获敌人的，守城部队没有修理制造过。每当战斗激烈时，有的将士后退下来，张巡就立在阵地上对将士们说："我绝不离开这里，你们为我返回去继续与叛军决战。"将士听后，没有敢再后退的，又纷纷向前，与叛军死战，最后都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张巡待人诚恳，胸怀坦荡，善于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并且号令严明，赏罚分明，能够与部下同甘共苦，所以部下的将士都拚死效力。

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晓素傲很，不受镐命。比镐至，睢阳城已陷三日。镐召晓，杖杀之。

河南节度、采访等使张镐得知睢阳危急，率兵日夜兼程，并发文书告浙东、浙西、淮南、北海等节度使以及谯郡太守闾丘晓，让他们也发兵来救。而闾丘晓因为素来狂傲，竟不听从张镐的命令。等到张镐率兵赶到，睢阳城已被攻陷了三天。张镐召来闾丘晓，命令用棍子打死了他。

[8]张通儒等收余众走保陕，安庆绪悉发洛阳兵，使其御史大夫严庄将之，就通儒以拒官军，并旧兵步骑犹十五万。己未，广平王至曲沃。回纥叶护使其将军鼻施吐拨裴罗等引军旁南山搜伏，因驻军岭北。郭子仪等与贼遇于新店，贼依山而陈，子仪等初与之战，不利，贼逐之下山。回纥自南山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曰："回

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之，贼大败，僵尸蔽野。严壮、张通儒等弃陕东走，广平王、郭子仪入陕城，仆固怀恩等分道追之。

[8]叛军大将张通儒等收罗残兵退保陕郡，安庆绪调集了洛阳的全部兵力，命令他的御史大夫严庄率领，与张通儒合兵，共有步、骑兵十五万，来阻挡官军。己未（十五日），广平王李率兵到达曲沃。回纥叶护命令其部将鼻施吐拨裴罗等率兵顺着南山搜寻叛军，于是驻军于岭北。郭子仪等人率兵与叛军相遇于新店，叛军依山而布阵，郭子仪初战不利，被叛军赶到山下。这时回纥军从南山袭击叛军的背面，在漫天黄尘中射了十余箭。叛军回头一看，吃惊地说：“回纥兵来了！”于是溃败。官军与回纥军乘机前后夹击，叛军被打得大败，尸横遍野。严庄与张通儒等人放弃陕郡向东败逃，广平王李与郭子仪进入陕城，仆固怀恩率兵分头追击叛军。

严壮先入洛阳告安庆绪。庚申夜，庆绪帅其党自苑门出，走河北；杀所获唐将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余人而去。许远死于偃师。

严庄先进入洛阳向安庆绪报告败状。庚申（十六日）夜晚，安庆绪率领他的部下从苑门逃出，逃向河北，并在逃走前杀了所俘虏的朝廷将领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余人。许远死于偃师县。

壬戌，广平王入东京。回纥意犹未厌，患之。父老请率罗绵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

壬戌（十八日），广平王李率兵进入东京。回纥军还不满足，李十分忧虑。东京父老百姓请求以一万匹丝织品贿赂回纥军，回纥军才罢休。

[9]成都使还，上皇诰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上忧惧，不知所为。后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9]使者从成都回来，带回玄宗的诰命说：“只要给我剑南一道容身自保就足够了，不想再回长安。”肃宗十分忧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后来派去的使者回来说：“上皇先得到陛下请求归还皇位的表书后，游移不定，吃不下饭，不想归来。等到群臣所上的表书到后，才心中大喜，命准备饮食歌舞，并颁下诰命确定了动身的日期。”肃宗把李泌召来说：“这都是你的功劳！”

泌求归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听归衡山。敕郡县为之筑室于山中，给三品料。

李泌屡次请求归隐山中，肃宗执意挽留，不得已，才允许他返回衡山。并下敕书命令郡县官为李泌在山中建造房屋，给三品官的俸料。

[10]癸亥，上发凤翔，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入蜀，奉迎上皇。

[10]癸亥（十九日），肃宗从凤翔出发回京师，并派太子太师韦见素往蜀中去迎接玄宗。

[11]乙丑，郭子仪遣左兵马使张用济、右武锋使浑释之将兵取河阳及河内；严壮来降。陈留人杀尹子奇，举郡降。田承嗣围来于颍川，亦遣使来降；郭子仪应之缓，承嗣复叛，与武令皆走河北。制以为河南节度使。

[11]乙丑（二十一日），郭子仪派左兵马使张用济与右武锋使浑释之率兵攻占了河阳及河内二郡，叛军大将严庄投降。陈留人杀了叛将尹子奇，献郡来降。叛军将领田承嗣于颍川围攻来，这时也派使者来请求投降，因为郭子仪接应缓慢，田承嗣再度反叛，与叛将武令退保河北。肃宗下制书任命来为河南节度使。

[12]丙寅，上至望贤宫，得东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国门奉迎，二十里不绝，舞跃呼万岁，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宫。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贼官爵者皆脱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搏膺顿首请罪，环之以兵，使百官临视之。太庙为贼所焚，上素服向庙哭三日。是日，上皇发蜀郡。

[12]丙寅（二十二日），肃宗到达咸阳望贤宫，收到了东京克复的捷报。丁卯（二十三日），肃宗进入西京。城中百姓出城门外二十里来迎接，一路不绝，拜舞跳跃，高呼万岁，还有人哭泣。肃宗入居大明宫。御史中丞崔器命令接受过安禄山叛军官爵的人都解下头巾赤脚立于含元殿前，让他们自己捶打自己的胸口，叩头谢罪，周围站立着持武器的士卒，并让百官在含元殿台上观看。因为太庙被叛军烧毁，肃宗身着白色的服装，向着太庙大哭三天。当天，玄宗从蜀郡出发。

[13]安庆绪走保邺郡，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元天成；从骑不过三百，步卒不过千人，诸将阿史那承庆等散投常山、赵郡、范阳。旬日间，蔡希德自上党，田承嗣自颍川，武令自南阳，各帅所部兵归之。又召募河北诸郡人，众至六万，军声复振。

[13]安庆绪率领部下败退到邺郡，于是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这时跟随他的骑兵不过三百，步兵不过一千人，其他部将如阿史那承庆等都分别逃向常山、赵郡、范阳等地。十天之内，蔡希德从上党，田承嗣从颍川，武令从南阳，各自率领本部兵马投奔邺郡。安庆绪又在河北各郡招募人马，兵众达到六万，军队的声势又一次振作起来。

[14]广平王之入东京也，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余人，皆素服悲泣请罪。以上旨释之，寻勒赴西京。己巳，崔器令诣朝堂请罪，如西京百官之仪，然后收系大理、京兆狱。其府县所由、祗承人等受贼驱使追捕者，皆收系之。

[14]广平王李进入东京后，百官中接受过安禄山与安庆绪父子官爵的陈希烈等三百余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悲泣请罪，李按照肃宗的意旨，都释放了他们，不久又把他们押送往西京。己巳（二十五日），崔器命令他们到朝堂向肃宗请罪，如同在西京对待接受伪职的百官那样，然后把他们关进大理寺和京兆的狱中。府县中那些为叛军干过事的小官吏，被抓住后，也关进狱中。

初，汲郡甄济，有操行，隐居青岩山，安禄山为采访使，奏掌书记。济察禄山有异志，诈得风疾，舁归家。禄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济引首待刀；希德以实病白禄山。后安庆绪亦使人强舁至东京，月余，会广平王平东京，济起，诣军门上谒。遣诣京师，上命馆之于三司，令受贼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济为秘书郎。国子司业苏源明称病不受禄山官，上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壬申，上御丹凤门，下制："士庶受贼官禄，为贼用者，令三司条件闻奏；其因战被虏，或所居密近，因与贼往来者，皆听自首除罪；其子女为贼所污者，勿问。"

起初，汲郡人甄济，操行清高，隐居于青岩山，安禄山为河北采访使时，上奏任命甄济为掌书记。甄济觉察到安禄山有反叛的野心，就假称中风，让人抬回家中。安禄山率兵反叛后，让蔡希德带领两名刽子手，手持大刀去召甄济，甄济伸出头等待着杀掉他，于是蔡希德就认为甄济确实有病，回去报告了安禄山。后来安庆绪也派人强把甄济抬到东京，一个多月以后，广平王李率兵收复东京，甄济即起来到军中去谒见李。李让甄济前往京师，肃宗让甄济住在三司的馆舍中，命

令接受过叛军官爵的人列队向他伏拜，让这些人愧悔，并任命甄济为秘书郎。国子司业苏源明假装有病，没有接受安禄山所委任的官爵，肃宗就提拔他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壬申（二十八日），肃宗登临丹凤门，颁下制书说：“对于官吏和百姓中接受过安禄山叛军官爵、俸禄以及为叛军干过事的人，命御史台、中书、门下三司分别不同情况上奏。在战斗中被叛军俘虏的将士，或与叛军居住靠近，因而与其往来的人，一律允许自首而免其罪。家中有妇女被叛军污辱的，都不问罪。”

[15]癸酉，回纥叶护自东京还，上命百官迎之于长乐驿，上与宴于宣政殿。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于沙苑，自归取马，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上赐而遣之。

[15]癸酉（二十九日），回纥叶护从东京返回，肃宗命令百官于长乐驿迎接，然后在宣政殿设宴招待叶护。叶护上奏说：“因为军中缺少战马，请把军队留在沙苑，自己回国取马，然后为陛下扫除范阳叛军的残余。”肃宗重加赏赐，然后遣叶护回去。

[16]十一月，广平王、郭子仪来自东京，上劳子仪曰：“吾之家国，由卿再造。”

[16]十一月，广平王李与郭子仪从东京来到西京，肃宗慰劳郭子仪说：“我们李家的大唐王朝，是由你复兴的。”

[17]张镐帅鲁灵、来、吴王祗、李嗣业、李奂五节度徇河南、河东郡县，皆下之；惟能元皓据北海，高秀岩据大同未下。

[17]河南节度、采访等使张镐率领鲁灵、来、吴王李祗、李嗣业与李奂等五节度使攻打河南、河东道的郡县，全部收复。只有叛将能元皓占据着北海，高秀岩占据着大同，还未克复。

[18]己丑，以回纥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岁遗回纥绢二万匹，使就朔方军受之。

[18]己丑（十五日），唐朝任命回纥叶护为司空，封忠义王爵，并答应每年赠送回纥丝织品二万匹，让他们到朔方军受取。

[19]以严庄为司农卿。

[19]任命严庄为司农卿。

[20]上之在彭原也，更以栗为九庙主；庚寅，朝享于长乐殿。

[20]肃宗在彭原的时候，改用栗木为九庙中的神主。庚寅（十六日），肃宗于长乐殿中祭祀九庙神主。

[21]丙申，上皇至凤翔，从兵六百余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上发精骑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阳，上备法驾迎于望贤宫。上皇在宫南楼，上释黄袍，著紫袍，望楼下马，趋进，拜舞于楼下。上皇降楼，抚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上皇索黄袍，自为上著之，上伏地顿首固辞。上皇曰："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欢呼且拜。上令开仗，纵千余人入谒上皇，曰："臣等今日复睹二圣相见，死无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请，自扶上皇登殿。尚食进食，上品尝而荐之。丁未，将发行宫，上亲为上皇习马而进之上皇。上皇上马，上亲执。行数步，上皇止之。上乘马前引，不敢当驰道。上皇谓左右曰："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左右皆呼万岁。上皇自开远门入大明宫，御含元殿，慰抚百官；乃诣长乐殿谢九庙主，恸哭久之；即日，幸兴庆宫，遂居之。上累表请避位还东宫，上皇不许。

[21]丙申（二十二日），玄宗到达凤翔，跟随护卫的士兵有六百多人，玄宗命令他们把兵器全部交到凤翔郡的武器库中。肃宗派精锐骑兵三千去迎接。十二月丙午（初三），玄宗到达咸阳，肃宗准备了皇帝所乘的车驾在望贤宫迎接玄宗。玄宗在望贤宫中的南楼上，肃宗脱下黄袍，身着紫袍，望着南楼下马，用小步快速前行，伏身拜于楼下。玄宗从楼上下来，抚摸肃宗而哭泣，肃宗手捧玄宗的双脚，呜咽不已。玄宗要来黄袍，亲自为肃宗穿上，肃宗伏地叩头，坚辞不敢接受。玄宗说："天命与人心都已经归于你，你能够让我安度晚年，就是你的忠孝了！"肃宗推辞不过，只好接受了黄袍。这时被挡在仪仗外面的父老百姓们，都高声欢呼拜舞。肃宗命令士卒们开禁，让一千余人进宫谒见玄宗，他们说："我们今天重又见到二位圣人相逢，就是死了也不感到遗憾！"玄宗不肯居住在宫中的正殿，说："这是天子的住地。"肃宗坚请，并亲自扶玄宗上殿。尚食官进上食物时，肃宗都亲自品尝后再献上去让玄宗吃。丁未（初四），玄宗将要从行宫出发，肃宗亲自为玄宗练马然后进上。等玄宗上马后，肃宗亲自为玄宗牵马。行走了数步后，被玄宗制止。肃宗又乘马在前面引导，不敢在路中央

驰马。玄宗对左右的人说："我作了五十年天子，都没有感到高贵过；现在作了天子的父亲，才高贵了！"左右的人听后，都高呼万岁。玄宗一行从开远门进入大明宫，驾临含元殿，抚慰百官，然后到长乐殿中谢九庙神主，恸哭了很久。当天，玄宗前往兴庆宫，就居住在宫中。肃宗多次上表请求归帝位于玄宗，自己还东宫仍为太子，玄宗不答应。

[22]辛亥，以礼部尚书李岘、后部侍部郎吕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陈希烈等狱。岘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栖筠多务平恕，故人皆怨、器之刻深，而岘独得美誉。

[22]辛亥（初八），肃宗任命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一起审迅处置投敌的陈希烈等人的案件。李岘又任命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李栖筠多从宽处理，所以人们都怨恨吕与崔器的严酷，而只有李岘一人得到人们的称赞。

[23]戊午，上御丹凤楼，赦天下，惟与安禄山同反及李林甫、王、杨国忠子孙不在免例。立广平王为楚王，加郭子仪司徒，李光弼司空，自余蜀郡、灵武扈从立功之臣，皆进阶，赐爵，加食邑有差。李、卢奕、颜杲卿、袁履谦、许远、张巡、张介然、蒋清、庞坚等皆加赠官，其子孙。战亡之家，给复二载。郡县来载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以张良娣为淑妃，立皇子南阳王系为赵王，新城王仅为彭王，颍川王为兖王，东阳王为泾王，为襄王，为杞王，为召王，为兴王，侗为定王。

[23]戊午（十五日），肃宗登临丹凤楼，大赦天下，只有与安禄山共同谋反的人及李林甫、王与杨国忠的子孙不在赦免之例。又封广平王李为楚王，擢升郭子仪为司徒，李光弼为司空，其余跟随玄宗和肃宗往蜀郡、灵武护驾的有功之臣，都进官封爵，并加封多少不等的食邑。对于平叛而死的李、卢奕、颜杲卿、袁履谦、许远、张巡、张介然、蒋清、庞坚等人都加赠官衔，并任命他们的子孙当官。对于战斗中死亡的将士，免除他们的家人二年的赋役。各郡县明年的租、庸免除三分之一。近年来所改的郡名、官名，都恢复原来的旧名。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以张良娣为淑妃，立皇子南阳王

李系为赵王，新城王李仅为彭王，颍川王李为兖王，东阳王李为泾王，李为襄王，李为杞王，李为召王，李为兴王，李侗为定王。

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为之作传，表上之，以为："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恶扬，录瑕弃用，臣窃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诸军之救，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荣禄。若不时纪录，恐远而不传，使巡生死不遇，诚可悲焉。臣敢撰传一卷献上，乞编列史官。"众议由是始息。是后赦令无不及李等，而程千里独以生执贼庭，不沾褒赠。

有人议论说张巡死守睢阳，不肯撤离，与其在城中杀人而食，不如弃城而保全人命。张巡的朋友李翰就为他作了传记，上奏肃宗，认为："张巡率兵以少敌众，以弱兵制强敌，努力保全江、淮地区，等待陛下派兵增援，援兵至而张巡死，他的战功确实是非常大。而有的人却认为张巡杀人而食是有罪的，死守睢阳城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对于这种贬善扬恶，指斥缺点而不讲其功绩的行为，我感到实在痛心。张巡之所以要固守睢阳城，是想等待其他的军队来救援，救兵不至而城中粮绝，只好杀人而食，这实在不是他的心愿。假如张巡在守城的初期已有杀人而食的用心，杀害了数百人而来保全天下，我还认为他是功过相当，何况那样做绝非他的意愿！现在张巡已为国战死，不能够再看到圣朝的昌明，只有留下身后美名才是他的荣禄。如果不能够及时地把他的大功记录下来，恐怕不久就会被人们淡忘，使他在生前和死后都得不到美名，这才真是可悲之处。我谨撰写张巡的传记一卷奉献给陛下，希望能够编列于国史之中。"从此才没有人再非议此事。此后朝廷的赦令总包括李等为国殉难的壮士，唯独程千里因曾被叛军生俘，所以不在褒誉赠官之列。

[24]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传国宝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24]甲子（二十一日），玄宗登临宣政殿，把传国宝册授给肃宗，肃宗痛哭流涕地接受了宝册。

[25]安庆绪之北走也，其大将北平王李归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皆溃归范阳，所过俘掠，人物无遗。史思明厚为之备，且遣使逆招之范阳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罗不从，思明纵兵击之，同罗大败，悉夺其所掠，余众走归其国。

[25]安庆绪率领他的部下向北逃走，他的部下大将北平王李归仁与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都逃往范阳，他们在所经过的地区大肆进行掳掠，人财都被掠夺一空。史思明以重兵防备，并派使者在范阳境内迎接招抚，曳落河与六州胡人都投向了史思明。只有同罗军队不服从，史思明就出兵攻打，同罗大败，所掳掠的东西都被史思明夺走，余下的残兵逃回本国。

庆绪忌思明之强，遣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往征兵，因密图之。判官耿仁智说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愿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尽力于安氏者，迫于凶威耳。今唐室中兴，天子仁圣，大夫诚帅所部归之，此转祸为福之计也。"裨将乌承亦说思明曰："今唐室再造，庆绪叶上露耳。大夫奈何与之俱亡！若归款朝廷，以自湔洗，易于反掌耳。"思明以为然。

安庆绪忌恨史思明的兵强，于是派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前往范阳去征调史思明的部队，并让他们暗中消灭史思明。范阳节度判官耿仁智对史思明说："史大夫你官高位重，身边的人都不敢对你说话，我愿冒死进一言。"史思明听后说："你想要说什么呢？"耿仁智说："大夫你所以竭力为安氏效力，是因为迫于他们的威势。现在唐朝中兴，当代皇帝仁义贤明，你如果能够率领部下的将士归服朝廷，实在是转祸为福的一条出路。"裨将乌承也劝史思明说："现在唐朝复兴，安庆绪就好似树叶上的露水，难以长久。大夫你为何要与他一起灭亡呢！如果归顺朝廷，就可以洗刷掉以前背叛过错，真是易于反掌。"史思明认为他们说得正确。

承庆、守忠以五千劲骑自随，至范阳，思明悉众数万逆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谓承庆等曰："相公及王远至，将士不胜其喜，然边兵怯懦，惧相公之众，不敢进，愿弛弓以安之。"承庆等从之。思明引承庆入内厅乐饮，别遣人收其甲兵，诸郡兵皆给粮纵遣之，愿留者厚赐，分隶诸营。明日，囚承庆等，遣其将窦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万来降，并帅其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以所部来降。乙丑，子昂至京

师。上大喜，以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子七人皆除显官。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往宣慰，使将所部兵讨庆绪。

阿史那承庆与安守忠以五千精锐骑兵护卫，来到范阳，史思明领着全部兵众数万人去相迎，相距一里多路时，史思明派人对阿史那承庆等人说："相公与大王远道而来，范阳的将士们都十分高兴，但是处在边远地区的范阳士卒素来胆怯，惧怕你们的军队，不敢再前来迎接，希望你们的士兵收起弓箭刀枪，使范阳的士兵安心。"阿史那承庆等人答应了这一要求。史思明引着阿史那承庆到内厅中饮酒作乐，另派人收缴了他部下的兵器，对那些士卒全部发给资粮放遣，愿意留下来效力的，重加赏赐，然后分配到自己部队的各营中。第二天，史思明便囚禁了阿史那承庆等人，然后派自己的部将窦子昂奉上表书，率自己所辖的十三郡及八万兵士归降朝廷，并命令部将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也带领自己的部众及辖地来投降。乙丑（二十二日），窦子昂到达京师。肃宗非常高兴，就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对史思明的七个儿子也封以大官。又派宦官李思敬与朝官乌承恩前往范阳安抚史思明，让他率领部下将士去讨伐安庆绪。

先是，庆绪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还范阳，以其将薛萼摄恒州刺史，开井陉路，招赵郡太守陆济，降之；命其子朝义将兵五千人摄冀州刺史，以其将令狐彰为博州刺史。乌承史恩所至宣布诏旨，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

先前，安庆绪任命张忠志为常山太守，于是史思明就召张忠志回范阳，然后任命部将薛萼代理恒州刺史，打开了从井陉关出常山的通路，招降了赵郡太守陆济。又任命他的儿子史朝义率兵五千人代理冀州刺史，部将令狐彰为博州刺史。乌承恩在所到之处宣布皇帝的诏书，于是沧州、嬴州、安州、深州、德州、棣州等州全部投降，只有相州因被安庆绪所占据而未降，河北地区的其他州都归顺了唐朝。

[26]上皇加上尊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

[26]玄宗加肃宗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

[27]郭子仪还东都，经营河北。

[27]郭子仪回到东都，准备收复河北地区 。

[28]崔器、吕上言："诸陷贼官，背国从伪，准律皆应处死。"上欲从之。李岘以为："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是坚其附贼之心边。《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器守文，不达大体。惟陛下图之。"争之累日，上从岘议，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壬申，斩达奚等十八人于城西南独柳树下，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于大理寺；应受杖者于京兆府门。

[28]御史大夫崔器与兵部侍郎吕上言说："那些投降过叛军的官吏，背叛了国家，依附于伪朝廷，按照法律，都应该处死。"肃宗计划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而礼部尚书李岘却认为："当叛军攻陷两京时，天子南逃避难，人们都各自逃生。那些投向叛军的官吏都是陛下的亲戚，或是一些功臣的子孙，现在如果一概以叛逆罪把他们处死，恐怕有违陛下的仁恕之道。再说河北地区还没有平定，群臣中投向叛军的还有许多人，如果能够宽大处理，就为那些投敌的人打开了一条自新之路；如果把他们全部杀死，就会更加坚定那些投敌官吏的反心。《尚书》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吕与崔器二人只知道谨守法律条文，不懂得大道理。希望陛下慎重考虑。"争论了数日，最后肃宗依从了李岘的建议，决定分成六等定罪，罪重者在市中公开处死，二等赐他们自杀，三等用棍杖重打一百下，以下三等是流放、贬官。壬申（二十九日），斩达奚等十八人于长安城西南独柳树下，赐陈希烈等七人自杀于大理寺，又于京兆府门棍打那些应受此刑的人。

上欲免张均、张死，上皇曰："均、事贼，皆任权要。均仍为贼毁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头再拜曰："臣非张说父子，无有今日。臣不能活均、，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见说于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张为汝长流岭表，张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从命。

肃宗想要免除张均、张的死罪，玄宗说；" 张均、张兄弟投降了叛军，都被委以要职。张均还在叛军面前诋毁我们家中的事，罪不能赦。"肃宗叩头再拜说："我不是因为张说与张均、张父子的保护，就不会有今天。我若是不能救张、张均兄弟，如果死者灵魂不死，我有何面目在九泉之下去见张说！"说着伏地流涕。玄宗命令左右的人把肃

宗扶起说："因为你的请求，张流放到岭表，张均罪大，不可饶恕，你不要再为他求情了。"肃宗涕泣而服从了玄宗的命令。

安禄山所署河南尹张万顷独以在贼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顷之，有自贼中来者，言"唐群臣从安庆绪在邺者，闻广平王赦陈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贼庭；及闻希烈等诛，乃止。"上甚悔之。

只有安禄山所任命的河南尹张万顷，因为能够在叛军中保护百姓，不加问罪。不久有人从叛军中回来说："跟随安庆绪在邺郡的唐朝群臣，听说广平王李赦免了陈希烈等人，都十分痛心，恨自己失身叛国。后来又得知陈希烈等人被杀，又坚定了反叛的决心。"肃宗听后，悔恨不已。

臣光曰：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希烈等或贵为卿相，或亲连肺腑，于承平之日，无一言以规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窃富贵；及四海横溃，乘舆播越，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傥各全其首领，复其官爵，是谄谀之臣无往而不得计也。彼颜杲卿、张巡之徒，世治则摈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乱则委弃孤城，齑粉寇手。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至于微贱之臣，巡徼之隶，谋议不预，号令不及，朝闻亲征之诏，夕失警跸之所，乃复责其不能扈从，不亦难哉！六等议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臣司马光曰：身为君主的臣下，既然接受了君王的任命，委身于国家，就应该死心塌地，忠贞不二。而陈希烈等人，有的贵为王侯将相，有的是皇亲国戚，在天下太平之时，没有一个人进言规劝皇帝的过失，挽救国家的危机，只是一味地迎合时势，以图富贵。等到安禄山反叛，天下大乱，皇帝远出避难，他们却贪生怕死，顾恋家室，卖身投靠，媚贼称臣，为叛逆安禄山出谋划策，这样无耻的行为，连犬马都不如，为屠夫酤酒商贩之辈所不齿。如果再保全他们的生命，恢复他们的官爵，就会使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得势于天下。而如颜杲卿、张巡这样的忠臣，太平之世被排挤于朝廷之外，居身贱职；天下大乱之时被弃之于孤城之中，最后惨死于敌手。世道为什么会使善人如此不幸，恶人如此幸运！朝廷为什么对待忠义之士是如此刻薄，而对奸邪之徒竟如此宽厚！至于那些地位低贱的小臣，巡逻传令的奴仆，因为没有参预谋划，也没有得到命令，早晨才听说皇帝亲征的诏书，晚

上就不知道皇帝的行在，却责备怪罪他们不能护驾，岂不是太苛刻了吗！对于投敌叛变的官吏按照六等定罪，是必要的，唐肃宗又有什么可悔恨的呢！

[29]故妃韦氏既废为尼，居禁中，是岁卒。

[29]肃宗先前的妃子韦氏被废为尼姑后，居于禁中，这一年去世。

[30]置左、右神武军，取元从子弟充，其制皆如四军，总谓之北牙六军。又择善骑射者千人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厢，号曰英武军。

[30]唐朝建立左、右神武军，征召跟随肃宗平乱的青年军人充当，其建制全都与禁军中的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军相同，总称为北牙六军。又挑选善于骑马射箭的一千士卒为殿前射生手，分为左、右两厢，号称英武军。

[31]升河中防御使为节度，领蒲、绛等七州；分剑南为东、西川节度，东川领梓、遂等十二州；又置荆澧节度，领荆、澧等五州；夔峡节度，领夔、峡等五州；更安西曰镇西。

[31]唐朝升河中防御使为节度使，管辖蒲州、绛州等七州；分剑南节度使为剑南东川、剑南西川节度使，东川节度使管辖梓州、遂州等十二州；又设置荆澧节度使，管辖荆州、澧州等五州；夔峡节度使，管辖夔州、峡州等五州。改安西节度为镇西节度。

乾元元年（戊戌、７５８）

乾元元年（戊戌，公元７５８年）

[1]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册，加上尊号。上固辞“大圣”之号，上皇不许。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圣皇天帝。

[1]春季，正月戊寅（初五），玄宗登临宣政殿，授肃宗玉册，并加肃宗尊号。肃宗坚决不接受“大圣”的称号，玄宗不答应。肃宗尊玄宗为太上至道圣皇天帝。

先是，官军既克京城，宗庙之器及府库资财多散在民间，遣使检括，颇有烦扰；乙酉，敕尽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岘安抚坊市。

先前，唐军收复京城以后，因为宗庙祭祀所用的器物以及府库中的财物都散落在民间，于是就派使者搜寻，烦扰百姓。乙酉（十二日），肃宗下敕书一律停止搜寻，并命令京兆尹李岘安抚坊市民众。

[2]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监李辅国兼太仆卿。辅国依附张淑妃，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朝野。

[2]二月癸卯朔（初一），肃宗任命殿中监宦官李辅国兼任太仆卿。李辅国依附张淑妃，兼任元帅府行军司马，权势压倒朝野人士。

[3]安庆绪所署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举所部来降，以为鸿胪卿，充河北招讨使。

[3]安庆绪所任命的北海节度使能元皓率领部众归降朝廷，被任命为鸿胪卿，兼任河北招讨使。

[4]丁未，上御明凤门，赦天下，改元。尽免百姓今载租、庸，复以载为年。

[4]丁未（初五），肃宗登临明凤门，大赦天下，改年号。并免除百姓今年的全部租、庸，又将“载”改回为“年”。

[5]庚午，以安东副大都护王玄志为营州刺史，充平卢节度使。

[5]庚午（二十八日），朝廷任命安东副大都护王玄志为营州刺史，并兼任平卢节度使

[6]三月，甲戌，徙楚王为成王。

[6]三月甲戌（初二），移封楚王李为成王。

[7]戊寅，立张淑妃为皇后。

[7]戊寅（初六），肃宗立张淑妃为皇后。

[8]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癸巳，北庭兵马使王惟良谋作乱，嗣业与裨将荔非元礼讨诛之。

[8]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驻于河内。癸巳（二十一日），北庭兵马使王惟良阴谋叛乱，被李嗣业与裨将荔非元礼讨杀。

[9]安庆绪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清河太守宇文宽皆杀其使者来降；庆绪使其将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归，于邺市。凡有谋归者，诛及种、族，乃至部曲、州县、官属，连坐死者甚众。又与其群臣歃血盟于邺南，而人心益离。庆绪闻李嗣业在河内，夏，四月，与蔡希德、崔乾将步骑二万，涉沁水攻之，不胜而还。

[9]安庆绪北逃时，平原太守王与清河太守宇文宽都杀死叛军使者归降了朝廷。安庆绪遂派其部将蔡希德与安太清攻克平原与清河，俘

获了王与宇文宽而归，将他们在邺城街市中处以剐刑。安庆绪对于谋求归顺朝廷的部将，一律处死，并株连部落与宗族，以至部曲、州县民众、属官等被连坐而死的甚多。安庆绪又与他的群臣在邺城南歃血结盟，但人心更加不稳，众叛亲离。安庆绪得知李嗣业驻守在河内，夏季，四月，与蔡希德、崔乾率领步、骑兵二万，渡过沁水来攻打河内，没有攻克而率兵返回。

[10]癸卯，以太子少师虢王巨为河南尹，充东京留守。

[10]癸卯（初二），肃宗任命太子少师虢王李巨为河南尹，兼东京留守。

[11]辛卯，新主入太庙，甲寅，上享太庙，遂祀昊天上帝；乙卯，御明凤门，赦天下。

[11]辛卯（疑误），将新神主送入太庙。甲寅（十三日），肃宗祭祀太庙，然后祭祀昊天上帝。乙卯（十四日），肃宗登临明凤门，大赦天下。

[12]五月，壬午，制停采访使，改黜陟使为观察使。

[12]五月壬午（十一日），肃宗下制书取消采访使的官职，改黜陟使为观察使。

[13]张镐性简澹，不事中要，闻史思明请降，上言："思明凶险，因乱窃位，力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彼虽人面，心如野兽，难以德怀，愿勿假以威权。"又言："滑州防御使许叔冀，狡猾多诈，临难必变，请征入宿卫。"时上以宠纳思明，会中使自范阳及白马来，皆言思明、叔冀忠恳可信，上以镐为不切事机，戊子，罢为荆州防御使；以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

[13]张镐为人单纯淡泊，不巴结身居要职的宦官，听说史思明请求归降朝廷，上言说："史思明为人凶恶阴险，借叛乱而得以窃取高位，当力量强大时，部下就依附于他，势力消弱时，人心就会离散，实在是人面兽心，难以用仁德感化他，希望不要给他显要的职位。"又说："滑州防御使许叔冀，狡猾多诈，在危急时刻必然会背叛朝廷，请陛下把他征入京师，担任警卫。"当时肃宗正宠信史思明，正好有宦官从范阳和白马县回来，都说史思明和许叔冀忠诚可靠，因此肃宗就认为张镐不识事机，戊子（十七日），把张镐贬为荆州防御使，任命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

[14]张后生兴王，才数岁，欲以为嗣，上疑未决，从容谓考功郎中、知制诰李揆曰：“成王长，且有功，朕欲立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臣不胜大庆。”上喜曰：“朕意决矣。”庚寅，立成王为皇太子。揆，玄道之玄孙也。

[14]张皇后所生的兴王李，年纪才几岁，张皇后就想要把他立为太子。肃宗犹豫不决，就口气和缓地对考功郎中、知制诰李揆说：“成王李年纪大，并且有战功，我想立他为太子，你看如何？”李揆拜了两拜祝贺说：“这真是国家的大幸，我不胜欢喜。”肃宗高兴地说：“朕绝不再犹豫了。”庚寅（十九日），肃宗立成王李为皇太子。李揆是玄道的玄孙。

[15]乙未，以崔圆为太子少师，李麟为少傅，皆罢政事。上颇好鬼神，太常少卿王专依鬼神以求媚，每议礼仪，多杂以巫祝俚俗。上悦之，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5]乙未（二十四日），肃宗任命崔圆为太子少师，李麟为太子少傅，都罢免他们的政事。肃宗迷信鬼神，所以太常少卿王专门以鬼神之事来取悦肃宗，每当议论礼仪时，王就常常夹杂一些巫术和俚俗。肃宗很喜欢王，于是就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6]赠故常山太守颜杲卿太子太保，谥曰忠节，以其子威明为太仆丞。杲卿之死也，杨国忠用张通幽之谮，竟无褒赠。上在凤翔，颜真卿为御史大夫，泣诉于上，上乃出通幽为普安太守，具奏其状于上皇，上皇杖杀通幽。杲卿子泉明为王承业所留，因寓居寿阳，为史思明所虏，裹以牛革，送于范阳，会安庆绪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归，求其父尸于东京，得之，遂并袁履谦尸棺敛以归。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时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号泣求访，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诣亲故乞索，随所得多少赎之，先姑姊妹而后其子。姑女为贼所掠，泉明有钱二百缗，欲赎己女，闵其姑愁悴，先赎姑女；比更得钱，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群从姊妹及父时将吏袁履谦等妻子流落者，皆与之归，凡五十余家，三百余口，均减资粮，一如亲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赡给，久之，随其所适而资送之。袁履谦妻疑履谦衣衾俭薄，发棺视之，与杲卿无异，乃始惭服。

[16]追赠故常山太守颜杲卿太子太保，谥号为“忠节”，任命他的儿子颜威明为太仆丞。颜杲卿殉难时，因为杨国忠听信张通幽的谗言，竟没有追赠官衔以褒扬。肃宗在凤翔时，颜真卿为御史大夫，曾向肃宗哭诉此事，于是肃宗将张通幽外放为普安郡太守，然后把此事上奏玄宗，玄宗命令用棍子打死了张通幽。颜杲卿的儿子颜泉明被王承业收留，因此寓居寿阳县，后来被史思明俘虏，裹以牛皮，送往范阳，适逢安庆绪刚即位，有赦免令，颜泉明免于一死。史思明归顺朝廷后，颜泉明才得以归来，在东京寻找到他父亲颜杲卿的尸体，就同袁履谦的尸体一起装入棺材，送归长安。颜杲卿妹妹的女儿与颜泉明的儿子都流落在河北地区，颜真卿当时为蒲州刺史，就让颜泉明去寻找，颜泉明号泣求访，以至感动了过路的行人，过了很久才找到。然后颜泉明又往亲戚故友那里去借钱，依借得的数目而赎人，先是姑母姊妹，而后才赎回自己的儿子。当时姑母的女儿被叛军抢掠而去，颜泉明有钱二百缗，想赎回自己的女儿，但因为怜悯姑母的愁苦，就先赎回了姑母的女儿。等到再借来钱赎自己的女儿时，已找不到了。颜泉明遇到流落在河北地区的堂姊妹以及父亲的将吏袁履谦等人的妻子，都让他们跟随一起回来，总共收罗了五十多家，三百多口人，一路上有资粮则大家均分，一如对待自己的亲戚。到了蒲州，颜真卿对他们都加以接济，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按照他们的意愿，资送他们而去。袁履谦的妻子曾经怀疑袁履谦入殓时衣被比颜杲卿俭薄，等打开棺材检视，与颜杲卿没有区别，心中才惭愧信服。

[17]六月，己酉，立太一坛于南郊之东，从王之请也。上尝不豫，卜云山川为祟，请遣中使与女巫乘驿分祷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势，所过烦扰州县，干求受赃。黄州有巫，盛年美色，从无赖少年数十，为蠹尤甚，至黄州，宿于驿舍。刺史左震晨至驿，门扃锁，不可启，震怒，破锁而入，曳巫于阶下斩之，所从少年悉毙之。籍其赃，数十万，具以状闻，且请以其赃代贫民租，遣中使还京师，上无以罪也。

[17]六月己酉（初九），肃宗根据王的请求，于长安南郊的东面立太一神坛。肃宗曾经身体有病，占卜者说是因为山河在作祟，于是王就请求派宦官与女巫乘驿马分别去祷告天下的名山、大河。这些女巫依仗着权势，在所经过的地方烦扰州县官吏百姓，索要财物。黄州有一女巫，年轻漂亮，身后跟随着数十名无赖少年，为害尤其严重，到

了黄州，住在驿站的馆舍中。黄州刺史左震早晨来到驿站，见到馆舍的门闩锁着，打不开，左震大怒，砸坏门锁而入，把女巫拉出来在台阶下立刻杀掉，所跟从的无赖少年也全部打死。检查女巫所贪污的财物，多达数十万，左震把此事上奏给朝廷，并且请求用这些赃物代替贫民百姓的租赋，打发宦官返回京师，肃宗无法问左震的罪。

[18]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

[18]肃宗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兼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

[19]山人韩颖改造新历，丁巳，初行颖历。

[19]隐士韩颖改造历法，丁巳（十七日），开始实行韩颖的新历。

[20]戊午，赦两京陷贼官，三司推究未毕者皆释之；贬、降者续处分。

[20]戊午（十八日），肃宗下敕书对于两京沦陷时投靠叛军的官吏，如果御史台、中书省与门下省三司还没有审迅处理完毕的全部免罪释放，被贬谪降官者保持原有的处置。

[21]太子少师房既失职，颇怏怏，多称疾不朝，而宾客朝夕盈门，其党为之扬言于朝云："有文武才，宜大用。"上闻而恶之，下制数罪，贬豳州刺史。前祭酒刘秩贬阆州刺史，京兆尹严武贬巴州刺史，皆党也。

[21]太子少师房被罢相后，心怀不满，常常假装有病不去朝见皇上，而往的宾客却熙熙攘攘，不绝于门，他的一些亲党为他在朝中扬言说："房是武全才，应该重用。"肃宗听到这些话后，十分反感，于是就下制书历数房的罪责，贬他为州豳刺史。又贬前祭酒刘秩为阆州刺史，京兆尹严武为巴州刺史，二人都是房的党羽。

[22]初，史思明以列将事平卢军使乌知义，知义善待之。知义子承恩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思明思旧恩而全之。及安庆绪败，承恩劝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终当叛乱，而承恩为思明所亲信，阴使图之；又劝上以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赐阿史那承庆铁券，令共图思明，上从之。

[22]起初，史思明以将领的身份侍奉平卢军使乌知义，乌知义也对史思明很友好。乌知义的儿子乌承恩为信都太守，举郡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念及旧恩而保全了他。及至安庆绪兵败逃回河北，乌承恩即劝史思明归顺了朝廷。李光弼认为史思明终究还会反叛，而乌承恩是史思明的亲信，所以就让他暗中谋算史思明。李光弼又劝肃宗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赏赐阿史那承庆铁券，让他们共同消灭史思明，肃宗同意。

承恩多以私财募部曲，又数衣妇人服诣诸将营说诱之，诸将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会承恩入京师，上使内侍李思敬与之俱至范阳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馆于府中，帷其床，伏二人于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阳，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谓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当以吾为节度使。”二人于床下大呼而出。思明乃执承恩，索其装囊，得铁券及光弼牒，牒云：“承庆事成则付铁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书数百纸，皆先从思明反者将士名。思明责之曰：“我何负于汝而为此！”承恩谢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谋也。”思明乃集将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遂榜杀承恩父子，连坐死者二百余人。承恩弟承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状。上遣中使慰谕思明曰：“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

乌承恩多次用自己的私财招募家兵，又屡次穿上妇人的服装暗中到其他将领的营中诱说士卒，诸将把此事报告了史思明。史思明怀疑事不确凿，没有追查。这时乌承恩入京师，肃宗就派宦官李思敬与他一起前往范阳去慰问史思明。乌承恩宣布了皇上的圣旨后，史思明就留乌承恩住在府中的馆舍。又用帷帐把他的床遮了起来，暗中派两个人埋伏在床下。乌承恩的小儿子在范阳，史思明就让他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半夜，乌承恩悄悄地对他的儿子说：“我是受皇帝的命令来除掉史思明这个逆贼的，那时当任命我为节度使。”这时伏在床下的二人大呼而出。于是史思明把乌承恩抓了起来，搜查他的行装袋囊，得到了铁券和李光弼的公文，公文说：“如果阿史那承庆能够成事，就付给铁券，否则不要付给他。”又搜得一本数百张纸的簿书，上面都是先前跟随史思明谋反的将士名单。史思明责骂乌承恩说：“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竟会干这种事！”乌承恩谢罪说：“我真是罪该万死，这都是

出于李光弼的计谋。”于是史思明就召集将士官吏和百姓，向西大哭说：“我率领十三万人归顺了朝廷，有什么地方对不起陛下，而想要杀死我！”然后用棍子打死了乌承恩父子，被株连而死的有二百余人。乌承恩的弟弟乌承因为逃走得以免死。史思明囚禁了宦官李思敬，并把此事表上给朝廷。肃宗派宦官安慰史思明说：“这不是朝廷与李光弼的意图，都是乌承恩一人干的，杀了他是罪有应得。”

会三司议陷贼官罪状至范阳，思明谓诸将曰：“陈希烈辈皆朝廷大臣，上皇自弃之幸蜀，今犹不免于死，况吾属本从安禄山反乎！”诸将请思明表求诛光弼，思明从之，命判官耿仁智与其僚张不矜为表云：“陛下不为臣诛光弼，臣当自引兵就太原诛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将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写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执二人斩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怜，欲活之，复召入，谓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负汝。”仁智大呼曰：人生会有一死，得尽忠义，死之善者也。今从大夫反，不过延岁月，岂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乱捶之，脑流于地。

这时御史台、中央省与门下省三司处置投敌官吏罪状的文书传到范阳，史思明对诸将说：“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上皇弃他们不顾，自己逃向蜀中避难，而现在他们还不免于一死，何况我们都是本来跟随安禄山反叛的人！”诸位将领请求史思明上表让朝廷杀掉李光弼，史思明答应，于是命令判官耿仁智与幕僚张不矜作表书说：“陛下如果不杀掉李光弼，我就亲自率兵往太原杀死他。”张不矜起草表书让史思明过目后，将要入函封缄时，耿仁智把上面的话全部删去。抄写表书的人把此事报告了史思明，史思明命令把二人抓起来杀掉。耿仁智由于久任史思明的部下，史思明爱怜他，想要免他一死，于是就把他召进来说：“我重用你快三十年了，现在的事绝不是我负于你。”耿仁智大声说：“人生总有一死，如果为忠义而死，是死得其所。现在再跟随你而反叛，不过是苟延残喘，真不如立刻就死掉为好！”史思明听后大怒，就用乱棍打死了他，脑浆流了一地。

乌承奔太原，李光弼表为昌化郡王，充石岭军使。

乌承逃奔太原后，李光弼上表封他为昌化郡王，任命为石岭军使。

[23]秋，七月，丙戌，初铸当十大钱，文曰“乾元重宝”，从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谋也。

[23]秋季，七月丙戌（十六日），开始铸以一当十的大钱，名为“乾元重宝”钱，这是根据御中中丞第五琦的建议实行的。

[24]丁亥，册命回纥可汗曰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以上幼女宁国公主妻之。以殿中监汉中王为册礼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仆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勋员外郎鲜于叔明为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宁国公主至咸阳，公主辞诀曰：“国家事重，死且无恨。”上流涕而还。

[24]丁亥（十七日），唐朝册封回纥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并把肃宗的小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为妻。肃宗任命殿中监汉中王李为册礼使，右司郎中李巽为副使，并命令左仆射裴冕把宁国公主送到边疆上。戊子（十八日），肃宗又任命司勋员外郎鲜于叔明为册礼副使。鲜于叔明是鲜于仲通的弟弟。甲子（疑误），肃宗将宁国公主送至咸阳，公主告辞说：“为了国家，死而无恨。”肃宗痛哭流涕而返回。

等至回纥牙帐，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帐中榻上，仪卫甚严，引等立于帐外。不拜而立，可汗曰：“我与天可汗两国之君，君臣有礼，何得不拜？”与叔明对曰：“者唐与诸国为婚，皆以宗室女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礼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婿傲妇翁，坐榻上受册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册命。明日，立公主为可敦，举国皆喜。

李等人到了回纥的牙账，回纥可汗身着红褐色的袍子，头戴胡帽，坐在帐中的床上，戒备森严，而却让李等人立在牙帐外面。李不拜而立，可汗说：“我与你们的皇帝天可汗都是国家的君主，君与臣有礼节，你们为何不下拜？”李与鲜于叔明回答说：“过去我们唐朝与其他的国家通婚，都是以宗室女为公主。现在我们的天子因为可汗有战功，所以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可汗为妻。恩重礼厚，不知可汗为什么要以女婿的身份而傲视岳丈，坐于床上接受册命！”可汗听后，立刻改变了态度，起来接受册命。第二天，又立宁国公主为可敦，举国庆贺。

[25]乙未，郭子仪入朝。

[25]乙未（二十五日），郭子仪入朝。

[26]八月，壬寅，以青、登等五州节度使许叔冀为滑、濮等六州节度使。

[26]八月壬寅（初三），朝廷任命青州、登州等五州节度使许叔冀为滑州、濮州等六州节度使。

[27]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仪为中书令，光弼为侍中。丁巳，子仪诣行营。

[27]庚戌（十一日），李光弼入朝。丙辰（十七日），朝廷任命郭子仪为中书令，李光弼为侍中。丁巳（十八日），郭子仪返回节度行营。

[28]回纥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将骁骑三千助讨安庆绪，上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领之。

[28]回纥可汗派遣他的臣下骨啜特勒与帝德率领精锐骑兵三千来助唐讨伐安庆绪，肃宗命令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带领他们。

[29]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将军赵为蒲、同、虢三州节度使。

[29]九月庚午朔（初一），朝廷任命右羽林大将军赵为蒲州、同州、虢州三州节度使。

[30]丙子，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斩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传首。

[30]丙子（初七），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杀了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传头颅到京师。

[31]安庆绪之初至邺也，虽枝党离析，犹据七郡六十余城，甲兵资粮丰备。庆绪不亲政事，专以缮台沼楼船、酣饮为事。其大臣高尚、张通儒等争权不叶，无复纲纪。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锐，而性刚，好直言，通儒谮而杀之；麾下数千人皆逃散，诸将怨怒不为用。以崔乾为天下兵马使，总中外兵。乾愎戾好杀，士卒不附。

[31]安庆绪刚到邺郡时，虽然势力分崩，党羽离析，但还占据着七郡六十余城，兵器资粮充足。但安庆绪不理政事，而是热衷于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庭台，楼船沼池，以饮酒为乐。他的大臣高尚与张通儒等人又因争权不和，没有政令。大将蔡希德有才略，所率领的部队精锐，但性格刚正，直言不讳，张通儒就进谗言杀死了他，蔡希德部下数千人都离军而逃，诸将也怨恨不肯卖力。安庆绪又任命崔乾为天下兵马使，总揽兵权。崔乾刚愎好杀，士卒都不愿意为他出力。

庚寅，命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将步骑二十万讨庆绪；又命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助之。上以子仪、光弼皆无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臣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之名自此开始。

庚寅（二十一日），肃宗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及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与河南节度使崔光远等七节度使以及平卢兵马使董秦率领步、骑兵二十万讨伐安庆绪，又命令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关内及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率兵助战。肃宗因为郭子仪与李光弼二人都是元勋功臣，难以相互统属，所以不设置元帅，只是任命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使之名从此开始。

[32]癸巳，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

[32]癸巳（二十四日），广州上奏说：大食与波斯国军队包围了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逃走，两国军队在城中抢掠府库，焚烧房舍，然后乘船从海上离去。

[33]冬，十月，甲辰，册太子，更名曰豫。自中兴以来，群下无复赐物，至是，始有新铸大钱，百官、六军沾赉有差。

[33]冬季，十月甲辰（初五），肃宗册立太子，改太子名为李豫。自从唐朝中兴以来，群臣都没有赏赐过财物，这时有了新铸的乾元重宝大钱，所以朝中百官与禁军六军都得到数量不等的赐钱。

[34]郭子仪引兵自杏园济河，东至获嘉，破安太清，斩首四千级，捕虏五百人。太清走保卫州，子仪进围之；丙午，遣使告捷。鲁炅自阳武济，季广琛、崔光远自酸枣济，与李嗣业兵皆会子仪于卫州。庆绪悉举邺中之众七万救卫州，分三军，以崔乾将上军，田承嗣将下军，庆绪自将中军。子仪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垒垣之内，令曰："我退，贼必逐我，汝乃登垒，鼓噪而射之。"既而与庆绪战，伪退，贼逐之，至垒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贼还走，子仪复引兵逐之，庆绪大败。获其弟庆和，杀之。遂拔卫州。庆绪走，子仪等追之至邺，许叔冀、董秦、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引兵继至。庆绪收余兵拒战于愁思冈，又败。前后斩首三万级，捕虏千人。庆绪乃入城固

守，子仪等围之。庆绪窘急，遣薛嵩求救于史思明，且请以位让之。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欲救邺，观望未敢进，先遣李归仁将步骑一万军于滏阳，遥为庆绪声势。

[34]郭子仪率兵从卫州汲县杏园渡过黄河，向东到达获嘉，击败叛军安太清，杀敌四千人，俘虏五百人。安太清退保卫州，郭子仪进兵包围，丙午（初七），派使者入朝报捷。鲁炅从阳武渡过黄河，季广琛、崔光远从酸枣渡过黄河，与李嗣业部队一起到卫州与郭子仪会师。安庆绪发邺中的全部兵七万来救卫州，分为三军，崔乾率领上军，田承嗣率领下军，安庆绪亲自率领中军。郭子仪命令善射手三千埋伏在军营垒墙的后面，命令他们说："我如果领兵退却，叛军必定来追击，那时你们就登上垒墙，擂鼓叫喊而射击。"郭子仪与安庆绪交战，假装退却，叛军遂来追赶，来到垒下，伏兵齐发而射击，箭如雨下，叛军退走，郭子仪又率兵追击，安庆绪大败。俘虏了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立即杀了他。于是克服了卫州。安庆绪败逃，郭子仪等率兵一直追到邺城，这时许叔冀、董秦、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都领兵相继来到。安庆绪收罗残兵与官军战于愁思冈，又被打败。前后杀死叛军三万人，俘虏一千人。于是安庆绪入城固守，郭子仪等率兵包围了邺城。安庆绪危急，于是就派薛嵩向史思明求救，并请求把帝位让给史思明。史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想要救援邺城，但不敢冒然进军，先派部将李归仁率领步、骑兵一万驻扎于滏阳，与安庆绪遥相呼应。

[35]甲寅，上皇幸华清宫；十一月丁丑，还京师。

[35]甲寅（十五日），玄宗前往华清宫；十一月丁丑（初八），返回京师。

[36]崔光远拔魏州；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萧华为魏州防御使。会史思明分军为三，一出邢、，一出冀、贝，一自洹水趣魏州。郭子仪奏以崔光远代华，十二月，癸卯，敕以光远领魏州刺史。

[36]崔光远率兵克复魏州，丙戌（十七日），朝廷任命前兵部侍郎萧华为魏州防御使。这时史思明把军队分为三路：一路出邢州、州，一路出冀州、贝州，一路从洹水县进军魏州。郭子仪上奏请求让崔光远代替萧华，十二月癸卯（初五），肃宗下敕书命崔光远兼领魏州刺史。

[37]甲辰，置浙江西道节度使，领苏、润等十州，以升州刺史韦黄裳为之。庚戌，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领越、睦等八州，以户部尚书李为之，兼淮南节度使。

[37]甲辰（初六），唐朝设置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苏州、润州等十一州，任命升州刺史韦黄裳为节度使。庚戌（十二日），又设置浙江东道节度使，管辖越州、睦州等八州，任命户部尚书李为节度使，并兼任淮南节使。

[38]己未，群臣请上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许之。

[38]己未（二十一日），群臣请求上肃宗尊号为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肃宗答应。

[39]史思明乘崔光远初至，引兵大下，光远使将军李处拒之。贼势盛，处连战不利，还趣城。贼追至城下，扬言曰："处召我来，何为不出！"光远信之，腰斩处。处，骁将，众所恃，既死，众无斗志，光远脱身走还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杀三万人。

[39]史思明乘崔光远初到魏州之机率兵大举进攻，崔光远派部 将李处去迎战。由于叛军兵势强盛，李处连战失利，还兵退回城中。叛兵追到城下，扬言说："李处召我们前来，为什么不出来呢！"崔光远中了叛军的离间之计，将李处腰斩处死。李处作战勇敢，深得军心，他死后，军心涣散，崔光远脱身逃回汴州。丁卯（二十九日），史思明攻陷魏州，杀死三万人。

[40]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40]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故去，肃宗派宦臣去安抚将士，并察看军中将士想要立谁为节度使，以便授给旌节，加以任命。高丽人裨将李怀玉杀了王玄志的儿子，推立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因为侯希逸的母亲是李怀玉的姑母，所以李怀玉推立他为军使。于是朝廷任命侯希逸为节度副使。唐朝的节度使由军中将士自行废立从此开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无主则乱。是故圣人制礼以治之。自天子、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伦，若纲条之相维，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其在《周易》，"上

夫、下泽，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谓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舍之，则彼此之势均，何以使其下哉！

臣司马光曰：天下的民众都有欲望，如果没有君主，就会大乱。所以圣人制定礼来治理国家。从天子、诸侯以至公卿、大夫、官吏、百姓，使他们尊卑有分别，大小有次序，就如网在纲上，有条而不紊，如手臂驱使手指，无不服从，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服事他们的上层，在下层的人才不会有觊觎之心。《周易》说：“天尊在上，湖卑处下，这是履卦。”象辞说：“君子以此分辨上尊下卑，端正民众的意志。”这就是上面所议论的意思。凡是作君主的，所以能够控制他的臣民，是因为驾驭臣民的八种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假如舍弃这八种权柄，那么君臣上下就会势均力敌，还怎么来统治臣下呢！

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则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

唐肃宗逢唐朝中期大乱，有幸而复兴，应该端正君臣上下之礼，以统治四方，而他却苟且获取一时之安，没有想到会成为永久的祸患。任命将帅，统治地方，是国家的大事，却仅委派一介使者，曲从于士卒的意愿，不管贤能与否，只是按照军中将士的要求授给军权。从此以后，习以为常，而君臣还循守不变，以为是上策，这就是姑息。甚至副将士兵杀死或驱逐主帅，也不惩处他们的罪行，反而将主帅的职位援给他们。但是这样一来，君主驾驭臣下的八种权柄爵禄、废置、杀生、予夺，都不是出自君主，而是出于臣下，那么天下生乱还会有个完吗！

且夫有国家者，赏善而诛恶，故为善者劝，为恶者惩。彼为人下而杀逐其上，恶孰大焉！乃使之拥旄秉，师长一方，是赏之也。赏以劝恶，恶其何所不至乎！《书云》：“远乃猷。”诗云：“猷之未远，是用大谏。”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天下之政而专事姑息，其忧患可胜校乎！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

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争务先发以逞其志，非有相保养为俱利久存之计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厉阶，肇于此矣。

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奖赏善举，惩罚恶行，这样就会劝人为善，戒人作恶。而如李怀玉等人身为部将，竟然杀逐他的上司，作恶莫过于此！朝廷却让他们做节度使，掌管一方大权，实在是奖赏这种行为。这样来奖赏恶行，恶行怎么能不处处产生呢！《尚书》说：“谋划事情要从长远的利益着想。”《诗经》说：“帝王谋事鼠目寸光，所以我要向他进谏。”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帝王治理天下而一味姑息，天下的忧患怎么能够消除呢！于是为臣下的总是蔑视君王，伺察君王的过失，如果有机会就会起兵叛逆而族灭他；为君王的常常因为畏惧臣下而心怀不安，如果有时机，就会乘其不备而行屠杀。于是，都争着先发制人，以使自己的意愿得逞，而没有利于双方的长治久安之计。这样下去，想求得天下的安定，难道能够实现吗！考察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起因，是肇始于朝廷任命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

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

古人治理军队的根本是要合乎礼法，所以春秋时期晋国与楚国的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看到自己的军队少长有礼，便知道可以打败楚军。现在唐朝治军却不顾礼法，使得士卒可以欺侮副将，副将可以欺侮将帅，那么将帅欺侮天子，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太祖始制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质。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无思不服，宇内义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军以礼故也。岂非诒谋之远哉！

从此战乱迭起，兵革不息，百姓涂炭，无处申诉，前后二百余年，然后是大宋王朝的建立。宋太祖开始制定军法，使将士以大制小，如稍有违犯，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上下有序，令行禁止，征讨四方割据势力，无不威服，天下安定，生民乐业，以至于今，都是因为治军用礼法的缘故。这难道不是见识深远的谋略吗！

[41]是岁，置振武节度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又置陕虢华及豫许汝二节度使；安南经略使为节度使，领交、陆等十一州。

[41]这一年，唐朝设置振武节度使，管辖镇北大都护府与麟州、胜州二州。又设置陕州、虢州、华州与豫州、许州、汝州二节度使。改安南经略使为节度使，管辖交州、陆州等十一州。

[42]吐蕃陷河源军。

[42]吐蕃攻陷河源军。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一卷

唐纪三十七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上乾元二年（己亥、759）

唐纪三十七 唐肃宗乾元二年（己亥，公元759年）

[1]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筑坛于魏州城北，自称大圣燕王；以周挚为行军司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引久，则邺城必拔矣。庆绪已死，彼则无辞以用其众也。"鱼朝恩以为不可，乃止。

[1]春季，正月己巳朔（初一），史思明在魏州城北建筑祭坛，祭天称王，自称大圣燕王，任命周挚为行军司马。李光弼说："史思明攻占魏州后，按兵不动，是想松懈我们的意志，然后用精兵突然袭击我们的不备。请让我与朔方军联兵进逼魏州城，向史思明挑战，史思明鉴于嘉山之败的经验，必定不敢轻易出战。这样旷日持久，我们就能够收复邺城。如果安庆绪败死，史思明就会失去号召力，难以指挥叛军。"而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却认为此计不可行，只好作罢。

[2]戊寅，上祀九宫贵神，用王之言也。乙卯，耕藉田。

[2]戊寅（初十），肃宗采用王的建议，祭祀九宫贵神。乙卯（疑误），肃宗行藉田礼，亲自耕田，以示重农。

[3] 镇西节度使李嗣业攻邺城，为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马使荔非元礼代将其众。初，嗣业表段秀实为怀州长史，知留后事。时诸军屯戍日久，财竭粮尽，秀实独运刍粟，募兵市马以奉镇西行营，相继于道。

[3]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在攻打邺城时，被乱箭射中，丙申（二十八日）去世。兵马使荔非元礼代替他指挥军队。起初，李嗣业奏请任命段秀实为怀州长史，主管留后事宜。此时，各路军队因为屯兵于邺城之下日久，财竭粮尽，而只有段秀实运送粮草，招兵买马，用以供应镇西行营兵，道路上络绎不绝。

[4]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请加皇后尊号曰"辅圣"，上以问中书舍人李揆，对曰："自古皇后无尊号，惟韦后有之，岂足为

法！”上惊曰：“庸人几误我！”会月食，事遂寝。后与李辅国相表里，横于禁中，干豫政事，请托无究，上颇不悦，而无知之何。

[4]二月壬子（十五日），出现月全食。此前，百官请求加封张皇后尊号为“辅圣”，肃宗因此事问中书舍人李揆，李揆回答说：“自古以来皇后都没有尊号，只有中宗时韦皇后曾经有过尊号，怎么能够效法呢！”肃宗吃惊地说：“这些庸人几乎误了我的大事！”适逢出现月食，于是此事搁置。后来张皇后与宦官李辅国相互勾结，横行朝中，干预政事，无究尽地请托。肃宗虽然心中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5]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筑垒再重，穿堑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构栈而居，自冬涉春，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食尽，一鼠直钱四千，淘墙及马矢以食马。人皆以为克在朝夕，而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城中人欲降者，碍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体。

[5]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包围了邺城，筑垒两道，挖壕三重，堵塞漳河水灌城。邺城中井泉都水满溢出，人们只好构栈而住，从冬天一直到春天，安庆绪死死坚守，等待史思明率兵解围，城中粮食吃尽，以至一只老鼠值钱四千，士卒挖出墙中的麦秸及马粪来喂养战马。人们都认为邺城危在旦夕，必能攻克，但是官军的各路军队因为没有统帅，进退没有统一指挥，城中的人想要投降，但因为水深不得出城。这样邺城久攻不下，官军疲困解体，没有士气。

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邺，使诸将去城各五十里为营，每营击鼓三百面，遥胁之。又每营选精骑五百，日于城下抄掠，官军出，辄散归其营；诸军人马牛车日有所失，樵采甚艰，昼备之则夜至，夜备之则昼至。时天下饥馑，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车相继。思明多遣壮士窃官军装号，督趣运者，责其稽缓，妄杀戮人，运者骇惧；舟车所聚，则密纵火焚之；往复聚散，自相辨识，而官军逻捕不能察也。由是诸军乏食，人思自溃。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官军与之刻日决战。

这时，史思明才率兵从魏州进军邺城，命令诸将在距离邺城五十里处扎营，每个营中击鼓三百面，遥为安庆绪声缓，威胁官军。史思明又从每个营中挑选精锐骑兵五百，每天到城下抢掠，官军如果出来交战，他们就散归自己的军营中。这样官军各路的人马牛车每天都有丧

失，甚至连采集薪柴都很艰难。官军白天防备，叛军骑兵就在夜里来骚扰，如果夜里防备，叛军就白天来。当时天下饥荒，军中所用粮饷都是南从江、淮地区，西自并州、汾州运来，船车相继不断。于是史思明派壮士穿上官军的服装，窃取官军的号令，去督促运粮者，斥责他们缓慢，随便杀戮，使转运的人心中惊骇恐惧。他们又在运送粮饷船车聚集的地方，暗中放火焚烧。神出鬼没，聚散无常，他们自己能够相识别，但巡逻的官军士卒却抓不到，也侦察不出行迹。因此官军各路军队都缺乏粮食，人心涣散。史思明这才率领大军直抵城下，与官军定好了决战的日期。

三月，壬申，官军步骑六十万陈于安阳河北，思明自将精兵五万敌之，诸军望之，以为游军，未介意。思明直前奋击，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先与之战，杀伤相半；鲁炅中流矢。郭子仪承其后，未及布陈，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弃甲仗辎重委积于路。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奔襄、邓；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礼整勒部伍，全军以归。

三月壬申（初六），官军步、骑兵六十万在安阳河北岸开摆阵势，史思明亲自率领精兵五万来交战，官军望见，以为是流动部队，不加介意。史思明身先士卒，率军冲锋，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与鲁炅先领兵迎战，杀伤各半，鲁炅还被乱箭射中。郭子仪率兵紧跟在后面，还未及布阵，大风急起，吹沙拔木，天地一片昏暗，咫尺之间，人马不辨，两军都大吃一惊，接着官军向南溃退，叛军向北溃退，所丢弃的武器盔甲等军用物资满路都是。郭子仪命令朔方军切断了河阳桥，以确保东京的安全。一万匹战马仅剩下三千，十万盔甲兵器差不多全部丧失。东京城中的官吏民众十分惊恐，都纷纷逃向山中，留守崔圆与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向南逃奔襄州、邓州，各路节度使也率领自己的兵马逃回本镇。这些败兵沿路大肆抢掠，胡作非为，当地官吏和军中将帅无法制止，十多天才安定下来。只有李光弼与王思礼整理队伍，全军返回。

子仪至河阳，将谋城守，师人相惊，又奔缺门。诸将断至，众及数万，议捐东京，退保蒲、陕。都虞候张用济曰："蒲、陕荐饥，不如守河阳，贼至，并力拒之。"子仪从之。使都游弈使灵武韩游将五百骑前趣河阳，用济以步卒五千继之。周挚引兵争河阳，后至，不得入而去。用济役所部兵筑南、北两城而守之。段秀实帅将士妻子及公私辎重自野戍渡河，待命于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礼至而军焉。诸将各上表谢罪，上皆不问，惟削崔圆阶封，贬苏震为济王府长史，削银青阶。

郭子仪到达河阳，想要坚守河阳城，因为部队自相惊扰，又逃奔缺门。这时部将都陆续赶到，点检人马，才有几万，大家商议放弃东京，退保蒲州、陕州。都虞侯张用济说："蒲州与陕州连年饥荒，不如坚守河阳，叛军如果来攻，就全力坚守。"郭子仪同意。于是就派都游弈使灵武人韩游率领五百骑兵先进军河阳，张用济率领五千步兵继后。叛军的行军司马周挚领兵来争夺河阳，因为晚到一步，无法入城而退去。张用济让士兵筑南、北两城准备坚守。段秀实率领镇西将士的家眷以及公私物资从野戍渡过黄河，在河清县南面待命，荔非元礼到后遂驻军于此。各路将帅都上表谢罪，肃宗都不责问，只是削夺了崔圆的封爵与官阶，并贬苏震为济王府长史，削夺银青光禄大夫官阶。

史思明审知官军溃去，自沙河收整士众，还屯邺城南。安庆绪收子仪营中粮，得六七万石，与孙孝哲、崔乾谋闭门更拒思明。诸将曰："今日岂可复背史王乎！"思明不与庆绪相闻，又不南追官军，但日于军中飨士。张通儒、高尚等言于庆绪曰："史王远来，臣等皆应迎谢。"庆绪曰：任公暂往。"思明见之涕泣，厚礼而归之。经三日，庆绪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诱之，庆绪窘蹙，不知所为，乃遣太清上表称臣于思明，请待解甲入城，奉上玺绶。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遍示将士，咸称万岁。乃手疏唁庆绪而不称臣，且曰："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并封表还之。庆绪大悦，因请歃血同盟，思明许之。庆绪以三百骑诣思明营，思明令军士擐甲执兵以待之，引庆绪及诸弟入至庭下。庆绪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负，弃失两都，久陷重围，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远垂救援，使臣应死复生，摩顶至踵，无以报德。"思明忽震怒曰："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

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即命左右牵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皆杀之；张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邺城，收其士马，以府库赏将士，庆绪先所有州、县及兵皆归于思明。遣安太清将兵五千取怀州，因留镇之。思明欲遂西略，虑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义守相州，引兵还范阳。

史思明得知官军败退，就从沙河整顿兵马，还军邺城南面。安庆绪收集了郭子仪军队败退时留在营中的粮食，有六七万石，于是就与孙孝哲、崔乾等计谋闭城门抗拒史思明。这时各位将领说：“我们现在怎么能够背叛史王呢！”而史思明既不与安庆绪通报情况，也不南下追击官军，只是每天在军中宴请士卒。张通儒、高尚等人对安庆绪说：“史王远道率兵来救援我们，我们都应该去迎接感谢。”安庆绪说：“随你们去吧。”史思明见到张通儒、高尚等，痛哭流涕，重加礼赏，然后让他们回去。过了三天，安庆绪还不来。于是史思明就暗中把安太清召来，让他诱骗安庆绪，安庆绪无计可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派安太清向史思明上表称臣，并说等待史思明安顿好部队入城后，就奉上皇帝印玺。史思明看了表书后说：“你何必要这样呢！”并把表书拿出来让将士们看，将士们都呼喊万岁。因此史思明就亲手写信安慰安庆绪，并不称臣，只是说：“愿与你作为兄弟邻国，互相援助。我们之间地位平等，鼎足而立，这还差不多；如果向我称臣，万不敢接受。”并把表书封缄后还给安庆绪。安庆绪十分高兴，因此请求与史思明歃血结盟，史思明同意。于是安庆绪带领三百名骑兵来到史思明军营中，史思明命令士卒全副武装以防备安庆绪，然后引安庆绪与他的几个弟弟进入庭中。安庆绪叩头再拜说：“作为臣下我治军无方，丧失东西二京，并陷于重兵包围之中，没有想到大王看在我父亲太上皇的情份上，远来救危，使我得以复生，恩深如海，终生难以报答。”史思明忽然大怒说：“丢失两京，何足挂齿。你身为人子，杀父篡位，为天地之所不容。我是为太上皇讨伐你这个逆贼，怎么肯受你讨好的假话欺骗呢！”当即命令左右的人把安庆绪连同他的四个弟弟以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等全部杀掉。张通儒、李庭望等人都被授以官职。然后史思明整军入邺城，收集了安庆绪的兵马，把府库中的财物分赏给将士，安庆绪原先所占据的州、县以及兵马都归史思明所有。史思明又派安太清率兵五千攻取怀州，因此留安太清镇守怀州。史思明想立刻率兵

向西发展，考虑到后方还不稳固，于是就把他的儿子史朝义留下镇守相州，自己率兵返回范阳。

[6]甲申，回纥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还西京，上宴之于紫宸殿，赏赐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辞还行营。

[6]甲申（十八日），回纥将领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从相州逃回西京，肃宗于紫宸殿宴请他们，并赏赐给他们数量不等的财物。庚寅（二十四日），骨啜特勒等辞别，返回行营。

[7]辛卯，以荔非元礼为怀州刺史，权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元礼复以段秀实为节度判官。

[7]辛卯（二十五日），肃宗任命荔非元礼为怀州刺史，代理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荔非元礼又任命段秀实为节度判官。

[8]甲午，以兵部侍郎吕同平章事。乙未，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苗晋卿为太子太傅，王为刑部尚书，皆罢政事。以京兆尹李岘行吏部尚书，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为中书侍郎，及户部侍郎第五琦并同平章事。上于岘恩意尤厚，岘亦以经济为己任，军国大事多独决于岘。于是京师多盗，李辅国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以备巡逻。李揆上疏曰："昔西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遂安刘氏。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区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变，将何以制之！"乃止。

[8]甲午（二十八日），肃宗任命兵部侍郎吕同平章事。乙未（二十九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苗晋卿为太子太傅，王为刑部尚书，都免去他们的政事。又任命京兆尹李岘为吏部尚书，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为中书侍郎，以及户部侍郎第五琦并同平章事。肃宗特别赏识李岘，李岘也以经国治邦为己任，所以军国大事大多由李岘一人处理。当时京城盗贼横行，宦官李辅国请求挑选羽林军的五百骑兵以备巡逻搜捕。李揆上疏说："过去西汉王朝设置南北二军互相制约，所以周勃得以率南军进入北军，于是安定了刘氏王朝。我们大唐王朝设置南牙与北牙，文臣与武将相区别，以使他们互相监督。现在用羽林军代替金吾卫巡夜，如果发生了突发事件，怎么控制局势呢！"此事只好作罢。

[9]丙申，以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以河西节度使来行陕州刺史，充陕、虢、华州节度使。

[9]丙申（三十日），肃宗任命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暂代东京留守。又任命河西节度使来为陕州刺史，并兼任陕州、虢州、华州节度使。

[10]夏，四月，庚子，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破史思明将杨于潞城东。

[10]夏季，四月庚子（初四），泽潞节度使王思礼于潞城东面击败史思明将领杨。

[11]太子詹事李辅国，自上在灵武，叛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及还京帅，专掌禁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常于银台门决天下事，事无大小，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施行，事毕闻奏。又置察事数十人，潜令于人间听察细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诸司无敢拒者。御史台、大理寺重囚，或推断未毕，辅国追诣银台，一时纵之。三司、府、县鞫狱，皆先诣辅国咨禀，轻重随意，称制敕行之，莫敢违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谓之五郎。李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子弟礼，谓之五父。

[11]太子詹事宦官李辅国，自肃宗在灵武时，就任元帅府行军司马，侍奉在肃宗左右，宣布诏敕诰命，肃宗把四方来的文书奏疏，军中的印玺符契以及军队的号令集训等事，全都委任于他。到收复京师后，李辅国又专门掌管禁军，常常住在宫中的署舍里，肃宗所颁下的制敕，必须经过李辅国画押签署，然后才能施行，宰相以及百官有急事上奏时，都在通过李辅国禀告和受旨。李辅国经常在银台门处理国家的政事，不管大小事，都由李辅国口宣制敕，写好后交给外面去执行，等事情完结后才上奏给肃宗。李辅国又设置察事数十人，暗中让他们打听民间的秘密事情，然后再进行审讯。如果要追查什么案子，朝廷各部门都不敢加以拒绝。关在御史台与理寺内的重刑犯人，有的还没有审讯完毕，李辅国就追到银台门，一下子把这些人全部放掉。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三司以及府、县审理案件，都要先报告李辅国，听候他的指示，随他的意思而判，声称是皇上的制敕，命令实行，没有人敢于违抗。宦官不能直呼李辅国的官名，都称他五郎。李揆是崤山以东地区的名门大族，见了李辅国还要行子弟礼，称他为五父。

及李岘为相，于上前叩头，论制敕皆应由中书出，具陈辅国专权乱政之状，上感寤，赏其正直；辅国行事，多所变更，罢其察事。辅国由是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上不许。制："比缘军国务殷，或宣口敕处分。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并停。如非正宣，并不得行。中外诸务，各归有司。英武军虞候及六军诸使、诸司等，比来或因论竞，悬自追摄，自今须一切经台、府。如所由处断不平，听具状奏闻。诸律令除十恶、杀人、奸、盗、造伪外，余烦冗一切删除，仍委中书、门下与法官详定闻奏。"辅国由是忌岘。

李岘做宰相以后，在肃宗面前叩头，论说皇上的制敕都应该由中书省出，并陈述了李辅国专权乱政的事例，肃宗因此醒悟，称赞李岘为人正直，李辅国做事也多所改变，罢掉了那些察事。李辅国因此又辞让元帅府行军司马一职，请求回归本官为太子詹事，肃宗不答应。肃宗下制说："近来因为军国大事繁忙，有时让人宣布口敕处理政事。从今以后，各种索取以及棍打发配囚犯之事，全部停止。如果不是由中书省所宣布的敕命，都不能施行。朝野内外的一切事务，各归主管部门办理。英武军的虞侯及禁军六军的各使、各司，近来有时为了竞争，就各自追踪犯人，从今以后，一切案件都要经过御史台与京兆府处理，如果台、府官员处理判决不公平，允许写状上奏。各种刑律除了十恶、杀人、奸、盗、伪造罪外，其余的过烦过多的条款，全部删除。并委托中书省、门下省与法官详细确定以后再上奏告知。"李辅国因此忌恨李岘。

[12]甲辰，置陈、郑、亳节度使，以邓州刺史鲁炅为之；以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密七州节度使；以兴平军节度使李奂兼豫、许、汝三州节度使；仍各于境上 守捉防御。

[12]甲辰（初八），唐朝设置陈州、郑州、亳州节度使，任命邓州刺史鲁炅为节度使，任命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州、密州等七州节度使，兴平军节度使李奂兼任豫州、许州、汝州三州节度使。各节度使仍在自己的境内行使防御使与守捉使的职权。

九节度之溃于相州也，鲁炅所部兵剽掠尤甚，闻郭子仪退屯河上，李光弼还太原，炅惭惧，饮药而死。

九节度使兵败相州以后，鲁炅部下的士卒抢掠尤其厉害，得知郭子仪兵退到黄河岸边，李光弼回军太原，鲁炅惭愧害怕，饮毒药而死。

[13]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立其妻辛氏为皇后，子朝义为怀王，以周挚为相，李归仁为将，改范阳为燕京，诸州为郡。

[13]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顺天，立妻子辛氏为皇后，儿子史朝义为怀王，任命周挚为宰相，李归仁为大将，改范阳为燕京，各州改称为郡。

[14]戊申，以鸿胪卿李抱玉为郑、陈、颍、亳节度使。抱玉，安兴贵之后也，为李光弼裨将，屡有战功，自陈耻与安禄山同姓，故赐姓李氏。

[14]戊申（十二日），肃宗任命鸿胪卿李抱玉为郑州、陈州、颍州、亳州节度使。李抱玉是安兴贵的后代，李光弼部下裨将，多次立有战功，自己奏陈耻与安禄山同姓，所以被赐姓李氏。

[15]回纥毗伽阙可卒，长子叶护先遇杀，国人立其少子，是为登里可汗。回纥欲以宁国公主为殉。公主曰："回纥慕中国之俗，故娶中国女为妇。若欲从其本俗，何必结婚万里之外邪！"然亦为之面而哭。

[15]回纥毗伽阙可汗去世，因为他的长子叶护已遇刺身亡，所以国人立他的小儿子为可汗，这就是登里可汗。回纥想要让宁国公主为毗伽阙可汗殉葬，公主说："回纥因为羡慕中国的风俗，所以才娶中国女子为妻。如果想遵从你们本来的风俗，何必要同万里之外的中国女人结婚呢！"但公主还是按照回纥的风俗习惯，为回纥可汗割破面颊，流血哭泣。

[16]凤翔马坊押官为劫，天兴尉谢夷甫捕杀之。其妻讼冤。李辅国素出飞龙厩，敕监察御史孙蓥鞫之，无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鞫之，与蓥同。犹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虚鞫之，若虚倾巧士，希辅国意，归罪夷甫。伯阳怒，召若虚诘责，欲劾奏之。若虚先自归于上，上匿若虚于帘下。伯阳寻至，言若虚附会中人，鞫狱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阳贬高要尉，献贬桂阳尉，晔与凤翔尹严向皆贬岭下尉，蓥除名，长流播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岘奏伯阳无罪，责之太重，上以为朋党，五月，辛巳，贬岘蜀州刺史。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对，上谓之曰："李岘欲专权，今贬蜀州，朕自觉用法太宽。"对曰："李岘言直，非专权。陛下宽之，祇益圣德耳。"若虚寻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16]凤翔管马坊的押官因为抢劫，被天兴县尉谢夷甫抓住杀掉。押官的妻子为他的丈夫诉冤。李辅国原本是飞龙马厩养马小儿出身，于是就命令监察御史孙蓥审问，结果不是冤案。李辅国又让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审问，结果与孙蓥相同。押官的妻子还不服，李辅国就又让侍御史太平人毛若虚审问，毛若虚本是小人，按照李辅国的意图，归罪于谢夷甫。崔伯阳十分愤怒，就把毛若虚叫来质问他，想上奏弹劾他。毛若虚自己先跑到肃宗那里，肃宗把毛若虚藏在帘子后面。不久崔伯阳来到，说毛若虚依附宦官，审理案件不公平。肃宗听后十分愤怒，就把崔伯阳喝斥出去。于是贬崔伯阳为高要县尉，大理卿权献为桂阳县尉，刑部侍郎李晔与凤翔尹严向也都被贬到岭南做县尉。监察御史孙蓥被削除名籍，流放到播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岘上奏，说崔伯阳无罪，处理太重而，肃宗认为李岘与崔伯阳等人结党，五月辛巳（十六日），贬李岘为蜀州刺史。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朝应对，肃宗对他说："李岘想要专权，现在已被贬为蜀州刺史，朕还觉得用法太宽大。"韩择木回答说："李岘直言不讳，并不是专权。陛下如果能够宽大地处理，只能够增加陛下的圣德。"不久，毛若虚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威震朝廷。

[17]壬午，以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节度使；以试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充副使。

[17]壬午（十七日），肃宗任命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为汴州刺史，兼滑、汴等七州节度使；又任命试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兼节度副使。

[18]六月，丁巳，分朔方置、宁等九州节度使。

[18]六月丁巳（二十三日），朝廷在朔方节度下分设州、宁州等九州节度使。

[19]观军容使鱼朝恩恶郭子仪，因其败，短之于上。秋，七月，上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士卒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子仪绐之曰："我饯中使耳，未行也。"因跃马而去。

[19]宦官观军容使鱼朝恩忌恨郭子仪，因此借相州之败，在肃宗面前进谗言。秋季，七月，肃宗召郭子仪回京师，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朔方士卒痛哭流涕，拦住传达命令的宦官，请求把

郭子仪留下来。郭子仪欺骗士卒们说："我先去送别传达命令的宦官，不是要离开。"借此跳上马而去。

光弼愿得亲王为之副，辛巳，以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光弼副之，仍以光弼知诸节度行营。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光弼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采皆变。是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

李光弼希望能让一位亲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自己为副元帅，辛巳（十七日），肃宗任命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元帅，仍兼统诸节度行营。李光弼率领河东镇的五百骑兵驰往东都赴任，在夜晚进入朔方军。李光弼治军严整，到达朔方军营中后，号令一经下达，朔方军的士卒、营垒、旌旗等军容为之一变。这时朔方军的将士都喜欢郭子仪的宽厚，而害怕李光弼的严厉。

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光弼以檄召之。用济曰："朔方，非叛军也，乘夜而入，何见疑之甚邪！"与诸将谋以精锐突入东京，逐光弼，请子仪；命其士皆被甲上马，衔枚以待。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曰："邺城之溃，郭公先去，朝廷责帅，故罢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强请之，是反也，其可乎！"右武锋使康元宝曰："君以兵请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讽君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负于君乎！"用济乃止。光弼以数千骑东出汜水，用济单骑来谒。光弼责用济召不时至，斩之，命部将辛京杲代领其众。

朔方军左厢兵马使张用济率兵屯驻在河阳，李光弼发檄书召他。张用济说："朔方军又不是叛兵，而李光弼却在夜晚来到军中，为什么要这样猜疑我们呢！"因此就与其他的将领商议，要用精锐骑兵突入东京，赶走李光弼，把郭子仪请回来。于是就命令士兵被甲上马，整装待发。这时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说："九节度使邺城之败时，郭将军先领兵退却，朝廷责罚元帅，所以罢了他的兵权。现在如果赶走李将军而强请郭将军回来，这是反叛行为，怎么能行呢！"右武锋使康元宝也说："你率兵强请郭将军回来，朝廷一定会怀疑这是郭将军暗中指使你这么干，这不是要他家破人亡吗！郭将军百口之家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的呢！"张用济听后才罢休。李光弼率领数千名骑兵东出汜水县，张用济单枪匹马来晋见李光弼。李光弼责备张用济接到檄书后没有及时赶到，就杀了他，并命令部将辛京杲代他率兵。

[20]仆固怀恩继至，光弼引坐，与语。须臾，阍者曰：“蕃、浑五百骑至矣。”光弼变色。怀恩走出，召麾下将，阳责之曰：“语汝勿来，何得固违！”光弼曰：“士卒随将，亦复何罪！”命给牛酒。

[20]接着仆固怀恩到达，李光弼引他入座，与他谈话。不一会儿，看门的报告说：“来了蕃种和浑种的五百名骑兵。”李光弼听后大惊失色。这时仆固怀恩走了出来，召来部下的将领，假装责备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不要来，为什么要违抗我的命令呢！”李光弼说：“士卒跟随自己的将帅，也没有什么过错。”然后命令部下杀牛置酒招待这些士卒。

[21]以潞沁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

[21]肃宗任命潞沁节度使王思礼兼任太原尹，并充任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

初，潼关之败，思礼马中矢而毙，有骑卒张光晟下马授之，问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礼阴识其状貌，求之不获。及至河东，或谮代州刺史河西辛云京，思礼怒之，云京惧，不知所出。光晟时在云京麾下，曰：“光晟尝有德于王公，从来不敢言者，耻以此取赏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请往见王公，必为使君解之。”云京喜而遣之。光晟谒思礼，未及言，思礼识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何相见之晚邪！”光晟以实告，思礼大喜，执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吾求子久矣。”引与同榻坐，约为兄弟。光晟因从容言云京之冤。思礼曰：“云京过亦不细，今日特为故人舍之。”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赠金帛田宅甚厚。

当初，潼关战败时，王思礼的马中箭而死，这时有一名骑兵县人张光晟把自己的马给了他，王思礼问他的姓名，他没有告诉就走了。王思礼暗中记住了张光晟的像貌，后来多方寻找，但没有找到。王思礼到了河东后，有人进谗言陷害代州刺史河西人辛云京，王思礼十分愤怒，辛云京惧怕，不知道如何办才好。这时张光晟在辛云京的部下，就对辛云京说：“我曾经帮助过王将军，向来不敢提起这件事的原因，是认为以这件事来取赏是耻辱。现在你有危急，请让我去见王将军，一定能为你解除危难。”辛云京就高兴地让他去了。张光晟谒见王思礼，还没有说话，就被王思礼认了出来，说：“噫！你难道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为什么这样晚才见到你呢！”张光晟就把实情告诉了王思

礼。王思礼十分高兴，握着张光晟的手，涕泣呜咽地说：“我所以能有今天，都是因为你救我一命的功劳。我一直在寻找你。”于是引张光晟同床而坐，相约结为兄弟。张光晟借机谈了辛云京的冤情。王思礼说：“辛云京罪过也不小，现在为你的情面而饶恕他。”当天，王思礼就提升张光晟为兵马使，并赠送给他许多钱财以及田地宅第。

[22]辛卯，以朔方节度副使、殿中监仆固怀恩兼太常卿，进爵大宁郡王。怀恩从郭子仪为前锋，勇冠三军，前后战功居多，故赏之。

[22]辛乙卯（二十七日），肃宗任命朔方节度副使、殿中监仆固怀恩兼任太仆卿，进爵大宁郡王。仆固怀恩是郭子仪的前锋，勇冠三军，多次荣立战功，所以朝廷加以奖赏。

[23]八月，乙巳，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刺史王政奔荆州。楚元自称南楚霸王。

[23]八月巳（十二日），襄州将领康楚元、张嘉延起兵作乱，占据了州城，襄州刺史王政逃向荆州。康楚元自称为南楚霸王。

[24]回纥以宁国公主无子，听归；丙辰，至京师。

[24]回纥因为宁国公主没有儿子，让他回朝。丙辰（二十三日），宁国公主回到京师。

[25]戊午，上使将军曹日升往襄州慰谕康楚元，贬王政为饶州长史，以司农少卿张光奇为襄洲史；楚元不从。

[25]戊午（二十五日），肃宗派将军曹日升到襄州安慰康楚元，并贬王政为饶州长史，任命司农少卿张光奇为襄州刺史，康楚元不答应。

[26]壬戌，以李光弼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等使。

[26]壬戌（二十九日），任命李光弼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等使。

[27]九月，甲午，张嘉延袭破荆州，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弃城走，澧、朗、郢、峡、归等州官吏闻之，争潜窜山谷。

[27]九月甲午（疑误），张嘉延攻破荆州，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充城逃走，澧、朗、郢、峡、归等州的官吏闻风丧胆，也纷纷逃入山谷中。

[28]戊辰，更令绛州铸乾元重宝大钱，加以重轮，一当五十；在京百官，先以军旅皆无俸禄，宜以新钱给其冬料。

[28]戊辰（初五），肃宗又命令绛州铸造乾元重宝大钱，并在背部的外郭加上重轮，以一钱当五十钱用。当时在京城的百官因为战乱不断，都没有俸禄，这时用新铸的乾元重宝大钱支给他们的冬季俸禄。

[29]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远为荆、襄招讨使，充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以陈、颍、亳、申节度使王仲升为申、沔等五州节度使，知淮南西道行营兵马。

[29]丁亥（二十四日），任命太子少保崔光远为荆州、襄州招讨使，并兼任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又任命陈州、颍州、亳州、申州节度使王仲升为申州、沔州等五州节度使，并领淮南西道行营的兵马。

[30]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阳，命诸郡太守各将兵三千从己向河南，分为四道，使其将令狐彰将兵五千自黎阳济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阳，史朝义自白皋，周挚自胡良济河，会于汴州。

[30]史思明让他的儿子史朝清守卫范阳，然后命令各郡太守各率兵三千跟随自己南下进攻河南地区，把军队分为四路：命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从黎阳渡河进攻滑州，史思明自己率兵从濮阳渡黄河，史朝义率兵从白皋渡黄河，周挚率兵从胡良渡过黄河，约好在汴州会合。

李光弼方巡河上诸营，闻之，还入汴州，谓汴滑节度使许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则将兵来救。"叔冀许诺。光弼还东京。思明至汴州，叔冀与战，不胜，遂与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将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为中书令，与其将李详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长芦为质；使其将南德信与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数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宫人也，思明以为平卢兵马使。顷之，神功袭德信，斩之。从谏脱身走。神功将其众来降。

李光弼正在巡视黄河边上的各营部队，得知史思明率兵南下，立即返回汴州，对汴滑节度使许叔冀说："你如果能够坚守汴州十五天，我就率兵来救。"许叔冀说可以。于是李光弼回东京。史思明率兵来攻汴州，许叔冀与史思明交战兵败，就与濮州刺史董秦及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任命许叔冀为中书令，与他的部将李详一起守卫汴州。又厚待董秦，把他的妻子和儿子安置在长芦县，作为人质。史思明又让自己的部将南德信与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数十人攻略江、淮地区。田神功是南宫县人，史思明任命他为平

卢兵马使。不久，田神功就袭击杀死了南德信。刘从谏脱身逃走。田神功又率兵归顺了朝廷。

思明乘胜西攻郑州，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谓留守韦陟曰：“贼乘胜而来，利在按兵，不利速战。洛城不可守，于公计何如？”陟请留兵于陕，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光弼曰：“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夫辨朝廷之礼，光弼不如公；论军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无以应。判官韦损曰：“东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则汜水、岭、龙门皆应置兵，子为兵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韦陟使帅东京官属西入关，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帅吏民出城避贼，空其城。光弼帅军士运油、铁诸物诣河阳为守备，光弼以五百骑殿。时思明游兵已至石桥，诸将请曰：“今自洛城而北乎，当石桥而进乎？”光弼曰：“当石桥而进。”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坚重，贼引兵蹑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阳，有兵二万，粮才支十日。光弼按阅守备，部分士卒，无不严办。庚寅，思明入洛阳，城空，无所得，畏光弼掎其后，不敢入宫，退屯白马寺南，筑月城于河阳南以拒光弼。于是郑、滑等州相继陷没，韦陟、李若幽皆寓治于陕。

史思明率兵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整军缓缓而行，到了洛阳，对留守韦陟说：“叛军乘胜来攻，我们应该按兵不动，不宜与敌速战速决。看形势洛阳城难以坚守，你有什么计策呢？”韦陟请求留兵于陕郡，退守潼关，占据险要之地，以挫敌锋锐。李光弼说：“两军相当，贵进忌退，现在没来由地放弃五百里地，叛军的势力就会更加嚣张。不如移军于河阳，北与泽潞兵相连，如果有利就进取，不利就退守，里外相应，使叛军不敢向西进攻，这形势就好似猿猴伸缩自如的手臂，说到朝廷中的礼仪，我不如你；如果论指挥军事，你不如我。”韦陟没有说话。这时判官韦损说：“东京大唐都城之一，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放弃它而不坚守？”李光弼说：“如果要坚守东京，那么汜水、岭、龙门一带都要布兵设访，你是兵马判官，试想能够守得住吗？”于是李光弼下文书命令东京留守韦陟率领东京的官吏以及家属西入潼关，发文命令河南尹李若幽率领官吏民众出城躲避叛军，使东京变成一座空城。李光弼则率领士卒把油、铁等军用物资运入河阳，准备防守，李光弼亲自

领着五百骑兵殿后。当时史思明的流动部队已经到了石桥，众将领问李光弼说："现在是应该从洛阳城北绕过去呢，还是就从石桥上过去？"李光弼说："就从石桥上过去。"到天黑时，李光弼命令士卒手持火炬，缓慢地前进，队伍严整，叛军紧紧地跟在后面，但不敢逼近。李光弼率兵晚上到达河阳，共有兵二万人，河阳城中的粮食仅能够十天吃。李光弼检查守备，公布士卒防守，丝毫不敢大意。庚寅（二十七日），史思明率兵进入洛阳，城中已空，叛军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害怕李光弼抄后路，所以不敢入宫，退兵驻扎在白马寺南面，又于河阳城南建筑月城，以防备李光弼。于是郑州、滑州等州相继落入叛军之手，韦陟与李若幽都领着官属寓居于陕州。

[31]冬，十月，丁酉，下制亲征史思明；群臣上表谏，乃止。

[31]冬季，十月丁酉（初四），肃宗下制书要亲自征讨史思明，因群臣上表书谏阻才罢。

[32]史思明引兵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诣城下挑战。龙仙恃勇，举右足加马鬣上，谩骂光弼。光弼顾诸将曰："谁能取彼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此非大将所为。"左右言"裨将白孝德可往。"光弼召问之。孝德请行。光弼问："须几何兵？"对曰："请挺身取之 。"光弼壮其志，然固问所须。对曰："愿选五十骑出垒门为后继，兼请大军助鼓噪以增气。"光弼抚其背而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乱流而进。半涉，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锋未交，何以知之？"怀恩曰："观其揽辔安闲，知其万全。"龙仙见其独来，甚易之；稍近，将动，孝德摇手示之，若非来为敌者，龙仙不测而止。去之十步，乃与之言，龙仙慢骂如初。孝德息马良久，因目谓曰："贼识我乎？"龙仙曰："谁也？"曰："我，白孝德也。"龙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运矛跃马搏之。城上鼓噪，五十骑继进。龙仙矢不及发，环走堤上。孝德追及，斩首，携之以归。贼众大骇。孝德，本安西胡人也。

[32]史思明率兵来攻打河阳，派骁将刘龙仙到城下来挑战。刘龙仙仗着勇力，把右脚举起来放在马鬣上，谩骂李光弼。李光弼看着各位将领说："那一位能为我把他的头颅取来？"仆固怀恩请战，李光弼说："这件事不应该让你这样的大将去干。"这时左右的人说："裨将白孝德可以胜任。"于是李光弼就把白孝德召来询问，白孝德愿往，李光弼问道："你需要多少兵马？"白孝德回答说："我一个人就行。"李我

弼赞扬他的勇敢，但坚持问他需要什么支援。白孝德说："希望挑选五十名骑兵出营门为后援，并请求大军在后面擂鼓叫喊以助威。"李光弼拍着白孝德的肩膀鼓励他，然后让他出战。白孝德挟着两根长矛，策马横过河流而进。当白孝德半渡时，仆固怀恩道贺说："白孝德能够战胜。"李光弼说："还没有交锋，你怎么能够知道呢？"仆固怀恩说："看白孝德手揽缰绳，如此沉着，可知他万无一失。"刘龙仙看见白孝德单单枪匹马而来，很轻视他。当白孝德稍近时，刘龙仙准备动手，只见白孝德摆手示意，好像不是来交战的样子，刘龙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停下来。当双方相距十步之遥时，白孝德才与刘龙仙说话，刘龙仙仍然不停地谩骂。白孝德把马停下来呆了许久，然后怒目对刘龙仙说："叛贼认识我吗？"刘龙仙说："你是谁？"白孝德说："我是白孝德 。"刘龙仙骂道："你算什么猪狗！"这时白孝德大声高呼，跃马挥矛上前来搏击。城上也擂鼓呐喊，五十名骑兵也在后面杀出。刘龙仙来不及拉弓发箭，绕道走上河堤，被白孝德追上，砍下头颅，持之以归。叛军士卒看见后十分惊骇。白孝德原是安西地区的胡人。

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环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军中牝马，得五百匹，絷其驹于城内。俟思明马至水际，尽出之，马嘶不已，思明马悉浮渡可，一时驱之入城。思明怒，列战船数百艘，泛火船于前而随之，欲乘流烧浮桥。光弼先贮百尺长竿数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毡裹铁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进，须臾自焚尽。又以叉拒战船，于桥上发炮石击之，中者皆沉没，贼不胜而去。

史思明有良马一千多匹，每天都出来在黄河南岸的沙洲上洗浴，往复不停，以显示马多。李光弼命令把军中的母马都挑选出来，共有五百匹，把马驹都圈在城内。等史思明的马来到水边时，就把这些母马全部放出去，一时嘶鸣不已，史思明的战马看见后，都纷纷渡过黄河来追赶母马，被李光弼的士卒全部赶入城中。史思明十分愤怒，就在河中摆列了数百艘战船，在船队前摆上火船，想要顺流烧毁浮桥。李光弼先预备了数百根百尺长的木杆，用大木头撑住，把毡裹的铁叉安置在长杆前端，阻拦并叉住火船，使火船无法前进，不久就自动烧毁。然后又用铁叉拦住那些战船，从桥上用炮发射大石块攻击，被击中的船只纷纷沉没，叛军大败而退。

思明见兵于河清，欲绝光弼粮道，光弼军于野水渡以备之。既夕，还河阳，留兵千人，使部将雍希颢守其栅，曰：“贼将高庭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来劫我。我且去之，汝待于此。若贼至，勿与之战。降，则与之俱来。”诸将莫谕其意，皆窃笑之。既而思明果谓李日越曰：“李光弼长于凭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不得，则勿返。”日越将五百骑晨至栅下，希颢阻壕休卒，吟啸相视。日越怪之，问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谁？”曰：“雍希颢。”日越默计久之，谓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颢而归，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请降。希颢与之俱见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晖闻之，亦将。或问光弼：“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战，闻我在外，以为必可取。日越不获我，势不敢归。庭晖才勇过于日越，闻日越被宠任，必思夺之矣。”庭晖时为五台府果毅，己亥，以庭晖为右武卫大将军。

史思明又出兵于河清县，想要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率兵进驻野水渡以抵御叛军。到了晚上，李光弼还军河阳，留兵一千人，让部将雍希颢率领守卫营栅，并说：“叛军大将高庭晖、李日越、喻文景都是骁勇善战的将领，史思明必定要派其中一名来劫我们的军营。我暂且回河阳，你在这里等待。如果叛军来了，不要与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就与他们一起回来。”众将领都不理解李光弼所说的意思，所以偷偷地发笑。不久，史思明果然对李日越说：“李光弼善于凭借城池而战，现在出兵在野外，正是打败他的大好时机。命令你率领精锐骑兵连夜渡过黄河，为我把他抓来，如果抓不到，你就不要回来见我。”李日越即率领五百骑兵早晨来到野水渡的营栅下，雍希颢让士兵隔着战壕休息，并呼喊着互相察看。李日越觉得奇怪，就问道：“李司空在吗？”雍希颢说：“李司空晚上已经走了。”李日越又问：“你们有多少兵？”雍希颢说：“共有一千人 。”李日越又问：“谁是将帅？”雍希颢说：“雍希颢是将帅。”李日越听后，沉默了许久，然后对部下的将士说：“现在失掉了李光弼，就是抓住雍希颢回去，我也免不了一死，还不如投降为好。”于是就请求归降。雍希颢与李日越一起来见李光弼，李光弼厚待李日越，并把他作为心腹将领。高庭晖得知这件事后，也来投降。有人问李光弼：“你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招降了史思明的两员大将？”李光弼说：“这都是利用人情。史思明常恨不能与我在野外交

战，得知我在城外，就以为一定能够抓到我。李日越没有抓到我，必定不敢回去。高庭晖的智谋勇气都在李日越之上，听说李日越受到重用和信任，一定想夺得李日越的地位。”高庭晖当时是五台府果毅都尉，己亥（初六），朝廷任命高庭晖为右武卫大将军。

思明复攻河阳，光弼谓郑陈节度使李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何如？”光弼曰：“过期救不至，任弃之。”抱玉许诺，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绐之曰：“吾粮尽，明旦当降。”贼喜，敛军以待之。抱玉缮完城备，明日，复请战。贼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里夹击，杀伤甚众。

史思明又率兵进攻河阳，李光弼对郑陈节度使李抱玉说：“你能够为我坚守南城两天吗？”李抱玉说：“超过两天以后怎么办？”李光弼说：“如果超过两天救兵不来，就随你放弃。”李抱玉答应，然后整兵守城。城快要被攻陷时，李抱玉欺骗叛军说：“我们的粮食已经吃尽，明天早晨就投降。”叛军十分高兴，就收军等待。李抱玉乘机修补城池，准备守具，第二天，又请求交战。叛军十分愤怒，立刻又来攻城。李抱玉出奇兵到叛军背后，内外夹击，叛军死伤众多。

董秦从思明寇河阳，夜，帅其众五百，拔栅突围，降于光弼。时光弼自将屯中，城外置栅，栅外穿堑，深广二丈。乙巳，贼将周挚舍南城，并力攻中。光弼命荔非元礼出劲卒于羊马城以拒贼。光弼自于城东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贼。贼恃其众，直进逼城，以车载攻具自随，督众填堑，三面各八道以过兵，又开栅为门。光弼望贼逼城，使问元礼曰：“中丞视贼填堑开栅过兵，晏然不动，何也？”元礼曰：“司空欲守乎，战乎？”光曰：“欲战。”元礼曰：“欲战，则贼为吾填堑，何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礼俟栅开，帅敢死士突出击贼，却走数百步。元礼度贼陈坚，未易摧陷，乃复引退。须其怠而击之。光弼望元礼退，怒，遣左右召，欲斩之。元礼曰：“战正急，召何为？”乃退入栅中。贼亦不敢逼。良久，鼓噪出栅门，奋击，破之。

叛将董秦跟随史思明攻打河阳，夜晚，率领部下士卒五百人，拔掉木栅突围出来，投降了李光弼。当时李光弼亲自率兵驻扎在中，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壕沟，宽深各二丈。乙巳（十二日），叛军大将周挚放弃进攻南城，全力来攻中。李光弼命令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城外的低垣内迎击叛军。他自己于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

在那里观察叛军。叛军仗着兵力强大，一直进军到城下，用车载着攻城的战具相随，并督促士卒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共填了八条路准备通过，又打开木栅作为出口。李光弼见叛军逼近城下，就派人问荔非元礼说："你看见叛军填壕开栅准备通过，却安然不动，这是为什么呢？"荔非元礼说："您是想坚守呢，还是想出战呢？"李光弼说："想出战。"荔非元礼说："如果想出战，那么叛军正是在为我们填壕，为什么要禁止他呢？"李光弼说："你的计策好，我没有想到，希望你好好干。"荔非元礼等到叛军打开栅门时，就率领敢死队突然杀出攻打叛军，击退了敌人数百步。荔非元礼考虑到叛军的战阵坚固，难以轻易摧垮，就领兵退了下来，想等到叛军大意的时候再进攻。李光弼看见荔非元礼率兵退了下来，不禁大怒，就派左右人去召荔非元礼，想要杀掉他。荔非元礼说："战斗正是紧急时刻，召我有什么事呢？"于是领兵退入栅中。叛军不敢紧逼。过了一会儿，荔非元礼率兵擂鼓呼叫杀出栅门，突然向叛军发起袭击，打败了敌人。

周挚复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帅众入北城，登城望贼曰："贼兵虽多，嚣而不整，不足畏也。不过日中，保卫诸君破之。"乃命诸将出战。及期，不决，召诸将问曰："向来贼陈，何方最坚？"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将郝廷玉当之。廷玉请骑兵五百，与之三百。又问其次坚者。曰："东南隅。"光弼命其将论惟贞当之。惟贞请铁骑三百，与之二百。光弼令诸将曰："尔曹望吾旗而战，吾旗缓，任尔择利而战；吾急旗三至地，则万众齐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斩！"又以短刀置靴中，曰："战，危事，吾国之三公，不可死贼手，万一战不利，诸君前死于敌，我自刭于此，不令诸君独死也。"诸将出战，顷之，廷玉奔还。光弼望之，惊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驰报。光弼令易马，遣之。仆固怀恩及其子开府仪同三司战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怀恩父子顾见使者提刀驰来，更前决战。光弼连其旗，诸将齐进致死，呼声动天地，贼众大溃，斩首千余级，捕虏五百人，溺死者千余人，周挚以数骑遁去，擒其大将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节度使安太清走保怀州。思明不知挚败，尚攻南城，光弼驱俘囚临河示之，乃遁。

叛军大将周挚又收兵逼近北城。李光弼立刻率兵到了北城，登上城头望着叛军说："敌人虽然兵多，但混乱而不整齐，用不着害怕。过不

了中午，我保证为大家打败敌人。”于是就命令众将领出战。到中了中午，还没有决出胜负，于是李光弼就把从将领召来问道：“敌人的阵势一贯是哪个方面最强？”他们说：“西北方向最强。”于是李光弼就命令部将郝廷玉到西北面坚守。郝廷玉请求给自己骑兵五百，李光弼只给了他三百。李光弼又问哪个方面的敌人兵力第二强，众将领说：“东南方向。”于是李光弼就命令部将论惟贞去东南面守卫。论惟贞请求精锐骑兵三百，李光弼只给了他二百。然后李光弼命令众将领说：“你们都看着我的旗子作战，如果我的旗子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急速往地上挥动旗子三下，你们就全军齐发，冒死前进，稍有后退者杀！”然后李光弼又把一把短刀放置在自己的靴子中，说：“战斗是危险的事情，我身为国家的三公，不能够死于叛军之手，万一战斗失败，大家在前面死于敌手，我就在这里自刎而死，决不会只让大家战死。”于是众将领出战，不一会儿，郝廷玉逃下阵来。李光弼望见，大惊说：“郝廷玉逃下阵来，我的计划就危险了。”于是命令左右的人去把郝廷玉的头颅割下来。郝廷玉说：“是我的坐骑中箭，并不是我怯战退了下来。”使者驰马来报告李光弼。李光弼就命令换了一匹马，让郝廷玉重新上阵。仆固怀恩和他的儿子开府仪同三司仆固与叛军交战稍有退却，李光弼又命令左右的人去把他们的头颅割下来。仆固怀恩父子看见李光弼派来的人提刀骑马而来，就重新上前决战。李光弼不断地挥动着手中的指挥旗，众将领都冒死进攻，呼喊之声惊天动地，叛军顿时大败，被杀一千余人，被俘虏五百人，掉进水中被淹死的有一千余人，周挚仅带领数名骑兵逃走，叛军大将徐璜玉、李秦授被俘。叛军的河南节度使安太清退保怀州。史思明不知道周挚已被打败，还在南城进攻，李光弼把俘虏的叛军赶到河边上让史思明观看，史思明才退去。

丁巳，以李日越为右金吾大将军。

丁巳（二十四日），任命李日越为右金吾大将军。

[33]邛、简、嘉、眉、泸、戎等州蛮反。

[33]邛、简、嘉、眉、泸、戎等州蛮民反叛。

[34]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监董秦为陕西、神策两军兵马使，赐姓李、名忠臣。

[34]十一月甲子（初一），任命殿中监董秦为陕西、神策两军兵马使，赐姓名为李忠臣。

[35]康楚元等众至万余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韦伦发兵讨之，驻于邓之境，招谕降者，厚抚之；伺其稍怠，进军击之，生擒楚元，其众遂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万缗、荆、襄皆平。伦，见素之从弟也。

[35]康楚元等人的兵众达一万余人，商州刺史兼荆、襄等道租庸使韦伦发兵讨叛，驻军于邓州境内，招降叛军，加以安抚，见叛军稍有松懈时，就率军进攻，活捉了康楚元，其部下溃败，缴获了康楚元所掠夺的租庸二百万缗钱，荆州与襄州平定。韦伦是韦见素的堂弟。

[36]发安西、北庭兵屯陕，以备史思明。

[36]朝廷征发安西、北庭兵屯于陕州，以防备史思明西侵。

[37]第五琦作乾元钱、重轮钱，与开元钱三品并行，民争盗铸，货轻物重，谷价腾踊，饿殍相望。上言者皆归咎于琦，庚午，贬琦忠州长史。御史大夫贺兰进明贬溱州员外司马，坐琦党也。

[37]根据第五琦的建议，铸造乾元钱、重轮钱，与开元钱一起流通，民间争相盗铸，以至钱轻物重，粮价暴涨，饿殍遍野。上言给肃宗的人都把此事归咎于第五琦，庚午（初七），肃宗贬第五琦为忠州长史。又贬御史大夫贺兰进明为溱州员外司马，因为他是第五琦的同党。

[38]十二月甲午，吕领度支使。

[38]十二月甲午（初二），任命吕领度支使。

[39]己巳，韦伦送康楚元诣阙，斩之。

[39]乙巳（十三日），韦伦把康楚元送到朝廷，处死。

[40]史思明遣其将李归仁将铁骑五千寇陕州，神策兵马使卫伯玉以数百骑击破之于礓子阪，得马六百疋，归仁走。以伯玉为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李忠臣与归仁等战于永宁、莎栅之间。屡破之。

[40]史思明派遣部将李归仁率领精锐骑兵五千进攻陕州，神策兵马使卫伯玉率领数百名骑兵于礓子阪打败了李归仁，缴获战马六百匹，李归仁逃走。肃宗任命卫伯玉为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李忠臣与叛将李归仁等战于永宁、莎栅之间，屡次败敌。

上元元年（庚子、760）

上元元年（庚子，公元760年）

[1]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余如故。

[1]春季，正月辛巳（十九日），肃州任命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其余的官职如旧。

[2]丙戌，以于阗王胜之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

[2]丙戌（二十四日），唐朝命令于阗国王尉迟胜的弟弟尉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一起，暂时代理国王职务，处理国政。

[3]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乃分宁等州节度为坊丹延节度，亦谓之渭北节度。以州刺史桑如领宁，州刺史杜冕领坊节度副使，分道招讨。戊子，以郭子仪领两道节度使，留京师，假其威名以镇之。

[3]党项等羌族侵吞唐朝的边疆，将逼近京效地区，于是唐朝分宁等州节度为坊丹延节度，也称为渭北节度。任命州刺史桑如为宁节度副使，州刺杜冕为坊节度副使，分道招讨党项等羌族。戊子（二十六日），任命郭子仪兼任宁、坊节度使，留在京师，借他的威名以镇抚党项。

[4]上祀九宫贵神。

[4]肃宗祭祀九宫贵神。

[5]二月，李光弼进攻怀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战于沁水之上，破之，斩首三千余级。

[5]二月，李光弼进攻怀州，史思明领兵来救。癸卯（十一日），李光弼迎战于沁水岸边，打败了史思明，杀死叛军三千余人。

[6]忠州长史第五琦既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两，遣御史刘期光追按之。琦曰：“琦备位宰相，二百两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凭，请准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罪。庚戌，琦坐除名，长流夷州。

[6]第五琦被贬为忠州长史，已经上路赴任，这时有人告发第五琦接受了别人送给的黄金二百两，于是肃宗派御史刘期光追究按验。第五琦说：“我位至宰相，二百两黄金又不能放在手里拿着，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请按法律处置。”但刘期光却上奏说第五琦已经服罪。庚戌（十八日），第五琦因此案被削除名籍，流放到夷州。

[7]三月，甲申，改蒲州为河中府。

[7]三月甲申（二十三日），唐朝改蒲州为河中府。

[8]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斩首千五百余级。

[8]庚寅（二十九日），李光弼于怀州城下打败了安太清。夏季，四月壬辰（初二），李光弼于河阳城西黄河中的沙洲上打败了史思明，杀死叛军一千五百余人。

[9]襄州将张维瑾、曹杀节度使史，据州反。制以陇州刺史韦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时李辅国用事，节度使皆出其门。伦既朝廷所除，又不谒辅国，寻改秦州防御使。己未，以陕西节度使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至襄州，张维瑾等皆降。

[9]襄州将领张维瑾与曹杀死了节度使史，占据州城反叛。肃宗下制书任命陇州刺史韦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当时宦官李辅国专权用事，节度使的任命都要经过他的许可。韦伦既是朝廷所任命，又不去谒见李辅国，不久就被改任命为秦州防御使。己未（二十九日），任命陕西节度使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来接到任命到达襄州，还没有交战，张维瑾等就都向他投降了。

[10]闰月，丁卯，加河东节度使王思礼为司空。自武德以来，思礼始不为宰相而拜三公。

[10]闰月丁卯（初七），肃宗加封河东节度使王思礼为司空。从唐高祖武德年间以来，王思礼是第一位没有做过宰相而拜为三公的人。

[11]甲戌，徒赵王系为越王。

[11]甲戌（十四日），肃宗改封赵王李系为越王。

[12]己夕，赦天下，改元。

[12]己卯（十九日），肃宗大赦天下，改乾元三年为上元元年。

[13]追谥太公望为武成王，选历代名将为亚圣、十哲。其中祀、下祀并杂祀一切并停。

[13]追赠西周的姜太公吕望谥号为武成王，并选历代的名将为亚圣、十哲。命令中等、下等祭祀和其他杂祀全部停止。

[14]是日，史思明入东京。

[14]当天，史思明进入东京。

[15]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晋卿行侍中。晋卿练达吏事，而谨身固位，时人比之胡广。

[15]五月丙午（十七日），任命太子太傅苗晋卿为侍中。苗晋卿善于处理政事，但处事谨慎，明哲保身，当时的人把他比做东汉的胡广。

[16]宦者马上言受赂，为人求官于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吕，为之补官。事觉，上言杖死，壬子，罢为太子宾客。

[16]宦官马上言接受了贿赂，为行贿人向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吕求官，吕就将此人补选为官。这件事被发觉，马上言受杖刑而死。壬子（二十三日），吕被罢贬为太子宾客。

[17]癸丑，以京兆尹南华刘晏为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晏善治财利，故用之。

[17]癸丑（二十四日），肃守任命京兆尹南华人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刘晏善于理财，所以肃宗重用他。

[18]六月，甲子，桂州经略使邢济奏：破西原蛮二十万众，斩其帅黄乾曜等。

[18]六月甲子（初六），桂州经略使邢济上奏说：打败了西原蛮二十万，并杀了他们的酋帅黄乾曜等人。

[19]乙丑，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奏破泾、陇羌、浑十余万众。

[19]乙丑（初七），凤翔节度使崔光远上奏说打败了泾州和陇州的羌族、浑族十余万军队。

[20]三品钱行浸久，属岁荒，米斗至七千钱，人相食。京兆尹郑叔清捕私铸钱者，数月间，榜死者八百余人，不能禁。乃敕京畿，开元钱与乾元小钱皆当十，其重轮钱当三十，诸州更俟进止。是时史思明亦铸顺天、得一钱，一当开元钱百。贼中物价尤贵。

[20]开元钱、乾元重宝钱与重轮钱流通已久，适逢年荒，每斗米价值达七千钱，以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京兆尹郑叔清抓捕私自铸钱的人，数月之间，被打死的人就有八百多，但还是不能禁止。于是肃宗就下敕书于京畿道，命令开元钱与乾元重宝小钱都一钱当十钱，重轮钱以一钱当三十钱，其他的各州仍等待处理。当时史思明也铸造了

顺天钱与得一钱，一钱当开元钱一百钱，所以叛军占据的地区物价尤其昂贵。

[21]甲申，兴王薨。，张后长子也，幼曰定王侗。张后以故数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逊取容。会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21]甲申（二十六日），兴王李去世。李是张皇后的长子，幼子是定王李侗。张皇后多次借故想要动摇太子李豫的地位，李豫总是恭恭敬敬地讨好张皇后。这时兴王李去世，定王李侗年纪还幼小，太子李豫的地位才得以确定。

[22]乙酉，凤翔节度使崔光远破党项于普润。

[22]乙酉（二十七日），凤翔节度使崔光远于普润县打败了党项军队。

[23]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于郑州。

[23]平卢兵马使田神功上奏说在郑州打败了史思明的军队。

[24]上皇爱兴庆宫，自蜀归，即居之。上时自夹城往起居，上皇亦间至大明宫。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内侍监高力士久侍卫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内侍王承恩、魏悦及梨园弟子常娱侍左右。上皇多御长庆楼，父老过者往往瞻拜，呼万岁，上皇常于楼下置酒赐之；又尝召将军郭英义等上楼赐宴。有剑南奏事官过楼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为之作主人。

[24]玄宗喜欢兴庆宫，所以从蜀中返回长安后，就一直居住在兴庆宫中。肃宗经常从夹城中去问候请安，玄宗有时也到大明宫中来看望肃宗。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与内侍监高力士长期侍奉保卫玄宗。肃宗又命令玉真公主、如仙媛、内侍王承恩、魏悦以及梨园弟子等经常在玄宗左右，以使他欢娱。玄宗经常登临长庆楼，经过的父老百姓看见后，总是下拜，并高呼万岁，玄宗就在楼下设置酒宴赏赐他们。玄宗又曾经把将军郭英等召上楼款待他们。有一次，剑南道来京师奏事的官吏经过，在楼下向玄宗拜舞，玄宗就命令玉真公主与如仙媛设宴招待。

李辅国素微贱，虽暴贵用事，上皇左右皆轻之。辅国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宠，乃言于上曰：“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

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上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对曰：“上皇固无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且兴庆宫与阎闾相参，垣墉浅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严，奉迎居之，与彼何殊，又得杜绝小人荧惑圣听。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有三朝之乐，庸何伤乎！”上不听。兴庆宫先有马三百匹，辅国矫敕取之。才留十匹。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宦官李辅国出身贫贱，后来虽然飞黄腾达，在朝中巩专权用事，但玄宗左右的人都瞧不起他。李辅国心中怀恨，并且想建立奇功借以贡固自己的地位，就对肃宗说：“上皇居住在兴庆宫中，每天都与外面的人交结，特别是陈玄礼与高力士，在谋划做不利于陛下的事。现在禁军的六军将士都是在灵武拥立陛下即位的元勋功臣，他们都议论纷纷，心中不安，我虽然多方给他们解释，但他们不听，所以不敢不向陛下报告。”肃宗听后痛哭流涕地说：“父皇仁慈，怎么会有那种事呢！”李辅国又说：“上皇固然不会做那种事，但在他周围的那些小人就难说了！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该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消除内乱于萌芽之时，怎么能够遵从凡夫之孝而误了国家的大事呢！再说兴庆宫与坊市居民相混杂，宫墙低矮，不是上皇所应该居住的地方。皇宫内戒备森严，如果把上皇迎进来居住，与兴庆宫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还能够杜绝那些小人蛊惑上皇。这样，对于上皇来说可以享受终身之安，对于陛下来说可以一日三次去请安问好，有什么不好呢！”肃宗不答应。兴庆宫原先有马三百匹，李辅国就假称有诏书命令取走了这些马，仅留下十匹。玄宗对高力士说：“我的儿子听信了李辅国的谗言，不能够对我始终尽孝了。”

辅国又令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请迎上皇居西内。上泣不应。辅国惧。会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至睿武门，辅国将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上皇惊，几坠。高力士曰：“李辅国何得无礼！”叱令下马。辅国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诰曰：“诸将士各好在！”将士皆纳刃，再拜，呼万岁。力士又叱辅国与己共执上皇马，侍卫西内，居甘露殿。辅国帅众而退。所留侍卫兵，才老数十人。陈玄礼、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

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徒，亦吾志也。”是日，辅国与六军大将素服见上，请罪。上又迫于诸将，乃劳之曰：“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刑部尚书颜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请问上皇起居。辅国恶之，奏贬蓬州长史。

李辅国又命令禁军六军将士在肃宗面前号哭叩头，请求将玄宗移居到太极宫内。肃宗哭泣不应。李辅国感到惧怕。这时逢肃宗身体有病，秋季，七月丁未（十九日），李辅国伪称肃宗有话，迎接玄宗到太极宫游玩，等玄宗到了睿武门，李辅国就率领殿前射生手骑兵五百，手持出鞘的刀拦住道路上奏说：“皇上说兴庆宫低卑狭小，让我们来迎接上皇迁居到皇宫内。”玄宗听后十分惊恐，差一点坠下马背。这时高力士说：“李辅国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并且责骂令他下马。李辅国不得已，只好下马。然后高力士宣读玄宗的诰命说：“诸位将士不要无礼！”于是这些将士都收起刀枪，拜了两拜，高呼万岁。高力士又斥责李辅国，让他与自己一起拉着玄宗的马缰绳，护卫到了太极宫，居住在甘露殿。李辅国这才领着将士退走。留下的侍卫兵只有老弱病残数十人，陈玄礼、高力士以及过去的宫人都不能够留在玄宗身边。玄宗说：“兴庆宫本是我封王时居住地，我曾经多次要求让给皇帝，但皇帝不接受。现在迁出去也是我的心愿。”当天，李辅国即与六军将领身着白衣服去见肃宗请罪。肃宗因为迫于诸位将领的压力，就慰劳说：“上皇居住在兴庆宫或太极宫，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们恐怕那些小人蛊惑人心，防微杜渐，是为了安定国家，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刑部尚书颜真卿首先率领百官上表书，请问玄宗的起居饮食，遭到李辅国的忌恨，于是就上奏把颜真卿贬为蓬州长史。

[25]癸丑，敕天下重棱钱皆当三十，如畿内。

[25]癸丑（二十五日），肃宗下敕书命令天下的重轮钱，如京畿道一样，都以一钱当三十钱。

[26]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溱州，陈玄礼勒致仕；置如仙媛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上更选后宫百余人，置西内，备洒扫。令万安、咸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上初犹往问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后上稍悔寤，恶辅国，欲诛之，畏其握兵，意犹豫不能决。

[26]丙辰（二十八日），将高力士流放到巫州，王承恩流放到播州，魏悦流放到溱州，陈玄礼被勒令退官。又把如仙媛安置到归州，玉真公主出宫居住在玉真观内。肃宗另挑选了后宫中的一百余人，安置在太极宫内，打扫庭院。并命令万安公主与咸宜公主侍候玄宗的服饰饮食。对于各国各地所进献的美味佳肴，肃宗都先让送给玄宗品尝。但是玄宗的心情越来越不好，又因为不吃荤肉，修炼辟谷方术，所以逐渐患了疾病。肃宗开始时还去问候请安，不久肃宗也患病，只派人去问安。后来肃宗逐渐有所悔悟，怨恨李辅国，想要杀掉他，但又畏惧他手握兵权，犹豫不决。

[27]初，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关磨环川，于其地置神策军。及安禄山反，军使成如遣其将卫伯玉将千人赴难。既而军地沦入吐蕃，伯玉留屯于陕，累官至右羽林大将军。八月，庚午，以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

[27]起初，哥舒翰于临洮西关磨环川打败了吐蕃，在那里设置了神策军。及至安禄山反叛，神策军使成如派部将卫伯玉率兵一千人入援，讨伐叛军。不久，神策军所占据的地区落入吐蕃之手，卫伯玉就率神策军驻扎在陕州，后官至右羽林大将军。八月庚午（十三日），任命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

[28]丁亥，赠谥兴王曰恭懿太子。

[28丁亥（三十日），肃宗追赠兴王李谥号为恭懿太子。

[29]九月，甲午，置南都于荆州，以荆州为江陵府，仍置永平军团练兵三千人，以扼吴、蜀之冲，从节度使吕之请也。

[29]九月甲午（初七），于荆州设置南都，以荆州为江陵府，仍然设置永平军，有团练兵三千人，用以扼守吴、蜀两地的咽喉，这是根据节度使吕的请求而设置的。

[30]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仪于散地。"乙未，命子仪出镇州；党项遁去。戊申，制："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坊、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制下旬日，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30]有人上言说："天下还没有平定，不应该削夺郭子仪的实权。"乙未（初八），肃宗即命郭子仪出镇州，党项军队闻风而退。戊申（二十一日），肃宗下制书说："命令郭子仪统帅各路兵马从朔方直捣

范阳，然后回师平定河北地区，并征发殿前射生手英武军等禁军以及朔方、坊、宁、泾原等各路蕃人、汉人兵共七万人，都受郭子仪节制。”制书颁下后十天，因为受到宦官鱼朝恩的阻挠，此事竟作罢。

[31]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五州节度使。

[31]冬季，十月丙子（十九日），唐朝设置青州、沂州等五州节度使。

[32]十一月，壬辰，泾州破党项。

[32]十一月壬辰（初六），泾州兵打败党项军队。

[33]御史中丞李铣、宋州刺史刘展皆领淮西节度副使。铣贪暴不法，展刚强自用，故为其上者多恶之；节度使王仲升先奏铣罪而诛之。时有谣言曰：“手执金刀起东方。”仲升使监军使、内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强不受命，姓名应谣谶，请除之。”

[33]御史中丞李铣与宋州刺史刘展都兼任淮西节度副使。李铣贪婪残暴，不守法纪，刘展为人刚愎自用，所以做他们上司的人多厌恶他们。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先上奏说李铣有罪，借机杀了他。当时有谣言说：“手执金刀起东方。”于是王仲升就派监军使、内左常侍邢延恩入朝上奏说：“刘展倔强不服从命令，而且他的姓名与谣言相符合，请求除掉他，以防后患。”

延恩因说上曰：“展与李铣一体之人，今铣诛，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为乱。然展方握强兵，宜以计去之。请除展江淮都统，代李，俟其释兵赴镇，中道执之，此一夫力耳。”上从之，以展为都统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密敕旧都统李及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图之。

邢延恩乘机对肃宗献计说：“刘展是李铣的同党，现在李铣被杀，刘展心中不安，如果不设法除掉他，恐怕将会作乱。但是刘展正手握重兵，应该设计除去他，不如任命刘展为江淮都统，以代替李，等到他交出兵权赴任时，在半道上把他抓住，只需要派一个人杀他就行了。”肃宗同意，于是就任命刘展为都统淮南东、江南西、浙江西三道节度使，并下密敕给旧都统李与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让他们设法除掉刘展。

延恩以制书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陈留参军，数年至刺史，可谓暴贵矣。江、淮秀贼所出，今之重任，展无勋劳，又非亲贤，一旦恩命宠擢如此，得非有谗人间之乎？”因泣下。延恩惧，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为忧，故不次用公。公反以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节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驰诣广陵，与谋，解印节以授展。展得印节，乃上表谢恩，牒追江、淮亲旧，置之心旅，三道官属遣使迎贺，申图籍，相望于道，展悉举宋州兵七千趣广陵。

邢延恩把任命的制书授给刘展时，刘展心中起疑，说：“我刘展原是陈留郡的一名参军，数年间官至刺史，可以算得上是飞黄腾达。江、淮地区是国家租赋的主要产地，江淮都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我刘展既没有显赫的功勋，又不是皇上的亲信，而一下子受到如此的重用和信任，是不是有小人进谗言想要陷害我呢？”并因此痛哭流涕。邢延恩害怕地说：“你本来就有能力，皇上认为江、淮地区地位重要，所以越级重用提拔你，而你反而疑心，这是为什么呢？”刘展说：“如果不是在欺骗我，是否可以把江淮都统的印玺和旌节先给我？”邢延恩说：“可以。”于是就驰马至广陵，与李密谋，把李的江淮都统印玺与旌节授给刘展。刘展得到印玺与旌节后，就上表谢恩，然后下文书召来在江淮地区的亲信，委以重任，江淮地区三道的官吏都派使者来迎接恭贺，并申报地图和户籍，一路不绝，刘展率领宋州所有的七千兵往广陵去赴任。

延恩知展已得其情，还奔广陵，与李、邓景山发兵拒之，移檄州县，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反，州县莫知所从。引兵渡江，与副使润州刺史韦儇、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屯京口，邓景山将万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军严整，江、淮人望风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问景山曰：“吾奏诏书赴镇，此何兵也？”景山不应。殿使人呼于陈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将孙待封、张法雷击之，景山众溃，与延恩奔寿州。展引兵入广陵，遣其将屈突孝标将兵三千徇濠、楚，王将兵四千淮西。

邢延恩得知刘展已经知道了他的阴谋，于是奔回广陵，与李、邓景山一起发兵阻挡刘展，并下檄书给各州县，说刘展谋反。而刘展也发布檄书说李谋反，各州县都不知道谁是谁非。李率兵渡过长江，与节度副使润州刺史韦儇、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屯兵京口，淮南东道节度使

邓景山率兵一万人驻扎在徐城县。刘展善于治军，素负盛名，江、淮地区的州县闻风丧胆。刘展率兵昼夜兼程。提前到达，派人质问邓景山说：“我奉皇上的任命诏书而赴镇就任，你率兵阻拦是什么意思？邓景山不回答。刘展就派人在邓景山的部队阵前高呼说：“你们都是我刘展的部下的百姓民众，请不要阻拦我的道路。”然后派部将孙待封和张法雷率兵攻击，邓景山溃败，与邢延恩逃奔寿州。于是刘展率兵进入广陵，又派他的部将屈突孝标率兵三千攻掠濠州、楚州，王率兵四千攻略淮西。

李辟北固为兵场，插木以塞江口。展军于白沙，设疑兵于瓜洲，多张火、鼓，若将趣北固者，如是累日。悉锐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济，袭下蜀。军闻之，自溃，奔宣城。

李在京口开辟北固山为战场，用大木塞住长江口。刘展驻扎在白沙，却在瓜州设疑兵，点燃许多火炬，擂打战鼓，好像要从这里进攻北固山，一连数天都是如此。李率领所有的精锐部队守卫京口等待刘展的进攻。但刘展却从上游渡过长江，袭击了下蜀。李的军队得知了这一消息后，不战自溃，李本人逃向宣城。

甲午，展陷润州。升州军士万五千人谋应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仪惧，以后事授兵马使姜昌群，弃城走。昌群遣其将宗犀诣展降。丙申，展陷升州，以宗犀为润州司马、丹杨军使；使昌群领升州，以从子伯瑛佐之。

甲午（初八），刘展攻陷润州。升州城中的士卒一万五千人谋划接应刘展，就攻打金陵城，没有攻克而逃散。浙西节度使侯令仪惧怕，就把后事托付给兵马使姜昌群，自己弃城逃走。而姜昌群却派自己的部将宗犀去投降了刘展。丙申（初十），刘展攻陷升州，任命宗犀为润州司马、丹杨军使，姜昌群暂时管理升州政事，并让自己的侄子刘伯瑛辅佐他。

[34]李光弼攻怀州，百余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34]李光弼率兵攻打怀州，一百多天才攻克，并活捉了安太清。

[35]史思明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

[35]史思明派遣自己的部将田承嗣率兵五千攻略淮西地区，王同芝率兵三千攻略陈州，许敬江率兵二千攻略兖州、郓州，薛鄂率兵五千

攻略曹州。

[36]十二月，丙子，党项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

[36]十二月丙子（十二日），党项军队侵扰美原县与同官县，大肆掠夺而去。

[37]贼帅郭等引诸羌、胡败秦陇防御使韦伦，杀监军使。

[37]强盗首领郭等人引导羌族各部落以及胡人的军队打败了秦陇防御使韦伦，杀死了朝廷派去的监军使。

[38]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击史思明兵，破之。

[38]兖郓节度使能元皓率兵攻击并打败了史思明的军队。

[39]李之去润州也，副使李藏用谓曰："处人尊位，食人重禄，临难而逃之，非忠也；以数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险固，不发一矢而弃之，非勇也。失忠与勇，何以事君！藏用请收余兵，竭力以拒之。"乃悉以后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东至苏州募壮士，得二千人，立栅以拒刘展。

[39]李弃润州而逃时，副使李藏用对李说："你占据着重要的职位，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却临难而逃，这是不忠诚。你手握数十州的重兵，粮饷充足，又守着襟带三江、五湖的战略要地，面对反叛的敌人却不发一箭而弃城逃跑，是怯懦胆小的表现，丧失了忠心勇敢，还怎么做君主的臣子呢！我请求收集残兵，尽力抗拒敌人。"于是李就把后事全都委托给李藏用。李藏用收集散兵，共有七百人，又向东到苏州招募勇士，募得二千人，修治栅准备抵御刘展。

展遣其将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节度使郑炅之弃城走，李奔淇州。

刘展派遣部将傅子昂与宗犀率兵攻打宣州，宣歙节度使郑炅之弃城逃走，李又逃向洪州。

李藏用与展将张景超、孙待封战于郁墅，兵败，奔杭州。景超遂据苏州，待封进陷湖州。展以其将许峄为润州刺史，李可封为常州刺史，杨持璧苏州刺史，待封领湖州事。景超进逼杭州，藏用使其将温晁屯余杭。展以李晃为泗州刺史，宗犀为宣州刺史。

李藏用与刘展的部将张景超、孙待封交战于郁墅，兵败逃奔杭州。于是张景超占领了苏州，孙待封进兵攻陷了湖州。刘展任命他的部将

许峄为润州刺史，李可封为常州刺史，杨持璧为苏州刺史，孙待封暂时管理湖州政事。张景超又率兵逼近杭州，李藏用就派部将温晁率兵屯驻在余杭县。刘展又任命李晃为泗州刺史，宗犀为宣州刺史。

傅子昂屯南陵，将下江州，徇江西。于是屈突孝陷濠、楚州，王陷舒、和、滁、庐等州，所向无不摧靡，聚兵万人，骑三千，横行江、淮间。寿州刺史崔昭发兵拒之，由是不得西，止屯庐州。

傅子昂率兵屯驻于南陵县，想要攻掠江州，进占江南西道。于是刘展的部将屈突孝率兵攻陷了濠州、楚州，王攻陷了舒州、和州、滁州、庐州等州，军队所向披靡，聚兵达一万人，骑兵三千，横行于江、淮地区。由于寿州刺史崔昭发兵抵御，王不能够再向西进攻，只好屯兵于庐州。

初，上命平庐兵马使田神功将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邓景山既败，与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报，景山遣人趣之，且许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众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讨展。展闻之，始有惧色，自广陵将兵八千拒之，选精兵二千渡淮，击神功于都梁山，展败，走至天长；以五百骑据桥拒战，又败，展独与一骑亡渡江。神功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

起初，肃宗命令平卢兵马使田神功率领部下的五千精兵屯驻在任城，邓景山被刘展打败后，就与邢延恩上奏请求肃宗下敕书命令田神功率兵救援淮南，平定刘展。还没有得到回报，邓景山就派人催促田神功出兵，并许诺战胜后把淮南的财物女人都送给田神功，田神功与部下听后都很高兴，于是就全军南下，等到了彭城，肃宗命令田神功去讨伐刘展的敕书才下达。刘展得知田神功率平卢兵来讨伐，才开始感到惧怕，于是率兵八千从广陵来迎战，并挑选了二千精兵渡过淮河，在都梁山进击田神功。刘展被打败，逃至天长县，率领骑兵五百占据河桥抵抗，又被打败，仅带领一名骑兵渡江逃跑。田神功率兵进入广陵与楚州，放纵士兵大肆掠夺，杀死胡商数以千计，为了寻求财宝，几乎挖遍城中各处。

[40]是岁，吐蕃陷廓州。

[40]这一年，吐蕃军队攻陷了廓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二卷

唐纪三十八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下上元二年（辛丑、761）

唐纪三十八 唐肃宗上元二年（辛丑，公元761年）

[1]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应天。

[1]春季，正月癸卯（十七日）史思明改年号为应天。

[2]张景超引兵攻杭州，败李藏用将李强于石夷门。孙待封自武康南出，将会景超攻杭州，温晁据险击败之；待封脱身奔乌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进杨惠元等将千五百人西击王。辛亥夜，神功先遣特进范知新等将四千人自白沙济，西趣下蜀；邓景山将千人自海陵济，东趣常州；神功与邢延恩将三千人军于瓜洲，壬子，济江。展将步骑万余陈于蒜山；神功以舟载兵趣金山，会大风，五舟飘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渡，还军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击之，不胜。弟殷劝展引兵逃入海，可延岁月，展曰："若事不济，何用多杀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众力战。将军贾隐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斩之。刘殷、许峄等皆死。隐林，滑州人也。杨惠元等击破王于淮南，引兵东走，至常熟，乃降。孙待封诣李藏用降。张景超聚兵至七千余人，闻展死，悉以兵授张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击破之，余党皆平。平卢军大掠十余日。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2]张景超率军进攻杭州，在石夷门击败李藏用的部将李强。孙待封从武康南下，将要会同张景超进攻杭州，温晁凭借险要地形将孙待封击败，孙待封脱身逃往乌程，李可封献出常州向朝廷投降。丁未（二十一日），田神功派遣特进杨惠元等人率领一千五百人向西攻击王。辛亥（二十五日）夜里，田神功先派遣特进范知新等人率领四千人从白沙渡长江，西赴下蜀；邓景山率领一千人从海陵渡过长江，东奔常州；随后田神功与邢延恩率领三千人驻军瓜洲，壬子（二十六日），渡过长江。刘展率领步骑兵一万多人在蒜山布阵。田神功用船运载军队奔赴金山，恰巧路遇大风，有五艘船漂到了金山下，刘展便

杀掉了其中二艘船上的士兵，又将另三艘船凿沉，田神功无法再渡长江，只好回师瓜州。而那时范知新等人的军队已经到达下蜀，刘展攻击范知新，未能获胜。刘展弟弟刘殷劝刘展率领军队入海逃命，这样可以拖延时间，刘展说："如果大事不能成功，何苦要多杀人父子呢？早死晚死还不是一样！"于是刘展再次率领部众死战。将军贾隐林用箭射击刘展，击中他的眼睛，刘展倒在地上，于是被贾隐林杀死。刘殷、许峄等人也都战死。贾隐林是滑州人。杨惠元等人在淮南击败王，王率军向东逃跑，到达常熟时，才投降。孙待封也到李藏用处投降。张景超聚集的军队达到七千多人，听到刘展已死，便将全部军队交给张法雷，让他进攻杭州，张景超自己入海逃命。张法雷到达杭州，李藏用击败了他，歼余军队全部被平定。平卢军大肆虏掠十多天。安、史之乱的时候，叛军尚未到达江、淮地区，到这时，江、淮地区的百姓才遭受战乱的蹂躏。

[3]荆南节度使吕奏：请以江南之潭、岳、郴、邵、永、道、连，黔中之涪州，皆隶荆南；从之。

[3]荆南节度使吕上奏：请求将江南的潭州、岳州、郴州、邵州、永州、道州、连州，黔中的涪州，都归属荆南管辖。肃宗同意了这一请求。

[4]二月，奴剌、党项寇宝鸡，烧大散关，南侵凤州，杀刺史萧，大掠而西；凤翔节度使李鼎追击，破之。

[4]二月，奴剌、党项进犯宝鸡，焚烧大散关，向南入侵凤州，杀掉刺史萧，大肆掠夺，然后西归。凤翔节度使李鼎前去追击，将他们击败。

[5]戊辰，新罗王金嶷入朝，因请宿卫。

[5]戊辰（十三日），新罗王金嶷入朝，奏请留下为朝廷值宿警卫。

[6]或言："洛中将士皆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击之，可破也。"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以为信然，屡言于上，上敕李光弼等进取东京。光弼奏称："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郭子仪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李光弼性严，一裁之以法，无所假贷。怀恩惮光弼而心恶之，乃附朝恩，言东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继，督光弼使出师，

光弼不得已，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与怀恩将兵会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洛阳。

[6]有人说：“洛中的将士都是燕地人，因长期戍守洛中，都思归故乡，军中上下离心离德，这时攻击他们，就可以将他们打败。”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信以为然，多次在肃宗面前提到此事，于是肃宗命令李光弼等人去攻取东京。李光弼上奏说：“贼军士气还很盛，不可轻举冒进。”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生性勇敢，但刚愎自用，他的部下都是蕃、汉劲旅，他们依仗有功，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郭子仪对他们宽仁厚待，委曲包容，每次在临敌用兵之际，都依靠他们成事。而李光弼生性严厉，将他们一一绳之以法，决不包容。仆固怀恩害怕李光弼，内心又十分厌恶他，于是附合鱼朝恩的意见，说东京可以攻取。由此，中使一个接着一个，督促李光弼出师，李光弼迫不得已，派遣郑陈节度使李抱玉镇守河阳，自己与仆固怀恩率领军队会合鱼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进攻洛阳。

戊寅，陈于邙山。光弼命依险而陈，怀恩陈于平原，光弼曰：“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险，怀恩复止之。史思明乘其陈未定，进兵薄之，官军大败，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尽弃之。光弼、怀恩渡河走保闻喜，朝恩、伯玉奔还陕，抱玉亦弃河阳走，河阳、怀州皆没于贼。朝廷闻之，大惧，益兵屯陕。

戊寅（二十三日），官军在邙山布阵。李光弼下令军队依据险要地形布阵，当时仆固怀恩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对他说：“依据险要地形布阵，可以进攻，也可以退守；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交战不利就全完了。我们不能小看史思明这个人。”于是命令军队转移到险要的地方布阵，但仆固怀恩又制止了这种做法。这时，史思明乘官军阵势还没有布署完毕，发兵进攻，结果官军大败，死了数千人，军资器械全部丢弃。李光弼、仆固怀恩渡过黄河，退保闻喜，鱼朝恩、卫伯玉逃回陕州，李抱玉也放弃河阳城逃跑，于是河阳、怀州都陷入叛军之手。朝廷得知此事，大为惊恐，便增兵驻守陕州。

[7]李揆与吕同为相，不相悦。在荆南，以善政闻，揆恐其复入相，奏言置军湖南非便，又阴使人如荆、湖求过失。上疏讼揆罪，癸未，贬揆袁州长史，以河中节度使萧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7]李揆与吕同时担任宰相，他们互相看不起。吕在荆南时，以善治政事而闻名，李揆害怕他再次入朝出任宰相，便上奏说在湖南设置军镇很不便利，同时，又偷偷地派人到荆南、湖南，收集吕的过失。吕上书控告李揆之罪，癸未（二十八日），肃宗将李揆贬为袁州长史，任命河中节度使萧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8]史思明猜忍好杀，群下小不如意，动至族诛，人不自保。朝义，其长子也，常从思明将兵，颇谦谨，爱士卒，将士多附之，无宠于思明。思明爱少子朝清，使守范阳，常欲杀朝义，立朝清为太子，左右颇泄其谋。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胜西入关，使朝义将兵为前锋，自北道袭陕城，思明自南道将大军继之。三月，甲午，朝义兵至礓子岭，卫伯玉逆击，破之。朝义数进兵，皆为陕兵所败。思明退屯永宁，以朝义为怯，曰："终不足成吾事！"欲按军法斩朝义及诸将。戊戌，命朝义筑三隅城，欲贮军粮，期一日毕。朝义筑毕，未泥，思明至，诟怒之，令左右立马监泥，斯须而毕。思明又曰："俟克陕州，终斩此贼。"朝义忧惧，不知所为。

[8]史思明猜忌残忍，好杀无辜，部下稍不如他的意，动辄就诛杀九族，因而人人都不能自保。史朝义是史思明的长子，经常跟随史思明带兵，比较恭谦谨慎，爱惜士兵，将士们多归心于他，但史朝义没有受到史思明的宠爱。史思明偏爱小儿子史朝清，派他镇守范阳，时常想杀掉史朝义，立史朝清为太子，史思明的随从对他的打算颇有泄露。史思明已经击败李光弼的军队，想乘胜西进入关，便派遣史朝义率兵作为前锋，自北道袭击陕城，史思明亲率大军自南道进攻。三月甲午（初九），史朝义军至礓子岭，遭到唐军卫伯玉的反击而失败。史朝义数次进攻，均被卫伯玉打败。史思明退兵驻守永宁，以为史朝义临阵胆怯，史思明说："史朝义终究不能成就我的大事！"想要按军法斩杀史朝义及诸位将领。戊戌（十三日），史思明命令史朝义修筑三隅城，打算贮存军粮，限期一天修完。史朝义修筑完毕，尚未抹泥，史思明来到，大肆怒骂史朝义，命令随从骑在马上监督抹泥，片刻之间完成。史思明又说："等攻克陕州，终究要杀掉史朝义。"史朝义十分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

思明在鹿桥驿，令腹心曹将军将兵宿卫；朝义宿于逆旅，其部将骆悦、蔡文景说朝义曰："悦等与王，死无日矣！自古有废立，请召曹将

军谋之。”朝义俯首不应。悦等曰：“王苟不许，悦等今归李氏，王亦不全矣。”朝义泣曰：“诸君善为之，勿惊圣人！”悦等乃令许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将军，至，则以其谋告之；曹将军知诸将尽怨，恐祸及己，不敢违。是夕，悦等以朝义部兵三百被甲诣驿，宿卫兵怪之，畏曹将军，不敢动。悦等引兵入至思明寝所，值思明如厕，问左右，未及对，已杀数人，左右指示之。思明闻有变，逾垣至厩中自鞴马乘之，悦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坠马，遂擒之。思明问：“乱者为谁？”悦曰：“奉怀王命。”思明曰：“我朝来语失，宜其及此。然杀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长安！今事不成矣。”悦等送思明于柳泉驿，囚之，还，报朝义曰：“事成矣。”朝义曰：“不惊圣人乎？”悦曰：“无。”时周挚、许叔冀将后军在福昌，悦等使许季常往告之，挚惊倒于地；朝义引军还，挚、叔冀来迎，悦等劝朝义执挚，杀之。军至柳泉，悦等恐众心未壹，遂缢杀思明，以毡裹其尸，橐驼负归洛阳。

史思明在鹿桥驿，命令心腹曹将军率军值宿警卫。这时史朝义在旅馆住宿，他的部将骆悦、蔡文景劝史朝义说：“我们与您已经死到临头了！自古以来就有废立君王之事，请您召见曹将军，共商大事。”史朝义低着头，没有回答。骆悦等人又说：“您假如不允许的话，我们今天就归附李氏，那么您也就完了。”史朝义哭着说：“诸位好好处理这件事，不要惊吓我父亲！”骆悦等人就命令许叔冀的儿子许季常去召见曹将军，他来到后，就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他。曹将军知道诸位将领都心怀怨恨，害怕自己受害，不敢违抗。当天傍晚，骆悦等人率领史朝义的士兵三百人，全付武装来到驿站，值宿的卫兵颇觉奇怪，但他们惧怕曹将军，不敢动手。骆悦等人带兵闯入史思明的卧室，正好史思明上厕所了，于是问他身边的人，没等他们回答，骆悦已经杀掉了好几个人，史思明身边的人指出了他的去向。史思明听到情况有变，跳墙来到马厩里，自己驾马逃跑，骆悦的侍从周子俊发箭，射中手臂，史思明坠落马下，于是被他们抓住。史思明问道：“谁在作乱？”骆悦回答说：“奉怀王史朝义的命令。”史思明说：“早晨我说话失口，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这样杀我太早了，为什么不等到攻克长安呢！如今不能成就大业了。”骆悦等人将史思明押送柳泉驿，囚禁起来，然后回去报告史朝义说：“大事已经完成。”史朝义说：“没有惊吓我父亲吗？”骆悦回答说：“没有。”当时周挚、许叔冀率领后军驻扎在福昌，骆悦等人派许季常前去通告此事，周挚惊倒在地。史朝义率领军队回

来，周挚，许叔冀出来迎接，骆悦等人劝史朝义拿下周挚，将他杀掉。军队到达柳泉，骆悦等人害怕众心不一，于是勒杀史思明，用毡毯裹尸，用骆驼运回洛阳。

朝义即皇帝位，改元显圣。密使人至范阳，敕散骑常侍张通儒等杀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数十人。其党自相攻击，战城中数月，死者数千人，范阳乃定。朝义以其将柳城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时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而朝义所部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召之，多不至，略相羁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史朝义即帝位，改年号为显圣。他秘密派人到范阳，命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杀掉史朝清以及史朝清的母亲辛氏，还有数十名不归附自己的人。叛军自相攻击，在城中打了几个月，死掉数千人，范阳这才安定。史朝义任命他的部将柳城人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当时洛阳四周数百里，州、县城都成为废墟，而史朝义所部节度使都是安禄山的旧部将，与史思明同辈，史朝义召见他们，他们多不前来，相互之间大致仅仅维持君臣关系而已，不能为史朝义所用。

[9]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贬；制以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领河中节度使。

[9]李光弼上书，坚决要求将自己贬官。肃宗下诏让他以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的身份，出任河中节度使。

[10]术士长塞镇将朱融与左武卫将军窦如玢等谋奉嗣岐王珍作乱，金吾将军邢济告之。夏，四月，乙卯朔，废珍为庶人，溱州安置，其党皆伏诛。珍，业之子也。丙辰，左散骑常侍张镐贬辰州司户。镐尝买珍宅故也。

[10]方士长塞镇将朱融与左武卫将军窦如玢等人图谋拥戴岐王李珍叛乱，金吾将军邢济告发了他们。夏季，四月乙卯朔（初一），肃宗将李珍废为平民，安置到溱州，他的党羽全部伏法。李珍是李业的儿子。丙辰（初二），左散骑常侍张镐被贬为辰州司户，因为张镐曾经买过李珍的住宅。

[11]己未，以吏部侍郎裴遵庆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11]己未（初五），肃宗任命吏部侍郎裴遵庆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12]乙亥，青密节度使尚衡破史朝义兵，斩首五千余级。

[12]乙亥（二十一日），青密节度使尚衡击败史朝义的军队，杀死五千多人。

[13]丁丑，兖郓节度使能元皓破史朝义兵。

[13]丁丑（二十三日），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击败史朝义的军队。

[14]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骁勇，从上皇在蜀有功，东川节度使李奂奏替之，子璋举兵，袭奂于绵州。道过遂州，刺史虢王巨苍黄修属郡礼迎之，子璋杀之。李奂战败，奔成都，子璋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置百官，又陷剑州。

[14]壬午（二十八日），梓州刺史段子璋谋反。段子璋作战勇猛，跟从太上皇玄宗到蜀地，立下汗马功劳，东川节度使李奂上奏要替代他，所以段子璋举兵谋反，在绵州袭击李奂。路过遂州时，刺史虢王李巨急忙按照属郡的礼节迎接，却被段子璋杀死。李奂战败，逃往成都，段子璋自称梁王，改年号为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设置百官，又攻陷剑州。

[15]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15]五月己丑（初五），李光弼从河中入朝。

[16]初，李辅国与张后同谋迁上皇于西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见上，上方抱幼女，谓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对曰：“太上皇思见陛下，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张后，尚不敢诣西内。

[16]当初，李辅国与张后合谋将太上皇玄宗迁到西内居住。这一天是端午，隐士李唐见到肃宗，肃宗正抱着小女儿，对李唐说：“朕很顾念她，你不要见怪。”李唐回答说：“太上皇思念和想见陛下，大概也同陛下顾念公主一样。”肃宗流下了眼泪，然而他惧怕张后，还不敢到西内去探视。

[17]癸巳，党项寇宝鸡。

[17]癸巳（初九），党项进犯宝鸡。

[18]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为滑郑汴节度使，将数千兵戍滑台。彰密因中使杨万定通表请降，徙屯杏园度。思明疑之，遣其将

薛岌围之。彰与岌战，大破之，因随万定入朝。甲午，以彰为滑、卫等六州节度使。

[18]从前，史思明让他的博州刺史令狐彰担任滑郑汴节度使，率领数千士兵戍守滑台。令狐彰秘密通过中使杨万定上表请求归降，又将军队转移到杏园度驻扎。史思明怀疑令狐彰叛变，派遣部将薛岌包围他。令狐彰与薛岌交战，将薛彰打得大败，于是跟随杨万定入朝。甲午（初十）肃宗任命令狐彰为滑州、卫州等六州节度使。

[19]戊戌，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史朝义范阳兵，破之。

[19]戊戌（十四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攻击史朝义的范阳部队，将他们打败。

[20]乙未，西川节度使崔光远与东川节度使李奂共攻绵州，庚子，拔之，斩段子璋。

[20]乙未（十一日），西川节度使崔光远与东川节度使李奂共同进攻绵州，庚子（十六日），攻克绵州，杀掉段子璋。

[21]复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

[21]肃宗重新任命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师、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淮南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浙江西八道行营节度，让他出镇临淮郡。

[22]六月，甲寅，青密节度使能元皓败史朝义将李元遇。

[22]六月甲寅（初一），青密节度使能元皓击败史朝义的部将李元遇。

[23]江淮都统李畏失守之罪，归咎于浙西节度使侯令仪，丙子，令仪坐除名，长流康州；加田神功开府仪同三司，徙徐州刺史；征李、邓景山还京师。

[23]江淮都统李害怕朝廷治他失守之罪，就将责任归咎于浙西节度使侯令仪。丙子（二十三日），侯令仪因此被削除名籍，远地流放到康州。肃宗加封田神功为开府仪同三司，调任徐州刺史，召李、邓景山回京师。

[24]戊寅，党项寇好。

[24]戊寅（二十五日），党项进犯好。

[25]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见。

[25]秋季，七月癸未朔（初一），出现日全食，大星都显现出来。

[26]以试少府监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

[26]肃宗任命试少府监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

[27]八月，癸丑朔，加开府仪同三司李辅国兵部尚书。乙未，辅国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厨具馔，太常设乐。辅国骄纵日甚，求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为，其如朝望未允何！"辅国乃讽仆射裴冕等使荐己。上密谓萧华曰："辅国求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与。"华出，问冕，曰："初无此事，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华入言之，上大悦；辅国衔之。

[27]八月癸丑朔（初一），肃宗加封开府仪同三司李辅国为兵部尚书。乙未（疑误），李辅国赴尚书省上任，宰相和朝臣都去送他，御厨摆上食品，太常卿设乐队奏乐。李辅国日益骄横放纵，请求担任宰相，肃宗对他说："以你的功劳，有什么官不可以担任的呢？只是朝廷中有声望的大臣不同意，又怎么办呢！"李辅国就暗示仆射裴冕等人，让他们推荐自己。肃宗悄悄地对萧华说："李辅国请求担任宰相，如果公卿大臣们上表推荐的话，那就不得不给他了。"萧华出宫后去问裴冕；裴冕说："从来就没有那回事，我的臂可以断，但宰相的职位决不让他得到。"萧华入宫将此事告诉肃宗，肃宗十分高兴。而李辅国则对裴冕怀恨。

[28]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营。

[28]己巳（十七日），李光弼前往河南行营。

[29]辛巳，以殿中监李若幽为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及河中节度使，镇绛州，赐名国贞。

[29]辛巳（二十九日），肃宗任命殿中监李若幽为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以及河中节度使，镇守绛州，赐名为国贞。

[30]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

[30]九月甲申（初三），是天成地平节，肃宗在三殿设置道场，以宫人装扮佛和菩萨，武士装扮金刚神王，命令大臣围绕着他们膜拜。

[31]壬寅，制去尊号，但称皇帝；去年号，但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月皆以所建为数；因赦天下。停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号。自今每除五品以上清望官及郎官、御史、刺史，令举一人自代，观其所举，以行殿最。

[31]壬寅（二十一日），肃宗下制书去掉尊号，只称皇帝，去掉年号，只称元年，以建子月为一年的第一月，每月都以所建字的起首命名，因而大赦天下，又下令停用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以及江陵南都的称号。自今以后，每当任命五品以上的清望官及郎官、御史、刺史时，都命令他们推举一人替代自己，然后朝廷考察他们所推举的人，以确定考绩先后。

[32]江、淮大饥，人相食。

[32]江淮地区发生特大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33]冬，十月，江淮都统崔圆署李藏用为楚州刺史。会支度租庸使以刘展之乱，诸州用仓库物无准，奏请徵验。时仓猝募兵，物多散亡，徵之不足，诸将往往卖产以偿之。藏用恐其及己，尝与人言，颇有悔恨。其牙将高干挟故怨，使人诣广陵告藏用反，先以后袭之。藏用走，干追斩之。崔圆遂簿责藏用将吏以验之，将吏畏，皆附成其状。独孙待封坚言不反，圆命引出斩之。或曰："子何不从众以求生！"待对曰："吾始从刘大夫，奉诏书来赴镇，人谓吾反；李公起兵灭刘大夫，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遂斩之。

[33]冬季，十月，江淮都统崔圆让李藏用暂任楚州刺史。恰巧支度租庸使因为刘展之乱，各州使用仓库中的财物没有标准，上奏请求核验。当时招募士兵很仓促，财物又多流散，经核验数量不足时，于是诸位将领往往卖掉自己的财产来补偿。李藏用害怕核验到自己头上，曾经对人说，对担任楚州刺史，他有点悔恨。李藏用手下的牙将高干对他怀有旧恨，派人到广陵控告李藏用谋反，并且首先用兵袭击。李藏用逃跑，高干追上去将他杀掉。于是崔圆按文簿次序一一盘问李藏用的将领，以核实李藏用谋反事，将领很害怕，都附和高干的说法，说李藏用谋反。唯独孙待封坚持说李藏用没有谋反，崔圆命令把他推出去斩首。有人对孙待封说："你为什么不附和大家的意见求得生存呢？"孙待封说："起先我跟随刘大夫，奉诏书来上任，人们说我谋

反，李公起兵消灭了刘大夫，如今人们又认为李公谋反。如此一来，谁才算不是谋反者呢？那还有个完吗？我宁愿去死，也不能诬告没有罪的人。”于是崔圆将他杀掉。

[34]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贺，如正旦仪。

[34]建子月壬午朔（十一月初一），肃宗接受大臣们上朝祝贺，仪式如同正月初一。

[35]或告鸿胪卿康谦与史朝义通，事连司农卿严庄，俱下狱。京兆尹刘晏遣吏防守庄家。上寻敕出庄，引见。庄怨晏，因言晏与臣言，常道禁中语，矜功怨上。丁亥，贬晏通州刺史，庄难江尉，谦伏诛。戊子，御史中丞元载为户部侍郎，充句当度支、铸钱、盐铁兼江淮转运等使。载初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对，上爱其才，委以江淮漕运，数月，遂代刘晏，专掌财利。

[35]有人控告鸿胪卿康谦与史朝义有联系，此事牵连司农卿严庄，肃宗将他们都关进监狱。京兆尹刘晏派遣官吏看守严庄的家。不久，肃宗下令释放严庄，带他来见。严庄很恨刘晏，因而说刘晏对他说，刘晏经常传宫中一些闲话，自夸其功，埋怨皇上。丁亥（初六），肃宗贬刘晏为通州刺史，严庄为难江县尉，康谦伏法。戊子（初七），御史中丞元载担任户部侍郎，出任勾当度支使、铸钱使、盐铁使、兼任江淮转运使等。从前元载担任度支郎中时，机敏而又善于奏对，肃宗爱他有才气，委任他掌管江淮漕运事务，数月之后，便取代刘晏，专管财政事务。

[36]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于西内。

[36]戊戌（十七日）冬至。己亥（十八日），肃宗到西内拜见太上皇玄宗。

[37]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史朝义，拔永宁，破渑池、福昌、长水等县。

[37]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进攻史朝义，攻克永宁、渑池、福昌、长水等县。

[38]己酉，上朝献太清宫；庚戌，享太庙、元献庙。建丑月，辛亥朔，祀圜丘、大一坛。

[38]己酉（二十八日），肃宗去太清宫祭祀。庚戌（二十九日），去太庙祭祀祖宗，元献庙祭祀母后。建丑月辛亥朔（十二月初一），肃宗祭圜丘和大一坛。

[39]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与范阳相攻连年，救援既绝，又为奚所侵，乃悉举其军二万余人袭李怀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39]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与范阳李怀仙的军队相攻多年，救援已经断绝，又遭到奚人的侵扰，便率领全军二万多人袭击李怀仙，击败李怀仙后，就率军南归。

宝应元年（壬寅、762）

宝应元年（壬寅，公元762年）

[1]建寅月，甲申，追尊靖德太子琮为奉天皇帝，妃窦氏为恭应皇后，丁酉，葬于齐陵。

[1]建寅月甲申（正月初四），肃宗追封靖德太子李琮为奉天皇帝，妃子窦氏为恭应皇后，丁酉（十七日），将他们葬在齐陵。

[2]甲辰，吐蕃遣使请和。

[2]甲辰（二十四日），吐蕃派遣使者请求与唐朝和好。

[3]李光弼拔许州，擒史朝义所署颍川太守李春；朝义将史参救之，丙午，战于城下，又破之。

[3]李光弼攻克许州，抓获史朝义所任命的颍川太守李春。史朝义的部将史参前去援救，丙午（二十六日），双方在许州城下交战，李光弼又将史参击败。

[4]戊申，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于青州北渡河而会田神功、能元皓于兖州。

[4]戊申（二十八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在青州北面渡过黄河，与在兖州的田神功和能元皓会合。

[5]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徵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

[5]租庸使元载认为江淮地区虽然经历战事与饥荒，但是那里的百姓仍比各道百姓富有，于是按照户籍查出八年来拒交和欠交租调和逃户欠额，然后估计一个大概数字进行征收。元载选择凶恶官吏担任县令，让他们督办此事，无论是否拖欠，资产多少，只要查到百姓有粮食和布帛，就派人将他们围起来，登记粮食、布帛的数量后对半分，甚至取走十分之八九，称之为白著。如果有不服的，就施以严刑来威胁他们。有的百姓积蓄了十斛粮食，就非常恐惧，等待官府的命令。有的百姓相聚在山川河泽，成为强盗，州县都无法制止。

[6]建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复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6]建卯月辛亥朔（二月初一），大赦天下；再次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7]奴剌寇成固。

[7]奴剌进犯成固县。

[8]初，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资储丰衍，赡军之外，积米百万斛，奏请输五十万斛于京师。思礼薨，管崇嗣代之，为政宽弛，信任左右，数月间，耗散殆尽，惟陈腐米万余斛在。上闻之，以邓景山代之。景山至，则钩校所出入，将士辈多有隐没，皆惧。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入一马以赎死，乃许之。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癸丑，杀景山。上以景山抚御失所以致乱，不复推究乱者，遣使慰谕以安之。诸将请以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云京奏张光晟为代州刺史。

[8]从前，王思礼担任河东节度使时，储备了大量物资，除了供养军队之外，积蓄粮米一百万斛，王思礼上奏请求输送给京师五十万斛粮米。王思礼去世后，由管崇嗣继任，他为政宽容松弛，信任他左右的人，数月间，粮食耗散殆尽，只存下一万多斛陈腐烂米。肃宗听说后，让邓景山取代管崇嗣。邓景山到任后，就查对府库所出入的帐目，大多数将士隐藏了粮食，他们都很惧怕。有一副将抵罪应当处死，诸将请求赦免，邓景山不同意，副将的弟弟请求代兄去死，也不同意，他们又请求带一匹马来赎取死罪，邓景山这才同意。诸将愤怒地说道：“我们还不如一匹马吗！”于是诸将作乱。癸丑（初三），杀掉邓景山。肃宗认为邓景山安抚和驾驭部下不当，使得他们叛乱，因

此，不再追究叛乱者，而派遣使者去劝慰、安抚他们。诸将请求让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担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奏请让张光晟担任代州刺史。

[9]绛州素无储蓄，民间饥，不可赋敛，将士粮赐不充，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屡以状闻；朝廷未报，军中咨怨。突将王元振将作乱，矫令于众曰："来日修都统宅，各具畚锸，待命于门。"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儿岂修宅夫邪！"乙丑，元振帅其徒作乱，烧牙城门。国贞逃于狱，元振执之，置卒食于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国贞曰："修宅则无之，军食则屡奏而未报，诸君所知也。"众欲退。元振曰："今日之事，何必更问！都统不死，则我辈死矣。"遂拔刃杀之。镇西、北庭行营兵屯于翼城，亦杀节度使荔非元礼，推裨将白孝德为节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9]绛州一向没有粮食储蓄，民间闹饥荒，无法再征收赋税，因此赐赏给将士的粮食不足，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屡次奏报这一情况。朝廷没有答复，军中将士哀叹埋怨。突将王元振行将作乱，在众人面前诈称上峰有令，说道："过几天让你们修理都统的住宅，各自准备畚箕铁锹，在门口待命。"士兵们都很愤怒，说道："朔方的健儿难道是修理住宅的民夫吗！"乙丑（十五日），王元振率领部下作乱，烧毁牙城门。李国贞逃进监狱，被王元振抓住，王元振把士兵们吃的食物摆在李国贞面前，说道："吃这些东西又要让他们出力修理住宅，能行吗？"李国贞回答说："修理住宅并无此事，至于军粮则屡次奏报，但没有得到答复，这是诸位所知道的事。"众人想退走，王元振说道："今日之事，何必再问呢！都统不死，那么我们就得死了。"于是拔刀杀掉李国贞。镇西、北庭行营的士兵驻扎在翼城，也杀掉节度使荔非元礼，推举副将白孝德为节度使，朝廷因此授予白孝德为节度使。

[10]戊辰，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与史朝义将谢钦让战于申州城下，为贼所虏，淮西震骇。会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义召钦让兵救之。

[10]戊辰（十八日），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与史朝义部将谢钦让在申州城下交战，王仲升被贼军俘虏，淮西十分震惊和恐惧。恰巧此时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进攻汴州，史朝义命令谢钦让的军队前去救援。

[11]绛州诸军剽掠不已，朝廷忧其与太原乱军合从连贼，非新进诸将所能镇服，辛未，以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发京师绢四万匹、布五万端、米六万石以给绛军。

[11]绛州各军掠杀不止，朝廷担心他们与太原作乱的军队联合起来，决不是新提拔的诸将所能镇服的。辛未（二十一日），朝廷将郭子仪封为汾阳王，担任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军、定国军副元帅，调拨京师四万匹绢，五万端布匹，六万石米供给绛州的军队。

建辰月，庚寅，子仪将行，时上不豫，群臣莫得进见。子仪请曰："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内，谓曰："河东之事，一以委卿。"

建辰月庚寅（三月十一日），郭子仪即将动身，当时肃宗生病，大臣们不能前去觐见，郭子仪请求说："老臣受命，将死在外面，不见陛下，死不瞑目。"肃宗将郭子仪召入卧室，对他说："河东的事情，全部托付给你了。"

史朝义遣兵围李抱玉于泽州，子仪发定国军救之，乃去。

史朝义派遣军队在泽州围攻李抱玉，郭子仪征调定国军前去救援，史朝义军才退走。

[12]上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来赴京师；乐在襄阳，其将士亦爱之，乃讽所部将吏上表留之；行及邓州，复令还镇。荆南节度使吕、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及中使往来者言"曲收众心，恐久难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别置观察使，令止领六州。会谢钦让围王仲升于申州数月，怨之，按兵不救，仲升竟败没。行军司马裴谋夺位，密表倔强难制，请以兵袭取之，上以为然。癸巳，以为淮西、河南十六州节度使，外示宠任，实欲图之。密敕以代为襄、邓等州防御使。

[12]肃宗命令山南东道节度使来前来京师，来乐意呆在襄阳，他的将士也爱他，于是来便暗示部将官吏上表请求肃宗让他留在襄阳。当他到达邓州时，肃宗又命令他回到镇所。荆南节度使吕、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以及往来的各地的中使都说："来千方百计收买人心，恐怕时间一长难于节制。"肃宗便将商州、金州、均州、房州分出另设观察使，使来只统领六州。那时，恰好谢钦让在申州围攻王仲升数月，来很怨

愤，按兵不救，王仲升终于失败被俘。行军司马裴谋图夺取来的位置，秘密上表声称来生性倔强，难于节制，请求让他率军袭取襄阳，肃宗以为这个建议很正确。癸巳（十四日），肃宗任命来为淮西、河南十六州节度使，表面上表示对他宠幸重用，实际上想要除掉他。肃宗又秘密下令让裴取代来担任襄阳、邓州等州防御使。

[13]甲午，奴剌寇梁州，观察使李勉弃城走。以州刺史河西臧希让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3]甲午（十五日），奴剌进犯梁州，观察使李勉弃城逃跑。肃宗任命州刺史河西人臧希让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4]丙申，党项寇奉天。

[14]丙申（十七日），党项进犯奉天县。

[15]李辅国以求宰相不得怨萧华。庚午，以户部侍郎元载为京兆尹。载诣辅国固辞，辅国识其意；壬寅，以司农卿陶锐为京兆尹。辅国言萧华专权，请罢其相，上不许。辅国固请不已，乃从之，仍引元载代华。戊申，华罢为礼部尚书，以载同平章事，领度支、转运使如故。

[15]李辅国因为求任宰相没有得到，十分怨恨萧华。庚午（疑误），肃宗任命户部侍郎元载为京兆尹。元载到李辅国那里坚决辞让，李辅国知道他的意图。壬寅（二十三日）肃宗任命司农卿陶锐为京兆尹。李辅国对肃宗说萧华专权，请求罢免他的宰相职务，肃宗不同意。李辅国不停地坚持请求，肃宗才勉强同意，于是李辅国引荐元载来取代萧华。戊申（二十九日），萧华被罢去宰相，任礼部尚书，元载被任命为同平章事，仍然兼任度支使、转运使。

[16]建巳月，庚戌朔，泽州刺史李抱玉破史朝义兵于城下。

[16]建巳月庚戌朔（四月初一），泽州刺史李抱玉在泽州城下击败史朝义的军队。

[17]壬子，楚州刺史崔表称，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见上帝，赐以宝玉十三枚，云:“中国有灾，以此镇之。”群臣表贺。

[17]壬子（初三），楚州刺史崔上表说，有一名叫真如的尼姑，在恍惚中登天，见到了上帝，上帝赐给她十三枚宝玉，说道:“中原有灾难，用这些宝玉可以镇压。”大臣们上表祝贺。

[18]甲寅，上皇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乙卯，迁坐于太极殿。上以寝疾，发哀于内殿，群臣发哀于太极殿。蕃官面割耳者四百余人。丙辰，命苗晋卿摄冢宰。上自仲春寝疾，闻上皇登遐，哀慕，疾转剧，乃命太子监国。甲子，制改元；复以建寅为正月，月数皆如其旧；赦天下。

[18]甲寅（初五），太上皇玄宗在神龙殿驾崩，享年七十八岁。乙卯（初六），将太上皇的神座迁到太极殿。肃宗因为卧病不起，在内殿举哀，大臣们在太极殿举哀。有四百多名蕃官划破面孔、割耳表示哀悼。丙辰（初七），肃宗命令苗晋卿总摄朝政。自从仲春以来，肃宗卧病不起，听说太上皇驾崩，十分哀痛，病情由此加重，便命令太子监理国政。甲子（十五日），肃宗下诏改年号为宝应，又以建寅为正月，其他月份都恢复旧称。大赦天下。

[19]初，张后与李辅国相表里，专权用事，晚年，更有隙。内射生使三原程元振党于辅国。上疾笃，后召太子谓曰：“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之出，擅逼迁圣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与太子。今主上弥留，辅国阴与程元振谋作乱，不可不诛。”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勋旧之臣，一旦不告而诛之，必致震惊，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则太子姑归，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系谓曰：“太子仁弱，不能诛贼臣，汝能之乎？”对曰：“能。”系乃命内谒者监段恒俊选宦官有勇力者二百余人，授甲于长生殿后。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谋，密告辅国，伏兵于陵霄门以俟之。太子至，以难告。太子曰：“必无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岂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于飞龙厩，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辅国、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系、段恒俊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辉等百余人，系之。以太子之命迁后于别殿。时上在长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数十人幽于后宫，宦官宫人皆惊骇逃散。丁卯，上崩。辅国等杀后并系及兖王。是日，辅国始引太子素服于九仙门与宰相相见，叙上皇晏驾，拜哭，始行监国之令。戊辰，发大行皇帝丧于两仪殿，宣遗诏。己巳，代宗即位。

[19]从前，张后与李辅国互相勾结，掌握大权，独断专行，晚年时，二人有了裂痕。内射生使三原人程元振与李辅国结成一党。肃宗病情恶化，张后召见太子，对他说：“李辅国长期执掌禁军，皇上的制

敕都从他手中发出，又擅自威逼太上皇迁到太极宫，他的罪行很大，所忌恨的就是我和太子你了。如今皇上已处在弥留之际，李辅国暗中与程元振图谋作乱，不能不杀。”太子哭着说：“陛下病情十分危急，他们二人都是陛下有功勋的旧臣，一旦不告诉陛下而杀掉他们，必然会使陛下震惊，恐怕承受不住。”张后说：“那么太子暂且回去，我再慢慢考虑。”太子出去后，张后召见越王李系，对他说：“太子仁慈软弱，不能杀掉贼臣，你能够办这件事吗？”李系回答说：“能。”于是李系便命令内谒者监段恒俊挑选勇敢有力的宦官二百多人，在长生殿后授给他们铠甲兵器。乙丑（十六日），张后以皇上的命令召见太子。程元振知道了张后的阴谋，悄悄地将此事告诉了李辅国，又在陵霄门埋下伏兵，等待太子的到来。太子来到后，程元振告诉他皇后发难。太子说：“一定没有这样的事，皇上病重才召见我，我难道可以怕死而不去吗！”程元振说：“社稷事大，太子万万不可入宫。”于是派士兵将太子送到飞龙厩，并且让全副武装的士兵守住他。当天夜里，李辅国、程元振率军来到三殿，逮捕越王李系、段恒俊以及掌管内侍省事务的朱光辉等一百多人，将他们囚禁起来。又以太子的命令将张后迁到别殿。当时肃宗在长生殿，使者逼着张后离开长生殿，将她和左右数十人一起幽禁在后宫，宦官和宫女都惊恐害怕，纷纷逃散。丁卯（十八日），肃宗驾崩。李辅国等人杀掉张后和李系以及兖王李。这一天，李辅国才带着太子，让他身着素服，在九仙门与宰相相见，讲述太上皇驾崩以后宫中的一系列变故。并且伏地哭拜，太子这才开始行使监国的权力。戊辰（十九日），太子在两仪殿给大行皇帝发丧，宣读遗诏。己巳（二十日），唐代宗即位。

[20]高力士遇赦还，至郎州，闻上皇崩，号恸，呕血而卒。

[20]高力士遇到大赦，返回京师，到朗州时，听说太上皇玄宗驾崩，放声大哭，呕血而死。

[21]甲戌，以皇子奉节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

[21]甲戌（二十五日），代宗任命皇子奉节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

[22]李辅国恃功益横，明谓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上内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礼之。乙亥，号辅国为尚父而不名，事无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诣，辅国亦晏然处之。以内飞

龙厩副使程元振为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朱光辉及内常侍啖庭瑶、山人李唐等二十余人皆流黔中。

[22]李辅国自恃有功而更加专横，公然对代宗说："陛下住在宫中就可以了，外面的事让老奴处理。"代宗内心忿忿不平，但因李辅国正掌握着禁军，所以表面上对他十分尊敬。乙亥（二十六日）代宗尊称李辅国为尚父，而不直呼其名，事无大小都征询他的意见，大臣们出入宫中都先见李辅国，李辅国也安然处之。代宗任命内飞龙厩副使程元振为左监门卫将军。掌管内侍省事务的朱光辉以及内常侍啖庭瑶、隐士李唐等二十多人都被流放到黔中。

[23]初，李国贞治军严，朔方将士不乐，皆思郭子仪，故王元振因之作乱。子仪至军，元振自以为功，子仪曰："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五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谋四十人，皆杀之。辛云京闻之，亦推按杀邓景山者数十人，诛之。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

[23]从前，李国贞治军严厉，朔方将士很不高兴，都思念郭子仪，所以王元振乘机作乱。郭子仪来到军中，王元振自以为有功，郭子仪说："你身临敌境，杀害主将，如果叛贼乘此机会进攻，那么绛州就完了。我身为宰相，难道要接受一个士兵的的私托吗？"五月庚辰（初二），郭子仪将王元振及其同谋四十人抓起来，全部杀掉。辛云京听说此事后，也推究审问杀害邓景山的几十个人，然后将他们杀掉。因此河东诸镇大都遵奉法令。

[24]壬午，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

[24]壬午（初四），代宗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

[25]党项寇同官、华原。

[25]党项进犯同官、华原。

[26]甲申，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为平卢、青·淄等六州节度使，由是青州节度有平卢之号。

[26]甲申（初六），代宗任命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为平卢、青、淄等六州节度使，由此青州节度使有了平卢的称号。

[27]乙酉，徙奉节王适为鲁王。

[27]乙酉（初七），代宗改封奉节王李适为鲁王。

[28]追尊上母吴妃为皇太后。

[28]代宗追封他的母亲吴妃为皇太后。

[29]壬辰，贬礼部尚书萧华为峡州司马。元载希李辅国意，以罪诬之也。

[29]壬辰（十四日），代宗将礼部尚书萧华贬为峡州司马。这是由于元载迎合李辅国的意图，诬告萧华有罪。

[30]敕乾元大小钱皆一当一，民始安之。

[30]代宗下令大小乾元通宝钱都以一当一，百姓这才安心。

[31]史朝义自围宋州数月，城中食尽，将陷，刺史李岑不知所为。遂城果毅开封刘昌曰："仓中犹有曲数千斤，请屑食之；不过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东南隅最危，昌请守之。"李光弼至临淮，诸将以朝义兵尚强，请南保扬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贼安知吾之众寡！"遂径趣徐州，使兖郓节度使田神功进击朝义，大破之。先是，田神功既克刘展，留连扬州未还，太子宾客尚衡与左羽林大将军殷仲卿相攻于兖、郓，闻光弼至，惮其威名，神功遽还河南，衡、仲卿相继入朝。

[31]自从史朝义围困宋州以来已有数月，城中粮食已经用尽，宋州即将陷落，刺史李岑束手无策。遂城府果毅开封人刘昌说："粮仓中还有几千斤酒曲，请捣碎吃，不出二十天，李太尉必定前来救援我们。城东南角最危急，请让我前去防守。"这时，李光弼来到临淮，诸位将领认为史朝义兵力还很强大，请求向南退保扬州。李光弼说："朝廷依靠我来决定安危，我再退缩，朝廷还指望什么呢！况且我出其不意，贼军哪里知道我军众寡！"于是直赴徐州，派兖郓节度使田神功进击史朝义，将史朝义打得大败。起先，田神功已经攻克刘展，留恋扬州不愿回去，太子宾客尚衡与左羽林大将军殷仲卿在兖州、郓州相互攻击，听说李光弼到来，都慑于李光弼的威望，田神功急速返回河南，尚衡、殷仲卿也相继入朝。

光弼在徐州，惟军旅之事自决之，自余众务，悉委判官张。吏事精敏，区处如流，诸将白事，光弼多令与议之，诸将事如光弼，由是军中肃然，东夏以宁。先是，田神功起偏裨为节度使，留前使判官刘位等于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见光弼与抗礼，乃大惊，遍拜位等曰："神功出于行伍，不知礼仪，诸君亦胡为不言，成神功之过乎！"

李光弼在徐州，只有军队的事情自己决断，其余一切事务都委托判官张处理。张为政精明，处理事务十分自如，诸将陈述事情，李光弼多让与张商议，诸将事奉张如同事奉李光弼，因此军中整肃，东夏得以安宁。先前，田神功从副将出身作到节度使，将前节度使判官刘位等人留在节度使幕府中，大模大样接受他们的叩拜；等到看到李光弼与张行对等礼时，才大吃一惊，于是一一拜谢刘位等人，说道："田神功行伍出身，不懂礼仪，诸位为什么也不说，铸成田神功的错呢？"

[32]丁酉，赦天下。

[32]丁酉（十九日），大赦天下。

[33]立皇子益昌王邈为郑王，延为庆王，迥为韩王。

[33]代宗册封皇子益昌王李邈为郑王，李延为庆王，李迥为韩王。

[34]来闻徙淮西，大惧，上言："淮西无粮，请俟收麦而行"；又讽将吏留己。上俗姑息无事，壬寅，复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34]来听说让他去淮西任节度使，十分害怕，进言说："淮西没有粮食，请等到收麦后再动身前去。"同时又暗示将领们挽留自己。代宗想息事宁人，壬寅（二十四日），再次任命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35]飞龙副使程元振谋夺李辅国权，密言于上，请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余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帅行军司马，仍迁辅国出居外第。于是道路相贺。辅国始惧，上表逊位。辛酉，罢辅国兼中书令，进爵博陆王。辅国入谢，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上犹慰谕而遣之。

[35]飞龙副使程元振谋划夺取李辅国的权力，悄悄地请求代宗对李辅国稍加制裁。六月己未（十一日），代宗解除了李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的职务，其余职务不变，让程元振取代李辅国兼任元帅行军司马，还让李辅国迁出皇宫到外面的宅第居住。于是人们都互相庆贺。李辅国这才害怕起来，上表请求退位。辛酉（十三日），代宗罢免了李辅国兼任的中书令职务，进爵位为博陆王。李辅国入宫致谢，愤恨哽咽地对代宗说道："老奴侍候不了郎君了，请让老奴到九泉之下去侍候先帝吧！"代宗仍然安慰劝说一番，然后让他回去。

[36]壬戌，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

[36]壬戌（十四日），代宗任命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

[37]襄邓防御使裴屯城，既得密敕，即帅麾下二千人沿汉趣襄阳；己巳，陈于水北。以兵逆之，问其所以来，对曰：“尚书不受朝命，故来。若受代，谨当释兵。”曰：“吾已蒙恩，复留镇此，何受代之有！”因取敕及告身示之，惊惑。与副使薛南阳纵兵夹击，大破之，追擒于申口，送京师；赐死。

[37]襄邓防御使裴驻军城，即然得到了肃宗的密敕，便率领部下二千人沿汉江奔赴襄阳，己巳（二十一日）在水北岸布阵。来率军迎战，询问裴率军前来的原因，裴回答说：“尚书不接受朝廷的命令，所以我前来讨伐。如果你接受取代你的命令，我自当解甲而归。”来说：“我已经承蒙皇上的恩典，再次留下来镇守襄阳，还有什么要接受替代的呢？”说罢便取出代宗的敕令以及告身给裴看，裴惊疑不解。来与节度副使薛南阳纵兵夹击，将裴打得大败，在申口追上裴，将他抓获，押送京师。代宗赐他死。

[38]乙亥，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

[38]乙亥（二十七日），代宗任命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担任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铸钱使等职。

[39]秋，七月，壬辰，以郭子仪都知朔方、河东、北庭、潞·仪·泽·沁·陈·郑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

[39]秋季，七月壬辰（十五日），代宗任命郭子仪总领朔方、河东、北庭及潞、仪、泽、沁、陈、郑等节度使行营，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

[40]癸巳，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严武，武不得进。

[40]癸已（十六日），剑南兵马使徐知道谋反，派军队扼守要害地区，抵挡严武，严武无法前进。

[41]八月，桂州刺史邢济讨西原贼帅吴功曹等，平之。

[41]八月，桂州刺史邢济征讨西原贼军统帅吴功曹等人，针他们平定。

[42]己未，徐知道为其将李忠厚所杀，剑南悉平。

[42]己未（十三日），徐知道被他的部将李忠厚杀掉，剑南叛军全部平定。

[43]乙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来入朝谢罪，上优待之。

[43]乙丑（十九日），山南东道节度使来入朝承认有罪，请求恕罪，代宗对他很优待。

[44]己巳，郭子仪自河东入朝。时程元振用事，忌子仪功高任重，数谮之于上。子仪不自安，表请解副元帅、节度使。上慰抚之，子仪遂留京师。

[44]己巳（二十三日），郭子仪从河东入朝。当时程元振当权，他忌妒郭子仪功高任重，多次在代宗面前说郭子仪的坏话。郭子仪心里不安，上表请求解除副元帅、节度使的职务。代宗慰劳安抚他，于是郭子仪便留在京师。

[45]台州贼帅袁晁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李光弼遣兵击晁于衢州，破之。

[45]台州贼军统帅袁晁攻陷浙东各州，改年号为宝胜，深受赋税之苦的百姓大多归附袁晁。李光弼派遣军队在衢州进攻袁晁，将他击败。

[46]乙亥，徙鲁王适为雍王。

[46]乙亥（二十九日），代宗改封鲁王李适为雍王。

[47]九月，庚辰，以来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知山南东道节度使。

[47]九月庚辰（初四），代宗任命来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48]乙未，加程元振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

[48]乙未（十九日），代宗提升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

[49]左仆射裴冕为山陵使，议事有与程元振相违者，丙申，贬冕施州刺史。

[49]左仆射裴冕担任山陵使，商议事情时，有时意见与程元振不一致，丙申（二十日），代宗将裴冕贬为施州刺史。

[50]上遣中使刘清潭使于回纥，修旧好，且征兵讨史朝义。清潭至其庭，回纥登里可汗已为朝义所诱，云“唐室继有大丧，今中原无主，可汗宜速来共收其府库。”可汗信之。清潭致敕书曰：“先帝虽弃天下，今上继统，乃昔日广平王，与叶护共收两京者也。”回纥业已起兵至三城，见州、县皆为丘墟，有轻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状，且曰：“回纥举国十万众至矣！”京师大骇。上遣殿中监药子昂往劳之于忻州南。初，毗伽阙可汗为登里求婚，肃宗以仆固怀恩女妻之，为登里可敦。可汗请与怀恩相见，怀恩时在汾州，上令往见之，怀恩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负，可汗悦，遣使上表，请助国讨朝义。可汗欲自蒲关入，由沙苑出潼关东向，药子昂说之曰：“关中数遭兵荒，州县萧条，无以供拟，恐可汗失望；贼兵尽在洛阳，请自土门略邢、、怀、卫而南，得其资财以充军装。”可汗不从；又请“自太行南下据河阴，扼贼咽喉”，亦不从；又请“自陕州大阳津渡河，食太原仓粟，与诸道俱进”，乃从之。

[50]代宗派遣中使刘清潭出使回纥，重新建立过去的友好关系，并想征调回纥军队讨伐史朝义。刘清潭来到回纥王大庭，当时回纥登里可汗已经受到史朝义的诱惑，史朝义曾对他说：“唐室相继有大丧事，如今中原没有皇帝，可汗应当迅速前来共同收取唐室府库的财物。”回纥可汗信以为真。刘清潭将诏书递给可汗，说道：“先帝虽然驾崩，但是现今的皇上已经即位，皇上就是过去的广平王，曾与叶护共同收复两京。”当时回纥已经调动军队到三受降城，看到州、县都成为废墟，产生了瞧不起唐朝的念头，于是困辱刘清潭。刘清潭便派遣使者回朝汇报情况，并且说：“回纥调动全国十万军队前来了！”京师上下大为震骇。代宗派遣殿中监药子昂前去忻州南面慰劳回纥军队。从前，回纥毗伽阙可汗曾向唐朝为登里求婚，肃宗将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登里为妻，成为登里可敦。回纥可汗请求与仆固怀恩会面，仆固怀恩当时在汾州，代宗命他前去见面。仆固怀恩对回纥可汗说对唐朝的恩典信义不能辜负，回纥河汗很高兴，派遣使者上表，请求帮助唐朝讨伐史朝义。回纥可汗想从蒲关进入关中，经由沙苑，出潼关向东开拔，药子昂劝可汗说：“关中多次遭受兵荒，州县萧条，没有东西可以供给，恐怕会使可汗失望。叛军全在洛阳，请可汗从土门攻略邢州、州、怀州、卫州，向南进军，得到各州的资财，用来补充军备。”回纥可汗不同意。药子昂又请回纥可汗“从太行山南下，占据河阴，卡住叛军的咽

喉。”回纥可汗也不同意。药子昂又请回纥可汗“从陕州大阳津渡过黄河，食用太原仓的粟米，与诸道军队一起进军”。回纥可汗这才同意。

[51]袁晁陷信州。

[51]袁晁攻陷信州。

[52]冬，十月，袁晁陷温州、明州。

[52]冬季，十月，袁晁攻陷温州、明州。

[53]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辛酉，辞行，以兼御史中丞药子昂、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以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给事中李进为行军司马，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进讨史朝义。上欲以郭子仪为适副，程元振、鱼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诸军节度行营以副适。

[53]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辛酉（十六日），雍王李适向代宗辞行，代宗任命兼任御史中丞的药子昂、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给事中李进为行军司马，前去陕州会合诸道节度使和回纥军队，共同进军讨伐史朝义。代宗想让郭子仪担任李适的副手，程元振、鱼朝恩等人阻止，代宗只好作罢。另外任命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统领各军节度行营，担任李适的副手。

[54]上在东宫，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壬戌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盗，遣中使存问其家，为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54]代宗在东宫当太子时，因为李辅国专横跋扈，心里忿忿不平，等到即位后，因为李辅国有杀掉张后的功劳，不想公开杀掉他。壬戌（十七日）夜里，盗贼进入李辅国的宅第，杀掉李辅国，带了他的头和一条臂走了。代宗敕令有关部门捕捉盗贼，又派遣中使慰问李辅国的家属，为他刻了一个木脑袋来安葬李辅国，还追赠他为太傅。

[55]丙寅，上命仆固怀恩与母、妻俱诣行营。

[55]丙寅（二十一日），代宗命令仆固怀恩和他母亲、妻子都到行营去。

雍王适至陕州，回纥可汗屯于河北，适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之。可汗责适不拜舞，药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军车鼻曰：“唐天子与可

汗约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久之，车鼻遂引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少华一夕而死。

雍王李适到达陕州时，回纥可汗驻扎在陕州河北县，李适与僚属随从数十人乘马前往看望回纥可汗。回纥可汗叱责李适不行拜舞大礼，药子昂回答说，按照礼仪不应当这样。回纥将军车鼻说：“唐朝天子与可汗已经结为兄弟，对雍王来说，可汗是叔父，怎么能不拜舞呢？”药子昂说：“雍王是天子的长子，如今又为元帅。哪里有中国的储君向外国河汗拜舞的道理呢！况且太上皇和先帝尚未出殡，也不应该舞蹈。”力争好长时间，于是车鼻将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打一百鞭，以李适年少不懂事，遣送回营。魏琚、韦少华过了一夜就死了。

戊辰，诸军发陕州，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义、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为殿，自渑池入；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入；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雍王留陕州。辛未，怀恩等军于同轨。

戊辰（二十三日），各路军队从陕州出发，仆固怀恩与固纥左杀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义、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殿后，从渑池入攻洛阳；潞泽节度使李抱玉从河阳入攻洛阳，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从陈留入攻洛阳。雍王李适留守陕州。辛未（二十六日），仆固怀恩等在同轨驻扎。

史朝义闻官军将至，谋于诸将。阿史那承庆曰：“唐若独与汉兵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俱来，其锋不可当，宜退守河阳以避之。”朝义不从。壬申，官军至洛阳北郊，分兵取怀州；癸酉，拔之。乙亥，官军陈于横水。贼众数万，立栅自固，怀恩陈于西原以当之。遣骁骑及回纥并南山出栅东北，表里合击，大破之。朝义悉其精兵十万救之，陈于昭觉寺，官军骤击之，杀伤甚众，而贼陈不动；鱼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战，贼虽多死者，陈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曰：“事急矣！”遂单骑奋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中。贼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贼众大败；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贼又败；人马相蹂践，填尚书谷，斩首六万级，捕虏二万人，朝义将轻骑数百东走。怀恩进克东京及河阳城，获其中书令许叔冀、王等，承制释之。怀恩留回纥可汗

营于河阳，使其子右厢兵马使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帅步骑万余乘胜逐朝义，至郑州，再战皆捷。朝义至汴州，其陈留节度使张献诚闭门拒之，朝义奔濮州，献诚开门出降。

史朝义听说官军即将到达，便与诸将商议对策。阿史那承庆说："如果唐朝单独率领汉军前来，就应当率领全军与他们决战。如果与回纥军队一起来，兵锋锐不可挡，我们就应该退守河阳，避其锋芒。"史朝义不同意。壬申（二十七日），官军到达洛阳北郊，分兵夺取怀州。癸酉（二十八日），官军攻克怀州。癸酉（二十八日），官军攻克怀州。乙亥（三十日），官军在横水布阵。数万叛军，设置栅栏，各自固守，仆固怀恩在西原布阵抵挡叛军。又派遣劲骑以及回纥军队出南山攻到栅栏东北，里外合击，将叛军打得大败。史朝义率领他所有的精锐部队十万人前去救援，在昭觉寺布阵，官军急速冲击敌阵，杀伤很多敌军，但贼军陈势仍然没有动摇。鱼朝恩派遣射生军五百人奋力冲杀，虽然叛军死者众多，但阵势仍如当初。镇西节度使马说："事情急迫了！"于是单枪匹马奋力冲击，夺得叛军两块盾牌，突入千军万马之中。叛军纷纷倒下，大部队乘机突入敌阵，叛军大败。双方转战到石榴园、老君庙一带，叛军又遭惨败，人马互相践踏，填满了尚书谷。官军杀死六万人，捕获二万人，史朝义仅率领数百名轻骑向东逃窜。仆固怀恩进而攻克东京以及河阳城，抓获史朝义的中书令许叔冀、王等人，遵照代宗的制令又将他们释放了。仆固怀恩留在河阳回纥河汗的营帐中，派他的儿子右厢兵马使仆固以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领步、骑兵一万多人乘胜追击史朝义，到达郑州时，又与叛军交战，都取得了胜利。史朝义逃到汴州，他的陈留节度使张献诚紧闭城门，拒绝让他进城，史朝义又逃奔濮州，张献诚打开城门出城向官军投降。

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此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回纥悉置所掠宝货于河阳，留其将安恪守之。

回纥军队进入东京，肆意杀掠，死者数以万计，大火几十天都没有熄灭。朔方、神策军也因为东京、郑州、汴州、汝州都是叛军控制的区域，所过之处大肆虏掠，三个月之后才停止。一排排的房屋被毁坏

荡尽，百姓都只好穿上纸衣。回纥可汗将他们所掠的财物全部存放到河阳，留下他的将领安恪看守。

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师。

十一月，丁丑（初二），捷报传到京师。

朝义自濮州北渡河，怀恩进攻滑州，拔之，追败朝义于卫州。朝义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将兵四万余人与朝义合，复来拒战；仆固击破之，长驱至昌乐东。朝义帅魏州兵来战，又败走。于是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邢四州降于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于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已进军入其营，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无何，仆固怀恩皆令复位。由是抱玉、云京疑怀恩有贰心，各表言之，朝廷密为之备；怀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

史朝义从濮州北渡黄河，仆固怀恩进攻并攻克了滑州，又在卫州追上史朝义，将他击败。史朝义的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人率兵四万多人与史朝义会合，又前来抵抗。仆固将他们击败，长驱直入，到达昌乐县东面。史朝义率领魏州的军队前来交战，又兵败退走。于是邺郡节度使薛嵩献出相州、卫州、州、邢州，向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献出赵州、恒州、深州、定州、易州，向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投降。薛嵩是薛楚玉的儿子。李抱玉等人已进军到薛嵩的军营中，检查他的部队，薛嵩等人都接受李抱玉派人取代。没过多久，仆固怀恩让他们都官复原位。因此，李抱玉、辛云京怀疑仆固怀恩怀有二心，分别上表说到此事，朝廷暗地里防备仆固怀恩。仆固怀恩也上书为自己辩护，代宗安慰和勉励他一番。辛巳（初六），代宗下制令："东京以及河南、河北接受伪职的人概不追究。"

[56]己丑，以户部侍郎刘晏兼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

[56]己丑（十四日），代宗任命户部侍郎刘晏兼任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

[57]丁酉，以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赐姓李，名宝臣。初，辛云京引兵将出井陉，常山裨将王武俊说宝臣曰："今河东兵精锐，出境远斗，不可敌也。且吾以寡当众，以曲遇直，战则必离，守则必溃，公其图之。"宝臣乃撤守备，举五州来

降。及复为节度使，以武俊之策为善，擢为先锋兵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没诺干。

[57]丁酉（二十二日），代宗任命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领恒州、赵州、深州、定州、易州，赐姓为李，名为宝臣。从前，辛云京率领军队将要东出井陉，常山副将王武俊劝李宝臣说："如今河东军队十分精锐，出境远征，势不可敌。况且我们以少挡多，以曲遇直，如果交战就必定会众叛亲离，固守就必然会溃败，你应该好好考虑。"李宝臣便撤除守备，率五州前来投降辛云京。等到李宝臣又任节度使后，认为王武俊的计策很好，提拔他为先锋兵马使。王武俊本是契丹族人，原名没诺干。

郭子仪以仆固怀恩有平河朔功，请以副元帅让之。己亥，以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

郭子仪因为仆固怀恩有平定河朔的功劳，请求代宗将副元帅的职位让给他。己亥（二十四日），代宗任命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任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

史朝义走至贝州，与其大将薛忠义等两节度合，仆固追之至监清。朝义自衡水引兵三万还攻之，设伏击走之。回纥又至，官军益振，遂逐之；大战于下博东南，贼大败，积尸拥流而下；朝义奔莫州。怀恩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与田神功、辛云京会于下博，进围朝义于莫州，青淄节度使侯希逸继至。

史朝义逃到贝州，与他的大将薛忠义等二节度使会合，仆固一直追击到临清县，史朝义从衡水率军三万回师反攻，仆固设下伏兵将他们击退。此时回纥军队又抵达临清县，官军势力更加壮大，于是追击史朝义。在下博县东南双方大战，贼军大败，成堆的尸体随着河流冲走了。史翰义逃往莫州。仆固怀恩部下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在下博县与田神功、辛云京会合后，便进军莫州，围攻史朝义，青淄节度使侯希逸也随后赶到。

[58]十二月，庚申，初以太祖配天地。

[58]十二月庚申（十六日），首次在祭祀天地时附祭太祖。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广德元年（癸卯、763）

唐代宗广德元年（癸卯，公元763年）

[1]春，正月，己卯，追谥吴太后曰章敬皇后。

[1]春季，正月己卯（初五），代宗追谥吴太后为章敬皇后。

[2]癸未，以国子祭酒刘晏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2]癸未（初九），代宗任命国子祭酒刘晏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度支使等职务仍然不变。

[3]初，来在襄阳，程元振有所请托，不从；及为相，元振谮言涉不顺。王仲升在贼中，以屈服得全，贼平得归，与元振善，奏与贼合谋，致仲升陷贼。壬寅，坐削官爵，流播州，赐死于路，由是藩镇皆切齿于元振。

[3]从前，来在襄阳时，程元振曾经请求和嘱托他办事，来没有答应；等到来担任宰相后，程元振诬陷来说了对代宗不恭敬的话。王仲升在贼军中，曾因表示屈服才得以偷生，贼军被平定后，他回归朝廷，与程元振关系很好，便奏称来与贼军合谋，致使自己被贼军抓获。壬寅（二十八日），来被削去官爵，流放播州，在流放的路上被代宗赐死，因此藩镇都对程元振恨得咬牙切齿。

[4]史朝义屡出战，皆败，田承嗣说朝义，令亲往幽州发兵，还救莫州，承嗣自请留守莫州。朝义从之，选精骑五千自北门犯围而出。朝义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义母、妻、子于官军。于是仆固、侯希逸、薛兼训等帅众三万追之，及于归义，与战，朝义败走。

[4]史朝义屡次出战，都遭失败，田承嗣劝说史朝义，他亲自前往幽州征调军队，回救莫州，请求让自己留下守卫莫州。史朝义采纳了他的建议，挑选五千精锐骑兵从北门冲出包围。史朝义离去之后，田承嗣马上举城投降，将史朝义的母亲、妻子、儿子一起送到官军那儿。于是仆固、侯希逸、薛兼训等人率领三万士兵追击史朝义，在归义县追上了史朝义，双方交战，史朝义又败走。

时朝义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因中使骆奉仙请降，遣兵马使李抱忠将兵三千镇范阳县，朝义至范阳，不得入。官军将至，朝义遣人谕抱忠以大军留莫州、轻骑来发兵救援之意，因责以君臣之义，抱忠对曰：“天不祚燕，唐室复兴，今既归唐矣，岂可更为反覆，独不愧三军邪！大丈夫耻以诡计相图，愿早择去就以谋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军何以得至此！”朝义大惧，曰：“吾朝来未食，独不能以一餐

相饷乎！”抱忠乃令人设食于城东。于是范阳人在朝义麾下者，并拜辞而去，朝义涕泣而已，独与胡骑数百既食而去。东奔广阳，广阳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温泉栅，李怀仙遣兵追及之；朝义穷蹙，缢于林中，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

当时史朝义部下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经通过中使骆奉仙向朝廷请求投降，并派遣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士兵镇守范阳县。史朝义来到范阳，李抱忠不让他入城。官军即将追到，史朝义派人将大部队留在莫州、轻装骑兵前来征调军队救援的意图告诉了李抱忠，并且用君臣道理责备他，李抱忠回答说：“老天不让燕人做皇帝，唐室又复兴了，今天既然已经归顺唐朝，难道可以再反覆，就不愧对三军将士吗？大丈夫以诡计相图为可耻，但愿你能早点选择后路，考虑保全自己。况且田承嗣一定已经叛变了，不然的话，官军怎么能够追到这里呢！”史朝义十分害怕，说：“从早晨以来，我们滴水未进，难道不能让我们吃一顿饭吗？”李抱忠便让人在城东供应膳食。于是史朝义手下的范阳人一起向史朝义叩拜辞别而去，史朝义只是痛哭流涕而已，吃罢饭，独自与数百名胡人骑兵离去。史朝义向东奔赴广阳，广阳也不接收他们。史朝义想向北进入奚、契丹境内，来到温泉栅时，李怀仙派兵追上了他们。史朝义走投无路，在树林中上吊自杀，李怀仙割取了他的头颅献给朝廷。仆固怀恩与各路军队都回军。

甲辰，朝义首至京师。

甲辰（三十日），史朝义的头颅被送到了京师。

[5]闰月，己酉夜，有回纥十五人犯含光门，突入鸿胪寺，门司不敢遏。

[5]闰正月己酉（初五）夜里，有十五名回纥人侵犯含光门，冲进鸿胪寺，守门人不敢制止他们。

[6]癸亥，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时河北诸州皆已降，嵩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亦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

[6]癸亥（十九日），代宗任命史朝义部下的降将薛嵩为相、卫、邢、、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

使，李怀仙仍在故地担任幽州、卢龙节度使。当时河北各州都已投降，薛嵩等人迎接仆固怀恩，在他坐骑前叩拜，恳求让他们留在军中效力，仆固怀恩也害怕贼军平定后会失宠，所以上奏让薛嵩等人以及李宝臣留下来，分别统率河北各藩镇，成为他的党羽外援。朝廷也厌恶战争，只希望天下无事，因而将河北交给他们。

[7]回纥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属置顿，人人辞惮，赵城尉马燧独请行。此回纥将至，燧先遣人赂其渠帅，约毋暴掠，帅遗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为左右，小有违令，立斩之。回纥相顾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约束。抱玉奇之，燧因说抱玉曰："燧与回纥言，颇得其情。仆固怀恩恃功骄蹇，其子好勇而轻，今内树四帅，外交回纥，必有窥河东、泽潞之志，宜深备之。"抱玉然之。

[7]回纥登里可汗回国，他的部众在所经之地搜劫财物，由官府供给他们粮食，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动手杀人，无所顾忌。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想派遣下属官吏设办理招待和供应的事，但因为害怕，人人都推托，唯独赵城县尉马燧请求去办理。等到回纥军即将到达时，马燧先派人贿赂他们的首领，约定不得残暴抢劫，首领给他留下了一面旗，说道："如果有违反命令的人，你可以自行杀掉他们。"马燧让死囚作随从，稍有违令，便立即杀掉。回纥人互相对视，大惊失色，于是经过境内的回纥人都拱手遵守规约。李抱玉十分惊奇，马燧借此机会劝说李抱玉，说道："我与回纥人交谈过，对他们情况颇为了解。仆固怀恩自恃有功，傲慢不顺，他的儿子仆固喜欢逞能，轻率浮躁，如今在国内树立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薛嵩四员将帅，对外结交回纥，一定有窥视河东、泽潞的志向，应当好好地防备他们。"李抱玉认为确实如此。

[8]初，长安人梁崇义以羽林射生从来镇襄阳，累迁右兵马使。崇义有勇力，能卷铁舒钩；沈毅寡言，得众心。之入朝也，命诸将分戍诸州，死，戍者皆奔归襄阳。行军司马庞充将兵二千赴河南，至汝州，闻死，引兵还袭襄州；左兵马使李昭拒之，充奔房州。崇义自邓州引戍兵归，与昭及副使薛南阳相让为长，久之不决，众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义为帅。崇义寻杀昭及南阳，以其状闻，上不

能讨。三月甲辰，以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崇义奏改葬，为之立祠，不居听事及正堂。

[8]从前，长安人梁崇义以羽林射生军跟随来镇守襄阳，历经升迁，任右兵马使。梁崇义有勇力，能够弯卷铁器，舒展铁钩，生性刚毅，沉默寡言，很得人心。来入朝时，命令诸将分别戍守各州，来死后，戍守各州的将士都纷纷逃回襄阳。行军司马庞充率领二千士兵奔赴河南，到达汝州时，听说来去世，便率军回袭襄州。左兵马使李昭抵抗庞充，庞充逃往房州。梁崇义从邓州率领戍守的军队返回襄阳，他与李昭和节度副使薛南阳互相推让不肯做统帅，很长时间决定不下，大家都说："军队非梁崇义统帅不可。"于是推举梁崇义为统帅。不久梁崇义杀掉了李昭和薛南阳，并向代宗作了奏报，代宗不能讨伐他。三月甲辰（初一），代宗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梁崇义奏请为来改葬，并建立祠堂，自己不在来的厅堂和正堂居住。

[9]辛酉，葬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于泰陵；庙号玄宗。庚午，葬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于建陵；庙号肃宗。

[9]辛酉（十八日），代宗将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葬在泰陵，庙号为玄宗。庚午（二十七日），将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葬在建陵，庙号为肃宗。

[10]夏，四月，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浙东皆平。时晁聚众近二十万，转攻州县，光弼使部将张伯仪将兵讨平之。伯仪，魏州人也。

[10]夏季，四月庚辰（初七），李光弼奏称已经抓获袁晁，浙东地区的叛乱全部平息。当时，袁晁聚集了近二十万人马，辗转进攻州县，李光弼派遣部将张伯仪率领军队讨伐，镇压了他们。张伯仪是魏州人。

[11]郭子仪数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

[11]郭子仪多次进言说："吐蕃、常项不可忽视，应当及早防备他们。"

[12]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为虏所留，二年乃得归。

[12]辛丑（二十八日）代宗派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人出使吐蕃，他们被吐蕃扣留，二年之后才得以回到唐朝。

[13]群臣三上表请立太子；五月，癸卯，诏许俟秋成议之。

[13]大臣们三次上表请求立太子，五月癸卯（初一），代宗下诏允许等到秋收后商议此事。

[14]丁卯，制分河北诸州：以幽、莫、妫、檀、平、蓟为幽州管；恒、定、赵、深、易为成德军管；相、贝、邢、为相州管；魏、博、德为魏州管；沧、棣、冀、瀛为青淄管；怀、卫、河阳为泽潞管。

[14]丁卯（二十五日），唐代宗颁布制令分割河北各州：将幽州、莫州、妫州、檀州、平州、蓟州归属幽州统管；恒州、定州、赵州、深州、易州归属成德军统管；相州、贝州、邢州、州归属相州统管；魏州、博州、德州归属魏州统管；沧州、棣州、冀州、瀛州归属青淄统管；怀州、卫州、河阳归属泽潞统管。

[15]六月，癸酉，礼部侍郎华阴杨绾上疏，以为："古之选士必取行实，近世专尚文辞。自隋炀帝始置进士科，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从此积弊，转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训子，其明经则诵帖括以求侥幸。又，举人皆令投牒自应，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让，何可得也！请令县令察孝廉，取行著乡闾，学知经术者，荐之于州，刺史考试，升之于省。任各占一经，朝廷择儒学之士，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罢归。又道举亦非理国，望与明经、进士并停。"上命诸司通议，给事中李栖筠、左丞贾至、京兆尹严武并与绾同。至议以为："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风流颓弊，诚当厘改。然自东晋以来，从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请兼广学校，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礼部具条目以闻。绾又请置五经秀才科。

[15]六月癸酉（初一），礼部侍郎华阴人杨绾上书认为："古代选官必须考核他的操行，近代选官则专门崇尚文章。从隋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科以来，还只是考试策论而已；到唐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首次上奏，考进士科要加试杂文，明经科加试帖经，从此积成弊端，又转变成习俗。朝廷的公卿大臣以此来看待士人，家中长辈以此来教导儿子，其中明经科的考试，人们背诵帖括经书以求侥幸及第。而

且，让举人都自己呈递谱牒前来应试，如此一来，要想让他们回归淳朴，崇尚清廉忍让，怎么做得到呢！请让县令察举孝廉之士，取那些在乡里表现出众的，以及饱读经书的人，推荐他们到州府。经过刺史对他们的考试，再送到尚书省。让他们各自选一部经典，朝廷选择儒学之士作考官，考问他们经义二十条，对策三道，考试成绩优秀的便按资历名次授予官职，中等的给予录选的资格，下等的让他们回去。再者，考老庄的道举也同治理国家无干，希望与明经、进士二科的考试一起停止。”代宗命令各有关部门共同商议，给事中李栖筠、左丞贾至、京兆尹严武都与杨绾的意见相同。贾至的意见认为："如今考试经学的人以帖括经书的文字来断定是否精通经典，考试文章的人以是否音从文顺来辨别文章的好坏，这种风气颓废衰败，确实应当更改。然而从东晋以来，人们都侨居他乡，在故乡居住的士人，不到百分之一二，请求朝廷同时广设学校，确保在故乡的人得到乡里的推举，寓居他乡的人得到学校的推举。”代宗敕令礼部制定科举考试条陈，再上报给他。杨绾又请求代宗设置五经秀才科。

[16]庚寅，以魏博都防御使田承嗣为节度使。承嗣举管内户口，壮者皆籍为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数年间有众十万；又选其骁健者万人自卫，谓之牙兵。

[16]庚寅（十八日），代宗任命魏博都防御使田承嗣为节度使。田承嗣检索所辖的全部户籍人口，强壮者都入册让他们当兵，只让老弱者耕种庄稼，数年时间便拥有十万大军。他又挑选骁勇刚健的士兵一万人保卫自己，称之为牙兵。

[17]同华节度使李怀让为程无振所谮，恐惧，自杀。

[17]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被程元振所诬陷，恐惧万分，最后自杀身亡。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三卷

唐纪二十九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上开元十四年（丙寅、726）

唐纪二十九唐玄宗开元十四年（丙寅，公元726年）

[1]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为广化王，奚饶乐王李鲁苏为奉诚王。以上从甥陈氏为东华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韦氏为东光公主，妻鲁苏。

[1]春季，正月，癸未（初四），唐玄宗将契丹松漠王李邵固改立为广化王，将奚族饶乐王李鲁苏改立为奉诚王；封自己姐妹的女儿陈氏为东华公主，嫁给李邵固为妻，封中宗之女成安公主的女儿韦氏为东光公主，嫁给李鲁苏为妻。

[2]张说奏："今之五礼，贞观、显庆两曾修纂，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讨论古今，删改施行。"制从之。

[2]张说奏道："如今的五礼，经过贞观、显庆年间两次编撰修改，前后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有些尚有所偏颇。希望允许我和学士等人对古今的礼仪进行讨论研究，酌情对五礼作适当的增删修改，然后颁布施行。"唐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建议。

[3]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据宾、横州反；二月，己酉，遣内侍杨思勖发兵讨之。

[3]邕州封陵县獠人梁大海等人占据宾州和横州造反。二月，己酉（疑误），唐玄宗派内侍杨思勖调兵前去讨伐。

[4]上召河南尹崔隐甫，欲用之，中书令张说薄其无文，奏拟金吾大将军；前殿中监崔日知素与说善，说荐为御史大夫；上不从。丙辰，以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丁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由是与说有隙。

[4]唐玄宗召见河南尹崔隐甫，准备重用他。中书令张说鄙薄崔隐甫没有文采，就向唐玄宗提议让他当金吾大将军；前殿中监崔日知一向与张说关系好，张说就举荐他当御史大夫。但唐玄宗没有听从张说

的建议。丙辰（初七），唐玄宗任命崔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丁巳（初八），任命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崔隐甫从此与张说有了矛盾。

说有才智而好贿，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恶御史中丞宇文融之为人，且患其权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权数，不可不备。"说曰："鼠辈何能为！"夏，四月，壬子，隐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弹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敕源乾曜及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与隐甫等同于御史台鞫之。林甫，叔良之曾孙；抗，安石之从父兄子也。

张说很有才学智谋，但贪财，百官陈述事情有不符合他心意的地方，他喜欢当面驳斥，甚至大声呵斥谩骂。他厌恶御史中丞宇文融的为人，而且还担心宇文融的权力上升，因此对宇文融所提出的建议，大多加以压制。中书舍人张九龄对张说说："宇文融蒙受恩宠掌握大权，又能言善辩，很会要弄权术，您对他不能不有所防备。"张说轻蔑地说："鼠辈能有什么作为！"夏季，四月，壬子（初四），崔隐甫、宇文融和御史中丞李林甫一起向唐玄宗上书，弹劾张说："请来术士观星象以测吉凶，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过份奢侈"。唐玄宗命令源乾曜和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与崔隐甫等人一起在御史台审讯张说。李林甫是李叔良的曾孙，韦抗是韦安石堂兄的儿子。

丁巳，以户部侍郎李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以清俭著，故上用为相。

丁巳（初九），唐玄宗任命户部侍郎李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一向以清廉俭朴著称，因此唐玄宗任用他当宰相。

[5]源乾曜等鞫张说，事颇有状，上使高力士视说，力士还奏："说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惧待罪。"上意怜之。力士因言说有功于国，上以为然。庚申，但罢说中书令，余如故。

[5]源乾曜等人审问张说，事情颇有眉目。唐玄宗派高力士探视张说，高力士回来对唐玄宗说："张说头发散乱，满脸污垢，坐卧在稻草垫子上，用瓦盆吃饭，惊慌恐惧地等候处分。"唐玄宗心里很怜悯张说。高力士趁机说张说对国家有过功劳，唐玄宗认为他讲得很对。庚申（十二日），唐玄宗只罢免了张说的中书令职务，其余的官职不变。

[6]丁卯，太子太傅岐王范薨，赠谥惠文太子。上为之撤膳累旬，百官上表固请，然后复常。

[6]丁卯（十九日），太子太傅岐王李范去世，唐玄宗赠给他惠文太子的谥号。由于李范去世，唐玄宗连续撤去御膳几十天，百官上书再三恳求，才恢复常规。

[7]丁亥，太原尹张孝嵩奏，“有李子峤者，自称皇子，云生于潞州，母曰赵妃。”上命杖杀之。

[7]丁亥（初十），太原尹张孝嵩向唐玄宗上书说：“有个叫李子峤的人，自称是皇子，说生在潞州，母亲叫赵妃。”唐玄宗命令张孝嵩用杖刑将此人打死。

[8]辛丑，于定、恒、莫、易、沧五州置军以备突厥。

[8]辛丑（二十四日），朝廷在定州、恒州、莫州、易州、沧州分别建置北平军、恒阳军、唐兴军、高阳军、横海军，以防备突厥的侵犯。

[9]上欲以武惠妃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仇，岂可以为国母！人间盛言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入相之计。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复自有子，若登宸极，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宫中礼秩，一如皇后。

[9]唐玄宗想立武惠妃为皇后，有人上书说：“您与武氏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能立她为国母？民间盛传张说想谋取册立皇后之功，进而再作担任宰相的打算。况且太子不是武惠妃所生，她自己又有儿子，如果她登上皇后之位，太子必然很危险。”唐玄宗听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武惠妃在宫中的礼仪级别，一切都如同皇后。

[10]五月，癸卯，户部奏今岁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

[10]五月，癸卯（二十六日），户部向唐玄宗报告，今年全国共有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户，共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

[11]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计。

[11]秋季，七月，黄河南北地区发大水，数以千计的人被淹死。

[12]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

[12]八月，丙午朔（初一），魏州报告黄河泛滥。

[13]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杜暹同平章事。

[13]九月，己丑（十五日），唐玄宗任命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杜暹为同平章事。

自王孝杰克复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唐兵三万戍之，百姓苦其役；为都护者，惟田杨名、郭元振、张嵩及暹皆有善政，为人所称。

自从王孝杰收复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四镇后，朝廷又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派遣三万军队驻守这个地区，老百姓深受远戍安西的兵、徭役之苦。在历任安西都护中，只有田杨名、郭元振、张嵩和杜暹都有一些好的政绩，因而被人们所称颂。

[14]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广成汤，己酉，还宫。

[14]冬季，十月，庚申（十六日），唐玄宗来到汝州广成汤；十二月，己酉（初六），回皇宫。

[15]十二月，丁巳，上幸寿安，猎于方秀川；壬戌，还宫。

[15]十二月，丁巳（十四日），唐玄宗到寿安，在方秀川狩猎；壬戌（十九日），回皇宫。

[16]杨思勖讨反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首二万级而还。

[16]杨思勖讨伐反叛的獠人，活捉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首两万级，得胜而回。

[17]是岁，黑水遣使入见；上以其国为黑水州，仍为置长史以镇之。

[17]这一年，黑水派使节到长安晋见唐玄宗。唐玄宗在黑水国设立黑水州，并为它设置长史以镇守这个地区。

勃海王武艺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请吐屯于突厥，先告我与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请吏于唐，是必与唐合谋，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门艺与其舅任雅将兵击黑水。门艺尝为质子于唐，谏曰："黑水请吏于唐，而我以其故击之，是叛唐也。唐，大国也。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不遵唐命，扫地无遗。况我兵不及高丽什之一二，一旦与唐为怨，此亡国之势也。"武艺不从，强遣之。门艺至境上，复以书力谏。武艺怒，遣其从兄大壹夏代之将兵，召，欲杀之。

门艺弃众，间道来奔，制以为左骁卫将军。武艺遣使上表罪状门艺，请杀之。上密遣门艺诣安西；留其使者，别遣报云，已流门艺于岭南。武艺知之，上表称“大国当示人以信，岂得为此欺诳？”固请杀门艺。上以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不能督察官属，致有漏泄，皆坐左迁。暂遣门艺诣岭南以报之。

勃海王大武艺认为：“由黑水前往唐朝，要路经我的辖境。过去他们向突厥请求派吐屯时，都事先告诉我并且和我一起行动；如今他们不告诉我就请求唐朝派官员，这必定是与唐朝一起谋划，想从腹背两面来夹攻我。”于是，大武艺派他的同母弟弟大门艺和舅父任雅率军进攻黑水。大门艺曾经在唐朝当过质子，他规劝大武艺说：“黑水向唐朝请求派官员，而我们因为这个原因而进攻它，这分明是反叛唐朝。唐朝是个强大的国家，过去高丽国在全盛时期，有三十万精兵，不遵从唐朝的命令，最后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何况我们的军队还不到高丽国的十分之一二，一旦与唐朝结下怨仇，那面临的就是亡国的结局了。”大武艺没有听从他的话，强行派大门艺去进攻黑水国。大门艺到了边境，又送书信竭力劝谏大武艺。大武艺大怒，派他的堂兄大壹夏代替大门艺率领军队，并召大门艺回去，想杀死他。大门艺抛下军队，走偏僻小路投奔唐朝，唐玄宗下令任命他为左骁卫将军。大武艺派使节上表，列数大门艺的罪状，请唐玄宗杀了大门艺。唐玄宗秘密地派大门艺到安西去，同时设法留住了大武艺的使节，另外又派人对大武艺说已将大门艺流放到岭南。大武艺知道实情，又上表声称：“大国理当向人显示信用，怎么能做这种欺诈骗人的事？”坚持请求唐玄宗杀掉大门艺。唐玄宗认为鸿胪少卿李道邃和源复没能监督好下属官员，导致将有关大门艺的情况泄漏出去，于是把他们都降了职，又派大门艺暂时到岭南去，以便于答复大武艺。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犹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欺诳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臣司马光曰：帝王之所以能使四方小国敬服，靠的是威望和信誉。大门艺因为忠诚而获罪，只好独自归附大唐天子；唐天子理应明察事情的曲直，奖赏大门艺，惩罚大武艺，这是治理政事的根本原则。对

大武艺纵然不能讨伐，也应当严正地告诉他大门艺无罪。如今，唐玄宗的威望不能使大武艺降服，恩泽又不能庇护大门艺，只是效法小人说一些欺诈骗人的话，以至在小国面前陷入窘困的境地，却怪罪鸿胪寺的官员泄漏秘密，这不也应该感到羞耻吗！

[18]杜暹为安西都护，突骑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于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马经雪死尽。突骑施可汗苏禄大怒，发兵寇四镇。会暹入朝，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婴城自守；四镇人畜储积，皆为苏禄所掠，安西仅存。既而苏禄闻暹入相，稍引退，寻遣使入贡。

[18]杜暹任安西都护时，突骑施交河公主派牙官赶着一千多匹马到安西去出售，又派使者向杜暹宣读交河公主的命令，杜暹恼怒地说：“阿史那怀道的女儿，有什么资格向我宣读命令！”他命令杖打使者，将他扣留；马匹经过一场大雪全部被冻死。突骑施可汗苏禄勃然大怒，就派军队进犯安西四镇。这时杜暹恰好到长安朝见天子，由赵颐贞代任安西都护，他环城自守；四镇的老百姓、牲畜和储存的东西，全部被苏禄抢劫一空，只剩下一座安西城。不久，苏禄听说杜暹当了宰相，才逐渐地将军队撤走，随即又派使者向唐朝进献贡品。

十五年（丁卯、727）

十五年（丁卯，公元727年）

[1]春，正月，辛丑，凉州都督王君破吐蕃于青海之西。

[1]春季，正月，辛丑，（二十八日），凉州都督王君在青海西边打败了吐蕃。

初，吐蕃自恃其强，致书用敌国礼，辞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东封，张说言于上曰：“吐蕃无礼，诚宜诛夷，但连兵十余年，甘、凉、河、鄯，不胜其弊，虽师屡捷，所得不偿所亡。闻其悔过求和，愿听其款服，以纾边人。”上曰：“俟吾与王君议之。”说退，谓源乾曜曰：“君勇而无谋，常思侥幸，若二国和亲，何以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入朝，果请深入讨之。

当初，吐蕃自恃强大，向唐朝致书采用两国对等的礼节，言词违逆傲慢，唐玄宗常常为此而愤怒。唐玄宗从泰山封禅返回后，张说对他说：“吐蕃对我国无礼，确实应该讨伐平定它，但十余年接连打仗，甘、凉、河、鄯等地再也承受不住战争的祸害了，虽然出师屡屡获

胜，但是得不偿失。听说吐蕃想悔过求和，希望您能接受他们的诚心归服，以解除边境人民的困苦。”唐玄宗说：“等我和王君商量后再说。”张说退朝后，对源乾曜说：“王君有勇无谋，常想着侥幸取胜。如果两国和亲，他拿什么作为自己的功劳呢？我的话一定不会被皇上采纳。”等到王君进朝，果然请求唐玄宗让他率领军队深入吐蕃国境内讨伐。

去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谷，进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度其兵疲，勒兵蹑其后，会大雪，虏冻死者甚众，自积石军西归。君先遣人间道入虏境，烧道旁草。悉诺逻至大非川，欲休士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与秦州都督张景顺追之，及于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诺逻已去，破其后军，获其辎重羊马万计而还。君以功迁左羽林大将军，拜其父寿为少府监致仕。上由是益事边功。

去年冬天，吐蕃大将悉诺逻进犯大斗谷，进攻甘州，烧杀抢劫后退走。王君推测悉诺逻的军队一定很疲乏，就带兵偷偷地跟在他们后边。适逢天降大雪，吐蕃军队很多人被冻死，便经由积石军西归吐蕃。王君抢先派人从偏僻小道进入敌方境内，烧掉路边的野草。悉诺逻到了大非川，打算让士兵战马休息一下，但这里的野草已全部被烧光了，结果战马死了一半多。王君和秦州都督张景顺率领军队追击，在青海的西边追上了悉诺逻，趁湖水结冰越过青海。这时悉诺逻已离开，他们打败了悉诺逻的后军，缴获数以万计的辎重羊马后返回。王君由于立了大功，被擢升为左羽林大将军，唐玄宗又授予王君的父亲王寿以少府监退休。从此，唐玄宗更加追求建立边功。

[2]初，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塞汜水旧汴口，更于荥泽引河入汴；擢宗器为左卫率府胄曹。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贬宗器为循州安怀戍主。命将作大匠范安及发河南、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旧渠，旬日而毕。

[2]起初，洛阳人刘宗器上书，请求堵塞汜水旧汴口，改从荥泽引黄河的水流入汴水。唐玄宗提拔刘宗器任左卫率府胄曹。到这时，新渠堵塞不通，唐玄宗将刘宗器贬为循州安怀戍主；又命令将作大匠范安及征调河南、怀州、郑州、汴州、滑州、卫州三万民工疏通旧渠，用十天时间就完工了。

[3]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张说复用，数奏毁之，各为朋党。上恶之，二月，乙巳，制说致仕，隐甫免官侍母，融出为魏州刺史。

[3]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宇文融害怕尚书右丞相张说被重新起用，多次上奏诋毁他。他们各自结成朋党，明争暗斗。唐玄宗很厌恶他们的做法，二月，乙巳（初二），命令张说退休，崔隐甫免职回家侍奉他的母亲，宇文融离京任魏州刺史。

[4]乙卯，制："诸州逃户，先经劝农使括定按比后复有逃来者，随到准白丁例输当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

[4]乙卯（十二月），唐玄宗下令："各州逃亡外地没有户籍的民户，在先前经过劝农使搜求检查核定户籍以后，再有逃到某地的，到后即按平民之例缴纳当年的租庸，如有征役先派他们。"

[5]夏，五月，癸酉，上悉以诸子庆王潭等领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实不出外。

[5]夏季，五月，癸酉（初一），唐玄宗让他的儿子庆王李潭等担任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等职务，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离京到外地去任职。

初，太宗爱晋王，不使出阁；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阁，及自皇嗣为相王，始出阁。中宗之世，谯王失爱，谪居外州；温王年十七，犹居禁中。上即位，附苑城为十王宅，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夹城参起居，自是不复出阁；虽开府置官属及领藩镇，惟侍读时入授书，自余王府官属，但岁时通名起居；其藩镇官属，亦不通名。及诸孙浸多，又置百孙院。太子亦不居东宫，常在乘舆所幸之别院。

当初，唐太宗疼爱晋王李治，不让他离宫自居于王府，豫王也因为是武后的小儿子而没有离宫自居于王府，直到由皇嗣改封为相王，才离宫居于王府。唐中宗的时候，谯王李重福失宠，被中宗谪往外州居住；温王李重茂年已十七岁，还住在皇宫里。唐玄宗登上皇位，在紧挨禁苑的地方建造十王宅，以便让皇子居住，派宦官监督他们，都由夹城入大明宫参见请安，各皇子从此不再离宫自居于王府；即使他们建立府署，设置属官及担任地方长官，也只有侍读按时入宅教书，其余王府属官，则只是在每年的一定时间前来通报姓名请安，至于他们在地方官府的属吏，则连通报姓名请安也免除了。后来皇孙逐渐增

加，又建造了百孙院。太子一般也不住在东宫，而是常常住在皇帝所到的皇宫别院里。

[6]上命妃嫔以下宫中育蚕，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赐贵近丝，人一。

[6]唐玄宗命令后宫妃嫔以下的人在宫中养蚕，想借此让她们懂得一些妇女应做的事。丁酉（二十五日），夏至，唐玄宗赐给后宫中位尊而为天子所亲近的人每人一丝。

[7]秋，七月，戊寅，冀州河溢。

[7]秋季，七月，戊寅（初八），冀州黄河泛滥。

[8]己卯，礼部尚书许文宪公苏薨。

[8]己卯（初九），礼部尚书许文宪公苏去世。

[9]九月，丙子，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之父，进攻玉门军；纵所虏僧使归凉州，谓君曰："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君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

[9]九月，丙子（初七），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和烛龙莽布支攻破瓜州，捉获瓜州刺史田元献和河西节度使王君的父亲，接着又进攻玉门军；还放回所俘虏的僧人，让他们返回凉州，对王君说："将军您常以忠勇报效国家，现在为什么不出城决一死战？"王君登上城楼，向西远望而哭泣，竟然不敢出兵。

莽布支别攻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帅众拒守。及瓜州陷，悉诺逻悉兵会攻之。旬余日，吐蕃力尽，不能克，使人说降之；不从。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敛城中财相赠，吾当退。"师顺请脱士卒衣；悉诺逻知无财，乃引去，毁瓜州城。师顺遽开门，收器械，修守备；虏果复遣精骑还，视城中，知有备，乃去。师顺，岐州人也。

烛龙莽布支另外又攻打常乐县。常乐县令贾师顺带领部下坚守。等到瓜州陷落，悉诺逻恭禄集中全部兵力攻打常乐城。打了十多天，吐蕃军队精疲力尽，仍然不能攻下常乐城，悉诺逻恭禄派人来劝降，贾师顺断然拒绝。吐蕃派来的人说："既然您不愿投降，就应收集城中的财物送给我们，那样我们就会退走。"贾师顺请他脱士兵的衣服；悉诺逻知道城中没有多少财物，就带领军队退走，同时毁坏了瓜州城。贾

师顺急速打开城门，收集军事器械，整修防守设施，敌军果然又派精锐的骑兵返回，看到城中的情况，知道已有防备，只好又退走了。贾师顺是岐州人。

[10]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夺铁勒之地，故回纥、契、思结、浑四部度碛徙居甘、凉之间以避之。王君微时，往来四部，为其所轻；及为河西节度使，以法绳之。四部耻怨，密遣使诣东都自诉。君遽发驿奏“四部难制，潜有叛计。”上遣中使往察之，诸部竟不得直。于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流州，浑大德流吉州，贺兰都督契承明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流琼州；以回纥伏帝难为瀚海大都督。己卯，贬右散骑常侍李令问为抚州别驾，坐其子与承宗交游故也。

[10]当初，突厥默啜十分强盛，强夺铁勒的辖地，因此回纥、契、思结、浑四个部族穿越沙漠，移居到甘州和凉州之间，以躲避突厥的欺凌。王君未得志的时候，常往来于这四个部族之间，受到他们的轻视，等到他当了河西节度使，就利用法律惩治他们。这四个部族感到耻辱怨恨，便偷偷地派使者到东都洛阳告状。王君迅速通过驿站上奏道：“这四个部族难以制服，他们暗地里有叛乱的计划。”唐玄宗派宦官调查，这几个部族蒙受的冤屈竟不能平反。结果，瀚海大都督回纥人承宗被流放到州，浑人大德被流放到吉州，贺兰都督契人承明被流放到藤州，卢山都督思结人归国被流放到琼州；唐玄宗任命回纥人伏帝难为瀚海大都督。己卯（初十），将右散骑常侍李令问降职为抚州别驾，其原因是他儿子与回纥人承宗有交往。

[11]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录啜入贡。吐蕃之寇瓜州也，遗毗伽书，欲与之俱入寇，毗伽并献其书。上嘉之，听于西受降城为互市，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

[11]丙戌（十七日），突厥毗伽可汗派大臣梅录啜入朝进贡。吐蕃侵犯瓜州时，给毗伽送信，想与突厥一起侵犯唐朝，毗伽将这封信献给了唐玄宗。唐玄宗嘉奖了他，并允许突厥在西受降城与唐朝做买卖，唐朝每年派人携带几十万匹丝绸到西受降城和他们交换战马，以增加唐军的战斗力，并且作为国家监牧的种马，从此以后中国马越来越强壮了。

[12]闰月，庚子，吐蕃赞普与突骑施苏禄围安西城，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破之。

[12]闰九月，庚子（初二），吐蕃赞普和突骑施苏禄率领军队围攻安西城，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打败了他们。

[13]回纥承宗族子瀚海司马护输，纠合党众为承宗报仇。会吐蕃遣使间道诣突厥，王君帅精骑邀之于肃州。还，至甘州南巩笔驿，护输伏兵突起，夺君旌节，先杀其判官宋贞，剖其心曰："始谋者汝也。"君帅左右数十人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护输杀君，载其尸奔吐蕃；凉州兵追及之，护输弃尸而走。

[13]回纥承宗的同族兄弟之子瀚海司马护输，纠集亲族部下要为承宗报仇。适逢吐蕃派使者走小道前往突厥，王君带领精锐的骑兵在肃州拦截他，返回途中，来到甘州南巩笔驿时，护输的伏兵突然冲出来，抢走了王君的节度使旌节，先杀死了王君的判官宋贞，挖出他的心脏说："最早搞阴谋的就是你。"王君带领几十个部下奋力拼杀，从早晨一直战到下午，手下的人全部战死。护输杀死了王君，用马车载着他的尸体投奔吐蕃。凉州的唐军闻讯追上了他，护输丢下王君的的尸体逃走。

[14]庚申，车驾发东都，冬，己卯，至西京。

[14]庚申（二十二日），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启程；冬季，十月，己卯（十一日），回到西京长安。

[15]辛巳，以左金吾卫大将军信安王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恪之孙也。以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时王君新败，河、陇震骇。嵩引刑部员外郎裴宽为判官，与君判官牛仙客俱掌军政，人心浸安。宽，之从弟也。仙客本鹑觚小吏，以才干军功累迁至河西节度判官，为君腹心。

[15]辛巳（十三日），唐玄宗任命左金吾卫大将军信安王李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李是李恪的孙子。任命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此时王君刚刚败死，整个河西、陇右地区非常震惊。萧嵩举荐刑部员外郎裴宽任判官，与王君的判官牛仙客一起掌管军政，人心才渐渐安定下来。裴宽是裴的堂弟。牛仙客原是泾州鹑觚县的小吏，依靠才干军功，经过多次升迁当上了河西节度判官，成为王君的亲信。

嵩又秦以建康军使河北张守为瓜州刺史，帅余众筑故城。板干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顾失色，莫有斗志。守曰：“彼众我寡，又疮之余，不可以矢刃相持，当以奇计取胜。”乃于城上置酒作乐。虏疑其有备，不敢攻而退。守纵兵击之，虏败走。守乃修复城市，收合流散，皆复旧业。朝廷嘉其功，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为都督。

萧嵩又奏请唐玄宗任命建康军使河北县人张守为瓜州刺史，带领剩下的士兵百姓修筑瓜州旧城。修筑城墙用的木板刚刚立起来，吐蕃军队突然来到，瓜州城中的人都相顾失色，没有一个人还有战斗的勇气。张守说：“敌军人多，我们人少，又在战败受创之后，决不能用刀箭和他们对峙，而应当用奇计取胜。”他于是在城楼上安然地饮酒作乐。敌人怀疑他已做好准备，不敢贸然进攻而退走。张守带兵追击，敌人战败而逃。张守于是修复瓜州城，收聚流散的百姓，使他们都各自恢复原有的职业。唐玄宗嘉奖他的功劳，并将瓜州改置为都督府，任命张守为都督。

悉诺逻威名甚盛，萧嵩纵反间于吐蕃，云与中国通谋，赞普召而诛之；吐蕃由是少衰。

悉诺逻的威名很盛，萧嵩就对吐蕃使用了反间计，说悉诺逻与中国相互勾结；吐蕃赞普召回了悉诺逻并杀死了他。从此，吐蕃逐渐衰落。

[16]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寇，互出兵腹背击之。

[16]十二月，戊寅（十一日），唐玄宗下令说，由于吐蕃成为边境的祸害，特派陇右道各军以及各军征集的当地民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各军以及各军征集的当地民兵四万人，又征调关中兵一万人集中在临洮，朔方兵士一万人集中到会州以预防吐蕃乘秋日马肥时大举入侵。到了初冬，如没有敌人侵犯就罢兵；如侦察到敌人入侵，就交替出兵，从腹背两面夹击敌人。

[17]乙亥，上幸骊山温泉；丙戌，还宫。

[17]乙亥（初八），唐玄宗到骊山温泉；丙戌（十九日），回到皇宫。

十六年（戊辰、728）

十六年（戊辰，公元728年）

[1]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吐蕃于曲子城。

[1]春季，正月，壬寅（初五），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在曲子城打败了吐蕃军队。

[2]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抚使。

[2]甲寅（十五日）唐玄宗任命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任河北道宣抚使。

[3]乙卯，春、泷等州獠陈行范、广州獠冯、何游鲁反，陷四十余城。行范称帝，游鲁称定国大将军，称南越王，欲据岭表；命内侍杨思勖发桂州及岭北近道兵讨之。

[3]乙卯（十六日），春州、泷州等地獠人陈行范和广州獠人冯、何游鲁造反，攻破了四十余座城池。陈行范自称皇帝，何游鲁自称定国大将军，冯自称南越王，想占据岭南地区。唐玄宗命令内侍杨思勖调集桂州和岭北靠近交通要道的军队去讨伐他们。

[4]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检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融请用禹贡九河故道开稻田，并回易陆运钱，官收其利；兴役不息，事多不就。

[4]丙寅（二十九日），唐玄宗任命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检校汴州刺史，充任黄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宇文融请求将《禹贡》所载九河的故道开垦成稻田，并且改变陆路运输钱，这样官方可以坐收利益。虽然宇文融不停地兴办工程，但事情大多数没有办成。

[5]二月，壬申，以尚书右丞相致仕张说兼集贤殿学士。说虽罢政事，专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

[5]二月，壬申（初六），唐玄宗任命以尚书右丞相退休的张说兼集贤殿学士。张说虽然被停止参与政事，专门负责文史的研究，但每当朝廷遇上重大事情，唐玄宗常常派中使去询问他的意见。

[6]壬辰，改骑为左右羽林军飞骑。

[6]壬辰（二十六日），唐玄宗将骑改为左右羽林军飞骑。

[7]秋，七月，吐蕃大将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张守击走之。乙巳，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于渴波谷；忠亮追之，

拔其大莫门城，擒获甚众，焚其骆驼桥而还。

[7]秋季，七月，吐蕃大将悉末郎进犯瓜州，都督张守打退了他们。乙巳（十一日），河西节度使萧嵩和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在渴波谷把吐蕃军队打得大败，张忠亮乘胜追击，攻取了大莫门城，抓获很多俘虏，烧毁该地的骆驼桥后回师。

[8]八月，乙巳，特进张说上《开元大衍历》，行之。

[8]八月，乙巳（疑误），特进张说献上了《开元大衍历》，唐玄宗命令推行该历。

[9]辛卯，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时吐蕃复入寇，萧嵩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战自辰至暮，吐蕃大溃，获其大将一人；虏散走投山，哭声四合。

[9]辛卯（二十八日），左金吾将军杜宾客在祁连城下打败了吐蕃军队。当时，吐蕃再次入侵，萧嵩派杜宾客带领四千名强弩手去迎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傍晚，吐蕃军队大败，唐军俘获其一名大将，敌人散乱地逃进山中，哭喊声四处回荡。

[10]冬，十月，己卯，上幸骊山温泉；己丑，还宫。

[10]冬季，十月，己卯（十七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己丑（二十七日），返回皇宫。

[11]十一月，癸巳，以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11]十一月，癸巳（初一），唐玄宗任命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12]十二月，丙寅，敕："长征兵无有还期，人情难堪；宜分五番，岁遣一番还家洗沐，五年酬勋五转。"

[12]十二月，丙寅（初五），唐玄宗下令："长征兵没有回乡的日期，这是人的感情所难以忍受的。应当将兵士分为五批，每年派一批回家休假，五年中给予提高勋级五等的酬报。"

[13]是岁，制户籍三岁一定，分为九等。

[13]这一年，唐玄宗下令，规定户籍三年核定一次，共分为九等。

[14]杨思勖讨陈行范，至泷州，破之，擒何游鲁、冯。行范逃于云际、盘辽二洞，思勖追捕，竟生擒，斩之，凡斩首六万。思勖为人

严，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视，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得俘虏，或生剥面皮，或以刀发际，掣去头皮；蛮夷惮之。

[14]杨思勖讨伐陈行范，到泷州，将他打得大败，抓获何游鲁、冯。陈行范逃到了云际、盘辽二洞，杨思勖追击搜捕，最后活捉陈行范，将他斩首。这次战斗共杀了六万人。杨思勖为人严厉，手下的偏将报告事情不敢抬头看他，因此每次出征都有功绩。然而，杨思勖性情十分残忍，他抓到的俘虏，有的活生生地被剥去脸皮，有的被用刀割开头发的边际，剥去头皮，蛮族人都非常惧怕他。

十七年（己巳、729）

十七年（己巳，公元729年）

[1]春，二月，丁卯，州都督张守素破西南蛮，拔昆明及盐城，杀获万人。

[1]春季，二月，丁卯（初六），州都督张守素打败西南蛮，攻下昆明和盐城，杀死抓获敌人共达一万人。

[2]三月，瓜州都督张守、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

[2]三月，瓜州都督张守和沙州刺史贾师顺进攻吐蕃大同军，将他们打得大败。

[3]甲寅，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据之，侵扰河右，上命与河西、陇右同议攻取。诸将咸以为石堡据险而道远，攻之不克，将无以自还，且宜按兵观衅。不听，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据守要害，令虏不得前。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境千余里。上闻，大悦，更命石堡城曰振武军。

[3]甲寅（二十四日），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进攻吐蕃占据的石堡城，打下了该城。当初，吐蕃攻下石堡城，留下军队据守，并不断侵犯骚扰黄河以西地区。唐玄宗命令李和河西、陇右的官员一起商议如何攻取该城。众将领都认为石堡城地势险要，而且路途又远，如果攻打不下来，将没有办法平安返回，暂且还是应当按兵不动，再寻找战机。李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率领军队深入敌境，急速攻城，打下了石堡城，又分别派兵据守要害的地方，使敌人不能前进。从此，河

西、陇右各路唐军可以四处巡逻，并且拓展疆域一千余里。唐玄宗听到这消息，十分高兴，下令将石堡城改名叫振武军。

[4]丙辰，国子祭酒杨上言，以为："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风浸坠，廉耻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也。"又奏"诸司帖试明经，不务求述作大指，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请自今并帖平文。"上甚然之。

[4]丙辰（二十六日），国子祭酒杨上书认为："尚书省有关部门上奏，要将全国考取明经、进士科的人数每年限制在一百人之内。我看到九品以外出身的，每年有两千余人，而考上明经、进士的人还不到它的十分之一。这样下去，就是勤苦从事儒业的人反不如办理文书的小吏能当官。我担心崇儒之风会因此而逐渐丧失，廉耻之心会日渐衰败。如果因为作官的人太多，就应当各类人都酌情裁减，而不能单独压缩明经、进士科的名额。"他又奏道："主考官对应明经科考试的人考帖经，不是尽量追求弄明先圣的述作大旨，却专门选取难以知晓的章句，以义例上与别的章句没有联系的章条经文及冷僻的句子或年月日为试题。请求从现在开始考帖经都帖试一般的经文。"唐玄宗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5]夏，四月，庚午，于太庙。唐初，则序昭穆，则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韦等奏"如此，与常飨不异；请皆序昭穆。"从之。，安石之兄子也。

[5]夏季，四月，庚午（初十），唐玄宗在太庙祭祖先。唐朝初期，皇帝在太庙祭时是集合远近祖先的神主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进行合祭的，祭则各在太庙中列位祖先的神主所居的殿室里进行。至此时，太常少卿韦等人奏称："这样做，祭与平常的祭祀没有两样，请批准祭也像祭那样进行合祭。"唐玄宗依从了他们的建议。韦是韦安石哥哥的儿子。

[6]五月，壬辰，复置十道及京、都两畿按察使。

[6]五月，壬辰（初三），唐玄宗再次设置十道按察使及京、都两畿按察使。

[7]初，张说、张嘉贞、李元、杜暹相继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常让事于说等，唯诺署名而已。元、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悦，六月，甲戌，贬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荆州长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曹州刺史，罢乾曜兼侍中，止为左丞相；以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萧嵩兼中书令，遥领河西。

[7]当初，张说、张嘉贞、李元、杜暹相继担任宰相执掌朝政，源乾曜为人清廉谨慎，常常把事情让给张说等人去决定，自己只是唯唯诺诺签名同意而已。李元、杜暹商议事情意见经常不同，于是就有了矛盾。他们轮流在唐玄宗面前说对方的不是，唐玄宗对此很不高兴，六月，甲戌（十五日），将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暹降职为荆州长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降职为曹州刺史，罢免了源乾曜兼任的侍中，让他只担任左丞相；任命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任命萧嵩为中书令，让他遥遥兼任河西节度使。

[8]开府王毛仲与龙武将军葛福顺为婚。毛仲为上所信任，言无不从，故北门诸将多附之，进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齐浣乘间言于上曰："福顺典禁兵，不宜与毛仲为婚。毛仲小人，宠过则生奸；不早为之所，恐成后患。"上悦曰："知卿忠诚，朕徐思其宜。"浣曰："君不密则失臣，愿陛下密之。"会大理丞麻察坐事左迁兴州别驾，浣素与察善，出城饯之，因道禁中谏语；察性轻险，遽奏之。上怒，召浣责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语麻察，讵为密邪？且察素无行，卿岂不知邪？"浣顿首谢。秋，七月，丁巳，下制："浣、察交构将相，离间君臣，浣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浔州皇化尉。"

[8]开府王毛仲与龙武将军葛福顺成了亲家。王毛仲很受唐玄宗的信任，唐玄宗对他的话没有不听从的，因此羽林军各将领大多依附于他，行动只听他的指使。吏部侍郎齐浣找机会向唐玄宗说："葛福顺主管禁军，不适宜与王毛仲结为亲家。王毛仲是个小人，过分宠爱就会心生邪恶；如果不及早安排，恐怕会成为后患。"唐玄宗高兴地说："我知道你这是一片忠诚，朕会慢慢地考虑个妥善的处理办法。"齐浣说："君主如不保守秘密就会失去臣子，希望陛下对这事保密。"适逢大理丞麻察因事获罪，被降职为兴州别驾；齐浣一向与麻察很要好，

出城为他饯行，顺便说起在宫中向唐玄宗劝谏的话。麻察生性轻薄险恶，很快就把这事报告了唐玄宗。唐玄宗勃然大怒，立即召见齐浣，斥责他说：“你怀疑我不能保密，却又把事情告诉麻察，你这样做难道是保密吗？况且麻察素来没有德行，你难道不知道吗？”齐浣拼命磕头请罪。秋季，七月，丁巳（二十九日），唐玄宗下令：“齐浣、麻察两人一起诬陷将相，离间君臣；齐浣降为高州良德县丞，麻察降为浔州皇化县尉。”

[9]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说帅百官上表，请以每岁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布于天下，咸令宴乐。寻又移社就千秋节。

[9]八月，癸亥（初五），唐玄宗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花萼楼下宴请百官。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领百官呈上表章，请唐玄宗将每年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公布于全国，让老百姓都摆宴同乐。不久，唐玄宗又下令将祭祀土地神的日子移到千秋节。

[10]庚辰，工部尚书张嘉贞薨。嘉贞不营家产，有劝其市田宅者，嘉贞曰：“吾贵为将相，何忧寒馁！若其获罪，虽有田宅，亦无所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身没之日，适足为无赖子弟酒色之资，吾不取也。”闻者是之。

[10]庚辰（二十二日），工部尚书张嘉贞去世。张嘉贞不经营家产，有人劝他买田地住宅，他说：“我居于将相的高位，担忧什么饥寒！如果犯了法，即使有田地住宅，也没有什么用。近来我见到朝中的士大夫大占良田，身死之后，这些只能成为无赖子弟贪恋酒色的本钱。我不做这种事。”听了他的话的人，都认为他讲得对。

[11]辛巳，敕以人间多盗铸钱，始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皿；其采铜铅锡者，官为市取。

[11]辛巳（二十三日），唐玄宗下令，由于民间多偷着铸造钱币，从现在开始禁止私自出卖铜铅锡以及用铜制造器皿；开采的铜铅锡，由官方收购。

[12]宇文融性精敏，应对辩给，以治财赋得幸于上，始广置诸使，竞为聚敛，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谓人曰：“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12]宇文融性情精明机智，应对敏捷有口才，因善于治理财务赋税而受到唐玄宗的宠幸，他为相后开始广泛设置众使，竞相为朝廷聚敛财富，从此百官渐渐荒废了自己的职守，而唐玄宗的心思却越来越奢侈，百姓都怨恨宇文融给他们带来痛苦。宇文融为人粗俗浮躁，爱多说话，喜欢自夸功劳。他当上丞相时，对人说："让我这丞相当上几个月，那全国就太平无事了。"

信安王，以军功有宠于上，融疾之。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弹之，泄于所亲。闻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贬汝州刺史，凡为相百日而罢。是后言财利以取贵仕者，皆祖于融。

信安王李因为军功显赫而受到唐玄宗的宠爱，宇文融很嫉妒他。李入朝，宇文融指使御史李寅弹劾他，这事被宇文融泄漏给了他亲近的人。李听到消息后，抢先把这事报告了唐玄宗。第二天，李寅的奏章果然递了上来。唐玄宗见此大怒，九月，壬子（二十五日），宇文融因罪被贬为汝州刺史。宇文融当丞相仅仅一百天就被罢了官。此后，向皇帝谈论财货利益以取得显贵官位的人，都是效法宇文融的。

[13]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

[13]冬季，十月，戊午朔（初一），出现日食，没有全食，形如镰刀。

[14]宇文融既得罪，国用不足，上复思之，谓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惧不能对。会有飞状告融赃贿事，又贬平乐尉。至岭外岁余，司农少卿蒋岑奏融在汴州隐没官钱巨万计，制穷治其事，融坐流岩州，道卒。

[14]宇文融获罪后，国家用度不足，唐玄宗又想起他来，就对裴光庭说："你们都说宇文融不好，我已经降了他的职；如今国家费用不足，这将如何是好，你们有什么办法帮助朕？"裴光庭等人害怕，不能回答。恰好有匿名诉状告发宇文融收受贿赂的事，唐玄宗又将宇文融贬为昭州平乐县尉。宇文融到岭外一年余，司农少卿蒋岑上奏，告发他在汴州隐藏吞没了数以万计的官钱，唐玄宗下令彻底查处这事，宇文融因此获罪被流放岩州，在半路上死去。

[15]十一月，辛卯，上行谒桥、定、献、昭、乾五陵；戊申，还宫；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税悉蠲其半。

[15]十一月，辛卯（初五），唐玄宗先后拜谒了桥陵、定陵、献陵、昭陵、乾陵；戊申（二十二日），回到皇宫，大赦天下，规定百姓今年的地税都免去一半。

[16]十二月，辛酉，上幸新丰温泉；壬申，还宫。

[16]十二月，辛酉（初五），唐玄宗到骊山温泉；壬申（十六日），回到皇宫。

十八年（庚午、730）

十八年（庚午，公元730年）

[1]春，正月，辛卯，以裴光庭为侍中。

[1]春季，正月，辛卯（初六），唐玄宗任命裴光庭为侍中。

[2]二月，癸酉，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

[2]二月，癸酉（十八日），唐玄宗开始让百官在春月每十天休息一天，让他们选择风景胜地游玩并设宴行乐，从宰相到员外郎，共设十二张筵席，每席赐给五千缗钱，唐玄宗有时在花萼楼邀请春游归来的官员留下来饮酒，轮流让他们起舞，大家尽情欢乐一番才离去。

[3]三月，丁酉，复给京官职田。

[3]三月，丁酉（十三日），唐玄宗重新把职分田发给京官。

[4]夏，四月，丁卯，筑西京外郭，九旬而毕。

[4]夏季，四月，丁卯（十三日），朝廷修筑西京长安的外城，花了九十天时间工程才完成。

[5]乙丑，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久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争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过门下省审。

乙丑（十一日），唐玄宗任命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在这之前，吏部拟定官职，只看这个人能不能胜任，这样有的人可以不按顺序就越级提拔，有的人却到老还处在低级职位上，甚至有的中试二十余年，还得不到官职；另外，州县也没有等级，有的人从大州大县调到小州小县，有的最初在近处当官，后来却调任远方，全没有固定的制度。裴光庭开始奏请采用依照年资升迁之制，官吏各根据任职期满罢官后经过铨选的次数而集于吏部，官职高的需经过的铨选次数少，官职低的需经过的铨选次数多，不管能力如何，达到规定的铨选次数就注拟官职，晋级都要按规定的年限，不得逾越，只要不是受到处分的，都可以升级，没有降级的。那些平庸愚笨，长期不能升迁的官员对此都很高兴，称这办法是“圣书”；但那些才智出众的人没有一个不怨怒哀叹的。宋对这事作了争辩，但没能达到目的。裴光庭又命令流外官的任用也要经过门下省审定。

[6]五月，吐蕃遣使致书于境上求和。

[6]五月，吐蕃派使节到边境上送信，请求与唐和解。

[7]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贡，同平章事李元不礼焉。左丞相张说谓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专其国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来矣。”己酉，可突干弑邵固，帅其国人并胁奚众叛降突厥，奚王李鲁苏及其妻韦氏、邵固妻陈氏皆来奔。制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浚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张说退，谓学士孙逖、韦述曰：“吾尝观太宗画像，雅类忠王，此社稷之福也。”

[7]当初，契丹王李邵固派可突干入朝进贡。同平章事李元对他没有以礼相待。左丞相张说对人说：“奚人和契丹一定会反叛。可突干狡诈而凶恶，独揽契丹的大权已经很久了，人心都归附他。这次让他伤了心，他一定不会再来了。”己酉（二十六日），可突干杀死了李邵固，率领契丹人胁迫奚人一起反叛，并投降了突厥。奚王李鲁苏和他的妻子韦氏、李邵固的妻子陈氏都逃回大唐。唐玄宗命令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伐可突干，又命令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人到关内道、河东道、河南道、河北道分别招募勇士。六月丙子（二十三日），唐

玄宗任命单于大都护忠王李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任命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先为行军副元帅，率领十八个总管的军队讨伐奚和契丹。唐玄宗让李浚在光顺门和百官见面。张说回来对学士孙逖、韦述说：“我曾经观看过太宗的画像，忠王很像他，这是国家的福气。”

可突干寇平卢，先锋使张掖乌承破之于捺禄山。

可突干进犯平卢，唐军先锋使张掖人乌承在捺禄山将其击败。

[8]壬午，洛水溢，溺东都千余家。

[8]壬午（二十九日），洛水泛滥，淹没东都洛阳一千余户人家。

[9]秋，九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东道元帅，然竟不行。

[9]秋季，九月，丁巳（初六），唐玄宗任命忠王李浚兼河东道元帅，但他最后没有赴任。

[10]吐蕃兵数败而惧，乃求和亲。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利。上曰：“赞普尝遗吾书悖慢，此何可舍！”对曰：“赞普当开元之初，年尚幼稚，安能为此书！殆边将诈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也。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陛下诚命一使往视公主，因与赞普面相约结，使之稽颡称臣，永息边患，岂非御夷狄之长策乎！”上悦，命惟明与内侍张元方使于吐蕃。

[10]吐蕃国几次战败，有点害怕，于是请求和亲。忠王友皇甫惟明借奏事的机会从容不迫地向唐玄宗讲述和亲的有利之处。唐玄宗说：“吐蕃赞普过去在给我的书信中词语违逆傲慢，这怎么可以放弃对他的打击呢？”皇甫惟明回答说：“赞普在开元初年，年龄还小，哪里能写这样的书信？恐怕是边地将领伪造的，想用它来激怒陛下罢了。一般说，边境有战事，那么武将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偷盗隐藏官家的东西，还可以胡乱地上报立功情形来获取功勋和爵位。打仗成了奸臣的利益所在，但它不是国家的福气。战事连年不停，每天要花费千金，河西、陇右两地因此贫困凋敝。假如陛下派一位使臣去看望金城公主，借这机会与赞普当面互相约定结交，使他府首称臣，从此永远平息边境战祸，这难道不是驾驭夷狄的良策吗？”唐玄宗听了十分高兴，就命令皇甫惟明和内侍张元方出使吐蕃。

赞普大喜，悉出贞观以来所得敕书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表称："甥世尚公主，义同一家。中间张玄表等先兴兵寇钞，遂使二境交恶。甥深识尊卑，安敢失礼！正为边将交构，致获罪于舅；屡遣使者入朝，皆为边将所遏。今蒙远降使臣，来视公主，甥不胜喜荷。倘使复修旧好，死无所恨！"自是吐蕃复款附。

吐蕃赞普大喜，把贞观以来所接到的唐朝皇帝的敕书都拿出来给皇甫惟明看。冬季，十月，赞普派大臣论名悉猎随皇甫惟明一起入朝进献贡品，并向唐玄宗上表说："外甥两代都娶天朝的公主为妻，我们两国的情义如同一家人。这中间，由于张玄表等人首先带兵侵犯掠夺，才使双方关系恶化。外甥深深懂得什么是尊贵卑贱，怎么敢做出失礼的事呢！由于边将挑拨离间，才使我得罪了舅父；我屡次派使者入朝想说明真情，都被边将阻挡住了。如今承蒙您派使臣来探望公主，外甥我不胜喜悦，假如能够重新修复我们以往的亲密关系，我死而无憾！"从此，吐蕃国又诚恳地归附唐朝。

[11]庚寅，上幸凤泉汤；癸卯，还京师。

[11]庚寅（初九），唐玄宗到凤泉汤；癸卯（二十二日），回到长安。

[12]甲寅，护密王罗真檀入朝，留宿卫。

[12]甲寅（疑误），护密王罗真檀入朝，唐玄宗将他留下充当侍卫。

[13]十一月，丁卯，上幸骊山温泉，丁丑，还宫。

[13]十一月，丁卯（十七日），唐玄宗到骊山温泉；丁丑（二十七日），回到皇宫。

[14]是岁，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14]这一年，金国上报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四人。

[15]突骑施遣使入贡，上宴之于丹凤楼，突厥使者预焉。二使争长，突厥曰："突骑施小国，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骑施曰："今日之宴，为我设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设东、西幕，突厥在东，突骑施在西。

[15]突骑施派使臣给唐朝进贡，唐玄宗在丹凤楼设宴招待他。突厥使者也出席了宴会，两位使者竟争夺起座次来。突厥国使臣说："突骑

施只是个小国，原本是突厥国的臣民，不能位居我之上。”突骑施国的使者说：“今天的宴席是为我而摆设的，我不能位居他之下。”唐玄宗就命令摆东西两个帐幕，突厥国使者坐东面，突骑施国使臣坐西面。

[16]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恃宠，骄恣日甚，上每优容之。毛仲与左领军大将军葛福顺、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左武卫将军李守德、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亲善，福顺等倚其势，多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书不得，怏怏形于辞色，上由是不悦。

[16]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依恃唐玄宗的宠爱，一天比一天骄傲放纵，唐玄宗常常容忍他。王毛仲和左领军大将军葛福顺、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左武卫将军李守德、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很亲近，葛福顺等人依靠他的权势，做了很多不法的事。王毛仲向唐玄宗要求当兵部尚书没有得到同意，常常在言语表情中流露出不满，唐玄宗因此很不高兴。

是时，上颇宠任宦官，往往为三品将军，门施戟；奉使过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赂遗，少者不减千缗；由是京城郊畿田园，参半皆在官矣。杨思勖、高力士尤贵幸，思勖屡将兵征讨，力士常居中侍卫。而毛仲视宦官贵近者若无人；甚卑品者，小忤意，辄詈辱如僮仆。力士等皆害其宠而未敢言。

这时，唐玄宗十分宠信宦官，往往让他们当三品将军，府门前排列戟的仪仗。他们奉命出使经过各州，官员们都竭力奉承，只怕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每次他们得到的贿赂馈赠都不少于一千缗；因此京城郊区的田园，三分之一以上都到了宦官手中。杨思勖、高力士尤其受宠。杨思勖多次率兵出征，高力士常常在宫中侍卫。但王毛仲对受到天子重视亲近的宦官视若无人；那些品级低的宦官，如稍有违背他的心意，他就像对仆人一样地辱骂他们。高力士等人对王毛仲受到唐玄宗的庞爱都很嫉妒，但又不敢说话。

会毛仲妻产子，三日，上命力士赐之酒馔、金帛甚厚，且授其儿五品官。力士还，上问：“毛仲喜乎？”对曰：“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上大怒曰：“昔诛韦氏，此贼心持两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门奴，官太盛，相与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党惊惧为变。

恰好王毛仲的妻子生了孩子，第三天，唐玄宗派高力士送给他很多好酒美食、金银丝绸，并且授予他儿子五品官。高力士回来，唐玄宗问："王毛仲高兴吗？"高力士回答说："王毛仲抱着他襁褓中的儿子给我看并且说：'我这儿子怎么做不了三品官呢！'"唐玄宗勃然大怒说："以前铲除韦氏，此贼就怀有二心，朕不想说他；今天竟敢用刚出世的儿子来埋怨我。"高力士趁机说："禁卫军的奴才，给他们的官职太大了，他们互相勾结，如不早日除去，必定会发生大乱。"唐玄宗担心王毛仲的党羽因惊惧而发生变故。

十九年（辛未、731）

十九年（辛末，公元731年）

[1]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贬州别驾，福顺、地文、守德、景耀、广济皆贬远州别驾，毛仲四子皆贬远州参军，连坐者数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赐死。

[1]春季，正月，壬戌（十三日），唐玄宗下命令，只指出王毛仲对他不忠而且有怨恨情绪，因此降职为州别驾，葛福顺、唐地文、李守德、王景耀、高广济都降职任边远各州的别驾，王毛仲的四个儿子都降职为边远各州的参军，受他们牵连的有几十人。王毛仲走到永州时，唐玄宗又派人在路上将他赐死。

自是宦官势益盛。高力士尤为上所宠信，尝曰："力士上直，吾寝则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势倾内外。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力士约为兄弟；力士母麦氏卒，伯献等被发受吊，擗踊哭泣，过于己亲。力士娶瀛州吕玄晤女为妻，擢玄晤为少卿，子弟皆王傅。吕氏卒，朝野争致祭，自第至墓，车马不绝。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终亲任之。

从此，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高力士尤其被唐玄宗所宠信，唐玄宗曾经说："高力士值班，我睡觉才安心。"所以高力士多数时间留在宫中，很少到宫外的府第居住。各地上报的奏表，都要先呈送高力士，然后上奏唐玄宗。小一点的事，高力士就自己决定了，他的权势超越了所有内侍外臣。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高力士结为兄弟。高力士的母亲麦氏去世，程伯献等人也去接受百官的吊唁。他们披头散发，捶胸顿足，悲声哭泣，比自己母亲死了还要悲痛。高力士

娶瀛州吕玄晤的女儿为妻，就提拔吕玄晤当少卿，吕家子弟都成为诸王傅。吕氏去世，朝野上下的人都争先恐后前去吊唁哭祭，从他家府门一直到墓前，车马络绎不绝。但高力士一直小心谨慎，恭敬有礼，因此，唐玄宗始终亲近信任他。

[2]辛未，遣鸿胪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庆之子也。吐蕃使者称公主求《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上疏，以为："东平王汉之懿亲，求《史记》、《诸子》，汉犹不与。况吐蕃，国之寇仇，今资之以书，使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也。"事下中书门下议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聋昧顽，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休烈徙知书有权略变诈之语，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上曰："善！"遂与之。休烈，志宁之玄孙也。

[2]辛未（二十二日），唐玄宗派鸿胪寺卿崔琳出使吐蕃。崔琳是崔神庆的儿子。吐蕃使者说金城公主想要《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上书认为："东平王刘宇是汉成帝的亲弟弟，他请求得到《史记》、《诸子》，汉成帝尚且不给。何况吐蕃，是我国的仇敌，如果现在把这些书送给他们，使他们知道了用兵的韬略，就会更加机变狡诈，这不符合我国的利益。"唐玄宗把此事交给中书门下商议。裴光庭等人奏道："吐蕃愚昧、顽固而放肆，长期反叛，新近才降服；应该借这次他们求书的机会，把《毛诗》、《尚书》送给他们，这可能会使他们逐渐受到大唐教化的陶冶，使教化流布，无远不至。于休烈只知道书籍中有权术谋略、机变狡诈的话语，却不知道忠、信、礼、义也都可以从书籍里表达出来。"唐玄宗说："你们说得好。"就命人把《毛诗》等书送给吐蕃的使节。于休烈是于志宁的玄孙。

[3]丙子，上躬耕于兴庆宫侧，尽三百步。

[3]丙子（二十七日），唐玄宗亲自在兴庆宫旁耕田，耕了方圆三百步。

[4]三月，突厥左贤王阙特勒卒，赐书吊之。

[4]三月，突厥左贤王阙特勒去世，唐玄宗送书信吊唁他。

[5]丙申，初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礼。

[5]丙申（四月十八日），唐玄宗第一次命令两京及各州分别设立太公庙，以汉张良配享，还挑选了一些古代名将，以配齐十位先哲之数；每年二月、八月的第一个戊日进行祭礼，与祭祀孔子的礼仪一样。

臣光曰：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故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虽不试，犹能兵莱夷，却费人，曰"我战则克"，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孔子所以祀于学者，礼有先圣先师故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岂太公得与之抗衡哉！古者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股肱，决射御，受成献，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乃复诬引以偶十哲之目，为后世学者之师；使太公有神，必羞与之同食矣。

臣司马光曰：经天纬地，叫做文才；戡乱定祸，叫做武略。自古以来，不兼备这两者而被称为圣人的，从来没有过。所以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伊尹、周公没有一个是没有征伐之功的。孔子虽然没有亲自尝试过率兵打仗，但他还能命令鲁国战士攻击莱夷人，又派兵击退费人，并且说："我如果打仗，定能取得胜利。"难道孔子的专长只是文才，而姜太公的专长只是武略吗？孔子之所以被学者所祭祀，是因为礼仪中有先圣先师的缘故。有史以来，还没有过像孔子那样的人，姜太公怎么能跟他相提并论呢！古时候有军师派兵出征，就命令大司徒教士兵如何乘兵车、穿铠甲，裸露大腿、手臂，比赛射箭和驾驭战车，接受已定的计谋，进献敌人的耳朵，这些全在学宫里进行。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他们把礼义放在首要地位把勇力放到次要地位。君子有勇无义会犯上作乱，小人有勇无义会当强盗；如果只专门训练他们增强勇力，却不使他们知晓礼义，那么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呀！从孙武、吴起以下，都是凭借勇力取胜，以诡诈为高明，这怎么足以算在圣贤之门，而且说成是有武略呢？又无中生有地把这些人硬拉到一起以凑成十位先哲的数目，让他们作后世学者的先师，假如太公有在天之灵，一定会以和这些人在一起受祭而感到羞耻。

[6]五月，壬戌，初立五岳真君祠。

[6]五月，壬戌（十五日），开始建立五岳真君祠。

[7]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论尚它入见，请于赤岭为互市；许之。

[7]秋季，九月，辛未（二十五日），吐蕃派丞相论尚它入朝拜见唐玄宗，请求在赤岭设立集市进行贸易往来，唐玄宗同意了他的要求。

[8]冬，十月，丙申，上幸东都。

[8]冬季，十月，丙申（二十一日），唐玄宗来到东都洛阳。

[9]或告隽州都督解人张审素赃污，制遣监察御史杨汪按之。总管董元礼将兵七百围汪，杀告者，谓汪曰："善奏审素则生，不然则死。"会救兵至，击斩之。汪奏审素谋反，十二月审素坐斩，籍没其家。

[9]有人控告州都督解县人张审素贪赃枉法。唐玄宗下令派监察御史杨汪到州审查张审素。张审素的总管董元礼带领七百人包围了杨汪，杀死了上告的人，并对杨汪说："如果在皇帝面前为张审素多多美言，你可以活命；不然的话，你就要死。"恰好救兵赶到，杀了这些人。杨汪奏称张审素阴谋造反，十二月，张审素被斩首，全部家产被没收。

[10]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罢。

[10]疏通流经禁苑的洛水，六十天完工。

二十年（壬申、732）

二十年（壬申，公元732年）

[1]春，正月，乙卯，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将兵击奚、契丹；壬申，以户部侍郎裴耀卿为副总管。

[1]春季，正月，乙卯（十一日），唐玄宗任命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率领军队攻击奚和契丹；壬申（二十八日），任命户部侍郎裴耀卿为副总管。

[2]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2]二月，癸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3]上思右骁卫将军安金藏忠烈，三月，赐爵代国公，仍于东、西岳立碑，以铭其功。金藏竟以寿终。

[3]唐玄宗想起右骁卫将军安金藏的的忠烈事迹，三月，赐给他代国公爵位，还在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建碑，铭刻他的功勋。安金藏最后因年老而安然去世。

[4]信安王帅裴耀卿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击契丹，含章与虏遇，虏望风遁去。平卢先锋将乌承言于含章曰："二虏，剧贼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诱我也，宜按兵以观其变。"含章不从，与虏战于白山，果大败。承别引兵出其右，击虏，破之。己巳，等大破奚、契丹，俘斩甚众，可突干帅麾下远遁，余党潜窜山谷。奚酋李诗琐高帅五千余帐来降。引兵还。赐李诗爵归义王，充归义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内。

[4]信安王李带领裴耀卿以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几路进攻奚、契丹。赵含章与敌人遭遇，敌人望风而逃。平卢充当先锋的将领乌承对赵含章说："奚和契丹都是凶猛强大的敌人，前日逃走，并不是惧怕我们，而是想引诱我们上当。我们还是按兵不动，静观他们的变化为好。"赵含章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追到白山与敌人交战，果然中计大败。乌承另外率兵从赵含章右侧杀出来，攻击敌人，打败了契丹的军队。己巳（二十六日），李等人将奚、契丹打得大败，抓获并杀死了很多人，可突干带领部下远逃，其余党羽偷偷地逃窜到山谷之中。奚人首领李诗琐高带领本部五千多帐前来投降。李率领军队返回。唐玄宗赐给李诗琐高归义王的爵位，让他充当归义州都督，还将他的部落迁徙到幽州境内安置。

[5]夏，四月，乙亥，宴百官于上阳东洲，醉者赐以衾褥，肩舆以归，相属于路。

[5]夏季，四月，乙亥（初三），唐玄宗在上阳宫东洲设宴款待百官，还赐给喝醉的人被褥，用轿子将他们抬回家去，被抬走的人一路上接连不断。

[6]六月，丁丑，加信安王开府仪同三司。上命裴耀卿赍绢二十万匹分赐立功奚官，耀卿谓其徒曰："戎狄贪婪，今赍重货深入其境，不可不备。"乃命先期而往，分道并进，一日，给之俱毕，突厥、室韦果发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还。

[6]六月，丁丑（初六），唐玄宗加封信安王李为开府仪同三司；命令裴耀卿运送丝绸二十万匹，分别赐给立功的奚族官员。裴耀卿对手下人说："戎狄十分贪婪，如今我们运送贵重财物深入他们的地方，不能不有所防备。"他命令部下提前出发，分道同时前进，只用了一昼夜时间，就把全部财物发送完毕。突厥、室韦果然派兵在交通要道上拦截，准备把财物抢走。等到他们赶到，裴耀卿早已返回了。

赵含章坐赃巨万，杖于朝堂，流州，道死。

赵含章因贪赃数额巨大，在朝堂上被杖打，并流放到州，死于途中。

[7]秋，七月，萧嵩奏："自祠后土以来，屡获丰年，宜因还京赛祠。"上从之。

[7]秋季，七月，萧嵩上奏道："自从在汾阴祭祀后土祠以来，农业多次获得丰收，应该乘回西京时再次到汾阴祭祀后土以示酬谢。"唐玄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8]敕裴光庭、萧嵩分押左、右厢兵。

[8]唐玄宗命裴光庭、萧嵩分别主管左、右厢兵。

[9]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9]八月，辛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10]初，上命张说与诸学士刊定五礼。说薨，萧嵩继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请依《明庆礼》，祈谷、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请依上元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皆从之。以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睿宗配明堂。九月，乙巳，新礼成，上之。号曰《开元礼》。

[10]当初，唐玄宗命令张说与众学士修改制定五礼。张说死后，由萧嵩继续进行。起居舍人王仲丘请求依照《明庆礼》，在举行祈谷、祈雨、明堂之祭时，都同时祭祀昊天上帝；萧嵩又请求依照上元年间的敕令，凡父亲在世而母亡，儿子要为母亲服三年齐衰丧。唐玄宗都依从了他们的建议。又规定在圜丘祭天和在方丘祭地时以唐高祖配享，祈雨之祭及祭神州地时以唐太宗配享，明堂之祭以唐睿宗配享。九月，乙巳（初五），新礼制定完毕，呈送给唐玄宗，号称《开元礼》。

[11]勃海王武艺遣其将张文休帅海贼寇登州，杀刺史韦俊，上命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发兵讨之。

[11]勃海王大武艺派他的大将张文休率领海贼进犯登州，杀死刺史韦俊。唐玄宗命令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带领军队前去讨伐。

[12]壬子，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加六阶。初，萧嵩在河西，委军政于仙客；仙客廉勤，善于其职。嵩屡荐之，竟代嵩为节度使。

[12]壬子（十二日），唐玄宗给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加官六阶。当初，萧嵩在河西时，把军政大事委托给牛仙客。牛仙客廉洁勤勉，非常称职，萧嵩多次向唐玄宗举荐他，他终于代替萧嵩担任了河西节度使。

[13]冬，十月，壬午，上发东都；辛卯，幸潞州；辛丑，至北都；十一月，庚申，祀后土于汾阴，赦天下；十二月，辛未，还西京。

[13]冬季，十月，壬午（十二日），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出发；辛卯（二十一日），到达潞州；辛丑（疑误），到达北都太原；十一月，庚申（二十一日），在汾阴祭祀土地神，大赦天下；十二月，辛未（初二），回到西京长安。

[14]是岁，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洺、贝、冀、魏、深、赵、恒、定、邢、德、博、棣、营、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

[14]这一年，唐玄宗让幽州节度使兼任河北采访处置使，并将卫州、相州、洺州、贝州、冀州、魏州、深州、赵州、恒州、定州、邢州、德州、博州、棣州、营州、州等十六个州及安东都护府划归幽州节度使统辖。

[15]天下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西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

[15]全国共有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户，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人。

二十一年（癸酉、733）

二十一年（癸酉，公元733年）

[1]春，正月，乙巳，肃明皇后于太庙，毁仪坤庙。

[1]春季，正月，乙巳（初六），将睿宗肃明皇后的神主迁入太庙受祭，拆毁了仪坤庙。

[2]丁巳，上幸骊山温泉。

[2]丁巳（十八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

[3]上遣大门艺诣幽州发兵，以讨勃海王武艺；庚申，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使于新罗，发兵击其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武艺怨门艺不已，密遣客刺门艺于天津桥南，不死；上命河南搜捕贼党，尽杀之。

[3]唐玄宗派大门艺到幽州去调集军队，以讨伐勃海王大武艺；庚申（二十一日），命令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出使新罗，请新罗派兵进攻勃海的南部边境。正碰上大雪下了一丈多深，使山路阻塞，半数以上的士兵冻死，故此行无功而返。大武艺十分怨恨大门艺，秘密派刺客在洛阳天津桥南暗杀大门艺，但大门艺没有死；唐玄宗命令河南府搜捕大武艺派来的刺客，把他们全部杀死。

[4]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请立碑于赤岭以分唐与吐蕃之境，许之。

[4]二月，丁酉（二十九日），金城公主请求在赤岭建碑，作为唐帝国与吐蕃边境的分界线。唐玄宗同意了她的要求。

[5]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孙琬议：“光庭用循资格，失劝奖之道，请谥曰克。”其子稹讼之，上赐谥忠献。

[5]三月，乙巳（初七），侍中裴光庭去世。太常博士孙琬议论说：“裴光庭按照年资用人，不能勉励人才上进，请将他谥为‘克’。”裴光庭的儿子裴稹力争，唐玄宗将裴光庭谥为“忠献”。

上问萧嵩可以代光庭者，嵩与右散骑常侍王丘善，将荐之；固让于右丞韩休。嵩言休于上。甲寅，以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唐玄宗向萧嵩询问可以代替裴光庭为相的人，萧嵩和右散骑常侍王丘很要好，想举荐他；王丘坚持要让给尚书右丞韩休。于是，萧嵩向唐玄宗推荐韩休。甲寅（十六日），唐玄宗任命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甚允时望。始，嵩以休恬和，谓其易制，故引之。及与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渐恶之。宋叹曰：“不意

韩休乃能如是！”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韩休为人严峻正直，不追求名位利禄；等他当了宰相，很符合当时朝廷上下的期望。开始，萧嵩因为韩休恬淡平和，认为他容易控制，所以引荐了他。等到与他共事时，才发现韩休刚正不阿，于是渐渐就厌恶他了。宋叹道：“没想到韩休竟能做到这样！”唐玄宗有时在宫中设宴行乐或到后苑游玩打猎，稍有过失，就问左右的人：“这事韩休知道不知道？”话音刚落，韩休的劝谏书已经送到。唐玄宗曾经对着镜子默默不乐，旁边的人说：“韩休当宰相以来，您比以前瘦多了，为什么不将他斥退？”唐玄宗叹道：“我虽然消瘦，天下人必定长胖了，萧嵩上奏事情常常依顺我的旨意，可退朝后，我睡觉都不安心。韩休常常和我争辩，可退朝后，我睡觉就安心了。我任用韩休，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我自己。”

有供奉侏儒名黄，性警黠；上常冯之以行，谓之“肉几”，宠赐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对曰：“臣入宫，道逢捕盗官与臣争道，臣掀之坠马，故晚。”因下阶叩头。上曰：“但使外无章奏，汝亦无忧。”有顷，京兆奏其状。上即叱出，付有司杖杀之。

有个侍奉玄宗的侏儒名叫黄，性格机警狡黠；唐玄宗常常拄着他走路，称他为“肉几”，很宠爱他并送给他很多贵重的物品。有一天，黄进宫晚了，唐玄宗觉得奇怪，他回答说：“我刚才进宫，在路上碰到捕盗官与我争道，我把他掀下马，因此来晚了。”并走下台阶叩头谢罪。唐玄宗说：“只要外边没有奏章，你也就不用担心。”过了一会儿，京兆尹上报黄刚才的情况。唐玄宗立即把他呵斥出去，交给有关部门用杖刑处死。

[6]闰月，癸酉，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败死。时节度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楚玉，讷之弟也。

[6]闰三月，癸酉（初六），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在都山打仗，战败身亡。当时，节度使薛楚玉派郭英杰带领一万名精锐骑兵以及投降过来的奚族军队进攻契丹，驻扎在榆关之外。可突干引来突厥军队配合契丹作战，奚人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分兵凭险自守，唐军失利，郭英杰阵亡。剩下的六千余名唐军还在不停地奋力拼杀，敌人将郭英杰的头颅挂出来给他们看，唐兵仍然不投降，最后全部被敌人杀死。薛楚玉是薛讷的弟弟。

[7]夏，六月，癸亥，制："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流外奏用不复引过门下。"虽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是时，官自三师以下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而入仕之涂甚多，不可胜纪。

[7]夏季，六月，癸亥（二十八日），唐玄宗下命令："从现在起，候选官员中有才能、学问和品行的人，委托吏部随时提拔任用；九品以外官员的进用，不用再经过门下省审定。"虽然有了这个命令，但有关部门认为按年资升迁对自己很方便，仍沿袭实行老办法。此时，自太师、太傅、太保以下的官员共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名，从佐史以上的胥吏共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名，作官的途径多得数不胜数。

[8]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8]秋季，七月，乙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9]九月，壬午，立皇子沔为信王，为义王，为陈王，澄为丰王，为恒王，为梁王，滔为汴王。

[9]九月，壬午（十八日），唐玄宗封皇子李沔为信王，李为义王，李为陈王，李澄为丰王，李为恒王，李为梁王，李滔为汴王。

[10]关中久雨谷贵，上将幸东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谋之，对曰："关中帝业所兴，当百代不易；但以地狭谷少，故乘舆时幸东都以宽之。臣闻贞观、永徽之际，禄廪不多，岁漕关东一二十万石，足以周赡，乘舆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广，运数倍于前，犹不能给，故使陛下数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农租米悉输东都，自都转漕，稍实关中，苟关中有数年之储，则不忧水旱矣。且吴人不习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隐盗。臣请于河口置仓，使吴船至彼即输米而去，官自雇载分入河、洛。又于三门东西各置一仓，至者贮纳，水险

则止，水通则下，或开山路，车运而过，则无复留滞，省费巨万矣。河、渭之滨，皆有汉、隋旧仓，葺之非难也。”上深然其言。

[10]关中久雨成灾，谷价昂贵，唐玄宗将要到东都洛阳，就召见京兆尹裴耀卿商量这事。裴耀卿回答说：“关中是帝业兴起的地方，应当百代不迁都，但由于这里土地狭小，五谷缺少，因此您经常到东都洛阳，以减轻这里的负担。我听说贞观、永徽年间，用于百官俸禄支出的粮食还不太多，每年通过水路从关东运来一二十万石粮食，就足以普遍供给，皇帝也就可以安居了。如今朝廷费用越来越大，运送比以前多几倍的粮食，还不够供应，因此才使您几次冒着严寒酷暑东行赴洛以抚恤关中之人。如今如果将司农寺的租米全部运到东都，再从东都转水路运到关中，就可以使关中稍微充实一点，假如关中有几年的储备粮，那么就不用为旱涝灾害担忧了。况且吴地人不熟悉黄河的水运，经常在路上停留，时间既长，于是就会产生粮食被隐藏、偷盗的现象。臣请求在河口设置粮仓，让吴地的来船到那里卸下大米就离开，官府再雇船分别从黄河、洛水运进关中。另外可以在三门峡的东西两侧各建造一座粮仓，把运到的粮食先收藏起来。如果水路有危险就停止运送，如果水路通畅就开始运送。或者开凿山路，用车运粮。那样粮食就不会滞留在路上，还可以节省数以万计的费用。黄河、渭水岸上，都还有汉代、隋代的旧粮仓，修复一下并不难。”唐玄宗认为他的话非常对。

[11]冬，十月，庚戌，上幸骊山温泉；己未，还宫。

[11]冬季，十月，庚戌（十七日），唐玄宗到骊山温泉；己未（二十六日），返回皇宫。

[12]戊子，左丞相宋致仕，归东都。

[12]十一月，戊子（二十五日），左丞相宋退休，回到东都洛阳。

[13]韩休数与萧嵩争论于上前，面折嵩短，上颇不悦。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厌卿，卿何为遽去？”对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贵已极，及陛下未厌臣，故臣得从容引去；若已厌臣，臣首领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为之动容，曰：“卿且归，朕徐思之。”丁巳，嵩罢为左丞相，休罢为工部尚书。以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前中书侍郎张九龄时居母丧，起复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

[13]韩休屡次在唐玄宗面前与萧嵩发生争执，当面揭萧嵩的短处，唐玄宗对此很不高兴。萧嵩因而请求告老退休，唐玄宗说：“我没厌恶你，你为什么要急于离去？”萧嵩回答说：“我承蒙陛下的厚爱，担任宰相，富贵已达到了顶点。趁着您还没厌恶我，所以我能不慌不忙地引退；如果您已经厌恶我，我的头尚且保不住，想引退又怎能如愿！”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唐玄宗被他的言辞打动了，说：“你先回去，我慢慢地考虑这事。”十二月，丁巳（二十四日），萧嵩被罢免为左丞相，韩休被罢免为工部尚书，任命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前任中书侍郎张九龄当时正在为他母亲服丧，唐玄宗起用他重新担任中书侍郎，两人都任同平章事。

[14]是岁，分天下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两畿以中丞领之，余皆择贤刺史领之。非官有迁免，则使无废更。惟变革旧章，乃须报可；自余听便宜从事，先行后闻。

[14]这一年，唐玄宗将全国分为京畿道、都畿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共十五个道，分别设置采访使，用六条规定检察官员的非法行为；两畿采访使由御史中丞兼任，其他都选择贤明的刺史兼任。如果不是刺史的职位有迁转黜免，则采访使的职务也不会有变动。只有变革旧的规章，仍须上报朝廷批准；其余的采访使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理，先执行后报告。

[15]太府卿杨崇礼，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余年，前后为太府者莫能及。时承平日久，财货山积，尝经杨卿者，无不精美；每岁句驳省便，出钱数百万缗。是岁，以户部尚书致仕，年九十余矣。上问宰相：“崇礼诸子，谁能继其父者？”对曰：“崇礼三子，慎余、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为优。”上乃擢慎矜自汝阳令为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慎名摄监察御史，知含嘉仓出给，亦皆称职；上甚悦之。慎矜奏诸州所输布帛有渍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征调始繁矣。

[15]太府卿扬崇礼，是杨政道的儿子，在太府二十余年，前后担任太府卿的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当时天下太平的日子长久，财物货

品，堆积如山，凡曾经过杨崇礼之手的东西，没有一件不精美异常；每年他采用各种办法节约开支，省出的钱达数百万缗。这一年，杨崇礼以户部尚书的职位退休，年纪已九十多岁了。唐玄宗问宰相："杨崇礼的几个儿子，谁能够继承他父亲的职务？"宰相回答说："杨崇礼有三个儿子，名叫杨慎余、杨慎矜和杨慎名，都廉洁勤恳而有才学，杨慎矜表现得尤为突出。"唐玄宗就将杨慎矜从汝阳令提拔为监察御史，让他主管太府出纳事务；杨慎名为代理监察御史，主管含嘉仓粮食的支付，也都很称职；唐玄宗对此很高兴。杨慎矜奏请各州所交纳的布匹丝绸，有弄脏和破损的都发回原地并征收折价款，转买些轻货，从此征收赋税的事开始变得繁琐复杂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四卷

唐纪四十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永泰元年（乙巳、765）

唐纪四十唐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公元765年）

[1]闰十月，乙巳，郭子仪入朝。子仪以灵武初复，百姓雕弊，戎落未安，请以朔方军粮使三原路嗣恭镇之；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

[1]闰十月乙巳（十七日），郭子仪来到朝廷。郭子仪认为灵武刚刚收复，百姓生计衰败，戎人部落尚未安定，请求代宗让朔方军粮使三原人路嗣恭出镇灵武。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已经出世，郭子仪奏请派遣使者巡视和安抚河西地区，并且在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等州设置长史职位。代宗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

[2]丁未，百官请纳职田充军粮；许之。

[2]丁未（十九日），大臣们奏请征收官员职田的税粮来充当军粮。代宗准许。

[3]戊申，以户部侍郎路嗣恭为朔方节度使。嗣恭披荆棘，立军府，威令大行。

[3]戊申（二十日），代宗任命户部侍郎路嗣恭为朔方节度使。路嗣恭披荆斩棘，设立节度使军府，威严的号令得到执行。

[4]己酉，郭子仪还河中。

[4]己酉（二十一日），郭子仪返回河中。

[5]初，剑南节度使严武奏将军崔旰为利州刺史；时蜀中新乱，山贼塞路，旰讨平之。及武再镇剑南，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求旰，献诚使旰移疾自解，诣武。武以为汉州刺史，使将兵击吐蕃于西山，连拔其数城，攘地数百里；武作七宝舆迎旰入成都以宠之。

[5]从前，剑南节度使严武奏请任命将军崔旰为利州刺史。当时蜀中地区新近发生骚乱，山中贼寇堵塞了交通道路。崔旰前去讨伐，平息了骚乱。等到严武再次出镇剑南时，贿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便得到崔旰。张献诚让崔旰作书称病，辞去职务，前往严武处。严武让他担任汉州刺史，派他率军在西山攻击吐蕃。崔旰接连攻克吐蕃的

几个城池，夺取了数百里的土地。严武特意制作七宝车将崔旰迎入成都，十分宠爱他。

武薨，行军司马杜济知军府事。都知兵马使郭英干，英义之弟也，与都虞候郭嘉琳共请英义为节度使；旰时为西山都知兵马使，与所部共请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会朝廷已除英义，英义由是衔之，至成都数日，即诬崇俊以罪而诛之。召旰还成都，旰辞以备吐蕃，未可归，英义愈怒，绝其馈饷以困之。旰转徙入深山，英义自将兵攻之，声言助旰拒守。会大雪，山谷深数尺，士马冻死者甚众，旰出兵击之，英义大败，收余兵，才及千人而还。

严武去世后，行军司马杜济主持剑南节度的军政事务。都知兵马使郭英干，是郭英义的弟弟，与都虞候郭嘉琳一起奏请任命郭英义为剑南节度使；而当时崔旰担任西山都知兵马使，他与部下一起奏请任命大将王崇俊为剑南节度使。恰巧朝廷已经任命郭英义为剑南节度使，郭英义为此而对崔旰等人怀恨。郭英义到达成都数天，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崇俊杀掉，召崔旰返回成都。崔旰则托辞防备吐蕃，不能返回，郭英义更加气愤，便断绝粮饷以使崔旰陷入困境。崔旰转移到深山，郭英义又亲自率军进攻崔旰，声称帮助崔旰防御吐蕃。这时恰巧下大雪，山谷中积雪深达数尺，士兵和战马冻死很多。崔旰出兵反击，郭英义大败，收集残兵，总共才一千人，狼狈而归。

英义为政，严暴骄奢，不恤士卒，众心离怨。玄宗之离蜀也，以所居行宫为道士观，仍铸金为真容。英义爱其竹树茂美，奏为军营，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宣言英义反，不然，何以徙真容自居其处！于是帅所部五千余人袭成都。辛巳，战于城西，英义大败。旰遂入成都，屠英义家。英义单骑奔简州。普州刺史韩澄杀英义，送首于旰。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牙将杨子琳、剑州牙将李昌各举兵讨旰，蜀中大乱。旰，卫州人也。

郭英义为政严酷残暴，骄奢淫逸，从不体恤士兵，致使众心离散，怨愤四起。玄宗离开蜀地后，将所居住的行宫改为道士观，还用金铸造玄宗肖像。郭英义喜爱观中竹林繁茂幽美，奏请将观改为军营，于是迁走玄宗肖像，自己居住在观中。崔旰宣称郭英义谋反，否则，他为什么要迁走玄宗肖像，自己住到那里去呢！于是崔旰率领部下五千多人袭击成都。辛巳（疑误），在成都城西双方交战，郭英义大败。

于是崔旰进入成都，屠杀了郭英义一家。郭英义单骑逃往简州。普州刺史韩澄杀掉郭英义，将他的首级送给了崔旰。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牙将杨子琳、剑州牙将李昌分别率军讨伐崔旰，蜀地大乱。崔旰是卫州人。

[6]华原令顾繇上言，元载子伯和等招权受贿，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锦州。

[6]华原县令顾繇上书说，元载的儿子元伯和等人揽权受贿，十二月戊戌（十一日），顾繇获罪，被流放到锦州。

[7]自安、史之乱，国子监室党颓坏，军士多借居之。祭酒萧昕上言:“学校不可遂废。”

[7]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国子监的厅堂房舍毁坏严重，许多将士借这些房子来居住。国子祭酒萧昕进言说:“学校不应该因此而荒废。”

大历元年（丙午、766）

大历元年（丙午，公元766年）

[1]春，正月，乙酉，敕复补国子学生。

[1]春季，正月乙酉（二十九日），代宗下敕重新补充国子监学生。

[2]丙戌，以户部尚书刘晏为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侍郎第五琦为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转运等使，分理天下财赋。

[2]丙戌（三十日），代宗任命户部尚书刘晏为都畿道、河南道、淮南道、江南道、湖南道、荆南道、山南东道转运使、常平使、铸钱使、盐铁使等，侍郎第五琦为京畿道、关内道、河东道、剑南道、山南西道转运使等职务，分别管理国家的财政赋税。

[3]周智光至华州，益骄横，召之，不至，上命杜冕从张献诚于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于商山邀之，不获。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无赖子弟，众至数万，纵其剽掠以悦其心，擅留关中所漕米二万斛，藩镇贡献，往往杀其使者而夺之。

[3]周智光回到华州后，更加飞扬跋扈，代宗召见，他也不去。代宗让杜冕跟随张献诚到山南躲避周智光。周智光派遣军队在商山拦截

杜冕，但没有得到。周智光自知罪孽深重，便纠集亡命之徒、无赖子弟，其众多达数万，纵容他们烧杀虏掠以博取他们的欢心。又擅自截留漕运到关中的大米二万斛。对于各藩镇向朝廷贡献的方物，周智光常常杀掉使者而夺取之。

[4]二月，丁亥朔，释奠于国子监。命宰相帅常参官、鱼朝恩帅六军诸将往听讲，子弟皆服朱紫为诸生。朝恩既贵显，乃学讲经为文，仅能执笔辨章句，遽自谓才兼文武，人莫敢与之抗。

[4]二月丁亥朔（初一），代宗在国子监举行释奠礼。代宗下令宰相率领常参官、鱼朝恩率领六军将领前往国子监听讲儒家经典，他们的子弟都穿紫红衣服作为学生。鱼朝恩已经尊贵显赫，便学习讲演经典，撰述文章。他仅能执笔识读章句，就马上自称是文武全才，别人都不敢与他争辩。

辛卯，命有司修国子监。

辛卯（初五），代宗下令有关部门维修国子监。

[5]元载专权，恐奏事者攻讦其私，乃请："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仍以上旨谕百官曰："比日诸司奏事烦多，所言多谗毁，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5]元载大权独揽，害怕上奏论事者揭露他私揽大权，就奏请说："百官如果有事论奏，都应当先告诉有关部门长官，由各长官告诉宰相，然后再奏报陛下。"他还以圣旨的名义告诉百官说："近来，各有关部门上奏论事繁多，所说的多是谗言诋毁之词，所以委托诸长官、宰相首先确定所说的事是否可以上奏。"

刑部尚书颜真卿上疏，以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论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为谗，何不察其言之虚实！若所言果虚宜诛之，果实宜赏之。不务为此，而使天下谓陛下厌听览之烦，托此为辞以塞谏争之路，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著《门司式》云：'其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门司与仗家引奏，，无得关碍。'所以防壅蔽也。天宝以后，李林甫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达，蒙蔽喑呜，卒成幸蜀之祸。陵夷至于今日，其所从来者渐矣。夫人主大开不讳之路，群臣犹莫敢尽言，况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则陛下所闻见者不过三数人耳。天下之士从此钳口结舌，陛下见无复言者，以为天下无事可论，是林甫复起于今日

也！昔林甫虽擅权，群臣有不谘宰相辄奏事者，则托以他事阴中伤之，犹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傥不早寤，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载闻而恨之，奏真卿诽谤；乙未，贬峡州别驾。

刑部尚书颜真卿上疏认为：“郎官和御史都是陛下的耳目。如今让上奏论事者先告诉宰相，是陛下自己堵塞自己的耳目。陛下如果害怕大臣进谗言，为什么不观察他们所言的真假！假如所言如果是假，那就应该将他们杀掉；如果是真，那就应当奖赏他们。如果陛下不致力做到这一步，就会使天下人说陛下对听览臣下奏章感到厌烦，以此为借口，堵塞臣下劝谏争辩的途径，我为陛下感到惋惜！太宗所著《门司式》说：‘那些没有出入宫门凭证的人，如有急事上奏，都命令掌管宫门的人和执掌仪仗宿卫的人引导上奏，不许阻挠。’这是为了避免雍塞蒙蔽。天宝以后，李林甫担任宰相，非常讨厌上奏论事的人，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致使皇上的意图不能向下传达，而下面的情况皇上不能了解。皇上被蒙蔽，臣下缄口不言，终于酿成玄宗逃奔蜀地的大祸。国家衰败到今天这种地步，有它深远的根源。皇上大开直言不讳之路，大臣尚且不敢完全讲话，更何况让宰相大臣先行裁决和压制，那么陛下所能听到和看到的人不过三几个了。天下的有识之士从此沉默不语，陛下看到无人再上奏论事，就会认为天下没有可论的事情，这真像李林甫在今天又复活了似的！过去李林甫虽然大权独揽，大臣中仍有不征求宰相意见而上奏论事的，对此，李林甫仅能借口其他事，暗中伤害他们，尚且不敢明目张胆地下令各有关部门上奏论事都必须先告诉宰相。陛下倘若不及早醒悟，就会逐渐孤立，过后虽然心中懊悔，也来不及了！”元载听到颜真卿上疏很恨他，奏称颜真卿诽谤。乙未（初九），代宗将颜真卿贬为峡州别驾。

[6]己亥，命大理少卿杨济修好于吐蕃。

[6]己亥（十三日），代宗命令大理少卿杨济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

[7]壬子，以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蜀乱。

[7]壬子（二十六日），代宗任命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定蜀地的叛乱。

[8]以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马兼宁节度使。以段秀实为三使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盗当死，欲生之，秀实曰："将有爱憎而法不一，虽韩、彭不能为理。"善其议，竟杀之。处事或不中理，秀实力争之。有时怒甚，左右战栗，秀实曰："秀实罪若可杀，何以怒为！无罪杀人，恐涉非道。"拂衣起，秀实徐步而出；良久，置酒召秀实谢之。自是军州事皆咨秀实而后行。由是在宁，声称殊美。

[8]唐代宗让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马兼任宁节度使。马让段秀实担任四镇、北庭和宁三节度使都虞候。马部下有一士兵，能拉开二百四十斤重的弓，因盗窃该当处死，而马想免他死罪，段秀实对马说："将领有爱憎之情，就会执法不一，即使是韩信、彭越也无法治理军队。"马对段秀实的议论颇为赞赏，终于杀掉那个士兵。有时，马处理事情不合理，段秀实就据理力争。有时马十分恼怒，身边的人吓得胆战心惊，段秀实说："如果我犯了应该杀头的罪，你何必大发雷霆！杀死无罪的人，恐怕是无道的。"马气得拂衣而起，段秀实则慢慢地走了出去，过了很久，马摆酒召见段秀实，以示谢罪。从此，凡军州中事，马都征求段秀实意见然后施行。因此，马在宁的名声非常好。

[9]癸丑，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剑南东川节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为邛南防御使；以崔旰为茂州刺史，充西山防御使。三月，癸未，献诚与旰战于梓州，献诚军败，仅以身免，旌节皆为旰所夺。

[9]癸丑（二十七日），代宗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为邛南防御使，崔旰为茂州刺史，担任西山防御使。三月癸未（二十八日），张献诚在梓州与崔旰交战，张献诚兵败，仅免身死，节度使的旌节都被崔旰夺走。

[10]夏，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

[10]夏季，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将治所迁移到沙州。

[11]秋，八月，国子监成；丁亥，释奠。鱼朝恩执《易》升高座，讲"鼎覆"以讥宰相。王缙怒，元载怡然。朝恩谓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

[11]秋季，八月，国子监修复完毕。丁亥（初四），在国子监行释奠礼。鱼朝恩手执《易经》，坐于高座，宣讲《易经》中所说的："鼎折一足，鼎中美食就会倾覆，"以此来讽刺宰相。王缙十分气愤，而元

载和颜悦色，十分坦然。鱼朝恩跟别人说："发怒是常情，而微笑则是不可揣测的。"

[12]杜鸿渐至蜀境，闻张献诚败而惧，使人先达意于崔旰，许以万全。旰卑辞重赂以迎之，鸿渐喜；进至成都，见旰，但接以温恭，无一言责其干纪，州府事悉以委旰。又数荐之于朝，因请以节制让旰，以柏茂琳、杨子琳、李昌各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从之。壬寅，以旰为成都尹、西川节度行军司马。

[12]杜鸿渐到达蜀地境内，听说张献诚兵败，感到很害怕，他派人先去崔旰致意，保证让他不受伤害。崔旰以谦辞重礼迎接他，杜鸿渐很高兴。到达成都，见了崔旰，仅以温和恭谦的态度进行接触，没有说一句责备他违反法纪的话，将州府事务全部委托崔旰处理。杜鸿渐又多次向朝廷推荐崔旰，而且请求朝廷将节度使职位让给崔旰，让柏茂琳、杨子琳、李昌分别担任本州刺史。代宗不得已，只好同意他的建议。壬寅（十九日），代宗任命崔旰为成都尹、西川节度行军司马。

[13]甲辰，以鱼朝恩行内侍监、判国子监事。中书舍人京兆常衮上言："成均之任，当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领之。"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13]甲辰（二十一日），代宗任命鱼朝恩为内侍监，兼管国子监事务。中书舍人京兆人常衮上书说："国子监的官员应当起用名儒，不应该让宦官兼任。"丁未（二十四日），代宗命令宰相以下各级官员送鱼朝恩上任。

[14]京兆尹黎干自南山引涧水穿漕渠入长安，功竟不成。

[14]京兆尹黎干从南山引涧水穿漕渠进入长安，这项工程最终未能成功。

[15]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直缗线二十四万。常衮上言，以为："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人。敛怨求媚，不可长也。请却之。"上不听。

[15]冬季，十月乙未（十三日），代宗生日，各道节度使贡献黄金玉帛、器物衣服、珍贵的玩赏物品和骏马作为寿礼，价值为缗线二十四万。常衮向代宗进言，认为："节度使不会男耕女织，这些财物必然

从人民榨取。敛民招怨讨好陛下，这种风气决不可助长。请求陛下不要接受这些寿礼。”代宗不听。

[16]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税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悉停什一税法。

[16]京兆尹第五琦实行十中取一的税制，民众颇受税重之苦，许多人流亡他乡。十一月甲子（十二日），冬至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历，十中取一的税制全部停用。

[17]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杀陕州监军张志斌。智光素与陕州刺史皇甫温不协，志斌入奏事，智光馆之，志斌责其部下不肃，智光怒曰：“仆固怀恩不反，正由汝辈激之。我亦不反，今日为汝反矣！”叱下斩之，脔食其肉。朝士举选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窃过，智光遣将将兵邀之于路，死者甚众。戊申，诏加智光检校左仆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骂曰：“智光有大功于天下国家，不与平章事而与仆射！且同、华地狭，不足展材，若益以陕、虢、商、、坊五州，庶犹可耳。”因历数大臣过失，且曰：“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郭子仪屡请讨智光，上不许。

[17]十二月癸卯（二十二日），周智光杀陕州监军张志斌。周智光一向与陕州刺史皇甫温不和，张志斌入朝奏报事务，周智光将他留居馆舍，张志斌入朝奏报事务，周智光将他留居馆舍，张志斌责备周智光部下不守纪律，周智光愤怒地说：“仆固怀恩本来不造反，正是由于你这一类人激怒他。我也没有造反，今天却因你而造反了！”叱令左右将张志斌推下去斩首，将他剁成肉片吃掉。朝廷官员推举的候选官员，都畏惧周智光的残暴，大多数从同州悄悄经过，周智光派遣将领率兵在路途中阻截，被杀死的人很多。戊申（二十七日），代宗下诏将周智光晋升为检校左仆射，派遣中使余元仙携带告身去授予周智光。周智光谩骂道：“我周智光对国家有特大功劳，不给平章事而给仆射的职位！况且同州、华州地方狭小，不足以施展我的才能，假如给我增加陕州、虢州、商州、州、坊州等五州，那样还差不多。”因而历数大臣们的过失，并且说道：“这里距长安一百八十里地，我晚上睡觉不敢伸展双足，害怕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只有周智光

才能办到。”余元仙吓得双腿直颤。郭子仪屡次请求讨伐周智光，代宗没有允许。

[18]郭子仪以河中军食常乏，乃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士卒皆不劝而耕。是岁，河中野无旷土，军有余粮。

[18]郭子仪因为河中军队的食粮经常匮乏，于是亲自耕地一百亩，将领们依此定出等级，因此士兵们都无需劝导而从事农耕。本年，河中地区没有闲置的土地，军队也存有余粮。

[19]以陇右行军司马陈少游为桂管观察使。少游，博州人也，为吏强敏而好贿，善结权贵，以是得进。既得桂州，恶其道远多瘴疠；宦官董秀掌枢密，少游请岁献五万缗，又纳贿于元载子仲武。内外引荐，数日，改宣歙观察使。

[19]代宗任命陇右行军司马陈少游为桂管观察使。陈少游是博州人，做官机敏强干，又喜欢贿赂，善于结交权贵，因此得以升官。陈少游已经得到桂州，但他讨厌桂州路途遥远，而又多传染病。当时宦官董秀执掌枢密事务，陈少游请求每年献给董秀五万缗钱，又向元载的儿子元仲武行贿。于是董秀和元载分别内外向代宗引荐陈少游。几天以后，代宗改任陈少游为宣歙观察使。

二年（丁未、767）

二年（丁未，公元767年）

[1]春，正月，丁巳，密诏郭子仪讨周智光，子仪命大将浑、李怀光军于渭上；智光麾下闻之，皆有离心。己未，智光大将李汉惠自同州帅所部降于子仪。壬戌，贬智光澧州刺史。甲子，华州牙将姚怀、李延俊杀智光，以其首来献。

[1]春季，正月丁巳（初六），代宗秘密下诏让郭子仪讨伐周智光，郭子仪命令大将浑、李怀光在渭水河畔驻扎军队。周智光的部下听说后，都有心脱离周智光。己未（初八），周智光的大将李汉惠从同州率领部下向郭子仪投降。壬戌（十一日），代宗将周智光贬为沣州刺史。甲子（十三日），华州牙将姚怀、李延俊杀掉周智光，并将周智光的头颅献给朝廷。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华州为名，帅所部兵大掠，自潼关至赤水二百里间，财畜殆尽，官吏有衣纸或数日不食者。己巳，置潼关

镇兵二千人。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他以收复华州为名，率领他的部队大肆掠夺，从潼关到赤水二百里间，财物牲畜被掠殆尽，当地官员们有的以纸当衣，有的数天没有饭吃。己巳（十八日），朝廷在潼关设置镇守部队二千人。

[2]壬申，分剑南置东川观察使，镇遂州。

[2]壬申（二十一日），朝廷从剑南节度使中分置东川观察使，镇守遂州。

[3]二月，丙戌，郭子仪入朝。上命元载、王缙、鱼朝恩等互置酒于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上礼重子仪，常谓之大臣而不名。

[3]二月丙戌（初六），郭子仪入朝。代宗命令元载、王缙、鱼朝恩等人分别在他们的宅第设置酒席款待郭子仪，一次宴席花费高达十万缗。代宗对待郭子仪礼遇厚重，常常称他为大臣而不直呼其名。

郭暧尝与升平公主争言，暧曰："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恚，奔车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下岂汝家所有邪！"慰谕令归。子仪闻之，囚暧，入待罪。上曰："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子仪归，杖暧数十。

郭暧曾经与升平公主发生口角，郭暧说："你倚仗你父亲是天子吗？我父亲是不屑于做天子！"公主怨恨，乘车飞奔入宫奏报此事。代宗说："此事并非你所能知。他们真是这样，假使他们想要做天子，天下怎么会是你家的呢！"代宗安慰劝说一番，让公主回去。郭子仪听说此事后，将郭暧囚禁起来，自己入朝等待代宗的惩处。代宗对郭子仪说："有一句俗话说：'不痴不聋，当不了家长。'儿女闺房中的话，哪值得去听呢！"郭子仪回家，打了郭暧数十大棍。

[4]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

[4]夏季，四月庚子（二十一日），代宗命令宰相及鱼朝恩在兴唐寺与吐蕃举行结盟仪式。

[5]杜鸿渐请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后。六月，甲戌，鸿渐来自成都，广为贡献，因盛陈利害，荐旰才堪寄任；上亦务姑息，乃留鸿渐复知政事。秋，七月，丙寅，以旰为西川节度使，杜济为东川节

度使。旰厚敛以赂权贵，元载擢旰弟宽至御史中丞，宽兄审至给事中。

[5]杜鸿渐请求入朝奏事，让崔旰担任西川留后。六月甲戌（疑误），杜鸿渐从成都入朝，贡献了许多财物，并且竭力陈述利害关系，推荐崔旰有才干，可以寄予重任。代宗也一味姑息，于是将杜鸿渐留在朝中，再次担任宰相职位。秋季，七月丙寅（十九日），代宗任命崔旰为西川节度使，杜济为东川节度使。崔旰增加赋税的征收，以比贿赂权贵，因而元载将崔旰的弟弟崔宽提升为御史中丞，崔宽的哥哥崔审提升为给事中。

[6]丁卯，鱼朝恩奏以先所赐庄为章敬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于是穷壮极丽，尽都市之财不足用，奏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费逾万亿。卫州进士高郢上书，略曰："先太后圣德，不必以一寺增辉；国家永图，无宁以百姓为本。舍人就寺，何福之为！"又曰："无寺犹可，无人其可乎！"又曰："陛下当卑宫室，以夏禹为法，而崇塔庙踵梁武之风乎！"又上书，略曰："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财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禳祸。今兴造急促，昼夜不息，力不逮者随以榜笞，愁痛之声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又曰："陛下回正道于内心，求微助于外物，徇左右之过计，伤皇王之大猷，臣窃为陛下惜之！"皆寝不报。

[6]丁卯（二十日），鱼朝恩奏请将先前所赐给他的庄园改为章敬寺，为章敬太后祈求冥福。于是，鱼朝恩将章敬寺修得极其宏伟壮丽，耗尽都市的木材还不够用。又奏请拆毁曲江和华清宫的馆舍来供给修寺，费用超一万亿。卫州人进士高郢上书，大略说："已故太后德行崇高，不必以一座寺院来增添光彩。国家要长治久安，不如以百姓的利益作为治国之本。抛弃百姓的利益去修建寺院，怎么能够祈福呢！"他又说："没有寺院尚可，但是能够没有百姓吗！"他又说："陛下应当效法夏禹，不看重宫室，不应该步梁武帝的后尘而崇尚塔庙。"他又上书，大略说："古代贤明的君主做好事以致福，不劳费资财以求福，修饬德行以消除灾祸，不劳费百姓以求得免灾。如今匆忙昼夜建造寺院，对体力不支的人随意用棍杖殴打，道路上充满了愁叹哀痛的声音。这样祈福，我害怕会适得其反。"他又说："陛下在内心回避正确的道理，而求助于佛寺这种外物，听从身边的人的错误主意，损害

了帝王的宏大谋划。我暗自替陛下感到痛惜！”代宗对他的上书不作任何答复。

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缙尤甚，不食荤血，与鸿渐造寺无穷。上尝问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载等奏以：“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棰曳僧尼。造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涂金为瓦，所费钜亿；缙给中书符牒，令五台僧数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营之。载等每侍上从容，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起初，代宗喜欢祠堂祭祀，并未看重佛教。元载、王缙、杜鸿渐担任宰相，他们三人都崇信佛教。王缙信奉尤笃，他不吃荤食，与杜鸿渐无止境地修造寺院。代宗曾经问他们：“佛教所说的报应，果真有吗？”元载等人奏称：“国家能够国运长久，如果不是平素植下福业怎么可能达到呢！福业已经确定，虽然时常有些小灾小难，终究不能危害。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反叛朝廷，正当旺盛之际，便都遭到他们儿子的杀害。仆固怀恩率军进攻朝廷，才出门就得病而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内地，最后不战而退，这一切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难道能说没有报应吗！”代宗因此十分崇信佛教，经常在宫中设斋，供养一百多名和尚，有敌人前来就命令和尚宣讲《护国仁王经》，来祈祷免灾，敌人撤退后就赏赐给和尚丰厚的礼物。胡人和尚不空，官做到卿监，赐爵位为国公，出入宫中，权势能左右权贵，京畿地区的良田和获利大的事业多归佛寺所有。代宗敕令天下不得鞭打和欺辱僧尼，在五台山修造金阁寺，铸造鎏金铜瓦，所耗费的资金数以亿计。王缙将中书省的文书发给和尚，命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到全国各地去募捐集资，用来营建佛寺。元载等人每当侍奉代宗，从容闲暇时，往往谈论佛事。因此朝廷内外的官吏及百姓互相效仿、影响，都不做世人之事，而去崇奉佛教，政务刑法日益紊乱。

[7]八月，庚辰，凤翔等道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李抱玉入朝，固让仆射，言辞确至，上许之；癸丑，又让凤翔节度使，不许。

[7]八月庚辰（初三），凤翔等道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李抱玉入朝觐见，坚持要求辞掉仆射的职务，言辞十分坚决，代宗接受了他的请求。癸丑（疑误），李抱玉又请求辞去凤翔节度使职务，代宗没有答应。

[8]丁酉，杜鸿渐饭千僧，以使蜀无恙故也。

[8]丁酉（二十日），杜鸿渐设斋供养一千名和尚，因为他出使蜀地安然无恙。

[9]九月，吐蕃众数万围灵州，游骑至潘原、宜禄；郭子仪自河中帅甲士三万镇泾阳，京师戒严。甲子，子仪移镇奉天。

[9]九月，吐蕃军队数万人围攻灵州，流动出击的骑兵到达潘原、宜禄。代宗下诏让郭子仪从河中率领三万名士兵镇守泾阳，京师实行戒严。甲子（十七日），郭子仪移师镇守奉天。

[10]山獠陷桂州，逐刺史李良。

[10]山獠攻陷桂州，驱逐了桂州刺史李良。

[11]冬，十月，戊寅，朔方节度使路嗣恭破吐蕃于灵州城下，斩首二千余级；吐蕃引去。

[11]冬季，十月戊寅（初一），朔方节度使路嗣恭在灵州城下击败吐蕃军队，杀死了二千多名敌军，吐蕃军队撤退。

[12]十二月，庚辰，盗发郭子仪父冢，捕之，不获。人以为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自奉天入朝，朝廷忧其为变；子仪见上，上语及之，子仪流涕曰："臣久将兵，不能禁暴，军士多发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12]十二月庚辰（初四），盗贼挖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冢，官府搜捕，没有抓获。人们认为鱼朝恩向来讨厌郭子仪，怀疑是他派人干的。郭子仪从奉天入朝，朝廷害怕他因此背叛。郭子仪拜见代宗，代宗提到这件事，郭子仪痛哭流涕地说："我长久带兵，却不能禁止残暴的行为，许多士兵挖掘别人的坟墓。今天挖到我的头上，这是苍天在谴责我，不关乎人事。"朝廷于是安定下来。

[13]是岁，复以镇西为安西。

[13]这一年，朝廷将镇西重新改为安西。

[14]新罗王宪英卒，子乾运立。

[14]新罗王金宪英去世，他的儿子金乾运继承王位。

三年（戊申、768）

三年（戊申，公元768年）

[1]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1]春季，正月乙丑（二十日），代宗到章敬寺，剃度一千人出家当和尚、尼姑。

[2]赠建宁王为齐王。

[2]代宗追赠建宁王李为齐王。

[3]二月，癸巳，商州兵马使刘洽杀防御使殷仲卿，寻讨平之。

[3]二月癸巳（十八日），商州兵马使刘洽杀死防御使殷仲卿，不久朝廷讨伐平定了他。

[4]甲午，郭子仪禁无故军中走马。南阳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杀之。诸子泣诉于子仪，且言都虞候之横，子颐诶遣之。明日，以事语僚佐而叹息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4]甲午（十九日），郭子仪下令禁止在军营中无故驰马奔走。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奶妈的儿子触犯禁令，都虞候将他用乱棍打死。郭子仪的几个儿子在他面前哭诉，并且说都虞候专横，郭子仪狠狠地训斥并赶走了他们，第二天，郭子仪跟属僚们说起了这件事，并且叹息道："我的几个儿子都是当奴的材料。他们不赞赏父亲的都虞候，而是痛惜母亲的奶妈的儿子，不是当奴的材料又是什么呢！"

[5]庚子，以后宫独孤氏为贵妃。

[5]庚子（二十五日），代宗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

[6]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6]三月乙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7]夏，四月，戊寅，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疾举从父弟右羽林将军献恭自代，上许之。

[7]夏季，四月戊寅（初四），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因为有病，推举堂弟右羽林将军张献恭代替自己职务。代宗准许。

[8]壬寅，西川节度使崔旰入朝。

[8]壬寅（二十八日），西川节度使崔旰入朝。

[9]初，上遣中使征李泌于衡山，既至，复赐金紫，为之作书院于蓬莱殿侧，上时衣汗衫、蹑屦过之，自给、舍以上及方镇除拜、军国大事，皆与之议。又使鱼朝恩于白花屯为泌作外院，使与亲旧相见。

[9]当初，代宗派遣中使到衡山征召李泌入朝，李泌到来后，又赐给他金鱼袋及紫衣，又在宫中蓬莱殿旁边为他修建书院，代宗经常穿着汗衫、拖着鞋过去问候他。自给事中、中书舍人等正五品官以上，及各藩镇节度使的任免、军政大事，代宗都和李泌商议。代宗又派鱼朝恩在白花屯为李泌修建外院，以便让李泌与亲朋故旧相会。

上欲以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泌固辞。上曰："机务之烦，不得晨夕相见，诚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然后为宰相邪！"后因端午，王、公、妃、主各献服玩，上谓泌曰："先生何独无所献？"对曰："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赐，所余惟一身耳，何以为献！"上曰："朕所求正在此耳。"泌曰："臣身非陛下有，谁则有之？"上曰："先帝欲以宰相屈卿而不能得，自今既献其身，当惟朕所为，不为卿有矣！"泌曰："陛下欲使臣何为？"上曰："朕欲卿食酒肉，有室家，受禄位，为俗人。"泌泣曰："臣绝粒二十余年，陛下何必使臣其志乎！"上曰："泣复何益！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乃命中使为泌葬二亲，又为泌娶卢氏女为妻，资费皆出县官。赐第于光福坊，令泌数日宿第中，数日宿蓬莱院。

代宗想让李泌担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坚持推托。代宗对他说："军政大事十分烦忙，我们不可能朝夕相处，不如姑且住得近一些，何必要签置敕令之后再当宰相呢！"后来过端午节，王、公、纪子、公主分别向代宗进献服饰和玩物，代宗对李泌说："为什麼住得近一些，何必要签置敕令之后再当宰相呢！"后来过端午节，王、公、妃子、公主分别向代宗进献服饰和玩物，代宗对李泌说："为什么唯独您没有进献礼物呢？"李泌回答说："我身居宫中，从头巾一直到鞋都是陛下赏赐的，剩下的仅仅是我这个人了，我拿什么来向陛下贡献呢？"代宗说："朕所需求的正是你这个人。"李泌说："我这个人不是陛下所

有，谁还能有呢？”代宗说：“先帝曾经想让你屈尊担任宰相，但是没有能够得到你，从今以后，你既然已经将自己奉献给朕，当然你只归朕所有，而不归你自己所有了！”李泌说：“陛下想让我做什么呢？”代宗说：“朕想让你吃酒肉，有家室，接受官职，还为俗人。”李泌哭着说：“我断绝世俗饮食二十多年，陛下何必让我毁了志向呢！”代宗说：“哭还有什么用！你在深宫之中，想上哪儿去？”于是，代宗命令中使为李泌埋葬双亲，又为李泌娶卢氏的女儿为妻，一切费用都由县官支付。代宗赏赐给他一所光福坊的住宅，让李泌在自己的住宅中住几天，在蓬莱院住几天。

上与泌语及齐王，欲厚加褒赠，泌请用岐、薛故事赠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灵武之议，成中兴之业，岐、薛岂有此功乎！竭诚忠孝，乃为谗人所害。使尚存，朕必以为太弟。今当崇以帝号，成吾夙志。”乙卯制，追谥曰承天皇帝；庚申，葬顺陵。

代宗与李泌谈到齐王李，想要给予他隆厚的褒扬与追赠。李泌奏请采用岐王李范、薛王李业的先例追赠李为太子。代宗哭着说道：“我的弟弟首次提议先帝北上灵武，成就了中兴的大业，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难道有这样的功劳吗！他竭尽忠孝，却被进谗言的小人所害。假如他还活着，朕一定让他当皇太弟。如今应当尊崇给他帝号，实现我的夙愿。”乙卯（疑误），唐代宗颁下制诰，追谥李为承天皇帝。庚申（疑误），将李埋藏在顺陵。

[10]崔旰之入朝也，以弟宽为留后，泸州刺史杨子琳帅精骑数千乘虚突入成都；朝廷闻之，加旰检校工部尚书，赐名宁，遣还镇。

[10]崔旰入朝后，让他的弟弟崔宽担任留后，泸州刺史杨子琳率领数千名精锐骑兵乘虚突袭，攻入成都。朝廷知道此事后，提升崔旰为检校工部尚书，并赐名为宁，派遣他回去镇守成都。

[11]六月，壬辰，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昌平朱、弟滔共杀节度使李怀仙，希彩自称留后。闰月，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遣将将兵讨希彩，为希彩所败；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缙领卢龙节度使；丁卯，以希彩领幽州留后。

[11]六月壬辰（二十日），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昌平人朱和他的弟弟朱滔一起杀死节度使李怀仙，朱希彩自称为留后。闰六月，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派遣将领率军讨伐朱希彩，被朱希彩打败，

朝廷不得已，只好宽恕朱希彩。庚申（十八日），代宗任命王缙兼任卢龙节度使。丁卯（二十五日），让朱希彩兼任幽州留后。

[12]崔宽与杨子琳战，数不利，秋，七月，崔宁妾任氏出家财数十万，募兵得数千人，帅以击子琳，破之；子琳走。

[12]崔宽与杨子琳交战，多次失利。秋季，七月，崔宁的偏房任氏拿出数十万的家产，招募了数千名士兵，率领他们进攻，并打败了杨子琳，杨子琳兵败逃跑。

[13]乙亥，王缙如幽州，朱希彩盛兵严备以逆之。缙晏然而行，希彩迎谒甚恭。缙度终不可制，劳军，旬余日而还。

[13]乙亥（初四），王缙到幽州去，朱希彩布署精壮士兵，戒备森严地迎接王缙。王缙安然地走着，朱希彩颇为恭敬地迎接拜见王缙。王缙估计自己最终无法节制朱希彩，便慰劳军队，十多天返回京师。

[14]回纥可敦卒，庚辰，以右散骑常侍萧昕为吊祭使。回纥庭诘昕曰："我于唐有大功，唐柰何失信，市我马，不时归其直? "昕曰："回纥之功，唐已报之矣。仆固怀恩之叛，回纥助之，与吐蕃连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怀恩死，吐蕃走，然后回纥惧而请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纵之。不然，匹马不归矣。乃回纥负约，岂唐失信邪！"回纥惭，厚礼而归之。

[14]回纥可敦去世，庚辰（初九），代宗任命右散骑常侍萧昕为吊祭使，回纥可汗当庭责问萧昕说："我对唐朝是有大功的，唐朝为什么丧失信用，购买我的马，却不准时归还马价？"萧昕反驳说："回纥的功劳，唐朝已经报答了。仆固怀恩叛乱，回纥帮助他，并与吐蕃联合侵犯唐朝，进逼我们京畿郊县。等到仆因怀恩去世，吐蕃逃走，后来回纥惧怕了，便向唐朝请求和解，我们唐朝并不忘记你们以前的功劳，给你们不少恩惠，放你们回去。不然的话，你们一个人也回不去。这是回纥违反了协约，难道能说是唐朝失去信用吗！"回纥可汗很惭愧，便送给萧昕一份厚礼，让他返回唐朝。

[15]丙戌，内出盂兰盆赐章敬寺。设七庙神座，书尊号于幡上，百官迎谒于光顺门。自是岁以为常。

[15]丙戌（十五日），代宗从宫内取出盂兰盆赐给章敬寺。设置七庙神灵牌座，将他们的尊号写在幡上，大臣们在光顺门迎拜。从此以后，每年都举行这样的仪式。

[16]八月，壬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州，京师戒严；宁节度使马击破之。

[16]八月壬戌（二十一日），吐蕃十万军队进犯灵武。丁卯（二十六日），吐蕃尚赞摩率军二万进犯州，京师实行戒严，宁节度使马打败了尚赞摩。

[17]庚午，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辛云京薨，以王缙领河东节度使，余如故。

[17]庚午（二十九日），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辛云京去世，代宗让王缙兼任河东节度使，其余职位不变。

[18]九月，壬申，命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以备吐蕃。

[18]九月壬申（初一），代宗命令郭子仪率军五万驻扎奉天，用以防备吐蕃。

[19]丁丑，济王环薨。

[19]丁丑（初六），济王李环去世。

[20]壬午，朔方骑将白元光击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万众于灵武。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使右军都将临洮李晟将兵五千击吐蕃，晟曰："以力则五千不足用；以谋则太多。"乃将千人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种而还。吐蕃闻之，释灵州之围而去，戊戌，京师解严。

[20]壬午（十一日），朔方的骑兵将领白元光击败吐蕃。壬辰（二十一日），白元光在灵武又打败了吐蕃二万人的军队。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派右军都将临洮人李晟率领五千人攻击吐蕃，李晟说："凭实力五千人是不够用的，凭智谋又太多了。"于是李晟率领一千人，西出大震关。到达临洮后，李晟摧毁吐蕃的定秦堡，焚烧吐蕃屯积的军需物资，俘虏守堡将领慕容谷种而归。吐蕃听到此事后，就放弃对灵州的围困撤走了。戊戌（二十七日），京师解除戒严。

[21]颍州刺史李岵以事忤滑节度使令狐彰，彰使节度判官姚按行颍州，因代岵领州事，且曰："岵不受代，即杀之。"岵知之，因激怒将士，使杀，与同死者百余人。岵走依河南节度使田神功于汴州。冬，十月，乙巳，彰表言其状，岵亦上表自理。上命给事中贺若察往按之。

[21]颍州刺史李岵因事冒犯了滑节度使令狐彰，令狐彰派节度判官姚巡行颍州，就此取代李岵主持州事务，并且对姚说："如果李岵不接受你去代理，就杀掉他。"李岵知道此事后，就激怒将士，让他们杀掉姚，与姚一起被害的有一百多人。李岵逃往汴州投靠河南节度使田神功。冬季，十月乙巳（初五），令狐彰上表代宗禀报这一事件，李岵也上表替自己辩护。代宗命令给事中贺若察前去审查此事。

[22]丁卯，郭子仪自奉天入朝。

[22]丁卯（二十七日），郭子仪从奉天入朝。

[23]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后朱希彩为节度使。

[23]十一月丁亥（十七日），代宗任命幽州留后朱希彩为幽州节度使。

[24]郭子仪还河中。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以四镇兵屯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子仪及诸将议，徙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州，曰："若以边土荒残，军费不给，则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诸将皆以为然。十二月，己酉，徙马为泾原节度使，以、宁、庆三州隶朔方。先往城泾州，以都虞候段秀实知州留后。

[24]郭子仪返回河中。元载认为吐蕃连年进犯，马率领四镇军队驻扎宁，其兵力无法与吐蕃对抗，而郭子仪率领朔方重兵镇守河中，深居在没有战事的腹心之地，便与郭子仪和诸将商议，让马移镇泾州，而让郭子仪率领朔方军队镇守州，元载说道："如果因为边地荒芜，军费不足，就用内地的租税和运送财物来资助。"诸将都认为这种办法妥当。十二月己酉（初九），代宗让马改任泾原节度使，将州、宁州、庆州归属于朔方。马先去泾州修筑城，让都虞候段秀实担任州留后。

初，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虢、凤翔，北庭历怀、绛、然后至，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刀斧兵马使王童之谋作乱，期以辛酉旦警严而发。前夕，有告之者；秀实阳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节，令每更来白，辄廷之数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发，秀实欲讨之而乱迹未露，恐军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马坊草，因救火谋作乱。"中夕，火果起，秀实命军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严守要害。童之白请救火，

不许。及旦，捕童之及其党八人，皆斩之。下令曰："后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泾。

当初，四镇、北庭的军队远途奔赴中原，解救朝廷的危难，长久客居他乡，多次迁移驻地，四镇的军队历经汴州、虢州、凤翔，北庭的军队历经怀州、绛州、州，然后到达州，军队颇为辛劳疲惫。等到迁移泾州，将士都怨恨毁谤。刀斧兵马使王童之图谋叛乱，确定在辛酉（二十一日）凌晨击鼓报晓时发难。前一天夜晚，有人将此事告诉段秀实。段秀实佯作召见执掌更漏的士兵，对他发火，借口时辰失调，命令他每到一更就前来禀告，每更故意延长几刻，于是到四更时天已破晓，王童之未能起事叛乱。段秀实想讨伐王童之，然而叛乱的迹象尚未暴露，害怕军中将士怀疑王童之蒙受冤屈。告密的人又说："今天夜里王童之想焚烧马坊草垛，借口救火图谋叛乱。"午夜时分，草垛果然起火，段秀实命令军中正在行走的将士都停止走动，坐着的人不要起来，各自整理队伍，严守要害之地。王童之禀告段秀实请求前去救火，没有得到同意。等到天亮，段秀实逮捕了王童之及其同伙八人，将他们全都杀掉。下命令说："迁移迟的人要诛杀九族，散布流言蜚语的人要严刑惩处！"于是军队全部迁移到泾州。

[25]癸亥，西川破吐蕃万余众。

[25]癸亥（二十三日），西川的军队打败了吐蕃一万多人的军队。

[26]平卢行军司马许杲将卒三千人驻濠州不去，有窥淮南意，淮南节度使崔圆令副使元城张万福摄濠州刺史；杲闻，即提卒去，止当涂。是岁，上召万福，以为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讨杲。万福至州，杲惧，移军上元，又北至楚州大掠，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命万福追讨之；未至淮阴，杲为其将康自劝所逐。自劝拥兵继掠，循淮而东，万福倍道追而杀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将厚赏将士，万福曰："官健常虚费衣粮，无所事。今方立小功，不足过赏，请用三分之一。"

平卢行军司马许杲率领三千人驻扎濠州不肯离去，有窥伺淮南的意图，淮南节度使崔圆命令节度副使元城人张万福代理濠州刺史，许杲听说后，即率领士兵离开濠州，来到当。同年，代宗召见张万福，让他担任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讨伐许杲。张万福来到和州，许杲很惧怕，便率军转移到上元，又北上楚州大肆掠夺。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命令张万福跟踪追击，张万福尚未到达淮阴，许杲已被部将康自劝所

驱逐。康自劝率军继续掠夺，并沿着淮河向东流窜，张万福日夜兼程追击并且杀掉他们，存留者仅十分之二三。韦元甫即将厚赏将士，张万福说："官军经常白白地耗费国家的衣粮。如今才立下小功，不足以过份奖赏，请求用大赏的三分之一。"

四年（己酉、769）

四年（己酉，公元769年）

[1]春，正月，丙子，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之游章敬寺。元载恐其相结，密使子仪军吏告子仪曰："朝恩谋不利于公。"子仪不听。吏亦告诸将，将士请衷甲以从者三百人。子仪曰："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乃从家僮数人而往。朝恩迎之，惊其从者之约。子仪以所闻告，且曰："恐烦公经营耳。"朝恩抚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1]春季，正月丙子（初七），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请他去章敬寺游玩。元载害怕他们互相勾结，就秘密派郭子仪的军吏告诉郭子仪说："鱼朝恩对你图谋不利。"郭子仪不听。军吏也告诉各位将领，将士们有三百人请求衣内穿甲跟从郭子仪前去。郭子仪说："我是国家的大臣，他没有天子的命令，哪里敢暗害我！如果他受皇命而来，你们想干什么呢！"于是郭子仪带了几名家僮前往章敬寺。鱼朝恩迎接郭子仪，对他随从俭省感到惊奇。郭子仪将所听到的事告诉鱼朝恩，并且说："害怕麻烦你张罗。"鱼朝恩抚胸拱手、痛哭流涕地说："如果不是您这样的长者，能不怀疑我吗！"

[2]壬午，流李岵于夷州。

[2]壬午（十三日），代宗将李岵流放到夷州。

[3]乙酉，郭子仪还河中。

[3]乙酉（十六日），郭子仪返回河中。

[4]辛卯，赐李岵死。

[4]辛卯（二十二），代宗赐令李岵自尽。

[5]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凤翔之麟游、普润隶神策军，从鱼朝恩之请也。

[5]二月壬寅（初三），代宗听从鱼朝恩的请求，将京兆的好及凤翔的麟游、普润归属神策军管辖。

[6]杨子琳既败还泸州，招聚亡命，得数千人，沿江东下，声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黄草峡，子琳悉擒之，击守仙于忠州，守仙仅以身免。子琳遂杀夔州别驾张忠，据其城。荆南节度使卫伯玉欲结以为援，以夔州许之，为之请于朝。阳曲人刘昌裔说子琳遣使诣阙请罪，子琳从之。乙巳，以子琳为峡州团练使。

[6]杨子琳败归泸州后，招集逃亡的士兵，共得几千人，沿着长江东下，声称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在黄草峡埋伏兵马，被杨子琳全部抓获。杨子琳在忠州攻击王守仙，王守仙仅孤身逃脱。于是杨子琳杀掉夔州别驾张忠，占据夔州城。荆南节度使卫伯玉想结交杨子琳作为后援，将夔州许给了他，为他向朝廷请求。阳曲人刘昌裔劝说杨子琳派遣使者前往朝廷请罪，杨子琳听从了他的劝说。乙巳（初六），代宗任命杨子琳为峡州团练使。

[7]初，仆固怀恩死，上怜其有功，置其女宫中，养以为女。回纥请以为可敦，夏，五月，辛卯，册为崇徽公主，嫁回纥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乡董晋为判官。六月，丁酉，公主辞行，至回纥牙帐。回纥来言曰：“唐约我为市，马既入，而归我贿不足，我于使人乎取之。”涵惧，不敢对，视晋，晋曰：“吾非无马而与尔为市，为尔赐不既多乎！尔之马岁至，吾数皮而归资。边吏请致诘也，天子念尔有劳，故下诏禁侵犯。诸戎畏我大国之尔与也，莫敢校焉。尔之父子宁而畜马蕃者，非我谁使之！”于是其众皆环晋拜。既又相帅南面序拜，皆举两手曰：“不敢有意大国。”

[7]当初，仆固怀恩病死，代宗怜悯他有功劳，将他女儿安置在皇宫中，收为养女。回纥可汗请让养女作他的可敦。夏季，五月辛卯（二十四日），代宗册封养女为崇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壬辰（二十五日），派遣兵部侍郎李涵护送公主出嫁，李涵奏请祠部郎中虞乡人董晋担任判官。六月丁酉（初一），公主向代宗辞行后，到达回纥可汗的牙帐。回纥可汗让人传话说：“唐朝邀请我做买卖，我的马已经送到了唐朝，但付给我的钱财却不够，是否我应该派人去取呢？”李涵很害怕，不敢回答，他看了看董晋，董晋回答说：“我们不是没有马而同你们做交易，唐朝赏赐给你们的东西不是已经很多了吗！你们每年送来的马，我们仅数一下马皮，不考虑马的死活，即付给你们钱。边地官吏请求天子责问此事，天子考虑到你们有功劳，所以下诏禁止边

地官吏侵犯你们的利益。各戎人害怕我大唐与你们友好，都不敢与你们较量。你们父子得到安宁，牲畜马匹繁育增长，不是我大唐，谁能使你们这样！”于是回纥可汗的部众都围着董晋，向他叩拜，后来他们又一起排列有序地向南面唐朝方向跪拜，都举起双手说：“我们不敢对大国另有企图。”

[8]戊申，王缙表让副元帅、都统、行营使。

[8]戊申（十二日），王缙上表代宗请求让出副元帅、都统、行营使职务。

[9]辛酉，郭子仪自河中迁于州，其精兵皆自随，余兵使裨将将之，分守河中、灵州。军士久家河中，颇不乐徙，往往自逃归；行军司马严郢领留府，悉捕得，诛其渠帅，众心乃定。

[9]辛酉（二十五日），郭子仪从河中迁往州，其精锐部队都随他行动，其余部队让副将率领，分别驻守河中、灵州。士兵们长期以河中为家，很不乐意移防他地，往往从州逃回河中。行军司马严郢主持河中留守军府事务，将他们全部抓获，杀掉为首的士兵，军心才得以稳定。

[10]秋，九月，吐蕃寇灵州；丁丑，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

[10]秋季，九月，吐蕃进犯灵州。丁丑（十二日），朔方留后常谦光将他们击败。

[11]河东兵马使王无纵、张奉璋等恃功骄蹇，以王缙书生，易之，多违约束。缙受诏发兵诣盐州防秋，遣无纵、奉璋将步骑三千赴之。奉璋逗遛不进，无纵托他事擅入太原城；缙悉擒斩之，并其党七人，诸将悍戾者殆尽，军府始安。

[11]河东兵马使王无纵、张奉璋等人自恃有功，十分傲慢，认为王缙是一介书生，便轻视他，多次违反军规。王缙受诏调动部队到盐州去防御吐蕃，派遣王无纵、张奉璋率领三千名步骑兵前去。张奉璋停留不前，王无纵借口其他事擅自进入太原城，王缙将他们全部捉拿，并将他们和七名同伙杀掉，蛮横凶暴的将领几乎没有了，节度使军府方才安定。

[12]冬，十月，常谦光奏吐蕃寇鸣沙，首尾四十里。郭子仪遣兵马使浑将锐兵五千救灵州，子仪自将进至庆州，闻吐蕃退，乃还。

[12]冬季，十月，常谦光奏称吐蕃进犯鸣沙县，其军队前后达四十里长。郭子仪派遣兵马使浑率领五千精锐部队前去援救灵州，自己率军进到庆州，听到吐蕃退兵后，才返回。

[13]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以疾辞位，壬申，许之；乙亥，薨。鸿渐病甚，令僧削发，遗令为塔以葬。

[13]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因病辞职，壬申（疑误），得到代宗的同意。乙亥（十一日），杜鸿渐去世。在杜鸿渐病重时，他命令和尚为他削发，留下遗嘱让他们造佛塔来埋葬他。

[14]丙子，以左仆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载为新平尉，冕尝荐之，故载举以为相，亦利其老病易制。受命之际，蹈舞仆地，载趋而扶之，代为谢词。十二月，戊戌，冕薨。

[14]丙子（十二日），代宗任命左仆射裴冕为同平章事。当初，元载任新平尉时，裴冕曾向朝廷推荐过他，所以，元载推举裴冕出任宰相，也因为裴冕年老多病，便于控制。裴冕接受任命、向代宗行蹈舞礼时，突然摔倒在地，元载匆忙上前扶住他，代他向代宗致谢词。十二月戊戌（初四），裴冕去世。

五年（庚戌、770）

五年（庚戌，公元770年）

[1]春，正月，己巳，羌酋白对蓬等各帅部落内属。

[1]春季，正月己巳（初五），羌族酋长白对蓬等人分别率领部落归附唐朝。

[2]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内侍监鱼朝恩，专典禁兵，宠任无比，上常与议军国事，势倾朝野。朝恩好于广座恣谈时政，陵侮宰相，元载虽强辩，亦拱默不敢应。

[2]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内侍监鱼朝恩，专门掌管禁军，代宗对他无比宠幸，经常与他议论国家的军政大事，朝廷内外，他的权势最大。鱼朝恩喜欢在大臣聚集的场所放肆地谈论时政，侮辱宰相，元载虽然能言善辩，但也拱手沉默，不敢应对。

神策都虞候刘希暹，都知兵马使王驾鹤，皆有宠于朝恩；希暹说朝恩于北军置狱，使坊市恶少年罗告富室，诬以罪恶，捕击地牢，讯掠

取服，籍没其家赀入军，并分赏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辄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闻之，由是不怿。

神策都虞候刘希暹，都知兵马使王驾鹤都受到鱼朝恩的宠爱。刘希暹劝说鱼朝恩在北军中设置监狱，让坊市的无赖少年搜罗并控告富豪人家，诬告他们犯了罪，逮捕关进地牢，用严刑逼供，使他们屈服，没收他们的家产归北军所有，并且分别奖赏诬告和搜捕的人。监狱处于宫内隐密处，人们都不敢说。鱼朝恩每次上奏论事，所期待的就是代宗一定认可。偶尔朝廷政事没有与他商议，就愤怒地说：“天下的大事有不经过我手的吗！”代宗听说后，因此很不高兴。

朝恩养子令徽尚幼，为内给使，衣绿，与同列忿争，归告朝恩。朝恩明日见上曰：“臣子官卑，为侪辈所陵，乞赐之紫衣。”上未应，有司已执紫衣于前，令徽服之，拜谢。上强笑曰：“儿服紫，大宜称。”心愈不平。

鱼朝恩的养子鱼令徽年令还小，担任内给使，身着绿衣。他与同事发生激烈的争执，回家后告诉了鱼朝恩。第二天，鱼朝恩面见代宗说：“我儿子官职卑微，被同辈欺负，乞求陛下赐给他紫衣。”代宗尚未答应，有关官员已经拿着紫衣来到面前，鱼令徽穿上紫衣，向代宗叩拜致谢。代宗强作笑颜，说道：“小孩子穿紫衣也很合适。”但心里更加愤愤不平。

元载测知上指，乘间奏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载为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将周皓将百人自卫，又使其党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握兵于外以为援；载皆以重赂结之，故朝恩阴谋密语，上一一闻之，而朝恩不之觉也。

元载察觉到代宗的心事，乘机上奏控告鱼朝恩独断专行，图谋不轨，请求除掉他。代宗也知道天下人对鱼朝恩都很怨恨和愤怒，于是命令元载想办法。鱼朝恩每次入殿，常派射生将周皓率领一百人保护自己，又派他的同党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掌握重兵作为外援。元载对他们都用重金贿赂，进行结交。所以，鱼朝恩的谋和机密的言谈，代宗都了若指掌，而鱼朝恩却未察觉。

辛卯，载为上谋，徙李抱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温为凤翔节度使，外重其权，实内温以自助也。载又请割、虢、宝鸡、、隶抱玉，

兴平、武功、天兴、扶风隶神策军，朝恩喜于得地，殊不以载为虞，骄横如故。

辛卯（二十七日），元载向代宗献计，让李抱玉改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皇甫温为凤翔节度使，表面上加强了鱼朝恩的权力，实际上是让皇甫温从内部来协助朝廷。元载又请求将、虢、宝鸡、、划归李抱玉管辖，兴平、武功、天兴、扶风隶属神策军管辖。能得一些地盘，鱼朝恩很高兴，对元载毫无戒心，骄傲专横仍同过去一样。

[3]壬辰，加河南尹张延赏为东京留守；罢河南等道副元帅，以其兵属留守。延赏，嘉贞之子也。

[3]壬辰（二十八日），代宗晋升河南尹张延赏为东京留守；撤消河南等副元帅的职位，将其部队归属留守统领。张延赏是张嘉贞的儿子。

[4]二月，戊戌，李抱玉徙镇，军士愤怒，大掠凤翔坊市，数日乃定。

[4]二月戊戌（初五），李抱玉移镇，士兵们十分愤怒，在凤翔坊街市大肆掠夺，数天之后才安定。

[5]刘希暹颇觉上意异，以告鱼朝恩，朝恩始疑惧。然上每见之，恩礼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温至京师，元载留之未遣，因与温及周皓密谋诛朝恩。既定计，载白上。上曰："善图之，勿反受祸！"

[5]刘希暹颇觉代宗对鱼朝恩已有异图，告诉了鱼朝恩，鱼朝恩这才感到疑惑和恐惧。然而代宗每次见到鱼朝恩，对他礼遇更加隆重，鱼朝恩也因此自安。皇甫温来到京师，元载将他留住京师不派遣他回去，与他和周皓密谋杀掉鱼朝恩。计策已经确定，元载便告诉了代宗，代宗说："好好图谋他，不要反遭祸！"

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贵近于禁中，载守中书省。宴罢，朝恩将还营，上留之议事，因责其异图。朝恩自辩，语颇悖慢，皓与左右擒而缢杀之，外无知者。上下诏，罢朝恩观军容等使，内侍监如故。诈云"朝恩受诏乃自缢"，以尸还其家，赐钱六百万以葬。

三月癸酉（初十），寒食节，代宗在宫中设酒席宴请亲近大臣，元载留守中书省。宴席散后，鱼朝恩将要回营，代宗留他商议事情，于是斥责他有叛变的意图。鱼朝恩自我辩解，言辞颇为顶撞傲慢，周皓

与部下擒住鱼朝恩，将他勒死，外面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代宗颁下诏书，罢免鱼朝恩观军容使等职务，内侍监仍然保留。谎称："鱼朝恩接到诏书后便上吊自杀了。"将他的尸体送回家，赏赐六百万钱用来埋葬。

丁丑，加刘希暹、王驾鹤御史中丞，以慰安北军之心。丙戌，赦京畿系囚，命尽释朝恩党与，且曰："北军将士，皆朕爪牙，并宜仍旧。朕今亲御禁旅，勿有忧惧。"

丁丑（十四日），代宗晋升刘希暹、王驾鹤为御史中丞，以便安抚北军的军心。丙戌（二十三日），唐代宗赦免了京畿地区在押囚犯，下令释放鱼朝恩的所有党羽，并且说："北军的将士们都是朕的亲信，都应该仍然象过去一样跟随朕。今天朕亲自统御禁军，请不要忧虑恐惧。"

[6]己丑，罢度支使及关内等道转运、常平、盐铁使，其度支事委宰相领之。

[6]己丑（二十六日），朝廷撤销度支使以及关内等道转运使、常平使、盐铁使，度支事务委任宰相管理。

[7]敕皇甫温还镇于陕。

[7]代宗敕令皇甫温回陕州镇守。

[8]元载既诛鱼朝恩，上宠任益厚，载遂志气骄溢；每众中大言，自谓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吏部侍郎杨绾，典选平允，性介直，不附载；岭南节度使徐浩，贪而佞，倾南方珍货以赂载。载以绾为国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载有丈人自宣州来，从载求官，载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赠河北一书而遣之。丈人不悦，行至幽州，私发书视之，书无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试谒院僚，判官闻有载书，大惊，立白节度使，遣大校以箱受书，馆之上舍，留宴数日，辞去，赠绢千匹。其威权动人如此。

[8]元载杀掉鱼朝恩后，代宗对他更加宠幸和重用，于是元载趾高气扬。每每在大臣中大言不惭地吹嘘，自称有文才武略，古往今来的人都不如他。他玩弄权势和计谋，施政办事根据贿赂多少而定，生活奢侈无度。吏部侍郎杨绾主管官吏的选拔，办事公平允当，又生性耿直，从不依附元载。岭南节度使徐浩贪婪而善于阿谀奉承，他倾竭南

方各种珍贵物品来贿赂元载。元载让杨绾改任国子祭酒，让徐浩代替杨绾任吏部侍郎。徐浩是越州人。元载有一位长辈从宣州来，向元载谋求官职，元载估计这个人不足以任用办事，仅给他一封信，让他捎给河北节度使。长辈不高兴，走到幽州时，私自拆信偷看，见信中一句话也没有，仅仅是元载的署名罢了。长辈大怒，但又迫不得已，试着去拜见河北节度使院的幕僚，节度判官听到他捎来元载的书信，大为吃惊，立即告诉了节度使，节度使派遣大校用箱子接受元载的书信，把他安排在上等客房，挽留宴请数天，在他辞行时，赠给他一千匹绢。元载的威势权力就是如此撼动人心。

[9]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马使臧杀观察使崔灌；澧州刺史杨子琳起兵讨之，取赂而还。

[9]夏季，四月庚子（初八），湖南兵马使臧杀害了观察使崔灌，澧州刺史杨子琳起兵讨伐臧，在索取臧的贿赂后退兵回去。

[10]泾原节度使马屡诉本镇荒残，无以赡军，上讽李抱玉以郑、颍二州让之；乙巳，以兼郑颍节度使。

[10]泾原节度使马屡次陈诉本镇荒凉凋残，没有东西供养军队，代宗便婉言劝说李抱玉将郑州、颍州让给马。乙巳（十三日），代宗让马兼任郑颍节度使。

[11]庚申，王缙自太原入朝。

[11]庚申（二十八日），王缙从太原入朝。

[12]癸未，以左羽林大将军辛京杲为湖南观察使。

[12]癸未（疑误），代宗任命左羽林大将军辛京杲为湖南观察使。

[13]荆南节度使卫伯玉遭母丧，六月，戊戌，以殿中监王昂代之。伯玉讽大将杨等拒昂留己；甲寅，诏起复伯玉镇荆南如故。

[13]荆南节度使卫伯玉遭母丧，六月戊戌（初七），代宗让殿中监王昂取代他出任节度使。卫伯玉婉言劝说大将杨等人拒绝王昂仍保留自己。甲寅（二十三日），代宗下诏重新起用卫伯玉镇守荆南。

[14]秋，七月，京畿饥，米斗千钱。

[14]秋季，七月，京畿地区发生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千钱。

[15]刘希暹内常自疑，有不逊语，王驾鹤以闻。九月，辛未，赐希暹死。

[15]刘希暹常有疑心，说过一些不恭敬的话，王驾鹤向代宗告发了。九月辛未（十二日），代宗赐刘希暹自尽。

[16]吐蕃寇永寿。

[16]吐蕃进犯永寿。

[17]冬，十一月，郭子仪入朝。

[17]冬季，十一月，郭子仪入朝。

[18]上悉知元载所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终，因独见，深戒之；载犹不悛，上由是稍恶之。

[18]代宗对元载所作所为十分了解，考虑到元载执政时间很长，想让他善始善终，因而单独召见元载，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元载仍然不改，因此代宗逐渐讨厌他了。

载以李泌有宠于上，忌之，言“泌常与亲故宴于北军，与鱼朝恩亲善，宜知其谋。”上曰：“北军，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见亲故。朝恩之诛，泌亦预谋，卿勿以为疑。”载与其党攻之不已；会江西观察使魏少游求参佐，上谓泌曰：“元载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乃以泌为江西判官，且属少游使善待之。

因为李泌受到代宗的宠幸，元载十分忌恨，他说：“李泌经常去北军与亲朋故友宴饮行乐，与鱼朝恩关系亲密，应当知道他们的阴谋。”代宗回答说：“北军的将领都是李泌的旧部，朕让他去会会亲朋故友。杀鱼朝恩之事，李泌也预先为朕出谋划策，你不要怀疑他。”但是元载和他的党羽仍然不停地攻击李泌。恰巧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求任命幕僚人员，代宗跟李泌说：“元载容不下你，朕今天将你藏到魏少游那儿。等朕下决心除掉元载后，一定送信告诉你，你就可以整装前来。”于是，代宗任命李泌为江西判官，并且嘱托魏少游好好款待李泌。

六年（辛亥、771）

六年（辛亥，公元771年）

[1]春，二月，壬寅，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兼泽潞、山南西道节度使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当自训练。今自河、陇达于扶、文，绵亘二千余里，扞御至难。若吐蕃道岷、陇俱下，臣保固、

陇则不救梁、岷，进兵扶、文则寇逼关辅，首尾不赡，进退无从。愿更择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专备陇坻。”诏许之。

[1]春季，二月壬寅（十五日），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兼泽潞、山南西道节度使李抱玉进言说：“凡是所掌握的军队都应当自己训练。如今从河州、陇州到扶州、文州，绵延二千多里，安扶和防御十分困难。假若吐蕃取道向岷州、陇州同时进犯，我保守州、陇州，那么就不能救援梁州、岷州；进兵扶州、文州，那么敌人就会进逼关辅，首尾不能相顾，进退无所适从，愿陛下再选能干的大臣，将山南西道委托给他，使我能够专门守备陇坻。”代宗下诏同意了他的请求。

[2]郭子仪还州。

[2]郭子仪返回州。

[3]岭南蛮酋梁崇牵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据容州，与西原蛮张侯、夏永等连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经略使元结等皆寄治苍梧。经略使王至藤州，以私财募兵，不数月，斩贼帅欧阳，驰诣广州，见节度使李勉，请兵以复容州；勉以为难，曰：“大夫如未暇出兵，但乞移牒诸州，扬言出千兵为援，冀藉声势，亦可成功。”勉从之。乃与义州刺史阵仁璀、藤州刺史李晓庭等结盟讨贼。募得三千余人，破贼数万众；攻容州，拔之，擒梁崇牵，前后大小百余战，尽复容州故地。分命诸将袭西原蛮，复郁林等诸州。

[3]岭南蛮族酋长梁崇牵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占据容州，与西原蛮人张侯、夏永等连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经略使元结等人都将治所移置苍梧。经略使王来到藤州，用自己的财产去招募兵员，不出数月，杀掉贼军将领欧阳，然后，驰马前往广州，参见岭南节度使李勉，请求出兵收复容州。李勉认为困难，王说：“您如果顾不上出兵，我只恳求给所辖各州移交公文，扬言要派一千士兵作为后援，依靠这样的声势，我也可以获得成功。”李勉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王与义州刺史阿仁璀、藤州刺史李晓庭等人结下盟誓讨伐贼军。王招募了三千多人，打败了数万名贼军。其后，攻克容州，生擒梁崇牵。王前后共打大小战斗一百多次，收复全部容州故地。王又分别命令各将领袭击西原蛮，收复了郁林等州。

先是，番禺贼帅冯崇道，桂州叛将朱济时，皆据险为乱，陷十余州，官军讨之，连年不克；李勉遣其将李观与并力攻讨，悉斩之，三

月，五岭皆平。

此前，番禺贼军将领冯崇道、桂州叛军将领朱济时都凭依险要地形作乱，攻陷十多个州，官军讨伐他们，一连数年都没有成功。李勉派遣部将李观与王合力进攻征讨，将他们全部杀死。三月，五岭的叛乱全部被平息。

[4]河北旱，米斗千钱。

[4]河北发生旱灾，一斗米价值一千钱。

[5]夏，四月，己未，澧州刺史杨子琳入朝，上优接之，赐名猷。

[5]夏季，四月己未（初三），澧州刺史杨子琳入朝，代宗宽容地接待了他，并赐名“猷”。

[6]庚申，以典内董秀为内常侍。

[6]庚申（初四），代宗任命典内董秀为内常侍。

[7]吐蕃请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吴损使于吐蕃。

[7]吐蕃请求和好，庚辰（二十四日），代宗派遣兼御史大夫吴损出使吐蕃。

[8]成都司录李少良上书言元载奸赃阴事，上置少良于客省。少良以上语告友人韦颂，殿中侍御史陆以告载，载奏之。上怒，下少良、颂、御史台狱。御史奏少良、颂、凶险比周，离间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8]成都司录李少良上书代宗揭露元载奸伪贪赃的秘事，代宗将李少良安置在客省。后来，李少良将他跟代宗说的话告诉了友人韦颂，殿中侍御史陆将此事告诉了元载，元载上奏代宗。代宗恼怒，将李少良、韦颁、陆逮入御史台监狱。御史上奏称李少良、韦颂、陆凶恶阴险，结党营私，离间君臣，五月戊申（二十三日），代宗敕令将他们交付京兆府，都用乱棍打死。

[9]秋，七月，丙午，元载奏，凡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无得检勘，从之。时载所奏拟多不遵法度，恐为有司所驳故也。

[9]秋季，七月丙午（二十二日），元载上奏说，凡是另外颁敕封授文、武六品以下的官员，请命令吏部和兵部不得检查核正，代宗表

示同意。这是因为当时元载上奏拟定的事情多不遵循法规，害怕遭到有关部门反驳的缘故。

[10]八月，丁卯，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将兵二千屯奉天防秋。

[10]八月丁卯（十四日），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率领二千士兵驻扎奉天防御吐蕃。

[11]上益厌元载所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为腹心，渐收载权。丙子，内出制书，以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载由是稍绌。

[11]代宗愈发厌恶元载的所作所为，想找刚正不阿的士大夫作为自己的心腹，逐渐收回元载的权力。丙子（二十三日），代宗从内宫中发布制书，任命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并且没有告诉宰相，从此元载的权势稍稍受到压制。

[12]九月，吐蕃下青石岭，军于那城；郭子仪使人谕之，明日，引退。

[12]九月，吐蕃越过青石岭，驻扎在那城；郭子仪派人告劝他们，第二天，吐蕃撤军。

[13]是岁，以尚书右丞韩为户部侍郎、判度支。自兵兴以来，所在赋敛无度，仓库出入无法，国用虚耗。为人廉勤，精于簿领，作赋敛出入之法，御下严急，吏不敢欺；亦值连岁丰穰，边境无寇，自是仓库蓄积始充。，休之子也。

[13]这一年，代宗任命尚书右丞韩为户部侍郎、判度支。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各地征收赋税没有法度，仓库出入物资没有章法，国家财政空虚。韩为人清廉勤勉，精通文簿登记事务，他制定了赋税收支的法规，驾驭部下严厉，官吏不敢欺骗。同时正值连年丰收，边境无患，从此仓库积蓄才开始充实。韩是韩休的儿子。

七年（壬子、772）

七年（壬子，公元772年）

[1]春，正月，甲辰，回纥使者擅出鸿胪寺，掠人之女；所司禁之，欧击所司，以三百骑犯金光、朱雀门。是日，宫门皆闭，上遣中使刘清潭谕之，乃止。

[1]春季，正月甲辰（二十二日），回纥的使者擅自离开鸿胪寺，掳掠百姓的子女，主管部门出面制止，被他们殴打，他们又率领三百名骑兵进犯金光门和朱雀门。当天，宫门全部关闭，代宗派遣中使刘清潭告劝他们，这才停止。

[2]三月，郭子仪入朝；丙午，还州。

[2]三月，郭子仪入朝，丙午（二十五日），返回州。

[3]夏，四月，吐蕃五千骑至灵州，寻退。

[3]夏季，四月，吐蕃五千骑兵到达灵州，不久便退走了。

[4]五月，乙未，赦天下。

[4]五月乙未（十五日），大赦天下。

[5]秋，七月，癸巳，回纥又擅出鸿胪寺，逐长安令邵说至含光门街，夺其马；说乘他马而去，弗敢争。

[5]秋季，七月癸巳（十四日），回纥人又擅自离开鸿胪寺，追逐长安县令邵说到含光门街，夺取了邵说的马，邵说只好骑别的马离开，不敢争辩。

[6]卢龙节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残虐将卒；孔目官李怀瑗因众怒，伺间杀之。众未知所从；经略副使朱营于城北，其弟滔将牙内兵，潜使百余人于众中大言曰："节度使非朱副使不可。"众皆从之。遂权知留后，遣使言状。冬，十月，辛未，以为检校左常侍、幽州·卢龙节度使。

[6]卢龙节度使朱希彩谋得节度使职位后，便忤慢朝廷，残害虐待将士。孔目官李怀瑗依靠部众的愤怒，伺机杀掉了朱希彩，部众不知所从。经略副使朱在城北扎营，他的弟弟朱滔统帅牙内兵，偷偷地派了一百多人到部众中大喊道："节度使非朱副使担当不可。"部众都听从。于是朱暂且执掌留后事务，又派遣使者奏报了这一情况。冬季，十月辛未（二十四日），唐代宗任命为检校左常侍及幽州、卢龙节度使。

[7]十二月，辛未，置永平军于滑州。

[7]十二月辛未（二十五日），朝廷在滑州设置永平军。

八年（癸丑、773）

八年（癸丑，公元773年）

[1]春，正月，昭义节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将士胁以为帅，平伪许之；即而让其叔父，夜奉父丧，逃归乡里。壬午，制以知留后。

[1]春季，正月，昭义节度使、相州刺史薛嵩去世。他的儿子薛平年方十二，将士们胁迫他出任主帅，薛平假装同意，不久将其位让给他叔父薛，夜里护送着父亲的遗体，逃归乡里。壬午（初六），代宗颁制任命薛担任留后。

[2]二月，壬申，永平节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亳离乱之后，治军劝农，府禀充实。时藩镇率皆跋扈，独彰贡赋未尝阙；岁遣兵三千诣京西防秋，自赍粮食，道路供馈皆不受，所过秋毫不犯。疾亟，召掌书记高阳齐映，与谋后事，映劝彰请代人，遣子归私第；彰从之，遗表称："昔鱼朝恩破史朝义，欲掠滑州，臣不听，由是有隙。及朝恩诛，值臣寝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负。臣今必不起，仓库畜牧，先已封籍，军中将士，州县官吏，按堵待命。伏见吏部尚书刘晏、工部尚书李勉可委大事，愿速以代臣。臣男建等，今勒归东都私第。"彰薨，将士欲立建，建誓死不从，举家西归。三月，丙子，以李勉为永平节度使。

[2]二月壬申（二十七日），永平节度使令狐彰去世。令狐彰在滑州、亳州离乱之后，整治军队，劝励农桑，府库充实。当时各藩镇大都飞扬跋扈，唯独令狐彰上交的赋税从未缺过；每年派三千士兵到京西去防御吐蕃，他们自备粮食，路途中各方供给和馈赠的东西他们都不按受，所经之处秋毫不犯。在病重时，令狐彰召见掌书记高阳人齐映，与他商量后事，齐映劝令狐彰请求朝廷派替代他的人，并遣送儿子回家。令狐彰接受了他的建议，写下遗表声称："过去鱼朝恩打败了史朝义，想在滑州掳掠，我没有听从，从此有了嫌隙。等到鱼朝恩被杀时，正值我病卧在床，因此没有能够入朝，生死都感到惭愧。今天我必定一病不起，仓库畜牧早已封存注册，军中将士、州县官吏都相安待命。我看到吏部尚书刘晏、工部尚书李勉可以委以重任，但陛下能迅速地让他们来取代我。我的儿子令狐建等人，如今已勒令他们回到东都私宅。"令狐彰去世后，将士们想立令狐建为节度使，令狐建誓死不从，举家西归东都。三月丙子（初一），代宗任命李勉为永平节度使。

[3]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载、王缙之党；浩妾弟侯莫陈为美原尉，浩属京兆尹杜济虚以知驿奏优，又属邕拟长安尉。参台，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状，敕礼部侍郎万年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应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贬浩明州别驾，邕歙州刺史；丙戌，贬济杭州刺史，邵桂州长史，朝廷稍肃。

[3]吏部侍郎徐浩、薛邕都是元载、王缙的党羽。徐浩妾弟侯莫陈担任美原尉，徐浩嘱托京兆尹杜济凭空奏称侯莫陈掌管邮驿成绩突出，又嘱托薛邕推荐他为长安尉。侯莫陈去御史台参拜，御史大夫李栖筠上奏弹劾他们的罪状，代宗勒令礼部侍郎万年人于邵等人去审查此事。于邵奏称，薛邕的罪行犯在大赦以前，应该维持原来的任命，代宗很气愤。夏季，五月乙酉（十一日），将徐浩贬为明州别驾，薛邕贬为歙州刺史；丙戌（十二日）将杜济贬为杭州刺史，于邵贬为桂州长史。于是朝廷纲纪稍有整肃。

[4]辛卯，郑王邈薨，赠邵靖太子。

[4]辛卯（十七日），郑王李邈去世，代宗追封他为邵靖太子。

[5]回纥自乾元以来，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动至数万匹，马皆驽瘠无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尽其数，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绝于鸿胪。至是，上欲悦其意，命尽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共用车千余乘。

[5]从乾元以来，回纥每年都请求唐朝和市，每一匹马换四十匹缣帛，动辄就交换数万匹马，而这些马全都跑不快，瘦弱无用。朝廷以此为苦，多不能尽数购买，因此在鸿胪寺等待回去和接踵而来的回纥人常常络绎不绝。到这时候，代宗想求得回纥的欢心，下令将他们的马全部买下。秋季，七月辛丑（二十八日），回纥人辞行归去，车上装载着朝廷赏赐和换马得到的财物，总共用了一千多辆车。

[6]八月，己未，吐蕃六万骑寇灵武，践秋稼而去。

[6]八月己未（十六日），吐蕃六万骑兵进犯灵武，践踏秋季庄稼以后回去。

[7]辛未，幽州节度使朱遣弟滔将五千精骑诣泾州防秋。自安禄山反，幽州兵未常为用，滔至，上大喜，劳赐甚厚。

[7]辛未（二十八日），幽州节度使朱泚遣弟弟朱滔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到泾州防御吐蕃。从安禄山造反以来，幽州的军队很少为朝廷所用，朱滔到来，代宗十分高兴，给予丰厚的赏赐和犒劳。

[8]壬申，回纥复遣使者赤心以马万匹来求互市。

[8]壬申（二十九日），回纥又派遣使者赤心带了一万匹马前来请求与唐朝贸易。

[9]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据岭南反。

[9]九月壬午（十日），循州刺史哥舒晃杀害岭南节度使吕崇贲，占据岭南造反。

[10]癸未，晋州男子郇模，以麻辫发，持竹筐苇席，哭于东市。人问其故，对曰："愿献三十字，一字为一事；若言无所取，请以席裹尸，贮筐中，弃于野。"京兆以闻。上召见，赐新衣，馆于客省。其言"团"者，请罢诸州团练使也；"监"者，请罢诸道监军使也。

[10]癸未（十一日），晋州一个名叫郇模的男子用麻绳扎辫，手执竹筐苇席，在东市哭泣。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希望献上三十个字，每一字代表一件事；如果我说的字没有可取之处，请你们杀了我用苇席裹尸，装进竹筐中，再抛到荒郊野外。"京兆尹向代宗奏报此事。代宗召见郇模，赏赐他新衣服，将他安置在客省住下。郇模所说的"团"字，是请求撤销各州的团练使；"监"字，是请求撤销各道的监军使。

[11]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谓之四圣，且求为相；上令内侍孙知古因奉使讽令毁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11]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建立祠堂，称他们为四圣，并且请求让自己出任宰相。代宗命令内侍孙知古奉命出使，婉言劝说田承嗣拆毁祠堂。冬季，十月甲辰（初二），代宗加封田承嗣为平章事来表彰他。

[12]灵州破吐蕃万余众。吐蕃众十万寇泾、，郭子仪遣朔方兵马使浑将步骑五千拒之。庚申，战于宜禄。登黄原望虏，命据险布拒马以备其驰突。宿将史抗、温儒雅等意轻，不用其命；召使击虏，则已醉

矣；见拒马，曰：“野战，乌用此为！”命撤之。叱骑兵冲虞阵，不能入而返；虏蹑而乘之，官军大败，士卒死才者什七八，居民为吐蕃所掠千余人。

[12]灵州的军队打败了吐蕃一万多人。吐蕃十万军队进犯泾州、州，郭子仪派遣朔方兵马使浑率领步骑兵五千人前去抵抗。庚申（十八日），双方在宜禄交战。浑登上黄原了望敌军阵势，命令部队占据险要地形布列拒马枪，以防备战马奔突。老将史抗、温儒雅等人瞧不起浑，不听从他的命令；浑派人召呼他们去攻击敌人，他们却已经喝醉了，看见拒马枪，说道：“野地作战，这东西有什么用！”便命令部下撤去。他们又大声呵斥骑兵去冲击敌军阵营，骑兵没能突入敌阵就返回来了，敌军随后出击，官军大败，战死的士兵有十分之七八，当地一千多居民被吐蕃掠走。

甲子，马与吐蕃战于盐仓，又败。为虏所隔，逮暮未还，泾原兵马使焦令谌等与败卒争门而入。或劝行军司马段秀实乘城拒守，秀实曰：“大帅未知所在，当前击虏，岂得苟自全乎！”召令谌等让之曰：“军法，失大将，麾下皆死。诸君忘其死邪！”令谌等惶惧拜请命。秀实乃发城中兵未战者悉出，阵于东原，且收散兵，为将力战状。吐蕃畏之，稍却。即夜，乃得还。

甲子（二十二日），马在盐仓与吐蕃交战，又遭失败。马被敌军拦隔，到傍晚还没有回来，泾原兵马使焦令谌等人和败兵争相夺门入城。有人劝说行军司马段秀实登城拒守，段秀实回答说：“主帅不知在何处，当前的任务是攻击敌军，难道能苟且求生吗！”段秀实召见焦令谌等人，责备他们说：“按军法规定，失去大将，部下都得处死。各位忘掉了死吗！”焦令谌等人十分慌恐，跪拜在地，请求段秀实给他们下命令。于是段秀实派遣所有城中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士兵出城，在东原布阵，并且收罗散兵游勇，摆出准备拼死作战的姿态。吐蕃很畏惧，逐渐退却。入夜，马才得以回城。

郭子仪召诸将谋曰：“败军之罪在我，不在诸将。然朔方兵精闻天下，今为虏败，何策可以雪耻？”莫对。浑曰：“败军之将，不当复预议。然愿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罪，不则再见任。”子仪赦其罪，使将兵趣朝那。虏既破官军，欲掠、陇。盐州刺史李国臣曰：“虏乘胜必犯郊畿，我掎其后，虏必返顾。”乃引兵趣秦原，鸣鼓而西。虏闻之，至百

城，返，浑邀之于隘，尽复得其所掠；马亦出精兵袭虏辎重于潘原，杀数千人，虏遂遁去。

郭子仪召集各位将领商议，他说：“军队失败之罪在于我，而不在各位将领。然而朔方军队兵强马壮天下闻名，如今被敌虏打败，用什么计策可以雪耻呢？”各位将领没能回答，浑说：“败军将领，不应当再参预商议。然而我愿意谈一谈今天的事，此事只该治我的罪，否则就再让我去杀敌。”郭子仪赦免其罪，让他率军奔赴朝那。吐蕃既已打败官军，想要掳掠州和陇州。盐州刺史李国臣说：“敌虏必定乘胜进犯京畿地区，如果我军从背后牵制，敌虏一定会回师照应。”于是李国臣带领军队奔赴秦原，一路击鼓西行。吐蕃听说后，到达百城就往回撤。浑在关隘要地阻截他们，夺回了被他们掳掠走的所有居民和财物，马也派出精锐部队在潘原袭击的辎重，杀死数千人，于是吐蕃军队便逃跑了。

[13]乙丑，以江西观察使路嗣恭讨哥舒晃。

[13]乙丑（二十三日），朝廷让江西观察使路嗣恭讨伐哥舒晃。

[14]初，元载尝为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山川形势。是时，吐蕃数为寇，载言于上曰：“四镇、北庭既治泾州，无险要可守。陇山高峻，南连秦岭，北抵大河。今国家西境尽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间，当陇山之口，其西皆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给军食，故垒尚存，吐蕃弃而不居。每岁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远，若乘间筑之，二旬可毕。移京西军戍原州，移郭子仪军戍泾州，为之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渐开陇右，进达安西，据吐蕃腹心，则朝廷可高枕矣。”并图地形献之，密遣人出陇山商度功用。会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入朝，上问之，对曰：“行军料敌，宿将所难，陛下柰何用一书生语，欲举国从之乎！”载寻得罪，事遂寝。

[14]当初，元载曾担任西州刺史，对河西、陇右的山川地势十分了解。这时候，吐蕃多次进犯唐朝，元载对代宗说：“四镇和北庭已经将治所移至泾州，那里没有险要地形可以防守。陇山山势高峻，南连秦岭，北抵黄河。如今国家的西部边境到达潘原，而吐蕃戍守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间，正对着陇山山口，它的西部都是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原州东部，是原州唯一的农耕县，可以供给军队食用，旧时的壁垒还在，吐蕃放弃了那块地方，不去居住。每年盛夏，吐蕃都

在青海放牧，离开边塞很远，如果乘此时机修筑原州城，二十天就可以完成。调遣京西的军队戍守原州，郭子仪的军队戍守泾州，以此作为根据地，分兵把守石门关、木峡关，逐渐打通陇右，进而到达安西，占据吐蕃的腹心地区，那么朝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元载并画了地理形势图献给代宗，又秘密派人西出陇山估量费用，恰巧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入朝，代宗征询他的意见，田神功回答说："指挥作战，估计敌情，这是疆场老将都感到棘手的事，陛下为什么要用一位书生的话，想让举国上下都去听从他呢！”不久元载获罪，于是此事作罢。

[15]有司以回纥赤心马多，请市千匹。郭子仪以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上不许。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15]有关部门认为回纥赤心的马太多，请买一千匹。郭子仪认为，这样做与回纥所希望的相差太远，便请求将自己一年的俸禄为国家买马，代宗不同意。十一月戊子（十七日），代宗下令购买六千匹马。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五卷

唐纪四十一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大历九年（甲寅、774）

唐纪四十一 唐代宗大历九年（甲寅，公元774年）

[1]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于京师。

[1]春季，正月壬寅（初三），田神功在京师去世。

[2]澧朗镇遏使杨猷自澧州沿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诏听入朝。猷遂溯汉江而上，复州、郢州皆闭城自守，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发兵备之。

[2]澧朗镇遏使杨猷从澧州沿长江而下，擅自出境到鄂州，代宗下诏听凭他入朝。于是杨猷溯汉江而上，沿途的复州、郢州都关闭城门自守，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也调遣军队防备杨猷。

[3]二月，辛未，徐州军乱，刺史梁乘逾城走。

[3]二月辛未（初二），徐州的军队发生哗变，刺史梁乘翻越城墙逃走。

[4]谏议大夫吴损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虏中。

[4]谏议大夫吴损出使吐蕃，在那里滞留多年，最后病死在吐蕃。

[5]庚辰，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盗库财溃归，田神功薨故也。己丑，以神功弟神玉知汴宋留后。

[5]庚辰（十一日），汴宋去防御吐蕃的军队一千五百人盗窃府库财物后溃逃回汴州，这是因为田神功去世的缘故。己丑（二十日），代宗任命田神功的弟弟田神玉为汴宋留后。

[6]癸巳，郭子仪入朝，上言："朔方，国之北门，中间战士耗散，什才有一。今吐蕃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势强十倍。愿更于诸道各发精卒，成四、五万人，则制胜之道必矣。"

[6]癸巳（二十四日），郭子仪入朝，进言说："朔方是国家的北大门，那里的兵员消耗散失，仅仅剩下十分之一。如今吐蕃吞并河西、陇右地区，混杂着羌族、吐谷浑的部众，势力强大十倍。我希望各道轮流分别派遣精壮士兵，组成四五万人的军队，那么一定能够克敌制胜。"

[7]三月，戊申，以皇女永乐公主许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子华。上意欲固结其心，而承嗣益骄慢。

[7]三月戊申（初九），代宗将皇女永乐公主许配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田华。代宗的目的是想以恩惠与他交心，但田承嗣却更加骄横傲慢。

[8]以澧朗镇遏使杨猷为洮州刺史、陇右节度兵马使。

[8]代宗任命澧朗镇遏使杨猷为洮州刺史、陇右节度兵马使。

[9]夏，四月，甲申，郭子仪辞还州，复为上言边事，至涕泗交流。

[9]夏季，四月甲申（十六日），郭子仪向代宗辞行回州时，又向代宗谈到边疆大事，以至涕泪俱下。

[10]壬辰，赦天下。

[10]壬辰（二十四日），大赦天下。

[11]五月，丙午，杨猷自澧州入朝。

[11]五月丙午（初八），杨猷从澧州入朝。

[12]泾原节度使马入朝，讽将士为己表求平章事。丙寅，以为左仆射。

[12]泾原节度使马入朝，他暗示将士们为他上表要求平章事的职位。丙寅（二十八日），代宗任命马为左仆射。

[13]六月，卢龙节度使朱遣弟滔奉表请入朝，且请自将步骑五千防秋；上许之，仍为先筑大第于京师以待之。

[13]六月，卢龙节度使朱派遣弟弟朱滔带来奏表，请求入朝，并且请求让他亲自率领五千步骑兵去防御吐蕃。代宗表示同意，还在京师为他预先修建大宅来等待他的到来。

[14]癸未，兴善寺胡僧不空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司空，赐爵肃国公，谥曰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

[14]癸未（十五日），兴善寺胡僧不空去世。代宗追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司空，赐爵肃国公；谥号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

[15]京师旱，京兆尹黎干作土龙祈雨，自与巫觋更舞。弥月不雨，又祷于文宣王。上闻之，命撤土龙，减膳节用。秋，七月，戊午，

雨。

[15]京师干旱，京兆尹黎干制作土龙来祈求雨水，自己与男女巫师交替舞蹈求雨。整整一月不见下雨，黎干又在文宣王孔子像前祈祷。代宗听说后，下令撤掉土龙，减少膳食，节约费用。秋季，七月戊午（二十一日），天才下雨。

[16]朱入朝，至蔚州，有疾，诸将请还，俟间而行。曰："死则舆尸而前！"诸将不敢复言。九月，庚子，至京师，士民观者如堵。辛丑，宴及将士于延英殿，犒赏之盛，近时未有。

[16]朱入朝，途经蔚州时得了病，诸位将领请朱回去，等病情好转后再动身。朱说"我死了就抬尸体前去朝廷！"诸位将领不敢再提此事。九月庚子（初四），朱到达京师，围观朱的百姓象人墙一样。辛丑（初五），代宗在延英殿宴请朱及其将士，犒劳和赏赐的盛大，是近年来所没有的。

[17]壬寅，回纥擅出鸿胪寺，白昼杀人，有司擒之；上释不问。

[17]壬寅（初六），回纥人擅自离开鸿胪寺，白天杀人，被有关部门抓获，代宗释放了他们，没有问罪。

[18]甲辰，命郭子仪、李抱玉、马、朱分统诸道防秋之兵。

[18]甲辰（初八），代宗命令郭子仪、李抱玉、马和朱分别统率各道防御吐蕃的军队。

[19]冬，十月，壬申，信王薨。乙亥，梁王睿薨。

[19]冬季，十月壬申（初六），信王李去世。乙亥（初九），梁王李去世。

[20]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诱昭义将吏使作乱。

[20]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诱使昭义的将领官吏叛乱。

十年（乙卯、775）

十年（乙卯，公元775年）

[1]春，正月，丁酉，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逐留后薛，帅其众归承嗣。承嗣声言救援，引兵袭相州，取之。奔州，上表请入朝，许之。

[1]春季，正月丁酉（初三），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驱逐留后薛，率领部众投靠田承嗣。田承嗣声称救援，带兵袭击和夺取了相州。薛逃

奔州，上表请求入朝，代宗同意了。

[2]辛丑，郭子仪入朝。

[2]辛丑（初七），郭子仪入朝。

[3]壬寅，寿王瑁薨。

[3]壬寅（初八），寿王李瑁去世。

[4]乙巳，朱表请留阙下，以弟滔知幽州、卢龙留后，许之。

[4]乙巳（十一日），朱上表请求留在朝廷，让弟弟朱滔担任幽州、卢龙留后，代宗表示同意。

[5]昭义裨将薛择为相州刺史，薛雄为卫州刺史，薛坚为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内侍魏知古如魏州谕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诏，癸丑，遣大将卢子期取州，杨光朝攻卫州。

[5]昭义副将薛择担任相州刺史，薛雄担任卫州刺史，薛坚担任州刺史，他们都是薛嵩的族人。戊申（十四日），代宗命令内侍魏知古到魏州去劝告田承嗣，让他们各守自己的疆界；田承嗣不接受皇上的诏令，癸丑（十九日），派遣大将卢子期攻取州，杨光朝进攻卫州。

[6]乙卯，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数万于西山，斩首万级，捕虏数千人。

[6]乙卯（二十一日），西川节度使崔宁奏报说，在西山击败了吐蕃数万人的军队，杀一万人，俘虏数千人。

[7]丙辰，诏："诸道兵有逃亡者，非承制敕，无得辄召募。"

[7]丙辰（二十二日），代宗颁发诏书说："各道都有士兵逃亡，没有接到朕的制敕，不得随意召募。"

[8]二月，乙丑，田承嗣诱卫州刺史薛雄，雄不从，使盗杀之，屠其家，尽据相、卫四州之地，自置长吏，掠其精兵良马，悉归魏州；逼魏知古与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将士割耳面，请承嗣为帅。

[8]二月乙丑（初一），田承嗣引诱卫州刺史薛雄造反，薛雄不从，田承嗣便派强盗杀掉薛雄，屠杀他的家属，占据相州、卫州等四州的全部地区，自行设置长吏，将那里的精兵良马全都掳掠到魏州。田承嗣逼迫魏知古与他一起巡视磁州、相州，又让他的将士割耳划脸，请田承嗣担任主帅。

[9]辛未，立皇子述为睦王，逾为郴王，连为恩王，遘为王，迅为随王，造为忻王，暹为韶王，运为嘉王，遇为端王，为循王，通为恭王，达为原王，逸为雅王。

[9]辛未（初七），代宗立皇子李述为睦王，李逾为郴王，李连为恩王，李遘为王，李迅为随王，李造为忻王，李暹为韶王，李运为嘉王，李遇为端王，李为循王，李通为恭王，李达为原王，李逸为雅王。

[10]丙子，以华州刺史李承昭知昭义留后。

[10]丙子（二十日），代宗任命华州刺史李承昭为昭义留后。

[11]河阳三城使常休明，苛刻少恩。其军士防秋者归，休明出城劳之，防秋兵与城内兵合谋攻之，休明奔东都；军士奉兵马使王惟恭为帅，大掠，数日乃定。上命监军冉庭兰慰抚之。

[11]河阳三城使常休明对待部下十分苛刻，又缺少恩惠，部下防御吐蕃归来，常休明出城慰劳，防秋的士兵和城内的士兵便合谋进攻他，常休明逃往东都；士兵们拥戴兵马使王惟恭为帅，在城中大肆掠夺，几天后才安定。代宗命令监军冉庭兰去慰问和安抚他们。

[12]三月，甲午，陕州军乱，逐兵马使赵令珍。观察使李国清不能禁，卑辞，遍拜将士，乃得脱去。军士大掠库物。会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过陕，上命忠臣按之；将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动。忠臣设棘围，令军士匿名投库物，一日，获万缗，尽以给其从兵为赏。

[12]三月甲午（初一），陕州军队发生哗变，驱逐兵马使赵令珍。观察使李国清无法制止他们，便说谦恭话，并一一求拜将士，才得以脱身离开。士兵们大肆掠夺府库财物。恰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路过陕州，代宗命令李忠臣去制止他们。将士们慑于李忠臣的军威，不敢妄动。李忠臣用荆棘围成一个圈子，命令士兵们无记名将所掠府库的财物投放到圈子中，一天就收了一万缗钱，全部给了他的随从，作为奖赏。

[13]乙巳，薛、常休明皆诣阙请罪，上释不问。

[13]乙巳（十二日），薛、常休明都进宫请罪，代宗宽恕他们，不加追究。

[14]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皆为田承嗣所轻。宝臣弟宝正娶承嗣女，在魏州，与承嗣子维击，马惊，误触维死；承嗣怒，囚宝正，以告宝臣。宝臣谢教敕不谨，封杖授承嗣，使挞之；承嗣遂杖杀宝正，由是两镇交恶。及承嗣拒命，宝臣、正己皆上表请讨之，上亦欲因其隙讨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贬承嗣为永州刺史，仍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前临魏博，若承嗣尚或稽违，即令进讨；罪止承嗣及其侄悦，自余将士弟侄苟能自拔，一切不问。

[14]从前，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都被田承嗣所瞧不起。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娶田承嗣的女儿，在魏州与田承嗣的儿子田维打马球，马受了惊，误将田维踢死。田承嗣恼怒，囚禁了李宝正，然后告诉李宝臣。李宝臣以管教不严表示歉意，将封闭的棍棒交给田承嗣，让他杖责李宝正。于是田承嗣打死李宝正，从此两镇结了怨仇。及至田承嗣拒从皇命，李宝臣和李正己都上表请求讨伐他，代宗也打算趁他们有裂痕时进行讨伐。夏季，四月乙未（疑误），代宗下敕贬田承嗣为永州刺史，仍旧下令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各道调动军队前去魏博，假如田承嗣还拖延违抗，即命令他们进军讨伐；只惩治田承嗣和他的侄子田悦的罪行，其余将士、弟侄假如能自拔，概不追究。

时朱滔方恭顺，与宝臣及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攻其北，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将霍荣国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统永平、河阳、怀、泽步骑四万进攻卫州。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将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众降李宝臣。甲戌，承嗣自将围冀州，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将精骑四千御之，宝臣大军继至；承嗣烧辎重而遁。孝忠，本奚也。

那时朱滔很恭顺，他与李宝臣及河东节度使薛兼训从北面进攻，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人从南面进攻。五月乙未（初三），田承嗣的部将霍荣国献出磁州向朝廷投降。丁未（十五日），李正己进攻德州，并将德州攻克。李忠臣统率永平、河阳、怀、泽等道四万步、骑兵进攻卫州。六月辛未（初九），田承嗣派遣他的部将裴志清等人进攻冀州，裴志清却率领他的部下投降了李宝臣。甲戌（十二日），田承嗣亲自率军围攻冀州，李宝臣派高阳军使张孝忠率领精锐骑兵四

千人前去抵御，李宝臣的大部队随后到达，田承嗣烧毁辎重逃跑。张孝忠本是奚族人。

田承嗣以诸道兵四合，部将多叛而惧，秋，八月，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

田承嗣因为各道军队四面合力进攻，他的部将又多叛变，心中恐惧，秋季，八月，派遣使者上表，请求约束自身归顺朝廷。

[15]辛巳，郭子仪还州。子仪尝奏除州县官一人，不报，僚佐相谓曰："以令公勋德，奏一属吏而不从，何宰相之不知体！"子仪闻之，谓僚佐曰："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此无他，乃疑之也。今子仪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闻者皆服。

[15]辛巳（二十日），郭子仪返回州。郭子仪曾经奏请任命一名州县官员，没有得到答复，僚属们相互议论说："以郭令公的功勋和德行，上奏任命一名从属官员而没有得到批准，宰相就这么不知礼！"郭子仪听说后，跟僚属们

说："自从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飞扬跋扈，凡是他们所求的，朝廷经常委曲求

全，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不是别的，是对他们抱有疑虑。如今我所奏的事，皇上

认为行不通而搁置起来，是不用对待武臣的方法来对待我，而是亲近信任我；各

位应当祝贺，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僚属都很叹服。

[16]己丑，田承嗣遣其将卢子期寇磁州。

[16]己丑（二十八日），田承嗣派遣他的部将卢子期进犯磁州。

[17]九月，戊申，回纥白昼刺市人肠出，有司执之，系万年狱；其酋长赤心驰入县狱，斫伤狱吏，劫囚而去。上亦不问。

[17]九月戊申（十七日），回纥人大白天将买卖人刺得流出肠子，有关部门将他们抓住，关进万年县监狱；回纥酋长赤心驰马进入县城监狱，砍伤狱吏，劫去囚犯。代宗也不追究。

[18]壬子，吐蕃寇临泾，癸丑，寇陇州及普润，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属出城窜匿。丙辰，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于义宁。

[18]壬子（二十一日），吐蕃进犯临泾，癸丑（二十二日），又进犯陇州和普润，大肆虏掠人口牲畜而去，百官往往遣送家属出城躲藏。丙辰（二十五日），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上奏说在义宁打败吐蕃军队。

[19]李宝臣、正己会于枣强，进围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两军各飨士卒，成德赏厚，平卢赏薄；既罢，平卢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为变，引兵退，宝臣亦退。李忠臣闻之，释卫州，南渡河，屯阳武。宝臣与朱滔攻沧州，承嗣从父弟庭守之；宝臣不能克。

[19]李宝臣和李正己在枣强县会师，进而围攻贝州，田承嗣出兵援救贝州。李宝臣和李正己两军分别犒赏士兵，成德军犒赏丰厚，平卢军犒赏微薄；犒赏完毕，平卢军士兵颇有怨言，李正己害怕他们哗变，率军撤退，李宝臣也退兵。李忠臣听说后，放弃围攻卫州，南渡黄河，驻守阳武。李宝臣与朱滔进攻沧州，田承嗣的堂弟田庭镇守沧州，李宝臣未能攻克。

[20]吐蕃寇泾州，泾原节度使马破之于百里城。戊午，命卢龙节度使朱出镇奉天行营。

[20]吐蕃进犯泾州，泾原节度使马在百里城将他们打败。戊午（二十七日），代宗命令卢龙节度使朱出镇奉天行营。

[21]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21]冬季，十月辛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22]卢子期攻磁州，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师；斩之。河南诸将又大破田悦于陈留；田承嗣惧。

[22]卢子期进攻磁州，州城几乎被攻陷，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共同援救磁州，在清水县大败卢子期，将他擒获，送到京师斩首。河南诸将又在陈留大败田悦，田承嗣恐惧。

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礼而遣之，遣使尽籍境内户口、甲兵、谷帛之数以与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无日，诸子不肖，悦亦孱弱，凡今日所有，为公守耳，岂足以辱公之师旅乎！"立使者于庭，南向，拜而授书；又图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

己悦，遂按兵不进。于是河南诸道兵皆不敢进。承嗣既无南顾之虞，得专意北方。

当初，李正己派遣使者到魏州，田承嗣将使者囚禁，到此时，他对使者优礼并放他走，将境内的户口、军队、粮食、布帛的数量全部登记后交给使者，说道："我今年八十六岁，离死不远，儿子们都不肖，田悦也柔弱无能，凡是我今天所有的东西，只不过在替李公看守而已，难道还值得劳李公兴师动众吗？"田承嗣让李正己的使者立在庭中，自己面向南方，伏拜后授给使者书信，又画李正己的肖像，焚香供奉。李正己十分高兴，于是按兵不动。因此，河南各道军队也都不敢进兵。田承嗣既然没有南顾之忧，便一心一意对付北方的军队。

上喜李宝臣之功，遣中使马承倩赍诏劳之；将还，宝臣诣其馆，遗之百缣，承倩诟詈，掷出道中，宝臣惭其左右。兵马使王武俊说宝臣曰："今公在军中新立功，竖子尚尔，况寇平之后，以一幅诏书召归阙下，一匹夫耳，不如释承嗣以为己资。"宝臣遂有玩寇之志。

代宗嘉许李宝臣的功劳，派遣中使马承倩携带诏书前去慰劳；马承倩即将返回时，李宝臣来到他下榻的馆舍，送他一百匹丝织品。马承倩臭骂他一顿，将东西扔到路中，李宝臣看了看身边的人，自己感到很惭愧。兵马使王武俊劝李宝臣说："今天你在军中新立战功，宫中小人尚且这样待你，更何况荡平田承嗣之后，如以一纸诏书召你回到宫中，你就仅仅是一个匹夫而已，不如停止攻击田承嗣，作为自己的资本。"李宝臣便有了放过田承嗣的意图。

承嗣知范阳宝臣乡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谶云："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密令瘗宝臣境内，使望气者言彼有王气，宝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说之曰："公与朱滔共取沧州，得之，则地归国，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归公，仍愿从公取范阳以自效。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蔑不克矣。"宝臣喜，谓事合符谶，遂与承嗣通谋，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

田承嗣得知范阳是李宝臣的故乡，内心常想着攻取范阳。因而在石头上刻下预言未来凶吉得失的文字："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密令部下将石头埋在李宝臣的境内，让阴阳先生说那里有帝王之气，李宝臣便掘得此石。田承嗣又命令说客去劝李宝臣说："您与朱滔

共同攻取沧州，如果攻克，那么该地归国所有，而非你所有。如你能放弃田承嗣的罪，请他将沧州让给你，

他仍然愿意跟从你攻取范阳，亲自为你效劳，你率领精锐骑兵先行，田承嗣率

领步兵随后赶到，没有攻不破的。”李宝臣欢喜，说这件事与石头上刻的预言相吻

合，于是与田承嗣互相串通，秘密图谋范阳，田承嗣也陈兵边境。

宝臣谓滔使者曰：“闻朱公仪貌如神，愿得画像观之。”滔与之。宝臣置于射堂，与诸将共观之，曰：“真神人也！”滔军于瓦桥，宝臣选精骑二千，通夜驰三百里袭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时两军方睦，滔不虞有变，狼狈出战而败，会衣他服得免。宝臣欲乘胜取范阳，滔使雄武军使昌平刘怦守留府。宝臣知有备，不敢进。

李宝臣跟朱滔的使者说：“听说朱公容仪如同神仙一般，我希望看看他的画像。”朱滔给了他画像。李宝臣将画像挂在习射堂，与各位将领一起观赏，说道：“这真是神人啊！”朱滔在瓦桥驻扎，李宝臣挑选二千精锐骑兵，通宵驰骋三百里，偷袭朱滔，李宝臣告诫士兵说：“杀掉那个相貌与习射堂画像一样的人。”当时两军刚和睦，朱滔没有料到情况有变，狼狈出战，遭到失败，恰好朱滔身穿别的衣服才得以幸免。李宝臣想乘胜攻取范阳，朱滔派雄武军使昌平人刘怦镇守节度留府。李宝臣知道朱滔已有防备，不敢再进兵。

承嗣闻幽、恒兵交，即引军南还，使谓宝臣曰：“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宝臣惭怒而退。宝臣既与朱滔有隙，以张孝忠为易州刺史，使将精骑七千以备之。

田承嗣听说幽州、恒州二军交战，当即率军南归，他派人告诉李宝臣说：“河内有紧急情况，无暇跟从你出战范阳，石头上的预言文字，是我做游戏刻的！”李宝臣又惭愧又愤怒，退兵离去。李宝臣既然与朱滔有了裂痕，便让张孝忠担任易州刺史，由他率领七千精锐骑兵来防备朱滔。

[23]丙寅，贵妃独孤氏薨，丁卯，追谥贞懿皇后。

[23]丙寅（初六），贵妃独孤氏去世，丁卯（初七），代宗追赠她谥号为贞懿皇后。

[24]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将吴希光以瀛州降。

[24]十一月丁酉（初七），田承嗣的部将吴希光率瀛州投降朝廷。

[25]岭南节度使路嗣恭擢流人孟瑶、敬冕为将，讨哥舒晃。瑶以大军当其冲，冕自间道轻入，丁未，克广州，斩哥舒晃及其党万余人。

[25]岭南节度使路嗣恭提拔被流放的孟瑶、敬冕为将领，讨伐哥舒晃。孟瑶率领大部队占据交通要冲，敬冕从小路轻装进军，丁未（十七日），攻克广州，杀掉舒晃及其同伙一万多人。

嗣恭之讨晃也，容管经略使王遣将兵助之；西原贼帅覃问乘虚袭容州，伏兵击擒之。

路嗣恭讨伐哥舒晃时，容管经略使王派遣将领率军援助。西原蛮贼首领覃问乘虚袭击容州，王设下伏兵进击，将覃问抓获。

[26]十二月，回纥千骑寇夏州，州将梁荣宗破之于乌水。郭子仪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纥遁去。

[26]十二月，回纥一千骑兵进犯夏州，夏州将领梁荣宗在乌水打败回纥骑兵，郭子仪派遣三千士兵援救夏州，回纥骑兵逃跑。

[27]元载、王缙奏魏州盐贵，请禁盐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许，曰：“承嗣负朕，百姓何罪！”

[27]元载、王缙上奏说魏州的盐很贵，请求禁止将盐运入魏州境内以困住田承嗣。代宗不同意，说道：“田承嗣辜负朕，老百姓有什么罪！”

[28]田承嗣请入朝，李正己屡为之上表，乞许其自新。

[28]田承嗣请求入朝，李正己多次为他上表，恳求允许他悔过自新。

十一年（丙辰、776）

十一年（丙辰，公元776年）

[1]春，正月，壬辰，遣谏议大夫杜亚使魏州宣慰。

[1]春季，正月壬辰（初三），代宗派遣谏议大夫杜亚出使魏州安抚田承嗣。

[2]辛亥，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四节度及突厥、吐谷浑、氐、羌群蛮众二十余万，斩首万余级。

[2]辛亥（二十二日），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称打败了吐蕃的四节度和突厥、吐谷浑、氐、羌等蛮族二十多万人，斩首一万多人。

[3]二月，庚辰，田承嗣复遣使上表，请入朝。上乃下诏，赦承嗣罪，复其官爵，听与家属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问。

[3]二月庚辰（二十二日），田承嗣再次派遣使者上表，请求入朝。代宗颁下诏书，赦免田承嗣之罪，恢复官爵，允许他与家属入朝，他的部下抗拒过朝廷命令的人，概不追究。

[4]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备回纥。

[4]辛巳（二十三日），增加戍守朔方五城的军队，以防备回纥。

[5]三月，戊子，河阳军乱，逐监军冉庭兰出城，大掠三日。庭兰成备而入，诛乱者数十人，乃定。

[5]三月戊子（初一），河阳军队发生哗变，驱逐监军冉庭兰出城，大肆掠夺三天。冉庭兰重整旗鼓，攻入城中，杀掉数十名作乱的士兵，才得以安定。

[6]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卒。都虞候李灵曜杀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北结田承嗣为援。癸巳，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后。乙未，以灵曜为濮州刺史，灵曜不受诏。六月，戊午，以灵曜为汴宋留后，遣使宣慰。

[6]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去世。都虞候李灵曜杀死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向北勾结田承嗣作为后援。癸巳（初七），代宗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后。乙未（初九），代宗任命李灵曜为濮州刺史，李灵曜不接受诏令。六月戊午（初二），代宗任命李灵曜为汴宋留后，派遣使者安抚李灵曜。

[7]秋，九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败李勉。

[7]秋季，九月，田承嗣派遣军队进犯滑州，打败李勉。

[8]吐蕃寇石门，入长泽川。

[8]吐蕃进犯石门，进入长泽川。

[9]八月，丙寅，加卢龙节度使朱同平章事。

[9]八月丙寅（十一日），代宗加封卢龙节度使朱为同平章事。

[10]李灵曜既为留后，益骄慢，悉以其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镇。甲申，诏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讨之。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皆进兵击灵曜。

[10]李灵曜既然担任留后，更加骄横傲慢，让他的党羽全部出任管内八州刺史和县令，想要效仿河北各镇。甲申（二十九日），代宗诏令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前去讨伐。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都进兵攻击李灵曜。

汴宋兵马使、摄节度副使李僧惠，灵曜之谋主也。宋州牙门将刘昌遣僧神表潜说僧惠；僧惠召问计，昌为之泣陈逆顺。僧惠乃与汴宋牙将高凭、石隐金遣神表奉表诣京师，请讨灵曜。九月，壬戌，以僧惠为宋州刺史，凭为曹州刺史，隐金为郓州刺史。

汴宋兵马使、代理节度副使李僧惠是李灵曜的主谋人。宋州牙门将刘昌派遣和尚神表偷偷去功说李僧惠，李僧惠召见刘昌询问对策，刘昌哭着陈述违背和顺从朝廷的利害关系。李僧惠便与汴宋牙将高凭、石隐金派遣神表携带奏表到京师，请求征讨李灵曜。九月壬戌（初八），代宗任命李僧惠为宋州刺史，高凭为曹州刺史，石隐金为郓州刺史。

乙丑，李忠臣、马燧军于郑州，灵曜引兵逆战；两军不意其至，退军荥泽，淮西军士溃去者什五六。郑州士民皆惊，走入东都。忠臣将归淮西，燧固执不可，曰：“以顺讨逆，何忧不克，柰何自弃功名！”坚壁不动。忠臣闻之，稍收散卒，数日皆集，军势复振。

乙丑（十一日），李忠臣、马燧驻军郑州，李灵曜率军迎战，李忠臣、马燧两军都没有料到他们会突然到达，于是退守荥泽，淮西的士兵十分之五六都溃逃了。郑州的士人平民都很吃惊，纷纷逃入东都。李忠臣想要撤军回淮西。马燧坚持认为不行，说道：“用正义来讨伐叛逆，何必担心不能战胜敌人，为什么自己要放弃功名呢！”他坚守壁垒不动。李忠臣听说后，逐渐收集散兵，几天时间全部聚集，军队的声势又重新振作起来。

戊辰，李正己奏克郓、濮二州。壬申，李僧惠败灵曜兵于雍丘。冬，十月，李忠臣、马燧进击灵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屡破灵

曜兵；壬寅，与陈少游前军合，与灵曜大战于汴州城西，灵曜败，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围之。

戊辰（十四日），李正己奏称攻克郓州和濮州。壬申（十八日），李僧惠在雍丘打败李灵曜的军队。冬季，十月，李忠臣、马燧进攻李灵曜，李忠臣在汴州城南行动，马燧在汴州城北行动，多次打败李灵曜的军队；壬寅（十八日），他们与陈少游的前军会合，在汴州城西与李灵曜大战，李灵曜兵败，入汴州城固守。癸卯（十九日），李忠臣等人包围汴州。

田承嗣遣田悦将兵救灵曜，败永平、淄青兵于匡城，乘胜进军汴州，营于城北数里。丙午，忠臣遣裨将李重倩将轻骑数百夜入其营，纵横贯穿，斩数十人而还，营中大骇；忠臣、燧因以大军乘之，鼓噪而入，悦众不战而溃。悦脱身北走，将士死者相枕藉，不可胜数。灵曜闻之，开门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灵曜至韦城，永平将杜如江擒之。

田承嗣派遣田悦率军援救李灵曜，在匡城打败永平、淄青的军队，乘胜进军汴州，在汴州城北几里的地方安营。丙午（二十二日），李忠臣派遣副将李重倩率领数百名轻装骑兵夜间突入田悦的营地，驰骋纵横，斩杀数十人后回师，田悦营中一片惊骇，李忠臣、马燧于是乘机率领大部队击鼓呐喊突入敌营，田悦的部众不战而溃。田悦脱身向北逃走，死去的将士相互枕藉，数都数不清。李灵曜听说田悦兵败，打开城门，连夜逃跑，汴州平定。李重倩本是奚族人。丁未（二十三日），李灵曜逃到韦城，被永平军将领杜如江抓获。

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让之，不入汴城，引军西屯板桥。忠臣入城，果专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与之争功，忠臣因会击杀之；又欲杀刘昌，昌遁逃得免。

马燧知道李忠臣为人粗暴强横，便将自己的功劳让给他，不进入汴城，而率领军队向西驻扎在板桥。李忠臣进入汴城，果然将功劳据为己有。宋州刺史李僧惠与他争功，李忠臣便乘会面之机将他杀掉；又想杀刘昌，刘昌逃跑才得以幸免。

甲寅，李勉械送李灵曜至京师；斩之。

甲寅（三十日），李勉将戴上枷锁的李灵曜送到京师，朝廷杀掉李灵曜。

[11]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宝臣并加同平章事。

[11]十二月丁亥（初四），代宗同时加封李正己、李宝臣为同平章事。

[12]泾原节度使马疾亟，以行军司马段秀实知节度事，付以后事。秀实严兵以备非常，丙申，薨，军中奔哭者数千人，喧咽门屏，秀实悉不听入。命押牙马治丧事于内，李汉惠接宾客于外，妻妾子孙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将佐位于前，牙士卒哭于营伍，百姓各守其家。有离立偶语于衢路，辄执而囚之；非护丧从行者无得远送。致祭拜哭，皆有仪节，送丧近远，皆有定处，违者以军法从事。都虞候史廷干、兵马使崔珍、十将张景华谋因丧作乱，秀实知之，奏廷干入宿卫，徙珍屯灵台，补景华外职，不戮一人，军府晏然。

[12]泾原节度使马病重，他让行军司马段秀实执掌节度使的事务，将后事托付给他。段秀实整肃兵马以防不测，丙申（十三日），马去世，军中数千人奔走号哭，节度府的门庭屏墙外一切哀哭声，段秀实都不让他们进去。段秀实命令押牙马在里面办理丧事，李汉惠在外面接待宾客，妻妾子孙位居堂中，宗族父老位居庭内，高级将领位居堂前，衙内亲兵在营中哭泣，百姓分别在家守候。如果二个人在通衢要道偶然说话，就将他们抓住，囚禁起来；不是护送灵柩出丧的人不得远送。吊唁哭拜都有仪式和礼节，送丧远近都有规定，违者依军法处治。都虞候史廷干、兵马使崔珍、十将张景华图谋在治丧时作乱，段秀实知道后，奏报朝廷让史廷干入朝宿卫；崔珍移军驻守灵台，将张景华补任外职，不杀一人，节度军府安然无恙。

家富有无算，治第京师，甲于勋贵，中堂费二十万缗，他室所减无几，其子孙无行，家赀寻尽。

马家境富有，资产多得无法估算，京师所建的宅第，在功臣权贵中首屈一指，修建中堂花费二十万缗，其它居室也所减无几。马的子孙没有德行，不久家产就用尽了。

[13]戊戌，昭义节度使李承昭表称疾笃；以泽潞行军司马李抱真兼知磁、邢两州留后。

[13]戊戌（十五日），昭义节度使李承昭上表自称病重；代宗让泽潞行军司马李抱真兼任磁、邢两州留后。

[14]庚戌，加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领汴州刺史，治汴州。

[14]庚戌（二十七日），代宗加封淮西节度使李忠臣为同平章事，仍兼任汴州刺史，治所设在汴州。

十二年（丁巳、777）

十二年（丁巳，公元777年）

[1]春，三月，乙卯，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凤翔·怀泽潞·秦陇节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领怀泽潞留后。

[1]春季，三月乙卯（初三），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及凤翔、怀泽潞、秦陇节度使李抱玉去世，弟弟李抱真仍兼任怀泽潞留后。

[2]癸亥，以河东行军司马鲍防为河东节度使。防，襄州人也。

[2]癸亥（十一日），代宗任命河东行军司马鲍防为河东节度使。鲍防是襄州人。

[3]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灵曜，上复命讨之。承嗣乃复上表谢罪。上亦无如之何，庚午，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3]田承嗣始终没有入朝，又帮助李灵曜，代宗再次命令讨伐他。田承嗣便再次上表谢罪。代宗也对他无可奈何，庚午（十八日），恢复田承嗣的全部官爵，还命令他不必入朝。

[4]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专横，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缙附之，二人俱贪。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者，争纳贿赂。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求进者，不结其子弟及主书卓英倩等，无由自达。上含容累年，载、缙不悛。

[4]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十分专横，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依附元载，二人都很贪婪。元载的妻子王氏和儿子元伯和、元仲武，王缙的弟弟、妹妹和出入王门的尼姑，都争相收纳贿赂。元载、王缙又将政务委托官吏们办理，求取功名的士人，如果不巴结他们的子弟和主书卓英倩等人，就无法进入仕途。代宗多年来包涵宽容，但元载、王缙仍不悔改。

上欲诛之，恐左右漏泄，无可与言者，独与左金吾大将军吴凑谋之。凑，上之舅也。会有告载、缙夜醮图为不轨者，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凑收载、缙于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系狱。命吏部尚书

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问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是日，先杖杀左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董秀于禁中，乃赐载自尽于万年县。载请主者："愿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乃脱秽袜塞其口而杀之。王缙初亦赐自尽，刘晏谓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从，宜更禀进止。"涵等从之。上乃贬缙栝州刺史。载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诛。有司籍载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称是。

代宗想杀掉他们，害怕左右泄露消息，没有可以商谈的人，唯独与左金吾大将军吴凑谋划此事。吴凑是代宗的舅舅。恰巧有人控告元载、王缙夜里举行祷神的祭礼，图谋不轨。庚辰（二十八日），代宗驾临延英殿，命令吴凑在政事堂逮捕元载、王缙，又将元仲武及卓英倩等逮捕入狱。代宗命令吏部尚书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等人共同审讯他们，起诉文书都出自宫中，还派遣宦官使者责问他们的秘密勾当，元载、王缙全都服罪。当天，代宗先在宫中将左卫将军、掌管内侍省事务的董秀杖打而死，后又赐元载在万年县自杀。元载请求主管官员说："我希望死得快些！"主管官员说："你应该受些小的污辱，请别见怪！"于是脱下臭袜子塞进元载嘴里将他杀掉。开始王缙也被赐自尽，刘晏跟李涵等人说："按照惯例，施用重刑应当审查上奏，何况大臣呢！而且法律上有首犯和从犯之别，应当再次禀报皇上听候处理。"李涵等人同意。于是代宗将王缙贬为栝州刺史。元载妻王氏，即王忠嗣的女儿，以及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和元季能全都伏法。有关部门没收了元载的家产，仅胡椒就达八百石，其他财物也与此相称。

[5]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绾性清俭简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驺从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骑。中丞崔宽，第舍宏侈，亟毁撤之。

[5]夏季，四月壬午（初一），代宗任命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为门下侍郎，同任同平章事。杨绾生性清廉简朴，任命颁布之日，朝野相互祝贺。郭子仪正在宴请宾客，听说此事，便将在座助兴的声乐队减去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出行时侍从很多，即日裁减，只留下十骑。中承崔宽的宅第宏伟奢侈，也赶紧毁除。

[6]癸未，贬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包佶、起居舍人韩会等，皆载党也。炎，凤翔人。载常引有文学才望者一人亲厚之，异日欲以代己，胡炎及于贬。洄，之弟。会，南阳人也。上初欲尽诛炎等，吴凑谏救百端，始贬官。

[6]癸未（初二），代宗将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包佶、起居舍人韩会等人贬官，他们都是元载的党羽。杨炎是凤翔人。元载常延引一位有文学才望的人，予以亲近和厚待，打算以后用此人代替自己，所以杨炎被贬了官。韩洄是韩的弟弟。韩会是南阳人。起初，代宗想将杨炎等人全部杀掉，吴凑百般劝谏解救，他们才仅被贬官。

[7]丁酉，吐蕃寇黎、雅州；西川节度使崔宁击破之。

[7]丁酉（十六日），吐蕃进犯黎州、雅州，西川节度使崔宁将他们击败。

[8]元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制俸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奏京官俸太薄；己酉，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万六千余缗。

[8]元载因为进入仕途的人多喜欢在京师任官，讨厌他们逼迫自己，便在订立俸禄制度时规定：出任外官的俸禄丰厚，而京官的俸禄微薄。京官生活不能自给，经常向外官乞求借贷。杨绾、常上奏说京官俸禄太少。己酉（二十八日），唐代宗下诏增加京官的俸禄，每年约十五万六千多缗。

五月，辛亥，诏自都团练使外，悉罢诸州团练守捉使。又令诸使非军事要急，无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职务，差人权摄。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自兵兴以来，州县官俸给不一，重以元载、王缙随情徇私，刺史月给或至千缗、或数十缗，至是，始定节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禄，掊多益寡，上不有叙，法制粗立。

五月辛亥（初一），代宗下诏，除都团练使以外，将各州团练守捉使全部取消。又下令各使，非军事紧急不得擅自召见刺史及停其职务，派人暂时代理。又规定各州的军队都有一定数额，各州召募的由官府供给家人粮食、春冬二季衣服的士兵，称之为“官健”；选择当地人服兵役，春夏二季解甲归田，秋冬二季召集训练，官府供给本人粮

食和酱菜的称之为“团结”。自从兵兴以来，州县官吏的俸禄供给不一，加以元载、王缙任意徇私，刺史月薪有的多达一千缗，有的仅数十缗，到这时候，才规定从节度使以下到主薄、县尉俸禄的数额，减多补少，上下次序分明，法令制度初步确立。

[9]庚午，上遣中使发元载祖父墓，斫棺弃尸，毁其家庙，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凝英横于乡里。及英倩下狱，英遂据险作乱；上发禁兵讨之，乙巳，金州刺史孙道平击擒之。

[9]庚午（二十日），代宗派遣中使挖掘元载祖父的坟墓，劈开棺材，扔掉尸体，拆毁他的家庙，焚烧庙中的木制牌位。戊寅（二十八日）卓英倩等都被杖打而死。卓英倩当权时，他的弟弟卓英在乡里横行霸道。等到卓英倩入狱，卓英便凭借险要作乱。代宗调禁军去征讨，乙巳（六月二十五日），金州刺史孙道平进击并将他抓获。

[10]上方倚杨绾，使厘革弊政，会绾有疾，秋，七月，己巳，薨。上痛悼之甚，谓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

[10]代宗刚刚依靠杨绾，让他改革朝政的弊病，恰好杨绾患病，秋季，七月己巳（二十日）去世。代宗十分悲痛地哀悼杨绾，他跟大臣们说：“苍天不想让朕招致天下太平，为什么这样快从朕手中夺走了杨绾！”

[11]八月，癸未，赐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姓李氏。

[11]八月癸未（初四），代宗赏赐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姓李氏。

[12]元载、王缙之为相也，上日赐以内厨御馔，可食十人，遂为故事。癸卯，常与朱上言：“餐钱已多，乞停赐馔。”许之。又欲辞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时人讥，以为：“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

[12]元载、王缙担任宰相时，代宗每天赏赐他们宫厨所做的佳肴，可供十人食用，于是成为惯例。癸卯（二十四日），常和朱对代宗说：“餐费开支已经很多，恳求停止赏赐御用食品。”代宗表示同意。常又想辞掉自己的堂封，同僚认为不行，这才了事。当时有人讥笑常，认为：“朝廷丰厚的俸禄是用来供养贤人的。如果不行，应当辞职，而不应当辞掉俸禄。”

臣光曰：君子耻食浮于人；之辞禄，廉耻存焉，与夫固位贪禄者，不犹愈乎！《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者，亦未可以深讥也。

臣司马光曰：君子以多受人家的食禄为耻；常辞掉俸禄，表明他还知廉耻，与那些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贪图俸禄的人相比，难道不好些吗！《诗经》说："那些大人先生啊，还不是不劳而食。"象常这样的人，也不可以过份地讽刺。

[13]杨绾、常荐湖州刺史颜真卿，上即日召还；甲辰，以为刑部尚书。绾、又荐淮南判官汲人关播，擢为都官员外郎。

[13]杨绾、常向代宗推荐湖州刺史颜真卿，代宗当天召颜真卿回京。甲辰（二十五日），任命他为刑部尚书。杨绾、常又向唐代宗推荐淮南判官汲县人关播，将他提拔为都官员外郎。

[14]九月，辛酉，以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郑颍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秀实军令简约，有威惠，奉身清俭，室无姬妾，非公会，未尝饮酒听乐。

[14]九月辛酉（十三日），代宗任命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郑颍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段秀实军令简单扼要，有威望，对部下有恩惠，以清廉节俭为生活准则，家无姬妾，不是因公聚会，从不饮酒听乐。

[15]吐蕃八万众军于原州北长泽监，己巳，破方渠，入拔谷；郭子仪使裨将李怀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

[15]吐蕃八万人马驻扎在原州北部长泽监，己巳（二十一日），攻破方渠县，进入拔谷；郭子仪派副将李怀光前去救援，吐蕃撤退。庚午（二十二日），吐蕃进犯坊州。

[16]冬，十月，乙酉，西川节度使崔宁奏大破吐蕃于望汉城。

[16]冬季，十月乙酉（初七），西川节度使崔宁奏报在望汉城大败吐蕃军队。

[17]先是，秋霖，河中府池盐多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恐盐户减税，丁亥，奏雨虽多，不害盐，仍有瑞盐生。上疑其不然，遣谏议大夫义兴蒋镇往视之。

[17]起先，秋雨绵绵，河中府的池盐大多坏了。户部侍郎兼管度支事务的韩害怕盐户减少纳税，丁亥（初九），奏称秋雨虽多，但并不损坏池盐，仍然有好盐出产。代宗怀疑韩所奏不属实，派遣谏议大夫义兴人蒋镇前去视察。

[18]吐蕃寇盐、夏州，又寇长武；郭子仪遣将拒却之。

[18]吐蕃进犯盐州、夏州，又进犯长武城；郭子仪调兵遣将前去抵抗，使吐蕃后退。

[19]以永平军押牙匡城刘洽为宋州刺史。仍以宋、泗二州隶永平军。

[19]代宗任命永平军押牙匡城人刘洽为宋州刺史。宋州、泗州仍隶属永平军。

[20]京兆尹黎干奏秋霖损稼，韩奏干不实；上命御史按视，丁未，还奏，“所损凡三万余顷。”渭南令刘澡阿附度支，称县境苗独不损；御史赵计奏与澡同。上曰：“霖雨溥博，岂得渭南独无！”更命御史朱敖视之，损三千余顷。上叹息久之，曰：“县令，字人之官，不损犹应言损，乃不仁如是乎！”贬澡南浦尉，计沣州司户，而不问。

[20]京兆尹黎干奏报说秋雨连绵，损坏庄稼，韩则上奏说黎干所说与事实不符，代宗命令御史前去视察核实。丁未（二十九日），御史回报说：“所损坏的庄稼约三万多顷。”渭南县令刘澡奉承依附度支韩，声称唯独渭南县境内的禾苗没有损坏；御史赵计所奏也与刘澡相同，代宗说：“大雨连绵，分布区域又广，难道单单渭南没有！”再命令御史朱敖去视察，渭南实际上受损庄稼三千多顷。代宗长长地叹息，说道：“县令是抚养人民的父母官，无损坏还应该说有损坏，但他们竟不仁到这种地步！”将刘澡贬为南浦县尉，赵计贬为澧州司户，但不问韩罪。

[21]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恭奏破吐蕃万余众于岷州。

[21]十一月壬子（初四），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恭奏报说，在岷州打败吐蕃一万多人。

[22]丙辰，蒋镇还，奏言“瑞盐实如韩所言”，仍上表贺，请宣付史臣，锡以嘉名。上从之，赐号宝应灵应池。时人丑之。

[22]丙辰（初八），蒋镇视察归来，奏报说：“正如韩所说，那里仍有好盐出产。”还上书祝贺，请求交付史官，给盐池赐个美称。代宗同意了，赐名为宝应灵应池。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光彩。

[23]十二月，丙戌，朱自泾州还京师。

[23]十二月丙戌（初八），朱从泾州返回京师。

[24]丁亥，崔宁奏破吐蕃十余万众，斩首八千余级。

[24]丁亥（初九），崔宁奏报说，打败吐蕃十多万人，杀死八千多人。

[25]庚子，以朱兼陇右节度使，知河西、泽潞行营。

[25]庚子（二十二日），代宗让朱兼任陇右节度使，执掌河西、泽潞行营事务。

[26]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郓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郓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纳守青州。正己用刑严峻，所在不敢偶语；然法令齐一，赋均而轻，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据魏、博、相、卫、、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各拥众五万；梁崇义据襄、邓、均、房、复、郢六州，有众二万；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而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26]平卢节度使李正己起先占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和棣等十州地区，等到李灵曜叛乱，各道合兵进攻，所得的地都各自据为己有，李正己又得到曹、濮、徐、和郓等五州，因而将治所从青州迁到郓州，派他的儿子前淄州刺史李纳镇守青州。李正己使用严酷的刑法，当地人们都不敢相对私语，但他法令统一，赋税平均而不繁重，拥有十万军队，雄据东方，邻近的藩镇都害怕他。此时，田承嗣占据魏、博、相、卫、、贝和澶等七州，李宝臣占据恒、易、赵、定、深、冀和沧等七州，名自拥有五万军队；梁崇义占据襄、邓、均、房、复和郢等六州，拥有二万军队。他们互相依靠勾结，虽然拥戴朝廷，但不用朝廷的法令，官爵、士兵、租赋和刑杀都由自己

掌握。代宗宽宏仁厚，听任他们为所欲为。朝廷有时修补一城，增加一兵，他们就有怨言，认为朝廷怀疑他们有二心，朝廷往往因此而罢役。而他们自己在境内天天修筑堡垒，整治军队。因此，他们名为中国藩臣，实际同境外蛮貊一样。

十三年（戊午、778）

十三年（戊午，公元778年）

[1]春，正月，辛酉，敕毁白渠支流碾以溉田。升平公主有二，入见于上，请存之。上曰："吾欲以利苍生，汝识吾意，当为众先。"公主即日毁之。

[1]春季，正月辛酉（十四日），代宗敕令毁掉白渠支流上的水磨，用以灌溉田地。升平公主有二部水磨，她入宫面见皇上，请求保留。代宗对她说："我想为百姓谋利，而你懂得我的意图，应当为大家作表率。"公主当天就毁掉水磨。

[2]戊辰，回纥寇太原，河东押牙泗水李自良曰："回纥精锐远来求斗，难与争锋；不如筑二垒于归路，以兵戍之。虏至，坚壁勿与战，彼师老自归，乃出军乘之。二垒抗其前，大军蹙其后，无不捷矣。"留后鲍防不从，遣大将焦伯瑜等逆战；癸酉，遇虏于阳曲，大败而还，死者万余人。回纥纵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张光晟击破之于羊武谷，乃引去。上变不问回纥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2]戊辰（二十一日），回纥进犯太原，河东押牙泗水人李自良说："回纥精锐部队远道前来求战，难以与他们交锋，不如在他们的归途中修筑二个堡垒，用兵戍守。敌军到来，则坚守壁垒不与他们交战，他们的军队就会士气低落，自行撤退，这时便可乘机出兵。二个堡垒抵抗敌军前锋，大部队进迫他们的后部，没有不胜的。"留后鲍防不听，派遣大将焦伯瑜等人迎战。癸酉（二十六日），在阳曲县与敌军遭遇，结果大败而归，死了一万多人。回纥放纵士兵，大肆掠夺。二月，代州都督张光晟在羊武谷击败敌军，敌军这才退去。代宗也不追究回纥入侵的缘故，仍如以前厚待他们。

[3]己亥，吐蕃遣其将马重英帅众四万寇灵州，夺填汉、御史、尚书三渠水口以弊屯田。

[3]己亥（二十二日），吐蕃派遣将领马重英率领四万大军进犯灵州，夺取了填汉、御史和尚书三渠的出水口，以此破坏唐朝的屯田。

[4]三月，甲戌，回纥使还，过河中，朔方军士掠其辎重，因大掠坊市。

[4]三月甲戌（二十八日），回纥使者回国，路过河中，朔方士兵掠夺了他的辎重，于是回纥人大肆掠夺街坊市井。

[5]夏，四月，甲辰，吐蕃寇灵州，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

[5]夏季，四月甲辰（二十八日），吐蕃进犯灵州，朔方留后常谦光将他们击败。

[6]六月，戊戌，陇右节度使朱献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为瑞；常帅百官称贺。中书舍人崔甫独不贺，曰："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甫，沔之子也。秋，七月，以甫知吏部选事。甫数以公事与常争，由是恶之。

[6]六月戊戌（二十三日），陇右节度使朱向皇上进献同乳而不相伤害的猫鼠，以此为祥瑞；常率领大臣们祝贺。唯独中书舍人崔甫不肯祝贺，他说："事物反常，这是妖异。猫捕老鼠是猫的职责，如今同乳，则是妖怪，为什么还要祝贺呢？应当告诫那些不察奸情的执法官和不抵御敌寇的边防官，以

顺应上天的意志。"代宗嘉奖他。崔甫是崔沔的儿子。秋季，七月，代宗让崔

甫执掌吏部选官事宜。崔甫多次因为公事与常发生争执，因此，常很讨

厌他。

[7]戊午，郭子仪奏以回纥犹在塞上，边人恐惧，请遣州刺史浑将兵镇振武军，从之。回纥始去。

[7]戊午（十四日），郭子仪奏称，因为回纥人仍在塞上，边地百姓恐惧，请求派遣州刺史浑率军镇守镇武军，代宗同意。回纥这才离去。

[8]辛未，吐蕃将马重英二万众寇盐、庆二州，郭子仪遣朔方都虞候李怀光击却之。

[8]辛未（二十七日），吐蕃将领马重英率二万大军进犯盐州、庆州，郭子仪派遣朔方都虞候李怀光击退了他们。

[9]八月，乙亥，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复姓张，许之。

[9]八月乙亥（初二），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求让他恢复张姓，代宗准许。

[10]吐蕃二万众寇银、麟州，略党项杂畜，郭子仪遣李怀光击破之。

[10]吐蕃二万大军进犯银州、麟州，掠夺党项人的各种牲畜，郭子仪派遣李怀光将他们击败。

[11]上悼念贞懿皇后不已，殡于内殿，累年不忍葬；丁酉，始葬于庄陵。

[11]代宗对贞懿皇后悼念不已，将灵柩停放在内殿，多年不忍心埋葬；丁酉（二十四日），才埋葬在庄陵。

[12]九月，庚午，吐蕃万骑下青石岭，逼泾州；诏郭子仪、朱与段秀实共却之。

[12]九月庚午（二十七日），吐蕃一万骑兵从青石岭下来，进逼泾州。代宗下诏命令郭子仪、朱和段秀实共同使吐蕃后退。

[13]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书、转运·盐铁等使刘晏为左仆射，知三铨及使职如故。

[13]冬季，十二月丙戌（十四日），代宗让吏部尚书、转运及盐铁等使刘晏担任左仆射，但掌管三铨和使职不变。

[14]郭子仪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黄裳主留务。李怀光阴谋代子仪，矫为诏书，欲诛大将温儒雅等。黄裳察其诈，以诘怀光；怀光流汗服罪。于是诸将之难制者，黄裳矫子仪之命，皆出之于外，军府乃安。

[14]郭子仪入朝，任命判官京兆人杜黄裳主持留府事务。李怀光图谋取代郭子仪，诈称有皇上诏书，想杀掉大将温儒雅等。杜黄裳察觉有诈，因此责问李怀光。李怀光掠慌得汗流浃背，表示服罪。于是杜黄裳假托郭子仪的命令，将难于控制的将领派到外地去，节度使军府才得安定。

[15]以给事中杜亚为江西观察使。

[15]代宗任命给事中杜亚为江西观察使。

[16]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见，语以元载事，曰：“与卿别八年，乃能诛此贼。赖太子发其阴谋，不然，几不见卿。”对曰：“臣昔日固尝

言之。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于此。”上曰：“事亦应十全，不可轻发。”上因言：“联面属卿于路嗣恭，而嗣恭取载意，奏卿为虔州别驾。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及破载家，得嗣恭所遣载琉璃盘，径尺。俟其至，当与卿议之。”泌曰：“嗣恭为人，小心，善事人，畏权势，精勤吏事而不知大体。昔为县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为载所用，故为之尽力。陛下诚知而用之，彼亦为陛下尽力矣。虔州别驾，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岂得以一琉璃盘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为兵部尚书。

[16]代宗召江西判官李泌入朝相见，与他谈起元载的事情，说道：“与你分别八年，才能够杀掉此贼。幸亏太子发觉他的阴谋，不然的话几乎见不到你了。”李泌回答说：“我过去曾经说过，陛下如果知道有居心不良的大臣，那就将他们除掉；陛下包容太过，所以到这种地步。”代宗说：“考虑事情也应该周全，不可轻举妄动。”代宗就势又说：“朕当面将你嘱托给路嗣恭，然而路嗣恭却顺着元载的意思，上奏让你担任虔州别驾。路嗣恭初次平定岭南，献琉璃盘，直径九寸，朕以为是最珍贵的宝物。等到抄元载的家，查获了路嗣恭送给元载的琉璃盘，直径却有一尺。等他到京后，应当跟你议一议怎么处理他这件事。”李泌回答说：“路嗣恭为人小心谨慎。善于侍奉人，害怕有权有势的人，做官精明勤恳但不识大体。过去担任县令，有能干的名声，陛下没顾上了解他，而被元载所用，所以路嗣恭为他尽力。陛下如果真正了解并且重用他，他也会为陛下尽力的。虔州别驾是我自己想当的，不是他的罪过。况且路嗣恭新近立下大功，陛下岂能因为一件琉璃盘而向他问罪吗？”代宗心中原有的疙瘩解开了，任命路嗣恭为兵部尚书。

[17]郭子仪以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刚率，谓其以武人轻己，衔之；孔目官吴曜为子仪所任，因而构之。子仪怒，诬奏昙扇动军众，诛之。掌书记高郢力争之，子仪不听，奏贬郢猗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仪悔之，悉荐之于朝，曰：“吴曜误我。”遂逐之。

[17]郭子仪因为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格刚强直率，曾说郭子仪身为武将轻视自己，心中怀恨。孔目官吴曜被郭子仪所信任，因而挑拨离间。郭子仪十分恼怒，诬奏张昙煽动军队造反，将他杀掉。掌书记高

郢据理力争，郭子仪不听，奏请将高郢贬为猗氏县丞。不久僚属们纷纷托病请求离职，郭子仪十分后悔，将他们全部推荐给朝廷，说道：“吴曜误了我。”于是将吴曜赶走。

[18]常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必先试理人，请且以为刺史，使周知人间利病，俟报政而用之。”

[18]常对代宗说：“陛下早就想重用李泌，过去汉宣帝想用人担任公卿大臣，必定先试他治理百姓的才能，请陛下暂且让他担任刺史，让他广泛了解人间的利病，等到上报政绩之后再重用他。”

十四年（己未、779）

十四年（乙未，公元779年）

[1]春，正月，壬戌，以李泌为澧州刺史。

[1]春季，正月壬戌（二十一日），代宗任命李泌为澧州刺史。

[2]二月，癸未，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侄中军兵马使悦为才，使知军事，而诸子佐之。甲申，以悦为魏博留后。

[2]二月癸未（十二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去世。田承嗣有十一个儿子，因为他的侄子中军兵马使田悦有才干，所以让他执掌军务，而让儿子们辅佐他。甲申（十三日），代宗任命田悦为魏博留后。

[3]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残好色，将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军政委妹婿节度副使张惠光。惠光挟势暴横，军州苦之。忠臣复以惠光子为牙将，暴横甚于其父。左厢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为众所服。希烈因众心怨怒，三月，丁未，与大将丁皓等杀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单骑奔京师，上以其有功，使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师；以希烈为蔡州刺史、淮西留后。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领汴、颍二州，徙镇汴州。

[3]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婪残暴，又好女色，将吏的妻子女儿中貌美的，多遭他逼迫奸淫，他将军政事务全部委托妹夫节度使副使张惠光掌管。张惠光依仗权势，残暴专横，军州颇受其苦。李忠臣又让张惠光的儿子担任牙将，他残暴专横，胜过他父亲。左厢都虞候李希烈是李忠臣族侄，为众人所信服。李希烈凭借众人的怨愤心情，于三月丁未（初六）与大将丁等人杀掉张惠光父子，赶走了李忠臣。李忠臣单骑逃奔京师。代宗因为他有功劳，让他留在京师担任检校司空、同

平章事，又任命李希烈为蔡州刺史、淮西留后。代宗让永平节度使李勉兼任汴州刺史，增加汴州、颍州，让他治理，并将治所移到汴州。

[4]辛酉，以容管经略使王为河中少尹、知府事。河东副元帅留后部将凌正暴横，抑之。正与其徒乘夜作乱，知之，故缩漏水数刻以差其期，贼惊，溃走，擒正，诛之，军府乃安。

[4]辛酉（二十日），代宗让容管经略使王担任河中少尹，主持府中事务。河东副元帅留后的部将凌正残暴专横，王就抑制他。凌正与他的追随者想乘黑夜作乱，王知道后，故意缩短漏水记时器数刻钟，以此错开他们谋乱的时间，叛贼十分吃惊，纷纷溃逃，王抓住凌正，将他杀掉，节度使军府才得以安定。

[5]成德节度使张宝臣既请复姓，又不自安，更请赐姓；夏，四月，癸未，复赐姓李。

[5]成德节度使张宝臣已经请求恢复原姓，但心里又感到不安，便再次请求皇上赐姓；夏季，四月癸未（十三日），代宗再次赐给他李姓。

[6]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监国。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内殿，遗诏以郭子仪摄冢宰。癸亥，德宗即位，在谅阴中，动遵礼法；尝召韩王迥食，食马齿羹，不设盐、酪。

[6]五月癸卯（初三），代宗开始患病，辛酉（二十一日），下诏让皇太子代行处理国政。当夜，代宗在紫宸殿的内殿中驾崩。遗诏让郭子仪总摄群臣，辅助朝政。癸亥（二十三日），唐德宗即位，在居丧之所服丧，一切行动都遵照丧礼规定。德宗曾经召韩王李迥进餐，吃马齿羹，不放盐和乳酪。

[7]常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时群臣朝夕临，哭委顿，从吏或扶之。中书舍人崔甫指以示众曰：“臣哭君前，有扶礼乎！”闻，益恨之。会议群臣丧服，以为：“礼，臣为君斩衰三年。汉文权制，犹三十六日，高宗以来，皆遵汉制。及玄宗、肃宗之丧，始服二十七日。今遗诏云，‘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古者卿大夫从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当如之。”甫以为：“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朝野内外，莫非天下，凡百执事，孰非吏人！皆应释服。”相与力争，声色陵厉。不能堪，乃奏甫率情变礼，请贬潮州刺史；上以为太重，闰月，壬申，贬甫为河南少尹。

[7]常性格刚强急躁，为政苛求细枝末节，不合大家的心愿。当时大臣们早晚都来哀哭，常已经哭得疲惫不堪，随从官吏有人去扶他。中书舍人崔甫指着他们让大家看，说道：“大臣在圣上灵前痛哭，有搀扶的礼节吗？”常听到后更加恨他。恰巧商议大臣们服丧的事，常认为：“按丧礼，大臣为圣上服丧三年。汉文帝临时制定的丧制，也还有三十六天。高宗以来都遵循汉代丧制。等到玄宗、肃宗治丧时，才开始服丧二十七天。如今圣上遗诏说：‘天下官吏百姓，三日之后除丧。’古代卿大夫服丧随从君王，皇上二十七天除丧，在朝群臣也应当如此。”崔甫认为：“在遗诏中没有朝臣和百姓的区别。朝野内外，难道不是一个天下！凡是担任各种事务的，谁不是官吏百姓！都应该除丧。”他们相互力争，声色俱厉。常忍受不住，就上奏崔甫任意改变丧礼，请求德宗将他贬为潮州刺史。德宗认为处分太重，闰五月壬申（初三），将崔甫贬为河南少尹。

初，肃宗之世，天下务殷，宰相常有数人，更直决事，或休沐各归私第，诏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为故事。时郭子仪、朱虽以军功为宰相，皆不预朝政，独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甫。甫既贬，二人表言其非罪，上问：“卿向言可贬，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对，初不知。上初即位，以为欺罔，大骇。甲辰，百官衰，序立于月华门，有制，贬为潮州刺史，以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闻者震悚。甫至昭应而还。既而群臣丧服竟用议。

从前肃宗时期，天下事务繁重，宰相常常有几个人，轮流值班处理日常事务，有时宰相休假各自回到家中，诏令值班宰相代他们签署名字上奏，从此成为惯例。当时，郭子仪、朱虽然以军功出任宰相，但都不参预朝政，常独居政事堂，代他们二人签名奏告崔甫。崔甫贬官后，郭、朱二人上书说他无罪，德宗问道：“你们原先说可以贬官，今天又说无罪，为什么？”二人回答

说，当初不知道。德宗刚即位便以为常欺骗蒙蔽他，十分震惊。甲辰（疑误）

，大臣们身着丧服，排列有序站在月华门前，德宗颁发诏书，将常贬为潮州刺

史，任命崔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恐惧。

崔甫到达昭应县后就返回京师。不久，大臣们还是采纳常的建议服丧。

上时居谅阴，庶政皆委于甫，所言无不允。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诸将竞论功赏，故官爵不能无滥。及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大者出于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幸，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崔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德宗当时住在服丧的地方，各种政务都委托崔甫处理，对他所说的事没有不同意的。当初，在至德年间以后，天下用兵，诸位将领竞相论功邀赏，所以官爵不可能不滥。等到永泰年间以来，天下稍稍太平，然而元载、王缙执政，四面八方向他们行贿求官的人盈于门庭。官大的出自元载、王缙，官小的出自卓英倩等人，他们都如愿以偿地走了。等到常担任宰相，想革除这个弊端，杜绝人们侥幸得官的途径，对各地上奏请求，一概不予考虑，然而由于不加甄别，贤能和蠢才都被遗落。崔甫取代常出任宰相，想收罗当时有声望的人，于是引荐推举的人每天不断。担任宰相不到二百天，就任命了八百名官员。常、崔二人前后相互纠正，终究没有找到适当的尺度。德宗曾经对崔甫说："有人指责你，说你所任用的官员多沾亲带故，为什么？"崔甫回答说："我为陛下选择官员，不敢不审慎。假如平时不认识，我怎么能知道他的才干德行而任用他呢？"德宗认为这是正确的。

臣光曰：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

臣司马光曰：我听说用人者，没有亲疏、新故之别，只考察贤能和不肖。有的人未必是贤人，如果以亲朋故友的关系而被录用，这当然是不公道的；假如是贤人，因为亲朋故友关系被舍去，也是不公道的。天下的贤人，当然不是一个人所能收尽的，如果一定等待平素认识，熟知他的才干德行再录用，那么所遗漏的贤人也就很多了。古代担任宰相的就不是这样。他让公众来推举，以公正来录用。公众说这是贤人，自己虽然不了解详细情况，但暂时任用他，等到他没有功绩再将他辞退，有功绩就提拔。所推举的是贤人就奖赏他，不是贤人就惩罚他。晋升和辞退，奖赏和惩罚，都是大家所公认的，自己在中间没有丝毫的隐私。假如以这样的用心付诸行动，又有什么遗漏贤人和缺官的毛病呢！

[8]诏罢省四方贡献之不急者，又罢梨园使及乐工三百余人，所留者悉隶太常。

[8]德宗下诏取消各地贡献不急需的物资，又取消梨园使及乐师三百多人，所留下来的乐师都归属太常寺管理。

[9]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甲申，诏尊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

[9]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的身份出任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及镇北大都护、关内及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和盐池及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力职责既重，功名又大，而他生性宽宏，行政法令颇不严，代宗想分他的权力，但又感到为难，久拖不决。甲申（十五日），德宗下诏尊崇郭子仪为尚父，加封为太尉兼中书令，将实封增加到二千户，每月供给一千五百人的粮食，二百匹马的饲料，他的子弟女婿们升官的有十多人，郭子仪担

任的副元帅和各种使职全部罢免；让他的副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担任河中尹及、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担任灵州大都督及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担任单于大都护、东和中二受降城及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别执掌郭子仪的职务。

[10]丙戌，诏曰："泽州刺史李上《庆云图》。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卿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无得上献。"内庄宅使上言诸州有官租万四千余斛，上令分给所在充军储。先是，诸国屡献驯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命纵于荆山之阳，及豹、、斗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又出宫女数百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

[10]丙戌（十七日），德宗颁发诏书说："泽州刺史李献《庆云图》。朕认为时局和平年年丰收为吉祥，大臣们推举贤能表现忠心为好兆头，而如庆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对人有什么好处！通告天下，从今以后有这一类东西，不许向上贡献。"内庄宅使对德宗说各州有一万四千多斛官租，德宗下令分给当地充当军粮储备。起先，各国多次进献驯象，大约有四十二头，德宗说："豢养驯象花费很大，而且违背了动物的本性，将有何用呢！"下令将驯象放到荆山南麓，豹、、斗鸡、猎犬之类的动物也都放掉。德宗又让数百名宫女出宫。于是朝廷内外都很高兴，淄青的士兵甚至扔掉兵器，互相看着说："明君出现了，我们还造反吗！"

[11]戊子，以淮西留后李希烈为节度使。

[11]戊子（十九日），德宗任命淮西留后李希烈为节度使。

[12]辛卯，以河阳镇遏使马燧为河东节度使。河东承百井之败，骑士单弱，燧悉召牧马斯役，得数千人，教之数月，皆为精骑。造甲必为长短三等，称其所衣，以便进趋。又造战车，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陈，或塞险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精利。居一年，得选兵三万。辟州人张建封为判官，署李自良代州刺史，委任之。

[12]辛卯（二十二日），德宗任命河阳镇遏使马燧为河东节度使。河东的军队因在百井遭到惨败，骑兵势单力薄，马燧便征召牧马奴仆，共得数千人，教练数月，都成为精锐骑兵。制造的铠甲都分长短

三等，使他们穿上合身，以便适应快速进军的需要。马燧又制造战车，行军时就用以运载武器军备，停止时就用以布列军阵，有时又用车堵住险要道口，以遏止敌军奔突冲击。各种器械没有一件不精良锋利的。马燧在河东住了一年，选得了三万士兵。马燧又征召州人张建封出任判官，让李自良出任代州刺史，都委以重任。

[13]兵部侍郎黎干，狡险谀佞，与宦官特进刘忠翼相亲善。忠翼本名清潭，恃宠贪纵。二人皆为众所恶。时人或言干、忠翼尝劝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妃子韩王迥为太子。上即位，干密乘舆诣忠翼谋事；事觉，丙申，干、忠翼并除名长流，至蓝田，赐死。

[13]兵部侍郎黎干狡猾阴险，善于阿谀奉承，与宦官特进刘忠翼亲密。刘忠翼本名叫刘清潭，仗着皇上的宠幸，贪婪放纵。二人都为大家所厌恶。当时的人有的说黎干、刘忠翼曾经劝过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贵妃的儿子韩王李迥为太子。德宗即位后，黎干乘辇到刘忠翼那里密谋策划。事情败露，丙申（二十七日），德宗将黎干、刘忠翼一起削除名籍流放边地，他们到蓝田时，又将他们赐死。

[14]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为太常卿，以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先是晏、分掌天下财赋，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岭南，掌关内、河东、剑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闻掊克过甚，故罢其利权，寻出为晋州刺史。

[14]德宗任命户部侍郎兼度支韩为太常卿，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起先刘晏、韩分管天下财物赋税，刘晏掌管江南、山南、江淮、岭南，韩掌管关内、河东、剑南，到这时，才由刘晏一人兼管。德宗早就听说韩搜刮民财过度，所以罢免了他的财政大权，不久让他出任晋州刺史。

至德初，第五琦始榷盐以佐军用，及刘晏代之，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大历末，计一岁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太半。以盐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万斛佣七千缗，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择能吏主之，不烦州县而集事。

至德初年，第五琦开始实行食盐专卖，以补充军事费用，到刘晏取代他后，食盐专卖法更加精密完备。开始一年收入钱六十万缗，到末年收入超过十倍，而百姓并不厌苦。大历末年统计一年所收入的钱总

数达一千二百万缗，而盐的收入就占一大半。将盐的收入用于漕运雇工，从长江、淮河至东渭桥，大抵一万斛盐雇工费七千缗，自淮河以北，沿路设置巡院，挑选能力强的官吏主事，不烦劳州县就能完成漕运事务。

[15]六月，己亥朔，赦天下。

[15]六月己亥朔（初一），大赦天下。

[16]西川节度使崔宁、永平节度使李勉并同平章事。

[16]西川节度使崔宁、永平节度使李勉同时担任同平章事。

[17]诏：“天下冤滞，州府不为理，听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给事中各一人，日于朝堂受词。推决尚未尽者，听挝登闻鼓。自今无得复奏置寺观及请度僧尼。”于是挝登闻鼓者甚众。右金吾将军裴上疏，以为：“讼者所争皆细故，若天子一一亲之，则安用吏理乎！”上乃悉归之有司。

[17]德宗下诏说：“天下冤案积留很多，州府不予受理，听任人们去找三司使，让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每天在朝堂接受讼词。还不能推究决断的，听任他们敲击登闻鼓。今后不许再上奏设置寺观以及请求剃度和尚、尼姑。”于是敲登闻鼓的人很多。右金吾将军裴上书认为：“投诉者所争论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如果天子一一亲自过问，那么哪里还用得着官吏治理呢？”于是德宗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18]制：“应山陵制度，务从优厚，当竭帑藏以供其费。”刑部员外郎令狐上疏谏，其略曰：“臣伏读遗诏，务从俭约，若制度优厚，岂顾命之意邪！”上答诏，略曰：“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美，敢不闻义而徙！”，德之玄孙也。

[18]德宗下制：“一应帝陵修造制度，务必从优从厚，应当竭尽国库来供给修陵的花费。”刑部员外郎令狐上书劝谏，内容大概是说：“我拜读遗诏，先帝要求修陵务必俭省节约，如果制度优厚，难道是先帝临终遗命的意思吗？”德宗书面答复他，大概是说：“这不仅仅说中了朕的痛处，也能成朕之美，朕哪敢不听从大道理而改变先帝的遗愿！”令狐是令狐德的玄孙。

[19]庚子，立皇子诵为宣王，谟为舒王，谌为通王，谅为虔王，详为肃王。乙巳，立皇弟为益王，傀为蜀王。

[19]庚子（初二），德宗册封皇子李诵为宣王，李谟为舒王，李谌为通王，李谅为虔王，李详为肃王。乙巳（初七），册封皇弟李为益王，李傀为蜀王。

[20]丙午，举先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虽非供奉、侍卫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备顾问。

[20]丙午（初八），德宗采用先天年间旧例，六品以上清望官，虽然不是供奉官和侍卫官，但命令每天必须有二人轮流值班等候诏令，以备皇上随时顾视问讯。

[21]庚戌，以朱为凤翔尹。

[21]庚戌（十二日），德宗任命朱为凤翔尹。

[22]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尝遣中使赐妃族，还，问所得颇少，代宗不说，以为轻我命；妃惧，遽以私物偿之。由是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于阁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徒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赐李希烈旌节；希烈赠之仆、马及缣七百匹，黄茗二百斤。上闻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归者，皆潜弃所得于山谷，虽与之，莫敢受。

[22]代宗特别宠幸宦官，奉命出使各地的宦官，都不禁止他们求取财物。代宗曾经派遣中使去赏赐妃子的家族，回来后一问，宦官所得的财物较少，代宗很不高兴，以为鄙视自己的命令。妃子很害怕，马上用自己的东西进行补偿。因此，宦官使者公开求取贿赂和馈赠，无所顾忌。宰相都曾经将钱存放在橱柜中，宦官每次来赏赐一件东西，宣读一次圣旨，没有空手回去的。宦官出使地方，所经州县，发放公文，收取财物，如同征收赋税一样，都满载而归。德宗平素就知道这个弊病。他派遣宦官使者邵光超赏赐给李希烈旌节，李希烈赠给邵光超奴仆、马匹以及七百匹细绢，二百斤黄茗。德宗听说后，很恼火，打了邵光超六十大板，然后将他流放。于是出使未归的宦官都偷偷地把所得的东西扔在山谷中，虽然给他们东西，他们都不敢接受。

[23]甲子，以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为东都园苑使，以司农卿白代之，更名志贞。驾鹤典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上

恐其生变；崔甫召驾鹤与语，留连久之，已视事矣。

[23]甲子（二十六日），德宗任命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为东都园苑使，让司农卿白接替他的职务，白改名为白志贞。王驾鹤执掌禁军十多年，朝廷内外都害怕他的权势，德宗担心他叛变朝廷，于是崔甫召见王驾鹤，跟他谈话，故意拖延了很长时间，这时白已经到任了。

[24]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崔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24]李正己畏惧皇上的声威，上表贡献三十万缗线；德宗打算接受又害怕被欺骗，拒绝又没有理由。崔甫请求派遣使者慰劳淄青的将士，利用李正己贡献的钱赏赐给他们，这样使将士们人人都对皇上感恩戴德；同时，各道节度使听说后，都知道朝廷不看重财物。德宗很满意，同意了他的建议。李正己十分惭愧，也十分信服。天下百姓认为太平之治，也许可以看到了。

[25]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25]秋季，七月戊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26]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始增祖宗之谥；玄宗末，奸臣窃命，累圣之谥，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称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岂盛德所不优乎？盖群臣称其至者故也。故谥多不为褒，少不为贬。今累圣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睿宗曰圣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肃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议，儒学之士，皆从真卿议；独兵部侍郎袁，官以兵进，奏言："陵庙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轻改，"事遂寝。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谥也。

[26]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进言说："上元年间，武后专政，才增加祖宗谥号的字数，玄宗末期，奸臣当权，历朝皇帝的谥号有增加到十一字的。按周朝的文王和武王，称文就不称武，称武也就不称文，难道他们的大德就不崇高了吗？大概由于大臣们认为文、武是最高的称呼的缘故。所以谥号字多并不是赞扬，字少也不是贬低。如今历朝皇帝谥号太长，违背了古代的制度，请求从中宗以上各皇帝都按

最初的谥号，睿宗称圣真皇帝，玄宗称孝明皇帝，肃宗称宣皇帝，以节省文字，崇尚质朴，辨正名分，注重根本。”德宗下令百官集思广议，儒学之士都赞同颜真卿的建议。唯独兵部侍郎袁，因掌握军队而进官，上奏说：“陵庙中的玉册、牌位都已经刊刻，不可轻易改动。”于是此事便告终止。殊不知皇陵中玉册所刻的就是最初的谥号。

[27]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滞，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计，或连岁不遣，乃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以处之；及上书言事、失职未叙，亦置其中，动经十岁。常有数百人，并部曲、畜产动以千计，度支廪给，其费甚广。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当叙者任之，岁省谷万九千二百斛。

[27]从前在代宗时期，许多事情都被搁置起来，四夷使者以及各地奏报计划的人，有的一连几年都不遣返，就在右银台门设置客省安置他们；还有上书论事和失职未再任者也安置在那里，动辄十年。常常有几百人，以及数以千计的随从、牲畜，由度支供给食粮，这笔费用很大。德宗下令全面整治，放出被拘禁的人，遣返办完事的人，任命应当再任官的人，这样一年就节省粮食一万九千二百斛。

[28]壬申，毁元载、马、刘忠翼之第。初，天宝中，贵戚第舍虽极奢丽，而垣屋高下，犹存制度，然李靖家庙已为杨氏马厩矣。及安、史乱后，法度堕弛，大臣将帅竞治第舍，各穷其力而后止，时人谓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毁其尤者，仍命马氏献其园，隶宫司，谓之奉成园。

[28]壬申（初五），拆毁元载、马、刘忠翼的宅第。从前，在天宝中期，皇亲贵戚的宅第虽然极其奢侈华丽，但房屋的高低还遵循制度，然而李靖的家庙已成为杨氏的马厩了。到安史之乱后，法令制度松弛败坏，大臣将帅竞相修造宅第，各自竭尽财力，才停止经营，当时人们都称其为木妖。德宗向来痛恨这种事，所以拆毁其中违反制度最为突出的宅第，接着命令马氏献出他的园林，归属宫廷园苑部门掌管，取名为奉成园。

[29]癸丑，减常贡宫中服用锦千匹、服玩数千事。

[29]癸丑（疑误），德宗削减平常供给宫中服用的一千匹丝织品、数千件衣服和玩物。

[30]庚辰，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

[30]庚辰（十三日），德宗下诏，命令在京师的回纥等各族胡人，各自穿本族的衣服，不许仿效汉人。起先留在京师的回纥人常有一千人，而穿着汉服与汉人杂居的经商胡人又多一倍，县官每天供给生熟食品。他们添置资产，修建宅第，市场上获高利的行业都归他们经营，日益放纵而贪婪横暴，官吏不敢过问。有的人身着汉服，引诱汉人，娶为妻妾，所以德宗下了禁令。

[31]辛卯，罢天下榷酒收利。

[31]辛卯（二十四日），德宗取消官府专利卖酒和征收酒税。

[32]上之在东宫也，国子博士河中张涉为侍读，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无大小皆咨之；明日，置于翰林为学士，亲重无比。乙未，以涉为右散骑常侍，仍为学士。

[32]德宗在东宫的时候，国子博士河中人张涉担任侍读，德宗即位的那天傍晚，将张涉召入宫中，事无大小都征询他的意见。第二天，将他安置在翰林院担任学士，对他无比亲近和器重。乙未（二十八日），德宗任命张涉为右散骑常侍，仍然担任学士。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六卷

唐纪四十二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大历十四年（己未、779）

唐纪四十二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己未，公元779年）

[1]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并同平章事。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甫，甫荐炎器业，上亦素闻其名，故自迁谪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诙谐，无他长，与张涉善，涉称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闻者无不骇愕。

[1]八月，甲辰（初七），德宗任命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二人都为同平章事。当时，德宗正在励精图治，用人不拘等次。德宗曾向崔甫征询择相的意见，崔甫推荐杨炎有才干，能办事。德宗平素也听说过杨炎的声名，于是便起用了贬谪中的杨炎。乔琳是太原人，生性粗疏草率，喜欢诙谐，没有别的长处。乔琳与张涉关系亲密，张涉称道乔琳的才能可能可以委以大任，德宗听信了张涉的话，便起用了乔琳。听到任命乔琳为相的人，没有不感到惊讶的。

[2]代宗之世，吐蕃数遣使求和，而寇盗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俘获其人，皆配江、岭。上欲以德怀之，乙巳，以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赐袭衣而遣之。

[2]代宗在位期间，吐蕃数次派遣使者，请求和好，但对唐朝的侵扰劫掠却并未止息。代宗拘留了吐蕃前后八次派来的全部使者，其中有些人直到老死，没能回归吐蕃。对俘获的吐蕃人，则统统发配到长江以南和五岭以外。德宗打算以德政安抚吐蕃，乙巳（初八），任命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出使吐蕃，全数召集俘虏来的五百吐蕃人，每人赐给衣服一套，将他们遣返吐蕃。

[3]协律郎沈既济上选举议，以为："选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今选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词、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执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尽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于

乡闾；鉴不独明，不可专于吏部。臣谨详酌古今，谓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宜令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众才咸得而官无不治矣。今选法皆择才于吏部，试职于州郡。若才职不称，紊乱无任，责于刺史，则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废也；责于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于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谁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则罪将焉逃！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盖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过。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纵其间或有情故，大举其例，十犹七全。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于州县耳。利害之理，较然可观。令诸使僚佐尽受于选曹，则安能镇方隅之重，理财赋之殷乎！”既济，吴人也。

[3]协律郎沈既济奏上有关选任官员的议论，他认为：“选拔任用官员的办法，只有三个类别，这就是德行、才干、劳绩。现今，主持选官事务的选曹对此全未涉及；所实行的考查官员的办法，全都停留在书法文理、资历考课、言词和应对周旋等方面。行事安稳，讲话从容，这并不就是德行；撰写文章，清词丽句，这并不就是才干；长期积累下来的资望和考课成绩，这并不就是劳绩。以此三项为标准，来延招天下之士，当然是不能全部延招来的。现在居官的人并不是本地人在本地任职，所以用人不可以本地的评议为依据。由一个部门单独去审查官吏；是难以考核详明的，所以不可专门交给吏部。我慎重详细地研究了古今有关制度，认为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各部门的长官，应当让宰相提出授官与奖励的意见，而让吏部和兵部参预评论。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或者幕僚佐吏之类人员，应该允许州、府自行任用。如有牧守、将帅选拔任用不能出于公正，吏部和兵部便可以纠察和检举他们，对偏私假冒和有失慎重加以治罪。后果轻的，予以贬官降职，后果严重的，按刑律法典治罪。如此责成百官，授以职任，谁还敢不尽力办事呢！倘若能够做到这些，那么，有德有才的官员，虽未奖掖，而他们自然会得到晋升；没有贤才的官员，虽未贬抑，而他们自然会遭受摈斥。各方面具有才干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官职，就没有

治理不好的事情了。现在铨选的办法，都是由吏部选择人才，而在州郡试行职任。如果才能与职任不能相称，办事紊乱不堪，责问刺史，刺史就会说，此人是由吏部委任为官的，我可不敢自行废黜；责问侍郎，侍郎就会说，这是通过考核书法公文和资历考课而授官的，我可不能保证他到州郡后一定能够胜任；责问令史，令史就会说，按察百官，是依据资历和任官升降来办事的，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百姓徒然以此为弊端，又由谁来承担罪责呢！假如让牧守自行任用官佐，牧守的罪责又怎会脱逃呢！假定州郡治理得很糟，只要撤换刺史一人，就能使情况改变过来了。如果吏部把任官搞滥了，就是换掉主持此事的侍郎，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是因为候选授官的人员过于繁多，不可能了解清楚。这是任官制度使事情变成这样的，并不是主管部门的过错。现在，自判官、副将以下的人员，都让各道的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自行选任，即便其间也有徇私之事，但是大体说来，十成里犹有七成是可取的。因而自行任用官佐属吏的办法，已经试行于今，只是还没有在州县普及开来罢了。上述两种任官办法孰利孰弊的道理是显明可见的。倘若让诸使的幕僚官佐完全听受选曹的任命，那又怎能镇守各方重地，料理好那里繁重的财赋事务呢！”沈既济是吴地人。

[4]初，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湖南观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贬潮州刺史。时杨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复擢为衡州刺史。始，皋之遭诬在治，念太妃老，将惊而戚，出则囚服就辩，入则拥笏垂鱼，即贬于潮，以迁入贺；及是，然后跪谢告实。皋，明之玄孙也。

[4]当初，衡州刺史曹王李皋治理政务，很有成绩，湖南观察使辛京杲妒忌他，便以刑法陷害，使他被贬为潮州刺史。当时，杨炎正在道州，知道李皋是无辜的。及至杨炎入朝出任宰相，再次提升李皋为衡州刺史。当初，李皋遇到诬陷，正在经受审讯，他考虑到太妃年老，将会受惊而悲伤，所以，他出门时穿上囚服去受审，回家后便穿上朝服，手执笏板，衣垂鱼袋。李皋即将被贬到潮州，他却以升迁向太妃报喜。至此，李皋才跪在太妃面前认错，并以实情相告。李皋是李明的玄孙。

[5]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既代郭子仪、府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怀光右，皆怏怏不服。怀光发兵防秋，屯长武城，军期进退，不时应令。监军翟文秀劝怀光奏令宿卫，既离营，使入追捕，诬以他罪，且曰："黄之败，职尔之由！"尽杀之。

[5]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替代了郭子仪的职务以后，府的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因功劳声名素来在李怀光之上，都郁郁不乐，心中不服。李怀光派兵防御吐蕃，在长武城屯驻，诸将对李怀光规定的军队进驻与退防的时间，都不按时应命。监军翟文秀劝说李怀光上奏朝廷，让诸将回朝执行宿卫任务。诸将离开军营后，李怀光派人追捕诸将，诬蔑诸将犯了别的罪过，而且说："浑在黄失败，都是因为你们的原故！"于是将诸将全部杀掉。

[6]九月，甲戌，改淮西曰淮宁。

[6]九月，甲戌（初七），朝廷将淮西改称为淮宁。

[7]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

[7]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来到蜀地十余年，仗着地势险要，兵力强盛，肆意骄奢淫逸，朝廷感到忧虑，但又无法换掉他。至此，崔宁入朝，德宗加封他为司空，兼任山陵使。

南诏王罗凤卒，子凤迦异前死，孙异牟寻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为东府。"崔宁在京师，所留诸将不能御，虏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走，士民窜匿山谷。上忧之，趣宁归镇。宁已辞，杨炎言于上日："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且宁本与诸将等夷，因乱得位，威令不行。今虽遣之，必恐无功；若其有功，则义不可夺。是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也。愿陛下熟察。"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请留宁，发朱所领范阳兵数千人，杂禁兵往击之，何忧不克！因而得内亲兵于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更授他帅，使千里沃壤复为国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宁。

南诏王罗凤去世，他的儿子凤迦异又死在他的前头，他的孙子异牟寻即位为王。冬季，十月，丁酉朔（初一），吐蕃与南诏合兵共十万

人，分三道入侵，一支军队从茂州出发，一支军队从扶州和文州出发，一支军队从黎州和雅州出发。他们声称：“我们打算拿下蜀地，作为我们东部的府。”当时，崔宁正在京城，他所留下的各个将领不能抵御敌军的进攻。敌军接连攻陷了一些州县，刺史丢下守城逃跑，百姓逃避到山谷之中。德宗忧心忡忡，催促崔宁回西川。崔宁向德宗辞行以后，杨炎对德宗说：“蜀地物产富饶，崔宁占据此地，朝廷等于失掉了自己的外府，至今已有十四年了。崔宁虽然入朝了，但西川的整个军队还在他背后支撑着，他们不向朝廷交纳贡赋，这与朝廷失去蜀地是一样的。况且，崔宁本来与西川诸将是同一等辈，乘着变乱而得到节度使的地位，威望不高，命令难行。现在，即使派他回去，恐怕也是无所建树的。倘若他取得成功，从道义上说，蜀地便是不可强夺的了。这就是说，蜀地战败，朝廷固然失去了它，蜀地取胜，朝廷还是不能得到它。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德宗说：“既然如此，那怎么办才好呢？”杨炎回答：“请陛下将崔宁留在京城，另派朱所统领的范阳兵数千人，其间掺入禁军，前去进击敌军，还担心不能取胜吗！借此而得以将禁军置于西川军的心腹之中，蜀将必定不敢妄动，再任命别人为西川统帅，使蜀地的千里沃野重新为朝廷所有，这是使国家因蒙受一些较小的损害，而收取了较大的好处啊。”德宗说：“好。”于是将崔宁留在京城。

初，马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东川出兵，自江油趋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

当初，马妒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的功绩与声名，派遣李晟入朝宿卫，李晟担任了右神策军都将的职务。德宗派出禁军四千人，让李晟率领；又派出州、陇州、范阳兵五千人，让金吾大将军安邑人曲环率领，以此二军前去救蜀。东川也派出军队，从江油挺进白坝，与山南节度使的军队合击吐蕃和南诏，并且打败了他们。范阳兵在七盘县追上了吐蕃和南诏的军队，再次打败了他们，并攻克了维州和茂州。李

晟军在大渡河外追击敌军，又打败了他们。吐蕃和南诏的士兵因饥饿寒冷和坠落荒崖野谷死去的有八九万人。吐蕃人既后悔，又恼怒，杀掉了诱导他们前来入侵的人。异牟寻恐惧，修筑了苴咩城，连绵达十五里，徙居到那里。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

[8]上用法严，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仪之隶人潜杀羊，载以入城，右金吾将军裴奏之。或谓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独不为之地乎？"曰："此乃吾所以为之地也。郭公勋高望重，上新即位，以为群臣附之者众，吾故发其小过，以明郭公威权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8]德宗执法严厉，百官无不震惊恐惧。由于代宗入葬的日期已经临近，禁止人们屠牲宰畜。郭子仪的仆从暗中杀了一只羊，装在车上，运到城中，右金吾将军裴将此事上奏。有人对裴说："郭公对国家有再造之功，你偏偏不肯为他留些余地吗？"裴回答："我这样做，正是要为郭公留出余地来啊。郭公勋业高，声望重，皇上刚刚即位，认为群臣中依附郭公的人很多，我故意揭发郭公的一个小小过失，以此表明郭公的威望和权力都是不足畏惧的。这样做，上可以尊崇皇上，下可以安定大臣，不也是可以的吗！"

[9]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庙号代宗。将发引，上送之，见车不当驰道，稍指丁未之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也。"上哭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命改辕直午而行。肃宗、代宗皆喜阴阳鬼神，事无大小，必谋之卜祝，故王屿、黎干皆以左道得进。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发，不复择日。

[9]己酉（十三日），将睿文孝武皇帝葬于元陵，庙号代宗。在将要出殡的时候，德宗亲自把灵车送了出来，看到灵车不是在道路中间行走，而是稍微偏向道路外边，便询问此中的原故。主管部门答说："陛下本命在午，指向正中，所以不敢冲犯。"德宗哭着说："哪有委屈灵车来谋求自身好处的呢！"于是命令灵车改向，对着午方即在道路中间行进。肃宗和代宗都喜好阴阳鬼神，无论事情大小，必定要求占问卜，所以王屿和黎干都是靠着左道得以升官的。德宗素来不相信这一套，代宗入葬山陵的日期只依礼法定在七月期满之时，诸事准备停当便出殡下葬，不再选择日期。

[10]十一月，丁丑，以晋州刺史韩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0]十一月，丁丑（十一日），德宗任命晋州刺史韩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1]乔琳衰老耳聩，上或时访问，应对失次，所谋议复疏阔。壬午，以琳为工部尚书，罢政事。上由是疏张涉。

[11]乔琳年老体衰，耳朵重听，德宗有时候征询他的意见，他的回答有失条理，所谋划计议的内容又很疏陋迂阔。壬午（十六日），德宗任命乔琳为工部尚书，免去同平章事。德宗自此和张涉也疏远了。

[12]杨炎既留崔宁，二人由是交恶。炎托以北边须大臣镇抚，癸巳，以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坊州。以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以灵盐节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灵、盐州留后；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绥·银·麟·胜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知、坊、丹州留后。时宁既出镇，不当更置留后，炎欲夺宁权，且窥其所为，令三人皆得特奏事，仍讽之使伺宁过失。

[12]杨炎把崔宁留在京城以后，两人的关系自此便恶化起来。杨炎托称北部边防需要大臣镇守抚慰，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守坊州。任命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任命灵盐节度都虞侯醴泉人杜希全知灵、盐二州留后，任命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及绥、银、麟、胜各州留后，任命延州刺史李建徽知、坊、丹三州留后。当时，崔宁已经出镇，不应当再设置留后，杨炎打算削夺崔

宁的权力，并且暗中察看他的活动，便令杜希全等三人都可以特别奏事，同时

暗示他们伺察崔宁的过失。

[13]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诵为皇太子。

[13]十二月，乙卯（十九日），德宗册立宣王李诵为皇太子。

[14]旧制，天下金帛皆贮于左藏，太府四时上其数，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制，乃奏尽贮于大盈内库，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给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校其赢缩，殆二十年。宦官领其事者三百余员，皆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

动。杨炎顿首于上前曰：“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轻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岁用几何，量数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后可以为政。”上即日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一用旧式，岁于数中择精好者三、五千匹，进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称之。

[14]根据原有的制度，全国的钱帛都收归左藏贮存，由太府按季节上报钱帛数额，由比部复核钱帛的收支情况。及至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当时京城中的豪帅很多，索取赏赐毫无节制，第五琦不能制止，便上奏将左藏钱帛悉数贮存于大盈内库，并让宦官管理，皇上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所以贮存的钱帛长期有能再由内库搬出。从此，国家的财赋收入成了皇上的私人储藏，主管部门不能得知数量多少，无法核查盈亏情况，几乎达二十年之久。掌管内库的宦官有三百余人，都在蚕食内库的财富，其势力盘根错节，牢固不可动摇。杨炎在德宗面前叩头说：“财赋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国家的盛衰安危，无不与财赋相关。所以，以前各朝都以重臣掌管财赋，即便如此，有时还会有财赋损耗，管理混乱的情况发生。现在，专门让宦官掌握财赋的收支盈亏，大臣都无法知道，朝政的蛀蚀败坏，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了。请将全国的财赋搬出内库，以便交还给主管部门管理。推算好宫中每年需用多少，悉数进上，决不敢有所缺少。能够这样，此后才能办好朝政。”德宗当日颁下诏书：“一切财赋都交还左藏，完全采用原有的法式，每年在财赋数额内挑选出精良的布帛三五千匹，进献到大盈内库。”杨炎只用一席话便改变了皇上的主意，议事的人们都称赞他。

[15]丙寅晦，日有食之。

[15]丙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6]湖南贼帅王国良阻山为盗，上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辞行，上问以为政之要，对曰：“为政之本，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理。”上曰：“朕比以下诏求贤，又遣使臣广加搜访，庶几可以为理乎！”对曰：“下诏所求及使者所荐，惟得文词干进之士耳，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

[16]湖南赋寇首领王国良依山为盗，德宗派遣都官员外郎关播前去招抚。辞行之际，德宗和关播询问办好政事的关键，关播回答道：“办好政事的根本，在于陛下必须寻找有道贤人，并与他们一齐治理国家。”德宗说：“我近来已经颁下诏书，寻求贤才，还派出使者，多方面地搜罗寻访，这大概可以使国家政治修明了吧！”关播回答说：“下诏寻求和使者荐举，只能得到一些凭着文词追求仕禄的人物罢了，有道贤人哪里会随着一纸公文而被推举、先拔出来呢！”德宗闻此大悦。

[17]崔甫有疾，上令舆与入中书，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决。

[17]崔甫身患疾病，德宗让他坐着肩舆到中书省。有时，崔甫正在家中休假，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德宗便命中使到崔甫家中咨询，然后做出决定。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建中元年（庚申、780）

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公元780年）

[1]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赦天下。始用杨炎议，命黜陟使与观察、刺史“约百姓丁产，定等级，改作两税法。比来新旧徵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

[1]春季，正月，丁卯朔（初一），更改年号。群臣为德宗进献尊号，称作圣神文武皇帝。大赦天下。德宗开始采用杨炎的建议，命令黜陟使和观察使、刺史“估量百姓的人丁财产，定出等级，改变旧税法，实行两税法。将近年来原有和新增的各项征收名目一律取消。在两税以外，就是向百姓再收敛一个铜钱，便以违法论处。”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徵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在唐朝的初期，征收赋税的办法称作租、庸、调，有田土便要交租，有人丁便要服庸，有户口便要纳调。在玄宗当政末期，户籍逐渐遭到破坏，大多已经与实际不符。到了至德年间，战事四起，到处征收赋敛，逼迫催促，再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征收部门增加了，可是互相没有隶属关系而是各自随意增加课税，

巧立名目，新老名目相互重复，毫无限度。富足人家人丁多，大抵作官当僧人

得以免除赋役；而贫困人家人丁多，全无隐瞒逃避的去处，所以上等户优游而

下等户劳瘁。征税的吏员又乘机侵吞，百姓十天输赋一月送税，经受不了如此

困窘，大抵都逃亡流徙成为浮户，那些留下来的本地百姓，不足百分之四五。

至此，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首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费用和上交朝廷的数额，并

以此数额向百姓征税，通过对支出的估量来制定收入的数额。无论主户、客户，

都按现在的居地制订簿册；无论成丁、中男，都按贫富状况划为等级；流动经商

的人，在所居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他们与定居民户一同纳税，不能侥幸获利。

定居百姓的赋税，在秋天和夏天两次征收。那些租、庸、调以及杂徭等全部省去，

整个征税事务由度支统一掌管。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是颁布赦文，命令实施。

[2]初，左仆射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不相悦。元载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权，众颇疾之，多上言转运使可罢；又有风言晏尝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者。杨炎为宰相，欲为元载报仇，因为上流涕言：“晏与黎干、刘忠翼是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崔甫言：“ 兹事暖昧，陛下已旷然大赦，不当复究寻虚语。”炎乃建言：“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

复旧。”上从之。甲子，诏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2]当初，左仆射刘晏担任吏部尚书，杨炎担任侍郎，两不悦服。元载被杀，刘晏起了很大的作用。及至德宗即位以后，刘晏长期执掌财利的权柄，众人颇为妒忌他，多上言称转运使一职应当罢去，又有流言说刘晏曾经秘密上表劝说代宗册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出任宰相以后，打算为元载报仇，因而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干和刘忠翼同谋，我作为宰相，不能声讨他，真是罪该万死。”崔甫说：“这件事并未搞清楚，既然陛下已经以广阔的襟怀实行了大赦，就不应该再来追究这些不实之辞。”于是杨炎又提出建议：“尚书省是国家大政的根本，近来设置诸使职，分掉和侵夺了尚书省的权力，现在应当恢复原有的制度。”德宗听从了杨炎的建议。甲子（疑误），诏令全国钱谷都要交给金部、仓部管理，免除了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职。

[3]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廷犹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

[3]二月，丙申朔（初一），德宗命令黜陟使十一人分道巡查全国。在此之前，魏博节度使田悦事奉朝廷还算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通晓时务，听说田悦军有七万人，便发下军符，要求裁减四万人，命他们解甲归农。田悦佯装从命，按军符减员。不久，田悦召集应当裁减的士兵，激怒他们说：“你们长期在军中，都有父母、妻子、儿女，现在一下子被黜陟使裁减了，你们拿什么来养活自己呢！”大家放声大哭起来。田悦于是拿出家财，分给士兵，让他们都回到军中。由此，士兵都感谢田悦的恩德而怨恨朝廷。

[4]崔甫以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仇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丰州陵阳渠，以兴屯田。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己，徵秀实为司农卿。丁未，宁节度

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奏："按朔方五城，旧屯沃饶之地，自丧乱以来，人功不及，因致荒废，十不耕一。若力可垦辟，不俟浚渠。今发两京、关辅人于丰州浚渠营田，计所得不补所费，而关辅之人不免流散，是虚畿甸而无益军储也。"疏奏，不报。既而陵阳渠竟不成，弃之。

[4]崔甫因为身染疾病，多不管事，杨炎独揽朝廷大权，专门去做报恩复仇的事情。他上奏采用元载生前留下的计划筑原州城，又打算征发长安、洛阳和关内的丁夫疏浚丰州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德宗派遣中使来到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处，询问此举利弊如何，段秀实认为："现在边疆防御还很空虚，不适宜兴办事功，召引敌人。"杨炎大怒，认为这是有意阻止自己，便征召段秀实担任司农卿。丁未（十二日），德宗让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并让他移军原州驻扎，又任命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奏称："据悉，朔方五城过去本是肥沃丰饶的土地，自从国家遭受变乱以来，由于无暇投入人力，因而导致土地荒废，耕种的不足十分之一。如果有人力再将这里开垦出来，则不必等待疏通陵阳渠。现在征发长安、洛阳、关辅百姓到丰州疏浚渠道，经营屯田，算起来，所得到的不足以补赏所耗费的，而且关辅百姓不免流亡离散。这样做，是使京城辖区空虚，而对军事储备却毫无补益。"此疏奏上，德宗不予答复。后来，陵阳渠到底没能修成，将它废弃了。

[5]上用杨炎之言，托以奏事不实，己酉，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5]德宗采纳杨炎的主意，借口上奏的事情与实际不符，己酉（十四日），将刘晏贬为忠州刺史。

[6]癸丑，以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节度使。

[6]癸丑（十八日），德宗任命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该镇节度使。

[7]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诏下泾州为城具，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宁帅，即诛温儒雅等，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为戮？今又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

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癸亥，以朱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代怀光。

[7]杨炎打算修筑原州城，以便恢复秦州和原州，命令李怀光在前面监督施工，朱和崔宁各带领一万人分布两侧，在后护卫。有诏书命令泾州将士准备筑城的工具，泾州将士愤怒地说："我辈充当国家西大门的屏障，已经有十多年了。一开始，我辈屯驻州，才将农桑各业经营起来，可以定居下来了，便又移军屯驻泾州，披荆斩棘，建立军府；在泾州还没有把座位坐暖，又被丢到塞外。我辈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至非要遭受如此对待呢！"李怀光刚刚当上宁节帅，便杀掉了温儒雅等人，军令十分严厉。及至李怀光兼任泾原节帅，各个将领都很恐惧，他们说："那五位将领到底犯了什么罪，而要遭受杀戮？现在，李怀光又来到泾州，我辈怎能不忧虑呢！"刘文喜乘大家心中不安，占据了泾州，不服从诏命，还上疏要求再派段秀实来当泾州节帅，如果不能派段秀实来，便派朱来。癸亥（二十八日），德宗任命朱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替代李怀光。

[8]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金，事觉；上怒，欲置于法。李忠臣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言于上曰："陛下贵为天子，而先生以乏财犯法，以臣愚观之，非先生之过也。"上意解，辛未，放涉归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皆战死，独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为当死久矣。"上悯然，左迁京杲诸王傅。忠臣乘机救人，多此类。

[8]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收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钱财的事情被发觉，德宗很生气，准备依法惩办。李忠臣身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向德宗进言说："陛下贵为天子，然而，天子的老师却因为缺少钱财而犯法，依我愚见，这并不是老师的过错啊。"德宗的态度缓和下来。辛未（初六），将张涉罢免还乡。辛京杲因私忿用杖打死部曲，有关部门奏称辛京杲犯了死罪，德宗打算按有关部门的意见办。李忠臣说："辛京杲早就该死了。"德宗问他此话怎讲，李忠臣说："辛京杲的父亲和兄弟都战死了，只有辛京杲至今还活着，所以我认为辛京杲早就该死了。"德宗心怀怜恤之情，将辛京杲降职为诸王师傅。李忠臣利用时机，挽救人命，大多如此。

[9]杨炎罢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代之。既而省职久废，耳目不相接，莫能振举，天下钱谷无所总领。癸巳，复以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万年杜佑权江、淮水陆转运使，皆如旧制。

[9]杨炎罢除了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来代替。不久，由于尚书省各部门的职任久已荒废，部门之间不通声气，未能把事办好，无法将全国的钱粮统一掌管起来，癸巳（二十八日），德宗再次任命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任命金部郎中万年人杜佑暂时代理江、淮水陆转运使，都和原来的制度一样。

[10]刘文喜又不受诏，欲自邀旌节；夏，四月，乙未朔，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

[10]刘文喜又不服从诏命，准备自求节度使的旌节。夏季，四月，乙未朔（初一），他占据泾州叛乱，打发他的儿子到吐蕃为人质，以求援助。德宗命令朱、李怀光前去讨伐他，还命令神策军使张巨济带领禁军二千人前往协助。

[11]吐蕃始闻韦伦归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还部落，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兽，英威圣德，洽于中国。”吐蕃大悦，除道迎伦。赞普即发使随伦入贡，且致赙赠。癸卯，至京师，上礼接之。既而蜀将上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上曰：“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悉命归之。

[11]吐蕃人最初听说韦伦将俘虏送回来时，并不相信。及至被俘者回到吐蕃，各自返还部落，声称“新皇上将宫女释放出宫，将禽兽放生，他的英风威声和圣明仁德，真是遍及中原。”吐蕃人听了很高兴，便打扫道路，迎接韦伦。吐蕃赞普立即派出使者，跟随韦伦入朝进贡，并且赠送助办丧事的物品。癸卯（九月），吐蕃使者来到京城，德宗按照礼节接待了他。不久，蜀地的将领向上建言：“吐蕃人豺狼成性，我方捉获的俘虏不应放还。”德宗说：“戎狄侵犯边疆，我们便打击他们；他们服从朝廷，我们便归还俘虏。打击他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威严；归还俘虏，是显示朝廷的信义。假如不能将威严和信义树立起来，又怎能安抚边远各族呢！”德宗命令将吐蕃俘虏悉数放还。

[12]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武将、奸吏，缘此侵渔下民。癸丑，上生日，四方贡献皆不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上悉归之度支以代租赋。

[12]代宗在位时期，每当大年初一、冬至、端午、皇上的生日，州府长官争着在定额赋税之外争着向朝廷进贡，进贡多的，便能得到皇上的欢心，武将和奸滑的官吏便借此侵吞百姓的财物。癸丑（十九日），是德宗的生日，德宗对各地进贡概不接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细绢三万匹，德宗悉数拨归度支，以此代替两处应纳的租税。

[13]五月，戊辰，以韦伦为太常卿；乙酉，复遣伦使吐蕃。伦请上自为载书，与吐蕃盟；杨炎以为非敌，请与郭子仪辈为载书以闻，令上画可而已，从之。

[13]五月，戊辰（初五），德宗任命韦伦为太常卿。乙酉（二十二日），再次派遣韦伦出使吐蕃。韦伦请求德宗亲自撰写盟书，与吐蕃结盟。杨炎认为德宗与吐蕃赞普地位不对等，请求同郭子仪等人撰写盟书上报德宗，再由德宗批准，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14]朱等围刘文喜于泾州，杜其出入，而闭壁不与战，久之不拔。天方旱，徵发馈运，内外骚然，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上皆不听，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海宾言于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岂肯附叛臣，必为陛下枭其首以献。但文喜今所求者节而已，愿陛下姑与之，文喜必怠，则臣计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尔能立效固善，我节不可得也。"使海宾归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减御膳以给军士，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者，赐予如故。于是众知上意不可移。时吐蕃方睦于唐，不为发兵，城中势穷。庚寅，海宾与诸将共杀文喜，传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14]朱等将刘文喜包围在泾州，堵塞了泾州出入的通道，但又关闭营垒，不与刘文喜交战，长时间不能攻克泾州。当时正值天旱，征发粮草，输送给养，使得朝野内外骚动不安，朝中诸臣上书请求赦免刘文喜，以便使疲乏困顿的百姓得到休息的，多得难以记载。德宗全不听从，他说："连个小小的忤逆之臣都不能铲除，还拿什么来号令全国！"刘文喜让部将刘海宾入朝上奏。刘海宾对德宗说："我是陛下在

藩邸时的部曲，怎肯依附叛逆之臣，我一定要为陛下将刘文喜斩首示众，并献给朝廷。但是，刘文喜现在所希求的，不过是当节度使而已，希望陛下暂时满足他，刘文喜必然会懈怠，这样，我的计谋便能够实施了。”德宗说：“爵号与车服不能随便借给人，你能立刻效命固然很好，节度使一职，他不能得到。”德宗让刘海宾回去将此意告诉刘文喜，而对刘文喜的进攻也仍在继续。德宗自减进食，供给士兵，城中应当得到春天服装的将士，也都象过去一样赐给。由此，大家才知道皇帝对刘文喜的态度是不可动摇的。当时，吐蕃才与唐朝交好，不肯为刘文喜派兵，泾州城中形势窘困。庚寅（二十七日），刘海宾与诸将一起杀死刘文喜，并将他的头颅传送京城，而原州城终究没能修成。

自上即位，李正已内不自安，遣参佐入奏事；会泾州捷奏至，上使观文喜之首而归。正已益惧。

自从德宗即位以来，李正已内心感到不安。他派遣参佐入朝奏事，适值泾州捷报奏到朝廷，德宗便让李正已的参佐观看了刘文喜的人头，然后让他回去。李正已越发恐惧。

[15]六月，甲午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甫薨。

[15]六月，甲午朔（初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甫去世。

[16]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辛丑，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

[16]道术之士桑道茂向德宗进言：“不出几年，陛下会有暂离宫廷的危难。我望见奉天城有天子之气，应当将此城建得高大些，以备非常事件发生。”辛丑（初八），德宗命令京兆府征发民数千人，夹杂六军的士兵，前去修筑奉天城。

[17]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骄不为礼。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从之，欲举国入寇。其相顿莫贺达干，登里之从父兄也，谏曰：“唐，大国也，无负于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

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登里不听。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遣其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俱入见，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乙卯，命京兆少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7]当初，回纥的风俗质朴敦厚，君臣间的等级差异不甚显著，所以能够大家一条心，强劲雄健，无所匹敌。及至回纥为唐朝立了功劳，唐朝赐赠给回纥的物品甚为丰厚，登里可汗开始妄自尊大起来。他建筑了宫殿，搬进去居住，身边的妇女也有了搽粉画眉，身著绣衣的装饰，大唐因此财力空虚，而回纥的风俗也败坏了。及至代宗驾崩，德宗派遣中使梁文秀前往回纥通报噩耗时，登里态度骄傲，不按礼节接待来使。依附回纥的九姓胡人劝说登里，大唐富饶，现在乘大唐忙于丧事发起进攻，可以获得莫大好处。登里听从了九姓胡人的劝说，打算举国入侵大唐。回纥宰相顿莫贺达干是登里的堂兄，劝谏登里说：“唐朝是个大国，没有对不起我们。前年我们入侵太原，获得羊马数万，可以称得上大捷了。但是，路途太远，粮食缺乏，及至归国，士兵大多徒步行走了。现在又要举国远征，万一不能取得胜利，那将如何撤军回国呢！”登里不肯听从。顿莫贺乘回纥民心不愿意南下侵犯之机，发兵击杀登里以及九姓胡人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他派遣臣属聿达干与梁文秀一齐入朝觐见，表示愿意作朝廷的藩臣，不剪垂发，等待朝廷的诏命。乙卯（二十二日），德宗命令京兆少尹临漳人源休册命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8]秋，七月，丙寅，邵州贼帅王国良降。国良本湖南牙将，观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冈，以捍西原蛮。京杲贪暴，国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惧，据县叛，与西原蛮合，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诏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及曹王皋为湖南观察使，曰：“驱疲，诛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遗国良书，言：“将军非敢为逆，欲救死耳。我与将军俱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湔洗，何心复加兵刃于将军乎！将军遇我，不速降，后悔无及。”国良且喜且惧，遣使乞降，犹疑未决。皋乃假为使者，从一骑，越五百里，抵国良壁，鞭其门，大呼曰：“我曹王也，来受降！”举军大惊。国良趋出，迎拜请罪。皋执其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具，散其众，使还农。诏赦国良罪，赐名惟新。

[18]秋季，七月，丙寅（初四），邵州贼寇头领王国良归降。王国良本是湖南牙将，湖南观察使辛京杲让他驻守武冈，以便抗御西原蛮。辛京杲贪婪残暴，知道王国良家殷富，便将死罪加到王国良身上。王国良害怕，便占据武冈县城，发起叛乱。他与西原蛮汇合，聚集了一千人，侵犯劫掠州县，沿洞庭湖千里之内，都受到他的侵害。德宗诏令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伐王国良，但是连年不能取胜。及至曹王李皋出任湖南观察使，他说："逼迫疲困的百姓诛杀反叛，这不是好办法。"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王国良，说："将军并不敢背叛朝廷，只想自救一死罢了。我和将军都遭受辛京杲的罗织陷害，我已蒙圣明的朝廷洗刷冤屈，怎么会忍心对将军以兵刃相加呢！将军遇上了我，如果不肯快快归降，后悔就来不及了。"王国良又喜欢，又害怕，对于派遣使者请降与否，迟疑不决。于是，李皋扮作使者，只让一人骑马跟随，奔走五百里，抵达王国良的营垒，鞭打营门，大声喊道："我是曹王，快来受降吧！"全军闻此大惊。王国良快步走出来，迎上去，跪拜请罪。李皋拉着王国良的手，与他结为兄弟，烧掉了所有的进攻与防守的器具，遣散了他的部下，让他们回家务农。德宗下诏赦免王国良的罪，赐他名字叫做惟新。

[19]辛巳，遥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

[19]辛巳（十九日），遥尊德宗生母沈氏为皇太后。

[20]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之，己丑，乃下诏赐死。天下冤之。

[20]荆南节度使庾准逢迎杨炎的意思，奏称忠州刺史刘晏给朱写信请求营救，讲了许多怨恨的话，又奏称刘晏征召补充忠州的士兵，打算抗拒朝廷的命令。杨炎又证明此说不虚。德宗便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将刘晏缢杀，到己丑（二十七日），才下诏赐刘晏自裁，全国人都认为刘晏冤枉。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

当初，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数年之间，全国户口散失了十之八九，州县多被藩镇占据，赋税不再上缴朝廷，朝廷的库存消耗殆尽。唐朝变故频仍，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在战事所到之处，驻扎重兵，依靠县官供给给养，所消耗的费用多得不可估量，全靠刘晏办理。刘晏最初担任转运使时，只主管陕东各道，陕西各道全由度支主管。到了后期，刘晏兼管度支，但不久便被罢官。

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绐。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刘晏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善于灵活地处理多变的事情，办得恰到好处。他常以优厚的待遇招募善于奔走的人，并设置了前后相望的驿站，以探测和上报各地物价。虽偏远之地，不出几天，也都能报到转运使司来。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变，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他常主张："要想办理好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对他们加以任用。至于考核簿籍文书，支付钱粮等项工作，是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的；而吏人只能书写公文，不应随便讲话。"他又常说："读书人陷于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世所抛弃，因此看待名声重于财利，所以读书人大多清廉自修；吏人即使廉洁自守，最终还是不能显贵荣华，因此看待财利重于名声，所以吏人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才能实行这些主张，别人效法刘晏，到头来还是赶不上刘晏。刘晏的属官即使身在数千里以外，奉行刘晏的教令还是和在刘晏面前一样，讲话办事，都不敢欺骗说谎。当时，有些权贵人物将亲朋故旧嘱托给刘晏，刘晏也应承他们，领取薪俸的多

少，升迁官阶的快慢，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是刘晏从不让他们亲理职事。他所管辖的交场、船场、巡院等处，凡是担任要职、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出来的得力人员。所以，在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的有名人物，多数是刘晏旧日的属下。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刘晏还认为：户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掌理财务，以关心民间疾苦为先务。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一月，必须陈述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如果丰收，就以高价买入；如果歉收，就以低价卖出。有时还将谷物换成杂货，供给官用，或者在丰收之地出卖。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丰的苗头，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蠲免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之期，刘晏不待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他并不等到百姓疲困流亡，饥饿而死以后，才去赈济百姓。由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起来。刘晏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的户口不过二百万，到他任职的后期，全国户口发展到三百余万。属于刘晏统辖，户口便增加；不是刘晏统辖的范围，户口就不增加。在刘晏任职的初期，财赋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

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营法来充实军需国用。当时，自许、汝、郑、邓一带的西面，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主管其事；自汴、滑、唐、蔡一带的东面，都是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其事。刘晏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食盐，转卖给商人，听凭商人自行买卖，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对于长江五岭间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便将官盐转运到那里贮存。有时盐商断绝，盐价上涨，便降低盐价出卖，号称常平盐，官方得到了盐产专营的利益，而百姓也不缺少食盐。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长江、淮河地区的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却达到了六百余万缗，由此，国家的经费充足起来，而百姓也不疲困不堪。至于河东的盐利，不过只有八十万缗，而价格也比海盐更高。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数运之后，无不斑白者。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在刘晏任职之前，将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流湍急凶险，大抵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依据各处的不同特点，因利乘便，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漕运的士卒，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在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自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将十艘船编为一组，叫一纲，让

军将带领，运送十次未发生闪失，便给予优厚的慰劳，让此人作官。屡次运送以后，运送者便没有不是头发花白的了。刘晏在扬子设置十处船场造船，每制船一艘，给钱一千缗。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白白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一切事情都要有长远的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困窘，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件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急于同这些人不厌烦细地计较分文，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下去呢！他日一定会有嫌我所付给的工钱多便减少工钱的人，减少费用在半数以下还是可以的，超过此数，漕运就不能维持了。”此后五十年，有关部门果然将工钱减去一半。及至咸通年间，有关部门计算费用支给工钱，造船者不再有余利可图，造出的船只愈发单薄脆弱，容易毁坏，漕运于是废止了。

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刘晏是个勤勉力行的人，无论事务清闲抑或繁剧，都一定要在当天决断完毕，不让事情过夜，后来讲论财利的官员没有能够赶得上他的。

[21]八月，甲午，振武留后张光晟杀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董突者，武义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尽帅其徒归国，辎重甚盛。至振武，留数月，厚求资给，日食肉千斤，他物称是，纵樵牧者暴践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杀回纥，取其辎重，而畏其众强，未敢发。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归，乃密献策于光晟，请杀回纥。光晟喜其党自离，许之。上以陕州之辱，心恨回纥；光晟知上旨，乃奏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今闻其自相鱼肉，顿莫贺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国相、梅录各拥兵数千人相攻，国未定。彼无财则不能使其众，陛下不乘此际除之，乃归其人，与之财，正所谓借寇兵赍盗粮者也。请杀之。”三奏，上不许。光晟乃使副将过其馆门，故不为礼；董突怒，执而鞭之数十。光晟勒兵掩击，并群胡尽杀之，聚为京观。独留一胡，使归国为证，曰：“回纥鞭辱大将，且谋袭

据振武，故先事诛之。”上徵光晟为右金吾将军，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币。回纥请得专杀者以复仇，上为之贬光晟为睦王傅以慰其意。

[21]八月，甲午（初三），振武留后张光晟杀死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董突是武义可汗的叔父。代宗在位期间，九姓胡经常假冒回纥的名义，杂居在京城，经商时恣意暴虐，与回纥一起，成为公家和私人的祸害。德宗即位后，命令董突带领同来的人悉数回国，他们带走的包裹很多。董突一行到振武，逗留了几个月，索求丰厚的供给，每天吃肉一千斤，用去其他物品与此相当，还听任砍柴放牧的回纥人糟踏瓜果和庄稼，振武的百姓都苦于回纥人的骚扰。张光晟打算杀死这些回纥人，取得他们的包裹，但又忌惮回纥人多势强，未敢发起行动。九姓胡人听说他们的部族被回纥新即位的可汗所杀戮，很多人半道逃走。董突对九姓胡人的防范很严密，九姓胡人既不能逃走，又不敢回来，于是向张光晟秘密献策，请求杀掉回纥人。张光晟因九姓胡人与回纥人自相背离而感到高兴，便允许九姓胡的请求。德宗因陕州之辱，心中痛恨回纥人。张光晟知道了德宗的心思，便奉称：“回纥本族人数并不很多，能够辅助回纥强盛起来的，是那群胡人而已。现在听说他们之间自相残害，顿莫贺新近即位，登里可汗移地健有个庶生的儿子，还有国相、梅录，都各自拥兵数千人，相互攻杀，国内尚未安定。他们没有资财便不能指使他们的部众，陛下不乘这一时机铲除他们，却要放他们的人回国，还给他们财物，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借给寇匪兵马，送给强盗粮秣的做法啊。请将他们杀掉。”三次上奏，德宗都没有许可。于是，张光晟便让副将在回纥人居住的房舍门前往来，故意做出不礼貌的行为，董突大怒，捉住副将，将他抽打了数十鞭。张光晟统率士兵袭击回纥，连同九姓胡人一齐杀掉，尸首堆积起来，有如高丘。张光晟只留下一个胡人，让他回国去做见证，以说明：“回纥人用鞭子抽打、羞辱大将，而且图谋偷袭和占领振武城，所以才先行诛杀了这一班人。”德宗征召张光晟为右金吾将军，派遣中使王嘉祥前去去致送书信和礼物。回纥请求得到擅杀之人，好为族人报仇，德宗因此贬张光晟为睦王傅，以图慰解回纥人。

[22]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兼中书令，卢龙、陇右节度如故。以舒王谟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谟，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22]德宗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兼任中书令衔，仍然担任卢龙、陇右节度使。任命舒王李谟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大使，任命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人姚令言为留后。李谟是李邈的儿子，早年丧父，德宗收他为儿子。

[23]癸丑，诏赠太后父、祖、兄、弟官，及自余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凡百二十有七通；中使以马负而赐之。

[23]癸丑（二十二日），德宗颁诏赠给太后的父、祖、兄、弟官职，并为其余的太后族人男女颁发拜官职、封食邑的告第告身，共计一百二十七通。中使用马驮着它们，去颁赐给每个人。

[24]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

[24]九月，壬午（二十一日），将作奏称宣政殿的廓庑毁坏了，而十月在十二星次中属戌宫，为北斗魁星之气，不能进行修葺。德宗说："只要不妨害公家和百姓，那便是吉祥了，何必卜问时日凶吉呢！"随即命令修葺廓庑。

[25]大历以前，赋敛出纳俸给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赂公行，天下不按赃吏者殆二十年。惟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观察使薛邕，文雅旧臣，徵为左丞；邕去宣州，盗隐官物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发之。冬，十月，己亥，贬连山尉。于是州县始畏朝典，不敢放纵。

[25]在大历以前，征税、收支、薪俸都没有法度，高级官员得以专擅其事，加上元载、王缙执掌朝政，贿赂公行，全国不再按察贪赃官吏几达二十年。只有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察虔州刺史源敷翰，判他流刑。德宗因宣歙观察使薛邕是位温文尔雅的老臣，征召他担任左丞。薛邕离开宣州时，盗窃隐瞒官家财物数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揭发了他。冬季，十月己亥（初九），德宗将薛邕贬为连山县尉。自此，州县开始畏惧朝廷法典，不敢任意妄为。

上初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宦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德宗即位之初，疏远摈斥宦官，亲近任用朝官。但是，张涉因长于儒学而入侍禁中，薛邕因温文尔雅而登上朝堂，却相继由于贪赃而垮台。宦官武将得到借口，他们说：“南衙文臣贪赃动不动就达到巨万，反而说我辈把国家搞混乱了，这难道不是欺人之谈吗！”由此，德宗开始心怀疑虑，不知道依靠谁人为好。

[26]中书舍人高参请分遣诸沈访求太后，庚寅，以睦王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又命诸沈四人为判官，与中使分行诸道求之。

[26]中书舍人高参请求分别派遣沈氏诸人去寻访太后。庚寅（疑误），德宗任命睦王李述为奉迎使，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副使，又让沈氏四人任判官，与中使分别巡行各道，寻找皇太后。

[27]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访以时政得失，远人疾苦。

[27]十一月，首次命令在待制官以外，再推荐出朝集使二人，向他们询问当时朝政的得失，以及边远各地人民的疾苦。

[28]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妇不答。上命礼官定公主拜见舅、姑及婿之诸父、兄、姊之仪，舅、姑坐受于中堂，兄、姊立受于东序，如家人礼。有县主将嫁，择用丁丑，是日，上之从父妹卒，命罢之。有司奏：“供张已备，且殇服不足废事。”上曰：“尔爱其费，我爱其礼。”卒罢之。至德以来，国家多事，公主、郡、县主多不以时嫁，有华发者，虽居禁中，或十年不见天子；上始引见诸宗女，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所赍小大之物，必经心目。己卯、庚辰二日，嫁岳阳等九十一县主。

[28]先前，公主下嫁，公婆要对她行拜礼，而媳妇不必答礼。德宗命令礼官制定公主拜见公婆以及夫婿的叔伯、兄姊的礼仪，规定公婆坐在中堂接受公主拜见，夫婿的兄姊站在东厢房中接受公主拜见，就和凡人家庭的礼节一样。有位亲王的女儿县主将要出嫁，选定以丁丑（十七日）为期。此日，德宗的叔伯妹妹去世，便命令县主停止出嫁。有关部门奏称：“陈设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未成年人的丧事是不足以废止婚礼的。”德宗说：“你们珍惜县主出嫁的费用，我却珍惜礼节。”还是阻止了县主在此日出嫁。自至德年间以来，国家变故频仍，公主、郡主、县主不能按时出嫁的人很多，有的人头发都变得花白

了。她们虽然在宫中居住，却有人长达十年之久看不到皇上。德宗命人引导宗室诸女前来会见，对年长于己的表示敬意，对年少于己的予以安慰，让她们全都嫁了出去。对宗室诸女所携带的物品，无论大小，德宗都一定要亲自经心过目。己卯（十九日）、庚辰（二十日）两天，德宗将岳阳等九十一位县主嫁了出去。

[29]吐蕃见韦伦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伦还，吐蕃遣其相论钦明思等入贡。

[29]吐蕃人看到韦伦再次到来，益发喜欢。十二月，辛卯朔（初一），韦伦回返朝廷，吐蕃便派遣国相论钦明思等人入朝进贡。

[30]是岁，册太子母王氏为淑妃。

[30]这一年，德宗册立太子的生母王氏为淑妃。

[31]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税钱一千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

[31]全国税户计有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七十六户，在籍士兵计有七十六万八千余人，征收税钱计有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千余缗，征收谷物计有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

二年（辛酉、781）

二年（辛酉，公元781年）

[1]春，正月，戊辰，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薨。宝臣欲以军府传其子行军司马惟岳，以其年少暗弱，豫诛诸将之难制者深州刺史张献诚等，至有十余人同日死者。宝臣召易州刺史张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节召之。孝忠使孝节谓宝臣曰：“诸将何罪，连颈受戮！孝忠惧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节泣曰：“如此，孝节必死。”孝忠曰：“往则并命，我在此，必不敢杀汝。”遂归，宝臣亦不之罪也。兵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宝臣特亲爱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士真复厚结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独全。

[1]春季，正月，戊辰（初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李宝臣打算将军府主帅的位子传给他的儿子行军司马李惟岳，因为李惟岳年纪尚小，愚昧软弱，便事先诛杀了难以辖制的部下将领深州刺史张献诚等人，甚至有十余人同一天被杀。李宝臣传召易州刺史张孝忠，张孝忠不肯前往，李宝臣又让他的弟弟张孝节去传召他。张孝忠让张孝

节转告李宝臣说："各位将领究竟犯了什么罪，接连不断地遭到杀戮！我张孝忠怕死，既不敢前往，也不敢反叛，正如你不肯入朝当官一样。"张孝节哭着说："如果这样，我一定被杀。"张孝忠说："如果前往，你我便会一齐丧命，有我在这儿，李宝臣一定不敢杀你。"于是，张孝节回到成德，李宝臣也没有加罪于他。兵马使王武俊职位低下，但是作战勇敢，所以李宝臣特别亲近受护他，还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王士真为妻，王士真又深深结纳了李宝臣身边的人。所以，唯有张孝忠和王武俊得以保全。

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劝惟岳匿丧二十余日，诈为宝臣表，求令惟岳继袭，上不许；遣给事中汲人班宏往问宝臣疾，且谕之。惟岳厚赂宏，宏不受，还报。惟岳乃发丧，自为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上又不许。

到李宝臣去世，孔目官胡震和家仆王他奴劝告李惟岳隐瞒丧事二十余天，假冒李宝臣上表，请求让李惟岳袭任节度使。德宗不予许可，派遣给事中汲县人班宏前往问候李宝臣的病情，并进行开导。李惟岳以厚资贿赂班宏，班宏不肯接受，回朝上报。李惟岳于是为李宝臣发丧，自称留后，让将领佐吏连名上奏，请求颁赐节度使的旌节，德宗又没有许可。

初，宝臣与李正已、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悦初袭位，事朝廷礼甚恭，河东节度使马燧表其必反，请先为备。至是悦屡为惟岳请继袭，上欲革前弊，不许；或谏曰："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上曰："贼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竟不许。悦乃与李正已各遣使诣惟岳。潜谋勒兵拒命。

当初，李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深相结纳，约定将所管辖的土地传给子孙后代。所以，田承嗣死时，李宝臣竭力向朝廷请求，让朝廷将节度使的旌节授给田悦，代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田悦最初袭任节度使时，事奉朝廷的礼节很是恭谨，河东节度使马燧上表说田悦定会反叛，请朝廷预先作好防备。至此，田悦屡次为李惟岳请求继任，但德宗准备革除以往的弊端，不肯答应。有人劝谏说："李惟岳已

经据有父业，若不顺水推舟任命他，准会酿成变乱。”德宗说：“寇贼本来没有资格作乱，都是假借着我的土地和职位名号，才得以招聚人马的啊。往日朝廷顺着他们的欲望来任命他们的事不少了，但是变乱还是日益增长。这说明爵位的任命不但不足以止息变乱，反而助长变乱。如果李惟岳一定要发起变乱，任命他与不任命他都一样。”德宗到底还是没有答应下来。于是，田悦与李正己各自派遣使者至李惟岳处，暗中策划率兵抗拒朝命。

魏博节度副使田庭谓悦曰：“尔藉伯父遗业，但谨事朝廷，坐享富贵，不亦善乎！奈何无故与恒、郓共为叛臣！尔观兵兴以来，逆乱者谁能保其家乎！必欲行尔之志，可先杀我，无使我见田氏之族灭也。”因称病卧家。悦自往谢之，庭闭门不内，竟以忧卒。

魏博节度副使田庭对田悦说：“你凭借着伯父留下的基业，去谨慎地事奉朝廷，坐享富贵，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无缘无故地与成德、淄青一起去作反叛之臣呢！你看战事兴起以来，叛逆变乱的人有谁能够保全自己的家族呢？如果你一定要按你的想法去做，可以先把我杀了，别让我看见田氏的举族灭亡。”于是他自称有病，躺在家中。田悦亲自前去向田庭道歉，田庭关上家门，不肯接待田悦。田庭最终因忧郁而死。

成德判官邵真闻李惟岳之谋，泣谏曰：“先相公受国厚恩，大夫衰之中，遽欲负国，此甚不可。”劝惟岳执李正己使者送京师，且请讨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则旄节庶几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长史毕华曰：“先公与二道结好二十余年，奈何一旦弃之！且虽执其使，朝廷未必见信。正己忽来袭我，孤军无援，何以待之！”惟岳又从之。

成德判官邵真听到李惟岳的图谋，哭着规劝说：“先相公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典，大夫您在服丧期间，忙着准备背叛国家，这种做法太不对了。”邵真劝说李惟岳将李正己的使者抓起来，送往京城，并且请求讨伐李正己。他说：“这样做，朝廷会嘉许大夫的忠心，节度使的旌节也许还有得到的希望。”李惟岳认为邵真说得对，便让邵真起草奏书。长史毕华说：“先公与成德、淄青交好了二十余年。怎么能一下子舍弃了他们！而且，即使将二镇的使者抓起来，朝廷也不一定就相信你。

李正己突然来袭击我军，我军孤立无援，这又怎么办呢！”李惟岳又听从了毕华的意见。

前定州刺史谷从政，惟岳之舅也，有胆略，颇读书，王武俊等皆敬惮之，为宝臣所忌，从政乃称病杜门。惟岳亦忌之，不与图事，日夜独与胡震、王他奴等计议，多散金帛以悦将士。从政往见惟岳曰：“今海内无事，自上国来者，皆言天子聪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诸侯子孙专地。尔今首违诏命，天子必遣诸道致讨。将士受赏，皆言为大夫尽死；苟一战不胜，各惜其生，谁不离心！大将有权者，乘危伺便，咸思取尔以自为功矣。且先相公所杀高班大将，殆以百数，挠败之际，其子弟欲复仇者，庸可数乎！又，相公与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齿于我，今天子必以为将；滔与吾击柝相闻，计其闻命疾驱，若虎狼之得兽也，何以当之！昔田承嗣从安、史父子同反，身经百战，凶悍闻于天下，违诏举兵，自谓无敌；及卢子期就擒，吴希光归国，承嗣指天垂泣，身无所措。赖先相公按兵不进，且为之祈请，先帝宽仁，赦而不诛，不然，田氏岂有种乎！况尔生长富贵，齿发尚少，不更艰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为乎！为尔之计，不若辞谢将佐，使惟诚摄领军府，身自入朝，乞留宿卫，因言惟诚且留摄事。恩命决于圣志；上必悦尔忠义，纵无大位，不失荣禄，永无忧矣。不然，大祸将及。吾亦知尔素疏忌我，顾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见其言切，益恶之。从政乃复归，杜门称病。惟诚者，惟岳之庶兄也，谦厚好书，得众心，其母妹为李正己子妇。是日，惟岳送惟诚于正己，正己使复姓张，遂仕淄青。惟岳遣王他奴诣从政家，察其起居，从政饮药而卒；且死，曰：“吾不惮死，哀张氏今族灭矣！”

前定州刺史谷从政是李惟岳的舅父，他有胆识，有谋略，颇读过一些书，王武俊等人对他都很敬畏。由于被李宝臣猜忌，谷从政便闭门称病。李惟岳也猜忌他，有事不肯与他谋划。李惟岳整日专门与胡震、王他奴等人商量，多发放钱财布帛，以便取悦将士。谷从政去见李惟岳说：“当今国内没有事端，从京城来的人都说皇上聪慧明达，英俊威武，立志要再造太平之世，十分不愿方镇的子孙专擅一方。你现在头一个违抗诏命，皇上定然派遣各道兵马前来讨伐你。你部下的将士接受了犒赏，都说要为你尽力至死，而如果一战不能取胜，人们各自顾惜自己的性命，谁不背叛你呢！通达权变的大将，乘你危难之

际，寻找方便的时机，便都想捉住你而自己立功。况且，先公所杀死的高职位的大将几乎上百人了，在你遭受挫败之际，死者子弟中要报仇的，难道是屈指可数的吗！再者，先公与幽州结下嫌隙，朱滔兄弟一贯对我们恨得咬牙切齿，如今皇上准会任命他们为将领的。朱滔与我们之间近得连夜间敲打木梆报时的声音都可以相互听到，一旦朱滔接受朝廷的命令，急速前来，那就如同虎狼追捕野兽一般，你又如何抵挡呢！过去，田承嗣跟随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父子一起造反，身经百战，凶猛骠悍，闻名天下，违抗诏命，发起战端，自认为没有敌手。及至卢子期被擒获，吴希光归顺国家以后，田承嗣却只好对天而泣，不知将自身安放何处了。全靠先公按兵不进，而且为他求情，先帝宽厚仁德，予以赦免，田承嗣才未遭到诛杀，如果不是这样，田氏还能留下根苗吗！何况你生长在富贵之中，年龄还小，没有经受过艰难危苦，但你却听信左右的话，打算效法田承嗣的作法吗！为你打算，你不如在将佐面前辞去职务，让李惟诚代理掌管军府，你亲身入朝，请求留下来为皇上值宿警卫，同时也说明让李惟诚暂且留下来代理掌管军府之事，对他的加恩任命取决于皇上的意志。皇上必然喜欢你的忠义，即使得不到高位，也不会失去荣耀的禄位，永远消除忧患了，否则，大祸将要到来。我也知道你素来疏远猜忌我，但因你我有甥舅之情，事情又已急迫，不能不说了！”李惟岳见谷从政出言切中要害，越发憎恶他。谷从政于是再次回到家中，闭门称病。李惟诚是李惟岳异母庶兄，他谦和厚道，喜欢读书，能得人心，他的同母妹做了李正己的儿媳妇。此日，李惟岳将李惟诚送到李正己那里，李正己让李惟诚恢复姓张，于是他便在淄青做官了。李惟岳派遣王他奴到谷从政家中去，察看谷从政的活动，谷从政吞服毒药而死。在将死之际，谷从政说：“我不怕死，只是为张氏现在将要遭到灭族之灾而悲哀。”

刘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悦等皆不自安；刘晏死，正己等益惧，相谓曰：“我辈罪恶，岂得与刘晏比乎！”会汴州城隘，广之，东方人讹言“上欲东封，故城汴州。”正己惧，发兵万人屯曹州；田悦亦完聚为备，与梁崇义、李惟岳遥相应助，河南士民骚然惊骇。

刘文喜死去，李正己、田悦等人都感到不安；刘晏死去，李正己等人更加恐惧。他们交谈说：“我辈的罪恶，难道能够同刘晏相比吗！”

适逢汴州因城内狭窄，需要拓广城垣，东方人便传出谣言：“皇上准备向东面开拓封疆了，所

以才修筑汴州城。”李正己害怕了，发兵一万人，屯驻曹州。田悦也修葺城池

，聚集人马，预作防备，与梁崇义，李惟岳遥相接应，互为援助，搅得河南士

子庶民骚动，惊骇不安。

永平旧领汴、宋、滑、亳、陈、颍、泗七州，丙子，分宋、亳、颍别为节度使，以宋州刺史刘洽为之；以泗州隶淮南；又以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使。旬日，又以永平节度使李勉都统洽、嗣恭二道，仍割郑州隶之，选尝为将者为诸州刺史，以备正己等。

永平军原先辖有汴、宋、滑、亳、陈、颍、泗共七州，丙子（十七日），朝廷从永平军分出宋、亳、颍三州，另设节度使，以宋州刺史刘洽充任此职。将泗州隶属于淮南，又任命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及河阳三城节度使。十天以后朝廷又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总辖刘洽、路嗣恭所在二道，再次把郑州分割隶属于他，让他选任曾经做过将官的人担任各州刺史，以防备李正己等人。

[2]初，高力士有养女嫠居东京，颇能言宫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为沈太后，诣使者具言其状。上闻之，惊喜。时沈氏故老已尽，无识太后者。上遣宦官、宫人往验视之，年状颇同，宦官、宫人不审识太后，皆言是。高氏辞称实非太后，验视者益疑之，强迎入上阳宫。上发宫女百余人，赍乘舆服御物就上阳宫供奉。左右诱谕百方，高氏心动，乃自言是。验视者走马入奏，上大喜。二月，辛卯，上以偶日御殿，群臣皆入贺。诏有司草仪奉迎。高氏弟承悦在长安，恐不言，久获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养孙樊景超往覆视，景超见高氏居内殿，以太后自处，左右侍卫甚严。景超谓高氏曰：“姑何自置身于俎上！”左右叱景超使下，景超抗声曰：“有诏，太后诈伪，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为人所强，非己出也。”以牛车载还其家。上恐后人不复敢言太后，皆不之罪，曰：“吾宁受百欺，庶几得之。”自是四方称得太后者数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

[2]当初，高力士有个养女在洛阳寡居，她挺能讲宫中轶事，女官李真一猜想此人便是沈太后，就到寻访太后的使者那里陈述了她的状貌。德宗听到这一消息，真是又惊又喜。当时，沈氏族老辈人都已去世，再没有认识太后的人。德宗派遣宦官、宫人前往察看高氏，高氏的年龄状貌与太后颇为相似，宦官、宫人不曾仔细端详过太后，都说高氏便是太后。高氏推辞说自己实在并不是太后，派来察看的人却愈发怀疑，强行将高氏迎进上阳宫。德宗打发宫女一百余人，带着车驾衣服等御用之物去上阳宫供养服侍高氏。随侍的人们千方百计地劝诱她，高氏动了心，便声称自己是太后。察看的官员乘马飞快入朝上奏，德宗非常高兴。二月，辛卯（初二），德宗以双日登殿，群臣都入朝庆贺。德宗还下诏命令有关部门草拟仪典，奉迎太后。高氏的弟弟高承悦住在长安，害怕如果不讲实情，日子久了终要获罪，便急忙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德宗让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往上阳宫复核察看。樊景超看到高氏住在内殿，以太后的身份自居，随从人员服侍防卫得很是严密。樊景超对高氏说："姑姑为什么要将自己置身于刀俎之地呢！"侍从人员呵斥樊景超下殿，樊景超高声说："我这里带着诏书，太后是伪装的，侍从人员可速下殿来。"侍从人员都走下殿来。高氏于是说："我是被人所勉强，不是出于自己意愿。"樊景超用牛车拉着高氏，将她送回家中。德宗担心以后人们不再敢提太后，都不予加罪，还说："我宁可遭受上百次的欺骗，大概总能找到太后吧。"自此以后，各地声称找到太后的事情发生了多次，但都不是，而真正的太后最终还是不知去向。

[3]御史中丞卢杞，奕之子也，貌丑，色如蓝，有口辩；上悦之，丁未，擢为大夫，领京畿观察使。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3]御史中丞卢杞是卢奕的儿子，他相貌丑陋，面色如蓝靛，能言善辩，德宗喜欢他。丁未（十八日），德宗提升卢杞为御史大夫，兼任京畿观察使。郭子仪每次会见宾客，姬妾不离身边。卢杞曾因郭子仪患病而前往问候，郭子仪却将随侍的姬妾悉数屏退，只一人凭几而坐，接待卢杞。有人询问原故，郭子仪说："卢杞面貌丑陋，心地险恶，女人见了必然要笑，以后卢杞得志了，我便举族无一幸免了！"

杨炎既杀刘晏，朝野侧目，李正己累表请晏罪，讥斥朝廷。炎惧，遣腹心分诣诸道，以宣慰为名，实使之密谕节度使云：“晏昔朋附奸邪，请立独孤后，上自恶而杀之。”上闻而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乙巳，迁炎为中书侍郎，擢卢杞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不专任炎矣。杞蕞陋，无文学，炎轻之，多托疾不与会食；杞亦恨之。杞阴狡，欲起势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亲任之。

杨炎杀掉刘晏以后，朝野之士都对他既畏惧又愤恨。李正己屡次上表请问刘晏何罪，讥讽贬责朝廷。杨炎害怕了，便派遣亲信分别到各道去，名义上是前去安抚地方，实际上是让他们暗中告诉节度使说：“刘晏昔日勾结并依附奸佞邪恶之人，请求册立独孤妃为皇后，是皇上自己憎恶他，因而杀了他。”德宗听到此言，对杨炎厌恶，由此便有诛杀杨炎的意图，只是尚隐忍着没有发作。乙巳（十六日），德宗调任杨炎为中书侍郎，提升卢杞为门下侍郎，二人都为同平章事，不再专门任用杨炎了。卢杞矮小丑陋，没有文采，缺乏学识，杨炎看不起他，常常假托有病，不与他在政事堂一起进餐。卢杞对杨炎也是怀恨在心。卢杞阴险狡猾，打算在朝中扶植自己的势力，树立自己的威望，对稍不附合自己的人，便一定要置之于死地。他引荐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亲近并任用他。

[4]丙午，更汴宋军曰宣武。

[4]丙午（十七日），汴宋军改称为宣武军。

[5]振武节度使彭令芳苛虐，监军刘惠光贪婪；乙卯，军士共杀之。

[5]振武节度使彭令芳苛刻残暴，其监军刘惠光贪得无厌。乙卯（二十六日），振武将士共同将二人杀死。

[6]发京西防秋兵万二千人戍关东。上御望春楼宴劳将士，神策军士独不饮，上使诘之，其将杨惠元对曰：“臣等发奉天，军帅张巨济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凯还之日，相与为欢。’故不敢奉诏。”及行，有司缘道设酒食，独惠元所部瓶罂不发。上深叹美，赐书劳之。惠元，平州人也。

[6]朝廷征发京西防御吐蕃兵马一万二千人驻防关东。德宗登上望春楼，设宴犒劳将士。神策军的士兵唯独不肯饮酒，德宗让人询问原

由，神策军将官杨惠元回答说：“我们来自奉天，主帅张巨济告诫我们说：‘此行要大大地建树功名，待到凯旋而归的日子，我与你们好好痛快一场。’所以不敢饮酒。”到出发时，有关部门在道旁摆设酒食，只有杨惠元的部下不肯启瓶饮酒。德宗深表赞赏，颁赐诏书慰劳杨惠元。杨惠元是平州人。

[7]三月，置州于鄜城。

[7]三月，朝廷在鄜城设置州。

[8]辛巳，以汾州刺史王为振武军使、镇北·绥·银等州留后。

[8]辛巳（二十二日），德宗任命汾州刺史王为振武军使和镇北、绥、银等州留后。

[9]遣殿中少监崔汉衡使于吐蕃。

[9]朝廷派遣殿中少监崔汉衡出使吐蕃。

[10]梁崇义虽与李正己等连结，兵势寡弱，礼数最恭。或劝其入朝，崇义曰：“来公有大功于国，上元中为阉宦所谗，迁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驾入朝，犹不免族诛。吾岁久衅积，何可往也！”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屡请讨之，崇义惧，益修武备。流人郭昔告崇义为变，崇义闻之，请罪，上为之杖昔，远流之；使金部员外郎李舟诣襄州谕旨以安之。舟尝奉使诣刘文喜，为陈祸福，文喜囚之，会帐下杀文喜以降，诸道跋扈者闻之，谓舟能覆城杀将。至襄州，崇义恶之；舟又劝崇义入朝，言颇切直，崇义益不悦。及遣使宣慰诸道，舟复诣襄州，崇义拒境不内，上言“军中疑惧，请易以他使。”时两河诸镇方猜阻，上欲未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义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赏，赐以铁券；遣御史张著赍手诏徵之，仍以其裨将蔺杲为邓州刺史。

[10]梁崇义虽然与李正己等人联合起来，但是兵少势弱，对朝廷的礼节也最为恭敬。有人劝他到朝廷中去做官，梁崇义说：“来为国家立下了大功，上元年间却遭到宦官的谗言诽谤，因此拖延着不应召入朝。等到代宗继位以后，来不待驾好车马，便去朝见，尚且不能避免族诛之祸。我多年来与朝廷积下许多嫌隙，怎么能够再到朝廷去呢！”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屡次请求讨伐梁崇义，梁崇义害怕，益发整治军备。流人郭昔告发梁崇义准备叛乱，梁崇义听到此言，向朝廷请罪。德宗为此杖责郭昔，将他流放远方，还让金部员外郎李舟至襄州宣布

圣旨，使梁安心。李舟曾经奉命出使刘文喜处，向他陈述利害，刘文喜将他囚禁起来。适逢部下杀了刘文喜，归降朝廷，各道专横跋扈的将帅听说了，都说李舟有倾覆城池、斩杀大将的本领。李舟来到襄州，梁崇义厌恶他。李舟又规劝梁崇义入朝，讲话直率而切中要害，梁崇义愈加不高兴。及至派遣使者安抚各道的时候，李舟再次来到襄州，梁崇义将李舟拒于境外，不肯接待，并上奏说："军中疑虑恐惧，请改派别的使者。"当时，两河各镇正在猜疑朝廷，德宗打算显示恩典信义，使他们安心。夏季，四月，庚寅（初二），德宗加封梁崇义同平章事，对他的妻子儿女全都予以封赏，赐给铁券，派遣御史张著带着皇帝的手诏征召他，还任命他的副将蔺杲为邓州刺史。

[11]五月，丙寅，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

[11]五月，丙寅（初八），因战事兴起，朝廷将商税增至十分之一。

[12]田悦卒与李正己、李惟岳定计，连兵拒命，遣兵马使孟将步骑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盗据、相二州，朝廷独得邢、磁二州及临县。悦欲阻山为境，曰："邢、磁如两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马使康将八千人围邢州，别将杨朝光将五千人栅于邯郸西北以断昭义救兵，悦自将兵数万围临；邢州刺史李共、临将张坚壁拒守。

[12]田悦终于与李正己、李惟岳定下计划，联合三镇兵马，抗拒朝命，派遣兵马使孟带领步兵、骑兵共五千人，北去援助李惟岳。薛嵩死去时，田承嗣私下强占了州和相州，朝廷只得到邢州和磁州以及临县。田悦打算依凭山势划分边境，便说："邢州和磁州就象围棋中的两个眼，在我的中腹部位，不可不攻取。"于是，田悦派遣兵马使康带领八千人包围邢州，派遣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在邯郸西北竖起栅栏，以切断昭义的救兵，田悦则亲自带兵数万人，包围临县。邢州刺史李共、临将领张坚固壁垒，抵御围兵。

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旧将也，老而有谋，悦宠信牙官扈而疏之，及攻临，召曹俊问计，曹俊曰："兵法十围五攻；尚书以逆犯顺，势更不侔，今顿兵坚城之下，粮竭卒尽，自亡之道也。不若置万兵于崞口以遏西师，则河北二十四州皆为尚书有矣。"诸将恶其异己，共毁之，悦不用其策。

贝州刺史邢曹俊是田承嗣原来的将领，年事高，有谋略，但田悦宠信牙官扈而疏远邢曹俊。及至攻打临时，田悦将邢曹俊召来询问计策，邢曹俊说：“兵法认为，兵力十倍于敌人，才可包围敌人，五倍于敌人，才可攻打敌人，你以叛逆军队侵犯朝廷，这形势就更不能同兵法上讲的相比了。现在军队受阻于坚固的城池之下，粮食一光，士卒便会跑光，这真是自取灭亡。不如在崞口安置士兵一万人，以便阻止西面的军队，河北二十四州便都归你所有了。”诸将领讨厌邢曹俊的说法与自己不同，便一同诋毁他，田悦也就未采用邢曹俊的计策。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七卷

唐纪四十三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二建中二年（辛酉、781）

唐纪四十三唐德宗建中二年（辛酉，公元781年）

[1]六月庚寅，以浙江东·西观察使、苏州刺史韩为润州刺史、浙江东·西节度使，名其军曰镇海。

[1]六月，庚寅（初三），德宗任命浙江东西观察使、苏州刺史韩为润州刺史、浙江东西节度使，将他统辖的军队定名为镇海军。

[2]张著至襄阳，梁崇义益惧，陈兵而见之。蔺杲得诏不敢发，驰见崇义请命。崇义对著号泣，竟不受诏。著复命。

[2]张著来到襄阳，梁崇义愈加恐惧，让士兵结成阵列来接见张著。蔺杲得到出任邓州刺史的诏书，不敢启程就任，驰马去见梁崇义请示命令。梁崇义面对张著号啕大哭，但到底不肯接受诏命。张著只好回朝复命。

癸巳，进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诸道兵讨之。杨炎谏曰：“希烈为董秦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上不听。炎固争之，上益不平。

癸巳（初六），德宗晋升李希烈爵位为南平郡王，加封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率各道兵马讨伐梁崇义。杨炎规劝说；“李希烈是董秦的养子，董秦亲近并信任他的程度无可比拟，但李希烈最终还是驱逐了董秦，并夺取了他的职位。李希烈为人凶狠暴戾，六亲不认，他无功于朝廷，尚且态度强硬而不守国法，假如让他平定了梁崇义，将如何控制他呢！”德宗不听杨炎的建议，杨炎坚持已见，争议再三，德宗对杨炎愈加不满。

荆南牙门将吴少诚以取梁崇义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诚为前锋。少诚，幽州潞人也。

荆南牙门将吴少诚带着攻取梁崇义的策谋谒见李希烈，李希烈任命吴少诚为前锋。吴少诚是幽州潞县人。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上以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

当时，内自关中，西至蜀、汉，南达江、淮、闽、越，北到太原，到处发兵，而李正己派兵扼守徐州的甬桥和涡口，梁崇义拥兵襄阳，运输通道全被切断，人心为之震惊恐慌。江、淮的进奉船一千余艘，停泊在涡口而不敢前进。德宗任命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张万福疾驰到涡口，骑着马立在岸上，命令进奉船进发，淄青的将士停在岸边，斜目观望，但不敢妄动。

[3]辛丑，汾阳忠武王郭子仪薨。子仪为上将，拥强兵，程元振、鱼朝恩谗毁百端，诏书一纸徵之，无不即日就道，由是谗谤不行。尝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灵曜据汴州作乱，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府库珍货山积。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颔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皆出麾下，虽贵为王公，常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3]辛丑（十四日），汾阳忠武王郭子仪去世。郭子仪是位杰出的将领，拥有强兵，程元振、鱼朝恩曾对他用谗言百般诋毁，但只要有一纸诏书征召，他没有一次不是当日启程的，由于这些，诽谤才失去了作用。郭子仪曾经派遣使者到田承嗣处，田承嗣向西下拜说："我这膝盖不向人弯屈已经有若干年头了！"李灵曜依凭汴州发起叛乱，公私物品经过汴州的，全都被他扣留，惟有郭子仪的物品，他不敢靠近，还派兵护卫，送出州境。据统计，郭子仪担任中书令共计二十四年，每月收入薪俸钱二万缗，私产尚不在计算之列，家中的仓库里珍异宝货堆积如山。郭子仪举家三千人，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是朝廷中显要的官员。他的孙子有数十人，每当向他问安时，他不能一一辨认，只是向他们点头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都是他的部下，虽

然贵为王公，但郭子仪经常对他们颐指气使，任意驱使，而他们在郭子仪面前用小步快走，以示身分卑微，郭子仪家人也将他们视为仆从。郭子仪以一身维系全国安危将近三十年，他的功劳天下无双，但皇上不猜疑他；他的地位达到了人臣的顶峰，但众人不妒忌他；他穷极奢华，尽情享受；但人们不非难他。他八十五岁时寿终。他的将佐当上大官、成为名臣的人物很多。

[4]壬子，以怀、郑、河阳节度副使李艽为河阳、怀州节度使，割东畿五县隶焉。

[4]壬子（二十五日），德宗任命怀、郑、河阳节度副使李艽为河阳、怀州节度使，分割东都五个畿县归其管辖。

[5]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将士皆迁七资。元忠姓名，朝廷所赐也，本姓曹，名令忠；昕，子仪弟之子也。

[5]北庭、安西自从吐蕃陷落河、陇以来，便与朝廷隔绝不通了。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率领将士严守四境，抗拒吐蕃，屡次派遣使者上表，都未到达，音信断绝长达十余年。至此，李元忠、郭昕派使者抄偏僻小道，经诸胡人居处，从回纥来到朝廷，德宗对此很是嘉许。秋季，七月，戊午朔（初一），德宗加封李元忠为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任命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所辖将士全部超迁战功七等。李元忠这一姓名，是朝廷赐给的，李元忠原本姓曹，名令忠。郭昕是郭子仪弟弟的儿子。

[6]李希烈以久雨未进军，上怪之，卢杞密言于上曰："希烈迁延，以杨炎故也。陛下何爱炎一日之名而堕大功；不若暂免炎相以悦之，事平复用，无伤也。"上以为然，庚申，以炎为左仆射，罢政事。以前永平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镒，齐丘之子也。以朔方节度使崔宁为右仆射。

[6]因多日来连续降雨，李希烈未能进军，受到德宗的责怪。卢杞暗中对德宗说："李希烈拖延不进，是因为杨炎的原故。陛下何必顾惜杨炎暂时的声誉，而毁坏了大功业，不如暂时免除杨炎的相职，使李

希烈高兴，事情平息以后再起用杨炎，这并没有什么妨害。”德宗认为卢杞说得对。庚申（初三），德宗任命杨炎为左仆射，罢去知政事，任命前永平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镒是张齐丘的儿子。任命朔方节度使崔宁为右仆射。

[7]丙子，赠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书。光庭天宝末为伊州刺史，吐蕃陷河、陇，光庭坚守累年，吐蕃百方诱之，不下。粮竭兵尽，城且陷，光庭先杀妻子，然后自焚。郭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赠官。

[7]丙子（十九日），朝廷追赠已故伊州刺史袁光庭为工部尚书。袁光庭在天宝末年出任伊州刺史。吐蕃攻陷河、陇后，袁光庭坚守多年，吐蕃千方百计地引诱他，都不能将伊州攻下。后来粮食吃光，士卒战死，伊州城将要陷落，袁光庭事先杀死妻子儿女，然后自焚而死。郭昕的使者到来，朝廷才知道了袁光庭的事迹，所以给他追赠官爵。

[8]辛巳，以宁节度使李怀光兼朔方节度使。

[8]辛巳（二十四日），德宗让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朔方节度使。

[9]癸未，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大破田悦于临。

[9]癸未（二十六日），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在临大破田悦。

时悦攻临，累月不拔，城中食且尽，府库竭，士卒多死伤。张饰其爱女，使出拜将士曰：“诸君守战甚苦，家无他物，请鬻此女为将士一日之费。”众皆哭，曰：“愿尽死力，不敢言赏。”李抱真告急于朝，诏马燧将步骑二万与抱真讨悦，又遣李晟将神策兵与之惧；又诏幽州留后朱滔讨惟岳。

当时，田悦进攻临，历时几个月，不能攻克，城中的食品将要吃光，仓库的储备已经用完，士卒伤亡，为数很多。张将心爱的女儿打扮起来，让女儿出来拜见将士，他说：“诸位坚守城池，甚是辛苦，我家没有别的东西，请让我把这个儿女卖掉，权当将士们一天的费用。”大家都哭着说：“我们甘愿用尽全力，而决不敢谈论奖赏。”李抱真向朝廷告急，德宗下诏命令马燧带领步兵、骑兵共二万人与李抱真讨伐

田悦，又派遣李晟带领神策兵与二人同讨田悦，又下诏命令幽州留后朱滔讨伐李惟岳。

燧等军未出险，先遣使持书谕悦，为好语，悦谓燧畏之，不设备。燧与抱真合兵八万，东下壶关，军于邯郸，击悦支军，破之。悦方急攻临，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杨朝光。明日，燧等进攻朝光栅，悦将万余人救之，燧命大将李自良等御之于双冈，令之曰："悦得过，必斩尔！"自良等力战，悦军却。燧推火车焚朝光栅，斩朝光，获首虏五千余级。居五日，燧等进军至临，悦悉众力战，凡百余合，悦兵大败，斩首万余级。悦引兵夜遁，邢州围亦解。

马燧等人的军队还没有脱出险境时，先派遣使者带着书信去开导田悦，向他说了一些好话，田悦认为马燧畏惧他，不再设置防备。马燧与李抱真两军汇合共八万人，东下壶关，在邯郸驻扎，进击田悦的支属部队，并且打败了他们。田悦正在急切地攻打临，分出李惟岳五千人去援助杨朝光。第二天，马燧等人进攻杨朝光的营栅，田悦带领一万余人去援救。马燧让大将李自良等人在双冈抵御田悦，命令他说："只要田悦通过了双冈，就一定将你斩首！"李自良等人备力激战，田悦的军队退却了。马燧推出烧着火的车辆焚烧杨朝光的栅栏，杀了杨朝光，斩得敌首五千余级。过了五天，马燧等人进军到临，田悦全军出动，奋力而战，经过约一百多个回合，田悦军大败，被斩首一万余级。田悦领兵连夜逃走，邢州也解围了。

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纳秘之，擅领军务。悦求救于纳及李惟岳，纳遣大将卫俊将兵万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悦收合散卒，得二万余人，军于洹水；淄青军其东，成德军其西，首尾相应。马燧帅诸军进屯邺，奏求河阳兵自助；诏河阳节度使李艽将兵会之。

当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已经去世，李正己的儿子李纳隐瞒了这一消息，擅自接管了平卢军务。田悦向李纳和李惟岳求救，李纳派遣大将卫俊带兵一万人，李惟岳派兵三千人，去援救田悦。田悦收聚溃散的士兵，得到二万余人，驻扎在洹水。淄青军在田悦东边驻扎，成德军在田悦西边驻扎，首尾相互接应。马燧率领各军进军至邺城屯驻，上奏请求让河阳兵前来援助，德宗颁诏命令河阳节度使李艽带兵与马燧会师。

[10]八月，李纳始发丧，奏请袭父位，上不许。

[10]八月，李纳开始发丧，上奏请求承袭父亲的职位，德宗不肯答应。

[11]梁崇义发兵攻江陵，至四望，大败而归，乃收兵襄、邓。李希烈引军循汉而上，与诸道兵会；崇义遣其将翟晖、杜少诚逆战于蛮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疏口，又破之。二将请降，希烈使将其众先入襄阳慰谕军民。崇义闭城拒守，守者开门争出，不可禁。崇义与妻赴井死，传首京师。

[11]梁崇义派兵攻打江陵，来到四望山，大败而回，于是收兵进入襄州和邓州。李希烈带领军队沿汉水溯流而上，与各道兵马会合。梁崇义派遣将领翟晖、杜少诚在蛮水迎战，李希烈大破敌军，追击至口，再破敌军。翟晖、杜少诚二将请求投降，李希烈使二人带领部下首先进入襄阳，慰问城内军民。梁崇义关闭城门抵抗，守城的人们打开城门，争先出城，不可禁止。梁崇义与妻子投井而死，二人的头颅被传送到京城。

[12]范阳节度使朱滔将讨李惟岳，军于莫州；张孝忠将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说孝忠曰：“惟岳乳臭儿，敢拒朝命；今昭义、河东军已破田悦，淮宁李仆射克襄阳，计河南诸军，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伫立而须也。使君诚能首举易州以归朝廷，则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转祸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华诣滔，遣录事参军董稹奉表诣阙，滔又上表荐之；上悦。九月，辛酉，以孝忠为成德节度使。命惟岳护丧归朝，惟岳不从。孝忠德滔，为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结。

[12]范阳节度使朱滔准备前去讨伐李惟岳，在莫州驻扎。张孝忠带领精兵八千防守易州，朱滔派遣判官蔡雄劝告张孝忠说：“李惟岳不过是个了乳臭小儿，竟敢抗拒朝命！现在昭义、河东二军已经打败田悦，淮宁李仆射攻克襄阳，算来河南各军早晚要向北挺进，恒州、魏州的覆亡，那是可以立待而至的了。你如果能够带头将易州归属朝廷，那么，打败李惟岳的功劳便是由你开头的，这正是你转祸为福的良策啊。”张孝忠认为言之有理，便派遣牙官程华至朱滔处，派遣录事参军董稹到朝廷去进献表章，朱滔又上表举荐张孝忠，德宗很是高兴。九月辛酉（初六），德宗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命令李惟岳

护送死者回朝，李惟岳不肯听从。张孝忠感激朱滔的恩德，为儿子张茂和娶朱滔女儿，两人深相结纳。

[13]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13]壬戌（初七），德宗加封李希烈同平章事。

[14]初，李希烈请讨梁崇义，上对朝士亟称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还，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后，偃蹇不臣，更烦朝廷用兵耳！"上不以为然。

[14]当初，李希烈请求讨伐梁崇义，德宗对朝中人士屡次称道李希烈有忠心。黜陟使李承从淮西回朝，对德宗说："李希烈肯定能立点微小的功劳，只怕有了功劳以后，骄横傲慢，不尽为臣之道，还要烦劳朝廷再用刀兵罢了！"德宗不以为然。

希列既得襄阳，遂据之为己有，上乃思承言。时承为河中尹，甲子，以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请单骑赴镇；至襄阳，希烈置之外馆，迫胁万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阖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期年，军府稍完。希烈留牙将于襄州，守其所掠财，由是数有使者往来。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来许、蔡，厚结希烈腹心周曾等，与之阴图希烈。

李希烈得到襄阳以后，便将襄阳据为已有，德宗这才想起李承的预言。当时，李承担任河中尹，甲子（初九），德宗任命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德宗打算派禁兵护送他上任，李承请求单人匹马前往山南东道。李承来到襄阳时，李希烈将李承安置在客舍中，千方百计地逼迫威胁他，李承誓死不屈，于是李希烈大肆掳掠了全州所有而离去。李承治理山南东道整整一年，军府才逐渐完备。李希烈将牙将留在襄州，看守掳掠的财物，由此双方常有使者往来。李承也派遣亲信臧叔雅往来于许州和蔡州，深深结纳李希烈的亲信周曾等人，与他们暗中谋算李希烈。

[15]初，萧嵩家庙临曲江，玄宗以娱游之地，非神灵所宅，命徙之。杨炎为相，恶京兆尹严郢，左迁大理卿；卢杞欲陷炎，引郢为御史大夫。先是，炎将营家庙，有宅在东都，凭河南尹赵惠伯卖之，惠伯买以为官廨，郢按之，以为有羡利。杞召大理正田晋议法，晋以为："律，监临官市买有羡利，以乞取论，当夺官。"杞怒，贬晋衡州司马。更召他吏议法，以为："监主自盗，罪当绞。"炎庙正直萧嵩庙

地，杞因谮炎，云“兹地有王气，故玄宗令嵩徙之；炎有异志，故于其地建庙。”冬，十月，乙未，炎自左仆射贬崖州司马；未至崖州百里，缢杀之。惠伯自河中尹贬费州多田尉；寻亦杀之。

[15]当初，萧嵩的家庙濒临曲江，玄宗认为曲江是娱乐游观的地方，不是建造神灵庙宇的处所，便命萧嵩迁移家庙。杨炎担任宰相，憎恶京兆尹严郢，把他降职为大理卿。卢杞打算陷害杨炎，便荐引严郢为御史大夫。在此之前，杨炎准备营造家庙，因有住宅在东都洛阳，便请河南尹赵惠伯为他卖掉，赵惠伯却将此宅买来充当官署。严郢按察此事，认为其中有不应得的余利。卢杞召来大理正田晋，商议处罚二人的刑律依据，田晋认为：“根据刑律，本人管理官府设立的市场，购买物品获取余利的，以索取论处，应当剥夺官位。”卢杞大怒，将田晋贬为衡州司马。卢杞又召另外的官吏来商议罚治二人的刑律，该人认为：“在本人主管的公务中自行盗窃的，罪当处以绞刑。”杨炎的家庙正当萧嵩的家庙所在之地，卢杞借此诬陷杨炎说：“这个地方有帝王之气，所以玄宗才命令萧嵩迁移家庙。杨炎有心背叛朝廷，所以才在此地建造家庙。”冬季，十月，乙未（十日），杨炎由左仆射被贬为崖州司马。杨炎行至距崖州一百里处，遭到了缢杀。越惠伯由河中尹被贬为费州多田尉，不久也被杀死。

[16]辛巳，册太子妃萧氏。

[16]辛巳（疑误），册立萧氏为太子妃。

[17]癸卯，太庙。先是，太祖既正东向之位，献、懿二祖皆藏西夹室，不飨；至是，复奉献祖东向而飨之。

[17]癸卯（十八日），德宗在太庙合祭远近祖先的牌位。在此之前，太祖的牌位已在太庙中，当东向位，献祖、懿祖的牌位则都存放在西夹室内，不予祭献。至此，再次将献祖奉为东向位，予以祭献。

[18]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从父兄也。李纳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说洧举州归国；洧从之，遣摄巡官崔程奉表诣阙，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独抗纳，乞领徐、海、沂三州观察使，况海、沂二州，今皆为纳有。洧与刺史王涉、马万通素有约，苟得朝廷诏书，必能成功。”程自外来，以为宰相一也，先白张镒，镒以告卢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从其请。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谕使。

[18]徐州刺史李洧是李正己的堂兄。李纳侵犯宋州，彭城令太原人白季庚劝说李洧率领全州归顺朝廷，李洧听从了他的劝告，派遣摄巡官崔程带着表章到朝廷去，让他口头上奏皇上，并且禀告宰相，大意是："徐州无力独自抵抗李纳，李洧乞求担任徐、海、沂三州观察使，况且海、沂二州，现在都已被李纳占有。李洧与刺史王涉、马万通素有约定，如果能够得到朝廷的诏书，必定能够成功。"崔程来自外地，以为宰相都一样，于是先向张镒禀告，张镒又转告了卢杞。卢杞恼火崔程不先向自己禀告，便不答应他的请求。戊申（二十三日），加封李洧为御史大夫，充任招谕使。

[19]十一月，戊午，以永乐公主适检校比部郎中田华，上不欲违先志故也。

[19]十一月，戊午（初四），将永乐公主嫁给检校比部郎中田华，以示皇上不想违背原先的意图。

[20]蜀王傀更名遂。

[20]蜀王李傀改名李遂。

[21]辛酉，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

[21]辛酉（初七），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人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在徐州大破淄青、魏博军。

先是，李纳遣其将王温会魏博将信都崇庆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温人王智兴诣阙告急。智兴善走，不五日而至。上为之发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将之，与洽、环、澄共救之。时朔方军资装不至，旗服弊恶，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贼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统有令，先破贼营者，营中物悉与之。"士皆愤怒争奋。

在此之前，李纳派遣将领王温会合魏博领信都崇庆，一齐攻打徐州，李洧派遣牙官温县人王智兴前往朝廷告急。王智兴擅长跑路，不出五天，便到了朝廷。德宗为李洧派出朔方兵五千人，让唐朝臣带领着他们，与刘洽、曲环、李澄共同援救徐州。当时，朔方军的物资装备没有运到，旗帜服装破败粗劣，宣武人嗤笑朔方军说："叫花子能够打败敌人吗！"唐朝臣用宣武人的话来激怒士兵，而且说："都统有令，先打破敌人营垒的，便将营垒中的物品悉数给他。"士卒们都愤怒而起，奋力争先。

崇庆、温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请益兵于纳；纳遣其将石隐金将万人助之，与刘洽等相拒于七里沟。日向暮，洽引军稍却，朔方马军使杨朝晟言于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负山而陈，以待两军，我以骑兵伏于山曲，贼见悬军势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绝其腰，必败之。"朝臣从之。崇庆等果将骑二千逾桥而西，追击官军，伏兵发，横击之；崇庆等兵中断，狼狈而返，阻桥以拒官军。其兵有争桥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为不涉！"遂涉水击，据桥者皆走，崇庆等兵大溃；洽等乘之，斩首八千级，溺死过半。朔方军尽得其辎重，旗服鲜华，乃谓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与宋多？"宣武人皆惭。官军乘胜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军解围走，江、淮漕运始通。

信都崇庆和王温攻打彭城，历时二十天，未能攻克，向李纳请求增加兵力。李纳派遣将领石隐金带领一万人援助他们，与刘洽等人在七里沟相峙。天色渐晚，刘洽带领军队稍稍退却，朔方马军使杨朝晟对唐朝臣说："你率领步兵背山列阵，等待信都崇庆、王温二军的到来，我率领骑兵在山中的曲折之处埋伏。敌军看到你孤军深入，势单力薄，定会前来与你拼搏，我率领伏兵拦腰截断敌军，定能打败他们。"唐朝臣听从了他的意见。信都崇庆等人果然带领骑兵二千人，越过桥来，向西挺进，追击官军。杨朝晟的伏兵发动，从侧面进击敌军。信都崇庆等人的军队被从中切断，狼狈而回，退至桥前，抗拒官军。部下有些士兵争着过桥受阻，便淌水过河，杨朝晟指着这些人说："他们可以淌水过河，我们为什么不能淌水过河！"于是杨朝晟淌着河水进击，占据桥头的敌军都逃跑了，信都崇庆等人的军队全面溃退，刘洽等人率兵追赶，斩首八千级，淹死的人超过一半。朔方军悉数得到了敌军的辎重，旗帜鲜明，服装华丽，于是对宣武人说："叫花子立下的功劳，与你们宋州兵相比，到底是谁的多呀？"宣武人都觉得惭愧了。官军乘胜向北追击，来到徐州城下，魏博和淄青的军队解除了对徐州的包围，撤退逃走，江、淮漕运又开始通畅了。

[22]己巳，诏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赏之。

[22]己巳（十五日），德宗下诏削去李惟岳的官爵，对能够招集部下归降的将领，予以赦免并奖赏。

[23]甲申，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遣兵击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

[23]甲申（三十日），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派兵进击海州，海州刺史王涉率领全州归降。

[24]十二月，李纳密州刺史马万通乞降；丁酉，以为密州刺史。

[24]十二月，李纳的部下密州刺史马万通请求归降，丁酉（十三日），德宗任命他为密州刺史。

[25]崔汉衡至吐蕃，赞普以敕书称贡献及赐，全以臣礼见处；又，云州之西，当以贺兰山为境，邀汉衡更请之。丁未，汉衡遣判官与吐蕃使者入奏。上为之改敕书、境土，皆如其请。

[25]崔汉衡来到吐蕃。吐蕃赞普认为敕书中使用贡献、赐给等语，完全是对臣属之礼对待吐蕃；此外，还提出在云州西面，双方应当以贺兰山为边界，请崔汉衡回去再为请求。丁未（二十三日），崔汉衡派遣判官与吐蕃使者入朝上奏，德宗为吐蕃修改了敕书，改订了边境，一切都如吐蕃请求的那样。

[26]加马燧魏博招讨使。

[26]德宗加封马燧为魏博招讨使。

三年（壬戌、782）

三年（壬戌，公元782年）

[1]春，正月，河阳节度使李引兵逼卫州，田悦守将任履虚诈降，既而复叛。

[1]春季，正月，河阳节度使李领兵逼近卫州，田悦部下的守城将领任履虚诈降，不久再次反叛。

[2]马燧等诸军屯于漳滨。田悦遣其将王光进筑月城以守长桥，诸军不得渡。燧以铁锁连车数百，实以土囊，塞耳下流，水浅，诸军涉渡。时军中乏粮，悦等深壁不战。燧命诸军持十日粮，进屯仓口，与悦夹洹水而军。李抱真、李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则利速战，今三镇连兵不战，欲以老我师；我若分军击其左右，悦必救之，则我腹背受敌，战必不利。故进军逼悦，所谓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战，必为诸君破之。”乃为三桥逾洹水，日往挑战，悦不出。燧令诸军夜半起食，潜师循洹水直趋魏州，令曰：“贼至，则止为陈。”留百骑击鼓鸣角于营中，仍抱薪持火，俟诸军毕发，则止鼓角匿其旁；俟悦军毕渡，焚其桥。军行十里所，悦闻之，帅淄青、成德步骑

四万逾桥掩其后，乘风纵火，鼓噪而进。燧按兵不动，先除其前草莽百步为战场，结陈以待之，募勇士五千余人为前列。悦军至，火止，气衰，燧纵兵击之，悦军大败。神策、昭义、河阳军小却，见河东军捷，还斗，又破之。追奔至，三桥已焚，悦军乱，赴水溺死不可胜纪，斩首二万余级，捕虏三千余人，尸相枕藉三十余里。

[2]马燧等人所率各军在漳水之滨屯驻。田悦派遣部将王光进沿河筑成半月形的城墙，以便防守长桥。马燧等人所率各军无法渡河，便用铁锁链将数百辆车连结在一起，装入盛满土的口袋，在长桥下游将漳水堵塞，下游水浅，各军得以淌水而渡。当时马燧等人军中缺少粮食，而田悦等人固守营垒，不肯出战。马燧命令各军只带十天的口粮，进军到仓口，与田悦隔着洹水驻扎下来。李抱真、李问马燧说：“我军粮食短少，又深入敌境，是何道理？”马燧说：“粮食短少，利于速战。现在魏博、淄青、成德三镇兵马接连，不肯出战，目的是挫伤我军的锐气。倘若我军分兵进击敌军左右两翼，田悦必定援助，我军便会腹背受敌，打起来一定不利于我军。所以进军逼迫田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进攻敌人必定要去救援的地方。假如敌军出战，定然会被诸位打败。”于是马燧搭起三座浮桥，越过洹水，每天都去挑战，但田悦不肯出来。马燧让各军半夜起来进餐，暗中发兵，沿着洹水直奔魏州，他下令说：“若是敌军到了，就停下来，列阵相待。”马燧留下一百骑兵在营中击鼓吹角，并且抱来柴草，握好火种，命他们等到各军全都出发以后，便停止打鼓吹角，躲在一旁；等到田悦军完全渡过洹水时，便将浮桥烧掉。各军行进了十里，田悦听见了，便率领淄青、成德步兵、骑兵共四万人，越过桥来，掩袭其后，乘风放火，擂鼓呐喊，向前行进。马燧按兵不动，先铲除了军前百步之内的野草丛莽做为战场，结成阵列，等待敌军，并召集勇敢的士卒五千余人，作为前锋。田悦军赶到时，火已止熄，士气衰竭，马燧便发兵进击，田悦军大败。神策、昭义、河阳军稍稍退却，看见河东军获胜，回过头来再与敌军战斗，又将敌军打败。马燧军追赶上敌军时，三座浮桥已被烧毁，田悦军混乱不堪，被赶到水中淹死的人无法计算，共斩首二万余级，俘虏三千余人，尸首横躺竖卧，连绵三十余里。

悦收余兵千余人走魏州。马燧与李抱真不协，顿兵平邑浮图。悦夜至南郭，大将李长春闭关不内，以俟官军，久之，天且明，长春乃开

门内之。悦杀长春，婴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满数千，死者亲戚，号哭满街。悦忧惧，乃持佩刀，乘马立府门外，悉集军民，流涕言曰：“悦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荐，嗣守伯父业，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袭，悦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辄拒朝命，丧败至此，使士大夫肝脑涂地，皆悦之罪也。悦有老母，不能自杀，愿诸公以此刀断悦首，持出城降马仆射，自取富贵，无为与悦俱死也！”因从马上自投地。将士争前抱持悦曰：“尚书举兵徇义，非私己也。一胜一负，兵家之常。某辈累世受恩，何忍闻此！愿奉尚书一战，不胜则以死继之。”悦曰：“诸公不以悦丧败而弃之，悦虽死，敢忘厚意于地下！”乃与诸将各断发，约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库所有及敛富民之财，得百余万，以赏士卒；众心始定。复召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缮守备，军势复振。

田悦收拾残兵一千余人逃往魏州。马燧与李抱真不合，将军队屯驻在平邑的佛寺中。田悦连夜来到魏州南郊，大将李长春关闭城门，不让田悦开进，以等待官军的到来。过了许久，天快亮时，李长春才打开城门，放田悦进城。田悦杀了李长春，据城固守。城中士卒不满数千人，死者的亲戚在街上到处哭号。田悦忧愁恐惧，便手握佩刀，骑马立于府衙门外，将士卒百姓全部召集起来，流着眼泪说：“我本非贤能之人，承蒙淄青、成德二位老丈担保举荐，才得以继续守住伯父的基业。现在两位老丈已经去世，他们的后人不能承袭基业，我不敢忘记二位老丈的大恩，不自量力，抗拒朝命，以致丧乱败亡到这步田地，使部下将官肝脑涂地，这都是我的罪过啊。我家有老母，不能自杀，希望诸位用这把刀砍下我的脑袋来，拿着出城，投降马仆射，各自获取富贵，用不着与我一齐赴死！”说着便从马上投到地下。将士们争着上前，扶着田悦说：“尚书举兵，是赴义之举，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啊。胜败是兵家常事。我辈世代蒙受深恩，怎么忍心听这种话！我们愿意跟随尚书去决一死战。如果不能取胜，便继之以死！”田悦说：“诸位不因我丧乱败亡便抛弃我，即使我死了，在九泉之下也不敢忘记诸位的厚意！”于是，田悦与诸将领各自剪断头发，结为兄弟，发誓同生共死。田悦悉数拿出仓库储存的物资和收敛富人的钱财，计一百余万，用来犒赏士兵，众心开始安定下来。田悦又召回贝州刺史邢曹俊，让他整顿队伍，修缮防守器械，军队的士气再次振作起来。

李纳军于濮阳，为河南军所逼，奔还濮州，徵援兵于魏州。田悦遣军使符将三百骑送之，父令奇谓曰：“吾老矣，历观安、史辈叛乱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弃逆从顺，中汝扬父名于后世也。”啮臂而别。遂与其副李瑶帅众降于马燧。悦收族其家，令奇慢骂而死。瑶父再春以博州降，悦从兄昂以州降，王光进以长桥降。悦入城旬余日，马燧等诸军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李纳在濮阳驻扎，被河南军所逼迫，逃回濮州，向魏州征求援兵。田悦派遣军使符带领骑兵三百人救援。符父亲符令奇对符说：“历观安禄山、史思明等反叛作乱之徒，现在还都存在吗？田氏能长久吗？我老啦，你若能趁此机会摆脱田悦，归顺朝廷，这便是你给你老爹扬名后世了。”父子咬臂立誓分别。于是符与部下副将李瑶率领众人向马燧投降。田悦逮捕并杀戮的符全家，符令奇骂不绝口而死。李瑶的父亲李再春率博州投降，田悦的堂兄田昂率州投降，王光进率长桥投降。田悦入城十多天，马燧等人各军才来到魏州城下，发兵攻城，但未能取胜。

[3]丙寅，李惟岳遣兵与孟守束鹿，朱滔、张孝忠攻拔之，进围深州。惟岳忧俱，掌书记邵真复说惟岳，密为表，先遣弟惟简入朝；然后诛诸将之不从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郑诜权知节度事，以待朝命。惟简既行，孟知其谋，密遣告田悦。悦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见惟岳，让之曰：“尚书举兵，正为大夫求旌节耳，非为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归尚书，自求雪身，尚书何负于大夫而至此邪！若相为斩邵真，则相待如初；不然，当与大夫绝矣。”判官毕华言于惟岳曰：“田尚书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围，大夫一旦负之，不义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强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为二三之计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计，乃引邵真，对扈岌斩之；发成德兵万人，与孟俱围束鹿。丙寅，朱滔、张孝忠与战于束鹿城下，惟岳大败，烧营而遁。

[3]丙寅（十二日），李惟岳派兵与孟防守束鹿，朱滔和张孝忠将束鹿攻打下来，进兵围困深州。李惟岳担忧而恐惧，掌书记邵真又劝说李惟岳，让他暗中上表，先派遣弟弟李惟简入朝，然后杀掉诸将领中不服从命令的人，亲身入朝，让岳丈冀州刺史郑诜暂且代理节度使事务，等待朝廷的任命。李惟简已经出发，孟知道了这一计谋，秘密

派人告诉了田悦。田悦非常生气，让衙官扈岌前往求见李惟岳，责备李惟岳说：“尚书起兵，正是要为大夫您请求节度使的旌节，不是为自己。现在大夫却听信了邵真的话，派遣令弟上表，将叛逆的罪名全部归于尚书，以求开脱自身，尚书是怎么对不起大夫，以至到了如此地步呢！倘若能够为尚书杀掉邵真，那么尚书就像当初一样对待大夫，否则，当与大夫绝交。”判官毕华对李惟岳说：“田尚书是由于大夫的原故而身陷重围的，大夫一旦背弃了他，就太不仁义了。而且，魏博和淄青兵马强盛，粮食丰足，足以与天下相抗争，事情还未见分晓，怎能突然就三心二意之计呢！”李惟岳素来怯懦，不能维持原先的打算，便召来邵真，当着扈岌的面将他杀了，派出成德兵一万人，与孟一起包围束鹿。丙寅（十二日），朱滔和张孝忠与魏博和成德军在束鹿城下交战，李惟岳大败，烧了营房逃跑。

兵马使王武俊为左右所构，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束鹿之战，使武俊为前锋，私自谋曰：“我破朱滔，则惟岳军势大振，归，杀我必矣。”故战不甚力而败。

兵马使王武俊被李惟岳的亲信陷害，李惟岳既怀疑他，又赏识他的才能，不忍心将他除掉。在束鹿之战中，李惟岳让王武俊担任前锋，王武俊私下里为自己打算说：“我若打败朱滔，李惟岳军便会声势大振了，回去以后，将我杀掉便是必然的了。”所以王武俊在交战中不太出力，于是败了下来。

朱滔欲乘胜攻恒州，张孝忠引军西北，军于义丰。滔大惊，孝忠将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宿将尚多，未易可轻。迫之则并力死斗，缓之则自相图。诸君第观之，吾军义丰，坐待惟岳之殄灭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识浅，可与共始，难与共终也！”于是滔亦屯束鹿，不敢进。

朱滔准备乘胜进攻恒州，而张孝忠则率领军队开向西北，在义丰驻扎。朱滔大为震惊，张孝忠的将佐也都感到奇怪。张孝忠说：“恒州宿将还很多，未可轻视。逼迫紧了，他们就会合力奋死博斗；缓和下来，他们就会自相图谋。请诸位尽管看下去，我将军队驻扎在义丰，是要坐等李惟岳的覆灭。而且，朱司徒能说大话而见识短浅，只可与他同始，难以与他同终啊！”于是，朱滔也在束鹿屯扎下来，不敢前进。

惟岳将康日知以赵州归国，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惧。或谓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于武俊，使之辅佐大夫，又有骨肉之亲。武俊勇冠三军，今危难之际，复加猜阻；若无武俊，欲使谁为大夫却敌乎！”惟岳以为然，乃使步军使卫常宁与武俊共击赵州，又使王士真将兵宿府中以自卫。

李惟岳的将领康日知率赵州归顺国家，李惟岳益发猜疑王武俊，王武俊很是恐惧。有人对李惟岳说：“先相公把王武俊当作亲信，让他辅佐大夫，而你们又有亲戚关系。王武俊的勇敢可谓全军之冠，现在我军处在危难之中，又对他加以猜疑，若是失去王武俊，想让谁来为大夫去退却敌兵呢！”李惟岳认为很对，便让步军使卫常宁与王武俊一起进击赵州，同时让王士真带兵住在军府中，以保卫自己。

[4]癸未，蜀王遂更名溯。

[4]癸未（二十九日），蜀王李遂改名叫李溯。

[5]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拔海、密二州，李纳复攻陷之。

[5]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攻克海、密二州，李纳又将二州攻陷。

[6]王武俊既出恒州，谓卫常宁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复归矣！当北归张尚书。”常宁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观其势终为朱滔所灭。今天子有诏，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与之，中丞素为众所服，与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转祸为福，特反掌耳；事苟不捷，归张尚书，未晚也。”武俊深以为然。会惟岳使要藉谢遵至赵州城下，武俊引遵同谋取惟岳；遵还，密告王士真。闰月，甲辰，武俊、常宁自赵州引兵还袭惟岳；遵与士真矫惟岳命，启城门内之。黎明，武俊帅数百骑突入府门；士真应之于内，杀十余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将士归顺，敢违拒者族！”众莫敢动。遂执惟岳，收郑诜、毕华、王它奴等，皆杀之。武俊以惟岳旧使之子，欲生送之长安。常宁曰：“彼见天子，将复以叛逆之罪归咎于中丞。”乃缢杀之，传首京师。深州刺史扬荣国，惟岳姊夫也，降于朱滔；滔使复其位。

[6]王武俊出了恒州，对卫常宁说：“我今天侥幸脱出虎口，不会再回去了。我应该北去，归依张尚书。”卫常宁说：“李大夫愚昧软弱，信任亲信，观其趋势，终究被朱滔吞灭。现在皇上颁有诏书，取得李大夫人头的，便将李大夫的官爵任命给他，中丞素为众人心服，与其出走逃亡，哪如倒戈俘获李大夫，转祸为福，仅费反掌之劳呢。如果

此事不能成功，再去归依张尚书，也为时不晚。”王武俊认为此话很对。适逢李惟岳让要藉官谢遵来到赵州城下，王武俊便延引谢遵一齐策划俘获李惟岳。谢遵回去后，暗中告诉了王士真。闰正月，甲辰（二十一日），王武俊和卫常宁从赵州率兵回来袭击李惟岳，谢遵和王士真假托李惟岳的命令，打开城门，放进王武俊、卫常宁的军队。天刚亮，王武俊带领骑兵数百人冲入军府，王士真在里边响应，杀了十余人。王武俊命令说：“李大夫背叛朝廷，将士归顺朝廷，敢于违抗者，满门抄斩。”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王武俊于是擒住了李惟岳，收捕了郑诜、毕华、王它奴等人，将他们都杀掉了。王武俊念及李惟岳是原节度使的儿子，准备将他活着送往长安，卫常宁说：“他见到皇上，将会把叛逆的罪名重新转嫁给中丞的。”于是，王武俊将李惟岳缢杀，把他的头颅传送给京城。深州刺史杨荣国是李惟岳的姐夫，他归降了朱滔，朱滔让他官复原职。

[7]复榷天下酒，惟西京不榷。

[7]重新实行全国酒酤专卖，只有西京不实行专卖。

[8]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杨政义降。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濮州，纳势日蹙。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德、棣二州隶朱滔，令还镇。滔固请深州，不许，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轻张孝忠，自以手诛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为节度使，己与康日知俱为都团练使，又失赵、定二州，亦不悦。又诏以粮三千石给朱滔，马五百匹给马燧。武俊以为朝廷不欲使故人为节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分其粮马以弱之，疑，未肯奉诏。

[8]二月，戊午（初五），李惟岳所任命的定州刺史杨政义投诚。当时，河北基本平定，只有魏州尚未攻克。河南各军在濮州进攻李纳，李纳所处的形势日见窘迫。朝廷认为，过不了多久，天下便可以平定下来。甲子（十一日），德宗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任命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任命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将德、棣二州隶属于朱滔，让他回归本镇。朱滔再三请求将深州归属于己，朝廷不许，由此怨恨不满，留兵屯驻深州。王武俊素来轻视张孝忠，自认为亲手诛杀李惟岳，功劳在康日知之上，但是张

孝忠当了节度使，自己却与康日知都是都团练使，还失去了赵、定二州，也心中不快。德宗又下诏命令王武俊给朱滔拨粮三千石，给马燧拨马五百匹。王武俊认为朝廷不愿意让成德旧将担任节度使，魏博攻克以后，必然要攻取恒、冀二州，所以才分割他的粮食、马匹来削弱他。他心怀疑虑，不肯接受诏命。

田悦闻之，遣判官王侑、许士则间道至深州，说朱滔曰："司徒奉诏讨李惟岳，旬朔之间，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势蹙，故王大夫因司徒胜势，得以枭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诏书，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隶本镇；今乃割深州以与日知，是自弃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将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矣；若魏存，则燕、赵无患。然则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继绝之义，亦子孙万世之利也。"又许以贝州赂滔。滔素有异志，闻之，大喜，即遣王侑归报魏州，使将士知有外援，各自坚。又遣判官王郅与许士则俱诣恒州，说王武俊曰："大夫出万死之计，诛逆首，拔乱根，康日知不出赵州，岂得与大夫同日论功！而朝廷褒赏略同，谁不为大夫愤邑者！今又闻有诏支粮马与邻道，朝廷之意，盖以大夫善战，恐为后患，先欲贫弱军府，俟平魏之日，使马仆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灭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计，欲与大夫共救田尚书而存之。大夫自留粮马以供军；朱司徒不欲以深州与康日知，愿以与大夫，请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镇连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则他日永无患矣！"武俊亦喜，许诺，即遣判官王巨源使于滔，且令知深州事，相与刻日举兵南向。滔又遣人说张孝忠，孝忠不从。

田悦听说了这种情况，派遣判官王侑和许士则抄小路来到深州，劝说朱滔说："司徒奉诏讨伐李惟岳，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便攻克束鹿，打下深州，使李惟岳形势紧迫，因此王大夫乘司徒取胜的声势，得以将李惟岳斩首，这都是司徒的功劳啊。加之皇上明明颁下诏书，让司徒所得的李惟岳城镇，全都隶属于本镇，而现在却分割深州给康日知，这是朝廷在自弃信义啊。而且，皇上的意图是准备扫荡河朔，不让藩镇世袭，打算全部以文臣代替武将，如果魏亡，接下来便是燕、赵了。倘若魏存在，那么燕、赵也就不必忧虑。这么说来，司徒果真有心怜悯魏博的危难，而去援助他们，这不仅深得救亡图存、继

绝扶危的大义，而且对子孙万代也是有利的。”魏博还许诺将贝州赠给朱滔。朱滔平素便有心背叛朝廷，听了这一席话，非常高兴，立即打发王侑回魏州报告，使魏州将士知道有外援，各自坚定信念。朱滔又派遣判官王郅与许士则一同至恒州，劝说王武俊道：“大夫出于九死一生的考虑，诛杀叛逆的首脑，铲除祸乱的根源，而康日知不曾离开赵州，哪里能够与大夫的功劳同日而语呢！然而朝廷对你们的奖赏大致相同，谁不为大夫感到愤郁不平呢！现在又听说下诏让你支付粮食和马匹给邻道，进廷的意思，大概是由于大夫善于打仗，恐为后患，打算先使军府贫弱，待到魏博削平时，让马仆射北进，朱司徒南下，共同消灭你。朱司徒也不敢说自保，让我二人献上此条愚计，打算与大夫一起援救田尚书，使他存活。大夫可以自己留着粮食和马匹来供给军需，朱司徒不打算将深州交给康日知，而愿意交给大夫，请及早派定刺史去守城吧。范阳、恒冀、魏博三镇兵马连结，有如耳目手足相互救助，以后便永远没有祸患了。”王武俊也觉欢喜，便应承下来，随即派遣判官王巨源到朱滔处，并让他代理深州事务，限定日期，一道起兵南进。朱滔又派人劝说张孝忠，张孝忠不肯听从。

[9]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李纳于濮州，克其外城。纳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说之，癸卯，纳遣其判官房说以其母弟经及子成务入见。会中使宋凤朝称纳势穷蹙，不可舍，上乃囚说等于禁中，纳遂归郓州，复与田悦等合。朝廷以纳势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团练观察使，海、沂已为纳所据，洧竟无所得。

[9]宣武节度使刘洽在濮州进攻李纳，攻下了濮州外城。李纳在城上哭泣着请求悔过自新，李勉又派人劝说他。癸卯（疑误），李纳派遣他的判官房说带着他的同母弟李经和儿子李成务入朝觐见。适逢中使宋凤朝声称李纳形势困窘，不应当停止进攻，德宗便在宫中囚禁了房说等人。于是李纳回到郓州，再度与田悦等人联合。因李纳军势尚未衰竭，三月，乙未（十三日），朝廷才让徐州刺史李洧兼任徐、海、沂都团练观察使，而海州沂州已经被李纳占据，李洧终究一无所得。

李纳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华备守甚严，都虞候李士真密毁西华于纳，纳召西华还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诈召棣州刺史李长卿，长卿过德州，士真劫之，与同归国。夏，四月，戊午，以士

真、长卿为二州刺史。士真求援于朱滔，滔已有异志，遣大将李济时将三千人声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诣深州议军事，至则留之，使济时领州事。

李纳最初谋反时，他所署任的德州刺史李西华防守很严。都虞侯李士真在李纳面前暗中诋毁李西华，李纳便将李西华召回军府，让李士真代替他的职务。李士真又用诈谋召棣州刺史李长卿，李长卿经过德州时，李士真将他劫持，与他一起归顺了朝廷。夏季，四月，戊午（初六），德宗任命李士真、李长卿为德、棣二州刺史。李士真向朱滔请求援助，朱滔已经怀有背叛朝廷的企图，便派遣大将李济时带领三千人声称帮助李士真防守德州，同时传召李士真至深州商讨军事，李士真一到便扣留了他，而让李济时兼管德州事宜。

[10]庚申，吐蕃归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10]庚申（初八），吐蕃送回以往所俘虏、劫掠的士兵和百姓八百人。

[11]上遣中使发卢龙、恒冀、易定兵万人诣魏州讨田悦。王武俊不受诏，执使者送朱滔，滔言于众曰："将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勋，皆不遂；今欲与诸君敕装共趋魏州，击破马燧以取温饱，何如？"皆不应。三问，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从而南者无一人得还，今其遗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国宠荣，将士亦各蒙官勋，诚且愿保目前，不敢复有侥冀。"滔默然而罢。乃诛大将数十人，厚抚循其士卒。

[11]德宗派遣中使征调卢龙、恒冀、易定兵一万人，到魏州讨伐田悦。王武俊不接受诏命，把朝廷的使者抓起来送给了朱滔。朱滔对部将说："对于将士中立下功劳的人，我为他们上奏请求官职勋位，但都未能如愿。现在我打算与诸位整饰军装，一起开往魏州，打败马燧，好过温饱的日子，好吗？"大家都没有应声。朱滔问了三次，才说："幽州的将士，自从安禄山、史思明反叛以来，随从他们南进的人没有一个得以生还，他们抛下的亲人至今还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何况太尉、司徒都深受国家的荣宠，而将士也各自蒙受官职勋位，我们愿意姑且保住目前的状况，不敢再有侥幸的希图。"朱滔沉默无语，只好作罢。于是朱滔杀掉大将数十人，而对士兵却厚加抚慰。

康日知闻其谋，以告马燧，燧以闻。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复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赐滔爵通义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谋益甚，分兵营于赵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为恒、冀、深三州留后，将兵围赵州。

康日知听到朱滔的策谋，便告诉了马燧，马燧又上奏朝廷。德宗认为魏州尚未攻下，王武俊再次反叛，朝廷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服朱滔，壬戌（初十），赐爵滔为通义郡王，指望以此稳住朱滔。但是，朱滔的反叛图谋愈发加剧。他分兵在赵州设立军营，以便进逼康日知，又将深州交给王巨源。王武俊也任命他的儿子王士真为恒、冀、深三州留后，带领兵马包围赵州。

涿州刺史刘怦闻滔欲救田悦，以书谏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为太尉乡、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顺自持，则事无不济。窃思近日务大乐战，不顾成败而家灭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密亲，默而无告，是负重知。惟司徒图之，无贻后悔，"滔虽不用其言，亦嘉其尽忠，卒无疑贰。

涿州刺史刘怦听说朱滔欲救田悦，便用书信劝谏朱滔说："如今你在昌平县的故乡，朝廷为你而改称太尉乡、司徒里，这也算是大丈夫不朽的名声了，只要自己保持对朝廷的忠心和顺从，办事便无不成功。我私下里想过，近年以来，贪大而乐于争战，不顾成功与失败，落得举家灭亡而身遭屠戮的，便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了。我愧为你的近亲，若是沉默不对你讲，是我辜负了你的器重和知遇。但请司徒考虑我的话，不要留下后悔。"朱滔虽然不肯采纳刘怦的建言，却也嘉许他能尽忠心，一直不曾对他产生猜疑。

滔将起兵，恐张孝忠为后患，复遣牙官蔡雄往说之。孝忠曰："昔者司徒发幽州，遣人语孝忠曰：'李惟岳负恩为逆'，谓孝忠归国即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为忠臣矣，不复助逆也。且孝忠与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他日必相念矣！"雄复欲以巧辞说之，孝忠怒，欲执送京师；雄惧，逃归。滔乃使刘怦将兵屯要害以备之。孝忠完城砺兵，独居强寇之间，莫之能屈。

朱滔将要起兵，唯恐张孝忠成为后患，再次派遣牙官蔡雄前去劝说张孝忠。张孝忠说："昔日朱司徒发兵幽州，曾派人对我讲：'李惟岳辜负朝廷恩典即为叛逆，'并告诉我归顺朝廷便是忠臣。我生性耿直，

接受了司徒的指教。而今我已经做了忠臣。不想再去帮助叛逆了。此外，我和王武俊都出自夷人部落，深知王武俊的为人，最好翻来覆去。请司徒别忘了我的话，将来必定会想起来的。”蔡雄还想用花言巧语劝说张孝忠，张孝忠大怒，打算把他抓送京城。蔡雄害怕，便逃回去了。于是朱滔让刘怦领兵在要害地区驻扎，以便防备张孝忠。张孝忠修葺城防，磨砺兵器，虽然独自处在强大的敌寇之间，但是无人能够使他屈服。

滔将步骑二万五千发深州，至束鹿；诘旦将行，吹角未毕，士卒忽大乱，喧噪曰：“天子令司徒归幽州，奈何违敕南救田悦！”滔大惧，走入驿后堂避匿。蔡雄与兵马使宗项等矫谓士卒曰：“汝辈勿喧，听司徒传令。”众稍止。雄又曰：“司徒将发范阳，恩旨令得李惟岳州县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丝纩，故与汝曹竭力血战以取深州，冀得其丝纩以宽汝曹赋率，不意国家无信，复以深州与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赐绢人十匹，至魏州西境，尽为马仆射所夺。司徒但处范阳，富贵足矣；今兹南行，乃为汝曹，非自为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归北，何用喧悖，乖失军礼！”众闻言，不知所为，乃曰：“敕使何得不为军士守护赏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杀之。又呼曰：“虽知司徒此行为士卒，终不如且奉诏归镇。”雄曰：“然则汝曹各还部伍，诘朝复往深州，休息数日，相与归镇耳。”众然后定。滔即引军还深州，密令诸将访察唱率为乱者，得二百余人，悉斩之，余众股悚；乃复引军而南，众莫敢前却。进，取宁晋，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将步骑万五千取元氏，东趣宁晋。

朱滔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五千人从深州出发，来到束鹿。早晨将要出发，号角尚未吹完，士兵忽然大乱，大声喊叫：“皇上命令司徒回幽州去，为何违背敕令南下援救田悦！”朱滔很害怕，便逃到驿舍的后堂中躲藏起来。蔡雄与兵马使宗项等人对士兵诈称：“你们不要喧哗，快听司徒传达命令。”大家稍微安静了一些，蔡难又说：“在司徒将从范阳发兵时，皇上传下圣旨，诸将凡是能够攻得李惟岳的州县的，便可拥有这些州县。司徒念及幽州缺少丝绵，所以才与你们一起竭力血站，攻取深州，希望获得那里的丝绵，来宽解你们完纳赋敛的负担。不料朝廷言而无信，又将深州给了康日知。再者，朝廷认为你们立了功劳，赐给每人绢十匹，但绢才运到魏州西部边境，便全部被马仆射

夺走。司徒只须呆在范阳，便富贵十足了，如今此次向南进军，只是为你们，而不是为自己打算啊。你们不想南进，任凭你们回北方去，何必无理取闹，背离军礼呢！”大有听了蔡雄这一席话，不知怎么办才好，便说：“皇上的敕使怎么可以不为士兵守护好奖赏物品呢！”于是进入敕使院，将敕使撕裂而死。大家又喊叫说：“我们虽然已经知道司徒此次南行是为士兵着想，到底不如暂且遵照诏命回到本镇去。”蔡雄说：“既然如此，你们都先回各自的部伍，明晨再前往深州，休息几天，然后就回本镇吧。”大家便平静下来。朱滔随即带领军队回到深州，暗中命令诸将领查找带头闹事的人，查到二百余人，悉数杀掉，剩下的人们吓得两腿发抖。于是朱滔又一次带领军队南下，众人再也不敢上前阻拦。朱滔进军占领了宁晋，留驻在那里等待王武俊。王武俊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攻取元氏，向着宁晋东奔而来。

武俊之始诛李惟岳也，遣判官孟华入见。华性忠直，有才略，应对慷慨；上悦，以为恒冀团练副使。会武俊与朱滔有异谋，上遽遣华归谕旨。华至，武俊已出师，华谏曰：“圣意于大夫甚厚，苟尽忠义，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广！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于他镇，深、赵终为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于逆乱乎！异日无成，悔之何及！”华在李宝臣幕府，以直道已为同列所忌，至是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于武俊曰：“华以军中阴事奏天子，请为内应，故得超迁；是将覆大夫之军，大夫宜备之。”武俊以其旧人，不忍杀，夺职，使归私第。

王武俊刚刚杀了李惟岳时，曾派遣判官孟华入朝觐见皇上。孟华秉性忠厚耿直，才华出众，谋略过人，回答皇上的问话时意气激昂。德宗大悦，任命他为恒冀团练副使。适逢王武俊与朱滔图谋叛离朝廷，德宗急忙派遣孟华回去传达圣旨。孟华来到恒州时，王武俊的军队已经开拔。孟华规劝王武俊说：“圣上对大夫很是寄以厚望，如果能够竭尽忠义，何愁官职爵位不高、土地不广呢！不久皇上肯定会将康中丞改迁到其它军镇去，深州、赵州终究属于大夫，何苦骤然间将自己置身于叛逆之列呢！将来不能成功，后悔也来不及了。”孟华以往曾在李宝臣的幕府，由于为人正直，已经被同僚所妒忌。至此，孟华当了恒冀团练副使，同僚对他尤为憎恨，便对王武俊说：“孟华把军中的隐私上奏给皇帝，请求作为内应，所以才得以越格升官，这将使大夫的军

队遭到倾覆，大夫应对他多加防备。”王武俊认为孟华是自己的老部下，不忍心杀害他，便削除了他的职位，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中。

田悦恃援兵将至，遣其将康将万余人出城西，与马燧等战于御河上，大败而还。

田悦仗恃援兵就要来到，派遣部下将领康带领一万余人开到城西，与马燧等人在御河上开战，大败而回。

[12]时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以为：“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上从之。甲子，诏借商人钱，令度支条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搒，人不胜苦，有缢死者，长安嚣然如被寇盗。计所得才八十余万缗。又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卢杞始慰谕之，势不可遏，乃疾驱自他道归。计并借商所得，才二百万缗，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孙也。

[12]当时，两河地区正在用兵打仗，每月消耗钱财一百余万缗，国库不能支撑几个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提出建议，认为：“财利都聚集在富商手中，请征用富商的钱财，对于收入超过一万缗的富商，征借他万缗以外的钱财，以便供应军需。算来只不过要向全国一两千个商人征借此钱，便可以满足数年之内的费用了。”德宗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甲子（十二日），德宗颁诏向商人征借用钱，命令度支条陈奏上。判度支杜佑大力搜索长安城中商人所有的财货，只要估计某商人申报不得其实，便加以鞭笞棒打，人们禁受不住痛楚，有的自缢而死。长安城中一片愁苦，就象遭受盗寇的洗劫。朝廷所得的钱算来也有八十余万缗。朝廷又决定征用当铺的利钱，凡是存有钱帛粟麦的人，都被征借四分之一，封存该物拥有者的钱柜和粮窖。百姓为此而举行罢市，一起拦着宰相的坐骑自诉苦情的人们数以千万计。一开始，卢杞还劝慰这些罢市的人们，但势不可遏，卢杞便急忙从另外的道路驰马而回了。加上向商人征借所得，算起来也才只得到二百万缗，而百姓已被敲榨得财力枯竭了。陈京是陈叔明的五世孙。

[13]甲戌，以昭义节度副使、磁州刺史卢玄卿为州刺史兼魏博招讨副使。

[13]甲戌（二十二日），德宗任命昭义节度副使、磁州刺史卢玄卿为州刺史，兼任魏博招讨副使。

初，李抱真为泽潞节度使，马燧领河阳三城；抱真欲杀怀州刺史杨，奔燧，燧纳之，且奏其无罪，抱真怒。及同讨田悦，数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复相见。由是诸军逗桡，久无成功，上数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赵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余贼未除，宜相与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欲引兵归。李晟说燧曰："李尚书以邢、赵连壤，分兵守之，诚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众谓公何！"燧悦，乃单骑造抱真垒，相与释憾结欢。会州刺史田昂请入朝，燧奏以州隶抱真，请玄卿为刺史，兼充招讨之副。李晟军先隶抱真，又请兼隶燧，以示协和。上皆从之。

当初，李抱真担任泽潞节度使，马燧统辖着河阳三城。李抱真打算杀掉怀州刺史杨，杨逃到马燧那里，马燧收留了他，而且奏称他是无罪的，李抱真很恼怒。及至李抱真与马燧共同讨伐田悦时，两人有好几次因事相互埋怨、指责。两人之间的怨恨与裂痕加深，不再见面。由此，各军停顿不前，相互阻挠，久历时日，无所成功，德宗多次派遣中使为二人和解。及至王武俊进逼赵州，李抱真分拨部下二千人戍守邢州，马燧大为气愤地说："残敌尚未铲除，应当共同努力，而李抱真竟然分兵去防守自己的地盘！"马燧准备带兵撤回河阳，李晟劝说马燧道："李尚书因邢州与赵州接壤，分兵防守邢州，诚然没有害处。现在你骤然领兵离开，大家会说些什么呢！"马燧悦服，便一人骑马到李抱真的营垒，相互消除了怨恨，重新交好。适逢州刺史田昂请求回朝，马燧便奏请将州归属李抱真，请任命卢玄卿为刺史，兼任魏博招讨使的副职。李晟军起初隶属李抱真，李抱真又请求同时隶属马燧，以显示二人的亲睦协调。德宗一一照办。

[14]卢龙节度行军司马蔡廷玉恶判官郑云逵，奏贬莫州参军。云逵妻，朱滔之女也，滔复奏为掌书记。云逵深构廷玉于滔，廷玉又与检校大理少卿朱体微言于曰："滔在幽镇，事多专擅，其性非长者，不可以兵权付之。"滔知之，大怒，数与书，请杀二人者，不从；由是兄弟颇有隙。，及滔拒命，上欲归罪于廷玉等悦滔，甲子，贬廷玉柳州司户，体微万州南浦尉。

[14]卢龙节度行军司马蔡廷玉厌恶判官郑云逵，便上奏朝廷，使他被贬为莫州参军。郑云逵的妻子是朱滔的女儿，朱滔也上奏朝廷，使郑云逵担任掌书记。郑云逵在朱滔面前极力罗织罪名，陷害蔡廷玉。蔡廷玉又与检校大理少卿朱体微对朱说："朱滔在幽州，办事大多独断专行。朱滔生性不是长者，不应该把兵权交给他。"朱滔得知此事，极为恼怒，几次写信给朱，要求将二人杀掉，朱不肯。此后，朱氏兄弟便颇有嫌隙了。及至朱滔抗拒朝命，德宗打算把罪名推给蔡廷玉等人，以便取悦朱滔，甲子（十二日），贬蔡廷玉为柳州司户，朱体微为万州南浦尉。

[15]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李纳之濮阳，降其守将高彦昭。

[15]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打李纳的濮阳城，使他的守城将领高彦昭归降。

[16]朱滔遣人以蜡书置髻中遗朱，欲与同反；马燧获之，并使者送长安，不之知。上驿召于凤翔，至，以蜡书并使者示之，惶恐顿首请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谋，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长安私第，赐名园、腴田、锦采、金银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卢龙节度、太尉、中书令并如故。

[16]朱滔派人在发髻中藏着蜡封的书信送给朱，打算与朱一起谋反。马燧缴获了书信，将书信连同送信的使者送往长安，朱并不知道此事。德宗传驿征召朱由凤翔回朝，朱一到，便将蜡封的书信和送信的使者给朱看，朱恐惧不安，伏地叩头请罪。德宗说："你们二人相距千里，当初并非共同策谋，这不是你的罪过。"因而将朱留在长安的私人宅第，颁赐给他名园、肥田、彩锦、金银等甚为丰厚，以稳住他的心意，他所担任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和太尉、中书令等职衔也都依然保留。

上以幽州兵在凤翔，思得重臣代之。卢杞忌张镒忠直，为上所重，欲出之于外，己得专总朝政，乃对曰："朱名位素崇，凤翔将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无以镇抚，臣请自行。"上俯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寝，不为三军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顾镒曰："才兼文武，望重内外，无以易卿。"镒知为杞所排而无辞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镒兼凤翔尹、陇右节度等使。

德宗因朱的幽州兵还在凤翔屯扎，想得朝廷重臣代替朱。卢杞妒忌张镒忠厚耿直，为皇上所器重，打算将他排挤到朝廷之外，使自己得以独自总揽朝政，便回答德宗说："朱名声地位一向尊崇，凤翔将校的职位品级不高，不是宰相或者朝廷信任的大臣，是无法镇服并安抚幽州军的。请让我去凤翔吧。"德宗低着头，还没有开口，卢杞又说："陛下若是认为我相貌丑陋不扬，不能被三军将士所敬服，那只能由陛下的神算来决定了。"德宗于是望着张镒说："文武全才，声望见重于朝野内外的，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张镒明知自己已经被卢杞排挤了，但是找不到推脱的借口，于是拜了两拜，接受了委任。戊寅（二十六日），德宗任命张镒兼任凤翔尹、陇右节度等使。

初，卢杞与御史大夫严郢共构杨炎、赵惠伯之狱，炎死，杞复忌郢。会蔡廷玉等贬官，殿中侍御史郑詹误递文符至昭应送之，廷玉等行已至蓝田，召还而东，廷玉等以为执己送朱滔，至灵宝西，赴河死。上闻之，骇异，卢杞因奏："朱必疑以为诏旨，请遣三司使案詹。"又言；"御史所为，必禀大夫，请并郢案之。"狱未具，壬午，杞奏杖杀詹于京兆府；贬郢费州刺史，卒于贬所。

当初，卢杞与御史大夫严郢共同罗织罪名陷害杨炎与赵惠伯，杨炎死后，卢杞又忌恨严郢。适逢蔡廷玉等贬官，殿中侍御史郑詹错把押送廷玉等人的文书符信递送到了昭应，当时蔡廷玉等人已经来到蓝田，又叫他们回头向东而行。

蔡廷玉等人以为要将他们押送给朱滔，走到灵宝西面，便投黄河而死。德宗听到

此事，感到惊讶诧异，于是卢杞奏称："朱肯定猜疑这是诏命的意图，请派遣

三司使审查郑詹。"卢杞又说："御史所办的事情，一定要向大夫禀告，请将严

郢与郑詹一并审查。"案情尚未判定，壬午（三十日），卢杞又奏在京兆府将郑詹

杖打而死，贬严郢为费州刺史，严郢死于贬地。

上初即位，崔甫为相，务崇宽大，故当时政声蔼然，以为有贞观之风；及卢杞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离间群臣，始劝上以严刻御下，中外失望。

德宗初即位时，崔甫担任宰相，办事务必推崇宽大，所以当时政声和善，人们认为具有贞观时期的风范。及至卢杞担任宰相，他知道德宗生性多猜忌，因而用似是而非的事在群臣中挑拨离间，开始劝说德宗以严厉苛刻驾驭臣下，朝廷内外都感到失望。

[17]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本道税钱每千请增二百。五月，丙戌，诏增他道税钱皆如淮南；又盐每斗价皆增百钱。

[17]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奏，请将本道税钱每一千钱增收二百钱。五月，丙戌（初四），下诏增收其他各道税钱，一概以淮南为准，将每斗盐的价钱一律增加一百钱。

[18]朱滔、王武俊自宁晋南救魏州，辛卯，诏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将朔方及神策步骑万五千人东讨田悦，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掌书记郑云逵、参谋田景仙弃滔来降。

[18]朱滔和王武俊从宁晋南下援救魏州，辛卯（初九），德宗诏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带领朔方军和神策军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向东讨伐田悦，同时抵御朱滔等人。朱滔行军到达宗城时，掌书记郑云逵、参谋田景仙抛弃朱滔前来归降。

[19]丁酉，加河东节度使马燧同平章事。

[19]丁酉，（十五日），德宗加任河东节度使马燧同平章事。

[20]辛亥，置义武军节度于定州，以易、定、沧三州隶之。

[20]辛亥（二十九日），朝廷在定州设置义武军节度，将易、定、沧三州隶属于该军。

[21]张光晟之杀突董也，上欲遂绝回纥，召册可汗使源休还太原。久之，乃复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录等四丧还其国，可汗遣其宰相颉子斯迦等迎之。颉子斯迦坐大帐，立休等于帐前雪中，诘以杀突董之状，欲杀者数四，供待甚薄；留五十余日，乃得归。可汗使人谓之曰："国人皆欲杀汝以偿怨，我意则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我又杀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负我马直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遣其散支将军康赤心随休入见，休竟不得见可汗而还。己卯，至长安，诏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直。休有口辩，卢杞恐其见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禄卿。

[21]张光晟诛杀突董时，德宗打算就此与回纥断绝关系，便传召册命可汗使源休返回太原。过了很久，德宗又派遣源休护送突董以及翳密施与大小梅录等四人的遗体归还回纥，回纥可汗派遣他的宰相颉子斯迦等人迎接源休。颉子斯迦坐在宽大的帐子里，让源休等人站立在帐子前面的雪地中，诘问诛杀突董的情状，屡次打算杀掉源休等，提供的待遇甚为菲薄；滞留了五十余日，才让他们归国。可汗让人对源休说："我国百姓都想要杀死你们，借以抵偿旧日的怨仇，我的意思却不是这样。你国已经杀了突董等人，我再杀了你们，这样以血洗血，污浊便愈发严重了！现在我以水洗血，不也是很好吗！唐朝还欠着我一百八十万匹绢帛的马价，应当快快归还给我。"回纥可汗派遣他的散支将军康赤心随同源休入朝觐见，源休始终未能见到可汗便返还了。己卯（疑误），康赤心随源休到达长安，朝廷下诏命令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还回纥的马价。源休有口才，能言善辩，卢杞唯恐他见了皇上而得到宠幸，趁着他未到长安，抢先任命他为光禄卿。

[22]朱滔、王武俊军至魏州，田悦具牛酒出迎，魏人欢呼动地。滔营于惬山，是日，李怀光军亦至，马燧等盛军容迎之，滔以为袭己，遽出陈；怀光勇而无谋，欲乘其营垒未就击之。燧请且休将士，观衅而动，怀光曰："彼营垒既立，将为后患，此时不可失也。"遂击滔于惬山之西，杀步卒千余人，滔军崩沮；怀光按辔观之，有喜色。士卒争入滔营取宝货，王武俊引二千骑横冲怀光军，军分为二；滔引兵继之，官军大败，蹙入永济渠溺死者不可胜数，人相蹈藉，其积如山，水为之不流，马燧等各收军保垒。是夕，滔等堰永济渠入王莽故河，绝官军粮道及归路，明日，水深三尺余。马燧惧，遣使卑辞谢滔，求与诸节度归本道，奏天子，请以河北事委五郎处之。滔欲许之，王武俊以为不可；滔不从。秋七月，燧与诸军涉水而西，退保魏县以拒滔，滔乃谢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后数日，滔等亦引兵营魏县东南，与官军隔水相拒。

[22]朱滔和王武俊的军队来到魏州时，田悦备办了牛肉和酒食出来迎接，魏州人欢呼动地。朱滔在惬山扎营，这一天，李怀光的军队也到达此地，马燧等人以盛大的军容迎接李怀光。朱滔以为要袭击自己，急忙出营列阵。李怀光有勇无谋，想要趁着朱滔营垒未曾安顿好便去进击他。马燧请他暂且将士休息一下，看出破绽，再动不迟。李

怀光说："他们若是已经将营垒安顿下来，终将成为后患，这个时机可是不能失去的。"于是李怀光便在连愜山西面向朱滔发起攻击，杀步兵一千余人，朱滔的军队崩溃沮丧。李怀光勒住马缰，观看形势，面有喜色。士兵争着进入朱滔的营垒夺取珍宝财货时，王武俊带领二千骑兵拦腰冲击李怀光军，军队被截成两段，朱滔又带领士兵接踵而来，官军大败，被逼迫落入永济渠淹死的士兵多得数不过来，兵士互相践踏，尸体堆积如山，河水也因此而不能流动，马燧等人只好各自收兵，各保营垒。这一天傍晚，朱滔等人在永济渠上筑起堤坝，将永济渠水导入王莽故河，断绝了官军的粮道与归路，第二天，水深已有三尺多了。马燧害怕，派遣使者用谦卑的辞句向朱滔道歉，求他允许让自己与诸节度使回归本道，向德宗上奏，请求将河北事务委托给五郎朱滔处理。朱滔打算应允来使，王武俊认为不能答应，朱滔不肯听从。秋季，七月，马燧与诸军淌过水向西而行，退保魏县，以抵抗朱滔。于是朱滔向王武俊认错，王武俊却自此恨朱滔。过了几天，朱滔等人也领兵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官军隔着一条河相互对抗。

[23]李纳求救于滔等，滔遣魏博兵马使信都承庆将兵助之。纳攻宋州，不克，遣兵马使李克信、李钦遥戍濮阳、南华以拒刘洽。

[23]李纳向朱滔等人请求援救，朱滔派遣魏博兵马使信都承庆带兵援助他。李纳攻打宋州，不能攻克，便派遣兵马使李克信和李钦遥戍守濮阳和南华，以便抵抗刘洽。

[24]甲辰，以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庐、淄青、郓、登莱、齐州节度使，讨李纳；又以河东节度使马燧兼魏博澶相节度使；加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同平章事。

[24]甲辰（二十二日），德宗让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任平卢、淄青、郓、登莱、齐州节度使，前去讨伐李纳。又让河东节度使马燧兼任魏博、澶相节度使，加任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同平章事。

[25]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请以所将兵北解赵州之围，与张孝忠分势图范阳，上许之。晟自魏州引兵北趋赵州，王士真解围去。晟留赵州三日，与孝忠合兵北略恒州。

[25]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请求以本部兵马向北解除赵州的围困，与张孝忠共同分兵出击，谋取范阳，德宗照准。李晟从魏州率兵北进赵

州，王士真解除了对赵州的围困而去。李晟在赵州停留了三天，便与张孝忠合兵北向经略恒州。

[26]演州司马李孟秋举兵反，自称安南节度使；安南都护辅良交讨斩之。

[26]演州司马李孟秋起兵反叛，自称安南节度使，安南都护辅良交讨伐并斩杀了他。

[27]八月，丁未，置河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二人，度支总其大要而已。

[27]八月，丁未（疑误），朝廷设置河东与河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二人，度支仅仅总管大体情况罢了。

[28]辛酉，以泾原留后姚令言为节度使。

[28]辛酉（十一日），德宗任命泾原留后姚令言为该处节度使。

[29]卢杞恶太子太师颜真卿，欲出之于外。真卿谓杞曰："先中丞传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29]卢杞憎恶太子太师颜真卿，打算将他从朝中排挤出去，颜真卿对卢杞说："先中丞的头颅被传送到平原时，我用舌头舔去了他脸上的血渍。现在相公竟忍心不相容吗？"卢杞惶恐四顾，起身下拜，但他对颜真卿的恨意却愈发加剧了。

[30]九月癸卯，殿中少监崔汉衡自吐蕃归，赞普遣其臣区颊赞随汉衡入见。

[30]九月，癸卯（二十三日），殿中少监崔汉衡从吐蕃回来，吐蕃赞普派遣他的臣区颊赞跟随崔汉衡入朝觐见。

[31]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观察使曹王皋为江南西道节度使。皋至洪州，悉集将佐，简阅其才，得牙将伊慎、王锷等，擢为大将，引荆襄判官许孟容置幕府。慎，州人；孟容，长安人也。

[31]冬季，十月，辛亥（初二），德宗任命湖南观察使曹王李皋为江南西道节度使。李皋到了洪州，把将佐全部召集起来，考察他们的才干，选得牙将伊慎、王锷等人，提拔为大将，还延引荆襄判官许孟容，将他安置在幕府。伊慎是州人，许孟容是长安人。

慎常从李希烈讨梁崇义，希烈爱其才，欲留之，慎逃归。希烈闻皋用慎，恐为己患，遗慎七属甲，诈为复书，坠之境上。上闻之，遣中使即军中斩慎，皋为之论雪；未报。会江贼三千余众入寇，皋遣慎击贼自赎；慎击破之，斩首数百级而还，由是得免。

伊慎曾常跟随李希烈讨伐梁崇义，李希烈赏识他的才华，想把他留下，伊慎却逃回。李希烈听说李皋起用伊慎，唯恐他成为自己的后患，便赠他犀甲七属，并假造伊慎回复李希烈的书信，丢在边境上。德宗听说后，派遣中使到军队中就地将伊慎斩首，李皋上书替伊慎论争洗雪，不见回音。恰巧长江中的群盗三千余人来江南西道侵扰，李皋便派遣伊慎进击群盗，立功自赎。伊慎打败了群盗，斩首数百级，率军而回。因此，伊慎得以幸免。

[32]卢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权，乘间荐吏部侍郎关播儒厚，可以镇风俗；丙辰，以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决于杞，播但敛衽无所可否。上尝从容与宰相论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还至中书，杞谓播曰：“以足下端悫少言，故相引至此，者奈何发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复敢言。

[32]卢杞执掌朝政，知道德宗必定还要选立宰相，惟恐新相会分去自己的权力，便乘机举荐吏部侍郎关播儒雅忠厚，可以整肃风俗。丙辰（初七），德宗任命关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朝中政事一概由卢杞决断，关播遇事只是整一整衣袖，不置可否。德宗曾经从容地和宰相议论政事，关播有些反对意见，起身想说，卢杞以目示意，他才没说。回到中书以后，卢杞对关播说：“由于端庄忠厚，讲话不多，所以我才引荐你做了宰相，刚才你怎么要开口讲话呢！”关播自此不敢再讲话。

[33]戊辰，遣都官员外郎樊泽使于吐蕃，告以结盟之期。

[33]戊辰（十九日），德宗派遣都官员外郎樊泽出使吐蕃，告诉吐蕃会盟的日期。

[34]丙子，肃王详薨。

[34]丙子（二十七日），肃王李详去世。

[35]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同平章事。

[35]十一月，己卯朔（初一），德宗加封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同平章事。

[36]田悦德朱滔之救，与王武俊议奉滔为主，称臣事之，滔不可，曰：“惬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独居尊位！”于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郑濡等共议：“请与郓州李大夫为四国，俱称王而不改年号，如昔诸侯奉周家正朔。筑坛同盟，有不如约者，众共伐之。不然，岂得常为叛臣，茫然无主，用兵既无名，有功无官爵为赏，使将吏何所依归乎！”滔等皆以为然。滔乃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仍请李纳称齐王。是日，滔等筑坛于军中，告天而受之。滔为盟主，称孤；武俊、悦、纳称寡人。所居堂曰殿，处分曰令，群下上书曰笺。妻曰妃，长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为府，置留守兼元帅，以军政委之；又置东西曹，视中书、门下省；左右内史，视侍中、中书令；余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

[36]田悦感激朱滔援救自己的恩德，便与王武俊商议尊奉朱滔为谋主，以臣属之礼事奉他。朱滔认为不妥，就说：“惬山获胜，都是大夫二哥出的力气，我怎么敢独自居此尊显的位子呢！”于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郑濡等人共同计议说：“请与郓州李大夫一起共立四国，一律称王，但不改变年号，就象昔年的诸侯尊奉周王室的正朔一样。筑起坛场，共同结盟，若有不履行盟约的人，大家就一起讨伐他。如果不这样做，难道能够永远去做一个叛臣，使大家茫然无主，对朝廷用兵既没有名义，将士有功也没有官职爵位作为奖赏吗？将士和官吏还有什么指望呢！”朱滔等人都认为讲得很对。于是，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人还请李纳自称齐王。这一天，朱滔等人在军营中筑起坛场，祭告上天，领受王位。朱滔担任盟主，自称“孤”。王武俊、田悦、李纳自称“寡人”。四人居住的堂舍称作殿，对事情的处置称作令，众部下上书称作笺。四人的妻子称作妃，长子称作世子。四人各自将所管理的州改为府，设置留守兼元帅，将军政委托给他们。又设置东西两曹，来比附中书省和门下省；设置左右内史，来比附侍中和中书令。其余官职一律模仿朝廷的建制，只是改换了名称。

武俊以孟华为司礼尚书，华竟不受，呕血死；以兵马使卫常宁为内史监，委以军事。常宁谋杀武俊，武俊腰斩之。武俊遣其将张终葵寇

赵州，康日知击斩之。

王武俊任命孟华为司礼尚书，孟华始终不肯接受，吐血而死。王武俊任命兵马使卫常宁为内史监，将军中事务委托给他。卫常宁策划诛杀王武俊，王武俊将他腰斩。王武俊派遣部下将领张终葵侵犯赵州，康日知出击，斩杀了他。

李希烈帅所部三万徙镇许州，遣所亲诣李纳，与谋共袭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领淄青，欲假道之官。勉为之治桥、具馔以待之，而严为之备。希烈竟不至，又密与朱滔等交通，纳亦数遣游兵渡汴以迎希烈。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

李希烈带领本部三万人移镇许州，派遣亲信到李纳处，同他谋划共同袭击汴州。李希烈又派遣使者告诉李勉，说是自己已经兼领淄青，准备借道上任。李勉为李希烈整治桥梁，备办食品，等待着他的到来，同时做了严密的防备，而李希烈始终没有到来。李希烈又暗中与朱滔等人交结往来，互通声气，李纳也好几次派出游兵，渡过汴水，迎接李希烈。自此，在东南转运物资的人们都不敢从汴渠通过，而是经蔡水北上。

[37]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时朱滔等与官军相拒累月，官军有度支馈粮，诸道益兵，而滔与王武俊孤军深入，专仰给于田悦，客主日益困弊。闻李希烈军势甚盛，颇怨望，乃相与谋遣使诣许州，劝希烈称帝，希烈由是自称天下都元帅。

[37]十二月，丁丑（二十九日），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当时，朱滔等人与官军相对抗已有好几个月，官军有度支运送粮食，有各道增补兵员，而朱滔与王武俊孤军深入，专门依赖田悦供给，因此朱、王的军队与田悦都一天天地艰难疲困起来。他们听说李希烈军队声势甚为盛大，李希烈又颇为怨恨不满，便一起谋划派遣使者到许州，劝说李希烈称帝，李希烈自此以后才自称天下都元帅。

[38]司天少监徐承嗣请更造《建中正元历》；从之。

[38]司天少监徐承嗣请求重新编制《建中正元历》，德宗照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八卷

唐纪四十四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三建中四年（癸亥、783）

唐纪四十四唐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公元783年）

[1]春，正月，丁亥，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盟于清水。

[1]春季，正月，丁亥（初十），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在清水结盟。

[2]庚寅，李希烈遣其将李克诚袭陷汝州，执别驾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播奇之，荐于上，以为将相之器，以汝州距许州最近，擢元平为汝州别驾，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阴使壮士应募执役，入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克诚将数百骑突至城下，应募者应之于内，缚元平驰去。元平为人眇小，无须，见希烈恐惧，便液污地。希烈骂之曰："盲宰相以汝当我，何相轻也！"以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又遣别将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围郑州，官军数为所败。逻骑西至彭婆，东都士民震骇，窜匿山谷；留守郑叔则入保西苑。

[2]庚寅（十三日），李希烈派遣他的将领李克诚袭击并攻陷了汝州，捉住别驾李元平。李元平原来是湖南判官，稍有才学技艺，生性疏散傲慢，敢说大话，喜欢谈论用兵，关播将他视为奇才，便向德宗推荐，说他有出将入相的才能。由于汝州距离许州最近，便提升李元平为汝州别驾，并且代理州中事务。李元平来到汝州，立即招募工匠和劳力整治州城。李希烈暗地里让军中勇士前去应募服役，入城有数百人之多，李元平没有觉察。李希烈派遣李克诚带领骑兵数百人突击到汝州城下，应募的人在城里响应，捆绑着李元平急奔而去。李元平个子矮小，不长胡须，见到李希烈，惊恐畏惧，粪尿齐下，污臭满地。李希烈骂他说："瞎了眼的宰相用你来抵挡我，真是太小看我了！"李希烈任命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又派遣别将董待名等人四下里抢劫财物，攻取尉氏县，围困郑州城，官军好几次都被董待名等人打败。李希烈巡逻游弋的骑兵向西到了彭婆镇，东都洛阳的士绅百姓为之震惊恐骇，纷纷逃避到山谷，留守郑叔则也入城西守卫西苑。

上问计于卢杞，对曰：“希烈年少骁将，恃功骄慢，将佐莫敢谏止；诚得儒雅重臣，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希烈必革心悔过，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为然。甲午，命真卿诣许州宣慰希烈。诏下，举朝失色。

德宗向卢杞询问计策，卢杞回答说：“李希烈是一员年轻骁勇的将领，仗恃着立了军功，骄横简慢，将佐工人敢于规劝和阻止他。假如能够选出一位温文尔雅的朝廷重臣，奉旨前去宣示圣上的恩泽，向李希烈讲清逆为祸、顺为福的道理，李希烈一定能够革心洗面，翻然悔过，可以不用兴师动众而使他归服。颜真卿是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老臣，为人忠厚耿直，刚正果决，名声为海内所推重，人人都信服他，真是出使的最好人选！”德宗认为有理。甲午（十七日），德宗命令颜真卿到许州安抚李希烈，诏书颁下，举朝大惊失色。

真卿乘驿至东都，郑叔则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须后命。”真卿曰：“君命也，将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为国家羞，请留之。”又使人邀真卿，不及。真卿与其子书，但敕以“奉家庙、抚诸孤”而已。至许州，欲宣诏旨，希烈使其养子千余人环绕慢骂，拔刃拟之，为将啖之势；真卿足不移，色不变。希烈遽以身蔽之，麾众令退，馆真卿而礼之。希烈欲遣真卿还，会李元平在座，真卿责之，元平惭而起，以密启白希烈；希烈意遂变，留真卿不遣。

颜真卿乘驿车来到东都洛阳，郑叔则说：“若是前往，一定不能幸免。最好是稍作逗留，等待尔后发来的命令。”颜真卿说：“这是皇上的命令啊，我能躲避到哪里去呢！”于是出发了。李勉上表说：“丧失一位元老，乃是朝廷的羞辱，请将颜真卿留下来吧。”李勉又让人拦截颜真卿，但没有赶上他。颜真卿给他儿子去信，只命他“供奉家庙，抚育孤子”罢了。来到许州，颜真卿准备宣布诏旨，李希烈让他的养子千余人环绕着他谩骂，还拔出刀剑向他比划着，作出要将他细割吞食的架势。颜真卿脚不移动，脸不变色。李希烈急忙用身体遮挡他，挥手命令众人退下，将颜真卿安置在馆舍，礼貌地对待他。李希烈打算将颜真卿放回去，正值李元平在座，颜真卿责备了他。李元平惭愧地站起来，以密信向李希烈提出建议。于是李希烈改变了主意，把颜真卿留下，不让他回去。

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各遣使诣希烈，上表称臣，劝进，使者拜舞于希烈前，说希烈曰："朝廷诛灭功臣，失信天下；都统英武自天，功烈盖世，已为朝廷所猜忌，将有韩、白之祸，愿亟称尊号，使四海臣民知有所归。"希烈召颜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见推，不谋而同，太师观此事势，岂吾独为朝廷所忌无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谓四王！相公不自保功业，为唐忠臣，乃与乱臣贼子相从，求与之同覆灭邪！"希烈不悦，扶真卿出。他日，又与四使同宴，四使曰："久闻太师重望，今都统将称大号而太师适至，是天以宰相赐都统也。"真卿叱之曰："何谓宰相！汝知有骂安禄山而死者颜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节而死耳，岂受汝辈诱胁乎！"四使不敢复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于馆舍，掘坎于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见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剑相与，岂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谢之。

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各自派遣使者到李希烈处，上表称臣，劝他称帝。使者们在李希烈面前行拜舞礼，劝李希烈说："朝廷杀害有功之臣，对天下言而无信。都统英明威武，得自天授，功业压倒当世，已经遭到朝廷的嫌猜疑忌，将有如韩信、白起被害的大祸。希望都统早称皇帝尊号，使全国的臣民知道有所归依。"李希烈叫来颜真卿，让他看四镇派来的使者，并说："现在冀、魏、赵、齐四王派遣使者推戴我，不谋而合，太师看看这事态时势，难道我仅仅被朝廷猜忌而无地自容吗？"颜真卿说："这四人乃是四凶，怎么叫四王！你不肯自保所建树的功劳业绩，做唐朝的忠臣，反而与乱臣贼子相互追随，是要和他们一齐覆灭吗？"李希烈心中不快，将颜真卿扶了出去。另一天，颜真卿又与四镇的使者一起参加宴会，四镇的使者说："早就听说太师崇高威望，现在都统就要称帝号，而太师恰好到来，这是上天把宰相赐给都统啊。"颜真卿大声呵斥四镇使者说："说什么宰相！你们知道有个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他便是我的哥哥。我已经八十岁了，只知道恪守臣节而死，难道受你们的引诱胁迫吗！"四镇使者不敢再说话了。于是李希烈让甲士十人在馆舍中看守颜真卿，在庭院中挖了一个坑穴，说是准备活埋他。颜真卿神色安然，见李希烈说："既然我的生死已经决定，何必玩弄花样！赶快一剑砍死我，岂不使你心中更痛快些吗？"于是李希烈向他道歉。

[3]戊戌，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将凤翔、宁、泾原、奉天、好行营兵万余人讨希烈，又诏诸道共讨之。曜行至郏城，遇希烈前锋将陈利贞，击破之；希烈势小沮。曜，翰之子也。

[3]戊戌（二十一日），德宗任命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领凤翔、宁、泾原、奉天、好行营兵马一万余人讨伐李希烈，又颁诏命各道共同讨伐。哥舒曜来到郏城时，与李希烈的前锋将领陈利贞遭遇，并打败了他，李希烈军的声势稍挫。哥舒曜是哥舒翰的儿子。

希烈使其将封有麟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皆不通。壬寅，诏治上津山路，置邮驿。

李希烈让他的将领封有麟占据邓州，南方的通路于是断绝了，运送贡物以及商人旅客都不能通过。壬寅（二十五日），德宗颁诏修治上津县的山路，并设置了通邮的驿站。

[4]二月，戊申朔，命鸿胪卿崔汉衡送区颊赞还吐蕃。

[4]二月，戊申朔（初一），德宗命令鸿胪卿崔汉衡送区颊赞返回吐蕃。

[5]丙寅，以河阳三城、怀、卫州为河阳军。

[5]丙寅（十九日），朝廷以河阳三城、怀州、卫州设置河阳军。

[6]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6]丁卯（二十日），哥舒曜攻克汝州，擒获周晃。

[7]三月，戊寅，江西节度使曹王皋败李希烈将韩霜露于黄梅，斩之；辛卯，拔黄州。时希烈兵栅蔡山，险不可攻。皋声言西取蕲州，引舟师溯江而上，希烈之将引兵循江随战。去蔡山三百余里，皋乃复放舟顺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还救之，不及而败。皋遂进拔蕲州，表伊慎为蕲州刺史，王锷为江州刺史。

[7]三月，戊寅（初一），江西节度使曹王李皋在黄梅打败李希烈的将领韩霜露，并斩杀了他。辛卯（十四日），曹王李皋攻克黄州。当时，李希烈的兵马在蔡山树起栅垒，形势险要，难以攻打。李皋声称西取蕲州，带领水军溯长江而上，李希烈的将领带兵沿着长江尾随而战。当离开蔡山三百余里的时候，李皋便又放开船只，顺流而下，

急攻蔡山，并将蔡山攻克。李希烈回军救援不及而失败。李皋接着进军攻克蕲州，上表请求任命伊慎为蕲州刺史，王锷为江州刺史。

[8]淮宁都虞候周曾、镇遏兵马使王玢、押牙姚、韦清密输款于李勉。李希烈遣曾与十将康季琳将兵三万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谋还军袭希烈，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使玢、、清为内应。希烈知之，遣别将李克诚将骡军三千人袭曾等，杀之，并杀玢、及其党。甲午，诏赠曾等官。始，韦清与曾等约，事泄不相引，故独得免。清恐终及祸，说希烈请诣朱滔乞师，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刘洽。希烈闻周曾等有变，闭壁数日；其党寇尉氏、郑州者闻之，亦遁归。希烈乃上表归咎于周曾等，引兵还蔡州，外示悔过从顺，实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颜真卿于龙兴寺。

[8]淮宁都虞候周曾、镇遏兵马使王玢、押牙姚、韦清暗中向李勉表示归诚之意。李希烈派遣周曾与十将康秀琳带领兵马三万人攻打哥舒曜，来到襄城以后，周曾等人秘密策划回军袭击李希烈，拥戴颜真卿为节度使，让王玢、姚、韦清担任内应。李希烈得知此事以后，派遣别将李克诚带领骡军三千人袭击周曾等人，杀掉了周曾，并且杀掉王玢、姚及其同党。甲午（十七日），朝廷颁诏追赠周曾等人官位。开始的时候，韦清与周曾等人约定，一旦事情泄露，不可相互牵连，所以他独自得以幸免。韦请担心终究还会招致祸患，便劝说李希烈请让他到朱滔那里请求援兵，李希烈派他去了，他来到襄邑县的时候，便逃奔到刘洽那里去了。李希烈听说周曾等人已有变故，便将营垒关闭了好几天，他的那些前去侵犯尉氏、郑州的党羽闻知此事，也逃了回来。于是，李希烈向朝廷上表，将一切罪名都推到周曾等人身上，自己领兵返回蔡州，表面上表示悔过，顺从朝廷，实际上却是等候朱滔等人的援兵。他把颜真卿安置在龙兴寺。

丁酉，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淮宁兵战于安州，官军大败，伯仪仅以身免，亡其所持节。希烈使人以其节及俘馘示颜真卿；真卿号恸投地，绝而复苏，自是不复与人言。

丁酉（二十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淮宁兵在安州交战，官军大败，张伯仪仅自身幸免于难，还失去了所持旌节。李希烈叫人把张伯仪的旌节以及被俘士兵的左耳给颜真卿看，颜真卿痛哭扑地，气绝而复苏，从此不再与人讲话。

[9]夏，四月，上以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讨李希烈。志贞请诸尝为节度、观察、都团练使者，不问存没，并勒其子弟帅奴马自备资装从军，授以五品官；贫者甚苦之，人心始摇。

[9]夏季，四月，德宗任命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招募禁兵以讨伐李希烈。白志贞请求让各个曾经担任过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使的官员，不论在世的或殁世的，都勒令他们的子弟带着奴仆与马匹，自己备办衣物参军，授给他们五品官职。家境贫寒的人深以为苦，民心开始动摇。

[10]上命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盟于丰邑里，区颊赞以清水之盟，疆场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

[10]德宗命令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在丰邑里会盟，区颊赞因清水会盟未将边疆确定，便没来会盟。己未（十三日），德宗命令崔汉衡前往吐蕃，由吐蕃赞普作出决断。

[11]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勉淮西招讨使，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曜为之副，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曹王皋为之副。上督哥舒曜进兵，曜至颍桥，遇大雨，还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将李光辉攻襄城；曜击却之。

[11]庚申（十四日），德宗加任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勉为淮西招讨使，以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曜作他的副职，任命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曹王李皋作为他的副职。德宗督促哥舒曜到颍桥时，遇到大雨，便回军防守襄城。李希烈派遣他的将领李光辉攻打襄城，哥舒曜将他击退。

[12]五月，乙酉，颍王薨。

[12]五月，乙酉（初九），颍王李去世。

[13]乙未，以宣武节度使刘洽兼淄青招讨使。

[13]乙未（十九日），德宗让宣武节度使刘洽兼任淄青招讨使。

[14]李晟谋取涿、莫二州，以绝幽、魏往来之路，与张孝忠之子升云围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郑景济于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书马实为留守，将步骑万余守魏营，自将步骑万五千救清苑，李晟军大败，退保易州。滔还军瀛州，张升云奔满城。会晟病甚，引军还保定州。

[14]李晟策划攻取涿、莫二州，以便截断幽州与魏州往来的通路，与张孝忠的儿子张升云在清苑围困朱滔所署任的易州刺史郑景济，但好几个月未能攻打下。朱滔任命他的司武尚书马为留守，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余人防守魏州营垒，自己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援救清苑。李晟军被打得大败，退守易州。朱滔回军瀛州，张升云逃奔满城。适逢李晟患病甚重，便带领军队回保定州。

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还魏桥，遣其给事中宋端趣之。端见滔，言颇不逊，滔怒，使谓武俊曰："滔以热疾，暂未南还，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弃兄，如脱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为！"端还报，武俊自辨于马实，实以状白滔，言："赵王知宋端无礼于大王，深加责让，实无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郑和随实使者见滔，谢之。滔乃悦，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

由于朱滔打败李晟，留在瀛州屯驻，没有返回魏桥，王武俊便派遣他的给事中宋端前去催促朱滔。宋端见到朱滔，说话颇欠谦恭，朱滔很生气，让他告诉王武俊说："我因身患热病，暂时未能南回，大王二哥便骤然有如此说法。我因救援魏博的原故，背叛国君，抛弃兄弟，就象脱去无跟的鞋子一样。二哥如果一定要怀疑我，那就但凭二哥为所欲为吧！"宋端回报王武俊，王武俊向马为自己分辩，马将此情状禀告朱滔说："赵王知道宋端对大王无礼，狠狠地责备了他，赵王实在并无他意。"王武俊也派遣承令官郑和跟随马的使者去见朱滔，向他表示歉意。于是朱滔高兴起来，对待王武俊一如既往。然而，王武俊因此事却益发怨恨朱滔了。

六月，李抱真使参谋贾林诣武俊壁诈降。武俊见之。林曰："林来奉诏，非降也。"武俊色动，问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诚效，及登坛之日，抚膺顾左右曰：'我本徇忠义，天子不察。'诸将亦尝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语使者曰，'朕前事诚误，悔之无及。朋友失意，尚可谢，况朕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仆胡人也，为将尚知爱百姓；况天子，岂专以杀人为事乎！今山东连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与谁守之！仆不惮归国，但已与诸镇结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诚能下诏赦诸镇之罪，仆当首唱从化；诸镇有不从者，请奉辞伐之。如此，则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同列，不过五旬，河朔定矣。"使林还报抱真，阴相约结。

六月，李抱真让参谋贾林到王武俊的营垒诈称归降，王武俊接见了贾林。贾林说：“我是奉诏而来的，并不是投降的。”王武俊脸色变了，问其中原故，贾林说：“皇上知道大夫对朝廷一向归诚效命，及至登上坛场称王时，还捶着胸口环顾随从说：‘我本来是要献身忠义的，奈何皇上不能详察。’诸将领也曾经共同上表讲过大夫的志向，皇上对使者说：‘以前的事，诚然是朕的失误，后悔也来不及了。朋友之间意见不合，还可以道歉，何况我是四海之主呢！’”王武俊说：“我是个胡人，作为将领，还知道爱护百姓，何况身为皇上，哪能专门从事杀人呢！现在崤山以东接连用兵，白骨暴露，有如草莽，即使朝廷能够获胜，将与何人来共守呢！我并不害怕归顺国家，只是我已经与各镇结下盟约。胡人生性耿直，不愿让自己委曲。倘若皇上能够下诏赦免各镇的罪过，我自当第一个倡议归顺王化，各镇如有不服从的，请让我遵奉正义之辞讨伐他们。果能如此，我便上不辜负皇上，下不辜负与我同列之人，不超过五十天，河朔地区便可安定了。”王武俊让贾林回报李抱真，暗中相互联络。

[15]庚戌，初行税间架、除陌钱法。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屯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军环淮宁之境。旧制，诸道军出境，皆仰给度支；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常赋不能供。判度支赵赞乃奏行二法：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室庐计其数。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出钱动数百缗。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者，公私给与及卖买，每缗官留五十钱，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者钱十缗，其赏钱皆出坐事之家。于是愁怨之声，盈于远近。

[15]庚戌（初五），开始施行税间架法和除陌钱法。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屯驻在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各军环绕在淮宁周围。根据原有制度，各道军队开出本道，一概由度支提供给养。德宗优待体恤士兵，每当出境时，增加酒肉供给，士兵在本道的口粮仍然拨给他们的家庭，一人可以得到三人的给养，所以将士愿从中获利，

于是各自出军，才越过本道便停下来，每月消耗钱一百三十余万缗，通常的赋税无法保证供给。判度支赵赞于是上奏施行税间架和除陌钱二法。所谓税间架法，每房屋两架为一间，上等房屋征税二千钱，中等的征税一千，下等的征税五百。吏人拿着笔，握着计算工具算，进入百姓家中，计算应征税额。有些住宅房屋多而没有其他资财的人家，交出的税钱动不动就是数百缗。敢于隐藏房屋一间的，杖责六十，奖赏告发人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法，就是凡公家私人所给与和买卖所得的钱，官家每缗钱中留取五十钱，对于给与其他物品和以物易物所得到的，约计成钱，进行计算。敢于瞒钱一百的，杖责六十，罚钱二千，奖赏告发人钱十缗，这奖赏钱一律出在获罪的人家。于是，愁苦怨恨之声，充满了远近各地。

[16]丁卯，徙郴王逾为丹王，王为简王。

[16]丁卯（二十二日），德宗改封郴王李逾为丹王，王李为简王。

[17]庚午，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与吐蕃使者论刺没藏至自青海，言疆场已定，请遣区颊赞归国。秋，七月，甲申，以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诏诸将相与区颊赞盟于城西。李揆有才望。卢杞恶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于上曰："臣不惮远行，恐死于道路，不能达诏命！"上为之恻然，谓杞曰："揆无乃太老！"杞曰："使远夷，非谙练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则自今年少于揆者，不敢辞远使矣。"

[17]庚午（二十五日），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与吐蕃使者论刺没藏从青海回朝，说是双方边界已经确定，请让区颊赞回国。秋季，七月，甲申（初九），德宗任命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十七日），德宗颁诏命令诸将相与区颊赞在城西会盟。李揆素有才干与威望，卢杞憎恶他，所以让他出使吐蕃。李揆对德宗说："我不害怕走远路，只是担心死在路途之中，不能将诏命送到。"德宗为李揆的话而悲伤，便对卢杞说："李揆恐怕过于老迈了吧！"卢杞说："到远方的夷人出使，不熟悉朝廷旧典的人是不行的。而且，李揆去了，今后年纪小于李揆的人，便不敢推辞去远方出使了。"

[18]八月，丁未，李希烈将兵三万围哥舒曜于襄城，诏李勉及神策将刘德信将兵救之。乙卯，希烈将曹季昌以随州降，寻复为其将康叔夜所杀。

[18]八月，丁未（初二），李希烈领兵三万人在襄城包围哥舒曜，诏令李勉以及神策军将领刘德信领兵援救哥舒曜。乙卯（初十），李希烈的将领曹季昌率随州归降，不久又被他的将领康叔夜杀死。

[19]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嘉兴陆贽名，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自焚之灾。"又曰："今两河、淮西为叛乱之帅者，独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遭诖误，内蓄危疑；苍黄失图，势不得止。况其余众，盖并胁从，苟知全生，岂愿为恶！"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变。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又曰："人摇不宁，事变难测，是以兵贵拙速，不贵巧迟。若不靖于本而务救于末，则救之所为，乃祸之所起也。"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尚赖西边有兵，诸牧有马，每州有粮，故肃宗得以中兴。乾元之后，继有外虞，悉师东讨，边备既驰，禁戎亦空，吐蕃乘虚，深入为寇，故先皇帝莫与为御，避之东游。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内寇则淆、函失险，外侵则、渭为戎。于斯之时，虽有四方之师，宁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傥有贼臣啖寇，黠虏觑边，伺隙乘虚，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窃忧也。未审陛下其何以御之！侧闻伐叛之初，议者多易其事，佥谓有征无战，役不逾时，计兵未甚多，度费未甚广，于事为无扰，于人为不劳；曾不料兵连祸拿，变故难测，日引月长，渐乖始图。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已、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则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今则自叛矣，而余又难保。是知立国之安危在

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也；势苟危，则舟中敌国也。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惟新令图，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而乃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乎！今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此

[19]当初，德宗在东宫当太子时，听说监察御史嘉兴人陆贽的名声。德宗即位以后，便召陆贽担任翰林学士，屡次向他询问朝政得失。当时河南、河北地区用兵长久不能结束，赋税劳役日益增多，陆贽因兵源穷竭，百姓困顿，恐怕内部生出别的变故，便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打败敌人的关键，在于任用将领能够得当；驾驭将领的办法，在于掌握用人的权柄。任用将领不得当，兵马虽然众多，也是不足依恃的；失去用人的权柄，将领虽然有才干，还是不能为朝廷所用。"陆贽又说："将领不能指挥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领，这不仅有耗费资财、玩忽寇盗的弊端，而且也会有兵火不息而终至自焚的灾祸。"又说："现在河北、河南、淮西发起叛乱的主将，只是四五个凶人罢了。尚且恐怕其中有的人是遭受连累而受到损害，心中积蓄着自危的疑虑，匆忙之间，考虑不周，为情势所趋，不能停止。何况其余众人，恐怕全是因受人胁迫而跟随反叛的，如果知道还有生路，哪里还愿意作恶呢！"又说："如果不解除眼前的忧虑，也许还会引起意外的变故。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利是百姓的核心。核心受到伤害，根本也就会受到伤害；根本受到伤害，枝干也就因过度疲劳跌落。"又说："人心动摇，不得安宁，事故变幻，难以测度，所以用兵以拙而速为可贵，不以巧而迟为可贵。假如不能安定根本而去致力于救助末梢，那么，救助末梢所做的事情，也正是祸患所起的原因。"陆贽又论说关中的形势，他认为："做天子的应该积蓄威严，昭示恩德，若是偏废，便有危险；应该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便控制轻兵屯戍之地，如果轻重颠倒，便不合乎事理。皇上所在的京都周围地区，是四方的根本。太宗布置府兵，分别隶属于禁卫，大概军府共有八百余所，而安排在关中的军府便约有五百所，全国敌不住关中，那么，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便控制轻兵屯戍之地的意图是很明白的了。国家安定的日子长了，军备逐渐衰败，虽然军府、卫所都依然存在，但是兵马演练却很罕见了。所以安禄山窃取被重颠倒的权柄，乘着外有重兵的资本，发动叛乱，有如洪水滔天，两京相继失守。还是靠着西部边疆有

军队，诸牧监有马，各州有粮食，所以肃宗才得以复兴。乾元以后，外患又相继发生，整个军队向东讨伐，边疆的军备既已废驰，禁兵复又空虚，吐蕃乘国家虚弱，深入内地侵扰，所以先帝无法抵御，便避开吐蕃东游。这都是因为失去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控制轻兵屯戍之地的权柄，忘记考虑深深培固根柢。内有寇盗，崤山、函谷关便失去险要；外有攻侵，州、渭州便都成了外族的天下。在这样的时候，虽有各地的军队，难道能救助一朝发生的祸患吗？陛下回顾往事至此，难道不为此而寒心吗？现在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在崤山以东，神策等六军又相继开出关外。倘若在贼臣勾引敌寇，狡猾的敌虏窥伺边疆，看准缝隙，乘虚而入，悄悄侵犯边防的亭障，这是愚臣在私下里所担忧的啊，不知陛下将如何抵御？我从侧面得知，开始讨伐叛军时，议事的人大多把用兵看得轻而易举，都说只有调兵出征而实无战事，兵役不会超越时限，算起来需要兵员不会太多，估计费用也不会太大，国事并无骚扰，百姓并无辛劳。谁曾料到后来战事相继，灾祸频仍，变故难以测度，随着时间延长，逐渐背离了初始的谋划。以往被天下视为灾祸，都说铲而除之便可再回到太平之世的，是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诸人；以往被朝廷所信任，都说任而用之便可除去祸乱的，是朱滔、李希烈等人。不久前，李正己死了，李纳接续了他；李宝臣死了，李惟岳接续了他；梁崇义被平定了，李希烈又反叛了；李惟岳被杀掉了，朱滔又叛离了。这样说来，以往年被视为祸患的人，四个已经去掉三个了，但祸患终竟未曾减弱；以住被信任的人，现在却自行反叛了，而剩下来的人也难保不叛。由此可知，立国的安定与否在于形势，办事的成功与否在于用人。如果形势安定，那么异族也会与朝廷一条心的；如果形势危殆，那么同船之人也会成为敌人的。陛下岂能不以往事为借鉴，革新法度，修复被偏废的权柄，以便安定人心，恢复被倒持的权力，以巩固国家，却反而这样孜孜不倦，汲汲以求，费尽思索，劳尽心神，屈从于没完没了的欲求，而期待难以必成的功效呢！如今关中畿辅地区征发兵员已经太多，宫廷苑囿之中警备不全。万一将帅中有人又步朱滔、李希烈的后尘，或者依仗边塞壁垒险固，引诱招致异族入侵，或者偷偷发兵京郊畿辅，震动京城，干犯宫阙，这也是我私下里所担忧的啊，不知陛下又如何防备这种情况呢？倘使陛下肯屈尊听我的计策，那么，应该全部追回朝廷派遣的神策六军李晟等人以及诸使节、将领的子弟，明文敕令泾、

陇、、宁各州，只要严密防守四境，还要说明再不征调兵员，使人们知道各保安定生活。又须颁降德音，罢除京城与畿辅各县的间架等杂税，此则可望使已经交税的人消弭怨恨，使现在居住在京城与畿辅各县的人

[20]壬戌，以汴西运使崔纵兼魏州四节度都粮料使。纵，涣之子也。

[20]壬戌（十七日），德宗让汴西运使崔纵兼任魏州四节度都粮料使。崔纵是崔涣的儿子。

[21]九月，丙戌，神策将刘德信、宣武将唐汉臣与淮宁将李克诚战，败于沪涧。时李勉遣汉臣将兵万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帅诸将家应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许州空虚，若袭许州，则襄城围自解。”遣二将趣许州，未至数十里，上遣中使责其违诏，二将狼狈而返，无复斥候。克诚伏兵邀之，杀伤大半。汉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阙。勉复遣其将李坚帅四千人助守东都，希烈以兵绝其后，坚军不得还。汴军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21]九月，丙戌（十二日），神策军将领刘德信、宣武军将领唐汉臣与淮宁军将领李克诚接战，在涧被打败。当时，李勉派遣唐汉臣领兵一万人援救襄城，德宗派遣刘德信率领在诸将领家应募的三千人协助唐汉臣。李勉上奏说：“李希烈的精兵都在襄城，许州空虚，如果袭击许州，襄城的围兵便自然解除了。”李勉派遣高德信、唐汉臣两位将领进趋许州。还没有走出几十里地，德宗派遣中使责备刘德信、唐汉臣违抗诏旨，两位将领狼狈而归，不再侦察敌情。李克诚埋伏兵马，拦击两位大将领，杀伤两位将领的兵马有一大半。唐汉臣逃往大梁，刘德信逃往汝州，李希烈流动巡哨的兵马已经劫掠到了伊阙。李勉再派遣他的将领李坚率四千人协助守东都，李希烈派兵截断李坚军的后路，李坚军无法返还。由此，汴军不能振作，襄城愈加危殆。

[22]上以诸军讨淮宁者不相统一，庚子，以舒王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更名谊；以户部尚书萧复为长史，右庶子孔巢父为左司马，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自余将佐皆选中外之望。未行，会泾师作乱而止。复，嵩之孙也；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孙也。

[22]因讨伐淮宁各军相互之间不能统一，庚子（二十六日），德宗任命舒王李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改名为李谊，任命户部尚书萧

复为长史，右庶子孔巢父为左司马，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其余将佐，也都是选任朝廷内外有名望的人物。这些人还未启程，适逢泾原军发生叛乱，只好作罢。萧复是萧嵩的孙子。孔巢父是孔子的三十七世孙。

[23]上发泾原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丁未，发至水，诏京兆尹王翃犒师，惟粝食菜；众怒，蹴而覆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令言入辞，尚在禁中，闻之，驰至长乐阪，遇之。军士射令言，令言抱马鬣突入乱兵，呼曰："诸君失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军士不听，以兵拥令言而西。上遽命赐帛，人二匹；众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贼已至通化门外，中使出门，贼杀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车赐之；贼已入城，喧声浩浩，不复可遏。百姓狼狈骇走，贼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上遣普王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出慰谕之；贼已陈于丹凤门外，小民聚观者以万计。

[23]德宗征发泾原各道兵马援助襄城。冬季，十月，丙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领兵五千人来到京城。士兵冒雨而行，甚是寒冷，他们多数携带着自家子弟前来，希望得到丰厚的赏赐送给自己家中的人，来到以后，却没有得到任何赏赐。丁未（初三），泾原军出发来到水，诏命京兆尹王犒劳军队，送去的只有粗米饭和菜饼。众人愤怒了，便踢翻了犒劳品，并借机扬言说："我们将要赴敌而死，却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怎么能够拿自己的小命去往雪白的刀刃上撞呢！听说皇上琼林、大盈两个内库里金银锦帛装得满满的，我们不如一块儿去取吧。"于是众人穿上铠甲，举起旗帜，擂鼓呐喊，回军开向京城。姚令言入朝辞行，还在宫中，听说此事，乘马急驰来到长乐坂，与众人相遇。士兵用箭射姚令言，姚令言伏在马背上冲进哗乱的士兵之中，呼喊道："诸位打错了主意！这次东征，前去立功，还愁不能富贵吗，怎么竟作这种满族抄斩的打算呢！"士兵不听劝告，用兵器簇拥着姚令言西进京城。德宗急忙命令赐给锦帛，每人两匹。众人更加愤怒，用箭射中使。德宗又命令中使前去安抚，而乱兵已经来到通化门

外，中使才出了通化门，乱兵便将他杀死。德宗又命令拿出金银锦帛二十车赐给乱兵，但是乱兵已经进入城内，喧哗之声浩大，再不能够遏止。百姓惊惶狼狈而逃，乱兵大声喊叫着告诉他们：“你们不必恐慌，不会夺取你们的商货典当的利钱了，不会向你们征缴间架税和除陌钱了！”德宗派遣普王李谊与翰林学士姜公辅出来劝慰乱兵，而乱兵已经在丹凤门外结成阵列，聚来观看的百姓数以万计。

初，神策军使白志贞掌召募禁兵，东征死亡者志贞皆隐不以闻，但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司农卿段秀实上言：“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不听。至是，上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贼已斩关而入，上乃与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门出，王贵妃以传国宝系衣中以从；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

当初，神策军使白志贞主持招募禁兵，对东征死亡的兵员一概隐瞒不报，但凡收受到市井商贾富人的贿赂，便将他补为兵员。这些人名字写在军籍里，享受供给与赏赐，而自身仍然住在商肆之中贩卖货物。司农卿段秀实上言：“禁兵不精良，员额全都缺少，倘若猝然发生祸难，那将如何防御呢！”德宗不听段秀实的进言。至此，德宗召集禁兵去抵御乱兵，竟然没有一人到来。乱兵已经杀开关门而入，德宗这才与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王、唐安公主等人从宫苑的北门出走，王贵妃把传国之宝系在衣服中从行，后宫中的诸王、公主来不及跟从德宗出走的人有十分之七八。

初，鱼朝恩既诛，宦官不复典兵，有窦文场、霍仙鸣者，尝事上于东宫，至是，帅宦官左右仅百人以从，使普王谊前驱，太子执兵以殿。司农卿郭曙以部曲数十人猎苑中，闻跸，谒道左，遂以其众从。曙，暧之弟也。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方教射于军中，闻之，帅麾下四百人从，乃使建居后为殿。

当初，鱼朝恩既已诛除，宦官不再掌管军事。有名叫窦文场、霍仙鸣的，曾经在德宗居东宫时事奉过他，至此，他们带领宦官侍从仅一百人跟随德宗出走。德宗让普王李谊在前面开路，太子手握兵器殿后。司农卿郭曙带着家兵数十人在禁苑中打猎，听说德宗车驾出行，便在道东谒见，并带着他的家兵随行。郭曙是郭暧的弟弟。右龙武军

使令狐建正在军中教练射箭，得知消息后，便率领部下四百人从行，于是德宗让令狐建在后面作为殿军。

姜公辅叩马言曰：“朱尝为泾帅，坐弟滔之故，废处京师，心尝快快。臣谓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则不如杀之，毋贻后患。今乱兵若奉以为主，则难制矣。请召使从行。”上仓猝不暇用其言，曰：“无及矣！”遂行。夜至咸阳，饭数匕而过。时事出非意，群臣皆不知乘舆所之。卢杞、关播逾中书垣而出。白志贞、王翃及御史大夫于颀、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追及上于咸阳。颀，之从父兄弟；从一，齐贤之从孙也。

姜公辅挽住德宗的马缰进言说：“朱曾经担任过泾原的节帅，由于受到弟弟朱滔牵连的原故，遭到废黜，闲居京城，内心一度郁郁不乐。我认为陛下既然不能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便不如将他杀掉，不要留下后患。现在哗乱的士兵如果拥戴他为首领，那就难于控制了。请将朱召来，让他随从出走。”德宗在仓猝间无暇照着姜公辅的话去办，说：“来不及了！”便出发了。夜里来到咸阳，大家只吃了几勺饭便过去了。当时，事情出于意料之外，群臣都不知道德宗的去向。卢杞、关播从中书省逾墙而出。白志贞、王以及御史大夫于颀、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人在咸阳追上了德宗。于颀是于的叔伯兄弟。刘从一是刘齐贤的从孙。

贼入宫，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欢噪，争入府库，运金帛，极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宫盗库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夺于路。诸坊居民各相帅自守。姚令言与乱兵谋曰：“今众无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闲居私第，请相与奉之。”众许诺。乃遣数百骑迎于晋昌里第。夜半，按辔列炬，传呼入宫，居含元殿，设警严，自称权知六军。

乱兵进入宫中，登上含元殿，大声喊叫着说：“皇上已经出走，应该让人各自想法发财了！”于是乱兵欢呼鼓噪，争着进入府库，运走金银锦帛，直到运不动了，才停止下来。乘此时机，百姓也进入宫中，盗窍库房中的物品，彻夜不止。那些未能进入宫中库房的人们，便在路上抢劫。诸坊的居民都各自聚在一起自行守卫。姚令言和哗乱士兵商议说：“现在大家没有主子，不可能长久。朱太尉正在私人府第中闲居，请一起拥戴他吧。”大家答应，便派出几百人骑马到晋昌里府第迎

接朱。半夜时分，朱紧扣马缰缓行，张列火炬，前后传呼着进入宫中，在含元殿住下，设置了严密的警戒，自称暂且统辖六军。

戊申旦，徙居白华殿，出榜于外，称：“泾原将士久处边陲，不闲朝礼，辄入宫阙，至惊乘舆，西出巡幸。太尉已权临六军，应神策军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禄食者，悉诣行在；不能往者，即诣本司。若出三日，检勘彼此无名者，皆斩！”于是百官出见，或劝迎乘舆，不悦，百官稍稍遁去。

戊申（十六日），早晨，朱移居白华殿，在宫外张出告示，声称：“泾原的将士长期身居边疆，不熟悉朝廷的礼仪，便进入宫中，使圣上受到惊动，西出巡幸。朱太尉已经暂且统辖六军。神策军士兵以及文武百官凡是靠俸禄过活的，应当全部前往圣上出巡的地方，不能前往的，可到本官官署来。如果超过三天，查出两处都未具名的人，一概斩首。”于是百官只好出来见朱。有的人劝说朱前去迎接德宗，朱不高兴，于是百官逐渐逃走。

源休以使回纥还，赏薄，怨朝廷，入见，屏入密语移时，为陈成败，引符命，劝之僭逆。喜，然犹未决。宿卫诸军举白幡降者，列于阙前甚众。夜于苑门出兵，旦自通化门人，骆驿不绝，张弓露刃，欲以威众。

源休出使回纥归来，由于赏赐菲薄而埋怨朝廷，这时他入宫去见朱，屏退在场的人，秘密交谈了一段时间。他为朱陈述古今成败之理，征引符命之说，劝朱称帝。朱大喜，但还犹豫未决。在宫中为皇上值宿警卫的各支军队举起白旗归降朱的人，排列在宫门前面，为数很多。朱在夜间由宫苑大门放出士兵，到天亮再由通化门进来，络绎不绝，弩张剑拔，打算以此向群众示威。

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阳幸奉天。县僚闻车驾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苏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孙也。文武之臣稍稍继至；己酉，左金吾大将军至奉天。素有威望，众心恃之稍安。

德宗想起桑道茂的话，便从咸阳前往奉天。县中的官员听说皇上的车驾突然来到，打算逃到山谷中躲藏起来，主薄苏弁制止了他们。苏弁是苏良嗣之兄的孙子。这时，文武臣僚逐渐地相继到来。己酉（初五），左金吾大将军浑到达奉天。浑素来便有威望，大家倚恃浑，心情稍微安定。

庚戌，源休劝朱禁十城门，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为佣仆潜出。休又为说诱文武之士，使之附。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仆卿张光晟自负其才，皆郁郁不得志，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蒋镇出亡，坠马伤足，为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节义，镇以清素，都官员外郎彭偃以文学，太常卿敬以勇略，皆为时人所重，至是皆为用。

庚戌（初六），源休劝说朱关闭长安的十个城门，不许将朝廷官员放出城外。朝廷官员往往改换服装，扮作雇工或仆人，暗中出城。源休又为朱劝诱文武官员，让他们依附朱。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长期失去兵权，太仆卿张光晟以才干自负，都郁郁不得志，朱全都起用了他们。工部侍郎蒋镇出逃时，掉下马来，脚部摔伤，也被朱得到。在此之前，由于源休才能出众，张光晟能守节义，蒋镇清正俭朴，都官员外郎彭偃有文采学识，太常卿敬勇敢而有谋略，都为当时人所推重，至此，他们都被朱所起用。

凤翔、泾原将张廷芝、段诚谏将数千人救襄城，未出潼关闻朱据长安，杀其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溃归于。于是自谓众心所归，谋反遂定。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百司供亿，六军宿卫，咸似乘舆。

凤翔、泾原将领张廷芝、段诚谏带领数千人援助襄城，还未走出潼关，听说朱占据长安，便杀死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乱哄哄地归降了朱。朱因此自认为人心所向，便决定谋反。他任命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各部门的供给，六军宿卫宫禁，都仿照皇帝的设置。

辛亥，以浑为京畿、渭北节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贞为都知兵马使，令狐建为中军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庄为左卫将军兼奉天防城使。

辛亥（初七），德宗任命浑为京畿、渭北节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贞为都知兵马使，令狐建为中军鼓角使，神策都虞候侯仲庄为左卫将军兼任奉天防城使。

朱以司农卿段秀实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数十骑召之。秀实闭门拒之，骑士逾垣入，劫之以兵。秀实自度不免，乃谓子弟曰：“国家有患，吾于何避之，当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见。喜

曰："段公来，吾事济矣。"延坐问计。秀实说之曰："公本以忠义著闻天下，今泾军以犒赐不丰，遽有披猖，使乘舆播越。夫犒赐不丰，有司之过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开谕将士，示以祸福，奉迎乘舆，复归宫阙，此莫大之功也！"默然不悦，然以秀实与已皆为朝廷所废，遂推心委之。左骁卫将军刘海宾、泾原都虞候何明礼、孔目官岐灵岳，皆秀实素所厚也，秀实密与之谋诛，迎乘舆。

朱因司农卿段秀实长期失去兵权，猜想他必定会郁郁不乐，便派遣数十人骑马传召他。段秀实闭门拒绝来使，骑兵跳墙而入，用兵器劫持了他。段秀实估计自己不能幸免，便对子弟说："国家蒙受灾难，我能够躲避到何处去！我自当为国家殉难，你们应去自求生路。"于是段秀实去见朱。朱高兴地说："段公一来，我的大事可望成功了。"朱请段秀实入坐，向他询问计谋，段秀实劝说他道："你本来以忠义著称于天下，现在泾原军因犒劳赏赐不丰厚，骤然猖獗而起，致使圣上流离失所。若说犒劳赏赐不够丰厚，那是有关部门的过错，圣上哪里能够知道此事！你最好用这个道理开导将士，讲清祸福，迎接圣上，再回宫中，这是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朱默不作声，心中不快，但是认为段秀实与自己都是被朝廷所废黜的，所以还是推心置腹地委任他。左骁卫将军刘海宾、泾原都虞候何明礼、孔目官岐灵岳，都是段秀实平素所厚待的人，段秀实暗中与他们计议诛杀朱，迎接德宗。

上初至奉天，诏征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为乱兵所立，且来攻城，宜早修守备。"卢杞切齿言曰："朱忠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从乱，伤大臣心！臣请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为然。又闻群臣劝奉迎，乃诏诸道援兵至者皆营于三十里外。姜公辅谏曰："今宿卫单寡，防虑不可不深，若竭忠奉迎，何惮于兵多；如其不然，有备无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卢杞及白志贞言于上曰："臣观朱心迹，必不至为逆，愿择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诸从臣皆畏惮，莫敢行；金吾将军吴溆独请行，上悦。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禄而违其难，何以为臣！吾幸托肺附，非不知往必死，但举朝无蹈难之臣，使圣情慊慊耳！"遂奉诏诣。反谋已决，虽阳为受命，馆溆于客省，寻杀之。溆，凑之兄也。

德宗来到奉天之初，下诏征调邻近各道兵马前来援救。有人上言说："朱被哗乱的士兵所拥立，将来攻打奉天城，应早做防守的准

备。”卢杞咬牙切齿地说：“朱的忠贞，是群臣所赶不上的，怎么能说他随从作乱，而伤大臣的心呢！我请求以举家一百口人担保朱不会造反。”德宗也认为是这样，又听说群臣劝说朱迎接自己，便下诏已经到来的各道援兵都在距离奉天三十里外扎营。姜公辅规劝说：“现在宫中值宿警卫的兵力非常薄弱，防范和顾虑不能不缜密一些。如果朱竭尽忠心迎接陛下，他对援兵多有什么忌惮的？倘若朱并不是这样，那也是有备无患。”于是德宗传召援兵全部入城。卢杞及白志贞对德宗说：“我看朱内心的真情，必定不至于叛逆。希望陛下选择大臣前往京城安抚他，以便观察他的态度。”德宗因诸随从出走的朝臣都心怀畏惧，不敢前去，只有金吾将军吴溆请求前去，心中很高兴。吴溆退朝后告诉别人说：“接受国家的俸禄而逃避国家的危难，怎么能够做人臣呢！我有幸做为帝室的微末之亲，不是不知道前往必定会死，但是举朝没有赴难的臣下，也太让圣上遗憾了！”于是，吴溆带着诏书去见朱。朱已经决定谋反，虽然佯装接受诏命，把吴溆安置在客省，但不久便将他杀了。吴溆是吴凑的哥哥。

遣泾原兵马使韩将锐兵三千，声言迎大驾，实袭奉天。时奉天守备单弱，段秀实谓岐灵岳曰：“事急矣！”使灵岳诈为姚令言符，令是且还，当与大军俱发。窃令言印未至，秀实倒用司农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至骆驿，得符而还。秀实谓同谋曰：“来，吾属无类矣！我当直搏杀之，不克则死，终不能为之臣也！”乃令刘海宾、何明礼阴结军中之士，欲使应之于外。兵至，、令言大惊；岐灵岳独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实等。

朱派遣泾原兵马使韩带领精锐兵马三千人，声称迎接德宗，实际上是袭击奉天。当时奉天的防守非常薄弱，段秀实对岐灵岳说：“事情危急了！”他让岐灵岳盗用姚令言的印符，命令韩暂且回军，与大队人马同时出发。由于姚令言的印信未能盗来，段秀实便倒用司农印的印符，招募了擅长奔走的人去追赶韩。韩行至骆驿，得到印符便回军了。段秀实与共同策划的人们说：“韩一回来，我辈是要无一幸免的了。我自当直接与朱搏斗，将他杀死，若不能成功，便一死了之，终究不能作朱的臣属的！”于是段秀实让刘海宾、何明礼暗中联络军中的将士，准备使他们从外部响应。韩军回来后，朱和姚令言极为震惊，岐灵岳独自承担了罪名而死，没有牵连段秀实等人。

是日，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实等议称帝事。秀实勃然起，夺休象笏，前唾面，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岂从汝反邪！”因以笏击，举手捍之，才中其额，溅血洒地。与秀实相搏凶凶，左右猝愕，不知所为。海宾不敢进，乘乱而逸。忠臣前助，得匍匐脱走。秀实知事不成，谓党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杀我！”众争前杀之。一手承血，一手止其众曰：“义士也！勿杀。”秀实既死，哭之甚哀，以三品礼葬之。海宾服而逃，后二日，捕得，杀之；亦不引何明礼。明礼从攻奉天，复谋杀，亦死。上闻秀实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这一天，朱传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以及段秀实等人商议称帝事宜，段秀实猛然站起来，夺去源休的象牙朝笏，走上前去，唾朱的脸，大骂道：“狂妄的叛贼！我恨不能将你斩为万段，岂肯随从你造反呢！”于是用朝笏击打朱，朱举起手来抵挡笏击，朝笏只击中了朱的额头，血花溅到地上。朱与段秀实呼喝着相互搏斗，他的侍从由于事出仓猝，惊慌不知如何是好。刘海宾不敢上前，乘着混乱逃走。李忠臣前去帮助朱，朱得以匍匐着脱身逃走。段秀实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便对朱的党羽说：“我不和你们一起造反，为什么不杀死我！”众人争着上前去杀段秀实，朱一手给自己止着血，一手制止众人说：“他是义士啊！不要杀他。”段秀实死去以后，朱哭他甚是悲哀，还以三品官的丧礼埋葬了他。刘海宾穿着丧服逃走，过了两天，朱逮捕了他，将他杀了，而他也不曾牵连何明礼。何明礼跟随朱攻打奉天，再次策划诛杀朱，也死去了。德宗听到段秀实的死讯，悔恨当初没有任用他，涕泪交流地哭了许久。

[24]壬子，以少府监李昌为京畿、渭南节度使。

[24]壬子（初八），德宗任命少府监李昌为京畿、渭南节度使。

[25]凤翔节度使、同平章事张镒，性儒缓，好修饰边幅，不习军事，闻上在奉天，欲迎大驾，具服用货财，献于行在。后营将李楚琳，为人剽悍，军中畏之，尝事朱，为所厚。行军司马齐映与同幕齐抗言于镒曰：“不去楚琳，必为乱首。”镒命楚琳出戍陇州。楚琳托事不时发。镒方以迎驾为忧，谓楚琳已去矣。楚琳夜与其党作乱，镒缒城而走，贼追及，杀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窦出，抗为佣保负荷而逃，皆免。

[25]凤翔节度使、同平章事张镒，性情儒雅迂徐，喜欢修饰边幅，并不熟悉军事。张镒听说德宗出走奉天，准备迎驾，备办衣服用具、货物资财，献到行在。后营将领李楚琳为人矫捷勇猛，军中将士都畏惧他。他曾事奉过朱，朱待他不薄。行军司马齐映与幕僚齐抗对张镒说："若不将李楚琳除去，他必定会成为变乱的祸首。"张镒命令李楚琳出去戍守陇州，李楚琳借口有事，没有按时出发。张镒正在因迎接大驾而忧心，自以为李楚琳已经离开了。李楚琳与他的同党在夜间发起变乱，张镒系绳越城逃走，李楚琳追上了他，将他杀死。判官王沼等人全都死去。齐映从水洞中出城，齐抗扮成雇工背负肩挑地逃了出去，均得不死。

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凤翔，户部尚书萧复闻之，遽请见曰："陛下大误，凤翔将卒皆朱故部曲，其中必有与之同恶者。臣尚忧张镒不能久，岂得以銮舆蹈不测之渊乎！"上曰："吾行计已决，试为卿留一日。"明日，闻凤翔乱，乃止。

开始时，德宗嫌奉天过于狭小，打算前往凤翔，户部尚书萧复闻讯，急忙求见德宗说："陛下大大地错了。凤翔将士都是朱过去的家兵，其中必定有人与朱共同作恶。对张镒我尚且担心他不能长久，岂能让陛下的车驾陷入不可测度的深渊呢！"德宗说："我去凤翔，主意已定，权且为你逗留一天吧！"次日，德宗听说凤翔已经发生变乱，便不再到凤翔去。

齐映、齐抗皆诣奉天，以映为御史中丞，抗为侍御史。楚琳自为节度使，降于朱；陇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

齐映、齐抗都到达奉天，德宗任命齐映为御史中丞，齐抗为侍御史。李楚琳自称节度使，投降朱；陇州刺史郝通投奔了李楚琳。

[26]商州团练兵杀其刺史谢良辅。

[26]商州练团练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刺史谢良辅。

[27]朱自白华殿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癸丑，以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彭偃为中书舍人，自余张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为皇太弟。姚令言与源休共掌朝政，凡之谋划、迁除、军旅、资粮，皆禀于休。休劝诛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绝人望，杀郡王、王子、王孙凡七十七人。寻又以蒋镇为门下

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镇忧惧，每怀刀欲自杀，又欲亡窜，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劝诛朝士之窜匿者以胁其余，镇力救之，赖以全者甚众。樊系为撰册文，既成，仰药而死。大理卿胶水蒋诣行在，为贼所得，绝食称病，潜窜得免。

[27]朱从白华殿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更改年号为应天。癸丑（初九），朱任命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彭偃为中书舍人，其余张光晟等人也都分别封拜官职，大小不等。又立弟弟朱滔为皇太弟。姚令言与源休共同执掌朝政，凡是朱的谋划、任官、军事和物资粮草等事，都要向源休禀报。源休劝说朱消灭留在京城的宗室，以便根绝人们的期望，杀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不久，朱又任命蒋镇为门下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二人并同平章事。蒋镇又愁又怕，每每怀揣刀子，准备自杀，又打算逃亡，然而生性怯懦，终究未能实施。源休劝说朱诛杀逃亡隐匿的朝臣，以便胁迫其余的朝臣，蒋镇尽力营救他们，赖蒋镇得以全身的人甚多。樊系为朱撰写册文，写完以后，便服毒自杀。大理卿胶水人蒋前往行在，被叛军捉住。蒋拒绝进食，佯称染病，暗中逃去，幸免于难。

[28]哥舒曜食尽，弃襄城奔洛阳；李希烈陷襄城。

[28]哥舒曜军粮吃光，放弃襄城，逃奔洛阳，李希烈攻陷了襄城。

[29]右龙武将军李观将卫兵千余人从上于奉天，上委之召募，数日，得五千余人，列之通衢，旗鼓严整，城人为之增气。

[29]右龙武将军李观带领卫兵一千余人到奉天跟随德宗，德宗委托他招募兵员。数天之后，李观募得五千余人，将他们排列在大道上，军容布列严整，奉天城中的人们因此而勇气大增。

姚令言之东出也，以兵马使京兆冯河清为泾原留后，判官河中姚况知泾州事。河清、况闻上幸奉天，集将士大哭，激以忠义，发甲兵、器械百余车，通夕输行在。城中方苦无甲兵，得之，士气大振。诏以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况为行军司马。

姚令言东出泾原时，让兵马使京兆人冯河清担任泾原留后，让判官河中人姚担任知泾州事。冯河清和姚况听说德宗出走奉天，集合将士，当场大哭，以忠义激发将士，发出铠甲、兵器、器械等一百余

车，彻夜运往行在。奉天城中正苦于没有铠甲兵器，得到这些供给，士气大振。德宗颁诏任命冯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姚况为行军司马。

[30]上至奉天数日，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始至，上喜甚，抚劳有加。宁退，谓所亲曰："主上聪明英武，从善如流，但为卢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潸然出涕。杞闻之，与王谋陷之。言于上曰："臣与宁俱出京城，宁数下马便液，久之不至，有顾望意。"会朱下诏，以左丞柳浑同平章事，宁为中书令。浑，襄阳人也，时亡在山谷。使尉康湛诈为宁遗朱书，献之。杞因谮宁与朱结盟，约为内应，故独后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宁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后缢杀之，中外皆称其冤；上闻之，乃赦其家。

[30]德宗来到奉天数日，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方始来到，德宗甚为高兴，对他大加抚慰。崔宁退下来后，对亲近的人说："皇上聪慧明达，英俊威武，从善如流，只是被卢杞所迷惑，以至落到这般地步！"于是扑簌簌地流下了眼泪。卢杞闻知此事，便与王图谋陷害他。王对德宗说："我与崔宁一块儿从京城出来，崔宁好几次下马便溺，以至好长时，这是存心观望。"适逢朱颁下诏旨，任命左丞柳浑为同平章事，崔宁为中书令。柳浑是襄阳人，当时正逃亡在山谷。王指使县尉康湛伪造崔宁给朱的书信，并将书信献给朝廷。卢杞因此诬陷崔宁与朱结有盟约，约定做朱的内应，所以只有崔宁后到奉天。乙卯（十一日），德宗派遣中使将崔宁领到帐幔下面，说是传达密旨，让两个力士从背后将他缢杀。朝廷内外都说崔宁冤枉，德宗听说以后，便将崔宁全家赦免了。

[31]朱遣使遗朱滔书，称："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当与卿会于洛阳。"滔得书，宣示军府，移牒诸道，以自夸大。

[31]朱派遣使者给朱滔送信，内称："三秦一带，在屈指可数的日子里使可平定。大河以北，委托你来消灭敌军，我自当与你在洛阳见面。"朱滔接到书信便向军府宣布，并向诸道发布文书，借以自夸自大。

[32]上遣中使告难于魏县行营，诸将相与恸哭。李怀光帅众赴长安，马燧、李各引兵归镇，李抱真退屯临。

[32]德宗派遣中使向魏县行营通告蒙难，各位大将在一块儿放声大哭。李怀光率领部众开赴长安，马燧、李各自领兵回归本镇，李抱真退兵屯扎临。

[33]丁巳，以户部尚书萧复为吏部尚书，吏部郎中刘从一为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姜公辅为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

[33]丁巳（十三日），德宗任命户部尚书萧复为吏部尚书，吏部郎中刘从一为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姜公辅为谏议大夫，三人并同平章事。

[34]朱自将逼奉天，军势甚盛。以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副之，以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为同、华等州节度、拓东王，以捍关东之师，李日月为西道先锋经略使。

[34]朱亲自领兵进逼奉天，军队的声势甚为盛大。他任命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为其副职，任命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为同、华等州节度使、拓东王，以抵御关东的军队，还任命李日月为西道先锋经略使。

宁留后韩游，庆州刺史论惟明，监军翟文秀，受诏将兵三千拒于便桥，与遇于醴泉。游欲还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贼亦随至，是引贼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于此，贼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顾而过，则与奉天夹攻之。"游曰："贼强我弱，若贼分军以缀我，直趣奉天，奏天兵亦弱，何夹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卫天子也。且吾士卒饥寒而贼多财，彼以利诱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亦随至。官军出战，不利，兵争门，欲入；浑与游血战竟日。门内有草车数乘，使虞候高固帅甲士以长刀斫贼，皆一当百，曳车塞门，纵火焚之，众军乘火击贼，贼乃退，会夜，营于城东三里，击柝张火，布满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坚造攻具，毁佛寺以为梯冲。韩游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孙也。自是日来攻城，、游等昼夜力战。幽州兵救襄城者闻反，突入潼关，归于奉天，普润戍卒亦归之，有众数万。

宁留后韩游、庆州刺史论惟明、监军翟文秀，接受诏旨，带领兵马三千人在便桥抵御朱，与朱在醴泉遭遇，韩游打算回军直趋奉天，翟文秀说："我军开向奉天，敌军也会随后而来，这是招引敌军来逼迫圣上啊。不如留下来，在此扎营，敌军必定不敢越过我军，开向奉天。

如果敌军不顾我军便开过去，那我军便与奉天军两面夹攻敌军。”韩游说：“敌强我弱，如果敌军分出一支军队拖住我军，大军直趋奉天，奉天的兵马也很薄弱，还谈什么两面夹攻！现在我军赶忙开往奉天，这正是为了保卫圣上啊。而且，我军士兵饥饿寒冷，而敌军的财物很多，敌军若用财物诱惑我军士兵，我是无法禁止的。”于是韩游领兵开入奉天。朱随在韩游后面也赶到了，官军出城交战失利。朱军争夺城门，打算进城，浑与韩游血战了一整天。城门里面有几辆草车，浑让虞候高固率领身穿铠甲的战士用长刀砍杀敌人，个个以一当百，又把草车拖过来堵塞在城门口，放火烧车，各军乘着火势出击敌人，敌军只好后退。到了夜晚，朱在奉天城东三里扎营，击木梆报时的声音和燃起的火堆布满了原野。朱让西明寺僧人法坚制造攻城用具，毁掉指寺，取其木材，制作云梯和冲车。韩游说：“西明寺的木材都是干燥柴禾，只要准备好火种，等着敌人攻城。”高固是高侃的玄孙。此后朱每天都来攻城，浑、韩游等昼夜奋力作战。派去 援救襄城的幽州兵听说朱造反，便冲入潼关，在奉天归附了朱，戍守普润的士兵也归附了他，朱的兵马达到数万人。

上与陆贽语及敌故，深自克责。贽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贽退，上疏，以为：“陛下志壹区宇，四征不庭，凶渠稽诛，逆将继乱，兵连祸结，行及三年。征师日滋，赋敛日重，内自京邑，外洎边陲，行者有锋刃之忧，居者有诛求之困。是以叛乱继起，怨并兴，非常之虞，亿兆同虑。唯陛下穆然凝邃，独不得闻，至使凶卒鼓行，白昼犯阙，岂不以乘我间隙，因人携离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卫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岂徒言欤！圣旨又以国家兴衰，皆有天命。臣闻天所视听，皆因于人。故祖伊责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数纣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惩其侮。’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视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义明矣。然则圣哲之意，《六经》会通，皆谓祸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盖人事理而天命降乱者，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顷征讨颇频，刑网稍密，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上自朝列，下达蒸黎，日夕族党聚谋，咸忧必有变故，旋属泾原叛卒，果如众庶所虞。京师之人，动逾亿计，固非悉知算术，皆

晓占书，则明致寇之由，未必尽关天命。臣闻理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今生乱失守之事，则既往而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何忧乎乱人，何畏于厄运！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而已！”

德宗与陆贽谈到变乱的原故，深深自责。陆贽说：“招致今日的祸患都是群臣的罪过。”德宗说：“这也是天命，并不关乎人事。”陆贽退朝后，奏上章疏，他认为：“陛下志在统一疆域，四次征伐不朝之徒，凶恶的魁首终至受戮，叛逆的将领却又相继作乱，战争的灾祸接连不断，已经有三个年头。征发军队日渐增多，征收赋税日渐繁重，内起京城，外至边疆，行路之人有刀兵的忧虑，居家之人有苛刻索求的困苦。所以叛乱相继发生，痛恨与怨言一同兴起，非同寻常的忧患，为民众所共同担心。只有陛下蒙在鼓里，不得而知，以致使凶兵击鼓噪进，在大白天里干犯宫门，这难道不就是由于朝廷出现漏洞，人心已经背离，给他们造成了可乘之机吗！陛下有辅政得力的大臣，有亲信，有谏官，有防卫部门，他们见到危险而不能够竭尽诚心，面临灾难而不能够效力赴死，我所说的招致今日的祸患，是群臣的罪过的话，难道只是空言吗！陛下又认为国家的兴盛与衰落，都是有天命的。我听说上天的所见所闻，都是本着人们的所见所闻的。所以祖伊斥责殷纣的文辞说：‘我生来是没有在天之命的！’周武王数落殷纣的罪行说：‘竟然说我有天命的在身，不肯以自己所受的侮辱为戒。’这又是在说明抛开人事来推求天命是定然不可的道理啊。《易经》说：‘观此履卦，考究吉祥。’又说：‘吉凶是得失的表象。’这便是说天命是由人掌握的，天命的意义是讲得很明了的了。这样说来，圣人贤哲的本意，在《六经》中会合贯通，都说祸福是由人掌握的，没有说过盛衰是由天命支配的。一般地说来，把人事治理好了而天命却降下变乱的事，是没有的；把人事处理乱了而天命却降下安康的事，也是没有的。自不久以前，征讨颇为频繁，刑法稍嫌过密，物力消耗已尽，民心惊恐疑虑，就象置身于风波之上，总是动荡不安。上自朝臣，下至百姓，宗族邻里日夜相聚商量，都担心必定要发生变故，不久恰有泾原叛兵事件，果真便如大家所曾预料。京城的百姓，往往超过十万，固然不会人人尽知推算之术，个个都懂占卜之书，这正说明招致敌寇的原由，未必全都与天命有关。我听说治理有时会生出变乱，变乱有时会有助于治理；有因没有危难而失去成业的，有因诸多

磨难而振兴邦国的。现在，生出变乱和失去成业的事情，已经成为既往，是不能再追回来的；而那有助于治理和振兴邦国的业绩，就看陛下是否能够深自勉励而慎重地修明其事了。叛乱之人有什么可担心的，苦难的命运有什么可怕的！勤勉自励不止，足以再致太平之世，岂是只扫荡叛敌，光复朝廷罢了！”

[35]田悦说王武俊，使与马共击李抱真于临。抱真复遣贾林说武俊曰：“临兵精而有备，未易轻也。今战胜得地，则利归魏博；不胜，则恒冀大伤。易、定、沧、赵，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辞悦，与马北归。壬戌，悦送武俊于馆陶，执手泣别，下至将士，赠遗甚厚。

[35]田悦劝说王武俊，让他与马在临共同进击李抱真。李抱真又派遣贾林规劝王武俊说：“临士卒精锐，并有防备，是不应该轻视的。如今您战胜了，得到地盘，而利益却归于魏博；如果不能取胜，恒冀便大遭伤害。易、定、沧、赵各州，都是大夫您原来就有的辖地，不如先攻取这些地方。”于是王武俊推辞了田悦的请求，与马回军北归。壬戌（十八日），田悦在馆陶给王武俊送行，拉着王武俊的手洒泪而别，对王武俊的将士，他所赠送的物品都甚为丰厚。

先是，武俊召回纥兵，使绝李怀光等粮道，怀光等已西去，而回纥达干将回纥千人、杂虏二千人适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说之，欲与俱诣河南取东都，应接朱，许以河南子女赂之。滔娶回纥女为侧室，回纥谓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许之。

在此之前，王武俊招来回纥兵马，让回纥人断绝李怀光等人的运粮通道。李怀光等人已经西去，而回纥达干带领回纥一千人和杂编各族兵马两千人却恰好来到幽州北部边境。朱滔因而劝说回纥人，打算与回纥人一起到河南地区去攻取东都洛阳，接应朱，并答应将那里的男女用来贿赂回纥。朱滔娶了回纥女子作为偏房，回纥人把朱滔称为朱郎，而且贪图对河南地区的俘获虏掠，便应承了朱滔。

贾林复说武俊曰：“自古国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兴；况主上九业天子，聪明英武，天下谁肯舍之共事朱乎！滔自为盟主以来，轻蔑同列。河朔古无冀国，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称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纥，其志欲尽吞河朔而王之，大夫虽欲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战，非滔之比；又本以忠义手诛叛臣，当时宰相处置失

宜，为滔所诳诱，故蹉跌至此。不若与昭义并力取滔，其势必获。滔既亡，则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转祸为福之道也。今诸道辐凑攻，不日当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过而归国，则已晚矣！”时武俊已与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岂能臣此田舍儿乎！”遂与抱真及马燧相结，约为兄弟；然犹外事滔，礼甚谨，与田悦各遣使见滔于河间，贺朱称尊号，且请马之兵共攻康日知于赵州。

贾林再次劝王武俊说：“自古以来，国家蒙受祸患，未必不因祸患而再次兴起，何况圣上已是九世天子，聪慧明达，英俊威武，天下之人有谁肯于舍弃圣上而共同事奉朱呢！朱滔自从当了盟主以来，看不起共同发难的人们，河朔自古以来便没有冀国，冀乃是大夫的封地。如今朱滔号称冀王，又在西边依赖他的哥哥，从北边招引回纥，他的意图是想将河朔全部吞并，自称为王，尽管大夫想做他的臣属，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大夫雄强勇武，善于作战，不是朱滔所能比拟的。加之，大夫原是本着忠义亲手诛杀叛臣李惟岳的，当时宰相处理失当，又被朱滔所诳骗诱惑，所以才失误到这个地步。不如与昭义合力攻取朱滔，势必成功。朱滔既已灭亡，朱便自然会被打败。这是并非每个世代都有的功绩，是转祸为福的途径啊。现在，各道兵马象辐条集中于车毂般地合力攻打朱，过不了多久，自当将朱平定。到天下已经安定，大夫才去悔悟过错，归顺国家，那就为时太晚了！”当时，王武俊与朱滔已经有了嫌隙，因而捋起袖子，奋然作色地说：“对于享有二百年国祚的天子，我都不能给他做臣属，我又怎么能给这个乡下穷小子做臣属呢！”王武俊于是与李抱真以及马燧相结纳，约定互为兄弟，但表面上仍然事奉朱滔，执礼甚是小心。他与田悦各自派遣使者在河间拜见朱滔，祸贺朱加称皇帝尊号，而且邀请马的兵马与他共同在赵州攻打康日知。

[36]汝、郑应援使刘德信将子弟军在汝州，闻难，引兵入援，与众战于见子陵，破之；以东渭桥有转输积粟，癸亥，进屯东渭桥。

[36]汝、郑应援使刘德信带领由诸使子弟组成的军队驻扎在汝州，听说德宗蒙难，便领兵入援，与朱兵在见子陵接战，并打败了朱兵。由于东渭桥有转运输送时积下来的粮食。癸亥（十九日），刘德信便进兵屯驻东渭桥。

[37]朱夜攻奉天东、西、南三面。甲子，浑力战却之；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战死。乙丑，复攻城，将军高重捷与将李日月战于梁山之隅，破之；乘胜逐北，身先士卒，贼伏兵擒之。其麾下十余人奋不顾死，追夺之；贼不能拒，乃斩其首，弃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亲抚而哭之尽哀，结蒲为首而葬之，赠司空。朱见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为身而葬之。李日月，之骁将也，战死于奉天城下；归其尸于长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骂曰："奚奴！国家何负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败，贼党皆族诛，独日月之母不坐。

[37]朱在夜间攻打奉天城的东、西、南三面，甲子（二十日），浑奋力而战，击退了朱，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战死。乙丑（二十一日），朱又来攻城，将军高重捷与朱的将领李日月在梁山的一个角落中交战，打败了李日月。高重捷乘胜追击败兵，身先士卒，敌军用伏兵将他擒获。高重捷部下有十余人奋不顾身，追赶并援救高重捷，敌军不能抵挡，便砍去高重捷的头颅，丢下他的躯体走了。部下将高重捷的躯体收起，带进城来，德宗亲自抚摩着高重捷的躯体，极度悲哀地向他哭泣着，用香蒲结扎成头颅将他埋葬，还追封他为司空。朱见到高重捷的头颅，也哭着说："他是一位忠臣啊！"朱用香蒲结扎成躯体而埋葬了他。李日月是朱的一员骁将，在奉天城下战死，朱将他的尸体送回长安，予以厚葬。他的母亲始终没有哭，还骂着说："奚人的奴才！国家哪儿辜负了你，你非要造反？你死得已经很晚了！"及至朱败亡，敌人的同党都遭到灭族的杀戮，只有李日月的母亲未受牵连。

己巳，加浑京畿、渭南·北、金商节度使。

己巳（二十五日），德宗加封浑为京畿、渭南北、金商节度使。

[38]壬申，王武俊与马实至赵州城下。

[38]壬申（二十八日），王武俊与马来到赵州城下。

[39]初，朱镇凤翔，遣其将牛云光将幽州兵五百人戍陇州，以陇右营田判官韦皋领陇右留后。及郝通奔凤翔，牛云光诈疾，欲俟皋至，伏兵执之以应，事泄，帅其众奔。至阳，遇遣中使苏玉赍诏书加皋中丞，玉说云光曰："韦皋，书生也。君不如与我俱之陇州，皋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诛之，如取孤犯耳！"云光从之。皋从城上问云光曰："者不告而行，今而复来，何也？"云光曰："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复来，原托腹心。"皋乃先纳苏玉，受其诏书；谓

云光曰："大使苟无异心，请悉纳甲兵，使城中无疑，众乃可入。"云光以皋书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输之而入。明日，皋宴玉、云光及其卒于郡舍，伏甲诛之。筑坛，盟将士曰："李楚琳贼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与讨之！"遣兄平、诣奉天，复遣使求援于吐蕃。

[39]当初，朱出任凤翔节帅，派遣他的部将牛云光带领幽州兵五百人戍守陇州，任命陇右营田判官韦皋兼任陇右留后。及至郝通逃奔凤翔，牛云光佯病，打算等韦皋到来，用伏兵擒获韦皋以响应朱，由于事情泄露了，他便率领部下逃奔朱。牛云光来到阳，遇到朱派遣中使苏玉携带诏书前去加封韦皋为中丞，苏玉劝牛云光说："韦皋是一个书生，你不如与我一起前往陇州，如果韦皋幸而接受任命，便是我们的人。不接受任命，你派兵杀掉他，就象抓一只没有爹娘的猪崽子一样！"牛云光听从了苏玉的话。韦皋从城上问牛云光说："前些时候，你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如今再次回来，这是为什么呢？"牛云光说："过去我不知道你的本心，现在你有了新的任命，所以我再次回来，愿意把诚心交托给你。"于是韦皋先接纳了苏玉，接受了他带来的诏书，然后对牛云光说："大使如果没有别的心思，请将铠甲兵器悉数交出来，使城中人没有疑虑，你的人马才可以进城。"牛云光因韦皋是个书生，轻看了他，于是将全部铠甲兵器搬送给韦皋，然后进了城。次日，韦皋在郡中的公舍里宴请苏玉、牛云光及其士兵，伏下甲兵，诛杀了牛云光。韦皋筑起坛场，与将士立盟说："李楚琳残害本部的节度使，既然不能事奉上司，怎能怜恤部下，应该一起讨伐他！"韦皋派遣哥哥韦平、韦前往奉天，又派遣使者向吐蕃求援。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九卷

唐纪四十五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四建中四年（癸亥、783）

唐纪四十五唐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公元783年）

[1]十一月，乙亥，以陇州为奉义军，擢皋为节度使。又使中使刘海广许皋凤翔节度使；皋斩之。

[1]十一月，乙亥（初二），朝廷将陇州改名为奉义军，提升韦皋为节度使。朱又指使中使刘海广许诺韦皋担任凤翔节度使，韦皋将来使斩杀了。

[2]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渭北节度使李建徽合兵万人入援，将至奉天，上召将相议道所从出。关播、浑曰："漠谷道险狭，恐为贼所邀。不若自乾陵北过，附柏城而行，营于城东北鸡子堆，与城中掎角相应，且分贼势。"卢杞曰："漠谷道近，若为贼所邀，则城中出兵应接可也。傥出乾陵，恐惊陵寝。"曰："自攻城，斩乾陵松柏，以夜继昼，其惊多矣。今城中危急，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来，所系非轻，若得营据要地，则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师，岂比逆贼！若令希全等过之，是自惊陵寝。"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进。丙子，希全等军至漠谷，果为贼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击之，死伤甚众；城中出兵应接，为贼所败。是夕，四军溃，退保州。阅其辎重于城下，从官相视失色。休颜，夏州人也。

[2]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同渭北节度使李建徽，合兵一万人，前来救援。在将要到达奉天时，德宗召集大将和宰相商议援兵的行军路线。关播、浑说："漠谷的道路险要狭窄，恐怕会被敌军拦击。不如从乾陵北面经过，贴着柏城行进，在城东北鸡子堆扎营，这样可与城中军队内外呼应，夹击敌军，而且还会分去敌军一部分兵势。"卢杞说："漠谷的道路较近，倘若援军被敌军拦击，城中出兵接应援军就行了。倘若从乾陵过来，恐怕要惊动陵墓寝庙。"浑说："自从朱攻打奉天城以来，砍伐乾陵的松柏，夜以继日，这对陵墓寝庙的惊动，已经够多的了。现在城中形势危急，各道救兵还未到来，只有杜希全等人来了，他们所关系到的情势并非无足轻重，如果能够占据重要地点扎营，朱便可以被攻破了。"卢杞说：

“陛下调动军队岂能和叛逆的寇贼相比！如果让杜希全等人的军队从乾陵通过，那便是我军自行惊动陵墓寝庙了。”于是，德宗命令杜希全等人由漠谷进军。丙子（初三），杜希全等人的军队来到漠谷，果然被敌军所拦击。敌军用大弩和巨石居高临下地攻击援军，援军死伤很多，城中出兵接应援军，又被敌军打败。当天傍晚，杜希全等人所率四支军队溃散了，只好退保州。朱到城下来视察援军弃下的辎重，随从的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不为之大惊失色。戴休颜是夏州人。

攻城益急，穿堑环之。移帐于乾陵，下视城中，动静皆见之，时遣使环城招诱士民，笑其不识天命。

朱攻打奉天城愈发急迫，他凿通沟堑，将全城环绕起来。朱将军帐迁移到乾陵，由此向下察看城中的动静虚实，全都能够看清。朱还不时派人环绕着奉天城引诱城中的将士和百姓，嘲笑他们看不清天命所归。

[3]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疾愈，闻上幸奉天，帅众将奔命。张孝忠迫于朱滔、王武俊，倚晟为援，不欲晟行，数沮止之。晟乃留其子凭，使娶孝忠女为妇，又解玉带赂孝忠亲信，使说之，孝忠乃听晟西归，遣大将杨荣国将锐兵六百与晟俱。晟引兵出飞狐道，昼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营节度使。

[3]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的疾病痊愈了，听说德宗出行奉天，便率领众将领前去赴命。张孝忠被朱滔、王武俊所逼迫，有赖于李晟的声援，不想让李晟离去，有好几次阻止他前往。于是李晟将自己的儿子李凭留下来，让他娶张孝忠的女儿为媳妇，又解下玉带贿赂张孝忠的亲信，让他劝说张孝忠。于是张孝忠听任李晟西进归朝，还派遣大将杨荣国带领精锐兵马六百人与李晟同去。李晟领兵经过飞狐道，日夜兼程，来到代州。丁丑（初四），德宗加任李晟为神策行营节度使。

[4]王武俊、马攻赵州不克。辛巳，归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赠甚厚；武俊亦归恒州。

[4]王武俊、马攻打赵州，未能攻克。辛巳（初八），马要回瀛州去，王武俊送行了五里地，犒赏和赠送的物品甚是丰厚。王武俊也回到恒州。

[5]上之出幸奉天也，陕虢观察使姚明扬以军事委都防御副使张劝，去诣行在。劝募兵得数万人。甲申，以劝为陕虢节度使。

[5]德宗出行奉天时，陕虢观察使姚明扬将军中事务委托给都防御副使张劝，自己前往行在。张劝招募兵员，得到数万人，甲申（十一日），德宗任命张劝为陕虢节度使。

[6]朱攻围奉天经月，城中资粮俱尽。上尝遣健步出城觇贼，其人恳以苦寒为辞，跪奏乞一襦裤。上为之寻求不获，竟悯默而遣之。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贼之休息，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上召公卿将吏谓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辈无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顿首流涕，期尽死力，故将士虽困急而锐气不衰。

[6]朱攻打、围困奉天已经有一个月了，城中的物资和粮食都已用光。德宗曾经派遣善于行走的人出城察看敌情，该人说是天气寒冷，跪着恳求德宗，要一件短袄和套裤。德宗为他寻找，未能找到，最后还是难过地默然打发他去了。当时供给德宗的粮食，仅有粗米二斛，官吏每每窥伺敌军的休息时间，夜里将人系在绳索上放到城外，去采集蔓菁根，献给皇上。德宗将公卿将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朕因无德，自陷于危亡之中，固然是应该的。诸位没有罪过，最好及早投降，以便救出自己的家人。”群臣都伏地叩头，痛器流涕，相互约定要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所以将士们虽然置身于困苦危急之中，但是他们的锐气却毫不衰减。

上之幸奉天也，粮料使崔纵劝李怀光令入援，怀光从之。纵悉敛军资与怀光皆来。怀光昼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齐运倾力犒宴，军尚欲迁延。崔纵先辇货财渡河，谓众曰：“至河西，悉以分赐。”众利之，西屯蒲城，有众五万。齐运，恽之孙也。

德宗出行奉天时，粮料使崔纵劝说李怀光让他前往增援，李怀光听从了他的主张。崔纵将军中物资悉数聚集起来，与李怀光一起前来。李怀光日夜兼程，来到河中，人力疲乏，让士兵休息三天。河中尹李齐运全力设宴犒劳，军队还想拖延不行。崔纵先将物资钱财运过黄河，然后对大家说：“到了河西，便将他们全部分给大家。”众人贪图其利，西进蒲城屯驻，当时有五万人。李齐运是李恽的孙子。

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济，军于东渭桥；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抚御，与士卒同甘苦，人乐从之，旬月间至万余人。

李晟一边行进，一边招集士兵，也从蒲津渡过黄河，在东渭桥驻扎下来。在渡河之初，他只有士兵四千人，由于他善于抚恤与驾驭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人们都愿意跟随他，所以在一个月之间便发展到万余人。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李希烈，将三千人在襄阳，自武关入援，军于七盘，败将仇敬，遂取蓝田。可孤，宇文部之别种也。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伐李希烈，在襄阳带领三千人，由武关前往增援，在七盘驻扎，打败了朱的将领仇敬，于是攻取蓝田。尚可孤是宇文部的别支。

镇国军副使骆元光，其先安息人，骆奉先养以为子，将兵守潼关近十年，为众所服。朱遣其将何望之袭华州，刺史董晋弃州走行在。望之据其城，将聚兵以绝东道；元光引关下兵袭望之，走还长安。元光遂军华州，召募士卒，数日，得万余人。数遣兵攻元光，元光皆击却之，贼由是不能东出。上即以元光为镇国军节度使，元光乃将兵二千西屯昭应。

镇国军副使骆元光，他的先人是安息人，骆奉先将他收为养子。他带兵防守潼关将近十年，兵众都服从他的指挥。朱派遣他的将领何望之袭击华州，华州刺史董晋放弃了州城，逃奔行在。何望之占领华州城后，准备集中兵力，以便截断东行的道路。骆元光带领潼关兵袭击何望之，何望之逃回长安。于是骆元光驻军华州，召募士兵，不过几天，招得一万余人。朱多次派兵进攻骆元光，都被骆元光击退，敌军自此不能东出。德宗随即任命骆元光为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领兵两千人，向西屯驻昭应。

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及其子汇将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桥。

马燧派遣他的行军司马王权及其儿子王汇带兵五千人前去增援奉天，在中渭桥屯驻。

于是党所据惟长安而已，援军游骑时至望春楼下。李忠臣等屡出兵皆败，求援于，恐民间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昼伏夜行。

当时，朱一伙所占领的地盘，只有长安而已，援军的巡哨骑兵有时前进到望春楼的下面。李忠臣等人屡次出兵，都被打败，便向朱求援。朱唯恐民间乘己疲困，前来抄袭，他所派遣的兵马都是昼伏夜行。

内以长安为忧，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坚造云梯，高广各数丈，裹以革，下施巨轮，上容壮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惧。上以问群臣，浑、侯仲庄对曰：“臣观云梯势甚重，重则易陷，臣请迎其所来凿地道，积薪蓄火以待之。”神武军使韩澄曰：“云梯小伎，不足上劳圣虑，臣请御之。”乃度梯之所，广城东北隅三十步，多储膏油松脂薪苇于其上。丁亥，盛兵鼓噪攻南城，韩游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严备东北。戊子，北风甚讯，推云梯，上施湿毡，悬水，载壮士攻城，翼以，置人其下，抱薪负土填堑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伤。贼并兵攻城东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伤者不可胜数。贼已有登城者，上与浑对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无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实食五百户以下千余通授，使募敢死士御之，仍赐御笔，使视其功之大小书名给之，告身不足则书其身，且曰：“今便与卿别。”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欷不自胜。时士卒冻馁，又乏甲胄，抚谕，激以忠义，皆鼓噪力战。中流矢，进战不辍，初不言痛。会云梯辗地道，一轮偏陷，不能前却，火从地中出，风势亦回，城上人投苇炬，散松脂，沃以膏油，欢呼震地。须臾，云梯及梯上人皆为灰烬，臭闻数里，贼乃引退。于是三门皆出兵，太子亲督战，贼徒大败，死者数千人。将士伤者，太子亲为裹疮。入夜，复来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坠；上大惊。

朱心中为长安感到忧虑，便加紧进攻奉天。他让僧人法坚制造云梯，长宽各有数丈，外面包裹着牛皮，下面安装着巨大的轮子，上面可以容纳勇士五百人，城中的人们望见，都感到忧恐畏惧。德宗询问群臣的意见，浑、侯仲庄回答说：“我们看云梯势必甚为沉重，沉重就容易下陷。我们请求迎着云梯的来路开凿地道，积蓄柴禾与火种，等待它的到来。”神武军使韩澄说：“靠云梯攻城这种小小伎俩，不足以烦劳圣上费心，请让我来对付云梯。”韩澄估量了云梯的指向，于是在城东北角拓宽了三十步，在上面储备了大量的膏油、松脂和柴禾、芦苇等。丁亥（十四日），朱军大举出动，擂鼓呐喊，攻打奉天南城。韩游说；“这是打算分散我军的力量。”于是，他领兵严密防备奉天城

的东北面。戊子（十五日），北风甚是猛烈，朱军推出云梯，上面包裹着浸湿的毡子，悬挂水袋，运载勇士攻城。两侧用兵车遮护着，将士兵安置在兵车棚顶之下，让兵士抱柴背土，填平壕沟，向前冲锋。乱箭、飞石、火炬不能伤害他们。敌军合兵进攻城东北角，箭石如雨，城中死伤的人无法计算，敌军已经有人登上城了。德宗与浑相对而泣，群臣只好仰首祷告上天。德宗将一千余份自御史大夫、实封食邑五百户以下的空白委任官职文凭“告身”交给浑，让他募集敢死之士去抵御敌军，还将御笔赐给他，让他根据人们所立功劳的大小，在告身上填写上名字加以委任，如果告身不够用，便写在该人身上，战后再给告身。而且说：“现在我就与你永别。”浑趴在地上，泪流满面，德宗抚摸着他的后背，抽咽不能自己。当时，士兵又冻又饿，又缺乏铠甲头盔，浑对他们抚慰劝导，用忠义激发他们，士兵们都擂鼓呐喊，奋力而战。浑中了乱箭，仍然向前奋战不止，初时也未讲疼痛。恰好云梯辗压地道，一只轮子偏倒陷落，不能向前或后退，火从地道中冒出来，大风也往回吹，城上的人们投下芦苇火把，撒上松脂，浇上膏油，欢呼之声，震动大地。不一会儿，云梯和梯上的人全部化为灰烬，散发的焦臭之气，数里以外都可以闻到，于是敌军退却。此时奉天城东、南、北三门都发兵出击，太子亲自督战，敌军徒众大败，死亡的人有数千。对于受伤的将士，太子亲自为他们包扎伤口。到了夜晚，朱再来攻城，箭落到德宗面前三步远的地方，德宗大惊。

李怀光自蒲城引兵趣泾阳，并北山而西，先遣兵马使张韶微服间行诣行在，藏表于蜡丸。韶至奉天，值贼方攻城，见韶，以为贱人，驱之使与民俱填堑；韶得间，逾堑抵城下呼曰：“我朔方军使者也。”城上人下绳引之，比登，身中数十矢，得表于衣中而进之。上大喜，舁韶以徇城，四隅欢声如雷。癸巳，怀光败兵于沣泉。闻之惧，引兵遁归长安。众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城不守矣。

李怀光从蒲城领兵直趋泾阳，傍着北山向西而行。事先，他派遣兵马使张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抄小道前往行在，将表章藏在蜡丸之中。张韶来到奉天，正当敌军刚刚攻城，见到张韶，以为卑贱之人，便驱使他与老百姓一起填塞壕沟。张韶看准间隙，越过壕沟，抵达城下呼喊道：“我是朔方军的使者。”城上的人放下绳索，把他拉到城上。及至登到城上，张韶身上被射中几十支箭，得以将藏在衣服中的表章进

呈德宗。德宗大为高兴，让人抬着张韶在城中绕行宣示，四处欢声雷动。癸巳（二十日），李怀光在澧泉将朱军打败。朱闻此，害怕起来，于是领兵逃回长安。大家认为，倘若李怀光再有三天不来，奉天城便要失陷了。

既退，从臣皆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进言："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败亡，忧未艾也！"上不以为忤，甚称之。侍御史万俟著开金、商运路，重围既解，诸道贡赋继至，用度始振。

朱退去以后，随从诸臣都来向德宗道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进言说："陛下性情太急躁，不能包容万物。如果不将这脾气改一改，虽然朱败亡了，但忧患仍然不能止息！"德宗并不以为受到冒犯，对贾隐林甚为称许。侍御史万俟著开通了金、商漕运通道，层层包围既已解除，各道贡赋相继而至，朝廷的费用开始有了保证。

朱至长安，但为城守之计，时遣人自城外来，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众。既据府库之富，不爱金帛以悦将士，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神策及六军从车驾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给其家粮；加以缮完器械，日费甚广。及长安平，府库尚有余蓄，见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敛焉。

朱回到长安以后，只作守城的打算，时常派人从城外来，绕城奔走呼喊说："奉天城攻破啦！"企图借此迷惑民众。朱据有朝廷库存的财富以后，便不惜用金帛取悦将士，对留在城中的公卿家属一概每月支付薪俸。对于神策军和随从德宗车驾六军以及哥舒曜、李晟等人，朱一概向他们的家属供给粮食。加上修治完善各种器械，每日耗费甚巨。但及至长安平定，朝廷库存仍有剩余的财产，看到的人都追溯怨恨有关部门的横征暴敛。

或谓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庙不宜复存。"曰："朕尝北面事唐，岂忍为此！"又曰："百官多缺，请以兵胁士人补之。"曰："强授之则人惧。但欲仕者则与之，何必叩户拜官邪！"所用者惟范阳、神策团练兵；泾原卒骄，皆不为用，但守其所掠资货，不肯出战；又密谋杀，不果而止。

有人对朱说："陛下既然秉受天命，唐朝的陵园寝庙不应该再存在下去。"朱说："我曾经北面称臣，事奉唐朝，哪能忍心干这种事！"又有人说："百官空缺很多，请派兵胁迫读书人来补充。"朱说："勉强授

给官职，人家就恐惧了。想做官的人便给他官，哪有敲门封官拜职的呢！”朱所能指挥的只有范阳兵和神策团练兵。泾原兵骄横跋扈，都不服从指挥，只是守护着他们劫掠来的钱财，不愿意出外打仗。泾原兵还密谋诛杀朱，未能实现，只好作罢。

李怀光性粗疏，自山东来赴难，数与人言卢杞、赵赞、白志贞之奸佞，且曰：“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既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谓上必接以殊礼。或说王、赵赞曰：“怀光缘道愤叹，以为宰相谋议乖方，度支赋敛烦重，京尹犒赐刻薄；致乘舆播迁者，三臣之罪也。今怀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诚，询得失，使其言入，岂不殆哉！”、赞以告卢杞，杞惧，从容言于上曰：“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今听其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日，使贼入京城，得从容成备，恐难图矣！”上以为然。诏怀光直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数千里竭诚赴难，破朱，解重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鲁店，留二日乃行。

李怀光生性粗疏，从山东前来奔赴国难，多次与人们谈到卢杞、赵赞、白志贞的邪恶谄媚，而且说：“天下的祸乱，都是这号人造成的！我见到圣上，自当奏请杀了他们。”李怀光解除了对奉天的围困以后，自己矜夸功劳，认为德宗一定会以特殊的礼节接待他。有人劝说王、赵赞说：“李怀光沿途激愤感叹，认为宰相谋划议论乖谬无方，度支收敛赋税烦多，京兆尹犒劳赏赐苛刻不丰。致使圣上流离迁徙的，是宰相、度支、京兆尹三人的罪过。如今李怀光新近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圣上肯定会对他敞开胸襟，推诚相待，征询为政得失。假使他的话传到圣上耳中，岂不是很危险吗！”王、赵赞将此话告诉了卢杞，卢杞害怕，便语气和缓地对德宗说：“李怀光的功勋业绩，为国家所依赖。敌寇已吓破了胆，全然没有守城的心思。如果让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一下子便可以消灭敌军，这真是势如破竹啊。现在听任他入城朝见，必定要赏赐设宴，拖延好几天，致使敌军开进京城，得以从容地作好防备，恐怕就难以图谋了。”德宗认为很对，便诏命李怀光直接带领军队屯驻便桥，与李建徽、李晟以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按限定日期共同攻取长安。李怀光认为自己由数千里外竭尽赤诚，奔赴国难，打败

朱，解除重重围困，现在身在咫尺，却不能够见到皇上，心里甚为不满意。他说：“我如今已经被奸臣所排挤，事情不问可知了！”于是李怀光带兵离去，来到鲁店，停留了两天，才又出发。

[7]剑南西山兵马使张以所部兵作乱，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奔汉州；鹿头戍将叱干遂等讨之，斩及其党，延赏复归成都。

[7]剑南西山兵马使张率部下士兵发起叛变，进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抛下成都，逃奔汉州。在鹿头屯戍的将领叱干遂等人讨伐叛兵，杀掉张及其同党，张延赏再次回到成都。

[8]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将兵讨李希烈，屯盱眙，闻朱作乱，归广陵，修堑垒，缮甲兵。浙江东、西节度使韩闭关梁，禁马牛出境，筑石头城，穿井近百所，缮馆第数十，修坞壁，起建业，抵京岘，楼堞相属，以备车驾渡江，且自固也。少游发兵三千大阅于江北；亦发舟师三千曜武于京江以应之。

[8]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领兵讨伐李希烈，在盱眙屯驻，听说朱发起叛乱，便回到广陵，修整壕沟与寨堡，缮治铠甲与兵器。浙江东、西节度使韩封锁关口与桥梁，禁止牛马出境。他还修筑石头城，开凿水井将近一百眼，整治馆舍数十处，修筑壁垒城堡，起自建业，抵达京岘山，楼房与城墙上凸形矮墙连成一片，既为皇上南渡长江作准备，也加固了自己的守备。陈少游发兵三千人在长江北岸大规模地检阅军队，韩也派出水军三千人在京江炫耀武力，以与陈少游相呼应。

盐铁使包佶有钱帛八百万，将输京师。陈少游以为贼据长安，未期收复，欲强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杀之；佶惧，匿妻子于案牍中，急济江。少游悉收其钱帛；佶有守财卒三千，少游亦夺之。佶才与数十人俱至上元，复为韩所夺。

盐铁使包佶拥有钱帛八百万，准备运往京城。陈少游认为乱军占领着长安，收复无期，打算强行夺取这些钱帛。包佶不肯交出钱帛，陈少游想杀他，包佶害怕，便将妻子儿女藏匿在公事文书中间，急忙渡过长江，陈少游将他的钱帛全部收缴。包佶有守护钱财的士兵三千人，陈少游也将他们劫夺了一番。包佶刚和数十人一起到上元县，又被韩所劫夺。

时南方藩镇各闭境自守，惟曹王皋数遣使间道贡献。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皋治邮驿，

平道路，由是往来之使，通行无阻。

当时，南方的藩镇各自封锁边境，据守一方，只有曹王李皋几次派遣使者抄小路向朝廷进献贡物。李希烈进攻逼迫汴州、郑州，江淮道路断绝，朝廷的贡物都从宣、饶、荆、襄各州取道武关。李皋修治驿站，平整道路，此后，使者往来通行无阻。

[9]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贽以日致乱，由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乃上疏，其略曰："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又曰："顷者窃闻舆议，颇究群情，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实，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糅于其间，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无疑阻，其可得乎！"又曰："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又曰："虑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

[9]德宗向陆贽询问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陆贽认为，往日导致变乱，是由于上下之情不相通。劝说德宗接触下情，听从谏诤。于是他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认为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在于详细察明众人的心志，若是众人甚为希图的，陛下先去施行它，众人甚为憎恶的，陛下先去除掉它。陛下所希图和憎恶的与天下人相同，而天下人不肯归向的事情，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一般说来，治与乱的根本，与人心密切相关，何况正当变故发生、人心动摇时，处于危贻疑虑、人心向背的关头！人心归向，那就会万事振兴；人心离异，那就会万事倾危。陛下怎么能不审察众人的心志，与他们同好同恶，使民众向往归附，以安定国家呢！这一点就是当前所最为急切的啊。"陆贽又说："不久前臣私下听取大家的议论，对大家的心志也颇做了些研究。发现地方上担心的是朝内朝外的意图违背，百官又担心君臣沟通的途径阻隔。地方上的意图不能上达朝廷，朝廷的诚意不能上达圣听。上面的恩泽很少向下面流布，下面的实情被阻塞不能使上面闻

知。真实的事情不一定知道，知道的事情不一定真实，上下在此际阻隔不通，真假在此间混杂糅合，聚集的怨苦之声噪杂而起，腾起的毁谤之辞乱作一团，要想毫无猜疑阻隔，那是可能的吗？”他又说：“汇集起天下人的智慧以助于自己的聪明，顺从天下人的心志以施行政教律令，就会君臣同心，有谁会不听从命令！远近的人们都归心朝廷，有谁会去发动叛乱！”他又说：“有的计虑看似愚昧而接近道理，有的事情本来切要而看似迂阔。”

疏奏旬日，上无所施行，亦不诘问。贽又上疏，其略曰：“臣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仲尼以谓人情者圣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心说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又曰：“陛下愤习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临，以严法制断，流弊自久，浚恒太深。远者惊疑而阻命逃死之祸作，近者畏慑而偷容避罪之态生。君臣意乖，下下情隔，君务致理，而下防诛夷，臣将纳忠，又上虑欺诞，故睿诚不布于群物，物情不达于睿聪。臣于往年曾任御史，获奉朝谒，仅欲半年，陛下严邃高居，未尝降旨临问，群臣局趋退，亦不列事奏陈。轩陛之间，且未相谕，宇宙之广，何由自通！虽复例对使臣，别延宰辅，既殊师锡，且异公言。未行者则戒以枢密勿论，已行者又谓之遂事不谏，渐生拘碍，动涉猜嫌，由是人各隐情，以言为讳。至于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验往时之所闻，孰真孰虚，何得何失，则事之通塞备详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

章疏奏上十天，德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不再询问什么。陆贽再次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能够得人，得人的关键在于洞见人情。所以仲尼认为人情是圣王之田，意思是说人情乃是治理之道产生的基础。”他又说：“在《易经》中，乾在下而坤在上叫

作泰，坤在下而乾在上叫作否，损上而益下叫作益，损下而益上叫作损。一般地说，天在下面而地处在上面，在位置上是乖谬的了，但反而把它叫做泰，是因为上下相交的原故。君主在上面而臣属处在下面，在义理上是通顺的，但反而把它叫做否，是因为上下不能相交的原故。君主约束自己而对人们宽宏大度，人们必定会喜欢，因而事奉君主了，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益吗！君主蔑视人们反而让自己恣肆无忌，人们必定要怨责，因而背叛君主，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损吗！”他又说：“船就是君之道，水就是人之情。船顺乎水之道才能浮起，违背了水之道就会沉没。君主掌握了人们的意愿才能地位巩固，不能把握人们的意愿就会处境危险。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居于众人之上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于天下之心，而不敢使天下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他又说：“陛下愤恨藩镇跋扈，习以成俗，妨害治道，便以削平强藩为己任，以明察一切的威严照临四方，以严密的法网控制裁断万事。然而，弊端相沿已久，陛下深求恒久之心过重。因此疏远的人，惊怖疑虑、抗阻命令、逃脱死亡的祸患兴起；亲近的人，畏葸慑伏、偷合苟容、躲避罪责的情态发生。君臣之意乖违，上下之情阻隔，君主务求政治修明，但臣下却防备遭受诛杀；臣下将要交付忠心，君主却又顾虑会有欺妄。所以皇上的诚意不能播散于万众，万众之情也不能传达到皇帝的耳中。我在往年曾经担任御史，得以侍奉朝见，仅将近半年，而陛下威严莫测，高高在上，不曾降旨征求意见，群臣畏缩不安，快步避退，也不肯条列诸事奏陈。在朝堂上，君臣之间尚且不能相互晓示，宇宙如此广袤，又如何能够自行通达！虽然陛下仍按惯例与待制的使臣谈话，还另外延请宰相议事，但是这既与众人参与之义不同，又与公开进言有别。对尚未实行的事情，臣下以莫论机要为戒；对已实行的事情，臣下又说不必讽谏已成之事，渐渐地生出了顾忌，动不动就涉及猜疑。由此，人们各自隐瞒真情，以讲话为忌讳，以至于在变乱将起时，万民同忧，只有陛下安然而无所察觉，还在说太平将会到来。陛下如能以如今所见到的来验证以往所听说的，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得在哪里，失在哪里，那么，事情的通达与阻塞便全都清楚了，人心的真伪便全都知道了。”

上乃遣中使谕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谓君臣一体，全为堤防，缘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归过于朕以

自取名。朕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试加质问，遽即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已来，事祇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亦非倦于接纳。卿宜深悉此意。”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乃复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唯信与诚，有失无补。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又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成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已，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又曰：“谏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又曰：“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臣但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指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者避

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又曰：“昔赵武呐呐而为晋贤臣，绛侯木讷而为汉元辅，然则口给者事或非信，辞屈者理或未穷。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洲一诘而谓尽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实，以此轻天下之士，必有遗才。”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是则人君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上颇采用其言。

于是，德宗派遣中使告诉陆贽说：“朕的本性很喜欢推心置腹，也能够接受谏诤。朕认为君臣是一个整体，因而对臣下全然不加提防。由于朕以真诚待人，不起疑心，多次被邪恶诈伪的人所欺惑。如今所导致的祸害，在朕想来，也没有别的，这失误反在于以真心待人了。再者，谏官议论事情，很少有人能够讲得谨慎周密，照例都是自行夸示炫耀，把过错推到朕身而使自己获取名声。朕从即位以来，看过的上奏对答、议论诸事的很多，大致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朕试着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无话对答了。果真有特殊的才能，对朕来说，哪里会舍不得提拔他们？朕看到由过去到现在，事情只是这样，因此最近以来，朕较少依次咨询大家的意见，也并不是说朕已厌倦受采纳大家的意见，你应该深切了解这个意思。”陆势认为，君主统辖臣下，应当以诚心和信用为根本。即使进谏的人言辞与态度庸俗拙劣，皇上也应当宽容，以便广开进言之路。如果以威严震慑臣下，以辩论折服臣下，那么，臣下怎么敢于畅所欲言？陆贽再次上疏，大略是说：“天子的法则，与上天的法则相同。上天不会因为地上有恶劣的树木便停止万物生长，皇上不应该因为时常碰到小人便废弃听取和采纳意见。”他又说：“只有诚心与信用，一旦失去便无法弥补。一不诚心，人心便难以保持；一旦不守信用，所说的话便难以让人实行。陛下所说失误在于以诚心和信用待人，因而导致了祸害的话，我私下里认为这话是

讲得过份了。”他又说：“用智谋驾驭臣下，人们便会欺诈，将猜疑显示给臣下，人们便会得过且过。上面实行什么，下面就会随从着实行什么；上面给予什么，下面就会回报什么。如果自己不能做到完全诚心，反而指望别人做到完全诚心，大家必然会以懈怠的态度来应付，并不听从这一要求。以前无诚心，而说以后会有诚心，大家必然会怀疑，并不相信这种说法。由此可知，诚心和信用的法则，是不能一时离开自身的。希望陛下谨慎地恪守这一法则，并且较之以往更认真地实行这一法则。后悔恐怕是不对的吧！”他又说：“我听说仲虺赞扬成汤时，不是称许他没有过错，而是称许他改正过错；尹吉甫歌诵周宣王时，不是赞美他没有缺失，而是赞美他能够弥补缺失。可见，古圣贤的意思非常明白，他们只以能够改正过错为贤能，而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各自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必然会有过错，由上智到下愚，都不能避免。明智的人能够改正过错而移心向善，愚蠢的人耻于改正过错的而因循前非。移心向善，人的德行便会日日更新；因循前非，人的坏处就会越积越多。”他又说：“谏官建言不够周密而又自行夸耀，实在是不够忠厚，但这对于圣上的道德本来也没有损害。如果陛下能够采纳规谏而不拒绝，那么，事情传出去，正足以为陛下增加光彩；如果陛下拒绝规谏而不肯采纳，又怎么能够禁止事情不传出去？”他又说：“夸大的言辞，没有效验，不必采用；质实的话语，说在理上，不必拒绝。言辞笨拙，但见效迅速，不一定是愚昧的；说话甜美，重于财利，不一定是聪明的。这些结论都是经过对实际事物的考察和对最终结果的思索的，它们的用处也没有别的，只是为了善这个目的。”他又说：“陛下所说的‘近来所见上奏对答、议论诸事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话，臣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看出人心所向，必然会有可行的，也会有令人可畏的，恐怕不应该一律轻视侮慢而不肯深省并采纳它们。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无话对答’的话，我却以为，陛下虽然能够问得人家无话可说，却不能问得人家无理可说，能够使人口服，却不能使人心

杂牖实壑苯咏哟サ娜耍　裆芯胖直锥司佑谄浼洌　锨橛肺虑樗　芄低ū氖翘　倭恕Ｉ锨椴荒苡旅婀低ǎ　枷卤愀械阶约焊呒嗔恕ｒ嗾驵郴蛊荒苡嘁衡廖婀低ǎ　鞅慷岵恐乱谋　鞑荒苡胀椿ポ罚　袒荛扉ぉ枷鹿瓛奶谋驵郴蟆　悴换迹　旌拆ǎ　睢３枷鹿瓛牟魁唤邮埽　慊嵋糟Ｄ娴男形　炊愿毒　鳋瘓　蛴壹ǎ　钗幢环　樱　慊岚研谭Ｊ┑亍痈　枷隆３枷裸Ｄ妫　　饔眯踢

　　耷O埽　鼓茉跹　　裕　渎叶喽　问郎伲　怨乓岳矗　闶钦庋　！彼炙担骸肮　フ晕渌祷俺俣郑　闯闪私　　南统迹荦　罟嘤ぶ势佣　祷俺俣郑　　醋髁撕杭业脑紫唷Ｈ绱怂道矗　谟斜绮诺娜诵惺拢　惺辈灰欢ㄉ　尚牛　居谘源堑娜怂道恚　惺蔽幢啬苋范坏览怼Ｄ岩灾灾　要　锭俏　倭ｉ５.刳此　Ｓ堑模　趺纯梢杂镁　技涞囊淮蝎晃剩　阒凳乔罹×酥　说谋玖炝四兀∮谜庵职旆ɡ纯疾焯煜碌娜饲椋　隙ù蝮嗖荒芊　鲜导剩　谜庵职旆ㄈデ崧　煜轮　浚　囟ɑ嵊幸怕┝　娜瞬拧！彼炙担骸傻娜宋　芏嗖唬　砦夷芫挥氲

　　[10]李怀光顿兵不进，数上表暴扬卢杞等罪恶；众论喧腾，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贬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怀光又言其罪，上亦为杀之。

　　[10]李怀光屯兵途中，不肯前进，屡次上表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群臣议论喧腾，也归罪于卢杞等人。德宗出于不得已，十二月，壬戌（十九日），贬贞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宦官翟文秀是德宗所信任的人，李怀光又弹劾他的罪过，德宗也为此把他杀了。

　　[11]乙丑，以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贽上奏，辞以“初到奉天，扈从将吏例加两阶，今翰林独迁官。夫行罚先贵近而后卑远，则令不犯；行赏先卑远而后贵近，则功不遗。望先录大劳，次遍群品，则臣亦不敢独辞。”上不许。

　　[11]乙丑（二十二日），德宗任命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陆贽上奏推辞说：“刚到奉天，跟随皇上出走的将士们，照例应该加进两阶，而现在却只有翰林升官。一般说来，实行惩罚应该先从地位显贵和亲近的人们开始，然后再对地位卑下和疏远人们的实行，这样，所下的命令便不会遭到冒犯；实行奖赏，应该先从地位卑下和疏远的人们开始，然后再对地位显贵的亲近的人们实行，这样，所记的功劳便不会漏略不全。希望能够先铨录有大功劳的人，再遍及百官各品级，如此，则我也不敢独自推辞对我本人的封赏。”德宗没有许可。

　　[12]上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其罪，厚赂以官爵；悦等皆密归款，而犹未敢绝朱滔，各称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将军

王郅说悦曰："日者八郎有急，滔与赵王不敢爱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围。今太尉三兄受命关中，滔欲与回纥共往助之，愿八郎治兵，与滔渡河共取大梁。"悦心不俗行而未忍绝滔，乃许之。滔复遣其内史舍人李见悦，审其可否，悦犹豫不决，密召扈议之。司武侍郎许士则曰："朱滔昔事李怀仙为牙将，与兄及朱希彩共杀怀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宠信其兄弟至矣，滔又与判官李子瑗谋杀希彩而立。既为帅，滔乃劝入朝而自为留后，虽劝以忠义，实夺之权也。平生与之同谋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负而杀之者二十余人。今又与东西相应，使滔得志，亦不为所容，况同盟乎！滔为人如此，大王何从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回纥十万之兵屯于郊，大王出迎，则成擒矣。彼因大王，兼魏国之兵，南向渡河，与关中相应，天下其孰能当之！大王于时悔之无及。为大王计，不若阳许偕行而阴为之备，厚加迎劳，至则托以他故，遣将分兵而随之。如此，大王外不失报德之名而内无仓猝之忧矣。"扈等皆以为然。王武俊闻李适魏，遣其司刑员外郎田秀驰见悦曰："武俊以宰相处事失宜，恐祸及身，又八朗困于重围，故与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隐忧，以德绥我，我曹何得不悔过而归之邪！舍九叶天子不事而事滔乎！且未称帝之时，滔与我曹比肩为王，固已轻我曹矣。况使之南平汴、洛，与连衡，吾属皆为虏矣！八郎慎勿与之俱南，但闭城拒守；武俊请伺其隙，连昭义之兵，击而灭之，与八郎再清河朔，复为节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悦意遂决，绐滔云："从行，必如前约。"

[12]德宗在奉天时，让人去劝说田悦、王武俊和李纳，答应赦免他们的罪行，许给他们高官显爵。田悦等人都暗中向朝廷表示诚意，但仍然不敢与朱滔断绝交往，各自称王一如既往。朱滔让他的虎牙将军王郅规劝田悦说："先前八郎遭遇急难时，我与赵王不敢顾惜一死，竭力前往救助，幸而解除了围困。如今太尉三哥在关中秉受天命，我打算与回纥人一同前往辅助他。希望八郎整治兵马，与我渡过黄河，共同攻取大梁。"田悦本意不准备前往，但又不忍心拒绝朱滔，于是便许诺。朱滔又派他的内史舍人李去见田悦，看他是否答应出兵。田悦犹豫不决，秘密传召扈商议此事。司武侍郎许士则说："过去朱滔事奉李怀仙，担任牙将，与哥哥朱以及朱希彩共同杀了李怀仙，拥立朱希彩。朱希彩因此而宠信朱氏兄弟到了极点。朱滔又与判官李子瑗谋杀朱希彩拥立朱。朱既然做了节帅，朱滔便劝朱入朝做官而让自己担任

留后，虽然是以忠义劝勉朱，实际上是夺取他的权力。平时与他共同策划、共同立功如李子瑗一流人，背弃并诛杀了的有二十余人。如今朱滔又与朱瑗东西相互呼应，假使朱滔达到目的，朱也不会被他所容忍，何况同盟之人呢！朱滔为人就是这样，大王怎么能够相信他还会讲出肺腑之言呢！他带领幽州、回纥兵十万人屯扎在郊野之外，如果大王出来迎接，便会被他擒住。他囚禁了大王，兼并了魏国的兵马，向南渡过黄河，与关中相互呼应，天下有谁人足以抵挡他呢！到那时候，大王后悔也来不及了。为大王着想，不如佯装答应与朱滔同行，同时暗中做好防备，对朱滔的迎接与犒劳要丰厚，而待他一到，便用其他事由向他推托，只派出将领、分出兵马来跟随他。这样，大王在外面不失报德的名声，在内里也不会有急剧而起灾祸的忧虑了。"扈等人都认为所言有理。王武俊听说李到魏博，派遣他的司刑员外郎田秀驰马去见田悦说："我以往因宰相处理事务失当，恐怕灾祸降及自身，加之八郎困在重围之中，所以与朱滔合兵援救你。如今圣上正处于深藏在心里的忧愁之中，愿意用恩德来安抚我们，我辈怎能不悔过自新，归依朝廷呢！抛开历经九世的天子不去事奉，反而去事奉朱滔呢！而且，在朱尚未称帝时，朱滔与我辈并肩称王，那时朱滔就已经轻视我辈了。何况让他南进平定汴州与洛州，与朱联合起来，我们这些人都会成为俘虏了！八郎请小心，别与他一同南下，只要关闭城门，坚持守卫就行了。请让我看准他的漏洞，连结昭义的兵马，将他击灭。我与八郎再扫清河朔，重新去当节度使，共同事奉天子，不是也很好吗！"于是田悦的意图决断下来，他欺骗朱滔说："跟你前往，一定象以前约定的那样。"

丁卯，滔将范阳步骑五万人，私从者复万余人，回纥三千人，发河间而南，辎重首尾四十里。

丁卯（二十四日），朱滔带领范阳步兵、骑兵五万人，私自跟从他的又有一万余人，回纥兵三千人，从河间出发南进，辎重前后相联四十里。

[13]李希烈攻李勉于汴州，驱民运土木，筑垒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谓之湿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将其众万余人奔宋州。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为尚

书令兼永平节度使。勉上表请罪，上谓其使者曰：“朕犹失守宗庙，勉宜自安。”待之如初。

[13]李希烈在汴州攻打李勉，驱使百姓运送土木，修筑营垒通道，以便攻城。他因工程不能告竣而恼怒，将人填入坑道，称作湿柴。李勉在城中坚守几个月，外面没有救兵来，便带领他的人马一万余人逃奔宋州。庚午（二十七日），李希烈攻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举城投降李希烈，李希烈任命李澄为尚书令兼永平节度使。李勉上表请求处罚，德宗对李勉的使者说：“朕连宗庙都失守了，你应该安心。”德宗对待李勉一如既往。

刘洽遣其将高翼将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胜攻宁陵，江、淮大震。陈少游遣参谋温述送款于希烈曰：“濠、寿、舒、庐，已令驰备，韬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赵诜结李纳于郓州。

刘洽派遣他的将领高翼带领精兵五千人保卫襄邑，李希烈攻克了襄邑，高翼投水而死。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长江、淮河一带大为震惊。陈少游派遣参谋温述向李希烈表示诚意说：“濠、寿、舒、庐四州，我已使那里的军备松驰了，兵器铠甲都已收藏起来，等待着你来指挥。”陈少游又派遣巡官赵诜在郓州结纳李纳。

[14]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关播罢为刑部尚书。

[14]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关播被罢黜为刑部尚书。

[15]以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国子祭酒董晋为河北宣尉使。

[15]德宗任命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国子祭酒董晋为河北宣慰使。

[16]陆贽言于上曰：“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书诏，虽骄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

[16]陆贽对德宗说：“如今盗寇遍及天下，车驾流亡在外，陛下应当痛心地自动承担过失以感动人心。往昔成汤因加罪于自己而勃然兴起，楚昭王因讲了善言而复兴楚国。如果陛下能够肯于纠正过失，以

言语向天下谢罪，让诏书写得没有任何闪避忌讳，大概可以使反复无常之徒革心洗面，归向德化。尽管我愚昧浅陋，但可以写得符合圣上的心意。”德宗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德宗在奉天所颁布的诏书，便是骄横的将领、凶悍的士卒听了，也无不感动得挥泪而泣。

术者上言：“国家厄运，宜有变更以应时数。”群臣请更加尊号一二字。上以问贽，贽上奏，以为不可，其略曰：“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谦冲，袭乎丧乱之时，尤伤事体。”又曰：“嬴秦德衰，兼皇与帝，始总称之；流及后代，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是知人主轻重，不在名称。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崇之获矜能纳谄之讥。”又曰：“必也俯稽术数，须有变更，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祗天戒。”上纳其言，但改年号而已。

术士上言说：“国家遭逢厄运，应该有所变更，以便应合时下的运数。”群臣请在德宗的尊号上再加一两个字。德宗以此事询问陆贽。陆贽上奏，认为并不可取。他大略是说：“尊号的采用，本不是古来制度。在国家太平无事时采用尊号，已有碍皇上的谦虚冲和的名声了，更何况在国家丧乱之时因袭上尊号的制度，尤其有伤体统。”他又说：“嬴姓秦朝德行衰败，将‘皇’与‘帝’合二为一，开始总称皇帝。此制沿及后世，在昏庸邪僻的君主中，便有汉哀帝‘圣刘’、陈宣帝‘天元’的称号。由此可知，君主的伟大与渺小，并不在于有什么名称。损抑尊号会有谦退求古的美名，崇尚尊号只能得到自夸才能、接受谄媚的讥讽。”他又说：“假如一定要俯就应合气数，需要有所变更，那么，与其因增加美好的称号，而失去人心，不如免除原有的尊号，来敬承上天的告戒。”德宗采纳了陆贽的建议，仅仅更改了年号罢了。

上又以中书所撰赦文示贽，贽上言，以为：“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今兹德音，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洗刷疵垢，宣畅郁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应须改革事条，谨具别状同进。舍此之外，尚有所虞。窃以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过言善，犹愿圣虑更思所难。”上然之。

德宗又把中书省所撰写的赦文给陆贽看，陆贽上言认为：“用言语来打动人心，对人的感动已经很浅了，所说的话又不够切实，谁肯惦记着它！如今要写的德音，陛下悔悟过错的意思不能写得不深切，陛

下承担罪责的言辞不能写得不详尽，洗刷自己的缺点错误，宣泄大家的不满情绪，使人人各自得到他所想得到的，那还有什么不肯听从朝命的人呢！应该改变所写的条目，我已经恭谨地别写一状，在此一同进上。除此之外，我还有所忧虑。我私下认为，知道自己的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是难的；话讲得好并不难，事办得好才是难的。假如赦文写得尽善尽美，那也只停留在知道自己的过错和话讲得好这方面，还希望圣上去思考那更难的方面。”德宗认为陆贽讲得很对。

兴元元年（甲子、784）

兴元元年（甲子，公元784年）

[1]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1]春季，正月，癸酉朔（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德宗颁制说：“要想导致安定，兴起教化，就一定要对人推心置腹，忘掉自己的利益，救助别人的困难，不惜痛改前非。朕继承帝位，统领天下，然而却使祖宗的庙堂失守，使自己沦落于草莽之间。这是由于过去没有遵循德化行事。现在诚然不能将以往的失误追回，但朕久久地思考着犯下的罪责，希望在将来有所改正。现在朕无所掩饰地将这个意思讲出来，让天下之人都能看到。

小子惧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不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遮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自今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言‘圣神文武’之号。

“我恐怕自己的德行不能继承先人的业绩，不敢懈怠荒唐。但是，由于生活在深宫之中，不熟悉治理国家政务，积久成习，容易沉溺，

居于平安之地，忘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不懂得收种庄稼的艰难，没有体恤征战屯戍的劳苦，恩泽不能普施于百姓，民情不能上达于朝廷，既然上下之间声气阻隔，人们自然便会心怀疑虑。朕却仍然不知深自反省，终于导致了战争。征调兵马，遍及四方，转运粮饷，连绵千里，征用车辆马匹，致使远近各处骚动不安。离家当兵的人要携带衣食等物，留在家中的人要辗转相送，大家都受尽了劳苦。有时在一天之内屡次短兵相接，有时连续几年不能解甲归田。祭奠祖先时没有主人，家属无所依靠。生死无定，流离失所，怨恨之气，疑聚盘结。征发力役没有止息，耕田多已荒芜。残暴的长官严厉索求，疲惫的百姓不再织布，人们辗转流亡，葬身沟壑，离开乡里，致使城邑乡村化为荒丘废墟，没有人烟。上有上天的谴责，但朕不省悟；下不百姓的愤怨，但朕不知道。从此而致乱，致使京城发生了变故，万事失去秩序，九庙为之震惊。朕对上连累了列宗列祖，对下辜负了黎民百姓，心中痛切，脸上惭愧，这些罪责都在朕身上，为此久久地惭愧着，哀悼着，有如坠入深渊山谷。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进上的书表章奏，不允许再称‘圣神文武’的尊号。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原都是有功勋的老臣，各自守卫藩镇。朕安抚驾驭无方，致使他们疑虑畏惧。这全是因为上面无道而使下面遭受灾殃，实在是朕丧失了为君的体统，下面有什么罪过！现应将李希烈等人连同他们所管辖的将士官吏等一切人都象当初一样对待。

朱滔虽缘朱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滔虽然因为朱而受到牵连，但相隔遥远，势必不能同谋，念及朱滔原是朝廷的有功之臣，务必宽大处理，如果能够向朝廷投诚，也给他改过自新。

朱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朱改变天道常规，盗用名号与车服仪制，残暴地冒犯列宗列祖的陵园寝庙，令人不忍言状。他得罪了列祖列宗，朕不敢赦免于他。那些被裹胁进来的将士、官吏、百姓等人，只要在官军没有开到京城以前，脱离逆军，向朝廷投诚，并且解散队伍而回到本道本军去的，一概按照赦免之例处理。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各军、各道一切奔赴奉天和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一概赐名称作‘奉天定难功臣’。那些加征的除陌钱、间架、竹、木、茶、漆等税以及专营铸铁等项，应该全部免除。”

赦下，四方人心大悦。及上还长安明年，李抱真入朝为上言：“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

赦文颁下以后，各地人心大为欢悦。及至德宗回到长安的第二年，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在崤山以东宣布赦文时，士兵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看到人情这样，便知道平定敌军是不足为虑的了！”

[2]命兵部员外郎李充为恒冀宣尉使。

[2]德宗令兵部员外郎李充担任恒冀宣慰使。

[3]朱更国号曰汉，自号汉元天皇，改元天皇。

[3]朱更改国号称作汉，更改年号为天皇，自号汉元天皇。

[4]王武俊、田悦、李纳见赦令，皆去王号，上表谢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遂谋称帝，遣人问仪于颜真卿，真卿曰：“老夫尝为礼官，所记惟诸侯朝天子礼耳！”希烈遂即皇帝位，国号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党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李绶、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为大梁府，分其境内为四节度。希烈遣其将辛景臻谓颜真卿曰：“不能屈节，当自焚！”积薪灌油于其庭。真卿趋赴火，景臻遽止之。

[4]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赦令后，都免去了王的称号，上表认罪。只有李希烈仗着自己兵力强盛，资财丰饶，策谋称帝。李希烈派人向颜真卿询问有关礼仪，颜真卿说：“我曾经担任过掌管礼仪的官员，所记着的只有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而已！”李希烈于是登上皇帝的宝位，国号称作大楚，更改年号为武成。李希烈设置百官，任命他的

同党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以李绶、李元平同平章事。将汴州称为大梁府，将他境内地盘划分成四处，分别设置节度使。李希烈派遣他的将领辛景臻对颜真卿说：“你不肯失气节，就该自己烧死！”在颜真卿居住的院中堆起柴禾，浇上油脂。颜真卿快步走向火堆，辛景臻急忙止住了他。

希烈又遣其将杨峰赍赦赐陈少游及寿州刺史张建封。建封执峰徇于军，腰斩于市，少游闻之骇惧。建封具以少游与希烈交通之状闻，上悦，以建封为濠、寿、庐三州都团练使。希烈乃以其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使将步骑万余人先取寿州，后之江都，建封遣其将贺兰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栅。少诚竟不能过，遂南寇蕲、黄，欲断江路。时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财赋，溯江诣行在；至蕲口，遇少诚入寇。曹王皋遣蕲州刺史伊慎将兵七千拒之，战于永安戍，大破之，少诚脱身走，斩道万级，包佶乃得前。后佶入朝，具奏陈少游夺财赋事；少游惧，厚敛所部以偿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骁将董侍募死士七千袭鄂州，刺史李兼偃旗卧鼓闭门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门，兼帅士卒出战，大破之。上以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于是希烈东畏曹王皋，西畏李兼，不敢复有窥江、淮之志矣。

李希烈又派遣他的将领杨峰携带着他的赦文赐给陈少游和寿州刺史张建封。张封建绑起杨峰，在军队中示众以后，在闹市将他腰斩了。陈少游听说此事，甚为惊骇恐惧，张建封还将陈少游与李希烈交往的情形上报朝廷。德宗大喜，任命张建封为濠、寿、庐三州都团练使。李希烈任命他的部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让他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余人先取寿州，然后进军江都。张建封派遣他的部将贺兰元均和邵怡守卫霍丘县秋栅。杜少诚始终不能通过秋栅，便向南侵扰蕲、黄二州，准备截断长江的通道。当时，德宗命令包佶亲自监督长江、淮水一带的财赋，上溯长江，前往行在。包佶来到蕲口时，遇到杜少诚入境侵扰。曹王李皋派遣蕲州刺史伊慎领兵七千人抵抗杜少诚军，在永安戍接战，大败敌军，杜少诚脱身逃走，官军斩首一万级，包佶因而得以前行。后来，包佶到了朝廷，将陈少游夺取财赋的事情条陈上奏。陈少游害怕，便在其统辖的地区加重赋税，作为补偿。李希烈因夏口是长江上流的险要之地，便让他的骁将董侍招募敢死之士七千人袭击鄂州。刺史李兼放倒旗帜，停止击鼓，关闭城门，等待董侍的到

来。董侍用从房屋上拆下来的木材焚烧城门。李兼率领士兵出城交战，大破董侍。德宗任命李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由此，李希烈东边害怕曹王李皋，西边害怕李兼，不敢再有窥伺长江、淮河一带的企图了。

[5]朱滔引兵入赵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悦供承倍丰，使者迎候，相望于道。丁丑，滔至永济，遣王郅见悦，约会馆陶，偕行渡河。悦见郅曰："悦固愿从五兄南行，昨日将出军，将士勒兵不听悦出，曰：'国兵新破，战守逾年，资储竭矣。今将士不免冻馁，何以全军远征！大王日自抚循，犹不能安；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变！'悦之志非敢有贰也，如将士何！已令孟备步骑五千，从五兄供刍牧之役。"因遣其司礼侍郎裴抗等往谢滔。滔闻之，大怒曰："田悦逆贼，在重围，命如丝发，使我叛君弃兄，发兵昼夜赴之，幸而得存。许我贝州，我辞不取；尊我为天子，我辞不受。今乃负恩，误我远来，饰辞不出！"即日，遣马攻宗城、经城，杨荣国攻冠氏，皆拔之；又纵回纥掠馆陶顿幄、器皿、车、牛以去。悦闭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还，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济。

[5]朱滔领兵进入王武俊的疆境，王武俊大力备办犒劳物品。朱滔进入田悦的疆境，田悦献上的酒食更加丰盛，派去迎接问候的使者，在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丁丑（初五），朱滔来到永济县，派遣王郅去见田悦，约定在馆陶会面，然后一起出发，南渡黄河。田悦接见王郅说："我固然愿意跟随五哥向南进军，但昨天将要出兵时，将士们按兵不动，不让我出行，他们说：'魏国军队新近被马燧等人打败，且攻战拒守已经一年有余，物资储备已经用光。现在将士们连饥寒都不能避免，怎么能够让全军再去远征！大王每天亲自抚慰大家，尚且不能安定，如果大王早晨离开魏州出行，晚上一定会生出变故！'我的本意是不敢怀有二心的，但拿部下将士真是没有办法。我已经让孟准备了步兵、骑兵共五千人，跟随五哥前去，做些放马喂马的杂话。"田悦因而派遣他的司礼侍郎裴抗等人前去向朱滔谢罪。朱滔听了这些，非常恼火地说："田悦叛贼！以往你身陷重围，性命垂危，千钧一发。你使我背叛国君，抛弃兄弟，派出兵马不分昼夜地前去救援，才侥幸存活下来。你许给我贝州，我推辞不肯占有，你尊奉我为皇帝，我又推辞不肯接受。现在你却负恩背德，骗我远来，而你又尽说漂亮话，不肯

出兵！”当天，朱滔派遣马攻打宗城和经城，派遣杨荣国攻打冠氏，并将这些地主全都攻克了。朱滔又放纵回纥军劫掠馆陶，将帐幕、器皿、车辆及牛等席卷而去。田悦关闭城门，自行防守。壬午（初十），朱滔打发裴抗等人回去，分出兵力，设置官吏，把守平恩与永济。

[6]丙戌，以吏部侍郎卢翰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翰，义僖之七世孙也。

[6]丙戌（十四日），德宗任命吏部侍郎卢翰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卢翰是卢义僖的七世玄孙。

[7]朱滔引兵北围贝州，引水环之，刺史刑曹俊婴城拒守；纵范阳及回纥兵大掠诸县，又拔武城，通德、棣二州，使给军食；遣马实将步骑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7]朱滔领兵向北包围贝州，引来河水，将贝州城环绕起来，该州刺史邢曹俊环城守御。朱滔放纵范阳兵与回纥兵大肆掠夺各县，又攻占了武城，连通了德、棣二州，让二州供给军粮。朱滔还派遣马带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屯驻冠氏县，以便进逼魏州。

[8]以给事中杜黄裳为江淮宣慰副使。

[8]德宗任命给事中杜黄裳为江淮宣慰副使。

[9]上于行宫庑下贮诸道贡献之物，榜曰琼林大盈库。陆贽以为战守之功，赏赉未行而遽私别库，则士卒怨望，无复斗志，上疏谏，其略曰：“天子与天同德，以四海为家，何必桡废公方，崇聚私货！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万乘以效匹夫之藏，亏法失人，诱奸聚慝，以斯制事，岂不过哉！”又曰：“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捍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殆将五旬，冻馁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啖功劳。无猛制而人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谣方兴，军情稍阻，岂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能无怨咨！”又曰：“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追戒平居之专欲，凡在二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每获珍华，先给军赏，如此，则乱必靖，贼必平，徐驾六龙，旋复都邑，天子之贵，岂当忧贫！是乃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也。”上即命去其榜。

[9]德宗在行宫的廊庑下储存各道献纳的贡物，扁额题作琼林大盈库。陆贽认为，对于将士的攻战守备的功劳，还没有颁行赏赐，反而急忙私建别库，这会使士兵怨责，消减斗志，奏上章疏劝谏，他大略是说："天子与上天赋有同样的德行，当以四海为家，为什么一定要破坏公家的法度，集聚私人的财货！把至尊无上的皇帝降低到代替有关部门看守财产，将万乘之主辱没到效法寻常之人私藏物品，有亏法度，更失人心，诱发奸邪，积聚邪恶，用这种作为去裁断万事，难道不是太不可取了吗！"他又说："不久前，随从皇上出行的军队最初来到奉天时，各种物品都没有储备，外御凶恶之徒，内防垂危的城堞，日夜全无休息，大约有五十天，将士们饥寒交迫，死伤的人们相枕而卧。全靠大家尽力效命，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巨大的艰难。这实在是因为陛下自身没有丰渥的享受，不去满足自己的私欲。陛下戒绝甘美的食品，与士兵同甘苦；中止进餐，用省下的食品送给立下功劳的将士吃。不用严厉的制度，但人们并无背离，这是因为他们想到陛下的感人之处；没有丰厚的奖赏，但人们并不埋怨，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当时完全没有的东西。现在敌军的攻打和围困已经解除，将士的衣服饮食已经丰足，然而怨言却正在产生，军中逐渐产生了疑惑的情绪。这难道不是因为一介勇夫通常好利夸功，在患难时既已与他们同受忧患，在情况好转、安乐可望以后却不与他们同享利益吗？假如陛下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恬淡静默，他们怎么会毫无怨言咨嗟呢！"他又说："假如陛下能够想想近日身在重围之中所经受的深切忧虑，戒去平时专门满足己欲私望的缺点，将储存在琼林、大盈二库的珍宝财物，全都拿出来赏赐有功之臣，每当得到珍奇华美的东西，便先支付军中的奖赏，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变乱就一定能够平定，敌寇就一定能够削平。到那时候徐徐驾起乘舆，凯旋班师，返回京城，就凭着天子的高贵，难道还要担心贫穷吗！所以，我提出的建议，乃是要散去陛下小的储存，却造成陛下大的储存，减损陛下小的宝物，却巩固陛下大的宝物啊。"德宗当即命令除去扁额。

[10]萧复尝言于上曰："宦官自艰难以来，多为监军，恃恩纵横。此属但应掌宫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权国政。"上不悦。又尝言："陛下践阝之初，圣德光被，自杨炎、卢杞黩乱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诚能变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傥使臣依阿苟免，臣实不能！"又尝与卢杞同奏事，杞顺上旨，复正色曰："卢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谓左右

曰：“萧复轻朕！”戊子，命复充山南东·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等道宣尉、安抚使，实疏之也。既而刘从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复，上谓陆贽曰：“朕思迁幸以来，江、淮远方，或传闻过实，欲遣重臣宣慰，谋于宰相及朝士，佥谓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为之怅恨累日。意复悔行，使之论奏邪？卿知萧复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贽上奏，以为：“复痛自修励，慕为清贞，用虽不周，行则可保。至于轻诈如此，复必不为。借使复欲逗留，从一安肯附会！今所言矛盾，愿陛下明加辩诘。若萧复有所请求，则从一何容为隐！若从一自有回互，则萧复不当受疑。陛下何惮而不辩明，乃直为此怅恨也！夫明则罔惑，辩则罔冤；惑莫甚于逆诈而不与明，冤莫痛于见疑而不与辩。是使情伪相糅，忠邪靡分。兹实居上御下之要枢，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复辩也。

[10]萧复曾经对德宗说：“自从国步艰难以来，宦官往往担任监军，仗恃着陛下的恩宠任意而为。这种人只应该掌管皇宫的事情，不适于把兵权和国政委托给他们。”德宗不高兴。萧复还曾说：“陛下即位之初，圣德光辉照耀。自从杨炎、卢杞侮乱朝廷大政，因而导致今天的结局。如果陛下能够改变过去的作法，我怎敢不尽力效劳。倘若让臣阿谀依附，苟且求生，我实在难以做到！”萧复又曾经与卢杞一起奏议朝事，卢杞顺承皇上的旨意，萧复面色严正地说：“卢杞讲话不正直！”德宗感到吃惊，退朝后对亲近的人说：“萧复对朕太轻视了！”戊子（十六日），德宗命令萧复担当山南东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等道宣慰、安抚使，实际上是疏远萧复。接着，刘从一以及朝中大臣不断奏请将萧复留在朝中，德宗对陆贽说：“朕想起出行以来，长江、淮河地区远在一方，有时会有消息传闻失实，所以打算派遣朝中居于重要职位的大臣前去安抚，朕与宰相和朝中大臣商量此事，都说应当这么做。现在却这样翻来复去，朕为此恼恨了好几天。想来是萧复不愿出行，因而让刘从一以及朝中大臣来议论上奏的吧？你知道萧复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不愿意出行，用意何在？”陆贽上奏认为：“萧复痛下决心，修省自勉，向往做清正廉洁之士，办事虽然有不够周详的地方，但他的品行还是可以保证的。至于象这样任意行诈，萧复一定不肯做。假如萧复打算在朝中逗留，刘从一怎么肯随声附合呢！现在陛下所言，相互矛盾，希望陛下能够分明地加以辨别查问。如果萧复有什么请求，刘从一怎么会允许他为自

己隐瞒？如果刘从一自己有意回护他，那么，萧复自当不受怀疑。陛下有什么忌惮，而不肯将此事辨别明白，以至于只能如此恼恨呢！一般说来，将事情分析明白了，便没有疑惑；把事情辨别清楚了，便没有冤屈。没有比事先猜疑别人存心欺诈却不予以分析明白更为严重的疑惑，没有比遭受猜疑却不予以辨别清楚更为痛切的冤屈。这会使真伪掺杂，忠邪不分。我所说的这些话，实际上便是身居高位、驾驭下属的关键，仅请陛下多加注意。”德宗最后还是没有再辨别此事。

[11]辛卯，以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张孝忠并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悦检校左仆射。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本道节度使，前深、赵观察使康日知为同州刺史、奉诚军节度使，曹州刺史李纳为郓州刺史、平卢节度使。

[11]辛卯（十九日），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四州节度使。壬辰（二十日），加封李抱真、张孝忠并同平章事。丙申（二十四日），加封田悦检校左仆射，任命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该道节度使，前深、赵二州观察使康日知为同州刺史、奉诚军节度使，曹州刺史李纳为郓州刺史、平卢节度使。

[12]戊戌，加刘洽汴、滑、宋、亳都统副使，知都统事，李勉悉以其众授之。

[12]戊戌（二十六日），德宗加封刘洽为汴、滑、宋、亳诸州都统副使，并主持都统事宜。李勉将他统辖的部众全部交给了刘洽。

[13]辛丑，六军各置统军，秩从三品，以宠勋臣。

[13]辛丑（二十九日），六军各自设置统军，统军的品秩为从三品，以显示对立下功勋的大臣的荣宠。

[14]吐蕃尚结赞请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书监崔汉衡使吐蕃，发其兵。

[14]吐蕃尚结赞请求出兵援助唐朝收复京城。庚子（二十八日），德宗派遣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让吐蕃发兵。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卷

唐纪四十六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五兴元元年（甲子、784）

唐纪四十六 唐德宗兴元元年（甲子公元784年）

[1]二月，戊申，诏赠段秀实太尉，谥曰忠烈，厚恤其家。时贾隐林已卒，赠左仆射，赏其能直言也。

[1]二月，戊申（初七），德宗颁诏追赠段秀实为太尉，谥号称为忠烈，以优厚的待遇抚恤段秀实的家人。当时，贾隐林已经去世，德宗追赠他为左仆射，表彰他能够直言。

[2]李希烈将兵五万围宁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刘昌以三千人守之。

[2]李希烈领兵五万人围攻宁陵，引来河水灌城，濮州刺史刘昌率三千人守卫宁陵。

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请降，上许以澄为汴滑节度使。澄犹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养子六百人戍白马，召澄共攻宁陵。澄至石柱，使其众阳惊，烧营而遁。又讽养子令剽掠，澄悉收斩之，以白希烈，希烈无以罪也。

滑州刺史李澄秘密派来使者请求归降，德宗答应任命李澄为汴、滑节度使。李澄表面上仍然事奉李希烈，李希烈却怀疑他，派遣养子六百人戍守白马，传召李澄前来共同攻打宁陵。李澄来到石柱，指使他的部众佯作受惊，烧掉营房，便逃跑了。李澄又暗示李烈的养子，让他们抢劫掳掠，而李澄又将他们全部收捕斩杀，并将此事告诉李希烈，但李希烈无法加罪于他。

刘昌守宁陵，凡四十五日不释甲。韩遣其将王栖曜将兵助刘洽拒希烈，栖曜以强弩数千游汴水，夜，入宁陵城。明日，从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惊曰："宣、润弩手至矣！"遂解围去。

刘昌守卫宁陵，计有四十五天不曾脱下铠甲。韩派遣他的将领王栖曜领兵援助刘洽抵御李希烈，王栖曜使强健的弩手数千人游过汴水，在夜间进入宁陵城。第二天，弩手从城上用箭射击李希烈，射到他所

坐镇的帐幕里边。李希烈吃惊地说："宣、润的弩手到了！"于是解除了宁陵的围困，自行离去。

[3]朱自奉天败归，李晟谋取长安。刘德信与晟俱屯东渭桥，不受晟节制；晟因德信至营中，数以沪涧之败及所过剽掠之罪，斩之；因以数骑驰入德信军，劳其众，无敢动者，遂并将之，军势益振。

[3]朱从奉天大败而归，李晟谋划攻取长安。刘德信与李晟一道屯驻在东渭桥，但他不接受李晟的管束。李晟借刘备信来到营中之机，列举他在涧战败和沿途抢劫掳掠的罪行，将他斩杀。李晟因而以数名骑兵奔入刘德信军中，慰劳他的部众，没有人敢有所举动。于是李晟一并统领了此军，军队的声势益发振作。

李怀光既胁朝廷逐卢杞等，内不自安，遂有异志。又恶李晟独当一面，恐其成功，奏请与晟合军；诏许之。晟与怀光会于咸阳西陈涛斜，筑垒未毕，众大至。晟谓怀光曰："贼若固守宫苑，或旷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战，此天以贼赐明公，不可失也！"怀光曰："军适至，马未秣，士未饭，岂可遽战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与怀光同出军，怀光军士多掠人牛马，晟军秋毫不犯。怀光军士恶其异己，分所获与之，晟军终不敢受。

李怀光胁迫朝廷贬逐了卢杞等人以后，内心不能自安，于是有了反叛朝廷的意图。李怀光又嫌恶李晟独当一面，惟恐他有所建树，便上奏请求与李晟合兵，德宗颁诏答应了他的请求。李晟与李怀光在咸阳西面的陈涛斜会师，营垒还没有修筑完毕，朱军队大批开到。李晟对李怀光说："假如敌军顽固把守宫城和苑城，也许会空废时日，延宕许久，不容易攻打下来。现在敌军离开了他们的巢穴，竟敢出城挑战，这是上天把敌军赐给明公，决不能放走他们！"李怀光说："我军刚刚赶到，战马还没有喂料，士兵还没有吃饭，哪能匆匆接战呢！"李晟没有办法，只好自回营垒。每次李晟与李怀光一同派出军队，李怀光的将士常常掠夺百姓的牛马，李晟军却秋毫无犯。李怀光的将士嫌恶李晟军与自己两样，将所得物品分给他们，但李晟军始终不敢接受。

怀光屯咸阳累月，逗留不进；上屡遣中使趣之，辞以士卒疲弊，且当休息观衅。诸将数劝之攻长安，怀光不从，密与朱通谋。李晟屡奏，恐其有变，为所并，请移军东渭桥；犹冀怀光革心，收其力用，寝晟奏不下。

李怀光在咸阳屯驻了好几个月，不肯前进。德宗屡次派遣中使催使他，他便以士兵疲困不堪，而且应当保养兵力，观察敌军的破绽为理由而推辞。诸将领好几次劝说李怀光攻打长安，李怀光不肯听从，还暗中与朱勾结合谋。李晟屡屡上奏，惟恐发生变故，被李怀光吞并，请求将军队转移到东渭桥，但德宗仍然希望李怀光洗心革面，争取使他尽力效命，便压了李晟的奏章，不肯批示。

怀光欲缓战期，且激怒诸军，奏言："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厚薄不均，难以进战。"上以财用方窘，若粮赐皆比神策，则无以给之，不然，又逆怀光意，恐诸军决望；乃遣陆贽诣怀光营宣慰，因召李晟参议其事。怀光意欲晟自乞减损，使失士心，沮败其功，乃曰："将士战斗同而粮赐异，何以使之协力！"贽未有言，数顾晟。晟曰："公为元帅，得专号令；晟将一军，受指纵而已。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怀光默然，又不欲自减之，遂止。

李怀光准备延缓接战的日期，并且激怒各军，便上奏说："各军粮食供给微少，只有神策军供给丰厚，多少不均，难以进军开战。"德宗因财物用度还正窘困，如果都按照神策军的标准供给粮食，便拿不出粮食来供给各军。但不这样又惟恐逆了李怀光的意思，引起各军抱怨，于是派遣陆贽到李怀光营中安抚将士，顺便传召李晟参予商议粮饷供给之事。李怀光本意打算让李晟自己请求削减供给，使他失去军心，败坏他的功绩，便说："将士一个样地与敌军战斗，而粮食供给却彼此不同，怎么能让将士齐心合力呢！"陆贽没有发言，几次回头去看李晟。李晟说："你是主帅，得以专擅号令。我不过带领着一支军队，接受你的指挥罢了。说到增加或减少军中衣食供给，自当由你裁断。"李怀光一言不发，又不愿由自己削减李晟军的粮食供给，此事便搁置了。

时上遣崔汉衡诣吐蕃发兵，吐蕃相尚结赞言："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怀光署名，故不敢进。"上命陆贽谕怀光，怀光固执以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诈多端，不可亲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结赞亦不进军。

当时，德宗派遣崔汉衡到吐蕃去让他们发兵，吐蕃国相尚结赞说：“按照吐蕃礼法发兵，以主掌兵权的大臣的署名为凭信，现在制书上没有李怀光的署名，所以不敢进军。”德宗令陆贽晓示李怀光，李怀光坚持认为不可让吐蕃发兵，他说：“如果攻克京城，吐蕃必然要放纵士兵焚烧掳掠，有谁能够制止他们！这是第一个害处。不久前颁布的敕旨规定，凡是召募士兵攻破城池者。每人奖赏钱一百缗，吐蕃发兵五万人，如果援引敕旨，要求奖赏，五百万缗钱要到哪儿才能弄到！这是第二个害处。吐蕃骑兵虽然到来，必定不肯率先进军，而是按兵不动，保存实力，观望我方军队的形势，胜利了，便跟着瓜分功劳，失败了，便借机图谋变乱，诡诈多端，不可亲近信任。这是第三个害处。”李怀光始终不肯往敕旨上署名，尚结赞也没有让军队进发。

陆贽自咸阳还，上言：“贼稽诛，保聚宫苑，势穷援绝，引日偷生。怀光总仗顺之师，乘制胜之气，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师老不用，诸帅每欲进取，怀光辄沮其谋。据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护，委曲听从，观其所为，亦未知感。若不别务规略，渐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终恐变故难测。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今李晟奏请移军，适遇臣衔命宣慰，怀光偶论此事，臣遂泛问所宜。怀光乃云：‘李晟既欲别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犹虑有翻覆，因美其军盛强。怀光大自矜夸，转有轻晟之意。臣又从容问云：‘回日，或圣旨顾问事之可否，决定何如？’怀光已肆轻言，不可中变，遂云：‘恩命许去，事亦无妨。’要约再三，非不详审，虽欲追悔，固难为辞。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书，敕下依奏，别赐怀光手诏，示以移军事由。其手诏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请移军城东以分贼势。朕本欲委卿商量，适会陆贽回奏云，见卿语及于此，仍言许去事亦无妨，遂敕本军允其所请。’如此，则词婉而直，理顺而明，虽蓄异端，何由起怨！”上从之。

陆贽从咸阳回来以后，上奏说：“逆贼朱为了拖延被诛灭的时间，聚兵退保宫城和禁苑，大势已去，外援断绝，迁延时日，苟且偷生。李怀光总领主持正义的援军，乘着取得胜利的声势，如果擂鼓进军，灭除敌军，有如摧毁枯败的草叶一般容易。然而，李怀光在敌寇逃窜时不肯追击，坐待士气低落，难以用兵。各军主帅每每打算进军杀敌，李怀光总是阻止他们的计划。根据这些情况来看，他的意图很不

好解释。陛下的本意在于保全回护李怀光，对他委曲求全，言听计从。观察他做的事情，也并没有因此而被打动。如果不采取另外的谋略，逐渐控制住他，而只是对他无原则地宽容下去，以求平安无事，最终恐怕还是要发生难以测度的变故。现在是事功机缘面临危险促迫的时候，当然不能够用通常的、轻易的态度来对待。现在李晟奏请转移自己的军队，恰好遇到我奉命前去安抚将士，李怀光偶然谈论到这件事，于是我泛泛地问他应当如何处理。李怀光便说：‘李晟既然愿意到别处去，我也全不需要借助他为我用命效力。’我仍顾虑李怀光会再改变主意，便称赞他的军队强盛。李怀光大大地自夸了一番，转而有轻视李晟的意思。我又不慌不忙地问他：‘我回去时，或许会有圣旨询问此事可行与否，不知你是怎么决定的？’李怀光已经肆意讲出了不慎重的话，无法中途改变，于是他说：‘皇上的命令若是允许李晟离开，对于事体也并无妨碍。’我与他再三约定，不能不说是够审慎周密的了，即使李怀光打算翻悔，实在也难于开口。希望立即将李晟的奏表转出，交给中书省，下敕批准依所奏，另外再赐给李怀光手诏，向他说明转移军队的理由。此手诏的大致意思这样说：‘昨天得到李晟的奏章，他请求把军队转移到长安城东边，以便分去敌军兵势。朕本来打算委托你来商量，恰遇陆贽回朝上奏说，与你相见时，你已谈到此事，还说允许李晟离去，事体并无妨碍，才是朕便给李晟本军颁发了敕书，应允了他的请求。’这样说，用词既委婉又直切，顺理成章，意义明了，李怀光即使蓄有异谋，他又有什么理由与朝廷结怨呢！”德宗听从了陆贽的建议。

晟自咸阳结陈而行，归东渭桥。时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犹与怀光联营，陆贽复上奏曰：“怀光当管师徒，足以独制凶寇，逗留未进，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资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节度之众附丽其营，无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则？四军接垒，群帅异心，论势力则悬绝高卑，据职名则不相统属。怀光轻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从心，晟等疑怀光养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则互防飞谤，欲战则递恐分功，龃龉不和，嫌衅遂构，俾之同处，必不两全。强者恶积而后亡，弱者势危而先覆，覆亡之祸，翘足可期！旧寇未平，新患方起，忧叹所切，实堪疚心！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宁乱！李晟见机虑变，先请移军，建徽、惠元势转孤弱，为其吞噬，理

在必然，他日虽有良图，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时。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所邀，藉此两军迭为掎角，仍先谕旨，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斗不可以不离，救焚不可以不疾，理尽于此，惟陛下图之。”上曰：“卿所料极善。然李晟移军，怀光不免怅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东，恐因此生辞，转难调息，且更俟旬时。”

李晟由咸阳结成阵列行军，回到东渭桥。当时，坊节度使李建徽和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仍然与李怀光营垒相连。陆贽再次上奏说：“李怀光现在所管辖的士兵，足够独自制服凶恶的敌寇。他停顿不肯进军，也许有别的原由。令人担忧的是，李怀光军过于强盛，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最近，朝廷又派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位节度使的人马挨近李怀光的营垒驻扎，不仅不利于成就事功，反而会造成事端。为什么呢？四支军队营垒接连，而各军主帅意图不同。就官位、兵力而言，李怀光与另三人高下相差悬殊，据职务的名义而言，四人之间却并没有统属关系。李怀光轻视李晟等人兵员微少，官位卑下，并为不能随心节制各军而忿怒；李晟等人又怀疑李怀光姑息敌寇，蓄谋邪恶，并且对李怀光在办事时常常凌侮自己而怨恨。在平素，他们要互相防备意外的诽谤；准备打仗时，他们又交互担心功劳被人分去。他们参差不合，于是便造成了嫌隙，使他们驻扎在一起，必然是强盛与薄弱的双方不能两相保全。强盛的一方，恶行积聚，最后败亡；薄弱的一方，形势危殆，便先遭覆灭。覆灭败亡的祸患，在翘一脚的时间里便可见到！原有的敌寇尚未平定，新的祸患却正在兴起，这便是令人忧虑叹息的痛切之处，实在足以使人伤心。最好的办法是消除邪恶于尚未萌发之前，其次的办法是补救过失于始露兆头时，何况此事已经显露，祸患就要形成，如果推委不去谋划，拿什么去平息变乱！李晟识破事机，顾虑生变，先请转移军队，李建徽、杨惠元的形势转为孤立薄弱，被李怀光军吃掉，在情理上是必然的。即使以后有良好策谋，恐怕也不能自拔。所以，拯救李建徽、杨惠元的危急，唯有在此时刻。现在，由于李晟愿意离开李怀光，便可让李建徽、杨惠元与李晟合兵一处，共同前往。可以托称李晟的兵马素来就少，顾虑着被逆贼朱所拦击，想借助这两支军队形成交相呼应的形势。还要先行传达圣旨，暗中让这两支军队赶快整治行装，诏书下达营中，当

日就上路。即使李怀光本心并不愿意，但是也无计可施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抢在敌人的前面可以夺去敌人的斗志，迅雷不及掩耳的意思。排解打斗，不能不让双方离开；抢救火灾，不能不快速行事。道理说到这儿，便说尽了，但请陛下设法对付吧。”德宗说：“你所做的预料非常好。然而，李晟将军队转移，李怀光不免要怨恨不满。如果再派遣李建徽、杨惠元移军向东开去，恐怕因此生出一番言语，反而难以调停。姑且再等待十天吧。”

[4]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兼幽州、卢龙节度使。

[4]辛酉（二十日），德宗加封王武俊同平章事，兼任幽州、卢龙节度使。

[5]李晟以为：“怀光反状已明，缓急宜有备，蜀、汉之路不可壅，请以裨将赵光铣等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将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决，欲亲总禁兵幸咸阳，以慰抚为名，趣诸将进讨。或谓怀光曰：“此汉祖游云梦之策也！”怀光大惧，反谋益甚。

[5]李晟认为：“李怀光造反的情状已经很清楚，在危急的关头，应当有所准备。通往蜀郡、汉中的道路是不能堵塞的，请任命副将赵光铣等人为洋、利、剑三州刺史，让他们各自领兵五百人，以便防患于未然。”德宗迟疑不决，准备亲自总领禁兵出走咸阳，以抚慰将士的名义，督促各将领进军讨伐。有人对李怀光说：“这就是汉高祖巡游云梦泽的计策！”李怀光大为恐惧，造反的谋划愈发加紧了。

上垂欲行，怀光辞益不逊，上犹疑谗人间之，甲子，加怀光太尉，增实食，赐铁券，遣神策右兵马使李卞等往谕旨。怀光对使者投铁券于地曰：“圣人疑怀光邪！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辞气甚悖。朔方左兵马使张名振当军门大呼曰：“太尉视贼不许击，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弃之，自取族灭，富贵他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争之。”怀光闻之，谓曰：“我不反，以贼方强，故须蓄锐俟时耳。”怀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发卒城咸阳，未几，移军据之。张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军此来，何也？何不攻长安，杀朱，取富贵，引军还邪！”怀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杀之。

德宗将近出行之际，李怀光讲话益发不恭顺。德宗仍然怀疑有好进谗言的人从中离间他。甲子（二十三日），德宗加封李怀光为太尉，

增加食实封，赐铁券，派遣神策右兵马使李卞等人前往传达圣旨。李怀光当着使者的面，把铁券丢在地上说："皇上怀疑我李怀光吗？臣下造反时，才赐铁券。我不曾造反，现在赐铁券，这是让我造反的吧！"他的言辞和语气都很无礼。朔方左兵马使张名振面对军营的大门大声喊道："太尉对待敌军，不许出击，对待皇上的使者，很不恭敬，果真是要造反吗！你的功劳象泰山一样高，忽然舍弃了它们，自取灭族，而让他人去享受富贵，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今天一定要不惜一死，前去争论。"李怀光听了，对他说："我不会造反。只是以为正当敌军强盛，必须积蓄锐气，等待时机罢了。"李怀光又说："皇上所住的地方一定要有城壕。"于是，李怀光派出士兵去修筑咸阳城。不久，他迁移军队，占据了咸阳城。张名振说："以前你说不会造反，现在你调动军队到这里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进攻长安，杀掉朱，获取富贵，然后率领军队回到州去呢！"李怀光说："张名振得了精神病了！"李怀光命令侍从人员将他拉到外面，把他擢折至死。

右武锋兵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怀光养以为子。怀光潜与朱通谋，演芬遣其客部成义诣行在告之，请罢其都统之权。成义至奉天，告怀光子璀；璀密白其父。怀光召演芬责之曰："我以尔为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负死，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为股肱，太尉以演芬为心腹；太尉既负天子，演芬安得不负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异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贼名而死，死甘心矣！"怀光使左右脔食之，皆曰："义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断其喉而去。

右武锋兵马使石演芬，本是西域胡族人，李怀光将他收养为子。李怀光暗中与朱勾结，石演芬派遣他的门客部成义到行在报告此事，请求免除李怀光都统的兵权。部成义来到奉天，告诉了李怀光的儿子李璀，李璀又密告他父亲。李怀光召来石演芬，责备他说："我把你当作儿子，你怎么打算叫我家破人亡！今天你辜负了我，你死甘心吗？"石演芬说："圣上把太尉视为辅佐朝政的大臣，太尉把我当作亲信，太尉既然辜负了圣上，我怎么能够不辜负太尉呢！我是一个胡人，不能怀有二心，只知道事奉一人，如果能够免去逆贼的恶名而死，死也甘心了！"李怀光让侍从人员把他切成碎块，吃他的肉。众人都说："石演芬是一位义士啊，应该让他死得快一些。"用刀割断他的喉咙就离开了。

李卞等还，言怀光骄慢之状，于是行在始严门禁，从臣皆密装以待。

李卞等人回朝，讲了李怀光骄横傲慢的情况，于是行在开始对宫门城关严加警戒，侍从皇上的官员都暗中置办行装，等待离开奉天。

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绛节度使；上犹以为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

乙丑（二十四日），德宗加封李晟为河中、同绛节度使。德宗仍然认为封拜不够优厚，丙寅（二十五日），又加封李晟同平章事。

上将幸梁州，山南节度使盐亭严震闻之，遣使诣奉天奉迎，又遣大将张用诚将兵五千至以来迎卫。用诚为怀光所诱，阴与之通谋，上闻而患之。会震继遣牙将马勋奉表，上语之故；勋请"亟诣梁州取严震符召用诚还府；若不受召，臣请杀之。"上喜曰："卿何时复至此？勋刻日时而去。既得震符，请壮士五人与之俱出骆谷。用诚不知事泄，以数百骑迎之，勋与之俱人驿。时天寒，勋多然藁火于驿外，军士皆往附火。勋乃从容出怀中符，以示用诚曰："大夫召君。"用诚错愕起走，壮士自后执其手擒之。用诚子在勋后，斫伤勋首。壮士格杀其子，仆用诚于地，跨其腹，以刀拟其喉曰："出声则死！"勋入其营，士卒已擐甲执兵矣。勋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汉中，一朝弃之，与张用诚同反，于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诚，不问汝曹，无自取族灭！"众皆服。勋送用诚诣梁州，震杖杀之，命副将领其众。勋裹其首，复命于行在，愆欺半日。

德宗即将出走梁州的消息，被山南节度使盐亭人严震听说了，他派遣使者到奉天迎候德宗，又派遣大将张用诚领兵五千人到一带来迎驾护卫。张用诚被李怀光所引诱，暗中与李怀光互通阴谋，德宗听说很是担心。适逢严震又派遣牙将马勋进献表章，德宗向他讲了担心的原故，马勋请求："赶紧到梁州去取严震的兵符，传召张用诚返回军府。如果张用诚不接受传召的命令，请让我把他杀掉。"德宗欢喜地说："你什么时候再到这里？"马勋给自己限定了日期，然后离去。马勋得到严震的兵符以后，请求严震派出勇士五人与他一起出骆谷。张用诚不知道事情泄露，让数百人骑马迎接马勋，马勋与他们一起进入驿站。当时，天气寒冷，马勋在驿舍外面用禾秆点燃了许多火堆，士兵们都到火堆前烤火去了。马勋从容不迫地从怀中拿出兵符给张用诚过

目说："严大夫传召你回去。"张用诚猝然而惊，站起来就要逃跑，勇士们从他背后抓住他的手，捉住了他。张用诚的儿子在马勋背后，砍伤了马勋的头部。勇士们击杀了张用诚的儿子，将张用诚摔倒在地，骑在他的肚子上，用刀在他的喉咙前面比划着说："你要是吱声，就杀死你！"马勋进入张用诚的营房，士兵们已经穿好铠甲，拿好兵器了。马勋大声说："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子都住在汉中，一时舍弃了他们，与张用诚一起造反，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严大夫只让我来捉拿张用诚，不追究你们，你们不要自取灭族！"大家都惧怕屈服了。马勋将张用诚押送到梁州，严震用棍棒将他打死，命令副将统领他的部众。马勋将张用诚的头裹起来，到行在回报完成使命的情况，按照规定的日期，只超过了半天。

李怀光夜遣人袭夺李建徽、杨惠元军，建徽走免，惠元将奔奉天，怀光遣兵追杀之。怀光又宣言曰："吾今与朱连和，车驾且当远避！"

李怀光派人在夜间突袭夺取李建徽、杨惠元的军队。李建徽逃脱而去，杨惠元准备逃奔奉天，李怀光派兵追击，将他杀死。李怀光还扬言说："我现在就与朱联合起来，皇上的车驾应当远远地回避！"

怀光以韩游朔方将也，掌兵在奉天，与游书，约使为变，游密奏之；明日，又以书趣之。上称其忠义，因问："策安出？"对曰："怀光总诸道兵，故敢恃众为乱。今宁有张昕，灵武有宁景，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唐朝臣，渭北有窦觎，皆守将也。陛下各以其地及其众授之，尊怀光之官，罢其权，则行营诸将各受本府指麾矣。怀光独立，安能为乱！"上曰："罢怀光兵权，若朱何？"对曰："陛下既许将士以克城殊赏，将士奉天子之命以讨贼取富贵，谁不愿之！府兵以万数，借使臣得而将之，足以诛；况诸道必有杖义之臣，不足忧也！"上然之。

李怀光因韩游是朔方的将领，现在又在奉天掌管军事，便给韩游写了一封书信，约他发起叛乱，韩游将此事秘密上奏德宗。第二天，李怀光又用书信催促他及早起事。德宗称许韩游的忠义，又问他说："你有什么计策？"韩游回答说："李怀光总辖各道兵马，所以才敢仗着兵众作乱。现在宁有张昕，灵武有宁景，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唐朝臣，渭北有窦觎，都是守卫一方的将领。陛下可以将李怀光所统辖的地段及其兵众分别交给他们，提升李怀光的官职，免

除他的兵权，那么，行营各将领便都分别接受本军府的指挥了。李怀光被孤立起来，又怎么能够作乱呢！”德宗说：“免除了李怀光的兵权以后，怎么对付朱呢？”韩游回答说：“既然陛下许诺，将士们攻克敌城便给与特殊的奖赏，奖士们便是遵循天子的命令讨伐逆贼，获取富贵，谁不愿意这样做呢！府兵马数以万计，假使我能够率领此军，便足可以诛杀朱，何况各道必定会有主持正义的臣属，朱是不值得忧虑的！”德宗认为韩游言之有理。

丁卯，怀光遣其将赵升鸾入奉天，约其夕使别将达奚小俊烧乾陵，令鸾为内应以惊胁乘舆。升鸾诣浑自言，遽以闻，且请决幸梁州。上命戒严，出，部勒未毕，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颜守奉天，朝臣将士狼狈扈从。戴休颜徇于军中曰：“怀光已反！”遂乘城拒守。

丁卯（二十六日），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赵升鸾进入奉天城，约定在当天傍晚让别将达奚小俊焚烧乾陵，让赵升鸾作为内应，来威胁德宗的车驾。赵升鸾到浑处主动讲了此事，浑赶忙上奏德宗，并且请德宗出走梁州。德宗命令浑戒严。浑从朝中出来，部署尚未停当，德宗已经出城西行，命令戴休颜防守奉天，朝中的臣僚和将士们狼狈不堪地随从而行。戴休颜在军队中当众宣布说：“李怀光已经造反了！”于是他便登城防守。

朱之称帝也，兵部侍郎刘卧病在家，召之，不起；使蒋镇自往说之，凡再往，知不可诱胁，叹曰：“镇亦忝列曹，不能舍生，以至于此，岂可复以己之腥臊污漫贤者乎！”欷而返。闻帝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于床，不食数日而卒。

朱自称大秦皇帝时，兵部侍郎刘病卧在家。朱传召他，他不肯起床，朱让蒋镇亲自前往说服他，蒋镇前后去了两次，知道刘难以引诱胁迫，叹道：“我也官列工部侍郎，自愧不能够舍去性命，以致到了这般地步，难道可以再用自己秽恶的行为去玷污贤人吗！”蒋镇哽咽着回去了。刘听说德宗出行南山以南，拍着胸膛，大声呼叫着跳下床来，好几天不肯吃饭而死。

太子少师乔琳从上至，称老疾不堪山险，削发为僧，匿于仙游寺；闻之，召至长安，以为吏部尚书。于是朝士之窜匿者多出仕矣！

太子少师乔琳跟随德宗来到，说自己老迈多病，禁受不住艰险的山路，削去头发为僧，躲藏在仙游寺中。朱听说此事，将乔琳传召到长

安，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于是许多逃避叛军的朝廷官吏去给朱当官了！

怀光遣其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将精骑趣南山邀车驾，遇诸军粮料使张增于。三将曰："彼使我为不臣，我以追不及报之，不过不使我将耳。"因目增曰："军士未朝食，如何？"增绐其众曰："此东数里有佛祠，吾贮粮焉。"三将帅众而东，纵之剽掠，由是百官从行者皆得入骆谷，以追不及还报，怀光皆黜之。

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率领精锐骑兵急奔南山，阻截德宗的车驾，在遇到诸军粮料使张增。孟保等三将领说："李怀光让我们去做背叛圣上的事情，我们便报告他说没有追赶上圣上。他不过不让我们领兵就是了。"三将领因而以目光向张增示意着说："我们的士兵还没有吃早饭，怎么办呢？"张增欺骗三将领的部众说："从这里向东走几里地，有座佛祠，我在那里储存着粮食。"孟保等三将领率部众向东而去，听任士兵去抢劫掳掠，因此跟随德宗出行的朝廷百官都得以进入骆谷。孟保等三将领回去报告说没有追上德宗的车驾，李怀光将他们全都贬黜了。

[6]河东将王权、马汇引兵归太原。

[6]河东将领王权、马汇领兵返回太原。

[7]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谓将佐曰："长安，宗庙所在，天下根本，若诸将皆从行，谁当灭贼者！"乃治城隍，缮甲兵，为复京城之计。先是东渭桥有积粟十余万斛，度支给李怀光军，几尽。是时怀光、朱连兵，声势甚盛，车驾南幸，人情扰扰；晟以孤军处二强寇之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徒以忠义感激将士，故其众虽单弱而锐气不衰。又以书遗怀光，辞礼卑逊，虽示尊崇而谕以祸福，劝之立功补过，故怀光惭恧，未忍击之。晟曰："畿内虽兵荒之余，犹可赋敛。宿兵养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张假京兆尹，择四十余人，假官以督渭北刍粟，不旬日，皆充羡；乃流涕誓众，决志平贼。

[7]李晟接到任官的制书，拜倒在地，哭泣着接受了任命。"他对将佐说："长安是宗庙的所在地，是全国的根本。如果各位将领都跟从皇上出行，那将由谁来担当消灭敌军的任务呢！"于是，李晟整治城壕，修缮铠甲兵器，做着收复京城的打算。在此之前，东渭桥有积存的粮食十万余斛，度支供给李怀光军，几乎把粮食用尽。当时，李怀光和

朱联合用兵，声势很是盛大，德宗向南出走，民情纷乱不堪。李晟仅凭一支孤立无援的军队，处在两个强大的敌寇中间，内部没有资财粮草，外部没有救援，他只用忠义来感发激励将士，所以他的兵力虽然单薄微弱，但锐气并未衰减。李晟又给李怀光去信，措辞执礼都很谦卑恭顺。他虽然表示对李怀光的尊敬与推崇，但开导他去祸就福，规劝他建树功劳，弥补过失，所以李怀光感到惭愧，不忍心向他出击。李晟说："畿辅地区虽在经受战乱之后，但仍然可以征收赋税。军队停滞不前，姑息敌寇，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于是，李晟使判官张代理京兆尹，选择了四十余人，让他们都代理一定的官职，以便督促渭北的粮草。不到十天，各处粮草都充足有余了。于是，李晟流着眼泪与部众起誓，决意平定敌寇。

[8]田悦用兵数败，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厌苦之。上以给事中孔巢父为魏博宣尉使。巢父性辩博，至魏州，对其众为陈逆顺祸福；悦及将士皆喜。兵马使田绪，承嗣之子也，凶险，多过失，悦不忍杀，杖而拘之。悦既归国，内外撤警备。三月，壬申朔，悦与巢父宴饮，绪对弟侄有怨言，其侄止之，绪怒，杀侄，既而悔之，曰："仆射必杀我！"既夕，悦醉，归寝，绪与左右密穿后垣入，杀悦及其母、妻等十余人，即帅左右执刀立于中门之内夹道。将旦，以悦命召行军司马扈、判官许士则、都虞候蒋济议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变，士则、济先至，召入，乱斫杀之。绪恐既明事泄，乃出门，遇悦亲将刘忠信方排牙，绪疾呼谓众曰："刘忠信与扈谋反，昨夜刺杀仆射。"众大惊，喧哗。忠信未及自辩，众分裂杀之。扈来，及戟门遇乱，招谕将士，将士从之者三分之一。绪惧，登城而立，大呼谓众曰："绪，先相公之子，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绪，兵马使赏缗钱二千，大将半之，下至士卒，人赏百缗，竭公私之货，五日取办。"于是将士回首杀扈，皆归绪，军府乃安。因请命于孔巢父，巢父命绪权知军府。后数日，众乃知绪杀其兄，虽悔怒，而绪已立，无如之何。绪又杀悦亲将薛有伦等二十余人。

[8]田悦在战事上屡次失败，死去的士兵有十分之六七，他的部下都苦于用兵，不愿意再去打仗。德宗任命给事中孔巢父为魏博宣慰使。孔巢父生性能言善辩，来到魏州后，他当着田悦部众的面向他陈述叛逆朝廷招祸和顺承朝廷得福的道理，田悦及其将士都很高兴。兵

马使田绪是田承嗣的儿子。他凶恶阴险，多有过失，田悦不忍心将他杀掉，便用棍棒打了他一顿，然后将他拘留起来。田悦归顺朝廷以后，撤除了里里外外的警戒。三月，壬申朔（初一），田悦与孔巢父在宴席上饮酒，田绪对弟侄说了一些埋怨的话，他的弟侄制止了他，田绪很生气，杀死弟侄。不久田绪后悔，说道："仆射一定会杀死我的！"到了傍晚，田悦喝醉了酒，回去就寝。田绪与亲信暗中穿越后墙而入，杀了田悦及其母亲、妻子等十余人，随即率领亲信，在中门里面夹道持刀而立。天快要亮时，田绪假托田悦的命令，传召行军司马扈、判官许士则、都虞候蒋济前来商议事情。由于军府衙署深密，外面不知道发生了变故。许士则、蒋济率先来到，田绪将二人传召进去，乱劈乱砍，杀了二人。田绪惟恐天亮以后事情泄露，便走出门来，遇到田悦的亲信将领刘忠信正在打点仪仗，安排属官参见主帅，田绪急声喊着对大家说："刘忠信与扈阴谋造反，昨天夜里将仆射杀死了！"大家极为震惊，喊叫声乱作一片。刘忠信来不及为自己的辩解，大家便将他割裂而死。扈来了，当他走到军府列戟门时，遇到了变乱。他劝诫将士们不要作乱，将士中跟从他的人有三分之一。田绪害怕，登到牙城上站立着，大声喊着对众人说："我田绪是先公的儿子，诸位深受先公的恩惠，如果你们能够拥立我，兵马使赏给缗钱两千，大将赏给兵马使的一半，下至士兵，每人赏给缗钱一百，我将竭尽公家和我私人的资财，在五天之内办理。"于是将士们回过头来，杀了扈，全都归依了田绪，军府这才安定下来。田绪因而向孔巢父请示，孔巢父让田绪暂时代理主持军府。过了几天，大家才知道田绪杀了他的堂兄，虽然为田绪杀了田悦而愤怒，为自己拥立田绪而懊悔，然而，田绪已经就任，也就对他无可奈何。田绪又诛杀了田悦的亲信将领薛有伦等二十余人。

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将救贝州，闻乱，不敢进，朱滔闻悦死，喜曰："悦负恩，天假手于绪也！"即遣其执宪大夫郑景济等将步骑五千助马，合兵万二千人攻魏州。军王莽河，纵骑兵及回纥四出剽掠。滔别遣人说绪，许以本道节度使。绪方危急，遣随军侯臧诣贝州送款于滔、滔喜，遣臧还报，使亟定盟约。时绪部署城内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诣绪，许以赴援，如悦存日之约。绪召将佐议之，幕僚曾穆、卢南史曰："用兵虽尚威武，亦本仁义，然后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杀掠，白骨蔽野，虽先仆射背德，其民何罪！今虽盛强，其亡可立

而待也。况昭义、恒冀方相与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从人为反逆乎！不若归命朝廷，天子方蒙尘于外，闻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绪从之，遣使奉表诣行在，城守以俟命。

李抱真、王武俊准备领兵援救贝州时，听说田绪作乱，便不敢进军。朱滔听说田悦死去，高兴地说：“田悦辜负我的恩德，上天便借着田绪的手将他杀掉了。”朱滔当即派遣他的执宪大夫郑景济等人率领步兵、骑兵共五千人协助马，合兵共一万二千人，攻打魏州。马在王莽河驻扎，放任骑兵和回纥兵四处抢劫掳掠。朱滔另外派人去劝说田绪，答应委任他为本道节度使。田绪正处在危急关头，便派遣随军侯臧到贝州去向朱滔表示诚意，朱滔很高兴，打发侯臧回去报告，让田绪赶快定下盟约。当时，田绪对城内的部署已经就绪，李抱真、王武俊又派遣使者来到田绪处，答应前来援救，就像田悦活着时的约定一样。田绪传召将佐商议此事，幕僚曾穆、卢南史说：“虽然用兵崇尚威武，但也要遵循仁义，才会取得成功。现在幽州兵肆意屠杀掳掠，白骨遮盖了原野，虽然先仆射辜负了朱滔的恩德，但是老百姓有什么罪！现在朱滔虽然强盛，但他的灭亡是象提起脚后跟而立一样可等待得到的。何况昭义、恒冀正在一块儿攻打朱滔，怎么能够因为眼前的危急，便打算随着人家做反叛呢！不如归顺朝廷。皇上正流亡在外，听到魏博使者前来一定高兴，官职与爵位在转足之间便会到来了。”田绪听从了曾穆、卢南史的建议，派遣使者带着表章前往行在，自己防守着魏州城，等待朝廷的命令。

[9]上这发奉天也，韩游帅其麾下八百余人还州。李怀光以李晟军浸盛，恶之，欲引军自咸阳袭东渭桥；三令其众，众不应，窃相谓曰：“若与我曹击朱，惟力是视；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从也！”怀光知众不可强，问计于宾佐，节度巡官良乡李景略曰：“取长安，杀朱，散军还诸道，单骑诣行在，如此，臣节亦未亏，功名犹可保也。”顿首恳请，至于流涕，怀光许之。都虞候阎晏等劝怀光东保河中，徐图去就，怀光乃说其众曰：“今且屯泾阳，召妻孥于，俟至，与之俱往河中。春装既办，还攻长安，未晚也。东方诸县皆富实，军发之日，听尔俘掠。”众许之。怀光乃谓景略曰：“者之议，军众不从，子宜速去，不且见害！”遣数骑送之。景略出军门，恸哭曰：“不意此军陷于不义！”

[9]德宗从奉天出发时，韩游率领着他的部下八百余人回到州。李怀光因李晟军渐渐强盛，憎恶他，打算率领军队从咸阳袭击东渭桥。李怀光给部众前后下达了三次命令，大家仍然不肯答应，还私下相互交谈说："如果他与我辈去进击朱，我辈有多大力气便使多大力气。他如果打算造反，我辈唯有一死，决不能服从他的命令！"李怀光知道大家不可勉强，便向宾客将佐征询计策。节度巡官良乡人李景略说："攻取长安，诛杀朱，解散军队，返回各道，你单人匹马前往行在。做到这些，臣下的操守也不算亏缺，已有的功名还可以保住。"李景略向李怀光伏地叩拜，恳切地请求，以至于流下了眼泪，李怀光答应了他。都虞候阎晏等人劝说李怀光东进，防守河中，何去何从，再从长计议。于是李怀光劝说他的部众说："现在我们姑且在泾阳屯驻，将妻子儿女从州召来，等他们到后，与他们一同前往河中。待春天的衣装置办好了，再回军进攻长安，也为时不晚。东边各县都很富庶，在军队出发那一天，任凭你们掳掠。"大家都答应下来。于是，李怀光对李景略说："你前些时候的建议，将士们不肯依从。你最好赶紧逃跑吧，不然会遭到杀害的！"他让几个人骑马护送李景略。李景略出了军营的大门，极其悲切地哭着说："不料这支军队沉陷于不义之中了！"

怀光遣使诣州，令留后张昕悉发所留兵万余人及行营将士家属会泾阳，仍遣其将刘礼等将三千余骑胁迁之。韩游说昕曰："李太尉功高，自蹈祸机；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贵，游请帅麾下以从。"昕曰："昕微贱，赖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负也！"游乃谢病不出，阴与诸将高固、杨怀宾等相结。时崔汉衡以吐蕃兵营于南，高固曰："昕以众去，则城空矣。"乃诈为浑书，召吐蕃使稍逼城。昕等惧，竟不敢出。昕等谋杀诸将之不从者，游知之，先与高固等举兵杀昕，遣杨怀宾奉表以闻，且遣人告崔汉衡。汉衡矫诏以游知军府事，军中大喜。怀光子在，游遣之，或曰："不杀，何以自明？"游曰："杀，怀光怒，其众必至，不如释以走之。"时杨怀宾子朝晟在怀光军中为右厢兵马使，闻之，泣白怀光曰："父立功于国，子当诛夷，不可典兵。"怀光囚之。于是游屯宁，戴休颜屯奉天，骆元光屯昭应，尚可孤屯蓝田，皆受李晟节度，晟军声大振。

李怀光派遣使者来到州，命令州留后张昕让留在那里的士兵一万余人和行营将士的家属全部出发，在泾阳会合，还派遣他的将领刘礼等

人带领骑兵三千余人胁迫他们迁移。韩游劝说张昕说：“李太尉的功劳很高，却自踩祸患的机括。中丞现在可以独自寻求富贵，请让我率领部下跟随着你吧。”张昕说：“我出身寒微贫贱，靠着李太尉才得以到此地步，我不忍心有负于他啊！”韩游于是称病不出，暗中与诸将领高固、杨怀宾等人相互连络。当时，崔汉衡让吐蕃兵在州南面扎营，高固说：“如果张昕带着众人离开，城便空了。”于是他假造浑的书信，传召吐蕃，让他们对城稍加进逼。张昕等人害怕，终究没敢出城。张昕等人谋划诛杀诸将领中不肯从命的人，韩游知道了此事，事先便与高固等人起兵杀死张昕，派遣杨怀宾带着表章上奏朝廷，而且派人告诉了崔汉衡。崔汉衡假托德宗有诏书任命韩游主持军府事务，军中将士都很喜欢。李怀光的儿子李正在州，韩游打发他走了。有人说：“不杀死李，怎么能向朝廷表明你的心迹呢？”韩游说：“若是杀了李，惹得李怀光恼怒了，他的人马是必然要来的，不如放了李，让他逃走。”当时，杨怀宾的儿子杨朝晟在李怀光军中担任右厢兵马使，他听说此事以后，哭泣着向李怀光禀告说：“我的父亲杀张昕为国家立下了功劳，我作为他的儿子应当遭受处罚，不可以掌管军事。”李怀光将他囚禁起来。于是韩游在宁屯扎，戴休颜在奉天屯扎，骆元光在昭应屯扎，尚可孤在蓝田屯扎，都接受李晟的节制调度，李晟军的声势大为振作。

始，怀光方强，朱畏之，与怀光书，以兄事之，约分帝关中，永为邻国。及怀光决反，逼乘舆南幸，其下多叛之，势益弱。乃赐怀光诏书，以臣礼待之，且征其兵。怀光惭怒，内忧麾下为变，外怒李晟袭之，遂烧营东走，掠泾阳等十二县，鸡犬无遗。及富平，大将孟涉、段威勇将数千人奔于李晟，将士在道散亡相继。至河中，或劝河中守将吕鸣岳焚桥拒之，鸣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纳之，河中尹李齐运弃城走。怀光遣其将赵贵先筑垒于同州，刺史李纾惧，奔行在；幕僚裴向摄州事，诣贵先，责以逆顺之理，贵先感寤，遂请降，同州由是获全。向，遵庆之子也。怀光使其将符峤袭坊州，据之，渭北守将窦覦帅猎团七百团之；峤请降。诏以覦为渭北行军司马。

开始时，正当李怀光强盛，朱畏惧他。朱给李怀光书信，以兄长对待他，约定与他分别在关中称帝，永远互为邻邦。及至李怀光决意谋反，逼迫德宗向南出走时，他的部下有许多人背叛了他，势力也日益

薄弱。于是朱向李怀光颁赐诏书，以臣属的礼节对待他，并且征调他的军队。李怀光既惭愧，又气愤，对内担心部下作乱，对外恼怒李晟的袭击，于是烧掉营房，向东而去，将泾阳等十二县掳掠得鸡犬不剩。李怀光来到富平时，大将孟涉、段威勇带领数千人投奔李晟，将士沿途一批批散失流亡。李怀光来到河中时，有的人劝河中守将吕鸣岳烧掉蒲津桥，阻止李怀光，吕鸣岳因自己兵力薄弱，惟恐不能支撑下去，于是让李怀光开过蒲津桥来，河中尹李齐运放弃府城逃走。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赵贵先在同州修筑壁垒，同州刺史李纾害怕，逃往行在。李纾的幕僚裴向代理同州事务，他到赵贵先处，用叛逆与效忠的道理谴责赵贵先。赵贵先深受触动，翻然醒悟，于是请求归降，同州因此得以保全。裴向是裴尊遵庆的儿子。李怀光让他的将领符峤袭击并占据了坊州，渭北守将窦觎率领由猎户组成的队伍七百人围困坊州，符峤请求归降。德宗颁诏任命窦觎为渭北行军司马。

[10]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坊、丹、延节度使。

[10]丁亥（十六日），德宗命李晟兼任京畿、渭北、、坊、丹、延节度使。

[11]庚寅，车驾至城固。唐安公主薨，上长女也。

[11]庚寅（十九日），德宗的车驾来到城固。唐安公主去世，她是德宗的长女。

上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访于陆贽，贽上奏，以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轻用。起端虽微，流弊必大。献瓜果者，止可赐以钱帛，不当酬以官。”上曰：“试官虚名，无损于事。”贽又上奏，其略曰：“自兵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青朱杂沓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夫诱人之方，惟名与利，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近实而于德为轻。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耗匮而物力不给；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诞谩而人情不趋。故国家命秩之制，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然掌务而授俸者，唯系职事之一官也，此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者也。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此所谓假虚名而佐实利者也。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散、爵号，虽则授无费禄，受不占员，然而突锋、排患难者则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劳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献瓜果者亦授试

官，则彼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实利以敦劝，又不重虚名而滥施，人无藉焉。则后之立功者，将曷用为赏哉！”

德宗在路途上，百姓中有奉献瓜果的，德宗准备授给他散试官，便向陆贽询问。陆贽进上奏，认为：“授给爵位，通常应该慎重、珍惜，不能轻易封拜。事情的发端虽然微小，以后的流弊肯定严重。对于奉献瓜果的人，只能赐给钱帛，不应该用官位来酬报。”德宗说：“试官只有个虚名，对事体是没有损害的。”陆贽又进上奏疏，他大略是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财赋不足以供应对将士的赏赐，于是以职官为赏赐的办法便兴起了。身著青、绯色朝服的人混杂在小吏和供给使役的人们中间，金鱼袋和紫色的朝服普遍加封给地位微贱的人们。如今所弊的，正是爵位显得太轻，想方设法使爵位高贵起来，仍然担心爵位显得不重，如果再把原来的爵赏办法自己放弃了，那将拿什么去勉励人们！一般说来，诱导人们的方法，只有名誉与利益。名誉接近虚无，但对教化来说却是重要的；利益接近实际，但对道德来说却是次要的。专门给人实际利益而不以虚无的名誉加以补助，就会耗费资财，物力难以供给；专门给人虚无的名誉而不以实际利益作补助，就成了空话而人心不肯归附。所以，国家任命官吏的职位与品级的制度，虽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但掌管实务因而也授给薪俸的官员，只有职事官这一种官职罢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给予实际利益而使虚无的名誉寓于其中的方法。而那勋官、散官、爵号三项所关系着的，大致只限于朝服的颜色和随官品荫庇子孙罢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将虚无的名誉假借给人们而用实有的利益作为佐助的办法。如今的员外官和试官，与勋官、散官、爵号很有些类似，虽然授给这种官不用消耗薪俸，不占去名额。然而对于冒着锐利的刀锋，去排除忧患与危难的人们，是用这种官来奖赏他们的；对于竭尽全力，付出劳苦，显示成效的人们，又是用这种官来酬报他们的。倘苦对奉献瓜果的人也授给试官，他们必然就会相互谈论说：‘我们抛下生命才得到官，这些人因进瓜果也得到官，这乃是国家将我们的性命看得像瓜果一样了。’把人看得如同草木，谁还能为国家效力呢！现在，陛下既然没有实际的利益来勉励人们，又不重视虚无的名誉，反而过多地

加施于人，人们便无所依凭了。那么，对以后立下功劳的人，将用什么作为奖赏呢！”

贽在翰林，为上所亲信，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上行止必与之俱。梁、洋道险，尝与贽相失，经夕不至，上惊忧涕泣，募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贺。然贽数直谏，忤上意，卢杞虽贬官，上心庇之。贽极言杞奸邪致乱，上虽貌从，心颇不悦，故刘从一、姜公辅皆自下陈登用，贽恩遇虽隆，未得为相。

陆贽供职翰林院，受到德宗的亲近信任。在艰难的日子里，虽然有宰相，但是无论大事小事，德宗一定要与陆贽商量，所以当时人们把他叫做内宰相。德宗无论到哪里去，也一定要有陆贽伴随。由于梁州、洋州道路险恶难行，德宗曾经与陆贽失散。过了一夜，陆贽还没有到来，德宗担惊发愁流眼泪，征召能够找到陆贽的人，赏赐一千金。过了许久，陆贽才到，德宗非常高兴，太子以下的人们都来祝贺。然而，陆贽常常直言谏诤，有违德宗的意旨。卢杞虽被贬官，但德宗内心中还是庇护他。陆贽极力陈诉卢杞的邪恶导致了变乱，德宗虽然表面上同意，心中却很不高兴。所以，刘从一、姜公辅都从低的职位进用为宰相，陆贽得到德宗的恩宠和知遇虽然隆盛，却没有出任宰相。

壬辰，车驾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贫，自安、史以来，盗贼攻剽，户口减耗太半，虽节制十五州，租赋不及中原数县。及大驾驻跸，粮用颇窘。上欲西幸成都，严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图收复，藉六军以为声援。若幸西川，则晟未有收复之期也。”众议未决，会李晟表至，言：“陛下驻跸汉中，所以系亿兆之心，成灭贼之势；若规小舍大，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将谋臣，无所施矣！”上乃止。严震百方以聚财赋，民不至困穷而供亿无乏。牙将严砺，震之从祖弟也，震使掌转饷，事甚修辨。

壬辰（二十一日），德宗的车驾来到梁州。山南道土地瘠薄，人民贫困。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以来，强盗攻打，寇贼抢劫，户口减少了一多半。虽然该道管辖十五个州，但所有的税收还赶不上中原几个县。及至德宗的车驾暂驻于此地，粮食与一应用度颇为困窘。德宗打算西行到成都，严震对德宗说：“山南道与京畿接连，李晟正在计划

收复京城，借助陛下六军作为声援。倘若出行西川，李晟收复京城便没有日期了。”大家还没有议论出结果，适逢李晟的表章送到，他说：“陛下车驾驻扎在汉中，是维系天下民心，造成消灭贼寇形势的保证。倘若图谋不利，舍弃大业，将都城迁到岷峨一带，士子与庶民便会失去希望，虽然有勇猛的将领、多谋的大臣，也没有什么办法了！”于是，德宗停止西行。严震千方百计地征敛税赋，使百姓不至于穷困，而供给车驾的东西又不缺少。牙将严砺是严震的堂弟，严震让他掌管转运粮饷，他把诸事办理得甚是周备。

[12]初，奉天围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贡，上不得已除凤翔节度使，而心恶之。议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堤防，恐生窥伺；由是楚琳使者数辈至，上皆不引见，留之不遣。甫至汉中，欲以浑代楚琳镇凤翔，陆势上奏，以为：“楚琳杀帅助贼，其罪固大，但以乘舆未复，大憝犹存，勤王之师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争。商岭则道迂且遥，骆谷复为盗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遂将迥绝。以诸镇危疑之势，居二逆诱胁之中，汹汹群情，各怀向背。傥或楚琳发憾，公肆猖狂，南塞要冲，东延巨猾，则我咽喉梗而心分矣。今楚琳能两端顾望，乃是天诱其衷，故通归途，将济大业。陛下诚宜深以为念，厚加抚循，得其迟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则是改过不足以补愆，自新不足以赎罪。凡今将吏，岂得尽无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辈，胁从之流，自知负恩，安敢归化！斯衅非小，所宜速图。伏愿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亏挠兴复之业也。”上释然开悟，善待楚琳使者，优诏存慰之。

[12]当初，奉天的围困已经解除，李楚琳派遣使者入朝进贡，德宗不得已任命他为凤翔节度使，但心中却憎恶他。议论此事的人说，李楚琳凶险忤逆，反覆无常，倘若对他不加提防，恐怕他还会伺机而动。此后李楚琳的使者数人来，德宗都不接见，却将他们留下，不打发他们离去。德宗刚到汉中时，打算让浑代替李楚琳出镇凤翔，陆贽进上奏疏认为：“李楚琳杀节帅张镒，帮助逆贼朱，他的罪过固然很大。但目前陛下的车驾还没有返回京城，元凶仍在，出兵援救朝廷的军队全在京城辖区之内，紧急宣旨，快速禀报，一时片刻，都要争取。而商岭的道路迂回而且遥远，骆谷关又被敌寇所控制，唯一能够传达陛下命令的道路，只有褒斜道，倘若这条道路再有阻隔之患，南

方和北主就会变得远不可及。目前各节镇形势垂危，心怀疑虑，置身于朱、李怀光两个逆贼的诱惑胁迫之中，群情动荡不宁，各自怀着对朝廷或归向或背叛的心思。倘若李楚琳一旦生出怨恨，公然肆意妄行，向南堵塞交通要道，向东延引恶人，我方的咽喉便会被梗塞，心脏与脊骨也会分张了。如今李楚琳还能够对双方持观望态度，这便是上天在开导他的内心，有意开通归路，将要助成伟大的业绩。陛下实在应该深深记住这一点，对李楚琳厚加安抚，争取使他犹豫不决，便足以成就事功。如果打算过于认真地责求人们平素的行为，刻意追究以往的过失，那么就是改正过错也不足以弥补过失，重新作人也不足以赎回罪过。凡是如今的将吏，哪能全无过失？如果人人都反省自己过失，谁能免除疑虑与畏惧！又何况那些抗拒朝命的人和那被迫随从作乱的人，知道自己辜负了陛下的恩典，怎么还敢归向教化呢！此一争端，并非小事，应当快作打算。希望陛下能想一想英明君主的伟大才略，不要因为对一些小事不能忍耐而损害和阻挠了兴复的事业啊。”德宗消除了疑虑，明白了道理，好好地款待了李楚琳的使者，还颁诏好言安慰李楚琳。

[13]丁酉，加宣武节度使刘洽同平章事。

[13]丁酉（二十六日），德宗加封宣武节度使刘洽为同平章事。

[14]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马使浑同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朔方、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

[14]己亥（二十八日），德宗任命行在都知兵马使浑为同平章事，兼任朔节度使，出任朔方、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

[15]庚子，诏数李怀光罪恶，叙朔方将士忠顺功名，犹以怀光旧勋，曲加容贷，其副元帅、太尉、中书令、河中尹并朔方诸道节度、观察等使，宜并罢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马，委本军自举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统领，速具奏闻，当授旌旄，以从人欲。

[15]庚子（二十九日），德宗颁诏数说李怀光的罪恶，评定朔方将士忠心顺承朝廷的功绩和声名。德宗仍然看在李怀光是原来的有功之臣的份上，对他曲意宽容，将他的副元帅、太尉、中书令、河中尹连同朔方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等职务一并罢免，授给他太子太保的名号。他所掌管的兵马，委托本军自行推举一个功劳高、威望重的人，

因利乘便地加以统领，赶快草拟奏章上报朝廷，朝廷自当授给旌节，以便顺从人们的愿望。

[16]夏，四月，壬寅，以宁兵马使韩游为宁节度使。癸卯，以奉天行营兵马使戴休颜为奉天行营节度使。

[16]夏季，四月，壬寅（初二），德宗任命宁兵马使韩游为宁节度使。癸卯（初三），任命奉天行营兵马使戴休颜为奉天行营节度使。

[17]灵武守将宁景为李怀光治第，别将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杀之。

[17]灵武守将宁景替李怀光建造宅第，别将李如暹说："李太尉驱逐皇帝，而宁景替他建造宅第，这也是造反啊！"李如暹攻打宁景，将他杀了。

[18]甲辰，加李晟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晟家百口及神策军士家属皆在长安，朱善遇之。军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使晟亲近以家书遗晟曰："公家无恙。"晟怒曰："尔敢为贼为间！"立斩之。军士未授春衣，盛夏犹衣裘褐，终无叛志。

[18]甲辰（初四），德宗加封李晟为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李晟一家百口以及神策军将士的家属都留在长安，朱对他们都给与很好的待遇。军中有人谈到家室，李晟哭着说："还不知道皇上在哪儿呢，哪敢谈论自己的家室！"朱让李晟所亲近的人将李晟的家信送给他，并说："你家没事儿。"李晟生气地说："你竟敢替贼寇充当奸细！"立刻将此人斩杀了。将士们没有发给春天的服装，盛夏还穿着皮衣和粗布衣服，但始终没有背叛的打算。

乙巳，以陕虢防遏使唐朝臣为河中、同绛节度使。前河中尹李齐运为京兆尹，供晟军粮役。

乙巳（初五），德宗任命陕虢防遏使唐朝臣为河中、同绛节度使，任命前河中尹李齐运为京兆尹，为李晟军供给粮食和劳役。

[19]庚戌，以魏博兵马使田绪为魏博节度使。

[19]庚戌（初十），德宗任命魏博兵马使田绪为魏博节度使。

[20]浑帅诸军出斜谷，崔汉衡劝吐蕃出兵助之，尚结赞曰："军不出，将袭我后。"韩游闻之，遣其将曹子达将兵三千往会军，吐蕃遣其将论莽罗依将兵二万从之。李楚琳遣其将石将卒七百从拔武功，庚

戌，朱遣其将韩攻武功，以其众迎降。战不利，收兵登西原。会曹子达以吐蕃至，击，大破之于武亭川，斩首万余级，仅以身免。遂引兵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以逼长安。

[20]浑率领各军开出斜谷，崔汉衡劝说吐蕃出兵援助浑，尚结赞说："宁军没有出兵，他们将会从背后袭击我们。"韩游闻知此言，便派遣他的将领曹子达领兵三千人前去会合浑军，吐蕃也派遣他的将领论莽罗依领兵两万人跟随着曹子达。李楚琳派遣他的将领石领兵七百人跟随浑攻克了武功。庚戌（初十），朱派遣他的将领韩攻打武功，石带领他的部众迎降了韩。浑接战不利，收拾兵马登上西原。适值曹子达领着吐蕃军赶到，进击韩，在武亭川大破韩，斩首一万余级，韩仅自身免于一死。于是浑领兵屯驻奉天，与李晟东西相互呼应，以便进逼长安。

[21]上欲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谏议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辅表谏，以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会归上都，此宜俭薄，以副军须之急。"上使谓陆贽曰："唐安造塔，其费甚微，非宰相所宜论。公辅正欲指朕过失，自求名耳。相负如此，当如何处之？"贽上奏，以为公辅任居宰相，遇事论谏，不当罪之，其略曰："公辅顷与臣同在翰林，臣今据理辩直则涉于私党之嫌，希旨顺成则违于匡辅之义；涉嫌止贻于身患，违义实玷于君恩。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又曰："唯暗惑之主，则怨溢于下国而耳不欲闻，腥德达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颠覆，犹未知非。"又曰："当问理之是非，岂论事之大小！《虞书》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唐、虞之际，主圣臣贤，虑事之微，日至万数。然则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以谏争为指过，则剖心之主不宜见罪于哲王；以谏争为取名，则匪躬之臣不应垂训于圣典。"又曰："假有意将指过，谏以取名，但能闻善而迁，见谏不逆，则所指者适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适足以资陛下无疆之休。因而利焉，所获多矣。傥或怒其指过而不改，则陛下招恶直之讥；黜其取名而不容，则陛下被违谏之谤；是乃掩己过而过弥著，损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犹怒，甲寅，罢公辅为左庶子。

[21]德宗准备为唐安公主建造寺塔，用优厚的待遇安葬她。谏议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辅上表进谏认为："山南不是长久安葬的地点，公主

的安葬，要在返回上都后，在这里应当从俭从薄，以便适应军需的急需。”德宗让人对陆贽说：“为唐安公主建造寺塔，费用很是微薄，不是宰相所应当议论的。姜公辅恰好想借此指责朕的过失，来求得自己的声名罢了。对朕辜负到如此地步，应当怎样处治他呢？”陆贽上奏认为，姜公辅负有宰相的责任，遇到事情，议论规谏，不应当加罪于他，他大略是说：“不久前，姜公辅与我一起在翰林院供职。现在我依据事理争辩说姜公辅没有过错，便会牵涉到私结党羽的嫌疑；迎合意旨，顺着陛下的成说，便会违背了匡正、辅佐的本义。牵涉嫌疑，只限于给自身留下祸患；违背本义，却实在是玷污了皇上的恩典。曲从己身，忘记国君，这是我的耻辱啊！”他又说：“只有昏庸不明的君主，当怨恨在地方上充满时，还不愿意耳闻其事；当秽恶的行为传送到上天时，还不希望内心有所醒悟；到国家颠覆时，还不知道自己的过失。”他又说：“应当先问道理是对是错，岂能只论事情是大是小！《虞书》说：‘办事兢兢业业，经常日理万机。’在唐尧、虞舜时期，君主圣明，臣下贤明，考虑事情，至为细微，一天要考虑的事情数以万计。由此可见，对细微的事情不能不如此重视，陛下又怎么能够忽视他们而不挂念呢！”他又说：“倘若认为谏诤是指责过失，那剖除谏臣心脏的君主就不会被睿哲的帝王所归罪了；倘若认为谏诤是猎取名声，那不顾自己、尽忠国家的大臣便不会在圣人的经典上给后人留下榜样了。”他又说：“即使是有意地指责过失，用谏诤猎取名声，但只要能够听到好的建议便去改过，遇见直言劝谏就肯接受，那么，人家所指责的过失，恰恰足以显示陛下至善的品格，人家所猎取的名声，恰恰足以给陛下带来无穷的福气，陛下由此而得到的益处是太多了。倘若为别人指责过错而恼怒，不肯改正，陛下便会招致厌恶直言的讥讽；贬斥别人猎取名声，不能含容，陛下便会蒙受禁阻谏诤的谤言。这便是掩盖自己的过失，而过失愈加显著；贬损别人的名声，而人家的名声益发彰明。果真这样去做，陛下所失去的就太大了。”德宗仍有怒意。甲寅（十四日），将姜公辅罢免为左庶子。

[22]加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同平章事，赏其供亿无乏故也。

[22]德宗加封西川节度使张延赏为同平章事，这是奖赏他能保证天子在汉中时充足的贡赋供应。

[23]朱、姚令言数遣人诱泾原节度使冯河清，河清皆斩其使者。大将田希鉴密与通，杀河清，以军府附于；以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23]朱、姚令言屡次派人引诱泾原节度使冯河清，冯河清每次都将来使杀了。大将田希鉴暗中与朱勾结，杀了冯河清，将军府依附于朱，朱任命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24]上问陆贽："近有卑官自山北来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论说贼势，语最张皇，察其事情，颇似窥觇，今已于一所安置。如此之类，更有数人，若不追寻，恐成奸计。卿试思之，如何为便？"贽上奏，以为今盗据宫阙，有冒涉险远来赴行在者，当量加恩赏，岂得复猜虑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听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虑而求胜亿兆之奸欺，役智弥精，失道弥远。项籍纳秦降卒二十万，虑其怀诈复叛，一举而尽坑之，其于防虞，亦已甚矣。汉高豁达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纳用不疑，其于备虑，可谓疏矣。然而项氏以灭，刘氏以昌，蓄疑之与推诚，其效固不同也。秦皇严肃雄猜，而荆轲奋其阴计；光武宽容博厚，而马援输其款诚。岂不以虚怀待人，人亦思附；任数御物，物终不亲！情思附则感而悦之，虽寇仇化为心膂矣；意不亲则惧而阻之，虽骨肉结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轻待人臣之心；思周万机，有独驭区寓之意；谋吞众略，有过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严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规；威制四方，有以力胜残之志。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荩者忧于见疑，著勋业者惧于不容，怀反侧者迫于及讨，驯致离叛，构成祸灾。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犹慎之，矧又非小！愿陛下以覆车之辙为戒，实宗社无疆之休。"

[24]德宗向陆贽问道："最近从南山北面来的低级官吏，一般都不是贤良之士。有个叫邢建的人，论说贼军的形势，说的话最为张狂，察看此人的情形，很象是在窥探情报，现在已经在某一住所安置下来。象这类人，还有好几个人，如果不予以追查，恐怕会成就他们邪恶的计划。你试着想一想，怎么办才好？"陆贽上奏认为，如今强盗占据了宫廷，如有冒着危险，长途跋涉，前来行在的人，应当酌情加以恩宠奖赏，哪里能够再加以猜疑拘禁呢！他的奏疏大略说："以一个人的见闻便想穷尽宇宙的变化形态，以一个人的戒心便希望战胜众人的邪恶欺诈，付出的心智愈精，在大道上迷失就愈远。项羽收纳了秦朝

归降的士兵二十万人，担心他们怀有诈谋，再次反叛，一下子便将他们全部活埋了。他在防备顾虑方面是太过分了。汉高祖胸襟开阔，气度宏大，天下的士人到他那儿去的，他都收纳任用，毫不怀疑，他在防备的顾虑方面可以说是够疏忽的了。然而项氏因此而灭亡，刘氏因彼而昌盛，存心猜疑与推心置腹，它们的效果的确是不同的啊。秦始皇严厉峻急，雄心大而疑忌多，但仍有荆轲奋力实行他的秘计；东汉光武帝宽宏大量，通达而仁厚，却有马援献纳自己的忠诚。这难道不是说明用谦逊的襟怀对待人们，人们也是愿意归附的；使用权术驾驭事物，事物终究还是不会亲附的！要使人心归附，就要感动他，从而使他悦服，这样，即使是仇敌也会化为亲信；认为人心不能亲附，就害怕他，从而阻挠他，这样，即使是骨肉之情也会结成仇敌。”奏疏又说：“陛下的智慧超出万物，有看不起人臣的心思；陛下的思虑遍及纷繁的政务，有独自制驭全国的意向；陛下的谋划包容了众人的方略，有过于慎重的防范；陛下的英明洞照群情，有先于事态的觉察；陛下严格管束百官，有专任刑法以求政治修明的规略；陛下的威严辖制四方，有以勇力战胜残暴的志向。因此，有才能的人为得不到任用而埋怨，竭尽忠心的人为遭受猜疑而忧虑，勋业卓著的人为无法容身而畏惧，居心反复无常的人迫于被讨伐，渐渐达到背叛的程度，造成祸患灾殃。天子所做的事情，为天下人所瞻仰，对于小事，尚且应当慎重对待，况且并非小事呢！希望陛下将前车之鉴引以为戒，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

[25]丁巳，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南皮贾耽为工部尚书。先是，耽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泽既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泽代耽为节度使。耽内牒怀中，宴饮如故，颜色不改；宴罢，召泽告之，且命将吏谒泽。牙将张献甫怒曰：“行军为尚书问天子起居，乃敢自图节钺，夺尚书土地，事人不忠，请杀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为节度使矣！”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府遂安。

[25]丁巳（十七日），德宗任命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南皮人贾耽为工部尚书。在此之前，贾耽让行军司马樊泽前往行在奏事。樊泽完成使命后向贾耽回报，正赶上大摆酒宴，忽有紧急公文送到，是任命樊泽代替贾耽担任节度使。贾耽将公文揣到怀中，宴饮一如既往，面色毫不改变。宴会结束后，贾耽传召樊泽，将朝廷的任命告诉了他，并命

令众将和官吏拜见樊泽。牙将张献甫生气地说：“行军司马是替尚书去问候皇上起居的，怎么竟敢自己图谋节度使的旌节，夺走尚书管辖的土地！他事奉于人不尽忠心，请将他杀了吧。”贾耽说：“这是什么话啊！樊泽是皇上任命的，他现在是节度使了！”贾耽当天便离开节镇，让张献甫跟随自己，军府于是安定下来。

[26]左仆射李揆自吐蕃还，甲子，薨于凤州。

[26]左仆射李揆从吐蕃回来，甲子（二十四日），在凤州去世。

[27]韩游引兵会浑于奉天。

[27]韩游领兵在奉天与浑会合。

[28]丙寅，加平卢节度使李纳同平章事。

[28]丙寅（二十六日），德宗加封平卢节度使李纳同平章事。

[29]丁卯，义王薨。

[29]丁卯（二十七日），义王李去世。

[30]朱滔攻贝州百余日，马攻魏州亦逾四旬，皆不能下。贾林复为李抱真说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贝、魏，复值田悦被害，傥旬日不救，则魏博皆为滔有矣。魏博既下，则张孝忠必为之臣。滔连三道之兵，益以回纥，进临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则昭义退保西山，河朔尽入于滔矣。不若乘贝、魏未下，与昭义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则关中丧气，朱不日枭夷，銮舆反正，诸将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悦，从之。

[30]朱滔进攻贝州已有一百余天，马进攻魏州也超过了四十天，都未能攻克。贾林再次替李抱真规劝王武俊说：“朱滔的本意是吞并贝州和魏州，加上正当田悦被人杀害时，假如十天不去救援，魏博便全都被朱滔占有了。魏博失陷后，张孝忠便必定会成为朱滔的臣属。朱滔连结幽州、易定、魏博三道兵马，加上回纥，进军兵临常山，您就是打算保全自己的宗族，能做得到吗？常山失陷后，昭义军便要退守西山，河朔地区全部落入朱滔手中了。不如乘贝州、魏州尚未失陷，与昭义合兵援救他们。朱滔被打败后，关于便会意气颓丧。不久，朱遭到诛灭，圣上拨乱反正，诸将领的功劳，有谁能够在您之上呢！”王武俊高兴，听从了贾林的劝说。

戊辰，武俊军于南宫东南，抱真自临引兵会之，与武俊营相距十里。两军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数骑诣武俊营；宾客共谏止之，抱真命行军司马卢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举，系天下安危，若其不还，领军事以听朝命亦惟子，励将士以雪仇耻亦惟子。”言终，遂行。武俊严备以待之，抱真见武俊，叙国家祸难，天子播迁，持武俊哭，流涕纵横。武俊亦悲不自胜，左右莫能仰视，遂与武俊约兄弟，誓同灭贼。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蒙开谕，得弃逆从顺，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荣。今又不间胡虏，辱为兄弟，武俊当何以为报乎！滔所恃者回纥耳，不足畏也。战日，愿十兄按辔临视，武俊决为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许十兄死矣！”遂连营而进。

戊辰（二十八日），王武俊在南宫东南驻军，李抱真从临领兵同他会合，与王武俊的营地相距十里。两军还在相互猜疑。第二天，李抱真要带领几个人骑马到王武俊的营地去，幕府的宾客都劝说他不要前去，李抱真命令行军司马卢玄卿统领军兵，等待消息，他说：“我的这一行动，关系到天下的安定与危亡。如果我回不来，统领军中事务、听候朝廷的调遣就看你的了；勉励将士、来为我报仇雪耻也看你的了。”李抱真说罢，就前去了。王武俊做好严密防备，等候李抱真到来。李抱真见到王武俊后，叙谈到国家遭受的祸患灾难，德宗的流亡迁徙，握着王武俊的手哭，满面都是泪水。王武俊也禁不住悲伤起来，周围的人们也都难过得抬不起头来。于是李抱真与王武俊结为兄弟，发誓共同消灭贼寇。王武俊说：“相公十哥的名声传扬四海，以往蒙十哥开导，才能够背弃叛军，归顺朝廷，避免了要被剁成肉酱的罪过，享受着王公大臣的荣耀。如今十哥又不嫌弃我是胡人，屈尊与我结为兄弟，我王武俊应当拿什么报答你呢！朱滔所仗恃的，是回纥兵而已，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开战之日，十哥只要勒住缰绳前去观看就行了，我一定要为十哥打败他们。”李抱真退入王武俊的营帐之中，酣睡了很长时间。王武俊感激他，对待他就益发恭敬。王武俊指心仰天发誓：“此身已经决心为十哥而死了！”于是二人军营相连，一同进军。

[31]山南地热，上以军士未有春服，亦自御夹衣。

[31]山南地区天气炎热，德宗因将士还没有穿上春天的服装，自己也只穿衣。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一卷

唐纪四十七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六兴元元年（甲子、784）

唐纪四十七唐德宗兴元元年（甲子，公元784年）

[1]五月，盐铁判官万年王绍以江、淮缯帛来至，上命先给将士，然后御衫。韩欲遣使献绫罗四十担诣行在，幕僚何士干请行；喜曰："君能相为行，请今日过江。"士干许诺，归别家，则家之薪米储已罗门庭矣；登舟，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厨筹，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每担夫，与白金一版置腰间。又运米百艘以饷李晟，自负米置舟中，将佐争举之，须臾而毕。艘置五弩手以为防援，有寇则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矣。比至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及米至，减五之四。为人强力严毅，自奉俭素，夫人常衣绢裙，破，然后易。

[1]五月，盐铁判官万年人氏王绍带着江淮地区的丝帛来到行在，德宗命令先供给将士，然后自己才穿上单衣。韩打算派遣使者进献绫罗四十担，送到行在去，幕僚何士干请求前往。韩高兴地说："你若能够替我去，请在今天就渡过长江。"何士干答应了。当何士干回去告别家人时，韩已经让人将家中需用的柴米储备罗列在门口和庭院了。何士干登船时，韩已经让人把所需物资装备与用具在船中装满了。下至清除大便的拭秽之具，韩都亲手逐项记录，无不周全详备。每个担夫发给银牌一块，系在腰间。又有一次，韩运送一百艘船的粮米，给李晟充作粮饷，他亲自将米口袋背放到船中，他的将佐都争先去背米袋，不一会儿，就把船装完了。韩还让每艘船设置弩手五人，用来作为防备打劫和互相声援之用。有寇盗时，便敲击船舷，互通警报，只用弩手五百人便足够了。直至运到渭桥，都不曾有寇盗敢来靠近。当时关中战乱不息，每斗米价值五百钱，等到韩将米运到后，米价减少了五分之四。韩为人强干有力，严明果决，自己的日常所需节俭而朴素，他的夫人常常穿着没有纹彩的绢裙，穿破后才换。

[2]土蕃既破韩等，大掠而去。朱使田希鉴厚以金帛赂之，吐蕃受之；韩游以闻。浑又奏："尚结赞屡遣人约刻日共取长安，既而不至；闻其众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浑兵少，欲倚吐蕃以复京

城，闻其去，甚忧之，以问陆贽。贽以为吐蕃贪狡，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实可欣贺；乃上奏，其略曰："吐蕃迁延顾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阴受贼使，致令群帅进退忧虞：欲舍之独前，则虑其怀怨乘蹑；欲待之合势，则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归，寇终不灭。"又曰："将帅意陛下不见信任，且患蕃戎之夺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旧劳，而畏蕃戎之专其利；贼党惧蕃戎之胜，不死则悉遗人禽；百姓畏蕃戎之来，有财必尽为所掠。是以顺于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于寇境者其势不得不坚。"又曰："今怀光别保蒲、绛，吐蕃远避封疆，形势既分，腹背无患，、晟诸帅，才力得伸。"又曰："但顾陛下慎于抚接，勤于砥砺，中兴大业，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群，以失将士之情也。"

[2]吐蕃打败韩等人以后，大规模地掳掠了一番便离去了。朱让田希鉴把大量金帛赠给吐蕃，吐蕃接受了，韩游便将此事上奏朝廷闻知。浑又上奏说："尚结赞屡次派人与我约定，立下时限，共同攻取长安，后来却不曾前来。听说吐蕃人在今年春天遭受了大规模的瘟疫，最近已经领兵离去了。"由于李晟、浑兵力薄弱，德宗准备依赖吐蕃兵收复京城，现在听说吐蕃人离去，甚为担忧，便询问陆贽的意见。陆贽认为，吐蕃既贪婪，又狡猾，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赶上吐蕃领兵离去，实在值得庆幸。于是他进上奏疏，大略是说："吐蕃拖延观望，反覆无常。他们深入京畿，暗中接受贼寇的指使，以致使得各军主帅进退两难。如果准备抛开吐蕃独自前往，那便顾虑吐蕃心怀怨恨，乘机紧随在后面骚扰；如果打算等待吐蕃会合兵势，那便苦于吐蕃不守信用，拖延时日。若是吐蕃没有回去，敌寇终难消灭。"他又说："将帅猜想陛下不信任自己，而且担心吐蕃会与他们争功；士兵惟恐陛下不顾念旧日的劳绩，而且害怕吐蕃独占了赏赐；贼人一伙畏惧吐蕃取得胜利，即使自己不死，也会全部被擒；百姓害怕吐蕃到来，有点钱财，也必然会被他们完全掠去。所以，顺承皇上教化的人们的心意不得不日见懈怠，失陷到敌寇疆境内的人们不肯归附的情势也不得不渐趋坚定。"他又说："现在李怀光另外去防守蒲州和绛州，吐蕃又远远地避开大唐的疆土，形势既已将李怀光与吐蕃分开了，我军腹心与后背都没有顾忌，浑、李晟各节帅的才能与力量也就可以得到施展了。"他又说："只希望陛下谨慎地安抚将士，经常地砥砺自己，那么，中兴

大业，可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不应该还眷恋吐蕃这种犬羊之群，因而失去将士之心。”

上复使谓贽曰：“卿言吐蕃形势甚善，然、晟诸军当议规画，令其进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审细条流以闻。”贽以为：“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势无常，遥为规画，未必合宜。彼违命则失君威，从命则害军事，进退羁碍，难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则将帅感悦，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又曰：“传闻与指实不同，悬算与临事有异。”又曰：“设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于此时戮其违诏之罪乎？是则违命者既不果行罚，从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费空言，只劳睿虑，匪惟无益，其损实多。”又曰：“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德宗再次让人对陆贽说：“你所讲的有关吐蕃形势很好。但是，对浑、李晟各军应当计议出一个规划来，以便让他们进取敌军。朕打算派遣使者去安抚他们，你应当审慎详细地列出纲目，上报给朕知道。”陆贽认为，“贤明的君主选择将领，委以重任，责以成效，所以能够有所建树。况且，现在秦中与梁州相距千里，用兵的形势变化多端，远远地为将帅规划，不一定合乎时宜。如果将帅们违反命令，便有失君主的威严；如果将帅们听从命令，却对军中事务有害。或进或退，都有羁绊与阻碍，便难以取得成功。不如给他们见机行事的权力，以超常的奖赏对待他们，将帅们既感激，又喜欢，他们的智慧与勇敢便会得以施展。”于是陆贽进上奏疏，大略是说：“战事在原野上进行而决定方策却在幽深的宫禁之中，交战的时机瞬息万变而制定计谋却在千里以外，用命与不用命互相妨碍，仗打得好坏，结果都是不祥的。在上会招致对将帅处处 掣肘的讥讽，在下会丧失军队、将帅当死的士气。”他又说：“道听途说与亲临实际是不同的，凭空计议与据事决断也是有区别的。”他又说：“假使将帅中有肆意违犯命令的人物，陛下能在这时候以违背诏旨的罪名将他诛杀吗？由此可见，既然不能实现对违背命令行为的惩罚，遵从命令的行为又不一定合乎时宜，白白浪费空洞的言辞，只能忧劳陛下的思虑，不仅没有好处，损失实在太

多。”他又说：“君主的权力，与臣下的权力大有区别。君主只有不自以为是，才能善于用人。”

[3]癸酉，泾王薨。

[3]癸酉（初三），泾王李去世。

[4]徐、海、沂、密观察使高承宗卒，甲戌，使其子明应知军事。

[4]徐、海、沂、密观察使高承宗去世。甲戌（初四），德宗让高承宗的儿子高明应代理军中事务。

[5]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贝州三十里而军。朱滔闻两军将至，急召马，昼夜兼行赴之。或谓滔曰：“武俊善野战，不可当其锋，宜徙营稍前逼之，使回纥绝其粮道。我坐食德、棣之，依营而陈，利则进攻，否则入保，待其饥疲，然后可制也。”滔疑未决。会马军至，滔命明日出战。言：“军士冒暑困惫，请休息数日乃战。”

[5]乙亥（初五），李抱真与王武俊在距离贝州三十里的地方驻扎。朱滔听说李、王两军即将到来，急忙传召马，马日夜兼程，前来赴召。有人对朱滔说：“王武俊善于在旷野作战，我军不应该与他正面交战，而应该移动营垒，稍稍向前逼近他一些，让回纥兵断绝他的运粮通道。我军不劳而得食德州、棣州运送来的粮食，靠近营垒列阵，有利时便进攻，不利时，便入营防守，等王武俊军饥饿疲惫了，然后才能制服他。”朱滔迟疑没有作出决定。适逢马的军队到，朱滔便命令他第二天出战。马说：“将士冒着炎天暑气，都很疲乏，请让他们休息几天再战。”

常侍杨布、将军蔡雄引回纥达干见滔，达干曰：“回纥在国与邻国战，常以五百骑破邻国数千骑，如扫叶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后无算，思为大王立效，此其时矣。明日，愿大王驻马高丘，观回纥为大王翦武俊之骑，使匹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盖世，举燕、蓟全军，将扫河南，清关中，今见小敌犹豫不击，失远近之望，将何以成霸业乎！达干请战是也。”滔喜，遂决意出战。

常侍杨布、将军蔡雄领着回纥达干来见朱滔，达干说：“回纥军在本国内与邻国交战，常常用骑兵五百人打败邻国骑兵数千人，如同打扫落叶一般。如今我们先后所接受的大王的钱帛和牛酒犒劳多得难以计算，想替大王立点儿功劳，现在是时候了。明天，希望大王骑马立在高丘上，观看回纥军替大王消灭王武俊的骑兵，让他连一匹马也跑

不回去。”杨布、蔡雄说：“大王英才大略，盖世无双，带领燕、蓟全军，将要扫荡河南，肃清关中，现在才与小股敌人遭遇，便迟疑不定，不肯进击，使远近各地的人们大失所望，那将怎么能够完成霸业呢！达干请求出战是对的啊。”朱滔大喜，于是拿定主意，准备出战。

丙子旦，武俊遗其兵马使赵琳将五百骑伏于桑林，抱真列方陈于后，武俊引骑兵居前，自当回纥。回纥纵兵冲之，武俊使其骑控马避之。回纥突出其后，将还，武俊乃纵兵击之，赵琳自林中出横击之，回纥败走。武俊急追之，滔骑兵亦走，自践其步陈，步骑皆东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营，抱真、武俊合兵追击之。时滔引三万人出战，死者万余人，逃溃者亦万余人，滔才与数千人入营坚守。会日暮，昏雾，两军不能进，抱真军其营之西北，武俊军其东北。滔夜焚营，引兵出南门，趣德州遁去，委弃所掠资财山积；两军以雾，不能追也。

丙子（初六）早晨，王武俊派遣他的兵马使赵琳带领骑兵五百人在桑林埋伏下，李抱真列成方阵，居于后面，王武俊带领骑兵，居于前面，亲自抵挡回纥军。回纥军放出兵马向王武俊冲击，王武俊让他的骑兵驾驭好战马，避开回纥军。回纥军冲到王武俊军的后面，将要返回，王武俊这才放出兵马进击回纥军，赵琳也从树林中冲出，拦腰截击，回纥军战败逃走。王武俊急忙追击，朱滔的骑兵也在奔逃，在本军的步兵阵列中自行践踏，步兵、骑兵都向东逃奔，朱滔无法制止，于是向他的营地逃去，李抱真、王武俊合兵一处，追击朱滔。当时，朱滔是率领三万人出战的，结果死亡一万余人，逃散的也有一万余人，朱滔仅仅与数千人进入营垒坚守。正赶上天刚黑，雾气浓重昏暗，前来追击的两支军队无法前进，于是李抱真在朱滔营地的西北面驻扎下来，王武俊在朱滔营地的东北面驻扎下来。当天夜里，朱滔烧掉营垒，领兵从南门出来，向德州逃去，丢下他们所劫掠的财物堆积如山。李、王二军因雾气浓重的原故，不能前去追击。

滔杀杨布、蔡雄而归幽州，心既内惭，又恐范阳留守刘怦因败图己。怦悉发留守兵夹道二十里，具仪仗，迎之入府，相对悲喜，时人多之。

朱滔杀了杨布和蔡雄，于是回到幽州。他既感到内心惭愧，又惟恐范阳留守刘怦乘着兵败之机谋害自己。刘怦悉数派出留守的兵员，夹

道列队长达二十里，备办了仪仗，把朱滔迎入军府，两人相对既悲又喜，当时的人们都称许刘怦的做法。

[6]初，张孝忠以易州归国，诏以孝忠为义武节度使，以易、定、沧三州隶之。沧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请归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华交其州事。固烈悉取军府绫、缣、珍货数十车，将行，军士大噪曰："刺史扫府库之实以行，将士于后饥寒，奈何！"遂杀固烈，屠其家。程华闻乱，自窦逃出，乱兵求得之，请知州事；华不得已，从之。孝忠闻之，即版华摄沧州刺史。华素宽厚，推心以待将士，将士安之。

[6]当初，张孝忠率领易州归顺了朝廷，德宗颁诏任命张孝忠为义武节度使，将易、定、沧三州隶属于他。沧州刺史李固烈是李惟岳的妻兄，他请求回恒州去，张孝忠派遣押牙安喜人氏程华与他交接沧州事宜。李固烈将军府内的绫绢和珍宝财物数十车全部取走，准备启程时，将士们大声喧闹着说："刺史将库存的财物尽其所有带着走了，将士们以后挨饿受冻时，如何是好？"于是，将士们杀了李固烈及其全家。程华听说发生变乱，从孔道中逃了出来，变乱的将士找到了他，请他执掌州中事务。程华没有办法，听从了他们的要求。张孝忠听说此事后，立即便给程华授官为代理沧州刺史。程华平素待人宽和厚道，推心置腹地对待将士，将士们安定了。

会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华，华皆不从。时孝忠在定州，自沧如定，必过瀛州，瀛隶朱滔，道路阻涩。沧州录事参军李宇说华，表陈利害，请别为一军，华从之，遣宇奉表诣行在。上即以华为沧州刺史、横海军副大使、知节度事，赐名日华，令日华岁供义武租钱十二万缗。

正赶上朱滔、王武俊反叛，两人轮番派人传召程华，程华一概不肯从命。当时，张孝忠驻军定州，从沧州到定州去，必须经过瀛州，瀛州隶属朱滔，两处往来的道路阻隔不通。沧州录事参军李宇劝说程华，向朝廷上表陈说利害，请朝廷在沧州另设一个军，程华听从了这一建议，派遣李宇带着表章前往行在，德宗当即任命程华为沧州刺史、横海军副大使，代理节度使事务，赐名叫做日华，命令程日华每年供给义武租税钱十二万缗。

王武俊又使人说诱之；时军中乏马，日华给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属，当以二百骑相助。”武俊给之，日华悉留其马，遣其士归。武俊怒，而方与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华由是获全。及武俊归国，日华乃遣人谢过，偿其马价，且赂之。武俊喜，复与交好。

王武俊又让人劝说引诱程日华，当时军队中缺少马匹，程日华欺骗王武俊的使者说：“王大夫果真打算有事相嘱托的话，就应该派来二百人马援助我。”王武俊将人马派给了程日华，程日华却将他的马匹悉数留下，而将他的士兵都打发回去。王武俊大怒，但当时他正与马燧等人相对抗，不能够攻打程日华，程日华因此得以保全。到王武俊归顺朝廷时，程日华便派人向王武俊承认了过错，偿还了他的马价，并且对他有所赠送，王武俊高兴了，再次与程日华交好。

[7]庚寅，李晟大陈兵，谕以收复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屡遣谍人觇晟进军之期，皆为逻骑所获。晟引示以所陈兵，谓曰：“归语诸贼：努力固守，勿不忠于贼也！”皆饮之酒，给钱而纵之。遂引兵至通化门外，曜武而还，贼不敢出。晟召诸将，问兵所从入，皆请“先取外城，据坊市，然后北攻宫阙。”晟曰：“坊市狭隘，贼若伏兵格斗，居人惊乱，非官军之利也。今贼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溃其腹心，贼必奔亡。如此，则宫阙不残，坊市无扰，策之上者也！”诸将皆曰：“善！”乃牒浑及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刻期集于城下。

[7]庚寅（二十日），李晟将兵马布成巨大的阵列，向将士宣布前去收复京城。在此之前，姚令言等人屡次派遣探子前来刺探李晟进军的日期，但都被巡逻的骑兵俘虏了。现在，李晟领着这些俘虏，让他们观看自己布成阵列的兵马，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告诉每一个贼兵贼将，让他们卖力气地坚决防守吧，可不要不忠于朱老贼！”李晟让他们都喝了酒，给了一些钱，便将他们放了回去。李晟于是领兵来到通化门外，将武力显示了一番，才又回去，敌军不敢出城。李晟召集各位将领，询问军队攻打入城的路线，将领们都主张先夺取外廓城，占领坊市，然后向北攻打宫苑。李晟说：“坊市狭窄，倘若贼军在那里埋伏下兵马，与我军搏斗，居民惊惶散乱，对官军并没有好处。现在贼军的重兵都聚集在宫苑中，不如从宫苑北面进攻他们，使他们的核心先行崩溃，敌军肯定就会逃亡。这样做，宫苑不会残破，坊市不受骚

扰，这才是上策呢！”各将领都说：“好。”于是，李晟给浑以及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送去文书，限定日期，在城下会集。

壬辰，尚可孤败将仇敬忠于蓝田西，斩之。乙未，李晟移军于光泰门外米仓村。丙申，晟方自临筑垒，骁将张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谓诸将曰：“始吾忧贼潜匿不出，今来送死，此天赞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帅兵马使吴诜等纵兵击之。时华州营在北，兵少，贼并力攻之，晟命牙前将李演等帅精兵救之。演等力战，贼败走；演等追之，乘胜入光泰门；再战，又破之。会夜，晟敛兵还。贼馀众走入白华门，夜，闻恸哭。希倩，希烈之弟也。

壬辰（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西面打败朱的将领仇敬忠，并诛杀了他。乙未（二十五日），李晟将军队调到光泰门外的米仓村。丙申（二十六日），李晟正在亲自指挥修筑营垒时，朱的骁将张庭芝、李希倩领兵卷地而来，李晟对各将领说：“最初我还担心贼军躲藏着不肯出战，现在赶来送死，这是上天助我，良机决不可失！”李晟命令副元帅、兵马使吴诜等人放出兵马，进击敌军。当时，骆元光华州军的营垒在北面，兵马较少，敌军便合力攻打骆元光部，李晟命令牙前将领李演等人率领精锐兵马前去援救。李演等人奋力接战，贼军败走。李演等人追击敌军，乘胜进入光泰门，再次接战，又打败敌军。适逢夜幕降临，李晟收兵回营。敌军的残余人马逃入白华门，夜里可以听到极其悲痛的哭声。李希倩是李希烈的弟弟。

丁酉，晟复出兵，诸将请待西师至夹攻之。晟曰：“贼数败，已破胆，不乘胜取之，使其成备，非计也。”贼又出战，官军屡捷；骆元光败众于西。戊戌，晟陈兵于光泰门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马使王将骑兵，牙前将史万顷将步兵，直抵苑墙神村。晟先使人夜开苑墙二百馀步，比演等至，贼已树栅塞之，自栅中刺射官军，官军不得进。晟怒，叱诸将曰：“纵贼如此，吾先斩公辈矣！”万顷惧，帅众先进，拔栅而入，、演引骑兵继之，贼众大溃，诸军分道并入。姚令言等犹力战，晟命决胜军使唐良臣等步骑蹙之，且战且前，凡十馀合，贼不能支。至白华门，有贼数千骑出官军之背，晟帅百馀骑回御之，左右呼曰：“相公来！”贼皆惊溃。

丁酉（二十七日），李晟再次出兵，各将领请求等待西面的浑军赶到后夹攻敌军，李晟说：“贼军屡次失败，已经吓破了胆，不乘胜攻取

敌军，而使他们作好防备，这不是良策。”敌军又来出战，官军屡屡获胜，骆元光又在水西面打败了朱军。戊戌（二十八日），李晟在光泰门外面摆开军阵，让李演以及牙前兵马使王带领骑兵，让牙前将领史万顷带领步兵，直接抵达宫苑墙边的神村。李晟事先让人在夜间凿开宫苑的垣墙宽二百余步，待到李演等人到来时，敌军已经竖起栅栏堵塞了宫苑垣墙的缺口，从栅栏里面刺杀、射击官军，官军不能前进。李晟愤怒地大声呵斥各将领说：“你们放纵贼军到这般地步，我要先斩诸位了！”史万顷害怕，率领部众首先前进，拔除栅栏，冲了进去，王、李演带领骑兵相继而入，敌军纷纷逃散，各军分路一齐进入宫苑。姚令言等人仍然在奋力接战，李晟命令决胜军使唐良臣等人的步兵、骑兵迫近他们，一边接战，一边前进，约有十余回合，敌军不能支持。来到白华门前时，敌军有骑兵数千人从官军背后出战，李晟率领骑兵一百余人回头抵御他们，李晟身边的人大声喊道：“李相公来了！”敌军都惊惶地溃散了。

先是，遣张光晟将兵五千屯九曲，去东渭桥十馀里，光晟密输款于晟。及败，光晟劝出亡，乃与姚令言帅馀众西走，犹近万人。光晟送出城，还，降于晟。晟遣兵马使田子奇以骑兵追。晟屯含元殿前，舍于右金吾仗，令诸军曰：“晟赖将士之力，克清宫禁。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晟与公等室家相见非晚，五日内无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齐运等安慰居人。晟大将高明曜取贼妓，尚可孤军士擅取贼马，晟皆斩之，军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无犯，远坊有经宿乃知官军入城者。

在此之前，朱派遣张光晟领兵五千人在九曲屯驻，该处距离东渭桥有十余里，张光晟暗中向李晟表示诚意。到朱战败时，张光晟劝说朱出城逃走，朱便与姚令言率领残余部众向西面逃跑，这时朱仍然有将近一万人。张光晟将朱送出城，又回到城中，归降了李晟。李晟派遣兵马使田子奇率领骑兵追击朱。李晟在含元殿前驻扎军队，在右金吾仗的房舍住下，他命令各军说：“我依靠将士们的努力，得以肃清宫禁。长安的士子庶民，长期失陷在贼寇的统治之下，如果使他们稍微受到些震惊，就不是安抚人民、讨伐罪人的本意了。我与诸位同家里人相见的时候不会太晚了，但五天以内不能与家里人互通消息。”他命令京兆尹李齐运等安慰居民。李晟的大将高明曜占有了敌人的歌妓，

尚可孤的将士擅自牵走了敌人的马匹，李晟将他们一概斩杀，军中将士害怕得连大腿都发抖了。公私相安无事，官军对百姓没有丝毫侵犯，偏远的坊，有过了一夜以后才知道官军已经进了都城。

是日，浑、戴休颜、韩游亦克咸阳，败贼三午馀众，闻西走，分兵邀之。

这一天，浑、戴休颜、韩游也攻克了咸阳，打败敌军三千余人。浑等人听说朱向西逃走，便分兵拦击朱。

己亥，晟使京西兵马使孟涉屯白华门，尚可孤屯望仙门，骆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国寺，以镇京城；斩党李希倩、敬、彭偃等八人于市。

己亥（二十九日），李晟让京西兵马使孟涉在白华门驻扎，让尚可孤在望仙门驻扎，让骆元光在章敬寺驻扎，李晟自率牙前兵三千人在安国寺驻扎，以便镇守京城。李晟又命令将朱的党羽李希倩、敬、彭偃等八人在闹市中斩杀。

[8]王武俊既破朱滔，还恒州，表让幽州、卢龙节度使，上许之。

[8]王武俊在打败朱滔后，回到恒州，上表让出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务，德宗允许了他的表奏。

[9]六月，癸卯，李晟遣掌书记吴人于公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肃清宫禁，祇谒寝园，钟不移，庙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为社稷，非为朕也。”

[9]六月，癸卯（初四），李晟派遣掌书记吴地人氏于公异草拟告捷文书进上行在说：“我已经肃清宫禁，恭敬地参谒了陵寝墓园，连钟罄的支架都没有移动，宗庙的面貌仍然与过去一个模样。”德宗流着眼泪说：“让天让李晟降生，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朕啊。”

晟在渭桥，荧惑守岁，久之乃退，宾佐皆贺，曰：“荧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进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敌而已；天象高远，谁得知之！”既克长安，乃谓之曰：“非相拒也，吾闻五星赢、缩无常，万一复来守岁，吾军不战自溃矣！”皆谢曰：“非所及也！”

李晟驻兵渭桥时，火星停留在木星附近，经过很长时间才离去。他的幕僚将佐都向他庆贺说：“火星退离木星，这是皇室的福象啊，应当赶快进兵。”李晟说：“皇上置身旷野，人臣只知道为战胜敌人而死罢

了。天象高远难测，谁能够弄得清楚！”在攻克长安后，李晟才对他们说：“以往可不是我要拒绝你们的意见。我听说过，金木水火土五星早出与晚出都没有准儿，万一火星再次来靠近木星，我军就会不战自溃了。”大家都向他认错说：“这些道理不是我们所能看得透的！”

[10]朱将奔吐蕃，其众随道散亡，比至泾州，才百馀骑。田希鉴闭城拒之，谓之曰：“汝之节，吾所授也。奈何临危相负！”使焚其门；希鉴取节投火中曰：“还汝节！”众皆哭。泾卒遂杀姚令言，诣希鉴降。独与范阳亲兵及宗族、宾客北趣驿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将梁庭芬射坠坑中，韩等斩之，诣泾州降。源休、李子平奔凤翔，李楚琳斩之，皆传首行在。

[10]朱准备逃奔吐蕃，他的部众沿途散失流亡，及至来到泾州时，剩下骑兵才一百余人。田希鉴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城，朱对他说：“你的节度使的旌节，乃是我授给你的，你怎么能够在我面临危难时，便辜负了我呢！”他让人去烧掉泾州城门，田希鉴取出旌节，丢在火中说：“还你旌节！”朱的部众都哭了起来。于是泾州士兵杀了姚令言，到田希鉴那里投降。朱独自与范阳亲兵及其本宗族人和幕府宾客向北奔向驿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拒绝让他通过。到彭原县西城屯时，朱将领梁庭芬将他射落到土坑之中，韩等人斩杀了朱，前往泾州归降。源休、李子平逃奔凤翔，李楚琳将他们斩杀了。他们的头颅，全都被传送到行在。

[11]上命陆贽草诏赐浑，让他查找在奉天时失散了的裹头内人。贽上奏，以为：“巨盗始平，疲瘵之民，疮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访妇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谋始尽善，克终已稀；始而不谋，终则何有！所赐诏，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诏，竟遣中使求之。

[11]德宗命令陆贽起草诏书赐给浑，使访求奉天所失散了裹头内人。陆贽进上奏章认为：“大盗刚刚平定，对疲困病苦的人民和遭受创伤的士兵还没有抚慰，反而首先查找宫中妇女，这是不符合人们刷新政治的愿望的。能够将事业的开端谋划得尽善尽美，同时能够取得完美的结局的例子是为数不多的，如果连事业的开端都不曾为之谋划，还有什么结局可言！陛下赐给浑的诏书，我不敢接旨草拟。”于是，德宗不再下诏，但还是派遣中使去寻找传令宫女。

乙巳，诏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劳问将士，抚慰蒸黎。

乙巳（初六），德宗颁诏命令吏部侍郎班宏充任宣慰使，前去慰劳将士，安抚百姓。

丙午，李晟斩文武官受朱宏任者崔宣、洪经纶等十余人；又表守节不屈者刘乃、蒋等。

丙午（初七），李晟斩掉文武官员中受到朱宠信与任用的崔宣、洪经纶等十余人，又表奏恪守臣节、不肯屈敌的刘、蒋等人。

己酉，以李晟为司徒、中书令，骆元光、尚可孤各迁官有差。以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己酉（初十），德宗任命李晟为司徒、中书令，骆元光、尚可孤各自升官不等，还任命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12]诏改梁州为兴元府。

[12]德宗颁诏将梁州改称为兴元府。

[13]甲寅，以浑为侍中，韩游、戴休颜各迁官有差。

[13]甲寅（十五日），德宗任命浑为侍中，韩游、戴休颜各自升官不等。

[14]朱之败也，李忠臣奔樊川，擒获，丙辰，斩之。

[14]朱战败时，李忠臣逃奔樊川，官军擒获了他，丙辰（十七日），将他斩杀。

[15]上问陆贽："今至凤翔有迎驾诸军，形势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贽上奏，以为："如此则事同胁执，以言乎除乱则不武，以言乎务理则不诚，用是时巡，后将安入！议者或谓之权，臣窃未谕其理。夫权之为义，取类权衡，今辇路所经，首行胁夺，易一帅而亏万乘之义，得一方而结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谓之权也，不亦反乎！以反道为权，以任数为智，君上行之必失众，臣下用之必陷身，历代之所以多丧乱而长奸邪，由此误也。不如奠枕京邑，征授一官，彼喜于恩宥，将奔走不暇，安敢辄有旅拒，复劳诛锄哉！"

[15]德宗询问陆贽说："如今开到凤翔的，有迎驾各军，声势甚为盛在，大，我打算借此机会派人将李楚琳替代下来，你看怎么样？"陆贽进上奏章认为："如果这样做，事情就如同胁迫拘捕，将这种做法说成清除变乱那是并不能显示威武的，说成是务求政治修明那是并不能

表明诚意的，若将此作为陛下的巡视之举，以后将怎么进入京城！议论此事的人将这种办法称为权变，我私下里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一般地说，权变的含义是就衡量事物轻重而言的。如今在陛下车驾经过处，首先施行胁迫削官，更换了一个节帅而使陛下的大义受到损害，获得了一个地方而使举国上下疑虑，这乃是看重了本该看轻的东西，而看轻了本该看重的东西，将此称作权变，不是正好说反了吗！以违背法则为权变，以任用权术为机智，君主实行起来必然会失去人心，臣下实行起来必然会使自身受害，历代死丧祸乱频繁而奸邪滋长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错误啊。不如待陛下安枕于京城以后，再召回李楚琳，授给他一个官职，他因陛下降恩宽恕而高兴，将会为朝廷奔走效力都来不及呢，怎么敢动不动就聚众抗命，需要再次烦劳朝廷去铲除他呢！”

戊午，车驾发汉中。

戊午（十九日），德宗的车驾从汉中启程。

[16]李晟综理长安以备百司，自请至凤翔迎扈，上不许。内常侍尹元贞奉使同华，辄诣河中招谕李怀光。晟奏：“元贞矫制擅赦元恶，请理其罪！”

[16]李晟总揽治理长安事务，以便使各部门完备起来。他主动请求到凤翔去迎接德宗，扈从车驾，德宗不允。内常侍尹元贞奉命出使同华，却随即到河中劝说李怀光归顺朝廷，李晟上奏说：“尹元贞假托朝命，擅自赦免首恶，请将他治罪！”

[17]秋，七月，丙子，车驾至凤翔，斩乔琳、蒋镇、张光晟等。李晟以光晟虽臣贼，而灭贼亦颇有力，欲全之；上不许。

[17]秋季，七月，丙子（初七），德宗的车驾来到凤翔，斩杀了乔琳、蒋镇、张光晟等人。张光晟虽然曾向朱称臣，但消灭朱也很出力，因此李晟打算保全他，德宗不肯答应。

[18]副元帅判官高郢数劝李怀光归款，怀光遣其子璀诣行在谢罪，请束身归朝。庚辰，诏遣给事中孔巢父赍先除怀光太子太保敕诣河中宣慰，朔方将士悉复官爵如故。

[18]副元帅判官高郢屡次劝说李怀光投诚，李怀光让他的儿子李璀前往行在承认罪责，请求到朝廷投案。庚辰（十一日），德宗颁诏派

遣给事中孔巢父带着原先封拜李怀光为太子太保的敕书，前往河中安抚李怀光，悉数恢复朔方将士的官爵，一如既往。

[19]壬午，车驾至长安，浑、韩游、戴休颜以其众扈从，李晟、骆元光、尚可孤以其众奉迎，步骑十余万，旌旗数十里。晟谒见上于三桥，先贺平贼，后谢收复之晚，伏路左请罪。上驻马慰抚，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马。至宫，每间日，辄宴勋臣，赏赐丰渥，李晟为之首，浑次之，诸将相又次之。

[19]壬午（十三日），德宗的车驾来到长安。浑、韩游、戴休颜率领自己的部众扈从德宗前来，李晟、骆元光、尚可孤率领自己的部众前去迎候，步兵、骑兵十余万人，旗帜连绵了几十里。李晟在三桥谒见德宗，首先为平定了朱而道贺，然后为收复京城太迟而道歉，跪在道路左侧请求恕罪。德宗停下马来安慰他，被他感动得掩而流泪，命令侍从人员扶他上马。回到宫中后，每逢不上朝的日子。德宗总是宴请立下功勋的大臣，赏赐的物品甚为丰厚，每次都是李晟居于首位，浑居于第二，各将相又居于他们之下。

[20]曹王皋遣其将伊慎、王锷围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刘戒虚将步骑八千救之；皋遣其别将李伯潜逆之于应山，斩首千余级。生擒戒虚，徇于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为安州刺史。又击希烈将康叔夜于厉乡，走之。

[20]曹王李皋派遣他的将领伊慎、王锷围困安州，李希烈派遣他的外甥刘戒虚带领步兵、骑兵八千人援救安州。李皋派遣他的别将李伯潜在应山迎击刘戒虚军，斩首一千余级，活捉了刘戒虚，拿他在城下示众，于是安州归降，朝廷任命伊慎为安州刺史。李皋军又在厉乡进击李希烈的将领康叔夜，将他赶走了。

[21]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怀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怀光左右多胡人，皆叹曰："太尉无官矣！"巢父又宣言于众曰："军中谁可代太尉领军者？"于是怀光左右发怒喧噪；宣诏未毕，众杀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怀光亦不之止，复治兵马拒守之备。

[21]丁亥（十八日），孔巢父来到河中，李怀光穿着民服，等待治罪，孔巢父没有制止他。李怀光的亲信多是胡人，他们都叹着气说："太尉保不住官爵了！"孔巢父又向大家扬言说："军中有谁可以代替太尉统领军队呢？"于是，李怀光的亲信生气地喧闹起来，诏书还没有宣

读完毕，众人便杀死了孔巢父以及中使啖守盈。李怀光对此也不加制止，再次整治兵马，作抵御防守的准备。

[22]辛卯，赦天下。

[22]辛卯（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23]初，肃宗在灵武，上为奉节王，学文于李泌。代宗之世，居蓬莱书院，上为太子，亦与之游。及上在兴元，泌为杭州刺史，上急诏征之，与睦州刺史杜亚俱诣行在。乙未，以泌为左散骑常侍，亚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对，朝野皆属目附之。上问泌："河中密迩京城，朔方兵素称精锐，如达奚小俊等皆万人敌，朕昼夕忧之，奈何？"对曰："天下事甚有可忧者；若惟河中，不足忧也。夫料敌者，料将不料兵。今怀光，将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为意！怀光既解奉天之围，视朱泚垂亡之虏不能取，乃与之连和，使李晟得取以为功。今陛下已还宫阙，怀光不束身归罪，乃虐杀使臣，鼠伏河中，如梦魇之人耳！但恐不日为帐下所枭，使诸将无以藉手也。"

[23]当初，肃宗在灵武时，德宗是奉节王，跟着李泌学习作文。代宗在位期间，李泌在蓬莱书院居住，德宗已经当了太子，还是与李泌交往。及至德宗出行兴元府时，李泌正担任杭州刺史，德宗紧急颁诏，征召他，与睦州刺史杜亚一起前往行在。乙未（二十六日），德宗任命李泌为左散骑常侍，杜亚为邢部侍郎，命令李泌每天在中书省值班，以便等候德宗召对，朝野人士都注视着他，想依附他。德宗询问李泌："河中距离京城很近，朔方兵马素来号称精锐，比如达奚小俊等人，都有万夫之勇，朕日夜为河中担忧，你看如何是好呢？"李泌回答说："天下还有甚为可忧的事情，如果只有一个河中，那就不值得忧虑了。一般说来，估量敌情，只须估量将领，不须估量士兵。现在，李怀光是大将，达奚小俊一类人只是小卒罢了，哪里值得挂虑呢！李怀光解除了奉天的围困后，眼看着朱这一帮人行将灭亡，不但不去攻取他们，反而与他们联合，使李晟得到了建立功勋的机会。如今，陛下已经回到宫中，李怀光不仅不肯投案认罪，还残暴地杀害使臣，老鼠般地躲伏在河中，就象恶梦中的人物一般！只怕过不多久，他就会被自己的部下砍下头来悬在木杆上，使各将领即使想要立功，也没有什么可借助的了。"

初，上发吐蕃以讨朱，许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与之；及诛，吐蕃来求地，上欲召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还朝，以其地与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众议亦以为然，上遂不与。

当初，德宗征发吐蕃兵来讨伐朱，答应在成功以后将安西、北庭的地盘给与吐蕃，及至朱被杀，吐蕃前来要求土地，德宗打算传召安西、北庭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回朝，将该地给与吐蕃。李泌说：“安西、北庭地区，人们生性骁勇剽悍。该地控制着西域五十七个国家以及十个姓氏的突厥人，又能分散吐蕃的声势，使吐蕃不能合兵一处而向东侵犯，怎么能轻易地让给他们！而且，这两节镇的人们，势力孤单，地方遥远，竭尽忠心与气力，为国家坚守边疆接近二十年，实在令人哀伤怜悯。现在，忽然遗弃了他们，将他们交给戎狄之人，他们内心必定深深地怨恨大唐，以后他们随从吐蕃前来侵扰，就会象报私仇一样了。况且，往日吐蕃有意观望，不肯进军，暗中与双方都有往来，还大规模地劫掠了武功地区，接受了赠送的财物以后才肯离去，他们到底有什么功劳！”大家计议此事，也认为李泌讲得对。于是，德宗没有将二镇给与吐蕃。

[24]李希烈闻李希倩伏诛，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杀颜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赐卿死。”真卿曰：“老臣无状，罪当死。不知使者几日发长安？”使者曰：“自大梁来，非长安也。”真卿曰：“然则贼耳，何谓敕邪！”遂缢杀之。

[24]李希烈听说李希倩被处死刑，又怨恨，又恼怒。八月，壬寅（初三），他派遣中使往蔡州去杀害颜真卿。中使说：“有敕书。”颜真卿拜了两拜。中使说：“现在赐你死。”颜真卿说：“老臣办事一无成绩，应当是死罪。不知使者是几时从长安出发的？”中使说：“我是从大梁来的，不是从长安来的。”颜真卿说：“这么说来，你们是一帮贼寇罢了，怎么能称敕旨呢！”于是缢杀了颜真卿。

[25]李晟以泾州倚边，屡害军帅，常为乱根，奏请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积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西平王。时李楚琳入朝，晟请与俱至凤翔而斩之，以惩逆乱。上以新复京师，务安反仄，不许。

[25]由于泾州临近边疆，镇兵屡次杀害军中主帅，经常成为祸乱的根子，于是李晟上奏请求前往处治不肯听从命令的人们，让他们努力种田，积聚粮食，以便打击吐蕃。癸卯（初四），德宗帝命令李晟兼任凤翔、陇右节度使等使以及安西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升爵位为西平王。当时，李楚琳已经入朝，李晟请求与李楚琳一起前往凤翔，并在那里斩杀他，以便惩戒反叛朝廷的变乱。德宗认为新近才将京城收复，一定要使动荡不安的局面安定下来，因而没有答应。

[26]先是，上命浑、骆元光讨李怀光军于同州，怀光遣其将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军于长春宫以拒之，等数为所败，不能进。时度支用度不给，议者多请赦怀光，上不许。李怀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晋州，牙将毛朝扬守隰州，郑抗守慈州，马燧皆遣人说下之。上乃加浑河中、绛州节度使，充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师，加马燧奉诚军、晋·慈·隰节度使，充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师，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坊节度使唐朝臣合兵讨怀光。

[26]在此之前，德宗命令浑、骆元光讨伐李怀光，二将在同州驻扎。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徐庭光率领精锐士兵六千人驻扎在长春宫，以便抵抗二将。浑等人屡次被徐庭光打败，不能前进。当时，度支的开支供给不足，计议此事的人们多数请求赦免李怀光，德宗不允。李怀光派遣他的妹夫要廷珍防守晋州，派遣牙将毛朝扬防守隰州，派遣郑抗防守慈州。马燧一一派人说服他们归顺了。于是德宗加封浑为河中、绛州节度使，充任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加封马燧为奉诚军、晋、慈、隰节度使，充任管辖范围以内诸军行营副元帅，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坊节度使唐朝臣合兵一处，讨伐李怀光。

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于赵州，马燧奏请诏武俊与李抱真同击朱滔，以深、赵隶武俊，改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上从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领之。燧表让三州于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后有功者，踵以为常，上嘉而许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库而归之。

当初，王武俊曾经在赵州急攻康日知。现在，马燧上奏请求颁诏命令王武俊与李抱真共同进击朱滔，将深州、赵州隶属王武俊，改任康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康日知尚未前往三州，三州已经投降了马燧，所以德宗让马燧兼职统领三州。马燧上表将三州让给康日知，而且说由于三州是向他归降的，如将三州的职任授给他，恐怕以后立下功劳的人们因袭此例，成为经常性的做法。德宗嘉许他的意见。观燧派遣使者迎接康日知，康日知来后，马燧登记好库存簿册，交给了他。

[27]甲辰，以凤翔节度使李楚琳为左金吾大将军。

[27]甲辰（初五），德宗任任命凤翔节度使李楚琳为左金吾大将军。

[28]丙午，加浑朔方行营元师。

[28]丙午（初七），加封浑为朔方行营元帅。

[29]李晟至凤翔，治杀张镒之罪，斩裨将王斌等十余人。

[29]李晟到凤翔，惩治杀害张镒的罪行，斩杀副将王斌等十余人。

[30]朱滔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军，上表待罪。

[30]朱滔被王武俊攻打，几乎溃不成军，进上表章，等待治罪。

[31]癸未，马燧将步骑三万攻绛州。

[31]癸未（疑误），马燧带领步兵、骑兵三万人攻打绛州。

[32]度支以李怀光所部将士数万与怀光同反，不给冬衣，上曰：“朔方军累代忠义，今为怀光所制耳，将士何罪！”冬，十月，诏：“朔方及诸军在怀光所者，冬衣及赏钱皆当别贮，俟道路稍通，即时给之。”

[32]由于李怀光所统领的将士数万人曾与李怀光共同造反，度支不给他们冬天的衣装。德宗说：“朔方军多少世代以来都是忠义的，如今只是被李怀光控制了而已，将士有什么罪过！”冬季，十月，德宗颁诏说：“朔方军以及在李怀光统领下的各军，其冬季衣装以及赏钱都应当另外储存着，等候道路逐渐畅通以后，立刻及时发给他们。”

[33]李勉累表乞自贬，辛丑，罢勉都统、节度使，其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33]李勉多次上表请求贬黜自己的官职。辛丑（初三），德宗罢免了李勉都统、节度使的职务，他的检校司徒、同平章事职务一如既往。

[34]丙辰，李怀光将阎晏寇同州，官军败于沙苑。诏征州之军，韩游将甲士六千赴之。

[34]丙辰（十八日），李怀光的将领阎晏侵犯同州，官军在沙苑打了败仗。德宗颁诏命令征调州的军队，韩游带领甲兵六千人奔赴该地。

[35]乙丑，马燧拔绛州，分兵取闻喜、万泉、虞乡、永乐、猗氏。

[35]乙丑（二十七日），马燧攻克绛州，分兵攻取闻喜、万泉、虞乡、永乐、猗氏等地。

[36]初，鱼朝恩既诛，代宗不复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贞，志贞得罪，上复以宦官窦文场代之，从幸山南，两军稍集。上还长安，颇忌宿将握兵多者，稍稍罢之。戊辰，以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36]当初，鱼朝恩被杀后，代宗不再让宦官掌管军事。德宗即位后，将禁卫亲军全部交给白志贞掌管。白志贞获罪后，德宗再次让宦官窦文场代替他，窦文场跟随德宗出行山南，神策两军渐渐有了一些规模。德宗回到长安后，对掌握兵马较多的宿将颇有顾忌，逐渐地削除他们的兵权。戊辰（三十日），德宗任命窦文场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任命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右厢兵马使，开始让宦官分别掌管禁卫亲军。

[37]闰月，丙子，以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为卫尉卿。

[37]闰十月，丙子（初八），德宗任命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为卫尉卿。

李晟初至凤翔，希鉴遣使参候，晟谓使者曰：“泾州逼近吐蕃，万一入寇，州兵能独御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书意。”使者归，以告希鉴，希鉴果请援兵，晟遣腹心将彭令英等戍泾州。晟寻托巡边诣泾州，希鉴出迎，晟与之并辔而入，道旧结欢。希鉴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谓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抚毕，即还凤翔。”希鉴不复疑。晟置宴，希鉴与将佐俱至晟营。晟伏甲于外庑，既食而

饮，彭令英引泾州诸将下堂，晟曰：“我与汝曹久别，各宜自言姓名。”于是得为乱者石奇等三十余人，让之曰：“汝曹屡为逆乱，残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斩之。希鉴尚在座，晟顾曰：“田郎亦不得无过，以亲知之故，当使身首得完。”希鉴曰：“唯。”遂引出，缢杀之，并其子萼。晟入其营，谕以诛希鉴之意，众股栗，无敢动者。

李晟刚刚来到凤翔时，田希鉴派遣使者前来参见问候。李晟对使者说：“泾州距离吐蕃很近，万一吐蕃入境侵犯，泾州兵能够独自抵御他们吗？我打算派兵增防打援，又不知道田尚书的意见。”使者回去后，将李晟的意思告诉了田希鉴，田希鉴果然请求援兵，李晟便派遣亲信将领彭令英等人戍守泾州。不久，李晟托称巡视边防而来到泾州，田希鉴出来迎接。李晟与他并马入城，谈论着往事，同他交好。田希鉴的妻子李氏，以对待叔父的礼数事奉李晟，李晟把田希鉴称作田郎。李晟命令田希鉴只须备办三天的食物，还说：“我巡视安抚完毕，便立即回凤翔去。”田希鉴不再怀有疑虑。李晟摆下宴席，田希鉴与将佐都来到李晟的营垒。李晟在外面的廊庑里埋伏下甲兵，在人们吃喝起来后，彭令英将泾州各将领拉到堂下。李晟说：“我与你们分别了很长时间，你们最好各自说出自己的姓氏名字。”于是，得悉石奇等作乱者共三十余人。李晟斥责他们说：“你们屡次兴起叛逆朝廷的变乱，残酷地杀害忠良大臣，乃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将他们全部拉到外面斩杀了。田希鉴还在座位上面，李晟看着他说：“田郎也不能没有过错，看在我与你亲近相知的份上，自当让你得以身首完整。”田希鉴说：“是。”于是李晟命人将田希鉴拉出去，缢杀了他和他的儿子田萼。李晟进入田希鉴的营垒，向大家说明了诛杀田希鉴的用意，大家吓得两腿发抖，没有敢动一动的。

[38]李希烈遣其将翟崇晖悉众围陈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节，誓众归国。甲午，以澄为汴滑节度使。

[38]李希烈派遣他的将领翟崇晖带领全部人马围困陈州，很长时间未能攻克。李澄知道大梁兵马不多，不能控制滑州，于是烧掉了李希烈授给他的节度使旌节，与大家宣誓归顺朝廷。甲午（二十六日），德宗任命李澄为汴滑节度使。

[39]宋亳节度使刘哈遣马步都虞候刘昌与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曲环等将兵三万救陈州，十一月，癸卯，败翟崇晖于州西，斩首三万五千级，擒崇晖以献。乘胜进攻汴州，李希烈惧，奔归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怯不敢进；刘洽兵至城东。戊午，李希烈守将田怀珍开门纳之。明日，澄入，舍于浚仪；两军之士，日有忿阋。会希烈郑州守将孙液降于澄，澄引兵屯郑州。诏以都统司马宝鼎珏为汴州刺史。

[39]宋亳节度使刘洽派遣马步都虞候刘昌与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曲环等人，领兵三万人前去援救陈州。十一月，癸卯（初六），曲环等人在陈州西面打败了翟崇晖，斩首三万五千，擒获了翟崇晖，进献上来。刘洽等人乘胜进攻汴州，李希烈恐惧，逃回蔡州。李澄率兵前往汴州，到汴州城的北面，恐慌害怕，不敢进军。刘洽的兵马来到汴州城的东面，戊午（二十一日），李希烈的守将田怀珍打开城门，放入刘洽军。第二天，李澄进入汴州，在浚仪县住下，两军将士每天都要愤怒争斗。适逢李希烈的郑州守城将领孙液向李澄投降，李澄引兵在郑州驻扎，德宗颁诏任命都统司马宝鼎人薛珏为汴州刺史。

李勉至长安，素服待罪；议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应尚为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长。及大梁不守，将士弃妻子而从之者殆二万人，足以见其得众心矣。且齐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阳，悉举其众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复其位。议者又言："韩闻銮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上疑之，以问李泌，对曰："公忠清俭，自车驾在外，贡献不绝。且镇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上曰："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弗闻乎？"对曰："臣固闻之。其子皋为考功员外郎，今不敢归省其亲，正以谤语沸腾故也。"上曰："其子犹惧如此，卿奈何保之？"对曰："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他，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他日，上谓泌曰："卿竟上章，已为卿留中。虽知卿与亲旧，岂得不自爱其身乎！"对曰："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顾实无异心，臣之上章，以

为朝廷，非为身也。”上曰：“如何其为朝廷？”对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而江东丰稔。愿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众之惑，面谕韩皋使之归觐，令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岂非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谕之矣。”即下泌章，令韩皋竭告归觐，面赐绯衣，谕以“卿父比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关中乏粮，归语卿父，宜速致之。”皋至润州，感悦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听皋留五日即还朝。皋别其母，啼声闻于外；怒，召出，挞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既而陈少游闻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乃能化陈少游贡米矣！”对曰：“岂惟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矣！”

李勉来到长安，不穿朝服，等候问罪。议论的人多数认为：“李勉没有守住大梁，不应该再作宰相。”李泌对德宗说：“李勉公平忠厚，温雅正直，但是指挥兵马不是他的长处。到大梁失陷时，丢下妻子儿女跟随他的将士们大约有两万人，充分说明李勉是深得人心的。而且，刘洽原是李勉的部下，李勉到睢阳时，把他的部众全部交给了刘洽，刘洽终于平定了大梁，这也是李勉的功劳啊。”于是德宗让李勉官复原位。议论的人又说：“韩听说圣上的车驾出行在外，聚集士兵修筑石头城，暗中包藏着反叛朝廷的意图。”德宗怀疑韩，便以此事询问李泌，李泌回答说：“韩公正忠实，清廉俭朴，自从陛下车驾出行在外，韩进贡物品从未间断。而且，他镇守江东十五个州，没有盗贼兴起，这都是韩作出的努力。修筑石头城的原因在于，韩眼见中原动荡不安，认为陛下将会有晋元帝永嘉年间南渡长江的事情发生，他是为迎接和扈从陛下作准备而已。这乃是人臣真心忠于陛下的一种考虑，怎么能够反而认为有罪呢！韩生性刚直严正，不肯依附地位高、有权势的人，所以往往遭到诽谤，希望陛下察究此事，我敢担保他没有别的用意。”德宗说：“外面议论嘈杂，有关韩的章奏多如丝麻，你难道没有听说吗？”李泌回答说：“我当然听说了。韩的儿子韩皋担任考功员外郎，如今他不敢回家探亲，正是由于诽谤性的议论象开了锅的原故啊。”德宗说：“连他的儿子尚且这样恐惧，怎么你却要担保他呢？”李泌回答说：“韩的居心，我了解得很清楚。我愿意进上章疏，说明他没有别的意图，请陛下将章疏向中书省发布，使朝中群臣都能了解此事。”德宗说：“担保一个人谈何容易！朕正打算重用你，希望你当心不要违背大家，朕恐怕这会成为你的麻烦的。”李泌退下后，便奏上章

疏，请求以一家百口担保韩。另一天，德宗对李泌说：“你到底还是把章疏奏上，朕已经为你留在禁中了。虽然朕知道你与韩是亲朋故友，但你怎么能够不自爱自重呢！”李泌回答说：“我怎么会偏私亲朋故友来辜负陛下呢！顾及韩实在没有背叛朝廷的用心，我进上章疏，是为了朝廷，不是为了自身。”德宗说：“为什么说你是为了朝廷呢？”李泌回答说：“如今全国发生了旱灾蝗祸，关中的粮食每斗值一千钱，粮食储备消耗已尽，但江东却是丰收。希望陛下及早将我的章疏批示下来，以便解除朝中群臣的疑惑。请陛上当面晓示韩皋，让他回家省亲，使韩心怀感激，消除自己的疑虑之心，迅速运送粮食储备，这难道不是为朝廷着想吗！”德宗说：“好！朕完全明白了。”德宗立即将李泌的章疏批示下来，让韩皋禀告韩就要回家探亲，并当面赐给他绯色的朝服，告诉他说：“你父亲近来遭受流言蜚语，现在朕知道了其中的原故，已经消除了疑虑，不再相信那些话了。”德宗又就势说：“关中粮食缺乏，回去告诉你父亲，最好快速把粮食运来。”韩皋来到润州，韩感激、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就在当天，韩亲自来到水边，发出粮食一百万斛，准许韩皋停留五天，随即回朝。韩皋与母亲告别时，哭声让外面听到了，韩大怒，叫出韩皋，用棍子打了他一顿，亲自把他送到长

[40]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萧复奉使自江、淮还，与李勉、卢翰、刘从一俱见上。勉等退，复独留，言于上曰：陈少游任兼将相，首败臣节，韦皋幕府下僚，独建忠义，请以皋代少游镇淮南。”上然之。寻遣中使马钦绪揖刘从一，附耳语而去。诸相还阁。从一诣复曰：“钦绪宣旨，令从一与公议朝来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卢知。敢问何事也？”复曰：“唐、虞黜陟，岳牧佥谐。爵人于朝，与士共之。使李、卢不堪为相，则罢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与之同议而独隐此事乎！此最当今之大弊，朝来主上已有斯言，复已面陈其不可，不谓圣意尚尔。复不惜与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语从一。从一奏之，上愈不悦，复乃上表辞位，乙丑，罢为左庶子。

[40]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萧复奉命出使，从江淮地区回朝，与李勉、卢翰、刘从一一起晋见德宗。李勉等人退下后，萧复一人留了下来，他对德宗说：“陈少游兼有大将与宰相的职任，却首先败坏人臣的操守；韦皋是幕府中的下级官吏，却能独建忠义之举。请让韦皋代替

陈少游镇守淮南。”德宗认为萧复讲得有理。不久，德宗派遣中使马钦绪拜见刘从一，贴着他的耳朵讲话就走了，各位宰相回到各自的阁室。刘从一到萧复处说“马钦绪传达圣旨，让我与你计议早晨所讲的事情，立即奏上实行，不要让李勉、卢翰知道，请问那是什么事情？”萧复说：“唐尧、虞舜掌握升降百官的尺度，朝中的执政大臣与各地的封疆大吏全都协调一致。在朝中给人爵位，就要与这些人共掌朝政。假使李勉、卢翰不适于担当宰相职务，就勉除他们的职务。既然他们尚在宰相职位上，朝廷的政事，怎么能够不和他们共同计议，而偏偏隐瞒这件事情呢！这乃是当前最大的弊病，早晨皇上就说过这番话，我已经向皇上当面陈述如此做法是不对的，没想到皇上的意愿还是这个样子。我不在乎和你上奏实行这件事情，但是惟恐这种做法逐渐成为习俗，不敢告诉你。”萧复始终没有把这件事说给刘从一听。刘从一将这件事奏上，德宗愈发不高兴。于是，萧复进上表章，请求辞去宰相职务。乙丑（二十八日），德宗罢免萧复为左庶子。

刘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惧，发疾，十二月，乙亥，薨，赠太尉，赙祭如常仪。

刘洽攻克汴州，得到《李希烈起居注》。该注说：“某月某日，陈少游进上表章，表示归顺。”陈少游听说此事，又惭愧，又恐惧，犯了病。十二月，乙亥（初八），陈少游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太尉，送去助丧的钱财和对他的祭祀都按照通常的仪礼进行。

淮南大将王韶欲自为留后，令将士推己知军事，且欲大掠，韩遣使谓之曰：“汝敢为乱，吾即日全军渡江诛汝矣！”韶等惧而止。上闻之喜，谓李泌曰：“不惟安江东，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谓知人！”庚辰，加平章事、江淮转运使。运江、淮粟帛入贡府，无虚月，朝廷赖之，使者劳问相继，恩遇始深矣。

淮南大将王韶打算自己担任留后，命令将士推举自己代理军中事务，而且准备大规模劫掠。韩派遣使者告诉他说：“倘若你敢作乱，当天我就带着全军渡过长江杀你！”王韶等人因恐惧而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德宗听说此事很高兴，对李泌说：“韩不只使江东安定，又使淮南安定，他真是有大臣的才具，你可以说是善于知人！”庚辰（十三日），德宗加封韩为平章事、江淮转运使。韩将江淮地区的粮食布帛

运送到朝廷储存贡物的仓库中，没有一月中止过。朝廷把他视为依靠，派去慰劳的使者一个接着一个，德宗对他的恩宠知遇开始深厚起来了。

[41]是岁蝗遍远近，草木无遗，惟不食稻，大饥，道相望。

[41]这一年，蝗虫的灾害遍及各地，草木都被吃光，只是不吃稻子。大规模的饥荒发生了，遍地躺着饿死的人。

贞元元年（乙丑、785）

贞元元年（乙丑，公元785年）

[1]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丁酉朔（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2]癸丑，赠颜真卿司徒，谥曰文忠。

[2]癸丑（十七日），朝廷追封颜真卿为司徒，给予“文忠”的谥号。

[3]新州司马卢杞遇赦，移吉州长史，谓人曰：“吾必再入。”未几，上果用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应草制，执以白卢翰、刘从一曰：“卢杞作相，致銮舆播迁，海内疮痍，奈何遽迁大郡！顾相公执奏。”翰等不从，更命他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执之不下，且奏：“杞极恶穷凶，百辟疾之若仇，六军思食其肉，何可复用！”上不听。补阙陈京、赵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权，百揆失叙，天地神祇所知，华夏、蛮貊同弃。傥加巨奸之宠，必失万姓之心。”丁巳，袁高复于正牙论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为刺史。”陈京等亦争之不已，曰：“杞之执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颈；今复用之，则奸党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谏者稍引却；京顾曰：“赵需等勿退，此国大事，当以死争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谓宰相：“与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与之，虽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为沣州别驾。使谓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诚为至当。”又谓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窃议，比陛下于桓、灵；今承德音，乃尧、舜之不逮也！”上悦。杞竟卒于沣州。高，恕已之孙也。

[3]新州司马卢杞遇到大赦，移任吉州长史。他对人说：“我一定能够再次回到朝廷。”不久，德宗果然将他起用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

应命草拟制书，他拉着卢翰、刘从一说：“卢杞担任宰相，致使圣上流亡在外，国内创伤满目，怎么能够骤然把他升迁大郡呢！希望相公坚持上奏。”卢翰等人不肯听从，改令其他舍人起草制书。乙卯（十九日），制书发到中书省，袁高拿着制书不肯下发，而且上奏说：“卢杞凶恶到了极点，百官憎恨他有如仇敌，六军将士想吃他的肉，怎么能够再次任用他呢！”德宗不肯听从。补阙陈京、赵需等进上疏章说；“卢杞独揽大权三年，使百官废失事业，已为天地神灵所知晓，为华夏和蛮貊各族所共同抛弃。倘若给这个大奸人再加以恩宠，一定会丧失百姓的心。”丁巳（二十一日），袁高再次在正殿向德宗论奏此事，德宗说：“已经再次更改了对卢杞的赦书。”袁高说：“所谓赦书，只限于宽宥他的罪行，不应该任命他当刺史。”陈京等人也就此事争论不休，他们说：“卢杞执掌朝政，百官就象有兵器经常放在脖子上，如今再次起用他，那就会让邪恶之辈都象把唾水吐到手中那般容易地再度兴起了。”德宗十分恼怒，随侍诸人惊惶而退，进谏的人们也稍有退缩。陈京回头看着大家说：“赵需等人不要退去，这是国家大事，应当冒死相争。”德宗的怒气稍微消散了一些。戊午（二十二日），德宗对宰相说：“给卢杞一个小州刺史来当，可以吗？”李勉说：“陛下打算给他官作，即使让他当大州刺史也是可以的。只是让天下的百姓失望了，那怎么办呢？”壬戌（二十六日），皇帝任命卢杞为澧州别驾，叫人对袁高说：“朕慢慢考虑你讲的话，实在是极为恰当的。”德宗又对李泌说：“朕已经准许了袁高的奏议。”李泌说：“连日以来，外面的人们私下议论，将陛下比作东汉的桓帝和灵帝，如今承闻陛下的德音，这乃是尧、舜所赶不上的啊！”德宗高兴。卢杞终于在澧州死去。袁高是袁恕己的孙子。

[4]三月，李希烈陷邓州。

[4]三月，李希烈攻陷邓州。

[5]戊午，以汴滑节度使李澄为郑滑节度使。

[5]戊午（二十三日），德宗任命汴猾节度使李澄为郑滑节度使。

[6]以代宗女嘉诚公主妻田绪。

[6]德宗将代宗的女儿嘉诚公主嫁给田绪为妻。

[7]李怀光都虞候吕鸣岳密通款于马燧，事泄，怀光杀之，屠其家。事连幕僚高郢、李，怀光集将士而责之，郢、抗言逆顺，无所惭

隐，怀光囚之。，邕之侄孙也。马燧军宝鼎，败怀光兵于陶城，斩首万余级；分兵会浑，逼河中。

[7]李怀光的都虞候吕鸣岳向马燧暗表诚意，事情泄露后，李怀光杀死他及他全家人。事情牵连到幕僚高郢、李，李怀光召集将士斥责高郢与李，二人大声地陈说孰逆孰顺的道理，对自己所作事情既不惭愧，也不隐瞒，李怀光将他们囚禁起来。李是李邕的侄孙。马燧在宝鼎驻扎，在陶城打败了李怀光的兵马。斩首一万余级。马燧分兵与浑军会合，进逼河中。

[8]夏，四月，丁丑，以曹王皋为荆南节度；李希烈将李思登以随州降之。

[8]夏季，四月，丁丑（十三日），德宗任命曹王李皋为荆南节度使。李希烈的将领李思登率随州归降了李皋。

[9]壬午，马燧、浑破李怀光兵于长春宫南，遂掘堑围宫城；怀光诸将相继来降。诏以燧、为招抚使。

[9]壬午（十八日），马燧、浑在长春宫南面打败李怀光的兵马，于是挖掘壕沟，包围宫城，李怀光的将领们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德宗颁诏任命马燧、浑为招抚使。

[10]五月，丙申，刘洽更名玄佐。

[10]五月，丙申（初二），刘洽改名为刘玄佐。

[11]韩游请兵于浑，共取朝邑；李怀光将阎晏欲争之，士卒指军曰："彼非吾父兄，则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语甚嚣。晏遽引兵去。怀光知众心不从，乃诈称欲归国，聚货财，饰车马，云俟路通入贡，由是得复逾旬月。

[11]韩游要求浑出兵，共同攻取朝邑。李怀光的将领阎晏准备前去争斗，他的士兵们指着州军说："他们不是我们的父兄，就是我们的子弟，如何拿明晃晃的兵器对着他们呢！"士兵们十分喧闹，阎晏只好赶快领兵离开。李怀光知道大家心中不肯服从自已，于是他诈称准备归顺朝廷。他聚集财物，整饰车马，说是等道路畅通以后进贡朝廷，因此他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十个多月。

[12]六月，辛巳，以刘玄佐兼汴州刺史。

[12]六月，辛巳（十八日），德宗命令刘玄佐兼任汴州刺史。

[13]辛卯，以金吾大将军韦皋为西川节度使。

[13]辛卯（二十八日），德宗任命金吾大将军韦皋为西川节度使。

[14]朱滔病死，将士奉前涿州刺史刘怦知军事。

[14]朱滔生病而死，将士拥戴前涿州刺史刘怦主持军中军务。

[15]时连年旱、蝗，度支资粮匮竭，言事者多请赦李怀光。李晟上言："赦怀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长安才三百里，同州当其冲，多兵则未为示信，少兵则不足堤坊，忽惊东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怀光，必以晋、绛、慈、隰还之，浑既无所诣，康日知又应迁移，土宇不安，何以奖励！二也；陛下连兵一年，讨除小丑，兵力未穷，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纥，南有淮西，皆观我强弱，不谓陛下施德泽，爱黎元，乃谓兵屈于人而自罢耳，必竞起窥觎之心，三也；怀光既赦，则朔方将士皆应叙勋行赏，今府库方虚，赏不满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罢诸道兵，赏典不举，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刍藁且尽，墙壁之间，饿殍甚众。且军中大将杀戮略尽，陛下但敕诸道围守旬时，彼必有内溃之变，何必养腹心之疾为他日之悔哉！"又请发兵二万，自备资粮，独讨怀光。秋，七月，甲午朔，马燧自行营入朝，奏称："怀光凶逆尤甚，赦之无以令天下，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上许之。

[15]当时，旱灾蝗灾连年发生，度支的物资粮食已经用尽，议事的人们多数请求赦免李怀光。李晟进言说："赦免李怀光有五个不可：河中距离长安才有三百里路，同州正当两地的要冲。大量派兵便不能够显示信义，派兵少了又不足以防范，李怀光一旦夺取同州，将如何控制他！这是第一个不可。如今赦免李怀光，必然将晋州、绛州、慈州、隰州归还给他。即使浑没有去处，又使康日知需要改任别所，地域变动不定，如何奖励功臣！这是第二个不可。陛下接连用兵一年，讨伐诛除小小的丑恶之辈，兵力并未用尽。倘若仓猝地赦免李怀光反叛的罪行，那么，如今西面有吐蕃，北面有回纥，南面有淮西，都在观察我方是强是弱。他们不会说陛下是施加仁德与恩泽，爱护百姓，反而会说我方是由于在军事上被人家制服，因而自行停止用兵罢了，必然使伺机而动的用心相争而起。这是第三个不可。既然赦免李怀光，对朔方将士便应当一律论功行赏。如今国库还很空虚，如果奖赏难以满足他们的愿望，便愈益激发他们反叛。这是第四个不可。既然

解决了河中问题，停罢了各道兵马，奖赏的典式不能振举，怨言必然产生出来。这是第五个不可。如今河中一斗粮食值五百钱，喂养牲口的草料将要用尽，房屋之中，饿死的人甚多。而且，李怀光军中的大将几乎被杀光了，只要陛下敕令各道围困他们，守上十天时间，他们必然会发生内部崩溃的变故，何必姑息这一致命的隐患而留下将来的悔恨呢！”李晟又请求派出兵马两万人，自备物资粮食，独自讨伐李怀光。秋季，七月，甲午朔（初一），马燧从行营回京朝见，他上奏说：“李怀光凶恶悖逆太甚，赦免了他，无法号令天下。希望再得到一个月的粮食，一定能为陛下将他平定。”德宗允许了这一要求。

[16]陕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且阴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上谓李泌曰：“若蒲、陕连衡，则猝不可制。且抱晖据陕，则水陆之运皆绝矣。不得不烦卿一往。”辛丑，以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上欲以神策军送泌之官，问“须几何人？”对曰：“陕城三面悬绝，攻之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以单骑入之。”上曰：“单骑如何可入？”对曰：“陕城之人，不贯逆命，此特抱晖为恶耳。若以大兵临之，彼闭壁定矣。臣今单骑抵其近郊，彼举大兵则非敌，若遣小校来杀臣，未必不更为臣用也。且今河东全军屯安邑，马燧入朝，愿敕燧与臣同辞皆行，使陕人欲加害于臣，则畏河东移军讨之，此亦一势也。”上曰：“虽然，朕方大用卿，宁失陕州，不可失卿，当更使他人往耳。”对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他人犹豫迁延，彼既成谋，则不得前矣。”上许之。泌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语之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陕州行营在夏县，若抱晖可用，当使将之；有功，则赐旌节矣。”抱晖觇者驰告之，抱晖稍自安。泌具以语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晖思节，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与马燧俱辞行。庚戌，加泌陕虢观察使。

[16]陕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用毒酒将节度使张劝杀害，自己代理总揽军中事务，希望得到节度使的旌节。而且，他暗中召引李怀光的将领达奚小俊作为应援。德宗对李泌说：“如果蒲、陕联合抗拒朝廷，猝然之间，难以制伏。而且，一旦达奚抱晖占据了陕地，水路和陆路的运输便会阻隔不通了。朕不能不麻烦你走一趟了。”辛丑（初八），德

宗任命李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德宗打算让神策军护送李泌就任，问李泌："需要多少人？"李泌回答说："陕州城三面绝壁高悬，如果攻打该城，是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攻克的。请让我单人匹马到那里去。"德宗说："你单人匹马怎么可以进去？"李泌回答说："陕州城的百姓，并不习惯违背朝命，这只是达奚抱晖作恶罢了。如果带着许多兵马到那里去，达奚抱晖肯定会闭守营垒。现在我单人匹马到陕州近郊，达奚抱晖大规模发兵前来，那是不相匹敌，如果他派遣一个低级军官前来杀我，未必不会反而为我所利用。而且，现在河东的全部兵马都在安邑屯驻，马燧来到朝廷。希望陛下敕令马燧与我同时向陛下辞别，一起离开长安，使陕虢人打算侵害我时，便害怕河东调动军队讨伐他们，这也算是一种声势吧。"德宗说："话虽这么讲，但朕正要重用你，宁可失去陕州，不能失去你。朕自当再让其他人前往算了。"李泌回答说："其他人必定难以进入陕州。现在是事变的初期，众人心意尚未安定，所以我能够出其不意，威慑他们的邪恶阴谋。其他人犹豫不决，拖延不前，达奚抱晖有了成算后，那就不能前去了。"德宗同意让李泌前往。李泌见到陕州派来上奏的官员以及正在长安的陕州将领与官吏，对他们说："皇上因陕州、虢州在闹饥荒，所以不授给我节度使的职务而让我出任水陆运使，打算让我监督江、淮地区的粮运，以便赈济陕虢而已。陕州行营驻扎在夏县，如果达奚抱晖可以任用，自当让他来率领行营，如果立下功劳，便会赐给他节度使的旌节了。"达奚抱晖的探子驰马告诉了达奚抱晖，达奚抱晖稍微有些安心了。李泌将此事全告诉了德宗，还说："要让陕虢士兵想得到粮食，让达奚抱晖想得到节度使的旌节，他就一定不会加害我了。"德宗说："好！"戊申（十五日），李泌与马燧一起向德宗告别。庚戌（十七日），德宗加封李泌为陕虢观察使。

泌出潼关，坊节度使唐朝臣以步骑三千布于关外，曰："奉密诏送公至陕。"泌曰："辞日奉进止，以便宜从事。此一人不可相蹑而来，来则吾不得入陕矣。"唐臣以受诏不敢去，泌写宣以却之，因疾驱而前。

李泌出潼关后，坊节度使唐朝臣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分布在关外，他说："我接到秘密诏令，送你前去陕州。"李泌说："刮别皇上时，我已得到圣旨，准许我见机行事。此次即使是一个人，也不能让

他前来跟随着我。如果派人前来，我就不能进入陕州了。”唐朝臣因受有诏命，不敢离开，李泌写了一纸文书，将他打发回去，于是急速策马前行。

抱晖不使将佐出迎，惟侦者相继。泌宿曲沃，将佐不俟抱晖之命来迎，泌笑曰：“吾事济矣！”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完城隍之功，曰：“军中烦言，不足介意。公等职事皆按堵如故。”抱晖出而喜。泌既入城视事，宾佐有请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贴矣，不顾闻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书，治粮储。明日，召抱晖至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丐汝馀生。汝为我赍版、币祭前使，慎无入关，自择安处，潜来取家，保无他也。”泌之辞行也，上籍陕将预于乱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诛之。泌既遣抱晖，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晖，馀不足问。”上复遣中使至陕，必使诛之。泌不得已，械兵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师，恳请赦之。诏谪戍天德；岁馀，竟杀之。而抱晖遂亡命不知所之。

达奚抱晖不让将佐出来迎接李泌，只是探子不断。李泌在曲沃过夜，不待达奚抱晖下达命令，将佐们便前来迎接。李泌笑着说：“我要办的事情成功了。”在李泌距离州城十五里时，达奚抱晖也出来谒见李泌。李泌称赞他代理诸事保全城池的功劳说：“军中的闲言碎语，不值得挂在心上。你们的职务都一如既往，不会改变。”达奚抱晖退出门来，感到很高兴。李泌进城任职后，宾客佐吏中有人请李泌屏退其他人禀告事情，李泌说：“在更换节帅的时刻，军中言多语杂，这乃是通常的情理。我来了，这类事情自然会安定下来，我不希望听你讲这类事情。”此后，心中不安的人都安定下来了，而李泌只是讨取帐簿文书，整治粮食储备。第二天，李泌把达奚抱晖叫到住宅中，告诉他说：“我不是因怜惜你才不杀你。我是怕今后有了凶险可虑的地方，朝廷所任命的将帅都进不去，所以才给你留条活路。你为我带着灵牌和奠仪及器物去祭奠前任节度使，小心别再进入潼关，自己去找一个安身处所，暗中前来接走家小，我保你不会发生意外。”李泌向德宗告别时，德宗将陕州参予作乱的将领七十五人登录成册，交给李泌，让李泌杀了他们。李泌将达奚抱晖打发走了后，到中午时，宣慰使到了。李泌奏报说：“我已经将达奚抱晖打发走了，剩下的人们不值得追

查。”德宗再次派遣中使来到陕州，让李泌一定将那些人杀掉。李泌没有办法，将兵马使林滔等五人加上铐镣，送往京城，还恳切请求德宗赦免他们。德宗颁诏遣送他们戍守天德军。一年多后，到底还是将他们杀掉了。然而，达奚抱晖却逃亡在外，不知去向。

达奚小俊引兵至境，闻泌已入陕而还。

达奚小俊领兵来到陕虢边境，听到李泌已经进入陕州，便回去了。

[17]壬辰，以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17]壬辰（疑误），德宗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18]大旱，灞、将竭，长安井皆无水。度支奏中外经费才支七旬。

[18]旱情严重，灞水、水将要干涸，长安的井中滴水全无。度支上奏说，朝廷内外的经费只能支撑七十天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二卷

唐纪四十八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七贞元元年（乙丑、785）

唐纪四十八唐德宗贞元元年（乙丑，公元785年）

[1]八月，甲子，诏凡不急之费及人冗食者皆罢之。

[1]八月，甲子（初二），德宗颁诏将一切不急的开销以及因事由官府供给饮食的多余人员一律裁撤。

[2]马燧至行营，与诸将谋曰："长春宫不下，则怀光不可得。长春宫守备甚严，攻之旷日持久，我当身往谕之。"遂径造城下，呼怀光守将徐庭光，庭光帅将士罗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谓之曰："我自朝廷来，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复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禄山已来，徇国立功四十余年，何忽为灭族之计！从吾言，非止免祸，富贵可图也。"众不对。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将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怀光所为，汝曹无罪。弟坚守勿出。"皆曰"诺。"

[2]马燧来到行营，与各将领计议说："不将长春宫攻打下来，便不能捉住李怀光。长春宫的防守戒备甚为严密，若是攻打它，势必空费时日，相持很久，我应当亲自前去开导他们。"于是，马燧径直来到城下，呼喊李怀光的守城将领徐庭光，徐庭光率领将士在城上列队向马燧下拜，马燧看出徐庭光内心已经屈服，便和缓地对他说："我是从朝廷来的，你们应该向着西面接受朝命。"徐庭光等便又向西面下拜。马燧说："自从安禄山以来，你们献身国家，建立功勋，已有四十余年，为什么忽然做这种诛灭家族的打算！听我的话，你们不仅可以免去灾祸，而且还可以谋求富贵呢。"众人都不肯回答。马燧敞开衣襟说："既然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为什么不用箭射我！"城上将士都伏在地上哭泣。马燧说："这些罪过都是李怀光犯下的，你们是没有罪的。你们只管坚守这座城不出来就是了。"众人回答："是。"

壬申，燧与浑、韩游进军逼河中，至焦篱堡；守将尉以七百人降。是夕，怀光举火，诸营不应。骆元光在长春宫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轻元光；遣卒骂之，又为优胡于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汉将耳！"元光使白燧，燧还至城下，庭光开门降。燧以数骑入城慰抚，其

众大呼曰：“吾辈复为王人矣！”浑谓僚佐曰：“始吾谓马公用兵不吾远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诏以庭光试殿中监兼御史大夫。

壬申（初十），马燧与浑、韩游进军迫近河中，抵达焦篱堡，守卫的将领尉率七百人归降。这天傍晚，李怀光举火报警，各军营没有响应的。骆元光在长春宫下面，让人招呼徐庭光，徐庭光平素看不起骆元光，派士兵骂他，又扮成胡人在城上侮辱他，而且说：“我们向汉族将领投降！”骆元光让人禀告马燧，马燧来到城下，徐庭光打开城门归降。马燧带着数人骑马入城，慰问安抚众人。徐庭光的部众大声呼喊着说：“我们又成了圣上的子民啦！”浑对佐助自己的官吏说：“开始我自以为马公用兵与我不会相差太多，现在才知道我是远远赶不上他的。”德宗颁诏任命徐庭光为试殿中监，兼任御史大夫。

甲戌，燧帅诸军至河西，河中军士自相惊曰：“西城擐甲矣！”又曰：“东城队矣！”须臾，军士皆易其号为“太平”字；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

甲戌（十二日），马燧率领诸军来到河西县，河中将士自相惊扰地说：“西城将士已经穿上铠甲啦！”又说：“东城将士已经排好列啦！”一会儿，将士们全将旗号改成了“太平”二字。李怀光不知所措，于是自缢而死。

初，怀光之解奉天围也，上以其子璀为监察御史，宠待甚厚。及怀光屯咸阳不进，璀密言于上曰：“臣父必负陛下，愿早为之备。臣闻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势，陛下未能诛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惊曰：“知卿大臣爱子，当为朕委曲弥缝，而密奏之！”对曰：“臣父非不爱臣，臣非不爱其父与宗族也；顾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则卿以何策自免？”对曰：“臣之进言，非苟求生；臣父败，则臣与之俱死矣，复有何策哉！使臣卖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为朕更至咸阳谕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阳而还，曰：“无益也，愿陛下备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说谕万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无信，吾非贪富贵也，直畏死耳，汝岂可陷于入死地邪！’”

当初，李怀光解除奉天围困时，德宗任命他的儿子李璀为监察御史，对他恩宠很厚。到李怀光驻扎咸阳，不肯进兵时，李璀暗中对德宗说：“我父亲肯定会辜负陛下，希望陛下早作准备。我听说君主和父

亲是一回事，但是如今的形势是，陛下未能诛除我的父亲，而我的父亲却足以危及陛下。陛下对待我这么好，胡人性情直率，所以我不忍心不说啊。”德宗惊讶地说：“朕知道你是大臣李怀光所疼爱的儿子，你应该为朕婉转曲折地在其中弥补裂痕，而你地秘密上奏！”李璀回答说：“我的父亲并不是不疼爱我，我也并不是不爱我的父亲和宗族。但我已用尽心力，不能拘回。”德宗说：“这样说来，你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免除一死呢？”李璀回答说：“我进上此言，不是要苟且求活。我父亲一旦败亡，那我就和他一同死去，还会有什么办法呢！假如我出卖父亲以求生存，陛下又怎么能用我这种人呢！”德宗说：“你别死，为朕再到咸阳开导你的父亲，使君主与臣下、父亲与儿子的伦常都得以保全，不也是很好的吗！”李璀前往咸阳，回来以后说：“没有效果啊，希望陛下防备我父亲，不要听信别人所说的。如今我前往劝导，用尽了千方百计，我父亲说：‘你小子知道什么！圣上不讲信用。我并不贪图富贵但我也怕死啊，你怎么可以把我陷于死地呢！’”

及李泌赴陕，上谓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怀光者，诚惜璀也；卿至陕，试为朕招之。”对曰：“陛下未幸梁要、洋，怀光犹可降也。今则不然。岂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复立于其朝乎！纵彼颜厚无惭，陛下每视朝，何心见之！臣得入陕，借使怀光请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璀固贤者，必与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则亦无足贵也。”及怀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

到李泌前往陕州时，德宗对他说：“我再三想要保全李怀光的原因，实在是怜惜李璀啊。你到陕州后，试着为朕招抚他吧。”李泌回答说：“在陛下没有出走梁州、洋州时，还是可以使李怀光投降的，现在却不行了。哪有臣下逼走了他的君主，还可以再站在朝堂之上的呢！即使他脸皮厚，不惭愧，每当陛下上朝之时，看到他会是什么心情呢！我进入陕州后，假如李怀光请求投降，我也不敢接受，何况让我去招抚他呢！李璀固然是贤明的人，他一定会与他父亲一起去死了。如果他不肯死，那也没有可贵之处了。”及至李怀光死后，李璀事先杀了他的两个弟弟。然后便自杀了。

朔方将牛名俊断与光首出降。河中兵犹万六千人，燧斩其将阎晏等七人，余皆不问。燧自辞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于狱，皆奏置幕下。

朔方将领牛名俊割下李怀光的头颅出城投降。河中兵还有一万六千人，马燧将他们的将领阎晏等七人斩杀，对剩下的人都不予追究。马燧从告别德宗到平定河中，共用了二十七天。马燧将高郢、李放出监狱，奏请将他们都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之中。

韩游之攻怀光也，杨怀宾战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游遂以朝晟为都虞候。

韩游攻打李怀光时，杨怀宾作战甚为出力，德宗命令特别宽恕了他的儿子杨朝晟。于是，韩游任命杨朝晟为都虞候。

上使问陆贽："河中既平，复有何事所宜区处？"令悉条奏。贽以河中既平，虑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为王师所向无敌，请乘胜讨淮西者。李希烈必诱谕其所部及新附诸帅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复诛伐。"如此，则四方负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齐固当响应，兵连祸结，赋役繁兴，建中之忧，行将复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屡徼，幸不可以常觊。臣姑以生祸为忧，未敢以获福为贺。"又曰："陛下怀悔过之深诚，降非常之大号，所在宣扬之际，闻者莫不滋流。假王叛换之夫，削伪号以请罪；观衅首鼠之将，一纯诚以效勤。"又曰："讨之而愈叛，今释之而毕来；以百万之师而力殚，今以咫尺之诏而化洽。是则圣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帅之悖臣礼，拒天诛，图活而不图王，又明矣。是则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术。挤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这久安也，从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阖境罹殃；一境不宁，普天致扰。"又曰："亿兆污人，四三叛帅，感陛下自新之旨，悦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辞，且修臣礼，其于深言密议固亦未尽坦然，必当聚心而谋，倾耳而听，观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与事符，则迁善之心渐固；傥事与言背，则虑祸之态复兴。"又曰："朱灭而怀光戮，怀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傥平，祸将次及，则彼之蓄素疑而怀宿负者，能不为之动心哉！"又曰："今皇运中兴，天祸将悔，以逆之偷居上国，以怀光之窃保中畿，岁未再周，相次枭殄，实众慝惊心之日，群生改观之时。威则已行，惠犹未洽。诚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济威，乘灭贼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从，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愿从也；想其潜虑，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

计，已窃大号，虽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于天地之间耳。纵未顺命，斯为独夫，内则无辞以起兵，外则无类以求助，其计不过厚抚部曲，偷容岁时，心虽陆梁，势必不致。陛下但敕诸镇各守封疆，彼既气夺算穷，是乃狴牢之类，不有人祸，则当鬼诛。古之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谓欤！

德守让人询问陆贽说："河中已经平定，还有什么事情该当处理的？"让陆贽全部条列出来上奏。陆贽认为，河中平定以后，可虑的是必然会有迎合意旨、无端生事的人，认为皇上的军队所向无敌，请求乘胜讨伐淮西。李希烈也必然会诱导他的军队以及新近归附的各节帅说："在奉天所颁布的停止用兵的诏旨，是因处境窘困而讲的，只要朝廷稍微安定下来，是一定会再事讨伐的。"这样，各地那些负有罪名的人谁不担心自身难保？河朔、青齐肯定是要响应他的。战事连绵，灾祸不断，赋税纷繁，力役频兴，建中年间的忧患便将再次发生了。陆贽于是进上奏章，大致说："福缘是不能够屡次侥幸取得的，而侥幸也不是能够经常妄自希图的。我姑且认为今后会发生祸患而为陛下担忧，不敢认为今后会获得福缘而向陛下庆贺。"他又说："陛下怀着深切悔过的诚意，贬抑非常式的尊号，当诏书在各处宣布时，听到的人没有不流下眼泪的。自署王号的横蛮跋扈之人，削去伪号，请求治罪；伺机而动迟疑不定的将领，全都诚心诚意地效力勤王。"他又说："以往讨伐叛乱，叛乱反而更加严重，如今释赦他们，他们反而都来归顺；以往调遣了百万之师而终于兵力穷尽，如今只是颁布了不满一尺的诏书反而德化周遍。可见圣明的君王推行促使政治修明的治国之道，使强暴之人心悦诚服，应当运用恩德感召别人，而不是运用兵力征服别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了。各镇的节帅违背人臣应有的礼典，抗拒朝廷的诛讨，为的是谋求存活，而不是谋求称王，也是显而易见的了。可见希望生存，并将此心普及万物，乃是使自己生存的良方；喜欢安宁，并将此心普及万物，乃是使自己安宁的嘉术。将那些人推到必死之地，而想让这些人长久生存；将那些人丢到危殆之地，而想让这些人长久安宁，从古至今，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他又说："一个人不遵循皇上的教令，整个地区都遭受祸殃；一个地区不得安宁，普天下都招致骚扰。"他又说："众多的昏昧无知的人们，以及三四个背叛朝廷的节帅，为陛下容许重新作人的宗旨而感动，为陛下含蕴着盛美德行的话语而喜悦，洗心革面，改易不敬之辞，并且奉行人臣之礼。

然而，他们对陛下深切坦诚的谈话和体贴周到的议论，肯定还没有完全明白理解，他们必然要专心谋划，侧耳细听，观察陛下所做的事情，考究陛下所发的誓言。如果陛下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相符合，他们改恶从善的心意就会逐渐牢固；倘若陛下所做的事与所说的话相违背，他们顾虑招致祸患的态度就会重新抬头。”他又说：“朱灭亡后李怀光受戮，李怀光受戮后李希烈被征讨，倘若李希烈被平定了，祸患又将依次连及别人，那么，那些素积疑虑而久怀野心的人们，能不意志动摇吗！”他又说：“如今国家的气运重新兴盛起来，上天降下的祸患将要成为过去。就朱窃居京城，李怀光私占中都而言，在不到两年里，便相继使他们主帅伏诛，全军覆灭，这实在是邪恶之徒震动心魄的日子，是所有生灵改变面貌的时候。陛下的威严已经显示出来了，但陛下的恩惠还没有普及开来。陛下诚然应当对上顺应上天的眷顾，对下集合人们的愿望，播散体恤民心的恩惠来增益威严，乘着消灭贼寇的威严来施加恩惠。”他又说：“我所不敢担保其人一定会顺从朝廷的，只有李希烈一个人罢了。推测他私下的意图，不是不愿顺从朝廷；料想他暗中的考虑，也还不是不打算悔改前非。但是，他因考虑不周，肆意妄行，已经窃称帝号，即使他承受陛下保全宽宥他的恩典，但他却不能不自觉无颜生活在天地之间。即使他不肯顺从朝命，却已成了独夫民贼，对内则没有发兵起事的理由，对外则没有寻求援助的同伙，

丁卯，诏以“李怀光尝有功，宥其一男，使续其后，赐之田宅，归其首及尸使葬。加马燧兼侍中，浑检校司空；余将卒赏赉各有差。诸道与淮西连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轶，不须进讨。李希烈若降，当待以不死；自余将士百姓，一无所问。”

丁卯（初五），德宗颁诏说：“李怀光曾经立下功劳，现宽宥他的一个儿子，使此子承续他，赐给此子田地住宅，将李怀光的头颅和尸身送回，让此子殡葬。加封马燧兼任侍中，加封浑为检校司空，其余将士的赏赐各分等级不同。与淮西疆界连接的各道，应该守卫本境疆土，只要不是他们突然袭击，就不必要进兵讨伐。假如李希烈投降，应该让他留条活命，其余将士与百姓，一概不予追究。

[3]初，李晟尝将神策军戍成都，及还，以营妓高洪自随。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怒，追而还之，由是有隙。至是，刘从一有疾，上召延赏

入相，晟表陈其过恶；上重违其意，以延赏为左仆射。

[3]当初，李晟曾经带领神策军戍守成都，等到回去时，他便让营中的妓女高洪跟随着自己。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很生气，追上李晟，将高洪索回，由此二人有了嫌隙。及至此时，刘从一得了疾病，德宗传召张延赏出任宰相，李晟上表陈述张延赏的过失与缺点，德宗不愿意违背他的意愿，便任命张延赏为左仆射。

[4]骆元光将杀徐庭光，谋于韩游曰："庭光辱吾祖考，吾欲杀之，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游曰："诺。"壬午，遇庭光于军门之外，揖而数其罪，命左右碎斩之。入见马燧，顿首请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辄杀之，是无统帅也！"欲斩之。游曰："元光杀裨将，公犹怒如此。公杀节度使，天子其谓何！"燧默然；浑亦为之请，乃舍之。

[4]骆元光准备杀掉徐庭光，便与韩游计议说："徐庭光侮辱我的祖先，我想杀他，马公必然大怒，你能救我一命吗？"韩游说："好吧。"壬午（二十日），骆元光在军营大门外遇到徐庭光，拱手相见后，便数说他的罪过，命令随从人员零刀碎剐地杀死了他。骆元光入营见马燧，伏地叩头，请求治罪，马燧非常气愤地说："徐庭光已经归降，接受了朝廷封拜的官爵，你不告诉我一声就将他杀死，这是目无统帅！"马燧准备斩杀骆元光，韩游说："骆元光杀了一个副将，你尚且愤怒成这个样子。你杀了节度使，圣上将说你些什么！"马燧没有说话，浑也为骆元光求情，于是马燧舍弃了骆元光。

浑镇河中，尽得李怀光之众，朔方军自是分居、蒲矣。

浑镇守河中，得到了李怀光所有的部众，朔方军自此分别屯驻州与蒲州了。

[5]卢龙节度使刘怦疾病，九月，己亥，诏以其子行军司马济权知节度事；怦寻薨。

[5]卢龙节度使刘怦得了重病，九月，己亥（初七），德宗颁诏命令他的儿子行军司马刘济权且代理节度使事务。不久，刘怦去世。

[6]己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从一罢为户部尚书；庚申，薨。

[6]己未（二十七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从一被罢免为户部尚书。庚申（二十八日），刘从一去世。

[7]冬，十月，癸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7]冬季，十月，癸卯（疑误），德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8]十二月，甲戌，户部奏今岁入贡者凡百五十州。

[8]十二月，甲戌（十三日），户部奏，本年共有一百五十州入朝进贡。

[9]于阗王曜上言："兄胜让国于臣，今请复立胜子锐。"上以锐检校光禄卿，还其国。胜固辞曰："曜久行国事，国人悦服。锐生长京华，不习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锐为韶王谘议。

[9]于阗王尉迟曜上奏说："我哥哥尉迟胜将于阗国让给了我，现在请朝廷再册立尉迟胜的儿子尉迟锐。"德宗任命尉迟锐为检校光禄卿，让他返回于阗国。尉迟胜一再推辞说："尉迟曜长时间办理国家事务，国中百姓心悦诚服。尉迟锐生长在京城，不熟悉于阗风俗，不能前往。"德宗嘉许尉迟胜，任命尉迟锐为韶王李暹的咨议。

二年（丙寅、786）

二年（丙寅，公元786年）

[1]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朗刘滋为左散骑常侍，与给事中崔造、中书舍人齐映并同平章事。滋，子玄之孙也。

[1]春季，正月，壬寅（十一日），德宗任命吏部侍郎刘滋为左散骑常侍，与给事中崔造、中书舍人齐映一并任同平章事。刘滋是刘子玄的孙子。

造少居上元，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以王佐自许，时人谓之"四夔"。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让事于造。造久在江外，疾钱谷诸使罔上之弊，奏罢水陆运使、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诸道租赋悉委观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诣京师。令宰相分判尚书六曹：齐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刘滋判吏部、礼部，造判户部、工部；又以户部侍郎元判诸道盐铁、榷酒，吉中孚判度支两税。

崔造早年住在上元县，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朋友，自认为是帝王的辅佐，当时的人们将他们四人比作虞舜的四位贤臣，称为"四夔"。德宗因崔造在朝廷中敢于言事，所以不拘等次地任用了他，刘滋、齐映往往将事情推给崔造办理。崔造长期生活在长江以南，憎恨执掌钱谷诸使欺瞒上级的弊端，上奏罢除了水陆运使、度支巡院、江

淮转运使等，各道的赋税全委托观察使、刺史派遣官吏送至京城。德宗命令宰相分别兼管尚书省六曹：齐映兼管兵部，李勉兼管刑部，刘滋兼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兼管户部和工部。还让户部侍郎元兼管诸道盐铁和酒类专营，让吉中孚兼管度支两税。

[2]李希烈将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击擒之。

[2]李希烈的将领杜文朝侵犯襄州。二月，癸亥（初三），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进击并擒获了他。

[3]崔造与元善，故使判盐铁。韩奏论盐铁过失，甲戌，以为尚书右丞。陕州水陆运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是月道成。

[3]崔造与元友好，所以让他兼管盐铁。韩上奏议论盐铁事务中的过失。甲戌（十四日），德宗任命元为尚书右丞。陕州水陆运使李泌上奏说：“请准许由集津到三门，凿穿山石，开辟车道十八里，以便避开底柱天险。”就在本月内，车道告竣。

[4]三月，李希烈别将寇郑州，义成节度使李澄击破之。希烈兵势日蹙，会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将陈仙奇使医陈山甫毒杀之；因以兵悉诛其兄弟妻子，举众来降。甲申，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4]三月，李希烈的别将侵犯郑州，义成节度使李澄击败了他。李希烈军的形势日益紧迫，恰好他生了病，夏季，四月，丙寅（初七），大将陈仙奇指使医生陈山甫将他毒死。陈仙奇于是派兵将李希烈的兄弟、妻子、儿女全部诛杀，率众前来投降。甲申（二十五日），德宗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5]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

[5]关中粮食库存已经用光，禁军中有人摘下头巾，在道上大喊：“把我拘束在军中，但不给粮食，我简直成罪人了！”德宗甚为忧虑，适逢韩将三万斛米运到陕州。李泌当即奏报朝廷。德宗大喜，匆忙来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运到陕州，我父子能够活下去了！”当时，

宫廷中不造酒，德宗让人上街取酒回来作乐。德宗又派遣中使告诉神策六军，军中将士都高呼万岁。

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伍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当时，由于连年饥荒，将士、百姓全都又瘦又黑。至此，麦子开始成熟，街市中有了醉酒之人，当时认为这是嘉兆瑞象。人们骤然吃得很饱，因此而致死的人又有五分之一。过了几个月，人们皮肤的颜色才恢复原状。

[6]以横海军使程日华为节度使。

[6]德宗任命横海军使程日华为节度使。

[7]秋，七月，淮西兵民使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少诚素狡险，为李希烈所宠任，故为之报仇。己酉，以虔王谅为申、光、随、蔡节度大使，以少诚为留后。

[7]秋季，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死陈仙奇，自任留后。吴少诚素来狡猾阴险，被李希烈所眷宠信任，所以吴少诚为他报仇。己酉（二十二日），德宗任命虔王李谅为申、光、随、蔡节度大使，任命吴少诚为留后。

[8]以陇右行营节度使曲环为陈许节度使。陈许荒乱之馀，户口流散。曲环以勤俭率下，政令宽简，赋役平均，数年之间，流亡复业，兵食皆足。

[8]德宗任命陇右行营节度使曲环为陈许节度使。在兵荒马乱之后，陈许地区户口流亡散失。曲环以勤俭的作风约束部下，行政措施与法令都很宽和简明，赋税劳役平均，在几年时间里，流离亡散的人们又重操旧业，兵马与粮食都充足起来。

[9]八月，癸未，义成节度使李澄薨，其子士宁谋总军务，秘不发丧。

[9]八月，癸未（二十七日），义成节度使李澄去世，他的儿子李克宁图谋总揽军中事务，隐秘死讯，暂不公告于众。

[10]丙戌，吐蕃尚结赞大举寇泾、陇、、宁，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骚然，州县各城守。诏浑将万人，骆元光将八千人屯咸阳以备之。

[10]丙戌（三十日），吐蕃尚结赞大规模地侵犯泾州、陇州、州、宁州，掳掠人口与牲畜，收割庄稼，西部边境骚动不安，州县各自据城防守。德宗颁诏命令浑带领一万人，骆元光带领八千人在咸阳驻扎，以防御吐蕃。

[11]初，上与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自西魏以来兴废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浸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山东戍卒多赍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于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自天宝以后，山东戍卒还者什无二三，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骑，其后益为六军。乃李林甫为相，奏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

[11]当初，德宗与李泌计议恢复府兵，李泌因而为德宗依次叙述自西魏以来府兵兴起与废弃的原由，还说："在平时，府兵都安心耕种田地，每府设置折冲府统领府兵，折冲府利用农闲时节教给府兵演练战阵。当国家有事，需要征调府兵时，便将调动兵马的符节下达府兵所在的州与府，经过参验，发出府兵。府兵来到指定地点，经过将帅的审查和检阅，凡有教练演习不合标准的，要制裁府兵所在的折冲府长官，严重不合标准的，制裁还要牵连到该州刺史。罢兵以后，赐给勋官名号，颁发奖赏，由罢兵处各取方便路径，回到本地。凡是应征的人，时间短的，不超过三个月，时间长的，不超过一年。高宗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便经营吐蕃，由此才有长期屯戍的兵役。武后在位以来，天下太平的日子长了，府兵逐渐没落，被人们看得轻贱了，百姓以当府兵为耻辱，以至于有为了逃避兵役而烫伤手足的。再者，牛仙客因积聚财货而得以出任宰相，边疆的将领都学着他的样子

去做。山东戍边的士兵常常随身带着丝帛，边地的将领诱骗他们把丝帛寄存到仓库中，白天让他们服苦役，晚上将他们拘囚在地牢中，希望他们死亡以没收他们的财物。所以，自从天宝年间以后山东戍守边境的士兵能够回来的人十个没有二三，那残酷暴虐的程度就是这样。然而，当时还不曾有外部的叛变和内部的侮乱以及谋杀镇帅、自专旌节的人，这诚然是因为眷恋田地家园，惟恐连累本宗本族的原故啊。自从开元末年以来，张说开始募集长期征戍的士兵，把他们称作骑，后来将骑增加到六军。到了李林甫出任宰相进，他奏请各军都由募集来的人员组建。士兵们已经不再是本地人在本地当兵，又没有宗族，他们不再自重自异惜，宁可为财利而死，于是灾祸变乱发生了，至今还作梗不止。假使府兵制度永远存在而未被废弃，哪里会有纲纪废弛，上下失序的祸患呢！陛下打算恢复府兵，这乃是国家的福气，太平盛世指日可待了。”德宗说：“等到将河中平定后，朕自当与你计议此事。”

九月，丁亥，诏十六卫各置上将军，以宠功臣；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殿前射生左、右厢为殿前左、右射生军，各置大将军二人、将军二人。

九月，丁亥（初一），德宗颁诏命令十六卫各自设置上将军，以表示对功臣的恩宠。将神策左、右厢改为左、右神策军，将殿前射生左、右厢改为殿前左、右射生军，各自设置大将军两人、将军两人。

[12]庚寅，李克宁始发父澄之丧，杀行军司马马铉，墨出视事，增兵城门。刘玄佐出师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谕切至，克宁乃不敢袭位。丁酉，以东都留守贾耽为义成节度使。克宁悉取府库之财夜出，军士从而剽之，比明殆尽。淄青兵数千自行营归，过滑州，将佐皆曰：“李纳虽外奉朝命，内蓄兼并之志，请馆其兵于城外。”贾耽曰：“奈何与人邻道而野处其将士乎！”命馆于城中。耽时引百骑猎于纳境，纳闻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也。

[12]庚寅（初四），李克宁开始将父亲李澄的死讯公布于众。他杀掉行军司马马铉，穿着黑色的麻布丧服出来办理事务，在各城门都增加了兵员。刘玄佐派出军队，在州境上屯扎，以便遏制李克宁，同时让人极为严厉地告诫他，李克宁这才没敢承袭节度使的职位。丁酉（十一日），德宗任命东都留守贾耽为义成节度使。李克宁将库存的

资财悉数取出，连夜出走，将士们跟在后面抢劫财物，到天亮时，将他要带走的资物几乎抢劫完了。淄青兵数千人从行营回来，经过滑州，贾耽的将佐们都说：“虽然李纳表面上遵奉朝廷的命令，骨子里却包藏着吞并土地的意图，请将他的人马安排在城外。”贾耽说：“我们与人家州道相邻，怎么能够让人家的将士住在野外呢！”他让淄青兵住在城中。贾耽时常带领一百人骑马到李纳的境内打猎，李纳听说后，大为喜欢。他佩服贾耽的襟怀，不敢侵犯义成。

[13]吐蕃游骑及好；乙巳，京城戒严，复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咸阳。民间传言上复欲出幸以避吐蕃，齐映见上言曰：“外间皆言陛下已理装，具糗粮，人情凶惧。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与臣等熟计之！”因伏地流涕，上亦为之动容。

[13]吐蕃游动作战的骑兵已经到达好。乙巳（十九日），京城采取了严密的防备措施，还派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在咸阳屯驻。民间传说皇上准备再次出走，以便躲避吐蕃。齐映进见德宗说：“外面都说陛下已经整顿行装，备办干粮，人们的情绪既震惊，又恐惧。一般说来，巨大的福气是不会再出现的，怎么陛下就不肯与我等详细计议一下呢！”他说着便跪伏于地，流下了眼泪。德宗也被他感动得改变了脸色。

李晟遣其将王将骁勇三千伏于城，戒之曰：“虏过城下，勿击其首；首虽败，彼全军而至，汝弗能当也。不若俟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军也，出其不意击之，必大捷。”用其言，尚结赞败走。军士不识尚结赞，仅而获免。

李晟派遣他的将领王带领勇敢善战的士兵三千人在城埋伏下来，告诫他说：“吐蕃军经过城下时，不要向他们的先头部队发起进击。因为尽管他们被打败了，但他们整个部队开来后，你还是难以抵挡的。不如等他们的先头部队开过去后，当看到军中竖着五方旗，将士穿着虎豹衣时，这便是他们的中军了，这时你出其不意地进击他们，一定能够大获全胜。”王采用了李晟所讲的打法，尚结赞战败逃走。将士们不认识尚结赞，所以他才得以幸免。

尚结赞谓其徒曰：“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而已，当以计去之。”入凤翔境内，无所俘掠，以兵二万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来，何不出犒我！”经宿，乃引退。

尚结赞对他的徒众说："唐朝的良将，只有李晟、马燧、浑三人罢了，我们应当用计策去掉他们。"他进入凤翔境内，并不掳掠，带着士兵两万人一直开到凤翔城下说："李令公叫我们到这里来的，为什么不出来犒劳我们！"过了一夜，尚结赞才领着人马退去。

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将步骑五千袭吐蕃摧砂堡；壬申，遇吐蕃众二万，与战，破之，乘胜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斩其将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积而还。尚结赞引兵自宁、庆北去，癸酉，军于合水之北；宁节度使韩游遣其将史履程夜袭其营，杀数百人。吐蕃追之，游陈于平川，潜使人鼓于西山；虏惊，弃所掠而去。

冬季，十月，癸亥（初七），李晟派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带领步兵、骑兵五千人袭击吐蕃的摧砂堡。壬申（十六日），野诗良辅与王军遇到吐蕃军二万人，与他们交战，打败了他们，于是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摧砂堡下，并攻克了摧砂堡，斩杀了堡中守将扈屈律悉蒙，烧掉了堡中的储备，才收兵回去。尚结赞领兵由宁州、庆州向北而去，癸酉（十七日），在合水北岸驻扎下来。宁节度使韩游派遣他的将领史履程在夜间袭击吐蕃的营地，杀了数百人。吐蕃追击史履程，韩游在平川结下阵列，暗中让人在西山擂起鼓来，吐蕃军大惊，丢掉了虏掠的物品，便离去了。

[14]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皇后。

[14]十一月，甲午（初八），德宗册立淑妃王氏为皇后。

[15]乙未，韩入朝。

[15]乙未（初九），韩进京朝见。

[16]丁酉，皇后崩。

[16]丁酉（十一日），皇后去世。

[17]辛丑，吐蕃寇盐州，谓刺史杜彦光曰："我欲得城，听尔率人去。"彦光悉众奔州，吐蕃入据之。

[17]辛丑（十五日），吐蕃侵犯盐州，对盐州刺史杜彦光说："我们只打算得到盐州城，听凭你带着人们离开。"杜彦光带领全部人众逃奔州，吐蕃军占领了盐州。

刘玄佐在汴，习邻道故事，久未入朝。韩过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属吏礼谒之。相约为兄弟，请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见之。酒半，

曰：“弟何进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办耳！”曰：“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帅诸妇女往填宫也！”母悲泣不自胜。乃遗玄佐钱二十万缗，备行装。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玄佐惊服，既而遣人密听之，问孔目吏，“今日所费几何？”诘责甚细。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寅，玄佐与陈许节度使曲环俱入朝。

刘玄佐在汴州，习惯了邻道不尊朝廷的先例，很长时间没有入京朝见。韩经过汴州，刘玄佐器重他的才能与声望，以属吏的礼节谒见韩。韩与刘玄佐相互约定结成兄弟，他请求拜望刘玄佐的母亲，刘玄佐的母亲很高兴，备办了酒席会见他。在酒至半酣时，韩说：“兄弟什么时候入京朝见呀？”刘玄佐说：“我早就打算入京朝见了，只是物力还不具备罢了。”韩说：“我那里的物力够你用的，兄弟应该及早入京朝见。伯母年事已高，不能让她再带着家中的各位女眷去做没入后宫的执役人啊。”刘玄佐的母亲禁不住悲哀地哭泣起来。于是，韩赠给刘玄佐钱二十万缗，让他置办行装。韩在汴州停留了三天，拿出大量的钱帛奖赏和犒劳将士，全军将士都被他打动了，刘玄佐更是既惊叹，又佩服。不久，刘玄佐派人暗中探听韩的情况，听到韩问孔目官说：“今天的费用有多少？”对孔目官的查问和督责都非常详细。刘玄佐笑着说：“我明白他的用意啦！”壬寅（十六日），刘玄佐与陈许节度使曲环一起入京朝见。

[18]崔造改钱谷法，事多不集。诸使之职，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元失职，造忧惧成疾，不视事。既而江、淮运米大至，上嘉韩之功，十二月，丁巳，以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造所条奏皆改之。

[18]崔造更改钱谷的管理办法，所做的事情多数没有成功。各使的职务，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朝廷内外都习惯于这种做法。在元被解除了兼管盐铁的职务后，崔造因忧虑和恐惧而病，不能任职治事。不久，江淮的粮食大批运到，德宗嘉许韩的功劳，十二月，丁巳（初二），让韩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把崔造所条列奏上的办法完全改变了。

[19]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晖帅众去，遂据其城。又寇银州，州素无城，吏民皆溃；吐蕃亦弃之，又陷麟州。

[19]吐蕃又侵犯夏州，也是让夏州刺史托跋乾晖带领众人离去，于是占领了夏州城。吐蕃又侵犯银州，银州素来没有城墙，官吏和百姓都逃散了。吐蕃也丢下了银州，又攻陷麟州。

[20]韩屡短元于上；庚申，崔造罢为右庶子，贬雷州司户。以吏部侍郎班宏为户部侍郎、度支副使。

[20]韩屡次向德宗指责元的短处，庚申（初五），崔造被罢黜为右庶子，元被贬为雷州司户，德宗任命吏部侍郎班宏为户部侍郎、度支副使。

[21]韩游奏请发兵攻盐州，吐蕃救之，则使河东袭其背。丙寅，诏骆元光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将步骑万二千人会宁军，趣盐州，又命马燧以河东军击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

[21]韩游上奏请求派出兵马攻打盐州，如果吐蕃前去援救盐州，便让河东军从背后袭击他们。丙寅（十一日），德宗颁诏命令骆元光以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二千人，会合宁军，奔赴盐州，同时命令马燧率河东军进击吐蕃。马燧来到石州后，河曲六胡州全部投降，将该处各部落迁徙到云州、朔州一带。

[22]工部侍郎张，李晟之婿也。晟在凤翔，以女嫁幕客崔枢，礼重枢过于；怒，遂附于张延赏；给事中郑云逵尝为晟行军司马，失晟意，亦附延赏；上亦忌晟功名。会吐蕃有离间之言，延赏等腾谤于朝，无所不至。晟闻之，昼夜泣，目为之肿，悉遣子弟诣长安，表请削发为僧，上慰谕，不许。辛未，入朝，见上，自陈足疾，恳辞方镇，上不许。韩素与晟善，上命与刘玄佐谕旨于晟，使与延赏释怨。晟奉诏，等引延赏诣晟第谢，结为兄弟，因宴饮尽欢；又宴于、玄佐之第，亦如之。因使晟表荐延赏为相。

[22]工部侍郎张是李晟的女婿。李晟在凤翔时，把女儿嫁给幕府听宾客崔枢，对崔枢的礼遇和器重超过了张。张恼怒，于是依附了张延赏。给事中郑云逵曾经担任李晟的行军司马，失去李晟的欢心，也依附了张延赏。德宗对李晟的功劳与声名也心怀顾忌。适逢吐蕃人散布离间的流言，张延赏等人便在朝廷中腾起谤言，对李晟的攻击无所不至。李晟听说后，日夜哭泣，眼睛都哭肿了。他打发子弟全都前往长安，上表请求削发当和尚，德宗劝慰了一悉，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辛未（十六日），李晟进京朝见，见到德宗，说自己得了脚病，恳切地

要求辞去节度使职务，德宗又没有答应。韩素来与李晟友好，德宗命令韩与刘玄佐向李晟传达圣旨，让他与张延赏消除嫌怨，李晟接受了诏旨。韩等人带着张延赏到李晟的府第中来陪罪，二人结成兄弟，因而设宴饮酒，以尽欢言。他们又在韩、刘玄佐的宅第中宴饮，情况也和在李晟家中宴饮一样。于是韩让李晟上表荐举张延赏出任宰相。

三年（丁卯、787）

三年（丁卯，公元787年）

[1]春，正月，任寅，以左仆射张延赏同平章事。李晟为其子请婚于延赏，延赏不许；晟谓人曰：“武夫性快，释怨于杯酒间，则不复贮胸中矣；非如文士难犯，外虽和解，内蓄憾如故，吾得无惧哉！”

[1]春季，正月，壬寅（十七日），德宗任命左仆射张延赏为同平章事。李晟为他的儿子向张延赏求婚，张延赏没有答应。李晟对人说：“武人性情爽快，在杯酒之间消除了嫌怨，便不再把嫌怨存在心中了，不象文人那样难于冒犯，虽然表面上和解了，内心里包藏的怨恨却仍然如故。我能不心怀畏惧吗？”

[2]初，李希烈据淮西，选骑兵尤精者为左·右门枪、奉国四将，步兵尤精者为左、右克平十将。淮西少马，精兵皆乘骡，谓之骡军。

[2]当初，李希烈占据着淮西时，他选拔特别精锐的骑兵担任左右门枪、奉国四将，选拔特别精锐的步兵担任左右克平十将。淮西缺少马匹，精兵全骑骡子，人们把他们称作骡军。

陈仙奇举淮西降，才数月，诏发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马使苏浦悉将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会仙奇为吴少诚所杀，少诚密遣人召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使引兵归；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骑四千自州叛归，浑使其将白娑勒追之，反为所败。

陈仙骑率淮西归降才过了几个月，有诏征调他的人马到京城西边防御吐蕃，陈仙奇派遣都知兵马使苏浦带领着淮西的全部精锐兵马五千人前往。适逢陈仙奇被吴少诚杀害，吴少诚暗中派人征召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人领兵回来，苏浦对发生的事情还不知道。吴法超等人带领步兵、骑兵四千人由州发起叛乱，返回淮西，浑让他的将领白娑勒追赶吴法超，反而被吴法超打败。

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陕虢观察使李泌发兵防遏，勿令济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将兵趣灵宝，淮西兵已陈于河南矣。泌乃命灵宝给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陕西七里。泌不给其食，遣将将选士四百人分为二队，伏于太原仓之隘道，令之曰："贼十队过，东伏则大呼击之，西伏亦大呼应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让以半道，随而击之。"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蹑贼后，闻呼亦应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将千五百人夜出南门，陈于涧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两伏发，贼众惊乱，且战且走，死者四之一；进遇唐英岸，邀而击之，贼众大败，擒其骡军兵马使张崇献。泌以贼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将燕子楚将兵四百自炭窦谷趣长水。贼二日不食，屡战皆败，英岸追至永宁东，贼皆溃入山谷。吴法超果帅其众太半趣长水，燕子楚击之，斩法超，杀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陕兵少，发神策军步骑五千往助泌，至赤水，闻贼已破而还。上命刘玄佐乘驿归汴，以诏书缘道诱之，得百三十馀人，至汴州，尽杀之。其溃兵在道，复为村民所杀，得至蔡者才四十七人。吴少诚以其少，悉斩之以闻；且遣使以币谢李泌，为其诛叛卒也。沁执张崇献等六十馀人送京师，诏悉腰斩于州军门，以令防秋之众。

丙午（二十一日），德宗急忙派遣中使敕令陕虢观察使李泌派兵阻止吴法超，不让他渡过黄河。李泌派遣押牙唐英岸领兵奔赴灵宝，这时淮西兵已经在黄河南岸结成阵列了。于是李泌命令灵宝供给他们食物，淮西兵也就不敢到处抢劫。第二天，淮西军在陕州城西七里处宿营，李泌不再向他们供给食品，而派遣将领率领精选出来的士兵四百人，分成两队，在太原仓的狭窄通道上埋伏起来，并命令他说："待淮西军过去十队后，东边的伏兵大声呼喊着进击淮西军，西边的伏兵也大声呼喊着响应东边的伏兵。不要拦遮道路，不要让他们停止不前，要经常让出半边道路，尾随着打击他们。"李泌又派遣虞候集合附近村落中的年轻人，各自拿着弓箭、兵器和瓦砾、石块等跟踪在贼兵的后面，听到呼喊声后，也要大声响应着追击他们。李泌又派遣唐英岸带领一千五百人在夜间开出南门，在涧北结下阵列。第二天的四更时分，淮西兵起身行进，进入狭窄的通道，两边伏兵齐发，淮西兵惊惶散乱，边战边逃，死去的人有四分之一。接着，他们遇到唐英岸的拦截阻击，淮西兵大败，唐英岸擒获了淮西军的骡军兵马使张崇献。李泌因淮西军肯定要分兵从山路向南而逃，又派遣都将燕子楚领兵四百

人由炭窦谷奔赴长水县。淮西军两天没有吃饭，屡战屡败。唐英岸追击到永宁东面时，淮西军全部溃退到山谷中去了。吴法超果然率领他一多半人马逃往长水，燕子楚进击淮西军，斩杀吴法超，杀掉他的士兵三分之二。德宗因陕州兵马太少，派出神策军步兵、骑兵五千人前去援助李泌，来到赤水时，听说淮西军已经被打败，便返回去了。德宗命令刘玄佐乘着驿车返回汴州，沿途以诏书劝诱淮西兵，收得一百三十余人，到汴州后，便将他们全部杀掉。淮西军溃散在途中的士兵，又被村落百姓杀死，得以回到蔡州的只有四十七人。吴少诚因逃回的人数太少，便将他们全部斩杀，上报朝廷闻知，并且派遣使者送去礼物，感谢李泌，说这是由于李泌诛杀叛乱士卒的原故。李泌捉住张崇献等六十余人，将他们送往京城，德宗颁诏命令在州军营门前将他们全部腰斩，借以号令防御吐蕃的将士们。

[3]初，云南王罗凤陷州，获西泸令郑回。回，相州人，通经术，罗凤爱重之。其子凤迦异及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师事之，每授学，回得挞之。及异牟寻为王，以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者，蛮相也，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于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挞之。

[3]当初，云南王罗凤攻陷州时，捉获了西泸县令郑回。郑回是相州人，通晓经学，罗凤对他又赏识，又器重。罗凤的儿子凤迦异和孙子异牟寻、曾孙寻梦凑都以事奉老师的礼节对待他，每当教授学识时，郑回可以鞭打学生。及至异牟寻即位为王时，任命郑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这一职位，便是南诏的国相，当时设置的清平官共有六人，但国家大事只由郑回一人决断。其余五人事奉郑回甚为谦卑谨慎，如果他们犯了过错，郑回便抽打他们。

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回因说异牟寻复自归于唐曰：“中国尚礼义，有惠泽，无赋役。”异牟寻以为然，而无路自致，凡十馀年。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皋奏：“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上命皋先作边将书以谕之，微观其趣。

云南拥有人众几十万，每当吐蕃侵犯内地时，经常以云南为先锋，对他们征收赋税相当繁重，还强占云南的险要之地，建立城邑堡垒，

每年都要征发兵员帮助吐蕃防守，云南受尽了苦头。于是郑回劝说异牟寻再次主动归附唐朝，他说："大唐崇尚礼义，对我们只会施以恩惠，不会征发赋税劳役。"异牟寻认为所言有理，但是没有门路向朝廷自行传送诚意，共有十余年之久。及至西川节度使韦皋来到镇所后，他招徕并抚慰西川边境上的各蛮族人，异牟寻暗中派人随着各蛮族人请求归附朝廷。韦皋上奏说：" 如今吐蕃背弃盟好，残暴地扰乱盐州、夏州，自当顺乎云南和八国生羌归向王化的愿望，招徕他们，以分化吐蕃的同党，削弱吐蕃的势力。"德宗命令韦皋先以边境将领的名义发布文书开导各蛮族人，暗中观察事态发展的动向。

[4]张延赏与齐映有隙，映在诸相中颇称敢言，上浸不悦；延赏言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贬州刺史。刘滋罢为左散骑常侍，以兵部侍朗柳浑同平章事。

[4]张延赏与齐映结有嫌隙，齐映在各位宰相中号称颇敢直言，德宗渐渐地不喜欢他了，张延赏上言齐映不具有宰相的才具。壬子（二十七日），齐映被贬为州刺史，刘滋被罢黜为左散骑常侍，德宗任命兵部侍郎柳浑为同平章事。

韩性苛暴，方为上所任，言无不从；他相充位而已，百吏救过不赡。浑虽为所引荐，正色让之曰："先相公以褊察为相，不满岁而罢，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于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岂人臣所宜！"愧，为之少霁威严。

韩性情严苛暴躁，他正被德宗重用，他所说的，德宗无不听从，其他宰相只不过是在相位上充数罢了，而朝中百官总是有弥补不完的过错。虽然柳浑是被韩推荐上来的，但他还是严肃地责备韩说："先相公因气量狭窄，苛察细事，出任宰相不满一年便被罢免，如今你更是变本加厉了。你怎么能够在听政之地拷打官吏，以至出了人命呢！妄自尊大，滥用权势，这哪里是人臣所应做的事情呢！"韩惭愧了，因此将威严稍微收敛了一些。

[5]二月，壬戌，以检校左庶子崔浣弃入吐蕃使。

[5]二月，壬戌（初七），德宗让检校左庶子崔充任入吐蕃使。

[6]戊寅，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转运使韩薨。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随其长，无不得人。尝有故人子谒之，考其能，一

无所长，与之宴，竟席，未尝左右视及与并坐交言。后数日，署为随军，使监库门。其人终日危坐，吏卒无敢妄出入者。

[6]戊寅（二十三日），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转运使韩去世。韩长期在浙江东西道任职，他所任用的下属官吏，都是分别按照他们的长处来先拔委任，没有任人不当的事情。曾经有位老朋友的儿子来谒见韩，经过考察他的能力，发现没有长处。韩与他一同赴宴，直至宴席终了，他都不曾向周围看上一眼，也不曾与坐在一起的人交谈。几天以后，韩委任他为随军，让他看管库房门。这人整天端坐在那儿，官吏、士卒没有敢妄自出入的。

分浙江东、西道为三：浙西，治润州；浙东，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各置观察使以领之。

韩廷将浙江东西道划分成三部分：浙西以润州为治所，浙东以越州为治所，宣、歙、池以宣州为治所，三处分别设置观察使，以便统领其地。

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贞为浙西观察使，柳浑曰："志贞，人，不可复用。"会浑疾，不视事；辛巳，诏下，用之。浑疾间，遂乞骸骨；不许。

德宗任命果州刺史白志贞为浙西观察使，柳浑说："白志贞是个奸佞之人，不应该再加任用。"恰逢柳浑得了疾病，不能处理事务，辛巳（二十六日），诏书发下，任用白志贞。柳浑的疾情好转手，请求退职，德宗没有答应。

[7]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

[7]甲申（二十九日），将昭德皇后安葬在靖陵。

[8]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充入吐蕃使。

[8]三月，丁酉（十三日），德宗让左庶子李充任入吐蕃使。

初，吐蕃尚结赞得盐、夏州，各留千馀人戍之，退屯鸣沙；自冬入春，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又闻李晟克摧沙，马燧、浑等各举兵临之，大惧，屡遣使求和，上未之许。乃遣使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且请修清水之盟而归侵地，使者相继于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复济河，为之请于朝。

当初，吐蕃尚结赞在得到盐州、夏州后，各自留下一千余人戍守其地，自己退至鸣沙县屯驻。由冬天转入春天后，羊马多数死去，粮食运输供给不上，又听说李晟攻克摧沙堡，马燧、浑等人各自起兵亲临鸣沙，尚结赞大为恐惧屡次派遣使者请求和好，德宗没有答应他。于是尚结赞派遣使者以谦卑的辞令和丰厚的礼物向马燧求和，而且请求遵守清水会盟的约定，归还他们所侵夺的土地，派出的使者在道路上前后相继。马燧相信了尚结赞的说法，留在石州屯扎，不再渡过黄河，还替尚结赞向朝廷请求。

李晟曰："戎狄无信，不如击之。"韩游曰："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韩曰："今两河无虞，若城原、鄯、洮、谓四州，使李晟，刘玄佐之徒将十万众戍之，河、湟二士馀州可复也。其资粮之费，臣请主办。"上由是不听燧计，趣使进兵。燧请与吐蕃使论颊势俱入朝论之，会薨，燧、延赏皆与晟有隙，欲反其谋，争言和亲便。上亦恨回纥，欲与吐蕃和，共击之，得二人言，正会己意，计遂定。

李晟说："吐蕃不讲信用，不如向他们发起进攻。"韩游说："吐蕃削弱的时候才请求会盟，强盛的时候便侵犯内地。现在，吐蕃深入到边界之内，反而请求盟会，这一定是在骗人！"韩说："如今两河一带没有祸患，假如在原州、鄯州、洮州、渭州四处筑城，让李晟、刘玄佐之些人带领十万人马戍守在那里，河湟地区的二十多个州是可以收复的。他们所需物资粮食的费用，请让我来主持办理。"因此，德宗没有听从马燧的意见，还敦促他进军。马燧请求与吐蕃使者论颊热一同入朝辩论和亲之事，适逢韩去世，马燧、张延赏都与李晟有嫌隙，打算反对李晟的谋略，便争着称道和亲有利。德宗也因心恨回纥，准备与吐蕃和好，以便共同进击回纥，听到马、张二人的主张，正符合自己的意愿，于是便拿定了主意。

延赏数言"晟不宜久典兵，请以郑云逵代之。"上曰："当令自择代者。"乃谓晟曰："朕以百姓之故，与吐蕃和亲决矣。大臣既与吐蕃有怨，不可复之凤翔，宜留朝廷，朝夕辅朕；自择一人可代凤翔者。"晟荐都虞候刑君牙。君牙，乐寿人也。丙午，以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丁未，加晟太尉、中书令，勋、封如故；余悉罢之。

张延赏屡次说：“李晟不适合长期执掌军事，请让郑云逵代替他。”德宗说：“应该让他自己选择替代他的人选。”于是德宗对李晟说：“为了百姓的原故，朕已经决定与吐蕃和亲了。既然你与吐蕃结有怨仇，所以不能再到凤翔去了，最好是留在朝廷，时时辅佐朕。你自己选择一个可以替代你出任凤翔的人选吧。”李晟推荐都虞候邢君牙。邢君牙是乐寿人。丙午（二十二日），德宗任命邢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丁未（二十三日），加封李晟为太尉、中书令，他的勋位、爵号仍然一如往昔，对封拜给他的其余官职，则一概罢除了。

晟在凤翔，尝谓僚佐曰：“魏徵好直谏，余窃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为，非勋德所宜。”晟敛容曰：“司马失言。晟任兼将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为臣！”叔度惭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顾问，极言无隐；性沈密，未尝泄于人。

李晟出任凤翔时，曾对属下官吏说：“魏徵喜欢直言谏诤，我私下里很卯慕他。”行军司马李叔度说：“谏诤是读书人的作为，不是勋业、德望素著的人所应该做的。”李晟面色变得严肃起来，他说：“司马这话可说错了。我兼有将领与宰相的职任，如果知道朝廷哪里做得对、哪里做得不对，但不肯讲出来，那怎样去做一个人臣呢！”李叔度惭愧地退去。及至李晟供职朝廷时，只要德宗向他征询意见，他总是极为坦率地陈说，无所隐瞒，但他生性沉着慎密，从来不曾向别人泄露。

辛亥，马燧入朝。燧既来，诸军皆闭壁不战，尚结赞遽自鸣沙引归，其众乏马，多徒行者。

辛亥（二十七日），马燧入京朝见。马燧来到朝廷以后，各军都关闭营门，不再出战。尚结赞急忙从鸣沙带领军队退回，他的军队缺少马匹，有许多人只好徒步而行。

崔浣见尚结赞，责以负约。尚结赞曰：“吐蕃破朱，未获赏，是以来，而诸州各城守，无由自达。盐、夏守将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来，欲践修旧好，固吐蕃之愿也。今吐蕃将相以下来者二十一人，浑侍中尝与之共事，知其忠信。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皆信厚闻于异域，请使之主盟。”

崔浣见到尚结赞，责备他背弃盟约。尚结赞说：“吐蕃打败朱，没有得到赏赐，所以便前来了，然而诸州各自据城防守，还是无法传达

我们的要求。盐州、夏州的守城将领把城池交给我们以后便逃走了，这可不是我们攻取下来的。现在您来了，打算履行前言，重新恢复原来的盟好，这正是吐蕃的愿望啊。如今吐蕃将相以下官员前来的有二十一人，浑侍中曾经与他们一起讨伐朱，知道他们是讲究忠信的。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信义用事，厚道待人，都闻名于异国，请让他们主持会盟吧。”

夏，四月，丙寅，浣至长安。辛未，以浣为鸿胪卿，复使入吐蕃语尚结赞曰：“希全守灵，不可出境，李观已改官，今遣浑盟于清水。”且令先归盐、夏二州。五月，甲申，浑自咸阳入朝，以为清水会盟使。戊子，以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司封员外郎郑叔矩为判官，特进宋奉朝为都监。己丑，将二万余人赴明所。

夏季，四月，丙寅（十二日），崔浣来到长安。辛未（十七日），德宗任命崔浣为鸿胪卿，让他再次前往吐蕃对尚结赞说：“杜希全防守灵州，不能够离开本州疆境，李观已经改任官职。现在派遣浑到清水会盟。”并且让吐蕃先归还盐州、夏州两地。五月，甲申（初一），浑从咸阳入京朝见，德宗任命他为清水会盟使。戊子（初五），德宗任命兵部尚书崔汉衡为清水会盟副使，司封员外郎郑叔矩为判官，特进宋奉朝为都监。己丑（初六），浑带领二万余人前往会盟地点。

乙巳，尚结赞遣其属论泣赞为言：“清水非吉地，请盟于原州之土梨树；既盟而归盐、夏二州。”上皆许之。神策将马有麟奏：“土梨树多阻险，恐吐蕃设伏兵，不如平凉川坦夷。”时论泣赞已还，丁未，遣使追告之。

乙巳（二十二日），尚结赞派遣他的下属论泣赞前来说：“清水不是吉祥的地方，请在原州的土梨树会盟。会盟以后，便归还盐、夏二州。”德宗一概答应下来。神策军将领马有麟上奏说：“土梨树多半是险阻之地，恐怕吐蕃会设下埋伏的兵马，不如在平凉川会盟，那里地势平坦。”当时，论泣赞已经回去，丁未（二十四日），德宗派遣使者追赶论泣赞，告诉他这一决定。

[9]申蔡留后吴少诚，缮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郑常、大将杨冀谋逐之，诈为手诏赐诸将申州刺史张伯元等；事泄，少诚杀常、冀、伯元。大将宋、曹济奔长安。

[9]申蔡留后吴少诚整治兵器，修葺城邑，准备抗拒朝廷的命令。判官郑常大将杨冀打算驱逐他，便假造德宗的手诏，赐给申州刺史张伯元等诸将领。事情泄露后，吴少诚将郑常、杨冀、张伯元杀掉，大将宋、曹济逃奔长安。

[10]闰月，己未，韦皋复与东蛮和义王苴那时书，使伺导达云南。

[10]闰五月，己未（初七），韦皋再次写信给东蛮和义王苴那时，让他探听云南的情况，引导云南归附。

[11]庚申，大省州、县官员，收其禄以给战士，张延赏之谋也。时新除官千五百人，而当减者千余人，怨嗟盈路。

[11]庚申（初八），朝廷大规模地削减州县官员，收回他们的薪俸，以便维持战士的供给。这是张延赏谋划的。当时，新任命的官员有一千五百人，而应当裁减有一千多人，人们怨声载道。

[12]初，韩荐刘玄佐可使将兵复河、湟，上以问玄佐，玄佐亦赞成之。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强，未可与争。"上遣中使劳问玄佐，玄佐卧而受命。张延赏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辞。皆由延赏罢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愤怒解体，不肯为用故也。

[12]当初，韩推荐刘玄佐，认为可以让他领兵收复河湟地区，德宗以此征求刘玄佐的意见，刘玄佐也表示赞成。韩去世后，刘玄佐上奏说："吐蕃正强盛，不能与他们争锋。"德宗派遣中使慰劳刘玄佐，刘玄佐却躺在床上接受诏旨。张延赏知道刘玄佐难以任用，便上奏将河湟事宜交托李抱真，李抱真也坚决推辞。这完全是由于张延赏免除了李晟兵权，而使武将都愤怨不平，心灰意冷，不愿意为朝廷效力的原故。

[13]上以襄、邓扼淮西冲要，癸亥，以荆南节度使曹王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襄、邓、复、郢、安、随、唐七州隶之。

[13]由于襄州和邓州扼制着淮西的交通要道，癸亥（十一日），德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曹王李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将襄、邓、复、郢、安、随、唐共七州归属他管辖。

[14]浑之发长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张延赏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以严备。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切戒以推诚待虏，勿自为猜贰以阻虏情。

[14]浑从长安出发时，李晟深切地告诫他在会盟地点的防备不可不严密。张延赏对德宗说：“李晟不希望会盟交好获得成功，所以他才告诫浑严加防备。我们有了怀疑吐蕃的形迹，吐蕃就也要怀疑我们了，会盟还怎么能够成功呢！”于是德宗传召浑，极力告诫他对待吐蕃要有诚意，不要自怀疑忌而拒绝了吐蕃的真情。

奏吐蕃决以辛未盟，延赏集百官，以表称诏示之曰：“李太尉谓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浑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闻之，泣谓所亲曰：“吾生长西陲，备谙虏情，所以论奏，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

浑上奏，吐蕃决定在辛未（十九日）这一天会盟。张延赏招集百官，把浑的表章拿给大家看，他说：“李太尉认为与吐蕃和好必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浑侍中的表章，会盟的日期已经确定了。”李晟听说此事后，哭泣着对亲近的人说：“我生长在西部边疆，完全熟悉吐蕃的情况，我上奏论说此事的本意，只是不愿意让朝廷遭受吐蕃的侮辱罢了！”

上始命骆元光屯潘原，韩游屯洛口，以为援。元光谓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从知之！请与公俱。”以诏指固止之。元光不从，与连营相次，距盟所三十馀里。元光壕栅深固，壕栅皆可逾也。元光伏兵于营西，韩游亦遣五百骑伏于其侧，曰：“若有变，则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势。”

一开始，德宗命令骆元光驻扎在潘原，韩游驻扎在洛口，以此来应援浑。骆元光对浑说：“潘原距离会盟地点将近七十里，倘若你发生了紧急情况，我哪里能够得到你的消息呢！请让我与你一同前往吧。”浑根据诏书的意旨坚决阻止了他。骆元光不肯听命，与浑的营地连接着驻扎下来，距离会盟地点有三十多里。骆元光的壕堑挖得很深，栅栏扎得很牢固，浑的壕堑和栅栏却完全可以轻易跳过去。骆元光在营地西边设下伏兵。韩游也派遣骑兵五百人，在骆元光的旁边埋伏下来，他说：“如果发生变故，你们这班人便向西直奔柏泉，以便分散吐蕃的声势。”

尚结赞与约，各以甲士三千人列于坛之东西，常服者四百人从至坛下。辛未，将盟，尚结赞又请各遣游骑数十更相觇索，皆许之。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游骑贯穿唐军，出入无禁；唐骑入虏军，悉为所擒，等皆不知，入幕，易礼服。虏伐鼓三声，大噪而至，杀宋奉朝等

于幕中。自幕后出，偶得他马乘之，伏窜入其衔，驰十余里，衔方及马口，故矢过其背而不伤。唐将卒皆东走，虏纵兵追击，或杀或擒之，死者数百人，擒者千余人，崔汉衡为虏骑所擒。浑至其营，则将卒皆遁去，营空矣。骆元光发伏成陈以待之，虏追骑愕眙。入元光营，追骑顾见宁军四驰，乃还。元光以辎重资，与收散卒，勒兵整陈而还。

尚结赞与浑约定，双方各自派出身著铠甲的将士三千人，排列在坛场的东西两侧，再派出身着平时服装的将士四百人随着来到坛场下面。辛未（十九日），将要会盟时，尚结赞又要求双方各自派出流动巡逻的骑兵数十人，互相襟察对方的行动，浑完全答应了他的要求。吐蕃将精锐的骑兵数万人埋伏在坛场西边，流动巡逻的骑兵在唐朝军队中穿来穿去，进进出出，不受禁止。唐朝的骑兵进入吐蕃军后，全部被吐蕃擒获。浑等人一概没有觉察，走入帐幕，去换礼服。吐蕃擂鼓三声，大声呼喊着赶上前来，在帐幕中杀掉了宋奉朝等人。浑从帐幕后边逃出来，偶然得到一匹别人的马骑了上去，伏在马背上，往马口中戴嚼子，奔驰了十余里地，嚼子才戴到马口上，所以乱箭从他背上掠过去，但他并没有受伤。唐朝的将士都向东逃跑，吐蕃放纵士兵追击，将唐军杀的杀，捉的捉，总计被杀的有数百人，被捉的有一千余人，崔汉衡也被吐蕃骑兵擒获了。浑赶到他的营地时，将士们都已逃跑，营中已空了。骆元光发动伏兵，结成阵列，等待着他，吐蕃追赶而来的骑兵只好瞠目而视。浑进入骆元光的营地，吐蕃追击的骑兵回头看见宁军向西奔驰而去，于是回去了。骆元光以本军的辎重资助浑，与浑一起招集逃散的士兵，统率着军队，整顿好阵列，也向回开去。

是日上临朝，谓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马燧曰：“然。”柳浑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李晟曰：“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邪！”皆伏地顿首谢，因罢朝。是夕，韩游表言“虏劫盟者，兵临近镇。”上大惊，街递其表以示浑。明旦，谓浑曰：“卿书生，乃能料敌如此其审乎！”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谏而止。

就在这一天，德宗上朝，对各位宰相说：“今天与吐蕃讲和，停止战争，这是国家的福气啊！”马燧说：“对呀。”柳浑说：“吐蕃豺狼成

性，不是会盟立誓便可以约束得住的。今天的事情，我私下里总在为它担心！”李晟说：“正如柳浑所说的那样。”德宗脸色一变，说：“柳浑是一个书生，不晓得边疆大计。你也说这种话吗！”大家都伏地叩头谢罪，于是便结束了朝会。当天傍晚，韩游上表说：“吐蕃劫持了会盟的人们，他们的兵马已经来到临近的州镇。”德宗大为震惊，让街使将韩游的表章传示柳浑。第二天早晨，德宗对柳浑说：“你是一个书生，预料敌情竟然能够这般确切啊！”德宗准备出走，以躲避吐蕃人，大臣们规劝他打消了念头。

李晟大安园多竹，复有为飞语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谋因仓猝为变。”晟遂伐其竹。

李晟的大安园内有许多竹子，便又有人制造流言说：“李晟在大安亭设下了伏兵，图谋乘着国家发生突然变故时发动变乱。”于是，李晟将园内的竹子砍掉了。

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赍诏遗尚结赞，至吐蕃境，不纳而还。浑留屯奉天。

癸酉（二十一日），德宗派遣中使王子恒带着诏书给尚结赞送去，中使来到吐蕃疆境，没有受到接待，只好返回。浑留在奉天驻扎下来。

甲戌，尚结赞至故原州，引见崔汉衡等曰：“吾饰金械，欲械以献赞普。今失，虚致公辈。”又谓马燧之侄弇曰：“胡以马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马不能举足，当是时，侍中渡河掩之，吾全军覆没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军得归，奈何拘其子孙！”命与宦官俱文珍、浑将马宁俱归。分囚崔汉衡等于河、廓、鄯州。上闻尚结赞之言，由是恶马燧。

甲戌（二十二日），尚结赞来到原州故地，接见崔汉衡等人说：“我治办了金枷锁，准备用它囚禁浑，以便献给赞普。现在，浑跑掉了，却空自捉住你们这些人。”尚结赞又对马燧的侄子马说：“胡人把马匹视为性命。我在河曲时，春天的草木还未萌生，马匹饿得抬不起脚来。当此时，如果马侍中渡过黄河袭击我们，我们便会全军覆没了！我们请求和好能够成功，全赖马侍中从中出力。如今我们全军得以回去了，怎么能够扣留他的子孙呢！”他让马与宦官俱文珍、浑的将

领马宁一起回国，而将崔汉衡等人分别囚禁在河州、廓州和鄯州。德宗听以尚结赞的说法，由此便嫌恶马燧了。

六月，丙戌，以马燧为司徒兼侍中，罢其副元帅、节度使。

六月，丙戌（初五），德宗侍命马燧为司徒兼侍中，免除了他副元帅、节度使的职务。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浑而止。张延赏惭惧，谢病不视事。

当初，吐蕃尚结赞憎恶李晟、马燧、浑，他说："除去这三个人，唐朝便可以图谋了。"于是，他离间朝廷对李晟的信任，通过马燧向朝廷求和，打算借着捉拿浑来出卖马燧，使二人一起受到惩罚，而他能够趁机放纵兵马直接侵犯长安。适逢浑走脱，只好作罢。张延赏又惭愧，又恐惧，推托有病，不再处理朝中事务。

[15]以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5]德宗任命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6]河东都虞候李自良从马燧入朝，上欲以为河东节度使，自良固辞曰："臣事燧日久，不欲代之为帅。"乃以为右龙武大将军。明日，自良入谢，上谓之曰："卿于马燧，存军中事分，诚为得礼。然北门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为河东节度使。

[16]河东都虞候李自良跟随马燧人京朝见，德宗打算任命他为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再三推辞说："我长期事奏马燧，不想代替他担任主帅。"于是德宗任命他右龙武大将军。第二天，李自良入朝谢恩，德宗对他说："对于马燧来说，你的做法照顾到军中事由的体统，诚然合乎礼数。但是，出镇河东这一有屈大才的任命，还是非你莫属的。"德宗终于任命李自良为河东节度使。

[17]吐蕃之戍盐、夏者，馈运不继，人多病疫思归，尚结赞遣三千骑逆之，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灵盐节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17]戍守盐州和夏州的吐蕃将士，因给养运送接济不上，多数患瘟疫，希望回国，尚结赞派出三千骑兵迎接他们。他们将当地的房舍全

部烧掉，将城墙拆毁并驱散百姓，便离开了。灵盐节度使杜希全派兵分别防守二州。

[18]韦皋以云南颇知书，壬辰，自以书招谕之，令趣遣使入见。

[18]韦皋认为云南人颇为知书识理，壬辰（十一日），他亲自写信劝导他们，敦促他们派遣使者入朝晋见。

[19]李泌初视事，壬寅，与李晟、马燧、柳浑俱入见。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朕今用卿，欲与卿有约，卿慎勿报仇，有恩者朕当为卿报之。”对曰：“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李辅国、元载皆害臣者，今自毙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显达，或多零落，臣无可报也。”上曰：“虽然，有小恩者，亦当报之。”对曰：“臣今日亦愿与陛下为约，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愿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无形迹。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之者，虽陛下必不听，然臣今日对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变不日复生也！人臣苟蒙人主爱信则幸矣，官于何有！臣在灵武之日，未尝有官，而将相皆受臣指画；陛下以李怀光为太尉而怀光愈惧，遂至于叛。此皆陛下所亲见也。今晟、燧富贵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无虞，国家有事则出从征伐；无事则入奉朝请，何乐如之！故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上曰：“朕始闻卿言，耸然不知所谓。及听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计也！朕谨当书绅，二大臣亦当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谢。

[19]李泌开始处理朝中事务。壬寅（二十一日），他与李晟、马燧、柳浑一起入朝晋见，德宗对李泌说：“过去你在灵武时，已经应该担任这一官职，但你主动谦让了。现在，朕起用了你，打算与你有个约定，你千万不要报复仇人。对有恩于你的人，朕自当替你报偿。”李泌回答说：“我平素遵奉道教，是不与人们结仇的。李辅国、元载都加害于我，如今他们自行倒台了。我平时所交好的和对我有恩惠的人，有的已经荣显闻达了，有的已经衰微没落了，我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可报答的了。”德宗说：“即使如此，对有小恩于你的人，也是应当报答的。”李泌回答说：“今天我也希望与陛下有个约定，可以吗？”德宗说：“有什么不可以的！”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我蒙受陛下深厚的恩典，当然没有受害的迹象。李晟、马燧为国家建树了巨大

的功劳，听说有人说他们的坏话，尽管陛下肯定不会听信，但今天我当着他们二人的面讲这些话，是希望他们不要自起疑心而已。万一陛下要加害他们，那么，值宿警卫的将士，方镇的将帅，便都会愤怨叹息，辗转不安，恐怕过不了多少日子，朝廷内外的变故就要再次发生了！如果臣下能够蒙受君主的赏识与信任，那便够幸运的了，还谈什么官职不官职的！我在灵武时，不曾担任官职，但大将、宰相都接受我的指点。陛下任命李怀光为太尉，但李怀光愈加恐惧，终至背叛了朝廷。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事情啊。如今李晟、马燧已经足够富贵的了，如果陛下能够坦诚地对待他们，让他们自保官爵，没有疑虑，在国家发生变故时便出朝随从征伐，在国家无事时便入朝参加朝会，有什么快乐能够与此相比呢！所以，我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他们二人的功劳太大便猜忌他们，他们二人也不要因为职位太高便自生疑心，那么，天下便永远不会发生危险了。”德宗说：“朕乍一听你的话，觉着突兀，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待到听了你的分析后，才知道这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啊！朕自会牢牢记住你的话，对于李、马两位大臣，朕也自当与你共同保全他们。”李晟和马燧都站了起来，哭泣着表示感谢。

上因谓泌曰：“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刑法委浑”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非如给事则有吏过、兵过，舍人则有六押；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适失辞，卿言是也。”泌请复所减州、县官。上曰：“置吏以为人也，今户口减于承平之时三分之二，而吏员更增，可乎？”对曰：“户口虽减，而事多于承平且十倍，吏得无增乎！且所减皆有职而冗官不减，此所以为未当也。至德以来置额外官，敌正官三分之一，若听使计日得资然后停，加两选授同类正员官。如此，是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请诸王未出阁者不除府官，上皆从之。乙卯，诏先所减官，并复故。

于是德宗对李泌说：“从今天起，凡是有关军队和粮食储备的事情，都由你来主持，吏部和礼部交给张延赏主持，刑部交给柳浑主持。”李泌说：“这不妥当。陛下不嫌我没有才能，才让我出任宰相。宰相的职责，是不可分割的，不象在给事中那里要分辨出哪些是吏部的过失，哪此是兵部的过失，在中书舍人那里有六人签署划押。至于宰相的职责，对天下的事情都应当共同商酌处理。如果宰相各自主持

某方面的事情，这便成了专司一面的职能部门了，不是宰相的职责啊。”德宗笑着说：“适才是朕讲得不够妥当，你的话是对的。”李泌请求恢复被削减的州县官员，德宗说：“官吏应当是为百姓而设置的，现在户口比太平时期减少了三分之二，但官吏反而增加了，这能行吗？”李泌回答说：“虽然户口是减少了，但是现在的事务比太平时期多出将近十倍，官吏怎么会不增加呢！而且，削减的都是有职任的官员，反而没有削减没有专职的闲散官员。这就是此次削减官员并不妥当的道理啊。至德年间以来，设置名额外的官员，相当于正式官员的三分之一，如果听凭他们按照在官的日期核定资历，然后停罢他们的官职，再增加文武官两选，授给他们同一类中的正额官职，这样，不仅不会遭到埋怨，还会使他们高兴了。”李泌又请求对没有到封地去的诸王不授给府官，德宗一概答应下来。乙卯（疑误），德宗颁诏命令对先前削减的官员，一律恢复原有官职。

[20]初，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波明有隙。上入骆谷，值霖雨，道涂险滑，卫士多亡归朱，叔明之子升及郭子仪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舆，相与啮臂为盟，著行、钉鞋，更上马以至梁州，他人皆不得近。及还长安，上皆以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张延赏知升私出入郜国大长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谓李泌曰：“郜国已老，升年少，何为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动摇东宫者。谁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问，第为朕察之。”泌曰：“必延赏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为上言二人之隙，且曰：“升承恩顾，典禁兵，延赏无以中伤，而郜国乃太子萧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请除升他官，勿令宿卫以远嫌。秋，七月，以升为詹事。郜国，肃宗之女也。

[20]当初，在张延赏任职西川时，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结下了嫌隙。德宗进入骆谷后，正值大雨连绵，路险道滑，有许多卫士逃归朱。李叔明的儿子李升和郭子仪的儿子郭曙、令孤彰的儿子令孤建等六人，惟恐有邪恶的人危及德宗，便在一块儿咬破手臂，立下盟誓。他们裹着绑腿，穿着底上钉有铁钉的皮鞋，轮流为德宗牵马，直到梁州，一概不让其他的人接近德宗。及至回到长安后，德宗将他们全任命为禁卫将军，甚是宠爱优待。张延赏了解到李升私自在郜国大长公主的府第中出入往来，便暗中向德宗禀告了。德宗对李泌说：“郜国大

长公主已经老了，李升却很年轻，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大概其中必有原故，你最好查明此事。”李泌说：“这一定是有人打算动摇太子的地位。是谁对陛下说的？”德宗说：“你不用问了，往后你慢慢为朕清查此事就是了。”李泌说：“讲此事的人一定是张延赏吧。”德宗说：“你怎么知道的？”李泌毫不保留地对德宗讲出张延赏与李叔明有嫌隙，而且说：“李升承蒙陛下的恩宠眷顾，掌管着禁卫亲兵，张延赏无法中伤他。然而，郜国大长公主是太子妃萧氏的生母，所以他打算用这件事来陷害他罢了。”德宗笑着说：“是的。”于是李泌请求授给李升别的官职，不再让他值宿警卫，以便避嫌。秋季，七月，德宗任命李升为詹事。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的女儿。

[21]甲子，割振武之绥、银二州，以右羽林将军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帅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东之士三千镇夏州。

[21]甲子（十三日），朝廷从振武分割出绥、银二州，任命右羽林将军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让他率领神策军将士五千人和朔方、河东将士三千人，镇守夏州。

[22]时关东防秋兵大集，国用不充，李泌奏：“自变两税法以来，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继以朱之乱，争榷率、征罚以为军资，点募自防；既平，自惧违法，匿不敢言。请遣使以诏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应留使、留州之外，悉输京师。其官典逋负，可征者征之，难征者释之，以示宽大；敢有隐没者，重设告赏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长，然立法太宽，恐所得无几！”对曰：“兹事臣固熟思之，宽则获多而速，急则获少而迟，盖以宽则人喜于免罪而乐输，急则竞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实，财不足济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奸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员外郎元友直为河南、江、淮南句勘两税钱帛使。

[22]当时，关东防御吐蕃的兵马大量集结，国家的用度不够充足，李泌上奏说：“自从改行两税法以来，藩镇与州县往往违背规定，搜刮钱财。接着发生了朱作乱，地方上争着通过专买和征收获罪吏民用以赎罪的钱谷来获取钱财，用以充当军事费用，以便检选和募集将士，自行防卫。朱之乱被平定后，地方上因违犯规定而感到畏惧，故隐瞒着实情而不敢讲出来。请陛下派遣使者，颁布诏旨，赦免他们的罪过，只让他们改正以往的做法，除了按照规定应当留给诸使、留给州

府的钱粮以外，其余的一律要输送到京城。各地方官要处理好拖欠的赋税，对能够征缴的，要征缴上来，对难以征缴的，可以免除征缴，以显示宽大。对于胆敢隐瞒实情的，要重新颁布奖赏告发者的条令，以便惩处他们。”德宗高兴地说：“你的策谋很好，但是采用的办法过于宽大，恐怕朝廷能够得到的赋税就没有多少了。”李泌因答说：“对于这件事情，我当然已经想好了。实行宽大的办法，能够得到的数量多而时间短。实行严厉的办法，能够得到的数量少而时间长。这大概是因为实行宽大的办法，人们为免除惩处而欣喜，因而乐于交纳赋税；实行严厉的办法，人们争着隐藏赋税，不经过审讯便不能够查出实情，因而得到的钱财不够接济当前的迫切需要，反而都让邪恶的官吏得去了。”德宗说：“讲得好！”任命度支员外郎元友直为河南、江、淮南句勘两税钱帛使。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

当初，河陇地区被吐蕃攻陷。自天宝年间以来，安西、北庭的奏事人员和西域的使者来到长安，由于回去的道路已经断绝，他们的人员马匹都依赖鸿胪寺供给，礼宾院又委托京兆府及所属赤县畿县供应他们，而到度支领受钱财。度支不能按时支付钱财，使得长安的商市店铺负担沉得。李泌了解到胡人客使在长安居留时间很长，有的已达四十余年，都有了妻子儿女，他们买下了田地和住宅，放高利贷谋取钱财，安心定居下来，不准备回去了。他命令检核胡人客使，凡是拥有田地和住宅的人，停止对他们的给养。一共查得四千人，准备停止对他们的给养。胡人的客使都到相府来申诉此事，李泌说：“这都是历任

宰相的过错。哪有让外国前来朝贡的使者在京城留居好几十年而不听凭使者回国的呢！如今应该向回纥借道，或者从海道上分别打发使者回国。如果有不愿意回去的，应当前往鸿胪寺自行说明，授给一定的职位，发给薪奉，充当唐朝的臣子。人生应当顺应时务，施展才力，怎么能够一辈子作客而死呢！”于是，胡人客使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国，李泌让他们一律分别隶属于神策两军，让胡人中的王子、使者担任无职事的兵马使，或者担任押牙，其余的人都当士兵，禁卫亲军愈发壮大了。鸿胪寺所供应的胡人客使才有十余人，每年为度支节省钱五十万缗，市肆的商人也都高兴。

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未暇议复府兵也。”上曰：“然则奈何？亟减戍卒归之，何如？”对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为不用！”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日则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会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馀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地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所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

德宗又向李泌询问恢复府兵的策略。李泌回答说：“今年征发关东士兵戍守京西的有十七万人，算来全年食用粮食二百零四万斛。现在粮食每斗值一百五十钱，合计需钱三百零六万缗。近来国家遭逢饥荒战乱，经费不足，即使有钱，也没有粮食可供买入，所以无暇计议恢复府兵啊。”德宗说：“这又如何是好？赶快削减戍守的士兵，让他们回去，你看行吗？”李泌回答说：“如果陛下采用我的建议，可以不用削减戍守的士兵，不用打扰百姓，而使粮食充足，谷子和麦子的价钱逐渐下降，府兵也能够成就起来。”德宗说：“果真能够如此，朕怎么会不采用呢！”李泌回答说：“这必须赶紧去做，再过十天，就来不及了。如今吐蕃人长期居住在原州和会州一带，用牛运输粮食，粮食吃

光后，牛没有用了。请调出左藏中质地变坏的丝帛，染成花色斑烂的丝帛，通过党项人将它们卖给吐蕃人，每换一头牛，不过需要二三匹丝帛，算来拿出十八万匹丝帛，可以换来六万多头牛。再命令各冶炼场铸造农用器具，买进麦种，分别赐给边疆一带的军镇，募集戍守的士兵，让他们耕种荒田，与他们约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所用的种子，对剩下的粮食，按照当时的价钱增加五分之一，由官府收买。来年春天种庄稼还用这种办法。关中土地肥沃，荒废已久，初种必然会有丰厚的收获，戍卒从中得到好处，耕种的人们便会逐渐多起来了。边疆地区的居民极为稀少，将士们每月吃官府供应的粮食，他们所收获的谷子、麦子无处去卖，粮食的价钱必然就贱了。所以，名义上是官府增价收买，实际上却比今年粮食的价钱低得多。”德宗说：“好！”当即命令实行这一办法。

泌又言：“边地官多阙，请募人入粟以补之，可足今岁之粮。”上亦从之，因问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则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上喜曰：“如此，天下无复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计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俟麦禾有效，然后可议也。”上固问，不对。泌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恐闻之不悦，并屯田之议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泌又说：“边疆地区的官员有许多空阙，请募集人们交纳粮食，将他们补为边官，便可使今年粮食足够用了。”德宗又听从了他的建议，接着问道：“你说府兵也可以成就起来，此话怎样？”李泌回答说：“戍守的士兵靠着屯田富裕起来，便会安心留在他们的土地上，不再想回去了。根据原有的制度，戍守的士兵三年轮换一次，到三年将满时，下令凡有愿意留下来的人，将他们所开垦的田地作为永业田。他们家人愿意前来，原籍所在官府便发给沿途提供食品的文书来遣送他们。当地官府要根据应募的人数，以公文报告本道。即使是河朔地区的各节帅也能够免除替换戍卒的烦劳，也是乐于听命的。用不了几

次轮番替代，戍守边地的士兵便成了定居边疆的本地人，于是一律采用有关府兵的办法来管理他们，这就可以使关中变困苦穷乏为富庶强盛了。”德宗欢喜地说：“果真如此，天下便不会再发生变故了。”李泌说：“不是这样。我能够不用兵打仗，便使吐蕃自行困窘。”德宗说：“你有什么计策？”李泌回答说：“我还不敢讲出来。等到麦子和谷子发挥效用了，然后才可以计议此事。”德宗再三询问，都没有得到回答。李泌本意打算联合回纥、大食、云南，与他们共同图谋吐蕃，使吐蕃需要防备的敌手增多，但他知道德宗平素憎恨回纥，惟恐听到他的建议会不高兴，会连同屯田的计议也不实施了，所以他不肯讲出来。不久，屯戍的士兵响应招募了，愿意留下来耕种屯田的人有十分之五六。

[23]壬申，赐骆元光姓名李元谅。

[23]壬申（二十一日），德宗赐给骆元光姓氏与名字，叫李元谅。

[24]左仆射、同平章事张延赏薨。

[24]左仆射、同平章事张延赏去世。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三卷

唐纪四十九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八贞元三年（丁卯、787）

唐纪四十九唐德宗贞元三年（丁卯，公元787年）

[1]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1]八月，辛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2]吐蕃尚结赞遣五骑送崔汉衡归，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观语之以“有诏不纳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

[2]吐蕃尚结赞派遣骑兵五人护送崔汉衡回国，并且上表请求和好。到达潘原时，李观对他们讲“圣上颁诏命令不许接待吐蕃使者”，接受了他们的表章，但拒绝接待他们这一行人。

[3]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与张延赏俱为相，浑议事数异同，延赏使所亲谓曰：“相公旧德，但节言于庙堂，则重位可久。”浑曰：“为吾谢张公，柳浑头可断，舌不可禁！”由是交恶。上好文雅酝藉，而浑质直轻，无威仪，于上前时发俚语。上不悦，欲黜为王府长史，李泌言：“浑褊直无他。故事，罢相无为长史者。”又欲以为王傅，泌请以为常侍，上曰：“苟得罢之，无不可者。”己丑，浑罢为左散骑常侍。

[3]当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与张延赏一起出任宰相，柳浑在计议事情时，屡次与张延赏发生意见分歧。张延赏让亲近的人对柳浑说：“相公是有德望的老臣，只要在朝堂上少说话，宰相这一重要的职位便可保长久了。”柳浑说：“你替我向张公道歉吧，我柳浑的头可以被砍下，舌头讲话却是不能够禁止的！”自此以后，两人便结仇了。德宗喜欢斯文儒雅，不露锋芒，但柳浑朴实而正直，轻率而简易，不讲究庄严的举止，在德宗面前时常还说方言俗语，德宗心中不快，打算将他贬黜为王府长史。李泌说：“柳浑气量较小，但是心地正直，没有二心。依照旧日制度，宰相被罢免后，没有担任长史的。”德宗又打算任命他为诸王的师傅，李泌请求任命他为常侍，德宗说：“只要能罢免他的相职，无论任命他什么官职都是可以的。”已初（初九），柳浑被罢黜为左散骑常侍。

[4]初，郜国大长公主适驸马都尉萧升；升，复之从兄弟也。公主不谨，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皆出入主第。主女为太子妃，始者上恩礼甚厚，主常直乘肩舆抵东宫；宗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乱，且为厌祷。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责太子；太子不知所对，请与萧妃离婚。

[4]当初，郜国大长公主嫁驸马都尉萧升。萧升是萧复的堂兄弟。公主的行为不够检点，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县令韦恪，都出入公主的府第。公主的女儿作了太子的妃子，开始时，德宗对公主所施的恩典与礼数甚是优厚，公主经常直接乘着肩舆到太子的东宫去，宗室亲戚都嫉妒她。有人告发公主行为放荡淫秽，而且为太子作过以诅咒制胜的祈祷。德宗大怒，将公主拘禁在宫中，严辞斥责太子。太子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便请求与萧妃离婚。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长立，孝友温仁。"泌曰："何至于是！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废之而立侄，得无失计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间人父子！谁语卿舒王为侄者？"对曰："陛下自言之。大历初，陛下语臣，'今日得数子'。臣请其故，陛下言'昭靖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犹疑之，何有于侄！舒王虽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复望其孝矣！"上曰："卿不爱家族乎？"对曰："臣惟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为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独任汝为相，不力谏，使至此；必复杀而子。'臣老矣，馀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使臣以侄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臣始谓陛下圣德，当使海外蛮夷皆戴之如父母，岂谓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尽言，不敢避忌讳。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陛下记昔在彭原，建宁何故而诛？"上曰："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谮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宁之故，固辞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又睹兹事。臣在彭原，承恩无比，竟不敢言建宁之冤，及临辞乃言之，肃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宁之死，常怀危惧，臣亦为先帝诵黄台瓜辞以防谗构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对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屡尝监国，托附者众，东宫甲士甚多，与宰相侯君集谋反，事觉，太宗使其舅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人鞫

之，事状显白，然后集百官而议之。当时言者犹云：“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从之，并废魏王泰。陛下既知肃宗性急，以建宁为冤，臣不胜庆幸。愿陛下戒覆车之失，从容三日，究其端绪而思之，陛下必释然知太子之无他矣。若果有其迹，当召大臣知义理者二十人与臣鞫其左右，必有实状，愿陛下如贞观法行之，并废舒王而立皇孙，则百代之后，有天下者犹陛下子孙也。至于开元之末，武惠妃谮太子瑛兄弟杀之，海内冤愤，此乃百代所当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尝令太子见臣于蓬莱池，观其容表，非有蜂目豺声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贞元以来常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预外事，安有异谋乎！彼谮人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愍怀，衷甲如太子瑛，犹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为累乎！幸陛下语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谋。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于卿，而力争如此？”对曰：“天子以四海为家。臣今独任宰相之重，

德宗传召李泌，将此事告诉了他，而且说：“近来舒王已经成年，可以册立，他性情是孝敬友爱，温和仁厚的。”李泌说：“哪至于这样做呢！陛下只有一个儿子，怎么能够一时对他有了疑心，便打算将他废掉，而去册立侄子，这不是失策吗！”德宗勃然大怒，说：“你怎么能够离间人家的父子关系！谁告诉你舒王是我的侄子？”李泌回答说：“陛下自己讲的。那是在大历初年，陛下告诉我：‘今天我得到好几个儿子。’我问其中的原故，陛下说‘皇上让我将昭靖太子的几个儿子认作我的儿子。’如今陛下对自己亲生的儿子尚且起疑心，对侄子又会怎样！虽然舒王是孝敬陛下的，但若将他立为太子，从今以后，陛下最好还是勉力而为吧，不要再指望他的孝敬了！”德宗说：“你不爱护自己的家族吗？”李泌回答说：“正因为我爱护自己的家族，所以才不敢不把话说尽。如果我怕将陛下惹怒，便委曲从命，以后陛下后悔了，必定责怪我说：‘我专门任命你担任宰相，你却不能极力劝谏，使我落到这般地步，我一定要也把你的儿子杀掉。’我老了，晚年的岁月没有什么可顾惜的，如果陛下冤枉地杀掉我的儿子，使我将侄子立为后嗣，我真不知道将来是否能享受他的祭祀哩！”于是他呜呜咽咽地流下了眼泪，德宗也哭泣着说：“事情已经闹成这个样子，让朕怎么办才好呢？”李泌回答说：“这是一件大事，希望陛下审慎地设法应付吧。我最初以为陛下圣明仁德，会使大唐以外的蛮夷之人都尊奉陛下有如自

己的父母，哪想到陛下连自己的儿子都怀疑到这般地步了呢！如今我已把话说尽了，不敢避开陛下忌讳的事。自古以来，父子相互猜疑，没有不使国家灭亡、家族倾覆的。陛下还记得以前在彭原时，建宁王是什么原因被诛杀的吗？”德宗说：“建宁王叔叔实际是冤枉的，肃宗性子急躁，而诬陷他的人们又深于计虑罢了。”李泌说：“过去，由于建宁王的原故，我坚决辞去了官职爵位，发誓不再靠近天子的身边，不幸的是今天又当了陛下的宰相，又目睹了这种事情。我在彭原时，承蒙肃宗皇帝无可比拟的恩典，但终究不敢说出建宁王是冤屈的，直到临辞行时，我才说了出来，肃宗也后悔地哭了。自从建宁王去世后，先帝常常心怀畏惧，我也曾经给先帝诵读《黄台瓜辞》，以防备谗言构陷的苗头。”德宗说：“联本来知道这些事情。”他的态度和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于是说：“贞观、开元年间都曾改立太子，为什么没有亡国之祸呢？”李泌回答说：“我正想谈这个问题。过去李承乾曾经屡次在皇上外出时代行处理国政，依托归附他的人很多，他居住的东宫所拥有的士兵又特别多。他与宰相侯君集图谋造反，事情被发觉后，太宗让他的舅舅长孙无忌与大臣几十人审讯他，将事情的原委都查问得一清二楚，然后太宗才召集百官来评议此事，当时的进言人尚且说：‘希望陛下不要失去作为慈父的本色，让太子能够活完他自然的寿命吧。’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便将他连同魏王李泰一齐废黜了。既然陛下知道肃宗性情急躁，认为建宁王是冤枉的，我真是万分庆幸。希望陛下能够将失败的教训引以为警戒，安闲地过上三天，推究此事的头绪，并将它们思考清楚，陛下一定会毫无疑虑地认定太子是没有二心的了。如果确有迹象，应当召集通晓义理的大臣二十人与我去审讯他的亲信，假如确有实在的情状，希望陛下实行贞观年间采用的办法，连同舒王一起废置而册立皇孙，那么，在百世以后，君临天下的人仍然是陛下的子孙后代啊。至于开元末年，武惠妃诬陷太子李瑛兄弟，杀了他们，全国的人都为他们的冤屈感到怨愤，这正是连百世以下都应当引以为教训的，难道还可以效法吗！而且，陛下过去曾经让太子在蓬莱池见过我，我看他的仪容外表，没有楚成王太子商臣那种蜂眼突出、声似豺狼的凶悍状貌，让我担心的正是太子会失之优柔仁厚哩。再者，自从贞元年间以来，太子经常住在少阳院，就在陛下下榻的宫殿旁边。他不曾接触外人，参予外界的事情，哪里会有作乱的图谋呢！那些蓄意诬陷的人机巧奸诈，手段变化多端，即使象西晋愍

怀太子有亲手所写的反书，象开元年间太子李瑛有身披铠甲入宫的行动，尚且不可信是要谋反，何况太子仅仅是因为岳母犯了罪过而遭受连累的呢！幸亏陛下对我说了，我敢用我的家族来担保太子肯定不知道有此类策谋。假如让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一类人逢迎陛下改立的意旨，他们现在已经到舒王那里图谋拥立新太子的功劳去了！”德宗说：“这是朕的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而你为什么这样极力谏诤呢？”李泌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如今我独力支承着宰相的重任，在四海之内，有一件事情处理失当，都是我没有尽到责任。何况眼巴巴地看着太子遭到冤屈而不发言，我的罪过就太大了！”德宗说：“朕为你推迟到明天考虑此事。”李泌抽出朝笏，向德宗叩头，还哭泣着说：“这样做，我知道陛下父慈子孝

太子遣人谢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药，何如？”泌曰：“必无此虑。愿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则事不可知耳。”

太子派人向李泌致谢说：“如果事情肯定不可挽回，我打算事先吞服毒药，你看怎么样呢？”李泌说：“肯定不必为此挂虑。希望太子奉行孝敬之道。如果我不在了，那倒是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子了。”

间一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于卿矣。”泌拜贺，因曰：“陛下圣明，察太子无罪，臣报国毕矣。臣前日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赖卿得全，方属子孙，使卿代代富贵以报德，何为出此言乎！”甲午，诏李万不知避宗，宜杖死。李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岭南及远州。

隔了一天，德宗单独传召李泌来延英殿议事。德宗泪水纵横地哭着，抚摩着李泌脊背说：“若不是你极力进言，如今朕后悔也来不及了，一切都象你说的那样，太子仁厚孝敬，确实没有二心。从现在起，军务、国政以及朕的家事，朕都与你商量。”李泌跪拜道贺，趁机说：“陛下神圣英明，明察太子无罪，我报效国家就到此为止了。前天，我心跳加快，魂不守舍，不能再办理政务了。希望准许我退职。”德宗说：“朕父子依仗着你的帮助才得以保全，朕正要把子孙后代嘱托给你，使你世世代代得享富贵，以报答你的恩德，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呢！”甲午（十四日），德宗颁诏说李万不晓得回避同宗，应该

受杖刑而死。李升等人及公主的五个儿子，一概流放到岭南或边远的州去。

[5]戊申，吐蕃帅羌、浑之众寇陇州，连营数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将石季章戍武功，决胜军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已，吐蕃大掠阳、吴山、华亭，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驱丁壮万馀悉送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乃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众大哭，赴崖谷死伤者千馀人。未几吐蕃之众复至，围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副将苏太平夜出兵击却之。

[5]戊申（二十八日），吐蕃率领羌族、浑族的人马侵犯陇州，营地连绵几

十里地，京城震惊恐惧。九月，丁卯（十七日），朝廷派遣神策军将领石季章戍守武功，派遣决胜军使唐良臣戍守里城。丁已（七日），吐蕃大规模地掳掠阳、吴山、华亭，杀戮年老体弱的人，有的砍断手臂，有的挖去眼睛，然后将他们抛弃。吐蕃军将成年壮丁一万多人全部驱赶到安化峡的西面，把他们分别归属于羌族和浑族，还告诉他们说："准许你们向着东方哭泣，告别故乡！"大家放声哭号，从山崖跳下深谷而死亡和受伤的有一千多人。没过多久，吐蕃众军再次前来，包围陇州，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副将苏太平在夜间派出兵马击退了他们。

[6]上谓李泌曰："每岁诸道贡献，共直钱五十万缗，今岁仅得三十万缗。言此诚知失体，然宫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财，今请岁供宫中钱百万缗，愿陛下不受诸道贡献及罢宣索。必有所须，请降敕折税，不使奸吏因缘诛剥。"上从之。

[6]德宗对李泌说："每年各道进贡的物品共计值钱五十万缗，今年只得到三十万缗。谈论此事，朕本来也知道有失体统，但是宫中的费用实在不够。"李泌说："古时候，天子不私自谋求钱财，如今请让我每年供给宫中钱一百万缗，希望陛下不要接受各道进贡的物品，并停止颁旨向各地索取财货。如果一定需要什么东西，请陛下下达敕令，将所需物品折合成税钱，防止奸邪的吏人借机搜刮钱财。"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7]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求和亲，且请昏；上未之许。会边将告乏马，无以给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诚用臣策，数年之后，马贱于今

十倍矣！”上曰：“何故？”对曰：愿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为社稷大计，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对曰：“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上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唯回纥卿勿言。”泌曰：“臣备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许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听之矣，至于回纥，宜待子孙；于朕之时，则固不可！”泌曰：“岂非以陕州之耻邪！”上曰：“然。韦少华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之！属国家多难，未暇报之，和则决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华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举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禄可汗杀之。然则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赏，又何怨邪！其后张光晟杀突董等九百馀人，合骨咄禄竟不敢杀朝廷使者，然则合骨咄禄固无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纥为是，则朕固非邪？”对曰：“臣为社稷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见肃宗、代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馀对，未尝不论回纥事，上终不许。泌曰：“陛下既不许回纥和亲，愿赐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谏，但欲与卿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对曰：“陛下许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与之和，但不能负少华辈。”对曰：“以臣观之，少华辈负陛下，非陛下负之也。”上曰：“何故？”对曰：“昔回纥叶护将兵助讨安庆绪，肃宗但令臣宴劳之于元帅府，先帝未尝见也。叶护固邀臣至其营，肃宗犹不许。及大军将发，先帝始与相见。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举兵入中国之腹，不得不过为之防也。陛下在陕，富于春秋，少华辈不能深虑，以万乘元子径造其营，又不先与之议相见之仪，使彼得肆其桀骜，岂非少华辈负陛下邪？死不足偿责矣。且香积之捷，叶护欲引兵入长安，先帝亲拜之于马前以止之，叶护遂不敢入城。当时观者十万余人，皆叹息曰：‘广平王真华、夷主也！”’然则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叶护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为可汗，举全国之兵赴中原之难，故其志气骄矜，敢责礼于陛下；陛下天资神武，不为之屈。当是之时，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营中，欢饮十日，天下岂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临，豺狼驯扰，可汗母捧陛下于貂裘，叱退左右，亲送陛下乘马而归。陛下以香积之事观之，则屈己为是乎？不屈为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谓李晟、马燧曰：“故旧不宜相逢。朕素

怨回纥，今闻泌言香积之事，朕自觉少理。卿二人以为何如？”对曰：“果如泌所言，则回纥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复不与朕，朕当奈何！”泌曰：“臣以为回纥不足怨，来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纥可汗杀牟羽，其国人有再复京城之勋，夫何罪乎！吐蕃幸境国之灾，陷河、陇数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尘于陕，此乃必报之仇，况其赞普尚存，宰相不为陛下别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纥，此为可怨耳。”上曰：“朕与之为怨已久，又闻吐蕃劫盟，今往与之和，得无复拒我，为夷狄之笑乎？”对曰：“不然。臣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国相白婆帝皆从叶护而来，臣待之颇亲厚，故闻臣为相而求和，安有复相拒乎！臣今请以书与 之约：称臣，为陛下子，每使来不过二百人，印马不过千匹，无得携中国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约，则主上必许和亲。如此，威加北荒，旁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来，与为兄弟之国，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对曰：“彼思与中国和亲久矣，其可汗、国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谐，但应再发一书耳。”上从之。

[7]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次谋求通好，而且请求通婚，德宗没有应允。适逢边疆的将领报告缺少马匹，朝廷拨不出马匹来供给他们，李泌便对德宗说：“陛下果真能够采用我的策略，几年以后，马匹的价格便只是现在的十分之一了！”德宗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李泌回答说：“希望陛下能够用极为公正的态度对待此事，委屈自己，顺从别人，为国家的重大谋略着想，我才敢说出来。”德宗说：“你怎么如此疑虑！”李泌回答说：“我希望陛下在北面与回纥和好，在南面与云南交往，在西面与大食和天竺结交。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吐蕃便会自然困难起来，马匹也容易得到了。”德宗说：“对于云南、大食、天竺三国，就按你说的办吧，至于回纥，那是不行的！”李泌说：“我本来就知道陛下是持此态度的，所以不敢及早说出来。为当前考虑，应当将回纥排在首位，其余三国还可以略微往后排些哩。”德宗说：“只有回纥你不要谈。”李泌说：“我占着宰相的职位，裁定事情的可行与不可行，取决于陛下，但是哪至于不允许我讲话呢！”德宗说：“对于你所说的话，朕完全听从了。至于回纥，最好等待朕的子孙去解决。在朕在位时期，那是肯定不行！”李泌说：“莫不是由于陛下在陕州受到的耻辱吧！”德宗说：“是啊。韦少华等人由于朕的原故蒙受羞辱而死，朕怎么会忘记那些事情！那时适值国家多难，没有余暇来报复他们，

至于通好，那是断然不行的。你不用再说了！”李泌说：“残害韦少华的是牟羽可汗。陛下即位后，他发兵前来侵犯，还没有走出国境，现在的合骨咄禄可汗便将他杀了。这样说来，现在的可汗对陛下是有功劳的，应当受到封拜赏赐，又哪里有什么怨恨呢！此后，张光晟杀了突董等九百多人，合骨咄禄还是不敢诛杀朝廷的使者，这样说来，合骨咄禄当然是没有罪过的了。”德宗说：“你认为与回纥和好是对的，那朕当然是不对的了？”李泌回答说：“我是为国家讲这番话的。倘若我去迎合陛下，以求容身，让我怎么到天上去见肃宗和代宗呢！”德宗说：“让我慢慢想一想吧。”自此以后，李泌大约奏对了十五次以上，没有一次不谈论有关回纥的事情，但德宗始终不肯答应下来。李泌说：“既然陛下不肯答应与回纥和好，希望准许我退职。”德宗说：“不是朕不接受规劝，只是朕想与你比较其中道理罢了，你怎么至于马上就要离开朕呢！”李泌回答说：“陛下允许我讲清道理，这当然是国家的福气啊。”德宗说：“朕并不顾惜委屈自己去与回纥和好，但朕不能够辜负了韦少华这些人。”李泌回答说：“在我看来，是韦少华这些人辜负了陛下，而不是陛下辜负了他们啊。”德宗说：“为什么

既而回纥可汗遣使上表称儿及臣，凡泌所与约五事，一皆听命。上大喜，谓泌曰：“回纥何畏服卿如此！”对曰：“此乃陛下威灵，臣何力焉！”上曰：“回纥则既和矣，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不久，回纥可汗派遣使者上表自称儿臣，凡是李泌与他们约定的五件事情，全部听从命令。德宗非常高兴，他对李泌说：“怎么回纥这样畏惧并折服于你呢！”李泌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声威与福气所致，我有什么力量！”德宗说：“回纥已经通和了，又应当怎样招抚云南、大食和天竺呢？”李泌回答说：“与回纥和好了，吐蕃便已经不敢轻易侵犯边界了。接下来招抚云南，就是砍断吐蕃右边的臂膀。自汉朝以来，云南都是中国的臣属。杨国忠没缘由地搅扰他们，使他们背叛朝

廷，臣服于吐蕃。他们被吐蕃的繁重赋役搅扰得困苦不堪，没有一天不想再做唐朝的臣属啊。大食在西域各国中最为强盛，由葱岭起，直抵西海边，地域几占天下的一半。大食与天竺都仰慕中国，而又世代与吐蕃结下怨仇，所以我知道他们是可以招抚的。”

癸亥，遣回纥使者合阙将军归，许以咸安公主妻可汗，归其马价绢五万疋。

癸亥（十三日），德宗打发回纥使者合阙将军回国，答应将咸安公主嫁给可汗，还以绢五万匹偿还他们的马价。

[8]吐蕃寇华亭及连云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驱二城之民数千人及、泾人畜万计而去，置之弹筝峡西。泾州恃连云为斥候，连云既陷，西门不开，门外皆为虏境，樵采路绝。每收获，必陈兵以捍之，多失时，得空穗而已。由是泾州常苦乏食。

[8]吐蕃侵犯华亭以及连云堡，将两处都攻陷了。甲戌（二十四日），吐蕃人驱赶着华亭、连云堡二城的几千百姓和数以万计的州、泾州人和牲畜离去，将人和牲畜安置在弹筝峡的后面。泾州倚靠连云堡作为前哨，连云堡失陷后，西城大门难以开放，城门外都成了吐蕃的地盘，打柴的道路都被切断。每当收获时，必须布置军队来保卫庄稼，人们经常不能按时收获，仅得到无籽粒的禾穗罢了。自此以后，泾州常常因缺少粮食而困苦不堪。

[9]冬，十月，甲申，吐蕃寇丰义城，前锋至大回原，宁节使韩游击却之；乙酉，复寇长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9]冬季，十月，甲申（初四），吐蕃侵犯丰义城，前锋来到大回原，宁节度使韩游击退了他们。乙酉（初五），吐蕃又去侵犯长武城，并修筑原州的故城，以屯驻兵马。

[10]妖僧李软奴自言：“本皇族，见岳、渎神命己为天子；”结殿前射生将韩钦绪等谋作乱。丙戌，其党告之，上命捕送内侍省推之。李晟闻之，遽仆于地曰：“晟族灭矣！”李泌问其故。晟曰：“晟新罹谤毁，中外家人千余，若有一人在其党中，则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狱一起，所连引必多，外间人情凶惧，请出付台推。”上从之。钦绪，游之子也，亡抵州；游出屯长武城，留后械送京师，壬辰，腰斩软奴等八人，北军之士坐死者八百余人，而朝廷之臣无连及

者。韩游委军诣阙谢，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游又械送钦绪二子；上亦宥之。

[10]邪恶的僧人李软奴自称："我本是皇族，现在五岳四渎的神灵命令我作天子。"他结交殿前射生将韩钦绪等人图谋发起变乱。丙戌（初六），他的同伙告发了他，德宗命令逮捕他，送交内侍省追究其事。李晟听到这个消息后，骤然仆倒在地上说："我的家族要覆灭了！"李泌询问其中的原故，李晟说："我新近才遭受了诽谤。在朝廷内外，我家族的人有一千多，倘若有一个人是他的同党，连你也不能挽救我了。"于是，李泌秘密上奏说："大案一旦发生，牵连的人一定很多，外边人们的情绪震恐不安，请将此案由内侍省交付御史台审讯。"德宗同意了。韩钦绪是韩游儿子，他逃亡到州，正值韩游出兵屯驻长武城，留后给他上了枷锁，送往京城，壬辰（十二日），韩廷将李软奴等八人腰斩，北军将士犯罪至死的有八百多人。然而，朝廷中的臣僚没有受到牵连。韩游留下军队，自己前往朝廷谢罪，德宗派遣使者制止了他，对他的任用一如既往。韩游又将韩钦绪的两个儿子带上枷锁押送到朝廷来，德宗也宽宥了他们。

[11]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粮运不继；十一月，诏浑归河中，李元谅归华州，刘昌分其众归汴州，自馀防秋兵退屯凤翔、京兆诸县以就食。

[11]吐蕃苦于天气严寒，不曾前来侵犯，然而官军的粮食运输也难以接济。十一月，德宗颁诏，命令浑回河中，李元谅回华州，刘昌分出部分人马回汴州，其余防御吐蕃的兵马撤退到凤翔、京兆各县驻扎，以便就地取得粮食供给。

[12]十二月，韩游入朝。

[12]十二月，韩游入京朝见。

[13]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

[13]自从兴元年间以来，这一年的年景最丰熟，米一斗值一百五十钱。粟一半值八十钱，德宗颁诏命令在丰收的地区由官府和籴。

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

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庚辰（初一），德宗在新店打猎，来到农民赵光奇的家中。德宗问：“老百姓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不高兴。”德宗说：“今年庄稼颇获丰收，为什么不高兴？”赵光奇回答说：“诏令没有信用。以前说是两税以外全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属于两税的搜刮大约比两税还多。以后又说是和籴，但实际是强行夺取粮食，还不曾见过一个钱。开始时说官府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须在道旁交纳，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动不动就是几百里地，车坏马死，人破产，难以支撑下去了。百姓这般忧愁困苦，有什么可高兴的！每次颁发诏书都说优待并体恤百姓，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恐怕圣明的主上深居在九重皇宫里面，对这些是全然不曾知晓的吧！”德宗命令免除他家的赋税和徭役。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

臣司马光曰：唐德宗真是太难以醒悟了！自古以来，人们所担忧的，是君主的恩泽壅塞着，不能传达到下面去，小民的情绪郁结着，不能通报到上边来。所以，君主在上面忧心怜恤，但百姓并不归向；百姓在下面忧愁怨苦，但君主并不晓得，终于导致百姓流离反叛，国家倾危败亡，大约道理就在于此。幸亏德宗因打猎得以来到百姓家中，正赶上赵光奇敢进直言，又了解民间的疾苦，这真是千载难逢的际遇啊。唐德宗本来应当查处有关部门搁置诏书，残酷地侵害百姓，横暴地增加赋税，盗窃和隐没公家资财的情况，以及自己周围那些天天称道民间丰熟喜乐的阿谀奉承之徒，将他们诛而杀之；然后洗除杂念，改变计虑，刷新朝政，摒弃浮华的装饰，废除空洞的具文，谨饬

号令，勉励诚信，审察真伪，辨别忠奸，哀怜困穷，昭雪冤屈，天下太平的业绩便可以实现了。然而，唐德宗丢开这些不肯去做，却去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役。然而，四海广大，百姓众多，又怎能人人都亲自向天子讲明情况，户户都得以免除徭役与赋税呢！

[14]李泌以李软奴之党犹有有在北军未发者，请大赦以安之。

[14] 李泌因李软奴的同伙还有在北军任职而未曾被揭发的人，便请求皇帝实行大赦，以使他们安定下来。

四年（戊辰、778

四年（戊辰，公元788年）

[1]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诏两税等第，自今三年一定。

[1]春季，正月，庚戌朔（初一），大赦天下。皇帝颁诏命令：从今以后，两税的等次每三年重定一次。

[2]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请自三师以下悉倍其俸；从之。

[2]李泌奏称在京官员的薪俸过于菲薄，请求自三师以下的官员全部加倍发给薪俸，德宗照准。

[3]壬申，以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甲戌，以镇国节度使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昌、元谅，皆帅卒力田，数年，军食充羡，泾、陇稍安。

[3]壬申（二十三日），德宗任命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甲戌（二十五日），任命镇国节度使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刘昌与李元谅都率领士兵努力种田，几年以后，军中粮食充足，有了盈余，泾州和陇州逐渐安定下来。

[4]韩游之入朝也，军中以为必不返，饯送甚薄。游见上，盛陈筑丰义城可以制吐蕃；上悦，遣还镇。军中忧惧者众，游忌都虞候虞乡范希朝有功名，得众心，求其罪，将杀之。希朝奔凤翔，上召之，置于左神策军。游帅众筑丰义城，二版而溃。

[4]韩游入京朝见时，军中将士认为他肯定一去难返，为他饯别送行，备办得甚为菲薄。韩游见到德宗后，极力陈述修筑丰义城可以控制吐蕃，德宗闻言大悦，便打发他返回本镇。很多军中将士忧虑恐惧。韩游嫉妒都虞候虞乡人范希朝有功绩和名声，得到大家的拥护，便寻找他的罪过，准备杀掉他。范希朝逃奔凤翔，德宗召他回京，在

左神策军中安置下来。韩游率领部众修筑丰义城，只修筑了四尺高，便塌落下来了。

[5]二月，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长安，李泌悉输之大盈库。然上犹数有宣索，仍敕诸道勿令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

[5]二月，元友直将淮南的二十万钱帛运送到长安，李泌将它们悉数送到大盈内库。然而，德宗仍然屡次传旨向地方索取财物，还命令各道不要让宰相知道，李泌听说后，心中懊恼而不敢直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贫不学俭。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虽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臣司马光曰：君主把整个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天下的资财都是他所拥有的。使天下的资财繁盛起来，以赡养天下的百姓，自己也一定是快乐的。有的君主竟然还要经营私人储藏，这是凡夫的鄙下的志趣。古人说过：贫穷的人不用学节俭而节俭的品德自然具备。一般说来，富有资财，是产生奢侈的欲望的根源。李泌打算消弭德宗的欲望而充实他的私人资财，资财充实了，欲望便也滋长起来了。资财不能满足欲望，怎么能够没有需索呢！这就象打开大门而禁止出行一样啊！虽然说德宗是有许多偏执之处的，但也由于李泌出任他的宰相所做的事情并不符合正道的原故啊。

[6]咸阳人或上言：“臣见白起，令臣奏云：‘请为国家捍御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当为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边将败之，不能深入。上以为信然，欲于京城立庙，赠司徒，李泌曰：“臣闻‘国将兴，听于人。’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臣解体矣！若立庙京城，盛为祈祷，流闻四方，将长巫风。今杜邮有旧祠，请敕府县葺之，则不至惊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国之将，赠三公太重，请赠兵部尚书可矣。”上笑曰：“卿于白起亦惜官乎！”对曰：“人神一也。陛下傥不之惜，则神亦不以为荣矣。”上从之。

[6]咸阳居民中有人进言说：“我看见白起了，他让我上奏说：‘请让我为国家捍卫西部边疆。正月，吐蕃一定会大规模入侵，我自当为朝廷打败他们，以便取得信用。’”不久，吐蕃前来侵犯，边疆将领打败

了他们，使他们未能深入。德宗认为事有效验，准备在京城建立祠庙，追封白起为司徒。李泌说："我听说：'国家将要兴起时，要听取人民的呼声。'现在将帅立下功勋，陛下反而追封白起，我恐怕边疆的臣下就要人心离散了！如果在京城建立祠庙，大事祈祷，在各地传播开来，将会助长相信巫祝的风气。如今杜邮有白起的故祠，请敕所在府县修葺祠堂，便不至于使人们的视听受到惊动了。而且，白起是诸侯国中的将领，追封为三公，地位过高，请追封他为兵部尚书就可以了。"德宗笑着说："你对白起也吝惜官位吗！"李泌回答说："人和神是一致的。倘若陛下不珍惜官位，神也就不认为追封官位是荣耀的了。"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泌自陈衰老，独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听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劳苦，但未得其人耳。"上从容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傥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杞以私隙杀杨炎，挤颜真卿于死地，激李怀光使叛，赖陛下圣明窜逐之，人心顿喜，天亦悔祸。不然，乱何由弭！"上曰："杨炎以童子视朕，每论事，朕可其奏则悦，与之往复论难，即怒而辞位；观其意以朕为不足与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与人较量理体：崔甫性褊躁，朕难之，则应对失次，朕常知其短而护之。杨炎论事亦有可采，而气色粗傲，难之辄勃然怒，无复君臣之礼，所以每见令人忿发。余人则不敢复言。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又无学，不能与朕往复，故朕所怀常不尽也。"对曰："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上曰："惟卿则异彼三人者。朕言当，卿有喜色；不当，常有忧色。虽时有逆耳之言，如来纣及丧邦之类。朕细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则理安，如彼则危乱，言虽深切而气色和顺，无杨炎之陵傲。朕问难往复，卿辞理不屈，又无好胜之志，直使朕中怀已尽屈服而不能不从，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沁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论，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谓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时牛

仙客、陈希烈，可以谓之相乎！如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为相，则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李泌上言说自己年老体弱，独自担任宰相的职务，精神气力消耗殆尽，既然不能听凭他离开相位，请求再任命一位宰相。德宗说：“朕深深了解你的劳碌，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罢了。”德宗不慌不忙地与李泌谈论自己即位以来的宰相说：“卢杞忠实而清廉，强干而耿直，人们说卢杞邪恶，朕觉得他实在不是这个样子。”李泌说：“人们都说卢杞是邪恶的，唯独陛下不能觉察他的邪恶，这正是卢杞堪称邪恶的道理所在啊。倘若陛下觉察了他的邪恶，难道会发生建中年间的变乱吗？卢杞因私人的嫌隙而杀了杨炎，将颜真卿排挤到必死之地，激怒李怀光，使他背叛了朝廷，全仗着陛下神圣英明，将他流放了，人们的心情顿时高兴起来，上天也追悔所造成的灾祸。否则，变乱怎么能够消弭呢！”德宗说：“杨炎把朕看作小孩子，每当议论事情时，朕赞成他的奏陈，他就高兴，朕与他反复辩论诘难，他便气冲冲地要求辞去相位，朕看他的本意，是认为不值得与朕交谈吧。由于这个原因，朕与他相互不能容忍，这并不是由于卢杞啊。建中年间的变乱，道术之士预先便建议修筑奉天城，这恐怕是天命如此，而不是卢杞能够招致的！”李泌说：“天命，别人都可以谈论它，只有君王和宰相不能谈论，因为君王和宰相就是制造命运的人物。如若谈论命运，礼乐刑政便全然没有用场了。殷纣王说：‘我生来不就是由天命决定的吗！’这正是商朝来灭亡的原因啊！”德宗说：“朕喜欢跟别人比较治国的经验。崔甫性情狭隘急躁，朕诘问他，他回答得语无伦次，朕知道他的短处，便经常维护他。杨炎议论事情，还是有可以采纳的意见的，但是他态度粗率狂傲，朕诘问他，他动不动就勃然大怒，毫不顾及君臣的礼节。所以一看到他，就叫人生气，其余的人则不敢再说话了。卢杞小心谨慎，凡是朕所说的，他没有不听从的，加上他没有学识，不能与朕反复争论，所以朕想要说的话经常是没有穷尽的。”李泌回答说：“卢杞对陛下的话无不听从，难道就是忠臣吗！‘我讲的话，是没有人敢于违背的。’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讲出来可以使国丧失掉’的意思啊！”德宗说：“只有你与他们三人是不同的。朕讲得妥当，你的脸上是喜气洋洋的，朕讲得不妥当，你的脸上便常常要显出忧愁的样子。虽然你时而会说出刺耳的话来，就如刚才你谈到商纣王以及使国家丧失掉这一类话一样，但是，朕仔细琢磨过你讲的话，全是你

在事情发生以前所做的忠告，按照这些话去做，就会政治清明，国家安定，而按照朕原来那些想法去做，就会招致危机，引发变乱。虽然你说的话深深切中朕的缺失，但是面色和蔼温顺，不象杨炎那样傲气凌人。朕反复对你诘责，你在言辞和道理上并不屈从，但又没有逞强好胜的意图，直至使朕内心已经完全屈服，因而不能不听从你的意见。这便是朕为得到你而自己高兴的原因啊。”李泌说：“陛下任用的宰相还多着哩，如今一概不加评论，这是为什么呢？”德宗说：“他们都不是人们所说的宰相啊。凡是出任宰相的，就一定要把行政事务交给他们。比如玄宗时期的牛仙客、阵希烈，能够把他们称作宰相吗?又如肃宗、代宗任用你，虽然你没有得到宰相的名称，但这就是真正的宰相了。如果一定认为官职达到平章事才是宰相，那么，王武俊这一类人便都是宰相了。

[7]刘昌复筑连云堡。

[7]刘昌重新修筑连云堡。

[8]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军，与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号曰十军。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8]夏季，四月，乙未（十八日），德宗又将殿前左、右射生军改名为左、右神威军，与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各军合起来号称十军。其中神策军尤其强盛，他们多数戍守京西，零散地驻扎在京城地区。

[9]福建观察使吴诜轻其军士脆弱，苦役之。军士作乱，杀诜腹心十馀人，逼诜牒大将郝诫溢掌留务。诫溢上表请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

[9]福建观察使吴诜因部下将士怯懦软弱而轻视他们，极力役使他们。将士发起变乱，杀掉了吴诜的亲信十多个人，逼迫吴诜写文书召大将郝诫溢掌管留后事务。郝诫溢上表请求治罪，德宗派遣中使就地赦免，使他安下心来。

[10]乙未，陇右节度使李元谅筑良原故城而镇之。

[10]乙未（十八日），陇右节度使李元谅将良原旧有的城池修筑起来，并镇守在那里。

[11]云南王异牟寻欲内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见。五月，乙卯，宴之于麟德殿，赐甚厚，封王给印而遣之。

[11]云南王异牟寻打算归附朝廷，但不敢自行派遣使者，首先派遣他的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京朝见。五月，乙卯（初八），德宗在麟德殿设宴款待他们，对他们的赏赐甚为丰厚，还封他们为王，发给印绶，然后打发他们回去。

[12]辛未，以太子宾各吴凑为福建观察使，贬吴诜为涪州刺史。

[12]辛未（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太子宾客吴凑为福建观察使，将吴诜贬黜为涪州刺史。

[13]吐蕃三万余骑寇泾、、宁、庆、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质其妻子，遣其将将之，盛夏入寇；诸州皆城守，无敢与战者，吐蕃俘掠人畜万计而去。

[13]吐蕃三万多骑兵侵犯泾、、宁、庆、等州。在此之前，吐蕃经常选择秋天和冬天前来侵犯，及至春天，往往因染上瘟疫而退却。至此，吐蕃得到唐朝的百姓后，将他们的妻子儿女留作人质，派遣吐蕃将领带领着这些百姓，在夏天最热时前来侵犯，各州都据城守备，没有人敢同他们交战，吐蕃俘获虏掠了数以万计的人丁与牲畜，便离去了。

[14]夏县人阳城以学行著闻，隐居柳谷之北，李泌荐之；六月，征拜谏议大夫。

[14]夏县人阳城以学问与品行著称于世，他在柳谷北面隐居，李泌推荐他；六月，他被征召任命为谏议大夫。

[15]韩游以吐蕃犯塞，自戍宁州；病，求代归。秋，七月，庚戌，加浑宁副元帅，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宁节度使，陈许兵马使韩全义为长武城行营节度使。献甫未至，壬子夜，游不告于众，轻骑归朝。戍卒裴满等惮献甫之严，乘无帅之际，癸丑，帅其徒作乱，曰："张公不出本军，我必拒之。"因剽掠城市，围监军杨明义所居，使奏请范希朝为节度使。都虞候杨朝晟避乱出城，闻之，复入，曰："所请甚契我心，我来贺也！"乱卒稍安。朝晟潜与诸将谋，晨勒兵，召乱卒谓曰："所请不行，张公已至州，汝辈作乱当死，不可尽杀，宜自推列唱帅者。"遂斩二百余人，帅众迎献甫。上闻军众欲得范希朝，将授之。希

朝辞曰："臣畏游之祸而来，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窥觎，安反仄也。"上嘉之，擢为宁州刺史，以副献甫。游至京师，除右龙武统军。

[15]由于吐蕃侵犯边塞，韩游亲自戍守宁州，但他得了病，请求派人将自己替代回去。秋季，七月，庚戌（初五），德宗加封浑为宁副无帅，任命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宁节度使，任命陈许兵马使韩全义为长武城行营节度使。在张献甫没有到职之前，壬子（初七）夜里，韩游没有告诉众人，便轻装骑马回朝廷去了。戍卒裴满等人害怕张献甫的严厉，便乘着没有主帅的时机，在癸丑（初八）率领他的同伙发起变乱。他说："张公本不出于本军，我一定要抗拒他。"于是，他们到市肆去抢劫，还包围了监军杨明义的住所，让他上奏请求任命范希朝为本镇节度使。都虞候杨朝晟躲避变乱，逃出城来，听说要请范希朝出任节度使，便又进入城中，他说："你们所请求的，很合我的心意，我是来庆贺的呢！"作乱的士兵稍微安定了一些。杨朝晟暗中与各将领计议了一番，早晨率领着兵马，召集作乱的士兵，对他们说："你们所要求的事情难以实现了。张公已经来到州，你们发动变乱，应当处死，但不会将你们都杀了，你们最好自己推举出带头的人来。"于是他斩杀了二百余人，率领大家迎接张献甫。德宗听说军中人众愿意让范希朝统领，便准备授给他一职务。范希朝推辞说："我是因畏忌韩游的迫害才回来的，如今前去替代他的职务，这可不是防范阴谋、安定动荡局面的办法啊。"德宗嘉许他，将他提升为宁州刺史，作为张献甫的副手。韩游来到京城后，被任命为右龙武统军。

[16]振武节度使唐朝臣不严斥候，己未，奚、室韦寇振武，执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时回纥之众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骑与回纥数百骑追之，回纥使者为奚、室韦所杀。

[16]由于振武节度使唐朝臣未能严密侦察敌情，己未（十四日），奚人和 室韦人侵犯振武，捉住前来安抚军心的中使二人，在大量掳掠人口和牲畜以后，便离去了。当时，迎接公主的回纥人众正在振武，唐朝臣派遣骑兵七百人与回纥骑兵数百人追击他们，回纥的使者被奚人、室韦人杀掉了。

[17]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宁州，张献甫击却之；吐蕃转掠、坊而去。

[17]九月，庚申（十六日），吐蕃尚悉董星侵犯宁州，张献甫击退了他们。吐蕃转而在州和坊州掳掠了一番，便离去了。

[18]元友直句检诸道税外物，悉输户部，遂为定制，岁于税外输百馀万缗、斛，民不堪命。诸道多自诉于上，上意寤，诏："今年已入在官者输京师，未入者悉以与民；明年以后，悉免之。"于是东南之民复安其业。

[18]元友直检查各道在税收以外加征的财物，并将它们全部上缴户部。以后这种做法便成了固定的制度，每年要在税收以外缴纳一百余万缗、斛，百姓难以忍受这种索求。各道经常向德宗反映这种情况，德宗心中理解了他们的疾苦，于是颁诏："今年已经收入官府的税收以外的财物可以运往京城，还没有收入官府的，全部交还给百姓。从明年起，悉数免除。"于是，东南地区的百姓又安心从事他们的本业了。

[19]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得唐许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国相、跌都督以下千余人来迎可敦；辞礼甚恭，曰："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绝之。冬，十月，戊子，回纥至长安，可汗仍表请改回纥为回鹘；许之。

[19]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得到唐朝允许通婚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便派出他的妹妹骨咄禄毗伽公主以及大臣的妻子，连同国相、跌都督以下一千多人，前来迎接可汗的妻子阿敦，措辞与执礼都很恭敬。他们说："往日两国结为兄弟，如今可汗是皇上的女婿，是皇上的半个儿子了。如果吐蕃危害朝廷，儿子自当为父亲除去他们。"于是回纥责骂、侮辱了吐蕃的使者，与吐蕃断绝了往来。冬委，十月，戊子（十四日），回纥使者来到长安，可汗上表请求将回纥改称为回鹘，德宗答应了。

[20]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内虽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韦皋知云南计方犹豫，乃为书遗云南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银函，使东蛮转致吐蕃。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二万屯会川，以塞云南趣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归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然吐蕃业已入寇，遂分兵四万攻两林骠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

清溪关，五千寇铜山。皋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与东蛮连兵御之，破吐蕃于清溪关外。

[20]吐蕃征发十万兵马，准备侵犯西川，同时也征发云南兵马。云南虽然暗中已经归附唐朝，但表面上还不敢背叛吐蕃，因而也派出数万兵马在泸水北岸驻扎。韦皋了解到云南王还在拿不定主意，便写了一封给云南王的书信，在信中陈述了云南王叛离吐蕃，归于王化的诚意，装在银盒子中，让东蛮转交吐蕃。吐蕃开始怀疑云南王，便派兵两万在会川驻扎，以便堵住云南前往蜀中的通路。云南王大怒，领兵回国去了。自此以来，云南与吐蕃互相猜疑，云南归顺唐朝的意图愈发坚定，而吐蕃失去云南的帮助，军队的声势便开始削弱了。然而，吐蕃已经出兵，于是分出四万兵马攻打两林，骠旁，三万兵马攻打东蛮，七千兵马侵犯清溪关，五千兵马侵犯铜山。韦派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人与东蛮联合兵马，抵御吐蕃，在清溪关外面打败了他们。

[21]庚子，册命咸安公主，加回鹘可汗长寿天亲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书关播为送咸安公主兼册回鹘可汗使。

[21]庚子（二十六日），德宗册封咸安公主，加封回鹘可汗为长寿天亲可汗。十一月，任命刑部尚书关播为护送咸安公主兼册回鹘可汗使。

[22]吐蕃耻前日之败，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韦皋命韦晋镇要冲城，督诸军以御之。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战，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22]吐蕃以不久前遭受的失败为耻辱，又派兵马二万侵犯清溪关，派兵马一万进攻东蛮，韦皋命令韦晋镇守要冲城，监督各军抵御吐蕃，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续接战，从乙卯（十一日）到癸亥（十九日），大破吐蕃。

[23]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应幼呆可代，宜征为金吾将军。万一使他人得之，则不可复制矣”上从之。以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建封为政宽厚而有纲纪，不贷人以法，故其下无不畏而悦之。

[23]李泌对德宗说：“甬桥是江淮地区漕运的要冲，此地归徐州管辖，与李纳相邻，刺史高明应年纪轻，不晓事，如果李纳有一天又有了背叛朝廷的意图，偷偷占领了徐州，这就等于把江淮地区失掉了，国家的用度将从哪里得来呢！请改任寿、庐、濠三州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守徐州，分割出濠州、泗州来隶属于他，再将庐州、寿州划归淮南，那么淄青就会恐惧收敛，运输通道就会保持畅通无阻，江淮地区便安定了。趁着现在高明应年幼无知，可以替代，最好将他征召为金吾将军。万一让别人得到徐州，便不能够重加控制了。”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任命张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办理政务宽容仁厚而又深明法度，严格执法，所以，他的部下没有人不畏惧他，但又悦服他 。

[24]横海节度使程日华薨，子怀直自知留后。

[24]横海节度使程日华去世，他的儿子程怀直自行执掌留后事务。

[25]吐蕃屡遣人诱胁云南。

[25]吐蕃屡次派人引诱、威胁云南。

五年（己巳、789）

五年（己巳，公元789年）

[1]春，二月，丁亥，韦皋遗异牟寻书，称：“回鹘屡请佐天子共灭吐蕃，王不早定计，一旦为回鹘所先，则王累代功名虚弃矣。且云南久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时依大国这势以复怨雪耻，后悔无及矣。”

[1]春季，二月，丁亥（十四日），韦皋给异牟寻写去一封书信，内称：“回鹘屡次请求帮助皇上一同消灭吐蕃，如果大王还不及早确定谋略，有朝一日被回鹘赶在前头，大王世代相沿的功劳与名声便白白丢弃掉了。而且，云南长期遭受吐蕃欺压的屈辱，如今若还不乘这一时机，依靠大国的力量，来报复怨仇，洗雪耻辱，后悔也来不及了。”

[2]戊戌，以横海留后程怀直为沧州观察使。怀直请分弓高、景城为景州，仍请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无此事矣！”乃以员外郎徐伸为景州刺史。

[2]戊戌（二十五日），德宗任命横海留后程怀直为沧州观察使。程怀直请求在所辖地区内将弓高、景城分割出来，设置景州，还要求

朝廷任命刺史。德宗高兴地说：“三十年以来，没有过这类事情了！”于是，任命员外郎徐伸为景州刺史。

[3]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屡乞更命相。上欲用户部侍郎班宏，泌言宏虽清强而性多凝滞，乃荐窦参通敏，可兼度支盐铁；董晋方正，可处门下。上皆以为不可。参，诞之玄孙也，时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晋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复荐二人。庚子，以董晋为门下侍郎，窦参为中书侍郎兼度支转运使，并同平章事。以班宏为尚书，依前度支转运副使。

[3]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屡次请求再任命宰相。德宗打算起用户部侍郎班宏，李泌说班宏虽然清廉强干，但生性拘泥粘滞，于是荐举说窦参通达敏捷，可以兼任度支盐铁事务，又荐举说董晋端平正直，可以任职于门下省，皇上都认为不行。窦参是窦诞的玄孙，当时正担任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董晋当时正担任太常卿。至此，李泌的病情已经极为严重，他再次推荐二人。庚子（二十七日），德宗任命董晋为门下侍郎，任命窦参为中书侍郎兼度支转运使，二人均同平章事，还任命班宏为户部尚书，依然如前担任度支转运副使。

参为人刚果峭刻，无学术，多权数，每奏事，诸相出，参独居后，以奏度支事为辞，实专大政，多引亲党置要地，使为耳目；董晋充位而已。然晋为人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尝泄于人，子弟或问之，晋曰：“欲知宰相能否，视天下安危。所谋议于上前者，不足道也。”

窦参为人刚强果断，严厉苛刻，没有学问，多有权术。每当上奏事情时，各位宰相一齐出来，惟独窦参留在后面，借口奏报度支事宜，实际是要独揽朝中重大的政务。他还大量延引亲友同党，将他们安插在重要的部门中，让他们刺探消息，董晋只是填补相位的空缺罢了。然而，董晋为人端重谨慎，他在皇上面前所说的话，从不向别人泄露出去，有时他的子弟询问他，董晋说：“要想知道一个宰相是否有才能，就去看国家是安定还是危殆。我在皇上面前策划计议的事情，是不值一提的。”

三月，甲辰， 李泌薨。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

三月，甲辰（初二），李泌去世。李泌有计谋韬略，但是喜欢谈论神仙诡异怪诞之事，所以被世人轻视。

[4]初，上思李怀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孙皆已伏诛；戊辰，诏以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后，赐姓名李承绪，除左卫率胄曹参军，赐钱千缗，使养怀光妻王氏及守其基祀。

[4]当初，德宗想起李怀光立下的功劳，打算宽宥他的一个儿子，但是，李怀光的子孙后代已经全部被处死了。戊辰（二十六日），德宗颁诏命令以李怀光的外孙燕八八作为李怀光的继承人，赐给姓氏名字，叫李承绪，任命他为左卫率胄曹参军，赐钱一千缗，让他供养李怀光的妻子王氏，以及为李怀光扫墓祭祀。

[5]冬，十月，韦皋遣其将曹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州台登谷，大破之，斩首二千级，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虏之骁将也，既死，皋所攻城栅无不下；数年，尽复州之境。

[5]冬季，十月，韦皋派遣他的将领曹有道领兵与东蛮、两林蛮以及吐蕃的青海、腊城两节度在州台登谷交战，大破敌军，斩首两千级，敌兵跳下山崖和落入水中而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还杀掉了敌军的大兵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是敌军中骁勇的将领，在他死去后，韦皋所攻打的城池寨栅无不陷落，经过数年，完全收复了州全境。

[6]易定节度使张孝忠兴兵袭蔚州，驱掠人畜；诏书责之，逾旬还镇。

[6]易定节度使张孝忠起兵袭击蔚州，驱赶并掳掠人丁与牲畜，德宗颁诏书责备他，他在十几天后返回本镇。

[7]琼州自乾封中为山贼所陷，至是，岭南节度使李复遣判官姜孟京与崖州刺史张少迁攻拔之。

[7]琼州自从乾封年间便被山中的黎人所攻陷，至此，岭南节度使李复派遣判官姜孟京与崖州刺史张少迁攻下了琼州。

[8]十二月，庚午，闻回鹘天亲可汗薨，戊寅，遣鸿胪卿郭锋册命其子为登里罗没密施俱录忠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于回鹘以奏事，故与之连和。北庭去回鹘尤近，诛求无厌，又有沙陀六千馀帐与北庭相依。及三葛禄，白服突厥皆附于回鹘，回鹘数侵掠之。吐蕃因葛禄，白服之众以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将兵救之。

[8]十二月，庚午（初三），德宗听说回鹘天亲可汗去世，戊寅（十一日），派遣鸿胪卿郭锋册封他的儿子为登里罗没密施俱录忠贞毗伽可汗。在此之前，安西、北庭都向回鹘借道，以便向朝廷奏报事情，所以与回鹘联合。北庭距离回鹘尤其近，回鹘对他的需索毫无止境。又有沙陀六千多帐与北庭相互依存。还有三葛禄部和白服突厥，都依附于回鹘，而回鹘屡次侵扰劫掠他们。于是，吐蕃利用葛禄和白服突厥的人众前去攻打北庭，回鹘的大相颉干迦期领兵援救他们。

[9]云南虽贰于吐蕃，亦未敢显与之绝。壬辰，韦皋复以书招谕之。

[9]虽然云南对吐蕃怀有二心，但也不敢公开与吐蕃断交。壬辰（二十五日），韦皋再次写书信劝诱开导他们归附朝廷。

六年（庚午、790）

六年（庚午，公元790年）

[1]春，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1]春季，德宗颁诏命令取出岐山县无忧王寺中佛的手指骨，迎接并安置在宫廷中，然后又送到各个寺院中去，以便让大家观看。全京城的人都前去瞻仰礼拜，布施的钱财数额异常巨大。二月，乙亥（初八），德宗派遣中使将佛的手指骨重新安葬到原处。

[2]初，朱滔败于贝州，其棣州刺史赵镐以州降于王武俊，既而得罪于武俊，召之不至。田绪残忍，其兄朝，仕李纳为齐州刺史。或言纳欲纳朝于魏，绪惧；判官孙光佐等为绪谋，厚赂纳，且说纳招赵镐取棣州以悦之，因请送朝于京师；纳从之。丁酉，镐以棣州降于纳。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真击之，不克。

[2]当初，朱滔在贝州被打败时，他的棣州刺史赵镐率本州向王武俊投降。不久，他冒犯了王武俊，王武俊传召他，他不肯前去。田绪生性残忍，他的哥哥田朝在李纳处做官，担任齐州刺史。有人说李纳打算将田朝交回魏州，田绪恐惧。判官孙光佐等人为田绪策划：以丰厚的赠物品给李纳，并且劝说李纳招引赵镐，以获取棣州，用这个方式取悦李纳，并乘机请求李纳将田朝送往京城。李纳听从了田绪的建议。丁酉（三十日），赵镐率棣州归降了李纳。三月，王武俊让他的儿子王士真进击赵镐，未能取胜。

[3]回鹘忠贞可汗之弟弑忠贞而自立，其大相颉干迦斯西击吐蕃未还，夏，四月，次相帅国人杀篡者而立忠贞之子阿啜为可汗，年十五。

[3]回鹘忠贞可汗的弟弟杀了忠贞可汗而自立为可汗，回鹘的大相颉干迦斯向西进击吐蕃还没回来。夏季，四月，回鹘次相率领国中百姓杀了篡位者而拥立忠贞可汗的儿子阿啜为可汗，阿啜十五岁。

[4]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将击赵镐，镐帅其属奔郓州；李纳分兵据之。田绪使孙光佐如郓州，矫诏以棣州隶纳；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贝州，取经城等四县。

[4]五月，王武俊在冀州驻扎，准备进击赵镐，赵镐率领他的部下逃奔郓州，李纳分出一支兵马占据了棣州。田绪让孙光佐前往郓州，诈称有诏书命令将棣州隶属于李纳，王武俊恼怒了，便派遣他的儿子王士清讨伐贝州，夺取了经城等四个县。

[5]回鹘颉干迦斯与吐蕃战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诛求，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帅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颉干迦斯引兵还国，次相恐其有废立，与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陈擅立之状，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陈郭锋所赍国信，悉以遗之。可汗拜且泣曰：“儿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于阿多，国政不敢豫也。”虏谓父为阿多，颉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执臣礼，悉以所遗颁从行者，己无所受。国中由是稍安。

[5]回鹘颉干迦斯与吐蕃交战不利，吐蕃急切地进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的搜刮，便与沙陀的酋长朱邪尽忠一起向吐蕃投降，北庭节度使杨袭古率领部下二千人逃奔西州。六月，颉干迦斯领兵回国，次相惟恐他另有废立，便与可汗一同前往立郊外迎接，跪在地上陈述自己擅自扶立的情况，还说：“我的生死，今天只有让大相来决定了。”他郑重地摆出郭锋带来的传国印信，全部交给了颉干迦期。可汗一边跪拜，一边哭泣着说：“我年幼无知，如果有幸被立为可汗，惟有依赖阿爹过活，不敢过问国家政事。”回鹘人将父亲称作阿多。颉干迦斯被他卑躬屈己打动了，也扶着他哭了。于是，颉干迦斯以为臣的礼节对待可汗，将可汗交给他的物品全部发给随行的人们，自己一点也没有接受。于是，回鹘国内渐渐安定下来。

秋，颉干迦斯悉举国兵数万将复北庭，又为吐蕃所败，死者大半。袭古收余众数百，将不西州，颉干迦斯绐之曰："且与我同至牙帐；"既而留不遣，竟杀之。安西由是遂绝，莫知存亡，而西州犹为唐固守。

秋季，颉干迦斯率领全国兵马数万人准备收复北庭，又一次被吐蕃打败，死去的人马有一多半。杨袭古收拾残余兵马数百人，准备返回西州，颉干迦斯欺骗他说："姑且和我一起到牙帐。"接着，颉干迦斯将他扣留，不让他回去，最后将他杀死。由此，安西与朝廷的联系便断绝了，也不知安西是存是亡。然而，西州仍然在为唐朝固守。

葛禄乘胜取回鹘之浮图川，回鹘震恐，悉迁西北部落于牙帐之南以避之；遣达北特勒梅录随郭锋偕来，告忠贞可汗之丧，且求册命。先是，回鹘使者入中国，礼容骄慢，刺史皆与之钧礼。梅录至丰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气加之，谓梅录曰："闻可汗新没，欲申吊礼。"景略先据高垄而坐，梅录俯偻前哭，景略抚之曰："可汗弃代，助尔哀慕。"梅录骄容猛气，索然俱尽。自是回鹘使至，皆拜景略于庭，威名闻塞外。

葛禄部乘胜攻取回鹘的浮图川，回鹘震惊恐惧，将西北方面的部落全部迁徙到牙帐的南面来，以便躲避葛禄部。回鹘派遣达北特勒梅录跟随郭锋一道来唐朝，上报忠贞可汗的丧事，而且请求封立新可汗。以前，回鹘的使者来到大唐时，礼节和容色骄横傲慢，刺史都与他们平礼相待。现在梅录来到丰州，该州刺史李景略打算在气概上压倒他，便对梅录说："听说可汗新近去世，我要向你表示哀悼的礼节。"于是，李景略首先靠着高的土埂坐了下来，梅录在他前面低头曲背地哭泣着。李景略安慰他说："可汗离开人世，我与你一样悲哀地怀念他。"梅录骄横的容色和凶猛的气势索然尽失了。自此以后，回鹘使者前来，都要在庭中礼拜李景略，李景略的威望与名声传播到边塞以外。

冬，十月，辛亥，郭锋始自回鹘还。

冬季，十月，辛亥（十九日），郭锋开始从回鹘返回。

[6]十一月，庚午，上祀圜丘。

[6]十一月，庚午（初八），德宗祭礼圜丘。

[7]上屡诏李纳以棣州归王武俊，纳百方迁延，请以海州易之于朝廷；上不许。乃请诏武俊先归田绪四县；上从之。十二月，纳始以棣州归武俊。

[7]德宗屡次颁诏，命令李纳将棣州归还王武俊，李纳千方百计地拖延，还请求用海州与朝廷换取棣州，德宗不肯答应。于是他又请颁诏命令王武俊首先将经城等四县归还田绪，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十二月，李纳将棣州归还王武俊。

七年（辛未、791）

七年（辛未，公元791年）

[1]春，正月，己巳，襄王薨。

[1]春季，正月，己巳（初八），襄王李去世。

[2]二月，癸卯，遣鸿胪少卿庚铤册回鹘奉诚可汗。

[2]二月，癸卯（十二日），德宗派遣鸿胪少卿庾铤册立回鹘奉诚可汗。

[3]戊戌，诏泾原节度使刘昌筑平凉故城，以扼弹筝峡口；浃辰而毕，分兵戍之。昌又筑朝谷堡；甲子，诏名其堡曰彰信；泾原稍安。

[3]戊戌（初七），德宗颁诏命令泾原节度使刘昌修筑平凉旧城，以便扼制弹筝峡的出口。刘昌只用了十二天时间便修筑告竣，分出兵马，前去戍守。刘昌又修筑了朝谷堡。甲子（疑误），德宗颁诏给该堡命名为彰信堡。泾原逐渐安定下来。

[4]初，上还长安，以神策等军有卫从之劳，皆赐名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以官领之，抚恤优厚。禁军恃恩骄横，侵暴百姓，陵忽府县，至诟辱官吏，毁裂案牍。府县官有不胜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贬万里，由是府县虽有公严之官，莫得举其职。市井富民，往往行赂寄名军籍，则府县不能制。辛巳，诏：神威、六军吏士与百姓讼者，委之府县，小事牒本军，大事奏闻。若军士陵忽府县，禁身以闻，委御史台推覆。县吏辄敢笞辱，必从贬谪。

[4]当初，德宗回到长安，因神策等军有护卫侍从的功劳，一律赐名为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委任官员统领各军，对各军的抚慰和体恤都很优厚。禁军仗恃着恩宠而骄傲专横，欺凌百姓，凌驾于府县之上，以至于辱骂官吏，撕毁官府文书。府县官吏中有人愤怒难忍而对

他们用刑，但早晨拷打了一个禁军人员，晚上便被贬黜到万里之外。因此，虽然府县也有公正严明的官员，但无法将自己的职事办好。商市中的富人，往往通过行贿而在军人名册上挂名，于是府县便不能控制他们了。辛巳（疑误），诏书说：神威军与六军将士与百姓打官司的，要将诉讼案件交给府县办理，小事发文书通报本军，大事上奏朝廷闻知。如果军中将士凌驾于府县之上，应当囚禁其人，上报知闻，交付御史台审问核查。如果县中官吏竟敢拷打侮辱将士，一定要按降职远谪论处。

[5]癸未，易定节度使张孝忠薨。

[5]癸未（疑误），易定节度使张孝忠去世。

[6]安南都护高正平重赋敛，夏，四月，群蛮酋长杜英翰等起兵围都护府，正平以忧死，群蛮闻之皆降。五月，辛巳，置柔远军于安南。

[6]由于安南都护高正平征收赋税繁重，夏季，四月，群蛮的酋长杜英翰等人起事，发兵围困都护府，高正平因忧虑而死，群蛮听说这一消息后，全归降了。 五月，辛巳（二十二日），朝廷在安南设置柔远军。

[7]端王遇薨。

[7]端王李遇去世。

[8]韦皋比年致书招云南王异牟寻，终未获报。然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于唐，讨击副使段忠义，本罗凤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

[8]近年以来，韦皋发信招抚云南王异牟寻，始终没有得到回报。然而，每当吐蕃向云南征发兵员时，云南发给吐蕃的兵员却越来越少。由此，韦皋知道异牟寻本心是归附唐朝的。讨击副使段忠义，原来是罗凤的使者，六月，丙申（初七），韦皋派遣段忠义返回云南，并且给异牟寻写去书信，劝导他归顺朝廷。

[9]秋，七月，戊寅，以定州刺史张升云为义武留后。

[9]秋季，七月，戊寅（十九日），德宗任命定州刺史张升云为义武留后。

[10]庚辰，以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群蛮遂安。

[10]庚辰（二十一日），德宗任命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于是群蛮安定下来了。

[11]八月，丙午，以翰林学士陆贽为兵部侍郎，馀职皆解；窦参恶之也。

[11]八月，丙午（十八日），德宗任命翰林学士陆贽为兵部侍郎，其他职务一概解除，这是由于窦参嫌恶他的原故。

[12]吐蕃攻灵州，为回鹘所败，夜遁。九月，回鹘遣使来献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献所获吐蕃酋长尚结心。

[12]吐蕃攻打灵州，被回鹘击败，便连夜逃走了。九月，回鹘派遗使者前来进献俘虏。冬季，十二月，甲午（初八），回鹘又派遣使者进献所俘获的吐蕃酋长尚结心。

[13]福建观察使吴凑，为治有声，窦参以私憾毁之，且言其病风；上召至京师，使之步以察之，知参之诬，由是始恶参。丁酉，以凑为陕虢观察使以代参党李翼。

[13]由于福建观察使吴凑有善于处理政务的名声，窦参因私人的怨恨而诋毁他，而且说他患了风痹。德宗将吴凑传召到京城，让他迈步行走，以便从中察看，结果知道窦参是骗人的，因此，开始憎恶窦参。丁酉（十一日），德宗任命吴凑为陕虢观察使，借以取带窦参的同伙李翼。

[14]睦王述薨。

[14]睦王李述去世。

[15]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绐之曰："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

[15]吐蕃了解到韦皋的使者在云南后，便派遣使者责备云南。云南王异牟寻欺骗来使说："唐朝的使者，本来便是蛮人，韦皋听任他回来，并没有别的图谋。"于是便将韦皋的使者抓起来，送交给吐蕃。吐蕃带走许多云南大臣的儿子作为人质，云南愈发怨恨吐蕃了。

勿邓酋长苴梦冲，潜通吐蕃，扇诱群蛮，隔绝云南使者。韦皋遣三部落总管苏将兵至琵琶川。

勿邓部落的酋长苴梦冲，暗中勾结吐蕃，煽动诱惑群蛮，隔断云南使者与唐朝的往来，韦皋派遣两林、勿邓、丰琶三部落的总管苏领兵来到琵琶川。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四卷

唐纪五十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九贞元八年（壬申、792）

唐纪五十唐德宗贞元八年（壬申，公元792年）

[1]春，二月，壬寅，执梦冲，数其罪而斩之；云南之路始通。

[1]春季，二月，壬寅（十七日），韦皋捉获苴梦冲，在数说他的罪行后，斩杀了他。前往云南的道路开始畅通了。

[2]三月，丁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皋薨。

[2]三月，丁丑（二十三日），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李皋去世。

[3]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有威略，每李纳使至，玄佐厚结之，故常得其阴事，先为之备；纳惮之。其母虽贵，日织绢一匹，谓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贵汝至此，必以死报之。"故玄佐始终不失臣节。庚午，玄佐薨。

[3]宣武节度使刘玄佐威严而有谋略，每当李纳的使者到来时，刘玄佐便深深地结纳他们，所以经常能够得知李纳的秘事，预告做好防备，李纳畏惧他。他的母亲虽地位尊贵，但每天都要织绢帛一匹。她对刘玄佐说："你本来门第卑微，天子使你富裕尊贵到这般地步，你一定要不惜一死，报答天子。"所以，刘玄佐自始至终不曾失去为臣的节操。庚午（十六日）刘玄佐去世。

[4]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知留后事，性刻薄，裁损军士衣食。鼓角将杨清潭帅众作乱，夜，焚掠城中，独不犯曹王皋家；实逾城走免。明旦，都将徐诚缒城而入，号令禁遏，然后止；收清潭等六人斩之。实归京师，以为司农少卿。实，元庆之玄孙也。丙子，以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4]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执掌留后事务，他生性苛酷，削减将士的给养。掌管鼓角的将领扬清潭率领众人发动变乱，夜里在城中纵火抢劫，唯独不冒犯曹王李皋一家。李实翻越城墙逃走，得以不死。第二天早晨，都将徐诚用绳索缒入城中，发布命令，禁止变乱，此后变乱便停止了，徐诚收捕了杨清潭等六人，斩杀了他们。李实回到京

城，德宗任命他为司农少卿。李实是李元庆的玄孙。丙子（二十二日），德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5]初，窦参为度支转运使，班宏副之。参许宏，俟一岁以使职归之，岁馀，参无归意；宏怒。司农少卿张滂，宏所荐也，参欲使滂分主江、淮盐铁，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参为上所疏，乃让度支使于宏，又不欲利权专归于宏，乃荐滂于上；以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隶于宏以悦之。

[5]当初，窦参出任度支转运使，班宏担任他的副职。窦参向班宏许诺，等到一年以后，便将度支转运使的正职交给他。过了一年多时间，窦参还没有交出使职的意思，班宏大怒。司农少卿张滂是由班宏荐举上来的，窦参打算让张滂分管江淮地区的盐铁事务，班宏不肯答应。张滂听说此事，也怨恨班宏。及至窦参被德宗疏远以后，他才将度支使让给班宏，但是他又不愿意让财政大权独自落到班宏手中，于是便向德宗推荐张滂。德宗任命张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然隶属于班宏，以便取悦于他。

窦参阴狡而愎，恃权而贪，每迁除，多与族子给事中申议之。申招权受赂，时人谓之“喜鹊”。上颇闻之，谓参曰：“申必为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议。”参再三保其无他，申亦不悛。左金吾大将军虢王则之，巨之子也，与申善，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不叶，窦申恐贽进用，阴与通玄、则之作谤书以倾贽；上皆察知其状。夏，四月，丁亥，贬则之昭州司马，通玄泉州司马，申道州司马；寻赐通玄死。

窦参阴险狡诈而又刚愎自用，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贪图财利，每当任命官员时，他往往与担任给事中的族侄窦申计议其事。窦申借此招揽权事，收受贿赂，当时的人们把他叫做“喜鹊”。德宗听到了一些风声，便对窦参说：“窦申肯定会连累你的，最好将他调出朝廷，也好平息众人的议论。“窦参反复担保窦申没做别的事情，窦申却依然不肯悔改。左金吾大将军虢王李则之是李巨的儿子，与窦申交好。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关系不睦，窦申唯恐陆贽被提拔任用，便暗中与吴通玄、李则之编造攻击陆贽的书函，排挤他。德宗完全查清了他们的情况。夏季，四月，丁亥（初三），德宗将李则之贬为昭州司马，将吴通玄贬为泉州司马，将窦申贬为道州司马。不久，德宗又让吴通玄自裁而死。

[6]刘玄佐之丧，将佐匿之，称疾请代，上亦为之隐，遣使即军中问“以陕虢观察使吴湊为代可乎？”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皆以为便，然后除之。湊行至汜水，玄佐之柩将发，军中请备仪仗，瑗不许，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将士怒。玄佐之婿及亲兵皆被甲，拥玄佐之子士宁释衰，登重榻，自为留后。执城将曹金岸、浚仪令李迈，曰：“尔皆请吴湊者！”遂之；卢瑗逃免。士宁以财赏将士，劫孟介以请于朝。上以问宰相，窦参曰：“今汴人指李纳以邀制命，不许，将合于纳。”庚寅，以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士宁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托言巡抚，至宋州，以都知兵马使刘逸准代之。逸准，正臣之子也。

[6]刘玄佐去世后，将佐隐瞒实情，声称刘玄佐得了重病，请求派人替代。德宗也装作不知道，还派遣使者到军中询问“让陕虢观察使吴湊来替代刘玄佐的职务可以吗？”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一致认为这是适宜的，此后德宗才任命了吴湊。吴湊来到汜水时，刘玄佐的灵柩正要出殡，军中将士请求为他备办仪仗，卢瑗不肯答应，还命令留着器物用具，等新任观察使到来时使用。将士发怒，刘玄佐的女婿以及随身士兵都穿上铠甲，簇拥着刘玄佐的儿子刘士宁脱去丧服，登上主帅的座位，自命为留后。他们逮捕了守城将领曹金岸和浚仪县令李迈，对二人说：“你们都是主张迎接吴湊的人！”于是将他们二人剐杀了。卢瑗逃脱，幸免于死。刘士宁用钱财奖赏将士，劫持着孟介，让他向朝廷请求任命。德宗询问宰相的意见，窦参说：“现在汴州人指望着李纳，才敢于请求任命，如果不答应，他们就要与李纳联合了。”庚寅（初六），德宗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刘士宁怀疑宋州刺史翟良佐没有归附自己，便假托巡视的名义，来到宋州，让都知兵马使刘逸准替代了他。刘逸准是刘正臣的儿子。

[7]乙未，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贬窦申锦州司户。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孙也。

[7]乙未（十一日），德宗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贬为郴州别驾，将窦申贬为锦州司户，让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一并出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憬是赵仁本的曾孙。

[8]张滂请盐铁旧簿于班宏，宏不与。滂与宏共择巡院官，莫有合者，阙官甚多。滂言于上曰：“如此，职事必废，臣罪无所逃。”丙

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财赋，如大历故事。

[8]张滂请班宏交出原有的盐铁帐簿，班宏不肯给他。张滂与班宏一起选任巡院官，两人的意见没有相合的时候，因而缺任的官员为数很多。张滂向德宗进言说：“像这个样子，职任以内的事必然要荒废了，我的罪责是无法逃脱的了。”丙午（二十二日），德宗命令班宏与张滂分别掌管全国的财税，一如大历年间的先例。

[9]壬子，吐蕃寇灵州，陷水口支渠，败营田。诏河东、振武救之，遣神策六军二千戍定远、怀远城；吐蕃乃退。

[9]壬子（二十八日），吐蕃侵犯灵州，毁去水口支流的渠道，破坏屯田。德宗颁诏命令河东、振武前去援救，派遣神策六军共两千人戍守定远和怀远二城，于是吐蕃撤退了。

[10]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著其名于诏书，异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举者。五月，戊辰，诏行贽议。

[10]陆贽请求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各自推举本省的属官，将他们的名字登录到诏书上，以便日后按名单考核他们办事成绩的优劣，并且据此提升或贬黜他们的推举人。五月，戊辰（十四日），德宗颁诏命令实施陆贽的建议。

未几，或言于上曰：“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货赂，不得实才。”上密谕贽：“自今除改，卿宜自择，勿任诸司。”贽上奏，其略曰：“国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盖宰相商议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则旨授，盖吏部铨材署职，诏旨画闻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起居、遗、补、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其后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则莫致也。”又曰：“宣行以来，才举十数，议其资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于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请使所言之人指陈其状，其人受贿，某举有情，付之有司，核其虚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贷其奸赃，不如辩诘，私其会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又，宰相不过数人，岂能遍谙多士！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情故必多，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今之台省长官乃

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盖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将务得人，无易于此。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往者则天欲收人心，进用不次，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又曰：“则天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诏不行。

没过多久，有人对德宗说：“各部门推举的属官都弄虚作假，有的人还收受贿赂，所以不能得到真有才干的人。”德宗暗中晓示陆贽说：“今后任官改官，最好由你亲自选择，不要让各有关部门办理。”于是，陆贽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本朝对于五品以上的官员，是通过诏书来加以任命的，这便是经由宰相互相商酌计议，上奏圣上批准的任命方法。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的任命方法，则是通过圣上的旨意来授给官职，即经由吏部铨选人材，署任职务，圣上在诏旨上标上一个‘闻’字，但不置可否。在开元年间，起居郎、舍人、拾遗、补阙、御史等官职，还是由吏部选任上报的。此后，宠臣专擅朝政，丢开众人的公议而扩大自己的权力，废弃公开的选举而推行私人的恩惠，使宰相奏任官员的办法遍及各级官员，如果不经过现任宰相的同意，就无法任官。”他又说：“由三省长官各自推举属官的办法宣布实行以来，只推举了十几个人。评议他们的资历与声望，已是无愧于他们的班列位次，考查他们的品行与才能，又没有听说有缺失败坏的地方。然而议论的人骤然横加批评，向上打搅陛下的视听。治道的难以实行，于此也可见一斑了。请让进言的人指出并陈述具体情况，讲清楚哪个人接受了贿赂，哪个人推举时作弊，将这些人交付有关部门，核实所言是实在的，还是没有根据的。对推举失误的人一定要实行惩罚，对诬告好人的人也要反过来追究他们的罪责。为什么一定要姑息作弊与贪赃行为而不肯给以分辩与追究呢！将公开的评议变成私下进行的活动，而不肯公布发言人的名字，使无罪的人遭受怀疑，使有罪的人得到纵容，无论亏理还是有理，全都一律对待，人们还有什么依靠呢！加之，宰相不过只有几个人，哪能普遍熟悉众多的士子！如果让宰相任命所有的官员，理应反复询问访求，但这样便将公开举用变成私下推荐，将察举贤良变成暗中投靠，弄虚作假的事情肯定很多，形成的流弊愈发严重。所以，承续以前的办法任命官员，很少有不牵

涉谤议的。虽然说这因为宰相把握标准不够一致，有时会自行作弊，但也由于私下访问亲近的人们，反而被他们捉弄了。这一弊病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陛下圣明垂鉴，分明知道这些事情。”他又说：“现在的宰相，就是过去的三省长官，现在的三省长官，便是将来的宰相，这不过是职务的名称暂时不同，本不是推举官员与任命官员在职权上有区别。担任三省长官的时候不能够举用一两个下属的官吏，到出任宰相以后便可选拔成千上百个官员，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众人的议论飘忽不定，他们的迷惑以这一点最为严重。一般说来，尊贵者统领事务的纲要，卑下者负责细节的处理。所以，君主选任宰相，宰相选任各部门的长官，各部门的长官选任处于辅助地位的官吏，要想务求用人得当，便无法改变这种做法。大凡寻求人才贵在广博，考核官吏的成绩贵在专精。过去武则天想收买人心，提拔官吏不拘等次，不但百姓可以推荐士子，还可以自己推举自己。然而，那时对官吏的考核与督责非常严厉，官吏的升降都很迅速，所以当世认为武则天是有知人的明智的，连续几朝都仰仗她选拔出来的众多士子为朝廷效力。”他又说：“武则天推举任用人才方法的失误在于变动太快，但是能够得到人才。陛下慎重选择官吏的方法过于精细，反而会失去人才。”德宗终于还是追回了前不久颁发的诏书，不再实行。

[11]癸酉，平卢节度使李纳薨，军中推其子师古知留后。

[11]癸酉（十九日），平卢节度使李纳去世，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李师古执掌留后事务。

[12]六月，吐蕃千余骑寇泾州，掠田军千余人而去。

[12]六月，吐蕃骑兵一千余人侵犯泾州，掳掠屯田军一千多人，便离去了。

[13]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上欲从之。陆贽上言，以为：“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缓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曾不内讼，更荡上心。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所奏望寝不行。”

[13]岭南节度使奏称：“近些时候，海上来的大船运载着珍奇的货物，往往开到安南买卖交易，我准备派遣判官去安南收买，请派中使

一人与判官同去。”德宗打算准奏。陆贽进言认为：“远方各国经商贩卖，唯利是图，对他们宽和，他们就前来，对他们有所烦扰，他们就离去。广州历来是各处船舶汇集的地方，现在忽然改道去安南，如果不是广州方面侵渔刻剥过于严重，那肯定就是他们招引远方各国商人的办法不对头，他们不曾自责，却还想动摇陛下的心志。况且，岭南与安南，无不是陛下的国土，中使与外使无不是陛下的臣属，何必相信岭南而拒绝安南，重视中使而轻视外使呢！希望陛下将岭南的奏议废止了，不要实行。”

[14]秋，七月，甲寅朔，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薨。陆贽请以前湖南观察使李巽权判度支，上许之。既而复欲用司农少卿裴延龄，贽上言，以为：“今之度支，准平万货，刻吝则生患，宽假则容奸。延龄诞妄小人，用之交骇物听。尸禄之责，固宜及于微臣；知人之明，亦恐伤于圣鉴。”上不从。己未，以延龄判度支事。

[14]秋季，七月，甲寅朔（初一），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陆贽奏请任命前湖南观察使李巽暂时兼管度支，德宗准许了这一建议。不久，德宗又打算起用司农少卿裴延龄，陆贽进言认为：“如今度支使的职任，需要运输各种货物，平抑物价，如果刻薄吝啬，便会生出麻烦，如果宽容，便会姑息邪恶。裴延龄是一个荒诞虚妄的小人，起用他会震骇人们的视听。尸位素餐的罪责，固然应当有我这微末小臣的一份；若说到知人善任的明德，恐怕也会有损陛下圣明的裁鉴。”德宗不肯听从。己未（初六），德宗让裴延龄兼管度支事务。

河南、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大水，溺死者二万馀人，陆贽请遣使赈抚。上曰：“闻所损殊少，即议优恤，恐生奸欺。”贽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又曰：“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上许为遣使，而曰：“淮西贡赋既阙，不必遣使。”贽复上奏，以为：“陛下息师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晋仇敌，穆公犹救其饥，况帝王怀柔万邦，唯德与义，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八月，遣中书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抚诸道水灾。

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洪水泛滥，淹死了两万余人，陆贽请求派遣使者赈济抚慰。德宗说：“听说损失很少，如果议

行丰厚的抚恤，恐怕会生出奸诈欺骗的事情来。”陆贽上奏，大略是说：“世俗的弊病，往往是曲从人意，阿谀奉承，揣摩到人主喜欢什么，便夸大其辞，猜度到人主讨厌听见什么，便缩小其事。朝廷所采取的措制与防备失去凭依，问题就经常出在这里。”他又说：“赈济灾民，消耗的是资财，得到的是人心。如果不失去百姓的拥护，还用为缺少用度发愁吗！”德宗答应派遣使者，但又说：“既然淮西不向朝廷缴纳赋税，就不要派遣使者赈济他们了。”陆贽再次上奏认为：“陛下停息战事，隐忍包容，宽宥了那些作乱者的首领，对于这些处于下层的人们，自当加以怜惜。过去在诸侯国中秦国和晋国成了仇敌，秦穆公仍然救济晋国的饥荒，况且帝王招抚万邦，只有实行仁德与信义，宁可让别人辜负我们，不能让我们辜负别人。”八月，德宗派遣中书舍人京兆人奚陟等人前往各道宣诏抚慰遭受水灾的人们。

[15]以前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

[15]德宗任命前任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

[16]韦皋攻维州，获其大将论赞热。

[16]韦皋攻打维州，俘虏了吐蕃大将论赞热。

[17]陆贽上言，以边储不赡，由措置失当，蓄敛乖宜，其略曰：“所谓措置失当者，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诚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亘千里之地，莫相率从；缘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有寇至，方从中覆，比蒙征发赴援，寇已获胜罢归。吐蕃之比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馀，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由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故也。所谓蓄敛乖宜者，陛下顷设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此令初行，人皆悦慕。而有司竞为苟且，专事纤啬，岁稔则不时敛藏，艰食则抑使收籴。遂使豪家、贪吏，反操利权，贱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势要、近亲、羁游之士、委贱籴于军城，取高价于京邑，又多支充直。穷边寒不可衣，鬻无所售，上既无信于下，下亦以伪应之，度支物估转高，军城谷价转贵。度支以苟售滞货为功利，军城以所得加价为羡馀。虽设巡院，转成囊。至有空申簿帐，伪指仓，计其数则亿万有馀，考其实则百十不足。”

[17]陆贽进言认为，边疆的储备不充足，是由于处理不恰当，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都不合时宜，他大略是说：“所说的处理不恰当，指的是戍边的士兵不由守边的将领管辖，守边的将领不由元帅统领，以至于有时对同一城中的将士，同一军中的官兵，朝廷都分别派遣中使监督，是按不同的诏旨委以职任。朝廷所划分的军镇绵亘在远届千里的土地上，无法相互统属；沿着边疆布置了十万军队，没有设置主谋的人物。每当有敌寇前来，也正好是自己内部倾轧瓦解之时，及至得到朝廷征调的军队前来救援时，敌寇已经取得胜利，罢兵而归了。吐蕃与大唐相比，众多与寡少不相匹敌，工巧与拙笨不能对比。然而吐蕃发动进攻，还有余力，我军处于防守，仍然力量不足。其原因大概就在于他们发布命令是由将领掌管，我军的调度管束却由朝廷控制；他们的兵力合成一个整体，而我军的各部却是分散的。所说的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都不合时宜，指的是前不久陛下规定由官府前往军屯处收购粮食以便节省运输的办法，命令付给人们加倍的粮食价钱，以示勉励农耕的措施。这一命令实行的初期，百姓们都是悦服而向往的。然而，有关部门争相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专门干琐屑悭吝的事情。年景丰收时，有关部门不肯将粮食按时征收并储存起来；五谷欠收时，他们却强行指使有关人员收购粮食。于是，使豪门富室、贪官污吏反而掌握了财利的权柄，用贱价向人们收购粮食，等到公家与私人缺粮时再卖出去。加之，有一些权势之家、亲近宠幸之臣、游食之人委托军镇低价收买粮食，再运往京城，高价出售。而且人们往往支付葛布麻布充当粮食的价值，致使荒远的边疆在严寒季节穿不上衣服，买不到布料。既然上面对下面不讲信用，下面也就以欺诈回报上面。度支规定的物价变得高了，军镇的谷价就变得贵了。度支通过随意售出滞销的货物获取利益，军镇从粮食的加价中得到额外的收入。虽然设有巡院访查各地，实际上巡院反而成了藏污纳垢之所，以至于有人凭空申报帐目，虚指粮食储存，计算粮食数额虽然超过亿万，考核存粮的实况却不足十分之一。”

又曰：“旧制以关中用度之多，岁运东方租米，至有斗钱运斗米之言。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则曰：‘每至秋成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臣以两家之论，互有长短，将制国用，须权重轻。食不足而财有馀，则弛于积财而务实仓廪；食有馀而财不

足，则缓于积食而啬用货泉。近岁关辅屡丰，公储委积，足给数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贵加倍，人多流庸。关辅以谷贱伤农，宜加价以籴而无钱；江、淮以谷贵人困，宜减价以粜而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余，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运至东渭桥，僦直又约二百，米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据市司月估，斗粜三十七钱。耗其九而存其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顷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馀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馀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至河阴，河阴、陕州以次运至东渭桥，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斛，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于水灾州县粜之，以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僦直六十九万缗。请令户部先以二十万缗付京兆，令籴米以补渭桥仓之缺数，斗用百线以利农人；以一百二万六千缗付边镇，使籴十万人一年之粮，馀十万四千缗以充来年和籴之价。其江、淮米钱、僦直并委转运使折市绫、绢、、绵以输上都，偿先贷户部钱。”

陆贽又说：“依据原有的制度，由于关中费用浩繁，每年都需要从东部地区运输租米，以至于有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对此，只晓得见闻之谈而不能通达当时需要的人便会说：‘国家的大事，不应该计较损耗，虽然知道运粮劳苦烦剧，但是不可废止。’只晓得眼前利益而不懂得预防长远忧患的人又会说：‘每到秋天庄稼收获时，只让官府在京城周围和籴，这既容易把事情办好，又足以勉励农耕。’我认为这两派的议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想节制国家的用度，必须权衡轻重。如果粮食不足而钱财有余，便应该延缓钱财积累，而务必使粮仓充盈起来；如果粮食有余而钱财不足，便应该推迟储备粮食，而节省使用货币。近年以来，关中地区连年丰收，公家储备的粮食积聚起来，足够供应好几年。今年夏天，江淮地带雨水成灾，粮米贵了一倍，有许多人流亡他乡，沦为雇工。关中地区因谷物跌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应当提高粮价收购，但没有钱。江淮地区因谷物昂贵，百姓困窘，应当降低粮价出售，但没有米。现在反而将江淮地区所缺少的粮食运送出来，用以增益粮食已经有余的关中地区，这就是我所说的只晓得见闻之谈而不能够通达当时需要的人。如今江淮地区一斗米价值一百五十钱，运送到东渭桥，雇运的价钱每斗大约又要付二百钱，米

碾磨不精，而且放陈了，所以在京城的价钱尤其低贱。根据市司公布的本月的价钱，一斗米的售价为三十七钱。耗费了米价的十分之九而仅剩下十分之一，让江淮地区的百姓挨饿，却又损害关中地区农民的利益，象这样办事，可以说是严重的失误。不久以前，每年从江、湖、淮、浙运米一百一十万斛，运到河阴，留下四十万斛，储存在河阴仓，运到陕州，再留下三十万斛，储存在太原仓，剩下的四十万斛输送到东渭桥。现在，河阴仓和太原仓现存的米仍然有三百二十多万斛，京兆府所属各县每斗米不过值七十钱。请让江淮地区明年只运送三十万斛到河阴，再让河阴、陕州依次运送到东渭桥，将江淮地区停止运送的八十万斛米，委托转运使，每斗定价八十钱，运往发生水灾的州县出售，以便救助缺乏粮食的人，算来可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少雇运钱六十九万缗。请让户部首先拿出钱二十万缗，交给京兆府，让京兆府收购粮米，以便弥补东渭桥仓缺运的数额，可以每斗定价一百钱，以使农民得到好处。请再拿出钱一百零二万六千缗，交给边疆军镇，让各军镇购进可供十万人吃一年的粮食。剩下的钱十万四千缗，可以用来充当明年和籴的本钱。对江淮地区的米钱和雇运钱，一并委托转运使经折算后购买绫、绢、、绵，运往京城，偿还原先向户部所借的钱。”

九月，诏西北边贵籴以实仓储，边备浸充。

九月，德宗颁诏命令西北边疆官府以高价收购粮食，以便充实粮仓的储备。于是，边地的储备逐渐充足起来。

[18]冬，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18]冬季，十一月，壬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19]吐蕃、云南日益相猜，每云南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辛酉，韦皋复遗云南王书，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独与云南筑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19]吐蕃与云南的互相猜疑与日俱增。每当云南的兵马开到边境上，吐蕃总是也派出兵马，声称前来接应，实际上是在防备云南。辛酉（十日），韦皋再次给云南王送去书信，希望与云南一起袭击吐蕃，将他们驱逐到云岭以外，全部摧毁吐蕃的城关堡垒，仅与云南在

边境上修筑起一座大城，设置戍守人员自相保卫，永远像一家人般地和睦相处。

[20]左庶子姜公辅久不迁官，诣陆贽求迁，贽密语之曰：“闻窦相屡奏拟，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辅惧，请为道士。上问其故，公辅不敢泄贽语，以闻参言为对。上怒参归怨于君；己巳，贬公辅为吉州别驾，又遣中使责参。

[20]左庶子姜公辅长期没有升官，便到陆贽处请求提升。陆贽暗中告诉他说：“听说窦相屡次上奏准备提升你，皇上不肯允许，而且说了恼怒你的话。”姜公辅害怕，请求去做道士。德宗询问其中的原故，姜公辅不敢泄露陆贽说的话，便回答说这是听窦参说的。皇帝恼怒窦参把怨恨推给君主，己巳（十八日），将姜公辅贬为吉州别驾，还派遣中使去责备窦参。

[21]庚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奏败吐蕃于芳州及黑水堡。

[21]庚午（十九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上奏说，他们在芳州与黑水堡打败吐蕃。

[22]初，李纳以棣州蛤有盐利，城而据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绪之路。及李师古袭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轻之，是月，引兵屯德、棣，将取蛤及三汊城；师古遣赵镐将兵拒之。上遣中使谕止之，武俊乃还。

[22]当初，李纳因棣州的蛤有盐产之利，便在那里筑城据守，还戍守德州南面的三汊城，以便打通与田绪联系的道路。及到李师古承袭节度使职位以后，王武俊因李师古年纪还轻，便轻视他。就在这一月，王武俊领兵在德州与棣州驻扎，准备攻取蛤与三汊城，李师古派遣赵镐领兵抵御他。德宗派遣中使劝告王武俊罢手，于是王武俊领兵而回。

[23]初，刘怦薨，刘济在莫州，其母弟在父侧，以父命召济而以军府授之。济以为瀛州刺史，许他日代己。既而济用其子为副大使，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济怒，发兵击，破之。

[23]当初，刘怦去世时，刘济正在莫州，他的同母弟刘正在父亲身边，便以父亲的名义召回刘济，将节度使的军府交给了他。刘济让刘出任瀛州刺史，向他许下将来由他代替自己的诺言。不久，刘济起用

自己的儿子为副大使，刘怨恨刘济，便擅自向朝廷上表，派兵一千人参加防御吐蕃。刘济大怒，派兵进击刘，并打败了他。

[24]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贩鬻者，监军窦文场恶之。会良器妻族饮醉，寓宿宫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迁右领军。自是宦官始专军政。

[24]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招募既有才干、又很勇敢的人们更换军中的买卖人，监军窦文场憎恶他。恰巧柏良器妻子的族人喝醉了酒，曾在宫中值宿的房舍中过夜。十二月，丙戌（初五），柏良器获罪，贬为右领军。自此，宦官开始专擅军中大政。

九年（祭酉、793）

九年（癸酉，公元793年）

[1]春，正月，癸卯，初税茶。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税一，从盐铁使张滂之请也。滂奏："去岁水灾减税，用度不足，请税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税茶之钱，令所在别贮，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税。"自是岁收茶税钱四十万缗，未尝以救水旱也。

[1]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四日），开始征收茶税。凡是生产茶叶的州、县以及通往茶山的重要道路，都要估算茶叶的价值，收取十分之一的茶税，这是听从盐铁使张滂的建议才实行的。张滂上奏："去年因发生水灾而减少税收，国家的费用不够，请征收茶税来补足税收的缺额。从明年以后，对征收茶税得到钱，可以让征收茶税所在地另行储存，等遇到水旱灾害时，用此钱代替百姓的田税。"自此以后，朝廷每年征收茶税得钱四十万缗，但不曾用来救济水旱灾害。

滂又奏："奸人销钱为铜器以求赢，请悉禁铜器。铜山听人开采，无得私卖。"

张滂又上奏说："邪恶的人将钱熔化，铸成铜器，借以求利。请禁止制造一切铜器，任凭人们开采产铜的矿山，但不能私自出卖。"

[2]二月，甲寅，以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2]二月，甲寅（初五），德宗任命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3]初，盐州既陷，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绝灵武，侵扰坊。辛酉，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

蕃以分其势，城之二旬而毕；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木波堡，由是灵、夏、河西获安。

[3]当初，盐州陷落以后，边疆地区不再有防守的屏障，吐蕃经常截断灵武的通路，侵害搅扰州、坊州。辛酉（十二日），德宗颁诏派兵三万五千人修筑盐州城，还颁诏命令泾原、山南、剑南各自派兵深入吐蕃地区，以便分散吐蕃的势力。盐州城经二十天的修筑便告竣了，朝廷命令盐州节度使杜彦光前往戍守，命令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守木波堡。从此以后，灵州、夏州、河西一带获得安宁。

[4]上使人谕陆贽，以“要重之事，勿对赵憬陈论，当密封手疏以闻；”又“苗粲以父晋卿往年摄政，尝有不臣之言，诸子皆与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贽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赵憬得闻，陛下已至劳神，委曲防护。是于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鲜克以济。恐爽无私之德，且伤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于朝，刑人必于市，惟恐众之不睹，事之不彰。君上行之无愧心，兆庶听之无疑议，受赏安之无怍色，当刑居之无怨言，此圣王所以宣明典章，与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谮诉之事，多非信实之言，利于中伤，惧于公辩。或云岁月已久，不可究寻；或云事体有妨，须为隐忍；或云恶迹未露，宜假他事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责辱。词皆近于情理，意实苞于矫诬，伤善售奸，莫斯为甚！若晋卿父子实有大罪，则当公议典宪；若被诬枉，岂令阴受播迁。夫听讼辨谗，必求情辨迹，情见迹著，辞服理穷，然后加刑罚焉，是以下无冤人，上无谬听。”又曰：“监临受贿，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则遇却者疑乎见拒而不通矣；若俱辞不受，则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复何嫌阻之有乎！”

[4]德宗让人告诉陆贽，说是“对于机要而重大的事情，不要当着赵憬的面陈述议论，应当将亲手所写的奏疏密封后上报朕闻知。”又说：“苗粲因他的父亲苗晋卿当年代理朝政时，曾经有过不合臣礼的言论，几个儿子都与古代帝王的名字相同，现在不准备公开驱逐他，对他的

兄弟也分别授给外地的官职，但不能让他们接近驻扎军队的地方。”又说：“你清廉谨慎得太过分了，对于各道赠送的物品，一概拒不接受，恐怕在事情的情理上是讲不通的。比如马鞭、长靴一类的东西，接受了也无伤事体。”陆贽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昨天我上奏的事情，只有赵憬知道，陛下已经极为劳心费神，辗转曲折地提防回护。这表明陛下在亲近信任的大臣中间，行为举止还有种种拘束。然而，外面表现出来的迹象相同，而内里包含的事实不同，很少能够把事情办好。恐怕会违背毫无私心的德行，而且损害不惜改过的明智。”他又说：“一定要在朝廷上给人以爵赏，一定要在闹市中处人以死刑，这是惟恐大家看不见这些事情，事情办理得不够显明。君主问心无愧地实行赏罚，百姓毫无疑义地听任处治，接受奖赏的人毫无愧色地安心受赏，应当受刑的人毫无怨言地接受惩处，这是圣明的君主发扬光大法令制度，并与百姓公开共同遵行的结果啊。凡是谗言诽谤的事情，多数不是实在可信的言论，利于阴谋陷害而害怕公开论辩。一旦进行公开论辩，有的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难以追究下去；有的说妨碍事情的体统，需要克制忍耐；有的说不良的行迹还没有暴露出来，最好以其他事情为借口；有的说只要抛弃他本人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明确表示责备与侮辱呢？这些措词都与情理接近，而其中实在包藏着假托名义、诬陷别人的意图，伤害善良，散布邪恶，没有比这些说法更为严重的了！倘若苗晋卿父子确实有大罪恶，那就应当公开按照法律议处；如果他们遭到不实之辞的冤屈，怎么能够让他们暗中遭受流亡迁徙？一般说来，听取诉讼，分辨谗言，必须寻求实情，辨别形迹。实情显现，形迹昭著，无话可说而无理可辩，这时再施加刑罚。由此下面才没有遭受冤屈的人，上面才没有错听人言的过失。”他又说：“监督有关部门的长官收受贿赂，只要所得财物折为布帛以后满了一尺，便以刑律相加。下至卑微的士民属吏，尚且该当严格禁止行贿，何况宰相是风俗教化的倡导者，怎么反而能够放过他们受贿的行为呢！贿赂的途径一经打通，反复实行，就会益加严重，赠送马鞭和长靴没有止息，必然发展到赠送金玉。眼睛看见愿意得到的东西，怎么能够在心中自行打消得到它的念头呢！已经跟赠物人结交了私情，怎么能够中途拒绝他的请求呢！所以，如果不断绝行贿的涓涓细流，就要填满溪涧沟壑而泛滥成灾了！”他又说：“假如对赠送的物品有的接受，有的推却，赠品被推却了的人便会怀疑自己遭受拒绝而办事难以顺利。

如果一概推辞而不接受，人们便都知道不接受赠品才是通常的道理，又怎么会生出疑虑来呢！”

[5]初，窦参恶左司郎中李巽，出为常州刺史。及参贬郴州，巽为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十匹，巽奏参交结藩镇。上大怒，欲杀参，陆贽以为参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复遣中使谓贽曰：“参交结中外，其意难测，社稷事重，卿速进文书处分。”贽上言：“参朝廷大臣，诛之不可无名。昔刘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众议为之愤邑，叛臣得以为辞。参贪纵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潜怀异图，事迹暧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骇动不细。窦参于臣无分，陛下所知，岂欲营救其人，盖惜典刑不滥。”三月，更贬参欢州司马，男女皆配流。

[5]当初，窦参嫌恶左司郎中李巽，将他斥逐为常州刺史。及至窦参被贬为郴州别驾时，李巽正担任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赠给窦参绢帛五十匹，李巽申奏窦参与藩镇交往。德宗非常气愤，打算杀掉窦参，陆贽认为窦参的罪过不至于处死，德宗才没有处死窦参。不久，德宗又派遣中使对陆贽说：“窦参与朝廷内外官员交往，他的意图难以测度，这关系到国家存亡，事情重大，你快奏进一份处治他的公文。”陆贽进言说：“窦参是朝廷大臣，要诛杀他不能没有名义。过去，刘晏被处死时，罪状不够清楚，直到今天，大家还在议论，为他愤懑不平，而背叛朝廷的臣属却在其中找到借口。窦参贪婪放纵，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至于说他是否暗中包藏别的图谋，事情的迹象还模糊不清。如果不进行审讯，骤然间便将他治以重罪，对舆论的惊动不算太小。窦参和我没有情分，这是陛下所了解的。这并不是我打算营救他这个人，而是顾惜朝廷的常规，不宜越轨而行。”三月，德宗又将窦参贬为州司马，家中男女人口一概被发配到边远地方。

上又命理其亲党，贽奏：“罪有首从，法有重轻，参既蒙宥，亲党亦应末减；况参得罪之初，私党并已连坐，人心久定，请更不问。”从之。上又欲籍其家赀，贽曰；“在法，反逆者尽没其财，赃污者止征所犯，皆须结正施刑，然后收藉。今罪法未详，陛下已存惠贷，若簿录其家，恐以财伤义。”时宦官左右恨参尤深，谤毁不已。参未至欢州，竟赐死于路。窦申杖杀，货财、奴婢悉传送京师。

德宗又命令处治与窦参亲近的同党，陆贽上奏说：“犯罪有主犯与胁从的区分，刑法有重惩与轻处的不同，既然窦参蒙受宽宥，与他亲近的同党也应该从轻论罪。况且窦参刚刚被判罪时，他私结的党羽已经一并连带受罚，现在人心久已安定下来，请不要再追究下去。”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德宗又打算没收他全家的资财入官，陆贽说：“在刑法上明文规定，对于反叛忤逆的人，没收全部财产入官，对于盗窃贪污的人，只惩戒犯法者本人，而且都必须经过结案判定，才能施加刑罚，此后才能没收家产。如今对窦参没有详细地依法判罪，陛下对他已经存心加惠，予以宽恕，如果现在又要登记他的家产，恐怕会因财物而损害道义。”当时，宦官周围的人怀恨窦参尤其深切，对窦参的诽谤仍然没有止息。窦参没有到达州，德宗终于在半路上赐他自裁而死，窦申服杖刑而死，他们的财物和奴婢全部由驿站送往京城。

[6]海州团练使张升，升云之弟，李纳之婿也，以父大祥归于定州，尝于公座骂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诏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袭取义丰，掠安喜、无极万余口，徙之德、棣。升云闭城自守，屡遣使谢之，乃止。

[6]海州团练使张升是张升云的弟弟，李纳的女婿。他因父亲两周年的忌日需要祭奠而回到定州，曾经在公开场合辱骂王武俊，王武俊将此事上奏朝廷。夏季，四月，丁丑（二十九日），德宗颁诏革除张升的官职，派遣中使用棍棒责打并囚禁了他。定州物产丰饶，王武俊经常希望得到此地，因此派兵袭取义丰，掳掠了安喜和无极的百姓一万多人，将他们迁徙到德州和棣州。张升云关闭城门，自行防守，屡次派遣使者向王武俊道歉，王武俊才停止了对他的攻掠。

上命李师古毁三汉城，师古奉诏；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于朝廷者，皆抚而用之。

德宗命令李师古毁除三汉城，李师古接受了诏旨。然而，他经常招募聚集逃亡的人，凡是对朝廷犯有罪过的人，他都抚慰并任用他们。

[7]五月，甲辰，以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右丞卢迈守本官，并同平章事。迈，翰之族子也。憬疑陆贽恃恩，欲专大政，排己置之门下，多称疾不豫事，由是与贽有隙。

[7]五月，甲辰（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又让右丞卢迈署理本官，与贾耽一起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的族侄。赵憬怀疑陆贽仗恩恃宠，准备独揽朝廷大政，将自己排挤到门下省，于是往往托病不问朝政。由此以后，他与陆贽便结下嫌隙。

[8]陆贽上奏论备边六失，以为："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

[8]陆贽进上奏疏，论说边疆防御的六种过失。他认为："处理办法违背方策，考核督责缺少法度，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

关东戍卒，不习土风，身苦边荒，心畏戎虏。国家资奉若骄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计归，张颐待哺；或利王师之败，乘扰攘而东溃；或拔弃城镇，摇远近之心。岂惟无益，实亦有损。复有犯刑谪徙者，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可谓措置乖方矣。

"来自关东的戍边士兵，不熟悉边疆固有的风俗习惯，身受边塞之困苦，心中畏惧戎虏。朝廷像对骄生惯养的儿子那样拿出资财来奉养他们，像对女婿那样无原则地宽容他们。他们屈指计算归期，张嘴等待喂饭。有时在官军的失败中寻找方便，乘着混乱之机向东溃退；有时又舍弃城邑市镇，动摇远近各地的民心。让他们戍守边防，不但没有益处，实际上还有损害。戍边的士兵中更有触犯刑律流放而来的人，本来就是些不良之辈，再加上怀念故土的情绪，他们希图变乱兴起，庆幸灾祸发生，就比戍边的士兵更严重了。这些可以称作处理办法违背方策了。

自顷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于军，国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将，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仄；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乃至于斯。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可谓课责亏度矣。

“近来权力转移到下面，朝廷失去了权柄，将领发布的命令既很少能够在军队中执行，国家惯常的法规又不能够在将领中实施，上下务求相互姑息，苟且度日。朝廷打算奖赏一个有功劳的人，反而顾虎没有功劳的人会因此动荡不安；准备惩罚一个犯下罪过的人，又要顾虑与他狼狈为奸的人会因此忧虑不安。人们犯下的罪过，因克制忍耐而不能给以揭露；人们立下的功劳，因嫌猜疑惑而不能给与奖赏。无原则的宽容态度，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使忘记自身、竭尽忠诚的人在同辈中招致责备，使率领众人首先登上敌城的人在士兵中自取埋怨，使败坏军旅、逼迫朝廷的人心中没有一点渐愧与畏惧，使故意不肯按期发兵援救的人认为自己机智能干。这便是有节操的人痛楚悲伤，勇敢的人心灰意冷的原因。这可以称作考核督责缺少法度了。

虏每入寇，将帅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唯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岁以事边。可谓财匮于兵众矣。

“每当异族前来侵犯时，将帅交相推委倚靠，没有人敢于查问，凭空张扬敌军的声势上报朝廷，就说是兵力太少，不能抵敌。朝廷未能检查实情，只是致力于征调人马，增加兵力，结果没有增益防备的功效，反而使军需供应更加疲困。村落百姓日益消耗，官府索求日益繁多。用在编人户倾家荡产才交纳上来的物资，加上有关部门专卖食盐与征收酒税的钱财，将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年拿来从事边备，这可以称作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了。

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贰，进退可齐，疾徐如意，机会靡愆，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者也。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番，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未遑外讨，抗两蕃者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馀镇军，数目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夫兵，以气势为

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吐蕃全国可以拿起兵器当兵的人，只抵得上大唐十几个大郡的人数罢了。一有战事发生，大唐便害怕他们人马众多，不敢抵抗他们，战事平息以后，大唐又忌惮他们强盛，不敢侵犯他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实在是由于大唐军队需要接受许多部门的指挥，而吐蕃军队却集中在一个将领的统帅之下的原故。一般说来，如果军队的统帅是专一的，便会使人心不分散，号令不重复，军队的进退可以整齐划一，行军的快慢能够符合统帅的意愿，不会丧失战机，军队的气势自然壮盛。这便是变少成多，变弱为强的原因啊。在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地区吐蕃、突厥两部番人，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处的节度使。国家中兴以来，来不及对外讨伐，抵抗吐蕃、回纥两部番人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石、河东四处的节度使罢了。不久前，朝廷划分朔方的地域，于是建立牙门、拥有旌节的便有三个节度使了，其余的镇军为数差不多还有四十个。军队的主帅一概接受特别诏旨的委任，朝廷还要各自派显贵的宦官前来监督，他们可以与军中主帅相互对抗，两人互不从属。每当边疆告急文书到来，朝廷这才命令他们盘算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既然没有军法不达，他们只好用宾客的礼节相互对待。大凡军事行动，是要讲究气势的。士气凝聚便旺盛，士气离散便消沉；声势会合便威猛，声势离析便衰弱。现在的边疆防御，声势衰微，士气消沉，这可以称作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了。

理戎之要，在于练核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厚薄之殊而无觖望之衅。今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馀，终年勤苦之剧，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怯于应敌，懈于服劳，衣粮所颁，厚逾数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旧名，其于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苟未忘怀，孰能无愠！可谓怨生于不均矣。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精细地核查将士的优劣品类，据以制定有关军饷等级的制度，使有能力的人盼望得到较好的待遇，使没有能力的人消除非份之想，虽然有待遇丰厚与菲薄的区别，但不会产生怨恨不满的事端。现在，在荒远的边境的土地上，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

身经百战，遍体创伤，又长年经受无以复加的劳苦与艰辛。但是，供应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只限于本人，而这些东西通常都是被他们的妻子儿女分去一部分，所以他们经常面有饥寒之色。然而，在关东地区戍守的士兵，害怕与敌人应战，不愿意担承勤苦的劳作，但是颁发给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却高出好几个等级。又有平素就不属于禁军，本来就是边防军队的，他们的将领编造逢迎之辞，乘机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他们并不离开原来的驻地，只更改了原有的名称，便得到了丰饶的军饷颁赐，收到三倍的好处。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不同，而颁发的给养却有区别，如果人们尚不能忘却利禄，有谁能够不恼怒呢？这可以称作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了。

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将在军，君使有所不受。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戎虏驰突，迅如风飙，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大凡打算选择任用将帅，必须事先考核验察他的品行与才能，对满意的人选，便派遣出去，对于不满意的人选，便退还回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近来，对边防军队的调动，由规划到决断，多数出于陛下的心意，选拔安排军中的将领，首先要求容易辖制。增加部队的数目，借以分散他们的势力，减轻他们的职任，借以削弱他们的心志，于是使他们即便不符合军队的实情也要服从命令，即便违反事情的处理也要服从命令。异族兵马奔驰冲突，像暴风一样迅速，而我军由驿站传递文书上报朝廷，却需要一整月的时间才能答复下来。守卫疆土的将领因兵力微少而不敢抵抗敌军，分守军镇的将领因没有诏命而不肯出兵。敌军纵兵掳掠以后便撤退了，这时将领们便陈述功劳，向朝廷报捷。在兵败人亡时，他们便将损失减少到百分之一；在有所俘获时，他们便将所得由一百张扬成一千。将帅既庆幸朝廷统揽全局，不用为朝廷加罪担忧，陛下又认为

自己独操大权，不再追究事情的真伪。这可以称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了。

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粮，募戍卒愿留及蕃、汉子弟以给之。又多开屯田，官为收籴，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与夫倏来忽往者，岂可同等而论哉！又宜择文武能臣为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统缘边诸节度使，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则戎狄威怀，疆场宁谧矣！”上虽不能尽从，心甚重之。

“依我愚见，应当废止征调各道将士防御吐蕃的制度，命令各道只供应衣服与口粮，召募愿意留下来的戍边士兵以及番族人、汉族人的子弟，将各道提供的给养供应他们。还要大量开辟屯田，由官府收购屯田收获和粮食。敌寇到来，屯田上的士兵每个人都要自行参加战斗，农忙之时，屯田上的士兵每一家都要自行努力务农，这与那种频繁调动士兵、来去匆忙的情况相比，难道能够同日而语吗！还应该选拔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出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处的元帅，让他们分别统领分布在边境一带的各位节度使，对于不够重要的节镇，按照方便与就近加以合并。此后，还要减少不正当和不切实的费用，以使资财充实起来；确定有关屯田将士的衣服、口粮的等级，以调整将士之间的关系；弘扬委托信任将帅的原则，以显示将帅的作用；公布奖赏与惩罚的典章，以考核屯田将士的成绩。这样，异族便会畏服归附，国家的边境便会安宁了。”虽然德宗未能完全听从他的建议，但在内心却对他非常推重。

[9]韦皋遣大将董等将兵出西山，破吐蕃之众，拔堡栅五十馀。

[9]韦皋派遣大将董等人领兵开出西山，打败吐蕃的兵马，攻克堡垒、栅栏五十多处。

[10]丙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罢为礼部尚书。

[10]丙午（二十九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被罢免为礼部尚书。

[11]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云南

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上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

[11]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使者共三批，一批取道戎州，一批取道黔州，一批取道安南，各自携带着金矿石和砂前往韦皋处，金矿石用以表示心地坚定，砂用以表示心地真诚。云南又将韦皋给他们写的书信分成三份作为凭信，全都带到成都。异牟寻上表请求背弃吐蕃，归顺唐朝，并且给韦皋送去用丝织品写成的文书，称自己为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韦皋打发云南使者前往长安，并且上表祝贺。德宗向异牟寻颁赐了诏书，命令韦皋派遣使者慰问安抚云南。

[12]贾耽、陆贽、赵憬、卢迈为相，百官白事，更让不言。秋，七月，奏请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笔以处政事，旬日一易；诏从之。其后日一易之。

[12]贾耽、陆贽、赵憬、卢迈四人担任宰相，对百官禀报的事情交互推让，不肯发言。秋季，七月，他们上奏请求依据至德年间的惯例，由各位宰相轮流在政事堂执笔，以便处理行政事务，每十天一换人。德宗颁诏同意此议。后来，又改为一天一换人。

[13]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先皆役属吐蕃，至是各帅众内附。韦皋处之于维、保、霸州，给以耕牛种粮。立志、陀、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赐而遣之。

[13]居住在剑南、西山一带的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以及逋租王，原先都臣属于吐蕃，受其役使，至此，他们各自率领本部人众归附。韦皋将他们安置在维州、保州和霸州，供给他们耕牛与粮种。汤立志、罗陀、董辟和入京朝见，德宗一律授给官职，给他们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们回去。

[14]癸卯，户部侍郎裴延龄奏："自判度支以来，检责诸州欠负钱八百馀万缗，收诸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三十馀万缗，请别置欠负耗剩季库以掌之，染练物则别置月库以掌之。"诏从之。欠负皆贫人无可偿，徒存其数者，抽贯钱给用随尽，呈样、染练皆左藏正物。延

龄徒置别库，虚张名数以惑上。上信之，以为能富国而宠之，于实无所增也，虚费吏人薄书而已。

[14]癸卯（二十七日），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说：“我自从兼管度支事务以来，查收各州亏欠钱计有八百多万缗，收取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进呈上贡样品三十多万缗。请将归还亏欠和消耗所剩的钱另外交给季库掌管，而将着色熟绢另外交给月库掌管。”德宗颁诏同意此议。亏欠官府钱的，都是一些贫穷的人，无法偿还，徒然存留着亏欠的数额，抽贯钱用来支付用度，随用随光，进呈上贡样品与着色熟绢本来都是应归左藏储存的物品。裴延龄徒然将它们安放到别的仓库里，虚张名目与数额，以此迷惑德宗。德宗信以为真，认为他能够使国家富裕起来，因而宠爱他。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增加，只是白白浪费吏人帐薄罢了。

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延龄奏称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可牧厩马。上使有司阅视，无之，亦不罪也。

京城西面有一片污秽潮湿的地面，生长着几亩芦苇，裴延龄奏称在长安与咸阳一带有数百顷的坡地与水沼，可以放牧厩中的马匹。德宗让有关部门前去核实观看，并没有坡地与水沼，也不归罪他。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以为：“延龄取常赋支用未尽者充羡馀以为己功。县官先所市物，再给其直，用充别贮。边军自今春以来并不支粮。陛下必以延龄孤贞独立，时人丑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视，究其本末，明行赏罚。今群情众口喧于朝市，岂京城士庶皆为朋党邪！陛下亦宜稍回圣虑而察之。”上不从。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将支付使用而尚未用光的经常性的赋税，拿来充当正常赋税以外的收益，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县官先购买物品，再交付物品的价钱，以此充当另外的储存。自从今年春天以来，边疆的军队都没有支付口粮。如果陛下认为裴延龄独守节操，出类拔萃，而时下之人嫉害正直，散布谣言，为什么不派遣一位可信的臣下重行审察，推究事情的原委，公开实行奖赏或惩罚？现在，大家情绪愤激，议论纷纷，在朝廷与市肆喧闹不已，难道京城的士子与庶民都已经结成宗派私党了吗！陛下也应该稍微改变自己的考虑，调查他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15]八月，庚戌，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15]八月，庚戌（初四），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去世。

[16]冬，十月，甲子，韦皋遣其节度巡官崔佐时赍诏书诣云南，并自为帛书答之。

[16]冬季，十月，甲子（十八日），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携带诏书前往云南，并且亲自用丝织品写成文书来答复云南王。

[17]十一月，乙酉，上祀圜丘，赦天下。

[17]十一月，乙酉（初十），德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18]刘士宁既为宣武节度使，诸将多不服。士宁淫乱残忍，出畋辄数日不返，军中苦之。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众心，士宁疑之，夺其兵权，令摄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宁帅众二万畋于外野；万荣晨入使府，召所留亲兵千余人，诈之曰："敕征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务，汝辈人赐钱三十缗。"众皆拜。又谕外营兵，皆听命。乃分兵闭城门，使驰白士宁曰："敕征大夫，宜速即路，少或迁延，当传首以献。"士宁知众不为用，以五百骑逃归京师，比至东都，所馀仆妾而已。至京师，敕归第行丧，禁其出入。

[18]刘士宁出任宣武节度使以后，将领们多数并不佩服他。刘士宁纵欲放荡而生性残忍，每当外出打猎时，总是好几天都不回来，军中将士困苦不堪。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到大家的拥护，刘士宁猜疑他，剥夺了他的兵权，命令他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乙卯（初十），刘士宁带领两万人到城外的郊野去打猎。李万荣早晨走进节度使的府署，召集刘士宁留下来的亲兵一千多人，欺骗他们说："敕旨征召大夫入京朝见，任命我掌管留后事务，还颁赐给你们每人钱三十缗。"大家都拜谢应命。李万荣又开导外营的士兵，他们也都服从命令了。于是，他分别派兵关闭了城门，让人骑马跑去禀告刘士宁说："敕旨征召大夫，大夫应当迅速登程，如果稍有拖延，我便要将大夫的头颅传送京师，献给朝廷了。"刘士宁知道大家不肯听从自己的命令，便带着五百人骑马逃回京城，及至来到东都洛阳时，只剩下他的仆从与姬妾了。刘士宁来到京城以后，德宗颁布敕旨，命他回府第为父亲刘玄佐服丧，禁止他与外界联系。

唯西节度使吴少诚闻变，发兵屯鄾城，遣使问故，且请战。万荣以言戏之，少诚惭而退。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听到宣武变乱以后，便派兵在郾城驻扎，派遣使者质问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原故，而且向他挑战。李万荣讲了一番嘲弄吴少诚的话，吴少诚便渐愧地撤退了。

上闻万荣逐士宁，使问陆贽，贽上奏，以为今军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劳，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宁见逐，虽是众情，万荣典军，且非朝旨。此安危强弱之机也，愿陛下审之慎之。”上复使谓贽：“若更淹迟，恐于事非便。今议除一亲王充节度使，且令万荣知留后，其制即从内出。”贽复上奏，其略曰：“臣虽服戎角力谅匪克堪，而经武伐谋或有所见。夫制置之安危由势，付授之济否由才。势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则平；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万荣今所陈奏，颇涉张皇，但露徼求之情，殊无退让之礼，据兹鄙躁，殊异循良。又闻本是滑人，偏厚当州将士，与之相得，才止三千，诸营之兵已甚怀怨。据此颇僻，亦非将材，若得志骄盈，不悖则败，悖则犯上，败则偾军。”又曰：“苟邀则不顺，苟允则不诚，君臣之间，势必嫌阻。与其图之于滋蔓，不若绝之于萌芽。”又曰：“为国之道，以义训人，将教事君，先令顺长。“又曰：“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则无辞！若使倾夺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潜滋，祸必难救。非独长乱之道，亦关谋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宁，起于仓卒，诸郡守将固非连谋，一城师人亦未协志。各计度于成败之势，回遑于逆顺之名，安肯捐躯与之同恶！”又曰：“陛下但选文武群臣一人命为节度，仍降优诏，慰劳本军。奖万荣以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以辑睦之义，厚赐资装，揆其大情，理必宁息。万荣纵欲跋扈，势何能为！”又曰：“傥后事有愆素，臣请受败桡之罪。”上不从。壬戌，以通王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以万荣为留后。

德宗听到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消息以后，让人征求陆贽的意见，陆贽上奏认为，现在宣武军与汴州城都已经安定下来了，最好派遣朝廷的官员前去宣布慰劳的诏旨，缓缓察看事态的发展，以期避免过失。他大略是说：“如今刘士宁被驱逐，虽然是由大家的情绪所导致的，但是李万荣掌管军事，也并不是朝廷的旨意，这是关系安危强弱的时机，希望陛下审慎再审慎。”德宗又让人对陆贽说：“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对事态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打算任命一位亲王担当节度使，准备命令李万荣执掌留后事务，有关这一任命的制书就要从内廷

发出。”陆贽再次上奏，大略是说：“虽然我对佩带着兵器比武的事情不能胜任，但是对筹划军事并破坏敌人计划的事情也许还有一些见解。一般说来，控置安危是由形势决定的，委任官职的成功与否是由才能决定的。形势就如同器物一样，就看如何安放，安放在平地上就平稳。才能就如同背负东西，就看负重多少，负担过重就会跌倒。如今李万荣上奏陈述的内容，颇为狷狂，只显露出要求任命的态度，绝没有谦让的礼数，根据这种卑下浮躁行为来看，他与奉公守法的人大有区别。又听说李万荣本来是滑州人氏，偏袒厚待本州的将士，但与他投合的滑州将士，只有三千人，而各军营的士兵已经甚为抱怨。根据这种偏颇不公的态度来看，他也不是担任将领的材料。倘若李万荣如愿以偿，骄傲自满起来，结果不是行为忤逆，就是自取灭亡。行为忤逆就会犯上作乱；自取灭败亡就会使军队败坏。”他又说：“苟且要求是不合正道的，苟且应允是没有诚意的，势必会使君臣之间生出嫌疑。与其在嫌疑滋长蔓延后再去图谋，不如在萌芽状态便去根绝。”他又说：“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用正道教诲人，要让人事奉君主，先要使人服从长官。”他又说：“掌握一方兵权的军事长官，办事往往专断独行，要想把罪名加给他们，谁不能找到借口！倘若谁是倾轧强取的人，谁就能够替代他的职务，那么，面对利益，人们各自都想得到它，这个念头一经暗中滋生，所产生的祸患肯定是难以挽救的。这不单是助长变乱的途径，也关系到谋逆的发端。”他又说：“昨日李万荣赶走刘士宁，是匆促发生的，各州县的守将固然不曾合谋，汴州一城众人也并非意见统一。他们各自估量着形势发展成败的可能，彷徨在从逆作乱与顺承朝廷之间，怎么肯捐弃性命，与他狼狈为奸呢！”他又说：“陛下只需在文武群臣中选择一个人任命他为节度使，并颁布宽和的诏旨，慰劳李万荣军。以镇抚安定宣武的功劳奖励李万荣，对他另外加以恩宠与委任；以上下和睦的道理表扬宣武将士，赐给优厚的物资与装备，估计宣武军的大体情势，照理说是一定会安定平息下来的。即使李万荣打算骄纵专横，在这种情势下，又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他又说：“倘若以后的事情超出我原来的估计，请让我接受破坏军旅的罪罚。”德宗不肯听从。壬戌（十七日），德宗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任命李万荣为留后。

[19]丁卯，纳故驸马都尉郭暧女为广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长子。妃母，即升平公主也。

[19]丁卯（二十二日），将已故的驸马都尉郭暖的女儿聘娶为广陵王李淳妃。李淳是太子的长子，郭妃的母亲便是升平公主。

十年（甲戌、794）

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1]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余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1]春季，正月，剑南、西山一带的羌人、蛮人二万多户前来归降。德宗颁诏加封韦皋为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2]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柯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歔流涕，俯伏受诏。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

[2]崔佐时来到云南的都城羊苴城，几百名吐蕃使者原先便在云南国中。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打算让吐蕃知道自己已经归附唐朝，便让崔佐时穿着柯人的服装进入羊苴城。崔佐时认为不恰当，他说："我是大唐朝廷的使者，怎么能穿著小小夷人的衣服呢！"异牟寻没有办法，只好在夜晚迎接他。崔佐时大声宣读诏书，异牟寻害怕，他望着周围的人们，连脸色都改变了。然而，已经归顺唐朝，只好抽抽咽咽地流着眼泪，趴在地上接受诏旨。郑回暗中去见崔佐时，教给他如何去做。所以崔佐时完全了解了其中的情由，因而劝说异牟寻悉数斩杀吐蕃使者，除去吐蕃封立的名号，献出吐蕃给予的金印，恢复南诏原来的名称，异牟寻完全听从了这些建议，还刻成金质的契约献给崔佐时。异牟寻带邻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会盟。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征兵万人于云南。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许之。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戊戌，遣使来献捷。

在此之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发生激战，死亡与负伤的人很多，便向去南征调兵员一万人。异牟寻借口国家微小，请求派兵三千人，吐蕃嫌少，云南将兵员增加到五千人，吐蕃才答应下来。异牟寻派遣五千人在前面行进，自己却率领好几万人跟随在他们后边，日夜兼程，前去袭击吐蕃。云南吐蕃在神川交战，大破吐蕃，占领了铁桥等十六座城，俘虏了吐蕃的五个王，降服吐蕃人众十余万。戊戌（二十四日），云南派遣使者前来进献捷报。

[3]瀛州刺史刘为兄济所逼，请西捍陇坻，遂将部兵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军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病者，亲视之，死者哭之。

[3]瀛州刺史刘被哥哥刘济所逼迫，便请求到西边去保卫陇坻地区。于是，他带领部下士兵一千五百人以及男女家眷一万余口前往京城。由于号令严明整肃，沿途没有一个人强取百姓的鸡狗，德宗很是嘉许他。二月，丙午（初三），德宗任命刘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以普润为治所。刘不让人敲打着木梆在军中巡夜，也不设置音乐。士兵病了，刘亲自去看望他们；士兵死了，刘亲自去哀哭他们。

[4]乙丑，义成节度使李融薨。丁卯，以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复，齐物之子也。复辟河南尉洛阳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数侵军政，坦每据理以拒之。盈珍常曰：“卢侍御所言公，我固不违也。”

[4]乙丑（二十二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河南县尉洛阳人卢坦担任判官，由于监军薛盈珍屡次干扰军中政事，卢坦往往依据理法反对他。薛盈珍经常说：“卢侍御讲的话都是为公家着想，我当然不能够违背他。”

[5]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厚赐遣归。

[5]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京朝见，德宗给与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回去。

[6]夏，四月，庚午，宣武军乱，留后李万荣讨平之。先是，宣武亲兵三百人素骄横，万荣恶之，遣诣京西防秋；亲兵怨之。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破之。亲兵掠而溃，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悉诛乱

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于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五月，庚子，徙士宁于郴州。

[6]夏季，四月，庚午（二十八日），宣武军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讨伐并平定了变乱。在此之前，由于宣武军的亲兵三百人素来骄矜专横，李万荣憎恶他们，便派遣他们到京城西面防御吐蕃，亲兵都怨恨他。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发起变乱，进攻李万荣，李万荣击败了他们。亲兵边掳掠，边溃退，多数逃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洛阳。李万荣悉数诛杀了作乱将士的妻子儿女几千人。有几个军士在街市中大声呼喊说：“今天晚上，部队大规模开来，汴州城就会被攻破。”李万荣收捕斩杀了他们，还上奏声称这是刘士宁所做的事情。五月，庚子（二十八日），朝廷将刘士宁迁移到郴州。

[7]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上不许，遣中使谕解之。

[7]钦州蛮人的酋长黄少卿造反，包围了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调岭南军队前去救援，德宗不肯允许，派遣中使宣旨劝解他们。

[8]陆贽上言：“郊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迁，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徒有徙家之劳，实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

[8]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大赦天下的赦令颁下，已经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流放的人们还没有得到大赦的恩典。”于是他写成三个状书，进呈上来。德宗让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

以依照赦令酌情迁移到近处来，但不能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微超过了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接近军队驻地，或者是处于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不够妥当。”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要以诚意对待众人，可以责备臣下，对他们发怒，但不能够猜疑他们；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但不能够怨恨他们。将臣下斥逐远方，是为了警告他们没有恭谨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了劝勉他们重新做人。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逐渐触犯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黜。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执行法规，这是让臣下暂时降职，以后顾念臣下的才能，便又逐渐地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能够再次被起用，有谁还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又何必为打乱常规变乱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认为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废免，不得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自行弥补过失，使蕴含着才华的人终究不能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穷困潦倒，就希望变革；身境痛苦，便图谋作乱，或许就是产生于此。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便会发生仍然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情反而比原来更为恶劣的情况，空有迁徙家室的劳顿，实际上是增加了迁徙流亡的骚扰。此外，现在的郡府，往往驻扎着军队，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房舍是很少或者没有的。既让人们感到疑虑，于国体也不够宽宏。请陛下再予以斟酌审核吧。”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

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德宗生性猜疑而又妒忌，不肯信任臣下。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自己选拔任用，对于宰相进呈的规划，很少称许认可。及至群臣一旦遭到斥责，往往一辈子不再收录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取人才，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各种人材沉抑于下，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两方面交相为用，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这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所以，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使上面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根据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即使极其精细，还是不能没有谬误。”他又说：“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是互有长处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辨别人们的长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具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事功，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他又说：“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赘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税，共有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黎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郡邑，校验薄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嬴；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他大略是说："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称作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天下成 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不会有动

荡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破坏。在建中初年，重新建置各种制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本意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在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的供给没有限度，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啊。然而，朝廷急忙更改了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验证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成年男丁为依据。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了。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惰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了。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根本。人们竟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有的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作弊。由此，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税；追求农业而置备不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又因两税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有分歧，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没有减除。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收到两税中，现在却在两税以外，又保留

了这些名目。希望陛下逐渐实行赋税的平均与削减，以便救助凋零衰谢的百姓。”

其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略曰：“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第二条，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不再按钱数计算。他大略是说：“大凡国家的赋税，必须估量人们的承受能力，根据土地出产的实际条件来加以制定。因此，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帛和各种谷物罢了。先代的君王恐怕物品的价格贵贱失平，而人们物物交换缺少标准，又制定了钱币制度，以便节制物品流通中轻重缓急的机宜，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一定要以此为依据。因此，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执掌，不能把它交给下面的人。由此可见，谷物与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的。所以，我朝法令明文规定：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何曾有过禁止人们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呢！唯独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原有的典章大相径庭。两税法只通过估算资财产业来规定征税的等级，于是以钱币和谷物为数额确定了税收，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大有区别。但官府只算计如何得到税收才

是方便有利的，而不考虑备办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不是人们生产的物品，人们生产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于是，人们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所没有的物品，而减价出卖他们所拥有的物品，这样一加价一减价，其间的损耗已经很多。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一年所交纳的绢帛布匹总额，按照现在通行的物价确定绢帛布匹总额的价值，如果物价偏低就加价，如果物价偏高就减价，酌量着取中定价，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折合成布匹丝帛的数额。”他又说：“大凡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因而，索取物产有限度，使用物产有节制，才能经常充裕；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生长物产的丰饶与衰歉是由上天决定的，消费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是估量收入的情况以制定支出的计划，即使遇到灾害祸难，民间不会困顿窘迫。在政治与教化衰败以后，却恰好与此相反，即是估量支出的情况以制定收入的计划，并不考虑没有这些收入。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不够用，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但还有剩余，这说明物产使用的盈余与亏耗在于有无节制罢了。”

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其略曰：“长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国之意，迭行小惠，竞诱奸氓，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萃逋逃为理化，舍彼适此者既为新收而有复，倏往忽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唯怀土安居，首末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赋役，何异驱之转徙，教之浇讹。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过也。”又曰：“立法齐人，久无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则巧伪萌生，恒因沮劝而滋矣。请申命有司，详定考绩。若当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额有馀，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差。其当管税物通比，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课，减二者次焉，减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见户，比较殿罚亦如之。”

第三条，论说地方长官以户口增长、税收增加、田土垦辟作为考核成绩的根据。他大略是说：“为人长官的人很少能够推究在地位相互变易以后忠诚与宽恕是什么情形，也不能体察大公无私，为国献身是何等情意。他们交替着给人们一些小小的恩惠，争着诱引奸民，把与相邻的州道的相互排挤与争夺视为精明能干，将招徕和聚集逃亡的人口

视为政治清明、教化大行。由外地迁到此处的人们既由于新近才被收罗而得以免征赋税，往来倏忽不定的人们又因属于恢复故业而受到优待，只有对那些依恋故土、安心定居、自始至终不肯迁徙他乡的人们，却役使日见繁重，征收日益增加。这就使定居的人们经常替懒散游荡的人们提供赋税与徭役，这与驱赶人们辗转流徙，唆使人们浇薄欺诈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由于地方长官缺少广博通达的见识，各自对自己所统领的事务怀有私心的过错啊！”他又说：“设置法规，治理人民，时间长了，没有不产生弊病的。如果掌管法规的人不懂得掌握时机，适时变革，便会使奸巧诈伪萌生，并经常由于执法者不听劝告而滋长。请向有关部门发布命令，详细制定考核成绩的办法。如果在应管辖的地域以内，人口愈益富实繁盛，在完成规定的税收数额以后仍有剩余，便听凭该地长官根据户口平均减税，依照减税数量的多少来规定考核官吏成绩的等级。关于减税的数量与应管辖税收物资通常的比率，每户纳税减少十分之三的，考核成绩为上等，减少十分之二的，考核成绩为次一等，减少十分之一的，考核成绩为再次一等。如果人口多有流离散失，于是在现存户口上增加税收，考查成绩居于劣等，其惩罚办法，也按照前述原则处理。”

其四，论税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馀财。”又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望更详定征税期限。”

第四条，论述征收税务的期限失于紧迫。他大略是说：”设置百官，创立国家，是以养民为目的的；向百姓征收赋税，索取财货，是以供给国家为目的的。贤明的君王不肯为了丰厚的供给而使所养的人民受到损害，所以必须首先办好人们应做的事情，而后借用人们的余力，必须首先使家家富足起来，而后征收人们剩余的资财。”他又说：“养蚕的事情刚刚开始，已经要交纳丝织品的税收了；农田的活计还没有结束，已经赶忙征收谷物的田租了。既然上级长官的管束督责是严厉的，不级官吏的欺凌暴虐也就益发紧迫。尚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赶忙出卖物品，因而要损耗一半的价值；没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求人借贷，因而要加倍还债。希望再详慎地制定收税的期限。”

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略曰："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庾，不及编氓也。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今以蓄粮，适副前旨。"

第五条，请求用征收的茶税钱来设置义仓，以便防备水旱灾害。他大略是说："古时候关于国家在三十年内要有九年、六年粮食储备的说法，是将疆域以内的臣民全部计算在内，而不是单单让公家的谷仓丰足而不把编入户藉的百姓计算在内。近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征收茶税，每年大约可以得到钱五十万贯，原来的敕令要求将茶税钱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的饥荒。现在，用这笔钱储备粮食，恰好符合以前的旨意。"

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其略曰："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约所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余，稍优不足。失不损富，优可赈穷。此乃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第六条，论述吞并土地的人家，私下收租比官府征税更为繁重。他大略是说："如今在京城周围地区之内，每一亩田地，官府征税五升，但私人收租有的大约每亩多达一石，是官府征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田地，所收田租仍有半石。一般说来，土地，是归君王所有的，耕种，是由农夫完成的。然而，吞并土地的人居然在其中得到好处。"他又说："希望对一切被占有的田地，预先规定限制性的条款，裁减田租的价钱，务必让贫困的人得到好处。法规可贵的是一定要实行下去，需要谨慎的是防止深究苛察。将制度设立得宽和一些是为了方便大众，将法令规定得严厉一些是为了惩诫违法者。要微微损伤一点富裕人家的收入，而稍稍照顾一下贫穷人家的利益，使富裕人家的损失并不致于有伤富足，而使对贫穷人家的照顾足以赈济穷困。这便是安定富人，体恤贫民的美好的筹措，是不可舍弃的啊。"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五卷

唐纪五十一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贞元十年（甲戌、794）

唐纪五十一唐德宗贞元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1]六月，壬寅朔，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薨。其子殿中侍御史缄与抱真从甥元仲经谋，秘不发丧，诈为抱真表，求以职事授缄；又诈为其父书，遣裨将陈荣诣王武俊假货财。武俊怒曰："吾与乃公厚善，欲同奖王室耳，岂与汝同恶邪！闻乃公已亡，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况有求也！"使荣归，寄声质责缄。

[1]六月，壬寅朔（初一），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去世。他的儿子殿中侍御史李缄，与李抱真的表外甥元仲经谋划，先不将李抱真去世的消息公告于众，伪造李抱真的表章，请求将节度使的职务授给李缄，还伪造他父亲的书信，派遣副将陈荣前往王武俊处借用钱财。王武俊生气地说："我与你父亲深深交好，是为了共同辅助朝廷而已，怎么会与你狼狈为奸呢！听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你竟敢不等待朝廷的任命便擅自继位，还敢告诉我，况且有求于我！"他让陈荣回去，口头传达他对李缄的质问与责备。

昭义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汝州梁人也，素以义勇闻。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进往观变，且以军事委王延贵。守进至上党，缄称抱真有疾不能见。三日，缄乃严兵诣守进，守进谓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馆，令王延贵权知军事。侍御宜发丧行服。"缄愕然，出，谓诸将曰："朝廷不许缄掌事，诸君意如何？"莫对。缄惧，乃归发丧，以使印及管钥授监军。守进召延贵，宣口诏令视事，趣缄赴东都。元仲经出走，延贵悉归罪于仲经，捕斩之。诏以延贵权知昭义军事。

昭义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是汝州梁地人氏，平素以见义勇为知名。德宗知道李抱真已经去世了，便派遣中使第五守进前去观察形势的变化，将要把军中事务交付给王延贵。第五守进来到上党时，李缄声称李抱真重病在身，不能接见。过了三天，李缄才全副武装地去见第五守进，第五守进告诉他说："朝廷已经知道李相公去世了，已命令王延贵暂且代理军中事务。你最好还是将消息公之于众，为你父亲服丧守孝吧。"李缄惊讶不已，出来以后，他对各将领说："朝廷不允许我执

掌军中事务，诸位意下如何？”没有人回答他。李缄害怕了，便回去将李抱真的死讯公布于众，把节度使的印信和钥匙交给监军。第五守进召来王延贵，口头宣布诏旨，命令王延贵任职，催促李缄前往东都洛阳。元仲经外出逃走。王延贵把罪责全部加给元仲经，便逮捕并斩杀了他。德宗颁诏任命王延贵暂且代理昭义军中事务。

[2]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诏当深思祖考，子子孙孙尽忠于唐。”异牟寻拜曰：“敢不谨承使者之命！”

[2]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他的弟弟凑罗楝献上地图、土产贡物和吐蕃授给的金印，请求恢复南诏的国号。癸丑（十二日），德宗任命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给以银作底的金印，印文称作“贞元册南诏印”。袁滋来到云南国，异牟寻面向北方跪着接受了册封的印信，叩头至地，拜了两拜，接着便设宴招待使者，拿出玄宗赐给的两个银平脱马头盘，给袁滋看，还指着年迈的吹笛者和歌女说：“皇帝赐给《龟兹乐》时带来的乐工，只有这两个人还活着。”袁滋说：“南诏应当深深仰慕祖先的事迹，了子孙孙对唐朝竭尽忠心。”异牟寻行着礼说：“我怎敢不恭谨地承受使者的教导！”

[3]赐义武节度使张升云名茂昭。

[3]德宗赐给义武节度使张升云新的名字，叫张茂昭。

[4]御史中丞穆赞按度支吏脏罪，裴延龄欲出之，赞不从；延龄谮之，贬饶州别驾，朝士畏延龄侧目。赞，宁之子也。

[4]御史中丞穆赞按察度支部门的官吏贪脏的罪行，裴延龄打算为他们开脱，穆赞不肯听从。于是，裴延龄诬陷他，使他被贬为饶州别驾，朝中百官对裴延龄畏惧得不敢正眼相看。穆赞是穆宁的儿子。

[5]韦皋奏破吐蕃于峨和城。

[5]韦皋奏报在峨和城打败吐蕃。

[6]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名虔休。

[6]秋季，七月，壬申朔（初一），德宗任命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给他新的名字，叫王虔休。

昭义行军司马、摄州刺史元谊闻虔休为留后，意不平，表请以磁、邢、别为一镇。昭义精兵多在山东，谊厚以悦之。上屡遣中使谕之，不从。

昭义行军司马、摄州刺史元谊听说王虔休担任了留后，心中愤慨不满，上表请求将磁州、邢州、州另外组成一个节镇。昭义的精锐兵马多数驻扎在这三州，元谊给与丰厚的待遇，以便取悦他们。德宗屡次派遣中使晓示他，但他不肯听从。

临守将夏侯仲宣以城归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裨将石定蕃等将兵五千击州；定蕃帅其众二千叛归谊，正卿退还。诏以谊为饶州刺史，谊不行；虔休自将兵攻之，引水以灌城。

临的守城将领夏侯仲宣率领全城归顺了王虔休，王虔休派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促副将石定蕃等人领兵五千人进击州。石定蕃率领他的部众二千人叛变投降元谊，马正卿撤退而还。德宗颁诏任命元谊为饶州刺史，元谊不肯前去就任。王虔休亲自领兵攻打元谊，还引来水淹灌州城。

[7]黄少卿陷钦、横、浔、贵等州，攻孙公器于邕州。

[7]黄少卿攻陷了钦、横、浔、贵等州，在邕州进攻孙公器。

[8]九月，王虔休破元谊兵，进拔鸡泽。

[8]九月，王虔休打败元谊的兵马，进军攻克鸡泽。

[9]裴延龄奏称官吏太多，自今缺员请且勿补，收其俸为实府库。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9]裴延龄上奏声称官吏太多，从今以后，对于官吏中出现的缺员，请暂且不要补充，收取这部分薪俸，用来充实国家的库存。德宗打算修建神龙寺，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但无法找到，裴延龄说：“近来我在同州看到一处山谷，谷内有好几千棵树木，都是高八十尺的。”德宗说：“开元、天宝年间在京城周围寻找上好的木材尚且无法找到，

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木材？”裴延龄回答说：“上天生出珍贵的木材，当然是等待圣明的君主出世时才会出现，开元、天宝期间，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呢！”

延龄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馀。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馀，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伏，抗表称：“此皆每月申奏见在之物，请加推验。”执政请令三司详覆；上不许，亦不罪少华。延龄每奏对，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裴延龄上奏说：“左藏库执掌的物品损失遗落很多，近来由于检阅使去放帐簿，于是在垃圾中得到银子十三万两，成匹成段的布帛和零杂货物超过一百万。这都是已经丢弃的物品，也就成为额外的收入，应当全部搬到杂库去，好供给陛下另外颁敕支取使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承认这一说法，便上表直言声称：“这都是每月申报上奏的现存物品，请加以推究验查。”主持政务的长官请求命令三司详细审察，德宗没有答应，但也不责怪韦少华。每当裴延龄当面回答德宗提出的问题时，任意去说怪诞的事情，都是大家所不敢说、也不曾听说过的，裴延龄却将这些事情说得无可怀疑。德宗也知道裴延龄是荒诞虚妄的，但由于他喜欢恶意诬蔑别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外间的事情，所以亲近厚待他。

群臣畏延龄有宠，莫敢言，惟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以职事相关，时证其妄，而陆贽独以身当之，日陈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贽上书极陈延龄奸诈，数其罪恶，其略曰：“延龄以聚敛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掊克敛怨为匪躬，以靖谮服谗为尽节，总典籍之所恶以为智术，冒圣哲之所戒以为行能，可谓尧代之共工，鲁邦之少卯也。迹其奸蠹，日长月滋，阴秘者固未尽彰，败露者尤难悉数。”又曰：“陛下若意其负谤，则诚宜亟为辩明。陛下若知其无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无诘问，延龄谓能蔽惑，不复惧思；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馀，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又曰：“矫诡之能，诬罔之辞，遇事辄行，应口便发，靡日不有，靡时不为，又难以备陈也。”又曰：“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又

曰："延龄凶妄，流布寰区，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舆台贱品，喧喧谈议，亿万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几！臣以卑鄙，任当台衡，情激于衷，虽欲罢而不能自默也。"书奏，上不悦，待延龄益厚。

群臣畏惧裴延龄得到宠爱，没有人敢于发言，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由于职分以内的事务与裴延龄有关联，所以时常证实他的虚妄，而陆贽独自以自身抵挡裴延龄，经常陈说他不可任用。十一月，壬申（初三），陆贽上书极力陈诉裴延龄的邪恶诡诈，数说他的罪恶，大略是说："裴延龄将搜刮财货当作长远的方策，将诡诈妄为当作美善的计谋，将苛剥民财、聚集怨恨当作不顾及自身的忠心，将惯于诬陷，专进谗言当作竭尽臣下的节操，他汇总典藉所憎恶的东西，用来作为自己的智谋与权术，他冒犯圣人贤人的告诫，用来作为自己的品行与才能，可以称他为唐尧时代的共工，春秋时代鲁国的少正卯。考察他邪恶害政的行为，每天都在增长，每月都在滋蔓，隐秘着的事情固然没有完全显示出来，败露了的事情尤其难以数说。"他又说："倘若陛下认为他蒙受了诽谤，那么，诚然应当赶快为他分辩明白。倘若陛下知道他不是善良之辈，又怎么能够为他容忍掩饰呢！"他又说："陛下打算姑且保全护持他，对他从来不加责问，裴延龄以为他能够蒙蔽欺惑陛下，不再怀有畏惧的心思。他把东边的移动到西边去，就成为考课的成绩，将这边的拿到那边去，于是称额外的收入，如此欺骗玩弄朝廷，就如小儿游戏一般。"他又说："裴延龄虚伪诡诈的才能，诬蔑不实的言辞，遇事便要表现，随口便要讲出，没有一天不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一时不在做这种事情，这是难以完全陈述出来的了。"他又说："过去赵高指鹿为马，我认为鹿与马，就事物的常理说来还属于同一种类，哪里比得上裴延龄将存在的东西掩饰为不存在的东西，将不存在的东西指成存在的东西呢！"他又说："裴延龄的凶顽虚妄，已经在全国传布开来，上自公侯卿相等陛下亲近的大臣，下至地位低下的人们，噪噪杂杂地谈说议论他的，有成千上万，但能够将此进言的人又有几个！我以低微鄙陋之身，担当着宰相大臣的职任，由于真情在内心中激荡不已，即使打算不再谈论此人，但我还是不能够自行沉默下去啊。"此书奏进以后，德宗很不高兴，反而愈加厚待裴延龄了。

[10]十二月，王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州。元谊出兵击之，虔休不胜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

[10]十二月，王虔休乘着冰冻封合时，越过城壕，急速攻打州。元谊派出兵马向他进击，王虔休无法取胜，只好回军。日落时分，冰冻消融，王虔休的士兵死去的有一多半。

[11]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所亲或规其太锐，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他无所恤。"裴延龄日短贽于上。赵憬之入相也，贽实引之，既而有憾于贽，密以贽所讥弹延龄事告延龄，故延龄益得以为计，上由是信延龄而不直贽。贽与憬约至上前极论延龄奸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无言。壬戌，贽罢为太子宾客。

[11]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因德宗知遇，对待他情义深厚，凡有不同意的事情，经常竭力争议。有些与他亲近的人规劝他说，这样做过于显露锋芒，陆贽说："只要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平生的学问，别的事情就没有值得顾惜的了。"裴延龄天天在德宗面前指责陆贽的短处。赵憬出任宰相，实在是陆贽引荐了他。不久，他对陆贽有不满意的地方，便暗中将陆贽抨击裴延龄的事情告诉了裴延龄，所以裴延龄愈发能够做好预谋。从此，德宗相信裴延龄而不再认为陆贽是对的了。陆贽与赵憬约好了到德宗面前极力论说裴延龄的邪恶，德宗的怒气在脸色上都表现出来了，而赵憬却沉默不语。壬戌（二十三日），陆贽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12]初，勃海文王钦茂卒，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元义猜虐，国人杀之，立宏临之子华屿，是为成王，改元中兴。华屿卒，复立钦茂少子嵩邻，是为康王，改元正历。

[12]当初，勃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儿子大宏临早死，族弟大元义即位。大元义猜忌而残暴，国中的人们杀掉了他，拥立大宏临的儿子大华屿，这便是成王，年号更改为中兴。大华屿去世，又拥立大钦茂的小儿子大嵩邻，这便是康王，年号更改为正历。

十一年（乙亥、795）

十一年（乙亥，公元795年）

[1]春，二月，乙巳，册拜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

[1]春季，二月，乙巳（初七），册封大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

[2]陆贽既罢相，裴延龄因谮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党于贽。会旱，延龄奏言："贽等失势怨望，言于众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诸军刍粮，军中人马无所食，其事奈何！'以动摇众心，其意非止欲中伤臣而已。"后数日，上猎苑中，适有神策军士诉云："度支不给马刍。"上意延龄言为信，遽还宫。夏，四月，壬戌，贬贽为忠州别驾，充为涪州长史，滂为汀州长史，为邵州长史。

[2]陆贽被罢除宰相职务以后，裴延龄接着又诬陷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偏袒陆贽。适逢天旱，裴延龄上奏说："陆贽等人因失去权势而怨恨不满，他们对大家说：'天下干旱，百姓将要流离散亡了。度支亏欠各军粮草很多，军中的人马没有吃的，这种事情将怎么办才好！'他们以此动摇大家的心意，他们的企图恐怕不限于中伤我一个人就算了事。"过了几天，德宗在禁苑中打猎，恰巧有神策军的将士申诉说："度支不供给喂马的草料。"德宗猜测裴延龄的话是可信的，急忙回到宫中。夏季，四月，壬戌（二十五日），将陆贽贬为忠州别驾，李充贬为涪州长史，张滂贬为汀州长史，李贬为邵州长史。

初，阳城自处士征为谏议大夫，拜官不辞。未至京师，人皆想望风采，曰："城必谏诤，死职下。"及至，诸谏官纷纷言事细碎，天子益厌苦之。而城方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际，皆以为虚得名耳。前进士河南韩愈作争臣论以讥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问者，城揣知其意，辄强与酒。客或时先醉仆席上，城或时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及陆贽等坐贬，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为罪且不测，无敢救者。城闻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杀无罪人。"即帅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等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为之营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谕遣之。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阁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与仲舒等，已而连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万福，武人，年八十馀，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时朝夕相延龄，阳城曰："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之，恸哭于庭。"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尽疏延龄过恶，欲密论

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缮写，繁径以告延龄。延龄先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为妄，不之省。

当初，阳城由未做官的士人被征召为谏议大夫，对任命他的官职并不推辞。阳城还没有来到京城，人们便思慕他的风度文采，都说："阳城肯定会直言规谏，效忠职守，以至于死的。"及至阳城来到朝廷以后，谏官们谈论政事时纷纷讲些细小琐碎的事情，德宗愈加厌烦不堪。然而，阳城却正与自己的两个弟弟以及宾客日夜开怀饮酒，人们对他摸不着边际，都认为他是虚有其名罢了。前进士河南人韩愈写了一篇《争臣论》来讥讽他，阳城也并不介意。有人打算前去质问阳城，阳城揣度清楚来人的用意以后，总是强劝来人饮酒，有时客人先醉倒在酒席上，有时阳城先醉躺在客人的怀抱中，不能听客人讲话了。及至陆贽等人获罪被贬以后，德宗的怒气尚未消散，朝廷内外恐惧不安，都认为对他们的罪罚将是难以测度的，因而没有人敢营救他们。阳城闻知此情，站起来说道："不能让天子相信任用奸臣，杀害没有罪过的人。"他当即带领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等人在延英门守候着，奏上疏章，论说裴延龄邪恶谄谀，而陆贽等人没有罪。德宗大怒，准备将阳城等人治罪，太子为此而出面营救，德宗的态度才缓和下来，使宰相宣旨让他们离去。当此时，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谏官跪在延英殿阁进谏，便快步前往延英门，大声祝贺道："朝廷有直言的臣下，天下肯定要太平了！"于是，他逐一拜谢阳城与王仲舒等人，随即连声大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张万福是一员武将，年纪有八十多岁，自此以后，他的名声便为天下推重了。归登是归崇敬的儿子。当时，随时都有任命裴延龄为宰相的可能，阳城说："倘若让裴延龄出任宰相，我就会将任命他的白麻诏书拿来毁掉，还要在朝廷上痛哭一场。"有个叫李繁的人，是李泌的儿子，阳城疏陈裴延龄的全部过失与罪恶，想秘密弹劾他，因李繁是旧友的儿子，便让他誊抄疏章，李繁却径直将此事告诉了裴延龄。裴延龄事先前往德宗处逐条自行解释，待到疏章送入内廷，德宗认为这是虚妄的，便不去观看这一疏章了。

[3]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万馀众。

[3]丙寅（二十九日），幽州奏报打败奚王啜利等六万多人。

[4]回鹘奉诚可汗卒，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姓跌氏，辩慧有勇略，自天亲时典兵马用事，大臣诸酋长皆畏服之。既为可汗，冒姓药葛罗氏，遣使来告丧。自天亲可汗以上子孙幼稚者，皆内之阙庭。

[4]回鹘奉诚可汗去世，没有子嗣，国中的人们拥立他的国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来姓跌氏，善辩而有才智，勇敢而有谋略，自从天亲可汗以来，他便掌管军事，执掌大权，大臣和各部酋长都折服于他。骨咄禄当了可汗以后，冒充姓药葛罗氏，派遣使者前来上报丧事，还将天亲可汗以前各可汗年纪幼小的子孙后代，全部送交给朝廷。

[5]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虔休皆为节度使。

[5]五月，丁丑（十一日），德宗将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虔休同时任命为节度使。

[6]甲申，河东节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监军王定远奏请以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说，神通之五世孙也。

[6]甲申（十八日），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去世。戊子（二十二日），监军王定远上奏请求任命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李说是李神通的五世孙。

[7]庚寅，遣秘书监张荐册拜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

[7]庚寅（二十四日），德宗派遣秘书监张荐册封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

[8]癸巳，以李说为河东留后，知府事。说深德王定远，请铸监军印。监军有印自定远始。

[8]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李说为河东留后，主管府中事宜。李说深深感激王定远，请求铸造监军的印信，监军有印信便是由王定远开始的。

[9]秋，七月，丙寅朔，阳城改国子司业，坐言裴延龄故也。

[9]秋季，七月，丙寅朔（初一），阳城被改任为国子司业，这是由于他揭露裴延龄而获罪的原故。

[10]王定远自恃有功于李说，专河东军政，易置诸将；说不能尽从，由是有隙。定远以私怒拉杀大将彭令茵，埋马矢中，将士皆愤怒。，说奏其状，定远闻之，直诣说，拔刀刺之；说走免。定远召诸将，以箱贮敕及告身二十馀通，示之曰："有敕，令说诣京师，以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君皆迁官。"众皆拜。大将马良辅窃视箱中，皆定远告身及所受敕也，乃麾众曰："敕告皆伪，不可受也。"定远走登乾阳楼，呼其麾下，莫应，逾城而坠，为枯所伤而死。

[10]王定远自己依仗着为李说立下功劳，便专擅河东的军事大政。调动各将领时，李说不能够完全听从他的意见，因此产生了嫌隙。王定远因私忿拉杀大将彭令茵，将他的尸体掩埋在马粪中，将士们都愤怒了。李说奏陈此事，王定远听说以后，径直来到李说处，拔刀刺杀李说，李说逃脱，得以幸免。王定远将各将领召集起来，拿出箱中存放着的敕书和与告身二十多通，一边给大家看，一边说："我这里带着敕书，命令李说前往京城，任命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位全都提升官职。"大家都跪拜。大将马良辅偷偷向箱中看去，发现箱中放的都是王定远的告身和他所接受的敕书，于是指挥大家说："敕书和告身都是假的，大家不能接受啊。"王定远跑出去，登上乾阳楼，招呼他的部下，部下无人答应，他在翻越城墙时摔了下来，被枯树枝戳伤致死。

[11]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薨。

[11]八月，辛亥（十七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去世。

[12]闰月，戊辰，元谊以州诈降；王虔休遣裨将将二千人入城，谊皆杀之。

[12]闰八月，戊辰（初四），元谊让州诈称归降，王虔休派遣副将带领两千人进入城内，元谊将他们全部杀掉了。

[13]九月，丁巳，加韦皋云南安抚使。

[13]九月，丁巳（二十三日），德宗加封韦皋为云南安抚使。

[14]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恤士卒，猎于野，数日不归。怀直从父兄怀信为兵马使，因众心之怨，闭门拒之；怀直奔归京师。冬，十月，丁丑，以怀信为横海留后。

[14]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肯体恤士兵，在野外打猎，好几天都不回来。程怀直的堂兄程怀信担任兵马使，趁着大家心怀不满，便关闭

城门，不让程怀直进城，程怀直只好逃回京城。冬季，十月，丁丑（十四日），德宗任命程怀信为横海留后。

[15]南诏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虏施、顺二蛮王。

[15]南诏进攻吐蕃的昆明城，并占领了该城。南诏还俘虏了施、顺二蛮的国王。

十二年（丙子、796）

十二年（丙子，公元796年）

[1]春，正月，庚子，元谊、石定蕃等帅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万馀口奔魏州；上释不问，命田绪安抚之。

[1]春季，正月，庚子（初七），元谊、石定蕃等人率领州士兵五千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一万余口逃奔魏州，德宗将他们的事情搁置下来，不予追问，还命令田绪安抚他们。

[2]乙丑，以浑、王武俊并兼中书令。己巳，加严震、田绪、刘济、韦皋并同平章事；天下节度、观察使，悉加检校官以悦其意。

[2]乙丑（疑误），德宗使浑、王武俊一并兼任中书令。己巳（疑误），德宗加封严震、田绪、刘济、韦皋一并同平章事，对全国的节度使、观察使，全部加封检校官职，以便取悦众人。

[3]三月，甲午，韦皋奏降西南蛮高万唐等二万馀口。

[3]三月，甲午（初二），韦皋奏报降服了西南蛮高万唐等共两万余口。

[4]乙巳，以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使职如故。齐运无才能学术，专以柔佞得幸于上，每宰相对罢，则齐运次进决其议；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问之。

[4]乙巳（十三日），德宗任命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任命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所兼任的使职一如既往。李齐运既无才能，又无学术，专门使用阴柔谄谀的手段取得德宗的宠幸，每当宰相回答完德宗的问话以后，李齐运便接着上前裁定他们的主张。有时他卧病在家，德宗准备任命官员，便经常派遣中使到他家中征询他的意见。

[5]丙子，韶王暹薨。

[5]丙子（疑误），韶王李暹去世。

[6]魏博节度使田绪尚嘉诚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绪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领军事，年十五。乙亥，发丧，推季安为留后。

[6]魏博节度使田绪娶嘉诚公主为妻子，有庶出的儿子三人，其中田季安年纪最小，嘉诚公主将他认作自己的儿子，使他担当了副大使的职务。夏季，四月。庚午（初九），田绪突然去世，他的亲信将死讯隐瞒下来，让田季安统领军中事务，这时他才十五岁。乙亥（十四日），他们将田绪的死讯公布于众，推举田季安担任留后。

[7]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参之。四门博士韦渠牟嘲谈辩给，上悦之，旬月，迁右补阙，始有宠。

[7]庚辰（十九日），这一天是德宗的诞辰。依照惯例，应当让僧人、道士在麟德殿讲经论道，至此，开始让儒学之士参与其中。四门博士韦渠牟讥言讽语，很有辩论的口才，德宗赏识他。过了一个月，他被提升为右补阙，开始得到德宗宠幸。

[8]五月，丙申，宁节度使张献甫暴薨，监军杨明义请都虞候杨朝晟权知留后。甲辰，以朝晟为宁节度使。

[8]五月，丙申（初六），宁节度使张献甫突然去世，临军杨明义奏请使都虞候杨朝晟暂时代理留后事务。甲辰（十四日），德宗任命杨朝晟为宁节度使。

[9]六月，乙丑，以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皆为护军中尉，监左神威军使张尚进、监右神威军使焦希望皆为中护军。初，上置六统军，视六尚书，以处节度使罢镇者，相承用麻纸写制。至是，文场讽宰相比统军降麻。翰林学士郑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为著令也？”上乃谓文场曰：“武德、贞观时，中人不过员外将军同正耳，衣绯者无几。自辅国以来，堕坏制度。朕今用尔，不谓无私。若复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谓尔胁我为之矣。”文场叩头谢。遂焚其麻，命并统军自今中书降敕。明日，上谓曰：“宰相不能违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时窦、霍势倾中外，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矣。

[9]六月，乙丑（初六），德宗命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都担任护军中尉，命监左神威军使张尚进、监右神威军使焦希望都担任中护军。当初，德宗设置左右羽林、龙武、神武六军统军，比照六部尚书，用来安置免除节镇职务的节度使，相沿使用麻纸书写制书。至此，窦文场婉言劝说宰相，对护军中尉、中护军的任命要比照任命统军的成例，颁降白麻纸诏书。翰林学士郑上奏说："根据惯例，只有封拜王位、任命宰相才使用白麻纸，现在要用白麻纸任命护军中尉，不知陛下这是特别以此宠任窦文场呢，还是就此便成为定式呢？"于是，德宗对窦文场说："在武德、贞观时期，宦官的职位不超过员外将军置同正品而已，连穿戴绯色朝服的都没有几个人。自从李辅国以来，制度被败坏了。现在朕任用你，不能说没有私情。如果再使用白麻纸书写的制书向天下宣告，肯定要说这是你胁迫我写的了。"窦文场叩头认错。于是德宗烧掉任命中尉的白麻纸制书，命令从今以后连同统军的任命也由中书省颁降敕书。第二天，德宗对郑说："连宰相都不能违抗宦官的意旨，朕得到你的进言才算醒悟了。"这时候，窦文场、霍仙鸣的权势压倒朝廷内外官员，藩镇的将领与主帅大多出于神策军，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中职务尊贵、掌握枢要的官员也有出于宦官门下的了。

[10]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风，昏不知事，霍仙鸣荐宣武押牙刘沐可委军政。辛巳，以沐为行军司马。

[10]宣武节度使李万荣中风，神志昏迷，不晓事务，霍仙鸣推荐宣武押牙刘沐可以委以军中大政。辛巳（二十二日），德宗任命刘沐为行军司马。

[11]宣歙观察使刘赞卒。

[11]宣歙观察使刘赞去世。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藩镇多以进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圆"，亦云"用度羡馀"，其实或割留常赋，或增敛百姓，或减刻利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进，韦皋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济源裴肃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及刘赞卒，判官严绶掌留务，竭府库以进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自绶始。绶，蜀人也。

当初，德宗因在奉天时财政窘迫困乏，所以自从回到宫廷以来，尤其注意搜刮财货。许多藩镇凭着进献贡物来换取德宗的恩宠，贡物都称作“税外方圆”，也称作“用度羡余”，实际上有的是从固定税收中分割出一部分留下来，有的对百姓增加征税的数额，有的削减官吏的俸禄，有的贩卖蔬菜瓜果，经常是藩镇官员中饱私，真正能够进献上去的只有十分之一二。李兼在江西每月都要进献贡物，韦皋在西川每天都要进献贡物。后来，常州刺史济源人裴肃凭着进献贡物被升任为浙东观察使，刺史进献贡物便是由裴肃开始的。及至刘赞去世，判官严绶掌管留后事务，竭尽库存来进献贡物，被征召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贡物便是由严绶开始的。严绶是蜀地人。

[12]李万荣疾病，其子为兵马使。甲申，集诸将责李湛、伊娄说、张丕以不忧军事，斥之外县。上遣中使第五守进至汴州，宣慰始毕，军士十余人呼曰：“兵马使勤劳无赏；刘沐何人，为行军司马！”沐惧，阳中风，舁出。军士又呼曰：“仓官刘叔何给纳有奸。”杀而食之。又欲斫守进，止之。又杀伊娄说、张丕。都虞候匡城邓惟恭与万荣乡里相善，万荣常委以腹心，亦倚之。至是，惟恭与监军俱文珍谋，执，送京师。秋，七月，乙未，以东都留守董晋同平章事，兼宣武节度使，以万荣为太子少保，贬虔州司马。丙申，万荣薨。

[12]李万荣得了重病，他的儿子李担任兵马使的职务。甲申（二十五日），李召集各将领，指责李湛、伊娄说、张丕不关心军中事务，将他们摈斥到外县去了。德宗派遣中使第五守进来到汴州，他才将抚慰的诏旨宣布完毕，便有十多个军士大声喊道：“兵马使辛勤劳苦，但没有奖赏。刘沐是什么人物，竟让他担任行军司马！”刘沐害怕，佯装中风，被抬了出来。军士又大声喊道：“仓官刘叔何供应出纳时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大家将他杀死，分吃他的肉。军士们还准备砍死第五守进，李制止了他们。李又杀掉伊娄说和张丕。都虞候匡城人邓惟恭与李万荣是同乡，又相互友好，李万荣经常把他当亲信看待，李也依仗着他。至此，邓惟恭与监军俱文珍策划，捉住李，将他送往京城。秋季，七月，乙未（初六），德宗任命东都留守董晋同平章事，兼宣武节度使，任命李万荣为太子少保，将李贬为虔州司马。丙申（初七），李万荣去世。

邓惟恭既执李，遂权军事，自谓当代万荣，不遣人迎董晋。晋既受诏，即与从十余人赴镇，不用兵卫。至郑州，迎者不至，郑州人为晋惧，或劝晋且留观变。有自汴州出者，言于晋曰："不可入。"晋不对，遂行。惟恭以晋来之速，不及谋；晋去城十馀里，惟恭乃帅诸将出迎。晋命惟恭勿下马，气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军政。

邓惟恭捉住李以后，于是代理军中事务，自认为应该代替李万荣的职务，不肯派人迎接董晋。董晋接受诏命以后，立即与十多个随从人员前往汴州，也不带人马护卫。来到郑州时，没有人前来迎接。郑州人都替董晋担心，有的还劝董晋留下来，观看事态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来自汴州的人对董晋说："你不能进汴州城。"董晋不作回答，便上路了。由于董晋来得太快，邓惟恭来不及商议对策。在董晋来到距汴州城十多里地时，邓惟恭才率领各将领出城迎接。董晋让邓惟恭不必下马，脸色相当平和，邓惟恭自觉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进城以后，董晋依然将军中大政交给邓惟恭处理。

初，刘玄佐增汴州兵至十万，遇之厚，李万荣、邓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骄，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备之，时荣赐酒肉。晋至之明日，悉罢之。

当初，刘玄佐将汴州士兵增加到十万人，以优厚的给养对待他们，李万荣与邓惟恭往往还要增加给养，致使士兵骄纵，不能控制，只好安排亲信将士，在官署的走廊里扎下帐篷，带着弓，握着剑，以便防备骄兵，还要不时用酒肉奖赏慰劳他们。董晋来到的第二天，将驻扎在官署走廊里的将士全数撤除了。

[13]戊戌，韩王迥薨。

[13]戊戌（初九），韩王李迥去世。

[14]壬子，诏以宣武将士邓惟恭等有执送李功，各迁官赐钱；其为所胁，邀逼制使者，皆勿问。

[14]壬子（二十三日），诏书认为宣武将士邓惟恭等人立下捉送李的功劳，各自给与提升官职，颁赐赏钱。对那些受李胁迫，阻截威逼德宗所派使者的人们，一概不加追究。

[15]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15]八月，乙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16]己巳，以田季安为魏博节度使。

[16]己巳（疑误），德宗任命田季安为魏博节度使。

[17]丙子，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宣武行军司马。朝议以董晋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长源佐之。长源性刚刻，多更张旧事；晋初皆许之，案成则命且罢，由是军中得安。

[17]丙子（疑误），德宗任命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宣武行军司马。朝中的议论认为董晋柔弱仁厚，有求必应，恐怕难以把事情办好，因此派陆长源佐助他。陆长源生性刚强苛刻，往往改变惯例，董晋开始时全答应了他，结论判定出来以后，却命令姑且罢除。由此，军中将士得以安定下来。

[18]丙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憬薨。

[18]丙戌（疑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憬去世。

[19]初，上不欲生代节度使，常自择行军司马以为储帅。李景略为河东行军司马，李说忌之。回鹘梅录入贡，过太原，说与之宴，梅录争坐次，说不能遏。景略叱之，梅录识其声，趋前拜之曰：“非丰州李端公邪！”又拜，遂就下坐。座中皆属目于景略。说益不平，乃厚赂中尉窦文场，使去之。会有传回鹘将入寇者，上忧之，以丰州当虏冲，择可守者；文场因荐景略。九月，甲午，以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穷边气寒，土瘠民贫，景略以勤俭帅众，二岁之后，储备完实，雄于北边。

[19]当初，德宗不打算在节度使生前便取代他们，经常亲自选任行军司马，作为副帅。李景略担任河东行军司马，李说忌妒他。回鹘的梅录入京进贡，经过太原，李说设宴接待，梅录争入坐的顺序，李说不能遏制。李景略喝斥梅录，梅录尚能辨别他的声音，便快步上前向他跪拜说：“莫不是丰州的李侍御吗！”梅录又一次跪拜以后，才在下首的座位上坐下来，就座的人们都归心于李景略。李说愈发愤郁不满，便以丰厚的物品贿赂中尉窦文场，让窦文场将他调离。适逢有人传说回鹘将要前来侵扰，德宗忧虑此事，因丰州地当回鹘前来的要冲之地，便选拔可以守卫丰州的人选，窦文场趁机推荐了李景略。九月，甲午（初六），皇帝任命李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荒远的边疆地区天气寒冷，土地瘠薄，人民贫困，李景略以勤俭的作风给大家的做

出表率，两年以后，器械完备，粮仓充实，丰州在北部边境上雄强起来了。

[20]卢迈得风疾，庚子，贾耽私忌，宰相绝班，上遣中使召主书承旨。

[20]卢迈得了风疾，庚子（十二日），贾耽赶上亲人的忌日，宰相无人值班，德宗派遣中使召来主书承接诏旨。

[21]丙午，户部尚书、判度支裴延龄卒；中外相贺，上独悼惜之。

[21]丙午（十八日），户部尚书、判度支裴延龄去世，朝廷内外相互庆贺，只有德宗悼念怜惜他。

[22]壬子，吐蕃寇庆州。

[22]壬子（二十四日），吐蕃侵犯庆州。

[23]冬，十月，甲戌，以谏议大夫崔损、给事中赵宗儒并同平章事。损，玄之弟孙也，尝为裴延龄所荐，故用之。

[23]冬季，十月，甲戌（十七日），德宗任命谏议大夫崔损、给事中赵宗儒一并同平章事。崔损是崔玄弟弟的孙子，曾经得到裴延龄的推荐，所以德宗才起用他。

[24]十一月，乙未，以右补阙韦渠牟为左谏议大夫。上自陆贽贬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皆自选用，中书行文书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户部郎中王绍、司农卿李实、翰林学士韦执谊及渠牟，皆权倾宰相，趋附盈门。绍谨密无损益；实狡险掊克；执谊以文章与上唱和，年二十余，自右拾遗召入翰林；渠牟形神躁，尤为上所亲狎，上每对执政，漏不过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语笑款狎往往闻外；所荐引咸不次迁擢，率皆庸鄙之士。

[24]十一月，乙未（初八），德宗任命右补阙韦渠牟为左谏议大夫。自从陆贽贬官以来，德宗尤其不肯信任宰相，对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的官员，都是亲自选拔任用，中书省只是收发文书罢了。然而，德宗住在深宫之中，取得德宗信任的人裴延龄、李齐运、户部郎中王绍、司农卿李实、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韦渠牟，都是权势压倒宰相，趋炎附势的人挤满家门。王绍恭谨缜密，不改成法。李实狡黠阴险，搜刮民财。韦执谊以文章与德宗相互唱和，年仅二十有余，便由

右拾遗被征召进入翰林院。韦渠牟的形貌神态轻薄浮躁，但尤为德宗亲昵，德宗每次与主持政务的官员谈话，漏壶的刻符不会超过三刻时间，而韦渠牟奏陈事情一般长达六刻时间，亲昵的说笑声常常可以从外边听到，他推荐的人都不拘等次地得到提拔，而他们大都是些庸俗鄙陋的人。

[25]宣武都虞候邓惟恭内不自安，潜结将士二百余人谋作乱；事觉，董晋悉捕斩其党，械惟恭送京师。己未，诏免死，汀州安置。

[25]宣武都虞候邓惟恭内心感到不安，便暗中结纳了将士二百多人，谋划发起变乱。事情被察觉以后，董晋全部逮捕并杀掉了他的同伙，将邓惟恭加上枷锁，送往京城。己未（疑误），德宗下诏命免除邓惟恭一死，流放到汀州。

十三年（丁丑、797）

十三年（丁丑、公元797年）

[1]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请和亲；上以吐蕃数负约，不许。

[1]春季，正月，壬寅（十五日），吐蕃派遣使者请求和好，由于吐蕃屡次背弃和约，德宗不肯答应。

[2]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问宁节度使杨朝晟：“须几何兵？”对曰：“宁兵足以城之，不烦他道。”上复使问之曰：“城盐州，用兵七万，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虏境，兵当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对曰：“城盐州之众，虏皆知之。今发本镇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虏谓吾众亦不减七万，其众未集，不敢轻来犯我。不过三旬，吾城已毕，留兵戍之，虏虽至，无能为也。城旁草尽，不能久留，虏退则运刍粮以实之，此万全之策也。若大集诸道兵，逾月始至，虏亦集众而来，与我争战，胜负未可知，何暇筑城哉！”上从之。二月，朝晟分军为三，各筑一城。军吏曰：“方渠无井，不可屯军。”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时，居人成市，无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眢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杨朝晟军还至马岭，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数日而去。朝晟遂城马岭而还，开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2]由于方渠、合道、木波都是吐蕃的交通要道，德宗准备在那里筑城，便让人询问宁节度使杨朝晟需要多少兵马，杨朝晟回答说：“宁的兵马足够筑城的了，不必烦劳其他道了。”德宗又让人问他说：“以

往修筑盐州城，用了七万兵马，才刚刚能够成就事功。如今方渠、合道、木波三城离吐蕃的疆境更为迫近，需要的人马自当是加倍的了，事情反而相反，这是为什么呢？”杨朝晟回答说：“修筑盐州城的人马，吐蕃完全清楚。现在我们却是征调本镇的兵马，不超过十天，就能赶到边境，出其不意地修筑三城。吐蕃以为我军人数不会少于七万，他们的人众未能集中，便不敢轻易前来侵犯我军。不超过三十天时间，我们将三城修筑完毕，留下兵马戍守在那里，即使吐蕃来了，也没有办法了。待三城旁边的野草被吃光以后，吐蕃便无法久留了。吐蕃撤退以后，我们便运送粮草充实三城，这才是万全之策哩。如果大规模地集结各道兵马，一个多月以后才能赶到，但吐蕃也会集结人众前来，与我们交战争锋，连谁胜谁败都无从知道，哪里还有时间修筑三城呢！”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二月，杨朝晟将军队为成三部分，各自修筑一座城。军吏说：“方渠没有水井，不能屯驻军队。”判官孟子周说：“在国家太平时，来方渠定居的人形成了街市，如果没有水井，怎么能够使人口聚集在这里呢？”于是，他命令人们疏浚废井，果然得到甘美的井泉。三月，三城修筑成功。夏季，四月，庚申（初五），杨朝晟的军队回到马岭县，吐蕃这才发兵追赶杨朝晟，与杨朝晟对抗了好几天，才撤兵离去。于是，杨朝晟修筑马岭城后率军返回，开辟土地三百里，事情完全像他预先所说的那样。

[3]庚午，义成节度使李复薨。庚辰，以陕虢观察使姚南仲为义成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方大会，闻之，言曰：“姚大夫书生，岂将才也！”判官卢坦私谓人曰：“姚大夫外虽柔，中甚刚，监军侵之，必不受。军府之祸，自此始矣，吾恐为所留。”遂自他道潜去。南仲果以牒请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与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贬，有死者。

[3]庚午（十五日），义成节度使李复去世。庚辰（二十五日），德宗任命陕虢观察使姚南仲为义成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正在聚众议事，听说此事以后便说：“姚大夫是一个读书人，哪能算是将才呢！”判官卢坦私下对人说：“虽然姚大夫表面上是柔弱的。但骨子里却是很刚强的。如果监军侵犯他，他肯定不能接受，军府的祸患，从此便要开始了，我担心的是会被他留下来。”于是他由别的路径暗中离去。姚南仲果然发了公文请他，由于没有遇到，他才得以不受征召。不久，

薛盈珍与姚南仲结下嫌隙，幕府人员多半因罪受到贬黜，有的人便因此而死去了。

[4]吐蕃赞普乞立赞卒，子足之煎立。

[4]吐蕃赞普乞立赞去世，他的儿子足之煎即位。

[5]六月，壬午，韦皋奏吐蕃入寇，州刺史曹高仕破之于台登城下。

[5]六月，壬午（二十八日），韦皋奏称吐蕃前来侵犯，州刺史曹高仕在台登城下打败了他们。

[6]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茂昭之弟也，许尚义章公主；未成婚，茂宗母卒，遗表请终嘉礼，上许之。秋，八月，癸酉，起夏茂宗左卫将军同正。左拾遗义兴蒋上疏谏，以为："兵革之急，古有墨衰从事者，未闻驸马起复尚主也。"上遣中使谕之，不止，乃特召对于延英，谓曰："人间多借吉成婚者，卿何执此之坚？"对曰："婚姻、丧纪，人之大伦，吉凶不可渎也。委巷之家，不知礼教，其女孤贫无恃，或有借吉从人，未闻男子借吉娶妇者也。"太常博士韦彤、裴堪复上疏谏；上不悦，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6]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是张茂昭的弟弟，已定下与义章公主婚配，但在没有成婚以前，张茂宗的母亲去世了。她在死前留下表章请求让儿子完成婚礼，德宗答应了她的要求。秋季，八月，癸酉（二十日），在服丧未满的情况下，德宗起用张茂宗为左卫将军同正。左拾遗义兴人蒋上疏规劝，认为："在战事急迫时，古时候曾有过身穿黑色麻布丧服便处理事务的先例，但是没有听说过在丧服未满之前就起用驸马迎娶公主的事情。"德宗派遣中使开导他，他仍然不肯停止议论，于是德宗特别召他到延英殿谈话，对他说："民间往往有在服丧期间完婚的事例，你为什么如此顽固地坚持反对呢？"蒋回答说："婚姻与丧事，是人们的根本性的伦理，对于吉凶是不可轻慢的。陋巷中的人家，不懂得礼仪教化，那些幼年丧亲人、贫困无依的女子，或许有人在服丧期内嫁人，没听说过男子在服丧期内娶妻的事情。"太常博士韦彤、裴堪又上疏进谏，德宗心中不快，让人催促赶紧定下公主下嫁的日期，辛巳（二十八日），张茂宗与义章公主完婚。

[7]九月，己丑，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迈以病罢为太子宾客。

[7]九月，己丑（初七），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迈因病被罢黜为太子宾客。

[8]冬，十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擅开刀沟入汝，上遣中使谕止之，不从。命兵部郎中卢群往诘之，少诚曰：“开此水，大利于人。”群曰：“君令臣行，虽利，人臣敢专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从，何以使下吏从公之令乎！”少诚遽为之罢役。

[8]冬季，十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擅自开通刀沟，引入汝水，德宗派遣中使宣旨制止他，他不肯听从。德宗命令兵部郎中卢群前去责问他，吴少诚说：“开通这一河流，对百姓非常有利。”卢群说：“君主下令，臣下行令。即使开河有利，做臣下的便敢专断了吗！你接到天子的命令却不肯听从，又怎么能够让下边的官吏听从你的命令呢？”于是吴少诚连忙将开河之役停止下来了。

[9]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辩，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多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敕使出，虽沽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谏官御史数谏，不听。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嘉纳；以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9]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京朝见。在此之前，宫廷中购买外面的物品，命令官吏主持其事，随时付给购物的价钱。近年以来，任命宦官为使者，称作宫市，低价购买人们的物品，逐渐与本来的价值不相符合了。在此以后，不再行使文书，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以及地当要冲、繁华热闹的城坊曲巷安排了好几百个四处张望，白白取

人物品的人们，被称作“白望”。“白望”到处察看人们出卖的物品，只要自称是宫市，人们便只好把物品拱手交付给他们。人们不再能够分辨真假，也没有人敢询问他们的由来和讲论价钱的高低。他们一般是用价值一百钱的物品换取人们价值好几千钱的物品，经常用染上红色、紫色的陈旧的衣服和变坏的丝帛，按照尺寸撕下来付给卖主，还要勒索所谓进奉门户钱和脚价钱。人们带着物品到市场上去，甚至有空着手回家的人。他们名义上叫做宫市，实际上却是向人夺取。如果商人有上好的货物，便都暗中隐藏起来。每当宫廷使者出来时，即使是卖汤水面饼的人家，也都停止营业，关闭门户。曾经有一个农夫，用驴驮着木柴来卖，宦官自称宫市，拿走他的木柴，给了他几尺绢，又就地索取进奉门户钱，还要求用驴将木柴送到内廷去。农夫哭了，把得到的绢又给了宦官，宦官不肯接受，说：“必须得到你的这匹驴才行。”农夫说：“我家有父母、妻子、儿女，要靠它嫌钱糊口。现在我把木柴给了你，不向你要价钱就往回走了，而你还是不肯放我，我也只有和你拼了！”于是农夫殴打了宦官，街使的属吏捉住他上报，德宗颁诏将宦官废免，赐给农夫十匹绢。然而，宫市并不因此而改变，谏官与御史们屡次规谏，德宗都不肯听从。张建封入朝以后，将宫市的事情条陈奏上，德宗很是嘉许他，也想采纳他的意见。德宗又就此事询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的意见，苏弁迎合宦官的意旨，便回答说：“京城中空手闲荡的人们有万家之多，都没有一定的住所和职业，就靠着宫市获取供给。”德宗相信了他的话，所以对所有指责宫市的话，全听不进去了。

十四年（戊寅、798）

十四年（戊寅，公元798年）

[1]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军曰彰义。

[1]春季，二月，乙亥（二十四日），朝廷将申、光、蔡军命名为彰义军。

[2]夏，闰五月，庚申，以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为夏、绥、银、宥节度使。全义时屯长武城，诏帅其众赴镇。士卒以夏州碛卤，又盛夏，不乐徙居；辛酉，军乱，杀大将王栖岩，全义逾城走。都虞候高崇文诛首乱者，众然后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

[2]夏季，闰五月，庚申（十一日），德宗任命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为夏、绥、银、宥四州节度使。当时，韩全义在长武城屯驻，德宗颁诏命令他率领部众前去就任。由于夏州是沙碛盐卤之地，又值盛夏天气，士兵们不愿意迁徙到那里居住。辛酉（十二日），军队发生哗变，杀死大将王栖岩，韩全义翻越城墙逃走。都虞候高崇文诛杀了带头哗变的人，此后大家才安定下来。高崇文是幽州人。丙子（二十七日），德宗任命高崇文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不颁发敕书，而是让中使口头宣布授与此职。

[3]秋，七月，壬申，给事中、同平章事赵宗儒罢为右庶子，以工部侍郎郑馀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秋季，七月，壬申（二十五日），德宗将给事中、同平章事赵宗儒罢黜为右庶子，任命工部侍郎郑馀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统军。时禁军戍边，禀赐优厚，诸将多请遥隶神策军，称行营，皆统于中尉，其军遂至十五万人。

[4]八月，最初设置左、右神策军统军。当时，禁卫亲军戍守边疆，待遇优越而丰厚，各将领往往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号称神策军行营，一概归中尉统领，于是神策军达到十五万人之多。

[5]京兆尹吴凑屡言宫市之弊。宦者言凑屡奏宫市，皆右金吾都知赵洽、田秀岩之谋也；丙午，洽、秀岩坐流天德军。

[5]京兆尹吴凑屡次谈到宫市的弊病，宦官说吴凑屡次奏陈宫市，完全出于右金吾都知赵洽与田秀岩的谋划。丙午（二十九日），赵洽与田秀岩获罪，被流放天德军。

[6]九月，丙申，以陕虢观察使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6]九月，丙申（疑误），德宗任命陕虢观察使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7]丁卯，杞王薨。

[7]丁卯（二十一日），杞王李去世。

[8]彰武节度使吴少诚遣兵掠寿州霍山，杀镇遏使谢详，侵地五十馀里，置兵镇守。

[8]彰武节度使吴少诚派兵虏掠寿州霍山县，杀了镇遏使谢详，侵占土地五十多里，设置兵马在此处镇守。

[9]大学生薛约师事司业阳城，坐言事，徙连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党罪人，己巳，左迁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诮让，城自署其考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遣判官督其赋，至州，城先自囚于狱。判官大惊，驰入，谒城于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其后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载妻子中道逸去。

[9]太学生薛约以师长之礼对待国子司业阳城，因言事获罪，迁徙连州，阳城把他送到郊野以外。德宗认为阳城与有罪之人结党，己巳（二十三日），将阳城降职为道州刺史。阳城治理百姓如同治理家人一般，州中的赋税收不上来，观察使有好几次加以谴责，于是阳城自行题写他的任官考核成绩道："抚养爱护百姓，心神为之荣瘁，征收科派的政绩低劣，考核成绩下下。"观察使派遣判官督促他征税，判官来到道州时，阳城事先已经将自己囚禁在监狱中了。判官大惊，急奔进去，在监狱中谒见阳城说："您有什么罪过！我是接受命令前来问候您安康的啊。"判官逗留了一两天还没有离去，阳城便不回家。判官下榻的馆舍门外有一块旧门扇横放在地上，阳城就日夜坐卧在门扇上，判官感到不安，便辞别而去了。此后，观察使又派遣另外一个判官前往按察阳城，这个判官却乘车载着妻子儿女在中途逃跑了。

[10]冬，十月，丁酉，通王谌薨。

[10]冬季，十月，丁酉（二十一日），通王李谌去世。

[11]庚子，夏州节度使韩全义奏破吐蕃于盐州西北。

[11]庚子（二十四日），夏州刺史韩全义奏称在盐州西北处打败吐蕃。

[12]明州镇将栗杀刺史卢云，诱山越作乱，攻陷浙东州县。

[12]明州镇将栗杀掉刺史卢云，诱使山越人发起变乱，攻陷了浙东的州县。

十五年（己卯、799）

十五年（己卯，公元799年）

[1]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

[1]春季，正月，甲寅（初九），雅王李逸去世。

[2]二月，丁丑，宣武节度使董晋薨；乙酉，以其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长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轻佻淫纵，好慢侮将士，军中皆恶之。董晋薨，长源知留后，扬言曰：“将士弛慢日久，当以法齐之耳！”众皆惧。或劝之发财以劳军，长源曰：“我岂河北贼，以钱买健儿求节邪！”故事，主帅薨，给军士布以制服，长源命给其直；叔度高盐直，下布直，人不过得盐三二斤。军中怨怒，长源亦不为之备。是日，军士作乱，杀长源、叔度，脔食之，立尽。监军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刘逸准久为宣武大将，得众心，密书召之；逸准引兵径入汴州，乱众乃定。

[2]二月，丁丑（初三），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乙酉（十一日），德宗任命宣武的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陆长源性情刻薄急躁，自负其才，傲视于人。判官孟叔度行为不够稳重，淫邪放纵，喜欢轻视侮辱将士，军中将士都憎恶他。董晋去世时，陆长源执掌留后事务，夸大其辞地说：“将士们松懈怠慢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应当用法令来整治！”大家都很害怕。有人劝说他散发财物慰劳全军，陆长源说：“我怎能像河北的贼帅那样，拿钱收买士兵向朝廷邀求封拜节度使呢！”根据惯例，主帅去世，应该发给将士一些布匹，以作丧服之用，陆长源命令发给价值相应的物品。孟叔度抬高盐的价钱，压低布的价钱，人们得到的盐不超过两三斤。军中将士既怨恨，又恼怒，但陆长源也没有因此而作好防备。就在这一天，将士们发起变乱，杀掉陆长源和孟叔度，将他们割碎，吃他们的肉，立刻吃得精光。监军俱文珍因宋州刺史刘逸准长期担任宣武的大将，得到大家的拥护，便写了一封密信，召他前来。刘逸准领兵径直开进汴州，变乱的人众才安定下来。

[3]以常州刺史李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国贞之子也。闲厩、宫苑使李齐运受其赂数十万，荐之于上，故用之。刻剥以事进奉，上由是悦之。

[3]德宗任命常州刺史李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李是李国贞的儿子。闲厩、宫苑使李齐运接受他的贿赂有几十万，于是向德宗推荐他，所以德宗起用他。李通过苛刻盘剥而使进献的贡物增加，因此德宗便赏识他。

[4]庚辰，浙东观察使裴肃擒栗于台州，斩之。

[4]庚辰（初六），浙东观察使裴肃在台州捉获了栗，将他斩杀了。

[5]己丑，以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赐名全谅。

[5]己丑（十五日），德宗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赐给他新的的名字，叫刘全谅。

[6]三月，甲寅，吴少诚遣兵袭唐州，杀监军邵国朝、镇遏使张嘉瑜，掠百姓千余人而去。

[6]三月，甲寅（初十），吴少诚派兵袭击唐州，杀掉监军邵国朝、镇遏使张嘉瑜，俘掠百姓一千多人，便离去了。

[7]戊午，昭义节度使王虔休薨；戊辰，以河阳、怀州节度使李元淳为昭义节度使。

[7]戊午（十四日），昭义节度使王虔休去世。戊辰（二十四日），德宗任命河阳、怀州节度使李元淳为昭义节度使。

[8]夏，四月，癸未，以安州刺史伊慎为安、黄等州节度使。

[8]夏季，四月，癸未（初九），德宗任命安州刺史伊慎为安、黄等州节度使。

[9]癸巳，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薨。

[9]癸巳（十九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去世。

[10]南诏异牟寻遣使与韦皋约共击吐蕃，皋以兵粮未集，请俟他年。

[10]南诏异牟寻派遣使者约韦皋共同进击吐蕃，韦皋认为兵马粮草尚未集结，请南诏等待来年再说。

[11]山南西道都虞候严砺谄事严震，震病，使知留后，遗表荐之。秋，七月，乙巳，以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1]山南西道都虞候严砺逢迎严震，严震生病以后，让他掌管留后事务，死前写下遗表推荐他。秋季，七月，乙巳（初三），德宗任命严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2]八月，陈许节度使曲环薨。乙未，吴少诚遣兵掠临颍，陈州刺史上官知陈许留后，遣大将王令忠将兵三千救之，皆为少诚所虏。丙午，以为陈许节度使，少诚遂围许州。欲弃城走，营田副使刘昌裔止

之曰："城中兵足以办贼，但闭城勿与战，不过数日，贼气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诚昼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凿城出击少诚，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兖州人也。少诚又寇西华，陈许大将孟元阳拒却之。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与上官不叶，谋翻城应少诚；刘昌裔以计斩之。召其麾下，人给二缣；伏兵要巷，见持缣者悉斩之，无得脱者。

[12]八月，陈许节度使曲环去世。乙未（二十四日），吴少诚派兵掳掠临颍。陈州刺史上官掌管陈许留后事务，派遣大将王令忠领兵三千人前去援救临颍，但都被吴少诚俘获了。丙午（疑误），德宗任命上官为陈许节度使，于是吴少诚围困许州。上官准备丢下州城逃走，营田副使刘昌裔劝阻他说："城中的兵力是足够对付敌人的，只要闭门守城，不与敌军交战，过不了几天，敌军的气势自然衰落下去，我们以养精蓄锐之师遏制敌方的困顿疲乏之师，是不会不取胜的。"吴少诚夜以继日地急切攻打许州，刘昌裔募集了勇士一千人，凿开城洞，前去攻击吴少诚，大破敌军，因此许州城得以保全。刘昌裔是兖州人。吴少诚又去侵犯西华县，陈许大将孟元阳率兵阻击，打退了敌军。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与上官关系不睦，图谋翻城接应吴少城，刘昌裔定计斩杀了他。刘昌裔将安国宁的部下召集起来，每人发给布帛两匹，却又在紧要的街巷埋伏了士兵，凡是见到拿着布帛的人，一概斩杀，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出去。

[13]庚辰，宣武节度使刘全谅薨。军中思刘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马使匡城韩弘为留后。弘将兵，识其材鄙勇怯，指顾必堪其事。

[13]庚辰（疑误），宣武节度使刘全谅去世。军中将士怀念刘玄佐的恩惠，便推举他的外甥都知兵马使匡城人韩弘担任留后。韩弘统率将士，能够识别他们的有才与无才，勇敢与怯懦，凡是有所委派，一定让将士能够胜任。

[14]丙辰，诏削夺吴少诚官爵，令诸道进兵讨之。

[14]丙辰（疑误），德宗颁诏革除吴少诚的官职爵位，命令各道进兵讨伐吴少诚。

[15]辛酉，以韩弘为宣武节度使。先是，少诚与刘全谅约共攻陈许，以陈州归宣武。使者数辈犹在馆，弘悉驱出斩之；选卒三千，会诸军击少诚于许下。少诚由是失势。

[15]辛酉（疑误），德宗任命韩弘为宣武节度使。在此之前，吴少诚与刘全谅约定共同攻打陈许，答应将来将陈州归属于宣武。吴少诚派至宣武的好几批使者仍然住在客舍中，韩弘将他们全数驱赶出来，斩杀了他们。韩弘选拔三千士兵，会合各军，在许州城下进击吴少诚。由此，吴少诚失去了优势。

[16]冬，十月，乙丑，邕王薨。太子之子也，上爱而子之，及薨，谥曰文敬太子。

[16]冬季，十月，乙丑（疑误），邕王李去世。李是太子的儿子，德宗喜欢他，把他当作儿子看待。及至李去世，德宗给他追加谥号，称作文敬太子。

[17]山南东道节度使于、安黄节度使伊慎、知寿州事王宗与上官、韩弘进击吴少诚，屡破之。十一月，壬子，于奏拔吴房、朗山。

[17]山南东道节度使于、安黄节度使伊慎、知寿州事王宗与上官、韩弘进军攻击吴少诚，屡次打败敌军。十一月，壬子（十二日），于奏称攻克了吴房与朗山。

[18]十二月，辛未，中书令、咸宁王浑薨于河中。性谦谨，虽位穷将相，无自矜大之色；每贡物必躬自阅视，受赐如在上前，由是为上所亲爱。上还自兴元，虽一州一镇有兵者，皆务姑息。每奏事，不过，辄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终。

[18]十二月，辛未（初二），中书令、咸宁王浑在河中去世。浑生性谦虚谨慎，虽然自己的职位已经达到将相的顶巅，但没有流露过骄矜自大的神色。每当进献物品时，他一定要亲自过目验看，接受赏赐时，就像在皇上面前那样恭谨，因此，他得到德宗的亲近与宠爱。德宗从兴元回到长安以后，对于即使是在一个州一个镇拥有兵权的将领，一律务求宽容忍让。每当浑奏陈事情，未被皇帝送交门下省与中书省时，他总是私自欢喜地说："皇上不曾怀疑我。"所以，他能够使功劳与声名保持终生。

[19]六州党项自永泰以来居于石州，永安镇将阿史那思侵渔不已，党项部落悉逃奔河西。

[19]自从永泰年间以来，六州党项便在石州居住。永安镇将阿史那思无休止地侵夺吞没六州党项财富，于是党项各部落全部逃奔到河西。

[20]诸军讨吴少诚者既无统帅，每出兵，人自规利，进退不壹。乙未，诸军自溃于小水，委弃器械、资粮，皆为少诚所有。于是始议置招讨使。

[20]讨伐吴少诚的各路兵马既没有统帅，每当出兵时，人们又各自图谋自身的利益，致使军队进退不能统一。乙未（二十六日），各路军马在小水处自行溃散，弃置下来的各种器具和物资食粮，全部被吴少诚所占有。于是，朝廷才开始计议设置招讨使。

[21]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州，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御之；吐蕃无功而还。

[21]吐蕃五万人众分别进击南诏与州，异牟寻与韦皋各自征调兵马抵御吐蕃，吐蕃一无所获，只好回军。

十六年（庚辰、800）

十六年（庚辰，公元800年）

[1]春，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军与吴少诚战，皆不利而退。夏绥节度使韩全义本出神策军，中尉窦文场爱厚之，荐于上，使统诸军讨吴少诚。二月，乙酉，以全义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十七道兵皆受全义节度。

[1]春季，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镇军马与吴少诚交战，全部失利撤退。夏绥节度使韩全义本来出自神策军，中尉窦文场赏识厚待于他，把他推荐给皇上，让他统领各镇军马讨伐吴少诚。二月，乙酉（十七日），德宗任命韩全义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十七道兵马都要接受韩全义的节制调度。

[2]宣武军自刘玄佐薨，凡五作乱，士卒益骄纵，轻其主帅。韩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将刘锷，常为唱首。三月，弘陈兵牙门，召锷及其党三百人，数之以“数预于乱，自以为功”，悉斩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无一人敢欢呼于城郭者。

[2]自从刘玄佐去世以来，宣武军共计发生了五次变乱，将士愈发骄横放纵，轻视本军主帅。韩弘就任治事几个月以后，对变乱头领的名字都了解清楚了。有一个叫刘锷的郎将，经常第一个带头闹事。三月，韩弘在牙门前面陈列兵马，召来刘锷与他的同伙三百人，数说他们是“屡次参予变乱，还自认为立下功劳”，将他们全部斩杀，鲜血染

红了道路。自此以后，直至韩弘入京朝见，共有二十一年，没有一个士卒敢在城邑内外喧哗叫闹。

[3]义成监军薛盈珍为上所宠信，欲夺节度使姚南仲军政，南仲不从，由是有隙。盈珍谮其幕僚马总，贬泉州别驾。福建观察使柳冕谋害总以媚盈珍，遣幕僚宝鼎薛戎摄泉州事，使按致总罪，戎为辩析其无辜；冕怒，召戎，囚之，使守卒恣为侵辱。如此弥月，徐诱之使诬总，戎终不从；总由是获免。冕，芳之子也。

[3]义成监军薛盈珍受到德宗的宠爱信任，打算削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姚南仲不肯依从，由此两人便结下嫌隙。薛盈珍诬陷姚南仲幕府中的僚属马总，使他被贬为泉州别驾。福建观察使柳冕为了向薛盈珍献媚而图谋陷害马总，便派遣幕府的僚属宝鼎人氏薛戎代理泉州事务，让他按察罗致马总的罪名。薛戎却为马总申辩分析，说他是无罪的，柳冕恼怒了，便将薛戎召回，将他囚禁起来，还让看守的士兵肆意凌辱他。就这样过了足足一个月，慢慢地引诱他诬蔑马总，但薛戎始终不肯依从，马总因此得以免罪。柳冕是柳芳的儿子。

盈珍屡毁南仲于上，上疑之。盈珍乃遣小吏程务盈乘驿诬奏南仲罪。牙将曹文治亦奏事长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务盈于长乐驿，与之同宿，中夜，杀之，沈盈珍表于厕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专杀之罪，亦作状白南仲，遂自杀。明旦，门不启，驿吏排之入，得表、状于文洽尸旁。上闻而异之，征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谗之益深，亦请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仲至京师，待罪于金吾；诏释之，召见。上问："盈珍扰卿邪？"对曰："盈珍不扰臣，但乱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辈，何可胜数！虽使羊、杜复生，亦不能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机密。

薛盈珍屡次向德宗诽谤姚南仲，德宗便怀疑他了。于是薛盈珍派下级官吏程务盈乘坐驿车上京以不实之辞参奏姚南仲的罪过。这时，牙将曹文洽也正要前往长安申奏事由，了解此事以后，他昼夜兼程，在长乐驿追上了程务盈，与他一起住宿。到了半夜，曹文洽将程务盈杀死，把薛盈珍的上表投到厕所中，自己写了昭雪姚南仲冤屈的表章，而且自首擅自杀人的罪过，又写了禀告姚南仲的状文，于是自杀了。第二天早晨，曹文洽住房的门打不开，驿站的吏卒撞门而入，在曹文洽的尸体旁边发现了他的表章与状文。德宗听说此事以后感到诧异，

便征召薛盈珍入京朝见。姚南仲担心薛盈珍会更加起劲地谗毁他，因此也请求入京朝见。夏季，四月，丙子（初八），姚南仲来到京城，在金吾仗等候治罪，德宗颁诏决定释放他并召见他。德宗问他说："是薛盈珍干扰你吗？"姚南仲说："薛盈珍不是干扰我，而是败坏陛下的法度啊。况且全国像薛盈珍这种人，哪里可以数得过来呢！即使让晋朝的羊祜、杜预重新活过来，也不能施行和谐简易的政务，成就克敌取胜的功业啊。"德宗沉默不语，终究不肯惩罚薛盈珍，依然让他执掌机要职任。

盈珍又言于上曰："南仲恶政，皆幕僚马少微赞之也。"诏贬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坠江中而死。

薛盈珍又向德宗进言说："姚南仲实行的不良的军政措施，都是幕府僚属马少微助成的。"于是德宗颁诏将马少微贬黜为长江以南的官员，派遣中使护送他，将他推落到长江中淹死了。

[4]黔中观察使韦士宗，政令苛刻；丁亥，牙将傅近等逐之，出奔施州。

[4]黔中观察使韦士宗施行的行政措施与法令繁琐刻薄。丁亥（十九日），牙将傅近等人驱逐韦士宗，韦士宗出逃到施州。

[5]新罗王敬则卒，庚寅，册命其嫡孙俊邕为新罗王。

[5]新罗王金敬信去世。庚寅（二十二日），德宗册封他的嫡孙金俊邕为新罗王。

[6]韩全义素无勇略，专以巧佞货赂结宦官得为大帅，每议军事，宦者为监军者数十人坐帐中争论，纷然莫能决而罢。天渐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人有离心。五月，庚戌，与吴少诚将吴秀、吴少阳等战于南广利原，锋镝才交，诸军大溃；秀等乘之，全义退保五楼。少阳，沧州清池人也。

[6]韩全义平素并不勇武，也没有谋略，专门靠着逢迎讨好和财物贿赂来结纳宦官，才得以担当各军的主帅。每当计议军政事务时，担任监军的宦官几十个人坐在帐幕中议论纷纭，争执难下，难以裁决，只好作罢。天气逐渐炎热，士兵长期屯驻在低洼潮湿地带，许多人得了瘟疫，人心有些涣散了。五月，庚戌（十三日），韩全义与吴少诚的将领吴秀、吴少阳等人在水南面的广利原交战，才一交锋，韩全义

所率各军纷纷溃退，吴秀等人压了上来，韩全义退军防守五楼。吴少阳是沧州清池人。

[7]山南东道节度使于因讨吴少诚，大募战士，缮甲厉兵，聚敛货财，恣行诛杀，有据汉南之志，专以慢上陵下为事。上方姑息藩镇，知其所为，无如之何。诬邓州刺史元洪脏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护送至枣阳。遣兵劫取归襄州，中使奔归。表洪责太重，上复以洪为吉州长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伦，奏贬峡州长史；比敕下，怒已解，复奏留为判官。上一一从之。

[7]由于讨伐吴少诚，山南东道节度使于大规模募集士兵，整治衣甲，砥砺刀兵，搜刮物资钱财，任意杀害部下，有盘踞汉水以南地区的企图，专门以欺上凌下为能事。德宗正对藩镇存心宽容忍让，虽然知道他做的事情，但又拿他没有办法。于诬告邓州刺史元洪犯有贪赃的罪行，朝廷出于无奈，将元洪流放端州 ，派遣中使护送他前往枣阳，于派兵劫持元洪返回襄州，中使逃了回去。于上表说对元洪的责罚过于严重，德宗便又任命洪为吉州长史，于这才让元洪前去吉州。于又曾恼怒判官薛正伦，上奏将他贬为峡州长史。及至敕书颁发下来时，于的怒气已经平息，便再奏请将薛正伦留任为判官，德宗完全依从了他的要求。

[8]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镇彭城十馀年，军府称治，病笃，请除代人。辛亥，以苏州刺史韦夏卿为徐、泗、濠行军司马。敕下，建封已薨。夏卿，执谊之从祖兄也。徐州判官郑通诚知留后，恐军士为变，会浙西兵过彭城，通诚欲引入城为援。军士怒，壬子，数千人斧库门，出甲兵擐执之，围牙城，劫建封子前虢州参军令知军府事，杀通诚及大将段伯熊等数人，械系监军，上闻之，以吏部员外郎李为徐州宣慰使。直抵其军，召将士宣朝旨，谕以祸福，脱监军械，使复其位，凶党不敢犯。上表称兵马留后，以非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后受之以归。

[8]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镇守彭城十多年，所主持的军府号称政务清明。在病危时，他请求任命替代自己的人。辛亥（十四日），德宗任命苏州刺史韦夏卿为徐、泗、濠行军司马。敕书颁布下来时，张建封已经去世。韦夏卿是韦执谊的堂兄。徐州判官郑通诚掌管留后事务，担心将士发起变乱，适逢浙西的兵马经过彭城，郑通诚打算延

引浙西军进城援助自己。将士们愤怒，壬子（十五日），好几千人用斧头劈开仓库的大门，取出铠甲兵器，全付武装起来，包围了牙城，劫持了张建封的儿子、前虢州参军张，让他掌管军府事务，还杀死郑通诚以及大将段伯熊等几个人，将监军用枷锁拘禁起来。德宗听了这一消息后，任命吏部员外郎李为徐州宣慰使。李径直抵达彭城军中，召集将士，宣布朝廷的旨意，以祸福去就的道理开导他们，解除了监军的枷锁，让他恢复原来的职位，参加变乱的一伙人都不敢冒犯。张献上表章，自称兵马留后，李认为张的兵马留后职务不是朝廷任命的，不肯接受，让他除去这一称谓，然后才接受表章，带着回朝廷去。

[9]灵州破吐蕃于乌兰桥。

[9]灵州兵马在乌兰桥打败吐蕃。

[10]丙寅，韦士宗复入黔中。

[10]丙寅（二十九日），韦士宗重新进入黔中军府。

[11]湖南观察使河中吕渭奏发永州刺史阳履赃贿；履表称所敛物皆备进奉，上召诣长安，丁丑，命三司使鞫之，诘其物费用所归，履曰："已市马进之矣。"又诘"马主为谁？马齿几何？"对曰："马主，东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礼》，齿路马有诛，故不知其齿。"所对率如此。上悦其进奉之言，释之，但免官而已。

[11]湖南观察使河中人吕渭上奏揭发永州刺史阳履贪污行贿，阳履上表自称所征收的物品都是准备进献的贡物，德宗传召阳履来到长安。丁丑（疑误），德宗命令三司审讯阳履，问他征收物品所得到的物资费用到哪里去了。阳履说："已经购买马匹进献上来了。"又问他："卖马的主人是谁？马匹的年齿是多少？"阳履回答说："卖马的主人是东西南北的人，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根据《曲礼》的说法，倘若估量君主所用马匹的年齿，是要遭受责罚的，所以我不知道马匹的年齿。"阳履的答复大概就是这样。德宗喜欢他进献贡物的说法，便释放了他，仅仅免除了他的官职罢了。

[12]丙戌，加淄青节度使李师古同平章事。

[12]丙戌（疑误），德宗加封淄青节度使李师古为同平章事。

[13]徐州乱兵为张表求旄节，朝廷不许；加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使讨之。佑大具舟舰，遣牙将孟准为前锋；济淮而败，佑不敢进。泗州刺史张出兵攻桥，大败而还。朝廷不得已除徐州团练使，以为泗州留后，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仍加佑兼濠泗观察使。

[13]徐州变乱的士兵替张上表邀求节度使的旌节，朝廷不肯答应，而加封淮南节度使杜佑为同平章事，兼任徐、濠、泗节度使，让他讨伐徐州。杜佑大力备办船只，派遣牙将孟准担任前锋，但是横渡淮水时失败了，杜佑不敢前进。泗州刺史张派兵进攻桥，大败而回。朝廷出于无奈，只好任命张为徐州团练使，任命张为泗州留后，任命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还加封杜佑兼任濠、泗观察使。

兼，正伦五世孙也，性狡险强忍。建封之疾亟 也，兼阴图代之，自濠州疾驱至府。幕僚李藩与同列，入问建封疾，出见之，泣曰："仆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弃州此来，欲何为也！宜速去，不然，当奏之。"兼错愕出不意，遂径归。建封薨，藩归扬州，兼诬奏藩于建封之薨摇动军情，上大怒，密诏杜佑使杀之；佑素重藩，怀诏旬日不忍发，因引藩论佛经曰，"佛言果报，有诸？"藩曰："有之。"佑曰："审如此，君宜遇事无恐。"因出诏示藩。藩神色不变，曰："此真报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论，用百口保君矣。"上犹疑之，召藩诣长安，望见藩仪度安雅，乃曰："此岂为恶者邪！"即除秘书郎。

杜兼是杜正伦的五世孙，生性狡黠阴险，强悍残忍。在张建封病危时，杜兼图谋替代张建封，从濠州急忙快马赶到军府，军府的僚属李藩与同事们进去问候张建封的病情，出来时，看见了杜兼，便哭泣着说："张仆射的疾病危险到如此地步，你应当留在濠州，防止意外，现在你却丢开州城，来到这里，你打算干什么呢？你最好赶快离开，否则我准会参奏你的。"杜兼仓猝惊惧，出于意料之外，于是径直回去了。张建封去世后，李藩回扬州。杜兼以不实之辞奏陈李藩在张建封去世之际动摇军心，德宗大怒，暗中颁诏命令杜佑将李藩杀掉。杜佑素来器重李藩，将诏书在怀中揣了十天，不忍心实施，于是叫来李藩，与他谈论佛经说："佛家讲究因果报应，有这回事吗？"李藩说："有这回事。"杜佑说："假如确实如此，你遇到事情最好不要恐慌。"

于是他拿出诏书，给李藩看。李藩神情容色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说：“这是真正的报应啊。”杜佑说：“你小心别说出去，我已经秘密上奏论陈，用我一家百口来担保你了。”德宗仍然怀疑李藩，传召李藩来到长安，看到李藩仪表风度安闲优雅，这才说：“这怎么会是作恶的人呢！”当即任命李藩为秘书郎。

[14]新罗王俊邕卒，国人立其子重熙。

[14]新罗王金俊邕去世，国中的人们拥立他的儿子金重熙为王。

[15]秋，七月，吴少诚进击韩全义于五楼，诸军复大败，全义夜遁，保水县城。

[15]秋季，七月，吴少诚在五楼进击韩全义，各路军马再次大败，韩全义连夜逃走，去防守水县城。

[16]卢龙节度使刘济弟源为涿州刺史，不受济命；济引兵击擒之。

[16]卢龙节度使度刘济的弟弟刘源担任涿州刺史，不服从刘济的命令，刘济领兵进击并擒获了他。

[17]九月，癸卯，义成节度使卢群薨；甲戌，以尚书左丞李元素代之。贾耽曰：“凡就军中除节度使，必有爱憎向背，喜惧者相半，故众心多不安。自今愿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无他变。”上以为然。

[17]九月，癸卯（初八），义成节度使卢群去世。甲戌（疑误），德宗任命尚书左丞李元素替代卢群的职位。贾耽说：“凡是由军队中就地任命节度使，肯定会有爱憎不一，向背各异的情况发生，喜欢与恐惧的人们各占一半，所以大家的心绪往往难以安定。从今以后，希望陛下只从朝廷中任命人员，大约就不会发生别的变故了。”德宗认为贾耽讲得很对。

[18]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馀庆与户部侍郎、判度支于素善，所奏事，馀庆多劝上从之。上以为朋比，庚戌，贬馀庆郴州司马，泉州司户。，之兄也。

[18]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馀庆与户部侍郎、判度支于素来友善，于上奏的事情，郑馀庆往往劝说德宗依从他的意见，德宗认为他们相互勾结。庚戌（十五日），德宗将郑馀庆贬为郴州司马，将于贬为泉州司户。于是于的哥哥。

[19]癸丑，吴少诚进逼溵水数里置营，韩全义复帅诸军退保陈州。宣武、河阳兵私归本道，独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帅所部留军水。全义以诈诱昭义将夏侯仲宣、义成将时昂、河阳将权文变、河中将郭湘等，斩之，欲以威众。全义至陈州，刺史刘昌裔登城谓之曰："天子命公讨蔡州，今乃来此，昌裔不敢纳，请舍于城外。"既而昌裔赍牛酒入全义营犒师，全义惊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阳等与吴少诚战，杀二千余人。

[19]癸丑（十八日），吴少诚进军逼迫到距离水县只有几里的地方安置营垒，韩全义又率领各军退保陈州。宣武、河阳兵马私自返回本道，只有陈许将领孟元阳、神策军将领苏光荣率领部下留在水县。韩全义使用诈谋将昭义将领夏侯仲宣、义成将领时昂、河阳将领权文变、河中将领郭湘等人诱来，斩杀了他们，打算借此威慑人众。韩全义来到陈州时，刺史刘昌裔登上城楼对他说："天子命令你讨伐蔡州，现在你却到这里来，我不敢接纳你们，请在城外住宿吧。"不久，刘昌裔带着牛酒，来到韩全义的营地犒劳将士，韩全义喜出望外，心中折服了。己未（二十四日），孟元阳等人与吴少诚接战，杀掉两千多人。

[20]庚申，以太常卿齐抗为中书舍人、同平章事。

[20]庚申（二十五日），德宗任命太常卿齐抗为中书舍人、同平章事。

[21]癸亥，以张为徐州留后。

[21]癸亥（二十八日），德宗任命张为徐州留后。

[22]冬，十月，吴少诚引兵还蔡州。先是，韦皋闻诸军讨少诚无功，上言"请以浑、贾耽为元帅，统诸军。若重烦元老，则臣请以精锐万人下巴峡，出荆楚以剪凶逆。不然，因其请罪而赦之，罢两河诸军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诚一旦罪盈恶稔，为麾下所杀，则又当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诚，生一少诚，为患无穷矣。"贾耽言于上曰："贼意盖亦望恩贷，恐须开其生路；"上从之。会少诚致书币于监官军者求昭洗，监军奏之。戊子，诏赦少诚及彰义将士，复其官爵。

[22]冬季，十月，吴少诚领兵返回蔡州。在此之前，韦皋听说各军讨伐吴少诚毫无功效，便进言说："请任命浑、贾耽为元帅，统领各军。如果陛下不愿意烦劳资高望重的大臣，那么，我请求带领精锐兵

马一万人直下巴峡，东出荆楚，前去剿灭凶顽忤逆。否则请趁着吴少诚承认罪过的时机便赦免了他，停罢两河各军，以便使公家与私人得以休养生息，这也算是次一等的策略了。倘若吴少诚有朝一日罪恶满盈，被部下杀掉，便又要将吴少诚的官爵职位授给谋杀者，这是除去一个吴少诚，又生出一个吴少诚，就会祸患无穷尽了。”贾耽对德宗说：“叛贼的本意大概也是希望陛下能够宽宥他们，恐怕需要给他们留出一条生路。”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适逢吴少诚给官军的监军送去书信与财物，要求为他洗清冤诬，监军将此意奏报上去。戊子（二十三日），德宗颁诏赦免吴少诚以及彰义军的将士，恢复他们的官职爵位。

[23]己丑，河东节度使李说薨；甲午，以其行军司马郑儋为节度使。上择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员外郎严绶尝以幕僚进奉，记其名，即用为行军司马。

[23]己丑（二十四日），河东节度使李说去世。甲午（二十九日），德宗任命河东行军司马郑儋为节度使。德宗又选择可以替代郑儋的人选，由于刑部员外郎严绶曾经以军府僚属的身份进献贡物，德宗记得他的名字，于是便起用他担任行军司马。

[24]吐蕃数为韦皋所败，是岁，其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笼官马定德帅其部落来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诸将行兵，皆禀其谋策，常乘驿计事，至是以兵数不利，恐获罪，遂来奔。

[24]吐蕃军屡次被韦皋打败，就在这一年，吐藩的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笼官马定德率领本部落前来投降。马定德机智而有谋略，吐蕃诸将领出兵打仗，都按照他的计策行事，他经常坐着驿车进行谋划。至此，由于他用兵屡次失利，担心获罪，于是逃亡而来。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六卷

唐纪五十二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一贞元十七年（辛巳、801）

唐纪五十二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辛巳，公元801年）

[1]春，正月，甲寅，韩全义至长安，窦文场为掩其败迹；上礼遇甚厚。全义称足疾，不任朝谒，遣司马崔放入对。放为全义引咎，谢无功，上曰："全义为招讨使，能招来少诚，其功大矣，何必杀人然后为功邪！"闰月，甲戌，归夏州。

[1]春季，正月，甲寅（二十一日），韩全义来到长安，窦文场替他遮掩军队溃败的行迹，德宗以非常隆重的礼仪厚待他。韩全义声称得了脚病，不能上朝谒见，派遣司马崔放入朝回答德宗的提问。崔放替韩全义承认过失，以没有取得成效而谢罪。德宗说："韩全义担任招讨使，能够将吴少诚招来，这个功劳就够大的了，为什么一定要将人们杀死，然后才算是功劳呢？"闰正月，甲戌（十一日），韩全义回夏州去了。

[2]韦士宗既入黔州，妄杀长吏，人心大扰。士宗惧，三月，脱身亡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谏议大夫裴佶为黔州观察使。

[2]韦士宗进入黔州以后，胡乱杀害高级官员，人心大为混乱。韦士宗害怕了，三月，他脱出身来，逃亡而去。夏季，四月，辛亥（二十日）。德宗任命右谏议大夫裴佶为黔州观察使。

[3]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3]五月，壬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4]朔方、宁、庆节度使杨朝晟防秋于宁州，乙酉，薨。

[4]朔方、宁、庆节度使杨朝晟在宁州防御吐藩。乙酉（二十四日），杨朝晟去世。

初，浑遣兵马使李朝将兵戍定平。薨，朝请以其众隶神策军；诏许之。

当初，浑派遣兵马使李朝领兵戍守定平。浑去世以后，李朝请示将他的部众隶属于神策军，德宗颁诏答应了他的请求。

杨朝晟疾亟，召僚佐谓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帅多自本军，虽徇众情，殊非国体。宁州刺史刘南金，练习军旅，宜使摄行军，且知军事，比朝廷择帅，必无虞矣。"又以手书授监军刘英倩，英倩以闻。军士私议曰："朝廷命帅，吾纳之，即命刘君，吾事之；若命帅于他军，彼必以其麾下来，吾属被斥矣，必拒之。"

杨朝晟病情加剧，便召集僚属对他们说："我肯定不行了，对朔方军主帅的任命，人选往往出自本军，虽是顺从大家的意愿，但实在不符合国家的体统。宁州刺史刘南金熟悉军事，最好让他代理行军司马，暂且让他掌管军中事务，及至朝廷选任节帅时，就肯定没有忧虑了。"杨朝晟又把亲笔书信交给监军刘英倩，刘英倩又上报朝廷闻知。将士们私下议论说："朝廷任命主帅，我们是接纳的，即便是任命刘君，我们也是侍奉他的。倘若从别的军队中任命主帅，那位主帅肯定要把他的部下带过来，我们这一班人就会遭受排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抵制此事。"

己丑，上遣中使往察军情，军中多与南金。辛卯，上复遣高品薛盈珍赍诏诏宁州。六月，甲午，盈珍至军，宣诏曰："朝所将本朔方军，今将并之，以壮军势，威戎狄，以李朝为使，南金副之，军中以为何如？"诸将皆奉诏。

己丑（二十八日），德宗派遣中使前往朔方察看军中的情势，军中将士多数亲附刘南金。辛卯（三十日），德宗再次派遣高品薛盈珍携带诏书前往宁州。六月，甲午（初三），薛盈珍来到军中，宣布诏旨说："李朝率领的军队本来属于朔方军，现在准备将此军与你们合并，以便壮大军队的声势，威慑异族之人，任命李朝为节度使，让刘南金任他的副职，军中将士认为怎么样呢？"各将领都接受了诏命。

丙申，都虞候史经言于众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胄二千。"军士皆曰："李公欲内麾下二千为腹心，吾辈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刘南金，欲奉以为帅，南金曰："节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则不可；军中岂无他将乎！"众曰："弓刀皆为官所收，惟军事府尚有甲兵，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诸君不愿朝为帅，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乃拒诏也。"命闭门不内。军士去，诣兵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诸君能用吾言则可。"众曰："惟命。"固曰："毋杀人，毋掠金

帛。”众曰：“诺。”乃共诣监军，请奏之。众曰：“刘君既得朝旨为副帅，必挠吾事。”诈称监军命，召计事，至而杀之。

丙申（初五），都虞候史经对大家说：“李公命令收缴弓箭刀剑，并且送去两千套盔甲。”将士们都说：“李公打算收纳自己的部下两千人，作为亲信，我们的妻子儿女还能得到保全吗？”夜间，大家来到刘南金处，打算拥戴他出任主帅，刘南金说：“出任节度使，固然是我所愿意的。然而，如果不是由天子任命的，那就不合适了。难道军队中就没有别的将领可以拥戴了吗？”大家说：“弓箭刀剑全被长官收缴去了，只有军事府还储藏着铠甲兵器，我们打算凭着军事府的武器聚众起事。”刘南金说：“如果诸位不愿意让李朝担任主帅，最好将其中的情由告诉圣上的使者。假如动起武来，就是抗拒诏命了。”于是刘南金让人关了门，不让众人进去。将士们离开以后，又到兵马使高固那里去，高固逃避开来，但将士们还是将他搜寻到了。高固说：“如果诸位能够按我说的去做，我就答应你们的要求。”大家说：“唯命是听。”高固说：“不得杀人，不得掳掠钱财布帛。”大家说：“是。”于是，高固与大家一起到监军那里，请监军奏报大家的要求。大家说：“既然刘君得到朝廷的旨意，出任副主帅，他肯定要阻挠我们的事情。”大家假意声称监军下达命令，传召他计议事情，刘南金一到，大家便将他杀了。

戊戌，制以李朝为宁节度使。是日，宁州告变者至，上追还制书，复遣薛盈珍往军情。壬寅，至军，军中以高固为请，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军事。

戊戌（初七），德宗颁发制书任命李朝为、宁节度使。就在这一天，报告宁州变乱的人来到朝廷，德宗将制书追回，再次派遣薛盈珍前去刺探军中的情势。壬寅（十一日），薛盈珍来到军中，军中将士请求任命高固，薛盈珍当即以德宗的旨意命令高固掌管军中事务。

或传戊戌制书至州，军惑，不知所从，奸人乘之，且为变。留后孟子周悉内精甲于府廷，日饷士卒，内以悦众心，外以威奸党。军无变，子周之谋也。

有人将戊戌日颁布的制书传到州，州军惶惑犹疑，不知道应当听从哪一个诏命，邪恶之徒利用这一时机，将要发起变乱。留后孟子周将精锐甲兵全部安置到官署的庭院中，每天大宴将士，对内是要博得大

家的欢心，对外是威慑乱法犯禁的那一伙人。州军队没有发生变乱，就是由于有孟子周从中谋划的原故。

[5]李既执天下利权，以贡献固主恩，以馈遗结权贵，恃此骄纵，无所忌惮，盗取县官财，所部官属无罪受戮者相继。浙西布衣崔善贞诣阙上封事，言宫市、进奉及盐铁之弊，因言不法事。上览之，不悦，命械送。闻其将至，先凿坑于道旁；己亥，善贞至，并锁械内坑中，生瘗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复欲为自全计，增广兵众，选有材力善射者谓之挽强，胡、奚杂类谓之蕃落，给赐十倍他卒。转运判官卢坦屡谏不悛，与幕僚李约等皆去之。约，勉之子也。

[5]李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后，通过进献贡物来巩固主上的恩宠，通过赠送财物来结纳地位高、有权势的人、依仗着这一点而骄横放纵，没有一点顾忌与畏惧，非法盗占国库的财物，他统领的属吏中无罪而遭到杀害的人相继不断。浙西平民崔善贞前往朝廷进献秘密奏章，谈论宫市、进献贡物以及经营盐铁的弊病，因而讲到李不守法纪的事情。德宗看了他的奏章，很不高兴，命令将他用枷锁拘禁着送交李。李听说他就要到来，事先在道路旁边挖了一个土坑。己亥（初八），崔善贞到了，李将他连同枷锁一起推进坑中，活埋了他。远近各地的人们听说此事后，都不寒而。李又作了些想要自我保全的安排：增加士兵的人数，选拔多才强力、善于射箭的人，将他们称作“挽强”；对所收容的胡、奚等各族人，将他们称作“蕃落”，对他们的供给与赏赐，是其他士兵的十倍。转运判官卢坦屡次劝谏，他都不肯悔改，于是卢坦与幕僚李约等人都离开了他。李约是李勉的儿子。

[6]己酉，以高固为宁节度使。固，宿将，以宽厚得众，节度使忌之，置于散地，同列多轻侮之；及起为帅，一无所报复，军中遂安。

[6]己酉（十八日），德宗任命高固为宁节度使。高固是一员老将，因待人宽和仁厚而得到大家的拥护，过去的节度使妒忌他，给他安排了一个闲散的职务，同事们大多轻视侮辱他。及至被起用为主帅，高固没有对任何一人实行报复，于是军中将士安定下来。

[7]丁巳，成德节度使王武俊薨。

[7]丁巳（二十六日），成德节度使王武俊去世。

[8]秋，七月，戊寅，吐蕃寇盐州。

[8]秋季，七月，戊寅（十八日），吐潘侵犯盐州。

[9]辛巳，以成德节度副使王士真为节度使。

[9]辛巳（二十一日），德宗任命成德节度副使王士真为节度使。

[10]己丑，吐藩陷麟州，杀刺史郭锋，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项部落而去。锋，曜之子也。

[10]己丑（二十九日），吐蕃攻陷麟州，杀死刺史郭锋，铲平了麟州城廓，对当地居民以及党项部落掳掠了一番，便离去了。郭锋是郭曜的儿子。

僧延素为虏所得。虏将有徐舍人者，谓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孙也。武后时，吾高祖建义不成，子孙流播异域，虽代居禄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顾宗族大，无由自拔耳。今听汝归。”遂纵之。

僧人延素被吐蕃俘获后，有个叫做徐舍人的吐蕃将领对延素说：“我是英国公李的五世玄孙。在武后时期，我的高祖徐敬业树立义旗，没有成功，子孙后代流亡迁徒到异国他乡。虽然我家世代身居官位，掌管军事，然而怀念故土之心难以忘却，只是照顾到我的宗族人口众多，没有机会自已解脱出来罢了。现在，我准许你回国。”于是徐舍人放走了延素。

上遣使敕韦皋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纾北边患。皋遣将将兵二万分出九道，攻吐蕃维、保、松州及栖鸡、老翁城。

德宗派遣使者敕令韦皋派兵深入到吐蕃疆域中去，以便分散他们的势力，缓解北部边疆的战祸。韦皋派遣将领率兵两万人分别由九条路线进发攻打吐蕃的维州、保州和松州以及栖鸡和老翁城。

[11]河东节度使郑儋暴薨，不及命后事，军中喧哗，将有他变。中夜，十余骑执兵召掌书令狐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使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笔立成。楚，德之族也。八月，戊午，以河东行军司马严绶为节度使。

[11]河东节度使郑儋突然去世，来不及安排后事，军中将士噪杂地大声喊叫，将要发生异常的变故。半夜时分，十多个人骑着马，握着兵器，将掌书记令狐楚召到军营门口，各将领围绕着他，让他起草郑儋的临终表章。在明晃晃的兵器中间，令狐楚拿起笔来，一会儿就写成了。令狐楚是令孤德的同族后人。八月，戊午（二十八日），德宗任命河东行军司马严绶为节度使。

[12]九月，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

[12]九月，韦皋奏称在雅州大破吐蕃。

[13]左神策中尉窦文场致仕，以副使杨志廉代之。

[13]左神策中尉窦文场辞官归居，德宗让左神策中尉副使杨志廉替代他的职务。

[14]韦皋屡破吐蕃，转战千里，凡拔城七，军镇五，焚堡百五十，斩首万余级，捕虏六千，降户三千，遂围维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皋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赐爵南康郡王。南诏王异牟寻虏获尤多，上遣中使慰抚之。

[14]韦皋屡次打败吐蕃，转战千里，共计攻克城池七座，军镇五个，焚烧堡垒一百五十个，斩首一万多，捉住吐蕃六千人，招降人口三千户，并包围了维州以及昆明城。冬季，十月，庚子（十一日），德宗加封韦皋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赐爵为南康郡王。南诏王异牟寻俘获掳掠尤其繁多，德宗派遣中使慰问安抚他。

[15]戊午，盐州刺史杜彦先弃城奔庆州。

[15]戊午（二十九日），盐州刺史杜彦先放弃州城，逃奔庆州。

十八年（壬午、802）

十八年（壬午，公元802年）

[1]春，正月，骠王摩罗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贡。骠国在南诏西南六千八百里，闻南诏内附而慕之，因南诏入见，仍献其乐。

[1]春季，正月，骠国国王摩罗思那派遣他的儿子悉利移入朝进贡。骠国在南诏西南方六千八百里处，听说南诏归附朝廷，也产生了向往之情，于是通过南诏入京朝见，还献上他们的音乐。

[2]吐蕃遣其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西川兵据险设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战，虏悉众追之，伏发，虏众大败，擒论莽热，士卒死者太半。维州，昆明竟不下，引兵还。乙亥，皋遣使献论莽热，上赦之。

[2]吐蕃遣国中大相兼东部边邑五道节度使论莽热率领十万兵马，前来解除维州的包围，西川兵马凭依险要，设下埋伏，等待论莽热的到来。吐蕃来到后，西川军派出一千人前来挑战，吐蕃以全军追击他们，伏兵发动，吐蕃人马大败，论莽热被擒获，士兵死去了一多半。

然而，西川军最终还是没有攻克维州与昆明城，只好领兵返回。乙亥（十八日），韦皋派遣使者献上论莽热，德宗赦免了他。

[3]浙东观察使裴肃既以进奉得进，判官齐总代掌后务，刻剥以求媚又过之。三月，癸酉，诏擢总为衢州刺史。给事中长安许孟容封还诏书，曰："衢州无他虞，齐总无殊绩，忽此超奖，深骇群情。若总必有可录，愿明书劳课，然后超资改官，以解众疑。"诏遂留中。己亥，上召孟容，慰奖之。

[3]浙东观察使裴肃靠着进献贡物得以升迁后，判官齐总代替他掌管留后事务，他通过剥削财物来讨好德宗的行为，又超过了裴肃。三月，癸酉（十七日），德宗颁诏提拔齐总为衢州刺史。给事中长安人许孟容将诏书封合退还，他说："衢州没有别的忧患，齐总没有特殊的政绩，忽然如此破格奖拔于他，使大家深感惊骇。如果齐总肯定有值得录用的地方，希望明确写出他的劳绩与考课，然后再超越资历改任官职，以便消除大家的疑惑。"于是诏书被留在宫中，没有再批下来。己亥（疑误），德宗召见许孟容，慰问并嘉奖了他。

[4]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谘议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债。乙亥，诏"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陈奏，宜延英门请对。"议者以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来未之或改，所以达群情，讲政事；弘本无知，黜之可也，不当因人而废事。"

[4]秋季，七月，辛未（十七日），嘉王府谘议参军高弘本在正殿奏报事情时，私自在殿上处理债务。乙亥（二十一日），德宗颁诏说："从今以后，不要让公卿与众臣僚在正殿奏陈事情，如果需要奏陈，应当到延英门去请求召问对答。"议论此事的人们认为："在正殿陈奏事情，自从武德年间以来，从来没有丝毫的改变，为的是传达众人之情，讲论如何施政办事。高弘本不懂规矩，将他贬黜就可以了，不应当因高弘本一人而废除正常的制度。"

[5]淮南节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书王锷为淮南副节度使兼行军司马。

[5]淮南节度使杜佑多次上表请求派人替代自己。冬季，十月，丁亥（初四），德宗任命刑部尚书王锷为淮南副节度使，兼任行军司马。

[6]己酉，坊节度使王栖曜薨。中军将何朝宗谋作乱，夜，纵火；都虞候裴玢潜匿不救火，旦，擒朝宗，斩之。以同州刺史刘公济为坊节度使，以玢为行军司马。

[6]己酉（二十六日）坊节度使王栖曜去世。中军将领何朝宗图谋发起变乱，夜间，放起火来。都虞候裴玢暗中躲藏，不去救火，却在天亮时分，擒获了何朝宗，将他斩杀。德宗任命同州刺史刘公济为坊节度使，任命裴玢为行军司马。

十九年（癸未、803）

十九年（癸未，公元803年）

[1]春，二月，丁亥，名安黄军曰奉义。

[1]春季，二月，丁亥（初六），朝廷将安黄军命名为奉义军。

[2]己亥，安南牙将王季元逐其观察使裴泰，泰奔朱鸢。明日，左兵马使赵匀斩季元及其党，迎泰而复之。

[2]己亥（十八日），安南牙将王季元驱逐本地观察使裴泰，裴泰逃奔朱鸢。第二天，左兵马使赵匀斩杀王季元以及他的同伙，迎接裴泰恢复职务。

[3]甲辰，杜佑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锷为淮南节度使。

[3]甲辰（二十三日），杜佑入京朝见。三月，壬子朔（初一），德宗任命杜佑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任命王锷为淮南节度使。

[4]鸿胪卿王权请迁献、懿二祖于德明、兴圣庙，每，正大祖东向之位；从之。

[4]鸿胪卿王权请求将献祖、懿祖二人的神主迁移到供奉德明皇帝、兴圣皇帝神主的庙堂中，每当对诸祖神主举行盛大的合祭时，将太祖的神主安置在朝着正东方向的位子上，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5]乙亥，以司农卿李实兼京兆尹。实为政暴戾，上爱信之。实恃恩骄傲，许人荐引，不次拜官，及诬谮斥逐，皆如期而效，士大夫畏之侧目。

[5]乙亥（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司农卿李实兼京兆尹。李实处理政务粗暴乖张，德宗却宠爱信任他。李实仗恃着恩宠而骄横傲慢，应

许为人们推荐延引，不拘等次授给官职，以及诬陷驱逐他人，全都在他预言的日期里应验，士大夫害怕他，连正眼看他都不敢。

[6]夏，四月，泾原节度使刘昌奏请徙原州治平凉；从之。

[6]夏季，四月，泾原节度使刘昌上奏请求将原州的治所迁徙到平凉，德宗依从了他。

[7]乙亥，吐蕃遣其臣论颊热入贡。

[7]乙亥（疑误），吐蕃派遣臣下论颊热入朝进贡。

[8]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孙荣义为中尉，与杨志廉皆骄纵招权，依附者众，宦官之势益盛。

[8]六月，辛卯（十二日），德宗任命右神策中尉副使孙荣义为中尉。孙荣义与杨志廉都骄横放纵，招揽大权，依附他们的人很多，宦官的势力愈加盛大。

[9]壬辰，遣右龙武大将军薛使于吐蕃。

[9]壬辰（十三日），德宗派遣右龙武大将军薛出使吐蕃。

[10]陈许节度使上官薨，其婿田欲胁其子使袭军政；牙将王沛，亦之婿也，知其谋，以告监军范日用，讨擒之。乙未，以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为节度使。沛，许州人也。

[10]陈许节度使上官去世后，他的女婿田准备胁迫上官的儿子承袭军中大政。牙将王沛，也是上官的女婿，了解田的谋划后，便将此事报告监军范日用，讨伐并擒获了田。乙未（十六日），德宗任命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为节度使。王沛是许州人。

[11]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11]由正月起，一直持续到秋季七月份，都不曾下雨。

[12]己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齐抗以疾罢为太子宾客。

[12]己未（疑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齐抗因病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13]初，翰林待诏王善书，山阴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杭州人也。

[13]当初，翰林待诏王善长书法，山阴人王叔文善长下棋，都在东宫出出进进，侍奉太子，供太子娱乐。王是杭州人。

叔文谲诡多计，自言读书知治道，乘间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太子尝与诸侍读及叔文等论及宫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谓曰："向者君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与王相依附。

王叔文诡计多端，自称读过书而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经常趁机向太子讲说民间的疾苦。太子曾经与各位侍读以及王叔文等人谈论到宫市的事情，太子说："寡人正准备就此事尽力进言。"大家都表示称赞，唯独王叔文不发一言。大家退去后，太子亲自将王叔文留下来，对他说："刚才只有你不发一言，恐怕是有用意的吧！"王叔文说："我承蒙太子的钟爱，只要发现问题，怎敢不告诉太子闻知！太子的职份应当是省视进食、问候平安，最好不要谈外间的事情。陛下在位的时间长了，如果怀疑太子收揽人心，太子怎么为自己解释呢！"太子大惊，因而哭泣着说："若不是先生这一席话，寡人无法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太子对王叔文极为宠爱，而王叔文则与王相互依托。

叔文因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日与游处，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镇或阴进资币，与之相结。淳，吴人，尝为左司郎中；温，渭之子，时为左拾遗；景俭，之孙，进士及第；晔，之族子；谏，尝为侍御史；宗元、禹锡，时为监察御史。

王叔文趁机对太子说："某人可以担任宰相，某人可以担任将领，希望太子在将来起用他们。"王叔文暗中结交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当时已有名声、但希图快速晋升的朝廷官员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约定为生死相托的朋友。另外，凌准、程异等人又靠着这一伙人得以进用，时时与他们交游往来，行踪都很诡诈隐秘，没有人了解他们的端倪。有些藩镇暗中进献资财礼物，与他们相互结纳。陆淳是吴中人，曾经担任左司郎中。吕温是吕渭的儿子，当时担任左拾遗。李景俭是李的孙子，进士及第。韩晔是

韩的族侄。陈谏曾经担任侍御史。柳宗元与刘禹锡，当时担任监察御史。

左补阙张正一上书，得召见。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相亲善，叔文之党疑正一言己阴事，令执谊反谮正一等于上，云其朋党，游宴无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远贬，人莫知其由。伯刍，之子也。

左补阙张正一上书言事，得到德宗的召见。张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和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人相互亲近友善，王叔文一伙怀疑张正一讲过自己的秘事，便让韦执谊向德宗诬陷张正一等人，说他们私结朋党，交游饮宴，没有限度。九月，甲寅（初六），张正一等人都获罪被贬远方，人们都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刘伯刍是刘的儿子。

[14]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权知盐州，为政苛刻。冬，闰十月，庚戌，部将李庭俊作乱，杀而脔食之。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干戍盐州，杀庭俊以闻。

[14]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暂且掌管盐州事宜，处理政务繁琐刻薄。冬季，闰十月，庚戌（初三），部将李庭俊发起变乱，杀死崔文先，还割碎他的肢体，吃了他的肉。戍守盐州的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干，又杀死李庭俊，上报朝廷闻知。

[15]丁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损薨。

[15]丁巳（初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损去世。

[16]十一月，戊寅朔，以李兴干为盐州刺史，得专奏事；自是盐州不隶夏州。

[16]十一月，戊寅朔（初一），德宗任命李兴干为盐州刺史，允许他单独奏报事情。从此，盐州不再隶属于夏州。

[17]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为中书侍郎，吏部侍郎郑瑜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瑜，馀庆之从父兄弟也。

[17]十二月，庚申（十三日），德宗任命太常卿高郢为中书侍郎，任命吏部侍郎郑瑜为门下侍郎，一并同平章事。郑瑜是郑馀庆的堂兄弟。

[18]建中初，敕京城诸使及府县系囚，每季终委御史巡按，有冤滥者以闻；近岁，北军移牒而已。监察御史崔遇下严察，下吏欲陷之，

引以入右神策军。军使以下骇惧，具奏其状。上怒，杖四十，流崖州。

[18]建中初年，德宗敕令京城各使以及府县，对于在押的囚犯，在每季度终结时，要委托御史分行各地，予以按察，对确实冤枉失实的案件，要上报朝廷闻知。近年以来，北军只转发一道公文就算了事。监察御史崔对待下属严厉而苛察，下属官吏打算陷害他，便领着他进入右神策军。神策军使以下的人们惊怕恐惧，拟成奏章上报了他的事状。德宗大怒，将崔杖责四十棍，流放到崖州。

[19]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19]京兆尹嗣道王李实专务征收财富，以便进献贡物。他对德宗说："虽然今年发生旱情，但庄稼长得很好。"因此朝廷对租税一概不予免除，以致人们穷困到拆除房屋，出卖屋瓦檩木与麦苗来交纳官税。优伶成辅端作歌谣讥嘲李实，李实奏称成辅端诽谤朝廷大政，用杖刑杀害了他。

监察御史韩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愈坐贬阳山令。

监察御史韩愈进献奏疏认为："京城周围地区的百姓贫穷困顿，对于所有未能征收上来的今年的税钱以及草秧、谷物等，请等到明年蚕成麦熟时节再去征收。"于是，韩愈获罪，被贬为阳山县令。

二十年（甲申、804）

二十年（甲申，公元804年）

[1]春，正月，丙戌，天德军都防御团练使、丰州刺史李景略卒。初，景略尝宴僚佐，行酒者误以醯进。判官京兆任迪简以景略性严，恐行酒者得罪，强饮之，归而呕血；军士闻之泣下。及李景略卒，军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为帅。监军抱置别室，军士发扃取之。监军以闻，诏以代景略。

[1]春季，正月，丙戌（初十），天德军都防御团练使、丰州刺史李景略去世。当初，李景略曾经设宴招待辅佐自己的官吏们，巡行劝酒的人错把醋送了上来。由于李景略生性严厉，判官京兆人任迪简惟

恐巡行劝酒的人遭受罪罚，勉强把醋喝了下去，回去以后便因此吐血了，将士们听说此事后，都流下了眼泪。及至李景略去世后，将士们都说判官任迪简是一位仁厚长者，准备拥戴他出任主帅。监军将任迪简抱到另外的房间中安置，将士们打开门栓将他夺取出来。监军将此事上报朝廷闻知，于是德宗颁布诏书任命他替代李景略的职务。

[2]吐蕃赞普死，其弟嗣立。

[2]吐蕃赞普去世，他的弟弟继位。

[3]夏，四月，丙寅，名陈许军曰忠武。

[3]夏季，四月，丙寅（二十二日），朝廷将陈许军命名为忠武军。

[4]左金吾大将军李升云将禁兵镇咸阳，疾病，其子政与虞候上官望等谋效山东藩镇，使将士奏摄父事。六月，壬子，升云卒。甲寅，诏追削升云官爵，籍没其家。

[4]左金吾大将军李升云带领禁卫军镇守咸阳，得了重病，他的儿子李政与虞候上官望等人图谋仿效山东藩镇的做法，指使将士上奏请求让自己代理父亲的职事。六月，壬子（初九），李升云去世。甲寅（十一日），德宗颁诏追夺李升云官职爵位，没收他家的财产。

[5]昭义节度使李长荣薨，上使中使以手诏授本军大将，但军士所附者即授。时大将来希皓为众所服，中使将以手诏付之。希皓言于众曰："此军取人，合是希皓，但作节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进止，只令此军取大将拔与节钺，朝廷不别除人。"希皓固辞。兵马使卢从史其位居四，潜与监军相结，起出伍曰："若来大夫不肯受诏，从史请且句当此军。"监军曰："卢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圣旨。"中使因探怀取诏以授之。从史捧诏，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挥同列，北面称贺。军士毕集，更无一言。秋，八月，己未，诏以从史为节度使。

[5]昭义节度使李长荣去世，德宗让中使带着手诏授给本军中的大将，只要是将士都归心的人，便可授给。当时，大将来希皓为大家所敬服，中使准备把手诏交付给他。来希皓在大家面前说："在这一军队中物色人选，当然是我来希皓了，但我不能担当节度使的职责。如果朝廷让一把草来担当节度使，我也一定会恭敬地侍奉。"中使说："我当面接受圣上的旨意，只让从这一军队的大将中选拔节度使并授给旌

节，朝廷没有另外任命别人。”来希皓坚决推辞。兵马使卢从史，在军中位居第四，暗中与监军相互结纳，这时他从队伍中站出来说：“如果来大夫不愿意接受诏书，请让我姑且管理这支军队。”监军说：“如果卢中丞这样去做，这当然也是符合圣上的意旨的。”于是中使从怀中拿出诏书，授给卢从史。卢从史捧着诏书，先后拜了两次，再向德宗遥遥行舞蹈礼。来希皓赶忙回去指挥同事，面向北方祝贺。将士全集合起来，再没有提出异议。秋季，八月，己未（十七日），德宗颁诏任命卢从史为节度使。

[6]九月，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

[6]九月，太子开始身患中风，不能讲话。

顺宗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永贞元年（乙酉、805）

唐顺宗永贞元年（乙酉，公元805年）

[1]春，正月，辛未朔，诸王、亲戚入贺德宗，太子独以疾不能来，德宗涕泣悲叹，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余日，中外不通，莫知两宫安否。

[1]春季，正月，辛未朔（初一），诸王、亲戚前来宫中向德宗祝贺，唯独太子因病不能到来，德宗流着眼泪，哀声叹气，从此患病，并一天比一天加重，大约二十多天，内宫与外廷断了消息，都不知道德宗与太子平安与否。

癸巳，德宗崩；苍猝召翰林学士郑、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宦官或曰：“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众莫敢对。次公遽言曰：“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不然，必大乱。”等从而和之，议始定。次公，河东人也。太子知人情忧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粗安。

癸巳（二十三日），德宗驾崩。人们匆匆忙忙地把翰林学士郑、卫次公等人叫到金銮殿，起草德宗的遗诏。有个宦官说：“内廷计议册立谁人还没有确定呢。”大家都不敢答话。卫次公赶忙说：“虽然太子身患疾病，但是身居嫡长的地位，为朝廷内外所归向。如果没有别的办法，也应该册立广陵王。否则，肯定要出大乱子。”郑等人也随声附和卫次公的意见，这才算议定下来。卫次公是河东人。太子知道人们的情绪还在担忧疑虑，便身著紫衣，足穿麻鞋，勉强支撑着有病的身体，走出九仙门，召见各军使，才使人心略微安定了一些。

甲午，宣遗诏于宣政殿，太子服见百官；丙申，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卫士尚疑之，企足引领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

甲午（二十四日），德宗的遗诏在宣政殿宣布了，太子穿着丧服，接见朝廷官员。丙申（二十六日），太子在太极殿正式继承皇位。卫士们仍然怀疑登位的是不是太子，便跷着脚，伸着脖子，向殿上张望了一番，这才说：“的确是真正的太子！”于是，卫士们高兴得哭了。

时顺宗失音，不能决事，常居宫中施帘帷，独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渐，王先入，称诏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以杜佑摄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于紫宸门。

当时，顺宗无法讲话，不能处理朝中事务，经常住在宫中，周围挂着帘幕，只有宦官李忠言、牛昭容在顺宗身边侍奉，朝中官员奏请什么事情，顺宗便在帘幕中认可他们的奏请。自从德宗病情垂危以来，王率先进入内廷，声称有诏传召王叔文，让他坐在翰林院中处理朝中事务。王将王叔文的意图带进内廷，告诉李忠言，便声称诏书颁发下来，外界起初没有人知道这一内情。任命杜佑为摄冢宰。二月，癸卯（初三），顺宗在紫宸门初次受朝中官员的朝见。

[2]己酉，加义武节度使张茂昭同平章事。

[2]己酉（九日），顺宗加封义武节度使张茂昭为同平章事。

[3]辛亥，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国政，首引执谊为相，己用事于中，与相唱和。

[3]辛亥（十一日），顺宗任命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打算执掌国家大政，便首先延引韦执谊出任宰相，自己在内廷当权，与他相互呼应。

[4]壬子，李师古发兵屯西境以胁滑州。时告哀使未至诸道，以成牙将有自长安还得遗诏者，节度使李元素以师古邻道，欲示无外，遣使密以遗诏示之。师古欲乘国丧侵噬邻境，乃集将士谓曰：“圣上万福，而元素忽传遗诏，是反也，宜击之。”遂杖元素使者，发兵屯曹州，且告假道于汴。宣武节度使韩弘使谓曰：“汝能越吾界而为盗邪！有以相待，无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谓曰：“吾在此，公安无恐。”或告：“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请备之。”弘曰：“兵来，不除道也。”

不为之应。师古诈穷变索，且闻上即位，乃罢兵。元素表请自贬，朝廷两慰解之。元素，泌之族弟也。

[4]壬子（十二日），李师古派兵驻扎在本道的西部边境上，以便威胁滑州。当时，告哀使还没有来到各道，有个义成牙将从长安回来，得到了德宗的

遗诏，义成节度使李元素觉着李师古是与自己相邻的州道，打算显示不把他当作外人看，便派遣使者秘密地把遗诏让他看了。李师古打算趁着国家大丧事侵吞相邻州道的辖地，便集合将士，对他们说："圣上福缘无疆，李元素却忽然传布遗诏，这是造反啊，应当向他出击。"于是，李师古杖打李元素的使者，派兵前往曹州驻扎，准备告知汴州，借道攻打李元素。宣武节度使韩弘让人告诉他说："你能越过我的疆界去作盗贼吗！我专门在这里等着你，你不要说空话！"李元素向宣武告急，韩弘让人告诉他说："有我在这里，你尽管放心，不必恐慌。"有人说："李师古在铲除草棘，平整道路，他的兵马快要打过来了，请对他多加防备。"韩弘说："如果真是有军队开过来，就不去清除道路了。"韩弘并不对此作出反应，李师古的机谋诈变用尽了，加上听说顺宗已经即位，便停止用兵。李元素上表请求贬职，朝廷两次派人来宽慰他。李元素是李泌的同族弟弟。

吴少诚以牛皮鞋材遗师古，师古以盐资少诚，潜过宣武界，事觉，弘皆留，输之库，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馈。"师古等皆惮之。

吴少诚将制作牛皮鞋的材料赠送给李师古，李师古用食盐资助吴少诚，在偷越宣武边界时，事情被察觉了。韩弘将他们运送的物品全部扣留，运进仓库，还说："根据法令，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私自互相赠送的。"李师古等人对他都心怀忌惮。

[5]辛酉，诏数京兆尹道王实残暴掊敛之罪，贬通州长史；市井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

[5]辛酉（二十一日），顺宗颁诏历数京兆尹道王李实残忍暴虐地聚敛民财的罪行，将他贬为通州长史。街市中居民喜悦地呼喊着，都在袖中带着瓦砾，拦住道路，等侯李实到来，李实由小道走开，才得以逃脱。

[6]壬戌，以殿中丞王为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6]壬戌（二十二日），顺宗任命殿中丞王为左散骑常侍，依然如前充任翰林待诏，任命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寝陋、吴语，上所亵狎；而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出入无阻。叔文入至翰林，而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计事。大抵叔文依，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与往还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垆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尤茸，专以纳贿为事，作大匮贮金帛，夫妇寝其上。

王状貌丑陋，口操吴地方言，为顺宗听亲近宠幸。而王叔文颇以能办大事自我称道，稍稍懂得一些文辞大义，喜欢谈论朝中事务，顺宗因此对他稍微采取敬重的态度，不像王那样在内宫通行无阻。王叔文进入翰林院，而王进入柿林院，得以与李忠言和牛昭容会面议事。大致说来，王叔文依赖王，王依赖李忠言，李忠言依赖牛昭容，转相勾结。每遇一事，他们首先下达翰林院，让王叔文作出判断，然后向中书省宣布，由韦执谊承命奉行。他们在外廷的同党则有韩泰、柳宗元等人，主持搜集探听外界的事情。他们策划计议，相互应和，夜以继日，急切如狂，还互相推崇，说他们是伊尹，是周公，是管仲，是诸葛亮，豪壮得意，认为天下再没有别的人物。他们使荣宠与屈辱，晋升与贬斥，发生于仓促之间，只有他们想要做什么，便可不受规程法式的约束。士大夫对他们心怀畏惧，敢怒而不敢言。平素与他们有交往的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提拔升官，以至于一天以内便封拜好几个人。只要他们的同党中有人说“某人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一两天，此人便已经得到这一职位。因此王叔文及其同党十多家的门前，昼夜车马往来，门庭若市。等候谒见王、王叔文的客人，以至于要在他们所住街坊的饼店卖酒之处过夜，饼店酒家收取每人一千钱，方肯收留为房客。王尤其猥琐卑下，专门以收受贿赂为能事，他制作了一个收藏金钱丝帛的大柜子，他们夫妇二人便在大柜子上就寝。

[7]甲子，上御丹凤门，赦天下，诸色逋负，一切蠲免，常贡之外，悉罢进奉。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

[7]甲子（二十四日），顺宗驾临丹凤门，大赦天下；对各种名目的租税拖欠，一律免除；在固定的贡品以外，停止所有的贡物进献。对贞元末年损害百姓利益的施政措施，如宫市和、鹘、鹞、鹰、狗五坊给役一类，全部罢除。

先是，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詈；或时留蛇一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上在东宫，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在此之前，在民间张网捕捉鸟雀的五坊给役，尽做些暴虐豪横的事情，借以索 取人们的钱财物品。以至有人把罗网张设在人家门口，不许人们出入，或者把罗网张设在水井上面，使人们无法汲水，如果有人走近前来，五坊给役便说："你惊动了准备奉献朝廷的鸟雀！"当即狠狠殴打来人，直至来人拿出钱财物品来求情谢罪，才能离开。有些五坊给役相互聚集在酒饭店铺中吃吃喝喝，吃饱喝醉才离去。有些卖主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当场向他们索取酒饭钱，往往被打骂一顿；有时或者会留下一袋蛇作为抵押品，还说："这些蛇是用来捕捉鸟雀的，现在留交给你，希望你妥善地饲养它们，别让它们挨饿受渴。"卖主愧悔道歉，苦苦哀求，五坊给役这才带着这袋蛇走开。顺宗在东宫当太子时，便完全知道这些弊病，所以即位后率先禁止五坊给役为恶。

[8]乙丑，罢盐铁使月进钱。先是，盐铁月进羡余而经入益少；至是，罢之。

[8]乙丑（二十五日），顺宗免除盐铁使每月进献的月进钱。在此之前，盐铁使每月进献正税以外的杂税钱，但正常的经费收入却越来越少。至此，便将月进钱免除了。

[9]三月，辛未，以王为翰林学士。

[9]三月，辛未（初二），顺宗任命王为翰林学士。

[10]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叙用，至是始得量移。壬申，追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馀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刺史阳城赴京师。

[10]德宗在位的末期，有十年时间没有发布过大赦令，因微小过失被谪降斥逐的众多官员全都不能再按等级次第得以进用。至此，他们才得以量情升迁。壬申（初三），顺宗追召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馀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刺史阳城前往京城。

贽之秉政也，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既而徙忠州刺史。贽昆弟门人咸以为忧，至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礼事之。贽初犹惭惧，后遂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韦皋在成都，屡上表请以贽自代。贽与阳城皆未闻追诏而卒。

陆贽执掌朝政时，将驾部员外郎李吉甫贬为明州长史，不久，又将他改任为忠州刺史，陆贽的兄弟和弟子们都为此担忧。陆贽来到忠州以后，李吉甫欣然以对待宰相的礼数事奉他，起初陆贽还感到惭愧和恐惧，后来便与李吉甫成了交情深厚的朋友。李吉甫是李栖筠的儿子。韦皋在成都，也屡次上表请求让陆贽来代替自己。但陆贽和阳城都在听到追召他们回京的诏书之前便去世了。

[11]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以浙西观察使李为镇海节度使，解其盐铁转运使。虽失利权而得节旄，故反谋亦未发。

[11]丙戌（十七日），顺宗加封杜佑为度支使和诸道盐铁转运使，任命浙西观察使李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他盐铁转运使的职务。李虽然失去了财政大权，但得到了节度使的旌节，所以他反叛朝廷的阴谋也就没有表露出来。

[12]戊子，名徐州军曰武宁，以张为节度使。

[12]戊子（十九日），顺宗将徐州军命名为武宁军，任命张为武宁节度使。

[13]加彰义节度使吴少诚同平章事。

[13]顺宗加封彰义节度使吴少诚为同平章事。

[14]以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先是叔文与其党谋，得国赋在手，则可以结诸用事人，取军士心，以固其权，又惧骤使重权，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会计之名，位重而务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

其名，而自除为副以专之。叔文虽判两使，不以簿书为意，日夜与其党屏入窃语，人莫测其所为。

[14]顺宗任命王叔文为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在此之前，王叔文与他的同党谋议，将国家的赋税收入抓到手中，就能够用此来交结各方面当权人物，争取得到将士的拥护，以便巩固他们手中的权力。他又担心骤然担任握有重大财权的使职，人们不能心悦诚服，便借着杜佑平素有善于管理财物的名声，地位尊显而务求保全自己，又为人平易，可以控制，所以首先让杜佑在名义上主持财政，而任命自己为副职，以便专擅财政。虽然王叔文兼任了度支与盐铁转运两项使职，但他并不把薄籍文书放在心上，而是日夜与他的同党在一起，屏退外人，私下密谈，他在干什么，人们都不得而知。

以御史中丞武元衡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党多为御史，元衡薄其为人，待之莽卤。元衡为山陵仪仗使，刘禹锡求为判官，不许。叔文以元衡在风宪，欲使附己，使其党诱以权利，元衡不从，由是左迁。元衡，平一之孙也。

顺宗任命御史中丞武元衡为左庶子。德宗在位的末期，王叔文的同党多担任御 史，武元衡鄙薄他们的为人，对待他们全不以为意。武元衡担任山陵仪仗使时，刘禹锡请求担任判官，武元衡没有答应。由于武元衡在御史台任职，王叔文打算让他依附自己，便让他的同党以权势与财利引诱他，武元衡不肯服从，因此便被降职。武元衡是武平一的孙子。

侍御史窦群奏屯田员外郎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又尝谒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谓也？”群曰：“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其党欲逐之，韦执谊以群素有强直名，止之。

侍御史窦群奏陈屯田员外郎刘禹锡居心邪恶，扰乱朝政，不应当留在朝中任职。窦群又曾经谒见王叔文，向他拱手说道：“现在当然还有未见分晓的事情。”王叔文说：“你指的是什么事情？”窦群说：“去年李实倚仗着恩宠与尊贵的地位，他的气焰在一段时间里将大家都压倒了，你在当时，还在道路旁边犹豫徘徊，才不过是江南的一个小吏罢了。现在你一时又占据了他那样的地位，你怎以知道路旁没有像你当

年那样的人物呢！”王叔文的同党打算将他斥逐到朝廷以外，韦执谊因窦群素有强项耿直的名望，便制止了他们。

[15]上疾久不愈，时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恶之；不复请，书纸为“立嫡以长”字呈上；上颔之。癸巳，立淳为太子，更名纯。程，神符五世孙也。

[15]顺宗的疾病许久不能痊愈，只好不时让人扶着他登上大殿，会见群臣，群臣也只有从远处看一看顺宗罢了，从没有亲自回答过顺宗的提问。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感到忧惧不安，希望及早册立太子。然而，王叔文一党准备独揽大权，讨厌听到人们的这种议论。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都是前朝任用的旧臣，他们忌恨王叔文、李忠言等人树立朋党，专横恣肆，便启奏顺宗传召翰林学士郑、卫次公、李程、王涯等人前往金銮殿草拟册立太子的制书。当时，牛昭容一伙人因广陵王李淳英俊明达，便憎恶他。郑不再请示，在纸上写了“册立嫡长子”几个字上呈顺宗，顺宗点了点头。癸巳（二十四日），册立李淳为太子，改名为李纯。李程是李神符的五世孙。

[16]贾耽以王叔文党用事，心恶之，称疾不出，屡乞骸骨。丁酉，诸宰相会食中书。故事，宰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叔文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旧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杜佑、高郢、郑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叔文、执谊益无所顾忌，远近大惧。

[16]贾耽因王叔文一党当权，对他们心怀憎恶，便托称有病，不再出门，屡次请求退职。丁酉（二十八日），各位宰相在中书省共同进餐。根据例惯，宰相正在进餐时，百官没有敢晋见宰相的。王叔文来到中书省，打算跟韦执谊商量事情，便让中书省值班官吏去通知韦执谊。中书省值班官吏将旧典告诉了王叔文，王叔文怒气冲冲地喝斥他。值班官吏害怕，便进入中书省向韦执谊禀报。韦执谊迟疑徘徊，

面色羞红，但他还是起身出来迎接王叔文，到他办公的阁中交谈了好长时间。杜佑、高郢、郑瑜都放下筷子，等他回来。有传信人前来报告说：“王叔文要饭，韦相公已经与他在阁中共同进餐了。”杜佑、高郢内心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但畏惧王叔文、韦执谊，便不敢开口发言。唯独郑瑜叹息着说：“我岂能再在这个位子上呆下去！”他将身旁的人们看了一眼，牵出马来，径直回家，于是不再前来办事。贾耽、郑瑜两位宰相都是在天下负有崇高声望的人物，相继归隐退卧，王叔文、韦执谊愈加没有可顾虑与忌惮的了，而远近各地的人们却大为恐惧。

[17]夏，四月，壬寅，立皇弟谔为钦王，诚为珍王；子经为郯王，纬为均王，纵为溆王，纾为莒王，绸为密王、总为郇王，约为邵王，结为宋王，缃为集王，为冀王，绮为和王，绚为衡王，为会王，绾为福王，为抚王，绲为岳王，绅为袁王，纶为桂王，为翼王。

[17]夏季，四月，壬寅（初三），顺宗册立弟弟李谔为钦王，李诚为珍王；册立儿子李经为郯王，李纬为均王，李纵为溆王，李纾为莒王，李绸为密王，李总为郇王，李约为邵王，李结为宋王，李缃为集王，李为冀王，李绮为和王，李绚为衡王，李为会王，李绾为福王，李为抚王，李绲为岳王，李绅为袁王，李纶为桂王，李为翼王。

[18]乙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睹太子仪表，退，皆相贺，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独有忧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闻者哂之。

[18]乙巳（初六），顺宗驾临宣政殿，册封太子。官员们目睹太子仪表堂堂，退下来以后，纷纷互相庆贺，以至有人感动得哭泣了，朝廷内外都非常高兴。然而，唯独王叔文脸上带着忧虑的神色，口中又不敢说什么，只是吟诵杜甫所作《诸葛亮祠堂》诗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听到他读诗的人们都讥笑他。

先是，太常卿杜黄裳为裴延龄所恶，留滞台阁，十年不迁，及其婿韦执谊为相，始迁太常卿。黄裳劝执谊帅群臣请太子监国，执谊惊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启口议禁中事！”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岂得以一官相买乎！”拂衣起出。

在此之前，太常卿杜黄裳遭到裴延龄的嫌恶，因而停留在侍御史的职位上，历时十年，不得升迁，及至他的女婿韦执谊出任宰相后，才被提升为太常卿。杜黄裳劝说韦执谊率领群臣请求太子代理国政，韦执谊吃惊地说：“丈人刚刚得以进升官职，怎么能够开口就议论宫廷中的事情！”杜黄裳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说：“我蒙受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恩典，难道能够凭着升迁一个官职就把我收买了吗！”于是，杜黄裳生气地用手撩起衣裳，起身离去。

戊申，以给事中陆淳为太子侍读，仍更名质。韦执谊自以韦权，恐太子不悦，故以质为侍读，使潜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质发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耳，何为预他事！”质惶惧而出。

戊申（初九），顺宗任命给事中陆淳为太子侍读，还给他改名为陆质。韦执谊认为自己独揽大权，唯恐太子心中不快，所以使陆质出任侍读，让他暗中察看太子的意向，而且就便向他解释。及至陆质谈这方面的内容时，太子生气地说：“陛下命令先生为寡人讲解经书义理而已，为什么要把别的事情拉扯进来！”陆质只好惶恐地走出去。

[19]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宫节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王叔文自知为内外所憎疾，欲夺取宦官兵权以自固，藉希朝老将，使主其名，而实以泰专其事；人情不测其所为，益疑惧。

[19]五月，辛未（初三），顺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甲戌（初六），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范希朝的行军司马。王叔文知道自己被朝廷内外的官员们所憎恶忌恨，打算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借着范希朝作为朝廷宿将的声望，让他在名义上主持军事，但实际上是让韩泰专擅兵权。人们猜不出他们要做些什么，愈加疑惑恐惧。

[20]辛卯，以王叔文为户部侍郎，依前充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俱文珍等恶其专权，削去翰林之职。叔文见制书，大惊，谓人曰：“叔文日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职事，则无因而至矣。”王即为疏请，不从。再疏，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学士名。叔文始惧。

[20]辛卯（二十三日），顺宗任命王叔文为户部侍郎，依然如前充任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俱文珍等人憎恶王叔文独揽大权，设法免除了他翰林学士的职务。王叔文看到制书后，大为震惊，他对别人

说："我每天按时到这里来商量公务，如果不能够在翰林院担任职务，就没有到这里来的理由了。"王当即替王叔文上疏请求保留学士职务，顺宗不肯听从。王再次上疏，顺宗才允许王叔文隔三五天到翰林院来一次，但仍免除翰林学士的职称，王叔文开始恐惧了。

[21]六月，己亥，贬宣歙巡官羊士谔为汀州宁化尉。士谔以公事至长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闻之，怒，欲下诏斩之，执谊不可；则令杖煞之，执谊又以为不可；遂贬焉。由是叔文始大恶执谊，往来二人门下者皆惧。

[21]六月，己亥（初二），顺宗将宣歙巡官羊士谔贬为汀州宁化县尉。羊士谔因公务来到长安，适逢王叔文当权，便公开谈论他的错误。王叔文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生气，打算发布诏书，将他斩杀，韦执谊不肯同意。王叔文又打算用杖刑将他打死，韦执谊认为也不能这样做，于是将羊士谔以贬官论处。自此，王叔文开始非常嫌恶韦执谊，在他们二人门下往来的人们都恐惧起来了。

先时，刘辟以剑南支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将斩之，执谊固执不可。辟尚游长安未去，闻贬士锷，遂逃归。执谊初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议，故时时为异同；辄使人谢叔文曰："非敢负约，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诟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不久前，剑南支度副使刘辟把韦皋的意图转达给王叔文，要求统领剑南三川。刘辟对王叔文说："韦太尉让我向您致以卑微的诚意，他说：倘若您把三川交给韦某管辖，韦某自当不惜一死，尽力帮助您；倘若您不肯把三川交给韦某管辖，韦某也自会有办法向您回报。"王叔文生气了，又打算将刘辟斩杀，韦执谊坚决不肯同意。在刘辟游览长安，还没有离去时，听说王叔文将羊士谔贬斥了，便逃回剑南。韦执谊当初被王叔文延引重用时，是深深依附王叔文的。韦执谊在取得宰相地位后，打算遮掩以往的行迹，而且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所以时常做出一些与王叔文意见相左的事情，事后他总是让人向王叔文道歉说："我并不敢违背约定，这是打算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王叔文怒气冲冲地骂了起来，全不相信韦执谊的话，于是两个人结下了怨仇。

[22]癸丑，韦皋上表，以为：“陛下哀毁成疾，重劳万机，故久而未安，请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候皇躬痊愈，复归春宫。臣位兼将相，今之所陈，乃其职分。”又上太子笺，以为：“圣上远法高宗，亮阴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心腹，遍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窃恐倾太宗盛业，危殿下家邦，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皋自恃重臣，远处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动摇，遂极言其奸。俄而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笺表继至，意与皋同，中外皆倚以为援，而邪党震惧。均，光庭之曾孙也。

[22]癸丑（十六日），韦皋进献表章认为：“陛下因哀痛亲人谢世而身染疾病，每天又为处理纷纭繁重的政务而加重了烦劳，所以这么长时间身体还没有康复。请陛下暂时让皇太子亲自监理各项政务，等陛下身体痊愈后，再让皇太子回返东宫。我身兼大将与宰相的职务，现在我所奏陈的事情，正是我应尽的本分。”韦皋又向太子进献笺书认为：“圣上远效法高宗皇帝，居丧而不肯发言，将朝廷大政交托给臣下，但是所交托的人选并不适当。王叔文、王、李忠言一类人，独自担当着重大的职任，实行奖赏与惩罚，全听凭自己的私情，败坏并扰乱了朝廷的法度。他们动用国库的积蓄，以便贿赂执政的权臣；他们扶植安插亲信人员，遍及各个显贵的职位；他们暗中结纳圣上的侍从人员，使忧患蕴含在宫室的门屏之内。我私下里担心他们会倾覆太宗皇帝创下的盛美基业，会危害殿下的家国。希望殿下即日奏报圣上闻知，将这一群小人驱逐出去，使朝政掌握在人主手中，各地臣民便会获得安宁了。”韦皋倚仗着自己是身居要职的大臣，又在遥远的西蜀地区任职，估量着王叔文不能动摇他的地位，于是尽情说出王叔文的邪恶。不久，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给顺宗的表章和给太子的笺书相继送到，所讲的意思与韦皋相同，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倚赖他们作为外援，而那伙邪恶的人却震惊恐惧了。裴均是裴光庭的曾孙。

[23]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韩泰主京西神策军，诸宦者尚未寤。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宦者始寤兵柄为叔文等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

属人。”希朝至奉天，诸将无至者。韩泰驰归白之，叔文计无所出，唯曰：“奈何！奈何！”无几，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馔，与诸学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饮于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国事之故，不得亲医药，今将求假归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难，皆为朝廷之恩。一旦去归，百谤交至，谁肯见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随其语辄折之，叔文不能对，但引满相劝，酒数行而罢。丁巳，叔文以母丧去位。

[23]王叔文使范希朝、韩泰主持京西神策军以后，诸宦官还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适逢边疆各将领各自呈送书状向中尉陈辞，而且提到他们刚刚归属范希朝统辖。宦官们开始明白兵权已经被王叔文等人夺走，于是大为恼怒地说：“如果按照他们的计谋干下去，我们这些人肯定要死在他们手里。”于是秘密命令各边防来使回去禀告各将领说：“不要将军队归属别人。”范希朝来到奉天时，各将领没有前来的。韩泰骑马回来报告了这一情况，王叔文无计可施，只是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没过多久，王叔文的母亲病情严重。丙辰（十九日），王叔文备办了丰盛的酒食，与各位翰林学士和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人在翰林院饮酒。王叔文说：“我的母亲有病，过去因我承担着国家政务的原故，无法亲自为母亲求医访药，现在我准备请假回家侍奉母亲。近来我竭尽心力，不避危险艰难，这都是为了报答朝廷的恩典。我一旦离开朝廷，返回家乡去，各种诽谤纷至沓来，谁肯体察我的隐衷，说一句话帮助我呢？”俱文珍总是随着王叔文的话抢白他，王叔文无法对答，只好斟满了酒劝大家喝，酒过数巡，便散了宴席。丁巳（二十日），王叔文因母亲去世而免除了官位。

[24]秋，七月，丙子，加李师古检校侍中。

[24]秋季，七月，丙子（初九），顺宗加封李师古为检校侍中。

[25]王叔文既有母丧，韦执谊益不用其语。叔文怒，与其党日夜谋起复，必先斩执谊而尽诛不附己者，闻者凶惧。

[25]王叔文为母亲服丧后，韦执谊益发不肯采用他的意见。王叔文大怒，与他的同党日夜图谋再被起用，并一定要首先斩杀韦执谊，把不肯附和自己的人全部诛灭，听说此事的人都震恐不安。

自叔文归第，王失据，日诣宦官及杜佑请起叔文为相，且总北军；既不获，则请以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其党皆忧悸不自保。

是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报，知事不济，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中风矣！”明日，遂舆归不出。己丑，以仓部郎中、判度支案陈谏为河中少尹；、叔文之党至是始去。

自从王叔文回家后，王失去着落，便天天到宦官和杜佑那里请求起用王叔文担任宰相，并且统领北军。既然没有得到认可，他便请求任命王叔文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没有得到认可。他的同党都忧恐惊悸，感到难以自保。这一天，王坐在翰林院中，接连三次上疏，全不见回复，知道难以成事，坐卧不宁。到了夜间，王忽然大叫道：“我中风啦！”第二天，他被抬回家中，于是再也不曾走出家门。己丑（二十二日），顺宗任命仓部郎中、判度支案陈谏为河中少尹。至此，王、王叔文的同党开始从朝中被斥逐出去了。

[26]癸巳，横海军节度使程怀信薨，以其子副使执恭为留后。

[26]癸巳（二十六日），横海军节度使程怀信去世，顺宗任命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程执恭为留后。

[27]乙未，制以“积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句当。”时内外共疾王叔文党与专恣，上亦恶之；俱文珍屡启上请令太子监国，上固厌倦万机，遂许之。又以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旧臣，故引用之。又以郑瑜为吏部尚书，高郢为刑部尚书，并罢政事。太子见百官于东朝堂，百官拜驾；太子涕泣，不答拜。

[27]乙未（二十八日），顺宗颁布制书称：“由于朕旧病在身，未能康复，军务与国政中的一切施政要务，暂时命令皇太子李纯代为办理。”当时，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痛恨王叔文的党羽肆意专断，顺宗也憎恶他们。俱文珍屡次启奏顺宗，请求命令皇太子监理国政，顺宗本来对处理日常的纷繁政务感到厌倦，于是同意了俱文珍的请求。又任命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任命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二人一并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人认为他们是朝廷的老臣，所以延引起用了他们。还任命郑瑜为吏部尚书，任命高郢为刑部尚书，一并免去二人的宰相职务。太子在东朝堂会见百官，百官行礼祝贺，太子哭得泪流满面，没有向百官答礼。

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

八月，庚子（初四），顺宗颁布制书称：“命令太子即帝位，朕号称太上皇，朕颁布的制书敕令称作诰。”

辛丑，太上皇徙居兴庆宫，诰改元永贞，立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后，宪宗之母也。

辛丑（初五），太上皇迁移到兴庆宫居住，颁布诰命，改年号为永贞，将良娣王氏立为太上皇后。太上皇后是宪宗的母亲。

壬寅，贬王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寻病死贬所。明年，赐叔文死。

壬寅（初六），将王贬为开州司马，将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不久，王在贬地病死。第二年，宪宗赐王叔文自裁而死。

乙巳，宪宗即位于宣政殿。

乙巳（初九），宪宗在宣政殿即位。

[28]丙午，升平以主献女口五十。上曰：“上皇不受献，朕何敢违！”遂却之。庚戌，荆南献毛龟二，上曰：“朕所宝惟贤。嘉禾、神芝，皆虚美耳，所以《春秋》不书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准令申有司，勿复以闻。及珍禽奇兽，皆毋得献。”

[28]丙午（初十），升平公主进献女子五十人。宪宗说：“太上皇不接受进献，朕怎么敢违背他呢！”于是，将进献的女子推却了。庚戌（十四日），荆南进献两只毛龟，宪宗说：“朕只把贤人当作宝物，嘉禾、神芝一类，都是徒有美名罢了，所以《春秋》才不肯记载祥征瑞兆。从今以后，凡是发现吉庆祥瑞之物，只允许依照令式申报有关部门，不需要再行奏朕闻知。至于珍奇的禽兽，一概不许进献。”

[29]癸丑，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赋敛，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士卒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服南诏，摧吐蕃。幕僚岁久官崇者则为刺史，已复还幕府，终不使还朝，恐泄其所为故也。府库既实，时宽其民，三年一复租赋，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

[29]癸丑（十七日），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去世。韦皋在蜀中任职二十一年，对百姓征收繁重的赋税，通过进献丰美的贡物，来维系主上的恩典，靠着发放优厚的军饷来安抚部下的将士，遇到将士

婚配丧葬时，一概供给他们所需的费用，所以他能够长期任职，安然无恙，而将士们也愿意为他效力，终于得以慑服南诏，挫败吐蕃。对于在幕府供事多年，官位已高的僚属，韦皋便让他们出任刺史，当他们任职期满以后，便让他们重返幕府，到底不肯让他们回朝供职，这是因为韦皋担心他们将自己的所做所为泄露出来的原故。在军府的库存充实后，韦皋还时常缓解治下百姓的负担，每隔三年，便实行一次赋税豁免，蜀地的人们佩服他的才智与权谋，同时又畏惧他的威严，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供奉他的画像，把他当作土神，家家户户都祭祀他。

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

支度副使刘辟自命为西川留后。

[30]朗州武陵、龙阳江涨，流万余家。

[30]朗州的武陵县和龙阳县境内沅江水暴涨，淹没一万多户人家。

[31]壬午，奉义节度使伊慎入朝。

[31]壬午（疑误），奉义节度使伊慎入京朝见。

[32]辛卯，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全义败于溵水而还，不朝觐而去，上在藩邸，闻其事而恶之；全义惧，乃请入朝。

[32]辛卯（疑误），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京朝见。韩全义在水战败后返回京城，没有朝见便离开了。宪宗在王府生活时，得知此事而憎恶韩全义。韩全义害怕，便请求入京朝见。

[33]刘辟使诸将表求节，朝廷不许；己未，以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

[33]刘辟指使诸将领上表请求任命自己为节度使，朝廷不肯答应。己未（二十三日），宪宗任命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

[34]度支奏裴延龄所置别库，皆减正库之物别贮之。请并归正库，从之。

[34]度支奏称，裴延龄设置的别库，一概是减少正库的物品，移至别库，分别储存，请求将别库的物品一并归还正库，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35]辛酉，遣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榷税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

[35]辛酉（二十五日），宪宗派遣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前去安抚江淮地区，巡视租赋、各项物品专卖和税收的利弊，就便视察官吏的为政得失和百姓的疾苦。

[36]癸亥，以尚书左丞郑馀庆同平章事。

[36]癸亥（二十七日），宪宗任命尚书左丞郑馀庆为同平章事。

[37]九月，戊辰，礼仪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岁月滋深，迎访理绝。按晋庾蔚之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而服之。伏请以大行皇帝启攒宫日，皇帝帅百官举哀，即以其日为忌；"从之。

[37]九月，戊辰（初二），礼仪使上奏说："曾太皇太后沈氏失踪年深月久，在情理上说，已经没有继续访求迎接的必要。根据晋朝庾蔚之的说法，倘若寻找亲人已经超过三年仍未找到，便可以等到他八十岁诞辰时，为他服丧。请在为大行皇帝开启攒宫下葬的日子，由圣上率领百官致哀，就以这一天作为曾太皇太后沈氏的忌日。"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38]壬申，监修国史韦执谊奏，始令史官撰《日历》。

[38]壬申（初六），监修国史韦执谊奏称，开始命令史官修撰《日历》。

[39]己卯，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39]己卯（十三日），宪宗将神策行军司马韩泰贬为抚州刺史，将司封郎中韩晔贬为池州刺史，将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为邵州刺史，将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

[40]冬，十月，丁酉，右仆射、同平章事贾耽薨。

[40]冬季，十月，丁酉（初二），右仆射、同平章事贾耽去世。

[41]戊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征刘辟为给事中。

[41]戊戌（初三），宪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征召刘辟为给事中。

[42]舒王谊薨。

[42]舒王李谊去世。

[43]太常议曾太皇太后谥曰睿真皇后。

[43]太常寺计议将曾太皇太后沈氏的谥号称作睿真皇后。

[44]山人罗令则自长安如普润，矫称太上皇诰，征兵于秦州刺史刘，且说以废立；执送长安，并其党杖杀之。

[44]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普润，诈称太上皇颁布诰命，向秦州刺史刘征调兵马，而且劝说刘再行废立。刘将罗令则捉送长安，朝廷将罗令则连同他的同伙一并以杖刑处死。

[45]己酉，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庙号德宗。

[45]己酉（十四日），宪宗将神武孝文皇帝在崇陵安葬，庙号称作德宗。

[46]十一月，己巳，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于太庙。礼仪使杜黄裳等议，以为:“国守法周制，太祖犹后稷，高祖犹文王，太宗犹武王，皆不迁。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请迁主于西夹室；”从之。

[46]十一月，己巳（初四），宪宗将睿真皇后与德宗皇帝的神主奉入太庙，举行祭。礼仪使杜黄裳等人经过计议，主张:“国家效法周朝的制度，太祖犹如后稷，高祖犹如周文王，太宗犹如周武王，他们的神主一律不宜迁移。高宗列在三昭三穆以外，所以请将高宗的神主迁移到西夹室中去。”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47]壬申，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执谊以尝与王叔文异同，且杜黄裳婿，故独后贬。然叔文败，执谊亦自失形势，知祸将至，虽尚为相，常不自得，奄奄无气，闻人行声，辄惶悸失色，以至于贬。

[47]壬申（初七），宪宗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由于韦执谊曾经与王叔文意见分歧，而且又是杜黄裳的女婿，所以只有他在最后才遭贬斥。然而，在王叔文失败后，韦执谊也失去了原来的权力与地位，他知道祸事即将来临，尽管仍然担任着宰相职务，但是经常心不自安，变得气息奄奄，就是听到行人的脚步声，都会惊惶失色，直到被贬，都是这个样子。

[48]戊寅，以韩全义为太子少保，致仕。

[48]戊寅（十三日），宪宗任命韩全义为太子少保，退休。

[49]刘辟不受征，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强，不敢进。上怒，贬滋为吉州刺史。

[49]刘辟不肯接受征召，拥兵自守。袁滋害怕刘辟强悍难制，不敢前去。宪宗生气了，便将袁滋贬为吉州刺史。

[50]复以右庶子武元衡为御史中丞。

[50]宪宗将右庶子武元衡重新任命为御史中丞。

[51]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己卯，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司马。

[51]朝廷大臣的议论认为，王叔文一党中有人由员外郎出任刺史，对他们贬责太轻。己卯（十四日），宪宗再次将韩泰贬为虔州司马，将韩晔贬为饶州司马，将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将刘禹锡贬为郎州司马，还将河中少尹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将和州刺史凌准贬为连州司马，将兵州刺史程异贬为郴州司马。

[52]回鹘怀信可汗卒，遣鸿胪少卿孙杲临吊，册其嗣为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

[52]回鹘怀信可汗去世，宪宗派遣鸿胪少卿孙杲前往吊唁，将怀信可汗的后嗣册立为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

[53]十二月，甲辰，加山南东道节度使于同平章事。

[53]十二月，甲辰（初九），宪宗加封山南东道节度使于为同平章事。

[54]以奉义节度使伊慎为右仆射。

[54]任命奉义节度使伊慎为右仆射。

[55]己酉，以给事中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讨故也。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以为：“今释辟不诛，则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两京耳。此外谁不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为东川节度使。丹，津之五世孙也。

[55]己酉（十四日），任命给事中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这是由于宪宗认为自己刚刚继位，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讨伐他的原

故。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主张；“如今开释了刘辟的死罪，朝廷可以挥臂指使的地区，便只有东西两京了。在两京以外，还有谁不想背叛朝廷呢！”宪宗很重视韦丹的意见。壬子（十七日），宪宗任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韦丹是韦津的五世孙。

[56]辛酉，百官请上上皇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孝德皇帝。上许上上皇尊号而自辞不受。

[56]辛酉（二十六日），百官请求给太上皇进献尊号，称作应乾圣寿太上皇，给宪宗进献尊号，称作文武大圣孝德皇帝。宪宗允许给太上皇进献尊号，但对自己的尊号却推辞不受。

[57]壬戌，以翰林学士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7]壬戌（二十七日），宪宗任命翰林学士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8]以刑部郎中杜兼为苏州刺史。兼辞行，上书称李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为吏部郎中。

[58]宪宗任命刑部郎中杜兼为苏州刺史。杜兼辞别赴任时，上书声称李将要造反，必定要奏请将他的家族诛灭。宪宗同意杜兼的看法，将他留任为吏部郎中。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七卷

唐纪五十三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上元和元年（丙戌、806）

唐纪五十三唐宪宗元和元年（丙戌，公元806年）

[1]春，正月，丙寅朔，上帅群臣诣兴庆宫上上皇尊号。

[1]春季，正月，丙寅朔（初一），宪宗率领群臣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进献尊号。

[2]丁卯，赦天下，改元。

[2]丁卯（初二），宪宗大赦天下罪囚，改年号。

[3]辛未，以鄂岳观察使韩皋为奉义节度使。癸酉，以奉义留后伊宥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后。宥，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3]辛未（初六），宪宗任命鄂岳观察使韩皋为奉义节度使；癸酉（初八），任命奉义留后伊宥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后。伊宥是伊慎的儿子。壬午（十 七日），加封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为同平章事。

[4]甲申，上皇崩于兴庆宫。

[4]甲申（十九日），太上皇在兴庆宫驾崩。

[5]刘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上不许。辟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欲以同幕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推官莆田林蕴力谏辟举兵，辟怒，械系于狱，引出，将斩之，阴戒行刑者使不杀，但数砺刃于其颈，欲使屈服而赦之。蕴叱之曰：“竖子，当斩即斩，我颈岂汝砥石邪！”辟顾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为唐昌尉。

[5]刘辟得到节度使的任命以后，愈发心志骄矜，又要求兼管整个三川，宪宗不肯答应。于是，刘辟派兵在梓州围困东川节度使李康，打算让本幕府的卢文若担任东川节度使。推官莆田人林蕴极力规劝刘辟不要起兵、刘辟大怒，给林蕴加上枷锁，投入监牢，后来又将他拖出来，做出将要杀他的样子，却又暗中告诫执行刑罚的人不要杀死他，只在他的脖子上用刀刃磨上几下，打算使他屈服，而赦免他。林蕴喝斥执行刑罚的人说：“小子！要杀就杀，我的脖子难道是你的磨刀

石吗！”刘辟环顾着周围的人们说：“林蕴真是一位忠烈之士啊！”于是，刘辟将林蕴罢免为唐昌县尉。

上欲讨辟而重于用兵，公卿议者亦以为蜀险固难取，杜黄裳独曰：“辟狂戆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上从之。翰林学士李吉甫亦劝上讨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步骑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将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同讨辟。时宿将名位素重者甚众，皆自谓当征蜀之选；及诏用崇文。皆大惊。

宪宗打算讨伐刘辟，但是又不愿意轻易开启战端，公卿中议论此事的人们也认为蜀地险要坚固，难以攻取。唯独杜黄裳说：“刘辟是一个心气狂傲但又戆直无谋的书生，征服他就如同拾取芥子一般容易。据我了解，神策军使高崇文有勇有谋，堪当此任，希望陛下将军中事务交托给他，不要设置监军，刘辟肯定能够就擒。”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翰林学士李吉甫也规劝宪宗讨伐蜀中，宪宗由此便器重他了。戊子（二十三日），宪宗命令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领步、骑兵五千人担当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领步、骑兵两千人担当后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讨伐刘辟。当时，名声与地位平素便为人们推重的老将很多，都自认为自己应当是征讨蜀中的人选，及至宪宗颁诏起用了高崇文，都感到非常惊讶。

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行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宪宗与杜黄裳谈论到藩镇问题时，杜黄裳说：“德宗自从经过朱作乱的忧患后，总是无原则地宽容藩镇，不肯在节度使生前免除他们的职务，有节度使去世，他就先派遣中使探察军中人心归向的人物，而将节度使授给其人。有时中使私自收受大将的贿赂，回朝称誉其人，德宗便立即将该人除授为节度使，对节度使的任命就不曾有过出自朝廷本意的例子。如果陛下准备振兴法纪，应当逐渐按照法令制度削弱和约束藩镇，这样天下便能够得到治理了。”宪宗认为很对，于是开始

调兵遣将，征讨蜀中，终于使朝廷的威严遍及河南、河北一带，这都是由杜黄裳的建议发端的。

高崇文屯长武城，练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时受诏，辰时即行，器械糗粮，一无所阙。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骆谷，同趣梓州。崇文军至兴元，军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斩之以徇。

高崇文在长武城驻扎时，训练了五千士兵，经常保持着战备状态。他在卯时接受诏命，到辰时便已启程，军中的器械装备与制成的干粮，没有一样是缺少的。甲午（二十九日），高崇文由斜谷出兵，李元奕由骆谷出兵，共同奔赴梓州。高崇文军来到兴元的时候，将士们途中在客舍进餐，有人把主人的筷子折断了，高崇文便将此人斩首示众。

刘辟陷梓州，执李康。二月，严砺拔剑州，斩其刺史文德昭。

刘辟攻陷梓州，捉住了李康。二月，严砺攻克剑州，将剑州刺史文德昭斩杀。

[6]奚王诲落可入朝。丁酉，以诲落可为饶乐郡王，遣归。

[6]奚王诲落可入京朝见。丁酉（初三），宪宗将诲落可封为饶乐郡王，遣送他返回。

[7]癸丑，加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7]癸丑（十九日），宪宗加封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为同平章事。

[8]戊午，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钢有叙；苟慎选天下贤材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公，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其言。

[8]戊午（二十四日），宪宗与宰相谈论道："自古以来，有些帝王为各项政务勤勉地操劳，有些帝王却端身拱手，清静无为，他们各自

都有成功或失败的地方，怎么做才是最适当的呢？”杜黄裳回答说：“帝王对上面承受着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面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民族和邦国的重任，朝夕忧心劳苦，固然不能够自图清闲安逸。然而，君主与臣下是各有职分的，国家的法度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如果能够慎重地选拔天下的贤才，并且将重任托付给他们，立功便予以奖赏，犯罪便处以刑罚，选拔与任用出以公心，奖赏与惩罚不失信用，那还会有什么人不肯竭尽全力为朝廷办事呢，朝廷还会有什么寻求的目标不能实现呢！贤明的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辛劳的，而在任用人才后却是安逸的，这便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而使政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交易等烦琐细小的事情，有各有关部门存在，不是君主所应该躬亲过问的。过去，秦始皇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按验发行文书，隋文帝议事时侍卫人员只好互传食物充饥，对当世全无补益，却反被后人讥笑。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事理啊！一般说来，君主最忌不能推心置腹，臣下最忌不能竭尽忠心。如果君主怀疑他的臣下，臣下诓骗他们的君主，将要以这种局面来寻求政治修明，不是很困难吗？”宪宗认为他的话极为正确。

[9]三月，丙寅，以神策行营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9]三月，丙寅（初二），宪宗任命神策行营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10]高崇文引兵自阆州趣梓州，刘辟将邢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辟归李康于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败军失守，斩之。丙子，严砺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夺刘辟官爵。

[10]高崇文领兵由阆州奔赴梓州，刘辟的将领邢领兵逃走，高崇文进入梓州，屯扎下来。刘辟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责，将李康交还给高崇文，高崇文因李康打了败仗，失去梓州，便将他斩杀了。丙子（十二日），严砺奏称攻克梓州。丁丑（十三日），宪宗颁布制书革除刘辟的官职爵位。

[11]初，韩全义入朝，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杜黄裳以全义出征无功，骄蹇不逊，直令致仕；以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称“将士逼臣为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表请讨之，诏河东、天德军合击惠琳，绶遣牙将阿跌光进及弟光颜将兵赴之。光

进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东军，皆以勇敢闻。辛巳，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惠琳，传首京师。

[11]当初，韩全义入京朝见，德宗皇帝任命他的外甥杨惠琳代理夏绥留后事务。杜黄裳认为韩全义出兵征讨吴少诚全无建树，态度傲慢，有失恭顺，便索性让他退休，任命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率领兵马阻止李演上任，上表奏称：“将士们逼迫我出任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上表奏请讨伐杨惠琳，宪宗颁诏命令河东、天德军合兵进击杨惠琳，严绶派遣牙将阿跌光进与他的弟弟阿跌光颜带领兵马前去进击杨惠琳。阿跌光进本来是河曲步落稽人，他们兄弟二人在河东军中，都以勇敢著称。辛巳（十七日），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杀杨惠琳，将他的头颅传送京城。

[12]东川节度使韦丹至汉中，表言“高崇文客军远斗，无所资，若与梓州，缀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12]东川节度使韦丹来到汉中后，上表声称：“高崇文率领外来的军队长途征战，没有任何凭依，如果将梓州归属于他，借以维系部下的心愿，肯定能够使他获得成功。”夏季，四月，丁酉（初四），宪宗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

[13]潘孟阳所至，专事游晏，从仆三百人，多纳贿赂；上闻之，甲辰，以孟阳为大理卿，罢其度支、盐铁转运副使。

[13]潘孟阳每到一个地方，专门以游观娱乐为务，随从仆人有三百人，还接受了大量的贿赂。宪宗闻知此事后，甲辰（十一日），任命潘孟阳为大理卿，免除了他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

[14]丙午，策试制举之士，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白居易、前进士萧、沈传师出焉。郁，及之子；，华之孙；传师，既济之子也。

[14]丙午（十三日），宪宗亲自在大殿对应诏赴试的士子举行制举考试。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人白居易、前进士萧、沈传师都崭露头角，独孤郁是独孤及的儿子。萧是萧华的孙子。沈传师是沈既济的儿子。

[15]杜佑请解财赋之职，仍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罢其盐铁转运使，以巽为度支、盐铁转运

使。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

[15]杜佑请求解除自己管理资财赋税方面的职务，还推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来替代自己。丁未（十四日），宪宗加封杜佑为司徒，免除了他盐铁转运使的职务，任命李巽为度支使和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以后，担任财物赋税管理职务的人们都赶不上他。李巽掌管使职一年，征收赋税的收入，便像刘晏时那样多了，第二年又超过了刘晏，再过一年，又较刘晏时增加了一百八十万缗。

[16]戊申，加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保义军节度使。

[16]戊申（十五日），宪宗加封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为保义军节度使。

[17]辛酉，以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尉、集贤校理，萧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17]辛酉（二十八日），任命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县尉、集贤校理、萧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稹上疏论谏职，以为："昔太宗以王、魏徵为谏官，宴游寝食未尝不 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议大政，必遣谏官一人随之，以参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谏官，大不得豫召见，次不得参时政，排行就列，朝谒而已。近年以来，正牙不奏事，庶官罢巡对，谏官能举职者，独诰命有不便则上封事耳。君臣之际，讽谕于未形，筹画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于既行之诰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书收丝纶之诏，诚亦难矣。愿陛下时于延英召对，使尽所怀，岂可置于其位而屏弃疏贱之哉！"

元稹上书谈论谏官的职任，他认为："过去，太宗任命王与魏徵为谏官，无论宴饮游观，还是寝息就餐，没有一时不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时，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所以当时天下政治修明。现在的谏官，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究当前的政治措施，只是侪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近些年来，免除正殿奏事，停止百官轮流奏事，谏官能够奉行的职责，只有在诏诰命令不尽合宜时，献上一本皂封缄的奏章而已。君臣际会，即使在事情发生以前便委婉规劝，进行极为周密的谋划，尚且难以回转圣上的盛

意，何况诏诰命令已经颁行，对官员的任命已经发布，要想凭着谏官进呈一纸章奏收回圣上的诏书，实在也是够困难的了。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奏对，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怎么能够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但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呢！”

顷之，复上疏，以为:“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开直言，广视听，理之萌也。甘谄谀，蔽近习，乱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赏之，则君子乐行其道，小人亦贪得其利，不为回邪矣。如是，则上下之志通 ，幽远之情达，欲无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则君子卷怀括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窃其位矣。如是，则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无乱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喜，厚赏之。故当是时，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尝以触忌讳为忧也。太宗岂好逆意而恶从欲哉? 诚以顺适之快小，而危亡之祸大故也。陛下践阼，今以周岁，未闻有受伏伽之赏者。臣等备位谏列，旷日弥年，不得召见，每就列位，屏气鞠躬，不敢仰视，又安暇议得失，献可否哉！供奉官尚尔，况疏远之臣乎！此盖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条奏请次对百官、复正牙奏事、禁非时贡献等十事。

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认为:“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广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幸的人们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即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切谏的人士，如果人君接受这些人士的意见，从而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贪图其中的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幽深辽远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切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了，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以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想没有祸乱办得到吗！过去，太宗刚执政时，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大宗大喜，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当时，谈论政事的人们惟恐讲得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难道是太宗喜欢让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厌恶人们顺从自己的愿望吗? 这诚然因为顺心适意的快乐太渺小，而国家危亡的祸殃太重大的原故。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

满一年，没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等在谏官行列中聊以充数，空费时日，不能够得到陛下的召见，每当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连抬头看上一眼都没有胆量，又怎么会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呢！在皇帝周围供职的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这恐怕是群臣因袭故习的原故吧。”于是，他逐条上奏，请求实行依次召对百官、恢复正殿奏事、禁止临时进献贡物等十件事情。

稹又以贞元中王、王叔文以伎术得幸东宫，永贞之际几乱天下，上书劝上早择修正之士使辅导诸子，以为：“太宗自为藩王，与文学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后代太子、诸王，虽有僚属，日益疏贱，至于师傅之官，非聩废疾不任事者，则休戎罢帅不知书者为之。其友谕赞议之徒，尤为冗散之甚，缙绅皆耻由之。就使时得僻老儒生，越月逾时，仅获一见，又何暇傅之德义，纳之法度哉！夫以匹士爱其子，犹知求明哲之师而教之，况万乘之嗣，系四海之命乎！”上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元稹又以贞元年间王、王叔文靠着擅长方伎小术得到太子的宠爱，到永贞年间几乎使天下大乱之事，上书劝宪宗及早选拔善良正派的人士，辅佐教导各位皇子，他认为：“自从太宗当了藩王后，便与十八位博学能文、操行洁美的人士相处。虽然后世的太子与诸王仍有所属的官吏，但是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遭受疏远与轻贱，至于太师、少师、太傅、少傅一类官员，不是由眼昏耳聋、身体残废、不能办事的人物担承，就是让战事完结以后免去节帅职务而又不懂诗书的人物出任。尤其王府那些友、司议郎、谕德、赞善大夫等官员，更是闲散之职，士大夫都以担当过这类官员为耻辱。即使有时能够得到一些孤陋寡闻，年纪老迈的儒生，也是历时数月，仅仅获得一次与太子、诸王见面的机会，又哪里有闲暇为他们辅导仁德道义，使他们深明法令制度呢！一般说来，就连地位低贱的人们，为了痛爱自己的子女，还知道去寻找明达事理的老师来教诲自己的子女，何况太子、诸王都是帝王的后嗣，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呢！”宪宗对他的话很是赞许，颇多采纳，还时常召见他。

[18]壬戌，邵王约薨。

[18]壬戌（二十九日），邵王李约去世。

[19]五月，丙子，以横海留后程执恭为节度使。

[19]五月，丙子（十三日），宪宗任命横海留后程执恭为该军节度使。

[20]庚辰，尚书左丞、同平章事郑馀庆罢为太子宾客。

[20]庚辰（十七日），尚书左丞、同平章事郑馀庆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21]辛卯，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

[21]辛卯（二十八日），尊奉太上皇的皇后为皇太后。

[22]刘辟城鹿头关，连八栅，屯兵万余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击败之。辟置栅于关东万胜堆。戊戌，崇文遣骁将范阳高霞寓攻夺之，下瞰关城；凡八战皆捷。

[22]刘辟修筑鹿头关，连结八座栅垒，屯聚兵马一万多人，以便抵御高崇文。六月，丁酉（初五），高崇文打败了刘辟 。刘辟又在鹿头关东面的万胜堆设置栅垒。戊戌（初六），高崇文派遣骁将范阳人高霞寓前去攻取了万胜堆，由此可以俯视鹿头关全城。共计经过八次交战，高霞寓全都获胜。

[23]加卢龙节度使刘济兼侍中。己亥，加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兼侍中。

[23]宪宗加封卢龙节度使刘济兼任侍中；己亥（初七），加封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兼任侍中。

[24]庚子，高崇文破刘辟于德阳；癸卯，又破之于汉州；严砺遣其将严秦破辟众万余人于绵州石碑谷。

[24]庚子（初八），高崇文在德阳打败刘辟。癸卯（十一日），高崇文在汉州再败刘辟。严砺派遣他的将领严秦在绵州的石碑谷打败刘辟的部众一万多人。

[25]初，李师古有异母弟曰师道，常疏斥在外，不免贫窭。师古私谓所亲曰：“吾非不友于师道也，吾年十五拥节旄，自恨不知稼穑之艰难。况师道复减吾数岁，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来，且以州县之务付之，计诸公必不察也。”及师古疾笃，师道时知密州事，好画及篥。师古谓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乱也，欲有问于子。我死，子欲奉谁为师乎？”二人相顾未对。师古曰：“岂非师道乎？人情谁肯薄骨

肉而厚他人，顾置帅不善，则非徒败军政也，且覆吾族。师道为公侯子孙，不务训兵理人，专习小人贱事以为己能，果堪为帅乎？幸诸公审图之！”闰月，壬戌朔，师古薨。沐、公度秘不发丧，潜逆师道于密州，奉以为节度副使。

[25]当初，李师古有一个异母兄弟，名叫李师道，经常遭受冷落，被斥逐在外地，不免贫困。李师古私下里告诉亲近的人们说：“并不是我不肯与李师道友好，我十五岁时担任节度使，恨自己不懂得耕种与收获的艰难。况且李师道又比我小几岁，我想让他了解吃穿供给是从哪里来的，才暂且把治理州县的事务交付给他，想来诸位肯定还没有看出来吧。”及至李师古病情危笃时，李师道当时正在代理密州事务，喜欢绘画和吹奏胡人的葭管。李师古对判官高沐和李公度说：“趁着我神智还没有迷乱时，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我死后，你们打算拥戴何人担当主帅呢？”两人相互看了一眼，没有回答。李师古说：“难道不是李师道吗？由人们的常情说来，谁愿意对骨肉兄弟刻薄寡恩，而对其他的人却优渥丰厚呢，但是设置主帅不得其人，便不只是败坏军中政务，而且将会倾覆我的家族。李师道是公侯家族的后人，却不致力训练军队，治理百姓，专门学习小人的下贱行当，认为是自己的才能，他担当主帅果真胜任吗？希望诸位审慎地计议一下吧。”闰六月，壬戌朔（初一），李师古去世。高沐与李公度隐秘其事，暂不公布李师古的死讯，暗中从密州迎接李师道，拥戴他担当节度副使。

[26]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刘辟之众万人于玄武。甲午，诏：“凡西川继援之兵，悉取崇文处分。”

[26]秋季，七月，癸丑（疑误），高崇文在玄武打败刘辟的部众一万人。甲午（初三），宪宗颁诏：“凡是在西川相继增援的军队，一概听从高崇文的指挥。”

[27]壬寅，葬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于丰陵，庙号顺宗。

[27]壬寅（十一日），宪宗将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安葬在丰陵，庙号顺宗。

[28]八月，壬戌，以妃郭氏为贵妃。

28]八月，壬戌（初二），宪宗册立皇妃郭氏为贵妃。

[29]丁卯，立皇子宁为邓王，宽为澧王，宥为遂王，察为深王，寰为洋王，寮为绛王，审为建王。

[29]丁卯（初七），宪宗册立皇子李宁为邓王，李宽为澧王，李宥为遂王，李察为深王，李寰为洋王，李寮为绛王，李审为建王。

[30]李师道总军务，久之，朝命未至。师道谋于将佐，或请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请输两税，申官吏，行盐法，遣使相继奉表诣京师。杜黄裳

请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刘辟未平，己巳，以师道为平卢留后、知郓州事。

[30]李师道总揽军中事务后，过了许久，朝廷的任命还没有到来。李师道与将佐们商讨对策，有人请求往四邻的边境上派兵虏掠，高沐坚决制止了这一企图，请李师道向朝廷缴纳两税，申报所任用的官吏，实行食盐法，派遣使者接连不断地前往京城进献表章。杜黄裳请求趁着李师道没有安定来的时机，将平卢分而治之。宪宗因刘辟尚未平定，己巳（初九），任命李师道为平卢留后、知郓州事。

[31]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等皆低意善视之。郑馀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馀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四方赂遗无虚日，中书舍人李吉甫言其专恣，请去之。上命宰相阖中书四门搜掩，尽得其奸状，九月，辛丑，贬涣雷州司户，寻赐死；籍没，家财凡数千万。

[31]堂后主书滑涣长期在中书省任职，与知枢密刘光琦相互交结，凡是宰相计议的事情与刘光琦发生分歧时，刘光琦便让滑涣传达自己的意图，经常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杜佑、郑等人都低声下气，用友好的态度对待他。郑馀庆与各位宰相计议事情时，滑涣在旁边指点评说诸相意见的曲直短长，郑馀庆怒气冲冲地喝斥了他，没过多久，郑馀庆便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各地向滑涣贿赂财物，没有停闲的时日。中书舍人李吉甫进言说滑涣肆意专权，请求除去他。宪宗命令宰相将中书省四面的门户关闭起来，进行突然搜查，取得了滑涣肆行邪恶的全部罪状。九月，辛丑（十一日），宪宗将滑涣贬为雷州司户，不久便赐他自裁，没收他家的财产计有数千万之多。

[32]壬寅，高崇文又败刘辟之众于鹿头关；严秦败刘辟之众于神泉。河东将阿跌光颜将兵会高崇文于行营，愆期一日，惧诛，欲深入自赎，军于鹿头之西，断其粮道，城中忧惧。于是辟、绵江栅将李文

悦、鹿头守将仇良辅皆以城降于崇文；获辟婿苏强，士卒降者万计。崇文遂长驱直指成都，所向崩溃，军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刘辟、卢文若帅数十骑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于羊灌田；辟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杀妻子，乃系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于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惊，珍货山积，秋豪不犯，槛刘辟送京师。斩辟大将邢、馆驿巡官沈衍，余无所问。军府事无巨细，命一遵韦南康故事，从容指，一境皆平。

[32]壬寅（十二日），高崇文再次在鹿头关打败刘辟的部众，严秦在神泉也打败了刘辟的部众。河东将领阿跌光颜带领兵马与高崇文在行营会合，耽误了一天时间，因害怕高崇文杀他，打算深入前敌，赎回自己的过失，在鹿头关西面驻扎下来，继绝了刘辟的运粮通道，使鹿头关内将士忧愁恐惧。于是，刘辟的绵江栅守将李文悦、鹿头关守将仇良辅都率城向高崇文投降，还捉获了刘辟的女婿苏强，投降的士兵数以万计。于是，高崇文迅速地直逼成都，所到之处，无不崩溃，军队在行进中从未受阻。辛亥（二十一日），高崇文攻克成都。刘辟、卢文若带领数十人骑马向西逃奔吐蕃，高崇文让高霞寓等人追赶，并在羊灌田追上了他们。刘辟跳入长江、没有淹死，终被擒获。卢文若事先将妻子儿女杀死，然后便在身上系了石头沉江自杀。高崇文进入成都后，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驻扎下来，让士兵就地休息，市中的店铺没有受到惊动，市场上珍贵的货财堆积如山，也没有遭受丝毫的侵犯。高崇文将刘辟装入槛车，送往京城，斩杀了刘辟的大将邢和馆驿巡官沈衍，对其余的人一概不加追究。对军府的事务，无论大小，高崇文命令一律遵从南康郡王韦皋先前奉行的惯例，他从容不迫地指挥着，西川全境便完全平定了。

初，韦皋以西山运粮使崔从知邛州事，刘辟反，从以书谏辟；辟发兵攻之，从婴城固守；辟败，乃得免。从，融之曾孙也。

当初，韦皋委任西山运粮使崔从掌管邛州事务，刘辟反叛朝廷后，崔从写书信劝阻刘辟，刘辟派兵攻打邛州，崔从据城坚守。刘辟失败，崔从终于得以幸免。崔从是崔融的曾孙。

韦皋参佐房式、韦乾度、独孤密、符载、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屦，衔土请罪；崇文皆释而礼之，草表荐式等，厚赆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为

将相，未敢奉荐。”载，庐山人；式，之从子；文昌，志玄之玄孙也。

韦皋的参佐房式、韦乾度、独孤密、符载、郗士美、段文昌等人身著白色丧服，脚穿麻鞋，按死罪制度口衔土块，请求治罪，高崇文全都释放了他们，以礼相待，还草拟表章举荐房式等人，赠给他们丰厚的财物，送他们前去就任。高崇文看着段文昌说：“你肯定会成为将相，我不敢推荐你。”符载是庐山人。房式是房的侄子。段文昌是段志玄的玄孙。

辟有二妾，皆殊色，监军请献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讨平凶竖，当以抚百姓为先，遽献妇人以求媚，岂天子之意邪！崇文义不为此。”乃以配将吏之无妻者。

刘辟有两个偏房，容貌都特别美丽，监军请求将她们献给朝廷，高崇文说：“天子命令我征伐平定刘辟这一凶顽竖子，我应当首先安抚百姓。忙着进献妇女，讨好天子，这哪里会是天子的本意呢！我奉行正义，不干这种事情。”于是，他将刘辟的两个偏房许配给没有妻室的将吏了。

杜黄裳建议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略，皆悬合事宜。崇文素惮刘，黄裳使谓之曰：“若无功，当以刘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贺，上目黄裳曰：“卿之功也！”

杜黄裳建议征讨蜀中并授意高崇文应采取的谋略。这些谋略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适宜。由于高崇文平时畏惧刘，杜黄裳便让人告诉他说：“如果你不能取得成功，便会让刘替代你。”所以杜黄裳能够使高崇文尽到最大的力量。及至平定蜀中后，宰相入朝祝贺，宪宗望着杜黄裳说：“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33]辛巳，诏征少室山人李渤为左拾遗；渤辞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辄附奏陈论。

[33]辛巳（疑误），宪宗颁诏征召少室山的隐士李渤担任左拾遗，李渤称病，不肯前来。然而，一旦朝廷大政发生问题，他总是寄上奏章，陈述论说自己的见解。

[34]冬，十月，甲子，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入朝。

[34]冬季，十月，甲子（初五），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入京朝见。

[35]制割资、简、陵、荣、昌、泸六州隶东川。房式等未至京师，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戊辰，以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35]宪宗颁制命令分出资州、简州、陵州、荣州、昌州、泸州六地，归属东川。房式等人还没有来到京城，宪宗已经全部任命他们各省、各寺的官员。丙寅（初七），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戊辰（初九），任命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庚午，以将作监柳晟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晟至汉中，府兵讨刘辟还，未至城，诏复遣戍梓州；军士怨怒，胁监军，谋作乱。晟闻之，疾驱入城，慰劳之，既而问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对曰："诛反者刘辟耳。"晟曰："辟以不受诏命，故汝曹得以立功，岂可复使他人诛汝以为功邪？"众皆拜谢，请诣戍所如诏书。军府由是获安。

庚午（十一日），宪宗任命将作监柳晟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来到汉中时，汉中府的兵马征讨刘辟回来，还没有进城，便有诏书派遣他们再去戍守梓州。将士们既怨恨，又恼怒，胁迫监军，策划发起变乱。柳晟得知消息后，连忙策马进城，慰劳他们。过了一会儿，柳晟问道："你们是怎么获得成功的呀？"将士们回答说："是由于前去讨伐反叛者刘辟呗。"柳晟说："由于刘辟不肯接受诏书的命令，所以使你们获得了立功的机会，怎么能够让别人再来讨伐你们，从而建立功劳呢！"大家都向柳晟行礼，表示感谢，请求按照诏书前往戍守之地。从此，军府获得安宁。

[36]壬申，以平卢留后李师道为节度使。

[36]壬申（十三日），宪宗任命平卢留后李师道为节度使。

[37]戊子，刘辟至长安，并族党诛之。

[37]戊子（二十九日），刘辟被押送到长安，朝廷命令将他连同他的同族亲属一并诛杀。

[38]武宁节度使张有疾，上表请代。十一月，戊申，征为工部尚书，以东都留守王绍代之，复以濠、泗二州隶武宁军。徐人喜得二州，故不为乱。

[38]武宁节度使张身患重病，上表请求派人替代自己。十一月，戊申（十九日），宪宗征召张回朝担任工部尚书，任命东都留守王绍代

替张的原职务，又将濠州、泗州两地归属武宁军。徐州地区的将士们高兴得到两州的土地，所以不作乱。

[39]丙辰，以内常侍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承璀事上于东宫，以干敏得幸。

[39]丙辰（二十七日），宪宗任命内常侍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在宪宗当太子时曾侍奉左右，因干练机敏而得到宠爱。

[40]是岁，回鹘入贡，始以摩尼偕来，于中国置寺处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荤而不食酪。回鹘信奉之，可汗或与议国事。

[40]这一年，回鹘入京进贡，开始带着摩尼教僧人一同前来，朝廷在国内设置寺院，安置摩尼僧人居住。根据摩尼僧人的规矩，日暮时分才开始进食，可以吃荤腥食品，但不能够食用奶酪。回鹘信奉摩尼教，回鹘可汗有时要与摩尼僧人计议国家大事。

二年（丁亥、807）

二年（丁亥，公元807年）

[1]春，正月，辛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1]春季，正月，辛卯（初三），宪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2]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礼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请致仕；诏令佑每月入朝不过再三，因至中书议大政；他日听归樊川。

[2]宪宗因杜佑年迈，品德高尚，以隆重的礼数对待他，经常称呼他为司徒，而不直呼其名。杜佑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宪宗颁诏令杜佑每月来朝廷朝见不超过两三次，并趁此机会前往中书省计议重大的政务。其他日子准许他回到樊川府第。

[3]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黄裳，有经济大略而不小节，故不得久在相位。乙巳，以黄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己酉，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闻之感泣，谓中书舍人裴曰："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报德，惟在进贤，而朝廷后进，罕所接识，君有精鉴，愿悉为我言之。"取笔疏三十余人；数月之间，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为得人。

[3]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黄裳，具有经国济民的远大谋略，但对生活小事不加检点，所以没有能够长期保持宰相的职位。乙巳（十七

日），宪宗让杜黄裳挂衔同平章事，充任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己酉（二十一日），宪宗任命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两人一并同平章事。李吉甫得知消息以后，感动得哭了，他告诉中书舍人裴说：“我飘泊江、淮，穷困失意，超过了十五年，现在忽然蒙受朝廷的恩典达到如此地步。我想到的报答朝廷恩德的途径，只有引进贤明之士，但是我很少接触并结识朝廷中后来入仕的人们。您是善于识别人才的，希望您向我讲出您的所有意见。”于是，裴拿起笔来，开列了三十多人的名单。在几个月内，李吉甫将这些人几乎都选拔起用了，当时人们纷纷称道李吉甫用人得当。

[4]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黄贼，获其酋长黄承庆。

[4]二月，癸酉（十五日），邕州奏报击败黄氏乱民，俘获了他们的酋长黄承庆。

[5]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盐节度使，以右神策、盐州、定远兵隶焉，以革旧弊，任边将也。

[5]夏季，四月，甲子（初七），宪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盐节度使，将右神策军、盐州、定远的兵马归属给他，为的是以此革除以往的弊病，由朝廷直接任命驻守边塞的将领。

[6]秋，八月，刘济、王士真、张茂昭争私隙，迭相表请加罪。戊寅，以给事中房式为幽州、成德、义武宣慰使，和解之。

[6]秋季，八月，刘济、王士真、张茂昭因私怨而发生争执，交替上表请求朝廷惩治对方。戊寅（二十三日），宪宗任命给事中房式为幽州、成德、义武宣慰使，使他们和解。

[7]九月，乙酉，密王绸薨。

[7]九月，乙酉（初一），密王李绸去世。

[8]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许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抚，且劳其将士。虽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实无行意，屡迁行期，澹与敕使数劝谕之；不悦，上表称疾，请至岁暮入朝。上以问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将何以令四海！”上以为然，下诏徵之。诈穷，遂谋反。

[8]夏州杨惠琳、蜀中刘辟被平定后，藩镇极为恐惧，多数请求入京朝见。镇海节度使李也感到不安，请求入京朝见，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派遣中使前往京口抚慰他，而且慰劳他部下的将士们。李虽然委任判官王澹暂且担任留后，但实际并没有离开的打算，好几次拖延了启程的日期。王澹与宪宗派来的敕使屡次劝告他，李心中不快，上表声称身染疾病，请求延缓到年底再入京朝见。宪宗就此事征询宰相的意见，武元衡说："陛下刚刚执掌朝政大权，李要求朝见就得以朝见，要求中止朝见就得以中止朝见，由李决定去就，将来怎么就够对全国发号施令呢！"宪宗认为有理，便颁发诏书征召他前来。李计谋已穷，于是便策划造反。

王澹既掌留务，于军府颇有制置，益不平，密谕亲兵使杀之。会颁冬服，严兵坐幄中，澹与敕使入谒，有军士数百噪于庭曰："王澹何人，擅主军务！"曳下，脔食之；大将赵琦出慰止，又脔食之；注刃于敕使之颈，诟詈，将杀之；阳惊，救之。

王澹执掌留后事务后，对军府的建制颇有些改革，李愈发愤郁不满，便暗中谕示亲兵杀掉王澹。适逢发放冬季的服装，李全副武装地坐在帐幕中间，正当王澹与宪宗敕使进帐谒见时，有数百名将士在庭院中喧噪着说："王澹是什么人，竟敢擅自掌管军中事务！"于是，将士们将他拖了出来，割碎了他的身体吃掉。大将赵琦出来劝慰阻止将士们，大家又将他割碎了吃掉。将士们用兵器直指宪宗敕使的脖颈痛骂，准备将他杀掉，李佯装大惊，将他救了下来。

冬，十月，己未，诏征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庚申，表言军变，杀留后、大将。先是选腹心五人为所部五州镇将，姚志安处苏州，李深处常州，赵惟忠处湖州，丘自昌处杭州，高肃处睦州，各有兵数千，伺察刺史动静。至是，各使杀其刺史，遣牙将庾伯良将兵三千治石头。常州刺

史颜防用客李云计，矫制称招讨副使，斩李深，传檄苏、杭、湖、睦，请同进

讨。湖州刺史辛秘潜募乡闾子弟数百，夜袭赵惟忠营，斩之。苏州刺史李素为

姚志安所败，生致于，具桎梏钉于船舷，未及京口，会败，得免。

冬季，十月，己未（初五），宪宗颁诏征调李出任左仆射，任命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庚申（初六），李上表宣称军队发生变故，杀害了留后与大将。在此之前，李选拔出五个亲信，担任他所管辖的五个州的镇守将领，姚志安在苏州，李深在常州，赵惟忠在湖州，丘自昌在杭州，高肃在睦州，各自拥有兵马数千人，伺察刺史的举动。至此，李让他们分别杀掉本州刺史，又派遣牙将庾伯良率领兵马三千人修整石头城。常州刺史颜防采用宾客李云的计策，假托制书已有任命，自称招讨副使，斩杀李深，向苏州、杭州、湖州、睦州传送檄文，请各州共同进军讨伐李。湖州刺史辛秘暗中募集乡里子弟数百人，在夜间袭击赵惟忠的营地，并将赵惟忠斩杀。苏州刺史李素被姚志安击败，姚志安将李素交送李，给李素带上脚镣手铐，再将脚镣手铐钉死在般舷上，但是在没有到达京口以前，赶上李失败，李素得以幸免。

乙丑，制削李官爵及属籍。以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征宣武、义宁、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东兵出杭州，以讨之。

乙丑（十一日），宪宗颁布制书，命令革除李的官职爵位，并在宗室名册中除名，命令淮南节度使王锷统领各道兵马，出任招讨处置使；征调宣武、义宁、武昌兵马，连同淮南、宣歙兵马一起由宣州进军，江西兵马由信州进军，浙东兵马由杭州进军，以便讨伐李。

[9]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谓监军曰："崇文，河朔一卒，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岂敢自安！"屡上表称"蜀中安逸，无所陈力，愿效死边陲。"上择可以代崇文者而难其人。丁卯，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9]高崇文任职蜀中满了一年，有一天他对监军说："我高崇文，河朔地带的一名小卒，幸而立下战功，才达到现在这个职位。西川是宰相盘旋飞翔的地方，我含愧居于此地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怎敢心安理得地呆下去呢！"他屡次上表声称："蜀中安适闲逸，没有我施展自己能力的地方，希望让我前往边疆，尽死效力。"宪宗选择能够替代高崇文的人，但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丁卯（十三日），宪宗命令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

[10]李以宣州富饶，欲先取之，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三千袭之。三人知必败，与牙将裴行立同谋讨之。行立，之甥也，故悉知之密谋。三将营于城外，将发，召士卒谕之曰：“仆射反逆，官军四集，常、湖二将继死，其势已蹙。今乃欲使吾辈远取宣城，吾辈何为随之族灭！岂若去逆效顺，转祸为福乎！”众悦，许诺，即夜，还趋城。行立举火鼓噪，应之于内，引兵趋牙门。闻子良等举兵，怒，闻行立应之，抚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楼下。亲将李钧引挽强三百趋山亭，欲战；行立伏兵邀斩之。举家皆哭，左右执，裹之以幕，缒于城下，械送京师。挽强、蕃落争自杀，尸相枕藉。癸酉，本军以闻。乙亥，群臣贺于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内数有干纪者，朕之愧也，何贺之为！”

[10]李认为宣州富庶丰饶，准备首先夺取此地，便派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和田少卿带领兵马三千人袭击宣州。三人知道李肯定要失败，便与牙将裴行共同策划讨伐李。裴行立是李的外甥，所以他完全了解李的机密策谋。三位将领在镇海军城外扎营，在准备出发时，把将士们召集起来，开导他们说；“李仆射谋反叛逆，官军已经从各地汇集起来，常州和湖州的李深与赵惟忠二位将领接连败死，李的形势已经窘迫。现在，李准备让我们这些人经长途攻取宣州，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跟着他而使自己整个家族遭受诛灭呢！何不脱离李，效力朝廷，将祸殃转变为福缘呢！”大家都很高兴，便应承下来了。就在当天夜晚，三位将领回军直奔镇海军城。裴行立点着火，擂鼓呐喊，在镇海军城内响应，领兵真奔军府牙门。李得知张子良等人起兵，大怒，得知裴行立接应他们后，捶着自己胸口说：“我还有什么希望呢！”他光着脚逃走，躲藏在一座楼下。李的亲信将领李钧率领能挽强弓的亲兵三百人直奔山亭，准备交战，裴行立埋伏的兵马截击并斩杀了他。李全家人都哭泣，李的随从们捉住李，用帐幕裹着他，用绳索将他缒到城下，给他带上枷锁，送往京城。李的能挽强弓的亲兵和由胡人、奚人等组成的蕃兵纷纷自杀，尸体纵横交陈。癸酉（十九日），镇海军将本军发生的事情上奏朝廷闻知。乙亥（二十一日），群臣在紫宸殿向宪宗祝贺，宪宗愁容满面地说：“由于朕不施恩德，致使国内屡次出现违犯法纪的人，朕渐愧得很啊，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

宰相议诛大功以上亲，兵部郎中蒋义曰：“大功亲，皆淮安靖王之后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庙，岂可以末孙为恶而累之乎！”又欲诛其兄

弟，曰：“兄弟，故都统国贞之子也，国贞死王事，岂可使之不祀乎！”

宰相以为然。辛巳，从父弟宋州刺史等皆贬官流放。

宰相商议诛杀李叔伯兄弟姊妹以上的亲属，兵部郎中蒋义说：“李叔伯兄弟姊妹以上的亲属都是淮安靖王李神通的后裔。淮安靖王有辅佐太祖、太宗、创建国家的功勋，陪葬于献陵，配享于高祖祠庙，难道能够因为末代子孙作恶，便受到连累吗！”宰相们又打算诛杀李的兄弟，蒋义说：“李的兄弟，是已故都统李国贞的儿子，李国贞为朝廷献身，难道能够让他失去后人的祭祀吗！”宰相们认为所言有理。辛巳（二十七日），李的叔伯弟弟宋州刺史李等人都被贬官流放。

十一月，甲申朔，至长安，上御兴安门，面诘之。对曰：“臣初不反，张

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为元帅，子良等谋反，何不斩之，然后入朝？”

无以对。乃并其子师回腰斩之。

十一月，甲申朔（初一），李被押送到长安，宪宗亲临兴安门，当面责问他。李回答说：“我起先并没有造反，是张子良等人教我这样做的。”宪宗说：“你身为主帅，既然张子良等人策划造反，你为什么不将他们杀了，然后再入京朝见？”李无法回答了，于是将他连同他的儿子李师回一并腰斩处死。

有司请毁祖考冢庙，中丞卢坦上言：“李父子受诛，罪已塞矣。昔汉诛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诛房遗爱，不及房玄龄。《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毁。

有关部门请求拆除李祖先的坟墓和家庙，御史中丞卢坦进言说：“李父子遭受诛戮，已经足以抵罪。过去汉宣帝诛杀霍禹，并不处罚霍光；本朝前代诛杀房遗爱，并不牵连房玄龄。《康诰》说：‘在父子兄弟之间，无论谁触犯刑罚，都不能互相牵连。’何况因李作恶，而要牵连五代祖先一起治罪呢！”于是作罢。

有司籍家财输京师。翰林学士裴、李绛上言，以为：“李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杀其身而取其财。陛下闵百姓无告，故讨而诛之，今辇金帛以输上京，恐远近失望。愿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赋。”上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有关部门没收李家财，准备运到京城，翰林学士裴与李绛进言认为：“李过度奢侈，残酷掠夺润、睦、常、苏、湖、杭六州百姓，使自己家富有，甚至滥杀无辜，从中夺取资财。陛下怜悯百姓无处说理，所以征讨并诛杀了他，现在要将没收的金银丝帛装载成车，转运京城，恐怕会使各地的人们感到失望。希望将李的物资钱财颁赐给浙西的百姓，用以代替他们今年应交纳的赋税。”宪宗嘉许赞叹良久，随即听从了他的建议。

[11]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内与王士真、刘济潜通，而外献策请图山东，擅引兵东出。上召令还，从史托言就食邢、，不时奉诏；久之，乃还。

[11]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在内与王士真、刘济暗中交往，在外却向朝廷进献计策，请求谋取太行山以东的魏博、恒冀等藩镇，擅自率领兵马东进。宪宗传召并命令他返还昭义，他却托称移兵前往邢州与州，就地获取给养，不肯按时奉行诏书的指令，过了好久，才返回昭义。

他日，上召李绛对于浴堂，语之曰：“事有极异者，朕比不欲言之。朕与郑议敕从史归上党，续徵入朝。乃泄之于从史，使称上党乏粮，就食山东。为人臣负朕乃尔，将何以处之？”对曰：“审如此，灭族有余矣！然、从史必不自言，陛下谁从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绛曰：“臣窃闻晋绅之论，称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专朝政，疾宠忌前，愿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谓陛下信谗也！”上良久曰：“诚然，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几误处分。”

后来，宪宗在浴堂殿传召李绛前来应对谘询，对李绛谈道：“有件极为异常的事情，朕完全不愿意讲到它。朕与郑商议敕令卢从史返回上党，接着便征召他入京朝见。郑却将此事泄露给卢从史，让他声称上党缺乏粮食，需要移兵崤山以东，就地取得粮食给养。作为人臣，辜负朕达到如此程度，将应当怎么处治他呢？”李绛回答说：“假如确实是这样，诛戮整个家族的罪罚还有余。然而，郑与卢从史肯定不会

自己说出去，陛下是从谁那里得到消息的呢？”宪宗说：“是李吉甫秘密奏报的。”李绛说：“我私下里听到士大夫的评论，称许郑是一位德才兼优的人，恐怕他不会这样做的。或许是他的同事中有人打算独揽朝廷大政，嫉妒郑得到宠信，居己之先吧，希望陛下再深入验察此事，不要让人说陛下是在听信谗言啊！”宪宗停了许久才说：“的确如此，郑肯定不至于干出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你这一席话，朕几乎要做出错误的决定来了。”

上又尝从容问绛曰：“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何如？”对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蔽陛下之聪明者。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墓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宪宗还曾从容询问李绛说：“谏官往往毁谤朝廷政务，全然没有事实依据，朕打算将他们中间一两个突出人物处以贬谪，以便使其余的人有所警惕，你认为怎么样呢？”李绛回答说：“这大概不是陛下的本意，肯定有邪恶臣下蒙蔽陛下视听的事情发生。臣下的死与生，都是与主上的喜与怒相联系着的，有勇气开口进谏的能有几人呢！即使有人进谏，也都是经过日日夜夜的思量，朝朝暮暮的删减，及至谏言得以送交到上面来时，所剩已经没有十分之二三了。所以，主上勤勉不怠地寻求规谏，还怕无人进谏，何况要对谏官处以罪罚呢！倘若如此，就会让天下之人闭口不言，这可不是国家之福啊。”宪宗赞赏他的进言，于是不再贬谪谏官。

[12]群臣请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丙申，许之。

[12]群臣请求向宪宗进献尊号，称作睿圣文武皇帝。丙申（十三日），宪宗应允了这一请求。

[13]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

[13]县尉、集贤校理白居易写作乐府与诗歌一百多篇，婉言规谏时事，流传到宫廷之中。宪宗看了白居易的乐府与诗歌后，很是喜爱，便传召白居易进入翰林院，担任翰林学士。

[14]十二月，丙辰，上谓宰相曰：“太宗以神圣之资，群臣进谏者犹往复数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违，卿当十论，无但一二而已。”

[14]十二月，丙辰（初三），宪宗告诉宰相说：“凭着太宗那样的圣明资质，群臣进献的谏言尚且需要往返三四次哩，何况朕是愚昧寡闻的呢！从今以后，如果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你们应当论说十次，而不是仅仅论说一两次就算了事。”

[15]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宁节度、京西诸军都统。

[15]丙寅（十三日），宪宗任命高崇文同平章事，充任宁节度使、京西诸军都统。

[16]山南东道节度使于惮上英威，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宁公主妻之。翰林学士李绛谏曰：“，虏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择高门美才。”上曰：“此非卿所知。”已卯，公主适季友，恩礼甚盛；出望外，大喜。顷之，上使人讽之入朝谢恩，遂奉诏。

[16]山南东道节度使于岂惮宪宗的英明威严，为儿子于季友请求娶公主为妻，宪宗便将皇女普宁公主嫁给了他。翰林学士李绛进谏说：“于出身于虏族，于季友是于的偏房所生，配不上帝室的女儿，应当为公主另选出于名门、才具秀美的人才。”宪宗说：“你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已卯（二十六日），普宁公主下嫁给于季友，宪宗对于家的礼遇很是隆盛，于出于预料之外，感到非常高兴。不久，宪宗让人婉言规劝于前往朝廷感谢皇帝的恩典，于便接受了诏命。

[17]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坊、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 。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17]这一年，李吉甫撰写成《元和国计簿》，进献给朝廷。据该书记载，总计全国有方镇四十八个，有州府二百九十五个，有县一千四百五十三个。其中凤翔、坊、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个道七十一个州不向朝廷申报户口外，每年的赋税征收只靠着浙江东西、宣歙、淮

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个道四十九个州，在编人口共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年间纳税人户减少了四分之三。全国依赖国库供给的军队有八十三万多人，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大约每两户人家供养一个士兵。若有旱涝灾害损坏收成，或者有临时的征发调用，还不能包括在这个数目以内。

三年（戊子、808）

三年（戊子，公元808年）

[1]春，正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赦天下。“自今长吏诣阙，无得进奉。”知枢密刘光琦奏分遣诸使赍赦诣诸道，意欲分其馈遗，翰林学士裴、李绛奏“敕使所至烦扰，不若但附急递。”上从之。光琦称旧例，上曰：“例是则从之，苟为非是，奈何不改！”

[1]春季，正月，癸巳（十一日），群臣向宪宗进献尊号，称作睿圣文武皇帝。宪宗大赦天下罪囚，规定：“从今以后，各地长官前往朝廷，不得进献贡物。”知枢密刘光琦奏请分别派遣各使者携带赦书前往各道，想要分别占有各地赠送的财物。翰林学士裴、李绛奏称：“朝廷派出的使者每到一处，就要烦劳搅扰一处，不如只将赦书交付驿站火速传递。”宪宗听从了二人的建议。刘光琦援引惯例反对，宪宗却说：“如果惯例是正确的，自然要依从惯例，如果惯例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不纠正呢！”

[2]临泾镇将郝以临泾地险要，水草美，吐蕃将入寇，以屯其地，言于泾原节度使段，奏而城之，自是泾原获安。

[2]临泾镇将郝认为临泾地势险要，水草肥美，如果吐蕃准备前来侵犯，肯定要在此地驻扎，便向泾原节度使段进言，经奏请后修筑了临泾城。从此，泾原获得了安宁。

[3]二月，戊寅，咸安大长公主薨于回鹘。三月，回鹘腾里可汗卒。

[3]二月，戊寅（二十六日），咸安大长公主在回鹘去世。三月，回鹘腾里可汗去世。

[4]癸巳，郇王总薨。

[4]癸巳（十一日），郇王李总去世。

[5]辛亥，御史中丞卢坦奏弹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违赦进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释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内，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上乃命归所进于有司。

[5]辛亥（二十九日），御史中丞卢坦上奏揭发前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和前任浙东观察使阎济美违背赦书，进献贡物。宪宗召见卢坦，对他称赞慰问了一番以后说：“朕已经将他们的罪责免除了，这是不能失信的啊。”卢坦说：“赦令是向全国公布的，是陛下的大信用。柳晟等人不畏惧陛下之法，陛下怎么能够只顾小信用，反而丢弃大信用呢！”于是，宪宗命令将他们进献的物品交给有关部门。

[6]夏，四月，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贯之署为上第。上亦嘉之，诏中书优与处分。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翰林学士裴、王涯覆策。，涯之甥也，涯不先言；无所异同。”上不得已，罢、涯学士，为户部侍郎，涯为都官员外郎，贯之为果州刺史。后数日，贯之再贬巴州刺史，涯贬虢州司马。乙亥，以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亦坐考策无异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调，各从辟于藩府。僧孺，弘之

七世孙；宗闵，元懿之玄孙；贯之，福嗣之六世孙；，睦州新安人也。

[6]夏季，四月，宪宗对有关部门推举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考生举行考试，伊阙县尉牛僧孺、陆浑县尉皇甫、前科进士李宗闵等人，指明并陈述当时政务的过失，都能够毫无避讳。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担任主考策对的官员，韦贯之将牛僧孺等人纳入成绩优秀的上第中，宪宗对他们也很嘉许，颁诏命令中书省对他们从优安排。李吉甫讨厌他们言语直切，哭泣着向宪宗陈诉，而且说：“策对考试是由翰林学士裴和王涯来覆核审定的。皇甫是王涯的外甥，王涯没有事先说明，裴也没有提出异议。”宪宗没有办法，免除了裴与王涯翰林学士的职务，让裴出任户部侍郎，王涯出任都官员外郎，韦贯之出任果州刺史。几天以后，韦贯之又被贬为巴州刺史，王涯被贬为虢州司马。乙亥（二十三日），宪宗任命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他也是由于主考策对时没有提出异议而受到处罚。牛僧孺等人长期不得

调任，分别被藩镇征用为幕府的僚属。牛僧孺是牛弘的七世孙。李宗闵是李元懿的玄孙。韦贯之是韦福嗣的六世孙。皇甫是睦州新安人。

[7]丁丑，罢五月朔宣政殿朝贺。

[7]丁丑（二十五日），宪宗撤销了五月朔日（初一）在宣政殿举行的朝贺。

[8]以荆南节度使裴均为右仆射。均素附宦官得贵显，为仆射，自矜大。尝入朝，逾位而立；中丞卢坦揖而退之，均不从。坦曰："昔姚南仲为仆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权幸者。"坦寻改右庶子。

[8]宪宗任命荆南节度使裴均为右仆射。裴均平时依附宦官，得以富贵显达，出任右仆射后，更为骄矜自大。有一次，裴均上朝，在超越自己职位的地方站了下来，御史中丞卢坦向他拱手行礼，请他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裴均不肯听从 。卢坦说："过去，姚南仲担任仆射时，他的位置就是在这里的。"裴均说："姚南仲是什么人？"卢坦说："是信守正道，不肯交结权贵宠臣的人。"不久，卢坦被改任为右庶子。

[9]五月，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以为："牛僧孺等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而更遭斥逐，并出为关外官。杨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谴谪。卢坦以数举职事黜庶子。此数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视其进退以卜时之否臧者也。一旦无罪悉疏弃之，上下杜口，众心汹汹，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诏征之直言，索之极谏，僧孺等所对如此，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征直言极谏之士，策问天旱，穆质对云：'两汉故事，三公当免；卜式著议，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为左补阙。今僧孺等所言未过于穆质，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质，宁之子也。

[9]五月，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认为："牛僧孺等人直率地谈论当时的事务，蒙恩登科，复试合格，但是又遭受驱逐，一并被贬黜为幕府的僚属。杨於陵等人因主考策问时敢于收录直率而言的人们，裴等人因复试策问时不肯斥逐直率而言的人们，都获罪贬官。卢坦则因屡次纠劾任职官员，被贬为右庶子。这几个人都是当今众望所归的人物，天下的人们就是根据他们的升降情况来估量时势的好坏

的。朝廷忽然在他们无罪的情况下，对他们全都予以贬逐，使大小官员缄口不言，大家心中动荡不安，陛下也知道这种情形吗？而且，既然陛下颁布诏书征求人们直率而言，要求人们极言规谏，牛僧孺等人才会作出这样的策对，即使陛下不能够将他们的策对推广实施，又怎么忍心处以罪罚，将他们驱逐出去呢！过去，在德宗刚刚即位时，也曾征召直率而言、尽力规谏的人士，当时的策对考试问到干旱问题，穆质策对说：‘如果发生干旱，依照西汉和东汉的惯例，应当将三公免职；根据卜式的著名议论，应当将桑弘羊一类人物煮死。’德宗对穆质的话深为嘉许，便将穆质由京郊的县尉提升为左补阙。现在，牛僧孺等人说的话不及穆质言辞激烈，但陛下连忙驱逐了他们，我看这恐怕并不是继承祖宗事业的办法啊。”穆质是穆宁的儿子。

[10]丙午，册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罗汨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

[10]丙午（二十五日），宪宗将回鹘的新任可汗册封为爱登里汨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

[11]西原蛮酋长黄少卿请降；六月，癸亥，以为归顺州刺史。

[11]西原蛮人酋长黄少卿请求投降。六月，癸亥（十二日），宪宗任命黄少卿为归顺州刺史。

[12]沙陀劲勇冠诸胡，吐蕃置之甘州，每战，以为前锋。回鹘攻吐蕃，取凉州；吐蕃疑沙陀贰于回鹘，欲迁之河外。沙陀惧，酋长朱邪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复自归于唐，遂帅部落三万，循乌德山而东。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转战至石门，凡数百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太半。执宜帅其余众犹近万人

，骑三千，诣灵州降。灵盐节度使范希朝闻之，自帅众迎于塞上，置之盐州，

为市牛羊，广其畜牧，善抚之。诏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兵马使。未几，尽忠弟葛

勒阿波又帅众七百诣希朝降；诏以为阴山府都督。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

皆捷，灵盐军益强。

[12]沙陀在各胡人中最为精壮骁勇，吐蕃将沙陀安置在甘州，每当交战时，便让沙陀充当前锋。回鹘攻打吐蕃，占领了凉州，吐蕃怀疑

沙陀同时听从回鹘的指使，便准备将沙陀迁徙到黄河以外。沙陀人害怕，酋长朱邪尽忠与他的儿子朱邪执宜商量再次主动归附唐朝，便率领部落三万，沿着乌德山向东而来。沙陀部落行走了三天时，吐蕃追赶的兵马纷纷来到，沙陀与吐蕃由洮水辗转打到石门，共计交战数百次，朱邪尽忠死去，战士与人众死去了一多半。朱邪执宜率领剩下来的部众，还有将近一万人，骑兵三千人，前往灵州归降。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得知消息后，亲自率领部众在边塞上迎接沙陀人，将他们安顿在盐州，替他们购买牛羊，扩大他们的畜牧范围，好好地安抚他们。于是，朝廷颁诏命令设置阴山府，任命朱邪执宜为兵马使。不久，朱邪尽忠的弟弟朱邪葛勒阿波又率领部众七百人前往范希朝处归降，朝廷颁诏任命他为阴山府都督。从此，每当灵盐遇有战事，便让沙陀兵马参战，无论打到哪里，无不取得胜利，灵盐的军队愈发强盛起来了。

[13]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13]秋季，七月，辛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14]以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使。苏强之诛也，兄弘在晋州幕府，自免归，人莫敢辟。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废之，请辟为判官。”上曰：“使苏强不死，果有才行，犹可用也，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饥，谷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

[14]宪宗任命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察使。苏强被诛杀时，他的哥哥苏弘正在晋州幕府任职，他自请免职回来，人们都不敢征召任用他。卢坦上奏说：“苏弘有才能，品行好，不能够因他弟弟的原故而遭受罢免，请征召他出任判官。”宪宗说：“假如苏强不死，果真德才兼备，尚且是可以起用的，何况对于他的哥哥呢！”卢坦就任时，正赶上当地发生旱灾，闹了饥荒，谷物的价格日益增高，有人请求压低谷物价格，卢坦说：“宣歙地区耕地面积狭小，谷物出产较少，仰仗着各地前来经商的人们运来粮食。如若粮食价格降低了，商人的船只便不再前来，宣歙地区就越发困难了。”不久，当地一斗米价值二百钱，行商都聚集到这里来了。

[15]九月，庚寅，以于为司空，同平章事如故；加右仆射裴均同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15]九月，庚寅（十一日），宪宗任命于为司空，仍然如前同平章事，加封右仆射裴均同平章事，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锷家巨富，厚进奉及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学士白居易以为：“宰相人臣极位，非清望大功不应授。昨除裴均，外议已纷然，今又

除锷，则如锷之辈皆生冀望。若尽与之，则典章大坏，又不感恩；不与，则厚

薄有殊，或生怨望。幸门一启，无可奈何。且锷在镇五年，百计诛求，货财既足，自入进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镇皆谓锷以进奉得之，竞为刻剥，则百姓何以堪

之！”事遂寝。

淮南节度使王锷入京朝见。王锷家中极为富有，他以大量资财进献贡物和 贿赂宦官，谋求出任平章事。翰林学士白居易认为：“宰相是人臣中的最高职位，如果不是声望清正或者功劳巨大的人是不应当授给的。过去任命裴均为宰相，外界的议论已经很多了。如今又要任命王锷为宰相，那么像王锷这一类人都会生出要当宰相的希望。如果完全满足他们的愿望，就会使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而他们也并不会感激陛下的恩典。如果不满足他们的原望，便是陛下有厚薄之分，有人就会生产怨恨。侥幸之门一经打开，便无法收拾了。而且，王锷出任淮南的五年间，想尽办法搜刮聚敛，在物资钱财充足后，便亲自入朝进献贡物。倘若任命他为宰相，各地藩镇都会说王锷是由于进献贡物而得到宰相职务的，便争着剥削百姓，那么百姓怎么能够经受得住呢！”于是事情被搁置下来。

[16]壬辰，加宣武节度使韩弘同平章事。

[16]壬辰（十三日），宪宗加封宣武节度使韩弘同平章事。

[17]丙申，以户部侍郎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虽以李吉甫故罢学士，然宠信弥厚，故未几复擢为相。

[17]丙申（十七日），宪宗任命户部侍郎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虽然宪宗因李吉甫的原故免去了裴的翰林学士职务，然而对他的

宠爱信任却更为深厚，所以不久便又提拔他出任宰相。

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细务皆自决之，由是裴延龄辈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选擢宰相，推心委之，尝谓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亦竭诚辅佐。上尝问：“为理之要何先？”对曰：“先正其心。”旧制，民输税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实估，以重敛于民。及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请一切用省估；其观察使，先税所理之州以自给，不足，然后许税于所属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苏息。先是，执政多恶谏官言时政得失，独赏之。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尝有故人自远诣之，资给优厚，从容款狎。其人乘间求京兆判司，曰：“公不称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伤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怜公者，不妨得之，则必不可。”

当初，德宗不肯信任宰相，天下的细小事务完全由自己处理，因此裴延龄一类人得以当权。宪宗还在藩王府邸中时，内心本来就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及至即位后，对选择提拔的宰相，总是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宪宗曾经对裴等人说“凭着太宗、玄宗的英明，还要借助大臣来完成对国家的治理，何况象朕这样连先朝圣君的万分之一都不上的人呢！”裴也竭尽诚心佐助皇帝。宪宗曾经询问裴说；“治理国家的要务，什么居于首位？”裴回答说：“首先应当端正人心。”依照常例，人民交纳的赋税有三项：第一项是进献朝廷的赋税，第二项是送交镇使的赋税，第三项是留在本州的赋税。建中初年制定了两税法，致使商品价格提高而钱币价格跌落。在此之后，商品价格跌落而钱币价格提高，百姓交纳的赋税已经多出当初的一倍了。其中留在本州的与送交镇使的赋税，各地又降低都省规定的物价而按照实际的物价征收，以加重对百姓的征敛。及至裴出任宰相，他上奏说：“对于全国留在本州和交送镇使的物品，请一律采用都省制定的物价。观察使应当首先在自己治理的州中征税，以便自给，如果达不到应该征收的税额，然后才允许他们在所隶属的州中征税。”由此，江淮地区的百姓逐渐得到休养生息。在此之前，主持政务的官员往往厌恶谏官谈论时政的成功与失败，唯独裴奖励谏官进谏。裴的才具气度严正而庄重，人们不敢因私事干求他。曾经有一位朋友从远方来到他那里，裴送给这位朋友

许多财物，纵情而无拘束地接待他，此人借机请求京兆府参军的职务，裴说："你不适合担当这个官职，我不敢因朋友的私情去损害朝廷至上的公道。以后若有瞎眼的宰相怜悯你，你不妨得到这个官职，我却是肯定不

会同意的。"

[18]戊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18]戊戌（十九日），宪宗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

[19]河中、晋绛节度使宣公杜黄裳薨。

[19]河中、晋绛节度使宣公杜黄裳去世。

[20]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于临泾，以镇将郝为刺史。

20]冬季，十二月，庚戌（初三），朝廷在临泾设置行原州，任命镇将郝为刺史。

[21]南诏王异牟寻卒，子寻劝立。

[21]南诏王异牟寻去世，他的儿子寻劝即位。

四年（己丑、809）

四年（己丑，公元809年）

[1]春，正月，戊子，简王遘薨。

[1]春季，正月，戊子（十一日），简王李遘去世。

[2]渤海康王嵩卒，子元瑜立，改元永德。

[2]渤海康王大嵩去世，他的儿子大元瑜即位，更改年号为永德。

[3]南方旱饥。庚寅，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周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

[3]南方天气干旱，发生饥荒。庚寅（十三日），宪宗任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人为江淮、两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前去赈济抚恤饥民。在将要启程时，宪宗警告他们说："朕在宫中就是使用一匹丝帛，都要登记使用数额，只有在救济百姓时，才不计算费用。你们这

些人应当记住我的用心，不要学着潘孟阳的样子去喝酒游山就算了事。”

[4]给事中李藩在门下，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更连素纸，藩曰：“如此，乃状也，何名批敕！”裴荐藩有宰相器。上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罢为太子宾各，擢藩为门下侍郎、同平章

事。藩知无不言，上甚重之。

[4]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供职，凡是制书敕令有不适当的地方，他便在黄麻纸的末后批写意见。吏人请他再用一张白纸连在后面，李藩却说：“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在写文状了，还叫什么批写敕书呢！”裴推荐李藩有担当宰相的器度。宪宗认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缄默不言，取悦于人，二月，丁卯（二十一日），将郑罢免为太子宾客，提升李藩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藩知无不言，宪宗很器重他。

[5]河东节度使严绶，在镇九年，军政补署一出监军李辅光，绶拱手而已。裴具奏其状，请以李代之。三月，乙酉，以绶为左仆射，以凤翔节度使李为河东节度使。

[5]河东节度使严绶在藩镇任职九年，军中政务和吏员委任一概由监军李辅光处理，严绶抱合双手表示恭敬罢了。裴将他的状况全部上奏，请求让李替代他。三月，乙酉（初九），宪宗任命严绶为左仆射，任命凤翔节度使李为河东节度使。

[6]成德节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长为之，父没则代领军务。

[6]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去世，他的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命为留后。河北三镇相继分别设置了副大使，以嫡长子担任，一旦父亲去世，便代替父亲统领军中事务。

[7]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又言“宫人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事宜省费，物贵徇情。”又请“禁诸道横敛以充进奉。”又言“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婢，乞严禁止。”闰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人之请。己未，雨。绛表贺曰：“乃知忧先于事，故能无忧；事至而忧，无救于事。”

[7]由于发生了长时间的干旱，宪宗准备颁布德音，翰林学士李绛与白居易进言，认为：“要想让人们得到实际恩惠，最好是减轻他们的租税。”又说：“宫中人员在供内廷驱遣以外，剩下来的人为数仍然很多。办事应当节省开支，对人贵在顺乎常情。”他们还请求“禁止各道横征暴敛以充当进献的贡物。”又说：“岭南、黔中、福建的习尚，往往掳掠良民，将他们卖作奴婢，请严加禁止。”闰三月，己酉（初三），宪宗颁布制书，减轻对全国在押囚犯的处罚，免除本年租赋，外放宫中妇女，杜绝进奉，禁止掠卖人口，完全像他们两人请求的那样。己未（十三日），下雨。李绛上表祝贺说：“由此可知，忧虑在事情发生之前，才能够消除忧虑；忧虑在事情发生后，便无可挽回了。”

[8]初，王叔文之党既贬，有诏，虽遇赦无得量移。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奏：“郴州司马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为杨子留后。”上许之。巽精于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战栗如在巽前。异句检簿籍，又精于巽，卒获其用。

[8]当初，王叔文一党被贬后，诏书规定他们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能够酌情迁官。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上奏说：“郴州司马程异，有担当官吏的才分，明察善辨，请陛下任命他为扬子留后。”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李巽监督考察属下是精明的，即使吏人身在千里以外，仍然像在李巽面前那样战战兢兢地办事。程异检核帐簿文书，比李巽还要精明，最后还是得到进用了。

[9]魏徵玄孙稠贫甚，以故第质钱于人，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请以私财赎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诏，居易奏言：“事关激劝，宜出朝廷。师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钱赎还后嗣。”上从之，出内库钱二千缗赎赐魏稠，仍禁质卖。

[9]魏徵的玄孙魏稠极为贫困，将祖居的住宅典押给人，换取钱币，平 卢节度使李师道请求用自己的资财将住宅赎买出来。宪宗命令白居易草拟同意李师道请求的诏书，白居易上奏说：“这件事情关系到对臣下的激励劝勉，应当由朝廷办理此事。李师道是什么人，胆敢抢去这个美名！希望陛下敕令有关部门 用官府的钱赎买住宅，归还给魏氏的后人。”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由内廷专库中支出钱两千缗，赎出住宅，赐给魏稠，并禁止典押出卖。

[10]王承宗叔父士则以承宗擅自立，恐祸及宗，与幕客刘栖楚俱自归京师；诏以士则为神策大将军。

[10]王承宗的叔父王士则因王承宗擅自继任节度使，惟恐祸殃牵连本宗，便与幕府宾客刘栖楚一起主动返回京城。宪宗颁诏任命王士则为神策大将军。

[11]翰林学士李绛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宝，四年于兹，而储闱未立，典册不行，是开窥觎之端，乖重慎之义，非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也。伏望抑谦之小节，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长子邓王宁为太子。宁，纪美人之子也。

[11]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上奏说："陛下继承皇位，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然而，太子尚未确立，册命没有颁行，这将开启暗中希求的端倪，违背慎重的原则，不是继承宗庙、尊重国家的办法啊。希望陛下贬损个人细小的谦逊行为，奉行国家重大的最为公正无私的仪典。"丁卯（二十一日），宪宗颁制将长子邓王李宁立为太子。李宁是纪美人的儿子。

[12]辛未，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粮给沙陀；许之。

[12]辛未（二十五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奏请拨出太原六百士兵的衣服与口粮供给沙陀，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13]夏，四月，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于德音后进银器千五百余两。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尝陛下，愿却之。"上遽命出银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谕进奏院："自今诸道进奉，无得申御史台；有访问者，辄以名闻。"白居易复以为言，上不听。

[13]夏季，四月，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仗着得到宦官的帮助，在德音颁布后，进献银器多达一千五百余两。翰林学士李绛与白居易等人进言说："裴均打算用此事试探陛下，希望陛下将银器退还。"宪宗赶忙命令将银器取出，交付度支。不久，宪宗颁旨谕示诸道进奏院说："从现在起，凡是各道前来进献贡物，不允许申报御史台。倘若有人询问此类事情，你处就应当将询问者的名

字向朕报告。"白居易又就此事进言，宪宗不肯听从。

[14]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由是议久不决。上以问诸学士，李绛等对曰：“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虽茂昭有请，亦恐非诚。今国家除人代承宗，彼邻道劝成，进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则自以为功；若诏令有所不行，彼因潜相交结；在于国体，岂可遽休！须兴师四面攻讨，彼将帅则加官爵，士卒则给衣粮，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

[14]宪宗准备革除河北各藩镇世代承袭节度使的弊病，趁着王士真去世的机会，打算由朝廷任命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肯服从，就起兵讨伐他。裴说：“李纳对朝廷骄横不敬，而王武俊却为国家立下功劳。陛下前些时候允许李师道承袭节度使职务，现在却要削夺王承宗的承袭，既有碍对藩镇的勉励，又违反事情的情理，王承宗肯定不会服气。”因此，对王承宗的事情计议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决定下来。宪宗就此询问各位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回答说：“河北藩镇不遵奉朝廷的声威与教化，谁不愤恨叹惜！然而，要想现在就攻取他们，也许朝廷还没有这个能力。成德一镇，自从王武俊以来，父子相继承袭节度使的职位，已经有四十多年，人情已经习惯，不认为有什么不对，何况王承宗已经总揽军中事务，忽然派人取代他，恐怕他不一定会接受诏命。加之，范阳、魏博、易定、淄青各藩镇也是将所统辖的地盘世代相传，与成德属于同一体制。他们得知成德由朝廷任命节度使，肯定内心感到不安，暗中相互援助。虽然张茂昭曾经请求替代王承宗，恐怕也没有诚意。现在朝廷委派官员替代王承宗，便是他的邻道劝说成功了，这对张茂昭以后采取或进或退的行动是有利的。如果朝廷委派的官员得以进入成德，张茂昭便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如果陛下的诏令不能得以施行，张茂昭便可能与王承宗暗中相互勾结。这关系到国家的体统，怎么能够就此善罢甘休了呢！而这就必须征集军队，从四方攻打声讨他们，对委任的将领与主帅就得加封官职与爵位，对应征的士兵就得供给衣服与口粮，还会发生顿兵不前，姑息敌寇，旁观

战事的胜利与失败的事情，但是，劳苦百姓、耗费物资的弊病却全部由国家承担起来了。如今江淮地区发生了水灾，官府与平民极为困顿，对于用兵打仗的事情，恐怕是不应该轻易计议的吧。”

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夺裴权，自请将兵讨之。宗正少卿李拭奏称：“承宗不可不讨。承璀亲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统诸军，谁敢不服！”上以拭状示诸学士曰：“此奸臣也，知朕欲将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记之，自今勿令得进用。”

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打逢逢迎宪宗的意愿，削去裴的权力，便主动请求率领兵马讨伐王承宗。宗正少卿李拭上奏声称：“对王承宗不能够不讨伐。吐突承璀是陛下亲近并信任的内臣，应该将禁卫亲军委托给他，让他统率各军，有谁胆敢不服从命令！”宪宗将李拭的进状拿给各位翰林学士看，还说：“这是一个奸臣啊，他知道朕打算任命吐突承璀为大将，所以他便进献这一奏状。你们这些人记住他的名字，从今以后，不要让他得到提拔任用。”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父丧，朝廷久未起复；从史惧，因承璀说上，请发本军讨承宗。壬辰，起复从史左金吾大将军，余如故。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遇到父亲去世而退官守丧，朝廷很长时间没有再起用他。卢从史害怕了，便通过吐突承璀劝说宪宗，请求让自己调发昭义本军前去攻讨王承宗。壬辰（十七日），宪宗起用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其余职务一如既往。

[15]初，平凉之盟，副无帅判官路泌、会盟判官郑叔矩皆没于吐蕃。其后吐蕃请和，泌子随三诣阙号泣上表，乞从其请；德宗以吐蕃多诈，不许。至是，吐蕃复请和，随又五上表，诣执政泣请，裴、李藩亦言于上，请许其和；上从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复使吐蕃。

[15]当初，朝廷与吐蕃在平凉川举行会盟时，副元帅判官路泌、会盟判官郑叔 矩都沦落到吐蕃。此后，吐蕃请求和好，路泌的儿子路随三次前往朝廷哭着进献表章，乞求依从吐蕃的请求，德宗认为吐蕃狡诈多变，不肯听从。至此，吐蕃再次请求和好，路随又接连五次上表，到主持政务的官员那里哭泣着请求，裴、李藩也向宪宗诉说，请求允许吐蕃请和，宪宗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五月，命令祠部郎中徐复出使吐蕃。

[16]六月，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为河东节度使。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又部落众多，恐长谷价，乃命悉从希朝诣河东。希朝选其骁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使以领之，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于是执宜始保神武川之黄花堆。

[16]六月，宪宗任命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为河东节度使。朝廷计议国政的人们认为沙陀住在灵武，靠近吐蕃，顾虑他们反复无常，加上沙陀部落众多，担心会因此使谷物价格上涨，便命令沙陀悉数跟从范希朝前往河东。范希朝在沙陀人中选出骁勇的骑兵一千二百人，号称沙陀军，设置兵马使统领他们，而将其余的沙陀人众在定襄川安顿下来。从此，朱邪执宜开始防守神武川的黄花堆。

[17]左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功德使，盛修安国寺，奏立圣德碑，高大一准《华岳碑》，先构碑楼，请敕学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钱万缗，欲酬之。"上命李绛为之，绛上言："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惟秦始皇于巡游所过，刻石高自称述，未审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过壮丽观游，岂所以光益圣德！"上览奏，承璀适在旁，上命曳倒碑楼。承璀言："碑楼甚大，不可曳，，请徐毁撤。"冀得延引，乘间再论，上厉声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17]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兼任功德使的职务，大力修治安国寺，奏请树立圣德碑，长宽一概以《华岳碑》为标准，先建造藏碑的楼宇，请求宪宗敕令翰林学士撰写碑文，而且说："我已准备好一万缗钱，打算酬谢撰文的学士。"宪宗命令李绛撰写碑文，李绛进言说："唐尧、虞舜、夏禹、商汤不曾立碑称道自己超凡的德行，只有秦始皇在巡视游历经过的地方，镌刻石碑，为自己大力宣扬，不知道陛下打算效法谁人？而且，叙述修治寺庙的美盛之处，只不过是建筑壮丽，足供游览一类，难道这是光大陛下恩德的办法吗！"宪宗览阅奏章时，适逢吐突承璀在一旁，宪宗便让他将碑楼拖倒。吐突承璀说："碑楼很大，无法拖拉，请让我慢慢将它毁除吧。"希望得以招揽适当的人物，借机再说此事，宪宗语调严厉地说："用许多牛来拖拉碑楼！"吐突承璀这才不敢答言。共计用一百条牛拖拉碑楼，碑楼才倒塌下来。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八卷

唐纪五十四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下元和四年（己丑、809）

唐纪五十四 唐宪宗元和四年（己丑，公元809年）

[1]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简弹京兆尹杨凭，前为江西观察使贪污僭侈；丁卯，贬凭临贺尉。夷简，元懿之玄孙也。上命尽籍凭资产，李绛谏曰："旧制，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

[1]秋季，七月，壬戌（十八日），御史中丞李夷简揭发京兆尹杨凭原先担任江西观察使时贪赃枉法，过度奢侈。丁卯（二十三日），宪宗将杨凭贬为临贺县尉。李夷简是李元懿的玄孙。宪宗命令将杨凭的资财田产全部没收，李绛进谏说："根据惯例，如果不属于谋反叛逆的罪行，便不没收罪犯的家产。"于是，宪宗才没有没收杨凭的资财田产。

凭之亲友无敢送者，栎阳尉徐晦独至蓝田与别。太常卿权德舆素与晦善，谓之曰："君送杨临贺，诚为厚矣，无乃为累乎！"对曰："晦自布衣蒙杨公知奖，今日远谪，岂得不与之别！借如明公他日为谗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舆嗟叹，称之于朝。后数日，李夷简奏为监察御史。晦谢曰："晦平生未尝得望公颜色，公何从而取之！"夷简曰："君不负杨临贺，肯负国乎！"

杨凭的亲戚朋友没有敢来送行的，唯独栎阳县尉徐晦来到蓝田，与杨凭辞别。太常卿权德舆平素与徐晦交好，便告诉他说："你为杨临贺送行，诚然是情谊深厚，但这岂不要使你遭受牵累吗！"徐晦回答说："我从身为平民时便蒙受杨公的知遇与奖拔，现在他被贬逐远方，我怎么能够不与他告别呢！假使您以后被进谗的人斥逐，我敢自视为与您彼此无关的人吗！"权德舆赞叹不已，便在朝廷中称扬他。过了几天后，李夷简奏请宪宗任命徐晦为监察御史。徐晦道谢时说："我平时不曾以与您谋面，您根据什么选取了我呢！"李夷简说："你不肯辜负杨临贺，怎么肯辜负朝廷呢！"

[2]上密问诸学士曰："今欲用王承宗为成德留后，割德、棣二州更为一镇以离其势，并使承宗输二税，请官吏，一如师道，何如？"李绛

等对曰："德、棣之隶成德，为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将士忧疑怨望，得以为辞。况其邻道情状一同，各虑他日分割，或潜相构扇；万一旅拒，倍难处置，愿更三思。所是二税、官吏，愿因吊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谕承宗，令上表陈乞如师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则幸而听命，于理固顺，若其不听，体亦无损。"

[2]宪宗暗中征询诸位翰林学士的意见说："现在打算任用王承宗为成德留后，从成德分割出德州与棣州两地，再设置一个军镇，以便削弱王承宗的势力，并且让王承宗向国家缴纳两税，向朝廷请求任命官吏，完全像对李师道的措施一样，你们认为怎么样呢？"李绛等人回答说："德州与棣州隶属成德，为时已久，现在忽然将二州分割出来，恐怕王承宗及其将士的忧虑怀疑、怨恨不满，便能够找到借口了。况且，相邻各道的情形和他是一样的，相邻各道各自顾虑以后也会遭到分割，或许就要暗中相互连结，彼此煽动了。假如他们聚兵抗拒朝廷，处理起来会有加倍困难，希望陛下再反复考虑一下。有关上缴两税、任命官吏两点是正确的，希望趁着吊祭使前往王承宗处的机会，让吊祭使以个人意见开导王承宗，使他上表陈请按照李师道的成例处理，不让他知道这是出自陛下的意见。这样，假如王承宗幸好听从命令，固然是顺乎情理的；倘若王承宗不肯听从命令，也不会损害朝廷的体面。"

上又问："今刘济、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岂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时当平！议者皆言'宜乘此际代之，不受则发兵讨之，时不可失。'如何？"对曰："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谄谀躁竞之人争献策画，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势与二方异。何则？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辟、李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辟、徒以货财啖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故臣等当时亦劝陛下诛之，以其万全故也。成德则不然，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不知君臣逆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将为朝廷羞。又，邻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万一余道或相表里，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窬，其为忧患可胜道哉！济、季安与承宗事体不殊，若物故之际，有间可乘，当临

事图之；于今用兵，则恐未可。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

宪宗又询问道：“如今刘济、田季安都身患重病，如果他们一旦去世，难道能够完全像对待成德那样，将节度使的职务交给他们的儿子吗！这样下去，什么时候天下才能够平定呢！议论此事的人们都说：‘应当趁着这一时机取代他们，如果他们不肯接受命令，就派兵讨伐他们，时机不可错过。’这种看法怎么样呢？”李绛等人回答说：“群臣看到陛下西面攻取蜀地，东面攻取吴地，易于反掌，所以阿谀逢迎、争权夺势的人们争着进献筹谋，劝说陛下开通河北地区。他们不曾为国家做过深远的谋划，周密的计虑，陛下也由于前些时候成功比较容易，因而相信他们的话。我等日夜相继地考虑此事，认为河北地区的形势与西蜀、东吴两地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西川和浙西都不是反复无常的地区，他们周边相邻的州道都是国家可以指挥自如的臣属。唯独刘辟、李生出狂妄的阴谋，但他们的部下都不赞成。刘辟、李仅仅用物资钱财利诱部下，官军一到，他们的势力便分崩瓦解了。所以我等当时也劝说陛下诛讨他们，因为这是万无一失的原故啊。成德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内部上下牢固结合，历时已久；外部四处蔓延连结，声势已大。他们的将士与百姓感念他们累世赡养的恩惠，不晓得君主与臣下、正顺与逆反的道理，劝告他们，他们不肯听从，威慑他们，他们不肯服气，这是会给朝廷带来羞辱的。再者，相邻各道平时或许会相互猜疑与怨恨，及至得知朝廷派人代换成德节度使时，就肯定会合成一条心，这大约是各自替子孙后代打算，也顾虑到以后自己会遭到这种处置的原故啊。如果其余数道中有人与成德相互应援，战祸就会连绵不断，国家的资财用尽，力量耗竭，西部与北部的戎狄再乘机伺隙而动，他们造成的祸患难道是讲得完的吗！刘济、田季安与王承宗在事情的体统上没有区别，倘若在他们去世时，有机可乘，应当临至事情发生时再谋取，现在诉诸武力，恐怕就不够妥当了。天下太平的大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希望陛下审慎地处理此事。”

时吴少诚病甚，绛等复上言：“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臣愿舍恒冀难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谋。

脱或恒冀连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衅，势可兴师，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傥事不得已，须赦承宗，则恩德虚施，威令顿废。不如早赐处分，以收镇冀之心，坐待机宜，必获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颇惧，累表自诉。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诣真定宣慰，承宗受诏甚恭，曰：“三军见迫，不暇俟朝旨，请献德、棣二州以明恳款。”

当时，吴少诚病情非常严重，李绛等人再次进言说：“吴少诚的病肯定不会再好起来了。淮西的局势与河北并不相同，周围都是国家的州县，不与贼寇的疆境相毗邻，没有同党应援帮助，朝廷任命淮西主帅，现在正是时候，如果淮西不肯听从，可以计议出兵征讨他们。我希望陛下丢开恒冀这一难达目的的筹策，归向申蔡这一容易成功的谋划。假如对恒冀需要连续用兵，战事并不令人满意，而蔡州出现缝隙，具备可以发兵的形势，南北两方同时用兵，国家的财物人力的用度就难以充足了。倘若事情出于迫不得已，而必须赦免王承宗，那就会使陛下的恩典与仁德空自施行，朝廷的威严与号令立刻废弃了。这就不如及早颁赐对王承宗的处理办法，以便收揽恒冀的归向之心，坐等时机，肯定能够在申蔡得到好处。”不久，王承宗因很久没有得到朝廷任命，感到很是恐惧，屡次上表自行陈诉。八月，壬午（初九），宪宗便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真定安抚王承宗，王承宗接受诏旨时很是恭敬地说：“由于我受到部下各军的逼迫，来不及等候朝廷颁旨任命。请让我献出德州与棣州，用以表明我的诚意。”

[3]丙申，安南都护张舟奏破环王三万众。

[3]丙申（二十三日），安南都护张舟奏称打败了环王的三万人众。

[4]九月，甲辰朔，裴武复命。庚戌，以承宗为成德节度使、恒·冀·深·赵州观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德·棣二州观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婿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飞报，先知之，使谓承宗曰：“昌朝阴与朝廷通，故受节。”承宗遽遣数百骑驰入德州，执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节过魏州，季安阳为宴劳，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

[4]九月，甲辰朔（初一），裴武回报完成使命。庚戌（初七），宪宗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和恒、冀、深、赵四州观察使，德州刺

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和德、棣二州观察使。薛昌朝是薛嵩的儿子，王承宗的女婿，所以朝廷就势起用了他。田季安得到快马传递的报告，事先已经知道了朝廷的任命，便派人告诉承宗说：“薛昌朝暗中与朝廷交往，所以他才得到节度使的职位。”王承宗连忙派遣数百名骑兵奔入德州，将薛昌朝捉拿到真定囚禁起来。中使颁送任命薛昌朝为节度使的旌节经过魏州，田季安佯装设宴犒劳中使，将中使留了好几天，及至中使来到德州时，薛昌朝已经被捉拿走了。

上以裴武为欺罔，又有谮之者曰：“武使还，先宿裴家，明旦乃入见。”上怒甚，以语李绛，欲贬武于岭南，绛曰：“武昔陷李怀光军中，守节不屈，岂容今日遽为奸回！盖贼多变诈，人未易尽其情。承宗始惧朝廷诛讨，故请献二州；既蒙恩贷，而邻道皆不欲成德开分割之端，计必有间说诱而胁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选武使入逆乱之地，使还，一语不相应，遽窜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贼庭者以武为戒，苟求便身，率为依阿两可之言，莫肯尽诚具陈利害，如此，非国家之利也。且、武久处朝廷，谙练事体，岂有使还未见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为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谗人欲伤武及者，愿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问。

宪宗认为裴武是在欺蒙朝廷，还有人诬陷他说：“裴武出使归来后，先到裴家中过夜，第二天早晨，才入朝晋见。”宪宗非常恼怒，将此事说给李绛听，打算将裴武贬逐到岭南。李绛说：“过去，裴武落在李怀光的军队中，恪守节操，不肯屈服，现在怎么会突然去做邪恶的事情！大约贼人狡诈多变，使人不容易识破其中的真情。王承宗起初害怕朝廷讨伐他，所以请求献出两个州来。在蒙受陛下的宽宥后，与王承宗相邻各道不愿意让成德成为分割地盘、献给朝廷的开端，估计肯定发生了暗中劝说、引诱、胁迫王承宗，使他不能够信守当初的心愿的事情，这并不是裴武的罪责啊。如今陛下挑选裴武前往反叛动乱的地区，出使回来后，一句话说得不够适合，便急忙将他斥逐到荒远地区，我恐怕从今以后受命出使敌庭的人们会以裴武当作儆戒，苟且寻求自身的便利，一概说些随声附和、模棱两可的言语，不肯披露真心而陈述利弊得失了。像这个样子，对国家可不是有利的啊。而且，裴与裴武长期在朝廷任职，熟悉朝事的体统，难道会在出使归来、未见天子以前便首先在宰相家中过夜吗！我敢向陛下确保裴武不会这样

去做，这大概是有好进谗言的人打算危害裴武以至裴，希望陛下察验此事。”宪宗停了许久才说：“在道理上或许有此一说吧。”于是不再追究。

[5]丙辰，振武奏吐蕃五万余骑至佛梯泉。辛未，丰州奏吐蕃万余骑至大石谷，掠回鹘入贡还国者。

[5]丙辰（十三日），振武奏称，吐蕃五万余骑来到佛梯泉。辛未（二十八日），丰州奏称，吐蕃一万余骑来到大石谷，掳掠入京进贡后归返本国的回鹘人。

[6]左神策军吏李昱贷长安富人钱八千缗，满三岁不偿，京兆尹许孟容收捕械系，立期使偿，曰：“期满不足，当死。”一军大惊。中尉诉于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军，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诏，当死。然臣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强，何以肃清辇下！钱未毕偿，昱不可得。”上嘉其刚直而许之，京城震栗。

[6]左神策军吏李昱向长安富人借贷钱八千缗，满了三年，还不偿还。京兆尹许孟容将李昱收捕，并给他带上枷锁，立下期限，让他清偿。许孟容说：“如果期限满了，你还没有完全还清，就会处以死罪。”左神策军全军大为震惊。左神策军中尉向宪宗申诉，宪宗派遣中使宣布诏旨，让许孟容将李昱交付本军，许孟容不肯将他遣回。中使第二次前来，许孟容说：“我不肯接受诏命，该当死罪。然而，我为陛下担任京城周围地区的长官，如果不去约束地方上的豪强势力，怎么能够使京城清平整肃呢！只要没有将钱完全清偿，李昱就不能够从我这放走。”宪宗嘉许许孟容刚强正直，便答应了他，京城的人们震恐惊惧了。

[7]上遣中使谕王承宗，使遣薛昌朝还镇；承宗不奉诏。冬，十月，癸未，制削夺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

[7]宪宗派遣中使开导王承宗，让他发送薛昌朝返回德州，王承宗不接受诏命。冬季，十月，癸未（十一日），宪宗颁制削除王承宗的官职爵位，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

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今神

策军既不置行营节度使，则承璀乃制将也；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则承璀乃都统也。臣恐四方闻之，心窥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刘济、茂昭及希朝、从史乃至诸道将校皆耻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齐，功何由立！此是资承宗之计而挫诸将之势也。陛下念承璀勤劳，贵之可也；怜其忠赤，富之可也。至于军国权柄，动关理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从人之欲而自损圣明，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乎！”时谏官、御史论承璀职名太重者相属，上皆不听。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极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马使，改处置为宣慰而已。

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认为；“国家发兵征讨攻伐时，应当督责将帅去完成任务。近些年来，开始任命中使为监军。自古至今，还没有征调全国的兵力，专门让中使统领的先例。现在，神策军既然不设置本军的行营节度使，吐突承璀便是总领本军的主将了，吐突承璀又充任诸军招讨处置使，他便是统领各军的都统了。我担心各地得知这一消息后，肯定要窥伺朝廷的间隙，周边各族得知这一消息后，必须会笑话中国无人。陛下能够忍受让后世相互传说，任命宦官为一军主将、各军都统是由陛下肇始的吗！我还担心刘济、张茂昭、以及范希朝、卢从史以至于各道将校都以接受吐突承璀的指挥为耻辱，既然军心不齐，又怎么能够建立功劳呢！这是资助王承宗计谋，挫伤各将领的声势啊。陛下顾念吐突承璀辛勤劳苦，使他尊贵起来就可以了；怜惜他忠心赤诚，使他富厚起来就可以了。至于军队和国家的权力，经常关系到政治修明或祸乱丛生，朝廷的制度，是由祖宗传承下来的，难道陛下能够忍受顺从下属的情好，从而毁坏自家的法令制度，放纵别人的欲求，从而损害自己无上的英明吗！陛下为什么不暂时思考一番，却要招来万世以后的讥笑呢！”当时，论说吐突承璀被委任的职务名分太重的谏官、御史一个接着一个，宪宗全然不肯听从。戊子（十六日），宪宗驾临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人极力进言对吐突承璀的任命是不妥当的，宪宗没有办法，第二天，免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职务，将处置使改为宣慰使罢了。

李绛尝极言宦官骄横，侵害政事，谗毁忠贞，上曰：“此属安敢为谗！就使为之，朕亦不听。”绛曰：“此属大抵不知仁义，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赂则誉跖、为廉良，佛意则毁龚、黄为贪暴，能用倾巧之智，构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润以入之，陛下必有时而信之矣。自古宦官败国者，备载方册，陛下岂得不防其渐乎！”

李绛曾经极力进言宦官傲慢专横，侵扰损害朝中政务，谗言诋毁忠诚坚贞之士，宪宗说：“这一类人怎么有胆量说别人的坏话呢！即使他们进了谗言，我也不会听信的。”李绛说：“这一类人大都不懂得仁义，分不清是非，唯利是图，只要是得到贿赂，就能将盗跖、庄赞誉成廉洁善良之人；如果违背了他们的意志，便可将龚遂、黄霸毁谤为贪婪暴虐的，能够使用狡诈的智虑，捏造成是非难辨的事端，时时刻刻围绕在四周，将谗言逐渐渗透进去，陛下肯定有时候也会相信他们的。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件，完全记录在典籍上面，陛下怎么能够不防备他们的浸染呢！”

己亥，吐突承璀将神策兵发长安，命恒州四面藩镇各进兵招讨。

己亥（二十七日），吐突承璀带领神策军从长安出发，命令恒州四周的藩镇各自进军招抚讨伐。

[8]初，吴少诚庞其大将吴少阳，名以从弟，署为军职，出入少诚家如至亲，累迁申州刺史。少诚病，不知人，家僮鲜于熊儿诈以少诚命召少阳摄副使、知军州事。少诚有子元庆，少阳杀之。十一月，己巳，少城薨，少阳自为留后。

[8]当初，吴少诚宠爱他的大将吴少阳，便以堂弟的名义，委任他担当军中职务，吴少阳在吴少诚家中往来，就像最近的亲属一样。历经多次升迁，他已担任了申州刺史。吴少诚得病后，连人都不能分辨出来了。家中的仆人鲜于熊儿诈称吴少诚的命令，传召吴少阳代理彰义节度副使，掌管军中和地方事务。吴少诚有个儿子叫吴元庆，吴少阳将他杀掉。十一月，己巳（二十七日），吴少诚去世，吴少阳自命为彰义留后。

[9]是岁，云南王寻劝卒，子劝龙晟立。

[9]这一年，云南王寻劝去世，他的儿子劝龙晟即位。

[10]田季安闻吐突承璀将兵讨王承宗，聚其徒曰：“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赵；赵虏，魏亦虏矣，计为之奈何？”其将有超

伍而言者，曰：“愿借骑五千以除君忧。”季安大呼曰：“壮哉！兵决出，格沮者斩！”

[10]田季安得知吐突承璀带领兵马征讨王承宗，便将他的徒众聚合起来说：“朝廷的军队不能够跨过黄河，已经长达二十五年时间了，现在忽然越过魏博，攻打成德。倘若成德被俘虏，魏博也就被俘虏了，我们应当做何打算呢？”他的将领中有人从队伍中站出来说：“希望能够借给我骑兵五千人，用以消除您的忧虑。”田季安大声喊着说：“真是豪壮！我决意出兵，阻止者斩首！”

幽州牙将绛人谭忠为刘济使魏，知其谋，入谓季安曰：“如某之谋，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师越魏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专付中臣，不输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谁为之谋？此乃天子自为之谋，欲将夸服于臣下也。若师未叩赵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谋反不如下，且能不耻于天下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画长策，仗猛将练精兵，毕力再举涉河，鉴前之败，必不越魏而伐赵，校罪轻重，必不先赵而后魏，是上不上，下不下，当魏而来也。”季安曰：“然则若之何？”忠曰：“王师入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压境，号曰伐赵；而可阴遗赵人书曰：‘魏若伐赵，则河北义士谓魏卖友；魏若与赵，则河南忠臣谓魏反君。卖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执事若能阴解陴障，遗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赵，西得以为臣，于赵有角尖之耗，于魏获不世之利，执事岂能无意于魏乎！’赵人脱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来，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谋，与赵阴计，得其堂阳。

幽州牙将绛州人谭忠为刘济出使魏博，得知了魏博的企图，便前去告诉田季安说：“根据我的谋算，魏博出兵，这是招引天下的军队来对付魏博啊。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朝廷的军队越过魏博，攻打成德，不使用老臣宿将，反而把兵权专付给宦官，不征调全国的军队，反而派出大批的关中兵马，您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吗？这便是天子自己想出来的主意，准备以此向臣下夸耀，并使他们敬服啊。如果官军在没有攻打成德以前，首先便被魏博打败了，这就表示天子的谋算反而赶不上臣下的谋算，皇上在天下的人们面前怎么能够不感到羞愧呢！皇上既羞愧，又恼怒，就一定要任用能谋善算的人士来筹划长远的计策，依仗勇猛善战的将领来训练精锐的兵马，然后再全力起

兵，渡过黄河。官军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就一定不会再越过魏博前去攻打成德；比较魏博与成德罪责的大小，也一定不会先去攻打成德，然后再攻打魏博。这可谓不上不下，就是对着魏博来的了。”田季安说：“果真如此，怎么办才好呢？”谭忠说：“当官军进入魏博境内时，你要好好犒劳官军。当此之际，你要将全部兵马压向过境，号称攻打成德，但可以暗中给成德人送上一封书信说：‘倘若魏博攻打成德，河北地区的仗义之士使会说魏博出卖朋友了；倘若魏博援助成德，河南地区的忠义之臣便会说魏博反叛君主了。出卖朋友和反叛君主的名声，魏博是不能容忍与接受的。如果您能够暗中解除城防，送给魏博一座城池，魏博得以拿此城作为向天子报捷的凭据，这才能使魏博在北面得以侍奉成德，在西面得以做成人臣，对于成德说来，仅有不多的损耗，对魏博说来，获得罕有的利益，难道您能够对魏博的主张没有一点意思吗！’假如成德人不拒绝你的主张，这便使魏博的霸主基业奠定了。”田季安说：“太好了！先生的到来，是上天对魏博的眷顾啊。”于是，田季安采用了谭忠的计谋，与成德暗中商议，得到了成德的堂阳县。

忠归幽州，谋欲激刘济讨王承宗；会济合诸将言曰：“天子知我怨赵，今命我伐之，赵亦必大备我。伐与不伐孰利？”忠疾对曰：“天子终不使我伐赵，赵亦不备燕。”济怒曰：“尔何不直言济与承宗反乎！”命系忠狱。使人视成德之境，果不为备；后一日，诏果来，令济“专护北疆，勿使朕复挂胡忧，而得专心于承宗。”济乃解狱召忠曰：“信如子断矣；何以知之？”忠曰：“卢从史外亲燕，内实忌之；外绝赵，内实与之。此为赵画曰：‘燕以赵为障，虽怨赵，必不残赵，不必为备。’一且示赵不敢抗燕，二且使燕获疑天子。赵人既不备燕，潞人则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赵，赵见伐而不备燕，是燕反与赵也。’此所以知天子终不使君伐赵，赵亦不备燕也。”济曰：“今则奈何？”忠曰：“燕、赵为怨，天下无不知。今天子伐赵，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济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卖恩于赵，败忠于上，两皆售也。是燕贮忠义之心，卒染私赵之口，不见德于赵人，恶声徒嘈嘈于天下耳。惟君熟思之！齐曰：“吾知之矣。”乃下令军中曰：“五日毕出，后者醢以徇！”

谭忠回到幽州后，打算用计鼓动刘济攻讨王承宗，适逢刘济聚合各将领说：“天子知道我怨恨成德，现在命令我讨伐成德，成德也必然极

力防备我。出兵讨伐与不出兵讨伐，采用哪种做法有利呢？”谭忠赶忙回答说：“天子最终是不会让我们去攻打成德的，成德也不会防备卢龙。”刘济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我与王承宗谋反呢！”他命令将谭忠囚禁到牢狱中。刘济让人察看成德的边境，果然不曾设置防备。过了一天，果然有诏书送来，命令刘济“专力防护北部疆境，不要让朕再为胡人担忧，因而得以一心一意地对付王承宗。”于是，刘济打开牢狱，召见谭忠说：“事态诚然像你判断的那样，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谭忠说：“卢从史表面上与卢龙亲近，骨子里实际是在忌恨卢龙，表面上不与成德往来，骨子里实际是在援助成德。他为成德这样筹划说：‘卢龙是把成德作为自己的屏障的，虽然卢龙怨恨成德，但肯定不会伤害成德，所以没有必要对卢龙设置防备。’这种做法，一是显示成德不敢抗拒卢龙，二是打算让卢龙遭到天子的怀疑。既然成德人不防备卢龙，潞州人便会跑去报告天子说：‘卢龙对成德的怨恨很深，成德在遭受攻打时，并不防备卢龙，这说明卢龙反而是与成德亲善的。’这就是我知道天子最终不会让您攻打成德，而成德也不会防备卢龙的道理所在啊！”刘济说：“现在应当怎么办呢？”谭忠说：“卢龙与成德结下仇怨，天下无人不知。现在，天子出兵攻打成德，你却使整个卢龙的兵马披甲不卧，坐以待敌，连一个人也没有渡过易水，这就恰好让潞州人认为卢龙以小恩小惠收买成德，因而向皇上败坏卢龙忠于朝廷的名声，在这两方面他们都能达到目的。这就使卢龙虽然内含信守忠义的心愿，终于还是招惹来偏袒成德的口实，既不能使成德人感激卢龙，还徒然使辱骂卢龙的呼声在天下喧闹不止罢了。请您周密地考虑这个问题吧！”刘济说：“我明白其中的道理啦。”于是，他命令军中将士说：“五天以内，全部出动，要是有谁落后了，就将他剁成肉酱示众！”

五年（庚寅、810）

五年（庚寅，公元810年）

[1]春，正月，刘济自将兵七万人击王承宗，时诸军皆未进，济独前奋击，拔饶阳、束鹿。

[1]春季，正月，刘济亲自带领兵马七万人进击王承宗。当时，各军都没有前进，只有刘济向前奋力进击，攻克了饶阳与束鹿。

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军为恒州北面招讨，会于定州。会望夜，军吏以有外军，请罢张灯。张茂昭曰：“三镇，官军也，何谓外军！”命张灯，不禁行人，不闭里门，三夜如平日，亦无敢喧哗者。

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军担当恒州北面的招抚与讨伐，在定州会师。正赶上十五日夜晚，义武的军吏认为定州驻有外来的军队，请求禁止张灯，张茂昭说：“河东、河中、振武三镇兵马，都是官军，怎么能够把他们称作外来的军队呢！”他命令点起灯来，不禁止人们夜行，不关闭坊里的大门，一连三个夜晚，都像平时一样，也没有人胆敢大声乱喊乱叫。

丁卯，河东将王荣拔王承宗洄湟镇。吐突承璀至行营，威令不振，与承宗战，屡败；左神策大将军郦定进战死。定进，骁将也，军中夺气。

丁卯（二十六日），河东将领王荣攻克了王承宗的洄湟镇。吐突承璀来到行营后，军威政令不振，与王承宗交战，屡次失败，左神策大将军郦定进战死。郦定进是一员骁勇的将领，军中将士因他的战死而士气低落。

[2]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召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稹伤面；上复引稹前过，贬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言稹无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问而稹先贬，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无敢言者。又，稹为御史，多所举奏，不避权势，切齿者众，恐自今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疾恶绳愆，有大奸猾，陛下无从得知。”上不听。

[2]河南尹房式做了不守法纪的事情，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请将他拘捕，同时擅自命令停止房式办理本职事务。朝廷认为不能够这样处理，罚元稹一个季度的薪俸，将他召回西京长安。元稹来到敷水驿时，有一个内侍宦官从后面赶到，撞开驿站的大门，叫喊喝骂着走了进去，用马鞭抽打元稹，打伤了他的脸。宪宗又联系元稹以前的过失，将他贬为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与崔群都说元稹是无罪的。白居易也进言说：“中使欺凌羞辱朝中官员，不去追究中使的罪过，反而首先将元稹贬官，恐怕从今以后中使外出会愈加暴虐骄横，人们没有再敢说话的了。再者，元稹担任御史，提出不少检举奏报，对权贵势

要人士无所避忌，痛恨他的人很多，现在将元稹贬逐了，恐怕从今以后没有人愿意为陛下担当官职而执行法令，憎恨邪恶而纠正过失了。即使出现了特大的奸险狡猾的人物，陛下也无法得知了。”宪宗不肯听信他的谏言。

[3]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讨吴少阳。三月，己未，以少阳为淮西留后。

[3]宪宗因河朔地区正在使用武力，不再能够讨伐吴少阳，三月，己未（十九日），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

[4]诸军讨王承宗者久无功，白居易上言，以为:“河北本不当用兵，今既出师，承璀未尝苦战，已失大将，与从史两军入贼境，迁延进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难支敌。希朝、茂昭至新市镇，竟不能过；刘济引全军攻围乐寿，久不能下。师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状，似相计会，各收一县，遂不进军。陛下观此事势，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见，须速罢兵，若又迟疑，其害有四：可为痛惜者二，可为深忧者二。何则?

[4]由于讨伐王承宗的各支军队长期不能成功，白居易进言认为:“河北地区本来就不应该使用武力，既然现在出兵了，吐突承璀不曾艰苦作战，却已经失去了一员大将。他与卢从史两支军队已经进入成德的疆境，一味拖延行动，不只是有意停顿不前，也是他们的兵力难以抵敌。范希朝与张茂昭来到新市镇，竟然不能够通过。刘济率领全军攻打并围困乐寿，长期不能攻克。李师道与田季安原来就是不能担保的，观察他们的情形，好像相互经过了盘算，每人各自占领一个县，便不再进军。陛下看这样的事态趋势，还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以我愚昧的见解看来，必须迅速停止用兵，如果还要犹豫，便会有四点害处，其中应当为陛下痛切惋惜的害处有两点，应当为陛下深切忧虑的害处也有两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若保有成，即不论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虚费赀粮。悟而后行，事亦非晚。今迟校一日则有一日之费，更延旬月，所费滋多，终须罢兵，何如早罢！以府库钱帛、百姓脂膏资助河北诸侯，转令强大。此臣为陛下痛惜者一也。

“倘若保证能够获得成功，便可以不计较费用需要多少；既然明确知道无法获得成功，便不应该白白耗费资财与粮食。懂得了这个道理

以后再去行动，为时还不算晚。现在，晚纠正一天就要多一天的费用，再拖延一个月，需要的费用就更多了。既然终究要停止用兵，为什么不及早停止下来呢！用国家库存的钱财布帛和民脂民膏供给河北地区的节帅，反而使他们强大起来。这便是为陛下痛切惋惜的第一点。

臣又恐河北诸将见吴少阳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轻重，同词请雪承宗。若章表继来，即义无不许。请而后舍，体势可知，转令承宗胶固同类。如此，则与夺皆由邻道，恩信不出朝廷，实恐威权尽归河北。此为陛下痛惜者二也。

“我还担心河北地区各将领见到吴少阳已经受到制书的任命，必定会援引处理这一件事的宽严标准，众口一词地请求为王承宗昭雪。如果奏章奏表相继而来，按道理说就不能不答应了。经过他们请求后再放弃对王承宗的讨伐，这种格局与情势是可想而知的，只能反而使王承宗与同类人牢固地勾结在一起。像这个样子，给予与剥夺完全是按照与王承宗相邻各道的意见来决定的，恩德与信义都不是出自朝廷，这实在让人担心朝廷的声威与权力会完全归向河北藩镇了。这便是我为陛下痛切惋惜的第二点

今天时已热，兵气相蒸，至于饥渴疲劳，疾疫暴露，驱以就战，人何以堪！纵不惜身，亦难忍苦。况神策乌杂城市之人，例皆不惯如此，忽思生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军若散，诸军必摇，事忽至此，悔将何及！此为陛下深忧者一也。

“现在天气已经炎热，士兵身上的热气互相蒸熏，至于饥饿干渴，疲乏劳累，瘟疫流行，露天而处，驱赶着他们去参加战斗，人们怎么能够经受得住呢！即使人们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也是难以忍受这种苦楚的。况且，神策军中杂乱无章的城市居民，一概都不习惯像这样的军旅生活，忽然想到应该寻找一条求生之路，若有一个逃跑，便有一百个人相互煽动逃跑，若有一支军队溃散，其他各军必定也要动摇。如果事情忽然达到这般地步，后悔还来得及吗！这便是我为陛下深切忧虑的第一点。

臣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中国之事，小大尽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讨承宗一贼，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则兵力之强弱，资费之多少，岂宜使西戎、北虏一一知之！忽见利生心，乘虚入寇，以今日之势

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连祸生，何事不有！万一及此，实关安危。此其为陛下深忧者二也。”

“我听说回鹘与吐蕃都派出了密探，对于中国的事情，无论大小，全都知道。现在，朝廷聚集天下兵马，只是在讨伐王承宗这一个叛贼，由冬天到夏天，都不能够建树功勋。而军队力量的强弱，物资费用的多少，难道应该让西方与北方的戎虏逐个了解清楚吗！假如他们忽然看到有利可图，生出异心，乘着国内空虚的时机前来侵犯，就凭着朝廷现在的形势与力量，难道对两方面都能够予以救援吗？战争连续不断，灾祸从中产生，什么样的事情不会现出！万一到了这般田地，实在是关系着国家的安定与危亡。这便是我为陛下深切忧虑的第二点。”

[5]卢从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谋，及朝廷兴师，从史逗留不进，阴与承宗通谋，令军士潜怀承宗号；又高刍粟之价以败度支，讽朝廷求平章事，诬奏诸道与贼通，不可进兵。上甚患之。

[5]卢从史第一个提出讨伐王承宗的策谋，及至朝廷发兵后，卢从史却停留下来，不肯进兵，暗中与王承宗互通计谋，让将士们暗地里在怀中揣着王承宗的行军标记，还抬高草料与粮食的价格，以便破坏度支的军需供应，暗示朝廷任命他为平章事，上奏诬告各道与王承宗勾结，不赞成进兵。宪宗为此甚为忧虑。

会从史遣牙将王翊元入奏事，裴引与语，为言为臣之义，微动其心，翊元遂输诚，言从史阴谋及可取之状。令翊元还本军经营，复来京师，遂得其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款要。言于上曰：“从史狡猾骄很，必将为乱。今闻其与承璀对营，视承璀如婴儿，往来都不设备；失今不取，后虽兴大兵，未可以岁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许之。

适逢卢从史派遣牙将王翊元入朝奏事，裴将他引至一旁，与他谈话，对他讲述作为人臣应有的义理，暗暗地打动他的内心，于是王翊元也表达了自己的诚意，将卢从史暗中的策划与潞州可以攻取的状况讲了出来。裴命令王翊元返回本军，经过筹措规划后，再来京城，于是赢得了潞州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人的诚心。裴对宪宗说：“卢从史诡诈多端，骄横凶暴，肯定要发动变乱。现在听说他在吐突承璀的对面扎营，将吐突承璀当作婴儿一般，在两营之间往来，全然不设置防

备。如果失去现在的时机，不将他拘捕起来，以后即使征集大批兵马前去讨伐，也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将他平定的。”宪宗起初感到惊讶，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考虑后，便答应了下来。

从史性贪，承璀盛陈奇玩，视其所欲，稍以遗之；从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谋，召从史入营博，伏壮士于幕下，突出，擒诣帐后缚之，内车中，驰诣京师。左右惊乱，承璀斩十余人，谕以诏旨。从史营中士闻之，皆甲以出，操兵趋哗。乌重胤当军门叱之曰：“天子有诏，从者赏，敢违者斩！”士卒皆敛兵还部伍。会夜，车疾驱，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听，晟之子也。

由于卢从史生性贪婪，吐突承璀将许多珍奇的玩赏器物陈列出来，看出他希望得到什么，便逐渐地拿来送给他。卢从史高兴，对吐突承璀愈发亲昵。甲申（疑误），吐突承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经过商议后，叫卢从史前来营中博戏，在帐幕下面设了伏兵。卢从史来到后，伏兵突然冲了出来，擒获了卢从史，到帐幕后面，将他捆绑起来，装进车中，急奔京城。卢从史身边的人们又震惊，又慌乱，吐突承璀斩杀了十多个人，当众宣布了诏书的旨意。卢从史营中的将士们得知消息后，都穿好铠甲，走了出来，手中握着兵器，疾步而行，大声喧哗。乌重胤站在军营门前喝斥他们说：“天子发有诏令，服从的奖赏，胆敢违抗的问斩！”于是，将士们都收起兵器，回到队伍中去。适值夜晚降临，载着卢从史的车辆急速奔驰，在天亮以前，已经走出了泽潞的疆境。乌重胤是乌承洽的儿子。李听是李晟的儿子。

[6]丁亥，范希朝、张茂昭大破承宗之众于木刀沟。

[6]丁亥（疑误），范希朝、张茂昭在木刀沟大破王承宗的兵马。

[7]上嘉乌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义节度使；李绛以为不可，请授重胤河阳，以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镇昭义。会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句当昭义留后，绛上言：“昭义五州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诸镇蟠结，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入其腹内，诚国之宝地，安危所系也。为从史所据，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复以与重胤，臣闻之惊叹，实所痛心！昨国家诱执从史，虽为长策，已失大体。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为重镇留后，为之求旌节，无君之心，孰甚于此！陛下昨日得昭义，人神同庆，威令再立；今日忽心授本军牙将，物情顿沮，纪纲大紊。校计利害，更不若从史为之。何则？从史虽蓄奸谋。

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于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窃恐河南、北诸侯闻之，无不愤怒，耻与为伍；且谓承璀诱重胤逐从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将校，能无自危乎！傥刘济、茂昭、季安、执恭、韩弘、师道继有章表陈其情状，并指承璀专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处之？若皆不报，则众怒益甚；若为之改除，则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复使枢密使梁守谦密谋于绛曰：“今重胤已总军务，事不得已，须应与节。”对曰：“从史为帅不由朝廷，故启其邪心，终成逆节。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节，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异于从史乎！重胤之得河阳，已为望外之福，岂敢更为旅拒！况重胤所以能执从史，本以杖顺成功；一旦自逆诏命，安知同列不袭其迹而动乎！重胤军中等夷甚多，必不愿重胤独为主帅。移之他镇，乃惬众心，何忧其致乱乎！”上悦，皆如其请。壬辰，以重胤为河阳节度使，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7]宪宗嘉许乌重胤的功劳，打算立即授给他昭义节度使的职务。李绛认为不适当，请求授给乌重胤河阳节度使的职务，而任命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镇守昭义。适逢吐突承璀奏称，他已经发出文书，指令乌重胤为句当昭义留后，李绛进言说：“昭义所属的泽、潞、邢、胤、磁五州，在崤山以东占据着关系全局的重要地位，魏博、恒州、幽州各军镇盘状纠结，朝廷只有依仗这五州之地来控制他们。邢州、磁州、州伸展到魏博等军镇的中心地区，诚然是国家的宝地，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危亡。从前昭义被卢从史占据，已使朝廷为此忙得顾不上按时吃饭，现在幸亏得到了昭义，但吐突承璀又将昭义交给了乌重胤，我得知消息后惊叹不已，实在感到痛心！不久前朝廷将卢从史诱捕，即使这算是长远的筹策，却也已经失去了原则。现在，吐突承璀又送发文书，指派乌重胤担当这一重要军镇的留后，并请求任命他为节度使，目无君主的居心，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吗！陛下日前取得昭义，人神共同庆祝，军政号令再次树立起来。现在忽然将昭义授给本军中的牙将，众望顿时沮丧，法度大为紊乱。算计此中的好处与坏处，反而不如由卢从史担任节度使。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卢从史蓄积着邪恶的阴谋，但已经是朝廷任命的州道长官。而乌重胤只是众多将官中的一员，因吐突承璀的一纸文书便代替了卢从史，我私下里担心河南、河北的节帅得知消息后，没有不感到愤怒，以与他同列为耻辱的。而且他们将会说是吐突承璀诱使乌重胤驱逐卢从史，从而代替了他的职位的，他们每个人的部下都有将官，怎么能够不感到自危呢！

倘若刘济、张茂昭、田季安、程执恭、韩弘，李师道一个接着一个地进献章表，陈述这种情形，并且指责吐突承璀专擅君命的罪行，不知道陛下怎样处理？如果陛下一概不予答复，大家的怒气就会更为加重；如果陛下因此改为任命他人，朝廷的威严便失去了。”宪宗又让枢密使梁宗谦暗中与李绛商量说：“现在乌重胤已经总揽军中事务，事情出于迫不得已，应该授给他节度使的旌节。”李绛回答说：“卢从史担任主帅便不是由朝廷任命的，所以才启动了他邪恶的意图，终于做出违反节操的事情。现在，由于乌重胤掌管军事，朝廷便授给他节度使的旌节，刑赏的权柄不掌握在朝廷手中，与卢从史担任节度使又有什么区别呢！乌重胤能够得到河阳，已经是超出他向往的福气了，难道他还有胆量聚众抗拒吗！何况乌重胤能够捉获卢从史的原因，本来是由于他坚持顺承朝廷才取得成功的。忽然连他自己也违背诏书的命令，怎么能够知道同事们会不沿袭他的行径，从而有所行动呢！乌重胤在军队中的同辈为数众多，他们肯定不希望乌重胤独自出任主帅。将他改任到别的军镇去，才能使大家感到满意，哪里需要为招致变乱而担忧呢！”宪宗高兴起来，完全按照他的请求去做。壬辰（疑误），任命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任命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戊戌，贬卢从史欢州司马。

戊戌（疑误），宪宗将卢从史贬为州司马。

[8]五月，乙巳，昭义军三千余人夜溃，奔魏州。刘济奏拔安平。

[8]五月，乙巳（初六），昭义军三千多人在夜间溃散，逃奔魏州。刘济奏称攻克了安平。

[9]庚申，吐蕃遣其臣论思邪热入见，且归路泌、郑叔矩之柩。

[9]庚申（二十一日），吐蕃派遣臣下论思邪热入京朝见，而且归还了路泌和郑叔矩的灵柩。

[10]甲子，奚寇灵州。

[10]甲子（二十五日），奚人侵犯灵州。

[11]六月，甲申，白居易复上奏，以为：“臣比请罢兵，今之事势，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复何所待！”是时，上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逾月不见学士，李绛等上言：“臣等饱食不言，其自为计

则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询访理道，开纳直言，实天下之幸，岂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对来”。

[11]六月，甲申（十五日），白居易再次进献奏疏认为：“近来我曾请求停止用兵，现在事情的趋势，又不如以前了，不知道陛下还要等待什么！”当时，每当遇到军队和国家重大的事情，宪宗必定要与各位翰林学士商量。宪宗曾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召见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便进言说：“我等饱食终日，不用进言，若是为自己着想，这是够好的了，但是这对陛下怎么样呢！陛下征询访求治国的方策，开辟言路，采纳谏言，这实在是国家的幸运，岂是我等的幸运！”宪宗连忙下令：“明天你们前来麟德殿奏对吧。”

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绛曰：“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

白居易有一次由于在议论事情时说“陛下错了”，宪宗面色庄重严肃地停止了谈话，暗中将翰林学士承旨李绛召来，告诉他说：“白居易这个小臣出言不逊，必须让他退出翰林院。”李绛说：“陛下能够容纳直率的进言，所以群臣才敢竭尽诚心，不作隐瞒。白居易的话虽然有欠思考，但本意是要进献忠心。现在倘若陛下将他处以罪罚，我担心天下的人们都各自想要缄默不语了，这可不是开拓视听，彰明至上德行的办法啊。”宪宗高兴起来，对待白居易也还像往常一样。

上尝欲近猎苑中，至蓬莱池西，谓左右曰：“李绛必谏，不如且止。”

宪宗曾经准备就近在禁苑中打猎，来到蓬莱池的西面，对周围的人们说：“李绛肯定是要进谏的，不如姑且停止吧。”

[12]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陈为卢从史所离间，乞输贡赋，请官吏，许其自新。李师道等数上表请雪承宗，朝廷亦以师久无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为成德军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悉罢诸道行营将士，共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加刘济中书令。

[12]秋季，七月，庚子（初二），王承宗派遣使者陈述自己是被卢从史从中的挑拨的，请求缴纳赋税，要求朝廷任命官吏，允许他改过自新。李师道等人屡次上表请求为王承宗平反，朝廷也由于长期用

兵，无所建树，丁未（初九），宪宗便颁布制书为王承宗平反，任命他为成德军节度使，将德州与棣州两地重新归属给他，将各道行营的将士们全部遣还，一共向他们颁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还加封刘济为中书令。

[13]刘济之讨王承宗也，以长子绲为副大使，掌幽州留务。济军瀛州，次子总为瀛州刺史，济署行营都知兵马使，使屯饶阳。济有疾，总与判官张、孔目官成国宝谋，诈使人从长安来，曰："朝廷以相分逗留无功，已除副大使为节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来告曰："副大使旌节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节已过代州。"举军惊骇。济愤怒，不知所为，杀大将素与绲厚者数十人，追绲诣行营，以张兄皋代知留务。济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饮，总因置毒而进之。乙卯，济薨。绲行至涿州，总矫以父命杖杀之，遂领军务。

[13]刘济讨伐王承宗时，任命长子刘绲为节度副大使，掌管幽州留后事务。刘济在瀛州驻扎，而次子刘总担任瀛州刺史，于是刘济便让刘总暂任行营都知兵马使，让他屯兵饶阳。适逢刘济身患疾病，刘总与判官张、孔目官成国宝计议，派人诈称从长安前来，对刘济说："由于您停留不前，无所建树，朝廷已经任命副大使刘绲为节度使了。"第二天，刘总又让人前来向刘济报告说："前来颁送旌节，任命副大使为节度使的使者已经来到太原。"接着又使人边跑边喊地说："颁送节度使旌节的使者已经过了代州。"全军将士都很惊异。刘济心怀愤怒，不知所措，便斩杀了平常与刘绲亲善的大将几十个人，召刘绲立即到行营来，而任命张的哥哥张皋代替他掌管留后事务。从早晨起床直到太阳偏西，刘济都未进餐，觉得口渴，便要水渴，刘总乘机在水中下了毒药，送给刘济喝了。乙卯（十七日），刘济去世。刘绲走到涿州时，刘总诈称父亲的命令，将他用棍棒打死，于是刘总便统领了军中事务。

[14]岭南监军许遂振以飞语毁节度使杨於陵于上，上命召於陵还，除冗官。裴曰："于陵性廉直，陛下以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为吏部侍郎。遂振寻自抵罪。

[14]岭南监军许遂振用不实之辞向宪宗诽谤节度使杨於陵。宪宗命令将杨於陵召回朝廷，任命他当闲散的官员。裴说："杨於陵生性廉洁耿直，陛下因许遂振的原故贬黜节帅，这是不合适的。"丁巳（十九

日），宪宗任命杨於陵为吏部侍郎。不久，许振遂自行承受了应负的罪责。

[15]八月，乙亥，上与宰相语及神仙，问："果有之乎？"李藩对曰："秦始皇、汉武帝学仙之效，具载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长年药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励志太平，宜拒绝方士之说。苟道盛德充，人安国理，何忧无尧、舜之寿乎！"

[15]八月，乙亥（初七），宪宗与宰相谈到神仙，宪宗问道："果真有神仙吗？"李藩回答说："秦始皇、汉武帝学习仙术的结果，全都记载在以往的史书中，太宗服用天竺僧人的长生不老之药招致疾病，这便是由古代到现在的明戒啊。陛下年富力强，正在勉励心志，再造太平盛世，应当拒绝方术之士的说教。如果能够使道德盛大而充盈，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政治修明，还用担心没有唐尧、虞舜的年寿吗！"

[16]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营还，辛亥，复为左卫上将军，充左军中尉。裴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陛下纵以旧恩不加显戮，岂得全不贬黜以谢天下乎！"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言承璀可斩。李绛奏称："陛下不责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何以处之？若或诛之。则同罪异罚，彼必不服；若或释之，则谁不保身而玩寇乎！愿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将帅有所惩劝。"间二日，上罢承璀中尉，降为军器使；中外相贺。

[16]九月，己亥（初二），吐突承璀从行营回到朝廷。辛亥（十四日），吐突承璀重新担任左卫上将军，充任左神策军中尉。裴说："吐突承璀首先提倡使用武力，使天下百姓穷乏困苦，到头来还是不能获得成功。即使陛下因旧日的恩情而不肯将他处决示众，为了向天下百姓道歉，难道能够对他全然不加贬斥吗？"给事中段平仲与吕元膺说吐突承璀应当斩杀。李绛上奏声称："如果陛下不肯处罚吐突承璀，以后再出现战败的将领，能够怎样处治他们呢？如果诛杀他们，那便是同样的罪责，不同的处罚，他们定然不会服气；如果对他们免予治罪，那还有谁不保全自身，姑息敌军呢！希望陛下割舍对他不能狠下心来的私恩，行使不可更改的刑典，使将帅们得到一些警戒与勉励。"隔了两天，宪宗免除了吐突承璀左神策军中尉的职务，将他降职为军器使，朝廷内外的人们都相互祝贺。

[17]裴得风疾，上甚惜之，中使候问旁午于道。

[17]裴得了风疾，宪宗很是为他惋惜，派去问候病情的中使在道路上往来纷繁。

[18]丙寅，以太常卿权德舆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18]丙寅（二十九日），宪宗任命太常卿权德舆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19]义武节度使张茂昭请除代人，欲举族入朝。河北诸镇互遣人说止之，茂昭不从，凡四上表；上乃许之。以左庶子任迪简为义武行军司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书管钥授迪简，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孙染于污俗。”

[19]义武节度使张茂昭请求任命代替自己的人员，准备整个家族入京朝见。河北各藩镇交互派人前来劝阻，张茂昭不肯听从。张茂昭共计四次上表，宪宗才答应了他的请求，任命左庶子任迪简为义武行军司马。张茂昭将易州、定州的帐簿文书和锁头钥匙悉数交给了任迪简，打发他的妻子儿女率先上路，还说：“我不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沾染上污浊的习俗。”

茂昭既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杨伯玉作乱，囚迪简。辛巳，义武将士共杀伯玉。兵马使张佐元又作乱，囚迪简，迪简乞归朝。既而将士复杀佐元，奉迪简主军务。时易定府库罄竭，闾阎亦空，迪简无以犒士，乃设粝饭与士卒共食之，身居戟门下经月；将士感之，共请迪简还寝，然后得安其位。上命以绫绢十万匹赐易定将士；壬辰，以迪简为义武节度使。甲午，以张茂昭为河中、慈、隰、晋、绛节度使，从行将校皆拜官。

张茂昭离去后，冬季，十月，戊寅（十一日），虞候杨伯玉发起变乱，将任迪简囚禁起来。辛巳（十四日），义武的将士们一起杀掉了杨伯玉。兵马使张佐元又一次发起变乱，将任迪简囚禁起，任迪简请求返回朝廷。不久，将士们又将张佐元杀掉，拥戴任迪简主持军中事务。当时，易州、定州的库存消耗已尽，居民也散失一空，任迪简拿不出什么东西来犒劳将士，便备办了粗米饭，与士兵们共同进餐。他亲身在军府的大门下面住了一个月，将士们被他打动了，一齐请任迪简回去就寝，此后任迪简的位子才得以安稳下来。宪宗命令拿出绫绢十万匹，颁赐给易州、定州的将士们。壬辰（二十五日），皇帝任命

任迪简为义武节度使。甲午（二十七日），皇帝任命张茂昭为河中、慈、隰、晋、绛节度使，跟随他同行的将官一概授给官职。

[20]右金吾大将军伊慎以钱三万缗赂右军中尉第五从直，求河中节度使；从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贬慎为右卫将军，坐死者三人。

[20]右金吾大将军伊慎以三万缗钱贿赂右军中尉第五从直，要求得到河中节度使的职务。第五从直惟恐事情泄露出去，便将此事奏报了。十一月，庚子（初三），宪宗将伊慎贬为右卫将军，有三个人因此获罪致死。

初，慎自安州入朝，留其子宥主留事，朝廷因以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会宥母卒于长安，宥利于兵权，不时发丧。鄂岳观察使郗士美遣僚属以事过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问，先备篮舆，即日遣之。

当初，伊慎由安州入京朝见，将他的儿子伊宥留下来主持留后事务，朝廷因而任命伊宥为安州刺史，所以他便没有能够离开安州。适逢伊宥的母亲在长安去世，伊宥贪图兵权，不肯按时将死讯公布于众。鄂岳观察使郗士美派遣所属官吏办事经过安州疆境，伊宥出来迎接，于是告诉他母亲的死讯，先准备好竹轿，当天便让他离去了。

[21]甲辰，会王薨。

[21]甲辰（初七），会王李去世。

[22]庚戌，以前河中节度使王锷为河东节度使。上左右受锷厚赂，多称誉之，上命锷兼平章事，李藩固执以为不可。权德舆曰：“宰相非序进之官。唐兴以来，方镇非大忠大勋，则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锷既无忠勋，朝廷又非不得已，何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

[22]庚戌（十三日），宪宗任命前任河中节度使王锷为河东节度使。宪宗身边的人们收受了王锷丰厚的贿赂，多数称赞他。宪宗让王锷兼任平章事，李藩坚持认为这是不适当的。权德舆说“宰相不是按照等次进升的官职。唐朝兴起以来，若不是对特别忠心或立有大功的藩镇，就是对骄横强暴的节帅，朝廷有时出于迫不得已，才将宰相的官职授给他们。现在，王锷既没有显示忠心，建立勋劳，朝廷也不是迫不得已，为什么要忙着将这个名义给予他呢！”于是，宪宗不再任命王锷为宰相。

锷有吏才，工于完聚。范希朝以河东全军出屯河北，耗散甚众；锷到镇之初，兵不满三万人，马不过六百匹，岁余，兵至五万人，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仓库充实。又进家财三十万缗，上复欲加锷平章事，李绛谏曰：“锷在太原，虽颇著绩效，今因献家财而命之，若后世何！”上乃止。

王锷具有治理地方的才干，擅长修城储粮一类事务。范希朝率领河东全军前往河北地区驻扎，人力物力的损耗很大。王锷来到军镇的初期，兵员不满三万人，马匹不超过六百匹。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兵员达到五万人，马匹拥有五千匹，军事器具精良而锋利，仓库中的物资装得满满的。王锷还进献自家财物三十万缗，宪宗又打算加封王锷为平章事，李绛规劝说：“王锷任职太原，虽然取得的功效很是显著，但现在由于贡献自家财物便任命他为宰相，后世将怎样看待此事呢！”于是，宪宗再次打消了任命王锷为相的念头。

[23]中书侍郎裴数以疾辞位；庚申，罢为兵部尚书。

[23]中书侍郎裴屡次因疾病要求辞去相位，庚申（二十三日），宪宗将裴罢免为兵部尚书。

[24]十二月，戊寅，张茂昭入朝，请迁祖考之骨于京兆。

[24]十二月，戊寅（十二日），张茂昭入京朝见，请求将祖父和父亲的骸骨迁移到京兆府安葬。

[25]壬午，以御史中丞吕元膺为鄂岳观察使。元膺尝欲夜登城，门已锁，守者不为开。左右曰：“中丞也。”对曰：“夜中难辩真伪，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还。明日，擢为重职。

[25]壬午（十六日），宪宗任命御史中丞吕元膺为鄂岳观察使。有一次，吕元膺在夜间要登城，城门已经上锁，守护城门的人不肯为他打开城门。周围的人说：“他是吕中丞啊。”守护城门的人回答说：“夜间难以辨别真假，即使是吕中丞，也不能够打开城门。”于是，吕元膺便回去了。第二天，守门人被提拔到重要职位上去。

[26]翰林学士、司勋郎中李绛面陈吐突承璀专横，语极恳切。上作色曰：“卿言太过！”绛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言之而陛下恶闻，乃陛不负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闻所不闻，真忠臣也。他日尽言，皆应如是。”已丑，以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

[26]翰林学士、司勋郎中李绛当着宪宗的面陈诉吐突承璀骄横专断，言辞极为恳切。宪宗气得变了脸色说："你说得太过分了吧！"李绛哭泣着说："陛下将我安置在亲近信任的地位上，如果我在陛下面前畏怯退缩，爱惜自身，不肯进言，这便是我辜负了陛下。我把话讲出来了，但陛下讨厌去听，这就是陛下辜负我了。"宪宗的怒气消除了，便说："你讲的全是人们不能讲的，使朕听到了无法得知的事情，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你以后尽情而言，完全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子。"己丑（二十三日），宪宗任命李绛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职务仍如往常。

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

李绛曾经从容不迫地规劝皇帝不要聚敛钱财，宪宗说："现在河南、河北的好几十个州，都没有实行国家的政教法令，河、湟地区的好几千里地，还沦陷在异族手中，朕日夜想着洗雪祖宗的耻辱，但是财力不够丰足，所以不得不积蓄聚敛啊。不然，朕在宫廷中的花费极为俭约，多储藏财物又有什么用呢！"

六年（辛卯、811）

六年（辛卯，公元811年）

[1]春，正月，甲辰，以彰义留后吴少阳为节度使。

[1]春季，正月，甲辰（初九），宪宗任命彰义留后吴少阳为节度使。

[2]庚申，以前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李藩罢为太子詹事。

[2]庚申（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前任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初七），李藩被罢为太子詹事。

[3]己丑，忻王造薨。

[3]己丑（二十四日），忻王李造去世。

[4]宦官恶李绛在翰林，以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上问："故事，户部侍郎皆进羡余，卿独无进，何也？"对曰："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

安得羡余！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4]宦官不愿意让李绛在翰林院任职，使他出任户部侍郎，兼管户部。宪宗询问李绛说：“依照惯例，户部侍郎都要进献额外税收，唯独你不肯进献，这是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守卫疆土的地方官员，向百姓征收沉重的赋税来换取私人的恩惠，天下的人们尚且共同非难他们，何况户部掌管着的，都是陛下府库中的物品，支出与交纳都有帐簿记载，怎么会有额外的盈余！如果将财物从左藏转运到内库中去，以此作为进献的供物，这就如同将财物从东边的库房搬动到西边的库房，我可不敢因袭这一弊病啊。”宪宗嘉许李绛的耿直，更加器重他了。

[5]乙巳，上问宰相：“为政宽猛何先？”权德舆对曰：“秦以惨刻而亡，汉以宽大而兴。太宗观《明堂图》，禁人背；是故安、史以来，屡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结于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则宽猛之先后可见矣。”上善其言。

[5]乙巳（疑误），宪宗询问宰相说：“执掌大政的宽和与严厉应当哪个居于首位？”权德舆回答说：“秦朝因残酷苛刻而灭亡，汉朝因宽和大度而兴盛。太宗观看《明堂图》，禁止鞭打人们的脊背。所以安禄山、史思明以来，屡次出现悖乱忤逆的臣下，但在转足之间都自取灭亡了。这是由于祖宗的仁政维系着人心，人们不能够忘怀的缘故啊。这样说来，宽和与严厉应该孰先孰后是很清楚的了。”宪宗很赏识权德舆的进言。

[6]夏，四月，戊辰，以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李吉甫恶之也。

[6]夏季，四月，戊辰（初四），宪宗任命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这是因为李吉甫憎恶他的原故。

[7]庚午，以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为代北水运使，有异马不以献；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验，未返，上迟之，使品官刘泰昕按其事。卢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验之，又使品官继往，岂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请先就黜免。”上召泰昕还。

[7]庚午（初六），宪宗任命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有人告发泗州刺史薛謇在担任代北水运使时，曾有一匹

不同寻常的好马，却没有进献上来。事情下交度支查问，命令巡官前去验察，尚未返回，宪宗嫌事情办得太慢，便让品官刘泰昕按察此事。卢坦说：“既然陛下让主关部门验察此事，却接着又让品官前往，难道是大臣比品官还不值得相信吗！请让我先来接受罢免吧。”于是，宪宗将刘泰昕传召回来了。

[8]五月，前行营粮料使于皋谟、董溪坐赃数千缗，敕贷其死；皋谟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并追遣中使赐死。权德舆上言，以为：“皋谟等罪当死，陛下肆诸市朝，谁不惧法！不当已赦而杀之。”溪，晋之子也。

[8]五月，前任行营粮料使于皋谟和董溪因贪污数千缗钱财而获罪，宪宗颁敕免除了他们的死罪，于皋谟被流放春州，董溪被流放封州。当他们走到潭州时，宪宗又追派中使赐他们自裁而死。权德舆进言认为：“于皋谟等二人的罪行应当处死，陛下将他们陈尸闹市，还有谁敢不畏惧法纪！但陛下不应该在赦免他们以后，却又将他们杀掉。”董溪是董晋的儿子。

[9]庚子，以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地与吐蕃接，旧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简以为边将当谨守备，蓄财谷以待寇，不当睹小利，起事盗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铸农器，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增垦田数十万亩。属岁屡稔，公私有余，贩者流及他方。

[9]庚子（初七），宪宗任命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与吐蕃接壤，以往经常天天相互侦察，交替着进入敌方攻打抄掠，人们不得宁息。李惟简认为边疆将领应当周密设防，积蓄资财和谷物，等待敌军的到来，不应当着眼细小的利益，惹起事端，窃取官家的赏赐。他禁止人们随便进入吐蕃的疆境，同时逐渐购买耕牛，铸造农用器具，以便供给不能自己备办耕牛与农具的农民，结果增垦田地数十万亩。适值一连几年丰收，公家与私人有了余粮，于是商人将粮食贩运到外地出售。

[10]赐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姓李氏。

[10]宪宗赐给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姓氏为李氏。

[11]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

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千三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涂可减者减之。又，国家旧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艰难以来，增置使额，厚给奉钱，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州无大小，刺史皆千缗。常兖为相，始立限约，李泌又量其闲剧，随事增加，时谓通济，理难减削。然犹有名存职废，或额去俸存，闲剧之间，厚薄顿异。请敕有司详考俸料、杂给，量定以闻。”于是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同详定。

[11]六月，丁卯（初四），李吉甫上奏说：“由秦朝到隋朝的十三个朝代，设置官员的数量，没有比我朝更多的了。天宝年间以后，中原地区驻屯军队，现在能够计算出来的就有八十多万人，其余作为商人、僧人、道士等不从事农业的人口有十分之五六，这是经常以十分之三的劳苦筋骨的人们去奉养十分之七的不织而衣、不劳而食的人们。现在，朝廷内外需要以税收的钱财供给薪俸的官员不少于一万人，全国有一个千三百多个县，以一个县的地方设置成一个州，以一个乡的人口编制成一个县的情况为数很多。请陛下敕令有关部门详细地规定州县的废弃与设立，对可以省除的吏员要省除，对可以合并的州县要合并，对可以减少的入仕途径要减少。再者，根据朝廷以往的典章制度，依照官员的品级制定薪俸，一品官员每月薪俸钱三十缗，职田上所产的禄米不超过一千斛。国家遭受艰难困苦以来，增设诸使的名额，发给优厚的薪俸钱，到大历年间，有权势的大臣每月薪俸达到钱九千缗，各州不分大小，刺史一概每月薪俸钱一千缗。常衮担任宰相时，开始设立限制约束，李泌又酌量职务清闲与繁重的不同情况，顺从事情的机宜增加薪俸，当时号称通达融贯，从道理上说来是难以削减的。然而，仍然还有名义存在而职事废弃，或者名额免除而薪俸存在的情形，在任职的清闲与繁重之间，薪俸的优厚与菲薄顿时显出差别来了。请陛下敕令有关部门详细考核薪俸食料、杂项供给，酌情参定，上报闻知。”因此，宪宗命令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共同详细参定。

[12]秋，九月，富平人梁悦报父仇，杀秦杲，自诣县请罪。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职方员外郎韩愈议，以为："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故圣人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宜定其制曰：'凡复父仇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敕："梁悦杖一百，流循州。"

[12]秋季，九月，富平人梁悦为父亲报仇，杀死了秦杲，主动前往县衙请求治罪。敕书称："有关复仇的规定，若根据《礼记》的说法，在道理上说与仇人应是不共戴天的，但若引证法令条文，杀人的人就应当处以死刑。礼教与法令两项，都是帝王实行教化的重大根据，既然其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固然应当通过论说辨析商量明白，应该让尚书都省召集有关人员计议，奏报闻知。"职方员外郎韩愈的议论认为："刑律中没有关于与杀父的仇人不共戴天的条文，并不是出现了阙疑不书的文字。，而是由于若不允许为父报仇，便伤害了孝子的心愿，而且违背了先代帝王的教训；若允许为父报仇，人们便将会凭借着法令擅自杀人，从而无法禁止此类事情的发生。所以圣人在经书里将此中的含义反复强调，而在刑律中又将此类条文深深隐没了。圣人的用意是让执法的官吏一概本着法令裁决，而让尊奉经学的人士得以援引经典而加以议论。应该将所规定的此项制度表达为：'凡是为父亲报仇的人，事情被举发后，应当一概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召集有关人员计议奏报，斟酌合理的情由，作出应有的处治。'这样，经书与刑律便都不会失去各自的意指了。"宪宗敕令："对梁悦处以杖刑一百，流放循州。"

[13]甲寅，吏部奏准敕并省内外官计八百八员，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13]甲寅（二十二日），吏部上奏说，依据敕令合并与省除朝廷内外官员计有八百零八人、各部门九品以下的吏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14]黔州大水坏城郭，观察使窦群发溪洞蛮以治之；督役太急，于是辰、溆二州蛮反，群讨之，不能定。戊午，贬群开州刺史。

[14]黔州发生严重的水灾，内城与外城都被毁坏。黔中观察使窦群征发溪洞蛮人来修治内城与外城，由于督责事功过于急切，于是辰州和溆州两地的蛮人反叛了。窦群讨伐蛮人，没有能够将他们平定。戊午（二十六日），宪宗将窦群贬为开州刺史。

[15]冬，十一月，弓箭库使刘希光受羽林大将军孙钱二万缗，为求方镇，事觉，赐死。事连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以承璀为淮南监军。上问李绛："朕出承璀何如？"对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

[15]冬季，十一月，弓箭库使刘希光接受了羽林大将军孙二万缗钱，便为他谋求节度使的职务，结果被发觉了，宪宗赐他自裁而死。事情牵连到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初五），宪宗任命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宪宗询问李绛："朕将吐突承璀任为外官怎么样呢？"李绛回答说："外界人士想不到陛下忽然能够这么做。"宪宗说："此人只是一个家奴而已。以往，朕觉得使唤他的时间很长了，所以因私情恩宠而宽宥了他。倘若他有违纪犯法的行为，朕抛弃他就如丢掉一根毫毛一样轻易呢！"

[16]十六宅诸王既不出阁，其女嫁不以时，选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赂自达。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择其人，独近世不然。"十二月，壬申，诏封恩王等六女为县主，委中书、门下、宗正、吏部选门地人才称可者嫁之。

[16]十六宅诸王既然都没有去做封地上的藩王，他们的女儿便不能按时出嫁，已经择偶下嫁的女儿都是通过宦官办成的，大都要以丰厚的贿赂为自己通融。李吉甫进言说："自古以来，公主下嫁，必定要选择合适的人士，唯独近世以来不是这个样子了。"十二月，壬申（十一日），宪宗颁诏将恩王等人的六个女儿封为县主，委托中书省、门下省、宗正寺和吏部选择门第人才相当的人士，将县主许配给他们。

[17]己丑，以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为相，多修旧怨，上颇知之，故擢绛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绛鲠直，数争论于上前；上多直绛而从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17]己丑（二十八日），宪宗任命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出任宰相以来，往往报复旧日与自己结怨的人们，宪宗

也略微了解一些情况，因此才提升李绛出任宰相。李吉甫善于逢迎皇上的意旨，而李绛刚正不阿，二人屡次在宪宗面前争论，宪宗时常认为李绛正确，听从他的主张。因此，二人有了嫌隙。

[18]闰月，辛卯朔，黔州奏：辰、溆贼帅张伯靖寇播州、费州。

[18]闰十二月，辛卯朔（初一），黔州上奏说：辰州与溆州两地溪洞蛮人头领张伯靖侵犯播州与费州。

[19]试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于吐突承璀恩顾未衰，乃投匦上疏，称"承璀有功，希光无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弃。"知匦使、谏议大夫孔见其副章，诘责不受；涉乃行赂，诣光顺门通之。闻之，上疏极言"涉奸险欺天，请加显戮。"戊申，贬涉峡州司仓。涉，渤之兄；，巢父之子也。

[19]试太子通事舍人李涉得知宪宗对吐突承璀的恩宠眷顾并未减弱，便在收受臣民意见的铜匦中投递章疏，内称："吐突承璀立有功劳，刘希光没有罪过。吐突承璀被陛下长期托付亲信之任，不应当聚然将他抛弃。"知匦使、谏议大夫孔看到了章疏的副本，对上奏的内容加以责问，不肯受理他的章疏。于是，李涉行贿，前往光顺门进状。孔得知消息后，上疏极力进言说："李涉奸邪阴险，欺骗上天，请将他处决示众。"戊申（十八日）宪宗将李涉贬为峡州司仓。李涉是李渤的哥哥。孔是孔巢父的儿子。

[20]辛亥，惠昭太子宁薨。

[20]辛亥（二十一日），惠昭太子李宁去世。

[21]是岁，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钱者。

[21]这一年，全国获得大丰收，有些地方一斗米才值两个钱。

七年（壬辰、812）

七年（壬辰，公元812年）

[1]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义方为坊观察使。初，义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擢义方为京兆尹。李绛恶义方为人，故出之。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坊，专作威福，欺罔聪明。"上曰："朕谙李绛不如是。明日，将问之。"义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

且陛下不以臣愚，备位宰相，宰相职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尔。”遂趣义方之官。

[1]春季，正月，辛未（十一日），宪宗任命京兆尹元义方为坊观察使。当初，元义方巴结吐突承璀，李吉甫也打算依靠吐突承璀，因而提拔元义方出任京兆尹。李绛憎恶元义方的为人，所以将他斥逐出朝。元义方入朝向宪宗谢恩，乘机说：“李绛为他的同年许季同徇私，将许季同任命为京兆少尹，将我斥逐到坊，专门作威作福，欺侮蒙骗陛下的视听。”宪宗说：“朕熟知李绛，他可不是像你说的这个样子。等到明天吧，朕打算问一问他。”元义方既惶恐，又惭愧，只好走了出来。第二天，宪宗以此事责问李绛说：“人们对于自己的同年固然会有私情吗？”李绛回答说：“所谓同年，就是来自全国各地人们偶然同时科考登第，有些人是在考中复试以后才互相认识的，这里有什么私情！而且，陛下不嫌我愚昧，让我充数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酌量人们的才能，授给他们职任，倘若有人果真具有才能，即使他在自己的兄弟侄一辈人中，尚且要任用他，何况与自己是同年呢！因躲避嫌疑而放弃人才，这是便利自身的做法，而不是舍身为公的态度啊。”宪宗说：“讲得好。朕知道你肯定不会私情用事的。”于是，宪宗催促元义方前去就任。

[2]振武河溢，毁东受降城。

[2]振武处的黄河泛滥，冲毁了东受降城。

[3]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曰：“汉文帝时兵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犬戎腥膻，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加之水旱时作，仓廪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

[3]三月，丙戌（二十八日），宪宗驾临延英殿，李吉甫进言说：“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作乐。”李绛说：“汉文帝时，兵器钝弊，没有锋刃，家家富裕，人人丰足，贾谊且尚认为这是将火种放到堆积着的木柴下面，不能够说这是安定的。现在，朝廷的法纪号令不能够控制的地区，有河南、河北五十多个州；异族秽恶的气息，近处已经与

泾州与陇州连接，边防上的烽火屡次报警；再加上水旱灾害经常发生，库存的粮食空匮乏用，这正是陛下应当天亮以前就起床，傍晚时分才进食时，怎么能够将现在称为太平，忙着作乐呢！”宪宗高兴地说：“你的话恰好符合朕的心意。”退朝以后，宪宗对身边的人说：“李吉甫专门阿谀献媚，像李绛那样，才是真正的宰相哩！”

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朕幼在德宗左右，见事有得失，当时宰相亦未有再三执奏者，皆怀禄偷安，今日岂得专归咎于德宗邪！卿辈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畏朕谴怒而遽止也。”

宪宗曾经询问宰相：“贞元年间办理政务不甚修明，为什么竟会达到那般地步？”李吉甫回答说：“德宗听凭自己超人的智力行事，不肯信任宰相，却要信任其他的人，这就使邪恶的臣下能够趁机恃势玩弄权柄。办理政事不甚修明，主要由于这个原故啊。”宪宗说：“然而，这也不一定都是德宗的过错。朕幼年在德宗身边，看到每逢事情有成败优劣之分时，当时的宰相也没有再三坚持奏陈的，都贪恋俸禄，但求眼前平安度日，现在，怎么能够专门将过错归给德宗呢！你们这些人最好以此为戒。如果事情有对错之分，应当尽力陈述不止，不要害怕朕会发怒而赶忙闭口不言啊！”

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得为忠！”上早：“绛言是也。”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李绛或久不谏，上辄诘之曰：“岂朕不能容受邪，将无事可谏也？”

有一次，李吉甫说：“人臣不应该固执地一味进谏。让君主喜欢，臣下安宁，不是也很好吗！”李绛说：“人臣应该敢于冒犯圣上的威严，讲出逆耳但又恳切的谏言，指明并陈述事情的成功与失败。假如使君主陷在邪恶之中，怎么能够算得上是忠于君主呢！”宪宗说：“李绛说得对啊。”李吉甫来到中书省，躺在那里，不肯办事，只是长吁叹气罢了。有时候，李绛很长时间没有进谏，宪宗便追问他说：“难道是朕不能够容纳你的意见吗，还是没有事情应该进谏呢？”

李吉甫又尝言于上曰："赏罚，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废。陛下践阼以来，惠泽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愿加严以振之。"上顾李绛曰："何如？"对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岂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后旬余，于入对，亦劝上峻刑。又数日，上谓宰相曰："于大是奸臣，劝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对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又有一次，李吉甫告诉宪宗说："奖赏与惩罚，是人君的两大权柄，不能够偏废。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施行的恩泽够深厚的了。只是刑罚未能振举，朝廷内外官员松懈懒惰，希望更为严厉地执行刑法，以便使内外官员振作起来。"宪宗看着李绛说："这种说法怎么样？"李绛回答说："帝王的政务，推尚仁德，而不是推尚刑罚，怎么能够丢开周成王与周康王、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榜样，反而去效法秦始皇父子呢！"宪宗说："对。"十多天后，于入朝奏对，也劝说宪宗实行严刻的刑罚。又过了几天，宪宗告诉宰相们说："于是一个大大的奸臣，他劝说朕实行严刑峻法，你们知道其中的用意吗？"宰相们都回答说："不知道啊。"宪宗说："他这是打算让朕失去人心罢了。"李吉甫惊慌得变了脸色，退朝以后，一整天都在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发笑。

[4]夏，四月，丙辰，以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上嘉群谠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为之长，则下位直言无从而进矣。"固不奉诏。章三上，上乃从之。

[4]夏季，四月，丙辰（二十九日），宪宗任命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担任翰林学士的职务一如既往。宪宗嘉许崔群的正直，命令翰林学士："从今以后，凡是奏请事由，一定要在取得崔群的签名连署以后，才能将奏疏进上。"崔群说："翰林学士的任何行为都是要成为惯例的。如果一定这么办，万一后来有阿谀谄媚的人物担当翰林学士的长官，便会使官位处于下级的人们的直切进言无法进献上来了。"崔群坚决不肯接受诏命，经过三次上奏，宪宗才听从了他的主张。

[5]五月，庚申，上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对曰："臣按淮南、浙西、

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言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赋。上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5]五月，庚申（初三），宪宗对宰相们说：“你们这些人屡次提到淮南、浙江地区去年发生了水旱灾害，近来有一个御史从那里回来，谈到那里的情况还不至于造成灾害，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李绛回答说：“我考察了淮南、浙西、浙东进奏的文状，都说发生了水旱灾害，人民多数流离失散，请求朝廷想办法安抚，他们的意思似乎是担心朝廷加罪于他们，难道他们肯在没有灾情的情形下，胡乱去说本地遭受了灾害吗！这种不至造成灾害的说法，大约是御史打算做奸邪逢迎的事情，以期讨得陛下的欢心罢了，我希望得知发言人的姓名，加以按察，依法制裁。”宪宗说：“你讲得对啊！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国家听说发生了灾情，应该赶忙去救济人民，怎么能够还要怀疑灾情发生与否呢！朕适才所说，有欠深思，是朕说错了。”于是，宪宗命令赶快免除淮南和两浙的赋税。有一次，宪宗与宰相们在延英殿谈论治国之道，当时天色向晚，暑气甚重，汗水湿透了宪宗的衣服，宰相们担心宪宗身体困倦，便请求退下，宪宗挽留他们说：“朕进入宫廷后，接触到的只有宫女和宦官罢了，所以朕喜欢与你们谈论治国的要领，绝不感到困倦。”

[6]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

[6]六月，癸巳（初七），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的官职退休。

[7]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为太子，更名恒。恒，郭贵妃之子也。诸姬子沣王宽，长于恒；上将立恒，命崔群为宽草让表，群曰：“凡推已之有以与人谓之让。遂王，嫡子也，宽何让焉！”上乃止。

[7]秋季，七月，乙亥（十九日），宪宗将遂王李宥立为太子，给他更改名字叫做李恒。李恒是郭贵妃的儿子。皇子澧王李宽是姬妾所生，比李恒年长，宪宗打算将李恒立为太子，命令崔群替李宽起草推

让太子的表章。崔群说："凡将自己拥有的东西推辞给别人才叫做推让。遂王李恒是陛下正妻所生的儿子，澧王李宽有什么可以推让的呢！"于是，宪宗不再让崔群草拟李宽推让太子的表章了。

[8]八月，戊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薨。

[8]八月，戊戌（十二日），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

初，季安娶州刺史元谊女，生子怀谏，为节度副使。牙内兵马使田兴，庭之子也，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季安淫虐，兴数规谏，军中赖之。季安以为收众心，出为临清镇将，将欲杀之。兴阳为风痹，灸灼满身，乃得免。季安病风，杀戮无度，军政废乱，夫人元氏召诸将立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时年十一；迁季安于别寝，月余而薨。召田兴为步射都知兵马使。

当初，田委安娶州刺史元谊的女儿为妻，所生儿子田怀谏担任了魏博节度副使。牙内兵马使田兴，是田庭的儿子，勇武有力，颇读过一些书，性情恭谨谦逊。田季安放荡而暴虐，田兴屡次规劝，军中将士都仰赖着他。田季安认为田兴收揽人心，将他斥逐到临清担任镇守将领，还准备将他杀掉。田兴佯装得了冷湿病，用艾草炙灼全身，才得以幸免。田季安得了疯病，杀人没有限度，军政废驰而混乱，夫人元氏召集各位将领将田怀谏立为节度副大使，掌管军中事务，当时田怀谏只有十一岁。田季安被迁移到另外的寝室，过了一个多月便去世了。田怀谏将田兴召回，任命他为步射都知兵马使。

辛亥，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欲以控制魏博。

辛亥（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准备让他来控制魏博。

上与宰相议魏博事，李吉甫请兴兵讨之，李绛以为魏博不必用兵，当自归朝廷。吉甫盛陈不可不用兵之状，上曰："朕意亦以为然。"绛曰："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已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加以购赏既重，刑诛又峻，是以诸将互相顾忌，莫敢先发，跋扈者恃此以为长策。然臣窃思之，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固矣。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从，则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

日祸乱之阶也。田氏不为屠肆，则悉为俘囚矣，何烦天兵哉！彼自列将起代主帅，邻道所恶，莫甚于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则立为邻道所齑粉矣。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但愿陛下按兵养威，严敕诸道选练士马以须后敕。使贼中知之，不过数月，必有自效于军中者矣。至时，惟在朝廷应之敏速，中其机会，不爱爵禄以赏其人，使两河藩镇闻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赏，必皆恐惧，争为恭须矣。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

宪宗与宰相们计议有关魏博的事宜，李吉甫请求起兵讨伐田怀谏，李绛认为对魏博不一定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田怀谏就会自行归顺朝廷。李吉甫极力陈述不能不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宪宗说：“朕的意思也认为是这样的。”李绛说：我私下里观察河南、河北骄横强暴的藩镇，都分出一部分兵力，隶属给各个将领，不让兵力专门由一人掌握，这是担心掌握兵权的将领权力与职任过重，便会趁机图谋自己的原故。各将领势均力敌，不能相互节制。倘若他们打算广泛地相互联合起来，则大家的心思并不相同，谋划肯定要泄露出去。如果他们打算单独起兵，发起变乱，则兵马太少，力量微薄，肯定不能成功。加之，各镇既悬赏优厚，又刑罚严厉，所以各将领互相顾虑，彼此畏忌，都没有胆量率先发难，骄横的藩镇就是仗恃着这些，作为自己长远的计策。然而，我私下里考虑此事，假如经常得以起用能够节制各将领竭尽死力效命的严明的主帅来驾驭他们，大体上就能自行安定下来了。现在，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小儿，还不能够亲自听政断事，军府的大权必然要有一个归向，对待各将领有厚有薄，不能均衡，必定要产生怨恨，不肯服从主帅的命令，这就使以往分散兵力的策略，恰好足以成为如今滋生祸乱的缘由啊。即使田氏不被举家屠杀，陈尸示众，也会全家人成为俘虏与囚徒，还用烦劳朝廷的兵马吗！田怀谏由众多的将领中起来代替主帅，相邻各道所憎恶的，没有比这一点更为严重的了。田怀谏如不倚赖朝廷的援助而自存，就会立刻被相邻各道捣碎成细粉。所以，我认为不一定要用兵，是可以坐着等候魏博自行归附的。我只希望陛下屯兵不动，蓄养声威，严令各道挑选并操练人马，以待日后的敕令。假使魏博将领知道了朝廷的动向，不会超过几个月时间，肯定就会有在军中主动请求效命的人了。到时候，只在于朝廷敏捷迅速地接应他们，看准时机，不爱惜官爵俸禄，以此奖赏效命之人。使河南、河北的藩镇得知这一消息，担心自己的部下效法魏

博，以期得到朝廷的奖赏，因而肯定都会害怕起来，要争着向朝廷表示恭敬顺从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用使用武力便使敌兵屈服的道理啊。”宪宗说：“讲得好！”

他日，吉甫复于延英盛陈用兵之利，且言刍粮金帛皆已有备。上顾问绛，绛对曰：“兵不可轻动。前年讨恒州，四面发兵二十万，又发两神策兵自京师赴之，天下骚动，所费七百余万缗，讫无成功，为天下笑。今疮痍未复，人皆惮战；若又以 敕命驱之，臣恐非直无功，或生他变。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势明白，愿陛下勿疑。”上奋身抚案曰：“朕不用兵决矣。”绛曰：“陛下虽有是言，恐退朝之后，复有荧惑圣听者。”上正色厉声曰：“朕志已决，谁能惑之！”绛乃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

后来，李吉甫又在延英殿极力陈诉采取军事行动的好处，而且说粮草钱帛都已经有了准备。宪宗征询李绛的意见，李绛回答说：“武力是不能够轻易动用的。前年讨伐恒州，各地派出兵马二十万人，又派出左、右神策军的兵马由京城开往恒州，致使全国骚扰不安，消耗的费用有七百多万缗，最终不能获得成功，被天下的人们所耻笑。现在，战争的创伤尚未恢复，人民都害怕打仗。如果又用敕令驱使他们，我担心不但不能取得成功，或许还要发生其他变故。况且，不一定要对魏博采取军事行动。事情的发展趋势很清楚，希望陛下不用迟疑了。”宪宗猛然起身用力拍着案子说：“朕决定不采取军事行动，“李绛说：“虽然陛下说了此话，恐怕在退朝以后，还会有人来迷惑陛下的听闻。”宪宗面色庄重，声音严厉地说：“朕的意图已经决定下来了，谁能够来迷惑朕！”

既而田怀谏幼弱，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数以爱憎移易诸将，众皆愤怒。朝命久不至，军中不安。田兴晨入府，士卒数千人大噪，环兴而拜，请为留后。兴惊仆于地，众不散；久之，兴度不免，乃谓众曰：“汝肯听吾言乎！”皆曰：“惟命。”兴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

不久，由于田怀谏幼稚弱小，军中政事完全由家中的仆从蒋士则决断。蒋士则屡次凭着个人的爱憎调动诸将，大家都愤怒起来上。朝廷的任命长时间没有送到，军中将士更是不能安下心来了。有一次，田

兴在早上前往军府，数千名士兵大声喊叫，围着田兴行礼，请田兴担任留后。田兴惊惶得扑倒在地，众人仍然不肯散去。过了许久，田兴估计难以走脱，便对大家说："你们愿意听从我的话吗？"大家都说："请下命令吧。"田兴说："不许冒犯副大使，遵守朝廷的法纪命令，向朝廷申报版图户籍，请朝廷任命官吏，做到这些以后，我才答应你们。"大家都说："好吧。"于是，田兴杀了蒋士则等十多个人，将田怀谏迁移到外地去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九卷

唐纪五十五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上元和七年（壬辰、812）

唐纪五十五 唐宪宗元和七年（壬辰，公元812年）

[1]冬，十月，乙未，魏博监军以状闻，上亟召宰相，谓李绛曰："卿揣魏博若府契。"李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李绛曰："不可。今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将士表来为请节，然后与之，则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机会一失，悔之无及！"吉甫素与枢密使梁守谦相结，守谦亦为之言于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劳，今此镇独无，恐更不谕。"上竟遣中使张忠顺如魏博宣慰，欲俟其还而议之。癸卯，李绛复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举，时机可惜，奈何弃之！利害甚明，愿圣心勿疑。计忠顺之行，甫应过陕，乞明旦即降白麻除兴节度使，犹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后，绛曰："兴恭顺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则无以使之感激殊常。"上从之。甲辰，以兴为魏博节度使。忠顺未还，制命已至魏州。兴感恩流涕，士众无不鼓舞。

[1]冬季，十月，乙未（初十），魏博监军将魏博将士废黜田怀谏，拥立田兴的文状上报，宪宗连忙召集宰相前来，对李绛说："你的揣测和魏博的事态就像符节的两部分相互吻合一样哩。"李吉甫请求派遣中使前去安抚，以便观察事态的变化，李绛说："这样做不恰当。现在，田兴献出魏博的土地与兵马，正在等候诏书发布命令。如果不趁此时机诚心抚慰并接纳他，以隆厚的恩典维系他，而一定要等候陛下派出的使者到魏博，拿着将士们的上表回来请求任命田兴为节度使，然后再授给他这一职务，这就是恩惠来自下边，而不出自上边，将士的作用大，而朝廷的作用小，田兴对朝廷感激与爱戴的心意也是不能够与现在相比的。一旦失去这一时机，后悔也来不及了！"李吉甫平常与枢密使梁守谦相互勾结，梁守谦也替李吉甫向宪宗说："根据惯例，对于这种情形，都是派遣中使前去慰劳，现在唯独不向魏博派遣中使，恐怕人们更加难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宪宗最后还是派遣中使张

忠顺前往魏博安抚将士，准备等候张忠顺回朝以后再商议此事。癸卯（十八日），李绛再次进言说：“朝廷施加恩典与声威的成功与失败，就在这一次行动。出现这一时机，是值得珍惜的，怎么能够将它放弃呢！哪种做法有利有害，是非常清楚的，希望陛下心中不要再有疑虑了。计算张忠顺的行程，现在应当刚过陕州，请陛下明天早晨便颁布白麻纸诏书，任命田兴为节度使，这是还来得及的。”宪宗打算暂且任命田兴为留后，李绛说：“田兴恭敬顺从到这般地步，若不肯不拘等次地施加恩典，自然无法使他感激朝廷的超常待遇。”宪宗听从了李绛的建议。甲辰（十九日），宪宗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张忠顺没有返回朝廷以前，宪宗的命令已经到达魏州，田兴因感激朝廷的恩典而流出了眼泪！将士们没有不欢欣雀跃的。

[2]庚戌，更名皇子宽曰恽，察曰，寰曰忻，寮曰悟，审曰恪。

[2]庚戌（二十五日），宪宗为皇子更改名字，李宽称作李恽，李察称作李，李寰称作李忻，李寮称作李悟，李审称作李恪。

[3]李绛又言：“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左右宦臣以为“所与太多，后有此比，将何以给之？”上以语绛，绛曰：“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领邻之患，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钱用尽更来，机事一失不可复追。借使国家发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费岂止百五十万缗而已乎！”上悦，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德、衮郓使者数辈见之，相顾失色，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

[3]李绛又说：“魏博已经有五十多年没有沾润着帝王的德化了，现在忽然带着魏、博、贝、卫、澶、相六州土地前来归顺，挖空了河朔地区的中心，倾覆了反叛作乱的巢穴，如果没有超过他们所希望的重重的奖赏，便无法安慰将士们的心意，并使四周相邻各道受到劝勉，感到羡慕。请陛下拨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颁赐给魏博。”宪宗亲近的宦官认为：“给与的赏赐太多，若以后再有此例，将拿什么给他们呢？”宪宗将宦官的话告诉了李绛，李绛说：“田兴不肯贪图专擅一地

的好处，不顾四周相邻各道的祸患，归顺本朝，陛下怎么能够珍惜微小的费用，反而丢掉重大的谋划，不肯用这点钱财去收取一道的人心呢！钱财使用光了会重新得到的，而这一时机一旦失去，就不能够再追回来了。假如国家征发十五万兵马去攻取魏博六州，经过整整一年才战胜敌军，这需要的费用难道是一百五十万缗就可以止住的吗？”宪宗高兴了，就说：“朕穿粗劣的衣裳，吃薄味的食物，积蓄物资钱财的意图，正是为了平定各地。否则，将物资钱财白白储存在仓库中是为了什么呢？”十一月，辛酉（初六），宪宗派遣知制诰裴度前去安抚魏博，带去钱一百五十万缗，奖赏军中将士，对六州百姓免除一年的赋税徭役。将士们得到赏赐，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成德、兖郓派来的好几个使者看到了这一场景，面面相觑，惊惶变色，叹息着说：“对朝廷刚强不屈的藩镇果真有什么好处吗！”

度为兴陈君臣上下之义，兴听之，终夕不倦，待度礼极厚，请度遍至所部州县，宣布朝命。奏乞除节度副使于朝廷，诏以户部郎中河东胡证为之。兴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员，请有司注拟，行朝廷法令，输赋税。田承嗣以来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

裴度为田兴讲述君臣之间的大义名分，田兴倾听着，整个晚上，都没有倦意。他对待裴度的礼数非常周全，还邀请裴度走遍他管辖的州县，向各处宣布朝廷的命令。田兴奏请朝廷任命节度副使，宪宗颁诏任命户部郎中河东人胡证出任此职。田兴还奏报部下缺少官员九十人，请求有关部门登录姓名，拟定官职，在魏博行使朝廷的法纪命令，向朝廷交纳赋税。田承嗣以来所建造的过度奢华的居室，田兴一概回避，不肯居住。

郓、蔡、恒遣游客间说百方，兴终不听。李师道使人谓宣武节度使韩弘曰：“我世与田氏约相保援，今兴非田氏族，又首变两河事，亦公之所恶也！我将与成德合军讨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诏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则以兵东取曹州！”师道惧，不敢动。

郓州李师道、蔡州吴少阳、恒州王承宗派遣游说之士，想方设法私下劝说田兴，田兴始终不肯听从。李师道让人告诉宣武节度使韩弘说：“我家世代与田氏约定相互保全，彼此援助。现在，田兴并不出于田氏家族，又第一个改变了河南、河北的先例，这也是您所憎恶的啊！我准备与成德会合兵马，讨伐田兴。”韩弘说：“我不知道你说的

这些利弊得失，只知道遵照诏书办事而已。假如你的兵向北渡过黄河，我便领兵东进，攻打曹州！”李师道害怕，没敢用兵。

田兴既葬田季安，送田怀谏于京师。辛巳，以怀谏为右监门卫将军。

田兴安葬了田季安以后，便将田怀谏往京城。辛巳（二十六日），宪宗任命田怀谏为右监门卫将军。

[4]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开置营田，可以省费足食，上从之。绛命度支使卢坦经度用度，四年之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

[4]李绛奏称，振武、天德周围的良田可达一万顷，请求选择干练的官吏开设屯田，可以节省开支，使粮食充足，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李绛命令度支使卢坦经营规划所需费用。在四年时间里，开辟田地四千八百顷，收获谷物四千多万斛，每年节省度支拨钱二十多万缗，边防都仰仗着屯田的收成。

[5]上尝于延英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上曰：“诚如卿言。”

[5]宪宗曾经在延英殿对宰相们说：“你们这些人应当替朕珍惜官位，不要用官位偏袒亲戚故旧。”李吉甫、权德舆都推脱说自己没有那样的胆量。李绛说：“崔甫说过：‘既不是亲属，又不是故交，无法了解一个人的才能。’对自己了解的人尚且不能够授予官职，对不了解的人又怎么敢授给官职呢？只须过问一个人的才能和器识与所授官职是否相称而已。倘若规避亲戚故旧的嫌疑，使本朝缺欠人才济济的局面，这便是苟求自安的臣下，并不符合大公无私的原则啊！如果任用的人是不合适的，朝廷自然会有刑罚相加，有谁敢逃避呢！”宪宗说：“诚然如你所说。”

[6]是岁，吐蕃寇泾州，及西门之外，驱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绛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镇兵，始，置之欲以备御吐蕃，使与节度使掎角相应也。今则鲜衣美食，坐耗县官，每有寇至，节度使邀与俱进，则云申取中尉处分；比其得报，虏去远矣。纵有果锐之将，闻

命奔赴，节度使无刑戮以制之，相视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请据所在之地士马及衣粮、器械皆割隶当道节度使，使号令齐壹，如臂之使指，则军威大振，虏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旧事如此，当亟行之。”既而神策军骄恣日久，不乐隶节度使，竟为宦者所沮而止。

[6]本年，吐蕃侵犯泾州，一直打到西门以外，驱赶俘掠人口与牲畜离去，宪宗为此事甚为担忧。李绛进言说：“京城西面和京城北面都有神策军赶镇驻守的兵马。起初，朝廷将神策军安置到各军镇，是打算防御吐蕃，使神策军与节度使的兵马形成相互呼应夹击敌军的形势。如今神策军穿好的，吃好的，无所事事地消耗国家的物资供给。每当有敌寇到来时，节度使邀请神策军与自己共同进军，神策军却说需要申报上去，听取中尉的处理。及至神策军得到中尉的答复，吐蕃已经离开很远了。纵然神策军中也有果决勇猛的将领，得到命令便奔赴敌军，但是节度使无法使用刑杀的权力来控制他们。这些将领将节度使看作平等交往的人物，节度使支使他们前进或撤退时，他们不肯服从命令，这有什么益处呢？请陛下根据神策军的驻扎地点，将战士、马匹、衣服、口粮、器械等一概分割给本道节度使管辖，使号令统一，犹如胳膊指使手指一般，军队的声威便会大大振作起来，吐蕃就不敢前来侵犯了。”宪宗说：“朕不知道以往的制度竟是这个样子，应当赶紧实行你的建议。”不久，由于神策军骄横放纵得时间长了，不愿意隶属节度使，终于因受到宦官的阻挠而没有实行下去。

八年（癸巳、813）

八年（癸巳，公元813年）

[1]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为相州刺史。融，兴之兄也。融、兴幼孤；融长，养而教之。兴尝于军中角射，一军莫及。融退而之曰：“尔不自晦，祸将及矣！”故兴能自全于猜暴之时。

[1]春季，正月，癸亥（初九），宪宗任命博州刺史田融为相州刺史。田融是田兴的哥哥。田融与田兴幼年丧父，田融年长，便抚养教育田兴。有一次，田兴与军中将士比赛射箭，全军将士都赶不上他。回去以后，田融用鞭子抽打他，还说：“你不能够收敛自己的锋芒，祸殃就要到来了！”所以，田兴能够在田季安猜疑而横暴时，将自己保全下来。

[2]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义权知国务。庚午，以言义为勃海王。

[2]勃海定王大元瑜去世，弟弟大言义暂时代理执掌国家事务。庚午（十六日），宪宗任命大言义为勃海王。

[3]李吉甫、李绛数争论于上前，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德舆居中无所可否；上鄙之。辛未，德舆罢守本官。

[3]李吉甫与李绛屡次在宪宗面前争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德舆置身中间，没有表示过赞同或反对，宪宗因此而轻视他。辛未（十七日），权德舆被罢免宰相职务，仍然担任原有的官职。

[4]辛卯，赐魏博节度使田兴名弘正。

[4]辛卯（疑误），宪宗向魏博节度使田兴颁赐名字，叫田弘正。

[5]司空，同平章事于久留长安，郁郁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与枢密使梁守谦同宗，能为人属请，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赂正言，求出镇，久之，正言诈渐露，敏索其赂不得，诱其奴，支解之，弃溷中。事觉，帅其子殿中少监季友等素服诣建福门请罪，门者不内，退，负南墙而立，遣人上表，阖门以无印引不受；日暮方归，明日，复至。丁酉，左授恩王傅，仍绝朝谒；敏流雷州，季友等皆贬官，僮奴死者数人；敏至秦岭而死。

[5]司空、同平章事于长时间留在长安，自觉忧闷，难偿平生志愿。有一个叫梁正言的人，自称与枢密使梁守谦是本家，能够替别人托办各种事情，于便让他的儿子太常丞于敏重重地贿赂梁正言，希图出任节度使。时间长了，梁正言的骗术逐渐败露了，于敏不能够将贿赂索取回来，便诱使梁正言的奴仆，将梁正言的四肢分解了，丢弃到厕所中。事情终于被发觉了，于带领他的儿子殿中少监于季友等人，穿着白色丧服前往建福门请求治罪，守门人不肯让他们进去。退下来后，于背倚南墙站立着，派人进献表章，阁门的值班人因表上没有印符，又没有内部人援引，因而不肯接受。直到日暮，于等才返回。第二天，又再次前来。丁酉（疑误），于被降职为恩王傅，并禁止他入朝谒见；于敏被流放雷州，于季友等人都被贬官，奴仆被处死的有几个人。于敏刚到秦岭便死去。

事连僧鉴虚。鉴虚自贞元以来，以财交权幸，受方镇赂遗，厚自奉养，吏不敢诘。至是，权幸争为之言，上欲释之，中丞薛存诚不可。上遣中使诣台宣旨曰：“朕欲面诘此僧，非释之也。”存诚对曰：“陛下

必欲面释此僧，请先杀臣，然后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诏。”上嘉而从之。三月，丙辰，杖杀鉴虚，没其所有之财。

事情牵连到僧人鉴虚。自从贞元年间以来，鉴虚凭着资财与拥有权势、取得宠幸的人们交结，收受节度使贿赂的财物，使自己日常获得优厚的供养，吏人们谁也不敢追问。至此，有权势、得宠幸的人们争着替鉴虚讲情，宪宗也打算将鉴虚释放出来，御史中丞薛存诚认为是不适当的。宪宗派遣中使前往御史台宣布诏旨说：“朕打算当面责问这个僧人，并不是要释放他。”薛存诚回答说：“如果陛下一定要当面释放这个僧人，请先将我杀掉，然后再将他放走。否则，我定然不肯接受诏命。”宪宗嘉许并听从了他的请求。三月，丙辰（初三），将鉴虚用棍棒笞打而死，没收了他所有的资财。

[6]甲子，征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

[6]甲子（十一日），宪宗征召前任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朝执掌政事。

[7]夏，六月，大水。上以为阴盈之象，辛丑，出宫人二百车。

[7]夏季，六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宪宗认为这是阴气满盈的象征。辛丑（初五），宪宗将二百车宫中妇女打发出宫。

[8]秋，七月，振武节度使李光进请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时受降城为河所毁，李吉甫请徙其徒于天德故城，李绛及户部侍郎卢坦以为：“受降城，张仁愿所筑，当碛口，据虏要冲，美水草，守边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永安之策，徇一时省费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侯警急不相应接，虏忽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国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骑士隶天德军。

[8]秋季，七月，振武节度使李光进请求修筑受降城，同时治理黄河的堤防。当时，受降城被黄河毁坏，李吉甫请求将李光进的部众迁移到天德军的旧城去。李绛与户部侍郎卢坦认为：“这座受降城是张仁愿修筑起来的，地处大漠的出口，占据着控制异族的交通紧要之地，水草丰美，是守卫边防的好地方。现在，为了避开黄河的危害，后退两三里地就行了，怎么能够舍弃万世永远安定的大计，曲从暂时节省开支的便利呢！何况天德军旧城处于荒远之地，土质瘠薄多石，距离黄河极远，烽火台示警告急时，不能够相互呼应，异族忽然前来横冲

直撞，势必无法得知，这是毫无原由地使国家减缩了二百里的土地啊！”及至受降城使周怀义奏陈利弊得失，所讲的与李绛、卢坦相同。但是，宪宗最终还是采用了李吉甫的策划，将受降城的骑兵隶属于天德军。

李绛言于上曰：“边军徒有其数而无其实，虚费衣粮，将帅但缘私役使，聚货财以结权幸而已，未尝训练以备不虞，此不可不于无事之时豫留圣意也。”时受降城兵籍旧四百人，及天德军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余称是。故绛言及之。上惊曰：“边兵乃如是其虚邪！卿曹当加按阅。”会绛罢相而止。

李绛对宪宗说：“边防上的军队空有数额，实际没有那么多士兵，白白浪费衣服与口粮。将帅们只知道假公济私，使唤士兵，积聚物资钱财，用以交结有权势、得宠幸的人们，却不曾训练士兵，以防备意外的事情发生。这种情形，不能不在没有事端时请陛下预先留意。”当时，受降城的士兵名册原有四百人，及至与天德军移交兵员时，只有五十人，军用器具只有一张弓，其余的东西与此相称，所以李绛才提到此事。宪宗惊讶地说：“边境的兵马竟然是这般空虚吗！你们应当加以按察。”适逢李绛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于是此事便作罢了。

[9]乙巳，废天威军，以其众隶神策军。

[9]乙巳（疑误），朝廷废除了天威军，将天威军的部众隶属于神策军。

[10]丁未，辰、溆贼帅张伯靖请降。辛亥，以伯靖为归州司马，委荆南军前驱使。

[10]丁未（疑误），辰州与涂州两地蛮人的首领张伯靖请求归降。辛亥（疑误），宪宗任命张伯靖为归州司马，交付荆南节度使军前听候驱遣。

[11]初，吐蕃欲作乌兰桥，先2贮材于河侧，朔方常潜遣人投之于河，终不能成。虏知朔方、灵盐节度使王贪，先厚赂之，然后并力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

[11]当初，吐蕃准备建造乌兰桥，事先在黄河边上储存木材，朔方经常暗中派人将木材投入黄河，乌兰桥到底没有能够造成。吐蕃得知朔方、灵盐节度使王贪婪，便先去重重地贿赂他，然后全力将乌兰桥

造成，还修筑了新月形的城墙守卫着它。从此，朔方经常需要抵御吐蕃入侵，再也没有闲暇的时候了。

[12]冬，十月，回鹘发兵度碛南，自柳谷西击吐蕃。壬寅，振武、天德军奏回鹘数千骑至鹈泉，边军戒严。

[12]冬季，十月，回鹘派兵来到大漠南面，由柳谷西进，攻击吐蕃。壬寅（二十三日），振武、天德军奏称有回鹘骑兵数千人来到鹈泉，边疆上的军队都在警戒防备。

[13]振武节度使李进贤，不恤士卒；判官严澈，绶之子也，以刻核得幸于进贤。进贤使牙将杨遵宪将五百骑趣东受降城以备回鹘，所给资装多虚估；至鸣沙，遵宪屋处而士卒暴露；众发怒，夜，聚薪环其屋而焚之，卷甲而还。庚寅夜，焚门，攻进贤，进贤逾城走，军士屠其家，并杀严澈。进贤奔静边军。

[13]振武节度使李进贤不体恤将士。判官严澈是严绶的儿子，因待人苛刻而得到李进贤的宠爱。李进贤让牙将杨遵宪带领骑兵五百人奔赴东受降城，防备回鹘，供给他的物资装备多不是原物，而是经过虚估价钱后另以他物配给的。来到鸣沙时，杨遵宪住在房屋里，但将士们留在露天地里。大家发怒了，在夜间堆聚柴草，围绕着房屋放火焚烧杨遵宪，收起铠甲，返回振武。庚寅（十一日），夜晚，返回的将士焚烧大门，进攻李进贤，李进贤翻越城墙逃走。将士们屠杀了李进贤的家口，并且杀死了严澈。李进贤逃奔静边军。

[14]群臣累表请立德妃郭氏为皇后。上以妃门宗强盛，恐正位之后，后宫莫得进，托以岁时禁忌，竟不许。

[14]群臣屡次上表请求将德妃郭氏立为皇后。宪宗认为郭德妃宗族门户强盛，恐怕郭德妃居正位后，内宫的嫔妃不能够接近他了，便借口时日的忌讳，始终不肯答应。

[15]丁酉，振武监军骆朝宽奏乱兵已定，请给将士衣。上怒，以夏绥节度使张煦为振武节度使，将夏州兵二千赴镇，仍命河东节度使王锷以兵二千纳之，听以便宜从事。骆朝宽归罪于其将苏若方而杀之。

[15]丁酉（十八日），振武监军骆朝宽奏称变乱的士兵已经平定，请求给将士们供应服装。宪宗大怒，任命夏绥节度使张煦为振武节度使，带领夏州兵马二千人奔赴振武，还命令河东节度使王锷率领兵马

二千人接纳张煦，任凭他见机行事。骆朝宽将罪责都加给将领苏若方，将他杀掉了。

[16]发郑滑、魏博卒凿黎阳古河十四里，以纾滑州水患。

[16]朝廷征发郑滑、魏博士兵开凿黎阳古黄河河道十四里，以便缓解滑州的水灾。

[17]上问宰相："人言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臣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

[17]宪宗询问宰相说："人们说外面朋党集团大大兴起，这是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自古以来，人君特别憎恶的，以人臣结成朋党集团为甚，所以，小人诬陷君子，肯定要说他属于朋党集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朋党集团谈论起来虽然是可恶的，寻找起来却没有痕迹。东汉末年，凡是天下的贤人和君子，宦官都称他们为党人，因而勒令对他们永不任用，东汉便因此灭亡。这都是众小人打算谋害好人的说法，希望陛下深入地考察此事。一般说来，君子固然与君子相合，难道能够一定使君子与小人相合，然后才能够说君子不属于朋党集团吗！"

九年（甲午、814）

九年（甲午，公元814年）

[1]春，正月，甲戌，王锷遣兵五千会张煦于善羊栅。乙亥，煦入单于都护府，诛乱者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贬李进贤为通州刺史。甲午，骆朝宽坐纵乱者，杖之八十，夺色，配役定陵。

[1]春季，正月，甲戌（二十六日），王锷派遣兵马五千人在善羊栅与张煦会合。乙亥（二十七日），张煦进入单于都护府，诛杀变乱者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疑误），宪宗将李进贤贬为通州刺史。甲午（十六日），骆朝宽因放纵叛乱者获罪，将他杖责八十，剥夺品色，发配到定陵服役。

[2]李绛屡以足疾辞位；癸卯，罢为礼部尚书。

[2]李绛因脚病屡次推辞官位。癸卯（二十五日），李绛被罢为礼部尚书。

初，上欲相绛，先出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至是，上召还承璀，先罢绛相。甲辰，承璀至京师，复以为弓箭库使、左神策中尉。

当初，宪宗打算任命李绛为宰相，事先让吐突承璀出任淮南监军。至此，宪宗将吐突承璀召回，事先免除了李绛的宰相职务。甲辰（二十六日），吐突承璀来到京城，宪宗重新任命他为弓箭库使、左神策军中尉。

[3]李吉甫奏："国家旧置六胡州于灵、盐之境，开元中废之，更置宥州以领降户；天宝中，宥州寄理于经略军，宝应以来，因循遂废。今请复之，以备回鹘，抚党项。"上从之。夏，五月，庚申，复置宥州，理经略军，取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实之。

[3]李吉甫上奏说："以往，国家在灵州和盐州境内设置了六胡州，开元年间将六胡州废除，又设置宥州来统领归降的人户。天宝年间，宥州由经略军遥控治理。宝应年间以来，由于墨守旧法，于是便被废弃了。现在，我请求恢复以往的设置，以便防备回鹘，安抚党项。"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夏季，五月，庚申（十四日），朝廷重新设置宥州，治所设在经略军，调来屯驻城的神策军兵九千人，以便充实宥州。

先是，回鹘屡请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费甚广，故未之许。礼部尚书李绛上言，以为："回鹘凶强，不可无备；淮西穷蹙，事要经营。今江、淮大县，岁所入赋有二十万缗者，足以备降主之费，陛下何爱一县之赋，不以羁縻劲虏！回鹘若得许昏，必喜而无猜，然后可以修城堑，蓄甲兵，边备既完，得专意淮西，功必万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虚弱西城；碛路无备，更修天德以疑虏心。万一北边有警，则淮西遗丑复延岁月之命矣！傥虏骑南牧，国家非步兵三万，骑五千，则不足以抗御！借使一岁而胜之，其费岂特降主之比哉！"上不听。

在此之前，回鹘屡次请求通婚，朝廷因公主出国下嫁，开支很大，所以没有答应。礼部尚书李绛进言认为："回鹘凶猛强悍，对他们不能够没有防备。淮西困惑犹豫，其中的事情需要图谋规划。如今江淮地区的大县，每年上缴的赋税有达到二十万缗的，足够备办下嫁公主的费用，陛下为什么要珍惜一个县的赋税，不肯拿来维系强劲的回鹘

呢？假如回鹘得到通婚的许可，肯定感到高兴，不再猜疑．在此之后，才可以修治城池沟堑，积蓄铠甲兵器。在边疆的防备巩固后，才能够一心一意地对付淮西，必定获得成功，万无一失。既然如今没有下嫁公主，又使西受降城虚弱难支，对大漠的通路毫无防备，还要修筑天德城，使异族心中感到疑虑。万一北部边疆出现警报，淮西的残余小丑便又能够苟延残喘下去了！倘若回鹘的骑兵南来放牧，国家没有步兵三万人、骑兵五千人，就不够抵御他们！假使需要用一年时间战胜回鹘，所需要的费用又怎么能与仅仅下嫁公主的开销相比呢？”宪宗不肯听从。

[4]乙丑，桂王纶薨。

[4]乙丑（十九日），桂王李纶去世。

[5]六月，壬寅，以河中节度使张弘靖为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弘靖，延赏之子也。

[5]六月，壬寅（二十七日），宪宗任命河中节度使张弘靖为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弘靖是张延赏的儿子。

[6]翰林学士独孤郁，权德舆之婿也。上叹郁之才美曰："德舆得婿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贵戚及勋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选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贯者；诸家多不愿，惟杜佑孙司议郎不辞。秋，七月，戊辰，以为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尚岐阳公主。公主，上长女，郭妃所生也。八月，癸巳，成昏。公主有贤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数十人，公主卑委怡顺，一同家人礼度，二十年间，人未尝以丝发间指为贵骄。始至，则与谋曰："上所赐奴婢，卒不肯穷屈，奏请纳之，悉自市寒贱可制指者。"自是闺门落然不闻人声。

[6]翰林学士独孤郁是权德舆的女婿。宪宗赞叹独孤郁的才华说："权德舆能够使独孤郁作女婿，我反而赶不上权德舆了吗？"在此之前，公主下嫁，都是选取皇家内外亲族以及功臣家的子弟。至此，宪宗才命令宰相选择公卿、大夫家的温文尔雅、可以置身清流的子弟。然而，各家多不愿意，只有杜佑的孙子司议郎杜没有推辞。秋季，七月，戊辰（二十三日）宪宗任命杜为殿中少监、驸马都尉，让他娶岐阳公主为妻。岐阳公主是宪宗的大女儿，为郭德妃所生。八月，癸巳（十九日），杜与岐阳公主成婚。岐阳公主举止贤淑，杜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行辈高于她的不只数十人，岐阳公主对待他们，谦恭随

和，一概如同家里人的礼数，在二十年里，人们不曾因丝毫的嫌隙而指责她恃贵骄慢。才到杜家时，岐阳公主就与杜商议说：“皇上赐给我们的奴婢，是终究不肯屈从的，可以奏请皇上将他们收回去，我们自己再悉数购买出身低微、可以指使的奴婢吧。”自此，闺阁门户清静，连人们说话的声音都听不到。

[7]闰月，丙辰，彰义节度使吴少阳薨。少阳在蔡州，阴聚亡命，牧养马骡，时抄掠寿州茶山以实其军。其子摄蔡州刺史元济，匿丧，以病闻，自领军务。

[7]闰八月，丙辰（十二日），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吴少阳任职蔡州，暗中聚合逃亡的罪犯，放养骡子、马匹，时常抢动寿州茶山的财物来充实军需。他的儿子摄蔡州刺史吴无济，隐瞒了吴少阳的死讯，以吴少阳患病上报朝廷，由自己统领军中事务。

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阳军中上下携离，请徒理寿州以经营之。”会朝廷方讨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归附。吉甫以为汝州捍蔽东都，河阳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归顺，则河阳为内镇，不应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汝州刺史，充河阳、怀、汝节度使，徒理汝州。己巳，弘正检校右仆射，赐其军钱二十万缗，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阳军之为喜也。”

自从平定蜀中刘辟以来，宪宗就打算攻取淮西。淮南节度使李吉甫进言说：“吴少阳军中将士对上面已有背叛之心，请将淮南的治所迁移到寿州去，以便让我来经略规划淮西。”适逢朝廷正在讨伐王承宗，没有余暇考虑他的建议。及至李吉甫担任宰相后，田弘正率领魏博归顺了朝廷，李吉甫认为：“东都有汝州护卫着，在河阳屯驻兵马，本来是为了控制魏博的。现在，田弘正归顺了朝廷，河阳便成了内地的军镇，不应该屯驻重兵，显示对魏博的猜疑。”辛酉（十七日），宪宗任命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汝州刺史，充任河阳、怀、汝节度使，将治所迁移汝州。己巳（二十五日），加封田弘正检校右仆射，赐给魏博军钱二十万缗。田弘正说：“没有比迁移河阳军更使我高兴的啦。”

九月，庚辰，以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为荆南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九月，庚辰（初七），宪宗任命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充任忠武都知兵马使，任命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令狐通是令狐彰的儿子。丙戌（十三日），宪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为荆南节度使，任命荆南节度使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吴少阳判官苏兆、杨元卿、大将侯惟清皆劝少阳入朝；元济恶之，杀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长安，具以淮西虚实及取元济之策告李吉甫，请讨之。时元济犹匿丧，元卿劝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阳死近四十日，不为辍朝，但易环蔡诸镇将帅，益兵为备。元济杀元卿妻及四男以圬射堋。淮西宿将董重质，吴少诚之婿也，元济以为谋主。

吴少阳的判官苏兆、杨元卿和大将侯惟清等人都曾劝说吴少阳入京朝见。吴元济憎恶他们，诛杀了苏兆，囚禁了侯惟清。事前，杨元卿在长安奏请事情，将淮西的情况和攻取吴元济的计策全部告诉了李吉甫，并请求讨伐吴元济。当时，吴元济仍然在隐瞒吴少阳的死讯，杨元卿劝说李吉甫，对入朝奏事的蔡州使者，各处均要阻止他们入朝。吴少阳死去将近四十天了，但朝廷并没有为他停止上朝以表示哀悼，只是改换了围绕着蔡州的各军镇将帅，增调兵马，作好防备。吴元济杀掉杨元卿的妻子和四个儿子，用他们的血涂射箭的靶子。淮西老将董重质是吴少诚的女婿，吴元济便让他作为自己的主谋人。

[8]戊戌，加河东节度使王锷同平章事。

[8]戊戌（二十五日），宪宗加封河东节度使王锷为同平章事。

[9]李吉甫言于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上将讨之，张弘靖请先为少阳辍朝、赠官，遣使吊赠，待其有不顺之迹，然后加兵，上从之，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吊祭。元济不迎敕使，发兵四出，屠舞阳，焚叶，掠鲁出、襄城，关东震骇。君何不得入而还。

[9]李吉甫向宪宗进言说：“淮西与河北不同，四周是没有同伙援助的。国家经常屯驻数十万兵马，以便防备淮西，将士的劳苦与国家的开支都是难以支撑下去的。如果现在失去攻取吴少阳的时机，以后便难以图谋了。”宪宗准备讨伐淮西，张弘靖请求事先为吴少阳停止上朝表示哀掉，给他追赠官爵，派遣使者前去吊丧，赠送助丧的财物，等淮西出现了对朝廷不恭顺的行迹，然后以兵力相加。宪宗听从了他的

建议，派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前去吊唁祭奠。吴元济不肯迎接敕使，派出兵马，四面出击，屠杀舞阳县，火烧叶县，掳掠鲁山与襄城，关东震恐惊骇。李君何无法进入淮西，只好回朝。

[10]冬，十月，丙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薨。

[10]冬季，十月，丙午（初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去世。

[11]壬戌，以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甲子，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招讨吴元济；乙丑，命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监其军。戊辰，以尚书左丞吕元膺为东都留守。

[11]壬戌（十九日），宪宗任命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甲子（二十一日），宪宗任命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促各道兵马招抚讨伐吴元济。乙丑（二十二日），宪宗命令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担任严绶的监军。戊辰（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尚书左丞吕元膺为东都留守。

[12]党项寇振武。

[12]党项侵犯振武。

[13]十二月，戊辰，以尚书右丞韦贯之同平章事。

[13]十二月，戊辰（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尚书右丞韦贯之为同平章事。

十年（乙未、815）

十年（乙未，公元815年）

[1]春，正月，乙酉，加韩弘守司徒。弘镇宣武，十余年不入朝，颇以兵力自负，朝廷亦不以忠纯待之。王锷加平章事，弘耻班在其下，与武元衡书，颇露不平之意。朝廷方倚其形势以制吴元济，故迁官使居锷上以宠慰之。

[1]春季，正月，乙酉（十三日），宪宗加封韩弘守司徒。朝弘镇守宣武，十多年来不肯入京朝见，仗恃着军队的力量，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朝廷也不把他当作忠诚笃厚的臣下对待。王锷加封了平章事，韩弘以名列王锷之下而感到耻辱，在写给武元衡的书信中，愤慨不满之意颇有流露。朝廷正要借助他所据有的地理形势去扼制吴元济，所以给他升迁了官位，让他的班次列在王锷以上，以示荣宠与抚慰。

[2]吴元济纵兵侵掠，及于东畿。己亥，制削元济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之。严绶击淮西兵，小胜，不设备，淮西兵夜还袭之；二月，甲辰，绶败于磁丘，却五十余里，驰入唐州而守之。寿州练团使令狐通为淮西兵所败，走保州城，境上诸栅尽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之，贬通昭州司户。

[2]吴元济放纵兵马侵扰劫掠，到了东都洛阳周围的地区。己亥（二十七日），宪宗颁制削夺吴元济的官职与爵位，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严绶进击淮西兵马，略微取得了一些胜利，便不再设置防备，淮西兵马在夜间返回来袭击严绶。二月，甲辰（初二），严绶在磁丘战败，后退了五十多里地，急速奔入唐州，据城防守。寿州团练使令狐通被淮西兵马打败，逃奔寿州城自保，州境上各处栅垒的士兵全部遭到淮西军的屠杀。癸丑（十一日），宪宗使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替令狐通，将令狐通贬为昭州司户。

诏鄂岳观察使柳公绰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听，使讨吴元济，公绰曰："朝廷以吾书生不知兵邪！"即奏请自行，许之。公绰至安州，李听属櫜迎之。公绰以鄂岳都知兵马使、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二牒授之，选卒六千以属听，戒其部校曰："行营之事，一决都将。"听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绰号令整肃，区处军事，诸将无不服。士卒在行营者，其家疾病死丧，厚给之，妻淫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曰："中丞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战皆捷。公绰所乘马，杀圉人，公绰命杀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备耳，此良马，可惜！"公绰曰："材良性驽，何足惜也！"竟杀之。

宪宗颁诏命令鄂岳观察使柳公绰将五千兵马拨给安州刺史李听，让李听讨伐吴元济。柳公绰说："朝廷认为我是一个书生，不懂得用兵之道吗？"他当即上奏请求让他自己前去，宪宗答应了他。柳公绰来到安州，李听让全副武装的将领前去迎接他。柳公绰将鄂岳都知兵马使、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两种文书交给他们，选出士兵六千人归属给李听，告诫他的部队说："有关行营的事务，一切由都将决定。"李听感激他的恩德，畏惧他的威严，就象他的部下一般。柳公绰发号施令，整齐严肃，他处置军旅事务，各位将领无不悦服。身在行营的士兵们，凡是家中人有患病或死亡的，都发给他们丰厚的物品，他们的妻子纵欲放荡的，便沉入长江淹死。将士们都高兴地说："柳中丞替我们

整治家务，我们怎么能够不至死向前呢！”所以，柳公绰每次出战，都取得了胜利。柳公绰所骑的马，将养马人踢死了，柳公绰便命令将马匹杀死来祭奠养马人。有人说：“那是由于养马人不加防备造成的，这是一匹好马，杀死它太可惜了！”柳公绰说：“这匹马能奔善跑，但生性顽劣，有什么值得可惜呢！”他终于将这匹马杀掉了。

[3]河东将刘辅杀丰州刺史燕重旰，王锷诛之，及其党。

[3]河东将领刘辅杀死了丰州刺史燕重旰，王锷又将刘辅及其同伙诛杀了。

[4]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会中丞裴度亦为禹锡言曰：“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上曰：“为人子尤当自谨，勿贻亲忧，此则禹锡重可责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责为人子者耳；然不欲伤其亲心。”退，谓左右曰：“裴度爱我终切。”明日，禹锡改连州刺史。

[4]王叔文一党中获罪贬官的人们，已经十年没有酌情迁官。有些怜惜他们的才华而打算逐渐提升他们的主持政务的官员，主张将他们全部传召到京城来，谏官们争着陈说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宪宗与武元衡也讨厌他们。三月，乙酉（十四日），宪宗将他们全部任命为偏远各州的刺史，虽然官职提升了，所在地却更加遥远了。永州司马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出任播州刺史。柳宗元说：“播州不是人居留的地方，而刘禹锡的母亲尚在高堂，万万没有让母子二人一同前往的道理。”他打算向朝廷请求，愿意让自己由柳州改任播州。适值御史中丞裴度也为刘禹锡进言说：“刘禹锡诚然有罪，但是他的母亲年事已高，与自己的儿子去作永别，实在使人哀伤！”宪宗说：“作为人子，尤其应该使自己谨慎，不要给亲人留下忧患。如此说来，刘属锡也是甚可责难的啊。”裴度说：“陛下正在侍奉太后，恐怕在刘禹锡那里也应予以怜悯。”宪宗过了许久才说：“朕说的话，是只责备作儿子的罢了，但是并不打算使他的母亲伤心。”退下来后，宪宗对周围

的人说："裴度对朕爱得深切啊。"第二天，刘属锡便被改任为连州刺史了。

宗元善为文，尝作《梓人传》，以为："梓人不执斧斤刀锯之技，专以寻引、规矩、绳墨度群木之材，视栋宇之制，相高深、圆方、短长之宜，指麾众工，各趋其事，不胜任者退之。大夏既成，则独名其功，受禄三倍。亦犹相天下者，立钢纲纪、整法度，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能者进之，不能者退之，万国既理，而谈者独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不得纪焉。或者不知体要，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听听于府庭，而遣其大者远者，是不知相道者也。"

柳宗元善于撰写文章，曾经作过一篇《梓人传》，讲道："有一位木匠，不肯去做斧砍锯析这一类手艺活计，却专门用长尺、圆规、方尺、墨斗审度各种木料的用场，检视房屋的规制，观察高度、方圆、长短是否合度，指挥着众多的木工，各自去干自己的活计，对不能将任务承担起来的人们，便将他们辞退。一座大型的房屋建成后，唯独以他的名字记载事功，得到的酬金是一般木工的三倍。这也正象担当天下宰相的人们，设立大纲要领，整饬法令制度，选择天下的人士，使他们的才干与自己的职务相称；让天下的人们居住下来，使他们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提升有能力的人们，屏退没有能力的人们。全国各地得到治理后，谈论起此事的人们唯独赞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宰相，对那些各部门专职人员的辛勤劳苦却不能够予以记载。有些宰相不识大体，不得要领，夸耀自己的才能与名望，亲自去做细小的劳务，侵犯百官的职责，在官署中吵嚷地争辩不休，而将重大而长远的方略遗落无存，这是不懂得为相之道。"

又作《种树郭橐驼传》曰："橐驼之所种，无不生且茂者。或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为政亦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之。旦暮吏来，聚民而令之，促其耕获，督其蚕织，吾小人

辍飧饔以劳吏之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职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柳宗元又曾撰写《种树郭橐驼传》说：“郭橐驼种植的树木，没有不成活、不繁茂的。有人问他其中的道理，郭橐驼回答说：“我本人并不能够使树木延长寿命并且生长繁盛。大凡树木的本性，树根喜欢舒展，喜欢让人培上陈泥。将树木种植好后，不需挪动它，不需为它担心，离开它后，便不用再去看管它。裁种树木时，就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将树木放入土中后，就象将它抛弃了似的，这就使树木的天性得以保全，使树木的本性得到发展了。别的种植树木的人们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使树木的根部拳曲在一起，而且更换了新土，对树木的爱护过于深切，担忧过于细密，早晨去看它，晚上又去抚摸它，已经离开了，还要再回头看上一眼。更为过分的人们还要划破树皮，查看它是成活了，还是枯萎了，摇晃着树干，去观察枝叶哪里稀疏，哪里繁密，而树木却与自己的本性日见脱离了。虽然说是爱护树木，实际却是损害树木；虽然说是为树木担忧，实际却是将树木当成仇人了。所以，人们种树都不如我。办理政务，也是这个道理。我住在乡间，看到当官的人们，喜欢频频发号施令，象是对百姓非常怜悯，但终究给百姓带来祸殃。整天都有吏人前来，将百姓聚集起来，向人们发布命令，敦促人们耕地收割，监督人们养蚕织布，我们这些小人把早餐晚饭都停下来，忙着去慰劳吏人还来不及呢，又怎么能够使我们的生计得以蕃息，并且使我们的天性安然无扰呢！一般说来，人民困窘倦怠，主要是由于这个原故的啊！’”这是柳宗元文章中深含哲理的作品。

[5]庚子，李光颜奏破淮西兵于临颍。

[5]庚子（二十九日），李光颜奏称在临颍打败淮西兵马。

[6]田弘正遣其子布将兵三千助严绶讨吴元济。

[6]田弘正派遣他的儿子田布率领兵马三千人，帮助严绶讨伐吴元济。

[7]甲辰，李光颜又奏破淮西兵于南顿。

[7]甲辰（疑误），李光颜又奏称在南顿打败淮西兵马。

[8]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济，上不从。是时发诸道兵讨元济而不及淄青，师道使大将将二千人趣寿

春，声言助官军讨元济，实欲为元济之援也。

[8]吴元济派遣使者向恒州与郓州请求援救，王承宗和李师道屡次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宪宗不肯听从。当时，朝廷征调各道兵马讨伐吴元济，还没有讨伐淄青，李师道便让大将率领二千人奔赴寿春，声称帮助官军讨伐吴元济，实际却是打算去援助吴元济。

师道素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其人说师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粮储。今河阴院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募东都恶少年数百，劫都市，焚宫阙，则朝廷未暇讨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师道从之。自是所在盗贼窃发。辛亥暮，盗数十人攻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于是人情惧。群臣多请罢兵，上不许。

李师道平时豢养着刺客和奸人几十人，以丰厚的资财供给他们，此中有人劝说李师道："用兵打仗急切需要的，没有比粮食储备更为重要的了。现在，河阴转运院积存着江淮地区的赋税，请暗中前去焚烧河阴转运院。可以募集洛阳的顽劣少年几百个人，抢劫城市，焚烧宫廷，使朝廷没有讨伐蔡州的余暇，却要首先去援救自己的核心地区。这也可以算作救助蔡州的一个奇计了。"李师道听从了此人的建议。从此，各处都有盗贼暗中活动。辛亥（疑误）傍晚，有强盗数十人攻打河阴转运院，杀伤了十多个人，烧掉钱财布帛三十多万缗匹，谷物三万多斛。由此，人们感到恐慌不安，群臣多数请求停止用兵，宪宗不肯应许。

[9]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度还，言淮西必可取之状，且曰："观诸将，惟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上悦。

[9]各军长时间讨伐淮西，毫无建树。五月，宪宗派遣御史中丞裴度前往行营抚慰将士，察看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裴度回朝后，陈述了淮西肯定能够攻取的情况，而且说："我观察各位将领，只有李光颜骁勇善战，深明大义，一定能够建立功勋。"宪宗高兴。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上言，以为："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因条陈用兵利害，以为："今诸道发兵各二三千人，势力单弱，羁旅异乡，与贼不相谙委，望风慑惧。将帅以其客兵，待之既

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队伍，兵将相失，心孤意怯，难以有功。又其本军各须资遣，道路辽远，劳费倍多。闻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贼连接处，村落百姓悉有兵器，习于战斗，识贼深浅，比来未有处分，犹愿自备衣粮，保护乡里。若令召募，立可成军。贼平之后，易使归农。乞悉罢诸道军，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国家百姓，若势力穷不能为恶者，不须过有杀戮。”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进言认为：“淮西只有申、光、蔡三个小州，正当残灭破败、困顿艰难的末路，而且面临着天下的全部兵力，他们的毁灭是指日可待的。然而，现在还不清楚的因素，就是陛下有没有作出决断。”于是他逐条陈述使用兵力的好处与害处，认为：“现在，各道派出的兵马分别有两三千人，声势微弱，力量单薄，客居外乡，不熟悉敌军的实情，以致一看到敌军的势头，就恐惧了。将帅们认为他们都是外来的兵马，既刻薄地对待他们，又极力使唤他们。有些士兵的队伍被拆散重编，士兵与将领被分隔开来，使将士们感到孤单，怀有怯意，这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再者，将士们所在本军分别需要发运给养，道路遥远，人力与财力消耗加倍繁多。听说陈州、许州、安州、唐州、汝州、寿州等与敌军连接着的地方，村庄中的百姓都有武器，已经习惯当兵打仗，晓得敌军的虚实。虽然近来对这些百姓没有做出安排，但他们仍然愿意由自己备办衣服与口粮，保护自己的家乡。如果让人召募这些百姓，立即就能够组成军队。将敌人平定后，也容易打发他们回乡务农。请陛下将各道军队全部撤走，募集当地百姓来取代各道军队。”他还说：“蔡州将士都是国家的百姓，倘若到了吴元济势穷力竭，不再能够作恶时，不须过多地杀害他们。”

[10]丙申，李光颜奏败淮西兵于时曲。淮西兵晨压其垒而陈，光颜不得出，乃自毁其栅之左右，出骑以击之。光颜自将数骑冲其陈，出入数四，贼皆识之，矢集其身如毛；其子揽辔止之，光颜举刃叱去。于是人争致死，淮西兵大溃，杀数千人。上以裴度为知人。

[10]丙申（二十六日），李光颜奏称在时曲打败淮西兵马。早晨，淮西兵马紧紧逼迫着李光颜的营垒结成阵列，李光颜无法出兵，便自行毁除本军周围的栅栏，派出骑兵，向淮西军进击。李光颜亲自率领几个骑兵向淮西阵中冲锋，多次冲进去，杀出来，敌人都认识他，箭象刺猬毛般密集地向他身上射去。他的儿子抓住缰绳，请他停止冲

锋，李光颜举起兵器，喝斥他走开。于是，人们争着拼死力战，淮西兵马大规模地溃退，被杀死了数千人。宪宗认为裴度是善于识别人才的。

[11]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师道所养客说李师道曰：“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师道以为然，即资给遣之。

[11]自从李吉甫去世以后，宪宗将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全部交托给武元衡。李师道豢养的宾客规劝李师道说：“天子专心一意地声讨蔡州的根由，在于有武元衡辅佐他，请让我秘密前去刺杀他。如果武元衡死了，其他宰相不敢主持讨伐蔡州的谋划，就会争着劝说天子停止用兵了。”李师道认为此言有理，当即发给盘资，打发他前去。

王承宗遣牙将尹少卿奏事，为吴元济游说。少卿至中书，辞指不逊，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书诋毁元衡。

王承宗派遣牙将尹少卿奏报事情，为吴元济四处说情。尹少卿来到中书省时，言词的意旨颇不谦恭，武元衡便将他喝斥出去。王承宗又上书恶意诬蔑武元衡。

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皆散走，贼执元衡马行十余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又入通化坊击裴度，伤其首，坠沟中，度毡帽厚，得不死；人王义自后抱贼大呼，贼断义臂而去。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门呵索甚严。朝士未晓不敢出门。上或御殿久之，班犹未齐。

六月，癸卯（初三），天色尚未大亮，武元衡前往朝廷，从他居住的靖安坊东门出来。突然，有一个贼人从暗地里出来用箭射他，随从人员纷纷逃散。贼人牵着武元衡的马匹走出十多步以后，将他杀死，砍下他的头颅，便离开了。贼人又进入通化坊，前去刺杀裴度，使他头部受伤，跌落在水沟中。由于裴度戴的毡帽很厚实，因而得以不死。随从王义从背后抱住贼人大声呼叫，贼人砍断他的胳臂，得以走脱。京城的人们都非常惊骇。于是，宪宗颁诏命令，宰相外出时，加派金吾骑士护卫。金吾骑士张满弓弦，亮出兵器，在需要经过的坊市门前喝呼搜索，很是严密。朝中百官在天未亮时不敢走出家门。有时皇上登殿，等了许久，朝班中的官员仍然不能到齐。

贼遗纸于金吾及府、县，曰：“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故捕贼者不敢甚争。兵部侍郎许孟容见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诣中书挥涕言：“请奏起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穷其奸源。”戊申，诏中外所在搜捕，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庇匿者，举族诛之。于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复壁、重者皆索之。

贼人在金吾卫与兆府万年、长安两县留下纸条说：“不要忙着捉拿我，否则，我先将你杀死。”所以，捉拿贼人的人们不敢操之过急。兵部侍郎许孟容进见宪宗说：“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宰相被人在路旁杀害，盗贼却不能捉获的事情，这是朝廷的耻辱啊！”说着，他便哭泣起来。许孟容又前往中书省流着眼泪说：“请求中书省申奏起用裴中丞为宰相，全面搜索贼人的同伙，查清他们为恶的根源。”戊申（初八），宪宗颁诏命令在朝廷内外四处搜查捉拿贼人，对将贼人拿获的人，奖赏钱一万缗，赐给五品官位。如有胆敢包庇隐藏贼人的，诛杀其整个家族。于是，京城的大搜索开始了，对家中筑有夹壁、复屋的公卿都进行了搜索。

成德军进奏院有恒州卒张晏等数人，行止无状，众多疑之。庚戌，神策将军王士则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杀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监察御史陈中师鞫之。癸亥，诏以王承宗前后三表出示百僚，议其罪。

成德军进奏院中有恒州士卒张晏等几个人，行为无礼，众人多怀疑他们就是贼人。庚戌（初十），神策军的将军王士则等人告发王承宗派遣张晏等人杀害武元衡，吏人捉拿住张晏等八人，宪宗命令京兆尹裴武与监察御史陈中师审讯他们。癸亥（二十三日），宪宗颁诏将王承宗先后三次所上表章出示百官，商议他应受的罪罚。

裴度病疮，卧二旬，诏以卫兵宿其第，中使问讯不绝。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郓之心，上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甲子，上召度入对。乙丑，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讨贼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过从者，金吾皆伺

察以闻，宰相不敢私第见客。度奏："今寇盗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始请于私第见客，许之。

裴度创口不愈，卧病二十天，宪宗颁诏命令卫兵住在他的府第中，前去问候的中使接连不断。有人请求免除裴度的官职，以便使恒州王承宗、郓州李师道放下心来，宪宗生气地说："倘若免除裴度的官职，那就是邪恶的阴谋得逞了，朝廷不再有法度可言。我任用裴度一个人，就足够打败王承宗和李师道两个人。"甲子（二十四日），宪宗传召裴度入朝奏对。乙丑（二十五日），宪宗任命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度进言说："淮西地区是腹心之患，不能不予根除。而且，朝廷已经讨伐淮西，河南、河北骄横强暴的藩镇，都打算比照此一战事，来决定对朝廷的态度，因此，讨伐吴元济是不能够半途而止的。"宪宗认为言之有理，便将采取军事行动的事务全部交托给裴度，对吴元济的讨伐甚为急切。当初，德宗往往猜疑妒忌臣下，对于相互往来的朝中百官，金吾卫一概侦察情报，上报德宗，宰相也不敢在私人宅第中会见客人。裴度奏称："如今敌人还没有平定，宰相应当招揽延引各地德才兼备的人才参与谋划计议。"于是，他初次请求在私人宅第中会见宾客，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陈中师按张晏等，具服杀武元衡；张弘靖疑其不实，屡言于上，上不听。戊辰，斩晏等五人，杀其党十四人，李师道客竟潜匿亡去。

陈中师审讯张晏等人，他们都承认杀害了武元衡。张弘靖怀疑他们的话不属实，屡次进言，宪宗不肯听从。戊辰（二十八日），朝廷斩杀张晏等五人，杀掉他们的同伙十四人，李师道的宾客终于躲在暗中，逃亡而去了。

[12]秋，七月，庚午朔，灵武节度使李光进薨。光进与弟光颜友善，光颜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进后娶，光颜使其妻奉管龠，籍财物，归于其姒。光进反之曰："新妇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12]秋季，七月，庚午朔（初一），灵武节度使李光进去世。李光进与弟弟李光颜关系和睦，李光颜娶妻在先。他们的母亲将家中事务都交给了李光颜的妻子。母亲去世后，李光进后来也娶了妻子，李光颜让自己的妻子捧着锁钥，登录好家中的财物，交给她的嫂子。李光进将锁钥、帐簿又退了回去，他说："弟媳赶上了侍奉已故的婆婆，已

故的婆婆命令她主持家中事务，这是不能够更改的啊。”于是，两人握着手哭泣起来。

[13]甲戌，诏数王承宗罪恶，绝其朝贡，曰：“冀其翻然改过，束身自归。攻讨之期，更俟后命。”

[13]甲戌（初五），宪宗颁诏数说王承宗的罪恶，不再让他入朝进贡，还说：“希望他能够翻然改过，主动投案。前去攻打的日期，再等候以后的命令。”

[14]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14]八月，己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15]李师道置留后院于东都，本道人杂沓往来，吏不敢诘。时淮西兵犯东畿，防御兵悉屯伊阙；师道潜内兵于院中，至数十百人，谋焚宫阙，纵兵杀掠，已烹牛飨士，明日，将发。其小卒诣留守吕元膺告变，元膺亟追伊阙兵围之；贼众突出，防御兵踵其后，不敢迫，贼出长夏门，望山而遁。是时都城震骇，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门，指使部分，意气自若，都人赖以安。

[15]李师道在洛阳设置了留后院，本道的人们杂乱地往来于此处，吏人不敢责问。当时，淮西兵马侵犯东都周围地区，防御他们的兵马全部在伊阙屯驻。李师道暗中将兵马安置到留后院中，多达数十人到上百人。他策划火烧宫廷，放纵兵马连杀带抢，已经事先烹煮牛肉，对将士们进行了犒赏。第二天，就要发动时，他的小兵前往留守吕元膺处告发了这一事变，吕元膺连忙追回屯驻伊阙的兵马，前来包围李师道的留后院。敌军冲了出来，吕元膺的防御使兵马跟随在他们后边，不敢迫近。敌人出了长夏门，向山上逃去。这时候，东都的人们震惊恐骇，留守的兵马单薄微弱，吕元膺坐在皇城门前，指挥部署，态度镇静自如，东都的人们仰赖着他得以放下心来。

东都西南接邓、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种，专以射猎为生，人皆勇，谓之山棚。元膺设重购以捕贼。数日，有山棚鬻鹿，贼遇而夺之，山棚走召其侪类，且引官军共围之谷中，尽获之。按验，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圆净；故尝为史思明将，勇悍过人，为师道谋，多买田于伊阙、陆浑之间，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门察者，潜部分以属圆净，圆净以师道钱千万，阳为治佛光寺，结党定谋，约令嘉珍等窃发城中，圆净举火于山中，集二县山棚入城助之。圆净时年八

十余，捕者既得之，奋锤击其胫，不能折。圆净骂曰：“鼠子，折人胫且不能，敢称健儿！”乃自置其胫，教使折之。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党与死者凡数千人。留守、防御将二人及驿卒八人皆受其职名，为之耳目。

东都洛阳西南面与邓州和虢州接壤，都是高山深林，山民不从事农业，专门靠打猎维持生计，人人矫捷勇猛，被称为山棚。吕元膺悬出重赏，捉拿贼人。过了几天，有一个山棚正在卖鹿，贼人遇到了他，便将鹿夺走了。山棚跑回去召集同伴，而且领着官军共同将贼人包围在山谷中，将他们全部捉获。经过审讯核实，找出了他们的首领，却是中岳寺的僧人圆净。圆净过去曾经担任史思明的将领，勇猛强悍，超过常人。他向李师道献计，在伊阙、陆浑两地之间多多购买田地，使山棚居住下来，而且供给他们衣服与食品。有名叫訾嘉珍与门察的两个人，暗中部署带领山棚归属圆净。圆净用李师道拨发的一千万钱，装作修治佛光寺，集结同党，制定计谋，邀结并命令訾嘉珍等人在洛阳城里暗中起事，圆净在山上点起火来，集合伊阙、陆浑两县的山棚前往洛阳城中援助他们。当时，圆净已经有八十多岁，捉拿敌人的官兵得到圆净后，用子猛打他的小腿，但并不能将他的小腿打断。圆净骂着说：“鼠辈小子，连人的小腿都打不断，还敢称作强健的男儿吗？”于是他自己将小腿安放好，教给那位官兵打断了它。到受刑时。圆净叹息着说：“你们耽误了我的大事，不能血染洛阳城了！”被处死的圆净的党羽共有数千人。留守、防御使的将领二人以及驿站的士兵八人，都接受了李师道的职名，为圆净刺探消息。

元膺鞫訾嘉珍、门察，始知杀武元衡者乃师道也，元膺密以闻；以槛车送二人诣京师。上业已讨王承宗，不复穷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镇跋扈不臣，有可容贷者。至于师道谋屠都城，烧宫阙，悖逆尤甚，不可不诛。”上以为然；而方讨吴元济，绝王承宗，故未暇治师道也。

吕元膺审讯了訾嘉珍和门察后，才知道杀害武元衡的主谋是李师道。吕元膺将此事秘密上报宪宗，用囚车将二人送往京城。宪宗已经讨伐王承宗，不再彻底处治。吕元膺进言说：“近些时候，藩镇骄横强暴，未尽臣下的礼数，还有能够宽宥的地方。至于李师道图谋屠杀东都，焚烧宫殿，悖乱忤逆，格外严重，不能够不加诛讨。”宪宗认为言

之有理。然而，朝廷正在讨伐吴元济，又与王承宗破裂，所以没有余暇处治李师道。

[16]乙丑，李光颜败于时曲。

[16]乙丑（二十七日），李光颜在时曲战败。

[17]初，上以严绶在河东，所遣裨将多立功，故使镇襄阳，且督诸军讨吴元济。绶无他材能，到军之日，倾府库，士卒，累年之积，一朝而尽；又厚赂宦官以结声援，拥八州之众万余人屯境上，闭壁经年，无尺寸功。裴度屡言其军无政。

[17]当初，严绶在河东时，他派出的副将有许多人立了功劳，所以宪宗让他镇守襄阳，并且督促各军讨伐吴元济。严绶没有别的才能，只是在到军镇就任时，竭尽库存，赏赐将士，多年的积蓄，一时散尽。他又大力贿赂宦官，与他们互相援助。他掌握着襄、邓、唐、随、均、房、郢、复八州兵众一万多人，驻扎在边境上，将营垒关闭了一年，没有立下任何功劳，裴度屡次说他治军无善政。

九月，癸酉，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弘乐于自擅，欲倚贼自重，不愿淮西速平。李光颜在诸将中战最力，弘欲结其欢心，举大梁城索得一美妇人，教之歌舞丝竹，饰以珠玉金翠，直数百万钱，遣使遗之。使者先致书。光颜大飨将士，使者进妓，容色绝世，一座尽惊。光颜谓使者曰："相公愍光颜羁旅，赐以美妓，荷德诚深。然战士数万，皆弃家远来，冒犯白刃，光颜何忍独以声色自娱悦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即于席上厚以缯帛赠使者，并妓返之，曰："为光颜多谢相公，光颜以身许国，誓不与逆贼同戴日月，死无贰矣！"

九月，癸酉（初五），宪宗任命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韩弘喜欢专断独行，打算借助敌军加重自己的地位，不愿意迅速将淮西平定。李光颜在各将领中间作战最为出力，韩弘打算博取他的欢心，在全大梁城中找到一个漂亮的妇女，教给她唱歌跳舞，弹奏乐器，用珠宝玉石、金银翡翠将她打扮起来，价值数百万钱，派遣使者将她赠给李光颜。使者首先书将信交给李光颜，正值李光颜大宴将士。使者将歌妓进献上来，歌妓的容貌姿色冠绝当代，满座将士都惊呆了。李光颜告诉使者说："韩相公同情我客居他乡，赐给我漂亮的歌妓，我蒙受韩相公的恩德诚然深厚。但是，我这里有数万战士，都是丢下家庭，远道而来，在白晃晃的兵器中间冲撞，难道我能够忍心单独以娇声美色自

己娱乐吗！”说着，他便流下了眼泪，在座的人们也都哭泣起来。李光颜当即在席上赠给使者许多缯帛，连同歌妓也退还给他，还说：“替我多谢韩相公。我已决心以自身为国效命，立誓不肯与忤逆的贼人共存于世间，就是死了，也不会有二心！”

[18]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东道为两节度，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朝议以唐与蔡接，故使霞寓专事攻战，而逊调五州之赋以饷之。

[18]冬季，十月，庚子（初三），朝廷开始将山南东道分成两个节度军府，任命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任命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朝臣计议认为唐州与蔡州接壤，所以让高霞寓专门从事攻伐接战，而让李逊调发五州的赋税来供给高霞寓军饷。

[19]辛丑，刑部侍郎权德舆奏：“自开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类》后，至今《长行敕》，近删定为三十卷，请施行。”从之。

[19]辛丑（初四），刑部侍郎权德舆奏称：“我整理了自开元二十五年修撰的《格式律令事类》以后的律令格式，直至现行的《长行敕》，于最近删定为三十卷的新书，请陛下颁行。”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20]上虽绝王承宗朝贡，未有诏讨之。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屯兵于其境，承宗屡败之；弘正忿，表请击之，上不许。表十上，乃听至贝州。丙午，弘正军于贝州。

[20]虽然宪宗不再允许王承宗入朝进贡，但是也没有颁诏讨伐他。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在王承宗的疆境上屯驻兵马，而王承宗屡次打败田弘正军。田弘正愤怨不平，上表请求进击王承宗，宪宗不肯答应。田弘正接连十次上表，宪宗才准许他前往贝州。丙午（初九），田弘正在贝州驻扎下来。

[21]庚戌，东都奏盗焚柏崖仓。

[21]庚戌（十三日），东都洛阳奏称强盗焚烧了柏崖仓。

[22]十一月，寿州刺史李文通奏败淮西兵。

[22]十一月，寿州刺史李文通奏称打败了淮西兵。

壬申，韩弘请命众军合攻淮西；从之。

壬申（初五），韩弘请求命令各军合力攻打淮西，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李光颜、乌重胤败淮西兵于小水，拔其城。

李光颜与乌重胤在小水打败淮西兵马，并且攻克了小水城。

乙亥，以严绶为太子少保。

乙亥（初八），宪宗任命严绶为太子少保。

盗焚襄州佛寺军储。尽徙京城积草于四效以备火。

强盗焚毁了襄州佛寺内的军事储备。朝廷将京城中堆积的干草全部迁移到四周的效区去，以防备火灾。

丁丑，李文通败淮西兵于固始。

丁丑（初十），李文通在固始打败淮西兵。

戊寅，盗焚献陵寝宫、永巷。

戊寅（十一日），强盗焚毁了献陵的后殿和长巷。

[23]诏发振武兵二千，会义武军以讨王承宗。

[23]宪宗颁诏征发振武兵马两千人，会合义武军兵马，以讨伐王承宗。

[24]己丑，吐蕃款陇州塞，请互市，许之。

[24]己丑（二十二日），吐蕃与陇州通好，请求双方进行贸易往来，得到了许可。

[25]初，吴少阳闻信州人吴武陵名，邀以为宾友，武陵不答。及元济反，武陵以书谕之曰："足下勿谓部曲不我欺，人情与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论，则其情可知矣。"

[25]当初，吴少阳得知信州人吴武陵卓有名望，便邀请他做自己的宾客和朋友，吴武陵不肯应承。及至吴元济反叛朝廷后，吴武陵写书信开导他说："您可不要以为您的部下不会欺骗您，人们的心情与您是一样的。既然您可以叛皇上，人们也就打算反叛您。倘若您能够换到他们的地位上去看待这个问题，人们的心情就非常清楚了。"

[26]丁酉，武宁节度使李愿奏败李师道之众。时师道数遣兵攻徐州，败萧、沛数县，愿悉以步骑委都押牙温人王智兴，击破之。十二

月，甲辰，智兴又破师道之众，斩首二千余级，逐北至平阴而还。愿，晟之子也。

[26]丁酉（三十日），武宁节度使李愿奏称打败李师道的兵马。当时，李师道屡次派兵攻打徐州，打败了萧、沛等好几个县。李愿将步兵、骑兵全部交托给都押牙、温地人王智兴，王智兴击败了李师道军。十二月，甲辰（初七），王智兴又一次打败李师道的兵马，斩首两千多级，追赶败走的敌军，直到平阴，才收兵返回。李愿是李晟的儿子。

[27]东都防御使吕元膺请募山棚以卫宫城，从之。

[27]东都防御使吕元膺请求召募山棚来护卫宫城，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28]乙丑，河东节度使王锷薨。

[28]乙丑（二十八日），河东节度使王锷去世。

[29]王承宗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苦之，争上表请讨承宗。上欲许之，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弘靖以为“两役并兴，恐国力所不支，请并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为之止，弘靖乃求罢。

[29]王承宗放纵士兵四处掳掠，幽州、沧州、定州三军镇都被搅扰得困苦不堪，争着上表请求讨伐王承宗，宪宗打算答应他们的请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弘靖认为：“如果讨伐吴元济与讨伐王承宗一并进行，恐怕国家的力量难以支撑下去。请合力平定淮西，然后再去征讨恒冀。”宪宗不肯由此停止征讨王承宗，于是张弘靖便请求免除职务。

十一年（丙申、816）

十一年（丙申，公元816年）

[1]春，正月，己巳，以弘靖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春季，正月，己巳（初三），宪宗任命张弘靖为同平章事，充任河东节度使。

[2]幽州节度使刘总奏败成德兵，拔武强，斩首千余级。

[2]幽州节度使刘总奏称打败了成德王承宗的兵马，攻克了武强，斩首一千余级。

[3]庚辰，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钱徽，驾部郎中、知制诰萧，各解职，守本官。时群臣请罢兵者众，上患之，故黜徽、以警其余。徽，吴人也。

[3]庚辰（十四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钱徽和驾部郎中、知制诰萧被分别解除了职务，守任原来的官职。当时，群臣中请求停止用兵的人很多，宪宗厌恨他们，所以将钱徽与萧贬官，以警告其余的人。钱徽是吴地人。

[4]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讲讨。韦贯之屡请先取吴元济、后讨承宗，曰："陛下不见建中之事乎？始于讨魏及齐，而蔡、燕、赵皆应，卒致朱之乱，由德宗不能忍数年之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听。

[4]癸未（十七日），宪宗颁布制书削除王承宗的官职爵位，命令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军讨伐王承宗。韦贯之屡次请求首先攻取吴元济，然后讨伐王承宗，他说："陛下没有看到建中年间的事情呢？德宗开始时是要讨伐魏博田悦和淄青李纳，然而，申蔡李希烈、卢龙朱滔、恒冀王武俊都响应田悦与李纳，终于导致了朱的变乱，这是由于德宗不能够将愤恨与抑郁隐忍几年的时间，而希图天下太平的功业迅速完成的原故啊！"宪宗不肯听从。

[5]甲申，盗断建陵门戟四十七枝。

[5]甲申（十八日），强盗折断建陵门前的戟四十七枝。

[6]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

[6]二月，西川奏称，吐蕃赞普去世，新赞普可黎可足即位

[7]乙巳，以中书舍人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玄道之曾孙也。

[7]乙巳（九日），宪宗任命中书舍人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是李玄道的曾孙。

[8]乙卯，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斩首千余级。

[8]乙卯（十九月），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奏称打败了成德兵马，斩首一千余级。

[9]南诏劝龙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栋节度王嵯巅弑之，立其弟劝利。劝利德嵯颠，赐姓蒙氏，谓之"大容"。容，蛮言兄也。

[9]南诏劝龙晟荒淫暴虐，不施德政，官员乃至百姓都怨恨不满，弄栋节度王嵯颠将他杀掉，改立了他的弟弟劝利。劝利感激王嵯巅的恩德，赐给他姓氏为蒙氏，称他为“大容”，“大容”就是蛮语的哥哥。

[10]己未，刘总破成德兵，斩首千余级。

[10]己未（二十三日），刘总打败成德兵马，斩首一千余级。

[11]荆南节度使袁滋父祖墓在朗山，请入朝，欲劝上罢兵。行至邓州，闻萧、钱徽贬官；及见上，更以必克劝之，仅得还镇。

[11]荆南节度使袁滋由于父亲与祖父的坟墓立在蔡州朗山县，便请求入京朝见，准备规劝宪宗停止用兵。来到邓州时，袁滋得知萧与钱徽已被贬官，及至见到宪宗以后，他反而规劝一定要制服淮西，然后便返回荆南去了。

[12]辛酉，魏博奏败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鸦城。

[12]辛酉（二十五日），魏博奏称打败了成德兵，攻克了成德的固城。乙丑（二十九日）魏博又一次奏称攻克了成德的的鸦城。

[13]三月，庚午，太后崩。辛未，敕以国哀，诸司公事权取中书门下处分，不置摄冢宰。

[13]三月，庚午（初四），太后王氏驾崩。辛未（初五），宪宗颁布敕书说，由于遭逢国丧，各有关部门的公务姑且听候中书、门下处理，不再设置摄冢宰。

[14]寿州团练使李文通奏败淮西兵于固始，拔山。己卯，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奏败淮西兵于朗山，斩首千余级，焚二栅。

[14]寿州团练使李文通奏称在固始打败淮西兵，攻克了山。己卯（十三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奏称在朗山县打败淮西兵，斩首一千余级，还焚毁了两处栅垒。

[15]幽州节度使刘总围乐寿。

[15]幽州节度使刘总包围了乐寿。

[16]夏，四月，庚子，李光颜、乌重胤奏败淮西兵于陵云栅，斩首三千级。

[16]夏季，四月，庚子（初五），李光颜与乌重胤奏称在陵云栅打败淮西兵，斩首三千级。

[17]辛亥，司农卿皇甫以兼中丞权判度支。始以聚敛得幸。

[17]辛亥（十六日），司农卿皇甫因兼任中丞而暂理判度支。皇甫从此以搜刮财货而得到宠幸。

[18]乙卯，刘总奏破成德兵于深州，斩首二千五百级。乙丑，义武节度使浑镐奏破成德兵于九门，杀千余人。镐，之子也。

[18]乙卯（二十日），刘总奏称在深州打败成德兵，斩首二千五百级。乙丑（三十日），义武节度使浑镐奏称在九门打败成德兵，斩杀一千多人。浑镐是浑的儿子。

[19]宥州军乱，逐刺史骆怡；夏州节度使田进讨平之。

[19]宥州的军队发生了变乱，赶走了刺史骆怡。夏州节度使田进前去讨伐，将变乱平定。

[20]五月，壬申，李光颜、乌重胤奏败淮西兵于陵云栅，斩首二千余级。

[20]五月，壬申（初七），李光颜、乌重胤奏称在陵云栅打败淮西兵，斩首两千多级。

[21]六月，甲辰，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时诸将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至是，大败不可掩，始上闻，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于是独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罢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21]六月，甲辰（初十），高霞寓在铁城大败，仅仅使自己幸免于难。当时，讨伐淮西的诸位将领，打了胜仗便凭空夸大杀伤俘获的数额，打了败仗便将实情隐瞒下来。至此，巨大的失败已无法掩盖，这才往上奏报，朝廷内外都很惊异。宰相们入朝进见，准备劝说宪宗停止用兵，宪宗说："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只应该讨论使用兵力的方略，察明不能够胜任的将帅，将他们撤换下来，发现哪里军粮不充足，便去帮助哪里。难道能因为一个将领失利了，便忙着商议停止用兵吗？"于是，宪宗唯独采用了裴度的进言，其他主张停止用兵者的言论也逐渐平息了。己酉（十五日），高霞寓退兵防守唐州。

上责高霞寓之败，霞寓称李逊应接不至。秋，七月，贬霞寓为归州刺史，逊亦左迁恩王傅。以河南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申·光·蔡·唐·随·邓观察使，以唐州为理所。

宪宗责问高霞寓兵败之事，高霞寓声称李逊没有前来接应。秋季，七月，宪宗将高霞寓贬为归州刺史，李逊也被降职为恩王傅。同时，宪宗任命河南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使和申、光、蔡、唐、随、邓观察使，以唐州作为治所。

壬午，宣武军奏破郾城之众二万，杀二千余人，捕虏千余人。

壬午（十八日），宣武军奏称打败郾城的两万兵马，杀掉两千多人，俘获一千多人。

[22]田弘正奏破成德兵于南宫，杀二千余人。

[22]田弘正奏称在南宫打败成德兵，杀掉两千多人。

[23]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贯之，性高简，好甄别流品，又数请罢用兵；左补阙张宿毁之于上，云其朋党，八月，壬寅，贯之罢为吏部侍郎。

[23]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贯之，生性清高孤傲，喜欢鉴别官员们的类别，又曾好几次请求停止用兵。左补阙张宿在宪宗面前诽谤他，说他属于朋党集团。八月，壬寅（初九），韦贯之被罢为吏部侍郎。

[24]诸军讨王承宗者互相观望，独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压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众于柏乡，杀千余人，降者亦如之，为三垒以环柏乡。

[24]讨伐王承宗的各支军队互相观望，只有昭度节使郗士美率领精锐兵马迫近了成德的疆境。己未（二十六日），郗士美奏称在柏乡大破王承宗的兵马，杀掉一千多人，投降的人也与此相当，已经在三处建起营垒，将柏乡环绕起来。

[25]庚申，葬庄宪皇后于丰陵。

[25]庚申（二十七日），宪宗将庄宪皇后安葬在丰陵。

[26]九月，乙亥，右拾遗独孤朗坐请罢兵，贬兴元府仓曹。朗，及之子也。

[26]九月，乙亥（十三日），右拾遗独孤朗因请求停止用兵而获罪，被贬为兴元府仓曹。独孤朗是独孤及的儿子。

[27]饶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户。

[27]饶州发生严重水灾，淹没并冲散了四千七百户人家。

[28]丙子，以韦贯之为湖南观察使，犹坐前事也。辛巳，以吏部侍郎韦、考功员外郎韦处厚等皆为远州刺史，张宿谗之，以为贯之之党也。，见素之孙；处厚，之九世孙也。

[28]丙子（十四月），宪宗任命韦贯之为湖南观察使，这仍然是对他不久前请求停止用兵的惩罚。辛巳（十九日），宪宗将吏部侍郎韦、考功员外郎韦处厚等人全部任命为边远各州刺史，这是由于张宿诋毁他们，说他们是韦贯之的同伙。韦是韦见素的孙子。韦处厚是韦的九世孙。

[29]乙酉，李光颜、乌重胤奏拔吴元济陵云栅。丁亥，光颜又奏拔石、越二栅；寿州奏败殷城之众，拔六栅。

[29]乙酉（二十三日），李光颜与乌重胤奏称攻克了吴元济的陵云栅。丁亥（二十五日），李光颜又一次奏称攻占了石、越二栅垒，寿州奏称打败了殷城的兵马，攻克六处栅垒。

[30]冬，十一月，壬戌朔，容管奏黄洞蛮为寇。乙丑，邕管奏击黄洞蛮，却之，复宾、蛮等州。

[30]冬季，十一月，壬戌朔（初一），容管奏称黄洞蛮人侵扰地方。乙丑（初四），邕管奏称进击黄洞蛮人，并且打退了他们，收复了宾州和蛮州等地。

[31]丙寅，加幽州节度使刘总同平章事。

[31]丙寅（初五），宪宗加封幽州节度使刘总为同平章事。

[32]李师道闻拔陵云栅而惧，诈请输款；上以力未能讨，加师道检校司空。

[32]李师道因得知官军攻克了陵云栅而恐惧，便假装请求归附。宪宗因讨伐他的力量尚不具备，便加封李师道为检校司空。

[33]王锷家二奴告锷子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上命鞫于内仗，遣中使诣东都检括锷家财。裴度谏曰：“王锷既没，其所献之财已为不少。今又因奴告检括其家，臣恐诸将帅闻之，各以身后为忧。”上遽止使者。己巳，以二奴付京兆，杖杀之。

[33]王锷家中的两个奴仆，告发王锷的儿子王稷篡改父亲死前留下的表章，隐瞒了应当进献的家财，宪宗命令在内仗审讯王稷，派遣中使前往洛阳去核查王锷家中的资财。裴度进谏说："王锷已经去世，他进献的资财也已不少。现在又要因奴仆的告发而去核查他的家产，我恐怕各将帅得知这一消息后，都要为自己去世后的事情担心了。"宪宗连忙阻止使者前往。己巳（初八），宪宗将两个奴仆交付京兆府，将他们杖打而死。

[34]庚午，以给事中柳公绰为京兆尹。公绰初赴府，有神策小将跃马横冲前导，公绰驻马，杖杀之。明日，入对延英，上色甚怒，诘其专杀之状，对曰："陛下不以臣无似，使待罪京兆。京兆为辇毂师表，

今视事之初，而小将敢尔唐突，此乃轻陛下诏命，非独慢臣也。臣知杖无礼之人，不知其为神策军将也。"上曰："何不奏？"对曰："臣职当杖之，不当奏。"上曰："谁当奏者？"对曰："本军当奏；若死于街衢，金吾街使当奏；在坊内，左右巡使当奏。"上无以罪之，退，谓左右曰："汝曹须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34]庚午（初九），宪宗任命给事中柳公绰为京兆尹。柳公绰上任去公府途中，有一个神策军的下级将官跃马横冲开路的仪仗，柳公绰止住坐骑，命人将他杖打而死。第二天，柳公绰进入延英殿奏对，宪宗满面怒容，责问柳公绰擅自杀人的情况，柳公绰回答说："陛下不认为我不贤能，让我在京兆府任职。京兆尹是京城的表率，现在我刚刚就任，一个下级军官竟敢如此横冲直撞，这是轻视陛下的诏命，并不只是轻慢了我本人。我只知道杖打不守礼数的人，不知道他是神策军的将领。"宪宗说："你为什么不将此事奏报？"柳公绰回答说："我的职权是应当杖打他，不是应当上奏。"宪宗说："什么人应当上奏？"柳公绰回答说："遭受杖打的人的所属部队应当上奏。倘若此人死在街道上，金吾街使应当上奏。倘若此人死在坊市里边，左右巡使应当上奏。"宪宗无法责罚他，退朝以后，对周围的人们说："你们必须小心此人，连朕也畏惧他呢。"

[35]讨淮西诸军近九万，上怒诸将久无功，辛巳，命知枢密梁守谦宣慰，因留监其军，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劝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颜等检校官，而诏书切责，示以无功必罚。

[35]讨伐淮西各军有将近九万人，宪宗恼怒各将领长时间不能取得成功，辛巳（二十日），命令知枢密梁守谦前去安抚将士，就此留下来监督各军，还交给他五百份空着姓名的委任官职的文凭及金帛等，以勉励人们为国效死。庚寅（二十九日），宪宗首先给李光颜等人加封散官，然后在诏书中严厉责备他们，向他们表示，如果不能取得成功，一定要遭受惩处。

[36]辛卯，李文通奏败淮西兵于固始，斩首千余级。

[36]辛卯（三十日），李文通奏称在固始打败淮西兵，斩首一千余级。

[37]十二月，壬寅，程执恭奏败成德兵于长河，斩首千余级。

[37]十二月，壬寅（十一日），程执恭奏称在长河打败淮西兵马，斩首一千余级。

[38]义武节度使浑镐与王承宗战屡胜，遂引全师压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军。承宗惧，潜遣兵入镐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内顾而摇。会中使督其战，镐引兵进薄恒州，与承宗战，大败，奔还定州。丙午，诏以易州刺史陈楚为义武节度使，军中闻之，掠镐及家人衣，至于倮露。陈楚驰入定州，镇遏乱者，敛军中衣以归镐，以兵卫送还朝。楚，定州人，张茂昭之甥也。

[38]义武节度使浑镐与王承宗交战，屡次取得胜利，于是率领全军进副成德的疆境，在距离恒州三十里处驻扎。王承宗害怕，便暗中派兵进入浑镐的疆境，烧杀劫掠城镇。浑镐军因人心顾念家乡而开始发生动摇。适值中使前来督战，浑镐领兵迫近恒州，与王承宗交战，遭到严重的失败，便逃回定州。丙午（十五日），宪宗颁诏任命易州刺史陈楚为义武节度使。军中将士得知消息后，抢劫浑镐及其家人的衣服，以至让他们赤身露体。陈楚策马奔入定州，压住了变乱的人众，收回军中将士抢去的衣服，交还给浑镐，派出兵员护送他返回朝廷。陈楚是定州人，张茂昭的外甥。

[39]丁未，以翰林学士王涯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9]丁未（十六日），宪宗任命翰林学士王涯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0]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吴元济境，元济围其新兴栅，滋卑辞以请之，元济由是不复以滋为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为唐、随、邓节度使。，听之兄也。

[40]袁滋来到唐州后，撤除了岗哨，不让他的士兵去侵犯吴元济的疆境。吴元济包围了袁滋的新兴栅，袁滋便以恭敬谦虚的言词请求他撤围。从此，吴元济不再把袁滋放在心上。朝廷得到这一消息后，甲寅（二十三日），任命太子詹事李为唐、随、邓节度使。李是李听的哥哥。

[41]初置淮、颍水运使。杨子院米自淮阴溯淮入颍，至项城入，输于郾城，以馈讨淮西诸军，省汴运之费七万余缗。

[41]朝廷初次设置淮、颍水运使。该使负责将杨子院的粮米从淮阴上溯淮水而进入颍水，到达项城以后转入水，转运到郾城，用来供应讨伐淮西各军的口粮，节省了汴水漕运费用七万多缗。

[42]己未，容管奏黄洞蛮屠岩州。

[42]己未（二十八日），容管奏称黄洞蛮人屠杀岩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卷

唐纪五十六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下元和十二年（丁酉、817）

唐纪五十六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丁酉，公元817年）

[1]春，正月，甲申，贬袁滋为抚州刺史。

[1]春季，正月，甲申（二十四日），宪宗将袁滋贬为抚州刺史。

李至唐州，军中承丧败之余，士卒皆惮战，知之，有出迓者，谓之曰："天子知柔懦，能忍耻，故使来拊循尔曹。至于战攻进取，非吾事也。"众信而安之。

李来到唐州。唐州的军队在经受死丧败亡后，将士们都害怕作战，李也知道这种状况。有些人出来迎接李，李便对他们说："天子知道我柔弱怯懦，能够忍受耻辱，因此让我来抚慰你们。至于采取军事行动，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大家相信了他的话，都放心了。

亲行视士卒，伤病者存恤之，不事威严。或以军政不肃为言，曰："吾非不知也。袁尚书专以恩惠怀贼，贼易之，闻吾至，必增备，吾故示之以不肃。彼必以吾为懦而懈惰，然后可图也。"淮西人自以尝败高、袁二帅，轻名位素微，遂不为备。

李亲自去看望将士们，慰问抚恤受伤和生病的人，不摆威严的架子。有人进言说军中政事不够整肃，李说："我并不是不知道。袁尚书专门以恩惠安抚敌人，敌人轻视他。现在，敌人得知我来了，肯定要增设防备。我故意让敌人看到我军不够整肃，他们肯定以为我是懦弱而又懒惰的，此后才能够设法对付他们。"淮西人自认为曾经打败过高霞寓和袁滋的两个主帅，因李的名望与官位素来卑微而轻视他，便不再作防备。

[2]遣盐铁副使程异督财赋于江、淮。

[2]宪宗派遣盐铁副使程异在江淮地区督理资财与赋税。

[3]回鹘屡请尚公主，有司计其费近五百万缗，时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许。二月，辛卯朔，遣回鹘摩尼僧等归国；命宗正少卿李诚使回鹘谕意，以缓其期。

[3]回鹘屡次求娶公主，有关部门计算所需费用将近五百万缗，而当时中原地区正在用兵打仗，所以宪宗没有答应回鹘的请求。二月，辛卯朔（初一），宪宗打发回鹘的摩尼教僧人等回国，命令宗正少卿李诚出使回鹘，晓示朝廷的用意，以便延缓通婚的日期。

[4]李谋袭蔡州，表请益兵；诏以昭义、河中、坊步骑二千给之。丁酉，遣十将马少良将十余骑巡逻，遇吴元济捉生虞候丁士良，与战，擒之。士良，元济骁将，常为东边患；众请刳其心，许之。既而召诘之，士良无惧色。曰："真丈夫也！"命释其缚。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贞元中隶安州，与吴氏战，为其所擒，自分死矣，吴氏释我而用之，我因吴氏而再生，故为吴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复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请尽死以报德。"乃给其衣服器械，署为捉生将。

[4]李策划袭击蔡州，上表请求增派兵力，宪宗颁诏将昭义、河中、坊的步、骑兵两千人拨给了他。丁酉（初七），李派遣十将马少良率骑兵十余人巡回侦察，遇到吴元济的捉生虞候丁士良，与他交战，将他擒获。丁士良是吴元济骁勇善战的将领，经常危害东部的唐州、邓州等地。大家请求将丁士良的心剜出来，李答应下来。不久，李把丁士良叫来，当面责问他，丁士良没有一点恐惧的神色。李说："丁士良真是一位大丈夫！"他命令为丁士良松绑。于是，丁士良主动说："我原来不是淮西的官吏，贞元年间我隶属安州，与吴氏作战，被吴氏擒获，自忖就要被处死了，吴氏却释放并起用了我。我因为吴氏而得以再次存活下来，所以我为吴氏父子尽力效命。昨天我力不能支，又被您所擒获，我也料想这次可要被处死了，现在您又让我存活下来。请让我竭尽死力，报答您的恩德。"于是，李将衣服和器具又给了他，任命他为捉生将。

[5]己亥，淮西行营奏克蔡州古葛伯城。

[5]己亥（初九），淮西行营奏称攻克了蔡州的古葛伯城。

[6]丁士良言于李曰："吴秀琳拥三千之众，据文城栅，为贼左臂，官军不敢近者，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光洽勇而轻，好自出战，请为公先擒光洽，则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归。

[6]丁士良向李进言说："吴秀琳拥有三千兵马，据有文城栅，犹如敌人的左臂。官军不敢靠近他的原由，就在于有陈光洽作他的主谋。

陈光洽勇敢善战，但是不够稳重，喜欢亲自出来接战，请让我替您首先捉住陈光洽，吴秀琳自然就会投降了。”戊申（十八日），丁士良捉获了陈光洽，带着他回来了。

[7]鄂岳观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关；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进攻子城。城中守将夜出兵击之，道古之众惊乱，死者甚众。道古，皋之子也。

[7]鄂岳观察使李道古率领兵马由穆陵关进发，甲寅（二十四日），攻打申州，攻克了申州外围的城郭，又进军攻打内城。在城中守卫的将领夜间派兵进击李道古，李道古的兵马惊惶散乱，死者众多。李道古是李皋的儿子。

[8]淮西被兵数年，竭仓廪以奉战士，民多无食，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亦尽，相帅归官军者前后五千余户；贼亦患其耗粮食，不复禁。庚申，敕置行县以处之，为择县令，使之抚养，并置兵以卫之。

[8]淮西一连几年遭受战火，只得竭尽粮仓的储备来奉养参战的士兵。百姓多数没有食物，便去寻找菱角、芡实、鱼鳖、鸟兽来吃，但也吃光了。百姓聚在一起归附官军的先后有五千多户。吴无济也担心百姓要消耗粮食，便不再禁止他们归降官军。庚申（三十日），宪宗敕令设置行县来安顿淮西降附的百姓，为他们选择县令，让县令体恤并赡养百姓，还设置军队来保卫他们。

[9]三月，乙丑，李自唐州徙屯宜阳栅。

[9]三月，乙丑（初五），李由唐州移兵屯驻宜阳栅。

[10]郗士美败于柏乡，拔营而归，士卒死者千余人。

[10]郗士美在柏乡战败，撤除营垒而回，死去的将士有一千多人。

[11]戊辰，赐程执恭名权。

[11]戊辰（初八），宪宗赐程执恭名为程权。

[12]戊寅，王承宗遣兵二万入东光，断白桥路；程权不能御，以众归沧州。

[12]戊寅（十八日），王承宗派遣兵马两万人，开进东光县，切断了白桥的通路，程权不能够抵御，率领人马返回沧州。

[13]吴秀琳以文城栅降于李。戊子，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进诚将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众不得前。进

诚还报："贼伪降，未可信也。"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马足下；抚其背慰劳之，降其众三千人。秀琳将李宪有材勇，更其名曰忠义而用之，悉迁妇女于唐州。于是唐、邓军气复振，人有欲战之志。贼中降者相继于道，随其所便而置之；闻有父母者，给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弃亲戚。"众皆感泣。

[13]吴秀琳率文城栅兵马向李投降。戊子（二十八日），李领兵来到文城西面五里处，派遣唐州刺史李进诚率领兵士八千人来到城下，召呼吴秀琳，城中箭石密集如雨，大家无法上前。李进诚回来报告说："敌人是假装投降，是不能够相信的。"李说："这是等候我前去哩。"李当即来到城下，吴秀琳收起兵器，一头伏在李的马前，李抚摩着他的脊背，好言安慰他，收降了吴秀琳的三千人马。吴秀琳的将领李宪既有才能，又很勇敢，李为他改名为李忠义，并且起用了他。李将文城各将领的女眷全部迁移到唐州。于是，唐州与邓州军中的士气又振作起来，人人都有准备打仗的决心。前来投降的敌军在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李便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一一做出安置。得知归降者家中有父母需要照料的，便发给粮食与布帛，打发他们回去，还说："你们都是朝廷的百姓，不能丢下亲属不管。"大家都感动得哭起来。

官军与淮西兵夹水而军，诸军相顾望，无敢渡水者。陈许兵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渡水，据要地为城，于是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军相继皆渡，进逼郾城。丁亥，李光颜败淮西兵三万于郾城，走其将张伯良，杀士卒什二三。

官军与淮西军隔着水驻扎下来，官军的各支军队相互踌躇观望，没有哪支军队有胆量渡过水。陈许兵马使王沛率领兵马五千人率先渡过水，占领要害的地点筑城。于是，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军队都一个接着一个地渡过水，进逼郾城。丁亥（二十七日），李光颜在郾城打败淮西兵马三万人，赶走了该军将领张伯良，杀掉全军将士的十分之二三。

己丑，李遣山河十将董少玢等分兵攻诸栅；其日，少玢下马鞍山，拔路口栅。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将马少良下屽山，擒淮西将柳子野。

己丑（二十九日），李派遣山河十将董少玢等人分别出兵攻打各处栅垒。就在当天，董少玢占领马鞍山，攻克路口栅。夏季，四月，辛

卯（初二），山河十将马少良占领岈山，擒获淮西将领柳子野。

吴元济以蔡人董昌龄为郾城令，质其母杨氏。杨氏谓昌龄曰：“顺死贤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从逆而吾生，是戮吾也。”会官军围青陵，绝郾城归路，郾城守将邓怀金谋于昌龄，昌龄劝之归国。怀金乃请降于李光颜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请公来攻城，吾举烽求救，救兵至，公逆击之，蔡兵必败，然后吾降，则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颜从之。乙未，昌龄、怀金举城降，光颜引兵入据之。吴元济闻郾城不守，甚惧。时董重质将骡军守洄曲，元济悉发亲近及守城卒诣重质以拒之。

吴元济任命蔡州人董昌龄为郾城县令，而将他的母亲杨氏当作人质。杨氏告诉董昌龄说：“顺承朝廷而死胜于叛逆朝廷而生。你摆脱叛逆，就是我死了，你也是我孝顺的儿子；你随从叛逆，就是我活着，也等于你杀死了我。”适值官军包围青陵，切断了郾城的退路，郾城守将邓怀金去找董昌龄商议，董昌龄便规劝他归顺朝廷。于是，邓怀金向李光颜请求投降说：“郾城将士的父母、妻子、儿女都住在蔡州，请您前来攻打郾城，我点燃烽火向蔡州请求援救，等援救的兵马来到郾城时，您便迎击他们，蔡州兵马必定失败。此后我再归降，郾城将士的父母、妻子、儿女大约便能够幸免于死了。”李光颜听从了他的主张。乙未（初六），董昌龄与邓怀金率领全城归降，李光颜带领兵马占领了郾城。吴元济得知郾城失守，非常恐惧。当时，董重质率领骡军在洄曲防守，吴元济将亲信将士以及守城士兵全部派往董重质处，以便抵御李光颜。

李山河十将妫雅、田智荣下冶炉城。丙申，十将阎士荣下白狗、汶港二栅。癸卯，妫雅、田智荣破西平。丙午，游弈兵马使王义破楚城。

李的山河十将妫雅、田智荣攻克了冶炉城。丙申（初七），山河十将阎士荣攻克了白狗、汶港两处栅垒。癸卯（十四日），妫雅、田智荣攻破西平。丙午（十七日），游弈兵马使王义攻下楚城。

五月，辛酉，李遣柳子野、李忠义袭朗山，擒其守将梁希果。

五月，辛酉（初二），李派遣柳子野和李忠义袭击朗山，擒获了守将梁希果。

[14]六镇讨王承宗者兵十余万，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远，期约难壹，由是历二年无功，千里馈运，牛驴死者什四五。刘总既得武强，引兵出境才五里，留屯不进，月给度支钱十五万缗。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并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胜势，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犹豫，久乃从之。丙子，罢河北行营，各使还镇。

[14]讨伐王承宗的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藩镇，拥有兵马十多万人，辗转数千里，既设有统领各军的主帅，又相隔遥远，约定的日期难以统一，因此历时两年，毫无建树，运输物资的路程长达千里，死去的牛和驴有十分之四五。刘总得到武强后，率领兵马走出本道疆境只有五里地，便停留下来，屯兵不肯前进，每月朝廷拨给度支掌管的钱十五万缗。李逢吉以及朝中百官往往进言：“应当首先合力攻取淮西，等候淮西平定后，乘着胜利的形势，回兵攻取恒冀，就象拾取芥子一样容易了！”宪宗迟疑不决，过了许久，才听从了大家的建议。丙子（十七日），朝廷免除了河北行营，使六镇兵马各自返回本镇。

[15]丁丑，李遣方城镇遏使李荣宗击青喜城，拔之。

[15]丁丑（十八日），李派遣方城镇遏使李荣宗攻克青喜城。

每得降卒，必亲引问委曲，由是贼中险易远近虚实尽知之。厚待吴秀琳，与之谋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不可，秀琳无能为也。”者，淮西骑将，有勇略，守兴桥栅，常陵暴官军。庚辰，率士卒刈麦于张柴村，召厢虞候史用诚，戒之曰：“尔以三百骑伏彼林中，又使人摇帜于前，若将焚其麦积者。素易官军，必轻骑来逐之。尔乃发骑掩之，必擒之。”用诚如言而往，生擒以归。将士以日多杀官军，争请杀之；不许，释缚，待以客礼。

每当李得到归降的士兵，一定要亲自领来询问淮西的底细，因此他对敌方的地形和兵力分布都了解清楚了。李优待吴秀琳，与他策划夺取蔡州。吴秀琳说：“如果您打算夺取蔡州，非有李不可，我是无能为力的。”李是淮西的骑兵将领，勇敢而有谋略，防守兴桥栅，经常侵凌欺辱官军。庚辰（二十一日），李率领士兵在张柴村收割麦子，李叫来厢虞候史用诚，告诫他说：“你带领骑兵三百人在那片树林中埋伏下来，再让人在前面摇动旗帜，做出将要焚烧他们的麦堆的样子。李平时小看官军，肯定会率领轻装的骑兵前来驱逐他们。这时，你便派骑

兵袭取他，肯定能够将他擒获。”史用诚按照李的吩咐前往，活捉李而回。由于李往日杀害了许多官军，将士们争着请求将他杀掉。李不肯答应，给他松了绑，以宾客的礼节对待他。

时欲袭蔡，而更密其谋，独召及李忠义屏人语，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预闻。诸将恐为变，多谏；待益厚。士卒亦不悦，诸军日有牒称为贼内应，且言得贼谍者具言其事。恐谤先达于上，已不及救，乃持泣曰：“岂天不欲乎此贼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胜众口也。”因谓众曰：“诸君既以为疑，请令归死于天子。”乃械送京师，先密表其状，且曰：“若杀，则无以成功。”诏释之，以还。见之喜，执其手曰：“尔之得全，社稷之灵也！”乃署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或与之同宿，密语不寐达曙，有窃听于帐外者，但闻感泣声。时唐、随牙队三千人，号六院兵马，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又以为六院兵马使。

当时，李准备掩袭蔡州，谋划更为隐秘。他单独叫来李和李忠义，屏退外人后才进行交谈，有时谈话一直延续到夜半，别人都不能够参与商议。各将领担心李制造变故，往往规劝李，而李对待李更为优厚。士兵们也不高兴，各军每天都有文书声称李是淮西的内应，而且说是听敌方奸细讲的。李担心诽谤事先传到朝廷，自己来不及搭救李，便握着李的手哭泣着说：“难道是上天不愿意平定这伙贼人吗？为什么你我二人相互了解得如此深切，但就是不能够制服众人的议论呢？”因而，李对大家说：“既然诸位怀疑李，请大家让他到天子那里接受死刑吧！”于是，李给李加上枷锁，将他送往京城，事先暗中上表讲清具体情况，而且说：“如果杀了李，就无法取得成功。”宪宗颁诏释放李，将他还给李。李见到李时，高兴地握着李的手说：“你得以保全，这是社稷的威灵有知啊！”李便任命李为散兵马使，让他带着佩刀，巡视警戒，在自己的帐中往来。有时，李与他一同就寝，秘密交谈，直到透出曙色也不入睡，有人在帐外暗中偷听，只能听到李感动的哭泣声。当时，唐州、随州节度使牙卫队三千人，号称六院兵马，都是山南东道精悍勇锐的军队，李又任命李为六院兵马使。

旧军令，舍贼谍者屠其家。除其令，使厚待之，谍反以情告，益知贼中虚实。乙酉，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军不利；众皆怅恨，

独欢然曰："此吾计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号曰突将，朝夕自教习之，使常为行备，欲以袭蔡。会久雨，所在积水，未果。

原先的军令规定，对留宿敌方奸细的人，要屠杀他的全家。李除去这一军令，让人们优待敌人的奸细，奸细反而将实情报告给李，李愈发了解敌人的情况。乙酉（二十六日），李派兵攻打朗山，淮西兵前去援救，官军失利。大家又惆帐，又恼恨，只有李欢快地说："这正是我的计策啊！"于是，李募集了敢死之士三千人，号称突将，天天亲自教练他们，让他们经常做好出发的准备，李就是打算以这支军队袭击蔡州。适值多日落雨，到处积满雨水，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16]闰月，己亥，程异还自江、淮，得供军钱百八十五万缗。

[16]闰五月，己亥（初十），程异从江淮地区回朝，得到供应军需的钱有一百八十五万缗。

[17]谏议大夫韦绶兼太子侍读，每以珍膳太子，又悦太子以谐谑；上闻之，丁未，罢绶侍读，寻出为虔州刺史。绶，京兆人。

[17]谏议大夫韦绶兼任太了侍读，往往拿珍贵的食品请太子吃，又说些诙谐逗趣的话取悦太子。宪宗得知了这一消息，丁未（十八日），便免除了韦绶太子侍读的职务，不久，又将他斥逐为虔州刺史。韦绶是京兆人。

[18]吴元济见其下数叛，兵势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谢罪，愿束身自归。上遣中使赐诏，许以不死；而为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制，不得出。

[18]吴元济看到部下屡次背叛自己，军事形势日益紧迫，六月，壬戌（初四），他上表认罪，表示愿意亲自回朝投案。宪宗派遣中使向他颁赐诏书，答应可以免他一死。然而，吴元济被自己的亲信和大将董重质等人所控制，无法离开蔡州。

[19]秋，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

[19]秋季，七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有些地区平地水深两丈。

[20]初，国子祭酒孔为华州刺史，明州岁贡蚶、蛤、淡菜，水陆递夫劳费，奏疏罢之。甲辰，岭南节度使崔永薨，宰相奏拟代咏者数人，上皆不用，曰："顷有谏进蚶、蛤、淡菜者为谁，可求其人与之。"庚戌，以为岭南节度使。

[20]当初，国子祭酒孔担任华州刺史，明州每年进贡蚶子、蛤蜊、淡菜等，水陆长途转运的人夫既劳苦，又多耗费，孔奏请免除这项进贡。甲辰（十七日），岭南节度使崔咏去世，宰相上奏了所拟定的几个代替崔咏的人选，宪宗一概不用，还说："不久前有一个劝阻进献蚶子、哈蜊和淡菜的人是谁啊，可以找到此人，就将崔咏的职务交给他吧！"庚戌（二十三日），宪宗任命孔为岭南节度使。

[21]诸军讨淮、蔡，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上问之，对曰："臣请自往督战。"乙卯，上复谓度曰："卿真能为朕行乎！"对曰："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臣比观吴元济表，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壹，不并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上悦，丙戌，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又以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韩弘已为都统，不欲更为招讨，请但称宣慰处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判官、书记，皆朝廷之选，上皆从之。度将行，言于上曰："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

[21]诸军讨伐淮西蔡州，历时四年，没有攻克，物资转运使人们疲惫不堪，以至于有些百姓只好用驴来耕种田地。宪宗也为此忧虑，便就此事询问宰相。李逢吉等人争着说军中士气低落，财物消耗已尽，意思是打算停止用兵。唯独裴度一言不发，宪宗征求他的意见，他回答说："我请求亲自前去督战。"乙卯（二十八日），宪宗又对裴度说："你果真能够为朕去走一遭吧？"裴度回答说："我发誓不与这些贼人一起生存。近日我看了吴元济的奏表，他面临的形势实在已经窘困紧迫，但是各将领心不齐，不能够合力紧逼他，所以他还没有降顺。如果我亲自前往行营，各将领惟恐我夺去他们的功劳，肯定争先进军破敌了。"宪宗大悦，丙戌（疑误），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还充任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同时任命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书下达后，裴度因韩弘已经出任都统，不打算再担当招讨使，请求只称宣慰处置使。他还奏请由刑部侍郎马总担任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担任彰义行军司马，叛官、书记等职，都由朝廷选派，宪宗全部依从了他。在将要启程时，裴度对宪宗

说："倘若贼人覆灭了，我不久就会前来朝见陛下；倘若贼人尚在，我就不会回到朝廷中来。"宪宗听得此言，不禁流下了眼泪。

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门送之。右神武将军张茂和，茂昭弟也，尝以胆略自炫于度；度表为都押牙，茂和辞以疾，度奏请斩之。上曰："此忠顺之门，为卿远贬。"辛酉，贬茂和永州司马。以嘉王傅高承简为都押牙。承简，崇文之子也。

八月，庚申（初三），裴度前往淮西，宪宗驾临通化门为他送行。右神武将军张茂和是张茂昭的弟弟，曾经在裴度面前夸耀自己的胆识才略，斐度上表请求任命他为都押牙。张茂和以身染疾病推辞，裴度上奏请求将他斩杀。宪宗说："此人出于忠心顺命的人家，朕为你将他贬官到远方吧。"辛酉（初四），宪宗将张茂和贬为永州司马，任命嘉王傅高承简为都押牙。高承简是高崇文的儿子。

李逢吉不欲讨蔡，翰林学士令狐楚与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势以沮军事，乃请改制书数字，且言其草制失辞；壬戌，罢楚为中书舍人。

李逢吉不愿意讨伐蔡州，而翰林学士令狐楚与李逢吉交好。裴度担心他们二人将内廷与外朝的势力合起来阻挠战事，便请求在制书上改动了几个字，并且说令孤楚起草制书言辞失当。壬戌（初五），宪宗将令狐楚罢免为中书舍人。

[22]李光颜、乌重胤与淮西战；癸亥，败于贾店。

[22]李光颜与乌重胤与淮西交战，癸亥（初六），二人在贾店战败。

[23]裴度过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骁骑七百邀之；镇将楚丘曹华知而为备，击却之。度虽辞招讨名，实行元帅事，以郾城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诸道皆有中使监陈，进退不由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多有功。

[23]裴度经过襄城南面的白草原时，淮西军派出骁勇的骑兵七百人前来截击他。镇将楚丘人曹华事先得到消息，做好了准备，便将他们击退了。虽然裴度辞去了招讨的名称，实际上是行使元帅的职事，他选定郾城作为自己的官署。甲申（二十七日），裴度来到郾城。在此之前，诸道都有中使监督战阵，军队的行动不能由主将做主。打了胜仗，中使率先使人向朝廷报捷；作战失利了，中使便对将帅百般凌

辱。裴度奏请将各处监督战阵的中使全部罢除，各将领这才得以专力办理军中事务，在作战中经常取胜。

[24]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水镇，杀三将，焚刍藁而去。

[24]九月，庚子（十四日），淮西兵马侵犯水镇，斩杀三员将领，烧掉

喂养牲畜的干草以后便撤离了。

[25]初，上为广陵王，布衣张宿以辩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员外郎。宿招权受赂于外，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恶之。上欲以宿为谏议大夫，逢吉曰："谏议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为之。宿小人，岂得窃贤者之位！必欲用宿，请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悦，逢吉又与裴度异议，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罢逢吉为东川节度使。

[25]当初，宪宗在当广陵王时，平民张宿因能言善辩而得到宠爱。及至宪宗即位以来，张宿历经升迁，做到比部员外郎。张宿在外面招揽权力，收受贿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很讨厌他。宪宗准备任命张宿为谏议大夫，李逢吉说："谏议大夫是一个重要的职任，必须是能够裁断朝廷政务的人士，才适于担当这一职务。张宿是一个小人，怎么能够窃居贤能之士的官位！如果陛下一定要任用张宿，请罢去我的职务才有可能。"宪宗因此心中不快。李逢吉又与裴度持有不同的意见，而宪宗正在倚靠裴度去平定蔡州。丁未（二十一日），宪宗将李逢吉罢免为东川节度使。

[26]甲寅，李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余众保子城，不敢出，引兵还以诱之，淮西将孙献忠果以骁骑五百追击其背；众惊，将走，下马据胡床，令曰："敢退者斩！"返旌力战，献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劝乘胜攻其子城，可拔也。曰："非吾计也。"引兵还营。

[26]甲寅（二十八日），李准备攻打吴房县。诸将领都说："今天是不利前往的往亡日啊。"李说："我们兵马为数较少，正面作战，兵力不够用的，适于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敌人因今天是往亡日便不会戒备我们，这正是可以进击的时候。"于是，李率军前往，攻克了吴房的外城，斩首一千余级。剩下来的吴房兵马防守内城，不敢出战。李率领兵马撤回，以便诱使吴房兵马出动，淮西将领孙献忠果然率领骁

勇的骑兵五百人在背后追击。大家惊惶失措，准备逃走，李跳下马来，靠在胡床上，下达命令说：“有胆敢退却的，一概斩杀！”大家回军尽力作战，孙献忠阵亡，淮西兵马这才撤退。有人劝说李乘胜攻打吴房的内城，认为是能够攻克的。李说：“这不是我的计策。”于是，李率领兵马返回营地。

李言于李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书记郑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

李向李进言说：“蔡州的精锐兵马全都被派往洄曲及四周的边境上，在那里防御守备。防守蔡州城的兵力都是老弱残兵，可以乘蔡州空虚，直接抵达蔡州城。及至敌军将领得知消息时，吴元济已经就擒了。”李认为言之有理。冬季，十月，甲子（初八），李派遣掌书记郑前往郾城，秘密禀报裴度。裴度说：“用兵打仗，不出奇兵，不能取胜，李常侍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啊。”

[27]上竟用张宿为谏议大夫，崔群、王涯固谏，不听；乃请以为权知谏议大夫，许之。宿由是怨执政及端方之士，与皇甫相表里，谮去之。

[27]宪宗到底还是要任张宿为谏议大夫。崔群与王涯再三劝谏，宪宗不肯听从。他们便请求任命张宿为权知谏议大夫，宪宗答应了他们。张宿由此怨恨执掌政务的官员和品行正直的人士，并与皇甫相互勾结，诬陷这些人，使他们离位而去。

[28]裴度帅僚佐观筑城于沱口，董重质帅骑出五沟，邀之，大呼而进，注弩挺刃，势将及度。李光颜与田布力战，拒之，度仅得入城。贼退，布扼其沟中归路，贼下马逾沟，坠压死者千余人。

[28]裴度率僚佐在沱口观看修筑城墙，董重质率领骑兵从五沟出发，前来拦击裴度，大声呼喊着向前进军，搭着弓弩，拔出兵器，兵锋将要危及裴度。李光颜与田布尽力作战，抵御董重质，裴度才得以进入沱口城中。敌军撤退时，田布扼守敌军在沟中的退路，敌人下马翻越沟堑，摔死压死的有一千多人。

[29]辛未，李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留镇文城，命李、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田进诚将三千人殿

其后。军出，不知所之；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乾，整羁，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诸将请所之，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监军哭曰：“果落李奸计！”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鹅鸭池，令击之以混军声。

[29]辛未（十五日），李命令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留下来镇守文城，命令李与李忠义率领由敢死之士组成的突将三千人作为前导，自己与监军率领三千人作为中军，命令田进诚率领三千人居于军队的后部。军队出发以后，还不知道是往哪里开进。李说；“只须向着东方行进！”军队走了六十里路，夜晚来到张柴村，将屯戍村中的淮西士兵和守候烽火的人员全部杀死，占领了敌军的栅垒。李命令将士稍作休息，吃些干饭，整顿马具，将义成军的五百人留下来镇守张柴村，以便截断洄曲与各条道路间的桥梁。李又连夜率领兵马出了张柴村的栅门，各位将领请示进军目标，李说：“到蔡州去捉拿吴元济！”各位将领都大惊失色。监军哭着说；“果然中了李的奸计了！”当时，风雪大作，旗帜破裂，冻死的战士与马匹到处可见。加之，天色阴暗，由张柴村往东去的道路，都是官军从来没有走过的，人人都暗自以为肯定活不成了。但是，他们畏惧李，不敢违抗命令。到了半夜，雪下得更大了。官军走了七十里路，来到蔡州城下。靠近城边有一处喂养鹅鸭的池塘，李命令哄打鹅鸭，以便遮掩军队行走的声音。

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壬申，四鼓，至城下，无一人知者。李、李忠义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鸡鸣，雪止，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听于廷，闻军号令曰：“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元济始惧，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

自从吴少诚抗拒朝命，官军不到蔡州城下已经有三十多年，所以蔡州人没有防备。壬申（十六日），四更时，李来到蔡州城下，敌军无

人知晓。李和李忠义用锄头在城墙上掘出坑坎，率先登城，强壮的士兵便跟在他们身后。看守蔡州城门的士兵正在熟睡，李等人将他们全部杀掉，只将巡夜打更的人留了下来，让他依然如故地去敲打木梆。于是，李等人打开城门，让大家进去。来到内城时，也是采用这种办法，城中的人们都没有发觉官军。鸡叫时，雪停，这时李已经进入吴元济的外宅。有人向吴元济报告说："官军到啦！"吴元济还在躺着，笑着说："不过是被俘的囚徒在做盗窃行径罢了！天亮后我会把他们都杀了。"又有前来报告的人说："州城陷落啦！"吴元济说："这肯定是洄曲的后生们到我这里来要求发放冬季服装的。"他站起身来，走到院子中向外聆听，听到李军在发布号令说："常侍传话。"响应号令的有将近一万人。吴元济这才害怕地说："这是个什么样的常侍，竟能够到此地来呢！"于是，吴元济率领亲信，登上牙城，抵御官军。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据洄曲。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降。

当时，董重质拥有精锐兵马一万多人，占据着洄曲。李说："吴元济盼望的事情，只是董重质前来援救而已！"于是，李寻找到董重质的家人，深深地抚慰他们，派遣他的儿子董传道带着书信前去规劝董重质，董重质便单人匹马前往李处投降。

遣李进诚攻牙城，毁其外门，得甲库，取器械。癸酉，复攻之，烧其南门，民争负薪刍助之，城上矢如毛。晡时，门坏，元济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甲戌，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捕二万余人相继来降。

李派遣李进诚攻打牙城，毁去牙城的外门，得到了兵甲仓库，取出了军用器具。癸酉（十七日），李进诚再次攻打牙城，火烧牙城的南门，百姓争着背来柴草帮助官军，射向城上的箭象刺猬毛一样密集。到了申时，城门毁坏了，吴元济在城上请罪，李进诚用梯子将他接了下来。甲戌（十八日），李用囚车将吴元济送往京城，并且向裴度作了报告。这一天，申、光二州以及各城镇军两万多人相继前来归降。

自元济就擒，不戮一人，凡元济官吏、帐下、厨厩之卒，皆复其职，使之不疑，然后屯于鞠场以待裴度。

自从吴元济被擒获后，李没有杀戮任何一人。凡是吴元济的官吏及帐下、厨房、马厩的士兵，李一概恢复他们的职事，使他们没有疑

虑。然后，李便在鞠球场上驻屯兵马，等候裴度前来。

[30]以淮南节度使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30]宪宗任命淮南节度使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31]己卯，淮西行营奏获吴元济，光禄少卿杨元卿言于上曰：“淮西大有珍宝，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讨淮西，为人除害，珍宝非所求也。”

[31]己卯（二十三日），淮西行营奏称俘获了吴元济。光禄少卿杨元卿向宪宗进言说：“淮西有许多珍宝，我知道它们，让我前去寻取，一定能够得到。”宪宗说：“朕讨伐淮西，是为民除害，朕并不要在那里寻求珍宝啊。”

[32]董重质之去洄曲军也，李光颜驰入其壁，悉降其众。庚辰，裴度遣马总先入蔡州慰抚。辛巳，度建彰义军节，将降卒万余人入城，李具櫜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32]董重质离开洄曲军后，李光颜奔进他的营垒，将他的兵马全部招降。庚辰（二十四日），裴度派遣马总率先进入蔡州抚慰将士。辛巳（二十五日），裴度手执彰义军的符节，带领投降的士兵一万多人进入蔡州城，李全副武装，出来迎接，在道路左侧向裴度行礼。裴度准备避开李的拜礼，李说：“蔡州人愚妄悖逆，不懂得长官与下属的名分，已经有几十年了，希望您就此显示给他们，使他们知道朝廷的尊严。”于是，裴度接受了拜礼。

李还军文城，诸将请曰：“始公败于朗山而不忧，胜于吴房而不取，冒大风甚雪而不止，孤军深入而不惧，然卒以成功，皆众人所不谕也，敢问其故？”曰：“朗山不利，则贼轻我而不为备矣。取吴房，则其众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风雪阴晦，则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军深入，则人皆致死，战自倍矣。夫视远者不顾近，虑大者不详细，若矜小胜，恤小败，先自挠矣，何暇立功乎！”众皆服。俭于奉已而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此其所以成功也。

李返回文城栅驻扎。各位将领请教说：“起初，您在朗山战败了，但并不发愁；在吴房取胜了，但并不夺取吴房；冒着大风暴雪，但并不肯停止行军；带着孤立无援的军队深入敌境，但并不畏惧。然而，您终于因此获得成功，这都是大家所不明白的，请让我们冒昧地询问

其中的原由。”李说：“朗山失利，敌人便轻视我们，因而不作防备了。夺取吴房，吴房的人马便要逃奔蔡州，合力坚守，所以我将吴房留下来，以便分散敌人的兵力。急风暴雪，天色昏暗，便不能够用烽火取得联系，敌人就不会知道我们已经到来。孤立无援的军队深入敌境，人们便都献身效死，打起仗来自然就会加倍出力。一般说来，眺望远处的人不必顾及近处，计虑大事的人不必知悉细事。倘若夸耀小小的胜利，顾惜小小的失败，首先就把自己搅乱了，哪里还有余暇去建立功劳呢！”大家都服气了。李生活节俭，但对将士的供养却是丰厚的；他了解到一个人是贤能的，就不对他疑心；他见到可以实行的事，便能做出决断；这就是他获得成功的原由。

裴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先是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余皆不问，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裴度任用蔡州的士卒为牙兵，有人规劝他说：“蔡州人中间反复不定的人为数还很多，不能不加以防备。”裴度笑着说：“我是彰义节度使，首恶已被擒获，蔡州人就是我的人啊，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蔡州人得知此言，感动得哭了。在此之前，吴少阳、吴元济父子拥兵淮西，禁止人们在道路上相对私语，不许在夜间点燃灯烛，若有人以酒饭相互往来，便要处以死罪。裴度任职以后，下达命令，只须禁止盗窃，其余一概不加过问，人们相互往来，没有白天黑夜的限制，蔡州人初次感到了做百姓的快乐。

甲申，诏韩弘、裴度条列平蔡将士功状及蔡之将士降者，皆差第以闻。淮西州县百姓，给复二年；近贼四州，免来年夏税。官军战亡者，皆为收葬，给其家衣粮五年；其因战伤残废者，勿停衣粮。

甲申（二十八日），宪宗颁诏命令韩弘与裴度逐条罗列平定蔡州将士的立功情况，以及归降了的蔡州将士的情况，一概区别等级，上报朝廷。淮西各州县百姓，免除赋役两年。邻近淮西的陈、许、颍、唐四州，免去下一年的夏税。阵亡的官军，一概予以收殓安葬，向他们的家属供应五年的衣服与口粮。那些由于作战受伤而残废的官军，不可停止衣服口粮的供应。

十一月，上御兴安门受俘，遂以吴元济献庙社，斩于独柳之下。

十一月，宪宗驾临兴安门，接受战俘，便以吴元济献祭宗庙社稷，将他在独柳下斩杀。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自少诚以来，遣诸将出兵，皆不束以法制，听各以便宜自战，故人人得尽其才。韩全义之败于水也，于其帐中得朝贵所与问讯书，少诚束以示众曰：“此皆公卿属全义书，云破蔡州日，乞一将士妻女熙其后由是众皆愤怒，以死为贼用；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然后克之。

当初，淮西百姓遭受李希烈与吴少诚威压虐待，无法从中摆脱出来，时间久了，老一辈的人们衰弱下去了，少一辈的人们强壮起来了，他们在悖乱忤逆的环境中心安理得，不知道还有朝廷在上了。从吴少诚以来，派遣诸将领外出打仗，一概不用法令制度约束他们，听任他们见机行事，各自为战，所以各将领得以人尽其才。韩全义在水战败时，淮西军在韩全义的营帐中得到朝廷权贵写给他的相互问候的书信，吴少诚将书信捆成一束，呈示在大家面前说：“这些都是公卿们嘱托韩全义的书信，说是在打破蔡州时，要得到一位将士的妻子或女儿作为婢女姬妾。”因此，大家都心怀愤怒，誓死为叛军效力。虽然蔡州地居中原，但民间的风尚猛悍暴戾超过了异族。所以，吴元济凭着蔡、光、申三州人众作乱，朝廷发动全国的兵力将他包围起来，四面攻打，经过四年时间才将他制服。

官军之克元济也，李师道募人通使于蔡，察其形势，牙前虞候刘晏平应募，出汴、宋间，潜行至蔡。元济大喜，厚礼而遣之。晏平还至郓，师道屏人而问之，晏平曰：“元济暴兵数万于外，阽危如此，而日与仆妾游戏博奕于内，晏然曾无忧色。以愚观之，殆必亡，不久矣！”师道素倚淮西为援，闻之惊怒，寻诬以他过，杖杀之。

官军准备攻克吴元济时，李师道召募人员出使蔡州，察看蔡州的发展趋势，牙前虞候刘晏平响应召募，取道汴州与宋州之间，暗中来到蔡州。吴元济非常高兴，以丰厚的礼物打发他回返郓州。刘晏平回到郓州后，李师道屏退周围的人们，向他询问蔡州的情形，刘晏平说：“吴元济将数万兵众暴露在外，面临如此危难的局面，却天天与仆从姬

妾在内游戏下棋，安闲佚乐，没有一点忧愁的神色。在我看来，吴元济必定要灭亡，时间不会太长了！”李师道平时依靠淮西作为救援的力量，听了这一席话，又吃惊，又恼怒。不久，李师道诬称刘晏平犯了别的过失，将他杖打而死。

戊子，以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赐爵凉国公；加韩弘兼侍中；李光颜、乌重胤等各迁官有差。

戊子（初三），宪宗任命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赐给凉国公的爵位，加封韩弘兼侍中，对李光颜、乌重胤等人也分别晋升官职各有等次。

[33]旧制，御史二人知驿；壬辰，诏以宦者为馆驿使。左补阙裴谏曰：“内臣外事，职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绝出位之渐。事有不便，必戒于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听。

[33]以往的制度规定，应当以两名监察御史掌管驿站。壬辰（初七），宪宗颁诏任命宦官为馆驿使。左补阙裴进谏说：“内廷的臣属和外朝的事务，职事与名分各不相同。要紧的是应该堵塞侵犯职守的根源，杜绝越出官位的苗头。遇有办理失宜的事情，一定要在最初便引起警惕；如果颁布的命令有所妨碍，不一定非要事关重大才予以纠正。”宪宗不肯听从。

[34]甲午，恩王连薨。

[34]甲午（初九），恩王李连去世。

[35]辛丑，以唐、随兵马使李为神武将军，知军事。

[35]辛丑（十六日），宪宗任唐、随兵马使李为神武将军，执掌军中事务。

[36]裴度以马总为彰义留后；癸丑，发蔡州。上封二剑以授梁守谦，使诛吴元济旧将；度至郾城，遇之，复与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尽如诏旨，仍上疏言之。

[36]裴度让马总担任彰义留后。癸丑（二十八日），裴度从蔡州出发。宪宗将两把宝剑赐给梁守谦，让他去诛杀吴元济往日的将领。裴度来到郾城时，遇到了梁守谦，便又与梁守谦一起进入蔡州。他酌量罪情，施以刑罚，并没有完全执行诏书的旨意，还进献奏疏陈述自己的处理意见。

[37]十二月，壬戌，赐裴度爵晋国公，复入知政事。以马总为淮西节度使。

[37]十二月，壬戌（初七），宪宗赐给裴度晋国公的爵位，让他再入朝执掌朝廷政务，任命马总为淮西节度使。

[38]初，吐突承璀方贵庞用事，为淮南监军；李为节度使，性刚严，与璀互相敬惮，故未尝相失。承璀归，引为相；耻由宦官进，及将佐出祖，乐作，泣下曰："吾老安外镇，宰相非吾任也！"戊寅，至京师，辞疾，不入见，不视事，百官到门，皆辞不见。

[38]当初，吐突承璀正身居显贵，得宠握权，担任了淮南监军。李是淮南节度使，性情刚正严峻，与吐突承璀互相敬畏，所以不曾相互失和。吐突承璀回朝后，便引荐李出任宰相。李以通过宦官升官为耻辱，及至将领们为他饯行送别，音乐奏起时，李落着眼泪说："我老了，已经安心在外面的军镇上任职了，宰相可不是我所能胜任的啊！"戊寅（二十三日），李来到京城，上报有病，不去入朝晋见，不肯任职办事，百官到家中看望他，他一概推辞，不肯接见。

[39]庚辰，贬淮西降将董重质为春州司户。重质为元济谋主，屡破官军；上欲杀之，李奏先许重质以不死。

[39]庚辰（二十五日），宪宗将淮西的投诚将领董重质贬为春州司户。董重质是吴元济的主谋人，屡次打败官军，宪宗打算将他杀掉，李奏称他事先已经应许董重质不会将他处死。

十三年（戊戌、818）

十三年（戊戌，公元818元）

[1]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

[1]春季，正月，乙酉朔（初一），大赦天下。

[2]初，李师道谋逆命，判官高沐与同僚郭、李公度屡谏之。判官李文会、孔目官林英素为师道所亲信，涕泣言于师道曰："文会等尽心为尚书忧家事，反为高沐等所疾，尚书奈何不爱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师道由是疏沐等，出沐知莱州。会林英入奏事，令进奏吏密申师道云："沐潜输款于朝廷。"文会从而构之，师道杀沐，并囚郭，凡军中劝师道效顺者，文会皆指为高沐之党而囚之。

[2]当初，李师道策划叛逆时，判官高沐与同僚郭、李公度屡次劝阻他。判官李文会与孔目官林英平时为李师道所亲近信任，他们哭泣着向李师道进言说："我等竭尽心力为您操持家中事务，反而遭到高沐等人的忌恨，您怎么能够不爱惜淄青的十二州土地，反而要成就高沐等人的功劳与名声呢！"从此，李师道便疏远了高沐等人，还斥逐高沐前去代理莱州事务。适值林英入朝奏报事情，便让呈进奏疏的吏人暗中报告李师道说："高沐偷偷地向朝廷表示诚意。"李文会借此设计陷害高沐，于是李师道便杀死高沐，并且囚禁了郭，凡是劝说李师道投诚的军中将领，李文会一概将他们指斥为高沐的同伙，将他们囚禁起来。

及淮西平，师道忧惧，不知所为。李公度及牙将李英昙因其惧而说之，使纳质献地以自赎。师道从之，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上许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

及至淮西平定后，李师道既担忧，又恐惧，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李公度以及牙将李英昙乘着李师道内心恐惧来劝说他，让他向朝廷交纳人质、进献土地，以此赎罪。李师道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派遣使者上表，请求让他的长子入朝侍卫，并且献出沂、密、海三州，宪宗应允了他的请求，乙巳（二十一日），宪宗派遣左常侍李逊前往郓州安抚将士。

[3]上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以外寇初平，营缮太多，白宰相，冀有论谏；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国为鸿胪卿，壬申，以文悦为右武卫大将军，充威远营使。于是浚龙首池，起承晖殿，土木浸兴矣。

[3]宪宗命令六军整饰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与大将军李文悦认为淮西刚刚平定，修建工程太多，便禀告宰相，希望宰相能够陈论劝阻。裴度因而在奏报事情时讲到了这一问题，宪宗大怒。二月，丁卯（十三日），宪宗任命张奉国为鸿胪卿。壬申（十八日），任命李文悦为右武卫大将军，充任威远营使。于是，疏浚龙首池、兴建承晖殿，土木工程逐渐兴起了。

[4]李奏请判官、大将以下官凡百五十员；上不悦，谓裴度曰："李诚有奇功，然奏请过多。使如李晟、浑，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4]李上奏请求朝廷任命判官、大将以下的官员计有一百五十员，宪宗不甚高兴，便对裴度说："李诚然立下了奇功，但上奏请求任命的官员太多了。假使他立下李晟、浑那样的功劳，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宪宗将李的奏疏留在禁中，不再下达。

[5]李固辞相位，戊戌，以为户部尚书。以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5]李坚决推辞宰相的职位，戊戌（疑误），宪宗任命李为户部尚书，任命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6]初，渤海僖王言义卒，弟简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岁卒，从父仁秀立，改元建兴。乙巳，遣使来告丧。

[6]当初，渤海僖王大言义去世，他的弟弟简王大明忠即位，更改年号为太始。大明忠在位一年便去世了，他的叔父大仁秀即位，更改年号为建兴。乙巳（疑误），大仁秀派遣使者前来通报丧事。

[7]横海节度使程权自以世袭沧景，与河朔三镇无殊，内不自安，已酉，遣使上表，请举族入朝，许之。横海将士乐自擅，不听权去，掌书记林蕴谕以祸福，权乃得出。诏以蕴为礼部员外郎。

[7]横海节度使程权认为自己世代承袭沧景节度使的职务，与河朔三镇没有区别，内心感到不安。已酉（疑误），程权派遣使者上表，请求全家族入京朝见，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横海将士喜欢自占一方，不肯让程权离去，掌书记林蕴向大家讲明祸福的道理，程权才得以离开横海。宪宗颁诏任命林蕴为礼部员外郎。

[8]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韩愈曰："吴元济既就擒，王承宗破胆矣，愿得奉丞相书往说之，可不烦兵而服。"愈白度，为书遣之。承宗惧，求哀于田弘正，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弘正为之奏请，上初不许；弘正上表相继，上重违弘正意，乃许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8]裴度坐镇淮西时，平民柏耆向韩愈献计说："吴元济被擒获后，王承宗吓破了胆。我希望携带裴丞相的书信前去劝说他，可以不用烦劳兵马便使他归服。"韩愈禀告了裴度，裴度便写了书信，让他前往。王承宗害怕，向田弘正乞怜，请求以两个儿子作为人质，并将德、棣二州献给朝廷，向朝廷交纳赋税，请朝廷任命官吏。田弘正为他上奏

请求，宪宗起初不肯答应。田弘正便一次接一次地上表，宪宗不愿意违背田弘正的心意，便答应了他。夏季，四月，甲寅朔（初一），魏博派遣使者将王承宗的儿子王知感和王知信以及德、棣两州的版图与印符送到京城。

幽州大将谭忠说刘总曰："自元和以来，刘辟、李、田季安、卢从史、吴元济，阻兵冯险，自以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顾盼之间，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诛也。况今天子神圣威武，苦身焦思，缩衣节食，以养战士，此志岂须臾忘天下哉！今国兵北来，赵人已献城十二，忠深为公忧之。"总泣且拜曰："闻先生言，吾心定矣。"遂专意归朝廷。

幽州大将谭忠劝说刘总说："自从元和年间以来，刘辟、李、田季安、卢从史、吴元济等人依仗着手中的军队，凭借着险要的地形，自认为根基坚牢得不可动摇，天下的兵力都不能危害他们。然而，正在他们得意地左顾右盼时，却身败家亡，还全然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恐怕是上天要诛戮他们吧。况且，当今的天子神圣威武，竭力操劳，忧心苦思，节俭衣食，以赡养战斗之士，有这样的志向，怎么会有片刻忘记天下呢！现在，官军迅速向北开进，王承宗已经向朝廷献上十二座城邑，我是深切地为您担忧啊。"刘总一边哭泣，一边行着礼说："听了先生这一席话，我的主意已定了。"于是，刘总一心一意地归向朝廷。

[9]戊辰，内出废印二纽，赐左、右三军辟仗使。旧制，以宦官为六军辟仗使，如方镇之监军，无印。及张奉国得罪，至是始赐印，得纠绳军政，事任专达矣。

[9]戊辰（十五日），内廷拿出废置印符两方，赐给了左、右三军辟仗使。以往的制度规定，由宦官担任六军辟仗使，作用犹如节度使的监军使，但并不发给印信。及至张奉国获罪后，才颁赐印信，辟仗使可以举发并惩处军政的过失，其事务可以直接向皇上奏报。

[10]庚戌，诏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将士，复其官爵。

[10]庚戌（疑误），宪宗颁诏为王承宗以及成德将士平反，恢复他们的官职与爵位。

[11]李师道暗弱，军府大事，独与妻魏氏、奴胡惟堪、杨自温、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谋之，大将及幕僚莫得预焉。魏氏不欲其

子入质，与蒲氏、袁氏言于师道曰：“自先司徒以来，有此十二州，奈何无故割而献之！今计境内之兵不下数十万，不献三州，不过以兵相加。若力战不胜，献之未晚。”师道乃大悔，欲杀李公度，幕僚贾直言谓其用事奴曰：“今大祸将至，岂非高沐冤气所为！若又杀公度，军府其危哉！”乃囚之。迁李英昙于莱州，未至，缢杀之。

[11]李师道愚昧而又懦弱，对于幕府中重大的事情，只与妻子魏氏、家奴胡惟堪、杨自温、婢女蒲氏和袁氏以及孔目官王再千等人谋划，大将以及幕府的僚属都不能参与。魏氏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入朝充当人质，便与蒲氏和袁氏向李师道进言说：“从我们已故的司徒以来，李氏便据有了这十二个州，怎么能够毫无原由地献给朝廷呢！现在，算来淄青境内的兵力不少于数十万人，不进献沂、密、海三州，朝廷只不过派兵马前来讨伐。倘若尽力接战不能够取胜，那时再献上三州也不算太迟。”于是，李师道非常后悔，打算将李公度杀掉。幕府的僚属贾直言对李师道管事的家奴说：“现在大祸将要来临了，这难道不是高沐的冤气造成的吗！如果再将李公度杀掉，恐怕幕府就危险了！”于是，李师道便将李公度囚禁起来，将李英昙贬至莱州。李英昙还没有到任，便被勒死了。

李逊至郓州，师道大陈兵迎之，逊盛气正色，为陈祸福，责其决语，欲白天子。师道退，与其党谋之，皆曰：“弟许之，他日正烦一表解纷耳。”师道乃谢曰：“以父子之私，且迫于将士之情，故迁延未遣。今重烦朝使，岂敢复有二三！”逊察师道非实诚，归，言于上曰：“师道顽愚反覆，恐必须用兵。”既而师道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上怒，决意讨之。

李逊来到郓州时，李师道布列盛大军容迎接他。李逊神色严肃，向他陈说孰祸孰福，要求他一言为定，准备禀报宪宗。李师道回去后，与他的同党商议此事，同党们都说：“尽管答应他好了，以后只要麻烦一纸书表来排解纷乱罢了。”于是，李师道向李逊道歉说：“以往由于父子间的私情，并且迫于将士的压力，所以把事情拖延下来，没有遣送儿子入朝。现在，又麻烦朝廷的使者为此奔走，怎么敢再做反复无常的事情呢！”李逊看出李师道没有诚意，回到朝廷后，便向宪宗进言说：“李师道顽劣愚昧，反复无常，恐怕必须用兵了。”不久，李师道

上表陈述军中情形，说是将士们不肯让他交送人质与割让土地。宪宗大怒，决心讨伐李师道。

贾直言冒刃谏师道者二，舆榇谏者一，又画缚载槛车妻子系累者以献；师道怒，囚之。

贾直言冒着被杀害的危险向李师道劝谏了两次，抬着棺材向李师道劝谏了一次，还画了一幅李师道被绑在囚车里、妻子儿女都被缚结着的图画献给李师道。李师道恼怒，便将他囚禁起来。

五月，丙申，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谋讨师道也。以淮西节度使马总为忠武节度使、陈·许··蔡州观察使。以申州隶鄂岳，光州隶淮南。

五月，丙申（十三日），宪宗任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谋划讨伐李师道。又任命淮西节度使马总为忠武节度使和陈、许、、蔡各州观察使，将申州隶属给鄂岳，将光州隶属给淮南。

[12]辛丑，以知勃海国务大仁秀为勃海王。

[12]辛丑（十八日），朝廷将主持勃海国事务的大仁秀封为勃海王。

[13]以河阳都知马使曹华为棣州刺史，诏以河阳兵送至滴河。会县为平卢兵所陷，华击却之，杀二千余人，复其县以闻；诏加横海节度副使。

[13]宪宗任命河阳都知兵马使曹华为棣州刺史，降诏命令河阳兵马将他护送到棣州的河县。适逢河县被平卢李师道的兵马攻陷，曹华将平卢兵马击退，杀掉两千多人，收复了该县，上报朝廷。宪宗颁诏加封曹华为横海节度副使。

[14]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14]六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15]丁丑，复以乌重胤领怀州刺史，镇河阳。

[15]丁丑（二十五日），宪宗又任命乌重胤兼任怀州刺史，镇守河阳。

[16]秋，七月，癸未朔，徙李为武宁节度使。

[16]秋季，七月，癸未朔（初一），宪宗将李改任为武宁节度使。

乙酉，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遂，方庆之孙也。

乙酉（初三），宪宗颁布制书罗列李师道的罪状，命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的兵马共同讨伐他，还任命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王遂是王方庆的孙子。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简自谓才不及度，求出镇。辛丑，以夷简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宪宗将用兵之事委托给裴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简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如裴度，便要求出任节度使。辛丑（二十八日），宪宗任命李夷简为同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

[17]八月，壬子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罢为兵部侍郎。

[17]八月，壬子朔（初一），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涯被罢免为兵部侍郎。

[18]吴元济既平，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

[18]吴元济被平定后，韩弘心怀恐惧。九月，韩弘亲自带领兵马进击李师道，包围曹州。

[19]淮西既平，上浸骄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卫尉卿·盐铁转运程异晓其意，数进羡余以供其费，由是有宠。又以厚赂结吐突承璀。甲辰，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

[19]平定淮西后，宪宗逐渐骄傲奢侈起来。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与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晓得宪宗的心意，屡次进献额外税收，供给宪宗花销，因此两人都得到宪宗的宠爱。皇甫还用大量的贿赂来交结吐突承璀。甲辰（二十三日），皇甫以本来的官职，程异以工部侍郎的职务一并同平章事，兼任使职一如既往。制书颁布后，朝廷与民间都感到惊异，连市肆中担货贩卖之人也在嗤笑他们。

裴度、崔群极陈其不可，上不听。度耻与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许。度复上疏，以为：“、异皆钱谷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无不骇笑。况在度支，专以丰取刻与为务，凡中外仰给度支之人无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损淮西粮料，军士怨怒；会臣至行营晓谕慰勉，仅无溃乱。今旧将旧兵悉向淄青，闻入相，必尽惊忧，知无可

诉之地矣。程异虽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处烦剧，不宜为相。至如，资性狡诈，天下共知，唯能上惑圣聪，足见奸邪之极。臣若不退，天下谓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谓臣有负恩宠。今退既不许，言又不听，臣如烈火烧心，众镝丛体。所可惜者，淮西荡定，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弘舆疾讨贼，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上以度为朋党，不之省。

裴度与崔群极力陈述任命二人为相是不适当的，宪宗不肯听从。裴度以与小人同事为耻辱，上表请求自行引退，宪宗不肯答应。裴度又上疏认为：“皇甫与程异都是掌管钱财与谷物的官吏，是奸诈机巧的小人，陛下突然将他们安置在宰相的职位上，朝廷内外没有人不诧异、不讥笑的。何况，皇甫掌管度支，专作多取少给的事情，凡是朝廷内外需依赖度支供给的人们，无人不想吃他的肉。近来，皇甫裁减淮西官员的禄粮，惹得将士们愤怨不满。适值我来到淮西行营开导、劝慰和勉励他们，这才没有发生溃散作乱的事情。现在，那些原来讨伐淮西的将士全部开向淄青，得知皇甫担任宰相后，肯定人人惊惶忧恐，知道自己没有可以申诉的地方了。程异虽然人品平庸低下，但是考虑事情心平气和，可以让他处理繁杂的事务，不适合出任宰相。至于皇甫，天性狡猾诡诈，天下无人不知，唯独能够使陛下的明察善断受到迷惑，足以看出他奸佞邪恶到了极点。倘若我不肯引退，天下的人们便要说我不知廉耻了；倘若我不发言，天下的人们就会说我辜负了陛下的恩宠。现在，陛下既不允许我引退，又不肯听从我的意见，我感到就象烈火烧心，乱箭穿身。可惜的是，淮西荡平，河北归于安宁，王承宗拱手割让土地，韩弘抱病登车讨伐贼人，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够控制他们吗？只是因为对他们安排处理得当，能够使他们心服而已。陛下建立天下太平的基业，已经达到了十分之八九，怎么能够忍心再自行毁坏，使各地心灰意冷呢！”宪宗认为裴度属于朋党集团，对他的意见便不肯予以考虑。

自知不为众所与，益为巧谄以自固，奏减内外官俸以助国用；给事中崔植封还敕书，极论之，乃止。植，甫之弟子也。

皇甫知道自己不被大家所赞同，愈发作巧伪阿谀的事情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奏请削减朝廷内外官员的薪俸来资助国家的用度。给事中崔

植将诏书封合退还，经过极力论说，才没有实行皇甫的建议。崔植是崔甫弟弟的儿子。

时内出积年缯帛付度支令卖，悉以高价买之，以给边军。其缯帛朽败，随手破裂，边军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于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库所出，臣以钱二千买之，坚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为然。由是益无所惮。程异亦自知不合众心，能廉谨谦逊，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故终免于祸。

当时，内廷拿出积存多年的丝帛交付度支出卖，皇甫用高价全部买下了这些丝帛，用以供给边疆的军队。那些丝帛朽蚀腐败，用手一碰，就会破裂，边疆军队将这些丝帛堆积起来烧掉了。裴度借奏报事情的机会谈到此事，皇甫在皇帝面前伸出他的脚来说："这双靴子也是由内库中来的，我用两千钱买下了它们。这靴子坚固结实，可以穿很长时间。裴度说的话并不可信。"宪宗认为讲得很对。从此，皇甫更加无所忌惮了。程异也知道自己不得人心，但是他能够廉洁谨慎，谦逊自抑。他出任宰相一个多月，不敢掌管印信，执笔断事，所以最终得以免除祸殃。

[20]五坊使杨朝汶妄捕系人，迫以考捶，责其息钱，遂转相诬引，所系近千人。中丞萧勀奏其状，裴度、崔群亦以为言。上曰："姑与卿论用兵事，此小事朕自处之。"度曰："用兵事小，所忧不过山东耳；五坊使暴横，恐乱辇毂。"上不悦，退，召朝汶责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见宰相！"冬，十月，赐朝汶死，尽释系者。

[20]五坊使杨朝汶胡乱捉拿囚禁百姓，刑讯拷打，索取利钱，使他们相互诬告牵连，被拘禁的将近一千人。中丞萧上奏揭发这一状况，裴度与崔群也就此进言。宪宗说："朕且与你们谈论用兵的大事，这点小事由朕自己处理。"裴度说："用兵的事情才是小事，让人担忧的不过是崤山以东而已。而五坊使强暴蛮横，恐怕会扰乱京城。"宪宗不高兴。退朝后，宪宗传召杨朝汶，斥责他说："由于你的原故，让我不好意思见宰相！"冬季，十月，宪宗赐杨朝汶自裁而死，将他囚禁的人全部释放。

[21]上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为鄂岳观察使，以贪暴闻，恐终获罪，思所以自媚于上，乃因皇甫荐山人柳泌，云能合长生药。甲戌，诏泌居兴唐观炼药。

[21]宪宗晚年喜欢神仙不老之术，颁诏在全国寻求方术之士。宗正卿李道古先前担任鄂岳观察使，以贪婪残暴闻名，担心终究要被治罪，寻求向皇上献媚的办法，于是通过皇甫，推荐山人柳泌，说他能够制作长生的药物。甲戌（二十四月），宪宗颁诏让柳泌住在兴唐观中炼制药物。

[22]十一月，辛巳朔，盐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灵武奏破吐蕃长乐州，克其外城。

[22]十一月，辛巳朔（初一），盐州奏称吐蕃侵犯河曲与夏州，灵武奏称在长乐州打败吐蕃，攻克了长乐州的外城。

[23]柳泌言于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权知台州刺史，仍赐服金紫。谏官急论奏，以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临民赋政者。"上曰："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23]柳泌向宪宗进言说："天台山是神仙聚集的地方，有许多灵草，虽然我能够识别，但是没有力量将它们弄到手。如果我能够去做那里的长官，可能会找到它们。"宪宗相信了他的话。丁亥（初七），宪宗让柳泌权且代理台州刺史，还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色的朝服。谏官争着上奏认为："君主喜欢方术之士，但还没有让方术之士治理百姓，处理政务的先例。"宪宗说："烦劳一个州的力量，就能够为君主带来长生，做臣子的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从此，群臣都不敢谈论此事。

[24]甲午，盐州奏吐蕃遁去。

[24]甲午（十四日），盐州奏称吐蕃逃走。

[25]壬寅，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丁未，以华州刺史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重胤以河阳精兵三千赴镇，河阳兵不乐去乡里，中道溃归，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将大掠。令狐楚适至，单骑出，慰抚之，与俱归。

[25]壬寅（二十二日），宪宗任命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丁未（二十七日），任命华州刺史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乌重胤率领河阳精锐兵马三千人前往横海，河阳士兵不愿意离开家乡，中途溃散，返回河阳，又不敢进城，便在城北驻扎着，准备大肆抢劫。恰

好令狐楚来到河阳，便单人匹马地出了城，前去慰问安抚他们，与他们一同回城。

先是，田弘正请自黎阳渡河，会义成节度使李光颜讨李师道，裴度曰：“魏博军既渡河，不可复退，立须进击，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给度支，徒有供饷之劳，更生观望之势。又或与李光颜互相疑阻，益致迁延。与其渡河而不进，不若养威于河北。宜且使之秣马历兵，俟霜降水落，自杨刘渡河，直指郓州，得至阳置营，则兵势自盛，贼众摇心矣。”上从之。是月，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

在此之前，田弘正请求由黎阳横渡黄河，会合义成节度使李光颜，前去讨伐李师道。裴度说：“魏博的军队渡过黄河后，就不能够再撤退回去，必须立刻进军出击，才能取得成功。魏博的军队来到滑州后，便要依靠度支供应，朝廷空有供给军饷的烦劳，魏博军却会重新产生观望的态势。田弘正或许再与李光颜互相猜疑，就益发会导致战机拖延。与其渡过黄河而不进军，还不如在黄河以北蓄养声威。应当让田弘正暂时饱喂战马，砥砺兵器，待到霜降后河水下落时，由杨刘横渡黄河，径直奔赴郓州，可以前往阳设置营盘，军队的声势自然就会变得盛大起来，敌军便会人心动摇了。”宪宗听从了裴度的意见。就在本月，田弘正率领全军由杨刘渡过黄河，在距离郓州四十里处修筑营垒，敌军大为震惊。

[26]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帅僧众迎之。

[26]功德使进言说：“凤翔法门寺的塔中有释迦牟尼佛的手指骨，相传寺塔三十年开放一次，开放时就会年成丰熟，人民安宁。明年法门寺塔正当开放，请去迎接佛指骨。”十二月，庚戌朔（初一），宪宗派遣中使率领僧众迎接佛指骨。

[27]戊辰，以春州司户董重质为试太子詹事，委武宁军驱使，李请之也。

[27]戊辰（十九日），宪宗任命春州司户董重质为试太子詹事，将他交付武宁军驱遣，这是应李请求作出的决定。

[28]戊寅，魏博、义成军送所获李师道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释弗诛，各付所获行营驱使，曰："若有父母欲归者，优给遣之。朕所诛者，师道而已。"于是贼中闻之，降者相继。

[28]戊寅（二十九日），魏博、义成两军将俘获的李师道的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送往京城，宪宗对他们一律释放不杀，分别交付俘获他们的行营以供驱遣，还说："如果有人需要照料父母，打算回家，就从优发给盘费，打发他们回去。朕要诛杀的人，只有李师道一人罢了。"于是，敌军将士得知这一消息，前来投诚的人接连不断。

初，李文会与兄元规皆在李师古幕下。师古薨，师道立，元规辞去，文会属师道亲党请留。元规将行，谓文会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骤贵而受祸。"及官军四临，平卢兵势日蹙，将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李存为司空忠谋，李文会奸佞，杀沐，囚、存，以致此祸。"师道不得已，出文会摄登州刺史，召、存还幕府。

当初，李文会与哥哥李元规都在李师古的幕府中供事。李师古去世，李师道袭位，李元规辞职离去，李文会嘱托李师道的亲信同党请求把自己留下。李元规准备启行时，对李文会说："我离开了，便因抽身引退而获得了安全。你留下来了，肯定会因地位骤然显贵而遭受祸殃。"及至官军从四面开来，平卢军队的形势日益窘迫，将士们吵吵嚷嚷，都说："高沐、郭和李存为李司空忠心谋划，而李文会诡诈而谄谀，是他杀死高沐，囚禁郭和李存，以至招致了这一祸忠。"李师道迫不得已，将李文会斥逐为摄登州刺史，把郭和李存召回幕府。

[29]上常语宰相，人臣当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朕甚恶之。裴度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所为邪正耳。"

[29]宪宗经常告诉宰相们说："人臣应当努力向善，怎么能够喜欢树立朋党集团呢！朕是非常憎恶朋党集团的。"裴度回答说："事情的原则是以门类相聚合，事物是以群体相区分。君子与小人各自志趣相同，从情势上说就一定各自相会。君子们成为同一类人，叫做同德；小人们成为同一类人，叫做朋党。表面上虽然相互近似，实质上实在相差甚远。这就在于圣明的君主能够辨别他们做的事情是邪恶的，还是正直的了。"

[30]武宁节度使李与平卢兵十一战，皆捷。乙卯晦，进攻金乡，克之。李师道性懦怯，自官军致讨，闻小败及失城邑，辄忧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实告。金乡，州之要地也。既失之，其刺史驿骑告急，左右不为通，师道至死竟不知也。

[30]武宁节度使李与平卢兵马交战十一次，都取得了胜利。己卯晦（三十日），李进军攻打并攻克了金乡。李师道生性胆小怕事，自从官军前来讨伐，只要得知有些小小的失败以及失去城镇邑落，总是忧恐惊吓得生一场病，因此他的亲信都隐瞒战况，不把实际情况禀告给他。金乡是州的险要之地，失去金乡以后，金乡刺史派遣驿站的士兵骑马前来告急，李师道的亲信不给通报，所以李师道直到死去，竟然不知道金乡的失陷。

十四年（己亥、819）

十四年（己亥，公元819年）

[1]春，正月，辛巳，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

[1]春季，正月，辛巳（初二），韩弘攻克考城，杀掉两千多人。

丙戌，师道所署沭阳令梁洞以县降于楚州刺史李听。

丙戌（初七），李师道所署任的沭阳县令梁洞率领全县向楚州刺史李听投诚。

[2]吐蕃遣使者论短立藏等来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国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归国。

[2]吐蕃派遣使者论短立藏等人前来与唐朝重归于好，使者还没有返回，吐蕃便前来侵犯河曲。宪宗说：“他们的国家失去信用，派来的使者有什么罪过！”庚寅（十一日），宪宗打发吐蕃使者回国。

[3]壬辰，武宁节度使李拔鱼台。

[3]壬辰（十三日），武宁节度使李攻克鱼台。

[4]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

[4]中使将佛骨迎接到京城，宪宗让佛骨在宫禁中停留了三天，于是遍送各寺。上自王公，下至士子与庶民，人人瞻仰供奉，施舍钱财，惟恐不能赶上。有人将全部家产充当布施，也有人在胳膊与头顶上点燃香火供养佛骨。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宫禁！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先以桃茢除不祥，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视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罪，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直言极谏，他认为：“佛，是夷狄的一种法而已。由黄帝以至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年高寿长，百姓安宁快活，那个时候，是没有佛的。东汉明帝时期，开始有了佛法。此后，中国变乱危亡接连不断，朝廷的命运与福气都不甚久长。宋、齐、梁、陈、北魏以后，对佛的侍奉逐渐恭敬起来，而些朝代存在的年代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他曾前后三次舍身去当寺院的家奴，最终却遭受侯景的逼迫，在台城饿死，不久以后国家也灭亡了。侍奉佛是为了祈求福缘，但梁武帝却反而招致了祸殃。由此看来，佛不值得使人相信，也是清楚可见的了！百姓愚昧无知，冥顽不化，容易受到迷惑，难以晓谕开导，如果看到陛下都这样去做，都说：‘天子尚且专心一意地敬佛信佛，我们老百姓低微下贱，对待佛难道还能够顾惜性命吗？’佛本来就是夷狄人氏，口中不讲先代帝王留传下来的合乎礼法的言论，身上不穿先代帝王规定下来的标准的中国服装，不懂得君臣之间的大义，不明白父子之间的恩情。假如佛本身尚在人世，接受本国的命令前来京城朝拜，陛下宽容地接待他，只不过在宣政殿见他一面，在礼宾院设上一宴，赐给他衣服一套，派人护卫他走出国境，是不会让他迷惑众人的。何况佛本身久已故去，剩下来

的枯朽的骸骨，怎么宜于将它请进宫殿！古代的诸侯在国内举行吊唁，还要先使巫师用桃树与苕帚去驱除不吉祥的鬼魂，现在陛下没由来地拿腐朽秽浊的东西亲自观看，事先不让巫师降神祈福，不用桃树与苕帚除凶去垢，群臣不议论这种做法的错误，御史不纠举这种做法的罪责，我实在为此感到羞耻！请求陛下将此佛骨交付给有关部门，将它丢到水里火里消灭掉，永远断绝此事的本源，切断天下的疑问，杜绝后世的迷惑，使天下的人们知道大圣人做出的事情，超过平凡人物的千万倍，这难道不是盛大的事情吗！如果佛有灵性，能够制造

祸福，一切灾殃与罪责，都加在我的身上好了。”

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裴度、崔群为言：“愈虽狂，发于忠恳，宜宽容以开言路。”癸巳，贬愈为潮州刺史。

宪宗得到上表，非常恼怒，拿出来给宰相们传阅，准备以最严厉的刑罚处治韩愈。裴度与崔群为韩愈进言说：“韩愈虽然狂妄，但他所言发自内心的忠诚，陛下应当对他宽容，以开通言路。”癸巳（十四日），宪宗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自战国之世，老、庄与儒者争衡，更相是非。至汉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晋、宋以来，日益繁炽，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论难空有。独愈恶其蠹财惑众，力排之，其言多矫激太过。惟《送文畅师序》最得其要，曰：“夫鸟俯而啄，仰而四顾，兽深居而简出，惧物之为己害也，犹且不免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与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邪！”

自从战国时代以来，老子、庄子与儒家较量胜负，交相议论我是你非。及至东汉末年，又增加了佛家，但是喜好佛家的为数尚少。晋、宋年间以来，佛家日益繁盛，由帝王以至于士子庶民，没有不尊崇信奉佛家的。庸俗的人们害怕得罪，羡慕福缘，清高的人们谈论空泛诘难实有。唯独韩愈憎恶佛家损耗资财，迷惑百姓，尽力排斥佛家，他的话往往过于偏激。只有他的《送文畅师序》论述最得要领，文章说：“大凡飞禽低下头来啄食，仰起头来四面张望，走兽在深密之处藏身，很少出来走动，这是害怕有些物种危害自己，但仍然不能幸免。弱者的血肉，就是强者的食物。现在我与文畅安心地居住着，悠闲地

饮食着，从生到死都过着闲逸自得的生活，与飞禽走兽面临的境状不同，怎么能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5]丙申，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阿，杀万余人。

[5]丙申（十七日），田弘正奏称在东阿打败淄青兵马，斩杀一万多人。

[6]沧州刺史李宗与横海节度使郑权不叶，不受其节制；权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使其军中留已，表称惧乱未敢离州。诏以乌重胤代权，将吏惧，逐宗，宗奔京师，辛丑，斩于独柳之下。

[6]沧州刺史李宗与横海节度使郑权不和，不肯接受郑权的调度管束，郑权奏报了李宗的情况。宪宗派遣中使调他回朝，李宗让军中将士挽留自己，自己上表声称害怕造成变乱，不敢离开沧州。宪宗颁诏以乌重胤替代郑权，沧州将吏恐惧了，便驱逐了李宗，李宗只好逃奔京城。辛丑（二十二日），李宗被斩杀于独柳下。

[7]丙午，田弘正奏败平卢兵于阳谷。

[7]丙午（二十七日），田弘正奏称在阳谷打败平卢兵马。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一卷

唐纪五十七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下元和十四年（己亥、819）

唐纪五十七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己亥，公元819年）

[1]二月，李听袭海州，克东海、朐山、怀仁等县。李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

[1]二月，李听出兵袭击海州，攻克东海、朐山、怀仁等县。李率军在沂州击败平卢兵，攻克丞县。

李师道闻官军侵逼，发民治郓州城堑，修守备，役及妇人，民益惧且怨。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听说唐官军日益逼近，于是征发民夫修治郓州城池，加强防守。又征发妇女，百姓更加恐惧怨恨。

都知兵马使刘悟，正臣之孙也，师道使之将兵万余人屯阳以拒官军。悟务为宽惠，使士卒人人自便，军中号曰刘父。及田弘正渡河，悟军无备，战又数败。或谓师道曰："刘悟不修军法，专收众心，恐有他志，宜早图之。"师道召悟计事，欲杀之。或谏曰："今官军四合，悟无逆状，用一人言杀之，诸将谁肯为用！是自脱其爪牙也。"师道留悟旬日，复遣之，厚赠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还营，阴为之备。师道以悟将兵在外，署悟子从谏门下别奏。从谏与师道诸奴日游戏，颇得其阴谋，密疏以白父。

都知兵马使刘悟，即唐肃宗朝平卢节度使刘正臣的孙子。李师道命悟率兵万余人屯驻阳，以拒抗官军。刘悟治军宽厚，使士卒人人自便，不加约束，军中称誉他为"刘父"。及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率军南渡黄河，进攻淄青，刘悟军无准备，出战屡败。有人对李师道说："刘悟不修军法，专意收买人心，恐有异志，应早有防备。"于是，李师道托言商议军事，召刘悟来郓州，想借机把刘悟杀死。有人劝李师道说："今官军四面围攻淄青，刘悟尚未有谋反的迹象，听信一人之言就把他杀死，诸将中谁肯为您效力！这是自除爪牙。"李师道认为言之有理，留刘悟在郓州十日后，命他仍回阳谷，并赠送大批金帛加以安抚。刘悟知李师道已怀疑自己，返回军营后，秘密做防守准备。李师

道因刘悟率兵在外，任命他的儿子刘从谏为门下别奏，留在郓州。刘从谏每天与李师道家奴游玩，获悉李师道阴谋，写密信转告父亲。

又有谓师道者曰：“刘悟终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师道潜遣二使赍帖授行营兵马副使张暹，令斩悟首献之，勒暹权领行营。时悟方据高丘张幕置酒，去营二三里。二使至营，密以帖授暹。暹素与悟善，阳与使者谋曰：“悟自使府还，颇为备，不可匆匆，暹请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问将士，兼有赐物，请都头速归，同受传语。’如此，则彼不疑，乃可图也。”使者然之。暹怀帖走诣悟，屏人示之。悟潜遣人先执二使，杀之。

部下又有人对李师道说：“刘悟终必谋反，不如早日除掉他。”丙辰（初八），李师道密派亲信二人带手令前往阳谷，命行营兵马副使张暹杀掉刘悟，割下他的头送郓州查验，然后由张暹代领行营兵马。这时，刘悟正在一块高地上树立帐幕，设置酒宴，离开军营二三里。二使到阳谷军营后，密将李师道手令授予张暹。张暹向来和刘悟相好，便假装与使者商议说：“刘悟从郓州节度使府回来后，已有防备，此事不可匆忙。请先让我去报告刘悟，假称‘李师道派人来慰问将士，带来大批赏赐物品，请都头速归军营，一同接受指令’。这样，刘悟必然不疑，然后可乘机下手。”二使同意张暹的意见。于是，张暹把李师道手令揣在怀中，到刘悟饮宴处，命随从退下，交刘悟观看。刘悟得知李师道阴谋后，秘密派人擒杀二使。

时已向暮，悟按辔徐行还营，坐帐下，严兵自卫。召诸将，厉色谓之曰：“悟与公等不顾死亡以抗官军，诚无负于司空。今司空信谗言，来取悟首。悟死，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诛者独司空一人，今军势日蹙，吾曹何为随之族灭！欲与诸公卷旗束甲，还入郓州，奉行天子之命，岂徒危亡，富贵可图也。诸公以为何如？”兵马使赵垂棘立于众首，良久，对曰：“事果济否？”悟应声骂曰：“汝与司空合谋邪！”立斩之。遍问其次，有迟疑未言者，悉斩之，并斩军中素为众所恶者，凡三十余，尸于帐前。余皆股栗，曰：“惟都头命，愿尽死！”

这时，天已傍晚，刘悟乘马缓行回营，坐于帐中，重兵把守，严加防备。随后，召集众位将领，声色严厉地说：“我和你们不顾死活抗击官军，确实对得起李师道。今李师道听信谗言，派人来杀我。如果我死，你们随后也会被杀。当朝天子发兵围攻淄青，声明只杀李师道一

人。如今我军形势日渐窘迫，我等为什么要随他一同被灭族！现在，我和大家商议，打算卷旗束甲袭击郓州，奉行天子之命，杀李师道，不仅可免我等危亡，而且可图富贵。大家认为如何？”兵马使赵垂棘站在诸将前头，沉默很久，说：“不知此事能否成功？”刘悟应声骂道：“难道你要与李师道同谋吗？”即命斩首。接着，挨个询问，诸将凡迟疑不言者，一律斩首，并斩杀军中向来为众所憎恶者，共三十余人，尸首列于帐前。其余诸将都两腿发抖，说：“愿听都头命令，尽死效力！”

乃令士卒曰：“入郓，人赏钱百缗，惟不得近军帑。其使宅及逆党家财，任自掠取；有仇者报之。”使士皆饱食执兵，夜半听鼓三声绝即行，人衔枚，马缚口，遇行人，执留之，人无知者。距城数里，天未明，悟驻军，使听城上柝声绝，使十人前行，宣言“刘都头奉帖追入城。”门者请俟写简白使，十人拔刃拟之，皆窜匿；悟引大军继至，城中噪哗动地。比至，子城已洞开，惟牙城拒守，寻纵火斧其门而入。牙中兵不过数百，始犹有发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于地。

于是，刘悟下达出兵命令，对士卒说：“攻入郓州，每人赏钱一百缗。除军库外，凡节度使住宅及其他叛党家财，允许你们任意掠取，有仇者许可报仇。”接着，命士卒饱食一顿，每人携带兵器，半夜时分，听鼓声三响后出发。将士口衔枚，军马缚口，防止喧哗；凡遇行人，都执留军中，以防走漏消息。军行所至，人都不知。距郓州数里时，天还未亮，刘悟命将士就地待命，听城上巡逻的木邦声停止后，派十人先行抵城下，言称“刘都头奉节度使手令入城”。守门人请大家稍候，正想写书简秉告李师道时，十人突然拔刀欲斩，守门人一哄而逃。刘悟率大军随后赶到。城中听说有兵马袭击，喧哗动地，一片混乱。等到刘悟入城时，内城已被攻开。只有李师道所住的牙城还在抗拒坚守。刘悟下令纵火焚烧，用大斧辟开城门，将士一齐涌入。城中亲兵不过数百人，开始还有人发箭抵抗，后知寡不敌众，都投弓箭于地而降。

悟勒兵升听事，使辅索师道。师道与二子伏厕床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门外隙地，使人谓曰：“悟奉密诏送司空归阙，然司空亦何颜复见天子！”师道犹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为幸！”寻皆斩之。自卯至午，悟乃命两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时皆定。

大集兵民于球场，亲乘马巡绕，慰安之。斩赞师道逆谋者二十余家，文武将吏且惧且喜。悟见李公度，执手歔；出贾直言于狱，置之幕府。

刘悟率将士入淄青节度使府，命搜捕李师道。李师道和他的两个儿子藏在侧面的床下，被士卒搜出。刘悟命把李师道父子押到节度使府门外的空地上，派人对他说："刘都头奉天子密诏，打算将您送到京城面见皇上，但是您还有什么脸面再见皇上呢！"这时，李师道仍想能幸免一死，他的儿子李弘方仰面叹道："事已至此，盼求快死为幸！"随后，父子三人都被斩首。从清晨到中午，刘悟命令左、右都虞候巡行街坊和集市，禁止将士焚掠，到了下午，城内很快安定。于是，刘悟命将士和百姓到鞠场集中，亲自乘马绕场一周，安抚慰劳众人。然后，下令处斩与李师道一起叛乱者，共二十余家，文武将吏目睹叛乱者被杀，又怕又喜。刘悟与李公度相见，二人握手哭泣。又命把贾直言从狱中放出，置于幕府参议军事。

悟之自阳还兵趋郓也，潜使人以其谋告田弘正："事成，当举烽相白；万一城中有备不能入，愿公引兵为助。攻成之日，皆归于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进据已营。弘正见烽，知得城，遣使往贺。悟函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

在刘悟率军从阳出发袭击郓州前，曾暗中派人把行动计划转告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约定："如果事成，就举烽火相告；万一城中有防备不能攻入，请率兵相助。事成之后，全部归功于您，我不敢据功为己有。"同时，请求田弘正率军进据阳谷营地。这时，田弘正看到烽火，知道郓州已被刘悟攻克，便派使者前往祝贺。刘悟把李师道父子三人的首级放入盒中，派人送到田弘正军营，弘正大喜，写文告上报朝廷。至此，淄、青等十二州全部平定。

弘正初得师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识之，澄熟视其面，长号陨绝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尘垢，复恸哭。弘正为之改容，义而不责。

起初，田弘正得李师道首级，怀疑是否真实，于是，命夏侯澄前来辨识。夏侯澄仔细看后，大声痛哭了很久，悲痛欲绝，接着，将李师

道首级捧起，用舌尖舐净眼睛中的灰尘，然后又大声哭泣。田弘正见此情景，不免受到感染，认为夏侯澄忠心重义，也不责备。

[2]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户部侍郎杨於陵为淄青宣抚使。已巳，李师道首函至。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2]壬戌（十四日），田弘正奏捷文告送到京城。乙丑（十七日），唐宪任命户部侍郎杨於陵为淄青宣抚使。已巳（二十一日），装着李师道首级的盒子送至京城。自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以来，蕃镇在河南、河北三十余州割据跋扈，自命官吏，不向朝廷上供赋税，将近六十余年，至此全部重新遵守朝廷法令。

上命杨於陵分李师道地，於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迩，计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分为三道，使之适均：以郓、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上从之。

唐宪宗命杨於陵分割李师道淄青十二州。於陵阅视淄青地图和户籍后，根据各州土地的远近，士卒和军马的多少，以及仓库虚实，拟分为三道，使各方面情况比较平均：以郓州、曹州、濮州为一道；淄州、青州、齐州、登州、莱州为一道；兖州、海州、沂州、密州为一道。宪宗准奏。

刘悟以初讨李师道诏云：“部将有能杀师道以众降者，师道官爵悉以与之。”意谓尽得十二州之地，遂补署文武将佐，更易州县长吏；谓其下曰：“军府之政，一切循旧。自今但与诸公抱子弄孙，夫复何忧！”

刘悟根据当初发布的讨伐李师道诏书所说“如果部将有人能杀李师道，率军投降朝廷，即以师道官爵授予此人”，认为自己应该为淄青节度使，尽得淄青十二州。于是，开始擅自任命文武将吏，更换州县官吏。他对部下说：“军府政事，一切遵循旧制。今后，我和大家抱子弄孙，长享富贵，还有什么可以忧愁的呢！”

上欲移悟他镇，恐悟不受代，复须用兵，密诏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诣悟，托言修好，实观其所为。悟多力，好手搏，得郓州三日，则教军中壮士手搏，与魏博使者庭观之，自摇肩攘臂，离坐以助其势。弘正闻之，笑曰：“是闻除改，登即行矣，何能为哉！”庚午，以悟为义成节度使。悟闻制下，手足失坠；明日，遂行。弘正已将数

道，比至城西二里，与悟相见于客亭，即受旌节，驰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贾直言以自随。

唐宪宗拟把刘悟调离淄青，但恐怕刘悟拒不从命，而不得不再次用兵。于是，下密诏给田弘正，命他观察刘悟的言行，看他是否可能拒诏。田弘正接到宪宗的密诏后，每天派人前往郓州，借口与刘悟交好，实际上是观察他的言行。刘悟力大无比，喜欢摔跤，攻克郓州三天后，就教军中壮士练习摔跤，他和魏博的使者在庭院中观看。刘悟一边观看，一边挽袖捋臂，有时还离座呐喊助威。田弘正听说后，哑然失笑，说："像他这个样子，如果调动的诏书下达，肯定会立即成行，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庚午（二十二日），唐宪宗诏命刘悟为义成节度使，刘悟接诏后，惊慌失措。第二天，就上路赴任了。这天，田弘正率众将为刘悟送行，到郓州城西二里时，在驿站与刘悟相见，刘悟接受义成节度使旌节，征召李公度、李存、郭、贾直言为幕僚，赶赴滑州上任。

悟素与李文会善，既得郓州，使召之，未至。闻将移镇，、存谋曰："文会佞人，败乱淄青一道，灭李司空之族，万人所共雠也！不乘此际诛之，田相公至，务施宽大，将何以雪三齐之愤怨乎！"乃诈为悟帖，遣使即文会于丰齐驿，斩之。比还，悟及、存已去，无所复命矣。文会二子，一亡去，一死于狱，家赀悉为人所掠，田宅没官。

刘悟向来和李文会相好，当初攻克郓州后，曾派人到登州去请李文会。李文会尚未到郓州，郭、李存听说刘悟即将调往他地，二人商议说："文会是奸佞小人，由于他的缘故，致使淄青败乱，李师道遭灭族之灾，众人无不以他为仇人！如果不乘此良机把他杀掉，等田弘正来后，肯定以宽大为怀，那时，将怎样来报大家的这个仇恨呢！于是，二人伪作刘悟手令，派人出使登州，命杀李文会，割下他的头回来报告。使者在齐州东南方向的丰齐驿碰到李文会，将他杀死后，回到郓州。这时，刘悟已经和郭、李存等人离开郓州前往滑州，使者无法再报告了。李文会有两个儿子，一个逃亡，一个死在狱中，他的家产全都被人掠去，田地和庄宅被朝廷没收。

诏以淄青行营副使张暹为戎州刺史。

唐宪宗下诏，命淄青行营副使张暹为戎州刺史。

癸酉，加田弘正检校司徒、同平章事。

癸酉（二十五日），唐宪宗加封田弘正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

先是，李师道将败数月，闻风动鸟飞，皆疑有变，禁郓人亲识宴聚及道路偶语，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郓，悉除苛禁，纵人游乐，寒食七昼夜不禁行人！或谏曰："郓人久为寇敌，今虽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备。"弘正曰："今为暴者既除，宜施以宽惠，若复为严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

当初，李师道在败亡前的几个月，紧张多疑，听到风吹鸟飞，就怀疑有什么变故，于是下令禁止郓州人在一起饮宴相聚，以及行人悄声私语，如有违犯，就严刑惩处。田弘正来到郓州后，下令除去这些严苛的禁令，放纵百姓们游乐，寒食节七昼夜不禁行人往来。有人劝田弘正说："郓州人随同李师道数年，与朝廷为敌，现虽已平定，人心尚未安定，不可不防。"田弘正说："如今淄青暴乱为首者已经诛除，应当施行惠政，如果仍以严刑为政，那就好比是以夏桀来代替夏桀，又有什么改善呢？"

先是，贼数遣人入关，截陵戟，焚仓场，流矢飞书，以震骇京师，沮挠官军。有司督察甚严，潼关吏至发人囊箧以索之，然终不能绝。及田弘正入郓，阅李师道簿书，有赏杀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赏潼关、薄津吏卒案，乃知者皆吏卒受赂于贼，容其奸也。

起初，在元和十年时，朝廷数万官军围攻淮西吴元济，叛贼多次派人潜入潼关，截断皇陵门戟，焚烧官仓粮储，甚至用箭把恐吓信射入京城，制造混乱，吓唬朝廷和百姓，以便阻挠官军的进攻。朝廷严令有关部门搜查，潼关官吏甚至把来往行人的背包和箱子都打开查看，但始终未能禁绝这类不测事件的发生。等到田弘正进入郓州后，翻阅李师道的文书，发现其中有赏赐杀宰相武元衡的刺客王士元等人的记载，以及赏赐潼关、蒲津官吏、士卒的案卷，这才知道以往种种不测事件，都是由于官吏、士卒受敌贿赂，容纳叛贼作乱。

裴度纂述蔡、郓用兵以来上之忧勤机略，因侍宴献之，请内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许。

裴度把朝廷对淮西、淄青用兵以来，唐宪宗勤勉为政、日理万机的情形编纂成册，在陪伴宪宗饮宴时，乘机献上，奏请宪宗盖印，然后交付史官。宪宗说："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史官产生错觉，以为是我指派你编纂的，其实，这并非我的本意。"于是没有准许。

三月，戊子，以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己丑，以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以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

三月，戊子（初十），唐宪宗命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己丑（十一日），命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使和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命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

[3]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奏："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吏、县令之权，自作威福。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夏，四月，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都防御、经略等使所统支郡兵马，并令刺史领之。自至德以来，节度使权重，所统诸州各置镇兵，以大将主之，暴横为患，故重胤论之。其后河北诸镇，惟横海最为顺命，由重胤处之得宜故也。

[3]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上奏："河朔藩镇所以能够长期抗拒朝廷诏令，割据六十余年，原因是他们在各州设置镇将主持军政，夺刺史和县令的权力，自作威福。如果能让刺史行使自己的职权，那么，就是出现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奸雄，也必然不可能以一州的兵力叛乱。现在，我所管辖的德、棣、景三州，已下令各州镇将把军权归还刺史，各州的州兵都由刺史统辖。"夏季，四月，丙寅（十九日），唐宪宗下诏，命各道节度使、都团练使、都防御使、经略使等所统辖的支郡兵马，一律归各州刺史统辖。自从至德元年以来，节度使权势日重，他们在各自管辖的州郡设置镇兵，派大将主持军务，专横跋扈，所以，乌重胤上奏论及此事。从此以后，河北藩镇中，只有横海最为顺从朝廷，都是由于乌重胤处置适宜的缘故。

[4]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

[4]辛未（二十四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去世。

[5]裴度在相位，知无不言，皇甫之党阴挤之。丙子，诏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5]宰相裴度知无不言，皇甫的党羽在暗地里不断排挤他。丙子（二十九日），唐宪宗下诏，命裴度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荣誉官

衔，充任河东节度使。

皇甫专以掊克取媚，人无敢言者，独谏议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自诉于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将报怨邪！”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从父弟也。

皇甫专以聚敛取媚宪宗，朝臣都不敢言，只有谏议大夫武儒衡上奏，指斥皇甫罪行。皇甫向宪宗上诉，表示自己清白无辜。宪宗说：“你是由于武儒衡上奏，难道想要报复他吗？”皇甫这才不敢再说了。武儒衡是前宰相武元衡的叔伯兄弟。

[6]史馆修撰李翱上言，以为：“定祸乱者，武功也；兴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复高祖、太宗旧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迩；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绝进献，宽百姓租赋；厚边兵，以制戎狄侵盗；数访问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兴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难，若何不为其乎！以陛下天资上圣，如不惑近飞容悦之辞，任骨鲠正直之士，与之兴大化，可不劳而成也。若不以此为事，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进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则太平未可期矣！”

[6]史馆修撰李翱上奏，认为：“平定祸乱依靠武力，开创太平大业则依靠文治和贤德。现在，皇上既然已经用武力平定天下，不如接着革除弊政，恢复高祖、太宗创立的传统制度，任用忠心正直的人士而不随便怀疑，摒斥奸邪佞幸的小人而不再亲近他们；改革赋税制度，将以往收钱币改为交纳实物；禁绝地方官吏向朝廷奉献钱物，减免百姓的租税；加强边防，抵抗边境戎狄的侵犯；经常访求待制官员，倾听他们的意见，以使下情上达。以上六条，是朝廷大政的根本之道，也是达到太平盛世的主要途径。现在，皇上既已经把那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事都完成了，为什么不接着实行这些容易做到的事呢？按照皇上的天资和圣明，如果不受身边小人的巧言诱惑，信用耿直忠正的臣僚，那么，天下太平大治，可不劳皇上躬亲辛劳而自然形成。但如果皇上不注意这些方面，我担心在以武功平定天下之后，贪图安逸的欲望容易滋生，臣下左右阿谀迎奉，这时，就有人向皇上进言，他们必定会这样说：‘天下已经太平了，皇上可以高枕无忧，自图安逸。’如

果皇上按照他们说的那样去贪图享乐的话，太平盛世也就遥远无期了！”

[7]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杀武元衡贼王士元等十六人，诏使内京兆府、御史台遍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询之，则多异同。元略问其故，对曰：“恒、郓同谋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后期，闻恒人事已成，遂窃以为己功，还报受赏耳。今自度为罪均，终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复辨正，悉杀之。

[7]秋季，七月，丁丑朔（初一），田弘正把暗杀武元衡的刺客王士元等十六人押送京城。唐宪宗下诏，命将王士元等人交付京兆府、御史台逐个详加审问，王士元等人都招供认罪。但当京兆尹崔元略问武元衡遇难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时，王士元等人就说法不一了，崔元略追问是何缘故？王士元等人答称：“成德王承宗和淄青李师道同谋策划派遣刺客暗杀武元衡，我们受李师道的指派赶赴京城，不料来晚，误了约定的日期。听说成德人已经把武元德杀害，于是，我们就把功劳据为己有，为的是回去报功领赏。现在，我们自认为罪责和暗杀者相等，最终难免于一死，所以，也就招供认罪了。”唐宪宗也不愿再辨别王士元等人是否凶手，下令把他们全部斩首。

[8]戊寅，宣武节度使韩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而汴之库厩尚有钱百余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8]戊寅（初二），宣武节度使韩弘首次来京朝拜，唐宪宗以隆重的礼节接待韩弘。韩弘向朝廷奉献战马三千匹，丝绢五千匹，杂色丝织品三万匹，金银器皿一千件。除此之外，宣武库房还有钱百余缗，丝绢百余万匹，战马七千匹，粮食三百万斛。

[9]己丑，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赦天下。

[9]己导（十三日），朝廷百官唐宪宗上尊号，称为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然后，宪宗下诏大赦天下。

[10]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本钱谷吏，性狷急，无远识。时军府草创，人情未安，遂专以严酷为治，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每詈将卒，辄曰“反虏”；又盛夏役士卒营府舍，督责峻急；将卒愤怨。

[10]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出身于掌管钱谷的官吏，性情急躁，气量狭小，缺乏远见卓识。这时，观察使府刚刚创建，人心尚未

安定，王遂却专门以严刑酷法进行治理，他所用的刑杖比一般常用的大得多。每次责骂将士时，动不动就侮辱他们为“反虏”。他还在盛夏的季节里，命令干兵冒着炎热酷暑为自己建造观察使府的房舍，并且严加监督催促。将士无不愤怒怨恨。

辛卯，役卒王弁与其徒四人浴于沂水，密谋作乱，曰：“今服役触罪亦死，奋命立事亦死，死于立事，不犹愈乎！明日，常侍与监军、副使有宴，军将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属乘此际出其不意取之，可以万全。”四人皆以为然，约事成推弁为留后。

辛卯（十五日），参加建造房舍的士兵王弁和同伙四人在沂水中洗澡，五人密谋作乱，王弁说：“现在，我们服役犯罪不免一死，拼死奋力而建功立业也不过一死，如果死于建功立业，岂不比服役犯罪而死更胜一筹！明天，听说王常侍和监军、副使要举行宴会，而部将都在休假，卫兵也大多休息，如果我们趁此机会出其不意袭杀他们，可以说是万全之策。”四人都认为王弁的主意不错，约定事成后共推王弁为观察留后，代行王遂的职务。

壬辰，遂方宴饮，日过中，弁等五人突入，于直房前取弓刀，径前射副使张敦实，杀之。遂与监军狼狈起走，弁执遂，数之以盛暑兴役，用刑刻暴，立斩之。传声勿惊监军，弁即自称留后，升厅号令，与监军抗礼，召集将吏参贺，众莫敢不从。监军具以状闻。

壬辰（十六日），王遂等人正在饮宴，中午刚过，王弁等五人突然冲入，直奔卫兵值班房中夺取弓箭和刀枪，然后，向前对准观察副使张敦实射去，张敦实当即被杀死。王遂和监军仓遑站起逃窜，被王弁擒获，他历数王遂上任以来在盛夏征发劳役，以及对士兵和百姓用刑残暴的罪行，然后，将王遂斩首。王弁传令不得惊吓和冒犯监军，随即自称留后，升堂发布号令，与监军在礼仪上平起平坐。他又召集诸将和下属官吏前来参拜祝贺，众人不敢不从。监军把以上情况写成表状，上报朝廷。

[11]甲午，韩弘又献绢二十五万匹，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万缗。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进奉，谓之“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上加尊号又进奉，亦谓之“贺礼”。

[11]甲午（十八日），韩弘又向朝廷奉献丝绢二十五万匹，粗丝绸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各向朝廷奉献钱一万缗。自从元和九年朝廷对淮西用兵以来，度支使、盐铁使以及各地藩镇争相向朝廷进奉钱物，称为“助军”；平定淮西等地以后又进奉，称为“贺礼”；接着，又进奉，称为“助赏”；宪宗加尊号时又进奉，也称为“贺礼”。

[12]丁酉，以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楚与皇甫同年进士，故引以为相。

[12]丁酉（二十一日），唐宪宗任命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与皇甫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所以，皇甫引荐令狐楚担任宰相。

[13]朝廷闻沂州军乱，甲辰，以棣州刺史曹华为沂、海、兖、密观察使。

[13]朝廷听说沂州发生军乱，甲辰（二十八日），任命棣州刺史曹华为沂、海、兖、密观察使。

[14]韩弘累表请留京师，八月，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书令。癸丑，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弘靖，宰相子，少有令闻，立朝简默；河东、宣武阙帅，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镇之。弘靖承王锷聚敛之余，韩弘严猛之后，两镇喜其廉谨宽大，故上下安之。

[14]韩弘多次上奏朝廷，请求批准自己留居京城。八月，己酉（初三），唐宪宗任命韩弘代理司徒，兼中书令。癸丑（初七），任命吏部尚书张弘靖带同平章事的官衔，充任宣武节度使。张弘靖是唐德宗时的宰相张延赏的儿子，从小就美名在外，在朝做官清简练达、静默通识。河东、宣武两镇缺任节度使，朝廷认为他向来威望和地位崇重，相继任命他前往镇守。河东前节度使王锷贪财聚敛，宣武前节度使韩弘严刑苛政，张弘靖赴任后，两镇的将吏和百姓喜爱他为官廉洁谨厚、宽容大度，因此，军心和民心由此安定下来。

[15]已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尢厚。

[15]已未（十三日），田弘正来京朝拜，唐宪宗以最为隆重的礼节接待他。

[16]戊辰，陈许节度使郗士美薨，以库部员外郎李渤为吊祭使。渤上言："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余户，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其他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迫俱逃，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尽逃户之产偿税，不足者乞免之。计不数年，人皆复于农矣。"执政见而恶之，渤遂谢病，归东都。

[16]戊辰（二十二日），陈许（忠武）节度使郗士美去世，唐宪宗任命库部员外李渤为吊祭使。李渤完成吊丧任务后，回到京城，上奏朝廷说："我这次出使路过渭南，听说长源乡过去有四百户，现在仅存百余户，乡县过去有三千户，现在仅存一千户，其它州县户口耗减情况与此大体相似。户口耗减这样严重，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州县官吏把逃户所欠的税款摊派给他们的邻居，邻居不堪负担，以致被迫和逃户一样逃亡。这都是那些贪官污吏剥夺百姓而向他们的上司献媚，因此只想到竭泽而渔，不考虑以后还有没有鱼可捕捞的缘故。请求皇上颁下诏书，禁绝摊逃的弊政，同时建议把逃户的全部财产用来抵税，如果还不足以抵偿的话，就请求予以免除。这样，用不了几年，逃户就会逐渐回乡重新开始农业生产。"宰相皇甫看到李渤的奏章，憎恨他诋毁朝政，置之不理。于是李渤假托身体有病，辞官回到东都洛阳。

[17]癸酉，吐蕃寇庆州，营于方渠。

[17]癸酉（二十七日），吐蕃出兵侵犯庆州，在方渠扎寨安营。

[18]朝廷议兴兵讨王弁，恐青、郓相扇继变，乃除弁开州刺史，遣中使赐以告身。中使绐之曰："开州计已有人迎侯道路，留后宜速发。"弁即日发沂州，导从尚百余人，入徐州境，所在减之，其众亦稍逃散。遂加以械，乘驴入关。九月，戊寅，腰斩东市。

[18]朝廷商议发兵讨伐王弁，但又恐怕青州和郓州相互煽动，继而也发生兵变。于是，任命王弁为开州刺史，派宦官把任命书授予王弁。宦官到沂州后，哄骗王弁说："开州已经预先派人在路旁迎接您，您接到任命书后，应当尽快出发上任。"王弁当天就从沂州出发，这时，他的前导和随从人员还有一百多人。进入徐州境内后，当地官吏命他减少随从人员，跟随他的人也逐渐逃散。于是，宦官命人将王弁上了枷锁，乘驴进关。九月，戊寅（初三），王弁在东市被拦腰斩杀。

先是，三分郓兵以隶三镇，及王遂死，朝廷以为师道余党凶态未除，命曹华引棣州兵赴镇以讨之。沂州将士迎候者，华皆以好言抚之，使先入城，慰安其余，众皆不疑。华视事三日，大飨将士，伏甲士千人于幕下，乃集众而谕之曰：“天子以郓人有迁徒之劳，特加优给，宜令郓人处左，沂人处右。”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阖门，谓郓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为帅于此，将士何得辄害之！”语未毕，伏者出，围而杀之，死者千二百人，无一得脱者，门屏间赤雾高丈余，久之方散。

当初，朝廷平定淄青后，把淄青分为三镇，李师道在郓州的兵士被分配到郓、青、沂、三个藩镇。等到沂州观察使王遂被王弁杀害后，朝廷认为李师道的余党仍然反叛，凶悍骄横的本性没有丝毫改变。于是，命令棣州刺吏曹华为沂州观察使，率领棣州的军队奔赴沂州，将李师道配属沂州的兵全部斩除。曹华率兵抵达沂州城下，对沂州欢迎他的将士，都用好言好语加以安抚，让他们先回城去，然后，入城安抚其余将士，这样，众人对曹华的来意都不加怀疑。曹华上任三天后，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沂州的将士，事先在帐幕的背后埋伏披甲持枪的兵士一千人。将士到齐后，曹华召集大家说：“皇上考虑到郓州的兵士迁徒到沂州，十分辛苦，特此让我加给赏赐，所以，现在我命令郓州的将士站在左边，沂州的将士站到右边。”将士分别站定后，曹华命沂州的将士一律出去，随即下令关闭大门，对留在里面的郓州将士说：“王常侍奉皇上的命令到这里做观察使，你们都是他的部下，怎敢犯上作乱，肆意把他杀害！”话音未落，伏兵一齐冲出，把郓州的将士团团包围，乱刀斩杀，一千二百人全部死亡，无一人逃脱，地上的流血蒸发成红色的雾气，在大门和墙壁间萦绕飘浮，达一丈多高，很久才逐渐消散。

臣光曰：《春秋》书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于申。彼列国也，孔子犹深贬之，恶其诱讨也，况为天子而诱匹夫乎！

臣司马光曰：《春秋》记载楚子虔在申诱杀蔡侯般，这件事虽然是发生在诸侯国之间，但孔子仍然深加贬责，因为孔子憎恶楚子虔使用诱杀这种不仁道的手段来消灭自己的政敌。诸侯国之间相互诱杀尚且不仁，何况作为天子而诱杀自己的将士呢！

王遂以聚敛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乱。王弁庸夫，乘衅窃发，苟沂帅得人，戮之易于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乎！且作乱者五人耳，乃使曹华设诈，屠千余人，不亦滥乎！然则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将帅，将帅何以令其士卒！上下，如寇雠聚处，得间则更相鱼肉，惟先发者为雄耳，祸乱何时而弭哉！

王遂靠他擅长搜刮百姓的才能，被唐宪宗看中，任命他镇守沂州这个刚刚被官军平定收复的地区。王遂施政苛刑暴虐，以致激发兵变。王弁不过是个见识浅陋的兵卒，他乘将士对王遂不满，才得以发动兵变。如果唐朝对沂州的观察使任用称职的话，那么，平息王弁的兵变，就如同杀一头狗和猪一样的容易，又何必以天子诏书作诱人的食饵，来诛杀王弁呢？何况作乱者仅王弁等五个人，而唐宪宗却指派曹华设下圈套，屠杀了一千多个不相干的士兵，难道这不是太滥杀无辜了吗！这样一来，以后士卒怎能不猜疑他们的将帅，将帅又怎样才能统帅他们的兵士呢？将帅和士卒之间相互敌视，像仇敌一样相处在一起，一有机会就相互残杀，成败胜负，就看谁先动手罢了。这样下去，战祸动乱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呢？

惜夫！宪宗削平僭乱，几致升平，其美业所以不终，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可惜啊！唐宪宗依靠武力平定藩镇叛乱，几乎已经使天下达到太平，但他所孜孜追求不息的美好事业之所以有始无终，都是由于只求眼前小利，而不讲求大的诚信的缘故。

[19]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节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请留，上不许。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犹以故事继袭，故兄弟子侄皆仕诸朝，上皆擢居显列，朱紫盈庭，时人荣之。

[19]甲辰（二十九日），唐宪宗任命田弘正兼侍中，仍为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三次上奏，请求留居京城，唐宪宗不准。田弘正常常担心自己一旦去世之后，魏博的将吏仍然按照以往的惯例，拥戴自己的亲人，所以，他让自己的兄弟、儿子和侄子都到朝廷做官。唐宪宗也都把他们提拔到显要的官位上，以致在他的家里，身着红色和紫色官服的人布满院庭，当时的人认为他们很荣耀。

[20]乙巳，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卢怀慎、苏、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

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深恨之。

[20]乙巳（三十日）唐宪宗询问宰相：“玄宗朝政治，先治而后乱，是什么原因？”崔群回答说：“玄宗任用姚崇、宋、卢怀慎、苏、韩休、张九龄为宰相，则天下大治；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为宰相，则朝政紊乱。所以，用人得失，关系重大。人们都认为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叛乱是天下大乱的开端，我则认为开元二十四年（736）罢除张九龄相位，信用李林甫主持朝政是治乱的分界线。但愿陛下效法玄宗开元初年，以天宝末年为鉴戒，如果陛下能这样做，那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福分啊！”皇甫知道自己是靠谄媚皇上的手段才被提拔为宰相的，所以，对崔群十分痛恨。

[21]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贼杨清陷都护府，杀都护李象古及妻子、官属、部曲千余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贪纵苛刻失众心。清世为蛮酋，象古召为牙将，清郁郁不得志。象古命清将兵三千讨黄洞蛮，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还，袭府城，陷之。

[21]冬季，十月，壬戌（十七日），容管经略使奏称，安南叛贼杨清起兵，攻陷都护府所在地交州城，杀死都护李象古和他的妻子，以及下属官吏、随从士卒一千多人。李象古，即前鄂岳观察使李道古的哥哥，由于贪图钱财，对部下苛刻而失去众心。杨清世代为蛮人酋长，李象古召见杨清，任命他为牙将，杨清郁郁不得志。李象古命杨清率兵三千讨伐黄洞蛮，杨清乘士卒不满李象古的机会，率兵在半夜擅自返回，袭击交州城，结果把州城攻陷。

初，蛮贼黄少卿，自贞元以来数反覆，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容管经略使阳欲徼幸立功，争请讨之；上从之。岭南节度使孔戣谏曰：“此禽兽耳，但可自计利害，不足与论是非。”上不听，大发江、湖兵会容、桂二管入讨，士卒被瘴疣，死者不可胜计。安南乘之，遂杀都护。行立、竟无功，二管凋弊，惟所部晏然。

当初，蛮贼酋长黄少卿，从贞元年间以来反复无常，时而归顺，时而叛变。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容管经略使阳二人，抱着侥幸立功的心理，争相上奏朝廷，请求出兵讨伐。唐宪宗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岭南

节度使孔多次上奏劝阻说："这些人都是禽兽，不讲礼义廉耻，我们只应当考虑朝廷的利害得失，不必和他们争论是非曲直。"唐宪宗不听孔的意见，大肆征发江淮、荆湖的兵力，命令他们会同容管、桂管的军队，共同讨伐黄洞蛮。结果，士卒在南方的深山密林里作战，都被瘴气染上疾病，死亡不计其数。安南牙将杨清趁此机会，率兵叛乱，杀死都护李象古。裴行立、阳二人也最终未能立功。桂管、容管由于长期出兵打仗，民力耗竭，田野荒芜，只有孔所管辖的岭南道安然无恙。

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赦杨清，以为琼州刺史。

丙寅（二十一日），唐宪宗任命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宣诏赦免杨清叛乱的罪行，任命他为琼州刺史。

[22]是岁，吐蕃节度论三摩等将十五万众围盐州，党项亦发兵助之。刺史李文悦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灵武牙将史奉敬言于朔方节度使杜叔良，请兵三千，赍三十日粮，深入吐蕃以解盐州之围。叔良以二千五百人与之。奉敬行旬余，无声问，朔方人以为俱没矣。无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惊，溃去。奉敬奋击，大破，不可胜计。奉敬与凤翔将野诗良辅、泾原将郝皆以勇著名于边，吐蕃惮之。

[22]这一年，吐蕃节度论三摩等人率十五万大军围攻唐朝的盐州，党项也派兵援助吐蕃，参予攻城。盐州刺史李文悦竭力坚守城池二十七天，吐蕃未能攻克。灵武牙将史敬奉请求朔方节度使杜叔良拨给自己兵力三千人，带三十天的干粮，深入吐蕃境内，攻击敌后，以便迫使吐蕃大军解除对盐州的围攻。杜叔良批准史奉敬的请求，拨给他二千五百兵力。史奉敬出兵后十多天，没有音信，朔方人都认为他已经全军覆没，盐州也已失守。不料没过多久，史奉敬率兵从意想不到的小路绕到吐蕃军队的背后，吐蕃得知腹背受敌，大为惊慌，急忙溃退。史奉敬率军奋力追击，大败吐蕃军队，杀伤不计其数。史敬奉和凤翔节度使部将野诗良辅、泾原节度使部将郝都是以英勇善战闻名于边陲，吐蕃将士特别害怕他们三人。

[23]柳泌至台州，驱吏民采药，岁余，无所得而惧，举家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皇甫、李道古保护之，上复使待诏翰林；服其药，日加躁渴。

[23]柳泌抵达台州后，逼迫当地的官吏率领百姓上天台山，为唐宪宗采摘草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毫无所获，柳泌害怕担当欺君的罪名，携带全家老小逃到山里。浙江东道观察使派人逮捕柳泌，把他押送到京城。皇甫、李道古百般为柳泌辩解，开脱他的罪名。唐宪宗听信二人的话，命柳泌仍旧待诏翰林院，服用柳泌的药后，越来越躁渴。

起居舍人裴上言，以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乐者飨天下之福，自黄帝至于文、武，享国寿考，皆用此道也。自去岁以来，所在多荐方士，转相汲引，其数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胃人知。凡候伺权贵之门，以大言自炫奇技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邪！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人五藏之所得胜也。古者君饮药，臣先尝之，乞令献药者先自饵一年，则真伪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贬江陵令。

起居舍人裴上书朝廷，认为："能够除去天下祸害的人，就能够享受天下的利益；能够和天下人同享欢乐的人，就能够享受天下的福分。从黄帝开始，一直到周文王、武王，他们的寿命和在帝位的时间之所以很长，都是由于遵循这种道理的缘故。但是，从去年以来，不少地方官吏向朝廷推荐方士，方士之间也相互举荐，以致推荐到朝廷来的方士越来越多。如果天下真的有神仙存在，他们必定躲藏在深山密林中，惟恐被人发现。因此，凡是想和当朝权贵交结，说大话自夸，用奇技巧术哗众取宠的人，肯定都是急功好利的不法之徒，怎么能轻易相信他们的大话，从而服用他们的药呢？药材是用来治病的东西，不是早晚经常吃的食品，况且金石浓烈而有毒性，又加上用火炼，恐怕不是人的五脏所能承受得了的。古代的时候，凡是君主要饮用的药物，都由臣下先尝，确信没有问题，然后才吃。因此，请求皇上下令，让献药的那些方士自己先吃一年，然后，他们所献的药是真是假，自然就可以辨别了。"唐宪宗看到裴上书后大怒。十一月，己亥（二十五日），命令把裴贬为江陵令。

[24]初，群臣议上尊号，皇甫欲增"孝德"字，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曰："言圣则孝在其中矣。"谮群于上曰："群于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时给边军赐与，多不时得，又所给多陈败，不可服用，军

士怨怒，流言欲为乱。李光颜忧惧，欲自杀；遣人诉于上，上不信。京师惧，群具以中外人情上闻。密言于上曰：“边赐皆如旧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群鼓扇，将以卖直，归怨于上也。”上以为然。十二月，乙卯，以群为湖南观察使，于是中外切齿于矣。

[24]当初，百官商议唐宪宗的尊号时，皇甫认为应当增加“孝德”两个字。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说：“尊号中有‘圣’字，那么，‘孝’的意义已经包含在其中了。”皇甫在唐宪宗的面前说崔群的坏话：“崔群对于陛下的尊号，竟然舍不得用‘孝德’两个字。”宪宗大怒。这时，由于皇甫对于边军的衣粮和赏赐物品，经常不按时发放，凡是供给的衣粮物品，又大多是陈旧腐败的东西，无法使用，兵士埋怨愤怒，流言要发动兵变。宁节度使李光颜忧心如焚，十分恐惧，甚至一度打算自杀，他派人将此情况向唐宪宗汇报，宪宗不信。这时，京城上下听说边兵要发动兵变的消息，也都惊恐不安，崔群把京城内外人们惊恐不安的情况向唐宪宗报告。皇甫秘密地对唐宪宗说：“朝廷供给边军的衣粮赏赐物品，都是按照过去的制度发放的。可是，人们的情绪却突然发生变化，我看都是由于崔群在那里鼓吹煽动，以此来猎取名声，而把人们的怨怒推给皇上。”宪宗听信了皇甫的谗言。十二月，乙卯（十一日），贬崔群为湖南观察使。于是，朝廷内外都咬牙切齿般地憎恨皇甫。

[25]中书舍人武儒衡，有气节，好直言，上器之，顾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荐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狄兼暮才行。癸亥，擢兼暮左拾遗内供奉。兼暮，仁杰之族曾孙也。楚自草制辞，盛言“天后窃位，奸臣擅权，赖仁杰保佑中宗，克复明辟。”儒衡泣诉于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辞荣终老。”上由是薄楚之为人。

[25]中书舍人武儒衡做官有节操，喜好直言不讳，因此得到唐宪宗的器重，待遇甚为优厚，人们都认为他即将被宪宗拜为宰相。令狐楚忌妒武儒衡，想找人来阻止武儒衡被拜为宰相。于是，他向宪宗推荐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狄兼德才兼备。癸亥（十九日），唐宪宗任命狄兼为左拾遗内供奉。狄兼，即武则天朝宰相狄仁杰的同族曾孙。令狐楚亲自动手起草任命狄兼的制书措辞，制书夸张地说：“天后武则天窃取帝位，奸臣专权，幸赖狄仁杰保护中宗皇帝，以致最终得以恢复李唐

王朝。”武儒衡向唐宪宗哭泣上诉，认为令狐楚这番话是影射自己的祖先，他说：“我的曾祖武平一，在天后武则天朝时，辞官住在嵩山，信奉佛教，以至于死。”宪宗由此而鄙薄令狐楚的为人。

十五年（庚子、820）

十五年（庚子，公元820年）

[1]春，正月，沂、海、兖、密观察使曹华请徙理兖州；许之。

[1]春季，正月，沂、海、兖、密观察使曹华奏请朝廷，将观察使所在地由沂州迁往兖州，唐宪宗准奏。

[2]义成节度使刘悟入朝。

[2]义成节度使刘悟来京朝拜。

[3]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钊，太子之舅也。

[3]当初，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吐突承璀密谋拥立澧王李恽为皇太子，唐宪宗不许。待到唐宪宗卧病时，吐突承璀的阴谋仍未止息。太子听说这个消息后，十分忧愁，密派人向司农卿郭钊询问应付此事的计策，郭钊说：“殿下只要对皇上竭尽孝顺，等待事情发展的结果，而不要忧虑其他事情。”郭钊是皇太子的舅舅。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

唐宪宗服用金丹后，常常暴躁发怒，左右随从宦官往往被怪罪责骂挨打，甚至有人被打死。由此人人自危。庚子（二十七日），唐宪宗在中和殿突然死亡，当时人都说是被内常侍陈弘志杀死的。陈弘志的同党内宫官员，为了隐瞒真相，不敢追究凶手，只是说宪宗吃金丹后药性发作而死，外人都无法辨明事情真假。

中尉梁守谦与诸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恽，赐左、右神策军士钱人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

神策军护军中尉梁守谦和诸位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人，共同拥立太子继皇帝位，杀吐突承璀和澧王李恽，赏赐左、

右神策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六军、威远营军士每人钱三十缗，左右金吾军士每人钱十五缗。

闰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极殿东序。是日，召翰林学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对于思政殿。放，戎之弟；公著，苏州人；皆太子侍读也。上未听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参预机密，上欲以为相，二人固辞。

闰月，丙午（初三），唐穆宗在太极殿东厢即皇帝位。当天，在思政殿召见翰林学士段文昌等人，以及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薛放，即德宗朝福建观察使幕僚薛戎的弟弟；丁公著是苏州人。二人都是穆宗即位前的太子侍读。穆宗这时正为宪宗服丧，尚未亲政。薛放和丁公著常常在宫中陪伴穆宗，参预朝廷的机密工作。穆宗打算任命这两个人为宰相，二人坚决推辞。

[4]丁未，辍西宫朝临，集群臣于月化门外。贬皇甫为崖州司户；市井皆相贺。

[4]丁未（初四），唐穆宗在西宫早晚哭丧，在月华门外召见百官。随后下诏，贬皇甫为崖州司户。市民百姓都拍手叫好，庆贺除去一大祸害。

[5]上议命相，令狐楚荐御史中丞萧；辛亥，以及段文昌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楚、与皇甫皆同年进士，上欲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

[5]唐穆宗与百官商议任命宰相，令狐楚推荐御史中丞萧。辛亥（初八），唐穆宗任命萧和段文昌二人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萧和皇甫都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穆宗恨皇甫和吐突承璀阴谋拥立澧王李恽，因此，打算诛杀他，萧和宦官劝阻穆宗，皇甫才得以免死。

壬子，杖杀柳泌及僧大通，自余方士皆流岭表；贬左金吾将军李道古循州司马。

壬子（初九），唐穆宗下令杖杀柳泌和僧人大通，其余方士一律流放到五岭以外的荒远之地，同时下令贬左金吾将李道古为循州司马。

[6]癸丑，以薛放为工部侍郎，丁公著为给事中。

[6]癸丑（初十），唐穆宗任命薛放为工部侍郎，丁公著为给事中。

[7]乙卯，尊郭贵妃为皇太后。

[7]乙卯（十二日），唐穆宗尊奉郭贵妃为皇太后，

[8]丁卯，上与群臣皆释服从吉。

[8]丁卯（二十四日），唐穆宗和群臣百官服丧期满，脱去丧服，穿上日常服装。

[9]二月，丁丑，上御丹凤门楼，赦天下。事毕，盛陈倡优杂戏于门内而观之。丁亥，上幸左神策军观手搏杂戏。

[9]二月，丁丑（初五），唐穆宗御临丹凤门楼，大赦天下。随后，在城楼上大摆乐舞和杂戏，穆宗在门里观看。丁亥（十五日），穆宗亲临左神策军，观看摔跤和杂戏表演。

庚寅，监察御史杨虞卿上疏，以为；“陛下宜延对群臣，周遍顾问，惠以气色，使是忠若趋利，论政若诉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赵知微亦上疏谏上游畋无节。上虽不能用，亦不罪也。

庚寅（十八日），监察御史杨虞卿上奏，认为:“陛下应当接见群臣百官，逐个征求他们对朝政的意见，态度要和蔼可亲，以便使对陛下尽忠的人感觉到他们是在求取功名，议论朝政的人感觉是在诉说冤曲。如果这样去做，而天下还不太平，那是没有的事。”衡山人赵知微也上奏，劝阻穆宗不要没有限度地游乐和外出打猎。穆宗虽然不能按照他们说的那样去做，但也不怪罪他们。

[10]壬辰，废邕管，命容管经略使阳兼领之。

[10]壬辰（二十日），唐穆宗下令废除邕管经略使，命容管经略使阳兼领。

[11]安南都护桂仲武至安南，杨清拒境不纳。清用荆惨虐，其党离心；仲武遣人说其酋豪，数月间，降者相继，得兵七千余人。朝廷以仲武为逗遛，甲午，以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安南都护。乙未，以太仆卿杜式方为桂管观察使。丙申，贬仲武为安州刺史。

[11]安南都护桂仲武赴任抵安南，杨清抗拒朝廷命令，不让他入境。杨清对部下用荆残酷，他的同党都离心离德。桂仲武派人劝说蛮

人的酋长豪强归顺朝廷，数月之间，归降的蛮人一批接着一批，总计得兵力七千多人。朝廷得知桂仲武仍然没有上任，认为他停留观望不前。甲午（二十二日），任命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安南都护。乙未（二十三日），任命太仆卿杜式方为桂管观察使。丙申（二十四日），贬桂仲武为安州刺史。

[12]丹王逾薨。

[12]丹王李逾去世。

[13]吐蕃寇灵武。

[13]吐蕃国出兵侵犯灵武。

[14]宪宗之末，回鹘遣合达于来求昏尤切；宪宗许之。三月，癸卯朔，遣合达于归国。

[14]唐宪宗末年时，回鹘国派大臣合达干来唐朝求婚，要求十分迫切。宪宗同意回鹘国的请求。三月，癸卯朔（初一），穆宗命合达干回国。

[15]上见夏州观察判官柳公权书迹，爱之。辛酉，以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上问公权："卿书何能如是之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笔谏也。公权，公绰之弟也。

[15]唐穆宗看到夏州观察判官柳公权的书法墨迹，十分喜爱。辛酉（十九日），任命柳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穆宗问柳公权："你的书法为什么写得这么好？"柳公权回答说："写字运笔关键在于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后默然不语，神色改变，知道柳公权是以用笔作譬来规劝自己。柳公权是鄂岳观察使柳公绰的弟弟。

[16]辛未，安南将士开城纳桂仲武，执杨清，斩之。裴行立至海门而卒；复以仲武为安南都护。

[16]辛未（二十九日），安南的将士打开城门，迎接桂仲武入城。然后，逮捕杨清，把他斩首。新任安南都护裴行立赴任到海门镇时故去。朝廷仍任命桂仲武为安南都护。

[17]吐蕃寇盐州。

[17]吐蕃国出兵侵犯盐州。

[18]初，膳部员外郎元稹为江陵士曹，与监军崔潭峻善。上在东宫，闻宫人诵稹歌诗而善之；及即位，潭峻归朝，献稹歌诗百余篇。

上问“稹安在？”对曰：“今为散郎。”夏，五月，庚戌，以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朝论鄙之。会同僚食瓜于阁下，有青蝇集其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气自若。

[18]当初，膳部员外郎元稹任江陵士曹时，和监军崔潭峻关系亲密。当时，唐穆宗还在东宫做太子，听到宫中有人朗诵元稹的诗歌，十分喜爱。待到他继位做了皇帝以后，崔潭峻回到京城，向穆宗献上元稹的诗歌一百多篇。穆宗问道：“元稹现在在哪里？”潭峻回答说：“他现在任职为散郎。”夏季，五月，庚戌（初九），穆宗任命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百官知道元稹是由于得到宦官推荐而被提拔的，都鄙视他的为人。这一天，正好中书省的官员们在一起吃瓜，一群苍蝇落在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用扇子一边扇一边说道：“这些苍蝇是从哪里来的，都聚集在这里！”同僚们听他用苍蝇来讥讽元稹，都大惊失色，武儒衡却面不改色，神态自若。

[19]庚申，葬神圣章武孝皇帝于景陵；庙号宪宗。

[19]庚申（十九日），朝廷在同州奉先县的景陵埋葬神圣章武孝皇帝，庙号为宪宗。

[20]六月，以湖南观察使崔群为吏部侍郎，召对别殿。上曰：“朕升储副，知卿为羽翼。”对曰：“先帝之意，久属圣明，臣何力之有！”

[20]六月，唐穆宗任命湖南观察使崔群为吏部侍郎。穆宗在便殿召见崔群，说；“朕当年被立为皇太子，知道你曾有赞助的功劳。”崔群说：“先帝立皇太子，一直是以陛下作为人选，我又有什么功劳呢？”

[21]太后居兴庆宫，每朔望，上帅百官诣宫上寿。上性侈，所以奉养太后尤为华靡。

[21]皇太后居住在兴庆宫，每月初一和十五，唐穆宗率领百官到兴庆宫，为皇太后敬酒祝寿。穆宗本性奢侈，所以，奉养皇太后尤为排场浪费。

[22]秋，七月，乙巳，以郓、曹、濮节度为天平军。

[22]秋季，七月，乙巳（初五），唐穆宗命郓、曹、濮节度号为“天平军”。

[23]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为山陵使，部吏盗官物，又不给工人佣直，收其钱十五万缗为羡余献之，怨诉盈路，丁卯，罢为宣、翕、池观察使。

[23]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任职山陵使时，他的部下官吏偷盗国家财物，而且，他又不支付工匠的工钱，搜刮了十五万缗作为陵墓工程的节余，奉献朝廷。工匠愤怒异常，不断向官府上诉。丁卯（二十七日），穆宗贬令狐楚为宣、歙、池观察使。

[24]八月，癸巳，发神策兵二千浚鱼藻池。

[24]八月，癸巳（二十四日），唐穆宗征发神策军兵士二千人疏浚鱼藻也。

[25]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5]戊戌（二十九日），唐穆宗任命御史中丞崔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6]己亥，再贬令狐楚衡州刺史。

[26]己亥（三十日），唐穆宗下令再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

[27]上甫过公除，即事游畋声色，赐与无节。九月，欲以重阳大宴，拾遗李珏帅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园陵尚新，虽陛下就易月之期，俯从人欲；而《礼经》著三年之制，犹服心丧。遵同轨之始离京，告远夷之使未复命。遏密弛禁，盖为齐人；合乐后庭，事将未可。"上不听。

[27]唐穆宗刚刚为宪宗服丧期满，就开始游乐打猎，喜好歌舞和女色，对臣下赏赐毫无节制。九月，穆宗计划在重阳节举行盛大宴会。拾遗李珏率领同僚上奏说："陛下继位不到一年，年号尚未更改，先帝的陵墓也还是新的。虽然陛下采取以日易月的丧期，俯从人们的愿望，但是根据《礼经》服丧三年的制度，还应当在内心继续哀悼。现在，邻国前来吊丧的使者才刚刚离开京城，朝廷赴各国告丧的使者还没有回来秉告。解除丧期的各种禁令，都是为了百姓；在后宫举行宴乐，恐怕不妥。"穆宗不听。

[28]戊午，加宁节度使李光颜、武宁节度使李并同平章事。

[28]戊午（十九日），穆宗授予宁节度使李光颜、武宁节度使李同平章事的荣誉官衔。

[29]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秘不发丧，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诸将欲取帅于属内诸州。参谋崔燧以承宗祖母凉国夫人命，告谕诸将及亲兵，立承宗之弟观察支使承元。

[29]冬季，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亡，他的部下隐瞒此事，没有公开举丧。王承宗的儿子王知感、王知信都在朝廷作人质，部将们想从成德管辖的诸州选取一人作节度使。参谋崔燧根据王承宗祖母凉国夫人的命令，通报诸将和亲兵，立王承宗的弟弟、观察支使王承元继承节度使的职位。

承元时年二十，将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诸将固请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监军，有事当与之议。"及监军至，亦劝之。承元曰："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摄军务，承元请尽节以遵忠烈之志，诸公肯从之乎！"众许诺。承元乃视事于都将听事，令左右不得谓己为留后，委事于参佐，密表请朝廷除帅。

这一年，王承元年满二十岁，成德的将士向他行礼，他推辞不愿接受，一边哭泣，一边还礼。将士一再请求王承元继任节度使，王承元说："皇上派宦官来监军，如有大事，应当与监军商议。"等到监军来到以后，也劝王承元继任。王承元说："大家没有忘记我的祖辈在成德做节度使时的恩德，不认为我年少无知，想让我暂时管理军务，我请求大家允许我首先向朝廷尽忠，以便能够遵循我的祖父忠于朝廷的遗志。大家愿意听我的话吗？"诸将都表示同意。于是，王承元开始到都将厅堂办公，他下令左右随从不许称自己为留后，然后，把军政事务委托部下副职处理，自己向朝廷秘密上奏，请求由朝廷任命节度使。

庚辰，监军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权知留后，并以承元表闻。

庚辰（十一日），成德监军上奏朝廷，称王承宗病重，由他的弟弟王承元暂时代理留后。同时，把王承元请求任命节度使的表奏上报朝廷。

[30]党项复引吐蕃寇泾州，连营五十里。

[30]党项再次勾引吐蕃侵犯泾州，军营首尾相连，达五十里。

[31]辛巳，遣起居舍人柏耆诣镇州宣慰。

[31]辛巳（十二日），穆宗派遣起居舍人柏耆前往成德安抚将士。

[32]壬午，群臣入。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陛下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今胡寇压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舆所在。又晨夕与倡优狎昵，赐与过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与。虽内藏有余，愿陛下爱之，万一四方有事，不复使有司重敛百姓。"时久无中论事者，上始甚讶之，谓宰相曰："此辈何人？"对曰："谏官。"上乃使人慰劳之，曰："当依卿言。"宰相皆贺，然实不能用也。覃，瑜之子也。

[32]壬午（十三日），群臣入殿，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向唐穆宗进言："陛下游乐和宴会的次数过多，外出打猎没有节制。现在，吐蕃大军侵犯边境，如果边防忽然有紧急情况上奏，不知陛下在何处。另外，陛下日夜与乐舞唱戏的优人在一起亲近游玩，对他们赏赐太多。凡金银布帛，都是百姓的血汗，如果没有战功，不可随便赏赐。现在，虽然国库的财物尚有结余，但愿陛下爱惜，万一天下发生不测事件，就可动用国库，而不致使官吏再重税搜刮百姓。"谏官很久无人在内殿奏论朝政，穆宗听到郑覃等人的进言后，觉得十分惊讶，他对宰相说："这几个都是什么人？"宰相回答说："是谏官。"于是，穆宗派人慰劳郑覃等人，说："我打算按照你们说的去做。"宰相都对穆宗虚心纳谏表示祝贺。然而，穆宗其实并没有接受郑覃等人的规劝。郑覃是唐顺宗时宰相郑瑜的儿子。

[33]上尝谓给事中丁公著曰："闻外间人多宴乐，此乃时和人安，足用为慰。"公著对曰："此非佳事，恐渐劳圣虑。"上曰："何故？"对曰："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优杂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则百职皆废，陛下能无独忧劳乎！愿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33]唐穆宗曾对给事中丁公著说："听说朝外士大夫经常饮宴游乐，这真是国泰民安，令人欣慰。"丁公著说："这种现象并非好事，恐怕以后有劳陛下圣虑。"穆宗问："你这样说是什么缘故？"丁公著回答说："自天宝以来，公卿士大夫争相游乐饮宴，沉缅于酒色，男女混杂在一起游戏跳舞，不以为耻。如此下去，必然导致朝政废弛，陛下能不忧虑吗？但愿陛下对这种现象稍加禁止，也就是天下的福分了。"

[34]癸未，泾州奏吐蕃进营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营都监，将兵四千人，并发八镇全军救之；

赐将士装钱二万缗。以郯王府长史邵同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请和好使。

[34]癸未（十四日），泾州上奏：吐蕃国进犯，军营离州城仅三十里。军书告急，请求朝廷出兵救援。穆宗任命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营都监，率兵四千人，同时征发神策京畿八镇全军前往救援，赏赐将士行装钱二万缗。穆宗又任命郯王府长史邵同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任答吐蕃请和好使。

初，秘书少监田洎入吐蕃为吊祭使，吐蕃请与唐盟于长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还，唯阿而已。既而吐蕃为党项所引入寇，因以为辞曰："田洎许我将兵赴盟。"于是贬洎郴州司户。

当初，秘书少监田洎奉命赴吐蕃为吊祭使，吐蕃请求和唐朝在长武城下缔结会盟条约，田洎恐怕吐蕃把自己拘留，所以满口答应。不久，吐蕃由党项勾引入侵，以田洎曾答应会盟为借口说："田洎许可我国带兵来参加会盟。"于是，贬田洎为郴州司户。

[35]成德军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李为魏博节度使。又以左金吾将军田布为河阳节度使。

[35]这时，成德镇方上奏，报告王承宗的死讯。乙酉（十六日），唐穆宗任命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命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李为魏博节度使。又任命左金吾将军田布为河阳节度使。

[36]渭州刺史郝数出兵袭吐蕃营，所杀甚众。李光颜发宁兵救泾州。宁兵以神策受赏厚，皆愠曰："人给五十缗而不识战斗者，彼何人邪！常额衣资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汹汹不可止。光颜亲为开陈大义以谕之，言与涕俱，然后军士感悦而行。将至泾州，吐蕃惧而退。丙戌，罢神策行营。

[36]渭州刺史郝多次出兵袭击吐蕃军营，杀伤很多敌军。宁节度使李光颜征发部兵马救援泾州，宁兵士认为神策军已得优厚赏赐，自己却一无所得，都愤怒地说："有的军人给了五十缗钱而不参战，他们是什么人？有的军人连应当得到的衣服和粮食都未发给，却要冒死向前冲锋陷阵，这又是什么人呢？"兵士喧扰不息，难以制止。李光颜亲自出面，对兵士们晓以大义，一边说，一边流泪。士兵受到感染，愤怒

的情绪才平息下来，出发上路了。快到泾州时，吐蕃畏惧宁军，于是退去。丙戈（十七日），穆宗下令，罢梁守谦所率领的神策行营。

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盐州奏吐蕃营于乌、白池，寻亦皆退。

西川上奏：吐蕃国侵雅州。辛卯（二十二日），盐州上奏：吐蕃国在乌池、白池附近驻扎军队。不久，都撤退了。

[37]十一月，癸卯，遣谏议大夫郑覃诣镇州宣慰，赐钱一百万缗以赏将士。王承元既请朝命，诸将及邻道争以故事劝之；承元皆不听。及移镇义成，将士喧哗不受命，承元与柏耆召诸将以诏旨谕之，诸将号哭不从。承元出家财以散之，择其有劳者擢之，谓曰："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违天子之诏，其罪大矣。昔李师道之未败也，朝廷尝赦其罪，师道欲行，诸将固留之；其后杀师道者亦诸将也。诸将勿使承元为师道，则幸矣。"因涕泣不自胜，且拜之。将李寂等十余人固留承元；承元斩以徇，军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将吏或以镇州器用财货行，承元悉命留之。

[37]十一月，癸卯（初五），唐穆宗派遣谏议大夫郑覃赴镇州安抚军民，赏赐将士钱一百万缗。王承元在请求朝廷任命成德节度使以后，他的部将和邻近的藩镇争相以过去成德世袭的惯例劝说他，王承元一概不听。等到朝廷任命他为义成节度使，将士仍然喧哗不已，拒不接受朝廷任命。王承元和柏耆召集诸将，以朝廷下达的任命诏书开导大家，诸将却大声痛哭起来，仍不从命。王承元不得已。拿出自己家里的财产，散发给将士，并且把那些曾有军功的将士提拔迁升，然后对他们说："诸位以我先辈在成德世代做节度使的缘故，不愿让我离开这里，你们的深情厚意我领了。但是，要让我违抗皇上的招令，这个罪名就太大了。过去，李师道叛乱尚未失败时，朝廷曾赦免他的罪行，李师道本打算入朝，他的部将却执意挽留，不让他走。结果，后来杀李师道的人也是他的部将。因此，诸位不要再让我成为李师道第二，我也就算是幸运了。"王承元说完后，已哭是不能自制，他又向将士拜礼，请求让自己成行。牙将李寂等十几人再次强留，王承元下令斩首，以儆效尤，军中这才安定下来。丁未（初九），王承元出发到滑州上任，将吏有人想让他把成德的公用器物和财产带走，王承元命令一律留下。

[38]上将幸华清宫，戊午，宰相率两省供奉官诣延英门，三上表切谏，且言：“如此，臣辈当扈从。”求面对，皆不听。谏官伏门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复道出城，幸华清宫，独公主、驸马、中尉、神策六军使帅禁兵千余人扈从，晡时还宫。

[38]唐穆宗想到华清宫去游玩。戊午（二十一日），宰相率领中书、门下两省的供奉官到延英门，三次上奏劝阻，并且说：“如果皇上一定要去华清宫，我们做臣下的就应当随行护送。”宰相请求面见穆宗，穆宗不听。谏官都拜伏在延英门下，一直到傍晚才退回。己未（二十二日），天尚未明，穆宗从复道出城，到华清宫去游玩，只有公主、驸马、神策军护军中尉、神策军以及羽林、龙武、神威六军军使率禁军一千多人随从护卫，到黄昏时才回宫。

[39]十二月，己巳朔，盐州奏：吐蕃千余人围乌、白池。

[39]十二月，己巳朔（初一），盐州上奏：吐蕃国出动一千多人围攻乌池、白池。

[40]庚辰，西川奏南诏二万人入界，请讨吐蕃。

[40]庚辰（十二日），西川上奏：南诏国两万人进入唐朝境内，请求讨伐吐蕃。

[41]癸未，容管奏破黄少卿万余众，拔营栅三十六。时少卿久未平，国子祭酒韩愈上言：“臣去年贬岭外，熟知黄家贼事。其贼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洞主，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遂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近者征讨本起裴行立、阳，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弱，争献谋计。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二万余人，傥皆非虚，贼已寻尽。至今贼犹依旧，足明欺罔朝廷。邕、容两管，经此凋弊，杀伤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岭南一道未有宁息之时。自南讨已来，贼徒亦甚伤损，察其情理。厌苦必深。贼所处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若因改元大庆，赦其罪戾，遣使宣谕，必望风降伏。仍为选择有威信者为经略使，苟处置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41]癸未（十五日），容管上奏：出兵击破蛮人黄少卿一万多人，攻拔营栅三十六个。这时，由于唐朝军队很久未能平定黄少卿，国子祭酒韩愈上言说：”我于去年贬官到岭南，对黄家贼的情况很熟悉。这些人没有城池可以居住，都是依山傍险，自称洞主。平日各自谋生，发生紧急情况则屯聚在一起防守。以往由于邕管经略使大多不称职，他们既不能施行德政安抚蛮人，又没有足够的威望使蛮人畏服，因而经常侵犯、欺骗甚至俘掠蛮人，致使蛮人产生仇恨，于是，起兵攻打劫掠州县，蹦辱百姓。他们有时是为了报私仇，有时是贪求财物或临时聚集在一起，事后，又各自散去，还不足以造成大的危害。近来征讨蛮人，始于裴行立、阳二人，这两个人本来就没有深谋远虑，征讨蛮人的目的是为了邀功求赏。他们只看到蛮人尚未聚屯在一起的时候，认为蛮人势单力弱，因而争相向朝廷献计，请求讨伐。自从用兵以来，已经两年，他们奏报杀死和俘虏的人数，总计已不下两万多人。如果不是虚报，那么，蛮人已经灭绝。但至今蛮人仍然如旧，可见他们是在欺骗朝廷。邕管、容管两地，经过这次战争后，百姓又遭受杀伤和疾病，已经十室九空。如果长此以往，我担心岭南一道不会再有安宁休息的时候。自从南征以来，黄家贼也已遭受重大伤亡，从情理上说，蛮人也必定十分厌战。况且蛮人都住在荒远偏僻的地方，假如把蛮人杀光，全部占领这些地区，对于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不如借国家改年号大庆的机会，赦免蛮人的罪行，派使者前往安抚，蛮人必定会望风而降。然后，选择一位有威望的大臣为经略使，如果对蛮人处置得宜的话，那么，以后自然永远不会再发生叛乱的事情。”穆宗未采纳韩愈的建议。

穆宗睿圣文惠存皇帝上长庆元年（辛丑、821）

唐穆宗长庆元年（辛丑，公元821年）

[1]春，正月，辛丑，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诸道各令均定两税。

[1]春季，正月，辛丑（初四），唐穆宗到圜丘祭天，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长庆。下令河北各藩镇勘定两税税额。

[2]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介洁疾恶，为相，重惜官职，少所引拔。西川节度使王播大修贡奉，且以赂结宦官，求为相，段文昌复左右之；诏徵播诣京师。屡于延英力争，言：“播纤邪，物论沸腾，不可

以污台司。”上不听，遂辞位。己未，播至京师。壬戌，罢为右仆射。固辞仆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书。

[2]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性情耿直，疾恶如仇，他当宰相以后，珍惜官职，很少向朝廷引荐拔擢官吏。西川节度使王播大肆向朝廷贡献财物，同时贿赂交结宦官，请求为宰相，段文昌也在朝中为他活动。穆宗下诏，命王播进京。萧多次在延英殿极力论争，他说：“王播卑鄙邪恶，陛下命他进京后，朝廷议论沸腾，不可以让这种人来玷污朝廷的官职。”穆宗不听。于是，萧请求辞职。己未（二十二日），王播进抵京城。壬戌（二十五日），萧被罢为右仆射。他又坚决请辞仆射，二月，癸酉（初六），改为吏部尚书。

[3]卢龙节度使刘总既杀其父兄，心常自疑，数见父兄为祟；常于府舍饭僧数百，使昼夜为佛事，每视事退则处其中，或处他室，则惊悸不敢寐。晚年，恐惧尤甚；亦见河南、北皆从化，己卯，奏乞弃官为僧；仍乞赐钱百万缗以赏将士。

[3]卢龙（幽州）节度使刘总自从杀死他的父亲和兄弟后，心中常常自疑不安，多次梦见父亲和兄弟变为鬼祟，危害自己。于是，经常在节度使府的一个房间招待几百名僧人就餐，让他们昼夜为自己念佛，以便避免灾祸。他每次办公后就住在这里，如果偶然住在别处，就会惊吓得睡不着觉。到了晚年，他更加恐惧。同时，看到河南、河北的藩镇都已归顺朝廷，己卯（十二日），上奏朝廷，乞请弃官为僧，并请求朝廷赐钱一百万缗，用来赏赐将士。

[4]上面谕西川节度使王播令归镇，播累表乞留京师。会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请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以翰林学士杜元颖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为刑部尚书，充盐铁转运使。元颖，淹之六世孙也。

[4]唐穆宗当面告诉西川节度使王播，命令他归还本镇。王播多次上表，乞请留居京城。这时，正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请求辞职，壬申（疑误），穆宗任命段文昌带同平章事的官衔，充任西川节度使；任命翰林学士杜元颖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任命王播为刑部尚书，充任盐铁转运使。杜元颖是唐太宗时宰相杜淹的第六代孙。

[5]回鹘保义可汗卒。

[5]回鹘国保义可汗去世。

[6]三月，癸丑，以刘总兼侍中，充天平节度使；以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

[6]三月，癸丑（十七日），唐穆宗任命刘总兼侍中，充任天平节度使；任命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卢龙（幽州）节度使。

[7]乙卯，以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瀛莫观察使。

[7]乙卯（十九日），任命代理京兆尹卢士玫为瀛莫观察使。

丁巳，诏刘总兄弟子侄皆除官，大将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给复一年，军士赐钱一百万缗。

丁巳（二十一日），唐穆宗下诏：刘总的兄弟子侄全都授官，大将和僚佐也都应予以越级提拔，百姓免除一年赋税，兵士赏赐钱一百万缗。

[8]戊午，立皇弟憬为王，悦为琼王，为沔王，怿为婺王，为茂王，为光王，协为淄王，为衢王，惋为澶王；皇子湛为景王，涵为江王，凑为漳王，溶为安王，为颍王。

[8]戊午（二十二日），唐穆宗立自己的弟弟李憬为王，李悦为琼王，李为沔王，李怿为婺王，李为茂王，李怡为光王，李协为淄王，李为衢王，李惋为澶王。立儿子李湛为景王，李涵为江王，李凑为漳王，李溶为安王，李为颍王。

[9]刘总奏恳乞为僧，且以其私第为佛寺；诏赐总名大觉，寺名报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节钺、侍中告身并赐之，惟其所择。

[9]刘总上奏，恳求穆宗批准自己为僧，同时请求批准以自己的私人住宅为佛寺。穆宗下诏，赐刘总的名字叫大觉，佛寺的名字叫报恩寺，派遣宦官带着紫色的僧服以及天平节度使的符节和侍中的任命书授予刘总，由他选择。

诏未至，总已削发为僧，将士欲遮留之，总杀其唱帅者十余人，夜，以印节授留后张，遁去；及明，军中始知之。奏总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之境。

诏书尚未到达幽州，刘总已经剃发做了和尚。将士想遮拦强留刘总，刘总杀死将士中为首者十几个人。当夜，他把节度使的大印和符节授予留后张，然后逃走。等到天明，军中才知道他已逃亡的消息。张上奏，称刘总去向不明。癸亥（二十七日），刘总死于定州境内。

[10]翰林学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尝对策讥切其父，恨之。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进取有隙。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汝士之弟也。

[10]翰林学士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鉴于中书舍人李宗闵曾经在元和三年科举考试的对策中讽刺他的父亲，十分痛恨。李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官，二人产生矛盾。这一年，右补阙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二人主持进士考试。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分别给钱徽写信，推荐自己所亲近的考生。等到放榜后，文昌和李绅所推荐的考生都落选了，中榜的进士当中：郑朗中郑覃的弟弟；裴撰是裴度的儿子；苏巢是李宗闵的女婿；杨殷士是杨汝士的弟弟。

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这。”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等覆试。夏，四月，丁丑，诏黜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

段文昌对唐穆宗说：“今年，礼部考试很不公正，所录取的进士都是朝廷公卿大臣的子弟，没有才能，靠行贿和托人情才考中的。”穆宗将段文昌所说的情况问翰林诸位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都异口同说：“确实像文昌说的那样。”于是，穆宗命中书舍人王起等人复试。夏季，四月，丁丑（十一日），下诏废除郑朗等十个进士，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令。

或劝徽奏文昌、绅属书，上必悟，徽曰：“苟无愧心，得丧一致，奈何奏人私书，岂士君子所为邪！”取而焚之，时人多之。绅，敬玄之曾孙；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有人劝钱徽向朝廷揭发段文昌、李绅曾写信为自己的亲友请托，认为这样的话，皇上必定会明白是非曲直，收回诏书。钱徽说：“如果我问心无愧，无论升官还是贬官，都无所谓，为什么要去揭发人家的私人信件？这难道是士大夫和君子所应当干的事吗？”说完，就把段文昌和李绅的信拿出来烧了，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有君子的风度。李绅是唐

高宗时宰相李敬玄的曾孙；王起是王播的弟弟。从此以后，李德裕和李宗闵二人各分为朋党，相互倾轧，近四十年。

[11]丙戌，册回鹘嗣君为登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11]丙戌（二十日），唐穆宗册命回鹘国的新任君主为登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12]五月，丙申朔，回鹘遣都督、宰相等五百余人来逆公主。

[12]五月，丙申朔（初一），回鹘国派遣都督、宰相五百人来唐迎接公主。

[13]壬子，盐铁使王播奏：约榷茶额，每百钱加税五十。右拾遗李珏等上疏，以为："榷茶近起贞元多事之际，今天下元虞，所宜宽横敛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时当得息肩！"不从。

[13]壬子（十七日），盐铁使王播上奏：国家茶叶专卖的税收数额，大约每一百文可加税钱五十文。右拾遗李珏等人上疏，认为："茶叶专卖始于贞元年间朝廷多难的时期，现在，天下太平，应当减少横征暴敛的赋税数量，却反而增加，那么，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减轻负担呢？"穆宗不听。

[14]丙辰，建王恪薨。

[14]丙辰（二十一日），建王李恪去世。

[15]癸亥，以太和长公主嫁回鹘。公主，上之妹也。吐蕃闻唐与回鹘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盐州刺史李文悦击却之。戊寅，回鹘奏："以万骑出北庭，万骑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15]癸亥（二十八日），唐穆宗命以太和长公主出嫁回鹘国可汗。公主，即穆宗的妹妹。吐蕃国听到唐朝和回鹘国通婚的消息，六月，辛未（初七），出兵侵犯青寨堡，盐州刺史李文悦率兵击退吐蕃兵。戊寅（十四日），回鹘国上奏："我国已经出动一万名骑兵到北庭，一万名骑兵到安西，抵抗吐蕃侵扰，以便迎接公主。"

[16]初，刘总奏分所属为三道：以幽、涿、营为一道，请除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妫、檀为一道，请除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为一道，请除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

[16]当初，幽州节度使刘总上奏，建议将幽州所管辖的州县分为三道：幽州、涿州、营州为一道，请求任命张弘靖为节度使；平州、蓟

州、妫州、檀州为一道，请求任命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州、莫州为一道，请求任命代理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

张靖先在河东，以宽简得众，总与之邻境，闻其风望，以燕人桀骜日久，故举弘靖自代以安辑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风俗，而尽诚于国，故举之。士玫，则总妻族之亲也。

张弘靖过去河东做节度使时，对部下宽容大度，因而得到将士的拥戴。幽州与河东相邻，刘总听说张弘靖在河东的情况，考虑到幽州人桀骜不驯已天长日久，因此，推荐张弘靖代替自己，以便能够安抚将士。薛平是唐代宗时相卫节度使薛嵩的儿子，熟悉河朔地区的风俗习惯，所以推荐他来幽州任职。卢士玫是刘总妻子家族的亲戚。

总又尽择麾下伉健难制者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师，乞加奖拔，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禄位之志。又献征马万五千匹，然后削发委去。克融，滔之孙也。

刘总又把部下骄纵强横难以管辖的将士，如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人全部挑选出来，送到京城，请朝廷奖励并予以提拔，以便让幽州人都能产生羡慕朝廷官爵俸禄的意向。同时，他又向朝廷奉献战马一万五千匹，然后，剃发离开幽州。朱克融是唐德宗时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孙子。

是时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务，崔植、杜元颖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领之，自余皆统于弘靖。朱克融等久羁旅京师，至假丐衣食，日诣中书求官，植、元颖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辈归本军驱使，克融辈皆愤怨。

这时，唐穆宗整天沉湎于酒宴之中，不大留意天下的政务，宰相崔植、杜元颖缺乏深谋远虑，没有考虑朝政的安危大局，只是想尊崇张弘靖官位，于是，仅仅把瀛州、莫州从幽州节度使管辖的地区中分割出来，由卢士玫统辖，其余各州，都由张弘靖统领。朱克融等人在京城客居很久，窘迫到借衣讨食的地步，每天到中书省去请求授予官职，崔植、杜元颖不理。等到朝廷正式任命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勒令朱克融等人归回幽州，受张弘靖指使效力。朱克融等人十分怨怒。

先是，河北节度使皆亲冒寒暑，与士卒均劳逸。及弘靖至，雍容骄贵，肩舆于万众之中，燕人讶之。弘靖庄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决事，宾客将吏罕得闻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

韦雍辈多年少轻薄之士，嗜酒豪纵，出入传呼甚盛，或夜归烛火满街，皆燕人所不习也。诏以钱百万缗赐将士，弘靖留其二十万缗充军府杂用，雍辈复裁刻军士粮赐，绳之以法，数以反虏诟责吏卒，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由是军中人人怨怒。

以前，幽州节度使都能冒着严寒酷暑，亲自和士卒同甘共苦。等到张弘靖来到幽州上任后，却雍容闲雅，傲慢华贵，乘轿出入于众人之中，幽州人很看不惯，十分惊讶。张弘靖庄重自尊，每十天才到节度使府办分处理军政事务一次，他的幕僚和部下将吏很难听到他说话，因此，上下关系很不融洽，日常政务大多委托他的幕僚处理。他所任命的判官韦雍等人大多都是年少轻浮的人，嗜好饮酒奢侈，行为放纵，进出官府时，随从传叫呼喊，十分隆重，有时夜间从外面回来，烛火满街。这些，都是幽州人所不习惯的。穆宗下诏赐将士钱一百万缗，张弘靖截留其中二十万缗，充作切度使府杂用。韦雍等人又克扣兵士的军粮，将士不满，动不动就绳之以法，并经常嘲笑责骂官吏和士卒为反虏，他们对兵士说："现在天下太平，你们虽然能拉开两石的强弓，但不如认识一个字。"于是，军中将士人人怨恨愤怒。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二卷

唐纪五十八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中长庆元年（辛丑、821）

唐纪五十八 唐穆宗长庆元年（辛丑，公元821年）

[1]秋，七月，甲辰，韦雍出，逢小将策马冲其前导，雍命曳下，欲于街中杖之。河朔军士不贯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军虞候系治之。是夕，士卒连营呼噪作乱，将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货财、妇女、囚弘靖于蓟门馆，杀幕僚韦雍、张宗元、崔仲卿、郑埙、都虞候刘操、押牙张抱元。明日，军士稍稍自悔，悉诣馆谢弘靖，请改心事之，凡三请，弘靖不应，军士乃相谓曰："相公无言，是不赦吾曹。军中岂可一日无帅！"乃相与迎旧将朱洄，奉以为留后。洄，克融之父也，时以疾废卧家，自辞老病，请使克融为之；众从之。众以判官张彻长者，不杀。彻骂曰："汝何敢反，行且族灭！"众共杀之。

[1]秋季，七月，甲辰（初十），韦雍外出，碰到一个小将骑马冲撞他的仪仗前导，韦雍下令把小将从马上拉下来，打算在街道中间杖责。河朔地区的军士不习惯受杖责，拒不服从。韦雍于是报告张弘靖，张弘靖命令军虞候把小将拘捕治罪。当晚，士卒连营呼噪作乱，将校制止不住，士卒便冲入节度使府舍，掠夺张弘靖的财产和妻妾，随后，把张弘靖关押在蓟门馆，杀死他的幕僚韦雍、张宗元、崔仲卿、郑埙、都虞候刘操、押牙张抱元。第二天，军士渐渐悔悟，都到蓟门馆向张弘靖请罪，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仍然跟随张弘靖，做他的部从。军士几次请求，张弘靖闭口不言。于是，军士商议说："张相公闭口不言，是不愿赦免我们，但是，军中岂可一日没有统帅！"便一齐去迎接幽州的老将朱洄，拥戴他为留后。朱洄，即朱克融的父亲，这时由于身患疾病，在家卧床休养，他以自己年老多病，辞谢留后，请求让给儿子朱克融，军士都表示同意。军士因为判官张彻年长而没有杀他，张彻骂道："你们怎敢反叛朝廷，马上就会被族灭的！"军士一拥而上，把张彻杀死。

[2]壬子，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2]壬子（十八日），群臣百官向唐穆宗奏上尊号，称为文武孝德皇帝。大赦天下。

[3]甲寅，幽州监军奏军乱；丁巳，贬张弘靖为宾客、分司；己未，再贬吉州刺史。庚申，以昭义节度使刘悟为卢龙节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强，奏请“且授克融节钺，徐图之。”乃复以悟为昭义节度使。

[3]甲寅（二十日），幽州监军奏报军乱。丁巳（二十三日），穆宗贬张弘靖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己未（二十五日），再贬张弘靖为吉州刺史。庚申（二十六日），任命昭义节度使刘悟为卢龙（幽州）节度使。刘悟认为朱克融势力正强，奏请“暂且任命朱克融为节度使，然后，再慢慢想办法除掉他”。于是，仍任命刘悟为昭义节度使。

[4]辛酉，太和公主发长安。

[4]辛酉（二十七日），太和公主从长安出发，前往回鹘国。

[5]初，田弘正受诏镇成德，自以久与镇人战，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从赴镇，因留以自卫，奏请度支供其粮赐。户部侍郎、判度支崔，性刚褊，无远虑，以为魏、镇各自有兵，恐开事例，不肯给。弘正四上表，不报；不得已，遣魏兵归。，沔之孙也。

[5]当初，田弘正被任命为成德节度使，自认为以往长期与成德人打仗，有父兄之仇，于是，率魏博兵二千人随行赴任，然后留在成德用来自卫，奏请朝廷度支供给这二千人的军饷。户部侍郎、判度支崔性情刚愎，气量狭小，缺乏深思熟虑，认为魏博、成德各自有兵，恐怕此事开一先例，因而，不肯供给。田弘正四次上表朝廷，崔不加理会。田弘正不得已，把魏博兵遣返回镇。崔是开元初大臣崔沔的孙子。

弘正厚于骨肉，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侈靡，日费约二十万，弘正辇魏、镇之货以供之，相属于道；河北将士颇不平。诏以钱百万缗赐成德军，度支辇运不时至，军士益不悦。

田弘正厚待自己的家人，他的兄弟、儿子、侄子在长安、洛阳两都居住的有几十个人，生活竞相奢侈靡丽，每天花费约二十万钱，田弘正运魏博、成德两镇的货供给，车辆来往于道路。河北的将士十分不满。穆宗下诏，赐钱一百万缗给成德将士，度支却没有按时运送到达，将士更加不满。

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本回鹘阿布思之种也，性果悍阴狡，潜谋作乱，每抉其细故以激怒之，尚以魏兵故，不敢发。及魏兵去，壬戌夜，庭凑结牙兵噪于府署，杀弘正及僚佐、元从将吏并家属三百余人。廷凑自称留后，逼监军宋惟澄奏求节钺。八月，癸巳，惟澄以闻，朝廷震骇。崔于崔植为再从兄，故时人莫敢言其罪。

都知兵马使王庭凑，原属回鹘阿布思族的后裔，性情果敢狡诈，阴谋作乱，经常借小事以激怒将士，但由于魏博二千兵士尚在，不敢贸然行动。等到魏博兵士返回以后，壬戌（二十八日）夜间，王庭凑交结牙兵，噪乱于节度使府，杀死田弘正及其僚佐、随从将吏和他们的家属三百多人。王庭凑自称留后，逼迫监军宋惟澄为他向朝廷上奏，请求授予节度使符节。八月，己巳（初六），宋惟澄把以上情况上报朝廷，举朝震惊。崔是宰相崔植的族兄弟，所以，朝官没有人敢抨击他的罪行。

初，朝廷易置魏、镇帅臣，左金吾将军杨元卿上言，以为非便，又诣宰相深陈利害；及镇州乱，上赐元卿白玉带。辛未，以元卿为泾原节度使。

当初，朝廷调换魏博、成德节度使和僚佐时，左金吾将军杨元卿曾上言，认为这样做很不适宜，他又面见宰相，反复陈述利害得失。等到成德军乱后，穆宗赐给杨元卿一条白玉带。辛未（初八），任命杨元卿为泾原节度使。

瀛莫将士家属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张良佐潜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吴晖不知所在。

瀛州和莫州的将士家属大多留居在幽州，壬申（初九），莫州都虞候张良佐暗中勾结朱克融的兵马入城，刺史吴晖不知去向。

癸酉，王庭凑遣人杀冀州刺史王进岌，分兵据其州。

癸酉（初十），王庭凑派人杀死冀州刺史王进岌，分兵占领冀州。

魏博节度使李闻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将士曰：“魏人所以得通圣化，至今安宁富乐者，田公之力也。今镇人不道，辄敢害之，是轻魏以为无人也。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报之？”众皆恸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将也，使以宝剑、玉带遗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剑立大勋，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凑。”元翼以剑、带徇于军，报曰：“愿尽死！”将出兵，会疾作，不果。元翼，赵州人也。

魏博节度使李听到田弘正遇害的消息，身着丧服命令将士说：“魏博人之所能够得到皇上的教化，至今生活安定，富贵享乐，都是田公的功劳。现在，成德人大逆不道，竟敢把他无故杀害，这是轻视魏博，以为我们没有人才。诸位曾受田公的恩惠，应当怎样回报他呢？”将士都大声痛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是成德的优秀将领，李把自己的宝剑和玉带送给他，说：“过去，我的父亲曾用此剑平定朱叛乱，立过大功。后来，我又用这把剑平定蔡州吴元济叛乱。现在，我把这剑授予你，希望你用它努力翦灭王庭凑。”牛元翼带着剑和玉带在军中环绕一周，然后回来报告说：“愿尽死效力！”李正准备出兵讨伐王庭凑，正好得病而未成行。牛元翼是赵州人。

乙亥，起复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令乘驿之镇。布固辞不获，与妻子宾客诀曰：“吾不还矣！”悉屏去旌节导从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发徒跣，号哭而入，居于垩室；月俸千缗，一无所取，卖旧产，得钱十余万缗，皆以颁士卒，旧将老者兄事之。

乙亥（十二日），唐穆宗任命正在为父亲田弘正服丧的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命他乘驿马赴任。田布一再推辞而未得允许，于是，和妻子、宾客诀别说：“我此行不打算生还了！”下令撤除节度使旌节和所有前导随行人员，然后出发上任。距离魏州三十里时，散发赤脚，大声痛哭而入州城，住在垩室，为父亲服丧。他每月应得俸禄一千缗，一文不要，却把自己家留在魏博的产业卖掉，得到十几万缗现钱，全部用来赐士卒。对于父亲原在魏博的部将和年长的将吏，都以兄弟的礼节来礼遇他们。

丙子，瀛州军乱，执观察使卢士玫及监军僚佐送幽州，囚于客馆。

丙子（十三日），瀛州发生军乱，士卒逮捕观察使卢士玫以及监军和僚佐，押送幽州，拘禁在客馆。

王庭凑遣其将王立攻深州，不克。

王庭凑派遣他的部将王立攻打深州，未能攻克。

丁丑，诏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诸军各出兵临成德之境，若王庭凑执迷不复，宜即进讨。成德大将王俭等五人谋杀王庭凑，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

丁丑（十四日），唐穆宗下诏，命令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等镇军队派兵，兵临成德边境，如果王庭凑还执迷不误，抗拒朝廷

的话，就进兵攻讨。成德大将王俭等五人密谋暗杀王庭凑，不料消息泄露，这五人和他们的部下士卒三千人都被杀死。

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为深冀节度使。

己卯（十六日），唐穆宗任命深州刺史牛元翼为深冀节度使。

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为起居舍人，充镇州四面诸军宣慰使，历泽潞、河东、魏博、横海、深冀、易定等道，谕以军期。造，大雅之五世孙也。己丑，以裴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

丁亥（二十四日），唐穆宗任命殿中侍御史温造为起居舍人，充任镇州四面诸军宣慰使，前往昭义、河东、魏博、横海、深冀、易定等道，传达进兵日期的命令。温造是唐高祖时黄门侍郎温大雅的第五代孙子。己丑（二十六日）任命裴度为幽州、镇州两道招抚使。

癸巳，王庭凑引幽州兵围深州。

癸巳（三十日），王庭凑勾引幽州兵围攻深州。

[6]九月，乙巳，相州军乱，杀刺史邢。

[6]九月，乙巳（十二日），相州发生军乱，刺史邢被杀。

[7]吐蕃遣其礼部尚书论纳罗来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

[7]吐蕃国派遣礼部尚书论纳罗来唐朝请求缔结会盟条约。庚戌（十七日），唐穆宗任命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

[8]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涞水、遂城、满城。

[8]壬子（十九日），朱克融出兵焚烧掠夺易州、涞水、遂城、满城。

[9]自定两税以来，钱日重，物日轻，民所输三倍其初，诏百官议革其弊。户部尚书杨於陵以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今税百姓钱藏之公府；又，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入百万，今才十余炉，岁入十五万，又积于商贾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钱。如此，则钱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轻！今宜使天下输税课者皆用谷、帛，广铸钱而禁滞积及出塞者，则钱日滋矣。”朝廷从之，始令两税皆输布、丝、纩；独盐、酒课用钱。

[9]自从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以来，钱的价值越来越高，而实物的价值越来越低，百姓纳税的数额比建中元年实际高出三倍之多。唐穆宗下诏，命百官商议革除两税法的弊端。户部尚书杨於陵认为：“钱是用来衡量货物价值的东西，天下商人贩运买卖，无处不有，所以，钱也应四处流通，不应当蓄积一处。现在，百姓交纳的钱，都收藏在官府仓库。另外，开元时期全国铸钱七十多炉，每年收入一百万缗；而现在铸钱十几炉，每年收入才十五万缗。这些钱又大多集中于商人，以及夷狄的手中。还有，大历年以前，淄青、太原、魏博商品交易兼用钱和铅、铁，岭南则兼用金、银、丹砂、象牙，现在，都统一用钱。这样一来，钱的价值怎么能不高，而实物的价值又怎么能不低呢？现在，应当下令全国纳税的人都交纳粮食和布帛，增加铸钱而禁止蓄积以及钱流出塞外。如果这样，钱就会逐渐多起来。”朝廷采纳杨於陵的建议，下令以后两税都交纳布、丝和丝棉；惟独盐、酒专卖仍然用钱。

[10]冬，十月，丙寅，以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王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使职如故。播为相，专为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10]冬季，十月，丙寅（初三），唐穆宗任命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王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仍兼盐铁转运使。王播担任宰相，专门阿谀奉迎皇上，很少谈论朝廷安危。

[11]以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以善事权幸得进；时幽、镇兵势方盛，诸道兵未敢进，上欲功速成，宦官荐叔良，以为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以牛元翼为成德节度使。

[11]唐穆宗任命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由于善于巴结当朝权贵得到提拔，这时，幽州、镇州的兵力正处于强盛，诸道出兵讨伐的军队都不敢进攻。穆宗想尽快看到胜利成果，而宦官又推荐杜叔良，于是，任命叔良为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任命牛元翼为成德节度使。

[12]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与吐蕃论讷罗盟于城西；遣刘元鼎与讷罗入吐蕃，亦与其宰相以下盟。

[12]癸酉（初十）唐穆宗命宰相和大臣共十七人，与吐蕃国礼部尚书论纳罗在京城西会盟。随后，派遣刘元鼎和论纳罗赴吐蕃国，与吐蕃国宰相及其大臣会盟。

[13]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兴为武宁节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为之，上闻智兴有勇略，欲用之于河北，故以是宠之。

[13]乙亥（十二日），唐穆宗任命沂州刺史王智兴为武宁节度副使。以前，藩镇节度副使都任用文官，穆宗听说智兴有勇有谋，想调他到河北前线，所以，用这个职务表示对他的恩宠。

[14]丁丑，裴度自将兵出承天军故关以讨王庭凑。

[14]丁丑（十四日），裴度亲自率军，经由原承天军驻地娘子关到达河北，讨伐王庭凑。

[15]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15]朱克融派兵侵犯蔚州。

[16]戊寅，王庭凑遣兵寇蔚州。

[16]戊寅（十五日），王庭凑派兵侵犯蔚州。

[17]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济败幽州兵于白石岭，杀千余人。

[17]己卯（十六日），易州刺史柳公济在白石岭打败幽州兵马，杀一千多人。

[18]庚辰，横海军节度使乌重胤奏败成德兵于饶阳。

[18]庚辰（十七日），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奏报，在饶阳打败成德兵马。

[19]辛巳，魏博节度使田布将全军三万人讨王庭凑，屯于南宫之南，拔其二栅。

[19]辛巳（十八日），魏博节度使田布率全军三万人讨伐王庭凑，屯驻在南宫县南，攻拔王庭凑两个营栅。

[20]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深相结，求为宰相，由是有宠于上，每事咨访焉。稹无怨于裴度，但以度先达重望，恐其复有功大用，妨己进取，故度所奏画军事，多与弘简从中沮坏之。度乃上表极陈其朋比奸蠹之状，以为：“逆竖构乱，震惊山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何者？为患有大小，议事有先后。河朔逆贼，只乱山东；禁闱奸臣，必乱天下；是则河朔患小，禁闱患大。小者臣与诸将必能翦灭，大者非陛下觉寤制断无以驱除。今文武百寮，中外万品，有心者无不愤忿，有口者无不咨嗟，直以奖用方深，不敢抵触，恐事未行而祸已及，不为国计，且为身谋。臣自

兵兴以来，所陈章疏，事皆要切，所奉书诏，多有参差，蒙陛下季付之意不轻，遭奸臣抑损之事不少。臣素与佞幸亦无仇嫌，正以臣前请乘传诣阙，面陈军事，奸臣最所畏惮，恐臣发其过，百计止臣。臣又请与诸军齐进，随便攻讨，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碍，逗遛日时；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顾矣。为臣事君，一至于此！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陛下傥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议，彼不受责，臣当伏辜。敳砨希　纤洳辉茫　远却螗迹　坏靡眩　镂矗　院爰蛭　　镃梗　　げ渴汤伞ｐ::浣夂擦郑　饔鍪绻省￡

[20]翰林学士元稹和知枢密魏弘简深相勾结，求做宰相，由此而得到唐穆宗的宠任，朝政大事都向他咨询。元稹和裴度虽然没有仇怨，但由于裴度在他得到重用前就有很高的威望，恐怕裴度在讨伐幽州、成德时立功，再度得到朝廷重用，妨碍自己升迁。所以，凡是裴度上奏的军事谋划，他经常和魏弘简二人从中阻挠，使他不能实施。于是，裴度上表，极力指责元稹和宦官朋比为党，奸邪害国的罪状，认为:“王庭凑、朱克融逆臣竖子叛乱，震惊山东；奸臣朋比为党，则搅乱朝政。陛下如果想扫平幽州、镇州叛乱的话，应当首先肃清朝廷奸党。为什么呢？因为灾祸有大有小，考虑事情也有先有后。河朔的叛臣贼党，只能扰乱山东，而宫中的奸臣，则必定祸乱天下。所以，对国家来说，河朔的叛臣危害小，而宫中的奸臣危害大。对于河朔的叛臣，我和诸位将领肯定能够翦灭，但宫中的奸臣，如果陛下不觉悟，则断然无法驱除。现在，朝廷文武百官，京城和各地众多臣僚，凡是有心对朝廷尽忠的人，对奸臣的所做所为无不愤怒，能够开口讲话的人也无不嗟叹。只是由于陛下正信用他们，才不敢指责，恐怕奸臣未能翦除，而祸已及身。这并非他们不为国家考虑，而是担心自己受牵连的缘故。自从朝廷兴兵讨伐幽州和成德以来，我所上奏陈述的用兵方略，都事关紧要。但所接到的朝廷诏书，却指令不一。我受陛下重托，指挥诸军讨代，责任实在不轻，但遭奸臣从中阻挠的事情，也实在不少。我向来和奸臣无怨，只是由于前不久我上奏朝廷，请求乘驿马到京城，当面向陛下陈述用兵方略，奸臣最害怕的，是怕我向陛下揭发他们的罪过，所以百般阻挠我进京。同时，我又上奏朝廷，请准许我率兵和诸军一同进攻，随机应变，讨伐叛乱。但奸臣恐怕我可能

成功，于是，用各种理由加以阻挠，以致我军停滞很久，无论进退，都受到他们的牵制，上奏朝廷的意见，也都被他们从中阻塞。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我出兵失利，不能成功，对于国家治乱，山东前线的胜负大局，却全然不顾。作为臣下侍奉皇上，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朝中的奸臣全部能够驱除，那么，河朔的叛臣贼党就会不讨自平；但如果朝中奸臣仍然存在的话，则虽然讨平叛臣贼党，对于朝廷也没有什么好处。陛下如果不相信我的话，请求把我的奏章公布，让百官一起讨论，如果奸臣不遭到百官的遣责，我愿受到应有的惩罚。"裴度多次上奏指斥元稹等人的罪行，穆宗虽然很不高兴，但考虑到裴度是朝廷中威望很高的大臣，不得不作出让步。癸未（二十日），贬魏弘简为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元稹虽然被解除翰林学士的职务，但仍然和过去一样，受到穆宗的宠信。

[21]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宦官受其赂，为之请，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请诛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对曰："彼不才者，无过温衣饱食以足妻子，安足虑！本设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禄山、朱皆才过于人，法不能制者也。"上从之。

[21]宿州刺史李直臣贪污，根据法律，应当判处死刑。宦官受了他的贿赂，为他辩护。御史中丞牛僧孺一再请求杀掉，穆宗说："直臣很有才能，杀了可惜！"牛僧孺回答说："那些没有才能的人，整天考虑的不过是吃饱穿暖，满足妻子的要求，对这些人，国家又有什么可顾虑的！制定法律的目的，本来就是约束那些有才能的人。安禄山、朱都才智过于常人由于法律未能约束，才胆敢发动叛乱的。"穆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22]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将全军救深州，诸军倚重胤独当幽、镇东南，重胤宿将，知贼未可破，按兵观衅。上怒，以杜叔良为横海节度使，徙重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22]横海节度使乌重胤率全军救援深州，诸军依赖乌重胤独自抵挡幽州、镇州的东南方向。乌重胤是经验丰富的老将，知道敌人不可能一时被击破，于是，按兵不动观察敌军动静。穆宗大怒，任命杜叔良为横海节度使，调乌重胤为山南道节度使。

[23]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败吐蕃三千骑于大石山下。

[23]灵武节度使李进诚上奏：在大石山下打败吐蕃三千骑兵。

[24]十一月，辛酉，淄青节度使薛平奏突将马廷作乱，伏诛。时幽、镇兵攻棣州，平遣大将李叔佐将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馈稍薄，军士怨怒，宵溃，推廷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余人，径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敌，平悉发府库及家财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战，大破之，斩廷，其党死者数千人。

[24]十一月，辛酉（二十八日），淄青节度使薛平上奏：突将马廷作乱被杀。当时，幽州和镇州派兵攻打棣州，薛平派大将李叔佐率兵救援。棣州刺史王稷供给军队物资稍少，军士怨恨愤怒，乘夜晚溃逃。军士推马廷为道领，一边行走，一边收兵，共达七千多人，直向青州逼近。青州城中兵少，不足以抵抗逃兵，于是，薛平把仓库和自己家的私财全部拿出，招募士卒，得精兵二千人，出城迎城，大败逃兵，把马廷斩首，逃兵死亡几千人。

[25]横海节度使杜叔良将诸道兵与镇人战，遇敌辄北；镇人知其无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监军谢良通奏叔良大败于博野，失亡七千余人。叔良脱身还营，丧其旌节。

[25]横海节度使杜叔良率领诸道兵马与镇州军队交战，每战皆败。镇州人知道他胆怯无勇，常常首先向他发起进攻。十二月，庚午（初八），监军谢良通奏报杜叔良在博野大败，损失逃亡七千多人。杜叔良脱身回到军营，但丢失了节度使的旌节。

[26]丁丑，义武节度使陈楚奏败朱克融兵于望都及北平，斩获万余人。

[26]丁丑（十六日），唐穆宗任命凤翔节度使李光颜为忠武节度使、兼深州行营节度使，替代杜叔良。

[28]自宪宗征伐四方，国用已虚，上即位，赏赐左右及宿卫诸军无节，及幽、镇用兵久无功，府藏空竭，势不能支。执政乃议："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张弘靖，罪有重轻，请赦克融，专讨庭凑。"上从之。乙酉，以朱克融为平卢节度使。

[28]自从唐宪宗征讨四方叛乱以来，国库已空虚。唐穆宗即位后，赏赐左右和禁卫诸军毫无节制，等到朝廷对幽州、镇州用兵，旷日持久而未立功，国库空竭，难以继续维持。于是，当政大臣建议说："王庭凑杀害了田弘正，而朱克融尚能保全张弘靖的性命，二人罪行各有

轻重，请求赦免克融，集中全力讨伐王庭凑。”穆宗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乙酉（二十三日），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

[29]戊子，义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栅，斩获千余人。

[29]戊子（二十六日），义武上奏、攻破莫州清源等三个营栅，斩首和俘虏敌军一千多人。

二年（壬寅、822）

二年（壬寅，公元822）

[1]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备甚严，有中使夜至，守将不内，旦，乃得入，中使大诟怒。贼谍知之，他日，伪遣人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将遽内之；贼众随之，遂陷弓高。又围下博。中书舍人白居易上言，以为:“自幽、镇逆命，朝廷征诸道兵，计十七八万，四面攻围，已逾半年，王师无功，贼势犹盛。弓高既陷，粮道不通，下博、深州、饥穷日急。盖由节将太众，其心不齐，莫肯率先，递相顾望。又，朝廷赏罚，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败衄者不闻得罪；既无惩劝，以至迁延，若不改张，必无所望。请令李光颜将诸道劲兵约三四万人从东速进，开弓高粮路，解深、刑重围，与元翼合势。令裴度将太原全军兼招讨旧职，西面压境，观衅而动。若乘虚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战胜贼穷，亦许受降纳款。如此，则夹攻以分其力，招谕以动其心，必未及诛夷，自生变故。又请诏光颜选诸道兵精锐者留之，其余不可用者悉遣归本道，自守土疆。盖兵多而不精，岂唯虚费衣粮，兼恐挠败军陈故也。今既只留东、西二帅，请各置都监一人，诸道监军，一时停罢。如此，则众齐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报父仇，今领全师出界，供给度支，数月已来，都不进讨，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闻魏博一军，屡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二十八万缗，若更迁延，将何供给？此尤宜早令退军者也。若两道止共留兵六万，所费无多，既易支持，自然丰足。今事宜日急，其间变故远不可知。苟兵数不抽，军费不减，食既不足，众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于供军，百端敛率，不许即用度交阙，尽许则人心无。自古安危皆系于此，伏乞圣虑察而念之。”疏奏，不省。

[1]春季，正月，丁酉（初五），幽州出兵攻陷弓高县城。以前，弓高守卫很严，一次，一个宦官出使弓高，半夜到达，守将根据军法

条例，拒不放他入城；天明后，宦官方才进城。宦官大怒，责骂守将。幽州的探马得知此事后，报告主将。过了不久，幽州派人伪装成宦官，半夜来到弓高城下，守将即让他入城，幽州兵随后赶到，因而攻陷弓高。接着，又围攻下博县城。中书舍人白居易上书，认为：“自从幽州、镇州叛乱以来，朝廷征发诸道兵马讨伐，总计有十七八万人，四面围攻，已超过半年时间。但官军至今没有进展，贼军兵势却仍然强盛。弓高失陷后，通往前线的运粮道路无法通行，下博和深州的将士，饥饿困乏，情况日益紧急。这都是由于前线节度将领太多，反而心不齐，都不肯率先进攻，相互观望的缘故。另外，朝廷对将士的赏罚，近来也不见成效，没有立功的人有的已经授予官衔，作战失败的人却没说被朝廷惩罚。由于赏罚不明，因而将士拖延不进。若不改弦更张，胜利就没有指望了。请求陛下命李光颜率领诸道精兵三四万人从东面急速进兵，打通到弓高的粮道，以便解除敌军对深州的重重包围，和牛元翼的军队会合一起。再命裴度率领太原的全部人马，仍兼招讨使的职务，从西面压敌边境，观察敌军动静，如能乘虚得手，即令两支兵马同力讨伐，一举歼敌。如果官军节节取胜，敌军困窘，也应当许可前线将领接受敌军的投降。这样部署指挥，就可以两面夹攻，使敌人分散兵力，并通过招降来动摇对方军心。其结果，敌人尚未灭亡，内部必定发生兵变，不战自降。同时，再请陛下下诏，命李光颜从前线诸道兵士中挑选精锐者留下，其余老弱病残都遣反本道，各守故土。大凡兵多则不精，不仅虚耗国家衣物钱粮，而且也会消弱官军自身士气，导致失败。现只留李光颜、裴度两支兵马，请陛下各置都监一人，各道的监军，都予以罢除。这样，就会队伍整齐，军令统一，最后必定取得胜利。再有，朝廷命田布为魏博节度使的本意，是让他为父报仇。现在，田布率领全部兵马出境讨敌，由朝廷度支供给衣粮，但几个月以来，魏博军队从未攻讨。这并非田布按兵不动，而是有他难言的苦衷。听说魏博军队经由朝廷多次优厚的赏赐，兵士骄横，将领富有，反而不愿作战。况且委博军，每月的军费按货币折算，即达二十八万缗。如果继续拖延下去，朝廷用什么来供给呢？仅就此而言，也应早日下令魏博退军。如果仅李光颜和裴度两道共留六万兵力，军费不多，朝廷易于供给，军需自然丰足。现在，前线战事日益紧迫，中间或许还会发生什么变故，难以预料。如果不及时抽减兵力，致使军费浩大，粮食不足，将士怎能安心作战。军心不

定，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变故！况且度支迫于供军，千方百计盘剥百姓，如果朝廷不准许，则军需匮乏，若准许则人心动摇。自古以来，朝政安危都在于此。请求陛下说细了解并加以慎重考虑。“奏折递上去后，穆宗不理。

已亥，度支馈沧州粮车六百乘，至下博，尽为成德军所掠。时诸军匮乏，供军院所运衣粮，往往不得至院，在涂为诸军邀夺，其悬军深入者，皆冻馁无所得。

已亥（初七），度支供给沧州军粮车六百辆行至下博县时，全部遭成德军抢夺。这时官军诸道兵马军需匮乏，供军院所运衣粮，往往未到行营供军院，在半路就被诸军哄抢。凡孤军深入的兵马，都饥寒交迫而得不到补给。

初，田布从其父弘正在魏，善视牙将史宪诚，屡称荐，至右职；及为节度使，遂寄以腹心，以为先锋兵马使，军中精锐，悉以委之。宪诚之先，奚人也，世为魏将；魏与幽、镇本相表里，及幽、镇叛，魏人固摇心。布以魏兵讨镇，军于南宫，上屡遣中使督战，而将士骄惰，无斗志，又属大雪，度支馈运不继。布发六州租赋以供军，将士不悦，曰:“故事，军出境，皆给朝廷。今尚书刮六州肌肉以奉军，虽尚书瘠已肥国，六州之人何罪乎！”宪诚阴蓄异志，因众心不悦，离间鼓扇之。会有诏分魏博军与李光颜，使救深州，庚子，布军大溃，多归宪诚；布独与中军八千人还魏，壬寅，至魏州。

当初，田布随从他的父亲田弘正在魏博时，对牙将史宪诚十分重视，多次向田弘正称赞推荐，以至史宪诚被提拔但任要职。等到田布被任命为魏博节度使，于是，把他作为自己的亲信，任命为先锋兵马使，军中的精锐兵力，都委托到来统辖。史宪诚的祖先是奚族人，世代在魏博为将。魏博和幽州、镇州本来就相互依赖互为表里，待到幽州和成德叛乱以后，魏博的人心已经动摇。田布率魏博军队讨伐镇州，驻扎在南宫县。唐穆宗多次派遣宦官前往督战，而魏博将士骄横懈怠，毫无斗志。这时正好又下了一场大雪，度支供给难以接续。田布命征发魏博六州的租赋供给军需，将士很不高兴，说:“按照惯例，我军出境后，都由朝廷供给。现在，田尚书刮我六州的民脂民膏来供军，虽然尚书这样做是克已奉国，但六州百姓为什么要遭这份罪呢? ”史宪诚暗中早在篡夺节度使的野心，于是，乘机挑拨煽动士卒的不满

情绪。正在这时，穆宗下诏，命魏博分兵由李光颜指挥，前往救援深州。庚子（初八），田布的军队溃乱士卒大多归史宪诚。田布独自率新军八千人返回魏州，壬寅（初十），到达魏州。

癸卯，布复召诸将议出兵，诸将益偃蹇，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则死生以之；若使复战，则不能也！"布无如之何，叹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遗表具其状，略曰："臣观众意，终负国恩；臣既无功，敢记即死。伏愿陛下速救光颜、元翼，不然者，忠臣义士皆为河朔屠害矣！"奉表号哭，拜授幕僚李石，乃人启父灵，抽刀而言曰："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遂刺心而死。宪诚闻布已死，乃谕其众，遵河北故事。众悦，拥宪诚还魏，奉为留后。戊申，魏州奏布自杀。已酉，以宪诚为魏博节度使。宪诚虽喜得旄钺，外奉朝廷，然内实与幽、镇连结。

癸卯（十一日），田布再次召集部将，商议出兵。诸将更加傲慢，说："田尚书如果能按以往河朔割据的惯例办的话，我们就舍生忘死跟从您；但如果要让我们出战，则不能服从。"田布无可奈何，叹道："我立功报国的愿望无法实现了！"当天，他写下遗书，把以上情况向穆宗报告，大意是："我观察将士的意向，终必背叛朝廷，辜负皇上的恩德。我既然未能立功，只好就死。愿陛下尽快派兵救援李光颜、牛元翼，不然的话，这些忠臣义士都将被河朔的叛党屠害！"他手捧遗书大声痛哭，然后，拜倒在地，授予幕僚李石，让他转呈朝廷。接着，他走到父亲的灵位前，抽出刀说："我以死对上向皇上和父亲表示我未能立功报国的罪责；对下向三军将士表示我忠君爱国的决心。"于是，用刀刺心而死。史宪诚听说田布已经自杀，于是，向将士宣布，他将遵循河朔的惯例，实行割据。将士十分高兴，族拥史宪诚回到魏州，推兴他为留后。戊申（十六日），魏州奏报田布自杀。已酉（十七日），穆宗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宪诚虽然为得到节度使的旌节而高兴，表面遵奉朝廷，但暗地里却和幽州、镇州相勾结。

[2]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横海节度使。日简，本成德牙将也。壬子，贬杜叔良为归州刺史。

[2]庚戌（十八日），唐穆宗任命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横海节度使。王日简原本是成德的牙将。壬子（二十日），贬杜叔良为归州刺史。

王庭凑围牛元翼于深州，官军三面救之，皆以乏粮不能进，虽李光颜谱闭壁自守而已。军士自采薪刍，日给不过陈米一勺。深州围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军中将士官爵皆复其旧；以兵部侍即韩愈为宣慰使。

王庭凑出兵把牛元翼围困在深州，官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前进救援，都因缺粮而无法前进。即使是名将李光颜，也只能是闭壁自守而已。兵士都自己去打柴草，每天每人不过领到陈米一勺。这时深州被围攻，形势日益严重，朝廷不得已，于月，甲子（初二），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凡成德将士，一律官复原职。同时，任命兵部侍郎韩愈为宣慰使。

上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消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征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又，诸节度既有监军，其令偏军者亦置中使监陈，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主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遣羸懦者就战，故每战多败。又凡用兵，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人不敢由驿路行。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之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名将，讨幽、镇万余之众，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

唐穆宗刚刚即位的时候，河南、河北的叛乱藩镇都已平定，宰相萧、段文昌认为：“天下已以太平，应当逐渐载减国家的军事武装。请陛下给各地秘密下诏，凡是有兵的军镇，每年每一百个兵士中，允许有八人逃走和死亡，注销军籍。”当时穆宗整日游乐饮宴，不理朝政，于是，批准二人的建议。兵士注销军籍的人很多，都聚集在深山江湖中成为盗贼。待到朱克融、王庭凑叛乱时，一呼百应，逃亡的兵士都投奔他们的麾下。朝廷下召征发诸道兵讨伐，诸道兵力既少，因而都临时召募，不过是乌合之众。同时，朝廷在诸道已设置监军，对于他们部将所统辖的军队也派宦官临时监陈，以致主将不能专制军权。凡攻战取得小胜，监军就飞书向朝廷奏捷，作为自己的功劳；不胜则胁

迫主将，把罪责推给他们。监军还把军中骁勇的兵力挑选出来，用来自卫，其余老弱病残的兵士，派遣他们去攻战，以致每次战斗，大多失败。另外，大凡前线的军事行动，都由朝廷授予作战方略，朝令夕改，将士不知所措。朝廷不管作战方略是否切实可行，只是责令将士遵照执行，急速出战。宦官出使前线传达诏令，来往不息，如同穿梭，驿马不足，竟掠抢行人马匹，以至行人不敢由驿路行走。所以，虽然朝廷征发诸道十五万大军，所任用的招讨使裴度是很有威望的老臣，乌重胤、李光颜也都是当时的名将，仅仅讨伐幽州、成德一万多人，但屯守一年多的时间，最后，竟然没有结果，而国家却财力耗竭。

崔植、杜元颖为相，皆庸才，无远略。史宪诚既逼杀田布，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复取。

崔植、杜元颖作为宰相，都是没有远见的卓识的平庸人物。史宪诚逼田布自杀以后，朝廷无力征讨，于是将他和朱克融、王庭凑一起，都任命为节度使。由此朝廷再度丢失河朔地区，直到唐朝最终灭亡，一直未能收复。

朱克融既得旌节，乃出张弘靖及卢士玫。

朱元融被任命为幽州节度使后，才放出张弘靖和卢士玫。

丙寅，以牛元翼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左神策行营乐寿镇兵马使清河傅良弼为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镇遏使李寰为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镇之间，朱克融、王庭凑互加诱胁，良弼、寰不从，各以其众坚壁，贼竟不能取，故赏之。

丙寅（初四），唐穆宗任命牛元翼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左神策行营乐寿镇兵马使、清河人傅良弼为沂州刺史，任命瀛州博野镇遏使李寰为忻州刺史。良弼、李寰所戍守的地方位于幽州、成德之间，朱元融和王庭凑交相引诱胁迫，二人拒而不人，各率士卒坚守，叛贼最终也未能攻取。所以，朝廷对他们加官进爵，表彰他们对朝廷的忠诚。

[3]丙子，赐横海节度使王日简姓名为李全略。

[3]丙子（十四日），唐穆宗赐予横海节度使王日简姓名李全略。

[4]辛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罢为刑部尚书，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

[4]辛巳（十九日），唐穆宗罢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的宰相职务，任命他为刑部尚书。任命工部侍郎元稹为同平章事。

[5]癸未，加李光颜横海节度、沧景观察使，其忠武、深州行营节度如故。以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为德棣节度使。时朝廷以光颜悬军深入，馈运难通，故割沧景以隶之。

[5]癸未（二十一日），唐穆宗任命李光颜为横海节度使、沧景观察使，仍兼任忠武、深州行营节度使。任命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为德棣节度使。这时，朝廷考虑到李光颜孤军深入，军需供给的道路很难打通，因此，分割横海的沧、景二州隶属他统辖，以便就近供给军需。

王庭凑虽受旌节，不解深州之围。丙戌，以知制诰东阳冯宿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权知留后，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镇。裴度亦与幽、镇书，责以大义；朱克融即解围去，王庭凑虽引兵少退，犹守之不去。

王庭凑虽然被任命为成德节度使，但仍然不撤除对深州的包围。丙戌（二十四日），唐穆宗任命知制诰东阳人冯宿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暂时代理留后。同时，派遣宦官出使深州，督促牛元翼赶赴山南东道上任。裴度也给幽州、镇州两道写信，责备朱克融和王庭凑仍然包围深州，抗拒朝命，并用忠君奉国的大道理劝说二人退兵。朱克融随即退兵撤围，王庭凑虽然率兵稍微后撤，但仍然屯守在那里不走。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劝上雪廷凑而罢兵。丁亥，以度为司空、东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谏官争上言：“时未偃兵，度有将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后赴东都。

元稹忌恨裴度，想让穆宗解除他的兵权，因而劝说穆宗赦免王庭凑，停止对幽州、成德继续用兵。丁亥（二十五日），唐穆宗任命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仍带同平章事的荣誉官衔。谏官争相上奏，认为：“朝廷对河朔藩镇的战争还未平息，裴度有将相全才，不应任命他为闲散的官职。”于是，穆宗命裴度先到京城，然后再赴东都上任。

以灵武节度使李听为河东节度使。初，听为羽林将军，有良马，上为太子，遣左右讽求之，听以职总亲军，不敢献。及河东缺帅，上曰：“李听不与朕马，是必可任。”遂用之。

唐穆宗任命灵武节度使李听为河东节度使。当初，李听任羽林将军时，有一匹上等的好马，穆宗当时为皇太子，派身边的人暗示李听把马奉献给自己，李听考虑到自己在禁军中任职，不敢奉献。这时，正好河东缺节度使，穆宗说："李听不向朕献马，刚直不阿，这种人一定可以信用。"于是，下达了任命诏书。

[6]昭义监军刘承偕恃恩，陵轹节度使刘悟，数众辱之，又纵其下乱法。阴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讽其军士作乱，杀汶。围承偕，欲杀之，幕僚贾直言入，责悟曰："公所为如是，欲效李司空邪！此军中安知无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无笑公于地下乎！"悟遂谢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6]昭义监军刘承偕凭借他拥立唐穆宗的功劳，擅权不法，凌辱节度使刘悟，多次当着将士的面污辱他，又纵容部下败坏法纪。他还暗中和磁州刺史张汶密谋，企图寻找借口，把刘悟缚送朝廷，由张纹替代。刘悟得知刘承偕的服谋，暗示部下士卒作乱，杀死张汶。士卒围住刘承偕，正准备杀他，幕僚贾直言进来，责备刘悟说："您这样做，是想效法李师道吗？您怎么能知道军中没有像您一样的人，也效法您当年杀李师道那样而谋害您呢？如果李师道还有知的话，能不在地下嘲笑您吗？"于是，刘悟向贾直言承认做得不对，把刘承偕救出来，拘留在节度使府舍。

[7]初，上在东宫，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故即位，务优假将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诏："神策六军使及南牙常参武官具由历、功绩，牒送中书，量加奖惟擢。其诸道大将久次及有功者，悉奏闻，与除宫。应天下诸军，各委本道据守旧额，不得辄有减省。"于是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积，士大夫皆扼腕叹息。

[7]当初，唐穆宗在东宫为皇太子时，听说天下人苦于宪宗长期用兵削藩伐叛，因此，即位以后，尽量宽容和优赏将士，以求相安无事。三月，壬辰（初一），下诏："凡北衙禁军神策军，羽林、龙武、神武六军军使，以及南衙常参武官，各将自己所历任军职、功绩报达中书省，朝廷根据各人情况，适当予以奖励提拔。诸道大将任职已久及有功者，也都报告朝廷，授予官职。各地军队，都由本道遵循以往既定的兵额，不得随便裁减人数。"诏书下达后，各地商贾和官府中的

小吏都争相贿赂藩镇节度使、观察使、以便由藩镇补授一个军将的职务，再推荐到朝廷，授予官衔。各道的奏章成批的堆积在中书省，士大夫都扼腕叹息授官太滥，而无可奈何。

[8]武节度副使王智兴将军中精兵三千讨幽、镇，节度使崔群忌之奏请即用智兴为节度使，不则召诣阙，除以他官。事未报，智兴亦自疑；会有诏赦王庭凑，诸道皆罢兵，智兴引兵先期入境，群惧，遣使迎劳，具使军士释甲而入；智兴不从。乙巳，引兵直进，徐人开门待之，智兴杀不同已者十余人，乃入府牙，见群及监军，拜伏曰："军众之情，不可如何！"为群及判官、从吏具人马及治装，皆素所办也，遣兵卫从群，至桥而返。遂掠盐铁院钱帛，及诸道进奉在汴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职二。

[8]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率领军中精兵三千人讨伐幽州、成德，节度使崔群忌怕王智兴，奏请朝廷任命王智兴为节度使，否则就召入京城，授予其它官职，让他离开武宁。朝廷尚未答复，王智兴自己已产生疑心。正好这时朝廷下诏赦免王庭凑，诸道参加讨伐的军队都已停罢。王智兴率兵先行一步，回到武宁境内。崔群听说王智兴已率兵入境，十分恐惧，派人前往迎接慰问，并让士卒放下武器，然后入城。王智兴拒不从命，乙巳（十四日），率兵径直向徐州城挺进，城中人开门待命，王智兴杀异已者十多人，然后来到节度使衙署，面见崔群和监军，拜倒在地说："这都是将士的意思，我个人毫无办法。"他为崔群和判官以及随行人员准备护送的人员、马匹和行装，其实，都早已准备好了。随后，率兵护送崔群前往京城，到桥返回。桥有朝廷设置的盐铁院仓库，于是，王智兴纵兵大掠盐铁院储藏的钱币和布帛，以及诸道向朝廷进奉而经过汴河中的船只，以及商人和行人在船上的财物，也都掠抢三分之二。

[9]丙午，加朱克融、王庭凑检校工部尚书。上闻其解深州之围，故褒之，然庭凑之兵实犹在深州城下。

[9]丙午（十五日），唐穆宗任命朱克融、王庭凑为检校工部尚书。穆宗听说朱克融和王庭凑已经撤除了包围深州的军队，所以，加官予以褒奖。其实，王庭凑的军队仍然在深州城下未撤。

韩愈既行，众皆危之；诏愈至境更观事势，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义。"遂往。至镇，庭凑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馆，甲

士罗于庭。庭凑言曰：“所以纷纷者，乃此曹所为，非庭凑心。”愈厉声曰：“天子以尚书有将帅材，故赐之节钺，不知尚书乃不能与健儿语邪！”甲士前曰：“先太师为国击走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朝廷，乃以为贼乎！”愈曰：“汝曹尚能记先太师则善矣。夫逆顺之为祸福岂远邪！自禄山、思明以来，至元济、师道，其子孙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归朝廷，子孙虽在孩提，皆为善官；王承元以此军归朝廷，弱冠为节度使；刘悟、李，今皆为节度使；汝曹亦闻之乎！”庭凑恐众心动，麾之使出；谓愈曰：“侍郎来，欲使庭凑何为？”愈曰：“神策六军之将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耳！尚书何为围不置？”庭凑曰：“即当出之。”因与愈宴，礼而归之。未几，牛元翼将下骑突围出，深州大将臧平等举城降，庭凑责其久坚守，杀平等将吏百八十余人。

韩愈被任命为宣慰使，既将出发，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穆宗诏命韩愈到成德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支身前往。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无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刘悟、李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军和羽林军、龙武、神武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

城。”于是，和韩愈一起饮宴，然后，用隆重的礼节从深州突围出城深州大将臧平等人举城投降王庭凑，王庭凑指责臧平等人一直坚守，杀臧平等将吏一百八十多人。

[10]戊申，裴度至长安，见上，谢讨贼无功。先是，上诏刘悟送刘承偕诣京师，悟托以军情，不时奉诏。上问度：“宜如何处置？”度对曰：“承偕在昭义，骄纵不法，臣尽知之，悟在行营与臣书，具论其事。时有中使赵弘亮在军中，持悟书去，云‘欲自奏之’，不如尝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对曰：“悟武臣，不知事体。然今事状籍籍如此，臣等面论，陛下犹不能决，况悟当日单辞，岂能动圣听哉！”上曰：“前事勿论，直言此时如何处置？”对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应下半纸诏书，具陈承偕骄纵之罪，令悟集将士斩之，则藩镇之臣，孰不思为陛下效死！非独悟也。”上俯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为养子，今兹囚絷，太后尚未知之，况杀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与王播等奏请“流承偕于远州，必得出。”上从之。后月余，悟乃释承偕。

[10]戊申（十七日），裴度抵达长安，面见唐穆宗，对自己率军讨伐幽州、成德而未能取胜表示请罪。在此以前，穆宗曾下诏，命刘悟把监军刘承偕送还京城，刘悟假托将士不服从自己，拒不执行。穆宗问裴度：“这件事应如何处理？”裴度回答说：“刘承偕在昭义骄横放纵的情况，我都知道。当时刘悟出兵在行营时，曾写信给我，报告过这些情况。宦官赵弘亮当时出使在我军中，他临行时拿走了刘悟的这封信，说：‘我要亲自向皇上禀报’，不知他是否向陛下上奏？”穆宗说：“朕根本就不知道此事，况且刘悟是大臣，为什么不自己上奏？”裴说：“刘悟是武将，不懂朝廷制度。不过，这件事现在已弄的议论纷纷，我和其他人向陛下当面说明，陛下仍然不能决断，况且刘悟当时只是一面之词，怎能说动陛下呢？”穆宗说：“以前的事就不说了，你只说现在怎么办？”裴度说：“陛下如果能下决心收取天下人心的话，只要下达一道诏书，指出刘承偕骄横放纵的罪行，命刘悟集合将士，当众把他斩首就可以了。这样，不仅刘悟，而且全国各个藩镇的节度使都会认为陛下执法如山，谁不愿为陛下尽死效力呢！”穆宗低头沉默很久，说：“朕并不可惜承偕，但皇太后把他收为养子，现在刘悟拘留了他，都没敢让皇太后知道，何况杀掉他呢！请你再想其他的办法。”

于是，裴度和王播等人奏请“把刘承偕流放到遥远偏僻的州县，刘悟肯定会释放他。”穆宗采纳了二人的意见。下诏流放刘承偕，过了一个多月，刘悟才释放了刘承偕。

[11]李光颜所将兵闻当留沧景，皆大呼西走，光颜不能制，因惊惧成疾。已酉，上表固辞横海节，乞归许州；许之。

[11]李光颜统辖的许州兵得知皇上已经下诏停罢了诸道在河朔前线的军队，而自己还要留守沧州和景州，都大声喧华起来，往西奔走，要回许州。李光颜制止不住，以致受惊得病。已酉（十八日），李光颜向朝廷上奏，一再请求辞去横海节度使，乞求批准自己返回许州。穆宗批准。

[12]壬子，以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余如故。

[12]壬子（二十一日），唐穆宗任命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仍兼任原来的其他职务。

[13]加刘悟检校司徒，余如故。自是悟浸骄，欲效河北三镇，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逊。

[13]唐穆宗任命刘悟为检校司徒，仍兼任原来的其他职务。从此以后，刘悟逐渐骄横跋扈，想效仿河朔三镇，实行割据。于是，招聚在各地不得志的那些狂妄之徒，上奏朝廷的章表也往往出言不逊。

[14]裴度之讨幽、镇也，回鹘请以兵从；朝议以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鹘遣其臣李义节将三千人已至丰州北，却之，不从；诏发缯帛七万匹以赐之，甲寅，始还。

[14]裴度当初奉命征讨幽州和成德时，回鹘国请求出兵参战，朝廷商议以后，认为不可，于是，穆宗派宦官出使制止。不料回鹘国派遣大臣李义节率领三千人马已到达丰州的北部。宦官命李义节退回，李义节不听，于是，穆宗下诏，发放丝织品七万匹赠送回鹘国。甲寅（二十三日），李义节才率兵退回。

[15]王智兴遣轻兵才千袭濠州；丙辰，刺史弘度弃城奔寿州。

[15]王智兴派遣轻装士卒二千人袭击濠州。丙辰（二十五日），濠州刺史侯弘度弃城逃奔寿州。

[16]言事者皆谓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辅政；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镇淮南，仍兼诸道盐铁转

运使。

[16]凡是向朝廷上奏的臣僚都认为裴度不应当到外地去任职，而应留在朝廷。穆宗也器重裴度，戊午（二十七日），命裴度留京辅佐朝政。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带同平章事的荣誉官衔，代替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仍兼诸道盐铁转运使。

[17]李寰帅其众三千出博野，王庭凑遣兵追之；寰与战，杀三百余人，庭凑兵乃还，余众二千犹固守博野。

[17]李寰率领他的部下三千人从博野突围，王庭凑派兵追击。李寰迎战，杀伤三百多人，王庭凑的士兵才返还不再追击。李寰剩余的二千人仍坚守博野。

[18]朝廷以新罢兵，力不能讨徐州，已未，以王智兴为武宁节度使。

[18]朝廷考虑到刚刚对幽州、成德的讨伐，无力再讨王智兴的叛乱，已未（二十八日），任命王智兴为武宁节度使。

[19]复以德棣节度李全略为横海节度使。

[19]唐穆宗仍任命德棣节度使李全略为横海节度使。

[20]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20]夏季，四月，辛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21]甲戌，以傅良弼、李寰为神策都知兵马使。

[21]甲戌（十四日），唐穆宗任命傅良弼、李寰为神策都知兵马使。

[22]户部侍郎、判度支张平叔上言：“官自粜盐，可以获利一倍；”又请“令所由将盐就村粜易；”又乞“令宰相领盐铁使；”又请“以粜盐多少为刺史、县令殿最；”又乞“检责所在实户，据口团保，给一年盐，使其四季输价；”又“行此策后，富商大贾或行财贿，邀截喧诉，其为首者所在杖杀，连状人皆杖脊。”诏百官议其可否。

[22]户部侍郎、判度支张平叔上奏，建议：“由官府自已粜盐，朝廷每年获利可增加一部”；又建议“命各道掌管食盐专卖的官吏把盐送到村里出粜交易”；又建议“命宰相兼领盐铁使”；又建议“各道以粜盐多少作为考察刺史、县令政绩优劣的依据”；请求“命各道核查当地的户口，根据各户人口的多少，若干户组织在一起，给一年的食盐，让

他们相互作保，一年分四次向官府交纳盐钱”；又说：“实行这项政策后，如果那些有钱的大商人向官府行贿，或者出于不满而喧哗闹事，或向上控诉的话，对于为首者，命各地用刑杖打死，凡联名上诉的人都给予杖背的惩罚。”穆宗下诏，命百官讨论他的建议是否可行。

兵部侍朗韩愈上言，以为：“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盐，多用杂物贸易。盐商则无物不取，或赊贷徐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铺自粜，非得见钱，必不敢受。如此，贫者无从得盐，自然坐失常课，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将盐家至而户粜，必索百姓供应，骚扰极多。又，刺史、县令职在分忧，岂可惟以盐利多少为之升黜，不复考其理行！又，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若据户给盐，依时征价，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

兵部侍郎韩愈上奏，认为：“在城市以外的地方，很少有人用钱买盐，而大多用各种杂物交换。盐商，则什么东西都可用来交换，或者先赊帐以后再还。这种交易方式，买卖双方都很方便。现在，如果朝廷下令让官吏自设摊铺卖盐，那么，官吏必定只要现钱，其他杂物，肯定不敢收。这样的话，手头没钱的贫苦百姓就无从买盐，国家自然减少盐业专卖的税收，怎么能说反而增加一倍的收益呢？其次，如果命官吏把盐送到村里让百姓按户买那，那么，官吏必定借接待为名，乘机勒索百姓，骚扰极多；再次，刺史和县令的职能是为皇上分担责任，治理百姓，岂可仅仅以获取食盐专卖的收入多少作为迁升和降职的依据，而不再考虑他们的政绩；最后，贫苦的百姓吃盐都很少，有的甚至十天半月的淡食，如果按户口给盐，按时收钱，官吏恐怕不能按时把盐钱收上来而被上司怪罪，必然会对百姓严刑威吓。我担心这样一来，各地可能产生骚乱而不安定，这是他的建议不可行的最重要的一点。”

中书舍人韦处厚议，以为：“宰相处论道之地，杂以鹾务，实非所宜。窦参、皇甫皆以钱谷为相，名利难兼，卒蹈祸败。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诉，夫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寝。

中书舍人韦处厚在讨论时认为：“宰相的职责是议决国家的大政方针，如果兼管盐业专卖这类具体事务，实在是不适宜的。当年窦参、

皇甫都是以管理财政而兼任宰相，由于两方面事务难以兼顾，以致最终出了问题而被罢免。同时，要想以严刑峻法禁止商人喧哗上诉，也是不可能的。凡是强迫人们去做无法做到的事情，这种事情肯定不能成功；凡是制定人们一定会违犯的法律，这种法律就肯定难以贯彻执行。”于是，张平叔的建议被搁置而未能实行。

平叔又奏徵远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征当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钱四千余缗，当州今岁旱灾，田损什九。陛下柰何于大旱中征三十六年前逋负！”诏悉免之。

张平叔又奏请征收百姓多年所欠的赋税。江州刺史李渤上奏：“朝廷度支征收支本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钱四千多缗。本州今年遭受旱灾，庄稼损失十分之九。陛下为什么要在大旱之年征收三十六年前百姓所欠的赋税？”穆宗下诏全部免除。

[23]邕州人不乐属容管，刺吏李元宗以吏人状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经略使严公素闻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罗阳县归蛮酋黄少度。五月，壬寅，元宗将兵百人并州印奔黄洞。

[23]邕州人不愿隶属容管经略使统辖，刺史李元宗把本州官吏百姓写的上诉书交给朝廷的出使御史，请他上奏朝廷。容管经略使严公素得知后，派遣官吏审查李元宗擅自把罗阳县归还黄洞蛮酋长黄少度的问题。五月，壬寅（十二日），李元宗率兵五百人，并携带州印投奔黄洞蛮。

[24]王庭凑之围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进，言于元稹，请“遣客王昭、于友明间说贼党，使出元翼。仍赂兵、吏部令史伪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给赐。”稹皆然之。有李赏者，知其谋，乃告裴度，云方为稹结客刺度，度隐而不发。赏诣左神策告其事。丁巳，诏左仆射韩皋等鞫之。

[24]王庭凑当初围攻深州牛元翼的时候，和王李绮的师傅于方想出奇计以求升迁，于是，向宰相元稹建议：“请派遣说客王昭、于友明二人去游说王庭凑的部下，以便放牛元翼出城。同时给尚书省所辖兵部、吏部赠送钱财，请求给予文官和武官的假任命书二十张，让王、于二人游说时随时见机授予。”元稹表示同意。有一个名叫李赏的人，听说于方的计谋后，便告诉了裴度，说于方为元稹交结刺客，阴谋暗杀裴度。裴度得知后，将此事压在心中，没有发作。于是，李赏到左

神策军上告。丁巳（二十七日），唐穆宗下诏，命左仆射韩皋等人审问这个案件。

[25]戊午，幽州节度使朱克融进马万匹，羊十万口，而表云先请其直充犒赏。

[25]戊午（二十八日），幽州节度使朱克融声称要向朝廷进奉马一万匹，羊十万头。不过，他的进奉奏章上说，先请朝廷付给这些马和羊的价钱，作为对将士的犒赏，然后再进奉朝廷。

[26]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无验。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罢相，度为右仆射，稹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6]韩皋主持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会审于方阴谋暗杀裴度的案件，毫无证据。六月，甲子（初五），裴度和元稹都被免去宰相职务，裴度被降为右仆射，元稹为同州刺史。唐穆宗任命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7]党项寇灵州、渭北，掠官马。

[27]党项族部落侵扰灵州、渭北，掠取国家牧场上的马匹。

[28]谏官上言："裴度无罪，不当免相。元稹与于方为邪谋，责之太轻。"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长春宫使。

[28]谏官上言："裴度无罪，不应当免去他的宰相职务。而元稹和于方一起策划奸谋，处置太轻。"穆宗不得已，壬申（十三日），免去元稹所兼任的长春宫使的职务。

[29]吐番寇灵武。

[29]吐蕃国出兵侵犯灵武。

[30]庚辰，盐州奏党项都督拔跋万诚请降。

[30]庚辰（二十一日），盐州上奏：党项族都督拔跋万诚请求投降。

[31]壬午，吐蕃寇盐州。

[31]壬午（二十三日），吐蕃国出兵侵犯盐州。

[32]戊子，复置邕管经略使。

[32]戊子（二十九日），唐穆宗下令重新设置邕管经略使。

[33]初，张弘请为宣武节度使，屡赏以悦军士，府库虚竭。李愿继之，性奢侈，赏劳既薄于弘靖时，又峻威刑，军士不悦。愿以其妻弟窦瑗典宿直兵，瑗骄贪；军中恶之。牙将李臣则等作乱，秋，七月，壬辰夜，即帐中斩瑗头，因大呼，府中响应。愿与一子逾城奔郑州。乱兵杀其妻，推都押牙李为留后。

[33]当初，张弘靖任宣武节度使时，多次赏赐军士，以求取悦士心，致使府库空竭。李愿继任为节度使后，喜好奢侈，对军士的赏赐已经大大少于张弘靖在任时的数额，而且，又严刑峻法，军士很不满。李愿任用他的内弟窦瑗掌管护卫亲兵，窦瑗骄横贪婪，将士都憎恶他，牙将李臣则等人乘机作乱。秋季，七月，壬辰（初四）夜晚，李臣则等在军帐中把窦瑗杀死，然后，大声呼叫，将士群起响应。李愿和他的一个儿子逃往郑州，乱兵杀死他的妻子，公推都押牙李为留后。

[34]丙申，宋王结薨。

[34]丙申（初八），宋王李结去世。

[35]戊戌，宣武监军奏军乱。庚子，李自奏已权知留后。

[35]戊戌（初十），宣武监军奏报发生军乱。庚子（十二日），李上奏，自称已暂时主持留后。

乙巳，诏三省官与宰相议汴州事，皆以为宜如河北故事，授李节。李逢吉曰："河北之事，盖非获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杜元颖、张平叔争之曰："柰何惜数尺之节，不爱一方之死乎！"议未决，会宋、亳、颍三州各上奏，请别命帅。上大喜，以逢吉议为然，遣中使诣三州宣慰。逢吉因请"以将军征入朝，以义成节度使韩充镇宣武。充，弘之弟，素宽厚得众心。脱旅拒，则命徐、许两军攻其左右而滑军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从之。

乙巳（十七日），唐穆宗下诏，命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和宰相商议如何处置宣武的军乱，参加会议的官员多数都认为应当按照河北藩镇的惯例，任命李为节度使。李逢吉说："河北藩镇割据跋扈，朝廷予以承认，是不得已的事。现在，如果连宣武也一并放度，恐怕江淮以南的广大地区都要脱离朝廷。"杜元颖、张平叔和他争论说："为什么要可惜几尺长的节度使符节，而不爱惜宣武一方百姓的生命呢？"讨论尚未决定，正在这时，宣武管辖的宋州、亳州、颍州各向朝廷上

奏，请求另外任使节度使。穆宗大喜，认为李逢吉的意见正确，于是，派遣宦官出使三州安抚将士。李逢吉接着奏请：“任命李为将军，召他来京城，同时，任命义成节度使韩充为宣武节度使。韩充，即前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弟弟，向来以宽容得将士受戴。假如李举兵抗拒朝廷命令，就命武宁和忠武两支军队攻打他的左右，而命义成军队从北面压境。这样，韩充肯定能够率兵进入宣武。”穆宗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

丙午，贬李愿为随州刺史，以韩充为宣武节度兼义成节度使。征李为右金吾将军，不奉诏。宋州刺史高承简斩其使者，遣兵二千攻之，陷宁陵、襄邑。宋州有三城，贼已陷其南城，承简保北二城，与贼十余战。癸丑，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将兵二万五千讨李，屯尉氏。兖海节度使曹华闻作乱，不俟诏，即发兵讨之。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适至城下，丙辰，华逆者，破之。丁巳，李光颜败宣武兵于尉氏，斩获二千余人。

丙午（十八日），唐穆宗贬李愿为随州刺史，任命韩充为宣武节度使兼义成节度使。同时召李进京，任命他为右金吾将军。李拒不执行朝廷命令。宋州刺史高承简把李派去的使者斩首，李派遣二千人马攻打宋州，攻陷宁陵、襄邑两县。宋州有三座城，李的兵马已攻陷南城，高承简率兵坚守北边的两座城，和敌兵大战十多次。癸丑（二十五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率兵二万五千人讨伐李，屯驻在尉氏县。兖海节度使曹华得知李叛乱的消息后，不待朝廷下诏，就主动出兵征讨。李派兵三千人攻打宋州，刚到城下，丙辰（二十八日），曹华率兵迎击，大败李兵马。丁巳（二十九日），李光颜在尉氏打败宣武的军队，斩首和俘虏二千多人。

[36]八月，辛酉，大理卿刘元鼎自吐蕃还。

[36]八月，辛酉（初三），大理卿刘元鼎出使吐蕃国会盟后，回到京城。

[37]甲子，韩充入汴境，军于千塔。武宁节度使王智兴与高承简共破宣武兵，斩首千余级，余众遁去。壬申，韩充败宣武兵于郭桥，斩首千余级，进军万胜。

[37]甲子（初六），韩充率兵进入汴州境内，驻军于千塔。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和宋州刺史高承简联合打败宣武的军队，斩首一千多人，

其余兵逃亡。壬申（十四日），韩充在郭桥镇打败宣武的军队，斩首一千多人。接着，乘胜进军万胜镇。

初，李既为留后，以都知兵马使李质为腹心；及除将军，不奉诏，质屡谏不听。会疽发于首，遣李臣则等将兵拒李光颜于尉氏。既而官军四集，兵屡败，疾甚，悉以军事属李质，卧于家。丙子，质与监军姚文寿擒，杀之；诈为牒，追臣则等。至，皆斩之，执四子送京师。

当初，李自称宣武留后，以都知兵马使李质作为自己的心腹，等到李被朝廷任命为右金吾将军时，拒不执行朝廷的任命，李质多次劝谏而不听。正好这时李的头上长了一个毒疮，他派遣李臣则等人率兵前往尉氏县抵抗李光颜的忠武军队。随后，官军四面围攻，宣武军队屡战屡败，李的毒疮也越来越重。于是，把军事的指挥权都交给李质，自己卧病在家。丙子（十八日），李质和宣武监军姚文寿活提李，把他杀死，于是，假传李的手令，派人把李臣则等人追回。李臣则等人回到汴州，都被斩首。李质和姚文寿又逮捕李的四个儿子，押送到京城。

韩充未至，质权知军务，时牙兵三千人，日给酒食，物力不能支。质曰："若韩公始至而罢之，则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遗吾帅。"即命罢给而后迎充。丁丑，充入汴。

韩充尚未抵达汴州，李质暂时掌管宣武军队。这时，宣武共有牙兵三千人，每天由官府供给酒食，宣武的财力已难以继续供给。李质说："如果韩充刚来宣武上任，就罢除对牙兵的优待，那么，就肯定大失军心！因此，不能把这个弊端留给我们的新任节度使来处理。"于是，下令罢除对牙兵的优厚供给，然后，去迎接韩充。丁丑（十九日），韩充进入汴州城。

癸未，以韩充专为宣武节度使，以曹华为义成节度使，高承简为兖、海、沂、密节度使，加李光颜兼侍中，以李质为右金吾将军。

癸未（二十五日），唐穆宗任命韩充专为宣武节度使；任命曹华为义成节度使，高承简为兖、海、沂、密节度使；任命李光颜兼任侍中，李质为右金吾将军。

韩充既视事，人心粗定，乃密籍军中为恶者千余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内者斩。"于是军政大治。

韩充在宣武就任后，人心初步安定。于是秘密调查登记军中一贯作恶多端的将士，共一千多人。一天，下令将这些人和他们的父母、妻子全家都驱逐出境。韩充说：“谁敢在宣武境内稍微迟疑停留，一律斩首。”于是，军政大治。

[38]九月，戊子朔，浙西观察使京兆窦易直奏大将王国清作乱，伏诛。初，易直闻汴州乱而惧，欲散金帛以赏军士，或曰：‘赏之无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国清作乱；易直讨擒之，并杀其党二百余人。

[38]九月，戊子朔（初一），浙江西道观察使、京兆府人窦易直奏报大将王国清作乱，已被斩首。当初，窦易直听说宣武军乱，十分恐惧，想从库房拿出金银布帛来赏剔将士，有人对他说：“赏赐而无名目，恐怕将士更生疑心。”于是，窦易直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外面已有人得知这个消息。因此，王国清乘人心不定而作乱，被窦易直讨平，杀王国清和他的党羽共二百多人。

[39]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锷余赀，家富厚；横海节度使李景略利其财，丙申，密教军士杀稷，屠其家，纳其女为妾，以军乱闻。

[39]德州刺史王稷继承父亲王锷的遗产，家庭富裕，财产丰厚。横海节度李景略贪图的他的家产，丙申（初九），秘密地指使军士暗杀王稷和他的全家，娶他的女儿为小妾。然后，向朝廷奏报，发生了军乱。

[40]朝廷之讨李也，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宣慰魏博，史宪诚表请授旌节，又于黎阳筑马头，为渡河之势，见文恪，辞礼倨慢；及闻死，辞礼顿恭，曰：“宪诚，胡人，譬如狗，虽被捶击，终不离主耳。”

[40]朝廷出兵征讨李时，派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安抚魏博。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上奏朝廷，请求任命李为宣武节度使。同时，他又在黄河北岸的黎阳县建筑码头，摆出要渡河援助李的样子。见到韦文恪，他的言辞和礼节都十分傲慢。后来得知李已死，对李文恪的言辞和礼节顿时都恭敬起来。自嘲说：“宪诚是胡族人，就像家中的狗一样，虽然挨打，但始终不离开主人。”

[41]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华清宫。辛未，上自复道幸华清宫，遂畋于骊山，即日还宫。太后数日乃返。

[41]冬季，十一月，庚午（十四日），皇太后到达华清宫，辛未（十五日），唐穆宗从复道出京城，到达华清宫。于是，在骊山打猎游乐，当天，返回宫中。皇太后过了很多天才返回兴庆宫。

[42]丙子，集王缃薨。

[42]丙子（二十日），集王李缃去世。

[43]庚辰，上与宦者击球于禁中，有宦者坠马，上惊，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宰相屡乞入见，不报。裴度三上疏请立太子，且请入见。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悉去左右卫官，独宦者十余人侍侧，人情稍安。李逢吉进言："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裴度请速下诏，副天下望。既而两省官亦继有请立太子者。癸巳，诏立景王湛为皇太子。上疾浸瘳。

[43]庚辰（二十四日），唐穆宗和宦者在宫中踢球，有一宦官不慎从马上掉下来，穆宗受惊，得手足麻木的疾病，不能下地走路。以后，百官都不知穆宗的日常活动和行踪。宰相多次请求入宫面见，都没有答复。裴度多次上奏，请求立皇太子，并请入宫面见穆宗。十二月，辛卯（初八），穆宗在紫宸殿接见群臣百官，坐在大绳床上，命左右禁卫兵暂且退下，仅留十多个宦官在身边侍候。于是，人心逐渐安定。李逢吉上言说："景王已长大成人，请立为皇太子。"裴度请求穆宗尽快下诏立皇太子，以便符合天下人们的心意。接着，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也有人相继上奏，请求立皇太子。癸巳（初十），穆宗下诏，立景王李湛为皇太子。随后，穆宗的病渐渐痊愈。

[44]是岁，初行《宣明历》。

[44]这一年，全国开始行用《宣明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三卷

唐纪五十九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长庆三年（癸卯、823）

唐纪五十九 唐穆宗长庆三年（癸卯，公元823年）

[1]春，正月，癸未，赐两军中尉以下钱。二月，辛卯，赐统军、军使等绵采、银器各有差。

[1]春季，正月，癸未（二十七日），唐穆宗赏赐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以下军将钱。二月，辛卯（初六），赏赐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统军、军使等军将丝绵、银器，根据他们的职务高低分等级颁给。

[2]户部侍郎牛僧孺，素为上所厚。初，韩弘之子右骁卫将军公武为其父谋，以财结中外。及公武卒，弘继薨，稚孙绍宗嗣，主藏奴与吏讼于御史府。上怜之，尽取弘财簿自阅视，凡中外主权，多纳弘货，独朱名细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缪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户部侍郎牛僧孺向来被唐穆宗所器重。当初，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为了巩固父亲的地位，向朝廷内外的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后来，韩公武去世。接着，韩弘也去世了，韩弘的小孙子韩绍宗继承家业。这时，韩绍宗家里主管储藏的家奴和宣武的官吏和御史台起诉韩公武行贿的问题。穆宗怜悯韩绍宗，于是，把韩弘家里的财产登记本全部调来，亲自审阅，发现朝廷内外凡当权的官员，大多接受过韩弘的贿赂。登记本上只有一处用红笔小字记裁着："某年某月某日，送户部牛侍郎钱一千万，拒而不收。"穆宗看后大喜，拿来给左右侍从看，并说："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我没有看错人！"三月，壬戌（初七），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时僧孺与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已，引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这时，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有升迁宰相的希望，但李德裕被任命为浙西道观察使，以后八年没有升迁。因此，他认为是宰相李逢吉为了排

斥自己，而引荐牛僧孺为宰相。从此以后，牛僧孺和李德裕二人之间的怨恨越来越深。

[3]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陆州獠攻掠州县。

[3]夏季，四月，甲午（初十），安南都护府奏报：陆州的獠人攻打掠夺本道州县。

[4]丙申，赐宣徽院供奉官钱，紫衣者百二十缗，下至承旨各有差。

[4]丙申（十二日），唐穆宗赏赐宣徽院供奉官钱，凡身着紫色官服的赐一百二十缗，下至承旨官，各根据他们的官品高低分等级颁给。

[5]初。翼城人郑注，眇小，目下视，而巧谲倾谄，善揣人意，以医游四方，羁贫甚。尝以药术干徐州牙将，牙将悦之，荐于节度使李。饵其药颇验，遂有宠，署为牙推，浸预军政，妄作威福，军府患之。监军王守澄以众情白，请去之，曰："注虽如是，然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苟无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谒守澄，守澄初有难色，不得已见之，坐语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语，恨相见之晚。明日，谓曰："郑生诚如公言。"自是又有宠于守澄，权势益张，署为巡官，列于宾席。注既用事，恐牙将荐已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谮之于，杀之。及守澄入知枢密，挈注以西，为立居宅，赡给之；遂荐于上，上亦厚遇之。

[5]当初，翼城人郑注虽然身材瘦小，眼睛近视，但却巧言谄媚，善解人意，他以行医游行四方，羁旅他乡，十分贫穷。一次，他以精湛的医术得到一个徐州牙将的赏识，于是，这个牙将把他推荐给节度使李。李服用他的药后，很有效果，因而非常宠爱，任命他为牙推。郑注恃宠，逐渐干预军政，胡作非为，节度使府的官员都感到忧虑。监军王守澄把众人对郑注的反映转告李，请求把他驱除出去。李说："郑注虽然如此，但他是个奇才，您若不信，请和他试见一面，如果一无是处，再驱除也不晚。"于是，李让郑注去拜见王守澄。王守澄开始还面有难色，后来不得已接见郑注。交谈不久，王守澄大喜，把郑注引到正堂，两人促膝交谈，笑声不断，恨相见太晚。第二天，王守澄对李说："郑注的确像您说的那样，是个奇才。"从此以后，郑注到得到王守澄的宠爱，权势更加扩张。李又任命他为巡官，成为李的重要

幕僚。郑注掌握一定权力后，恐怕原来推荐自己的牙将暴露自己的身世，秘密地以其他罪名告于李，李把牙将杀死。等到王守澄被穆宗召入朝廷，任命为知枢密时，王守澄带郑注到京城，给他修建住宅，加以供养。接着，又向穆宗推荐，穆宗也很器重郑注。

自上有疾，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与之谋议，语必通夕，关通赂遗，人莫能窥其迹。始则有微贱巧宦之士，或因以求进，数年之后，达官车马满其门矣。工部尚书郑权，家多姬妾，禄薄不能赡，因注通于守澄以求节镇；已酉，以权为岭南节度使。

自从穆宗得病以后，王守澄专制朝政，势倾中外。郑注频繁地出入王守澄的家里，和他商议谋划，经常通宵达旦。二人串通收受贿赂，外人都无法窥测他们的踪迹。开始时，还只是一些身世卑贱但又善于钻营趋奉的官吏，通过贿赂郑注而求迁升；几年以后，达官贵戚也都争着和他交往，以致门前车水马龙。工部尚书郑权在家中畜养了很多妻妾，但由于俸禄少而无力供养，于是，通过郑注向王守澄推荐，求为节度使。已酉（二十五日），唐穆宗任命郑权为岭南节度使。

[6]五月，壬申，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6]五月，壬申（十八日），唐穆宗任命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途经邓县，发现有两个官吏犯法：一个贪污，一个舞文弄墨。众人都认为柳公绰肯定要杀贪污者。不料柳公绰宣判说：“贪污的官吏虽然犯法，但法律仍在；而舞文弄墨的奸吏紊乱法律，则法律已亡。”最后，竟杀舞文弄墨者。

[7]丙子，以晋、慈二州为保义军，以观察使李寰为节度使。

[7]丙子（二十二日），唐穆宗命以晋、慈二州为保义军，任命观察使李寰为节度使。

[8]六月，已丑，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六军不敢犯法，私相谓曰：“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

[8]六月，已丑（初六），唐穆宗任命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禁军将士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9]秋，七月，癸亥，岭南奏黄洞蛮寇邕州，破左江镇。丙寅，邕州奏黄洞蛮破钦州千金镇，刺史杨岭奔石南砦。

[9]秋季，七月，癸亥（十一日），岭南奏报：黄洞蛮侵犯邕州，攻破左江镇。丙寅（十四日），邕州奏报：黄洞蛮攻破钦州千金镇，刺史杨屿逃往石南砦。

[10]南诏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丰勇敢，善用其众，始慕中国，不与父连名。

[10]南诏国王劝利去世，南诏人向唐奏请立劝利的弟弟丰为王。丰勇敢而善于用人，羡慕唐朝的礼仪和文化，从他开始不再与父辈连名。

[11]八月，癸巳，邕管奏破共洞蛮。

[11]八月，癸巳（十一日），邕州奏称攻破黄洞蛮。

[12]丙申，上自复道幸兴庆宫，至通化门楼，投绢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滥赐皆此类，不可悉纪。

[12]丙申（十四日），唐穆宗从复道到兴庆宫，途经通化门楼时，向山里的僧人施舍绢二百匹。穆宗滥施赏赐，毫无节制，像这一类事情，无法一一记载。

[13]癸卯，以左仆射裴度为司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恶度，右补阙张又新附等逢吉，竞流谤毁伤度，竟出之。又新，荐之子也。

[13]癸卯（二十一日），唐穆宗任命左射裴度为司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再兼同平章事。宰相李逢吉憎恨裴度。右补阙张又新等人附合李逢吉，竞相用流言诽谤中伤裴度，结果，竟然使裴度离开朝廷，放任为外地的节度使。张又新是唐德宗时朝臣张荐的儿子。

[14]九月，丙辰，加昭义节度使刘悟同平章事。

[14]九月，丙辰（初五），唐穆宗加封昭义节度使刘悟同平章事的荣誉职务。

[15]李逢吉为相，内结知枢密王守澄，势倾朝野。惟翰林学士李绅每承顾问，常排抑之，拟状至内庭，绅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远也。会御史中丞缺，逢吉荐绅清直，宜居风宪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对官，不疑而可之。会绅与京兆尹、御史大夫韩愈争台

参及他职事，文移往来，辞语不逊；逢吉奏二人不协，冬，十月，丙戌，以愈为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

[15]李逢吉但任宰相，在宫中交结知枢密王守澄，因而势倾朝野。只有翰林学士李绅在每次参预穆宗的谘询时，经常对他加以遏制。李逢吉推荐官员的拟状上奏后，穆宗拿到翰林学士院听了意见，李绅多有批评。李逢吉十分忧虑，但因穆宗正信任李绅，李逢吉无法进谗言使穆宗疏远他。这时，正好御史中丞缺职，李逢吉推荐李绅清廉正直，适合担任监察工作的职务。穆宗考虑到御史中丞也是次对官，因而，未加怀疑就同意了。适逢李绅与京兆尹、御史大夫韩愈因台参及其他任职事争议不休，二人奏章往来，辞语多有不逊。于是，李逢吉上奏二人关系不合，冬季，十月，丙戌（初五），穆宗罢免二人的监察职务，任命韩愈为兵部侍郎，李绅为江西道观察使。

[16]已丑，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6]已丑（初八），唐穆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兼同平章的荣誉职务，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

[17]辛卯，安南奏黄洞蛮为寇。

[17]辛卯（初十），安南奏报：黄洞蛮侵扰。

[18]韩愈、李绅入谢，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壬辰，复以愈为吏部侍朗，绅为户部侍郎。

[18]韩愈、李绅上殿向穆宗感谢新任职务，穆宗令二人各自陈述争论的事情经过，方才明白其中的原因。壬辰（十一日），重新任命朝愈为吏部侍郎，李绅为户部侍郎。

四年（甲辰、824）

四年（四辰，公元824年）

[1]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会。

[1]春季，正月，辛亥朔（初一），唐穆宗自即位以来，首次亲临在含元殿举行的大朝会。

[2]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有处士张皋者上疏，以为：“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昔孙思邈有言，‘药势有所偏助，令人藏气不平，

借使有疾用药，犹须重慎。’庶人尚尔，况于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此陛下所详知也，岂得复循其覆辙乎！今朝野之人纷纭窃议，但畏忤旨，莫敢进言。臣生长蓬艾，麋鹿与游，无所邀求，但粗知忠义，欲禆万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获。

[2]当初，柳泌等人被杀后，方士又逐渐通过穆宗的左右侍从进入宫中，穆宗服用方士所炼制的金石药物。有一个隐居未仕名叫张皋的人上书朝廷，认为：“凡是精神澹泊的人就血气相和，身体康健；而欲望强烈的人则容易疾病发作。药是用来治病的东西，没有病就不要轻易吃。过去，孙思邈曾说：‘药对人身体各个器官的作用是有所偏重的，它会导致人的五脏元气不平，所以，即使有病吃药，也要非常慎重。’对于一般百姓尚且如此，何况天子呢！先帝听信方士的胡言乱语，服用金丹导致疾病发作，陛下是十分清楚的，岂可再蹈覆辙！现在，朝廷内外纷纷私下议论这件事，但都恐怕违背陛下的旨意，不敢上书直言。我是生长在草莽中的隐居人士，整天和麋鹿相处一起，无所追求，但也大略懂得一些忠义的道理，所以上书朝廷，请以防患于万一。”穆宗十分赞赏张皋的这一番话，派人去访求张皋，结果，没有找到。

[3]丁卯，岭南奏黄洞蛮寇钦州，杀将吏。

[3]丁卯（十七日），岭南奏报：黄洞蛮侵扰钦州，杀将士和官吏。

[4]庚午，上疾复作；壬申，大渐，命太子监国。宦官欲请郭太后临朝称制，太后曰：“昔武后称制，几危社稷。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之比也。太子虽少，但得贤宰相辅之，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书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钊闻有是议，密上笺曰：“苟果徇其请，臣请先帅诸子纳官爵归田里。”太后泣曰：“祖孝之庆，钟于吾兄。”是夕，上崩于寝殿。癸酉，以李逢吉摄冢宰。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极东

[4]庚午（二十日），唐穆宗疾病再次发作。壬申（二十二日），病重，命皇太子代理朝政。宦官想请郭太后临朝代行皇权，太后说：“过去，武皇后称帝，几乎危害江山社稷，我家世代恪守忠义，决非武氏所能相比。太子虽然年轻，但如果能有德才兼备的宰相辅佐，你们这些人也都不干预朝政，就不用忧虑国家不安定！自古以来，岂有女

人主宰天下，而能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天下大治吗？”说完，把宦官拟定的制书拿过来撕了。郭太后的兄弟、太常卿郭钊听到宦官的建议，秘密上书给郭太后说：“如果您听从宦官的请求，那么，我就和儿子们把自己的官衔和爵位交还朝廷，然后回家种田。”郭太后哭着说：“祖先庆幸有我的兄弟这样的好后代。”当晚，穆宗在寝殿驾崩。癸酉（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李逢吉兼任冢宰，主持穆宗的治丧事宜。丙子（二十六日），唐敬宗李湛在太极殿东厢即位。

初，穆宗之立，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宰相议以太厚难继，乃下诏称：“宿卫之勤，诚宜厚赏，属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沾恤期于均济。神策军士人赐绢十匹、钱十千，畿内诸镇又减五千。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时人善之。

当初，唐穆宗即位时，赏赐神策军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宰相商议，认为赏赐过于优厚，难以继续实行。于是，敬宗下诏说：“按照禁军将士宿卫的功劳，实在应当给予优厚的赏赐。但近年以来屡有旱灾，庄稼歉收，国库空虚，戍边兵士至今尚未供给春衣。朝廷对将士的恩惠应当尽量平均，所以，凡神策军军士每人赐绢十匹，钱十缗；京畿神策诸镇军士每人钱减五缗。同时，从内库拨调绫二百万匹交给度支，充作边防戍兵的春衣。”当时人都称赞这次赏赐比较公允。

[5]自戊寅至庚辰，上赐宦官服色及锦采金银甚众，或今日赐绿，明日赐绯。

[5]从戊寅（二十八日）至庚辰（三十日），唐敬宗赏赐宦官官服以及锦彩、金银，数额很多，或者今日赐给六品、七品的绿色官服，明日赐给四品、五品的红色官服。

[6]初，穆宗既留李绅，李逢吉愈忌之。绅族子虞颇以文学知名，自言不乐仕进，隐居华阳川。及从父耆为左拾遗，虞与耆书求荐，误达于绅；绅以书诮之，且以语于众人。虞深怨之，乃诣逢吉，悉以绅平日密论逢吉之语告之。逢吉益怒，使虞与补阙张又新及从子前河阳掌书记仲言等伺求绅短，扬之于士大夫间；且言“绅潜察士大夫有群居议论者，辄指为朋党，白之于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

[6]当初，唐穆宗把李绅留在朝廷任职后，宰相李逢吉更加忌恨他。李绅的族子李虞由于文章博学而知名一时，他自称不愿做官，因而隐居在华阳川。等到他的叔父李耆任左拾遗后，李虞写信给李耆，

请求向朝廷推荐，不料这封信误送到李绅手中，李绅便写信讥讽他，并把这件事在大庭广众中张扬。李虞得知后非常气愤，于是，求见李逢吉，把李绅平时暗地里议论李逢吉的话全都告诉了他。李逢吉更加憎恨李绅，于是，让李虞和补阙张又新，以及侄子、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等人探察李绅的过失，然后，在士大夫中间张扬，并说："李绅暗地里窥察士大夫，凡有人在一起议论，便指斥为朋党，向皇上告状。"由此士大夫也大多忌恨李绅。

及敬宗即位，逢吉与其党快绅失势，又恐上复用之，日夜谋议，思所以害绅者。楚州刺史苏遇谓逢吉之党曰："主上初听政，必开延英，有次对官，惟此可防。"其党以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听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于上曰："陛下所以为储贰，臣备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颖、李绅辈，皆欲立深王。"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继上章言之。上时年十六，疑未信。会逢吉亦有奏，言"绅不利于上，请加贬谪。"上犹再三覆问，然后从之。二月，癸未，贬绅为端州司马。逢吉仍帅百官表贺，既退，百官复诣中书贺，逢吉方与张又新语，门者弗内；良久，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众骇愕辟易，惮之。右拾遗内供奉吴思独不贺，逢吉怒，以思为吐蕃告哀使。丙戌，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严，寿州人，与防皆绅所引也。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封还敕书；人为之惧，曰："于给事为庞、蒋直冤，犯宰相怒，诚所难也！"及奏下，乃言贬之太轻。逢吉由是奖之。

敬宗即位后，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对李绅失势拍手称快，但又恐怕敬宗重新信用他，因而日夜策划，商量能够伤害李绅的办法。楚州刺史苏遇对李逢吉的党羽说："皇上初次上朝听政，肯定要开延英殿访询百官。李绅是次对官，在这时应防备李绅重新被皇上重用。"李逢吉的党羽认为言之有理，急忙转告李逢吉说："事情紧迫，如果等到皇上驾临延英殿听政，就悔不可及了！"于是，李逢吉让知枢密王守澄对敬宗说："陛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主要是李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人接着上奏，也同样说。敬宗这时十六岁，疑而未信。这时，李逢吉也上奏说："李绅不忠于陛下，请予以贬谪。"敬宗仍再三询问是否属实，然后听从了李逢吉的意见。二月，癸未（初三），贬李绅为端州

司马。于是，李逢吉率领百官上表称贺。退朝后，百官又到中书省称贺。这时，李逢吉正和张又新在中书省交谈，守门人不让百官进去，百官等待很久，只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向百官作揖说：“李绅贬官端州一事，我不能再退让了。”百官都惊愕退下，惧怕张又新。百官称贺时，只有右拾遗内供奉吴思不作祝贺的表示，李逢吉发怒，任命他为吐蕃告哀使。丙戌（初六），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庞严是寿州人，他和蒋防都是由李绅推荐到翰林院任职的。给事中于敖向来和庞严关系密切，他把贬谪二人的敕书封还朝廷，百官都以为他要为二人辩解，因而替他担忧说：“于给事敢于为庞、蒋二人辩冤，触犯宰相，真是不容易啊！”后来，于敖上奏辩驳时，反而说对二人贬得太轻。李逢吉由此而夸奖他。

张又新等犹忌绅、日上书言贬绅太轻，上许为杀之；朝臣莫敢言，独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疏，指述“绅为逢吉之党所谗，人情叹骇。绅蒙先朝奖用，借使有罪，犹宜容假，以成三年无改之孝，况无罪乎！”于是上稍开寤，会阅禁中文书，有穆宗所封文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李绅疏请立上为太子，上乃嗟叹，悉焚人所上谮绅书，虽未即召还，后有言者，不复听矣。

张又新等人仍然忌恨李绅，每天上书朝廷，认为对李绅贬得太轻，敬宗许可杀李绅。朝臣都不敢再言，只有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奏，指出“李绅被李逢吉的党羽进谗言诬陷贬谪，人们都感到震惊，无不叹息。李绅是由穆宗提拔任用的大臣，即使他有罪，也应当本着对父亲尽三年孝道的精神，对他予以宽容，何况他根本无罪！”于是，敬宗渐渐觉悟。这时，恰巧敬宗阅览宫中的文书，发现有一小箱穆宗亲手封存的文书，打开后，看到其中一件是裴度、杜元颖、李绅上疏请立自己为皇太子的上奏，这才嗟叹不已，把朝臣离间李绅的上书全都烧掉，不再相信。虽然敬宗尚未立即把李绅从端州召回朝廷，但以后再有人上奏离间，不再听了。

[7]己亥，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

[7]己亥（十九日），唐敬宗尊奉郭太后为太皇太后。

[8]乙巳，尊上母王妃为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

[8]乙巳（二十五日），唐敬宗尊奉自己的母亲王妃为皇太后。皇太后是越州人。

[9]丁未，上幸中和殿击球，自是数游宴、击球、奏乐，赏赐宦官、乐人，不可悉纪。

[9]丁未（二十七日），唐敬宗到中和殿去踢球，此后多次游宴、踢球、奏乐，并赏赐宦官和奏乐的伎工，难以全部记载。

[10]三月，壬子，赦天下；诸道常贡之外，毋得进奉。

[10]三月，壬子（初三），唐敬宗大赦天下，命诸道在规定的上贡数额以外，不准再向朝廷进奉。

[11]甲寅，上始对宰相于延英殿。

[11]甲寅（初五），唐敬宗开始在延英殿会见宰相，商议朝政大事。

[12]初，牛元翼在襄阳，数赂王庭凑以请其家，庭凑不与；闻元翼薨，甲子，尽杀之。

[12]当初，牛元翼镇守襄阳后，多次贿赂成德节度使王庭凑，请求把自己的家眷释放送还，王庭凑拒不释放。后来，听说牛元翼已死，甲子（十五日），把他的家眷全部杀死。

[13]上视朝每晏，戊辰，日绝高尚未坐，百官班于紫宸门外，老病者几至僵踣。谏议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论坐晚，今晨愈甚，请出阁待罪于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遗刘栖楚独留，进言曰：“宪宗及先帝皆长君，四方犹多叛乱。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理；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请碎首玉阶以谢谏职之旷。”遂以额叩龙墀，见血不已，响闻阁外。李逢吉宣曰：“刘栖楚休叩头，俟进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论宦官事，上连挥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请继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门外俟进止！”栖楚乃出，待罪于金吾仗，于是宰相赞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归。寻擢栖楚为起居舍人，仍赐绯。栖楚辞疾不拜，归东都。

[13]唐敬宗每次上朝都很晚。戊辰（十九日），太阳已经很高了尚未来到，百官在紫宸门外列班等待，老弱有病者几乎双腿麻木跌倒。谏议大夫李渤对宰相说：“昨天我上疏论皇上上朝太晚，不料今天早晨上朝更晚。皇上不改，请允许我在金吾仗前等候皇上治罪。”敬宗上朝结束，百官退朝后，左拾遗刘栖楚独自留下，对敬宗说：“宪宗皇帝和

先帝都是成年后即位，但各地仍多有叛乱。陛下年纪正轻，即位之初，应当早起晚睡，勤于政事，以求治理天下。但您却喜好音乐女色，贪睡晚起。现在，先皇帝的棺木还未下葬，治丧的乐队鼓吹声不绝于耳。而陛下勤政的名声尚未显扬，不孝的恶名却已遐迩闻知。我担心国家的命运难以长久，现在，我请求死在陛下面前，作为对我这个谏官失职罪责的惩罚。”说完，用前额叩撞敬宗前面的龙形台阶，流血不止，叩撞声连宫殿外面都能听见。李逢吉宣布敬宗的旨意说：“刘栖楚不要再叩头了，现在听候皇上的决定！”刘栖楚用手揍头而起，接着，又上奏宦官专权的问题。敬宗很不耐烦，连连挥手令他出去。刘栖楚说：“陛下如果不采纳我的意见，我请求接着死在陛下面前。”牛僧孺又宣布敬宗的旨意说：“你的上奏已经知道了，请到门外听候皇上的决定！”刘栖楚于是出去，到金吾仗前等候。这时，宰相都上奏赞成刘栖楚的意见。于是，敬宗派宦官到金吾仗前安抚刘栖楚和李渤，命二人回家。不久，提拔刘栖楚为起居舍人，并赐予五品的红色官服。刘栖楚借口身体有病而不接受，回到东都去了。

[14]庚，赐内教坊钱万缗，以备行幸。

[14]庚年（二十一日），唐敬宗赏赐内教坊钱一万缗，作为外出巡行的准备。

[15]夏，四月，甲午，淮南节度使王播罢盐铁转运使。

[15]夏季，四月，甲午（十五日），唐敬宗罢免淮南节度使王播兼任的盐铁转运使的职务。

[16]乙未，以布衣姜洽为补阙，试大理评事陆、布衣李虞、刘坚为拾遗。时李逢吉用事，所亲厚者张又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及拾遗张权舆、程昔范，又有从而附丽之者，时人恶逢吉者，目之为八关、十六子。

[16]乙未（十六日），唐敬宗任命平民姜洽为补阙，试大理评事陆、平民李虞、刘坚为拾遗。这时，宰相李逢吉专制朝政，他所亲信重用的人有张又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以及拾遗张权舆、程昔范，还有一些顺从而依附他们的士人。当时凡僧恨李逢吉的人，都把他们称为八关、十六子。

[17]卜者苏玄明与染坊供人张韶善，玄明谓韶曰：“我为子卜，当升殿坐，与我共食。今主上昼夜球猎，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也。”韶

以为然，乃与玄明谋结染工无赖者百余人，丙申，匿兵于紫草，车载以入银台门，伺夜作乱。未达所诣，有疑其重载而诘之者，韶急，即杀诘者，与其徒易服挥兵，大呼趣禁庭。

[17]占卜术士苏玄明和朝廷染坊的供役人张韶关系亲近，苏玄明对张韶说："我为你占卜了吉凶，你将来应当进宫升殿而坐，和我同食，同享富贵。现在皇上昼夜踢球游猎，大多数时间不在宫中，可以乘机而图大事。"张韶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和苏玄明在暗地里交结染坊工匠无赖者一百多人。丙申（十七日），他们把兵器藏在柴草中，装在车上，打算运进银台门，趁夜黑时作乱。还未到达目的地，有人怀疑他们的车超重，加以盘问。张韶着急，立即杀死盘问者。然后，和他的同党换去外衣，手握兵器，大喊直冲宫中。

上时在清思殿击球，诸宦者见之，惊骇，急入闭门，走白上；盗寻斩关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谦有宠于上，每两军角伎艺，上常佑右军。至是，上狼狈欲幸右军，左右曰："右军远，恐遇盗，不若幸左军近。"上从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马存亮闻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负上入军中，遣大将康艺全将骑卒入宫讨贼。上忧二太后隔绝，存亮复以五百骑迎二太后至军。

敬宗这时正在清思殿踢球。宦官们发觉有人向宫中冲来，大为吃惊，急忙跑进来关闭宫门，然后跑去向敬宗报告。顷刻间，张韶等人攻破宫门，冲入宫中。原先，敬宗宠爱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梁守谦，每次左、右神策军比试武艺，敬宗常常为右军助威。这时，敬宗狼狈不堪，想到右神策军营中避难，左右侍从说："右军路近，恐怕半路遇上盗贼，不如到左军近。"敬宗同意。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河中人马存亮听说敬宗驾临，急忙跑出军营迎接，他两手捧住敬宗的双脚哭泣不已，亲自把敬宗背到军中，然后，命大将康艺全率骑兵入宫讨伐乱党。敬宗担心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隔在宫中有危险，存亮又派五百骑兵把两位太后接到军中。

张韶升清思殿，坐御榻，与苏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惊曰："事止此邪！"韶惧而走。会康艺全与右军兵马使尚国忠引兵至，合击之，杀韶、玄明及其党，死者狼藉。逮夜始定，余党犹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获之。

张韶登上清思殿，坐在皇帝的御榻上，和苏玄明一同吃饭，说：“果然像你说的那样！”苏玄明大惊，说：“难道你所企求的就是吃吗？”张韶畏惧而逃。正在这时，康艺全和右神策军兵马使尚国忠率兵到达，二人合兵讨击，杀张韶、苏玄明及其同党，尸体狼藉遍地。直到夜里，宫中方才安定。张韶的余党仍有人散藏在禁苑中，第二天，全部擒获。

时宫门皆闭，上宿于左军，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骇。丁酉，上还宫，宰相帅百官诣延英门贺，来者不过数十人。盗所历诸门，监门宦者三十五人法当死；己亥，诏并杖之，仍不改职任。壬寅，厚赏两军立功将士。

这时，大明宫的各个大门都已关闭，敬宗住在左神策军中，朝廷内外都不知敬宗去向，人心恐惧。丁酉（十八日），敬宗回宫，宰相率百官到延英门祝贺，前来的朝官不过数十人。按照法律规定，凡张韶和他的同党所经过的宫门，监门宦官有三十五人由于失职而应当叛处死刑。己亥（二十日），敬宗下诏，命用刑杖责罚宦官，但未变动他们的职务。壬寅（二十三日），命重赏左、右神策军立功的将士。

[18]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判度支窦易直并同平章事。上问相于李逢吉，逢吉列上当时大臣有资望者，程为之首，故用之。上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李程谏，请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从之。

[18]五月，乙卯（初七），唐敬宗任命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判度支窦易直并为同平章事。敬宗曾问李逢吉谁可以做宰相，李逢吉把朝中大臣按资功和声望高低，列表奏上。结果，李程排在首位，所以敬宗任命他为宰相。敬宗喜好修筑宫殿，打算再修一座别殿，设计的规模很大。李程劝阻敬宗，请求将准备好的木材和石料用来修筑穆宗的陵墓。敬宗随即采纳了他的意见。

[19]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为坊节度使。

[19]六月，己卯朔（初一），唐敬宗任命左神策军大将军康艺全为坊节度使。

[20]上闻王庭凑屠牛元翼家，叹宰辅非才，使凶贼纵暴。翰林学士韦处厚因上疏言：“裴度勋高中夏，声播外夷，若置之岩廊，委其参决，河北、山东必禀朝算。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

圣。’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违人则乱。伏承陛下当食叹息，恨无萧、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冯唐所以谓汉文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当委之，信之，亲之，礼之，于事不效，于国无劳，则置之散寮，黜之远郡，如此，则在位者不敢不厉，将进者不敢苟求。臣与逢吉素无私嫌，尝为裴度无辜贬官。今之所陈，上答圣明，下达群议耳。”上见度奏状无平章事，以问处厚。处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状。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劝上加礼于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20]唐敬宗听说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屠杀了牛元翼的家眷，叹息辅政大臣无治国的才能，导致凶贼目无朝廷，恣意残暴。于是，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说：“裴度的功勋冠盖全国，声望远播四夷，如果把他召入朝廷，委托他主持朝政，河北、山东的割据藩镇必然顺从朝命。管仲说：‘一个人拒绝听取别人的意见就会愚昧，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才会聪明。’所以，国家治乱的根本徐径，没有别的办法，只要顺从人心就会天下大治，违背人心则必然天下大乱。现在，陛下正当用人的时候却叹息不已，遗憾朝廷中没有像萧何、曹参那样德才兼备的宰相，但是，现在有裴度却不能留用，这就和汉代的冯唐所说汉文帝即使得到廉颇、李牧那样的优秀将领而不能任用的道理一样。皇上任用宰相，首先任命他，然后就应当信任他，亲近他，敬重他。如果不称职，没有政绩，那么，就罢免他的职务，任命他作闲散的官吏。或者黜放到荒远的州郡，予以惩罚。这样，凡是在宰相职位上的人就不敢不励精图治，想牟取宰相职务的人也就不敢懈怠，得过且过。我和李逢吉向来没有私仇，反而曾经被裴度无辜地贬过朝中官职。以上所陈述的这些意见，只是为了对上报答陛下对我的信任，对下转达群臣的意见罢了。”后来，敬宗看到裴度的奏折上没有同平章事的官衔，问韦处厚是什么原因？韦处厚就把李逢吉怎样排挤裴度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敬宗说：“怎么到了这种地步！”这时，李程也劝敬宗对裴度表示敬重，于是，丙申（十八日），敬宗加封裴度同平章事的职务。

[21]张韶之乱，马存亮功为多，存亮不自矜，委权求出；秋，七月，以存亮为淮南监军使。

[21]张韶作乱时，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存亮立功最多，但马存亮并不居功自矜，反而请求出任地方职务。秋季，七月，唐敬宗任命马存

亮为淮南监军使。

[22]夏绥节度使李入为左金吾大将军，壬申，进马百五十匹；上却之。甲戌，侍御史温造于阁内奏弹违敕进奉，请论如法，诏释之。谓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吴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

[22]夏绥节度使李入朝被任命为左金吾大将军，壬申（二十五日），他向朝廷进奉马一百五十匹，敬宗拒而不收。甲戌（二十七日），侍御史温造在紫宸殿弹劾李违法进奉，请按法律治罪，敬宗下诏释免。李对人说：“当年我率军半夜攻入蔡州城活吴元济，都未胆祛，今天在温御史面前竟魂飞胆破了！”

[23]八月，丁卯朔，安南奏黄蛮入寇。

[23]八月，丁卯朔（初一），安南奏报：黄洞蛮进犯。

[24]龙州刺史尉迟锐上言：“牛心山素称神异，有掘断处，请加补塞。”从之。役数万人于绝险之地，东川为之疲弊。

[24]龙州刺史尉迟锐上奏：“州内江油县牛心山向来以神仙怪异著名，现在，山上有一处被挖断，请求朝廷批准征发民夫塞补。”敬宗批准。于是，当地征发一万多人，在高山险要处作业，整个东川都疲弊不堪。

[25]九月，丁未，波斯李苏沙献沈香亭子材。左拾遗李汉上言：“此何异瑶台、琼室！”上虽怒，亦优容之。汉，道明之六世孙也。

[25]九月，丁未（初二），波斯国大商人李苏沙向朝廷奉献沉香木的亭榭材料。左拾遗李汉上奏说：“这和瑶台、琼室有什么两样！”敬宗虽然发怒，但仍然宽容了他。李汉是唐初淮阳王李道玄的弟弟李道明的第六代子孙。

[26]冬，十月，戊戌，翰林学士韦处厚谏上宴游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损寿，臣是时不死谏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才一岁，臣安敢畏死而不谏乎！”上感其言，赐锦采百匹、银器四。

[26]冬季，十月，戊戌（二十三日），翰林学士韦处厚劝阻敬宗游乐饮宴说：“先帝穆宗皇帝由于酒色过度而导致疾病，减损了寿命。当时，我没有冒死劝阻，是考虑到陛下已经十五岁，长大成人了。现

在，陛下的儿子才一岁，我怎么敢怕死而不规劝呢！”敬宗被他的忠心所感动，于是，赏赐韦处厚锦彩一百匹，银器四件。

[27]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黄蛮与环王合兵攻陷陆州，杀刺史葛维。

[27]十一月，戊午（十三日），安南奏报：黄洞蛮与环王合兵攻陷陆州，杀刺史葛维。

[28]庚申，葬睿圣文惠孝皇帝于光陵；庙号穆宗。

[28]庚申（十五日），朝廷在光陵埋葬睿圣文惠孝皇帝李桓，庙号穆宗。

[29]王播以钱十万缗赂王守澄，求复领利权，十二月，癸未，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拾遗李景让、薛廷老请开延英论其奸邪。上问：“前廷争者不在中邪？”即日，除刘栖楚谏议大夫。景让，之曾孙；廷老，河中人也。

[29]淮南节度使王播贿赂知枢密王守澄钱十万缗，请求重新兼任盐铁转运使。十二月，癸未（初九），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拾遗李景让、薛廷老联名上奏，请求开延英殿，当面向敬宗揭发王播的奸邪行为。敬宗问：“上次在朝廷以死规劝我的刘栖楚是不是在你们中间？”当天，任命刘栖楚为谏议大夫。李景让是李的曾孙；薛廷老是河中人。

[30]十二月，庚寅，加天平节度使乌重胤同平章事。

[30]十二月，庚寅（十六日），唐敬宗加封天平节度使乌重胤同平章事的职务。

[31]乙未，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以上生日，请于泗州置戒坛，度僧尼以资福；许之。自元和以来，敕禁此弊，智兴欲聚货，首请置之，于是四方辐凑，江、淮尤甚，智兴家赀由此累钜万。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钤制，至降诞日方停，计两浙、福建当失六十万丁。”奏至，即日罢之。

[31]乙未（二十一日），徐泗观察使王智兴借口唐敬宗要过生日，奏请在泗州设置戒坛，剃度僧尼，以此作为向皇上生日的祝福，敬宗批准。自从元和年以来，朝廷下敕禁止各地设戒坛剃度僧尼这种弊政，王智兴企图积聚钱财，首先破例请求设置，于是，四方百姓云集

而来，其中，以江、淮尤多，王智兴的家财由此而达到数万之多。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上奏说："如果不赶快制止，到了陛下的生日才停止的话，那么，总计浙江东道、浙江西道、福建道就会丧失六十万个劳动力。"奏折送到朝廷的当天，敬宗命令王智兴停罢。

[32]是岁，回鹘崇德可汗卒，弟曷萨特勒立。

[32]这一年，回鹘国崇德可汗去世，他的弟弟曷萨特勒被立为可汗。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宝历元年（乙巳、825）

唐敬宗宝历元年（乙巳，公元825年）

[1]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还，御丹凤楼，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辛亥（初七），唐敬宗亲自到京城南郊祭天。回宫后，御临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宝历。

先是令崔发闻外喧嚣，问之，曰："五坊人殴百姓。"发怒，命擒以入，曳之于庭。时已昏黑，良久，诘之，乃中使也。上怒，收发，系御史台。是日，发与诸囚立金鸡下，忽有品官数十人执梃乱捶发，破面折齿，绝气乃去；数刻而苏，复有继来求击之者，台吏以席蔽之，仅免。上命复系发于台狱而释诸囚。

先前，县令崔发有一次听到门外有喧嚣嘈杂的声音，就问是怎么回事，有人答称："是五坊使的人殴打百姓。"崔发大怒，命将此人抓进来，拉到庭院中间。这时，天已黑暗，过了很久，方才询问，得知是出使的宦官。敬宗知道后大怒，下令把崔发逮捕，押在御史台监狱。敬宗大赦天下的当天，崔发与即将赦免的罪犯都立在丹凤楼下的金鸡旁，等待赦罪回家。忽然，有几十个宦官冲过来，手拿棍棒照着崔发劈头盖脑就打，崔发被打得满面流血，牙齿折断，顿时不醒人事，宦官这才离去。过了一会儿崔发苏醒，这时又有宦官跑来要打，御史台的官吏用席子遮挡，崔发才幸免再次被打。于是敬宗下令，把崔发重新押进御史台监狱，其余罪犯释放。

[2]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为武昌军，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节度使。

[2]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认为唐敬宗荒淫奢侈，身旁的亲信小人掌权，但又怕被敬宗怪罪而不敢直言劝阻，因而，多次上奏请求辞职，出任外地官职。乙卯（十一日），敬宗下令升鄂岳观察使为武昌军节度使，加封牛僧孺同平章事的职务，充任武昌节度使。

中旨复以王播兼盐铁转运使，谏官屡争之；上皆不纳。

唐敬宗任命淮南节度使王播重新兼任盐铁转运使，谏官多次劝阻，敬宗不听。

牛僧孺过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服候于馆舍，将佐谏曰："襄阳地高于夏口，此礼太过！"公绰曰："奇章公甫离台席，方镇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牛僧孺赴任武昌，途经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身佩，在客馆恭恭敬敬的迎候牛僧孺。部将和幕僚劝阻他说："我们襄阳的地位高于武昌，您用这样隆重的礼节，似乎太过份了！"柳公绰说："僧孺刚刚离开宰相的职位，藩镇都看重宰相，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尊重。"最后，仍然用这种礼节来迎接牛僧孺。

[3]上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二月，壬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六箴》：一曰《宵衣》，以讽视朝希晚；二曰《正服》，以讽服御乖异；三曰《罢献》，以讽征求玩好；四曰《纳海》，以讽侮弃谠言；五曰《辨邪》，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轻出游幸。其《纳诲箴》略曰："汉骜汉湎，举白浮钟；魏睿侈汰，陵霄作宫。忠虽不忤，善亦不从。以规为，是谓塞聪。"《防微箴》曰："乱臣猖獗，非可遽数。玄服莫辨，触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献餐，斯可戒惧！"上优诏答之。

[3]唐敬宗三天两头游乐，亲近左右小人，每月听朝不过几次，即使大臣也很难进见。二月，壬午（初八），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向敬宗奉献《丹六箴》，第一叫《宵衣箴》，规劝敬宗勤政爱民，上朝不要太少太晚；第二叫《正服箴》，规劝敬宗遵循法度，服饰不要杂乱而不合制度；第三叫《罢献箴》，规劝敬宗禁止各地奉献，不要向地方征求珍宝古玩；第四叫《纳海箴》，规劝敬宗虚心纳谏，不要侮弄和抛弃百官的忠直上言；第五叫《辨邪箴》，规劝敬宗辨别忠正奸邪，不要信用左右的小人；第六叫《防微箴》，规劝敬宗提高警惕，不要轻易外出游玩。其中，《纳诲箴》的大意说："汉成帝刘骜沉湎酒

色，日夜饮宴；魏明帝曹睿骄纵奢侈，修筑陵霄宫阙。他们对逆耳忠言虽然不加拒绝，但也不予采纳。如果一定要把别人的善意规劝当作塞耳用的装饰物，那就是自我堵塞言路，拒绝使自己耳聪目明。”《防微箴》说：“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密谋造反的事件，不胜枚举。汉宣帝时，霍光的外曾孙任章乘黑夜不辨服色的机会，身着黑衣混进禁军侍从行列，密谋暗杀宣帝而未遂。汉武帝时，侍中仆射马何罗密谋行刺武帝，不慎碰到宫中的宝瑟跌倒而被擒。武帝曾私服到柏谷巡访，被人怀疑是奸盗，不得饮食，险遭围攻，幸赖一个村妇看武帝面貌似非常人，因而杀鸡献食，武帝方才脱险，平安回家。这些前车之鉴，实在是应当引以为戒的！”敬宗下诏，用委婉的言辞给予答复。

[4]上既复系崔发于狱，给事中李渤上言：“县令不应曳中人，中人不应殴御囚，其罪一也。然县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后。中人横暴，一致于此。若不早正刑书，臣恐四方藩镇闻之，则慢易之心生矣。”谏议大夫张仲方上言，略曰：“鸿恩将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泽遍被于昆虫而独遗崔发。”自馀谏官论奏甚众，上皆不听。戊子，李逢吉等从容言于上曰：“崔发辄曳中人，诚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韦贯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为不赦之！”即命中使释其罪，送归家，仍慰劳其母。母对中使杖发四十。

[4]敬宗下令把崔发重新押进御史台监狱后，给事中李渤上言说：“县令不应当随便拉扯宦官，但宦官也不应当随便殴打御史台监狱的囚犯，两方面的罪责是一样的。不过，县令所犯罪责是在陛下大赦以前，而宦官所犯罪责是在大赦以后。宦官横行霸道，已经达到目无朝廷诏令的程度。如果不及时予以制裁，我担心各地藩镇得知这件事后，就会萌发轻视朝廷的念头。”谏议大夫张仲方上言，大略说：“陛下大赦，大恩大德遍布天下，但却不能实行于您的御驾前，恩济遍及于昆虫，惟独遗漏了崔发。”其余谏官也都纷纷上奏，敬宗一概不听。戊子（十四日），宰相李逢吉等人语气和缓地对敬宗说：“崔发随意拉扯宦官，确实是对陛下的不尊重。但他的母亲是原宰相韦贯之的姐姐，年纪已近八十岁了。自从崔发被押进监狱后，她日夜忧虑思念，已经得了疾病。现在，陛下是以孝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对于崔发母

亲的情况，应当予以怜悯。”敬宗于是哀怜地说：“近来谏官上奏，只说崔发冤枉，却从来不说他对朕不尊重，也不曾说他有老母在家。按照你所说的情况，朕怎能不赦免崔发的罪责呢！”随即下令宦官传达诏令，释免崔发的罪行，送他回家，并慰劳他的老母亲。崔发到家后，他的母亲当着宦官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棍，表示对他的惩罚。

[5]三月，辛酉，遣司门郎中于人文册回鹘曷萨特勒为爱登里罗汨没密于合毗伽昭礼可汗。

[5]三月，辛酉（初七），唐敬宗派遣司门郎中于人文册命回鹘国曷萨特勒为爱登里汨没密於合毗伽昭礼可汗。

[6]夏，四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广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宜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学士韦处厚上言：“逢吉恐李绅量移，故有此处置。如此，则应近年流贬官，因李绅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绅由是得移江州长史。

[6]夏季，四月，癸巳（二十日），群臣为唐敬宗上尊号，称为文武大圣广孝皇帝。然后，敬宗下诏大赦天下。对于因罪被贬的官吏，赦文只说：“凡因罪被贬到荒远之地的官吏，已经酌情移往近处任职者，应再酌情迁移任职。”而不提未曾酌情移往近处任职的官吏。翰林学士韦处厚上言说：“李逢吉恐怕李绅也酌情被移往近处任职，所以拟定赦文时故意这样说。如果按照诏书的这项规定，那么，近年来凡流放贬谪到荒远之地的官吏，就会由于李绅一人的缘故而不能酌情移往近处任职。”敬宗即命追回赦文，予以更正。于是，李绅由此而从端州移任江州长史。

[7]秋，七月，甲辰，盐铁使王播进羡馀绢百万匹。播领盐铁，诛求严急，正入不充而羡余相继。

[7]秋季，七月，甲辰（初二），盐铁转运使王播以节余为名，向朝廷进奉丝绢一百万匹。王播担任盐铁转运使后，对百姓严厉征求，急如星火，朝廷规定的盐铁专卖收入往往征收不够，而以节余为名向朝廷进奉的财物却源源不断。

[8]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运材于京师造之，计用转运半年之费。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力谏，乃减其半。

[8]己未（十七日），唐敬宗下诏，命王播修造用来游乐比赛用的竞渡船二十艘，并命把造船用的木材运到京城长安修造，总计费用大体相当盐铁转运半年的收入。谏议大夫张仲方等人极力劝阻，敬宗方才下令减为十艘。

[9]谏官言兆尹崔元略以诸父事内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迁户部侍郎。

[9]谏官上言，揭发京兆尹崔元略认宦官、内常侍崔潭峻为父。丁卯（二十五日），崔元略被迁为户部侍郎。

[10]昭义节度使刘悟之去郓州也，以郓兵二千自随为亲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将作监主簿从谏匿其丧，与大将刘武德及亲兵谋，以悟遗表求知留后。司马贾直言入贵从谏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朝廷，其功非细，只以张汶之故，自谓不洁淋头，竟至羞死。尔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为人！"从谏恐悚不能对，乃发丧。

[10]昭义节度使刘悟当初离开郓州时，率郓州兵二千人作为自己的随从亲兵。八月，庚戌（初十），刘悟突患急病去世。他的儿子、将作监主簿刘从谏隐瞒父亲去世的消息，拒不向朝廷报丧。他和大将刘武德以及亲兵密谋，打算以父亲的遗书上奏朝廷，请求任命自己为留后。这时，司马贾直言进来，责备刘从谏说："您的父亲当年杀死李师道，率淄青十二州归顺朝廷，功劳不小，只是由于擅杀磁州刺史张汶的缘故，自认为沾染上不干净的恶名，以至羞耻而死。您现在不过是个后生，怎敢如此大胆，欺骗朝廷！父亲死了不赶快吊丧哭泣，今后还怎样做人！"刘从谏恐惧，无言以答，于是，公开父亲死亡的消息，为他吊丧。

[11]初，陈留人武昭罢石州刺史，为袁王府长史，郁郁怨执政。李逢吉与李程不相悦，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欲与昭官，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对左金吾兵曹茅汇言欲刺逢吉，为人所告。九月，庚辰，诏三司鞫之。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谓汇曰："君言李程与昭谋则生，不然必死。"汇曰："冤死甘心！诬人自全，汇不为也！"狱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死，李仍叔贬道州司马，李仲言流象州，茅汇流崖

[11]当初，陈留人武昭被罢免石州刺史后，廷任命他为袁王府长史，武昭郁郁不得志，怨恨朝廷当权者。宰相李逢吉与李程关系不

合，水部郎中李仍叔是李程的同族人，故意激怒武昭说：“李程本来建议朝廷授予您官职，但被李逢吉阻挡而未果。”一次，武昭正在饮酒兴头时，对左金吾兵曹茅汇说自己要刺杀李逢吉。后来，这件事被人告发。九月，庚辰（初十），敬宗下诏，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同审判此案。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对茅汇说：“你如果能证明武昭刺杀李逢吉是与李程同谋，那么，还能保全性命：否则，就不免一死。”茅汇说：“我甘心被冤枉而死！但要我诬告别人来保全自己，我是绝对不做这种事的！”三司审判结束，冬季，十月，甲子（二十五日），武昭被判处杖责死刑，李仍叔被贬为道州司马，李仲言流放到象州，茅汇流放到崖州。

[12]上欲幸骊山温汤，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等屡谏不听，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汤，即日还宫，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12]唐敬宗打算前往骊山温泉游玩，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人多次劝阻，敬宗不听。拾遗张权舆拜伏在紫宸殿下，叩头劝阻说：“过去，周幽王到骊山巡行游玩时，被犬戎杀死；秦始皇埋葬在骊山，后来秦朝也灭亡了；唐玄宗在骊山建筑宫殿，结果导致安禄山叛乱；先帝由于到骊山去游乐，后来寿命不长。”敬宗说：“骊山真的这么不吉利吗？那么，我应当亲自前往一次，以便验证他说的话是否灵验。”十一月，庚寅（二十一日），敬宗前往骊山温泉，当天回到宫中，对左右侍从说：“那个叩头的人所说的话，能相信吗？”

[13]丙申，立皇子普为晋王。

[13]丙申（二十七日），唐敬宗下诏，立皇子李普为晋王。

[14]朝廷得刘悟遗表，议者多言上党内镇，与河朔异，不可许。左仆射李绛上疏，以为：“兵机尚速，威断贵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谋。刘悟死已数月，朝廷尚未处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机。今昭义兵众，必不尽与从谏同谋，纵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顺。从谏未尝久典兵马，威惠未加于人。又此道素贫，非时必无优赏。今朝廷但速除近泽潞一将充昭义节度使，令兼程赴镇，从谏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谓‘先人夺人之心’也。新使既至，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

主张，设使谋挠朝命，其将士必不肯从。今朝廷久无处分，彼军不晓朝廷之意，欲效顺则恐忽授从谏，欲同恶则恐别更除人，犹豫之间，若有奸人为之画策，虚张赏设钱数，军士觊望，尤难指挥。伏望速赐裁断，仍先下明敕，宣示军众，奖其从来忠节，赐新使缯五十万匹，使之赏设；续除刘从谏一刺史。从谏既粗有所得，必且择利而行，万无违拒。设不从命，臣亦以为不假攻讨。何则？臣闻从谏已禁山东三州军士不许自畜兵刀，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计利害，决无即授从谏之理。”时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绛等谋。十二月，辛丑，以从谏为昭义留后。刘悟烦苛，从谏济以宽厚，众颇附之。

[14]朝廷接到刘悟的遗书后，朝廷商议，多数人认为上党（昭义）历来是朝廷的内镇，与应朔藩镇长期割据不同，不应允许刘从谏继承父位而为留后。左仆射李绛上疏，认为：“作战用兵的关键在于军事行动的速度要快，建立权威的关键在于对任何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只有当人心尚未统一的时候，才可使用谋略而制敌取胜。现在，刘悟已死去几个月了，朝廷却至今未对昭义的人事安排作出决定。朝廷内外，人们都对未能把握住解决昭义问题的良机感到痛惜。虽然现在昭义的兵马众多，但肯定不会都和刘从谏同谋对抗朝廷，即使有一半随同刘从谏叛乱，另有一半也还效忠朝廷。何况刘从谏未曾一直掌握军权，对将士没有恩惠和应有的权威，将士怎么可能都和他一起叛乱呢？另外，昭义向来地瘠人穷，刘从谏在时机不当的时候，必定还不会给予将士优厚的赏赐。现在，朝廷只要尽快从邻近昭义的藩镇选拔一位大将，任命为昭义节度使。命令他日夜兼程，赶赴昭义上任，那么，刘从谏尚未来得及安排部署，新使已到昭义的治所潞州就任了，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先于敌人一步，就可摧折敌人士气’的道理。新使上任后，昭义的军心已有所归。刘从谏得不到朝廷的任命，就没有资格对将士发号施令，假如他仍顽固不化，密谋阻挠新使上任。将士肯定不会听从。现在，朝廷对昭义的人事安排很长时间未作出决断，昭义的将士不明朝廷的意图，他们想效忠朝廷，但又恐怕朝廷忽然任命刘从谏为留后；想与刘从谏同谋，又恐怕朝廷另有任命。这样，在军心浮动不定的时候，如果有人给刘从谏出谋划策，虚张声势，宣称要赏赐军士若干线，军士贪图钱财，到了那时，朝廷再任命节度使前往，就很难指挥得手。所以，我请求陛下讯速作出决断，首先公开下

诏，向将士明确宣布，昭义的军队从李抱真担任节度使以来，一直是忠于朝廷的。为此，朝廷给予新任节度使丝织品五十万匹，命他犒赏将士，以便稳定军心；然后，任命刘从谏为一个州的刺史。刘从谏觉得自己也有所得，肯定会择利而行，决无理由违抗朝命。假如他还不听从朝廷的任命，我认为也不必立即发兵讨伐，为什么呢？因为我听说刘从谏已禁止太行山的东邢、磁、三州将士，不许他们私自储备兵器，可见其内部貌合神离，并不统一。那么，刘从谏的帐下亲兵中是否也会有人离心离德，甚至擒杀刘从谏而归顺朝廷，以便邀求赏赐，我看是势在必行，不容置疑了。所以，考虑到各方面的利害得失，决没有任命刘从谏为昭义留后的任何理由。”这时，宰相李逢吉和知枢密王过守澄已商议决定任命刘从谏，所以，竟然不采纳李绛的建议。十二月，辛丑（初三），唐敬宗任命刘从谏为昭义留后。当初刘悟担任昭义节度使时，对部下烦扰苛刻；刘从谏上任后，略加宽厚，将士逐渐依附听命。

[15]李绛好直言，李逢吉恶之。故事，仆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廷，尚书以下每月当牙。元和中，伊慎为仆射，太常博士韦谦上言旧仪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势，与绛相遇于涂，不之避。绛引故事上言：“仆射，国初为正宰相，礼数至重。傥人才忝位，自宜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乞下百官详定。”议者多绛议。上听行旧仪。甲子，以绛有足疾，除太子少师、分司。

[15]李绛对朝政得失，喜好直言不讳，李逢吉由此而憎恨他。按照以往的惯例，尚书仆射上朝时，宰相送行，百官列班迎接，御史中丞在上朝的大廷中站立迎假，尚书省六部尚书以下官员每月要到仆射的府衙上去参拜。元和年间，伊慎担任仆射时，太常博士韦谦上言朝廷，认为以往对仆射的礼仪过于崇重，唐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同意消除。这时，御史中丞王播恃李逢吉的势力，与李绛在半路相遇时，不加回避。于是，李绛引用过去的惯例，上言朝廷说：“尚书仆射在建国初期是正宰相，礼仪非常崇重，如果朝廷认为我不称职，就应当另外任命德才兼备的人担任此职；如果仍然由我担任这项职务，岂能听任有人违法乱纪。请将我的意见交给百官，让他们详加讨论，予以裁定。”百官讨论时，多数人同意李绛的意见，于是，敬宗下令，对尚书

仆射的礼仪，仍恢复过去的制度。甲子（二十六日），敬宗鉴于李绛的脚有病，任命他为太子少师、分司。

[16]言事者多称裴度贤，不宜弃之藩镇，上数遣使至兴元劳问度，密示以还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党大惧。

[16]百官向朝廷上言者，大多称颂裴度德才兼备，不应弃而不用，仅仅让他做一个藩镇的节度使。于是，唐敬宗多次派人到山南西道的治所兴元去慰问裴度，向他秘密地转告即将召回朝廷重用的日期。于是，裴度上奏朝廷，请求入朝参见皇上。李逢吉和他的党羽由此而大为恐惧。

二年（丙午、826）

二年（丙午，公元826年）

[1]春，正月，壬辰，裴度自兴元入朝，李逢吉之党百计毁之。先是民间谣云："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又，长安城中有横亘六冈，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冈。张权舆上言："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上虽年少，悉察其诬谤，待度益厚。

[1]春季，正月，壬辰（二十四日），裴度从兴元抵达长安。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千方百计地诋毁裴度。此前，民间已有民谣说："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绯衣，合起来是一个"裴"字；天上有口，合起来是一个"吴"字，意思是说裴度当年指挥官军擒获淮西的叛将吴元济，他的才能应当值得到朝廷重用。另外，长安城中从南到北，有东西方向的六个高坡，正如《易经》上所说的《乾卦》的六画的样子，裴度的住宅正好在第五个高坡上。张权舆上言说："裴度的名字应映图谶，住宅选择在第五个高坡上；现在，不待朝廷召见，竟然擅自来到京城，他的目的可以想见。"敬宗虽然还年轻，但也洞察张权舆的诬陷和诽谤，对裴度更加亲近信任。

度初至京师，朝士填门，度留客饮。京兆尹刘栖楚附度耳语，侍御史崔咸举觞罚度曰："丞相不应计所由官嗫耳语。"度笑而饮之，栖楚不自安，趋出。

裴度刚到京城时，百官纷纷前往看望，以至门满为患。裴度留请百官饮宴，京兆尹刘栖楚附在裴度的耳旁说话，侍御史崔咸举杯要罚裴度，说："作为宰相，不应当允许京兆尹在耳旁低声说悄悄话。"裴度笑着饮了一杯酒。刘栖楚却很不自在，急忙出去了。

二月，丁未，以度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书，左右忽白失印，闻者失色。度饮酒自如；顷之，左右白复于故处得印，度不应。或问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盗之以印书券耳，急之则投诸水火，缓之则复还故处。"人服其识量。

二月，丁未（初九），唐敬宗任命裴度为司空、同平章事。一次，裴度在中书门下办公时，左右官吏忽然报告说，中书门下的大印丢失了。当时在场听到这个消息的官吏无不大惊失色，裴度却仍然饮酒，神态自如。不久，左右官吏又报告说，大印在原来的地方找到来了，裴度似未听见，闭口不应。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裴度说："大印丢失，肯定是官吏偷走，拿去私自印制文书。如果急于追查，他们就会畏罪把印烧毁，或者扔到池水里；相反，不动声色的话，则必然把印又放回原处。"部下们都佩服他的见识和气量。

[2]上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员外郎卢贞按视，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裴度从容言于止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陛下傥欲行幸，宜命有司岁月间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云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会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三月丁亥，敕以修东都烦扰，罢之，召卢贞还。

[2]唐敬宗自从即位以来，一直想到东都洛阳去巡行，宰相和百官很多人都劝阻他，敬宗一概不听，决心一定要去，并已下令度支员和外郎卢贞前往巡察，修建洛阳的宫阙和长安到洛阳途中的行宫。裴度不慌不忙地对敬宗说："国家设置东、西两都，本来就是为了皇上能够巡行。但是，自从安史之乱以来，这件事实际上已经废除。现在，洛阳的宫阙、禁军的营垒和朝廷的各部门办公的用房都已荒废。陛下如果一定要去巡行，应当首先命令有关部门花一段时间，慢慢加以修补，然后再走。"敬宗说："从来上言劝阻我的人，都众口一辞，说不应去洛阳巡行。按照你这样所说，我真的不去倒也可以。"这时，恰好幽州节度使朱克融和成德节度使王庭凑二人，请求本道出兵士和工匠帮助朝廷修补洛阳的宫阙。三月丁亥（二十日），敬宗下敕，鉴于修补洛阳的宫阙烦扰很多，宣布停罢，召卢贞回京城。

先是，朝廷遣中使赐朱克融时服，克融以为疏恶，执留敕使；又奏“当道今岁将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给三十万端匹”；又奏“欲将兵马及丁匠五千助修宫阙”。上患之，以问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对曰：“克融无礼已甚，殆将毙矣！譬如猛兽，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当自困，必不敢辄离巢穴。愿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后，徐赐诏书云：‘闻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还，朕自有处分。时服，有司制造不谨，朕甚欲知之，已令区处。其将士春衣，从来非朝廷征发，皆本道自备。朕不爱数十万匹物，但素无比例，不可独与范阳。’所称助修宫阙，皆是虚语，若欲直挫其奸，宜云‘丁匠宜速遣来，已令所在排比供拟。’彼得此诏，必苍黄失图。若且示含容，则云‘修宫阙事在有司，不假丁匠远来。’如是而已。不足劳圣虑也。”上悦，从之。

此前，朝廷曾派遣宦官出使幽州，赐予节度使朱克融春衣。朱克融认为朝廷所给春衣质地粗劣，于是，拘留臣官。同时又奏请朝廷说：“本道将士今年的春衣不足，乞请度支补给三十万端匹。”又奏请说：“我打算率领兵马和工匠五千人帮助朝廷修建东都洛阳的宫阙。”敬宗忧虑朱克融发兵叛乱，就问宰相，说自己打算派遣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幽州安抚朱克融，同时索还宦官。裴度认为：“朱克融对朝廷极为无礼，必将自取灭亡！这就像猛兽一样，在山林自我跳跃，时间长了，就会感到困乏，必然不敢随便离开自己的窝巢。所以，我希望陛下不要派人去幽州安抚，也不要索还宦官，等十天以后，再考虑下诏给朱克融，说：‘朕听说宦官到幽州后，行踪去留稍有差失，等他回京后，朕自当有所处理。朝廷所赐予你的春衣，有关部门制造时很不严格，朕也很想知道真实情况，现在，已经下令调查查办。关于幽州将士的春衣，从来都不是由朝廷征调供给，而是由本道自行安排。朕并非舍不得几十万匹财物，只是朝廷向来没有先例，不能只给幽州。’至于朱克融上奏声称要帮助朝廷修补东都洛阳的宫阙，其实都是假话。如果陛下想直接挫败他的奸谋，就应当在敕文中说：‘助修洛阳的工匠，应当迅速派来，朕已命沿途各地安排接待。’这样，朱克融接到这个诏书后，肯定惊慌失措。如果陛下还想对朱克融的跋扈无礼表示宽容，也可以说：‘洛阳修补宫阙的事情，已命有关部门安排，不必劳驾幽州的工匠从远地而来，’这样，就足以解决问题，不必再劳陛下担忧。”敬宗听后十分高兴，欣然采纳了裴度的意见。

[3]立才人郭氏为贵妃。妃，晋王普之母也。

[3]唐敬宗立才人郭氏为贵妃，郭贵妃即晋王李普的母亲。

[4]横海节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领留后，重赂邻道，以求承继。

[4]横海节度使李全略去世，他的儿子、横海节度使副大使李同捷擅自为留后，用重金贿赂邻近藩镇，以求继任为节度使。

[5]夏季，四月，戊申，以昭义留后刘从谏为节度使。

[5]夏季，四月，戊申（十一日）唐敬宗任命昭义留后刘从谏为昭义节度使。

[6]五月，幽州军乱，杀朱克融及其子延龄，军中立其少子延嗣主军务。

[6]五月，幽州发生军乱，将士杀节度使朱克融和他的儿子朱延龄，立他的小儿子朱延嗣主持军务。

[7]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军、教坊、内园为击球、手搏、杂戏。戏酣，有断臂、碎首者，夜漏数该乃罢。

[7]六月，甲子（二十八日），唐敬宗亲临三殿，令左右神策军、教坊使、内园栽接使的军士和官吏踢球、摔跤、玩杂戏。游玩到兴头时，有人不慎折断胳膊，打破头部，直到半夜很晚才停。

[8]已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

[8]已卯（疑误），唐敬宗亲临兴福寺，观看僧人文溆宣讲经文。

[9]癸未，衡王绚薨。

[9]癸未（疑误），衡王李绚去世。

[10]壬辰，宣索左藏见在银十万两金七千两，悉贮内藏，以便赐与。

[10]壬辰（疑误），唐敬宗向左藏库宣旨，索取现银十万两，金子七千两，都贮备在皇帝的私人内藏库中，以便随时赏赐用。

[11]道士赵归真说上神仙，僧惟贞、齐贤、正简说上以祷祠求福，皆出入宫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请主遍历江、岭，求访异人。有润州人周息元，自言寿数百数，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师，上馆之禁中山亭。

[11]道士赵归真以神仙术向唐敬宗宣传游说，僧人惟贞、齐贤、正简以佛教的祈祷求福理论向敬宗宣传游说，这几个人都得出入皇宫，以致敬宗听信他们的宣传游说。占卜算命人杜景先请求敬宗允许自己前往江淮、岭南各道，历遍各州，为敬宗求访有特殊才能异人。另有润州人周息元，自称已在世数百年，敬宗派宦官前往迎接。八月，乙巳（初十），周息元抵达长安，敬宗把他安排在皇宫中的山亭住宿。

[12]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马使李载义与弟牙内兵马使载宁共杀延嗣，并屠其家三百余人。载义权知留后，九月，数延嗣之罪以闻。载义，承乾之后也。

[12]朱克融的小儿子朱延嗣被将士推为幽州留后以后，对部下和百姓残暴苛刻。都知兵马使李载义和弟弟牙内兵马使李载宁同谋杀死朱延嗣，并屠杀他的家眷三百余人，李载义暂时主持留后。九月，李载义历数朱延嗣的罪行，向朝廷奏报。李载义，即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的后代。

[13]庚申，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妄奏李同捷为军士所逐，走归本道，请束身归朝；寻奏同捷复归沧州。

[13]庚申（二十五日），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上奏，欺骗朝廷说，李同捷已被横海士卒驱逐，逃来魏博，请求归顺朝廷。不久，又上奏说，李同捷又返回横海的治所沧州。

[14]壬申，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4]唐敬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程以同平章事的荣誉头衔，充任河东节度使。

[15]冬，十月，已亥，以李载义为卢龙节度使。

[15]冬季，十月，已亥（初五），唐敬宗任命李载义为卢龙（幽州）节度使。

[16]十一月，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16]十一月，甲申（二十一日），唐敬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以同平章事的荣誉头衔，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17]上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善击球，好手搏，禁军及诸道争献力士，又以钱万缗付内园令召募力士，昼夜不离侧；又好深夜自捕狐

狸。性复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逊，辄配流、籍没；宦官小过，动遭捶挞，皆怨且惧。十二月，辛丑，上夜猎还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苏佐明等弑上于室内。刘克明等矫称上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句当军国事。壬寅，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外庑。

[17]唐敬宗游乐毫无节制，和身边的小人亲密无间，经常一起游玩。他擅长踢球，喜爱摔跤，于是，禁军和诸道藩镇争相进献大力士，供他游乐。敬宗又出钱一万缗给内园栽接使，命令他们为自己召募大力士。这些大力士陪同敬宗摔跤游玩，昼夜不离开他的身旁。敬宗还喜欢深夜外出捕捉狐狸。他的性情极为急躁，大力士们有时恃宠出言不逊，动不动就用棍棒毒打一顿，众人既怒又怕。十二月，辛丑（初八），敬宗在夜里外出打猎后回到宫中，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踢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一起饮酒。敬宗酒兴正浓时，到房中换衣，这时，大殿里的火烛忽然被吹灭，苏佐明等人乘机在房中杀死敬宗。刘克明等人假传敬宗的旨意，命翰林学士路隋起草遗制，由绛王李悟暂时代理朝政。壬寅（初九），宣布敬宗的遗制，然后，绛王在紫宸殿的外廊接见宰相和百官。

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绛王为乱兵所害。

刘克明等人打算撤换内侍省掌权的宦官，消息传出，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审策军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四人商议决定，派禁军前往迎接江王李涵入宫，同时，发左右神策军和飞龙兵讨伐杀害敬的贼党，全部斩首。刘克明跳井躲藏，被禁军搜出斩首。绛王也被乱兵所杀害。

时事起苍猝，守澄以翰林学士韦处厚博通古今，一夕处置，皆与之共议。守澄等欲号令中外，而疑所以为辞。处厚曰：“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有所讳避！”又问：“江王当如何践阼？”处厚曰：“诘朝，当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内难。然后群臣三表劝进，以太皇太

后令册命即皇帝位。”当时皆从其言，时不暇复问有司，凡百仪法，皆出于处厚，无不叶宜。

这时，由于诛讨贼党的事件决定得非常仓促，王守澄认为翰林学士韦处厚博通古今，所以，当天晚上的所有决定，都和他共同商议。王守澄等人打算对朝廷内外发号施令，疑虑用什么名义来措辞。韦处厚说：“讨伐贼党的目的是为了端正国家的名份，这时忠君的大义有什么嫌疑呢？在这个关系国家命运的紧急关头，怎么能够犹豫不决、模棱两可而躲避嫌疑！”王守澄又问：“江王应当采取什么方式登基？”韦处厚说：“明天百官上朝时，应当首先以江王教令的名义宣告天下，声称已经平定宫庭内部的叛乱，正式册命江王即皇帝位。”当时，王守澄等人都同意韦处厚的意见，也无暇再去问有关部门是否正确，凡江王登基的种种仪式和法规，都出于韦处厚，无不适宜。

癸卯，以裴度摄冢宰。百官谒见江王于紫宸外庑，王素服涕泣。甲辰，见诸军使于少阳院。赵归真等诸术士及敬宗时佞幸者，皆流岭南或边地。

癸卯（初十），朝廷任命裴度暂兼冢宰，主持敬宗的治丧事宜。百官在紫宸殿外廊拜见江王，江王身着丧服，器泣流泪。甲辰（十一日），江王在少阳院接见禁军诸位军使。道士赵归真等术士以及敬宗在世时的奸妄而得庞者，都被流放到岭南或荒远的边防。

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戊申，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王太后为宝历太后。是时，郭太后居兴庆宫，王太后居义安殿，萧太后居大内。上性孝谨，事三宫如一，每得珍异之物，先荐郊庙，次奉三宫，然后进御。萧太后，闽人也。

乙巳（十二日），文宗李涵正式即皇帝位，改名为李昂。戊申（十五日），尊奉母亲萧氏为皇太后，敬宗的母亲玉太后为宝历太后。这时，穆宗的母亲郭太后住在兴庆宫，王太后住在义安殿，萧太后住在太极宫。文宗生性孝顺谨慎，侍奉三位太后如同一人，每次得到珍贵奇异的食品，首先用来祭天以及奉献祖庙，其次奏献三位太后，最后才自己吃。萧太后是福建人。

[18]庚戌，以翰林学士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8]庚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翰林学士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9]上自为诸王，深知两朝之弊，及即位，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五坊鹰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猎外，悉放之。有司供宫禁年支物，并准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御马坊场及近岁别贮钱谷所占陂田，悉归之有司。先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敬宗之世，每月视朝不过一二，上始复旧制，每奇日未尝不视朝，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久之方罢。待制官旧虽设之，未尝召对，至是屡蒙延问。其辍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

[19]唐文宗自从被封为亲王后，深知穆宗、敬宗两朝的弊政，因此，即位以后，励精求治，除去奢侈，厉行节俭。于是下诏：凡宫女未担任后宫职务者全部放出，共放三千多人。五坊使所养的鹰和猎狗，按照元和年间唐宪宗的规定，除保留少数用于游猎外，其余一律放出。度支、盐铁、户部和州府每年供应宫中的日常用品，一律按照贞元年间唐德宗规定的数额供给，不得增加。裁减教坊、翰林院和宫苑总监所辖多余人员一千二百多人。停止唐敬宗对内诸司所辖宦官增加的衣粮待遇。皇家养马坊场和近年来为皇上另外积存的钱谷所占用的水田，一律归还当地州县收管。此前，敬宗在各地按规定所贡奉朝廷的数额之外所下诏勒索的绣缎、镂等物，一律停罢。敬宗在世时，每月上朝不过一二次，文宗开始恢复过去的制度，每逢单日都去上朝，向宰相和群臣百官访询朝政大事，很晚才罢朝。过去，朝廷虽然设置了待制官，但未曾召集咨询，这时，才多次被文宗召集顾问。另外，凡是对大臣去世表示哀悼等原因而辍朝，以及因酷暑或雨雪天气而放朝，也都尽量安排在双日，以便不影响单日上朝商议朝政大事。于是，朝廷内外都一致相互庆贺，认为天下太平大有希望。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上太和元年（丁未、827）

唐文宗太和元年（丁未，公元827年）

[1]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

[1]春季，二月，乙巳（十三日），唐文宗下诏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和。

[2]李同捷擅据沧景，朝廷经岁不问。同捷冀易世之后或加恩贷，三月，壬戌朔，遣掌书记崔从长奉表与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见，请遵朝旨。

[2]李同捷擅自为横海留后，割据沧景将一年，而朝廷不闻不问。李同捷寄希望于文宗即位后会宽容自己，于是，三月，壬戌逆（初一），派遣掌书记崔从长携带他给文宗的奏折，和他的弟弟李同志、李同巽一起前往长安，参见文宗，请求归顺朝廷。

[3]上虽虚怀听纳而不能坚决，与宰相议事有定，寻复中变。夏、四月，丙辰，韦处厚于延英极论之，因请避位；上再三慰劳之。

[3]唐文宗虽然虚心听取百官意见，但往往犹豫而不能决断，有时和宰相商议已经决定的事情，不久，又中途改变。夏季，四月，丙辰（二十五日），宰相韦处厚在延英殿极力批评文宗这种做法的弊端，于是，请求辞职。文宗再三加以慰劳。

[4]忠武节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仆卿高为忠武节度使。

[4]忠武节度使王沛去世。庚申（二十九日）唐文宗任命太仆卿高为忠武节度使。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及沛薨，裴度、韦处厚始奏以代之。中外相贺曰："自今债帅鲜矣！"

自从唐代宗大历年间以来，藩镇节度使大多出自禁军将领。禁军大将由是资历较高者，都愿出百分之一百的利息向富豪贷款，用来贿赂神策军护军中尉，请求授任节度使。贿赂的钱数动不动就是数万，数额巨大，所以，往往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不曾经过宰相。他们赴任以后，再重税盘剥百姓，以便偿还所欠的本息。王沛去世后，裴度、韦处厚方才奏请由高继任。于是，朝廷内外官员都相互庆贺说："从今以后，'债帅'就少了！"

[5]五月，丙子，以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以前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朝廷犹虑河南、北节度使构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宪诚同平章事。丁丑，加卢龙李载义、平卢康志睦、成德王庭凑检校官。

[5]五月，丙子（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任命前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这时，朝廷仍然担忧河南、河北的藩镇节度使怂恿和煽动李同捷抗拒朝廷任命，于是，加赐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同平竟事的荣誉职务。丁丑（十六日），

分别授予卢龙（幽州）节度使李载义、平卢（淄青）节度使康志睦、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兼任检校官的职务。

[6]盐铁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图大用，所献银器以千计，绫绢以十万计。六月，癸巳，以播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6]盐铁转运使王播从淮南来京朝拜，企图得到朝廷的进一步重用，因而，奉献银器数千件，绫绢数十万匹。六月，癸巳（初三），唐文宗任命王播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7]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庄陵；庙号敬宗。

[7]秋季，七月，癸酉（十三日），朝廷举行葬礼，在庄陵埋葬睿武昭愍孝皇帝李湛，庙号为敬宗。

[8]李同捷托为将士所留，不受诏；乙酉，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奏请将本军三万人，自备五月粮以讨同捷，许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与义成节度使李听、义武节度使张各帅本军讨之。

[8]李同捷借口被将士所强留，拒不执行朝廷的诏令，乙酉（二十五日），武宁节度使王智兴上奏，请求率本军三万人，自备五个月的粮饷，出兵讨伐李同捷，文宗批准。八月，庚子（十一日），文宗下诏，消除李同捷的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和义成节度使李听、义武节度使张，各率本镇兵马讨伐李同捷。

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赂河北诸镇。戊午，李载义执其侄，并所赂献之。

李同捷派他的儿子和侄子用珍贵的玩赏物品、歌舞妓女贿赂河北各藩镇，戊午（二十九日），幽州节度使李载义逮捕李同捷的侄子，把他和他所贿赂的物品一并献给朝廷。

史宪诚与李全略为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粮助之。裴度不知其所为，谓宪诚无贰心。宪诚遣亲吏至中书请事，韦处厚谓曰："晋公于上前以百口保尔使主；处厚则不然，但仰俟所为，自有朝典耳！"宪诚惧，不敢复与同捷通。

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与李同捷的父亲李全略是亲家。于是，李同捷叛乱后，史宪诚秘密地用粮饷援助李同捷。裴度不知道史宪诚已与李同捷相勾结，认为他对朝廷忠贞不二。这时，史宪诚派遣他的亲信官吏

到中书门下奏请公事，韦处厚对他说：“裴晋公在皇上面前百般为你的节度使主人作保，认为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却不以为然。史宪诚到底对朝廷是否忠心，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朝廷自有法典制裁！”史宪诚得知后，十分恐惧，不敢再与李同捷勾结。

王庭凑为同捷求节钺不获，乃助之为乱，出兵境上以挠魏师；又遣使厚赂沙陀酋长朱邪执宜，欲与之连兵，执宜拒不受。

成德节度使王庭凑上奏朝廷，请求授任李同捷为横海节度使，而未得批准。于是，他援助李同捷叛乱，出兵边境，以阻挠魏博讨伐李同捷的军队。与此同时，他还派人向沙陀酋长朱邪执宜贿赂厚礼，想和沙陀连兵叛乱，执宜坚拒不收。

冬，十月，天平、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击同捷，屡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义节度使李寰为横海节度使，从王智兴之请也。

冬季，十月，天平兼横海节度使乌重胤率军进攻李同捷，多次打败李同捷的军队。十一月，丙寅（初八），乌重胤去世。庚辰（二十二日），唐文宗根据王智兴的建议，任命保义节度使寰为横海节度使。

[9]十二月，庚戌，加王智兴同平章事。

[9]十二月，庚戌（二十三日），唐文宗加封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同平章事的职务。

二年（戊申、828）

二年（戊申，公元828年）

[1]春，三月，已卯，王智兴攻棣州，焚其三门。

[1]春季，三月，已卯（二十三日），王智兴率兵攻打棣州，焚烧三个城门。

[2]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昌平刘对策，极言其祸，其略曰：“陛下宜先忧者，宫围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又曰：“陛下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又曰：“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

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矣。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贼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奸臣窃权而震主。伏见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鸿业可绍，三、五之遐轨可追矣。”又曰：“臣闻昔汉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而纪纲日紊，国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诚能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则心无不达，行无不孚矣。”又曰：“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实由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轶里闾。羁绁藩臣，於陵宰辅，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伏节死难之义。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

[2]自从元和末年以后，宦官日益骄横跋扈，皇帝废立都由他们掌握，权威远在皇帝之上，百官敢怒而不敢言。这时，唐文宗亲自主持科举考试，贤良方正科考生、昌平县人刘在回答文宗的对策中，愤怒抨击宦官的专权的罪行，大意说：“陛下首先应当忧虑的是，宫廷即将发生变乱，国家即将出现危机，天下即将倾覆，海内即将大乱。”又说：“陛下如果真想杜绝有人可能篡夺皇位的野心，就应当端正自己的言行，亲近百官，疏远宦官，信用耿直忠正的大臣做宰相，主持朝政，使朝廷各个部门都能忠于自己的职守。但是，为什么现在却放任身边的五六个宦官专制朝政！这样下去，宫廷内部就必然酝酿祸乱，陛下身边出现奸邪小人，我担心汉桓帝时宦官曹节、侯览专权的局面又可能在今天重演。”又说：“忠正贤良的大臣得不到朝廷的信用，而

宦官小人却窃取了废立皇帝的大权，使敬宗皇帝惨遭杀害，不能堂堂正正地终了一生，而陛下又被宦官所拥立即位，也不能堂堂正正地开始亲政。”又说：“现在，朝廷威信扫地，藩镇骄横跋扈，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不懂儒家人臣礼义的武夫悍将，就可能以安定皇位为名，首先举兵发动叛乱；而不明白孔子在《春秋》中微言大义的节将大臣，也可能以清君侧为旗号，举兵发动内战。这样一来，朝廷的大政方针就由不得陛下作主，征战讨伐都出于藩镇的好恶。”又说：“陛下为什么不下决心杜绝奸邪小人往上爬的门路，革除身边那些阿谀放纵的臣僚，制止当权宦官的凌辱和威于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引以为戒；同时和朝廷大臣一起制定周密的计划，并注意保守秘密，设身处地替他们的处境考虑，以免遭受当权宦官的诬陷迫害。因此，我认为陛下既然已经未能在这以前有效地治理天下，也应当在今后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已经未能在即位之初堂堂正正地开始亲政，也应当在今后堂堂正正地执掌朝政。如果这样，也就算是真正的奉行儒家的经典，继承祖宗所开创的宏图大业了。过去秦朝灭亡是由于皇帝强横残暴，而汉朝灭亡则是由于皇帝软弱无能。皇帝强横残暴，则乱臣贼子惧怕被杀，千方百计地谋害皇上；皇帝软弱无能，则朝廷大权易被奸臣窃取，威震皇上。先帝敬宗皇帝未能汲取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把可能发生的问题消灭在萌牙之中，而导致自身被害。所以，陛下应当深入地总结汉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根绝朝廷大权可能旁落的根源。这样，不仅能够真正继承祖宗的宏图大业，而且，也可追随三皇五帝所开创的圣贤大德。”又说：“我听说过去汉元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就大刀阔斧地革除朝廷弊政七十多件，励精图治，内心十分虔诚，由此而获得朝廷内外对他的美好赞誉。然则，没过多久，朝政却日益紊乱，国家日益衰败，奸臣日益强盛，百姓日益贫困，原因在于他未能选拔德才兼备的大臣予以重任，以致朝廷大权落到奸臣手中的缘故。”又说：“陛下如果真的能够把朝廷大权交还宰相掌握，把军权交还大将执掌，那么，您励精图治的愿望就会完全实现，您所发布的诏令就会全部得到贯彻执行。”又说：“朝廷执法应当内外统一，设官任职应当名正言顺。现在，朝廷的官制区分为外官、内官，设置南衙、北司分别统辖。有人在南衙犯法，就逃往北司躲避；同一罪行在南衙被判刑，在北司却被枉法释免，以致当出多门，人们不知所措。原因在于国家自从兵制度崩溃后，兵农分离，宦官执掌军权，因

而对中官、外官法律不一的缘故。”又说：“现在，朝廷的兵部不管军队，仅仅上朝时充数装装门面，禁卫六军大将不统帅兵马，仅仅靠勋爵领取俸禄而已。而由宦官担任的军容使掌握军权，藩镇军将都依附于由宦官的担任的监军。宦官一旦身着军装，就视文官如同仇敌，鄙视农夫如同草芥。他们在朝廷用兵伐叛时毫无谋略，而耀武扬威时却诡计多端；保卫国家时胆怯无勇，而侵掠百姓时却凶狠残暴。他们在地方钳制和欺凌节度使，在朝廷凌辱宰相，败坏法纪，搅乱朝政。他们倚仗掌握军权的威势，在朝廷挟制皇帝上，同时，又假借皇上的诏令，对下驾驭百官和藩镇，心怀叵测，伺机而动，牟取私利，却毫无忠义之心去为国家赴难而死的节

[3]闰月，丙戌朔，史宪诚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马使亓志绍将兵二万五千趣德州讨李同捷。时宪诚欲助问捷，唐泣谏，且请发兵讨之；宪诚不能违。

[3]闰三月，丙戌朔（初一），史宪诚上奏朝廷说，他已派遣儿子、魏博节度副大使史唐、都知兵马使亓志绍率领二万五千人前往德州，讨伐李同捷。当时，史宪诚本想援助李同捷，史唐一边哭泣，一边劝阻，请求遵循朝廷命令，发兵讨伐。史宪诚无言拒绝，只好同意。

[4]甲午，贤良方正裴休、李、李甘、杜牧、马植、崔、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曰：“刘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以为：“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况臣所对不及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旌直。”不报。由是不得仕于朝，终于使府御史。牧，佑之孙；植，勋之子；式，起之子；慎由，融之玄孙也。

[4]甲午（初九），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的考生裴休、李、李甘、杜牧、马植、崔、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应试中选，都被授予官职。担任考官的左散骑常侍冯宿等人看到刘的对策后，都赞叹不绝，十分佩服他的才能和胆识，但由于惧怕宦官，而不敢录取。朝廷录取的诏书宣布后，舆论哗然，都认为刘被冤屈。谏官和御史台官员打算上奏反映，被当权宰相所制止。考生李说：“刘落选，而我们却中举

了，能不感到厚颜无耻吗？”于是上疏，认为：“刘对策的水平，自从汉和魏以来，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现在，考官考虑到刘的对策抨击陛下左右的亲信宦官，不敢把他的对策上报陛下，我担心这样一来，忠正贤良的读书人今后入仕做官再无指望，朝廷的法纪至此荡然无存。况且我的对策远不如刘，请求朝廷把授予我的官职转授给刘，作为对他的表彰。”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刘一直未能在朝廷任职，到他去世为止，都在藩镇担任幕僚。杜牧是杜佑的孙子；马植是马勋的儿子；王式是王起的儿子；崔慎由是崔融的玄孙。

[5]夏，六月，晋王普薨；辛酉，谥悼怀太子。

[5]夏季，六月，晋王李普去世。辛酉（初七），朝廷追赠谥号为悼怀太子。

[6] 初，萧太后幼去乡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观察使求访，莫知所在。有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赵缜引之见太后近亲吕璋之妻，亦不能辩，与之俱见太后。上以为得真舅，甲子，以为太子洗马。

[6]当初，唐文宗的母亲萧太后从小离开故乡，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文宗即位后，命福建观察使为太后寻找弟弟，福建观察使报告说，已不知下落。有一个给茶商当役夫的人名叫萧洪，自称有一个姐姐流落他乡，不知去向。商人赵缜把萧洪引见给萧太后的亲戚吕璋的妻子，吕璋的妻子无法辨别真假，于是，带他一起去见萧太后。文宗便以为萧洪就是自己的真舅舅，甲子（初十），任命萧洪为太子洗马。

[7]峰州刺史王升朝叛；庚辰，安南都护武陵韩约讨斩之。

[7]峰州刺史王升朝叛乱。庚辰（二十六日），安南都护、武陵县人韩约出兵讨伐，把王升朝斩首。

[8]王庭凑阴以兵及盐粮助李同捷，上欲讨之；秋，七月，甲辰，诏中书集百官议其事。宰相以下莫敢违，卫尉卿殷侑独以为：“廷凑虽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专讨同捷。”已巳，下诏罪状廷凑，命邻道各严兵守备，听其自新。

[8]王庭凑暗地里援助李同捷兵器、食盐和粮食，唐文宗打算讨伐王庭凑。秋季，七月；甲辰（二十日），文宗下诏，命中书门下召集百官商议讨伐王庭凑的事。宰相和百官都无人敢有违抗，只有卫尉卿

殷侑认为："王庭凑虽然附合李同捷叛乱，但这件事尚未显露，所以，朝廷应当暂且容忍，集中兵力讨伐李同捷。"已巳（疑误），文宗下诏公布王庭凑的罪行，命邻近成德的各个藩镇严兵守备，等候王庭凑改过自新。

[9]九月，丁亥，王智兴奏拔棣州。

[9]九月，丁亥（初四），王智兴奏称攻下横海管辖的棣州。

[10]李寰自晋州引兵赴镇，不戢士卒，所过残暴，至则拥兵不进，但坐索供馈。庚寅，以寰为夏绥节度使。

[10]新任横海节度使李寰从晋州率兵前往横海赴任，一路对士卒不加约束，听任士卒掠夺百姓。到达前线后，又拥兵不进，只是向朝廷索取粮饷供给。庚寅（初七），朝廷任命李寰为夏绥节度使。

[11]甲午，诏削夺王庭凑官爵，命诸军四面时讨。

[11]甲午（十一日），唐文宗下诏，撤销王庭凑担任的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及其爵位，命令诸道兵马四面围攻讨伐。

[12]加王智兴守司徒，以前夏绥节度使傅良弼为横海节度使。

[12]唐文宗任命王智兴暂守司徒，任命前夏绥节度使傅良弼为横海节度使。

[13]岳王绲薨。

[13]岳王李绲去世。

[14]庚戌，容客奏安南军乱，逐都护韩约。

[14]庚戌（二十七日），容管奏报安南发生军乱，都护韩约被驱逐。

[15]冬，十月，洋王忻薨。

[15]冬季，十月，洋王李忻去世。

[16]魏博败横海兵于平原，遂拔之。

[16]魏博军队在平原打败横海军队，接着，乘胜攻占了平原城。

[17]十一月，癸未朔，易定节度使柳公济奏攻李同捷坚固寨，拔之；又破其兵于寨东。时河南、北诸军讨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

[17]十一月，癸未朔（初一），易定节度使柳公济奏称在沧州的西面攻占了李同捷设置的坚固寨，接着，又在坚固寨东打败横海军队。这时，河南、河北诸道出兵讨伐李同捷，一直没有较大进展，他们每取得一点小小的胜利，就向朝廷虚报斩获敌军的人数，邀求优厚的赏赐。朝廷竭尽全力供给诸军粮饷，以致江淮地区的百姓消耗疲弊，不堪而担。

[18]傅良弼至陕而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将军李为横海节度使。

[18]傅良弼赶赴横海上任，走到陕州时死去。乙酉（初三），唐文宗任命左金吾大将军李为横海节度使。

[19]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廷及宫人所居，烧死者数百人。

[19]甲辰（二十二日），宫中昭德寺着火，火势延伸到宫女居住的地方，烧死几百人。

[20]十二月，丁巳，王智兴奏兵马使李君谋将兵济河，破无棣。

[20]十二月，丁巳（初六），王智兴上奏说，他的兵马使李君谋率兵渡过黄河，攻破横海管辖的无棣县。

[21]壬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薨。

[21]壬申（二十一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去世。

[22]李同捷军势日蹙，王庭凑不能救，乃遣人说魏博大将亓志绍使杀史宪诚父子取魏博；志绍遂作乱，引所部兵二万人还逼魏州。丁丑，命谏议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发义成、河阳兵以讨志绍。

[22]李同捷在官军的四面围攻下，军势日渐紧迫。王庭凑无法再加援救，于是，派人去游说魏博大将亓志绍，劝他杀节度使史宪诚父子，夺取魏博。亓志绍于是叛乱。率领本部兵力二万人回逼魏州。丁丑（二十六日），唐文宗命谏议大夫柏耆前往魏博安抚将士，同时，征发义成、河阳两道兵马讨伐亓志绍。

[23]戊寅，以翰林学士路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3]戊寅（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翰林学士路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4]辛巳，史宪诚奏亓志绍兵屯永济，告急求援；诏义成节度使李听帅沧州行营诸军以讨志绍。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议加顺、宪二庙尊谥以昭功烈。”

[24]辛巳（三十日），史宪诚奏报：亓志绍已率兵进驻永济。于是，向朝廷告急并请求援助。唐文宗下诏，命义成节度使李听率领讨伐李同捷的沧州行营诸军，前往魏博征讨亓志绍。未能如愿而身死，今天才完成了先辈的遗志。应该议论加给顺宗、宪宗二庙的尊谥，以昭示先辈的功烈。”

[14]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暴忍，喜游猎。军中将作乱，直方知之，托言出猎，遂举族逃归京师；军中推牙将周为留后。直方至京师，拜金吾大将军。

[14]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残暴凶狠，喜欢游猎。军中将要发生变乱，张直方知道情况不妙，假说外出行猎，带着全族逃归京师长安；卢龙军中推牙将周为留后。张直方来到京师，被任为金吾大将军。

[15]甲戌，追上顺宗谥曰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谥曰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仍改题神主。

[15]甲戌（二十五日），唐宣宗君臣给唐顺宗追上谥号为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给唐宪宗追上谥号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并据新谥号题唐顺宗和唐宪宗的神主。

[16]已未，崖州司户李德裕卒。

[16]已未（疑误），崖州司户李德裕去世。

[17]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取扶州。

[17]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告朝廷已从吐蕃手中攻取扶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四卷

唐纪六十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下太和三年（己酉、829）

唐纪六十 唐文宗太和三年（己酉，公元829年）

[1]春，正月，亓志绍与成德合兵掠贝州。

[1]春季，正月，亓志绍与成德兵联合掠夺贝州。

[2]义成行营兵三千人先屯齐州，使之禹城，中道溃叛；横海节度使李讨诛之。

[2]义成参予讨伐李同捷的行营兵三千人屯驻在齐州，后来奉命调防禹城，途中溃乱叛变，被新任横海节度使李诛杀。

[3]李听、史唐合兵击亓志绍，破之；志绍将其众五千奔镇州。

[3]李听和史唐率军联合进攻亓志绍，打败他的军队，亓志绍率五千人逃往镇州。

[4]李载义奏攻沧州长芦，拔之。

[4]李载义奏称攻占横海沧州长芦镇。

[5]甲辰，昭义奏亓志绍馀众万五千人诣本道降，置之洺州。

[5]甲辰（二十三日），昭义奏报：亓志绍余众一万五千人来本道请降，已安置在洺州。

[6]二月，横海节度使李帅诸道行营兵击李同捷，破之，进攻德州。

[6]二月，新任横海节度使李率诸道行营兵击败李同捷，接着，进攻德州。

[7]武宁捉生兵马使石雄，勇敢，爱士卒；王智兴残虐，军中欲逐智兴而立雄，智兴知之，因雄立功，奏请除刺史。丙辰；以雄为壁州刺史。

[7]武宁捉生兵马使石雄作战勇敢，爱护士卒。节度使王智兴对部下残虐无道，军中打算驱逐王智兴，然后拥立石雄为节度使。王智兴得知，于是乘石雄在前线作战立功的机会，奏请朝廷任命他为刺史。丙辰（初六），朝廷任命石雄为壁州刺史。

[8]史宪诚闻沧景将平而惧，其子唐劝之入朝。丙寅，宪诚使唐奉表请入朝，且请以所管听命。

[8]史宪诚听说沧景（横海）即将平定的消息，十分恐惧。他的儿子史唐趁机劝他前往京城朝拜，归顺朝廷。丙寅（十六日），史宪诚让史唐携带上奏朝廷的表章前往长安，请求朝廷批准自己入朝参拜，同时，请求以自己管辖的魏博六州听从朝廷诏令。

[9]石雄既去武宁，王智兴悉杀军中与雄善者百余人。夏，四月，戊午，智兴奏雄摇动军情，请诛之。上知雄无罪，免死，长流白州。

[9]石雄离开武宁后，王智兴杀军中平日和石雄关系密切的将士一百多人。夏季，四月，戊午（初九），王智兴奏称，石雄煽动军情，请朝廷把他杀掉。文宗知道石雄被王智兴诬陷而无罪，于是，下令免死，流放到白州。

[10]戊辰，李载义奏攻沧州，破其罗城。李拔德州，城中将卒三千余人奔镇州。李同捷与书请降，并奏其书，谏义大夫柏耆受诏宣慰行营，好张大声势以威制诸将，诸将已恶之矣；及李同捷请降于，遣大将万洪代守沧州；耆疑同捷之诈，自将数百骑驰入沧州，以事诛洪，取同捷及其家属诣京师。乙亥，至将陵，或言王庭凑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斩同捷，传首，沧景悉平。

[10]戊辰（十九日），李载义奏报进攻李同捷的治所沧州，已攻破外城。李率军攻拔德州，城中将士三千人逃奔镇州。李同捷写书给李，请求投降。李把李同捷的降书一并上奏朝廷。这时，谏议大夫柏耆奉诏前来安抚行营将士，他好大张自己的声威，以威严钳制诸将，诸将已深恶痛绝。等到李同捷向李请降，李派遣大将万洪代理自己镇守沧州。柏耆怀疑李同捷请降有诈，于是，率几百名骑兵赴沧州，寻找借口诛杀万洪，然后，把李同捷和他的家属一并带往京城。乙亥（二十六日），柏耆走到德州将陵县，有人对他说，王庭凑策划出奇兵夺取李同捷。于是，柏耆斩李同捷，把他的首级送往京城。至此，沧景（横海）全部平定。

五月，庚寅，加李载义同平章事。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仅能下之，而柏耆径入城，取为己功，诸将疾之，争上表论列。辛卯，贬耆为循州司户。李寻薨。

五月，庚寅（十二日），唐文宗加封李载义同平章事的职务。朝廷征发诸道兵马围攻李同捷，用了三年之久，才迫使他投降。而柏耆径直进入沧州城，抓获李同捷作为自己的功劳。诸将都憎恨他，争相上奏予以抨击。辛卯（十三日），朝廷贬柏耆为循州司户。不久，李去世。

[11]壬寅，摄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11]壬寅（二十四日），暂代魏博节度副使史唐奏称，改名为史孝章。

[12]六月，丙辰，诏："镇州四面行营各归本道休息，但务保境，勿相往来；惟庭凑效顺，为达章表，余皆勿受。"

[12]六月，丙辰（初八），唐文宗下诏："镇州（成德）四面行营各道兵马，各自返回本道休整，只求保卫边境安全，而不要互相有所往来，只有当王庭凑表示愿意归顺朝廷时，才可为他转达上奏朝廷的奏折，其余一概不要接受。"

[13]辛酉，以史宪诚为兼侍中、河中节度使；以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分相、卫、澶三州，以史孝章为节度使。

[13]辛酉（十三日），唐文宗任命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兼任侍中、河中节度使；任命义成节度使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同时下令把魏博管辖的相、卫、澶三州分割出来，任命史孝章为节度使。

[14]初，李闻柏耆杀万洪，大惊，疾遂剧。上曰："若死，是耆杀之也！"癸酉，赐耆自尽。

[14]当初，李听到柏耆擅杀万洪的消息后，大为吃惊，病情更加严重。文宗得知后说："李如果病死，就是柏耆把他害死的。"癸酉（二十五日），命柏耆自杀。

[15]河东节度使李程奏得王庭凑书，请纳景州；又奏亓志绍自缢。

[15]河东节度使李程奏称收到王庭凑给朝廷的书信，请求把景州交还朝廷。李程又奏报说，亓志绍已经自杀。

[16]上遣中使赐史宪诚旌节，癸酉，至魏州。时李听自贝州还军馆陶，迁延未进，宪诚竭府库以治行。甲戌，军乱，杀宪诚，奉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何进滔知留后。李听进至魏州，进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进滔出兵击李听；听不为备，大败，溃走，昼夜兼行，趣

浅口，失亡过半，辎重兵械尽弃之。昭义兵救之，听仅而得免，归于滑台。

[16]唐文宗派遣宦官授予史宪诚河中节度使的旌节。癸酉（二十五日），宦官抵达魏州。这时，李听率军从贝州返回，走到魏州以北的馆陶县时，犹豫而不再前进。史宪诚竭尽魏博库存的财物为自己治办行装。甲戌（二十六日），将士哗变，杀死史宪诚，拥立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人何进滔代理留后。李听率军抵达魏州城下，遭到何进滔的抵抗，不能入城。秋季，七月，何进滔出兵攻击李听，李听毫无准备，大败而逃，昼夜兼行，直奔馆陶县浅口镇，士卒损失逃亡过半，辎重兵器全都丢弃。昭义出兵救援，李听才得以逃免，回到义成的治所滑台。

河北久用兵，馈运不给，朝廷厌苦之。八月，壬子，以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复以相、卫、澶三州归之。

自从太和元年朝廷出兵讨伐横海李同捷以来，长期在河北地区用兵伐叛，军需运输一直难以为继，朝廷对此十分厌烦苦恼，不愿再生事端。于是，八月，壬子（初五），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并将相、卫、澶三州重新归还魏博管辖。

[17]沧州承丧乱之余，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三四。癸丑，以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侑至镇，与士卒同甘苦，招抚百姓，劝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复业。先是，本军三万人皆仰给度支，侑至一年，租税自能赡其半；二年，请悉罢度支给赐；三年之后，户口滋殖，仓廪充盈。

[17]横海的治所沧州在经过多年战乱以后，骸骨遍地，城野空旷，户口流失，现存人口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三四。癸丑（初六），唐文宗任命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殷侑赴任后，与士卒同甘共苦，招抚百姓，鼓励耕田植桑，流散的百姓渐渐回乡复业。此前，本军三万人的军需都由朝廷度支供给，殷侑任职一年后，依靠当地租税收入，已能供给一半军需；两年以后，全部自给，请求度支停止供给；三年以后，户口大大增加，仓库充盈。

[18]王庭凑因邻道微露请服之意；壬申，赦庭凑及将士，复其官爵。

[18]王庭凑通过邻近的藩镇透露出愿意归顺朝廷的意图。壬申（二十五日），唐文宗下诏，赦免王庭凑和成德将士的罪行，恢复他们的职务和爵位。

[19]征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会吏部侍郎李宗闵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闵同平章事。

[19]唐文宗征召任命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推荐李德裕为宰相。这时，吏部侍郎李宗闵得到宦官的帮助，甲戌（二十七日），文宗任命李宗闵为同平章事。

[20]上性俭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纱绫罗；听朝之暇，惟以书史自娱，声乐游畋未尝留意。驸马韦处仁尝著夹罗巾，上谓曰："朕慕卿门地清素，故有选尚。如此巾服，听其他贵戚为之，卿不须尔。"

[20]唐文宗生性节俭朴素。九月，辛巳（初四），命令神策护军中尉以下官员不得穿纱绫罗之类的高级丝织品。文宗在处理朝政以外的闲暇时间，仅仅以读书观史为乐，对于女色、音乐和外出打猎从来不曾留意。一次，驸马韦处仁头戴夹罗巾，文宗对他说："朕羡慕你家门第清高素雅，所以，挑选你做驸马。像这样贵重的头巾，让那些达官贵戚去戴，你最好不要戴。"

[21]壬辰，以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李宗闵恶其逼己，故出之。

[21]壬辰（十五日），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宰相李宗闵忌恨李德裕可能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建议文宗任命他外出赴任。

[22]冬，十月，丙辰，以李听为太子少师。

[22]冬季，十月，丙辰（初九），唐文宗任命李听为太子少师。

[23]路隋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谷琐碎之务，如杨国忠、元载、皇甫皆奸臣，所为不足法也。"上以为然。于是裴度辞度支；上许之。

[23]宰相路隋对文宗说："宰相责任重大，不适合兼管钱、谷之类的琐碎事务。过去，杨国忠、元载、皇甫身为宰相，而兼管财政，但他们都是奸臣，所以，不足以效法。"文宗认为有理。这时，宰相裴度请求辞去兼任的度支使的职务，于是，文宗批准。

[24]十一月，甲午，上祀圜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献奇巧之物，其纤丽布帛皆禁之，焚其机杼。

[24]十一月，甲午（十八日），唐文宗亲赴圜丘祭天，宣诏大赦天下。禁止各地进献奇技淫巧之物，凡是细密华美的布帛一律禁止生产，织造这类物品的纺织机一律焚烧。

[25]丙申，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奏南诏入寇。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颠谋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嵯颠兵至，边城一无备御。蛮以蜀卒为乡导，袭陷、戎二州。甲辰，元颖遣兵与战于邛州南，蜀兵大败；蛮遂陷邛州。

[25]丙申（二十日），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奏报：南诏国侵犯边境。杜元颖认为自己过去曾担任宰相，文才高雅，因而自诩清高。他不懂军事，却专门积蓄财产，减削士卒的衣食供给。西南戍边的士卒衣食不足，纷纷到南诏国境内去掠夺偷盗，以便自给。南诏国反而赠送他们衣物和粮食，于是，西川的动静虚实，南诏国都能知晓。南诏国自从嵯颠执掌朝政，就密谋大举侵犯西川，西南的边防州郡多次向杜元颖反映，杜元颖一概不信。这时，嵯颠率兵来临，边防的城池毫无防备。南诏军队以西川的降卒为向导，袭击并攻陷了、戎二州。甲辰（二十八日），杜元颖派兵和南诏军队在邛州以南交战，西川兵大败。南诏乘胜攻占邛州。

[26]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入朝。

[26]武宁节度使王智兴来京城朝拜。

[27]诏发东川、兴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发鄂岳、襄邓、陈许等兵继之。

[27]唐文宗下诏，征发剑南东川、兴元、荆南三道的兵马前往西川救援。十二月，丁未朔（初一），又征发鄂岳、襄邓、陈许等道兵再住增援。

[28]以王智兴为忠武节度使。

[28]唐文宗任命王智兴为忠武节度使。

[29]己酉，以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兼权东川节度事。

[29]己酉（初三），唐文宗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郭钊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并代理东川节度使。

嵯颠自邛州引兵径抵成都，庚戌，争其外郭。杜元颖帅众保牙城以拒之，欲遁者数四。壬子，贬元颖为邵州刺史。

嵯颠从邛州出兵，径直抵达成都城下，庚戌（初四），攻陷成都外城。杜元颖率领将士退守牙城，抵抗南诏军队。杜元颖几次想离城逃亡。壬子（初六），唐文宗贬杜元颖为邵州刺史。

[30]己未，以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又发太原、凤翔兵赴西川。南诏寇东川，入梓州西川。钊兵寡弱不能战，以书责嵯颠。嵯颠复书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与钊修好而退。

[30]己未（十三日），唐文宗任命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军及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同时，征发太原、凤翔两道兵增援西川。这时，南诏军队又侵犯东川，进入东川节度使驻地梓州的西城。郭钊兵力寡弱，无力坚守，于是写信责备嵯颠入侵，嵯颠回信说："杜元颖侵扰我国，所以，我国兴兵报复。"嵯颠和郭钊休兵和好，率兵退去。

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颠自为军殿，及大度水，嵯颠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

南诏军队驻留成都西城十天。开始时，还安抚西川人民，因而集市安然。临走时，方才大肆掠夺妇女和各种工匠几万人，以及各种珍宝奇货，然后退去。西川百姓大为恐惧，往往跳江而逃，尸首沿江漂流而下。嵯颠亲自率军断后，走到大渡河时，他对俘掠来的西川人说："从这里往南，就进入我国的境内了。现在，允许你们哭别故乡。"西川人都大声痛哭，投河而死者有千人。从此以后，南诏国工匠的技术水平可以和西川媲美。

嵯颠遣使上表，称："蛮比修职贡，岂敢犯边，正以杜元颖不恤军士，怨苦元颖，竞为乡导，祈我此行以诛虐帅。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丁卯，再贬元颖循州司马。诏董重质及诸道兵皆引还。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立约，不相侵扰。诏遣中使以国信赐嵯颠。

嵯颠派遣使者来朝上表，说：“我国近年来一直向贵国称臣纳贡，岂敢擅自侵犯边境，只是由于杜元颖不爱护士卒，士卒痛恨他，才争相做我的向导，请求我出兵诛杀杜元颖。不料此行未能把他诛杀，我已无法安抚西川士卒，实现自己的诺言，希望陛下把他杀掉。”丁卯（二十一日），唐文宗再次贬杜元颖为循州司马。同时下诏，命董重质和诸道增援西川的兵马都退回。新任西川节度使郭钊抵达成都后，和南诏国签订友好条约，规定两国互不侵扰。于是，文宗又下诏，命宦官携带朝廷信件前往南诏国，递交嵯颠。

四年（庚戌、830）

四年（庚戌，公元830年）

[1]春，正月，辛巳，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入朝。

[1]春季，正月，辛巳（初六），武昌节度使牛僧孺来京城朝拜。

[2]戊子，立子永为鲁王。

[2]戊子（十三日），唐文宗立儿子李永为鲁王。

[3]李宗闵引荐牛僧孺；辛卯，以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相与排摈李德裕之党，稍稍逐之。

[3]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辛卯（十六日），文宗任命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一起排挤李德裕的党羽，逐渐把他们从朝廷中贬逐出去。

[4]南诏之寇成都也，诏山南西道发兵救之，兴元兵少，节度使李绛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蛮退而还。

[4]南诏国当初侵犯成都的时候，朝廷诏命山南西道派兵前往增援。山南西道节度使驻地兴元府的兵力太少，于是，节度使李绛招募新兵一千人前往，尚未到达西川，南诏兵已经退走，新兵于是返回兴元。

兴元兵有常额，诏新募兵悉罢之。二月，乙卯，绛悉召新军，谕以诏旨而遣之，仍赐以廪麦，皆怏怏而退。往辞监军，监军杨叔元素恶绛不奉己，以赐物薄激之。众怒，大噪，掠库兵，趋使牙。绛方与僚佐宴，不为备，走登北城。或劝缒而出，绛曰：“吾为元帅，岂可逃去！”麾推官赵存约令去。存约曰：“存约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将

王景延与贼力战死，绛、存约及观察判官薛齐皆为乱兵所害，贼遂屠绛家。

兴元府的兵力编制历来有严格规定，因此朝廷诏命新招募的兵士一律遣返。二月，乙卯（初十），李绛召集新兵，传达朝廷的诏令，然后，每人赏赐麦子，命令他们回家。新兵闷闷不乐而退，前去向监军杨叔元辞别。杨叔元向来恨李绛不阿谀奉迎自己，就借口说赏赐的东西太少，故意激怒新兵对李绛不满。新兵果然被激怒，顿时哗变，掠抢库存的兵器后，直向节度使衙门冲去。这时，李绛正和自己的幕僚在一起饮酒宴乐，毫无防备，于是慌忙向北城跑去。有人劝李绛从城上缒下逃走，李绛说："我是节度使，岂能逃走！"命令推官赵存约赶快走。赵存约说："我以往得到您的赏识和重用，岂可现在自己苟且偷生！"牙将王景延和乱兵拼力厮杀而死。李绛、赵存约和观察判官薛齐都被乱兵杀害。接着，乱兵屠杀了李绛的全家。

戊午，叔元奏绛收新军募直以致乱。庚申，以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是时，三省官上疏共论李绛之冤；谏议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乱兵，上始悟。

戊午（十三日），杨叔元上奏朝廷说，李绛擅自收取招募新兵用的财物，因而导致新兵哗变。庚申（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这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官员联名上疏，申诉李绛冤枉，谏议大夫孔敏行把杨叔元如何激怒新兵作乱的事实经过呈奏文宗，文宗这才明白李绛被害的事实真相。

[5]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先是，回鹘入贡及互市，所过恐其为变，常严兵迎送防卫之。公绰至镇，回鹘遣梅录李畅以马万匹互市，公绰但遣牙将单骑迎劳于境，至则大辟牙门，受其礼谒。畅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驰猎，无所侵扰。

[5]三月，乙亥朔（初一），唐文宗任命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以前，回鹘国派人来唐贡奉特产或进行商品交易时，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都担心回纥兵变作乱，因而，常常在迎来送往时，严阵以待，以防不测。柳公绰上任后，回鹘国派遣梅李畅带马一万匹前来交易，柳公绰只派一名牙将骑马到边境上去迎接。李畅到达太原后，柳公绰命令大开节度使衙门，接受李畅的拜谒。李畅被柳公绰的信任

所感动，潸然泪下，告诫他的部下，不得在沿途驰猎，侵扰百姓。结果，回鹘此行交易一无侵扰。

陉北沙陀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绰奏以其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执宜与诸酋长入谒，公绰与之宴。执宜神彩严整，进退有礼，公绰谓僚佐曰：“执宜外严而内宽，言徐而理当，福禄人也。”执宜母妻入见，公绰使夫人与之饮酒，馈遗之。执宜感恩，为之尽力。塞下旧有废府十一，执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杂虏不敢犯塞。

居住在河东陉岭以北的沙陀部落，向来以骁勇著称，九姓回鹘和六州胡都被沙陀的骁勇所折服。柳公绰奏请朝廷任命沙陀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批准他们迁居到云州、朔州的边塞之间，以便保卫河东的北方边境。朱邪执宜和沙陀的诸位酋长前来太原拜访柳公绰，柳公绰设宴招待。朱邪执宜神色严肃，见人彬彬有礼，柳公绰对幕僚说：“执宜看起来外表严肃，实际上内心对人宽容；说话虽然缓慢但却言之成理，真是一个有福相的人啊！”执宜的母亲和妻子前来拜见，柳公绰让自己的夫人和她们一起喝酒，然后，赠送礼物。执宜感谢柳公绰的赏识和信任，表示愿意尽力效劳。云州和朔州有过去残留作废的营栅十一个，执宜派人加以修建，命令他的部落兵三千人分别镇守。从此以后，在边境上游牧的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等蛮族部落不敢再轻易侵犯。

[6]温造行至褒城，遇兴元都将卫志忠征蛮归，造密与之谋诛乱者，以其兵八百人为牙队，五百人为前军，入府，分守诸门。己卯，造视事，飨将士于牙门，造曰：“吾欲问新军去留之意，宜悉使来前。”既劳问，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围之，既合，唱“杀！”新军八百余人皆死。杨叔元起，拥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杀绛者，斩之百段，余皆斩首，投尸汉水，以百首祭李绛，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闻。己丑，流杨叔元于康州。

[6]温造赶赴山南西道上任，走到褒城时，遇到兴元都将卫志忠刚刚讨伐蛮人回来。温造和卫志忠秘密商议诛讨新兵哗变者的方案。于是，以卫志忠所率领的八百人作为自己的亲兵，另外五百人作为前锋，到达兴元后，进入节度使衙门，分兵把守各门。己卯（初五），温造开始办公，在衙门用酒肉犒劳将士，他对部下说：“我想问一问新

兵是愿走还是愿留，请把他们全部找来。”温造慰劳新兵后，命大家都坐下，然后开始喝酒。这时，卫志忠秘密地布置亲兵包围新兵，包围圈刚刚完成，卫志忠大喊一声“杀！”顿时，新兵八百多人全被杀死。监军杨叔元急忙起身，抱住温造的靴子请求免死，温造下令把他拘捕。当时亲手杀死李绛的凶手，被斩成一百段，其余的新兵，都被斩首，尸体全被投到汉江中。温造命用一百个新兵的首级祭奠李绛，三十个首级祭奠其他死者，然后，把以上情况向朝廷报告。己丑（十五日），唐文宗下令，将杨叔元流放到康州。

[7]癸卯，加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为荆南节度使。

[7]癸卯（二十九日），唐文宗加封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的职务，任荆南节度使。

[8]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击破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献。

[8]奚族进犯幽州，夏季，四月，丁未（初三），卢龙（幽州）节度使李载义打败奚族。辛酉（十七日），李载义活捉奚王茹羯奉献朝廷。

[9]裴度以高年多疾，恳辞机政。六月，丁未，以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俟疾损，三五日一入中书。

[9]裴度以自己年老多病，恳请唐文宗批准自己辞去宰相职务。六月，丁未（初五），文宗任命裴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等病情减轻后，可三天或五天到中书门下办公一次。

上患宦者强盛，宪宗、敬宗弑逆之党犹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专横，招权纳贿，上不能制。尝密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言之，申锡请渐除其逼。上以申锡沈厚忠谨，可倚以事，擢为尚书右丞；七月，癸未，以申锡同平章事。

唐文宗忧虑宦官势力过于强盛，这时，杀害唐宪宗、唐敬宗的凶手，仍有人在文宗左右侍从。神策军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跋扈，招权纳贿，文宗无法驾驭。一次，文宗秘密地对翰林学士宋申锡谈及宦官专权的问题，宋申锡认为应当逐渐翦除宦官势力。文宗认为宋申锡性情深沉宽厚，忠正谨慎，可以信任依靠，和他密议诛除宦官。于是，提拔宋申锡为尚书右丞。七月，癸未（十一日），任命宋申锡为同平章事。

[10]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闵为观察判官，由是渐获进用。至是，怨度荐李德裕，因其谢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10]当初，裴度率军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奏请李宗闵为幕府的观察判官，由此李宗闵逐渐被提拔任用。这时，李宗闵怨恨裴度向朝廷推荐李德裕，于是，趁裴度因病提出辞职的机会，建议文宗批准并将裴度外放到藩镇任职。九月，壬午（十一日），文宗任命裴度兼任侍中，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11]西川节度使郭钊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11]剑南西川节度使郭钊由于身体有病，请求辞职。冬季，十月，戊申（初七），唐文宗任命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蜀自南诏入寇，一方残弊，郭钊多病，未暇完补。德裕至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虽走卒蛮夷无所间，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逾月，皆若身尝涉历。

西川自从遭南诏国侵掠以后，残破凋敝。郭钊由于身体多病，因而未暇修补。李德裕上任后，修建筹边楼，派人绘制西川的地形图，南到南诏国，西到吐蕃国。他又每天召集那些长期在军队中供职，熟悉边防情况的将士，即使是士卒或夷人、蛮人也不放过，向他们仔细询问山川、城市、道路的险易、宽窄和远近情况。不到一个月，就了如指掌，如身历其境一般。

上命德裕修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或无土，则以石垒之。德裕上言："通蛮细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镇守，可保无虞；但黎、雅以来得万人，成都得二万人，精加训练，则蛮不敢动矣。边兵又不宜多，须力可临制。崔旰之杀郭英义，张之逐张延赏，皆镇兵也。"时北兵皆归本道，惟河中、陈许三千人在成都，有诏来年三月亦归，蜀人惧。德裕奏乞郑滑五百人、陈许千人以镇蜀；且言："蜀兵脆弱，新为蛮寇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戍。若北兵尽归，则与杜元颖时无异，蜀不可保。恐议者云蜀经蛮寇以来，已自增兵，者蛮寇已逼，元颖始募市人为兵，得三千余人，徒有其数，实不可用。郭钊募北兵仅得百余人，臣复召募得二百余人，此外皆元颖旧兵也。恐议者又闻一夫当关

之说，以为清溪可塞。臣访之蜀中老将，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余小径无数，皆东蛮临时为之开通，若言可塞，则是欺罔朝廷。要须大度水北更筑一城，迤逦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况闻南诏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赂遗吐蕃，若使二虏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可深忧。其朝臣建言者，盖由祸不在身，望人责一状，留入堂案，他日败事，不可令臣独当国宪。”朝廷皆从其请。德裕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

唐文宗命令李德裕派人堵塞清溪关，以断绝南诏国入侵西川的通道，如果没有土的话，就用石头垒。李德裕上言说：“西川通往南诏国的小路很多，所以，不能阻塞清溪关，只能派重兵镇守，才可万无一失。同时，只要从黎州，雅州召募一万人，成都召募二万人，加强训练则南诏必然不敢轻举妄动。边防戍兵不宜太多，关键在于能够驾驭，听从指挥。过去，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义，张驱逐节度使张延赏，所依靠的都是边防戍兵。”这时，北方各道援救西川的兵马大多已返回本道，只有河中、陈许三千人仍留在成都，朝廷下诏，命令他们在次年三月也一并撤回。于是，西川人都恐惧不安，担心各道兵马撤走后，南诏国再乘虚进犯。李德裕上奏朝廷，请求留郑滑五百人，陈许一千人，继续镇守西川，并且说：“西川兵士本性懦弱，最近，又刚刚被南诏打败，都胆战心惊，不堪再用于征战戍防。如果北方各道救援西川的兵马都撤走，那就和杜元颖但任西川节度使时，边防空虚一样，西川肯定难以保全。我担心朝廷有人可能说，西川自从遭受南诏侵犯以后，本道已经增加兵力。其实，前不久直到南诏已经逼近时，杜元颖才开始招募成都市民为兵，总共得三千多人，徒有其数，实际上毫无战斗经验。郭钊仅在东川招募了一百多人，我又招募二百多人，此外都是杜元颖的原有兵力。我还担心朝廷中有人听信蜀道险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认为只要堵塞清溪关，就可以阻挡南诏国的侵扰了。我曾访询过西川的老将，得知在清溪关的旁边，还有三条大路，小路不计其数，这都是东蛮为南诏国临时开通的道路。如果认为只要堵塞清溪关，就能阻挡南诏国的侵扰，那就是欺骗朝廷。关键是应当在大渡河以北另外修建一个城堡，和黎州连绵相接，用重兵屯守，才可能抵挡南诏国的侵犯。况且我听说南诏国把他们俘掠的二千西川人和大批金钱财宝用来贿赂吐蕃，如果他们知道西川的虚实，两国联合入侵，国家的安危就很值得忧虑了。现在，朝廷有些人轻率

地提出建议，都是由于他们不负责任的缘故。希望朝廷责令他们把自己的建议写成状子，留在政事堂存档，一旦将来出了问题，有案可查，不能找我一个人担当罪责。”朝廷全部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李德裕训练士卒，修补城堡边障，积储军粮，以便加强边防。西川人民初步安定下来。

[12]是岁，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孙彝震立，改元咸和。

[12]这一年，勃海国宣王大仁秀去世，他的儿子大新德早年死亡，于是，他的孙子大彝震被立为国王，改年号为咸和。

五年（辛亥、831）

五年（辛亥，公元831年）

[1]春，正月，丁巳，赐沧、齐、德节度名义昌军。

[1]春季，正月，丁巳（十八日），唐文宗赐沧、齐、德节度使名为义昌军节度使。

[2]庚申，卢龙监军奏李载义与敕使宴于球场后院，副兵马使杨志诚与其徒呼噪作乱，载义与子正元奔易州；志诚又杀莫州刺史张庆初。上召宰相谋之，牛僧孺曰：“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上从之。载义自易州赴京师，上以载义有平沧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顺；二月，壬辰，以载义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杨志诚为卢龙留后。

[2]庚申（二十一日），卢龙（幽州）监军奏报：节度使李载义在球场后院设宴接待朝廷派来的敕使，副兵马使杨志诚乘机和他的党羽喧哗作乱，李载义和他的儿子李正元逃奔易州。杨志诚又擅自杀死莫州刺史张庆初。唐文宗召集宰相商议对策，牛僧孺说：“幽州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以来，一直割据跋扈，实际上已不属于朝廷管辖了。穆宗皇帝在位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曾经归顺朝廷，然而，朝廷花费了八十万缗钱，却一无所获。所以，今天杨志诚夺取幽州，和上次李载义夺取一样，不如借此机会安抚杨志诚，让他保卫北方边境，防备奚、契丹的侵扰，而不必计较他们对朝廷的态度。”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李载义从易州奔赴京城，文宗考虑到他曾出兵参予平定横海李同捷叛乱，立有战功，而且一直对朝廷恭敬顺服，二月，壬辰（二十三

日），任命李载义为太保，仍兼任同平章事的职务；任命杨志诚为卢龙（幽州）留后。

臣光曰：昔者圣人顺天理、察人情，知齐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师长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知列国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天子之于万国，能褒善而黜恶，抑强而扶弱，抚服而惩违，禁暴而诛乱，然后发号施令而四海之内莫不率从也。《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载义藩屏大臣，有功于国，无罪而志诚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无所问，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则是将帅之废置杀生皆出于士卒之手，天子虽在上，何为哉！国家之有方镇，岂专利其财赋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臣司马光曰：过去，圣人顺应天理，体察民情，知道天下的百姓不能相互治理，所以，设置官吏进行统治；知道群臣百官之间不能相互指使，所以建置诸侯加以控制；知道诸侯国之间不能相互顺服，所以设立天子进行统辖。天子对于天下的诸侯各国来说，能够表彰善良而贬斥邪恶，抑制强暴而扶持弱小，禁止暴虐而诛讨叛乱，然后发号施令，天下各地无不顺从。所以，《诗经》说："我们圣明的天子，之所以勤勉不懈，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李载义是堂堂的节度使，对国家曾立有战功，无罪而被杨志诚无端驱逐，这种不轨行为，作为天子，应当严惩不贷。如果坐视不问，反而将幽州节度使的职务授予他，那么，藩镇将帅的废立生杀大权就都出于士卒的手，天子虽然高高在上，又有什么用呢！国家设置藩镇，难道就是让他们擅自据有当地的财赋吗？像牛僧孺这样的处置办法，不过是姑息藩镇，以求苟且偷安罢了，怎能说是作为国家的宰相而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正道呢？

[3]新罗王彦升卒，子景徽立。

[3]新罗国王金彦升去世，他的儿子金景徽被立为国王。

[4]上与宋申锡谋诛宦官，申锡引吏部侍郎王为京兆尹，以密旨谕之。泄其谋，郑注、王守澄知之，阴为之备。

[4]唐文宗和宰相宋申锡密谋诛除宦官，宋申锡推荐吏部侍郎王为京兆尹，把文宗打算诛除宦官的意图透露给他。王泄露了文宗的意图，郑注、王守澄得知后，暗地里进行防备。

上弟漳王凑贤，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卢著诬告申锡谋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为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骑屠申锡家，飞龙使马存亮固争曰：“如此，则京城自乱矣！宜召他相与议其事。”守澄乃止。

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德才兼备，很有声望。郑注令神策军都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戊戌（二十九日），王守澄把豆卢著的诬告奏报文宗，文宗信以为真，大为恼怒。王守澄随即要派二百个骑兵去屠杀宋申锡全家，飞龙使马存亮一再劝阻说：“如果这样，京城肯定大乱！最好召集宰相一起商议这件事。”王守澄这才作罢。

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书东门。中使曰：“所召无宋公名。”申锡知获罪，望延英，以笏扣头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顾愕眙。上命守澄捕豆卢著所告十六宅宫市品官晏敬则及申锡亲事王师文等，于禁中鞫之；师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锡罢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无敢显言其冤者，独京兆尹崔、大理卿王正雅连上疏请出内狱付外廷核实，由是狱稍缓。正雅，之子也。晏敬则等自诬服，称申锡遣王师文达意于王，结异日之知。

这天，正值宰相休假，文宗派宦官召集全体宰相到中书省东门。宰相到齐后，宦官说：“皇上召集的名单中没有宋申锡。”宋申锡明白自己被人诬告，于是，遥望延英殿，手执笏板磕头后退下。宰相到延英殿后，文宗拿出王守澄的奏折让宰相看，宰相们大吃一惊，面面相觑。文宗命令王守澄派人逮捕豆卢著所诬告的管理十六宅官晏敬则、宋申锡的亲信侍从王师文等人，押到宫中由宦官审讯。王师文得知消息后逃亡。三月，庚子（初二），宋申锡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太子右庶子。从宰相到大臣百官，几乎没有人敢上书为宋申锡辩冤，只有京兆尹崔、大理卿王正雅接连上疏，请求将宫中审讯的结果交付御史台复核。于是，宦官对此案的审理才稍微放缓。王正雅是王的儿子。晏敬则等人承认豆卢著所诬告的都是事实，并声称确是宋申锡派王师文向漳王转达他的意向，将来拥立漳王为皇帝。

狱成，壬寅，上悉召师保以下及台省府寺大臣面询之。午际，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复请对于延英，乞以狱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与大臣议之矣。”屡遣之出，不退。玄亮叩头流涕曰：“杀一匹夫犹不可

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当更与宰相议之。”乃复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与何求！申锡殆不至此！”郑注恐覆按诈觉，乃劝守澄请止行贬黜。癸卯，贬漳王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存亮即日请致仕。玄亮，磁州人；质，通五世孙；系，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则等坐死及流窜者数十百人，申锡竟卒于贬所。

审讯结束后，壬寅（初四），文宗召集太子太师、太子太保以下官员，以及御史台，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大理寺的大臣当面询问审讯的情况。快到中午时，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人再次请求在延英殿面见文宗，乞请将审讯结果交御史台复审。文宗说：“我已经和朝廷大臣商议过了。”接着，多次下令这几个人退出，崔玄亮等人不退。崔玄亮一边磕头，一边哭着说：“杀掉一个百姓都不能不慎重，何况宰相呢！”文宗的怒气逐渐缓解，说：“我打算再和宰相商议。”于是，再次召集宰相来延英殿。宰相们到后，牛僧孺说：“做臣下的地位再高也不过是宰相，现在，宋申锡已经担任了宰相。假如他真的想拥立漳王而谋反，那么，他又能得到什么呢！我认为宋申锡决不会傻到这种地步！”郑注恐怕复审使他们的骗局揭穿，于是，劝王守澄奏请文宗尽快结案处理。癸卯（初五），唐文宗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飞龙使马存亮知宋申锡被冤枉，而自己无法为他辩冤，同时憎恨王守澄专横跋扈，于是，当日请求退休。崔玄亮是磁州人；王质是王通的第五代子孙；蒋系是蒋的儿子；舒元褒是江州人。晏敬则等近百人因此案牵连而被判处死刑或被流放。宋申锡最后死在被贬之地。

[5]夏，四月，己丑，以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

[5]夏季，四月，己丑（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

[6]五月，辛丑，上以太庙两室破漏，逾年不葺，罚将作监、度支判官、宗正卿俸；亟命中使帅工徒，辍禁中营缮之材以葺之。左补阙韦温谏，以为：“国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为堕旷，宜黜其人，更择

能者代之。今旷官者止于罚俸，而忧轸所切即委内臣，是以宗庙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为虚设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6]五月，辛丑（初四）唐文宗鉴于太庙有两间房屋破损而漏雨，一年多还没有修补，于是，下令罚将作监、度支判官、宗正卿的俸禄，紧急下令暂停宫中的修建，由宦官率领工匠，用宫中修建的材料修补太庙。左补阙韦温劝阻文宗说：“国家设置百官，各负其责，如果他们有人失职，应当撤职，另选有才能的官员予以替代。但是，陛下对失职的官员仅仅罚俸禄而已，而太庙漏雨却委任宦官去进行修补，这样做，就是把太庙当作陛下的私产，百官都徒为虚设而已了。”文宗认为韦温言之成理，随即命人追回宦官，仍命有关部门负责修补太庙。

[7]丙辰，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诣南诏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还。

[7]丙辰（十九日），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报：本道派遣使者到南诏国，索要南诏国掠夺的西川百姓，总计四千人返回。

[8]秋，八月，戊寅，以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观察使。鄂岳地囊山带江，处百越、巴、蜀、荆、汉之会，土多群盗，剽行舟，无老幼必尽杀乃已。郾至，训卒治兵，作蒙冲追讨，岁中，悉诛之。郾在陕，以宽仁为治，或经月不笞一人，及至鄂，严峻刑罚；或问其故，郾曰：“陕土民贫，吾抚之不暇，尚恐其惊；鄂地险民杂，夷俗剽狡为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贵知变，盖谓此也。”

[8]秋季，八月，戊寅（十三日），唐文宗任命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观察使。鄂岳含有众山，长江从这里流过，该地处于百越、巴、蜀、荆汉等地的交界，多有盗贼，剽掠行人舟船，不管老人儿童，一旦抓住就全部杀死。崔郾上任后，训练士卒，制造兵器和战船，分兵追击讨伐，不到一年，就全部讨灭。崔郾在陕虢时，为政宽厚仁慈，有时一个月都不鞭打惩罚一人。但到鄂岳后，却严刑峻法。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崔郾说：“陕虢土地贫，百姓穷困，我整天安抚都来不及，惟恐惊扰百姓；鄂岳却不大相同，这里地势险要，民族杂居，夷族风俗崇尚剽掠狡诈，不用重刑，就难以治理。为政贵在通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9]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从来终身不简，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简去四千四百余人，复简募少壮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与土兵参居，转相训习，日益精练。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务华饰不堪用；臣今取工于别道以治之，无不坚利。"

[9]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上奏："西川对老弱病残的士卒，从来终身不进行精简。现在，我下令按照五尺五寸的标准，淘汰四千四百多人，同时，从淘汰的士卒家属中招募年轻身壮者一千人，以便安抚他们。又在北方各道招募兵士一千五百人，和西川士卒掺杂在一起，进行训练，日益精强。另外，西川工匠制造的兵器，只讲究装饰而不堪使用。现在，我在其他藩镇招募工匠制造，兵器无不坚韧锋利。"

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德裕遣行维州刺史虞藏俭将兵入据其城。庚申，具奏其状，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烧十三桥，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执悉怛谋及所与偕来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九月，吐蕃国维州副使悉怛谋请求投降唐朝，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奔赴成都。于是，李德裕派遣代理维州刺史虞藏俭率兵进入维州城防守。庚申（二十五日），李德裕将以上情况奏报朝廷，并且说："我打算派遣三千没有开化的羌族人，焚烧十三桥，随后出兵直捣吐蕃的腹心之地，洗刷安史之乱以来吐蕃侵占我边防疆域的耻辱，这是西川前节度使韦皋终身努力而未能达到的目标。"文宗将李德裕的奏折交付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百官都请求批准李德裕的建议。宰相牛僧孺说："吐蕃疆域广阔，四面边境各达一万里，失去一个维州，无损于它的国力。近年来唐与吐蕃和好，双方约定共同罢减边防戍守兵力。朝廷对戎夷族的政策，一贯以信义为上。如果批准李德裕的建议，那么，吐蕃国就会派人来责问朝廷说：'为什么要失信？'同时，他们在原州的蔚茹川蓄养战马，出兵直上平凉原，然后，用一万骑兵布置在

回中，怒气冲冲，不到三天就会抵达咸阳桥头。这时，京城长安危急，即使在西川收复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用呢！按照李德裕的建议，只能使我国丢弃诚信，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一般百姓也不会这样做，况且陛下作为天子呢！”文宗认为僧孺言之有理，下诏命令李德裕将维州归还吐蕃国，同时把悉怛谋和随同他一起降唐的人员全部逮捕送还。吐蕃国把悉怛谋等人在边境上全部斩首，手段极为残酷。李德裕由此更加憎恨牛僧孺。

[10]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诏寇州，陷三县。

[10]冬季，十月，戊寅（初四），李德裕奏报：南诏国出兵侵犯州，攻陷三个县城。

六年（壬子、832）

六年（壬子，公元832年）

[1]春，正月，壬子，诏以水旱降系囚。群臣上尊号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补阙韦温上疏，以为：“今水旱为灾，恐非崇饰徽称之时。”上善之，辞不受。

[1]春季，正月，壬子（十八日），唐文宗下诏，鉴于各地水旱灾害严重，凡监狱中关押的罪犯，一律予以减刑。群臣为文宗上尊号，称为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补阙韦温上疏认为：“现在，各地水旱灾害严重，恐怕不是推崇美饰陛下美好名声的时候。”文宗称赞韦温的规劝，辞去尊号而不受。

[2]三月，辛丑，以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兼侍中，充忠武节度使；以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

[2]三月，辛丑（初八），唐文宗任命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兼任侍中，充任忠武节度使；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

[3]回鹘昭礼可汗为其下所杀，从子胡特勒立。

[3]回鹘国昭礼可汗被部下杀死，可汗的侄子胡特勒被立为可汗。

[4]李听之前镇武宁也，有苍头为牙将；至是，听先遣亲吏至徐州慰劳将士，苍头不欲听复来，说军士杀其亲吏，脔食之。听惧，以疾固辞。辛酉，以前忠武节度使高为武宁节度使。

[4]李听在以前担任武宁节度使时，提拔自己的一个家奴为牙将。这时，李听接到任命后，先派自己的一个亲信官吏到徐州去慰劳将

士。李听的家奴不愿让李听再到武宁来担任节度使，于是，游说军士杀死李听的亲信官吏，接着，残酷地把尸体切成碎块吃掉。李听得知后大为恐惧，借口自己身体有病，再三请求辞去武宁节度使的职务。辛酉（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节度使高为武宁节度使。

[5]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修邛崃关及移州理台登城。

[5]夏季，五月，甲辰（十二日），李德裕奏报，本道修补邛崃关，同时把州刺史的驻地移到台登城。

[6]秋，七月，原王逵薨。

[6]秋季，七月，原王李逵去世。

[7]冬，十月，甲子，立鲁王永为太子。初，上以晋王普，敬宗长子，性谨愿，欲以为嗣；会薨，上痛惜之，故久不议建储，至是始行之。

[7]冬季，十月，甲子（初五），唐文宗立鲁王李永为皇太子。最初，文宗鉴于晋王李普是唐敬宗的长子，性情诚实，打算立为皇太子，不巧李普去世，文宗十分痛惜，所以很长时间没有考虑此事。直到这时，才决定册立。

[8]十一月，乙卯，以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数为上言：“缚送悉怛谋以快虏心，绝后来降者，非计也。”上亦悔之，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与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内不自安，会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谓同列曰：“主上责望如此，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请罢。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8]十一月，乙卯（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这时西川监军王践言入朝担任枢密使，多次上言说：“朝廷命令西川把吐蕃降将悉怛谋捆绑送还，使吐蕃人心大快，以后无人再敢来降。这种处置办法实在有害。”文宗也感到后悔，埋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依附李德裕的官员于是乘机上言说：“牛僧孺和李德裕有矛盾，所以，他故意阻碍李德裕立功。”于是文宗更加疏远牛僧孺。牛僧孺内心十分不安。这天，文宗亲临延英殿，对

宰相说："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你们是否也有意向这方面努力？"牛僧孺回答说："太平没有固定的标准。现在，周边夷蛮族不至于来侵犯，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虽非天下大治，也可谓小康了。陛下如果还不满足，在此之外追求什么太平，那就不是我们所能考虑到的了。"退朝后，他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如此责备抱怨，我们岂能久居宰相的职位！"于是，接连上表请求辞职。十二月，乙丑（初七），文宗加封牛僧孺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淮南节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而僧孺谓之太平，不亦诬乎！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孰大焉！

臣司马光曰：君主圣明而臣下忠正，上司发令而下司服从；德才兼备的人被委以重任，而奸邪小人被黜贬流放；国家的礼乐制度都能严格遵守执行，刑罚清明，政令平允；犯上作乱的行为都被清除干净，国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地方诸侯无不服从朝廷诏令，周边夷族都被安抚而顺服，百姓家给人足，这就是天下太平的景象。然而，就在唐文宗和宰相讨论什么是天下太平的时候，宦官专权，在宫廷中胁迫皇上，却未能黜贬流放。藩镇叛乱，在朝廷外凌辱皇上，却未能讨伐制服。士卒驱逐杀害主帅，抗拒朝廷命令而自立为节度使，却未能严加斥责。战乱连年不断，征税天天紧急。原野中横遍男人的尸骨和鲜血，村庄里不见女人的踪影。牛僧孺却认为这就是天下太平，难道不是在公然欺骗吗！当唐文宗孜孜不倦地励精图治的时候，牛僧孺身为宰相，被擢拔时苟且偷安、阿谀奉迎以便窃取宰相的职位，辞职时又欺骗皇上，诬蔑时事以便盗取名声，他的罪行实在是太大了！

[9]珍王诚薨。

[9]珍王李诚去世。

[10]乙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入朝。

[10]乙亥（十七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来京城朝拜。

[11]丁未，以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11]丁未（疑误），唐文宗任命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初，李宗闵与德裕有隙，及德裕还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为相，宗闵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宗闵党也，尝诣宗闵，见其有忧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闵曰："然。何以相救？"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闵曰："何如？"曰："德裕有文学而不由科第，常用此为慊慊，若使之知举，必喜矣。"宗闵默然有间，曰："更思其次。"曰："不则用为御史大夫。"宗闵曰："此则可矣。"再三与约，乃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为访此寂寥？"曰："靖安相公令达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惊喜泣下，曰："此大门官，小子何足以当之！"寄谢重沓。宗闵复与给事中杨虞卿谋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从弟也。

当初，李宗闵和李德裕有矛盾，这时，李德裕从西川调来朝廷任职，文宗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急于任命他为宰相，李宗闵千方百计阻止而未果。京兆尹杜是李宗闵的党羽，一次，往见李宗闵，发现他面有忧色，就问："是不是忧虑兵部尚书李德裕即将被拜为宰相？"李宗闵说："是，但又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他呢？"杜说："我有一计，可以消除您以往对他的仇恨，只是恐怕您不能采纳。"李宗闵说："什么计策？"杜说："德裕擅长文学，但没有经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进士的出身，常常为此而感到不快。如果能让他掌管科举考试，肯定会喜出望外。"李宗闵沉默了一会儿，说："是否再考虑其他的办法。"杜说："如果您不愿意让他掌管科举考试，那么，就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李宗闵说："这条计策可以。"于是，杜再三和李宗闵约定，不得泄露消息，然后，去见李德裕。李德裕作揖欢迎杜，说："您为什么事情来到我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杜说："靖安相公李宗闵让我来转达他关于安排您职位的意向。"随即把将要任命李德裕为御史大夫的意向透露给李德裕。李德裕听后惊喜不已，不由得流下泪来，说："御史大夫是朝廷举行大礼时在宫门纠察百官班列的重要职务，作为晚辈，我怎敢担当！"连连请他转达对李宗闵的感谢。李宗闵又和给事中杨虞卿进行商议，结果，停止了这项计划。杨虞卿是杨汝士的堂弟。

七年（癸丑、833）

七年（癸丑，公元833年）

[1]春，正月，甲午，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遣归镇。初，从谏以忠义自任，入朝，欲请他镇；既至，见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请托，心轻朝廷，故归而益骄。

[1]春季，正月，甲午（初六），唐文帝赐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兼任同平章事的荣誉职务，让他返回本镇。最初，刘从谏以忠义为己任，来京城朝拜文宗，本来打算请求朝廷把自己调到其它藩镇。但抵达京城后，发现朝廷政出多门，事权不一，士大夫大多通过行贿走门路才能做官升迁，于是，从心底里轻视朝廷。回到昭义后，更加骄横跋扈。

[2]徐州承王智兴之后，士卒骄悖，节度使高不能制；上以为忧。甲寅，以岭南节度使崔珙为武宁节度使。珙至镇，宽猛适宜，徐人安之。珙，之弟也。

[2]武宁在王智兴担任节度使以后，士卒骄横无礼，新任节度使高无法控制，文宗十分担忧。甲寅（二十六日），任命岭南节度使崔珙为武宁节度使。崔珙上任后，处理问题宽严适宜，因此，武宁人心逐渐安定。崔珙是京兆尹崔的弟弟。

[3]二月，癸亥，加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检校吏部尚书。进奏官徐迪诣宰相言：“军中不识朝廷之制，唯知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辞气甚慢，宰相不以为意。

[3]二月，癸亥（初五），唐文宗任命卢龙（幽州）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为检校吏部尚书。幽州驻京城的进奏官徐迪面见宰相说：“军中将士不懂朝廷的制度，只知道由尚书改为仆射是升官，不知道工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也是升官，如果朝廷派往幽州宣布任命书的敕使到达那里，恐怕就会被拘留。”徐迪言辞蛮横无礼，宰相却毫不责怪。

[4]丙戌，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谢，上与之论朋党事，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时给事中杨虞卿与从兄中书舍人汝士、弟户部郎中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浣等善交结，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为士人求官及科第，无不如志，上闻而恶之，故与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悦者。

初，左散骑常侍张仲方尝驳李吉甫谥，及德裕为相，仲方称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为宾客分司。

[4]丙戌（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兵部尚书李德裕为同平章事。李德裕前来拜谢，文宗和他讨论朋党的问题，李德裕说："现今朝廷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参予了朋党活动。"这时，给事中杨虞卿和他的堂兄中书舍人杨汝士，他弟弟户部郎中杨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浣等人相互交结，关系亲密。他们依附于朝廷中的权贵，在上层攀附宰相，在下层干扰有关部门，为读书人求取官职和科举考试中榜及第，无不达到目的。文宗得知后十分憎恨，所以和李德裕先说起这方面的事。此后，李德裕因此而得以排挤他所不喜欢的人。当初，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曾经驳斥过朝廷礼官给李德裕父亲李吉甫拟定的谥号太优，这时，李德裕被任命为宰相，张仲方于是借口身体有病，请假而不上朝。三月，壬辰（初五），朝廷任命张仲方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5]杨志诚怒不得仆射，留官告使魏宝义并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将王文颖来谢恩并让官。丙申，复以告身并批答赐之。文颖不受而去。

[5]杨志诚由于没有得到仆射的职务而大怒，于是，拘留了朝廷派来的官告使魏宝义，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初七），杨志诚派遣牙将王文颖来京城拜谢并辞让朝廷所授予的吏部尚书的职务。丙申（初九），文宗再次将吏部尚书的任命书和对杨志诚辞职的批答授予王文颖，王文颖拒不接受，离开京城返还幽州。

[6]和王绮薨。

[6]和王李绮去世。

[7]庚戌，以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他日，上复言及朋党，李宗闵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曰："给、舍非美官而何！"宗闵失色。丁巳，以萧浣为郑州刺史。

[7]庚戌（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过了几天，文宗又谈起朋党的问题，李宗闵说："朝廷中究竟谁朋比为党，我历来清楚。所以，现在杨虞卿等人都不授予好的官位。"李德裕说："他们在这以前担任的给事中、中书舍人的职务难道不够好吗？这又是谁给他们授予的职务？谁在朋比为党！"李宗闵听出

李德裕是讥讽自己，大惊失色。丁巳（三十日），萧浣被任命为郑州刺史。

[8]夏，四月，丙戌，册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

[8]夏季，四月，丙戌（二十九日），唐文宗册立回纥国新立可汗胡特勒为登爱里汨没密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

[9]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先是，回鹘每入贡，所过暴掠，州县不敢诘，但严兵防卫而已。载义至镇，回鹘使者李畅入贡，载义谓之曰："可汗遣将军入贡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将军陵践上国也。将军不戢部曲，使为侵盗；载义亦得杀之，勿谓中国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罢防卫兵，但使二卒守其门。畅畏服，不敢犯令。

[9]六月，乙巳（疑误），唐文宗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以前，回鹘国每次派人来唐朝贡奉，凡是经过的地方，纵兵残暴掠夺，州县官吏不敢责问，只是布置兵力，加强防守而已。李载义上任后，适逢回鹘使者李畅前来贡奉。李载义对他说："可汗派您来朝廷进贡，目的是巩固两国的舅甥关系，不是派您来践踏我国百姓的。如果您不约束士兵，放纵他们掠夺百姓，那么，我只好出兵诛杀他们。你们不要认为大唐的法律可以随便轻视而不遵守。"于是，下令全部撤除州县的防卫兵马，只派两个士兵把守城门。李畅畏惧而顺服，不敢再违犯唐朝法令。

[10]壬申，以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初，李宗闵恶覃在禁中数言事，奏罢其侍讲。上从容谓宰相曰："殷侑经术颇似郑覃。"宗闵对曰："覃、侑经术诚可尚，然论议不足听。"李德裕曰："覃、侑议论，他人不欲闻，惟陛下欲闻之。"后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闵谓枢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书！"潭峻曰："八年天子，听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闵愀然而止。

[10]壬申（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当初，宰相李宗闵憎恨郑覃在宫中经常对文宗议论朝政得失，因此，奏请文宗罢免郑覃的翰林侍讲学士职务。一次，文宗不慌不忙地对宰相说："殷侑精通经学，水平类似郑覃。"李宗闵说："郑覃、殷侑的经学水平的确很高，但议论朝政却不足以听取。"李德裕反驳说："郑覃、

殷侑议政，别人不愿听，但陛下却想听。”后来，过了十来天，朝廷宣布文宗的诏令，任命郑覃为御史大夫。李宗闵对枢密使崔潭峻说：“现在，朝廷对官员的任命都由皇上直接决定，还要中书门下干什么！”潭峻说：“皇上即位已经八年多了，应当让他自己决定！”李宗闵听后神色忧惧，不再说了。

[11]乙亥，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11]乙亥（十九日），唐文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12]秋，七月，壬寅，以右仆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12]秋季，七月，壬寅（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右仆射王涯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13]宣武节度使杨元卿有疾，朝廷议除代，李德裕请徙刘从谏于宣武，因拔出上党，不使与山东连结；上以为未可。癸丑，以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13]宣武节度使杨元卿身体患病，朝廷商议由其他人前往替代，李德裕请求任命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为宣武节度使，这样，就可以把刘从谏从昭义调出，以免他和崤山以东的割据藩镇相互交结。文宗认为不可。癸丑（二十八日），任命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14]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德裕又言：“昔玄宗以临淄王定内难，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阁；天下议皆以为幽闭骨肉，亏伤人伦。使天宝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处方州，虽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为安禄山、朱所鱼肉者，由聚于一宫故也。陛下诚因册太子，制书听宗室年高属疏者出阁，且除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则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悦！”上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诸王岂无贤才，无所施耳！”八月，庚寅，册命太子，因下制：诸王自今以次出阁，授紧·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县主，以时出适；进士停试诗赋。诸王出阁，竟以议所除官不决而罢。

[14]唐文宗对近年来的文人学士不精通经学感到十分忧虑。李德裕请求按照唐代宗时宰相杨绾的建议，在科举考试时，进士科只考策

论，不再考诗赋。李德裕又说：“过去，玄宗在当临淄王的时候，平定宫内的变乱，因此，即位以后，怀疑猜忌皇族子弟，不让他们出宫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于是，天下人都议论说，这样做是囚禁自己的亲生骨肉，损害儒家关于父子有亲的伦理准则，假如在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和建中初年的朱叛乱时，皇族子弟都散处各州做官，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够帮助朝廷平定叛乱，但是至少可以各自保全自己的性命。结果都被安禄山、朱杀害，原因在于都居住在十六宅宫。陛下实在应当利用册立皇太子的机会，下诏让皇族子弟中年纪已大而且亲属关系疏远者出宫，任命为各州的僚佐，让他们携带自己的子女，出宫后各自结婚成家。这样，从玄宗以来沿袭了近百年的弊法，就会由陛下断然革除，那么，天下无论什么人都会感到欢欣喜悦的！”文宗说：“这件事朕很久以来就知道不好，当今十六宅宫诸王中岂能没有德才兼备的人，只是还没有下决心革除罢了！”八月，庚寅（初七），唐文宗正式册立皇太子，于是下制：十六宅宫诸王从今以后按照辈份高低逐渐出宫，授予紧和望一级的州刺史、僚佐，十六宅宫的县主，也根据她们的年龄大小，出宫嫁人；进士科停考诗赋。诸王出宫的事，竟由于朝廷在商议任命他们职务时，意见不一，议而不决而中止。

[15]壬寅，加幽州节度使杨志诚检校右仆射；仍别遣使慰谕之。

[15]壬寅（十九日），唐文宗任命幽州节度使杨志诚为检校右仆射，同时，另外派人出使幽州加以安抚。

[16]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齐、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未尝五年间不战，焦焦然七十余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

[16]杜牧对河朔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割据跋扈和桀傲不驯而感到愤怒，而朝廷商议对策时，以姑息迁就作为唯一对策。于是，他撰写一篇文章，名叫《罪言》，大意认为：“国家从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以后，对河朔三镇的一百多座城池，一直不能收复一尺一寸，人们看待那里，就好像是回鹘国、吐蕃国一样，没有人敢窥测并希望收复。淄青、宣武、淮西也受他们恶习的影响，对抗朝廷而割据叛乱。从那时到现在，兵慌马乱七十多年，没有哪五年之间不发生一次战争

的。现在，朝廷要想收复河朔三镇，上策是首先整顿内部，中策不如首先出兵攻取魏博，最为下策的是轻率出兵讨伐，既不顾地势是否有利，也不慎重地制定攻守方略。”

又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以为：“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贞观中，内以十六卫蓄养武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有事则戎臣提兵居外，无事则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贵恩泽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爱，虽有蚩尤为帅，亦不可使为乱耳。及其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斧钺在前，爵赏在后，飘暴交，岂暇异略！虽有蚩尤为帅，亦无能为叛也。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圣人所以能柄统轻重，制鄣表里，圣算神术也。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无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然，七圣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观之，戎臣兵伍，岂可一日使出落铃键哉！然为国者不能无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古今以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近代以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率皆市儿辈多赍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货所能致也；绝不识父兄礼义之教，复无慷慨感概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杰愎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已，斩族忠良，不使违已，力一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敛，委于邪幸，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为别馆；或一夫不幸而寿，则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兵乱不息，齐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呜呼！文皇帝十六卫之旨，其谁原而复之乎！”

杜牧又为府兵制的废除而感伤，于是，撰写《原十六卫》，认为：“国家在建国初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度，建置十六卫，统帅府兵。但就现今的制度而言，设官任职却毫无意义，不正是十六卫吗！就府兵制的本来意义说，其实，它是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贞观年间，唐太宗在朝廷设置十六卫，用来蓄养武将；各地设置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个，用来训练储备士卒。边防发生战争，则武将统兵出征；天下太平无事，则武将交出兵权，列居朝廷。武将列居朝廷时，国家授予他们

的俸禄和官爵足以奉养家眷，他们统帅的兵马也就散归各折冲、果毅府。折冲、果毅府分为三等，上等不超过一千二百人，春、夏、秋三季士卒从事农耕，冬季进行训练。这样，士卒的兵籍由折冲、果毅府掌管，平时散居于农田之间，力量分散，必然人人珍重自爱。这时，即使让蚩尤当统帅，也不可能让他们跟随叛乱。武将统兵出征时，他们统辖的兵马根据朝廷的诏令征发而来，士卒一方面惧怕朝廷军法的惩罚，另一方面又受朝廷爵赏的激励，两方面相互制约影响，这时，即使蚩尤做统帅，也不可能率领他们叛乱。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士卒没有发生过叛乱，这正是大圣太宗能够恰当地运用皇权，平衡内外军事力量的轻重分布，使之相互制约，以至圣明地计划和神奇地指挥的结果。到了开元末年，愚腐的儒生们在给玄宗的奏章中说：‘现在天下太平，偃武修文，请求罢废府兵。’武将们的奏章说：‘现在国家兵强马壮，请求讨伐四周的夷族，开拓疆域。’于是，废除府兵，扩充边兵，朝廷的武将和士卒，都大批地奔赴边防，内地空无一兵。这样，导致尾大不掉，外重内轻的局面，安禄山因此而拥重兵于幽州。一旦他发动叛乱，朝廷无力讨伐，疲于奔命，从唐肃宗到敬宗，皇上个个为此而昼夜焦虑。这时，再想讨除却毫无可能了。由此可见，对于武将和士卒，岂能有一天让他们脱离朝廷的控制！然而，国家不能没有军队，而军队又最容易在出征时发动叛乱，在朝廷被人利用来篡夺皇位。如何防止这一点？从古到今，最好的办法，不正是建立府兵制吗！近年以来，朝廷任命节度使，弊端更为严重，无论是商人平民，只要用重金贿赂当权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们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伦理，又没有为国慷慨赴难的气概。一旦贿赂打通关节，拥有上百个城池，周长一千里的地方，立刻唾手而得。他们中间，那些桀傲不驯、刚愎自用的节将，肆意扰乱朝廷法制，为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不惜残酷屠害忠正贤良的幕僚；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随意称兵作乱，对抗朝廷。另有一些阴险狡诈的节将，则对百姓重税盘剥，然后，委任自己的亲信，用重金交结朝廷权贵。于是，他们的职务便不断升迁，或者由卿大夫而迁任国公，或者由一般的州郡迁升到重要的都市。他们在管辖的区域，俨然像住在自家的别墅一样逍遥自在。如果他们中有一人不幸而长寿不死，那么，百姓就会被任意宰割，毒害于天下。所以，我认为，天下至今战乱不息，百姓穷

困潦倒，都是由于这个缘故。呜呼！当年文皇帝设置府兵制的深远意义，现在究竟谁能真正理解并重新恢复呢！”

又作《战论》，以为：“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战士离落，兵甲钝弊，是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责实料食之过，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或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我矣！此厚赏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视刀锯，气色甚安，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墀之上矣，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之，堂然将陈，殷然将鼓，一则曰必为偃月，一则曰必为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羊骇之间，虏骑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专任责成之过，其败五也。今者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污，而乃踵前非，是不可为也。”

杜牧又撰写了《战论》一文，认为：“河北对于天下来说。就像珠宝一样重要；而天下对河北来说，就像人的四肢一样，相互联系而密不可分。河北人的风俗淳厚朴实，擅长作战和农耕，加上那里牧草茂盛，适合繁息战马，地势平坦，便于骑兵作战。所以，河北藩镇只要出征作战，往往大获全胜；而平时农耕，则富饶无比，不必贪图天下其他地方的物产，就可自给自足。这就像一个农家大户，虽无珠宝，但仍然富足。国家没有河北，就失去精良的盔甲、精锐的士卒、锋利

的刀剑、优良的弓箭和矫健的马匹，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一肢，失去了兵力。国家在与河北邻接的河东、河阳、义成、宣武、武宁、天平六个藩镇中，屯防重兵，专门用来防遏河北藩镇的叛乱，而不能调作它用，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二肢，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个藩镇的兵力，总计三十万人，士卒无所作为，只待朝廷衣食供给。这样，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至洛阳，民脂民膏搜刮干净，也才勉强供给，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三肢，失去了财力。与此同时，国家在咸阳的西北边防，也同样屯守重兵，防备吐蕃的侵扰，吴、越、荆、楚等地的赋税，全都被调往供给军饷，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四肢，又失去了财力。国家的四肢全被解除，仅仅留下头和身子，难道靠这两者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吗？现在，如果朝廷能下决心根治五个方面的弊政，那么，必能一次出战而大获全胜，安定全国，重新恢复国家业已失去的四肢。当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宰相大臣苟且偷安，贪求私利，而士卒流离失所，兵器朽钝。这是朝廷不重视军事训练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一个原因；官军中一百个人作战，但领取军饷的花名册上却有一千个人的姓名，无论大将小将，都公然贪污军饷，吃士兵的空额。为了营私舞弊，他们总是为敌人的强大而高兴，而以官军的失败为娱乐。所以，现在军中真正能作战的士卒很少，而虚耗军饷的士卒却很多。这是朝廷不核实军饷供给情况的过失，也是导致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二个原因；军队出战稍获小胜便虚张声势，向朝廷奔走相告，虚报战功，请求厚赏。朝廷对将士有时一天之内再次颁赏，有时一月之间多次封爵。因而，官军尚未凯旋班师，而军将的官品已经很高，他们朝思暮想的高官厚禄和田地住宅、金银财宝，甚至子孙的官爵都得到满足，谁还再肯出生入死为朝廷效力！这是朝廷赏赐太滥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三条原因；军将出征失利后，死伤大批士卒，丢失重要的城市，但一旦逃回京城，却仅仅贬为州刺史了事。他们在国法军法面前，毫不在意，神色自若，不到一年半载，往往又官复原职。这是朝廷惩罚太轻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四条原因；军队出征时，大将不能集中兵权，朝廷出使前线的宦官和监军却来往指挥，有的亲自率领兵马，有的亲自擂鼓督战，有的说应当摆偃月阵，有的说应当布鱼丽阵，常常争吵不息。三军将士不知所措，往往在徘徊慌乱的时候，被敌军骑兵乘机冲击，大败而归。这是朝廷不能集中兵权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

第五条原因。现在，如果朝廷想征调兵马洗刷过去的耻辱，但又仍然沿袭过去的这些弊政，那就如同南辕而北辙，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又作《守论》，以为：“今之议者皆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挠，外而不拘，亦犹豢扰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以为快也！愚曰：大历、贞元之间，适以此为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别待之，贷以法度。于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录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装缘采饰，无不备之。是以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唱，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余混轩嚣，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运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锄，小者惠来。不然，周、秦之郊，几为犯猎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杜牧又撰写《守论》一文，认为：“现今上奏朝廷的官员都说：‘对藩镇骄横跋扈的武夫悍将，朝廷应当用精兵良将威慑他们，高官厚禄奉养他们，使他们既安心而不敢犯法，既有行动自由而不致于拘谨。就像驯养虎狼一样，只要不违背它们的天性，就不会咆哮伤人。这是代宗大历和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安抚藩镇，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方针。因此，又何必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使百姓受尽煎熬而后快呢！’我认为，大历、贞元年间，朝廷正是由于奉行这种方针而深受其害。当时，凡是管辖几十个城池，拥有几千个士卒的节将大吏，朝廷就对他们另眼相看，甚至不惜枉法而加以宽容。于是，这些人自命不凡，口出大言，培植私党而自成体系，违法乱纪而妄自称尊。天子顾忌自己的尊严，视而不问，有关部门为了保持安宁，也不加斥责，反

而把高官厚禄无功授予他们。他们不主动来朝参拜皇上，朝廷反而赐给几杖，加以安慰。尤其是对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不加讨伐，反而把公主嫁给他们的子孙，嫁妆竭尽豪华，无所不备。朝廷对藩镇节将如此姑息迁就，所以，他们的领地日益广大，兵力日益强盛，专横跋扈日益严重，骄奢淫逸日益滋长，国家的土地和爵位、法制几乎都被他们分割破坏，但他们仍然贪心不足，认为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公然超越自己应有的名份，李希烈、朱先后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相继称王。随后，互相结盟而独立，对朝廷毫无惧色，出兵四处侵掠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样，由成德、魏博、幽州、淄青首先发难，宣武、淮西、浙西、西川随而响应叛乱，其余混水摸鱼，喧嚣钻营，企图效法的藩镇节将，处处都是。幸好宪宗励精图治，重用德才兼备的将相大臣，废寝忘食，朝夕商议平叛大计，所以能够诛除首恶，降服随从。不然的话，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一带，几乎也要遭到掠夺！人从生下来的一开始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恼怒，恼怒则战乱纷争随之而来。所以，家庭必须有教育和惩罚，国家必须有法律和刑罚，天子治理国家，就应当征伐天下。这些措施和手段，都是为了制裁人类的欲望，阻止战乱纷争而产生的。然而，大历、贞元年间，朝廷完全背离了这些原则，幻想用朝廷有限的官爵去满足藩镇无限的欲望，遏止战乱纷争，结果，反受其害，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现在，朝廷中一些人不仅不对此进行抨击，反而奉若经典。我认为这样下去，恐怕割据跋扈的藩镇就不仅仅限于河北了。呜呼！朝廷在大历、贞元年间对藩镇姑息迁就的治国方针，应当永远引以为戒！”

又注《孙子》，为之序，以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历观自古，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乃能有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杜牧又给《孙子》一书作注释，并撰写了序言，认为：“军队就是刑法，刑法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在孔夫子的弟子中，只有仲由和冉有真正理解他的这种思想。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开始，把这本来同一的事物区分为文、武两个方面。于是，二者截然分离，并行不悖。文官不敢再谈论军事，甚至以谈论军事为耻，如果有人谈论，大家则把他视为粗人，不愿再和他接近。呜呼！现今朝廷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此！《礼记》中说：‘敌人包围都城，在四郊扎营结寨，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古往今来，凡是创建一个国家，灭亡一个国家，没有不依仗军队而成功的。指挥军队的人，必须具备高度的智慧、优秀的品德、杰出的才能，并且博闻强识，才能在战争中运用自如，有所建树。所以，有关军事问题，首先应当在朝廷充分讨论，决定战略方针，然后再命将帅出征执行。这就像汉高祖说的那样‘牵狗的是人，而捉兔的是狗’。现在，有些宰相说：‘军事不关我的事，我不必懂得。’那么，君子就应当说：‘你不懂军事，就不要担任宰相！’

[17]前宁行军司马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上深恶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阁内奏弹注：“内通敕使，外连朝士，两地往来，卜射财贿，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旬日之间，章数十上。守澄匿注于右军，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皆恶注。左军将李弘楚说元素曰：“郑注奸猾无双；卵不除，使成羽翼，必为国患。今因御史所劾匿军中，弘楚请以中尉意，诈为有疾，召使治之，来则中尉延与坐，弘楚侍侧，伺中尉举目，擒出杖杀之。中尉因见上叩头请罪，具言其奸，杨、王必助中尉进言。况中尉有翼戴之功，岂以除奸而获罪乎！”元素以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辞泉涌；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弘楚伺再三，元素不顾，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断，必不免他日之祸矣！”因解军职去；顷之，疽发背卒。王涯之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寝李款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释之；寻奏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骇叹。

[17]前宁行军司马郑注依赖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权势熏天，唐文宗十分憎恨他。九月，丙寅（十三日），侍御史李款在紫宸殿弹劾郑注说：“郑注在宫中交结宦官，在南衙交结百官，两地往来奔走，收取贿赂，窥测动向，窃取大权，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请求朝廷批准把

他交付御史台审查治罪。”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他接连几十次上书弹劾郑注。王守澄把郑注藏在右神策军中。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都憎恨郑注。这时，左神策军将李弘楚劝韦元素说：“郑注阴险狡诈，举世无双。如果不乘他尚在卵翼的时候及时除去，等到羽毛丰满时，必定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现在，他被侍御史李款弹劾，躲藏在右神策军中。我请求让我以您的名义去见他，借口说您身体有病，请他前来诊断。来后您请他坐下来谈话，我站在旁边侍候，看到您用眼睛向我示意，我就把他抓出去杀掉。然后，您面见皇上，叩头请罪，把他以往的罪行一一向皇上汇报。届时，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肯定会帮助您说话。况且您对皇上有拥立的功劳，怎么会因为除去一个奸人而被怪罪！”韦元素认为很有道理，就派李弘楚去召唤郑注。郑注来后，对韦元素点头哈腰，毕恭毕敬，接着，夸夸其谈，奸邪的言辞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韦元素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聚精会神，不觉疲倦。李弘楚在旁边多次暗示韦元韦应该动手，韦元素根本不理。随后，赠送郑注大批金银钱帛，送他回去。李弘楚大怒，说：“您失去今天诛杀他的机会，将来必然难免遭受他的陷害。”于是，辞职而去。不久，背部长疮去世。当初王涯升任宰相时，郑注曾在幕后为他活动。这时，王涯惧怕王守澄的权势，因而把李款弹劾郑注的奏章压下来，不在朝廷讨论。王守澄又在文宗的面前为郑注辩护，于是，文宗赦免了郑注。不久，王守澄又奏请朝廷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任右神策军判官。朝廷内外无不惊讶感叹。

[18]甲寅，以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18]甲寅（疑误），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19]群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号，冬，十二月，甲午，上尊号曰太和文武仁圣皇帝。会有五坊中使薛季棱自同、华还，言闾阎凋弊。上叹曰：“关中小稔，百姓尚尔，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无术以救之，敢崇虚名乎！”因以通天带赏季棱。群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19]群臣考虑到文宗已即位八年了，尚未接受尊号，冬季，十二月，甲午（十二日），百官为文宗上尊号，称为太和文武仁圣皇帝。这时，五坊使薛季棱从同州、华州出使回京，向文宗汇报说百姓穷

困。文宗感叹地说：“关中今年收成不错，百姓尚且如此，何况江、淮地区近年连连水灾，百姓生活可想而知！我既然没有办法救济百姓，怎么敢接受尊号的虚名呢！”于是，把自己的通天犀带赏给薛季棱。群臣百官四次为文宗上尊号，文宗最后仍不接受。

[20]庚子，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

[20]庚子（十八日），唐文宗中风后不能说话。王守澄向文宗推荐说，昭义行军司马郑注擅长医术。文宗召郑注来京城，吃了他开的药后，很有效果。于是，郑注开始得到文宗的宠爱。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五卷

唐纪六十一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中太和八年（甲寅、834）

唐纪六十一唐文宗太和八年（甲寅，公元834年）

[1]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见近臣，然神识耗减，不能复故。

[1]春季，正月，唐文宗的病情稍有好转，丁巳（初五），亲临太和殿，接见左右亲近的臣僚。然而精神萎靡不振，远不如从前。

[2]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2]二月，壬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3]夏，六月，丙戌，莒王纾薨。

[3]夏季，六月，丙戌（初七），莒王李纾去世。

[4]上以久旱，诏求致雨之方。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表，以为："仍岁大旱，非圣德不至，直以宋申锡之冤滥，郑注之奸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斩注而雪申锡。"表留中；中敏谢病归东都。

[4]文宗鉴于天气大旱很久，下诏征求能够下雨的方法。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表认为："现在连年大旱，并非陛下的品德不高，而是由于前宰相宋申锡被贬的案件太冤，郑注的行为奸邪不轨。因此，现在求雨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处死郑注而为宋申锡平反。"李中敏的奏章被留在宫中，没有答复。于是，李中敏以身体有病为由，辞职回到东都洛阳。

[5]郯王经薨。

[5]郯王李经去世。

[6]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还东都。会留守李逢吉思复入相，仲言自言与郑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赂之。注引仲言见王守澄，守澄荐于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见之。时仲言有母服，难入禁中，乃使衣民服，号王山人。仲言仪状秀伟，倜傥尚气，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上见之，大悦，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6]当初，李仲言被流放到象州，后来，由于朝廷大赦，回到东都洛阳。这时，东都留守李逢吉正想再入朝担任宰相。李仲言自称和郑

注关系密切，于是，李逢吉派李仲言用重金向郑注行贿。郑注引李仲言拜见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守澄，王守澄又把李仲言推荐给文宗，声称李仲言精通《周易》。于是，文宗召见李仲言。这时，李仲言正在为母亲服丧，身着丧服，不便进入宫中，文宗便让他穿上民服，号为王山人。李仲言身材魁梧，潇洒豪爽，擅长文辞，而且口才好，足智多谋。文宗召见后，十分高兴，认为他是一个奇才，因而对他的待遇日益隆重。

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为谏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所为，计陛下必尽知之，岂宜置之近侍？"上曰："然岂不容其改过？"对曰："臣闻惟颜回能不贰过。彼圣贤之过，但思虑不至，或失中道耳。至于仲言之恶，著于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李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对曰："逢吉身为宰相，乃荐奸邪以误国，亦罪人也。"上曰："然则别除一官。"对曰："亦不可。"上顾王涯，涯对曰："可。"德裕挥手止之，上回顾适见，色殊不怿而罢。始，涯闻上欲用仲言，草谏疏极愤激；既而见上意坚，且畏其党盛，遂中变。

李仲言已经为母亲服丧期满。秋季，八月，辛卯（十三日），文宗想任命他为谏官，安置在翰林院。宰相李德裕说："李仲言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想陛下都知道，这种人怎么能安排到您的身旁作为侍从呢？"文宗说："难道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李德裕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孔子的弟子颜回能不犯相同的第二次错误。颜回犯的错误，是圣贤一时对问题考虑不周，偏离了中庸之道所犯的错误。而李仲言的过错，则是出自内心，怎能能改得了！"文宗说："李逢吉推荐李仲言，朕不愿食言。"李德裕说："李逢吉身为宰相，却不负责任地推荐李仲言这种奸人，以达到他危害国家的目的，所以，他也是罪人。"文宗说："那么，就另外授任他一个职务。"李德裕说："那也不行。"文宗回头看着宰相王涯，王涯赶快回答说："可以。"李德裕连连挥手阻止他，被文宗回头看见，文宗很不高兴，宣布结束商议。在这以前，王涯听说文宗打算任用李仲言，急忙起草了一篇劝阻的上疏，措辞十分激烈。后来，他看文宗任用李仲言的态度很坚决，并且畏惧李逢吉的党羽势力强盛，于是，在文宗召集宰相讨论时临时变卦。

寻以仲言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封还敕书。德裕将出中书，谓涯曰："且喜给事中封敕！"涯即召肃、谓曰："李公适留语，令二阁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惊曰："德裕不欲封还，当面闻，何必使人传言！且有司封驳，敢复禀宰相意邪！"二人怅恨而去。

不久，朝廷任命李仲言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封还任命敕书，打算驳回对李仲言的任命。这时，李德裕刚要从政事堂出门，对王涯说："给事中封还敕书，真值得高兴！"王涯听后，随即召来郑肃和韩说："李德裕刚才留话说，让二位不要封还敕书。"于是，二人署名通过。第二天，将此事告诉李德裕，李德裕大吃一惊，说："我如果不同意你们二人封还敕书，肯定会当面对你们说，何必叫别人转达！况且给事中行使封驳权，难道还要秉承宰相的意图！"二人这才明白被王涯欺骗，于是，懊恨而去。

九月，辛亥，征昭义节度副使郑注至京师。王守澄、李仲言、郑注皆恶李德裕，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与德裕不相悦，引宗闵以敌之。壬戌，诏征宗闵于兴元。

九月，辛亥（初三），文宗命昭义节度副使郑注来京城。王守澄、李仲言、郑注都憎恨李德裕，鉴于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和李德裕有矛盾，于是，向文宗推荐李宗闵，以便排挤李德裕。壬戌（十四日），文宗下诏，命李宗闵从山南西道的治所兴元来京城。

[7]冬，十月，辛巳，幽州军乱，逐节度使杨志诚及监军李怀仵，推兵马使史元忠主留务。

[7]冬季，十月，辛巳（初四），幽州军队内乱，将士驱逐节度使杨志诚和监军李怀仵，推举兵马使史元忠主持留守事务。

[8]庚寅，以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是日，以李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给事中高铢、郑肃、韩、谏议大夫郭承嘏、中书舍人权璩等争之，不能得。承嘏，之孙；德舆之子也。

[8]庚寅（十三日），唐文宗任命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甲午（十七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以同平章事头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日，任命李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给事中高铢、郑肃、翰，谏议大夫郭承嘏，中书舍人权璩等人争辩，认为不

可，但他们的意见不被文宗采纳。郭承嘏是郭的孙子。权璩是权德舆的儿子。

[9]乙巳，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从之。

[9]乙巳（二十九日），礼部贡院奏请进士科考试仍然加试诗赋，文宗批准。

[10]李德裕见上自陈，请留京师。丙午，以德裕为兵部尚书。

[10]李德裕面见文宗，表示不愿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请求留在京城任职。丙午（二十九日），文宗任命他为兵部尚书。

[11]杨志诚过太原，李载义自殴击，欲杀之，幕僚谏救得免，杀其妻子及从行将卒；朝廷以载义有功，不问。载义母兄葬幽州，志诚发取其财。载义奏乞取志诚心以祭母，不许。

[11]杨志诚被将士从幽州驱逐后，路过太原，河东节度使李载义亲自动手殴打杨志诚，并想把他杀死。李载义的幕僚极力劝阻，杨志诚才得以免死。李载义于是杀杨志诚的妻子和随从将士。朝廷鉴于李载义曾参予平定横海李同捷叛乱有功，因而不加责问。此前，李载义的母亲和兄弟去世后埋葬在幽州，杨志诚发掘他们的坟墓，掠取墓中的陪葬财物。李载义奏请挖杨志诚的心用来祭祀他的母亲，文宗不许。

[12]十一月，成德节度使王庭凑薨，军中奉其子都知兵马使元逵知留后。元逵改父所为，事朝廷礼甚谨。

[12]十一月，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去世。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都知兵马使王元逵暂为留后。王元逵改变父亲骄横跋扈的行为，对朝廷十分恭敬。

[13]史元忠献杨志诚所造衮衣及诸僭物。丁卯，流志诚于岭南，道杀之。

[13]史元忠把杨志诚擅自织造的皇帝衮衣和其他超越自己名份的器物奉献朝廷。丁卯（二十一日），唐文宗下令把杨志诚流放到岭南。杨志诚走到半路，被朝廷派人杀死。

[14]李宗闵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复以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复兼平章事。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14]宰相李宗闵上言说，朝廷任命李德裕为山南西道的制书已经下达，不应当由于他自己不愿上任就中途改变。乙亥（二十九日），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再兼任同平章事的头衔。这时，李德裕和李宗闵各有自己的党羽，相互之间极力排挤对方，声援同党。文宗对此十分忧虑，经常感叹地说："诛除河北三镇的叛贼容易，但去除朝廷的朋党实在太难！"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则朋党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则不然。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矣。

臣司马光曰：君子和小人之间不能相容，就像冰和炭火不能放在同一个器具中相处一样。所以，如果君子执政，就排斥小人；小人得势，就排斥君子，这是很自然的道理。然而，君子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撤免庸俗无能的人，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而小人则阿谀奉迎，投其所好，毁其所恶，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的人被称为正直的君子；而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的人则被称为朋党。究竟是正直的君子还是朋党，关键在于君主认真辨别。所以，凡是英明的君主执政，根据国家的需要而设置不同的职位，根据官员的才能大小授予他们不同的职务。对于有突出政绩的官员，加以提拔赏赐；有严重罪行者，则撤免惩罚。既不被奸臣的谗言所迷惑，也不因他们的花言巧语而改变自己的主见，如能这样做，朋党又怎么能够产生呢？凡是昏庸的君主执政，则恰恰相反。他们既不能明辨是非，处理问题又优柔寡断，以致奸邪小人和正人君子都被任用。朝廷的大政方针自己不能作主，决策权渐渐移到他人手中。于是，奸邪小人得志猖狂，朝廷中必然出现朋党。

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集，故朝廷有朋党，则人主当自咎而不当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党，何不察其所毁誉者为实，为诬，所进退者为贤，为不肖，其心为公，为私，其人为君子，为小人！苟实

也，贤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当进之；诬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当刑之。如是，虽驱之使为朋党，孰敢哉！释是不为，乃怨群臣之难治，是犹不种不芸而怨田之芜也。朝中之党且不能去，况河北贼乎！

凡是树木腐朽，就会产生蠹虫；食醋酸败，就会集聚蜹虫。所以，如果朝廷出现朋党，君主应当首先自我引咎，而不应当责备群臣百官。唐文宗如果忧虑群臣朋比为党，为什么不去核查他们所诽谤和赞誉的是事实，还是捏造？他们所荐举的官员是德才兼备，还是庸俗无能？办事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他们本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他们的言行实事求是，荐举的官员德才兼备，办事出于公心，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君子，朝廷不但应当采纳这些人的意见，而且应当提拔他们。如果他们捏造事实，荐举的官员庸俗无能，办事出于私心，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小人，朝廷不但应当拒绝这些人的意见，而且应当惩罚他们。如果唐文宗能够这样去做，那么，就是命令百官结党营私，也肯定没有人胆敢那样去干！唐文宗不去这样做，反而埋怨群臣百官难以驾驭，这就好像一个农夫，自己不种田也不锄草，反而抱怨田地荒芜一样。唐文宗对朝廷中的朋党尚且不能铲除，何况对于河北三镇的叛贼呢！

[15]丙子，李仲言请改名训。

[15]丙子（三十日），李仲言奏请改名为李训。

[16]幽州奏莫州军乱，刺史张元不知所在。

[16]幽州奏报，莫州发生军队变乱，刺史张元去向不明。

[17]十二月，己卯，以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听。于是注诈上表固辞，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赐之，不受。

[17]十二月，己卯（初三），唐文宗任命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谏议大夫郭承嘏多次上疏认为不可，文宗不听。于是，郑注上表，虚假地一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文宗又派宦官把任命书授予郑注，郑注仍然不接受。

[18]癸未，以史元忠为卢龙留后。

[18]癸未（初七），唐文宗任命史元忠为幽州留后。

[19]初，宋申锡与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诏诛郑注，使京兆尹王掩捕之。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又与李训善，于是训、注共荐之，自浙西观察使征为尚书左丞。

[19]当初，宋申锡和御史中丞宇文鼎一同接受文宗下达的诛除郑注的密诏，二人派京兆尹王去逮捕郑注。王把逮捕令秘密地告诉王守澄。于是，郑注得以逃脱，因而他十分感激王。王又和李训关系密切，于是郑注和李训一起向文宗推荐王，王因此从浙西道观察使被召入京城，任命为尚书左丞。

九年（乙卯、835）

九年（乙卯，公元835年）

[1]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为成德节度使。

[1]春季，正月，乙卯（初九），唐文宗任命王元逵为成德节度使。

[2]巢公凑薨，追赠齐王。

[2]巢公李凑去世，朝廷追赠为齐王。

[3]郑注上言秦地有灾，宜兴役以禳之。辛卯，发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

[3]郑注上言朝廷，声称关中发生灾害，应当征发劳役，以便消灾。辛卯（疑误），唐文宗征发左、右神策军一千五百人疏浚曲江池和昆明池。

[4]三月，冀王薨。

[4]三月，冀王李去世。

[5]丙辰，以史元忠为卢龙节度使。

[5]丙辰（十一日），唐文宗任命史元忠为幽州节度使。

[6]初，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阳坐宋申锡事放归金陵，诏德裕存处之。会德裕已离浙西，牒留后李蟾使如诏旨。至是，左丞王、户部侍郎李汉奏德裕厚赂仲阳，阴结漳王，图为不轨。上怒甚，召宰相及、汉、郑注等面质之。、汉等极口诬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应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为宾客分司。

[6]当初，李德裕担任浙西道观察使时，漳王李凑的女师杜仲阳由于宋申锡案件的牵连，被流放到金陵。文宗诏命李德裕予以关照。正好李德裕此时已奉命调离浙江西道，于是，命留后李蟾按文宗诏令办理。这时，尚书左丞王和户部侍郎李汉上奏，说李德裕优厚地贿赂杜仲阳，秘密地和漳王交结，企图谋反。文宗大怒，召集宰相及王、李汉、郑注等人当面询问。王、李汉等人众口一辞，诬陷李德裕。宰相路隋说："李德裕不至于这样，如果真象他们说的那样的话，我也应当有罪了！"于是，王等人这才不再说了。夏季，四月，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7]癸巳，以郑注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举仓部员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时人皆哂之。

[7]癸巳（十八日），唐文宗任命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这才接受任命，同时推荐仓部员外郎李款代替自己原来的职务，他说："李款以前虽然无辜地弹劾过我，但是，他这样做也是对皇上尽忠。"当时人都耻笑他假装宽宏大度。

[8]丙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镇海节度使，趣之赴镇，不得面辞；坐救李德裕故也。

[8]丙申（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为镇海节度使，同时命他尽快离京上任，不得向自己当面告辞。这是由于前此在王等人诬告李德裕时，他出面为李德裕辩解的缘故。

[9]初，京兆尹河南贾，性褊躁轻率，与李德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闵、郑注。上巳，赐百官宴于曲江，故事，尹于外门下马，揖御史。恃其贵势，乘马直入，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与之争，骂曰："黄面儿敢尔！"坐罚俸。耻之，求出，诏以为浙西观察使；尚未行，戊戌，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9]当初，京兆尹、河南人贾性情急躁轻率。他和李德裕有矛盾，和李宗闵、郑注关系亲近。上巳（三月三日），唐文宗在曲江举行宴会，招待百官。按照以往惯例，京兆尹应当在门外下马，向御史台官员行礼，然后进门。贾依恃他的地位和权势，乘马直接入门。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和他争论起来，贾破口大骂，说："你们这些黄脸儿怎么敢挡我！"于是，因罪而被罚俸禄。贾觉得十分耻辱，请求出任藩镇

职务。文宗下诏，任命他为浙西道观察使。尚未成行，戊戌（疑误），唐文宗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0]庚子，制以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奔问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征逋悬钱三十万缗，百姓愁困；贬德裕袁州长史。

[10]庚子（二十五日），朝廷下制，鉴于文宗前不久刚刚患病时，王涯招呼李德裕去看望文宗病情，李德裕竟然不去。同时，李德裕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曾经征收百姓的赋税欠款三十万缗，导致百姓穷困。因此，贬李德裕为袁州长史。

[11]初，宋申锡获罪，宦官益横；上外虽包容，内不能堪。李训、郑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训因进讲，数以微言动上。上见其才辨，意训可与谋大事；且以训、注皆因王守澄以进，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诚告之。训、注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赫。注多在禁中，或时休沐，宾客填门，赂遗山积。外人但知训、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

[11]当初，宋申锡被判罪贬官后，宦官更加骄横。文宗虽然外表不露声色，内心却不能容忍。李训、郑注得到文宗信用后，揣摸了解了文宗的心思。于是，李训在给文宗讲读经典时，多次暗示文宗。文宗觉得李训很有才能，能言善辩，认为可以和他商议诛除宦官。同时考虑到李训和郑注都是宦官王守澄推荐的，估计和二人商议，宦官不会疑心，于是，把自己的意图秘密地告诉了二人。李训、郑注因此以诛除宦官为己任。二人相互依赖，昼夜商议对策，凡给文宗的建议，文宗无不采纳，声势喧赫。郑注经常待在宫中，有时休假在家，要求拜见他的人站满他的门前，贿赂他的财物堆积如山。外面人只知道李训和郑注依靠宦官的权势擅自作威作福，却不知道他们二人和文宗密谋诛除宦官。

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兴宁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五月，乙丑，以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悦。

当初文宗被拥立为皇帝时，右领军将军、循州兴宁县人仇士良曾经有很大的功劳。但他受到王守澄的压制，于是，二人产生了矛盾。这时，李训、郑注向文宗建议，提拔仇士良以便分割王守澄的权力。五

月，乙丑（二十一日），文宗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守澄得知后很不高兴。

[12]戊辰，以左丞王为户部尚书，判度支。

[12]戊辰（二十四日），唐文宗任命尚书左丞王为户部尚书、判度支。

[13]京城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民间惊惧，上闻而恶之。郑注素恶京兆尹杨虞卿，与李训共构之，云此语出于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狱。注求为两省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不许，注毁之于上。会宗闵救杨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贬明州刺史。

[13]京城长安盛传谣言，说郑注为皇上合制金丹，必须用小孩的心肝入药，百姓为此而惊扰惧怕。文宗得知后十分恼恨。郑注向来憎恶京兆尹杨虞卿，于是，他和李训一起诬陷杨虞卿，说谣言出于虞卿的家属。文宗大怒，六月，下令将杨虞卿逮捕，押在御史台狱中。此前，郑注曾经求做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不许，郑注因此在文宗面前诽谤李宗闵。这时，正好李宗闵为杨虞卿辩解，文宗大怒，呵斥李宗闵出宫。壬寅（初四），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

[14]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郑注因之出承和于西川，元素于淮南，践言于河东，皆为监军。

[14]左神策护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在宫中当权，与王守澄争权不和。李训和郑注乘机劝文宗任命杨承和为剑南西川监军，韦元素为淮南监军，王践言为河东监军。

[15]秋，七月，甲辰朔，贬杨虞卿虔州司马。

[15]秋季，七月，甲辰朔（初一），唐文宗贬杨虞卿为虔州司马。

[16]庚戌，作紫云楼于曲江。

[16]庚戌（初七），唐文宗下令在曲江修筑紫云楼。

[17]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7]辛亥（初八），唐文宗任命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上以为信然，宠任日隆。

李训、郑注为文宗谋划革除朝廷弊政，收复失地，达到天下大治太平的策略，认为应当首先诛除宦官，其次出兵收复河、湟地区，最后平定河北三镇。二人开陈方略，了如指掌。文宗认为言之有理，宠信日益隆重。

初，李宗闵为吏部侍郎，因驸马都尉沈结女学士宋若宪、知枢密杨承和得为相。及贬明州，郑注发其事，壬子，再贬处州长史。

当初，李宗闵担任吏部侍郎时，曾通过驸马都尉沈交结宫中女学士宋若宪和知枢密杨承和，因而被任命为宰相。等到李宗闵被贬为明州刺史时，郑注向文宗揭发了这件事。壬子（初九），文宗再贬李宗闵为处州长史。

著作郎、分司舒元舆与李训善，训用事，召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鞫杨虞卿狱；癸丑，擢为御史中丞。元舆，元褒之兄也。

著作郎、分司东都舒元舆和李训关系亲近，李训掌权后，推荐舒元舆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负责审问杨虞卿的案件。癸丑（初十），舒元舆被擢拔为御史中丞。舒元舆是补阙舒元褒的哥哥。

贬吏部侍郎李汉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浣为遂州刺史，皆坐李宗闵之党。

唐文宗贬吏部侍郎李汉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浣为遂州刺史。二人都是由于李宗闵的同党而被贬。

是时李训、郑注连逐三相，威震天下，于是平生丝恩发怨无不报者。

这时，李训、郑注接连诬陷贬逐李德裕、路隋、李宗闵三位宰相，权势威震天下。于是，凡是过去对自己稍有恩德的人无不提拔，和自己稍有怨恨的人无不报复。

[18]李训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巳，诏所在试僧尼诵经不中格者，皆勒归俗；禁置寺及私度人。

[18]李训奏称，现今僧尼太多，虚耗国家和百姓的财产。丁巳（十四日），文宗下诏，命各地测试僧尼，凡读经不合格者，一律遣归还俗。同时禁止再修建新的寺院和私自剃度百姓为僧尼。

[19]时人皆言郑注朝夕且为相，侍御史李甘扬言于朝曰：“白麻出，我必坏之于庭！”癸亥，贬甘封州司马。然李训亦忌注，不欲使为相，事竟寝。

[19]这时，人们都认为郑注很快会被任命为宰相，侍御史李甘在朝廷扬言说：“如果皇上任命郑注为宰相的白麻诏书颁布，我一定要在这里当众予以弹劾驳回！”癸亥（二十日），李甘被贬为封州司马。不过，这时李训也妒忌郑注，不愿让他担任宰相，所以，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20]甲子，以国子博士李训为兵部郎中、知制诰，依前侍讲学士。

[20]甲子（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国子博士李训为兵部郎中、知制诰，并仍为翰林侍讲学士。

[21]贬左金吾大将军沈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贬李宗闵潮州司户。赐宋若宪死。

[21]唐文宗贬左金吾大将军沈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初三），又贬李宗闵为潮州司户。命女学士宋若宪自尽。

[22]丁丑，以太仆卿郑注为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注好服鹿裘，以隐沦自处，上以师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尝问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曰：“卿知有郑注乎？亦尝与之言乎？”对曰：“臣岂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为人。其人奸邪，陛下宠之，恐无益圣德。臣忝在近密，安敢与此人交通！”戊寅，贬珏江州刺史。再贬沈柳州司户。

[22]丁丑（初四），唐文宗任命太仆寺卿郑注为工部尚书，充任翰林侍讲学士。郑注喜好穿鹿皮缝制的衣服，平日隐居，行踪诡秘，文宗把他作为老师、朋友看待。郑注最初得到文宗信用的时候，一次，文宗问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说：“你知道郑注这个人吗？过去曾经和他谈过话吗？”李珏回答说：“我不仅知道他的姓名，而且深知他的为人。郑注是一个奸邪小人，陛下宠信他，恐怕很不适当。我作为陛下的亲信臣僚，怎么敢和这种人交结！”戊寅（初五），文宗贬李珏为江州刺史。再贬沈为柳州司户。

[23]丙申，诏以杨承和庇护宋申锡，韦元素、王践言与李宗闵、李德裕中外连结，受其赂遗。承和可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践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锢送。杨虞卿、李汉、萧浣为朋党之首，贬虞卿虔

州司户，汉汾州司马，浣遂州司马。寻遣使追赐承和、元素、践言死。时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

[23]丙申（二十三日），唐文宗下诏，鉴于剑南西川监军杨承和当年曾袒护宋申锡的罪行，淮南监军韦元素、河东监军王践言和前宰相李宗闵、李德裕在朝廷内外相互勾结，接受他们的贿赂。因此，免去三人的职务，把他们分别发放到边远的州、象州、恩州监管，命令西川、淮南和河东分别派人把他们枷锢押送到监管地区。杨虞卿、李汉、萧浣都是朋党的首领，贬杨虞卿为虔州司户，李汉为汾州司马、萧浣为遂州司马。不久，又派人追命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自尽。这时，前枢密使崔潭峻已经去世，文宗命把他剖棺鞭尸。

己亥，以前庐州刺史罗立言为司农少卿。立言赃吏，以赂结郑注而得之。

己亥（二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前庐州刺史罗立言为司农寺少卿。罗立言是一个贪官污吏，他是通过贿赂郑注才得到任命的。

郑注之入翰林也，中书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医药奉君亲，注衔之；奏元裕尝出郊送李宗闵，壬寅，贬元裕阆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孙也。

郑注在此前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时，是由中书舍人高元裕起草的任命制书，制书说郑注曾以医术侍奉皇上。郑注于是十分痛恨高元裕，向文宗奏称，李宗闵被贬时，高元裕曾出城到郊外送他。壬寅（二十九日），唐文宗贬高元裕为阆州刺史。

时注与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廷中汹汹，上亦知之。训、注恐为人所摇，九月，癸卯朔，劝上下诏："应与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今日以前贬黜之外，余皆不问。"人情稍安。

这时，郑注和李训对他们所厌恶的朝官，都指斥为李德裕和李宗闵的党羽，每天都有人被贬逐。上朝时，百官的班列为之一空，朝廷上下人心恐惧。文宗也得知这种情况。郑注和李训担心被人控告，动摇自己的地位，于是，九月，癸卯朔（初一），二人劝文宗下诏："凡是李德裕、李宗闵的亲戚朋友，以及他们的学生弟子和原来的部下，除今日以前贬黜的以外，其余一律不再追究。"于是，人心逐渐安定。

[24]盐铁使王涯奏改江淮、岭南茶法，增其税。

[24]盐铁使王涯奏请改革江淮、岭南地区的茶叶税收办法，增加茶税。

[25]庚申，以凤翔节度使李听为忠武节度使，代杜。

[25]庚申（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凤翔节度使李听为忠武节度使，代替杜。

[26]宪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陈弘志所为。时弘志为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为上谋召之，至青泥驿，癸亥，封杖杀之。

[26]当年唐宪宗去世，宫中侍从都说是被宦官陈弘志所暗害的。这时，陈弘志担任山南东道监军，李训建议文宗召陈弘志来京。陈弘志走到青泥驿，癸亥（二十一日），被朝廷派人杖杀。

[27]郑注求为凤翔节度使，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虽因注得进，及势位俱盛，心颇忌注。谋欲中外协势以诛宦官，故出注于凤翔。其实俟既诛宦官，并图注也。

[27]郑注请求担任凤翔节度使，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认为不可。丁卯（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李固言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虽然是通过郑注推荐而被提拔的，但当他的职务和权势都已达到顶点时，心中十分妒忌郑注。他密谋在朝廷里应外合诛除宦官，所以建议郑注担任凤翔节度使。其实，是想等诛除宦官后，连同郑注也一同除掉。

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为参佐，请礼部员外郎韦温为副使，温不可。或曰：“拒之必为患。”温曰：“择祸莫若轻。拒之止于远贬，从之有不测之祸。”卒辞之。

郑注想征召朝廷中出于名门世家并有威望的官员作为自己的僚佐，以便壮大声势。于是，邀请礼部员外郎韦温为节度副使，韦温不同意。有人对韦温说：“您拒绝他的邀请，将来肯定要被诬陷。”韦温说：“如果做两件事同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灾难的话，那么，就应当选择较轻一点的灾难。现在，我拒绝郑注的邀请，最多被他诬陷贬逐到边远的地方，但如果同意而跟随他，恐怕有难以预测的更大灾难。”最后，还是拒绝了。

[28]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李训、郑注为上谋，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

[28]戊辰（二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李训、郑注为文宗策划，擢拔王守澄担任荣誉性的最高级军职，以表示对他的尊崇，实际上削除他的兵权。

[29]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并同平章事。仍命训三二日一入翰林讲《易》。元舆为中丞，凡训、注所恶者，则为之弹击，由是得为相。又上惩李宗闵、李德裕多朋党，以贾及元舆皆孤寒新进，故擢为相，庶其无党耳。

[29]己巳（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二人并为同平章事。同时，命李训仍然三天或两天到翰林院一次，为文宗讲解《周易》，舒元舆担任御史中丞时，对于李训、郑注所厌恶的朝官，一律进行弹劾，因此，被任命为宰相。同时，文宗也鉴于以前李宗闵、李德裕担任宰相时朋比为党，认为贾和舒元舆都是家世寒微而刚刚考中进士不久的朝官，所以擢任为宰相，希望他们不致朋比为党。

训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王涯辈承顺其风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

李训由被流放的罪人而重新起用，刚刚一年就被任命为宰相，得到文宗全心全意地重用，李训有时在中书门下办公，有时在翰林院办公，朝廷的大政方针都由他决断。宰相王涯等人对他阿谀奉迎，惟恐有所违背。从神策军护军中尉、枢密使以至禁军诸将，见到李训无不震惊恐惧，迎拜叩首。

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训、注得进。

壬申（三十日），唐文宗任命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暂时代理御史中丞。李孝本是皇室的后代，依附李训、郑注，因而得到提拔。

[30]李听自恃勋旧，不礼于郑注。注代听镇凤翔，先遣牙将丹骏至军中慰劳，诬奏听在镇贪虐。冬，十月，乙亥，以听为太子太保、分司，复以杜为忠武节度使。

[30]李听自恃自己是对朝廷立有大功的老臣，对郑注不大礼貌。这时，郑注被任命为凤翔节度使，代替李听的职务，于是，先派牙将丹骏到凤翔慰问将士，随后，诬奏李听在担任凤翔节度使时贪污暴虐。冬季，十月，乙亥（初三），唐文宗任命李听为太子太保，分司东都。同时，任命杜为忠武节度使，代替李听。

郑注每自负经济之略，上问以富人之术，注无以对，乃请榷茶。于是以王涯兼榷茶使，涯知不可而不敢违，人甚苦之。

郑注常常自负有治理国家才智方略，文宗向他咨询能够使百姓富裕的方法，郑注无言以对，于是，请求实行茶叶专卖制度。文宗于是任命王涯兼任榷茶使，王涯自知茶叶专卖不妥，但又不敢违背，百姓因此大受其苦。

[31]郑注欲收僧尼之誉，固请罢沙汰，从之。

[31]郑注想得到僧尼的支持和赞誉，于是，再三请求文宗停止继续淘汰僧尼，文宗批准。

[32]李训、郑注密言于上，请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赐鸩，杀之，赠扬州大都督。训、注本因守澄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阴狡，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

[32]李训、郑注秘密地向文宗建议，请求诛杀王守澄。辛巳（初九），文宗派遣宦官李好古前往王守澄的住宅，赐王守澄毒酒，把他杀死。随后，追赠王守澄为扬州大都督。李训、郑注本来是通过王守澄的推荐才被提拔的，但最后却密谋把他杀死。所以，百官都为王守澄国奸佞被杀而拍手称快，同时厌恶李训、郑注的阴险狡诈。这样，元和末年暗害唐宪宗的叛贼逆党几乎被诛除干净。

乙酉，郑注赴镇。

乙酉（十三日），郑注前往凤翔上任。

[33]庚子，以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余如故。李训所奖拔，率皆狂险之士，然亦时取天下重望以顺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郑覃皆累朝耆俊，久为当路所轧，置之散地，训皆引居崇秩。由

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识者见其横甚，知将败矣。

[33]庚子（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其他职务仍旧不变。这时，李训所推荐提拔的官员，大多是狂妄阴险之徒。然而，他们有时也任命个别在朝廷内外有崇高威望的人，如裴度、令狐楚、郑覃，都是几朝德高望重的老臣，但很久以来，被当朝权贵所倾轧，仅仅担任散官而无所事事。现在，都被李训推荐担任要职。于是，不仅文宗受到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而且士大夫也有不少人希望他真的能够辅佐皇上达到天下太平。然而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看他那么骄横，预料他肯定会失败。

[34]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癸丑，以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载义兼侍中。丁巳，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王为河东节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孙也。己未，以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

[34]十一月，丙午（初五），唐文宗任命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癸丑（十二日），任命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载义兼侍中。丁巳（十六日），任命户部尚书、判度支王为河东节度使。戊午（十七日），任命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京兆少尹罗立言暂时处理京兆府的政务。李石是李神符的第五代子孙。己未（十八日），任命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

始，郑注与李训谋，至镇，选壮士数百，皆持白，怀其斧，以为亲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水，注奏请入护葬事，因以亲兵自随。仍奏令内臣中尉以下尽集水送葬，注因阖门，令亲兵斧之，使无遗类。约既定，训与其党谋："如此事成，则注专有其功，不若使行余、以赴镇为名，多募壮士为部曲，并用金吾、台府吏卒，先期诛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余、、立言、约及中丞李孝本，皆训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独与是数人及舒元舆谋之，他人皆莫之知也。

最初，郑注和李训商议，待郑注到风翔上任后，挑选几百名壮士，每人携带一根白色棍棒，怀揣一把利斧，作为亲兵。二人约定，本月戊辰（二十七日），朝廷在河旁埋葬王守澄时，由郑注奏请文宗批准率兵护卫葬礼，于是便可带亲兵随从前往。同时奏请文宗，命神策军

护军中尉以下所有宦官都到河旁为王守澄送葬。届时，郑注下令关闭墓门，命亲兵用利斧砍杀宦官，全部诛除。计划已经约好，李训又和他的同党密谋说：“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么，诛除宦官的功劳就全部归于郑注，不如让郭行余和王以赴宁、河东上任为名，多招募一些壮士，作为私兵，同时调动韩约统领的金吾兵和御史台、京兆府官吏和士卒，先于郑注一步，在京城诛除宦官，随后，把郑注除掉。”宁节度使郭行余、河东节度使王、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京兆少尹罗立言和御史中丞李孝本，都是李训所信用的官员，所以，任命他们担任要职，李训只和这几个人以及宰相舒元舆密谋，其他朝廷百官都一概不知。

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韩约不报平安，奏称：“左金吾听事后石榴夜有甘露，卧递门奏讫。”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帅百官称贺。训、元舆劝上亲往观之，以承天贶，上许之。百官退，班于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软舆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两省官诣左仗视之，良久而还。训奏：“臣与众人验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称贺。”上曰：“岂有是邪！”顾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帅诸宦者往视之。宦者既去，训遽召郭行余、王曰：“来受敕旨！”股栗不敢前，独行余拜殿下。时二人部曲数百，皆执兵立丹凤门外，训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独东兵入，宁兵竟不至。

壬戌（二十一日），唐文宗御临紫宸殿。百官列班站定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不按规定报告平安，奏称：“左金吾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昨晚发现有甘露降临，这是祥瑞的征兆，昨晚我已通过守卫宫门的宦官向皇上报告。”于是，行舞蹈礼，再次下拜称贺，宰相也率领百官向文宗祝贺。李训、舒元舆乘机劝文宗亲自前往观看，以便承受上天赐予的祥瑞。文宗表示同意。接着，百官退下，列班于含元殿。辰时刚过，文宗乘软轿出紫宸门，到含元殿升朝，先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到左金吾后院察看甘露，过了很久才回来。李训奏报说：“我和众人去检查过了，不象是真正的甘露，不可匆忙向全国宣布，否则，全国各地就会向陛下祝贺。”文宗说：“难道还有这种事！”随即命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领诸位宦官再次前往左金吾后院察看。宦官走后，李训急忙召集郭行余、王，说：“快来接受皇上的圣旨！”王紧张得两腿发抖，不敢前去，只有郭行余一人拜倒

在含元殿下接旨。这时，二人招募的私兵几百人都手执兵器，立在丹凤门外等待命令。李训已经先派人去叫他们来含元殿前，接受文宗下达的诛除宦官的命令。结果，只有郭行余率领的河东兵来了，王率领的宁兵竟没有来。

仇士良等至左仗视甘露，韩约变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将军何为如是？"俄风吹幕起，见执兵者甚众，又闻兵仗声。士良等惊骇走出，门者欲闭之，士良叱之，关不得上。士良等奔诣上告变。训见之，遽呼金吾卫士曰："来上殿卫乘舆者，人赏钱百缗！"宦者曰："事急矣，请陛下还宫！"即举软舆，迎上扶升舆，决殿后罘，疾趋北出。训攀舆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兵已登殿；罗立言帅京兆逻卒三百余自东来，李孝本帅御史台从人二百余自西来，皆登殿纵击，宦官流血呼冤，死伤者十余人。乘舆迤逦入宣政门，训攀舆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荣奋拳殴其胸，偃于地。乘舆既入，门随阖，宦者皆呼万岁，百官骇愕散出。训知事不济，脱从吏绿衫衣之，走马而出，扬言于道曰："我何罪而窜谪！"人不之疑。王涯、贾、舒元舆还中书，相谓曰："上且开延英，召吾属议之。"两省官诣宰相请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谋，怨愤，出不逊语，上惭惧不复言。

仇士良率领宦官到左金吾后院去察看甘露，韩约紧张得浑身流汗，脸色十分难看。仇士良觉得很奇怪，问："将军为什么这样？"过了一会儿，一阵风把院中的帐幕吹起来，仇士良发现很多手执兵器的士卒，又听到兵器的碰撞声音。仇士良等人大惊，急忙往外跑，守门的士卒正想关门，被仇士良大声呵叱，门闩没有关上。仇士良等人急奔含元殿，向文宗报告发生兵变，被李训看见。李训急呼金吾士卒说："快来上殿保护皇上，每人赏钱百缗！"宦官对文宗说："事情紧急，请陛下赶快回宫！"随即抬来软轿，迎上前去搀扶文宗上轿，冲断殿后面的丝网，向北急奔而去。李训拉住文宗的软轿大声说："我奏请朝政还没有完，陛下不可回宫！"这时，金吾兵已经登上含元殿。同时，罗立言率领京兆府担负巡逻任务的士卒三百多人从东边冲来，李孝本率领御史台随从二百多人从西边冲来，一齐登上含元殿，击杀宦官。宦官血流如注，大声喊冤，死伤十几个人。文宗的软轿一路向北进入宣政门，李训拉住软轿不放，呼喊更加急迫。文宗呵斥李训，宦官郗志荣

乘机挥拳奋击李训的胸部，李训被打倒在地。文宗的软轿进入宣政门后，大门随即关上，宦官都大呼万岁。这时，正在含元殿上朝的百官都大吃一惊，四散而走。李训见文宗已入后宫，知道大事不好，于是，换上随从官吏的绿色官服，骑马而逃。一路上大声扬言说："我有什么罪而被贬逐！"因而，人们也不怀疑。宰相王涯、贾、舒元舆回到政事堂，相互商议说："皇上过一会儿就会开延英殿，召集我们商议朝政。"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来问王涯三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三人都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回事，诸位各自随便先去吧！"仇士良等宦官知道文宗参予了李训的密谋，十分愤恨，在文宗面前出语不逊。文宗羞愧惧怕，不再作声。

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帅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阁讨贼。王涯等将会食，吏白："有兵自内出，逢人辄杀！"涯等狼狈步走，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填门争出；门寻阖，其不得出者六百余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闭宫门，索诸司，捕贼党。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又遣骑各千余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舆易服单骑出安化门，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军。涯时年七十余，被以桎梏，掠治不胜苦，自诬服，称与李训谋行大逆，尊立郑注。王归长兴里私第，闭门，以其兵自防。神策将至门，呼曰："王涯等谋反，欲起尚书为相，鱼护军令致意！"喜，出见之。将趋贺再三，知见绐，涕泣而行；至左军，见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为见引？"涯曰："五弟昔为京兆尹，不漏言于王守澄，岂有今日邪！"俯首不言。又收罗立言于太平里，及涯等亲属奴婢，皆入两军系之。户部员外郎李元皋，训之再从弟也，训实与之无恩，亦执而杀之。故岭南节度使胡证，家钜富，禁兵利其财，托以搜贾入其家，执其子，杀之。又入左常侍罗让、詹事浑、翰林学士黎埴等家，掠其赀财，扫地无遗。，之子也。坊市恶少年因之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

仇士良等人命令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五百人，持刀露刃从紫宸殿冲出讨伐贼党。这时，王涯等宰相在政事堂正要吃饭，忽然有官吏报告说："有一大群士兵从宫中冲出，逢人就杀！"王涯等人狼狈逃奔。中书、门下两省和金吾卫的士卒和官吏一千

多人争着向门外逃跑。不一会儿，大门被关上，尚未逃出的六百多人全被杀死。仇士良下令分兵关闭各个宫门，搜查南衙各司衙门，逮捕贼党。各司的官吏和担负警卫的士卒，以及正在里面卖酒的百姓和商人一千多人全部被杀，尸体狼藉，流血遍地。各司的大印、地图和户籍档案、衙门的帷幕和办公用具被捣毁、抄掠一空。仇士良等人又命左、右神策军各出动骑兵一千多人出城追击逃亡的贼党，同时派兵在京城大搜捕。舒元舆换上民服后，一人骑马从安化门逃出，被骑兵追上逮捕。王涯步行到永昌里的一个茶馆，被禁兵逮捕，押送到左神策军中。王涯这时年迈已七十多岁，被戴上脚镣手铐，遭受毒打，无法忍受，因而，违心地承认和李训一起谋反，企图拥立郑注为皇帝。王回到长兴里家中后，闭门不出，用招募的私兵防卫。神策将前来搜捕，到他的门口时，大声喊道："王涯等人谋反，朝廷打算任命您为宰相，护军中尉鱼弘志派我们来向您致意！"王大喜，马上出来相见。神策将再三祝贺他升迁，王发现被骗，流着眼泪跟随神策将而去。到了左神策军中，见到王涯，王说："你参予谋反，为什么要牵连我？"王涯说："你过去担任京兆尹时，如果不把宋申锡诛除宦官的计划透露给王守澄，哪里会发生今天的事！"王自知理亏，低头不语。神策军又在太平里逮捕了罗立言，以及王涯的亲属奴婢，都关押在左、右神策军中。户部员外郎李元皋是李训的远房表弟，其实李训并没有提拔重用他，也被逮捕杀死。前岭南节度使胡证是京城的巨富，禁军士卒想掠夺他的财物，借口说贾藏在他家，进行搜查，把他的儿子胡抓住杀死。禁军又到左常侍罗让、詹事浑、翰林学士黎埴等人的家中掠夺财产，扫地无遗。浑是中唐名将浑的儿子。这时，京城的恶少年也乘机报平日的私仇，随意杀人，剽掠商人和百姓的财物，甚至相互攻打，以致尘埃四起，漫天蔽日。

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开建福门，惟听以从者一人自随，禁兵露刃夹道。至宣政门，尚未开。时无宰相御史知班，百官无复班列。上御紫宸殿，问："宰相何为不来？"仇士良曰："王涯等谋反系狱。"因以涯手状呈上，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愤不自胜，谓楚等曰："是涯手书乎？"对曰："是也！""诚如此，罪不容诛！"因命楚、覃留宿中书，参决机务。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贾反事浮泛，仇士良等不悦，由是不得为相。

癸亥（二十三日），百官开始上朝。直到太阳已经出来时，大明宫右侧的建福门才刚刚打开。宫中传话说，百官每人只准带一名随从进门。里面禁军手持刀枪，夹道防卫。到宣政门时，大门尚未打开。这时，由于没有宰相和御史大夫率领，百官队伍混乱，不成班列。唐文宗亲临紫宸殿，问："宰相怎么没有来？"仇士良回答："王涯等人谋反，已经被逮捕入狱。"接着，把王涯的供词递呈文宗，文宗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上前，让他们观看王涯的供词。文宗既悲伤又气愤，几乎难以自持，问令狐楚和郑覃："是不是王涯的笔迹？"二人回答说："是！"文宗说："如果真的这样，那就罪不容诛！"于是，命令二人留在政事堂，参予决策朝廷大政方针。同时，又命令狐楚起草制书，将平定李训、王涯等人叛乱宣告朝廷内外。令狐楚在制书中叙述王涯、贾谋反的事实时，浮泛而不切要害，仇士良等人对此很不满，由此令狐楚未能被擢拔为宰相。

时坊市剽掠者犹未止，命左、右神策将杨镇、靳遂良等各将五百人分屯通衢，击鼓以警之，斩十余人，然后定。

这时，京城街坊和集市中的剽掠仍未停止。朝廷命左、右神策军将领杨镇、靳遂良等人各率五百人分别把守街道的主要路口，敲击街鼓加以警告，同时斩首十几个罪犯，这才安定下来。

贾变服潜民间经宿，自知无所逃，素服乘驴诣兴安门，自言："我宰相贾也，为奸人所污，可送我诣两军！"门者执送西军。李孝本改衣绿，犹服金带，以帽障面，单骑奔凤翔，至咸阳西，追擒之。

贾换了官服以后，潜藏在百姓家里。过了一夜，感到实在无法逃脱，于是，换上丧服，骑驴到兴安门，说："我是宰相贾，被奸人所污蔑，你们把我抓起来送到左、右神策军去吧！"守门人随即把他押送到右神策军中。李孝本改换六品、七品官员穿的绿色官服，但仍旧系着只有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穿戴的金带，用帽子摭住脸，一个人骑着马直奔凤翔，打算投靠郑注。到了咸阳城西，被追兵逮捕。

甲子，以右仆射郑覃同平章事。

甲子（二十二日），唐文宗任命右仆射郑覃为同平章事。

李训素与终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发而匿之，其徒不可。训出山，将奔凤翔，为镇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师。至昆明池，

训恐至军中更受酷辱，谓送者曰：“得我则富贵矣！闻禁兵所在搜捕，汝必为所夺，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从之，斩其首以来。

李训向来和终南山的僧人宗密关系亲近，于是，前往投奔。宗密想为李训剃发，装扮成僧人，然后藏在寺院中。他的徒弟们都认为不妥。李训只好出山，打算前往凤翔投靠郑注，被周至镇遏使宋楚逮捕，戴上脚镣手铐，押送到京城。走到昆明池，李训恐怕到神策军后被毒打污辱，便对押送他的人说：“无论谁抓住我都能得到重赏而富贵！听说禁军到处搜捕，他们肯定会把我夺走。不如把我杀了，拿我的首级送到京城！”押送他的人表示同意，于是，割下李训的头送往京城。

乙丑，以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东节度使李载义复旧任。

乙丑（二十四日），唐文宗任命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为同平章事，仍兼判度支。命前河东节度使李载义官复原职。

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训首引王涯、王、罗立言、郭行余，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拥贾、舒元舆、李孝本献于庙社，徇于两市。命百官临视，腰斩于独柳之下，枭其首于兴安门外。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百姓观者怨王涯榷茶，或诟詈，或投瓦砾击之。

左神策军出兵三百人，以李训的首级引导王涯、王、罗立言和郭行余，右神策军出兵三百人，押贾、舒元舆和李孝本，献祭太庙和太社，接着，在东、西两市游街示众，命百官前往观看。在京城独柳树下把他们腰斩，首级挂在兴安门外示众。李训等人的亲属不管亲疏老幼，全部被杀。妻子女儿没有死的，没收为官奴婢。观看的百姓都怨恨王涯主持茶叶专卖，有的人大声怒骂，有的人拿瓦块往他身上打。

臣光曰：论者皆谓涯、有文学名声，初不知训、注之谋，横罹覆族之祸。臣独以为不然。夫颠危不扶，焉用彼相！涯、安高位，饱重禄；训、注小人，穷奸究险，为取将相。涯、与之比肩，不以为耻；国家危殆，不以为忧。偷合苟容，日复一日，自谓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无祸，则奸臣孰不愿之哉！一旦祸生不虞，足折刑，盖天诛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臣司马光曰：凡是谈论甘露之变的人都认为，王涯、贾在文学方面享有声誉，他们开始并不知道李训、郑注企图诛除宦官的密谋，但最后却意外地惨遭灭族的灾难。我却不以为然。作为宰相，当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不能奋起而救危扶难，还要宰相有什么用呢？王涯、贾安然居于朝廷的崇高职位，领取优厚的俸禄。而李训、郑注都是小人，依靠施展奸邪和阴险的才能，才窃取节度使和宰相职务的。王涯、贾和他们一起共事，不以为耻；国家危难，不以为忧；苟且偷安，一天接着一天。自以为获得保护自己的万全良策，没有人能和自己相比。如要百官人人都像他们这样尸位素餐，而不遭受灾祸，那么，奸臣谁不愿意如此呢！然而，一旦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就不免家破人亡。我认为，他们是被上天所诛杀，仇士良怎么能够轻易族灭他们全家呢！

[35]王涯有再从弟沐，家于江南，老且贫。闻涯为相，跨驴诣之，欲求一簿、尉。留长安二岁余，始得一见，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许以微官，自是旦久造涯之门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适在其第，与涯俱腰斩。

[35]王涯有一个远房弟弟名叫王沐，家住江南，年老而且贫穷。在这以前，当他听说王涯担任了宰相，于是骑着毛驴来京城求见王涯，想求得主薄或县尉一类的小官。王沐抵达长安后两年多，才见到王涯。王涯对他十分冷落。过了很久，王沐通过王涯的亲信家奴再次转达了自己的请求，王涯同意授予他一个小官。从此以后，王沐经常到王涯的家中等待消息。等到王涯的家被抄时，他正好在王涯的家中，于是和王涯一起被腰斩。

舒元舆有族子守谦，愿而敏，元舆爱之，从元舆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谴责，奴婢辈亦薄之。守谦不自安，求归江南，元舆亦不留，守谦悲叹而去。夕，至昭应，闻元舆收族，守谦独免。

舒元舆有一个侄子名叫舒守谦，性情既老实而又聪敏，舒元舆十分喜爱。舒守谦跟随舒元舆十年，有一天，忽然被舒元舆无端怪罪，成天受到谴责，舒元舆的奴婢们也鄙薄他。舒守谦内心十分不安，请求回江南。舒元舆也不挽留，舒守谦悲伤感叹离去。当天晚上，舒守谦走到昭应县，听到舒元舆被灭族的消息。舒元舆全家只有舒守谦一人逃脱。

是日，以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权知京兆尹。时数日之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

同日，唐文宗任命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暂时代理京兆尹。这时，在几天之内，朝廷的大政方针，包括处决罪犯和任免官员，都由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决定，文宗事前全然不知。

初，王守澄恶宦者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似先义逸、刘英等，李训、郑注因之遣分诣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巡边，命翰林学士顾师邕为诏书赐六道，使杀之。会训败，六道得诏，皆废不行。丙寅，以师邕为矫诏，下御史狱。

当初，王守澄厌恶宦官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似先义逸、刘英等人。李训、郑注乘机建议文宗派遣他们分别到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去巡视边防，同时，命翰林学士顾师邕起草诏书，下令盐州等六道杀掉田全操等六人。这时，恰好李训失败，六道接到诏书后，都未执行。丙寅（二十五日），仇士良等人认为顾师邕伪造诏书，把他逮捕，押到御史台监狱。

先是，郑注将亲兵五百，已发凤翔，至扶风。扶风令韩辽知其谋，不供具，携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训已败，复还凤翔。仇士良等使人赍密敕授凤翔监军张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为。押牙李叔和说仲清曰：“叔和为公以好召注，屏其从兵，于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从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卫，遂诣仲清。叔和稍引其从兵，享之于外，注独与数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斩注，因闭外门，悉诛其亲兵。乃出密敕，宣示将士，遂灭注家，并杀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及其枝党，死者千余人。可复，徽之子；简能，纶之子；杰，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诏削夺注官爵，令邻道按兵观变。以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戊辰夜，张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献，枭于兴安门，人情稍安，京师诸军始各还营。

此前，郑注按照事先和李训的约定，率亲兵五百人已经从凤翔出发，到达扶风县。扶风县令韩辽知道他和李训的密谋，因此，不加接待，携带县印和下属胥吏、士卒逃往武功。这时，郑注得到李训失败的消息，于是，又返回凤翔。仇士良等人派人携带文宗的密敕授予凤翔监军张仲清，命令他诛除郑注。张仲清疑惧不知所措。押牙李叔和

劝张仲清说："我以您的名义用好言好语召来郑注，然后设计退下他的亲兵，在坐席把他杀死，叛乱即刻就可平定！"张仲清同意，于是，设下伏兵等待郑注。郑注依恃他的亲兵，因而也不怀疑，径直进入凤翔城来见张仲清。李叔和把郑注的亲兵引到门外予以款待，只有郑注和几个随从进入监军使院。郑注刚刚喝完茶，被李叔和抽刀斩首。随即关闭外门，全部诛杀郑注的亲兵。于是，张仲清出示文宗的密敕，向将士宣布。接着，杀死郑注的家眷，以及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人和他们的同党，总共一千多人。钱可复是钱徽的儿子；卢简能是卢纶的儿子；萧杰是萧的弟弟。这时，朝廷还不知道郑注已经被杀，丁卯（二十六日），文宗下诏，免去郑注的职务和爵位，命令与凤翔邻近的藩镇按兵不动，观察凤翔城中的动静。同时，任命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戊辰（二十七日）夜晚，张仲清派李叔和等人前往京城献上郑注的首级，朝廷命挂在兴安门上示众。于是，京城的人心逐渐安定，禁军诸军开始各回军营。

诏将士讨贼有功及队者，官爵赐赉各有差。右神策军获韩约于崇义坊，己巳，斩之。仇士良等各进阶迁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议事，士良等动引训、注折宰相。郑覃、李石曰："训、注诚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宦者稍屈，缙绅赖之。

唐文宗下诏，凡讨伐贼党有功的禁军将士以及追捕逃亡贼党有功者，各根据功劳大小授予官爵和赏赐财物。右神策军在崇义坊抓获韩约，己巳（二十八日），把他斩首。文宗又下令，仇士良等有功的宦官，各根据功劳大小迁升阶品和职位。从此以后，凡朝政大事都由北司的宦官决定，宰相仅仅奉命下达文书而已。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逼迫威胁皇上，鄙视宰相，凌辱百官如同草芥。每逢延英殿商议朝政，仇士良等人动不动就拿李训、郑注谋反的事折辱宰相。郑覃、李石说："李训、郑注的确是谋反的为首者，但究竟他们是由谁推荐提拔的呢？"宦官理屈词穷，嚣张气焰逐渐有所收敛。百官由此都倚赖郑覃和李石。

时中书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阙。江西、湖南献衣粮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从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无邪，神灵所，纵遇盗贼，亦不能伤。若内怀奸罔，虽兵卫甚设，鬼得而诛之。臣愿竭赤心以报国，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导从足矣；其两道所献衣粮，并乞停寝。”从之。

这时，政事堂只有空房破屋，办公用具荡然无存。江西、湖南两道奉献一百二十个人的衣粮，让宰相招募随从警卫。辛未（三十日），李石上言说：“如果宰相忠正无邪，那么，神灵就会保佑他们的安全，即使遇到盗贼，也不可能受到伤害。但如果宰相心术不正，即使警卫严密，也会被鬼神诛杀。我愿意竭尽忠心报效国家，因此，请求按照过去的惯例，由金吾士卒作为导从也就足够了。对于江西和湖南两道奉献的衣粮，请求停罢退回。”文宗同意。

十二月，壬申朔，顾师邕流儋州，至商山，赐死。

十二月，壬申朔（初一），文宗下令，把翰林学士顾师邕流放到儋州。师邕走到商州，被赐其自尽。

[36]榷茶使令狐楚奏罢榷茶，从之。

[36]榷茶使令狐楚奏请停罢茶叶专卖，文宗批准。

[37]度支奏籍郑注家赀，得绢百余万匹，他物称是。

[37]度支上奏，没收郑注的家产，总共得到绢一百万匹，其它财物还有许多。

庚辰，上问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对曰：“浙安。然比日寒冽特甚，盖刑杀太过所致。”郑覃曰：“罪人周亲前已皆死，其余殆不足问。”时宦官深怨李训等，凡与之有瓜慕亲，或暂蒙奖引者，诛贬不已，故二相言之。

庚辰（初九），唐文宗问宰相：“京城街坊和集市安定了没有？”李石回答说：“逐渐安定了。不过，近日天气特别寒冷，恐怕是杀人太多的缘故。”郑覃说：“犯人的直系亲属都已被杀，其余恐怕不值得再问罪了。”这时，由于宦官十分痛恨李训等人，凡是和李训稍有关系的亲友，或者一时被他们所推荐提拔过的人，仍不断地被诛杀贬逐。所以，两位宰相向文宗言及此事。

李训、郑注既诛，召六道巡边使。田全操追忿训、注之谋，在道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癸未，全操等乘驿疾驱入金光门，京城讹言有寇至，士民惊噪纵横走，尘埃四起。两省诸司官闻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带袜而乘马者。

李训、郑注被杀以后，朝廷下令召回盐州等六道的巡边使。田全操追究李训、郑注企图诛杀自己的阴谋，在回京途中扬言说：“等我到京城后，凡是看到穿读书人衣服的，不管贵贱，都全部杀死！”癸未（十二日），全操等人乘驿马急速驰入京城西北的金光门。京城有谣言说盗贼攻进城中，官吏和百姓惊扰喧哗，到处奔逃，尘埃四起。中书、门下两省各司的官员听到谣言后，也都四散奔逃，有人甚至在乘马逃跑时都来不及系上带袜。

郑覃、李石在中书，顾吏卒稍稍逃去。覃谓石曰：“耳目颇异，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属，不可轻也！今事虚实未可知，坚坐镇之，庶几可定。若宰相亦走，则中外乱矣。且果有祸乱，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视文案，沛然自若。

这时，郑覃和李石正在政事堂办公，看到手下的官吏和士卒渐渐逃去，郑覃对李石说：“现在很乱，人心难测，最好暂且出去躲避一会儿！”李石说：“宰相的职位崇高，责任重大，一举一动，都为天下人所瞩目，不可轻动！现在，事情的虚实还不知道，如果静坐而镇守于此，也许很快可以安定。相反，如果宰相也跟着逃走，那么，朝廷内外就会大乱。况且真的发生灾祸，就是逃避也难免受害！”郑覃表示同意。李石继续坐在那里审阅公文，神情自若。

敕使相继传呼：“闭皇城诸司门！”左金吾大将军陈君赏帅其众立望仙门下，谓敕使曰：“贼至，闭门未晚，请徐观其变，不宜示弱！”至晡后乃定。是日，坊市恶少年皆衣绯皂，持弓刀北望，见皇城门闭，即欲剽掠，非石与君赏镇之，京城几再乱矣。时两省官应入直者，皆与其家人辞诀。

这时，朝廷的敕使不断传达命令说：“请关皇城诸司门！”左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领士卒站在大明宫南面的望仙门下，对敕使说：“如果盗贼来临，关门也不晚。请求先慢慢地观察情况的变化，不要现在马上关门，对盗贼表示出朝廷的软弱！”结果，一直到黄昏时，京城才安定下来。当天，街坊和集市中的恶少年都穿着大红色和黑色的衣服，手

拿弓箭、刀枪向北眺望，一旦皇城门关闭，就要开始剽掠。如果不是李石和陈君赏镇定自若，京城几乎再次大乱。当时中书、门下两省值班的官员，都认为不可能再回来了，离开家时和亲属诀别。

[38]甲申，敕罢修曲江亭馆。

[38]甲申（十三日），文宗下敕，罢修曲江的亭榭楼馆。

[39]丁亥，诏："逆人亲党，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余一切不问。诸司官虽为所胁从，涉于诖误，皆赦之。他人无得相告言及相恐。见亡匿者，勿复追捕，三日内各听自归本司。"

[39]丁亥（十六日），文宗下诏："凡李训等叛逆人的亲属党羽，除此前已经被杀和朝廷指名逮捕的，其余一概不予追究。南衙各司的官员，虽然被迫跟随了李训遭受牵连，一律予以赦免。其他人不得再进行揭发控告，或者加以恐吓。已经逃亡躲藏的官员，不再追寻逮捕，必须在三天内各回本司。"

时禁军暴横，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诘，宰相以其不胜任，出为华州刺史，以司农卿薛元赏代之。元赏常诣李石第，闻石方坐听事与一人争辩甚喧，元赏使觇之，云有神策军将诉事。元赏趋入，责石曰："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即趋出上马，命左右擒军将，俟于下马桥，元赏至，则已解衣跽之矣。其党诉于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赏曰："属有公事，行当继至。"遂杖杀之。乃白服见士良，士良曰："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元赏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军将已死，无可如何，乃呼酒与元赏欢饮而罢。

这时，禁军暴虐骄横，无视法律。京兆尹张仲方不敢依法查办，宰相鉴于他不称职，任命他出任华州刺史，以司农卿薛元赏代任。一次，薛元赏到李石的家中，听到李石正坐在厅中和一人大声争论。薛元赏派人窥测，报告说有一个神策军将正向李石上诉事情。薛元赏急忙走到厅中，责备李石说："您作为宰相辅佐皇上，治理天下，但现在却不能在眼前制服一个军将，使他对您这样无礼，那么，还凭什么去镇服周边的夷戎族呢！"随即又匆匆出来上马，命左右侍从擒拿军将，到下马桥待命。等到薛元赏来到时，军将已被解掉衣服，跪在那里。

军将的同党向仇士良报告，仇士良派宦官召薛元赏，说："中尉叫你屈驾前去。"薛元赏说："我这里正有公事，等办完后马上就去。"于是，把军将用刑杖打死。接着，穿上待罪的白衣，去见仇士良。仇士良说："你这个傻书生，怎么敢仗杀禁军的大将！"薛元赏回答说："中尉是大臣，宰相也是大臣。如果宰相的部下对您无礼，该怎么惩处呢？您的部下对宰相无礼，难道可以宽恕吗？您和朝廷的关系，如同手足一体，应当珍惜朝廷的法律。现在，我已经穿着罪犯的囚衣而来，是死是生，由您决定！"仇士良得知军将已死，也无可奈何，于是，叫人端酒，和薛元赏一起高高兴兴地对饮，然后作罢。

初，武元衡之死，诏出内库弓矢、陌刀给金吾仗，使卫从宰相，至建福门而退。至是，悉罢之。

当初，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暗杀后，唐宪宗下诏，命从内库调出弓箭、长刀给金吾兵，护送宰相上朝，到建福门而退。李训等人被杀后，全部停罢。

开成元年（丙辰、836）

开成元年（丙辰，公元836年）

[1]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请以神策仗卫殿门，谏议大夫冯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

[1]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唐文宗御临宣政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成。仇士良请求调神策军代替金吾兵护卫殿门，谏议大夫冯定上言，认为不妥，于是才作罢。冯定是冯宿的弟弟。

[2]二月，癸未，上与宰相语，患四方表奏华而不典，李石对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

[2]二月，癸未（十三日），唐文宗和宰相商议朝政时，对百官和藩镇给朝廷的上奏文字华而不实表示担忧，李石回答说："古人写文章时，总是根据事情的不同情况来决定文章的体裁和用语，现在的人则只顾语言华丽，不惜妨碍对事实的表述。"

[3]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刑典，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

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丙申，加从谏检校司徒。

[3]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朝廷，请问宰相王涯等人被杀的罪名，说：“王涯等人都是读书人出身，享受国家的荣华恩宠，谁不愿意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怎么能够谋反呢！李训等人实际上是想诛讨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是为自身性命考虑，因而把他们杀掉。但是，却诬陷说他们要谋反。我认为，他们实在都是无辜的。假如宰相真是想谋反，那也应当交给御史台等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法律治罪。怎么能够由宦官擅自率领兵马，恣意剽掠杀戮，以致士大夫和百姓都遭到伤亡！宫门附近流血遍地，尸体达万人之多。接着，又以搜捕同党为名，牵连亲朋好友。朝廷内外，人人自危。我本想前往京城，向陛下当面陈述我对朝政得失的看法，但又恐怕连我也被诬陷杀害，以致于事无成。因此，我想最好还是恪守自己的职位，训练士卒，在朝廷内部，充当陛下的心腹，在朝廷外部，则充当捍卫陛下的疆吏。如果朝廷中的奸臣确实骄横难以控制的话，我向陛下保证，誓死出兵以清君侧！”丙申（二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刘从谏为检校司徒。

[4]天德军奏吐谷浑三千帐诣丰州降。

[4]天德军奏报：吐谷浑族三千帐人马来丰州投降。

[5]三月，壬寅，以袁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

[5]三月，壬寅（初三），唐文宗任命袁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

[6]左仆射令狐楚从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灭，遗骸弃捐。请官为收，以顺阳和之气。”上惨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于城西，各赐一袭。仇士良潜使人发之，弃骨于渭水。

[6]左仆射令狐楚从容不迫地上奏说：“王涯等人既然已经被杀，他们的家眷也都被诛连灭绝，遗体丢弃在野外。我请求朝廷派人予以埋葬，以便顺和春天温暖的气候。”文宗听后，不免悲伤很久，命京兆府派人收集王涯等十一个人的尸体，埋葬在京城的西郊，同时，每人各赐予葬服一套。随后，仇士良秘密地派人发掘王涯等十一人的坟墓，把他们的尸骨都丢到渭河里。

[7]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诸司仪仗在锋刃者，请皆输军器使，遇立仗别给仪刀！”从之。

[7]丁未（初八），皇城留守郭皎上奏说：“南衙各司的仪仗队中，如果有锋利的刀枪，请求一律上交军器库使。以后，凡是仪仗队在列队的时候，另外给予用木头做成的仪刀！”文宗批准。

[8]刘从谏复遣牙将焦楚长上表让官，称：“臣之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涯等宜蒙湔洗，不可听则赏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扬仇士良等罪恶。辛酉，上召见楚长，慰谕遣之，时士良等恣横，朝臣日忧破家。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由是郑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

[8]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又派牙将焦楚长上表朝廷，辞让授予自己的检校司徒的职务。上表说：“我在这以前上奏朝廷的意见，都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如果朝廷采纳，那么，就应当为王涯等人平反昭雪；如果不予采纳，那么，也不应当随便给我升迁。现在，怎么能不去为王涯等含冤而死的官员申冤平反，反而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升官加赏呢？”于是，他大肆抨击仇士良等人的罪恶。辛酉（二十二日），文宗召见焦楚长，好言安抚，然后命他返回。这时，仇士良等人骄横跋扈，百官人人自危，每天都担心会家破人亡。等到刘从谏的上奏送达朝廷后，仇士良等人畏惧。由此宰相郑覃、李石开始能够主持朝政，文宗也倚赖从刘从谏而得以自强。

[9]夏，四月，己卯，以潮州司户李宗闵为衡州司马。凡李训指为李德裕、宗闵党者，稍收复之。

[9]夏季，四月，己卯（初十），唐文宗任命潮州司户李宗闵为衡州司马。凡是当初李训指斥为李德裕、李宗闵同党的官员，逐渐迁升复职。

[10]淄王协薨。

[10]淄王李协去世。

[11]甲午，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仆射令狐楚代之。

[11]甲午（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左仆射令狐楚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2]戊戌，上与宰相从容论诗之工拙，郑覃曰：“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后代辞人之诗，华而不实，无补于事。陈后主、隋炀帝皆工于诗，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覃笃于经术，上甚重之。

[12]戊戌（二十九日），唐文宗和宰相一起从容不迫地谈论历代诗作的优劣，郑覃说：“历代的优秀诗作，没有能够和《诗经》相媲美的。《诗经》三百篇，都是当时的国人讽刺或赞美朝政得失的作品。君主派人把这些诗篇收集起来，以便了解民间的风俗和对朝政的意见，君主自己并不写诗。《诗经》以后诗人的作品，大都华而不实，对改善朝政无所助益。陈后主、隋炀帝都擅长作诗，却不免亡国。对于他们，陛下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郑覃精通经学，文宗十分器重他。

[13]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谢，外间因讹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复有猜阻，人情汹汹，士民不敢解衣寝者数日。乙丑，李石奏请召仇士良等面释其疑。上为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谕释之，使毋疑惧，然后事解。

[13]己酉（疑误），唐文宗御临紫宸殿。宰相上奏朝政后下拜辞谢，于是，宫外有人乘机造谣，说：“皇上要下令由宰相统辖禁军，宰相已向皇上下拜谢恩了。”由此朝廷内外又相互出现猜忌，人心喧扰不安，士大夫和百姓好几天都不敢脱衣而睡。乙丑（疑误），宰相李石奏请文宗召见仇士良等人，当面消除他们的疑忌。文宗于是派人召见仇士良等人，和李石等人一起解释事情的经过，让他不要轻信谣言，猜疑恐惧。这件事因此得以平息。

[14]闰月，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听为河中节度使。上尝叹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听为可以然。”

[14]闰五月，乙酉（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太子太保、分司东都李听为河中节度使。文宗曾感慨地说：“交付兵权而不必猜疑，任命为散官而毫无怨恨，只有李听才能做到这些。”

[15]乙未，李固言荐崔球为起居舍人，郑覃再三以为不可，上曰：“公事勿相违！”覃曰：“若宰相尽同，则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15]乙未（二十七日），宰相李固言推荐崔球为起居舍人，郑覃再三反对，认为不妥。文宗说：“对于朝廷的公事，宰相之间不要矛盾重

重！”郑覃说：“如果宰相的意见都一致，那么，肯定有人欺骗陛下！”

[16]李孝本二女配没右军，上取之入宫。秋，七月，右拾遗魏上疏，以为：“陛下不迩声色，屡出宫女以配鳏夫。窃闻数月以来，教坊选试以百数，庄宅收市犹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宫，不避宗姓，大兴物论，臣窃惜之。昔汉光武一顾列女屏风，宋弘犹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岂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即出孝本女。擢为补阙，曰：“朕选市女子，以赐诸王耳。怜孝本女髫孤露，故收养宫中。于疑似之间皆能尽言，可谓爱我，不忝厥祖矣！”命中书优为制辞以赏之。，徵之五世孙也。

[16]前御史中丞李孝本因参予李训诛杀宦官的密谋，他的两个女儿被诛连籍没，分配给右神策军。文宗把二人调到宫中。秋季，七月，右拾遗魏上疏，认为：“陛下以往不近声色，多次把宫女放出，让她们和鳏夫配婚。但近几个月以来，我听说教坊使已经测试挑选了一百多个擅长乐舞的宫女，庄宅使至今仍在挑选。现在，又把李孝本的女儿召入宫中，连同宗同姓都不加回避，以致议论纷纷，我为您感到痛惜。过去，汉光武帝在一次宴会上，多次回头观看画在屏风上的侍女像，大司空宋弘严肃地提出批评，光武帝随即下令撤去屏风。陛下怎能不记取宋弘的批评，难道甘居于光武帝之下吗！”文宗当即下令放出李孝本的两个女儿。同时，擢拔魏为补阙。文宗说：“我挑选女子，是打算赐给各位王。至于李孝本的两个女儿，我是可怜她们年幼孤独，所以想收养在宫中。魏对这件事虽然不清楚，但却能直言尽忠，可见他爱我之至，无愧于他的祖先！”于是，命中书省起草制书，褒奖魏。魏是魏徵的第五代子孙。

[17]坊节度使萧洪诈称太后弟，事觉；八月，甲辰，流州，于道赐死。赵缜、吕璋等皆流岭南。

[17]坊节度使萧洪诈称为萧太后弟弟的事情败露，八月，甲辰（初七），萧洪被流放到州，走到半路，被赐自尽。赵缜、吕璋等人因推荐萧洪，都被流放到岭南。

初，李训知洪之诈，洪惧，辟训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神策军出为节度使者，军中皆资其行装，至镇，三倍偿之。有自左军出镇坊，未偿而死者，军中征之于洪，洪恃训之势，不与；又征于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言，训判绝之。仇士良由是恨洪。

当初，李训知道萧洪是在诈骗，萧洪恐惧，把李训哥哥李仲京召入自己的幕府。在此以前，凡神策军将出任藩镇节度使，军中都为他们准备行装。军将上任以后，再用三倍的财物偿还。有一个左神策军将曾出任坊节度使，还未偿还完军中为他准备的行装就去世了。后来，萧洪继任坊节度使，左神策军向萧洪索债，萧洪依恃李训的权势，拒不还给。左神策军又向已死军将的儿子索债，萧洪教这个军将的儿子在半路上拦住宰相进行申诉。李训判定不再偿还。于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因此而痛恨萧洪。

太后有异母弟在闽中，孱弱不能自达。有闽人萧本从之得其内外族讳，因士良进达于上，且发洪之诈，洪由是得罪。上以本为真太后弟，戊申，擢为右赞善大夫。

萧太后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福建，性情懦弱，一直没有向官府申报自己和萧太后的姐弟关系。有一个福建人名叫萧本，跟随萧太后的弟弟，得知他家族内外的亲属姓名，于是，通过仇士良向文宗上奏，声称自己是萧太后的弟弟，同时揭发萧洪的诈骗行为。萧洪因此而被判罪。文宗认为萧本是萧太后真正的弟弟，戊申（十一日），擢拔他为右赞善大夫。

[18]九月，丁丑，李石为上言宋申锡忠直，为谗人所诬，窜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俯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曰：“兹事朕久知其误，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计，兄弟几不能保，况申锡，仅全腰领耳。非独内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使遇汉昭帝，必无此冤矣！”郑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惭色。庚辰，诏悉复申锡官爵，以其子慎微为成固尉。

[18]九月，丁丑（十一日），宰相李石上言文宗，认为前宰相宋申锡忠厚正直，被奸臣诬陷，贬逐死在荒远的地方，至今未蒙昭雪平反。文宗听后低头无言，过了很久，忽然满面泪流，说：“这件事我很早就知道申锡冤枉。当时奸臣逼迫我，我从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连自己的兄弟漳王几乎都不能保护，何况申锡呢。最后，也就仅仅保全他的性命而已。当时，不光宦官诬陷宋申锡，百官也有人帮助他们。这件事都是由于朕不贤明，假如申锡遇到汉昭帝，肯定不会如此冤死！”郑覃、李固言也一同称宋申锡冤枉，文宗感到十分痛心，脸上有

惭愧的面色。庚辰（十四日），下诏恢复宋申锡的所有官爵，任命他的儿子为成固县尉。

[19]李石用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桉，益坐赃三千余缗，系狱；石曰："臣始以益颇晓钱谷，故用之，不知其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则用，有过则惩，如此则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恶，可谓至公。从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过，不欲人弹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贬益梧州司户。

[19]李石任用金部员外郎韩益兼管度支的文案工作，韩益乘机贪污三千多缗钱币，被逮捕入狱。李石说："我原来认为韩益通晓财务，所以任用他，却没想到他如此贪心！"文宗说："宰相只要认为一个人真正有才能，就应当任用他；发现他有过失，则加以惩罚。这样，人才就容易获得。你对自己所任用的人不掩饰他的过失，可以说是一心为公。以前，宰相对自己任用的官员，喜好掩饰他们的过失，不愿让别人弹劾，这实在是朝廷的一大弊端！"冬季，十一月，丁巳（疑误），朝廷贬韩益为梧州司户。

[20]上自甘露之变，竟忽忽不乐，两军球鞠之会什减六七，虽宴享音伎杂沓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壬午，上于延英谓宰相曰："朕每与卿等论天下事，则不免愁。"对曰："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读书，耻为凡主。"李石曰："方今内外之臣，其间小人尚多疑阻，愿陛下更以宽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刘弘逸、薛季棱者，陛下亦宜褒赏以劝为善。"甲申，上复谓宰相曰："我与卿等论天下事，有势未得行者，退但饮醇酒求醉耳！"对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20]唐文宗自从甘露之变以后，常常显出闷闷不乐的样子，左、右神策军踢球的集会也因此而十减六七。即使在出席宴会时，奏乐的伎工遍布庭院，也无法解除文宗的苦闷。文宗在退朝后闲暇的时候，有时徘徊眺望，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叹息。壬午（十七日），文宗在延英殿对宰相说："朕每次和你们商议天下大事，就不免发愁。"宰相说："治理天下不可能速成。"文宗说："朕每次读书，看到古往今来的君臣事迹，耻为碌碌无为的平凡君主。"李石说："现今南衙和北司的臣僚中，有些小人对陛下还有很多的不满，但愿陛下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能像刘弘逸、薛季棱那样奉公守法，就应

当加以表彰，以便提倡官员们都奉公守法。”甲申（十九日），文宗又对宰相说：“我和你们商议天下大事后，有些被奸臣所迫而无法实行，只好退朝后喝醇酒，以便大醉，借酒浇愁罢了！”宰相说：“这都是我们失职的罪责。”

[21]有司以左藏积弊日久，请行检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请宥之，上许之。既而果得缯帛妄称渍污者，敕赦之，给事中狄兼封还敕书曰：“官典犯赃，理不可赦！”上谕之曰：“有司请检之初，朕既许之矣。与其失信，宁失罪人。卿能奉职，朕甚嘉之！”

[21]有关部门考虑到左藏库在管理方面的弊端由来已久，请求朝廷批准，对库中的财物进行一次检查核对。同时上言说，如果掌管库房的官员有罪，但是在朝廷大赦以前所犯的，请求宽宥。文宗同意。检查后，果然发现掌管库房的官员虚报库中的丝织品受潮腐烂，而乘机贪污。文宗下敕赦免。给事中狄兼封还敕书，说：“掌管库房的官员贪污，根据法律，不可赦免！”文宗对他解释说：“有关部门奏请检查的时候，朕已经同意不予追究。与其让朕失信，不如赦免罪人。你能尽职守责，朕十分赞赏！”

[22]十二月，庚戌，以华州刺史卢钧为岭南节度使。李石言于上曰：“卢钧除岭南，朝士皆相贺，以为岭南富饶之地，近岁皆厚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挠朝权，陛下亦宜有以褒之。庶几内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从之。钧至镇，以清惠著名。

[22]十二月，庚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华州刺史卢钧为岭南节度使。宰相李石对文宗说：“卢钧被授予岭南节度使，百官都相互庆贺，认为岭南是个富饶的地方，近年来，谁想担任此职，都必须用重金贿赂北司的当权宦官，才能如愿以偿。现在，北司不再干扰朝政，陛下也应表彰他们，以便南衙、北司的官员都能守法。这是治理朝政的根本途径。”文宗采纳了李石的建议。卢钧上任以后，以清廉宽惠而著名。

[23]己未，淑王纵薨。

[23]己未（二十四日），淑王李纵去世。

二年（丁巳、837）

二年（丁巳，公元837年）

[1]春，二月，己未，上谓宰相：“荐人勿问亲疏。朕闻窦易直为相，未尝用亲故。若亲故果才，避嫌而弃之，是亦不为至公也。”

[1]春季，二月，己未（二十五日），文宗对宰相说：“你们向朝廷推荐官员时，不要考虑是否对自己亲近还是疏远。我听说窦易直担任宰相时，未曾任用过自己的亲戚朋友。如果自己的亲戚朋友真有才能，为了避嫌，弃而不用，也不算是真正的公正。

[2]均王纬薨。

[2]均王李纬去世。

[3]三月，有彗星出于张，长八丈余。壬申，诏撤乐减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3]三月，有彗星出自张宿，达八丈多长。壬申（初九），文宗下诏，撤除乐舞，减少用餐，把自己一天的御膳分充十天食用。

[4]夏，四月，甲辰，上对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书柳公权于便殿，上举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浣矣！”众皆美上之俭德；公权独无言，上问其故，对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乃可以致雍熙。服浣濯之衣，乃末节耳。”上曰：“朕知舍人不应复为谏议，以卿有诤臣风采，须屈卿为之。”乙巳，以公权为谏议大夫，余如故。

[4]夏季，四月，甲辰（十一日），文宗在一座别殿召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书柳公权。文宗举起自己穿的衣服说：“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众人都称誉文宗节俭的美德，只有柳公权默不作声，文宗问他是什么缘故。柳公权回答说：“陛下尊贵而为天子，富裕而有四海，应当提拔贤才，撤免庸才，听取百官的规劝，赏罚分明，这样，才能够达到天下太平。至于穿洗过的衣裳，不过是小节罢了。”文宗说：“朕知道中书舍人不应当越职规劝，鉴于你有谏臣的风采，所以，要让你屈尊担任谏官。”乙巳（十二日），任命柳公权为谏议大夫，仍兼任其他职务。

[5]戊戌，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陈夷行同平章事。

[5]戊戌（疑误），唐文宗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陈夷行为同平章事。

[6]六月，河阳军乱，节度使李泳奔怀州；军士焚府署，杀泳二子，大掠数日方止。泳，长安市人，寓籍禁军，以赂得方镇，所至恃所交结，贪残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乱。丁未，贬泳澧州长史。戊申，以左金吾将军李执方为河阳节度使。

[6]六月，河阳发生军队变乱，节度使李泳逃奔怀州。军士焚烧节度使官署，杀死李泳的两个儿子，大肆掠夺几天后才停止。李泳是长安的市民，在禁军中取得兵籍，然后，贿赂当朝权贵，被任命为河阳节度使。他上任后，依恃自己交结当朝权贵的势力，贪婪暴虐，骄横不法，部下无法忍受，所以起兵作乱。丁未（十五日），唐文宗贬李泳为澧州长史。戊申（十六日），任命左金吾将军李执方为河阳节度使。

[7]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项三百余帐剽掠逃去。

[7]秋季，七月，癸亥（初二），振武奏报：党项族三百多帐人马剽掠后逃走。

[8]给事中韦温为太子侍读，晨诣东宫，日中乃得见，温谏曰："太子当鸡鸣而起，问安视膳，不宜专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温乃辞侍读；辛未，罢守本官。

[8]给事中韦温担任太子侍读，每天早晨到达东宫，一直到中午才能见到太子，韦温规劝太子说："作为皇太子，应当在鸡鸣就起床，然后向皇上问安，检查皇上的餐食是否正常，而不应当整天游乐饮宴！"太子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韦温请求辞职。辛未（初十），被免去太子侍读的职务，仍为给事中。

[9]振武突厥百五十帐叛，剽掠营田；戊寅，节度使刘沔击破之。

[9]振武的一百五十帐突厥族叛乱，剽掠边防的营田。戊寅（十七日），振武节度使刘沔率兵击败突厥。

[10]八月，庚戌，以昭仪王氏为德妃，昭容杨氏为贤妃。立敬宗之子休复为梁王，执中为襄王，言杨为杞王，成美为陈王。癸丑，立皇子宗俭为蒋王。

[10]八月，庚戌（十九日），唐文宗册封昭仪王氏为德妃，昭容杨氏为贤妃。立唐敬宗的儿子李休复为梁王，李执中为襄王，李言杨为杞王，李成美为陈王。癸丑（二十二日），立儿子李宗俭为蒋王。

[11]河阳军士既逐李泳，日相扇，欲为乱。九月，李执方索得首乱者七十余人，悉斩之，余党分隶外镇，然后定。

[11]河阳的军士驱逐节度使李泳以后，每天相互煽动，准备叛乱。九月，新任节度使李执方抓到叛乱的为首者七十多人，全部斩首。接着，把他们的余党分遣外镇，然后得以安定。

[12]冬，十月，国子监《石经》成。

[12]冬季，十月，国子监《石经》刻成。

[13]福建奏晋江百姓萧弘称太后族人，诏御史台按之。

[13]福建上奏：本道晋江县百姓萧弘自称是萧太后的同族亲属。文宗下诏，命御史台核实。

[14]戊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4]戊申（十八日），唐文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

[15]甲寅，御史台奏萧弘诈妄；诏递归乡里，不之罪，冀得其真。

[15]甲寅（二十四日），御史台奏报：萧弘虚妄欺诈朝廷。文宗下诏，命将萧弘送回原乡，并由沿途驿站供给食宿，不加判罪，希望以后能寻到萧太后的真正亲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六卷

唐纪六十二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开成三年（戊午、838）

唐纪六十二唐文宗开成三年（戊午，公元838年）

[1]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涂有盗射之，微伤，左右奔散，石马惊，驰归第。又有盗邀击于坊门，断其马尾，仅而得免。上闻之大惊，命神策六军遣兵防卫，敕中外捕盗甚急，竟无所获。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数日方安。

[1]春季，正月，甲子（初五），宰相李石上朝时，半路上有盗贼用弓箭暗杀他，受了轻伤，左右侍从一哄而散。李石的马受惊后驰回他的住宅，又有盗贼在街坊的门口进行拦击，斩断马的尾巴。李石幸免于难。唐文宗得知后大惊，下令神策军和禁军六军派兵防卫宰相，同时下敕，命朝廷内外迅速派人捉拿刺客，最后一无所获。乙丑（初六），百官仅仅九个人去上朝。京城几天后才安定下来。

[2]丁卯，追赠故齐王凑为怀懿太子。

[2]丁卯（初八），唐文宗追封已经去世的齐王李凑为怀懿太子。

[3]戊申，以盐铁转运使、户部尚书杨嗣复，户部侍郎、判户部李珏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嗣复，於陵之子也。

[3]戊申（疑误），唐文宗任命盐铁转运使、户部尚书杨嗣复，户部侍郎、判户部李珏并为同平章事，仍兼任原盐铁转运使和判户部的职务。杨嗣复是杨于陵的儿子。

[4]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乱，人情危惧，宦官恣横，忘身徇国，故纪纲粗立。仇士良深恶之，潜遣盗杀之，不果。石惧，累表称疾辞位；上深知其故而无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4]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石在甘露之变以后，人心恐惧不安、宦官骄横的情况下，为国家忘我操劳，以致朝廷的法制初步恢复，朝政运转基本正常，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因此十分痛恨他，秘密地派遣刺客去暗杀他，没有达到目的。李石非常恐惧，多次以身体有病为由，上表请求辞职。唐文宗完全明白李石辞职的原因，但也无可奈

何。丙子（十七日），任命李石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荆南节度使。

[5]陈夷行性介直，恶杨嗣复为人，每议政事，多相诋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辞位，不许。

[5]宰相陈夷行性情耿介正直，厌恶杨嗣复的为人，每次宰相在一起商议朝政，二人往往争论不休。壬辰（疑误），陈夷行以脚病为由，请求辞职。文宗不准。

[6]上命起居舍人魏献其祖文贞公笏。郑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6]唐文宗命起居舍人魏把他的先祖魏徵用过的笏板奉献朝廷。宰相郑覃说："关键在于表彰魏徵对朝廷忠正直言的精神，而不在于他的笏板。"文宗说："我思念魏徵，因此，看到他的笏板就自然想起他。这就象西周时人们思念召公，因而称颂他曾休息乘凉过的甘棠树一样。"

[7]杨嗣复欲援进李宗闵，恐为郑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讽上，上临朝，谓宰相曰："宗闵积年在外，宜与一官。"郑覃曰："陛下若怜宗闵之远，止可移近北数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请先避位。"陈夷行曰："宗闵以朋党乱政，陛下何爱此纤人！"杨嗣复曰："事贵得中，不可但徇爱憎。"上曰："可与一州。"覃曰："与州太优，止可洪州司马耳。"因与嗣复互相诋讦以为党。上曰："与一州无伤。"覃等退，上谓起居郎周敬复、舍人魏曰："宰相喧争如此，可乎？"对曰："诚为不可。然覃等尽忠愤激，不自觉耳。"丁酉，以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李固言与杨嗣复、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郑覃、陈夷行，每议政之际，是非锋起，上不能决也。

[7]宰相杨嗣复打算向朝廷推荐提拔李宗闵，但恐怕被郑覃阻拦，于是，先让宦官在宫中私下向文宗建议。文宗上朝时对宰相说："李宗闵被贬到外地多年，应当授予一个职位。"郑覃说："陛下如果怜悯李宗闵贬逐的地方太远，只可把他向京城方向迁移几百里，而不宜再召回朝廷任职。如果把他召回朝廷任职，我请求先辞职。"陈夷行说："李宗闵过去在朝廷朋比为党，扰乱朝政，陛下为什么喜爱这种卑鄙小人！"杨嗣复说："处理问题贵在用心公道，不可只凭自己的爱憎。"文宗说："可以让他担任一个州刺史。"郑覃说："授予州刺史恐怕对他太

优待，最多让他担任洪州司马。”于是，郑覃、陈夷行和杨嗣复相互争论攻击，指斥对方为朋党。文宗说：“授予李宗闵一个州刺史问题不大。”郑覃等人于是退下。文宗对起居郎周敬复、起居舍人魏说：“宰相之间如此争论喧哗，难道能够允许吗？”二人回答说：“这样下去确实不行，不过，郑覃等人是由于对陛下尽忠，因而不自觉地对杨嗣复态度激愤。”丁酉（疑误），唐文宗任命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当初，宰相李固言和杨嗣复、李珏关系亲密，所以推荐二人为宰相，以便排挤郑覃、陈夷行。朝廷每次商议朝政的时候，双方争论不休，是非竞起，文宗不能决断。

[8]三月，柯寇涪州清溪镇，镇兵击却之。

[8]三月，柯族侵犯涪州清溪镇，被驻扎在当地的镇兵击退。

[9]初，太和之末，杜为凤翔节度使，有诏沙汰僧尼。时有五色云见于岐山，近法门寺，民间讹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监军欲奏之，曰：“云物变色，何常之有！佛若果爱僧尼，当见于京师。”未几，获白兔，监军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曰：“野兽未驯，且宜畜之。”旬日而毙；监军不悦，以为掩蔽圣德，独画图献之。及郑注代镇凤翔，奏紫云见，又献白雉。是岁，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变。

[9]当初，在太和末年的时候，杜担任凤翔节度使，朝廷曾下诏令各地淘汰寺院僧尼。这时，岐山县的天空中出现五色彩云，距离法门寺很近。于是，民间传谣说，这是僧尼得知要被淘汰恐惧不安，所以，法门寺的佛骨显灵保佑僧尼。凤翔监军打算奏报朝廷。杜说：”天上的云彩变换颜色，是常有的事！如果佛真的保佑僧尼的话，肯定五色彩云也会出现在京城的上空。”不久凤翔捉到一只白兔，监军又提出奏报朝廷，说：“这是从西方来的祥瑞。”杜说：“这类野兽未加驯服，应当暂且畜养。”过了十几天，白兔死了，监军很不高兴，认为杜不向朝廷报告祥瑞，掩盖皇上的大圣大德，于是，独自把五色彩云和白兔画成图画，奉献朝廷。等到郑注代替杜为凤翔节度使后，奏报天空出现紫色云彩，又向朝廷奉献白色的野鸡。当年八月，紫宸殿前院的樱桃树上发现有甘露降临，文宗亲自采集品尝，百官齐声称贺，认为是祥瑞。在十一月，发生了李训策划的甘露之变。

及为工部尚书、判度支，河中奏驺虞见，百官称贺。上谓曰：“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对曰：“昔河出图，伏羲以画八卦；洛出书，大禹以叙九畴，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兽草木之瑞，何时无之！刘聪桀逆，黄龙三见；石季龙暴虐，得苍麟十六、白鹿七，以驾芝盖。以是观之，瑞岂在德！玄宗尝为潞州别驾，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职业，此等瑞物，皆不知也。’愿陛下专以百姓富安为国庆，自余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谓宰相曰：“时和年丰，是为上瑞；嘉禾灵芝，诚何益于事！”宰相因言：“《春秋》记灾异以儆人君，而不书祥瑞，用此故也！”

等到杜担任工部尚书、判度支时，河中奏称发现一种不吃其他兽类的驺虞，是天下祥瑞的象征。于是，百官都向文宗祝贺。文宗对杜说：“李训、郑注都是自称发现祥瑞，从而乘机作乱的。由此可见，所谓祥瑞的东西，并非是国家太平的象征。你从前在凤翔的时候，不向朝廷奏报发现白兔，真可谓是先知先觉。”杜说：“过去，黄河边发现图，伏羲用它来策画八卦；洛河旁发现天书，大禹用它来制定治理天下的九种法则。这些，都对百姓有益，所以值得效法。至于禽兽草木一类的所谓祥瑞之物，什么时候都有！刘聪桀傲不驯，叛变朝廷，但却几次发现黄龙；石虎残虐无道，但却在各地捉获了苍麟十六个，白鹿七个，用来驾驶自己的车乘。由此可见，所谓的祥瑞之物和帝王的圣德毫无关系！玄宗曾经担任过潞州别驾，他即位当皇帝以后，潞州奏报发现十九种祥瑞之物，玄宗说：‘朕在潞州的时候，只知道勤勉于本职工作，对于你们报告的祥瑞之物，丝毫不知。’因此，我但愿陛下一心一意地以百姓富足安乐作为国家兴隆的象征，对于其他所谓的祥瑞之物，都不要采纳。”文宗称赞杜的意见。过了几天，文宗对宰相说：“现在，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这是最大的祥瑞。至于嘉禾灵芝，对国家又有什么用呢！”宰相于是说：“孔子在《春秋》中之所以专门记载自然灾害和某些怪异的自然现象，以警告帝王要勤政爱民，但并不记载所谓的祥瑞之物，也就是这个原因！”

夏，五月，乙亥，诏：“诸道有瑞，皆无得以闻，亦勿申牒所司。其腊飨太庙及飨太清宫，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

夏季，五月，乙亥（十九日），唐文宗下诏："各地凡发现祥瑞之物，一律不得奏报朝廷，也不准向自己的上司报告。凡腊月祭献太庙和太清宫，以及正月初一朝廷举行大典时按规定上奏祥瑞，一律停罢。"

[10]初，灵武节度使王晏平自盗赃七千余缗，上以其父智兴有功，免死，长流康州。晏平密请于魏、镇、幽三节度使，使上表雪己；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户。

[10]当初，灵武节度使王晏平贪污七千余缗钱，文宗鉴于他的父亲王智兴对国家曾经立过战功，因而免除死刑，流放康州。晏平秘密地请求魏博、镇州和幽州三位节度使上奏朝廷，为自己申冤。唐文宗无可奈何，六月，壬寅（十六日），改任晏平为永州司户。

[11]八月，己亥，嘉王运薨。

[11]八月，己亥（十四日），嘉王李运去世。

[12]太子永之母王德妃无宠，为杨贤妃所谮而死。太子颇好游宴，昵近小人，贤妃日夜毁之。九月，壬戌，上开延英，召宰相及两省、御史、郎官，疏太子过恶，议废之，曰："是宜为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过。国本至重，岂可轻动！"御史中丞狄兼论之尤切，至于涕泣。给事中韦温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岂独太子之过乎！"癸亥，翰林学士六人、神策六军军使十六人复上表论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归少阳院；如京使王少华等，及宦官宫人坐流死者数十人。

[12]皇太子李永的母亲王德妃不得唐文宗宠爱，被杨贤妃向文宗进谗言诬陷。以致死去。太子十分喜好游乐饮宴，而且亲近身旁小人。于是，杨贤妃昼夜不停地在文宗面前诽谤太子。九月，壬戌（初七），文宗亲临延英殿，召集宰相以及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御史台官员和尚书省各司的郎官，向大家介绍太子的罪过，提议废除，文宗说："象他这样，难道还适合继续当太子吗？"群臣都说："太子年轻，应当容许他改正错误。太子作为陛下的继承人，至关重要，岂可轻易废除！"御史中丞狄兼劝阻的最为恳切，以至哭泣。给事中韦温说："陛下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平时不重视教诲，以致今天这样，难道仅仅是太子个人的过错！"癸亥（初八），翰林学士六人、神策军和禁军六军军使十六人再次联名上表劝阻，文宗才逐渐回心转意。当天晚

上，太子才得以回到少阳院。如京使王少华等人，以及宦官、宫女几十个人因此而牵连被流放或判处死刑。

[13]义武节度使张在镇十五年，为幽、镇所惮；及有疾，请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举族归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军中欲立元益，观察留后李士季不可，众杀之，又杀大将十余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迁为义武节度使。义武马军都虞候何清朝自拔归朝，癸酉，以为仪州刺史。

[13]义武节度使张在任十五年，和他邻接的幽州、镇州两个割据藩镇十分惧怕他。等到他有病时，请求朝廷批准自己离职赴京。朝廷尚未来得及安排由谁代替他的职务，张已经病重，于是，告诫儿子张元益率全族人返归京城，不准效法河北藩镇的惯例，继承节度使的职务。张去世后，义武的将士打算拥立张元益为节度使，观察留后李士季反对，被将士杀死，同时，又杀大将十几人。壬申（十七日），唐文宗任命易州刺史李仲迁为义武节度使。义武马军都虞候何清朝率兵归顺朝廷，癸酉（十八日），被任命为仪州刺史。

[14]朝廷以义昌节度使李彦佐在镇久，甲戌，以德州刺史刘约为节度副使，欲以代之。

[14]朝廷鉴于义昌节度使李彦佐任职太久，甲戌（十九日），任命德州刺史刘约为义昌节度副使，准备让他代替李彦佐。

[15]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覆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癸未，始诏神策将吏改官皆先奏闻，状至中书，然后检勘施行。

[15]自从开成年以来，神策军军将和下属官吏升迁，大多不向文宗上奏请求批准，而由神策军直接行文到中书省，中书省复核后便予以施行，以至神策军军将和下属官吏迁升官爵，几乎没有一日停止。癸未（二十八日），唐文宗下诏，命令今后神策军军将和官吏迁升官爵，一律首先上奏，待奏折批准送递中书省复核后再予以施行。

[16]冬，十月，易定监军奏军中不纳李仲迁，请以张元益为留后。

[16]冬季，十月，义武监军奏报：军中将士不予接受新任节度使李仲迁，请求任命张元益为留后。

[17]太子永犹不悛，庚子，暴薨，谥曰庄恪。

[17]皇太子李永仍不改过自新，庚子（十六日），突然去世。朝廷赠他谥号为庄恪。

[18]乙巳，以左金吾大将军郭为宁节度使。

[18]乙巳（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左金吾大将军郭为宁节度使。

[19]宰相议发兵讨易定。上曰："易定地狭人贫，军资半仰度支。急之则靡所不为，缓之则自生变。但谨备四境以俟之。"乃除张元益代州刺史。顷之，军中果有异议，乃上表以不便李仲迁为辞，朝廷为之罢仲迁。十一月，诏俟元益出定州；其义武将士始谋立元益者，皆赦不问。

[19]宰相商议发兵征讨义武。文宗说："义武的地方狭小，百姓贫困，军需有一半靠朝廷度支调拨供给。如果急于攻讨，那么，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暂缓，则内部必定发生分化。现在，只要命它的四邻藩镇严密防守，等待它的内部分化。"于是，任命张元益为代州刺史。不久，义武军中果然产生分歧，他们上表借口李仲迁不适宜担任义武节度使。朝廷于是罢免李仲迁。十一月，唐文宗下诏，等张元益从定州出发，赴代州上任后，凡义武最初密谋拥立张元益的将士，一律赦免不再问罪。

[20]以义昌节度使李彦佐为天平节度使，以刘约为义昌节度使。

[20]唐文宗任命义昌节度使李彦佐为天平节度使，义昌节度副使刘约为义昌节度使。

[21]丁卯，张元益出定州。

[21]丁卯（十三日），张元益离开定州。

[22]庚午，上问翰林学士柳公权以外议，对曰："郭除宁，外间颇以为疑。"上曰："，尚父之侄，太后叔父，在官无过，自金吾作小镇，外间何尤焉？"对曰："非谓不应为节度使也。闻陛下近取二女入宫，有之乎？"上曰："然，入参太皇太后耳。"公权曰："外间不知，皆云纳女后宫，故得方镇。"上俯首良久曰："然则奈何？"对曰："独有自南内遣归其家，则外议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还家。

[22]庚午（十六日），唐文宗问翰林学士柳公权，朝廷近日有什么议论。柳公权回答说："郭被任命为宁节度使，朝廷不少人对此很有疑

问。”文宗说：“郭是尚父郭子仪的侄子，又是太皇太后的叔父，在此以前，他做官从无过失，从左金吾大将军而转任宁这个小地方的节度使，不知朝廷百官有何疑问？”柳公权回答说：“百官并不是议论说郭不应当担任宁节度使。我听说陛下近日把郭的两个女儿选入宫中，不知是否属实？”文宗说：“是我让她俩入宫，是要她们参见太皇太后。”柳公权说：“百官不知陛下的用意，都认为郭把女儿纳入陛下后宫，所以才被任命为节度使。”文宗低头无言，过了很久才说：“那么，该怎么平息百官的非议呢？”柳公权回答说：“只要把郭女儿从兴庆宫送还她们的家里，百官的非议自然就平息了！”当天，太皇太后派宦官把郭的两个女儿送回家。

[23]上好诗，尝欲置诗学士；李珏曰：“今之诗人浮薄，无益于理。”乃止。

[23]唐文宗爱好诗歌，曾打算设置诗学士，宰相李珏说：“当今的诗人都很轻浮，设置诗学士，对朝廷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作罢。

[24]甲戌，以蔡州刺史韩威为义武节度使。

[24]甲戌（二十日），唐文宗任命蔡州刺史韩威为义成节度使。

[25]河东节度使、司徒、中书令裴度以疾求归东都，十二月，辛丑，诏度入知政事，遣中使郭谕上道。

[25]河东节度使、司徒、中书令裴度由于疾病，请求辞职返回东都洛阳。十二月，辛丑（十七日），唐文宗下诏，命裴度来京参予朝政决策，并派宦官前往河东，传达文宗的旨意，敦促裴度上路。

[26]郑覃累表辞位，丙午，诏：三五日一入中书。

[26]宰相郑覃多次上表请求辞职，丙午（二十二日），唐文宗下诏：命郑覃三五天到政事堂办公一次。

[27]是岁，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

[27]本年，吐蕃彝泰赞普去世，他的弟弟达磨被立为新赞普。彝泰在位时身体多病，把朝政委任大臣，所以仅能自守边疆，很久没有侵扰唐朝。达磨继位后，荒淫残虐，国内人民离心离德，灾害和怪异的现象接连发生，吐蕃因此更加衰弱。

四年（己未、839）

四年（己未，公元839年）

[1]春，闰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师，以疾归第，不能入见。上劳问赐赉，使者旁午。三月，丙戌，薨，谥曰文忠。上怪度无遗表，问其家，得半藁，以储嗣未定为忧，言不及私。度身貌不逾中人，而威望远达四夷，四夷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

[1]春季，闰正月，己亥（十六日），河东节度使裴度抵达京城，由于身体疾病而回到家中，未能拜见文宗。文宗接连派遣使者到他家中慰劳赏赐。三月，丙戌（初四），裴度去世，朝廷追赠谥号为文忠。文宗奇怪裴度没留下给朝廷的遗表，派人问他的家属，找到一份没有写完的手稿，手稿中只说自己为皇上没有立太子而担忧，而不提及自己个人的要求。裴度的身材和相貌并未超过一般人，但威望却远达周边的夷蛮各族，夷蛮各族酋长见到唐朝的使者，常常问裴度的年龄多少？是否还得到朝廷重用？他和郭子仪一样，都是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德高望重，而以自己的身家性命维系国家安危的重要人物。

[2]夏，四月，戊辰，上称判度支杜之才，杨嗣复、李珏因请除户部尚书，陈夷行曰："恩旨当由上出，自古失其国未始不由权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尝语臣云，人主当择宰相，不当疑宰相。"五月，丁亥，上与宰相论政事，陈夷行复言不宜使威福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权者耳。臣屡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郑覃曰："陛下开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渐不如前。"杨嗣复曰："元年、二年郑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与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头曰："臣不敢更入中书！"遂趋出。上遣使召还，劳之曰："郑覃失言，卿何遽尔！"覃起谢曰："臣愚拙，意亦不属嗣复；而遽如是，乃嗣复不容臣耳。"嗣复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独臣应得罪，亦上累圣德。"退，三上表辞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覃罢为右仆射，陈夷行罢为吏部侍郎。覃性清俭，夷行亦耿介，故嗣复等深疾之。

[2]夏季，四月，戊辰（十七日），唐文宗称誉判度支杜有才能，杨嗣复、李珏乘机奏请任命杜为户部尚书。陈夷行说："对臣下任命的旨意应当由皇上作出。自古以来，国家大凡灭亡，最初无不是大权旁

落，而由臣下专权的。”李珏说：“陛下曾对我说，帝王应当谨慎地挑选宰相，但不应当猜疑宰相。”五月，丁亥（初七），文宗和宰相一起议论朝政，陈夷行又说不应使臣下专权而作威作福，李珏说：“从陈夷行的用意看，他是怀疑宰相中有人玩弄陛下的权威。我以前多次请求辞职，现在，如果能担任皇子诸王的太傅，也就是我的幸运了。”郑覃说：“陛下在开成元年、二年处理朝政都很好，三年、四年渐渐不如以前。”杨嗣复说：“开成元年、二年是郑覃、陈夷行担任宰相。三年、四年我和李珏也一同升任宰相。看来，郑覃的意思是说罪责在我了！”于是，接着叩头说：“我不敢再到政事堂去办公！”随即退出。文宗派人把他召回，用好言安慰，说：“郑覃失言，你何必这样！”郑覃起身谢罪说：“我性情愚笨，刚才说的意思不是专指嗣复，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反感，看来，是嗣复不能容我。”杨嗣复说：“郑覃认为朝政一年不如一年，不仅我一个人应当有罪，而且也牵连皇上。”于是退下，再三上表请求辞职。文宗派宦官召他上朝。癸巳（十三日），杨嗣复才开始上朝。丙申（十六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覃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右仆射；陈夷行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吏部侍郎。郑覃的性情清正俭约，陈夷行也性情耿直。所以，杨嗣复等人十分痛恨他俩人。

[3]上以盐铁推官、检校礼部员外郎姚勖能鞫疑狱，命权知职方员外郎，右丞韦温不听，上奏称：“郎官朝廷清选，不宜以赏能吏。”上乃以勖检校礼部郎中，依前盐铁推官。六月，丁丑，上以其事问宰相杨嗣复，对曰：“温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则天下之事孰为陛下理之！恐似衰晋之风。”然上素重温，终不夺其所守。

[3]唐文宗鉴于盐铁推官、检校礼部员外郎姚勖擅长审断疑难狱案，任命他暂为职方员外郎。尚书右丞韦温拒不听命，上奏说：“郎官历来是朝廷任命有名望的士大夫的职位，不应当轻易用它来奖赏有才干的官吏。”于是，文宗改任姚勖为检校礼部郎中，仍担任盐铁推官。六月，癸丑（初三），文宗问宰相杨嗣复对这件事的看法，杨嗣复说：“韦温的目的在于澄清官员的出身和等级。如果官员因为出身和社会地位不高，但很有才干，却不能担任那些有名望的职务，那么，天下的种种事务谁去为陛下处理呢？我认为，这恐怕是晋朝重视出身地

位的衰败遗风。”然而，文宗向来器重韦温，最后还是没有违背他的奏请。

[4]秋，七月，癸未，以张元益为左骁卫将军，以其母侯莫陈氏为赵国太夫人，赐绢二百匹。易定之乱，侯莫陈氏说谕将士，且戒元益以顺朝命，故赏之。

[4]秋季，七月，癸未（初四），唐文宗任命张元益为左骁卫将军，任命他的母亲侯莫陈氏为赵国太夫人，赏赐绢二百匹。此前义武发生变乱的时候，侯莫陈氏劝说将士，同时告诫张元益听从朝廷命令，所以文宗予以赏赐。

[5]甲辰，以太常卿崔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郸，郾之弟也。

[5]甲辰（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太常卿崔郸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郸是崔郾的弟弟。

[6]八月，辛亥，王憬薨。

[6]八月，辛亥（初二），王李憬去世。

[7]癸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萧本诈称太后弟，上下皆称萧弘是真，以本来自左军，故弘为台司所抑。今弘诣臣，求臣上闻。乞追弘赴阙，与本对推，以正真伪。”诏三司鞫之。

[7]癸酉（二十四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朝廷：“萧本诈称是萧太后的弟弟。朝廷上下都认为萧弘才是萧太后真正的弟弟。但由于萧本是经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引见给皇上的，所以萧弘被御史台官员所冤枉。现在，萧弘来见我，请求我向朝廷奏明真象。我乞请朝廷召见萧弘，让他和萧本二人当面对证，以辨别真伪。”文宗下诏，命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三司会审。

[8]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取记注观之，不可，曰：“记注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为善，不必观史！”上曰：“朕尝观之。”对曰：“此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观史，则史官必有所讳避，何以取信于后！”上乃止。

[8]冬季，十月，乙卯（初七），唐文宗命起居舍人魏把记载朝政大事的《起居注》拿来观看。魏认为不妥，说：“《起居注》既记载善行，也记载恶事，用来警诫帝王，去恶从善。陛下只管努力勤政为善，而不必观看《起居注》！”文宗说：“过去我曾经看过。”魏说：

“这是以往史官的过错。如果陛下亲自观看本朝的《起居注》，那么，史官在记载时就会有所避讳，将来怎样让后人相信呢！”文宗这才作罢。

[9]杨妃请立皇弟安王溶为嗣，上谋于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

[9]杨妃请求文宗立自己的弟弟安王李溶为太子。文宗和宰相商议，李珏反对。丙寅（十八日），文宗立敬宗的小儿子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

丁卯，上幸会宁殿作乐，有童子缘，一夫来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贵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刘楚材等四人，宫人张十十等十人责之曰：“构会太子，皆尔曹也，今更立太子，复欲尔邪？”执以付吏，己巳，皆杀之。上因是感伤，旧疾遂增。

丁卯（十九日），文宗亲临会宁殿观赏音乐杂技。有一个儿童表演爬杆，底下有一人来往如狂奔，进行保护。文宗很奇怪，左右侍从说：“那人是这个儿童的父亲。”文宗顿时伤心流泪说：“朕富贵而为天子，却不能保全自己的一个儿子！”于是，召见教坊刘楚材等四人，宫女张十十等十人责斥说：“当初设计陷害皇太子李永，都是你们这些人。现在已重新立皇太子，难道你们还要陷害他吗？”随即命人把他们逮捕。己巳（二十一日），下令全部杀死。文宗由此而感伤不已，旧病逐渐加重。

[10]十一月，三司按萧本、萧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爱州，弘流儋州。而太后真弟在闽中，终不能自达。

[10]十一月，三司审问萧本、萧弘二人，结果都不是萧太后真正的弟弟。于是，萧本被免职除名，流放爱州，萧弘流放儋州。而萧太后真正的弟弟在福建，始终未能自己申报，和萧太后相认。

[11]乙亥，上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

[11]乙亥（二十七日），唐文宗病情稍有好转，这一天，坐在思政殿，召见翰林院值班学士周墀，和他一起喝酒，问道："朕可以和前代的哪些帝王相比？"周墀回答说："陛下是尧、舜一类的帝王。"文宗说："朕岂敢和尧、舜相比！我问你的意思是，我是否能赶上周赧王和汉献帝？"周墀大惊，说："周赧王和汉献帝都是最后亡国的帝王，怎么比得上陛下的大圣大德。"文宗说："周赧王、汉献帝不过受制于各地强大的诸侯，而今朕受制于宦官家奴。就此而言，我实在还不如他们！"文宗因此哭泣，泪下沾襟。周墀也拜伏在地，流泪不已。从此以后，文宗不再上朝。

[12]是岁，天下户口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12]本年，天下户口总计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户。

[13]回鹘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谋作乱，彰信可汗杀之。相掘罗勿将兵在外，以马三百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败，自杀，国人立特勒为可汗。会岁疫，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遂衰。赤心，执宜之子也。

[13]回鹘国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杀死。这时，宰相掘罗勿正率兵在外，于是，用三百匹马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沙陀兵一起攻打彰信可汗。可汗兵败自杀，国内人民立特勒为可汗。以后，草原连年发生疾疫，天下大雪，羊马大批死亡，回鹘因此逐渐衰落。朱邪赤心是沙陀酋长朱邪执宜的儿子。

五年（庚申、840）

五年（庚申，公元840年）

[1]春，正月，己卯，诏立颍王为皇太弟，应军国事权令句当。且言太子成美年尚冲幼，未渐师资，可复封陈王。时上疾甚，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引杨嗣复、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监国。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议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岂得中变！"士良、弘志遂矫诏立为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将兵诣十六宅，迎颍王至少阳院，百官谒见于思贤殿。沈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与安王溶皆素为上所厚，异于诸王。

[1]春季，正月，己卯（初二），唐文宗下诏，立颍王李为皇太弟，凡国家大事，由他全权决定。诏令又说，皇太子李成美尚年幼，

没有经过老师的训导，仍封为陈王。当时，文宗病重，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引宰相杨嗣复、李珏来宫中，打算由二人辅佐太子代行皇上职权，处理朝政。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鉴于当初立皇太子的时候，自己没有一点功劳，于是上言，说皇太子年幼，而且有病，建议废除重立。李珏说："皇太子的地位已定，怎么能轻易改变！"于是仇士良、鱼弘志假称文宗的诏令，立李为皇太弟。当天，仇士良、鱼弘志率禁兵至十六宅宫，迎颍王李到少阳院。接着，百官在思贤殿拜见李。李性情深沉而刚毅，处理问题十分果断，喜怒不形于色。他和安王李溶，都向来为文宗所厚爱，而区别于其他皇子诸王。

辛己，上崩于太和殿。以杨嗣复摄冢宰。

辛巳（初四），唐文宗在太和殿驾崩。朝廷任命杨嗣复暂摄冢宰，主持治丧。

癸未，仇士良说太弟赐杨贤妃、安王溶、陈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殡，成服。谏议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远，不听。时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夷直复上言："陛下自藩维继统，是宜俨然在疚，以哀慕为心，速行丧礼，早议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数日，屡诛戮先帝近臣，惊率土之视听，伤先帝之神灵，人情何瞻！国体至重，若使此辈无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网之内，无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听。

癸未（初六），仇士良劝说皇太弟李下令，命杨贤妃、安王李溶、陈王李成美自尽。李又下敕，命于本月十四日举行文宗入棺大殓的仪式，凡亲属和百官等一律穿上丧服。谏议大夫裴夷直上言大殓的日期太远，李不听。这时，仇士良等人仍怨恨文宗，于是，凡教坊的乐工和曾经被文宗宠爱的宦官，相继被诛杀或贬逐。裴夷直又上言说："陛下由藩王的身份继承帝位，所以应当象真正忧病一样，尽心哀悼文宗皇帝，迅速举行丧礼，从而早日亲政，以便安抚天下人心。但现在文宗皇帝去世还不到几天，就多次诛杀他的亲近臣僚，以致各地的官员都被惊扰，先帝的神灵不免也被伤害。这样下去，人们会怎样看待陛下呢！现在，国家的体面最为重要，假如先帝的亲近臣僚无罪，就不应惩罚他们；假如有罪，他们已经处于国家法律的天罗地网之中，无法脱逃，等十天后先帝入棺大殓结束，再加惩罚也不晚！"李不听。

辛卯，文宗始大敛。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韦妃为皇太后。

辛卯（十四日），文宗的尸体正式入棺大殓。同日，武宗李即位。甲午（十七日），武宗追尊母亲韦妃为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二月，乙卯（初八），唐武宗大赦天下。

丙寅，谥韦太后日宣懿。

丙寅（十九日），唐武宗追赠母亲韦太后的谥号为宣懿。

[2]夏，五月，己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复罢为吏部尚书，以刑部尚书崔珙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2]夏季，五月，己卯（初四），唐武宗免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复的职务，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任命刑部尚书崔珙为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3]秋，八月，壬戌，葬元圣昭献孝皇帝于章陵，庙号文宗。

[3]秋季，八月，壬戌（十九日），朝廷在章陵埋葬元圣昭献孝皇帝李昂，庙号为文宗。

[4]庚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坐为山陵使龙陷，罢为太常卿。贬京兆尹敬昕为郴州司马。

[4]庚午（二十七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因担任山陵使时，运载文宗皇帝灵柩的龙因故在半路失陷，被免去宰相职务，担任太常卿。京兆尹敬昕因此被贬为郴州司马。

[5]义武军乱，逐节度使陈君赏。君赏募勇士数百人，复入军城，诛乱者。

[5]义武发生军队变乱，驱逐节度使陈君赏。陈君赏招募勇士几百人，重新攻入义武的治所定州城，诛杀作乱的将士。

[6]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杨嗣复、李珏相继罢去，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师，丁丑，以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6]当初，武宗被立为皇太弟，不是出于宰相的建议。所以，武宗即位后，相继罢免宰相杨嗣复、李珏的职务，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来京。九月，甲戌朔（初一），李德裕抵达京城。丁丑（初四），李德裕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庚辰，德裕入谢，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辩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人主辩之甚难。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先帝深知朋党之患，然所用卒皆朋党之人，良由执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间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询小臣以察执政。如德宗末年，所听任者惟裴延龄辈，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乱也。陛下诚能慎择贤才以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常令政事皆出中书，推心委任，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为形迹，小过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积，以至祸败。兹事大误，愿陛下以为戒！臣等有罪，陛下当面诘之。事苟无实，得以辩明；若其有实，辞理自穷。小过则容其悛改，大罪则加之诛谴，如此，君臣之际无疑间矣。”上嘉纳之。

庚辰（初七），李德裕上朝向武宗谢恩。他对武宗说：“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辨别群臣中谁是邪恶的小人，谁是正直的君子。邪恶和正直之间，难以相容。所以，君子指斥小人邪恶，而小人也指斥君子邪恶，以致皇上难以辨别。我认为，正直的君子就象松柏一样，独立生长，不必依赖别的器物。而邪恶的小人就象藤萝一样，如果不攀附其它器物，就不能自立。所以，正直的君子一心一意地侍奉皇上，而邪恶的小人则争先恐后地朋比为党。先帝文宗皇帝深知朋党的危害，然而，他所信用的官员却大多是朋党的成员。这主要是由于他自己没有主见，所以奸邪小人得以乘间而入。我认为，宰相不可能人人都是忠臣，皇上有时发现一个宰相欺骗自己，心中就开始猜疑其他宰相。于是，通过身边的侍从和宦官了解宰相的情况。例如德宗在他晚年的时候，只信任裴延龄一人，其它宰相不过在朝廷的敕书中签名而已。这是当时朝政紊乱的主要原因。陛下如果真的能谨慎地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担任宰相，把那些奸邪虚罔的官员立即罢免；同时，诚心诚意地委任宰相，坚定不移，凡是朝廷的政令，都由政事堂审定颁布，那么，就不必忧虑天下不会大治了。”李德裕又说：“先帝文宗皇帝在大臣面前，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对于群臣小的过失，一般都容忍不言。这样日积月累，以至酿成大祸。这实在是一大失误，希望陛下引以为诫。今后，如果我们有罪，陛下应该当面责问。假如事实不符，应当允许我们申辩清楚；假如确是事实，我们就会在申辩时理屈词

穷。对于群臣小的过失，应当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如有大罪，则加以惩罚，甚至诛杀。这样，君臣之间就不会产生猜疑了。”武宗称赞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监军杨钦义，人皆言必知枢密，德裕待之无加礼，钦义心衔之。一旦，独延钦义，置酒中堂，情礼极厚；陈珍玩数床，罢酒，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行至汴州，敕复还淮南，钦义尽以所饷归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与之。其后钦义竟知枢密；德裕柄用，钦义颇有力焉。

当初，李德裕担任淮南节度使时，朝廷曾下敕召监军杨钦义进京，人们都说杨钦义此番进京肯定会被任命为枢密使。李德裕对待杨钦义却并未增加礼节，杨钦义心中十分痛恨。一天，李德裕单独召请杨钦义，在节度使府正厅设酒为杨钦义送行，情义和礼节都极为优厚。李德裕又拿出很多珍玩陈列在几个床上，喝完酒后，全部赠送杨钦义，杨钦义大喜过望。杨钦义进京走到汴州，朝廷又下敕命他返回淮南。于是，杨钦义把李德裕赠送他的珍玩如数奉还。李德裕说：“这能值几个钱！”最后，又都赠给杨钦义。以后，杨钦义果然担任了枢密使。李德裕被任命为宰相，和杨钦义有直接关系。

[7]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坚昆，唐初结骨也，后更号黠戛斯，乾元中为回鹘所破，自是隔阂不通中国。其君长曰阿热，建牙青山，去回鹘牙，橐驼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鹘常赂遗之，假以官号。回鹘既衰，阿热始自称可汗。回鹘遣相国将兵击之，连兵二十余年，数为黠戛斯所败，詈回鹘曰：“汝运尽矣，我必取汝金帐！”金帐者，回鹘可汗所居帐也。

[7]当初，在伊州的西方，焉耆镇的北方，有一个部落名叫黠戛斯，就是古代的坚昆，唐初的结骨，以后改名叫黠戛斯。唐肃宗乾元年间，黠戛斯被回鹘国击败。从此以后，由于回鹘阻隔，和唐朝失去联系。黠戛斯的君长称为阿热，在青山建立牙帐，距离回鹘国牙帐，骑骆驼要走四十天。黠戛斯部众剽悍勇敢，因此，吐蕃国和回鹘国常常贿赂他，并授予官位名号，加以拉拢。回鹘国衰落以后，阿热开始自称可汗。回鹘国派宰相率兵攻击黠戛斯，双方大战二十多年，回鹘国多次被黠戛斯击败。黠戛斯斥责回鹘可汗说：“你的命数已经到了尽头，我必将要夺取你的金帐！”金帐，是回鹘可汗居住的帐幕。

及掘罗勿杀彰信，立，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十万骑攻回鹘，大破之，杀及掘罗勿，焚其牙帐荡尽，回鹘诸部逃散。其相职、特勒等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没斯等，及其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帅其众抵天德塞下，就杂虏贸易谷食，且求内附。冬，十月，丙辰，天德军使温德彝奏："回鹘溃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见其后。边人以回鹘猥至，恐惧不安。"诏振武节度使刘沔屯云迦关以备之。

等到回鹘宰相掘罗勿杀死彰信可汗，拥立特勒为新可汗，回鹘国一个名叫录莫贺的偏将勾引黠戛斯十万骑兵攻打掘罗勿，结果，大败他的兵马，杀死和掘罗勿，把回鹘国的牙帐焚烧殆尽。回鹘国的各个部落四散逃亡，宰相职、特勒等十五个部落往西方逃跑，投奔葛逻禄；另有一支投奔吐蕃国；一支逃到安西。回鹘可汗的兄弟没斯等人，以及宰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率自己的部落兵马抵达唐朝天德军的边塞一带，依靠和杂居这一地区的各族部落贸易而生活。同时，请求归附唐朝。冬季，十月，丙辰（十四日），天德军使温德彝奏报："回鹘国的逃兵侵逼西受降城，逃兵连绵六十里，看不到尾。边防的居民由于回鹘国的逃兵大举侵扰，都恐惧不安。"唐武宗下诏，命振武节度使刘沔出兵屯守于迦关以防回鹘。

[8]魏博节度使何进滔薨，军中推其子都知兵马使重顺知留后。

[8]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去世，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都知兵马使何重顺为留后。

[9]萧太后徙居兴庆宫积庆殿，号积庆太后。

[9]萧太后迁居到兴庆宫积庆殿，尊号为积庆太后。

[10]十一月，癸酉朔，上幸云阳校猎。

[10]十一月，癸酉朔（初一），唐武宗前往云阳县围猎。

[11]故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谏议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为杭州刺史。

[11]按照惯例，新皇帝即位时，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在册书上共同署名。唐武宗即位时，谏议大夫裴夷直的名字遗漏，由此而被调出朝廷，担任杭州刺史。

[12]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仇士良请以开府荫其子为千牛，给事中李中敏判曰：“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士良惭恚。李德裕亦以中敏为杨嗣复之党，恶之，出为婺州刺史。

[12]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仇士良请求朝廷批准，根据自己的官爵等级，授予儿子千牛备身的职务。给事中李中敏批文说：“按照开府仪同三司的品级，应当授予他的儿子官位，但仇士良作为宦官，怎么能有儿子呢？”仇士良惭愧而愤怒。李德裕也因为李中敏是杨嗣复的党羽，因而厌恶他，把他调出朝廷担任婺州刺史。

[13]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顺知魏博留后事。

[13]十二月，庚申（十八日），唐武宗任命何重顺为魏博留后。

[14]立皇子峻为杞王。

[14]唐玄宗立儿子李峻为杞王。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上会昌元年（辛酉、841）

唐武宗会昌元年（辛酉，公元841年）

[1]春，正月，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辛巳（初九），唐武宗亲临圜丘祭天，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会昌。

[2]刘沔奏回鹘已退，诏沔还镇。

[2]振武节度使刘沔奏报：回鹘国兵马已退走。武宗下诏，命刘沔返还本镇。

[3]二月，回鹘十三部近牙帐者立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南保错子山。

[3]二月，回鹘国邻近可汗牙帐的十三个部落拥立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往南迁移，驻守于错子山。

[4]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陈夷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三月，甲戌（初三），唐武宗任命御史大夫陈夷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5]初，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有宠于文宗，仇士良恶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杨嗣复出为湖南观察使，李珏出为桂管观察使。士良屡谮弘逸等于上，劝上除之，乙未，赐弘逸、季棱死，遣中

使就潭、桂州诛嗣复及珏。户部尚书杜奔马见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与崔珙、崔郸、陈夷行三上奏，又邀枢密使至中书，使入奏。以为："德宗疑刘晏动摇东宫而杀之，中外咸以为冤，两河不臣者由兹恐惧，得以为辞；德宗后悔，录其子孙。文宗疑宋申锡交通藩邸，窜谪至死；既而追悔，为之出涕。嗣复、珏等若有罪恶，乞更加重贬；必不可容，亦当先行讯鞫，俟罪状著白，诛之未晚。今不谋于臣等，遽遣使诛之，人情莫不震骇。愿开延英赐对！"至晡时，开延英，召德裕等入。

[5]当初，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很得唐文宗的宠信，因而仇士良厌恶他二人。唐武宗即位，并非出于刘、薛二人和宰相的本意，所以武宗即位后，罢免宰相杨嗣复、李珏的职务，把他们调出朝廷，分别担任湖南观察使和桂管观察使。仇士良又多次在武宗面前说刘弘逸等人的坏话，劝武宗诛除他们。乙未（二十四日），武宗命刘弘逸、薛季棱自尽，并派宦官前往潭州、桂州杀杨嗣复和李珏。户部尚书杜得知后，急忙骑马去见李德裕，说："皇上年轻，刚刚即位，这件事不应当让他放手蛮干！"丙申（二十五日），李德裕和同僚崔珙、崔郸、陈夷行联名几次上奏，又邀请枢密使到中书省，让他们也劝阻武宗。李德裕等人的奏折说："过去，德宗曾怀疑刘晏动摇自己当初为皇太子时的地位，因而把他诛杀。朝廷内外的官员都认为刘晏冤枉，黄河南北割据跋扈的藩镇因而都感到恐惧，于是，以此为理由，更加骄横跋扈。德宗后来悔悟，录用刘晏的子孙到朝廷做官。文宗曾猜疑宋申锡和漳王李凑交结，结果，贬逐宋申锡，以致于死。但后来又后悔，为宋申锡冤死而流泪。杨嗣复、李珏等人如果真有罪恶，请求陛下再加重贬。假如陛下还不能容忍，也应当先进行审讯，待他们的犯罪事实昭然若揭，再杀也不晚。现在，陛下不和我们商议，就急忙派使者前往诛杀，百官得知后，无不震惊。希望陛下开延英殿让我们当面奏对！"直到傍晚，武宗才命开延英殿，召见李德裕等人。

德裕等泣涕极言："陛下宜重慎此举，毋致后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愿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今未奉圣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为卿等释之。"德裕等跃下阶舞蹈。上召升坐，叹曰："朕嗣位之际，宰相何尝比数！李珏、季棱志在陈王，嗣复、弘逸志在安王。陈王犹是文宗遗

意，安王则专附杨妃。嗣复仍与妃书云：‘姑何不效则天临朝！’使安王得志，朕那复有今日？”德裕等曰：“兹事暧昧，虚实难知。”上曰：“杨妃尝有疾，文宗听其弟玄思入侍月余，以此得通指意。朕细询内人，情状皎然，非虚也。”遂追还二使，更贬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州司户。

李德裕等人哭泣着，极力劝阻武宗说：“陛下应慎重地决定这件事，不要以后再后悔！”武宗说：“朕不后悔。”随即几次命李德裕等人坐下。李德裕等人说：“我们希望陛下赦免杨嗣复和李珏的死刑，以免二人死后，百官都认为冤枉。现在，陛下尚未批准，我们不敢坐。”过了很久，武宗才说：“朕考虑到你们的请求，特此赦免他们。”李德裕等人高兴地跳下台阶，向武宗行舞蹈礼。武宗命李德裕等人向前坐下，唉叹说：“朕被立为皇太弟的时候，当时的宰相哪里曾想到要我继位！李珏、薛季棱的意图是立陈王李成美，杨嗣复、刘弘逸的意图是立安王李溶。立陈王还算是文宗的遗言，立安王，则是专意阿附杨妃。据说杨嗣复曾给杨妃写信说：‘您为什么不效法武则天而临朝称帝！’假如安王被立为皇太子继承帝位，朕哪里还有今日？”李德裕等人说：“这件事十分暧昧，是真是假难以得知。”武宗说：“杨妃曾经患病，文宗同意他的弟弟到宫中侍候过一个多月，杨嗣复就是通过他向杨妃转达自己的书信的。朕已经仔细问过宫中的宦官，事实一清二楚，绝不是虚构。”于是，武宗派人追回诛杀杨嗣复和李珏的使者，再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州司户。

[6]夏，六月，乙巳，诏：“自今臣下论人罪恶，并应请付御史台按问，毋得乞留中，以杜谗邪。”

[6]夏季，六月，乙巳（三十日），唐武宗下诏：“从今以后，凡百官奏论他人罪恶时，应当同时奏请将犯罪人交付御史台审问，而不得请求留在宫中审问，以便杜绝奸臣的谗言。”

[7]以魏博留后何重顺为节度使。

[7]唐武宗任命魏博留后何重顺为节度使。

[8]上命道士赵归真等于三殿建九天道场，亲授法。右拾遗王哲上疏切谏，坐贬河南府士曹。

[8]唐武宗命道士赵归真等人在三殿建置九天道场，武宗亲自接受赵归真等人授予的道家法。右拾遗王哲上疏极力规劝，被贬为河南府

士曹参军。

[9]秋，八月，加仇士良观军容使。

[9]秋季，八月，唐武宗再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为观军容使。

[10]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欲击回鹘以求功，奏称：“回鹘叛将没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浑、沙陀、党项皆世与为仇，请自出兵驱逐。”上命朝臣议之，议者皆以为没斯叛可汗而来，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请，击之便。上以问宰相，李德裕以为：“穷鸟入怀，犹当活之。况回鹘屡建大功，今为邻国所破，部落离散，穷无所归，远依天子，无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击之！宜遣使者镇抚，运粮食以赐之，此汉宣帝所以服呼韩邪也。”陈夷行曰：“此所谓借寇兵资盗粮也，不如击之。”德裕曰：“彼吐谷浑等各有部落，见利则锐敏争进，不利则鸟惊鱼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为国家用！今天德城兵才千余，若战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义抚而安之，必不为患。纵使侵暴边境，亦须征诸道大兵讨之，岂可独使天德击之乎！”

[10]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想出兵攻击回鹘，以便求取功名，于是奏称：“回鹘国的叛将没斯等人侵逼天德边塞。吐谷浑、沙陀、党项族部落都和回鹘世代为仇，请求朝廷批准我们出兵驱逐回鹘。”武宗命百官商议。百官都认为没斯叛变可汗而来，不可接受他的归附，应当批准田牟等人的请求，出兵驱逐回鹘。武宗又问宰相，李德裕认为：“鸟飞不动了落到人的怀里，尚且应当保护存活，何况回鹘帮助国家平定安史之乱，多次立有大功。现在，回鹘被邻国黠戛斯击败，部落分离逃散，穷困无所依靠，远来归附皇上，并无丝毫侵犯边塞，为什么要乘他们穷困的时候进行攻击呢！我认为，朝廷应当派遣使者前往安抚他们，运送粮食赈济他们，这也就是当年汉宣帝之所以能臣服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策略。”陈夷行说：“德裕的建议，正象古人所说，是借给乱人兵马，而资助盗贼粮食。恐怕对国家不利，不如出兵驱逐。”李德裕说：“吐谷浑等族各有许多部落，他们认为有利可图，就争先出兵进攻，形势不利则象鸟兽一样四散而去，各回自己的巢穴，怎么会尽死为国家效力呢！现在，天德城仅有一千多士卒，如果出战不利，该城必定失陷。因此，不如对回鹘用恩德和大义进行安抚，使他们在边塞安定下来，必然不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假如回鹘果真侵掠

边境，也需征发各道的大批兵力讨伐，怎么能让天德独自出兵攻击呢！”

时诏以鸿胪卿张贾为巡边使，使察回鹘情伪，未还。上问德裕曰：“没斯等请降，可保信乎？”对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数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谓之叛将，则恐不可。若可汗在国，没斯等帅众而来，则于体固不可受。今闻其国败乱无主，将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逻禄，惟此一支远依大国。观其表辞，危迫恳切，岂可谓之叛将乎！况没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乌介，自无君臣之分。愿且诏河东、振武严兵保境以备之，俟其攻犯城镇，然后以武力驱除。或于吐谷浑等部中少有抄掠，听自雠报，亦未可助以官军。仍诏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怀柔得宜，彼虽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诏田牟约勒将士及杂虏，毋得先犯回鹘。九月，戊辰朔，诏河东、振武严兵以备之。牟，布之弟也。

这时，唐武宗下诏命鸿胪卿张贾为巡边使，让他侦察回鹘的动向，尚未返回。武宗问李德裕：“回鹘没斯等人请求投降，你能保证他们守信用吗？”李德裕回答说：“对于朝廷百官是否每个人都讲信用，我都不敢保证，何况对几千里之外的戎狄呢！不过，要说没斯等人是回鹘的叛将，则恐怕不妥。如果回鹘的可汗还在位，没斯等人率部落来投降，从两国关系的大局考虑，的确不能接受。现在，听说回鹘国败乱无主，大将和宰相都逃跑离散，有的投奔吐蕃，有的投奔葛逻禄，只有没斯这一部分远来依附我国。我看了他们请求归附的上表，感觉他们现在的处境确实很窘迫，请求归附的心情也十分恳切。因此，怎么能说他们是叛将呢！何况没斯等人是去年九月抵达天德，而回鹘国内今年二月才立乌介可汗，自然他们没有君臣之间的关系。希望陛下下诏，命河东、振武两道严兵保卫边境，做好防守的准备，等到回鹘进犯城镇，然后用兵，以武力驱除。如果回鹘对吐谷浑等其他部族的部落稍有掠夺，朝廷应允他们出兵报仇，让他们相互残杀，而不必出动官军助战。同时下诏命田牟、韦仲平不得为了立功而妄生事端，攻击回鹘，而必须给予适当的笼络和安抚，表示朝廷对他们不失信义。回鹘虽然是不知诗书礼仪的戎狄，也会对朝廷感恩不尽的。”辛酉（二十四日），武宗下诏，命田牟约束将士和吐谷浑、沙陀、党项等部族，

不得首先出兵侵犯回鹘。九月，戊辰朔（初一），下诏命河东、振武严兵防备回鹘。田牟是前魏博节度使田布的弟弟。

[11]癸巳，卢龙军乱，杀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主留务。

[11]癸巳（二十六日），幽州军队发生哗乱，杀节度使史元忠，推举陈行泰主持留后。

[12]李德裕请遣使慰抚回鹘，且运粮三万斛以赐之，上以为疑；闰月，己亥，开延英，召宰相议之，陈夷行于候对之所，屡言资盗粮不可。德裕曰："今征兵未集，天德孤危。傥不以此粮啖饥虏，且使安静，万一天德陷没，咎将谁归！"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许以谷二万斛赈之。

[12]李德裕请求朝廷派遣使者慰问并安抚回鹘，同时运粮三万斛赈济回鹘，武宗怀疑这样做是否妥当。闰月，己亥（初三），武宗开延英殿，召集宰相商议。商议开始前，陈夷行在延英门外一再对李德裕说，不能用粮食帮助盗贼。李德裕说："现在，朝廷征发各道的兵马尚未到前线集中，天德城孤立无援，如果不用这些粮食救济处于饥饿边缘的回鹘，使他们暂且安定下来，那么，万一天德城被回鹘攻陷，谁担当这个罪责！"于是，陈夷行在武宗面前，不敢再加反对。武宗于是同意运粮二万斛赈济回鹘。

[13]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少〕师。先是汉水溢，坏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为僧孺罪而废之。

[13]唐武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师。此前，汉江发生水灾，毁坏襄州百姓的房屋。于是，李德裕认为是牛僧孺失职，建议罢免他的职务，改任散官。

[14]卢龙军复乱，杀陈行泰，立牙将张绛。

[14]幽州军队再次哗变，杀陈行泰，拥立牙将张绛。

初，陈行泰逐史元忠，遣监军，以军中大将表来求节钺。李德裕曰："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勿遣使以观之。"既而军中果杀行泰，立张绛，复求节钺，朝廷亦不问。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军吏吴仲舒奉表诣京师，称绛惨虐，请以本军讨之。

当初，陈行泰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史元忠后，派遣幽州监军的侍从赴京城，以军中大将的名义上表朝廷，请求授任自己为留后。宰相李德裕说：“对于河朔藩镇的情况，我了如指掌，以往那里发生兵变后，朝廷往往匆匆下诏，任命被拥立的军将为留后，以致军心稳定下来。如果朝廷搁置几个月不理，他们内部肯定会再次动乱。因此，我请求朝廷把幽州派来的监军侍从暂留京城，不要派遣使者前往幽州任命陈行泰，坐以待变。”不久，果然幽州又发生变乱，杀陈行泰，立张绛，再次派人来朝廷请求任命。朝廷仍然不理。这时，幽州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进攻张绛，派遣军中官吏吴仲舒携带上奏朝廷的表章来京城，声称张绛对将士残虐无道，请求批准以本部兵马讨伐。

冬，十月，仲舒至京师。诏宰相问状，仲舒言：“行泰、绛皆游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旧将，性忠义，通书，习戎事，人心向之。者张绛初杀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务让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绛复却之。今计仲武才发雄武，军中已逐绛矣。”李德裕曰：“雄武士卒几何？”对曰：“军士八百，外有土团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对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从，兵三万何益？”德裕又问：“万一不克，如何？”对曰：“幽州粮食皆在妫州及北边七镇，万一未能入，则据居庸关，绝其粮道，幽州自困矣！”

冬季，十月，吴仲舒抵达京城。武宗下诏，命宰相向吴仲舒询问幽州的情况。吴仲舒说：“陈行泰和张绛都是外地来幽州的游客，所以军心不附。张仲武则是幽州的老将，不但性情忠义，精通书札，而且熟悉军事，众望所归。过去，张绛刚刚诛杀陈行泰时，曾派人召张仲武到幽州，打算把留后让给他。后来，亲兵中有一二百人不同意，于是，张仲武走到昌平县时，张绛又命他返回。现在，估计张仲武率兵刚从雄武军出发，幽州的将士已经驱逐张绛。”李德裕问：“雄武军有多少士卒？”吴仲舒回答说：“士卒有八百人，另外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土团五百人。”李德裕问：“士卒这么少，怎么能够攻打幽州成功？”吴仲舒回答说：“关键在于是否得人心。如果人心不附，就是有三万大军又有什么用？”李德裕又问：“万一攻打幽州而不克，该怎么办？”吴仲舒说：“幽州的粮食都储存在妫州和北边的七个军镇。万一攻打不下幽州，就据守居庸关，断绝通往幽州的运粮道路，幽州自然会被困死！”

德裕奏：“行泰、绛皆使大将上表，胁朝廷，邀节钺，故不可与。今仲武先自发兵为朝廷讨敌，与之则似有名。”乃以仲武知卢龙留后。仲武寻克幽州。

于是，李德裕上奏说：“陈行泰、张绛都是让军中大将上表，胁迫朝廷授予他们留后，所以不能同意。现在，张仲武先率兵为朝廷讨伐叛乱，同时上奏朝廷，授予他留后，似乎还有点名份。”唐武宗于是任命张仲武为幽州留后。张仲武不久攻克幽州。

[15]上校猎咸阳。

[15]唐武宗在咸阳围猎。

[16]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鹘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访问，则戎狄必谓国家降主虏庭，本非爱惜，既负公主，又伤虏情。请遣通事舍人苗缜赍诏诣温没斯，令转达公主，兼可卜温没斯逆顺之情。”从之。

[16]十一月，李德裕上言说：“现在，回鹘国破人亡，太和公主不知去向。如果不派遣使者访问寻找，那么，回鹘就会认为，国家把公主嫁给可汗，本来就不珍惜。这样，既辜负公主，又伤害回鹘的感情。建议派遣通事舍人苗缜携带陛下的诏书去见没斯，让他转送公主。这样，也可试探没斯对朝廷的真正态度。”武宗批准。

[17]上颇好田猎及武戏，五坊小儿得出入禁中，赏赐甚厚。尝谒郭太后，从容问为天子之道，太后劝以纳谏。上退，悉取谏疏阅之，多谏游猎。自是上出畋稍稀，五坊无复横赐。

[17]唐武宗十分喜爱打猎，以及踢球、骑射、摔跤等习拳练武一类的游戏。于是，五坊使下属的当差杂役得以出入宫中，武宗常常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一次，武宗到兴庆宫去看望祖母郭太后，从容不迫地问她怎样当好皇帝，太后劝武宗虚心听取百官的劝阻。武宗回宫后，把百官规劝自己的上疏都拿出来阅览，发现百官大多劝阻自己游乐打猎。从此以后，武宗外出打猎逐渐减少，对于五坊的当差杂役也不再随便赏赐。

[18]癸亥，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郸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8]癸亥（二十七日），唐武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郸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西川节度使。

[19]初，黠戛斯既破回鹘，得太和公主；自谓李陵之后，与唐同姓，遣达干十人奉公主归之于唐。回鹘乌介可汗引兵邀击达干，尽杀之，质公主，南度碛，屯天德军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册命。乌介又使其相颉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慰问回鹘，仍赈米二万斛。又赐乌介可汗敕书，谕以"宜帅部众渐复旧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计。"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别迁善地，求大国声援，亦须于漠南驻止。朕当许公主入觐，亲问事宜。傥须应接，必无所吝。"

[19]当初，黠戛斯打败回鹘以后，俘虏了太和公主。黠戛斯自认为是汉朝李陵的后裔，与唐朝皇帝同姓，于是，派遣达干十人送公主回唐。走到半路，遭回鹘乌介可汗率兵袭击，达干都被杀死。乌介可汗以太和公主作人质，往南迁移，越过沙漠，屯兵于天德军北境。太和公主派遣使者上表朝廷，说回鹘国新可汗已经继位，请求朝廷册封。乌介可汗又让他的宰相颉干迦斯等人上表朝廷，请求暂借振武城，以便让太和公主和乌介可汗居住。十二月，庚辰（十四日），武宗下制，命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人前往慰问回鹘，并赈济米二万斛。接着，又赐乌介可汗一封敕书，说："你应当率领部落兵马，逐渐收复失去的国土。象现在这样漂流不定，暂时寓居边塞，决不是长久之计。"又说："你提出想借振武城，但前代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如果你们打算迁移到其它有水草的地方，请求我大唐声援，也须把牙帐设置在沙漠以南。现在，我同意太和公主来京城风面，以便向她亲自询问有关情况。如果你们确实需要朝廷应接的话，我们肯定不会拒绝。"

二年（壬戌、842）

二年（壬戌，公元842年）

[1]春，正月，以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

[1]春季，正月，唐武宗任命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

[2]朝廷以回鹘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为巡边使，察将帅能否。拭，之子也。

[2]朝廷鉴于回鹘屯居天德、振武北边边境，任命兵部郎中李拭为巡边使，让他考察将帅的军事才能。李拭是李的儿子。

[3]二月，淮南节度使李绅入朝。丁丑，以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3]二月，淮南节度使李绅来到京城。丁丑（十二日），唐武宗任命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4]河东节度使苻澈修杷头烽旧戍以备回鹘。李德裕奏请增兵镇守，及修东、中二受降城以壮天德形势，从之。

[4]河东节度使苻澈修筑杷头烽的旧有营垒，以便防备回鹘。宰相李德裕奏请增兵镇守杷头烽，同时修筑东受降城和中受降城，以便策应天德的防务。武宗批准。

[5]右散骑常侍柳公权素与李德裕善，崔珙奏为集贤学士、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迁公权为太子詹事。

[5]右散骑常侍柳公权向来和李德裕关系亲密，宰相崔珙推荐柳公权担任集贤学士、判院事。李德裕鉴于提拔柳公权的恩德不是出于自己，于是，因故而贬柳公权为太子詹事。

[6]回鹘复奏求粮，及寻勘吐谷浑、党项所掠，又借振武城；诏遣内使杨观赐可汗书，谕以城不可借，余当应接处置。

[6]回鹘又上奏朝廷请求赈济粮食，以及寻找被吐谷浑、党项族所掠夺的人口。同时，再次请借振武城。唐武宗下诏，命内使杨观递交可汗敕书，说振武城不能借给，其他要求可以批准。

三月，李拭巡边还，称振武节度使刘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时河东节度使苻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遣将作少监苗缜册命乌介可汗，使徐行，驻于河东，俟可汗位定，然后进。既而可汗屡侵扰边境，缜竟不行。

三月，李拭巡边结束回到京城，报告说振武节度使刘沔很有谋略威望，可以担当大任。这时，河东节度使苻澈患病。庚申（二十五日），唐武宗任命刘沔代替苻澈为河东节度使，任命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派遣将作少监苗缜前往册命乌介可汗，要求他暂缓起程，暂时驻在河东，等乌介可汗的地位巩固后，再前往册封。后来，可汗多次侵扰边境，苗缜一直未能成行。

[7]回鹘没斯以赤心桀黠难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谋犯塞；乃诱赤心并仆固杀之，那颉啜收赤心之众七千帐东走。河东奏："回鹘兵至横

水，杀掠兵民，今退屯释迦泊东。”李德裕上言：“释迦泊西距可汗帐三百里，未知此兵为那颉所部，为可汗遣来。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挥，擅掠边鄙。密诏刘沔、仲武先经略此兵，如可以讨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惧。”

[7]回鹘没斯认为宰相赤心桀傲狡黠，内心难测。于是，他先告诉天德军使田牟说，赤心密谋侵犯边塞。然后，设计诱杀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留赤心的七千帐部落往东逃去。河东奏报：“回鹘兵已到横水，杀掠士卒百姓，现在退到释迦泊东屯守。”宰相李德裕上言说：“释迦泊往西，距离乌介可汗的牙帐三百里，不知这部分回鹘兵是那颉啜率领的，还是可汗派来的。我们就说这部分回鹘兵不听可汗的指挥，擅自侵掠边境。因而，下密诏给刘沔和张仲武，命他二人先筹划处置这部分回鹘兵。如果可以讨伐驱逐的话，也算是师出有名。先把这一支回鹘兵打败，可汗肯定会闻讯而恐惧的。”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御使田牟奏：“回鹘侵扰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长于野战，短于攻城。牟但应坚守以待诸道兵集，今全军出战，万一失利，城中空虚，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锋，即诏云、朔、天德以来羌、浑各出兵奋击回鹘，凡所虏获，并令自取。回鹘羁旅二年，粮食乏绝，人心易动。宜诏田牟招诱降者，给粮转致太原，不可留于天德。没斯情伪虽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赏。纵使不诚，亦足为反间。且欲奖其忠义，为讨伐之名，令远近诸蕃知但责可汗犯顺，非欲尽灭回鹘。石雄善战无敌，请以为天德都团练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从其言。

夏季，四月，庚辰（十六日），天德都防御使田牟上奏说：“回鹘不断侵扰边境，我不等朝廷下令，已经出兵三千抵抗回鹘兵马。”壬午（十八日），李德裕上奏说：“田牟根本不懂军事。戎狄骑兵擅长野战，而不善于攻城。所以，他应该坚守天德城，等待各道兵增援。现在，他率领全部兵力出战，万一失利，而城中空虚，将来怎样防守天德城呢？希望陛下快派宦官去阻止他。如果他已经和回鹘交战，就请陛下赶快下诏，命云州、朔州和天德一带的党项和吐谷浑族各自出兵，奋勇攻击回鹘。凡是他们所俘虏缴获的战利品，都一律归已。回鹘至今已流亡在边境两年，粮食困乏断绝，人心易于动摇，陛下应当

下诏，命田牟引诱招降，然后给予粮食，把他们转送太原，不可留在天德。没斯对朝廷的态度，现在虽然还不真正了解，但是，也应早日加官进赏，以便安抚。即使他归降朝廷的用心不诚，这样做，也足以起到离间他们内部关系的作用。况且朝廷奖赏他忠心归降，也可作为今后讨伐叛乱的理由。让远近周围的戎狄部落明白，朝廷只是指责乌介可汗侵犯边境，并非要灭绝回鹘。另外，石雄善战而无敌，建议任命他为天德都团练副使，辅佐田牟用兵。”武宗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

初，太和中，河西党项扰边，文宗召石雄于白州，隶振武军为裨将，屡立战功，以王智兴故，未甚进擢。至是，德裕举用之。

当初，太和年间，河西的党项族侵扰边境，唐文宗把石雄从白州召回，任命他为振武的副将。石雄在振武屡立战功，但文宗鉴于王智兴忌恨他，所以，尚未擢拔。至此，被李德裕推荐而得到任用。

甲申，没斯帅其国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余人来降。

甲申（二十日），没斯率回鹘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多人前来归降。

[8]上信任李德裕，观军容使仇士良恶之。会上将受尊号，御丹凤楼宣赦。或告士良，宰相与度支议草制减禁军衣粮及马刍粟，士良扬言于众曰：“如此，至日，军士必于楼前喧哗！”德裕闻之，乙酉，乞开延英自诉。上怒，遽遣中使宣谕两军：“赦书初无此事。且赦书皆出朕意，非由宰相，尔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称谢。丁亥，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

[8]唐武宗信任宰相李德裕，观军容使仇士良因此憎恨李德裕。这时，武宗即将由百官上尊号，御临丹凤楼宣赦天下。于是，有人告诉仇士良，说宰相正和度支商议起草制书，减少禁军的衣粮待遇，以及军马的草料。仇士良在稠人广众中扬言说：“如果这样，那么到了百官上尊号的那天，禁军军士肯定要在丹凤楼前喧哗闹事！”李德裕得知后，乙酉（二十一日），请求武宗开延英殿，让自己当面申诉。武宗得知后大怒，立即派宦官转告左、右神策军中尉说：“赦书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况且赦书的内容都出自朕的本意，而不是宰相的意思，你们怎能这样讲！”仇士良惊慌而惭愧，连连谢罪。丁亥（二十三日），君臣为武宗上尊号，称为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然后，武宗大赦天下。

[9]五月，戊申，遣鸿胪卿张贾安抚没斯等，以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其次酋长官赏有差。赐其部众米五千斛，绢三千匹。

[9]五月，戊申（十四日），唐武宗派遣鸿胪卿张贾安抚没斯等人，任命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其余酋长，根据他们的地位分等级任命官爵赏赐。同时，赐给没斯的部落米五千斛，绢三千匹。

那颉啜帅其众自振武、大同，东因室韦、黑沙，南趣雄武军，窥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仲武遣其弟仲至将兵三万迎击，大破之，斩首捕虏不可胜计，悉收降其七千帐，分配诸道。那颉啜走，乌介可汗获而杀之。

那颉啜率领他的部落从振武、大同向东迁徙，经过室韦、黑沙，向南直到雄武军，窥测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派遣他的弟弟张仲至率兵三万人迎战，大败那颉啜，斩首和俘虏回鹘部落兵不计其数，全部收降他的七千帐部落，分配到各道安置。那颉啜逃走，被乌介可汗擒获斩首。

时乌介众虽衰减，尚号十万，驻牙于大同军北闾门山。杨观自回鹘还，可汗表求粮食、牛羊，且请执送没斯等。诏报以“粮食听自以马价于振武三千石；牛，稼穑之资，中国禁人屠宰；羊，中国所鲜，出于北边杂虏，国家未尝科调。没斯自本国初破，先投塞下，不随可汗已及二年，虑彼猜嫌，穷迫归命。前可汗正以猜虐无亲，致内离外叛。今可汗失地远客，尤宜深矫前非。若复骨肉相残，则可汗左右信臣谁敢自保！朕务在兼爱，已受其降。于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亏信义，岂不两全事体，深叶良图！”

这时，乌介可汗虽然势力衰弱，但仍号称有十万人，他的牙帐设在河东大同军以北的闾门山。杨观出使回鹘回到京城，向武宗转达乌介可汗的上表，请求朝廷赈济粮食和牛羊，以及把没斯逮捕送还等。武宗下诏答复说：“朝廷同意你们用马匹在振武换取三千石粮食；牛是百姓耕地所不可缺少的，中国的法律禁止随便屠宰；羊则中国很少畜养，大多出于北边杂居的各夷族部落，国家未曾向他们课取调拨，所以，无法给予你们。没斯自从回鹘刚刚被黠戛斯击败，就率先投奔到天德边塞，已经有两年没有随从可汗了。他正是由于受到可汗的猜忌，穷困走投无路，才归降朝廷的。前可汗也正是由于猜忌臣下，残

虐无道，以至内外无亲，众叛亲离而国破人亡。现今可汗失地远来，客居于边塞，特别应当痛改前非。如果仍然兄弟之间互相残杀，那么，可汗左右的亲信大臣人人自危，谁能保证自己不被猜忌而受害呢！朕从来都尽力平等爱人，所以，已经接受了他的归降。这样，对于可汗来说，不致失去兄弟间的恩爱仁慈；对于朝廷来说，也不致亏欠信义，岂不两全其美。希望你深切地领会朕的一片好意。”

[10]没斯入朝。六月，甲申，以没斯所部为归义军，以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充军使。

[10]没斯来京朝拜。六月，甲申（二十一日），唐武宗授予没斯所统辖的部落以归义军的名号，任命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充任归义军使。

[11]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陈夷行罢为左仆射。秋，七月，以尚书右丞李让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1]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陈夷行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左仆射。秋季，七月，唐武宗任命尚书右丞李让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2]岚州人田满川据州城作乱，刘沔讨诛之。

[12]河东岚州人田满川作乱，占领州城，被节度使刘沔讨伐诛杀。

[13]没斯请置家太原，与诸弟竭力捍边；诏刘沔存抚其家。

[13]没斯请求把家属安置在太原，以便和自己的兄弟们尽力防守边境。唐武宗下诏，命河东节度使刘沔安抚并供养没斯的家属。

乌介可汗复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复国，又借天德城，诏不许。

乌介可汗派遣宰相上表朝廷，请求借兵帮助他收复失地，同时再次请求借天德城。武宗下诏不准。

初，可汗往来天德、振武之间，剽掠羌、浑，又屯杷头烽北。朝廷屡遣使谕之，使还漠南，可汗不奉诏。李德裕以为“那颉啜屯于山北，乌介恐其与奚、契丹连谋邀遮，故不敢远离塞下。望敕张仲武谕奚、契丹与回鹘共灭那颉啜，使得北还。”及那颉啜死，可汗犹不去。议者又以为回鹘待马价；诏尽以马价给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帅众过杷头烽南，突入大同川，驱掠河东杂虏牛马数万，转斗至云州城门。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吐谷浑、党项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诏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来春驱逐回鹘。

当初，乌介可汗率兵往来于天德和振武之间，剽掠党项和吐谷浑部落，后来，又屯驻在杷头烽的北面。朝廷多次派遣使者督促他返回沙漠以南，可汗拒不听命。宰相李德裕认为：“那颉啜屯驻在燕山以北，乌介可汗恐怕他和奚族、契丹族同谋，在自己返回沙漠以南时半路袭击，所以不敢远离边塞。建议朝廷命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向奚族、契丹族传达朝廷的命令，让他们和乌介可汗一起消灭那颉啜，消除乌介可汗的后顾之忧。然后，得以返回沙漠以南。”后来，那颉啜被杀后，乌介可汗仍不走。朝廷有人认为乌介可汗是等待朝廷支付他马匹的价钱。于是，武宗下诏，命将回鹘和国家交易的马匹价钱全部支给，但乌价可汗还是不走。八月，乌介可汗率兵越过杷头烽以南，驰骋突击，进入大同川，掠夺驱赶杂居在河东一带的戎狄各族牛马几万头，然后，转战到云州城门下。云州刺史张献节闭门坚守，吐谷浑、党项族部落都携家带口逃入山中躲避。庚午（初九），武宗下诏，征发陈州、许州、徐州、汝州、襄阳等地的兵力屯防太原和振武、天德，待来年春天出兵驱逐回鹘。

丁丑，赐没斯与其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贞、思义、思礼；国相爱邪勿姓爱，名弘顺；仍以弘顺为归义军副使。

丁丑（十六日），唐武宗赐予没斯和他的弟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都姓李，分别名叫李思忠、李思贞、李思义、李思礼；宰相爱邪勿姓爱，名叫爱弘顺；任命爱弘顺为归义军副使。

上遣回鹘石戒直还其国，赐可汗书，谕以“自彼国为纥吃斯所破，来投边境，抚纳无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议还蕃，或侵掠云、朔等州，或钞击羌、浑诸部。遥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观踪由，实怀驰突之计。中外将相咸请诛翦，朕情深屈之己，未忍幸灾。可汗宜速择良图，无贻后悔！”

唐武宗命久留京城的回鹘人石戒直携带给乌介可汗的书信返回。书信说：“自从你们国家被黠戛斯灭亡以后，你率领残余部落远来投居我国边境，朝廷对你们接纳安抚，无所不周。但至今可汗仍居住在边塞，不打算返回。甚至还侵犯掠夺云州、朔州等地，攻击剽掠党项、吐谷浑等各族部落。朕猜想你的用意，似乎是依恃以太和公主作为人质，因而每次行动都恣意驰骋唐突，无所顾忌。现在，朝廷内外的将

相大臣都一致要求诛讨你们，但朕仍然从以往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发，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忍使你们遭受灾难。所以，可汗应当迅速作出正确抉择，率领部落尽快返回沙漠以南，以免将来后悔！”

上又命李德裕代刘沔答回鹘相颉干迦斯书，以为：“回鹘远来依投，当效呼韩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谒太皇太后，求哀乞怜，则我之救恤，无所愧怀。而乃睥睨边城，桀骜自若，邀求过望，如在本蕃，又深入边境，侵暴不已，求援继好，岂宜如是！来书又云胡人易动难安，若令忿怒，不可复制。回鹘为纥吃斯所破，举国将相遗骸弃于草莽，累代可汗坟墓，隔在天涯，回鹘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蔑弃仁义，逞志中华，天地神祇岂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汉，竟自夷灭，往事之戒，得不在怀！”

武宗又命宰相李德裕代河东节度使刘沔起草答复回鹘宰相颉干迦斯的书信，信中说：“回鹘远来投靠我国边境，应当效法当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投靠汉朝时，派遣儿子入京侍卫，并且亲自来京城拜见汉宣帝的榜样。现在，如果可汗同意让太和公主来京城看望她的母亲郭皇后，届时请求朝廷可怜回鹘国破人亡，那么，朝廷救济你们，也就无愧于心了。但是，你们却一直桀傲不驯，鄙视我国的边防军将，不断提出非份的要求，就好象是在自己部落中一样。有时，甚至还出兵深入到我国境内，侵扰掠夺不已。你们一再请求援助，两国和好，难道就是这样吗！前不久，你来信又说回鹘人性情躁动，难以安定，如果不满足要求把他们激怒，就无法制止。我认为，回鹘被黠戛斯灭亡，将相大臣的遗骨都被抛弃在荒草中，历代可汗的陵墓远隔天涯海角，回鹘人的怒气不往黠戛斯身上发泄，却蔑视朝廷，抛弃仁义，在我国逞威。天地神灵如果知道的话，怎么能够容忍你们这样做！过去，匈奴郅支单于不顺从汉朝，结果被消灭。前车之鉴，怎能不认真记取！”

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诏，河东等三道严兵守备，俟来春驱逐，乘回鹘人困马羸之时，又官军免盛寒之苦，则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诏命。若虑河冰既合，回鹘复有驰突，须早驱逐，则当及天时未寒，决策于数月之间。以河朔兵益河东兵，必令收功于两月之内。今闻外议纷纭，互有异同，傥不一询群情，终为浮辞所挠。望令公卿集议！”诏从之。时议者多以为宜俟来春。

戊子（二十七日），宰相李德裕等人上言说：“按照陛下前日所下诏书，命河东等三道严兵守备，等来年春天出兵驱逐回鹘。这样，既可乘回鹘人困马乏的大好时机，又可免除官军严冬出兵不堪寒冷的苦恼。按照这个部署，则应当命幽州兵暂且屯防本道，等待朝廷诏令。如果陛下担忧黄河在冬天结冰后，回鹘再次纵兵侵扰，打算早日出兵驱逐他们，那么，就应当在天气尚未寒冷以前，尽早作出决策，把河朔藩镇的兵力调拨给河东，争取在两个月内完成战斗。现在听说朝廷议论纷纷，对作战方案各持己见，如果不广泛听取百官意见，恐怕陛下的决心终究会被某些不切实际的意见所阻挠，希望召集百官进行商议！”武宗批准。百官多数人认为等明年春天出兵为妥。

九月，以刘沔兼招抚回鹘使，如须驱逐，其诸道行营兵权令指挥；以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其当道行营兵及奚、契丹、室韦等并自指挥。以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皆会军于太原。令沔屯雁门关。

九月，唐武宗任命河东节度使刘沔兼招抚回鹘使。同时下令，如出兵驱逐回鹘，凡各道抵达前线的行营兵马一律由刘沔暂时指挥；任命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指挥幽州的行营兵和奚族、契丹族、室韦族的部落兵；任命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各道兵马都赶赴太原集中。又命刘沔率兵屯防雁门关。

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且唐事。张仲武遣牙将石公绪统二部，尽杀回鹘监使等八百余人。仲武破那颉啜，得室韦酋长妻子。室韦以金帛羊马赎之，仲武不受，曰：“但杀监使则归之！”

当初，奚族、契丹族都隶属于回鹘。回鹘在这两个民族的部落中分别设置了监使，每年督征上贡回鹘的赋税，并且侦察唐朝的动向。这时，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命牙将石公绪统辖奚族和契丹族部落，把回鹘的监使等八百多人一律诛杀。张仲武打败那颉啜后，俘获室韦酋长的妻子，室韦派人用金子、丝帛、牛马前来赎回，张仲武拒不接受，说：“只要杀死回鹘的监使，我就把她送回！”

癸卯，李德裕等奏：“河东奏事官孙俦适至，云回鹘移营近南四十里。刘沔以为此必契丹不与之同，恐为其掩袭故也。据此事势，正堪驱除。臣等问孙俦，若与幽州合势，迫逐回鹘，更须益几兵。俦言不

须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从之。诏河东、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营稍前，以迫回鹘。

癸卯（十二日），宰相李德裕等人上奏：“河东的奏事官孙俦刚才来京城，报告说回鹘往南迁移了四十里，刘沔认为这肯定是契丹族与回鹘不和，回鹘恐怕被契丹袭击的缘故。根据这个情况，现在正是出兵驱除回鹘的大好时机。我们已问孙俦，如果河东和幽州联合出兵驱逐回鹘，还要增加多少兵力。孙俦说不用增加多少，只是大同军的兵力少，只要得易定一千人援助就足够了。”武宗都予以批准，下诏命河东、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动大军，军营逐渐向边境迁移，以便逼迫回鹘。

[14]上闻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问李德裕。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甲辰，以敏中为翰林学士。

[14]唐玄宗听说太子少傅白居易很有名望，打算任命他为宰相，于是，问宰相李德裕。李德裕向来厌恶白居易，因而说白居易衰老多病，不堪担负朝廷重任。白居易的堂弟左司员外郎白敏中的学问不低于白居易，而且很有见识和器量。甲辰（十三日），武宗任命白敏中为翰林学士。

[15]李思忠请与契、沙陀、吐谷浑六千骑合势击回鹘。乙巳，以银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通分将河东蕃兵诣振武，受李思忠指挥。通，何力之五世孙。

[15]李思忠请求率兵和契、沙陀、吐谷浑族六千骑兵联合攻击回鹘。乙巳（十四日），唐武宗命银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通分别率领河东的各族蕃兵前往振武，受李思忠指挥。契通是契何力的第五代子孙。

[16]冬，十月，丁卯，立皇子岘为益王，岐为兖王。

[16]冬季，十月，丁卯（初七），唐武宗立儿子李岘为益王，李岐为兖王。

[17]黠戛斯遣将军踏布合祖等至天德军，言“先遣都吕施合等奉公主归之大唐，至今无声问，不知得达，或为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于必得。”又言“将徙就合罗川，居回鹘故国，兼已得安西、北庭达靼等五部落。”

[17]黠戛斯派遣将军踏布合祖等人到天德军，说："以前，我国派遣都吕施合等人保护太和公主返归大唐，但至今却无消息，不知是已经回到长安了呢？还是被奸人在半路劫持了。现在，我们出兵搜寻，即使是上天入地，也决心找到。"又说："我国即将迁居合罗川，占据回鹘国以往的疆域，加上已经攻占的安西、北庭和居住在那里的鞑靼族等五个部落。"

[18]十一月，辛卯朔，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请出部兵五千讨回鹘，诏不许。

[18]十一月，辛卯朔（初一），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朝廷，请求出动本道兵力五千人征讨回鹘。武宗下诏不准。

[19]上遣使赐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为书赐公主，略曰："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家国，谓回鹘必能御侮，安静塞垣。今回鹘所为，甚不循理，每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灵！欲侵扰边疆，岂不思太皇太后之慈爱！为其国母，足得指挥；若回鹘不能禀命，则是弃绝姻好，今日已后，不得以姑为词！"

[19]唐武宗派遣使者给太和公主送去冬装，命宰相李德裕起草书信给太和公主，信中的大概意思是："穆宗皇帝割爱让你出嫁回鹘可汗，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宁。当时认为回鹘肯定能抵御外来侵略，保卫朝廷的北部边疆。但今天回鹘的所作所为，根本不遵循常理，往往铁骑南下，侵扰边境。这样做，难道姑姑就不惧怕高祖、太宗的在天威灵，不思念太皇太后对你的慈爱。你作为回鹘的国母，应当能够指使他们。如果回鹘不听你的指令，那么，就是断绝两国长期和亲的友好关系。从今以后，回鹘不得再以姑姑的名义和朝廷交往。"

[20]上幸泾阳校猎。乙卯，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于阁中谏曰："陛下比来游猎稍频，出城太远，侵星夜归，万机旷废。"上改容谢之。少逸等出，上谓宰相曰："本置谏官使之论事，朕欲时时闻之。"宰相皆贺。己未，以少逸为给事中，朗为左谏议大夫。

[20]唐武宗前往泾阳县围猎。乙卯（二十五日），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在紫宸殿劝阻武宗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出离京城也太远，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武宗脸色一变，承认错误。高少逸等人退出后，武宗对宰相说："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让他们直言朝

政得失，朕愿常常听到。”宰相齐声祝贺。己未（二十九日），武帝擢拔高少逸为给事中，郑郎为左谏议大夫。

[21]刘沔、张仲武固称盛寒未可进兵，请待岁首，李忠顺独请与李思忠俱进。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请遣思忠进屯保大栅，从之。

[21]河东节度使刘沔、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再三奏称，寒冬季节不可出兵，请求等待明年春天。振武节度使李忠顺独自请求和归义军使李思忠共同进兵，攻击回鹘。十二月，丙寅（初七），宰相李德裕上奏，建议命李思忠率军进驻保大栅。武宗同意。

[22]丁卯，吐蕃遣其臣论普热来告达磨赞普之丧，命将作少监李为吊祭使。

[22]丁卯（初八），吐蕃国派遗大臣论普热前来长安，报告达磨赞普去世。武宗任命将作少监李为吊祭使。

[23]刘沔奏移军云州。

[23]河东节度使刘沔奏报已率军移到云州。

[24]李忠顺奏击回鹘，破之。

[24]振武节度使李忠顺奏报率军击败回鹘。

[25]丙戌，立皇子峄为德王，嵯为昌王。

[25]丙戌（二十七日），唐武宗立儿子李峄为德王，李嵯为昌王。

[26]初，吐蕃达磨赞普有佞幸之臣，以为相；达磨卒，无子，佞相立其妃氏兄尚延力之子乞离胡为赞普，才三岁，佞相与妃共制国事，吐蕃老臣数十人皆不得预政事。首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拜，曰：“赞普宗族甚多，而立氏子，国人谁服其令，鬼神谁飨其祀！国必亡矣；比年灾异之多，乃为此也。老夫无权，不得正其乱以报先赞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面，恸哭而出。佞相杀之，灭其族，国人愤怒。又不遣使诣唐求册立。

[26]当初，吐蕃国达磨赞普有一个靠谄媚阿谀而得宠信的大臣，达磨任命他为宰相。达磨去世后，没有儿子，这个宰相立达磨的妃子氏的哥哥尚延力的儿子乞离胡为赞普。赞普即位仅仅三年，这个宰相就和氏联合起来专制朝政，吐蕃的十来个老臣都被排斥，不能过问朝政。首席宰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下拜，说：“赞普的同宗后代很多，但却把氏家的人立为赞普，国内人民谁愿服从他；如果他死了，鬼神又

有谁愿意祭祀他呢！看来，国家是必亡无疑了。近年来天灾和怪异的现象不断发生，也是这个原因。我现在手中无权，无法制止朝政紊乱，以报答达磨赞普的恩德，只有一死而已！”于是，拔刀割脸流血，表示对达磨的忠诚哀痛，然后痛哭而出。随即他被专制朝政的那个宰相杀死，并杀死他的家属和族人，国内人民无不愤怒。与此同时，乞离胡又不派遣使者到唐朝来请求正式册立他为赞普。

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性悍忍，多诈谋，乃属其徒告之曰：“贼舍国族立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吾当与汝属举义兵，入诛妃及用事者以正国家。天道助顺，功无不成。”遂说三部落，得万骑。是岁，与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自称国相。

吐蕃国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性情悍残忍，奸诈而有谋略。召集将士说：“叛贼不立达磨赞普的宗族后代，反而拥立氏兄弟的儿子，专门坑害朝廷的忠良大臣以胁迫群臣，而且至今没有大唐皇帝的正式册命，怎么能称为赞普呢！现在，我要和你们一起共举义兵，诛讨氏和当权的宰相，以便扶正国家的名分。天道历来帮助正义的一方，所以，我们兴举义兵，一定会大功告成。”接着，论恐热又去劝说居住在周围的三个部落，获得一万骑兵。这一年，论恐热和吐蕃国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自称宰相。

至渭州，遇国相尚思罗屯薄寒山，恐热击之，思罗弃辎重西奔松州。恐热遂屠渭州。思罗发苏毗、吐谷浑、羊同等兵，合八万，保洮水，焚桥拒之。恐热至，隔水语苏毗等曰：“贼臣乱国，天遣我来诛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为宰相，国内兵我皆得制之，汝不从，将灭汝部落！”苏毗等疑不战，恐热引骁骑涉水，苏毗等皆降。思罗西走，追获，杀之。恐热尽并其众，合十余万。自渭州至松州，所过残灭，尸相枕藉。

论恐热率兵到渭州时，遇到宰相尚思罗正屯驻在薄寒山。论恐热率兵进攻尚思罗，尚思罗丢弃军需辎重，往西逃奔松州。论恐热于是大肆屠杀渭州的军民。尚思罗征发苏毗、吐谷浑、羊同等族的部落兵共八万人，屯保洮河一带，焚烧桥梁以抗拒论恐热。论恐热率兵抵达洮河后，隔河水对苏毗等部落说：“叛臣败乱国家，上天派我率兵前来诛讨，你们为什么帮助叛贼！现在，我已经身为宰相，国内的兵马都必须听从我的调遣，你们如果不听，我就消灭你们的部落！”苏毗等部落

顿时对尚思罗产生疑心，不再帮助他作战。这时，论恐热乘机率骁骑渡河，苏毗等部落一齐投降。尚思罗急忙往西逃走，被论恐热的追兵擒获杀死。论恐热于是全部兼并了尚思罗的兵马，共计十多万人。论恐热率军从渭州到达松州，凡是经过的地方，烧杀抢掠，尸体随处可见。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七卷

唐纪六十三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中会昌三年（癸亥、843）

唐纪六十三唐武宗会昌三年（癸亥，公元843年）

[1]春，正月，回鹘乌介可汗帅众侵逼振武，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帅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拓跋三千骑袭其牙帐，沔自以大军继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鹘之众寡，见毡车数十乘，从者皆衣朱碧，类华人；使谍问之，曰："公主帐也。"雄使谍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当求归路！今将出兵击可汗，请公主潜与侍从相保，驻车勿动！"雄乃凿城为十余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帐，至其帐下，虏乃觉之。可汗大惊，不知所为，弃辎重走，雄追击之；庚子，大破回鹘于杀胡山，可汗被疮，与数百骑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归。斩首万级，降其部落二万余人。丙午，刘沔捷奏至。

[1]春季，正月，回鹘乌介可汗率兵逼近振武，河东节度使刘沔派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领沙陀朱邪赤心三部，以及契、党项族三千骑兵袭击可汗的牙帐，刘沔亲率大军随后赶来。石雄到达振武后，登到城上察看回鹘有多少兵马，发现回鹘的队伍中有十来辆毡车，跟随毡车的人都穿着红色和青绿色的衣服，类似汉人。于是，派侦探前去询问，随从毡车的人回答说："这是太和公主的帐幕。"石雄又派侦探去告诉公主说："公主到这里，也就算是到家啦，应当寻找安全返回的办法。现在，官军即将出兵袭击可汗，请公主秘密地和侍从相互保护，毡车驻守原地，不要惊慌乱动！"石雄随即下令从城里向城外挖凿十多个地道，半夜率兵从地道冲出，直攻可汗的牙帐。石雄的兵马抵达可汗牙帐外面的时候，回鹘兵才发觉，可汗大惊失色，不知所措，丢弃辎重逃走。石雄率兵追击，庚子（十一日），在杀胡山大败回鹘兵，可汗被枪刺伤，和几百名骑兵慌忙逃走。于是，石雄迎接太和公主返回。这一仗，石雄斩首回鹘一万人，收降回鹘部落二万多人。丙午（十七日），刘沔上奏朝廷的捷报到达京城。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鹘降将，惧边将猜忌，乞并弟思贞等及爱弘顺皆归阙庭。

归义军使李思忠来京城朝拜，李思忠鉴于自己是回鹘的降将，惧怕朝廷边防将领的猜忌，于是，乞请自己和弟弟李思贞等人，以及副使爱弘顺都留居京城。

庚戌，以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

庚戌（二十一日），唐武宗任命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

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其溃兵多诣幽州降。

乌介可汗往东北方向逃去，依附黑车子族，回鹘溃散的士兵大多到幽州投降。

[2]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2]二月，庚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3]诏停归义军，以其士卒分隶诸道为骑兵，优给粮赐。

[3]唐武宗下诏，停罢归义军，归义军的回鹘士卒分别隶属各道为骑兵，从优供给衣粮。

[4]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献名马二；诏太仆卿赵蕃饮劳之。甲戌，上引对，班在勃海使之上。

[4]辛未（十一日），黠戛斯派遣使者注吾合索来长安，向唐武宗奉献两匹名马。武宗命太仆卿赵蕃设宴招待注吾合索。甲戌（十五日），武宗召见各族使者，命注吾合索列班于勃海国使者的前面。

上欲令赵蕃就颉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师七千余里，北庭五千余里，借使得之，当复置都护，以唐兵万人戍之，不知此兵于何处追发，馈运从何道得通，此乃用实费以易虚名，非计也。”上乃止。

唐武宗打算命赵蕃出使黠戛斯，要求把安西、北庭归还唐朝。宰相李德裕等人上言说：“安西离京城长安七千多里，北庭五千多里，假如黠戛斯归还，朝廷就必须重新设置都护府，征发一万名唐兵防守。不知道这么多的兵力从哪里征发，军需物资从哪条路打通运输。这实在是耗费大量的钱财去换取一个收复失地的好名声，恐怕不妥。”武宗于是作罢。

[5]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罢为右仆射。

[5]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珙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右仆射。

[6]黠戛斯求册命，李德裕奏，宜与之结欢，令自将兵求杀使者罪人及讨黑车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礼，踵回鹘故事求岁遗及卖马，犹豫未决。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称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鹘有平安、史之功，故岁赐绢二万匹，且与之和市。黠戛斯未尝有功于中国，岂敢遽求赂遗乎！若虑其不臣，当与之约，必如回鹘称臣，乃行册命；又当叙同姓以亲之，使执子孙之礼。"上从之。

[6]黠戛斯请求唐武宗下诏正式册封自己为可汗。宰相李德裕上奏认为，应当册封黠戛斯为可汗，这样，可以下令让他率兵搜捕当年杀黠戛斯送太和公主返唐使者的回鹘罪犯，以及出兵征讨黑车子族。武宗恐怕册封黠戛斯可汗以后，黠戛斯不再对朝廷称臣纳贡，反而沿袭回鹘以往的惯例，要求朝廷每年赐给他们丝绢以及卖马交易，因而犹豫不决。李德裕上奏说："黠戛斯已经自称可汗，现在，朝廷要想借助他的兵力消灭回鹘残余，恐怕不应当吝惜一个可汗的名号。回鹘当年帮助国家平定安史之乱，立有大功，所以才每年赐予丝绢二万匹，同时许可在边境进行交易。黠戛斯未曾对国家有功，怎敢随便要求朝廷赐给丝绢贿赂他们呢！如果担忧黠戛斯不再称臣纳贡，可以和他首先约定，必须象回鹘可汗当年向朝廷称臣以后，才能进行册封。同时，黠戛斯自称是汉朝李陵的后裔，和皇上同姓李，所以，还应当和他叙说同姓的关系，以便更加亲近，今后，按照同姓子孙的礼节对待皇上。"武宗批准。

[7]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师，改封安定大长公主；诏宰相帅百官迎谒于章敬寺前。公主诣光顺门，去盛服，脱簪珥，谢回鹘负恩、和蕃无状之罪。上遣中使慰谕，然后入宫。阳安等七公主不来慰问安定公主，各罚俸物及封绢。

[7]庚寅（疑误），太和公主抵达京城，唐武宗改封公主为安定大长公主，下诏命宰相率领百官在章敬寺的前面迎接拜见公主。公主到光顺门时，脱去华丽的服装，卸掉头上的首饰，对于回鹘辜负国家的恩德以及自己和亲未达到预期目的表示谢罪。武宗派宦官慰问公主，然后公主回到宫中。阳安等七位公主没有出宫来慰问安定大长公主，被罚俸禄以及朝廷每年供给他们的丝绢。

[8]赐魏博节度使何重顺名弘敬。

[8]唐武宗赐魏博节度使何重顺名叫何弘敬。

[9]三月，以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谕以"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迄于天宝，朝贡不绝。比为回鹘所隔，回鹘凌虐诸蕃，可汗能复仇雪怨，茂功壮节，近古无俦。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与为怨，须尽歼夷；傥留余烬，必生后患。又闻可汗受氏之源，与我同族，国家承北平太守之后，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号，缘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谕怀。待赵蕃回日，别命使展礼。"自回鹘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贡，每有诏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请委翰林学士，上曰："学士不能尽人意，须卿自为之。"

[9]三月，任命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命宰相李德裕起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说："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的祖辈酋长来长安拜见太宗，被任命为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此后一直到天宝年间，向朝廷贡献不绝，但近年来被回鹘阻挠隔断。回鹘凌辱虐待周围的各藩国，可汗能够举兵而报仇雪恨，劳苦功高，近代以来无人可比。现在，回鹘的残兵不到一千人，散居在山谷中，可汗既然和回鹘有深仇大恨，那么，就应当继续出兵，把回鹘全部歼灭。如果留下残余，将来必有后患。听说可汗姓氏的渊源，和我大唐同族。大唐是汉朝北平太守李广的后代，可汗是汉朝都尉李陵的后裔。按照这种情况，我们合为同族一姓，尊卑上下的名份也就很清楚了。现在，朝廷打算册封你为可汗，特意授予你美好的名号，但由于还不知道可汗的意向，所以，先派使者传达朝廷的意图，等赵蕃返回后，再另外派遣使者正式册封。"自从回鹘亡国后逃到边境，以及黠戛斯来长安上贡，武宗每次发布诏书敕令，大多命李德裕起草。李德裕请求委托翰林学士起草，武宗说："翰林学士的手笔不能尽如人意，我要你亲自动手起草。"

[10]刘沔奏："归义军回鹘三千余人及酋长四十三人准诏分隶诸道，皆大呼，连营据滹沱河，不肯从命，已尽诛之。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

[10]河东节度使刘沔奏报："归义军回鹘三千人，以及酋长四十三人按照陛下诏令分别隶属各道。回鹘人得知后，都大声喧哗，聚集并占据滹沱河，不肯听从诏令，已经被我全部诛杀。回鹘乌介可汗被官

军打败逃亡后，溃散的兵马相继有三万人投降幽州，都被分散隶属各道。”

[11]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事云：“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并没，唯此独存。吐蕃潜以妇人嫁此州门者，二十年后，两男长成，窃开垒门，引兵夜入，遂为所陷，号曰无忧城。从此得并力于西边，更无虞于南路。凭陵近甸，旰食累朝。贞元中，韦皋欲经略河、湟，须此城为始。万旅尽锐，急攻数年，虽擒论莽热而还，城坚卒不可克。

[11]宰相李德裕追诉太和五年，吐蕃国维州守将悉怛谋降唐后又被送回而惨曹杀害的事件，说：“维州城位于高山险峻的地方，三面临江，是吐蕃和西川平原之间的交通要道，也是我们出兵攻打吐蕃的必经之地。当初，河西、陇右地区被吐蕃攻占后，只有维州还在我们手中。后来，吐蕃秘密地把一个妇女嫁给维州的守门人。过了二十年，守门人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于是，一天夜里，偷偷地打开城门，把吐蕃兵引进城中，维州因此被吐蕃攻占，称为无忧城。从此以后，吐蕃在南路无后顾之忧，集中兵力进攻我国的西部边境，连年侵犯京畿地区，以致几朝皇上都为此寝食不安。贞元年中，西川节度使韦皋准备出兵收复河、湟地区，但必须从维州首先下手，于是，调动一万多名精兵，昼夜攻打了好几年。最后，虽然擒获了吐蕃大将论莽热，班师告捷，但维州因城池坚固，始终未能攻克。

臣初到西蜀，外扬国威，中缉边备。其维州熟臣信令，空壁来归，臣始受其降，南蛮震慑，山西八国，皆愿内属。其吐蕃合水、栖鸡等城，既失险厄，自须抽归，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旧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岂顾盟约！臣受降之初，指天为誓，面许奏闻，各加酬赏。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宁忍以三百余人命弃信偷安！累表陈论，乞垂矜舍，答诏严切，竟令执还。体备三木，舆于竹畚，及将就路，冤叫呜呜，将吏对臣，无不陨涕。其部送者更为蕃帅讥诮，云既已降彼，何用送来！复以此降人戮于汉境之上，恣行残忍，用固携离；至乃掷其婴孩，承以枪槊。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从古已来，未有此事。虽时更一纪，而运属千年，乞追奖忠魂，各加褒赠！”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我最初到西川担任节度使时，对外宣扬国家的威严，对内则加强边防守备。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熟知我的政令和信誉后，举城前来归降。我刚开始接受悉怛谋的归降，南诏国就受到极大的震惊和威慑；邛崃山以西的八国，都表示愿意前来归附；吐蕃国的合水、栖鸡等城，在失去维州作为屏障后，自然会退兵。这样，不仅我国可减少八个地方的镇守兵力，而且不必出兵，即可收复一千多里的失地。况且吐蕃在维州归降的前一年，仍在围攻鲁州，这难道表明他们真有诚意遵守两国签订的长庆盟约！我在接受悉怛谋归降时，曾经指天发誓，当面保证要向朝廷上奏，对悉怛谋等人酬劳赏赐。当时，朝廷中执意和我作对的牛僧孺等人，百般对我进行攻击。于是，文宗皇帝下诏，命将悉怛谋等人逮捕送还，任凭吐蕃诛杀。我怎么能忍心背弃信义，不顾这三百人的生命，自己苟且偷安呢！因而，多次上表朝廷，请求可怜赦免他们，但朝廷诏书答复严厉，命令必须逮捕送还。结果，只好把悉怛谋等人捆绑起来，甚于不惜用竹筐抬着押送吐蕃。悉怛谋等人在即将上路时，齐声喊冤，西川的将士官吏也无不对我流泪哭泣。押送悉怛谋等人的西川将士还遭到吐蕃人的讥笑，说：‘他既然已经投降你们了，为什么又要送回来！’随即，把悉怛谋等人在我国境内全部杀害，手段极为残忍。就连婴儿也不放过，他们先把婴儿扔向空中，然后用枪尖在下面承接，目的是吓唬那些已经对吐蕃离心离德的各族部落。朝廷这种处置办法，实在是自我断绝今后再有人效忠归降朝廷的门路，而使吐蕃人心大快。从古至今，再没有比这件事更愚蠢的了！现在，这起事件已经过去十二年了，恰逢陛下即位这千载难遇的好机会，请求追念奖励悉怛谋等人的忠魂，对他们加以褒奖并追赠官爵！”于是，唐武宗下诏，追赠悉怛谋为右卫将军。

臣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

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臣司马光曰：以往凡谈论维州事件的人，都对维州究竟应当夺取还是丢弃而感到疑惑，不能判断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的是非曲直。我认为，过去春秋的时候，荀吴有一次围攻鼓城，城中有人请求举城投降，荀吴不许，他说：“如果我国有人举城叛变，我肯定痛恨他们；但别国的人举城叛变而投降我，我怎么能反而喜欢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想夺取鼓城就容纳他们的奸谋。”于是，纵使鼓人杀掉叛变的人，并让他们加强防守。当时，唐朝和吐蕃签订长庆盟约不久，就接纳吐蕃维州守将的归降。从国家的利益来说，夺取维州的事小，而遵守盟约的信义为大；从吐蕃对国家危害的程度来说，也是维州稍缓而关中最为紧迫。那么，从唐朝来说，究竟利益和信义、维州和关中，哪方面更重要呢？悉怛谋降唐，从唐朝方面说，他这样做是向化；但从吐蕃方面说，则不免为叛臣。因此，他被诛杀，又有什么理由值得同情呢！同时，李德裕所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而牛僧孺所考虑的则是国家的信义。即使老百姓对见利忘义的行为都以为耻，何况一个国家的天子！打个譬喻来说，如果邻居家的牛丢了，跑到自己家里，有人劝这家人的哥哥把牛还给邻居，有人劝他的弟弟把牛留下。劝还的人说：“留下来不仁义，而且可能被人告发。”劝留的人说：“邻居过去曾偷过我的羊，对他还拘泥什么仁义！牛是大牲畜，卖了可以使家里富裕。”对于牛僧孺和李德裕争论维州事件的是非曲直，由此最终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了。

[12]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闲局，上曰：“卿每辞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岂得求去！”

[12]夏季，四月，辛未（十三日），宰相李德裕乞请辞职，退居闲散的职位。唐武宗说：“你每次提出辞职，都让我十来天心神不宁，现在，朝廷的大政方针还都没有安排就序，你怎么能辞职呢！”

[13]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累表言仇士良罪恶，士良亦言从谏窥伺朝廷。及上即位，从谏有马高九尺，献之，上不受。从谏以为士良所为，怒杀其马，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邻境皆潜为之备。

[13]当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多次上表指斥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的罪行，仇士良也向朝廷上言，说刘从谏窥伺朝廷的动向。唐武宗即位以后，刘从谏把自己一匹高达九尺的良马献给武宗，武宗拒绝没有接受。刘从谏认为是仇士良从中作梗，大怒，杀掉了这匹良马。从此以后，和朝廷之间相互猜忌怨恨。于是，招收亡命之徒，修造完善各种兵器军械。与昭义邻接的藩镇都秘密地防备他。

从谏榷马牧及商旅，岁入钱五万缗，又卖铁、煮盐亦数万缗。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轹将吏，诸道皆恶之。

刘从谏对昭义境内的马场和商业实行专卖，每年收入钱五万缗。同时，又由官府主持卖铁和盐，每年收入也有几万缗。对于大商人，刘从谏授予他们节度使衙前的军职，然后，派他们出使各个藩镇，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同时贩运买卖商品。商人都依赖刘从谏的权势，每到一个地方，往往凌辱将士官吏，各个藩镇无不厌恶他们。

从谏疾病，谓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我死，他人主此军，是吾家无炊火矣！"乃与幕客张谷、陈扬庭谋效河北诸镇，以弟右骁卫将军从素之子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从子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以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将牙兵。谷，郓州人；扬庭，洪州人也。

后来，刘从谏身患疾病，对他的妻子裴氏说："我对朝廷忠心直言，但朝廷却不明了我的心意，各个藩镇也都不了解我。我死了以后，如果朝廷另外派人来担任昭义节度使，我们家的香火从此也就断绝了！"于是，他和幕僚张谷、陈扬庭密谋效法河北藩镇，实行割据，任命他的弟弟右骁卫将军刘从素的儿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侄子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家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命令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别统辖亲兵。张谷是郓州人；陈扬庭是洪州人。

从谏寻薨，稹秘不发丧。王协为稹谋曰："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使押牙姜奏求国医，上遣中使解朝政以医问疾。稹又逼监军崔士康奏称从谏疾病，请命其子稹为留后。上遣供奉官薛士干往谕

指云："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不久，刘从谏去世，刘稹封锁消息，不为刘从谏治丧。王协为刘稹谋划说："现在，只要你按照宝历元年刘悟去世后，刘从谏得以世袭而为节度使那样行事，尊奉监军，对朝廷的使者厚加贿赂，四邻边境切勿出兵侵扰，城中秘密地进行防备。这样，不出一百天，朝廷任命你为节度使的旌节自然就会送来。"于是，刘稹命押牙姜向朝廷上奏，请求派宫廷中著名的医生为刘从谏治病。武宗派遣宦官解朝政携朝廷医官前往昭义，为刘从谏诊断。刘稹又逼迫监军崔士康上奏，说刘从谏身患疾病，请求朝廷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留后。武宗于是又派供奉官薛士干出使昭义，传达武宗的旨意说："朝廷恐怕刘从谏的病一直不好，因此让他暂且到东都洛阳去治病，等到病情逐渐好转，再另外安排任命。并让刘从谏命刘稹到京城朝拜，朝廷必定授予优厚的官爵。"

上以泽潞事谋于宰相，宰相多以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谏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独曰："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顷时多用儒臣为帅，如李抱真成立此军，德宗犹不许承袭，使李缄护丧归东都。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上曰："卿以何术制之？果可克否？"对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兼令遍谕将士，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遂决意讨稹，群臣言者不复入矣。

唐武宗召集宰相商议如何处置昭义的事宜，多数宰相认为："回鹘的残余还未消灭，边境仍然需要加强防守。现在，又要征讨昭义，恐怕国家的财政难以支持。因此，请求任命刘稹暂为昭义留后。"谏官和凡是上言朝廷的百官也都持同样看法。只有宰相李德裕说："昭义的情

况和河朔地区的魏博、成德、幽州三个割据跋扈的藩镇不同。河朔地区割据跋扈已有很长时间，人心难以感化，所以，几朝皇上都承认现状，不再讨伐他们。昭义则邻近京城，处于国家的心腹地区。昭义的将士向来以忠义而闻名，曾经在贞元元年出兵击退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叛乱，元和三年擒拿本镇的叛将卢从史。过去，朝廷大多任用文官担任昭义节度使。如李抱真，最初组建昭义的军队，有很大的功劳，唐德宗仍不许他的儿子李缄世袭为该镇的节度使，命令他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归东都洛阳。后来，唐敬宗不理朝政，当时的宰相也缺乏远见卓识，因此，在节度使刘悟去世后，命他的儿子刘从谏世袭担任了节度使。刘从谏跋扈骄横，朝廷难以控制，他多次上表逼迫威胁朝廷。现在，在临死的时候，又擅自把兵权传给自己的侄子。如果朝廷又沿袭过去的惯例，任命刘稹为节度使，那么，全国各地的藩镇谁不想效法他们的做法。这样一来，皇上的威严和诏令也就难以在全国贯彻执行了！”武宗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制服刘稹？而且，果真能够奏效吗？”李德裕回答说：“刘稹所依赖的是河朔魏博、成德和幽州三个割据藩镇。如果能使成德和魏博不与他相互勾结，那么，刘稹就无所作为了。假如朝廷能够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前往成德和魏博，向两镇的节度使王元逵、何弘敬转达皇上的旨意，说明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历代皇上许可他们传位子孙，世袭节度使，已经成为惯例，和昭义不同。现在，朝廷准备出兵讨伐昭义，但不打算派禁军攻打昭义在太行山以东的邢、、磁三州，而命成德和魏博两镇攻讨；同时也向这两个藩镇的将士转达皇上的旨意，在平定昭义的叛乱后，朝廷将给予将士优厚的官爵和赏赐。如果成德和魏博听从朝廷的命令，不从旁阻挠官军的行动，那么，刘稹肯定会被官军擒获！”武宗大喜，说：“我和德裕意见一致，以后保证不后悔。”于是，决心讨伐刘稹，百官再有人上言劝阻，武宗不再听取。

上命德裕草诏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丁丑，上临朝，称其语要切，曰：“当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赐张仲武诏，以“回鹘余烬未灭，塞上多虞，专委卿御侮。”元逵、弘敬得诏，悚息听命。

武宗命李德裕起草给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的诏令，大略说：“昭义和你们两镇的情况不同，你们不必为自己的子孙考虑，而和刘稹相互勾结，互相依存。只要在讨伐刘稹时卓立战功，朝廷自然承认你们两镇的现状，允许传位于子孙。”丁丑（十九日），武宗上朝时，称赞李德裕起草的诏令切中要害，说：“就应当这样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接着，又命德裕起草给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的诏令，说：“回鹘的残余还没有消灭干净，北方边境不免遭受侵扰。现在，朝廷委任你专门防备。”王元逵、何弘敬二人接到朝廷诏令后，都恐惧惊慌，表示听从。

解朝政至上党，刘稹见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诏。”朝政欲突入，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蹑帘而立，朝政恐有他变，遽走出。稹赠直数千缗，复遣牙将梁叔文入谢。薛士干入境，俱不问从谏之疾，直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谊等乃大出军，至龙泉驿迎候敕使，请用河朔事体；又见监军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违。于是将吏扶稹出见士众，发丧。干干竟不得入牙门，稹亦不受敕命。谊，兖州人也。解朝政复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梁叔文。

朝廷派宦官解朝政出使昭义，抵达昭义的治所上党后，刘稹会见解朝政，说：“相公刘从谏病重，无法出来接诏。”解朝政想乘其不备，突然冲进去，看看刘从谏到底病情如何，忽然发现昭义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踩着门帘站在门口。解朝政恐怕有什么变故，急忙走出。随后，刘稹赠送解朝政钱几千缗，又派牙将梁叔文向朝廷拜谢。供奉官薛士干抵达昭义境内后，从不询问刘从谏的病情如何，好象他已经知道刘从谏死去的样子。昭义都押牙郭谊得知后，出动大批人马，前往龙泉驿迎接薛士干，请他向朝廷上奏，按照河朔藩镇的惯例，任命刘稹为昭义的留后。郭谊又去见昭义的监军崔士康，向他表明同样的意图。崔士康性情怯懦，不敢违抗。于是，昭义节度使府的部将和官吏扶刘稹出来，与将士见面，公开为刘从谏治丧。薛士干最后竟然未能进入昭义节度使的衙门，刘稹也不接受朝廷命他赴京城另有任命的敕令。郭谊是兖州人。解朝政回到京城后，向武宗报告出使昭义的经过。武宗大怒，下令用刑仗责打，然后，发配守护恭陵；同时下令拘捕昭义的使者姜、梁叔文。

辛巳，始为从谏辍朝，赠太傅，诏刘稹护丧归东都。又召见刘从素，令以书谕稹，稹不从。丁亥，以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兴之子也。

辛巳（二十三日），唐武宗下令停止上朝，为刘从谏去世哀悼，追封刘从谏为太子太傅，同时下诏，命刘稹护送刘从谏的灵柩回东都洛阳。武宗又召见刘从素，命他写信给儿子刘稹，劝他执行朝廷的诏令。刘稹拒不服从。丁亥（二十九日），武宗任命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王茂元是王栖曜的儿子；王宰是王智兴的儿子。

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书，自言："尝问淮西将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客军数少，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付地主。势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败亡，故初战二年，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殚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纵使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时朝廷若使鄂州、寿州、唐州只保境，不用进战，但用陈许、郑滑两道全军，帖以宣、润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岁，无蔡州矣。今者上党之叛，复与淮西不同。淮西为寇仅五十岁，其人味为寇之腴，见为寇之利，风俗益固，气焰已成，自以为天下之兵莫与我敌，根深源阔，取之固难。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刘悟卒，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郓州随来中军二千耳。值宝历多故，因以授之，今才二十余岁，风俗未改，故老尚存，虽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虽尽节效顺，说不过围一城，攻一堡，系累稚老而已。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

黄州刺史杜牧向宰相李德裕上书，说："我曾经询问淮西的大将董重质，为什么淮西只有三个州的兵力，当年官军四面围攻四年却不能攻克。董重质认为，主要是因为朝廷征发各个藩镇的兵力太杂，从远地调来的藩镇兵力人数较少，不能独挡一面，因而，必须依附于当地

的藩镇军队。这样，官军各支兵马势单力弱，众心不齐，就经常招致失败。所以，在最初交战的两年中，淮西出战必胜，主要是杀伤从远地调来的藩镇军队。两年以后，从远地调来的藩镇军队人数减少，淮西只与陈许、河阳两个藩镇的军队作战，即使李不能率唐州兵乘虚攻取淮西的治所蔡州，淮西的兵力也难于继续和官军抗衡。当时，如果朝廷命令鄂州、寿州、唐州不用出兵，仅仅防守州境；只用陈许、郑滑两个藩镇的全部兵力攻打淮西，同时，命宣州、润州的弓箭手防守淮西周围的交通要塞，不出一年，淮西就可平定。现在，昭义叛变的情况和淮西很不相同。当年淮西割据跋扈将近五十年，那里的将士和官吏都亲身体会到割据的实际好处，亲眼看到割据给自己带来的很多利益，所以，桀傲不驯的风俗日益强化，骄横跋扈的嚣张气焰业已形成，自认为天下的兵马无人敢与我为敌，割据势力盘根错节，出兵攻讨确实困难。但是，昭义则不同，早在安史叛军大举南下时，昭义曾顽强坚守，不肯依附叛军；建中年以后，国家多难，昭义将士每每以忠义而激奋报效朝廷，所以，当时担任该镇节度使的李抱真，常常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率领这支处于贫寒之地的军队，多次挫败河朔叛乱藩镇的骄兵悍将。他不仅击退并进而围攻魏博节度使田悦的叛军，而且还打败幽州节度使朱滔的狂妄叛乱。由此充分证明，昭义的将士历来是忠于朝廷的，那里的风俗习惯也一直没有变化。后来，昭义节度使刘悟去世后，他的儿子刘从谏请求继承父亲的职务，真正同心同德支持他的，也不过是当初刘悟从郓州带去的二千亲兵。当时正值宝历年间朝廷多事之秋，所以，只好任命他为节度使。至今才二十多年，昭义的风俗未变，过去的将士和官吏也还有不少人在世，虽然刘稹企图胁迫他们一起叛乱，肯定他们不会轻易跟从。成德、魏博这两个河朔地区的藩镇，目前尽管已表示尽力效忠朝廷，但他们如果出兵攻打昭义，最多不过围一城，攻一堡。然后乘机俘掠那里的人口而已。假如朝廷命令河阳出动一万兵力在天井关修筑营垒，堵塞昭义向南的通道，高壁深沟，坚守而不出战；同时，只要征调忠武、武宁两个藩镇的军队，加上青州的五千精兵，宣州和润州的二千弓箭手，大军长驱直捣上党，不出几个月，必定倾复刘稹的巢穴！”这时，李德裕正在制定讨伐昭义的军事方案，对杜牧的建议，多所采纳。

[14]上虽外尊宠仇士良，内实忌恶之。士良颇觉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诏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

[14]唐武宗虽然在外表上尊重和宠遇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心中其实非常忌恨厌恶他。仇士良也逐渐感觉到了，于是，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辞职担任散官。武宗因此下诏，任命他为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主持内侍省的事宜。

[15]李德裕言于上曰："议者皆云刘悟有功，稹未可亟诛，宜全恩礼。请下百官议，以尽人情。"上曰："悟亦何功，当时迫于救死耳，非素心徇国也。藉使有功，父子为将相二十余年，国家报之足矣，稹何得复自立！朕以为凡有功当显赏，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诚得理国之要。"

[15]李德裕对武宗说："现在，凡是议论昭义的官员都说，刘悟曾经立过战功，因此不可匆忙诛讨他的孙子刘稹，应当保全朝廷对他以往的恩典。我请求陛下将此事交百官讨论，以便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武宗说："刘悟有什么功劳，当年他起兵诛杀李师道，只不过是迫于李师道要杀他，为了自救而已，并非一贯忠于朝廷。即使他有战功，父子二人担任将相职务二十多年，国家对他的报答也足够了。现在，刘稹凭什么又要世袭自立！朕认为凡是对国家有功的人，都应当重赏。但如果犯罪，也不可苟且赦免。"李德裕说："陛下这番话，确实抓住了治理国家的关键。"

[16]五月，李德裕言太子宾客、分司李宗闵与刘从谏交通，不宜置之东都。戊戌，以宗闵为湖州刺史。

[16]五月，李德裕对武宗说，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宗闵曾和刘从谏交结，不宜再让他继续留在东都，以免妨碍讨代昭义的军事行动。戊戌（初十），武宗任命李宗闵为湖州刺史。

[17]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步骑三千守万善；河东节度使刘沔步骑二千守芒东关，步兵一千五百军榆社；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以步骑三千守临，掠尧山；河中节度使陈夷行以步骑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辛丑，制削夺刘从谏及子稹官爵，以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夷行、刘沔、茂元合力攻讨。

[17]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命三千步兵和骑兵防守万善镇；河东节度使刘沔命二千步兵和骑兵防守芒车关，一千五百步兵驻屯于榆社县；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命三千步兵和骑兵防守临，进而掠夺昭义的尧山；河中节度使陈夷命一千步兵和骑兵屯守翼城，五百步兵增援冀氏县。辛

丑（十三日），武宗下制令，削除刘从谏和他的侄子刘稹的官爵，任命王元逵为昭义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陈夷行、刘沔、王茂元共同出兵，讨伐刘稹。

先是河朔诸镇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次册赠使、宣慰使继往商度军情。必不可与节，则别除一官；俟军中不听出，然后始用兵。故常及半岁，军中得缮完为备。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开谕，上即命下诏讨之。王元逵受诏之日，出师屯赵州。

此前，河朔地区的藩镇凡是有节度使去世，他们的子孙世袭自立，朝廷一般先派遣吊祭使，然后册赠使、宣慰使相继前往了解军心向背。如果肯定不可任命，则另外授予一个职务；如果他们拒不从命，然后才开始发兵征讨。所以，从朝廷开始派遣吊祭使到最后发兵征讨，往往中间有半年的时间，以致他们能够做好防守的准备。这时，宰相仍打算先派遣使者前往昭义，开导规劝刘稹听从朝廷的诏令，武宗则立即命令下诏讨伐。王元逵接到诏令的当天，出兵屯驻赵州。

[18]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铉，元略之子也。上夜召学士韦琮，以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琮，乾度之子也。

[18]壬寅（十四日），唐武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是崔元略的儿子。此前，武宗在夜里召见翰林学士韦琮，把崔铉的名字告诉他，令他起草任命的制书，宰相和枢密使都不得知。这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二人都谨慎朴实，不敢干预朝政。老宦官们都埋怨二人说：“这都是由于刘、杨二人懦弱胆怯，败坏以往风气的缘故。”韦琮是韦乾度的儿子。

[19]以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

[19]唐武宗任命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

[20]刘沔自代州还太原。

[20]河东节度使刘沔从代州返回太原。

[21]筑望仙观于禁中。

[21]唐武宗下令，在宫中修建望仙观。

[22]六月，王茂元遣兵马使马继等将步骑二千军于天井科斗店，刘稹遣卫内十将薛茂卿将亲军二千拒之。关南

[22]六月，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命兵马使马继等人率步兵和骑兵二千人，屯驻于天井关南面的科斗店。刘稹命衙内十将薛茂卿率亲军二千人前往抵抗。

[23]黠戛斯可汗遣将军温仵合入贡。上赐之书，谕以速平回鹘、黑车子，乃遣使行册命。

[23]黠戛斯可汗派遣将军温仵合来长安向唐朝贡献物产。武宗写信给黠戛斯可汗，让他从速出兵平定回鹘和黑车子族。唐朝派遣使者正式册命他为可汗。

[24]癸酉，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必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24]癸酉（十六日），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的职位退休。他的党羽送他返回家中，仇士良教给他们保持权力和恩宠的秘诀，说："对于天子，不能让他有闲暇的时间。应当经常变换花样，供他游戏玩乐，以便沉湎于骄奢侈靡的生活之中，无暇顾及朝政。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读书人。如果天子喜爱读书，明白了以前各个朝代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惧怕丧失政权，就会励精图治，那么，我们就会被斥责疏远。"他的党羽都下拜感谢，然后离去。

[25]丙子，诏王元逵、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齐进，刘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诏刘沔自将兵取仰车关路以临贼境。

[25]丙子（十九日），唐武宗下诏，命王元逵、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何弘敬五个藩镇，于七月中旬共同进兵讨伐刘稹。刘稹如果请求投降，都不得接受。同时又下诏命刘沔亲自率兵，取道仰车关，以兵临昭义的边境。

[26]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世为吐蕃相，婢婢好读书，不乐仕进，国人敬之；年四十余，彝泰赞普强起之，使镇鄯州。婢婢宽厚沈勇，有谋略，训练士卒多精勇。

[26]吐蕃国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世代担任吐蕃国宰相。尚婢婢爱好读书，不愿做官，国内人民都很敬重他。尚婢婢四十多岁，彝泰赞普强行召他出来做官，任命为鄯州节度使。尚婢婢性情宽厚大度，深沉果敢，很有计谋权略，训练的士卒大多精锐勇敢。

论恐热虽名义兵，实谋篡国，忌婢婢，恐袭其后，欲先灭之。是月，大举兵击婢婢，旌旗杂畜千里不绝。至镇西，大风震电，天火烧杀裨将十余人，杂畜以百数，恐热恶之，盘桓不进。婢婢谓其下曰："恐热之来，视我如蝼蚁，以为不足屠也。今遇天灾，犹豫不进，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骄而不为备，然后可图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师，且致书言："相公举义兵以匡国难，阖境之内，孰不向风！苟遣一介，赐之折简，敢不承命！何必远辱士众，亲临下藩，婢婢资性愚僻，惟嗜读书，先赞普授以藩维，诚为非据，夙夜惭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赐以骸骨，听归田里，乃惬平生之素愿也。"恐热得书喜，遍示诸将曰："婢婢惟把书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国，当位以宰相，坐之于家，亦无所用也。"乃复为书，勤厚答之。引兵归，婢婢闻之，抚髀笑曰："我国无主，则归大唐，岂能事此犬鼠乎！"

论恐热虽然自称是义兵，实际上密谋篡夺国家大权，因此，忌恨尚婢婢。他恐怕尚婢婢袭击他的后方，打算先歼灭尚婢婢的军队。本月，论恐热大举出兵进攻尚婢婢，旌旗和各种家畜长达一千里，绵延不绝。到达镇西时，碰到大风雷电，十几个部将和几百头家畜被雷电引起的大火烧死。论恐热认为是不祥之兆，心中厌恶，犹豫不进。这时，尚婢婢对部下说："论恐热这次出兵，把我们看作蝼蛄和蚂蚁，以为可以轻易地消灭。现在，他在途中遇到天灾，犹豫不进，我们不如假装欢迎并服从他，以便让他退兵，使他更加骄横而不防备，然后乘机消灭他。"于是派遣使者带大批金银、丝帛和牛、酒前往犒劳论恐热的军队，同时写信给论恐热说："您这次大举义兵挽救国家的危难，国内谁不闻风而仰慕您的作为。如果您写信派遣一个使者送来，我怎么敢不服从！何必兴师动众，劳您大驾亲临鄯州！我的本性愚笨，只是爱好读书。已经去世的彝泰赞普命我镇守鄯州，我感到很不称职，昼夜惶恐不安，只求能够辞职引退。现在，假如您同意我辞职回家，也就了却了我平生的愿望。"论恐热接到尚婢婢的信后大喜，拿给部将看，说："尚婢婢只知道读书，怎么会用兵作战呢！等我夺取国家大

权，就任命他为宰相，让他坐在家里，也不会有所作为。”于是，复信给尚婢婢，用好言好语答复，随后引兵退去。尚婢婢得知后，拍着大腿大笑说：“即使我国没有赞普，则归降大唐，怎能服从像论恐热这种老鼠和狗一样的败类呢！”

[27]秋，七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招抚使。朝廷以钧在襄阳宽厚有惠政，得众心，故使领昭义以招怀之。

[27]秋季，七月，唐武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使。朝廷认为卢钧在山南东道宽厚大度，很有政绩，得到人们的拥护，所以任命他担任昭义节度使，以便招抚昭义的将士、官吏和百姓。

[28]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鹘，镇、魏早平泽潞。回，太祖之八世孙也。

[28]唐武宗命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出使安抚河北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令幽州乘秋季早日平定回鹘余部；令成德和魏博早日进兵平定昭义的叛乱。李回是唐太祖李虎的第八代子孙。

甲辰，李德裕言于上曰：“臣见向日河朔用兵，诸道利于出境仰给度支。或阴与贼通，借一县一栅据之，自以为功，坐食转输，延引岁时。今请赐诸军诏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毋得取县。”上从之。

甲辰（十七日），宰相李德裕对唐武宗说：“据我观察，朝廷过去发兵讨伐河朔的叛乱藩镇时，各个藩镇都贪图出兵离开自己管辖区域后，由朝廷度支供给军需。有的甚至与敌军秘密交往，暂借敌人一个县城或一个营地驻屯，然后向朝廷谎报战功，坐食朝廷的军需供给，故意拖延时间。现在，我请陛下下诏给各个藩镇，令王元逵攻取昭义管辖的邢州，何弘敬攻取州，王茂元攻取泽州，李彦佐、刘沔攻取潞州，不许进攻县城。”武宗同意李德裕的建议。

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自发徐州，行甚缓，又请休兵于绛州，兼请益兵。李德裕言于上曰：“彦代逗遛顾望，殊无讨贼之意，所请皆不可许，宜赐诏切责，令进军翼城。”上从之。德裕因请以天德防御使石雄为彦佐之副，俟至军中，令代之。乙巳，以雄为晋绛行营节度副使，仍诏彦佐进屯翼城。

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自从徐州出发赴任后，行动十分缓慢，他又请求在绛州暂且休整部队，又请求朝廷给他增加兵力。李德裕对唐武

宗说："李彦佐在沿途不断停顿观望，根本没有讨伐贼兵的意向，凡是他的请求，都不可准许。应当下诏严厉责斥，命他向翼城进发。"武宗同意。李德裕于是请求任命天德防御使石雄为李彦佐的副手，等石雄上任后，代替李彦佐。乙巳（十八日），武宗任命石雄为晋绛行营节度副使，同时下诏，命李彦佐进兵屯驻翼城。

刘稹上表自陈："亡父从谏为李训雪冤，言仇士良罪恶，由此为权幸所疾，谓臣父潜怀异志，臣所以不敢举族归朝。乞陛下稍垂宽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为之奏雪，皆不报。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皆具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自兵兴以来，未之有也。回明辩有胆气，三镇无不奉诏。

刘稹上表向朝廷陈诉说："伯父刘从谏曾为李训申冤，指责仇士良的罪恶，因此而遭朝廷中得宠的当权大臣的憎恨，认为伯父在暗地里心怀异志。所以我不敢按朝廷诏令要求，带全族人赶赴京城，归顺朝廷。乞请陛下了解以上情况，给我全族人一条活路！"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也上奏为刘从谏申冤。武宗都不作答复。李回抵达河朔地区后，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都佩带到城外迎接，立在道路的左边，恭恭敬敬地等候李回。李回到达后，他们让李回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也不敢让人为自己牵马。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朔地区的藩镇还没有对朝廷的使者如此恭敬过。李回既能明辨是非，而且很有胆量，三个藩镇节度使都表示服从朝廷诏令。

王元逵奏拔宣务栅，击尧山，刘稹遣兵救尧山，元逵击败之。诏切责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使速进兵逼贼境，且称元逵之功以激厉之。加元逵同平章事。

王元逵奏报攻拔昭义的宣务栅，进攻尧山。刘稹派兵援救尧山，被王元逵打败。唐武宗下诏，严厉指责李彦佐、刘沔、王茂元行动迟缓，命三人迅速进兵逼近昭义边境。诏书中还称赞王元逵的战功，以便激励三人。同时任命王元逵兼任同平章事的荣誉职务。

八月，乙丑，昭义大将李丕来降。议者或谓贼故遣丕降，欲以疑误官军。李德裕言于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

八月，乙丑（初九），昭义大将李丕前来向朝廷投降。这时，议论这件事的官员有人认为，刘稹故意派李丕归降，以便疑惑官军。李德

裕对武宗说："自从出兵至今已有半年，一直没有人来归降。现在李丕来降，不管是真是假，都必须给予优厚的赏赐，以使鼓励再来投降的将士。只是任命他时，不要安排到重要的地方。"

[29]上从容言："文宗好听外议，谏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书。"李德裕曰："臣顷在中书，文宗犹不尔。此乃李训、郑注教文宗以术御下，遂成此风。人主但当推诚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29]唐武宗从容不迫地说："文宗爱听取朝廷以外的议论，因此，谏官向朝廷上言，大多不署名，就象匿名信一样。"李德裕说："我当时担任宰相，文宗并不这样。这都是以后李训、郑注教给文宗的，让文宗用这种权术来驾驭百官，以致形成风气。我认为，作为皇上，应当对任用的官员以诚相待。如果有人欺骗皇上，就严刑惩罚。这样，谁还再敢如此！"武宗称赞他说的对。

[30]王元逵前锋入邢州境已逾月，何弘敬犹未出师，元逵屡有密表，称弘敬怀两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战有功，军声颇振。王宰年力方壮，谋略可称。请赐弘敬诏，以'河阳、河东皆阂山险，未能进军，贼屡出兵焚掠晋、绛。今遣王宰将忠武全军径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贼势。'弘敬必惧，此攻心伐谋之术也。"从之，诏宰悉选步骑精兵自相、魏趣磁州。

[30]成德节度使王元逵的前锋兵力进入昭义邢州境内已超过一个月，而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仍未出兵。王元逵多次秘密地上表朝廷，说何弘敬骑墙观望，对朝廷不忠。丁卯（十一日），李德裕上言说："忠武的军队过去曾多次立过战功，有很高的声誉。节度使王宰正值年富力强，足智多谋，为人们所称道。请求陛下下诏给何弘敬，说：'河阳、河东两道与昭义之间，都隔着高山峻岭，不便进兵，以致贼军多次出兵焚烧掠夺晋、绛二州。现在，朝廷命王宰率领忠武的全部人马通过魏博，直抵昭义的磁州，以便分散贼军的兵力。'这样，何弘敬肯定恐惧，必然出兵。这就是用计谋而攻心的策略。"武宗同意。于是下诏，命王宰挑选步兵和骑兵的精锐兵力从魏博的相、魏二州前往磁州。

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阳大将马继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怀州才十余里。茂卿以无刘稹之命，故不敢入。时议者鼎沸，以为刘

悟有功，不可绝其嗣。又，从谏养精兵十万，粮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问李德裕，对曰：“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上乃谓宰相曰：“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议者乃止。

甲戌（十八日），昭义衙内十将薛茂卿率兵攻破河阳的科斗寨，擒获河阳大将马继等人，焚烧并掠夺河阳的小营寨十七个，进兵距怀州十几里才停止。薛茂卿鉴于没有刘稹的命令，所以才没敢进攻怀州。朝廷得知后，议论哗然，百官都认为刘悟过去有功，不应该讨伐灭绝他的后代。又有人说，刘从谏豢养精兵十万，储存的粮食可以支持十年，怎么能够轻易攻取！武宗也感到疑惑，问李德裕，李德裕说：“小小失败，是兵家的常事。希望陛下不要听外人的议论，肯定讨伐昭义能够成功！”于是，武宗对宰相说：“请向百官转达我的命令，如果有人胆敢上疏劝阻讨伐昭义，我一定要在贼兵的边境上把他斩首！”百官的议论这才停止。

何弘敬闻王宰将至，恐忠武兵入魏境，军中有变，苍黄出师。丙子，弘敬奏，已自将全军渡漳水，趣磁州。

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听说王宰率兵即将到来，恐怕忠武兵进入魏博境内后，自己军中发生变乱，于是仓促出兵。丙子（二十日），何弘敬奏报已率魏博全部人马渡过漳河，向昭义的磁州进发。

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阳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败，贼势愈炽。王茂元复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怀州。臣窃见元和以来诸贼，常视官军募弱之处，并力攻之，一军不支，然后更攻他处。今魏博未与贼战，西军阏险不进，故贼得并兵南下。若河阳退缩，不惟亏沮军声，兼恐震惊洛师。望诏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军应援河阳；不惟捍蔽东都，兼可临制魏博。若令全军供饷难给，且令发先锋五千人赴河阳，亦足张声势。”甲申，又奏请敕王宰以全军继进，仍急以器械缯帛助河阳窘乏。上皆从之。

庚辰（二十四日），李德裕上言说：“河阳的兵力寡弱，自从在科斗店被昭义军打败后，贼兵的气焰越来越嚣张。节度使王茂元现在又在生病，因此，河阳的人都惊慌胆怯，准备退守怀州。我发现，自从元和年以来，朝廷发兵讨伐叛乱，贼兵往往窥测官军兵力寡弱的地方，集中兵力进攻，得手以后，又集中兵力再攻别处。现在，魏博出

兵还未与贼兵交战；西面的官军由于和昭义隔着高山峻岭，暂时不便进攻。所以，贼兵得以集中全力南下，进攻河阳。如果河阳败退，不仅影响官军士气，而且恐怕震惊东都洛阳。希望陛下下诏，命王宰不再率军前往磁州，急速援救河阳。这样，不仅能够保障东都安全，而且还可临近制约魏博。假如命王宰全部人马出动，朝廷军需供给困难，可以先让他征发先锋五千人援救河阳，也足以壮大河阳的声势。”甲申（二十八日），李德裕又请武宗下敕，命王宰率忠武的全部人马随后出发，援救河阳；同时，急速运军械和丝帛救助河阳的窘困。武宗对李德裕的建议都予以采纳。

王茂元军万善，刘稹遣牙将张巨、刘公直等会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围万善。乙酉，公直等潜师先过万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继之，过万善。，觇知城中守备单弱，欲专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时义成军适至，茂元困急，欲帅众弃城走。都虞候孟章谏曰：“贼从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乱兵耳。今义成军才至，尚未食，闻仆射走，则自溃矣。愿且强留！”茂元乃止。会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惊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马相践，坠崖谷死者甚众。

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率兵屯驻在万善，刘稹命牙将张巨、刘公直等人会同薛茂卿一起进攻，准备在九月初一包围万善。乙酉（二十九日），刘公直等人先率军秘密地从万善南面五里的地方通过，焚烧雍店。张巨率兵随后应接，从万善城外经过的时候，探知城中守备薄弱，张巨想独占战功，于是，率兵攻城。太阳快落的时候，眼看万善城就要攻克，才派人去转告刘公直等人。这时，义成的军队奉命援助河阳，恰好赶到。王茂元被攻打的困乏危急，准备率兵弃城逃走，都虞候孟章劝阻他说：“贼兵自然应当有进有退。现在，贼兵一半在雍店，一半在这里攻城，可见不过是乱兵而已。义成兵现在刚刚到达，还没有吃饭，如果知道您率兵逃走，就会不战自溃。希望暂且留下坚守！”王茂元这才作罢。等到傍晚的时候，刘公直仍未率兵来到，张巨只好引兵退走。他们开始登太行山，天已昏暗，又下起毛毛细雨，士卒自相惊扰，说：“追兵来了！”都拼命逃跑，人马相互践踏，很多士卒从山崖上被挤下去跌死。

上以王茂元、王宰两节度使共处河阳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习吏事而非将才，请以宰为河阳行营攻讨使。茂元病愈，止令镇河阳，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阳行营攻讨使。

唐武宗认为王茂元、王宰两个节度使同处河阳一地，很不妥当。庚寅（疑误），李德裕等人上奏说："王茂元熟悉吏治，而非将才，请求任命王宰为河阳行营攻讨使。王茂元病好以后，只让他镇守河阳，即使再病重也没有关系。"九月，辛卯（初五），唐武宗任命王宰兼河阳行营攻讨使。

何弘敬奏拔肥乡、平恩，杀伤甚众。得刘稹榜帖，皆谓官军为贼，云遇之即须痛杀。癸巳，上谓宰相："何弘敬已克两县，可释前疑。既有杀伤，虽欲持两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检校左仆射。

何弘敬奏报攻拔昭义州的肥乡、平恩两县，杀伤很多贼兵。同时报告说，缴获刘稹公开张贴的告示，都把官军称为贼，说如果遇到官军，即应痛杀。癸巳（初七），武宗对宰相说："何弘敬已攻克昭义两县，可以消除以前对他的怀疑。既然他已经杀伤了昭义的兵马，再想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谁也不得罪，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擢拔何弘敬为检校左仆射。

丙午，河阳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节度使将万善营兵，不可使兼领河阳，恐其不爱河阳州县，恣为侵扰。又，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常以判官摄事，割河南五县租赋隶河阳。不若遂置孟州，其怀州别置刺史。俟昭义平日，仍割泽州隶河阳节度，则太行之险不在昭义，而河阳遂为重镇，东都无复忧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怀孟观察使，王宰将行营以捍敌，昕供馈饷而已。

丙午（二十日），河阳奏报：王茂元去世。李德裕上奏说："对于王宰，只可令他以忠武节度使的身份统辖万善的行营兵，不可让他兼任河阳节度使，以免他不爱惜河阳的州县百姓，恣意侵扰。河阳节度使以前曾兼怀州刺史，而通常由判官主持州里的政事，河南府有五个县的租税被朝廷割让隶属河阳。不如现在以这五个县设置孟州，怀州也另外任命刺史；等昭义平定以后，把泽州割让归属河阳。这样，太行山的天险就不全为昭义所有，而河阳则成为重要的藩镇，东都洛阳的安危就不必再忧虑了！"武宗采纳了李德裕的意见。戊申（二十二

日），任命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使、怀孟观察使，王宰率行营兵攻讨昭义，敬昕供给军饷而已。

庚戌，以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备侵轶。

庚戌（二十四日），唐武宗任命石雄代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令他由冀氏县进兵攻取昭义的治所潞州，同时分兵屯守翼城，以便防备昭义军队的侵扰。

[31]是月，吐蕃论恐热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将结心及莽罗薛吕将精兵五万击之。至河州南，莽罗薛吕伏兵四万于险阻，结心伏万人于柳林中，以千骑登山，飞矢系书骂之。恐热怒，将兵数万追之，结心阳败走，时为马乏不进之状。恐热追之益急，不觉行数十里，伏兵发，断其归路，夹击之。会大风飞沙，溪谷皆溢，恐热大败，伏尸五十里，弱死者不可胜数，恐热单骑遁归。

[31]本月，吐蕃国论恐热屯驻于河州大夏川，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命部将结心和莽罗薛吕率五万精兵进击论恐热。到了河州的南面，莽罗薛吕率四万人埋伏在险要的地方，结心率一万人埋伏在柳树林中，然后，率一千骑兵登山，写信辱骂论恐热，把信系在箭上，射向论恐热的军营。论恐热接信后大怒，率兵几万人追击，结心假装败逃。逃跑中，经常表现出马匹困乏跑不动的样子。于是，论恐热追击的更加性急，不知不觉已追了几十里。这时，伏兵冲出，切断他的归路，结心和莽罗薛吕前后夹击。正好天又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山谷中的溪水四溢而出。论恐热大败，尸体横卧五十里，淹死者不计其数。论恐热一人骑马逃回。

[32]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即引兵逾乌岭，破五寨，杀获千计。时王宰军万善，刘沔军石会，皆顾望未进。上得雄捷书，喜甚。冬，十月，庚申，临朝，谓宰相曰："雄真良将！"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刘从谏以为妖言，斩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诏赐雄帛为优赏，雄悉置军门，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余悉分将士，故士卒乐为之致死。

[32]石雄接到朝廷任命自己代替李彦佐职务的第二天，立即率兵从翼城出发，越过乌岭，攻破昭义五个营寨，杀死和擒获近千人。这时，王宰屯驻于万善，刘沔屯驻在石会，都观望不进。唐武宗接到石

雄上奏的捷报，大喜。冬季，十月，庚申（初五），武宗上朝时，对宰相说：“石雄真是一员优秀的将领！”李德裕借机说：“几年前，潞州集市上有一个男人卷曲着身体喊道：‘石雄率七千人来了！’刘从谏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妖言，下令将他斩首。看来，能够攻破潞州的人肯定是石雄了。”武宗下诏，命赐予石雄大批丝帛作为重赏。石雄把丝帛都放在军营门口，自己先按士卒应得的份额拿一匹，其余都分给将士，所以士卒都甘愿为他尽死效力。

[33]初，刘沔破回鹘，得太和公主，张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终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败事，辛未，徙沔为义成节度使，以前荆南节度使李石为河东节度使。

[33]当初，河东节度使刘沔击败回鹘乌介可汗，接回太和公主，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忌妒刘沔的功劳，由此二人产生矛盾。武宗派李回赴幽州进行调解，但张仲武仍然很不服气。朝廷担忧张仲武由于个人的恩怨而影响讨伐昭义的军事行动，辛未（十六日），调刘沔担任义成节度使，任命前荆南节度使李石为河东节度使。

[34]党项寇盐州，以前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朔方灵盐节度使。十一月，宁奏党项入寇。李德裕奏：“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闻党项分隶诸镇，剽掠于此则亡逃归彼。节度使各利其驼马，不为擒送，以此无由禁戢。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陛下以为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臣今请以皇子兼统诸道，择中朝廉干之臣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辞讼，庶为得宜。”乃以兖王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令赍诏往安抚党项及六镇百姓。

[34]党项族侵扰盐州，唐武宗任命前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朔方灵盐节度使。十一月，宁奏报党项族侵扰。李德裕上奏说：“党项族的势力越来越强盛，不能不制定对策了。我听说以往由于党项族的部落分别隶属各个藩镇统辖，他们在这里剽掠，然后就逃到那里，各个节度使都贪图他们的骆驼和马匹。因此，也不擒拿送回。这样，就一直不能禁止。我曾多次上奏朝廷，认为不如让一个藩镇统辖党项族。陛下认为如果由一个藩镇专门统辖，权力太大，所以没有批准。现在，我请求由陛下的一个皇子兼领各个有党项族部落的藩镇，从朝廷中挑选一位廉正能干的臣僚作为他的副手，居留在夏州，统一处理党项族的诉

讼是非。这样，估计比较适宜。”武宗同意，于是，任命兖王李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令他们携带诏书前往安抚党项族以及灵、夏等六个藩镇的百姓。

[35]安南经略使武浑役将士治城，将士作乱，烧城楼，劫府库。浑奔广州，临军段士则抚安乱众。

[35]安南经略使武浑役使将士修筑城池，将士不满而作乱，焚烧城楼，劫夺仓库。武浑逃奔广州，监军段士则安抚作乱的将士，使他们安定下来。

[36]忠武军素号精勇，王宰治军严整，昭义人甚惮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迁。或谓刘稹曰：“留后所求者节耳。茂卿太深入，多杀官军，激怒朝廷，此节所以来益迟也。”由是无赏。茂卿愠怼，密与王宰通谋，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关，茂卿小战，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关守之。关东西寨闻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泽州，密使谍召宰进攻泽州，当为内应；宰疑，不敢进，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顿足而已。稹知之，诱茂卿至潞州，杀之，并其族，以兵马使刘公直代茂卿，安全庆守乌岭，李佐尧守雕黄岭，郭僚守石会，康良守武乡。僚，谊之侄也。

[36]忠武藩镇的军队向来以精锐勇敢闻名，节度使王宰治军严格，昭义人对王宰十分惧怕。昭义衙内十将薛茂卿在科斗寨战役立功后，希望能够得到升迁。有人对刘稹说：“您所企求的是节度使的职位，薛茂卿入河阳境内太深，杀死很多官军，激怒了朝廷，这正是朝廷迟迟不任命您的缘故。”于是，刘稹对薛茂卿不加赏赐。薛茂卿十分怨恨，秘密地和王宰通谋，十二月，丁已（初三），王宰率兵进攻天井关，薛茂卿假装交战一会儿，就率兵退走，王宰于是攻克天井关，进行防守。天井关东西两翼的昭义营寨得知薛茂卿失守，也都退走。于是，王宰出兵焚掠大小箕村。薛茂卿退回泽州，密派侦探召王宰进攻泽州，表示愿做内应。王宰猜疑有诈，不敢出兵，按约定的日期没有到达。薛茂卿捶胸顿足，无可奈何。刘稹得知后，把薛茂卿诱骗到潞州，连同他的宗族，全部杀死。然后，命兵马使刘公直代替薛茂卿；命安全庆防守乌岭，李佐尧防守雕黄岭，郭僚防守石会关，康良守武乡县。郭僚是郭谊的侄子。

戊辰，王宰进攻泽州，与刘公直战，不利，公直乘胜复天井关。甲戌，宰进击公直，大破之；遂围陵川，克之。河东奏克石会关。

戊辰（十四日），王宰率军进攻泽州，与刘公直交战失利，刘公直乘胜收复天井关。甲戌（二十日），王宰率军进击刘公直，大败刘公直的军队。于是，进兵围攻陵川县城，随即攻克。这时，河东奏报攻克石会关。

州刺史李恬，石之从兄也。石至太原，刘稹遣军将贾郡诣石，以恬书与石云："稹愿举族归命相公，奉从谏丧归葬东都。"石囚群，以其书闻。李德裕上言："今官军四合，捷书日至，贼势穷蹙，故伪输诚款，冀以缓师，稍得自完，复来侵轶。望诏石答恬书云：'前书未敢闻奏。若郎君诚能悔过，举族面缚，待罪境上，则石当亲往受降，护送归阙。若虚为诚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则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诏诸道，乘其上下离心，速进兵攻讨，不过旬朔，必内自生变。"上从之，右拾遗崔碣上疏请受其降，上怒，贬碣邓城令。

昭义州刺史李恬，是河东节度使李石的堂兄。李石抵达太原后，刘稹派遣军将贾群携带李恬的书信去见李石，信中说："刘稹愿率全族人归降您，同时，护送刘从谏的灵柩回东都洛阳埋葬。"李石把贾群拘禁起来，将李恬的书信上奏朝廷。李德裕上言说："现在，官军四面围攻昭义，捷报频传，贼军内外交困，所以伪装投降，企图暂缓官军的讨伐，得以喘息休整，然后再来侵扰。因此，希望陛下下诏，命李石写信答复李恬说：'前此来信未敢向朝廷奏报。如果刘稹真心悔过自新，那么，就应把自己和全族亲戚的双手反绑，到边境上待罪投降。这样，我就会亲自前往接受他的归降，然后派人把他护送到京城。如果刘稹伪装投降，企图借此机会暂缓官军的进攻，进而再让朝廷为他洗冤雪耻，那么，我就肯定不敢用我宗族一百多人的性命为您替刘稹作保。'陛下同时给前线各个藩镇下诏，命他们乘刘稹上下离心离德的机会，迅速进兵攻讨。这样，不出一个月，刘稹的内部肯定会发生变乱。"武宗同意。右拾遗崔碣上疏，请求接受刘稹的归降。武宗大怒，贬崔碣为邓城令。

[37]初，刘沔破回鹘，留兵三千戍横水栅；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诏河东以兵二千赴之。时河东无兵，守仓库者及工匠皆出从军，李石召横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将杨弁将之诣逢，壬

午，戍卒至太原。先是，军士出征，人给绢二匹。刘沔之去，竭府库自随，石初至，军用乏，以己绢益之，人才得一匹。时已岁尽，军士求过正旦而行，监军吕义忠累牒趣之。杨弁因众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虚，遂作乱。

[37]当初，河东节度使刘沔击败回鹘乌介可汗后，留下三千兵马防戍横水栅。这时，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率军讨伐刘稹，驻屯在榆社县，上奏乞请增援。朝廷诏命河东出兵二千人赴援。河东的兵马都已调往前线，无兵可发。于是，守仓库的差役和工匠都被征发从军，仍然不够，新任河东节度使李石下令调横水栅的戍卒一千五百人，命都将杨弁率领前往榆社。壬午（二十八日），戍卒到达太原。此前，凡军士出征，每人赏赐丝绢二匹。刘沔从河东离任时，把仓库的储备几乎全部随身带走。因而，李石刚刚上任时，军需物资十分困乏，李石便把自己家中的丝绢拿出来添补，这样，每个士卒也才得到一匹。这时，又正值年终，士卒请求过了初一上路，监军吕义忠却多次催促。杨弁乘士卒怨怒，又得知太原城中空虚，于是发动兵变。

四年（甲子、844）

四年（甲子，公元844年）

[1]春，正月，乙酉朔，杨弁帅其众剽黥城市，杀都头梁季叶，李石奔汾州。弁据军府，释贾群之囚，使其侄与之俱诣刘稹，约为兄弟。稹大喜。石会关守将杨珍闻太原乱，复以关降于稹。

[1]春季，正月，乙酉朔（初一），杨弁率士卒剽掠太原集市。杀死都头梁季叶，李石逃奔汾州。杨弁占据河东节度使府衙门，释放昭义的使者贾群，派自己的侄子和贾群一起前往昭义去见刘稹，和刘稹结拜为兄弟，刘稹大喜。石会关守将杨珍得知太原发生兵乱，又以石会关投降刘稹。

戊子，吕义忠遣使言状，朝议喧然。或言两地皆应罢兵，王宰又上言："游弈将得刘稹表，臣近遣人至泽潞，贼有意归附。若许招纳，乞降诏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贼中，曾不闻奏，观宰意似欲擅招抚之功。昔韩信破田荣，李靖擒颉利，皆因其请降，潜兵掩袭。止可令王宰失信，岂得损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实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扰，失此事机。望即遣供奉官至行营，督其进兵，掩其无备，必须刘稹与诸将皆举族面缚，方可受纳。兼遣供奉官至晋绛行

营，密谕石雄以王宰若纳刘稹，则雄无功可纪。雄于垂成之际，须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为相府与宰书，言：“昔王承宗虽逆命，犹遣弟承恭奉表诣张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宪宗犹未之许。今刘稹不诣尚书面缚，又不遣血属祈哀，置章表于衢路之间，游弈将不即毁除，实恐非是。况稹与杨弁通奸，逆状如此，而将帅大臣容受其诈，是私惠归于臣下，不赦在于朝廷，事体之间，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缚而来，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从来忠顺，止是贫虚，赏犒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为事！必不可姑息宽纵。且用兵未罢，深虑所在动心。顷张延赏为张所逐。逃奔汉州，还入成都。望诏李石、义忠还赴太原行营，召旁近之兵讨除乱者。”上皆从之。

戊子（初四），河东监军吕义忠派遣使者向朝廷奏报杨弁兵乱的情况，百官议论哗然。有人认为朝廷对昭义和河东两地都应罢兵休战。这时，王宰又上言说：“前不久，我部下的游弈将收到刘稹送来的上表；近日，我又派人到昭义的泽州，发现贼军确实有诚意归降。如果朝廷许可我招降贼军。请求下达诏书！”李德裕上言说：“王宰擅自接收刘稹的表章，又派人到贼军中去，却从不向朝廷奏报。我看他的用意似乎是想独占招降刘稹的功劳。过去，韩信击败田横，李靖擒获突厥颉利可汗，都是乘他们请求投降的时候，秘密地出兵袭击，而大获全胜的。所以，现在只能让王宰对刘稹失信，而不能损害朝廷的威严。自从讨伐昭义以来，官军建立奇功，一举平定贼军的机遇，正是在今天。所以，绝不可由于杨弁在太原的小小骚扰丧此良机。希望陛下立即派遣供奉官到前线行营，乘贼军没有防备的机会，督促各个藩镇急速进兵攻讨。只有刘稹和他的部将与同族的亲戚一起把双手反绑前来投降，才可接受。同时，再派一名供奉官到晋绛行营，秘密地转告石雄，如果王宰招降刘稹成功，那么，石雄就无功可言。石雄现在正处于垂手可破昭义的时候，肯定会自动进兵，建立奇功，而不会放弃目前的机遇。”李德裕又为政事堂起草一封给王宰的书信，说：“过去，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虽然叛乱抗拒朝廷，还派自己的弟弟王承恭向宰相张弘靖祈请哀怜，请求朝廷赦免，后又把儿子王知感、王知信遣送京城，作为人质，宪宗仍然不许。现在，刘稹既不把自己反绑起来向你请降，又不派遣亲属到京城作人质，请求朝廷哀怜，而在野外的道路上向游弈将递交请降的章表。游弈将接到后不及时焚毁，反而向

上奏报，恐怕很不妥当。况且刘稹和杨弁勾结为奸，反叛朝廷如此严重，你作为朝廷的将帅大臣，竟然接受他的欺诈。这样做，就是把个人的恩惠归于臣下，而不予赦免的名声归于朝廷，从国家大局出发，恐怕不妥。从今以后，如果刘镇再有请降的章表，应当命接收的将吏当即焚毁。只有刘稹把自己反绑着前来投降，才能接受。”李德裕又上言说：“太原的人心从来就忠于朝廷，只是由于一时贫乏，对士卒犒赏不足，才导致兵乱。况且一千五百人怎么能闹事成功！，因此，决不可对杨弁姑息放纵。而且，现在朝廷正用兵讨伐昭义，如果姑息族纵杨弁，恐怕又有人会效法作乱。过去，西川节度使张延赏被部将张驱逐，逃奔汉州，后来又攻入成都，杀张。所以，希望陛下下诏，命李石和吕义忠返回太原行营，召集驻屯在附近的兵马讨除杨弁。”武宗都予以采纳。

是时，李石已至晋州，诏复还太原。辛卯，诏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骑、宣武兖海步兵三千讨杨弁；又诏王元逵以步骑五千自土门入，应接逢军。忻州刺史李丕奏：“杨弁遣人来为游说，臣已斩之，兼断其北出之路，发兵讨之。”

这时，李石已到达晋州，武宗诏命他返回太原。辛卯（初七），武宗下诏，命王逢将河东兵全部留守榆社县，率易定的一千骑兵、宣武和兖海的三千步兵讨伐杨弁；又命王元逵率五千步兵和骑兵从土门进发，接应王逢。忻州刺史李丕上奏说：“杨弁派人前来游说，我已把他斩首，并切断杨弁往北方的出路，同时发兵南下讨伐杨弁。”

辛丑，上与宰相议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为乱者止千余人，诸州镇必无应者。计不日诛翦，惟应速诏王逢进军，至城下必自有变。”上曰：“仲武见镇、魏讨泽潞有功，必有慕羡之心，使之讨太原何如？”德裕对曰：“镇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讨回鹘，与太原争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

辛丑（十七日），唐武宗和宰相商议太原杨弁作乱的事，李德裕说：“现在，太原兵都在前线讨伐昭义，作乱者仅一千多人，各州镇肯定无人响应，估计不出几天就可诛除。只要下诏命王逢迅速进兵，到太原城下，杨弁的内部就会发生变乱。”武宗说：“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眼看成德、魏博讨伐昭义有功，必定十分羡慕，如果让他出兵讨伐杨弁怎样？”李德裕回答说：“成德出兵太原，距离最近，也最方便。张

仲武去年讨伐回鹘时，和前河东节度使刘沔争功，恐怕他出兵不加约束士卒，使百姓受害。”武宗于是作罢。

上遣中使马元实至太原，晓谕乱兵，且觇其强弱。杨弁与之酣饮三日，且赂之。戊申，元实自太原还，上遣诣宰相议之，元实于众中大言：“相公须早与之节！”李德裕曰：“何故？”元实曰：“自牙门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无兵，故发横水兵赴榆社。库中之甲尽在行营，弁何能遽致如此之众乎？”元实曰：“太原人劲悍，皆可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须有货财，李相止以欠军士绢一匹，无从可得，故致此乱，弁何从得之？”元实辞屈。德裕曰：“从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须杀此贼！”因奏称：“杨弁微贼，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河东兵戍榆社者闻朝廷令客军取太原，恐妻孥为所屠灭，乃拥监军吕义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杨弁，尽诛乱卒。

武宗派遣宦官马元实出使太原，向乱兵讲明利害得失，规劝他们归顺朝廷，同时窥测杨弁的兵力强弱。杨弁盛宴接待马元实，二人醉饮了三天。杨弁又向马元实行贿。戊申（二十四日），马元实从太原返回京城，武宗命马元实与宰相一起商议太原的情况，马元实在众人中夸大其辞地说：“你们应当早日任命杨弁为节度使！”李德裕说：“为什么呢？”马元实说：“从河东节度使衙门到柳子列之间十五里内，遍地都是光明甲。这么强盛的兵力，怎么能讨伐平定呢？”李德裕说：“李石正是由于太原无兵可发，才命横水栅的戍兵赴榆社增援，库房中的兵器都已带到前线行营，杨弁怎么能骤然有这么多的兵士和兵器！”马元实说：“太原人性情剽悍，都可当兵。这些兵士都是杨弁召募的。”李德裕说：“招募兵士必须要有财物，李石正是由于欠兵一匹丝绢无处可得，才导致兵乱。杨弁又从哪里得到财物呢？”马元实被问得无言可答。李德裕说：“即使杨弁有十五里光明甲，也必须诛杀这个叛贼！”于是，上奏说：“杨弁小贼，决不可宽恕。如果朝廷顾虑昭义和太原两处用兵，财力不支，那么，宁愿赦免刘稹。”这时，在榆社县屯戍的河东兵听说朝廷命其它藩镇的兵马进攻太原，恐怕自己的妻子儿女被他们所屠杀，于是，簇拥着监军吕义忠，自动出兵攻取太原。壬子（二十八日），河东兵攻克太原，活捉杨弁，把乱卒全部诛杀。

[2]二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2]二月，甲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3]乙卯，吕义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于上曰："王宰久应取泽州，今已迁延两月。盖宰与石雄素不相叶，今得泽州，距上党犹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党才百五十里。宰恐攻泽州缀昭义大军，而雄得乘虚入上党独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实，其父智兴爱而子之，晏实今为磁州刺史，为刘稹所质。宰之顾望不敢进，或为此也。"上命德裕草诏赐宰，督其进兵。且曰："朕顾兹小寇，终不贷刑。亦知晏实是卿爱弟，将申大义，在抑私怀。"

[3]乙卯（初二），吕义忠奏报攻克太原。丙辰（初三），李德裕对唐武宗说："王宰早就应当攻取昭义的泽州，至今已拖延两个月了。原因是他和石雄向来不和，如果他攻取了泽州，距离昭义的治所上党还有二百里，而石雄现在屯驻的地方距离上党只有一百五十里。王宰恐怕攻取泽州后牵制昭义的大军，石雄得以乘虚攻入上党独有战功。另外，王宰有一个儿子名叫王晏实，王宰的父亲王智兴喜爱晏实，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对待。晏实现在担任昭义磁州刺史，被刘稹扣押作为人质。王宰观望迟迟不敢进兵，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武宗命李德裕起草给王宰的诏令，督促他进兵。诏令说："朕对于刘稹这个小贼，决不宽恕。但也知道晏实是你的爱子，希望你从大义出发，暂且抑制自己的私情。"

[4]丁巳，以李石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节度使崔元式为河东节度使，石雄为河中节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

[4]丁巳（初四），唐武宗任命李石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任命河中节度使崔元式为河东节度使，石雄为河中节度使。崔元式是崔元略的弟弟。

[5]己未，石雄拔良马等三寨一堡。

[5]己未（初六），石雄攻拔昭义的良马等三个营寨，一个城堡。

[6]辛酉，太原献杨弁及其党五十四人，皆斩于狗脊岭。

[6]辛酉（初八），太原把杨弁和他的党羽五十四人押送到京城，奉献朝廷，全部被斩首于京城东市的狗脊岭。

[7]壬申，李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发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师；遣客军讨太原，而戍兵先取杨弁。今王宰久不

进军，请徙刘沔镇河阳，仍令以义成精兵二千直抵万善，处宰肘腋之下。若宰识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进军，沔以重兵在南，声势亦壮。”上曰：“善！”戊寅，以义成节度使刘沔为河阳节度使。

[7]壬申（十九日），李德裕对唐武宗说：“有些事只有给予必要的刺激才能成功，例如：陛下命王宰取道魏博攻打昭义的磁州，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担忧内部发生变故，慌忙出兵讨伐昭义；陛下命讨伐昭义的各个藩镇出兵诛讨河东杨弁的乱兵，结果河东驻屯榆社的戍兵恐怕妻子儿女遭受蹂躏，自动出兵平定了杨弁的叛乱。现在，王宰拖延很久而不进兵，请调义成节度使刘沔为河阳节度使，令他率义成精兵二千人直达万善，和王宰邻近相处。如果王宰理解朝廷的意图，必定不敢再观望不前；如果他随即出兵，刘沔率精兵在南面，也可为他声援。”武宗说：“好！”戊寅（二十五日），任命刘沔为河阳节度使。

[8]王逢击昭义将康良，败之。良弃石会关，退屯鼓腰岭。

[8]王逢出兵打败昭义将康良。康良丢弃石会关，退兵屯守腰鼓岭。

[9]黠戛斯遣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入贡，言欲徙居回鹘牙帐，请发兵之期，集会之地。上赐诏，谕以“今秋可汗击回鹘、黑车子之时，当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镇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册命，并依回鹘故事。”

[9]黠戛斯可汗派遣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人来京城贡献物产，说可汗打算迁居原回鹘国可汗居住的牙帐；同时请示出兵平定回鹘乌介可汗的日期，以及和唐兵会合的地点。武宗下诏给黠戛斯可汗说：“今年秋季，可汗出兵攻击回鹘和黑车子族的时候，朕下令，让幽州、河东、振武、天德四个藩镇出兵屯守于交通要道，拦击回鹘和黑车子族的逃亡人员。然后，按照过去册封回鹘国可汗的惯例，册封您为可汗。”

[10]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乃以给事中刘为巡边使，使之无备器械糗粮及吐蕃守兵众寡。又令天德、振武、河东训卒砺兵，以俟今秋黠夏斯击回鹘，邀其溃败之众南来者，皆委与节度团练使详议以闻。，晏之孙也。

[10]朝廷鉴于回鹘国已灭亡，部落逃散，吐蕃国也发生了内战，商议收复河、湟地区的四个藩镇，总共十八个州的失地。于是，任命给

事中刘为巡边使，让他先准备兵器、干粮，并侦察吐蕃防守兵力的情况。又命天德、振武、河东三个藩镇训练士卒，修造兵器，等待今年秋季黠戛斯攻击回鹘残余时，拦击回鹘向南逃亡的残兵败将。上述部署，都委托刘和各个藩镇的节度使、团练使详细商议安排，然后向朝廷报告。刘是刘晏的孙子。

[11]以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

[11]唐武宗任命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

[12]吐蕃论恐热之将岌藏丰赞恶恐热残忍，降于尚婢婢。恐热发兵击婢婢于鄯州，婢婢分兵为五道拒之。恐热退保东谷，婢婢为木栅围之，绝其水原。恐热将百余骑突围走保薄寒山，余众皆降于婢婢。

[12]吐蕃国论恐热的部将岌藏丰赞厌恶论恐热残忍无道，投降鄯州节度使尚婢婢。论恐热出兵前往鄯州攻击尚婢婢，尚婢婢将军队分成五支兵马，拒抗论恐热。论恐热退兵屯守河州的东谷。尚婢婢命将士伐木修筑栅栏，围困论恐热；同时，切断论恐热的水源。于是，论恐热率一百多名骑兵突围逃跑，屯守薄寒山，其余将士都投降了尚婢婢。

[13]夏，四月，王宰进攻泽州。

[13]夏季，四月，王宰出兵进攻昭义的泽州。

[14]上好神仙，道士赵归真得幸，谏官屡以为言。丙子，李德裕亦谏曰："归真，敬宗朝罪人，不宜亲近！"上曰："朕宫中无事时与之谈道涤烦耳。至于政事，朕必问卿等与次对官，虽百归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见势利所在，则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烛。闻旬日以来，归真之门，车马辐凑。愿陛下深戒之！"

[14]唐武宗喜好道教的神仙，于是，道士赵归真等人得到宠爱。谏官多次上言劝阻武宗。丙子（二十三日），李德裕劝阻武宗说："赵归真是敬宗朝的罪人，这种人不应当亲近！"武宗说："朕只不过是在宫中没事的时候和他谈论道教，以便解除烦闷罢了。至于朝政大事，朕肯定要和你以及其他宰相、次对官商议，即使有一百个赵归真，也不可能迷惑我。"李德裕说："小人唯利是图，看到有利的地方，就拼命钻营，就象黑夜中的飞蛾扑向烛火一样。听说近十多天以来，赵归真的门口，车马拥挤，不少人看他得陛下的宠爱，争相去和他交结。希望陛下深加戒备。"

[15]戊寅，以左仆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起以文臣未尝执政，直除使相，前无此比，固辞；上曰："宰相无内外之异，朕有阙失，卿飞表以闻！"

[15]戊寅（二十五日），唐武宗任命左仆射王起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鉴于自己是文官，并未曾担任宰相，现在，直接被任命为使相，以前还没有这种先例，因此，一再推辞。武宗说："作为宰相，无论是在朝廷执政，还是出任藩镇节度使，都没有什么不同。今后，如果朕有缺点失误，你就送紧急的奏表指出。"

[16]李德裕以州县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减。六月，仲郢奏减一千二百一十四员。仲郢，公绰之子也。

[16]宰相李德裕鉴于州县的僚佐官员太多，奏请命吏部郎中柳仲郢裁减。六月，柳仲郢奏报减少州县僚佐官员一千二百一十四人。柳仲郢是柳公绰的儿子。

[17]宦官有发仇士良宿恶，于其家得兵仗数千。诏削其官爵，籍没家赀。

[17]宦官中有人揭发仇士良过去的罪恶，朝廷派人在仇士良家中检查，发现几千件兵器。于是，武宗下诏，削除仇士良的官爵，没收所有家产。

[18]秋，七月，辛卯，上与李德裕议以王逢将兵屯翼城，上曰："闻逢用法太严，有诸？"对曰："臣亦尝以此诘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严，其谁肯进！'"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刘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怀光未平，京师蝗旱，米斗千钱，太仓米供天子及六宫无数旬之储。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马钦绪询之。左散骑常侍李取桐叶破，以授钦绪献之。德宗召问其故，对曰：'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如此叶不可复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怀光，遂用为相，独任数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18]秋季，七月，辛卯（初十），唐武宗和李德裕商议命王逢率兵屯守翼城县，武宗说："听说王逢在军中用法太严，有没有这回事？"李德裕回答说："我曾经当面问过王逢，他说：'军队打仗前有刀枪，军法不严，士卒谁肯冒死前进！'"武宗说："这样说也有道理，不过，你要再召见他，告诫不要太严了。"李德裕借机说，对刘稹千万不可赦免。武宗说："当然。"李德裕说："过去，李怀光叛乱尚未平定的时

候，京城一带发生蝗灾和旱灾，一斗米涨价到一千钱，国家太仓的米不够供给天子和六宫几十天。德宗召集百官，让他们讨论讨伐李怀光还能不继续进行，随后，派宦官马钦绪去询问讨论的结果。左散骑常侍李拿一片桐树叶子，用手掐破，送给马钦绪，让他转献德宗。德宗召见李，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李回答说：‘陛下和李怀光的君臣关系，就象这片树叶一样，不可能再重新复合了！’于是，德宗平定李怀光的决心大大坚定。平定李怀光以后，就任命李为宰相，让他主持朝政好几年。”武宗说：“李也确实是一个奇才！”

[19]上闻扬州倡女善为酒令，敕淮南监军选十七人献之。监军请节度使杜同选，且欲更择良家美女，教而献之。曰：“监军自受敕，不敢预闻！”监军再三请之，不从。监军怒，具表其状，上览表默然。左右请并敕节度使同选，上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监军勿复选。甲辰，以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及中谢，上劳之曰：“卿不从监军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19]唐武宗听说扬州的歌女擅长酒令，命淮南监军挑选十七人奉献宫中。监军请求节度使杜一同挑选，同时打算再挑几个良家美女，教会酒令后一并奉献给武宗。杜说：“你个人接受皇上敕令，我不敢参预这件事！”监军再三请求，杜仍然不同意。监军大怒，把杜的情况上奏武宗，武宗看后沉默不语。左右侍从请求武宗下敕，命杜和监军一起挑选，武宗说：“敕令藩镇挑选歌女入宫，难道是圣明的天子应该做的事吗！杜不曲从监军的意见，很符合大臣的身份，真正具有宰相才能。朕感到非常惭愧！”随即敕令监军停止挑选歌女。甲辰（十三日），任命杜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杜向武宗感谢任命时，武宗安慰他说：“你不曲从监军的请求，朕知道你有爱护朕的心意。现在，任命你为宰相，朕如同得到一个魏徵！”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八卷

唐纪六十四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下会昌四年（甲子、844）

唐纪六十四唐武宗会昌四年（甲子，公元844年）

[1]闰月，壬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1]闰七月，壬戌（初十），唐武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挂同平章事衔，出任淮南节度使。

[2]李德裕奏："镇州奏事官高迪密陈意见二事：其一，以为'贼中好为偷兵术，潜抽诸处兵聚于一处，官军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经一两月，又偷兵诣他处。官军须知此情，自非来攻城栅，慎勿与战。彼淹留不过三日，须散归旧屯，如此数四空归，自然丧气。官军密遣谍者高其抽兵之处，乘虚袭之，无不捷矣。'其二，'镇、魏屯兵虽多，终不能分贼势。何则？下营不离故处，每三两月一深入，烧掠而去。贼但固守城栅，城外百姓，贼亦不惜。宜令进营据其要害，以渐逼之。若止如今日。贼中殊不以为惧。'望诏诸将各使知之！"

[2]宰相李德裕上奏唐武宗："镇州派遣来朝廷的奏事官高迪，秘密地向朝廷陈述两条意见：第一，'泽潞叛贼喜好用偷兵术对付官军，他们暗中抽调诸处兵马，聚集于一处，官军往往就其聚兵之处攻击追逐，以致大都失利；经过一两个月之后，叛贼又偷偷地移兵聚于他处。官军必须知道这些情况，如果不是贼众主动来攻掠城堡栅寨，就应谨慎，按兵不动，不与贼军接战。贼军在聚屯处停留不会超过三天，就会分散回归其旧屯居地，这样往返到多次，不战而空归，自然要影响军心，士兵垂头丧气。官军则可秘密地派遣间谍，探知贼军调出兵马的地方，乘虚袭击，则没有不取胜告捷的。'第二，'朝廷派遣的藩镇军队如镇州、魏州兵虽然屯驻很多，但最终不能分叛贼的军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镇、魏诸藩军队扎营没有远离他们原先的驻扎地。每三两个月才派军深入敌境一次，而仅仅是大肆烧杀掠夺一番就匆匆离去。叛贼只要固守其城栅寨，军队就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而对于城外百姓，叛贼当然不加顾惜。朝廷应该命令镇、魏诸藩镇军队深入进兵占据要害之处扎营，逐渐进逼叛贼老巢。如果仅仅只是像今

天的作法，叛贼当然不会感到畏惧。'希望皇上将高迪的两条意见用诏书颁布各路讨贼将领，务使周知！”

刘稹腹心将高文端降，言贼中乏食，令妇人穗舂之以给军。德裕访文端破贼之策，文端以为：“官军今直攻泽州，恐多杀士卒，城未易得。泽州兵约万五千人，贼常分兵太半，潜伏山谷，伺官军攻城疲弊，则四集救之，官军必失利。今请令陈许军过乾河立寨，自寨城连延筑为夹城，环绕泽州，日遣大军布陈于外以捍救兵。贼见围城将合，必出大战；待其败北，然后乘势可取。”德裕奏请诏示王宰。

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向官军投降，说叛贼军营中缺乏粮食，以致于命令妇女们用手搓麦穗，再将麦粒舂碎，供军队食用。李德裕又访问高文端，求破贼的计策，高文端认为：“官军如果现在就直接进攻泽州，恐怕造成士卒大量伤亡，而未可轻易攻破城池。泽州叛军约有兵一万五千人，叛贼经常分出一大半兵力，暗中埋伏于山谷之间，刺探得官军攻城未克，疲惫不堪之时，伏兵便从四周集合，回救城下，官军为此必遭失利。如果朝廷今天能命令陈许的军队渡过乾河扎下营寨，自寨城连延到泽州，环绕泽州筑起两边立栅、中间留有通道的夹城，每天派遣大军于夹城外布阵，以抵御救兵，叛贼看到环绕泽州的夹城行将合围，必定要出城拼死决战；官军可待击败出城的贼军后，乘势将泽州城攻破。”李德裕上奏唐武宗，请求将高文端的建议诏告前线将领王宰。

文端又言：“固镇寨四崖悬绝，势不可攻。然寨中无水，皆饮涧水，在寨东约一里许。宜令王逢进兵逼之，绝其水道，不过三日，贼必弃寨遁去，官军即可追蹑。前十五里至青龙寨，亦四崖悬绝，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东十五里则沁州城。”德裕奏请诏示王逢。

高文端又说：“叛贼所据的固镇寨四面崖悬绝壁，其形势险要，不可攻取。然而寨中没有水，军士都饮用涧水，这股涧水在固镇寨以东约一里路外。应该命令王逢率官军进逼，断绝固镇寨贼军的水道，这样不过三天，贼军必定放弃固镇寨而逃走，官军即可跟踪追击。固镇寨前面十五里外可到青龙寨，也处于四崖悬绝的山上，水也在寨外，可以依照同样的方法攻取。青龙寨以东十五里就是沁州城。”李德裕又奏请唐武宗将此策用诏书告示王逢。

文端又言："都头王钊将万兵戍州，刘稹既族薛茂卿，又诛邢救援兵马使谈朝义兄弟三人，钊自是疑惧；稹遣使召之，钊不肯入，士卒皆哗噪，钊必不为稹用。但钊及士卒家属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为官军所杀，招之必不肯来。惟有谕意于钊，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许除别道节度使，仍厚有赐与，庶几肯从。"德裕奏请诏何弘敬潜遣人谕以此意。

高文端又建议说："叛军都头王钊率领士兵万人戍守州，贼首刘稹既已将薛茂卿灭族，又诛杀邢救援兵马使谈朝义兄弟三人，王钊于是深感疑惧。刘稹派遣使者召王钊，王钊不肯入潞州城，士卒们也都喧哗噪骂，可知王钊必定不会为刘稹所用。但王钊及所部士卒家属都在潞州，另外，士卒们恐怕自己投降后会被官军所杀，所以招谕他们，他们肯定不敢前来。只有向王钊宣示上谕，使他引所部兵马入潞州攻取刘稹，事成之日，许诺任命他为别道节度使，并给予丰厚的赏赐，或许王钊肯听从。"李德裕再奏告唐武宗，并请武宗诏告何弘敬，让何弘敬暗中派人向王钊告喻皇上的旨意。

刘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协、宅内兵马使李士贵用事，专聚货财，府库充溢，而将士有功无赏，由是人心离怨。刘从谏妻裴氏，冕之支孙也，忧稹将败，其弟问，典兵在山东，欲召之使掌军政。士贵恐问至夺己权，且泄其奸状，乃曰："山东之事仰成于五舅，若召之，是无三州也。"乃止。

刘稹年轻性情懦弱，其部将押牙王协、宅内兵马使李士贵居中用事掌权，二人专事聚敛财货，使府库财货充斥溢满，而部下将士却有功而得不到赏赐，于是人心离散怨恨。刘从谏的妻子裴氏，是前宰相裴冕的旁支孙女，忧虑刘稹将遭败亡，她的弟弟裴问，率领军队在太行山以东戍守，裴氏想召裴问回来掌握昭义镇的军政。李士贵担心裴问到来后收夺自己的权柄，且使自己的奸状暴露，于是向刘稹进言说："太行山以东的军政大事全仰仗于五舅裴问，如果将裴问召回，邢、、磁三州之地将无法控制。"由于李士贵从中作梗，所以召裴问回镇之事不再提了。

王协荐王钊为州都知兵马使；钊得众心，而多不遵使府约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贰心。稹召之，钊辞以"到州未立少功，实所惭恨，乞留数月，然后诣府。"许之。

昭义军府押牙王协推荐王钊为州都知兵马使；王钊很得部众的心，而其部众大都不尊从节度使府的约束，王钊的同僚将领高元武、安玉声言王钊有二心。刘稹召王钊，王钊推辞说：“到州来没有立下多少功劳，实在是惭愧自恨，乞求再留任州几个月，然后再回节度使府效劳。”刘稹也只好准许。

王协请税商人，每州遣军将一人主之，名为税商，实籍编户家赀，至于什器无所遗，皆估为绢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财及糗粮输之，不能充，皆汹汹不安。

王协又请刘稹向商人收税，每州派遣军将一人主持收税事宜，名义上说是收税，实际上却是把所有百姓的财产都登记造册，以致于连家庭日用器具也一扫无遗，这些器具全用来估价折算成绢匹，按其价值十分收取其二，并动不动就将其价估高，多收税钱。百姓虽然竭尽浮财以及存粮交纳给军府，也无法充实军府的税收，以致群情激愤，上下不安。

军将刘溪尤贪残，刘从谏弃不用；溪厚赂王协，协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问所将兵号“夜飞”，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军士诉于问，问为之请，溪不许，以不逊语答之。问怒，密与麾下谋杀溪归国，并告刺史崔嘏，嘏从之。丙子，嘏、问闭城，斩城中大将四人，请降于王元逵。时高元武在党山，闻之，亦降。

昭义军将刘溪尤其贪暴残忍，以前刘从谏对他弃而不用。刘溪用丰厚的财物贿赂王协，王协见邢者富商最多，任命刘溪为邢州主税官。当时裴问所率领的兵将号称“夜飞”，大多是富商子弟，刘溪到邢州主税，将他们的父兄全部拘捕；夜飞军士向裴问申诉，裴问为他们向刘溪求情，并请求释放士兵家属，刘溪不许，竟用极不礼貌的语言回答裴问。裴问勃然大怒，秘密与麾下谋划杀刘溪，归降朝廷，并告知邢州刺史崔嘏，崔嘏表示赞同。丙子（二十五日），崔嘏、裴问将邢州城关闭，斩城中四员大将，向成德节度使王元逵请降，当时高元武在党山，闻知此讯，也向官军投降。

先是使府赐州军士布，人一端，寻有帖以折冬赐。会税商军将至州，王钊因人不安，谓军士曰：“留后年少，政非己出。今仓库充实，足支十年，岂可不少散之以慰劳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开仓库，给士卒人绢一匹，谷十二石，士卒大喜。钊遂闭城请降于何弘

敬。安玉在磁州，闻二州降，亦降于弘敬。尧山都知兵马使魏元谈等降于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杀之。

先前昭义节度使府曾赐给州军士布匹，每人得一端，不久使府又下帖文，要以这一端布折充为冬赐。恰值使府派遣的税商军将来到州，致使人心不安，王钊趁机向军士鼓动说："留后刘稹年少，军政命令并非由刘稹所出。今军府仓库充实，足可支付十年的用度，岂可以不稍微散出一些财物，用以慰劳辛苦备至的士兵！节度使府的使帖我们不能从命。"于是擅自打开仓库，分给士卒每人绢一匹，谷十二石，士卒皆大为欢喜。王钊趁势关闭州城门，请降于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安玉在滋州，闻知邢州、州都已投降，也以磁州请降于何弘敬。尧山都知兵马使魏元谈等也降于成德节度使王元逵，王元逵对魏元谈等人据守尧山久攻不克，于是，将他们全都杀掉。

八月，辛卯，镇、魏奏邢、、磁三州降，宰相入贺。李德裕曰："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降，则上党不日有变矣。"上曰："郭谊必枭刘稹以自赎。"德裕曰："诚如圣料。"上曰："于今所宜先处者何事？"德裕请以卢弘止为三州留后，曰"万一镇、魏请占三州，朝廷难于可否。"上从之。诏山南东道兼昭义节度使卢钧乘驿赴镇。

八月，辛卯（十一日），镇州、魏州藩镇使府向朝廷上奏，称邢、、磁三州皆已投降，宰相们入朝向唐武宗庆贺。李德裕对唐武宗说："昭义镇的根本尽在太行山以东，邢、、磁三州归降朝廷后，上党肯定在不久之内会有变故。"唐武宗说："郭谊必定会斩下刘稹的首级，挂在竹杆上，归降朝廷以赎自己的罪。"李德裕回答说："实际情况必定会如皇上所预料的那样。"唐武宗说："那么，现在首先应该处理什么事呢？"李德裕请求以卢弘止为邢、、磁三州留后，说："万一镇、魏藩镇请求占有三州，朝廷将难于表态。"唐武宗同意了李德裕的请求。颁下诏书任命山南东道兼昭义节度使卢钧乘驿马赶赴镇治。

潞人闻三州降，大惧。郭谊、王协谋杀刘稹以自赎；稹再从兄中军使匡周兼押牙，谊患之，言于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诸将皆莫敢言事，恐为十三郎所疑而获罪，以此失山东。今诚得十三郎不入，则诸将始敢尽言，采于众人，必获长策。"稹召匡周谕之，使称疾不如。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诸将不敢有异图；我出院，家必灭矣！"稹固请之，匡周不得已，弹指而出。

潞州人听说邢、、磁三州降唐，大为恐惧。郭谊、王协密谋杀刘稹以向朝廷赎罪；刘稹的远房堂兄中军使刘匡周兼任押牙，郭谊对他有顾虑，于是对刘稹说：“由于十三郎刘匡周在牙院，诸位将领都不敢说话言事，恐怕为十三郎猜疑而获罪，正因如此，我们才失去了太行山以东三个州。今天如果使十三郎不入牙院，诸位将领才敢于尽其所言，您如果听计于众人，必定能获得万全长策。”刘稹听后召刘匡周晓以道理，让刘匡周宣称有疾病而不入牙院。刘匡周勃然大怒说：“正由于我在牙院中，诸将领才不敢有异图；我若出牙院，刘家必遭破天！”刘稹还是坚持要刘匡周出牙院，刘匡周不得已，又气又恨，只得即刻走出了牙院。

谊令稹所亲董可武说稹曰：“山东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谁敢相保！留后今俗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万人，且当闭门坚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后不若束身归朝，如张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谊为留后，俟得节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归之东都，不亦善乎？”稹曰：“谊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与之重誓，必不负也。”乃引谊入。稹与之密约既定，乃白其母，母曰：“归朝诚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谊！汝自图之！”稹乃素服出门，以母命署谊都知兵马使。王协已戒诸将列于外厅，谊拜谢稹已，出见诸将，稹治装于内厅。李士贵闻之，帅后院兵数千攻谊。谊叱之曰：“何不自取赏物，乃欲与李士贵同死乎！”军士乃退，共杀士贵。谊易置将吏，部署军士，一夕俱定。

郭谊又指使刘稹所信任的董可武游说刘稹说：“太行山以东三州的叛变，事由您的五舅裴问发起，现在上党城中人谁敢保护您！您今天想怎么办？”刘稹回答说：“目前上党城中尚有五万人，应当紧闭城门坚守吧！”董可武说：“这不是良策，留后您不如将自己捆绑起来归降朝廷，如文宗时张元益那样，还不失作一个刺史。应暂让郭谊充任留后，待得到旌节的时候，从容不迫地奉太夫人以及家室财产归居东都洛阳，不是也很好吗？”刘稹说：“郭谊怎么肯这么做呢？”董可武说：“我已与郭谊立下重誓，必定不会背负誓约的。”于是引郭谊入见刘稹。刘稹与郭谊密谋降唐事宜，密约既定，然后告诉母亲裴氏，裴氏说：“归降朝廷当然是一件好事，只恨已经太晚。我弟裴问尚不忠于你，又如何能保证郭谊不背负于你呢！请您自己再三考虑吧！”刘稹不

加思索，穿着素服出使府牙门，以母亲裴氏之命任郭谊为都知兵马使。这时王协已经告诫诸将领，于使府外庭站立排列，郭谊拜谢刘稹礼毕后，出使府门接见诸位将领，刘稹则于内厅整理行装。李士贵听说事变，率领后院兵数千人攻击郭谊。郭谊向后院兵大喊说："你们为何不各自求取赏物，而想与李士贵同死吗！"军士听后纷纷后退，共同将李士贵杀死。郭谊改换使府将吏，安插自己的亲信，重新部署军士，一个晚上就全部准备就绪。

明日，使董可武入谒稹曰："请议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惊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门，至北宅，置酒作乐。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须留后自图去就，则朝廷必垂矜闵。"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执其手，崔玄度自后斩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皆杀之。又杀刘从谏父子所厚善者张谷、陈扬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韩茂章、茂实、王渥、贾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侄甥婿无遗。仲京，训之兄；台，行余之子；羽，涯之从孙；茂章、茂实，约之子；渥，之子；痒，之子也。甘露之乱，仲京等亡归从谏，从谏抚养之。凡军中有小嫌者，谊日有所诛，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书，降于王间。首过泽州，刘公直举营恸哭，亦降于宰。

次日，郭谊又指使董可武入室谒见刘稹，说："郭公请您商讨公事。"刘稹说："为何不到此对我讲？"董可武说："恐怕惊动了太夫人。"于是引刘稹步行出使府牙门，来到使府之北的别宅，摆设酒宴作乐痛饮。当喝得痛快之时，董可武对刘稹说："今天的事是想保全您祖父太尉刘悟传下的一家人，但您必须自己决定去留，这样朝廷才会同情和照顾您的家属。"刘稹回答说："如您所说，我心里也这么想！"于是董可武上前抓住刘稹的手，崔玄度自后面将刘稹斩首。接着，收捕刘稹宗族家人，刘匡周以下以至襁褓之中的婴儿全部杀死。又杀死原刘从谏父子所信任善待的张谷、陈扬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韩茂章、韩茂实、王渥、贾庠等总共十二家，并株连他们的子侄、外甥、女婿等，无一人能幸存。李仲京是李训的兄长；郭台为郭行余的儿子；王羽是王涯的族孙；韩茂章、韩茂实兄弟皆为韩约的儿子；王渥是王的儿子；贾庠为贾的儿子。唐文宗时甘露之变，李仲京等人逃亡投奔刘从谏，得到刘从谏的保护和抚养。这时郭谊总揽昭义军政大

权，凡军中对他稍有嫌隙的人，郭谊也将其诛杀，以致每天都要杀人，血流在地上碾成了血泥。大局稳定后，郭谊将刘稹的首级封装在一个盒子里，派遣使者带着表文和书札，向王宰投降。刘稹的首级经过泽州，刘公直及其营垒的将士痛哭失声，也就一同投降王宰。

乙未，宰以状闻。丙申，宰相入贺。李德裕奏："今不须复置邢、、磁留后，但遗卢弘止宣尉三州及成德、魏博两道。"上曰："郭谊宜如何处之？"德裕曰："刘稹呆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谊为之谋主；及势孤力屈，又卖稹以求赏。此而不诛，何以惩恶！宜及诸军在境，并谊等诛之！"上曰："朕意亦以为然。"乃诏石雄将七千人入潞州，以应谣言。杜以馈运不给，谓谊等可赦，上熟视不应。德裕曰："今春泽潞未平，太原复扰，自非圣断坚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议以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与卿合，安能议乎！"罢卢钧山南东道，专为昭义节度使。

乙未（十五日），王宰将情况写成状奏告朝廷。丙申（十六日），宰相们入朝向唐武宗祝贺。李德裕奏言："如今不需要再设置邢、、磁留后，只须派遣卢弘止去宣慰这三者以及成德、魏博两道。"唐武宗问："郭谊应当如何处置呢？"李德裕说："刘稹是个傻小子罢了，其调兵遣将抗拒朝廷命令，都是郭谊为他出主意，作谋主；到刘稹势孤力单不能支持时，郭谊又出卖刘稹以求朝廷的赏赐。对这种人不加以诛除，又如何能说是惩治罪魁祸首。应该趁诸征讨大军压境之时，将郭谊等人一并诛除！"唐武宗说："我也认为这样处置为好。"于是下诏命石雄率领七千人进入潞州，以和先前的谣言相应。杜则以军饷运输困难，不能供给为由，声言郭谊等人可以赦免，唐武宗对其奏议不予理睬。李德裕说："今年春天泽潞未能平定，太原又出现骚扰，如果不是皇上圣明坚决果断，两处贼寇怎么可能平定！朝外议论认为如果是先朝皇上，像郭谊这样情况早就赦免了。"唐武宗说："你不知文宗心里和你意见不合，怎么能议到一处去呢！"于是，罢除卢钧山南东道节度使的职务，让他专任昭义节度使。

戊戌，刘稹传首至京师。诏："昭义五州给复一年，军行所边州县免今年秋税。昭义自刘从谏以来，横增赋敛，悉从蠲免。所籍土团并纵遣归农。诸道将士有功者，等级加赏。"

戊戌（十八日），刘稹的首级被传送至京师长安。唐武宗颁布诏书：“昭义镇所属泽、潞、邢、、磁五州免除赋役一年，为攻打刘稹，官军行军所过的州县也免除今年秋季的税收。昭义镇所辖之境自刘从谏以来，所增加的无理赋税，全部予以免除。抽调平民所组建的土团也全部解散回家务农。诸道征讨刘稹的军队中有功的将士，按等级给予赏赐。”

郭谊既杀刘稹，日望旌节；既久不闻问，乃曰：“必移他镇。”于是阅鞍马，治行装；及闻石雄将至，惧失色。雄至，谊等参贺毕，敕使张仲清曰：“郭都知告身来日当至；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来受之！”乃以河中兵环球场，晚牙，谊等至，唱名引入，凡诸将桀黠拒官军者，悉执送京师。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诏发刘从谏尸，暴于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场斩之。

郭谊既已杀死刘稹，日夜盼望着朝廷赐予留后的旗子和符节；却久没有消息，朝廷对此不闻也不问，为此郭谊自言自语：“必定要移往其它藩镇。”于是开始检阅自己的鞍马，整治自己的行装；待听说石雄将到来，大惊失色。石雄赶到，郭谊等人参贺既毕，显示皇帝诏书的敕者张仲清说：“都知兵马使郭谊的委任状过几天就会到来，其他诸将领的委任状在我这里，晚上牙院参拜时来受命！”于是调河中镇兵马包围场。至晚牙院参拜时，郭谊等人纷纷赶到，张仲清点名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引入场，凡是诸将领狡猾凶狠曾死命抗拒官军者，全都逮捕，囚送京师长安。唐武宗又加何弘敬为同平章事衔。丁未（二十七日），武宗下诏命令掘刘从谏墓，将刘从谏尸首暴露于潞州街市三天；石雄又取刘从谏尸放置于场斩杀并剁成碎块。

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赵国公，德裕固辞。上曰：“恨无官赏卿耳！卿若不应得，朕必不与卿。”

戊申（二十八日），唐武宗加封李德裕为太尉、赵国公，李德裕坚决推辞。唐武宗说：“我只恨没有什么好官赏给你呀！你如果不该得，朕必定不会轻易赏给你的。”

初，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

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阵从而溃。”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上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起初，李德裕认为：“自德宗派遣韩全义讨吴少诚失败以来，官军将帅出征屡遭失败，分析其弊约有三条：第一，皇帝的诏令下达于军队之前，有三四天时间，宰相大多不能预先知道。第二，宦官监军每人都总是以自己的意见来指挥军事，领军将帅反而不能指挥军队的进退。第三，官军都各有宦官为监军使，他们都选择军队中骁勇精壮的士兵数百人组成牙队，而在阵上战斗的士兵，却都是一些怯懦体弱的人；每次战斗，监军使自己掌有指挥进退的信号旗，乘马登高处观察，而以牙队自卫，见军队稍有退却，便立即带着旗帜先逃走，其他军队跟着跑，阵势于是溃散。”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议，相约监军不得干预军政，军队每一千人听任监军选取十人自卫，有战功时监军照例可沾光得到奖赏。两位枢密使都认为有道理，表示同意，于是奏告唐武宗下诏执行。自后抵御回鹘的骚扰以至泽潞镇的罢兵，都是遵守以上制度。在朝廷，如果不是中书门下宰相们向皇帝进言颁布诏书旨意，就不再有其他诏旨自宫禁中通过宦官颁发出来。号令既简明统一，将帅们也就得以施展他们的谋略，所以每战所向无敌，立有战功。

自用兵以来，河北三镇每遣使者至京师，李德裕常面谕之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归语汝使：与其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荣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载义在幽州，为国家尽忠平沧景，及为军中所逐，不失作节度使，后镇太原，位至宰相。杨志诚遣大将遮敕使马求官，及为军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祸福足以观矣。”德裕复以其言白上，上曰：“要当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镇不敢有异志。

自对泽潞用兵以来，河北三大藩镇经常派遣使者到京师长安，李德裕常当面告谕他们说：“河朔藩镇的兵力虽然强大，但不能依恃兵力自立，必须凭藉朝廷委任官爵，凭借威命，才能安定军情。回去告诉你

们的节度使：与其派大将请求宣慰敕使代为邀求官爵，还不如自己奋发忠义，为朝廷立功做事，结好圣明的天子，让皇上知道你们的忠义，而使恩命由朝廷主动直接地赐予，不是更为光荣吗！就以我自己耳闻目睹的来说吧，李载义当年在幽州，为国家尽忠平定沧景的叛乱，后来被幽州镇军队驱逐，朝廷未忘他的功劳，使他仍不失为节度使，后移镇太原，位至于宰相。杨志诚派遣大将，挡住朝廷所派敕使的坐马，邀求官爵，后来被所部军队驱逐，朝廷最后竟不赦免他的罪。这两个人的荣辱福祸足以看得很清楚。”李德裕将这些话告诉唐武宗，唐武宗说：“就是要这样明白地告诫他们”。因此，河北三镇不敢趁朝廷对泽潞用兵而有异志。

[3]九月，诏以泽州隶河阳节度。

[3]九月，唐武宗颁下诏书将泽州改由河阳镇节度。

[4]丁巳，卢钧入潞州。钧素宽厚爱人，刘稹未平，钧已领昭义节度，襄州士卒在行营者，与潞人战，常对陈扬钧之美。及赴镇，入天井关，昭义散卒归之者，钧皆厚抚之，人情大洽，昭义遂安。

[4]丁巳（初七），卢钧进入潞州。卢钧平素待人宽厚爱护，刘稹还未平定时，卢钧已经领昭义节度使衔，襄州士卒在征讨行营与潞州人作战时，常对阵喊话，宣扬卢钧的美德。到卢钧赴镇上任，入天井关，昭义溃散的士卒归镇者，卢钧都善意抚慰，待他们十分厚道，以致上下人情大为融洽，昭义镇于是安定。

刘稹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师，皆斩之。

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被押送至京师长安，全被斩首。

臣光曰：“董重质之在淮西，郭谊之在昭义，吴元济、刘稹，如木偶人在伎儿之手耳。彼二人始则劝人为乱，终则卖主规利，其死固有余罪。然宪宗用之于前，武宗诛之于后，臣愚以为皆失之。何则？赏奸，非义也；杀降，非信也。失义与信，何以为国！昔汉光武待王郎、刘盆子止于不死，知其非力竭则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岂非助乱之人乎？而光武不杀；盖以既受其降，则不可复诛故也。若既赦而复逃亡叛乱，则其死固无辞矣！如谊等，免死流之远方，没齿不还，可矣；杀之，非也！

臣司马光曰：唐宪宗时董重质在淮西叛乱，今郭谊又在昭义叛乱，其淮西镇主吴元济和昭义镇主刘稹，实际上如木偶在耍把戏人的手掌上。董重质、郭谊二人起初劝主人作乱，最后又都卖主谋求私利，处死他们当然是死有余辜。然而，唐宪宗任用董重质在前，唐武宗诛杀郭谊在后，二者处置却截然不同，谁是谁非？我虽然愚钝，但认为以上两种处置都有不当。为什么这样说呢？唐宪宗赏赐奸贼董重质，是不义；唐武宗杀死已降的郭谊，是不守信用。先去义和信，如何能治好国家！过去汉光武帝刘秀对待向他投降的王郎、刘盆子，仅止于不死，除留他们一条命外，没有任何赏赐，这是因为汉光武帝知道王郎、刘盆子不到穷途末路，力竭不能抵抗时，是不会投降的。另外樊崇、徐宣、王元、牛邯这帮人，岂能说他们不是助纣为乱之人？而光武帝刘秀也不杀他们，大概是因为既已接受他们的投降，就不可再诛杀他们的缘故。如果他们不知恩义，既已受到赦免不死，却又逃亡叛乱，那么，再行诛杀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而如果唐武宗对待郭谊等人，免他们死罪，流放到远方，到老也不让他们归还，不是也可以吗！将他们一古脑儿全杀死，实在是不对的！

[5]王羽、贾庠等已为谊所杀，李德裕复下诏称“逆贼王涯、贾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宣告中外，识者非之。刘从谏妻裴氏亦赐死；又令昭义降将李丕、高文端、王钊等疏昭义将士与刘稹同恶者，悉诛之，死者甚众。虞钧疑其枉滥，奏请宽之，不从。

[5]王羽、贾庠等已经被郭谊所杀，李德裕又以唐武宗的名义下诏宣称：“逆贼王涯、贾等人在昭义的子孙已被诛灭”，宣告朝野内外，有见识的人对此颇有非议。刘从谏的妻子裴氏也被赐死；又命令昭义镇的降将李丕、高文端、王钊等人揭发昭义镇将士中与刘稹共同作恶者，将他们全部诛灭，被杀死的人很多。卢钧疑虑杀人太多恐有冤枉，怕滥杀了无辜，奏请朝廷宽待他们，朝廷没有听从。

昭义属城有尝无礼于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余人，斩之；余众惧，复闭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尽为国家城镇，岂可令元逵穷兵攻讨！望遣中使赐城内将士敕，招安之，仍诏元逵引兵归镇，并诏虞钧自遣使安抚。”从之。

昭义镇所属城堡有人曾对成德节度使王元逵无礼，王元逵穷加追究，抓到二十余人，处以斩首；其余人感到恐惧，将城门再行关闭自

守抵抗，戊辰（十八日），李德裕等人上奏唐武宗说："叛寇余孽既全部平定，昭义所属城垒现已尽为国家的城镇，岂可以任王元逵随意穷兵攻讨！希望皇上派遣宦官，赐昭义所属城堡内的将士敕书，招安他们，并且下诏书命令王元逵率领成德镇的军队归还本镇，再下诏书给卢钧，让他自己派遣使者去进行安抚。"唐武宗表示同意。

乙亥，李德裕等请上尊号，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庙，陛下未尝亲谒。"上瞿然曰："郊庙之礼，诚宜亟行，至于徽称，非所敢当！"凡五上表，乃许之。

乙亥（二十五日），李德裕等人奏请给唐武宗上尊号，并且声言："自古以来帝王成就大功者，必定要告天地；再者，宣懿太后追谥名号时，陛下也没有亲自到陵墓去拜谒。"唐武宗听后有失常态地回答说："郊庙谒陵的礼仪，当然应该赶快举行，至于给我加什么美称，真是不敢当啊！"李德裕等人共上了五次表，唐武宗才准许。

[6]李德裕奏："据幽州奏事官言：知回鹘上下离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亲戚皆在唐，不如归唐；又与室韦已相失，计其不日来降，或自相残灭。望遣识事中使赐重武诏，谕以镇、魏已平昭义，惟回鹘未灭，仲武犹带北面招讨使，宜早思立功。"

[6]李德裕上奏唐武宗，称："根据幽州奏事官所说，已探知回鹘上下离心，可汗想迁往安西，而其部落声称亲戚都在唐朝，不如归降大唐；加上回鹘与室韦已经失和，估计不几天回鹘将会来投降，或者回鹘内部将自相残杀，自我毁灭。希望陛下派遣识事知情的宦官使者往幽州赐给张仲武诏书，告谕说镇州、魏州藩镇军队已协助朝廷讨平昭义的叛乱，现在只有回鹘还未消灭，而张仲武仍然带有北面招讨使的职衔，应该尽早想着立功报国。"

[7]李德裕怨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闵，言于上曰："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闵执政，不留之，加宰相纵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于潞州求僧孺、宗闵与纵谏交通书疏，无所得，乃令孔目官郑庆言从谏每得僧孺、宗闵书疏，皆自焚毁。诏追庆下御史台按问，中丞李回、知杂郑亚以为信然。河南少尹吕述与德裕书，言稹破报至，僧孺出声叹恨。德裕奏述书，上大怒，以僧孺为太子少保、分司，宗闵为漳州刺史；戊子，再贬僧孺汀州刺史，宗闵漳州长史。

[7]李德裕怨恨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牛僧孺和湖州刺史李宗闵，他对唐武宗上言说："刘从谏占据上党有十年，文宗太和年间曾入朝，当时牛僧孺、李宗闵执政，不扣留刘从谏，反而给他加上宰相头衔，放纵他归还上党，以致形成今天的祸患，竭尽天下人力物力才将上党攻取，这都是牛僧孺、李宗闵二人的罪过。"李德裕又派人到潞州搜求牛僧孺、李宗闵与刘从谏相互交往的书信，却一无所得，于是命令孔目官郑庆上言，称刘从谏每次得到牛僧孺、李宗闵的书信，都要自己将信烧毁。唐武宗下诏催促郑庆往御史台进行查问，御史中丞李回、御史台侍御史知杂事郑亚查问后认为情况属实。河南少尹吕述也给李德裕写信，声称刘稹被剿灭的捷报传到东都洛阳时，牛僧孺发出叹惜声，有怨恨之言。唐武宗得知后勃然大怒，将牛僧孺降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李宗闵降为漳州刺史；十月，戊子（初九），再将牛僧孺贬为汀州刺史，将李宗闵贬为漳州长史。

[8]上幸校猎。

[8]唐武宗到县进行游猎。

[9]十一月，复贬牛僧孺循州长史，宗闵长流封州。

[9]十一月，唐朝廷再贬牛僧孺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期流放于封州。

[10]十二月，以忠武节度使王宰为河东节度使，河中节度使石雄为河阳节度使。

[10]十二月，唐武宗任命忠武节度使王宰为河东节度使，任命河中节度使石雄为河阳节度使。

[11]上幸云阳校猎。

[11]唐武宗到云阳进行游猎。

五年（乙丑、845）

五年（乙丑、公元845年）

[1]春，正月，己酉朔，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始无"道"字，中旨令加之。庚戌，上谒太庙；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

[1]春季，正月，己酉朔（初一），满朝大臣给唐武宗上尊号，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起初并没有"道"字，唐武

宗崇信道教，中间下旨命令群臣加上道字。庚戌（初二），唐武宗行谒太庙之礼；辛亥（初三），唐武宗又祭祀昊天上帝，宣诏大赦天下。

[2]筑望仙台于南郊。

[2]在南郊筑望仙台。

[3]庚申，义安太后王氏崩。

[3]庚申（十二日），义安太后王氏驾崩。

[4]以秘书监卢弘宣为义武节度使。弘宣性宽厚而难犯，为政简易，其下便之。河北之法，军中偶语者斩；弘宣至，除其法。诏赐粟三十万斛，在飞狐西，计运致之费逾于粟价，弘宣遣吏守之。会春旱，弘宣命军民随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约秋稔偿之。时成德、魏博皆饥，独易定之境无害。

[4]朝廷任秘书监卢弘宣为义武节度使。卢弘宣性情宽厚，而态度严肃，人们不敢冒犯，为政比较简易，其部下称便。按河北的法规，军队中相对私语者就要斩首；卢弘宣来到义武镇，废除这种残酷的法规。唐武宗下诏赐给义武粟米三十万斛，存放在飞狐之西，从飞狐将这些粟米运至义武镇，所需费用超过粟米本身的价值，卢弘宣于是派遣官吏至飞狐仓加以看守。恰值春季大旱，卢弘宣命令义武军民自己随意往飞狐仓领取粟米，使粟米全部运入义武辖境，卢弘宣又向得到粟米的军民相约，待到秋天粮食丰收时再向官府偿还。当时成德和魏博两镇也都因旱灾发生饥馑，唯独义武节度使卢弘宣所辖的易定境内没有出现饥馑灾害。

[5]淮南节度使李绅按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强娶所部百姓颜悦女，估其资装为赃，罪当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恶武陵。议者多言其冤，谏官请覆按，诏遣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还言："湘盗程粮钱有实；颜悦本衢州人，尝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与前狱异。"德裕以为无与夺，二月，贬元藻端州司户，稠汀州司户。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绅奏，处湘死。谏议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争之，不纳。稠，晋江人；晦，昕之弟也。

[5]淮南节度使李绅按查所部江都县令吴湘，说他擅自盗用官家因公出差用的程粮钱，并强横逼娶管下百姓颜悦的女儿，将他家的资产衣装估价作为赃款，论其罪当处死刑。吴湘是吴武陵哥哥的儿子，李

德裕平素就厌恶吴武陵。议论此案的人都声言吴湘冤枉，谏官于是向唐武宗请求重新审理，唐武宗颁下诏书，派遣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复审此案。崔元藻、李稠经过复查，回奏朝廷说："吴湘偷盗税粮钱实有其事；而颜悦这个人本是衢州人，曾经任青州牙推官，他的妻子也是士族，情况与初审论罪事实有异。"李德裕认为崔元藻和李稠论事模棱两可，没有给吴湘定重罪论死刑，二月，朝廷将崔元藻贬为端州司户，李稠贬为汀州司户。对吴湘案不再复审，也不交付司法官署依法详细判罪论刑，即按照李绅所奏，将吴湘处死。谏议大夫柳仲郢、敬晦都上疏论争，均不被采纳。李稠是晋江人；敬晦是敬昕的弟弟。

[6]李德裕以柳仲郢为京兆尹；素与牛僧孺善，谢德裕曰："不意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门馆！"德裕不以为嫌。

[6]李德裕提拔柳仲郢任京兆尹；柳仲郢平素与牛僧孺相友善，于是向李德裕道谢说："想不到李太尉对我如此恩奖，为报答您的厚德，我怎敢不再去奇章公牛僧孺的门馆呢！"李德裕对这些话并不以为嫌。

[7]夏，四月，壬寅，以陕虢观察使李拭为册黠戛斯可汗使。

[7]夏季，四月，壬寅（二十六日），朝廷任命陕虢观察使李拭为册封黠戛斯可汗使。

[8]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

[8]五月，壬戌（十六日），唐武宗命将唐穆宗恭僖皇后安葬于光陵的柏城之外。

[9]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罢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罢为户部尚书。乙丑，以户部侍郎李回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叛户部如故。

[9]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被唐武宗罢相，改任右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也被罢相，改领户部尚书衔。乙丑（十九日），唐武宗任命户部侍郎李回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依旧叛户部。

[10]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万五百。

[10]祠部上奏朝廷，全国有佛教寺院四千六百座，小佛祠四万，僧尼有二十六万五百人。

[11]诏册黠戛斯可汗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

[11]唐武宗册封黠戛斯可汗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

[12]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12]秋季，七月，丙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13]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

[13]唐武宗厌恶象蠹虫一样耗费天下财物的和尚和尼姑，企图将他们罢废还俗。道士赵归真等人又竭力劝武宗废佛。于是唐武宗下令先拆毁山野之间的寺庙，上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左、右两街各留佛寺两所，每个寺院留僧侣三十人；天下各镇凡节度使、观察使的治所以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所佛寺，将佛寺分为三等：上等可留僧侣二十人，中等可留僧侣十人，下等可留僧侣五人。其余僧侣及尼姑以及大秦穆护（摩尼教）、祆教僧人也一并勒令还俗。寺庙除应该留下的以外，立即命令所在官府拆毁，并且由朝廷派遣御史到各道去进行监督。佛寺的财产、田产全部没收入官府，寺庙的建筑材料用以修缮公家的官舍和驿站的房屋，佛教铜像、钟磬等器物熔化后用以铸造钱币。

[14]以山南东道节度使郑肃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

[14]唐武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郑肃为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

[15]诏发昭义骑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节度使卢钧出至裴村饯之；潞卒素骄，惮于远戍，乘醉，回旗入城，闭门大噪，钧奔潞城以避之。监军王惟直自出晓谕，乱兵击之，伤，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请诏河东节度使王宰以步骑一千守石会关，三千自仪州路据武安，以断邢、之路；又令河阳节度使石雄引兵守泽州，河中节度使韦恭甫发步骑千人戍晋州。如此，贼必无能为。"皆从之。

[15]唐武宗下诏调发昭义骑兵五百、步兵一千五百人戍守振武，昭义节度使卢钧出城行至裴村为戍卒饯行；潞州士卒素来骄横，害怕出门远戍，乘着酒醉，举旗回到上党城，关闭城门大声喧噪，卢钧逃奔于潞城以躲避军乱。昭义监军王惟直亲自出来晓以大义，对乱军进行劝谕，乱兵竟大打出手，将王惟直击伤，十天后死去。李德裕为此上

奏唐武宗说："请皇上下诏命令河东节度使王宰率步、骑兵一千人守石会关，派三千人自仪州的道路去据守武安，以便截断潞州去邢州、州的道路；再命令河阳节度使石雄率领军队驻守泽州，河中节度使韦恭甫调发步、骑兵一千人戍守晋州。这样的话，叛贼必定无所作为。"唐武宗接受了这些建议。

[16]八月，李德裕等奏："东都九庙神主二十六，今贮于太微宫小屋，请以废寺材复修太庙。"

[16]八月，李德裕等人向唐武宗奏言："东都洛阳九庙有高祖以来神主二十六尊，现在贮藏在太微宫小屋子里，请求用拆毁佛寺所得的木材来修复太庙。"

[17]壬午，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所留僧皆隶主客，不隶祠部。百官奉表称贺。寻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

[17]壬午（初七），唐武宗下诏陈述佛教的危害弊端，并宣告朝廷内外。在全国范围内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区，勒令还俗的僧侣、尼姑有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大秦穆护（摩尼教）、祆教僧人也有二千余人，又拆毁大小佛祠四万余区。从寺院收得良田数千万顷，收得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其余所留下的僧侣都隶属于尚书省礼部主客郎中管辖，而不再隶属于尚书省礼部祠部郎中。对于上述处置，朝廷百官都奉表称赞庆贺。不久，唐武宗又命令东都只留僧侣二十人。诸道原留僧侣二十人者减去一半，留十人者减去三人，留五人者全部减去，一个不留。

五台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五台山的僧侣有很多逃亡投奔幽州。李德裕召来幽州的进奏官，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的节度使，五台山的僧人充当将领必定不如幽州的将领，为士卒也必定不如幽州的士卒，为何要凭白无故地得一个容纳僧侣的恶名，而成为人家的口实！你没有看见不久前刘从谏招纳收

聚无数的闲人，最终有什么好处！”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于是将两把刀封好送给居庸关的守将，宣称：“若有游僧进入幽州之境，一概斩首。”

主客郎中韦博以为事不宜太过，李德裕恶之，出为灵武节度副使。

主客郎中韦博认为毁佛之事不应做得太过份，李德裕深感厌恶，将韦博贬谪为灵武节度副使。

[18]昭义乱兵奉都将李文矩为帅；文矩不从，乱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祸福谕之，乱兵渐听命，乃遣人谢卢钧于潞城。钧还入上党，复遣之戍振武；行一驿，乃潜选兵追之；明日，及于太平驿，尽杀之。具以状闻，且请罢河东、河阳兵在境上者，从之。

[18]]昭义乱兵推举都将李文矩为帅；李文矩不从命，乱兵也不敢加害。李文矩趁机对乱军进行一些劝谕，晓以祸福，乱兵渐渐听命，于是派人到潞城向卢钧谢罪。卢钧回到上党城，再派遣这些士卒往振武镇去戍守；走过一个驿程，卢钧暗中挑选兵追赶这些士卒，第二天，至太平驿追及，将曾参与叛乱的士兵全部杀死。卢钧又将情况写成状文向朝廷汇报，并且请求罢除河东、河阳在昭义边境防驻守的军队，朝廷一概听从。

[19]九月，诏修东都太庙。

[19]九月，唐武宗下诏修复东都太庙。

[20]李德裕请置备边库，令户部岁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盐铁岁入钱帛十二万缗匹，明年减其三之一，凡诸道所进助军财货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20]李德裕向唐武宗请求设置备边仓库，命令户部每年输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使和盐铁使每年输入钱、帛十二万缗、匹，第二年减少其三分

之一的输入，全国诸道所进的助军财产财物也都输入备边仓库，任命度支郎中

来掌管这项事务。

[21]王才人宠冠后庭，上欲立以为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无子，恐不厌天下之望，乃止。

[21]唐武宗的王才人在后宫最得武宗喜爱，唐武宗想立王才人为皇后；李德裕认为王才人出身寒族，而且没有生儿子，恐怕不合天下人

的愿望，因而上言劝阻，唐武宗于是放弃了这一想法。

[22]上饵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问李德裕以外事，对曰："陛下威断不测，外人颇惊惧。向者寇逆暴横，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愿陛下以宽理之，但使得罪者无怨，为善者不惊，则为宽矣。"

[22]唐武宗吃下道教方士炼的金丹，性情更加暴躁，喜怒无常。冬季，十月，唐武宗问李德裕朝外之事，李德裕回答说："您的严厉决断人们难以猜测，朝外人士感到很惊诧和恐惧。以前贼寇叛逆专横暴虐，当然应该用严厉的威邢来制服他们；但如今天下既已平定，希望您能以宽容治理政事，如果能使犯罪的人服罪无怨言，为善的人不感到惊慌恐怖，那就能称得上为政宽容了。"

[23]以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为之治崇玄馆，置吏铸印。玄静固辞，乞还山，许之。

[23]唐武宗任命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为他建崇玄馆，并署置吏员，铸有印章。刘玄静坚决推辞，乞求让他回衡山继续修道，唐武宗同意了他的请求。

[24]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爱憎，人多怨之。自杜、崔铉罢相，宦官左右言其太专，上亦不悦。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言宰相权重，不应更领三司钱谷。德裕奏称："制置职业，人主之柄。弘质受人教导，所谓贱人图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质坐贬官，由是众怒愈甚。

[24]李德裕掌权的时间久了，喜欢根据自己的好恶处置官吏，使很多人心怀怨言。自从杜、崔铉罢免相位后，宦官在唐武宗左右说李德裕太专权，唐武宗也感到不高兴。给事中韦弘质上疏于唐武宗，声言宰相的权力太重，不应该再掌管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的钱谷。李德裕为此也上奏唐武宗，声称："任

用官员，本是皇帝的权柄。韦弘质受人教唆，竟然对皇帝赋予宰相的权力妄持异议，真是卑贱人企图谮害掌有权柄的大臣，这些话哪里是韦弘质这种人可以妄说的呢！"十二月，韦弘质为此贬官，于是众朝臣大抱不平，怨怒更甚。

[25]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复游猎，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诏罢来年正旦朝会。

[25]唐武宗自从秋冬之际以来，感觉患有疾病，而道士却认为是换骨。唐武宗将疾病隐瞒起来，宫禁之外的朝臣只是奇怪唐武宗很少出来游猎，宰相入朝奏事也不敢停留太久。武宗又下诏书停罢明年元旦的大朝会。

[26]吐蕃论恐热复纠合诸部击尚婢婢，婢婢遣结藏将兵五千拒之，恐热大败，与数十骑遁去。婢婢传檄河、湟，数恐热残虐之罪，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于是诸部从恐热者稍稍引去。

[26]吐蕃的论恐热又纠合诸部落攻击吐蕃宰相尚婢婢，尚婢婢派遣结藏率领五千兵进行抵抗，论恐热被打得大败，只与数十个骑兵逃走。尚婢婢传布檄文于河、湟地区，历数论恐热的残忍暴虐罪行，说："你们本来都是大唐的臣民，吐蕃没有了国王，你们应该相互联结归奉唐朝，不应该被论恐热所控制，象狐狸抓免子一样！"于是河、湟地区汉人诸部民跟从论恐热者，逐渐离他而去。

[27]是岁，天下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27]这一年，全国共有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户。

[28]朝廷虽为党项置使，党项侵盗不已，攻陷、宁、盐州界城堡，屯叱利

寨。宰相请遣使宣慰；上决意讨之。

[28]唐朝廷虽然为对付党项设置了三处使职，但党项部族仍然侵盗唐边境不已，攻陷唐州、宁州、盐州边境的城堡，屯兵于叱利寨。宰相请求唐武宗派遣使者宣慰招抚，但唐武宗决意要派军队讨伐。

六年（丙寅、846）

六年（丙寅，公元846年）

[1]春，二月，庚辰，以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

[1]春季，二月，庚辰（九日），唐武宗任命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

[2]上疾久未平，以为汉火德，改"洛"为"雒"；唐土德，不可以王气胜君名，三月，下诏改名炎。

[2]唐武宗患疾病很久未能痊愈，认为汉朝属火德，光武帝刘秀因而改洛阳的"洛"为"雒"；唐朝属土德，不可以王气胜过君主的名字，

三月，唐武宗李颁下诏书，宣告改名为炎。炎从火，火能生土。

上自正月乙卯不视朝，宰相请见，不许；中外忧惧。

唐武宗自从正月乙卯（十三日）以来就不再上朝视事，宰相请求见皇上，也不获允许；朝廷内外都深感忧惧。

初，宪宗纳李妾郑氏，生光王怡。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上性豪迈，尤所不礼。及上疾笃，旬日不能言。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句当。"太叔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

起初，唐宪宗收纳李的妾郑氏，生光王李怡。李怡年幼时，后宫中人们都认为他不聪明，唐文宗太和年以后，李怡更是自己韬光养晦，在大庭广众游乐相处时，从不发言。唐文宗到十六宅为诸王设宴集会，喜欢引逗李怡发言以作笑料，唐武宗性格强韧豪迈，对光王李怡更加无礼。唐武宗危病，十来天不能说话，诸宦官于是暗中在宫禁内策划立新皇帝，辛酉（二十日），禁中传出以唐武宗名义颁发的诏书称："皇子们都太年幼，必须选择贤德的皇族成员继承皇位，光王李怡可以立为皇太叔，改其名称李忱，所有军国政事可让他暂时处置。"皇太叔李忱出宫见百官时，满脸悲哀戚惨的样子；而裁决细小军政事务时，都能合情合理，人们这才知道他很内秀。

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摄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恶李德裕之专，即位之日，德裕奉册；既罢，谓左右曰："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夏，四月，辛未朔，上始听政。

甲子（二十三日），唐武宗驾崩。李德裕受命兼任冢宰办理后事。丁卯（二十六日），唐宣宗李忱即皇帝位。唐宣宗李忱平素厌恶李德裕专权，即皇帝位的那一天，由李德裕手捧册封的诏书；册立仪式既罢，宣宗对左右近侍说："刚才靠近我的是不是李太尉呢？每看我一眼，都使人毛骨耸然。"夏季，四月，辛未朔（初一），唐宣宗开始上朝听政。

[3]尊母郑氏为皇太后。

[3]唐宣宗尊自己的生母郑氏为皇太后。

[4]壬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德裕秉权日久，位重有功，众不谓其遽罢，闻之莫不惊骇。甲戌，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元龟为崖州司户，皆德裕之党也。

[4]壬申（初二），唐宣宗下令调门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仍带平章事衔，出任荆南节度使。李德裕在朝掌握权柄很久，位望崇重，立有大功，众朝官想不到他突然被罢免，消息传来，百官无不感到惊骇。甲戌（初四），唐宣宗又下令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他的弟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薛元龟贬为崖州司户，因为他们都是李德裕的党羽。

[5]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流罗浮山人轩辕集于岭南。五月，乙巳，赦天下。上京两街先听留两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隶功德使，不隶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

[5]唐宣宗下令用棍棒打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将罗浮山人轩辕集流放到岭南。五月，乙巳（初五），宣告大赦天下。又宣告上京长安两街除以前留下的两座佛教寺庙外，再各增置八座寺庙；佛教僧侣、尼姑依照以前的规定隶属于左、右街功德使，不隶属于尚书省礼部主客郎中，这些寺庙所度的僧侣、尼姑都可由祠部发给度牒，准许他们出家。

[6]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6]唐宣宗任命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为同平章事。

[7]辛酉，立皇子温为郓王，为雍王，泾为雅王，滋为夔王，沂为庆王。

[7]辛酉（二十一日），唐宣宗立皇子李温为郓王，李为雍王，李泾为雅王，李滋为夔王，李沂为庆王。

[8]六月，礼仪使奏“请复代宗神主于太庙，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于庙东增置两室，为九代十一室。”从之。

[8]六月，礼仪使向唐宣宗上奏称：“请陛下恢复唐代宗的神主像于太庙，由于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为同一代，都是唐穆宗的儿子，所以可于太庙之东增置两个室，共为九代十一室神主像。”唐宣宗表示同意。

[9]秋，七月，壬寅，淮南节度使李绅薨。

[9]秋季，七月，壬寅（初三），淮南节度使李绅去世。

[10]回鹘乌介可汗之众稍稍降散及冻馁死，所余不及三千人；国相逸隐啜杀乌介于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为可汗。

[10]回鹘国乌介可汗的部众渐渐减少，有的降唐，有的离散，有的冻饿而死，所余下的已不及三千人。回鹘宰国相逸隐啜在金山将乌介可汗杀死，立乌介可汗的弟弟特勒遏捻为可汗。

[11]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肃孝皇帝于端陵，庙号武宗。

[11]八月，壬申（初三），唐宣宗及朝臣将至道昭肃孝皇帝李炎葬于端陵，庙号为武宗。

初，武宗疾困，顾王才人曰："我死，汝当如何？"对曰："愿从陛下于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缢。上闻而矜之，赠贵妃，葬于端陵柏城之内。

起初，唐武宗被疾病困扰，望着宠妃王才人说："我死了，你该怎么办呢？"王才人回答说："我愿意随从您一起到九泉之下！"唐武宗即送给她一条绫巾。待唐武宗驾崩，王才人即用绫巾上吊自缢而死。唐宣宗听说后对王才人深感怜悯，赠给她贵妃的名号，安葬于端陵柏城之内。

[12]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封州流人李宗闵为郴州司马，恩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潮州刺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贬逐，至是，同日北迁。宗闵未离封州而卒。

[12]唐宣宗任命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任命流放封州的李宗闵为

郴州司马，任命恩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任命潮州刺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

任命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牛僧孺等五位前宰相都是唐武宗所贬逐的，到

这时，五人同日北还。李宗闵还未离开封州就死了。

[13]九月，以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肃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13]九月，唐宣宗任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解除他平章事的官衔；加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肃同平章事衔，充任荆南节度使。

[14]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卢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商，翰之族孙也。

[14]唐宣宗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卢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是卢翰的族孙。

[15]册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国丧未行，或以为僻远小国，不足与之抗衡；回鹘未平，不应遽有建置。诏百官集议，事遂寝。

[15]唐武宗派出册封黠戛斯可汗的使者李拭等，因为国丧而未前行，有人认为黠戛斯是僻远小国，不足以与大国抗衡；回鹘王国的侵扰并未平定，不应该马上有所建置。唐宣宗于是下诏请百官来集体议论，册封黠戛斯可汗的事也就放下来了。

[16]蛮寇安南，经略使裴元裕帅邻道兵讨之。

[16]蛮族南诏入侵安南，唐安南经略使裴元裕率领相邻几道的军队攻讨蛮族。

[17]以右常侍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

[17]唐宣宗任命右散骑常侍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

初，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后古墙因雨陷，得钱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他日学问

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筑之。三子景让、景温、景庄，皆举

进士及第。景让官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

起初，李景让的母亲郑氏，性格严明，很早就守寡，家境贫困，居住在东都洛阳。几个儿子的年纪都很小，由郑氏亲自教育。李景让家住宅后面的古旧墙壁因为下雨而陷塌，得到的钱能装满一船，奴婢们欢喜，跑来告诉李景让的母亲；李母赶来，烧香祷告，说："我听说没有劳动而获利，是自身的灾祸。老天必定是因为我死去的丈夫积下了功德，怜悯我家贫困而赐给我们钱财，但愿几个孤儿将来学问有成，这才是我丈夫的志向，这些份外之钱我不敢取！"于是即命人将钱掩埋

于原处，并重新修筑好墙壁。郑氏的三个儿子李景让、李景温、李景庄，都中进士及第，李景让已当上大官，头发都已斑白，在家小有过错，仍不免遭母亲的捶打。

景让在浙西，有左都押牙景让意，景让杖之而毙。军中愤怒，将为变。母闻之，景让方视事，母出坐听事，立景让于庭而责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国家刑法，岂得以为汝喜怒之资，妄杀无罪之人乎！万一致一方不宁，岂惟上负朝廷，使垂年之母衔羞入地，何以见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将挞其背。将佐皆为之请，拜且泣，久乃释之，军中由是遂安。

李景让在浙西做官，部下左都押牙违背他的意旨，李景让竟举杖将左都押牙打死。引起军中愤怒，眼看就将发生变乱。景让母郑氏得知消息，时李景让正在官厅办理公事，郑氏出来坐于厅堂，然后让李景让站在庭院中，愤怒地责备说："天子付给你镇守一方的重任，国家的刑法，岂能成为你个人喜怒的凭借，由你随意杀无罪的人！万一造成一方不安宁，岂只是上负于朝廷，就是垂老之年的我也要含羞而死，有什么脸面见你的先人前辈！"说完命令左右家人剥下李景让的衣服，坐于庭中，将鞭挞李景让的背。将佐们都为李景让求情，拜谢以致于哭泣，郑氏很久才将李景让释放，军中于是安定下来了。

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挞景让。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敢效人求关节乎！"久之，宰相谓主司曰："李景庄今岁不可不收，可怜彼翁每岁受挞！"由是始及第。

李景庄多年入贡院参加科举考试，每次考不上被黜退时，母郑氏就要鞭挞李景让。然而李景让始终不肯依附于主考官，说："朝廷科举取士自会有公道的，岂敢象别人那样去打通关节呢！"过了很久，宰相对知贡举的主司说："李景庄今年科举不能不予录取，可怜他的哥哥每年都要受鞭挞！"于是李景庄始得以进士及第。

[18]冬，十月，礼院奏谛祭祝文于穆、敬、文、武四室，但称"嗣皇帝臣某昭告"，从之。

[18]冬季，十月，礼院向唐宣宗奏称，在祭的祝文上，对于唐穆宗及其儿子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四室，因唐宣宗辈份并不比他们低，所以祝文上只是自称"嗣皇帝臣某昭告"，唐宣宗表示同意。

[19]甲申，上受三洞法于衡山道士刘玄静。

[19]甲申，（十六日），唐宣宗接受道教三洞法于衡山道士刘玄静。

[20]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20]十二月，戊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上大中元年（丁卯、847）

唐宣宗大中元年（丁卯，公元847年）

[1]春，正月，甲寅，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甲寅（十七日），唐宣宗举行祀圜丘大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中。

[2]二月，加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同平章事，赏其破回鹘也。

[2]二月，唐宣宗加给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同平章事的名号，以奖赏他击破回鹘的功劳。

[3]癸未，上以旱故，减膳彻乐，出宫女，纵鹰隼，止营缮，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大理卿马植奏称："卢商等务行宽宥，凡抵极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赃及故杀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卫旱，讨邢而雨降。是则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乃副圣心也。乞再加裁定。"诏两省五品以上议之。

[3]癸未（十七日），由于旱灾，唐宣宗减少自己的膳食，撤除伎乐，将后宫宫女放回家，将宫廷中养的鹰和鹘放飞天空，并停止经营修缮宫庭，命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审查疏理关押在京城监狱中的囚徒。大理卿马植奏告唐宣宗说："卢商等人尊从您的旨意疏理囚徒时，务行宽大原宥，罪囚凡须抵命处极刑的，也一概免死。有些得罪的官是因为贪赃犯罪以及故意杀人，平日就是遇到大赦也不能免罪，今天因为卢商等人的疏理而获得赦免，这样做必定使贪官污吏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而更加不怕触犯法律；被无辜杀死的人含冤无告，因为没有人为他们主持公道，这恐怕不是消除旱灾，导致和气的好办法。过去周朝遇到大饥荒，灭亡暴虐的殷朝而致丰收年；卫国发生旱灾，因攻讨邢国而降下大雨。说明诛讨罪犯，杀戮奸

邪盗贼，正合天意，使冤杜昭雪，滞留的案情得到判决，我认为这才是符合皇上的圣心呀。乞求陛下对疏理囚徒之事再加以裁定。”唐宣宗于是颁下诏书，请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的官员集体加以议论。

[4]初，李德裕执政，引白敏中为翰林学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势，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党李咸讼德裕罪，德裕由是自东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4]起初，李德裕任宰相执掌朝政时，提拔白敏中为翰林学士；到唐武宗死后，李德裕失势，白敏中于是趁朝廷上下对李德裕一片愤怒，竭力排挤李德裕，指使李德裕的党羽李咸揭发李德裕执政时的罪过，李德裕因此而由东都留守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为闲官。

左谏议大夫张鹭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系囚，虑有冤滞。今所原死罪，无冤可雪，恐凶险侥幸之徒常思水旱为灾，宜如马植所奏。”诏从之，皆论如法。以植为刑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

左谏议大夫张鹭等人向唐宣宗上言：“您因为旱灾而疏理被关押的囚犯，并为冤情和滞留案件而深感忧虑。目前所原宥的犯有死罪的囚徒，本没有冤情可昭雪，恐怕因此凶恶阴险而心存侥幸的罪犯常希望发生水旱灾害，所以应该听从马植的奏请。”唐宣宗颁下诏书，批准了马植的奏议，对关押于狱中的罪徒，全都依法论处。并提升马植为刑部侍郎，充任盐铁转运使。

植素以文学政事有名于时，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卢商为武昌节度使。以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为门下侍郎，

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韦琮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

马植平素以有文学才能和善理政事而闻名于当时，李德裕对他不加以重用。到白敏中任宰相执政之时，凡以前受李德裕鄙薄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加以重用。唐宣宗听白敏中的荐举，任命卢商为武昌节度使。任命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韦琮为中书侍郎，三人并为同平章事。

[5]三月，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5]三月，唐宣宗颁下诏敕："在会昌五年毁佛时所拆毁的寺庙，如果僧人有能力修缮或营造的，听任他自己居处，官府不得禁止。"这时，唐宣宗和白敏中等君主、宰相，都竭力反对会昌年间唐武宗和李德裕的政策，所以僧侣、尼姑的弊端全部恢复了原样。

[6]己酉，积庆太后萧氏崩。

[6]己酉（十五日），唐文宗的母亲积庆太后萧氏驾崩。

[7]五月，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大破诸奚。

[7]五月，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率军大破诸奚族部落。

[8]吐蕃论恐热乘武宗之丧，诱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诏河东节度使王宰将代北诸军击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为前锋，自麟州济河，与恐热战于盐州，破走之。

[8]吐蕃统帅论恐热趁唐武宗丧事的机会，引诱党项族以及回鹘国的残余部众入侵唐朝河西诸郡，唐宣宗颁下诏书，令河东节度使王宰率领代北诸支军队讨伐论恐热。王宰任命沙陀族酋领朱邪赤心为前锋，从麟州渡过黄河，与论恐热接战于盐州，将论恐热击败并赶走。

[9]六月，以鸿胪卿李业为册黠戛斯英武诚明可汗使。

[9]六月，唐宣宗任命鸿胪卿李业为册封黠戛斯英武诚明可汗使。

[10]上请白敏中曰："朕昔从宪宗之丧，道遇风雨，百官、六宫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长而多髯，攀灵驾不去，谁也？"对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对曰："长子绪今为随州刺史。"上曰："堪为相乎？"对曰："绪少病风痹。次子陶，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入谢，上问以元和故事，条对甚悉，上悦，遂有大用之意。

[10]唐宣宗将白敏中请到便殿问道："朕以前为宪宗发丧，去陵墓的路途中遇到大风雨，朝臣百官和六宫妃主都四散逃走避雨，只有长得高大而多胡须的山陵使扶着宪宗的灵柩车驾不走，这个人是谁呢？"白敏中回答说："是令狐楚。"唐宣宗说："他有儿子吗？"敏中回答说："他的长子令狐绪现在是随州刺史。"唐宣宗又问："是不是可以当宰相？"白敏中回答说："令狐绪年少时得过风湿病，令狐楚的次子令狐是前湖州刺史，很有才器。"唐宣宗立即将令狐提拔为考功郎中、知

制诰。令狐入朝向唐宣宗谢恩，唐宣宗问起元和年间的事，令狐逐条对答，十分熟悉，唐宣宗甚为欢喜，于是有重用令狐的意思。

[11]秋，八月，丙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1]秋季，八月，丙申（初三），唐宣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挂同平章事衔、出任西川节度使。

[12]葬贞献皇后于光陵之侧。

[12]安葬贞献皇后萧氏于穆宗光陵旁侧。

[13]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数临幸，置酒，作乐，击毬尽欢。诸王有疾，常亲至卧内存问，忧形于色。

[13]唐宣宗为了与兄弟们和睦友爱，于十六宅建造雍和殿，并多次亲临此

殿，设置酒宴，与兄弟诸王饮酒作乐，击游戏，尽情欢乐。诸王患有疾病，唐宣宗经常亲自来到患病亲王的卧室内加以慰问，忧虑焦急之形现于脸上。

[14]突阙掠漕米及行商，振武节度使史宪忠击破之。

[14]突阙部族掠夺唐朝的漕米和行商，振武节度使史宪忠率军讨击，大破突阙。

[15]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将军郑光为平卢节度使。光，润州人，太后之弟也。

[15]九月，丁卯（初五），唐宣宗任命金吾大将军郑光为平卢节度使。郑光是润州人，郑太后的弟弟。

[16]乙酉，前永宁尉吴汝纳，讼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绅与李德裕相表里，欺罔武宗，枉杀臣弟，乞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对辨。”丁亥，敕御史台鞫实以闻。冬，十二月，庚戌，御史台奏，据崔元藻所列吴湘冤状，如吴汝纳之言。戊午，贬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16]乙酉（二十三日），前永宁县尉吴汝纳，上表申诉其弟弟吴湘犯罪不至于处死，而“李绅与李德裕内外相通，互为表里，欺瞒迷惑唐武宗，冤枉杀死我弟吴湘，乞求皇帝陛下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人来对质辨诬。”丁亥（二十五日），唐宣宗颁下敕书给御史台，令调查出真

实情况向上汇报。冬季，十二月，庚戌（十九日），御史台上奏唐宣宗，据崔元藻所列举的吴湘冤枉情况，和吴汝纳申诉的差不多。戊午（二十七日），唐宣宗下令贬太子太保、分司东都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17]吏部奏，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内复增三百八十三员。

[17]吏部奏报唐宣宗：在会昌四年所减少的州、县官中，恢复三百八十三员官吏。

二年（戊辰、848）

二年（戊辰，公元848年）

[1]正月，甲子，群臣上尊号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赦天下。

[1]正月，甲子（初三），群臣给唐宣宗上尊号，称为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唐宣宗为此大赦天下。

[2]初，李德裕执政，有荐丁柔立清直可任谏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为右补阙；德裕贬潮州，柔立上疏讼其冤。丙寅，坐阿附贬南阳尉。

[2]起初，李德裕任宰相执朝政，有人推荐丁柔立为人清廉正直，可以担任谏官，李德裕不予任用。唐宣宗即皇帝位后，任丁柔立为右补阙；李德裕被贬至潮州，丁柔立向唐宣宗上疏为李德裕申冤。丙寅（初五），朝廷以丁柔立阿附李德裕而将他贬为南阳县尉。

[3]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坐前不能直吴湘冤，乙酉，回左迁湖南观察使，亚贬循州刺史，李绅追夺三任告身。中书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尽言其罪，已丑，贬端州刺史。

[3]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因为以前不能辨白吴湘的冤情，乙酉（二十四日），李回被降职调任湖南观察使，郑亚被贬为循州刺史，李绅虽死，也被追夺三任委任状。中书舍人崔嘏因为起草贬李德裕官的制书没有全部写上李德裕的罪状，已丑（二十八日），也被贬为端州刺史。

[4]回鹘遏捻可汗仰给于奚王石舍朗；及张仲武大破奚众，回鹘无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贵人以下不满五百人，依于室韦。使者入贺正，过幽州，张仲武使归取遏捻等；遏捻闻之，夜与妻葛禄、子特勒毒斯等九骑西走，余众追之不及，相与大哭。室韦分回鹘余众

为七，七姓共分之；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帅诸胡兵号七万来取回鹘，大破室韦，悉收回鹘余众归碛北。犹有数帐，潜窜山林，钞盗诸胡；其别部勒，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居甘州，总碛西诸城，种落微弱，时入献见。

[4]回鹘国的遏捻可汗因穷困，生活仰仗于奚族王石舍朗。至唐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大破奚族部众，回鹘没有地方可求得食物，于是部众日益消耗离散，到这时，所留下的贵族以下人员还不满五百人，转而依附于室韦部族。回鹘派遣使者入唐朝祝贺正旦佳日，路过幽州，张仲武让其使者回去擒取遏捻可汗等人；遏捻可汗得知消息，趁夜与妻子葛禄、儿子特勒毒斯等九人骑马西走，回鹘余众追遏捻可汗不及，相对痛哭流泪。于是室韦将回鹘余众分为七个部分，由室韦族的七姓部落平分，每姓分得一部；留居了三天，黠戛斯派遣宰相阿播率领诸胡族之兵号称七万来夺取回鹘人，大破室韦部族，将回鹘余众全部收归沙漠之北。还有几帐回鹘人，秘密地逃窜到山林之中，经常出来攻掠劫取诸胡部落；回鹘族的别部勒，起先在安西，也自称可汗，居住于甘州，总领沙漠以西诸城镇，这时回鹘部落已很微弱，时常入唐朝贡献，朝见大唐皇帝。

[5]二月，庚子，以知制诰令狐为翰林学士。上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上欲知百官名数，令狐曰：“六品已下，官卑数多，皆吏部注拟；五品以上，则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员。”上命宰相作《具员御览》五卷，上之，常置于案上。

[5]二月，庚子（初十），唐宣宗任知制诰令狐为翰林学士。唐宣宗曾经以唐太宗所撰写的《金镜》授与令狐，让他读给自己听，书中有“在大乱之世也不应该委任不肖之徒为官，在大治之世也不应该不委忠贤之士掌政，”唐宣宗听到这句时止住令狐，说：“凡是要求致太平的，应当以这句话为首要信条。”又将《贞观政要》书写于屏风之上，经常严肃地拱手细读其中的警句。唐宣宗想知道朝廷百官的名字和数额，令狐说：“六品以下的官，官位卑下而数目很多，都由尚书省吏部注拟授职；五品以上的官，则由中书门下政事党节制授理，他们各有

名籍，叫做具员。”唐宣宗于是命令宰相撰写《具员御览》五卷，宰相撰修完后奏上，唐宣宗将其经常放置于桌上，以备查考。

[6]立皇子泽为濮王。上欲作五王院于大明宫，以处皇子之幼者，召术士柴岳明使相其地。岳明对曰：“臣庶之家，迁徙不常，故有自阳宅入阴宅，阴宅入阳宅。刑克祸福，师有其说，今陛下深拱法宫，万神拥卫，阴阳书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赐束帛遣之。

[6]唐宣宗立皇子李泽为濮王。唐宣宗想在大明宫内建造五王院，以让年龄幼小的皇子居处，召来术士柴岳明，让他来相风水。柴岳明回答说：“一般臣民之家，常迁徙不定，所以有的从向阳的屋子迁入朝阴的屋子，有的从朝阴的屋子迁进向阳的屋子。阴阳家所谓三刑祸福，五行相克，是有这种说法，但陛下您高筑起宏伟的路寝正殿，受到万神的拥戴守卫，而阴阳家的书是无法预测帝王之家的。”唐宣宗对柴岳明的话表示赞同，赐给他束帛将他送走。

[7]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7]夏季，五月，己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8]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罢为户部尚书；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户部周墀、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植并同平章事。

[8]唐宣宗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罢相，任为户部尚书；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户部周墀和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植一并为同平章事。

初，墀为义成节度使，辟韦澳为判官，及为相，谓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愿相公无权。”墀愕然，不知所谓。澳曰：“官赏刑罚，与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爱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权之有！”墀深然之。澳，贯之之子也。

起初，周墀为义成节度使，召聘韦澳为判官，及为宰相，周墀对韦澳说：“我的能力很小，而任务很重，你将如何帮助我呢？”韦澳回答说：“希望相公没有权力。”周墀听后感到愕然，不知道韦澳指的是什么意思。韦澳解释说：“对于官的赏赐和用刑处罚，您应该与天下人持相同的意见，不要以自己的爱憎喜怒来转移公论，这样天下就自然得到治理，又有什么必要去谋求权力！”周墀听后深表赞同。韦澳是韦贯之的儿子。

[9]已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兴庆宫。

[9]已卯（二十一日），太皇太后郭氏于兴庆宫驾崩。

六月，礼院检讨官王贬句容令。

六月，礼院的检讨官王被贬为句容县令。

初，宪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预其谋；又，郑太后本郭太后侍儿，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礼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楼，欲自陨；上闻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颇有异论。

起初，唐宪宗崩驾，唐宣宗怀疑郭太后参预了谋害唐宪宗的密谋；另外，郑太后本是侍侯郭太后的小婢，她们之间有宿怨，因此，唐宣宗即皇帝位后，对待郭太后的礼遇特别薄。郭太后为此怏怏不得意。有一天，郭太后登上兴庆宫的勤政楼，企图跳楼自杀；唐宣宗得知情状，勃然大怒，这天夜里，郭太后身死，宫禁外人们对此有不少异议。

上以郑太后故，不欲以郭后宪宗，有司请葬景陵外园；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宪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召诘之，曰："太皇太后，汾阳王之孙，宪宗在东宫为正妃，逮事顺宗为妇。宪宗厌代之夕，事出暧昧；太皇太后母天下，历五朝，岂得以暧昧之事遽废正嫡之礼乎！"敏中怒甚，辞气愈厉。诸相会食，周墀立于敏中之门以俟之，敏中使谢曰："方为一书生所苦，公弟先行。"墀入，至敏中厅问其事，见争辨方急，墀举手加颡，叹孤直。明日，坐贬官。

唐宣宗因为郑太后的缘故，不希望让郭太后于唐宪宗的墓中安葬，主管丧礼的官府请求将郭太后埋葬于景陵的外园；王向唐宣宗上奏论说应该与唐宪宗同葬于景陵，郭太后的神主像也应该和唐宪宗的神主像配置于同一室，王

的奏状入于朝廷，唐宣宗勃然大怒。白敏中召来王质问并指责他，王说："太皇太后，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宪宗在东宫时就是正妃娘娘，成为顺宗的媳妇。宪宗驾崩的那天夜里，似乎死得有些不明不白；但太皇太后郭氏为天下之母，已经历了穆、敬、文、武及今朝共五朝，岂可以因为不明不白的事就突然废止按正宫嫡妻安葬的礼仪呢？"白敏中听完后怒气冲天，而王却越说越有劲，语气更加严厉。待到宰相于政事堂会餐，周墀站在白敏中的公堂门口等待，白敏中派人向周墀道谢说："刚才正为一个书生所困扰，您请先走一步。"周墀于

是进入白敏中的公堂，问事出何由，只见王正争辩得厉害，周墀不由得举手按住脑门，赞叹王为人正直。第二天，王即因此而被贬官。

[10]秋，九月，甲子，再贬潮州司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湖南观察使李回为贺州刺史。

[10]秋季，九月，甲子（八日），唐宣宗再次将潮州司马李德裕贬为崖州司户，将湖南观察使李回贬为贺州刺史。

[11]前凤翔节度使石雄诣政府自陈黑山、乌岭之功，求一镇以终老。执政以雄李德裕所荐，曰："向日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镇酬之，足矣。"除左龙武统军。雄怏怏而薨。

[11]前凤翔节度使石雄来到中书门下政事堂，向宰相们陈述自己在黑山、乌岭建立的功劳，请求领一藩镇任节度使，直至终老。当朝执政的宰相认为石雄是李德裕所推荐，对石雄说："以前的战功，朝廷已经让你统辖蒲州、孟州岐州三镇，算是给你的酬劳，够可以的了。"于是任石雄为左龙武统军，石雄怏怏不乐而死。

[12]十一月，庚午，万寿公主适起居郎郑颢。颢，之孙，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右拾遗内供奉，以文雅著称。公主，上之爱女，故选颢尚之。有司循旧制请用银装车，上曰："吾欲以俭约化天下，当自亲者始。"令依外命妇以铜装车。诏公主执妇礼，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轻夫族，毋得预时事。又申以手诏曰："苟违吾戒，必有太平、安乐之祸。"颢弟，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

[12]十一月，庚午（十四日），万寿公主嫁起居郎郑颢。郑颢是郑的孙子，举进士第，任校书郎、右拾遗内供奉，以文才风度儒雅而著称于士林。而万寿公主是唐宣宗的爱女，所以宣宗选郑颢娶公主。有关礼官请遵循旧制度用银子装饰马车，唐宣宗说："我正想以俭朴节约来教化天下人，应当从我的亲人开始。"于是命令礼官依照一品外命妇的标准用铜装饰车辆。唐宣宗又颁下诏书令万寿公主要执守妇人的礼节，不能因为自己是皇帝的女儿而失礼不守规矩，一切规矩都依照臣下庶民的习惯法律，并告诫万寿公主不得轻视丈夫家族的人，不得干

预时事。唐宣宗自写诏书告诫万寿公主说："如果违背我给你的告诫，必然会有当年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那样的祸患。"郑颢之弟郑，曾患有重病，十分危急，唐宣宗派遣使者去探视，回宫后，唐宣宗问道："万寿公主在什么地方"使者回答说："在慈恩寺观戏场。"唐宣宗听后勃然大怒，叹惜说："我一直奇怪士大夫家族不想与我家结婚，现在看来是有原因的！"立即命令召万寿公主入禁宫，让她站立在庭殿台阶之下，看也不看她一眼。万寿公主感到恐慌，流泪满面，向父皇谢罪。唐宣宗责备女儿说："哪有小叔子病危，嫂子不去探望，反而有兴致去看戏的道理！"派人将万寿公主送回郑颢家。于是直到唐宣宗死，终其朝，皇亲遗戚都兢兢尊守礼法，不敢有违逆，象崤山以东以礼法门风相尚的世族一样。

[13]壬午，葬懿安皇后于景陵之侧。

[13]壬午（二十六日），将懿安皇后安葬于景陵旁侧。

[14]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琮为太子宾客、分司。

[14]唐宣宗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琮罢相，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15]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隶秦州，诏以本州未复，权隶凤翔。

[15]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上奏朝廷，称击破吐蕃，攻克清水县，清水县起先隶属于秦州，唐宣宗颁下诏书称，由于秦州尚未收复，清水县暂时隶属于凤翔。

[16]上见宪宗朝公卿子孙，多擢用之。刑部员外郎杜胜次对，上问其家世，对曰："臣父黄裳，首请宪宗监国。"即除给事中。翰林学士裴谂，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

[16]唐宣宗凡是看到宪宗朝公卿大臣的子孙，多半要提拔选用。刑部员外郎杜胜上朝参加次对，唐宣宗问到他的家世，杜胜回答说："我父亲杜黄裳，首先提议请宪宗监国。"唐宣宗立即任命杜胜为给事中。翰林学士裴谂，是裴度的儿子，唐宣宗来到翰林院，当面提升裴谂为翰林学士承旨。

[17]吐蕃论恐热遣其将莽罗急藏将兵二万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将拓跋怀光击之于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17]吐蕃首领论恐热派遣部将莽罗急藏率兵二万人攻略西部边境之地，尚婢婢派遣部将拓跋怀光抗击论恐热于南谷，结果大破论恐热军。莽罗急藏投降尚婢婢。

三年（己巳、849）

三年（己巳，公元849年）

[1]春，正月，上与宰相论元和循吏孰为第一，周墀曰："臣尝守土江西，闻观察使韦丹功德被于八州，没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乙亥，诏史馆修撰杜牧撰《丹遗爱碑》以纪之，仍擢其子河阳观察判官宙为御史。

[1]春季，正月，唐宣宗与宰相讨论唐宪宗元和年间地方上循职守法的官吏谁为第一，周墀说："我曾经在江西做官，听说江西观察使韦丹的功德被江西道所辖洪、江、鄂、岳、虔、吉、袁、抚八州人民传诵，在他死后四十年，江西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仍然歌唱思念他，就象韦丹还活着一样。"乙亥（二十日），唐宣宗下诏命令史馆修撰杜牧撰写《丹遣爱碑》以资纪念，并且拔擢韦丹的儿子河阳观察判官韦宙为御史。

[2]二月，吐蕃论恐热军于河州，尚婢婢军于河源军。婢婢诸将欲击恐热，婢婢曰："不可。我军骤胜而轻敌，彼穷困而至死，战必不利。"诸将不从。婢婢知其必败，据河桥以待之，诸将果败。婢婢收余众，焚桥，归鄯州。

[2]二月，吐蕃酋领论恐热屯军于河州，尚婢婢屯军于唐鄯州以东的河源军。尚婢婢部下诸将企图攻击论恐热，尚婢婢说："不可轻易出战。我军骤然间获得胜利而产生了轻敌情绪，敌军因战败穷困无路，只有拼死战斗才能求生，所以现在接战对我军必然不利。"诸将领不信，不肯听从。尚婢婢知道部将出战必然失败，于是占据河桥以等待败军的归来，果然诸将进击遭受败绩。尚婢婢于是收集余众，焚烧河桥，率军退归鄯州。

[3]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宁、振武皆出兵迎应接。

[3]吐蕃占领的秦、原、安乐三州以及石门等七座关隘遣使向唐朝投降。唐宣宗任命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颁发诏令让泾原、灵武、凤翔、宁、振武等镇调发军队去接应。

[4]河东节度使王宰入朝，以货结权幸，求以使相领宣武；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论之，宰遂还镇。驸马都尉韦让求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为，让议竟寝。墀又谏上开边，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为东川节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户部魏扶同平章事。

[4]河东节度使王宰入朝，用财货交结当权的幸臣，求他们游说唐宣宗让自己能以使相的身份领宣武节度使；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周墀向唐宣宗上疏评论此事，王宰于是回到河东镇。附马都尉韦让请求任京兆尹；周墀声言京兆尹没有才能和声望的人不可以担当，韦让的请求最后没有实现。周墀又谏阻唐宣宗开拓边境，经略河西，因而触犯了唐宣宗的旨意。夏季，四月，唐宣宗任周墀为东川节度使。提拔御史大夫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又任命兵部侍郎、判户部魏扶为同平章事。

[5]癸巳，卢龙奏节度使张仲武薨，军中立其子节度押牙直方。

[5]癸已（初八），卢龙镇上奏节度使张仲武去世，军中立张仲武的儿子节度押牙张直方继掌卢龙军政。

[6]翰林学士郑颢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罢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谢，加检校右仆射。

[6]翰林学士郑颢向唐宣宗上言："周墀因为敢于直言而升任宰相，也因为敢于直言而罢除相职。"唐宣宗听后深为感动而觉悟，甲午（九日），周墀入朝谢恩，唐宣宗给他加检校右仆射的衔名。

[7]戊戌，以张直方为卢龙留后。

[7]戊戌（十三日），唐宣宗任命张直方为卢龙留后。

[8]五月，徐州军乱，逐节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在镇不治，右补阙郑鲁上言其状，且曰："臣恐新麦未登，徐师必乱；速命良帅，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乱，上思鲁言，擢为起居舍人。

[8]五月，徐州发生军乱，驱逐节度使李廓。李廓是李程的儿子，在镇不修政治，右补阙郑鲁曾向唐宣宗告发其情状，并且说："我恐怕还等不到新麦丰收，徐州的军队就已发生变乱；请陛下赶快派一位优秀的统帅，去解救这一方大难。"唐宣宗并未省悟。而徐州果然发生军乱，唐宣宗回想起郑鲁的上言，于是提擢郑鲁为起居舍人。

以义成节度使卢弘止为武宁节度使。武宁士卒素骄，有银刀都尤甚，屡逐主帅。弘止至镇，都虞候胡庆方复谋乱；弘止诛之，抚循其余，训以忠义，军府由是获安。

唐宣宗任命义成节度使卢弘止为武宁节度使。武宁的士卒一惯骄横，其中银刀都尤其凶暴，屡次驱逐主帅。卢弘止来到武宁，都虞候胡庆方企图作乱，被卢弘止诛杀，卢弘止好言安抚其他人，向士卒们训以忠义，武宁军府于是获得了平安。

[9]六月，戊申，以张直方为卢龙节度使。

[9]六月，戊申（二十六日），唐宣宗任命张直方为卢龙节度使。

[10]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取原州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磐、石峡六关。秋，七月，丁巳，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长乐州。甲子，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甲戌，凤翔节度使李取秦州。诏宁节度权移军于宁州以应接河西。

[10]唐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从吐蕃手中夺得原州，以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磐、石峡六座关隘。秋季，七月，丁巳（初六），唐灵武节度使朱叔明从吐蕃手中攻取得长乐州。甲子（十三日），唐宁节度使张君绪又从吐蕃手中夺回萧关县。甲戌（二十三日），唐凤翔节度使李从吐蕃手中攻取秦州。唐宣宗颁下诏书令宁节度使暂将军队移驻于宁州，以便应接河西地区。

八月，乙酉，改长乐州为威州。

八月，乙酉（初四），唐朝改长乐州为威州。

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已丑，上御延喜门楼见之，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诏“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土田，五年不租税；自今京城罪人应配流者皆配十处；四道将吏能于镇戍之地营田者，官给牛及种粮。温池盐利可赡边陲，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关镇戍之卒，皆倍给衣粮，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栅，有商旅往来贩易及戍卒子弟通传家信，关镇毋得留难。其山南、剑南边境有没蕃州县，亦令量力收复。”

河西、陇右地区的百姓老幼一千余人来到长安，已丑（初八），唐宣宗登上延喜门楼接见他们，河西、陇右人欢呼雀跃，脱下胡人服装，戴上唐人的冠带，围观的人都高呼万岁。唐宣宗为此颁发诏书，

宣告：“招募百姓开辟耕垦河西、陇右三州、七关土地农田，五年免收租税；自今以后凡京城长安的罪人应发配流放的，全都发配这三州、七关地方；泾原、宁、灵武、凤翔四道的

将领官吏能在镇戍的地方经营田者，由官府发给耕牛和种粮。温池的盐利可以

用来赡养边陲，委任度支办理。凡三州、七关的镇守戍卫士卒，都加倍发给衣服

和粮食，两年即进行轮换。在通往边陲的道路上建置城堡栅寨，凡有商旅往来贩

卖贸易以及戍军士兵的子弟寄家信的，据守关、镇的官员都不得滞留刁难。山南

、剑南边境地区有陷没于吐蕃的州县，也命令量力而收复。”

[11]冬，十月，改备边库为延资库。

[11]冬季，十月，唐朝廷将备边库改为延资库。

[12]西川节度使杜奏取维州。

[12]西川节度使杜上奏朝廷，宣告已从吐蕃手中夺取维州。

[13]闰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复河、湟请上尊号，上曰：“宪宗常有志复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议加顺、宪二庙尊谥以昭功烈。”

[13]闰十一月，丁酉（十七日），唐朝宰相们以收复河、湟地区为由，请给唐宣宗上尊号。唐宣宗说：“宪宗常有志要收复河、湟地区，由于当时正用兵中原，未能如愿而身死，今天才完成了先辈的遗志。应该议论加给顺宗、宪宗二庙的尊谥，以昭示先辈的功烈。”

[14]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暴忍，喜游猎。军中将作乱，直方知之，托言出猎，遂举族逃归京师；军中推牙将周为留后。直方至京师，拜金吾大将军。

[14]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残暴凶狠，喜欢游猎。军中将要发生变乱，张直方知道情况不妙，假说外出行猎，带着全族逃归京师长安；卢龙军中推牙将周为留后。张直方来到京师，被任为金吾大将军。

[15]甲戌，追上顺宗谥曰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谥曰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仍改题神主。

[15]甲戌（二十五日），唐宣宗君臣给唐顺宗追上谥号为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给唐宪宗追上谥号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并据新谥号改题唐顺宗和唐宪宗的神主。

[16]已未，崖州司户李德裕卒。

[16]已未（疑误），崖州司户李德裕去世。

[17]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取扶州。

[17]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告朝廷已从吐蕃手中攻取扶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九卷

唐纪六十五 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下大中四年（庚午、850）

唐纪六十五 唐宣宗大中四年（庚午，公元850年）

[1]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1]春季，正月，庚辰朔（初一），唐宣宗宣告大赦天下。

[2]二月，以秦州隶凤翔。

[2]二月，唐朝廷将秦州隶属于凤翔。

[3]夏，四月，庚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植为天平节度使。上之立也，左军中尉马元贽有功焉，由是恩遇冠诸宦者，植与之叙宗姓。上赐元贽宝带，元贽以遗植，植服之以朝，上见而识之，植变色，不敢隐。明日，罢相，收植亲吏董侔，下御史台鞫之，尽得植与元贽交通之状，再贬常州刺史。

[3]夏季，四月，庚戌，（初二），唐宣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植为天平节度使。唐宣宗被立为皇帝，宦官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出了大力，于是唐宣宗对他的恩遇超过其他宦官。马植与马元贽攀亲，叙为马姓宗族，唐直宗赐给马元贽金宝腰带，马元贽转赠给马植，马植系上宝带上朝，被唐宣宗看见并认出，马植当即脸上变色，不敢隐瞒。第二天，唐宣宗罢马植宰相官位，收捕马植的亲信胥吏董侔，送交御史台加以审问，将马植与马元贽内外交通的情状全部查清，于是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

[4]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薨。以户部尚书、判度支崔龟从同平章事。

[4]六月，戊申（初二），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去世。唐宣宗任命户部尚书、判度支崔龟从为同平章事。

[5]秋，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资库。

[5]秋季，八月，唐宣宗任白敏中领掌延资库。

[6]卢龙节度使周薨，军中表请以押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张允伸为留后，九月，丁酉，从之。

[6]卢龙节度使周去世，卢龙藩镇军中向朝廷上表请求任押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张允伸为留后，九月，丁酉（二十三日），唐宣宗表示同意。

[7]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戍馈不已；右补阙孔温裕上疏切谏，上怒，贬柳州司马。温裕，之兄子也。

[7]党项族成为唐朝的边境祸患，朝廷调发诸道兵攻讨，连年未获成功，而戍边的给养却输送不已；右补阙孔温裕向唐宣宗上疏进行谏阻，词语痛切，唐宣宗发怒，将孔温裕贬为柳州司马。孔温裕是孔哥哥的儿子。

[8]吐蕃论恐热遣僧莽罗蔺真将兵于鸡项关南造桥，以击尚婢婢，军于白土岭。婢婢遣其将尚铎罗榻藏将兵据临蕃军以拒之，不利，复遣磨离罴子、烛卢巩力将兵据牛峡以拒之。巩力请“按兵拒险，勿与战，以奇兵绝其粮道，使进不得战，退不得还，不过旬月，其众必溃。”罴子不从。巩力曰：“吾宁为不用之人，不为败军之将。”称疾，归鄯州。罴子逆战， 败死。婢婢粮乏，留拓跋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恐热闻婢婢弃鄯州，自将轻骑五千追之，至瓜州，闻怀光守善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8]吐蕃酋领论恐热派遣僧人莽罗蔺真统兵于鸡项关以南造桥，用以攻击尚婢婢部，在白土岭屯驻军队。尚婢婢派遣其部将尚铎罗榻藏统兵据守临蕃军，以抗拒论恐热军，接战不利，尚婢婢又派遣磨离罴子、烛卢巩力统率军队据守牛峡以抗拒论恐热的进攻。烛卢巩力请求“按兵不动，据守险要，不与敌军接战，而出奇兵断绝敌军的粮道，使论恐热进不能作战，退又不得回还，不过几个月，敌军必然溃败。”磨离罴子不加理会。烛卢巩力说：“我宁愿成为不被任用的人，也不愿成为败军之将。”于是宣称有疾病，回到鄯州。磨离罴子率领军队与论恐热军逆战，大败而死。尚婢婢由于部众缺乏粮草，留下拓跋怀光据守鄯州，率领部落三千余人逐水草来到甘州西部地区。论恐热听说尚婢婢放弃鄯州，亲自统率轻骑五千人追赶，追至瓜州，听说拓跋怀光据守鄯州，于是命令部下在河西鄯州、廓州等八州地方大肆杀掠，将青壮年男子杀死，将老弱者以及妇女的鼻子和膝盖骨割去，用长矛刺婴

儿作为游戏，焚烧居民的住房，使河西五千里之内，一片赤红。烧了个精光。

[9]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同平章事。

[9]冬季，十月，辛未（二十七日），唐宣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为同平章事。

[10]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学士刘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尉使。

[10]十一月，壬寅（二十八日），唐宣宗任命翰林学士刘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

[11]以卢龙留后张允伸为节度使。

[11]唐宣宗任命卢龙留后旨允伸为节度使。

[12]十二月，以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并兼招讨党项使。

[12]十二月，唐宣宗任命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一并兼任招讨党项吏。

[13]吏部侍郎孔温业白执政求外官，白敏中谓同列曰："我辈须自点检，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温业，之弟子也。

[13]吏部侍郎孔温业向执政宰相请求到地方上任外官，白敏中对同列宰相说："我们这些当朝宰相应该检点一些，孔吏部不肯居于朝廷为官了。"孔温业是孔弟弟的儿子。

五年（辛未、851）

五年（辛未，公元851年）

[1]春，正月，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义潮，沙州人也，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以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1]春季，正月，壬戌（疑误），唐天德军向朝廷奏称代理沙州刺史张义潮派遣使者来归降。张义潮是沙州人，时值吐蕃内部发生大变乱，张义潮暗中连结沙州豪杰之士，谋划以自己的力量攻拔沙州，归降唐朝；一天早晨，张义潮率领部众全副武装在州门前喧噪鼓动，原属唐朝的汉族人全都响应，吐蕃族的守将惊慌失措逃走，于是张义潮

摄领沙州军政事务，向唐朝上表归降。唐宣宗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2]以兵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休，肃之子也。自太和以来，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吏卒侵盗、沈没，舟达渭仓者什不三四，大堕刘晏之法，休穷究其弊，立漕法十条，岁运米至渭仓者百二十万斛。

[2]唐宣宗任命兵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裴休是裴肃的儿子。自从唐文宗太和年间以来，每年漕运到京师的江、淮地区的大米不过四十万斛，由于路上遭受官吏和士卒的偷盗侵吞以及船沉没于河底，运米船到达谓仓的不到十分之三四，使刘晏创立的漕运之法遭到极大的破坏，裴休坚决追究漕运过程中的弊端，制定漕运法规十条，使每年通过漕运输送至渭仓的江、淮大米达到一百二十万斛。

[3]上颇知党项之反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怨，故反，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行日复面加戒励，党项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3]唐宣宗很清楚党项族的反叛是由于唐边镇将帅贪图党项族的羊、马，经常欺侮党项人，夺取他们的羊、马，有的竟妄加诛杀，党项族人民不胜愤怒和怨恨，所以被迫造反。唐宣宗为此任命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此后继续选任文臣来替代边镇贪暴的将帅，临行前唐宣宗还要当面告诫和勉励戍边的文臣，于是党项的叛乱得以安定。李福是李石的弟弟。

[4]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颇厌用兵。崔铉建议，宜遣大臣镇抚。三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宁节度使。敏中请用裴度故事，择廷臣为将佐，许之。夏，四月，以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充宁行军司马；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节度副使。伸，系之弟也。

[4]南山、平夏党项部族的叛乱许久不能平息，唐宣宗不愿动用军队进行征讨。崔铉建议，应该派遣朝中大臣去进行镇压招抚，方能有成效。三月，唐宣宗任命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任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宁节度使。白敏中请求依照裴度过去的做法，选择朝廷的大臣为部下将佐，唐宣宗表示同意。夏

季，四月，唐宣宗任命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充任宁行军司马；又任命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任宁节度副使。蒋伸是蒋系的弟弟。

初，上令白敏中为万寿公主选佳婿，敏中荐郑颢；时颢已婚卢氏，行至郑州，堂帖追还，颢甚衔之，由是数毁敏中于上。敏中将赴镇，言于上曰："郑颢不乐尚主，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无如臣何；今臣出外，颢必中伤，臣死无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于禁中取小柽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郑郎谮卿之书也。朕若信之，岂任卿以至今日！"敏中归，置柽函于佛前，焚香事之。

起初，唐宣宗命令白敏中为女儿万寿公主选择佳婿，白敏中选中并推荐郑颢；当时郑颢已经与卢氏女订婚，走到郑州时，被宰相府的堂贴追回，为此郑颢对白敏中很不满意，经常在唐宣宗面前诋毁白敏中。白敏中将赶赴边镇，对唐宣言说："郑颢不愿意娶公主，对我怨恨入于骨髓。我在政事堂掌政，他不能对我有什么奈何；今我要出朝，郑颢必定趁机恶语中伤，我恐怕死期不远了！"唐宣宗说："朕早就知道了，您为什么这么晚才提醒我！"于是命左、右近侍从宫禁中取出一个红柳木盒子，交给白敏中说："这里面都是郑郎谮毁您的书信，朕如果相信，哪里能重用您到今天呢！"白敏中回到家中，将红柳木盒子放到佛象前，烧香下拜，供若神明。

敏中军于宁州，壬子，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敏中奏党项平。辛未，诏："平夏党项，已就安帖。南山党项，闻出山者迫于饥寒，犹行钞掠，平夏不容，穷玩所归；宜委李福存谕，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如能革心向化，则抚如赤子，从前为恶，一切不问，或有抑屈，听于本镇投牒自诉。若再犯疆场，或复入山林，不受教令，则诛讨无赦，将吏有功者甄奖，死伤者优恤，灵、夏、、四道百姓，给复三年，邻道量免租税。向由边将贪鄙，致其怨叛，自今当更择廉良抚之。若复致侵叛，当先罪边将，后讨寇虏。"

白敏中驻军于宁州，壬子（十日），定远城使史元于三交谷击破党项族九千余帐，白敏中奏告朝廷称党项已平定。辛未（二十九日），唐宣宗颁下诏令："平夏党项部族现在已经安定帖服了，听说南山党项部族有些出山的帐落，由于饥寒交迫，仍然在进行抢掠，而为平夏党项部所不容，穷困得无路可走，没有归处；应该请李福向南山党项部

存抚告谕，在银州、夏州境内授给他们一些闲置的田地。如果他们能洗心革面，听从教化，而不再剽掠，就应该象赤子一样抚慰他们；从前他们作恶多端，现在一切不加追究，如果有的帐落有冤屈，可让他们自己随时到所在军镇向主管官吏投牒中诉。如果再敢侵犯我边疆牧场，或者重新逃入山林之中，不受我大唐王朝的教令，就对他们进行诛讨，决不赦免。我边镇将领有功劳的人在经过甄别后给予奖赏，战死、受伤的人给予优厚的抚恤，凡是灵州、夏州、州、州四道的百姓，给予免征赋税三年的优待，相邻的道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减一些租税。过去由于边镇将帅贪暴卑鄙，致使党项族怨愤而叛乱，自今以后应当更慎重地选择廉洁、品行优良的将吏来安抚党项部族。如果党项族再侵扰边疆发动叛乱，应当先问边镇将吏的罪，然后再征讨叛乱的族人。”

[5]吐蕃论恐热残虐，所部多叛；拓跋怀光使人说诱之，其众或散居部落，或降于怀光。恐热势孤，乃扬言于众曰：“吾今入朝于唐，借兵五十万来诛不服者，然后以渭州为国城，请唐册我为赞普，谁敢不从！”五月，恐热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让就礼宾院问所欲。恐热气色骄倨，语言荒诞，求为河渭节度使；上不许，召对三殿，如常日胡客，劳赐遗还。恐热快快而去，复归落门川，聚其旧众，欲为边患。会久雨，乏食，众稍散，才有三百余人，奔于廓州。

[5]吐蕃酋领论恐热残忍暴虐，所率部众大多叛亡；拓跋怀光派人去游说引诱其部众，使论恐热的部众或者从部落中从散居出去，或者投降拓跋怀光。论恐热的势力越来越孤单，于是向其部众扬言说：“我今天要朝拜大唐，向唐朝借兵五十万人来诛讨不服从我的人，然后将渭州当作国都，请大唐皇帝册封我为吐蕃赞普，谁敢不服从我！”五月，论恐热来到长安朝见大唐皇帝，唐宣宗派遣左丞李景让到礼宾院问论恐热有什么要求。论恐热趾高气扬，骄横傲慢，出言不逊，语句荒诞，请求唐宣宗任命他为河渭节度使；唐宣宗没有允许，将论恐热召到三殿问对，就象对待一般的胡人宾客，稍事慰劳，赐给一些东西后即让他回去。论恐热没有达到目的，快快不乐而去，回到落门川，聚集他原先的部众，企图作乱，成为唐朝的边患。正遇上久雨时节，缺乏粮食，其部众逐渐散去，仅剩下三百余人，投奔廓州。

[6]六月，立皇子润为鄂王。

[6]六月，唐宣宗立皇子李润为鄂王。

[7]进士孙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发十七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遽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乎？所役之功，岂若东门之劳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书门下奏：“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搏节。所度僧亦委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从之。

[7]进士孙樵向唐宣宗上言：“老晨姓男耕女织，辛勤劳动却不能使自己获得温饱，而一大群不劳而获的佛教僧侣却安然自得地坐在华丽的房间里，身穿华美的衣裳，吃精美的饭菜，大概十户农家也养不起一个僧侣。武宗对僧侣不劳而食，蠹耗国家感到愤慨，勒令十七万僧侣蓄发还俗，使得天下一百七十万农户得以喘息复苏，而陛下即位以来，即下令修复被废的佛教诗庙，以致到今天天下修复庙宇的斧头刀锯之声仍不绝于耳，重新剃度的僧尼几乎恢复到以前的数目。您即使不能象武宗那样革除僧侣蠹国的积弊，又为什么要使已废除的积弊重新复兴呢！近日您想修缮长安城东门，谏官上言劝阻，您立即就罢除这项工役。而目前所恢复的寺庙，岂能比修复东门更加急迫？所花费的工役，岂能比修缮东门更少？希望您尽早降下圣明的诏书，命令凡僧尼还没有恢复身份的不准再予恢复，寺庙还未修复的也不准再作，或许劳苦的百姓为此仍然可以获得喘息的机会。”秋季，七月，中书门下奏称：“陛下您崇奉佛教，使下面的人莫不为之奔走，恐怕国家的财力无法承受，且因为推奉佛教而引发事端，骚扰人民，希望陛下能命令掌管佛事的有关官吏，对修建寺庙的费用适当地加以节约。对所剃度的僧侣也让有关部门加以选择，让有道行通佛性的人出家，如果容纳凶残粗野的人入佛门，当然就不是敬奉佛法了。乡村间的小佛舍，请等到收复河、湟罢兵后再修。”唐宣宗表示同意。

[8]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项亦请降。时用兵岁久，国用颇乏，诏并赦南山党项，使之安业。

[8]八月、白敏中奏告朝廷称南山党项请求投降唐朝。当时用兵的时间已经很久，国家各项用度的费用相当困乏，唐宣宗颁下诏书，命令对南山党项部族一并赦免，使他们能安居乐业。

[9]冬，十月，乙卯，中书门下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且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从之。

[9]冬季，十月，乙卯（十七日），中书门下政事堂向唐宣宗上奏:“如今边境上的事已经平息，而地方州府所要修复的诸寺庙还没有完工，希望这时下令让州府完成此项工程。如果大县离州府较远者，可以建置一座寺庙，而乡村就不得再建置佛舍了。”唐宣宗表示同意。

[10]戊辰，以户部侍郎魏同平章事，仍判户部。时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群臣莫敢言。入谢，因言:“今海内无事，惟未建储副，使正人辅导，臣窍以为忧。”且泣。时人重之。

[10]戊辰（三十日），唐宣宗任命户部侍郎魏为同平章事，仍然负责户部事务。当时唐宣宗年事已高，还未立皇太子，群臣没有谁敢提这件事。魏入朝向宣宗谢恩，趁机上言:“现在海内已经无事，只是至今还没有建立储君，使正人君子加以辅导，我心里对此深感忧虑。”说着就流下眼泪。当时人对魏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而特别敬重。

[11]蓬、果群盗依阻鸡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贽弘充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以讨之。

[11]逢州、果州的群盗以鸡山为根据地，侵扰掠夺东川、西川、山南西道等三川地区；唐宣宗任命果州刺史王贽弘充当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进行讨伐。

[12]制以党项既平，罢白敏中都统，但以司空、平章事充宁节度使。

[12]唐宣宗颁下制书，以党项的叛乱既已平定，罢除白敏中的招讨党项行营都统的职务，只以司空、平章事的名义充任宁节度使。

[13]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又以义潮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

[13]张义潮调发军队大致平定沙州近旁的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之地，派遣他的兄长张义泽奉十一州地图名籍入朝见唐宣宗，于是河、湟之地全部归入唐朝版图。十一月，唐宣宗置归义军于沙州，任命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又任命张义潮的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

[14]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龟从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

[14]唐宣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龟从为同平章事衔，充任宣武节度使。

[15]右羽林统军张直方坐出猎累日不还宿卫，贬左骁卫将军。

[15]右羽林统军张直方因为外出游猎，数日不回来宿卫宫城，玩忽职守，被贬为左骁卫将军。

六年（壬申、852）

六年（壬申，公元852年）

[1]春，二月，王贽弘讨鸡山贼，平之。

[1]春季，二月，王贽弘讨伐鸡山盗贼，将贼寇平定。

是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贼言辞悖慢，上怒甚。崔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饥寒，盗弄陛下兵于谷间，不足辱大军，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刘潼诣果州招谕之。潼上言请不发兵攻讨，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烛愚迷之众，使之稽颡归命，其势甚易。所虑者，武臣耻不战之功，议者责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盗弯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诏赦汝罪，使汝复为平人。闻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贼皆投弓列拜，请降。潼归馆，而王贽弘与中使似先义逸引兵已至山下，竟击灭之。

这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向唐宣宗上奏，称巴南的妖贼出言不逊，言辞傲慢，唐宣宗怒气冲天。崔铉说："这些人都是陛下的赤子，由于饥寒交迫，于谷之间抢夺并戏弄您的军队，其实并不足以辱没您强大的军队，只要派遣一个使者就可以平定他们。"于是派遣京兆少尹刘潼到果州去招抚劝谕。刘潼向唐宣宗上言，请求不要调发军队去攻讨，并且说："今天我用太阳和月亮的光明去照亮那群愚昧迷惑之众的心，让他们向您叩头归命，做到这一点十分容易。所忧虑的是，武臣们对不战之功感到耻辱，议论者追求速成的功效。"刘潼来到山中，贼

盗弯着弓接待他，刘潼屏去左右随从独自走上前说：“我已经面受皇帝的诏敕，赦免你们的罪，使你们重新做平民百姓。听说你们的木弓能射二百步，现在我距你们只有十步，你们如果真想造反，可以射死我！”贼众全都将弓箭抛在一边，排成列队向刘潼拜谢，请求投降。刘潼回到馆舍，王贽弘与宦官使者似先义逸率领军队已来到山下，竟然袭击已投降的人，将他们消灭。

[2]三月，敕先赐右卫大将军郑光县及云阳庄并免税役。中书门下奏，以为：“税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屡发德音，欲使中外画一，今独免郑光，似稍乖前意。事虽至细，系体则多。”敕曰：“朕以郑光元舅之尊贵，欲优异令免征税，初不细思。况亲戚之间，人所难议，卿等苟非爱我，岂进嘉言！庶事能尽如斯，天下何忧不理！有始有卒，当共守之。并依所奏。”

[2]三月，唐宣宗下敕令原先赐给右卫大将军郑光县以及云阳的庄园一并免除税役。为此中书门下上奏，认为：“收取税役的法规，天下都应相同。您屡次发布德音，希望使中外法令齐整划一，今天唯独先除郑光的税役，似乎与前面的意思稍有悖离。虽然这是一件很细微的事，但牵涉的问题却很多。”唐宣宗为此下敕宣称：“朕以为郑光皇帝元舅的尊贵身份，企图给他优异的待遇，免征租税，起初没有细加思考。况且亲戚之间，正是人们难以议论的，你们如果不是热爱我，岂能向我进如此好的意见！其他一般性事务如果都能这样，天下何忧不能治理！有始有终，君臣应当共同遵守。按照你们所奏请的去办。”

[3]夏，四月，甲辰，以宁节度使白敏中为西川节度使。

[3]夏季，四月，甲辰（初八），唐宣宗任命宁节度使白敏中为西川节度使。

[4]湖南奏，团练副使冯少端讨衡州贼帅邓裴，平之。

[4]湖南奏告朝廷，团练副使冯少端讨伐衡州贼帅邓裴，将他们讨平。

[5]党项复扰边，上欲择可为宁帅者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须昌毕论边事，援古据今，具陈方略。上悦曰：“吾方择帅，不意颇、牧近在禁廷。卿其为朕行乎！”欣然奏命。上欲重其资履，六月，壬申，先以为刑部侍郎，癸酉，乃除宁节度使。

[5]党项部族又侵扰边，唐宣宗想选择可充任宁统帅的人，而难以找到合适者，便从容地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须昌人毕议论边境之事，毕援古据今，向唐宣宗陈述征讨党项的一整套方略。唐宣宗欢喜地说："朕正要选择统帅，想不到廉颇、李牧就近在朕禁廷。您愿意为朕出征边镇吗？"毕欣然表示愿奏命前往。唐宣宗企图加重毕的官资履历，六月，壬申（疑误），先任命毕为刑部侍郎，癸酉（疑误），再任命毕为宁节度使。

[6]雍王薨，追谥靖怀太子。

[6]雍王李去世，被追谥为靖怀太子。

[7]河东节度使李业纵吏民侵掠杂虏，又妄杀降者，由是北边扰动。闰月，庚子，以太子少师卢钧为河东节度使。业内有所恃，人莫敢言，魏碁独请贬黜；上不许，但徙义成节度使。

[7]河东节度使李业放纵所部吏民侵犯和掠夺杂居的各族胡人，又随意乱杀投降的胡人，于是北部边境出现动乱。闰七月，庚子（初六），唐宣宗任命太子少师卢钧为河东节度使。李业因为在宫内有所依侍，人们不敢说他的罪过，唯独魏碁请唐宣宗将李业贬黜罢官；唐宣宗没有允许，只是将李业徙为义成节度使。

卢钧奏度支郎中韦宙为副使。宙遍诣塞下，悉召酋长，谕以祸福，禁唐民毋得入虏境侵掠，犯者必死，杂虏由是遂安。

卢钧向唐宣宗奏请度支郎中韦宙为河东节度副使。韦宙走遍塞下，将诸杂胡酋长全部召来，向他们告谕以祸福，又禁止唐朝民众，要他们不得进故胡人地境侵占掠夺，有犯者必处死，诸杂居胡人部落由此安定下来。

掌书记李璋杖一牙职，明日，牙将百余人诉于钧，钧杖其为首者，谪戍外镇，余皆罚之，曰："边镇百余人，无故横诉，不可不抑。"璋，绛之子也。

掌书记李璋用棍杖打一名牙职小官，第二天，牙将一百余人来向卢钧申诉，卢钧用棍杖打其中为首者，将他贬谪于外镇戍守，其余的人都受到了处罚，卢钧说："边镇一百余人，无故强横地申诉，不能不予抑制。"李璋是李绛的儿子。

[8]八月，甲子，以礼部尚书裴休同平章事。

[8]八月，甲子（初一），唐宣宗任命礼部尚书裴休为同平章事。

[9]獠寇昌、资二州。

[9]獠族人侵掠昌州、资州之地。

[10]冬，十月，宁节度使毕奏招谕党项皆降。

[10]冬季，十月，节度使毕奏告唐宣宗，称招抚告谕党项叛乱部众，已使他们全部归降。

[11]骁卫将军张直方坐以小过屡杀奴婢，贬恩州司户。

[11]骁卫将军张直方多次以小过失杀死奴婢，被贬官徙任恩州司户。

[12]十一月，立宪宗子惴为棣王。

[12]十一月，唐宣宗立唐宪宗的儿子李惴为棣王。

[13]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从之。

[13]十二月，中书门下上奏："剃度僧尼不精，就会使佛教的戒法堕坏；建造寺庙没有节制，就会耗损费用过多。请求自今以后，诸州在原先所颁布的诏敕所允许设置的寺庙之外，在有名胜灵迹的地方许予修复寺庙，人烟车马繁盛的县准许设置一所寺院。严禁私自剃度僧侣、尼姑；如果官府剃度僧侣、尼姑有缺额，可以选择合格的人补上，但仍要申报祠部发给度牒。远游寻找师傅的僧侣，必须有本州颁发的公文，以便到达目的地时，由当地官府对照验正。"唐宣表示同意。

七年（癸酉、853）

七年（癸酉，公元853年）

[1]春，正月，戊申，上祀圜丘；赦天下。

[1]春季，正月，戊申（十七日），唐宣宗举行祀圜丘典礼，大赦天下。

[2]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处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臀一，折笞五。使吏用法有常准。"

[2]夏季，四月，丙寅（初六），唐宣宗颁布诏敕："自今以后司法衙门处以刑罚，用经常行用的杖刑。用棍仗打脊背一下，依法规折算为用棍杖打臀部十下；用棍杖打臀部一下，折算为用鞭挞五下。这样可以使官吏用刑有一定的标准。"

[3]冬，十二月，左补阙赵请支来年元会，止御宣政。上以问宰相，对曰："元会大礼，不可罢。况天下无事。"上曰："近华州奏有贼光火劫下，关中少雪，皆朕之忧，何谓无事！虽宣政亦不可御也。"

[3]冬季，十二月，左补阙赵请求罢除明年元旦大朝会典礼，让唐宣宗只到宣政殿见朝臣。唐宣宗就此问于宰相，宰相们回答说："元旦朝会大礼，不可以罢废。况且现在天下无事。"唐宣宗说："最近华州奏称有盗贼无所忌惮，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下城，关中地区下雪太少，这都是朕的忧虑，怎么能说无事！即使是让我到宣政殿举行典礼，也是不可以的。"

[4]上事郑太后甚谨，不居别宫，朝夕奉养。舅郑光历平卢、河中节度使，上与之论为政，光应对鄙浅，上不悦，留为右羽林统军，使奉朝请。太后数言其贫，上辄厚赐金帛，终不复任以民官。

[4]唐宣宗服侍郑太后甚为谨慎，不让她居住于别宫，以便自己能朝夕奉养。舅舅郑光历官平卢节度使和河中节度使，唐宣宗与他议论为政之道，郑光应对时表现得鄙陋浅薄，唐宣宗很不高兴，留郑光于朝廷任佑羽林统军，使他便于奉朝请示。郑太后几次向唐宣宗说郑光贫穷，唐宣宗即厚厚地赐给郑光金帛，而始终不再委任他以为治民之官。

[5]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万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

[5]度支奏告唐宣宗："自河、湟地区得到平定，每年天下所收纳的钱有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其中五百五十万余缗是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是专卖酒的税钱，二百七十八万余缗是盐利。"

八年（甲戌、854）

八年（甲戌，公元854年）

[1]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罢元会。

[1]春季，正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罢除元旦大朝会。

[2]上自即位以来，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虑人情不安，丙申，诏："长庆之初，乱臣贼子，顷搜余党，流窜已尽，其余族从疏远者，一切不问。"

[2]唐宣宗自从即皇帝位以来，整治弑唐宪宗的逆党，宦官、外戚以至东宫的官属，很多人受牵连，被诛杀的和被流放的人很多。由于怕造成人心不安，丙申（十一日），唐宣宗颁布诏书宣称："长庆初年的乱臣贼郭，前一段时间搜捕其余党，已经全部依罪流放，其余与罪犯较疏远的亲族，一概不予追究。"

[3]二月，中书门下奏，拾遗、补阙缺员，请更增外。上曰："谏官要在举职，不必人多，如张道符、牛丛、赵辈数人，使朕日闻所不闻足矣。"丛，僧孺之子也。

[3]二月，中书门下政事堂奏告唐宣宗，称拾遗、补阙官员缺额，请求再增补一些。唐宣宗说："谏官关键在于能称职，不必要人很多，如张道符、牛丛、赵这样几个人，使朕每天能知道许多朕所无法知道的事，这样就足够了。"牛丛是牛僧孺的儿子。

久之，丛自司勋员外郎出为睦州刺史，入谢，上赐之紫。丛既谢，前言曰："臣所服绯，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赐绯。"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绯、紫衣数袭从行，以备赏赐，或半岁不用其一，故当时以绯、紫为荣。上重翰林学士，至于迁官，必校岁月，以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一段时间之后，牛丛自司勋员外郎出任睦州刺史，入朝向唐宣宗谢恩，唐宣宗赐给他紫衣。牛丛谢恩之后，走上前进言说："我现在穿的绯衣，是刺史的凭借。"唐宣宗立即说："那就再赐给您一件绯衣吧。"唐宣宗重视和珍惜代表官吏身份和地位的官服，有关部门经常预备绯衣、紫衣好几套跟从着唐宣宗，以备随时赏赐给官吏，但有时半年也不用其中一件，所以当时人均以穿绯衣、紫衣为荣耀。唐宣宗信重翰林学士，但翰林学士升迁官位时，唐宣宗必定要查对他们任官的年月，看是否任期届满，有足够的资历升迁新位，认为不可以随意将官爵私下赏赐给近密的臣下。

[4]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骑常侍高少逸为陕虢观察使。有敕使过硖石，怒饼黑，鞭驿吏见血；少逸封其饼以进。敕使还，上责之曰："深山中如此食岂易得！"谪配恭陵。

[4]秋季，九月，丙戌（初四），唐宣宗任命右散骑常侍高少逸为陕虢观察使。有一位宦官敕使路过硖石县，对驿馆供给他食用的饼太黑感到愤怒，用鞭抽打驿吏，使驿使流血；高少逸将那块饼封于盒送交朝廷，当这位宦官敕使还朝时，唐宣宗斥责他说："在深山中这样的食物，又岂能是容易得到的！"即将他降职发配去守恭陵。

[5]立皇子洽为怀王，为昭王，汶为康王。

[5]唐宣宗立皇子李洽为怀王，李为昭王，李汶为康王。

[6]上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6]唐宣宗出苑城之北游猎，遇到一位樵夫，问他是哪个县的人，椎夫回答："泾阳县人。"又问："县令是谁？"回答说："李行言。"唐宣宗再问："李行言在县为政情况怎么样？"樵夫回答说："李行言性格固执。有几个强盗关押在县监狱，宦官领掌的北司禁军来县府要人，李行言就是不放人，硬是将这几个强盗全部处死了。"唐宣宗回宫后，将李行言的名字行事写在一个帖子上，挂于自己寝殿中的柱子上。冬季，十月，李行言被任命为海州刺史，入朝向唐宣宗谢恩时，唐宣宗赐给他金紫衣裳。并问李行言说："你知道为什么赐给你紫衣吗？"李行言回答说："不知道。"唐宣宗即命左右取来挂于寝殿柱子上的帖文，给李行言看。

[7]上以甘露之变，惟李训、郑注当死，自余王涯、贾等无罪，诏皆雪其冤。

[7]唐宣宗认为甘露之变，唯有李训、郑注应当处死，其余王涯、贾等人无罪，颁布诏书昭雪他们的冤枉。

上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出？"对曰："若与外廷义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上又尝与令狐谋尽

诛宦官，恐滥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宦者窃见其奏，由是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

唐宣宗召来翰林学士韦澳，假借讨论诗文，屏去左右近侍对韦澳说：“近日禁宫外对内侍宦官的权势有哪些说法？”韦澳回答说：“都说陛下对宦官的处置威严果断，不是前朝皇帝可以相比的。”唐宣宗闭上眼睛摇摇头说：“都不是这么回事，都不是这么回事！朕对宦官还有畏惧呢。你看有什么良策能对付宦官呢？”韦澳回答说：“如果与宫廷之外的宰相大臣谋议诛除宦官，恐怕会有象太和年间那样的变故，还不如就在宦官当中选择一些有才识的人，与他们来谋议。”唐宣宗说：“这是末策，朕已试行过，当朕提拔他们，让他们穿上黄色衣裳、绿色衣裳，以至绯衣时，他们都感恩戴德，一旦赐给他们紫衣时，他们便与为首作恶的宦官抱成一团，不再听朕的话了！”唐宣宗又曾经与令狐密谋，企图将宦官全部诛杀干净，令狐恐怕会滥杀无辜，秘密地奏告唐宣宗说：“只要对有罪的宦官不予放过，宦官有缺不邓补充，就会自然而然地慢慢消耗，最后死光，用不着您的操劳忧虑了。”有宦官偷偷地看到了令狐的奏状，于是更加与外朝士大夫过不去，使南衙朝官与北司宦官势如水火。

九年（乙亥、855）

九年（乙亥，公元855年）

[1]春，正月，甲申，成德军奏节度使王元逵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绍鼎，癸卯，以绍鼎为成德留后。

[1]春季，正月，甲申（初四），唐成德军奏告朝廷称节度使王元逵去世，军中立王元逵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主掌军政，癸卯（二十三日），唐宣宗任命王绍鼎为成德军留后。

[2]二月，以醴泉令李君为怀州刺史。初，上校猎渭上，有父老以十数，聚于佛祠，上问之，对曰：“醴泉百姓也。县令李君有异政，考满当罢，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谐所愿耳。”及怀州刺史阙，上手笔除君，宰相莫之测。君入谢，上以此奖励，众始知之。

[2]二月，唐宣宗任命醴泉县令李君为怀州刺史。起初，唐宣宗于渭上游猎，看见十几位父老聚集在一个佛祠前，唐宣宗上前讯问其缘故，父老们回答说：“我们是醴泉县百姓，县令李君有优异的政绩，任期届满当罢官，我们到官府乞求他留任，为此而祈祷于佛祠，希望都

能如我们所愿。”后来怀州刺史空缺，唐宣宗亲手写诏敕任命李君，宰相们对李君的升迁摸不到头脑。李君入朝向唐宣宗谢恩，唐宣宗才以所得于父老之言来奖励李君，众人这才明白了李君超升的缘故。

[3]三月，诏宁节度使毕还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项未平，移宁军于宁州，至是，南山、平复皆安，威、盐、武三州军食足，故令还理所。

[3]三月，唐宣宗颁下诏书令宁节度使毕还治州。起先，由于河、湟地区刚归附朝廷，党项部族的叛乱还未平息，于是移宁军于宁州，到这时，南山党项和平夏党项部族都已安定下来，威州、盐州、武州三州的军粮充足，所以命令毕归还州治所。

[4]夏，闰四月，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定差。”

[4]夏季，闰四月，唐宣宗颁布诏令，认为：“州县对民户调发的差役不平均，自今以后每县官府根据人的贫富情况，以及差役的轻重制作差科簿，送交州刺史检查签署完毕后，再收藏于县令衙署存档，每有派役之事委交县令时，即依据差科簿来定当差的人。”

[5]五月，丙寅，以王绍鼎为成德节度使 。

[5]五月，丙寅（十九日），唐宣宗任命王绍鼎为成德节度使。

[6]上聪察强记，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谓上不之见，辄足成之。及中书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罚谪之。

[6]唐宣宗聪敏明察并且记忆力强，对宫禁中当差扫地身份低贱的厮役，也都能知道他们的姓名，并熟悉这些人的性格及特长，所以召呼他们干活，从不会叫错人，出现差误。天下各个地方官府奏告于朝廷的狱吏小卒的姓名，唐宣宗也一看便都记得。有一次度支给唐宣宗上的奏文中有渍污帛一句，渍字被误写为清字，枢密承指孙隐中以为唐宣宗不一定看到了这个错字，即将错字改正，然后送交中书门下，奏状经宰相府官员签署后再送入宫禁，唐宣宗发现奏状被改，大为愤怒，加以追究，将擅自修改章奏的人处罚降职。

上密令翰林学士韦澳纂次诸州境土风物及诸利害为一书，自写而上之，虽子弟不知也，号曰《处分语》。他日，邓州刺史薛弘宗入谢，出，谓澳曰："上处分本州事惊人。"澳询之，皆《处分语》中事也。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诏；事有不可者，澳辄曰："兹事须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至旦，上疏论之；上多从之。

唐宣宗密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各州境内的风俗名物以及各种利害关系次第编纂成为一本书，韦澳自己写完后即交给唐宣宗，就连自己的子弟也不知道这件事，书名为《处分语》。有一天，邓州刺史薛弘宗入宫向唐宣宗拜谢后出朝，对韦澳说："皇上对邓州的事务了如指掌，处置和分析令人惊讶。"韦澳询问其中之事，都是《处分语》中所写的事。韦澳在翰林院，唐宣宗有时派宦官中使向韦澳传宣旨意，令他据以草写诏书；有些事韦澳认为处置不当，即对传旨的宦官说："此事必须皇上亲笔写下字据，我才敢据以草诏。"于是拖延至第二天天亮，再上疏向唐宣宗论说；唐宣宗一般都能听从韦澳的意见。

[7]秋，七月，浙东军乱，逐观察使李讷。讷，逊之弟子也，性卞急，遇将士不以礼，故乱作。

[7]秋季，七月，浙东发生军乱，驱逐观察使李讷。李讷是李逊弟弟的儿子，性情急躁，对部下将士不以礼相待，因此引起军乱。

[8]淮南饥，民多流亡，节度使杜荒于游宴，政事不治。上闻之，甲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铉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丁酉，以为太子太傅、分司。

[8]淮南发生饥荒，人民大多流亡他乡，节度使杜游宴过多，不理政事。唐宣宗得知了这些情况，甲午（十八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铉挂同平章事衔，充任淮南节度使；丁酉（二十一日），唐宣宗任杜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为闲官。

[9]九月，乙亥，贬李讷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以礼部侍郎沈询为浙东观察使。询，传师之子也。

[9]九月，乙亥（二十九日），唐宣宗下令将浙东观察使李讷贬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受杖刑四十下，发配去守恭陵。并颁下诏书："自今以后凡镇守一方的武臣违法乱纪，监军也要一同判罪。"唐宣宗另外任命礼部侍郎沈询为浙东观察使。沈询是沈传师的儿子。

[10]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为兵部待郎，充盐铁转运使。有闾阎医工刘集因缘交通禁中，上敕盐铁补场官。仲郢上言："医工术精，宜补医官；若委务铜盐，何以课其殿最！且场官贱品，非特敕所宜亲，臣未敢奉诏。"上遽批："刘集宜赐绢百匹，遣之。"他日，见仲郢，劳之曰："卿论刘事甚佳。"

[10]冬季，十一月，唐宣宗任命吏部侍郎柳仲郢为兵部侍郎，充当盐铁转运使。有一位在闾巷自由行医的医生刘集通过关系交接宫庭，唐宣宗下敕任命刘集为盐铁补场官。柳仲郢向唐宣宗上言："医工刘集医术精明，应该补为医官；如果让他管理铜盐事务，怎么来考课他的政绩，论优劣！况且场官是品秩低贱的小官，本不是陛下的特别敕令所应该亲任的，我不敢奉陛下的诏命。"唐宣宗立即批道："刘集应赐给他绢一百匹，让他回去。"几天后，唐宣宗见到柳仲郢，慰劳他说："你所议论刘集的事好极了。"

上尝苦不能食，召医工梁新诊脉，治之数日，良已。新因自陈求官，上不许，但敕盐铁使月给钱三千缗而已。

唐宣宗曾经为不能吃东西而困扰，召医工梁新来把脉诊治，治疗了几天，病情好转。梁新为此自己开口向唐宣宗要求赏一个官位，唐宣宗不予准许，只是下敕命令盐铁使每月给梁新三千缗钱而已。

[11]右威卫大将军康季荣前为泾原节度使，擅用官钱二百万缗，事觉，季荣请以家财偿之。上以季荣有开河、湟功，许之。给事中封还敕书，谏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贬季荣夔州长史。

[11]右威卫大将军康季荣先前为泾原节度使，曾擅自动用官府二百万缗钱，事被察觉，康季荣请求用自己的家财抵偿。唐宣宗以康季荣有开辟河、湟地区的战功，表示允许。给事中封还诏敕，谏官也向唐宣宗上言劝谏，十二月，庚辰（初五），康季荣被贬官任夔州长史。

[12]江西观察使郑祗德以其子颢尚主通显，固求散地，甲午，以祗德为宾客、分司。

[12]江西观察使郑祗德因为自己的儿子的郑颢娶公主为妻，位望通显，一再要求得到一个散官的头衔，甲午（十九日），唐宣宗调郑祗德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任闲职。

十年（丙子、856）

十年（丙子，公元856年）

[1]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郑郎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

[1]春季，正月，丁已（十三日），唐宣宗任命御史大夫郑朗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

[2]上命裴休极言时事，休请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休不敢复言。二月，丙戌，休以疾辞位；不许。

[2]唐宣宗让裴休极尽所言，议论当大事，裴休请求唐宣宗尽早立皇太子，唐宣宗说："如果立皇太子，那朕就将成为闲人了。"裴休不敢再说了。二月，丙戌（十三日），裴休以有病要求辞去官位，唐宣宗不允许。

[3]三月，辛亥，诏以"回鹘有功于国，世为婚姻，称臣奉贡，北边无警，会昌中虏廷丧乱，可汗奔亡，属奸臣当轴，遽加殄灭。近有降者去，已历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归复牙帐，当加册命。"

[3]三月，辛亥（初八），唐宣宗颁布诏书，以"回鹘曾有功于我大唐，世代与皇室通婚姻，向我大唐皇帝称臣并奉献贡物，使我北部边境无须警戒。会昌年间回鹘王廷丧乱，可汗四外奔亡，当时正值奸臣李德裕掌握大唐中枢朝政，于是对回鹘残部加以歼灭。近来有归降我朝的回鹘人说，已历现在已为回鹘可汗，目前寓居于安西地区，等到他收复并回到原先回鹘王廷所在的牙帐时，朕将正式册命他为回鹘国可汗。"

[4]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澳为人公直，既视事，豪贵敛手。郑光庄吏恣横，积年租税不入，澳执而械之。上于延英问澳，澳具奏其状，上曰："卿何以处之？"澳曰："欲置于法。"上曰："郑光甚爱之，何如？"对曰："陛下自内庭用臣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积弊；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辟，是陛下之法独行于贫户，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我不置；卿与痛杖，贷其死，可乎？"对曰："臣不敢不奉诏，愿听臣且系之，俟征足乃释之。"上曰："灼然可。朕为郑光故挠卿法，殊以为愧。"澳为府，即杖之；督租数百斛足，乃以吏归光。

[4]唐宣宗因为京兆地方很久得不到治理，夏季，五月，丁卯（二十五日），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韦澳为人公正爽直，既到京兆府上任办公，豪猾贵戚均有所收敛，不敢为非做歹。国

舅郑光庄国的庄吏骄横无比，多年的租税不交官府，韦澳将他逮捕并锁了起来。唐宣宗于延英殿问韦澳，韦澳将逮捕郑光庄吏的原委全部向唐宣宗陈奏，唐宣宗说：“你怎么处置他呢？”韦澳回答说：“将依照法律处置。”唐宣宗又说：“郑光特别喜爱这位庄吏，怎么办呀？”韦澳回答说；“陛下从宫禁内庭的翰林院任用我为京兆尹，希望我清扫京畿地区多年的积弊；如果郑光的庄吏多年为蠹害，却能得到宽大免于刑事处分，那么陛下所制定的法律，看来只是用来约束贫困户，我实在是不敢奉陛下的诏命再去办事了。”唐宣宗说：“你说的确实全合乎道理，但联舅舅郑光的面子朕不能不顾；你可以用棍杖狠狠地处罚庄吏，但免他一死，行吗？”韦澳回答说：“我不敢不听从陛下的当面诏告，请求陛下让我关押那个骄横的庄吏，等到他租税交足之后再释放他。”唐宣宗说：“你的话灼然可行，朕为母舅郑光的缘故阻挠你依法行事，的确是惭愧呀。”韦澳回到京兆府，即重杖庄吏；督促他交满数百斛租税后，才将他交还郑光。

[5]六月，戊寅，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

[5]六月，戊寅（初七），唐宣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休挂同平章事衔，出任宣武节度使。

[6]司农卿韦欲求夏州节度使，有术士知之，诣门曰：“吾善醮星辰，求官无不如意。”信之，夜，设醮具于庭。术士曰：“请公自书官阶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韦有异志，令我祭天。”举家拜泣曰：“愿山人赐百口之命！”家之货财珍玩尽与之。逻者怪术士服鲜衣，执以为盗；术士急，乃曰：“韦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财求我耳。”事上闻。秋，九月，上召面诘之，具知其冤，谓宰相曰：“韦城南甲族，为奸人所诬，勿使狱吏辱之。”立以术士付京兆，杖死，贬永州司马。

[6]司农卿韦企图求夏州节度使官位，有一个术士知道了韦的心事，即登韦家门造访，说：“我善于占星术，为人求官没有不如愿的。”韦相信了术士的话，夜晚，于庭院摆设好占星用的用具。术士说；“请您自己在纸上写上您想求得的官阶。”术士得到韦手写的求官字条后，即对着天空大声呼喊：“韦有异志，让我为他祭天。”韦惊恐万状，举家向术士拜求并哭泣，说；“希望山人赐给百口之家活命之

路！”家中的财产珍玩全部给术士。巡逻闾巷的军吏对术士穿一身新衣服感到奇怪，以为是他盗贼加以逮捕；术士窘急，于是招供说：“韦让我为他祭天，我要告发他，他即以家财求我闭嘴。”此事上报唐宣宗。秋季，九月，唐宣宗将韦召来当面审问，知道了韦的全部冤情，便对宰相说：“韦出身于京城之南最大的望族，被奸人所诬谄，不要让狱吏任意污辱了他。”立即将术士送交京兆府治罪，杖刑打死，韦被贬为永州司马。

[7]户部侍郎、判户部、驸马都尉郑颢营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与书曰：“闻汝已判户部，是吾必死之年；又闻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颢惧，累表辞剧务。冬，十月，乙酉，以颢为秘书监。

[7]户部侍郎、判户部、驸马都尉郑颢急切地钻营权位，企图当宰相。郑颢的父亲郑祗德给郑颢写信说：“听说你已掌判户部事务，这可是我必死之年；又听说你企图求得宰相职，这更是我必死之日呀！”郑颢收信后深感畏惧，多次向唐宣宗上表请求辞去繁重的政务。冬季，十月，乙酉（十五日），唐宣宗任命郑颢为秘书监。

[8]上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使者至灵武，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十一月，辛亥，册拜为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以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8]唐宣宗派遣使者到安西去镇抚回鹘部族，使者来到灵武，正值回鹘可汗派遣使臣入唐朝朝贡，十一月，辛亥（十二日），唐宣宗册拜回鹘可汗为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使命卫尉少卿王端章充当册封使者。

[9]吏部尚书李景让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侄可乎！是使陛下不得亲事七庙也，宜迁四主出太庙，还代宗以下入庙。”诏百官议其事，不决而止。时人以是薄景让。

[9]吏部尚书李景让向唐景宗上言：“穆宗是陛下的兄长。敬宗、文宗、武宗是陛下兄长的儿子，陛下敬拜兄长还说得过去，敬拜自己的侄子怎么说得过去呢！为要让陛下不必亲自去敬拜七庙，所以应该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位神主移出太庙，而将唐代宗以下各宗移入太庙。”唐宣宗诏命朝廷百官讨论这件事，众口不一，无法裁决，最后不了了之，当时人对李景让逢迎宣宗的这种作法表示鄙薄。

[10]敕"于灵感"、会善二寺置戒坛，僧、尼应填阙者委长老僧选择，给公凭，赴两坛受戒，两京各选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罢之，堪者给牒，遣归本州。不见戒坛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选旧僧、尼旧僧、尼无堪者，乃选外人。"

[10]唐宣宗颁下诏敕："在灵感、会善二座寺庙设置戒坛，应该填补空缺的僧侣和尼姑交由长老僧来进行选择，官府发给证书，让他们赴灵感、会善两坛受佛教戒律，两京长安、洛阳各选出能持戒行的大德和尚十人主持受戒之事。有不堪受戒的就罢除他的僧尼身份，能接受佛教戒律的不发给度牒，让他们回归本州。各地寺院若不见灵感、会善二寺发给的公家度牒，不得私容任何僧、尼。要先选择旧僧侣和尼姑，旧僧侣、尼姑没有合适者，再选择外人。"

[11]壬辰，以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由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无知者。前此一日，令枢密宣旨于学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同平章事。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覆奏："邺所判度支应罢否？"上以为归长等佑之，即手书慎由名及新命付学士院，仍云"落判户部事"。邺，明之八世孙也。

[11]壬辰（疑误），唐宣宗任命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由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唐宣宗每次任命宰相，左右人没有谁能预先知道。前一日，唐宣宗命令枢密使于翰林学士院宣旨，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为同平章事。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当即复奏于唐宣宗，问道："萧邺所任判度支是否应该罢除？"唐宣宗认为宦官王归长等人是想于内廷助萧邺一把，当即手写崔慎由的名字及新的使命交付翰林学士院，然后说道："不再判户部事。"萧邺是南朝梁贞阳侯萧渊阳的八世孙。

[12]内园使李敬遇郑明不避马，朗奏之，上责敬，对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衔敕命，横绝可也；岂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

[12]宦官内园使李敬在路上遇到宰相郑朗，不躲避郑朗的马，郑朗奏告唐宣宗，唐宣宗责备李敬，李敬回答说："供奉皇帝的宦官按惯例可以不避宰相的马。"唐宣宗说："如果你奉朕的敕命办公事，骄横也还可以；岂能私自了宫而不躲避宰相的马呢！"于是命令李敬脱去有标志其内官身份地位颜色的衣服，发配到南衙服役。

十一年（丁丑、857）

十一年（丁丑，公元857年）

[1]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书右丞夏侯孜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先是，判户部有缺，京兆尹韦澳奏事，上欲以澳补之。辞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难以处繁剧，屡就陛下乞小镇，圣恩未许。”上不说。及归，其甥柳尤之，澳曰：“主上不与宰辅佥议，私欲用我，人必谓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尔知时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为河阳节度使，，仲郢之子也。

[1]春季，正月，丙午（初七），唐宣宗任命御史中丞兼尚书右丞夏侯孜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先前，判户部一职有缺，京兆尹韦澳上朝向唐宣宗奏事，唐宣宗想让韦澳补任判户部一官。韦澳推辞说：“我这些年精神和身体都衰老消耗过度，实在难以再处置繁杂艰巨的事务，多次向陛下乞求去主管一个小镇，而一直没有获得陛下的恩准。”唐宣宗听后很不高兴。韦澳回到家中，外甥柳怕韦澳说错了话，深感忧虑，韦澳说；“皇上不与宰辅官商议，私下里想任用我，人们必定会说我通过其他关系得官，这怎么能够说得清楚！你知道当今的政治越来越糟吗？这都是由于我们这些当的贪图名位所引起的呀。”丙辰（十七日）唐宣宗任命韦澳为河阳节度使。柳柳仲郢的儿子。

[2]上欲幸华清宫，谏官论之甚切，上为之止。上乐闻规谏，凡谏官论事、门下封驳，苟合于理，多屈意从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手而读之。

[2]唐宣宗想去华清宫，谏官们极力上言加以劝阻，为此唐宣宗放弃了去华清宫游玩的想法。唐宣宗喜欢听规谏之言，凡是谏官们论事、门下省封驳，只要合乎情理，大都能虚心接受，表示听从。得到重臣所奏上的章疏，必烧香洗手然后阅读。

[3]二月，辛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謩为相，议事于上前，他相或委曲规讽，謩独正言无所避，上每叹曰；“謩绰有祖，我心重之。”然竟以刚直为令狐所忌而出之。

[3]二月，辛巳（十三日），唐宣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挂同平章事衔，充任西川节度使。魏謩为宰相，在唐宣宗面前议政事时，其他宰相多不敢直言，有时不过委曲婉转地规劝几句，唯独魏謩敢直言无所避讳，唐宣宗每次听到魏謩的直言规讽之后，总是赞叹

说："魏暮有其先祖魏徽的遗风，我从心里敬重他。"然而，竟因为刚直不阿而为令狐所忌，被挤出朝廷外任节度使。

[4]岭南溪洞蛮屡为侵盗；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将军宋涯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为安南经略使。容州军乱，逐经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为容管经略使。

[4]岭南地区的溪洞蛮人屡次侵盗；夏季，四月，壬申（初五），唐宣宗任命右千牛大将军宋涯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初九），又任命宋涯为安南经略使。容州发生军乱，驱逐经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二十七日），唐宣宗任命宋涯为容管经略使。

[5]甲午，立皇子灌为卫王，为广王。

[5]甲午（二十八日），唐宣宗立皇子李灌为卫王，李为广王。

[6]秋，七月，庚子，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6]秋季，七月，庚子（初五），唐宣宗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为同平章事，依旧掌判度支。

[7]教坊祝汉贞，滑稽敏给，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咏有如宿构，由是宠冠诸优。一日，在上前抵掌诙谐，颇及外事，上正色谓曰："我畜养尔曹，正供戏笑耳，岂得辄预朝政邪！"自是疏之。会其子坐赃，杖死，流汉贞于天德军

[7]宫廷教坊里有一个优人名祝汉贞，为人滑稽敏捷，唐宣宗有时随意指着某一物件，让祝汉贞当场表演口戏，祝汉贞即照着唐宣宗所指物编造故事笑话，口若悬河，就象早已编造好了一样，使听者捧腹大笑，于是得到唐宗的喜爱，受宠超过其他各位伎优。一天，祝汉贞又在唐宣宗面前拍着手掌表演诙谐戏，所说口戏涉及到许多外朝政事，唐宣宗马上正色训斥祝汉贞："我养你们这群优人，只是要你演戏以供我嬉笑休息罢了，你岂得随意干预朝政呢！"从此以后即对祝汉贞疏远。正值祝汉贞的儿子因贪赃判杖刑被乱棍打死，唐宣宗即将祝汉贞流放于天德军。

乐工罗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晓音律，尤有宠。程恃恩暴横，以睚眦杀人，系京兆狱。诸乐工欲为之请，因上幸后苑奏乐，乃设虚坐，置琵琶，而罗拜于庭，且泣。上问其故，对曰："罗程

负陛下，万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绝艺，不复得奉宴游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罗程艺，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杀之。

宫廷乐工罗程，善于弹奏琵琶，自唐武宗朝已得到宠幸；唐宣宗平素通晓音律，对罗程更加宠爱。罗程依恃皇帝的恩宠暴虐专横，有人对他瞪一眼，就将人杀死，因此被京兆府逮捕入狱。宫廷诸乐工想请求唐宣宗赦罗程，待唐宣宗到后苑听音乐演奏时，为罗程设一虚坐，放上罗程的琵琶，并一起跪拜于庭前，哭泣不已。唐宣宗问诸乐工为何哭泣，乐工们回答说：“罗程辜负了陛下的恩情，罪该万死，但我们可惜罗程的琵琶演奏是天下无双的绝艺，恐怕以后在陛下的宴会和游乐中，再也听不到这样精美的表演了。”唐宣宗说：“你们可惜的是罗程的琵琶演奏技艺，朕所珍惜的是高祖、太宗留下的法律。”最后，罗程被判处杖刑，被乱棍打死。

[8]八月，成德节度使王绍鼎薨。绍鼎沈湎无度，好登楼弹射人以为乐，众欲逐之；会病薨，军中立其弟节度副使绍懿。戊寅，以绍懿为成德留后。

[8]八月，成德节度使王绍鼎去世。王绍鼎沈缅于酒色，狂饮无度，喜欢登楼台用弓弹射楼下路人，作为娱乐，部下兵众企图驱逐他；正好王绍鼎得病死，成德军立他的弟弟节度副使王绍懿主掌军政。戊寅（十四日），唐宣宗任命王绍懿为成德留后。

[9]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师卢钧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9]九月，辛酉（二十七日），唐宣宗任命太子太师卢钧以同平章事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10]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御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承勋，光弼之孙也。先是，吐蕃酋长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来降，拜武卫将军；承勋利其羊马之富，诱之入凤林关，居秦州之西。承勋与诸将谋执延心，诬云谋叛，尽掠其财，徙其众于荒远；延心知之，因承勋军宴，坐中谓承勋曰：“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延心欲入见天子，请尽帅部众分徙内地，为唐百姓，使西边永无扬尘之警，其功亦不愧于张义潮矣。”承勋欲自有其功，犹豫未许，延心复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内徙，但惜秦州无所复恃耳。”承勋与诸将相顾默然。明日，诸将言于承勋曰：“明公首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

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若从延心之谋，则西陲无事，朝廷必罢使府，省戍兵，还以秦州隶凤翔，吾属无所复望矣。”承勋以为然，即奏延心为河、谓都游弈使，使统其众居之。

[10]冬季，十月，己巳（初五），唐宣宗任命秦成防御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李承勋是李光弼的孙子。先前，吐蕃酋长尚延心率河州、谓州两州的部落归降唐朝，被任为武卫将军；李承勋贪图尚延心部众的羊马财富，将尚延心引诱至凤林关，居住到秦州以西地区。李承勋与部下诸将又谋划逮捕尚延心，诬称他谋叛，将他的财产全部抢来，并将他的部众迁徙于荒凉的边外地区；尚延心知道李承勋的阴谋，有一次参加李承勋的军宴，于坐席之中对李承勋说；“河州、渭州两州之地，土地空旷，人烟稀少，因此常闹饥荒瘟疫。唐朝人多向内地平凉川、蔚如川、落门川这三川地区迁徙，吐蕃人也都远远地逃遁于叠宕以西地区，致使二千里地间，寂静而无人烟。尚延心我想入朝廷去见大唐天子，请求率领部众分别迁徙于内地，成为唐朝的百姓，使唐朝的西部边境永远不再出现战马扬尘的警报，这样的功劳也许不会亚于张义潮吧。”李承勋企图将此功劳归于自己，犹豫不决，未给尚延心以许诺，尚延心又说：“我既然准备入朝廷，将部落迁徙到内地，只是可惜秦州不再有所依恃了。”李承勋听后与部下诸将面面相觑，无话可说。第二天，诸将向李承勋上言说：“您首先在秦州开置营田，设置防御使府，拥有军队万人，由朝廷度支发给军饷，我们将士没有作战守御的劳苦，却能收到耕垦交易的厚利。如果听从尚延心的谋议，就会使西部边陲无战事，朝廷必定要罢除防御使府，裁省戍边军队，将秦州归还凤翔镇领辖，我们就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李承勋认为说得有理，即向唐宣宗上奏，请求任命尚延心为河、谓两州都游弈使，让他统率其部众居住于这两州地方。

[11]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朗以疾辞位；壬申，以朗为太子太师。

[11]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朗因患疾病要求辞去相位；壬申（初八），唐宣宗任命郑朗为太子太师。

[12]上晚节颇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轩辕集于罗浮山。

[12]唐宣宗晚年很迷信神仙道教，派遣宦官充当使者到罗浮山迎接道士轩辕集。

[13]王端章册立回鹘可汗，道为黑车子所塞，不至而还。辛卯，贬端章贺州司马。

[13]王端章被派往安西册立回鹘可汗，因道路被黑车子所堵塞，没有到达目的地而返回。辛卯（二十七日），唐宣宗将王端章贬为贺州司马。

[14]十一月，壬寅，以成德军留后王绍懿为节度使。

[14]十一月，壬寅（初八），唐宣宗任命成德军留后王绍懿为节度使。

[15]十二月，萧邺罢判度支。

[15]十二月，萧邺被罢去判度支的职务。

十二年（戊寅、858）

十二年（戊寅，公元858年）

[1]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式有才略，至交趾，树木为栅，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选教士卒甚锐。顷之，南蛮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闲，遣译谕之，中其要害，蛮一夕引去，遣人谢曰："我自执叛獠耳，非为寇也。"安南都校罗行恭，久专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护中军才羸兵数百；式至，杖其背，黜于边徼。

[1]春季，正月，唐宣宗任命康王傅、分司东都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王式有雄才大略，到达交趾，用棘树木扎栅寨，其牢固可以支持数十年。栅寨外掘深壕堑，可将城中的水排泄出去，壕堑外种植竹子，使贼寇不能冒犯。又精选并教练士兵，使军队勇锐无比。不久。南诏蛮军来侵，距离交趾只有半天的路程；王式意态安闲，派遣翻译往南诏军中，告谕唐军早已作好防御准备，于蛮军不利，南诏蛮军闻讯后在一个夜间即退走，并派人向王式道谢说："我们是来追捕叛乱的獠族人的，并不是要侵寇唐朝境土。"安南都护府的都将罗行恭，专制府政已很久，麾下有精兵二千人，都护府的中军才有弱兵几百人；王式来到安南，用棍杖打罗行恭的背，以处罚他的专横，并将他罢黜到边境地方。

[2]初，户部侍郎、判度支刘为翰林学士，上器重之。时为河东节度使，手诏征入朝，奏发河东，外人始知之。戊午，以同平章事。，

仁轨之五世孙也。

[2]起初，户部侍郎、判度支刘为翰林学士，唐宣宗对他十分器重。这时刘任河东节度使，被唐宣宗以手诏征召回朝廷，刘向唐宣宗上奏，告知已从河东出发，朝外百官才知道这件事。戊午（二十五日），唐宣宗任命刘为同平章事。刘是刘仁轨第五世孙。

与崔慎由议政于上前，慎由曰；“惟当甄别品流，上酬万一。”曰：“昔王夷甫祖尚浮华，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当循名责实，使百官各称其职；而遽以品流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无以对。

刘与崔慎由唐宣宗面前议论政事，崔慎由说；“应该甄别百官的等级辈份，皇上据此赐与职位。”刘说：“西晋时王夷甫祖尚浮华，妄将官员分为清浊流品，结果演成大祸，使中原地区变成了废丘。今天是明君在位，盛明之朝，应当根据实际才能任命官职，使百官能各称其职；如果为政以甄别百官的品流为先务，我不知道哪一天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安享太平！”崔慎由无言以对。

[3]轩辕集至长安，上召入集中，问曰：“长生可学乎？”对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则自然受大遐福，何处更求长生！”留数月，坚求还山，乃遣之。

[3]道士轩辕集来到长安，唐宣宗将他召入宫禁中，问道：“长生不死可以学得到吗？”轩辕集回答说：“为帝王的人只要屏弃欲念，崇尚道德，就自然会有长命延年的福气，哪里还有什么地方能求得长生不死呢！”留居宫禁几个月后，轩辕集坚决要求返回罗浮山，唐宣宗于是放他回去。

[4]二月，甲子朔，罢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宫人于诸陵。

[4]二月，甲子朔（初一），唐宣宗罢除公卿大臣朝拜唐穆宗光陵的礼仪，以及唐穆宗忌日到其陵墓起居行香之礼，又命令将全部宫人移居于诸皇帝的陵墓前居住，朝夕供奉。

[5]戊辰，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为东川节度使。

[5]戊辰（初五），唐宣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为东川节度使。

上欲御楼肆赦，令狐曰：“御楼所费甚广，事须有名；且赦不可数。”上不悦，曰：“遣朕于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储宫，四海属望。若举此礼，虽郊祀亦可，况于御楼！”时上饵方士药，已觉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闻之，俯首不复言。旬日，慎由罢相。

唐宣宗想登丹凤楼宽赦罪犯，令狐说：“登楼大赦，军士庶民都要有恩给，费用太大，而且做这样一件影响巨大的事，应该有正当的名份；何况大赦的事不可多。”唐宣宗听后很不高兴，说：“对于朕来讲，登楼大赦以什么名份为最合适！”崔慎由说：“陛下至今还没有建立储宫，安排皇位继承人是四海之内广大臣民所日夜盼望的事。如果举行册立皇太子的典礼，就是举行郊祀典礼也可以，更何况于登楼大赦呢！”当时唐宣宗吃方士所炼的丹药，内心已感觉燥热饥渴，而外人并不知道，唐宣宗对臣下的猜忌疑虑已经很深重，听到崔慎由的话，低头不再说话。几天后，崔慎由即被罢除宰相位。

[6]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弟虔晃为勃海王。

[6]勃海王李彝震去世。癸未（二十日），唐宣宗立彝震的弟弟李虔晃为勃海王。

[7]夏，四月，以右街使、驸马都尉刘异为宁节度使，异尚安平公主，上妹也。

[7]夏季，四月，唐宣宗任命右街使、驸马都尉刘异为宁节度使。刘异所娶安平公主，是唐宣宗的妹妹。

[8]庚子，岭南都将王令寰作乱，囚节度使杨发。发，苏州人也。

[8]庚子（初九），岭南都将王令环发动叛乱，将节度使杨发囚禁。杨发是苏州人。

[9]戊申，以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9]戊申（十七日），唐宣宗任命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夏侯孜为同平章事。

[10]五月，丙寅，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刘薨。病笃，犹手疏论事，上甚惜之。

[10]五月，丙寅（初六），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刘去世。刘病重之时，仍然给唐宣宗手写疏奏议论政事，唐宣宗对他的死深感痛惜。

[11]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之从父弟也。辛巳，以泾原节度使李承勋为岭南节度使，发邻道兵讨乱者，平之。

[11]唐宣宗将任命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经命令宦官中使赐给李燧岭南节度使的符节，但所颁诏书被给事中萧封驳退还；当时唐宣宗正在奏乐游玩，没有闲暇再召宦官中使执行任务，即派遣身边的一名伎优去追回符节，结果，岭南节度使的符节在刚送到李燧的家门口时被追回。萧是萧的堂弟。辛巳（二十一日），唐宣宗任命泾源节度使李承勋为岭南节度使，调发与岭南相邻的数道军队，征讨王令环的叛乱，最后将岭南平定。

[12]是日，湖南军乱，都将石载顺等逐观察使韩，杀都押牙王桂直。待将士不以礼，故及于难。

[12]这一天，湖南又发生军乱，都将石载顺等人将湖南观察使韩驱逐出境，杀死都押牙王桂直。韩不以礼对待部下将士，所以遭此动乱。

[13]六月，丙申，江西军乱，都将毛鹤逐观察使郑宪。

[13]六月，丙申（初六），江西发生军乱，都将毛鹤将江西观察使郑宪驱逐出境。

[14]初，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强市蛮中马牛，一头止与盐一斗；又杀蛮酋杜存诚。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

[14]起初，安南都护府都护李涿为政贪鄙暴虐，强迫蛮人将马牛卖给他，一头马或一头牛只给盐一斗，又杀死蛮人酋长杜存诚。广大蛮人怨恨愤怒，于是勾结南诏王国的军队侵犯唐朝边境。

峰州有林西原，旧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绾洞蛮，其酋长曰李由独，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知峰州者言于涿，请罢戍兵，专委由独防遏；于是由独势孤，不能自立，南诏拓东节度使以书诱之，以甥妻其子，补拓东押牙，由独遂帅其众臣于南诏。自是安南始有蛮患；是月，蛮寇安南。

安南都护府所辖峰州有林西原，原有防冬兵六千人，在林西原旁边有七绾洞蛮，有酋长名叫李由独，经常协助中国戍守边境，并向唐朝

州县地方官输纳租赋。掌峰州行政的地方官向李涿上言，请求罢去林西原防冬的六千戍兵，把戍守边境防止蛮寇的责任委交给李由独。李由独由于势力孤单，不能自立，南诏王国的拓东节度使给李由独写信，劝诱他叛唐，并将外甥女嫁给李由独的儿子，补任李由独为南诏王国的拓东押牙，李由独于是率领其部众向南诏王称称臣。从此以后安南开始有了蛮患；这一月，南诏蛮军侵寇安南。

[15]秋，七月，丙寅，宣州都将康全泰作乱，逐观察使郑薰，薰奔扬州。

[15]秋季，七月，丙寅（初七），宣州都将康全泰发动叛乱，将宣州观察使郑薰驱逐出境；郑熏逃奔到扬州。

[16]丁卯，右补阙内供奉张潜上疏，以为："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办而甄奖。窃惟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一朝有变，所蓄之财悉遭剽掠；又发兵致讨，费用百倍，然则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长吏，不增赋敛，不减粮赐，独节游宴，省浮费，能致羡余者，然后赏之。"上嘉纳之。

[16]丁卯（初八），右补阙内供奉张潜向唐宣宗上疏，认为："藩镇使府每当主政官按期调任它官的时候，都得向朝廷奏告使府仓库所蓄积的钱粮数目，将规定数额之外的余额多作为吏部考课的治绩，朝廷也以此来进行甄别奖励。我想藩镇使府的财赋，所出有常数，如果不是对所管下的民众聚敛过多，以及停废所部将士的军饷，减扣士兵的衣，那朝廷所定税额之外的余额从什么地方而来！近来南方几个藩镇常有不安宁，都是这个缘故。一旦发生变故，使府仓库所积蓄的财富全部遭到抢劫，而朝廷又调发军队去讨伐，所需费用更是使府仓库所畜财物的百倍，这们来看对朝廷又有什么利益！希望自今以后，凡藩镇使府主政官吏，不必增加对管内民众的赋敛，不准减少所税将士的赐粮，并且节制府帅长官的游宴之费，省下一切浮华费用，能这样在朝廷现定的赋税数额之外而有余额，当然可以得到奖赏。"唐宣宗对张潜的疏奏表示同意，并对他的建议加以采纳。

[17]容管奏都虞侯来正谋叛，经略使宋涯捕斩之。

[17]容管军奏告朝廷，都虞候来正阴谋策动叛乱，被经略使宋涯拘捕并斩首。

初，忠武军精兵皆经黄冒着，号黄头军。李承勋以百人定岭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装，亦定容州。

起初，忠武军的精兵都头戴黄帽，号称黄头军。李承勋率黄头军一百人平定岭南，宋涯让麾下精兵仿效忠武黄头军的服装，也平定了容州。

安南有恶民，屡为乱，闻之，惊曰："黄头军渡海求袭我矣！"相与夜围交趾城，鼓噪："愿送都护北归，我须此城御黄头军。"王式方食，或劝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动，则城溃矣。"徐食毕，擐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将旗，坐而责之，乱者反走。明日，悉捕诛之。有杜守澄者，自齐、梁以来拥众据溪洞，不可制。式离间其亲党，守澄走死。安南饥乱相继，六年无上供，军中无犒赏，式始修贡赋，飨将士。占城、真腊皆复通使。

安南有一群顽固刁民，屡次发动叛乱，听说宋涯率黄头军平定了容州，惊慌失措地呼喊："黄头军渡海来袭击我们了！"于是一同在夜晚围住交趾城，大声说："我们愿送都护回到北方去，这座城须留给我们抵御黄头军。"安南都护王式正在吃饭，有人劝他出城躲避一下。王式说："我的脚只要一动，交趾城就要被攻破了。"他慢慢地将饭吃完，然后披甲，率左右将佐登上城楼，将大将旗挂好，坐在帅椅上怒声责备城下叛民全部逮捕，一齐处死。有一个叫杜守澄的人，其家族自南朝齐、梁以来拥宗族部众占据溪洞，官府不能制服。王式采取离间杜氏宗族亲党的办法，使杜守澄逃走并被打死。安南地区由于饥荒和变乱相继，有六年时间没有向京师供输钱帛，都护府军中也没有犒赏，王式开始修复贡赋，犒赏将士，使客内安宁。占城国、真腊国也都重新派来使者与唐朝通使。

[18]淮南节度使崔铉奏已出兵讨宣州贼；八月，甲午，以铉兼宣歙观察使。己亥，以宋州刺史温璋为宣州团练使。璋，造之子也。

[18]淮南节度使崔铉奏告朝廷，声称已经派出军队去征讨宣州叛贼；八月，甲午（初六），唐宣宗命崔铉兼任宣歙观察使。己亥（十一日），又任命宋州刺史温璋为宣州团练使。温璋是温造的儿子。

[19]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漂没数万家。

[19]河南、河北、淮南地区发生大水灾，徐州、泗州地方的洪水深达五丈，有数万户人家被漂没于洪水中。

[20]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辞，上曰：“建州去京师几何？”对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为政善恶，朕皆知之，勿谓其远！此阶前则万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慑失绪，上抚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职贬复州司马。

[20]冬季，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朝向唐宣宗辞行，唐宣宗说：“建州距离京师有多远？”于延陵回答说：“八千里。”唐宣宗说：“你到建州后为政的善恶，朕都知道，不要以为距朝廷太远就胡作非为！万里之遥就象在这台阶之前一样，你知道吗？”于延陵被吓得惊恐失措，应对错乱，唐宣宗抚慰他并让他出宫。于廷陵到建州刺史任，最后因为不称职而被贬为复州司马。

令狐拟李远杭州刺史，上曰：“吾闻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曰：“诗人托此为高兴耳，未必实然。”上曰：“且令往试观之。”

令狐想任用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说：“我听说李远写过这么一句诗：‘长日唯消一局棋’，这样一个棋迷怎么能处理好人事！”令狐说：“诗人写诗，假托下棋以尽其兴致，以为高兴罢了，李远未必当真如此。”唐宣宗说：“可暂且让李远任杭州刺史，试一试看吧。”

上诏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之。令狐尝徙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见其谢上表，以问，对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权！”时方寒，汗透重裘。

唐宣宗颁布诏令，命令各州刺史不得外调到他处做官，必须先到京师长安朝见皇帝，由皇帝当面考察其能否胜任政务，然后再委任官职。令狐曾经将其故旧迁任邻州刺史，未到京师就顺路赶到任所上任。唐宣宗见到这位刺史所上的谢恩表文，就其不到京师朝见皇帝一事询问令狐，令狐回答说：“因为所迁州治任所较远，所以不来长安，以省去迎送的礼节。”唐宣宗说：“朕以天下各州刺史大多用非其人，成为百姓的蠹害，所以想一一召见，当面询问他们上任后的施政方略，以知道他们的优劣，便于对他们进行升降黜陟。然而，我的诏令

既已颁发，你却废弃搁置不用，看来宰相有权真可畏！”当时天气还很寒冷，令狐竟吓得汗流浃背，连几层衣服都湿透了。

上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尝见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一刻许，复整容曰：“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复得相见。”乃起入宫。令狐谓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

唐宣宗临朝听政视事时，接待问对群臣犹如对待宾客，就是他的左右近侍，也不曾见过他有倦意。每次宰相奏对政事时，近旁没有一人站立，其威严的神态令人不敢仰视。宰相奏事完毕后，唐宣宗忽然会怡然放松地说：“我们可以谈些闲话了！”接着就问宰相们街道闾巷的细微事，有时谈论宫禁中游宴的事，凡琐絮之事无所不谈。谈了一刻钟左右，唐宣宗又收起面孔，训诫宰相们说：“你们这几人应当好自为之，朕经常忧虑你们会辜负朕，使以后不再能相见。”说完后即自御座起身回宫。令狐对人说：“我当了十年宰相，操掌政柄，最得皇上的恩遇；但每次在延英殿与皇上奏对政事，没有不汗流沾衣的！”

[21]初，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以封疆险阔，素多盗贼，选精兵数百人别置营训练，号捕盗将。及湖南逐帅，诏商讨之。商遣捕盗将二百人讨平之。

[21]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因为所管辖的疆域峻险广阔，平素就多有盗贼出没，于是挑选精兵数百人另外编成营队进行训练，号称捕盗将。当湖南发生驱逐主帅的军乱时，唐宣宗颁发诏书命令徐商率军队去镇压。徐商奉诏派遣捕盗将二百人即将湖南叛乱的军队平灭。

[22]崔铉奏克宣州，斩康全泰及其党四百余人。

[22]崔铉奏告朝廷，宣称已攻克宣州城，斩叛将康全泰及其党羽四百余人。

[23]上以光禄卿韦宙父丹有惠政于江西，以宙为江西观察使，发邻道兵以讨毛鹤。

[23]唐宣宗因为光禄卿韦宙的父亲韦丹在江西主政时曾有良好的政绩，任命韦宙为江西观察使，并调发与江西相邻道的军队，以讨伐毛鹤。

[24]崔铉以宣州已平，辞宣歙观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温璋为宣歙观察使。

[24]崔铉以宣州已经平定，请求辞去宣歙观察使的职务。十一月，戊寅（二十一日），唐宣宗任命温璋为宣歙观察使。

[25]兵部侍郎、判户部蒋伸从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颇易得，人思儌幸。"上惊曰："如此，则乱矣！"对曰："乱则未乱；但儌幸者多，乱亦非难。"上称叹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异日不复得独对卿矣。"伸不谕。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25]兵部侍郎、判户部蒋伸从容地向唐宣宗上言："近日来官位得来似乎很容易，人们都存有侥幸心理。"唐宣宗大为惊奇地说："如果是这样，就乱了！"蒋伸接着说："乱倒还不至于；但心存侥幸的人太多，要乱倒是不难。"唐宣宗对蒋伸的上言倍加称叹。蒋伸起身要走，唐宣宗再三留住他，说："别的时间就不再能单独与你谈论政事了。"十二月，甲寅（二十七日），唐宣宗任命蒋伸为同平章事，充任宰相。

[26]韦宙奏克洪州，斩毛鹤及其党五百余人。宙过襄州，徐商遣都将韩季友帅捕盗将从行。宙至江州，季友请夜帅其众自陆道间行，比明，至洪州，州人不知，即日讨平之。宙奏留捕盗将二百人于江西，以季友为都虞候。

[26]韦宙向朝廷奏告攻克洪州，斩叛军都将毛鹤及其党羽五百余人。韦宙路过襄州时，徐商派遣都将韩季友率领捕盗将随韦宙赴任讨贼。韦宙等至江州，韩季友请求乘夜率其部众由陆路小道先行，至第二天天亮即赶到兴州城下，城里人毫不知觉，于是当天即将毛鹤叛军讨平。韦宙奏请朝廷留下捕盗将二百人于江西，以韩季友任都虞候。

十三年（己卯、859）

十三年（己卯，公元859年）

[1]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

[1]春季，正月，戊午朔（初一），唐宣宗宣布大赦天下。

[2]三月，割河东云、蔚、朔三州隶大同军。

[2]三月，唐朝廷将河东所辖云州、蔚州、朔州三州之地割归大同军领辖。

[3]夏，四月，辛卯，以校书郎于琮为左拾遗内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即而中寝，宰相请其故，上曰：“朕近与此女子会食，对朕辄折匕箸。性情如是，岂可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广德公主。二公主皆上女。琮，敖之子也。

[3]夏季，四月，辛卯（初五），唐宣宗任命校书郎于琮为左拾遗内供奉。起初，唐宣宗想让于琮娶永福公主，后又将婚事搁置下来，宰相问其中缘故，唐宣宗说：“朕近日与这个女儿在一起吃饭，当朕的面她就把筷子折断。她性情这样坏，怎么可以做士大夫的妻子！”于是命于琮改娶广德公主。二位公主都是唐宣宗的亲生女儿。于琮是于敖的儿子。

[4]武宁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士卒，士卒噪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将军田牟尝镇徐州，有能名，复以为武宁节度使，一方遂安。贬季荣于岭南。

[4]武宁节度使康季荣不体恤部下士卒，士卒们起而喧噪，将康季荣驱逐出境。唐宣宗以左金吾大将军田牟曾经镇守过徐州，被人们称赞有才干，于是再任田牟为武宁节度使，徐州一方于是安定下来。康季荣被贬到岭南。

[5]六月，癸巳，封宪宗子惕为彭王。

[5]六月，癸巳（初九），唐宣宗封唐宪宗的儿子李惕为彭王。

[6]初，上长子郓王温，无宠，居十六宅，余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爱之，欲以为嗣，为其非次，故久不建东宫。

[6]起初，唐宣宗的长子郓王李温不为父亲喜爱，居住于十六宅，而唐宣宗的其他儿子都居住于宫中。夔王李滋，是唐宣宗第三个儿子，倍受父亲宠爱，唐宣宗想以他为皇嗣；因为李滋上有兄长，依照礼法轮不到他当皇太子，所以唐宣宗久久不建东宫。

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见。上密以夔王属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军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独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心，三人相与谋，出宗实为淮南监军；宗实已受敕于宣化门外，将自银台门出，左军副使亓元实谓宗实曰：“圣人不豫逾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见圣人而出？”宗实感寤，复入，诸门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实翼导宗实

直至寝殿，上已崩，东首环泣矣。宗实叱归长等，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壬辰，下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仍更名。收归长、公儒、居方，皆杀之。癸巳，宣遗制，以令狐摄冢宰。

唐宣宗吃了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所炼的丹药，背上长起毒疮。八月，毒疮发作，唐宣宗卧病不起，宰相和朝士都不得见。唐宣宗密将夔王李滋托付给宦官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让他们出来立李滋继承皇位。三人和右神策军中尉王茂玄都是唐宣宗平日所信重的人。唯有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素来就不与他们同心，王归长等三人密谋，将王宗实挤出禁廷，外任淮南监军；王宗实已于宣化门外接受出任淮南监军的敕令，将由银台门出禁宫，左神策军副使亓元实对王宗实说：“皇上卧病不起已一个多月了，中尉您只是隔着门问皇上的起居；今日改任你为淮南监军的诏敕，真假未可分辨。为什么不见到皇上之后再出来呢！”王宗实恍然大悟，再入禁宫，禁宫诸门已按旧规矩增人把守。亓元实引导王宗实直走到唐宣宗的寝殿，唐宣宗已经驾崩，周围的人正都在失声痛哭。王宗实大骂王归长等人，斥责他们假造皇帝的诏命；王归长等人皆跪下乞求饶命。王宗实于是派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去十六宅迎接郓王李温，壬辰（初九），王宗实等以唐宣宗的名义颁布诏书，立郓王为皇太子，暂时掌管军事，并改名为李。将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收捕，全部杀死。癸巳（初十），宣布唐宣宗的遗诏，以令狐摄冢宰，主持后事。

宣宗性明察沈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唐宣宗聪明细致，沉着果断，用法不徇私情，能虚心纳谏，从谏如流，不轻易将官位赏人，谦恭谨慎，生活节俭，爱护百姓的财物，所以大中年间的政治较清明，一直到唐朝灭亡，都有人思念歌咏，称唐宣宗为小太宗。

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以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李玄伯、虞紫芝、王乐皆伏诛。

丙申（十三日），唐懿宗即皇帝位。癸卯（二十日），唐懿宗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任命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给唐宣宗吃丹药的李玄伯、虞紫芝、王乐都被处死。

[7]九月，追尊上母晁昭容为元昭皇太后。

[7]九月，唐懿宗追尊自己的母亲晁昭容为元昭皇太后。

[8]加魏博节度使弘敬兼中书令，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同平章事。

[8]唐懿宗下令加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兼中书令，幽州节度使张允仲加同平章事衔。

[9]冬，十月，辛卯，敬天下。

[9]冬季，十月，辛卯（初九），唐懿宗宣告大赦天下。

[10]十一月，戊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邺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10]十一月，戊午（初七），唐懿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邺以同平章事衔，出任荆南节度使。

[11]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审权同平章事。审权，元颖之弟子也。

[11]十二月，甲申（初二），唐懿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审权为同平章事。杜审权是杜元颖弟弟的儿子。

[12]浙东贼帅裘甫攻陷象山，官军屡败，明州城门昼闭，进逼剡县，有众百人，浙东骚动。观察使邓祇德遣讨击副刘、副将范居植将兵三百，合台州军共讨之。

[12]浙江盗贼首领裘甫率众攻陷象山县，官军屡次被裘甫贼众击败，明州的城门白天都紧紧关闭，裘甫率众进副剡县，所部贼众有一百人，使浙东地区一片骚动。浙东观察使郑祇德派遣讨击副使刘、副将范居植率兵三百，会合台州军共同讨伐裘甫贼众。

[13]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执政岁久，忌胜己者，中外侧目，其子颇招权受贿。宣宗既崩，言事者竞攻其短，丁酉，以同平章事，充河中节度使。以前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3]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任宰相执掌朝政多年，对才能胜过自己的人猜忌排挤，受到朝里朝外人士的怨恨，令狐的儿子令狐延揽权力，接受贿赂。唐宣宗已崩驾，在唐懿宗面前言事的人竞相对令狐的短处加以攻击，丁酉（十六日），唐懿宗令令狐以同平章事

衔，出任河中节度使。任命前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衔的白敏中为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4]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禀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人浸多，杜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

[14]起初，韦皋在西川主持军政时，开辟青溪道以通南诏诸蛮族人，让他们通过新开道路由蜀地向朝廷入贡。韦皋又选南诏诸蛮族人的子弟聚居于成都，教他们读书计数，企图以慰抚和欢悦来约束他们，群蛮子弟学成后即回去，其他子弟继续再来成都留学，这样前后五十年过去了，南诏群蛮子弟留学于成都的几乎有上千人，西川军府对供应留学生资粮已厌烦。另外，南诏蛮人的使者向朝廷入贡时，贪图朝廷丰厚的赏赐，所带的随员私仆日渐增多，杜为西川节度使，向唐宣宗奏请减少南诏使者所带仆从的数目，唐宣宗下诏同意了杜的奏请。南诏国王丰对此极感愤怒，他派往长安向唐朝皇帝贺冬的使者将贺表留下交付给州就回到南诏去了。丰又向杜索回留学成都的子弟，送交给杜的牒文也出言不逊，从此以后不按时向唐朝入贡，还时常侵扰唐朝边境。

会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时南诏丰适卒，子酋龙立，怒曰：“我国亦有丧，朝廷不吊祭。又诏书乃赐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馆，礼遇甚薄。使者还，具以状闻。上以酋龙不遣使来告丧，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遣兵陷播州。

正值唐宣宗崩驾，唐懿宗派遣宦官充当使者往南诏王国告哀，当时南诏国王丰恰巧也去世，丰的儿子酋龙继位，愤怒地说：“我国也有国丧，唐朝廷为什么不派使来吊祭。另外，唐皇帝颁下的诏书还仍然赐给已故的国王，真不象话。”于是将唐朝使者安置于外面的旅馆，对他的礼遇很薄。使者回到朝廷，将情况全部向唐懿宗汇报。唐懿宗以酋龙不派遣使者入朝告丧，而且酋龙的名字与唐玄宗李隆基的讳字近音，于是也不给酋龙行册封为南诏国王的册礼。酋龙也就自称皇帝，国号为大礼，改年号为建极，并派遣军队攻陷唐朝的播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卷

唐纪六十六懿宗昭圣惠孝皇帝上咸通元年（庚辰、860）

唐纪六十六唐懿宗咸通元年（庚辰，公元860年）

[1]春，正月，乙卯，浙东军与裘甫战于桐柏观前，范居植死，刘仅以身免。乙丑，甫帅其徒千余人陷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

[1]春季，正月，乙卯（初四），唐浙东官军与裘甫军在桐柏观前交战，唐讨击副将范居植战死，讨击副使刘只身逃出，仅得免死。乙丑（十四日），裘甫率领部下徒众一千余人攻陷剡县，打开县府仓库，召募壮丁，部众发展到好几千人，使越州上下一片慌恐。

时二浙久安，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郑德更募新卒以益之，军吏受赂，率皆得孱弱者。德遣子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将新卒五百击裘甫。二月，辛卯，与甫战于剡西，贼设伏于三溪之南，而陈于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战，阳败走，官军追之，半涉，决壅，水大至，官军大败，三将皆死，官军几尽。

当时两浙地区由于长期平安无事，人民不习战阵，武器甲杖也都腐朽锈钝，现役士卒不满三百人；浙东观察使郑德增募新兵来补充军队，但军吏接受贿赂，所召新兵几乎全是软弱无能者。郑德派遣部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率领新兵五百人去袭击裘甫。二月，辛卯（初十），官军与裘甫军战天剡县以西，裘甫军在三溪之南设下埋伏，而在三溪之北虚摆阵势，堵溪水上流，使人可在溪水下游涉渡。既开始交战，裘甫军假装败走，官军随后追击，至溪水下游，当官军一半人涉过溪水时，贼军将上流堵水闸决开，大水袭来，官军大败，三位领兵将领都战死，部下官军几乎全部丧命。

于是山海诸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其小帅有谋略者推刘，勇力推刘庆、刘从简。群盗皆通书币，求属麾下。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

由于裘甫打败浙东官军，山林海岛中的盗贼以及其他地方的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于裘甫的旗帜之下，部从发展到三万余人，分为三

十二个队。各队小帅中较有谋略者首推刘，有武勇力气者推刘庆、刘从简。群盗都由远外地方向裘甫通信送款，要求归属于裘甫麾下。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

称罗平，铸造的大印上刻着天平。于是大量聚积资财粮草，雇请优良的工匠，制造军用器械，其浩大的声势震动了中原。

[2]丙申，葬圣武献文孝皇帝于贞陵，庙号宣宗。

[2]丙申（十五日），唐懿宗率群臣将圣武献文孝皇帝李忱安葬于贞陵，并

给他定庙号称宣宗。

[3]丙午，白敏中入朝，附陛，伤腰，肓舆以归。

[3]丙午（二十五日），白敏中来到朝廷朝见唐懿宗，从马上不慎坠落于地，将腰摔伤，唐懿宗让他坐上轿子回去。

[4]郑德累表告急，且求救于邻道；浙西遣牙将凌茂贞将四百人、宣歙遣牙将白琮将三百人赴之。德始令屯郭门及东小江，寻复召还府中以自卫。德馈之，比度支常馈多十三倍，而宣、润将士犹以为不足。宣、润将士请土军为导，以与贼战；诸将或称病，或阳附马，其肯行者必先邀职级，竟不果遣。贼游骑至平水东小江，城中士民储舟裹粮，夜坐待旦，各谋逃溃。

[4]浙东观察使郑德一再向朝廷上表告急，并且向附近相邻的道求救；浙西道派遣牙将凌茂贞率领四百人、宣歙镇派遣牙将白琮率领三百人赶往援救。郑德开始命令援军屯驻于城郭大门外及东小江边，不久又将他们如还帅府，用以守卫。郑德大肆犒赏援军，所赏钱物比朝廷度支一般发给的要多十三倍，而宣州、润州的将士仍然不满足。宣州、润州将士要求当地土军为先导，以便与裘甫贼军交战；浙东军诸将领有的假称患病，有的假装从马上跌于地上，而肯出征的人又必先要求提升官职级别，以致军队竟派不出去。裘甫贼军的游骑来到平水以东的小江，浙东城中士民准备好船只，带不粮食，从夜晚一直坐到天亮，各自谋求逃散。

朝廷知德懦层，议选武将代之。夏侯孜曰："浙东山海幽阻，可以计取，难以力攻。西班中无可语者。前安南都护王式，虽儒家子，在

安南威服华夷，名闻远近，可任也。”诸相皆以为然。遂以式为观察使，征德为宾客。

朝廷知道郑德懦弱胆怯，议论要选择武将去替代他。夏侯孜说：“浙东地方山海幽深，阻拦通路，只可以用计谋攻取，难以用强力夺得。朝中武将没有谁可以说是有智谋。前安南都护王式，虽然是儒家文士的儿子，却在安南使当地华人夷人都归服于他，他的威武之名远近都知道，可以任用他往浙东征讨裘甫贼。”诸位宰相都认为夏侯孜说得有理。于是唐懿宗任命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将郑德徵归朝廷，任为太子宾客。

三月，辛亥朔，式入对，上问以讨贼方略。对曰：“但得兵，贼必可破。”有宦官侍侧，曰：“发兵，所费甚大。”式曰：“臣为国家惜费则不然。兵多贼速破，其费省矣。若兵少不能胜贼，延引岁月，贼势益张，则江、淮群盗将蜂起应之。国家用度尽仰江、淮，若阻绝不通，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其费岂可胜计哉！”上顾宦官曰：“当与之兵。”乃诏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授之。

三月，辛亥朔（初一），王式入朝问对，唐懿宗问王式有关讨伐裘甫贼军的方略。王式回答说：“只要给我军队，贼军必然可以攻破。”有宦官侍立在唐懿宗近侧，说：“调发军队，所花费的军费太大。”王式说：“我为国家珍惜费用就不是这样。调发的军队多，贼军可迅速消灭，所用军费反而可以节省。若调发军队少，不能战胜贼军，或者是将战事拖延几年几月，贼军的势力日益壮大，江、淮之间的群盗就将蜂起响应。现在国家的败政用度几乎全部仰仗于江、淮地区，如果这一地区被叛乱的贼众阻绝，使财赋输送之路不通，就会使上自九庙，下及北门十军，都没有办法保证供给，那样耗费的费用岂可胜计！”唐懿宗望着宦官说：“应当给王式调兵。”于是颁下诏书，调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军队交给王式指挥。

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将楼曾、衢州十将方景深将兵拒险，贼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与谋曰：“贼若入城，妻子皆为醢，况货财，能保之乎！”乃自相帅出财募勇士，治器械，树栅，浚沟，断桥，为固守之备。贼又遣兵掠台州，破唐兴。已巳，甫自将万余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余姚，杀丞、、尉；东破

慈溪，入奉化，抵宁海，共其令而据之；分兵围象山。所过俘其少壮，余老弱者蹂践杀之。

裘甫派兵分别攻掠衢州、婺州。婺州军府押牙房郅、散将楼曾、衢州十将之一的方景深等人率领军队拒守险要，贼军无法进入。裘甫又分兵攻掠明州，明州的民众相聚在一起谋划说："贼军如果进入城中，我们的妻子儿子都要被剁成肉酱，何况家中的财产货物，就更加难以保存了！"于是相率捐出自己的财产来招募勇士，制造兵器枪械，树立栅栏，疏浚壕沟，截断桥梁，为固守城池作好准备。贼寇又派兵攻掠台州攻破唐兴县。已巳（十九日），裘甫亲自率领军队一万余人攻掠上虞县，并焚烧县城。癸酉（二十三日），裘甫率军攻入余姚县，杀县丞、县尉；又向东攻破慈溪县，进入奉化县，又抵达宁海县，杀宁海县令，并将宁海县城占据；分一部分军队进围象山县。裘甫军在所过的地方俘虏少壮居民，所余老弱居民在遭受蹂躏摧残后，全部被杀死。

及王式除书下，浙东人心稍安。裘甫方与工春徒饮酒，闻之不乐。刘叹曰："有如此之众而策画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将兵来，闻其人智勇无敌，不四十日必至。兵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凭城郭，据府库，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但恐子孙不能守耳，终吾身保无忧也。"甫曰："醉矣，明日议之！"以甫不用其言，怒，阳醉而出。有进士王辂在贼中，贼客之。辂说甫曰："如刘副使之谋，乃孙权所为也。彼乘天下大乱，故能据有江东；今中国无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甫畏式，犹豫未决。

当王式任浙东观察使的委任文书颁发下后，浙东地区的人心才稍微安定。裘甫正与部下徒从饮酒，得知王式到来，很不高兴。刘嗳叹说："我们有如此众多的军队，而战略计划还没有制定，实在是可惜！今天朝廷派遣王中丞率军队来镇压，听说这个人智勇双全，所向无敌，不过四十天时间必然会赶到。裘将军您应该赶快率领军队攻取越州，凭藉州高大的城郭，占据官府的仓库，再派遣五千军队驻守西

陵，沿浙江修筑堡垒，以抗拒王式所率官军，同时要大量地收集各种船舰。如果获得机会，就率大军长驱进取浙西，渡过长江，掠取扬州的货物财宝来充实自己的军资费用，回军后，修缮石头城坚守，这时宣歙、江西地区必定会有人起而响应。您再派遣刘从简率领军队一万人沿海南征，袭取福建。这样，就使唐朝的东南贡赋之地全部归于我们手中；虽然说我们的子孙恐怕不能守住东南半壁山河，但我们这辈子可以保证无忧虑了。”裘甫说：“你喝醉了，明天再商议吧！”刘因为裘甫不用他的战略谋划，十分愤怒，假装喝醉走出。有一位名叫王辂的唐朝进士在裘甫军中，被当作宾客受到优礼。王辂对裘甫说：“如果按兵马副从使刘的谋划行事，正是当年孙权所做的割据江东的事业。但孙权是乘天下大乱的机会，因而能保据江东；如今中原无事，划江称帝诉功业不容易办成。不如率领部众去占据险要地方，自守天涯一角，在陆地上耕种，在大海中捕鱼，事危急时就逃入海岛，这才是万全的计策。”裘甫畏惧王式，犹豫而不能决。

夏，四月，式行至柿口，义成军不整，式欲斩其将，久乃释之，自是军所过若无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请降，式曰：“是必无降心，直欲窥吾所为，且欲使吾骄怠耳。“乃谓使者曰：“甫面缚以来，当免而死。”

夏季，四月，王式率大军束到柿口，义成军的军容不整，王式想把领兵将领斩首，过了一段又把他释放，于是军队号令齐一，队形整齐，所过这处如入无人之境。行至西陵，裘甫派遣使者来请求投降，王式说：“裘甫必定没有投降之心，实际上是想来刺探我的动静，并想用投诚的姿态使我军骄傲，放松警惕。”于是对使者说：“如果裘甫把自己捆绑起来，亲自来投降，当免他一死。”

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为郑德置酒，曰：“式主军政，不可以饮，监军但与众宾尽醉。”迨夜，继以烛，曰：“式在此，贼安能妨人东饮！”丙申，饯德于远郊，复乐饮而归。于是始修军令，告馈饷不足者息矣，称疾卧家者起矣，先求迁职者默矣。

乙未（十五日），王式进入越州，与郑德交接政务后，即为郑德设置酒宴，王式说：“我因为要主管军政大事，不能饮酒，监军以下的将校可以与众宾客痛饮尽醉。”至夜晚，点上蜡烛继续宴饮，王式说：“有我在这里叛贼怎么能妨碍我们饮酒作乐。”丙申（十六日），王式

到远郊为郑德饯行，再次欢快痛饮而归。于是开始重新修订军令，先前宣告军饷用度不足的人不再吭声了，声称患病卧床的人也起来干事了，要求先升官再出战的人也不再说话了。

贼别帅洪师简、许会能帅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当立效以自异。"使帅其徒为前锋，与贼战有功，乃奏以官。

裘甫手下的小头目洪师简、许会能率所部投降官军，王式说："你们归降是好事，应当立功自效，以区别于贼寇。"于是让他们率领原先的部众充当先锋，与裘甫军作战，作战有功的，上奏朝廷授以官爵。

先是，贼谍入越州，军吏匿而饮食之。文武将吏往往潜与贼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诈引贼将来降，实窥虚实；城中密谋屏语，贼皆知之。式阴察知，悉捕索，斩之；弄将吏尤横猾者；严门禁，无验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贼始不知我所为矣。

先前，裘甫派间谍潜入越州，越州军府官吏竟把他们藏起来，给他们供应饮食。州府文武将吏也往往暗中与裘甫军通款，以求城被贼军攻破的日子，能免死并存全妻子儿女；有的人假装引裘甫手下的将领来投降，实际上是来窥探军情虚实；城中官府的密谋和暗语，裘甫军全都知道。王式暗中将这一切查明，把通敌将吏全部逮捕，并处斩；又对州府中特别专横狡猾的将吏用刑，严格门禁法规，没有经过检查的人不得出入，夜里安排周密的警戒，裘甫贼军于是不再能探知官军的虚实了。

式命诸县开仓廪以赈贫乏，或曰："贼未灭，军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

王式命令越州所属诸县打开仓库的储粮，用以赈救贫若乏食的百姓，有人说："裘甫贼寇还未消灭，军粮正急于要用，不可散发。"王式说："这就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了。"

官军少骑卒。式曰："吐蕃、回鹘比配江、淮者，其人习险阻，便鞍马，可用也。"举籍府中，得骁健者百余人。虏久羁旅，所部遇之无状，因喂甚；式既犒饮，又周其父母妻子，皆泣拜欢呼，愿效死，悉以为骑卒，使骑将石宗本将之。凡是在管内者，皆视此籍之，又奏得龙破监马二百匹，于是骑兵足矣。

唐官军缺少骑兵，王式说："吐蕃、回鹘的降俘发配到江、淮的人不少，这些人在艰难险阻的环境中生活惯了，熟悉鞍马骑射，可以起

用他们。”于是到官府查名籍，得到骁勇强健的吐蕃族、回鹘族人一百余。这些胡虏远离家乡，被流放看管的年月已久，看管他们的军吏对他们凶恶狠毒，又接济他们的父母妻儿，于是都感恩欢呼哭拜，愿为王式效劳出死力，王式将他们配为骑兵，让骑兵将领石宗本统率他们。凡是流放在越州管辖境内的吐蕃、回鹘族人，均按照这种办法征集来，又上奏求得汝州龙破监好马二百匹，于是骑兵充足了。

或请为烽燧以贼远近众寡，式笑而不应；选懦卒，使乘健马，少与之兵，以为侯骑；众怪之，不敢问。

有人请求建设烽火台，用来警报来犯贼寇的远近、众寡，王式只是笑一笑，而不予答应；王式又选懦弱的士兵，让他们骑强健的战马，配以很少的武器作为侦察骑兵，部下众人感到奇怪，但也不敢多问。

于是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得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讨贼；府下无守兵，更籍土团千人以补之。乃命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帅本军，北来将韩宗政等帅土团，合千人，石宗本帅骑兵为前锋，自上虞趋奉化，解象山之围，号东路军。又以义成将白宗建、忠将游君楚、淮南将万帅本军与台州唐兴军合，号南路军。令之曰：“争险易，焚庐舍，杀平民以增首级！平民从者，募降之。得贼金帛，官无所问。俘获者，皆越人也，释之。”

王式察看越州城内诸军营，当时有州府士兵以及土团私家子弟四千人，王式让他们引导入援官军分路讨伐贼寇；越州府下没有守兵，王式又再征土团民兵一千人来补充。然后王式命令宣歙将领白琮、浙西将领凌茂贞率领本部军队，北来将领韩宗政等人率领土团，合起来有一千人，由石宗本率领骑兵为前锋，从上虞县开往奉化县，去解象山之围，这支军队号称东路军。王式又命令义成镇将领白宗建、忠武镇将领游君楚、淮南将领万率令本部军队，与台州军会合，号称南路军。王式下令说：“不管是艰险还是容易，各军不要对所布置的任务进行争夺，不准焚烧老百姓的房屋茅舍，不准杀平民来增加首级冒功，平民被迫参加贼寇的，应招募他们归降。缴获贼寇的金帛财产，官府不加过问，擒获的俘虏，都是越州本地人，放他们回家。”

癸卯，南路军拔贼沃州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贼将毛应天，进拔唐兴。

癸卯（二十三日），南路军攻拔裘甫贼军的沃州寨，甲辰（二十四日），又攻拔新昌寨，击破贼将毛应天，进而又攻拔唐兴县。

[5]白敏中三表辞位，上不许。右补阙王谱上疏，以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尽心之日，不可暂阙。敏中自正月卧疾，今四月矣，陛下虽与他相坐语，款尝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尝暇与之讲论乎！愿听敏中罢去，延访硕德，以资聪明。”已酉，贬谱为阳翟令。谱，之六世孙也。五月，庚戌朔，给事中郑公舆封还贬谱敕书。上令宰相议之，宰相以为谱侵敏中，竟贬之。

[5]白敏中三次向唐懿宗上表辞宰相位，唐懿宗不批准。右补阙王谱上疏，认为：“陛下即皇帝位不久，治理天下大事，尚缺乏经验，这正是宰相辅臣尽心出力的时刻，因此宰相不可暂缺。白敏中自从今年正月以来就患病卧床，至今已经四个月了，陛下虽然与他坐着谈论政事，也从不超过三刻，天下大事多如乱麻，您哪有时间与他计论呢！希望批准白敏中辞职的请求，另外寻访有才能德望的人，来帮助您更加圣明。”已酉（二十九日），唐懿宗将王谱贬官为阳翟县令。王谱是王的六世孙。五月，庚戌朔（初一），给事中郑公舆将的诏书封还。唐懿宗命令宰相议论这件事，宰相们认为王谱官的诏书封还。唐懿宗命令宰相议论这件事，宰相们认为王谱侵犯了白敏中，最后还是将王谱贬了官。

[6]辛亥，浙东东路军破贼将孙马骑于宁海。戊午，南路军大破贼将刘、毛应天于唐兴南谷，斩应天。

[6]辛亥（初二），浙东东路军于宁海击败裘甫部将孙马骑率领的军队。戊午（初九），南路军在唐兴县南谷大破裘甫部将刘、毛应天率领的军队，并在战阵上斩毛应天。

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发忠武、义成军及请昭义军，诏从之。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将张茵将三百人屯唐兴，断贼南出之道；义成将高罗锐将三百人，益以台州土军，径趋宁海，攻贼巢穴；昭义将跌将四百人，益东路军，断贼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军大破贼于海游镇，贼入甬溪洞。戊辰，官军屯于洞口，贼出洞口，又破之。已巳，高罗锐袭贼别帅刘平天寨，破之。自是诸军与贼十九战，贼连败。刘谓裘甫曰：“从吾谋入越州，宁有此因邪！”王略等进士数人在贼中，皆衣绿，悉斩之，曰：“乱我谋者，此青虫也！”

起先，王式因为军队少，向唐懿宗奏请再调发忠武军、义成军，并要求调昭义军，唐懿宗表示同意。忠武、义成、昭义三道兵来到越州，王式命令忠武军将领张茵率领三百人屯驻于唐兴县，切断裘甫军逃往南方的道路；命令义成军将高罗锐率领三百人，加上台州地方军队，径直奔赴宁海县，进攻裘甫贼军的巢穴；命令昭义军将领跌率领四百人，去加强东路军，切断裘甫军进入明州的道路。庚申（十一日），南路在海游镇大破裘甫贼军，裘甫军队逃入甬溪洞。戊辰（十九日），唐官军于洞口屯驻，裘甫出洞交战，又被打败。已巳（二十日），高罗锐袭击裘甫部将刘平天的营寨，将营寨攻破。到此为止唐诸路军队与裘甫贼军作战十九次，裘甫军边续失败。刘对裘甫说："如果您能听从我的谋划，进入越州，那会有今天这样的困境呢！"王辂等几个唐朝科举入第的进士在裘甫军中，都穿绿衣做小官，刘将他们全部斩首，说："破坏我的计谋的，正是你们这些青虫！"

高罗锐克宁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余人。王式曰："贼窘且饥，必逃入海，入海则岁月间未可擒也。"命罗锐军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镇将云思益、浙西将王克容将水军巡海。思益等遇贼将刘简于宁海东，贼不虞水军遽至，皆弃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尽焚之。式曰："贼无所逃矣，惟黄罕岭可入剡，恨无兵以守之。虽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宁海，乃帅其徒屯南陈馆下，众尚万余人。辛未，东路军破贼将孙马骑于上村，贼将王惧，请降。

高罗锐攻克宁海县，收集光散在外的平民百姓，得七千余人。王式说："贼军窘迫，加上饥饿，必然要逃入大海，如果贼寇逃入海岛，那么今年几个月间是不能擒获他们的。"于是命令高罗锐驻军海口拒守，又命令望海镇将领云思益、浙西将领王克容率领水军于海岸水际巡逻。云思益等率水军在宁海以东海面与裘甫军将领刘从简所率船队遭遇，裘甫军船队没有料到官军水师这么快就赶到，都将船抛弃，上岸窜入山谷，云思益的水军缴获裘甫军十七条船，全部烧毁。王式说："贼军已没有什么地方可逃了，只有黄罕岭可以进入剡县，可恨没有兵守黄罕岭。虽然这样，裘甫贼也可擒获！"裘甫既失去宁海，于是率领部下徒众屯驻宁海县西南六十余里处的南陈馆下，部众仍然有一万余人。辛未（二十二日），东路军在宁海西北四十里的上村击败裘甫军将领孙马骑的部队，王畏惧官军，请求投降。

[7]壬申，右拾遗内供奉薛调上言，以为："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固须翦灭，亦可闵伤。望敕州县税外得科率，仍敕长吏严加纠察。"从之。

[7]壬申（二十三日），右拾遗内供奉薛调向唐懿宗上言，认为："自从兴兵征讨以来，赋敛税科无度，地方上的群盗，多半都是逃亡的农户，固然应该消灭他们，但他们处境也很可怜，令人伤心。希望陛下向州县颁布诏敕，凡朝廷所定的正税以外，不得再有课税门目，并且敕令有关官吏，对税目加以严格的纠察监督。"唐懿宗表示同意。

[8]袁王绅薨。

[8]袁王李绅去世。

[9]戊寅，浙东东路军大破裘甫于南陈馆，斩首数千级，贼委缯帛盈路，以缓追者。跌令士卒："敢顾者斩！"敢犯者，贼果自黄罕岭遁去，六月，甲申，复入剡。诸军失甫，不知所在，义成将张茵在唐兴获俘，将苦之，俘曰："贼入剡矣。苟舍我，我请为军导。"从之。茵后甫一日至剡，壁其东南。府中闻甫入剡，复大恐，王式曰："贼来就擒耳！"命趋东、南两路军会于剡，辛卯，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贼知之，乃出战。三日，凡八十三战，贼虽败，官军亦疲。贼请降，诸将出白式，式曰："贼欲少休耳，益谨备之，功垂成矣。"贼果复出，又三战。庚子夜，裘甫、刘、刘庆从百余人出降，遥与诸将语，离城数十步，官军疾趋，娄其后，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斩、庆等二十余人，械甫送京师。

[9]戊寅（二十九日），唐浙东东路军在南陈馆大破裘甫军，斩首数千人，贼军抛弃大量丝绸缯帛，布满道路，企图延缓官军的追击。跌对士兵下命令："谁敢顾盼不前，留恋财物，立即斩道！"于是官军士兵没有人敢违犯。贼军果然从黄罕岭逃去，交月，甲申（初五），再入剡县。贼军诸将不见裘甫，不知道他在何处，唐义成镇将张茵在唐兴县曾获俘虏，将要对他用刑，俘虏说："贼军已进入剡县。你如果释放我，我愿意作官军的向导。"张茵信以为真，听从了建议。张茵跟在俘虏后面，比裘甫晚一天到达剡县，于是义成军在剡县城东南筑垒驻扎。裘甫进入剡县城，官军府探知情报，感到恐慌，王式说："裘甫贼不过是来束手就擒而已！"于是命令东、南两路军到剡县来会合，辛卯（十二日），将剡县城团团围住。裘甫军的城防守卫十分坚固，官

军攻城，无法攻拔；王式部下诸将议论断绝溪水，渴死城内人，裘甫贼军知道官军要断绝其水源，于是出城交战。三天内共交战八十三次，贼军虽被战败，官军也很疲倦。裘甫贼军请求投降，王式部下诸将向王式报告，王式说："裘甫贼企图获得稍许休整时间，我们应更加谨慎守备，大功就要告成了。"裘甫贼军果然出城，又与官军交战了三次。庚子（二十一日）夜，裘甫、刘、刘庆率百余人出城投降，并远远地对官军诸将喊话，请求收纳，官军迅速赶往城下，切断裘甫等人的后路，于是被押送到越州，王式下令将刘、刘庆等二十余人拦腰处斩，将裘甫锁于车上，押送到京师长安去报功。

剡城犹未下，诸将已擒甫，不复设备，刘从简帅壮士五百突围走；诸将追至大兰山，从简据险自守，秋，七月，丁巳，诸将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师望募贼相捕斩之以自赎，所降数百人，得从简首，献之。

剡城仍未攻下，唐官军诸将因为已把裘甫擒获，不再布置防备。刘从简率领壮士五百人突围逃走；官军诸将追到奉化县西北的大兰山，刘从简在山上据险自守，秋季，七月，丁巳（初九），唐官军诸军将领率领所部士兵一同攻山，将大兰山攻克。台州刺史李师望招募贼军士兵，让他们去捕杀还没有投降的同伙，以赎免自己的罪，又迫使贼军数百人投降，并获得刘从简的首级，献给上司。

诸将还越，式大置酒。诸将乃请曰："某等生长军中，久更行陈，今年得从公破贼，然私有所不谕者，敢问：公之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以赈贫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贼聚谷以诱饥人，吾给之食，则彼不为盗矣。且诸县无守兵，贼至，则仓谷适足资之耳。"又问："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尽行，城中无兵以继之，徒惊士民，使自溃乱耳。"又问："使懦卒为候骑而少给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敌且不量力而斗；斗死，则贼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

官军诸将回到越州，王式大摆酒宴庆功。诸镇将领于向王式请教说："我们这些人生长在军队行伍之中，久经战阵，今年能够随从您攻破裘甫贼党，实在是荣幸，但我们有些事仍没有明白过来，请问：您刚到越州上任时，军粮正紧张，而您立即将官府仓库的屯粮散给老百姓，赈救贫困乏粮者，其中用意是什么？"王式回答说："这个道理容

易理解，裘甫贼众屯聚谷米来引诱饥饿的人民，我分发粮食，饥民就不会被裘甫引诱入伙为盗贼。况且诸县没有守兵，裘甫贼军赶到，官府仓库的谷米正好成为贼寇的资粮，为资贼所用。”诸将又问道：“您不设置烽火台，这又是为什么？”王式说：“设烽火台是为了求取救兵，我手下的军队都已安排了任务，越州城中没有军队可用作援兵，设烽火台不过是徒费功夫，惊扰士民，使我军自乱溃散而已。”诸部将领又问：“您派懦弱的士兵充当侦察骑兵，而且给他们配以很少的武器，这是什么道理呢？”王式回答说：“如果侦察骑兵选派勇武敢斗的士兵，并配给锋利的兵器，遇到敌军就可能会不自量力上前搏斗，搏斗战死，就没有人回来报告，我们就不知道贼军来了，这样的侦察兵有什么用呢。”众部将听完后，都十分佩服，说：“这都不是我们的智力所能达到的啊！”

[10]封宪宗子为信王。

[10]唐懿宗封唐宪宗的儿子李为信王。

[11]八月，裘甫至京师，斩于东市。加王式检校右散骑常侍，诸将官赏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盗为忧，夏侯孜曰：“王式才有余，不日告捷矣。”孜与式书曰：“公专以执裘甫为事，军须细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无不从，由是能成其功。

[11]八月，裘甫被监车押送至京师，在长安东市处斩。唐懿宗给王式加检校右散骑常侍的衔名，王式部下诸将也分别给予赏赐。起先，唐懿宗经常为越的贼乱忧虑，夏侯孜说：“王式的才干有余，过不了几天就会告捷的。”夏侯孜给王式写信说：“您专心以擒获裘甫为事，行军所需的粮仗衣物，不管多少，我们一定按期尽力协办。”因此王式上奏有所要求，朝廷无不应从，所以能大功告成。

[12]卫王灌薨。

[12]卫王李灌去世。

[13]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辞位；辛亥，以敏中为司徒、中书令。

[13]九月，白敏中第五次向唐懿宗上表，请求恩准辞职；辛亥（初四），唐懿宗任白敏中为司徒、中书令。

[14]右拾遗句容刘邺上言：“李德裕父子为相，有声迹功效，窜逐以来，血属将尽，生涯已空，宜赐哀闵，赠以一官。”冬，十月，丁

亥，敕复李德裕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左仆射。

[14]右拾遗句容刘邺向唐懿宗上言："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宰相时，有政绩功劳，但自从李德裕被流放以来，他的亲属几乎全部流放远外，李德裕已死，陛下应该对他发慈悲，赠给一个官爵。"冬季，十月丁亥（十一日），唐懿宗颁布敕令，恢复李德裕太子少保、卫国公官爵，赠左仆射。

[15]已亥，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以户部尚书、判度支毕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15]已亥（二十三日），唐懿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挂同平章事衔，也朝充当西川节度使。又任命户部尚书、判度支毕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16]安南都护李复取播州。

[16]安南都护李收复播州。

[17]十一月，丁丑，上祀圜丘；赦，改元。

[17]十一月，丁丑（初二），唐懿宗举行祀圆丘大典；宣告赦令，改年号为咸通。

[18]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蛮引南诏兵合三万余人乘虚攻交趾，陷之。都护李与监军奔武州。

[18]十二月，戊申（初三），安南本地人勾结南诏王国军队共合三万人乘虚进攻交趾，将交趾城攻陷。安南都护李与监军逃奔到武州。

二年（辛巳、861）

二年（辛巳，公元861年）

[1]春，正月，诏发邕管及邻道兵救安南，击南蛮。

[1]春季，正月，唐懿宗颁下诏书，调发邕管以及相邻诸道的军队援救安南，讨击南蛮。

[2]二月，以中书令白敏中兼中书令、充凤翔节度使；以左仆射、判度支杜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二月，唐懿宗任命中书令白敏中仍兼中书令，充当凤翔节度使；又任命左仆射、判度支杜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轩。公庆出斜封文书以授，发之，乃宣宗大渐时请郓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反复读良久，曰："圣主登极，万方欣戴。今日此文书，非臣下所宜窥。"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明行诛谴。"公庆去，复与两枢密坐，谓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今主上新践阼，未熟万机，资内外裨补，固当以仁爱为先，刑杀为后，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主上习以性成，则中尉、构密权重禁闱，岂得不自忧乎！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尧、舜，不欲朝廷以爱憎行法。"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惭悚而退。三相复来见，微请宣意，无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曰："勿为他虑。"既而寂然，无复宣命。及延英开，上色甚悦。

有一天，两位宦官枢密使来到中书门下政事堂，宣徽使杨公庆接着也来了，只向杜作揖，让杜接受宣命，另外毕、杜审权、蒋伸三位宰相当即起身出门，于西面客厅暂避，杨公庆拿出一札斜封的文书交给杜，启封一看，原来是唐宣宗病重时，请求郓王李温监国的奏折。几个宦官说："请查看这些奏折，凡当时在位的宰相没有题名的，应当以谋反罪处分。"杜反复阅读这些奏折，读了很久，说："圣明的皇上登极以来，天下万方欢欣鼓舞，衷心拥戴。今天这些文书，并不是我所应该窥视的。"于是将奏折再封好，还给宣徽使杨公庆，说："皇上如果想给宰相加罪，应当在延英殿当面向宰相出示圣旨，公天地进行诛讨谴责。"杨公庆走后，杜与两位枢密使坐下交谈，杜说："禁宫内外的臣子，同样是服侍辅佐皇上，宰相和枢密使更是共同参议国家大政。今天皇上登基不久，对万般机务还不熟悉，需要宫内宫外的大臣同心协力，给予辅助，我们处理政事当然应该以仁爱为先，以刑杀为后，岂能在刚登基不久就赞成皇上干诛杀宰相的事！如果皇上滥杀重臣习以成性，那么宦官两军中尉、枢密使在宫廷禁闱中权柄更重，岂不是更加要忧虑自己的身家性命吗？杜我自宪宗以来受恩于六朝皇帝，我所希望的是让皇上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主，不希望朝廷以个人的爱憎来执行法律。"两位枢密使听后互相观望，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我们会把您所说的话全部面告皇上，如果不是您德高望重，哪有人能够想得这么深远。"说完后惭愧地退了出去。另外三位宰相再进屋来见杜，询问宦官所宣告的旨意，杜默然无言。三位

宰相于是惶恐不安，向杜请求保存他们的家族。杜说：“不要有什么忧虑。”然后是一片寂静，再也不见宦官来政事堂宣命。等到延英殿大门打开，宰相上朝奏对，唐懿宗和颜悦色地与宰相们商讨政事。

是时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则众共弃之。建州进士叶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其不相悦如此。

当时士大夫们对官深为疾恶，谁如果与宦官稍有接触，就会遭到士人们的唾弃。建州的进士叶京过去曾参加宣武军的宴会，在宴度上认识一个宦官监军。后来进士及第，在长安与同年登第的进士出游，路上遇到那位宦官监军，于是在马上互相作揖行礼；为此，对叶京进行毁谤的各种议论至沓而来，一片喧嚣，以致叶京终身抬不起头，沉默在家，未再出来做官。士大夫讨厌宦官竟达到了这种程度。

[3]福王绾薨。

[3]福王李绾去世。

[4]夏，六月，癸丑，以盐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时李自武州收集土军，攻群蛮，复取安南；朝廷责其失守，贬儋州司户。初至安南，杀蛮酋杜守澄，其宗党遂诱道群蛮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强盛，务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赠守澄父顾诚金吾将军，再举杀澄之罪，长流崖州。

[4]夏季，六月，癸丑（十日），唐懿宗任命盐州防御史王宽为安南经略使。当时李自武州收集当地土军，攻讨群蛮，收复安南；朝廷责备李将安南失守，贬官为赡州司户。李初到安南时，杀蛮族酋领杜守澄，杜守澄的宗党于是诱导群蛮攻陷交趾，朝廷因为杜氏澄的宗党于是诱导群蛮攻陷交趾，朝廷因为杜氏宗族强盛，对他们采取尽量姑息的政策，希望使杜氏的巨大影响力能为朝廷所用，于是赠给杜守澄的父亲杜存诚金吾将军的名号，再次举发李杀杜守澄的罪过，将李长年流放于崔州。

[5]秋，七月，南诏攻邕州，陷之。先是，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经略使段文楚请以三道衣粮自募土军以代之，朝廷许之，所募才得五百许人。文楚入为金吾将军，经略使李蒙利其阙额衣粮以自入，悉罢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旧什减七八，故蛮人乘虚入寇。时蒙已卒，经略使李弘源至镇才十

日，无兵以御之，城陷，弘源与监军脱身奔峦州，二十余日，蛮去，乃还。弘源坐贬建州司户。文楚时为殿中监，复以为邕管经略使，至镇，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实之孙也。

[5]秋季，七月，南诏出兵进攻唐朝的邕州，将邕州攻陷。先前，广州、桂州、容州三道总共调发了军队三千人，去戍守邕州，三年一轮换。邕管经略使须文楚向朝廷请求用三道的衣粮，自己招募当地土军来替代三州戍卒，朝廷批准了段文楚的请求，但段文楚在邕州才招募了五百多本地人当兵。段文楚调回朝廷任金吾将军，新任经略使李蒙贪图兵员缺额所余的衣粮，归入自己的腰包，于是将三道戍守左江、右江地区，这比原有军队减少了十分之七八，所以南诏蛮人乘虚入寇进犯。这时李蒙已去世，经略使李弘源到镇上任才十天，手上没有军队抵御南诏蛮人的进犯，城被攻陷，李弘源与监军从邕州城脱身投到峦州，二十多天后，南诏蛮军退走，李弘源等人才回到邕州。为此李弘源被贬官任建州司户。段文楚当时在朝廷任殿中监，唐懿宗再任他为邕管经略使，段文楚来到邕州，城邑内居民已十不存一。段文楚是段秀实的孙子。

[6]杜上言：“南诏向化七十年，蜀中寝兵无事，群蛮率服。今西川兵食单寡，未可轻与之绝，且应遣使吊祭，晓谕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庙讳，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谢恩，然后遣使册命，庶全大体。”上从之。命左司郎中孟穆为吊祭使；未发，会南诏寇州，攻邛崃关，穆遂不行。

[6]杜向唐懿宗上言：“南诏臣服向化于唐朝已七十年，蜀中地区因此罢兵无战事，群蛮大都服从州郡官府。今天西川的军队和粮草都很单薄，不可轻易与南诏王国断绝关系，而且我们应该派遣使者去吊祭，向南诏清平官等晓谕大义，告知南诏新国王的名字触犯了我玄宗皇帝的庙讳，因此才没有给他颁行册命，等到新国王改名并向大唐皇帝谢恩后，我们会派遣使者去册命大礼，似乎这样更能顾全大体。”唐懿宗表示同意。于是任命左司郎中孟穆为吊祭使；还没有出发，恰值南诏军队侵寇州，攻邛崃关，孟穆于是不再成行。

[7]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郑涯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7]冬季，十月，唐懿宗任命御史大夫郑涯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一月，又加郑涯同平章事衔，为使相。

三年（壬午、862）

三年（壬午，公元862年）

[1]春，正月，庚寅朔，群臣上尊号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赦天下。

[1]春季，正月，庚寅朔（初一），朝廷大臣给唐懿宗上尊号，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唐懿宗为此大赦天下。

[2]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蒋伸同平事，充河中节度使。

[2]唐懿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蒋伸以同平章事衔，出任河中节度使。

[3]二月，棣王惴薨。

[3]二月，棣王李惴去世。

[4]南诏复寇安南，经略使王宽数来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观察使袭代之，仍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万人授袭以御之。兵势既盛，蛮遂引去。邕管经略使段文楚坐变更旧制，左迁威卫将军、分司。

[4]南诏王国再派遣军队侵寇安南，唐安南经略使王宽几次上表向朝廷告急，朝廷派前湖南观察使蔡袭取代王宽任安南经略使，并且调发许州、滑州、徐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诸道军队共三万人，交蔡袭指挥，以抵御南诏蛮军。唐军兵势既很强盛，南诏蛮军也就引兵退还。邕管经略使段文楚由于改换旧制度，招募土军代戍卒，，降职迁任威卫将军、分司东都为闲官。

[5]左庶子蔡京，性贪虐多诈，时相以为有吏才，奏遣制置岭南事。三月，京还，奏事称旨，复以京权知太仆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

[5]左庶子蔡京，性情贪鄙暴虐，善于欺诈，当时宰相认为他有做官的才能，奏请唐懿宗，派遣他去处置岭南军政事务。三月，蔡京回到长安，向唐懿宗奏事时迎合懿宗的旨意，唐懿宗再提拔蔡京为权知太仆卿，充任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

[6]夏，四月，已亥朔，敕于两街四寺各置戒坛，度人三七日。上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尝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两街僧、尼皆入预；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又数幸诸寺，施与无度。吏部侍郎萧上疏，以为："玄祖之道，慈俭为先，素王之风，仁义为首，垂范百代，必不可加。佛者，弃位出家，割爱中之至难，取灭后之殊胜，非帝王所宜慕也。愿陛下时开延英，接对四辅，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缪赏与滥弄，其殃必至，知胜残而杀，得福甚多。罢去讲筵，躬勤政事。"上虽嘉奖，竟不能从。

[6]夏季，四月，已亥朔（初一），唐懿宗颁下诏敕，命令在长安左、右两街的四座佛寺，各设置一座戒坛，在二十一天时间里可剃度人当和尚、尼姑。唐懿宗信奉佛教太过分，处理朝政事务却懒惰怠慢，曾在禁官内咸泰殿建筑戒坛，为弃俗出家当尼姑的宫女受戒，长安两街的僧侣、尼姑都参预了此事；唐懿宗又在禁中设置佛经讲席，自己唱佛经文，并手抄梵文贝叶经；唐懿宗还多次来到各大寺庙，施舍财物没有限制。吏部侍郎萧为此向唐懿宗上疏，认为："玄祖老子的大道，以慈爱节俭为先事，素王孔子的作风，以仁义道德为首要，他们已经成为百代的楷模，没有人能超越他们。佛陀舍弃王位和父母出家，割舍弃了人情至爱中最难割舍的东西，同时，佛徒出家后不婚嫁，断子绝孙没有后代，这也是人情最难以接受的，这些都不是帝王所应该羡慕的事。希望陛下能经常开延英殿召对宰相，与四辅官商讨大政，力求除去人民的疾苦，虔诚地侍奉宗庙；如果老是想着给寺不该给的赏赐，而又对民众滥施刑狱，必然会降来灾祸，如果知道施仁政减少刑杀的道理，比崇信佛都有用得多，必能得到更多的幸福。请求陛下罢去与僧、尼讲经用的宫廷讲席，多费些精力过问军国政事。"唐懿宗虽然对萧的上言给予喜奖，但却不能按萧所说的去做。

[7]岭南旧分五管，广、桂、邕、容、安南，皆录岭南度使，蔡京奏请分岭南为两道节度；从之。五月，敕以广州为东道，邕州为西道，又割桂管龚、象二州，容管藤、岩二州隶邕管。寻以岭南节度使韦宙为东道节度使，以蔡京为西道节度使。

[7]岭南地区过去分为五管，即广、桂、邕、容、安南，全部隶属于岭南节度使，蔡京奏请唐懿宗，请将岭南分成两道来节度管理；唐懿批准了这一请求。五月，唐懿宗下敕以广州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

西道，又割桂管所辖的龚州、象州二州，容管的辖的藤州、岩州二州隶属于邕管。不久唐懿宗又任命岭南节度使韦宙为岭南东道节度使，任命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蔡袭将诸道兵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称："南蛮远遁，边徼无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运。盖以荒陬路远，难于覆验，故得肆其奸诈。请罢戍兵，各返本道。"朝廷从之。袭累奏群蛮伺隙日久，不可无备，乞留戍兵五千人；不听。袭以蛮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阙，谋力两穷，作十必死状申中书；时相信京之言，终不之省。

蔡袭率领诸道兵在安南，蔡京对他极为猜忌，恐怕他立功，于是向唐懿宗奏称："南诏蛮军已经遁逃远去，边境地区已没有危险，一些武夫悍将为了邀取战功，硬是虚报敌情以扩充自己部下的戍兵，使朝廷耗费大量军需补给品，也虚耗了大量运费。大概由于地处荒山，路途遥远，朝廷对武将报的情况难以查对，所以邀功武夫的奸诈能得逞。请求陛下罢去安南的戍兵，让各阵军队归还本道。"朝廷对蔡京的建议予以批准。蔡袭连续向朝廷上奏，称群蛮对安南窥伺已久，企图乘隙侵寇，不可没有防备，乞求留下戍兵五千人；朝廷不听蔡袭的奏请。蔡袭认为南诏蛮军必定要入侵，交趾的军队和粮食都缺乏，既无计谋又无军力，于是写了十道必死的状子向朝廷中书门下申诉；当时宰相苟求节省输送军需的费用，只相信蔡京，对蔡袭所阐述的安南险情始终不理。

[8]秋，七月，徐州军乱，逐节度使温璋。

[8]秋季，七月，徐州发生军乱，乱军将徐州节度使温璋驱逐出境。

初，王智兴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常以三百余人自卫，露刃坐于两装夹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后节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骄，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众皆和之，节度使辄自后门逃去。前节度使田牟至与之杂坐饮酒，把臂拊背，或为之执板唱歌；犒赐之费，日以万计，风雨寒暑，复加劳来，犹时喧哗，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骄兵素闻璋性严，惮之。璋开怀慰抚，而骄兵终怀猜忌，赐酒食皆不历口，一旦，竟聚噪而逐之。朝廷知璋无辜，乙亥，以璋为分宁节度使，以浙东观察使王式为武宁节度使。

起初，王智兴既取得徐州，召募勇敢强悍之士二千人，号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经常带着三百余人自卫，他们全副武装地坐在州府使院两侧的夹幕之下，每月轮换一批。此后的节度使大多是儒臣文士，银刀等七军士兵逐渐骄横，稍有不如意处，只要一人振臂一呼，其他士兵就一齐响应，节度使只得从后门逃走躲避。前徐州节度使田牟为了安抚这些骄兵悍将，甚至与他们不分上下地杂坐，在一起饮酒，士兵与节度使手把手，背靠背，有时田牟还为士兵们边敲竹板边唱歌；节度使府用于犒赏士兵的费用，每天以一万计，遇到风雨或寒暑之日，还要加倍慰劳，即使是这样，银刀等七军士兵仍然时常喧哗闹事，要求赏赐，贪图不已。田牟去世后，温璋代任徐州节度使，骄兵早就听说温璋性情严厉，心怀畏惧。温璋虽然畅开心扉慰问存抚七军士兵，但骄兵们始终对温璋心怀猜忌，凡温璋赐予的酒食，没有人敢喝一口，一天早上，骄兵们竟聚集在一起，大喊大叫将温璋驱逐。朝廷知道温璋被逐事出无辜，乙亥（初八），任命温璋为宁节度使，改任浙东观察使王林为武宁节度使。

[9]以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呈夏侯孜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9]唐懿宗任命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入朝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10]忠武、义成两军从王式讨裘甫者犹在浙东，诏式帅以徐州，骄兵闻之，甚惧。八月，式至大彭馆，始出迎谒。式视事三日，飨两镇将士，遣还镇，擐甲执兵，命围骄兵，尽杀之，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隶淄青道，李洧自归，始置徐海使额。及张建封以威名宠任，特帖濠、泗二州。当时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宁一道职为乱阶。今改为徐州团练使，隶兖海节度；复以濠州归淮南道，更于宿州置宿泗都团练观察使；留将士三千人守徐州，余皆分隶兖、宿。且以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与监军杨玄质分配将士赴诸道讫，然后将忠武、义成两道兵至汴滑，各遣归本道，身诣京师。其银刀等军逃匿将士，听一月内自首，一切勿问。

[10]忠武、义成两镇随王式征讨裘甫的军队仍然留在浙东，唐懿宗下令王式率领两镇军队赶赴徐州，徐州骄兵得知消息，极为恐惧。八月，王式来到徐州城外的大彭馆，银刀等七军兵将出来迎接拜见。王

式在徐州使处理了三天军务，然后为忠武、义成两镇军队设宴，声称将遣送他们回本镇，两镇士兵披甲执锐，全副武装，王式突然命令他们将徐州银刀等七军骄兵团团围住，全部诛斩，一进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全被杀死。甲子（二十八日），唐懿宗颁下敕令，徐州原先录属于淄青道，自李洧归附朝廷以来，开始置徐海节度使名义，到张建封镇徐州时，因他有威名，并受到宠信重用，特将濠州时，因他有威名，并受到宠信重用，特将濠州、泗州两州拨归徐州令辖。当时的用意本来是以徐州来控扼淄青、光蔡两大镇。自后贼寇余孽全被消灭，而设在徐州的武宁使职衔名已相当混乱。现将徐、泗、濠节度使改为徐州团练使，录属兖海节度使管辖；将濠州归还淮南道，再于宿州设置宿泗都团练观察使；留下将士三千人驻守徐州，其余军队都分别录属于兖海和宿泗两镇。另外仍以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兼任徐州、泗州、濠州、宿州制置使。并委王式与宦官监军杨玄质来分配徐州将士奔赴诸道，分派完毕后，再将忠武、义成两藩镇军队调至汴州、滑州，然后分别回归本镇，王式完成这些任务后，再到京师汇报。徐州银刀等七军士兵逃亡躲藏在外者，可以在一个月之内自首，过去的一切不再追究。

[11]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为政苛惨，设炮烙之刑，阖境怨之，遂为邕州军士所逐，奔藤州，诈为敕书及攻讨使印，募乡丁及旁侧土军以攻邕州。众既乌合，动辄溃败，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纳。京无所自容，敕贬崖州司户，不肯之官；还，至零陵，敕赐自尽。以桂管使郑愚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11]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为政苛刻残暴，设用烧红的铁烙犯人肉身的惨烈刑法，辖境内人民对酷政怨恨万分，于是邕州军士将蔡京驱逐出境，蔡京投奔藤州，假造皇帝的敕书以及攻讨使的印信，招募乡村壮丁及附近州县土军，以进攻邕州。蔡京召来的军队既是乌合之众，一接触敌军就溃散败退，根本不能打仗，蔡京只好投依桂州，桂州人对分割桂管巡属归岭南西道领辖的举动怨恨极深，不肯接纳他。蔡京无地容身，唐懿宗颁下诏敕，将蔡京贬为崖州司户，蔡京不肯往崖州任官；于是擅自回朝，来到零陵，唐懿宗赐他自杀。唐懿宗改以桂管观察使郑愚任岭南西道节度使。

[12]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俎佾为魏王，为凉王，佶为蜀王。

[12]冬季，十月，丙申朔（初一），唐懿宗立皇子李佾为魏王，李为凉王，李佶为蜀王。

[13]十一月，立顺宗子缉为蕲王，宪宗子愦为荣王。

[13]十一月，唐懿宗立唐顺宗的儿子李缉为蕲王，立唐宪宗的儿子李愦为荣王。

[14]南诏帅群蛮五万寇安南，都护蔡袭告急，敕发荆南、湖南两道兵二千，桂管义征子弟三千，诣邕州受郑愚节度。

[14]南诏派遣将领率群蛮族军队五万人入寇安南，唐安南都护蔡袭向朝廷告急，唐懿宗下诏敕调发荆南、湖南两道军队二千人，又调发桂管应募从军的子弟三千人，到邕州接受郑愚的指挥。

[15]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奏："蛮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护，遽欲远征，恐蛮于后乘虚扼绝饷道。"乃敕蔡袭屯海门，郑愚分兵备御。十二月，袭又求益兵，敕山南东道发弩手千人赴之。时南诏已围交趾，袭婴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15]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上奏朝廷："南诏蛮寇必定要入侵邕州，如果急于派军队远征，而不事先派军保护入邕州的通路。"于是唐懿宗颁下诏敕，让蔡袭率军屯驻于海门，放弃交趾，命令郑愚分别调派军队作防御准备。十二月，蔡袭又向朝廷请求增调军队，唐懿宗下敕令山南东道调弓弩手一千人前往救援。这时南诏军队已围住交趾城，蔡袭关闭城门，固守，唐朝救兵不能立即赶到。

[16]翼王薨。

[16]翼王李去世

[17]是岁，末始入贡。末者，吐蕃之奴号也。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及论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17]这一年，末开始向唐朝进贡。末是吐蕃奴隶的称号。吐蕃王国每次调发军队，富室人家多有奴隶随从，往往一家有奴隶十几人，所以吐蕃军队的人数众多。到论恐热作乱时，奴隶大多无主人，于是自相纠集在一起，合成部落，散布在甘州、肃州、瓜州、沙州、河州、

渭州、岷州、廓州、叠州、宕州之间，一些微弱的吐蕃奴隶主反而依附于他们。

四年（癸未、863）

四年（癸未，公元863年）

[1]春，正月，庚午，上祀圜丘；赦天下。

[1]春季，正月，庚午（初十），唐懿宗举行祀圆丘大典礼；宣告大赦天下。

[2]是日，南诏陷交趾，蔡袭左右皆尽，徒步力战，射集十矢，欲趣监军船，船已离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绰携其印浮渡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将士四百余人，走至城东水际，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谓众曰："吾辈无船，入水则死，不若还向城与蛮斗，人以一身易二蛮，亦为有利。"遂还向城，入东罗门；蛮不为备，惟德等纵兵杀蛮二千余人，逮夜，蛮将杨思缙始自子城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留兵二万，使思缙据交趾城，溪洞夷獠无远近皆降之。诏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还，分保岭南西道。

[2]这一天，南诏的军队攻陷交趾，唐安南都护蔡袭的左右侍卫全被杀死，他仍然徒步奋力拼杀，身上中了十箭，仍企图爬上监军的船，船已离岸，于是赴海而死；蔡袭的幕僚樊绰携带都护的大印游泳渡过马门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戍边将士四百余人，走到交趾城东边临海的地方，荆南虞侯元惟德等对大家说："我们没有船，入海只有死路一条，不如回到城里去与南诏蛮人搏斗，如果每人能以一条命换蛮人两条命，也死得合算。"于是返回交趾城，从东罗门进入，南诏蛮军没用作防备，元惟德等人纵兵厮杀，杀死南诏蛮军两千余人。到夜晚晚，南诏蛮将杨思缙才从城内的小城出来救援，元惟德等四百余人全部战死。南诏蛮军两次攻陷交趾，被杀和被俘的唐人达十五万。南诏留下二万人的军队，让杨思缙据守交趾城，周围山洞里的夷人獠人不管是远是近都归降于杨思缙。唐懿宗于是颁下诏书，召调赴安南的诸道军队全部归还，分别派驻岭南西道进行守卫。

[3]上游宴无节，左拾遗刘蜕上疏曰："今西凉筑城，应接未决于与夺；南蛮侵轶，干戈悉在于道途。旬月以来，不为无事。陛下不形闵以示远近，则何以责其死力！望节娱游，以待远人乂安，未晚。"弗听。

[3]唐懿宗的游玩宴饮毫无节制，左拾遗刘蜕上疏谏说：“目前西面有凉州请求建筑城堡，您因游宴应接不暇，对筑城的奏议未予裁决，南面有蛮人的侵寇，大批军队在道途上奔走调动。十天以来，不是没有事情。陛下不在表面上做出忧虑哀悯的样子，给远近臣民看，又怎能让将士们去疆场拼死出力！希望陛下能节制娱乐游戏，等到远地区太平无事之后，再行游乐，尚不为晚。”唐懿宗不听。

[4]二月，甲午朔，上历拜十六陵。

[4]二月，甲午朔（初一），唐懿宗一个接一个地拜谒十六座先帝陵墓。

[5]置天雄军于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隶焉；以前左金吾将军王晏实为天雄观察使。

[5]唐朝廷在秦州设置天雄军，以成州、河州、渭州三州之地隶属于它；任命前左金吾将军王晏实为天雄军观察使。

[6]三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自将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

[6]三月，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奏告朝廷，称他自己率领由蕃族、汉族七千人组成的军队，收复了凉州。

[7]南蛮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郑愚惧，自言儒臣无将略，请任武臣。朝廷召义武节度使康承训诣阙，欲使之代愚，仍诏选军校数人、士卒数百人自随。

[7]南诏蛮军侵寇左江、右江地区，逐渐进逼邕州。唐岭南西道节度使郑愚心情恐惧，自称儒臣没有将才战略，请求朝廷任命武臣充任节度使。朝廷将义武军节度使康承训召到长安，想让他往邕州替代郑愚，唐懿宗还颁下诏书，让康承训在义武军中选将领数人、士兵几百人，随同前往赴任。

[8]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毕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称疾辞位；夏，四月，罢为兵部尚书。

[8]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毕因为同列宰相中多徇么舞弊，目无法纪，声称患有疾病，辞去宰相职位；夏季，四月，唐懿宗罢去毕的相位，任为兵部尚书。

[9]庚戌，群盗入徐州，杀官吏；刺史曹庆讨平之。

[9]庚戌（十七日），一群盗贼攻入黎州，杀死官府官吏；徐州刺史曹庆将盗贼镇压平定。

[10]康承训至京师，以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发荆、襄、洪四兵万人与之俱。

[10]康承训来到京师长安，唐懿宗任命他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调发荆州、、襄州、洪州、鄂州等四道军队一万人，由康承训率领赴邕州。

[11]五月，戊辰，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杨收同平章事。收，发之弟也。与左军中慰杨玄价叙同宗相结，故得为相。

[11]五月，戊辰（初六），唐懿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杨收为同平章事。杨收是杨发的弟弟。杨收与宦官首领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杨玄价攀结同祖宗亲，得杨玄价的内助，所以升迁为宰相。

[12]乙亥，废容管，隶南西道，复以龚、象二州隶桂管。

[12]乙亥（十三日），唐朝廷废除容管，将其隶属于岭南西道，再将龚州、象州二州隶属于桂管。

[13]戊子，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审权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

[13]戊子（二十六日），唐懿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权仍领同平章事衔，充任镇海节度使。

[14]六月，废安南都护府，置行交州于海门镇；以右监门将军宋戎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训兼领安南及诸军行营。

[14]六月，朝廷下令废除安南都护府，设置行交州于海门镇；任命右监门将军宋戎为行交州刺史，又以康承训兼领安南以及诸军行营。

[15]闰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确同平章事。

[15]闰六月，唐懿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仍领同平章事衔，充任凤翔节度使；又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人曹确为同平章事。

[16]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16]秋季，七月，辛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17]复置安南都护府于行交州，以宋戎为经略使，发山东兵万人镇之。时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岭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馈运者皆溯湘江入渠、漓水，劳费艰涩，诸军乏食。润州人陈石上言，请造千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从之，军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为名，夺商人舟，委其货于岸侧，舟入海或遇风涛没溺，有司囚系纲吏、舟人，使偿其米，人颇苦之。

[17]朝廷于行交州重新设置安南都护府，任命宋戎为安南经略使，调发崤山以东诸道连队一万人镇戍安南。当时诸道救援安南的军队都屯集在岭南，江西、湖南为大军运输军需粮饷的人都溯湘江而上，经渠进入漓江，役夫劳累艰苦，运费极高，在岭南的诸道军因而缺乏粮食。润州人陈石上言朝廷，请求建造能载千粮食的大船，从福建运米渡海，不要一个月就能到达广州，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岭南的军粮很充足。但有关官司以和雇的名义，抢夺商人的海船，将商人的商品货物堆积在海岸边，商船运米入海若遇上风暴海涛沉没，有关官司就逮捕押船运粮的官吏和船夫，逼他们偿还米价，使沿海一带船主船夫怨声载道。

[18]八月，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奏，蛮必向邕州，请分兵屯容、藤州。

[18]八月，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奏告朝廷，声称南诏蛮军必定要向邕州入寇，请求分兵屯驻于容州、藤州。

[19]夔王滋薨。

[19]夔王李滋去世。

[20]敕以阁门使吴德应等为馆驿使。台谏上言：故事，御史巡驿，不应忽以内人代之。上谕以敕命已行，不可复改。左拾遗刘蜕上言："昔楚子县陈，得申叔一言而复封之；太宗发卒修乾元殿，闻张玄素谏，即日罢之。自古明君所尚者，从谏如流，岂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为不可！"弗听。

[20]唐懿宗颁下诏，任命阁门使宦官吴德应等人为馆驿使，御史台和谏官向唐懿宗上言劝谏：按照惯例，两京以御史一人掌管馆驿事务，号馆驿使，不应该突然以内廷宦官来取代御史台朝臣。唐懿宗声言敕令已经颁布，不可更改。左拾遗刘蜕上言："春秋时期楚国灭亡陈国，将陈国置为楚国的一个县，由于申叔的一言劝谏，楚王就恢复了

陈国。当年唐太宗征发役卒修筑乾元殿，听到张玄素的劝谏，当天就停止了这项工程。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所崇尚的，是善于纳谏，从谏如流，哪有借口已经行文就不改正的！而且诏敕是由陛下颁布发出，再由陛下改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唐懿宗还是不听。

[21]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难支表求经籍及每年遣使走马请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来悉归唐，不许。

[21]黠戛斯派遣使臣伊难支向唐懿宗上表，请求唐朝的经籍文书，并要求每年派遗使者往来请颁唐历，又希望征讨回鹘，使安西广大地区全部归附唐朝，唐懿宗不予批准。

[22]冬，十月，甲戌，以长安尉、集贤校理令狐为左拾遗。乙亥，左拾遗刘蜕上言：“专家元子弟之法，布依行公相之权。”起居郎张云言：“父用李涿为安南，致南蛮至今为梗，由纳贿，陷父于恶。”十一月，丁酉，云复上言：“，父执政之时，人号‘白衣宰相’。”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

[22]冬季，十月，甲戌（十五日），唐懿宗任命长安县尉、集贤书院校理令狐为左拾遗。乙亥（十六日），左拾遗刘蜕向唐懿宗上言：“令狐治家没有官家子弟的家法，任命他犹如让平民百行使肥卿宰相的权力。”起居郎张云说：“令狐的父亲令狐用李涿为安南都护，致使南诏蛮军至今仍狂妄侵寇，当时正因为令狐收陬李涿的贿赂，使他父亲背上恶名。”十一月，丁酉（初八），张云再次向唐懿宗上言：“令狐在父令狐当宰相执掌朝政时，人们称他为‘白衣宰相’。令狐由于舆论的攻击，也向唐懿宗上表要求引退躲避，于是唐懿宗将令狐改任为太子詹事府司府司直。

[23]辛巳，废宿泗观察使，复以徐州为观察府，以濠、泗隶焉。

[23]辛巳（疑误），朝廷废除宿泗观察使，再将徐州升格为观察使府，将濠州、泗州隶属于徐州观察使府管辖。

[24]十二月，南诏寇西川。

[24]十二月，南诏军队入寇唐朝西川地区。

[25]昭义节度使沈询奴归秦，与询侍婢通，询欲杀之，未果；乙酉，归秦结牙将作乱，攻府第，杀询。

[25]昭义节度使沈询的奴隶名叫归秦，与沈询的女婢通奸，沈询想杀死归秦，还没有动手；乙酉（二十七日），归秦勾结昭义牙将作乱，进攻节度使府内沈询的住宅，将沈询杀死。

五年（甲申、864）

五年（甲申，公元864年）

[1]春，正月，以京兆尹李为昭义节度使，取归秦心肝以祭沈询。

[1]春季，正月，唐懿宗任使京兆尹李为昭义节度使，李到任后将归秦的心肝挖出来，用以祭奠沈询的亡灵。

[2]淮南节度使令狐为其子讼冤。贬张云兴元少尹，刘蜕华阴令，敕曰："虽嘉蹇谔之忠，难逃疏易之责。"

[2]淮南节度使令狐为他的儿子令狐诉冤。唐懿宗将张云贬为兴元府少尹，将刘蜕为华阴县令并颁布诏敕说："虽然嘉奖直言之士的忠诚，也不能不追究出言草率的责任。"

[3]柄午，西川奏，南诏寇州，刺史喻士珍破之，获千余人。诏发右神策兵五千及诸道兵戍之。忠武大将颜庆复请筑新安、遏戎二城，从之。

[3]丙午（十九日），西川节度使奏告朝廷，南诏蛮军侵寇州，州刺史珍将蛮军击败，俘获一千余人。唐懿宗颁布诏令，调发右神策军五千人以及诸道军队往西川戍守。忠武镇大将颜复请求修筑新安、遏戎二座城堡，唐懿宗予以批准。

[4]以容管经略使张茵兼句当交州事；益海门镇兵满二万五千人，令茵进取安南。

[4]唐懿宗任命管经略使张茵兼管交州事；又向海门镇增补军队，使驻军达二万五千人，于是命令张茵进兵收复安南。

[5]二月，已巳，以刑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5]二月，已巳（十二日），唐懿宗任命弄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福挂同平章事衔，出任西川节度使。

[6]甲申，前西川节度使萧邺左迁山南西道观察使。

[6]甲申（二十七日），前西川节度使萧邺降职调任山南西道观察使。

[7]三月，丁酉，彗星出于娄，长三尺，己亥，司天监奏：“按《星经》，是名含誉，瑞星也。”上大喜。“请宣示中外，编诸史策。”从之。

[7]三月，丁酉（十一日），有彗星出自娄宿，长三尺。己亥（十三日），司天监奏告，“按照《星经》的记载，这颗彗星的名字含有荣誉，是一颗象征祥瑞的彗星。”唐懿宗听后极为欢喜。司天监又奏：“请皇上将彗星告吉祥之事宣告中外，并在史策上作记载。”唐懿宗表示同意。

[8]康承训至邕州，蛮寇益炽，诏发许、滑、青、汴、兖、郓、宣、润八道兵以授之。承训不设斥候；南诏帅群蛮近六万寇邕州，将入境，承训乃遣六道兵凡万人拒之，以獠为导，绐之。敌至，不设备，五道兵八千人皆没，惟天平军后一日至，得免。承训闻之，惶怖不知所为。节度副使李行素帅众治壕栅，甫毕，蛮军已合围。留四日，治攻具，将就，诸将请夜分道斫蛮营，承训不许；有天平小校再三力争，乃许之。小校将士三百，夜，缒而出，散烧蛮营，斩首五百余经。蛮大惊，间一日，解围去。承训乃遣诸军数千追之，所杀虏不满三百级，皆溪獠胁从者。承训腾奏告捷，云大破蛮贼，中外皆贺。

[8]唐岭南西道节度使康承训来到邕州，南诏蛮军的侵寇更加凶猛，唐懿宗于是颁发诏书调集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润州八道军队交他指挥。康承训不设哨兵，南诏军率群蛮近站万人侵寇邕州，即将入边境，康承训才派六道兵总计一万人去抵抗，以獠人为向导，被獠人哄骗。蛮军开到，唐军不设戒备，五道军队八千人全被消灭，只有天平军晚一天赶到，得以幸免。康承训得知消息，惶恐不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岭南西道节度副使李行素率领部众开挖壕沟，修筑栅栏，正好修治完毕，南诏蛮军已将邕州城团团围住。蛮军留在城下四天，制造攻城器械，行将完工，城内唐军诸将请求康承训乘夜分几路袭击蛮军营帐，康承训不予批准。有一位天平军小校再三力争，康承训才同意。天平小校率领勇士三百人，乘夜用绳索由城上吊出，到处放火烧南诏蛮军的营帐，斩蛮军首级五百余级。南诏蛮军大为惊恐，只停留了一天，即解围而去。康承训于是派遣诸道军队数千人追击，所杀和俘获蛮军不过三百人，且都是被南诏

胁从入伍的诸溪獠人。康承训立即向朝廷上表奏告胜利，声称大破南诏蛮寇，朝廷内外都表示祝贺。

[9]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户部萧同平章事。，复之孙也。

[9]夏季，四月，懿宗任鸽命兵部侍郎、判户部萧为同平章事。萧是萧复的孙子。

[10]加康承训检校右仆射，赏破蛮之功也。自余奏功受赏者，皆承训子弟亲昵；烧营将校不迁一级，由是军中怨怒，声流道路。

[10]唐懿宗加给康承训检校右仆射的官衔，奖赏他大破南诏蛮军的功劳。其余上报给朝廷而受到奖赏的人，都是康承训的子弟或亲信左右；而烧南诏蛮军营帐的天平军小校却没升迁一级，于是军中怨恨愤怒，流言蜚语传布于道路。

[11]五月，敕："徐州土风雄劲，甲士精强，比因罢节，颇多逃匿，宜令徐泗团练使选募军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岭外事宁，即与代归。"

[11]五月，懿宗颁布诏敕："徐州地方风俗雄健刚劲，军队精锐强悍，近因罢废节度使府，不少人逃亡藏匿于山林草泽，所以命令罢废节度使府，不少人逃亡藏匿于山林草泽，所以命令徐泗团练使选拔召募军士三千人赶赴邕州戍守边境，等到岭外战事宁息下来，给予替代，让他们归还。"

[12]秋，七月，西川奏两林鬼主邀南诏蛮，败之，杀获甚众；保塞城使杜守连不从南诏，帅众诣黎州降。

[12]秋季，七月，西川节度使奏告朝廷，称两林部落酋长邀击南诏蛮军，将蛮军击败，杀死和俘获很多南诏军；南诏所署的保塞城使杜守连不服从南诏蛮军的命令，率领部众到黎州归降唐朝。

[13]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具知康承训所为，以书白宰相；承训亦自疑惧，累表辞疾，乃以承训为右武卫大将军、分司，以容管经略使张茵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复以容管四州别为经略使。

[13]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对康承训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写信告诉当朝宰相；康承训也自己感到疑虑恐惧，多次向朝廷上表请求辞官养病，于是唐懿宗调康承训为右武卫大将军、分司东都，任命容管经略使张茵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又将容管所辖四州另外设置经略使。

时南诏知邕州空竭，不复入寇，茵久之不敢进军取安南；夏侯孜荐骁卫将军高骈代之，乃以骈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茵所将兵悉以授之。骈，崇文之孙也，世在禁军。骈颇读书，好谈今古，两军宦官多誉之，累迁右神策都虞侯；党项叛，将禁兵万人戍长武，屡有功，迁秦州防御使，复有功，故委以安南。

这时南诏知道邕州经过几次侵寇，财物已经空竭，于是不再入寇，张茵坐镇邕州很久，不进军收复安南。夏侯孜于是推荐骁卫将军高骈代张茵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唐懿宗也就任命高骈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将张茵统领的军队全部交给高骈指挥。高骈是高崇文的孙子，世代在禁军中服役。高骈读了不少书，喜欢谈论今古时事，左右两神策军的宦官统帅对他多有称誉，经过多次升迁任右神策军都虞侯；常项族叛乱，高骈率领禁军一万人戍守长武，屡有战功，因此升任秦州防御使，又有战功，所以委以经略安南的重任。

[14]冬，十一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事，充河东节度使。

[14]冬季，十一月，唐懿宗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仍领同平章事衔，出任东节度使。

[15]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岩同平章事；时年三十六。

[15]壬寅（十九日），唐懿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岩为同平章事；当时路岩才三十六岁。

六年（乙酉、865）

六年（乙酉，公元865年）

[1]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飨宪宗室。时王复为礼院检讨官，更申前议，朝廷竟从之。

[1]春季，正月，丁巳（疑误），唐懿宗同意将懿安皇后的神位配置于唐宪宗神主像的庙室。当时王再任礼院检讨官，重申先前的议论，朝廷最后批准了他的奏议。

[2]诸道进私白者，闽中为多，故宦官多闽人。福建观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垅，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为宣歙观察使，时人谓之“敕使墓户”。

[2]地方诸道向朝廷进献阉割小儿，以闽中为最多，所以官大多是闽人。福建观察使杜宣猷每当寒食之时，都要派遣官员分别去祭祀宦官祖先的坟墓，宦官们感恩戴德，在唐懿宗面前为杜宣猷说好话，庚申（疑误），唐懿宗任命杜宣猷为宣歙观察使，当时人戏称杜宣猷为“宦官敕使的守墓户”。

[3]三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薨。

[3]三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去世。

[4]夏，四月，以前东川节度使高璩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璩，元裕之子也。

[4]夏季，四月，唐懿宗任使前东川节度使高琚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高琚是高元裕的儿子。

[5]杨收建议，以“蛮寇积年未平，两河兵戍岭南冒瘴雾物故者什六七，请于江西积粟，募强弩三成人，以应接岭南，道近便，仍建节以重其权。”从之。五月，辛丑，置镇南军于洪州。

[5]杨收向唐懿宗建议，以“南诏蛮寇的侵扰多年不能平定，两河军队远戍岭南由于瘴气和水土不服而死掉的人有十分之六七，请求在江西屯积军粮，召募强健的弓弩手三万人，用以应接岭南的军事需要，距离岭南也较近，军队调动也更方便，并且在江西建节设军镇，以加重江西镇帅的权力。”唐懿宗表示同意。五月，辛丑（二十一日），唐懿宗下令于洪州设置镇南军。

[6]州刺史喻士珍贪狯，掠两林蛮以易金；南诏复寇州，两林蛮开门纳之，南诏尽杀戍卒，士珍降之。

[6]州刺史喻士珍贪鄙狡猾，掠夺两林蛮人部落，强迫两林蛮人用黄金赎身；南诏蛮军再次侵寇州，两林蛮族人于是开城门接纳南诏军，南诏蛮军入州城杀尽唐军戍卒，喻士珍向南诏蛮军投降。

[7]壬寅，以桂管观察使严撰为镇南节度使。撰，震之从孙也。

[7]壬寅（二十二日），唐懿宗任命桂管观察使来为镇南军节度使。严是是来震的从孙。

[8]六月，高璩薨。

[8]六月，高琚去世。

[9]以御史大夫徐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9]唐懿宗任命御史大夫徐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10]秋，七月，立皇子侃为郢王，俨为普王。

[10]秋季，七月，唐懿宗立皇子李侃为郢王，立李俨为普王。

[11]高骈治兵于海门，未进；监军李维周恶骈，欲去之，屡趣骈使进军。骈以五千人先济，约维周发兵应援；骈既行，维周拥余众，不发一卒以继之。九月，骈至南定，骈掩击，大破之，收其所获以食军。

[11]高骈在海门整治军队，尚未进兵；宦官监军李维周讨厌高骈，想将高骈挤走，多次催促高骈，要他赶快向安南进军。高骈派五千人先渡海进发，与李维周约好，让他发兵前去支援；高骈既已出发，李维周接管其余留在海门的军队，却不调一兵一卒继后跟进。九月，高骈率军来到南定县，峰州的蛮军五万人正在田里收割水稻，高骈突然袭击，大破蛮军，得蛮人所收获的稻米，用来供应军粮。

[12]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郑氏崩。

[12]冬季，十二月，壬子（初五），太皇太后郑氏驾崩。

七年（丙戌、866）

七年（丙戌，公元866年）

[1]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

[1]春季，二月，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奏告朝廷，称北庭回鹘酋领仆固俊从吐蕃手中攻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

论恐热寓居廓州，纠合旁侧诸部，欲为边患，皆不从；所向尽为仇敌，无所容。仇人以告拓跋怀光于鄯州，怀光引兵击破之。

论恐热居留于廓州，纠集附近诸吐蕃部落，企图侵犯唐边境，诸部落都不听从；四周部落都是论恐热的仇敌，使论恐热无处容身。仇人将论热的处境报告鄯州的拓跋怀光，拓跋怀光率领军队将论恐热部击败。

[2]三月，戊寅，以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初，南诏围州，东蛮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卑笼部怨南诏杀其父史，导忠武戍兵袭浪稽，灭之。南诏由是怨唐。

[2]三月，戊寅（初二），唐懿宗任命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起初，南诏蛮军围困州，东蛮浪稽部竭力协助南诏军，于是攻陷并屠杀州城，卑龙部族对南诏蛮军杀害他们的父史怨恨无比，因此引导唐忠武镇戍军袭击浪稽部落，将浪稽部消灭。南诏为此怨恨唐朝。

南诏遣清平官董成等诣成都，节度使李福盛仪卫以见之。故事，南诏使见节度使，拜伏于庭，成等曰："骠信已应天顺人，我见节度使当抗礼。"传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决；将士皆愤怒，福乃命而殴之，因械系于狱。刘潼至镇，释之，奏遣还国。诏召成等至京师，见于别殿，厚赐，劳而遣之。

南诏派遣清平官董成等人到成都，唐西川节度使李福排列盛大的仪仗对来迎接董成。按以前的惯例，南诏的使者见唐朝的节度使，要在院庭伏拜行礼，董成等人声称："南诏骠信已应天顺人，自为君主，我见贵国节度使应当分庭抗礼。"传话的人往返多次，从早晨直到中午无法决定；西川将士对南诏使者的傲慢都极为愤怒，李福于是命令将士揪往董成等人殴打，将他们用链子锁进监狱。刘潼来到西川镇治成都，将董成等人释放，并奏请唐懿宗遣董成等人回南诏国。唐懿宗颁下诏书令召董成等人至京师长安，接见于别殿，厚给赏赐，慰劳赏赐，慰劳备至，并遂他们回南诏。

[3]成德节度使王绍懿，在镇十年，为政宽简，军民便之。疾病，召兄绍鼎之子都知兵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史以汝之幼，以军政授我。汝今长矣，我复以军政归汝。努力为之，上忠朝廷，下和邻藩，勿坠吾兄之业，汝之功也。"言竟而薨。

[3]成德节度使王绍懿，在镇主掌军政十年，为政宽厚简便，受到部下军民的称赞。王绍懿病重，将兄长王绍鼎的儿子成德都知兵马使王景崇召来，告谕他说："我兄王绍鼎因为当时你还年幼，将成德的军政大权授予我掌握。你今天已长成人，我再将军政权转归于你。希望你努力效劳，上要忠诚于朝廷，下要结好于相邻的藩镇，不要败坏我史王绍鼎开创的基业，这就是你的功业啊。"说完就去世了。

[4]闰月，吐蕃寇宁，节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4]闰三月，吐蕃的军队侵寇唐宁镇，宁节度使薛弘宗率军拒战，将吐蕃军赶走。

[5]夏，四月，贬前西川度使李福为蕲王傅。

[5]夏季，四月，唐懿宗将前西川节度使李福贬官，任他为蕲王李缉的师傅。

[6]五月，葬孝明皇后于景陵之侧，主别庙。

[6]五月，将孝明皇后安葬于唐宪宗的景陵旁侧，将她的神主象配于另外一个庙室。

[7]六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薨，军中立其子左司马全为留后。

[7]六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去世，魏博军中立何弘敬的儿子左司马何全为留后。

[8]以王景崇为成德留后。

[8]朝廷任命王景崇为成德留后。

[9]南诏酋龙遣善阐节度使杨缉助安南节度使段酋迁守交趾，以范昵些为安南都统，赵诺眉为扶邪都统。监陈敕使韦仲宰将七千人至峰州，高骈得以益其军，进击南诏，屡破之。捷奏至海门，李维周皆匿之，数月无声问。上怪之，以问维周，维周奏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上怒，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骈镇安南，召骈诣阙，欲重贬之。晏权，智兴之从子也。是月，骈大破南诏蛮于交趾，杀获甚众，遂围交趾城。

[9]南诏国王尊龙遣阐节度使杨缉、安南节度使段酋迁驻守交趾，任命范昵些为安南都统，赵诺眉为扶邪都统。唐朝为宦官监阵敕使韦仲宰率领七千人赶到峰州，高骈的军队得到补充，于是进攻南诏蛮军，屡次南败南诏军队。高骈告捷的奏表送至海门，李维周全部收藏起来，使朝廷好几个月得不到高骈的音信。唐懿宗咸到奇怪，遣使问李维周，李维周上奏唐懿宗称高骈驻军于峰州，与南诏蛮军周旋，不敢进兵。唐懿宗勃然大怒，任命右武卫将军王晏权替代高骈镇安南，并召高骈还朝，企图对高骈重贬降官。王晏权是王智兴的侄子。这个月，高骈在交趾大破南诏蛮军，杀死和俘获大量蛮军士兵，于是进围交趾城。

[10]秋，七月，以何全为魏博留后。

[10]秋季，七月，朝廷任命何全为魏镇留后。

[11]冬，十月，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收为宣歙观察使。收性侈靡，门吏僮奴多倚为奸利。杨玄价兄弟受方镇之赂，屡有请

托，收不能尽从；玄价怒，以为叛己，故出之。

[11]冬季，十月，甲申（十三日），唐懿宗命门下侍郎、同平中杨收出朝任宣歙观察使。杨收性好奢侈，其门下小吏奴仆也都依恃杨收的权势作奸求利。杨玄价的兄弟接受藩镇的贿赂，对杨收屡有请托，杨收不能全部听从；杨玄价感到愤怒，认为杨收是背判自己，所以在唐懿宗面前说杨收的坏话，将杨收赶出朝廷。

[12]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自是衰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

[12]吐蕃将领拓跋怀光率领五百骑进入廓州，活捉吐蕃酋领论恐热，先砍断他的肢，然后历数他的罪恶，将他处死，并将论恐热的头送交唐朝长安。论恐热的部众向东投秦州，遭到吐蕃部族酋领尚延心的邀击，被击败，尚延心奏告唐朝廷，请将论恐热余众全部迁于岭南地区。吐蕃从此以后衰亡灭绝，吐蕃的乞离胡君王和臣子也都不知下落，更不知他们的结局。

[13]高骈围交趾十余日，蛮困蹙甚，城且下，会得王晏权牒，已与李维周将大军发海门，骈即以军事授韦仲宰，与麾下百余人北归。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赞，骈遣小校曾滚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见旌旗东来，问游船，云新经略使与监军也。二人谋曰："维周必夺表留我，"乃匿于岛间，维周过，即驰诣京师。上得奏，大喜，即加骈栓校工部尚书，复镇安南。骈至海门而还。

[13]高骈围困交趾城十多天，南诏蛮军困乏至极，城差不多要被攻克，恰好得到新任安南主帅王晏权的牒文，宣称已经与李维周率领大军从海门出发，高骈得到牒文后立即将军事大权交给监军韦仲宰，与麾下士兵一百余人北归。在此之前，韦仲宰派遣小使王惠赞，高骈派遣小校官曾衮入朝廷报告交趾大捷，行至海中，望见有挂着大旗的船队东来，于是问在海上游弋的船夫，船夫说是新任经略使与监军的船队。王惠赞与曾衮互相商量，说："李维周必定要收夺我们告捷的表文，并扣留我们。"于是于海岛间躲藏，待李维周的船队过去，即赶往京师长安，唐懿宗得到高骈和韦仲宰的告捷奏表，大喜过望，立即加给高骈检校工部尚书的衔名，恢复高骈镇讨安南的军职。高骈行至海门，收到唐懿宗的新任命，又归还交趾。

王晏权暗懦，动禀李维周之命；维周凶贪，诸将不为之用，遂解重围，蛮遁去者太半。骈至，复督励将士攻城，遂克之，杀段酋迁及土蛮为南诏乡导者朱道古，斩道三万余级，南诏遁去。骈又破土蛮附南诏者二洞，诛其酋长，土蛮帅众归附者万七千人。

王晏权昏庸胆小，一切军务都听命于监军李维周；李维周凶狠贪鄙，诸道将领不听他的调遣，于是交趾城的重围得以解开，南诏蛮军得以逃出一大半。高骈赶到交趾城下，重新部署并督促唐军将士攻城，最后将交趾城攻下，重新部署并督促唐军将土攻城，最后将交趾城攻克，杀南诏所署安南节度使段酋迁以及为南诏军队作向导的当地蛮人朱道古，斩蛮军首级三成余颗。残余的南诏蛮军逃走后，高骈又击败依附于南诏聚居于两个洞中的当地蛮族人，处死这两个蛮族的酋长，当地土蛮率部众归附唐朝的有一万七千人。

[14]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诏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保疆域，勿复进攻南诏；委刘潼晓谕，如能更修旧好，一切不问。

[14]十一月，壬子（十一日），唐懿宗宣告大赦天下。又向安南、邕州、西川诸军颁发诏书，要求他们各保自己的疆域，不要再进攻南诏蛮军，唐懿宗还委任西川节度使刘潼告谕南诏王国，如果南诏王国能再与大唐修复旧好，唐朝将对南诏以往的侵略罪行一概不加追究。

[15]置静海军于安南，以高骈为节度使。自李涿侵扰安南，为安南患殆十年，至是始平。骈筑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余万间。

[15]唐朝廷于安南设置静海军，任命高骈为节度使。自从李涿为安南都护，误杀蛮酋杜存诚而激起变乱以来，南诏蛮军乘机侵扰，成为安南边患差不多有十年，至这时才得以平定。高骈建筑安南城，城周长三千步，又建造屋四十余万间。

[16]十二月，黠戛斯遣以连几支连几入贡，奏遣鞍马迎册立使及请亥年历日。

[16]十二月，黠戛斯派遣将军乙支连几入朝进贡，向唐懿宗奏称已派鞍马迎接唐朝的册立使，并请求颁发明年的年历。

[17]以成德留后王景崇为节度使。

[17]唐懿宗任命成德留后王景崇为成德节度使。

[18]上好音东宴游，殿前供奉东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东、饮食、幄，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

[18]唐懿宗喜好音乐，经常设宴游玩，在内廷殿前为他演奏的乐工经常有五百人，每个月设宴不下十余次，山珍海味一概具备，听音东看优戏，不知疲倦，赏赐给东工优伎的钱动不动就下千缗。曲江、昆明、灞、南宫、北苑、昭应、咸阳等处禁苑离宫，唐懿宗想要去游玩立即成行，不等派人先行布置，有关部门经常准备着乐器、钦食用具和小账蓬，以备随时调用，诸亲王也都备好马随时准备着陪同皇帝去游玩。每次出宫游玩，宦宫内诸使司和朝官部门随从人员达十余万人，花费不可胜计。

八年（丁亥、867）

八年（丁亥，公元867年）

[1]春，正月，以魏博留后何全为节度使。

[1]春季，正月，唐懿宗任命魏博留后何全为魏博节度使。

[2]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入朝，以为右神武统军，命其族子淮深守归义。

[2]二月，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入长安朝见唐懿宗，唐懿宗任命张义潮为右神武统军，又命令张义潮的侄子张淮深留守归义军使府。

[3]自安南至邕、广，海路多潜石覆舟，静海节度使高骈募工凿之，漕运无滞。

[3]由安南到邕州、广州，海路有很多暗礁，使船触礁沉没，静海节度使高骈召募工匠凿开暗礁，使海上漕运不受阻挡。

[4]西川近边六姓蛮，常持两端，无寇则称效顺，有寇必为前锋；卑笼部独尽心于唐，与群蛮为仇，朝廷赐姓李，除为刺史。节度使刘潼遣将将兵助之，讨六姓蛮，焚其部落，斩首五千余级。

[4]西川近边有蒙蛮、夷蛮、讹蛮、狼蛮、勿邓蛮、白蛮等六姓蛮，常在唐朝与南诏之间左右摇摆，首鼠两端，南诏蛮军不来侵寇时则对唐朝宣称效忠恭顺，南诏蛮军来侵寇时则常充当南诏的前锋；只

有蛮族卑笼部尽心效忠于唐朝，与群蛮各族姓世代为仇，朝廷赐卑笼部姓李，任命为刺史。西川节度使刘潼派遣将领率军帮助卑笼部，讨伐六姓蛮，焚烧六姓蛮族的部落帐蓬，斩蛮人首级五千余。

[5]乐工李可及善为新声，三月，上以可及为左威卫将军，曹确谏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余员，谓房玄龄曰:‘朕以待天下贤士，工商杂流，不可处也。’大和中，文宗欲以乐工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谏，即改光州长史。乞以两朝故事，别除可及官。”不从。

[5]乐工李可及善于谱新曲，三月，唐懿宗任命李可及为左威卫将军。曹确劝谏唐懿宗说:“唐太宗当年确定朝廷文武官六百余名额，对房玄龄说:‘朕以官爵委任给天下贤能之士，工匠商人伎巧等杂流人物不可委以官爵。’大和年间，唐文宗想任命伎乐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当面真谏，唐文宗当场就将尉迟璋改派到地方上去，任光州长史。希望陛下依照太宗、文宗两朝的旧例，不要委任会优为中央朝官，可以任李可及别的官。”唐懿宗不加理会。

[6]夏，四月，上不豫，群臣希进见。

[6]夏季，四月，唐懿宗身体不舒服，朝廷群臣很少进宫觐见皇上。

[7]五月，丙辰，疏理天下系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递降一等。

[7]五月，丙辰（十八日），朝廷对天下在押的囚徒普遍进行审理，如果不是十恶不赦的重大案犯，都依次减免刑一等。

[8]秋，七月，壬寅，蕲王缉薨。

[8]秋季，七月，壬寅（初五），蕲王李缉去世。

[9]怀州民诉早，刺史刘仁规揭榜禁之，发怒，相与作乱，逐仁规，仁规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赀，登楼击鼓，久之乃定。

[9]怀州百姓向官府申诉旱灾情形，刺史刘仁规四处张榜禁止百姓诉灾，激起民愤，民众相互串联，发动暴动，驱逐刘仁规，刘仁规逃到乡村房舍中躲避。民众攻入州府宅院，抢劫刘二规的家财私产，登上城楼击鼓，很久才安定下来。

[10]甲子，以兵部侍郎、兖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驸马都慰于琮同平章事。

[10]甲子（二十七日），唐懿宗任命兵部侍郎、充诸道铁转运等使、驸马都尉于琮为同平章事。

[11]宣歙观察收过结岳庙，施衣物，使巫祈祷；县令诬以为收罪。右拾遗韦保衡复言，收前为相，除严撰江西节度使，受钱百万，又置造船务，人讼其侵隐。八月，庚寅，贬收端州司马。

[11]宣歙观察使杨收路过华岳庙，施舍衣物，让巫士为自己祈祷；华阴县令将杨收的行为认作为犯罪，上告朝廷，右拾遗韦保稀又在朝堂说，杨收先前为宰相时，利用职权任严撰为江西节度使，受贿纳钱一百万，在置办造船事备时，有人告他侵吞隐瞒公费。八月，庚寅（二十四日），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

[12]九月，上疾瘳。

[12]九月，唐懿宗的疾病痊愈。

[13]冬，十二月，信王薨。

[13]冬季，十二月，信王李去世。

[14]加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同平章事。

[14]唐懿宗加给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领同平章事头衔。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一卷

唐纪六十七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中咸通九年（戊子、868）

唐纪六十七 唐懿宗感通九年（戊子，公元868年）

[1]夏，六月，凤翔少尹李师望上言："州控扼南诏，为其要冲，成都道远，难以节制，请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州，以邛州为理所。"朝廷以为信然，以师望为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统押诸蛮并统领诸道行营、制置等使。师望利于专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实邛距成都才百六十里，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1]夏季，六月，凤翔少尹李师望向朝廷上言："州可控扼南诏，是西川地区抗击南诏蛮军的要冲，成都道路遥远，难以对州进行有效的节制，请求建置定边军。在州屯驻重兵，以邛州为定边军的治所。"朝廷信以为真，即设置定边军。任命李师望为州刺史，充当定边军节度使，眉州蜀州、邛州、邪州、嘉州、黎州等州观察使，统领诸蛮并诸道行营制使等。李师望企图获得专制某一方面的权力，于是建策置定边军；其实邛州距离成都才一百六十里，州距离邛州达千里之遥，李师望欺骗朝廷竟到了如此地步。

[2]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慎由之从子也，性严刻；朝廷以徐兵骄，命镇之。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用事，军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屡求代还，戡言于彦曾，以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请更留戍卒一年；彦曾从之。戍卒闻之，怒。

[2]起初，南诏蛮军攻隐安南，唐懿宗下敕令徐泗镇召募士兵二千人往安南赴援，并分其中八百人另往桂州屯戍，最初约定三年轮换一批。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是崔慎由的侄子，性情严酷刻薄；朝廷因为徐州士兵骄横，所以任命崔彦曾镇抚徐泗。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在使府用事掌权，遭到军中将士的怨愤，当时戍守桂州的徐泗士兵已戍边六年，屡次请求轮换回乡，尹戡向崔彦曾上言，军府帑藏空虚，再调军队往桂州轮换替代，费用太多，请让桂林戍卒再留一年；崔彦曾听从了尹戡的建议。戍卒们得知消息，怒火冲天。

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皆故徐州群盗，州县不能讨，招出之，补牙职。会桂管观察使李丛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乱，杀都将王仲甫，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莫能御。朝廷闻之，八月，遣高品张敬思赦其罪，部送归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戍军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都是以前的徐州盗贼，州县不能征讨，于是招安出山，用以被充军队，出任牙职。恰值桂管观察使李丛调往湖南镇守，新任观察使尚未到任，秋季，七月，许佶等人发动叛乱，杀死都将王仲甫，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帅，抢劫军用仓库的兵器，武装起来结队北还，他们在所过之地四处劫掠，地方州县不能抵御。朝廷得知消息，八月，派遣高品宦官张敬思来赦免戍卒，由官府资送他们回归徐州，于是戍卒们才停止沿途抢劫。

[3]以前静海节度使高骈为右金吾大将军。骈请以从孙浔代镇交趾，从之。

[3]唐懿宗任命前静海节度使高骈为右金吾大将军。高骈请求任命他的侄孙高浔替代自己镇守交趾，唐懿宗表示同意。

[4]九月，戊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耽为西川节度使；以有定边军之故，不领统押诸蛮安抚等使。

[4]九月，戊戌（初八），唐懿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卢耽为西川节度使；由于设置了定边军的缘故，西川节度使不再兼领统押诸蛮安抚等使。

[5]庞勋等至湖南，监军以计诱之，使悉输其甲兵。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东下。许佶等相与谋曰：“吾辈罪大于银刀，朝廷所以赦之者，虑缘道攻劫，或溃散为患耳，若至徐州，必醢矣！”乃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过浙西，入淮南，淮南节度使令狐遣使慰劳，给刍米。

[5]庞勋等徐泗戍卒行至湖南，宦官监军用计诱骗他们，让他们将武器全部交出。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派兵严守要害之地，徐泗戍卒不敢北上入境，于是乘船沿长江东下。许佶等人互相谋划说：“我们犯的罪比当年银刀等七军要大得多，朝廷现在所以要赦免我们，是因为怕我们沿途攻击抢劫，又怕我们溃散到山野为患，如果我们到达徐州，必定要被剁肉酱！”于是每人都用自己的私财打造兵器，作制军旗。戍

卒经过浙西，进入淮南，淮南节度使令狐派遣使者赶来慰劳，给予喂马的饲料和军队米粮。

都押牙李湘言于曰："徐卒擅归，势必为乱；虽无敕令诛讨，藩镇大臣当临事制宜。高邮岸峡而水深狭，请将奇兵伏于其侧，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劲兵蹙其后，可尽擒也。不然，纵之使得渡淮，至徐州，与怨愤之众合，为患必大。"素懦怯，且以无敕书，乃曰："彼在淮南不为暴，听其自过，余非吾事也。"

淮南镇都押牙李湘对令狐说："徐泗戍卒擅自回归，势必造反叛乱，虽然没有皇上的敕令对他们进行诛讨，藩镇大臣应当因事制宜。高邮的江岸高峻，水深港狭，请让我率一支奇兵理伏于江岸旁边，烧着装满柴草的船，以堵塞徐泗戍卒前行的水路，派劲兵在他们后面追赶，可以将他们全部擒获。要不然，放纵他们，让他们渡过淮河，回到徐州，与心怀怨愤的民众会合，为患国家就更大了。"令狐平素一贯懦弱胆小，加上没有皇帝颁下的敕书，于是对李湘说："他们只要在淮南不行凶逞暴，就听任他们过淮河，其余就不关我的事了。"

勋集银刀等都窜匿及诸亡命匿于舟中，众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飨之于场，优人致辞；徐卒以为玩己，擒优人，欲斩之，坐者惊散。素为之备，徐卒不敢为乱而止。，之弟也。

庞勋如集徐州银刀等七军逃亡山泽者以及亡命之徒，将他们藏于船中，部众发展到一千人。丁巳（二十七日），来到泗州。泗州刺史杜在球场为戍卒们设宴，有唱戏的优人致辞，徐泗戍卒以为是取笑自己，抓住优人就要问斩，在坐的宾客吓得四散而逃。但杜早已作好戒备，徐泗戍卒不敢过份作乱，就此算了。杜是杜的弟弟。

先是，朝廷屡敕崔彦曾慰抚戍卒擅归者，勿使忧疑。彦曾遣使以敕意谕之，道路相望。勋亦申状相继，辞礼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勋与许佶等乃言于众曰："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军，至则支分灭族矣！丈夫与其投网罗，为天下笑，曷若相与戮力同心，赴蹈汤火，岂徒脱祸，兼富贵可求！况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吾辈一唱于外，彼必响应于内矣。然后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赏钱，可翘足待也！"众皆呼跃称善。将士赵武等十二人独忧惧，欲逃去，悉斩之，遗使致其首于彦曾，且为申状，称："勋等远戍六年，实怀乡里；而武等因众心不安，辄萌奸计。将士诚知诖误，敢避诛夷！

今既蒙恩全宥，辄共诛首恶以被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彦曾执而讯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勋复于递中申状，称：“将士自负罪戾，各怀忧疑，今已及苻离，尚未释甲。盖以军将尹戡、杜璋、徐行俭等狡诈多疑，必生衅隙，乞且停此三人职任，以安众心，仍乞戍还将士别置二营，共为一将。”

先前，朝廷屡次命令崔彦曾去抚慰自桂林擅自归来的戍卒，以使他们不对官府产生忧虑和猜疑。崔彦曾派遣使者告谕皇帝的旨意，使者一个接着一个，在道路上前后相望。庞勋也派人向崔彦曾送申诉状，信使也一个接着一个，申诉状的言辞相当恭敬。戊午（二十八日），庞勋等行至徐城县，决定与官府翻脸，庞勋与许佶等人对部众宣称：“我辈擅自归来，是因为思念妻儿，日夜想和他们相见啊。今天听说，已有皇帝的密敕到了徐州军府，到徐州我们将被肢解灭族！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为天下人所笑，还不如大家同心协力，赴汤蹈火干一番大事业。这样不仅摆脱祸殃，而且可求得富贵！更何况徐州城内的将士都是我们的父兄子弟，我们在外一声高喊，他们在城内必然响应。然后遵照王智兴侍中过去所做的事去办，五十万缗赏钱，可以翘足以待！”众戍卒听后都欢呼雀跃，拍手称好。只有将士赵武等十二人感到忧虑和恐惧，企图逃之夭夭，庞勋将他们全部处斩，派遣使者将赵武等十二人的首级送交崔彦曾，并且再递上申诉状，宣称：“庞勋等远戍桂州六年，实在是怀念故乡故里；而赵武等人因为众心不安，竟萌生奸计，骗我们擅自归来。将士们当然知道被赵武等迷误将受到处罚，怎敢冒着诛灭全家的危险不听府使的命令！今天既承蒙观察使的大恩，得以免罪保全性命，大家也就立即将首恶分子赵武等十二人诛死，以弥补我们所犯下的罪过。”冬季，十月，甲子（初四），庞勋的使者来到彭城，崔彦曾将他逮捕并严加审问，将庞勋的反状全部搞清，于是囚禁使者。丁卯（初七），庞勋通过邮筒再次向使府递送申诉状，宣称：“将士们身负重罪，每人都心怀疑虑，今天已到达苻离，还没有解下身穿的重甲。这是因为徐州军府将领尹戡、杜璋、徐行俭等人狡诈多疑，必定对我辈怀有间隙隔阂，乞求观察使暂停尹戡等三人的职任，以便能安定众心；同时，乞求从桂州回还的戍军将士能专门编成两个营，由一个将领管辖。”

时戍卒拒彭城止四驿，阖城惧。彦曾召诸将谋之，皆泣曰："比以银刀凶悍，使一军皆蒙恶名，歼夷流窜，不无枉滥。今冤痛之声未已，而桂州戍复尔猖狂，若纵使入城，必为逆乱，如此，则阖境涂地矣！不若乘其远来疲弊，发兵击之，我逸彼劳，往无不捷。"彦曾犹豫未决。团练判官温廷皓复言于彦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机，决于今日。今击之有三难，而舍之有五害：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钩连，刑戮必多，三难也。然当道戍卒擅归，不诛则诸道戍边者皆效之，无以制御，一害也。将者一军之首，而辄敢害之，则凡为将者何以号令士卒！二害也。所过剽掠，自为甲兵，招纳亡命，此而不讨，何以惩恶！三害也。军中将士，皆其亲属，银刀余党，潜匿山泽，一旦内外俱发，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胁军府，诛所忌三将，又欲自为一营，从之则银刀之患复起，违之则托此为作乱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难，绝其五害，早定大计，以副众望。"

当时自桂州归还的戍卒距彭城只有四个驿程，共一百二十里路程，这使徐州城内惶然，一片恐惧。崔彦曾召部下诸将谋划对策，诸将都哭着说："以前因为银刀等军凶悍不羁，使徐州镇一军都蒙受恶名，遭到夷灭，有的流窜山谷，这不能说没有冤枉、诉除太滥，至今冤痛之声仍不绝于耳。而桂州戍卒又恢复了往昔的猖狂，如果放纵他们，让他们入城，必然会造反作乱，这样，徐州全境就要肝脑涂地了！不如乘他们自远道而来，精力疲惫，调集军队前往讨击，以逸待劳，往无不捷。"崔彦曾犹豫不决。徐泗团练判官温廷皓再向崔彦曾上言说："全城的安然情状，已呈现在眼前，是得还是失，全在于今天的决策。目前讨击桂州戍卒有三大难处，而舍弃他们不如讨伐又有五大害处：皇帝既已颁下诏书释免戍卒的罪，我们擅自讨击，这是第一大难处。我们率领戍卒的父兄，去讨击他们的子弟，人情难违，这是第二大难处。戍卒犯罪，牵连的枝党多而复杂，追究起来判刑和处死的人必然很多，这是第三大难处。但是，本道戍边的士卒擅自归还，不诛讨就会使其他道戍边的士卒群仿效，使朝廷的法制失去作用，不能制服叛乱，这是第一大害处。将领是一军的首长，而桂林戍卒竟敢杀害都将王仲甫，不对这些犯上作乱的士卒进行诛讨，担任帅的人怎么能够去号令士兵！这是第二大害处。擅自归还的戍卒一路上剽掠抢劫，自己制造兵器，招纳亡命之徒，对这样的叛贼不加征讨，又怎么去惩除恶

徒！这是第三大害处。徐州军中的将士，都是擅归戍卒的亲属，而银刀等七军的余党，潜伏在山谷草泽间，一旦内外勾结一同叛乱，又如何来支撑徐州的局面！这是第四大害处。桂州戍卒竟敢胁迫徐泗军府，要按他们的意愿诛除他们所忌恨的三名将领，真是气焰嚣张，又要求同伙编在一起，自己成立营队，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那么当年银刀等七军叛乱的祸患又将重起，如果不答应他们，戍卒就会以此为借口，发动叛乱，这是第五大害处。只有您能除去三大难处，根绝这五大害，希望您毅然决然，早定大计，不辜负我们大家的希望。”

时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彦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将兵三千人讨勋，数勋之罪以令士众，且曰：“非惟涂炭平人，实亦污染将士。傥国家发兵诛讨，则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亲属，无用忧疑，罪止一身，必无连坐。”仍命宿州出兵苻离，泗州出兵于虹以邀之，且奏其状。彦曾戒元密无伤敕使。

当时徐州城中有军队四千三百人，崔彦曾于是命令都虞候元密等率领军队三千人去讨伐庞勋，又历数庞勋的罪恶，以鼓动士气，并且说：“庞勋等叛卒不但使平民百姓生灵涂炭，实际上也是沾污了广大将士的名声。如果让朝廷调集军队来诛讨，恐怕就要玉石俱焚，叛贼连带我们都要受罪！”又说：“凡是叛乱戍卒中有你们的亲属，你们也用不着忧虑，罪只在一人身上，必定不会有任何株连。”于是命令宿州派军队至苻离，泗州派军队到虹县，以邀击桂州归来的戍卒，并向朝廷奏告使府布置。崔彦曾还特别告诫元密说，不要伤害还在庞勋军中的宦官敕使张敬思。

戊辰，元密发彭城，军容甚盛。诸将至任山北数里，顿兵不进，共思所以夺敕使之计，欲俟贼入馆，乃纵兵击之，遣人变服负薪以贼。日暮，贼至任山，馆中空无人，又无供给，疑之，见负薪者，执而榜之，果得其情。乃为偶人列于山下而潜遁。比夜，官军始觉之，恐贼潜伏山谷及间道来袭，复引兵退宿于城南，明旦，乃进追之。

戊辰（初八），元密从鼓城出发，军容相当盛大。诸将领率军来到任山以北数里地外，停止进兵，共同商量救出宦官敕使的计划。元密企图等待叛归的戍卒进入旅馆时，再纵兵攻击，于是派遣一些士兵化装成挑柴卖薪的人，在周围侦察敌情。太阳下山之时，戍卒来到任山，旅馆中空无一人，又没有米饭茶水供给，于是众士卒产生了怀

疑，看见挑柴的人，抓来捆绑起来，经追问，果然获得了官军设伏的情况。于是戍卒们制作木偶人，排列在山下，自己全潜逃而去。至夜深时，官军才察觉，恐怕叛乱的戍卒潜伏在山谷或小路边，对他们发动偷击，于是引兵退走，在任山城南宿营，第二天早晨，才进兵追击戍卒们。

时贼已至苻离，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战于濉水上，望风奔溃，贼遂抵宿州。时宿州阙刺史，观察副使焦璐摄州事，城中无复余兵，庚午，贼攻隐之，璐走免。贼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来取之，一日之中，四远云集，然后选募为兵，有不愿者立斩之，自旦至暮，得数千人。于是勒兵乘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

这时叛乱的戍卒已来到苻离，宿州派出戍卒五百人于濉水上抵抗，官军望风而逃，叛贼于是进抵宿州。当时宿州缺刺史，观察副使焦璐掌摄州政事务，城内不再有军队，庚午（初十），叛贼攻陷宿州，焦璐逃出城，得免一死。叛乱的戍卒将城中的财货全部聚集在一起，让老百姓随意来取，一天之内，四面八方的人不怕路远都赶来了，贼军先分财，然后选募丁壮参军，有不愿入伙的人立即被斩首，自清晨到日暮，选得丁壮数千人。于是分派士兵登上城楼，分关把守，庞勋自称兵马留后。

再宿，官军始至，贼守备已严，不可复攻。先是，焦璐闻苻离败，决汴水以断北路，贼至，水尚浅可涉，比官军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将围城，会大风，贼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军营，士卒进则冒矢石，退则限水火，贼急击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为贼必固守，但为攻取之计。

第二天晚上，官军才赶到宿州城下，叛贼的守备已很严密，一时无法攻取。起先，焦璐听说苻离官军战败，决汴水堤企图淹断北面的道路，叛乱的戍卒赶到时，水尚浅，可以涉过，到官军赶来时，水已很深，无法行走了。壬申（十二日），元密率领军队渡过水面，行将把宿州城团团困住，恰值一阵大风，叛贼趁势用火箭射城外的茅屋，大火延绵烧到官军的营帐，官军士卒前进要冒城上投下的矢石，后退又受到水和火的限制，叛贼于是趁机急攻，杀死官军近三百人。元密等人认为叛贼必定要固守宿州城，只为攻城考虑计策。

贼夜使妇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资粮，顺流而下，欲入江湖为盗；以千缣赠张敬思，遣骑送至汴之东境，纵使西归。

叛贼夜晚让妇女击鼓打更，掠夺城中的大船三百艘，装满军资粮食，顺汴水而下，企图流入江湖为盗贼；又赠给宦官中使张敬思丝绢千匹，派遣骑兵护送至汴州境东面，放他西归长安。

明旦，官军知贼已去，狼狈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饥乏。贼舣舟堤下而陈于堤外，伏千人于舟中，官军将至，陈者皆走入陂中。密以为畏已，纵兵追之；贼自舟中出，夹攻之，自午及申，官军大败。密引兵走，隐于荷涫，贼追及之，密等诸将及监陈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余皆降于贼，无一个还徐者。贼问降卒以彭城人情计谋，知其无备，始有攻彭城之志。

第二天一早，官军才知道叛贼已出城远去，狼狈追赶，士卒们都没吃饭，到追上叛贼时，官军已是饥饿疲乏到了极点。叛贼把船停靠在堤边，而在堤外列阵，在船中埋伏了一千余人，官军将杀过来时，列于阵前的叛贼全逃跑逃跑到池泽中。元密以为叛贼畏惧自己，命部下官兵全线追击；埋伏在船中的叛贼从船中出来，与池泽中的叛贼一同夹击官军，从中午一直战到黄昏，官军大败。元密带着残兵退走，陷于荷花泥泽中，叛贼追上来，元密等徐泗诸将及监阵的宦官中使全被死，士卒也被杀死了上千人，其余人全都投降叛贼，没有一个回到徐州城。叛贼问投降的士卒关于彭城内的人情和官府的部署，知道城中没有戒备，于是有了攻占彭城的企图。

乙亥，庞勋引兵北渡濉水，逾山趣彭城。其夕，崔彦曾始知元密败，移牒邻道求救；明日，塞门，选城中丁壮为守备，内外震恐，无复固志。或劝彦曾奔兖州，彦曾怒曰：“吾为元帅，城陷而死，职也！”立斩言者。

乙亥（十五日），庞勋率领军队北渡濉水，越山往彭城进发。这天傍晚，崔彦曾才得知元密战败的情况，于是写信请求相邻的道发兵救援；第二天，崔彦曾紧闭城门，选城中的丁壮入伍守备城防，城内外一片震惊恐慌，没有人愿在城中坚守，都想逃走。有人劝崔彦曾投奔兖州，崔彦曾愤怒地说：“我身为元帅，城若被攻陷只有死而已，守城是我的职责。”并立即将劝他逃走的人斩首。

丁丑，贼至城下，众六七千人，鼓噪动地，民居在城外者，贼皆慰抚，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不移时，克罗城。彦曾退保子城，民助贼攻之，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城陷。贼囚彦曾于大鼓馆，执尹戡、杜璋、徐行俭，刳而锉之，尽灭其族。勋坐听事，盛陈兵卫，文武将吏伏谒，莫敢仰视。即日，城中愿附从者万余人。

丁丑（十七日），叛贼来到徐州城下，部众有六七千人，击鼓喧噪，声音震天动地，百姓居住在城外的，叛贼均对他们慰问保护，一点也不侵扰，于是人们争相归附，不多时，就攻克了外城。崔彦曾退到内城进行抗拒，百姓协助叛贼攻城，推来装满草的车堵塞城门，放火焚烧，使内很快陷落。叛贼将崔彦曾抓获，囚禁于大彭馆，又逮捕尹戡、杜璋、徐行俭，剐开他们的肚皮，将他们剁成碎片，并将他们的家属全部杀死。庞勋坐于徐州观察使府处置军政大事，卫兵整整齐齐地排列，文武将吏行跪拜礼，没有人敢抬头正视厅堂上的主帅庞勋。当天，城中愿意归附庞勋的人就达一万余人。

戊寅，勋召温庭皓，使草表求节钺，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顷刻可成，请还有徐草之。”勋许之。明旦，勋使趣之，庭皓见勋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见妻子耳。今已与妻子别，谨来就死。”勋熟视，笑曰：“书生敢尔，不畏死邪！庞勋能取徐州，何患无人草表！”遂释之。

戊演（十八日），庞勋将温庭皓召至使府，要他起草给朝廷的表，请求徐州节度使的符节斧杖，温庭皓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是顷刻间可以完成的，请让我回家慢慢地起草。”庞勋准许他回家去写。第二天早上，庞勋派人去温庭皓家取表文，温庭皓来到使府见庞勋说：“昨天所以不立即拒绝起草表文，是想回家看一下妻子儿子，今天已经与妻儿决别，现在就是来送死的了。”庞勋看了温庭皓几眼，笑着说：“书生敢顶撞我，不怕死吗！我庞勋能攻取徐州，怎么怕找不到人为我起草表文！”说完将温庭皓释放。

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负，勋迎为上客，重为勋草表，称：“臣之一军，乃汉室兴王之地。顷因节度使刻削军府，刑赏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夺其节制，翦灭一军，或死或流，冤横无数。今闻本道复欲诛夷，将士不胜痛愤，推臣权兵马留后，弹压十万之师，抚有四州之地。臣闻见利乘时，帝王之资也。臣见利不失，遇时不疑；伏乞圣

慈，复赐旌节。不然，挥戈曳戟，诣阙非迟！”庚辰，遣押牙张奉表诣京师。

有一个名叫周重的人，常常以有文思才略自负，庞勋迎他为上宾，为庞勋起草上给朝廷的表文，声称：“我所统领的一支军队，驻在汉王朝的龙兴之地。不久前因为节度使对将士太苛刻，滥施刑赏，于是将士们被迫将他驱逐。六年前皇上削夺徐州军号，消灭一镇军队，我银刀等军壮士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含冤而死的无可胜计。今天听说本道又企图诛杀将士，我们更是愤慨万分，众人推我暂时掌管军事，权任兵马留后，以弹压十万雄师，抚慰徐、宿、濠、泗等四州之地。我听说因势利导，不失时机，是成帝王的资本。我见到利而不失去，遇到时运而不迟疑；恳切地希望皇帝陛下大发慈悲，赐给我节度使的符节和旗帜。要不然，我就统率数万大军，进攻长安，这并不是难事！”庚辰（二十日），庞勋派遣押牙张带上表文送往长安。

勋以许佶为都虞候，赵可立为都游弈使，党与各补牙职，分将诸军。又遣旧将刘行及将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圆将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将千人屯宿州，自余要害县镇，悉缮完戍守。徐人谓旌节之至不过旬月，愿效力献策者远近辐凑，乃至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群盗，皆倍道归之，阗溢郛郭，旬日间，米斗直钱二百。勋诈为崔彦曾请翦灭徐州表，其略曰：‘一军暴卒，尽可翦除；五县愚民，各宜配隶。”又作诏书，依其所请，传布境内。徐人信之，皆归怨朝廷，曰：“微桂州将士回戈，吾徒悉为鱼肉矣！”

庞勋委任许佶为都虞候，赵可立任都游弈使，所信用的党羽都各自被以牙职，分别率领诸部军队。又派遣徐州旧将刘行及率领一千五百人屯驻于濠州，派李圆率二千人屯驻于泗州，派梁丕率一千人屯驻于宿州，其余要害县镇，都修缮守备。徐州人传说朝廷赐给庞勋的节度使符节旌旗不过半个月就会到，所以愿献策效力的人不问远近齐集而来，以致光州、蔡州、淮州、浙州、兖州、郓州、沂州、密州等地的群盗，也都不畏路远赶来归附，使徐州城里城外充满了人，十天多时间，一斗米的价钱就涨到二百缗。庞勋假造崔彦曾向朝廷请求歼灭徐州一镇将士的表文，表文的大概内容是：“徐州一军士卒狂暴，可以全部翦除；附近彭城、萧县、丰县、沛县、滕县等五县愚昧的民众，都应该配作奴隶。”又伪造皇帝的诏书，宣言皇帝已批准了崔彦曾的请

求，在境内广为传布。徐州人相信了谣言，都把怨恨转向朝廷，说：“如果不是桂将士挥戈挥戈回来，我们就要全部成为油锅里的鱼肉了！”

刘行及引兵至涡口，道路附从者增倍，濠州兵才数百，刺史卢望回素不设备，不知所为，乃开门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史杜闻勋作乱，完守备以待之，且求救于江、淮。李圆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库，遣人迎劳，诱这入城，悉诛之。明日，圆至，即引兵围城，城上矢石雨下，贼死者数百，乃敛兵屯城西。勋以泗州当江、淮之冲，益发兵助圆攻，众至万余，终不能克。

刘行及率领叛军来到涡口，一路上归附从军的人使军队增加了几倍，濠州的官军才数百人，刺史卢望回平时从不设戒备，不知怎么办才好，于是开城门并带着牛肉美酒出城迎接。刘行及进入濠州将卢望回囚禁，自行刺史职务。泗州刺史杜听说庞勋作乱，完缮城内守备，以等待叛军来进攻，并向江、淮地区的官军求救。李圆派遣精锐士卒一百人先进入泗州，查封州府的仓库，杜派人来迎接慰劳，将这一百叛兵诱骗入泗州城，然后将他们全部杀死。次日，李圆赶到，立即派军队围攻泗州城，城上官军顽强抵抗，箭头和石块如雨点般落下来，叛贼被打死的有数百人，李圆于是收兵屯驻于城西。庞勋因为泗州地处江、淮的冲要，增调军队来援助李圆攻城，军队达到一万余人，但始终不能攻克泗州城。

初，朝廷闻庞勋自任山还趣宿州，遣高品康道伟赍敕书抚慰之。十一月，道伟至彭城。勋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陈甲兵，号令金鼓响震山谷，城中丁壮，悉驱使乘城。宴道伟于场，使人诈为群盗降者数千人，诸寨告捷者数十辈；复作求节钺表，附道伟以闻。

起初，朝廷听说庞勋从任山回到宿州，派遣高品宦官康道伟带着皇帝诏敕来抚慰。十一月，康道伟来到彭城。庞勋来到徐州城郊迎接，自任山到徐州小城的三十里路上，排列大批武装士兵，号令之声和锣鼓声参杂，声震山谷，徐州城的丁壮居民，全被驱赶到城墙上。庞勋在场上设宴招待康道伟，又派人假装成投降的群盗，有数千人，诸营寨赶来告捷的有几十批，庞勋这样做是想在朝廷派遣的使者面前表示自己已牢牢控制住了徐州的局面。庞勋再次让人草写了请求充任徐州节度使的表文，让康道伟带回朝廷，转达于唐懿宗。

初，辛云京之孙谠，寓居广陵，喜任侠，年五十不仕；与杜有旧，闻庞勋作乱，诣泗州，劝挈家避之，曰：“安平享其禄位，危难弃其城池，吾不为也！且人各有家，谁不爱之？我独求生，何以安众！誓与将士共死此城耳！”谠曰：“公能如是，仆与公同死！”乃还广陵，与其家诀，壬辰，复如泗州。时民避乱，扶老携幼，塞途而来，见谠，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独北行，取死何为！”谠不应。至泗州，贼已至城下，谠急棹小舟得入，即署团练判官。城中危惧，都押牙李雅有勇略，为设守备，帅众鼓噪，四出击贼，贼退屯徐城，众心稍安。

起初，辛云京的孙子辛谠，在广陵闲居，行侠仗义，已五十岁了却不愿入朝做官；辛谠与杜年友好，听说庞勋在徐泗叛乱，来到泗州，劝杜携带家属弃城逃走，杜说：“平安时期享有朝廷的俸禄官位，危难时期抛弃朝廷委交给我管理的城池，这是我所不能干的！况且人各有自己的家，谁不爱自己的家呢？我独自逃走求生，如何来安定部众的心！我誓与将士同生死，要死也一起死在泗州城！”辛谠说：“您能这样做，我也与您一同死在城里！”于是回到广陵，与自己的家属诀别，壬辰（初三），再回到泗州城。当时民众为避战乱，扶老携幼，向南逃亡，道路也被人流所堵塞，逃亡的百姓见到辛谠，都劝阻他说：“人们都往南走，您独自北行，不是去找死吗！”辛谠不答理。来到泗州，叛军已开到城下，辛谠拼命地划小船，得入城内，杜当即任命辛谠为团练判官。城中由于危急，人人感到恐惧，都押牙李雅有勇有谋，为杜布置守备，率领部众击鼓喧噪，出城四处袭击叛贼，贼军被迫退却，屯驻于徐城，徐州城内人心才稍微安定下来。

庞勋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争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

庞勋招募人民当兵，人们贪图剽掠所得的财利，争先恐后地赶来参军，甚至父亲送儿子，妻子勉励丈夫，农民们都把锄头磨得更锐利，扛着它作为武器来应募。

邻道闻勋据徐州，各遣兵据要害，而官军尚少，贼众日滋，官军数不利。贼遂破鱼台近十县。宋州东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勋遣其将张玄稔围之。会旱，山泉竭，数万口皆渴死。

与徐州相邻的几个道得知庞勋占据了徐州，各自派军队占据要塞据点，但官军人少，叛贼的军队越来越多，官军抗拒叛贼，多次交战都

不利。叛贼于是攻破鱼台等近十个县。宋州东面有一座磨山，民众逃到山上射藏，庞勋哌遣部将张玄稔率兵围困。正值天旱，山上的泉水枯竭，数万口人全部渴死。

或说勋曰：“留后止欲求节钺，当恭顺尽礼以事天子，外士卒，内抚百姓，庶几可得。”勋虽不能用，然国忌犹行香，飨士卒必先西向拜谢。癸卯，勋闻敕使入境，以为必赐旌节，众皆贺。明日，敕使至，但责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贬其官。勋大失望，遂囚敕使，不听归。

有人劝宠勋说：“留后您如果只是想求得节度使的符节斧杖，就应当对当朝天子恭顺尽礼，对外安士卒，不致骚扰，对内安抚百姓，不使惊恐，或许可以得到节度使的官位。“庞勋虽然不能用，但在国家的忌日仍然设斋行香，为将士摆设宴席时必先向西望振谢，表示向唐懿宗谢恩。癸卯（十四日），庞勋听说朝廷派来的宦官敕使已以徐州境内，以为必定是唐懿宗赐予节度使的符节旌旗，部众都表示祝贺。第二天，宦官使者来到使府，只是谴责崔彦曾以及宦官监军张道谨，贬他们的官。庞勋大为失望，于是将朝廷派来的宦官敕使囚禁起来，不让他归还朝廷。

诏以右金吾大将军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大发诸道兵以隶三帅。承训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达靼、契酋长各帅其众以自随；诏许之。

唐懿宗颁下诏书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任命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任命忌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征发诸藩镇大批军队交给三位统帅指挥。康承训上奏康懿宗，请求派沙陀族三部落使朱邪赤心以及吐谷浑、达靼、契等族酋长各自率领其部众，跟随他一同征讨徐泗；唐懿宗下诏批准。

庞勋以李贺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将吴迥代之。丙午，复进攻泗州，昼夜不息。时敕使郭厚本将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泽，畏贼强，不敢进。辛说请往求救，杜许之。丁未夜，乘小舟潜渡淮，至洪泽，说厚本，厚本不听，比明，复还。已酉，贼攻城益急，欲焚水门，城中几不能御；说请复往求救。曰：“前往徒还，今往何益？”说曰：“此行得兵则生返，不得则死之。”与之泣别。说复乘小舟负户突

围出，见厚本，为陈利害。厚本将从之，淮南都将袁公弁曰："贼势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说拔剑嗔目谓公弁曰："贼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诏救援而逗留不进，岂惟上负国恩！若泗州不守，则淮南遂为寇场，公讵能独存邪！我当杀公而后止耳！"起，欲击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仅免。说乃回望泗州，恸哭终日，士卒皆为之流涕。厚本乃许分五百人与之，仍问将士，将士皆愿行。说举身叩头以谢将士，遂帅之抵淮南岸，望贼方攻城，有军吏言曰："贼势已似入城，还去则便。"说逐之，揽得其髻，举剑击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杀也。"说曰："临陈妄言惑众，必不可舍！"众请不能得，乃共夺之。说素多力，众不能夺。说曰："将士但登舟，我则舍此人。"众竞登舟，乃舍之。士卒有回顾者，则斫之。驱至淮北，勒兵击贼。于城上布兵与之相应，贼遂败走，鼓噪逐之，至晡而还。

庞勋因为李圆攻泗州城久不能攻克，派遣部将吴迥替代李圆指挥。丙午（十七日），贼军再攻泗州，日夜不停。当时宦官敕使郭厚本率领淮南军队一千五百人来救援泗州，来到洪泽镇，畏惧贼军强盛，不敢前进。辛说在泗州城内请求往洪泽求救，杜同意。丁未（十八日）夜晚，辛说乘小船偷渡淮河，来到洪泽，游说郭厚本，郭厚本不听，到天亮，辛说回到泗州城。已酉（二十日），贼军攻城更加急迫，企图焚烧泗州城的水门，城中将士几乎不能抵御；辛说请救再往洪泽求救。杜说："您前次去没有搬来救兵，独自回来，今天再去又有何用？"辛说说："这次去能搬来救兵就活着回来，搬不到救兵就死在那里。"杜于是与辛说流着眼泪告别。辛说再乘小船背朝着泗州围而出，见到郭厚本，陈说利害。郭厚本正要听从辛说的劝说，淮南镇都将袁公弁说："叛贼势力这样强大，我们自保恐怕还不足够，还有什么余力去援救别人！"辛说拔出剑瞪着眼对袁公弁说："叛贼从四面八方进攻泗州城，泗州城沦陷就在朝夕之间；您受皇上的诏敕率军前来援救，却逗留不进，岂只是上负国家的恩情！如果泗州城守不住，淮南就要成为贼寇逐鹿的战场，您怎么能够独自生存呢？我应当先杀死您，然后自杀！"于是愤然起身，举剑要杀袁公弁，郭厚本忙起来抱住辛说，按住辛说的手，袁公弁得免遭一剑。辛说于是回头望着泗州，痛哭终日，士卒们都被感动得流泪。郭厚本于是准许分五百人给辛说，并问将士谁愿随辛说去，将士们都表示愿意前往。辛说转身向将士们叩头，表示感谢，于是率领士兵进抵淮河南岸，看见贼军正在围攻泗州

城，有一个军吏叫喊："贼军势强，似乎已攻入了城，还是回去为好。"辛谠追上前去，抓住军吏的头发，举起剑将杀死他，士兵们都来救情赦免，说："他是一千五百人的判官，不可杀死。"辛谠说："临阵信口胡说，妖言惑众，绝对不能免他的死！"大家见求情无效，于是一齐来夺辛谠手中的剑。辛谠很有力气，众人夺不下他的剑。于是辛谠说："大家只要登上船，我就放下这个人。"众人竞相登船，辛谠这才放手舍下那位军吏。船上士卒有谁回头看，辛谠即用剑砍谁。船行至淮河北岸，辛谠即率领士卒向贼军发动袭击。杜在泗州城上布置军队与辛谠相接应，贼军于是被打败退走，官军敲鼓呼喊着追逐，直到午后脯时才回城。

庞勋遣其将刘佶将精兵数千助吴迥攻泗州，刘行及自濠州遣其将王弘立引兵会之。戊午，镇海节度使杜审权遣都头翟行约将四千人救泗州，已未，行约引兵至泗州，贼逆击于淮南，围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约及士卒尽死。先是，令狐遣李湘将兵数千救泗州，与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与泗州隔淮相望。贼既破翟行约，乘胜围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战，大败，贼遂陷都梁城，执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据淮口，漕驿路绝。

庞勋派遣部将刘佶率领精锐军队数千人来帮助吴迥围攻泗州，刘行及自濠州也派遣部将王弘立率领军队来会合。戊午（二十九日），唐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遣所部都头翟行约率领四千人来救泗州，已未（三十日），翟行约率兵赶到泗州，贼军在淮河南岸阻击镇海军，将翟行约等团团围住，泗州城内兵太少，不能出城救援，翟行约及部下士兵全部战死。起先，淮南节度使令狐派遣李湘率领军队数千人来救援泗州，与宦官敕使郭厚本、都将袁公弁合兵屯驻于都梁城，与泗州隔着淮河相望。贼军既已攻破翟行约率领的镇海军，乘胜进围淮南军。十二月，甲子（初五），李湘等人率领淮南军出战，被打得大败，贼军于是攻陷都梁城，活捉李湘及郭厚本，押送至徐州；贼军占据淮口，堵住泗水入淮河的水路，使东南漕运、驿传入长安的水陆道路安全断绝。

康承训军于新兴，贼将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时诸道兵集者才万人，承训以众寡不敌，退屯宋州。庞勋以为官军不足畏，乃分遣其将丁从实等各将数千人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沐阳、下蔡、乌

江、巢县，攻陷滁州，杀刺史高锡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贼登楼共饮，命军士皆释甲，指所爱二人为子弟，乞全之，其余惟贼所处。贼遂大掠城中，杀士卒八百余人。

康承训率军于新兴布陈驻扎，贼将姚周屯驻于柳子，出兵阻击官军。当时诸道兵集合在新兴的才一万来人，康承训因为寡不敌众，退兵于宋州屯驻。庞勋认为官军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分别派遣部下将领丁从实等人各率数千人向南侵寇舒州、庐州，向北侵寇沂州、海州，攻破沭阳县、下蔡县、乌江县、巢县，并攻陷滁州，杀害滁州刺吏高锡望。又侵寇和州，唐和州刺吏崔雍派遣人送牛羊酒菜犒军，引贼军登上和州城楼共同饮酒，命令和州官军解去兵甲，指着所喜爱的二人说是自已的子弟，乞求保全生命，其余人随贼处分。贼军于是在城中大肆劫掠，杀官军士卒八百余人。

泗州援兵既绝，粮且尽，人食薄粥。闰月，已亥，辛谠言于杜，请出求救于淮、浙，夜，帅敢死士十人，执长柯斧，乘小舟，潜往斫贼水寨而出。明旦，贼乃觉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夹岸追之。贼舟重行迟，谠舟轻行疾，力斗三十余里，乃得免。癸卯，至扬州，见令狐；甲辰，至润州，见杜审权。时泗州久无声问，或传已陷，谠既至，审权乃遣押牙赵翼将甲士二千人，与淮南共输米五千斛、盐五百斛以救泗州。

泗州的援兵既已断绝，粮食也将吃尽，人们只能喝稀粥。闰十二月，已亥（初十），辛谠对杜说，请出城向淮、浙地区请求救兵，夜晚，辛谠率领敢死战士十人，手持长柄斧，乘小船，偷偷地砍断贼军水寨栅围逃出。次日早晨，贼军才发现，于是派五艘船阻击辛谠的小船，又派五千军队夹着河岸追击。贼军的船大体重，行动迟缓，辛谠的船小轻便，划得较快，辛谠与贼军奋力拼斗了三十余里，终于突出重围。癸卯（十四日），来到扬州，见到唐淮南节度使令狐；甲辰（十五日），又来到润州，见到唐镇海节度使杜审权。当时已很久没有得到泗州的消息，有传言说泗州已沦陷，辛谠既赶到，杜审权于是派遣押牙赵翼率领武装得很好的士兵二千人，与淮南共输送大米五千斛、盐五百斛，前往援救泗州。

戴可师将兵三万渡淮，转战而前，贼尽弃淮南之守。可师欲先夺淮口，后救泗州，壬申，围都梁城；城中贼少，拜于城上曰：“方与都头

议出降。”可师为之退五里。贼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师恃胜不设备，是日大雾，贼将王弘立引兵数万疾径奄至，纵击官军，官军不及成列，遂大败，将士触兵及溺淮死，得免者才数百人，亡器械、资粮、车马以万计，贼传可师及监军、将校首于彭城。

戴可师率领三万官军渡过淮河，转战前进，贼军将淮河以南的守备全部放弃。戴可师企图先夺取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壬申（疑误），进军围困都梁城；城中贼军很少，在城上向戴可师拜谢说：“我们正在与都头商议开城出降。”戴可师为此退兵五里，以接受投降。都梁城贼军乘夜逃走，次日早晨，只留下一座空城。戴可师自恃打了胜仗不设防备，这天有大雾，贼将王弘立率领数万军队走捷径突然赶到，纵兵袭击官军，官军还没有来得及摆好阵势，于是大败，官军将士有的被贼军杀死，有的跳入淮河被水淹死，得免死的才几百人，丢弃军械武器、资财军粮、车马数以万计，贼军将戴可师及宦官监军、将校的首级割下，送到彭城。

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畏其侵轶，遣使诣勋说谕，许为奏请节，勋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备。

庞勋自以为无敌于天下，编写捷报，向诸营寨及乡村散布，于是淮南地区的士民震恐惊慌，纷纷渡过长江避地江南。唐淮南节度使令狐畏惧贼军的侵寇，派遣使者到庞勋那里游说劝谕，同意为宠勋向朝廷奏请节度使的符节斧杖，庞勋信以为真，于是息兵等待诏命。为此淮南镇稍微获得了一些时间，得以收集溃败的士卒，修缮守备。

时汴路既绝，江、淮往来皆出寿州，贼既破戴可师，乘胜围寿州，掠诸道项献及商人货，其路复绝。勋益自骄，日事游宴，周重谏曰：“自古骄满奢逸，得而复失，成而复败，多矣，况未得未成而为之者乎！”

当时由汴水输运东南财赋的路既已断绝，江、淮地区与朝廷的往来都由寿州入淮河上游，再转入颍水，庞勋贼军既已攻破戴可师所率官军，于是乘胜进围寿州，掠夺东南诸道贡献给朝廷的财货，以及商人的货物，使这条通路也被截断。庞勋更加自负骄傲，每天摆设酒宴游乐，周重劝谏说：“自古以来，由于骄傲自满，奢侈淫逸，使得到手的

江山又失去，成功的事业再归失败，事例太多，应引以为戒，况且您尚未得到江山，更没成就大业，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呢！”

诸道兵大集于宋州，徐州始惧，应募者益少，而诸寨求益兵者相继。勋乃使其党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又见兵已数万人，资粮匮竭，乃敛富室及商旅财，什取其七八，坐匿财夷宗者数百家。又与勋同举兵于桂州者尤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勋不能制，由是境内之民皆厌苦之，不聊生矣！

唐诸道军队大批地云集于宋州，徐州贼党才开始感到惧怕，应募参加贼军的人日益减少，而部下诸营寨相继要求增兵。庞勋于是派遣部下党徒分散进入乡村，驱赶乡民当兵。又因为军队已达数万人，所贮军用物资和粮草枯竭，于是收敛富室人家及商人旅客的财产，凡十取其七八，因为藏匿私财而诛灭宗族的有数百家。另外，与庞勋同在桂州举兵反叛的人尤其骄横贪暴，随意抢夺别人的资财，掠取民间妇女，庞勋也无法制止，于是徐泗境内的百姓都厌恶贼军，处境悲惨至极，无法生活下去。

王晏权兵数退，朝廷命泰宁节度使曹翔代晏权为徐州北面招计使。前天雄节度使何全遣其将薛尤将兵万三千人讨庞勋，翔军于滕、沛，尤军于丰、萧。

王晏权率领的官军数次败退，朝廷任命泰宁节度使曹翔代替王晏权为徐州北面招计使。前天雄节度使何全派遣部下将领薛尤率领军队一万三千人讨伐庞勋，曹翔驻军于滕县、沛县，薛尤驻军于丰县、萧县。

[6]是岁，江、淮旱，蝗。

[6]这一年，江、淮地区发生旱灾、蝗灾。

十年（己丑、869）

十年（己丑，公元869年）

[1]春，正月，康承训将诸道军七万余人屯柳子之西，自新兴至鹿塘三十里，壁垒相属。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数千人，庞勋始惧。民多穴地匿其中，勋遣人搜掘为兵，日不过得三二十人。

[1]春季，正月，康承训率领诸道军队七万余人屯驻于柳子之西，从新兴到鹿塘三十里，官军筑造的堡垒前后相望。徐州军分别戍守于

四境，徐州城的守军不超过几千人，庞勋这才感到恐惧。城中居民多挖地洞躲藏，庞勋派人去挖掘搜查，抓人当兵，每天不过抓得二三十人。

勋将孟敬文守丰县，狡悍而兵多，谋贰于勋，自为符谶。勋闻之，会魏博攻丰，勋遣腹心将将三千助敬文守丰；敬文与之约共击魏博军，且誉其勇，使为前锋。新军既与魏博战，敬文引兵退走，新军尽没。勋乃遣使绐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后欲自往镇之；悉召诸将，欲选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驰诣彭城。未至城数里，勋伏兵擒之，辛酉，杀之。

庞勋的部将孟敬文戍守丰县，为人狡猾而强悍，手下军队较多，于是孟敬文企图背叛庞勋，自己制造符谶。庞勋得知情况时，正值魏博藩镇的军队进攻丰县，庞勋于是派遣心腹将领率三千人援助孟敬文守丰县；孟敬文与援军将领相约共同袭击魏博军队，并且称赞援军将领勇猛，让他当先锋打头阵，新到的援军既与魏博军交战，孟敬文却率领军队退走，使新到援军尽遭歼灭。庞勋为此派使者哄骗孟敬文说："王弘立已攻克淮南，留后想亲自去淮南镇抚；请诸位将领都来徐州商讨大计，希望能选一个可以镇守徐州的人。"孟敬文十分高兴，立即骑马赶往徐州。离徐州还几里路，庞勋预先埋伏好的士兵一跃而起，将孟敬文擒获，辛酉（初三），庞勋将孟敬文处死。

[2]丁卯，同昌公主适右拾遗韦保衡，以保衡为起居郎、驸马都尉。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爱之，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匮亦以金银为之，编金缕以为箕筐，赐钱五百万缗，他物称是。

[2]丁卯（九日），唐同昌公主嫁右拾遗韦保衡，唐懿宗任命韦保衡为起居郎、驸马都尉。同昌公主是郭淑妃生的女儿，唐懿宗特别喜爱，宫廷中的珍宝古玩几乎全部作为嫁妆，于长安广化里赐予宅第，连窗户都用珠宝修饰，院内的井栏，平时用的药臼、马槽柜子也用金银制造，用金丝编成筐箕，赐给钱五百万缗，其他财物不可胜数。

[3]徐贼寇海州。时诸道兵戍海州者已数千人，断贼所过桥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贼过，桥崩，苍黄散乱，伏兵发，尽殪之。其攻寿州者复为南道军所破，斩获数千人。

[3]徐州叛贼侵寇海州。当时唐诸道军队在海州戍守的已有几千人，官军砍坏贼军必经桥梁的桥墩，而不使桥断绝，以等待贼军过桥时自陷，又在要害处埋下伏兵。贼军到来，桥崩塌下陷，士兵们仓皇溃散，官军伏兵齐发，将贼军全部歼灭。庞勋派往进攻寿州的贼车也被南方淮、浙诸道兵击败，被斩和被俘的有好几千人。

辛谠以浙西之军至楚州，敕使张存诚以舟助之。徐贼水陆布兵，锁断淮流，浙西军惮其强，不敢进，谠曰："我请为前锋，胜则继之，败则汝走。"犹不可；谠乃募选军中敢死士数十人，牒补职名，先以米舟三艘、盐舟一艘乘风逆流直进，贼夹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销，谠帅众死战，斧断其锁，乃得过。城上人喧呼动地，杜及将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见舟师张帆自东来，识其旗浙西军也；去城十余里，贼列火船拒之，帆止不进。令谠帅死士出迎之，乘战舰冲贼陈而过，见张存诚帅米舟九艘，曰："将士在道前却，存诚屡欲自杀，仅得至此，今又不进。"谠扬言："贼不多，甚易与耳。"帅众扬旗鼓噪而前，贼见其势猛锐，避之，遂得入城。

辛谠率领浙西军队赶到楚州，宦官敕使张存诚率领船队来协助。徐州叛贼在水上和陆上布置了军队，封锁截断了淮河水流，浙西军队畏惧贼军的强大，不敢前进，辛谠对张存诚及诸将领们说："我请求当前锋，得胜你们就跟着我前进，失败你们就赶快撤退。"仍然得不到同意；辛谠于是招募军中的敢死士兵数十人，用牒写下每个人的职位姓名，先驾驶装米的船三艘，装盐的船一艘，乘风逆流而进，直冲泗州城，贼军在两岸夹击，箭头射在船板上，犹如急雨，船行至贼军封锁河道的铁锁前，辛谠率领部众奋力死战，用斧砍断铁锁，船得以通过，泗州城上欢呼之声震天动地，杜及部下将佐都哭着赶来迎接。乙酉（二十七日），泗州城上官军望见有战船张帆自东方而来，认出船上的旗帜是浙西军；离泗州城有十余里，徐州贼军排列火船进行阻挡，使浙西船队拉下船帆无法前进。杜命令辛谠率领敢死士兵出城迎接，辛谠乘战船冲向贼军阵地，冲过敌船后，看见张存诚率领装米的船九艘停在河中，张存诚喊："将士们惧怕贼军不敢前进，在河道中停留，我几次要自杀，才将船开到这里，现在船又不敢前进。"辛谠扬言说："贼军不多，前进并不太难。"于是率领众军扬起军旗，打鼓喧

噪，奋力前进。贼军见浙西船队来势相当凶猛，避不敢迎战，于是船队得入泗州城。

[4]二月，端州司马杨收长流欢州，寻赐死，其僚属党友坐长流岭表者十余人。

[4]二月，唐懿宗将端州司马杨所长年流放于边远的州，不久又赐他自杀，杨收的僚属党羽受牵连长流南岭远外的有十余人。

初，尚书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资送甚盛，器用饰以犀玉；坦见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坏之。已而收竟以贿败。

起初，尚书右丞裴坦的儿子娶杨收的女儿，嫁妆极为丰盛，日常用具都用犀牛角和玉石来装饰；裴坦看见这些器物，愤怒地说：“这要使我家破人亡的呀！”立即命儿子毁掉这些奢侈品。后来杨收终于因为受贿而破败。

[5]康承训使朱邪赤心将沙陀三千骑为前锋，陷陈却敌，十镇之兵伏其骁勇。承训尝引麾下千人渡涣水，贼伏兵围之，赤心帅五百骑奋冲围，拔出承训，贼势披靡，因合击，败之。承训数与贼战，贼军屡败。

[5]康承训派遣朱邪赤心率领沙陀族骑兵三千人为前锋，冲锋陷阵击退徐州贼军，十藩镇的军队都佩服沙陀骑兵骁勇善战。康承训曾经率领麾下一千人渡涣水，遭贼军坦伏，被围困，朱邪赤心率领五百骑兵奋勇拼杀冲入重围，将康承训救出，贼军丧胆，官军乘机夹击，将贼军击败。康承训多次与贼军交战，贼军屡遭失败。

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请独将所部三万人破承训，庞勋许之。已亥，弘立引兵渡濉水，夜，袭鹿塘寨，黎明，围之。弘立与诸将临望，自谓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围，出入如飞，贼纷扰移避，沙陀纵骑蹂之，寨中诸军争出奋击，贼大败。官军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胜纪，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斩道二万余级。弘立单骑走免，所驱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复还营，委弃资粮、器械山积。时有敕，诸军破贼，得农民，皆释之，自是贼每与官军遇，其驱掠之民先自溃。庞勋、许佶以弘立骄惰致败，欲斩之，周重为之说勋曰：“弘立再胜未赏，一败而诛之，弃功录过，为敌报仇，诸将咸惧矣；不若赦之，责其后效。”勋乃释之。弘立收散卒才数百人，请取泗州以补过，勋益其兵而遣之。

庞勋部将王弘立因淮口大捷破戴可师军，骄傲自负，请求独自率领所部三万人去进攻承训率领的的官军，得到庞勋的批准。已亥（十一日），王弘立率领军队渡过濉水，夜晚，袭击鹿塘寨的官军，至第二天黎明，将官军团团围住。王弘立与部下诸将登高远望，自以为马到成功，歼灭官军不在话下。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贼军中出入如飞，使贼军队不成列，士兵纷纷躲避沙陀铁骑，沙陀骑兵纵马践踏贼军，鹿塘寨的诸道官军争相出营奋击，贼军大败。官军将王弘立部贼军逼到濉水，淹死的人不可胜数，从鹿塘到襄城，倒伏的尸体长达五十里，斩贼军首级二万余颗。王弘立骑着马只身逃出阵来，被他驱使的平民都逃散到山谷中，不再回营，抛弃的物资粮草，军用器械堆积如山，当时唐懿布宗颁诏敕，诸道官军击贼军时，凡俘获农民，全部释放免死，于是贼军每次与官军遭遇，贼军中被抓来驱使的农民就自动溃散。庞勋、许佶因为王弘立骄傲自大，麻痹大意而遭致惨败，想处以斩型，周重为此向庞勋说情:“王弘立多次打胜仗，没有给予奖赏，遭到一次失败，就要诛死，不记他的功而专录他的过，这等于为敌人报仇，使我部诸将都感到恐惧；不如赦免王弘立，让他带罪立功，将功补过，以观后效。”庞勋于是释放王弘立。王弘立收集散卒，才得数百人，请求攻取泗州以补罪过，庞勋给他补充军队后派他往泗州督战。

[6]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韦保衡为左谏议大夫，充翰林学士。

[6]三月，辛未（十三日），唐懿宗任命起居郎韦保衡为左谏议大夫，充当翰林学士。

[7]徙郢王侃为威王。

[7]唐懿宗改封郢王李侃为威王。

[8]康承训既破王弘立，进逼柳子，与姚周一月之间数十战。丁亥，周引兵渡水，官军急击之，周退走，官军逐之，遂围柳子。会大风，四面纵火，贼弃寨走，沙陀以精骑邀之，屠杀殆尽，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斩其将刘丰。周将麾下数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将梁丕素与之有隙，开城听入，执而斩之。

[8]康承训既已攻破王弘立，率军进逼柳子，与庞勋部将姚周在一个月之间交战数十次。丁亥（二十九日），姚周率领贼军渡过涣水，官军乘机急攻贼军，姚周率军退走，官军追逐，于是进围柳子，恰值

大风起，官军趁势四面纵火，贼军抛弃营寨逃走，沙陀族以精锐骑兵于半路邀击，将贼军几乎屠杀干净，自柳子直到芳城，死尸一个接一个躺倒在地，姚周部将刘丰也被斩道。姚周率领麾下数十人投奔宿州，宿州的贼军守将梁丕平素与姚周有私仇，开城门让姚周进入，然后抓来斩首。

庞勋闻之大惧，与许佶议自将出战。周重泣言于勋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谋，今一旦覆没，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号，悉兵四出，决力死战。"又劝杀崔彦曾以绝人望。术士曹君长亦言："徐州山川不容两帅，今观察使尚在，故留后未兴。"贼党皆以为然。夏，四月，壬辰，勋杀彦曾及监军张道谨、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并其亲属、宾客、仆妾皆死；断淮南监军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训军。勋乃集众扬言曰："勋始望国恩，庶全臣节；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者也，当扫境内之兵，戮力同心，转败为功耳。"众皆称善。于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场，仍分遣诸将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选丁壮，得三万人，更造旗帜，给以精兵。许佶等共推勋为天册将军、大会明王。勋辞王爵。

庞勋得知姚周军覆没，大为惊恐，与许佶商议亲自率领军队出战。周重哭着对庞勋说："柳子地势险要，军队精良，姚周有勇有谋，今天一旦全军覆没，可知我们已到了极危险的境地，犹如蛋壳一碰就破，不如马上就建立国号，自立为王，率领全部军队四出攻击，与官军拼死决战。"周重又劝庞勋杀死崔彦曾，以断绝城里人对崔彦曾所抱有的一线希望。术士曹君长也说："徐州的山川容不得两位统帅，今天观察使崔彦曾仍然在城中，所以留后您不得兴旺。"叛贼党羽都认为应该如此。夏季，四月，壬辰（初五），庞勋将崔彦曾及宦官监军张道谨、宣慰使仇大夫，崔彦曾的僚佐焦璐、温庭皓，以及他们的亲属、宾客、奴婢妻妾等全部处死；又将淮南宦官临军郭厚本、都押衙李湘的手足砍断，并出示给康承训率领的官军看。庞勋于是集合部众大声说："庞勋起初希望得到国家的恩典，获得节度使的符节旌旗，或许可为唐朝保持臣节；今天的事已很清楚，我原先的希望已全部落空。从此以后，我与诸位是真造反了，这就应当收集徐州全境的军队，戮力同心去与官军拼斗，转败为胜，才是我们的活路。"众人都拍手称好。于是命令徐州城中的男子都集中于场，又分别派遣诸将挨家挨户地大

肆搜索，敢藏匿一个男子的就灭其全家。于是选得丁壮三万人，重新制造旗帜，发给精锐的武器。许佶等人共同推戴庞勋为天册将军、大会明王。庞勋辞去王爵不肯接受。

先是，辛谠复自泗州引骁勇四百人迎粮于扬、润，贼夹岸攻之，转战百里，乃得出。至广陵，止于公馆，不敢归家，舟载盐米二万石，钱万三千缗，乙未，还至斗山。贼将王弘芝帅众万余，拒之于盱眙，密布战舰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纵火船逆之。谠命以长叉托过，自卯战及未，众寡不敌，官军不利。贼缚木于战舰，旁出四五尺为战棚，谠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枪揭火牛焚之，战舰既然，贼皆溃走，官军乃得过入城。

此前，辛谠再次从泗州率领骁勇士兵四百人到扬州、润州迎粮，贼军在河岸夹击，辛谠转战一百里，才突围而出。来到广陵，住宿于官府旅馆，不敢回家，用船运载盐米二万石、钱一万三千缗回泗州，乙未（初八），来到斗山。贼军将领王弘芝率领一万余人，将辛谠阻挡于盱眙县，贼军在淮河密布战船一百五十艘，用以堵塞淮河水道，又放火船冲撞辛谠的船队。辛谠命令将士用长杈将火船拖走，自卯时战到未时，由于寡不敌众，官军处境极为不利。贼军在战船上绑上木头，出船侧四五尺作为战棚，辛谠派勇士划小船钻入贼船战棚下，船上的刀箭均打不到，用长茅绑上草，放火烧贼船。贼船即已燃烧，贼军都跳船逃走，辛谠于是得率船队进入泗州城。

庞勋以父举直为大司马，与许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将军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亲，失上下之节。”乃令举直趋拜于庭，勋据桉而受之。时魏博屡围丰县，庞勋欲先击之，丙申，引兵发徐州。

庞勋委任父亲庞举直为大司马，与许佶等人留下来守徐州。有人对宠勋说：“将军您正向四方炫耀兵威，不可以因为父子之亲，而丧失上下臣节。”于是让宠举直在庭堂向庞勋跪拜谢恩，庞勋坐在椅子上接受父亲的跪拜礼。当时魏博藩镇军队屡次围攻丰县，庞勋企图先调集军队打击魏博军，丙申（初九），庞勋率领军队自徐州出发。

[9]戊戌，以前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令狐为太保、分司。

[9]戊戌（十一日），唐懿宗任命前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令狐为太保、分司东都为闲职。

[10]庞勋夜至丰县，潜入城，魏博军皆不之知。魏博分为五寨，其近城者屯数千人，勋纵兵围之，诸寨救之，勋伏兵要路，杀官军二千人，余皆返走。贼攻寨不克，至夜，解围去。官军畏其众，且闻勋自来，诸寨皆宵溃。曹翔方围滕县，闻魏博败，引兵退保兖州。贼悉毁其城栅，运其资粮，传檄徐州，盛自夸大，谓官军为国贼云。

[10]庞勋夜晚来到丰县，偷偷地进入城中，魏博藩镇军队都不知道。魏博军分为五个营寨，其中靠近丰城的一个营寨屯驻有数千人，庞勋纵兵将这个营寨团团围住，其他四人宫寨赶来救援，庞勋在要道上埋下伏兵，杀死官军二千人，其余的官军都返回本寨。贼军攻魏博军营寨不能克，到夜晚，解围离去。魏博军因贼军人多而畏惧惊恐，又听说庞勋亲自到来，五个营寨都乘夜溃逃。曹翔正在围攻滕县，听说魏博军队败退，率军退到兖州来据守。贼军将官军的栅墙全部拆毁，将官军丢弃的物资粮草运走，并传檄于徐州，夸大战果，称官军为国贼。

马举将精兵三万救泗州，乙巳，分军三道渡淮，至中流，大噪，声闻数里。贼大惊，不测众寡，敛兵屯城西寨。举就围之，纵火焚栅，贼众大败，斩首数千级；王弘立死，吴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围始解。泗州被围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疮。

马举率领精锐官军三万人救援泗州，乙巳（十八日），将军队分成三路渡淮河，船至河中流，大声喊叫，声音传布数里。贼军极为震惊，不知官军数量的多寡，于是收兵屯驻于泗州城西寨。马举率军进围贼军，放火焚烧贼军营寨的栅栏，贼军大败，被斩首的达数千人；王弘立战死，吴迥退兵保据徐城，泗州的围困始得解开。泗州城被围总共有七个月，守城的官军无法睡觉，脸上和眼睛上都生了疮。

庞勋留丰县数日，欲引兵西击康承训，或曰：“天时向暑，蚕麦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后图之。”或曰：“将军出师数日，摧七万之众，西军震恐，乘此声势，彼破走必矣，时不可失。”庞举直以书劝勋乘胜进军，勋意遂决。丁未，发丰县庚戌，至萧，约襄城、留武、小睢诸寨兵合五六万人，以二十九日迟明攻柳子。淮南败卒在贼中者，逃诣康承训，告以其期，承训得先为之备，秣马整众，设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败走。庞勋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诸寨已败，勋所将皆市井白徒，睹官军势盛，皆

不战而溃。承训命诸将急追之，以骑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后，贼狼狈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数十里，死者数万人。勋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才及三千人，归彭城，使其将张实分诸寨兵屯第城驿。

庞勋在丰县留居数天，企图率领军队向西进攻康承训率领的官军，有人说："天气已接近暑季，养蚕收麦等农事正急需人手，不如暂且休兵，聚集粮食，然后再图进取。"另有人说："将军亲自出师才几天，就摧毁魏博军七万余人，西面康承训率领的官军极为恐慌，我军乘战胜的声势，击破并赶走康承训军是必然的，时机不可失。"庞举直也写信劝庞勋乘胜进军，庞勋于是决定西时。丁未（二十日），庞勋从丰县出发，庚戌（二十三日），贼军到达萧县，约请襄城、留武、小睢诸营寨的贼军来会合，有众五六万人，定于二十九日天刚亮时进攻柳子。庞勋军中的淮南俘虏兵逃到康承训营帐，告诉庞勋来进攻的日期，康承训于是得以事先作好准备，将战马喂饱，军队排列得整整齐齐，埋设伏兵，等待贼军来进攻。丙辰（二十九日），襄成等营寨的贼兵先赶到柳子，遭到官军埋伏，战败逃走。庞勋既然自己迟到战场，立即率领军队从三十里外赶来，来到柳子，诸寨贼军已经败下阵来，庞勋听率领的将领都是市井无赖，见官军势力雄厚，都不战而溃散。康承训命令部下诸将领率兵急追贼军，派骑兵在前面阻挡，派步兵在后面逼迫，贼军狼狈不知往何处逃，自相践踏，尸体布满十里，死亡达数万人。庞勋解除衣甲穿短衣逃走，收集溃散的士卒，才有三千人，回归彭城，派部将张实分诸营寨的军队屯驻第城驿。

勋初起，下邳土豪郑镒聚众三千，自备资粮器械以应之，勋以为将，谓之义军。五月，沂州遣军围下邳，勋命镒救之，镒帅所部来降。

庞勋初起时，下邳县土豪郑镒聚集民众三千人，自备钱粮兵器军械响应庞勋，庞勋用郑镒为将领，称所部民兵为义军。五月，沂州官府派遣军队围攻下邳县，庞勋命令郑镒前去救援，郑镒率领所部义军归降官军。

[11]六月，陕民作乱，逐观察使崔荛。荛以器韵自矜，不亲政事，民诉旱，荛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荛逃于民舍，渴求饮，民以溺饮之。坐贬昭州司马。

[11]六月，陕州民众发动叛乱，驱逐观察使崔荛。崔荛以气韵风度自负，不躬亲政务，人民申诉旱灾，崔荛指着庭院中的树说："树上还长有树叶，哪来的旱灾！"即用棍杖打诉旱的农民。民众被激怒，于是驱逐崔荛。崔荛逃于民宅，口渴求水喝，居民给尿让他饮用。为此崔荛被贬官为昭州司马。

[12]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癸卯，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刘瞻同平章事。瞻，桂州人也。

[12]唐懿宗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商挂同平章事衔，出任荆南节度使。癸卯（十七日），唐懿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刘瞻为同平章事，刘瞻是桂州人。

[13]马举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义、钟离、定远。刘行及设寨于城外以拒守，举先遣轻骑挑战，贼见其众少，争出寨西击之，举引大军数万自他道击其东南，遂焚其寨。贼入固守，举堑其三面而围之，北面临准。贼犹得与徐州通。庞勋遣吴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应，举遣别将渡淮击之，斩获数千，平其寨。

[13]马举从泗州率领官军进攻濠州，攻拔招义县、钟离县、定远县。贼将刘行及于濠州城外设营寨据守，马举先派遣轻骑兵来挑战，贼军见官军人少，争相出寨向西攻击官军，马举率领大军数万人从另外一条道路攻击贼营寨的东南，于是焚烧贼军营寨。贼军进入濠州城固守，马举在濠州城三面挖壕沟进行围困，北面就是淮河，贼军仍然可通过淮河与徐州联络。庞勋派遣吴迥率军协助刘行及守濠州，屯兵于淮河北岸与濠州相应，马举派遣部将渡过淮河攻击吴迥，杀死和俘虏贼军好几千，将吴迥的营寨夷为平地。

[14]曹翔之退屯兖州也，留沧州卒四千人戍鲁桥，卒擅还，翔曰："以庞勋作乱，故讨之。今沧卒不从约束，是自乱也！"勒兵迎之，围于兖州城外，择违命者二千人，悉诛人。朝廷闻魏博军败，以将军宋威为徐州西北面招计使，将兵三万屯于丰、萧之间，翔复引兵会之。

[14]曹翔退到兖州屯驻，留下沧州士兵四千人戍守鲁桥镇，沧州士兵擅自归还，曹翔说："因为庞勋作乱，所以出兵征讨。今天沧州士卒不服从约束，是自谋叛乱！"于是派军队迎击逃卒，将沧州士卒围困于兖州城外，抓出违抗命令的士兵二千人，全部处死。朝廷听说魏博藩

镇军战败，派将军宋威任徐州西北面诏讨使，率领军队三万人屯驻于丰县与萧县之间，曹翔又率领所部军队赶来会合。

秋，七月，康承训克临涣，杀获万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县，进击丰、沛。贼诸寨戍兵多相帅逃匿，保据山林，贼抄掠者过之，辄为所杀，而五八村尤甚。有陈全裕者为之帅，凡叛勋者皆归之，从至数千人，战守之具皆备，环地数千里，贼莫敢近。康承训遣人招之，遂举众来降，贼党益离。蕲县土豪李衮杀贼守将，举城降于承训。沛县守将李直诣彭城计事，裨将朱玫举城降于曹翔。直自彭城还，玫逆击，走之，翔发兵戍沛。玫，州人也。勋遣其将孙章、许佶各将数千人攻陈全裕、朱玫，皆不克而还。康承训乘胜长驱，拔第城，进抵宿州之西，筑城而守之。宠勋忧懑不知所为，但祷神饭僧而已。

秋季，七月，康承训攻克临涣，杀死和俘获贼军一万人，进而攻拔襄城、留城、小睢等贼军营寨。曹翔率军进拔滕县，进击丰县、沛县。贼军诸营寨的戍兵都相率逃跑藏匿，脱离庞勋，保据山林，凡在贼军抢劫至山林之下，立即被他们所杀，尤其是五八村最为厉害。有一个名叫陈全裕的人，是五八村逃兵的首领，凡是从宠勋贼军处叛逃的人都归到他的旗帜下，有众达数千人，作战和防守的武器都具备，周围数十里，贼军不敢靠近他们。康承训派人招降陈全裕，陈全裕于是率领部众来归降，贼军党羽更加离散。蕲县土豪李衮杀死贼军守将，举蕲县城归降于康承训。贼沛县守将李直前往彭城与宠勋计谋攻守事宜，所部裨将朱攻举沛县城降于曹翔。李直从彭城返回，朱玫率军阻止李直，将李直赶走，于是曹翔调派官军戍守沛县。朱攻是州人。庞勋派遣部将孙章、许佶各率领数千人进攻陈全裕、朱玫，均不能攻克而退还，康承训于是乘胜率官军长驱直入，攻拔第城，抵达宿州西部，筑城据守。庞勋因连续失败忧虑万分，不知如何办，只是祈祷神仙保护，供和尚吃饭而已。

[15]初，庞勋怒梁丕专杀姚周，黜之，使徐州旧将张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党张儒、张实等将城中兵数万拒官军。儒等列寨数重于城外，环水自固；康承训围之。张实夜遣人潜出，以书白勋曰：“今国兵尽在城下，西方必虚，将军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围而西，将军设伏要害，迎击其前，实等出城中兵蹙其后，破之必

矣！”时曹翔使朱玫击丰，破之，乘胜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斩获万计。勋方忧惧欲走，得实书，即从其策，使庞举直、许佶守徐州，引兵面西。

[15]起初，庞勋对梁丕不经请示就杀死姚周极为愤怒，罢黜梁丕的官位，派原徐州镇将张玄稔代梁丕领掌宿州的政事，派党羽张儒、张实等率领宿州城中的军队数万人抗拒官军。张儒等人在宿州城外列营寨好几重，环靠水边，借以自固；康承训率官军围困张儒军。张实乘夜派人偷出重围，给庞勋送上一封密信，说："今天官军尽在宿州城下，西部地方必然空虚，将军您应该率领军队出敌不意，千里转战，攻掠宋州、亳州郊外，敌军必然解宿州之围西去，将军您在要害处设伏，在前面迎击敌军，我等率宿州城中的军队于敌军后追逼，必定能击破敌军！”当时曹翔派朱玫进攻丰县，将丰县攻破，乘胜进攻徐城、下邳，全都攻拔，斩杀和俘获贼军以万计。庞勋正因为忧虑恐惧要逃走，得到张实的书信，立即听从了他的计策，让宠举直、许佶据守徐州，自己率领军队向西进发。

八月，壬子，康承训焚外寨，张儒等入保罗城，军官攻之，死者数千人，不能克，承训患之，遣辩士于城下招谕之。张玄稔尝戍边有功，虽胁从于贼，心尝忧愤，时将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亲数十人谋归国，因稍令布谕，协同者众，乃遣腹心张皋夜出，以状白承训，约期杀贼将，举城降，至日，请立青旌为应，使众心无疑。承训大喜，从之。九月，丁巳，张儒等饮酒于柳溪亭，玄稔使部将董厚等勒兵于亭西，玄稔先跃马而前，大呼曰："庞勋已枭首于仆射寨中，此辈何得尚存！”士卒竞进，遂斩张儒等数十人。城中大扰，玄稔谕以归国之计，及暮而定。戊午，开门出降。玄稔见承训，肉袒膝行，涕泣谢罪。承训慰劳，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赐遗甚厚。

八月，壬子（二十七日），康承训焚毁宿州城外贼军的营寨，张儒等人入宿4州城据守外城，官军攻城，战死数千人，不能破城，康承训深感攻城艰难，于是派遣有口才的人于宿州城下大声招谕，要城中贼军投降。张玄稔曾经戍边立过功，虽然被胁迫从贼反叛，内心却很忧愤，当时他率领所中军队驻守内小城，夜晚，召自己平时亲信几十人密谋归降朝廷，张玄稔让亲信向部下稍作劝谕，表示赞同的人即有很多，于是张玄稔派遣心腹张皋乘夜出城，将情况通知康承训，约定时

间在城内杀贼军主将，举宿州城投降，到时请官军树立青色旗帜为信号，表示不杀城内胁从士兵，使众人解除疑虑，放心归朝。康承训得报喜出望外，即表示同意。九月，丁巳（初三），贼将张儒等人于柳溪亭饮酒，张玄稔派部将董厚等人在亭西面部署军队，自己先骑着马快步向前，大声叫喊："庞勋已在康承训的营寨中被砍头示众，张儒这些鼠辈怎么得在这里偷生！"士卒们争先恐后，蜂拥而前，于是斩张儒等数十人。宿州城内一时秩序大乱，人们惊慌失措，张玄稔于是向众人宣谕归降朝廷的计划，到傍晚才安定下来。戊午（初四），张玄稔打开宿州城门率众出城投降。张玄稔见康承训时，袒胸露臂，跪地爬行，嚎器流泪，口称请罪。康承训慰劳张玄稔等人，当即宣布唐懿宗的敕令，拜张玄稔为御史中丞，赐给的也相当丰厚。

玄稔复进言："今举城归国，四远未知，请诈为城陷，引众趋苻离及徐州，贼党不疑，可尽擒也！"承训许之。宿州旧兵三万，承训益以数百骑，皆赏劳而遣之。玄稔复入城，暮发平安火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积薪数千束，纵火焚之，如城陷军溃之状，直趋苻离，苻离纳之，既入，斩其守将，号令城中，皆听命，收其兵，复得万人，北趋徐州。庞举直、许佶闻之，婴城拒守。

张玄稔之向康承训进言南策："我今天举宿州城归降朝廷，远方四邻尚不知道，请让我假装为城被攻陷，率部众往苻离及徐州，贼将党羽不会猜疑我，可将他们部擒获！"康承训表示同意。宿州原有军队三万人，康承训再增补数百骑兵，均给予赏钱，厚加慰劳，派遣他们出征。张玄稔再入宿州城，至傍晚时象平常一样点燃平安火。已未（初五）凌晨，张玄稔堆积干柴数千捆，纵火焚烧，做出城被攻陷军队溃散的模样，率领军队直奔符离城，苻离贼军收纳张玄稔，既入城，张玄稔率军斩苻离贼军守将，向城中军民发号施令，众人都听从命令，于是纠集苻离城中军队，再收得一万人，向北进攻徐州。庞举直、许佶是知张玄稔叛变的情况，紧闭徐州城门拒守。

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围之，按兵未攻，先谕城上人曰："朝廷唯诛逆党，不伤良心；汝曹奈何为贼城"守？若尚狐疑，须臾之间，同为鱼肉矣！"于是守城者稍稍弃甲投兵而下。崔彦曾故吏路审中开门纳官军，庞举直、许佶帅其党保子城，日昃，贼党自北门出，玄稔遣兵

追之，斩举直、佶首，余党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亲族，斩之，死者数千人，徐州遂平。

辛酉（初七），张玄稔赶到彭城，指挥军队将城团团围住，按兵未作进攻，先告谕城上的人说：“朝廷只诛杀叛贼逆党，不会伤害好人；你们为什么要为叛贼守城呢？如果还迟疑不降，要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要同叛贼逆党一同去见阎王，成为俎上的鱼肉！”于是城上渐渐有人脱去衣甲，抛下武器而跳下城。原先在崔彦曾手下办过事的官吏路审中打开徐州城门接纳官军，庞举直、许佶率领部下党羽退到内城拒守，太阳偏西时，庞举直等贼党从北门逃出，张玄稔派遣军队追击，砍下庞举直、刘佶的头，其余党羽大都跳到水里淹死，张玄稔将桂州戍卒叛乱者的亲属家族全部逮捕，处斩刑，被杀死的人有好几千，徐州于是被讨平。

庞勋将兵二万自石山西出，所过焚掠无遗。庚申，承训始知，引步骑八万西击之，使朱邪赤心将数千骑为前锋。勋袭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郑处冲守其北城，贼知有备，舍去，渡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勋引兵循涣水而东，将归彭城，为沙陀所逼，不暇饮食，至蕲，将济水，李衮发桥，勒兵拒之。贼惶惑不知所之，至县西，官军大集，纵击，杀贼近万人，余皆溺死，降才及千人，勋亦死而人莫之识，数日，乃获其尸。贼宿迁等诸寨皆杀其守将而降。宋威亦取萧县，吴迥独守濠州不下。

庞勋率领军队二万人从石山向西进发，所过之处烧杀抢掠，一无所存。庚申（初六），康承训才知道庞勋的动向，于是率领步兵和骑兵八万人向西讨击庞勋，派遣朱邪赤心率领数千骑兵为前锋。庞勋袭击宋州，攻破州南城，宋州刺史郑处冲据守宋州北城，庞勋等知道城里官军有准备，即放弃宋州，渡过汴水，向南攻掠亳州，结果被沙陀骑兵追上。庞勋率领军队沿涣水向东走，企图回彭城，由于沙陀骑兵的迫逼，日夜奔波，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赶到蕲县，准备渡河，李衮阻断桥梁，令官军摆好阵势准备抵抗。庞勋及其部众无法渡河，惶恐疑惑不知往那里去为好，转至蕲县西面，大官军赶到，纵兵进击，杀死贼军近一万人，其余的人都跳于河中淹死，投降的才一千人，庞勋也战死，但没有人认识他，数天后，才获得他的尸体。贼军设在宿迁

县等地的几个营寨的士兵都杀死守将投降。宋威也攻取萧县，只有贼将吴迥据守濠州城未能攻下。

冬，十月，以张玄稔为右骁卫大将军、御史大夫。

冬季，十月，朝廷任命张玄稔为右骁卫大将军、御史大夫。

马举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粮尽，杀人而食之，官军深堑重围以守之。辛丑夜，吴迥突围走，举勒兵追之，杀获殆尽，迥死于招义。

马举率领官军进攻濠州，自夏季直到冬季都不能攻克，城中的粮食吃尽，于是杀人充饥，官军深挖壕沟，重重围困，严加防守。辛丑（十七日）夜，吴迥率军突围逃走，马举派军队追击，几乎将吴迥部贼军斩杀擒获干净，吴迥也死于招义县。

以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以杜为义成节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召见，留为左金吾上将军，赐姓名李国昌，赏赉甚厚。以辛谠为亳州刺史。谠在泗州，犯围出迎兵粮，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不能成也！”赐和州刺史崔雍自尽，家属流康州，兄弟五人皆远贬。

唐懿宗任命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杜为义成节度使。唐懿宗为嘉奖朱邪赤心的战功，在云州设置大同军，任命朱邪赤心为大同军节度使，赐给他姓名叫李国昌，赏赐钱物十分丰厚。任命辛说为亳州刺史。辛说在泗州城，突围出城迎接军粮，往返总共十二次，当任命他当亳州刺史时，辛说向唐懿宗上表说：“我的功劳，没有杜是不能成功的！”唐懿宗又赐和州刺史崔雍自尽，他的家属流放到康州，兄弟五人都贬官流放至远处。

[16]上荒宴，不亲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至德令陈蟠叟因上书召对，言：“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上问：“咸为谁？”对曰：“路岩亲吏。”上怒，流蟠叟于爱州，自是无敢言者。

[16]唐懿宗游宴无度，不躬亲一般政务，大事都委任给宰相路岩去办；路岩生活奢侈豪华，经常收贿赂，左右小人也参预政事。至德县令陈蟠叟为此上书给唐懿宗要求召对，说：“请皇上抄边咸一家，抄得的财物可用以赡养国家军队两年。”唐懿宗问：“边咸是谁？”陈蟠叟

说："是路岩亲任的小吏。"唐懿宗听后极为愤怒，将陈蟠叟流放于爱州，自后没有人再敢说话。

[17]初，南诏遣使杨酋庆来谢释董成之囚，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遂杀酋庆。西川大将恨师望分裂巡属，阴遣人致意南诏，使入寇。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矣。

[17]起初，南诏派遣使者杨酋庆来唐朝，拜谢唐懿宗从监狱里释放董成，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想激怒南诏以邀取功名，竟将杨酋庆杀死。西川大将痛恨李师望分裂西川使府巡属，使所属邛、等州别属定边军，因此暗中派遣人向南诏蛮军通牒致意，招引南诏蛮军入寇。李师望贪鄙残暴，聚敛的私财宝货数以百万计，戍卒们也都怨恨愤怒，希望活活把李师望吃了，李师望用计辞去定边军节度使的官位。朝廷把他征还，任命太府少卿窦滂代为定边军节度使。窦滂贪鄙残酷比李师望更甚，所以南诏蛮寇未到来，定边军就已经混乱窘困了。

是月，南诏骠信酋龙倾国入寇，引数万众击董春乌部，破之。十一月，蛮进寇州，定边都头安再荣守清溪关，蛮攻之，再荣退屯大渡河北，与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蛮密分军开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兖海将黄卓帅五百人拒之，举军覆没。十二月，丁酉，蛮衣兖海之衣，诈为败卒，至江岸呼船，已济，众乃觉之，遂陷犍为，纵兵焚掠陵、荣二州之境。后数日，蛮军大集于陵云寺，与嘉州对岸，刺史杨与定边监军张允琼勒兵拒之。蛮潜遣奇兵自东津济，夹击官军，杀忠武都将颜庆师，余众皆溃，、允琼脱身走。壬子，陷嘉州。庆师，庆复之弟也。

这月，南诏骠信酋龙举全国军队侵寇唐西川边境，派数军进击归附于唐朝的董春乌部蛮，将该部蛮攻破。十一月，南诏蛮军进一步侵入州，唐定边军都头安再荣据守清溪关，蛮军攻关，安再荣退军屯驻于大渡河以北，与南诏蛮军隔水互射箭有九天八夜。南诏蛮军秘密地分派军队开辟道路，越过雪坡，突然来到沐源川，窦滂派遣兖海镇将黄卓率领五百人去拒战，全军覆没。十一月，丁酉（十四日），南诏蛮军穿上唐兖海镇军人的衣服，假装成逃归的败兵，到江岸呼叫渡船，已渡过河，唐军士众才发觉，于是南诏蛮军乘机攻陷犍为，纵兵焚烧

抢劫陵州、荣州地境。几天以后，南诏蛮军大批集结于陵云寺，与嘉州对岸相望，唐嘉州刺史杨与定边军监军张允琼摆开阵势抗拒蛮军。南诏蛮军暗中派遣一支奇兵从江东面渡过，夹击唐朝官军，杀死唐忠武都将颜庆师，残余的官军全部溃逃，杨和张允琼也从战场上脱身逃走。壬子（二十九日），南诏蛮军攻陷嘉州。杨庆师是杨庆复的弟弟。

窦滂自将兵拒蛮于大渡河，骠信诈遣清平官数人诣滂结和，滂与语未毕，蛮乘船筏争渡，忠武、徐宿两军结陈抗之。滂惧，自经于帐中。徐州将苗全绪解之，曰：“都统何至于是！”全绪与安再荣及忠武将勒兵出战，滂遂单骑宵遁。三将谋曰：“今众寡不敌，明旦复战，吾属尽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惊乱，然后解去。”于是夜入蛮军，弓弩乱发，蛮大惊，三将乃全军引去。蛮进陷黎、雅，民窜匿山谷，败军所在焚掠。滂奔导江。邛州军资储皆散于乱兵之手，蛮至，城已空，通行无碍矣。

窦滂亲自率领军队于大渡河抗拒南诏蛮军，南诏骠信假装派遣清平官数人到窦滂处请求缔结和约，窦滂与南诏清平官话还没有说完，南诏蛮军就乘坐木筏争相渡河，唐忠武军、徐宿军结好阵势进行抵抗，窦滂惊恐万状，于帐篷里自缢。徐州将领苗全绪解开绳带，说：“都统何至于这样做！”于是苗全绪与安再荣以及忠武军整顿好军队出战，窦滂趁机一个人骑着马乘夜逃走了。三位将领谋划说：“今天我军寡不敌众，明天天亮后再战，我军将全部覆没；不如乘夜进攻，使蛮军惊慌混乱，然后离去。”于是率领军队乘夜攻入南诏蛮军中，用弓箭乱射，蛮军惊慌失措，三将于是率领全部唐军离去。南诏蛮军进军攻陷黎州、雅州，当地百姓窜到山谷中躲藏，战败的唐军却在所过之处烧杀抢劫。窦滂逃奔至导江县。邛州的军用物资全部散于乱兵手中，南诏蛮军赶到，邛州城已空，蛮军于是得以通行无阻地前进。

诏左神武将军颜庆复将兵赴援。

唐懿宗颁下诏书派左神武将军颜庆复率领军队赴援西川。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二卷

唐纪六十八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下咸通十一年（庚寅、870）

唐纪六十八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公元870年）

[1]春，正月，甲寅朔，群臣上尊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赦天下。

[1]春季，正月，甲寅朔（初一），唐朝群臣给皇帝李上尊号，称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大赦天下。

[2]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争走入成都。时成都但有子城，亦无壕，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雨则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诃池泥汁，澄而饮之。

[2]西川人民听说南诏蛮军将要入侵，争相避难逃入成都，使城中人口爆满。当时成都只有内城，连护城壕也没有，每人平均所占不过一席之地，因无住房，下雨天只好戴斗笠和木盆以避雨淋。又缺乏饮水，只好取摩诃池泥汁，待沉淀见清后饮用。

将士不习武备，节度使卢耽召彭州刺史吴行鲁使摄参谋，与前泸州刺史杨庆复共修守备，选将校，分职事，立战棚，具炮樏，造器备，严警逻。先是，西川将士多虚职名，亦无禀给。至是，揭榜募骁勇之十，补以实职，厚给粮赐，应募者云集。庆复乃谕之曰："汝曹皆军中子弟，年少材能，平居无由自进，今蛮寇凭陵，乃汝曹取富贵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欢呼踊跃。于是列兵械于庭，使之各试所能，两两角胜，察其勇怯而进退之，得选兵三千人，号曰："突将"。行鲁，彭州人也。

西川军队缺少训练，将士不习武备，节度使卢耽为此召彭州刺史吴行鲁充当参谋，与前泸州刺史杨庆复共同修复守备，选拔将校，分配守城职事。又搭起临时战棚，储存大量石炮和樏木，修造各种军用器械。并在城内设警备巡逻。先前，西川将士中很多是虚额职名，也没有固定的粮饷给养。至此开始揭榜公开招募，招徕骁勇之士以补充军队缺额，充实军官队伍，并厚给粮饷，因而应募的人很多。杨庆复教谕应募者说："你们都是军人子弟，年轻有为，有智有勇，平时太平无事，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而今南蛮入侵，欺凌百姓，这正是你们报

效国家，获取功名富贵的时刻，与诸位共勉，切莫错失良机啊！”应募者听后都情绪高涨，欢呼雀跃。于是在大庭排列各式兵器，让应募者大央手，各试所能，并让他们两人一组进行角力，通过考察选用勇者，辞退怯者。于是选得精壮三千人。号称“突将”。吴行鲁是彭州人。

戊午，蛮至眉州，耽遣同节度副使王偃等赍书见其用事之臣杜元忠，与人约和。蛮报曰：“我辈行止，只系雅怀。”

戊午（初五），南诏军队进行至眉州，卢耽派遣同节度副使王偃等人带着书信往见蛮军掌握权柄的官员杜元忠，与其约和，杜元忠称：“我军的行止，一定尊重贵方”。

[3]路岩、韦保衡上言：“康承训讨庞勋时，逗桡不进，又不能尽其余党，又贪虏获，不时上劝。”辛酉，贬蜀王傅、分司；寻再贬恩州司马。

[3]路岩、韦保衡向唐懿宗上言弹劾康承训说：“康承训征讨庞勋时，逗留不进，既不能剿尽庞勋余党，反而贪图虏获，动不动就上表请功。”辛酉（初八）朝廷贬康承训为蜀王傅，分司东都。不久，再贬为恩州司马。

[4]南诏进军新津，定边之北境也。卢耽遣同节度副使谭奉祀致书于杜元忠，问其所以来之意；蛮留之不还。耽遣使告急于朝，且请遣使与和，以纾一时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馆事、太仆卿支详为宣谕通和使。蛮以耽待之恭，亦为之盘桓，而成都守备由是粗完。

[4]南诏进军新津，进入定边北境。唐西川节度使卢耽又遣同节度副使谭奉祀致书于杜元忠，质问南诏军来犯意图，杜元忠将谭奉祀扣留。卢耽于是遣使向朝廷告急，希望朝廷出面遣使与南诏王国请和，以缓解当前的边患。朝廷任命知四方馆事、太仆卿支详为宣谕通和使，赶赴成都。南诏军见卢耽待他们相当恭顺，也就稍事盘桓，进军速度放慢，而成都城内的守备由此得以大致完工。

甲子，蛮长驱而北，陷双流。庚午，耽遣节度副使柳往见之，杜元忠授书一通，曰：“此通和之后，骠信与军府相见之仪也。”其仪以王者自处，语极骄慢。又遣人负彩幕至城南，云欲张陈蜀王厅以居骠信。

甲子（十一日），南诏军队长驱北进，攻陷双流。庚午（十七日），卢耽再遣节度副使柳入南诏军见其统帅，杜元忠授予柳一封书信，说“信中写有关于此次通和之后，我南诏骠信与贵节度使府相见的礼仪”，其言语极端骄横傲慢，而其信中所规定的礼仪，更是处处以王者自居。杜元忠甚至派人将彩色帷幕搬到成都城南，声称要在城内蜀王厅布置，以便南诏骠信居处。

癸酉，废定边军，复以七州归西川。

癸酉（二十日），唐废定边军，将其所领七州复归西川节度使管辖。

是日，蛮军抵成都城下。前一日，卢耽遣先锋游弈使王昼至汉州援军，且趣之。时兴元六千人、凤翔四千人已至汉州，会窦滂以忠武、义成、徐宿四千人自导江奔汉州，就援军以自存。丁丑，王昼以兴元、资、简兵三千余人军于毗桥，遇蛮前锋，与战不利，退保汉州。时成都日望援军之至，而窦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继陷没以分其责，每援军自北至，辄说之曰：“蛮众多于官军数十倍，官军远来疲弊，未易遽前。”诸将信之，皆狐疑不进。成都十将李自孝阴与蛮通，欲焚城东仓为内应，城中执而杀之。后数日，蛮果攻城，久之，城中无应而止。

这一天，南诏军队进抵成都城下，而前一天，卢耽已派遣先锋游奕使王昼往汉州催促援军。当时有兴元兵六千人、凤翔兵四千人已到达汉州，恰在此时窦滂也以忠武、义成、徐宿之兵四千人自导江来到汉州，与援军会合以自保。丁丑（二十四日），王昼率兴元、资州、简州之兵三千余人进军于毗桥，与南诏军前锋遭遇，王昼出战失利，退保汉州。当时成都军民日夜盼望援军的到来，而窦滂自以为所领定边军辖地尽失，希望西川也相继失陷，以便分担和减轻自己的罪责，因而每有援军自北而至，即往游说：“南蛮兵众多于官军数十倍，官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最好不要贸然前进。”唐援军将领听后都狐疑不敢进。成都十将李自孝暗中与南诏军通款，企图焚城东仓为蛮军作内应，被城中军民察觉，而被逮捕处死。数天后，蛮军果然来攻城，等待许久，未得城中李自孝的接应而退兵。

二月，癸未朔，蛮合梯冲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钩缳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卢耽以杨庆复、摄左都押牙李骧各帅突将出

战，杀伤蛮二千余人，会暮，焚其攻具三千余物而还。蜀人素怯，其突将新为庆复所奖拔，且利于厚赏，勇气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愤郁求奋。后数日，贼取民篱，重沓湿而屈之，以为蓬，置人其下，举以抵城而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庆复熔铁汁以灌之，攻者又死。

二月，癸未朔（初一），南诏蛮军架云梯和冲车向成都城四面围攻，城上唐军用环钩套住云梯，向下浇滚烫的沸油，并投火焚烧，城下攻城的蛮军大都被烧死。卢耽命杨庆复和摄左都押牙李骧各率突将出城袭击，杀伤南诏蛮军二千余人，至日暮之时，焚南诏攻城器械三千余具，回到城中。蜀人一向懦怯，而“突将”却是最近选拔出来的勇士，加上给赏优厚，所以勇气百倍，未能出城作战的人，也个个求战请缨，深为自己未能出战而惋惜。几天之后，南诏军又取民间的篱笆，用水浇湿后编成竹篷，兵将在其下举着进抵城下，一时城上矢石不能入，火也不能燃烧。南诏军在竹篷掩护下挖掘城墙，杨庆复命唐军熔铁汁往下顷倒，结果城下蛮军全被烧死。

乙酉，支详遣使与蛮约和。丁亥，蛮敛兵请和。戊子，遣使迎支详。时颜庆复以援军将至，详谓蛮使曰：“受诏诣定边约和，今云南乃围成都，则与日诏旨异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昼夜相交，何谓和乎！”蛮见和使不至，庚寅，复进攻城。辛卯，城中出兵击之，乃退。

乙酉（初三），唐朝廷宣谕通和使支详遣使与南诏通和。丁亥（初五），南诏始收兵请和，戊子（初六），又派遣使者来迎接支详。当时颜庆复以为唐援军将赶到，支详因而未赴南诏军中，并对面诏的使者说：“我受诏到定边城约和，而你们却在围攻成都，这与我不久所受诏旨迥异。况且我朝廷所以约和，正是希望你们不要侵犯成都，而今昼夜矢石相交，怎么谈得上是请和呢?”南诏军见和使不到，庚寅（初八），复又攻城。辛卯（初九），城中出兵迎击，南诏军才退。

初，韦皋招南诏以破吐蕃，即而蛮诉以无甲弩，皋使匠教之，数岁，蛮中甲弩皆精利。又，东蛮苴那时、勿邓、梦冲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其后边吏遇之无状，东蛮怨唐深，自附于南诏，每从南诏入寇，为之尽力，得唐人，皆虐杀之。

先前，韦皋招致南诏军队以进攻吐蕃，南诏军声称没有兵甲弓弩，韦皋于是派工匠往南诏教其制造，几年后，南诏所造兵甲弓弩都很精

制锋利。另外，东蛮苴那时、勿邓、梦冲三部曾协助韦皋击破吐蕃军队，有功于唐朝，而后来唐朝的边境官吏却对他们敲诈勒索，引致东蛮怨恨唐朝，依附于南诏，经常随南诏军入侵唐朝边境，为南诏尽力，凡捕获唐人，都横加虐待并杀死。

朝廷贬窦滂为康州司户，以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凡援蜀诸军，皆受庆复节制。癸巳，庆复至新都，蛮分兵往拒之。甲午，与庆复遇，庆复大破蛮军，杀二千余人，蜀民数千人争操芟刀、白以助官军，呼声震野。乙未，蛮步骑数万复至，会右武卫上将军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与诸军会战，蛮军大败，死者五千余人，退保星宿山。威进军沱江驿，距成都三十里。蛮遣其臣杨定保诣支详请和，详曰："宜先解围退军。"定保还，蛮围城如故。城中不知援军之至，但见其数来请和，知援军必胜矣。戊戌，蛮复请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违答之。蛮以援军在近，攻城尤急，骠信以下亲立矢石之间。庚子，官军至城下与蛮战，夺其升迁桥，是夕，蛮自烧攻具遁去，比明，官军乃觉之。

朝廷将窦滂贬为康州司户，任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凡援蜀的诸路军队，全都受颜庆复节制。癸巳（十一日）颜庆复到达新都，南诏分兵往新都抗拒颜庆复。甲午（十二日），南诏军与颜庆复所统率的唐军相遇，颜庆复指挥唐军大破南诏蛮军，杀死二千多人，蜀中老百姓数千人也拿着刀和木棒争先恐后地赶来助战，呼喊声震动山野。乙未（十三日），南诏蛮军步骑数万人又来拒战，恰好唐右武卫上将军宋威率忠武军二千人赶到，与颜庆复指挥的诸路唐军会合，南诏蛮军被杀得大败，死者五千多人，蛮军退守星宿山，宋威率军进至沱江驿，距成都仅三十里。这时，南诏再遣使臣杨定保往支详处请秘，支详声言："应先解成都围退军"。杨定保回到军中，南诏军仍然围城如故。成都城内并不知道唐援军已至，但见到南诏屡派使者来请和，推测援军必定胜利。戊戌（十六日），南诏又遣使者来成都请和，使者往返十来次，城中也不给予明确答复。南诏军见唐援军就在成都近边，攻城更加急迫，骠信以下军官都亲自立于矢石之间。庚子（十八日），唐官军赶到城下与蛮军接战，夺得南诏的升迁桥，至夜晚，南诏军烧毁其攻城器具而遁走，至第二天清晨，唐军才察觉南诏蛮军已离去。

初，朝廷使颜庆复救成都，命宋威屯绵、汉为后继。威乘胜先至城下，破蛮军功居多，庆复疾之。威饭士欲追蛮军，城中战士亦欲与北军合势俱进，庆复牒威，夺其军，勒归汉州。蛮至双流，阻新穿水，造桥未成，狼狈失度。三日，桥成，乃得过，断桥而去，甲兵服物遗弃于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严师本收散卒数千保邛州，蛮围之，二日，不克，亦舍去。

起初，朝廷派颜庆复往救成都，而命宋威率军屯于绵州、汉州作后继。但宋威乘胜先至成都城下，破南诏蛮军所立战功最多，遭到颜庆复的妒嫉。南诏蛮军乘夜逃走后，宋威令士兵赶紧吃饭，企图追击蛮军，成都城中的战士也想与自北而来的唐军合势共同追击，颜复行文给宋威，收夺其兵权，令宋威归汉州据守。南诏蛮军退至双流，被新穿水阻挡，一时造桥不成，军队狼狈拥挤失去控制，三天后才造好桥，得以通过新穿水，其兵甲器物衣服很多都遗弃于路上。蜀中人士对颜庆复不准宋威追击蛮军的举动极为痛恨。黎州刺史严师本收集散卒数千人保据邛州，被南诏军围困，围攻两天不能克，南诏军也只得舍城而去。

颜庆复始教蜀人筑壅门城，穿堑引水满之，植鹿角，分营铺，蛮知有备，自是不复犯成都矣。

颜庆复开始教蜀中士民筑壅门城，即于城门之外再筑垣墙以遮住城门，又挖壕堑并灌满水，在城外空旷之地插木杈为鹿角，在城上分立营寨，住守士卒。南诏知唐人已严加守备，自后不再进犯成都了。

先是，西川牙将有职无官，及拒却南诏，四人以功授监察御史，堂贴，人输堂例钱三百缗；贫者苦人之。

先前，西川牙将虽有其职而无其官，及至击退南诏蛮军后，有四人以功授官为监察御史，按照政事堂的通知，每人要交堂例钱三百缗；家境贫苦的人深感忧虑。

[5]三月，左仆射、同平章事曹确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

[5]三月，左仆射、同平章事曹确以同平章事衔，充任镇海节度使。

[6]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保衡同平章事。

[6]夏季，四月，丙午（二十四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保衡为同平章事。

[7]徐贼余党犹相聚闾里为群盗，散居兖、郓、青、齐之间，诏徐州观察使夏侯瞳招谕之。

[7]徐州庞勋余党仍然相聚于乡间为盗贼，散居于兖州、郓州、青州、齐州之间，诏命徐州观察使夏侯瞳对这群人进行招谕。

[8]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吴行鲁为西川留后。

[8]五月，丁丑（二十六日），任命邛州刺史吴行鲁为西川留后。

[9]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左补阙杨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负冤，当诉于朝廷，置诸典刑，岂得群党相聚，擅自斥逐，乱上下之分！此风殆不可长，宜加严诛以惩来者。"

[9]光州民众驱逐刺史李弱翁，出奔李弱翁新息。左补阙杨堪等向朝廷进言称："刺史贪暴无道，使百姓冤狱遍地，应当及时上诉于朝廷，按朝廷刑典来进行处置，怎么可以民众群党相聚，擅自驱逐刺史，扰乱上下名份！决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应该严刑诛杀这些人，以使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10]上令百官议处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胶等状，以为："徐州虽屡构祸乱，未必比屋顽凶；盖由统御夫人，是致奸回乘衅。今使名虽降，兵额尚存，以为支郡则粮饷不给，分隶别藩则人心未服；或旧恶相济，更成披猖。惟泗州向因攻守，结衅已深，宜有更张，庶为两便。"诏从之，徐州依旧为观察使，统徐、濠、宿三州，泗州为团练使，割隶淮南。

[10]唐懿宗令朝廷百官议论如何处置徐州的党羽。六月，丙午（二十五），太子少傅李胶等给懿宗进状，认为"徐州虽然屡次发生祸乱，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是凶顽，那是由于治民官不得其人，致使奸诈之人乘隙起事，今天虽然将节度使降为观察使，但兵额却仍然很多，将这些军队交由郡来管辖，郡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饷，将其交由别的藩镇来管辖，军士们必定不服；或许和旧的怨恨搅在一起，造成更大的祸乱。徐州所领，只有泗州向来因为攻守，与其他州结怨已深，应该有所更改，使两者都能相安无事。"懿宗听从李胶的建议，诏命徐州依旧置观察使，统辖徐州、濠州、宿州三州，泗州置团练使，从徐州改隶于淮南。

[11]加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兼侍中。

[11]朝廷加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官，命他兼任侍中。

[12]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瞻召谏官使言之，谏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以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轸圣慈。宗劭等诊疗之时，惟求疾愈，备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状，亦可哀矜。而械系老幼三百余人，物议沸腾，道路嗟叹。奈何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谤！盖由安不虑危，忿不思难之故也。伏愿少回圣虑，宽释系者。”上览疏，不悦。瞻又与京兆尹温璋力谏于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12]秋季，八月，乙未（十五日），同昌公主病死。唐懿宗极为痛苦，悲伤不已，竟下令杀翰林院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并将他们的亲族三百余人全部逮捕，关押在京兆监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瞻召请诸谏官，请他们上言劝谏，但谏官竟没有一人敢进谏，刘瞻只好自己上言，认为：“生命的长短，每个人都有定分。昨天公主患有疾病，受到陛下深深的慈爱，医官韩宗劭等为公主诊断治疗时，只是希望能将病治好，施展了多种医术和药方，不能说是不尽，但人的祸福难移，竟然不能妙手回春，各种医术未能奏效，当时医官们的情状，也是值得哀怜。但因此怪罪医官，用刑具收捕医官们的家属老幼三百余人，致使朝野议论纷纷，群情沸腾，道路上也常听到人的叹息声。知天命达人理的君主，何至于要遭到肆行暴虐不明事理的诽谤呢！大概是由于居安不忧虑危难，愤怒时不思常理的缘故吧。希望陛下能回心转意，宽大并释放这些无辜被捕人吧。”懿宗看到刘瞻疏文，很不高兴。刘瞻又与京兆尹温璋在朝堂当面力谏；唐懿宗勃然大怒，喝令刘瞻、温璋退出朝堂。

[13]魏博节度使何全年少，骄暴好杀，又减将士衣粮。将士作乱，全单骑走，追杀之，推大将韩群雄为留后。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为之请旌节；九月，庚戌，以君雄为魏博留后。

[13]魏博节度使何全年纪较轻，骄横残暴，动不动就杀人，又减扣将士的衣粮。其部下将士作乱，何全单骑逃走，被乱军追杀而死。魏

博将士推大将韩君雄为留后。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向朝廷为韩君雄请求留后的旌旗节钺。九月，庚戌（初一）。朝廷命韩君雄为魏博留后。

[14]丙辰，以刘瞻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贬温璋振州司马。璋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夕，仰药卒。敕曰："苟无蠹害，何至于斯！恶实贯盈，死有余责。宜令三日内且于城外权瘗，俟经恩宥，方许归葬，使中外快心，奸邪知惧。"已巳，贬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诰杨知至、礼部郎中魏等于岭南，皆坐与刘瞻亲善，为韦保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扶之子也。保衡又与路岩共奏刘瞻，云与医官通谋，误投毒药；丙子，贬瞻康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郑畋草瞻罢相制辞曰："安数亩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赂，惟畏人知。"岩谓畋曰："侍郎乃表荐刘相也！"坐贬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孙坐为瞻所引用，亦贬汀州刺史。路岩素与刘瞻论议多不叶，瞻既贬康州，岩犹不快，阅《十道图》，以欢州去长安万里，再贬欢州司户。

[14]丙辰，（初七），唐懿宗命刘瞻以同平章事衔，充当荆南节度使，贬温璋为振州司马。温璋叹息说："生不逢时，死又保足惜"！这天晚上，饮药自杀而亡。唐懿宗为此下敕："如果不是蠹害，何至于此！温璋实在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三天内暂且埋尸于城外，待有恩宥之时，方许归葬，使中外人心大快，奸邪之人知道畏惧。"己巳（二十日），贬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诰杨知至、礼部郎中魏等人，皆流于岭南，这些人都是由于平时与刘瞻相亲善，因而遭到韦保衡的贬逐。杨知至是杨汝士的儿子、魏是魏扶的儿子。韦保衡又与路岩共同奏劾刘瞻，称刘瞻与翰林医官通谋，误投毒药，导致同昌公主死亡。丙子（二十七日），再贬刘瞻为康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郑畋起草罢免刘瞻宰相的制文，其中有"安居于数亩之地，却非自己所有；拒绝四方贿赂，也生怕有人知道。"路岩为此指责郑畋说："这明明是表荐刘瞻宰相嘛！"郑畋竟因此被贬为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孙因为是刘瞻所引荐重用，也被贬为汀州刺史。路岩平素与刘瞻论政事多不合，刘瞻被贬至康州，路岩仍觉得贬得不够远，而犹感不快，遍查《十道图》，找到州距长安有万里，于是再贬刘瞻为州司户。

[15]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后吴行鲁为节度使。

[15]冬季，十月，癸卯（二十五日），唐廷任命西川留后吴行鲁为西川节度使。

[16]十一月，辛亥，以兵部尚书、盐铁转运命名王铎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铎，起之兄子也。

[16]十一月，辛亥（初三），唐懿宗任命兵部尚书、盐铁转运使王铎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王铎是王起之兄王炎的儿子。

[17]丁卯，复以徐州为感化军节度。

[17]丁卯（十九日），朝廷复以徐州为感化军，置节度使。

[18]十二月，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

[18]十二月，唐懿宗下令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为同平章事。任命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

十二年（辛卯、817）

十二年（辛，公元871年）

[1]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韦氏之人争庭祭之灰，汰其金银。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舆，以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辉焕三十余里；赐酒百斛，饼四十橐驼，以饲体夫。上与郭淑妃思公主不已，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其声凄惋，舞者数百人，发内库杂宝为其首饰，以八百匹为地衣，舞罢，珠玑覆地。

[1]春季，正月，辛酉（十四日），为文懿公主下葬。在韦氏的家中设祭，韦氏家人争相拾取庭祭后的灰，淘出其中的金银。公主的服装玩具，每种都有一百二十车，送葬时用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五彩缤纷的送葬队伍延绵三十余里。又赐酒一百多斛，装了四十骆驼的饼，以给抬柩的役夫食用。唐懿宗与郭淑妃追思公主不已，乐工李可及为此创作了《叹百年曲》，曲声切惋转，感动人心，舞女数百人配以舞蹈，懿宗又调发内库杂宝为舞女作首饰，用八百匹作地毯，一曲歌舞过后，地毯上尽是珠宝玑玉。

[2]以魏博留后韩君雄为节度使。

[2]朝廷正式任命魏博留后韩君雄为节度使。

[3]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岩与韦保衡素相表里，势倾天下。既而争权，浸有隙，保衡遂短岩于上。夏，四月，癸卯，以岩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岩出城，路人以瓦砾掷之。权京兆尹薛能，岩所擢

也，岩谓能曰：“临行，烦以瓦砾相饯！”能徐举笏对曰：“来宰相出，府司无例发人防卫。”岩甚惭。能，汾州人也。

[3]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岩与韦保衡相互勾结，互为表里，权势倾于天下。但不久两人互相争权，渐渐有了隔阂。韦保衡于是在唐懿宗面前揭路岩的短，并进行诋毁。夏季，四月癸卯（初七），唐懿宗命路岩挂同平章事衔，充任西川节度使，贬出京城。路岩出长安城时，街道上的百姓用瓦砾向他掷去。当时暂任京兆尹的薛能是路岩所提拔，路岩于是向薛能打招呼，说；“我临行时，恐怕要受到瓦砾的饯行”！薛能慢吞吞地举起笏回答说：“向来宰相出城，京兆府司没有派兵防卫的惯例。”路岩听后惭愧极了。薛能是汾州人。

[4]五月，上幸安国寺，赐僧重谦、僧澈沈檀讲座二，各高二丈。设万人斋。

[4]五月，唐懿宗来安国寺，赐予佛僧重谦、僧澈两个用沉香、檀香木制作的讲座椅子，每个都有二丈高。又设万人斋戒。

[5]秋，七月，以兵部尚书卢耽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5]秋季，七月，唐懿宗任命兵部尚书卢耽挂同平章事衔，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6]冬，十月，以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刘邺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6]冬季，十月，唐懿宗任命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刘邺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十三年（壬辰、872）

十三年（壬辰、公元872年）

[1]春，正月，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得风疾，请委军政就医；许之，以其子简会知留后。疾甚，遣使上表纳旌节；丙申，薨。允伸镇幽州二十三年，勤俭恭谨，边鄙无警，上下安之。

[1]春季，正月，唐幽州节度使张允伸患中风病，向朝廷请求将幽州镇军政事务委交他人，自己就医治疗，得到朝廷的准许，于是以张允伸之子张简会为幽州留后。不久疾病转重，张允伸又派遣使者上表朝廷请交还节度使旌旗节钺，丙申（二十五日），因病不治而死。张

允伸坐镇幽州二十三年，勤于军政事务，处事恭谨小心，使边境没有出现过危机，军民上下和睦相处，安居乐业。

[2]二月，丁巳，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刑部侍郎、判户部奉天赵隐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2]二月，丁巳（初五）唐懿宗任命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出朝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刑部侍郎、判户部奉天人赵隐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3]平州刺吏张公素，素有威望，为幽人所服。张允伸薨，公素帅州兵来奔丧。张简会惧，三月，奔京师，以为诸卫将军。

[3]唐平州刺史张公素，平时很有威望，为幽州人所信服。张允伸死后，张公素率领平州兵为幽州奔丧。张简会害怕张公素将不利于已，三月，投奔京城，被朝廷任命为诸卫将军之一。

[4]夏，四月，立皇子保为吉王，杰为寿王，倚为睦王。

[4]夏季，四月，唐懿宗立皇子李保为吉王，李杰为寿王，李倚为睦王。

[5]以张公素为平卢留后。

[5]朝廷任命张公素为卢龙留后。

[6]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诣阁门告郭淑妃弟内作坊使敬述阴事；上大怒，杖杀殷裕，籍没其家。乙亥，阁门使田献夺紫，改桥陵使，以其受殷裕状故也。殷裕妻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从兄中书舍人崔沆、季父君卿皆贬岭南官；给事中杜裔休坐与殷裕善，亦贬端州司户。沆，铉之子也。裔休，之子也。

[6]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来到禁内阁门，告发郭淑妃之弟内作坊使郭敬述所作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唐懿宗勃然大怒，将殷裕杖杀，并籍没其家产。乙亥（初六），阁门使田献被剥夺穿紫衣的权利，改任桥陵使，他所以降职是因为接受韦裕所上的诉状。韦殷裕的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韦殷裕妻子的堂兄中书舍人崔沆、叔父韦君卿也都受到牵连，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休因为与韦殷裕友善，也被贬为端州司户。崔沆是崔铉的儿子。杜裔休是杜的儿子。

[7]丙子，贬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琮为普王傅、分司，韦保衡谮之也。辛巳，贬尚书左丞李当、吏部侍郎王、左散骑常侍李都、翰林学

士承旨兵部侍郎张𥙷、前中书舍人封彦卿、左谏议大夫杨塾，癸未，贬工部尚书严祁、给事中李贶、给事中张铎、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起居舍人萧遘、李渎、郑彦特、李藻，皆处之湖、岭之南，坐与琮厚善故也。贶，汉之子；遘，之子也。甲申，贬前平卢节度使于为凉王府长史、分司，前湖南观察使于为袁州刺史。、，皆琮之兄也。寻再贬琮韶州刺史。

[7]丙子（初七），唐懿宗下令贬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琮为普王李俨的师傅、分司东都。这也是由于韦保衡的诋毁。辛巳（十二日），朝廷又贬尚书左丞李当、吏部侍郎王、左散骑常侍李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张𥙷、前中书舍人封彦卿、左谏议大夫杨塾等人的官，癸未（十四日），再贬工部尚书严祁、给事中李贶、给事中张铎、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起居舍人萧遘、李渎、郑彦特、李藻等人的官，全都流放湖南、岭南，而遭贬的原因，也都是平素与于琮相友善。李贶是李汉的儿子；萧遘是萧的儿子。甲申（十五日），贬前平卢节度使于为凉王府长史、分司东都，贬前湖南观察使于为袁州刺史。于、于都是于琮之兄。不久，再贬于琮为韶州刺史。

琮妻广德公主，上之妹也，与琮偕之韶州，行则肩舆门相对，坐则执琮之带，琮由是获全。时诸公主多骄纵，惟广德动遵法度，事于氏宗亲尊卑无不如礼，内外称之。

于琮的妻子广德公主是唐懿宗的妹妹，与于琮一同往韶州，行时与于琮的轿子门相对，坐时牵着于琮的衣带，所以于琮得以保全性命。当时唐诸位公主大多骄慢放纵，只有广德公主举动遵守法度，对于氏一家宗亲无论尊卑均待之以礼，受到内外人士的称道。

[8]六月，以卢龙留后张公素为节度使。

[8]六月，朝廷任命卢龙留后张公素为节度使。

[9]韦保衡欲以其党裴条为郎官，惮左丞李璋方严，恐其不放上，先遣人达意。璋曰："朝廷迁除，不应见问。"秋，七月，乙未，以璋为宣歙观察使。

[9]韦保衡企图用自己的党羽裴条为郎官，怕尚书左丞李璋太严厉，不同意裴条赴省供职，于是事先派人向李璋打招呼。李璋回答说："朝廷官员的升迁，是不应该来问的。"秋季，七月，乙未（二十七日），李璋被贬出朝，任宣歙观察使。

[10]八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薨，沙州长史曹义金代领军府；制以义金为归义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自余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

[10]八月，唐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去世，沙州长史曹义金代张义潮领掌军府。懿宗下诏，任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自此以后，中原地区变故很多，朝廷的命令不能及时传达至边远，于是甘州沦陷于回鹘之手，归义军所隶其余诸州也多被羌人、胡族所占据。

[11]冬，十二月，追上宣宗谥曰元圣至明成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11]冬季，十二月，唐懿宗令朝臣追上唐宣宗谥号为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12]振武节度使李国昌，恃功恣横，专杀长吏。朝廷不能平，徙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称疾不赴。

[12]唐振武节度使李国昌自恃有功，骄横恣肆，专杀朝廷任命的官吏。朝廷对此极表不满，于是将李国昌调换为大同军防御使，李国昌抗拒朝令，竟假称有病而不赴大同。

十四年（癸巳、873）

十四年（癸巳，公元873年）

[1]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锈、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因下德音，降中外系囚。

[1]春季，三月，癸巳（二十九日），唐懿宗派遣宦官使者往法门寺迎佛骨，满朝大臣有许多人出来劝谏，有的人甚至说唐宪宗迎佛骨不久便崩驾。唐懿宗说："朕在世时能见到佛骨，死了也无遗恨！"于是大量建造佛塔、宝帐、香、幡花、幢盖，并且都以金玉、锦绣、珠

翠修饰，准备迎接佛骨。自京城长安至法门寺之间有三百里，道路上的车马昼夜不绝。夏季，四月，壬寅（初八），佛骨被运到京城，迎接队伍以禁军兵仗为前导，公家和私人的音乐之声响成一片，欢迎的人群铺天盖地，绵延数十里。盛大的仪卫，较郊祀有过之而无不及，空前的盛况远超过了元和之时。长安富室在道路两旁结彩楼，并举办赦免诸恶的无遮会，竞相靡费奢侈。唐懿宗登上安福门，从楼上走下，向佛骨顶礼膜拜，激动得连眼泪都流了下来。于是赐予佛教僧侣及长安城中年高望重并曾亲眼见过元和年间迎佛骨的人金子和玉帛。唐懿宗将佛骨迎入禁宫，三天后又将佛骨运出，放置于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百官大臣又竞相施舍金、帛等物，其数无法胜记。为此唐懿宗发布德音，关押在狱囚犯酌量减刑。

[2]五月，丁亥，以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中书令。

[2]五月，丁亥（二十四日），唐懿宗命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任中书令。

[3]南诏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兵不少敌，弃城奔荆南；荆南节度使杜悰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斩匡谋，籍没其家赀，亲族应缘坐者，令有司搜捕以闻。匡谋，凤翔人也。

[3]南诏派军队侵犯西川，又侵犯黔南，唐经略使秦匡谋因兵少不能抵御，弃黔中城逃奔荆南；荆南节度使杜将秦匡谋囚禁并奏告朝廷。六月，乙未（初二），唐懿宗下令将秦匡谋斩首，并籍没其家产，其亲属家族因秦匡谋罪连坐在逃的人员，则命官府进行搜捕并上告朝廷。秦匡谋是凤翔人。

[4]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铎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时韦保衡挟恩弄权，以刘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礼于己，谮而逐之。王铎，保衡及第时主文也，萧遘，同年进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为人，保衡皆摈斥之。

[4]朝廷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铎为同平章事，充任宣武节度使。当时韦保衡仗恃着唐懿宗对他的恩宠专政弄权，由于刘瞻、于琮在他之先居宰相位，对自己不够恭敬，因此在唐懿宗面前进行谮毁，以致被贬逐远外。王铎是韦保衡科举考试及第时的礼部校文主司，萧遘与韦保衡是同年进士，二人一贯鄙薄韦保衡的为人，为此韦保衡又将二人都摈斥排挤。

[5]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渐，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立少子普庄俨。庚辰，制："立俨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辛巳，上崩于咸宁殿，遗诏以韦保衡摄冢宰。僖宗即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贵妃为皇太后，刘行深、韩文约皆封国公。

[5]秋季，七月，戊寅（十六日），唐懿宗得病转危，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立懿宗最小的儿子普王李俨嗣位。庚辰（十八日）诏"立李俨为皇太子，暂时掌管军国政事。"辛巳（十九日），懿宗于咸宁殿驾崩，立下遗诏以韦保衡摄冢宰。当天唐僖宗李俨即皇帝位。八月，丁未（十五日），唐僖宗追尊其生母王贵妃为皇太后，刘行深、韩文约皆被封为国公。

[6]关东、河南大水。

[6]关东、河南地区发生大水灾。

[7]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谥曰惠安。

[7]九月，有关官府给已去世的皇太后王氏上谥号，称惠安太后。

[8]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保衡，怨家告其阴事，贬保衡贺州刺史。

[8]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保衡因冤家告发他的阴私、被贬为贺州刺史。

乐工李可及流岭南。可及有宠于懿宗，尝为子娶妇，懿宗赐之酒二银壶，启之无酒而中实。右军中尉西门季玄屡以为言，懿宗不听。可及尝大受赐物，载以官车；季玄谓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复应以官车载还；非为受赐，徒烦牛足耳！"及流岭南，籍没其家，果如季玄言。

乐工李可及被流放到岭南。李可及得到唐懿宗的宠爱，其儿子娶媳妇时，唐懿宗曾赐给两个银酒壶，打开酒壶盖，无酒而壶却是实的。神策军右军中尉西门季玄屡次向唐懿宗劝说不宜对李可及优宠太过，懿宗不听。李可及曾经受到唐懿宗大量的财物赏赐，用官府的车子运载回私宅。西门季玄对人说："李可及今后必定破家，这些财物必定还会用官府的车子运还。倒不可惜赐给他这么多财物，而是徒然耗费了拉车的牛的足力罢了！"待到李可及被流放到岭南，籍没其家中一切财产，果然如西门季玄先前所预言的那样。

[9]以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侍中，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中书令，魏博节度使韩君雄、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天平节度使高骈并同平章事。君雄仍赐名允中。

[9]唐僖宗命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任侍中，加给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中书令的官号，并加给魏博节度使韩君雄、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天平节度使高骈等人同平章事的官号，均为使相。又赐韩君雄名为韩允中。

[10]冬，十月，乙未，以左仆射萧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0]冬季，十月，乙未（初四），任命左仆射萧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1]韦保衡再贬崖州澄迈令，寻赐自尽。又贬其弟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保义为宾州司户，所亲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承雍为涪州司马。承雍，禹锡之子也。

[11]再贬韦保衡为崖州澄迈县令，不久又赐韦保衡自尽。又贬韦保衡之弟翰林学士、兵部侍郎韦保义为宾州司户，韦保衡的亲信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承雍被贬为涪州司马。刘承雍是刘禹锡的儿子。

[12]癸卯，赦天下。

[12]癸卯（十二日），宣告大赦天下囚徒。

[13]西川节度使路岩，喜声色游宴，委军府政事于亲吏边咸、郭筹，皆先行后申，上下畏之。尝大阅，二人议事，默书纸相示而焚之，军中以为有异图，惊惧不安。朝廷闻之，十一月，戊辰，徒岩荆南节度使。咸、筹潜知其故，遂亡命。

[13]唐西川节度使路岩喜好声色，游宴无度，将节度使军府的政事委托给其所亲信的官吏边咸、郭筹等人，边咸、郭筹处置军政事务时都是先自行其事，然后才申报路岩，上下官吏对二人十分畏惧。有一次军府议事，边咸与郭筹二人不说话，却互相在纸条上写字，传阅后烧毁，军府官兵疑惑不解，以为二人密谋有异图，都惊恐不安。朝廷得之这些情况后，于十一月戊辰（初七），将路岩调任为荆南节度使。边咸、郭筹私下里也得知路岩改官的原因，于是赶忙逃走。

[14]以右仆射萧邺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4]唐僖宗任命右仆射萧邺为同平章事，出任河东节度使。

[15]十二月，己亥，诏送佛骨还法门寺。

[15]十二月，己亥（初八），唐僖宗下诏将佛骨送还法门寺。

[16]再贬路岩为新州刺史。

[16]朝廷再将路岩贬为新州刺史。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上乾符元年（甲午、874）

唐僖宗乾符元年（甲午，公元874年）

[1]春，正月，丁亥，翰林学士卢携上言，以为："陛下初临大宝，宜深念黎元。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则春夏滋荣。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蓬实为面，蓄槐叶为；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乞敕州县，应所欠残税，并一切停征，以俟蚕麦；仍发所在义仓，亟加赈给。至深春之后，有菜叶木牙，继以桑椹，渐有可食；在今数月之间，尤为窘急，行之不可稽缓。"敕从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已。

[1]春季，正月，丁亥（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卢携向唐僖宗上言，认为："陛下刚刚登临皇帝宝座，应该多关心百姓的生活。国家有百姓，就象草木有根柢一样。如果秋天和冬天着力培育和灌溉，春天和夏天就能滋长繁茂。我在关东地区看到了去年的旱灾，自虢州东至大海的广大地方，小麦仅仅只有一半收成，秋季的庄稼几乎没有，冬季的蔬菜就更少了。百姓贫苦之家只好将草籽捣碎当面粉，将槐树叶子收藏起来当菜。有些老弱病残的百姓，连草籽、槐叶也无力采集。以往没有收成的年头，老百姓就逃散到相邻的州县，而现在到处都是饥荒，连一处投靠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坐守在本乡本土，待饿死后就抛尸至沟壑，悲惨极了。说是免除灾区的余税，实际上是无税可征，但州、县官吏因为有上供的税钱以及户部、转运、盐铁三司钱要向朝廷交纳，仍然急迫地督促百姓交粮交款，动不动就捶打鞭挞无法交齐税款的百姓。一般民户虽然拆除自己的房屋，砍倒门前的树木加以变卖，甚至卖儿卖女，卖妻室，所得的钱也只可供催督租税的吏卒的酒食费用，一文钱也到不了官府的仓库。有时租税之外，还有其他各类徭役。百姓已苦到了极处，朝廷如果还不加以救抚，老百姓们就没有

活路了。希望陛下开恩，下令各州、县官吏，停征一切还没有收上来的租税，待到蚕丝和小麦都有收获时再说。并且将各地的义仓打开，迅速赈给饥饿无粮的百姓，一直到春暖花开之时，树木发芽菜长叶，桑树长出了桑椹，百姓有充饥的食物之时，才能停止义仓的赈给。在目前几个月之间，饥馑尤其危急，赈救行动的推行切不可有迟疑稽缓。”唐僖宗对卢携的上言和建议表示同意，即下诏按卢携所说的办，但官府最后不能推行，僖宗的诏令徒具一纸空文而已。

[2]路岩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长流儋州。岩美姿仪，囚于江陵狱再宿，须发皆白。寻赐自尽，籍没其家。岩之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赐死，皆令使者剔取结喉三寸以进，验其以必死。”至是，自罹其祸，所死之处乃杨收赐死之榻也。边咸、郭筹捕得，皆伏诛。

[2]路岩行至江陵，又得到唐僖宗敕令，削去一切官爵，长流于儋州。路岩仪表堂堂，被囚禁于江陵监狱中住宿，一夜之间胡须和头发全部白了。不久，唐僖宗又赐路岩自尽，并籍没其家产。路岩在唐懿宗朝任宰相时，曾密奏说：“凡三品以上的大官赐死，都应让使者将死者结喉三寸处喉骨剔下，交给有关衙门，以验正死者已必死无疑。”到如今，自己也遭杀身之祸。处死路岩正是在先时杨收赐死时所睡的床上。另外，边咸、郭筹也被捕获，也都被处死。

初，岩佐崔铉于淮南，为支使，铉知其必贵，曰：“路十终须作彼一官。”既而入为监察御史，不出长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监察入翰林也，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铉言。

先前，路岩在淮南任崔铉的佐吏，为掌文书的支使，崔铉测知路岩日后必定有富贵，亲昵地称路岩的排行说：“路十最终将做到宰相的高位。”不久路岩即调到朝廷任监察御史，以后迁官不出长安城，十年后升任宰相。当路岩由监察御史升任翰林学士时，崔铉却仍然在淮南任观察使，崔铉得到消息时羡慕地说：“路十如今已入翰林官，哪里得老？还会升迁！”果然，路岩官运亨通，就象崔铉所预言的那样。

[3]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3]唐僖宗任命太子少傅于琮以同平章事衔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4]二月，甲午，葬昭圣恭惠孝皇帝于简陵，庙号懿宗。

[4]二月，甲午，（初五）将昭圣恭惠孝皇帝葬于简陵，庙号为懿宗。

[5]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隐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以华州刺史裴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唐僖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隐以同平章事衔，充任镇海节度使；又任华州刺史裴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6]以虢州刺史刘瞻为刑部尚书。瞻之贬也，人无贤愚，莫不痛惜。及其还也，长安两市人率钱雇百戏迎之。瞻闻，改期，由他道而入。

[6]唐僖宗任命虢州刺史刘瞻为刑部尚书。刘瞻贬官之时，人们不管是贤者愚者，没有不深感痛惜的。及刘瞻由虢州回京，长安东西两市百姓花钱雇百戏来欢迎，刘瞻闻知此情，恐百姓破费，更改入京日期，改走其他道路而入京。

[7]夏，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刘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7]夏季，五月，乙未（初八），裴坦去世，唐僖宗任命刘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初，瞻南迁，刘邺附于韦、路，共短之。及瞻还为相，邺内惧。秋，八月，丁巳朔，邺延瞻，置酒于盐铁院，瞻归而遇疾，辛未，薨；时人皆以为邺鸩之也。

先前，刘瞻贬官南迁，刘邺依附于韦保衡、路岩，共同诋毁刘瞻。及刘瞻回京再任宰相，刘邺内心十分恐惧。秋季，八月，丁巳朔（初一），刘邺邀请刘瞻，于盐铁院设宴置酒，刘瞻宴罢归宅后发病，辛未（十五日）病逝；当时人都认为是刘邺在酒中下毒将刘瞻鸩杀。

[8]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彦昭，群之从子也。兵部侍郎王凝，王雅之从孙也，其母，彦昭之从母。凝、彦昭同举进士，凝先及第，尝衩衣见彦昭，且戏之曰：“君不若举明经。”彦昭怒，遂为深仇。及彦昭为相，其母谓侍婢曰：“为我多作袜履，王侍郎母子必将窜逐，吾当与妹偕行。”彦昭拜且泣，谢曰：“必不敢。”凝由是获免。

[8]唐僖宗任命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是崔群的侄子。兵部侍郎王凝是王正雅的侄孙，而其母亲又是崔

彦昭的姨母。王凝与崔彦昭一同参加科举进士科考试，王凝先进士及第，曾经穿着便衣往见崔彦昭，戏辱崔彦昭说：“你还不如去参加明经科的考试呢！”崔彦昭被羞辱后十分愤怒，于是表兄弟俩结下了深仇。及崔彦昭当上宰相，其母亲吩咐侍侯她的婢女说：“为我多制作些袜子和鞋子，我儿必定要将王侍郎母子贬逐至边远，我将跟随我妹妹同行。”崔彦昭听到后赶忙下拜并哭泣，拜谢母亲说：“儿必不敢妄为。”王凝于是免除了贬官流放的命运。

冬，十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以吏部侍郎郑畋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守本官，并同平章事。

冬季，十月，唐僖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邺以同平章事衔，充当淮南节度使。又任命吏部侍郎郑畋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仍旧任户部侍郎，二人均为同平章事。

[9]十一月，庚寅，日南至，群臣上尊号曰圣神聪睿仁哲孝皇帝；改元。

[9]十一月，庚寅（初五），冬至，满朝大臣给唐僖宗上尊号，称圣神聪睿仁哲孝皇帝；改年号为乾符。

[10]魏博节度使韩允中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简为留后。

[10]魏博节度使韩允中去世，军中立韩允中之子魏博节度副使韩简为留后。

[11]南诏寇西川，作浮梁，济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俟其半济，击之，蛮败走，断其浮梁。蛮以中军多张旗帜当其前，而分兵潜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诘朝，俱济，袭破诸城栅，夹攻景复。力战三日，景复阳败走，蛮尽锐追之，景复设三伏以待之，蛮过三分之二，乃发伏击之，蛮兵大败，杀二千余人，追至大渡河南而还，复修完城栅而守之。蛮归，至之罗谷，遇国中发兵继至，新旧相合，钲鼓声闻数十里。复寇大渡河，与唐夹水而军，诈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潜济，与景复战连日。西川援军不至，而蛮众日益，景复不能支，军遂溃。

[11]南诏派军队侵犯西川，架浮桥渡过大渡河。唐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待南诏军队刚渡过一半时，突然发兵袭击，南诏蛮军被击败退走，唐军将浮桥拆断。南诏以中路军举着许多旗帜走在

前面，而分兵两路偷偷地潜往大渡河上游和下游各二十里，入夜，又造起浮桥，到第二天早上，全部渡过大渡河，袭破唐军许多城堡栅寨，并夹击黄景复军。黄景复率唐军奋力拼战了三天，假装败走，南诏蛮军全力追击，黄景复设伏三处等待着，待蛮军通过了三分之二，即发伏兵攻击，南诏蛮兵被打得大败，杀死二千余人，唐军一直追到大渡河南才还军，并修复好城栅进行防守。南诏蛮军因败归国，行至之罗谷，遇到南诏国发出的援兵，新旧两军相合，锣鼓声震荡数十里，于是再举兵入侵大渡河，与唐军夹水对峙，假称求和，却又自上游和下游偷渡，与黄景复率领的唐军连日激战，由于西川援军不能到达，而南诏蛮军日渐增加，黄景复支撑不住蛮军的进攻，唐军于是溃散。

[12]十二月，党项、回鹘寇天德军。

[12]十二月，党项、回鹘侵犯唐天德军防境。

[13]感化军奏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敕兖、郓等道出兵讨之。

[13]徐州感化军向朝廷奏称庞勋余党攻掠剽盗，州县官府不能禁止；唐僖宗下令兖州、郓州等道出兵帮徐州进行征讨。

[14]南诏乘胜陷黎州，入邛崃关，攻雅州。大渡河溃兵奔入邛州，成都惊扰，民争入城，或北奔他州。城中大为守备，而堑垒比向时严固。骠信使其坦绰遗节度使牛丛书云：“非敢为寇也，欲入见天子，面诉数十年为谗人离间冤抑之事。傥蒙圣恩矜恤，当还与尚书永敦邻好。今假道贵府，欲借蜀王厅留止数日，即东上。”丛素懦怯，欲许之，杨庆复以为不可；斩其使者，留二人，授以书，遣还，书辞极数其罪，詈辱之，蛮兵及新津而还。丛恐蛮至，豫焚城外，民居荡尽，蜀人尤之。诏发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兵援之，仍命天平节度使高骈诣西川制置蛮事。

[14]南诏蛮军乘胜攻陷黎州，进入邛崃关，又攻雅州。大渡河溃散下来的唐兵逃奔入邛州，消息传来，成都一片惊慌，士民争先恐后地逃入成都城，有的人还向北逃奔其他州府。成都城中更加强守备，修筑的堑壕与保垒比先时更中严固。南诏骠信遣其官员给唐节度使牛丛送信，声称：“我们不敢侵犯唐境，是想入朝见唐天子，当面诉说数十年来南诏受小人进谗离间所遭受的冤屈事，若蒙唐天子的圣恩怜悯和抚恤，我们就将与牛尚书永远结为睦邻友好。今天借道来到贵军府，

希望能借成都城内的蜀王厅留住数天，然后我们就东上长安。”牛丛一向胆小懦怯，想要准许南诏的要求，杨庆复认为这样做不可；于是斩南诏使者，仅留下二人，让他们持回信回到南诏蛮军中。牛丛的复信尽数南诏蛮军侵犯唐境的罪恶，并恶语辱骂，南诏军进至新津后即退走。牛丛恐怕蛮军来攻，事先将成都城外的居民住屋烧了个精光，使蜀地百姓非常怨恨。唐僖宗颁下诏书调发河东、山南西道、东川的军队救援成都，并且命令天平军节度使高骈前往西川布置和指挥对南诏蛮军抗战之事。

[15]以韩简为魏博留后。

[15]朝廷任命韩简为魏博留后。

[16]商州刺史王枢以军州空窘，减折钱，民相帅以白梃殴之，又殴杀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诰到官，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余人，斩之。

[16]商州刺史王枢因军府库和州府库均相当空虚，下令减少唐德宗以来形成的以税物折钱，使输米粟的折钱，让民户交已升值的钱纳税，引起民变。农民相率以铁棍殴打收税钱的官吏，并打死官吏二人。朝廷改任李诰为商州刺史，李诰上任后即逮捕起事的农民李叔汶等三十余人，将他们全部斩首。

[17]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郗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还京师。

[17]起初，回鹘屡屡请求唐朝给予册命，于是唐僖宗下诏派遣册立使郗宗莒来到回鹘。恰值回鹘被吐谷浑、吐蕃末部攻破，其可汗酋领不知逃往何处，于是唐僖宗诏命郗宗莒将玉册、国印交给唐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收掌，并命郗宗莒回到京师。

[18]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

[18]唐僖宗年龄尚小，军国大政多听从臣下，南衙朝官和北司宦官为争权互相攻击，矛盾很深。自从唐懿宗以来，奢侈之费一日甚过一

日，加上用兵不息，加给人民的赋税也愈益急迫。潼关以东地区连年水旱灾害，州县官吏不以实情上报朝廷，上下蒙骗，百姓却大批饿死，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无处控诉，只好相聚为盗，以求生路，于是到处盗贼成群，犹如蜂起云涌。唐地方州县的兵员很少，加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一般人也久不习惯于战阵，每次遭遇盗贼，官军多半被打败。这一年，濮州人王仙芝开始聚众数千人，在长垣县起事。

二年（乙未、875）

二年（乙未，公元875年）

[1]春，正月，丙戌，以高骈为西川节度使。

[1]春季，正月，丙戌（初二），朝廷任命高骈为西川节度使。

[2]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

[2]辛巳（疑误，或二月二十七日）唐僖宗在圆丘祭天；大赦天下。

[3]高骈于剑州，先遣使走马开成都门。或曰："蛮寇逼近成都，相公尚远，万一突，奈何？"骈曰："吾在交趾破蛮二十万众，蛮闻我来，逃窜不暇，何敢辄犯成都！今春气向暖，数十万人蕴积城中，生死共处，污秽郁蒸，将成疠疫，不可缓也！"使者至成都，开城纵民出，各复常业，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悦。蛮方攻雅州，闻之，遣使请和，引兵去。骈又奏："南蛮小丑，易以枝梧。今西川新旧兵已多，所发长武、坊、河东兵，徒有劳费，并乞勒还。"敕止河东兵而已。

[3]高骈来到剑州，先派遣使者骑马让成都打开诸城门，有人声称："南诏蛮寇已逼近成都，高相公距成都尚很远，万一出现意外，将如何是好？"高骈回答说："我在交趾大破蛮军二十万众，蛮军听说我来了，逃窜都来不及，如何敢在这时侵犯成都！目前春季气候转暖，数十万军民拥挤在城中，虽生死共处，但污秽郁积，恐怕发生疾疫，这就更难办了。请传我命令，开城门切不可缓！"使者赶到成都，打开诸城门纵士民出城使他们各自恢复日常产业，守城的军人也都下城解去兵甲，一时士民欢悦，紧张的情绪一下子放松了。南诏蛮军正进攻雅州，听到高骈到来，成都解除戒备，也遣使向唐军请和，引兵归国。高骈因此又上奏朝廷："南蛮小丑，很容易对付。目前西川新兵、

旧兵已很多，原先征发来赴援的长武、坊、河东军队自远道来赴，只是徒然耗费军饷，请求让这些军队归还原处。”朝廷得到高骈奏文后，只是下令河东兵归镇而已。

[4]上之为普王也，小马坊使田令孜有宠，及即位，使知枢密，遂擢为中尉。上时年十四，专事游戏，政事一委令孜，呼为“阿父”。令孜颇读书，多巧数，招权纳贿，除官及赐绯紫皆不关白于上。每见，常自备果食两盘，与上相对饮啖，从容良久而退。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令孜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有陈诉者，付京兆杖杀之；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

[4]唐僖宗为普王时，宦官小马坊使田令孜受到宠爱，至登上皇帝位，任命田令孜知枢密使，这时更提升为掌禁兵的神策军中尉。当时僖宗才十四岁，特别喜欢游戏玩乐，军国政事一概委交田令孜办，称呼田令孜为“阿父”。田令孜颇读过一些书，很有心计巧思，招致权柄，收纳贿赂，任命官吏并赐给官吏绯衣、紫衣均不请示僖宗。每次与唐僖宗相见，总是准备水果食物两盘，与僖宗一起边吃边饮酒，二人相对慢饮，从从容容，许久田令孜才退。唐僖宗与禁中内园小儿亲昵戏狎，给陪他玩耍的乐工、伎儿的赏赐动不动就以万计，以致内府库藏空竭。田令孜又给僖宗出主意，令籍没长安东西两市商旅的宝货，全部收归内库，有谁敢陈诉，即行逮捕，交付京兆府用乱棍打死。自宰相以下满朝大臣对此事谁也不敢上言劝谏，犹如铁钳钳住了口，都不敢发言。

[5]高骈至成都，明日，发步骑五千追南诏，至大渡河，杀获甚众，擒其酋长数十人，至成都，斩之。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又筑城于戎州马湖镇，号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皆蛮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数千戍之。自是蛮不复入寇。骈召黄景复，责以大渡河失守，腰斩之。骈又奏请自将本管及天平、昭义、义成等军共六万人击南诏，诏不许。

[5]高骈到达成都，第二天即调发步兵和骑兵五千人追击南诏军队，至大渡河，俘获和杀死南诏军人很多，并擒获南诏酋长几十人，送至成都斩首。高骈又下令修复邛崃关和大渡河诸城堡、栅寨，并于戎州马湖镇筑城，号为平夷军，又于沐源川筑城，这些城堡都是南诏

入蜀的要路，每个城堡和栅寨均各置数千士兵戍守。此后南诏蛮军不再敢侵犯蜀地。高骈将黄景复召至西川节度使府，指责他在大渡河失守，处以腰斩。高骈又上奏朝廷，请求亲自率领西川兵马及天平、昭义、义成等军队共六万人进击南诏，僖宗下诏不许。

先是，南诏督爽屡牒中书，辞语怨望，中书不答。卢携奏称："如此，则蛮益骄，谓唐无以答，宜数其十代受恩以责之。然自中书发牒，则嫌于体敌，请赐高骈及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说诏，使录诏白，牒与之。"从之。

先前，南诏督爽屡次向唐中书门下送牒文，牒文辞语怨望无礼，中书门下不予回答。卢携上奏称："倘若这样不理不睬，南蛮必定越来越骄横，以为唐廷无言以答，应该历烽南诏十代受恩于唐，责备他们负义背恩。然而由朝廷中书门下发牒文，又有将南蛮置与朝廷平起平坐的地位的嫌疑，请将诏文赐于高骈及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说，让他们抄录诏文，以地方官的身份给南诏下牒文。"唐僖宗遵从卢携的建议。

[6]三月，以魏博留后韩简为节度使。

[6]三月，朝廷正式任命魏博留后韩简为魏博节度使。

[7]去岁，感化军发兵指灵武防秋，会南诏寇西川，敕往救援。蛮退，遣还；至凤翔，不肯诣灵武，欲擅归徐州。内养王裕本、都将刘逢搜擒唱帅者胡雄等八人，斩之，众然后定。

[7]去年，感化军曾发兵往灵武防备北方，正值南诏入侵西川，唐僖宗即令他们往西川救援。南蛮退兵后，将感化军遣还，及至凤翔，却不肯往灵武防边，企图擅自返回徐州。军中宦官内养王裕本、都将刘逢将其中倡议闹事的头头胡雄等八人逮捕斩首，才使这支军队安定下来。

[8]初，南诏围成都，扬庆复以右职优给募突将以御之，成都由是获全。及高骈至，悉令纳牒。又托以蜀中屡遭蛮寇，人未复业，停其禀给，突将皆忿怨。骈好妖术，每发兵追蛮，皆夜张旗立队，对将士焚纸画人马，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玄女神兵前行。"军中壮士皆耻之。又索阖境官有出于胥吏者，皆停之。令民间皆用足陌钱，陌不足者皆执之，劾以行赂，取与皆死。刑罚严酷，由是蜀人皆不悦。

[8]起初，南诏军队围困成都时，杨庆复用军职和优厚的俸给招募突将抵御蛮军，使成都获得安全。高骈来到成都后，命令突将们职牒全部交至军府，又托言称蜀中因屡遭南蛮侵犯，百姓尚未恢复产业，将突将的俸给停发，突将都异常怨愤。高骈喜好妖术，每当调发军队追南蛮时，都要于夜晚张开旗帜，排列队形，对着将士焚烧纸画的人和马，并散发小豆，说道："蜀中士兵懦弱胆怯，今天我要派遣玄女神兵在前面行进。"成都军中的壮士听后都感到耻辱。高骈又搜索境内官员中出身于胥吏者，全部停官。又命令民间均使用足陌钱进行交易，钱不足百的人都要被逮捕，以行贿罪受审劾，全部处以死刑。由于刑罚严厉残酷，蜀中百姓均感不安。

夏，四月，突将作乱，大噪突入府廷；骈走匿于厕间，突将索之，不获。天平都将张杰帅所部数百人被甲入府击突将，突将撤牙前仪注兵仗，无者奋梃挥拳，乘怒气力斗，天平军不能敌，走归营。突将追之，营门闭，不得入。监军使人招谕，许以复职名禀给，久之，乃肯还营。天平军复开门出，为追逐之势；至城北，时方修场，役者数百人，天平军悉取其首，还，诣府，云"已诛乱者"。骈出见之，厚以金帛赏之。明日，榜谢突将，悉还其职名、衣粮。自是日令诸道将士从已来者更直府中，严兵自卫。

夏季，四月，成都突将起事作乱，大喊大叫攻入节度使府廷；高骈逃走藏于厕所里，突将搜索未获。天平都将张杰率领所部兵几百人披甲入节度使府向突将进攻，突将将节度使府衙前的兵仗仪卫撤下来进行抵抗，无兵器者就挥舞木棍，有的挥拳战斗，他们乘着满腹怒气奋斗拼杀，天平军抵挡不住，败走归营。突将追至天平军营，由于营门紧闭而不得进入。宦官监军派人出来招谕突将，许以恢复军职和禀给，许久，突将才肯还归本营。天平军见突将退走，开营门出击，作出追逐突将的架势；追至城北，正值有役夫数百人在修筑球场，天平军竟将这些役夫全部杀死，砍下首级，还至节度使府，宣称已将作乱者诛尽。高骈出来接见，给天平军丰厚的金、帛作为奖赏。第二天，揭榜告示突将，将所扣突将的职名与衣粮全部归还。自后，高骈日夜令随从自已入蜀的诸道将士在节度使府轮流值班，严兵以作自卫，以防备突将再行叛乱。

[9]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侍中。

[9]朝廷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官，使其兼任侍中。

[10]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郢等论诉不获，遂劫库兵作乱，行收党众近万人，攻陷苏、常，乘舟往来，泛江入海，转掠二浙，南及福建，大为人患。

[10]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因作战而立有战功，浙西节度使赵隐仅赏给他们空头职名，却不赏给衣服粮食，王郢等人不服，上诉论理而未得结果，于是抢劫府库兵器进行叛乱，招收到党徒近万人，攻陷苏州、常州，乱军乘船往来于长江大海之中，转而剽掠浙东和浙西，最南及于福建，成为这一带的大患。

[11]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

[11]五月，唐僖宗任命太傅、分司东都为闲官的令狐以同平章事衔，充任凤翔节度使。

[12]司空、同平章事萧薨。

[12]司空、同平章事萧去世。

[13]六月，以御史大夫李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3]六月，唐僖宗任命御史大夫李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4]辛未，高骈阴籍突将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围其家，挑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驱去杀之，婴儿或扑于阶，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有一妇人，临刑，戟手大骂曰："高骈！汝无故夺有功将士职名、衣粮，激成众怒；幸而得免，不省已自咎，乃更以诈杀无辜近万人，天地鬼神，岂容汝如此！我必诉汝于上帝，使汝他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冤抑污辱如我今日，惊忧惴恐如我今日！"言毕，拜天，怫然就戮。久之，突将有自戍役归者，骈复欲尽族之，有元从亲吏王殷谏曰："相公奉道，宜好生恶杀，此属在外，初不同谋，若复诛之，则自危者多矣！"骈乃止。

[14]辛未（二十日），高骈暗中记下突将的姓名，派人乘夜逮捕突将，他们先将突将的家围住，跳墙破户入其宅，不管是老幼和孕妇病人，全都赶出去处死，有的婴儿被扑杀于门阶上，有的被在柱上撞死，一时流血成渠，哭喊之声震天，被杀死者达数千人。夜晚，派人用车载以尸体投入江中。有一位妇女临刑时挥手大骂："高骈！你无辜剥夺有功将士的职名和衣粮，激怒众人攻打府廷，虽有幸得以免死，

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用狡诈奸计滥杀近万无辜士民，天地鬼神岂能容忍你如此作恶！我一定要到上天那里控诉你，使你象我今日一样举家遭屠灭，象我今日一样含冤受辱，象我今日一样遭受惊忧！”说完后向天跪拜，从容就刑。有的突将自戍役处归来，高骈又想将他们举族杀尽，有跟随高骈多年的亲吏王殷劝谏说：“高相公既奉信道教，应尊重生命，厌恶杀人。这些突将在外戍役，起初并没有参与叛乱阴谋，如果将他们也诛杀，恐怕使人人自危，反而不利于军府！”高骈觉得有理，这才停止屠杀。

[15]王仙芝及其党尚君长攻陷濮州、曹州，众至数万；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击之，为仙芝所败。

[15]王仙芝及其党羽尚君长率军攻陷濮州、曹州，其队伍发展至数万人，唐天平军节度使薛崇出兵讨伐，被王仙芝打败。

冤句人黄巢亦聚众数千人应仙芝。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从至数万。

冤句人黄巢也聚集了数千人响应王仙芝。黄巢少年时与王仙芝都以贩私盐为生，黄巢善于骑马射箭，性格豪爽任侠，粗略地猎涉了史传经书，但屡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均未及第，于是成为盗贼，与王仙芝攻略州、县，横行于山东，农民在官府重敛下无以为生，于是争相投奔黄巢，几个月内，队伍即发展到数万人。

[16]卢龙节度使张公素，性暴戾，不为军士所附。大将李茂勋，本回鹘阿布思之族，回鹘败，降于张仲武；仲武使戍边，屡有功，赐姓名。纳降军使陈贡言者，幽之宿将，为军士所信服，茂勋潜杀贡言，声云贡言，举兵向蓟；公素出战而败，奔京师。茂勋入城，众乃知非贡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为留后。

[16]唐卢龙节度使张公素，性情凶狠残暴，不为士卒所依附。大将李茂勋本是回鹘阿布思的后裔，回鹘败亡时，投降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张仲武收下他，并让他入军籍戍边，因屡立战功，赐予他李茂勋的姓名。纳降军使陈贡言是幽州的宿将，受到军士们的信服，李茂勋暗中将陈贡言杀死，却打着陈贡言的旗号举兵攻蓟州，张公素出战失败，逃奔京师，李茂勋进入幽州城，众人这才知道并不是陈贡言，但不得已也只好推李茂勋为主，朝廷因此任命李茂勋为卢龙军留后。

[17]秋，七月，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贺。

[17]秋季，七月，蝗虫自东飞到西边，遮天蔽日，所过之地尽为赤地，草木五谷皆被吃尽。京兆尹杨知至向唐僖宗上奏称：“蝗虫飞入京畿地区，不吃庄稼，全都抱着荆棘而死去。”宰相们都来致贺。

[18]八月，李茂勋为卢龙节度使。

[18]八月，朝廷正式任命李茂勋为卢龙节度使。

[19]九月，右补阙董禹谏上游畋、乘驴击毬；上赐金帛以褒之。宁节度使李侃奏为假父华清宫使道雅求赠官，禹上疏论之，语颇侵宦官。枢密使杨复恭等列诉于上，冬，十月，禹坐贬郴州司马。复恭，钦义之养孙也。

[19]九月，右补阙董禹上言谏唐僖宗施猎太过、乘驴击球，僖宗赐给董禹金、帛，以示褒奖。宁节度使李侃是已故宦官华清宫使道雅的义子，因而上奏僖宗为其义父求赠官，董禹又上疏对此事提出异论，其疏文有一些冒犯宦官的言语。枢密使杨复恭等人在僖宗面前列举诉说，冬季，十月，董禹因冒犯宦官被贬为郴州司马。杨复恭是杨钦义的养孙。

[20]昭义军乱，大将刘广逐节度使高，自为留后。以左金吾大将军曹翔为昭义节度使。

[20]唐藩镇昭义军发生变乱，大将刘广将节度使高驱逐，自任留后，朝廷任命左金吾大将军曹翔为昭义节度使。

[21]回鹘还至罗川，十一月，遣使者同罗榆禄入贡；赐拯接绢万匹。

[21]回鹘部族回到罗川，十一月，派遣同罗榆禄为使节向唐朝进贡，唐僖宗赐给绢万匹，以接济回鹘。

[22]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诏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军节度使、监军亟加讨捕及招怀。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卢节度使宋威表请以步骑五千别为一使，兼帅本道兵所在讨贼。仍以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仍给禁兵三千、甲骑五百。因诏河南方镇所遣讨贼都头并取威处分。

[22]各路盗贼势力转盛，攻掠十余个州，势力达于淮南，多的有千余人，少的也有数百人；唐僖宗颁下诏书命令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军节度使、监军迅速加以征讨搜捕，并用计怀柔招抚。十二月，王仙芝率军侵入沂州，唐平卢节度使宋威上表，请求发步兵和骑兵五千人，另给招讨使名义，让他兼领本道兵在盗贼众多的地方进行征讨。朝廷于是任命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并调发禁兵三千人、铁甲骑兵五百人交宋威指挥。又下诏给河南方镇，命令各镇所派遣的讨贼军都头一并接受宋威的布置和指挥。

三年（丙申、876）

三年（丙申，公元876年）

[1]春，正月，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沂州，还，至义桥，闻北境复有盗起，留使捍御；晏等不从，喧噪趣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走马出城，裂袖与盟，以俸钱备酒肴慰谕，然后定。诏本军宣慰一切，无得穷诘。

[1]春季，正月，唐天平军上奏朝廷，宣称已经派遣将士张晏等人往沂州救援，大军归还时，来到义桥，闻知北方又有盗贼起事，于是留下来捍卫，张晏等人不服从命令，大喊大闹前往郓州。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骑马出城，撕下袖子与张晏等人起盟，并用自已的薪俸买酒菜抚慰劝喻张晏等，使事情得以平息。唐僖宗下诏，令天平军对这一切都进行宣慰，不对张晏等人穷加追究。

[2]敕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训练士卒；又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

[2]唐僖宗下令福建、江西、湖南等诸道观察使、刺史，都应训练本道士卒；又命令全国各地乡村都应自备弓箭、刀枪、鼓板，以防备盗贼。

[3]赐兖海节度号泰宁军。

[3]朝廷给兖海节度使府赐以泰宁军的称号。

[4]三月，卢龙节度使李茂勋请以其子幽州左司马可举知留后，自求致仕。诏茂勋以左仆射致仕，以可举为卢龙留后。

[4]三月，唐卢龙节度使李茂勋请求让他的儿子幽州左司马李可举为留后，自己请求退休。唐僖宗下诏给李茂勋以左仆射的官衔退休，

并任命李可举为卢龙留后。

[5]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罢为太子太傅；以左仆射王铎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5]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被唐僖宗罢，任太子太傅，又命左仆射王铎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6]南诏遣使诣高骈求和而盗边不息，骈斩其使者。蛮之陷交趾也，虏安南经略判官杜骧妻李瑶。瑶，宗室之疏属也。蛮遣瑶还，递木夹以遗骈，称"督爽牒西川节度使"，辞极骄慢。骈送瑶京师。甲辰，复牒南诏，数其负累圣恩德、暴犯边境、残贼欺诈之罪，安南、大渡覆败之状，折辱之。

[6]南诏一面派遣使者至成都向高骈求和，一面又不断地侵盗边境，高骈于是将南诏使者斩首。南诏于唐懿宗咸通六年攻陷交趾时，曾虏获唐安南经略判官杜骧的妻子李瑶。李瑶是唐朝皇帝宗室远亲。于是南诏送李瑶回唐朝。让她给高骈传送一个木夹信件，信中称"督爽牒西川节度使"，其信言辞极其傲慢。高骈于是将李瑶送归京师。甲辰（二十六日），再向南诏送上一牒，历数南诏辜负唐朝的恩德，残暴地侵犯唐朝边境，以及其侵唐失败回国后欺诈的罪恶，还有蛮军在安南、大渡河惨遭失败的情状，以折煞羞辱南诏君臣。

[7]原州刺史史怀操贪暴；夏，四月，军乱，逐之。

[7]唐原州刺史史怀操贪鄙残暴；夏季，四月，原州发生军乱，史怀操被乱军驱逐。

[8]赐宣武、感化节度、泗州防御使密诏，选精兵数百人于巡内游弈，防卫纲船，五日一具上供钱米平安状闻奏。

[8]唐僖宗赐予宣武军节度使、感化军节度使、泗州防御使密诏，让他们在所部选出精兵数百人于其辖地巡游，防卫沿汴水向关中输运东南财赋的纲船，五天即要向朝廷上一奏状，汇报上供的钱米是否平安。

[9]五月，昭王薨。

[9]五月，唐宣宗之子昭王李去世。

[10]以卢龙留后李可举为节度使。

[10]朝廷任命卢龙留后李可举为卢龙节度使。

[11]六月，抚王薨。

[11]六月，唐顺宗之子抚王李去世。

[12]雄州地震裂，水涌，坏州城及公私庐舍俱尽。

[12]雄州发生地震，地表裂开，水喷涌而出，毁坏州城，使城内公私房屋全部毁坏。

[13]秋，七月，以前岩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充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以讨王郢。

[13]秋季，七月，朝廷任命前岩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充任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专门征讨王郢。

[14]鄂王润薨。

[14]唐宣宗之子鄂王李润去世。

[15]加魏博节度使韩简同平章事。

[15]朝廷加魏博节度使韩简同平章事的官衔。

[16]宋威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纵遣诸道兵，身还青州；百官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时兵始休，诏复发之，士皆忿怨思乱。八月，仙芝陷阳翟、郏城，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击之。安潜，慎由之弟也。又照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及义成兵卫东都官，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仙芝进逼汝州，诏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

[16]宋威在沂州城下讨伐王仙芝，大破王仙芝军，王仙芝因兵败逃走。宋威上奏称王仙芝已死，请将诸道讨贼军遣还，自己回到青州；朝廷百官听说王仙芝已被宋威打死，都入朝向唐僖宗祝贺。过了三天，州、县上奏称王仙芝仍然生存，并且和原先一样攻剽州县。当时诸道兵刚开始休整，即又得到诏命被调发去追剿，士兵几经折腾，也都愤怒怨恨，一心想造反作乱。八月，王仙芝率军攻陷阳翟、郏城，唐僖宗下诏书命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去发兵讨伐。崔安潜是崔慎由的弟弟。唐僖宗又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率领步兵和骑兵五千人，加上义成兵守卫东都洛阳的宫殿。任命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据守东都洛阳。又下诏命令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兵、骑兵二千人守卫汝

州、邓州的重要道路。王仙芝率军进逼汝州，唐僖宗又下诏命令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选拔步兵一千、骑兵五百据守陕州、潼关。

[17]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中书令。

[17]朝廷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任中书令。

[18]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18]九月，乙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19]丙子，王仙芝陷汝州，执刺史王镣。镣，铎之从父兄弟也。东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仙芝陷阳武，攻郑州，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屯中牟，击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邓。

[19]丙子（初二），王仙芝攻陷汝州城，活捉唐汝州刺史王镣。王镣是王铎的叔伯堂兄弟。消息传来，东都洛阳人心震动，一片惊慌，士民携带家眷争先恐后地逃出城去。乙酉（十一日），颁下诏敕赦免王仙芝、尚君长的罪，给二人任以官爵，企图招降他们。王仙芝攻陷阳武，又转攻郑州，唐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率军屯驻于中牟县，领兵袭击王仙芝军，将其攻破并击退。冬季，十月，王仙芝向南攻打唐州、邓州。

[20]西川节度使高骈筑成都罗城，使僧景仙规度，周二十五里，悉召县令庀徒赋役。吏受百钱以上皆死。蜀土疏恶，以甓之，环城十里内取土，皆铲丘垤平之，无得为坎以害耕种；役者不过十日而代，众乐其均，不费扑挞而功办。自八月癸丑筑之，至十一月戊子毕功。

[20]西川节度使高骈在成都修筑罗城，让和尚景仙进行设计规划，罗城周长二十五里，并将所辖县的县念悉数召来，让他们将各县的赋税尽行交来，并分派役夫，县吏受贿超过百钱以上者统统处死。蜀中土质疏松，于是先将土制成砖块，在环城十里内取土，取土后又挖丘将原取土处填平，不准破坏田地造成坑洼而损害农家耕种，各县赴役的农民不过十天就可轮换，所以赴役的农夫认为派役均平，都乐于接受，不用皮鞭督役而工效卓著。从八月癸丑（初九）开始筑城。到十一月戊子（十五日）工程就圆满完毕。

役之始作也，骈恐南诏扬声入寇，虽不敢决来，役者必惊扰，乃奏遣景仙托游行入南诏，说谕骠信使归附中国，乃许妻以公主，因与议二国礼仪，久之不决。骈又声言欲巡边，朝夕通烽火，至大渡河，而实不行，蛮中惴恐。由是讫于城成，边候无风尘之警。先是，西川将吏入南诏，骠信皆坐受其拜，骈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骠信果帅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罗城修筑开始，高骈恐怕南诏扬言入侵，虽然不一定敢真的闯来，但在心理上必定会造成役夫的惊慌，于是上奏朝廷派遣和尚景仙托言云游而入南诏之境，劝说南诏骠信归附中国，并且许以唐朝公主和亲，景仙与南诏骠信议论两国礼仪，各不相让，因此久议不能决。高骈又声言要巡视边境，自早至晚烽火通天，来到大渡河，却并不前行，南诏蛮人听说高骈率军南下，惶恐不安。于是一直到罗城筑完，边防哨所没有出现一点警报。先前，西川将吏去南诏，均无一例外地要向南诏骠信行跪拜礼，高骈却以南诏有崇尚佛教的风俗，特意派遣景仙前往，由于景仙是高僧大德，南诏骠信果然率国中大臣迎拜景仙，并相信景仙所说的话，采用景仙之策。

[21]王仙芝攻郢、复二州，陷之。

[21]王仙芝率军攻陷郢州、复州。

[22]王郢因温州刺史鲁请降，屡为之论奏，敕郢诣阙。郢拥兵迁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镇使，朝廷不许，以郢为右率府率，仍令左神策军补以重职，其先所掠之财，并令给与。

[22]王郢向唐温州刺史鲁请降，鲁屡次为王郢向朝廷上表论奏，唐僖宗于是下诏让王郢前往长安朝见。王郢拥兵拖延，半年未能入朝，并请求任望海镇使；朝廷不答应，任王郢官为右率府率，并且许王郢入朝可于左神策禁军中补给重要军职，王郢先前攻剽州县所掠夺的财物统统归他所有。

[23]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庐、寿、舒、通等州。淮南节度使刘邺奏求益兵，刺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助之。

[23]十二月，王仙芝率军进攻申州、光州、庐州、寿州、舒州、通州等地。唐淮南节度使刘邺上奏朝廷要求增派军队。唐僖宗下诏命令感化军节度使薛能选派精兵数千人往淮南救助刘邺。

郑畋以言计不行，称疾逊位，不许；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后，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来，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拥兵蕲、黄，专欲望风退缩。若使贼陷扬州，则江南亦非国有。崔安潜威望过人，张自勉骁雄良将，宫苑使李，西平王晟之孙，严而有勇。请以安潜为行营都统，为招讨使代威，自勉为副使代元裕。”上颇采其言。

郑畋由于自己谋划讨平贼乱的策略得不到朝廷的采纳，借口有疾病而要求去职逊位，唐僖宗不予批准。于是郑畋又向僖宗上言：“自从宋威于沂州上奏告捷之后，王仙芝更加猖狂，攻陷屠杀五六个州，战乱造成疮痍数千里。招讨草贼使宋威已衰老并且多病，自从妄奏告捷以来，诸道军尤其对宋威不服，而今宋威滞留于亳州一带，根本没有向草贼进攻征讨的意思。招讨草贼副使曾元裕拥兵于蕲州、董州一带，更是一心想望风退缩。如果让草贼攻陷扬州，就会使江南地区脱离朝廷的控制，”后果不堪设想。我以为崔安潜有过人的威望，张自勉是最骁勇雄壮的良将，宫苑使李是西平王李晟的孙子，治军严厉而勇猛。请求陛下能任命崔安潜为行营都统，李为招讨使，取代宋威，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取代曾元裕。”唐僖宗对郑畋的建议大都采纳。

[24]青、沧军士戍安南，还，至桂州，逐观察使李瓒。瓒，宗闵之子也。以右谏议大夫张禹谟为桂州观察使。

[24]青州、沧州军远戍安南，归还原籍时，来到桂州，将桂州观察使李瓒驱逐。李瓒是李宗闵的儿子。朝廷为此任命右谏议大夫禹谟为桂州观察使。

桂管监军李维周骄横，瓒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人，防御使才得百人，余皆属监军；又预于逐帅之谋，强取两使印，擅补知州官，夺昭州送使钱。诏禹谟并按之。禹谟，彻之子也。

桂管监军李维周骄横暴虐，李瓒对他曲意奉承，渐渐不能控制。桂管军有兵八百人，防御使只能统领一百人，其余全统属于监军；监军李维周又参预了驱逐观察使李瓒的阴谋，并强迫观察使和防御使交出使印，擅自补选下属知州官，抢夺昭州送于本道的送使钱。为此唐僖宗下诏命令张禹谟对此调查，对监军李维周作出处置。张禹谟是张彻的儿子。

[25]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奏尚君长弟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邓州。复光，玄价之养子也。

[25]招讨副使、都监宦官杨光上奏朝廷，告尚君长之弟尚让率军占据查牙山，唐官军退保邓州。杨复光是宦官杨玄价的养子。

[26]王仙芝攻蕲州。蕲州刺史裴握，王铎知举时所擢进士也。王镣在贼中，为仙芝以书说。与仙芝约，敛兵不战，许为之奏官；镣亦说仙芝许以如约。乃开城延仙芝及黄巢辈三十余人入城，置酒，大陈货贿以赠之，表陈其状。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庞勋，期年卒诛之。今仙芝小贼，非庞勋之比，赦罪除官，益长奸宄。"王铎固请，许之；乃以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蕲州授之。

[26]王仙芝率军攻蕲州。蕲州刺史裴是王铎主掌科举考试时所选取的进士。王镣被俘后在贼军中，为王仙芝写书信劝说裴，于是裴与王仙芝约和，将军队收回不再进行争战，并答应为王仙芝向朝廷奏请求得一个官爵。王镣也劝说王仙芝准许裴的约和请求。于是裴大开蕲州城请王仙芝及黄巢等三十余人入城，置酒投宴，并摆出大量的宝货赠送给王仙芝等人，以表示其约和的城意。朝廷诸宰相大都以为不可，说："先帝唐懿宗不赦宠勋之罪，当年就将庞勋诛除，今天王仙芝不过是一个小贼，其势力无法与庞勋相比，赦免他的罪而给予官爵，只能是更加助长奸贼的反叛气焰。"只有王铎坚持招降王仙芝，唐僖宗听信王铎之言，准许招降；于是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派遣宦官中使将委任状送到蕲州以授给王仙芝。

仙芝得之甚喜，镣、皆贺。未退，黄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因殴仙芝，伤其首，其众喧噪不已。仙芝畏众怒，遂不受命，大惊蕲州，城中之人，半驱半杀，焚其庐舍。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镣为贼所拘。贼乃分其军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各分道归去。

王仙芝得到委任状欢喜万分，王镣、裴均来祝贺。王仙芝等尚未退出蕲州，黄巢以朝廷给官没有自己的份，勃然大怒，对王仙芝说："我与你曾共同立下誓言，要横行天下，今天你独自获得朝廷的官爵而要赴长安为禁军左军军官，让我们五千多弟兄怎么办？归于何处？"愤怒之余，黄巢竟殴打王仙芝，将王仙芝的头打伤，其余部众也喧闹不

已。王仙芝畏惧士众的怒气，于是不接受唐廷的委任状，在蕲州大肆剽掠，蕲州城内的百姓，一半被驱出城外，一半被屠杀，居民的房屋被焚毁。唐蕲州刺史裴逃奔鄂州，宦官中使逃奔襄州，王镣被贼军拘留。于是贼军分兵行动，三千余人跟从王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随黄巢北上。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三卷

唐纪六十九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下乾符四年（丁酉、877）

唐纪六十九 唐僖宗乾符四年（丁酉，公元877年）

[1]春，正月，王郢诱鲁入舟中，执之，将士从者皆奔溃。朝廷闻之，以右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先征诸道兵外，更发忠武、宣武、感化三道、宣、泗二州兵，新旧合万五千余人，并受皓节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镇，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兴。诏二浙、福建各出舟师以讨之。

[1]春季，正月，王郢将唐温州刺史鲁诱骗入他的船中，将鲁逮捕，随从鲁的将士全部逃奔溃散。朝廷得知情报，任命史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除先征发诸道兵以外，更调发忠武、宣武、感化三道兵和宣州、泗州二州兵，新旧合计调集军队一万五千余人，全部接受宋皓的节度。二月，王郢率军攻陷望海镇，剽掠明州，转而攻陷台州；台州刺史王葆退到唐兴拒守。唐僖宗下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调发水师乘船讨击王郢。

[2]王仙芝陷鄂州。

[2]王仙芝率军攻陷鄂州。

[3]黄巢陷郓州，杀节度使薛崇。

[3]黄巢率军攻陷郓州，杀死唐节度使薛崇。

[4]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国中亦疲弊，酋龙卒，谥曰景庄皇帝；子法立，改元贞明承智大同，国号鹤拓，亦号大封人。

[4]南诏酋龙自嗣位为国王以来，为唐朝边患几乎达二十年，朝廷为抵御其侵犯致使府库虚耗，而南诏国中也由于连年战争而疲弊不堪。酋龙去世，其子法嗣立为国王，谥酋龙号为景庄皇帝，改其年号为贞明承智大同，国号为鹤拓，又号称大封人。

法好畋猎酣饮，委国事于大臣。闰月，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奏南诏遣西段宝等来请和，且言“诸道兵戍邕州岁久，馈饷之费，疲弊中国，

请许其和，使赢瘵息肩。”诏许之。谠遣大将杜弘等赍书币，送宝还南诏，但留荆南、宣歙数军戍邕州，自余诸道兵什减其七。

南诏王法喜欢打猎和饮酒，将国政委交给大臣。闰二月，唐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上奏朝廷称南诏派遣西段宝来请和，并且宣称：“我诸道军队在邕州戍守多年，军队粮饷费用使得中原疲弊，请许与南诏约和，使病弱的人民得到喘息的机会。”唐僖宗下诏准许。于是辛谠派遣大将杜弘等人带着书信和钱物，送段宝回归南诏国，只留下荆南、宣歙等数支军队戍守邕州，其余诸道军队裁减十分之七。

[5]王郢横行浙西，镇海节度使裴璩严兵设备，不与之战，密招其党朱实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输器械二十余万。舟航、粟帛称是。敕以实为金吾将军。于是郢党离散；郢收余众，东至明州，甬桥镇遏使刘巨容以筒箭射杀之，余党皆平。璩，之从曾孙也。

[5]王郢乱军横行于浙西，镇海节度使裴琚调集军队严加守备，不与王郢军交战，而暗中招纳王郢党羽朱实投降，使王郢党徒六七千人散伙逃走，朱实又向裴琚输缴军用器械二十余万件，舟船、粟米布帛数量也很多。唐僖宗下诏敕任命朱实为金吾将军。于是王郢乱党大都离散；王郢收集余众，东窜至明州，被甬桥镇遏使刘巨容用筒箭射死，其余乱党全部平定。裴琚是裴的曾侄孙。

[6]三月，黄巢陷沂州。

[6]三月，黄巢率军攻陷沂州。

[7]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7]夏季，四月，壬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8]贼帅柳彦璋剽掠江西。

[8]贼军首领柳彦璋率军剽掠江西地区。

[9]陕州军乱，逐观察使崔碣；贬碣怀州司马。

[9]陕州发生军乱，观察使崔碣被乱军驱逐；朝廷将崔碣贬为怀州司马。

[10]黄巢与尚让合兵保查牙山。

[10]黄巢与尚让合兵据守查牙山。

[11]王月，甲子，以给事中杨损为峡虢观察使。损至官，诛首乱者。损，嗣复之子也。

[11]五月，甲子（二十四日），朝廷任命给事中杨损为陕虢观察使。杨损到官上任，诛除乱军为首分子。杨损是杨嗣复的儿子。

[12]初，桂管观察使李瓒失政，支使薛坚石屡规正之，瓒不能从。及瓒被逐，坚石摄留务，移牒邻道，禁遏乱兵，一方以安。诏擢坚石为国子博士。

[12]起初，唐桂管观察使李瓒使政事败坏，观察支使薛坚石屡次向李瓒规劝指正，但李瓒不能听从。等到李瓒被乱军驱逐，薛坚石暂代留守职务，下府牒移达邻道，将乱兵遏制禁止，使一方得以安定。唐僖宗于是下诏提拔薛坚石为国子博士。

[13]六月，柳彦璋袭江州，执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彦璋亦自附降状。敕以彦璋为监门将军，令散众赴京师；以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彦璋不从，以战舰百余固湓江为水寨，剽掠如故。

[13]六月，贼军柳彦璋部袭击并攻陷江州，擒获唐江州刺史陶祥，于是让陶祥向朝廷上表，柳彦璋自己也附上一份乞降状子一同呈上。唐僖宗上诏敕任命柳彦璋为右监门将军，并命令柳彦璋将部众解散后奔赴京师做官；又下诏任命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柳彦璋接到诏敕后不肯答应，率领战船百余艘在湓江投立水寨，仍然和以前一样剽掠州县。

[14]忠武都将李可戍边还，至州，迫胁主帅，索旧尔粮盐，留止四日，阖境震惊。秋，七月，还至许州，节度使崔安潜悉按诛之。

[14]忠武军都将李可封从戍边地还许州，路过州，胁迫其军队主帅，索取先前所欠粮食和盐，在州滞留四天，使州全境惊恐不安。秋季，七月，李可封等回到许州，节度使崔安潜将他们全部逮捕诛杀。

[15]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三道兵与战，不利，贼遂围宋威于宋州。甲寅，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杀贼二千余人，贼解围遁去。

[15]庚申（二十一日），王仙芝、黄巢进攻宋州，唐平卢、宣武、忠武三道兵赶来与其交战，官军失利，贼军于是将宋威围困于宋州城内。甲寅（疑误），唐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忠武兵七千人来救宋州，斩杀贼军二千余人，解宋州之围，贼军逃走。

王铎、卢携欲使张自勉以所将兵受宋威节度，郑畋以为威与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为所杀，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铎、携诉于上，求罢免；庚辰，畋请归川养疾；上皆不许。

宰相王铎和卢携企图让张自勉将所部兵接受宋威的节度，另一宰相郑畋认为宋威与张自勉之间已产生疑虑，并各怀愤恨，如果将张自勉归于宋威麾下，必为宋威杀害，所以不肯在奏状上署名。八月，辛未（初三），王铎、卢携在唐僖宗面前指诉郑畋，要求僖宗将郑畋宰相职罢免；庚辰（十二日），郑畋请求归川养病，唐僖宗对两方的请求均不予批准。

[16]王仙芝陷安州。

[16]王仙芝攻陷安州。

[17]盐州军乱，逐刺史王承颜，诏高品牛从往慰谕之；贬承颜象州司户。承颜及崔碣素有政声，以严肃为骄卒所逐，朝廷与贪暴致乱者同贬，时人惜之。从自盐州还，军中请以大将王宗诚为刺史。诏宗诚诣阙，将士皆释罪，仍加优给。

[17]盐州发生军乱，刺史王承颜被乱军驱逐，唐僖宗令高品位宦官牛从往盐州抚慰劝谕，同时将王承颜贬为象州司户。王承颜与崔碣为官严正，都很有政绩，却因为过于严肃而为部下骄兵悍将驱逐，朝廷不问青红皂白，将他们同暴致乱的地方官吏一样贬官，当时舆论深表痛惜。牛从自盐州回朝廷，盐州军人请牛从向朝廷奏请任命大将王宗诚为刺史，唐僖宗下诏让王宗诚入朝，盐州作乱的将士全都不加追究，反而给予优厚的禀给。

[18]乙卯，王仙芝陷随州，执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随州，战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将凤翔五百骑赴之，仙芝转掠复、郢。忠武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兵襄州，自申、蔡间道逃归；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宣武节度使穆仁裕遣人约还。

[18]乙卯（九月十七日），王仙芝率军攻陷随州，活捉唐随州刺史崔休征。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遣自己的儿子率兵往救随州，被贼军打死。李福上奏朝廷请求援兵，朝廷派遣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骑兵五百赶赴随州。王仙芝转而攻掠复州、郢州。唐忠武军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军赴援襄州，却从小道自申州、蔡州逃归原籍。唐

僖宗又下诏令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宣武节度使穆仁裕派人戒约张贯等将士，要他们还赴襄州救援。

[19]冬，十月，宁节度使李侃奏遣兵讨王宗诚，斩之，余党悉平。

[19]冬季，十月，宁节度使李侃上表奏称已派遣军队讨伐王宗诚，并将王宗诚斩首，其余乱党全部讨平。

[20]郑畋与王锋、卢携争论用兵于上前，畋不胜，退，复上奏，以为："自王仙芝扰，崔安潜首请会兵讨之，继发士卒，罄竭资粮；贼往来千里，涂炭诸州，独不敢犯其境。又以来道兵授张自勉，解宋州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今蒙尽以自勉所将七千兵令张贯将之，隶宋威。自勉独归许州，威复奏加诬毁。因功受辱，臣窃痛之。安潜出师，前后克捷非一，一旦强兵尽付他人，良将空还，若敌忽至，何以枝梧！臣请以忠武四千人授威，余三千人使自勉将之，守卫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潜愧耻。"时卢携不以为然，上不能决。畋复上言："宋威期罔朝廷，败衄狼藉。又闻王仙芝七状请降，威不为闻奏。朝野切齿，以为宜正军法。迹状如此，不应复典兵权，愿与内大臣参酌，早行罢黜。"不从。

[20]宰相郑畋与王铎、卢携在唐僖宗面前争论如何用兵征讨王仙芝等，郑畋争论未获胜，退朝后再上表奏称："自王仙芝开始起事以来，崔安潜最先奏请诸道会兵征过，按着就调发本道士卒，竭尽本道所有以供行征士卒的资粮，王仙芝贼众四处剽掠，往来千里，使诸州涂炭，而唯独不敢侵犯崔安潜所领地区。崔安潜又将本道兵授予张自勉指挥，使宋州之围得以解脱，江、淮的漕运得以流通，东南财赋不致输入贼寇之手。今天陛下又尽将张自勉所统率的七千兵交予张贯率领，隶属于宋威。而让张自勉独自归还许州，宋威又上奏诬毁张自勉。张自勉因立战功而受到诬辱，我深感痛心。崔安潜出师征讨王仙芝以来，前后胜利捷报不止一次，一旦将强兵全部交付于他人，良将空自回城，而强敌急然来进攻，又如何抵挡，作何交待！我请求将忠武军四千人授予宋威指挥，其余三千人让张自勉率领，守卫其本道，这样既不侵夺宋威的战功，又能使崔安潜史去耻辱和羞愧。"当时卢携对郑畋的奏言表示反对，唐僖宗不能作出裁决。郑畋又再次上言："宋威欺骗朝廷，被王仙芝打败得不成样子。我又听说王仙芝曾七次上状请求投降，宋威都不上报朝廷，朝野对此恨得咬牙切齿，我认为应该

将宋威按军法处置。宋威劣迹昭彰，不应该再让他典掌兵权，希望能与左、右神策军中尉和左、右枢密使商量，尽早将败将宋威罢免。”唐僖宗没有听从。

[21]河中军乱，逐节度使刘侔，纵兵焚惊。以京兆尹窦为河中宣尉制置使。

[21]河中发生军乱，节度使刘侔被乱军驱逐，乱军纵兵四处烧杀剽掠，无人能禁。朝廷任命京兆尹窦为河中宣慰制置使。

[22]黄巢寇掠蕲、黄，曾元裕击破之，斩首四千级。巢遁去。

[22]黄巢率军侵掠蕲州、黄州，曾元裕出兵击破黄巢军，斩首四千级。黄巢率军逃走。

[23]十一月，已酉，以窦为河中节度使。

[23]十一月，已酉（十二日），朝廷任命窦为河中节度使。

[24]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遣人说谕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长等请降于复光，宋威遣兵于道中劫取君长等。十二月，威奏与君长等战于颍州西南，生擒以献；复光奏君长等实降，非威所擒。招待御归仁绍等鞫之，意不能明；斩君长等于狗脊岭。

[24]招讨副使、宦官都监杨复光派遣使者往王芝处劝谕，王仙芝派遣尚君长等为代表向杨复光请降，宋威企图邀功，派遣士兵于道路上将尚君长等人劫走。十二月，宋威向朝廷奏称与贼帅尚君长等在颖州西南战斗，生擒尚君长等献给朝廷；杨复光向朝廷奏称尚君长等人确实是来投降，并不是宋威于战阵中擒获。唐僖宗下诏命侍御使归仁绍等进行审查，居然无法查明真相；于是将尚君长等人斩于狗脊岭。

[25]黄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诏颍州刺吏张自勉将诸道兵击之。

[25]黄巢率军攻陷匡城县，接着又攻陷濮州。唐僖宗下诏令颖州刺史张张自勉率诸道军队进击。

[26]江州刺史刘秉仁乘驿之官，单舟入柳彦璋水寨，贼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斩彦璋，散其众。

[26]唐江州刺史刘秉仁乘驿马上任，单独驾一小船来到柳彦璋水寨中，贼军出乎意料，一时不知所措，当即迎拜，刘秉仁乘机将柳彦璋斩首，将柳彦璋所部贼军解散。

[27]王仙芝寇荆南。节度使杨知温，知至之兄也，以文学进，不知兵，或告贼至，知温以为妄，不设备。时汉水浅狭，贼自贾堑渡。

[27]王仙芝进犯荆南。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杨知至的兄长，以文章才学仕进，不知用兵，有人报告盗贼来到，杨知温以为是妄造遥言，不设戒备。当时正值汉水浅而河道较窄，贼军于是从贾堑渡过汉水。

五年（戊戌、878）

五年（戊戌，公元878年）

[1]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温方受贺，贼已至城下，遂陷罗城。将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温犹不出。将佐请知温出抚士卒，知温纱帽皂裘而行，将佐请知温擐甲以备流矢。知温见士卒拒战，犹赋诗示幕僚，遣使告急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福悉其众自将救之。时有沙陀五百在襄阳，福与之俱，至荆门，遇贼，沙陀纵骑奋击，破之。仙芝闻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

[1]春季，正月，丁酉朔（初一），天下大雪，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正在接受将吏的新年祝贺，王仙芝率军已来到江陵城下，攻陷外围罗城。荆南将佐齐心协力将内城修治以拒守，至天黑，杨知温仍然没有出节度使府。将佐们请杨知温出来抚尉士兵，杨知温不着戎装，穿戴纱帽皮衣而出，于是将佐们又请杨知温披甲以防备暗箭流矢。杨知温见士兵们正在拒战，却仍然赋诗给幕僚们听，又派遣使者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告急，李福调集部下全部下马，亲自率领赶往赴救。当时有五百沙陀族士兵驻扎襄阳，李福与他们会合，行到荆门，与贼军遭遇，沙陀骑兵纵马横冲直撞，大破贼军。王仙芝得到消息，在江陵一带大肆烧杀抢掠一阵后离去。以前江陵城下有户三十余万，经这次杀掠，约有十分之三四的居民死去。

[2]壬寅，招讨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东，所杀万人，招降散遣者亦万人。敕以宋威久病，罢招讨使，还青州；以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丰勉为副使。

[2]壬寅（初六），唐招讨副使曾元裕在申州以东大破王仙芝军，杀死万人，招降遣散的也有万人。唐僖宗下诏，以宋威生病许久为理由，罢免他招讨草贼使的职务，归还青州本镇。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

[3]庚戌，以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

[3]庚戌（十四日），唐僖宗任命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并兼任盐铁转运使。

[4]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之子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戍蔚州。时河南盗贼蜂起，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与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等谋曰："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吾属虽各拥兵众，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众以为然。君立，兴唐人；存璋，云州人；志勤，奉诚人也。

[4]振武节度使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戍守蔚州。这时，河南地区的盗贼纷纷起兵，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与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等人谋划说："当今天下大乱，唐朝廷的号令不再能行四方。这正是英雄树立功名、获取富贵的好时机。我们虽然各自都拥有兵众，但振武节度使李国昌功大官高，名闻于天下，他的儿子也勇冠诸军，如果我们辅佐他们来举事，平定代北是没有问题的。"众人都觉得有道理。康君立为兴唐人，李存璋是云州人，薛志勤是奉诚人。

会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代北荐饥，漕运不断，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尽忠遣君立潜诣蔚州说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禀之。"君立曰："今机事已泄，缓则生变，何暇千里禀命乎！"于是尽忠夜帅牙兵攻牙城，执文楚及判官柳汉璋系狱，自知军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帅其众趣云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众且万人，屯于斗鸡台下。壬申，尽忠遣使送符印，请克用为防御留后。癸酉，尽忠械文楚等五人送斗鸡台下，克用令军士而食之，以骑践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视事。令将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许。

恰值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任水陆发运使，当时代北地区一再饥荒，加上漕运不断，朝廷无法接济，段文楚于是经常减扣军士的衣粮；且用刑法稍严峻，使军士怨恨愤怒。李尽忠暗中派遣康君立往蔚州劝说李克用起兵，除掉段文楚而取代其大同防御使的职位。李克用回答："我的父亲在振武，请等我禀告他后作决定。"康君立说："今天机密已经泄漏，起事缓了恐怕发生变故，哪有时间往返千里禀告承命呢！"于

是李尽忠连夜率领牙兵攻下牙城，将段文楚及其判官柳汉璋逮捕关押于监狱中，自己暂掌州事，并派遣人召李克用来主政。李克用率领他的部众赶往云州，一边行军一边招兵，二月，庚午（初四），到达云州城下，其部众已达万人，屯军于斗鸡台下。壬申（初六），李尽忠派遣使者向李克用送符印，请李克用任大同防御留后。癸酉（初七），李尽忠用刑具将段文楚等五人押送至斗鸡台下，李克用令士兵们用刀剐他们身上的肉吃，又用铁骑践踏他们剩下的骨骸。甲戌（初九），李克用入防御使府处理事务。并命将士们上表朝廷请求皇帝的正式任命；朝廷不予同意。

李国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御使；若克用违命，臣请帅本道兵讨之，终不爱一子以负国家。”朝廷方欲使国昌谕克用，会得其奏，乃以司农卿支详为大同军宣慰使，诏国昌语克用，令迎候如常仪，除克用官，必令称惬。又以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

李国昌上言：“请求朝廷速任命大同防御使；倘若李克用违抗朝廷命令，我请求率领本道兵马讨伐他，决不会因爱自己一个儿子而背负国家。”朝廷正想让李国昌去劝谕李克用，恰好得到他的奏状，于是唐僖宗任命司农卿支详为大同军宣慰使，并下诏命李国昌告诉李克用，要求李克用用平常的礼仪迎候支详，朝廷会给李克用官职，必定会使他满意。又任命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

[5]贬杨知温为郴州司马。

[5]朝廷下令将杨知温贬为郴州司马。

[6]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黄梅，杀五万余人，追斩仙芝，传首，余党散去。

[6]曾元裕上奏，称在黄梅大破王仙芝率领的贼军，杀五万余人，并追斩王仙芝，传首京师，王仙芝党羽大都散去。

黄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让帅仙芝余众归之，推巢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署官属。巢袭陷沂州、濮州。既而屡为官军所败，乃遗天平节度使张杨书，请奏之。诏以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巢竟不至。

黄巢率军正围攻亳州不下，尚让率领王仙芝余众来归，合兵一处，众人共推黄巢为盟主，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年号为王霸，设置官职属僚。又领兵攻陷沂州、濮州。然后却屡次被唐朝官军打败，于是黄

巢给唐天平节度使张杨一封求信降，请求代向朝廷上奏。唐僖宗得到奏文后下诏任命黄巢为右卫将军，命令黄巢率部众到郓州解除武装；黄巢没有从命，根本未去郓州。

[7]加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赏救刑南之功也。

[7]唐僖宗加给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同平章事的官号，以奖赏他援救刑南的战功。

[8]三月，群盗陷朗州、岳州。曾元裕屯荆、襄，黄巢自滑州略宋、汴，乃以副使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黄巢攻卫南，遂攻叶、阳翟。诏发河阳兵千人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二千人共卫宫阙；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东都应援防遏使，并将三镇兵，仍听于东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孙也。又诏曾元裕将兵径还东都，发义成兵三千守辕、伊阙、河阴、武牢。

[8]三月，一群盗贼攻陷朗州、岳州。曾元裕率唐军屯驻于荆州、襄州，黄巢率军自滑州攻略宋州、汴州，朝廷于是以招讨副使张自勉充任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黄巢率军进攻卫南县，接着进攻叶县、阳翟等县。唐僖宗下诏调发河阳兵一千人赶赴东都洛阳，与宣武、昭义兵二千人共同保卫宫阙；又任命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任东都应援防遏使，并且统帅河阳、宣武、昭义三镇军队，同时听任在东都招募二千兵员。刘景仁是刘昌的孙子。僖宗又下诏命曾元裕将兵直接归还东都，调发义成兵三千人守卫辕、伊阙、河阴、武牢。

[9]王仙芝余党王重隐陷洪州，江西观察使高湘奔湖口。贼转掠湖南，别将曹师雄掠宣、润。诏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救宣、润。

[9]王仙芝余党王重隐率部攻陷洪州，唐江西观察使高湘逃奔至湖口。贼军转而攻掠湖南，王重隐部别将曹师雄还攻掠了宣州、润州。朝廷命令曾元裕、杨复光率军队援救宣州、润州。

[10]湖南军乱，都将高杰逐观察使崔瑾。瑾，郾之子也。

[10]湖南发生军乱，都将高杰将观察使崔瑾驱逐。崔瑾是崔郾的儿子。

[11]黄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饶、信等州。

[11]黄巢指挥贼军渡过长江，攻陷虔州、吉州、饶州、信州。

[12]朝廷以李克用据云中，夏，四月，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

[12]朝廷由于李克用占据着云中，于夏季四月任命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又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任大同节度使，认为这样处置李克用必定不会抵制。

[13]诏以东都军储不足，贷商旅富人钱谷以供数月之费，仍赐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监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财助国稍多者赐之。时连岁旱、蝗，寇盗充斥，耕桑半废，租赋不足，内藏虚竭，无所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三表自陈才短，不能济办，辞极哀切，诏不许。

[13]唐僖宗下诏，以东都洛阳军粮储备不足，向商人富家借贷钱谷，以便能供数月的费用，于是赐予空名殿中侍御史委任状五份，监察御史委任状十份，赐给能借出家财资助国家并出资稍多的人。但由于当时连年旱灾、蝗灾，以及盗贼充斥，农桑废坏大半，连租赋都难以足数，各家各户内藏虚竭，竟致没有人出来资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三次上表自诉自己才能短浅，无法办理，言辞极为哀痛悲切，但唐僖宗不予批准。

[14]曹师雄寇湖州，镇海节度史裴璩遣兵击破之。王重隐死，其将徐唐莒据洪州。

[14]曹师雄进犯湖州，唐镇海节度使裴琚遣军队将其击破。王重隐死去，其部将徐唐莒占据洪州。

[15]饶州将彭幼璋合义营兵克复饶州。

[15]唐饶州将领彭幼璋会合自发组织起来抵抗王重隐的义营失，收复饶州。

[16]南诏遣其西望赵宗政来请和亲，无表，但令督爽牒中书，请为弟而不称臣。诏百僚议之，礼部侍郎崔澹等以为：“南诏骄僭无礼，高骈不识大体，反因一僧嗫卑辞诱致其使，若从其请，恐垂笑后代。”高骈闻之，上表与澹争辩，诏谕解之。澹，之子也。

[16]南诏派遣其西望赵宗政来唐朝，请求和亲，但没有上给唐朝皇帝的表文，却让其国中督爽官上牒文于中书门下，请求对唐朝皇帝称

弟而不称臣。唐僖宗下诏请百官议论，礼部侍郎崔澹等人认为：“南诏王骄横僭越，实属无礼，西川节度使高骈不识大体，反倒因为一介和尚的主意，就卑辞诱来南诏国的使者，如果听从南诏的请求，恐怕要垂笑于后代。”高骈听到这番议论，上表朝廷与崔澹争辩，唐僖宗下诏劝谕高骈，解释此事。崔澹即崔的儿子。

王月，丙申朔，郑畋、卢携议蛮事，携欲与之和亲，畋固争以为不可。携怒，拂衣起，袂砚堕地，破之。上闻之，曰：“大臣相诟，何以仪刑四海！”丁酉，畋、携皆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豆卢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

五月，丙申朔（初一），宰相郑畋、卢携议论关于南诏蛮人的事，卢携主张与南诏和亲，郑畋却力争，认为不可和亲。卢携勃然大怒，拂衣而起，其衣袖挂起桌上的砚台堕于地上摔碎。唐僖宗闻知后，很不高兴地说：“大臣相骂，怎么能成为四海表率呢？”丁酉（初二），郑畋、卢携都被罢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而任命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豆卢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并均为同平章事。

时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贮钱自随，行施丐者，每出，褴褛盈路。有朝士以书规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盗充斥，相公宜举贤任能，纪纲庶务，捐不急之费，杜私谒之门，使万物各得其所，则家给人足，自无贫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当时宰相中有人喜好施舍，上朝时经常让随从用布袋装钱跟随，以向乞丐行施，宰相每次朝会出殿，衣着褴褛的乞丐充盈于道路。有的朝士上书规劝宰相说：“如今天下百姓疲弊，寇盗充斥于各地，相公们应该举贤任能，整顿纲纪，着力处置庶务，将不急用的费用捐献出来，杜绝私下拜竭你们的门路，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才能使各家各户富足自给，自然就没有贫困无活路的人，又何必这样施行小惠，而邀取虚名呢？”宰相们闻知后竟恼羞成怒。

[17]邕州大将杜弘送段宝至南诏，逾年而还。甲辰，辛谠复遣摄巡官贾宏、大将左瑜、曹朗使于南诏。

[17]唐邕州大将杜弘将段宝护送到南诏，一年多后才回国。甲辰（十日），辛谠再遣摄巡官贾宏、大将左瑜、曹朗出使南诏。

[18]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与李克用合兵陷遮虏军，进击宁武及岢岚军。卢简方赴振武，至岚州而薨。

[18]李国昌企图父子俩共同占据有两镇，得到唐僖宗令他任大同节度使的制书时，竟将诏制毁掉，并杀死监军，不接受卢简方来代替他振武节度使的职位，又与李克用合兵攻陷遮虏军，进而攻击宁武及岢岚军。卢简方于赴振武去上任的路上，至岚州时去世。

丁巳，河东节度使窦浣发民堑晋阳。已未，以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发土团千人赴代州。土团至城北，队不发，求优赏。时府库空竭，浣遣马步都虞候邓虔往慰谕之，土团虔，庆舁其尸入府。浣与监军自出慰谕，人给钱三百，布一端，众乃定。押牙田公锷给乱军钱布，众遂劫之以为都将，赴代州，浣借商人钱五万缗以助军。朝廷以浣为不才，六月，以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

丁巳（十一日），为对付李国昌父子，唐河东节度使窦浣调发民夫至晋阳挖壕堑。已未（二十五日），任命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调发地方的土团千余人赴代州。土团行至晋阳城北，整顿好队伍后却不出发，向窦浣请求丰厚的赏赐。当时河东府库空竭，窦浣派遣马步都虞侯邓虔前往慰问劝谕，土团竟将邓虔活活剐死，用床将邓虔尸体抬入节度使府。窦浣只好与监军亲自出城向土团士卒宣谕慰问，每人给钱三百，布一端，才使土团安定下来。押牙官田公锷给乱军发放钱、布，士兵们将田公锷劫持，让他当都将，奔赴代州。窦浣又借商人五万缗钱以助军。而朝廷竟认为窦浣没有才干，六月，任命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

[19]王仙芝余党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党多郓人，乃徙骈为镇海节度使。

[19]王仙芝的余党仍然在浙西一带剽掠，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原先在天平军中时威名卓著，而王仙芝余党多为郓州人，于是将高骈移为镇海节度使。

[20]沙陀焚唐林、崞县，入忻州境。

[20]沙陀军队焚烧唐林、崞县，入侵忻州地境。

[21]秋，七月，曹翔至晋阳；已亥，捕土团杀邓虔者十三人，杀之。义武兵至晋阳，不解甲，噪求优赏，翔斩其十将一人，乃定。发

义成、忠武、昭义、河阳兵会于晋阳，以御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岚军，陷其罗城，败官军于洪谷，晋阳闭门城守。

[21]秋季，七月，河东节度使曹翔来到晋阳；已亥（初五），将杀害邓虔的土团士卒十三人逮捕并诛杀。义武兵来至晋阳，不解衣甲，大喊大叫要求优厚的赏赐，曹翔斩其十将中的一员，于是安定下来。朝廷调发义成、忠武、昭义、河阳军队于晋阳会合，以抵御沙陀族军队。八月，戊寅（十五日），曹翔率军队援救忻州。沙陀族军队进攻岢岚军，将外围罗城攻陷，又于洪谷打败唐朝官军，晋阳将城门关闭拒守。

[22]黄巢寇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拒之，败于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

[22]黄巢进犯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率兵抵抗，在南陵战败。黄巢攻宣州未能攻克，引兵转攻浙东，开辟山路七百里，进入福建，攻剽诸州。

[23]九月，平卢军奏节度使宋威薨。

[23]九月，平卢军奏报朝廷，称节度使宋威去世。

[24]辛丑，以诸道行营招讨使曾元裕领平卢节度使。

[24]辛丑（十日），朝廷以诸道行营招讨使曾元裕兼领平卢节度使。

[25]壬寅，曹翔暴薨，丙午，昭义兵大掠晋阳，坊市民自共击之，杀千余人，乃溃。

[25]壬寅（十一日）。河东节度使曹翔突然暴亡。丙午（十五日），昭义兵在晋阳大肆抢劫，坊市居民自己动手共同讨击，杀昭义军乱兵千余人，使乱军溃散。

[26]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罢为东都留守。以使部尚书郑从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从谠，余庆之孙也。

[26]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蔚被罢为东都留守。唐僖宗又以吏部尚书郑从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从谠是郑余庆的孙子。

[27]以户部尚书、判户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

[27]唐僖宗任命户部尚书、判户部事李都为同平章事，兼任河中节度使。

[28]冬，十月，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与吐谷浑酋长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十一月，岢岚军翻城应沙陀。丁未，以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28]冬季，十月，唐僖宗下诏命令诏义节度使李钧、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与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白义诚、沙陀族酋长安庆、萨葛部酋长米海万，合兵于蔚州讨伐李国昌父子。十一月，岢岚军翻越城墙接应沙陀军。丁未（十六日），唐僖宗任命河东宣尉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沙陀军攻打石州，康戌（十九日），崔季康率兵往石州援救。

[29]十二月，甲戌，黄巢陷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走。

[29]十二月，甲戌（十三日），黄巢攻陷福州，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逃走。

[30]南诏使者赵宗政还其国。中书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书意，使安潜答之。

[30]南诏的使者赵宗政归还本国。唐中书门下对南诏督爽的牒文不直接回答，而以西川节度使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让崔安潜以地方官的身份答复南诏。

[31]崔季康及昭义节度使李钧与李克用战于洪谷，两镇兵败，钧战死。昭义兵还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杀之殆尽，余众自鸦鸣谷走归上党。

[31]崔季康及昭义节度使李钧率军与李用率领的沙陀军在洪谷大战，唐河东、昭义二镇兵被打败，李钧战死。昭义兵退还至代州，士卒四处抢劫，几乎被代州百姓杀净，残余兵自鸦鸣谷归走上党。

[32]王郢之乱，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补右镜镇将。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昌与钱塘刘孟安、阮结、富阳闻人宇、盐官徐及、新城杜棱、余杭凌文举、临平曹信各为之都将，号杭州八都，昌为之长。其后宇卒，钱塘人成及代之。临安人钱以骁勇事昌，以功为石镜都知兵马使。

[32]王郢之乱时，临安人董昌在本乡组织土团参与讨伐，并立有战功，被补为石镜镇将。这一年，曹师雄侵犯二浙地区，杭州府帅召募所属诸县乡兵各出千人征讨，董昌与钱塘县人刘孟安、阮结、富阳县人闻人宇、盐官县人徐及、新城县人杜棱、余杭县人凌文举、临平县人曹信等各率所部土团应征，任都将，号称杭州八都。后来闻人宇去世，钱塘人成及代领其军职。临安人钱跟随董昌，以骁勇著称，团立战功而升任石境都知兵马使。

六年（已亥、879）

六年（已亥，公元879年）

[1]春，正月，魏王佾薨。

[1]春季，正月，唐懿宗之子魏王李佾去世。

[2]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梁缵分道击黄巢，屡破之，降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等数十人；巢遂趣广南。彦，徐州人，师铎，冤句人；罕之，项城人也。

[2]唐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部将张、梁缵分道围剿黄巢军，屡次将黄巢军击破。黄巢部下将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等数十人投降高骈。黄巢于是率军向广南进军。秦彦是徐州人；毕师铎是冤句了；李罕之是项城人。

[3]贾宏等未至南诏，相继卒于道中，从者死亦太半。时辛谠已病风痹，召摄巡官徐云虔，执其手曰："谠已奏朝廷发使入南诏，而使者相继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则思徇国，能为此行乎？谠恨风痹不能拜耳。"因呜咽流涕。云虔曰："士为知已死！明公见辟，恨无以报德，敢不承命！"谠喜，厚具资装而遣之。

[3]贾宏等人未能到达南诏，而相继在道中去世，随从他们出使的人员也死了大半数。这时辛谠已得了风痹病，将部下摄巡官徐云虔召来，握着他的手说："我已经向朝廷上奏请求派遣使者入南诏，但使者相继病死，怎么办？你既然入仕做官，就应该想着报效国家，是否能出使南诏？我痛恨自已患风痹不能拜你呀！"说完后即痛哭流泪。徐云虔回答说："士为知已者死！既然明公能任用我，一直恨自己没有机会报告恩德，岂敢不尊承您的命令。"辛谠听后心里十分欢喜，给徐云虔准备丰厚的行装和钱物，作为使者出使南诏王国。

二月，丙寅，云虔至善阐夺，骠信见大使抗礼，受副使已下拜。已巳，骠信使慈双羽、杨宗就馆谓云虔曰：“贵府牒欲使骠信称臣，奉表贡方物；骠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夫兄弟舅甥，书币而已，何表贡之有？”云虔曰：“骠信既欲为弟、为甥，骠信景庄之子，景庄岂天兄弟，于骠信为诸父，骠信为君，则诸父皆称臣，况弟与甥乎！且骠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诏为一，恩德深厚，中间小忿，罪在边鄙。今骠信欲修旧好，岂可违祖宗之故事乎！顺祖考，孝也；事大国，义也；息战争，仁也；审名分，礼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骠信待云虔甚厚，云虔留善阐十七日而还。骠信以木夹二授云虔，其一上中书门下，其一牒岭南西道，然犹未肯奉表称贡。

二月，丙寅（初六），徐云虔来到善阐城，南诏王国骠信见朝王朝的大使徐云虔不肯行礼，只好接受副使以下人员的跪拜。已巳（初九），骠信派慈双羽、杨宗到馆舍，对徐云虔说：“贵节度使府的牒文想使南诏骠信称臣，向唐朝奉表贡献方物；骠信已经派遣人自西川入唐廷，与唐朝皇帝约为兄弟，要不就约为舅甥。不管是兄弟还是舅甥，通书信或输钱币而已，哪有上表纳贡的道理？”徐云虔说：“骠信既然想称弟，或为甥，而骠信正是已故景庄王酋龙的儿子，景庄又岂能没有兄弟，他们是骠信的叔父辈，而现在骠信为君主，叔父辈对骠信也都要称臣，更何况弟和甥呢！况且骠信的先祖，是由大唐册立，才得以将六诏合而为一，唐朝皇帝对南诏有深恩厚德，虽然中间有些小的摩擦，但罪过都在于边境官吏。今天骠信想与唐朝重修旧好，怎么能违背祖宗的惯例呢？顺从祖先，可称为孝；服事大国，可称为义；平息战争，可称为仁；审正名分，可称为礼。这四项，都是最高的美德，难道不可勉力而行吗！”骠信于是待徐云虔以厚礼；徐云虔留居善阐城十七天才返回。南诏骠信将木二片交给徐云虔，一片是交中书门下的信，一片是给岭南西道的牒文，终于没有向唐朝廷奉表称臣纳贡。

[4]辛未，河东军至静乐，士卒作乱，杀孔目官石裕等。壬申，崔季康逃归晋阳。甲戌，都头张锴、郭帅行营兵攻东阳门，入府，杀季康。辛巳，以陕虢观察使高浔为昭义节度使；以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

[4]辛未（十一日），河东军开到静乐，士卒作乱，将孔目官石裕等人杀死。壬申（十二日），节度使崔季康逃回到晋阳。甲戌，（十四日）乱军都头张锴、郭率领行营兵进攻东阳门，进入节度使府，杀崔季康。辛巳（二十一日），朝廷任命陕虢观察使高浔为昭义节度使；任命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

[5]三月，天平军节度使张裼薨，牙将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讨诛之。

[5]三月，天平军节度使张裼去世，牙将崔君裕自任知州，被淄州刺史曹全发兵诛讨杀死。

[6]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6]夏季，四月，庚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7]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到官不诘盗，蜀人怪之。安潜曰："盗非所由通容则不能为。今穷核则应坐者众，搜捕则徒为烦扰。"甲子，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即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之盗。

[7]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到官上任不追究盗贼，蜀中人感奇怪。崔安潜说："盗贼不是因为捕盗官吏的通容是无所作为的，如今要追究恐怕牵连很多人，进行大搜捕只能是徒劳烦扰。"甲子（初五），崔安潜拨出节度使府库钱一千五百缗，分别放置于成都蚕市、药市、七宝市等三市，在市上张榜，称："有能告发并逮捕一个盗贼者，赏钱五百缗。盗贼不可能独自一个行窃，必定有同伙，若同伙告发，可以释免他的罪，和平常人一样领赏。"不久，就有人捕获盗贼来到官府的，盗贼不服，说："你与我同伙为盗已十七年，脏物都是平分，你怎么敢逮捕我，即使到官府，你与我与一样要被处死。"崔安潜对盗贼说："你既然知道我有榜，为何不将你的同伙逮捕送官府，如果你这样做，他就该处死，你就该受到奖赏了。现在你既然被他告发，还有什么话好说！"于是立即给捕贼的人赏钱，让盗贼看见，然后将盗贼押到市上剐

死，并诛灭其一家。于是盗贼与他们的同伙互相猜疑，在成都无容身之地，不到第二天天亮，盗贼们就乘夜逃跑，西川境内没有一个盗贼。

安潜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将赍牒诣陈、许募壮士，与蜀人相杂，训练用之，得三千人，分为三军，亦戴黄帽，号黄实军。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选得千人，号神机弩营。蜀兵由是浸强。

崔安潜以蜀中士兵懦弱胆怯，上奏朝廷请奉牒文到陈州、许州招募壮士，与蜀人混合编排，经训练后作为军队，共得三千士兵，分成三军，每人头裁黄帽，号称黄头军。又上奉朝廷乞求派来洪州弓弩手，教蜀人用弓弩射丸的技术，又选得弓弩手一千人，号称神机弩营。蜀兵于是渐渐强悍起来。

[8]凉王葨。

[8]唐懿宗子凉王李去世。

[9]上以群盗为忧，王铎曰："臣为宰相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请自督诸将讨之。"乃以铎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

[9]唐僖宗因为群盗猖狂而十分忧虑。王铎说："我为宰相之首，在朝廷不足以分担陛下的忧虑，请让我出朝督促诸将讨伐盗贼。"于是以王铎为试署司徒兼侍中，充当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

[10]五月，辛卯，敕赐河东军士银。牙将贺公雅所部士卒作乱，焚掠三城，执孔目官王敬送马步司。节度使李侃与监军自出慰谕，为之斩敬于牙门，乃定。

[10]五月，辛卯，（初二），唐僖宗下诏敕赐给河东军士银饷。河东牙将贺公雅部下的士卒起而作乱，焚烧并劫掠晋阳三城，并将孔目官王敬逮捕押送至马步司，河东节度使李侃与宦官监军亲自出来宣慰劝谕，在乱军逼迫下将王敬斩杀于牙门，乱事才平定。

[11]泰宁节度使李系，晟之曾孙也，有口才而实无勇略，王铎以其家世良将，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面观察使，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

[11]泰宁节度使李系是李晟的曾孙，能说会道，而实际上无勇无谋，王铎以为他一家世代出良将，上奏请任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面南观察使，让他率领精兵五万加上土团屯于潭州，用以堵塞南岭以北的道路，以抗拒黄巢军的北进。

[12]河东都虞候每夜密捕贺公雅部卒，族灭之。丁巳，余党近百人称“报冤将”，大掠三城，焚马步都虞候张锴、府城都虞候郭家。节度使李侃下令，以军府不安，曲顺军情，收锴、，斩于牙门，并遂其家；以贺公雅为马步都虞候。锴、监刑，泣言于众曰：“所杀皆捕盗司密申，今日冤死，独无烈士相救乎！”于是军士复大噪，篡取锴、归都虞候司。寻下令，复其旧职，并召还其家；收捕盗司元义宗等三十余家，诛灭之。已示，以马步都教练使朱玫等为三城斩斫使，将分兵捕报冤将，悉斩之，军城始定。

[12]河东都虞候每夜秘密逮捕贺公雅所部曾参与作乱的士卒，抓到后即杀其全家族。丁巳（二十八日），乱军余党近百人自称“报冤将”，于晋阳三城大肆抢掠，焚烧马步都虞候张锴、府城都虞候郭的家。河东节度使李侃以军府不得安宁，曲意顺从乱军的愿望，竟下令将张锴、郭逮捕，于牙门斩首，并驱逐他们的家属；任命贺公雅为马步都虞候。张锴、郭监刑时，哭着对众人说：“我们只是奉命而行，所杀的人都是捕盗司所申报的名单，今日死得实在是冤枉，难道这里就没有英烈之士仗义相救吗？”军士们听后再次喧噪起来，将张锴、郭劫下刑场，送归都虞候衙门。不久李侃下令恢复二人旧职，并且召还他们的家属；将捕盗司元义宗等三十余人收捕，连同其全家一起诛杀。已示（三十日），又任命马步都教练使朱玫等为三城所斩斫使，率领士兵分头逮捕报冤将，将他们全部斩首，军城始得以安定下来。

[13]黄巢与浙东观察使崔、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文，求天平节度使，二人为之奏闻；朝廷不许。巢复上表求广州节度使，上命大臣议之。左仆射于琮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亦不许，乃议别除官。六月，宰相请除巢府率，从之。

[13]黄巢为唐浙东观察使崔、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投书，请求天平节度使的职位，崔和李迢为黄巢奏闻于朝廷；朝廷不准。黄巢再向朝廷上表乞求广州节度使的职位，唐僖宗命满朝大臣对此事讨论。左仆射于琮认为：“广州有市舶司，每年蕃船往来，聚集到大量宝货，这样

重要的地方岂能让盗贼控制。”于是又不批准黄巢乞任广州节度使的要求，而让大臣们议论给黄巢其他官职。六月，宰相们提出可任黄巢为率府率，唐僖宗表示同意。

[14]河东节度使李侃以军府数有乱，称疾，请寻医。敕以代州刺史康传圭为河东行军司马，征侃诣京师。秋，八月，甲子，侃发晋阳。寻以东都留守李蔚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4]由于军府经常发生变乱，河东节度使李侃称病请求朝廷批准他寻医治疗。唐僖宗于是下诏任命代州刺史康传圭为河东行军司马，将李侃征还京师。秋季，八月，甲子（初七），李侃自晋出发赴京。不久，唐僖宗任命东都留守李蔚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河东节度使。

[15]镇海节度使高骈奏：“请以权舒州刺史郎幼复充留后，守浙西，遣都知兵马使张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兵马留后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臣将万人自大庾岭趣广州击黄巢。巢闻臣往，必当遁逃，乞敕王铎以所部兵三万于梧、桂、昭、永四州守险。”诏不许。

[15]镇海节度使高骈向朝廷上奏：“请任命暂代舒州刺史郎幼复为镇海军留后，守浙西，调遣都知兵马使张充兵五千到郴州据守险要，兵马留后王重任统兵八千于循州、潮州阻挡黄巢军，我亲自统领一万军队翻过大痪岭直趋广州进攻黄巢，黄巢得知我来，必定要北逃，请朝廷命令王铎以所部军队三万人于梧州、桂州、昭州、永州等四州扼守险要。”唐僖宗不予批准。

[16]九月，黄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诟执政，急攻广州，即日陷之，执节度使李迢，转掠岭南州县。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怀，迢曰：“予代受国恩，亲戚满朝，腕可断，表不可草。”巢杀之。

[16]九月，黄巢得到朝廷给予的率府率的的委任状，大怒，大骂当朝宰相，并率军急攻广州，当天即将广州攻陷，活捉广州节度使李迢，并挥师转掠岭南地区各州县。黄巢又让李迢草写表文向朝廷申述自己想当广州节度使的愿望，李迢回答说：“我世代蒙受国家的恩典，亲戚当官的布满朝廷，我宁愿被斩断手腕，决不为你草写表文。”黄巢将其杀死。

[17]冬，十月，以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以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容为节度

使。宝，平州人也。

[17]冬季，十月，唐僖宗任命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并充任盐铁转运使，而以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又任命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容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周宝是平州人。

[18]黄巢在岭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巢从之。自桂州编大筏数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历衡、永州，癸未，抵潭州城下。李系婴城不敢出战，巢急攻，一日，陷之，系奔朗州。巢尽杀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让乘胜进逼江陵，众号五十万。时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满万人，王铎留其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帅众趣襄阳，云欲会刘巨容之师。铎既去，汉宏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会大雪，僵尸满野。后旬余，贼乃至。汉宏，兖州人也，帅其众北归为群盗。

[18]黄巢军在岭南地区，士卒得瘴疫死者有十分之三四，黄巢的部下劝黄巢北还以图大事，黄巢表示赞同。于是自桂州编制大木筏数十个，乘洪水沿湘江顺流而下，穿过衡州、永州，癸未（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紧把城门不敢出来迎战，黄巢急攻一日，将城攻陷，李系逃奔朗州。黄巢将潭州戍兵全部杀死，将尸体抛入湘江顺流而下，以致死尸把江面都遮盖住了。尚让率军乘胜进逼江陵，号称五十万。当时诸道军队尚未集结，江陵官军兵不满万人，王铎留下部将刘汉宏据守江陵，自己率众赶往襄阳，宣称将要会合刘巨容所率军队。王铎既已离去，刘汉宏趁机对江陵大肆抢劫，几乎将江陵城烧了个干净。士民逃窜于山谷，值天降大雪，大批冻死于山野，使山上一片僵尸。十多天后，黄巢的军队才赶到。刘汉宏是兖州人，这时率领其部队向北逃亡成为群盗。

[19]闰月，丁亥朔，河东节度使李蔚有疾，以供军副使邵权观察留后，监军李奉皋权兵马留后。已丑，蔚薨。都虞侯张锴、郭署状绌邵，以少尹丁球知观察留后。

[19]闰十月，丁亥朔（初一），唐河东节度使李蔚患疾病，让供军副使李邵暂时任观察留后，监军李奉皋暂时任兵马留后。已丑（初三），李蔚病逝。都虞侯张锴、郭签署奏状将李邵废黜，让少尹丁球任知观察留后。

[20]十一月，戊午，以定州已来制置使万年王处存为义武节度使，河东行军司马、雁门关已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

[20]十一月，戊午（初三），朝廷任命定州已来制置使万年人王处存为义武军节度使，又任命河东行军司马、雁门关已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

[21]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淄州刺史曹全合兵屯荆门以拒之。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众乃止。全渡江追贼，会朝廷以泰宁都将段彦谟代为招讨使，全亦止。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21]黄巢向北进攻襄阳，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淄州刺史曹全合兵，屯于荆门以抗拒黄巢。贼军赶到，刘巨容在林中埋下伏兵，曹全率轻骑迎战，假装不胜而走，贼军追赶，伏兵齐发，大破贼军，并乘胜追逐到江陵，俘虏和斩杀贼军十分之七八。黄巢与尚让收集余众渡过长江向东转移。有人劝刘巨容穷追不舍，可将贼军杀尽，但刘巨容却有不同看法，他说："国家常说话不算数，有危急时就抚存将士，不惜赏官予人，事情平定下来时就将我们抛弃于一边，有的人甚至因功得罪；不如将残留下来，以为我辈取富贵的资本。"部众于是不再提追击黄巢之事。曹全率军渡过长江追赶贼军，恰好朝廷任命泰宁都将段彦谟代曹全为招讨使，于是曹全也停止了追击。贼军得以逃走，势力复振，进攻鄂州，将其外城攻陷，转而挥师掠夺饶州、信州、池州、宣州、歙州、杭州等十五州之地，部众又发展到二十万人。

[22]康传圭自代州赴晋阳，庚辰，至乌城驿；张锴、郭出迎，乱刀斫杀之，至府，又族其家。

[22]康传圭自代州赶赴晋阳，庚辰（二十五日），来到乌城驿；河东都虞候张锴、郭出城来迎接，康传圭命部下用乱刀将二人砍杀。进入河东军府，又将二人家族全部诛灭。

[23]十二月，以王铎为太子宾客、分司。

[23]十二月，朝廷任命王铎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任闲职。

[24]初，兵部尚书卢携尝荐高骈可为都统，至是，骈将张等屡破黄巢，乃复以携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凡关东节度使，王铎、郑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24]起初，兵部尚书卢携曾举荐高骈可担任都统，至此，高骈部将张等屡次攻破黄巢，于是唐僖宗再任卢携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举凡关东诸镇的节度使，由王铎、郑畋所任命的多罢免改任。

[25]是岁，桂阳贼陈彦谦隐郴州，杀刺史董岳。

[25]这一年，桂阳贼帅陈彦谦攻陷郴州，将郴州刺史董岳杀死。

广明元年（庚子、880）

广明元年（庚子，公元880年）

[1]春，正月，乙卯朔，改元。

[1]春季，正月，乙卯朔（初一），改年号为广明元年。

[2]沙陀入雁门关，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万余人逼晋阳，辛亥，陷太谷。遣汝州防御使博昌诸葛爽帅东都防御兵救河东。

[2]沙陀族军队侵入雁门关，进犯忻州、代州。二月，庚戌（二十六日），沙陀族军队二万余人进逼晋阳，辛亥（二十七日），攻陷太谷。朝廷派遣汝州防御使博昌人诸葛爽率领东都防御兵援救河东。

[3]河东节度使康传圭，专事威刑，多复仇怨，强取富人财。遣前遮虏军使苏弘轸击沙陀于太谷，至秦城，遇沙陀，战不利而还，传圭怒，斩弘轸。时沙陀已还代北，传圭遣都教练使张彦球将兵三千追之。壬戌，至百井，军变，还趣晋阳。传圭闭城拒之，乱兵自西明门入，杀传圭；监军周从寓自出慰谕，乃定，以彦球为府城都虞候。朝廷闻之，遣使宣慰曰：“所杀节度使，事出一时，各宜自安，勿复忧惧。”

[3]河东节度使康传圭，对部下专用威刑，结下了许多仇怨，又强夺富人家财。康传圭派遣前遮虏军使苏弘轸讨击沙陀军于太谷，在秦城与沙陀军遭遇，作战失利后退兵。康传圭发怒，将苏弘轸斩首。这时沙陀军已退回代北，康传圭派遣都教练使张彦球率领三千军队追击。壬戌（三月初九），到来百井，军队发生变乱，回归晋阳。康传圭关闭城们将乱军拒于城外，乱兵自西明门进入，杀康传圭；监军周

从寓亲自出来抚慰劝喻，才使局面平定下来，于是以张彦球为府城都虞候。朝廷得知情况，派遣使者宣慰说：“你们杀了节度使，事出于一时，大家各自安心，不要再忧惧了。”

[4]左拾遗侯昌业以盗贼满关东，而上不亲政事，专务游戏，赏赐无度，田令孜专权无上，天文变异，社稷将危，上疏极谏。上大怒，召昌业至内侍省，赐死。

[4]左拾遗侯昌业认为盗贼遍于潼关以东，而唐僖宗却不亲政事，一心游戏，对臣下赏赐没有节度，宦官田令孜专权，无视皇上，使天象发生变异，社稷将有危险，因而向唐僖宗上疏极谏。唐僖宗恼羞成怒，将侯昌业召至内侍省，赐他自尽。

[5]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上笑而已。

[5]唐僖宗好骑马射箭，舞剑弄槊，还喜爱阴阳算学，对音律、掷色子赌博也无不精妙；常玩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一只鹅赌五十缗钱。尤其是善于击马球，曾经对伎优石野猪说：“朕如果参加击球进士的考试，必定考得状元。”石野猪回答说：“如果遇到尧、舜作礼部侍郎，恐怕陛下不免要被放逐。”唐僖宗听后大笑。

[6]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

[6]度支官因国家国度不足，上奏请借富户及胡商的财产、货物。唐僖宗颁下诏数，令富户、胡商将一半财货借给国家。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朝廷：“如今天下盗贼蜂起，起因都是由于饥寒交迫，只有富户、胡商没有造反了。”唐僖宗于是撤销借富户、胡商一半财产的诏令。

[7]高骈奏改杨子院为发运使。

[7]淮南节度使高骈上奏请求将杨州留后所居的扬子院改为发运使。

[8]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将军陈敬为西川节度使。敬，许州人，田令孜之兄也。

[8]三月，庚午（十七日），唐僖宗任命左金吾大将军陈敬为西川节度使。陈敬是许州人，为田令孜的兄长。

初，崔安潜镇许昌，令孜为敬求兵马使，安潜不许。敬因令孜得隶左神策军，数岁，累迁至大将军。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炽，阴为幸蜀大计，奏以敬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镇三川，上令四人击赌三川，敬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代安潜。

起初，崔安潜坐镇许昌，田令孜为陈敬向崔安潜求兵马使的官位，崔安潜没有许诺。陈敬又因田令孜得到左神策军的军籍，几年后，多次迁官作到大将军。田令孜看到潼关以东广大地区群盗势力日益壮大，暗中为日后逃入西蜀作准备，于是上奏请以陈敬及其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坐镇三川，唐僖宗命令四人以击来打睹，陈敬获得第一筹，僖宗即以陈敬为西川节度使，以取代崔安潜。

[9]辛未，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从谠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康传圭既死，河东兵益骄，故以宰相镇之，使自择参佐。从谠奏以长安令王调为节度副使，前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前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前进士刘崇鲁为推官。时人谓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龟、崇鲁，政会之七世孙也。时承晋阳新乱之后，日有杀掠，从谠貌温而气劲，多谋而善断，将士欲为恶者，从谠辄先觉，诛之，奸轨惕息。为善者抚待无疑，如张彦球有方略，百井之变，非其本心，独推首乱者杀之，召彦球尉谕，悉以兵柄委之，军中由是遂安。彦球为从谠尽死力，卒获其用。

[9]辛未（十八日），朝廷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从谠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河东节度使。康传圭既已死亡，河东兵更加骄横，所以任命宰相坐镇河东，并让郑从谠自己选择辅佐官。郑从谠上奏请以长安令王调为节度副使，前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前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进士及第而尚未授官的刘崇鲁为推官。当时人将郑从谠这个班子称为小朝廷，指的是这个班子名士众多。刘崇龟和刘崇鲁是刘政会七世孙。当时正是晋阳新近发生军乱之后，每日都出现杀掠，郑从谠面貌温和而内气刚劲，多谋善断，有企图作恶的将士，郑从谠总是先有察觉，将他诛杀，使心术不

正的人有所警惕。郑从谠对善良的人抚慰亲信不加怀疑，如张彦球很有方略，百井之变，不是他的本心，郑从谠只是将首谋作乱者查出处死，而将张彦球召来慰问劝谕，将全部兵权委交给他，军中于是逐渐得到安定。张彦球也为郑从谠竭尽死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0]淮南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等击黄巢屡捷，卢携奏以骈为诸道行营都统。骈乃传檄征天下兵，且广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万，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10]淮南节度使高骈派遣其部将张等人讨击黄巢军，屡次获得胜利，卢携于是上奏唐僖宗请以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于是传檄征发天下兵马，并且广为招募，得到淮南本土士兵和诸道军队士兵共七万人。势力的壮大使高骈威望大振，朝廷对他更深加倚重。

[11]安南军乱，节度使曾衮出城避之，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归。

[11]安南发生军乱，节度使曾衮逃出城外躲避乱军。诸道戍守邕管的士兵纷纷擅自返归原籍。

[12]夏，四月，丁酉，以太仆卿李琢为蔚、朔等州招讨都统、行营节度使。琢，听之子也。

[12]夏季，四月，丁酉（十四日），朝廷任命太仆卿李琢为蔚、朔等州招讨都统、行营节度使。李琢是李听的儿子。

[13]张渡江击贼帅王重霸，降之；屡破黄巢军，巢退保饶州，别将常宏以其众数万降。攻饶州，克之，巢走。时江、淮诸军屡奏破贼，率皆不实，宰相已下表贺，朝廷差以自安。

[13]张渡过长江袭击贼军将帅王重霸，迫使王重霸投降；又屡次袭破黄巢军，于是黄巢退保饶州，其部下别将常宏率所部数万人降唐。张进攻饶州，将城攻克，黄巢又撤走。这时江、淮间诸官军屡有破贼报捷的奏文，几乎全不是实情，宰相以下百官得到虚假的捷报，都上表唐僖宗表示祝贺，朝廷便自觉安稳。

[14]以李琢为蔚朔节度使，乃充都统。

[14]朝廷任命李琢为蔚朔节度使，并仍旧充任都统。

[15]以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5]又任命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6]以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

[16]任命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

[17]初，刘巨容既还襄阳，荆南监军杨复光以忠武都将宋浩权知府事，泰宁都将段彦以兵守其城；诏以浩为荆南安抚使，彦耻居其下。浩禁军士翦伐街中槐柳，彦部卒犯冷，浩杖其背，彦怒，挟刃驰入，并其二子杀之。复光奏浩残酷，为众所诛；诏以彦为朗州刺史，以工部侍郎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

[17]起初，刘巨容在大破黄巢后回到襄阳，荆南监军杨复光命令忠武都将暂时掌管府事，泰宁都将段彦率所部兵守荆南城；唐僖宗下诏任命宋浩为荆南安抚使，段彦感到居于宋浩之下是耻辱。宋浩禁止伐街中的槐柳树，段彦所部士卒违犯禁令，宋浩用刑杖打犯禁士兵的背，段彦极感愤怒，怀挟利刀驰入军府，杀宋浩及其两个儿子。杨复光上奏朝廷称宋浩残酷，被激愤的士众诛杀；于是唐僖宗下诏任命段彦为朗州刺史，又任命工部侍郎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

[18]五月，丁巳，以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振武节度使。

[18]五月，丁巳（初四），朝廷任命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振武节度使。

[19]刘汉宏之党浸盛，侵掠宋、兖；甲子，征东方诸道兵讨从。

[19]刘汉宏的部众逐渐壮大，侵入宋州，兖州劫掠；甲子（十一日），朝廷征东方诸道兵讨伐刘汉宏。

[20]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急击之，巢以金，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贼知诸道兵已北渡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令击之，兵败，死，巢势复振。

[20]黄巢军驻扎在信州，遇到传染病，士卒死了很多。张趁机急攻贼军，黄巢以黄金引诱张，并向高骈致书请降，请求高骈向朝廷保奏；高骈也想诱黄巢上钩，许诺愿为黄巢向朝廷求得节。当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队都赶到淮南，高骈恐怕这些军队瓜分他的功劳。于是上奏朝廷说贼众不几日就当平定，不用麻烦诸道军队，请求将诸道军队全部遣归本镇。朝廷相信高骈，批准了他的奏请。黄巢刺探到唐诸道兵已经北渡淮河，于是与高骈绝交，并且出战。高骈得知后怒气

冲天，命令张向黄巢军进攻，被杀得大败，张也战死，于是黄巢的势力复振。

[21]乙亥，以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丙子，以宣微使李顺融为枢密使。皆降白麻，于阁门出案，与将相同。

[21]乙亥（二十二日），朝廷派宦官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丙了（二十三日），唐僖宗任宣微使李顺融为枢密使。对这些宦官的任命，都是由阁门出案降白麻，与朝官将相命官的手续相同。

[22]西川节度使陈敬素微贱，报至蜀，蜀人皆惊，莫知为谁。有青城妖人乘其声势，帅其党诈称陈仆射，马步使瞿大夫觉其妄、执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诛之。六月，庚寅，敬至成都。

[22]西川节度使陈敬向来很微贱，让他主管西蜀的消息传出，蜀中人士都感到惊讶，不知道陈敬是谁。有一个青城无名妖人借用这种声势，率领其徒伪称是陈仆射，马步使瞿大夫察觉其妖妄，将他逮捕，灌以狗血，他便服罪了，将他及其党羽全部诛死。六月，庚寅（初八），陈敬到达成都。

[23]黄巢别将陷陵州、婺州。

[23]黄巢别将攻陷睦州、婺州。

[24]卢携病风不能行，谒告；己亥，始入对，敕勿拜，遣二黄门掖之。携内挟田令入，外倚高骈，上宠遇甚厚，由是专制朝政，高下在心。既病，精神不完，事之可否决于亲吏杨温、李修，货赂公行。豆卢无他材，专附会携。崔沆时有启陈，常为所沮。

[24]卢携得中风病不能行走，请假居于私宅养病；已亥（十七日），始上朝议政，唐僖宗令他不用下拜，派两个宦官扶掖着他视事。卢携在内挟恃着宦官田令孜的势力，在外倚靠高骈的军事力量，加上唐僖宗对他极为宠信，所以专制朝政，政事无论高下都出自他的主意。既已病倒，精神不好，政事由他的亲吏杨温、李修裁决，贿赂公然而行。宰相豆卢没有什么才能，专意附会卢携。另一宰相崔沆对政事时常有一些建议，常为卢携所阻遏。

[25]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来降。琢时将兵万人屯代州，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都督赫连铎共讨沙陀。李克用遣大将高文集守朔州，自将其众拒可举于雄武军。铎遣人说文集归国，文集执克用将傅

文达，与沙陀酋长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皆降于琢，开门迎官军。友金，克有之族父也。

[25]庚子（十八日），李琢奏告朝廷，称有沙陀族二千人来降。李琢当时统率军队万人驻屯代州，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都督赫连铎共同讨伐沙陀。李克用派遣大将高文集据守朔州，自己率军抗拒李可举于雄武军。赫连铎派遣人游说高文集归附国家，高文集逮捕李克用部将傅文达，与沙陀酋长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等人均投降于李琢，开城门迎接唐官军。李友金是李克用的族父。

[26]庚戌，黄巢攻宜州，陷之。

[26]庚戌（二十八日），黄巢军进攻宣州，将城攻陷。

[27]刘汉宏南掠申、光。

[27]刘汉宏向南攻掠申州、光州。

[28]赵宗政之还南诏也，西川节度使崔安潜表以崔澹之说为是，且曰："南诏小蛮，本云南一郡之地；今遣使与和，彼谓中国为怯，复求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议之。卢携、豆卢琢上言："大中之末，府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内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杞，皆蛮故也。前岁冬，蛮不为寇，由赵宗政示归。去岁冬，蛮不为寇，由徐云虔复命，蛮尚有觊望。今安南子城为叛卒所据，节度使攻之未下，自余戍卒，多已自归，邕管客军，又减其半。冬期且至，傥蛮寇侵轶，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报复，纵未得其称臣奉贡，且不使之怀怨益深，坚决犯边，则可矣。"乃作诏赐陈敬，许其和亲，不称臣，令敬录诏白，并移书与之，仍增赐金帛。以嗣曹王龟年为宗正少卿充使，以徐云虔为副使，别遣内使，共赍诣南诏。

[28]赵宗政回到南诏时，当时的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上表朝廷，指出崔澹所说的对付南诏蛮人的政策是对的，并且声言："南诏小蛮，本不过云南一郡之地；今天派遣使者与我朝约和，是他们以为中国怯弱，如果再来求公主，将以何种理由拒绝！"唐僖宗命令宰相就此事议论。卢携、豆卢说："大中末年，府库充实。而自咸通年以来，南诏蛮军两次攻陷安南、邕管，一次侵入黔中，四次进犯西川，朝廷征兵运粮，

天下百姓疲弊至极，已超过十五年，有大半租赋不能输入京师，度支、户部、盐铁三使和禁宫内库由此而空竭，战士由于荒蛮之地的瘴气瘟疫而死亡，百姓由于贫困无告而结伙为盗贼，以致中原地区只剩下榛子杞柳，这都是由于南诏蛮人的缘故。前年冬季，南诏蛮人没有侵犯唐境，是由于赵宗政尚未归国。去年冬季，南诏蛮人没有侵犯唐境，是由于徐云虔自南诏回朝复命，使南诏蛮人尚存有约和的企望。今天安南内城被叛乱的士卒占据，节度使曾衮率军围攻不能克，其余戍卒，大多已擅自归返原籍，邕管军辖下的外来诸道戍兵已减少一半。冬季就要来临，倘若南诏蛮军入寇侵犯，将如何对付！还不如暂且派遣使臣往南诏回报，即使不能使得南诏王向大唐皇帝称臣纳贡，也不会使他们对我大唐王朝怀抱更深的怨恨，而坚持要进犯我边境，若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也就可以了。”于是唐僖宗令作诏书赐予西川节度使陈敬，准许与南诏和亲，而不必强求其向唐朝称臣。命令陈敬抄录诏书，并将书派人送往南诏，又增赐黄金玉帛。任命嗣曹王李龟年为宗正少卿充当使臣，任命徐云虔为副使，另外还派遣宦官中使随同，一道带着书信前往南诏。

[29]秋，七月，黄巢自采石渡江，围天长、六合，兵势甚盛。淮南将毕师铎言于高骈曰：“乾廷倚公为安危，今贼数十万众乘胜长驱，若涉无人之境，不据险要之地以击之，使逾长淮，不可复制，必为中原大患。”骈以诸道兵已散，张复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称：“贼六十余万屯天长，去臣城无五十里。”先是，卢携谓“骈有文武长才，若悉委以兵柄，黄巢不足平。”朝野虽有谓骈不足恃者，然犹庶几望之。及骈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骇。诏书责骈散遣诸道兵，致贼乘无备渡江。骈上表言：“臣奏闻遣归，亦非自专。今臣竭力保卫一方，必能济办；但恐贼迤逦过淮，宜急敕东道将士善为御备。”遂称风痹，不复出战。

[29]秋季，七月，黄巢军从采石渡过长江，围攻天长、六合。兵势相当强大。淮南军将毕师铎向高骈进言：“朝廷把安危倚仗于您，如今贼众数十万乘胜长途驱进，有如进入无人之境，倘若不及时占据险要之地攻击贼军，让他们越过长淮，就再也没有办法制服他们了，必这要成为中原的大患。”高骈因诸道援军已遣散，张又战死，自己感到不能制止黄巢北进，畏惧之心加上懦怯使他不敢出兵，只是命令诸将严

加戒备，采取自保策略而已，并且上表朝廷告急，声称：“黄巢贼六十余万众屯聚天长，距我城不到五十里。”先前，卢携声言：“高骈有文武大才，如果将兵柄全都委交于他，平定黄巢将不在话下。”朝野人士虽然有不少人说高骈不足以依恃，但犹对他抱有一线希望。当高骈的表文送达朝廷，使朝野上下一片失望，人情震恐。唐僖宗下诏谴责高骈妄自遣散诸道军，致使黄巢贼众乘唐军无备而渡过长江。高骈上表辩解说：“我上奏建议遣归诸道军队，不能算是自我专权。今天我竭尽全力保卫一方，必定是能办到的，只是恐怕贼众连绵曲折渡过淮河，应紧急命令东面诸道将士加强戒备，奋力抵御为是。”于是高骈宣称患风痹症，不再派兵与黄巢作战。

[30]诏河南诸道发兵屯水，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 以备黄巢。

[30]唐僖宗下诏命令河南诸道调发军队驻扎在水，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驻扎在汝州，以防备黄巢。

[31]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

[31]辛酉（九日），任命淄州刺史曹全为天平军节度使，兼任东面副都统。

[32]刘汉宏请降；戊辰，以为宿州刺史。

[32]刘汉宏向唐朝廷请求投降；戊辰（十六日），朝廷任命刘汉宏为宿州刺史。

[33]李克用自雄武军引兵还击高文集于朔州，李可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邀之于药儿岭，大破之，杀七千余人，李尽忠、程怀信皆死；又败之于雄武军之境，杀万人。李琢、赫连铎进攻蔚州；李国昌战败，部众皆溃，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达靼。诏以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吐谷浑白义成为蔚州刺史；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加李可举兼侍中。

[33]沙陀李克用自雄武军率领军队回朔州，还击背叛自己的高文集部，唐卢龙节度使李可举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于药儿岭邀击，大破李克用军，杀死七千余人，李尽忠、程怀信也都被杀死，李克用军又在雄武军境内被打败，上万人被杀。李琢、赫连铎率军进攻蔚州，沙陀李国昌被击败，其部众全部溃散，只身与李克用及其宗族向北逃入鞑靼部落。唐僖宗下诏任命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吐谷浑

人白义成为蔚州刺史；萨葛人米海万为朔州刺史；又加李可举官兼侍中。

达靼本羯之别部也，居于阴山。后数月，赫连铎阴赂达靼，使取李国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时与其豪帅游猎，置马鞭、木叶或悬针，射之无不中，豪帅心服。又置酒与饮，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愿效忠而不得。今闻黄巢北来，必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与公辈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几何，谁能老死沙碛邪！"达靼知无留意，乃止。

鞑靼本是族的别部，居住阴山一带，以后数月，赫连铎暗中贿赂鞑靼，让他们捕送李国昌父子，李克用知道其中阴谋，经常与鞑靼豪帅出游巡猎，将马鞭、木叶或悬针放在远处当靶子，没有一次不中靶心，使鞑靼豪帅心服。又设酒宴与鞑靼豪帅对饮，喝到兴头上，李克用说："我得罪了大唐天子，愿为唐效忠而没有门路，如今听说黄巢大军北进，必定成为中原的大患，一旦大唐天子要赦免我的罪过，就将会同你们一起南下，共立大功，不是也很痛快吗！人生并不长久，谁愿意老死于沙碛之中！"鞑靼听说这些话后，知道李克用并无留在鞑靼的意思，于是不再接受赫连铎的贿赂以谋害李克用等。

[34]八月，甲午，以前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为太子宾客、分司。

[34]八月，甲午（十三日），朝廷任命前川节度使崔安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充闲职。

[35]九月，东都奏："汝州所募军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还，过东都，烧安喜门，焚掠市肆，由长夏门去。"

[35]九月，东都上表奏告朝廷："汝州所招募的军队李光庭百人从代州还朝，路过东都时，烧安喜门进入洛阳坊市，在坊市大肆焚烧抢劫，由长夏门出走。"

[36]黄巢众号十五万，曹全以其众六千与之战，颇有杀获；以众寡不敌，退屯泗上，以俟诸军至，并力击之；而高骈竟不之救，贼遂击全，破之。

[36]曹巢军号称十五万，唐将曹全率所部兵六千人与黄巢军接战，杀获不少人，但由于寡不敌众，退兵屯于泗州，以等待诸道援军的到来，并合力围剿；但高骈居然不出兵救援，黄巢派兵攻击曹全军，将其击败。

[37]徐州遣兵三千赴水，过许昌。徐卒素名凶悖，节度使薛能，自谓前镇彭城，有恩信于徐人，馆之球场。及暮，徐卒大噪，能登子城楼问之，地以供备疏阙，慰劳久之，方定；许人大惧。时忠武亦遣大将周岌诣水，行未远，闻之，夜，引兵还，比明，入城，袭击徐卒，尽杀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将奔襄阳，乱兵追杀之，并其家。岌自称留后。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恐为岌所袭，引兵还兖州，诸道屯水者皆散。黄巢遂悉众渡淮，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

[37]徐州派遣三千兵赴水，经过许昌。徐州士卒一惯有凶狠的名声。节度使薛能自称以前曾镇守彭城，对徐州人有恩信，于是将士兵安排在场宿营。至入夜之时，徐州士卒大声喧噪，薛能登上内城楼问讯，徐州士卒回答说宿地设备太差，供应缺少，薛能慰劳许久，众情才安定。许州人闻知后惊恐万状。当时忠武军也派遣大将周岌率兵往水，未走多远，闻知城中徐州士卒闹事，引兵还，到第二天天亮，忠武军入许州城袭击徐州军队，将徐州兵全部杀死；又怨薛能待徐州兵卒太厚，将薛能驱逐。薛能将要逃奔襄阳，乱兵将他追杀，并杀其全家。于是周岌自称留后。唐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恐怕遭到周岌袭击，带着军队归还兖州，屯于水的诸道军队也全部散去。黄巢于是乘机率全部军队渡过淮河，所过之处不虏不掠，只是收纳丁壮以扩充兵员。

[38]先是征振武节度使吴师泰为左金吾大将军，以诸葛爽代之。师泰见朝廷多故，使军民上表留己。冬，十月，复以师泰为振武节度使，以爽为夏绥节度使。

[38]先前，唐僖宗征振武节度使吴师泰为左金吾大将军，以诸葛爽代吴师泰任振武军节度使。吴师泰看到唐朝朝廷多有变故，私下让军民上表请留自己。冬季，十月，理任吴师泰为振武节度使，任诸葛爽为夏绥节度使。

[39]黄巢陷申州，遂入颍、宋、徐、兖之境，所至吏民逃溃。

[39]黄巢率军攻陷申州，于是进入颍州、宋州、徐州、兖州境内，所到之处，吏民均逃跑溃散。

[40]群盗陷澧州，杀刺史李询、判官皇甫镇。镇举进士二十三上，不中第，询辟之。贼至，城陷，镇走，问人曰：“使君免乎？”曰：“贼

执之矣。”镇曰：“吾爱知若此，去将何之！”遂还诣贼，竟与同死。

[40]一群盗贼攻陷澧州，将刺史李询、判官皇甫镇杀死。皇甫镇参加科举进士科考试达二十三次，都未中举，被李询召辟入幕府。黄巢军攻陷州城，皇甫镇逃出城，向出城者询问：“李使君得出城否？”有人告诉说：“刺史李询已被贼捉住。”皇甫镇说：“我受李询知遇大恩，出城又能往何处去！”于是回到城中，竟与李询同死。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四卷

唐纪七十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中之上广明元年（庚子、880）

唐纪七十 唐僖宗广明元年（庚子、公元880年）

[1]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荣作乱，剽掠坊市俱空。

[1]十一月，唐河中都虞侯王重荣兴兵作乱，四乱抢劫，河中坊市被抢夺一空。

[2]宿州刺史刘汉宏怨朝廷赏薄，甲寅，以汉宏为浙东观察使。

[2]唐宿州刺史刘汉宏抱怨朝廷给他的赏赐太轻薄，甲寅（初四），朝廷任命刘汉宏为浙东观察使。

[3]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以本道兵授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讨黄巢。乙卯，以代北都统李琢为河阳节度使。

[3]唐僖宗下诏。令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将所率本道军队授予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让他们率领南下攻讨黄巢。乙卯（初五），任命代北都统李琢为河阳节度使。

[4]初，黄巢将渡淮，豆卢请以天平节授巢，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戏而淮北相继告刀，携称疾不出，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4]起初，黄巢将军要率领军队北渡淮河，唐宰相豆卢请求唐僖宗将天平节度使的节授予黄巢，待黄巢到镇上任时，再行攻讨。宰相卢携说："盗贼们都是贪得无厌，虽然给黄巢节，也未必能制止他四处剽掠，不如赶快调发诸道军队扼守泗州，任命汴州节度使为都统，率大军阴击黄巢贼众。黄巢既往前不能进入关中，必定转而攻掠淮、浙一带，逃至大海中去偷生！"唐僖宗听后表示同意。谁知不久淮北诸州相继来使告急，卢携知道情势不妙，于是宣称有疾病，而不再上朝议政，京师长安上下一片恐慌。庚申（十日），东都送来奏状，声称黄巢已攻入汝州境内。

[5]辛酉，以王重荣权知河中留后，以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李都为太子少傅。

[5]辛酉（十一日），朝廷命王重荣暂时充任河中镇留后，而以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李都为太子少傅，召回京师。

[6]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转牒诸军云，“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上召宰相议之。豆卢、崔沆请发关内诸镇及两神策军守潼关。壬戌，日南至。上开延英，对宰相泣下。观军容使田令孜奏：“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臣自为都指挥制置把截使。”上曰：“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禄山构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流曰：“禄山众才五万，比之黄巢，不足言矣。”豆卢曰：“哥舒翰以十五万众不守潼关，今黄巢众六十万，而潼关又无哥舒之兵。若令孜为社稷计，三川帅臣皆令孜腹心，比于玄宗则有备矣。”上不怿，谓令孜曰：“卿且为朕发兵守潼关。”是日，上幸左神策军，亲阅将士。令孜荐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上召见三人，以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珂为句当寨使，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

[6]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向朝廷奏称：黄巢已自称天补大将军，并写牒文转送给唐诸镇军，宣称：“你们应各自据守自己的城垒，不要阻犯我军的兵锋！我将亲率大军攻入东都，接着攻入京师，向朝廷问罪，与你们没有关系。”唐僖宗将宰相们召到内殿商议对策。豆卢、崔沆建议调发在关内的诸藩镇军及左、右神策军去拒守潼关。壬戌（十二日），冬至，唐僖宗开延英殿最高决策会议，由于找不到御敌良策，竟对着宰相们流泪。观军容使宦官田令孜奏称：“请皇上选左、右神策军中的弓弩手去守潼关，我亲自任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前去拒敌。”唐僖宗回答说：“禁军侍卫将士，久不习征战，恐怕未必能派上用场。”田令孜说：“过去安禄山判乱时，玄宗去四川避难。”崔沆说：“过去安禄山部众只有五万人，无法和黄巢相比。”豆卢说：“先前哥舒翰率领十五万大军尚不能把守潼关，今天黄巢贼众有六十万，而潼关又没有象哥舒翰当年那样强大的军队。如果说田令孜真为大唐社稷考虑的话，蜀中三川帅臣陈敬、杨师立、牛勖倒都是田令孜的心

腹，可以往西川躲避，这比起唐玄宗时的情况来，当然可以说是有备无患了。”唐僖宗听后很不高兴，对田令孜说：“请你且为朕调发军队，去潼关拒守。”这一天，唐僖宗来到左神策军军营，亲自视察将士。田令孜又向唐僖宗推荐左神策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神策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神策军兵马使赵珂。唐僖宗于是召见三人，任命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王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赵珂为勾当寨栅使，并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被任命为副使。

癸亥，齐克让奏：“黄巢已入东都境，臣收军退保潼关，于关外置寨。将士屡经战斗，久乏资储，州县残破，人烟殆绝，东西南北不见王人，冻馁交逼，兵械弊，各思乡闾，恐一旦溃去，乞早遣资粮及援军。”上命选两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张承范等将以赴之。

癸亥（十三日），齐克让向朝廷上奏：“黄巢贼众已进入东都，我收集散兵退到潼关继续进行抵抗，驻扎在潼关之外设置营寨。我部战士经过多次战斗，缺乏战备物质已经很久，关东州县残破不堪，人烟几乎继绝，东西南北四方不见大唐朝廷管辖下的人。官军饥寒交迫，兵械军器又钝又劣，士兵们各自思念故乡闾里，恐怕很容易溃散，乞请朝廷尽早运送资粮和援军。”唐僖宗命令选拔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共得二千八百人，令张承范等将率领以赴潼关。

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竭；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允章，之曾孙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数千以补两军。

丁卯（十七日），黄巢军攻陷东都，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领百官迎拜；黄巢大军入城，对城中百姓劳问而已，坊里和平常一样，人民生活正常。刘允章是刘的曾孙。田令孜上奏请召募长安坊市居民数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

辛未，陕州奏东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将左、右军东讨。是日，贼陷虢州。

辛未（二十一日），陕州地方官向朝廷上奏，告东都已陷落。壬申（二十二日），唐僖宗任命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州都统，率领左、右神策军出发东讨黄巢。这一天，黄巢军攻陷虢州。

[7]以神策将罗元杲为河阳节度使。

[7]朝廷任命神策军将领罗元杲为河阳节度使。

[8]以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初，薛能遣牙将上蔡秦宗权调发至蔡州，闻许州乱，托云赴难，选募蔡兵，遂逐刺史，据其城。及周岌为节度使，即以宗权为蔡州刺史。

[8]又任命周岌为忠武军节度使。起初，薛能派遣其牙将上蔡人秦宗权调发军队到蔡州，闻知许州发生军乱，托言赴难，选募蔡州人为兵，于是驱逐蔡州刺史，占据蔡州城。这时周岌为忠武军节度使，当即任命秦宗权为蔡州刺史。

[9]乙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禀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门楼临遣之。承范进言："闻黄巢拥数十万之众，鼓行而西，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复遣臣以二千余人屯于关上，又未闻为馈饷之计，以此拒贼，臣窃寒心。愿陛下趣诸道精兵甲为继援。"上曰："卿辈第行，兵寻至矣！"丁丑，承范等至华州。会刺史裴虔馀徙宣歙观察使，军民皆逃入华山，城中索然，州库唯尘埃鼠迹，赖仓中犹有米千余斛，军士裹三日粮而行。

[9]乙亥（二十五日），张承范等率领神策军弓弩手自京师出发，神策军士兵都是长安富家子弟，贿赂宦官而挂名于军籍，以获得优厚的赐给，但这些人平时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快马疾驰，凭借宦官的势力气焰嚣张，却从未参加过战阵；听说要上前线，父子相聚抱头大哭，许多人用金帛雇佣居住在病坊的贫苦人代行，这些人往往不能操持兵器。这一天，唐僖宗登上章信门楼遣送征人出发，张承范向唐僖宗进言："听说黄巢拥兵数十万，战鼓咚咚向西涌来，齐克让仅率领饥饿不堪的士卒万人在潼关外拒敌，今天又派遣我率二千余军队驻屯于潼关上，也没有听到为我们调拨粮饷的议论，就这样让我们去抗拒强敌，实在令我寒心。希望陛下调集诸道精兵尽早我们的后援。"唐僖宗回答说："你们先行一步，随后援兵将至！"丁丑（二十七日），将承范等率军赶到华州。正值华州刺史裴虔馀迁任宣歙观察使，军民全都逃入华山，城中空荡荡的，州库只剩下尘埃鼠迹，幸运的是粮仓中仍有米千余斛，军士们带上三天的粮食再上征程。

十二月，庚辰朔，承范等至潼天，搜菁中，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卒莫有斗志。是日，黄巢前

锋军抵关下，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克让与战，贼小却，俄而巢至，举军大呼，声振河、华。克让力战，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饥甚，遂喧噪，烧营而溃，克让走入关。关左有谷，平日禁人往来，以榷征税，谓之“禁坑”。贼至仓猝，官军忘守之，溃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水寿藤茂密如织，一夕践为坦途。承范尽散其辎囊以给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称：“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坑。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或闻陛下已议西巡，苟銮舆一动，由上下土崩。臣敢以犹生之躯奋冒死之语，愿与近密及宰臣熟议，急征兵以救关防，则高祖、太宗之业庶几犹可扶持，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微臣胜哥舒翰之死！”

十二有，庚辰朔（初一），张承范等率军赶到潼关，在青草茂密处搜得村民一百来人，即让他们为役运石汲水，作守城的准备。这时张承范军与齐克让军都已绝粮，士卒个个都没有斗志。这一天，黄巢军的前锋进抵潼关城下，白旗遍布山野，一望无际，齐克让率军出战，黄巢军小败，接着黄巢率大军赶到，全军大声呐喊，声音震撼黄河、华山。齐克让备力拼战，自午时至酉时才停战，这时士卒已饿极了，于是呼喊喧闹着把营寨烧毁，溃散而去，齐克让也走入潼关。潼关边有山谷，平时禁止人在谷中往来，以便榷征商税，人们称此谷为“禁坑”。黄巢大军来得仓促，官军猝不及防，溃兵自山谷而入禁坑，里面灌木长藤茂密犹如蜘蛛网，一夕之间踏成一条平坦的大道。张承范将辎重和私囊全部散发给士卒，派人上表朝廷告急，表称：“我率军离京六天，士卒没有增加一人，军饷更连影也未见到。到潼关之日，黄巢巨寇已来关下，我以二千余人抗拒六十万敌众，在关外的齐克让军因饥饿而溃散，踏开禁坑。我如果将潼关失守，就是处以投身油锅的极刑也心甘情愿；但是朝廷宰相谋臣，羞愧之颜又寄托于何处！听人说陛下已经议论要西巡至蜀中，而如果陛下的金銮轿子一动，恐怕朝廷上下将士崩瓦解。我敢在战死之前，以尚存一刻的身躯，大胆说几冒死话，希望陛下与亲近宦官及宰相大臣深思熟虑，紧急征兵来救援潼关的关防，如果潼关能守，我大唐高祖、太宗创立的基业或许还可以扶持，使黄巢步安禄山的后尘遭到灭亡，而微臣我战死了也比哥舒翰要强！”

辛巳，贼急攻潼关，承范悉力拒之，自寅及申，关上矢尽，投石以击之。关外有天堑，贼驱民千余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须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纵火焚关楼俱尽。承范分兵八百人，使王师会守禁坑，比至，贼已入矣。壬午旦，贼夹攻潼关，关上兵皆溃，师会自杀，承范变服帅余众脱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继至，承范曰："汝来晚矣！"博野、凤翔军还至渭桥，见所募新军衣裘温鲜，怒曰："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冻馁！"遂掠之，更为贼乡导，以趣长安。

辛巳（初二），黄巢军猛攻潼关，张承范竭尽全力进行抵抗，自寅时到申时，关上官军弓箭已无矢可射，于是用石头投向黄巢军，潼关外有壕沟，黄巢军驱赶平民千余人来壕中，掘土将壕沟填上，不一会儿，即将壕沟填平。于是，黄巢军渡过壕沟。入夜，纵火将关楼全部焚烧干净。张承范于是分八百士兵，交王师会，令他拒守禁坑，当王师会率军赶到禁坑时，黄巢军已经通过。壬午（初三）早晨，黄巢军夹攻潼关，关上唐守军全部溃散，王师会自杀，张承范身穿便服率领残余士兵逃脱回到长安，行至野狐泉，遇到相继到来的奉天援兵二千人，张承范对他们说："你们来晚了！"于是退还。博野镇和凤翔镇的军队退至渭桥，见田令孜所召募的新军穿着新衣皮裘，十分愤怒，说："这些家伙有什么功劳能穿上这样好的衣，我们殊死拼战反倒受冻挨饿！"于是抢劫新军，并为黄巢军作向导，往长安进发。

贼之攻潼关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萧廪为东道转运粮料使；廪称疾，请休官，贬贺州司户。

黄巢军进攻潼关时，朝廷任命前京兆尹萧廪为东道转运粮料使。萧廪不敢当，称病请求退休，结果被贬为贺州司户。

黄巢入华州，留其将乔钤守之。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于贼。癸未，制以巢为天平节度使。

黄巢率军攻入华州，留部将乔钤据守。唐河中留后王重荣向黄巢请降。癸未（初四），唐僖宗颁下诏制，给予黄巢天平节度使的官职。

甲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尚收左丞王徽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裴澈为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以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田令孜闻黄巢已入关，恐天子责己，乃归罪于携而贬之，荐徽、澈为相。是夕，携饮药死。澈，休之从子也。

甲申（初五），唐僖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王徽为户部侍郎，任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裴澈为工部侍郎，二人都为同平章事。贬宰相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田令孜听说黄巢率大军已进入关中，恐怕天下人追究自己的责任，于是归罪于卢携，而将他贬官，荐举王徽、裴澈为宰相。这天傍晚，卢携喝毒药自杀身亡。裴澈是裴休的侄子。

百官退朝，闻乱兵入城，布路窜匿。令孜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出，惟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车驾既去，军士及坊市民竞入府库盗金帛。

百官退出朝堂，听说乱兵已入长安城，分路躲藏。田令孜率领神策军士兵五百人护卫着唐僖宗自金光门出城，只有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四王及几个妃嫔随銮驾而去，百官竟无人知晓，不知皇帝去向。唐僖宗昼夜不停地奔驰，随从安员大多跟不上。唐僖宗的车驾既已远去，长安城中的军士及坊市百姓争先恐后地闯入皇家府库盗取金帛。

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巢馆于田令孜第，其徒为盗久，不胜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居数日，各出大掠，梦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临近傍晚时，黄巢部下前锋将柴存进入长安城，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数十人往霸上迎接黄巢。黄巢坐着用黄金装饰的轿子，其部下全都披着头发，穿着红丝锦绣衣裳，手持兵器跟从着，铁甲骑兵行如流水，辎重车辆塞满道路，大军延绵千里络绎不绝。长安居民夹道聚观，尚让挨个向士民们宣谕说：“我黄王起兵，本为了百姓！不象唐朝李氏皇帝不爱你们，你们只管安居乐业，不要恐慌。”黄巢住宿于田令孜的家，其部下将士为盗贼既久，极为富有，看到贫穷的人，往往施舍财物。但居住几天以后，又各自出来大肆抢动劫，梦烧坊市，

到处杀人，使死尸满街，黄巢无法禁止。黄巢部下尤其憎恨唐朝官吏，凡抓获到的全部杀死。

[10]上趣骆谷，凤翔节度史郑畋谒上于道次，请车驾留凤翔。上曰："朕不欲密逊巨寇，且幸兴元，征兵以图收复。卿东捍贼锋，西抚诸蕃，纠合邻道，勉建大勋。"畋曰："道路梗涩，奏报难通，请得便宜从事。"许之。戊子，上至婿水，诏未勖、杨师立、陈敬，谕以京城不守，且幸兴元，若贼势犹盛，将幸成都，宜豫为备拟。

[10]唐僖宗向骆谷奔逃，凤翔节度使郑畋于道旁拜谒，请求唐僖宗的车驾留在凤翔。唐僖宗对郑畋说："朕不愿距强大的贼寇太近，暂且到兴元，征发天下兵以图收复京师。你留在这里东拒贼军的兵锋，西向招抚诸蕃族，纠合邻道的军队，尽最大努力建立丰功伟业。"郑畋回奏说："这一带道路堵塞，有事向陛下上奏报告难以通达，请求给我便宜从事的权力。"唐僖宗当即表示同意。戊子（初九），唐僖宗奔至婿水，颁下诏书给牛勖、杨师立、陈敬，告谕京城已为黄巢贼寇攻陷，皇帝车驾暂时留居兴元，如果黄巢贼军势力仍然强盛，车驾将行幸成都，请他们预先作好迎驾的准备。

庚寅，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辛卯，巢始入宫。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画皂缯为衮衣，击战鼓数百以代金石之乐。登丹凤楼，下赦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谓广明之号，去唐下体而著黄家日月，以为己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为皇后。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崔、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知左右军事，费传古为枢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之子也，时罢浙东观察使，在长安，巢得而相之。

庚寅（十一日），黄巢将留在长安的唐朝宗室全部杀光，一个不剩。在黑色丝织物上作画，辛卯（十二日），黄巢始入居禁宫。壬辰（十三日），黄巢称帝，在含元殿即皇帝位，作天子礼服，敲响数百只战鼓替代金石音乐，作为登基之礼。黄巢登上丹凤楼，颁下赦书：定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金统。宣称当朝年号明是"唐"字去""而留"广"，"广"字加"黄"字为""，再将日、月合并为"明"字，指的是黄家日月，认为这正是自己将当皇帝的符瑞。黄巢又发布命令，凡唐朝三品以上官员全部停任，四品以下官员保留官位如故。又册立其妻子曹氏

为皇后。任命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为兼侍中，崔、杨希古并为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知左右军事，费传古为枢密使。又任命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崔即崔的儿子，当时正罢去浙东观察使的官职，居住在长安，被黄巢俘获而任为宰相。

诸葛爽以代北行营兵屯栎阳，黄巢将砀山朱温屯东渭桥，巢使温诱说之，爽遂降于巢。温少孤贫，与兄昱、存随母王氏依萧县刘崇家，崇数笞辱之，崇母独怜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巢以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爽赴镇，罗元杲发兵拒之，士卒皆弃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唐将诸葛爽率领代北行营的军队屯驻于栎阳，黄巢部下大将砀山人朱温率军驻扎在东渭桥，黄巢让朱温游说诱降诸葛爽，于是诸葛爽向黄巢投降。朱温年少时失去父亲且贫困，与哥哥朱昱、朱存随母亲王氏依靠萧县刘崇家为生，刘崇多次鞭笞污辱朱温，只有刘崇的母亲可怜朱温，并告诫自家人说："朱三不是平常人，你们要好好对待他。"诸葛爽既降于黄巢，被黄巢任命为河阳节度使，当诸葛爽回到河阳之时，将军罗元杲调军队抗拒，但罗元杲部下士卒都抛弃兵器迎接诸葛爽，罗元杲无奈，只好逃奔唐僖宗的所在行营。

[11]郑畋还凤翔，召将佐议拒贼，皆曰："贼势方炽，宜且从容以俟兵集，乃图收复。"畋曰："诸君劝畋臣贼乎！"因闷绝仆地，伤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会巢使者以赦书至，监军袁敬柔与将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谢巢。监军与巢使者宴，乐奏，将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孙储曰：以相公风痹不能来，故悲耳。"民间闻者无不泣。畋闻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厌唐，贼授首无日矣！"乃刺指血为表，遣所亲间道诣行在，召将佐谕以逆顺，皆听命，复刺血与盟，然后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贼，邻道皆许诺发兵，会于凤翔。时禁兵分镇关中尚数万，闻天子幸蜀，无所归，畋使人招之，皆往从畋，畋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

[11]唐凤翔节度使郑畋回到凤翔，召集部下将佐议论抗拒黄巢军，部将们都声称："黄巢贼众的势力正强盛，应该缓慢地做好准备，等待各路军队聚集后，再图收复京师。"郑畋失望地说："你们是否要劝我投降贼寇呢！"并因气愤而昏倒在地，被砖瓦碰伤脸部，从中午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都不能言语。恰巧黄巢派使者带着赦免诸军的赦书赶

到，监军袁敬柔与众将佐对黄巢使者毕恭毕敬，并草写降书宣示于众，代郑畋署名，对黄巢的赦免表示感谢。监军袁敬柔为黄巢所派使者举行宴会，音乐奏起，将佐以下兵卒都失声痛哭；使者感到奇怪，节度使府幕客孙储解释说："由于军府相公郑畋因病不能来参加宴会，所以大家感到悲痛。"民间百姓闻知后无不流泪。郑畋得知这些情况后说："我为此知道天下人心尚未对大唐王朝感到厌恶，黄巢贼身首异地指日可待了！"于是刺破手指，用血书写表文，派遣自己亲信的人走小路赶到唐僖宗的行营，以表忠心。又召集部下将佐都谕以逆顺忠义的道理，部下官兵都表示愿意听命，再刺血与大家盟誓，然后将凤翔的城墙壕堑修复完好，将兵器军械修复完善，训练士卒，并秘密地约请邻道合兵攻讨黄巢，邻道也都许诺愿意发兵，一齐到凤翔会合。当时神策军八镇兵分别坐镇于关中的还有数万人，听说唐僖宗逃往西蜀，一时无所归从，郑畋派人往各军招抚，诸军都赴凤翔听从郑畋的调遣，郑畋于是将财产分给诸军，以连结诸军的心，于是军势大振。

[12]丁酉，车驾至兴元，诏诸道各出全军收复京师。

[12]丁酉（十八日），唐僖宗的车驾来到兴元，即向天下诸道颁发诏书，命令各道调发全军收复京师。

[13]己亥，黄巢下令，百官诣赵璋第投名衔者，复其官。豆卢、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刑部侍郎李、京兆尹李汤扈从不及，匿民间，巢搜获，皆杀之。广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与于仆射俱死！"执贼刃不置，贼并杀之。发卢携尸，戮之于市。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义不臣贼，举家自杀。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臣于巢，多纳亡命，匿公卿于复壁；巢杀之。

[13]己亥（二十日），黄巢颁布命令：唐朝百官到大齐宰相赵璋的宅第投报官位姓名者，可以恢复其官位。唐宰相豆卢、崔沆以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刑部侍郎李、京兆尹李汤由于来不及跟从唐僖宗出逃，留在长安，躲藏在民间，被黄巢军搜获，全部被杀死。广德公主说："我是唐帝室之女，誓与于仆射同死！"抓住行刑队的刀不放手，被黄巢军一并杀死。黄巢军又发掘卢携的坟墓，将他的尸体放于街市砍杀。唐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坚守臣节，不肯向黄巢军投诚，全家自杀。唐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

然投降于黄巢，但收容许多亡命之徒，将唐公卿大臣藏于私宅复壁中，被黄巢处死。

[14]初，枢密使杨复恭荐处士河间张浚，拜太常博士，迁度支员外郎。黄巢逼潼关，浚避乱商山。上幸兴元，道中无供顿，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从行军士始得食。上问康："卿为县令，何能如是？"对曰："臣不及此，乃张浚员外教臣。"上召浚诣行在，拜兵部郎中。

[14]起初，唐枢密使杨复恭向唐舍宗荐举处士河间人张浚，唐僖宗拜张浚为太常博士，不久迁官为度支员外郎。黄巢率大军进逼潼关，张浚避乱于商山。唐僖宗逃往兴元，一路上没有人供给粮食，汉阴县令李康用骡子运粮数百驮献给行营，随从逃亡的军士才有饭吃。唐僖宗问李康："你官仅至县令，怎么能想到这些？"李康回答说："我实在想不到，是张浚员外教我这样干的。"唐僖宗于是召张浚到行营，拜为兵部郎中。

[15]义武节度使王处存闻长安失守，号哭累日，不俟诏命，举军入援，遣二千人间道诣兴元卫车驾。

[15]唐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听说长安失守，痛哭了好几天，不等收到诏令，就派军队入援，调遣军队二千人走小道到达兴元，以护卫唐僖宗的车驾。

[16]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财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巢遣其将朱温自同州，弟黄邺自华州，合兵击河中，重荣与战，大破之，获粮仗四十余船，遣使与王处存结盟，引兵营于渭北。

[16]黄巢派遣使者到河中调发兵粮，使者前后达数百人，河中吏民无法负担，苦不堪言。王重荣于是对部众说："起初我屈节事贼，是想缓解军府的急患，如今黄巢来调财不已，又要征调士兵，我们早晚要死于他手，不如发兵抗拒黄巢。"部众都认为应加以抗拒，于是将黄巢派来的使节全部处死。黄巢派遣部将朱温从同州发兵，弟黄邺从华州发兵，两军会合进攻河中，王重荣出兵拒战，大破黄巢军，缴获粮食兵仗四十多船，又派遣使者与唐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结盟，率领军队到渭北扎营。

[17]陈敬车驾出幸，遣步骑三千奉迎，表请幸成都。时从兵浸多，兴元储不丰，田令孜亦劝上；上从之。

[17]唐西川节度使陈敬闻知僖宗的车驾出幸兴元，派遣步兵和骑兵三千人来奉迎，上表请唐僖宗往成都暂住。当时随从车驾的军队渐渐增多，兴元的储粮不多，田令孜也劝唐僖宗出幸成都。唐僖宗表示同意。

中和元年（辛丑、881）

中和元年（辛丑，公元881年）

[1]春，正月，车驾发兴元。加牛勖同平章事。陈敬以扈从之人骄纵难制，有内园小儿先至成都，游于行宫，笑曰：“人言西川是蛮，今日观之，亦不恶！”敬执而杖杀之，由是众皆肃然。敬迎谒于鹿头关。辛未，上至绵州，东川节度使杨师立谒见。壬申，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遘同平章事。

[1]春季，正月，唐僖宗的车驾自兴元出发。颁布命令加牛勖为同平章事。陈敬感到唐僖宗的扈从人员骄横而难以控制，有一长安禁宫内园中的小儿先期到达成都，在行宫游荡，笑着说：“人们说西川人是蛮人，今天看来，也不算恶！”陈敬将他逮捕并乱棒打死，于是扈从人员都肃然遵纪。陈敬赶到鹿头关迎接唐僖宗。辛未（二十二日），唐僖宗到达绵州，东川节度使杨师立来拜谒。壬申（二十三日），唐僖宗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遘为同平章事。

[2]郑畋约前期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同讨黄巢。巢遣其将王晖赍诏召畋，畋斩之，遣其子凝绩诣行在，凝绩追及上于汉州。

[2]唐凤翔节度使郑畋约请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共讨黄巢。黄巢派遣部将王晖捧着诏书来招降郑畋，被郑畋斩首。郑畋又派遣其儿子郑凝绩到行营，郑凝绩赶到汉州追上唐僖宗的车驾。

[3]丁丑，车驾至成都，馆于府舍。

[3]丁丑（二十八日），唐僖宗的车驾到达成都，在节度使府舍安歇。

[4]上遣使趣高骈讨黄巢，道路相望，骈终不出兵。上至蜀，犹冀骈立功，诏骈巡内刺史及诸将有功者，自监察至常侍，听以墨敕除讫奏闻。

[4]唐僖宗派遣使者往淮南节度使高骈处催促他出兵讨伐黄巢，使者往来于道路，前后相望，但高骈始终不肯奉命出兵。唐僖宗来到成都，仍然寄希望于高骈能讨贼立功，颁下诏书给高骈，凡其巡辖境内的刺史及诸将领讨贼有功者，可用墨敕给予自监察御史到散骑常侍的官爵，先任命然后再向朝廷奏报。

[5]裴澈自贼中奔诣行在。时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遗乐朋龟谒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为翰林学士。张浚先亦拜令孜。令孜尝召宰相及朝贵饮酒，浚耻于众中拜令孜，乃先谒令孜谢酒。及宾客毕集，令孜言曰："令孜与张郎中清浊异流，尝蒙中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于隐处谢酒则又不可。"浚惭惧无所容。

[5]裴澈从黄巢贼众中逃奔到成都朝廷。当时朝廷百官未能会集，缺乏草写诏制的人才，右拾遗乐朋龟面见田令孜并下拜，于是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张浚起先也曾向田令孜下拜。田令孜曾经召集宰相及宦官权贵们一起饮酒，张浚感到在大庭广众面前向宦官田令孜下拜是件耻辱的事，于是在宴会前先拜见田令孜谢酒，及宾客全部来齐之时，田令孜说："我田令孜与张郎中分属内外朝，清浊异流，今天共同敬酒，的确是愉快的事，朝官如果顾虑和宦官一起饮酒玷辱了身份，又何必要改时间于宴会前来谢酒呢？今天张郎中于隐蔽之处向我谢酒，这怎么可能以呢？"一番话说得张浚又惭愧又恐惧，满脸通红，无地自容。

[6]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师王铎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6]二月，乙卯朔（初一），唐僖宗任命太子少师王铎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7]丙申，加郑畋同平章事。

[7]丙申（十八日），加给郑畋同平章事的官衔。

[8]加淮南节度使高骈东面都统，加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兼侍中，依前行营招讨使。代北监军陈景思帅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安庆、吐谷浑诸部入援京师。至绛州，将济河；绛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谓

景思曰："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遂与景思俱还雁门。

[8]加淮南节度使高骈东面都统官衔，加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兼侍中，先前所任行营招讨使依旧充任。唐代北监军陈景思率领沙陀族酋长李友金以及由萨葛、安庆、吐谷浑等部族人组成的军队向关中进发，入援京师。行至绛州，将要渡过黄河；绛州刺史翟稹也是沙陀族人，对陈景思说："黄巢贼众势头正盛，你我所率军队兵员太少，不可轻易前进，不如暂且回到代北去召募兵员。"于是瞿稹会同陈景思一同回到雁门。

[9]以枢密使杨复为光京西南面行营都监。

[9]唐僖宗任命枢密使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

[10]黄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将兵攻邓州；三月，辛亥，陷之，执刺史赵戒，因戍邓州以扼荆、襄。

[10]黄巢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率领军队进攻邓州；三月，辛亥（初三），朱温攻陷邓州，活捉邓州刺史赵戒，于是率军戍守邓州，以控扼荆州、襄州地区。

[11]壬子，加陈敬同平章事。甲寅，敬奏遣左黄头军使李铤将兵击黄巢。

[11]壬子（初四），唐僖宗加给陈敬同平章事的官衔。甲寅（初六），陈敬奏告唐僖宗，派遣左黄头军使李铤率领西川黄头军袭击黄巢军。

[12]辛酉，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赐畋诏："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黄巢遣其将尚让、王播帅众五万寇凤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数千，多张旗帜，疏陈于高冈。贼以畋书生，轻之，鼓行而前，无复行伍，伏发，贼大败于龙尾陂，斩首二万余级，伏尸数十里。

[12]辛酉（十三日），唐僖宗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又赐给郑畋诏书："凡是我军队不管是蕃族，还是汉族的将士赴难讨贼有功者，都可以用墨敕先赏给他们官职。"郑畋上奏，请以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并请任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这时，黄

巢派遣其部将尚让、王播率领兵众五万余人进攻凤翔，郑畋布置唐弘夫在长安至凤翔路上的要害之处设下伏兵，自己率数千军队，举着许多旗帜，疏疏拉拉地于山岗高处布阵。黄巢军认为郑畋是一介书生，对他相当轻视，敲着战鼓蜂涌而进，军队没有队形，向前乱冲乱杀，一时唐伏兵四起，黄巢军大败于龙尾陂，被斩首者达二万余级，伏卧于地的尸体长达数十里。

[13]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尚让怒，应在省官级门卒，悉抉目倒悬之；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

[13]有人在长安尚书省都堂官府大门上涂写诗句，嘲弄黄巢军，尚让见后勃然大怒，将当时在尚书省的官员和守门的士兵，全部挖去眼睛，头足倒悬挂于门前；又于长安城中大肆搜索能写诗的人，抓到的全部杀死，凡认识字的人均罚作贱役，所杀总计有三千余人。

[14]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逾旬，得三万人，皆北方杂胡，屯于崞西，犷悍暴横，稹与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说陈景思曰："今虽有众数万，苟无威信之将以统之，终无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过人，为众所服；骠骑诚奏天子赦其罪，召以为帅，则代北之人一麾响应，狂贼不足平也！"景思以为然，遣使诣行在言之；诏如所请。友金以五百骑赍诏诣达靼迎之，李克用帅达靼诸部万人赴之。

[14]唐将瞿稹、李友金来到代州，十多天后，募得士兵三万人，都是北方的杂胡，驻扎在崞县之西，这些胡族士兵粗犷骠悍，暴虐凶横，瞿稹和李友金都无法控制。李友金于是游说陈景恩："今天虽然有兵众好几万人，如果没有威信卓著的将领统帅他们，最终是不能成功的。我的兄长司徒李国昌与他的儿子李克用，均有过人的勇力和智略，为兵众所推服；陈骠骑如果能上奏大唐天子赦免他们的罪，召回他们任为统帅，就可以使代北诸胡士兵群起响应，贼寇再猖狂也不足以平定了！"陈景恩听后感到有道理，于是派遣使者到成都行宫向唐僖宗奏请；唐僖宗颁下诏书批准了陈景恩的请求。李友金于是怀着诏书带五百骑兵到鞑靼往迎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李克用奉诏后立即率领鞑靼诸部兵万余人开进塞内赴援。

[15]群臣追从车驾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诸道及四夷贡献不绝，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

[15]唐朝诸大臣追从唐僖宗车驾者逐渐聚集于成都，南衙和北司朝见皇上者有近二百人，诸道地方官和四姨酋领贡献给成都行宫的物资连绵不起，蜀中府库很充实，与往年在京师时没有两样，于是唐僖宗给予将士的赏赐并不缺乏，士卒欢欣鼓舞。

[16]黄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阳喑，不从；月余，逃奔河中，遣人间奉绢表诣行在。诏以徽为兵部尚书。

[16]黄巢捕获王徽，逼他出任大齐的官职，王徽装聋不说话，不肯从命。一个月后，王徽逃奔于河中，派人走小路将写于绢上的表文送到成都行宫。唐僖宗颁下诏书任命王徽为兵部尚书。

[17]前夏绥节度使诸葛爽复自河阳奉表自归，即以为河阳节度使。

[17]唐前绥节度使诸葛爽自河阳奉表朝廷，表示要弃暗投明，复归大唐，唐僖宗立即任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

[18]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项羌也，纠合夷、夏兵会延节度使李孝昌于州，同盟讨贼。

[18]唐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为党项羌族人，这时纠合夷族、汉族士兵，在州会合延节度使李者昌，结成同盟以讨伐黄巢军。

奏天镇使齐克俭遣使诣郑畋求自效。甲子，畋传檄天下藩镇，合兵讨贼。时天子在蜀，诏令不通，天下谓朝廷不能复振，及得畋檄，争发兵应之。贼惧，不敢复窥京西。

唐奉天镇使齐克俭派遣使者到郑畋处要求投军自效，以雪洗潼关外战败的耻辱。甲子（十六日），郑畋向全国各藩镇发布檄文，号召天下藩镇合兵攻讨黄巢贼寇。当时大唐天子居留于蜀地，诏令不通畅，天下藩镇由于消息不通，都传言大唐王朝不能再复兴振作，这时得到郑畋的檄文，都争着调发军队响应。黄巢对于这种形势感到恐惧，不敢再派兵窥伺长安以西的地方。

[19]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铎兼侍中。

[19]夏季。四月，戊寅朔（初一），唐僖宗加王铎官兼侍中。

[20]以拓跋思恭权知夏绥节度使。

[20]任命拓跋思恭为权知夏绥节度使。

[21]黄巢以其将王玫为宁节度使，州通塞镇将朱玫起兵诛之，让别将李重古为节度使，自将兵讨巢。

[21]黄巢任命其部将王玫为宁节度使。唐州通塞镇将朱玫起兵将王玫诛杀，让别将李重古为州节度使，自己率领军队攻讨黄巢军。

是时，唐弘夫屯渭北，王重荣屯沙苑，王处存屯渭桥，拓跋思恭屯武功，郑畋屯。弘夫乘龙尾之捷，进薄长安。

这时，唐弘夫率军驻扎于渭北，王重荣率军屯驻沙苑，王处存驻军渭桥，拓跋思恭屯军武功，郑畋统率大军进驻，形成四面合围长安的形势。唐弘夫乘龙尾大捷的余威率军猛进，逼近长安。

壬午，黄巢帅众东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门入，弘夫继至，处存帅锐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争欢呼出迎官军，或以瓦砾击贼，或拾箭以供官军。宗楚等恐诸将分其功，不报凤翔、夏，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处存令军士系白为号，坊市少年或窃其号以惊人。贼露宿霸上，知官军不整，且诸军不相继，引兵还袭之，自诸门分入，大战长安中，宗楚、弘夫死，军士重负不能走，是以甚败，死者什八九。处存收余众还营。丁亥，巢复入长安，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于是诸军皆退，贼势愈炽。

壬午（初五），黄巢率军出长安城向东方撤退，唐将程宗楚率军首先自延秋门进入长安城，唐弘夫紧接着率军赶到，王处存率领精锐士兵五千人于夜晚也进入长安。长安坊市居民十分欢喜，争先恐后地出来欢迎官军，欢呼声响成一片，有的人还用瓦砾投击黄巢军，也有人收拾箭头供给官军。入城的程宗楚等人恐怕其他将领入城分去他们的战功，竟不通报凤翔节度使郑畋和夏节度使拓跋思恭，入城的官军士兵们放下军器进入居民私宅，抢夺金帛，掠取妓妾。王处存下令军士系上白色丝绸头作为记号，但坊市无赖少年不少人也载上白丝头，照样掠人劫货，使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率军露宿于霸上，侦察到城内官军号令不整，而且围长安的诸路官军互不联系，于是率军还袭长安，黄巢军自诸城门分别进入，大战于城中，唐将程宗楚、唐弘夫都被杀死，官军士兵由于抢劫物太多，负重而走不动路，被黄巢军杀得大败，死者有十分之八九。王处存收拾残兵余众归还到渭桥扎营地。丁亥，（十月）黄巢再进入长安，对长安居民帮助官军感到极为愤怒，于是纵兵进行屠杀，长安城血流成河，称之为洗城。于是唐诸路军全部撤退，黄巢军的声势更盛。

贼所署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闻巢弃长安，皆率众奔邓州，朱温斩溥、谦，释岩，使还商州。

黄巢所任命的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听黄巢已放弃长安，均率领部众投奔邓州，朱温将王溥、乔谦问斩，而将宋岩释放，让他率军还商州。

[22]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与贼战于土桥，不利。

[22]庚寅（十三日），唐将拓跋思恭、李孝昌率官军与黄巢军在土桥激战，官军失利。

[23]诏以河中留后王重荣为节度使。

[23]唐僖宗颁发诏书任命河中留后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

[24]贼众上黄巢尊号曰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

[24]大齐百官给黄巢上尊号，称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

[25]有双雉集广陵府舍，占者以为野鸟来集，城邑将空之兆。高骈恶之，乃移檄四方，云将入讨黄巢，悉发巡内兵八万，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屯东塘。诸将数请行期，骈托风涛为阻，或云时日不利，竟不发。

[25]有一对野鸡飞集于广陵淮南节度使府舍，占卜者认为野鸟飞来集合，是广陵城邑将要淘空的徵兆。高骈对此感到厌恶和恐惧，于是向四方传布檄文，声言将要入关中讨伐黄巢，调发所巡辖地境所有军队八万人、船二千艘，旌旗挥舞，军势旺盛。五月，己未（十二日），大军出屯于东塘。淮南诸将领多次向高骈问出征的行期，高骈托言江河风涛太大阻挡大军行军，又托言时日不吉利，结果最终没有出发。

[26]李克用牒河东，称奉诏将兵五万讨黄巢，令具顿递，郑从谠闭城以备之。克用屯于汾东，从谠犒劳，给其资粮，累日不发。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与从谠相见，从谠登城谢之。癸亥，复求发军赏给，从谠以钱千缗、米千斛遗之。甲子，克用纵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骇。从谠求救于振武节度使契璋，璋引突厥、吐谷浑救之，破沙陀两寨，克用追战至晋阳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阳曲、榆次而归。

[26]李克用给河东节度使府发送牒文，声称奉唐僖宗诏命率兵五万征讨黄巢，要求节度使府沿道准备酒食以供军，并设置邮驿。河东节

度使郑从谠紧闭城门对李克用严设戒备。李克用率军于汾东驻屯，郑从谠派人去犒劳，并送给李克用军资粮草，全李克用驻留多日而不开拔。李克用亲自来到晋阳城下呼喊，要求与河东节度使郑从谠相见，郑从谠登上城楼向李克用致谢。癸亥（十六日），又要求发给粮饷赏钱，郑从谠送给钱千，米千斛。甲子（十七日），李克用放纵沙陀军抢掠居民，城中大为惊恐。郑从谠派人向振武节度使契璋求救，契璋率领突厥、吐谷浑兵赶来援救，攻破沙陀军两个寨，李克用率大军出战，追契璋军至于晋阳城南，契璋率军进入晋阳城，于是李克用所率沙陀军队抢掠阳曲、榆次后北归。

[27]黄巢之克长安也，忠武节度使周岌降之。岌尝夜宴，急召监军杨复光，左右曰："周公臣贼，将不利于内侍，不可往。"复光曰："事已如此，义不图全。"即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复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义耳！公自匹夫为公侯，奈何舍十八叶天子而臣贼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独拒贼，故貌奉而心图之。今日召公，正为此耳。"因沥酒为盟。是夕，复光遣其养子守亮杀贼使者于驿。

[27]黄巢攻克长安之时，唐忠武军节度使周发投降于黄巢。周岌有一次举行夜宴，急召忠武监军杨复光赴宴，杨复光左右部属劝道："周公已投降于黄巢贼，恐怕将不利于内侍监，不可轻易前往。"杨复光回答说："事情已到这般境地，为赴义就不能希图自己身家性命。"于是前往赴宴。往酒一通至兴头上时，周岌谈到大唐王朝，杨复光一边听一边流泪，过了一会儿，杨复光对周岌说："大丈夫最为感戴的东西，当是恩义！你自一介匹夫而位列公侯，为何要舍弃立国已十八世的唐朝，而向黄巢贼称臣呢？"周岌听后也泪流满面，说："我不能孤军抗贼寇，所以表面上向贼称臣，而内心却在杨办法拒贼呀！今天召你来，正是为商议此事的。"因此将酒滴洒于地而起盟，誓言忠于唐朝而扫平寇难。这天晚上，杨复光派遣其养子在驿馆将黄巢派来的使者杀死。

时秦宗权据蔡州，不从岌命，复光将忠武兵三千诣蔡州，说宗权同举兵讨巢。宗权遣其将王淑将兵三千从复光击邓州，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忠武八千人为八都，遣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将之。王建，舞阳人；韩建，长社

人；晏弘、晖、造、师泰，皆许州人也。复光帅八都与朱温战，败之，遂克邓州，逐北至蓝桥而还。

当时秦宗权占据蔡州，不听从周岌的命令，杨复光率领忠武军三千人来到蔡州，劝说秦宗权一同举兵讨伐黄巢。秦宗权于是派遣其部将王淑率领三千人的军队随从杨复光进击邓州，王淑逗留不进，杨复光将他斩首，兼并他的军队，又将忠武军八千人分为八都，派遣牙将鹿宴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分别统率。王建是舞阳人，韩建是长社人；鹿晏弘、张造、李师泰都是许州人。杨复光率领八都军队与黄巢部将朱温作战，将朱温击败，于是攻克邓州，向北追逐朱温残军，至蓝桥才还师。

[28]昭义节度使高浔会王重荣攻华州，克之。

[28]唐昭义军节度使高浔会合河中王重荣军进攻华州，将城攻克。

[29]六月，戊戌，以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统如故。

[29]六月，戊戌（二十二日），唐僖宗任命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并依旧任都统。

[30]李克用遇大雨，引兵北还，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郑从谠遣教练使论安等军百井以备之。

[30]李克用沙陀军遇以大雨，于是引军北还，攻陷忻州、代州，因而留居于代州。郑从谠派遣教练使论安等率军驻扎于百井，以防备沙陀军。

[31]宁节度副使朱攻屯兴平，黄巢将王播围兴平，攻退屯奉天及龙尾 陂。

[31]唐宁节度副使朱攻率领军队驻扎在兴平，黄巢派部将王播围攻兴平，朱攻率军撤退，驻扎在奉天及龙尾陂。

[32]西川黄头军使李铤将万人，巩咸将五千人屯兴平，为二寨，与黄巢战，屡捷；陈敬遣神机营使高仁厚将二千人益之。

[32]西川黄头军使李铤率领万余人，巩咸率领五千人，进屯兴平，扎下两个营寨，出兵与黄巢军作战，屡有捷获；西川节度使陈敬派遣神机营使高仁厚率领二千人增援李铤、巩咸二军。

[33]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

[33]秋季，七月，丁巳（十一日），改年号为中和，大赦天下。

[34]庚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昭度同平章事。

[34]庚申（十四日），唐僖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昭度为同平章事。

[35]论安自百井擅还。郑从谠不解靴衫斩之，灭其族。更遣都头温汉臣将兵屯百井。樊璋引兵还振武。

[35]论安擅自由百井率军回晋阳，河东节度使郑从谠极为愤怒，将论安不脱靴，不解衣衫即行问斩，并诛灭其家族。另外派遣都头温汉臣率领军队进屯百井，契璋也率本部军队回到振武。

[36]初，车驾至成都，蜀军赏钱人三缗。田令孜为行在都指挥处置使，每四方贡金帛，辄颁赐从驾诸军无虚日，不复及蜀军，蜀军颇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头，以金杯行酒，因赐之，诸都头皆拜而受。西川黄头军使郭琪独不受，起言曰："诸将月受俸料，丰赡有余，常思难报，岂敢无厌！顾蜀军与诸军同宿卫，而赏赉悬殊，颇有觖望，恐万一致变。愿军容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使土客如一，则上下幸甚！"令孜默默有间，曰："汝尝有何功？"对曰："琪生长山东，征戍边鄙，尝与党项十七战，契丹十余战，金创满身；又尝征吐谷浑，伤胁肠出，线缝复战。"令孜乃自酌酒于别樽以赐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饮之；归，杀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数升，遂帅所部作乱，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东城，闭门登楼，命诸军击之。琪引兵还营，陈敬命都押牙安金山将兵攻之，琪夜突围出，奔广都，从兵皆溃，独厅吏一人从，息于江岸。琪谓厅吏曰："陈公知吾无罪；然军府惊扰，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终，今有以报汝。汝责吾印剑诣陈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剑击之，坠水，尸随湍流下矣；得其印剑以献。'陈公必据汝所言，榜悬印剑于市以安众。汝当获厚赏，吾家亦保无恙。吾自此适广陵，归高公，后数日，汝可密以语吾家也。"遂解印剑授之而逸。厅吏以献敬，果免琪家。

[36]起初，唐僖宗的车驾来到成都时，蜀中军队每人赏钱三缗。田令孜任行在都指挥处置使后，每有四方贡输而来的金帛，就自作主张颁发和赐予随从车驾来到成都的外镇诸军，而且几乎每日都有赏赐，而蜀中军队却不再得到什么奖赏，于是蜀军有很多怨言。丙寅（二十日），田令孜为本土蜀军和外来客军都头设宴，用金杯行酒，并因此

将金杯赐给诸都头，都头们都拜而接受，独有西川黄头军使郭琪不受赐，并站起来说："诸都将每月领有俸料钱，所得丰厚，赡养一家而有余，经常想到难以报答所蒙受的厚恩，岂敢贪得无厌，再受金杯。我看到蜀中军队与外镇诸军同作宿卫，而所给赏赐却大有悬殊，故蜀军多有怨气，恐怕万一激致变乱，难以收拾。愿田军容减免给予诸将的特别赏赐，用以平均地赐给蜀军，使土军与客军奖赏如一，这样上下都会感到庆幸和欢天喜地的！"田令孜听罢默然无言，好一会儿才问郭琪说："你曾立过什么军功？"郭琪回答说："我生长在崤山以东地区，并不是蜀地人，曾在边远地区征讨屯戍，率军与党项作战十七次，与契丹作战十余次，满身都有金创伤疤，又曾经出征吐谷浑，被击伤肚皮，肠子都流出来了，用线缝上后马上又投入战斗。"田令孜于是用另外一个酒杯亲自斟满酒赐给郭琪，郭琪知道酒中已下毒，不得已，再拜将酒饮下。回到家中后，杀死一个婢女，吮吸她的血来解毒，结果吐出黑色的毒汁好几升，于是率领所部造反作乱，丁卯（二十一日），焚烧和抢劫成都坊市，成都城一片混乱。田令孜奉拥着唐僖宗保居东城，紧闭城门并登上城楼，命令诸军攻击郭琪所率领的乱军。郭琪率领军队回到营地，陈敬命令都押牙安金山率领军队来围攻，郭琪于夜晚突围而出，逃奔广都，随从他的士兵他部溃散，只有其军府厅吏一人跟从，于江岸休息。郭琪对厅吏说："陈公敬知道我无罪，但军府已被惊扰，不可能不清除我而使军府安定下来。你追随我能始终如一，今天有一个办法可以报答你。你可奉我的官印和利剑去向陈公报告，就说：'郭琪渡江逃走，我用剑将他击落于水中，尸体随急流而下，缴得他的官印和剑，献给陈公。'陈公必定会根据你所说的，将我的印和剑悬于成都坊市，张榜以安定众心。你也必定能为此获得丰厚的奖赏，我的一家人也可因此得保而无恙。我由此前往广陵，投奔淮南节度使高骈，几天过后，你可以私下将我的情况告诉我家。"于是将印和剑解下授予厅吏，顺流东逃。厅吏将官印和剑献给陈敬，果然，郭琪一家得到赦免。

上日夕专与宦者同处，议天下事，侍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遗孟昭图上疏，以为："治安之代，遐迩犹应同心；多难之时，中外尤当一体。去冬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悉为贼所屠，独北司平善。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岖，远奉君亲，所宜自兹同休等戚。伏见前夕黄头军作乱，陛下独与令孜、敬及诸内臣闭城登楼，并

不召王铎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对宰相，又不宣慰朝臣。臣备位谏官，至今未知圣躬安否，况疏冗乎！傥群臣不顾君上，罪固当诛；若陛下不恤群臣，于义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岂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复之期，尚劳圣虑，尸禄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宠荣，职在裨益，虽遂事不奏。辛未，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遣人沉于颐津，闻者气塞而莫敢言。

唐僖宗日夜专门与宦官同处，共议天下之事，而待禁外朝臣越来越疏远，礼遇也越来越薄。庚午（二十四日），左拾遗孟昭图上疏谏诤，认为：”太平治安时期，远近犹应同心协力；国家多难时期，中朝外朝更应该同为一体。去年冬季，皇上车驾西行，不告诉南司宰相朝臣，以致使宰相、仆射以下百官都被黄巢贼寇所屠杀，只有北司宦官得平安无事。况且如今朝臣能到达这里，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经过崎岖之道，才得以远道来侍奉君上，所以应当从此休戚与共。而我看到前天傍晚西川黄头军作乱，陛下只是与田令孜，陈敬及诸宦官内臣紧闭城门登上城楼躲避，并不召宰相王铎并让朝世入城；第二天，又不召对宰相，也不宣慰朝臣。我位至谏臣，却至今不知道陛下圣体是否安泰。倘若群臣不顾君上，其罪固然应当遭诛，若陛下不抚恤群臣，于理义上也说不过去。大唐天下是高祖、太宗开创的天下，并不是北司宦官的天下；大唐天子是四海九州百姓的天子，也不是北司宦官的天子。北司宦官未必人人尽可信任，南司朝官也未必人人都夫用。岂有天子与宰相毫无关系，朝臣都视如路人！这样下去，恐怕收复京师之期，还要有劳于陛下思虑，而尸位素餐之士，却得以安享酒宴。我受到陛下的宠任有幸被任为谏臣，职责就是上言谏诤，以有裨益于国家，虽然我不一定尽到了随事谏诤的职责，但有后来者可以继续谏诤。”疏状送入行宫禁内，被田令令孜扣留，而不上奏于唐僖宗。辛未（二十五日），田令孜假借唐僖宗的名义矫诏贬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又派人于颐津将孟昭图投入江中淹死。朝臣闻知此事都义愤填膺，敢怒而不敢言。

[37]延节度使李孝昌、权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屯东渭桥，黄巢遣朱温拒之。

[37]唐延节度使李孝昌、权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率军驻扎在东渭桥，黄巢派朱温率军抵抗。

以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宁节度副使朱玫为节度使。

唐僖宗任命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又任命宁节度副使朱玫为宁节度使。

[38]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织，或大如杯碗，至丁酉乃止。

[38]八月，己丑（十三日）夜晚，天空流星交织如梭，有的大如杯，有的大如碗，到丁酉（二十一日）才止。

[39]武宁节度使支详遣牙将时溥、陈将兵五千入关讨黄巢，二人皆详所奖拔也。溥至东都，矫称详命，召师还与合兵，屠河阴，掠郑州而东。及彭城，详迎劳，犒赏甚厚。溥遣所亲说详曰："众心见迫，请公解印以相授。"详不能制，出居大彭馆，溥自知留务。谓溥曰："支仆射有惠于徐人，不杀，必成后悔。"溥不许，送详归朝。伏甲于七里亭，并其家属杀之。诏以溥为武宁留后。溥表为宿州刺史，到官贪虐，溥以都将张友代还，杀之。

[39]唐武宁节度使支详派遣牙将时溥、陈率领军队五千人进入关中讨伐黄巢，二人均为支详所奖励提拔的将领。时溥来到东都，假称支详的命令，将军队召还与陈合兵一处，在河阴大肆屠杀，劫掠郑州后向东走。回到彭城，支详出来迎接慰劳，犒赏丰厚。时溥派亲信对支详说："受兵众的拥载被迫充当军府总统领，请你解下节度使的大印授予时溥。"支详不能制止，只好搬出军府居在大彭馆。时溥于是自掌武宁军留后事务。陈对时溥说："支仆射对徐州人有恩惠，不杀他，一定会后悔的。"时溥没有同意，将支详送归朝廷。陈在七里亭埋伏甲兵，杀支详及其家属。唐僖宗颁下诏书，任命时溥为武宁军留后。时溥上表请任陈为宿州刺史，陈到官后贪鄙暴虐，于是时溥另派都将张友替代陈，陈回到徐州后被时溥杀死。

[40]杨复光奏升蔡州为奉国军，以秦宗权为防御使。寿州屠者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众五百，盗据本州，月余，复陷光州，自称将军，有众万余人；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固始县佐王潮及弟审、审知皆以材气知名，绪以潮为军正，使典资粮，阅士卒，信用之。

[40]杨复光向唐僖宗奏请将蔡州升为奉国军，任秦宗权为防御史。寿州的屠户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集五百余众，占据寿州，一个月后，又攻陷徐州，自称为将军，都众发展到一万余人。秦宗权上表请朝廷任命王绪为光州刺史。固始县佐丞王潮及其弟王审、王审知都以有才气而知名，王绪于是任命王潮为军正，让他典掌物资和粮草，巡阅士卒，并对他十分信任。

[41]高浔与黄巢将李详战于石桥，浔败，奔河中，详乘胜复取华州。巢以详为华州刺史。

[41]唐昭义节度使高浔率官军与黄巢部将李详战于石桥，高浔被打败，逃奔河中，李详率军乘胜收复华州。黄巢任命李详为华州刺史。

[42]以权知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为节度使。

[42] 唐僖过任命权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为王式的夏绥节度使。

[43]宗正少卿嗣曹王龟年自南诏还，骠信上表款附，请悉遵诏旨。

[43]唐宗正少卿嗣曹王李龟年由南诏归还，南诏骠信上表表示愿意通款归附，请求以后一切处置都遵从唐朝皇帝的旨意行事。

[44]李孝昌、拓跋思恭与尚让、朱温战于东渭桥，不利，引去。

[44]唐将李孝昌、拓跋思恭与大齐将尚让、朱温各率军队战于东渭桥，唐军大利，引兵退去。

[45]初，高骈与镇海节度使周宝俱出神策军，骈以史事宝。及骈先贵有功，浸轻之；即而封壤相邻，数争细故，遂有隙。骈檄宝入援京师，宝治舟师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东之志，声云入援，其实未必非图我也！宜为备。”宝未之信，使人觇骈，殊无北上意。会骈使人约宝面会瓜洲议军事，宝遂以言者为然，辞疾不往，且谓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复欲作家门功勋以欺朝廷邪！”骈怒，复遣使责宝，“何敢轻侮大臣？”宝诟之曰：“彼此夹江为节度使，汝为大臣，我岂坊门卒邪！”由是遂为深仇。

[45]起初，淮南节度使高骈与镇海节度使周宝都出身于神策禁军，高骈称周宝为兄，对周宝很恭敬。后来高骈先富贵，立有战功，渐渐对周宝轻视而不恭。随后各任节度使，所辖地境相邻，常常因为小事发生争执，于是两人有隔阂。高骈传檄周宝请率军入援京师，周宝整治水师船舰等待高骈，却奇怪高骈很久都不成行，于是访诸幕客，有

人说："高公对朝廷多故深表庆幸，有志要吞并江东，独霸一方，声言入援讨黄巢贼，其实未必不是虚张声势，而趁机图谋于我！应对他加强戒备。"周宝开始不相信，派人往高骈军中侦察，发觉高骈始终没有北上赴援的意思。恰值高骈派人来约请周宝到瓜洲会面商议军事，周宝于是相信了幕客的推测，刮以有病而不前往，并对高骈的使者说："我不是李康，高公又想在家门口寻找借口，假称谋反而收捕大将，作为自己的功勋来欺骗朝廷吗？"高骈得知后勃然大怒大，再派使者去谴责周宝，称："你怎么胆敢轻侮当朝大臣？"周宝也不示弱，对骂说："你我彼此夹着长江为节度使，你为大臣，难道我是坊门的小卒吗？"于是两人结为深仇。

骈留东塘百余日，诏屡趣之，骈上表，托以宝及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将为后患。辛亥，复罢兵还府，其实无赴难心，但欲禳雉集之异耳。

高骈屯兵留居东塘一百余日，唐僖宗屡下诏书催促他率兵赴援，高骈向唐僖宗上表，托言周宝和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将为后患而不发兵。辛亥（九月初六），再自东塘罢兵回到广陵军府。其实，高骈并无北上赴难之心，只是想要避让双雉齐集军府的灾异之兆而已。

[46]高骈召石镜镇将董昌至广陵，欲与之俱击黄巢。昌将钱说昌曰："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捍御乡里为辞而去之。"昌从之，骈听昌还。会杭州刺史路审中将之官，行到嘉兴，昌自石镜引兵入杭州，审中惧而还。昌自称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将吏请于周宝。宝不能制，表为杭州刺史。

[46]高骈将石镜镇将董昌召到广陵，想与他共同去讨击黄巢。董昌部将钱对董昌说："我看高公根本没有讨贼之心，不知以捍卫乡里为理由辞职归去。"董昌表示同意，而高骈也听任董昌率部伍还乡。正值杭州刺史路审中将赴任到官，刚走到嘉兴，董昌自石镜率兵先进入杭州，路审中感到惧怕而退还。于是董昌自称杭州都押牙、知州事，派遣将军文吏向周宝请官，周宝没有能力制止，只好上表任董昌为杭州刺史。

[47]临海贼杜雄陷台州。

[47]临海县盗贼杜雄率众攻陷台州。

[48]辛酉，立皇子震为建王。

[48]辛酉（十六日），唐僖宗立皇子李震为建王。

[49]昭义十将成麟杀高浔，引兵还据潞州；天井关戍将孟方立起兵攻麟，杀之。立方，州人也。

[49]昭义军十将之一成麟杀凶度使高浔，率兵占据潞州，天井关戍将孟方立起兵攻打成麟，将他杀死。孟方立是州人。

[50]忠武监军杨复光屯武功。

[50]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率军屯驻武功。

[51]永嘉贼朱褒陷温州。

[51]永嘉盗贼朱褒率众攻陷温州。

[52]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将本军屯兴平。时凤翔仓库虚竭，犒赏稍薄，粮馈不继，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众，冬，十月，引军还袭府城。郑畋登城与士卒言，其众皆下马罗拜曰："相公诚无负我曹。"畋曰："行军苟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亦可以顺守矣。"乃以留务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52]唐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率本部军队屯驻兴平。当时凤翔仓库已虚竭，给军士的犒赏较之先前稀少，且粮不运继，李昌言知道凤翔节度使府兵员很少，故意以粮饷减少激怒其部下士兵。冬季，十月，李昌言率领其本部军队回凤翔，袭击军府。凤翔节度使郑畋登上城楼向城下的士卒喊话，士兵们都下马向郑畋下拜，说："郑相公确实没有背负我们。"郑畋说："行军司马李昌言如果能聚集军队爱护人民，为国家讨灭盗贼，虽夺得节度使旌旗，也可以说是顺守。"于是委李昌言为凤翔留务，自己立即出发西赴成都行宫。

[53]天平节度使、南面招讨使曹全与贼战死，军中立其兄子存实为留后。

[53]唐天平军节度使、南面招付使曹全与黄巢军作战战死，军中立他哥哥的儿子曹存实为天平军留后。

[54]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温袭、夏二军于富平，二军败，奔归本道。

[54]十一，乙巳（初一），大齐将领孟楷、朱温在富平袭击唐延、夏绥二军，唐军被击败，逃奔回本道。

[55]郑畋至凤州，累表辞位；诏以畋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

[55]郑畋由凤翔行至凤州，多次向唐僖宗上表请求辞去官位；唐僖宗颁下诏书，改任郑畋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任命李昌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

[56]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为鄂岳观察使。

[56]唐僖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为鄂岳观察使。

[57]加镇海节度使周宝同平章事。

[57]下令加给镇海节度使周宝同平章事衔。

[58]遂昌贼卢约陷处州。

[58]遂昌贼卢约率众攻陷处州。

[59]十二月，江西将闵勖戍湖南，还，过潭州，逐观察使李裕，自为留后。

[59]十二月，江西将领闵勖戍守湖南，还江西时，路过潭州，将潭州观察使李裕驱逐，自己任潭州留后。

[60]以感化留后时溥为节度使。

[60]唐僖宗任命感化军留后时溥为感化军节度使。

[61]赐夏州号定难军。

[61]唐僖宗赐给夏州以定难军的称号。

[62]初，高骈镇荆南，补武陵蛮雷满为牙将，领蛮军，从骈至淮南，逃归，聚众千人，袭朗州，杀刺史崔翥，诏以满为朗州留后。岁中，率三四引兵寇荆南，入其郛，焚掠而去，大为荆人之患。

[62]志初，高骈镇守荆南时，将武陵蛮人雷满补为牙将，以统率蛮军，雷满跟从高骈至淮南，后逃归故土，聚集兵众千余人，袭击朗州，将朗州刺史崔翥杀死。唐僖宗下诏书任雷满为朗州留后。这年中，雷满仍然军侵扰荆南三四次，入入荆南城外围的大城，放火焚烧并大肆抢劫而去，成为荆南地区的大患。

陬溪人周岳尝与满猎，争肉而斗，欲杀满，不果。闻满据朗州，亦聚众袭衡州，逐刺史徐颢，诏以岳为衡州刺史。石门蛮向亦集獠杀数千攻陷澧州，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

陬溪人周岳曾经与雷满在一起打猎，为抢夺猎物而发生争头，想将雷满杀死，没有成功，当听到雷满占据了朗州，也聚集兵众袭击衡

州，驱逐唐衡州刺史徐颢，唐僖宗下诏书任周岳为衡州刺史。石门蛮人向也召集夷、獠等蛮族兵数千人攻陷沣州，将唐澧州刺史吕自牧杀死，自称澧州刺史。

[63]王铎以高骈为诸道都统无心讨贼，自以身为首相，发愤请行，恳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许之。

[63]王铎见高骈虽身任诸道军队都统却无心讨伐黄巢贼众，认为自己既身为大唐宰相，在唐僖宗面前慷慨发誓，请求统兵讨贼，其言恳切真诚，竟致泪流满面，情事感人，并再三恳求，唐僖宗终于准许。

二年（壬寅、882）

二年（壬寅，公元882年）

[1]春，正月，辛亥，以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都统，权知义成节度使，俟罢兵复还政府。高骈但领盐铁转运使，罢其都统及诸使。听王铎自辟将佐，以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辛未，以周岌、王重荣为都都统左右司马，诸葛爽及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以又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又以中书舍人郑昌图为义成节度行军司马，给事中郑为判官，直弘文馆王抟为推官，司勋员外郎裴贽为掌书记。昌图，从说之从祖兄弟；，畋之弟；抟，之曾孙；贽，坦之子也。又以陕虢观察使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军使。重盈，重荣之兄也。

[1]春季，正月，辛亥（初八），唐僖宗任命王铎兼中书令，充任诸道行营都都统，并暂代义成军节度使，待讨贼成功罢兵之后再归还朝廷。高骈只领有盐铁转运使的官职，罢去他的都统及诸使职衔。又准许王铎自行召辟将佐，任命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辛未（二十八日），唐僖宗又任命周岌、王重荣为都都统左右司马，任命诸葛爽及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任命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又任命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分别任命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任命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又任命中书舍人郑昌图为义成军节度行军司马，给事中郑充任判官，直弘文馆王抟为推官、司勋员外郎裴贽为掌书记。郑昌图是郑从说的叔祖兄弟；郑即郑畋的弟弟；王抟是王的曾孙；裴贽是

裴坦的儿子。又任命陕虢观察使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军使。王重盈即王重荣的哥哥。

[2]黄巢以朱温为同州刺史，令温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诚奔河中，温遂据之。

[2]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让朱温自己去攻取同州后上任。二月，唐同州刺史米诚逃奔河中，朱温于是占据了同州。

[3]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诣行在，军务一以咨之。以王铎判户部事。

[3]己卯（初六），唐僖宗任命太子少傅、分司东都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至成都行宫，凡军务都要向郑畋咨询。又任王铎判户部事。

[4]朱温寇河中，王重荣击败之。

[4]大齐将朱温侵犯河中，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率军迎击，将朱温击败。

[5]以李昌言为京城西面都统，朱攻为河南都统。

[5]唐僖宗又任命李昌言为京城西部都统，任朱玫为河南都统。

[6]泾原节度使胡公素薨，军中请命于都统王铎，承制以大半张钧为留后。

[6]唐泾原节度使胡公素去世，泾原军将士向都统王铎请求任命新统帅，王铎承用制书任命大将张钧为泾原军留后。

[7]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节度使契璋奏与天德、大同共讨克用。诏郑从谠与相知应接。

[7]李克用率沙陀军侵犯蔚州，三月，唐振武节度使契璋上奏朝廷，请求与天德军、大同军共同讨伐李克用。唐僖宗颁诏书让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与知情者接应。

[8]陈敬多遣人历县镇事，谓之寻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独无所求。镇将谢弘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盗中。明旦，二人去，弘让实无罪也。捕盗使杨迁诱弘让出首而执以送使，云讨击擒获，以求功。敬不之问，杖弘让脊二十，钉于西城二七日，煎油泼之，又以胶麻掣其疮，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为盗，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首，

闻弘让之冤，大骂杨迁，发愤为盗，驱掠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级，横行邛、雅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敬遣牙将杨行迁将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时各将二千人以讨之。

[8]西川节度使陈敬多次派遣人员到各地县、镇侦探阴事，称为“寻事人”，所到之处向地方官多有所求，索取财物。有两个寻事人过资阴镇，独无所求取。镇将谢弘让于路上邀请，仍然未至。谢弘让自疑恐有得罪，夜晚，逃亡入群盗中。第二天早晨，二寻事人离去，谢弘让实际上无罪。捕盗使杨迁诱使谢弘让出来自首，却将谢弘让逮捕给西川节度使府，声称经过讨击将谢弘让擒获，以求取功赏。陈敬不进行审问，令用木杖打谢弘让背脊二十杖，将谢弘让钉在成都西城十四天，将沸油往他身上泼，又用胶麻拉开他的伤疮，其刑惨酷至极，看见的人无不称其冤。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失期限，为躲避杖刑，逃亡为盗，杨迁又进行诱捕，阡能正想出山自首，听到谢弘让的冤情，大骂杨迁无耻，义愤填地发誓要当盗贼，驱赶和掠夺良民，不从命者将其举家杀光。一个多月后，发展了一支一万人的队伍，建立部伍，设置各级军官，横行于邛州、雅州之间，攻陷城镇乡邑，所过之处，肝脑涂地。先前，蜀中盗贼很少，自此以后盗贼纷纷竞起，州、县官吏不能制止。陈敬派遣牙将杨行迁率领三千人的军队，胡洪略、莫匡时各率领二千人的军队，四出攻讨贼众。

[9]以右神策将军齐克俭为左右神策内外八镇兼博野、奉天节度使。

[9]唐僖宗任命右神策将军齐克俭为左右神策内外八镇兼博野、奉天军节度使。

[10]赐坊军号保大。

[10]唐僖宗赐予坊军以保大军的称号。

[11]夏，四月，甲午，加陈敬兼侍中。

[11]夏季，四月，甲午（二十二日），唐僖宗加陈敬兼侍中。

[12]赫连铎、李可举与李克用战，不利。

[12]唐将赫连铎、李可举率领军队与沙陀李克用接战，官军失利。

[13]初，高骈好神仙，有方士吕用之坐妖党亡命归骈，骈厚待之，补以军职。用之，鄱阳茶商之子也，久客广陵，熟其人情，炉鼎之暇，颇言公私利病，故骈愈奇之，稍加信任。骈旧将梁缵、陈珙、冯绶、董瑾、俞公楚、姚归礼素为骈所厚，用之欲专权，浸以计去之，骈遂夺缵兵，族珙家，绶、瑾、公楚、归礼咸见疏。

[13]起初，高骈喜好神仙，方士吕用之因为参与妖党事发而亡命于高骈处，高骈待吕用之优厚，给他补以军职。吕用之是鄱阳茶商的儿子，客居于广陵很久，熟悉广陵城中的人情世故，在烧炼丹药的空暇时间，常常谈及公家和私人间的利弊得失，使高骈越加感到奇异，因此稍加以信任。高骈旧有部将梁缵、陈珙、冯绶、董瑾、俞公楚、姚归礼平素都受到高骈的优厚礼遇，吕用之想专权，慢慢地用计排斥他们，高骈于是收夺梁缵的兵权，诛灭陈珙一家族，冯绶、董瑾、俞公楚、姚归礼也都被疏远。

用之又引其党张守一、诸葛殷共蛊惑骈。守一本沧、景村民，以术干骈，无所遇，穷困甚，用之谓曰："但与吾同心，勿忧不富贵。"遂荐于骈，骈宠待埒于用之。殷始自鄱阳来，用之先言于骈曰："玉皇以公孙事繁重，辍左右尊神一人佐公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间重职。"明日，殷谒见，诡辩风生，骈以为神，补盐铁剧职。骈严洁，甥侄辈未尝得接坐。殷病风疽，搔扪不替手，脓血满爪，骈独与之同席促膝，传杯器而食。左右以为言，骈曰："神仙以此试人耳！"骈有畜犬，闻其腥秽，多来近之。骈怪之，殷笑曰："殷尝于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相识。"骈与郑畋有隙，用之谓骈曰："宰相有遣剑客来刺公者，今夕至矣！"骈大惧，问计安出。用之曰："张先生尝学斯术，可以御之。"骈请于守一，守一许诺。乃使骈衣妇人之服，夜掷铜器于阶，令铿然有声，又密以囊盛彘血，洒于庭宇，如格斗之状。及旦，笑胃骈曰："几落奴手！"骈泣谢曰："先生于骈，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宝。有萧胜者，赂用之，求盐城监，骈有难色，用之曰："用之非为胜也，近得上仙书云，有官剑在盐城井中，须一灵官往取之。以胜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剑耳。"骈乃许之。胜至监数月，函一铜匕首以献，用之见，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能犯。"骈乃饰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自谓溪真君，谓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将军，胜乃秦穆公之婿也。

吕用之又引荐他的党羽张守一、诸葛殷共同用道术来蛊惑高骈。张守一本是沧州、景州之间的村民，用道术求见高骈，而无法知遇，以致穷困，吕用之对张守一说：“只要与我同心协力，不愁没有富贵。”于是推荐于高骈，高骈宠待张守一仅亚于吕用之。诸葛殷自鄱阳初来广陵，吕用之事先对高骈说：“玉皇大帝因为高公职事太繁重，挑选其左右尊神一人来辅佐你，以为治理，你应好好招待他，如果想让他久留，也可以给他以人间的重要官职，羁縻他不能离去。”第二天，诸葛殷来拜见高骈，一口诡辩，鬼话连篇，而谈笑风生，高骈以为是神仙，给诸葛殷补以盐铁重要官职。高骈平时特别爱清洁，他的外甥、侄儿辈从未与他坐过一条凳。诸葛殷患有风疽疮，身上奇痒不止，成天用手不停地扪骚，手爪上尽是脓血，高骈独与他同席促膝而坐，手传酒杯瓷器饮酒吃饭。左右侍从为此劝说几句，高骈说：“这不过是神仙以脏体来试我而已。”高骈养有狗，嗅到诸葛殷身上的脓腥味，多跑近其身边，高骈感到奇怪，诸葛殷笑着说：“我曾经在玉皇大帝前面见过它们，一别数百年，它们仍然认识我呀。”高骈与郑畋之间有矛盾，吕用之对高骈说：“宰相有人派遣剑客来行刺你，今天晚上就到。”高骈极感恐惧，向吕用之询问对策。吕用之说：“张守一先生曾学过制服剑客的法术，可以抵御刺客。”高骈于是请张守一施展法术，张守一也表示答应。于是让高骈穿妇女的衣服，躲藏于其他房屋，而张守一借居于高骈寝床上，夜里抛掷铜器于台阶上，使音响哗然，传向屋外，又暗中用袋子装好猪血，泼洒于庭堂，做出好象有一场 格斗的样子。到天亮时，张守一笑着对高骈说：“几乎落于贱奴之手！”高骈竟流着泪道谢说：“张先生对于我高骈，真是有再生之恩呀！”酬以丰厚的金宝。有一个人名萧胜，贿赂吕用之，求盐城县监官职，高骈面有难色，吕用之说：“我并不是为萧胜求官，最近得到上仙的书，书上写有一把宝剑在盐城的井中，须得一有灵气的官去取出来，萧胜是上仙左右的人，想让他去取剑呀。”高骈听后马上表示准许。萧胜至盐城监任上数月后，用盒子装一把铜匕首来献高骈，吕用之见到，装模做样地稽首鞠躬说：“这是北帝所佩的剑，得到它，可以百里之内使种种兵器不能侵犯。”高骈于是在铜匕首上装饰珠玉，经常放在座位角落。吕用之自称为溪真君，称张守一为赤松子，诸葛为葛将军，又称萧胜是秦穆公的女婿。

用之又刻青石为奇字："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骈得之，惊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将补真官，计鸾鹤不日当降此际。用之等谪限亦满，必得陪幢节，同归上清耳！"是后，骈于道院庭中刻木鹤，时著羽服跨之，日夕斋醮，练金烧丹，费以巨计。

吕用之又在青石上刻写奇怪的文字："玉皇授白先生高骈。"命令左右随从秘密地放在道院烧香用的香案上。高骈得到奇石，又惊又喜。吕用之说："玉皇大帝由于你修炼仙道，功德卓著，所以将要补给你真的仙官，估计有仙鹤鸾鸟不几日当飞临此地。我和张守一、诸葛殷是神仙下凡，在人间的期限已满，必定得陪同你一同归上清宫为神仙了！"自后，高骈在道院庭堂中刻一只大木鹤，时常穿着羽绒服，跨在木鹤背上，日夜做斋戒，烧炼金丹，费钱巨万，企图飞上天去成仙。

用之微时，依止江阳后土庙，举动祈祷。及得志，白骈崇大其庙，极江南工材之选，每军旅大事，以少牢祷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楼居，说骈作迎仙楼，费十五万缗，又作延和客，高八丈。

吕用之卑微之时，住于江阳县后土庙，每有举动即先行祈祷。及其得志后，劝高骈扩建后土庙，于是极尽江南工匠和材料，选用来筑庙，以后每有军旅大事，即用牲畜祭祀祷告。吕用之又说神仙喜好居住于楼上，劝说高骈造迎仙楼，费钱十五万缗，又造延和阁，高达八丈。

用之每对骈呵叱风雨，仰揖空际，云有神仙过表。骈辄随而拜之。然常厚赂骈左右，使伺骈动静，共为欺罔，骈不之寤。左右小有异议者，辄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潜抚膺鸣指，口不敢言。骈倚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刑滥赏，骈之政事于是大坏矣！

吕用之经常当高骈的面咱风唤雨，并仰望着天空作揖，声称有神仙穿过云层，高骈听后即随时向神仙下拜。吕用之又常常用丰厚的贿赂拉拢高骈的左右随从人员，让他们伺侯高骈的动静，共同进行迷惑欺骗，高骈始终不能觉悟。高骈左右的人若对神仙小有议异，立即就会被吕用之陷于死地。人们只敢暗暗地抚胸弹指，敢怒而不敢言。高骈把吕用之倚为左右手，无论公事私事、事大事小都交由吕用之裁决，

辞退贤人君子，引进不肖之徒，滥施淫刑，又滥加赏赐，淮南的政事于是受到极大的破坏。

用之知上下怨愤，恐有窃发，请置巡察使，骈即以用之领之，募险狯者百余人，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民间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夺人货财，掠人妇女，辄诬以叛逆，掠取服，杀其人而取之，所破灭者数百家，道路以目，将吏士民虽家居，皆重足屏气。

吕用之心里知道军府上下对自己一片怨愤，恐怕有人暗中揭发自己，于是请高骈设置巡察使，高骈立即任命吕用之掌其领事，召募阴险奸猾之徒百余人，纵横交错于广陵城闾巷之间，称为“察子”，即特务，民间咒妻骂子的事，也无不知道。吕用之又想夺取百姓的财货，掠夺民间妇女，凡被看中的即将家诬为叛逆贼，屈打成招，掠取口供，杀其人而取得财货或美女，广陵城中因此而家破人亡者，有数百家。致路人侧目而视，将吏士民虽然居处家中，也都重足而立，连粗气也不敢喘一口。

用之又欲以兵威胁诸将，请选募诸军骁勇之士二万人，号左、右莫邪都。骈即以张守一及用之为左、右莫邪军使，署置将吏如帅府，器械精利，衣装华洁，每出入，导从近千人。

吕用之又想用军队来威胁制服淮南诸将，诸高骈在诸军中选募骁勇之士二人，号称左、右莫邪都。高骈即任命张守和吕用之为左、右莫邪都军使，可以和节度使府一样自己署置将领。左、右莫邪都的军用器械都相当精良，衣服也华丽整洁，吕用之和张守一每次出入使府，都有导从人员近千人。

用之侍妾百余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辄留三司纲输其家。

吕用之有侍妾百余人，俸禄不够他奢费，用度不足时，即将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所发运给朝廷的贡赋运往自己家。

用之犹虑人泄其奸谋，乃言于骈曰：“神仙不难致，但恨学者不能绝俗累，故不肯降临耳！”骈乃悉去宾客，谢绝人事，宾客、将吏皆不得见；有不得已见之者，皆先令沐浴斋，然后见，拜起才毕，已复引出。由是用之得专行威福，无所忌惮，境内不复知有骈矣。

吕用之装神弄鬼，内心空虚，也忧惧有人泄露他的奸诈和阴谋，于是对高骈说：“神仙不难学到，只是恨学神仙的人不能断绝俗世的拖累，为此神仙就不肯降临军府。”高骈于是将自己的宾客全部除去，谢

绝人间世事，凡宾客、将吏请见者都不得见；有不得已必须要见的人，都让他们先沐浴洗澡，行斋戒除秽气，然后才接见，刚才拜起，就被高骈请出。因此，吕用之得以专断独行，专行威福，以致淮南节度使巡境之内不再有人知有高骈。

[14]王铎将两川、兴元之军屯灵威寺，泾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凤翔屯兴平，保大、定难屯渭桥，忠武屯武功，官军四集。黄巢势已蹙，号令所行不出同、华。民避乱皆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贼卖人于官军以为粮，官军或执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数百缗，以肥瘠论价。

[14]王铎率两川、兴元的官军驻扎在灵感寺，泾原军扎于京西，易定军、河中军屯驻于渭北，宁军、凤翔军屯驻于兴平，保大军、定难军屯驻于渭桥，忠武军屯驻于武功，这样，官军从四面八方会集。黄巢军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小，号令所行不出同州、华州，平民百姓为避战乱都逃入深山，修筑栅栏进行自卫，以致农事全都荒毁，长安城中一斗米值三十缗钱。黄巢部下只好卖以获取粮食，有的官军也收捕山寨贫民来卖钱，每人值数百缗钱，进行贩人交时竟以肥瘦来论价。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五卷

唐纪七十一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中之下中和二年（壬寅、882）

唐纪七十一 唐僖宗中和二年（壬寅，公元882年）

[1]五月，以湖南观察使闵勖权充镇南节度使。勖屡求于湖南建节，朝廷恐诸道观察使效之，不许。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钟传聚蛮獠，依山为堡，众至万人。仙芝陷抚州而不能守，传入据之，诏即以为刺史。至是，又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据洪州。朝廷以勖江西牙将，故复置镇南军，使勖领之；若传不受代，令勖因而讨之。勖知朝廷意欲斗两盗使相毙，辞不行。

[1]五月，唐僖宗任命湖南观察使闵勖权且充当镇南节度使。闵勖多次请求在湖南设立节度使，朝廷恐怕各道观察使竟相效仿，而未予批准。在这之前，王仙芝到江西一带抢掠，高安人钟传收集蛮獠土著居民，借依山势修筑堡垒，人数多达一万。王仙芝攻隐抚州后不能固守，钟传率众占据了抚州，唐僖宗立颁诏，任命钟传为抚州刺史。到这时，钟传又驱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占据了洪州。因为闵勖来就是江西地方的牙将，所以朝廷又设置了镇南军，命令闵勖统领；如果钟传拒不受管，就命令闵勖对他进行讨伐。闵勖知道朝廷的意图是使他和钟传相互争，两败俱伤，因而推辞拒不赴任。

[2]加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侍中，罢其盐铁转运使。骈既失兵柄，又解利权，攘袂大诟，遣其幕僚顾云草表自诉，言辞不逊，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负陛下。"又曰："奸臣未悟，陛下犹迷，不思宗庙之焚烧，不痛园陵之开毁。"又曰："王铎偾军之将，崔安潜在蜀贪黩，岂二儒士能戢强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帅臣，下及裨将，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无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臣但恐寇生东土，刘氏复兴，即轵道之灾，岂独往日！"又曰："今贤才在野，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此子等计将安出！"上命郑畋草诏切责之，其略曰："绾利则牢盆在手，主兵则都统当权，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诸镇，悉在指挥之下，可知董制之权；而又贵作司徒，荣为太尉。以为不用，如何为用乎？"又曰："朕缘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荡元凶，自天长漏网过淮，不出一兵袭逐，奄残京国，首

尾三年。广陵之师，未离封部，忠臣积望，勇士兴讥，所以擢用元臣，诛夷巨寇。”又曰：“从来倚仗之意，一旦控告无门，凝睇东南，惟增凄恻！”又曰：“谢玄破苻坚于淝水，裴度平元济于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将。”又曰：“宗庙焚烧，园陵开毁，龟玉毁椟，谁之过欤！”又曰：“‘奸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认！‘陛下犹迷’之语，朕不敢当！”又曰：“卿尚不能缚黄巢于天长，安能坐擒诸将！”又曰：“卿云刘氏复兴，不知谁为魁首？比朕于刘、子婴，何太诬罔！”又曰：“况天步未倾，皇纲尚整，三灵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礼仪，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堕。朕虽冲人，安得轻侮！”骈臣节既，自是贡赋遂绝。

[2]唐僖宗命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任侍中，而罢免了他的盐铁转运使官职。高骈既已丧失兵权，又被解除了财权，捋起袖子破口怒骂，并指使他的幕僚顾云起草表文进行自我陈诉，所用言辞多有极不谦恭之处，其中说：“是皇帝陛下不重用我，而决不是我辜负了皇帝陛下。”又说：“奸臣没有醒悟，皇上还在迷惘，宗庙被火焚烧不忧虑，园陵被打开捣毁也不痛惜。”表文说道：“王铎在江陵战役中是个败将，崔安潜在四川贪婪轻狂，这两个儒士么能统管大军呢！”又说：“今天廷所重用的人，上自统帅大员，下到一般将领，若让我筹划料理，可以坐着就把他们全部擒获。”表文还说：“不要使子孙后代有抱怨痛恨的臣僚，不要让千古岁月留下汉朝淮阳王那样的刮席辱。我唯恐东土出现盗寇，刘季一类的人再次兴起。象轵道那样的灾害，难道只能是以前才有吗？”又说：“现今贤能有才的人闲置不用，鲜廉寡耻的人把持朝政，这是要让皇帝陛下做亡国的君主，他们这些人究竟能出什么计策！”唐僖宗郑畋起草诏书斥责高骈，诏书说：“你专营江、淮盐利，身为都统管领大兵，直到京北、京西、神策军及各防守，这些都是由你指挥的，由此可知你操掌的大权；后来又封你为司徒，荣升为太尉，如果这样还不算重用你，那么怎样才算重用呢？”又说：“朕长期把兵权交付给你，却不能扫荡剪除乱除贼魁首，黄巢从天长县漏网逃跑经过淮河，你竟一个兵卒也不派出去追击，致使他们占据残害京国，前后达三年之久。在广陵的军队，没有离开过驻地，忠良大臣怀有期望，勇猛士兵出现讥讽，因此启用元老诸臣，以剿杀当今大寇。”诏书又说：“你向来是杀图有所倚仗，而一旦控告呈诉找不到门路，就会斜眼凝视着东南方，只能增加哀伤。”又说：“谢玄在淝水能战胜苻坚，裴度在淮西能平灭吴元济，可见并不一定文臣不如武将。”诏书还

说道：“宗庙被火焚烧，园陵被打开捣毁，宝龟美玉藏在匣内被毁，这是谁的过错？！”并说：“‘奸臣没有醒悟’这话，哪个人肯承认！‘皇上还在迷惘’这话，朕不敢应承认！”诏书责问高骈：“你尚且不能在长天县剿获黄巢，又怎么能坐着就把各位将领擒拿？！”又说：“你说刘季一类的人会再次兴起，不知头目是谁？你把朕比作刘玄、子婴，实在是太诬蔑欺罔了！”又说：“况且，大唐天下还未倾倒，朝廷纲纪尚且整肃，天道人心没有沦丧，各种法度全都存在，君主和臣子之间的礼仪，上上下下的名份，理所当然应该严格遵守，而不可有违定制。朕加然年龄幼小，但怎能容忍你如此轻狂的侮辱！”高骈既已丧失了做臣子的礼节，自此以后便断绝了进贡纳赋。

[3]以天平留后曹存实为节度使。

[3]朝廷天平留后曹存实为节度使。

[4]黄巢攻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

[4]黄巢攻打兴平，兴平地方的各路官军退到奉天屯驻。

[5]加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同平章事。

[5]朝廷为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加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6]六月，以泾原留后张钧为节度使。

[6]六月，朝廷任命泾原留后张钧为节度使。

[7]荆南节度使段彦谟与监军朱敬玫相恶，敬玫别选壮士三千人，号忠勇军，自将之。彦谟谋杀敬玫；已亥，敬玫先帅众攻彦谟，杀之，以少尹李燧为留后。

[7]刑南节度使段彦谟与监军朱敬玫相互仇视，朱敬玫特地精选强壮士兵三千人，号称忠勇军，亲自统领。段彦谟伙图杀害朱敬玫。已亥（二十八日），朱敬玫先发制人，带领士兵攻打段彦谟，将估彦谟杀死，让少尹李燧做荆南的留后。

[8]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各聚众数千人以应阡能，杨行迁等与之战，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尽，陈敬悉搜仓门庭之卒以给之。是月，大战于乾，官军大败。行迁等恐无功获罪，多执村民为俘送府，日数十百人；敬不问，悉斩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妇女，观者或问之，皆曰：“我方治田绩麻，官军忽入村，系虏以来，竟不知何罪！”

[8]四川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各招聚了几千人马，响应能。朝廷派令杨行迁等人与他们作战，几次都失利。杨行迁等请求增兵，官府已无兵可派，陈敬便把看守仓库门庭的兵卒都搜集起来，派给杨行迁。这个月，双方在乾展开激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等人深恐没有立功而被治罪，便抓了许多村民充作俘虏送到官府，每天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人。陈敬不问青红皂白，把抓来的村民都杀了。其中，也有年老体弱的人及妇女，围观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被抓，都回答说："我们正在耕田绩麻，官军忽然进了村子，使强行抓来，我们也不知道犯不什么罪。"

[9]秋，七月，已巳，以钟传为江西观察使，从高骈之请也。传既去抚州，南城人危全讽复据之，又遣其弟仔倡据信州。

[9]秋季，七月，已巳（二十九日），朝廷任命钟传为江西观察使，这是根据高骈的请求任命的。钟传离开抚州，南城人危全讽又占据了抚州，并遣他的弟弟危仔倡占据信州。

[10]尚让攻宜君寨会大雪盈尺，贼冻死者什二三。

[10]尚让攻让宜君寨，恰好天下大雪，有一尺多厚，贼寇被冻死的占十分之二三。

[11]蜀人韩求聚众数千人应阡能。

[11]四川人韩求聚集了几千人，响应阡能。

[12]镇海节度使周宝奏高骈承制以贼孙端为宣歙观察使。诏宝与宣歙观察使裴虔余发兵拒之。

[12]镇海节度使周宝上奏，说高骈自称秉承旨意，让贼寇头目孙端做宣歙地方的观察使。唐僖宗颁发诏书给周宝和宣歙观察使裴虔余，命他们派发大兵阻击孙端。

[13]南诏上书清早降公主，诏报以方议仪。

[13]南诏王上书请求尽早迎娶公主，唐僖宗颁诏告诉南诏王正在商议车服礼仪。

[14]以保大留后东方逵为节度使，充京城东面行营招讨使。

[14]朝廷任命保大留后东方逵为节度使，充当京城东面行营的招讨使。

[15]闰月，加魏博节度使韩简兼侍中。

[15]闰七月，朝廷加封魏博节度使简兼任侍中

[16]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郑绍业同平章事、兼荆南节度使。

[16]八月，朝廷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郑绍业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兼充荆南节度使。

[17]浙东观察使刘汉宏遣弟汉宥及马步都虞候辛约将兵二万营于西陵，谋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都知兵马使钱拒之。壬之，乘雾夜济江，袭其营，大破之，所杀殆尽，汉宥、辛约皆走。

[17]浙东观察使刘汉宏派遣其弟刘汉宥及马步都虞候辛约，带领二万兵马在西陵安营扎寨，谋划兼并浙西地方，杭州刺史董昌派遣都知兵马使钱带兵抵抗。壬子（十三日），钱在夜间乘有大雾督兵过江，袭击刘汉宥和辛约的军营，势如破竹，敌营兵马多被斩杀，刘汉宥、辛约二人逃跑。

[18]魏博节度使韩简亦有兼并之志，自将兵三万攻河阳，则诸葛爽于修武；爽弃城走，简留兵戍之，因掠邢、而还。

[18]魏博节度使韩简也有兼并的意图，新自带兵三万攻打河阳，在修武打败诸爽；诸葛爽放弃河阳城逃跑，韩简派留军队在此驻守，并到邢州、水一带抢掠一番回起。

[19]李国晶达靼帅其族迁于代州。

[19]李国昌从达靼率领其部落族人迁到一居。

[20]黄巢所署同州防御使朱温屡请益兵以捍河中，知右军事孟楷抑之，不报。温见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亲将胡真、谢瞳劝温归国；九月，丙戌，温杀其监军严实，州降王重荣。温以舅事重荣，王铎承制以温为同华节度使，使瞳奉表诣行在。瞳，福州人也。

[20]黄巢的部属同州防御使朱温多次请求增兵，以固守河中一带，知右军事孟楷把这事压下而不上报。朱温看到黄巢队伍的形势越来越紧迫，知道将以失败告终，亲信将领胡直、谢瞳二人规劝朱温归顺大唐。九月，丙戌（十七日），朱温杀掉军严实，率同州全部人马投降王重荣。朱温把王重荣当作舅舅来侍奉。王铎承旨意，让朱温做同华节度使，派谢瞳奉恭表文到皇帝年所报告。谢瞳是福州人氏。

李详以重荣待温厚，亦欲归之，为监军所告；黄巢杀之，以其弟思邺为华州刺史。

李详看到王重荣对待朱很宽厚，便也想归顺他，被监军察觉告发，黄巢于是将李详杀掉，让他的弟弟黄思邺当华州刺史。

[21]桂〔邕〕州军乱，逐节度使张从训，以前容管经略使崔焯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21]邕州军队发生叛乱，赶走节度使张从训，让以前的容管经略使崔焯做岭南西道节度使。

[22]平卢大将王敬武逐节度使安师儒，自为留后。

[22]平卢地方的大将王敬武赶趟走节度使安师儒，自已做这里的留后。

[23]初，朝廷以庞勋降将汤群为岚州刺史，群潜通沙陀，朝廷疑之，徙群怀州刺史，郑从谠使赍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群杀使者，据城叛，附于沙陀；壬寅，从谠遣马步都虞候张彦球将兵讨之。

[23]起初，朝廷让庞勋的投降将领汤群做岚州刺史，汤群私下暗通沙陀，朝廷对他产生了怀疑，便调汤群到怀州当刺史，郑从谠派遣使臣拿着告文前往传授命令。冬季，十月，庚子朔（初一），汤群杀掉郑从谠派来的使臣，占据城邑反叛，归附沙陀。壬寅（初三），郑从谠派遣马步都虞候张彦球带兵讨伐汤群。

[24]贼帅韩秀升、屈行从起兵，断峡江路，癸丑，陈敬遣押牙庄萝蝶将二千人讨之，又遣押牙胡弘略将千人继之。

[24]贼寇将领韩秀升、屈行从起兵，截断峡江路，癸丑（十四日），陈敬派遣押牙将庄梦蝶带领二千人马进行讨伐，又续派押牙将胡弘略率领一千余人前往。

[25]韩简复引兵击郓州，节度使曹存实逆战，败死。天平都将下邑朱收余众，婴城拒守，简攻之不下。诏以权知天平留后。

[25]韩简再次带兵进攻郓州，天平节度使曹存实应战还击，结果战败身亡。天平都将下邑的朱招收残存余部，环绕郓州城拒敌死守，韩简终于没有攻下郓州。唐僖宗颁诏，命朱暂代天平留后。

[26]以朱温为右金吾磊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

[26]唐僖宗以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为全忠。

[27]李克用虽累表请降，而据忻、代州，数掠并、汾，争楼烦监。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克用世为婚姻，诏处存谕克用：“若诚心款附，宜且归朔州俟朝命；若暴横如故，当与河东、大同军共讨之。”

[27]李克用虽然多次进呈表文请求投降，可是他占据忻州、代州，经常入侵抢掠并州、汾州，并争夺楼烦监。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李克用是世代姻亲，唐僖宗于是诏令王处存告诫李克用：“如果是真心诚意地归附，就应当暂且回到朔州等待朝廷的命令；如果仍象从前一样暴虐横行，朝廷就会汇集河东和大同的官军一同进行讨伐。”

[28]以平卢大将王敬武为留后。时诸道兵皆会关中讨黄巢，独平卢不至，王铎遣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往说之。敬武已受黄巢官爵，不出迎，浚见敬武，责之曰：“公为天子藩臣，侮慢诏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谢之。既宣诏，将士皆不应，浚徐谕之曰：“人生当先逆顺，交知利害。黄巢，前日贩盐虏耳，公等舍累叶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下勤王之师皆集京畿，而淄青独不至；一旦贼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贵，后悔无及矣！”将士皆改容引咎，顾谓敬武曰：“谏议之言是也。”敬武即发兵从浚而西。

[28]朝廷平卢大将王敬武为留。当时各道官兵都汇聚关中讨伐黄巢，唯独平卢的官军没有到来，王铎派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前往规劝王敬武。王敬武已经接受了黄巢封给的官爵，拒不出城接迎，张浚见到王敬武，责问他说：“你是大唐天子的臣僚，却侮辱怠慢传诏的使臣，你不能侍奉朝廷怎么能指挥下属！”王敬武很吃惊，感激张浚的开导。接着宣读唐僖宗的诏书，将领和士兵都不呼应，张浚慢慢地谕劝他们说：“人生在世应当首先知道什么是反动判逆，什么是顺应时势，其次应当知道干什么有利，干什么有害。黄巢这个人，从前不过是个贩卖食盐的下贱人，你们舍弃几代的大唐天子而对黄巢称臣，究竟能有什么好处？现在天下救援大唐皇帝的军队都聚集在京畿一带，可是唯有淄青的官军不到；将来一旦贼寇平灭，大唐皇这回京师重新一统天下，你们还有什么脸面是去见天下的人？现在若是不立即前往相建功立业、争取荣华富贵，将来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平卢将领和士兵听了张浚的一番讲话的都收起刚才的面容，感到自已错了，纷纷回

过头对王敬武说："谏议大夫张浚的话对呀！"王敬武立即派发军队跟随张浚往西开进。

[29]刘汉宏又遣登高镇将王镇将兵七万屯西陵，钱复济江袭击，大破之，斩获万计，得汉宏补诸将官伪敕二百余通；镇奔诸暨。

[29]刘汉宏又派遣镇守登高的大将王镇带兵七万屯驻西陵，钱于夜间再次过江对王镇发动突然袭击，大破王军，斩杀擒获一万余人，缴获刘汉宏委命补授各位将官的伪敕书二百余件，王镇逃往诸暨。

[30]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柰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说。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独与数百骑过晋阳城下与从说别，从说以名马、器币赠之。

[30]黄巢的兵势还比较强大，王重荣对此深表忧虑，他对行营都监杨复光说："对贼寇称臣就辜负了大唐，讨伐贼寇又兵力不足，怎样才好？"杨复光说："雁门节度使李克用，作勇猛，并拥有强大的军，他的父亲与我已故的养父曾经一同共事，相处很好，他也有以身殉国的宏大志愿，之所以他不来，是因为他与河东的郑从说有矛盾。若是诚恳地用朝廷的旨意谕劝郑从说，从而召唤李克用，李克用一定会来。李克用若来，则平贼寇不在话下了！"东面宣慰使王徽也这样认为。当时王铎在河中，就用墨敕召集李克用，谕劝郑从说。十一月，李克用带领一万七千沙陀人马，从岚州、石州赶往河中，但不敢进入太原境内，只带几百骑兵经过晋阳城与郑从说告别，郑从说赠送给他名马、器具和钱币。

[31]李详旧卒共逐黄思邺，推华阴镇使王遇为主，以华州降于王重荣，王铎承制以遇为刺史。

[31]李详的旧部兵卒共同驱逐黄思邺，推华阴镇使王遇做首领，将华州降归王重荣，王铎受命委任王遇为刺史。

[32]阡能党愈炽，侵淫入蜀州境；陈敬以杨行迁等久无功，以押牙高厚为都招讨指挥使，将兵五百人往代之。未发前一日，有鬻面者，自旦至千，出入营中数四，逻者疑之，执而讯之，果阡能之谍也。仁

厚命释缚，温言问之，对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狱，云，‘汝事归，得实则免汝家；不然，尽死。’某非愿尔也。”仁厚曰：“诚知汝如是，我何忍杀汝！今纵汝归，救汝父母妻子，但语能云：‘高尚书来日发，所将止五百人，无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当为我潜语寨中人云：‘仆射愍汝曹皆良人，为贼所制，情非得已。尚书欲拯救湔洗汝曹，尚书来，汝曹各投兵迎降，尚书当使人书汝背为“归顺”，汝复旧业。所欲诛者，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谍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书尽知而赦之，其谁不舞跃听命！一口传百，百传千，川腾海沸，不可遏也。比尚书之至，百姓必尽奔赴如婴儿之见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

[32]阡能一伙势和越来越大，一路侵掠淫乱进入蜀州境内。因为杨行迁等人长期以来没有立功，陈敬便任命押牙将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带领军队五百人前往取代杨行迁。在出发的前一天，有个卖面的人，从早晨到中午，在军营中出出入入好多次，巡逻的士兵对这人产生了怀疑，把他抓起来讯问，果然是阡能的间谍。高仁厚命令为他解开捆绑的绳索，和言悦色地对他进行询问，那个人说：“我是某个村子的人，阡能把我的父母妻子都囚禁在狱中，并说‘你刺探官军情况回来，得到证实就宽免了你们全家；不然的话，你们全家都要处死。’我并不是甘心情愿地为能效力。”高仁厚说：“我相信你是这样的，怎能忍心杀害你！现在我放你回去，去救你的父母和妻子，只是对阡能说：‘高仁厚明日就发兵，所带的军队不过五百人，没有多少人马。’可是，我救了你们一家人，你要为我对营寨的人偷偷传话说：‘陈敬仆射可怜你们都是善良的人，被贼寇控制，其情形实在是不得已。高仁厚要来拯救你们，为你们洗刷冤枉。高仁厚来的时候，你们要分别扔掉兵器前往投降，高厚会叫人在你们的北上书写‘归顺’二字，让你们回去仍操旧业。想要杀掉的，不过是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和韩求这五个人，一定不会牵连到老百姓的。’”阡能派来的那个间谍说：“这些全是老姓心里想的事，尚书您都一清二楚而宽百姓，还有谁不高高兴兴地去听命！这些话一个人传给一百人，一百人传给一千人，就会象河川欢跃大海沸腾，势不可挡。等到尚书您到来，老百姓一定都投奔而来，就象婴儿见到慈爱的母亲。那时，能立无援，马上就可以擒获！”于是，高仁厚派他回去。

明日，仁厚引兵发，至双流，把截使白文现出；仁厚周视堑栅，怒曰："阡能役夫，其众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岁余不能擒，今观堑栅重复牢密如此，宜可以安眠食，养寇邀功也！"命引出斩之；监军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堑栅，才留五百兵守之，余兵悉以自随，又召诸寨兵，相继皆集。

第二天，高仁厚率领军队出发，到达双流，把截使白文现出来迎接。高仁厚环视堑壕栅栏，怒气冲冲地说："阡能一伙人，都是耕种土地的百姓，你们用尽一府的军队，长达一年多而不能擒获，现在看到你这里堑壕栅栏重重叠叠如此牢固，大概也可以安稳睡觉饱食终日而留养贼寇以邀功请赏了！"便命令把白文现拉出斩首；监军极力营救，劝了好久，白文现才免于一死。高厚下令把堑壕栅栏全部平掉，仅留下五百士兵守卫，其余士兵全都跟随他走，又召命各个寨子的士兵，都相继集合起来。

阡能闻仁厚将至，遣罗浑擎立五寨于双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桥箐以邀官军。仁厚知，引兵围之，下令勿杀，遣人释戎服入贼中告谕，如昨日所以语谍者。贼大喜，呼噪，争弃甲投兵请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抚谕，书其背，使归语寨中未降者，其中余众争出降。浑擎狼狈逾寨走，其众执以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与语。"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帜，所降凡四千人。

阡能听说高仁厚将到，派遣罗浑擎在双流的西面设立五个营寨，在野桥箐一带高伏兵一千余人，以拦击官军。高厚刺探到这一军情，带兵把罗浑擎的军营包围起来，下令不要剿杀，而是派人脱掉军人装束潜入贼寇营中传话，象昨天对那个间谍说的一样。贼寇听后很是欢喜，呼喊叫嚷着，争先后地抛弃盔甲扔掉兵器请求投降，下拜的人多得高山倾倒一样。高仁厚对这些来降的人均加抚恤劝导，在他们的背上书写"归顺"二字，然后让他们加到贼寇营寨之中，告诉那些还未投降的人，于是营寨内剩余的人都争着跑出去投降。罗浑擎只好越过堑壕狼狈逃跑，结果被他的部属抓住送到高仁厚那里，高仁厚说："这个蠢货，不值得和他说什么。"便给罗浑擎带上刑具送往官府。高仁厚下令把贼寇的五个营寨和盔甲武 全部烧掉，只留下收缴的旗帜，先后投降的人总共有四千名。

明旦，仁厚谓降者曰：“始欲即遣汝归，而前涂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忧疑，藉汝曹为我前行，过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谕之，比至延贡，可归矣！”乃取浑擎旗倒击之，每五十人为队，扬旗疾呼曰：“罗浑擎已生擒，送使府，大军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为良人，无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争出降；胡僧大惊，拔剑遏之，众投瓦石击之，共擒以献仁厚，其众五千余人皆降。

第三天早晨，高厚对投降的人说：“开始时本想立即放你们回家，可是前面道上各个寨子的百姓还不知道我的心思，有的人会有忧虑和疑问，现在借助你们在前面行走，经过穿口、新津寨一带时，向那里的百姓展示你们北上的‘归顺’二字，把投降情告诉他们，等到了延贡，就放你们回去。”于是取来了罗浑擎的旗帜倒着挂起来，第五十个人结为一队，扛着旗子大声呼喊：“罗浑擎已经被活捉，送到官府去了，大唐王朝的军队来到这里。你们住在寨子中的人，快快象我们一样出来投降，马上就可以成为朝廷的良民，没有事了！”官军到达穿口，句胡僧设有十一个营寨，寨子中的人都争着跑出来投降，句胡僧大为惊慌，拔出剑来阻止，大家用瓦片石头打他，一起把他抓住献给高仁厚，句胡僧的部属五千余人都投降了。

又明旦，焚寨，使降者执旗先驱，一如双流。至新津，韩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堑，其众钩出之，已死，斩首以献。将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犹未食。”使先运出资粮，然后焚之。新降者炊，与先降来告者共食之，语笑歌吹，终夜不绝。

第四天早晨，高仁厚焚烧贼寇营寨，让投降的人打着旗子在前面走，象在双流出发时一样。到达新津，韩求设置的十三个营寨中的人都出来投降。韩求自己跳入深深堑壕，他的部属把他钩了上来，已经死了，便砍下他的脑袋送给高仁厚。官军将士要烧毁寨，高仁厚阻止他们说：“投降的人还没有吃饭。”让人先把资财粮食运出来，然后再烧营寨。刚刚投降的人相烧火做饭，与先前投降来向他们传话的人一同进餐，欢歌笑语，整夜都没有停。

明日，仁厚纵双流、穿口降者先归，使新津降者执旗先驱，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归矣。”罗夫子置九寨于延贡，其众前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罗夫子脱身弃寨奔阡能，其众皆降。

第五天，高仁厚把双流、穿口投降的人先行放回去，而让新津投降的人打着旗帜在前面走，并且对他们说：“进入邛州境内，也可以放你们回去。”罗夫子在延贡设置九个营寨，他的部属前一天晚上看到新津火光冲天，已是夜不能眠。等到新津投降的人赶到这里，罗夫子便仍下寨子逃奔阡能，他的部一部投降。

明日，罗夫子至阡能寨，与之谋悉众决战；计未定，日向暮，延贡降者至，阡能、罗夫子走马巡寨，欲出兵众皆不应。仁厚引兵连夜逼之，明旦，诸寨知大军已近，呼噪争出，执阡能，阡能窘急赴井，为众所擒，不死；又执罗夫子，罗夫子自刭。众挈罗夫子首，缚阡能，驱之前迎官军，见仁厚，拥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负冤日久，无所控诉。自谍者还，百姓引领，度顷刻如期年。今遇尚书，如出九泉睹白日，已经而复生矣。”欢呼不可止。贼寨在他所者，分遣诸将往降之。仁厚出军凡六日，五贼皆平。每下县镇，辄补镇遏使，使安集户口。

第六天，罗夫子逃到阡能的营寨，与阡能谋划如何动用全部人马进行决战。计策还没商定，天快黑了，高仁厚带着延贡投降的人赶到，阡能、罗夫子骑上战马巡视营寨，想派兵出战，部属都不听号令。高仁厚带领官军连夜逼近，次日早晨，各个营寨知道大唐官军已经接近，争先恐后地呼喊着往外跑，有人去抓阡能，阡能走投无路只好跳井，被众人拿获，没有死；同时去抓罗夫子，罗夫子自杀了。大家提着罗夫子的脑袋，绑着阡能，驱赶着他前往迎接官军，见到高仁厚，众人拥簇着高厚的马大哭泣着说：“老百姓忍辱含冤时间太长了，找不到地方控告申诉。自从你放回间谍，老百姓就伸长脖子盼望官军到来，度日如年。现在见到尚书您，就象走出阴间重见天日，死而复生一样。”欢呼的声音此起彼伏。其他地方的贼寇营寨，也分别派遣将领前往招降。高仁厚出兵总共六天，五大贼寇都被平灭。他每攻打下一个县镇，就补授镇遏使，令其安抚召集民人户口。

于是陈敬枭韩求、罗夫子首于市，钉阡能、罗浑擎于城西，七日而之。阡能孔目官张荣，本安仁进士，屡举不中第，归于阡能，为之谋主，为草书檄，阡能败，以诗启求于哀于仁厚，仁厚送府，钉于马市；自余不戮一人。

于是，陈敬把韩求、罗夫子二人的首级挂在市井，又将阡能、罗浑擎、句胡僧钉在城西，七天后把他们三人处以凌迟极刑。为阡能掌管

文书的吏员张荣，来是安仁的进士，多次参加科而未被录取入仕，最后投奔阡能，为阡能出谋划策，起草书信檄文。阡能失败后，张荣做诗向高仁厚苦苦哀求，高仁厚把他送到官府，钉在马市处死，其余的没有再杀戮一人。

十二月，以仁厚为眉州防御使。

十二月，朝廷任命高仁厚为眉州防御使。

陈敬榜邛州，凡阡能等亲党皆不问。未几，邛州刺史申捕获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系狱，请准法。敬以问孔目官唐溪，对曰：“公已有榜，令勿问，而刺史复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杀之，岂惟使明公失大信，窃恐阡能之常纷纷复起矣！”敬从之，遣押牙牛晕往，集众于州门，破械而释之，因询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买之，不与，故恨之。敬召刺史，将按其罪，刺史以忧死。他日，行全闻其家由溪以免，密饷溪蚀箔金百两。溪怒曰：“此乃太师仁明，何预吾事，汝乃怀祸相饷乎！”还其金，斥逐使去。

陈敬在邛州张贴告示，所有阡能等人的亲朋党羽都不问罪。不久，邛州刺史申报抓获阡能的叔父阡行全家三十五人，囚在狱中，请求正法。陈敬就此征求掌管文书的吏员唐溪的意见，唐溪说：“您已经张贴告示，下令对阡能的亲友不再问罪，可是邛州刺史还是把阡行全一家逮捕，这里面一定有原因。现在若是把阡行全一家杀掉，不但会使您失信于民，我还担心会导致阡能的党羽再次纷纷起兵谋反！”陈敬听从了唐溪的话，派遣押牙将牛晕前往，在邛州的州门口召集众人，打开阡行全一家人的刑具而释放他们，并顺便询问他们为什么被刺史抓起来，果然是阡行全家里有肥沃的田地，刺史想要收买，阡行全不同意，刺史便因此怀恨在心。陈敬叫来邛州刺史，要对他治罪，邛州刺史忧惧而死。后来，阡行全听说他们全家是由于唐溪的一番话而免于治罪，暗地里给唐溪送去蚀箔金一百两。唐溪怒气冲冲地说：“这都是太师陈敬仁慈开明，哪里有我什么事，你是在向我送祸呀！”他把阡行全送来的金子全都退回，斥责并赶走了派来的人。

[33]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奏克岚州，执汤群，斩之。

[33]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奏报攻克岚州，抓获汤群，并将其斩杀。

[34]以忻、代等州留后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

[34]朝廷任命忻州、代州等处的留后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

[35]初，朝廷以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时段彦谟方据荆南，绍业惮之，逾半岁，乃至镇。上幸蜀，召绍业还，以彦谟为节度使。彦谟为朱敬玫所杀，复以绍业为节度使。绍业畏敬玫，逗遛不讲，军中久无帅；至是，敬玫署押牙陈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35]起初，朝廷任命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当时段彦谟刚刚占据荆南，郑绍业对段彦谟有些畏惧，过了半年，才到荆南。唐僖宗到达蜀地，召令郑绍业回去，任命段彦谟为荆南节度使。段彦谟被朱敬玫杀害，朝迁再次任命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郑绍业畏惧朱敬玫，逗留不前，荆南官军很长时间没有主帅；这时，朱敬玫便暂任押牙陈儒掌管荆南府事宜。陈儒是江陵人。

[36]加奉天节度使齐克俭、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并同平章事。

[36]朝廷加封奉天节度使齐克俭、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均为同平章事。

[37]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遣从父弟克修先将兵五百济河尝贼。初，克用弟克让为南山寺僧所杀，其仆浑进通归于黄巢。自高浔之败，诸军皆畏贼，莫敢进。及克用军至，贼惮之，曰："鸦军至矣，当避其锋。"克用军皆衣黑，故谓之鸦军。巢乃捕南山寺僧十余人，遣使赍诏书及重赂，因浑进通诣克用以求和。克用杀僧，哭克让，受其赂以分诸将，焚其诏书，归其使者，引兵自夏阳渡河，军于同州。

[37]李克用带领军队四万人到达河中，派遣他的堂弟李克修先带五百人马过河试探贼寇。当初，李克用的弟弟李克让躲避贼寇隐藏在南山佛寺，被寺里的僧人杀害，李克让的仆人浑进通投归黄巢。自从高浔一役吃了败仗，各路官军都畏惧贼寇，不敢向前。等到李克用的军队到来，贼寇害怕了，说："乌鸦军队来到了，应当避开他们的锋芒。"李克用的军队穿衣服都是黑色，所以贼寇称他们是乌鸦军队。黄巢于是抓获南山佛寺的僧人十余名，派出使者带着诏书及丰厚的贿赂财物，通过浑进通的关系到李克用那里求和。李克用杀掉僧人，为弟弟李克让悲伤痛哭，又接受黄巢的贿赂财物，分给各位将领，而将黄巢的诏书烧掉，把使者打发回去。然后带领大军从夏阳过河，在同州安设军营。

[38]孟方立既杀成麟，引兵归邢州，潞人请监军吴全勖知留后。是岁，王铎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勖；与铎书，愿得儒

臣镇潞州，铎以郑昌图知昭义军事。既而朝廷以右仆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义节度使，徽以车驾播迁，中原方扰，方立专据山东邢、、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辞不行，请且委昌图。诏以徽为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图陵使。昌图至潞州，不三月而去，方立遂迁昭义军于邢州，自称留后，表其将李殷锐为潞州刺史。

[38]孟方立即已杀掉成麟，带兵回到邢州，潞州民人便请求监军吴全勖主持留后事宜。这一年，王铎受命以孟方立主持邢州事宜，孟方立拒不受命，囚禁吴全勖，写信给王铎，愿意招用儒臣镇守潞州，王铎任命郑昌图主持昭义的军事。不久，朝廷任命右仆射、租庸使王徽为同平章事，充任昭义节度使。王徽认为唐僖宗远迁蜀地，中原一带正扰乱不安，孟方立单独占据山东的邢、、磁三个州，估计朝廷无力控制这种局面，推辞而不赴任，请求暂且委派郑昌图为昭义节度使。朝廷又颁诏任命王徽为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图陵使。郑昌图到达潞州任上，不到三个月就走了，孟方立于是把昭义军调到邢州，自称留后，进呈表章请任命他的将领李殷锐为潞州刺史。

[39]和州刺史秦彦使其子将兵数千袭宣州，逐观察使窦而代之。

[39]和州刺史秦彦派遣他的儿子带领军队几千人袭击宣州，赶走观察使窦，取而代之。

三年（癸卯、883）

三年（癸卯，公元883年）

[1]春，正月，李克用将李存贞败黄揆于沙苑；己巳，克用进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铎承制以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以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

[1]春季，正月，李克用的将领李存贞在沙苑打败黄揆。己巳（初二），李克用进驻沙苑。黄揆是黄巢的弟弟。政锋秉承旨意，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

乙亥，制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田令孜欲归重北司，称铎讨黄巢久无功，卒用杨复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罢铎兵柄以悦复光；又以副都统崔安潜为东都留守，以都都监西门思恭为右神策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令孜自以

建议幸蜀、收传国宝、列圣真容、散家财犒军为己功，令宰相藩镇共请加赏，上以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

乙亥（初八），唐僖宗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命他前赴镇所。田令孜想要加重北司权，奏称王铎讨剿黄巢时间长久而没立功，最后采用杨复光策略，召来沙陀才击败贼寇，因而罢免了王铎的兵权以取悦杨复光。朝廷又任命副都统崔安潜为东都留守，命都都监西门思恭为右神策中尉，充任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田令孜自以为建议唐僖宗出走蜀地、收藏传国宝和各先帝的画像、散放家中资财犒赏官军有功，便指令宰相藩镇一同请求为他恩加赏赐，唐僖宗于是任命田令孜为神策十军兼南牙十二卫观军容使。

[2]成德节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熔知留后事，时熔生十年矣。

[2]成德节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去世，军营中拥立王景崇的儿子节度副使王主持留后事宜，当时王才十岁。

[3]以天平留后朱为节度使。

[3]朝廷任命天平留后朱为节度使。

[4]二月，壬子，李克用进军乾，与河中、易定、忠武军合；尚让等将十五万众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战，自午至晡，贼众大败，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巢将王、黄揆袭华州，据之，王遇亡去。

[4]二月，壬子（十五日），李克用率军前往乾，与河中、易定、忠武军等各路官军会合。尚让等人带十五万人马屯驻梁田陂。第二天，展开激战，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贼寇大败，俘虏斩杀几万人，横卧在地上的尸体长达三十里，黄巢带领王、黄揆袭击华州，并占据了华州，王遇逃跑离去。

[5]初，光州刺史李罕之为秦宗权所攻，弃州奔项城，帅余众归诸葛爽，爽以为怀州刺史。韩简攻郓州，半年，不能下；爽复袭取河阳，朱请和，简乃舍之，引兵击河阳。爽遣罕之逆战于武陟，魏军大败而还；大将澶州刺史乐行达先归，据魏州，军中共立行达为留后，简为部下所杀。己未，以行达为魏博留后。

[5]起初，光州刺史李罕之受到秦宗权的进攻，离弃光州奔往项城，率领剩余的人马归附诸葛爽，诸葛爽以李罕之为怀州刺史。韩简

攻打郓州，半年也没能攻下，诸葛爽又袭击攻取河阳；朱请求讲和，韩简便放弃进攻郓州，带兵回攻河阳。诸葛爽派遣李罕之在武陟迎战，结果魏州军大败退回，大将澶州刺史乐行达先期回去，占据了魏州，军营上下便共同拥立乐行达为魏州留后，韩简被部下杀害。己未（二十一日），朝廷任命乐行达为魏博留后。

[6]甲子，李克用进围华州，黄思邺、黄揆婴城固守；克用分骑屯渭北。

[6]甲子（二十七日），李克用进军围攻华州，黄思邺、黄揆环绕华州顽固坚守；李克用分派一部分骑兵屯驻渭北。

[7]以王熔为成德留后。

[7]朝廷任命王熔为成德留后。

[8]以郑绍业为太了宾客、分司，以陈儒为荆南留后。

[8]朝廷任命郑绍业为太子宾客、分司，任命陈儒为荆南留后。

[9]峡路招讨指挥使庄梦蝶为韩秀升、屈行从所败，退保忠州，应援使胡弘略战亦不利；江、淮贡赋皆为贼所阻，百官无俸。云安、井路不通，民间乏盐。陈敬奏以眉州防御使高仁厚为西川行军司马，将三千兵讨之。

[9]峡路招讨指挥使庄梦蝶被韩秀升、屈行从打败，退到忠州固守，应援使胡弘略与贼寇作战也同样失利。这样，江、淮一带的贡赋都被贼寇阻截，朝廷百官无俸可供。云安、井一带的道路不通，民间缺乏食盐。于是陈敬奏请，任命眉州防御使高仁厚为西川行军司马，率领军队三千人前往讨伐韩秀升、屈行从。

[10]加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10]朝廷加封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11]黄巢兵数败，食复尽，阴为遁计，发兵三万扼蓝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让将兵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引兵逆战于零口，破之。克用进军渭桥，骑军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将薛志勤、康君立潜入长安，燔积聚，斩虏而还，贼中大惊。

[11]黄巢所带的人马多次战败，粮食也吃尽，暗中筹谋逃离长安，他派出三万兵马扼守住蓝田这一向南出走的要道。三月，壬申（初六），派遣尚让带兵救援华州；李克用、王重荣带领官军在零口迎

击，获得胜利。李克用率令大军前赴渭桥，骑兵则布置在渭北，李克用每天夜间都命令将领薛志勤、康君立偷偷进入长安城，焚烧黄巢积聚的财物，斩杀虏获黄巢的人马，然后再退出，使贼寇大为惊慌恐惧。

[12]以淮南押牙合肥杨行愍为庐州刺史。行愍本庐州牙将，勇敢，屡有战功，都将忌之，白刺史郎幼复遣使出戍于外。行愍过辞，都将以甘言悦之，问其所须，行愍曰："正须汝头耳！"遂起斩之，并将诸营，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幼复不能制，荐于高骈，请以自代。骈以行愍为淮南押牙，知庐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闻州人王勖贤，召，欲用之，固辞。问其子弟，曰："子潜，好学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气节，可为将。"行愍召潜置门下，以稔及定远人季章为骑将。

[12]朝廷任命淮南押牙将合肥人杨行愍为庐州刺史。杨行愍本来是庐州的牙将，勇猛果敢，多次作战立功，行营都将很嫉妒他，白刺史郎幼复派遣他到外边驻防。杨行愍向都将辞行，都将对他好言相待，问他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杨行愍说："就是需要你的脑袋！"于是起身把都将斩杀，并统领各路军营，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郎幼复见已无法控制杨行愍，便向高骈推荐，请求以杨行愍接替自己。高骈于是任命杨行愍为淮南押牙将，掌管庐州事宜，朝廷因而委任杨行愍。杨行愍听说庐州人王勖很是贤能，把他召来，想起用他，王勖坚持推辞。杨行愍询问王勖的弟弟和儿子的情况，回答说："儿子王潜，勤奋学习，办事谨慎周密，可以委用；弟弟的儿子王稔，很有气节，可以用为将领。"杨行愍便把王潜召来安置在身边，任命王稔和定远人季章为骑兵将领。

初，吕用之因左骁雄军使俞公楚得见高骈；用之横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数戒用之少自敛，毋相累；用之衔之。右骁雄军使姚归礼，气直敢言，尤疾用之所为，时面数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与其党会倡家，归礼潜遣人其室，杀貌类者数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穷治其事，获纵火者，皆骁雄之卒；用之于是日夜谮二将于骈。未几，骈使二将骁雄卒三千袭贼于慎县，用之密以语杨行愍云："公楚、归礼欲袭庐州。"行愍发兵掩之，二将不为备，举军尽殪，以二将谋乱告骈；骈不知用之谋，厚赏行愍。

起初，吕用之因为左骁雄军使俞公楚的关系而得以拜见高骈；吕用之过于蛮横霸道，有人因此责怪俞公楚，俞公楚几次劝戒吕用之稍微收敛一些，不要相互受到牵连，吕用之对俞公楚怀恨在心。右骁雄军使姚归礼，性格直爽敢于说话，尤其憎恶吕用之的所做所为，有时当面指责他的横暴行为，常常想亲手杀了他。癸未（十七日）夜，吕用之与他的党羽在娼妓家会聚，姚归礼暗中派人焚烧吕用之的卧室，杀掉好几个与他面貌相似的人，吕用之因更换衣服而免于一死。第二天早晨，吕用之严厉追究这件事，抓获放火的人，都是骁雄军的兵卒，吕用之于这天夜间向高骈诬陷俞公楚和姚归礼两位将领。不久，高骈命令俞公楚和姚归礼二人督率骁雄军三千人，在庐州境内慎县袭击贼寇，吕用之偷偷向杨行愍说："俞公楚、姚归礼要攻打庐州。"杨行愍出其不意发动突然进攻，俞公楚、姚归礼二人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全军覆没。杨行愍又向高骈告发俞公楚、姚归礼谋反叛乱，高骈不知道这是吕用之的阴谋，竟重赏杨行愍。

[13]己丑，以河中行营招讨副使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俟克复长安，令赴镇。

[13]己丑（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河中行营招讨副使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等夺回长安，再令他前往镇所。

[14]癸巳，李克用等拔华州，黄揆弃城走。

[14]癸巳，（二十七日），李克用等人攻克华州，黄揆离城逃走。

[15]刘汉宏分兵屯黄岭、岩下、贞女三镇、钱将八都兵自宣春击之，破黄岭，擒岩下镇将史弁、贞女镇将杨元宗。汉宏以精兵屯诸暨，又击破之，汉宏走。

[15]刘汉宏在黄岭、岩下、贞女三个镇分别驻扎军队，钱带八都兵从富春渡江发动进攻，攻战黄岭，抓获岩下镇将史弁和贞女镇将杨元宗。刘汉宠调集精锐人马驻守诸暨，钱又发动进攻占领诸暨，刘汉宏只好逃跑。

[16]庄梦蝶与韩秀升、屈行从战，又败。其败兵纷纭还走，所在慰谕，不可遏；遇高仁厚于路，叱之，即止；仁厚斩都虞候一人，更令修部伍。乃召耆老，询以山川蹊径及贼寨所据，喜曰："贼精兵尽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资粮皆在寨中，此所谓重战轻防，其败必矣！"乃扬兵江上，为欲涉之状。贼昼夜御备，遣兵挑战，仁厚不与交兵，潜发

勇士千人执兵负藁，夜，由间道攻其寨，且焚之。贼望见，分兵往救之，不及，资粮荡尽，众心已摇。仁厚复募善游者凿其舟，相继皆沈，贼往来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击，且招之，贼众皆降。秀升、行从见众溃，挥剑乱斫、欲止之，众愈怒，共执二人诣仁厚，仁厚诘之曰："何故反？"秀升曰："自大中皇帝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夏，四月，庚子，献于行在，斩之。

[16]庄梦蝶与韩秀升、屈行从激战，再次失败。庄梦蝶的败兵纷纷逃走，进行抚慰劝导，也不能阻止；这些逃兵在路上遇见高仁厚，被他高声怒喝，逃兵当即停下；高仁厚斩杀了一名都虞候，重新下令整顿队伍。高仁厚找来当地高龄老人，向他们询问这一带山川小路以及贼寇营寨的情况之后，高兴地说："贼寇的精锐人马都在船上，而让那些年老体弱的人守卫营寨，资财粮食都在寨子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重视攻战轻视防守，他们一定会失败的！"高仁厚于是在江面上布置下军队，摆出要过江攻打的阵势。船上的贼寇日夜防御准备，并派兵前来挑战，高仁厚不与这些贼寇交战，而暗中派出一千名勇猛士兵手拿兵器肩扛藁秆，在夜晚从偏僻的小路前往攻打贼寇的营寨，并且放火焚烧。船上的贼寇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分派人马回营寨救援，已来不及了，贼寇的资财粮食全被毁掉，人心动摇。高仁厚又招募善于游泳的人凿破贼寇的船只，使其都相继沉没，贼寇来来往往惶恐迷惑，相互不能救援，高仁厚派遣军队在交通要道拦截贼寇，并且招降，最后贼寇都投降了。韩秀升、屈行从看到人马溃败不堪，挥剑乱砍，想进行阻止，大家更加愤怒，一同抓往韩秀升、屈行从二人送到高仁厚那里。高仁厚质问说："你们为什么起兵谋反？"韩秀升回答说："自从宣宗皇帝死后，天下再也没有公道，维系大唐王朝的纽带松懈，朝廷法度被废弃。当今谋反的人，难道只是我韩秀升？成者王侯败者贼，我已是桌子上的肉，任凭你们煮杀剁成肉酱了！"高仁厚听后不禁感到凄怆，命令让他美餐之后戴上刑具。夏季，四月，庚子（初四），高仁厚把韩秀升献到成都唐僖宗那里，韩秀升被斩杀。

[17]李克用与忠武将庞从、河中将白志迁等引兵先进，与黄巢军战于渭南，一日三战，皆捷；义成、义武等诸军继之，贼众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门入京师，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贼死及隆

者甚众，官军暴掠，无异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巢自蓝田入商山，多遗珍宝于路，官军争取之，不急追，贼遂逸去。

[17]李克用与忠武将军庞从、河中将军白志迁等带领人马先行进军，在渭南与黄巢军队展开激战，一天交战三次，都获得胜利；义成、义武等军相继赶到，黄巢人马只好争相败逃。甲辰（初八），李克用等从光泰门进入京师长安，黄巢顽强争战而不能取胜，最后放火焚烧宫殿后逃跑。贼寇战死和投降的人很从，但官军横暴抢掠，与贼寇没有什么两样，长安城内的房屋和百姓所剩无几。黄巢从蓝田进入商山，在路上扔上许多珍宝，官军争抢这些东西，而不急于追击，贼寇于是逃脱了。

杨复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贺。诏留忠武等军二万人，委大明宫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从异部分，守卫长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东方逵同平章事。升陕州为节度，以王重盈为节度使。又建延州为保塞军，以保大行军司马延州刺史李孝恭为节度使。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

杨复光派遣使臣向唐僖宗报捷，朝中百官向皇上恭贺。僖宗颁诏，留下忠武等军二万人，委派大明宫留守王徽和京畿制置使田从异行进处置，驻守护卫长安。五月，朝廷为朱玫、李克用、东方逵加封同平章事。将陕州升格为节度，任命王重盈为节度使。又在延州建立保塞军，任命保大行军司马、延州刺史李孝恭为节度使。李克用当时年仅二十八岁，在各位将领中最年轻的，可是打败黄巢，收复长安，李克用的功劳实属第一，军队实力也最强大，各位将领对他都很畏惧。李克用的一只眼睛略微小些，当时人们都叫他“独眼龙”。

诏以崔家贵身显，为黄巢相首尾三载，不逃不隐，于所在斩之。

唐僖宗颁发诏令，指责崔家世富贵出身显赫，却在黄巢手下做同平章事先后三年，既不逃走也不隐藏，于是将他在住所斩杀。

[18]黄巢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锋，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连兵。

[18]黄巢派令他的骁将孟督率一万人马为前锋，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带官兵迎战失败；贼寇攻打蔡州城，秦宗权于是向黄巢称臣，把他的队伍与黄巢的人马合并到一起。

初，巢在长安，陈州刺史宛丘越谓将佐曰：“巢不死长安，必东走，陈其冲也。且巢素与忠武为仇，不可不为之备。”乃完城堑，缮甲兵，积刍粟；六十里之内，民有资粮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子麓林分将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击陈，军于项城；先示之弱，伺其无备，袭击之，杀获殆尽，生擒楷，斩之。巢闻楷死，惊恐，悉众屯水，六月，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陈人大恐，谕之曰：“忠武素著义勇，陈州号为劲兵，况吾家久食陈禄，誓与此州存亡。男子当求生于死中，且徇国而死，不愈于臣贼而生乎！有异议者斩！”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濮、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起初，黄巢在长安时，陈州刺史宛丘人赵对手下将领僚佐说：“黄巢如果不是在长安战死，一定是向东逃跑，陈州则首当其冲。并且黄巢一向仇视忠武军，我们不能不做准备。”于是赵把护卫陈州城的堑壕挖整完毕，修缮盔甲武器，大量积储草料粮食；在六十里之内，老百姓家有资财粮食的，都迁入陈州城内。赵还招募许多勇猛的士兵，让他的弟弟赵昶赵、儿子赵麓林赵分别统领。黄巢的骁将孟楷既已攻下蔡州，便调动军队去打陈州，率军驻扎在项城；赵先是向孟楷做出势单力薄的样子，乘他没有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孟楷的人马几乎全被斩杀擒获，本人也被活捉处斩。黄巢听说孟楷被处死，很惊慌恐惧，把所有的人马都调集到水一带驻守。六月，黄巢与秦宗权汇合人马围攻陈州，挖开层层密布的五重堑壕，从上百个道路向陈州发起进攻。陈州城内的人们极其恐慌，赵对他们说：“忠武军向来以正义勇敢著称，陈州的兵马号称为最强有力的队伍，况且我赵一家长期食用陈州的俸禄，誓与陈州共存亡。男子汉要以死相拼来求得生路，况且以身殉国而死，不比向贼寇称臣苟且偷生要好吗？有异议者一律斩首！“赵几次带领精锐人马打开城门出去攻打贼寇，挫败了贼寇的进攻。黄巢更加震怒，在陈州的北面建立行营，设立宫室百官，做长远的打算。当时民间钱粮都没有积储，贼寇抓掠百姓充作粮食，把活人扔到石磨里面去磨，连同骨头一起吃掉，号称供给粮食的地方是“舂磨寨”。黄巢放纵士兵到处抢掠，所有河南府许州、汝州、唐州、邓州、孟州、

郑州、汴州、曹州、濮州、徐州、兖州等几十个州的地方，都受到黄巢的蹂躏。

[19]初，上蔡人刘谦为岭南小校，节度使韦宙奇其器，以兄女妻之。谦击群盗，屡有功，辛丑，以谦为封州刺史。

[19]当初，上蔡人刘谦做岭南小校，节度使韦宙特别器重他，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刘谦攻打各股贼寇，连连立功，辛丑（初七），朝廷任命刘谦为封州刺史。

[20]加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同平章事。

[20]朝廷为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加封同平章事。

[21]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师所部数百人赴镇，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时汴、宋荐饥，公私穷竭，内外骄军难制，外为大敌所攻，无日不战，众心危惧，而全忠勇气益振。招以黄巢未平，加全忠东北面都招讨使。

[21]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率领部下几百人前往镇所，秋季，七月，丁卯（初三），朱全忠到达汴州。当时汴州、宋州一带接连闹饥荒，国库资财匮乏，百姓穷困潦倒，内部有骄横的军队难以控制，外面又受到强大的贼寇进攻，没有一天停止交战，很多人担忧害怕，可是朱全忠的勇气却更加振奋。唐僖宗颁发诏令，指出黄巢一伙还没平灭，加封朱全忠为东北面都招讨使。

[22]南诏遣布燮杨奇肱来迎公主。诏陈敬与书，辞以“銮舆巡幸，仪物未备，俟还京邑，然后出降。”奇肱不从，直前至成都。

[22]南诏王派遣清平官杨奇肱来内地迎娶公主。唐僖宗诏令陈敬回信答复，说；“皇帝外出，公主婚嫁的礼仪物品尚未准备齐全，待皇帝回到京师长安之后再办公主婚事。”以此来推辞，杨厅肱不肯，直接前往成都去见唐僖宗。

[23]李克用自长安引兵还雁门，寻有诏，以克用为河东节度使，召郑从谠诣行在。克用乃自东道过榆次，诣雁门省其父。克用寻榜河东，安慰军民曰：“勿为旧念，各安家业。”

[23]李克用从长安带领军队回到雁门，不久唐僖宗颁诏，任命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召令郑从谠前往成都。李克用于是从东道经过榆

次，到达雁门探望他的父亲。不久。李克用在河东张贴告示，安慰官军和百姓说：“不要再思虑过去的事，应各自安置家口操持旧业。”

[24]左骁卫上将军杨复光卒于河中；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人莫与之抗，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故令孜恶之，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24]左骁卫上将军杨复光在河中府死去；杨复光为人慷慨，忠诚义气，善于安抚军内士卒，他死后士兵连哭数日，八都将鹿晏弘等率领自己人马分别散去。田令孜一向畏惧忌恨杨复光，听说杨复光死了，十分高兴，趁机排斥杨复光的哥哥枢密使杨复恭，任他为飞龙使。田令孜独揽大权，没有人敢和他抗争，只有杨复恭多次与他争论得失事宜，因此田令孜憎恨他，杨复恭于是托词有病回到蓝田。

[25]以成德留后王熔、魏博留后乐行达、天平留后来朱为本道节度使。

[25]朝廷任命成德留后王熔、魏博留后乐行达、天平留后朱分别为本道节度使。

[26]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畋，虽当播越，犹谨法度。田令孜为判官吴圆求郎官，畋不许；陈敬欲立于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虽高，皆居真相之下，固争之；二人乃令凤翔节度使李昌言上言：“军情猜忌，不可令畋扈从过此。”畋亦累表辞位，乃罢为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凝绩为彭州刺史，使之就养。以兵部尚书判度支裴澈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6]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畋，虽然是颠沛流离，仍然谨慎地维护朝廷的法度。田令孜请求为判官吴圆加封郎官，郑畋不同意；陈敬要把自己的职位提到宰相之上，郑畋认为在以往的旧例中，虽然节度使带平章事及检校三省长官、三公、三师的这些人称为使相，其品秩都在真正的宰相之下，因而坚决与陈敬争辩。田令孜、陈敬二人于是指令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向唐僖宗进言说：“军中人情猜疑，不能让郑畋随从皇上经过这里。”郑畋也多次进呈表文请求辞官，唐僖宗于是罢免郑畋的官职，封为太子太保，又以郑畋的儿子兵部侍郎郑凝绩为彭州刺史，让郑畋到那里去养老。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判度支裴澈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7]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晋阳，诏以前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代北方度使，镇代州。

[27]八月，甲辰（十一日），李克用到达晋阳，唐僖宗诏令任命以前的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代北节度使，镇所设在代州。

[28]升湖南为钦化军，以观察使闵勖为节度使。

[28]朝廷将湖南的军队晋升为钦化军，任命观察使闵勖为节度使。

[29]九月，加陈敬兼中书令，进爵颍川郡王。

[29]九月，朝迁加封陈敬兼任中书令，晋升爵位为颍川郡王。

[30]感化节度使时溥营于水；加溥东面兵马都统。

[30]感化节度使时溥在不安设军，朝廷加封他为东面兵马都统。

[31]以荆南留后陈儒为节度使。

[31]朝廷任命荆南留后陈儒为节度使。

[32]昭义节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险人劲，屡篡主帅，欲渐弱之，乃迁治所于邢州，大将家及富室皆徙山东，潞人不悦。监军祁审诲因人心不安，使武乡镇使安居受潜以蜡丸乞师于李克用，请复军府于潞州。冬，十月，克用遣其将贺公雅等赴之，为方立所败；又遣李克修击之，辛亥，取潞州，杀其刺史李殷锐。是后克用每岁出兵争山东，三州之人半为俘馘，野无稼穑矣。

[32]昭义节度使孟方立，因为潞州地势险要民人刚烈，几次强夺主帅，所以想逐渐削弱这里，于是把镇所迁移到邢州，各大将领的家属和富贵人家都搬到山东，潞州人很不高兴。监军祁审诲因为人心不稳定，派遣武乡镇使安居受偷偷地通过蜡丸传递消息请求李克用出兵，希望把军府重新设在潞州。冬季，十月，李克用派遣他的将领贺公雅等人前往，被孟方立打败；李克用又派遣李克修去进攻。辛亥（十八日），攻下潞州，杀掉潞州刺史李殷锐。从这以后，李克用每年都派出军队争夺山东的地盘，邢州、州、磁州这三个州的百姓有一半被俘获，田野里见不到庄稼。

[33]以宗女为安化长公主，妻南诏。

[33]唐僖宗诏令以宗室的女儿为安化长公主，嫁给南诏王。

[34]刘汉宏将十余万众出西陵，将击董昌；戊午，钱济江迎战，大破之，汉宏易服持刀而遁。己未，汉宏收余众四万又战，又破之，斩

其弟汉容及将辛约。

[34]刘汉宏带领十几万人马从西陵出发，要攻打董昌。戊午（二十五日），钱过江迎战，击败了刘汉宏的队伍，刘汉宏更换衣服手拿鱼刀扮成厨师逃走。己未（二十六日），刘汉宏把残兵败将收集起来再次对战，钱又将刘汉宏打败，斩杀了他的弟弟刘汉容及其将领辛约。

[35]十一月，甲子朔，秦宗权围许州。

[35]十一月，甲子朔日（初一），秦宗权围攻许州。

[36]忠武大将鹿晏弘帅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邓、金、洋，所过屠灭，声云西赴行在。十二月，至兴元，逐节度使牛勖，勖奔龙州西山。晏弘据兴元，自称留后。

[36]忠武大将鹿晏弘率领部属从河中向南抢掠，路经襄州、邓州、金州、洋州，所经过的地方都遭到屠杀残害，鹿晏弘扬言说要往西开进，直奔成都唐僖宗的处所。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赶走节度使牛勖，牛勖逃奔龙州的西山。鹿晏弘于是占据兴元，自称留后。

[37]武宁节度使时溥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而杀之。凝古父损，为右散骑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与父同谋；田令孜受溥赂，令御史台鞫之。侍御史王华为损论冤，令孜矫诏移损下神策狱，华拒而不遣。萧遘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暧昧，已为溥所杀，父损相别数年，声问不通，安得诬以同谋！溥恃功乱法，陵蔑朝廷，欲杀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辈，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损得免死，归田里。时令孜专权，群臣莫敢迕视，惟遘屡与急辩，朝廷倚之。

[37]武宁节度使时溥因食物中毒，怀疑是判官李凝古所为而将李斩杀。李凝古的父亲李损，是朝廷的右散骑常侍，当时在成都，时溥奏参李凝古和他的父亲合谋杀害他；田令孜收受时溥的贿赂，命令御史台审讯李损。侍御史王华为李损鸣冤叫屈，田令孜假借唐僖宗的诏令要将李损转移投入神策狱，王华拒绝命令而不发遣李损。萧遘上奏说："李凝古投毒谋害时溥案本来事实不清，而李凝古已被时溥杀死，李凝古与他的父亲李损已分别多年，彼此信息不通，怎么能诬陷他们父子是同谋！时溥倚仗有功践踏法度，凌辱蔑视朝廷，想要杀害天子身边的大臣；如果依从了他的狂妄要求，牵连在朝中臣僚，朝廷还怎么能够立足天下！"这样，李损才免于一死，解职回到故里。当时田令

孜独揽大权，臣僚们没有敢不顺从的，只有萧遘多次与他争辩，成为朝廷的依靠。

[38]升浙东为义胜军，以刘汉宏为节度使。

[38]朝廷将浙东的军队升格为义胜军，任命刘汉宏为节度使。

[39]赵遣人间道求救于邻道，于是周岌、时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与黄巢之党战于鹿邑，败之，斩首二千余级，遂引兵入亳州而据之。

[39]赵派人抄近路向邻近各道求救，于是周岌、时溥、朱全忠都率领队伍前往救援。朱全忠与黄巢的人马在鹿邑展开激战，打败黄巢，斩杀二千余人，带领官军进入亳州而占据该城。

四年（甲辰、884）

四年（甲辰，公元884年）

[1]春，正月，以鹿晏弘为兴元留后。

[1]春季，正月，朝廷任命鹿晏弘为兴元留后。

[2]赐魏博节度使乐行达名彦祯。

[2]唐僖宗赐魏博节度使乐行达名为彦祯。

[3]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以陈敬兄弟权宠之盛，心不能平。敬之遣高仁厚讨韩秀升也，语之曰："成功而还，当奏天子，以东川相赏。"师立闻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许人，是无天地也！"田令孜恐其为乱，因其不发兵防遏，徵师立为右仆射。

[3]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对陈敬、田令孜兄弟极度专权，心中愤愤不平。陈敬派遣高仁厚讨代韩秀升时，对高仁厚说："大功告成后，我要奏请皇上，赏你做东川节度使。"杨师立知道这事，悖然大怒，气愤地说："彼此都是大唐的属地，而竟然把我管辖的疆土许诺给别人，这实在是没有天公地道了！"田令孜担心杨师立发动叛乱，趁着他还没有发兵进行防范，就征调杨师立为右仆射。

[4]黄巢兵尚强，周岌、时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将蕃、汉兵五万出天井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辞以河桥不完，屯兵万善以拒之。克用乃还兵自陕、河中渡河而东。

[4]黄巢人马的势力还比较强大，周岌、时溥、朱全忠支持不住，一同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请求救援。二月，李克用带领蕃夷和汉族兵

马五万杀出天井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以河阳桥还没完工为理由进行推辞，在万善屯驻军队拒绝李克用经由这里。李克用于是带兵回去从陕州和河中渡过黄河向东挺进。

[5]杨师立得诏书，怒，不受代，杀官告使及监军使，举兵，以讨陈敬为名，大将有谏者辄杀之，进屯涪城，遣其将郝蠲袭绵州，不克。丙午，以陈敬为西川、东川、山南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三月，甲子，杨师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诸道将吏士庶，数陈敬十罪，自言集本道将士、八州坛丁共十五万人，长驱问罪。诏削师立官爵，以眉州防御使高仁厚为东川留后，将兵五千讨之，以西川押牙杨茂言为行军副使。

[5]杨师立接到调任他为右仆射的诏令，极其愤怒，拒不受命，杀掉朝廷的官告使和东川监军使，以讨伐陈敬为名兴兵反叛，大将中有谏阻的，杨师立当即斩杀，进军驻扎涪城，派遣他的将领郝蠲攻打绵州，没有攻克。丙午（十五日），朝廷任命陈敬为西川、东川、山南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三月，甲子，（初三），杨师立向成都唐僖宗那里的文武百官和各道将士官民，历数陈敬的十大罪状，自己陈言招集本道将士、八州坛丁共十五万人，长驱直进前往问罪。僖宗颁发诏令，削去杨师立的官爵，任命眉州防御使高仁厚为东川留后，率领军队五千进行讨伐，命西川押牙将杨茂言为行军副使。

[6]朱全忠击黄巢瓦子寨，拔之。巢将陕人李唐宾、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

[6]朱全忠攻打黄巢的瓦子寨，予以攻克。黄巢的将领陕州人李唐宾、楚丘人王虔裕向朱全忠投降。

[7]婺州人王镇执刺史黄碣，降于钱。刘汉宏遣其将娄赍杀镇而代之，浦阳镇将蒋召兵共攻婺州，擒赍而还。碣，闽人也。

[7]婺州人王镇捉拿刺史黄碣，向钱投降。刘汉宏派遣他的将领娄赍杀掉王镇而取代，镇守浦阳的将领蒋召来钱的兵马一同进攻婺州，擒获娄赍而回。黄碣是福建人。

[8]高骈从子左骁卫大将军，疏吕用之罪状二十余幅，密么呈骈，且泣曰：“用之内则假神仙之说，蛊惑尊听；外则盗节制之权，残贼百姓；将佐惧死，莫之敢言。岁月浸深，羽翼将成，苟不除之，恐高氏亦代勋庸，一朝扫地矣！”因呜咽不自胜。骈曰：“汝醉邪！”命扶出。

明日，以状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尝以空乏见告，未获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手书数幅呈之。骈甚惭，遂禁出入；后月余，以知舒州事。

[8]高骈的侄子左骁卫大将军高，阵述吕用之的罪状，状纸达二十多篇，秘密呈交高骈，并且哭着说：“吕用之在内假借神仙鬼怪，迷惑您的耳目，在外则盗用节制权柄，残害地方百姓；将领佐官都惧怕大祸，而不敢说话。随着时光的流逝，吕用之的羽毛将要丰满，翅膀要硬起来，如果不把他铲除掉，恐怕高家世代的功劳，在一个早晨就会败落下去！”于是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高骈说：“你是喝酒过多了吧！”叫人把高搀扶出去。第二天，高骈把高的诉状展示给吕用之看，吕用之说：“高曾因手头拮据请求救助，没有获得准许，所以对我怀恨在心。”吕用之顺便拿出高原来亲手写的几封信呈送高骈。高骈十分惭愧，于是禁止高随便出入；一个月后，让高去掌管舒州事宜。

群盗陈儒攻舒州，求救于庐州。杨行愍力不能救，谋于其将李神福，神福请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赍旗帜，间道入舒州，顷之，引舒州兵建庐州旗帜而出，指画地形，若布大阵状；贼惧，宵遁。神福，州人也。

盗贼陈儒攻打舒州，高向庐州的杨行愍请求救援。杨行愍估计靠他的兵力难以应救，便和他的将领李神福谋划对策，李神福自请不动刀枪就可赶走盗贼。于是带上许多旗帜，从偏僻的小路进入舒州，不久，李神福带领舒州的军队挂着庐州带来的旗帜纷纷出城，看着地形比比划划，就象布置大的作战阵容的样子；陈儒一伙盗贼害怕起来，乘夜间逃走了。李神福是州人。

久之，君盗吴迥、李本复攻舒州，不能守，弃城走，骈使人就杀之，杨行愍遣其将合肥陶雅、清流张训等将兵击吴迥、李本，擒斩之，以雅摄舒州刺史。秦宗权遣其弟将兵寇庐州，据舒城，杨行愍遣其将合肥田击走之。

过了很久，盗贼吴迥、李本再次攻打舒州，高不能固守，扔下舒州城逃跑，高骈派人追上把高杀掉。杨行愍派遣手下将领合肥人陶雅、清流人张训等人率领官军攻打吴迥、李本，将他们擒获斩杀，便任命陶雅代理舒州刺史。秦宗权派遣他的弟弟带领人马侵扰庐州，占据舒城，杨行愍又派遣他的将领合肥人田将盗贼打跑。

[9]前杭州刺史路审中客居黄州，闻鄂州刺史崔绍卒，募兵三千人入据之。武昌牙将杜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

[9]以前的杭州刺史路审中旅居黄州，他听说鄂州刺史崔绍死去，便招募三千人马占据了鄂州。武昌牙将杜洪也驱逐岳州刺史取而代之。

[10]黄巢围陈州几三百日，赵兄弟与之大小数百战，虽兵食将尽，而众心益固。李克用会许、汴、徐、兖之军于陈州；时尚让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诸军进拔太康。黄思邺屯西华，诸军复攻之，思邺走。黄巢闻之惧，退军故阳里，陈州围始解。

[10]黄巢围攻陈州将近三百天，赵兄弟与黄巢大小战斗几百次，虽然官兵的粮食快有没了，可是大家抗击贼寇的决心更加坚定。李克用在陈州与许州、汴州、徐州、兖州的各路官军相会；当时，尚让驻守太康，夏季，四月，癸巳（初三），各路官军推进攻克太康。黄思邺驻扎西华，各路官军又攻打西华，黄思邺逃跑。黄巢听到这些战况很是恐惧，把人马撤退到故阳里，陈州开始解围。

朱全忠闻黄巢将至，引军还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黄巢营为水所漂，且闻李克用将至，遂引兵东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让人骁骑五千进逼大梁，至于繁台；宣武将丰人朱珍、南华庞师古击却之。全忠复告急于李克用，丙寅，克用与忠武都监使田从异发许州，戊辰，追及黄巢于中牟北王满渡，乘其半济，奋击，大破之，杀万余人，贼遂溃。尚让帅其众降时溥，别将临晋李谠、曲周霍存、甄城葛从周、冤句张归霸及弟归厚帅其众降朱全忠。巢逾汴而北，已巳，克用追击之于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复大雨，贼惊惧东走，克用追之，过胙城、匡城。巢收余众近千人，东奔充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骑能属者才数百人，昼夜行二百余里，人马疲乏，粮尽，乃还汴州，欲裹粮复追之，获巢幼子及乘舆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万人，悉纵遣之。

朱全忠听说黄巢快要到来，带领军队回到大梁。五月，癸亥（初三），天下大雨，雨水淹没地面三尺深，黄巢的军营被水淹漫，又听说李克用将要来到，于是带领人马往东北方向的汴州奔去，进屠尉氏。尚让带领精壮骑兵五千逼近大梁，到达繁台，宣武将军丰州人朱珍、南华人庞师古将尚让击退。朱全忠又向李克用告急请求援救，丙

寅（初六），李克用与忠武都监使田从异从许州出发，戊辰（初八），在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赶上黄巢，李克用乘黄巢人马渡到汴河一半的时候，奋勇攻打，击败黄巢的队全，斩杀一万余人，贼寇于溃退。尚让率领人马向时溥投降，其他将领临晋人李说、曲周人霍存、甄城人葛从周、冤句人张归霸以及他的堂弟张归厚带领所部向朱全忠投降。黄巢经过汴河向北奔去，己巳（初九），李克用在封丘追上黄巢，又将黄巢打败。庚行午（初十）夜间，又下大雨，贼寇惊慌畏惧向东逃跑，李克用穷追不舍，先后经过胙城、匡城。黄巢把剩余的人马收集起将近一千人，向东奔往兖州；辛未（十一日），李克用追到冤句，统领的骑兵仅几百人，一天一夜行程二百余里，士兵和马匹都疲惫不堪，粮食也断绝了，于是回到汴州，想携带这里的粮食再次追击黄巢。李克用捉住黄巢的幼子，缴获了黄巢乘坐的车马和他的器具、服装、符节和印章，并收得黄巢以前掠抢的男女百姓有一万多，把他们全部放回去。

[11]癸酉，高仁厚屯德阳，杨师立遣其将郑君雄、张士安据鹿头关以拒之。

[11]癸酉（十三日），高仁厚驻扎德阳，杨师立派遣他的将领郑君雄、张士安占据鹿头关以抗拒高仁厚。

[12]甲戌，李克用至汴州，营于城外；朱全忠固请入城，馆于上源驿。全忠就置酒，声乐、馔具皆精丰，礼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气，语颇侵之，全忠不平。薄幕，罢酒，从者皆沾醉，宣武将杨彦洪密与全忠谋，连车树栅以塞衢路，发兵围驿而攻之，呼声动地。克用醉，不之闻；亲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余人格斗，侍者郭景铢灭烛，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难，克用始张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数十。须臾，烟火四合，会大雨震电，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帅左右数人逾垣突围，乘电光而行，汴人扼桥，力战得度，史敬思为后拒，战死。克用登尉氏门，缒城得出，监军陈景思等三百余人，皆为汴人所杀。杨彦洪谓全忠曰：“胡人急则乘马，见乘马则射之。”是夕，彦洪乘马适在全忠前，全中射之，殪。

[12]甲戌（十四日），李克用到达汴州，在城外安营扎寨；朱全忠坚持请李克用进入城内，在上源驿为李克用设立馆舍。朱全忠为李克用置办酒席招待，有精彩的歌舞音乐，丰盛的美食佳肴，礼貌十分恭

谦。李克用乘着酒兴大发脾气，多有恶语伤人之处，朱全忠心里愤愤不平。到了傍晚，酒宴结束，李克用的随从都饮酒大醉胸襟沾湿而不能自恃，宣武将军杨彦洪与朱全忠谋划，把马车连起来用树木做栅栏以堵塞主要道路，然后派出军队包围上源驿攻打李克用，呼喊的声音惊天动地。李克用已醉，不知道这一切，他的亲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几人展开激烈的搏杀，侍卫郭景铢扑灭蜡烛，搀扶李克用藏到床下，用凉水浇李克用的脸，慢慢地告诉他所发生的灾难，李克用开始睁开眼睛拉着弓箭起来。薛志勤用箭射汴州的人，射死几十名。不一会浓烟烈火从四面扑来，恰好天下大雨，电闪雷鸣，天地昏暗，薛志勤扶着李克用率领身边的几名卫兵，越过墙垣突破包围，乘着闪电的光亮向前走，汴州军队把守渡桥，经过激烈的交战李克用才过去，史敬思在后面阻击掩护，战死。李克用登上汴州城的南门尉氏门，用绳子拴住身体溜下去，得以逃出，监军陈景思等三百余人，都被汴州军队杀害。杨彦洪对朱全忠说："北方的胡人遇有急事就乘骑马匹，我们见到有骑马人便射他。"当天晚上，杨彦洪恰好骑着马出现在朱全忠的面前，朱全忠当即射箭，杀死了杨彦洪。

克用妻刘氏，多智略，左右先脱归者以汴人为变告，刘氏神色不动，立斩之，阴召大将约束，谋保军以还。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刘氏曰："公比为国讨贼，救东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谋害公，自当诉之朝廷。若擅举兵相攻，则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辞矣。"克用从之，引兵去，但移书责全忠，全忠复书曰："前夕之变，仆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与杨彦洪为谋，彦洪既伏其辜，惟公谅察。"

李克用的妻子刘氏，智多善谋，李克用身边的人有的先从汴州城内逃脱回去，把汴州城内朱全忠发动变乱一事告诉给她，刘氏不动声色，立却将逃回来的人斩杀，暗中召集各大将军，谋划以求全军回还。等到天亮，李克用回来，要率领所部官兵去攻打朱全忠，刘氏说："你正在为国家讨伐贼寇，解救东面各路官军的燃眉之急，今天汴州朱全忠一伙人不仁道，竟阴谋杀害你，正应当去呈诉朝廷。如果你擅自带领人马去攻打他，那么天下的人谁还能辨别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而且那样会让朱全忠有话可说了。"李克用听从了妻子刘氏的话，带领军队离去，只是写信责备朱全忠。朱全忠回信说："前天晚上的变

乱，我实在不知道，是朝廷派遣的使臣与杨彦洪相谋划的，杨彦洪既然已经伏罪处死，只有请你体察原谅了。”

克用养子嗣源，年十七，从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间，独无所伤。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无姓，克用择军中骁勇者，多养为子，名回鹘张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孙重进曰存进，许州王贤曰存贤，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

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年龄十七岁，跟随李克用从上源驿出来，枪林弹雨之中，唯独没有受伤。李嗣源本来是北方的胡人，名字是邈佶烈，没有姓。李克用选择军营中勇健强悍的人，收养许多作为义子，有回纥人张政的儿子起名存信，振武人孙重进起名存进，许州人王贤起名存贤，安敬思起名存孝，都冒充李姓。

丙子，克用至许州故寨，求粮于周岌，岌辞以粮乏，乃自陕济河还晋阳。

丙子（十六日），李克用到达许州原来的营寨，向周岌请求援助粮食，周岌以粮食缺乏为理由而拒绝了，李克用于是从陕州渡过黄河回到晋阳。

[13]郑君雄、张士安坚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则彼利我伤，围之则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围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劲兵掩击城北副使寨，杨茂言不能御，帅众弃寨走，其旁数寨见副使走，亦走，东川人并兵南攻中军，仁厚闻之，大开寨门，设炬火照之，自帅士卒为两翼伏道左右。贼至，见门开，不敢入，还去，仁厚发伏击之，东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斩获甚众而还。

[13]郑君雄、张士安坚守东川城堡而不出战，高仁厚说；“发动进攻对郑君雄、张士安有利而我军将要付出大的伤亡，进行围困会使郑君雄、张士安疲惫困乏而我军安闲无损。”于是布置十二个营寨将东川城堡包围起来。丁丑（十七日），夜间二更时分，郑君雄等人出动强劲军队乘官兵不备突然袭击城北副使的营寨，杨茂言抵御不住，率领人马扔下营寨逃跑，旁边几个营寨的官兵看到副使逃跑，也纷纷离去。东川人集中兵力向南攻打官军主帅所在中军，高仁厚听到这一消息，下令把营寨的大门打开，设置火炬照着这里，亲自率领士兵在大道左右埋伏下来。贼寇赶到，看见营寨的大门敞开着，不敢进去，调头往回走，高仁厚令伏兵发起进攻，东川的人马拼命奔逃，高仁厚追

赶到东川城下，贼寇拥挤在堑壕里面，官军斩杀擒获大量人马后回去。

仁厚念诸弃寨走者，明旦所当诛杀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张韶，谕之曰：“尔速遣步探子将数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尔意谕之曰：‘仆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归，来旦牙参，勿忧也。’”韶素名长者，众信之，至四鼓，皆还寨；惟杨茂言走至张把，乃追及之。仁厚闻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归矣！”诘旦，诸将牙集，以为仁厚诚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谓茂言曰：“昨夜闻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张把，有诸？”对曰：“昨夜闻贼攻中军，左右言仆射已去，遂策马参随，既而审其虚，复还寨中。”仁厚曰：“仁厚与副使俱受命天子，将兵讨贼，若仁厚先走，副使当叱下马，行军法，代总军事，然后奏闻。今副使既先走，又为欺罔，理当何如？”茂言拱手曰：“当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斩之，诸将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虏数十人，释缚纵归。君雄等闻之惧，曰：“彼军法严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复出矣！”

高仁厚考虑到那些扔下营寨逃跑的官军，第二天早晨应当诛杀处斩的人很多，于是秘密找来掌管文书的吏员张韶，命令他说：“你快快派遣军营侦探带领几十人分头追赶逃跑的官兵，只是用你自己的意思告诉他们说：‘检校仆射高仁厚幸好没有走出营寨，一切都不知道，你们快点回去，明天早晨牙将们象往常一样去参见高仁厚，不要有什么忧虑’。”张韶向有忠厚长者之名，大家对他的话都很信，到四更时分，逃走的官军都分别回到营寨；只有副使杨茂言跑到了张把，于是极力追赶将他劝回。高仁厚听到各个寨打更的漏鼓声已和往日一样，高兴地说：“都回来了！”次日早晨，各营寨的将领集合参见高仁厚，都以为他对出逃的事确实不知道。坐了好久，高仁厚对杨茂言说：“昨天夜间听说你带头逃跑，竟跑到了张把，有这事吗？？杨茂言回答说：：“昨天夜里听到贼寇攻打主力队伍，身边的人说你已撤离了，于是快马加鞭跟随上去，后来了解到你根本没有离去，所以又回到营寨之中。”高仁厚说：“我高仁厚和你都是接受皇上的谕令，督率官军讨伐贼寇，如果是我高仁厚先行逃跑，你作为副使理当怒声叱喝我下马，进行军法处置，而代行总理军中事宜，然后奏报皇上。今天你既已先行逃跑，又欺骗蒙蔽，按理说应当怎样处置？”杨茂言拱手说：“该当死罪。”高仁厚说：“是这样！”于是命令身边的人把杨茂言拉下，将他处

斩，各位将领吓得腿都发抖。高仁厚又召来几十名昨天夜里俘虏的贼寇，给们解开绳索放他们回去。郑君雄等人听说这些后很害怕，说：“高仁厚这样严格执行军法整饬营伍，从现在起咱们人马可不能再出去！”

[14]庚辰，时溥遣其将李师悦将兵万人追黄巢。

[14]庚辰（二十日），时溥派遣手下将领李师悦带领军队一万人追击黄巢。

[15]癸未，高仁厚陈于鹿头关城下，郑君雄等悉众出战。仁厚设伏于陈后，阳败走，君雄等追之，伏发，君雄等大败；是夕，遁归梓州。陈敬发兵三千以益仁厚军，进围梓州。

[15]癸未（二十三日），高仁厚带领所部官军在鹿头关城下摆开阵势，郑君雄等人率全部人马出城作战。高仁厚在阵列后面设下埋伏，假装败退，郑君雄等人追击，中了埋伏，吃了一场败仗。这天傍晚，郑君雄逃回梓州。阵敬派发军队三千，以壮大高仁厚的阵容，进军围攻梓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六卷

唐纪七十二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下之上中和四年（甲辰、884）

唐纪七十二 唐僖宗和四年（甲辰，公元884年）

[1]六月，壬辰，东川留后高仁厚奏郑君雄斩杨师立出降。仁厚围梓州久不下，乃为书射城中，道其将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为诸君缓师十日，使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师立首，当分见兵为五番，番分昼夜以攻之，于此甚逸，于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进，克之必矣。诸君图之！"数日，君雄大呼于众曰："天子所诛者元恶耳，他人无预也。"众呼万岁，大噪，突入府中，师立自杀，君雄挈其首出降。仁厚献其首及妻子于行在，陈敬钉其子于城北，敬三子出观之，钉者呼曰："兹事物及汝曹，汝曹于后努力领取！"三子走马而返。以高仁厚为东川节度使。

[1]六月，壬辰（初三），东川留后高仁厚上奏说郑君雄斩杀杨师立出来投降。高仁厚围攻梓州城好长时间拿不下来，于是写了一封信用箭射入城中，对城内的将领士卒说："高仁厚不忍心看到城内良莠不分都遭杀戮，暂缓进攻十天，让你们自己完成这一功业。如果十天内不送出杨师立的脑袋，就要把这些官兵分为五番，分番别在白天和黑夜轮流攻打，这样对于我们是很安逸的，对于你们则一定是疲困不堪。五天若还没有攻打下来，就从四面八方一同进攻，一定会攻克的。你们考虑吧！"过了几天，郑君雄对众人大声疾呼说："天子所要杀戮的是罪魁祸首，与别的人没有关系。"大家高喊万岁，嚷嚷吵吵，冲进府第，杨师立自杀身亡，郑君雄提着杨师立的头出来投降。高仁厚将杨师立的头和他的妻子儿女送到唐僖宗那里，陈敬下令把杨师立的儿子钉死在城的北面，陈敬的三个儿子出去观看这场景，被钉的人大叫："这种事也会轮到你们，你们以后等着努力领取吧！"陈敬的三个儿子骑上马逃了回去。朝廷任命高仁厚为东川节度使。

[2]甲辰，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黄巢至瑕丘，败之。巢众殆尽，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斩巢兄弟妻子首，将诣时溥；遇沙陀博野军，夺之，并斩言首以献于溥。

[2]甲辰（十五日），武宁将军李师悦和尚让追击黄巢到瑕丘，打败黄巢。黄巢的人马没剩下多少，逃到泰山东南部的狼虎谷。丙午（十七日），黄巢的外甥林言斩下黄巢和黄巢的兄弟、妻子的头颅，正要拿着送到时溥那里，遇上了沙陀人博野军，将黄巢等人的头颅夺去，并且砍下林言的脑袋，一同献给了时溥。

[3]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纵兵四出，侵噬邻道；天平节度使朱，有众三万，从父弟瑾，勇冠军中。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为宗权所攻，势甚窘，求救于，遣瑾将兵救之，败宗权于合乡。全忠德之，与约为兄弟。

[3]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放纵士兵四处出击，侵犯邻近各道；天平节度使朱，有人马三万，堂弟朱瑾，勇猛过人，在军营中可称第一。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受到秦宗权的进攻，处境十分紧迫，向朱求救，朱派遣朱瑾带领军队前往救援，在合乡打败了秦宗权。朱全忠很感激他，与朱结为兄弟。

[4]秋，七月，壬午，时溥遣使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

[4]秋季，七月，壬午（二十四日），时溥派遣使臣进献黄巢和他家人的头颅以及他的众妾，唐僖宗亲临成都大玄楼接受进献。僖宗向黄巢的众妾问话：“你们都是显贵人家的子女，世代接受国家的恩惠，为什么要跟随贼寇呀？”站在前面的一位回答说：“贼寇逞凶作乱，大唐有百万军队，却不能固守祖庙，流落到巴蜀一带，今天陛下责备一个女子不能抗拒贼寇，那么朝中的王公大臣将军统帅们又怎么说呢！”僖宗不再问话，下令全部在集市杀掉。人们争着给黄巢的众妾送酒，其余的人都悲痛恐惧昏昏沉沉地喝醉了，唯独站在前面的那位既不饮酒也不哭泣，到了处刑的时候，神态脸色肃穆坦然。

[5]朱全忠击秦宗权，败宗权于水。

[5]朱全忠攻击秦宗权，在水将他打败。

[6]李克用至晋阳，大治甲兵，遣榆次镇将雁门李承嗣奉表诣行在，自陈“有破黄巢大功，为朱全忠所图，仅能自免，将佐已下从行者三百余人，并牌印皆没不返。全忠仍榜东都、陕、孟，云臣已死，行营兵溃，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将士皆号泣冤诉，请复仇。臣以朝廷至公，当俟诏命，拊循抑止，复归本道。乞遣使按问，发兵诛讨，臣遣弟克勤将万骑在河中俟命。”时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务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赐优诏和解之。克用前后凡八表，称：全忠妒功疾能，阴狡祸贼，异日必为国患。惟乞下诏削其官爵，臣自帅本道兵讨之，不用度支粮饷。”上累遣杨复恭等谕指，称：“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体。”克用终郁郁不平。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

[6]李克用到达晋阳，大规模地修整盔甲武器，派遣镇守榆次的将军雁门人李承嗣恭奉表文到唐僖宗那里，部陈述道：“李克用有打败黄巢的大功劳，却中了朱全忠的阴谋圈套，仅是免于一死，身边的将领辅佐官员之下跟随的三百余人，和朝廷授给的牌印都全覆没。朱全忠还屡屡在东都、陕州、孟州张贴告示，说我已经死亡，军营中的人马溃散，他命令各地拦截阻击全部斩杀，不许漏网一个，为此军营中的将领和士兵都哭诉冤屈，请求报仇。我认为朝廷最为公正，应当等皇上颁发了诏命再行动，因此安抚手下人马遵循朝纲，制止了他们要擅自报仇的请求，又回到原来的营地。现在恳求皇上派遣使臣审查讯问这一事件，发兵讨伐朱全忠，我派弟弟李克勤带领一万骑兵在河中府等候命令。”当时朝廷认为黄巢大寇刚刚平灭，为政应当宽容一些，接到李克用的表文，大为吃惊，只是派遣宦官赐发褒嘉奖励李克用诏书，劝二人和解。李克用先后共八次进呈表文，说：“朱全忠妒忌他人的功劳和才能，是阴险狡诈的乱臣贼子，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只皇上颁发诏令削去朱全忠的官职和爵位，我亲自率领本道官兵对他进行讨伐，不用朝廷支给粮食和兵饷。”唐僖宗几次派遣杨复恭等人向李克用传达谕令，说：“我深知你的冤屈，可是现在事务繁多，你姑且以大局为重吧。”对此李克用一直愤懑不平。当时对各藩镇的相互攻打，朝廷不再为他们明辨谁是谁非。由于这样，各藩镇尽管互相侵吞，只看实力，都没有什么因禀告朝廷而畏惧的了。

[7]八月，李克用奏请割麟州隶河东，又请以弟克为昭义节度使，皆许之。由是昭义分为二镇。进克用爵陇西郡王。克用奏罢云蔚防御使，依旧隶河东，从之。

[7]八月，李克用上奏请求朝廷把麟州割让隶属河东节度使管辖，又请求任命他的弟弟李克为昭义节度使，朝廷都准许了他。从此，昭义分成了两个镇。朝廷还为李克用晋升爵位为陇西郡王。李克用奏请裁撤云蔚防御使，云州、蔚州、朔州仍隶属河东节度使管辖，朝廷也依从了他。

[8]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8]九月，己未（初二），朝廷加封朱全忠为同平章事。

[9]以右仆射、大明宫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长安宫室焚毁，故久留蜀未归。徽招抚流散，户口稍归，复缮治宫室，百司粗有绪。冬，十月，关东藩镇表请车驾还京师。

[9]朝廷任命右仆射、大明宫留守王徽为知京兆尹牧事。唐僖宗因为长安宫殿被黄巢烧毁，所以长期留在蜀地而没回去。王徽招抚流散的百姓，长安的居民稍微回来一些，又修缮治理宫室，各官署粗略地有了些头绪。冬季，十月，关东的藩镇进呈表文请求唐僖宗回京师长安。

[10]朱全忠之降也，义成节度使王铎为都统，承制除官。全忠初镇大梁，事铎礼甚恭，铎依以为援。而全忠兵浸强，益骄倨，铎知不足恃，表请还朝，徙铎为义昌节度使。

[10]朱全忠投降的时候，义成节度使王铎是都统，受命为朱全忠封官授职。起初朱全忠镇守大梁，侍奉王铎礼节十分恭谦，王铎依赖朱仓忠为援。随着朱全忠人马的渐渐强大，他越来越骄横傲慢，王铎知道朱全忠这人靠不住，便进呈表文请求回到朝廷任职，朝廷于是将王铎调任义昌节度使。

[11]鹿晏弘之去河中，王建、韩建、张造、晋晖、李师泰各帅其众与之俱；及据兴元，以建等为巡内刺史，不遣之官。晏弘猜忌，众心不附，王建、韩建素相亲善，晏弘尤忌之，数引入卧内，待之加厚，二建相谓曰："仆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祸将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诱之，十一月，二建与张造、晋晖、李师泰帅众数千逃奔行在，

令孜皆养为假子，赐与巨万，拜诸卫将军，使各将其众，号随驾五都。又遣禁兵讨晏弘，晏弘弃兴元走。

[11]鹿晏弘离开河中时，王建、韩建、张造、晋晖、李师泰分别率领所部人马与他一同前去，等到占据了兴元，便任命王建等人为巡内刺史，但没有派遣他们赴任。鹿晏弘猜疑各将领不再真心依附，王建、韩建二人平时相互亲近友善，鹿晏弘尤为忌恨，多次把他俩带进内室，以很厚的礼节款待他们，王建、韩建相互说："鹿仆射以好言美意招待我们，是在怀疑我们，大祸快要降临了。"田令孜秘密派人以丰厚利益去引诱王建等人。十一月，王建、韩建与张造、晋晖、李师泰率领几千人马逃奔到成都唐僖宗那里，田令孜把他们都收养为义子，赏赐给他们大量钱财，封他们为各卫将军，让他们分别带领自己的人马，号称随驾五都。朝廷又派遣禁卫军讨伐鹿晏弘，鹿晏弘放弃兴元城逃跑。

[12]初，宦者曹知悫，本华原富家子，有胆略。黄巢陷长安，知悫归乡里，集壮士，据嵯峨山南，为堡自固，巢党不敢近。知悫数遣壮士变衣服语言，效巢党，夜入长安攻贼营，贼惊以为鬼神；又疑其下有叛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闻而嘉之，就除内常侍，赐金紫。知悫闻车驾将还，谓人曰："吾施小术，使诸军得成大功，从驾群臣但平步往来，俟至大散关，当阅其可归者纳之。"行在闻之，恐其为变；田令孜尤恶之，密以敕旨谕宁节度使王行瑜，使诛之，行瑜潜师自嵯峨山北乘高攻之，知悫不为备，举营尽殪。令孜益骄横，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断。上患其专，时语左右而流涕。

[12]当初，宦官曹知悫，本来是华原富贵人家的儿子，有勇气和智谋。黄巢攻陷长安后，曹知悫回到故乡，招集强壮勇士，占据嵯峨山南部，建筑营垒固守，黄巢的人马不敢接近。曹知悫多次派遣招集的强壮勇士变换衣服和言语，仿效黄巢手下的人，夜间进入长安攻打贼寇军营，贼寇惊恐万状以为是鬼神作怪。黄巢又怀疑手下人有叛变的，因此心神不定。朝廷得知这一情况特地嘉奖曹知悫，授给他内常侍官职，赐给金印紫绶。曹知悫听说唐僖宗要回京师长安，对人讲："我略施小说，使各路官军取得了收复长安的大功，那些跟随皇上的百官只是轻松地来来往往，等到他们到达大散关，我要审视其中应该返回京师任职的人才能接纳。"这话传到僖宗那里，朝廷担心曹知悫会发

动变乱。田令孜尤其仇视曹知悫，便暗中假借僖宗的旨意谕令宁节度使王行瑜，让他将曹知悫杀掉，王行瑜秘密派出军队从嵯峨山的北面登上高处发起进攻，曹知悫没有任何准备，全部人马都被杀死。田令孜更加骄横起来，控制皇上，使僖宗不能主断事务。僖宗厌恨田令孜的专权，经常向身边的人谈起这事而痛哭流涕。

[13]鹿晏弘引兵东出襄州，秦宗权遣其将秦诰、赵德将兵会之，共攻襄州，陷之；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奔成都。德，蔡州人也。晏弘引兵转掠襄、邓、均、房、庐、寿，复还许州；忠武节度使周岌闻其至，弃镇走，晏弘遂据许州，自称留后，朝廷不能讨，因以为忠武节度使。

[13]鹿晏弘带领军队往东出发奔向襄州，秦宗权派遣将领秦诰、赵德率领军队与鹿晏弘会合，共同攻陷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奔成都。赵德是蔡州人。鹿晏弘带领人马，在襄州、邓州、均州、房州、庐州、寿州各州之间辗转抢掠，又回到许州。忠武节度使周岌听说鹿晏弘来到，放弃州城逃跑，鹿晏弘于是占据了许州，自称留后，朝廷难以对他进行讨伐，便任命他为忠武节度使。

[14]十二月，己丑，陈敬表辞三川都指挥、招讨、制置、安抚等使；从之。

[14]十二月，己丑（初三），陈敬具呈表章请求辞去三川都指挥、招讨、制置、安抚等官职、朝廷依从。

[15]初，黄巢转掠福建，建州人陈岩聚众数千保乡里，号九龙军，福建观察使郑镒奏为团练副使。泉州刺史、左厢都虞候李连有罪，亡入溪洞，岩击败之。镒畏岩之逼，表岩自代，壬寅，以岩为福建观察使。岩为治有威惠，闽人安之。

[15]当初，黄巢辗转掠侵福建时，建州人陈岩招集了几千人保卫家乡，号称九龙军，福建观察使郑镒奏请，朝廷，任命陈岩为团练副使。泉州刺史、左厢都虞候李连犯了罪，逃入河间石洞，陈岩将李连打败。郑镒害怕陈岩威逼自己，便上表请让陈岩代替自己，壬寅（十六日），朝廷任命陈岩为福建观察使。陈岩治理地方恩威并用，福建民人都较安定。

[16]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铎，厚于奉养，过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鲜华，如承平之态；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从训，伏卒数百于漳南

高鸡泊，围而杀之，及宾僚从者三百余人皆死，掠其资装侍妾而还。彦祯奏云为盗所杀，朝廷不能诘。

[16]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铎，生活享受极其丰厚，当他经过魏州时，侍从众妾竟站成一排，穿着打扮鲜艳华丽，像天下太平时的样子。魏博节度使乐彦祯的儿子乐从训，在漳南鸡泊一带设下几百名伏兵，围攻并将王铎杀掉，连同王铎的宾客幕僚三百多人也都处死，然后掠抢王铎所带的行李侍妾回去。乐彦祯上奏说王铎被盗贼杀害，朝廷也未能查问。

[17]赐宁军号曰静难。

[17]朝廷赐宁军名号为静难。

[18]是岁，余杭镇使陈晟逐睦州刺史柳超，颍州都知兵马使汝阴王敬荛逐其刺史，各领州事，朝廷因命为刺史。

[18]这一年，余杭镇使陈晟驱逐睦州刺史柳超，颍州都知兵马使汝阴人王敬荛赶走当地刺史，分别主持本州事宜，朝廷于是分别任命他们为睦州刺史、颍州刺史。

[19]均州贼帅孙喜聚众数千人，谋攻州城，刺史吕烨不知所为。都将武当冯行袭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谓曰："州人得良牧，无不归心，然公所从之卒太多，州人惧于剽掠，尚以为疑。不若置军江北，独与腹心轻畸俱进，行袭请为前道，告谕州人，无不服者矣。"喜以为然，从之；既渡江，军吏迎谒，伏兵发，行袭手击喜，斩之，从喜者皆死，江北军望之俱溃。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其功，诏以行袭为均州刺史。州西有长山，当襄、邓入蜀之道，群盗据之，抄掠贡赋，行袭讨诛之，蜀道以通。

[19]均州地方的贼寇头目孙喜召集几千人，筹划攻打均州城，刺史吕烨不知如何应付，都将武当人冯行袭在汉江南岸设下伏兵，自己乘坐小船过江迎接孙喜，对孙喜说："均州城内的百姓得到象你这样贤良的长官，没有不归顺的，可是跟随你的兵卒太多了，均州城内的人害怕抢劫，尚且对你有疑心。你不如把人马放在江北，单独与左右亲信轻装过江，我冯行袭请求在前面为你开道，告诉均州城内的人，那么就没有人不顺服你的人了。"陈喜认为这样不错，便听从冯行袭的安排。不久，孙喜渡过汉江，军中官吏前来迎接拜见，原来设下的伏兵突然发起进攻，冯行袭亲手与孙喜搏头，将孙喜斩杀，跟随孙喜过来

的人也都被杀死，江北面孙喜的人马看到这种情况都溃散了。山南东道节度使上疏奏报冯行袭的功劳，唐僖宗颁诏任命冯行袭为均州刺史。均州西面有座长山，正对着从襄州、邓州进入蜀地的交通要道，不少盗贼占据长山，掠抢送往成都的贡品赋税，冯行袭消灭了长山的盗贼，使去往蜀地的道路得以通行。

[20]凤翔节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后。昌言薨，制以昌符为凤翔节度使。

[20]凤翔节度使李昌言患病，进表请让他的弟弟李昌符主管留后事宜。李昌言死去，唐僖宗便颁诏任命李昌符为凤翔节度使。

[21]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陈彦侵淮南，秦贤侵江南，秦诰陷襄、唐、邓，孙儒陷东都、孟、陕、虢，张陷汝、郑，卢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上将还长安，畏宗权为患。

[21]当时黄巢虽已消灭，可是秦宗权又兴起作乱，命令各将领派出军队，抢掠邻近各道，陈彦进攻淮南，秦贤进攻江南，秦诰攻克襄州、唐州、邓州，孙儒攻克东都、孟州、陕州、虢州，张攻克汝州、郑州，卢瑭攻打汴州、宋州，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人能免，其残暴程度比黄巢更为厉害。军队出征未来得及转运粮食，竟把盐腌的死尸装在车上随军出发。北面到卫州、滑州，西及关辅，东面包括青州、齐州，南面直达江、淮以远，上此范围内州镇得以保存的仅有一城，千里远望，也见不到烟火。唐僖宗将要返回长安，又害怕秦宗权作乱危害。

光启元年（乙巳、885）

光启元年（乙巳，公元885年）

[1]春，正月，戊午，下诏招抚之。

[1]春季，正月，戊午（初二），唐僖宗颁发诏令招抚秦宗权。

[2]已卯，车驾发成都，陈敬送至汉州而还。

[2]已卯（十九日），唐僖宗从成都出发，陈敬将皇帝送到汉州才回去。

[3]荆南监军朱敬玫所募忠勇军暴横，陈儒患之。郑绍业之镇荆南也，遣大将申屠琮将兵五千击黄巢于长安；军还，儒告琮，使除之。忠勇将程君从闻之，帅其众奔朗州，琮追击之，杀百余人，自是琮复专军政。

[3]荆南监军朱敬玫招募来的忠勇军残暴横行，节度使陈儒很是担忧。郑绍业镇守荆南，派遣大将申屠琮带领军队五千到长安攻打黄巢；军队回来，陈儒告诉申屠琮忠勇军的暴行，让申屠琮消灭它。忠勇军将领程君从得知，便率领人马奔往朗州，申屠琮追击攻打忠勇军，斩杀一百多人，此后申屠琮又独自掌管军政大权。

雷满屡攻掠荆南，儒重赂以却之。淮南将张、韩师德叛高骈，据复、岳二州，自称刺史，儒请摄行军司马，师德摄节度副使，将兵击雷满。师德引兵上峡大掠，归于岳州；还兵逐儒而代之。儒将奔行在，劫还，囚之。，渭州人，性贪暴，荆南旧将夷灭殆尽。

雷满多次攻打抢掠荆南，陈儒用丰厚的资财贿赂让他退兵。淮南将领张、韩师德背叛高骈，分别占据复州、岳州，自称刺史，陈儒请张暂为行军司马，韩师德暂为节度副使，带领军队攻打雷满。韩师德率领军队到巫峡一带大肆抢掠，回到岳州；张率军回去驱逐陈儒而取代了他。陈儒要逃奔唐僖宗那里，被张挟持回去，囚禁起来。张是滑州人，性情贪婪暴虐，荆南地方的旧有将领几乎全被他杀光了。

先是，朱敬玫屡杀大将及富商以致富，朝廷遣中使杨玄晦代之。敬玫留居荆南，尝曝衣，见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杀敬玫，尽取其财。恶牙将郭禹悍，欲杀之，禹结党千人亡去，庚申，袭归州，据之，自称刺史。禹，青州人成也，因杀人亡命，更其姓名。

在这之前，朱敬玫多次屠杀军中大将和富商，霸占他们的资财使自己富有，朝廷派遣宦官杨玄晦去取代了他。朱敬玫留居荆南，他曾经晾晒衣服，被张看到而产生了贪欲，便派遣军队夜间前去攻打，杀掉朱敬玫，把财物全部抢去。张很忌恨牙将郭禹的勇悍，想杀害他，郭禹联合党羽一千人逃离。庚申（初四），郭禹攻占归州，予以占据，自称刺史。郭禹本来是青州人叫成，因为杀人逃亡，更改了姓名。

[4]南康贼帅卢光稠陷虔州，自称刺史，以其里人谭全播为谋主。

[4]南康贼寇头目卢光稠攻克虔州，自称刺史，用他的同乡谭全播为主谋。

[5]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宗权怒，发兵击之。绪惧，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以刘行全为前锋，转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5]秦宗权责令光州刺史王绪提供田租赋税，王绪不能供给；秦宗权大为震怒，发兵攻打王绪。王绪恐惧，调动光州、寿州全部军队五千人，驱赶这里的百姓过江，任命刘行全为前锋，辗转抢掠江州、洪州、虔州，这个月，又攻克了汀州、漳州，但都不能固守。

[6]秦宗权寇颍、亳，朱全忠败之于焦夷。

[6]秦宗权进犯颍州、亳州，朱全忠在焦夷将他打败。

[7]二月，丙申，车驾至凤翔。三月，丁卯，至京师；荆棘满城，狐兔纵横，上凄然不乐。已巳，赦天下，改元。时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

[7]二月，丙申（初十），唐僖宗到达凤翔。三月，丁卯（十二日），唐僖宗回到京师。长安城内到处野草丛生，狐狸野兔四下乱跑，唐僖宗悲伤难过，闷闷不乐。已巳（十四日），唐僖宗下诏赦免犯人，改用光启年号。当时，朝廷号令能够达到的，只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的几十个州罢了。

[8]秦宗权称帝，置百官，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以讨之。

[8]秦宗权自称皇帝，设置百官。朝廷下诏命令武宁节度使时溥任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讨伐秦宗权。

[9]卢龙节度使李可举、成德节度使王熔恶李克用之强，而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克用亲善，为侄邺娶克用女。又，河北诸镇，惟义武尚属朝廷，可举等恐其窥伺山东，终为已患，乃相与谋曰：“易、定，燕、赵之余也。”约共灭处存而分其地；又说云中节度使赫连铎使攻克用之背。可举遣其将李全忠将兵六万攻易州，熔遣将将兵攻无极。处存告急于克用，克用遣其将康君立等将兵救之。

[9]卢龙节度使李可举、成德节度使王熔忌恨李克用的强大，但是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李克用亲善，为侄子王邺迎取李克用的女儿为妻。河北各镇中，只有义武节度使还归属朝廷，李可举等人担心义武节度使会图谋恒山以东的地盘，最终成为自己的隐患，于是他们互相

筹谋说："易州、定州，本来是燕国、赵国的旧地方。"相约一起消灭王处存然后瓜分他的地盘，又劝说云中节度使赫连铎，让他攻打克用的后方。李可举派遣将领李全忠带领六万人马攻打易州，王熔派遣将领带领军队攻打定州的无极。王处存向李克用报急，李克用派遣将领康君立等人带领军队前往救援。

[10]闰月，秦宗权遣其弟宗言寇荆南。

[10]闰三月，秦宗权派令他的弟弟秦宗言进犯荆南。

[11]初，田令孜在蜀募新军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隶两神策，为十军以统之，又南牙、北司官共万余员，是时藩镇各专租税，河南·北、江、淮无复上供，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华、凤翔等数州租税，不能赡，赏赉不时，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县两池盐皆隶盐铁，置官榷之；中和以来，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专之，岁献三千车以供国用，令孜奏复如旧制隶盐铁。夏，四月，令孜自兼两池榷盐使，收其利以赡军。重荣上章论不已，遣中使往谕之，重荣不可。时令孜多遣亲信觇藩镇，有不附已者，辄图之。令孜养子匡使河中，重荣待之甚厚，而匡傲甚，举军皆愤怒。重荣乃数令孜罪恶，责其无礼，监军为讲解，仅得脱去；匡归，以告令孜，劝图之。五月，令孜徙重荣为泰宁节度使，以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义武节度使，以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仍诏李克用以河东兵援处存赴镇。

[11]起初，田令孜在蜀地招募新的军队设五十四都，每都一千人，分别隶属左右神策军，共组成十个军进行统率，还有南牙、北司的官员共一万余人，当时各藩镇独占田租赋税，河南道、河北道、江南道、淮南道不再向朝廷进贡纳赋，朝廷的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三司转运钱粮而没有调取征发的地方，财政上只是收取京畿、同州、华州和凤翔等几个州的田租赋税，不够用，赏赐不能准时，军中士卒有怨言。田令孜对此很担心，但又不知从何处开辟财源。在这以前，安邑、解县的两池盐都隶属户部的盐铁使，朝廷命官吏管理池盐专卖事宜。中和年号以来，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独占池盐收入，每年向朝廷进献三千车盐供国家调用，田令孜上奏请求恢复过去的制度仍由盐铁使管理安邑、解县的两盐池。夏季，四月，田令孜自己兼任安邑、解县两盐池的榷盐使，收取所得利钱来供养军队。王重荣不停地上奏辩论

申诉，唐僖宗派遣宦官前往晓谕，王重荣仍不罢休。当时，田令孜派遣许多亲信侦探各个藩镇的内情，有不归附自己的，田令孜就暗算他。田令孜的养子匡被派往河中任职，王重荣对待他十分优厚，可是匡极其傲慢，全军士卒都怨恨他。这时，王重荣便历数田令孜的罪状，谴责匡放肆无礼，监军为他们讲和劝解，匡才逃脱走掉。匡回去，把王重荣的所做所为告诉田令孜，劝田令孜设法整治王重荣。五月，田令孜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以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义武节度使，而将义武节度使王处存调任河中节度使，多次诏令李克用动用河东军队援助王处存前赴镇所。

[12]卢龙兵攻易州，裨将刘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将救无极，败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复进击，大破之。拔新城，杨德兵走，追至九门，斩首万余级。卢龙兵既得易州，骄怠，王处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卢龙兵以为羊也，争出掠之，处存奋击，大破之，复取易州，李全忠走。

[12]卢龙的军队攻打易州，副将刘仁恭挖地道进入城内，予以攻克。刘仁恭是深州人。李克用亲自率领人马救援无极，打败成德军队。成德军退到新城固守，李克用再次发动进攻，大破守兵，攻占了新城，成德军队逃跑，李克用追到九门，斩杀一万余人。卢龙军队占据了易州，骄傲松懈，王处存夜间派遣士兵三千人蒙上羊皮到易州城下，卢龙军队以为是羊群，争先恐后地出来抢掠，王处存率兵奋力攻打，大破卢龙军，又夺回易州，李全忠逃跑。

[13]加陕虢节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

[13]朝廷加封陕虢节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

[14]李全忠既丧师，恐获罪，收余众还袭幽州；六月，李可举窘急，举族登楼自焚死，全忠自为留后。

[14]李全忠损兵折将丧失了人马，担心会被治罪，便召集剩下的人回去攻打幽州。六月，李可举因形势紧迫，带全族人登上幽州城楼自焚而死，李全忠便自称幽州留后。

[15]东都留守李罕之与秦宗权将孙儒相拒数月；罕之兵少食尽，弃城，西保渑池，宗权陷东都。

[15]东都留守李罕之与秦宗权的将领孙儒相互攻打持续了几个月。李罕之人马缺少，粮食也用完，最后放弃东都城，往西退到渑池固

守，于是秦宗权攻占了东都。

[16]秋，七月，以李全忠为卢龙留后。

[16]秋季，七月，朝廷任命李全忠为卢龙留后。

[17]乙巳，右补阙常浚上疏，以为：“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骈首并足，致天下纷纷若此，犹未之寤，岂可不念骆谷之艰危，复怀西顾之计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党言于上曰：“此疏传于藩镇，岂不致其猜忿！”庚戌，贬浚万州司户，寻赐死。

[17]乙巳（二十三日），右补阙常浚向唐僖宗具呈奏章，他认为：“陛下对藩镇的宽容放纵太过份了，是非曲直功劳过错，齐头并足不分高低，致使天下纷纷攘攘这样混乱，可是皇上对此还不醒悟，怎么能不想想骆谷时的艰难险境，难道还有西走蜀地的打算吗！现在应该整顿一下朝纲法纪以使四方敬畏朝廷的威严。”田令孜的党羽对唐僖宗说：“常浚这个奏疏的内容若是传到各藩镇，岂不是让他们产生猜忌怨恨吗？”庚戌（二十八日），朝廷将常浚贬为万州司户，不久赐死。

[18]沧州军乱，逐节度使杨全玫，立牙将卢彦威为留后，全玫奔幽州。以保銮都将曹诚为义昌节度使，以彦威为德州刺史。

[18]沧州军队发生叛乱，赶走节度使杨全玫，拥立牙将卢彦威为留后，杨全玫逃奔幽州。朝廷任命保銮都将曹诚为义昌节度使，任命卢彦威为德州刺史。

[19]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李罕之复引其众入东都，筑垒于市西而居之。

[19]孙儒占据东都一个多月，焚烧宫殿、官府、寺庙、民房，大肆抢掠席卷而去，留下的东都城寂静得连鸡鸣狗叫之声都听不到。李罕之又带领他的人马进入东都，在市西筑造营垒驻守。

[20]王重荣自以有复京城功，为田令孜所摈，不肯之兖州，累表论令孜离间君臣，数令孜十罪；令孜结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处存亦上言：“幽、镇兵新退，臣未敢离易、定。且王重荣无罪，有大功于国，不宜轻有改易。”诏趣其上道，八月，处存引军至晋州，刺史冀君武闭城不内而还。

[20]王重荣自以为有收复京城长安的功劳，却受到田令孜的排挤，不肯到兖州任职，多次上表诉说田令孜挑拨皇帝和臣僚不和，历数田

令孜的十大罪状；田令孜交结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来与王重荣抗衡。王处存也上疏言道：“李可举、王的人马刚刚退去，我不敢轻易离开易州、定州一带。而且，王重荣没有罪过，却对国家有莫大的功劳，不应该草率地有所变更。”唐僖宗颁诏催促王处存启程，八月，王处存带领军队到达晋州，刺史冀君武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入，王处存只好回去。

[21]州刺史马爽，与昭义行军司马奚忠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胁孟方立请诛忠信；既而众溃，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赂乐彦祯而杀之。

[21]州刺史马爽，与昭义行军司马奚忠信不和，起兵驻扎邢州南部，胁迫孟方立请求诛杀奚忠信。不久，马爽的军队溃败，马爽本人逃奔魏州，奚忠信派人贿赂乐彦祯而杀死了马爽。

[22]秦宗权攻邻道二十余州，陷之；唯陈州距蔡百余里，兵力甚弱，刺史赵日与宗权战，守权不能屈。诏以为蔡州节度使。德朱全忠之援，与全忠结婚，凡全忠所调发，无不立至。

[22]秦宗权攻打临近各道二十多个州，都予攻克。唯有陈州距离蔡州一百余里，兵力很弱，刺史赵每天与秦宗权对阵，秦宗权不能使赵屈服。唐僖宗颁诏任命赵为蔡州节度使。赵感激朱全忠的救援，与朱全忠结为姻亲，凡是朱全忠有所调动分派，赵马上就到。

[23]王绪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岖从军，绪召潮等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柰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

[23]王绪到达漳州，因为道路艰险粮食缺少，便传令军中“不许老弱家人跟随，违犯命令者斩首！”唯有王潮兄弟搀扶母亲董氏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跟随军队行走，王绪召来王潮兄弟斥责他们说：“军队都有军法，没有军法的军队是没有的。你们违犯我的命令而不诛杀，那就没有军法了。”王潮兄弟三人说：“人都有自己的母亲，没有母亲的人是没有的；将军你怎么能叫人抛弃他们的生母呢？”王绪勃然大怒，命令斩杀王潮的母亲。王潮兄弟三人说：“我们兄弟侍奉母亲如同侍奉将军一样，既然要杀我们的母亲，还怎么能用母亲的儿子！请在处死母

亲之前先把我们杀了吧！”军中将士都为王潮兄弟求情，这才免除处罚。

有望气者谓绪曰：“军中有王者气。”于是绪见将卒有勇略逾已及气质魁岸者皆杀之。刘行全亦死，众皆自危，曰：“行全亲也，且军锋之冠，犹不免，况吾属乎！”行至南安，王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违坟墓，损妻子，羁旅外乡为群盗，岂所欲哉！乃为绪所迫胁故也。今绪猜刻不仁，妄杀无，军中孑孑者受诛且尽，子须眉若神，骑射绝伦，又为前锋，吾窃为子危之！”前锋将执潮手泣，问计安出。潮为之谋，伏壮士数十人于篁竹中，伺绪至，挺剑大呼跃出，就马上擒之，反缚以徇，军中皆呼万岁。潮推前锋为主，前锋将曰：“吾属今日不为鱼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为主，谁敢先之！”相推让数四，卒奉潮为将军。绪叹曰：“此子在吾网中不能杀，岂非天哉！”

有个观望云气以测吉凶征兆的方士对王绪说：“军营中云气显示有的人要称王。”于是，王绪见到将领士卒中有胆略智谋超过自己以及气质不凡身材魁梧的人都杀掉。刘行全也被斩杀，军营中人人自危，大家说：“刘行全是王绪的亲戚，而且在军中的勇猛数第一，这样的人还不能免于杀身之祸，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军队行到南安，王潮劝说前锋将说：“我们背井离乡，舍弃老婆孩子，流落外乡做一群盗贼，这难道是我们希望的吗？这都是王绪裹胁逼迫的结果。现在王绪猜忌苛刻不仁不义，乱杀无罪之人，军营中有气度、才干出众的人都快要杀光了，你的容貌如同天神，骑马射箭的技艺在军中独一无二，而且又是前锋将，我暗地里为你的安危担忧呀！”前锋将拉着王潮的手哭泣，问他该怎么办。王潮为前锋将谋划，在竹林里埋伏下几十名强壮士兵，等到王绪来到，这些人拔出剑大声呼喊着跳出来，在马背上将王绪擒获，然后把他反绑起来游行，军营中的将士都呼喊万岁。王潮推举前锋将做主帅，前锋将说：“我们今天避免了杀身之祸，都是王先生的功劳。天意让王先生做主帅，有谁敢争！”他们相互推让了好多次，最后尊王潮为将军。王绪叹息道：“王潮这个人是我手中之物而没能杀掉他，难道不是天意吗！”

潮引兵将还光州，约其属，所过秋豪无犯。行及沙县，泉州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

王潮带领人马准备回光州，约令他的部属，所经过的地方不能有丝毫的侵犯。队伍行到沙县，有泉州人张延鲁等带领年高望重的老人敬献牛肉美酒拦住道路，诉说刺史廖彦若的贪婪残暴，请求王潮留下做泉州的刺史，王潮于是率领人马围攻泉州。

[24]九月，戊申，以陈敬为三川及峡内诸州都指挥、制置等使。

[24]九月，戊申（二十七日），朝廷任命陈敬为三川及三峡之内各州都指挥、制置等使。

[25]蔡军围荆南，马步使赵匡谋奉前节度使陈儒以出，留后张觉之，杀匡及儒。

[25]蔡州军队围攻荆南，马步使赵匡谋划拥立被张囚禁的前任节度使陈儒重出来主政，被留后张察觉，杀死了赵匡和陈儒。

[26]冬，十月，癸丑，秦宗权败朱全忠于八角。

[26]冬季，十月，癸丑（初二），秦宗权在八角镇打败朱全忠。

[27]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选兵市马，聚结诸胡，议攻汴州，报曰："待吾先灭全忠，还扫鼠辈如秋叶耳！"重荣曰："待公自关东还，吾为虏矣。不若先除君侧之恶，退擒全忠易矣。"时朱玫、李昌符亦阴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与全忠相表里，欲共灭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汉兵十五万，决以来年济河，自渭北讨二镇；不近京城，保无惊扰。既诛二镇，乃旋师灭全忠以雪仇耻。"上遣使者谕释，冠盖相望。

[27]王重荣向李克用请求救援，李克用正在怨恨朝廷对朱全忠在上源驿陷害他而不治罪，挑选兵卒购买马匹，聚集联合北方的各胡族部落，商议攻打汴州，他回答王重荣说："等我先消灭了朱全忠，回头再收拾这些鼠辈就象秋风落叶一样容易！"王重荣说："等您从关东回来，我已成为阶下囚了。不如先除掉皇帝身边的恶棍，然后再退兵擒拿朱全忠就容易了。"当时朱玫、李昌符也暗中归附朱全忠、李克用于是上疏说："朱玫、李昌符与朱全忠内外勾结，要一起消灭我，我不得不自救，现已集结蕃夷和汉族的军队十五万，决意在明年过河，从渭河的北面讨伐朱玫、李昌符；但不逼近京城，保证长安不会受到惊扰。杀掉朱玫、李昌符二人之后，便撤回军队消灭朱全忠，以报仇雪耻。"唐僖宗接连不断地派遣使臣前往李克用处进行规劝解释。

朱玫欲朝廷计克用，数遣人潜入京城，烧积取，或刺杀近侍，声云克用所为，于是京师震恐，日有讹言。令孜遣玫、昌符将本军及神策、延、灵、夏等军各三万人屯沙苑，以讨王重荣，重荣发兵拒之，告急于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荣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战，败死。重荣与玫等相守月余，克用兵至，与重荣俱壁沙苑，表请诛令孜及玫、昌符；诏和解之，克用不听。十二月，癸酉，合战，玫、昌符大败，各走还本镇，溃军所过焚掠。克用进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开远门出幸凤翔。

朱玫想使朝廷讨伐李克用，多次派人偷偷进入京城，纵火焚烧积聚的财物，或者刺杀近臣，放出风声说是李克用干的，于是京师长安震惊恐慌，每天都有谣言传出。田令孜派遣朱玫、李昌符带领他们自身的军队以及神策军、州、延州、灵州、夏州等地的军队共三万人，驻扎在沙苑，以征伐王重荣，王重荣派出军队进行抵抗，并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带领人马赶往这里。十一月，王重荣派遣军队攻打同州，刺史郭璋出来迎战，战败身亡。王重荣与朱玫、李昌符相互对持一个多月，李克用的军队赶到，与王重荣一起在沙苑设置营垒，进呈表文请求诛杀田令孜及朱玫、李昌符。唐僖宗颁诏劝李克用与田令孜等和解，李克用拒绝接受。十二月，癸酉（二十三日），双方会战，朱玫、李昌符大败，分别逃回自己的镇所，溃败的军队在所经过的地方大肆焚烧抢掠。李克用逼近京城，乙亥（二十五日）夜间，田令孜侍奉唐僖宗从长安城的开远门出奔凤翔。

初，黄巢焚长安宫室而去，诸道兵入城纵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补葺，仅完一二，至是复为乱兵焚掠，无孑遗矣。

当初，黄巢离开长安时曾纵放火焚烧宫殿房舍，各道官兵进入长安城后大肆抢掠，焚烧官府、寺庙和民房有十分之六七，经王徽多年修补，仅完成了十分之一二，到这时再次遭到作乱军队的焚烧抢掠，就没有什么遗留的了。

28是岁，赐河中军号护国。

28本年，朝廷赐河中官军护国称号。

二年（丙午、886）

二年（丙午，公元886年）

[1]春，正月，镇海牙将张郁作乱，攻陷常州。

[1]春季，正月，镇海牙将张郁兴兵作乱，攻占常州。

[2]李克用还军河中，与王重荣同表请大驾还宫，因罪状田令孜，请诛之。上复以飞龙使杨复恭为枢密使。

[2]李克用撤军回到河中，与王重荣一同进呈表章请唐僖宗返回长安，并指出田令孜的罪状，请求诛杀田令孜。唐僖宗再次任命飞龙使杨复恭为枢密使。

戊子，令孜请上幸兴元，上不从。是夜，令孜引兵入宫，劫上幸宝鸡，黄门卫士从者才数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学士承旨杜让能宿直禁中，闻之，步追乘舆，出城十余里，得人所遗马，无羁勒，解带系颈而乘之，独追及上于宝鸡；明日，乃有太子少保也纬等数人继至。让能，审权之子，纬，之孙也。宗正奉太庙神主至，遇盗，皆失之。朝士追乘舆者至，为乱兵所掠，衣装殆尽。

戊子（初八），田令孜请僖宗前往兴元，唐僖宗不同意。这天夜间，田令孜带领军队进入僖宗的行宫，劫持僖守前去宝鸡，跟随的宦官侍卫士兵仅几百人，宰相和朝中大臣都不知道。翰林学士承旨杜让能这天正在唐僖宗行宫值宿，听说僖宗被劫持，跑步追赶皇帝的车舆，出以凤翔城十几里，杜让能碰到一匹别人遗弃的马，没有笼头缰绳，便下腰带绑在马脖子上，骑马独自追到宝鸡见到僖宗。第二天，才有太子少保孔纬等几个人相继赶到。杜让能是杜审权的儿子；孔纬是孔的孙子。宗正官奉持太庙先帝的牌位行至县时，遇到盗贼，神主牌位都散失了。朝臣追赶僖宗到达，遭到作乱军队的抢掠，衣服几乎都丢光了。

庚寅，上以孔纬为御史大夫，使还召百官，上留宝鸡以待之。

庚寅（初十），唐僖宗任命孔纬为御史大夫，派他回凤翔召来朝中百官，僖宗留在宝鸡等待他们。

时田令孜弄权，再致播迁，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耻为之用，且惮李克用、王重荣之强，更与之合。

当时田令孜玩弄权势，以致皇帝再次离开京城流亡迁徙，天下的人们都对田令孜愤怒痛恨。朱玫、李昌符也感到被田令孜利用的羞耻，并且惧怕李克用、王重荣兵力的强大，便改弦更张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起来。

萧遘因宁奏事判官李松年至凤翔，遣召朱玫亟迎车驾，癸巳，玫引步骑五千至凤翔。孔纬诣宰相，欲宣诏召之；萧遘、裴澈以令孜在上侧，不欲往，辞疾不见。纬令台吏趣百官诣行在，皆辞以无袍笏，纬召三院御史，泣谓：“布衣亲旧有急，犹当赴之。岂有天子蒙法，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请办装数日而行，纬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顾，诸君善自为谋，请从此辞！”乃诣李昌符，请骑卫送至行在，昌符义之，赠装钱，遣骑送之。

宰相萧遘见宁的奏事判官李松年到达凤翔，便派他召令朱玫快来迎接唐僖宗。癸巳（十三日），朱玫带领步兵和骑兵五千人赶到凤翔。孔纬到达宰相那里，想宣读诏令请他们去宝鸡；萧遘、裴澈因为田令孜在皇帝身边，不想去，就以有病为托辞而不见孔纬。孔纬命令台吏催促朝中百官去宝鸡唐僖宗驻地，都以没有衣袍和朝笏为词拒绝前往。孔纬再召请台院、殿院和察院这三院的御史大夫，流着眼泪对他们说：“普通平民的亲朋旧友有了危难，还应当前去帮忙。哪里有皇帝蒙受风法流亡在外，做臣僚的被再三召请仍不动身前往的！”御史大夫们请求置办行装过几天再启程，孔纬把衣袖一甩起身说：“我的妻子患病都快要死了我尚且不顾，你们如此为自己打算，那么我们从此分手吧！”孔纬于是去见李昌符，请李昌符派骑兵护送他回宝鸡唐僖宗那里，李昌符感佩孔纬的大义行动，便向他赠送服装钱粮，派遣骑兵护送孔纬启行。

宁、凤翔兵追逼乘舆，败神策指挥使杨晟于潘氏，钲鼓之声闻于行宫。田令孜奉上发宝鸡，留禁兵守石鼻为后拒。置感义军于兴、凤二州，以杨晟为节度使，守散关。时军民杂糅，锋镝纵横，以神策军使王建、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建以长剑五百前驱奋击，乘舆乃得前。上以传国宝授建负之以从，登大散岭。李昌符焚阁道丈余，将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烟焰中跃过；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寝，既觉，始进食，解御袍赐建曰：“以其有泪痕故也。”车驾才入散关，朱玫已围宝鸡。石鼻军溃，玫长驱攻散关，不克。嗣襄王，肃宗之玄孙也，有疾，从上不及，留遵涂驿，为玫所得，与俱还凤翔。

宁、凤翔的军队追赶逼近宝鸡唐僖宗的行宫，在宝鸡东北的潘氏打败神策军指挥使杨晟，激战的锣鼓声在僖宗的行宫都能听见。田令孜侍奉皇帝离开宝鸡，留下禁卫军固守石鼻寨在后面阻击掩护。又在兴

州、凤州置感义军，任命杨晟为节度使，坚守散关。当时军队和百姓混杂在一起，交战的刀刃和箭头纵横飞舞，僖宗任命神策军使王建、晋晖为清道斩斫使。王建率领王百人手持长剑在前面奋力冲杀开路，僖宗乘坐的车舆才得以向前行进。僖宗把传国之宝交给王建背着随行，攀登大散岭。李昌符放火将登山的栈道焚烧了一丈多长，栈道就要折断，王建搀扶着僖宗从烟火中跳过。夜里，就睡在木板下，僖宗枕着王建的膝盖入睡，睡完觉开始吃饭，僖宗脱下身穿的御袍赏给王建说："这上面粘满了泪痕，所以赏赐给你。"僖宗刚刚进入散关，朱玫的人马已经围攻宝鸡。石鼻的军队溃败，朱玫长驱直入进攻散关，没有攻克。襄王的儿子李，是肃宗的第五代孙子，身患疾病，跟不上僖宗，便留在遵涂驿，被朱玫俘获，和他一起回到凤翔。

庚戌，李克用还太原。

庚戌（三十日），李克用回到太原。

[3]二月，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复上表请诛田令孜。

[3]二月，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再次进呈表章，请求诛杀田令孜。

[4]以前东都留守郑从谠为守太傅兼侍中。

[4]朝廷任命从前的东都留守郑从谠为守太傅兼侍中。

[5]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栅绝险要，烧邮驿，上由他道以进；山谷崎岖，军迫其后，危殆者数四，仅得达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弃镇逃归朱玫。

[5]朱玫、李昌符指使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险要的地方安设栅栏断绝交通，烧毁邮传驿站，唐僖宗一行只好经由其他道路向前行进；高山深谷，道路崎岖不平，朱玫的军队在后面副近，险情再三出现，最后才勉强到达山南。三月，壬午（初三），石君涉放弃镇所逃奔朱玫。

癸未，凤翔百官萧遘等罪状田令孜及其党韦昭度，请诛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结宦官，得为相。澈师知玄鄙澈所为，昭度每与同列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诣澈啜茶。

癸未（初四），留在凤翔的百官萧遘等谴责田令孜及其党羽韦昭度的罪行，奏请将他们斩杀。当初，韦昭度因为侍奉和尚澈而得以与宦

官交结，最后当上宰相。澈的师傅知玄鄙视澈的所做所为，韦昭度每次与澈一同去知玄那里，都向知玄行礼，而知玄却作揖让他们到澈那里去喝茶。

山南西道监军冯翊严遵美迎上于西县，丙申，车驾至兴元。

山南西道监军冯翊人严遵美在西县迎接唐僖宗，丙申（十七日），唐僖宗到达兴元。

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纬、翰林学士承旨·兵部尚书杜让能并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戊戌（十九日），朝廷任命御史大夫孔纬、翰林学士承旨、兵部尚书杜让能二人同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保銮都将李铤等败军于凤州。

保銮都将李铤等人在凤州打败朱玫的军队。

诏加王重荣应接粮料使，调本道谷十五万斛以济国用。重荣表称令孜未诛，不奉诏。

唐僖宗颁诏加封王重荣为应接粮料使，命令他调集本道的粮谷十五万斛以接济国家急用。王重荣进呈表章声称田令孜没有斩除，不能奉行诏令。

以尚书左丞卢渥为户部尚书，充山南西道留后。以严遵美为内枢密使，遣王建帅部兵戍三泉，晋晖及神策军使张造帅四都兵屯黑水，修栈道以通往来。以建遥领壁州刺史。将帅遥领州镇自此始。

朝廷任命尚书左丞卢渥为户部尚书，充任山南西道留后。任命严遵美为内枢密使，派遣王建率领本部人马在三泉防守，晋晖和神策军使张造率领从驾的四都人马驻扎黑水，修建栈道以便相互交通往来。朝廷任命王建隔地遥领壁州刺史。军中将帅隔地兼任州镇官职从这时开始。

[6]陈敬疑东川节度使高仁厚，欲去之。遂州刺史郑君立起兵攻陷汉州，进向成都；敬遣其将李顺之逆战，君立败死。敬又发维、茂羌军击仁厚，杀之。

[6]陈敬对东川节度使高仁厚起了疑心，想除掉他。遂州刺史郑君雄兴兵攻占了汉州，向成都进发。陈敬派遣将领李顺之迎战，郑君雄

战败身亡。陈敬又派出维、茂两地羌族军队攻打高仁厚，将高仁厚杀掉。

[7]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终不可去，言于萧遘曰：“主上播迁六年，中原将士昌矢石，百姓供馈饷，战死饿死，什减七八，仅得复京城。天下方喜车驾还宫，主上更以勤王之功为敕使之荣，委以大权，使堕纲纪，骚扰藩镇，召乱生祸。玫昨奉尊命来迎大驾，不蒙信察，反类胁君。吾辈报国之心极矣，战贼之力殚矣，安能垂头弭耳，受制于阉寺之手哉！李低孙尚多，相公盍改图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践阼十余年，无大过恶；正以令孜专权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无行意，令孜陈兵帐前，迫胁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谁不知！足不尽心王室，正有引兵还镇，拜表迎銮。废立重事，伊、霍所难，遘不敢闻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异义者斩！”

[7]朱玫因为田令孜在唐僖宗身边，到头来还是没有把他除掉，就对萧遘说：“六年来皇上流离迁徙，中原一带的将领士卒出入于刀箭之中，老百姓供给军粮，交战中阵亡和饥饿致死的人，十分已去了七八，才得以收复京师。天下官民正为皇上返回长安宫殿高兴，皇上却把拯救皇室的功劳归于宦官田令孜，将朝廷大权委任给他，致使朝纲法纪遭到践踏，各藩镇不进受到骚扰，召致王重荣兴兵作乱惹出祸害。我昨天奉您的命令来迎接皇上，不但没有受到信任理解，反而似乎有胁迫皇上的嫌疑。我们这些人报效国家的一片忠心最为赤诚，征讨贼寇竭尽全力，现在怎能俯首贴耳，去受宦官们的控制管束！大唐皇室李氏的子孙还有许多，你为什么不为杜稷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另做图谋呢？”萧遘对他说：“当今皇上即位十几年，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正是因为，田令孜在皇上身边擅揽大权，致使皇上坐立不安，皇上每当谈到这些，都痛苦器流涕不止。近些天的事，皇上起初没有意图迁移，无奈田令孜在皇上的住所安置兵卒，强迫皇上出走，竟不容许等到天亮。一切罪过都在田令孜身上，人们有谁不知。你对皇室尽心效力，正应当带领人马回到镇所，进呈表章迎接皇上。废黜和拥立皇上事关重大，商朝伊尹放逐商王太甲、汉朝霍光废黜昌邑王都曾感到为难，我萧遘可不敢遵命。”朱玫出去后，公开宣告说：“我拥立大唐皇室李氏的一个王，有敢反对的人一律斩头！”

夏，四月，壬子，玫逼凤翔百官奉襄王权监军国事，承制封拜指挥，仍遣大臣入蜀迎驾，盟百官于石鼻驿。玫使萧遘为册文，遘辞以文思荒落；仍使兵部侍郎判户部郑昌图为之。乙卯，受册，玫自兼左、右神策十军使，帅百官奉还京师；以郑昌图同平章事、判度支、盐铁、户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潜等上襄王笺，贺受册。

夏季，四月，壬子（初三），朱玫逼迫留在凤翔的朝中百官尊奉襄王李暂且监管军国大事，受命授任指挥各官，仍派遣大臣进入蜀地迎接车驾，在石鼻驿会盟百官。朱玫让萧遘撰写拥立襄王李的册文，萧遘以文笔生疏思路下畅为托词推辞了。于是朱玫委命兵部侍郎判户部郑昌图起草册文。乙卯（初六），李接受众官拥立他的册文，朱玫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率领朝中百官侍奉李返回京师长安。又任命郑昌图为同平章事，判度支、盐钱、户部事，分别设置副使，所有三司的事务都委托给他一人。留在河中府的朝中百官崔安潜等人向襄王李进呈表笺，恭贺他接受拥立。

[8]田令孜自知不为天下所容，乃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自除西川监军使，往依陈敬。复恭斥令孜之党，出王建为利州刺史，晋晖为集州刺史，张造为万州刺史，李师泰为忠州刺史。

[8]田令孜自己知道天下官民不会饶恕他，于是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自己充任西川监军使，前去依附陈敬，杨复恭排斥田令孜的党羽，调出王建为利州刺史，晋晖为集州刺史，张造为万州刺史，李师泰为忠州刺史。

[9]五月，朱玫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遘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郑昌图判户部；以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中书令，充江·淮盐铁、转运等使、诸道行营兵马都统；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吕用之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大行封拜以悦藩镇。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谕河北，户部侍郎杨陟宣谕江、淮，诸藩镇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骈仍奉笺劝进。

[9]五月，朱玫委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遘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官职；加授裴澈判度支，郑昌图判户部；委任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中书令，充任江淮盐铁、转运等使，及诸道行营兵马都统；任命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吕用之为岭南东道节度使。

朱玫大行封爵拜官，目的是以此求得各藩镇的支持。他还派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到河北，派户部侍郎杨陟到江州淮，分别传达旨意，各处藩镇接受朱玫命令的占十分之六七，高骈因而进呈表笺劝襄王李称帝。

吕用之建牙开幕，一与骈同，凡骈之腹心及将校能任事者，皆逼以从己，诸所施为，不复咨禀。骈颇疑之，阴欲夺其权，而根蒂已固，无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惧，访于其党前度支巡官郑、前知庐州事董瑾，曰："此固为晚矣。"用之问策安出，曰："曹孟德有言：'宁我负人，无人负我。'"明日，与瑾共为书一缄授用之，其语秘，人莫有知者。

吕用之设置的官府衙署，都与高骈相同，所有高骈的亲信及各将校中能够委任的人，都逼迫他们顺从自己，所做所为，不再向高骈禀告，可是吕用之已是根深蒂固，没有办法对付。吕用之察觉到骈有疑心，十分恐惧，便去征询他的党羽、以前的度支巡官郑和以前主管庐州事宜的董瑾，郑说："高骈现在为时已晚了。"吕用之问郑有什么计策，郑杞说："曹操曾经有这样的话：'宁可我负别人，决不能让别人负我。"第二天，郑与董瑾共同写了一封信给吕用之，信中所谈十分秘密，人们都不知道。

萧称疾归永乐。

萧以身体有病为托辞回到永乐县。

初，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朱玫同谋立襄王，既而玫自为宰相专权；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兴元。诏加昌符检校司徒。

当初，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和朱玫共同谋划拥立襄王李，后来朱玫自己做宰相独揽大权；李昌符很恼怒，不接受朱玫封给他的官职，改变立场向兴元唐僖宗进呈表章。唐僖宗颁诏加封李昌符为检校司徒。

朱玫遣其将王行瑜将宁、河西兵五万追乘舆，感义节度使杨晟战数却，弃散关走，行瑜进屯凤州。

朱玫派遣手下将领王行瑜带领宁、河西军队五万人追赶唐僖宗，感义节度使杨晟交战后再三退却，最后放弃散关逃走，王行瑜开进凤驻扎。

是时，诸道贡赋多之长安，不之兴元，从官卫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为计。杜让能言于上曰："杨复光与王重荣同破黄巢，复京城，相

亲善；复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谕以大义，且致复恭之意，宜有回虑归国之理。”上从之，遣右谏议大夫刘崇望使于河中，赍诏谕重荣，重荣即听命，遣使表献绢十万匹，且请讨朱玫以自赎。

当时，各道进贡纳赋大多都是送往长安，而不关给唐僖宗，跟随唐僖宗的官员和卫士都缺乏粮食，唐僖宗痛器流涕，不知如何是好。杜让能向唐僖宗进言说：“杨复光与王重荣一同打败黄巢，收复京师长安，彼此亲近友好；杨复恭是他的哥哥。如果派遣朝中重臣前往王重荣那里，向他申明大义，并且转达杨复恭规劝他的意愿，按理说王重荣应当回心转意归顺朝廷。”唐僖宗采纳了杜让能的意见，派遣右谏议大夫刘崇望出使河中，拿着唐僖宗的诏书向王重荣传达谕旨，王重荣当即表示听从朝廷的命令，派遣使臣向唐僖宗进呈表章，献绢十万匹，并请征讨朱政以赎罪。

戊戌，襄王李遣使至晋阳赐李克用诏，言“上至半涂，六军变扰，苍黄晏驾，吾为藩镇所推，今已受册。”朱玫亦与克用书，克用闻其谋皆出于玫，大怒。大将盖寓说明克用曰：“銮舆播迁，天下皆归咎于我，今不诛玫，黜李，无以自湔洗。”克用从之，燔诏书，囚使者，移檄邻道，称：“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驾。当道已发蕃、汉三万兵进讨凶逆，当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戊戌（二十日），襄王李派遣使臣赴晋阳赐给李克诏书，诏书上说：“皇帝行至半路，朝廷的禁卫军发生变乱纷扰，皇帝不幸死去，我被各藩镇推举拥立，现在已接受册封。”朱玫也给李克用写了信，李克用听说拥立襄王李这件事都是朱玫谋划的，勃然大怒。大将军盖寓规劝李克用说：“皇帝流离迁徒，天下都归罪于我们当初进逼京师，现在如果不诛杀朱玫，废黜襄王李，就没有办法洗清我们自己。”李克用听从盖寓的话，焚烧了襄王李的诏书，囚禁派来的使臣，向邻近各道发出檄文，说：“朱玫竟敢欺骗藩镇，公然说皇帝死了。本道已派出蕃夷、汉族军队三万人讨伐这一凶顽恶逆，大家应当一起建立大的功业。”盖寓是蔚州人。

[10]秦贤寇宋汴，朱全忠败之于尉氏南；癸巳，遣都将郭言将步骑三万击蔡州。

[10]秦贤侵扰宋州、汴州，被朱全忠在尉氏的南部打败，癸巳（十五日），又派遣都将郭言带领步、骑步三万攻打蔡州。

[11]六月，以扈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京畿制置使，将兵二万出金州，与王重荣、李克用共讨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州人，与弟信皆为杨复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

[11]六月，朝廷任命随从御驾的扈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使、京畿制置使，带领军队二万从金州出征、与王重荣、李克用联合讨伐朱玫。杨守亮本来姓訾名亮，曹州人，与弟弟訾信都是杨复光的养子，更改姓名为杨守亮、杨守信。

李克用遣使奉表称："方发兵济河，除逆党，迎车驾，愿诏诸道与臣协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与朱玫合，人情惧；表至，上出示从官，并谕山南诸镇，由是贴然。然克用表犹以朱全忠为言，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俟三辅事宁，别有进止。"

李克用派遣使臣恭奉表章进呈，说："现在我片派军队渡过黄河，消灭朱玫逆党，迎接皇帝车驾，希望诏令各道人马与我一道齐心协力攻打朱玫。"在这之前，山南道的人都传说李克用与朱玫和好，人心惶惶，李克用的表章送到，唐僖宗向跟随的官员们展示，并且谕告山南各镇，从此才稳定下来。但是李克用的表章仍坚持要朝廷治朱全忠当年谋害他的罪，唐僖宗命令杨复恭写信告诉李克用说："待京畿一带的事情安宁下来，后上会另有一番安排。"

[12]衡州刺史周岳发兵攻潭州，钦化节度使闵勖招淮西将黄皓入城共守，皓遂杀勖。岳攻拔州城，擒皓，杀之。

[12]衡州刺史周岳派发军队攻打潭州，钦化节度使闵勖招来淮西将领黄皓进入潭州共同固守，黄皓却杀掉闵勖。周岳攻克占据潭州城后，抓获黄皓，将他杀掉。

[13]镇海节度使周宝遣牙将丁从实袭常州，逐张郁；郁奔海陵，依镇遏使南昌高霸。霸，高骈将也，镇海陵，有民五万户，后三万人。

[13]镇海节度使周宝派遣牙将丁从实攻打常州，驱逐张郁，张郁逃往海陵，投奔镇遏使南昌人高霸。高霸是高骈的部将，镇守海陵，拥有百姓五万户，军队三万人。

[14]秋，七月，秦宗权陷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

[14]秋季，七月，秦宗权攻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

[15]王行瑜进攻兴州，感义节度使杨晟弃镇走，据文州，诏保銮都将李铤、扈跸都将李茂贞、陈佩屯大唐峰以拒之。茂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赐姓名。

[15]王行瑜进攻兴州，感义节度使杨晟放弃兴州逃跑，占据文州，唐僖宗诏令保銮都将李铤、扈跸都将李茂贞和陈佩驻扎大唐峰来抵抗王行瑜。李茂贞是博野人，本来姓宋，名叫文通，因为有功赐姓名李茂贞。

[16]更命钦化军曰武安，以衡州刺史周岳为节度使。

[16]朝廷更改钦化军名为武安军，任命衡州刺史周岳为节度使。

[17]八月，卢龙节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为留后。

[17]八月，卢龙节度使李全忠死去，朝廷任命他的儿子李匡威为留后。

[18]王潮拔泉州，杀廖彦若。潮闻福建观察陈岩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岩表潮为泉州刺史。潮沈能有智略，即得泉州，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服。幽王绪于别馆，绪惭，自杀。

[18]王潮攻克泉州，杀廖彦若。王潮久知福建观察使陈岩的威名，不敢进犯福州地区，派遣使者向他降服，陈岩便进呈表章请求任命王潮为泉州刺史。王潮沉稳勇敢又有智谋，占据泉州之后，他招募安抚流离失所的百姓，均平赋税修武器，官吏和百姓都心悦诚服。王潮把王绪幽禁在别一所馆舍，王绪羞愧沮丧，自杀身亡。

[19]九月，朱玫将张行实攻大唐峰，李铤等击却之。金吾将军满存与军战，破之，复取兴州，进守万仞寨。

[19]九月，朱玫带领张行实攻打大唐峰，李铤等人将他们击退。金吾将军满存与朱玫的军队交战，将其打败，再次占领了兴州，开进万仞寨驻守。

[20]李克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将吕臻于焦冈，拔故镇、武安、临、邯郸、沙河；以大将安金陵为邢州刺史。

[20]李克攻打孟方位，甲午（十八日），焦冈擒获孟方立的将领吕臻，攻克故镇、武安、临、邯郸、沙河，任命大将安金俊为邢州刺史。

[21]长安百官太子太师裴璩等劝进于襄王。冬，十月，即皇帝位，改元建贞，遥尊上为太上元皇圣帝。

[21]留在京师长安的朝廷百官太子太师裴璩等人劝说襄王李称帝。冬季，十月，李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建贞，隔地尊奉唐僖宗为太上元皇圣帝。

[22]董昌谓钱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曰："然，不取终为后患。"遂将兵自诸暨趋平水，凿山开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东将鲍君福帅众降之。与浙东军战，屡破之，进屯丰山。

[22]董昌对钱说："你如果能攻占越州，我就把杭州刺史的官员职授给你。"钱说："好吧，不拿下越州最终也是个后患。"于是钱带领军队从诸暨奔赴越州会稽县的平水镇，凿挖高山开辟道路长达五百里，经由曹娥埭杀出，浙东将军鲍君福率领所部人马向钱投降。钱与浙东的军队交战，多次将其打败，其进丰山驻扎。

[23]感化牙将张雄、冯弘铎得罪于节度使时薄，聚众三百，走渡江，袭苏州，据之。雄自称刺史，稍聚兵至五万，战舰千余，自号天成军。

[23]感化军牙将张雄、冯弘铎得罪了节度使时溥，召集三百人马，渡过长江，攻打苏州，予以占据。张雄自称苏州刺史，逐渐招募军队达到五万人，战舰一千余艘，自己号称天成军。

[24]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薨，大将刘经、张全义立爽子仲方为留后。全义，临濮人也。

[24]河阳节度使诸葛爽死去，大将刘经、张全义拥立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做留后。张全义是临濮人。

[25]李克攻邢州，不克而还。

[25]李克攻打邢州，未能攻克又带兵回去。

[26]十一月，丙戌，钱克越州，刘汉宏奔台州。

[26]十一月，丙戌（十一月），钱攻克越州，刘汉宏逃往台州。

[27]义成节度使安师儒委政于两厢都虞候夏侯晏、杜标，二人骄恣，军中忿之；小校张骁潜出，聚众二千攻州城，师儒斩晏、标首谕之，军中稍息。天平节度使朱谋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将兵诱张骁，杀之。朱全忠先遣其将朱珍、李唐宾袭滑州，入境，遇大雪，珍

等一夕驰至壁下，百梯并升，遂克之，虏师儒以归。全忠以牙将江陵胡真知义成留后。

[27]义成节度使安师儒委任两厢都虞候夏侯晏、杜标主持政务，这两个人傲慢专横，军营中对他们愤愤不平。小校张骁偷偷出去，召集了二千人马前来攻打滑州城，安师儒砍下夏侯晏、杜标二人的脑袋谕告手下人马，军中的愤怒情绪才稍微平息一些。天平节度使朱谋划夺取滑州，派遣濮州刺史朱裕带领军队引诱张骁上当，将斩杀张骁。朱全忠先派遣手下将领朱珍、李唐宾攻打滑州，进入滑州境内，恰遇大雪，朱珍等人一个夜晚就赶到滑州城下，百个云梯一同升起，攻克了滑州城，抓获安师儒。朱全忠委任牙将江陵人胡真掌管义成留后事宜。

[28]田令孜至成都请寻医，许之。

[28]田令孜到达成都请求寻找医生治病，朝廷予以准许。

[29]十二月，戊寅，诸军拔凤州，以满存为凤州防御使。

[29]十二月，戊寅（疑误），各路军队攻克凤州，朝廷满存为凤州防御使。

[30]杨复恭传檄关中，称“得朱玫首者，以静难节度使赏之。”王行瑜战数败，恐获罪于玫，与其下谋曰：“今无功，归亦死；曷若与汝曹斩玫首，迎大驾，取宁节钺乎？”众从之。甲寅，行瑜自凤州擅引兵归京师，玫方视事，闻之，怒，召行瑜，责之曰：“汝擅归，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诛反者玫耳！”遂擒斩之，并杀其党数百人。诸军大乱，焚掠京城，士民无衣冻死者蔽地。裴澈、郑昌图帅百官二百余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荣诈为迎奉，执，杀之，囚澈、昌图；百官死者殆半。

[30]杨复恭向关中传发檄文，说：“谁能斩下朱玫脑袋，就把朱玫静难节度使转授给他。”王行瑜与李铤、满存交战，屡战屡败，担心朱玫治他的罪，就与属下谋划说：“现在没有战功，回去也是死，不如和你们一起砍下朱玫的脑袋，迎接皇帝回来，拿到宁的符节与黄钺，怎样样？”大家依从王行瑜的意见。甲寅（初十），王行瑜从凤州擅自带领军队返回京师长安，朱玫正在料理政事，听说此事，十分震怒，召来王行瑜，责问他说：“你擅自回来。要谋反吗？”王行瑜说：“我不谋反，而是要诛杀谋反的人朱玫！”于是将朱玫擒获斩杀，并且杀死朱玫

的党羽几百人，各路军队顿时乱成一团，焚烧抢掠京城长安，士人百姓没有衣服被冻死的，尸体遍地都是。裴澈、郑昌图率领众官二百多人侍奉襄王李奔往河中，王重荣假装出来迎接，抓住李，将他杀死，囚禁裴澈、郑昌图，众官被处死的将近一半。

[31]台州刺史杜雄诱刘汉宏，执送董昌，斩之。昌徙镇越州，自称知浙东军府事，以钱知杭州事。

[31]台州刺史杜雄引诱刘汉宏，把他抓获送到董昌那里，将他处斩。董昌将镇所迁到越州，自称主持浙东军府事宜，委任钱掌管杭州事宜。

[32]王重荣函襄王首至行在，刑部请御兴元城南楼献馘，百官毕贺。太常博士殷盈孙议，以为："为贼臣所逼，正以不能死节为罪耳。《礼》，公族罪在大辟，君为之素服不举。今已就诛，宜废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献馘称贺之礼，请俟朱玫首至而行之。"从之。盈孙，侑之孙也。

[32]王重荣将襄王李的头装在匣内送到唐僖宗那里，刑部请僖宗到兴元城南楼接受进献，朝廷百官都前往祝贺。太常博士殷盈孙提出意见，他认为："李是被朱玫一伙逼迫的，他的罪过在于不能以死相拒。《礼记》上载，公族里有人犯了死罪被处斩，君主为他穿素服停止奏乐。现在襄王李已被斩杀，应当颁诏把他废为平民，命令所在的地方安葬他的头颅。至于献馘称贺的大礼，请等朱玫的头颅送到再举行。"唐僖宗采纳了殷盈孙的意见。殷盈孙是殷侑的孙子。

[33]河阳大将刘经，畏李罕之难制，自引兵镇洛阳，袭罕之于渑池，为罕之所败；经弃洛阳走，罕之追杀殆尽。罕之军于巩，将渡河，经遣张全义将兵拒之。时诸葛仲方幼弱，政在刘经，诸将多不附，全义遂与罕之合后攻河阳，为经所败，罕之、全义走保怀州。

[33]河阳大将刘经，担心李罕之难以控制，亲自领军镇守洛阳，在渑池袭击李罕之，却被李罕之打败。刘经放弃洛阳逃跑，李罕之追击斩杀，把他的人马几乎消灭光。李罕之在巩县驻扎军队，正要渡过黄河，刘经派遣张全义前来拒挡。当时诸葛仲方幼小软弱，正权在刘经的手中，各位将领多有不服，张全义于是与李罕之联合起来攻打河阳，但被刘经打败，李罕之、张全义退守怀州。

[34]初，忠武决胜指挥使孙儒与龙骧指挥使朗山刘建锋戍蔡州，拒黄巢，扶沟马殷隶军中，以材勇闻。及秦宗权叛，儒等皆属焉。宗权遣儒攻陷郑州，刺史李奔大梁。儒进陷河阳，留后诸葛仲方奔大梁。儒自称节度使，张全义据怀州，李罕之据泽州以拒之。

[34]当初，忠武决胜指挥使孙儒与龙骧指挥使朗山人刘建锋驻防蔡州，抵抗黄巢，扶沟人马殷隶属军营中，因为身材魁梧勇猛果敢而出名。等到秦宗权反叛，孙儒等人都归属了秦宗权。秦宗权派遣孙儒攻关克郑州，郑州刺史李逃奔大梁。孙儒再进军攻克河阳，河阳留后诸葛仲方也逃往大梁。孙儒自称节度使，张全义占据怀州，李罕之占据泽州来抵抗孙儒。

初，长安人张佶为宣州幕僚，恶观察使秦彦之为人，弃官去；过蔡州，宗权留以为行军司马。佶谓刘建锋曰："秦公刚鸷而猜忌，亡无日矣，吾属何以自免！"建锋方自危，遂与佶善。

起初，长安人张佶在宣州做幕僚，憎恨观察使秦彦的为人，辞去官职离开。张佶经过蔡州时，秦宗权留下他做行军司马。张佶对刘建锋说："秦宗权刚愎凶恨又猜疑忌妒，他的末日就要到了，我们应该考虑怎么能够免除大祸！"刘建锋正为自己安危担忧，于是与张佶结为好友。

[35]寿州刺史张翱遣其将魏虔将万人寇庐州，庐州刺史杨行愍遣其将田、李神福、张训拒之，败虔于褚城。滁州刺史许袭舒州，刺史陶雅奔庐州。高骈命行愍更名行密。

[35]寿州刺史张翱派遣属下将领魏虔带领一万人马侵扰庐州，庐州刺史杨行愍派遣手下将领田、李神福、张训进行抗击，在褚城打败魏虔。滁州刺史许攻打舒州，舒州刺史陶雅逃往庐州。高骈命令杨行愍改名为杨行密。

[36]是岁，天平牙将朱瑾逐泰宁节度使齐克让，自称留后。瑾将袭兖州，求婚于克让，及自郓盛饰车服，私藏兵甲以赴之。亲迎之夕，甲以赴之。亲迎之夕，甲士窃发，逐克让而代之。朝廷因以瑾为泰宁节度使。

[36]本件，天平牙将朱瑾赶走泰宁节度使齐克让，自称泰宁留后。朱瑾要攻打兖州，假装向齐克让请求通婚讲和。又安排华丽的车辆服装，暗中派出军队裹藏武器，从郓州前赴兖州。刘克让迎接朱瑾的当

天夜晚，朱瑾的人马偷偷发起进攻，赶走了齐克让而取代了他。朝廷于是任命朱瑾为泰宁节度使。

[37]安陆贼帅周通鄂州，路审中亡去；岳州刺史杜洪乘虚入鄂，自称武昌留后，朝廷因以授之。湘阴贼帅邓时思复乘虚陷岳州。

[37]安陆贼寇头目周通攻打鄂州，据守鄂州的路审中逃离。岳州刺史杜洪乘虚而入占据鄂州，自称武昌留后，朝廷便正式任命杜洪为武昌留后。汀阴贼寇头目邓进思也是乘虚而入攻占了岳州。

[38]秦宗言围荆南二年，张婴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钱四十缗，食甲鼓皆尽，击门扉以警夜，死者相枕。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38]秦宗言围攻荆南长达两年之久，张在荆南顽强固守，城内的米价每米高达四十缗钱，粮食、武器、更鼓都用尽了，只好击打门板在夜间报时辰，死尸在地上横竖相枕。可是秦宗言最后还是未能攻克荆南城而离去。

三年（丁未、87）

三年（丁未，公元887年）

[1]春，正月，以州都将王行瑜为静难军节度使，扈跸都头李茂贞领武定节度使，扈跸都头杨守宗为金商节度使，右卫大将军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金商节度使杨守亮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彦朗，丰县人也。

[1]春季，正月，朝廷任命州都将王行瑜为静难军节度使，扈跸都头李茂贞兼任武定节度使，扈跸都头杨守宗为金商节度使，右卫大将军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金商节度使杨守亮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顾彦朗是丰县人。

[2]辛巳，以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为杭州刺史。

[2]辛巳（初七），朝廷任命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为杭州刺史。

[3]秦宗权自以兵力十倍于朱全忠，而数为所败，耻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诸军都指挥使朱珍为淄州刺史，募兵于东道，其以初夏而还。

[3]秦宗权自以为兵力是朱全忠的十倍，多次被朱全忠打败，感到耻辱，想集中全部兵力攻打汴州。朱全忠担心兵马太少，二月，他委

任诸军都指挥使朱珍为淄州刺史，到东道招募军队，预期初夏时回来。

[4]戊辰，削夺三川都监田令孜官爵，长流端州。然令孜依陈敬，竟不得。

[4]戊辰（二十四日），朝廷革除三川都监田令孜的官职爵位，把他长期流放端州。可是田令孜依附陈敬，竟然不启程。

[5]代北节度使李国昌薨。

[5]代北节度使李国昌去世。

[6]三月，癸未，诏伪宰相萧、郑昌图、裴澈，于所在集众斩之，皆死于岐山。时朝士受官者甚众，法司皆处以极法；杜让能力争之，免者什七八。

[6]三月，癸未（初九），唐僖宗颁发诏令，命令将襄王李任命的伪宰相萧、郑昌图、裴澈于所在地召集兵民当众处斩，这几个人都死在岐山县。当时朝廷官员接受李授给官职的人很多，刑部要将他们全部处斩；杜让能为这些人极力争辨，最后有十分之七八的人免于一死。

[7]壬辰，车驾至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恐车驾还京不治前过，恩赏必疏，乃以宫室未完，固请驻跸府舍，从之。

[7]壬辰（十八日），唐僖宗到达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担心，唐僖宗回到京城长安即使不追究他从前与朱玫驱赶圣驾的罪过，对他的恩赏也一定少了，于是以长安宫室还没修整完毕为理由，再请求唐僖宗在凤翔府第留住，唐僖宗依从了他。

[8]太傅兼侍中郑从谠罢为太子太保。

[8]朝廷将太傅兼侍中郑从谠贬斥为太子太保。

[9]镇海节度使周宝募亲军千人，号后楼兵，禀给倍于镇海军；镇海军皆怨，而后楼兵浸骄不可制。宝溺于声色，不亲政事，筑罗城二十余里，建东第，人苦其役。宝与僚属宴后楼，有言镇海军怨望者，宝曰：“乱则杀之！”度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镇海军将刘浩，戒之使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宝醉，方寝，浩帅其党作乱，攻府舍而焚之。宝惊起，徒跣叩芙蓉门呼后楼兵，后楼兵亦反矣。宝帅家人步走出青阳门，遂奔常州，依刺史丁从实。浩杀诸僚

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为留后。宝先兼租庸副使，城中货财山积，是日，尽于乱兵这手。

[9]镇海节度使周宝招募随身护卫军一千人，号称号楼兵，供给的粮饷是镇海军的几倍。镇海军的兵卒都怨气冲天，而后楼兵却是越来越骄横无法遏制。周宝沉溺于歌舞和女色，不亲自料理政务活动，修筑罗城长达二十多里，建造府第“东第”，人们都苦于沉重的劳役。周宝和他的臣僚属下曾在后楼饮宴，有人说镇海军有抱怨的人，周宝说：“谁敢作乱就杀掉谁！”度支催勘使把周宝的话告诉与他相好的镇海军将领刘浩，告诫他命令手下士卒注意一些，刘浩说：“只有造反可以免于一死了！”当天夜晚，周宝喝醉，刚刚入睡，刘浩率领手下人马发动叛乱，攻打节度使府第，并放火焚烧。周宝惊慌失措地起来，光着脚去敲芙蓉门呼喊后楼兵，但后楼兵也谋反了。周宝带领全家人徒步跑出青阳门，于是奔往常州，前去依附刺史丁从实。刘浩将周宝的属僚佐官斩杀，癸巳（十九日），迎接薛朗进入府第，推举他做留后。周宝以前兼任租庸副使，城内货物资财堆积如山，这一天，全都落入作乱士兵的手中。

高骈闻宝败，列牙受贺，遣使馈以粉。宝怒，掷之地曰：“汝有吕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扬州连岁饥，城中馁死者日数千人，坊市为之寥落，灾异数见，骈悉以为周宝当之。

高骈听说仇敌周宝惨败，命令牙将列队庆贺，又派遣使臣向周宝送去细粉。周宝十分恼怒，把高骈送来的细粉扔在地上怒骂高骈：“有吕用之在你身边，日后结果怎样还难以预料！”扬州连续几年闹饥荒，城内被饿死的人每天都有几千，店市冷落，灾害经常出现，高骈把罪过都加在周宝身上。

[10]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骁勇，屡召之；建惧，不往。前龙州司仓周痒说建曰：“唐祚将终，蕃镇互相吞噬，皆无雄才远略，不能戡济多难。公勇而有谋，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谁！然葭萌四战之地，难以久安。阆州地僻人富，杨茂实，陈、田之腹心，修职贡，若表其罪，兴兵讨之，可不战而擒也。”建从之，召募溪洞酋豪，有众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袭阆州，逐其刺史杨茂实而据之，自称防御使，招纳亡命，军势益盛，守亮不能制。

[10]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嫉妒利州刺史王建的勇猛果敢，多次召令王建前往他的镇所。王建担心被杨守视谋害，始终不去。原龙州司仓周痒规劝王建说：“大唐王朝将要完结，现在藩镇之间相互吞并，但都没有雄才大略，不能够平定拯救这个多灾多难的天下。你勇敢又有智谋，深得士卒拥护，建功立业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呢！但是利州这个地方是军事要地争战最多，难以长久安定。阆州偏僻人民富有，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田令孜的心腹，不服朝廷管辖，不纳税贡，如果进呈表章列举他的罪状，发动军队进行讨伐，可以一交战就把他擒获。”王建采纳了痒的意见，召请河沟山洞间的部落首领，聚集八千人，沿着嘉陵江而下，袭击阆州，赶走阆州刺史杨茂实，攻占其地。王建自称防御使，招收接纳四处逃亡的人们，军队的势力更加盛大起来，杨守亮已不能控制他了。

部将张虔裕说建曰：“公乘天子微弱，专据方州，若唐室复兴，公无种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义以行师，蔑不济矣。”部将綦毋谏复说建养士爱民以观天下之变。建从之。痒、虔裕、谏，皆许州人也。

王建的属下将领张虔裕劝诫他说：“你乘着天子的势力还微弱，独自战据一方，如果唐朝皇室重新兴盛起来，你就要遭受灭族之灾。你应该派遣使臣向皇帝进呈表章，以大义统率军队，没有不能战胜的。”手下将领綦毋谏也规劝王建，叫他招养人才爱护百姓，静观天下的变化。王建都听从了这些劝诫。周痒、张虔裕、綦毋谏三个人，都是许州人。

初，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俱在神策军，同讨贼；建既据阆州，彦朗畏其侵暴，数遣使问遗，馈以军食，建由是不犯东川。

当初，王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朗都在神策军，一同讨贼伐贼寇；王建占据了阆州之后，顾彦朗害怕王建侵扰暴掠，多次派出使者前往问候和赠送礼物，送难王建军需粮食，因此王建没有进犯东川顾彦朗的地盘。

[11]初，周宝闻淮南六合镇遏使徐约兵精，诱之使周苏州。

[11]起初，周宝听说淮南六合镇遏使徐约的军队精壮，便引诱他去攻打苏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七卷

唐纪七十三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下之下光启三年（丁未、887）

唐纪七十三 唐僖宗光光启三年（丁未，公元887年）

[1]夏，四月，甲辰朔，约逐苏州刺史张雄，帅其众逃入海。

[1]夏季，四月，甲辰朔（初一），徐约赶走苏州刺史张雄，张雄率领他的人马逃往海上。

[2]高骈闻秦宗权将寇淮南，遣左厢都知兵使毕师铎将百骑屯高邮。

[2]高骈听说秦宗权将要侵扰淮南，派遣左厢都知兵马使毕师铎带领一百骑兵驻扎高邮。

时吕用之用事，宿将多为所诛，师铎自以黄巢降将，常自危。师铎有美妾，用之欲见之，师铎不许；用之因师铎出，窍往见之，师铎惭怒，出其妾，由是有隙。

当时吕用之当权，有丰富经验的老将大多被他诛杀，毕师铎因为是从黄巢那里投降过来的将领，常常为自己的安危担忧。毕师铎有一个漂亮的小妾，吕用之想见见她，毕师铎不准许；吕用这趁着毕师铎外出的机会，偷偷地前去看那美妾，毕师铎羞愧恼怒，将小妾休掉，为此毕师铎与吕用之结下了仇怨。

师铎将如高邮，用之待之加厚，师铎益疑惧，谓祸在旦夕。师铎子娶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女，师铎密与之谋，神剑以为无是事。神剑名雄，人以其善用剑，故谓之“神剑”。时府中籍籍，亦以为师铎且受诛，其母使人语之曰：“设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为累！”师铎疑未决。

毕师铎将要去高邮，吕用之对待他更加优厚，毕师铎却越来越疑虑恐惧，认为大祸就在眼前了。毕师铎的儿子纳娶高邮镇遏使张神剑的女儿为妻，毕师铎去与张神剑秘密商谋，张神剑认为吕用之不会加害毕师铎。张神剑本名张雄，人们因为他善于用剑，所以叫他张神剑。当时高邮府内众说纷纭，也有的人认为毕师铎将要遭受杀身大祸，毕师铎的母亲派人对毕师铎说：“如果有这样的事，你自己要想方设法离

开逃走，不要因为年老的母亲、弱小的儿子拖累了你！”毕师铎犹豫不决。

会骈子四十三郎者素恶用之，欲使师铎帅外镇将吏疏用之罪恶，闻于其父，密使人绐之曰：“用之比来频启令公，欲因此相图，已有委曲在张尚书所，宜备之！”师铎问神剑曰：“昨夜使司有文书，翁胡不言？”神剑不寤，曰：“无之。”师铎不自安，归营，谋于腹心，皆劝师铎起兵诛用之，师铎曰：“用之数年以来，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于我诛之邪！淮宁军使郑汉章，我乡人，昔归顺时副将也，素切齿于用之，闻吾谋，必喜。”乃夜与百骑潜诣汉章，汉章大喜，悉发镇兵及驱居民合千余人从师铎至高邮。师铎诘张神剑以所得委曲，神剑惊曰：“无有。”师铎声色浸厉，神剑奋曰：“公何见事之暗！用之奸恶，天地所不容。况近者重赂权贵得岭南节度，复不行，或云谋窃据此土，使其得志，吾辈岂能握刀头事此妖物邪！要此数贼以谢淮海，何必多言！”汉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沥酒，共饮之。乙巳，众推铎为行营使，为文告天地，移书淮南境内，言诛用之及张守一、诸葛殷之意。以汉章为行营副使，神剑为都指挥。

恰好高骈的一个叫四十三郎的儿子一向憎恨吕用之，想让毕师铎率领在外镇守的将领官吏分条陈述吕用之的罪恶行径，报告给他的父亲高骈，并且暗中派人欺骗毕师铎说：“吕用之近年来一再诱导高骈，想要以此来谋害你，已经有机密文书在张神剑那里，应当早作防备！”毕师铎去问张神剑说：“昨天夜间淮南节度使司送来了机密信函，你怎么不对我说？”张神剑不清楚怎么回事，说：“没有什么机密信函。”毕师铎不能安下心来，便回到军营中，与心腹亲信商量对策，都劝毕师铎发兵讨伐吕用之，毕师铎说：“多年来，对吕用之人民怨恨，鬼神愤怒，苍天是不是要借助我的力量来诛灭吕用之呀！淮宁军使郑汉章，是我的同乡，当初离开黄巢投奔高骈时是个副将，一向痛恨吕用之，如果知道了我讨伐吕用之的计谋，他一定会高兴的。”于是毕师铎连夜与一百骑兵秘密到达郑汉章那里，郑汉章大为高兴，把镇所的军队全部发动起来又驱使当地百姓总共一千余人跟随毕师铎到达高邮。毕师铎追问张神剑收到的秘密文书，张神剑惊异地说：“根本没有机密信函。”毕师铎的声色更加严厉，张神剑激奋地说道：“你看事情怎么这样糊涂！吕用之奸邪凶恶，是天地所不容的。况且近来他大肆贿赂身

居高位有权势的人，得到岭南东道节度使的官职，又不前去赴任，有的人说吕用之是在筹谋夺取这里的地盘，假使他的狂妄野心得逞，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手握刀把为这种妖魔鬼怪做事！我们要把吕用之这几个乱臣贼子千刀万剐以答谢淮海一带的人民，还有什么可说的！”郑汉章听后大快，于是命令拿酒来，用刀划破胳膊让血滴到酒里，把酒喝掉，乙巳（初二），大家推举毕师铎为行营使，起草檄文祭告天地，向淮南境内传送檄文，说明讨伐吕用之以及张守一、诸葛殷的意图。委任郑汉章为行营副使，张神剑为都指挥使。

神剑以师铎成败未可知，请以所部留高邮，曰：“一则为公声援，二则供给粮饷。”师铎不悦，汉章曰：“张尚书谋亦善，苟终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与共之，今日岂可复相违！”师铎乃许之。戊申，师铎、汉章发高邮。

张神剑因为毕师铎的成功和失败还难以预料，请求带领所部人马留在高邮，他对毕师铎说：“这样，一则为你做声援，二则可供给军粮兵饷。”毕师铎对此不高兴，郑汉章说：“尚书张神剑的计谋也不错，如果你们自始至终同心同德，等到事毕告捷的日子，美女宝玉缎帛共同分享，现在怎么可以不保持一致！”毕师铎于是同意张神剑留守高邮。戊申（初五），毕师铎、郑汉章从高邮出发。

庚戌，骑以白高骈，吕用之匿之。

庚戌（初七），毕师铎派告密骑兵前往广陵向高骈禀告出师情由，被吕用之隐匿起来。

[3]朱珍至淄青旬日，应募都万余人，又袭青州，获马千匹；辛亥，还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济矣！”

[3]朱珍到达淄青召募军队，十几天内就有一万余人应募，朱珍又率众攻打青州，获得马匹一千。辛亥（初八），朱珍返回，到达大梁，朱全忠高兴地说：“我的事业成功了！”

[4]时蔡人方寇汴州，其将张屯北郊，秦贤屯板桥，各有众数万，列三十六寨，连延二十余里。全忠谓石投之，须臾成冢。吕用之之败也，其党郑杞首归师铎，师铎署杞知海陵监事。杞至海陵，阴记高霸得失，闻于师铎。霸获其书，仗杞背，断手足，刳目截舌，然后斩之。

[4]当时蔡州人正在侵扰汴州，蔡州军队的将领张在汴州城的北郊驻扎，秦贤驻扎板桥，他们各有几万人马，排列三十六个营寨，相互连接续二十余 里。人们用碎瓦乱石投打诸葛殷的尸体，不一会儿就堆成了小山。吕用之失败时，他的党羽郑杞首先归顺毕师铎，毕师铎任郑杞掌管海陵监事。郑杞到达海陵，暗中记录海陵镇遏使高霸的利弊得失，报告给毕师铎。高霸获得了郑杞的文书，用棍棒击打郑杞的背部，砍断他的手和脚，挖出眼睛截断舌头，然后将他处斩。

[5]蔡将卢瑭屯于万胜，夹汴水而军，以绝汴州运路，朱全忠乘雾袭之，掩杀殆尽。于是蔡兵皆徙就张，屯于赤冈；全忠复就击之，杀二万余人。蔡人大惧，或军中自相惊，全忠乃还大梁，养兵休士。

[5]蔡州军队将领卢瑭驻扎中牟县万胜镇，他在汴水两侧安置军营，以便断绝汴州城的运输途径，朱全忠乘着大雾去攻打，将卢瑭的人马几乎消灭光了。于是，蔡州的军队都转移到张那里，汴州城北的赤冈驻扎；朱全忠再次率众前去攻打，斩杀二万余人。蔡州人十分恐惧，有时在军营内就自相惊慌起来，朱全忠于是回到大梁，休养整顿军队。

[6]辛未，高骈密以金遗守者，毕师铎闻之，壬午，复迎骈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侄十余人同幽之。

[6]辛未（二十八日），高骈暗中向看守他的士兵赠送金钱，毕师铎察觉到这事，壬午（疑误），又把高骈接入道院，把高骈的儿子兄弟外甥侄子十几个都一同集中幽禁起来。

[7]前苏州刺史张雄帅其众自海溯江，屯于东塘，遣其将赵晖入据上元。

[7]以前的苏州刺史张雄率领他的人马从海上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在东塘驻扎，他还派遣属下将领赵晖开进并占据了上元。

[8]毕师铎之攻广陵也，吕用之诈为高骈牒，署庐州刺史杨行密行军司马，追兵入援。庐江人袁袭说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奸邪，师铎悖逆，凶德参会，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发庐州兵，复借兵于和州刺史孙端，合数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长。郑汉章之从师铎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帅众攻之，旬日不克，汉章引兵救之。用之闻行密至天长，引兵归之。

[8]毕师铎攻打广陵时，吕用之假借高骈的名义颁布公文，暂任庐州刺史杨行密为行军司马，命他派军队来广陵救援。庐江人袁袭劝告杨行密说：“高骈昏庸糊涂，吕用之奸诈邪恶，毕师铎叛逆作乱，这三个人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恶劣德行的大汇聚，现在来请求我们出兵救援，这是天意把淮南授给你，你应当马上前赴广陵。”杨行密于是把庐州军队全部发动起来，又向和州刺史孙端求借军队，集合几千人马开赴广陵。五月，到达天长。当初郑汉章跟随毕师铎出征广陵，留下他的妻子守卫淮口，吕用之便带领人马攻打淮口，十天时间没有攻克，郑汉章率领军队回来应救。吕用之听说杨行密到达天长，便带着人马返回。

[9]丙子，朱全忠出击张，大破之。秦宗权闻之，自郑州引精兵会之。

[9]丙子（初三），朱全忠派出军队攻打张，张大败。秦宗权获悉，从郑州带领精壮军队与张相会以抗击朱全忠。

[10]张神剑求货于毕师铎，师铎报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剑怒，亦以其众归杨行密；及海陵镇遏使高霸、曲溪人刘金、盱眙人贾令威悉以其众属焉。行密众至万七千人，张神剑运高邮粮以给之。

[10]张神剑向毕师铎请求资财，毕师铎回答他要等秦彦的命令，张神剑很恼怒，也带领他的人马投归了杨行密；接着海陵镇遏使高霸、曲溪人刘金、盱眙人贾令威都率领所部人马归属杨行密。杨行密的军队达到一万七千人，张神剑运送高邮的粮食供给这些军队需用。

[11]朱全忠求救于兖、郓，朱、朱瑾皆引兵赴之，义成军亦至，辛巳，全忠以四镇兵攻秦宗权于边孝村，大破之，斩首二万余级；宗权宵遁，全忠追之，至阳武桥而还。全忠深德朱，兄事之。蔡人之守东都、河阳、许、汝、怀、郑、陕、虢者，闻宗权败，皆弃去。宗权发郑州，孙儒发河阳，皆屠灭其人，焚其庐舍而去，宗权之势自是稍衰。朝廷以扈驾都头杨守宗知许州事，朱全忠以其将孙从益知郑州事。

[11]朱全忠向兖州、郓州请求救援，朱、朱瑾都带领人马前往，义成军也赶到。辛巳（初八），朱全忠指挥四个镇所的军队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攻打秦宗权，将他打败，斩杀两万余人。秦宗权夜间逃跑，朱全忠追赶他，直到阳武桥才返回。朱全忠深深地感恩朱，把他当作

兄弟对待。蔡州军队中护守东都、河阳、许州、汝州、怀州、郑州、陕州、虢州的人，听说秦宗权失败，都纷纷离去。秦宗权征发郑州，孙儒征发河阳，都大肆屠杀那里的人民，焚烧当地的房屋而后离去，秦宗权的势力从这以后有所衰落。朝廷任命扈驾都头杨守宗掌管许州事宜，朱全忠委任属下将领孙从益掌管郑州事宜。

[12]钱遣东安都将杜棱、浙江都将阮结、静江都将成及将兵讨薛朗。

[12]钱派遣东安都将杜棱、浙江都将阮结、静江都将成及带领军队讨伐薛朗。

[13]甲午，秦彦将宣歙兵三万余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赵晖邀击于上元，杀溺殆半。丙申，彦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仍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补池州刺史赵为宣歙观察使。戊戌，杨行密帅诸军抵广陵城下，为八寨以守之，秦彦闭城自守。

[13]甲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宣歙军队三万余人，乘坐竹筏沿着长江向下开进，赵晖在上元拦截阻击，斩杀和溺死水中的人将近一半。丙申（二十三日），秦彦进入广陵城，自称暂时管理淮南节度使事务，仍然委任毕师铎为行军司马，补授池州刺史赵为宣歙观察使。戊戌（二十五日），杨行密率领各路军队抵达广陵城下，安设八个营寨自守，秦彦则关闭城门固守。

[14]六月，戊申，天威都头杨守立与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争道，麾下相殴，帝命中使谕之，不止。是夕，宿卫皆严兵为备。乙酉，昌符拥兵烧行宫，庚戌，复攻大安门。守立与昌符战于通衢，昌符兵败，帅麾下走保陇州。杜让能闻难，挺身步入侍；韦昭度质其家于军中，誓诛反贼，故军士力战而胜之。守立，复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驾都将、武定节度使李茂贞为陇州招讨使，以讨昌符。

[14]六月，戊申（初六），神策军中的天威都头杨守立与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二人争抢道路，部下殴打起来，唐僖宗命令宦官传谕劝解，竟不能罢休。这天夜晚，宫中值宿士兵严阵以待防备不测。已酉（初七），李昌符带领军队焚烧唐僖宗的行宫；庚戌（初八），李昌符又攻打大安门。杨守立与李昌符在宫外道路上对战，最后李昌符的军队战败，率领手下人马逃往陇州固守。在这期间，杜让能听说皇宫有难，挺身而出进入宫中护卫唐僖宗；韦昭度则把他的家人放在军营中

作为人质，以表示他誓死斩杀谋反贼子的决心，因此军中士卒竭力苦战，终于战胜。杨守立，是杨复恭的养子。壬子（初十），朝廷任命扈驾都武、武定节度李茂贞为陇州招讨使，以讨伐李昌符。

[15]甲寅，河中牙将常行儒杀节度使王重荣。重荣用法严，末年尤甚；行儒尝被罚，耻之，遂作乱。夜，攻府舍，重荣逃于别墅；明旦，行儒得而杀之。制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又以重盈子珙权知陕虢留后。重盈至河中，执行儒，杀之。

[15]甲寅（十二日），河中牙将常行儒将节度使王重荣杀死。王重荣执行法度极其严格，到了晚年更为厉害；常行儒曾经被王重荣处罚，对此感到很耻辱，于是发动了叛乱。夜间，常行儒攻打王重荣的府第，王重荣逃到别墅；第二天早晨，常行儒抓获王重荣并将他杀掉。朝廷下命委任王重荣的哥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又任命王重盈的儿子王珙暂任陕虢留后。王重盈到达河中，抓获常行儒，将他杀掉。

[16]戊午，秦彦遣毕师铎、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

[16]戊午（十六日），秦彦派遣毕师铎、秦稠带领军队八千人出广陵城，向西攻打杨行密，秦稠战败身亡，所部士卒战死的占十分之七八。广陵城内缺乏粮食，出外打柴的道路也被断绝，秦彦率领的宣州军队开始吃人充饥。

[17]壬戌，亳州将谢殷逐其刺史宋衮。

[17]壬戌（二十日），亳州将领谢殷驱逐亳州刺史宋衮。

[18]孙儒既去河阳，李罕之召张全义于泽州，与之收合余众。罕之据河阳，全义据东都，共求援于河东；李克用以其将安金俊为泽州刺史，将骑助之，表罕之为河阳节度使，全义为河南尹。

[18]孙儒既然已离开了河阳，李罕之便在泽州召来张全义，和他一道把剩下的人马收集起来。李罕之占据河阳，张全义占据东都洛阳，一同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请求援助；李克用任命手下将领安金俊为泽州刺史，带领骑兵前往援助，并进呈表章任命李罕之为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河南尹。

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州城，四野俱无耕者。全义乃于麾下选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惟杀人者死，余但笞杖而已，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之战陈，以御寇盗。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其胜兵者，大县至七千人，小县不减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义明察，人不能欺，而为政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彩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或诉以乏人牛，乃召其邻里责之曰："彼诚乏人牛，何不助之！"众皆谢，乃释之。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积，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

当初，东都洛阳经过黄巢的战乱，劫后遗留的百姓聚集成为三个城以相互保护，接着又有秦宗权、孙儒的残酷暴行，留下的仅仅是残垣断壁。张全义刚到这里时，只见白骨遍地，放眼望去到处是丛生的草木，居民总共不到一百户，张全义的部下才一百多人，共同守卫三城中间的中州城，四周田野都没有耕作的人。张全义于是在手下中挑选了十八个才能器度可以任用的人，每人发给一面旗帜一张榜文，称作屯将，派他们分别到河南十八个县旧有的村落之中，立起大旗张贴榜文，招收抚恤四处流散的百姓，规劝他们种植耕作。只有犯了杀人罪的处死，其他罪过仅予笞打杖击，没有严酷刑罚，不收田租赋税，因此老百姓前来归顺的象赶集一样。张全义还挑选精明强壮百姓教授作战阵法，以防御贼寇强盗。几年之后，河南各地的城市店铺乃至小巷，都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规模式样，各县的民户人口，大多都回归，各种农作物生长茂盛，田野里再也没有空旷的地方。各地负担供养的军队，大县达到七千人，小县也不少于二千人，于是张全义进呈奏章请设置县令佐官治理地方。张全义精明强士，人们对他不能有欺隐，同时他办理政务又宽厚简明。张全义外出，看见田地中的作物很茂盛，就下马，与身边的臣僚共同观赏，召来田地的主人，用美酒好饭慰劳他；有善于养蚕种麦的人获得丰收，张全义有时就到这些人的家里，把男女老幼都叫出来，赏赐给他们茶叶丝绸和衣物等物。当时

在民间传着这样的话："张全义大人不喜好歌妓舞女，看到这些没见过他发笑；唯独看到茂盛的麦田和上好的蚕丝他就满面笑容。"有的人将田地荒芜了，张全义就召集众人当面杖打进行惩罚；有的人申诉说缺乏人手和耕牛，张全义便把他的邻居叫来责问："他如果确实缺少劳力耕牛，你们为什么不帮助他！"大家都表示谢罪，张全义才把人放回。由于这样，在邻里之间互通有无彼此帮助，因此各户钱粮都有积蓄，灾年也不致有饥荒，于是富庶起来。

[19]杜棱等败薛朗将李君于阳羡。

[19]杜棱等人在阳羡打败薛朗的将领李君。

[20]秋，七月，癸未，淮南将吴苗帅其徒八千人逾城降杨行密。

[20]秋季，七月，癸未（十二日），淮南将领吴苗率领手下八千人马越过城池向杨行密投降。

[21]八月，壬寅朔，李茂贞奏陇州刺史薛知筹以城降，斩李昌符，灭其族。

[21]八月，壬寅朔（初一），李茂贞奏报陇州刺史薛知筹献出陇州城投降，斩杀李昌符，诛灭了李昌符的全族人。

[22]朱全忠引兵过亳州，遣其将霍存袭谢殷，斩之。

[22]朱全忠带领军队经过亳州，派遣属下将领霍存攻打谢殷，将他斩杀。

[23]丙子，以李茂贞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

[23]丙子（疑误），朝廷任命李茂贞为同平章事、充任凤翔节度使。

[24]以韦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24]朝廷任命韦昭度兼理太保、兼任侍中。

[25]朱全忠欲兼兖、郓，而以朱兄弟有功于已，攻之无名，乃诬招诱宣武军士，移书诮让。复书不逊，全忠遣其将朱珍、葛从周袭曹州，壬子，拔之，刹刺史丘弘礼。又攻濮州，与兖、郓兵战于刘桥，杀数万人，朱、朱瑾仅以身免。全忠与兖、郓始有隙。

[25]朱全忠想要兼并兖州、郓州，可是因为朱兄弟曾经救援汴州对自己有功，攻打没有理由 ，于是朱全忠诬陷朱招纳引诱宣武军的士卒，送去书信责备他。朱给朱全忠的回信也不恭谨，朱全忠便派遣属

下将领朱珍、葛从周袭击曹州，壬子（十一日），攻克，杀死曹州刺史丘弘礼。接着朱全忠的军队又攻打濮州，在刘桥与兖州、郓州的军队展开激战，斩杀几万人，朱、朱瑾仅仅保住性命。朱全忠与兖州的朱、郓州的朱瑾从此结下了怨仇。

[26]秦彦以张雄兵强，冀得其用，以仆射告身授雄，以尚书告身三通授裨将冯弘铎等。广陵人竞以珠玉金缯诣雄军贸食，通犀带一，得米五升，锦衾一，得糠五升。雄军既富，不复肯战，未几，复助杨行密。

[26]秦彦感到张雄的军队强大，希望能够被他所用，便把仆射告身的职衔授给张雄，又将尚书告身文书三份授给副将冯弘铎等人。广陵城内的人们竞相带着珠宝玉器黄金绸缎到张雄的军营换取粮食，一个通天犀带，只换得大米五升，一个锦缎被子，只换得粗糠五升。张雄的军队既然富有起来，便不愿意再去交战，不久，又去协助杨行密。

丁卯，彦悉出城中兵万二千人，遣毕师铎、郑汉章将之，陈于城西，延袤数里，军势甚盛。行密安卧帐中，曰:“贼近告我。”牙将李宗礼曰:“众寡不敌，宜坚壁自守，徐图还师。”李涛怒曰:“吾以顺讨逆，何论众寡，大军至此，去将安归！涛愿将所部为前锋，保为公破之！”涛，赵州人也。行密乃积金帛米于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于其旁，自将千余人冲其陈。兵始交，行密阳不胜而走，广陵兵追之，入空寨，争取金帛米，伏兵四起，广陵众乱，行密纵兵击之，俘斩殆尽，积尸十里，沟渎皆满，师铎、汉章单骑仅免。自是秦彦不复言出师矣。

丁卯（二十六日），秦彦将广陵城内的军队一万二千人全部调出，派毕师铎、郑汉章统率，布置在广陵城的西部，绵延几里地，军队气势很盛。杨行密却安安稳稳地躺在军帐里面说:“贼寇靠近时再告诉我。”牙将李宗礼说:“敌我人数相差太大，我们应当加固壁垒自我坚守，再慢慢图谋把军队迁回。”李涛愤怒地说:“我们顺应天道讨伐逆贼，哪管人多人少，军队已经来到这里，回去能到哪里去！我愿意带领所部人马做前锋，保证为杨公你打败贼寇！”李涛是赵州人。杨行密于是把金钱布帛小麦稻米都堆积到一个营寨，派瘦弱的士卒看守，在这旁边埋伏下许多精壮强兵，自己带领一千多人冲击广陵军队的阵营。双方军队开始交战后，杨行密假装不能取胜而逃跑，广陵军队追

击他，进入没有强兵防守的那个营寨，争先恐后地抢夺金钱布帛、小麦稻米，这时，埋伏的杨行密军队从四面发起进攻，广陵军队大乱，杨行密指挥军队勇猛攻打，俘虏斩杀，几乎将广陵军队消灭光，地上的死尸有十里，沟渠里都填满了，毕师铎、郑汉章仅以单身骑马逃走。从这以后秦彦再也不提出动军队了。

[27]九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张浚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27]九月，朝廷任命户部侍郎、判度支张浚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28]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啖者。彦与毕师铎出师屡败，疑骈为厌胜，外围益急，恐骈党有为内应者。有妖尼王奉仙言于彦曰："扬州分野极灾，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将刘匡时杀骈，并其子弟甥侄无少长皆死，同坎瘗之。乙亥，杨行密闻之，帅士卒缟素向城大哭三日。

[28]高骈被囚禁在广陵城内的道院，秦彦供给他的吃用东西极其缺少，身边的人没有吃的，以致燃烧道院内的木像煮皮带吃，有的竟相互吃人肉。秦彦与毕师铎出动军队一再失败，怀疑是高骈通过巫术诅咒他们，广陵城外的围攻又越来越紧迫，秦彦担心高骈的党羽中有作内应的人。有一个行妖术的尼姑王奉仙对秦彦说："扬州上空的天象预兆这里要有大灾大难，一定要有一个大人物死去，而后才会顺心如意。"甲戌（初四），秦彦命令属下将领刘匡时将高骈斩杀，连同高骈的儿子兄弟外甥侄子不论年龄大小全都处死，把他们一同埋葬在一个大坑内。乙亥（初五），杨行密得知高骈被害，率领军中士卒身穿丧服向着广陵城大声痛哭三天。

[29]朱珍攻濮州，朱遣弟罕将步骑万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击罕于范，擒斩之。

[29]朱珍攻打濮州，朱派遣弟弟朱罕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人前往救援；辛卯（二十一日），朱全忠在濮州的范县迎战朱罕，将朱罕擒获斩杀。

[30]冬，十月，秦彦遣郑汉章将步骑五千出击张神剑、高霸寨，破之，神剑奔高邮、霸奔海陵。

[30]冬季，十月，秦彦派遣郑汉章带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前去攻打张神剑、高霸的营寨，取得胜利，张神剑逃奔高邮，高霸逃奔海陵。

[31]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郓；珍进兵攻郓。使裕诈遗珍书，约为内应，珍夜引兵赴之，开门纳汴军，闭而杀之，死者数千人，汴军乃退。乘胜复取曹州，以其属郭词为刺史。

[31]丁未（初七），朱珍攻克濮州，濮州刺史朱裕逃奔郓州；朱珍进兵攻打郓州。朱让朱裕假装给朱珍写信，相约为朱珍做内应，朱珍夜间带领人马前赴郓州，朱打开城门接纳汴州军队，然后关门斩杀，杀死了几千人，汴州军队于是退走。朱乘胜又攻占曹州，委任属下郭词为曹州刺史。

[32]甲寅，立皇子升为益王。

[32]甲寅（十四日），唐僖宗立皇子李升为益王。

[33]杜稜等拔常州，丁从实奔海陵。钱奉周宝归杭州，属櫜，具部将礼，郊迎之。

[33]杜稜等人攻克常州，丁从实奔往海陵。钱迎奉周宝返回杭州，佩戴衣甲弓箭，向周宝行部将礼节，亲自到杭州郊外迎接他。

[34]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彦、师铎无如之何，蹙而已。外围益急，彦、师铎忧懑，殆无生意，相对抱膝，终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还。已巳夜，大风雨，吕用之部将张审威帅麾下士三百，晨，伏于西壕，俟守者易代，潜登城，启关纳其众，守者皆不斗而溃。先是，彦、师铎信重尼奉仙，虽战陈日时，赏罚轻重，皆取决焉。至是复咨于奉仙曰：“何以取济？”奉仙曰：“走为上策！”乃自开化门出奔东塘。行密帅诸军合万五千人入城，以梁缵不尽节于高氏，为秦、毕用，斩于戟门之外；韩问闻之，赴井死。以高骈从孙愈摄副使，使改殡骈及其族。城中遗民才数百家，饥羸非复人状，行密辇西寨米以赈之。行密自称淮南留后。

[34]杨行密围攻广陵将近半年，秦彦、毕师铎与他交战大大小小几十次，大多失利。城内没有粮食，一斗米竟值五十缗钱，草根和花木的果实都吃完了，便用黏土做饼充饥，饿死的人超过一半。宣州军队抢掠百姓到店铺出卖，驱赶捆绑屠杀宰割就象对待猪羊一样，一直到街上没有一点声音，堆积的尸骨和流淌的鲜血，布满了店铺。秦彦、

毕师铎对这种状况也没办法，只是皱眉头罢了。广陵城外的围攻更加紧迫，秦彦和毕师铎忧心重重抑郁不快，笼罩着死气沉沉的气氛，两个人面对面抱着膝盖，一天到晚都是一副忧愁的样子。而杨行密也因为好长时间不能攻下广陵城，想要带领军队返回庐州。已巳（二十九日）夜晚，狂风暴雨大作，吕用之的属下将领张审威率领手下士卒三百人，在早晨埋伏在城西堑壕，等到城内的护守士卒换班，偷偷地登上城墙，打开关卡把他的人马都放进去，城内的守卫士卒未经一战就溃散了。在这之前，秦彦、毕师铎信赖器重尼姑王奉仙，连兴兵作战的阵容日期时辰，奖赏惩罚的多少，都由尼姑王奉仙来决定。到这时，秦彦、毕师铎又询问王奉仙说："怎样才能挽救局面？"王奉仙回答说："离城出走是最好的对策！"于是，秦彦、毕师铎从开化门出城奔往东塘。杨行密带领各路人马合计一万五千人进入广陵城，因为梁缵未能对高骈效忠至死，后来为秦彦、毕师铎效力，杨行密便在戟门外的外面将他斩杀；韩问听说与他一样的梁缵已被杨行密处死，便跳井自杀。杨行密委任高骈胞弟的孙子高愈暂为副使，命令重新安葬高骈和被害的族人。广陵城内剩下的百姓仅有几百家，饥饿瘦弱得都没有人样子，杨行密便从广陵城西的营寨载运粮米来赈济他们。杨行密自称淮南留后。

[35]秦宗权遣其弟宗衡将兵万人渡淮，与杨行密争扬州，以孙儒为副，张佶、刘建锋、马殷及宗权族弟彦晖皆从。十一月，辛未，抵广陵城西，据行密故寨，行密辎重之未入城者，为蔡人所得。秦彦、毕师铎至塘，张雄不纳，将渡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还，与宗衡合。

[35]秦宗权派遣胞弟秦宗衡带领军队一万人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委任孙儒为副将，将张佶、刘建锋、马殷以及秦宗权的族弟秦彦晖都跟随前往。十一月，辛未（初二），秦宗衡率领人马抵达广陵城西部，占据杨行密原有的营寨，杨行密军队没有运入城内的器械、粮草等物，都被蔡州军队缴获。秦彦、毕师铎到达东塘，张雄拒不接纳，便想渡过长江奔赴宣州。这时秦宗衡召请他们，于是秦彦、毕师铎带领人马返回，秦宗衡联合起来。

未几，宗权召宗衡还蔡，拒朱全忠。孙儒知宗权势不能久，称疾不行；宗衡屡促之，儒怒，甲戌，与宗衡饮酒，坐中手刃之，传首于全

忠。宗衡将安仁义降于行密。仁义，本沙陀将也，行密悉以骑兵委之，列于田之上。儒分京掠邻州，未几，众至数万，以城下乏食，与彦、师铎袭高邮。

不久，秦宗权召令秦宗衡回蔡州，抗击朱全忠。孙儒知道秦宗权的权势不会太长久，便以有病为托辞拒不开拔。秦宗衡多次催促他，孙儒十分恼怒。甲戌（初五），孙儒与秦宗衡一起喝酒，在座位中亲手将秦宗衡斩杀，又把他的首级送到朱全忠那里。秦宗衡的将领安仁义向杨行密投降。安仁义本来是李克用沙陀军的将领，杨行密把全部骑兵都交给他带领，并且把他的地位排列在田的前面。孙儒分派人马抢掠邻近各州，不久，他的军队就达到几万人，因为广陵城一带缺乏粮食，孙儒便与秦彦、毕师铎去攻打高邮。

[36]初，宣武都指挥使朱珍与排陈斩斫使李唐宾，勇略、功名略相当，全忠每战，使二人偕，往无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人迎其妻于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还其妻，杀守门者，使亲吏蒋玄晖召珍，以汉宾代总其众。馆驿巡官冯翊敬翔谏曰：“朱珍未易轻取，恐其猜惧生变。”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诸将。唐宾疑其有异图，斩关奔大梁，珍亦弃军单骑继至。全忠两惜其才，皆不罪，遣还濮州，因引兵归。

[36]当初，宣武都指挥使朱珍与排阵斩斫使李唐宾二人勇猛与胆略、功劳与声誉不相上下，朱全忠每次作战，都让二人同行，所到之处没有不取胜的，可是朱珍、李唐宾二人却一向不肯屈居下位。朱珍派人到大梁迎接妻子，而没告诉朱全忠，朱全忠很恼怒，追回他的妻子，杀掉守门的人，派他的亲近吏员蒋玄晖去召朱珍来，让李唐宾代替朱珍总理他的人马。馆驿巡官冯翊人敬翔规劝朱全忠说：“朱珍不可轻易取代，恐怕他会猜疑畏惧发动变乱。”朱全忠后悔，便派人追上蒋玄晖，停止原有的安排。朱珍果然已有疑心，丙子（初七）夜晚，朱珍设置酒席召请各位将领。李唐宾怀疑朱珍要有叛乱的图谋，斩杀关卡士卒奔赴大梁，朱珍也扔下军队只身一人骑马接着赶到大梁。朱全忠爱惜这两个人的才能，都不加谴责，派遣他们返回濮州，二人便带领人马回去。

全忠多权数，将佐莫测其所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悦，自恨得翔晚，凡军机、民政悉以咨之。

朱全忠善于玩弄权术，手下将领臣僚对他的所做所为都难以预测，只有敬翔能够预先知道，往往帮助朱全忠完善他未想到的地方，朱全忠很是高兴，为自己这么晚才得到敬翔这一人才感到遗憾，所有机要军务、地方行政事宜都和敬翔商议。

[37]辛巳，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帅麾下二百人逃归扬州；丙戌，孙儒屠高邮。戊子，高邮残兵七百人溃围而至，杨行密虑其为变，分隶诸将，一夕尽坑之，明日，杀神剑于其第。

[37]辛巳（十二日），高邮镇遏使张神剑率领部下二百人出逃归附扬州的杨行密；丙戌（十七日），孙儒在高邮城展开大屠杀。戊子（十九日），高邮的残余军队七百人突围赶到扬州，杨行密担心他们发生变乱，把他们分由各位将领管领，在一个夜晚全部活埋了，第二天，杨行密在府第又将张神剑杀死。

杨行密恐孙儒乘胜取海陵，壬寅，命镇遏使高霸帅其兵民悉归府城，曰："有违命者，族之。"于是数万户弃资产、焚庐舍、挈老幼迁于广陵。戊戌，霸与弟、部将余绕山、前常州刺史丁从实至广陵，行密出郭迎之，与霸、约为兄弟，置其将卒于法云寺。

杨行密担心孙儒在攻战高邮后会乘胜进攻海陵，壬寅（疑误），命令镇遏使高霸率领海陵的军队人民全部迁入广陵城内，并说："如有违犯命令的人，斩灭全族。"于是，几万户百姓抛弃资财家产、焚烧田间房舍、扶老携幼迁到广陵城。戊戌（二十九日），高霸与胞弟高、属下将领余绕山、前任常州刺史丁从实一同赶到广陵，杨行密到城外迎接，与高霸、，高结拜为兄弟，把他们的将领士卒安置在法云寺。

[38]已亥，秦宗权陷郑州。

[38]乙亥（三十日），秦宗权攻克郑州。

[39]朝廷以淮南久乱，闰月，以朱全忠兼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

[39]朝廷因为淮南一带长期以来战乱不停，于闰十一月，任命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

[40]陈敬恶顾彦朗与王建相亲，恐其合兵图已，谋于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为杨兴元所容，故作贼耳。今折简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书召之，建大喜，诣梓州见彦朗曰："十军阿父见召，

当往省之。因见陈太师，求一大州，若得之，私愿足矣！”乃留其家于梓州，帅麾下精兵二千，与从子宗、假子宗瑶、宗弼，宗侃、宗弁俱西。

[40]陈敬对顾彦朗与王建相互亲近友好耿耿于怀，担心他们会联合军队来算计自己，便去和田令孜商量，田令孜说：“王建是我的养子，因为杨兴元容不下他，所以作了贼寇。现在我写封信相召，他会到你的手下效力的。”于是，田令孜派人给王建送去信函召请他，王建十分高兴，前赴梓州会见顾彦朗说：“神策十军观军容使我的义父田令孜召请我，我应当前去探望。顺便去见见太师陈敬，向他要一个大州，如果得到了，我的愿望就得到满足了！”于是，王建把家人留在梓州，率领手下精壮人马二千，与侄子王宗、养子王宗傜、王宗弼、王宗侃、王宗弁一同向西开进。

宗瑶，燕人姜郅；宗弼，许人魏弘夫，宗侃，许人田师侃；宗弁，鹿弁也。

王宗瑶是燕州人，原名叫姜郅；王宗弼是许州人，原名叫魏弘夫；王宗侃也是许州人，原名叫田师侃；王宗弁原名叫鹿弁。

建至鹿头关，西川参谋李义谓敬曰：“王建，虎也，柰何延之入室？彼安肯为公下乎！”敬悔，亟遗人止之，且增修守备。建怒，破关而进，败汉州刺史张顼于绵竹，遂拔汉州，进军学射山，又败西川将句惟立于蚕此，又拔德阳。敬遣使让之，对曰：“十军阿父召我来，及门而拒之，重为顾公所疑，进退无归矣。”田令孜登楼慰谕之，建与诸将于清远桥上髡发罗拜，曰：“今既无归，且辞阿父作贼矣！”顾彦朗以其弟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还屯汉州。

王建到达鹿头关，西川人参谋李对陈敬说：“王建这个人，是一头猛虎，怎么能引他入室呢？他哪里会甘心情愿地在你的手下！”陈敬感到后悔，立即派人去阻止王建西进，并且加强守卫防备。王建很恼怒，攻破鹿头关向前开进，在绵竹打败汉州刺史张顼，于是攻克汉州，向学射山进军，又在成都县的蚕此镇打败西川将领句惟立，接着攻克德阳。陈敬派出使者斥责王建，王建回答说：“神策十军观军容使我的义父田令孜召我来，到了门口却又拒绝我，这会让顾彦朗怀疑，我前后都没有归宿了。”田令孜登上大玄楼慰问劝说王建，王建与各位

将领在大玄楼前的清远桥上剃去头发围着下拜，说：“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没有归宿，那么就辞别义父去作贼寇了！”顾彦朗委任他的弟弟顾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援助王建，猛烈进攻成都，三天没有攻克下来，便退兵撤走，回到汉州驻扎。

敬告难于朝，诏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贞以书谕之，皆不从。

陈敬把王建谋乱一事呈报朝廷，唐僖宗派遣宦官为他们劝和，又命令李茂贞写信劝解，结果都不听从。

[41]杨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长以拒孙儒，袁袭曰：“霸，高氏旧将，常挟两端，我胜则来，不胜则叛。今处之天长，是自绝其归路也，不如杀之。”乙酉，行密伏甲执霸及丁从实、余绕山，皆杀之。又遣千骑掩杀其党于法云寺，死者数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数坊地皆赤。高出走，明日，获而杀之。

[41]杨行密想派遣高霸驻扎天长以抗击孙儒，袁袭对杨行密说：“高霸是高骈的旧将，反复无常，我们胜了，他前来归附，失利了他又反叛。现在要把他安排到天长，这样他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不如把他杀掉。”已酉（初十），杨行密埋伏下甲士拿获高霸以及丁从实、余绕山，把他们全部杀死。又派遣一千骑兵在法云寺乘其不备袭击了高霸的部下，杀死几千人。这一天，下大雪，法云寺外几条街的地面却都被鲜血染红。高出寺逃跑，第二天，也被抓获杀死。

吕用之之在天长也，给杨行密曰：“用之有银五万铤，埋于所居，克城之日，愿备麾上一醉之资。”庚戌，行密阅士卒，顾用之曰：“仆射许此曹银，何食言邪！”因牵下械系，命田鞫之，云：“与郑杞、董瑾谋因中元夜，邀高骈至其第建黄斋，乘其入静，缢杀之，声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帅诸军推用之为节度使。”是日，腰斩用之，怨家刳割立尽，并诛其族党。军士发其中堂，得桐人，书骈姓名于胸，桎梏而钉之。

吕用之在天长时，欺骗杨行密说：“我有银子五万，埋在住所地下，等到攻克广陵城时，我愿意献给你做饮酒庆功的资财。”庚戌（十一日），杨行密检阅士卒，回头对吕用之说：“你许诺给他们银子，怎么不履行诺言呀！”于是把他拉下戴上刑具，命令田审讯，吕用之说：“我曾与郑杞、董瑾谋划趁七月十五道家的中元日夜晚，邀请高骈到住所摆设黄斋，趁着他入静时，把他勒死，对外就声称高骈升天了。乘

机命令莫邪都帅各军拥立我吕用之为节度使。”当天，吕用之被腰斩，和吕用之有怨仇的人立刻把他的尸体切割光，接着又将吕用之的家族党羽诛杀。军中士卒打开吕用之的厅堂，搜得一个桐木做的人像，胸部写着高骈的姓名，手上戴着镣铐，身上钉着钉子。

袁袭言于行密曰：“广陵饥弊已甚，蔡贼复来，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将延陵宗以其众二千人归和州，乙卯，又命指挥使蔡俦将兵千人，辎重数千两，归于庐州。

袁袭对杨行密说：“广陵城内的饥荒已相当严重，孙儒的蔡州贼寇又来进攻，老百姓一定更加困苦，不如避开这里。”甲寅（十五日），杨行密派遣和州将领延陵宗带领所部人马二千返回和州。乙卯（十六日），杨行密又命令指挥使蔡俦带领一千人马，和几千辆车的军需器械、粮草等，回到庐州。

[42]赵晖据上元，会周宝败，浙西溃卒多归之，众至数万。晖遂自骄大，治南朝台城而居之，服用奢僭。张雄在东塘，晖不与通问；雄溯江而上，晖以兵塞其中流。雄怒，戊午，攻上元，拔之。晖奔当涂，未至，为其下所杀。余众降，雄悉坑之。

[42]赵晖占据了上元县，适逢周宝军队溃败，浙西溃散的兵卒大多投归赵晖，他的人马达到几万。赵晖于是骄傲自大起来，修治南朝的台城而在那里居住，穿着衣服和使用器物奢侈华丽超越本份。张雄在东塘，赵晖不和他通信问候。张雄沿着长江逆行向上开进，赵晖派出军队在长江中流阻塞张雄人马。张雄勃然大怒，戊午（十九日），攻打上元县，予以占据。赵晖逃奔当涂，还没到达那里，就被属下斩杀。剩余的人马投降，张雄将他们全部活埋。

[43]朱全忠遣内客将张延范致朝命于杨行密，以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又以宣武行军司马李为淮南留后，遣牙将郭言将兵千人送之。

[43]朱全忠派遣内客将张廷范向杨行密传达朝廷的命令，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副使，并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为淮南留后，派遣牙将郭言带领军队一千人护送他赴送。

感化节度使时溥自以于全忠为先进，官为都统，顾不得领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书假道于溥，溥不许。至泗洲，溥以兵袭之，郭言力战得免而还，徐、汴始构怨。

感化节度使时溥自以为在朱全忠之前入仕做官，官职当到都统，反而不能管领淮南，而被朱全忠获得，心中很是怨恨不满。朱全忠写信给时溥希望让李借道经过他那里，时溥不准许。李到达泗州，时溥派令军队袭击他，护送的牙将郭言奋力应战才免于一死退了回来，徐州、汴州从此结下了怨恨。

[44]十二月，癸巳，秦宗权所署山南东道留后赵德陷荆南，节度使张瑰，留其将王建肇守城而去，遗民才数百家。

[44]十二月，癸巳（二十五日），秦宗权所任命的山南东道留后赵德攻克荆南，杀死节度使张，留下属将王建肇守护荆南城然后离去，城中遗留下的百姓只有几百家。

[45]饶州刺史陈儒陷衢州。

[45]饶州刺史陈儒攻克衢州。

[46]上蔡贼帅冯敬章陷蕲州。

[46]上蔡贼寇头目冯敬章攻克蕲州。

[47]乙未，周宝卒于杭州。

[47]乙未（二十七日），周宝死于杭州。

[48]钱以杜棱为常州制置使。命阮结等进攻润州，丙申，克之；刘浩走，擒薛朗以归。

[48]钱委任杜陵为常州制置使。命令阮结等人进攻润州，丙申（二十八日），攻克润州；刘浩逃走，阮结擒获薛朗返回。

文德元年（戊申、808）

文德元年（戊申，公元888年）

[1]春、正月，甲寅，孙儒杀秦彦、毕师铎、郑汉章。彦等之归宗衡也，其众犹二千余人，其后稍稍为儒所夺；裨将唐宏和其必及祸，恐并死，乃诬告彦等潜召汴军。儒杀彦等，以宏为马军使。

[1]春季，正月，甲寅（十六日），孙儒将秦彦、毕师铎、郑汉章杀死。秦彦等人归附秦宗衡时，他们的人马还有二千多，后来被孙儒逐渐吞并，秦彦的裨将唐宏知道会遇到大的灾祸，担心一起去送死，于是诬告秦彦等人暗中召来汴州军队。孙儒杀掉秦彦等人，任命唐宏为马军使。

[2]张守一与吕用之同归杨行密，复为诸将合仙丹，又欲干军府之政，行密怒而杀之。

[2]张守一当初和吕用之一起归附杨行密，他为各位将领做仙丹，又想干预节度使司的政务，杨行密很恼怒，把他杀掉。

[3]蔡将石将万余人寇陈、亳，朱全忠遣朱珍、葛从周将数千骑击擒之。癸亥，以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代时溥，诸镇兵皆受全忠节度。

[3]蔡州将领石带领一万余人侵扰陈州、亳州、朱全忠派遣朱珍、葛从周带领几千骑兵攻打擒拿石。癸亥（二十五日），唐僖宗颁诏任命朱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取代时溥，各镇军队都受朱全忠指挥调遣。

[4]张廷范至广陵，杨行密厚礼之；及闻李来为留后，怒，有不受之色。廷范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军赴镇，全忠从之；至宋州，廷范自广陵逃来，曰："行密未可图也。"甲子，李至，言徐军遮道，全忠乃止。

[4]张廷范到达广陵，杨行密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他；等到听说李要来做淮南留后，便很不满，显同不接受的脸色。张廷范秘密派人告诉朱全忠，应当亲自率领大军赶赴广陵，朱全忠听从了他的意见；朱全忠到达宋州时，张廷范从广陵逃来，说："杨行密不便谋取。"甲子（二十六日），李赶到，说时溥的徐州军队拦住了前方的道路，朱全忠于是停止进军。

[5]丙寅，钱斩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宝，以阮结为润州制置使。

[5]丙寅（二十八日），钱斩杀薛朗，剖开他的心脏以癸奠周宝，委任阮结为润州制置使。

[6]二月，朱全忠奏以杨行密为淮南留后。

[6]二月，朱全忠奏请任命杨行密为淮南留后。

[7]乙亥，上不豫；壬午，发凤翔，己丑，至长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韦昭度兼中书令。

[7]乙亥（初七），唐僖宗患病。壬午（十四日），唐僖宗从凤翔出发，己丑（二十一日），到达长安。庚寅（二十二日），天下大赦，改年号为文德。朝廷任命韦昭度兼任中书令。

[8]魏博节度使乐彦祯，骄泰不法，发六州民筑罗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其子从训，尤凶险；既杀王铎，魏人皆恶之。从训聚亡命五百余人为亲兵，谓之子将，牙兵疑之，籍籍不安；从训惧，易服逃出，止于近县，彦祯因以为相州刺史。从训遣入至魏运甲兵、金帛，交错于路，牙兵益疑。颜祯惧，请避位，居龙兴寺为僧，众推都将赵文知留后事。

[8]魏博节度使乐彦祯，骄横不法，征发六州的人民，在魏州城墙外修筑外城方圆八十里，人们苦于沉重的劳役。乐彦祯的儿子乐从训尤其凶狠险恶，他杀害了王铎以后，魏州的老百姓都憎恨他。乐从训召集亡命徒五百多人组成亲军，称为“子将”，魏州牙兵对此有了疑心，吵闹不安。乐从训十分恐惧，更换衣服逃出魏州城，停留在附近州县，乐彦祯于是委任乐从训做相州刺史。乐从训派人到魏州拉运甲胄武器、金银布帛，来往于道路，牙兵更加疑虑。乐彦祯害怕出事，请求离开魏博节度使的官位，隐居到龙兴寺做僧人，大家公推都将赵文主持魏博留后事宜。

从训引兵三万至城下；文不出战，众复杀之，推牙将贵乡罗弘信知留后事。先是，人有言“见白须翁，言弘信当为地主”者，文既死，众群聚呼曰：“谁欲为节度使者？”弘信出应曰：“白须翁已命我矣。”众环视曰：“可也。”遂立之。弘信引兵出，与从训战，败之。从训收余众保内黄，魏人围之。

乐从训带领军队三万到达魏州城下；赵文不出城迎战，大家又把他杀掉，推举牙将、贵乡人罗弘信掌管魏博留后事宜。在这之前，有人说：“看到一个白胡须老人，他说罗弘信应当做这里的主将。”赵文既然死了，众人便聚集呼喊说：“有谁想做节度使？”罗弘信出来答应说：“那个白须老人已经指定我了。”众人围看后说：“可以。”于是拥立罗弘信为魏博留后。罗弘信带领军队出城，与乐从训交战，打败了乐从训。乐从训收集剩余的人马退保内黄，魏州军队随着围攻内黄。

先是，朱全忠将讨蔡州，遣押牙雷邺以银万两请于魏；牙兵既逐彦祯，杀邺于馆。从训既败，乃求救于全忠。

在这之前，朱全忠要讨伐蔡州，派遣押牙将雷邺带着白银一万两到魏州请求购买粮食，魏州牙兵既然驱逐了节度使乐彦祯，便将雷邺在馆舍斩杀。乐从训失败以后，即向朱全忠请求救援。

[9]初，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张全义刻臂为盟，相得欢甚。罕之勇而无谋，性复贪暴，意轻全义，闻其勤俭力穑，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义闻之，不以为忤。罕之屡求谷帛，全义皆与之；而罕之征求无厌，河南不能给，小不如所欲，辄械河南主吏至河阳杖之，河南将佐皆愤怒。全义曰："李太尉所求，奈何不与！"竭力奉之，状若畏之者，罕之益骄。罕之所部不耕稼，专以剽掠为资，啖人为粮，至是悉其众攻绛州，绛州刺史王友遇降之，进攻晋州，护国节度使王重盈密结全义以图之。全义潜发屯兵，夜，乘虚袭河阳，黎明，入三城，罕之逾垣步走，全义悉俘其家，遂兼领河阳节度使。罕之奔泽州，求救于李克用。

[9]当初，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河南尹张全义在臂膀刺字结盟，彼此相处十分融洽。李罕之勇猛而没有智谋，性情又贪婪粗暴，心中轻视张全义，他听说张全义勤奋节俭注重农耕，嘲笑说："这不过是一个田间的农夫罢了！"张全义听到这话，并不和他计较做对。李罕之多次向张全义索要谷物布帛，张全义每次都给他。可是李罕之索要没有止境，河南难以供给，稍微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就用刑具拘拿河南的官吏押到河阳用棍棒欧打，河南的将领佐官都很愤怒。张全义却说："太尉李罕之所要的东西，怎么能不给！"竭力奉送，样子象怕李罕之似的，李罕之便更加骄横起来。李罕之的手下人马不耕种庄稼，专门通过抢劫掠夺搜刮资财，吃人肉当作粮食，到这时李罕之发动全部人马攻打绛州，绛州刺史王友遇投降。李罕之又进攻晋州，护国节度使王重盈暗中联合张全义以图谋对付李罕之。张全义暗中派发河南各县的民兵，夜间，趁着李罕之防备空虚攻打河阳，黎明时分，张全义的人马进入河阳三个城区，李罕之翻过城墙徒步逃跑，张全义把李罕之的家人全部俘获，于是兼任河阳节度使。李罕之逃奔泽州，向李克用请求救援。

[10]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

[10]三月，戊戌朔（初一），发生日食，是日全食。

[11]己亥，上疾复作，壬寅，大渐。皇弟吉王保，长而贤，群臣属望。十军观军容使杨复恭请立其弟寿王杰；是日，下诏，立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右军中尉刘季述遣兵迎杰于六王宅，入居少阳院，宰

相以下就见之。癸卯，上崩于灵符殿。遗制，太弟杰更名敏，以韦昭度摄冢宰。

[11]己亥（初二），唐僖宗疾病再次发作，壬寅（初五），病情恶化。僖宗的弟弟吉王李保，年龄大又有才能，朝中群臣都寄希望于他。神策十军观军容使杨复恭却请求拥立僖宗的弟弟寿王李杰。这一天，颁下诏书，立李杰为皇太弟，摄理军国大事。右军中尉刘季述派遣军队到六王宅迎接李杰，迁入少阳院居住，自宰相以下朝中大臣都到少阳院拜见李杰。癸卯（初六），唐僖宗在灵符殿驾崩。留下诏令，太弟李杰改名李敏，任命韦昭摄冢宰，主持后事。

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相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唐昭宗李敏即位，昭宗体貌精明强干，有英武气概，喜好书文学习，因为唐僖宗时皇威法令不振作，朝廷的地位越来越低下，他便有恢复他从前功业的大志，尊重朝中大臣，渴望贤能豪杰，登基不久，朝廷内外很有些起色。

[12]朱全忠裹粮于宋州，将攻秦宗权；会乐从训来告急，乃移军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宾等将步骑三万攻蔡州，遣都指挥使朱珍等分兵救乐从训。自白马济河，下黎阳、临河、李固三镇；进至内黄，败魏军万余人，获其将周儒等十人。

[12]朱全忠在宋州裹带粮食，要攻打秦宗权。恰逢乐从训前来向他求援，朱全忠于是把军队调到滑州驻扎，派遣都押牙李唐宾等人带领步兵、骑兵三万人攻打蔡州，派遣都指挥使朱珍等人分别带领军队去救援乐从训。从白马渡过黄河，攻克黎阳、临河、李固三个镇，开进到内黄，打败魏州军队一万余人，擒获魏州军队将领周儒等十人。

[13]李克用以其将康君立为南面招讨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俨、安金俊、安休休五将、骑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阳。张全义婴城自守，城中食尽，求援于朱全忠，以妻子为质。

[13]李克用委任属将康君立为南面招讨使，督率李存孝、薛阿檀、史俨、安金俊、安休休五位将领和骑兵七千，前去援助李罕之攻打河阳。张全义据城固守，河阳城内粮食没有了，张全义向朱全忠请求救援，让妻子儿女做人质。

[14]王建攻彭州，陈敬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14]王建进攻彭州，陈敬救助彭州，王建于是离去。王建到西川大肆抢掠，西川的十二个州都遭受蹂躏。

[15]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王氏曰恭宪皇后。

[15]夏季，四月，庚午（初三），唐昭宗追尊生母王氏为恭宪皇后。

[16]壬午，孙儒袭扬州，克之；杨行密出走，儒自称淮南节度使。行密将奔海陵，袁袭劝归庐州，再为进取之计，从之。

[16]壬午（十五日），孙儒攻打扬州，攻克扬州城；杨行密离开扬州逃走，孙儒自称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要投奔海陵，袁袭劝他回到庐州，再作进攻打算，杨行密听从了袁袭的意见。

[17]朱全忠遣其将丁会、葛从周、牛存节将兵数万救河阳。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帅骑兵逆战于温，河东军败，安休休惧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断太行路，康君立等惧，引兵还。全忠表丁会为河阳留后，复以张全义为河南尹。会，寿春人；存节，博昌人也。全义德全忠出己，由是尽心附之，全忠每出战，全义主给其粮仗无乏。

[17]朱全忠派遣属下将领丁会、葛从周、牛存节带领军队几万人救援河阳。李存孝命令李罕之带领步兵攻城，自己率领骑兵在温县迎战，河东军队大败，安休休惧怕治罪，逃奔蔡州。朱全忠分派汴州军队想要截断河阳以北的太行路，康君立等河东将领很恐惧，当即带领人马返回。朱全忠进呈表章，任命丁会为河阳留后，又任命张全义为河南尹。丁会，是寿春人；牛存节，是博昌人。张全义感激朱全忠救出自己，因此诚心实意地归附他，朱全忠每次出兵作战，张全义主持供给粮食兵器，从来没有缺乏。

李罕之为泽州刺史，领河阳节度使。罕之留其子颀事克用，身还泽州，专以寇钞为事，自怀、孟、晋、绛数百里间，州无刺史，县无令长，田无麦禾，邑无烟火者，殆将十年。河中、绛州之间有摩云山，绝高，民保聚其上，寇盗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时人谓之“李摩云”。

李罕之做泽州刺史，兼任河阳节度使。留下他的儿子李颀侍奉李克用，自己回到泽州，专门做侵扰掠夺等事，从怀州、孟州、晋州、绛

州几百里的范围，州府没有刺史，县衙没有县令长官，田间见不到谷麦庄稼，落小城看不到百姓做饭的烟火，持续将近十年。河中、绛州之间有一座摩云山，高耸入云，百姓自相保护聚集在这座山上，贼寇强盗不能接近，李罕之攻打占据了这座山，因此当时人们都叫他“李摩云”。

[18]乐从训移军洹水，罗弘信遣其将程公信击从训，斩之，与父彦祯皆枭首军门。癸巳，遣使以厚币镐全忠军，请修好，全忠乃召军还。诏以罗弘信权知魏博留后。

[18]乐从训率领军队转移到洹水，罗弘信派遣属下将领程公信攻打乐从训，将乐从训斩杀，与他的父亲乐彦祯一起在军营大门悬首示众。癸巳（二十六日），罗弘信派出使者带着十分丰厚的礼物犒劳朱全忠的军队，希望与他和好，朱全忠于是召令军队撤回。昭宗颁布诏令，任命罗弘信暂代魏博留后。

[19]归州刺史郭禹击荆南，逐王建肇，建肇奔黔州。诏以禹为荆南留后。荆南兵荒之余，止有一十七家，禹励精为治，抚集雕残，通商务农，晚年殆及万户。时藩镇各务兵力相残，莫以养民为事，独华州刺史韩建招抚流散，劝课农桑，数年之间，民富军赡。时人谓之北韩南郭。

[19]归州刺史郭禹攻打荆南，驱逐王建肇，王建肇逃奔黔州。昭宗颁诏任命郭禹为荆南留后。荆南兵荒马乱之后，仅仅剩下十七家，郭禹振作精神设法治理，抚慰安定疲惫受难的人民，疏通货物买卖，注重农田耕作，到郭禹死前夕，荆南已将近一万民户。那时各藩镇把招兵买马相互残杀视作要务，而不抚养人民，唯有华州刺史韩建招抚流散的百姓，勉励督促人民勤于农间耕种和栽桑养蚕，几年的时间，百姓家中富有，军队供给充裕。当时人们称之北有韩建南有郭禹。

秦宗权别将常厚据夔州，禹与其将汝阳许存攻夺之。久之，朝廷以禹为荆南节度使，建肇为武泰节度使。禹奏复姓名为成。

秦宗权的另外一个将领常厚占据夔州，郭禹与他的手下将领汝阳人许存攻打夺占了夔州。过了很久，朝廷任命郭禹为荆南节度使，王建肇为武泰节度使。郭禹向皇帝奏请恢复他的原姓名成。

[20]加李克用兼侍中。

[20]朝廷加封李克用兼任侍中。

[21]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

[21]五月，己亥（初三），朝廷加封朱全忠兼任侍中。

[22]赵德既失荆南，且度秦宗权必败，壬寅，举山南东道来降，且自托于朱全忠。全忠表请以德自副，制以山南东道为忠义军，以德为节度使，充蔡州四面行营副都统。

[22]赵德既然失去了荆南，并且推测秦宗权一定会失败，便于壬寅（初六），带领山南东道的全部人马来向朱中投降，并且把他自己托付给朱全忠。朱全忠进呈表章奏请以赵德做自己的辅佐，唐昭宗颁发诏令，命山南东道军队为忠义军，任命赵德为节度使，充任蔡州四面行营副都统。

[23]朱全忠既得洛、孟，无西顾之忧，乃大发兵击秦宗权，大破宗权于蔡州之南，克北关门；宗权屯守中州，全忠分渚将为二十八寨以环之。

[23]朱全忠既然获得了洛州、孟州，没有西面的顾虑，于是大规模发动军队攻打秦宗权，在蔡州的南部把秦宗权打得大败，攻克北关门。秦宗权驻扎固守中州，朱全忠分派各位将领设置二十八个营寨，把秦宗权围困起来。

[24]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检校侍中。

[24]朝廷加封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检校侍中。

[25]陈敬方与王建相攻，贡赋中绝。建以成都尚强，退无所掠，欲罢兵，周庠、綦毋谏以为不可，庠曰：“邛州城堑完固，食支数年，可据之以为根本。”建曰：“吾在军中久，观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则众心易离；不若疏敬之罪，表请朝廷，命大臣为帅而佐之，则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请讨敬以赎罪，因求邛州。顾彦朗亦表请赦建罪，移敬他镇以靖两川。

[25]陈敬正与王建相互攻战，因而断绝了向朝廷进贡纳赋。王建因为成都的军队还很强大，后退又没有什么可抢掠的，想停战撤兵，周庠、綦毋谏认为不能这样，周庠说：“邛州城堑壕完整坚固，粮食可供给几年，应当占据这里作为立脚之地。”王建说：“我在军营中的时间很长了，观察那些统率军队的人，如果不倚仗天子的恩威，就容易造成人心离散；我们不如东述斥责陈敬罪状，进呈表章请求朝廷，任命

朝中大臣做统帅，我们来辅助他，那么大业差不多就可以成功了。”于是，王建让周庠起草表章，向朝廷请求讨讨陈敬来赎自己的罪过，并趁便索求邛州。顾彦朗也上表请求赦免王建的罪过，把陈敬调到其他镇所，以便安定东川、西川。

初，黄巢之乱，上为寿王，从僖宗孝蜀。时事出仓猝，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寿王疲乏，不能前，臣石上；田令孜自后至，趣之行，王曰：”足痛，幸军容给一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马！”以鞭王使前，王顾而不言，心衔之。及即位，遣人监西川军，令孜不奉诏。上方愤藩镇跋扈，欲以威制之。会得彦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耳，六月，以韦昭度兼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征敬为龙武统军。

起初，黄巢发动叛动，昭宗身为寿王，跟随僖宗巡行蜀地。当时事发仓猝匆忙，各王大多步行在高山深谷之中，寿王疲惫乏力，难以向前行进，躺在岩石上面休息。田令孜从后面赶来，催促他行走，寿王说：“我脚疼，希望你给我一匹马。”田令孜说：“在这深山里，哪里有马！”用鞭子抽打寿王命他起身快走，寿王回头盯着田令孜而不说话，心中十分怨恨他。等到即位，派遣他人摄理西川军队，田令孜拒不奉行诏令。昭宗正在愤恨各藩镇骄横跋扈，想通过皇帝的威势制裁。恰有顾彦朗、王建进呈表章，认为田令孜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依靠陈敬，六月，昭宗便任命韦昭度兼任中书令，充当西川节度使，兼任两川招抚制置等使，征调陈敬为龙武统军。

王建军新都，时绵竹土豪何义阳、安仁费师勤等所在拥兵自保，众或万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瑶说之，皆帅众附于建，给其资粮，建军复振。

王建在新都驻扎，当时绵竹土豪何义阳、安仁人费师等人在当地拥有军队自相保护，人马多的达一万人，少的也有一千人；王建派遣王宗瑶去劝说他们，结果都率领所部人马归附王建，向王建供给资财粮食，王建的军队又振作起来。

[26]置佑国军于河南府，以张全义为节度使。

[26]朝廷在河南府设置佑国军，任命张全义为节度使。

[27]秋，七月，李罕之引河东兵寇河阳，丁会击却之。

[27]秋季，七月，李罕之带领河东军队侵扰河阳，丁会将李罕之打退。

[28]升凤州为节度府，害兴、利州隶之，以凤州防御使满存为节度使、同平章事。

[28]朝廷将凤州升格为节度使司，把兴州、利州划归其下，任命凤州防御使满存为节度使、同平章事。

[29]以权知魏博留后罗弘信为节度使。

[29]朝廷任命暂代魏博留后罗弘信为节度使。

[30]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30]八月，戊辰（初三），朱全忠攻克蔡州的南城。

[31]杨行密畏孙儒之逼，欲轻兵袭洪州，袁袭曰："钟传定江西已久，兵强食足，未易图也。赵新得宣州，怙乱残暴，众心不附。公宜卑辞厚币，说和州孙端、上元张雄使自采石济江侵其境，彼必来逆战，公自铜官济江会之，破必矣。"行密从之，使蔡俦守庐州，帅诸将济自掺潭。

[31]杨行密担心孙儒逼近，想派轻便军队袭击洪州，袁袭说："钟传平定江西已经很长时间，军队强大粮食充足，不容易谋取。赵刚刚占据宣州，他乘乱取利凶残粗暴，手下人马心中都不归附他。你应当以十分恭谦的辞令和丰厚的礼物，劝说和州的孙瑞、上元的张雄，让他们从采石渡过长江侵入宣州境内，赵一定会前来迎战，你从铜官渡过长江与孙端、张雄会合，一定会打败赵。"杨行密听从袁袭的建议，派蔡俦守卫庐州，自己率领各位将领从糁潭过江。

孙端、张雄为赵所败，将苏塘、漆朗将兵二万屯曷山。袁袭曰："公引兵急趋曷山，坚壁自守，彼求战不得，谓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从之。塘等大败，遂围宣州。兄乾之自池州帅众救宣州，行密使其将陶雅击乾之于九华，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为池州制置使。

孙端、张雄被赵打败，赵的将领苏塘、漆朗带领二万驻扎曷山。袁袭对杨行密说："你率领军队立即奔赴曷山，在那儿坚守营垒，赵来挑战我们不理，他们便会认为我们畏惧胆怯，趁他们轻慢松懈，可以一举打败他们。"杨行密采纳袁袭的意见。结果苏塘等人的军队大败，杨

行密于是围攻宣州。赵的哥哥赵乾之从池州率领人马来救援宣州，杨行密派令属将陶雅在九华山截击赵乾之，将他打败。赵乾之奔往江西，杨行密委任陶雅为池州制置使。

[32]九月，朱全忠以馈运不继，且秦宗权残破不足忧，引兵还。丙申，遣朱珍将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刘瓒之官。

[32]九月，朱全忠因为粮食输送跟不上，并且秦宗权的军队残败破落已不值得忧虑，便带领人马返回。丙申（初二），派遣朱珍带领军队五千护送楚州刺史刘瓒到任所。

[33]钱遣其从弟将兵攻徐约于苏州。

[33]钱派遣堂弟钱带领军队攻打苏州的徐约。

[34]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刘瓒不听前，珍等击之，取沛、滕二县，斩获万计。

[34]冬季，十月，时溥的徐州军队半路拦击朱珍、刘瓒，不让他们前往楚州，朱珍等攻打徐州军队，夺取沛县、滕县，斩杀擒获一万余人。

[35]孟方立遣其将奚忠信将兵三万袭辽州，李克邀击，大破之，擒忠信送晋阳。

[35]孟方立派遣手下将领奚忠信带领军队三万攻打辽州，李克半路拦截，大败奚忠信的军队，抓获奚忠信送往晋阳。

[36]辛卯，葬惠圣恭定孝皇帝于靖陵，庙号僖宗。

[36]辛卯（二十七日），在京兆奉天县的靖陵安葬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为僖宗。

[37]陈敬、田令孜闻韦昭度将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37]陈敬、田令孜听说韦昭度要到来，修理兵器整治城墙以便抵抗。

[38]十一月，时溥自将步骑七万屯吴康镇，朱珍与战，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别将攻宿州，刺史张友降之。

[38]十一月，时溥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七万人驻扎吴康镇，朱珍与他交战，时溥大败。朱全忠又派遣别的将领攻打宿州，宿州刺史张友投降。

[39]丙申，秦宗权别将攻陷许州，执忠武留后王蕴，复取许州。

[39]丙申（初三），秦宗权的另一将领攻克许州，抓获忠武留后王蕴，又收复了许州。

[40]十二月，蔡将申丛执宗权，折其足而囚之，降于全忠，全忠表丛为蔡州留后。

[40]十二月，蔡州军队将领申丛抓获秦宗权，砍断他的脚囚禁起来，然后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上表以申丛为蔡州留后。

[41]初，感义节度使杨晟既失兴、凤，走据文、龙、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将，假威戎军节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陈敬眉州刺史山行章将兵五万壁新繁以救之。

[41]当初，感义节度使杨晟失守兴州、凤州以后，离去占据了文州、龙州、成州、茂州四个州。王建攻打西川，田令孜因为杨晟是自己神策军的旧将，让杨晟代理威戎军节度使，命他守卫彭州。王建攻打彭州，陈敬的眉州刺史山行章带领军队五万在新繁建造营垒以便救援彭州。

[42]丁亥，以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副之，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害邛、蜀、黎、雅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治邛州，充行营诸军都指挥使。

[42]丁亥（二十四日），朝廷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把邛州、蜀州、黎州、雅州划归永平军，任命王建为节度使，官署设在邛州，充任行营诸军都指挥使。

戊子，削陈敬官爵。

戊子（二十五日），削去陈敬的官职爵位。

[43]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厚陷夔州。

[43]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攻克夔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八卷

唐纪七十四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龙纪元年（己酉、889）

唐纪七十四 唐昭宗龙纪元年（己酉、公元889年）

[1]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癸巳朔（初一），唐昭宗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龙纪。

[2]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刘崇望同平章事。

[2]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刘崇望为同平章事。

[3]汴将庞师古拔宿迁，军于吕梁。时溥逆战，大败，还保彭城。

[3]汴州军队将领庞师古攻克宿迁，在叶梁洪镇驻扎军队。时溥前去迎战，结果大败，退回彭城固守。

[4]壬子，蔡将郭杀申丛，送秦宗权于汴，告朱全忠云："丛谋复立宗权。"全忠以为淮西留后。

[4]壬子（二十日），蔡州军队将领郭杀死申丛，把秦宗权送到汴州，对朱全忠说："申丛筹划再次拥立秦宗权。"朱全忠于是任命郭为淮西留后。

[5]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于新繁，杀获近万人，行章仅以身免。杨晟惧，徙屯三交，行章屯阳，与建相持。

[5]戊申（十六日），王建在新繁大败山行章，斩杀擒获将近一万人，山行章仅能逃脱性命。杨晟恐惧，便把军调到三交驻扎，山行章在阳驻扎，与王建相互对持。

[6]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权至京师，斩于独柳。京兆尹孙揆监刑，宗权于槛车中引首谓揆曰："尚书察宗权岂反者邪？但输忠不效耳。"观者皆笑。揆，逖之族孙也。

[6]二月，朱全忠把秦宗权送到京师长安，在独柳斩杀。京兆尹孙揆主持行刑，秦宗权在槛车里伸出脑袋对孙揆说："尚书你察看我秦宗权难道是造反的人吗？只是献纳忠心没有功效罢了。"围观的人都笑了。孙揆是刑部侍郎孙逖的从孙。

[7]三月，加朱全忠兼中书令，进爵东平郡王。全忠既克蔡州，军势益盛。

[7]三月，朝廷加封朱全忠兼任中书令，晋升爵位为东平郡王。朱全忠攻克蔡州以后，军队的势力更加强大起来。

加奉国节度使赵德中书令，加蔡州节度使赵同平章事，充忠武节度使，以陈州为理所。会有疾，悉以军府事授其弟昶，表乞骸骨，诏以昶代为忠武节度使。未几，薨。

朝廷加封奉国节度使赵德为中书令，加封蔡州节度使赵为同平章事，充任忠武节度使，以陈州作为忠武节度使的任所。适逢赵忠有疾病，把节使司的军政事务全部交给他弟弟赵昶办理，自己上表请求辞掉官职返回故乡，于是唐昭宗颁发诏令任命赵昶代理忠武节度使。不久，赵死去。

[8]丙申，钱拔苏州，徐约亡入海而死。钱以海昌都将沈粲权和苏州。

[8]丙申（初五），钱攻克苏州，徐约逃入海上身亡。钱委任海昌都将沈粲暂代苏州刺史。

[9]夏，四月，赐陕虢军号保义。

[9]夏季，四月，朝廷赐给陕虢军队名号保义。

[10]五月，甲辰，润州制置使阮结卒，钱以静江都将成及代之。

[10]五月，甲辰（十三日），润州制置使阮结死去，钱委任静江都将成及代任润州制置使。

[11]李克用大发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二州。方立遣大将成溉、袁奉韬将兵数万拒之，战于琉璃陂，方立兵大败，二将皆为所擒，克用乘胜进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诸将多怨，至是皆不为方立用，方立惭惧，饮药死。弟摄州刺史迁，素得士心，众奉之为留后，求援于朱全忠。全忠假道于魏博，罗弘信不许；全忠乃遣大将王虔裕将精甲数百，间道入邢州共守。

[11]李克用大举发兵，派遣李罕之、李存孝攻打孟方立，六月，攻克磁州、州。孟方立派遣大将马溉、袁奉韬带领军队几万抗击，在琉璃陂展开激战，孟方立的军队大败，马溉、袁奉韬两位将领都被擒获，李克用乘胜进攻邢州。孟方立性情猜忌，属下将领大多怨恨，到

这时都不肯为他效力，孟方立惭愧恐惧，服药自杀。孟方立的弟弟、摄理州刺史孟迁，一向深得士卒的拥护，大家尊奉他为昭义军留后。孟迁向朱全忠请求救援。朱全忠要借道经过魏博，罗弘信不准许；朱全忠于是派遣大将王虔裕带领精壮人马几百名，通过偏僻的小路进入邢州与孟迁共同防守。

[12]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啖，指挥使周进思据域逐赵；将奔广陵，田追擒之，未几，城中执进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诸将争取金帛，徐温独据米，为粥以食饿者。温，朐山人也。将宿松周本，勇冠军中，行密获而释之，以为裨将。既败，左右皆散，惟李德诚从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诚，西华人也。行密表言于朝，诏以行密为宣歙观察使。

[12]杨行密围攻宣州，城内粮食用光了，就相互残杀吃人肉充饥，指挥使周进思占据宣州城赶走赵；赵要逃奔广陵，被田追击擒获。不久，城内的军队捉拿周进思向杨行密投降。杨行密进入宣州城，各位将领争先恐后地抢夺金银布帛，唯独徐温占据粮仓，做粥给饥饿的人们吃。徐温是朐山人。赵的手下将领宿松县人周本，勇猛果敢在军营中堪称第一，杨行密抓获他后又将他释放，任命为裨将。赵失败时，身边的人都纷纷离去，只有李德诚跟随赵不走，杨行密把同族人的女儿嫁给李德诚为妻子来拉拢他。李德城是西华人。杨行密进呈表章向朝廷论政言事，昭宗颁发诏令任命杨行密为宣歙观察使。

朱全忠与赵有旧，遣使求之；行密谋于袁袭，袭曰：“不若斩首以遗之。”行密从之。未几，袭卒，行密哭之曰：“天下欲成吾大功邪，何为折吾股肱也！吾好宽而袭每劝我以杀，此其所以不寿与！”

朱全忠与赵早有交情，派遣使者向杨行密索要赵。杨行密和袁袭商量，袁袭说：“不如把赵砍掉脑袋去送给朱全忠。”杨行密依从了袁袭的意见。不久，袁袭死去，杨行密痛哭着说：“老天不想让我成就大的功业吗？为什么要折损我的得力助手！我喜好宽厚，可是袁袭常常劝说我斩杀，这大概是他不能长寿的原因吧！”

孙儒遣兵攻庐州，蔡俦以州降之。

孙儒派遣军队攻打庐州，蔡俦向孙儒献城投降。

[13]朱珍拔萧县，据之，与时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临之。珍命诸军皆葺马厩，李唐宾部将严郊独惰慢，军吏贵之，唐宾怒，见珍诉

之；珍亦怒，以唐宾为无礼，拔剑斩之，遣骑白全忠，云唐宾谋叛。淮南在司马敬翔，恐全忠乘怒，仓猝处置违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后从容白之，全忠果大惊。翔因为画策，诈收唐宾妻子系狱，遣骑往慰抚，全忠从之，军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萧县，未至，珍出迎，命武士执之，贵以专杀而诛之。诸将霍存等数十人叩头为之请，全忠怒，以床掷之，乃退。丁未，至萧县，以庞师古代珍为都指挥使。八月，丙子，全忠进攻时溥壁，会大雨，引兵还。

[13]朱珍攻克萧县，占据该县，与时溥相互抗拒，朱全忠想亲自前往指挥作战。朱珍命令各军都修盖马棚。唯有李唐宾的部将严郊懒惰怠慢，军中官吏斥责他，李唐宾很气愤，去谒见朱珍申诉。朱珍对此极其愤怒，认为李唐宾太无礼了，拔剑将李唐宾斩杀，派遣骑兵要去告诉朱全忠，说李唐宾图谋叛乱。淮南左司马敬翔，担心朱全忠会乘着怒气仓促处理，免不了失当欠妥，所以把朱珍派来的使者留下，到了夜晚之后，才从容不迫地把这件事告诉朱全忠，朱全忠大为震惊。敬翔趁机为朱全忠筹划计策，假装逮捕李唐宾的妻子、孩子拘禁在监狱，派遣骑兵前往慰问安抚，朱全忠依从敬翔的安排，军营上下才安定下来。秋季，七月，朱全忠前往萧县，还未到达，朱珍出城迎接，朱全忠命令武士将朱珍拿下，以擅自杀人罪要将他处死。霍存等几十位将领跪下磕头为朱珍求情，朱全忠很恼怒，用坐卧器具投打他们，这些将领才退去。丁未（十七日）朱全忠到达萧县，他任命庞师古代替朱珍做都指挥使。八月，丙子（十七日），朱全忠进攻时溥的营垒，适逢天下大雨，又带领军队返回萧县。

[14]冬，十月，平卢节度使王敬武薨；子师范，年十六，军中推为留后，棣州刺史张蟾不从。诏以太子少师崔安潜兼侍中，充严卢节度使。蟾迎安潜至州，与之共讨师范。

[14]冬季，十月，平卢节度使王敬武死去；儿子王师范，年龄仅十六岁，军中将士推举他做平卢留后，棣州刺史张蟾拒不服从。昭宗颁发诏令任命太子少师崔安潜兼任侍中，充任平卢节度使。张蟾把崔安潜迎接到棣州，和他一起筹商讨代王师范。

[15]以给事中杜孺休为苏州刺史。钱不悦，以知州事沈粲为制置指挥使。

[15]朝廷任命给事中杜孺休为苏州刺史。钱对此很不高兴，委任主持苏州事宜的沈粲为制置指挥使。

[16]杨行密遣马步都虞候田等攻常州。

[16]杨行密派遣马步都虞候田攻打常州。

[17]十一月，上改名晔。

[17]十一月，昭宗改名为李晔。

[18]上将祀圜丘。故事，中尉、枢密皆衫侍从；僖宗之世，已具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纬及谏官、礼官皆以为不可，上出手札谕之曰："卿等所论至当。事有从权，勿以小瑕遂妨大礼。"于是宦官始服剑佩侍祠。己酉，祀圜丘，赦天下。

[18]昭宗要去祭坛祭天。按照旧例，朝廷中的中尉、枢密都要身穿大襟分开的衣衫侍奉跟随皇帝。僖宗时代，已经具备了袍服和朝笏，到这时，昭宗又命令有关官吏制做礼服，孔纬和谏官、礼官都认为不适当。唐昭宗传出亲手写的谕令对他们说："你们所谈论的很得当。办事应当权宜处理，不能因为微小的不当而妨碍了朝廷的大礼。"于是，宦官开始身穿法服佩剑侍奉皇帝祭礼。己酉（二十一日），唐昭宗赴祭坛祭天，大赦天下。

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杨复恭恃援立功，所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谋于宰相，孔纬、张浚劝上举大中故事抑宦者权。复恭常乘肩舆至太极殿。他日，上与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炜曰："陛下左右有将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问之，纬指复恭曰："复恭陛下家奴，乃肩舆造前殿，多养壮士为假子，使典禁兵，或为方镇，非反而何！"复恭曰："子壮士，欲以收士心，卫国家，岂反邪！"上曰："卿欲卫国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杨乎？"复恭无以对。

昭宗身为寿王居住藩邸时，一向憎恨宦官，到了他登基称帝以后，杨复恭倚仗着当初拥立昭宗即位有功，所做所为大多违犯法度，昭宗在心中对他愤愤不平。有关朝政事务，昭宗大多和宰相商讨，孔纬、张浚奉劝皇帝施行内宫以往的成例，抑制宦官的权力。杨复恭经常乘坐轿子到太极殿。有一天，昭宗与宰相谈率四方谋反叛乱的人，孔纬说："陛下的身边就有将要谋反的人，何四方呢！"昭宗惊惶地追问他，孔纬指着杨复恭说："杨复恭是陛下的家奴，竟敢乘坐轿子到前殿，招养许多壮士为养子，委任他们统管朝廷的军队，有的则充任地

方节度使、刺史，这不是谋反是什么！”杨复恭辩解说：“我招养壮士为义子，是想收拢将士的心，保卫国家，哪里是谋反呀！”昭宗说：“你想保卫国家，为什么不让这些壮士姓李而姓杨？”杨复恭无话可答。

复恭假子天威军使杨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军，人皆畏之。上欲讨复恭，恐守立作乱，谓复恭：“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复恭见守立于上，上赐姓名李顺节，使掌六军管钥，不期年，擢至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及谢日，台吏申请班见百僚，孔纬判不集；顺节至中书，色不悦。他日，语微及之，纬曰：“宰相师长百僚，故有班见。相公职为都头，而于政事堂班见百僚，于意安乎？”顺节不敢复言。

杨复恭的养子天威军使杨守立，本来姓胡，名叫弘立，以其勇猛果敢在朝廷的军队中闻名，人们对他都很畏惧。昭宗想要整治杨复恭，担心杨守立兴兵作乱，便对杨复恭说：“朕想把你的养子杨守立留在朕的身边。”杨复恭把杨守立引见给昭宗，昭宗赏赐给他新的姓名李顺节，派令他掌管朝廷军队各屯营营门的启闭，不到一年，提升为神策军的天武都头，兼任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同平章事。等到谢恩的日子，御史大夫请求朝中百官排班拜见李顺节，孔纬裁决不准召集朝中百官。李顺节到中书省，脸色显得很不高兴。有天，孔纬在和李顺节的言谈中委婉地涉及到这件事，孔纬说：“宰相是朝中百官的师长，所以有百官排班拜见。你的官职是神策军的天武都头，而在政事堂上让百官排班拜见，能心安吗？”李顺节不敢再说。

朱全忠求领盐铁，孔纬独执以为不可，谓进奏吏曰：“朱公须此职，非兴兵不可！”全忠乃止。

朱全忠请求兼任盐铁转运使，唯独孔纬坚持认为不可以，他对进奏官吏说：“朱全忠想要盐铁使这一职，除非他兴兵来抢不可！”朱全忠这才停止索求该职。

[19]田攻常州，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于制置使杜棱之寝室，遂虏之，以兵三万戍常州。

[19]田攻打常州，挖凿地道进城；半夜时分，田的旌旗甲兵出现在制置使杜棱的寝室，将杜棱俘获，田派令三万军队驻扎常州。

[20]朱全忠遣庞师古将兵自颍上趋淮南，击孙儒。

[20]朱全忠派遣庞师古带领军队从颍上县赶赴淮南，攻打孙儒。

[21]十二月，甲子，王建败山行章及西川骑将宋行能于广都；行能奔还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请降于建。

[21]十二月，甲子（初七），王建在广都打败山行章及西川骑兵将领宋行能；宋行能逃回成都，山行章退到眉州固守。壬申（十五日），山行章向王建请求投降。

[22]戊寅，孙儒自广陵引兵渡江，壬午，逐田，取常州，以刘建锋守之。儒还广陵，建锋又逐成及，取润州。

[22]戊寅（二十一日），孙儒从广陵带领军队渡过长江，壬午（二十五日），孙儒赶走田，占据常州，委任刘建锋守卫常州。孙儒返回广陵，刘建锋又驱逐成及，占据润州。

[23]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之在襄阳也，有申屠生教之烧药为黄金。田令孜之弟过襄阳，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令孜求其方，不与，恨之，是岁，令孜杀巨容，灭其族。

[23]从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在襄阳时，有个叫申屠生的人教他烧炼药物制做黄金。田令孜的弟弟经过襄阳，刘巨容拿出烧炼的黄金给他看。等到刘巨容到成都住下，田令孜向他索求炼金秘方，刘巨容不给，田令孜于是衔恨，这一年，田令孜杀刘巨容，并且灭了他的家族。

大顺元年（庚戌、890）

大顺元年（庚戌，公元890年）

[1]春，正月，戊子朔，群臣上尊号曰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改元。

[1]春季，正月，戊子朔（初一），朝中文武群臣为昭宗上尊号为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改年号为大顺。

[2]李克用急攻邢州，孟迁食竭力尽，执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为邢团练使。

[2]李克用猛烈攻打邢州，孟迁粮食吃尽兵力疲惫，抓住王虔裕，带着汴州军队向李克用投降。李克用任命安金俊为邢团练使。

[3]壬寅，王建攻邛州，陈敬遣其大将彭城杨儒将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战，屡败。杨儒登城，见建兵盛，叹曰：“唐祚尽矣，王

公治众，严而不残，殆可以庇民乎！”遂帅所部出降。建养以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节度判官张琳为邛南招安使，引兵还成都。琳，许州人也。

[3]壬寅（十五日），王建攻打邛州，陈敬派遣属下大将彭城人杨儒带领军队三千援助邛州刺史毛湘守城，毛湘出城作战，多次败阵。杨儒登上城楼，看见王建的军队声势浩大，叹息着说道：“大唐气数已到了尽头，王建治理民众，严厉而不残暴，大概可以庇护老百姓！”于是，杨儒率领所部人马出城向王建投降。王建收养杨儒为了义子，改其姓名叫王宗儒。乙巳（十八日），王建留下永平节度判官张琳为邛南招安使，带领军队返回成都。张琳是许州人。

陈敬分兵布寨于犀浦、郫、导江等县，发城中民户一丁，昼则穿重壕，采竹木，运砖石，夜则登城，击柝巡警，无休息。

陈敬在犀浦县、郫县、导江县等地分别安设营寨，对城内居住的百姓一户征发一名壮丁，白天挖掘重重堑壕，采伐竹木，运送砖头石块，夜里则登上城墙，打柝巡夜，从无休息。

韦昭度营于唐桥，王建营于东闾门外；建事昭度甚谨。

韦昭度在唐桥安设军营，王建在东闾门外安设军营。王建侍奉韦昭度相当谨慎。

辛亥，简州将杜有迁执刺史员虔嵩降于建，建以有迁知州事。

辛亥（二十四日），简州将领杜有迁抓获刺史员虔嵩向王建投降，王建委任杜有迁掌管简州事务。

[4]汴将庞师古等众号十万，渡淮，声言救扬行密，攻下天长，壬子，下高邮。

[4]汴州军队将领庞师古等人的军队号称十万，渡过淮河，扬言要救杨行密，攻下天长县，壬子（二十五日），攻克高邮。

[5]二月，己未，资州将侯元绰执刺史杨戡于王建，建以元绰知州事。

[5]二月，己未（初三），资州将领侯元绰抓住刺史杨戡向王建投降，王建委任侯元绰掌管资州事务。

[6]乙丑，加朱全忠守中书令。

[6]乙丑（初九），朝廷加封朱全忠兼理中书令。

[7]庞师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与孙儒战于陵亭，师古兵败而还。

[7]庞师古带领军队深入淮南，己巳（十三日），与孙儒在陵亭镇展开激战，庞师古的军队失利而返回。

[8]杨行密遣其将马敬言将兵五千，乘虚袭据润州。李友将兵二万屯青城，将攻常州。安仁义、刘威、田败刘建锋于武进，敬言、仁义、威屯润州。友，合肥人；威，慎县人也。

[8]杨行密派遣属下将领马敬言率领军队五千，乘虚攻打并占据了润州。李友带领军队二万驻扎青城，要攻打常州。安仁义、刘威、田在武进县打败刘建锋。马敬言、安仁义、刘威于是驻扎润州。李友是合肥人；刘威是慎县人。

[9]李克用将兵攻云州防御使赫连铎，克其东城。铎求救于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匡威将兵三万赴之。丙子，邢团练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东万胜军使申信叛降于铎。会幽州军至，克用引还。

[9]李克用带领军队攻打云州防御使赫连铎，攻克云州东城。赫连铎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请求救援，李匡威带领军队三万赶赴云州。丙子（二十日），李克用的将领邢团练使安金俊在激战中被乱飞的箭击中身亡，河东万胜军使申信向赫连铎投降。又恰有幽州的军队赶来，李克用便率领人马返回。

[10]时溥求救于河东，李克用遣其将石君和将五百骑赴之。

[10]时溥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李克用派遣属下将领石君和带领五骑兵前去救援。

[11]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义节度使李克，诟而笞之；克惭愤成疾，三月，薨。克用表其弟决胜军使克恭为昭义留后。

[11]李克用巡视潞州，因为供给的酒食等用品不够丰厚，便对昭义节度使李克很恼怒，将他辱骂并笞打一顿。李克羞愧怨愤以致身患重病，三月，便死去了。李克用上呈表章，任命他的弟弟决胜军使李克恭为昭义留后。

[12]赐宣歙军号宁国，以杨行密为节度使。

[12]唐昭宗赐宣歙军名号为宁国，任命杨行密为节度使。

[13]夏，四月，宿州将张筠逐刺史张绍光，附于时溥；朱于忠帅诸军讨之。溥出兵掠砀山，全忠遣牙内都指挥使朱友裕击之，杀三千余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

[13]夏季，四月，宿州将领张筠驱逐刺史张绍光，归附时溥。朱全忠率领各地军队讨伐张筠。时溥派出军队到砀山一带抢劫，朱全忠派遣牙内都指挥使朱友裕攻打时溥的军队，杀死三千余人，擒获石君和。朱友裕是朱全忠的儿子。

[14]乙丑，陈敬遣蜀州刺史任从海将兵二万救邛州，战败，欲以蜀州降王建；敬杀之，以徐公代为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实州降于建。丙子，道士豪文武坚执戎州刺史谢承恩降于建。

[14]乙丑（初十），陈敬派遗蜀州刺史任从海带领军队二万救援邛州，结果被打败，任从海便想献出蜀州向王建投降。陈敬杀掉任从海，任命徐公代理蜀州刺史。丙寅（十一日），嘉州刺史朱实献出全州向王建投降。丙子（二十一日），道土豪文武坚抓获戎州刺史谢承恩向王建投降。

[15]赫连铎、李匡威表请讨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终为国患，今因其败，臣请帅汴、滑、孟三军，与河北三镇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为统帅。"

[15]赫连铎、李匡威进呈表章请求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也向朝廷进言说："李克用最终是国家祸患，现在趁着他势力衰败，我请求率领汴州、滑州、孟州三路军队，和河北的三镇人马一起去除掉李克用。恳望朝廷任命大臣充任统帅。"

初，张浚因杨复恭以进，复恭中废，更附田令孜而薄复恭。及复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浚与复恭有隙，特亲倚之；浚亦以功名为己任，每自比谢安、裴度。克用之讨黄巢屯河中也，浚为都统判官。克用薄其为人，闻其作相，私谓诏使曰："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乱天下，必是人也。"浚闻而衔之。

当初，张浚凭借杨复恭的势力得以晋升，杨复恭后来失宠，张浚便又去依附田令孜而疏了杨复恭。等到杨复恭再次当权，他对张浚深怀忌恨。唐昭宗知道张浚与杨复恭有怨仇，便格外地亲近倚重张浚；张浚也把已有的功名成是自己所能胜任的，常常把自己比作谢安、裴度。李克用讨代黄巢驻扎在河中时，张浚充任都统判官。李克用蔑视

张浚的为人，听说他做了宰相，私下对传达诏令的使臣说：“张浚喜好空谈而不能务实办事，是个颠覆朝廷的人，皇上听信他的虚名而重用他，将来有一天导致天下大乱的，一定是这个人。”张浚听到这些，对李克用怀恨在心。

上从容与浚论古今治乱，浚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于强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问以当今所急，对曰：“莫若强兵以服天下。”上于是广募兵于京师，至十万人。

昭宗从容地与张浚谈论从古到今的乱世治理，张浚说：“陛下这样英明聪慧，却在内在外受制于宦官、藩镇，这是我日日夜夜所痛心疾首的事。”昭宗向张浚询问当今最为紧迫的事情是什么，张浚回答说：“任何事情都不如增强军队以威服天下重要。”唐昭宗于是大规模招募军队，聚集在京师长安，人数达到十万。

及全忠等请讨克用，上命三省、御史台四品以上议之，以为不可者什六七，杜让能、刘崇望亦以为不可。浚欲倚外势以挤扬复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为也。臣常虑其与河朔相表里，致朝廷不能制。今两河藩镇共请讨之，此千载一时。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后悔无及。”孔纬曰：“浚言是也。”复恭曰：“先朝播迁，虽藩镇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庙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兴复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谓我何？”纬曰：“陛下所言，一时之体也；张浚所言，万世之利也。昨计用兵、馈运、犒赏之费，一二年间未至匮乏，在陛下断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从之，曰：“兹事今付卿二人，无贻朕羞！”

等到朱全忠等人请求讨伐李克用，昭宗便命令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和御史台四品以上的官员共同商议这件事，认为不能兴兵讨伐的人占十分之六七，杜让能、刘崇望也认为不能这样做。张浚试图凭借外边的势力来排挤杨复恭，于是说：“先帝第二次巡幸山南，是李克用带着沙陀人马逼迫的。我常常忧虑担心李克用与黄河以北的藩镇内外勾结，致使朝廷不能控制。现在河南的朱全忠、河北的李匡威共同请求讨伐李克用，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时机。只请求陛下授予我统领军队的大权，一个月就可以消灭李克用。如果错失现在的良机而不争取，那么将后悔莫及。”孔纬附和道：“张浚说得对。”杨复恭则说：“先帝流离迁徙，虽然由于藩镇骄横跋扈造成，但也是因为朝中大臣举

止不当措施不力。现在朝廷刚刚安定下来，不应当再兴兵大战。”昭宗说：“李克用有打败黄巢收复京城的大功，现在趁着他处于困境而去攻打，天下的们会怎样说我？”孔纬说：“陛下所说的，是现在一时的体面；张浚所说的，是今后世代的大利。昨天计算调遣军队、运送物资、犒劳奖赏的费用，一两年内都不致于缺乏，就在陛下当机立断兴兵讨伐了！”昭宗因为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一唱一和，不得已依从了他们的意见，说：“这件事现在就交给你们二人去办理，但不要给朕带来羞辱！”

五月，诏削夺克用官爵，属籍，以浚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供军粮料使，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副之。

五月，昭宗颁发诏令削去李克用的官职、爵位及赐他李姓后所编的属籍，任命张浚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为副使，任命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任供军粮料使，任命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为副使。

浚奏给事中牛徽为行营判官，徽曰：“国家以丧乱之余，欲为英武之举，横挑强寇，离诸侯心，吾见其颠沛也！”遂以衰疾固辞。徽，僧孺之孙也。

张浚奏请任命给事中牛徽为行营判官，牛徽说：“国家刚刚经历了先帝丧事和战乱，却又要做出威武壮举，粗暴地挑起与李克用强大人马的争斗，离间各藩镇的归心，我看天下又要动荡变乱了！”于是，牛徽以年纪衰老身体有病为借口坚拒绝担任行营判官。牛徽是唐文宗宰相牛僧孺的孙子。

[16]李克恭骄恣不晓军事；潞人素乐李克之简俭，且死非其罪，潞人怜之，由是将士离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将安居受等召河东兵以取潞州；及孟迁以邢、、磁州归李克用，克用宠任之，以迁为军城都虞候，群从皆补右职，居受等咸怨且惧。

[16]李克用新委任的昭义留后李克恭骄横放纵不懂得军事，而潞州人一向对李克的简朴节俭有好感，并且他不是因为自身的罪过而致死，潞州人都怜悯他，因此军中将领士卒离心离德。当初，潞州人背叛昭义节度使孟方位，潞州牙将安居受等人召来河东军队攻取潞州，等到孟迁将邢州、州、磁州献给李克用，李克用对孟迁宠信，委以重

任，任命孟迁为军城都虞候，跟随他的人都补授重要的职位，安居受等人对此都很怨恨并且惧怕。

昭义有精兵，号“后院将”。克用既得三州，将图河朔，令李克恭选后院将尤骁勇者五百人送晋阳，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将李元审及小校冯霸部送晋阳，至铜，霸招其众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众已三千人。李元审击之，为霸所伤，归于潞，庚子，克恭就元审所馆视之，安居受帅其党作乱，攻而焚之，克恭、元审皆死。众推居受为留后，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召冯霸，不至。居受惧，出走，为野人所杀。霸引兵入潞，自为留后。

昭义节度使有精良军队，号称“后院将”。李克用获得邢州、州、磁州三州以后，便要图谋黄河以北的地盘，他命令李克恭挑选“后院将”中特别勇猛的将士五百人送往晋阳，潞州人对挑走这些将士很惋惜。李克恭派遣牙将李元审以及小校冯霸部送赴晋阳，队伍行到潞州的铜县，冯霸劫持这批人马叛逃，沿着高山向南开进，到达沁水时，人马已达三千。李元审追击冯霸，被冯霸打伤，便回到潞州。庚子（十五日），李克恭到李元审的馆舍去看望，安居受率领手下人马发动叛乱，攻打并将李元审的馆舍焚烧，李克恭、李元审二人都死于变乱之中。大家推举安居受为留后，归附朱全忠。安居受派人召请冯霸，冯霸不来。安居受有些畏惧，离开潞州外走，被乡下人杀死。冯霸带领军队进入潞州，自称昭义留后。

时朝廷方讨克用，闻克恭死，朝臣皆贺。全忠遣河阳留后朱崇节将兵入潞州，权知留后。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将兵围之。

当时朝廷正在兴兵讨伐李克用，听说李克恭死了，朝中大臣都向昭宗表示祝贺。朱全忠派遣河阳留后朱崇节带领军队进入潞州，暂任昭义留后。李克用派遣康君立、李存孝带领人马围攻潞州。

壬子，张浚帅诸五十二都及、宁、、夏杂虏合五万人发京师，上御安喜楼饯之。浚屏左右言于上曰：“俟臣先除外忧，然后为陛下除内患。”杨复恭窃听，闻之。两军中尉饯浚于长乐坂，复恭属浚酒，浚辞以醉，复恭戏之曰：“相公杖钺专征，作态邪？”浚曰：“俟平贼还，方见作态耳！”复恭益忌之。

壬子（二十七日），张浚率领各路军队五十二都以及从州、宁州、州、夏州各胡族总共五万人，从京师长安出发，昭宗在安喜楼上为张

浚饯行。张浚命令身边的人都退避后对唐昭宗说："等我先消灭了外忧，然后再为陛下铲除内患。"杨复恭在外偷听，知道了这些。两军中尉在长安城东的长乐坂为张浚饯行，杨复恭向张浚劝酒，张浚以已经喝醉为托辞而不饮，杨复恭取笑他说："你奉有皇帝号令信物专门出征，现在是故作姿态吗？"张浚说："等我消灭了贼寇回到京师，再让你看我的故作姿态。"杨复恭更加忌恨他了。

癸丑，削夺李罕之官爵；六月，以孙揆为昭义节度使，充招讨副使。

癸丑（二十八日），朝廷削除李罕之的官职爵位；六月，朝廷任命孙揆为昭义节度使，充任招讨副使。

[17]丁巳，茂州刺史李继昌帅众救成都，己未，王建击斩之。辛酉，资简都制置应援使谢从本杀雅州刺史张承简，举城降建。

[17]丁巳（初三），茂州刺史李继昌率领部众救援成都，己未（初五），王建攻击杀死李继昌。辛酉（初七），资简都制置应援使谢从本杀死雅州刺史张承简，献出雅州全城向王建投降。

[18]孙儒求好于朱全忠，全忠表为淮南节度使。未几，全忠杀其使者，遂复为仇敌。

[18]孙儒向朱全忠求情修好，朱全忠进呈表章请以孙儒为淮南节度使。不久，朱全忠又杀死孙儒派去的使者，于是他们又成为仇敌。

[19]光启末，德州刺史卢彦威逐义昌节度使杨全玫，自称留后，求旌节，朝廷未许。至是，王熔、罗弘信因张浚用兵，为之请，乃以彦威为义昌节度使。

[19]光启末年，德州刺史卢彦威驱逐义昌节度使杨全玫，自称留后，向朝廷请求颁给他节度使的仗仪，朝廷没有准许。到这时，王、罗弘信趁张浚发动军队，又为卢彦威请求，朝廷于是任命卢彦威为义昌节度使。

[20]张浚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

[20]张浚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各路军队在晋州相会。

[21]更命义成军曰宣义；辛未，以朱全忠为宣武、宣义节度使。全忠以方有事徐、杨、征兵遣戍，殊为辽阔，乃辞宣义，请以胡真为节

度使，从之；然兵赋出入，皆制于全忠，一如巡属。及胡真人为统军，竟以全忠为两镇节度使，罢淮南不领焉。

[21]朝廷将义成军改名为宣义军。辛未（十七日），朝廷任命朱全忠为宣武、宣义节度使。朱全忠因为徐州、场州正有战事，征调军队派遣驻扎，地域过于广阔，于是推辞这一官职，请求任命胡真为宣义节度使，朝廷依从了朱全忠的意见，可是军队调动和粮赋收支诸事，都由朱全忠统管控制，胡真如同属员一样。等到胡真进入京师做了统军，竟然让朱全忠充任宣武、宣义两镇节度使，而不再兼任淮南节度使。

[22]秋，七月，官军至阴地关，朱全忠遣骁将葛从周将千骑潜自壶关夜抵潞州，犯围入城。又遣别将李谠、李重胤、邓季筠将兵攻李罕之于泽州，又遣张全义、朱友裕军于泽州之北，为从周应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请孙揆赴镇。张浚亦恐昭义遂为汴人所据，分兵三千，使揆将之趣潞州。

[22]秋季，七月，张浚统领的官军到达阴地关，朱全忠派遣猛将葛从周带领一千骑兵从壶关在夜间偷偷地抵达潞州，冲破外围进入潞州城。朱全忠又派遣其他将领李谠、李重胤、邓季筠带领人马在泽州的北面驻扎，作为葛从周的援助。邓季筠是下邑人。朱全忠上奏说：我已经派遣军队守卫潞州，请命孙揆前赴潞州镇所。张浚也恐怕潞州昭义节度使司重镇从此被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占据，便分派军队三千，命令孙揆带领奔赴潞州。

八月，乙丑，揆发晋州，李存孝闻之，以三百骑伏于长子西谷中。揆建牙杖节，褒衣大盖，拥众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赐旌节中使韩归范、牙兵五百余人，追击众于刁黄岭，尽杀之。存孝械揆及归范。以素练，徇于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孙尚书为潞帅，命韩天使赐旌节，葛仆射可速归大梁，令尚书视事。”遂以献于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诱之，欲以为河东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败而死，分也，岂能伏事镇使邪！”克用怒，命以锯锯之，锯不能入。揆骂曰：“死狗奴！锯人当用板夹，汝岂知邪！”乃以板夹之，至死，骂不绝声。

八月，乙丑（十二日），孙揆从晋州出发，李存孝得知这一消息，带领三百骄兵埋伏在潞州长子县西面的山谷中。孙揆建立军旗执拿节度使的仪仗，身穿宽大的衣服，头顶清凉伞，在队伍的族拥下行进。

李存孝在山谷中突然杀出，擒获孙揆和颁赐节度使仪仗的宦官韩归范以及牙兵五百余人，追击剩余的人马直到刁黄岭，全部斩杀。李存孝给孙揆和韩归范戴上刑具，用白色的布带捆绑起来，在潞州城下巡示说："朝廷任命尚书孙揆为潞州统帅，派使臣韩归范来赐发节度使仪仗，葛从周你可以立即返回大梁了，好让孙揆到职就任。"于是，李存孝把孙揆和韩归范捆绑着献给李克用。李克用把孙揆和韩归范囚禁起来，不久派人去诱导孙揆，打算委任他做河东副使，孙揆说："我是天子委派的大臣，军队溃败而身亡，这是我的天数，怎么能屈服侍奉镇守一方的节度使！"李克用十分恼怒，命令用锯锯断孙揆的身体，可是锯不进去，孙揆骂道："该死的狗奴才！锯人应当用木板夹起来，你们哪里知道！"于是用木板把孙揆夹起来，一直到死，孙揆都骂不绝口。

[23]丙寅，孙儒攻润州。

[23]丙寅（十三日），孙儒攻打润州。

[24]苏州刺史杜孺休到官，钱密使沈粲害之。会杨行密将李友拔苏州，粲归杭州；欲归罪于粲而杀之，粲奔孙儒。

[24]苏州刺史杜孺休到达衙署后，钱密令沈粲将杜孺休杀害。适逢杨行密的将领李友攻克苏州，沈粲便回到杭州。钱要把谋害杜孺休的罪过归到沈粲的身上从而杀掉他，沈粲便投奔了孙儒。

[25]王建退屯汉州。

[25]王建从成都退到汉州驻扎。

[26]陈敬括富民财以供军，置征督院，逼以桎梏棰楚，使各自占；凡有财者如匿赃、虚占，急征，咸不聊生。

[26]陈敬搜刮富人的财产以供给军需，设置征督院，使用镣铐及鞭打百姓，命令他们自报家中资财数目；凡是家中有资财而隐匿，或者本来没资财占有他人的，都急迫催征，老百姓都无法生存下去了。

[27]李罕之告急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存孝将五千骑救之。

[27]李罕之在泽州向李克用告急求救，李克用派遣李存孝带领五千骑兵前去救援

[28]九月，壬寅，朱全忠军于河阳。汴军之初围泽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东，轻绝当道；今张相公围太原，葛仆射入潞府，旬月之间，沙陀无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选精骑五

百，绕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尔肉以饱士卒；可令肥者出斗！"汴将邓季筠，亦骁将也，引兵出战，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谠、李重胤收从遁去，存孝、罕之随而击之，至马牢山，大破之，斩获万计，追至怀州而还。存孝复引兵攻潞州，葛从周、朱崇节弃潞州而归。戊申，全忠庭责诸将桡败之罪，斩李谠、李重胤而还。

[28]九月，壬寅（十九日），朱全忠在河阳驻扎。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开始围攻泽州时，向李罕之呼喊说："你常常倚仗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与汴州军队随便绝交；现在宰相张浚围攻太原，仆射葛从周进入潞州官府，一月之间，李克用的沙陀人马便无藏身之地，你到哪里谋求活路呀！"等到李存孝赶到泽州，挑选精壮骑兵五百人，绕着汴州军队的营寨呼喊着说："我们就是沙陀寻找藏身之地的人，现在要拿你们身上的肉来喂饱我们的士卒，可以让肥胖的人出来决斗！"汴州军队将领邓季筠，也是一员猛将，带领军队出营交战，结果李存孝把邓季筠活捉。当天傍晚，李谠、李重胤收集人马离去，李存孝、李罕之跟随追击，到马牢山，大破汴州军队，斩杀擒获以万计算，一直追到怀州才返回。李存孝又带领军队攻打潞州，葛从周、朱崇节弃城逃回。戊申（二十五日），朱全忠在庭堂上责罚各位将领打了败仗的罪过，斩杀了李谠、李重胤，然后退兵返回。

李克用以康君立为昭义留后，李存孝为汾州刺史。存孝自谓擒孙揆功大，当镇昭义，而君立得之，愤恚不食者数日，纵意刑杀，始有叛克用之志。

李克用任命康君立为昭义留后，李存孝为汾州刺史。李存孝自认为擒获孙揆功劳最大，应当由他充任昭义留后，可是却被康君立抢去这一官职，气愤怨恨，连续几天不思饭食，随意刑罚斩杀属下士卒，开始产生了背叛李克用的意图。

李匡威攻蔚州，虏其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引吐蕃、黠戛斯众数万攻遮虏军，杀其军使刘胡子。克用遣其将李存信击之，不胜；更命李嗣源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军继其后，匡威、铎皆败走，获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铎之婿，俘斩万计。

李匡威攻打蔚州，抓获蔚州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带领吐蕃、黠戛斯的军队几万人攻打遮虏军，杀掉遮虏军使刘胡子。李克用派遣属下将领李存信与李匡威、赫连铎交战，未能取胜，又命令李嗣源做李存信

的副将，于是打败了李匡威、赫连铎。李克用率领大军随后赶到，于是李匡威、赫连铎都溃败逃跑，李克用抓获李匡威的儿子武州刺史李仁宗以及赫连铎的女婿，俘虏斩杀以万计算。

李嗣源性谨重廉俭，诸将相会，各自诧勇略，嗣源独默然，徐曰："诸君喜以口击贼，嗣源但以手击贼耳。"众斩而止。

李嗣源性情谨慎稳重、廉洁节俭，各位将领相聚，纷纷自夸有勇有谋，唯独李嗣源保持沉默，他慢慢地说："各位喜好用嘴皮子攻打贼寇，我李嗣源只是用手去攻打贼寇。"大家都羞愧地停止了自夸。

[29]杨行密以其将张行周为常州制置使。闰月，孙儒遣刘建锋攻拔常州，杀行周，遂围苏州。

[29]杨行密委任手下将领张行周为常州制置使。闰九月，孙儒派遣刘建锋攻打并占据常州，杀死张行周，于是又围攻苏州。

[30]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亲吏，王建攻之急，食尽，救兵不至。壬戌，湘谓都知兵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负田军容，吏民何罪！尔可持吾头归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斩湘及二子降于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节入邛州，以节度判官张琳知留后。缮完城隍，抚安夷獠，经营蜀、雅。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还成都，蜀州将李行周逐徐公，举城降建。

[30]邛州刺史毛湘，本来是田令孜的亲信官吏，王建攻打邛州越来越紧迫，城内粮食吃尽，救援的军队还没到达。壬戌（初九），毛湘对都知兵马使任可知说："我不忍心辜负观军容使田令孜，可是邛州城内的老百姓有什么罪！你可以拿着我的头颅去投奔王建。"说完，毛湘便洗澡更衣等待砍头。任可知遵命斩杀了毛湘和他的两个儿子向王建投降，城内的士卒民人都为此痛哭流泪。甲戌（二十一日），王建手持永平节度使的旌旗节钺进入邛州城，委任节度判官张琳主持留后事宜。王建把邛州城池修缮完好，抚恤安定夷獠边民，筹划管理蜀州、雅州。冬季，十月，癸未朔（初一），王建带领军队返回成都，蜀州将领李行周驱逐徐公，献出蜀州城向王建投降。

[31]乙酉，朱全忠自河阳如滑州视事，遣使者请粮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东，罗弘信不许，又请于镇，镇人亦不许；全忠乃自黎阳济河击魏。

[31]乙酉（初三），朱全忠从河阳到滑州治理政事，朱全忠派遣使者向魏州的罗弘信请供给粮食马匹及借道经过魏州去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罗弘信不答应，又请求借道镇州，镇州人也不准许，朱全忠于是从黎阳渡过黄河攻打魏州。

[32]加宁节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同平章事。

[32]朝廷为宁节度使王行瑜加封侍中，为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加封同平章事。

[33]官军出阴地关，游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将骑三千营于洪洞，李存孝将兵五千营于赵城。镇国节度使韩建以壮士三百夜袭存孝营，存孝知之，设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静难、凤翔之兵不战而走。河东兵乘胜逐北，抵晋州西门；张浚出战，又败，官军死者近三千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浚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举韩建闭城拒守，自是不敢复出。存孝引兵攻绛州，十一月，刺史张行恭弃城走。存孝进攻晋州，三日，与其众谋曰："张浚宰相，俘之无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军；浚、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晋、绛二州，大掠慈、隰之境。

[33]张浚统领的官军从阴地关开出，游击的军队到达汾州。李克用派遣薛志勤、李承嗣带领骑兵三千在洪洞县安设营寨，李存孝带领军队五千在赵城县安设营寨。镇国节度使韩建派出强壮士卒三百人在夜间去袭击李存孝的军营，李存孝事先知道了，便设下埋伏等待韩建人马的到来；韩建军队没有得手，静难、凤翔军队也未经交战就后撤，李克用的河东军队乘胜追击，直达晋州城的西门；张浚带领军队出城交战，再次打了败仗，官军被斩杀的将近三千名。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各路军队于是抢先渡过黄河往西回奔，张浚只剩下长安禁军和宣武军总共一万人，与韩建一起关闭晋州城门固守，从此不敢再出城。李存孝带领军队先去攻打绛州，十一月，刺史张行恭放弃绛州城逃跑。李存孝再回兵进攻晋州，围攻了三天，他与属下商议说："张浚身为宰相，我们俘获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天子手下的京师禁军，我们不应当斩杀。"于是，李存孝率领军队后退五十里驻扎。张浚、韩建从含口逃走。李存孝攻取了晋州、绛州，大肆抢掠慈州、隰州一带。

先是，克用遣韩归范归朝，附表讼冤，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庞勋，翦黄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

白玉之玺，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云州为臣罪，则拓跋思恭之取延，朱全忠之侵徐、郓，何独不讨？赏彼诛此，臣岂无辞！且朝廷当阽危之时，则誉臣为韩、彭、伊、吕；及既安之后，则骂臣为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独不惧陛下他日之骂乎！况臣果有大罪，六师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北而后取之邪！今张浚既出师，则固难束手，已集蕃、汉兵五十万，欲直抵蒲、潼，与浚格斗；若其不胜，甘从削夺。不然，方且轻骑叩阍，顿首丹陛，诉奸回于陛下之坐，纳制敕于先帝之庙庭，然后自拘司败，恭俟铁质。”表至，浚已败，朝廷震恐。浚与韩建逾王屋至河阳，撤民屋为筏以济河，师徒失亡殆尽。

在此之前，李克用放韩归范回到朝廷，附带表章诉冤说：“我家父子三代人，蒙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四朝皇帝的恩德，攻破庞勋叛逆，翦除黄巢贼寇，废黜襄王李，保存易州定州，使得陛下现在头戴帝王的冠冕，身佩洁白的玉玺，这不能说没有我的功劳！如果因为攻打云州而认为我有罪，那么拓跋思恭夺取延，朱全忠攻打徐州的时溥、郓州的朱，为什么朝廷却不进行讨伐？同样的举动，那里受到奖赏，这里却遭受讨伐，我怎么会没有话说呢！况且当朝廷处在危机时刻，就赞誉我是当今的韩信、彭越、伊尹、吕尚；等到天下稍微安定以后，就辱骂我是北戎、羯族、胡人、蛮夷。这样，现在天下掌握重兵立有战功的人，难道就不担心陛下将来有一天会辱骂他们吗？！而且，若是我果真有弥天大罪，派出朝廷的军队进行征伐，自然有刑法惩处，何必趁我的军力衰弱以后再来攻取！现在张浚既然已经出动军队，我就很难束手待擒，我已经集聚了蕃族、汉人的军队五十万，要直抵蒲州、潼关，与张浚决一死战；如果不能获胜，我也甘心被革除官职削去爵位。不然，我就要轻装骑马去敲皇宫的大门，在殿阶前磕头，至陛下屏宝座下自陈奸恶回人，去先帝的庙堂缴纳诏令敕书，然后把自己捆绑起来到刑官那里，恭敬地等候用刑被斩。”表章送到时，张浚已经兵败，朝中群臣震惊恐慌。张浚和韩建经过王屋山到达河阳，拆除民人的房屋做成木筏以便渡过黄河，军中士卒失踪死亡几乎没剩下多少。

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镇；及浚至晋州，全忠方连兵徐、郓，虽遣将攻泽州而身不至。行营乃求兵粮于镇、魏，镇、魏倚河东

为捍蔽，皆不出兵；惟华、、凤翔、鄜、夏之兵会之。兵未交而孙揆被擒，幽、云俱败，杨复恭复从中沮之，故浚军望风自溃。

这次战役，朝廷想倚助朱全忠和黄河以北三镇。但等到张浚到达晋州，朱全忠才联合徐州、郓州的军队，虽然派遣将领攻打泽州却不亲身前往。张浚的行营于是向镇州、魏州求助军队和粮食，可是镇州、魏州把李克用的河东军队当作自己的屏障，都拒不出兵，只有华州、州、凤翔、州、夏州的军队前去和张浚会合。军队还没有交战，孙揆就被擒获，幽州的李匡威、云州的赫连铎都打了败仗，杨复恭又在这中间作梗，因此张浚的军队一战即溃，望风而逃。

[34]十二月，孙儒拔苏州，杀李友。安仁义等闻之，焚润州庐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苏州，又遣其将归传道守润州。

[34]十二月，孙儒攻克苏州，杀死李友。安仁义等得知后，焚烧润州的房舍，夜里逃走。孙儒派沈粲留守苏州，又派遣属下将领归传道坚守润州。

[35]辛丑，汴将丁会、葛从周击魏，渡河，取黎阳、临河，庞师古、霍存下淇门、卫县，朱全忠自以大军继之。

[35]辛丑（二十日），汴州军队将领丁会、葛从周攻打魏州，渡过黄河，攻取卫州的黎阳县、相州的临河县，庞师古、霍存攻下卫州淇门镇、卫县，朱全忠亲自带领大军相继赶到。

[36]是岁，置州于上元县，以张雄为刺史。

[36]这一年，朝廷在上元县设置州，任命张雄为刺史。

二年（辛亥、891）

二年（辛亥，公元891年）

[1]春，正月，罗弘信军于内黄。丙辰，朱全忠击之，五战皆捷，至永定桥，斩首万余级。弘信惧，遣使厚币请和。全忠命止焚掠，归其俘，还军河上。魏博自是服于汴。

[1]春季，正月，罗弘信率领军队在内黄驻扎。丙辰（初五），朱全忠攻打罗弘信，交战五次都获得胜利，到达永定桥，斩杀一万余人。罗弘信十分畏惧，派遣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向朱全忠求和。朱全忠命令停止焚烧抢掠，将俘获士卒归还，返回河阳驻扎。魏博罗弘信从此服从了朱全忠。

[2]庚申，制以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纬为荆南节度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浚为鄂岳观察使。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纬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彦若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纬，慎由从子；彦若，商子之也。

[2]庚申（初九），唐昭宗颁发诏令，将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纬贬职为荆南节度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浚贬为鄂岳观察使。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纬为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彦若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昭纬是崔慎由的侄子；徐彦若是徐商的儿子。

杨复恭使人劫孔纬于长乐坡，斩其旌节，资装俱尽，纬仅能自免。李克用复遣使上表曰："张浚以陛下万代之业，邀自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私相连结。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归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进退行止，伏俟指麾。"诏再贬孔纬均州刺史，张浚连州刺史。赐克用诏，悉复其官爵，使归晋阳。

杨复恭派出人马在长乐坡拦截抢劫孔纬，斩断孔纬的节度使旌旗节钺，抢光了孔纬的资财装备，孔纬仅能保住自身一命。李克用再次派遣使者向唐昭宗进呈表章说："张浚用陛下世世代代的基业，来谋取他自己一时的功名，他知道我与朱温有着很深的怨仇，便与朱温在暗中勾结。我现在身上已没有官职爵位，是被朝廷指名讨伐的罪人，不敢再回去做陛下的藩镇，只是想在河中一带留居，是进是退如何举动，敬候朝廷指示。"唐昭宗诏令将孔纬再次贬职，降为均州刺史，张浚也再次贬职，降为连州刺史。同时，向李克用赐发诏书，全部恢复他以前的官职爵位，让他回到晋阳。

[3]孙儒尽举淮、蔡之兵济江，癸酉，自润州转战而南，田、安仁义屡败退，杨行密城戍皆望风奔溃。儒将李从立奄至宣州东溪，行密守备尚未固，众心危惧，夜，使其将合肥台将五百人屯溪西；使士卒传呼，往返数四，从立以为大众继至，遽引去。儒前军至溧水，行密使者指挥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阳退以去怯，儒军不设备，神福夜帅精兵袭之，俘斩千人。

[3]孙儒发动淮州、蔡州的全部军队渡过长江，癸酉（二十二日），从润州辗转作战向南开进，田、安仁义屡屡败退，杨行密的守城士卒都望风而逃。孙儒手下将领李从立突然到达宣州城的东溪，杨

行密的守卫防备还没有巩固，军中人心惶惶，夜里，杨行密派属将合肥人台带领五百人马到宛溪的西侧驻扎，台命令士卒狂呼乱喊，往返多次，李从立以为是杨行密的大队人马相继赶到，急忙带领队伍退走。孙儒的前军到达溧水县，杨行密派都指挥使李神福抗击。李神福假装退却表示怯弱，孙儒的军队便不设防备，李神福夜间率领精兵前去袭击，俘获、斩杀一千人。

[4]二月，加李克用守中书令，复李罕之官爵；再贬张浚绣州司户。

[4]二月，朝廷加封李克用守中书令，恢复李罕之的官职爵位，再次将张浚贬职为绣州司户。

[5]韦昭度将诸道兵十余万讨陈敬，三年不能克，馈运不继，朝议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复敬官爵，令顾彦朗、王建各帅众归镇。

[5]韦昭度带领各道军队十余万人马讨伐陈敬，已经三年而不能攻克成都，军粮物资的运送供应不上，朝中大臣商议想停战退兵。三月，乙亥（二十五日），唐昭宗颁发诏令恢复陈敬的官职爵位，命令顾彦朗、王建率领人马分别回到梓州、邛州。

[6]王师范遣都指挥使卢弘击棣州刺史张蟾，弘引兵还攻师范，师范使人以重赂迎之，曰："师范童呆，不堪重任，愿得避位，使保首领，公之仁也。"弘以师范年少，信之，不设备；师范密谓小校安丘刘曰："汝能杀弘，吾以汝为大将。"弘入城，师范伏甲而享之，杀弘于座及其党数人。师范慰谕士卒，厚赏重誓，自将以攻棣州，执张蟾，斩之，崔安潜逃归京师。师范以为马步副都指挥使。以师范为平卢节度使。

[6]王师范派遣都指挥使卢弘攻打棣州刺史张蟾，卢弘却带领人马回来攻击王师范，王师范派人赠送丰厚的财物来迎接他，说："我王师范年少痴呆，不能胜任重大官职，愿意退位让给你，能让我保住脑袋，就是你的仁德。"卢弘因为王师范年龄较小，就相信了这番话，不设置防备。王师范秘密地对小校安丘人刘说："你如果能将卢弘斩杀，我就委任你做大将。"卢弘进入城池，王师范埋伏下人马又款待卢弘，刘在宴席座位上将卢弘及其党羽好几人杀死。王师范安慰传告手下士卒，对有功人员大加奖赏，庄重盟誓，亲自率领大军攻打棣州，抓获

棣州刺史张蟾，将他斩杀；崔安潜逃回到京师。王师范任命刘为马步副都指挥使。唐昭宗颁发诏令，任命王师范为平卢节度使。

师范和谨好学，每年县令到官，师范辄备仪卫往谒之；令不敢当，师范使客将挟持，令坐于听事，自称“百姓王师范”，拜之于庭。僚佐或谏，归范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孙不忘本也！”

王师范待人平和，办事谨慎好学，每当有本地新县令到任，王师范就置备仪仗和卫士前往拜见；县令不敢担当，王师范就命令主持仪礼的宾客挟持县令，强迫县令坐在厅堂上，王师范自称“百姓王师范”，在厅堂上叩拜县令。有的属官劝阻他，王师范说：“我敬重家乡，是因为要教导子子孙孙永不忘本。”

[7]张浚至蓝田，逃奔华州依韩建，也孔纬密求救于朱全忠。全忠上表为纬、浚讼冤，朝廷不得已，并听自便。纬至商州而还，亦寓居华州。

[7]张浚到达蓝田，逃奔华州依附韩建，与孔纬一起秘密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进呈表章为孔纬、张浚申诉冤屈，朝廷不得已，让孔纬、张浚各随其便。孔纬到达商州后返回，也在华州留居下来。

[8]邢节度使安知建潜通朱全忠，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知建惧，奔青州，朝廷以知建为神武统军。知建帅麾下三千人将诣京师，过郓州，朱与克用方睦，伏兵河上，斩之，传首晋阳。

[8]邢节度使安知建暗中与朱全忠交往，李克用进呈表章请以李存孝取代他。安知建知道后很是恐惧，逃奔青州，朝廷于是任命安知建为神武统军。安知建率领属下三千人要到京师长安，经过郓州，郓州的朱与李克用正相和睦，便在黄河上设下埋伏，将安知建斩杀，并把安知建的头颅传送到晋阳李克用那里。

[9]夏，四月，有慧星见于三台，东行入太微，长十丈余。甲申，赦天下。

[9]夏季，四月，有慧星出现在三台，向东行去进入太微，尾长十丈多。甲申（初五），昭宗诏令大赦天下。

[10]成都城中乏食，弃儿满路。民有潜入行营贩米入城者，逻者得之，以白韦昭度，昭度曰：“满城饥甚，忍不救之！”释勿问。亦有白陈敬者，敬曰：“吾恨无术以救饿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贩者

浸多，然所致不过斗升，截筒，径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余钱，饿殍狼籍。军民强弱相陵，将吏斩之不能禁；乃更为酷法，或断腰，或斜劈，死者相继而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惧。吏民日窘，多谋出降，敬悉捕其族党杀之，惨毒备至。内外都指挥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数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杀而不刑一人，有异志邪？"耕惧，夜，取俘囚戮于市。

[10]成都城中缺乏粮食，被遗弃的婴儿到处都是。百姓中有人偷偷进入围城行营，贩卖粮米入城，巡逻的人将他们抓获，禀告韦昭度，韦昭度说："成都全城的人都在饥饿中挣扎，怎能忍心不准救呢！"下令把卖米人放掉而不治罪。也有的人把这种情况禀告陈敬，陈敬说："我正痛心没有办法救助城内这些忍饥饿的人，他们能这样做不要禁止！"因此，贩卖粮米的人越来越多，可是这些人携带的粮米最多不过一斗数升，他们截断竹筒，竹筒的直径有一寸半，深有五分，量米出卖，每筒卖得一百余钱，城内被饿死的人横竖满地。军中士卒和城内百姓强者欺凌弱者，将领和官吏即使斩杀横行霸道的人也不能禁止。于是改为更为严酷的刑法，有的拦腰砍断，有的斜着劈斩，被处斩的人一个接一个，可是无视法度的人仍然层出不穷，人们对酷刑斩杀听到和看到的多了，也不再感到恐惧。成都城内的官吏和百姓的处境一天比一天窘迫，许多人筹划出城投降，陈敬把这些人的家庭党羽全部逮捕斩杀，惨忍到了极点。内外都指挥使、眉州刺史成都人徐耕，性情仁厚宽恕，被他保全的人有几千，田令孜对徐耕说："你掌握着生杀大权却不惩处一个人，是不是有叛变的打算？"徐耕害怕起来，夜里，把俘获的囚犯提出来在市街上处斩。

王建见罢兵制书，曰："大功垂成，柰何弃之！"谋于周庠，庠劝建请韦公还朝，独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请："陈敬、田令孜罪不可赦，愿毕命以图成功。"昭度无如之何，由是未能东还。建说昭度曰："今关东落镇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归庙堂，与天子谋之。敬，疥耳，当以日月制之，责建，可办也！"昭度犹豫未决。庚子，建阴令东川将唐友通等擒昭度亲吏骆保于行府门，脔食之，云其盗军粮。昭度大惧，遽称疾，以印节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后兼行营招讨使，即日东还。建送至新都，跪觞马前，泣拜而别。昭度甫出剑门，即以兵守之，不复内东军。昭度至京师，除东都留守。

王建看到停战退兵的诏令，说："大功就要告成了，怎么能舍弃！"他和周庠商议，周庠劲说王建去请韦昭度返回朝廷，独自攻打成都，攻克并占据该城。王建于是进呈表章声称："陈敬、田令孜的罪恶不可赦免，我愿意竭尽全力效命以求成功。"韦昭度拿他没办法，因此也不能东返京师。王建劝韦昭度说："现在并东各藩镇相互吞并，这是国家的心腹大患，您应当早回朝廷，与天子共同谋划。陈敬就象疥疮皮癣一样，我会用一定的时间来制服他，责成我王建，就可以办理了！"韦昭度对此犹豫不决。庚子（二十一日），王建暗中命令东川将领唐友通等人在行府门口擒获韦昭度的亲信官吏骆保，把他切成肉块吃掉，说他偷窃了军粮。韦昭度大为恐慌，急忙声称有病，他帅印符节授给王建，发布公文任命王建掌管节度使、招抚使、制置使三使留后事宜，并兼任西川行营招讨使，当天就启程东返长安。王建把韦昭度送到新都，在战马前跪下向韦昭度敬酒，流着眼泪行礼告别。韦昭度刚刚出了剑门，王建就命令士卒把守剑门，不再让东面的军队进来。韦昭度到达京师长安，授职东都留守。

建急攻成都，环城烽堑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鹞，请诈得罪亡入城说之，使上下离心，建遣之。鹞入见陈敬、田令孜，则言"建兵疲食尽，将遁矣"，出则鬻茶于市，阴为吏民称建英武，兵势强盛；由是敬等懈于守备，而众心危惧。建又遣其将京兆郑渥诈降以觇之，敬以为将，答使乘城，既而复以诈得归。建由是悉知城中虚实，以渥为亲从都指挥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王建急迫攻打成都，环绕成都城烽火堑壕绵延五十里。有个宰狗的屠夫王鹞，向王建请救假装获罪逃进城里游说，让城内的士卒百姓和陈敬离心离德，王建便派他前往。王鹞入城拜见东敬、田令孜，说："王建人马疲困粮食吃尽，快要逃跑了"，出来就在市街上卖茶，暗中向官吏百姓称颂王建英雄威武，兵势强盛；于是，陈敬等防备松懈，而城内的人民却心感危惧。王建又派遣属下将领京兆人郑渥假装投降以便察看城内军情，陈敬任命郑渥为将领，让他登上城楼观看，不久郑渥又以诈骗出城回到军营。王建因此全部知道了城内的虚实情况，任命郑渥为亲从都指挥使，更改姓名叫王宗渥。

[11]以武安节度使周岳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11]朝廷任命武安节度使周岳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12]李克用大举击赫连铎，败其兵于河上，进围云州。

[12]李克用大规模进攻赫连铎，在北河将他打败，接着围攻云州。

[13]杨行密遣其将刘威、朱延寿将兵三万击孙儒于黄池，威等大败。延寿，舒城人也。孙儒军于黄池，五月，大水，诸营皆没，乃还扬州，使其将康占据和州，安景思占据州。

[13]杨行密派遣属下将领刘威、朱延寿带领军队三万在黄池镇攻打孙儒，结果刘威、朱延寿的人马大败。朱延寿是舒城人。孙儒率领军队在黄池镇驻扎，五月，洪水暴发，各个营寨都被淹没，于是返回扬州，他派令手下将领康占据和州，安景思占据滁州。

[14]丙午，立皇子为德王。

[14]丙午（疑误），唐昭宗颁诏立皇子李为德王。

[15]杨行密遣其将李神福攻和、滁，康降，安景思走。

[15]杨行密派遣属下将领李神福攻打和州、滁州，康投降，安景思逃跑。

[16]秋，七月，李克用急攻云州，赫连铎食尽，奔吐谷浑部，既而归于幽州。克用表大将石善友为大同防御使。

[16]秋季，七月，李克用猛攻云州，赫连铎粮食用光，投奔吐谷浑部，不久归附幽州。李克用进呈表章请任命大将石善友为大同防御使。

[17]朱全忠遣使与杨行密约共攻孙儒。儒恃其兵强，欲先灭行密，后敌全忠，移牒藩镇，数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当引兵入朝，除君侧之恶。"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行密将张训、李德诚潜入扬州，灭余火，得谷数十万斛以赈饥民。泗州刺史张谏贷数万斛以给军，训以行密之命馈之，谏由是德行密。

[17]朱全忠派遣使者与杨行密相约共同攻打孙儒。孙儒倚仗军队强大，想先灭掉杨行密，然后再抗击朱全忠，他向各个藩镇传送檄文，历数杨行密、朱全忠的罪行，并且说："等我消灭了杨行密的宣州人马和朱全忠的汴州人马，就率领军队进入京师，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于是，孙儒把扬州城的房屋全部放火焚烧，驱赶所有少壮男人和妇女渡过长江，斩杀年老体弱的人当作粮食。杨行密的将领张训、李德成

偷偷进入扬州城，扑灭余火，获得粮谷几十万斛用来赈济饥民。泗州刺史张谏求借几万斛食供给军队，张训以杨行密的命令向张谏赠送，张谏因此很感激杨行密。

[18]邢节度使李存孝劝李克用攻镇州，克用从之。八月，克用南巡泽潞，遂涉怀孟之境。

[18]邢节度使李存孝劝说李克用攻打镇州，李克用听从了他的意见。八月，李克用到南面的泽州、潞州一带巡视，于是进入到怀州、孟州的境内。

[19]朱全忠遣其将丁会攻宿州，克其外城。

[19]朱全忠派遣属下将领丁会攻打宿州，攻克了外城。

[20]乙未，孙儒自苏州出屯广德，杨行密引兵拒之。儒围其寨，行密将上蔡李简帅百余人力战，破寨，拔行密出之。

[20]乙未（十八日），孙儒从苏州出征到广德县驻扎，杨行密带领军队进行抗击。孙儒率军围攻杨行密的营寨，杨行密的将领上蔡人李简率领一百余人竭力奋战，冲破被包围的营寨，救杨行密逃出。

[21]王建攻陈敬益急，敬出战辄败，巡内州县率为建所取。威戎节度使杨晟时馈之食，建以兵据新都，彭州道绝。敬出，慰勉士卒，皆不应。

[21]王建攻打陈敬越来越急，陈敬每次派兵出战都被打败，成都附近的州县都被王建占取。彭州的威戎节度使杨晟不时向陈敬运送粮食，王建派出军队占据新都，截断了从彭州通往成都的道路。陈敬出来，慰问勉励士卒，士卒都不应答。

辛丑，田令孜登城谓建曰："老夫于公甚厚，何见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岂敢忘！但朝廷命建讨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傥太师改图，建复何求！"是夕，令孜自携西川印节诣建营授之，将士皆呼万岁。建泣谢，请复为父子如初。

辛丑（二十四日），田令孜登上城楼对王建说："老夫我待你一向相当宽厚，为什么要这样围攻？"王建说："我身为你的养子，不敢忘记养父的恩德！可是朝廷命令我讨伐不接受来取代他的人，我不得不这样。倘若太师你改弦易辙，我王建还有什么谋求的？！"这天傍晚，田令孜亲自携带西川官印符节到达王建的军营交给王建，军中将领士

卒都高呼万岁。王建流着眼泪感谢田令孜，请求恢复他们当初那种父子关系。

先是，建常诱其将士曰："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节度使与汝曹迭日为之耳！"壬寅，敬开门迎建。建署其将张为马步斩斫使，使先入城。乃谓将士曰："吾与汝曹三年百战，今始得城，汝曹不忧不富贵，惧勿焚掠坊市。吾已委张护之矣，彼幸执而自我，我犹得赦之；若先斩而后白，吾亦不能救也！"既而士卒有犯令者，执百余人，皆捶其胸而杀之，积尸于市，众莫敢犯。故时人谓为"张打胸"。

在这之前，王建常常引诱属下将士们说："成都城内繁荣昌盛如花似锦，有朝一日占据了成都，城内的金银布帛和女人任你们取用，我与你们交替着做节度使！"壬寅（二十五日），陈敬打开成都城门迎接王建。王建。王建任命属下将领张为马步斩斫使，派他先行入城，而对将领士卒们说："我和你们三年来苦战上百次，现在才获得城池，你们不要担忧不会富贵，千万不要焚烧抢掠店铺市街。我已经委派张护卫成都城，对于违令杜法的人，他若是抓来告诉我，我还可以赦免；如果他先行斩杀了然后才告诉我，我也不能救助了！"不久，入城士卒中有违反命令的人，张拘拿一百余人，都击打胸膛而处死，尸体堆积在市街上，见此情况，军中士卒不敢再违犯禁令。因此，当时人们称张是"张打胸"。

癸卯，建入城，自称西川留后。小校韩武数于使厅上马，牙司止之，武怒曰："司徒许我迭日为节度使；上马何为！"建密遣人刺杀之。

癸卯（二十六日），王建进入成都城，自称西川留后。小校韩武几次在节度使司的厅堂上起身上马，牙司制止他，韩武怒气冲冲地说："司徒王建许诺我过几天作节度使，在厅堂上马算什么！"王建暗中派人刺杀了韩武。

初，陈敬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盗其军政，谓敬曰："三兄尊重，军务烦劳，不若尽以相付，日具记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素无智能，忻然许之。自是军事皆不由已，以至于亡。建表敬子陶为雅州刺史，使随陶之官，明年，罢归，寓居新津，以一县租赋赡之。

当初，陈敬拒绝接受朝廷的任命时，田令孜想窃取他统军行政的大权，便对陈敬说：“三哥你尊贵庄重，军中事务繁琐劳苦，不如全部交给我来办理，每天把所有记录的事项向你呈报，老兄你只是高高在上悠闲自得便可以了。”陈敬一向没有什么智谋才能，便愉快地答应了。从这以后，陈敬对军中事务都不能自做主张，以至于灭亡。王建进呈表章请任命陈敬的儿子陈陶为雅州刺史，让陈敬随同陈陶到雅州刺史的官所，第二年，贬黜陈敬回到故里，在新津县居住，用一个县的田租赋税赡养他。

癸丑，建分遣士座就食诸州，更文武坚姓名曰王宗阮，谢从本曰王宗本。陈敬将佐有器干者，建皆礼而用之。

癸丑（疑误），王建派遣手下士卒分别前赴各州并食用当地粮租，更改文武坚的姓名叫王宗阮，改谢从本的姓名叫王宗本。对陈敬原有将领中有器量才干的人，王建都以礼相待并重用他们。

[22]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左神策军中尉杨复恭总宿卫兵，专制朝政，诸假子皆为节度使、刺史，又养宦官子六百人，皆为监军。假子龙剑节度使守贞、武定节度使守忠不输贡赋，上表讪薄朝廷。

[22]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左神策军中尉杨复恭统领宫中宿卫兵，对朝廷政务独断专行，各位养子都充任节度使、刺史，还收养宦官儿子六百人，都充做监军。杨复恭的养子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竟不向朝廷进送贡品赋税，还上呈表章毁谤鄙视朝廷。

上舅王瑰求节度使，上访于复恭，复恭以为不可，瑰怒，诟之。瑰出入禁中，颇用事，复恭恶之，奏以为黔南节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覆诸江中，宗族宾客皆死，以舟败闻。上知复恭所为，深恨之。

唐昭宗的舅舅王瑰谋救节度使官职，昭宗征求杨复恭的意见，杨复恭认为不行，王瑰恼怒，大骂杨复恭。王瑰在宫中出入，很权力，杨复恭忌恨他，便向唐昭宗奏请任命王瑰为黔南节度使，当王瑰赴任到达利州益昌县的吉柏津时，杨复恭命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弄翻王瑰的船只淹没江中，王瑰的家族宾客都丧了命，杨守亮向朝廷奏报说王瑰乘船遇难。昭宗知道是杨复恭暗害王瑰，更加憎恨他。

李顺节既宠贵，与复恭争权，尽以复恭阴事告上，上乃出复恭为凤翔监军；复恭愠怼，不肯行，称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复恭为

上将军致仕，赐以几杖。使者致诏命还，复恭潜遣腹心张绾刺杀之。

李顺节获宠位尊以后，与杨复恭争夺权力，以杨复恭暗地里做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昭宗，昭宗于是下令以杨复恭为凤翔监军；杨复恭心怀怨恨，不肯启程赴任，声称有病，请求退休。九月，乙卯（初八），昭宗准许杨复恭以上将军官衔退休，向他赐赏几仗以示敬重。昭宗的使者颁发诏令返回，杨复恭暗中派遣心腹亲信张绾将使者刺杀。

[23]加护国节度使王重盈兼中书令。

[23]朝廷加封护国节度使王重盈兼任中书令。

[24]东川节度使顾颜朗薨，军中推其弟彦晖知留后。

[24]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死去，军营中推举他的弟弟顾彦晖主持留后事宜。

[25]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张筠降于丁会。

[25]冬季，十月，壬午（初五），宿州刺史张筠向丁会投降。

[26]癸未，以永平节度使王建为西川节度使；甲申，废永平军。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纳直言，好施乐士，用人各尽其才，谦恭俭素；然多忌好杀，诸将有功名者，多因事诛之。

[26]癸未（初六），朝廷任命永平节度使王建为西川节度使；甲申（初七），朝廷取消永平节度使。王建得到西川节度使的官职后，注重行政事务，采纳进谏直言，喜好布施，乐于结交人才，用人各尽其能，待人谦虚有礼，穿用节俭朴素。可是，王建性情多疑容易猜忌，因而常常杀人，手下将领中立功出名的人，大多因事而被杀。

[27]杨复恭居第近玉山营，假子守信为玉山军使，数往省之。或告复恭与守信谋反，乙酉，上御安喜楼，陈兵自卫，命天威都将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将兵攻其第。张绾帅家众拒战，守信引兵助之，顺节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含光门，俟其开，欲出掠两市，遇刘崇望，立马谕之曰：“天子亲在街东督战，汝曹皆宿卫之士，当于楼前杀贼立功，勿贪小利，自取恶名！”众皆曰：“诺。”遂从崇望而东。守信之众望见兵来，遂溃走。守信与复恭挈其族自通化门出，趣兴元，永安都头权安追之，擒张绾，斩之。复恭至兴元，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及绵州刺史杨守厚同举兵拒朝廷，以讨李顺节为名。守厚，亦复恭假子也。

[27]杨复恭居住的府第靠近玉山营，他的养子杨守信是玉山营军使，多次前往看望杨复恭。有人告发杨复恭与杨守信谋划叛乱，乙酉（初八），昭宗来到安喜楼，调派军队列阵以自卫，命令天威都将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带领人马攻打杨复恭的府第。张绾率领杨复恭在家中蓄养的士卒抗击迎战，杨守信带领军队前往援助，李顺节、李守节未能攻克杨复恭的府第。丙戌（初九），守护皇城南面含光门的宫中卫兵，等到城门打开，想要出去抢劫两边的市街，遇到刘崇望，他停下马对这些士卒说："天子亲自在街东督率作战，你们都是护卫皇宫的士兵，应当到安喜楼前杀贼建功，不要贪图那点小财物，而去获取罪恶的名声！"大家都说："是。"于是跟随刘崇望向东奔去。杨守信的人马看到宫中卫兵来了，当即溃散逃跑。杨守信与杨复恭带着家人从安城东面的通化门出走，奔往兴元。神策军永安都头权安追击，抓获张绾，将他斩杀。杨复恭到达兴元，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以及绵州刺史杨守厚以讨伐李顺节为名，一同发动军队抗拒朝廷。杨守厚也是杨复恭的养子。

[28]李克用攻王熔，大破镇兵于龙尾冈，斩获万计，遂拔临城，攻元氏、柏乡；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还，军于邢州。

[28]李克用攻打王，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大败镇州军队，斩杀擒获数以万计，于是攻克临城，接着又攻打赵州的元氏、柏乡；李匡威带领幽州军队前去救援。李克用大肆抢掠之后返回，率军在邢州驻扎。

[29]十一月，曹州都将郭铢杀刺史郭词，降于朱全忠。

[29]十一月，天平节度使朱所属的曹州都将郭铢杀害了刺史郭词，向朱全忠投降。

[30]泰宁节度使朱瑾将万余人攻单州。

[30]泰宁节度使朱瑾带领一万余人攻打属于朱全忠的单州。

[31]乙丑，时溥将刘知俊帅众二千降于朱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骁将也，溥军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为左右开道指挥使。

[31]乙丑（十九日），时溥的将领刘知俊率领二千人马向朱全忠投降。刘知俊是沛县人，徐州军队的一员猛将，时溥的军队从此一蹶不振。朱全忠任命刘知俊为左右开道指挥使。

[32]辛未，寿州将刘弘鄂恶孙儒残暴，举州降朱全忠。

[32]辛未（二十五日），寿州将领刘弘鄂憎恨孙儒的残暴，献出寿州向朱全忠投降。

[33]十二月，乙酉，汴将丁会、张归霸与朱瑾战于金乡，大破之，杀获殆尽，瑾单骑走免。

[33]十二月，乙酉（初九），汴州军队将领丁会、张归霸在金乡与朱瑾交战，朱瑾大败，他的人马被斩杀擒获几乎全军覆没，朱瑾自己骑马逃跑免于一死。

[34]天威都将李顺节恃恩骄横，出入常以兵自随。两军中尉刘景宣、西门君遂恶之，白上，恐其作乱。戊子，二人以诏召顺节，顺节入至银台门，二人邀顺节于仗舍坐语，供奉官似先知自后斩其首，从者大噪而出。于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掠永宁坊，至暮乃定。百官表贺。

[34]天威都将李顺节倚仗皇恩骄傲专横，出入皇宫常常带着卫兵跟随着他。两军中尉刘景宣、西门君遂憎恨他，告诉昭宗说，恐怕李顺节会发动叛乱。戊子（十二日），刘景宣、西门君遂二人用昭宗的诏令召请李顺节，李顺节进入皇宫到银台门，他们二人邀请李顺节到仪仗房舍坐下说话，供奉官似先知从后面砍下李顺节的头颅，跟随李顺节的卫兵大声呼喊着跑了出去。于是，神策军的天威、捧日、登封三都人马大肆抢掠永宁坊，一直到天黑才安定下来。朝中百官向昭宗上表庆贺。

[35]孙儒焚掠苏、常，引兵逼宣州，钱复遣兵据苏州。儒屡破杨行密之兵，旌旗辎重亘百余里。行密求救于钱，以兵食助之。

[35]孙儒焚烧抢掠苏州，常州，带领军队进逼宣州，钱又派遣军队占据了苏州。孙儒接连多次打败杨行密的人马，他的军队的旌旗和器械粮草等物绵延达一百余里。杨行密向钱请求救援，钱便援助他军需粮食。

[36]以顾彦晖为东川节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赐旌节。杨守亮使杨守厚囚道弼，夺旌节，发兵攻梓州。癸卯，彦晖求救于王建；甲辰，建遣其将华洪，李简、王宗侃、王宗弼救东川。建密谓诸将曰：“尔等破贼，彦晖必犒师，汝曹于行营报宴，因而执之，无烦再举。”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归绵州。彦晖具犒礼，诸将报宴，宗弼以建谋告之，彦晖乃以疾辞。

[36]朝廷任命顾彦晖为东川节度使，派遣宦官宋道弼前往向他颁发节度使的旌旗节钺。杨守亮让杨守厚把宋道弼囚禁起来，夺取了节度使的旌旗节钺，发动军队攻打梓州。癸卯（二十七日），顾彦晖向王建请求救援；甲辰（二十八日），王建派遣属下将领华洪、李简、王宗侃、王宗弼救援东川节度使顾彦晖。王建秘密对各位将领说："你们打败杨守厚，顾彦晖一定会来犒劳慰问军队，你们在军队驻地摆设酒宴回报，趁机抓获顾彦晖，就可不必再有其他举动了。"王宗侃打败了杨守厚的七个营寨，杨守厚逃跑回到绵州。顾彦晖备办犒劳王建军队的礼物，各位将领也要设宴答谢，王宗弼却把王建的计谋告诉顾彦晖，顾彦晖于是以有病为托辞拒绝前往。

初，李茂贞养子继臻据金州，均州刺史冯行袭攻下之，诏以行袭为昭信防御使，治金州。杨守亮欲自金、商袭京师，行袭逆击，大破之。

当初，李茂贞的养子李继臻占据金州，均州刺史冯行袭攻打夺占了金州，朝廷于是任命冯行袭为昭信防御使，管理金州。杨守亮要从金州、商州去攻打京师长安，冯行袭迎战抗击，大败杨守亮。

[37]是岁，赐泾原军号曰彰义，增领渭、武二州。

[37]这一年，朝廷赏赐泾原军名为彰义，将谓州、武州拨归彰义节度使管辖。

[38]福建观察使陈岩疾病，遣使以书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军政，未至而岩卒。岩妻弟都将范晖讽将士推己为留后。

[38]福建观察使陈岩身患重病，便派遣使者带着书信召请泉州刺史王潮，想要把军事行政大权转授给他，使者还未到泉州，陈岩便死了。陈岩的妻弟都将范晖暗示劝说军中将士推举自己为留后。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九卷

唐纪七十五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景福元年（壬子、892）

唐纪七十 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公元892年）

[1]春，正月，丙寅，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丙寅（二十一日），唐昭宗诏令赦免天下，改年号为景福。

[2]凤翔李茂贞、静难王行瑜、镇国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五节度使上言：杨守亮容匿叛臣杨复恭，请出军讨之，乞加茂贞山南西道招讨使。朝议以茂贞得山南，不可复制，下诏和解之，皆不听。

[2]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静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同州节度使王行约、秦州节度使李茂庄五人一同向朝廷上疏进言：杨守亮容纳藏匿叛逆乱臣杨复恭，请发兵讨伐杨守亮，并请求加封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朝廷商议认为，李茂贞如果获得山南西道招讨使的官职，就不可能再控制住他了，于是颁下诏令劝李茂贞等五位节度使与杨守亮和解，结果都不听从。

[3]王熔、李匡威合兵十余万攻尧山，李克用遣其将李嗣勋击之，大破幽、镇兵，斩获三万。

[3]王熔、李匡威联合军队总共十余万人攻打尧山，李克用派遣属下将领李嗣勋进行抗击，大败幽州、镇州的军队，斩杀擒获三万人。

[4]杨行密谓诸将曰："孙儒之众十倍于我，吾战数不利，欲退保铜官，何如？"刘威、李神福曰："儒扫地远来，利在速战。宜屯据险要，坚壁清野以老其师，时出轻骑抄其馈饷，夺其俘掠。彼前不得战，退无资粮，可坐擒也！"戴友规曰："儒与我相持数年，胜负略相当。今悉众致死于我，我若望风弃城，正堕其计。淮南士民从公渡江及自儒军来降者甚众，公宜遣将先护送归淮南，使复生业；儒军闻淮南安堵，皆有思归之心，人心既摇，安得不败！"行密悦，从之。友规，庐州人也。

[4]杨行密对各位将领说："孙儒的军队人数是我们的十倍，我们作战多次失利，现在想退到铜官固守，怎么样？"刘威、李神福说："孙儒调动全部军队从远处前来，速战速决对他有利。我们应当占险要的地方，坚守城堡，转移周围的人畜财粮，使孙儒的军队疲劳困苦，我方再不时派出轻便骑兵抄掠他们输送的军粮，夺取他们掳掠的东西。孙儒向前没有交战的机会，后退又没有资财粮食，我们擒获孙儒可以说是马到成功的事！"戴友规对杨行密说："孙儒与我们争夺扬州相持了五个年头，彼此胜负大体相当。现在孙儒发动全部军队要把我们致于死地，我们若是望风而走放弃城池，那就正中了孙儒的计谋。淮南的士子人民跟随你渡过长江以及从孙儒的军营中前来投降的人相当多，你应当派遣将领护送这些人先回淮南，让他们象原来一样谋生立业；孙儒军队的士兵听说淮南一带人民安居，生活稳定，都会产生回归故里的念头，孙儒的军心既然动摇，怎么会不失败呢！"杨行密听后很高兴，依从了属下将领的意见。戴友规是庐州人。

[5]威戎节度使杨晟与杨守亮等约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汉州之境，使其将吕荛将兵二千会杨守厚攻梓州；建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简击荛，斩之。

[5]威戎节度使杨晟与李守亮等人相约共同攻打王建，二月，丁丑（初二），杨晟派出军队到新繁、汉州境内抢掠，命令手下将领吕荛带领军队二千会同杨守厚攻打梓州。王建派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简抗击吕荛，将吕荛斩杀。

[6]戊寅，朱全忠出兵击朱，遣其子友裕将兵前行，军于斗门。

[6]戊寅（初三），朱全忠派出军队攻打朱，派遣他的儿子朱友裕督率军队前行，在濮阳县的斗门城驻扎下来。

[7]李茂贞、王行瑜擅举兵击兴元。茂贞表求招讨使不已，遗杜让能、西门君遂书，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谏官议之。时宦官有阴与二镇相表里者，宰相相顾不敢言，上不悦。给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难，茂贞诚有翼卫之功；诸杨阻兵，亟出攻讨，其志亦在疾恶，但不当不俟诏命耳。比闻兵过山南，杀伤至多。陛下傥不以招讨使授之，使用国法约束，则山南之民尽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

[7]李茂贞、王行瑜未奉朝廷命令擅 发动军队攻打兴元。李茂贞不断上表请求授给他山南西道招讨使，给宰相杜让能、神策中尉西门君遂送去书信，凌辱蔑视朝廷。昭宗认为不能容许李茂贞如此放肆，便御临延英殿，召令宰相、谏官进行商议。当时宦官中有人暗中与李茂贞、王行瑜勾，因而宰相们相互观望不敢发言，昭宗很不高兴。给事中牛徽说："先朝皇帝多灾多难，李茂贞当即派出军队攻伐征讨，他的意向就在于痛恨杨复恭一伙奸恶小人，但是不应当不等待朝廷的诏命就行动。近来听说他的军队经过山南，斩杀伤害的人相当多。陛下倘若不以山南西道招讨使的官职授给李茂贞，使用国家法度来约束他，那么山南的人民就会被斩尽杀绝了！"昭宗说："这知说的话。"于是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

[8]甲申，朱全忠至卫南，朱将步骑万人袭斗门，朱友裕弃营走，据其营。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门，至者皆为郭人所杀。全忠退军瓠河，丁亥，击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张归厚于后力战，全忠仅，副使李等皆死。

[8]甲申（初九），朱全忠到达卫州南部，朱率领步，骑兵一万人攻打斗门城，朱友裕放弃营寨逃走，朱于是占据了斗门的营寨。朱全忠不知道斗门城已被朱夺取，乙酉（初十），他带领军队赶往斗门，到达那里的人都被朱的郓州军队斩杀。朱全忠退到濮州雷泽县的瓠河镇驻扎，丁亥（十二日），朱攻打朱全忠，朱全忠大败逃跑。张归厚在后面竭力阻击掩护，朱全忠仅免一死，副使李等人都在交战中阵亡。

[9]朱全忠奏贬河阳节度使赵克裕，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

[9]朱全忠奏请将河阳节度使赵克裕贬职，让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任河阳节度使。

[10]孙儒围宣州。初，刘建锋为孙儒守常州，将兵从儒击杨行密，甘露镇使陈可言帅部兵千人据常州。行密将张训引兵奄至城下，可言仓猝出迎，训手刃杀之，遂取常州。行密别将又取润州。

[10]孙儒围攻宣州。起初，刘建锋为孙据守常州，当他带领军队跟随孙儒攻打杨行密时，甘露镇使陈可言率领所部人马一千人据守常州。杨行密的将领张训带领军队忽然来到常州城下，陈可言仓猝出城

迎战，张训亲手将陈可言斩杀，于是占取常州。杨行密的另一将领又攻取了润州。

[11]朱全忠连年攻时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获，兖、郓、河东兵救之，皆无功，复值水灾，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请和于全忠，全忠曰："必移镇乃可。"溥许之。全忠乃奏请移溥他镇，仍命大臣镇徐州。诏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节度使，以溥为太子太师。溥恐全忠诈而杀之，据城不奉诏，崇望及华阴而还。

[11]朱全忠连年攻打时溥，徐州、泗州、濠州三州的人民都无法耕种收获，兖州、郓州、河东的军队救援时溥，都没有成功，又赶上闹水灾，人民死亡的占十分之六七。时溥极其困乏，向朱全忠请求和解，朱全忠回答说："你必须迁移镇所离开徐州才可以。"时溥表示同意。朱全忠便奏请将时溥调往其他镇所，仍然任命朝中大臣镇守徐州。于是，唐昭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崇望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感化节度使，任命时溥为太子太师。时溥担心朱全忠欺骗谋杀他，依然占据徐州城而不奉行朝廷的诏令，刘崇望到达华阴便又返回长安。

[12]忠义节度使赵德薨，子匡凝代之。

[12]忠义节度使赵德死去，他的儿子赵匡凝代任忠义节度使。

[13]范晖骄侈失众心，王潮以从弟彦复为都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

[13]福建观察使范晖骄横奔侈造成属下离心离德，王潮任命堂弟王彦复为都统，胞弟王审知为都监，带领军队攻打福州，人民自动请求运送粮米给王潮的军队，平湖洞以及海边的蛮夷都用战船援助王潮。

[14]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挥使华洪、茂州刺史王宗瑶将兵五万攻彭州，杨晟逆战而败，宗裕等围之。杨守亮遣其将符昭救之，径趋成都，营三学山。建亟召华洪还。洪疾驱而至，后军尚未集，以数百人夜去昭营数里，多击更鼓；昭以为蜀军大至，引兵宵遁。

[14]辛丑（二十六日），王建派遣同族子弟嘉州刺史王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挥使华洪、茂州刺史王宗瑶带领军队五万攻打彭州，杨晟迎战失败，王宗裕等当即围攻杨晟。杨守亮派遣属下将领

符昭前去救助杨晟，符昭直接奔赴成都，在汉州金堂县的三学山安营扎寨。王建紧急召令华洪返回成都。华洪火速赶到，后面的军队还没有来得及集结，就带领几百人的夜间到离符昭营寨几里以外的地方，频繁地击打更鼓。符昭以为是王建的军队大规模来到，便带领军队连夜逃跑了。

[15]三月，以户部尚书郑延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延昌，从谠之从兄弟也。

[15]三月，朝廷任命户部尚书郑延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延昌是郑从谠的堂兄弟。

[16]左神策勇胜三都都指挥使杨子实、子迁、子钊，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杨晟，知守亮必败，壬子，帅其众二降于王建。

[16]左神策勇胜三都都指挥使杨子实、杨子迁、杨子钊，都是杨守亮的养子，他们从渠州带领军队救援杨晟，知道杨守亮一定要失败，便于壬子（初八），率领所部人马共计二万向王建投降。

[17]李克用、王处存合兵攻王熔，癸丑，拔天长镇。戊午，熔与战于新市，大破之，杀获三万余人；辛酉，克用退屯栾城。诏和解河东及镇、定、幽四镇。

[17]李克用、王处存联合军队攻打王熔，癸丑（初九），攻克滹沱河东北的天长镇。戊午（十四日），王熔在镇州九门县的新市与李克用、王处存展开激战，结果大败李克用、王处存，斩杀擒获三万余人；辛酉（十七日），李克用率众退到城驻扎。唐昭宗颁发诏令劝河东及镇州、定州、幽州四镇和解。

[18]杨晟遣杨守贞、杨守忠、杨守厚书，使攻东川以解彭州之围，守贞等从之。神策督将窦行实戌梓州，守厚密诱之为内应；守厚至涪城，行实事泄，顾彦晖斩之。守厚遁去。宁贞、守忠军至，无所归，盘桓绵、剑间，王建遣其将吉谏袭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将李简邀击守忠于钟阳，斩获三千余人。夏，四月，简又破守厚于铜，斩获三千余人，降万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

[18]杨晟给杨守贞、杨守忠、杨守厚送去书信，让他们攻打东川以求解除彭州之围，杨守贞等遵命行动。神策督将窦行实驻守梓州，杨守厚暗中引诱他做内应；杨守厚到达涪城，窦行实要做内应的事情泄漏，顾彦晖将窦行实斩杀。杨守厚于是逃走离去。杨守贞、杨守忠的

军队赶到，找不到去处，在绵州、剑州之间徘徊。王建派遣手下将领吉谏攻打杨守厚，将他打败。癸亥（十九日），西川将领李简在绵州巴西县的钟阳镇拦击杨守忠，斩杀擒获三千余人。夏季，四月，李简又在铜打败杨守厚，斩杀擒获三千余人，前往投降的有一万五千人；杨守忠、杨守厚都逃跑了。

[19]乙酉，置武胜军于杭州，以钱为防御使。

[19]乙酉（十二日），朝廷在杭州武胜军，任命钱为防御使。

[20]天威军使贾德晟，以李顺节之死，颇怨愤，西门君遂恶之，奏而杀之。德晟麾下千余骑奔凤翔，李茂贞由是益强。

[20]天威军使贾德晟，因为李顺节之死，很是怨恨愤怒，西门君遂憎恨他，上奏唐昭宗将贾德晟杀死。贾德晟属下一千余名骑兵投奔凤翔，李茂贞的势力从此更加大起来。

[21]李匡威出兵侵、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还。

[21]李匡威派出军队侵扰云州、代州，壬寅（二十九日），李克用开始从镇州带领军队返回。

[22]时溥遣兵南侵，至楚州，杨行密将张训、李德诚败之于寿河，遂取楚州，执其刺史刘瓒。

[22]时溥派遣军队向南侵扰，到达楚州，杨行密的将领张训、李德诚在寿河将时溥的人马打败，乘胜攻占了楚州，抓获楚州刺史刘瓒。

[23]加宁节度使王行瑜兼中书令。

[23]朝廷加封宁节度使王行瑜兼任中书令。

[24]杨行密屡败孙儒兵，破其广德营，张训屯安吉，断其粮道。儒食尽，士卒大疫，遣其将刘建锋、马殷分兵掠诸县。六月，行密闻儒疾后，戊寅，纵岳击之。会大雨、晦冥，儒军大败，安仁义破儒五十余寨，田擒儒于陈，斩之，传首京师，儒众多降于行密。刘建锋、马殷收余众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锋为帅，殷为先锋指挥使，张佶为谋主，比至江西，众十余万。

[24]杨行密多次击败孙儒的军队，攻破了孙儒在广德安设的营寨，张训则在安吉驻扎，截断了孙儒的运粮道路。孙儒军中粮食吃尽，大闹瘟疫，孙儒派遣属下将领刘建锋、马殷分别带领军队到各县抢掠。六月，杨行密听说孙儒军中正闹瘟疫，戊寅（初六），便派出军队攻

打孙儒。当地正赶上大雨滂沱，天昏地暗，孙儒军队大败，安仁义攻破孙儒五十多个营寨，田在阵地上擒获孙儒，将他斩杀，把他的头传送到京师长安，孙儒的手下人马大多向杨行密投降。刘建锋、马殷收集剩余的人马七千人，向南奔往洪州，大家推举刘建锋为统帅，马殷为先锋指挥使，委任张佶为谋主，等到队伍到达江西，人数已达十余万。

丁酉，杨行密帅众归杨州；秋，七月，丙辰（十四日），杨行密回到广陵，向朝廷上表请令田守宣州，安仁义守润州。

在此之前，扬州的富庶天下无比，当时人们称颂扬州第一，益州第二，等到经过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各股军队的战火之后，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方圆一片败落景象。

[25]王建围彭州，久不下，民皆窜匿山谷；诸寨日出俘掠，谓之“淘虏”，都将先择其善者，余则士卒分之，以是为常。

[25]王建围攻彭州，很久不能攻克，当地百姓都窜逃藏匿在高山深谷之中。王建各个营寨的士卒每天出去掳掠抢劫，把这叫做“淘虏”，对搜抢来的人民财物，军中将领先挑选好的，剩余的让士兵们瓜分，以此为常事。

有军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书生也，世乱，为兵，度诸将惟北寨王宗侃最贤，乃往说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属也，陈、田召杨晟，割四州以授之，伪署观察使，与之共拒朝命。今陈、田已平而晟犹据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军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军至累月，未闻招安之命，军士复从而掠之，与盗贼无异，夺其赀财，驱其畜产，分其老弱妇女以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离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于暑雨，残伤于蛇虎，孤危饥渴，无所归诉。彼始以杨晟非其主而不从，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杨氏矣。”宗侃恻然，不觉屡移其床前问之，先成曰：“又有甚于是者：今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虏，薄暮乃返，曾无守备之意。赖城中无人耳，万一有智者为之画策，使乘虚奔突，先伏精兵千人于门内，登城望淘虏者稍远，出弓弩手、炮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随以役卒五百，负薪土填壕为道，然后出精兵奋击，且焚其寨；又于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诸寨咸自备御，无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继出，如此，能无败乎！”宗侃矍然曰：“此诚有之，将若之何？”

有一个军士王先成，是新律人，本来是个书生，适逢天下大乱，便参军从武，他揣测各位将领中只有北面营寨的王宗侃最为贤明，就前往劝王宗侃说："彭州本来是西川的属地，陈敬、田令孜召来杨晟，割出四个州授给杨晟，任杨晟为观察使，与他们共同抗拒朝廷命令，现在陈敬、田令孜已经平灭，而杨晟仍然占据着彭州，彭州的人民都知道西川是他们的大府，而检校司徒王建是他们的官长，所以王建的大队人马到达彭城一带之初，当地百姓并不进入城内归附杨晟，而是逃往高山深谷躲避起来，等待着王建的招抚。现在王建军队到达已经几个月了，百姓没有听到招抚劝降的命令，相反纵容军中士卒一再大肆抢掠，与强盗贼寇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抢夺百姓的资财货物，追逐百姓的家畜财产，把年老体弱的人以及妇女分给士兵做奴婢，使这里的父子兄弟骨肉分离愁苦怨怒。那些在山谷中的人，酷暑暴雨之下无遮无盖，不时受到毒蛇猛虎的残害，孤苦危险，又饿又渴，没有诉苦的地方。彭州百姓开始时认为杨晟不是他们的官长而不遵从他，现在检校司徒王建对他们不加爱抚救济，他们就会改变初衷想念杨晟了。"王宗侃十分悲戚，不由得一再移动他坐着的床向前询问王先成，王先成说："还有比这更为危险的事：现在各个营寨每天早晨出动六七百人，进入深山搜掠百姓财物，天黑时才返回来，竟然没有守寨防备的意思。这不过是赖于彭州城内没有能人罢了，万一有足智多谋的人为杨晟出谋划策，让他乘虚出击，事先在彭州城门的里面埋伏下精壮人马一千人，当登上城楼望到王建营寨的士兵外出去抢掠走远时，便派出弓弩手、炮手各一百人，攻打营寨的一面，紧随着派五百名役夫士兵，身背柴草土石填满堑壕垫好道路，然后出动精锐军队奋勇攻打，并且焚烧王建的营寨；又从彭州城的另三面突然派出军队，各个营寨都自己忙着防备抵御，没有功夫相互救援，彭州城内得以增派军队相继杀出，这样一来，王建怎么能不失败呢！"王宗侃惊慌地说："这种情况确定有司能发生，该怎么办好呢！"

先成请条列为状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须四面通共，宗侃所司止于北面，或所白可从，乞以牙举施行。"事凡七条："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诸寨军士及子弟无得一人辄出淘虏，仍表诸寨之旁七里内听樵牧，敢越表者斩。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数千人，以处所招百姓，宗侃请选所部将校谨干者为招安将，使将三十人昼夜执兵巡卫。其四，招安之事须委一人

总领，今榜帖既下，诸寨必各遣军士入山招安，百姓见之无不惊疑，如鼠见狸，谁肯来者！欲招之必有其术，愿降帖付宗侃专掌其事。其五，乞严勒四寨指挥使，悉索前日所虏彭州男女老幼集于营场，有父子、兄弟、夫妇自相认者即使相从，牒具人数，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斩；仍乞勒府中诸营，亦令严索，有自军前先寄归者，最给资粮，悉部送归招安寨。其六，乞轩九陇行县于招安寨中，以前南郑令王丕摄县令，设置曹局，抚安百姓，择其子弟之壮者，给帖使自入山招其亲戚；彼知司徒严禁侵掠，前日为军士所虏者，皆获安堵，必欢呼踊跃，相帅下山，如子归母，不日尽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时多沤藏者，宜令县令晓谕，各归田里，出所沤麻鬻之，以为资粮，必渐复业。”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

王先成请求分条开列写成状纸以便禀告王建，王宗侃当即命令王先成起草状文，大意是说：“今天所禀告的事，必须是围攻彭州城的王宗裕、王宗侃、华洪、王宗瑶四面相通共同行动，我王宗侃所统管的只是北面的营寨，或许所禀告的事可以依从，请求命令西川军队的使牙检举全都施行。”事情共有七条：“其一，请求招抚山谷中的百姓。其二，请求禁止各营寨的军中士兵和子弟，一个也不准出去搜掠百姓，在各营寨的旁边立石碑，七里方圆之内听凭打柴放牧，有敢超越石碑的斩杀。其三，请求设置招安寨，寨中能容纳下几千人，以安置所招来的百姓，我王宗侃请求从所部将校中挑选谨慎干练的人为招安将领，令他带领三十人日夜手持武器巡逻护卫。其四，招抚百姓这件事，必须委派一个人总管，现在招安的榜帖既然发了下去，各个营寨一定是分头派遣军中士兵进入山谷招抚百姓，躲藏在那里的百姓看到这种情形，没有不惊慌疑惧的，就会象老鼠见了猫，有谁还肯前来投降！要想招抚山谷中的百姓，必须有恰当的方法，希望颁 下文告委任我王宗侃专门掌管这桩事。其五，请求严格勒令四面营寨的指挥使，把从前掳掠来的彭州男女老幼全都集结在营寨的广场上，有父亲与儿子、哥哥与弟弟、丈夫与妻子自己相互认出的，就让他们相聚，在公文上注明人数，分部送往招安寨，有胆敢私自隐匿一个人的当即处斩；并请求勒令成都府中的各个营寨，也严格搜索，有先前从军队前沿送回来的百姓，酌量支给资财粮食，全都分部送回招安寨。其六，请求在招安寨中设置九陇行县，委任从前的南郑县令王丕暂摄九陇行县县令，设置曹局，招抚安顿百姓，从这些百姓中挑选身强力壮的子

弟，发给他们文告，让他们自己入山招请他们的亲戚，百姓知道王司徒严令禁止士兵侵扰抢掠，前些时候被军中士兵抢虏去的人，也都很平安，必定会欢呼跳跃，纷纷走下山来，如同儿子回到母亲的怀抱，用不了几天就会全部从山中出来。其七，彭州的土地适于种麻，这里的百姓在没有进山时将大量的麻沤藏起来，应当命令县令明确告知百姓，分别回到田间故里，挖出沤藏的麻卖掉，换取资财粮食，这样必定会逐渐恢复旧业。”王建接到状文大为欢喜，当即施行，全部照办。

明日，榜帖至，威令赫然，无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竞出，赴招安寨如归市，寨不能容，斥而广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 民见村落无抄暴之患，稍稍辞县令，复故业。月余，招安寨皆空。

第二天，发布的告示传下，威严的军令赫然在目，没有人敢违。第三天，躲藏在山谷中的百姓竞相出来，象赶集一样奔赴招安寨，招安寨容不下，就开辟地盘扩展寨子。逐渐地又有了集市，百姓又拿出收藏的麻贩卖。招安寨的人民看到自己村落没有被残暴抢掠的苦难，逐渐告辞九陇行县县令，回到故里重操旧业。一个多月的时间，招安寨里都空了。

[26]己巳，李茂贞克凤州，感义节度使满存奔兴元。茂贞又取兴、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镇之。

[26]己巳（二十七日），李茂贞攻克凤州，感义节度使满存逃奔兴元，李茂贞又连续攻占了兴州、洋州，向朝廷上表请求委任他的子弟统管。

[27]八月，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以田知宣州留后，安仁义为润州刺史。

[27]八月，朝廷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委任田为宣州留后，任命安仁义为润州刺史。

孙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选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禀赐，以皂衣蒙甲，号“黑云都”，每战，使之先登陷陈，四邻畏之。

孙儒投降过来的军队大多是蔡州人，杨行密挑选他们当中特别勇猛强健的人五千名，予以丰厚的俸饷和赏赐，用黑色的外衣蒙盖上甲胄，号称“黑云都”，每当作战时，就让这些人首先冲锋陷，四周邻近的军队都很惧怕他们。

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盐易民布帛，掌书记舒城高勖曰：“兵火之余，十室九空，又渔利以困之，将复离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邻道所无，足以给军；选贤守令功课农桑，数年之间，仓库自实。”行密从之。田闻之曰：“贤者之言，其利远哉！”行密驰射武伎，皆非所长，而宽简有智略，善抚御将士，与山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尝早出，从者断马，取其金，行密知而不问，他日，复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

杨行密因为军中费用缺乏，想用茶叶和食盐换取百姓的布帛，掌书记舒城人高勖说：“战乱刚刚过去，老百姓十户有九家是空的，官府却又要以商谋利使他们艰难窘迫，这将会使百姓再次叛离我们。不如拿出我们拥有的东西去与缺少此物的邻道贸易，这样完全可以供给军队，再挑选贤明的地方长官劝勉人民耕作纺织，几年的时间，仓库自然就会充盈。”杨行密采纳了高勖的意见。田听到这件事后说：“贤明人士的话，其利益深远呀！”杨行密对于骑马射箭比武这些技艺，都没有什么专长，可是他对人宽厚，生活节俭又有智谋胆略，善于安抚驾御宫中将士，与他们同甘共苦，待人处事推心置腹，没有任何猜疑顾忌。有一次早晨出去，跟随的人剪断驾辕马臀部的皮带，拿走那上面的金饰，杨行密知道了也不追问，后来，仍象以前一样在早晨外出，人们都佩服他的心胸度量。

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行密初至，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

淮南一带遭受战乱接连六年，当地士人和百姓辗转迁移几乎走光了；杨行密刚到这里时，赏赐将领官吏，布帛不过几尺，银钱不到几百。可是杨行密能够靠勤奋节俭保证军中供给充足，除非因公摆设宴会，他自己从不举办歌舞声乐。杨行密招收安抚流离的人民，减轻徭役少征赋税，没有几年的功夫，官府和人民都富有起来，几乎恢复到太平盛世时的状态。

[28]李克用北巡至天宁军，闻李匡威、赫连铎将兵八万寇云州，遣其将李君庆发兵于晋阳。克用潜入新城，伏兵于神堆，擒吐谷浑逻骑三百；匡威等大惊。丙申，君庆以大军至，克用迁入云州。丁酉，出

击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烧营而遁；追至天成军，斩获不可胜计。

[28]李克用往北巡视到达天宁军，听说李匡威、赫连铎率领军队八万侵扰云州，便派遣属下将领李君庆从晋率军出发。李克用偷偷进入新城，而在云州城南的神堆设下伏兵，擒获吐谷浑的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等大为震惊。丙申（二十五日），李君庆率领大军赶到，李克用便迁入云州。丁酉（二十六日），李克用派出军队攻打李匡威等焚烧营寨逃跑；李克用的军队追到蔚州东北的天成军，斩杀擒获无法计算。

[29]辛丑，李茂贞攻拔兴元，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杨守贞、杨守忠、满存奔阆州。茂贞表其子继密权知兴元府事。

[29]辛丑（三十日），李茂贞攻克兴元，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杨守贞、杨守忠、满存一同逃奔阆州。李茂贞上表朝廷请求委任他的儿子李继密暂时主持兴元府事宜。

[30]九月，加荆南节度使成同平章事。

[30]九月，朝廷加封荆南节度使成为同平章事。

[31]时溥迫监军奏称将士留己，冬，十月，复以溥为侍中、感化节度。朱全忠奏请追溥新命；诏谕解之。

[31]时溥逼迫监军向朝廷奏称军中将士一定要挽留他自己，而不应召到京师，冬季，十月，朝廷又任命时溥为侍中、感化节度使。朱全忠上奏请求朝廷追回对时溥新的任命；唐昭宗颁发诏令劝朱全忠与时溥和解。

[32]初，邢、、磁州留后李存孝，与李存信俱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宠于克用，存孝的邢州，欲立大功以胜之，乃建议取镇冀；存信从中沮之，不时听许。及王熔围尧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为蕃、汉马步都指挥使，与存孝共击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进；克用更遣李嗣勋等击破之。存信还，谮存孝无心击贼，疑与之有私约。存孝闻之，自以有功于克用，而信任顾不及存信，愤怨，且惧及祸，乃潜结王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归于朝廷，乞赐旌节及会诸道兵讨李克用；以存孝为邢、、磁节度使，不许会兵。

[32]当初，邢州、州、磁州的留后李存孝，与李存信都是李克用的养子，可是他们相互不和睦。李存信在李克用那里很受宠，李存孝在邢州，想要建立大功以求超过李存信，于是建议攻取镇冀，李存信从中作梗，李克用不时听从李存信的意见。等到王围攻尧山，李存孝前往救援，未能获胜。李克用便任命李存信为蕃、汉马步都指挥使，与李存孝一同攻打王，李存孝、李存信二人互相猜疑忌恨，彼此逗留观望而不前进；李克用改派李嗣勋等将王打败。李存信回到李克用那里，诬陷李存孝根本不想攻打贼寇，怀疑他与贼寇暗中有密约。李存孝听到这事，自认为对李克用颇有功劳，可是李克用对他的信任反不如李存信，很是愤恨，又怕大祸降临，于是暗中与王和朱全忠交结，向朝廷上呈表章以邢州、州、磁州三州归顺朝廷，并请求赏赐给他节使度的旌旗节钺，以及会同各道军队讨伐李克用。唐昭宗颁发诏令，任命李存孝为邢州、州、磁州节度使，但不同意会合军队的举动。

[33]十一月，时溥豪州刺史张 、泗州刺史张谏以州附于朱全忠。

[33]十一月，时溥的濠州刺史张、泗州刺史张谏分别献出濠州、泗州，归附朱全忠。

[34]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将兵十万攻濮州，拔之，执其刺史邵伦，遂令友裕移兵击时溥。

[34]乙未（疑误），朱全忠派遣他的儿子朱友裕带领军队十万人攻打濮州，予以攻克，抓获濮州刺史部伦，于是，朱全忠又命令朱友裕调转军队攻打时溥。

[35]孙儒将王坛陷婺州，刺史蒋奔越州。

[35]孙儒的将领王坛攻陷婺州，婺州刺史蒋逃奔越州。

[36]庐州刺史蔡俦发杨行密祖父墓，与舒州刺史倪章连兵，遣使送印于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恶其反覆，纳其印，不救，且牒报行密；行密谢之。行密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神福将兵讨俦。

[36]庐州刺史蔡俦挖开杨行密祖父的坟墓，与舒州刺史倪章联合军队，派遣使者向朱全忠送去官印求救。朱全忠厌恶蔡俦反复无常，接收了他送来的官印，而不派兵救援，并且给杨行密送去书信通报消息；杨行密对朱全忠表示感谢。接着，杨行密派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神福带领军队讨伐蔡俦。

[37]《宣明历》浸差，太子少詹事边冈造新历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玄历》。

[37]唐穆宗时建立的《宣明历》逐渐出现误差，太子少詹事边冈改造新历完工，十二月，进献朝廷。昭宗把新历命名为《景福崇玄历》。

[38]壬午，王建遣其将华洪击杨守亮于阆州，破之。建遣节度押牙延陵郑顼使于朱全忠；全忠问剑阁，顼极言其险。全忠不信，顼曰："苟不以闻，恐误公军机。"全忠大笑。

[38]壬午（十二日），王建派遣属下将领华洪在阆州进攻杨守亮，将其打败。王建派遣节度押牙、延陵人郑顼出使到朱全忠那里，朱全忠询问剑阁的情况，郑顼极力述说剑阁的险峻。朱全忠不信，郑顼说："假如不相信我说的话，恐怕要误了你的军机大事。"朱全忠听后哈哈大笑。

[39]是岁，明州刺史钟文季卒，其将黄晟自称刺史。

[39]这一年，明州刺史钟文季去世，他的手下将领黄晟自称明州刺史。

二年（癸丑、893）

二年（癸丑，公元893年）

[1]春，正月，时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战死。

[1]春季，正月，时溥派遣军队攻打宿州，宿州刺史郭言战死。

[2]东川留后顾彦晖既与王建有隙，李茂贞欲抚之使从己，奏请更赐彦晖节；诏以彦晖为东川节度使。茂贞又奏遣知兴元府事李继密救梓州，未几，建遣兵败东川、凤翔之兵于利州。彦晖求和，请与茂贞绝；乃许之。

[2]东川留后顾彦晖既然与王建有矛盾，李茂贞便想招抚顾彦晖使他随从自己，于是上奏请求再次赏赐给顾彦晖节度使旌旗节钺，唐昭宗颁诏任命顾彦晖为东川节度使。李茂贞又奏请派遣掌管兴元府事宜的李继密救援梓州，不久，王建派遣军队在利州打败了东川、凤翔的军队。顾彦晖向王建求和，表示要与李茂贞断绝往来，王建这才许可与他和解。

[3]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自请镇兴元，以茂贞为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又割果、阆二州隶武定军。茂贞欲兼得凤 翔，不奉诏。

[3]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请求镇守兴元府，唐昭宗颁诏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委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为同平章事，充任凤翔节度使，又割出果州、阆州隶属武定节度使管辖。李茂贞试图同时获得凤翔，因而拒不奉行诏令。

[4]二月，甲戌，加西川节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4]二月，甲戌（初五），朝廷加封西川节度使王建为同平章事。

[5]李克用引兵围邢州，王熔遣牙将王藏海致书解之。克用怒，斩藏海，进兵击熔，败镇兵于平山。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熔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余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啖之。

[5]李克用带领军队围攻邢州，镇州的王派遣牙将王藏海给李克用送去书信劝解。李克用大怒，将王藏海斩杀，派军队攻打王，在平山县打败镇州的军队。辛巳（十二日），李克用攻打天长镇，十几天都没有攻克。王派出军队三万前往救援，李克用在叱日岭下迎战，把王军队打得大败，斩杀一万余人，剩余的人马溃散逃去。李克用的河东军队没有粮食，就把被杀士卒的尸体切割而食。

[6]时溥求救于朱瑾，朱全忠遣其将霍存将骑兵三千军曹州以备之。瑾将兵二万救徐州，存引兵赴之，与朱友裕合击徐、兖兵于石佛山下，大破之，瑾遁归兖州。辛卯，徐兵复出，存战死。

[6]徐州的时溥向兖州的朱瑾请求救援，朱全忠派遣属下将领霍存带领骑兵三千在曹州驻扎防备朱瑾军队的进攻。朱瑾率领军队二万人前去救援徐州，霍存带领人马前往迎战，他和朱友裕在彭城附近的石佛山下联合攻击徐州、兖州的军队，结果徐州、兖州军队大败，朱瑾逃回兖州。辛卯（二十二日），徐州军队再次出击，霍存恃胜不备战死。

[7]李克用进下井陉，李存孝将兵救王熔，遂入镇州，与熔计事。熔又乞师于朱全忠，全忠方与时溥相攻，不能救，但遗克用书，言“邺下有十万精兵，抑而未进。”克用复书：“傥实屯军邺下，望降临；必

欲真决雌雄，愿角逐于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熔，败河东兵于元氏，克用引还邢州。熔犒匡威于藁城，辇金帛二十万以酬之。

[7]李克用进军攻下井陉，李存孝带领军队前往救援王熔，于是进入镇州，与王熔商议攻防事宜。王熔又请朱全忠派出军队救援，朱全忠正忙于与时溥交战，不能派兵救援，不过却给李克用送去书信，说：“我在邺下驻有十万精兵，只因我的抑制才未让他们推进。”李克用给朱全忠回信说：“倘若你在邺下确实驻有强兵，那么我恭候大军的到来；如果一定真要分出胜负，请到常山脚下决战。”甲午（二十五日），李匡威带领军队救助王熔，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河东军队，李克用率领人马返回郑州。王熔的藁城犒劳李匡威，拿出金帛二十万来酬谢。

[8]朱友裕围彭州，时溥数出兵，友裕闭壁不战。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书谮友裕于全忠，全忠怒，驿书下都指挥使庞师古，使代之将，且按其事。书误达于友裕，友裕大惧，以二千骑逃入山中，潜诣砀山，匿于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张氏闻之，使友裕单骑诣汴州见全忠，泣涕拜伏于庭；全忠命左右抑，将斩之，夫人趋就抱之，泣曰：“汝舍兵众，束身归罪，无异志明矣。”全忠悟而舍之，使权知许州。友恭，寿春人李彦威也，幼为全忠家僮，全忠养以为子。张夫人，砀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惮之，虽军府事，时与之谋议；或将兵出，中涂，夫人以为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为之返。

[8]朱友裕围攻彭城，时溥几次派出军队挑战，朱友裕都关闭营垒拒不出战。朱瑾在石佛山下战败于夜间逃跑，朱友裕也不追击，都虞候朱友恭写信给朱全忠诬陷朱友裕，朱全忠看信后勃然大怒，当即通过驿站传信给都指挥使宠师古，命令他代替朱友裕统领军队，并且审查朱友裕的可疑事件。不料，朱全忠的这封信误传到朱友裕的手里，朱友裕看到极其恐惧，当即带着二千骑兵逃进深山，秘密到达砀山，在伯父朱全昱那里藏匿起来。朱全忠的夫人张氏听说这件事，让朱友裕单人骑马到济州拜见朱全忠，朱友裕在厅堂上痛哭流涕跪下求饶，朱全忠命令身边侍卫揪住他的头发，按住他的脖子，要把他拉出去处斩，张夫人急忙跑过去抱住朱友裕，流着泪说：“你离开手下马，只身回来认罪，没有其他图谋已经很明显了。”朱全忠听后顿时醒悟而免除对朱友裕的刑罚，命他暂且主持许州事宜。朱友恭，本来是寿春人李

彦威，幼小时候便为朱全中家的童仆，被朱全忠收养为义子。张夫人是砀山人，足智多谋，朱全忠敬重而又惧怕她，即使是节度使司的要事，也时常与她谋划高议。有时朱全忠率领军队出征，已经行进到半路，而张夫人认为这次出征不可取，只派遣一个人去召请，朱全忠立即因此而返回。

庞师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

庞师古攻打石佛山营寨，予以占据。从此以后，时溥的徐州军队不敢再出来交战。

[9]李匡威之救出熔也，将发幽州，家人会别，弟匡筹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二月，匡威自镇州还，至博野，匡筹据军府自称留后，以符追行营兵。匡威众溃归，但与亲近留深州，进退无所之，遣判官李抱真入奏，请归京师。京师屡更大乱，闻匡威来，坊市大恐，曰："金头王来图社稷。"士民或窜匿山谷。王熔德其以已故致失地，迎归镇州，为筑第，父事之。

[9]李匡威救援王熔时，将要从幽州出发，家族里的人都会聚为他送别，李匡威胞弟李匡筹的妻子长得秀美，李匡威喝醉酒后将她奸淫。三月份，李匡威从镇州返回，到达博野，李匡筹占据节度使司自称留后，用节度使司的符节追回李匡威行营的军队。李匡威的人马溃散投归幽州，他只得与一些亲近的士卒留在深州，进退无去处，便派遣判官李抱真向朝廷上奏，请求回到京师长安。京师接连几次遭受大的战乱，听说李匡威要来，巷头巷尾的人们大为恐慌，都说："金头王李匡威要来图谋大唐皇位了。"长安的士人百姓有的竟逃窜到山谷中藏匿起来。因为李匡威是为救援王熔而失去了幽州的，因此王熔对李匡威感恩戴德，迎接李匡威回到镇州，并为他建造了府第，当作父亲一样侍奉他。

[10]以渝州刺史柳为泸州刺史。柳氏自公绰以来，世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为御史大夫，上欲以为相，宦官恶之，故久谪于外。尝戒其子弟曰："凡门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门高则骄心易生，族盛则为人所嫉；懿行实才，人未之信，小有，众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学宜加勤，行宜加励，仅得比他人耳！"

[10]朝廷任命渝州刺史柳为泸州刺史。柳氏家族自从元和年间和柳公绰以来，世代都因敬老尊长、重礼守法而被士大夫们所尊崇。柳曾任御史大夫，皇帝想委任他做宰相，宦官们憎恶他，因而长期贬职在外。柳曾经告诫他家中的子弟说："门第地位高贵，是可怕而不是可以自恃的事。这些人为人处事，如果一件事上出现失误，招来的罪过就会比别人严重得多，死后也没有脸面在地下祖先相见，这是所以说可怕的原因。门第高就容易产生骄傲心理，家族昌盛就要被人嫉妒；他们的美德善行、真才实学，人们未必相信，而稍微有一点美中不足，大家都会去指责他们，这是所以说不可自恃的原因。因此，高贵人家的子弟，学习应当更加勤奋，行为应当再接再励，这样也仅仅是能和其他普通人相比而已！"

[11]王建屡请杀陈敬、田令孜，朝廷不许。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谋作乱，杀之新津。又告令孜通凤翔书，下狱死。建使节度判官冯涓草表奏之曰："开匣出虎，孔宣父不责他人；当路斩蛇，孙叔敖盖非利已。专杀不行于外，先机恐失于彀中。"涓，宿之孙也。

[11]王建一再请求杀掉陈敬、田令孜，朝廷不准许。夏季，四月，乙亥（初七），王建指使人告发陈敬谋反作乱，在新津将他杀死。又指使人告发田令孜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暗中通信，把他囚禁狱中致死。王建命令节度判官冯涓起草表章奏报说："打开木笼放出猛虎，孔子责备其弟子不责备别人；孙叔敖将两头蛇杀死，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统兵在外的将帅如果没有专杀大权，重要的机会就要在奸臣的圈套中丧失。"冯涓是冯宿的孙子。

[12]汴军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张涛以书白朱全忠云："进军时日非良，故无功。"全忠以为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费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将士闻此言，则懈于攻取矣。"全忠乃焚其书。癸未，全忠自将如徐州；戊子，庞师古拔彭城，时溥举族登燕子楼自焚死。已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张廷范知感化留后，奏乞朝廷除文臣为节度使。

[12]汴州军队攻打徐州，连续几个月未能攻克。通事官张涛写信给朱全忠说："进军的时机没有把握好，所以劳而无功。"朱全忠同意他的看法。敬翔却说："现在攻打徐州城已经几个月了，耗费人力财力相当大，时溥的徐州军队已经困乏不堪，攻下徐州是早晚的事了，如果

让军中将士知道张涛的这些话，那么进攻的劲头就会松懈下来。”朱全忠于是将张涛的书信烧掉。癸未（十五日），朱全忠亲自率领人马到达徐州；戊子（二十日），庞师古攻克彭城，时溥全家族的登上燕子楼自焚而死。已丑（二十一日），朱全忠进入彭城，委任宋州刺史张廷范主持感化留后事宜，奏请朝廷任命文臣做节度使。

[13]李匡威在镇州，为王熔完城堑，缮甲兵，视之如子。匡威以熔年少，且乐真定土风，潜谋夺之。李抱真自京师还，为之画策，阴以恩施悦其将士。王氏在镇久，镇人受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熔就第吊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熔趋抱匡威曰：“熔为晋人所困，几亡矣，赖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熔之愿也，不若与公共归府，以位让公，则将士莫之拒矣。”匡威以为然，与熔骈马，陈兵入府。会大风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东偏门，镇之亲军闭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跃出，拳殴匡威甲士，挟熔于马上，负之登屋。镇人既得熔，攻匡威，杀之，并其族党。熔时年十七，体疏瘦，为君和所挟，颈痛头偏者累日。李匡筹奏熔杀其兄，请举兵复冤；诏不许。

[13]李匡威留在镇州，为王熔整治护城堑壕，修理盔甲武器，把王熔当成儿子一样看等。李匡威因为王熔年纪小，又喜好镇州的水土气候，便秘密谋划夺取镇州。李抱真从京师长安返回镇州，为李匡威出谋划策，暗中给予王熔军中将士小恩小惠以换取他们的好感。王熔家族在镇州已经很长时间，镇州人爱戴王熔，而不曲从李匡威。在李匡威的父母去世的纪念日，王熔到李匡威的寓所吊唁，李匡威身套丧服里面却穿着盔甲，埋伏下士兵将王劫持，王奔到李匡威的面前抱着他说：“我王熔被河东李克用围困时，几乎要兵败身亡了，依靠你的救援才有今天；你想获得镇州、冀州、深州、赵州这四个州，这本来是我的愿望，不如我和你一同回到节度使司，把节度使的官位让给你，这样军中将士就不会抗拒你了。”李匡威认为可以，与王熔并排骑着马，摆开军队进入节度使的司。恰逢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房屋上的瓦都被震动。李匡威进入镇州城的东偏门，王熔的镇州亲军当即把东偏门关闭，有个屠夫叫墨君和从残破的墙壁后面跳出来，用拳头猛打李匡威的披甲士兵，把王熔从马背上夹在腋下，背着他登上房层。镇州军队既然已经夺回王熔，便攻打李匡威，将他杀死，李匡威的亲族党羽也一同被杀掉。王熔当时年仅十七岁，身体瘦弱，这次被墨君和夹着

走，竟好几天脖子疼痛脑袋偏斜。李匡筹向朝廷奏报王熔杀害了他的哥哥李匡威，请求发动军队报仇，昭宗颁诏不许他擅动。

[14]幽州将刘仁恭将兵戍蔚州，过期未代，士卒思归。会李匡筹立，戍卒奉仁恭为帅，还攻幽州，至居庸关，为府兵所败。仁恭奔河东，李克用厚待之。

[14]幽州将领刘仁恭带领军队守卫蔚州，过了期限还没有士兵来替代，军中士兵都想回归。正逢李匡筹自称节度使，蔚州的士兵当即尊奉刘仁恭为统帅，返回攻打幽州，到达居庸关，被李匡筹的幽州节度使府军队打败。刘仁恭逃奔河东，李克用对待他相当优厚。

[15]李神福围庐州；甲午，杨行密自将诣庐州，田自宣州引兵会之。初，蔡人张颢以骁勇事秦宗权，后从孙儒，儒败，归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将兵戍庐州。蔡俦叛，颢更为之用。及围急，颢逾城来降，行密以隶银枪都使袁稹。稹以颢反覆，白行密，请杀之，行密恐稹不能容，置之亲军。稹，陈州人也。

[15]李神福围攻庐州。甲午（二十六日），杨行密亲自率领军队到达庐州，田宣州带领军队来与他会合。当初，蔡州人张颢以其勇猛果敢侍奉秦宗权，后来又跟随孙儒，孙儒失败后，张颢归附杨行密，杨行密对待他很优厚，委任他带领军队驻扎庐州。蔡俦反叛后，张颢又改旗易帜为他所用。等到庐州被围紧急时，张颢越过城墙再投奔杨行密，杨行密把张颢派到银枪都使袁稹手下。袁稹认为张颢反复无常，向杨行密陈说，请求将张颢杀死，杨行密担心袁稹容不下张颢，便把张颢安置在亲军中。袁稹是陈州人。

[16]王彦复、王审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晖求救于威胜节度使董昌，昌与陈岩婚姻，发温、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彦复、审知以城坚，援兵且至，士卒死伤多，白王潮，欲罢兵更图后举，潮不许。请潮自临行营，潮报曰：“兵尽添兵，将尽添将，兵将俱尽，吾当自来。”彦复、审知惧，亲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尽，晖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监军，弃城走，援兵亦还。庚子，彦复等入城。辛丑，晖亡抵沿海都，为将士所杀。潮入福州，自称留后，素服葬陈岩，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抚其家。汀、建二州降，岭海间群盗二十余辈皆降溃。

[16]王潮派遣王彦复、王审知攻打福州，很久未能攻克。范晖向威胜节度使董昌求救，董昌与陈岩是姻亲，便派遣温州、台州、婺州军队五千前往救援。王彦夏、王审知因为福州城坚固，救援军队即将赶到，军中士卒死亡受伤的已相当多，向王潮述说，想要撤回军队以后再作打算，王潮不准许。王彦复、王审知请王潮亲自前来军营，王潮回答他们说："士兵光了增加士兵，将领没了添派将领，等到士兵将领都没了，我自然要亲自来。"王彦复、王审知被王潮的话吓呆了，他们亲自昌着箭石猛烈进攻。五月份，福州城内粮食吃尽，范晖知道不能再固守，夜里，把官印交给监军，离开福州城逃跑，前来救援的军队也纷纷返回。庚子（初二），王彦复、王审知进入福州城。辛丑（初三），范晖逃亡到沿海城中，被军中将士斩杀。王潮进入福州城。自称留后，身穿丧服安葬陈岩，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陈岩的儿子陈延晦，对陈岩家族的抚恤十分丰厚。汀州、建州两个州也向王潮投降，从岭南到沿海之间的二十多股成伙盗贼或者归顺王潮或者溃散。

[17]闰月，以武胜防御使钱为苏杭观察使。又以扈跸都头曹诚为黔中节度使，耀德都头李为镇海军节度使，宣威都头孙惟晟为荆南节度使，六月，以捧日都头陈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并同平章事。时李茂贞跋扈，上以武臣难制，欲用诸王代之，故诚等四人皆加恩，解兵柄，令赴镇。

[17]闰五月，朝廷任命武胜防御使钱为苏杭观察使。又任命扈跸都头曹诚为黔中节度使，耀德都头李为镇海军节度使，宣威都头孙惟晟为荆南节度使。六月，朝延又任命捧日都头陈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并同平章事。当时李茂贞骄礳跋扈，昭宗感到武臣难以控制，想要用皇族各王取代他们，因此曹诚、李、孙惟晟、陈四人都接到皇帝的恩诏，解除在京师的兵权，命令他们前赴镇所。

[18]李匡筹出兵攻王熔之乐寿、武强，以报杀匡威之耻。

[18]李匡筹派出军队攻打王熔的乐寿、武强两地，以报王杀害其兄李匡威这一耻辱。

[19]秋，七月，王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败之于平山，壬申，进击镇州。熔惧，请以兵粮二十万助攻邢州，克用许之。克用治兵于栾城，合熔兵三万进屯任县，李存信屯琉璃陂。

[19]秋季，七月，王熔派遣军队救援邢州，被李克用在平山将他打败，壬申（初六），李克用进击镇州。王熔十分惧怕，请求拿出军粮二十万来帮助李克用攻打邢州，李克用许可了王熔的请求。李克用在栾城整训军队，会合王熔军队总共三万人在邢州东南的任县驻扎，李存信则在邢州龙冈县的琉璃陂驻扎。

[20]丁亥，杨行密克庐州，斩蔡俦。左右请发俦父母家，行密曰："俦以此得罪，吾何为效之！"

[20]丁亥（二十一日），杨行密攻克庐州，将庐州刺史蔡俦斩杀。杨行密身边的人请求挖毁蔡俦父母的坟，杨行密说："蔡俦因为挖掘了我的祖坟而获罪，我怎么能去效法他呢！"

[21]加天雄节度使李茂庄同平章事。

[21]朝廷加封秦州的天雄节度使李茂庄为同平章事。

[22]钱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周七十里。

[22]钱征发民夫二十万连同十三都的士兵筑造杭州的外围城，围绕杭州城有七十里长。

[23] 州刺史张雄卒，冯弘铎代之为刺史。

[23] 州刺史张雄死去，冯弘铎接替为升州刺史。

[24]李茂贞恃功骄横，上表及遗杜让能书，辞语不逊。上怒，欲讨之。茂贞又上表，略曰："陛下贵为万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极九州，不能戮复恭之一竖。"又曰："今朝廷但观强弱，不计是非。"又曰："约衰残而行法，随盛壮以加恩；体物锱铢，看人衡纩。"又曰："军情易变，戎马难羁，唯虑甸服生灵，因兹受祸，未审乘舆播越，自此何之！"上益怒，决讨茂贞，命杜让能专掌其事，让能谏曰："陛下初临大宝，国步未夷，茂贞近在国门，臣愚以为未宜与之构怨，万一不克，悔之无及。"上曰："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此乃志士愤痛之秋。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为孱懦之主，度日，坐视陵夷。卿但为朕调兵食，朕自委诸王用兵，则中外大臣共宜胁力以成圣志，不当独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辅，与朕同休戚，无宜避事！"让能泣曰："臣岂敢避事！况陛下所欲行者，宪宗之志也；顾时有所未可，势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不能弭七国之祸也。敢不奉诏，以死继之！"上乃命让能留中书，计画调度，月余不归。崔

昭纬阴结、岐，为之耳目，让能朝发一言，二镇夕必知之。本茂贞使其党纠合市人数百千人，拥观军容使西门君遂马诉曰：“岐帅无罪，不宜致讨，使百姓涂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纬、郑延昌肩舆诉之，二相曰：“兹事主上专委杜太尉，吾曹不预知。”市人因乱投瓦石，二相下舆走匿民家，仅自免，丧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帅者诛之，用兵之意益坚。京师民或亡匿山谷，严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副之。

[24]李茂贞倚仗有功骄傲强横，向昭宗进呈表章以及给杜让能写信，言语很不恭谦。昭宗十分愤怒，想要讨伐李茂贞。李茂贞再次上表，大略说：“陛下身为一统天下的大唐皇帝，却不能庇护皇舅王瑰一人的性命；陛下在天下最受尊崇，却不能斩杀杨复恭这个家伙。”又说：“现在朝廷只看各节度使的强弱与否，而不计议是非曲直。”还说：“朝廷约束势力弱者对他们行之以法，附合势力强盛者对他们施加恩赏；处事视其轻重而斤斤计较，看人权衡利害而仰人鼻息。”他又说：“军中情形千变万化，战争胜负难以约束，我是担心京畿一带的百姓因此遭受祸害，不知道皇帝流离迁徙，今后还能到哪里去！”昭宗更加愤怒，决心讨伐李茂贞，命令杜让能专门掌管征讨事宜，杜让能劝昭宗说：“陛下刚刚即位不久，国家的命运还不平安，凤翔的李茂贞离京师长安这样近，我认为不应当与他结下怨仇，万一不能消灭他，那么后悔也来不及了。”昭宗说：“现在皇室的地位越来越低下，朝廷的号令在京师以外的地方就得不到推行，这正是仁人志士痛心疾首的时刻。服药不到使眼睛昏花程度，疾病就不会痊愈。朕不能甘心做一个软弱可欺的君主，默默无闻地度过时日，坐在这里看着别人来欺侮。你只管为朕调动军队粮食，朕亲自委派各王统领军队，不论成功与失败都不会追究你的责任。”杜让能回答说：“陛下一定要兴兵讨伐李茂贞，那么朝廷内外的大臣都应当齐心协力效助陛下实现宏图大志，而不应当唯独任用我一人。”昭宗对杜让能说：“你身为宰相，与朕应当同甘共苦，不应遇事躲避！”杜让能流着泪说：“我怎么敢遇事躲避呢！况且陛下所要施行的事情，是当年宪宗皇帝的志愿；只是天时还有所不利，形势也不允许罢了。史恐怕将来有一天我会象汉景帝时的晁错一样白白遭受杀身大祸，而不能平息吴楚等七国叛乱的战祸。我怎敢不奉行诏令，以死相报！”昭宗于是任命杜让能留在中书省，筹划调度，一个多月没有回家。崔昭纬暗中与州、岐州交结，探听消息，

杜让能早晨说一句话，州、岐州傍晚就一定会知道。李茂贞指使他的党羽纠集集市中成百上千的人，包围在观军容使西门君遂马前诉说："李茂贞大帅没有罪，不应当对他进行征讨，而使百姓遭受战祸。"西门君遂说："这是宰相的事，不是我力所能及的。"那些被收集的人又拦截崔昭纬、郑延昌乘坐的轿子进行诉说，两位宰相说："这件事皇帝专门委任太尉杜让能料理，我们事先也不知道。"市中百姓于四处乱投砖瓦石块，崔昭纬、郑延昌两位宰相慌忙下了轿子跑到民户家里躲藏起来，仅以自身得免，大堂官印和上朝服装都丢失了。唐昭宗命令捕拿这次闹事中倡导的人予以诛杀，出兵讨伐的念头更加坚定。京师长安的人民有的逃到山谷中藏匿起来，虽然动用严酷的刑法也禁止不住。八月，唐昭宗任命续任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为副使。

[25]丙辰，杨行密遣田将宣州兵二万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枢城守，久不下。时诸将为刺史者多贪暴，独池州团练使陶雅宽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为刺史，请听命。"行密即以雅为歙州刺史，歙人纳之。雅尽礼见枢，送之还朝。枢，遵庆之曾孙也。

[25]丙辰（二十一日），杨行密派遣田带领军队二万攻打歙州；歙州刺史裴枢据城固守，田很久不能攻克。当时各军中将领当了刺史以后大多贪婪粗暴，唯有池州团练使陶雅待人宽厚很得民心，歙州人说："如果让陶雅来做刺史，我们愿意服从命令。"杨行密当即任命陶雅为歙州刺史，歙州人便接受了他。陶雅用极高的礼节拜见裴枢，送裴枢返回朝廷。裴枢是裴遵庆的第三代孙子。

[26]朱全忠命庞师古移兵攻兖州，与朱瑾战，屡破之。

[26]朱全忠命令庞师古调动军队攻打兖州，与朱瑾作战，多次打败朱瑾。

[27]九月，丁卯，以钱为镇海节度使。

[27]九月，丁卯（初二），朝廷任命钱为镇海节度使。

[28]李存孝夜犯李存信营，虏奉诚军使孙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堑筑垒环之。存孝时出兵突击，堑垒不能成。河东牙将袁奉韬密使人谓存孝曰："大王惟俟堑成即归晋阳，尚书所惮者独大王耳，诸将非尚书敌也。大王若归，咫尺之堑，安能沮尚书之锋锐邪！"存孝以

为然，按兵不出。旬日，堑垒成，飞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穷。汴将邓季筠从克用攻邢州，轻骑逃归。朱全忠大喜，使将亲军。

[28]李存孝在夜间进攻李存信的营寨，虏获了奉诚军使孙考老。李克用亲自率领军队攻打邢州，环绕邢州挖掘堑壕修筑营垒。李存孝不时派出军队突然袭击，使他的堑壕营垒不能建成。河东牙将袁奉韬秘密派人对李存孝说："陇西郡王李克用只是等着堑壕营垒修成就返回晋阳，尚书你所惧怕的只有大王李克用罢了，他手下的各位将领都不是你的对手。大王李克用如果返回晋阳，几尺宽的堑壕，怎么能阻止住尚书你的锋芒锐势呢！"李存孝认为很对，便止住军队不再出城袭击。十几天的时间，李克用的堑壕营垒修造完毕，即使插上翅膀飞也越不过去，李存孝因此处境艰难。汴州军队的原来将领邓季筠这时也跟随李克用攻打邢州，他乘马轻装逃回汴州。朱全忠见了他大为高兴，命令他统领亲军。

[29]乙亥，覃王嗣周帅禁军三万送凤翔节度使徐彦若赴镇，军于兴平。李茂贞、王行瑜合兵近六万，军于以拒之。禁军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贞、行瑜所将皆边兵百战之余，壬午，茂贞等进福兴平，禁军皆望风逃溃，茂贞等乘胜进攻三桥，京城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复守阙请诛首议用兵者。崔昭纬心害太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让能，密遗茂贞书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于杜太尉耳。"甲申，茂贞陈于临皋驿，表让能罪，请诛之。让能言于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请以臣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制辞略曰："弃卿士之臧谋，构藩垣之深衅，咨询之际，证执弥坚。"又流观军容使西门君遂于儋州，内枢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诩于欢州。乙酉，上御安福门，斩君遂、周潼、诩，再贬让能雷州司户。遣使谓茂贞曰："惑朕举兵者，三人也，非让能之罪。"以内侍骆全、刘景宣为左右军中尉。

[29]乙亥（初十），覃王李嗣周率领禁军三万护送凤翔节度使徐彦若前赴镇所，在兴平驻扎。李茂贞、王行瑜联合军队约近六万人，驻扎在进行抗击。朝廷禁军都是刚刚从市街上召募来的少年，而李茂贞、王行瑜所带领的都是边防士兵，经历过大大小小上百次的战斗，壬午（十七日），李茂贞等进军逼近兴平，朝廷禁军都望风逃散，李茂贞等乘胜进攻三桥，京师长安大为震惊，士人百姓四处奔逃，市街

的百姓又踞守在皇宫门前请求诛杀首先倡仪发兵进行征伐的人。崔昭纬存心陷害太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让能，秘密给李茂贞送去书信说：“朝延用兵征伐并不是皇帝的意图，都是太尉杜让能出的主意罢了。”甲申（十九日）。李茂贞在长安城西的临皋驿陈列军队，向唐昭宗进呈表章历数杜让能的罪行，请求将他诛杀。杜让能对唐昭宗说：“我本来就有言在先，现在就请通过惩处我来排解战事吧。”唐昭宗痛嚣流涕不能控制，对杜让能说：“只能与你分别了！”当天，就把杜让能贬职为梧州刺史，诏令大略说：“朕没有听取谋臣的深谋远虑，构成了藩镇的挑衅，最后商议之时，争执更加坚决。”接着，唐昭宗又把观军容使西门君遂流放到儋州，内枢密使李周潼流放到崖州，段诩流放到州。乙酉（二十日），唐昭宗亲临安福门，将西门君遂、李周潼、段诩处斩，将杜让能再次贬为雷州司户，派遣使臣对李茂贞说：“蛊惑朕出兵的，是西门君遂、李周潼和段诩这三个人，不是杜让能的罪过。”朝廷任命臣官骆全、刘景宣为左、右军中尉。

壬辰，以东都留守韦昭度为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宽弘而内巧险，与崔昭纬深相结，故得为相。季父安潜谓所亲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门户，终为缁郎所坏！”缁郎，胤小字也。

壬辰（二十七日），朝廷任命东都留守韦昭度为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御史中丞崔胤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崔胤是崔慎由的儿子，他表面上对人宽宏大量，内心里却奸巧阴险，与崔昭纬相互往来交情很深，因此得以做宰相。崔胤的叔父崔安潜对亲信说：“我的父亲哥哥兢兢业业为崔家创立了基业，最终要败在缁郎的手里了！”缁郎是崔胤的小名。

李茂贞勒兵不解，请诛杜让能然后还镇，崔昭纬复从而挤之。冬，十月，赐让能及其弟户部侍郎弘徽自尽。复下诏布告中外，称“让能举枉错直，爱憎系于一时；鬻狱卖官，聚敛逾于巨万。”自是朝廷动息皆禀于、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镇以邀恩泽。有崔、王超者，为二镇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辄诉于、超，二人则教茂贞、行瑜上章论之，朝廷少有依违，其辞语已不逊。

李茂贞控制军队而不解除对京师的威胁，表示只有朝廷杀掉杜让能才能返回凤翔，崔昭纬又在内怂恿施加压力。冬季，十月，昭宗赐令

杜让能和他的弟弟户部侍郎杜弘徽自杀。还向朝廷内外人颁布诏书，说："杜让能荐举邪恶的人而不用直朴的人，对人的喜好和憎恶都凭一时决定；他拿案狱官司做买卖，卖官卖爵，搜刮的钱财超过上万。"从这以后，朝廷的一举一动都要禀告州、岐州，朝廷官员和宫内宦官也往往依附李茂贞、王行瑜以博得恩赏提拔。崔、王超二人，是州、岐州的判官，凡是昭宗对一些事情的决断，使某些人未能得逞，他们就向崔、王超申诉，崔、王超二人便教唆李茂贞、王行瑜上呈表章进行辩论，朝廷对他们的事稍微有些不同意见，李茂贞、王行瑜便出言不逊。

制复以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守中书令，于是茂贞尽有凤翔、兴元、洋、陇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彦若为御史大夫。

昭宗颁发诏令重新任命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守中书令，于是李茂贞占据了凤翔、兴元、洋州、陇秦等十五个州的全部地盘。朝廷又任命徐彦若为御史大夫。

[30]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为福建观察使。

[30]戊戌（初四），朝廷任命泉州刺史王潮为福建观察使。

[31]舒州刺史倪章弃城走，杨行密以李坤福为舒州刺史。

[31]舒州刺史倪章放弃舒州城逃跑，杨行密委任李神福为舒州刺史。

[32] 宁节度使、守侍中兼中书令王行瑜求为尚书令；韦昭度密奏："太宗以尚书令执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仪以大功拜尚书令，终身避让。行瑜安可轻议！"十一月，以行瑜为太师，赐号尚父，仍赐铁券。

[32] 宁节度使、守侍中兼中书令王行瑜谋求尚书令官职；韦昭度秘密上奏说："太宗皇帝是以尚书令执掌政务大权，从而登基即位的，所以从此不再授职尚书令，但郭子仪一直到死都推辞。王行瑜怎么可以轻率地议求此职！"十一月，朝廷任命王行瑜为太师，赐给尚父名号，尚袭旧制颁赐铁券。

[33]十二月，朱全忠请徙盐铁于汴州以便供军；崔昭纬以为全忠新破徐、郓，兵力倍增，若更判盐铁，不可复制，乃赐诏开谕之。

[33]十二月，朱全忠请求把盐铁转运使衙署迁到汴州，以便供给军需。崔昭纬认为朱全忠刚刚打败时溥的徐州军队和朱的郓州军队，兵力倍增，如果再让他兼任盐铁转运使，就不可能再控制他了，于是朝廷颁诏令劝导朱全忠。

[34]汴将葛从周攻齐州刺史朱威，朱、朱瑾引兵救之。

[34]汴州军队将领葛从周攻打齐州刺史朱威，朱、朱瑾带领军队救援朱威。

[35]初，武安节度使周岳杀闵勖，据潭州，邵州刺史邓处讷闻而哭之，诸将入吊，处讷曰："吾与公等咸受仆射大恩，今周岳无状杀之，吾欲与公等竭一州之力，为仆射报仇，可乎？"皆曰："善！"于是训卒厉兵，八年，乃结郎州刺史雷满共攻潭州，克之，斩岳，自称留后。

[35]当初，武安节度使周岳杀死闵勖，占据潭州，邵州刺史邓处讷得知后悲伤痛哭，各位将领前来祭奠闵勖，邓处讷对他们说："我和你们都蒙受闵仆射的大恩大德，现在周岳无端将他杀害，我要和你们竭尽邵州的全部军力，为闵仆射报仇，可以吗？"大家一起回答说："好！"于是，邓处讷训练士卒，整顿装备，八年后，便联合朗州刺史雷满共同攻打潭州，攻克潭州城，将周岳斩杀，自称留后。

乾宁元年（甲寅、894）

乾宁元年（甲寅，公元894年）

[1]春，正月，乙丑朔，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乙丑朔（初一），朝廷下令天下大赦，改年号为乾宁。

[2]李茂贞入朝，大陈兵自卫，数日归镇。

[2]李茂贞进入京师长安，布置大量军队自卫，几天后返回凤翔。

[3]以李匡筹为卢龙节度使。

[3]朝廷任命李匡筹为卢龙节度使。

[4]二月，朱全忠自将击朱，军于鱼山。与朱瑾合兵攻之，兖、郓兵大败，死者万余人。

[4]二月，朱全忠亲自率领大军攻打郓州的朱，在鱼山安营扎寨。朱与朱瑾联合军队进攻朱全忠的营地，结果朱瑾的兖州军队和朱的郓州军队大败，死亡一万多人。

[5]以右散骑常侍郑綮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綮好诙谐，多为歇后诗，讥嘲时事；上以为有所蕴，手注班簿，命以为相，闻者大惊。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更无人，未至郑綮！"吏曰："特出圣意。"綮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既而贺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累让不获，乃视事。

[5]朝廷任命右散骑常侍郑綮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綮说话诙谐，经常写一些歇后诗，讥讽嘲笑时事。唐昭宗认为郑綮内蕴才干，亲手把他的姓名添入在朝大臣的登记册上，任命郑綮为宰相，听到这一消息的人很吃惊。宫中官吏前往告诉郑綮这一任命，郑綮笑着说："你们一定是大错了，即使天下再没有人，也轮不到我郑綮做宰相呀！"宫中官吏说："这是特出自皇帝的旨意。"郑綮说："果真是这样，让人们怎么笑话啊！"接着，前来恭贺的宾客来到，郑綮用手抓着头说："歇后诗人郑五充任宰相，当朝的事情可以知道了！"他一再推辞而没有获得准许，这才前赴宰相任。

[6]以邵州刺史邓处讷为武安节度使。

[6]朝廷任命邵州刺史邓处讷为武安节度使。

[7]彰义节度使张钧薨，表其兄为留后。

[7]泾州的彰义节度使张钧死去，有表章奏请任命张钧的哥哥张为留后。

[8]三月，黄州刺史吴讨举州降杨行密。

[8]三月，黄州刺史吴讨献出黄州，向杨行密投降。

[9]邢州城中食尽，甲申，李存孝登城谓李克用曰："儿蒙王恩得富贵，苟非困于谗慝，安肯舍父子而从仇雠乎！愿一见王，死不恨！"克用使刘夫人视之。夫人引存孝出见克用，存孝泥首谢罪曰："儿粗立微劳，存信逼儿，失图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遗朱全忠、王熔书，毁我万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归于晋阳，车裂于牙门。存孝骁勇，克用军中皆莫及；常将骑兵为先锋，所向无敌，身被重铠，腰弓髀槊，独舞铁陷陈，万人辟易。每以二马自随，马稍乏，就陈中易之，出入如飞。克用惜其才，意临刑诸将必为之请，因而释之。既而诸将疾其能，竟无一人言者。既死，克用为之不视事者旬日，私恨诸将，而于李存信竟无所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与存孝相侔，诸将疾之，

常不得志，密与存孝通；存孝诛，恐事泄，遂自杀。自是克用兵势浸弱，而朱全忠独盛矣。克用表马师素为邢节度使。

[9]邢州城内粮食吃尽，甲申（二十一日），李存孝登上城楼对围困他的李克用说："儿子我承蒙大王您的恩德才得以富贵，若不是被奸邪小人逼迫，我怎么能舍弃父子之恩而去随从你的仇人呢！我希望再见大王一面，便死无遗恨！"李克用让刘夫人去看望李存孝。刘夫人带领李存孝出邢州城去拜见李克用。李存孝跪在地上向李克用磕头认罪说："儿子我刚立了一点功劳，李存信便威逼我，以致于失去考虑到这种地步！"李克用怒喝他说："你写给朱全忠、王熔的信，大肆毁谤我，这也是李存信逼你干的吗？！"于是把李存孝囚禁起来，回到晋阳，在牙门将李存孝车裂处死。李存孝勇猛果敢，李克用军营中的将领都比不过他；他经常带领骑兵做李克用的先锋，所向无敌，他身披沉重铁甲，腰挎弓箭长矛，独自挥舞铁冲锋陷阵，成千上万的人在他面前都丧胆逃退。李存孝常常带着两匹马跟随作战，骑着的马稍微疲乏，他就在阵地上改骑另一匹马，出入如飞。李克用很爱惜李存孝的才能，他估计临到动刑前各位将领一定会为李存孝求情，他便可以趁机将李存孝释放。后来却是军中各位将领妒忌李存孝的才能，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李存孝被处死后，李克用为此悲伤而不办理政务长达十几天，在心中憎恨手下将领，可是对李存信竟然没有什么责罚。还有一个叫薛阿檀的将领，他的勇猛与李存孝不相上下，军中各将也嫉妒他，常常不得志，他暗中与李存孝相通；李存孝被处死后，薛阿檀担心事情泄漏，于是自杀了。从此，李克用军队的势力逐渐衰弱下去，而朱全忠却独自强盛。李克用上表请求朝廷任命马师素为邢节度使。

[10]朱全忠遣军将张从晦慰抚寿州。从晦陵侮刺史江彦温而与诸将夜饮；彦温疑其谋已，明日，尽杀在席诸将，以书谢全忠而自杀。军中推其子从项知军州事，全忠为之腰斩从晦。

[10]朱全忠派遣军中将领张从晦慰问安抚寿州。张从晦凌辱欺侮寿州刺史江彦温，而和寿州各位将领整夜饮酒；江彦温怀疑张从晦要图谋自己，第二天，他把在席间饮酒的各位将领全都杀掉，留下遗书向朱全忠谢罪，也自杀了。军中将士推举江彦温的儿子江从项主持军中和寿州事宜，朱全忠为此将张从晦腰斩处死。

[11]五月，加镇海节度使钱同平章事。

[11]五月，朝廷加封镇海节度使钱同平章事。

[12]刘建锋、马殷引兵至澧陵，邓处讷遣邵州指挥使蒋勋、邓继崇将步骑三千守龙回关。殷先至关下，遣使诣勋，勋等以牛酒犒帅。殷使说勋曰："刘骧智勇兼人，术家言当兴翼、轸间。今将十万众，精锐无敌，而君以乡兵数千拒之，难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贵，还乡里，不亦善乎！"勋等然之，谓众曰："东军许吾属还。"士卒皆欢呼，弃旗帜铠仗遁去。建锋令前锋衣其甲，张其旗，趋潭州。潭人以为邵州兵还，不为备。建锋径入府，处讷方宴，擒斩之。戊辰，建锋入潭州，自称留后。

[12]刘建锋、马殷带领军队到达澧陵县，邓处讷派遣邵州指挥使蒋勋、邓继崇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驻守龙回关。马殷首先来到龙回关下，派使者去拜望蒋勋。蒋勋等拿出牛肉美酒犒劳马殷的人马，马殷的使者劝蒋勋说："刘骧既有智谋又有胆略，占卜算命的人说他会在荆州、长沙这一带兴起。现在刘骧率领十万军队，装备精良，士兵强壮，所向无敌，而你带着几千名乡兵去抗击，实在太难了。你不如抢先从龙回关撤下，谋取富贵荣华，返回乡里，不是也很好吗？！"蒋勋等认为这样不错，便对手下人马说："从东面来的刘建锋、马殷的军队允许我们返回故里了。"士兵们听后都欢呼跳跃，扔下旗帜盔甲和仪仗纷纷逃去。刘建锋命令前锋士兵穿戴上蒋勋队伍扔下盔甲，并打着蒋勋、邓继崇的旗帜，奔赴潭州。潭州城内的人以为是邵州的军队回来了，不做任何防备。刘建锋的军队直接进入潭州官署，邓处讷这时正在举行宴会，于是被擒获斩杀。戊辰（初七），刘建锋进入潭州，自称留后。

[13]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内外都指挥使赵章出降。王先成请筑龙尾道，属于女墙。丙子，西川兵登城，杨晟犹帅众力战，刀子都虞候王茂权斩之。获彭州马步使安师建，建欲使为将，师建泣谢曰："师建誓与杨司徒同生死，不忍复戴日月，惟速死为惠。"再三谕之，不从，乃杀之，礼葬而祭之。更赵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权名曰宗训，又更王钊名曰宗谨，李绾姓名曰王宗绾。

[13]王建攻打彭州，城内缺乏粮食，吃人充饥，彭州内外都指挥使赵章出城向王建投降。王先成建议在彭州城外修筑象龙尾一样的登

道，连接到城上的短墙，以便攻入城内。丙子（十五日），王建的西川军队登上彭州城墙，杨晟仍率领人马竭力奋战，刀子都虞候王茂权将杨晟斩杀。彭州马步使安师建被抓获，王建想任命他做手下将领，安师建流着泪谢绝说："我安师建誓与司徒杨晟同生共死，不忍心仍留在世上，只求快把我处死就是恩惠了。"王建再三劝导，安师建还是不听从，王建只好将安师建杀死，按一定的礼仪埋葬并祭奠他。王建把赵章的姓名改为，收为养子。

[14]辛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延昌罢为右仆射。

[14]辛卯（三十日），朝廷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延昌贬职为右仆射。

[15]朱、朱瑾求救于河东，李克用遣骑将安福顺及弟福庆、福迁督精骑五百假道于魏，渡河应之。

[15]朱、朱瑾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李克用派遣骑兵将领安福顺和他的弟弟安福庆、安福迁督率精壮骑兵五百借道经魏州，渡过黄河前往应援。

[16]武昌节度使杜洪攻黄州，杨行密遣行营都指挥使朱延寿等救之。

[16]武昌节度使杜洪派军队攻打黄州，杨行密派遣行营都指挥使朱延寿等前往救援。

[17]六月，甲午，以宋州刺史张廷范为武宁节度使，从朱全忠之请也。

[17]六月，甲午（初三），朝廷根据朱全忠的请求，任命宋州刺史张廷范为武宁节度使。

[18]蕲州刺史冯敬章邀击淮南军，朱延寿攻蕲州，不克。

[18]蕲州刺史冯敬章拦击朱延寿淮南军队，朱延寿攻打蕲州，未能攻克。

[19]戊午，以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李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诰刘崇鲁出班掠麻恸哭。上召崇鲁，问其故，对言："奸邪，依附杨复恭、西门君遂，得在翰林，无相业，恐危社稷。"竟罢为太子少傅。，之孙也。上师为文，崔昭纬恐为相，分已权，故使崇鲁沮之。十表自讼，丑诋"崇鲁父符受赃枉法，事觉自杀；弟崇望与杨复恭

深交，崇鲁庭拜田令孜，为朱玫作劝进表，乃云臣交给内臣，何异抱赃唱贼！且故事，巾惨带，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鲁自应上章论列，岂于正殿恸哭！为国不详，无人臣礼，乞正其罪。”诏停崇鲁见任。犹上表不已，乞行诛窜，表数千言，诟置无所不至。

[19]戊午（二十七日），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李为同平章事，刚刚宣布这一诏令，水部郎中知制诰刘崇鲁从朝中大臣的班次里出来强行夺过诏书大声痛哭。唐昭宗召来刘崇鲁，问他原因，刘崇鲁回答说：“李奸诈邪恶，依附杨复恭、西门君遂，才得到翰林学士官职，根本没有做宰相的品行，恐怕他会危害大唐天下的。”李终于被贬为太子为傅。李是唐宪宗时李的孙子。唐昭宗向李学习写作文章，崔昭纬怕李做了宰相，会分去他的权力，因而指使刘崇鲁出来阻挠。李十次进呈表章自行申诉，表内痛骂道：“刘崇鲁的父亲刘符贪污受贿践踏法度，事情被觉察后自杀；刘崇鲁的弟弟刘崇望与杨复恭交情很深，刘崇鲁本人则曾在庭堂上叩拜田令孜，为朱玫起草篡夺帝位的表文，可是他却说我交结宦官，这与怀里抱着赃物嘴里高喊捉贼有什么两样！况且按成例，身着粗绸巾和浅色衣带等不吉利的服饰都不能进入宫内殿堂。我若是果真没有才识，刘崇鲁自然应当上呈表章论说陈述，怎么能在宫中正殿上嚎啕大哭呢！此事他不顾忌国家的吉祥，丧失了做臣子的礼节，请求治他的罪。”为此，唐昭宗诏令中止刘崇鲁当时所任的官职。李仍然不停地上呈表章，请将刘崇鲁诛杀或流放，表文有几千字，痛骂严斥无所不至。

[20]李克用大破吐谷浑，杀赫连铎，擒白义诚。

[20]李克用大破吐谷浑部，杀死赫连铎，擒获白义诚。

[21]秋，七月，李茂贞遣兵攻阆州，拔之，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帅其族党犯围走。

[21]秋季，七月，李茂贞派遣军队进攻阆州，予以攻克，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率领家族党羽冲破包围逃走。

[22]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綮自以不合众望，累表避位，诏以太子少保致仕；以御史大夫徐彦若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22]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綮感到自己得不到群臣的拥护，多次上表请求退位，唐昭宗诏令郑綮以太子少保官衔退休；朝廷任命御史大夫徐彦若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23]绵州刺史杨守厚卒，其将常再荣举城降王建。

[23]绵州刺史杨守厚死去，他的将领常再荣献出绵州城向王建投降。

[24]杨得恭、守亮、守信将自商山奔河东，至乾元，遇华州兵，获之。八月，韩建献于阙下，斩于独柳。李茂贞献复恭遗守亮书，诉致仕之由云:“承天门乃隋家旧业，大侄但积粟训兵，勿贡献。吾于荆榛中立寿王，才得尊位，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

[24]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要从商山奔往河东，到达商州的乾元县时，遇到华州军队，将他们抓获。八月，韩建把杨复恭父子三人送交朝廷，在独柳将他们斩杀。李茂贞献上杨复恭以前给杨守亮的信，信上陈诉他退职的情由说:“唐朝的江山本是隋朝的旧业，大侄你只管积存粮食训练士兵，不要向朝廷进贡。我当初在荆棘榛丛一样的因境中拥立寿王继承帝位，才使得他得到皇位，可是皇帝即位后却废掉了我这个制定大策的国家元老，哪里有象这样忘恩负义的学生天子呀！”

[25]昭义节度使康君立诣晋阳谒李克用。已未，克用会诸将饮博，酒酣，克用语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与李存信善，一言忤者，克用拔剑斫之，囚于马步司。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云州刺史薛志诚为昭义留后。

[25]昭义节度使康君立前赴晋阳拜见李克用。已未（三十日），李克用会聚属下各位将领尽情饮酒，喝到兴头上，李克用谈起李存孝，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康君立平时和李存信亲近友好，不慎一句话触怒了李克用，李克用拔出剑来就向康君立砍去，把他囚禁在马步司。九月，康申朔（初一），李用克命令把康君立放出来，可是康君立已经死了。李克用于上表朝廷请求任命云州刺史薛志诚为昭义留后。

[26]冬，十月，封皇子为棣王，禊为虔王，为沂王，为遂王。

[26]冬季，十月，唐昭宗封皇子李为棣王，李禊为虔王，李为沂王，李为遂王。

[27]刘仁恭数因盖寓献策于李克用，愿得兵万人取幽州。克用方邢州，分兵数千，欲纳仁恭于幽州，不克。李匡筹益骄，数侵河东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举兵攻匡筹，拔武州，进围新州。

[27]刘仁恭几次经由盖寓向李克用献计献策，希望给他一万军队攻取李匡筹的幽州。李克用正在攻打刑州，便分派出几千人马，想让刘仁恭进入幽州，却未能攻克。李匡筹更加骄傲起来，几次侵扰李克用的河东地盘，李克用大为震怒，十一月，发动军队大规模进攻李匡筹，攻克武州，进军围攻新州。

[28]以泾原留后张为彰义节度使。

[28]朝廷任命泾原留后张为彰义节度使。

[29]朱全忠遣使泗州，陵慢刺史张谏，谏举州降杨行密。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万余斤如汴宋贸易，全忠执令回，尽取其茶。杨、汴始有隙。

[29]朱全忠派遣使者到泗州，使者凌辱轻慢泗州刺史张谏，张谏于是献出泗州城向杨行密投降。杨行密派遣押牙将唐令回带着一万多斤茶叶到汴州、宋州一带贸易，朱全忠抓获唐令回，把茶叶全部夺去。扬州的杨行密和汴州的朱全忠从此开始有了怨仇。

[30]十二月，李匡筹遣大将将步骑数万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逆战于段庄，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生擒将校三百人，以练之，徇于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进攻妫州。壬子，匡筹复发兵出居庸关，克用使精骑当其前以疲之，遣步将李存审自他道出其背夹击之，幽州兵大败，杀获万计。甲寅，李匡筹挈其族奔沧州，义昌节度使卢彦威利其辎重、妓妾，遣兵攻之于景城，杀之，尽俘其众。存审本姓符，宛丘人，克用养以为子。丙辰，克用进军幽州，其大将请降。匡筹素暗懦，初据军府，兄匡威闻之，谓诸将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复何恨！但惜匡筹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30]十二月，李匡筹派遣大将率领步兵、骑兵几万人前往救援新州，李克用挑选精壮士兵在新州东南的段庄迎战，把李匡筹的人马打得大败，斩杀一万余人，活捉将校三百人，用绳索捆绑起来，在新州城下示众。当天傍晚，新州军队便向李克用投降。辛亥（二十三日），李克用进攻妫州。壬子（二十四日），李匡筹又派遣军队出居庸关，李克用派令精锐骑兵阻击其前锋以使李匡筹的人马疲惫，另外派遣步兵将领李存审从其他道路绕到背后进行夹击，李匡筹的幽州军队大败，被斩杀擒获数以万计。甲寅（二十六日），李匡筹携带家人逃奔沧州，义昌节度使卢彦威看上了李匡筹的行李资财、歌妓妻妾，

派出军队在景城攻击，将李匡筹杀死，所有人马都被卢彦威俘获。李存审本来姓符，是宛丘人，李克用将他收养为义子。丙辰（二十八日），李克用进军幽州，幽州大将请求投降。李匡筹平是愚昧软弱，当他刚刚出任幽州节度使时，他的哥哥李匡威知道后，对各位将领说："我做哥哥的失去，让弟弟获得，仍然没有出我们的家门，也没有什么可遗恨的，只可惜李匡筹缺乏才干，不能够保住，能占据两年时间，就值得庆幸了！"

[31]加匡国节度使王行约检校侍中。

[31]朝廷加封匡国节度使王行约为检校侍中。

[32]吴讨畏杜洪之逼，纳印请代于杨行密，行密以先锋指挥使瞿章权知黄州。

[32]黄州刺史吴讨畏惧杜洪的逼攻，便交纳官印请杨行委人代理，杨行密委任先锋指挥使瞿章暂管黄州刺史事宜。

[33]是岁，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李承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承勋追击之，至浆水口，破之。闽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定。

[33]这一年，汀州宁化县的黄连洞有蛮人二万围攻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朝派遣手下将领李承勋带领一万人马前往攻击。蛮人解除围攻离去，李承勋追击，到达浆水口，将蛮人打败。福建一带大略定安下来。王潮派遣属下官员到各州县巡视，勉励人民耕种纺织，制定地租赋税限额，和邻近各道友好交往，保护境内让人民休养，福建人民都很安定。

[34]封州刺史刘谦卒，子隐居丧于贺江，土民百余人谋乱，隐一夕尽诛之。岭南节度使刘崇龟召补右都押牙兼贺水镇使；未几，表为封州刺史。

[34]封州刺史刘谦死去，刘谦的儿子刘隐在贺江守丧，当地土著居民一百多人谋举叛乱，刘隐在一晚将他们全部杀掉。岭南节度使刘崇龟召来刘隐补授右都押牙兼任贺水镇使，不久，又上表朝廷请求任命刘隐为封州刺史。

[35]义胜节度使董昌苛虐，于常赋之外，加敛数倍，以充贡献及中外馈遗，每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铤，越绫万五千区，他物称

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风水违程，则皆死。贡奉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为忠，宠命相继，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陇西郡王。

[35]越州义胜节度使董昌政治苛刻为人暴虐，在正常的赋税之外，又增加几倍征收，拿来向朝廷进贡奉献和内外馈送，董昌每十天向京师长安发送贡品一纲，有黄金一万两，白银五千铤，浙东绫绢一万五千匹，其他物品也都大体相当，指派士兵五百人运送，有时因为遇到暴雨大雪狂风洪水而延误行程，运送贡品的士兵就会被全部处死。他向朝廷进贡献的财物，为天下第一，因此朝廷认为董昌忠诚，奖赏诏令连接不断，他的官职高升到司徒、同平章事，并获得陇西郡王的爵位。

昌建生祠于越州，制度悉如禹庙，命民间祷赛者，无得之禹庙，皆之生祠。昌求为越王，朝廷未之许，昌不悦曰："朝廷欲负我矣，我累年贡献无算而惜越王邪！"有谄之者曰："王为越王，曷若为越帝。"于是民间讹言时世将变，竞相帅填门喧噪，请昌为帝。昌大喜，遣人谢之曰："天时未至，时至我自为之。"其僚佐吴瑶、都虞候李畅之等皆劝成之，吏民献谣谶符瑞者不可胜纪，其始赏之以钱数百缗，既而献者日多，稍减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谶云'兔子上金床'，此谓我也。我生太岁在卯，明年复在卯，二月卯日卯时，吾称帝之秋也。"

董昌在世就在越州为自己建造祠庙，规模形状完全和越州大禹庙一样，命令民间祈福求神的百姓，不准到大禹庙去，必须都到他的生祠。董昌向朝廷请求任命他为越王，朝廷没有准许，董昌便很不高兴地说："朝廷要辜负我了，我多年来向朝廷进贡奉献无数，百朝廷竟舍不得一个越王的爵位！"有谄媚阿谀的人对董昌说："大王与其做越王，还不如称做越帝。"于是民间谣传世道要有变更，人们争着挤满董昌的府门喧嚷喊叫，纷纷请求董昌称帝。董昌欣喜若狂，派人出去答谢说："时机还不成熟，时机一到我自然要称帝的。"董昌的僚佐吴瑶、都虞候李畅之等人都劝说促成此事，于是官吏百姓纷纷进献预示大吉的隐语和祥瑞征兆，举不胜举，开始时对进献的人赏给几百缗钱，后来进献的人越来越多，赏钱逐渐减少到不过五百、三百文而已。董昌说："有谶语说'兔子上金床'，这指的就是我。我的生辰在卯年，明年又恰是卯年，二月的卯日卯时，就是我称帝的时间。"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卷

唐纪七十六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乾宁二年（乙卯、895）

唐纪七十六 唐昭宗乾宁二年（乙卯，公元895年）

[1]春，正月，辛酉，幽州军民数万以麾盖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审、刘仁恭将兵略定巡属。

[1]春季，正月，辛酉（初三），幽州的军队百姓几万人张起伞盖、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迎李克用进入卢龙节度使官署；李克用命令李存审、刘仁恭带领军队巡视安定卢龙节度使所属的各个州县。

[2]癸未，朱全忠遣其将朱友恭围兖州，朱自郓以兵粮救之，友恭设伏，败之于高梧，尽夺其饷，擒河东将安福顺、安福庆。

[2]癸亥（初五），朱全忠派遣属下将领朱友恭围攻朱瑾据守的兖州，朱从郓州带着军器粮食前往救援朱瑾，朱友恭设下埋伏，在高梧打败朱的人马，把朱携带的军响全部夺去，并擒获河东将领安福顺、安福庆。

[3]已巳，以给事中陆希声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希声，元方五世孙也。

[3]已巳（十一日），朝廷任命给事中陆希声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陆希声是陆元方的第五代孙子。

[4]壬申，护国节度使王重盈薨，军中请以重荣子行军司马珂知留后事。珂，重盈兄重简之子也，重荣养以为子。

[4]壬申（十四日），护国节度使王重盈死去，军中将士向朝廷请求任命他的儿子行军司马王珂主持留后事宜。王珂是王重盈的哥哥王重简的儿子，被王重荣收养为义子。

[5]杨行密表朱全忠罪恶，请会易定、兖、郓、河东兵讨之。

[5]杨行密向朝廷进呈表章历数朱全忠的罪恶，请求会同易定、兖州、郓州、河东的军队一同讨伐朱全忠。

[6]董昌将称帝，集将佐议之。节度副使黄碣曰："今唐室虽微，天人未厌。齐桓、晋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业。大王兴于畎亩，受朝廷厚恩，位至将相，富贵极矣，奈何一旦忽为族灭之计乎！碣宁死为忠

臣，不生为叛逆！”昌怒，以为惑众，斩之，投其首于厕中，骂之曰：“奴贼负我！好圣明时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杀其家八十口，同坎瘗之。又问会稽令吴镣，对曰：“大王不为真诸侯以传子孙，乃欲假天子以取灭亡邪！”昌亦族诛之。又谓山阴令张逊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为帝，命汝知御史台。”逊曰：“大王起石镜镇，建节浙东，荣贵近二十年，何苦效李、刘辟之所为乎！浙东僻处海隅，巡属虽有六州，大王若称帝，彼必不从，徒守空城，为天下笑耳！”昌又杀之，谓人曰：“无此三人者，则人莫我违矣！”

[6]董昌将要称帝，他召集手下将领僚佐进行商议。节度副使黄碣说：“现在大唐皇室虽然衰败，但是天道民心还没有厌弃它。春秋时代的齐桓公、晋文公都辅佐尊奉周室才成就了称霸一方的大业。您爵至陇西郡王，是从田间民夫逐渐兴起的，承蒙朝廷的宽厚恩泽，官位做到镇将和宰相，荣华富贵已到了极点，为什么突然做出灭九族的打算呀！我黄碣宁可死也要做大唐的忠臣，而不为了活命去做朝廷叛逆！”董昌大为震怒，认为黄碣是在蛊惑手下，当即将他斩杀，把他的脑袋扔到厕所里面，并痛骂说：“这个奴才贼子背叛了我！我如此的圣明时代他不等着坐三公高位，而先要找死！”董昌并县把黄碣全家的八十口人全部斩杀，将他们埋葬在一个墓穴里。董昌又问会稽令吴镣，吴镣回答说：“大王您不做诸候让子孙世袭相传，而要做假天子去自取灭亡吗？”董昌听后，把吴镣的全家也杀光。董昌又对阴山令张逊说：“你有行政才能，我清楚地知道，等我称皇帝后，任命你主管御史台。”张逊回答他说：“大王您当初从石镜镇兴起，在浙东建下节度使的基业，荣华富贵快二十年了，何苦像李、刘辟那样背离朝廷最后遭受杀身大祸呢！浙东地方偏僻处在海边，管辖的虽然有台州、明州、温州、处州、婺州、衢州这六个州，但大王您若是自己称帝，他们一定不会附合，你徒然据守越州一座空城，只让天下人耻笑！”董昌又将张逊杀掉，对人们说：“没有了黄碣、吴镣、张逊这三个人，就没有再敢违背我的人了！”

二月，辛卯，昌被兖冕登子城门楼，即皇帝位。悉陈瑞物于庭以示众。先是，咸通末，吴、越间讹言山中有大鸟，四目三足，声云“罗平天册”，见者有殃，民间多画像以祀之，及昌僭号，曰：“此吾也。”乃自称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署城楼曰天册之楼，令群下谓已曰“圣

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州刺史蒋、两浙监铁副使杜郢、前屯田郎中李瑜为相。又以吴瑶等皆为翰林学士、李畅之等皆为大将军。

二月，辛卯（初三），董昌身穿帝王的冠服登上越州内城，即位称帝。他把官吏百姓进献的祥瑞物品全都摆放在庭堂上向众人展示。在这之前，咸通末年，浙东一带民间谣传山中有一个大鸟，四只眼睛三条腿，叫喊“罗平天册”，见到这个在鸟的人就会有灾祸，于是民间百姓纷纷画像祭祀它，等到董昌自行称大越罗平国，改年号为顺天，给越州城楼题字为“天册之楼”，命令所有属下称他为“圣人”。董昌任命以前的杭州刺史李邈、婺州刺史蒋、两浙盐铁副使杜郢、屯田郎中李瑜为宰相。又任命吴瑶等人都做翰林学士、李畅之等人都做大将军。

昌移书钱，告以权即罗平国位，以为两浙都指挥使。遗昌书曰：“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邪！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听，乃将兵三万诣越州城下，至迎恩门见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将相，奈何舍安就危！将兵此来，以俟大王改过耳。纵大王不自惜，乡里士民何罪，随大王族灭乎！”昌惧，致犒军钱二百万，执首谋者吴瑶及巫觋数人送于，且请待罪天子。引兵还，以状闻。

董昌给钱送去书信，告诉他已暂且即罗平国皇帝位，任命钱为两浙都指挥使。钱写信给董昌说：“您与其关起门来称帝作天子，与家族和百姓一同遭殃，不如打开城门作节度使，终身享受荣华富贵呢！即使到现在改正错误，还来得及！”董昌不听钱的劝告，钱于是带领军队三万奔赴越州城下，钱到越州城西迎恩门与董昌相见，再次奉劝董昌说：“大王你的地位既是镇将又是宰相，为什么要舍弃安宁而自找祸患呢！钱我带领军队到这里来，就是等着大王你改过。即使大王你不顾惜自己，可里乡里的士人百姓有什么罪，要随着你被毁灭家族呢！”董昌这才惧怕起来，送给钱犒劳军队的钱财二百万，抓获首先为他谋划称帝的吴瑶以及几名男女巫士送交钱，并且请求等待皇帝治他的罪。钱带领军队返回，把这件事报知朝廷。

[7]王重盈之子保义节度使珙、晋州刺史瑶举兵击王珂，表言珂非王氏子。与朱全忠书，言“珂本吾家苍头，不应为嗣。”珂上表自陈，且求援于李克用。上遣中使谕解之。

[7]王重盈的儿子保义节度使王珂、绛州刺史王瑶发动军队攻打王珂，向朝廷上表说王珂并不是王家的儿子。又给朱全忠送去书信，说：“王珂本来是我家的奴仆，不应该做继承人。”王珂本人则上呈表章向朝廷自行陈述，并且向李克用请求救援。昭宗派遣宦官传谕，劝王珙、王瑶与王珂和解。

[8]上重李文学，乙未，复以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8]唐昭宗很器重李的文才学识，乙未（初七），再次任命李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9]朱全忠军于单父，为朱友恭声援。

[9]朱全忠率军在单父县驻扎，声援正在围攻兖州的朱友恭。

[10]李克用表刘仁恭为卢龙留后，留兵戍之；壬子，还晋阳。

[10]李克用进呈表章请朝廷任命刘仁恭为卢龙留后，留下军队驻守幽州；壬子（二十四日），李克用从幽州返回晋阳。

妫州人高思继兄弟，有武干，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为都将，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惮之。久之，河东兵戍幽州者暴横，思继兄弟以法裁之，所诛杀甚多。克用怒，以让仁恭，仁恭诉称高氏兄弟所为，克用俱杀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复引其诸子置帐下，厚抚之。

妫州人高思继兄弟几人，勇猛强干，为燕地一带人所折服，李克用任命他们为都将，分别常管幽州的军队；他们部下士兵，都是幽州山北等地的豪杰之士，刘仁恭惧怕他们。时间长了，河东军队驻守幽州的士卒残暴横行，高思继兄弟用法度制裁他们，诛杀的人很多。李克用很愤怒，以此责备刘仁恭，刘仁恭便向李克用诉说高思继兄弟的所做所为，李克用于是把高思继兄弟全部杀掉。刘仁恭想收买燕地人民的心，便又把高思继兄弟的几个儿子安置在身边，优厚地安抚他们。

[11]崔昭纬与李茂贞、王行瑜深相结，得天子过失，朝廷机事，悉以告之。宁节度副使崔，昭纬之族也，李再入相，昭纬使告行瑜曰：“者尚书令之命已行矣，而韦昭度沮之，今又引李为同列，相与荧惑圣听，恐复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与茂贞表称奸邪，昭度无相业，宜罢居散秩。上报曰：“军旅之事，朕则与藩镇图之；至于命相，当出朕怀。”行瑜等论列不已，三月，复罢为太子少师。

[11]崔昭纬与李茂贞、王行瑜交结很深，得知唐昭宗的过错失误和朝廷的机密事务，他全都告诉李茂贞、王行瑜。宁节度副使崔，是崔昭纬同族人，当李再次进入朝廷做宰相时，崔昭纬让崔告诉王行瑜说："以前皇帝任命你做尚书令的诏令已颁发了，可是韦昭度极力阻挠，现在韦昭度又引荐李同为宰相，相互勾结迷惑皇帝视听，恐怕又要有太尉杜让能那样的事了。"王行瑜于是与李茂贞上表朝廷声称李奸诈邪恶，韦昭度没有做宰相的才具，应当罢免他们的宰相做闲官。昭宗回答他们说："军营中的战事，朕即与各藩镇图谋商议；至于任命宰相，则应当出自联的意向。"王行瑜等论争不休，三月，李又被贬为太子少师。

[12]王珙、王瑶请朝廷命河中帅，诏以中书待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护国节度使；以户部待郎、判户部王抟为中书待郎、同平章事。

[12]王珙、王瑶请求朝廷任命河中节度使，唐昭宗诏令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为同平章事，充任护国节度使；任命户部侍郎、判户部王抟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3]王珂，李克用之婿也。克用表重荣有功于国，请赐其子珂节钺。王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帅，更上表称珂非王氏子，请以珂为陕州、珙为河中。上谕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许。

[13]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李克用向朝廷上表说王重荣对国家有功，请求赐给他的儿子王珂节度使旌旗节钺。王珙进一步与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位节度使交结，交替着向朝廷进呈表章声称王珂并不是王重荣的儿子，请求任命王珂为陕州刺史，王珙为河中节度使。唐昭宗颁谕说先前已经许可了李克用的奏请，而没有准行王行瑜等人的请求。

[14]加王熔兼待中。

[14]朝廷加封王兼任待中。

[15]杨行密浮淮至泗州，防御使台盛饰供帐，行密不悦。既行，于卧内得补绽衣，驰使归之。行密笑曰："吾少贫贱，不敢忘本。"甚惭。

[15]杨行密沿淮河到达泗州，泗州防御使台为杨行密大肆装饰营帐，杨行密对此并不高兴。杨行密启程离开泗州后，台在杨行密的卧

室内发现一件补钉衣服，台骑马追赶把那件衣服送还杨行密。杨行密笑着说："我小时候家中贫寒，出身低贱，现在我也不敢忘本。"台听后十分惭愧。

行密攻濠州，拔之，执刺史张。

杨行密攻打濠州，予以攻克，抓获濠州刺史张。

行密军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养以为子，行密长子渥憎之；行密谓其将徐温曰："此儿质状性识，颇异于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赐汝为子。"温名之曰知诰。知诰事温，勤孝过于诸子。尝得罪于温，温笞而逐之；及归，知诰迎拜于门。温问："何故犹在此？"知诰泣对曰："人子舍父母将河之！父怒而归母，人情之常也。"温以是益爱之，使掌家事，家人无违言。及长，喜书善射，识度英伟。行密常谓温曰："知诰俊杰，诸将子皆不及也。"

杨行密的军中士兵抢掠到一个徐州姓李人家的孩子，已经八岁了，杨行密把他收为养子，杨行密的长子杨渥憎恨这个孩子；杨行密对他的属将徐温说："这个孩子质朴聪颖，和别人很不一样，我揣测杨渥一定容不下他，现在赐给你为养子。"徐温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徐知诰。徐知诰侍奉徐温，勤谨孝敬超过徐温的其他几个儿子。有一次，徐知诰得罪了徐温，徐温鞭打他并赶他走；等到徐温回到家里，徐知诰跪在门口迎接。徐温问他："为什么还在这里？"徐知诰流着眼泪回答说："做儿子的离开了父母还能到哪里去呢！父亲盛怒时候就先回到母亲的身边，这是人之常情。"徐温因此更加疼爱徐知诰，让他掌管家中事务，家里的人没有不听他话的。等到徐知诰长大了，喜好读书善于射箭，见识不凡，器度英伟。杨行密经常对徐温说："徐知诰英俊杰出，各位将领的儿子都比不上他。"

丁亥，行密围寿州。

丁亥（三十日），杨行密围攻寿州。

[16]上以郊畿多盗，至有逾垣入宫或侵犯陵寝者，欲令宗室诸王将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抚尉藩镇。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于已，交章论谏。上不得已，夏，四月，下诏悉罢之。

[16]昭宗因为京师长安的郊区盗贼很多，甚至有越过城墙进入皇宫或挖掘皇陵的，便想命令宗室各王带领军队巡查警防，又想派他们到各地安抚慰问藩镇。朝中大臣及宦官中掌权的人担心这样对自己不

利，交相进呈奏章进行劝阻，昭宗不得已，于夏季四月份，颁下诏令全部停止。

[17]朝廷以董昌有贡输之勤，今日所为，类得心疾，诏释其罪，纵归田里。

[17]朝廷因为董昌有进贡纳赋殷勤的功劳，这次称帝的叛逆举动，好象他得了疯病，唐昭宗便颁诏赦免董昌的罪过，放他回到故里。

[18]户部待郎、同平章事陆希声罢为太子少师。

[18]昭宗把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陆希声贬为太子少师。

[19]杨行密围寿州，不克，将还；庚寅，其将朱延寿请试往更攻，一鼓拔之，执刺史江从勖。行密以延寿权知寿州团练使。

[19]杨行密围攻寿州，未能攻克，想要返回；庚寅（初三），杨行密的手下将领朱延寿请求再次前往攻打试试，结果一鼓作气攻克，抓获寿州刺史江从勖。杨行密任命朱延寿暂任寿州团练使。

未几，汴兵数万攻寿州，州中兵少，吏民凶惧。延寿制，军中每旗二十五骑。命黑云队长李厚将十旗击汴兵，不胜；延寿将斩之，厚称众寡不敌，愿益兵更往，不胜则死。都押牙汝阳柴再用亦为之请，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战，再用助之，延寿悉众乘之，汴兵败走。厚，蔡州人也。

不久，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几万人攻打寿州，州内兵力较少，官吏百姓人心惶惶。朱延寿便规定，军队每面旗帜下二十五名骑兵。命令黑云队长李厚带领十旗袭击汴州军队，没有取胜。朱延寿要将李厚斩杀，李厚说敌众我寡难以抵敌，希望给他增添军队再次前往迎战，如果还不能获胜甘愿一死。都押牙将汝阳人柴再用也为李厚请求，于是朱延寿又给李厚增拨了五旗兵力。李厚拼死奋战，柴再用从中协助，朱延寿也率全部人马后援，汴州军队终于败撤走。李厚是蔡州人。

行密又遣兵袭涟水，拔之。

杨行密又派遣军队袭击泗州涟水县，予以攻克。

[20]钱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请以本道兵讨之。

[20]钱向昭宗上表说董昌犯有自行称帝叛逆大罪，不应赦免，请求率领本道军队讨伐董昌。

[21]太傅、门下待郎、同平章事韦昭度以太保致仕。

[21]昭宗诏令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昭度以太保官衔退休。

[22]戊戌，以刘建锋为武安节度使。建锋以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

[22]戊戌（十一日），朝廷任命刘建锋为武安节度使。刘建锋委任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

[23]杨行密遣使诣钱，言董昌已改过，宜释之；亦遣诣昌，使趣朝贡。

[23]杨行密派遣使者前往钱那里，说董昌已经知罪悔过，应当赦免他，也派使者到董昌那里，让他立即向朝廷进贡纳赋。

[24]河东遣其将史俨、李承嗣以万骑驰于于郓，朱友恭退归于汴。

[24]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派遣属下将领史俨、李承嗣带领一万骑兵疾驰进入郓州，朱友恭退走返回汴州。

[25]五月，诏削董昌官爵，委钱讨之。

[25]五月，唐昭宗诏令革除董昌的官职爵位，委派钱征讨董昌。

[26]初，王行瑜求尚书令不获，由是怨朝廷。畿内有八镇兵，隶左右军。阳镇近华州，韩建求之；良原镇近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军，何可得也！"王珂、王珙争河中，行瑜、建及李茂贞皆为珙请，不能得，耻心。珙使人语三帅曰："珂不受代而与河东婚姻，必为诸公不利，请讨之。"行瑜使其弟匡国节度使行约攻河中，珂求救于李克用。行瑜乃与茂贞、建各将精兵数千入朝，甲子，至京师，坊市民皆窜匿。上御安福门以待之，三帅盛陈甲兵，拜伏舞蹈于门下。上临轩，亲诘之曰："卿等不奏请俟报，辄称兵入京城，其志欲何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请避贤路！"行瑜、茂贞流汗不能言，独韩建粗述入朝之由。上与三帅宴，三帅奏称："南、北司互有朋党，堕紊朝政。韦昭度讨西川朱策，李作相，不合众心，请诛之。"上未之许。是日，行瑜等杀昭度、于都亭驿，又杀枢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数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请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约于陕，王珂于同州。"上皆许之。始，三帅谋废上，立吉王保；至是，闻李克用已起兵于河东，行瑜、茂贞各留兵二千人宿卫京师，与建皆辞还镇。贬户部尚书杨堪为雅州刺史。堪，虞卿之子，昭度之舅也

[26]当初，王行瑜谋求尚书令官职未能获得，因此怨恨朝廷。京师长安所辖地区有八镇军队，隶属左、右神策军。阳镇靠近华州，韩建请求兼管；良远镇接近州，王行瑜希望由他统领。宫内宦官说："这都是皇帝的禁卫军，怎么能让他们得到！"王珂、王珙争夺河中节度使这一官职，王行瑜、韩建以及李茂贞都为王珙请求，结果王珙却未能得到，这几个人都感到很耻辱。王珙派人对王行瑜、韩建、李项贞三位节度使说："王珂在河中不接受我的代替而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结成姻亲，对你们各位一定不利，请求你们讨伐王珂。"王行瑜便派他的弟弟匡国节度使王行约攻打河中，王珂向李克用请求救援。王行瑜于是与李茂贞、朝建各带领精兵几千人奔赴朝廷。甲子（初八），王行瑜等人率军到达京师，长安街市居民都到处逃窜躲藏。唐昭宗来到安福门等待他们，三位节度使把披甲军队大规模排列开来，在安福门下行大跪大拜礼仪。昭宗走到门楼前，亲自责问他们说："你们不上表奏请等待朝廷回话，就发动军队进入京城，你们的意图究竟要干什么？如果你们不能侍奉朕，今天就请你们退离官位让给贤明的人！"王行瑜、李茂贞听后浑身冒冷汗而不能说一句话，唯有韩建粗略地陈述了前来京师的原因。昭宗与三位节度使宴会，三位节度使向皇帝奏道："朝中大臣和宫内宦官互相结党为奸，败坏扰乱朝廷大政。韦昭度讨伐西川决策失误，李充任宰相，不合群臣的心愿，请将李诛杀。"昭宗没有准许他们的奏请。这一天，王行瑜等在朱雀门外都亭驿将韦昭度、李杀死，又杀掉枢密使康尚弼及宦官好几人。王行瑜等又向唐昭宗进言说："王珂、王珙的作用是不分子嫡子和庶子的尊卑，现在请求任命王珙为河中节度使，把王行约调往陕州，王珂调到同州。"昭宗都予以同意。开始，王行瑜等三位节度使谋划废黜唐昭宗，拥立吉王李保称帝。这时，听说李克用已在河东起兵，王行瑜、李茂贞便分别留下军队二千人守护京师，与韩建一同辞别返回镇所。昭宗又诏令把户部尚书杨堪贬职为雅州刺史。杨堪是杨虞卿的儿子，韦昭度的舅舅。

[27]初，崔胤除河中节度使，河东进奏官薛志勤扬言曰："崔公虽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刘公于我公厚也。"光德刘公者，太常卿刘崇望也。及三帅入朝，闻志勤之言，贬崇望昭州司马。李克用闻三镇兵犯阙，即日遣使十三辈发北部兵，期以来月渡河入关。

[27]当初，崔胤授职河中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司的进奏官薛志勤便扬言说：“崔胤虽然是注重德行的人，但是让他取代王珂，不如长安城内光德坊的刘公对我主公李克用感情好。”光德坊刘公，就是太常卿刘崇望。等到王行瑜等三位节度使进入京师，知道了薛志勤说的话，便把刘崇望贬职为昭州司马。李克用听说三位节度使率领军队侵犯京师，当天就派遣使者十三起去征发北部蕃族部落军队，约定下个月渡过黄河进入潼关。

[28]六月，庚寅，以钱为浙东招讨使；复发兵击董昌。

[28]六月，庚寅(初四），朝廷任命钱为浙东招讨使，钱于是再次征发军队攻打董昌。

[29]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纬、绣州司户张浚并为太子宾客。壬辰，以纬为吏部尚书，复其阶爵；癸巳，拜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张浚为兵部尚书、诸道租庸使。时纬居华州，浚居长水，上以崔昭纬等外交藩镇，朋党相倾，思得骨鲠之士，故骤用纬、浚。纬以有疾，扶舆至京师，见上，涕泣固辞；上不许。

[29]辛卯（初五），朝廷任命以前的均州刺史孔纬、绣州司户张浚一同为太子宾客。壬辰（初六），朝廷任命孔纬为吏部尚书，恢复他的官级爵位；癸巳（初七），又授职孔纬司空，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朝廷还任命张浚为兵部尚书、诸道租庸使。当时孔纬居住在华州，张浚居住在长水，昭宗因为崔昭纬等在外交结藩镇，结党营私，相互倾轧，而想起用刚直人士，因此突然任用孔纬、张浚。孔纬因为身体有病，抱病乘车来到京师，他见到昭宗，流着泪坚决推辞；昭宗不准。

[30]李克用大举蕃、汉兵南下，上表称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称兵犯阙，贼害大臣，请讨之，又移檄三镇，行瑜等大惧。克用军至绛州，刺史王瑶闭城据之；克用进攻，旬日，拔之，斩瑶于军门，杀城中违拒者千余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谒于路。

[30]李克用大规模地发动蕃族和汉人的军队向南开进，他向唐昭宗上表声称王行瑜、李茂贞、韩建派兵进犯京师，残害朝中大臣，请求讨伐他们。李克用又向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位节度使发去征讨檄文，王行瑜等大为恐惧。李克用的军队到达绛州，绛州刺史王瑶关闭城门抵抗；李克用发动进攻，十天，就将绛州攻克，在军营的大门将

王瑶斩杀，并杀掉城内进行抵抗的一千余人。秋季，七月，丙辰朔（初一），李克用到达河中，王珂在路上迎接拜见他。

匡国节度使王行约败于朝邑，戊午，行约弃同州走，己未，至京师。行约弟行实时为左军指挥使，帅众与行约大掠西市。行实奏称同华已没，沙陀将至，请车驾幸州。庚申，枢密使骆全奏请车驾幸凤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驻军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抚本军，勿令摇动。”

匡国节度使王行约在朝邑打了败仗，戊午（初三），王行约放弃同州逃路，己未（初四），到达京师长安。王行约的弟弟王行实当时充任京师左军指挥使，他率领手下人马与王行约一起在长安西市大肆抢掠。王行实向唐昭宗上表奏称，同州、华州已经沦陷，李克用的沙陀人马就要到了，请皇帝的车驾到州去避难。庚申（初五），枢密使骆全上表奏请皇帝出巡凤翔。唐昭宗说：“朕收到了李克用的表章，他尚且率军在河中驻扎。即使是李克用的沙陀人马到达这里，朕自然有办法应付他，你们只要各自安抚好自己的军队。不要让他们动摇骚动。”

右军指挥使李继鹏，茂贞假子也，本姓名阎，与骆全谋劫上幸凤翔；中尉刘景宣与王行实知之，欲劫上幸州；孔纬面折景宣，以为不可轻离宫阙。向晚，继鹏连奏请车驾出幸，于是王行约引左军攻右军，鼓噪震地。上闻乱，登承天楼，欲谕止之，捧日都头李筠将本军，于楼前侍卫。李继鹏以凤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著于楼桷，左右扶上下楼；继鹏复纵火焚宫门，烟炎蔽天。时有盐州六都兵屯京师，素为两军所惮，上急召令入卫；既至，两军退走，各归州及凤翔。城中大乱，互相剽掠，上与诸王及亲近幸李筠营，护跸都头李居实帅众继至。

右军指挥使李继鹏，是李茂贞的养子，原本叫阎，他与骆全策划劫持唐昭宗前往凤翔。中尉刘景宣与王行实知道了，则想劫持昭宗前赴州。孔纬当面驳斥刘景宣，认为皇帝不能轻易离开长安宫殿。近傍晚时，李继鹏接连上奏请昭宗出走凤翔，王行约见李继鹏要抢先劫走昭宗，便带领他的左军攻打李继鹏的右军，锣鼓喧闹声惊天动地。昭宗听到外面混乱，便登上承天楼，想谕令制止他们，捧日都头李筠带领自己的军队，在承天楼前护卫昭宗。李继鹏指挥凤翔军队攻打李筠，飞箭掠过昭宗的衣服，落在承天楼椽木上，身边的侍卫搀扶着昭宗下

楼；李继鹏又放火焚烧宫门，浓烟烈炎遮盖了天空。当时有盐州六都军队驻扎京师，平时左、右两军都很惧怕他们，昭宗便紧急召令这支军队入宫护卫；盐州六都军队到达后，左、右两军队都撤退离去，分别返回州和凤翔。长安城内大为混乱，到处抢劫掠夺，昭宗与各王以及亲近人员到李筠的军营躲避，神策军护跸都头李居实率领人马随后也赶到。

或传王行瑜、李茂贞欲自来迎车驾，上惧为所迫，辛酉，以筠、居实两都兵自卫，出启夏门，趣南山，宿莎城镇。士民追从车驾者数十万人，比至谷口，死者三之一，夜，复为盗所掠，哭声震山谷。时百官多扈从不及，户部尚书、判度支及盐铁转运使薛王知柔独先至，上命权知中书事及置顿使。

有人传说王行瑜、李茂贞要亲自来长安迎接皇帝，昭宗担心被他们逼迫，辛酉（初六），命令李筠、李居实的两都军队进行护卫，出长安城南面的启夏门，急速奔往南山，在莎城镇过夜。追随昭宗车驾的人民有几十万，等到抵达南山的谷口时，中暑而死的人竟有三分之一，夜里，流亡的百姓又遭受盗贼的抢掠，哭喊的声音震动山谷。当时朝廷百官大多没有来得及跟随上昭宗，唯有户部尚书、判度支及盐铁转运使薛王李知柔首先赶到，昭宗便任命他暂时掌管中书省事务及兼任置顿使。

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纬、徐彦若、王搏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门镇，命薛王知柔与知枢密院刘光裕还京城，制置守卫宫禁。丙寅，李克用遣节度判官王奉表问起居。丁卯，上遣内侍郗廷昱，赍诏诣李克用军，令与王珂各发万骑同赴新平。又诏彰义节度使张以泾原兵控扼凤翔。

壬戌（初七），李克用进入同州。崔昭纬、徐彦若、王抟到达莎城。甲子（初九），昭宗迁移到石门镇，诏令薛王李知柔与主管枢密院的刘光裕返回京城，安置守卫皇宫。丙寅（十一日），李克用派遣节度判官王敬奉表文问候昭宗的起居情况。丁卯（十二日），昭宗派遣内侍郗廷昱带着诏令前赴李克用的军营，命令李克用与王珂分别派发一万骑兵，一同赶往州新平郡讨伐王行瑜，又诏令彰义节度使张带领泾原军队控制凤翔的李茂贞。

李克用遣兵攻华州；韩建登城呼曰：“仆于李公未尝失礼，何为见攻？”克用使谓之曰：“公为人臣，逼逐天子，公为有礼，孰为无礼者乎！”会郗廷昱至，言李茂贞将兵三万至，王行瑜将兵至兴平，皆欲迎车驾，克用乃释华州之围，移兵营渭桥。

李克用派遣军队进攻华州；韩建登上华州城楼呼喊着说：“我对李公不曾失礼，为什么要攻打我？”李克用派人对他说：“你是大唐的臣子，却逼迫驱赶皇帝，你这样如果还算有礼，那么天下还有谁是无礼呢？”恰巧这时郗廷昱赶到，他对李克用说，李茂贞带领军队三万已到，王行瑜率领军队到达兴平，都想迎接唐昭宗的车驾，李克用于是解除对华州的围攻，把军队开赴渭桥安营扎寨。

以薛王知柔为清海节度使、同平章事，仍权知京兆尹、判度支，充监铁转运使，俟反正日赴镇。

昭宗任命薛王李知柔为清海节度使、同平章事，仍然暂任京兆尹、判度支，并充任盐铁转运使，让他等待平乱反正后再前赴岭南镇所。

上在南山旬余，士民从车驾避乱者日相惊曰：“、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诣河中，趣李克用令进兵。壬午，克用发河中。上遣供奉官张承业诣克用军。承业，同州人，屡奉使于克用，因留监其军。己丑，克用进军渭桥，遣其将李存贞为前锋；辛卯，拔永寿，又遣史俨将三千骑诣石门侍卫。癸巳，遣李存信、李存审会保大节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园寨，擒其将王令陶等，献于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贞惧，斩李继鹏，传首行在，上表请罪，且遣使求和于克用。上复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谕克用，令且赦茂贞，并力讨行瑜，俟其殄平，当更与卿议之。且命二王拜克用为兄。

昭宗在南山已有十几天了，跟随唐昭宗车驾的士人百姓每天都惊慌失措地相互惊叫：“州、岐州的军队到了！”昭宗派遣延王李戒丕前赴河中，催促李克用下令开进军队。壬午（二十七日），李克用的军队从河中出发。唐昭宗派遣供奉官张承业前往李克用的军营。张承业是同州人，多次奉唐昭宗的谕令出使李克用，昭宗趁便把他留在李克用的军营监视。己丑（八月初五），李克用命令军队向渭桥开进，派遣属下将领李存贞为前锋；辛卯（初七），李克用攻克永寿，又派遣史俨带领三千骑兵前赴石门护卫唐昭宗。癸巳（初九），李克用派遣李存信、李存审会同保大节度使李思孝攻打在梨园寨的王行瑜，擒获王

行瑜的将领王令陶等人，送往南山昭宗那里。李思孝本姓拓跋，是拓跋思恭的弟弟。李茂贞兵败很是恐惧，他斩杀李继鹏，把头颅传送到石门镇昭宗的住地，向朝廷进呈表章请求治他的罪，并且派出使者向李克用求和。昭宗再次派遣延王李戒丕、丹王李允传谕李克用，命令暂且赦免李茂贞，联合军队全力讨伐王行瑜，等到把王行瑜消灭了，朝廷会再与李克用商议处置李茂贞。昭宗并且命令延王李戒丕、丹王李允拜李克用为兄长。

[31]以前河中节度使崔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1]朝廷任命前河中节度使崔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2]戊戌，削夺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为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为西面招讨使。克用遣其子存勖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状貌，抚之曰："儿方为国之栋梁，他日宜尽忠于吾家。"克用表请上还京；上许之。令克用遣骑三千驻三桥为备御。辛亥，车驾还京师。

[32]戊戌（十四日），朝廷革除王行瑜的官职爵位。癸卯（十九日），朝廷任命李克用为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为四面招讨使。李克用派遣他的儿子李存勖到昭宗住地，李存勖当时才十一岁，昭宗对他的外貌就称奇不已，抚摸着他说："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将来要对天子我家尽忠效力。"李克用上表请求昭宗返回京师长安，昭宗同意。命令李克用派遣骑兵三千驻扎三桥作为防备。辛亥（二十七日），昭宗的车驾返回京师。

壬子，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昭纬罢为右仆射。

壬子（二十八日），朝廷将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昭纬罢职降为右仆射。

[33]以护国留后王珂、卢龙留后刘仁恭名为本镇节度使。

[33]朝廷任命护国留后王珂、卢龙留后刘仁恭分别充任本镇节度使。

[34]时宫室焚毁，未暇完葺，上寓居尚书省，百官往往无袍笏仆马。

[34]当时宫殿被焚烧毁坏，没有来得及修建整理，昭宗暂时住在尚书省，朝中百官常常没有长袍期笏和仆役马匹。

[35]以李克用为行营都统。

[35]朝廷任命李克用为行营都统。

[36]九月，癸亥，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纬薨。

[36]九月，癸亥（初十），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纬去世。

[37]辛未，朱全忠自将击朱，战于梁山；败走还郓。

[37]辛未（十八日），朱全忠亲自率领军队攻打朱，在寿张县的梁山展开激放，朱战败逃走返回郓州。

[38]李克用急攻梨园，王行瑜求救于李茂贞，茂贞遣兵万人屯龙泉镇，自将兵三万屯咸阳之旁。克用请诏茂贞归镇，仍削夺其官爵，欲分兵讨之。上以茂贞自诛继鹏，前已赦宥，不可复削夺诛讨，但诏归镇，仍令克用与之和解。以昭义节度使李罕之检校侍中，充宁四面行营副都统。史俨败宁兵于云阳，擒云阳镇使王令诲等，献之。

[38]李克用率军猛攻梨园寨，王行瑜向李茂贞求救，李茂贞派遣军队一万人驻扎在州的龙泉镇，自己率领军队三万在咸阳附近驻扎。李克用奏请朝廷诏令李茂贞返回凤翔镇所，再革除他的官职爵位，想分兵对李茂贞进行讨伐。昭宗认为李茂贞自己诛杀了李继鹏，前些时候已经赦免了他的罪过，不便重新颁诏将他革除官职进行征伐，只是诏令李茂贞返回凤翔镇所，依然命令李克用与李茂贞和解。朝廷任命昭义节度使李罕之任检校侍中，充任宁四面行营副都统。史俨在云阳打败王行瑜的宁军队，擒获云阳镇使王令诲等人，进献给朝廷。

[39]王建遣简州刺史王宗瑶等将兵赴难；甲戌，军于绵州。

[39]王建派遣简州刺史王宗瑶等人带领军队前来为朝廷解难；甲戌（二十一日），王宗瑶等在绵州驻扎下来。

[40]董昌求救于杨行密，行密遣泗州防御使台攻苏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愿修职贡，请复宫爵。又遗钱书，称:“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谏，执送同恶，不当复伐之。”

[40]董昌向杨行密请求救援，杨行密便派遣泗州防御使台攻打钱所属的苏州，以此援救董昌，杨行密并且向朝廷上表说，董昌已经自行认错悔过，愿意修好进贡，请恢复他的官职爵位。杨行密又给钱送去

书信，信中说：“董昌发疯自行称帝，在你率军劝阻时已经惧怕，并将蛊惑他称帝的奸恶之人捉拿交送给你，这样就不应当再讨伐他了。”

[41]冬，十月，丙戌，河东将李存贞败宁军于梨园北，杀千余人。自是梨园闭壁不敢出。

[41]冬季，十月，丙戌（初三），河东军队的将领李存贞在梨园寨北部打败王行瑜的宁军队，斩杀一千余人。从此，梨园寨关团营垒不敢再出战。

[42]贬右仆射崔昭纬为梧州司马。

[42]朝廷把右仆射崔昭纬贬为梧州司马。

[43]魏国夫人陈氏，才色冠后宫；戊子，上以赐李克用。

[43]魏国夫人陈氏，才能姿色在后宫堪数第一，戊子（初五），昭宗把陈氏赐给李克用。

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园；城中食尽，弃城走。罕之等邀击之，所杀万余人，克梨园等三寨，获王行瑜子知进及大将李元福等；克用进屯梨园。庚寅，王行约、王行实烧宁州遁去。克用奏请以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静难节度使，趣令赴镇，且理宁州，招抚降人。

李克用命令李罕之、李存信等紧急攻打梨园寨；梨园城内粮食吃尽，王行瑜的军队弃城逃跑。李罕之等拦截攻打，斩杀一万余人，攻克了梨园等三个营寨，擒获王行瑜的儿子王知进以及大将李元福等。李克用开进梨园寨驻扎。庚寅（初七），王行约、王行实放火焚烧宁州然后逃跑。李克用上奏朝廷请任用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静难节度使，催促他赶赴镇所，暂且把镇所设在宁州，招收安抚前来投降的人。

[44]上迁居大内。

[44]昭宗迁回修缮稍完的皇宫。

[45]朱全忠遣都将葛从周击兖州，自以大军继之。癸卯，围兖州。

[45]朱全忠派遣都将葛从周攻打兖州的朱瑾，他本人亲自督率大军在后面跟随。癸卯（二十日），朱全忠的军队包围兖州。

[46]杨行密遣宁国节度使田、润州团练使安仁义攻杭州镇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将徐淑会淮南将魏约共围嘉兴。钱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

武救嘉兴，破乌墩、光福二寨。淮南将柯厚破苏州水栅。全武，余姚人也。

[46]杨行密派遣宁国节度使田、润州团练使安仁义攻打在杭州镇守驻防的钱军队以应援董昌，董昌派湖州将领徐淑会同淮南将领魏约共同围攻嘉兴。钱派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救援嘉兴，攻破乌墩、光福二个营寨。淮南将领柯厚攻破苏州水中栅栏。顾全武是余姚人。

[47]义武节度使王处存薨，军中推其子节度副使郜为留后。

[47]义武节度使王处存死去，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郜为留后。

[48]以京兆尹武邑孙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48]朝廷任命京兆尹、武邑人孙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49]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龙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贞以兵五千救之，营于镇西。李罕之击凤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龙泉寨。行瑜走入州，遣使请降于李克用。

[49]王行瑜带领精壮甲兵五千驻守龙泉寨，李克用率军攻打。李茂贞带领军队五千救援王行瑜，在龙泉镇的西面安营扎寨。李罕之袭击李茂贞的凤翔军队，将李茂贞赶跑，十一月，丁巳（初五日），李罕之攻克龙泉寨。王行瑜于是逃进州，派遣使者向李克用请求投降。

[50]齐州刺史朱琼举州降于朱全忠。琼，瑾之从父兄也。

[50]齐州刺史朱琼献出齐州向朱全忠投降。朱琼是朱瑾的堂兄。

[51]衢州刺史陈儒卒，弟岌代之。

[51]衢州刺史陈儒死去，他的弟弟陈岌代任衢州刺史。

[52]李克用引兵逼州，王行瑜登城，号哭谓克用曰：“行瑜无罪，迫胁乘舆，皆李茂贞及李继鹏所为，请移兵问凤翔，行瑜愿束身归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仆受诏讨三贼臣，公预其一，束身归朝，非仆所得专也。”丁卯，行瑜挈族弃城走。克用入州，封府库，抚居人，命指挥使高爽权巡抚军城，奏趣苏文建赴镇。行瑜走至庆州境，部下斩行瑜，传首。

[52]李克用带领军队进逼州，王行瑜登上城楼，号哭着对李克用说：“我王行瑜没有罪过，逼迫威胁皇帝的车驾，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事，请你调开军队去讨伐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我王行瑜愿意捆绑

自己回到朝廷。”李克用说：“王尚父真是太恭谦了！我受朝廷的诏令讨伐你和李茂贞、韩建三个乱臣贼子，你是其中的一个，你想自己捆绑入朝，这不是我能擅自做主的。”丁卯（十五日），王行瑜带着全家族的人弃城逃跑。李克用进入州城，封闭官府库房，安抚居民，任命指挥使高爽暂且掌管巡抚军城事宜，又奏请朝廷催促苏文建赶赴镇所。王行瑜逃到庆州境内，部下将他斩杀，把头颅传送朝廷。

[53]朱遣其将贺、柳存及河东将薛怀宝将兵万余人袭曹州，以解兖州之围。，濮阳人也。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钜野南，及之，屠杀殆尽，生擒、存、怀宝，俘士卒三千余人。是日晡后，大风沙尘晦冥，全忠曰：“此杀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尽杀之。庚午，缚等徇于兖州城下，谓朱瑾曰：“卿兄已败，何不早降！”

[53]朱派遣属下将领贺、柳存以及河东将领薛怀宝，带领军队一万余人袭击曹州，以图解除汴州军队对兖州的围攻。贺是濮阳人。丁卯（十五日），朱全忠从中都带领军队在夜间追赶贺等的人马，天亮时，到达钜野的南部，追赶上，几乎将他们全部杀光，贺、柳存、薛怀宝被活捉，另俘虏三千多名士兵。这天傍晚，狂风大作沙尘弥漫，朱全忠说：“这是杀人还不够数的原因！”于是下令将擒获的俘虏全部杀掉。庚午（十八日），朱全忠把贺等捆绑起来在兖州城下巡示，对朱瑾说：“你哥哥朱已经被我打败，你为什么还不早点投降！”

[54]丁丑，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执刺史李继，斩之。

[54]丁丑（二十五日），雅州刺史王宗侃攻克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管辖的利州，抓获利州刺史李继，将他斩杀。

[55]朱瑾伪遣使请降于朱全忠，全忠自就延寿门下与瑾语。瑾曰：“欲送符印，愿使兄琼来领之。”

[55]朱瑾派出使者假装向朱全忠请求投降，朱全忠亲自到兖州城的延寿门下与朱瑾商谈。朱瑾对朱全忠说：“我想向你交送符节官印，希望让我的堂兄齐州刺史朱琼来领取。”

辛巳，全忠使琼往，瑾立马桥上，述骁果董怀进于桥下，琼至，怀进突出，擒之以入，须臾，掷首城外。全忠乃引兵还，以琼弟为齐州防御使，杀柳存、怀宝；闻贺瑰名，释而用之。

辛巳（二十九日），朱全忠派朱琼前往兖州，朱瑾骑马站立在兖州城的桥上，叫勇猛果敢的董怀进躲藏在桥下，朱琼来到桥上，董怀进

突然从桥下奔出，抓获朱琼带入兖州城内，不一会儿，朱琼的脑袋被扔到兖州城墙外边。朱全忠于是带领军队返回汴州，委任朱琼的胞弟朱为齐州防御使，斩杀了柳存、薛怀宝。朱全忠听说贺有名气，便把他释放留用。

[56]李克用旋军渭北。

[56]李克用回到渭州北部驻扎。

[57]加静难节度使苏文建同平章事。

[57]朝廷加封静难节度使苏文建为同平章事。

[58]蒋勋求为邵州刺史，刘建锋不许，勋与邓继崇起兵，连飞山、梅山蛮寇湘潭，据邵州，使其将申德昌屯定胜镇以扼潭人。

[58]将勋谋求邵州刺史这一官职，刘建锋不准许，蒋勋于是与邓继宗发动军队，联合邵州西北飞山和潭州界内梅山的蛮人侵扰湘潭，占据邵州，蒋勋还派手下将领申德昌在定胜镇驻扎，以扼制潭州人。

[59]十二月，甲申，阆州防御使李继雍、蓬州刺史费存、渠州刺史陈各帅所部兵奔王建。

[59]十二月，甲申（初二），阆州防御使李继雍、蓬州刺史费存、渠州刺史陈等分别率领所部人马投奔王建。

[60]乙酉，李克用军于云阳。

[60]乙酉（初三），李克用的军队到达云阳驻扎。

[61]王建奏："东川节度使顾彦晖不发兵赴难，而掠夺辎重，遣泸州刺史马敬儒断峡路，请兴兵讨之。"戊子，华洪大破东川兵于楸林，俘斩数万，拔楸林寨。

[61]王建向朝廷上奏说："东川节度使顾彦晖不派兵前来为朝廷解难，却抢掠夺去我的器械、粮草，又派遣泸州刺史马敬儒截断峡路，请朝廷发兵讨伐顾彦晖。"戊子（初六），王建的将领华洪在楸林把东川军队打得大败，俘获斩杀几万人，攻克楸林寨。

[62]乙未，进李克用爵晋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东大将盖寓领容管观察使；自余克用将佐、子孙并进官爵。克用性严急，左右小有过辄死，无敢违忤；惟盖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辞裨益，无不从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将吏，寓必阳助之怒，克用常释之；有所谏诤，必徵近事为喻；由是克用爱信之，境内无不依附，权与克用侔。朝廷及邻

道遣使至河东，共赏赐赂遗，先入克用，次及寓家。朱全忠数遣人间之，及扬言云盖寓已代克用，而克用待之益厚。

[62]乙未（十三日），朝廷将李克用的爵位升为晋王，加封李罕之兼侍中，任命河东大将盖寓兼任容管观察使；其余的李克用将领佐僚以及儿子孙子都得以加官升爵。李克用性情严厉急躁，手下的人稍微有点过错就被处死，没人敢与他相违抗；只有盖寓敏锐聪慧，能够揣测出李克用的心意，他婉言相劝予以完善，李克用没有不听从的。李克用有时错怪迁怒于手下将吏，盖寓必定表面上为李克用助威加油，结果往往使李克用消去怒气。盖寓劝说李克用改正过错时，必定拿近前的一些事作比喻。因此李克用对盖寓宠爱信任，所辖境内的将领官吏也无不依附盖寓，他的权力几乎与李克用等同。朝廷和邻近各道派遣使者到河东来，凡是赏赐和赠送财物时，先送到李克用那里，接着就去盖寓的家。朱全忠几次派人挑拨离间李克用和盖寓的关系，扬言说盖寓已经取代了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对待盖寓却更加友好。

[63]丙申，王建攻东川，别将王宗弼为东川兵所擒，顾彦晖畜以为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彦昭将所部兵二千降于建。

[63]丙申（十四日），王建攻打东川节度使顾彦晖，手下将领王宗弼被东川军队抓获，顾彦晖把王宗弼收为养子。戊戌（十六日），通州刺史李彦昭带领所部人马二千向王建投降。

[64]李克用遣掌书记李袭吉人谢恩，密言于上曰：“比年以来，关辅不宁，乘此胜势，遂取凤翔，一劳永逸，时不可失。臣屯军渭北，专俟进止。”上谋于贵近，或曰：“茂贞复灭，则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赐克用诏，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状，行瑜为甚。自朕出幸以来，茂贞、韩建自知其罪，不忘国恩，职贡相继，且当休兵息民。”克用奉诏而止。既而私于诏使曰：“观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异心也。然不去茂贞，关中无安宁之日。”又诏免克用入朝，将佐或言：“今密迩阙庭，岂可不入见天子！”克用犹豫未决，盖寓言于克用曰：“者王行瑜辈纵兵狂悖，致銮舆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还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窃恐复惊骇都邑。人臣尽忠，在于勤王，不在入觐，愿熟图之！”克用笑曰：“盖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称：“臣总帅大军，不敢径入朝觐，且惧部落士卒侵扰渭北居人。”辛亥，引兵东归。表到京师，上下始安。诏赐河东士卒钱三十

万缗。克用既去，李茂贞骄横如故，河西州县多为茂贞所据，以其将故敬璋为河西节度使。

[64]李克用派遣军府的掌书记李袭吉进入京师向朝廷谢恩，秘密对唐昭宗说："近些年来，浦、潼、陇、蜀、蓝田诸关和京师长安一带不得安宁，现在乘着朝廷取胜的优势，应一举攻克凤翔，一劳永逸，时机不可丧失。我时下在渭水北部驻扎，专门等候朝廷的命令以便行动。"唐昭宗和朝中权贵及近臣商谋，有人说："李茂贞如果被消灭，那么李克用的势力就会大大膨胀，朝廷则在危险之中了！"唐昭宗于是向李克用颁赐诏书，赞扬他对朝廷的忠诚，但又说："叛逆朝廷的罪行，王行瑜十分严重。这次自从朕离开京师出巡以来，李茂贞、韩建已经知道他们自己的罪过，没有忘记朝廷的恩德，进献的赋税贡品接连不断，姑且停止对他们的征伐让军队休整百姓安宁。"李克用接奉这一诏令后便不行动。不久，李克用私下里对朝廷传达诏令的使臣说："我看朝廷的意思，似乎怀疑我李克用有别的意图。可是不铲除李茂贞，关中一带就没有安宁的日子。"唐昭宗又诏令免去李克用入京上朝，李克用的将领佐僚中有人说："现在与朝廷近在咫尺，怎么能不进入京师拜见皇帝呢？"李克用自己犹豫不决，盖寓这时对李克用说："从前王行瑜一伙放纵士兵背叛朝廷，致使皇帝车驾流离迁徙，百姓逃散。现在天子返回京师还没有安宁下来，人心尚在忧惧之中，大王你如果带领军队渡过渭水，我担心会再次让京城惊恐。做臣子的效忠朝廷，在于为皇室起兵救难，而不在于入朝拜见皇帝，然望大王你仔细考虑！"李克用笑着说："盖寓尚且不希望我入京上朝，更何况天下的人们呢！"于是，李克用上表朝廷奏称："我统领着大军，不敢随意进入京城拜见皇上，并且担心所部士兵会侵扰渭水以北的居民。"辛亥（二十九日），李克用率领手下人马东返晋阳。他的表文送达京师，上至朝廷下到百姓才安宁下来。唐昭宗诏令赐给河东士兵三十万缗钱。李克用离开后，李茂贞骄横如同以往，河西的州县大多被李茂贞占据，他又任命手下将领胡敬璋为河西节度使。

[65]朱全忠之去兖州也，留葛从周将兵守之，朱瑾闭城不复出。从周将还，乃扬言"天平、河东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潜归故寨。瑾以从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从周突出奋击，杀千余人，擒其都将孙汉筠而还。

[65]朱全忠离开兖州时，留下葛从周带领军队继续看守围困兖州，朱瑾关闭城门不再出来交战。葛从周想要返回，于是四处扬言说："天平和河东的救援军队到了，我军到西北方向去拦截他们。"半夜，葛从周把人马又偷偷带回原来的营寨。朱瑾以为葛从周的精兵都离开了，果然派军队来攻打城外的营寨。葛从周率领人马突然杀出奋勇攻打，斩杀一千余人，擒获朱瑾的都将孙汉筠之后返回。

[66]加镇海节度使钱兼侍中。

[66]朝廷加封镇海节度使钱兼侍中。

[67]彰义节度使张薨，以其子琏权知留后。

[67]彰义节度使张死去，朝廷任命张的儿子张琏暂任彰义留后。

[68]朱、朱瑾屡为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财力俱弊。告急于河东，李克用遣大将史俨、李承嗣将数千骑假道于魏以救之。

[68]朱、朱瑾一再受到朱全忠的进攻，地方百姓无法耕种收获，军中资财人力都已困乏。便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告急，李克用派遣大将史俨、李承嗣带领几千骑兵借道经过魏州前去救援。

[69]安州防御使家晟与朱全忠亲吏蒋玄晖有隙，恐及祸，与指挥使刘士攻、兵马监押陈可将兵三千袭桂州，杀经略使周元静而代之，晟醉侮可，可手刃之，推士政知军府事，可自为副使。诏即以士政为经略使。玄晖，吴人也。

[69]安州防御使家晟与朱全忠的亲近官吏蒋玄晖有怨仇，恐怕大祸临头，便与指挥使刘士政、兵马监押陈可带领军队三千袭击桂州，杀死桂州经略使周元静，家晟代管桂州。家晟喝醉酒后侮辱陈可，陈可亲手将家晟杀死，推举刘士政主管军府事宜，陈可自己做副使。朝廷当即颁下诏令任命刘士政为经略使。蒋玄晖是吴州人。

三年（丙辰、896）

三年（丙辰，公元896年）

[1]春，正月，西川将王宗夔攻拔龙州，杀刺史田。

[1]春季，正月，西川将领王宗夔攻克龙州，杀死龙州刺史田。

[2]丁巳，刘建锋遣都指挥使马殷将兵讨蒋勋，攻定胜寨，破之。

[2]丁巳（初五），刘建锋派遣都指挥使马殷带领军队讨伐蒋勋，进攻定胜寨，打败蒋勋。

[3]辛未，安仁义以舟师至湖州，欲渡江应董昌，钱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都知兵马使许再思守西陵，仁义不能渡。昌遣其将汤臼守石城，袁守余姚。

[3]辛未（十九日），安仁义从润州率军乘船到达湖州，想要渡过长江接应董昌，钱派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都知兵马使许再思驻守西陵，使得安仁义不能渡江。董昌派遣属下将领汤臼据守石城山，袁据守余姚。

[4]闰月，克用遣蕃、汉都指挥使李存信将万骑假道于魏以救兖、郓，军于莘县。朱全忠使人谓罗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师还之日，贵道可忧。"存信众不严，侵暴魏人，弘信怒，发兵三万夜袭之。存信军溃，退保州，丧士卒什二三，委弃资粮兵械万数；史俨、李承嗣之军隔绝不得还。弘信自是与河东绝，专志于汴。全忠方图兖、郓，畏弘信议其后，弘信每有赠遗，全中必对使者北向拜授之，四："六兄于予，倍年以长，固非诸邻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专意东方。

[4]闰正月，李克用派遣蕃、汉都指挥使李存信带领一万骑兵借道经过魏州前往救援兖州、郓州，在莘县驻扎下来。朱全忠派人对罗弘信说："李克用的意图是在侵吞黄河以北的地盘，他的军队返回的时候，你那里令人担忧。"李存信管束士兵不严，侵扰残害魏州人民，罗弘信大为愤怒，发兵三万在夜间袭击李存信。李存信的军队溃败，退到州据守，损失士兵十分之二三，丢弃资财粮食兵器数以万计；史俨、李承嗣的军队被隔绝不能返回。罗弘信从此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决裂，专心依附汴州的朱全忠。朱全忠正在筹划攻打兖州、郓州，担心罗弘信在背后算计他，所以每当罗弘信向他赠送财物，朱全忠必定当着罗弘信使者的面向北跪拜接受这些东西，嘴里说着："六哥对我来说，是上一辈的人，不是邻近各道节度使所能比的。"罗弘信相信了这话，朱全忠因此得以专心攻打东面。

[5]丁亥，果州刺史张雄降于王建。

[5]丁亥（初五），果州刺史周雄向王建投降。

[6]二月，戊辰，顾全武、许再思败汤臼于石城。上用杨行密之请，赦董昌，复其官爵；钱不从。

[6]二月，戊辰（十七日），顾全武、许再思在石城山打败汤臼。唐昭宗根据杨行密的请求，赦免了董昌的罪过，恢复他的官职爵位；

钱对此不服。

[7]以通王滋判侍卫诸将事。

[7]朝廷任命通王李滋兼管侍卫诸将事宜。

[8]朱全忠荐兵部尚书张浚，上欲复相之；李克用表请发兵击全忠，且言“浚朝为相，臣则夕至阙庭！”京师震惧，上下诏和解之。

[8]朱全忠向朝廷荐举兵部尚书张浚，唐昭宗想要重新任命张浚为宰相。李克用上表请求派军队攻打朱全忠，并且说：“张浚如果早晨做了宰相，我傍晚就要赶到朝廷！”京师上下震惊恐慌，唐昭宗颁下诏书劝李克用与朱全忠和解。

[9]三月，以天雄留后李继徽为节度使。

[9]三月，朝廷任命天雄留后李继徽为节度使。

[10]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表请致仕，荐弟思敬自代，诏以思孝为大师，致仕，思敬为保大留后。

[10]保大节度使李思孝向朝廷上表请求退休，推荐他的胞弟李思敬接替自己，唐昭宗下诏命李思孝以太师官衔辞退，李思敬为保大留后。

[11]朱全忠遣庞师古将兵伐郓州，败郓兵于马颊，遂抵其城下。

[11]朱全忠派遣庞师古带领军队讨伐郓州，在马颊水一带打败朱的郓州军队，于是抵达郓州城下。

[12]己酉，顾全武等攻余姚，明州刺史黄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将徐章救余姚，全武击擒之。

[12]己酉（二十八日），顾全武等攻打余姚，明州刺史黄晟派遣军队协助。董昌派遣属下将领徐章救援余姚，结果徐章被顾全武拦击擒获。

[13]夏，四月，辛酉，河涨，将毁滑州城，朱全忠命决为二河，夹滑城而东，为害滋甚。

[13]夏季，四月，辛酉（初十），黄河大水上涨，眼看就要淹毁滑州城，朱全忠命令再行决口把黄河一分为二，两条河夹着滑州城向东滚滚流去，危害相当严重。

[14]李克用击罗弘信，攻洹水，杀魏兵万余人，进攻魏州。

[14]李克用攻打罗弘信，进攻洹水，斩杀罗弘信的军队一万余人，接着进军攻打魏州。

[15]武安节度使刘建锋既得志，嗜酒，不亲政事。长直兵陈赡妻美，建锋私之，赡袖铁挝击杀建锋；诸将杀赡，迎行军司马张佶为留后。佶将入府，马忽啮，伤左髀。时马殷攻邵州未下，佶谢诸将曰："马公勇而有谋，宽厚乐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犹豫未行，听直军将姚彦章说殷曰："公与刘龙骧、张司马，一体之人也，今龙骧遇祸，司马伤髀，天命人望，舍公尚谁属哉！"殷乃使亲从都副指挥使李琼留攻邵州，径诣长沙。

[15]武安节度使刘建锋占据长沙后便觉得已经得志，饮酒成性，不料理政务事宜。长年值日卫兵陈赡的妻子貌美，刘建锋与她通奸，陈赡在衣袖内藏带铁打死刘建锋。各将领将陈赡杀掉，迎接行军司马张佶为武安留后。张佶将要进入节度使司时，他骑的马忽然狂踢乱咬，伤了张佶的左大腿。当时马殷攻打邵州还没有攻克，张佶便谢绝各位拥立他的将领说："马殷有勇有谋，待人宽厚与人为善，我比不上他，他才是真正的主帅。"于是给马殷送去公文召请他到长沙来。马殷犹豫不决没有启程，听直军将姚彦章劝马殷说："你与刘建锋、张佶同属一样的人才，现在刘建锋遇难死去，张佶大腿受伤，上天的安排人们的期望，舍去你还能有谁呢！"马殷于是派令亲从都副指挥使李琼留下继续攻打邵州，他本人直接前往长沙。

[16]淮南兵与镇海兵战于皇天荡，镇海兵不利，杨行密遂围苏州。

[16]淮南军队与镇海军队在皇天荡展开激战，结果镇海军队战败失利，杨行密于是率军围攻苏州。

[17]钱、钟传、杜洪畏杨行密之强，皆求援于朱全忠；全忠遣许州刺史朱友恭将兵万人渡淮，听以便宜从事。

[17]钱、钟传、杜洪畏惧杨行密的强大，都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派遣许州刺史朱友恭带领军队一万人渡过淮水，让他根据情况随机料理，便宜行事。

[18]董昌使人觇钱兵，有言其强盛者辄怒，斩之；言兵疲食尽，则赏之。戊寅，袁以余姚降于；顾全武、许再思进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战而败，婴城自守，全武等围之。昌始惧，去帝号，复称节度使。

[18]董昌派人侦察钱军队的情况，有说钱军队强盛的人，董昌就勃然大怒，将他斩杀。那些说钱军队疲惫不堪粮食已光的人，就受到董昌的奖赏。戊寅（二十七日），袁献出余姚向钱投降；顾全武、许再思进兵到达越州城下。五月，董昌率军出越州城交战失败，只好环绕着越州城固守，顾全武等便将董昌围困起来。董昌这才恐惧，去掉帝号，重新称做节度使。

[19]马殷至长沙，张佶肩舆入府，坐受殷拜谒，已，乃命殷升听事，以留后让之，即趋下，帅将吏拜贺，复为行军司马，代殷将兵攻邵州。

[19]马殷到达长沙，张佶乘坐轿子进入节度使司，坐在那里接受马殷的拜见。事毕，张佶让马殷升堂治理政事，把留后的官职让给马殷，当即下来，率领将领官吏恭贺马殷任留后，张佶重新充任行军司马，代替马殷带领军队攻打邵州。

[20]癸未，苏州常熟镇使陆郢以州城应杨行密，虏刺史成及。行密阅及家所蓄，惟图书、药物，贤之，归，署行军司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钱公所，失苏州不能死，敢求富贵！愿以一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密遽执其手，止之，馆于府舍。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单衣诣之，与之共饮膳，无所疑。

[20]癸未（初三），苏州常熟镇使陆郢献出苏州城接应杨行密，并虏获苏州刺史成及。杨行密察看成及家里收藏的东西，只有图书、药物，很敬重他，把他放回，并任命为行军司马。成及跪谢杨行密并且流着泪说："我全家族有一百口人在钱那里，我身为刺史失掉苏州而不能以身殉职，怎敢再谋求荣华富贵！希望用我一个人除全家百口人的死！"说着举起身上佩刀就要自杀。杨行密立即抓住成及的手，阻止的行动，在节度使司的宅院里为成及安设馆舍。成及的屋里也有兵器，杨行密常常身穿单衣到成及那里，与他一同喝酒吃饭，毫无疑虑。

钱闻苏州陷，急召顾全武，使趋西陵备行密，全武曰："越州贼之根本，奈何垂克弃之！请先取越州，后复苏州。"从之。

钱听说苏州失陷，立即召顾全武，命他赶赴西陵防备杨行密，顾全武说："越州是董昌这伙贼寇的大本营，为什么马上就要攻克却又舍弃它！请让我先攻取越州，然后再去收复苏州。"钱听从了顾全武的意见。

[21]淮南将朱延寿奄至蕲州，围其城。大将贾公铎方猎，不得还，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寿所掠羊群，潜入城，约夜半开门举火为应，复衣皮反命。公铎如期引兵至城南，门中火举，力战，突围而入。延寿惊曰：“吾常恐其溃围而出，反溃围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军中与公铎有旧者持誓书金帛往说之，许以婚。寿州团练副使柴再用请行，临城与语，为陈利害。数日，公铎及刺史冯敬章请降。以敬章为左都押牙，公铎为右监门卫将军。延寿进拔光州，杀刺史刘存。

[21]淮南将领朱延寿忽然来到蕲州城下，围攻蕲州城。蕲州大将贾公铎正在城外打猎，不能返回，贾公铎把军队埋伏在树林里，命令勇猛士兵二人身披羊皮乘夜进入朱延寿的驻地，掠赶羊群，偷偷进入城内，与城里的人相约半夜时候打开城门举起火把相接应，这两个人又身披羊皮回到贾公铎的营地，报告情况。贾公铎按着约定的时间来到蕲州城南面，城门中间火把高举，贾公铎极力奋战，突破朱延寿的包围圈进入城内。朱延寿吃惊地说：“我常常担心贾公铎会冲破包围逃出，现在反倒是打破包围进来，这样看来，蕲州城怎么可能立即攻克！”朱延寿于是告诉杨行密，请求派军中与贾公铎有旧交情的人手持盟誓书信和金银布帛前往劝说，并许诺和贾公铎结成姻亲。寿州团练副使柴再用请求前去劝说，在临近蕲州城的地方，柴再用与贾公铎会晤，为贾公铎陈述利弊得失。几天之后，贾公铎与蕲州刺史冯敬章向朱延寿请求投降。杨行密任命冯敬章为左都押牙，贾公铎为右监门卫将军。朱延寿乘势进军攻克光州，杀死光州刺史刘存。

[22]丙戌，上遣中使诣梓州和解两川，王建虽奉诏还成都，然犹连兵未解。

[22]丙戌（初六），唐昭宗派遣宦官到达梓州，劝说西川节度使王建和东川节度使顾彦晖和解，王建虽然奉诏令返回成都，可是仍然布署军队没有停止进攻势态。

[23]崔昭纬复求救于朱全忠。戊子，遣中使赐昭纬死，行至荆南，追及，斩之，中外咸以为快。

[23]崔昭纬再次向朱全忠请求救援。戊子（初八），朝廷派遣宦官将崔昭纬赐死，崔昭纬行到荆南，宦官追上，斩杀了崔昭纬，京城内外都感到大快人心。

[24]荆南节度使成与其将许存溯江略地，尽取滨江州县；武泰节度使王建肇弃黔州，收余众保丰都。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以其将赵武为黔中留后，存为万州刺史。

[24]荆南节度使成与属下将领许存沿着长江逆而上侵占地盘，把长江沿岸的州县全都夺取。武泰节度使王建肇放弃黔州，收集剩余人马固守忠州的丰都县。许存又带领军队向西攻取渝州、涪州，成委任手下将领赵武为黔中留后，许存为万州刺史。

知存不得志，使人之，曰：“存不治州事，日出蹴鞠。”曰：“存将逃走，先匀足力也。”遣兵袭之，存弃城走；其众稍稍归之，屯于茅坝。赵武数攻丰都，王建肇不能守，与存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杀之，掌书记高烛曰：“公方总揽英雄以图霸业，彼穷来归我，奈何杀之！”建使戍蜀州，阴使知蜀州王宗绾察之。宗绾密言存忠勇谦谨，有良将才，建乃舍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绾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已也。宗播元从孔目官柳修业，每劝宗播慎静以免祸。其后宗播为建将，遇强敌诸将所惮者，以身先之，及有功，辄称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终。

成知道许存不得志，派人去刺探许存的举动，回来的人说；“许存不料理州内的事宜，每天出去踢球取乐。”成说：“许存是想要逃跑，现在先调整脚的力量。”便派军队袭击许存，许存放弃万州城逃跑；许存的人马渐渐投归，在茅坝驻扎下来。赵武几次攻打丰都，王建肇不能据守，与许存一同向王建投降。王建顾忌许存有勇有谋，想把许存杀掉，掌书记高烛说：“你正在招揽天下的英雄豪杰以谋求称霸大业，许存在处境艰难时来投靠我们，怎么能杀害他呢！”王建便令许存驻守蜀州，暗中让主持蜀州事务的王宗绾监视许存。王宗绾秘密向王建说，许存忠诚勇敢谦恭谨慎，具有贤良将领的才能，王建于是放弃了先前的成见，把许存的姓名改为王宗播认做养子，可是王宗绾却不让王宗播知道，当初是他向王建美言而免除了对王宗播的不信任。原来追随王宗播的孔目官柳修业，常常劝说王宗播要谨慎镇静以免不测大祸。在这以后，王宗播作为王建的手下将领，凡遇到强敌而各位将领有所畏惧时，他就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等到有了功劳，就声称有病，不高傲自夸，因此王宗播得以终身保全功名。

[25]甲午，夜，顾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犹据牙城拒之。戊戌，遣昌故将骆团绐昌云："奉诏，令大王致仕归临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已亥，全武遣武勇都监使吴璋以舟载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斩之，并其家三百余人，宰相李邈、蒋以下百余人。昌在围城中，贪吝日甚，口率民间钱帛，减战士粮。及城破，库有杂货五百间，仓有粮三百万斛。钱传昌首于京师，散金帛以赏将士，开仓以振贫乏。

[25]甲午（十四日）夜间，顾全武猛烈攻打越州，乙未（十五日），早晨，攻克越州外城，董昌仍然占据内城顽强抗拒。戊戌（十八日），钱派遣董昌的原来将领骆团欺骗董昌说："奉到朝廷的诏令，命令大王你退休返回临安。"董昌于是送上牌照官印，迁出内城到清道坊居住。已亥（十九日），顾全武派遣武勇都监使吴璋用船只把董昌从越州送往杭州，到了小江的南部，将董昌斩杀，连同董昌家族三百余人，董昌任用的宰相李邈、蒋以下的官员一百余人，全部杀掉。董昌在越州城内被围困时，一天更比一天贪婪吝啬，按人口计算征收民间的钱财布帛，减少作战士兵的粮食。等到越州城被攻克，府库内藏有各种货物五百间，粮仓里还有粮食三百万斛。钱把董昌的头颅传送到京师长安，散发金银布帛以奖赏军中将士，打开粮仓振济贫困的百姓。

[26]李克用攻魏博，侵掠遍六州。朱全忠召葛从周于郓州，使将兵营洹水以救魏博，留庞师古攻郓州。六月，克用引兵击从周，汴人多凿坎于陈前，战方酣，克用之子铁林指挥使落落马遇坎而踬，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马亦踬，几为汴人所获；克用顾射汴将一人，毙之，乃得免。克用请修好以赎落落，全忠不许，以与罗弘信，使杀之。克用引军还。

[26]李克用攻打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在魏州、博州、贝州、卫州、澶州、相州这六个州的范围内大肆侵扰抢掠。朱全忠召令正在攻打郓州的葛从周，让他带领军队在洹水驻扎以便救援魏博节度使罗弘信，留下庞师古继续攻打郓州的朱。六月，李克用率领军队攻打葛从周，汴州军队在洹水的阵地前挖凿了许多沟坎，双方交战正激烈的时候，李克用的儿子铁林指挥李落落骑的马遇到沟坎被绊倒，汴州军队将他活捉。李克用亲自去救李落落，战马也被绊倒，几乎就要被汴州军队

擒获，李克用这时回身发箭射中一名汴州军队的将领，将他击毙，这才免于被俘。李克用向朱全忠请求和好以赎回儿子李落落，朱全忠不答应，把李落落交给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让他把李落落杀掉。李克用带领军队从洹水返回晋阳。

葛从周自洹水引兵济河，屯于杨刘，复击郓，及兖、郓、河东之兵战于故乐亭，破之。兖、郓属城皆为汴人所据，屡求救于李克用，克用发兵赴之，为罗弘信所拒，不得前，兖、郓由是不振。

朱全忠的将领葛从周从洹水带领军队渡过黄河，在杨刘驻扎，接着又攻打郓州的朱，兖州、郓州、河东的军队在故乐亭与汴州军队交战，打败葛从周。但兖州、郓州所属的城镇都被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占据，兖州的朱瑾、郓州的朱多次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派军队前往，又受到魏博节度使罗弘信的阻截，无法向前开进，兖州的朱瑾、郓州的朱从此一蹶不振。

[27]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贞、韩建惮之，事朝廷礼甚恭。克用去，二镇贡献渐疏，表章骄慢。上自石门还，于神策两军之外，更置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军，选补数万人，使诸王将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数千人。茂贞以为欲讨已，语多怨望，嫌隙日构。茂贞亦勒兵扬言欲诣阙讼冤；京师士民争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将诸军以卫近畿，戒丕屯三桥。茂贞遂表言“延王无故称兵讨臣，臣今勒兵入朝请罪。”上遽遣使告急于河东。丙寅，茂贞引兵逼京畿，覃王与战于娄馆，官军败绩。

[27]当初，李克用在渭水以北一带驻扎时，李茂贞、韩建惧怕他，侍奉朝廷的礼节十分恭谦。李克用离开后，李茂贞、韩建二人向朝廷进献贡品逐渐减少，进呈的表章也骄横傲慢起来。昭宗从石门返回京师后，在左、右神策军之外，又设置安圣军、捧宸军、保宁军、宣化军等军队，挑选增补几万人，命令各王统领。继任延王李戒丕和继任覃王李嗣周又自己招募属下人马几千人。李茂贞认为朝廷这样扩充军队是要讨伐他，言语中有很多抱怨，朝廷和李茂贞之间的怨恨越来越深。李茂贞也布署军队扬言说要前赴京师向朝廷诉讼冤屈；京城长安的士民争先恐后地逃到山谷里躲藏起来。昭宗命令通王李滋和覃王李嗣周、延王李戒丕分别带领各军，护卫京师一带，并命李戒丕到三桥驻扎。李茂贞于是向朝廷进呈表章说：“延王李戒丕无缘无故地发动军

队讨伐我，我现在率领军队前赴京师请朝廷治我的罪。”唐昭宗立即派使臣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告急。丙寅（十七日），李茂贞带领军队逼近京畿一带，覃王李嗣周在西部的娄馆迎战，结果朝廷的官军战败失利。

秋，七月，茂贞进逼京师。延王戒丕曰：“今关中藩镇无可依者，不若自州济河，幸太原，臣请先往告之。”辛卯，诏幸州；壬辰，上出至渭北；朝建遣其子从允奉表请幸华州，上不许。以建为京畿都指挥、安抚制置及开通四面道路、催促诸道纲运等使。而建奉表相继，上及从官亦惮远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讯如建，面议去留。甲午，建诣富平见上，顿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贞。陛下若去宗庙园陵，远巡边鄙，臣恐车驾济河，无复还期。今华州兵力虽微，控带关辅，亦足自固。臣积聚训厉，十五年矣，西距长安不远，愿陛下临之，以图兴复。”上乃从之。乙未，宿下；丙申，至华州，以府署为行宫；建视事于龙兴寺。茂贞遂入长安，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

秋季，七月，李茂贞进军逼近京师长安。延王李戒丕说：“现在关中一带的藩镇没有可以依靠的，不如从州渡过黄河，到太原去避难，我请求先行一步去告诉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辛卯（十二日），昭宗颁下诏令出巡州。壬辰（十三日），唐昭宗离开京师到达渭水之北。韩建派遣他的儿子韩从允手捧表章请唐昭宗到华州，唐昭宗不同意。朝廷任命韩建为京畿都指挥、安抚制置使及开通四面道路使、催促诸道纲运使等职，可是韩建进呈的表章接二连三地送到请皇帝去华州，昭宗和跟随的朝中各官也有些怕到远处去，癸巳（十四日），昭宗到达富平，派遣宣徽使元公讯召韩建前来，要与他当面商议是东去太原还是留在华州。甲午（十五日），韩建到达富平拜见昭宗，他下跪磕头痛哭说：“当今各藩大臣骄横跋扈的，并不止李茂贞一人，陛下如果离开宗庙园陵，到边远的地方巡游，我担心皇帝的车驾渡过黄河，就再也没有返回的时候了。现在华州军队虽然不是很强大，但控制关中京畿一带，也还足以自卫。我积聚资财训练军队已经十五年了，而且华州往西距离长安也不远，希望陛下驾临华州，以图振兴光复。”昭宗于是依从了韩建的意见。乙未（十六日），昭宗在下住宿；丙申（十七日），到达华州，把韩建的节度使司作为皇帝的行宫。韩建则改在龙

兴寺办理政务。唐昭宗离开京师后，李茂贞便进入长安，自从中和年间以来所修缮的宫殿、市街店铺，全都被李茂贞放火烧毁。

乙巳，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节度使。上以胤，崔昭纬之党也，故出之。

乙巳（二十六日），朝廷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武安节度使。唐昭宗因为崔胤是崔昭纬的党羽，所以把他调出朝廷。

[28]丙午，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陕人也。

[28]丙午（二十七日），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陆是陕州人。

[29]水部郎中何迎表荐国子《毛诗》博士襄阳朱朴，才如谢安，道士许岩士亦荐朴有经济才。上连日召对，朴有口辩，上悦之，曰:“朕虽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赐以金帛，并赐何迎。

[29]水部郎中何迎向朝廷进呈表章，荐举国子监“毛诗”博士、襄阳人朱朴，说他的才能可比东晋谢安，道士许岩士也向朝廷推荐朱朴有经邦济世的才学。昭宗于是连续几天召见朱朴进行答对，朱朴有论辩口才，昭宗很欣赏他，说:“朕虽然比不上太宗，但得到你就象得到魏徵一样呀！”赏赐给朱朴金银布帛，并且赏赐何迎。

[30]以徐彦若为大明宫留守，兼京畿安抚制置等使。

[30]朝廷任命徐彦若为大明宫留守，兼任京畿安抚制置等使。

[31]杨行密表请上迁都江淮，王建请上幸成都。

[31]杨行密上表请求唐昭宗迁都到江淮，王建则请唐昭宗到成都去。

[32]宰相畏韩建，不敢专决政事。八月，丙辰，诏建关议朝政；建上表固辞，乃止。

[32]朝中宰相惧怕韩建，不敢决断政事。八月，丙辰（初八），昭宗诏令韩建入朝商议朝廷政事；韩建上呈表章坚决推辞，昭宗于是停止召见。

韩建移檄诸道，令共输资粮诣行在，李克用闻之，叹曰:“去岁从余言，岂有今日之患！”又曰:“韩建天下痴物，为贼臣弱帝室，是不

为李茂贞所擒，则为朱全忠所虏耳！”因奏将与邻道发兵入援。

韩建向各道发出檄文，命令他们共同运输资财粮食送到华州唐昭宗这里。李克用听到后，叹息道：“上年皇上若是听从了我的话，怎么会有今天的祸患！”又说：“韩建是当今世上的愚人，替乱臣贼子削弱大唐皇室，这样他不被李茂贞擒拿，就被朱全忠虏获！”于是，李克用上奏韩廷要与邻近各道发兵前往救援。

[33]加钱兼中书令。

[33]朝廷加封钱兼中书令。

[34]癸丑，以王建为凤翔西面行营招讨使。

[34]癸丑（初五），朝廷任命王建为凤翔西面行营招讨使。

[35]甲寅，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同平章事，充威胜节度使。

[35]甲寅（初六），朝廷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抟以同平章事衔，充任威胜节度使。

[36]上愤天下乱，思得奇杰之士不次用之。国子搏士朱朴自言：“得为宰相，月余可致太平。”上以为然。乙丑，以朴为左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朴为人庸鄙迂僻，无他长。制出，中外大惊。

[36]昭宗愤恨天下战乱不得安宁，想得到特别杰出的人才破格作用。国子博士朱朴说：“让我任宰相，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唐昭宗认可。乙丑（十七日），朝廷任命朱朴为左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朱朴为人处事庸俗卑鄙、迂腐冷僻，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长处。诏令颁布后，朝廷内外都大为吃惊。

[37]丙寅，加韩建兼中书令。

[37]丙寅（十八日），朝廷加封韩建兼中书令。

[38]九月，庚辰，升福建为威武军，以观察使王潮为节度使。

[38]九月，庚辰（初二），朝廷把福建观察使司升为威武节度使司，任命福建观察使王潮为威武节度使。

[39]以湖南留后马殷判湖南军府事。殷以高郁为谋主，郁，扬州人也。殷畏杨行密、成之强，议以金帛结之，高郁曰：“成不足畏也。行密公之雠，虽以万金赂之，安肯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奉士民，训卒厉兵，以修霸业，则谁与为敌矣。”殷从之。

[39]朝廷任命湖南留后马殷兼管湖南节度使司事宜。马殷任用高郁做自己的主要谋士。高郁是扬州人。马殷惧怕杨行密、成势力的强大，商议想通过帛和杨行密、成结好，高郁对马殷说：“成，没有什么可怕的。杨行密和你仇恨很深，即使是向他赠送一万两黄金，他也不会援助我们的！不如对上尊奉天子，对下安抚士民，训练士兵整治装备，以谋求霸业，这样谁还敢与我们为敌呢！”马殷听从了高郁的意见。

[40]崔胤出镇湖南，韩建之志也。胤密求援于朱全忠，且教之营东都宫阙，表迎车驾。全忠与河南尹张全义表请上迁都洛阳，全忠仍请以兵二万迎车驾，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韩建惧，复奏召胤为相，遣使谕全忠以且宜安静，全忠乃止。乙未，复以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远同平章事。远，珙弟之孙也。

[40]将崔胤调出朝廷派到湖南任武安节度使，是韩建的意图。崔胤暗中向朱全忠求援，并且指使朱全忠修缮东都洛阳的宫殿，向朝廷上表迎接唐昭宗车驾到洛阳。朱全忠于是与河南尹张全义向朝廷进呈表章，请唐昭宗迁都洛阳，朱全忠再三请求派出二万军队去迎接唐昭宗的车驾，并且说崔胤是位忠臣，不应当把他调到外地任职。韩建恐惧，重新上奏召请崔胤为宰相，派遣使臣传谕朱全忠暂且应当保持安静，朱全忠这才停止了行动。乙未（十七日），朝廷再次任命崔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远为同平章事。崔远是崔胞弟崔的孙子。

丁酉，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为硖州刺史。崔胤恨代己，诬，云党于李茂贞而贬之。

丁酉（十九日），朝廷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贬为硖州刺史。崔胤嫉恨陆取代了自己，便诬陷陆，说他与李茂贞结党营私，将他贬职。

已亥，以朱朴兼判户部，凡军旅财赋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孙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又以前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静难节度使，兼副都统。

已亥（二十一日），朝廷任命朱朴兼管户部，所有军事费用、财政赋税等事，唐昭宗全都委交朱朴掌管。朝廷还任命孙为凤翔四面行营

都统，又任命以前的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静难节度使，兼任凤翔四面行营副都统。

[41]以保大留后李思敬为节度使。

[41]朝廷保大留后李思敬为节度使。

[42]河东将李存信攻临清，败汴将葛从周于宗城北，乘胜至魏州北门。

[42]河东将领李存信攻打临清，在宗城县北部打败汴州军队将领葛从周，乘胜进军直达魏州城的北门。

[43]冬，十月，壬子，加孙暮行营节度、招讨、处置等使。丁巳，以韩建权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贞上表请罪，原得自新，仍献助修宫室钱；韩建复佐佑之，竟不出师。

[43]冬季，十月，壬子（初五），朝廷加封孙为行营节度使、招讨使、处置使等职。丁巳（初十），朝廷任命韩建暂任京兆尹，兼任把截使。戊午（十一日），李茂贞向朝廷上表自请治罪，原意改过自新，并进献帮助朝廷修缮长安宫殿的钱财。韩建又从中为李茂贞情，朝廷竟然不再出动军队讨伐李茂贞。

[44]钱令两浙吏民上表，请以兼领浙东；朝廷不得已，复以王抟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以为镇海、威胜两军度使。丙子，更名威胜曰镇东军。

[44]钱命令两浙官民向朝廷上呈表章，请求朝廷委任钱兼管浙东。朝廷不得已，又任命王抟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任命钱为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丙子（二十九日），朝廷将威胜军改名为镇东军。

[45]李克用自将攻魏州，败魏兵于白龙潭，追至观音门。朱全忠复遣葛从周救之，屯于洹水，全忠以大军继之，克用乃还。

[45]李克用亲自带领军队攻打魏州的罗弘信，在白龙潭打败魏州军队，一直追赶到魏州外城的观音门。朱全忠又派遣葛从周救援魏州，率军到洹水驻扎，朱全忠带领大队人马也相继赶到，李克用便返回晋阳。

[46]加河中节度使王珂同平章事。

[46]朝廷加封河中节度使王珂为同平章事。

[47]十一月，朱全忠还大梁，复遣葛从周东会庞师古，攻郓州。

[47]十一月，朱全忠返回大梁，又派遣葛从周向东会合庞师古，去攻打郓州的朱。

[48]湖州刺史李师悦求旌节，诏置忠国军于湖州，以师悦为节度使。赐告身旌节者未入境，戊子，师悦卒。杨行密表师悦子前绵州刺史彦徽知州事。

[48]湖州刺史李师悦向朝廷谋求节度使旌旗节钺，唐昭宗诏令在湖州设置忠国军，任命李师悦为节度使。朝廷派出向李师悦颁赐授职文书和旌旗节钺的使臣还没有到达湖州，戊子（十二日），李师悦便死去了。杨行密于是向朝廷上表请任命李师悦的儿子、前绵州刺史李彦徽主持湖州事宜。

[49]淮南将安仁义攻婺州。

[49]淮南将领安仁义攻打婺州。

[50]十二月，东川兵焚掠汉、眉、资、简之境。

[50]十二月，东川节度使顾彦晖的军队在西川节度使王建管辖的汉州、眉州、简州境内焚烧抢掠。

[51]清海节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广州牙将卢琚、谭弘据境拒之，使弘守端州。弘结封州刺史刘隐，许妻以女。隐伪许之，托言亲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斩弘；遂袭广州，斩琚；具军容迎知柔入视事。知柔表隐为行军司马。

[51]清海节度使薛王李知柔前往赴任行至湖南，广州牙将卢琚、谭弘据守广州抗拒他入境，由谭弘固守端州。谭弘交结封州刺史刘隐，许诺把自已的女儿嫁给刘隐为妻。刘隐假装答应了这桩婚事，以娶亲为借口，把士兵武器埋藏在船上，夜里进入端州，斩杀了谭弘，又乘胜袭击广州，斩杀卢琚，接着刘隐整顿军容迎接薛王李知柔进入广州主持节度使事务。李知柔上表朝廷任命刘隐为行军司马。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一卷

唐纪七十七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乾宁四年（丁巳、897）

唐纪七十七 唐昭宗乾宁四年（丁巳，公元897年）

[1]春，正月，甲申，韩建奏："防城将张行思等告睦、济、韶、通、彭、韩、仪、陈八王谋杀臣，劫车驾幸河中。"建恶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惊，召建谕之；建称疾不入。令诸王诣建自陈，建表称："诸王忽诣臣理所，不测事端。臣详酌事体，不应与诸王相见。"又称："诸王当自避嫌疑，不可轻为举措。陛下若以友爱含容，请依旧制，令归十六宅，妙选师傅，教以诗书，不令典兵预政。"且曰："乞散彼乌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虑上不从，引麾下精兵围行宫，表疏连上。上不得已，是夕，诏诸王所领军士并纵归田里，诸王勒归十六宅，其甲兵并委韩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选贤任能，足清祸乱，何必别置殿后四军！显有厚薄之恩，乖无偏无党之道。且所聚皆坊市无赖奸猾之徒，平居犹思祸变，临难必不为用，而使之张弓挟刃，密迩皇舆，臣窃寒心，乞皆罢。"诏亦从之。于是殿后四军二万余人悉散，天子之亲军尽矣。捧日都头李筠，石门扈从功第一，建复奏斩于大云桥。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暂出江南，遽谋不轨。代宗时吐蕃入寇，光启中朱玫乱常，皆援立宗支以系人望。今诸王衔命四方者，乞皆召还。"又奏："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圣听，宜皆禁止，无得入宫。"诏悉从之。建既幽诸王于别第，知上意不悦，乃奏请立德王为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诏立德王为皇太子，仍更名裕。

[1]春季，正月，甲申（初八），韩建向朝廷上奏说："华州防城将张行思等控告皇室的睦、济、韶、通、彭、韩、仪、陈八王图谋杀害我，要劫持皇上的车驾到河中去。"韩建憎恨各王掌管军队，因此指使张行思等控告他们。昭宗接到韩建的表章大为惊慌，召见韩建，想向他说明，韩建以有病为托词拒不前来。唐昭宗又命令各王到韩建那里去自行陈述，韩建上表道："各王若忽然来我的住所，变乱之事难以揣测。我仔细斟酌这件事，不应当和各王见面。"韩建又说："各王应当自动避开嫌疑，不可轻举妄动。陛下如果因为同祖同宗的友爱之情而

宽容他们，就请依照旧制，命令诸王回到十六宅，精心挑选师傅，教他们学习诗文书画，而不让他们掌管军队干预朝政。”韩建并且说：“请求解散各王手下的乌合之众，以光大大唐皇室子孙的教化。”韩建担心唐昭宗不依从他的意见，就带领手下精壮士兵围困昭宗的行宫，表章奏疏接二连三地向朝廷呈递。昭宗不得已，在这天傍晚，诏令各王所管领的军中士兵全都解散遣回田间故里，强迫诸王回到十六宅，各王原有的盔甲兵器全部交给韩建掌管。韩建又上奏说：“陛下挑选贤良任用能人，这样足可以清除祸患平定战乱，何必另外设置安圣、捧宸、保宁、宣化这四支亲军呢！显然皇恩有厚薄亲疏之分，与没有偏向没有私党这样的王道相背离。况且这四支陛下亲军里，聚集的都是市镇里巷中游手好闲奸邪狡猾的无赖，他们的平静安居的时候还企图作乱惹祸发动变乱，当朝廷遇到艰难处境他们一定不会为陛下效力的，可是现在却让这帮人拉弓拔刀，紧紧地跟随陛下的车驾，我私下里为陛下担惊受怕，请求立即把亲军全部解散。”昭宗颁下诏书，又依从了韩建的意见。于是，护卫昭宗的四支军队二万余人全部解散，天子的亲军完全裁撤了。捧日都头李筠，当初在石门跟随护卫昭宗，功劳堪数第一，韩建又上奏朝廷，将李筠在华州大云桥斩杀。韩建接着又向昭宗奏道：“玄宗末年，永王李暂时调出京师到江南任职，马上就背叛朝廷图谋不轨。代宗时，吐蕃侵入，拥立广武王李承宏。光启年间，朱玫叛逆作乱，拥立襄王李。他们都是靠着拥立皇族宗室的分支来笼络民心。现在奉陛下之命在各地的皇室诸王，请求把他们全都召回朝廷。”韩建还奏称：“那些鼓吹仙术的方士在皇宫出出进进，迷惑皇帝的耳目，应当一律禁止，不许他们进入皇宫。”昭宗下诏全都依从韩建的奏请。韩建把皇室各王幽禁在其他府第后，知道昭宗心中不高兴，便上呈奏章请求立德王为太子，想以此来缓解。丁亥（十一日），昭宗颁下诏令，立德王李为皇太子，按成制改名为李裕。

[2]庞师古、葛从周并兵攻郓州，朱兵少食尽，不复出战，但引水为深壕以自固。辛卯，师古等营于水西南，命为浮梁。癸巳，潜决濠水。丙申，浮梁成，师古夜以中军先济。闻之，弃城奔中都，葛从周逐之，野人执及妻子以献。

[2]庞师古、葛从周联合军队攻打郓州的朱，朱人马较少粮食也吃尽，便不再出城交战，只是引水灌满堑壕自行固守。辛卯（十五

日），庞师古等在水流的的西南安设营寨，命令士兵建造浮桥。癸巳（十七日），庞师古的士兵偷偷挖开堑壕放水。丙申（二十日），浮桥造成，庞师古夜里派遣中军首先越过堑壕。朱听说后放弃郓州城逃奔中都县，葛从周随即追击，乡下农人抓获朱和他的妻子儿子交送葛从周。

[3]已亥，罢孙凤翔四面行营节度等使，以副都统李思谏为塞节度使。

[3]已亥（二十三日），朝廷免去孙的凤翔四面行营节度等使的官职，任命副都统李思谏为宁塞节度使。

[4]钱使行军司马杜棱救婺州。安仁义移兵攻睦州，不克而还。

[4]钱派令行军司马杜棱救援婺州。围攻婺州的安仁义于是调动军队去攻打睦州，结果没有攻克而率众返回。

[5]朱全忠入郓州，以庞师古为天平留后。

[5]朱全忠进入郓州，任命庞师古为天平留后。

朱瑾留大将康怀贞守兖州，与河东将史俨、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给军食。全忠闻之，遣葛从周将兵袭兖州。怀贞闻郓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从周入兖州，获瑾妻子。朱瑾还，无所归，帅其众趋沂州，刺史尹处宾不纳，走保海州，为汴兵所逼，与史俨、李承嗣拥州民渡淮，奔杨行密。行密逆之于高邮，表瑾领武宁节度使。

朱瑾留下大将康怀贞守卫兖州，他自已与河东李克用的将领史俨、李承嗣一起到徐州境内抢掠以供给军需粮食。朱全忠得知，便派葛从周带领军队袭击兖州。康怀贞得知郓州已经失守，朱全忠的汴州军队突然来到，于是向葛从周投降。二月，戊申（初三），葛从周进入兖州城，抓获朱瑾的妻子、儿子。朱瑾返回兖州时，没有归处，便率领手下人马奔往沂州，沂州刺史尹处宾不接纳，珠瑾无奈又奔往海州固守，又受到汴州军队的进攻逼迫，最后与史俨、李承嗣裹挟海州的百姓渡过淮水，投奔杨行密。杨行密在高邮迎接朱瑾，并向朝廷表请任命朱瑾遥领武宁节度使。

全忠纳瑾之妻，引兵还，张夫人逆于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请见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兖、郓与司空同姓，约为兄

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于佛寺为尼，斩朱于汴桥。于是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郑、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师范保淄青一道，亦服于全忠。李存信在魏州，闻兖、郓皆陷，引兵还。

朱全忠收纳的朱瑾的妻子，带领军队返回汴州，朱全忠的妻子张夫人在封丘县迎接，朱全忠把收纳朱瑾妻子的事告诉张夫人。张夫人请求会见朱瑾妻子，朱瑾妻子拜见张夫人，张夫人以同样的礼节答谢，并且流着眼泪说：“兖州的朱瑾、郓州的朱与司空朱全忠是同姓，他们相约结为兄弟，因为很小的缘故而产生怨恨，竟兵戎相见互相攻打，以致使嫂子你受到这样的侮辱。将来有一天汴州失守，我也要象嫂子你今天这样了！”朱全忠这才把朱瑾妻子送到佛寺里做尼姑，在汴桥斩杀朱。于是，天平节度使管辖的郓州、齐州、曹州、棣州，秦宁节度使管辖的兖州、沂州、密州，感化节度使管辖的徐州、宿州，忠武节度使管辖的陈州、许州，宣义节度使管辖的郑州、滑州、濮州，全都归属朱全忠统管。只有王师范保存淄青一道，也服从了朱全忠。这时，李存信在魏州，他听说兖州、郓州都被朱全忠攻占，便带领人马返回晋阳。

淮南旧善水战，不知骑射，及得河东、兖、郓兵，军声大振。史俨、李承嗣皆河东骁将，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间道诣杨行密请之；行密许之，亦遣使诣克用修好。

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的军队以往擅长水上作战，而不熟悉骑马射箭，等到杨行密接收了河东李克用、兖州朱瑾、郓州朱人马，军队声势大为振作。史俨、李承嗣都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手下的勇猛战将，李克用对他们到杨行密那里很是惋惜，派遣使者从小道前去向杨行密请求放回史俨、李承嗣。杨行密同意，也派出使者到李克用那里重修和好。

[6]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华洪、彭州刺史王宗将兵五万攻东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谨为凤翔西面行营先锋使，败凤翔将李继徽等于玄武。继徽本姓杨，名崇本，茂贞之假子也。

[6]戊午（十三日），西川节度使王建派遣邛州刺史华洪、彭州刺史王宗带领军队五万攻打东川节度使顾彦晖，任命戎州刺史王宗谨为

凤翔西南行营先锋使，在梓州玄武县打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将领李继徽等。李继徽本来姓杨，名崇本，是李茂贞的养子。

[7]己未，赦天下。

[7]己未（十四日），朝廷诏令天下大赦。

[8]上飨行庙。

[8]唐昭宗到行庙祭献。

[9]庚申，王建以决云都知兵马使王宗侃为应援开峡都指挥使，将兵八千趋渝州；决胜都知兵马使王宗阮为开江防送进奉使，将兵七千趋泸州。辛酉，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泸州，斩刺史马敬儒，峡路始通。

[9]庚申（十五日），王建任命决云都知兵马使王宗侃为应援开峡都指挥使，带领军队八千奔赴渝州；任命决胜都知兵马使王宗阮为开江防送进奉使，带领军队七千奔赴泸州。辛未（二十六日），王宗侃攻取渝州，渝州刺史牟崇厚投降。癸酉（二十八日），王宗阮攻克泸州，斩杀泸州刺史马敬儒，峡路开始打通。

凤翔将李继昭救梓州，留偏将守剑门，西川将王宗播击擒之。

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将领李继昭救援梓州，留下属将据守剑门，西川将领王宗播袭击擒获了他。

[10]乙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孙偓守本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罢为秘书监。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议沸腾。太子詹事马道殷以天文，将作监许岩士以医得幸于上，韩建诬二人以罪而杀之，且言、朴与二人交通，故罢相。

[10]乙亥（三十日），朝廷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孙偓去官衔，只留本职，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罢职贬为秘书监。朱朴充任宰相主持朝政后，事先所说的话都没有见效，朝外议论纷纷。太子詹事马道殷因为通晓天文，将作监许岩士因为懂医而得到唐昭宗宠爱，韩建诬陷马道殷、许岩士二人有罪而斩杀了他们，并且又说孙、朱朴与这两个人相互交往窜通信息，因此将他们罢去了宰相官职。

[11]诏以杨行密为江南诸道行营都统，以讨武昌节度使杜洪。

[11]唐昭宗颁下诏令，任命杨行密为江南诸道行营都统，以便讨伐武昌节度使杜洪。

[12]张佶克邵州，擒蒋勋。

[12]张佶攻克邵州，擒获邵州刺史蒋勋。

[13]三月，丙子，朱全忠表曹州刺史葛从周为泰宁留后，朱友裕为天平留后，庞师古为武宁留后。

[13]三月，丙子（初一），朱全忠向朝廷进呈表请求任命曹州刺史葛从周为泰宁留后，朱友裕为天平留后，庞师古为武宁留后。

[14]保义节度使王珙攻护国节度使王珂，珂求援于李克用，珙求援于朱全忠。宣武将张存敬、杨师厚败河中兵于猗氏南；河东将李嗣昭败陕兵于猗氏，又败之于张店，遂解河中之围。师厚，斤沟人，嗣昭，克用弟克柔之假子也。

[14]保义节度使王珙攻打护国节度使王珂，王珂向李克用求援，王珙则向朱全忠求援。宣武军将领张存敬、杨师厚在猗氏南部打败河中军队；河东军队将领李嗣昭在猗氏打败陕州人马，接着又在张店再次打败陕州军队，于是解除了对河中的围困。杨师厚是斤沟镇人，李嗣昭是李克用胞弟李克柔的养子。

[15]更名感义军曰昭武，治利州，以前静难节度使苏文建为节度使。

[15]朝廷诏令，将感义军改名为昭武军，节度使司设在利州，任命以前的静难节度使苏文建为昭武节度使。

[16]夏，四月，以同州防御使李继瑭为匡国节度使。继瑭，茂贞之养子也。

[16]夏季，四月，朝廷任命同州防御使李继瑭为匡国节度使。李继瑭是李茂贞的养子。

[17]以右谏议大夫李洵为两川宣谕使，和解王建及顾彦晖。

[17]朝廷任命右谏议大夫李洵为两川宣谕使，前往劝说西川节度使王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晖和解。

[18]辛亥，钱遣顾全武等将兵三千自海道救嘉兴，己未，至城下，击淮南兵，大破之。

[18]辛亥（初六），钱派遣顾全武等带领军队三千乘船由海道前往救援嘉兴，己未（十四日），来到嘉兴城下，攻打正在围攻嘉兴的淮南军队，结果把淮南军队打得大败。

[19]杜洪为杨行密所攻，求球于朱全忠，全忠遣其将聂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黄州。行密遣右黑云都指挥使马等救黄州。黄州刺史瞿章闻友恭至，弃城，拥众南保武昌寨。

[19]杜洪受到杨行密的进攻，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遣手下将领聂金掠扰泗州，命朱友恭攻打黄州。杨行密则派遣右黑云都指挥使马等救援黄州。黄州刺史瞿章听说朱友恭前来，便放弃黄州城，裹挟民众向南逃往武昌寨固守。

[20]癸亥，两浙将顾全武等破淮南十八营，虏淮南将士魏约等三千人。淮南将田屯驿亭埭，两浙兵乘胜逐之。甲戌，自湖州奔还，两浙兵追败之，众死者千余人。

[20]癸亥（十八日），两浙军队将领顾全武等攻破围攻嘉兴的淮南军队十八个营寨，虏获淮南军队将士魏约等三千人。淮南军队将领田当时驻扎在驿亭埭，两浙军队乘胜驱逐田。甲戌（二十九日），田从湖州逃回，两浙军队在后面紧追，田军队大败，死亡达一千余人。

[21]韩建恶刑部尚书张等数人，皆诬奏，贬之。

[21]韩建憎恨刑部尚书张等几个人，他上呈奏章，全都进行诬陷，结果张等人被朝廷贬职。

[22]五月，加奉国节度使崔洪同平章事。

[22]五月，朝廷加封奉国节度使崔洪为同平章事。

[23]辛巳，朱友恭为浮梁于樊港，进攻武昌寨，壬午，拔之，执瞿章，遂取黄州；马等皆败走。

[23]辛巳（初七），朱友恭在樊港建造跨江浮桥，进攻武昌营寨，壬午（初八），予以攻克，抓获刺史瞿章，于是占取黄州，马等都战败逃跑。

[24]丙戌，王建以节度副使张琳成都，自将兵五万攻东川。更华洪姓名曰王宗涤。

[24]丙戌（十二日），西川节度使王建命令节度副使张琳据守成都，自己带领军队五万攻打东川节度使顾彦晖。王建把华洪的姓名改为王宗涤。

[25]六月，己酉，钱如越州，受镇东节。

[25]六月，己酉（初五），钱到达越州，接受镇东节度使的旌旗节。

[26]李茂贞表：“王建攻东川，连兵累岁，不听诏命。”甲寅，贬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贞为西川节度使。以覃王嗣周为凤翔节度使。

[26]李茂贞上表朝廷说：“王建一再攻打东川，多年以来兴兵作乱，拒不听从朝廷的诏令。”甲寅（初十），唐昭宗颁下诏令，把王建贬为南州刺史。乙卯（十一日），朝廷任命李茂贞为西川节度使。同时任命覃王李嗣周为凤翔节度使。

[27]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执其将李继宁。丙寅，宣谕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见建于张杷砦，建指执旗者曰：“战士之情，不可夺也。”

[27]癸亥（十九日），王建攻克梓州南寨，抓获南寨将领李继宁。丙寅（二十二日），朝廷派出的宣谕使李洵到达梓州，己巳（二十五日），李洵在张杷砦会晤王建，王建指着手拿旗帜的人说：“攻打东川是军中士兵的意意，不能强夺。”

[28]覃王赴镇，李茂贞不受代，围覃王于奉天。

[28]覃王李嗣周前赴凤翔镇所，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不接受李嗣周的替代，并在奉天将李嗣周围困起来。

[29]置宁远军于容州，以李克用大将盖寓领节度使。

[29]朝廷在容州设置宁远军，任命李克用的大将盖寓兼任宁远节度使。

[30]秋，七月，加荆南节度使成兼侍中。

[30]秋季，七月，朝廷加封荆南节度使成兼侍中。

[31]韩建移书李茂贞；茂贞解奉天之围，覃王归华州。

[31]韩建给李茂贞送去书信，李茂贞于是解除对奉天的围困，覃王李嗣周回到华州。

[32]以天雄节度使李继徽为静难节度使。

[32]朝廷任命天雄节度使李继徽为静难节度使。

[33]庚戌，钱还杭州，遣顾全武取苏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无锡；辛丑，拔常熟、华亭。

[33]庚戌（疑误），钱从越州返回杭州，派顾全武攻取苏州；乙未（二十二日），攻克松江；戊戌（二十五日），攻占无锡；辛丑（二十八日），又占据常熟、华亭。

[34]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刘仁恭为节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将十人典其机要，租赋供军之处，悉输晋阳。及上幸华州，克用征兵于仁恭，又遗成德节度使王熔、义武节度使王部书，欲与之共定关中，奉天子还长安。仁恭辞以契丹入寇，须兵捍御，请俟虏退，然后承命。克用屡趣之，使者相继，数月，兵不出。克用移书责之，仁恭抵书于地，慢骂，囚其使者，欲杀河东戍将，戍将遁逃获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将击仁恭。

[34]当初，李克用攻取幽州，向朝廷进呈表章请求任命刘仁恭为节度使，留下戍兵和亲信将领十人掌管机要事务，幽州一带的田租赋税除了供给军需之外，全部运送到晋阳。等到唐昭宗避难前往华州后，李克用向刘仁恭征调军队，又给成德节度使王熔、义武节度使王部送去书信，想和他们一起平定关中的叛乱，奉送天子返回京师长安。刘仁恭以契丹人正在入侵抢掠，需要有军队防备，请等契丹人退走后，然后再接受李克用的命令，予以推辞。李克用再三催促，派出的使者接二连三地到达幽州，可是几个月过去，刘仁恭的军队还是不出发。李克用送去书信责备刘仁恭，刘仁恭把信扔在地上，大肆谩骂，并把派来的使者囚禁起来，还想杀害留在幽州驻守的河东将领，那些河东将领立即逃跑才免遭杀身之祸。李克用勃然大怒，八月，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刘仁恭。

[35]上欲幸奉天亲讨李茂贞，令宰相议之；宰相切谏，乃止。

[35]昭宗想前往奉天亲自督率军队讨伐李茂贞，命令宰相商议这件事。宰相极力劝阻，昭宗才打消了亲征的打算。

[36]延王戒丕还自晋阳，韩建奏："自陛下即位以来，与近辅交恶，皆因诸王典兵，凶徒乐祸，致銮舆不安。比者臣奏罢兵权，实虑不测之变。今闻延王、覃王尚苞阴计，愿陛下圣断不疑，制于未乱，则社稷之福。"上曰："何至于是！"数日不报，建乃与知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围十六宅，诸王被发，或缘垣，或升屋，呼曰："宅家救儿！"建拥建、沂、睦、济、韶、彭、韩、陈、覃、延、丹十一王至石堤谷，尽杀之，以谋反闻。

[36]延王李戒丕从晋阳返回华州，韩建从奏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朝廷与靠近京师的藩镇关系恶化，这都是因为皇室各王掌管兵权，逞凶作恶之徒喜好惹祸生灾，使陛下的车驾不能安稳。近来我向朝廷奏请罢免各王的兵权，实在是担心会有难以预测的变乱。现在我听说延王李戒丕、覃王李嗣周正在酝酿阴谋诡计，希望陛下圣明果断毫不迟疑，在没有发生变乱前就采取措施，那就是大唐天下的福气了。”唐昭宗看了韩建的奏章说：“哪里至于这样呀！”几天过去都没有答复。韩建于是与知枢密刘季述假借朝廷的诏令发兵围攻各王的住所十六宅，诸王披头散发，有的攀援爬上墙头，有的登高跑到屋顶，狂呼道：“皇上快来救我！”韩建把通王、沂王、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陈王、覃王、延王、丹王这十一个王裹挟到华州西部的石堤谷，全部杀掉，然后向唐昭宗奏报说他们谋反因而处死。

[37]贬礼部尚书孙为南州司马。秘书监朱朴先贬夔州司马，再贬郴州司户。朴之为相，何迎骤迁至右谏议大夫，至是亦贬湖州司马。

[37]朝廷将礼部尚书孙贬职为南州司马。秘书监朱朴先贬为夔州司马，再次贬职降为郴州司户。朱朴做宰相时，何迎的官职突然升到右谏议大夫，到这时也被贬职为湖州司马。

[38]钟传欲讨吉州刺史襄阳周，帅其众奔广陵。

[38]钟传想要讨伐吉州刺史、襄阳人周，周率领所部人马逃奔广陵。

[39]王建与顾彦晖五十余战，九月，癸酉朔，围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权言于建曰：“公与彦晖争东川三年，士卒疲于矢石，百姓困于输挽。东川群盗多据州县，彦晖懦而无谋，欲为偷安之计，皆啖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坚守不下。今若遣人谕贼帅以祸福，来者赏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则彼之所恃，反为我用矣。”建从之，彦晖势益孤。德权，许州人也。

[39]西川的王建与东川的顾彦晖大小交战五十多次，九月，癸酉朔（初一），王建围攻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权对王建说：“你与顾彦晖争夺东川已经三年，士兵对征战已感到疲惫，地方百姓对运输接送军需已感到困乏。东川的州县大多被一群强盗贼寇占据着，顾彦晖怯懦而没有智谋，想用苟且偷安的办法，对州县属官都用丰厚的利益来引诱笼络他们，倚仗他们的救援，而坚守梓州使我们不能攻克。现在你如

果派人向贼寇的头目说明祸福利弊，对于前来附顺的人赏给官职，对于拒不服从的人就派出军队威逼，这样顾彦晖所依伏的势力，便反被我们利用了。”王建采纳了周德权的意见，于是顾彦晖的势力越来越孤单。周德权是许州人。

[40]丁丑，李克用至安塞军，辛巳，攻之。幽州将单可及引骑兵至，克用方饮酒，前锋白："贼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对曰："但见可及辈。"克用嗔目曰："可及辈何足为敌！"亟命击之。是日大雾，不辨人物，幽州将杨师侃伏兵于木瓜涧，河东兵大败，失亡太半。会大风雨震电，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后知败，责大将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废事，汝曹河不力争！"

[40]丁丑（初五），李克用率领人马到达安塞军，辛巳（初九），李克用进攻安塞军。幽州的将领单可及带领骑兵赶到这里，李克用这时正在喝酒，前锋将士报信说："幽州的贼寇来到了！"李克用喝得大醉，说；"刘仁恭在哪里？"手下人回答他说："只看到单可及一伙人。"李克用瞪着眼说："单可及这伙人哪里是我的对手！"当即下令向幽州军队发动进攻。这一天大雾弥漫，分辨不清人和物，幽州将领杨师侃在木瓜涧埋伏下军队，李克用的河东军队在交战中大败，丧失人马超过多半。适逢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幽州军队于是解围离去。李克用醒酒后知道自己的人马吃了败仗，便责怪大将李存信等人说："我因为喝醉酒而耽误大事，你们为什么不极力劝阻！"

[41]湖州刺史李彦徽欲以州附于杨行密，其众不从；彦徽奔广陵，都指挥使沈攸以州归钱。

[41]湖州刺史李彦徽想要献出湖州归附杨行密，他手下众人不依从；李彦徽逃奔广陵，湖州的都指挥使沈攸率领湖州归附钱。

[42]以彰义节度使张琏为凤翔西北行营招讨使，以讨李茂贞。

[42]朝廷任命彰义节度使张琏为凤翔西北行营诏讨使，以讨伐李茂贞。

[43]复以王建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加义武节度使王部同平章事。削夺新西川节度使李茂贞官爵，复姓名宋文通。

[43]昭宗重新任命王建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加封义武节度使王部为同平章事。革除不久前任命的西川节度使李茂贞的官职爵位，恢复李茂贞原来的姓名宋文通。

[44]朱全忠既得兖、郓，甲兵益盛，乃大举击杨行密，遣庞师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万壁清口，将趋扬州，葛从周以兖、郓、曹、濮之兵壁安丰，将趋寿州，全忠自将屯宿州；淮南震恐。

[44]朱全忠获得兖州、郓州之后，军队的势力更加强盛，于是大规模发动军队进攻杨行密，他派遣庞师古带领徐州、宿州、宋州、滑州的军队七万人在清口安设营垒，准备进军扬州，又派遣葛从周带领兖州、郓州、曹州、濮州的军队在安丰县设置营垒，准备进军寿州，朱全忠自己率领人马在宿州驻扎；淮南军队得知十分震惊恐慌。

[45]匡国节度使李继瑭闻朝廷讨李茂贞而惧，韩建复从而摇之，继瑭奔凤翔。冬，十月，以建为镇国、匡国两军节度使。

[45]匡国节度使李继瑭听说朝廷要讨伐李茂贞，十分惧怕，韩建又从中威逼他，李继瑭于是逃奔凤翔。冬季，十月，朝廷任命韩建为镇国、匡国两军节度使。

[46]壬子，知遂州侯绍帅众二万，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帅众千人，戊午，凤翔李继溥以援兵二千，皆降于王建。建攻梓州益争。庚申，顾彦晖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饮，遣王宗弼自归于建；酒酣，命其假子瑶杀己及同饮者，然后自杀。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万人，建命王宗绾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涤为东川留后。

[46]壬子（初十），主持遂州事务的侯绍率领所部人马二万，乙卯（十三日），主持合州事务的王仁威带领手下一千人，戊午（十六日），凤翔将领李继溥带领增援队伍二千，都先后向王建投降。王建攻打梓州便更加猛烈。庚申（十八日），梓州城内的顾彦晖招聚他的宗族和养子共同饮酒，把从前擒获的西川将领王宗弼遣返到王建那里。顾彦晖开怀畅饮之后，命令养子顾瑶将自己和一同喝酒的人杀死，然后顾瑶本人自杀。王建于是进入梓州城，城内的军队还有七万人，王建命令王宗绾分兵前往昌州、普州等地巡行，又委任王宗涤为东川留后。

[47]刘仁恭奏称："李克用无故称兵见讨，本道大破其党于木瓜涧，请自为统帅以讨克用。"诏不许。又遗朱全忠书。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从之。仁恭又遣使谢克用，陈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复书略曰："今公仗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则欲其报德，选将则望彼酬

恩；已尚不然，不何足信！仆料猜防出于骨肉，嫌忌生于屏帷，持干将而不敢授人，捧盟盘而何词著誓！”

[47]刘仁恭向朝廷上表奏称：“李克用无缘无故发动军队来讨伐我，我已经在木瓜涧将他的人马打得大败，现在我请求自己做统帅征伐李克用。”唐昭宗下诏不准。刘仁恭又给朱全忠送去书信。朱全忠便向朝廷奏请加封刘仁恭为同平章事，朝廷予以同意。刘仁恭又派遣使者前赴李克用那里道歉，陈述他与李克用分手而不能自安的心情。李克用给刘仁恭回信大略说道：“现在你凭借朝廷符节控制军队，管理百姓自立法度，提拔人才要让他报答你的恩德，选用将领希望他酬谢你的恩惠；而你自己就不是这样，对别人又怎么能够充分相信呢！我估计你会猜忌亲人骨肉，疑心身边的文武官员，手持利剑而不敢转授他人，那么你手捧盟誓之盘时在誓词里又能说些什么呢！”

[48]甲子，立皇子秘为景王，祚为辉王，祺为祁王。

[48]甲子（二十二日），昭宗颁发诏令，立皇子李秘为景王，李祚为辉王，李祺为祁王。

[49]加彰义节度使张琏同平章事。

[49]朝廷加封彰义节度使张琏为同平章事。

[50]杨行密与朱瑾将兵三万拒汴军于楚州，别将张训自涟水引兵会之，行密以为前锋。庞师古营于清口，或曰；“营地污下，不可久处。”不听，师古恃众轻敌，居常弈棋。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师古，师古以为惑众，斩之。十一月，癸酉，瑾与淮南将侯瓒，将五千骑潜渡淮，用汴人旗帜，自北来趣其中军，张训逾栅而入；士卒苍黄拒战，淮水大至，汴军骇乱。行密引大军济淮，与瑾等夹攻之，汴军大败，斩师古及将士首万余级，余众皆溃。葛从周营于寿州西北，寿州团练使朱延寿击破之，退屯濠州，闻师古败，奔还。行密、瑾、延寿乘胜追之，及于淠水。从周半济，淮南兵击之，杀溺殆尽，从周走免。遏后都指挥使牛存节弃马步斗，诸军稍得济淮，凡四日不食，会大雪，汴卒缘道冻馁死。还者不满千人；全忠闻败，亦奔还。行密遗全忠书曰：“庞师古、葛从周，非敌也，公宜自来淮上决战。”

[50]杨行密与朱瑾领军队三万在楚州抗击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另一员大将张训从涟水带领人马与他们会合。杨行密委任张训做前锋。庞师古在清口安营扎寨，有人向庞师古建议说：“这个营地低洼如同池

塘，不能长久停留。”庞师古拒不听从。他倚仗人马众多而轻视敌手，在住地常常下棋取乐。朱瑾堵塞淮水上游的水流，打算灌淹庞师古的营地；有人把这一消息告诉庞师古，庞师古却认为这人是在蛊惑众心，竟把他斩杀。十一月，癸酉（初二），朱瑾与准南军队将领侯瓒带领五千骑兵偷偷渡过淮水，打首汴州军队的旗帜，从北面奔赴庞师古的中军，张训越过栅栏冲入营帐。庞师古的士兵仓惶迎战抵抗，淮水又决口滚滚而来，汴州军队顿时惊惶失措混乱不堪。杨行密率领大军渡过淮水，与朱瑾等两面夹击庞师古，结果汴州军队大败，庞师古和将士一万余人被斩杀，剩下的人马都溃散逃跑。葛从周在寿州西北安营扎寨，寿州团练使朱延寿攻破他的营寨，葛从周被迫退到濠州固守，他听说庞师古战败后，便逃奔返回。杨行密、朱瑾、朱延寿乘胜追击葛从周，一直追到淠水。葛从周的人马涉渡淠水到一半的时候，淮南军队发起进攻，葛从周的军队几乎全部被斩杀和溺死，葛从周本人逃跑免于一死。遏后都指挥使牛存节下马徒步战斗，各军才稍得渡过淮水，连续四天军中士兵没有进食，又恰逢天降大雪，汴州军队士兵连冻带饿纷纷死亡的路上，返回的人还不至一千。朱全忠听说他的人马打了大败伏，也逃跑返回。杨行密给朱全忠送去书信说：“诚师古、葛从周，都不是我的对手，你亲自来淮水上游一决胜负。”

行密大会诸将，谓行军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寿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师古败，从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赏之钱万缗，表承嗣领镇海节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俨甚厚，第舍、姬妾，咸选其尤者赐之，故二人为行密尽力，屡立功，竟卒于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据江、淮之间，全忠不能与之争。

杨行密与各位将领举行隆重的宴会进行庆贺，他对行军副使李承嗣说；“开始时，我想先奔寿州，你说不如先前往清口，庞师古溃败后，葛从周自然逃跑，现在果然象你预料的那样。”杨行密于是赏给李承嗣一万缗钱，向朝廷上表请任命李承嗣兼任镇海节度使。杨行密对待李承嗣和史俨相当优厚，居住的府第房舍，美女姬妾，杨行密都挑选最好的赏赐给他们，所以李承嗣、史俨二人也为杨行密尽忠效力，多次建立战功，最终死在淮南。杨行密因此而占据固守长江、淮水之间，朱全忠不能够与他再争夺。

[51]戊寅，立淑妃何氏为皇后。后，东川人，生德王、辉王。

[51]戊寅（初七）唐昭宗立淑妃何氏为皇后。何皇后是东川人，生下德王、辉王。

[52]威武节度使王潮弟审知，为观察副使，有过，潮犹加捶挞，审知无怨色。潮寝疾，舍其子延兴、延虹、延丰、延休，命审知知军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审知以让其兄泉州刺史审，审以审知有功，辞不受。审知自称福建留后，表示朝廷。

[52]威武节度使王潮的弟弟王审知，是福建观察副使，他曾经犯有过错，王潮对他也捶打惩处，王审知丝毫没有怨恨。王潮卧病在床时，舍去他的儿子王延兴、王延虹、王延丰、王延休不用，而命令胞弟王审知主持节度使司事宜。十二月，丁未（初六），王潮死去。王审知让他的哥哥泉州刺史王审来接替，王审认为王审知立有功劳，坚决推辞而不接受。王审知于是自称福建留后，进呈表章上报朝廷。

[53]壬戌，王建自梓州还；戊辰，至成都。

[53]壬戌（二十一日），王建从梓州启程返回；戊奈（二十七日），到达成都。

是岁，南诏骠信舜化有上皇帝书函及督爽牒中书木夹，年号中兴。朝廷欲以诏书报之。王建上言："南诏小夷，不足辱诏书。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从之。

这一年，南诏骠信舜化有上奏给昭宗的书函及督爽官送给唐中书省用木板夹着的书牒，上面写的年号是中兴。朝廷想要颁发诏书来答复南诏王。王建向朝廷进言说："南诏不过是小小的蕃夷，不值得颁发诏书。我身在西南，南诏王一定不敢进犯边塞。"朝廷听从了王建的建议。

黎、雅间有浅蛮曰刘王、郝王、杨王，各有部落，西川见赐缯帛三千匹，使觇南诏，亦受南诏赂成都虚实。每节度使到官，三王帅酋长诣府，节度使自谓威德所致，表于朝廷；而三王阴与大将相表里，节度使或失大将心，则教诸蛮纷扰。先是节度使多文臣，不欲生事，故大将常藉此以邀姑息，而南诏亦恁之屡为边患。及王建镇西川，绝其旧赐，斩都押牙山行章以惩之。邛崃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蛮亦不敢侵盗。其后遣王宗播击南诏，三王漏泄军事，召而斩之。

在黎州、雅州之间有接近汉化的蛮人，其中刘王、郝王、杨王三个王分别有自己的部落，西川节度使每年向他们赠送绢帛三千匹，让他

们监视南诏的举动，这三个王也接受南诏的馈送，侦探成都的虚实。每当有西川节度使到任，这三个王就率领地方酋长前往节度使司恭贺，节度使自以为是朝廷的威武恩德使他们顺从敬服，就上表呈报朝廷。可是刘王、郝王、杨王这三个王却在暗中与节度使手下的大将相互勾结串通，有的节度使失去大将的拥护，这三个王就指使各地蛮人纷纷滋扰变乱。以前，朝廷派往西川的节度使大多是文臣，不想惹事生非，因此属下大将常常凭借节度使的心理姑息怂恿蛮人的作乱，而南诏也借助这点在边地多次扰乱为患。等到王建做了西川节度使，断绝了以往对三个王的赏赐，斩杀与三王相通的都押牙将山行章以示惩治。在邛崃关以南的地方，不设置要塞与内线，不驻扎一兵一卒，蛮人也不敢入侵抢掠。后来王建派遣王宗播攻打南诏，三王泄漏了军事消息，王建便把他们召来斩杀。

[54]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称："国家有五危、二乱。昔汉文帝即位未几，明习国家事。今陛下登极已十年，而曾不知为君驭臣之道。太宗内安中原，外开四夷，海表之国，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岁尽。臣虽微贱，窃伤陛下朝廷社稷始为奸臣所弄，终为贼臣所有也！"上怒，贬道古施州司户。仍下诏罪状道古，宣示谏官。道古，青州人也。

[54]右拾遗张道古向昭宗上疏奏请："现在国家有五大危机、二大祸乱。从前，汉文帝即位不久，就已明了熟悉国家的政务大事。现在陛下登极已经十年了，却还不曾知晓作为帝王驾驭天下群臣的方法。唐太宗时对内安定中原，对外开拓四周蕃夷疆土，四海之国，没有不向大唐朝廷称臣归附的。可是现在，先朝开壁留下的疆界日益紧缩，几乎丧尽。我虽然低微下贱，却认为陛下、朝廷、社稷，开始时受到奸臣的捉弄，最终会被那些乱臣贼子篡夺！"昭宗大为愤怒，把张道古贬职为施州司户。还颁下诏令历数张道古的罪状，向进谏言官们宣示。张道古是青州人。

光化元年（戊午、898）

光化元年（戊午，公元898年）

[1]春，正月，两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诣阙，请以朱全忠为都统，讨杨行密；诏不许。

[1]春季，正月，两浙的钱、江西的钟传、武昌的杜洪、淄青的王师范分别派遣使者前赴昭宗的驻地，请任命朱全忠为都统，讨伐杨行密；唐昭宗下诏不准。

[2]加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同平章事。

[2]朝廷加封平卢节度使王师范为同平章事。

[3]以兵部尚书刘崇望同平章事，充东川节度使；以昭信防御使冯行袭为昭信节度使。

[3]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刘崇望为同平章事，充任东川节度使；任命昭信防御使冯行袭为昭信节度使。

[4]上下诏罪己息兵，复李茂贞姓名官爵，应诸道讨凤翔兵皆罢之。

[4]昭宗颁下诏书检讨自己的过失，下令停止攻战，恢复李茂贞的姓名和官职爵位，把各道讨伐凤翔李茂贞的军队全都撤退。

[5]壬辰，河中节度使王珂亲迎于晋阳，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守河中。

[5]壬辰（二十二日），河中节度使王珂到晋阳亲自迎接李克用，李克用派遣属下将领李嗣昭前往据守河中。

[6]李茂贞、韩建皆致书于李克用，言大驾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奖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宫室；克用许之。

[6]李茂贞、朝建都给李克用送去书信，说皇帝的车驾离开京师外出巡行已经多年了，请求和睦相处友好交往，共同辅助大唐皇室，同时请李克用派出人丁匠役帮助修建长安的宫殿，李克用予以同意。

[7]初，王建攻东川，顾彦晖求救于李茂贞，茂贞命将出兵救之，不暇东逼乘舆，诈称改过，与韩建共翼戴天子。及闻朱全忠营洛阳宫，累表迎车驾，茂贞、韩建惧，请修复宫阙，奉上归长安。诏以韩建为修宫阙使。诸道皆助钱及工材；建使都将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视之。

[7]当初，王建攻打东川，东川节度使顾彦晖向李茂贞请求救援，李茂贞命令手下将领出动军队救援顾彦晖，而无暇向东逼攻昭宗的车驾，因此假称改过悔罪，与韩建共同辅助拥戴天子。等到听说朱全忠营建东都洛阳宫殿，并一再上呈表章要迎接昭宗的车驾去洛阳，李茂

贞、韩建很是恐惧，请求立即修复京师宫殿，奉陪唐昭宗返回长安。唐昭宗诏令任命韩建为修宫阙使，各道都援助资财和工役材料；韩建派都将蔡敬思监督修复宫殿的工程。长安宫殿修复完善后，二月份，韩建亲自前往京师察看。

[8]钱请徒镇海军于杭州，从之。

[8]钱请求把镇海节度使司从润州迁往杭州，朝廷依从了他的请求。

[9]复以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

[9]朝廷重新任命节茂贞为凤翔节度使。

[10]三月，己丑，以王审知充威武留后。

[10]三月，己丑（二十日），朝廷任命王审知为威武留后。

[11]朱全忠遣副使万年韦震入奏事，求兼镇天平，朝廷未之许，震力争之；朝廷不得已，以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三镇节度使。全忠以震为天平留后，以前台州刺史李振为开平节度副使。振，抱真之曾孙也。

[11]朱全忠派遣副使万年县人韦震入朝奏报事宜，请求兼任天平度使，朝廷没有准许，韦震极力争取。朝廷出于不得已，任命朱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三镇节度使。朱全忠便委任韦震为天平留后，委任以前的台州刺史李振为天平节度副使。李振是李抱真的第四代孙子。

[12]淮南将周本救苏州，两浙将顾全武击破之。淮南将秦裴以兵三千人拔昆山而戍之。

[12]淮南军队将领周本救援苏州，两浙军队将领顾全武将周本打败。淮南军队将领秦裴带领三千人马攻占昆山县并驻扎下来。

[13]以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马殷知武安留后。时湖南管内七州，贼帅场师远据衡州，唐世据永州，蔡结据道州，陈彦谦据郴州，鲁景仁据连州，殷所得惟潭、邵而已。

[13]朝廷任命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马殷主持武安留后事宜。当时湖南管辖境内有七个州，贼寇头目杨师远占据衡州，唐世占据永州，蔡结占据道州，陈彦谦占据郴州，鲁景仁占据连州，这样马殷所得到的只是潭州、邵州两个州而已。

[14]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性残虐，又不礼于邻道；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争盐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将兵袭沧州，彦威弃城，挈家奔魏州；罗弘信不纳，乃奔汴州。仁恭遂取沧、景、德三州，以守文为义昌留后。仁恭兵势益盛，自谓得天助，有并吞河朔之志，为守文请旌节，朝廷未许。会中使至范阳，仁恭语之曰；“旌节吾自有之，但欲得长安本色耳，何为累章见拒！为吾言之！”其悖慢如此。

[14]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性情残忍暴虐，对邻近各道又不礼善。卢彦威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争夺盐利，刘仁恭派遣他的儿子刘守文带领军队袭击沧州，卢彦威放弃沧州城，带着家人逃奔魏州；魏州的罗弘信拒不接纳，卢彦威便投奔汴州。刘仁恭于是占取沧州、景州、德州三个州，委任刘守文为义昌留后。刘仁恭的军队势力更加强盛，自以为得到上天的帮助，便有了吞并黄河以北地盘的企图，向朝廷为刘守文请求节度使旌旗节，朝廷没有准许。适逢宦官到达范阳，刘仁恭对宦官说：“节度使的旌旗节我自己就有，只是想得到京师长安颁发的正宗而已，为什么我一再上呈表章请求却被拒绝！替我向朝廷说说！”刘仁恭的狂妄傲慢竟到达这种地步。

[15]朱全忠与刘仁恭修好，会魏博兵击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钜鹿城下，败河东兵万余人，逐北至青山口。

[15]朱全忠与刘仁恭和好亲善，恰逢魏博军队攻打李克用。夏季，四月，丁未（初八），朱全忠到达钜鹿城下，打败河东李克用的军队一万余人，一直追赶到青山口

[16]以护国节度使王珂兼侍中。

[16]朝廷任命护国节度使王珂兼任侍中。

[17]丁卯，朱全忠遣葛从周分兵攻州，戊辰，拔之，斩刺史邢善益。

[17]丁卯（二十八日），朱全忠派遣葛从周分兵攻打州，戊辰（二十九日），予以攻克，斩杀州刺史邢善益。

[18]五月，己巳朔，赦天下。

[18]五月，己巳朔（初一），朝廷大赦天下。

[19]葛从周攻邢州，刺史马师素弃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刭。全忠以从周为昭义留后，守邢、、磁三州而还。

[19]葛从周攻打邢州，刺史马师素放弃邢州城逃跑。辛未（初三），磁州刺史袁奉滔自杀。朱全忠委任葛从周为昭义留后，守卫邢州、州、磁州三州，然后他自己返回汴州。

[20]以武定节度使李继密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20]朝廷任命武安节度使李继密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21]朝廷闻王建已用王宗涤为东川留后，乃召刘崇望还，为兵部尚书，仍以宗涤为留后。

[21]朝廷听说王建已经委任王宗涤为东川留后，于是召刘崇望返回，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仍以王宗涤为东川留后。

[22]湖南将姚彦章言于马殷，请取衡、永、道、连、郴五州，仍荐李琼为将。殷以琼及秦彦晖为岭北七州游弈使，张图英、李唐副之，将兵攻衡州，斩杨师远，引兵趣永州，围之月余，唐世走死。殷以李唐为永州刺吏。

[22]湖南军队将领姚彦章向马殷进言，请求攻取衡、永、道、连、郴五个州，仍然荐举李琼为统军将领。马殷任命李琼和秦彦晖为岭北七州游弈使，张图英、李唐为副使，带领军队攻打衡州，斩杀衡州刺史杨师远，接着又率领军队奔赴永州，围攻了一个多月，刺史唐世逃跑后死去。马殷于是任命李唐为永州刺史。

[23]六月，以濠州刺史赵为忠武节度使。，之弟也。

[23]六月，朝廷任命濠州刺史赵为忠武节度使。赵是赵的胞弟。

[24]秋，七月，加武贞节度使雷满同平章事，加镇南节度使钟传兼侍中。

[24]秋季，七月，朝廷加封武贞节度使雷满为同平章事，加封镇南节度使钟传兼任侍中。

[25]忠义节度使赵匡凝闻朱全忠有清口之败，阴附于杨行密。全忠遣宿州刺史尉氏氏叔琮将兵伐之，丙申，拔唐州，擒随州刺史赵匡，败襄州兵于邓城。

[25]山南东道的忠义节度使赵匡凝听说朱全忠的人马在清口打了败仗，暗中依附淮南的杨行密。朱全忠派遣宿州刺史尉氏人氏叔琮带领军队讨伐赵匡凝，丙申（二十八日），氏叔琮攻克唐州，擒获随州刺史赵匡，在邓城打败襄州军队。

[26]八月，庚戌，改华州为兴德府。

[26]八月，庚戌（十三日），朝廷把华州改名为兴德府。

[27]戊午，汴将康怀贞袭邓州，克之，擒刺史国湘。赵匡凝惧，遣使请服于朱全忠，全忠许之。

[27]戊午（二十一日），汴州军队将领康怀贞袭击邓州，予以攻克，擒获邓州刺史国湘。赵匡凝十分惧怕，派出使者请求臣服于朱全忠，朱全忠予以同意。

[28]己未，车驾发华州；壬戌，至长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28]己未（二十二日），昭宗的车驾从华州出发；壬戌（二十五日），到达京师长安；甲子（二十七日），朝廷诏令天下大赦，改年号为光化。

上欲藩镇相与辑睦，以太子宾客张有孚为河东、汴州宣尉使，赐李克用、朱全忠诏，又令宰相与之书，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诏，而耻于先自屈，乃致书王熔，使通于全忠；全忠不从。

唐昭宗希望天下藩镇相互和睦，便任命太子宾客张有孚为河东、汴州宣慰使，向李克用、朱全忠颁赐诏书，又命令宰相致信李克用、朱全忠，让他们和解。李克用想要遵奉诏令与朱全忠讲和，可是又为自己首先屈服而感到耻辱，于是他给王熔送去书信，让王熔与朱全忠沟通解释，但朱全忠拒不答应。

[29]九月，乙亥，加韩建守太傅、兴德尹；加王熔兼中书令，罗弘信守侍中。

[29]九月，乙亥（初八），朝廷加封韩建守太傅、兴德府尹；加封王兼任中书令，罗弘信守侍中。

[30]己丑，东川留后王宗涤言于王建，以东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还，动逾数月，请分遂、合、泸、渝、昌五州别为一镇；建表言之。

[30]己丑（二十二日），东川留后王宗涤对王建说，东川的封土疆界有五千里，公文往返投送，常常超过几个月，请将遂、合、泸、渝、昌五个州分出去另外设置一镇；王建向朝廷进呈表章陈述。

[31]顾全武攻苏州；城中及援兵食皆尽，甲申，淮南所署苏州刺史台弃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苏州，追败周本等于望亭。独秦裴守昆山不下，全武帅万余人攻之；裴屡出战，使病者被甲执矛，壮者彀弓

弩，全武每为之却。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尝为僧，裴封函纳款，全武喜，召诸将发函，乃佛经一卷，全武大惭，曰：“裴不忧死，何暇戏矛！”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坏，食尽，裴乃降。钱设千人馔以待之，乃出，羸兵不满百人。怒曰：“单弱如此，何敢久为旅拒！”对曰：“裴义不负杨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善其言。顾全武亦劝宥之，从之。时人称全武长者。

[31]钱属将顾全武攻打苏州；苏州城内以及前来救援的军队粮食都吃尽，甲申（十七日），淮南杨行密所委任的苏州刺史台放弃苏州城逃跑，前来救援的军队也纷纷逃走。顾全武攻克苏州城后，又追击周本，在望亭镇将他打败。唯独由秦裴据守的昆山县城未被攻下，顾全武率领一万余人展开进攻。秦裴多次出城交战，让病弱的士兵身披戎衣手持长矛，身强力壮的士兵张满弓弩，顾全武的人马往往被打退。顾全武送去檄文命令秦裴投降。因为顾全武曾经当过和尚，秦裴便封上给顾全武的信函派人送去表示降服，顾全武大喜，召来各位将领当众打开信函，里面竟然是一卷佛经，顾全武十分羞恼，说：“秦裴不怕死到临头，还有什么功夫戏弄我！”于是增调军队进攻昆山城，并引水灌城，城墙塌坏，城内粮食吃尽，秦裴才表示投降。钱准备下一千人的食物等待他率众出城，秦裴出来，只有不到一百名瘦弱不堪的士兵。钱气愤地对秦裴说：“你势单力薄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还敢顽固抗拒！”秦裴回答说：“我秦裴讲义气不辜负杨行密，今天不过是因为兵力衰竭而降服罢了，并不是从内心里归顺你，”钱很赞赏秦裴说的话。顾全武也劝钱宽恕秦裴，钱便依从顾全武的意见。当时人们都称顾全武是个宽厚的人。

[32]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薨，军中推其子节度副使绍威知留后。

[32]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死去，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罗绍威主持留后事宜。

[33]汴将朱友恭将兵还自江、淮，过安州，或告刺史武瑜潜与淮南通，谋取汴军，冬，十月，己亥，友恭攻而杀之。

[33]汴州军队将领朱友恭带领军队从长江、淮水一带返回，经过安州，有的人向朱友恭告发说安州刺史武瑜暗中与淮南的杨行密相互勾通，企图攻击汴州军队，冬季，十月，己亥（初三），朱友恭率军攻打安州，将武瑜杀死。

[34]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周德威将步骑二万出青山，将复山东三州。壬寅，进攻邢州；葛从周出战，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从周追之，将扼其归路；步兵自溃，嗣昭不能制。会横冲都将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谓嗣昭曰："吾辈亦去，则势不可支矣，我试为公击之。"嗣昭曰："善！我请从公后。"嗣源乃解鞍厉镞，乘高布陈，左右指画，邢人莫之测。嗣源直前奋击，嗣昭继之，从周乃退。德威，马邑人也。

[34]李克用派遣属下将领李嗣昭、周德威带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出青山，打算收复山东的邢州、州、磁州三个州。壬寅（初六），河东军队进攻邢州；邢州刺史葛从周出城迎战，把河东军队打得大败。李嗣昭等带领军队退回青山，葛从周跟随追击，想要截断河东军队的退路；河东军队的步兵自行溃散，李嗣昭不能控制。适逢横冲都将李嗣源带领所部人马赶到，他对李嗣昭说："我们这些人如果也离去，那么河东军队的势力就支持不住了，让我试为你攻打葛从周的邢州军队。"李嗣昭说："太好了！我愿意跟随在你的后面。"李嗣源于是命令解下鞍具让战马休息，磨砺箭头，整修刀剑，登上高处布置作战阵容，左右来回指指画画，邢州军队揣测不出李嗣源的意图。李嗣源率领军队径直向前奋勇进攻，李嗣昭在后面紧跟，葛从周的军队于是向后败退。周德威是马邑人。

[35]癸卯，以威武留后王审知为节度使。

[35]癸卯（初七），朝廷任命威武留后王审知为威武节度使。

[36]以罗绍威知魏博留后。

[36]朝廷任命罗弘信的儿子罗绍威主持魏博留后事宜。

[37]丁巳，以东川留后王宗涤为节度使。

[37]丁巳（二十一日），朝廷任命东川留后王宗涤为东川节度使。

[38]加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侍中。

[38]朝廷加封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任侍中。

[39]王引汴兵寇河中，王珂告急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救之，败汴兵于胡壁，汴人走。

[39]王带领汴州军队侵扰河中，王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派遣李嗣昭救援王珂，在胡壁镇打败汴州军队，汴州人马逃跑。

前常州刺史王，性刚介，有时望；诏徵之，时人以为且入相。过陕，王延奉甚至，请叙子侄之礼拜之，固辞不受。怒，使送者杀之，并其家人悉投诸河，掠其资装，以覆舟闻。朝廷不敢诘。

以前的常州刺史王，性情刚正耿直，很有威望；朝廷下诏征召王，人们都认为他将要做宰相。王应召前往经过陕州，王接迎侍奉王十分周到，请用子侄的礼节行礼下拜，王坚决推辞而不接受。王转为愤怒，指使送行的人将王杀害，连同王的家人全都投进黄河，又将王的资财行装全都抢去，然后向朝廷奉报说王船翻而亡。朝廷竟不敢追查。

[40]闰月，钱以其将曹圭为苏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40]闰十月，钱任命属下将领曹圭为苏州制置使，派遣王球攻打婺州。

[41]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祯为雅王，祥为琼王。

[41]十一月，甲寅（十九日），唐昭宗立皇子李祯为雅王，李祥为琼王。

[42]以魏博留后罗绍威为节度使。

[42]朝廷任命魏博留后罗绍威为魏博节度使。

[43]衢州刺史陈岌请降于杨行密，钱使顾全武讨之。

[43]衢州刺史陈岌向杨行密请求投降，钱得知后派顾全武讨伐陈岌。

[44]朱全忠以奉国节度使崔洪与杨行密交通，遣其将张存敬攻之；洪惧，请以弟都指挥使贤为质，且言：“将士顽悍，不受节制，请遣二千人诣麾下从征伐。”全忠许之，召存敬还。存敬，曹州人也。

[44]朱全忠因为淮西的奉国节度使崔洪与淮南的杨行密交通往来，便派遣属下将领张存敬攻打崔洪；崔洪十分惧怕，向朱全忠请求让他的胞弟都指挥使崔贤去做人质，并且说：“手下将领士兵愚笨蛮横，不接受我的指挥调遣，请允许派遣二千人到你的手下跟随征伐。”朱全忠予以准许，召令张存敬返回。张存敬是曹州人。

[45]十二月，昭义节度使薛志勤薨。

[45]十二月，昭义节度使薛志勤死去。

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宁于克用。克用曰：“行瑜恃功邀君，故吾与公讨而诛之。昨破贼之日，吾首奏趣苏文建赴镇。今才达天厅，遽复二三，朝野之论，必喧然谓吾辈复如行瑜所为也。吾与公情如同体，固无所爱，俟还镇，当更为公论功赏耳。”罕之不悦而退，私于盖寓曰：“罕之自河阳失守，依托大庇，岁月已深。比来衰老，倦于军旅，若蒙吾王与太傅哀愍，赐一小镇，使数年之间休兵养疾，然后归老闾阎，幸矣。”寓为之言，克用不应。每藩镇缺，议不及罕之，罕之甚郁郁。寓恐其有他志，亟为之言，克用曰：“吾于罕之岂爱一镇，但罕之，鹰也，饥则为用，饱则背飞！”

李克用平定王行瑜时，李罕之向李克用谋求守节度使官职。李克用对李罕之说：“王行瑜倚仗有功胁迫皇帝，因而我与你讨伐并将他杀死。日前打败王行瑜这一贼寇时，我首先上奏朝廷催促苏文建赴任宁节度使。现在这一奏请刚刚送达朝廷，我们又马上出尔反尔，朝廷内外的舆论，一定会喧然，指责我们的所做所为象王行瑜一样。我和你情深谊长如同一人，所以没给你什么恩惠，等到返回镇所，我会再为你论功行赏的。”李罕之闷闷不乐地退了下去，私下对盖寓说：“我李罕之自从河阳失守以后，就依靠大王李克用的庇护，已是多少年月了。近些年来，我越来越衰老，对出征攻战已感到疲倦，如果承蒙大王李克用和太傅你的怜悯，就请赏赐给我一个小镇，让我用几年的时间停止戎马生涯治疗疾病，然后回到里巷做个平民，那就是我的万幸了。”盖寓为李罕之说情，李克用仍不答应。每当有藩镇官缺出现，商议人选时总是不考虑李罕之，李罕之心情相当忧闷。盖寓担心李罕之会产生异心，再三地为李罕之说话，李克用对盖寓说：“我对于李罕之哪里是舍不得一个镇，只是李罕之这个人，象鹰一样，饥饿的时候为你效力，吃饱了以后就会背离飞去！”

及志勤薨，旬日无帅，罕之擅引泽州兵夜入潞州，据之，以状白克用，曰：“薛铁山死，州民无主，虑不逞者为变，故罕之专命镇抚，取王裁旨。”克用怒，遣人让之。罕之遂遣其子请降于朱全忠，执河东将马溉等及沁州刺史傅瑶送汴州。克用遣李嗣昭将兵讨之，嗣昭先取泽州，收罕之家属送晋阳。

等到薛志勤死去，潞州地方十几天的时间没有统帅，李罕之擅自带领泽州军队在夜间进入潞州，占据了潞州城，然后送上状文告诉李克

用，说："薛志勤死后，潞州民众没有主帅，我担心不得志的人会发动变乱，因此未作请示就擅自进入潞州城镇守安抚，请大王你裁定。"李克用十分愤怒，派人前去责备李罕之。李罕之于是派遣他的儿子去向朱全忠请求投降，抓获河东军队将领马溉等人和沁州刺史傅瑶送往汴州朱全忠那里。李克用派李嗣昭带领军队讨伐李罕之，李嗣昭首先攻取泽州，搜获李罕之的家属送往晋阳李克用那里。

[46]杨行密遣成及归两浙以易魏约等，钱许之。

[46]杨行密把从前擒获的两浙将领成及遣返回去，以换回被两浙的钱俘获的淮南将领魏约等人，钱同意交换。

[47]韶州刺史曾衮举兵攻广州，州将王帅战舰应之；清海行军司马刘隐一战破之。韶州将刘潼复据浈、，隐讨斩之。

[47]韶州刺史曾衮发动军队攻打广州，广州将领王率领战舰接应曾衮；清海行军司马刘隐一交战就将曾衮的人马打败。韶州将领刘潼重新占据了浈阳县、县，刘隐率军讨伐，将刘潼斩杀。

二年（己未、899）

二年（己未，公元899年）

[1]春，正月，丁未，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崔胤罢守本官；以兵部尚书陆同平章事。

[1]春季，正月，丁未（十三日），朝廷将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崔胤罢官留职；任命兵部尚书陆为同平章事。

[2]朱全忠表李罕之为昭义节度使，又表权知河阳留后丁会、武宁留后王敬荛、彰义留后张珂并为节度使。

[2]朱全忠向朝廷上表请求任命李罕之为昭义节度使，又表请将暂任河阳留后丁会、武宁留后王敬尧、彰义留后张珂一同任命为节度使。

[3]杨行密与朱瑾将兵数万攻徐州，军于吕梁，朱全忠遣骑将张归厚救之。

[3]杨行密与朱瑾带领军队几万人攻打徐州，在吕梁驻扎，朱全忠派遣骑兵将领张归厚前往救援徐州。

[4]刘仁恭发幽、沧等十二州兵十万，欲兼河朔；攻贝州，拔之，城中万余户，尽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诸城各坚守不下。仁恭进攻魏

州，营于城北；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求救于朱全忠。

[4]刘仁恭征发幽州、沧州等十二个州的军队十万人，想兼并黄河以北地盘。先去攻打贝州，予以攻克，城内一万余户居民，全都遭受屠杀，尸体被扔弃到清河水中。从此各城都顽强固守不投降。刘仁恭进军攻打魏州，在城北安营扎寨，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向朱全忠求救。

[5]朱全忠遣崔贤还蔡州，发其兵二千诣大梁。二月，蔡将崔景思等杀贤，劫崔洪，悉驱兵民渡淮奔杨行密。兵民稍稍遁归，至广陵者不满二千人。全忠命许州刺史朱友裕守蔡州。

[5]朱全忠把蔡州刺史崔洪的弟弟遣送回蔡州，征发蔡州军队二千人前赴大梁。二月份，蔡州军队将领崔景思等杀害了崔贤，劫持崔洪，驱赶蔡州的全部军队和百姓渡过淮水投奔杨行密。士兵和百姓渐渐地都逃了回去，到达广陵的人不到二千名。朱全忠命令许州刺史朱友裕兼守蔡州事宜。

[6]朱全忠自将救徐州，杨行密闻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于下邳，杀千余人。全忠行至辉州，闻淮南兵已退，乃还。

[6]朱全忠亲自率领军队救援徐州，杨行密得知，带领人马离去。朱全忠军队一直追击到下邳县，杀死一千余人。朱全忠赶到辉州时，听说淮南军队已经撤退，于是返回。

[7]三月，朱全忠遣其将李思安、张存敬将兵救魏博，屯于内黄；癸卯，全忠以中军军于滑州。刘仁恭谓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于思安，当先虏鼠辈，后擒绍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单可及将精兵五万击思安于内黄。丁未。思安使其将袁象先伏兵于清水之右，思安逆战于繁阳，阳不胜而却；守文逐之，及内黄之北，思安勒兵还战，伏兵发，夹击之。幽州兵大败，斩可及，杀获三万人，守文仅以身免。可及，幽州骁将，号"单无敌"，燕军失之丧气。思安，陈留人也。

[7]三月，朱全忠派遣属下将领李思安、张存敬带领军队救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在内黄县驻扎，癸卯（初十），朱全忠派中军在滑州安营。刘仁恭对他的儿子刘守文说："你的勇猛是李思安的十倍，你应当首先俘虏这些无能鼠辈，然后再擒获罗绍威！"刘仁恭于是派遣刘守文和他的妹夫单可及带领精兵五万人在内黄攻打李思安。丁未（十四日），李思安派遣手下将领袁象先在清河水的右侧埋伏下军队，李思安在繁阳迎战刘守文，假装不能取胜而后退；刘守文追击李思安，到

内黄县的北部，李思安率领军队回头攻打，埋伏下的军队也发起进攻，两面夹击。结果刘仁恭的幽州军队打了大败仗，单可及被斩杀，三万人被斩杀擒获，刘守文本人仅仅免于一死。单可及是幽州的勇猛将领，号称“单无敌”，刘仁恭的军队失去单可及后大伤元气。李思安是陈留人。

时葛从周自邢州将精骑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关、馆陶门，从周与宣义牙将贺德伦出战，顾门者曰：“前有大敌，不可返顾。”命阖其扉。从周等殊死战，仁恭复大败，擒其将薛突阙、王郐郎。明日，汴、魏乘胜合兵击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烧营而遁。汴、魏之人长驱追之，至临清，拥其众入永济渠，杀溺不可胜纪。镇人亦出兵邀击于东境，自魏至沧五百里间，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横矣。德伦，河西胡人也。

这时，葛从周从邢州带领精壮骑兵八百人已进入魏州。戊申（十五日），刘仁恭攻打上水关、馆陶门，葛从周与宣义牙将贺德伦出城交战，回头对守护城门的士兵说：“前方有强大的敌人，不能让出战的将士有返回念头。”命令把城门关死。葛从周等率军拼死奋战，刘仁恭的人马又一次大败，他的手下将领薛突厥、王郐郎被擒获。第二天，汴州军队和魏州军队联合起来乘胜追击刘仁恭，攻破八个营寨，刘仁恭、刘守文父子烧毁营帐逃跑。汴州和魏州的军队长驱直追，到达临清，把刘仁恭的人马拥挤逼迫到永济渠里，被斩杀和溺死的数不胜数。镇州的王也派出军队在东边的深州、冀州一带拦击刘仁恭。从魏州到沧州五百里的范围内，僵硬的尸体相互枕籍。刘仁恭从此一蹶不振，而朱全忠更加骄横。贺德伦是河西的胡人。

刘仁恭之攻魏州也，罗绍威遣使修好于河东，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将兵救之。会仁恭已为汴兵所败，绍威复与河东绝，嗣昭引还。

刘仁恭攻打魏州时，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派遣使者向河东的李克用谋求和好，并且请求李克用救援。壬午（疑误），李克用派遣李嗣昭带领军队救援刘仁恭。恰逢刘仁恭已经被汴州军队打败，罗绍威于是又与河东李克用绝交，李嗣昭带领军队返回。

[8]葛从周乘破幽州之势，自土门攻河东，拔承天军；别将氏叔琮自马岭入，拔辽州乐平，进军榆次；李克用遣内牙军副周德威击之。

[8]葛从周乘着打败幽州刘仁恭的威势，从土门攻打河东军队，攻克承天军。汴州军队的另一将领氏叔琮从马岭攻入，攻克辽州乐平县，进军榆次县驻扎。李克用派遣内牙军副周德威予以抗击。

叔琮有骁将陈章，号“陈夜叉”，为前锋，请于叔琮曰：“河东所恃者周杨五，请擒之，求一州为赏。”克用闻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战于洞涡，德威微服往挑战，谓其属曰：“汝见陈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奋铁击之坠马，生擒以献。因击叔琮，大破之，斩首三千级。叔琮弃营走，德威追之，出石会关，又斩千余级。从周亦引还。

氏叔琮手下有一员猛将陈章，绰号“陈夜叉”，是军中前锋，他向氏叔琮请求说：“河东李克用所依赖的人是周德威，请让我去擒获他，给我一个州作为奖赏。”李克用得知这一消息，告诉周德威让他有所戒备，周德威说：“陈章不过是说大话罢了。”双方在洞涡展开激战，周德威身穿便服前往挑战，并对属下将领说：“你看见陈夜叉就走开。”陈章果然追逐周德威，周德威奋力挥舞铁将陈章打下马，活捉他献给李克用。又趁势攻打氏叔琮，将氏叔琮打得大败，斩杀三千人。氏叔琮放弃营寨逃跑，周德威紧追不舍，出了石会关，又斩杀一千余人。葛从周也带领军队撤回。

[9]丁巳，朱全忠遣河阳节度使丁攻泽州，下之。

[9]丁巳（二十四日），朱全忠派遣河阳节度使丁会攻打泽州，予以攻克。

[10]婺州刺史王坛为两浙所围，求救于宣歙观察使田，夏，四月，遣行营都指挥使康儒等救之。

[10]婺州刺史王坛被两浙钱的军队围困，向宣歙观察使田求救，夏季，四月，田派遣行营都指挥使康儒等救援王坛。

[11]五月，甲午，置武信军于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隶之。

[11]五月，甲午（初二），朝廷在遂州设置武信节度使司，划出遂州、合州等五个州隶属其下。

[12]李克用遣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李君庆将兵攻李罕之，己亥，围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阳，辛丑，遣其将张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会

将兵继之；大破河东兵，君庆解围去。克用诛君庆及其裨将伊审、李弘袭；以李嗣昭为蕃、汉马步都指挥使，代之攻潞州。

[12]罕之，己亥（初七），李君庆围攻潞州。朱全忠派出军队驻扎河阳，辛丑（初九），朱全忠派遣属下将领张存敬救援潞州的李罕之，壬寅（初十），朱全忠又派丁会带领军队相继增援，把河东军队打得大败，李君庆被迫解除潞州之围退去。李克用把败将李君庆及其副将伊审、李弘袭斩杀；任命李嗣昭为蕃、汉马步都指挥使、代替李君庆继续攻打潞州。

[13]庚戌，康儒等败两浙兵于龙丘，擒其将王球，遂取婺州。

[13]庚戌（十八日），田派遣的行营都指挥使康儒等在龙丘县打败两浙钱的军队，擒获两浙军队将领王球，于是占据婺州。

[14]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丁卯，全忠表罕之为河阳节度使，以丁会为昭义节度使；未几，又以其将张归霸守邢州，遣葛从周代会守潞州。

[14]六月，乙丑（初三），李罕之病重。丁卯（初五），朱全忠向朝廷上呈表章请求任命李罕之为河阳节度使，任命丁会为昭义节度使。不久，朱全忠又委派属下将领张归霸据守邢州，派遣葛从周代替丁会据守潞州。

[15]以西川大将王宗佶为武信节度使。宗估，本姓甘，洪州人也。

[15]朝廷任命西川大将王宗佶为武信节度使。王宗佶本姓甘，是洪州人。

[16]丁丑，李罕之薨于怀州。

[16]丁丑（十五日），李罕之在怀州死去。

[17]保义节度使王珙，性猜忍，虽妻子亲近，常不自保；至是军乱，为麾下所杀，推都将李为留后。

[17]保义节度使王珙，性情猜忌残忍，即使是妻子儿子这样的骨肉亲人，也常常为自己的安危担忧。这时军中发生变乱，王珙被手下人马斩杀，大家推举都将李为保义留后。

[18]秋，七月，朱全忠海州戍将陈汉宾请降于杨行密。淮海游弈使张训以汉宾心未可知，与涟水防遏使庐江王绾将兵二千直趣海州，遂据其城。

[18]秋季，七月，朱全忠属下海州守将陈汉宾向杨行密请求投降。杨行密属将淮海游弈使张训认为陈汉宾居心难测，便与涟水防遏使、庐江人王绾带领军队二千直接奔赴海州，于是占据海州城。

[19]加荆南节度使成兼中书令。

[19]朝廷加封荆南节度使成兼任中书令。

[20]马殷遣其将李唐攻道州，蔡结聚群蛮，伏兵于隘以击之，大破唐兵。唐曰："蛮所恃者山林耳，若战平地，安能败我！"乃命因风燔林，火烛天地，群蛮惊遁，遂拔道州，擒结，斩之。

[20]长沙的武安节度使马殷派遣属下将领李唐攻打道州，道州刺史蔡结聚集众多蛮人，在险要地段埋伏下军队予以抗击，把李唐的人马打得大败。李唐说："蛮人所依仗的不过是山林罢了，如果在平地交战，他们怎么会打败我！"便下令借助风势放火焚烧山林，顿时天是间一片火海，蛮人惊惶逃跑，李唐于是攻克道州，擒获蔡结，将他斩杀。

[21]朱全忠召葛从周于潞州，使贺德伦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到潞州城下，分兵攻泽州。己巳，汴将刘弃泽州走，河东兵进拔天井关，以李孝璋为泽州刺史。贺德伦闭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铁骑环其城，捕刍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伦等弃城宵遁，趣壶关，河东将李存审伏兵邀击之，杀获甚众。葛从周以援兵至，闻德伦等已败，乃还。

[21]朱全忠召回在潞州的葛从周，委令贺德伦前去据守。八月，丙寅（初五），李嗣昭带领军队到达潞州城下，分兵攻打泽州。己巳（初八），汴州军队将领刘放弃泽州城逃跑，河东军队开进攻克天井关，李克用委任李孝璋为泽州刺史。潞州的贺德伦关闭城门拒不出战，李嗣昭每天派出骑兵环绕潞州城巡游，捕捉打草放牧的人，把靠近潞州城三十里方圆的田禾稻谷都割光。乙酉（二十四月），贺德伦等放弃潞州城，乘夜逃跑，奔赴壶关县，河东军队将领李存审埋伏下士兵拦截攻打，斩杀擒获相当多。葛从周带领救援人马赶到，听说贺德伦等已经失败，于是率众返回。

[22]九月，癸卯，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凤翔、彰义节度使。

[22]九月，癸卯（十二日），朝廷任命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凤翔、彰义节度使。

[23]李克用表汾州刺史孟迁为昭义留后。

[23]李克用向朝廷进呈表章，请求任命汾州刺史孟迁为昭义留后。

[24]淄青节度使王师范以沂、密内叛，乞师于杨行密。冬，十月，行密遣海州刺史台、副使王绾将兵助之，拔密州，归于师范；将攻沂州，先使觇之，曰："城中皆偃旗息鼓。"绾曰："此必有备，而救兵近，不可击也。"诸将曰："密已下矣，沂何能为！"绾不能止，乃伏兵林中以待之。诸将攻沂州不克，救兵至，引退；州兵乘之，绾发伏击败之。

[24]淄青节度使王师范因为沂州、密州发生内部叛乱，向杨行密请求派军队救援。冬季，十月，杨行密派遣海州刺史台、副使王绾带领军队求助王师范，攻占密州城，归还王师范；接着要攻打沂州，先派人前去侦察，回来的人说："城内偃旗息鼓，毫无动静。"王绾说："沂州城内一定有所准备，而救援的军队又很近，因此不能前去攻打。"各位将领却说："密州都已攻下了，沂州还能怎么样！"王绾不能阻止属下将领，便在树林中埋伏下军队，以待战事发展。各位将领攻打沂州未能攻克，沂州的援兵又赶到了，便率兵后退。沂州城内的军队乘机追击，王绾发动埋伏军队将沂州人马打败。

[25]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李，自称留后，附朱全忠，仍请更名友谦，预于子侄。

[25]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死李，自称留后，归附朱全忠，请求更改名字为朱友谦，加入到朱全忠的子侄辈中。

[26]加忠义节度使赵匡凝兼中书令。

[26]朝廷加封忠义节度使赵匡凝兼任中书令。

[27]马殷遣其将李琼攻郴州，执陈彦谦，斩之；进攻边州，鲁景仁自杀，湖南皆平。

[27]马殷派遣属下将领李琼攻打郴州，抓获陈彦谦，将他斩杀；又进军攻打连州，鲁景仁自杀身亡，湖南各州全部平定。

[28]十二月，加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同平章事。

[28]十二月，朝廷加封魏博节度使罗绍威为同平章事。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二卷

唐纪七十八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光化三年（庚申、900）

唐纪七十八 唐昭宗光化三年（庚申，公元900年）

[1]春，正月，宣州将康儒攻睦州；钱使其从弟拒之。

[1]春季，正月，宣州将领康儒进攻睦州，镇海节度使钱命令他的堂弟钱率兵抵御。

[2]二月，庚申，以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中书令。

[2]二月庚申（初二），朝廷任命四川节度使王建兼中书令。

[3]壬申，加威武节度使王审知同平章事。

[3]壬申（十四日），朝廷加封威武节度使王审知为同平章事。

[4]壬午，以吏部尚书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节度使。

[4]壬午（二十四日），朝廷任命吏部尚书崔胤为同平章事，充任清海节度使。

[5]李克用大发军民治晋阳城堑，押牙刘延业谏曰："大王声振华、夷，宜扬兵以严四境，不宜近治城堑，损威望而启寇心。"克用谢之，赏以金帛。

[5]李克用大举征发军士百姓修理晋阳城的城墙壕沟，押牙刘延业劝告说："大王的声威震动华夏和四夷，应该分派军队整肃四方边境，不应修治眼前的城墙壕沟，既损害自己的威望，又开启敌人的侵犯之心。"李克用向他表示感谢，并赏给金银绢帛。

[6]夏，四月，加定难军节度使李承庆同平章事。

[6]夏季，四月，朝廷加封定难军节度使李承庆为同平章事。

[7]朱全忠遣葛从周帅兖、郓、滑、魏四镇兵十万击刘仁恭，五月，庚寅，拔德州，斩刺史傅公和；己亥，围刘守文于沧州。仁恭复遣使卑辞厚礼求援于河东，李克用遣周德威将五千骑出黄泽，攻邢、以救之。

[7]朱全忠派遣葛从周率领兖州、郓州、滑州、魏州四镇的十万军队攻打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五月庚寅（初四）攻克德州，斩杀德州刺史傅公和，己亥（十三日）把刘守文围困在沧州。刘仁恭派遣使者用

卑恭的言辞、丰厚的礼品到河东请求援助。于是，李克用派遣周德威率领五千骑兵出黄泽关，进攻邢州、州来救援刘仁恭。

[8]邕州军乱，逐节度使李；借兵邻道讨平之。

[8]邕州军队发生叛乱，驱逐了节度使李。李向领道借兵讨伐平定叛乱。

[9]六月，癸亥，加东川节度使王宗涤同平章事。

[9]六月癸亥（初七），朝廷加封东川度使王宗涤为同平章事。

[10]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抟，明达有度量，时称良相。上素疾宦官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专横，崔胤日与上谋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结藩镇为援以相倾夺。抟恐其致乱，从容言于上曰："人君当务明大体，无所偏私。宦官擅权之弊，谁不知之！顾其势未可猝除，宜俟多难渐平，以道消息。愿陛下言勿轻泄以速奸变。"胤闻之，谮抟于上曰："王抟奸邪，已为道弼辈外应。"上疑之。及胤罢相，意抟排已，愈恨之。及出镇广州，遗朱全忠书，具道抟语，令全忠表论之。全忠上言："胤不可离辅弼之地；抟与敕使相表里，同危社稷。"表连上不已。上虽察其情，迫于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复召还。丁卯，以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抟罢为工部侍郎。以道弼监荆南军，务监青州军。戊辰，贬抟溪州刺史；已巳，又贬崖州司户；道弼长流欢州，务长流爱州；日是，皆赐自尽。抟死于蓝田驿，道弼、务死于霸桥驿。于是胤专制朝政，势震中外，宦官皆侧目，不胜其愤。

[10]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抟，明白通达，宽宏大量，当时称为良相。昭宗一向痛恨宦官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专断强横，崔胤天天与昭宗商量除去宦官，宦官也知道他们的行动。因此，南司和北司更加相互憎恨嫉妒，各自交结藩镇以为援助，互相倾轧争夺。王抟担心这样会招致变乱，就从容不迫地向唐昭宗进言说："君主行事，应当致力于申明大局，没有偏心私情。宦官专权的弊病，谁不知道呢！但是他们的势力不可能急速除掉，应当等候各种灾难渐渐平息，通过正当途径逐渐消灭。希望陛下说话不要轻易泄漏，以免加速奸邪小人的变乱。"崔胤听说这话，就向昭宗诬陷王抟说："王抟奸诈邪恶，已经成为宋道弼等的外应。"昭宗怀疑他的话是否真实。等到崔胤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就猜想是王抟排斥自己，更加痛恨他。及至崔胤奉命离

京师去镇守广州，他就送书信给朱全忠，原原本本地讲了王抟说过的话，让朱全忠进呈表章来辩论是非。朱全忠于是上表说：“崔胤不能离开辅佐陛下的宰相之位，王抟与敕使互为表里，内外勾结，危害国家。”朱全忠的表章接连呈进，继续不停。昭宗虽然察觉其中实情，但迫于朱全忠，也无可奈何，在崔胤行至湖南时又召他回京师。丁卯（十一日），昭宗任命崔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抟被罢免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降为工部侍郎。命宋道弼出任荆南监军，景务出任青州监军。戊辰（十二日），贬王抟为溪州刺史。己巳（十三日），又贬王抟为崖州司户；宋道弼流放州，景务修流放爱州。当天，三人都被赐令自杀。王抟死在蓝田驿，宋道弼、景务死在霸桥驿。于是，崔胤操纵朝廷政权，势力威震朝野，宦官都怒目而视，非常愤慨痛恨。

[11]刘仁恭将幽州兵五万救沧州，营于乾宁军，葛从周留张存敬、氏叔琮守沧州寨，自将精兵逆战于老鸦堤，大破仁恭，斩首三万级，仁恭走保瓦桥。秋，七月，李克用复遣都指挥使李嗣昭将兵五万攻邢、以救仁恭，败汴军于内丘。王熔遣使和解幽、汴，会久雨，朱全忠召从周还。

[11]刘仁恭率领五万幽州军队前去援救沧州，在乾宁军扎营。葛从周留下张存敬、氏叔琮守卫沧州营寨，自己率领精锐部队在老鸦堤迎战刘仁恭，大败刘仁恭的军队，斩杀首级三万。刘仁恭逃走，退守瓦桥。秋季，七月，李克用再派都指挥使李嗣昭率领五万军队攻打邢州、州来救援刘仁恭，在内丘打败汴州军队。王熔派遣使者在幽州刘仁恭、汴州朱全忠之间进行调解，适逢长久下雨，朱全忠召回葛从周。

[12]庚戌，以昭义留后孟迁为节度使。

[12]庚戌（二十五日），朝廷任命昭义留后孟迁为昭义节度使。

[13]甲寅，以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东川、信武军两道都指挥制置等使。

[13]甲寅，（二十九日），朝廷任命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东川、信武军两道都指挥制置等使。

[14]八月，李嗣昭又败汴军于沙门河，进攻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州，擒刺史朱绍宗。全忠命葛从周将兵击嗣昭。

[14]八月，李嗣昭又在沙门河打败汴州军队，率军进攻州。乙丑（初十），朱全忠率兵援救州，还没有到达，李嗣昭已攻克州，擒获州刺史朱绍宗。朱全忠命令葛从周率领军队前去攻击李嗣昭。

[15]宣州将康儒食尽，自清溪遁归。

[15]宣州将领康儒由于军粮吃完，从清溪逃归宣州。

[16]九月，葛从周自邺县渡漳水，营于黄龙镇；朱全忠自将中军三万涉水置营。李嗣昭弃城走，从周设伏于青山口，邀击，大破之。

[16]九月，葛从周率领军队自邺县渡过漳水，在黄龙镇扎营；朱全忠亲自统帅三万中军渡过水，安营扎寨。李嗣昭舍弃州城逃走，葛从周在青山口布置伏兵，进行拦击，把李嗣昭的军队打得大败而逃。

[17]崔胤以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位在己上，恶之；彦若亦自求引去。时藩镇皆为强臣所据，惟嗣薛王知柔在广州，乃求代之。乙巳，以彦若同平章事，充清海节度使。初，荆南节度成以澧、郎本其巡属，为雷满所据，屡求割隶荆南，朝廷不许，颇怨望。及彦若过荆南，置酒，从容以为言。彦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小盗不能取，乃怨朝廷乎！”甚惭。

[17]崔胤因为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的地位在自己之上，从而憎恨他；徐彦若也自己请求引退去职。当时藩镇都被强臣占据，只有嗣薛王李知柔在广州任清海节度使，于是请求让自己代替他。乙巳（二十日），朝廷任命徐彦若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清海节度使。当初，荆南节度成以澧州、朗州本来是他的属地，被雷满占据，屡次请求割出来隶属葬荆南，朝廷不允许，成很是怨恨。等到徐彦若路过荆南，成摆酒招待，从容不迫地说起澧、朗二州的归属旧事。徐彦若说：“令公是一方长官，职位尊崇，向来自比为齐桓公、晋文公，连雷满这样一个小强盗都不能攻取，还要怨恨朝廷吗！”成听了非常惭愧。

[18]丙午，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罢守本官，以邢部尚书裴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贽，坦之弟子也。

[18]丙午（二十一日），朝廷免除中书侍郎兼史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同平章事等职，仍署理本官职务；任命刑部尚书裴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贽，是裴坦之弟弟的儿子。

[19]升桂管为静江军，以经略使刘士政为节度使。

[19]朝廷将桂州管区升为静江军，任命经略使刘士政为静江军节度使。

[20]朱全忠以王熔与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临城，逾滹沱，攻镇州南门，焚其关城。全忠自至元氏，熔惧，遣判官周式诣全忠请和。全忠盛怒，谓式曰："仆屡以书谕王公，竟不之听！今兵已至此，期于无舍！"式曰："镇州密迩太原，困于侵暴，四邻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与之连和，乃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为人除害，则天下谁不听命，岂惟镇州！明公为唐桓、文，当崇礼义以成霸业；若但穷威武，则镇州虽小，城坚食足，明公虽有十万之众，未易攻也！况王氏秉旄五代，时推忠孝，人欲为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揽式袂，延之帐中，曰："与公戏耳！"乃遣客将开封刘捍入见熔，熔以其子节度副使昭祚及大将子弟为质，以文缯二十万犒军；全忠引还，以女妻昭祚。

[20]朱全忠因王熔与李克用相互勾结，就从州移兵去讨伐他，攻下临城，渡过滹沱河，攻打镇州南门，把关城烧毁。朱全忠亲自率军到元氏，王熔害怕，忙派判官周式到朱全忠营中请求和解。朱全忠勃然大怒，对周式说："我屡次送书信去晓谕王公，他竟然不听！现在我兵已经到此，决定不能舍弃！"周式说："镇州紧靠太原，处在被侵犯损害的境地，四邻各求自我保全，不相互援救体恤，王公与李克用交好联合，是为了百姓免受灾难的缘故。现在您果真能够为人们除去祸害，那么天下谁不听从您的命令，岂止一个镇州！您是大唐的齐桓公、晋文公，应当崇尚礼义，以使成就霸业。如果只是竭尽武力，一味征讨，那么，镇州虽小，但城池坚固，粮食充足，您虽有十万之众，也不容易攻下的！况且王氏执掌兵权已经五代，时常推广忠孝，人人想要为王氏去死，难道可以希望攻下吗！"朱全忠笑着挽起周式的衣袖，请进营帐之中，说："与您开玩笑哩！"于是，朱全忠派遣客将开封人刘捍进入镇州城内见王熔，王熔将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昭祚及大将子弟作为人质，以花绢二十万犒劳朱全忠的军队。朱全忠领兵返回，并将女儿嫁给王昭祚为妻。

成德判官张泽言于王熔曰："河东，敌也，今虽有朱氏之援，譬如火发于家，安能俟远水乎！彼幽、沧、易定，犹附河东，不若说朱公

乘胜兼服之，使河北诸镇合而为一，则可以制河东矣。”熔复遣周式往说全忠。全忠喜，遣张存敬会魏博兵击刘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执刺史刘仁霸；辛酉，拔莫州。

成德判官张泽向王建议说：“河东李克用是个劲敌，现在虽然有朱氏的援助，但譬如家中起火，哪里能够等待远水呢！那幽州刘仁恭、沧州刘守文、易州定州王部，仍然依附河东，不如劝说朱公乘胜一并降服他们，使河北诸镇合而为一，就可以制服河东了。”王熔再派周式前去劝说朱全忠。朱全忠听后很高兴，就派遣张存敬会同魏博的军队前去攻打刘仁恭。甲寅（二十九日），张存敬等攻克瀛州；冬季，十月丙辰（初二），攻占景州，捉住了景州刺史刘仁霸；辛（初七），又夺取了莫州。

[21]静江节度使刘士政闻马殷悉平岭北，大惧，遣副使陈可屯全义岭以备之。殷遣使修好于士政，可拒之；殷遣其将秦彦晖、李琼等将兵七千击士政。湖南军至全义，士政又遣指挥使王建武屯秦城。可掠县民耕牛以犒军，县民怨之，请为湖南向导，曰：“此西南有小径，距秦城才五十里，仅通单骑。”彦晖遣李琼将骑六十、步兵三百袭秦城，中宵，逾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复还，之以练，造可壁下示之，可犹未之信；斩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琼因勒兵击之，擒可，降其将士二千，皆杀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余壁皆望风奔溃，遂围桂州；数日，士政出降，桂、宜、岩、柳、象五州皆降于湖南。马殷以李琼为桂州刺史；未几，表为静江节度使。

[21]静江节度使刘士政听说马殷全部平定了岭北，非常害怕，派副使陈可率军领驻扎在全义岭防备马殷侵犯。马殷派遣使者向刘士政谋求和好，陈可拒绝了他。于是，马殷派遣他的部将秦彦晖、李琼等率领七千军队，前去攻打刘士政。马殷的湖南军队抵达全义岭，刘士政又派遣指挥使王建武驻守秦城。陈可掠虏县民的耕牛来犒劳将士，县民非常怨恨他，请求做湖南军队的向导，说：“这西南有小路，距离秦城才五十里，路径狭窄仅能单骑通过。”秦彦晖派遣李琼率领骑兵六十、步兵三百突袭秦城，半夜里越过城墙而入，擒住王建武，等到天明又回来，用布带将王建武捆缚起来，到陈可的营垒下给他看视。陈可看见后还不相信是王建武，李琼又命斩下王建武的脑袋，投入陈可的营垒之中，桂州军队一片震惊恐慌。李琼趁机率兵发起攻击，擒获

可，并将投降的二千将士全部杀死。然后，李琼等率军奔赴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余座桂州营垒全都望风逃散，于是将桂州包围。过了几天，刘士政出城投降，桂、宜、岩、柳、象五州全都归降了湖南。马殷任命李琼为桂州刺史；不久，马殷又上表请朝廷任命李琼为静江节度使。

[22]张存获攻刘仁恭，下二十城，将自瓦桥趣幽州，道泞不能进；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杀刺史杨约。

[22]张存敬攻打刘仁恭，连克二十个城池，将要从瓦桥驿奔赴幽州，因道路泥泞不能前进，于是率领军队向西进攻易州。辛巳（二十七日），张存敬攻克祁州，杀死祁州刺史杨约。

[23]癸未，以保义留后朱友谦为节度使。

[23]癸未（二十九日），朝迁任命保义留后朱友谦为保义节度使。

[24]张存敬攻定州，义武节度使王郜，遣后院都知兵马使王处直将兵数万拒之。处直请依城为栅，俟其师老而击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镇兵三十万攻我，于时我军不满五千，一战败之。今存敬兵不过三万，我军十倍于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处直逆战于沙河，易定兵大败，死者过半，余众拥处直奔还。甲申，王郜弃城奔晋阳，军中推处直为留后。存敬进围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处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甚忠，于公未尝相犯，何为见攻？"全忠曰："何故附河东？"对曰："吾兄与晋王同时立勋，封疆密迩，且婚姻也，修好往来，乃常理耳；请从此改图。"全忠许之。乃归罪于梁汶而族之，以谢全忠，以缯帛十万犒师；全忠乃还，仍为处直表求节钺。处直，处存之母弟也。

[24]张存敬进攻定州，义武节度使王郜派遣后院都知兵马使王处直率兵数万进行抵抗。王处直请依城建筑栅栏，等到张存敬的军队疲乏懈怠，再发起攻击。孔目官梁汶说："从前幽州、镇州的三十万军队攻我，当时我军不满五千，一战便打败了他们。现在张存敬的军队不过三万，我军是当年的十倍，怎么表示怯懦，想要依城自我固守呢！"王郜于是派遣王处直率兵在沙河迎战，结果易定军队被打得大败，死者过半，乘余的将士簇拥着王处直逃奔而回。甲申（三十日），王郜弃城投奔晋阳，军中将士推举王处直为留后。张存敬进兵包围定州，丙申（疑误），朱全忠到定州城下；王处直登城高呼道："本道侍奉朝廷

竭诚尽忠，对您未曾冒犯，为什么被攻击？”朱全忠说：“依附河东是什么缘故？”王处直回答说：“我哥哥与晋王一同讨平黄巢立功，辖地疆界贴近，并且是儿女亲家，谋求和好，互相往来，乃是通常情理；请从此以后改变主意。”朱全忠应允与他和好。于是，王处直把罪过归在梁汶身上并杀了他的全家，用来告谢朱全忠，又拿出绢帛十万犒劳朱全忠的军队。朱全忠于是率兵回去，并奏进表章请求授予王处直节度使。王处直是王处存的同母弟弟。

刘仁恭遣其子守光将兵救定州，军于是易水之上；全忠遣张存敬袭之，杀六万余人。由是河北诸镇皆服于全忠。

刘仁恭派遣他的儿子刘守光率兵救援定州，驻扎在易水之上；朱全忠派遣张存敬袭击刘守光，杀死六万余人。从此，河北诸镇全都降服了朱全忠。

先是王郜告急于河东，李克用遣李嗣昭将步骑三万下太行，攻怀州，拔之，进攻河阳。河阳留后侯言不意其至，狼狈失据，嗣昭坏其羊马城。会佑国军将阎宝引兵救之，力战于壕外，河东兵乃退。宝，郓州人也。

在这之前，王郜向河东告急，李克用派遣李嗣昭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马，直下太行，进攻并拔取怀州，进而攻打河阳。河阳留后侯言没想到河东军队突然到达，十分狼狈，窘迫无依。李嗣昭破坏了河阳城外的羊马城。适逢佑国军将领阎宝领兵前来救援，在护城河外奋力战斗，河东军队才退走。阎宝是郓州人。

[25]初，崔胤与帝密谋尽诛宦官，及宋道弼、景务死，宦官益惧。上自华州还，忽忽不乐，多纵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于是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等阴相与谋曰：“主上轻佻多变诈，难奉事；专听任南司，吾辈终罹其祸。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为太上皇，引岐、华兵为援，控制诸藩，谁能害我哉！”

[25]当初，崔胤与唐昭宗秘密谋划全部杀死宦官，等到宋道弼、景务死后，宦官更加恐惧。唐昭宗自华州回到京城以后，精神恍惚，抑郁不乐，常常纵情饮酒，喜怒无常，左右的人尤其人人自危。于是，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等暗中共同商量说：“主上轻浮而多机变欺诈，难于侍奉；并且凡事专听任宰相办理，我等终究要遭受他的祸害。不如立太子为皇帝，尊主上为太上

皇，招岐州李茂贞、华州韩建的军队为援助，控制各个藩镇，谁还能加害我们呢！”

十一月，上猎苑中，因置酒，夜，醉归，手杀黄门、侍女数人。明旦，日加辰巳，宫门不开。季述诣中书白崔胤曰：“宫中必有变，我内臣也，得以便宜从事，请入视之。”乃帅禁兵千人破门而入，访问，具得其状。出，谓胤曰：“主上所为如是，岂可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有之，为社稷大计，非不顺也。”胤畏死，不敢违。庚寅，季述召百官，陈兵殿庭，作胤等连名状，请太子监国，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楼，季述、仲先伏甲士千人于门外，与宣武进奏官程岩等十余人入请对。季述、仲先甫登殿，将士大呼，突入宣化门，至思政殿前，逢宫人，辄杀之。上见兵入，惊堕床下，起，将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宫人走白皇后，后趋至，拜请曰：“军容勿惊宅家，有事取军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状白上，曰：“陛下厌倦大宝，中外群情，愿太子监国，请陛下保颐东宫。”上曰：“昨与卿曹乐饮，不觉太过，何至于是！”对曰：“此非臣等所为，皆南司众情，不可遏也。愿陛下且之东宫，待事小定，复迎归大内耳。”后曰：“宅家趣依军容语！”即取传国宝以授季述，宦官扶上与后同辇，嫔御待从者才十余人，适少阳院。季述以银画地数上曰：“某时某事，汝不从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数十不止。乃手锁其门，熔铁锢之，遣左军副使李师虔将兵围之，上动静辄白季述，穴墙以通饮食。凡兵器针刀皆不得入，上求钱帛俱不得，求纸笔亦不与。时大寒，嫔御公主无衣衾，号器闻于外。季述等矫诏令太子监国，迎太子入宫。辛卯，矫令太子嗣位，更名缜。以上为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阳院曰问安宫。

十一月，唐昭宗在禁苑中打猎，因此摆酒纵饮，夜里大醉回宫，亲手杀死宦官、侍女数人。天明，已经是辰巳左右，宫门还没有开。刘季述到中书省告诉崔胤说：“宫中一定有了变故，我是内臣，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斟酌处理，请进宫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率领宫禁警卫一千人破门而入，经过访查讯问，获得具体情况。刘季述出来对崔胤说：“主上所为如此，岂可管理国家！废黜昏君，拥立明主，自古就有这样做的，为了国家大计，这样做不是叛逆。”崔胤害怕被杀，不敢违抗。庚寅（初六），刘季述召集文武百官到来，在殿庭布置了

军队，起草崔胤等请太子代管国事的联名状，出示给文武官员看，让他们签名。崔胤及文武百官不得已，都签了名。昭宗在乞巧楼，刘季述、王仲先在门外埋伏一千名全武装的将士，与宣武进奏官程岩等十余人进楼请求奏对。刘季述、王仲先刚登殿，将士大声呼喊，突然冲入宣化门，到思政殿前，遇到宫人就杀。昭宗看见军队闯入，被惊吓得掉到床下，起来将要逃走，刘季述、王仲先架着让他坐下。宫人跑去禀报皇后，何皇后快步走来，向刘季述等拜请说："军容使不要惊吓皇上，有事求军容使商量。"刘季述等于是拿出文武百官的联名状，禀告昭宗说："陛下厌倦帝位，内外群情希望太子代行管理国家事务，请陛下在东宫颐养天年。"昭宗说："昨天与卿等玩乐饮酒，不觉喝得太多。怎么能弄到这种地步！"刘季述等回答说："这联名状不是我等所定，都是南司百官群情激昂，不能阻止啊！请陛下暂且前去东宫，等到事情稍微安定，再迎陛下回归正宫来罢了。"何皇后说："皇上赶快依从军容使的话！"立即取出传国玺印授与刘季述。宦官扶持昭宗与何皇后同乘一车，与嫔御侍从十余人往少阳院去。刘季述用银画地，数落昭宗说："某时某事，你不听从我的话，这是一条罪。"这样数十下还不停止。于是，刘季述亲手锁了少阳院的门，熔化铁水将锁灌实，派遣左军副使李师虔带兵将少阳院包围，昭宗一有动静就禀报刘季述，凿出墙洞来递送饮食。凡是兵器针刀都不能入内，昭宗要些钱帛全不成，要些纸笔也不给。当时天气十分寒冷，嫔御公主没有衣被，号哭之声传到墙外。刘季述等假传昭宗的诏书，令太子代管国事，迎太子入宫。辛卯（初七），刘季述等又假传昭宗的语书，令太子继承皇位，更名李缜。于是，以昭宗为太上皇，何皇后为太上皇后。甲（初十），太子即皇帝位，把少阳院改名叫问安宫。

季述百官爵秩，与将士皆受优赏，欲以求媚于众。杀睦王倚；凡宫人、左右、方士、僧、道为上所宠信者，皆榜杀之。每夜杀人，昼以十车载尸出，一车或止一两尸，欲以立威。将杀司天监胡季林，季林曰："军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杀无辜乎！"季述惮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杀崔胤，而惮朱全忠，但解其度支盐铁转运使而已。

刘季述给百官加封爵位，参与将士都受到优厚的赏赐，想要以此向众人讨好。杀了睦王李倚，凡被唐昭宗宠信的宫人、侍臣、方士、僧侣、道人等，都用木棍打死。每夜所杀之人，白天用十辆车载着尸体

送出，一车有时只一两具尸体，想要用此树立淫威。刘季述等将要杀司天监胡秀林，秀林说：“军容使幽禁君父，还想要多杀无辜吗！”刘季述畏惧他话的刚正而住手。刘季述想要杀崔胤，但畏惧朱全忠，于是就只解除了崔胤的度支盐铁转运使而已。

左仆射致仕张浚在长水，见张全义于洛阳，劝之匡复；又与诸藩镇书劝之。

左仆射张浚退休后住在长水，他到洛阳拜见张全义，劝他匡复君位；又给各藩镇写信进行劝说。

进士无棣李愚客华州，上韩建书，略曰：“仆每读书，见父子君臣之际，有伤教害义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关重镇，君父幽辱月余，坐视凶逆而忘勤王之举，仆所未谕也。仆窃计中朝辅弼，虽有志而无权；外镇诸侯，虽有权而无志。惟明公忠义，社稷是依。往年车略播迁，号泣奉迎，累岁供馈，再复庙、朝，义感人心，至今歌咏。此时事势，尤异前日；明公地处要冲，位兼将相。自宫闱变故，已涉旬时，若不号令率先以图反正，迟疑未决，一朝山东侯伯唱义连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势也。不如驰檄四方，谕以逆顺，军声一振，则元凶破胆，旬浃之间，二竖之首传于天下，计无便于此者。”建虽不能用，厚待之。愚坚辞而去。

进士无棣人李愚客居华州，给韩建上书，大要说：“我每读书，见父子君臣之间，有伤教化害礼义的，恨不得将他杀死并陈尸于市。韩公居守临近潼关的重镇，皇上被幽禁受辱一月有余，坐视凶恶叛逆而不出兵救援王室，我实在不能理解。我私下算计，朝中的辅弼之臣，虽然有志向，但没有实权；京外的藩镇强臣，虽然有实权，但没有志向。只有韩公忠贞仁义，是国家的依靠。往年皇上流离迁徒，您痛哭流涕，奉迎皇上驻跸华州，多年供给馈赠，重新恢复宗庙、朝廷，义感人心，至今歌颂。现在的事态形势，尤其与往日不同：韩公地处要冲，位兼将相。自宫中发生变故，至今已过十天，如果不首先号令天下带头谋划归复正道，迟疑不决，一旦山东侯伯举义联合，发兵西进，韩公想要求得自安，难道能够得到吗！这是必然之势。不如迅速传檄四方，使他们知道逆顺，这样，军队声威一振，首恶丧胆，十天左右，刘季述、王仲先两个内宫小臣的脑袋将传递于天下，没有比这

更为便利的计策了。”韩建虽然不采用李愚的计策，却给他优厚的待遇。李愚坚决推辞而去。

朱全忠在定州行营，闻乱，丁未，南还；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养子希度诣全忠，许以唐社稷输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诰示全忠。全忠犹豫未决，会僚佐议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镇所宜预知。”天平节度副使李振独曰：“王室有难，此霸者之资也。今公为唐桓、文，安危所属。季述一宦竖耳，乃敢囚废天子，公不能讨，何以复令诸侯！且幼主位定，则天下之权尽归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然度、奉本，遣振如京师事。既还，又遣亲吏蒋玄晖如京师，与崔胤谋之；又召程岩赴大梁。

朱全忠在定州巡视军营，听到京城发生变乱，于丁未（二十三日）南下返回，十二月戊辰（十四日）到达大梁。刘季述派养子刘希度到大梁晋见朱全忠，答应把大唐社稷献纳给他；又派供奉官李奉本拿太上皇唐昭宗的诰命给朱全忠看。朱全忠犹豫未决，会同僚佐商议，有的说：“朝廷大事，不是藩镇应当于预的。”唯独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说：“王室有难，这是成就霸业的资本。现在您是大唐的齐桓公、晋文公，安危所系。刘季述不过是一个宦官罢了，竟敢囚禁废黜天子，您不能讨伐，用什么再号令诸侯！况且幼主君位确定，那么国家政权就全归宦官了，这是把太阿剑柄交给他们啊！”朱全忠大悟，立即把刘希度、李奉本囚禁，派李振到京师去探察事态。李振回到大梁以后，朱全忠又派遣新吏蒋玄晖至京师，与崔胤密谋策划，又召宣武进奏官程岩赶赴大梁。

[26]清海节度使薛王知柔薨。

[26]清海节度使薛王李知柔去世。

[27]是岁，加杨行密兼侍中。

[27]这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加封兼侍中。

[28]睦州刺史陈晟卒，弟询自称刺史。

[28]睦州刺史陈晟死，他的弟弟陈询自称刺史。

[29]太子即位累旬，藩镇笺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军多积弊，及为中尉，钩校军中钱谷，得隐没为奸者，痛捶之，急徵所负；将士颇不安。有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为左神策指挥使，自刘季

述废立，常愤惋不平。崔胤闻之，遣判官石戬与之游。德昭每酒酣必泣，戬知其诚，乃密以胤意说之曰：“自上皇幽闭，中外大臣至于行间士卒，孰不切齿！今反者独季述、仲先耳，公诚能诛此二人，迎上皇复位，则富贵穷一时，忠义流千古；苟狐不决，则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谢曰：“德昭小校，国家大事，安敢专之！苟相公有命，不敢爱死。”戬以白胤。胤割衣带，手书以授之。德昭复结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谋以除夜伏兵安福门外以俟之。

[29]太子即位几十天，各藩镇例应奏进的笺表大多不到。右军中尉王仲先性情苛刻细察，向来知道左、右军积弊很多，等到担任中尉，查考校核军中钱谷，查到隐没钱谷为奸的人，就痛加鞭打，紧急征索所欠；将士很不安宁。有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担任左神策指挥使，自刘季述废黜唐昭宗、强立太子之后，经常愤惋不平。崔胤听说后，派遣度支盐铁判官石戬与孙德昭交游。孙德昭每次饮酒到酣畅时，一定哭泣，石戬知道他诚实，就秘密按照崔胤的意思劝说他，说：“自太上皇幽禁以来，内外大臣以至于军队士卒，谁不咬牙切齿！如今造反的只有刘季述、王仲先二人而已，您如果能杀死这两个人，迎太上皇复位，就会富贵穷极一时，忠义流传千古；如果犹豫不决，就要功落他人之手了！”孙德昭叩谢说：“德昭不过是个小军官，国家大事，岂敢专擅！如果相公有命令，德昭不敢惜死。”石戬把孙德昭的情况禀报了崔胤。崔胤割下衣带，亲笔书写命令，交给孙德昭。孙德昭又结交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商量在除夕夜里伏兵安福门外，俟机行事。

天复元年（辛酉、901）

天复元年（公元901年）

[1]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门，孙德昭擒斩之，驰诣少阳院，叩门呼曰：“逆贼已诛，请陛下出劳将士。”何后不信，曰：“果尔，以其首来！”德昭献献其首，上乃与后毁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长乐门楼，帅百官称贺。周承诲擒刘季述、王彦范继至，方诘责，已为乱梃所毙。薛齐赴井死，出而斩之。灭四人之族，并诛其党二十余人。宦官奉太子匿于左军，献传国宝。上曰：“裕幼弱，为凶竖所立，非其罪也。”命还东宫，黜为德王，复名裕。丙戌，以孙德昭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赐姓名李继昭。

[1]春季，正月，乙酉（初一），右军中尉王仲先入宫朝见，行至安福门，孙德昭将他捉住杀死，随即快马奔赴少阳院，敲门高喊道："逆贼王仲先已被杀死，请陛下出来慰劳将士。"何皇后听了不相信，说："果然这样，将他的首级拿来！"孙德昭献上王仲先的首级，昭宗才与何皇后毁坏门扇出来。崔胤迎接昭宗登上长乐门楼，率领文武百官称颂庆贺。这时，周承诲捉获刘季述、王彦范接着到达，昭宗刚责问他们的谋逆罪行，就已被乱棍打死了。薛齐投井淹死，被捞出来斩了首级。杀灭王仲先、刘季述、王彦范、薛齐四人全家，并把他们的党羽二十余人处死。宦官侍奉太子藏在左军之中，把传国宝玺献了出来。昭宗说："李裕年幼懦弱，被凶恶小人立为皇帝，不是他的罪过。"命令他回东宫废黜为德王，并恢复旧名李裕。丙戌（初二），唐昭宗任命孙德昭为同平章事，担任静海节度使，赐姓名为李继昭。

丁亥，崔胤进位司徒，胤固辞；上宠待胤益厚。

丁亥（初三），朝廷进升崔胤为司徒，崔胤坚决推辞。从此，昭宗对崔胤的宠信待遇更加深厚。

己丑，朱全忠闻刘季述等诛，折程岩足，械送京师，并刘希度、李奉本等皆斩于都市，由是益重李振。

己丑（初五），朱全忠听说刘季述等人被杀，就把程岩的双脚折断，戴上刑具解送到京师长安，连同刘希度、李奉本等，都在闹市上处死，朱全忠因此越发看重李振。

庚寅，以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姓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赐姓李，并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俱留宿卫，十日乃出还家，赏赐倾府库，时人谓之"三使相"。

庚寅（初六），朝廷任命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姓名为李继诲，任命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姓李，并为同平章事；与李继昭都留在宫中直宿警卫，十天才出宫回家休息一日，并尽国库所有赏赐他们，当时人称他们为"三使相"。

癸巳，进朱全忠爵东平王。

癸巳（初九），朱全忠进爵为东平王。

[2]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枢密使侍侧，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桡权乱政。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

臣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赐两军副使李师度、徐彦孙自尽，皆刘季述之党也。

[2]丙午（二十二日），昭宗颁布敕书：“近年来宰相在延英殿奏陈事情，枢密使在帝侍立，争论不休；出来后，又说皇上旨意尚未允准，又有更改变动，篡权乱政。自今以后，依照大中年间的旧制，等到宰相奏事完毕，枢密使才能进殿接受公事。”赐令左、右两军副使李师度、徐彦孙自尽，因为他们都是刘季述的党羽。

[3]凤翔、彰义节度使李茂贞来朝；加茂贞守尚书令，兼侍中，进爵岐王。

[3]凤翔、彰义节度使李茂贞前来入朝；朝廷加封李茂贞守尚书令，兼任侍中，并进爵为岐王。

刘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崔胤、陆上言：“祸乱之兴，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军，主右军，则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犹豫两日未决。李茂贞闻之，怒曰：”崔胤夺军权未得，已欲翦灭诸侯！”上召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谋之，皆曰：“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若属南司，必多所变更，不若归之北司为便。”上乃谓胤、曰：“将士意不欲属文臣，卿曹勿坚求。”于是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中尉。全诲，亦前凤翔监军也。又征前枢密使致仕严遵美为两军中尉、观军容处置使。遵美曰：“一军犹不可为，况两军乎！”固辞不起。以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

刘季述、王仲先已死，崔胤、陆向昭宗进言说：“祸乱的发生，都是由于宦官主管军队。请救皇上让胤主管左军，陆主管右军，这样，诸侯就不敢侵犯欺负，朝廷就尊崇了。”昭宗犹豫了二天，没有作出决断。李茂贞听说这件事，勃然大怒说：“崔胤夺军权没有得到，已经想要消灭诸侯了！”昭宗召集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商量，都说：“我等数世在军队中任职，没有听说过书生担任军队的主帅，如果把军队隶属于南司，一定会有很多变易更张，不如把军队归北司掌管较为方便。”昭宗于是对崔胤、陆说：“将士们的意见不愿隶属于文臣，卿等不要再坚决要求了。”于是，昭宗任命枢密使韩全诲左军中尉，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右军中尉。韩全诲为左军中尉，凤翔监军。朝廷又征召告老在家的前枢密使严遵美为左、右两军中尉、观军容处置使。严遵

美说："一军况且不能掌管，何况两军呢！"坚决辞谢不出。朝廷任命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

李茂贞辞还镇。崔胤以宦官典兵，终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讽茂贞留兵三千于京师，充宿卫，以茂贞假子继筠将之。左谏议大夫万年韩以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曰："始者何为召之邪？"胤无以应。曰："留此兵则家国两危，不留则家国两安。"胤不从。

李茂贞告辞返回镇所。崔胤认为宦官主管军队，终究是身边的祸患，想用藩镇的军队遏制他们，就婉言劝说李茂贞在京师留驻三千军队，充任皇宫的宿值警卫，由李茂贞的养子李继筠率领。左谏议大夫万年人韩认为这样做不行，崔胤说："士兵自己不肯回去，不是我挽留他们。"韩说："开始为什么召请李茂贞前来京师呢？"崔胤没法回答。韩又说："留下这些军队，家庭和国家都有危险，不留下这些军队，家庭和国家都会平安。"崔胤不从。

[4]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东，己亥，召诸将谓曰："王珂驽材，恃太原自骄汰。吾今断长蛇之腰，诸群为我以一绳缚之！"庚子，遣张存敬将兵三万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以袭之，全忠以中军继其后；戊申，存敬至绛州。晋、绛不意其至，皆无守备，庚戌，绛州刺史陶建钊降之；壬子，晋州刺史张汉瑜降之。全忠遣其将侯言守晋州，何守降州，屯兵二万以扼河东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关，急赐诏和解之；全忠不从。

[4]朱全忠已经降服河北，想要先夺取河中来控制河东，己亥（十五日）召集属下诸将说道："王珂是个才能平庸的人，仗恃太原李克用是他的岳丈，骄横奢侈。我现在要攻取河中，砍断长蛇的腰，诸位替我用一根绳索把它捆绑起来！"庚子（十六日），朱全忠派遣张存敬率领三万大军，自汜水渡过黄河，从含山路进发袭击河中，朱全忠统率中军跟在后面。戊申（二十四日），张存敬率领大军抵达绛州。绛州刺史陶建钊、晋州刺史张汉瑜没想到张存敬率军突然来到，都没有防守戒备，遂于庚戌（二十六日）、壬子（二十八日）相继投降。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侯言留守晋州，何留守绛州，驻军二万，用来把守河东李克用增援军队的通行道路。朝廷恐怕朱全忠的军队向西攻入潼关，急忙颁赐诏书，调解他们重归和好，朱全忠不从。

珂遣间使告急于李克用，道路相继，克用以汴兵先据晋、绛，后不得进。珂妻遗李克用书曰：“儿旦暮为俘虏，大人何忍不救！”克用报曰：“今贼兵塞晋、绛，众寡不敌，进则与汝两亡，不若与王郎举族归朝。”珂又遗李茂贞书，言：“天子新返正，诏藩镇无得相攻，同奖王室。今朱公不顾诏命，首兴兵相加，其心可见。河中若亡，则同华、、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势必然矣。公宜亟帅关中诸镇兵，固守潼关，赴救河中。仆自知不武，愿于公西偏授一小镇，此地请公有之。关中安危，国祚修短，系公此举，愿审思之！“茂贞素无远图，不报。

王珂连续派遣密使向李克用告急求救，使者在路上接连不断；李克用由于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先已占据了晋州、绛州，援兵不能前进。王珂的妻子李氏送信给李克用说：”女儿早晚就要成为俘虏了，父亲大人怎么忍心不来援救！”李克用回信说：“现在贼兵已经堵塞晋州、绛州，我兵寡不敌众，前进就要与你同归于尽，不如与王郎带领合族回到朝廷来。”王珂又送信给李茂贞，说：“天子刚恢复君位，诏命藩镇不得互相攻杀，共同辅助朝廷。现在朱公不顾天子的命令，首先发兵攻击在下，他的心思用意可以想见。河中如果沦亡了，那么，同华、州、岐州就都不能自保了。这样，天子的政权拱手给予朱全忠，就势所必然了。您应当赶快统帅关中各藩镇的军队，坚决守卫潼关，前去援救河中。在下自知不勇武，情愿在您的西边给予一个小镇，此地请归您所有。关中的安危，国运的长短，全仰赖您此举了，希望详慎考虑！”李茂贞向来没有长远的计划，没有答复。

[5]二月，甲寅朔，河东将李嗣昭攻泽州，拔之。

[5]二月甲寅朔（初一），河东大将李嗣昭攻打泽州，将泽州攻克。

乙卯，张存敬引兵发晋州；己未，至河中，遂围之。王珂势穷，将奔京师，而人心离贰，会浮梁坏，流澌塞河，舟行甚难，珂挈其族数百欲夜登舟，亲谕守城者，皆不应。牙将刘训曰：“今人情扰扰，若夜出涉河，必争舟纷乱，一夫作难，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图向背。”珂从之。壬戌，珂植白幡于城隅，遣使以牌印请降于存敬。存敬请开城，珂曰：“吾于朱公有家世事分，请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从之，且使走白全忠。

乙卯（初二），张存敬率领大军从晋州出发，己未（初六）到达河中，就把城池包围了起来。王珂处境危急，将要逃奔京师，但人心离散，恰巧浮桥坏了，流水堵塞了黄河，船行非常困难。王珂携带亲族数百人，想要乘夜上船渡河逃走，亲自告诉守城将士，都不答应。牙将刘训说："现在人情纷扰骚动，如果夜里出城渡河，一定争抢上船，出现混乱，一人作乱，事情就难以预料了。不如暂且向张存敬表示投诚，慢慢考虑归顺还是反抗。"王珂听从了刘训的主意。壬戌（初九），王珂在城角竖起白旗，派遣使者拿着牌印向张存敬请求投降。张存敬请王珂打开城门，王珂说："我对于朱公有家世亲谊情分，请您退却，等候朱公到了，我自然把城池给予他。"张存敬依从了王珂，并且派人前去禀告朱全忠。

乙丑，全忠至洛，闻之喜，驰往赴之；戊辰，至虞乡，先哭于重荣之墓，尽哀；河中人皆悦。珂欲面缚牵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师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仆异日何以见舅于九泉！"乃以常礼出迎，握手歔，联辔入城。全忠表张存敬为护国军留后，王珂举族迁于大梁，其后全忠遣珂入朝，遣入杀之于华州。全忠闻张夫人疾亟，遽自河中东归。

乙丑（十二日），朱全忠到达洛阳，听说王珂等他前去受降非常欢喜，就驰往河中赴王珂之约。戊辰（十五日），朱全忠到了虞乡，先到王珂之父王重荣的墓前哭奠，竭尽哀恸，河中人都很喜悦。王珂想要反绑双手牵羊出城迎接，朱全忠急忙派人阻止他，说："太师舅父的恩情怎能忘记！公子您这样做，使我日后在九泉之下怎么见舅父！"于是，王珂以常礼出城迎接朱全忠，二人握手叹息，然后并驾进城。朱全忠上表请以张存敬为护国军留后，并将王珂全族迁往大梁。其后，朱全忠派遣王珂进京入朝，又派人在华州将他杀死。朱全忠听说妻子张夫人病危，急忙从河中向东返回。

李克用遣使以重币请修好于全忠；全忠虽遣使报，而忿其书辞蹇傲，决欲攻之。

李克用派遣使者给朱全忠送去厚礼，请求重归和好。朱全忠虽然派遣使者前去答复，但是忿恨李克用的书信词语傲慢，决定要派兵去攻打他。

[6]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裴枢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溥，正雅之从孙也，常在崔胤幕府，故胤引之。

[6]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吏部侍郎裴枢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王溥是王正雅的从孙，常在崔胤的幕府行走，所以崔胤引荐他。

[7]赠谥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

[7]朝廷给被宦官杀害了的睦王李倚追曾谥号，称为恭哀太子。

[8]加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并兼侍中。

[8]朝廷加封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兼任侍中。

[9]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氏叔琮等将兵五万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将张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从周以兖、郓兵会成德兵入自土门，州刺史张归厚入自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入自飞狐，权知晋州侯言以慈、隰、晋、绛兵入自阴地。叔琮入天井关，进军昂车。辛亥，沁州刺史蔡训以城降。河东都将盖璋诣侯言降，即令权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泽州，李存璋弃城走。叔琮进攻潞州，昭义节度使孟迁降之。河东屯将李审建、王周将步军一万、骑二千诣叔琮降；叔琮进趣晋阳。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会关，营于洞涡驿。张归厚引兵至辽州，丁巳，辽州刺史张鄂降。别将白奉国会成德兵自进陉入，已未，拔承天军，与叔琮烽火相应。

[9]三月，癸未朔（初一），朱全忠从河中回到大梁。癸卯（二十一日），朱全忠派遣氏叔琮率兵五万前去攻打李克用，从太行山进军，魏博都将张文恭从磁州新口进军，葛从周率领兖州、郓州军队会同成德军队从土门进军，州刺史张归厚率军从马岭进军，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率军从飞狐进军，暂为晋州刺史侯言率领慈州、隰州、晋州、绛州军队从阴地关进军。氏叔琮入天井关，向泽州昂车关进军。辛亥（二十九日），沁州刺史蔡诃献城投降。河东都将盖玮向侯言投降，就令他暂为沁州刺史。壬子（三十日），氏叔琮攻克泽州，刺史李存璋弃城逃走。氏叔琮进攻潞州，昭义节度使孟迁投降。河东驻军将领李审建、王周率领步军一万、骑兵一千向氏叔琮投降，氏叔琮率领大军进赴晋阳。夏季，四月乙卯（初三），氏叔琮率军出石会关，在洞涡驿扎营。州刺史张归厚率领军队到达辽州，丁巳（初五），辽州刺

史张鄂归降。别将白奉国会同成德军队自井陉攻入，已未（初七）攻克承天军，与氏叔琮的军队烽火相呼应。

[10]甲戌，上谒太庙；丁丑，赦天下，改元。雪王涯等十七家。

[10]甲戌（二十三日），唐昭宗到太庙拜谒。丁丑（二十五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复，朝廷为王涯等十七家平反昭雪。

[11]初，杨复恭为中尉，借度支卖曲一年之利以赡两军，自是不复肯归。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听酤者自造曲，但月输榷酤钱；两军先所造曲，趣令减价卖之，过七月无得复卖。

[11]当初，杨复恭任中尉，借用度支使卖酒曲一年所得的利润来供给左右两军的需用，从此不再愿意归还。至此，崔胤起草赦免文告，想要裁抑宦官，听任卖酒的人自己制造酒曲，只是每月交纳卖酒税；左右两军先前所造酒曲，促令减价卖掉，过了七月不能再卖。

[12]东川节度使王宗涤以疾求代，王建表马步使王宗裕为留后。

[12]东川节度使王宗涤因为患病请求派人替代，西川节度使王建上表请以马步使王宗裕为留后。

[13]氏叔琮等引兵抵晋阳城下，数挑战，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备御，不遑饮食。时大雨积旬，城多颓坏，随加完补。河东将李嗣昭、李嗣源凿暗门，夜出攻汴垒，屡有杀获；李存进败汴军于洞涡。时汴军既众，刍粮不给，久雨，士卒虐利，全忠乃召兵还。五月，叔琮等自石会关归，诸道军亦退。河东将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蹑之，杀获甚众。先是，汾州刺史李塘举州附于汴军，克用遣其将李存审攻之，三日而拔，执瑭，斩之。氏叔琮过上党，孟迁挈族随之南徙。朱全忠遣丁会代守潞州。

[13]氏叔琮等率领大军抵达晋阳城下，多次叫阵挑战，城内军民非常恐慌。李克用登城戒备守御，来不及喝水吃饭 。当时连续下了十来天大雨，城墙多处坍塌毁坏，李克用命令随时加以垒砌修补。河东将领李嗣昭、李嗣源从城内挖凿暗门密道，乘夜冲击攻袭氏叔琮军队的营垒，屡次袭击都有杀伤俘获。同时，李存进也在洞涡驿打败汴州军队。当时，攻打晋阳的汴州军队众多，粮草供给不足，又长时间下雨，兵士患疟疾拉痢，朱全忠于是把军队召回。五月，氏叔琮等率军由石会关返回，其他各道军队也都退师。河东将领周德威、李嗣昭率领五千精锐骑兵跟踪追击，杀伤俘获汴州军队很多。原先，汾州刺史

李瑭以全州归附汴州军队，这时，李克用派遣他的部将李存审率兵攻打李瑭，三天攻克汾州，逮住李瑭，把他斩首。氏叔琮经过上党，孟迁带领全族人口跟随南迁。于是，朱全忠派遣丁会代守潞州。

[14]朱全忠奏乞除河中节度使，而讽吏民请已为帅；癸卯，以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

[14]朱全忠奏请任命河中节度使，同时暗示官吏百姓请让自己为主帅。癸卯（二十二日），朝廷任命朱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

[15]已酉，加镇海、镇东节度使钱守侍中。

[15]已酉（二十八日），朝廷加封镇海、镇东节度使钱为侍中。

[16]崔胤之罢两军卖曲也，并近镇亦禁之。李茂贞惜其利，表乞入朝论奏，韩全诲请许之。茂贞至京师，全诲深与相结。崔胤始惧，阴厚朱全忠益甚，与茂贞为仇敌矣。

[16]崔胤在停止左右两军卖酒曲的时候，连同附近各藩镇的专卖权利也禁止了。凤翔、彰义节度使李茂贞舍不得卖酒曲的利益，上表恳求入朝论奏。左军中尉韩全诲请求允许他进京。李茂贞到京师，韩全诲与他深相交结。崔胤这才害怕起来，暗中对朱全忠更加推重厚待，与李茂贞成为仇敌。

[17]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中书令。

[17]朝廷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任中书令。

[18]六月，癸亥，朱全忠如河中。

[18]六月癸亥（十三日），朱全忠前往河中。

[19]上之返正也，中书舍人令狐涣、给事中韩皆预其谋，故擢为翰林学士，数召对，访以机密。涣，之子也。时上悉以军国事委崔胤，每奏事，上与之从容，或至然烛。宦官畏之侧目，皆咨胤而后行。胤志欲尽除之，韩屡谏曰：“事禁太甚。此辈亦不可全无，恐其党迫切，更生他变。”胤不从。丁卯，上独召，问曰：“敕使中为恶者如林，何以处之？”对曰：“东内之变，敕使谁非同恶！处之当在正旦，今已失其时矣。”上曰：“当是时，卿何不为崔胤言之？”对曰：“臣见陛下诏书云，‘自刘季述等四家之外，其余一无所问。’夫人主所重，莫大于信，既不此诏，则守之宜坚；若复戮一人，则人人惧死矣。然后来所

去者已为不少，此其所以汹汹不安也。陛下不若择其尤无良者数人，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后抚谕其余曰：‘吾恐尔曹谓吾心有所贮，自今可无疑矣。’乃择其忠厚者使为之长。其徒有善则奖之，有罪则惩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万数，岂可尽诛邪！夫帝王之道，当以重厚镇之，公正御之，至于琐细机巧，此机生则彼机应矣，终不能成大功，所谓理丝而棼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权，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权，则事无不可为者矣。”上深以为然，曰：“此事终以属卿。”

[19]唐昭宗归复君位中书舍人令狐涣、给事中韩都参预密谋，所以都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并多次召见问答，谘询机密大事。令狐涣是唐宣宗时宰相令狐的儿子。当时，昭宗把军国政务全都委任崔胤办理，每次奏陈事情，唐昭宗与他从容商量，有时直到天黑点燃蜡烛的时候，宦官害怕崔胤不敢正视他，凡事先询问崔胤以后，再去办理。崔胤立志要把宦官全部除掉，韩屡次直言规劝，说：“事情禁忌做得太过份。宦官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恐怕他们的同党被迫过深，再生出其他变故。”崔胤不听韩的劝告。丁卯（十七日），唐昭宗单独召见韩，问道：“宦官敕使之中做坏事的像林木一样多，用什么办法处置他们？”韩答道：“东宫之变，这些人中哪一个不是同恶相济！处置他们应当在元旦诛杀刘季述等人的时候，现在已经失去惩治他们的时机了。”昭宗说：“当时，爱卿为什么不向崔胤说呢？”韩答道：“我见陛下的诏书说：‘自刘季述等四家之外，其余的人一个也不问罪。’对皇上来说，最重要的莫大于信誉，既然已经颁布这样的诏书，就应该坚决遵守；如果再杀一个，就人人自危了。可是后来除去的人已经不少了，这就是他们所以吵嚷不安的原因。陛下不如挑选他们之中尤为不善的几个人，明白宣示他们的罪行，依法惩治，然后安抚晓谕其余的人说：‘我担心你们说我怀恨在心，从今天开始可以没有疑虑了。’于是选择那些忠厚老实的人担任他们的头领。其余众人有善行的就奖励，有罪过的就惩罚，这样就全都各自相安无事了。现在宦官在官府和私家的有数万人，哪里能够全部杀死呢！陛下对待的办法，应当是用优厚待遇安定他们，用公正无私驾驭他们，至于琐细机巧之举，此生彼应，终究不能成就大功业，这就是所谓理丝反而更加纷乱。况且现在朝廷的权力，分散在四方藩镇手中；如果能够先收回这些权力，那么，事情就没有不可以办的了。”昭宗深以韩所讲为然，说：“这件事终究要交付卿来办理。”

[20]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周德威将兵出阴地关，攻隰州，刺史唐礼降之；进攻慈州，刺史张瑰降之。

[20]李克用派遣他的部将李嗣昭、周德威率领军队出阴地关，攻打隰州，刺史唐礼投降；进攻慈州，刺史张投降。

[21]闰月，以河阳节度使丁会为昭义节度使，孟迁为河阳节度使，从朱全忠之请也。

[21] 闰六月，朝廷采纳了朱全忠的请求，任命河阳节度使丁会为昭义节度使，任命孟迁为河阳节度使。

[22]道士杜从法以妖妄诱昌、普、合三州民作乱，王建遣行营兵马使王宗黯将兵三万会东川、武信兵讨之。宗黯，即吉谏也。

[22]道士杜从法用妖法妄言诱使昌州、普州、合州的百姓起事，西川节度使王建派遣行营兵马使王宗黯统率三万兵马会同东川、武信的军队前入征讨。王宗黯就是王吉谏。

[23]崔胤请上尽诛宦官，但以宫人掌内诸司事；宦官属耳，颇闻之，韩全诲等涕泣求哀于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闻，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书者数人，内之宫中，阴令察其事，尽得胤密谋，上不之觉也。全诲等大惧，每宴聚，流涕相决别，日夜谋所去胤之术。胤时领三司使，全诲等教禁军对上喧噪，诉胤灭损冬衣；上不得已，解胤盐铁使。

[23]崔胤奏请昭宗把宦官全部处死，只用宫人掌管内廷各司的事务。宦官耳闻，听到了一些，韩全诲等哭泣着向昭宗乞求哀怜。昭宗于是指示崔胤，“有事要密封奏疏报告，不要口奏”。宦官寻找识字的美女数人送进内宫，暗中叫她们侦察刺探这件事，全部掌握了崔胤的秘密计划，昭宗却没有觉察到。韩全诲等知道崔胤的计划后非常害怕，每次宴饮聚会，都流着眼泪相互诀别，日夜谋划能够除去崔胤的办法。崔胤当时兼任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使，韩全诲等教唆警卫宫禁的军队向唐昭宗喧哗叫嚷，申诉崔胤减少将士的冬季衣服。唐昭宗无可奈何，只得解除崔胤的盐铁使职务。

时朱全忠、李茂贞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东都，茂贞欲上幸凤翔。胤知谋泄，事急，遗朱全忠书，称被密诏，令全忠以兵迎车驾，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图，而凤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

不速来，必成罪人，岂惟功为他人所有，且见征计矣！”全忠得书，秋，七月，甲寅，遽归大梁发兵。

其时，朱全忠、李茂贞各有挟制天子以号令诸侯的意图，朱全忠想要唐昭宗驾临东都洛阳，李茂贞想要唐昭宗驾临凤翔。崔胤知道谋杀宦官的计划已经泄露，事情急迫，就送信给朱全忠，假称奉有秘密诏书，令朱全忠派遣军队迎接皇上车驾，并且说：“前次恢复皇上君位都是您朱公的妙计，可是李茂贞先进京入朝夺取其功。这次您再不立即来京，必定成为有罪之人，岂止功劳为他人所有，并且要被征讨了！”朱全忠收到书信，秋季，七月，甲寅（初五），急忙回大梁发兵。

[24]西川龙台镇使王宗侃等讨杜从法，平之。

[24]西川龙台镇使王宗侃等讨伐道士杜从法，平定叛乱。

[25]八月，甲申，上问韩曰：“闻陆不乐吾返正，正旦易服，乘小马出启夏门，有诸？”对曰：“返正之谋，独臣与崔胤辈数人知之，不知也。一旦忽闻宫中有变，人情能不惊骇！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责其为宰相无死难之志则可也，至于不乐返正，恐出谗人之口，愿陛下察之！”上乃止。

[25]八月，甲申（初五），昭宗问韩：“听说陆不乐意恢复君位，在元旦那天换了衣服，骑着小马出了启夏门，有这件事吗？”韩回答说：“恢复君位的计划，只有我与崔胤几个人知道，陆不知道。一旦忽然听说宫中有变故，人之常情岂能不惊慌害怕！换了衣服逃跑躲避，有什么妨碍呢！陛下责备他身为宰相没有遇难挺身而死的志气是可以的，至于说他不乐意皇上恢复君位，恐怕出自谗佞小人之口，希望陛下明察！”昭宗这才停止了查究。

韩全诲等惧诛，谋以兵制上，乃与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李继筠深相结；继昭独不肯从。他日，上问韩：“外间何所闻？”对曰：“惟闻敕使忧惧，与功臣及继筠交结，将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虚矣。比日继诲、彦弼辈语渐倔强，令人难耐。令狐涣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诲等于内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对曰：“如此则彼凶悖益甚。”上曰：“为之奈何？”对曰：“独有显罪数人，速加窜逐，余者许其自新，庶几可息。若一无所问，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贮，益不自安，事终未了耳。”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党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监军，或黜守诸陵，皆不行，上无如之何。

韩全诲等害怕被杀，密谋用武力挟制昭宗，于是与李继昭、李继海、李彦弼、李继筠深相交结，只有李继昭不肯依从。一天，昭宗问韩："外边听到了什么吗？"韩答道："只听说宦官们担扰害怕，与功臣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及李继筠交结，将要招致不安，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果真这样呢。"昭宗说："这事不假哩！近日李继海、李彦弼等说话逐渐固执强硬，令人难以忍耐。令狐涣想要朕在内殿召见崔胤及韩全诲等人，摆酒使他们和解，怎么样？"韩答道："这样做，韩全诲他们就会更加凶恶狂悖了。"昭宗说："拿他们怎么办呢？"韩答道："只有公开治几个人的罪，迅速将他们放逐，其余的人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也许还可以平息。如果一个也不问罪，韩全诲他们一定知道陛下怀恨在心，更加不能自己相安，事情终究没有了结。"昭宗说："好！"过了不久，宦官自恃党援已经结成，逐渐不遵诏令。昭宗或者把他派出去作监军，或者把他贬斥去守陵寝，都不去，昭宗也无可奈何。

[26]或告杨行密云，钱为盗所杀。行密遣步军都指挥使李神福等将兵取杭州，两浙将顾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26]有人告诉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说，镇海节度使钱被盗贼杀死。杨行密派遣步军都指挥使李神福等率兵攻取杭州，两浙将领顾全武等扎列八个营寨进行抗拒。

[27]九月，癸丑，上急召韩，谓曰："闻全忠欲来除君侧之恶，大是尽忠，然须令与茂贞共其功；若两帅交争，则事危矣。卿为我语崔胤，速飞书两镇，使相与合谋，则善矣。"壬戌，上又谓曰："继诲、彦弼辈骄横益甚，累日前与继筠同入，辄于殿东令小儿歌以侑酒，令人惊骇。"对曰："臣必知其然；兹事失之于初。当正旦立功之时，但应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应听其出入禁中。此辈素无知识，数求入对，或僭易荐人，稍有不从，则生怨望；况惟知嗜利，为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卫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卫兵相与为一，将若之何！汴兵若来，必与岐兵斗于阙下，臣窃寒心。"上但愀然忧沮而已。

[27]九月癸丑（初五），昭宗紧急召见韩，对他说："听说朱全忠想要来京师清除朕身边的恶人，确是竭尽忠诚，但是必须叫他与李茂贞同举此功。如果他们二帅相互争半，那么事情就危险了。卿替我告诉崔胤，立即飞速送信给朱全忠和李茂贞，使他们共同策划，那就好

了。”壬戌（十四日）昭宗又对韩说：“李继海、李彦弼等骄傲专横得更加厉害，多日以前与李继筠到内宫来，就在殿东令宫中杂役唱歌劝酒，令人惊慌害怕。”韩答道：“我知道他们必然会这样。这件事失策在当初。当元旦他们立功的时候，只应该用官爵、田宅、金帛酬劳他们，不应该听任他们出入宫禁。这帮人向来没有知识，屡次要求入朝奏对，有的僭越更改荐举人选，稍有不从，就生怨恨；况且只知道贪财，被宦官用厚利雇佣收买，致使他们这样了。崔胤原来留下卫兵，是要用来遏制宦官，现在宦官、卫兵相互结为一体，将怎么办呢！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如果到京师长安来，一定会与李茂贞的岐州军队在宫前争斗，我暗中失望痛心。”唐昭宗只能忧愁沮丧而已。

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举兵发大梁。

冬季，十月，戊戌（二十日），朱全忠率领大军从大梁出发，前往京师长安。

[28]李神福与顾全武相拒久之，神福获杭俘，使出入卧内。神福谓诸将曰：“杭兵尚强，我师且当夜还。”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为殿，使行营都尉吕师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轻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师造夹击，大破之，斩首五千级，生擒全武。钱闻之，惊泣曰：“丧我良将！”神福进攻临安；两浙将秦昶帅众三千降之。

[28]李神福与顾全武两军相拒很久，李神福获杭州俘虏，使他出入卧室。李神福对属下诸将说：“杭州军队还很强大，我军暂且在今夜撤退。”杭州俘虏逃走报告顾全武，李神武命令不要追赶。傍晚李神福派遣老弱残兵先行撤走，自己殿后，并令行营都尉吕师造率领精锐部队埋伏在青山下。顾全武向来瞧不起李神福，率军追赶；李神福、吕师造两军前后夹击，大败顾全武的军队，斩杀五千人，活捉顾全武。钱听到这个消息，又吃惊又痛心，流着泪说：“我的良将丧失了！”李神福进攻临安，两浙将领秦昶率领三千军队投降李神福。

[29]韩全诲闻朱全忠将至，丁酉，令李继筠、李彦弼等勒兵劫上，请幸凤翔，宫禁诸门皆增兵防守，人及文书出入搜阅甚严。上遣人密赐崔胤御札，言皆凄怆，末云：“我为宗社大计，势须西行，卿等但东行也。惆怅，惆怅！”

[29]韩全诲听说朱全忠针要到达，丁酉（十九日）命令李继筠、李彦弼等率领卫兵劫持唐昭宗，强请驾临凤翔，并增兵防守皇宫各门，人及文书出入搜查检阅非常严格。昭宗派人秘密地给崔胤送去亲笔书信，言语都很凄凉，末尾说：“我为了宗庙社稷的大计，势必西去凤翔，卿等只管东行。惆怅！惆怅！”

戊戌，上遣赵国夫人出语韩：“朝来彦弼辈无礼极甚，欲召卿对，其势未可。”且言：“上与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学士不复得对矣。

戊戌（二十日），唐昭宗派遣赵国夫人出宫到翰林院告诉韩：“早晨以来，李彦弼等无礼之极，想要召卿入宫答对，形势不许可了。”并且说：“皇上与皇后只是相对哭泣。”从此翰林学士不再能进宫应对了。

癸卯，韩全诲等令上入阁召百官，追寝正月丙午赦书，悉如咸通以来近例。是日，开延英，全诲等即侍侧，同议政事。

癸卯（二十五日），韩全诲等命令唐昭宗入阁召见百官，宣布停止执行正月丙午（二十二日）颁布的赦书，完全恢复咸通以来“宰臣奏事，枢密使侍侧”的近例。当天，打开延英殿，韩全诲等在旁侍立，共同商议政事。

丁未，神策都指挥使李继筠遣部兵掠内库宝货、帷帐、法物，韩全诲遣人密送诸王、宫人先之凤翔。

丁未（二十九日），神策都指挥使李继筠派遣属下兵士虏掠内廷仓库的珍宝财货、帷帐、皇帝车驾礼器，韩全诲派人秘密送诸王、宫人先往凤翔。

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请车驾幸东都，京城大骇，士民亡窜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阙前寂夫人。

戊申（三十日），朱全忠到河中，上表章请昭宗大驾去东都洛阳，京城大惧，士民逃往山谷之中。这日，文武百官都不入朝，宫门前寂静无人。

十一月，乙酉朔，李继筠等勒兵阙下，禁人出入，诸军大掠。士民衣纸及布襦者，满街极目。韩建以幕僚司马邺知匡国留后。朱全忠引四镇兵七万趣同州，邺迎降。

十一月，已酉朔（初一），李继筠等领兵在宫门之下，禁止人出入，诸军大肆虏掠。士民穿纸短布衣的，满街都是，望不到边。韩建以幕僚司马邺主持匡国留后。朱全忠带领四镇的七万军队，奔赴同州，司马邺开城迎降。

30韩全诲等以李继昭不与之同，遏绝不令见上。时崔胤居第在开化坊，继昭帅所部六十余人及关东诸道兵在京师者共守卫之；百官及士民避乱者，皆往依之。庚戌，上遣供奉官张绍孙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辞不至。

30韩全诲等因李继昭不与他们共同行事，就阻止他不准见唐昭宗。当时，崔胤的府第在开化坊，李继昭率领属下六千余人及关东各道在京师的军队共同守卫着，百官及士民中避乱的都前往依附。庚戌（初二），唐昭宗遣供奉官张绍孙召集文武百官，崔胤等都上表辞却不到。

壬子，韩全诲等陈兵殿前，言于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师，欲劫天子幸洛阳，求传禅；臣等请奉陛下幸凤翔，收兵拒之。"上不许，杖剑登乞巧楼。全诲等逼上下楼，上行才及寿春殿，李彦弼已于御院纵火。是日冬至，上独坐思政殿，翘一足，一足蹋阑干，庭无群臣，旁无侍者。顷之，不得已，与皇后、妃嫔、诸王百余人皆上马，恸哭声不绝，出门，回顾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县。

壬子（初四），韩全诲等在殿前布置军队，向唐昭宗说："朱全忠率大军进副京师，想要劫持天子前往洛阳，要求在把帝位禅让给他。我等请求陛下驾临凤翔，收集军队进行抵抗。"唐昭宗不允许，持剑登乞巧楼。韩全诲等逼迫唐昭宗下楼，唐昭宗刚走到寿春殿，李彦弼已经在后院放火。这天是冬至，唐昭宗独自坐在思政殿，翘着一只脚，另一只脚踏着栏杆，院里没有文武官员，旁边没有侍奉之人。过了一会儿，不得已，与皇后、妃嫔、诸王等百余人全都上马，恸哭之声不停，出门回顾宫中，已是大火熊熊燃烧。这天晚上，在县住宿。

朱全忠遣司马邺入华州，谓韩建曰："公不早知过自归，又烦此军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韩建遣节度副使李巨川请降，献银三万两助军；全忠乃西南趣赤水。

朱全忠派遣司马邺入华州，对韩建说："您不能早知过错自己归降，又要烦劳这支军队稍稍滞留城下了。"这一天，朱全忠自故市领兵

南渡渭河，韩建派遣节度副使李巨川请求归降，进献白银三万两资助军需，朱全忠于是率领军队向西南奔赴赤水。

癸丑，李茂贞迎车驾于田家，上下马慰接之。甲寅，车驾至；乙卯，留一日。

癸丑（初五），李茂贞在田家迎接车驾，唐昭宗下马慰问接待。甲寅（初六），唐昭宗的车驾到，乙卯（初七），留住一日。

朱全忠至零口西，闻车驾西幸，与僚佐议，复引兵还赤水。左仆射致仕张浚说全忠曰："韩建，茂贞之党，不先取之，必为后患。"全忠闻建有表劝天子幸凤翔，乃引兵副其城。建单骑迎谒，全忠责之，对曰："建目不知书，凡表章书檄，皆李巨川所为。"全忠以巨川常为建画策，斩之军门。谓建曰："公许人，可即往衣锦。"丁巳，以建为忠武节度使，理陈州，以兵援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权知华州，徙忠武节度使赵为匡国节度使。车驾之在华州也，商贾辐凑，韩建重征之，二年，得钱九百万缗。至是，全忠尽取之。

朱全忠到达零口西边，听说唐昭宗西行，与僚佐商议，又率兵回赤水。退休家居的左仆射张浚劝告朱全忠说："韩建是李茂贞的同党，不先攻取他，必为后患。"朱全忠听说韩建有表章劝说唐昭宗驾临凤翔，于是率军副近华州。韩建单骑迎接拜竭，朱全忠责问他，韩建回答说："韩建目不识丁，凡表章书檄，都是李巨川所为。"朱全忠以李巨川常为韩建运筹策划，将他在军门斩首。朱全忠又对韩建说："公是许州人，可以立即衣锦还乡了。"丁巳（初九），朱全忠以韩建担任忠武节度使，驻守陈州，并派兵护送赴任。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权为华州刺史，调任忠武节度使赵为匡国节度使。乾宁三年、四年唐昭宗在华州的时候，商贾集聚，韩建重征税额，二年得钱九百万缗。到这个时候，朱全忠全部取为已有。

是时京师无天子，行在无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师卢渥等二百余人列状请朱全忠西迎车驾，又使王溥至赤水见全忠计事。全忠复书曰："进则惧胁君之谤，退则怀负国之惭；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发赤水。

这时候，京城里没有皇帝。皇帝所到之处没有宰相。崔胤让太子太师卢渥等二百余人列状请朱全忠西迎昭宗，又派遣王溥到赤水见朱全忠商议迎驾事宜。朱全忠复信说："前进怕胁迫君王之谤毁，后退又怀

辜负国家之羞愧。然而不敢不努力。”戊午（初十），朱全忠从赤水出发。

[31]辛酉，以兵部侍郎卢光启权句当中书事。车驾留岐山三日，壬戌，至凤翔。

[31]辛酉（十三日），以兵部侍郎卢光启暂时办理中书事务。唐昭宗留居岐山三日，壬戌（十四日），到达凤翔。

[32]朱全忠至长安，宰相帅百官班迎于长乐坡；明日行，复班辞于临皋驿。全忠赏李继昭之功，初令权知匡国留后，复留为两街制置使，赐与甚厚；继昭尽献其兵八千人。

[32]朱全忠到长安，宰相带领文武百官列队在长乐坡迎接。第二天，朱全忠西行，崔胤率文武百官又在临泉驿列队送别。朱全忠赏识李继昭保卫崔胤及文武百官之功，起初让他暂时主持匡国留后，然后又留为两街制置使，赏赐很多。李继昭全部献出他属下的将士八千人。

全忠使判官李择、裴铸入奏事，称：“奉密诏及得崔胤书，令臣将兵入朝。”韩全诲等矫诏答以：“朕避灾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诏皆崔胤诈为之，卿宜敛兵归保土宇。”茂贞遣其将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将康怀贞击破之。

朱全忠派遣羞官李择、裴铸入凤翔奏事，称：“奉到秘密诏令及接崔胤书信，命令我带领军队进京朝见。”韩全诲等假传诏令回答说：“朕避灾到这里，不是被宦官劫持。秘密诏令都是崔胤假托的，卿应该收兵回师，保卫属地的田宅领土。”李茂贞派遣他的部将符道昭驻守武功，抗拒朱全忠。癸亥（十五日），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率军攻破武功。

[33]丁卯，以卢光启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机务。

[33]丁卯（十九日），卢光启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机务。

[34]戊辰，朱全忠至凤翔，军于城东。李茂贞登城谓曰：“天子避灾，非臣不无礼；谗人误公至此。”全忠报曰：“韩全诲劫迁天子，今来问罪，迎扈还宫。岐王苟不预谋，何烦陈谕！”上屡诏全忠还镇，全忠乃拜表奉辞。辛未，移兵北趣州。

[34]戊辰（二十日），朱全忠率兵抵达凤翔，在城东驻扎。李茂贞登上城楼，对城外的朱全忠说："天子避灾来到这里，并非臣下无礼劫持来的。说坏话的人误你前来。"朱全忠答复说："韩全诲劫迁天子，我今来问罪，迎接扈从天子回宫。岐王如果没有参预策划，何烦陈说表白！"昭宗屡次诏令朱全忠返回镇所，朱全忠于是上表受命。辛未（二十三日），朱全忠率领军队转移，向北奔赴州。

甲戌，制："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责授工部尚书，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枢罢守本官。

甲戌（二十六日），颁布制书：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受责改授工部尚书，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枢免同平章事，署守本官。

乙亥，朱全忠攻州；丁丑，静难节度使李继徽请降，复姓名杨崇本。全忠质其妻于河中，令崇本仍镇州。

乙亥（二十七日），朱全忠攻打州。丁丑（二十九日），静难节度使李继徽请求归降，恢复原姓名杨崇本。朱全忠以他的嫡妻作为人质迁居河中，令杨崇本仍然镇守州。

全忠之西入关也，韩全诲、李茂贞以诏命征兵河东，茂贞仍以书求援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将五千骑自沁州趣晋州，与汴兵战于平阳北，破之。

朱全忠西入潼关的时候，韩全诲、李茂贞以诏命向河东征调军队，李茂贞并送书信给李克用请求救援。李克用派遣李嗣昭率领五千骑兵自沁州驰赴晋州，与汴州军队在平阳北面交战，把汴州军队打败。

乙亥，全忠发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见全忠，趣之迎驾。已丑，全忠遣朱友宁攻，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战，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帅百官及京城民悉迁于华州。

乙亥（二十七日），朱全忠从州出发，戊寅（三十日）在三原安营驻扎。十二月，癸未（初五），崔胤到三原会见朱全忠，催促他迎驾。已丑（十一日），朱全忠遣朱友宁进攻，没有攻下。戊戌（二十日），朱全忠亲自前去督战。的军队投降，被全部屠杀了。朱全忠叫崔胤带领文武百官及京城的居民全部迁往华州。

诏以裴贽充大明宫留守。

诏令任命裴贽充任大明宫留守。

[35]清海节度使答彦若薨，遗表荐行军司马刘隐权留后。

[35]清海节度使徐彦若去世，遗表荐举行军司马刘隐代理留后。

[36]李神福知钱定不死，而临安城坚，久攻不拔，欲归，恐为所邀，乃遣人守卫祖考丘垄，禁樵采，又使顾全武通家信；遣使谢之。神福于要路多张旗帜为虚寨，以为淮南兵大至，遂请和；福福受其犒赂而还。

[36]李神福知道钱肯定没有死，而临安城池坚固，久攻不克，想要返回，又担心被钱拦截堵击，于是派人守卫钱祖父、父亲的坟墓，禁止砍伐柴草，又令顾全武通报家信。钱派遣副使者向他致谢。李神福在重要道路上多张旗帜，佯作营寨，钱以为淮南军队大批到来，就请求停战讲和。李神福接受钱的犒赏贿赂而回。

[37]朱全忠之入关也，戎昭节度使冯行袭遣副使鲁崇矩听命于全忠。韩全诲遣中使二十余人分道征江、淮兵屯金州，以胁全忠，行袭尽杀中使，收其诏敕送全忠。又遣使征兵于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师于建。建外修好于全忠，罪状李茂贞，而阴劝茂贞坚守，许之救援；以武信节度使王宗佶、前东川节度使王宗涤等为扈驾指挥使，将兵五万，声言迎车驾，其实袭茂贞山南诸州。

[37]朱全忠入潼关的时候，戎昭节度使冯行袭派遣副使鲁崇矩听从朱全忠的命令。韩全诲派遣宦官二十余人，分道征召江、淮的军队驻扎金州，以便胁迫朱全忠；冯行袭将宦官全部杀死，并收缴他们携带的诏令和敕书，送给朱全忠。韩全诲又派遣使者向王建征兵，朱全忠也派遣使者向王建请求派遣军队协助。王建表面上与朱全忠亲善友好，把罪状归到李茂贞身上，而暗地里劝说李茂贞坚持固守，答应他派兵救援；并以武信节度使王宗佶、前东川节度使王宗涤为扈驾指挥使，率领五万军队，声言迎接天子车驾，其实偷袭李茂贞的山南各州。

[38]江西节度使钟传将兵围抚州刺史危全讽，天火烧其城，士民喧惊。诸将请急攻之，传曰："乘人之危，非仁也。"乃祝曰："全讽之罪，无为害民。"火寻止。全讽闻之，谢罪听命，以女妻传子匡时。

[38]江西节度使钟传率领军队围困抚州刺史危全讽，天火烧了抚州城，士民喧扰惊恐。诸将请求急速攻城，钟传说："乘人之危，是不仁

慈的。”于是祈祷说：“都是全讽的罪过，不要殃及百姓。”火不久熄灭了。危全讽听说此事自认有罪，听从命令，并把女儿嫁给钟传的儿子钟匡时为妻。

传少时尝猎，醉遇虎，与斗，虎搏其肩，而传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杀虎，乃得免。既贵，悔之，常戒诸子曰：“士处世贵智谋，勿效吾暴虎也。”

钟传年轻时曾经打猎，有一次醉后遇见老虎，与之搏斗，老虎扑击他的肩膀，他也抱住老虎的腰不放，旁人共同把老虎杀死，才幸免于难。钟传显贵之后，对这件事很悔恨，经常教戒诸子说：“士人处世以智谋为贵，不要效法我空手与老虎搏斗啊。”

[39]武贞节度使雷满薨，子彦威自称留后。

[39]武贞节度使雷满去世，他的儿子雷彦威自称留后。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三卷

唐纪七十九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天复二年（壬戌、902）

唐纪七十九 唐昭宗天复二年（壬戌，公元902年）

[1]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复屯三原，又移军武功。河东将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势。

[1]春季，正月癸丑（初六），朱全忠率领军队再次驻扎三原，不久又移驻武功。河东将领李嗣昭、周德威攻击慈州、隰州，藉以分散朱全忠的兵势。

[2]丁卯，以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2]丁卯，（二十日），朝廷任命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3]丙子，以给事中严龟充岐、汴和协使，赐朱全忠姓李，与李茂贞为兄弟；全忠不从。

[3]丙子（二十九日），朝廷以给事中严龟充任岐、汴和协使，赐朱全忠姓李，与李茂贞为兄弟。朱全忠没有听从。

时茂贞不出战。全忠闻有河东兵，二月，戊寅朔，还军河中。

当时，李茂贞不出城迎战。朱全忠听说河东军队攻打慈州等地，就率军于二月戊寅朔（初一）回河中。

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进逼晋、绛。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宁将兵会晋州刺史氏叔琮击之。李嗣昭袭取绛州，汴将康怀英复取之。嗣昭等屯蒲县；乙未，汴军十万营于蒲南，叔琮夜师众断其归路而攻其垒，破之，杀获万余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晋州。

李嗣昭等攻克慈州、隰州，向晋州、绛州进逼。己丑（十二日），朱全忠派遣他哥哥的儿子朱友宁率领军队，会同晋州刺史氏叔琮攻击河东军队。李嗣昭偷袭并攻取绛州，汴军将领康怀英又收复绛州。李嗣昭等驻扎蒲县。乙未（十八日），汴州军队十万在蒲南扎营，氏叔琮乘夜率众截断李嗣昭等的归路，并进攻他们的营垒，将河东军队打得大败，杀获一万余人。己亥（二十二日），朱全忠自河中前往，乙巳（二十八日）到达晋州。

[4]盗发简陵。

[4]盗贼掘开唐懿宗的简陵。

[5]西川兵至利州，昭武节度使李继忠弃镇奔凤翔；王建以剑州刺史王宗伟为利州制置使。

[5]西川军队到达利州，昭武节度使李继忠放弃镇所逃奔凤翔。西川节度使王建以剑州刺史王宗伟担任利州制置使。

[6]三月，庚戌，上与李茂贞及宰相、学士、中尉、枢密宴，酒酣，茂贞及韩全诲亡去。上问韦贻范："朕何以巡幸至此？"对曰："臣在外不知。"固问，不对。上曰："卿何得于朕前妄语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当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准故事。"怒目视之，微言曰："此贼兼须杖之二十。"顾谓韩曰："此辈亦称宰相！"贻范屡以大杯献上，上下即持，贻范举杯直及上颐。

[6]三月庚戌（初四），昭宗与李茂贞及宰相、学士、中尉、枢密宴饮，酒喝得正畅快，李茂贞及韩全诲离走。昭宗问韦贻范："朕为什么巡幸这到里？"韦贻范回答说："我在外地，不知道。"昭宗坚持追问，韦贻范不回答。昭宗说："你怎么能够在朕前胡说不知道？"又说："你既已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宰相职位，凡公事都要按照国法办理；如果有办理不合宜的，一定准照旧例贬黜。"昭宗怒目瞪着韦贻范，小声说："这贼子同时要杖责二十。"回头对韩说："这种人也称得上宰相！"韦贻范屡次用大杯呈献昭宗，昭宗不立刻拿着，韦贻范举杯直到昭宗的下巴。

[7]戊午，氏叔琮、朱友宁进攻李嗣昭、周德威营。时汴军横陈十里，而河东军不过数万，深入敌境，众心惧。德威出战而败，密令嗣昭以后军前去，德威寻引骑兵亦退。叔琮、友宁长驱乘之，河东军惊溃，禽克用子廷鸾，兵仗辎重委弃略尽。朱全忠令叔琮、友宁乘胜遂攻河东。

[7]戊午（十二日），氏叔琮、朱友宁进攻李嗣昭、周德威的营寨。当时，汴州军队横阵十里，而河东军队不过数万人，深入敌人境内，众人心中恐惧。周德威出战失败，密令嗣昭率领后军在前面离去，周德威随即率领骑兵也撤退。氏叔琮、朱友宁率兵长驱追逐，生擒李克用的儿子李廷鸾，河东军队惊慌溃逃，兵器粮草等物几乎全部抛弃。朱全忠命令氏叔琮、朱友宁乘胜进攻河东。

李克用闻嗣昭等败，遣李存信以亲兵逆之，至清源，遇汴军，存信走还晋阳；汴军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军围晋阳，营于晋祠，攻其西门。周德威、李嗣昭收余众依西山得还。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围，褒衣博带，以示闲暇。

李克用听说李嗣昭等失败，派遣李存信率领亲兵前去迎敌。李存信到达清源县，遇见汴州军队，又逃回晋阳，汴州军队夺取取慈、隰、汾三州。辛酉（十五日），汴州军队包置晋阳，在晋祠扎营，攻击晋阳城的西门。周德威、李嗣昭收集余众，沿着西山得以返回晋阳。晋阳城中的军队没有集结，氏叔琮攻城非常紧急，每次巡视围城的军队，总是宽袍大带，借以表示优闲。

克用昼夜乘城，不得寝食。召诸将议保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儿辈在此，必能固守。王勿为此谋，动摇人心！"李存信曰："关东、河北皆受制于朱温，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筑垒穿堑环之，以积久制我，我飞走无路，坐待困毙耳。今事势已急，不若且入北虏，徐图进取。"嗣昭力争于，克用不能决。刘夫人言于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儿耳，安知远虑！王常笑王行瑜轻去其城，死于人手，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达靼，几不自免，赖朝廷多事，乃得复归。今一足出城，则祸变不测，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数日，溃兵复集，军府浸安。克用弟克宁为忻州刺史，闻汴寇至，中涂复还晋阳，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将何之！"众心乃定。

李克用日夜登城，不能睡觉吃饭。他召集各位将领商议退守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说："儿子在这里，一定能固守。您不要做退守云州的打算，动摇人心！"李存信说："关东、河北都受朱温授制，我们兵力缺少，地方狭小，据守这个孤城，他们环城垒砌墙垣，挖掘壕沟，用长期围固制服我们，我们上天无路，坐等困死罢了。现在情势已急，不如暂时进入北方鞑靼，慢慢再设法进取。"李嗣昭极力争辩，李克用不能决断。刘夫人对李克用说："李存信不过是北川的放羊娃罢了，哪里知道长远打算！您常笑王行瑜轻率地弃城逃走，死于敌人之手，今天反要效法他吗！况县您从前在鞑靼居住，几乎不能自免，幸亏朝廷多事，这才能够再回来。现在一只脚出城，就会立即发生意外祸乱，塞外哪能到达呢！"李克用这才打消离城出走的念头。过了数日，逃散的兵卒又集结起来，节度使军府逐渐安定。李克用的弟

弟李克宁任忻州刺史，听说汴州军队到了，途中又返回晋阳，说："此城是我战死的地方，离开此城，将往哪里去！"众心这才安定下来。

壬戌，朱全忠还河中，遣朱友宁将兵西击李茂贞，军于兴平、武功之间。李嗣昭、李嗣源数将敢死士夜入氏叔琮营，斩首捕虏，汴军惊扰，备御不暇。会大疫，丁卯，叔琮引兵还。嗣昭与周德威将兵追之，及石会关，叔琮留数马及旌旗于高冈之颠。嗣昭等以为有伏兵，乃引去，复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与全忠争者累年。

壬戌（十六日），朱全忠回河中，派遣朱友宁率兵向西攻击李茂贞，驻扎在兴平、武功之间。李嗣昭、李嗣源屡次率领敢死队进入氏叔琮军营之中，斩杀捕虏，汴州军队惊慌纷扰，防备守御没有空闲。恰好当地发生严重瘟疫，丁卯（二十一日），氏叔琮带领军队撤走。李嗣昭与周德威率兵追赶，追到石会关，氏叔琮在高坡顶上留下几匹马及旌旗。李嗣昭等以为有埋伏的军队，于是领兵退走，又攻取慈、隰、汾三州。自这以后，李克用有数年不敢与朱全忠相争。

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贮军食，何以聚众？不置兵甲，何以克敌？不修城池，何以捍御？利害之间，请垂议度！"掌书记李袭吉献议，略曰："国富不在仓储，兵强不由众寡，人归有德，神固害盈。聚敛宁有盗臣，苛政有如猛虎，所以鹿台将散，周武以兴；齐库既焚，晏婴入贺。"又曰："伏以变法不若养人，改作何如旧贯！"韩建蓄财无数，首事朱温；王珂变法如麻，一朝降贼；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为戒。且霸国无贫主，强将无弱兵。伏愿大王崇德爱人，去奢省役，设险固境，训兵务农。定乱者选武臣，制理者选文吏，钱谷有句，刑法有律。诛赏由我，则下无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则人无谮谤之忧。顺天时而绝欺诬，敬鬼神而禁淫祀，则不求富而国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内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于率闾阎，定间架，增曲蘖，检田畴，开国建邦，恐未为切。"

李克用以节度使文书咨询幕府，说："不贮备军粮，用什么聚集兵众？不添置兵器，用什么战胜敌人？不修筑城池，用什么防卫抵御？利益与危害之间，请商议权衡！"掌书记李袭吉进献意见，大意是说："国家富裕不在仓库储备，兵力强大不在人数多少，百姓归依有德行之君，鬼神原本降灾骄盈之人。与其有聚财搜刮之吏，不如有偷盗之臣，残酷的政治如同吃人的猛虎，所以散发鹿台的钱财，周武王由此

兴盛；齐国的仓库被火烧毁，晏婴入朝庆贺。”又说：“我以为变更法制不如教养百姓，改行新制怎么比得上老法！韩建在华州积蓄钱财难以计数，首先侍奉朱全忠；王珂变更法制像乱麻一样多，一个早晨投降了敌人；王郜不能守卫定州不是因为中山城不高峻，秦宗权终于被朱全忠擒住不是因为蔡上的军队不多。前面这些事情非常明显，可以引为鉴戒。况且称霸诸侯的国家没有贫穷的君主，强将的手下没有儒弱的兵士。希望大王您崇尚德政，爱护百姓；去掉奢侈，简省徭役；设置险要，巩固边境；训练军队，致力农业。平定动乱可选任武官，治理政事可选任文吏，钱谷出纳有簿册登记，判刑执法有律令依据。生杀赏罚大权由自己掌握，那么下边就没有作威作福的弊端；身边亲近的人多是正人君子，那么人们就没有被诬陷诽谤的忧虑。顺应天时而杜绝欺骗诬陷，敬奉鬼神而禁绝淫滥祭祀，那么不求富裕而国家富裕，不求安定而自己安定。外可打败元凶祸首，内可振兴颓废习俗，名声高过春秋五霸，道义冠于上古八元。至于计算里巷户数，规定房产税，增加酒税，检查田地，这些对于建立邦国，恐怕不是迫切的事情。”

克用亲军皆沙陀杂虏，喜侵暴良民，河东甚苦之。其子存勖以为言，克用曰：“此辈从吾攻战数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诸军卖马以自给；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士，我若急之，由彼皆散去矣，吾安与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当更清治之耳。”存勖幼警敏，有勇略，克用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忧形于色。存勖进言曰：“物不极则不返，恶不极则不亡。朱氏恃其诈力，穷凶极暴，吞灭四邻，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舆，窥觎神器，此其极也，殆将毙矣！吾家世袭忠贞，势穷力屈，无所愧心。大人当遵养时晦以待其衰，奈何轻为沮丧，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悦，即命酒奏乐而罢。

李克用的亲军都是沙陀胡人，喜好侵犯良民百姓，河东的人民非常痛苦。他的儿子李存勖把这些情况陈告，李克用说：“这些人跟随我征战数十年，过去库藏空虚，各军都靠卖马来维持供给；现在四方藩镇都用重赏来招募兵士，我如果逼急他们，那么他们都要散去了，我怎么与他们同保这个基业呢！等到天下稍为安定，当再肃清治理罢了。”李存勖小时候机警敏捷，有勇有谋，李克用被朱全忠围困，疆界一天天缩小，忧虑挂在脸上。李存勖进言说：“事物不到极点就不会走向反

面，坏人不到极点就不会灭亡。朱全忠仗恃他的奸诈和力量，穷凶极恶，并吞消灭四邻，百姓怨恨，天神愤怒。今又攻击逼迫皇上，窥伺帝位，这是他走到极点了，将要灭亡了！我家世代忠贞不渝，今势穷力亏，处境困难，无可羞愧的。父亲应当忍耐静观，以待朱全忠衰弱，怎么轻易就灰心丧气，使属下失望呢！”李克用很高兴，立即吩咐摆酒宴奏乐而散。

刘夫人无子；克用宠姬曹氏生存勖，刘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贤之，诸姬有子，辄命夫人母之；夫人教养，悉如所生。

刘夫人没有儿子；李克用的宠妾曹氏生李存勖，刘夫人待曹氏更加优厚。李克用因此更加敬重刘夫人，诸妾生了儿子，就吩咐刘夫人做母亲；刘夫人教养他们，都像亲生的一样。

[8]上以金吾将军李俨为江、淮宣谕使，书御札赐杨行密，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以朱瑾为平卢节度使，冯弘铎为武节度使，朱延寿为奉国节度使。加武安节度使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俨，张濬之子也，赐姓李。

[8]昭宗任命左金吾将军李俨为江淮宣谕使，写御札赐给杨行密，授予杨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任命朱瑾为平卢节度使，冯弘铎为武宁节度使，朱延寿为奉国节度使。武安节度使马殷加官为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任杨行密用都统牒文承用皇帝制书迁升补官，然后上表奏闻。李俨是张濬的儿子，赐姓李。

[9]夏，四月，丁酉，崔胤自华州诣河中，泣诉于朱全忠，恐李茂贞劫天子幸蜀，宜以时迎奉，势不可缓。全忠与之宴，胤亲执板，为全忠歌以侑酒。

[9]夏季，四月丁酉（二十一日），崔胤从华州往河中，流着眼汪向朱全忠诉说，恐怕李茂贞劫持天子驾临蜀中，应该及时迎驾东来，形势不许再有延缓。朱全忠与崔胤饮宴，崔胤亲自执板击节，为朱全忠唱歌劝酒。

[10]辛丑，回鹘遣使入贡，请发兵赴难；上命翰林学士承旨韩答书许之。乙巳，上言：“戎狄兽心，不可倚信。彼见国家人物华靡，而城邑荒残，甲兵凋弊，必有轻中国之心，启其贪婪。且自会昌以来，回

鹘为中国所破，恐其乘危复怨。所赐可汗书，宜谕以小小寇窃，不须赴难，虚愧其意，实沮其谋。”从之。

[10]辛丑（二十五日），回鹘派遣使臣前来进贡，请求发兵前来救难；昭宗命令翰林学士承旨韩复信允许。乙巳（二十九日），韩进言：“戎狄野兽心肠，不可以倚靠信任。他们看见国家人物豪华奢侈，但城邑荒芜残破，装备破旧兵士疲备，必定有轻视中国之心，从而引起他们贪得无厌的念头。况且自会昌年间以来，回鹘被中国打败，恐怕他们乘着危难报复仇怨。赐给回鹘可汗的书信，应当告诉他：小小盗贼，不需前来救难。表面上是要使他们的内心惭愧不安，实际上是要阻止他们的侵犯阴谋。”昭宗听从了韩的意见。

兵部侍郎参知机务卢光启罢为太子太保。

兵部侍郎参知机务卢光启被罢免为太子太保。

[11]杨行密遣顾全武归杭州以易秦裴；钱大喜，遣裴还。

[11]杨行密遣送顾全武回杭州，以便换回秦裴；钱大喜，遣送秦裴返回广陵。

[12]汴将康怀贞击凤翔将李继昭于莫谷，大破之。继昭，蔡州人也，本姓符，名道昭。

[12]汴州将领康怀贞在莫谷袭击凤翔将领李继昭，把他打得大败。李继昭是蔡州人，本姓符，名道昭。

[13]五月，庚戌，温州刺史朱褒卒，兄敖自称刺史。

[13]五月庚戌（初五），温州刺史朱褒去世，他的哥哥朱敖自称刺史。

[14]凤翔人闻朱全忠且来，皆惧；癸丑，城外居民皆迁入城。己未，全忠将精兵五万发河中，至东渭横桥，遇霖雨，留旬日。

[14]凤翔人听说朱全忠将来，都害怕；癸丑（初八），城外居民都迁入城中。己未（十四日），朱全忠率领五万精锐军队从河中出发，到东渭横桥，遇到连日阴雨，留住十天。

[15]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韦贻范遭母丧、宦官荐翰林学士姚洎为相。洎谋于韩，曰：“若图永久之利，则莫若未就为善；傥出上意，固无不可。且汴军旦夕合围，孤城难保，家族在东，可不虑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许。

[15]庚午（二十五日），工部侍郎、平章事韦贻范的母亲死了，宦官荐翰林学士翰洎为宰相。姚洎与韩商量，韩说：“如果考虑永久的利益，那么不如推辞不去就职为好；倘若是出于皇上的意思，本来没有不可以的。况且汴州军队早晚就要合围，孤城难于保卫，家族在东面，可以不考虑吗！”姚洎于是移交称病，昭宗还是不允。

[16]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王钱进爵越王。

[16]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王钱进爵越王。

[17]六月，丙子，以中书舍人苏检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时韦贻范在草土，荐检及姚洎于李茂贞。上既不用洎，茂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协力荐检，遂用之。

[17]六月丙子（初二），朝廷任命中书舍人苏检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当时韦贻范居家守丧，向李茂贞推荐苏检和姚洎。昭宗既然不能用姚洎，李茂贞及宦官担心昭宗自己用人，协力荐举苏检，于是用了他。

[18]丁丑，朱全忠军于虢县。

[18]丁丑（初三），朱全忠驻军虢县。

[19]武宁节度使冯弘铎介居宣、扬之间，常不自安；然自恃楼船之强，不事两道。宁国节度使田欲图之，募弘铎工人造战舰，工人曰：“冯公远求坚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无之。”曰：“第为之，吾止须一用耳。”弘铎将冯晖、颜建说弘铎先击，弘铎从之，帅众南上，声言攻洪州，实袭宣州也。杨行密使人止之；不从。辛巳，帅舟师逆击于葛山，大破之。

[19]武宁节度使冯弘铎在升州，居于宣州田、扬州杨行密之间，经常自己觉得不安定；但是自恃楼船强大，不侍奉宣州田、扬州杨行密。宁国节度使田想要谋取冯弘铎，召募冯弘铎的工人制造战舰，工人说：“冯公在远处寻来坚实的木料，所以他的战船能够长久耐用，现在这里没有这些木料。”田说：“只管制造好了，我只需用一次罢了。”冯弘铎的将领冯晖、颜建劝说冯弘铎先攻击田，冯弘铎听从了他们的意见，率众南下，声言进攻洪州，实际上是袭击宣州。杨行密派人制止，冯弘铎没有听从。辛巳（初七），田率领水军在葛山迎击，把冯弘的军队打得大败。

[20]甲申，李茂贞大出兵，自将之，与朱全忠战于虢县之北，大败而还，死者万余人。丙戌，全忠遣其将孔出散关攻凤州，拔之。丁亥，全忠进军凤翔城下。全忠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车驾还宫耳，不与岐王角胜也。”遂为五寨环之。

[20]甲申（初十），李茂贞亲自统率大军从凤翔出发，在虢县以北与朱全忠的军队激战，被打得大败而回，一万余人死去。丙戌（十二日），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孔出散关，攻打凤州，夺取了州城。丁亥（十三日），朱全忠进军凤翔城下。朱全忠穿着朝服向城哭泣，说：“我只想迎车驾回宫，不想与岐王较量胜负哪！”于是，环城设置五座营寨。

[21]冯弘铎收余众沿江将入海，杨行密恐其为后患，遣使犒军，且说之曰：“公徒众犹盛，胡为自弃沧海之外！吾府虽小，足以容公之众，使将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铎左右皆恸哭听命。弘铎至东塘，行密自乘轻舟迎这，从者十余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铎舟，尉谕之，举军感悦。署弘铎淮南节度副使，馆给甚厚。

[21]冯弘铎收集余众，沿着长江东下将要入海，杨行密恐怕他成为后患，派遣使者前去犒劳军队，并且劝他说：“您的徒众尚且强盛，为什么自己弃置于沧海之外！我的府舍虽小，足以容纳您的徒众，使将吏各得其所，怎么样。”冯弘铎左右的将吏全都恸哭，听从命令。冯弘铎到达东塘，杨行密亲自乘轻便小船迎接他，跟随的十几个人，穿着常服，不带兵器，登上冯弘铎的船，慰问晓谕，全军感动欢悦。以冯弘铎署理淮南节度副使，食宿供给非常优厚。

初，弘铎遣牙将丹徒尚公诣行密求润州，行密不许。公大言曰：“公不见听，但恐不敌楼船耳。”至是，行密谓公曰：“颇记求润州时否？”公谢曰：“将吏各为其主，但恨无成耳。”行密笑曰：“尔事杨叟如事冯公，无忧矣！”

当初，冯弘铎派遣牙将丹徒人尚公前往广陵谒见杨行密，要求把润州归属自己统辖。杨行密没有允准。尚公大声说：“您不听从，只怕敌不过楼船罢了。”到这时候，杨行密对尚公说：“还记得索求润州时说的话吗？”尚公道歉说：“将吏各为其主，只恨没有成功罢了。”杨行密大笑说：“你侍奉我能如同侍奉冯公一样，就没有忧虑了！”

行密以李神福为升州刺史。

杨行密任命李神福为升州刺史。

[22]杨行密发兵讨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权知淮南军府事。军吏欲以巨舰运粮，都知兵马使徐温曰："运路久不行，葭苇堙塞，请用小艇，庶几易通。"。军至宿州，会久雨，重载不能进，士有饥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温，始与议军事。行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粮运不断引还。

[22]杨行密发兵讨伐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暂时主持淮南节度使府中事务。军吏想要用大船运送军粮，都知兵马使徐温说："运路很久没有通行，芦苇堵塞，请用小艇，也许容易通行。"军队到达宿州，适逢久雨不停，载重的大船不能前进，兵士面有菜色，然而小艇先到了。杨行密因此认为徐温才能出众，开始与他商议军事。杨行密攻宿州，没有攻下，终于因为粮运供应不上而退兵回广陵。

[23]秋，七月，孔取成、陇二州，士卒无斗者。至秦州，州人城守，乃自故关归。

[23]秋季，七月，孔攻取成、陇二州，兵士没有经过战斗。到秦州，州居据城守御，于是从故关回来。

[24]韦贻范之为相地，多受人赂，许以官；既而以母丧罢去，日为债家所噪。亲吏刘延美，所负尤多，故汲汲于起复，日遣人诣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求之。甲戌，命韩草贻范起复制，曰："吾腕可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论贻范遭忧未数月，遽令起复，实骇物听，伤国体。学士院二中使怒曰："学士勿以死为戏！"以疏授之，解衣而寝；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罢草，仍赐敕褒赏之。八月，乙亥朔，班定，无白麻可宣；宦官喧韩侍郎不肯草麻，闻者大骇。茂贞入见上曰："陛下命相而学士不肯草麻，与反何异！"上曰："卿辈存贻范，朕不之违；学士不草麻，朕亦不之违。况彼所陈，事理明白，若之何不从！"茂贞不悦而出，至中书，见苏检曰："奸邪朋党，宛然如旧。"扼腕者久之。贻范犹经营不已，茂贞语人曰："我实不知书生礼数，为贻范所误，会当于州安置。"贻范乃止。

[24]韦贻范做宰相的时候，经常接受人家的贿赂，然后许给官职；不久因母死免官居丧，每天被讨债的人吵闹骚扰。亲吏刘延美，负债尤其多，所以对韦贻范的起复再用极为迫切，每天派人晋见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向他们求情。甲戌（疑误），命令韩草拟起复韦贻范

的制书，韩说：“我的手腕可以折断，这件制书不能草拟！”立即耻疏辩论韦贻范为母守丧没有几个月，急忙让他起复，实在骇人听闻，损害国家的体面。左军中尉韩全诲等派往监视学士院的二个宦官勃然大怒，说：“学士不要将死当作儿戏！”韩把疏交给他们，脱去衣服就睡觉了。二个宦官不得已，把奏疏呈进。唐昭宗立即命令停止草拟制书，并赐敕令褒扬奖赏韩。八月乙亥朔（疑误），百官立班已定，没有制书可以宣布，宦官喧嚷说是韩侍郎不肯草拟制书，听到的人大为惊骇。李茂贞进内见昭宗，说：“陛下任命宰相而学士不肯草拟制书，与谋反有什么不同！”昭宗说：“你们保荐韦贻范，朕没有违背你们；学士不草拟制书，朕也不违背他。况且他陈述的事情，事理明白，岂能不依从！”李茂贞听了不高兴，从宫内出来，到中书省，见苏检说：“奸邪小人的朋党，同过去一样！”扼腕痛惜。韦贻范仍然筹划营谋不停，李茂贞对人说：“我实不知道书生们的礼数，被韦贻范所误，该当在州安置他。”韦贻范这才停止活动。刘延美投井而死。

[25]保大节度使李勋将兵屯三原，救李茂贞；朱全忠遣其将康怀贞、孔击之，茂勋遁去。茂勋，茂贞之从弟也。

[25]保大节度使李茂勋率兵驻扎三原，救李茂贞；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康怀英、孔攻击李茂勋，李茂勋逃走。李茂勋是李茂贞的堂弟。

[26]初，孙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钱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行军司马杜棱谏曰：“狼子野心，他日必为深患，请以土人代之。”不从。

[26]当初，孙儒死了，他部下的士卒大多跑到浙西，钱喜爱他们骁勇骠悍，编为中军，号称“武勇都”。行军司马杜棱劝谏说：“狼子野心，将来必定成为大患，请用本地人代替他们。”钱不从。

如衣锦军，命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帅众治沟洫；镇海节度副使成及闻士卒怨言，白请罢役，不从。甲戌，临飨诸将，绾谋杀于座，不果，称疾先出。怪之，丁亥，命绾将所部兵先还杭州。及外城，纵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以迎候兵与之合，进逼牙城。子传瑛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等闭门拒之，牙将潘长击绾，绾退屯龙兴寺。还，及龙泉，闻变，疾驱至城北，使成及建旗鼓与绾战，微服乘不舟夜抵牙城东北隅，逾城而入。直更卒凭鼓而寐，亲斩之，城中始知至。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绾聚木将焚北门，建徽悉焚之。建

徽，棱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彦闻难，遣其子渭将兵入援，至灵隐山，绾伏兵击杀之。

钱前往前锦军，命令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率部众治理护城河道，镇海节度副使成及听到士卒的怨言，报告钱，请求停止徭役，钱不从。丙戌（十三日），钱亲自宴请各位将领，徐绾谋划在酒席宴前杀死钱，没有成功，声称有病先退席。钱感到奇怪，丁亥（十四日），命令徐绾率领部下的军队先回杭州。到达杭州外城，徐绾听任兵干焚烧抢掠。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率领迎侯钱回杭州的军队，与徐绾会合，向前进逼节度使所居牙城。钱的儿子钱传瑛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等闭门抵御，牙将潘长攻击徐绾，徐绾撤退驻扎龙兴寺。钱回杭州，到达龙泉，听说变乱，急驰到杭州城北，派成及竖起钱的旗鼓与徐绾作战，钱改换平民服装，乘小舟在夜里到牙城的东北角，越过城墙进入城内，打更的兵卒倚着鼓睡觉，钱亲自杀了他，城中才知道钱到了。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从新城前来援救，徐绾聚集大柴将要焚烧北门，杜建徽把木柴全部烧掉。杜建徽是杜棱的儿子。湖州刺史高彦听说钱遇到危难，派遣他的儿子高渭率兵来杭州救援，到灵隐山，徐绾埋伏的军队把他击杀。

初，筑杭州罗城，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掌书记余姚罗隐曰：“楼不若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

当初，钱修筑杭州护卫内城的罗城，对属官说：“十步一座城楼，可以称得上坚固了。”掌书记余杭人罗隐说：“罗城的城楼不如向内。”到这时人们以为罗隐的话应验了。

[27]庚戌，李茂贞出兵夜袭奉天，虏汴将倪章、邵棠以归。乙未，茂贞大出兵，与朱全忠战，不胜；暮归，汴兵追之，几入西门。

[27]庚戌（疑误），李茂贞出兵夜袭奉天，俘虏汴州将领倪章、邵棠而回。乙未（二十二日），李茂贞派遣大批军队出城，与朱全忠交战，没有取胜；傍晚回城，汴州军队追击，差点儿攻入凤翔城的西门。

[28]己亥，再起复前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范，使姚洎草制。贻范不让，即表谢，明日，视事。

[28]己亥（二十六日），朝廷再次起用前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范，让姚洎草拟制书。韦贻范不推辞，立即上表谢恩，第二天就到职

任事。

[29]西川兵请假道于兴元，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锋将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亲吏柳修业谓宗播曰："公举族归人，不为之死战，何以自保？"宗播令其众曰："吾与汝曹决战，取功名；不尔，死于此！"遂破金牛、黑水、西县、褒城四寨。军校秦承厚攻西县，矢县左目，达于右目，镞不出。王建自舐其创，脓溃镞出。王宗播攻马盘寨，继密战败，奔还汉中。西川军乘胜至城下，王宗涤帅众先登，遂克之，继密请降，迁于成都；得兵三万，骑五千，宗涤入屯汉中。王建曰："继密残贼三辅，以其降，不忍杀。"复其姓名曰王万弘，不时召见。诸将陵易之，万弘终日纵酒，俳优辈亦加戏诮；万弘不胜忧愤，醉投池水而卒。

[29]西川军队请求借路过兴元，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派兵驻守三泉进行抗拒。辛丑（二十八日），西川前锋将领王宗播攻打三泉，没有攻下，退兵保守山上的营寨。亲吏柳修业对王宗播说："您全族归顺了人家，不为人家拼死战斗，用什么保全自己？"王宗播命令他的部众说："我与你们进行决战，取得功名；不然，死在这里！"于是，攻克金牛、黑水、西县、褒城西寨。军校秦承厚攻打西县，箭穿过左眼，达于右眼，箭头没有出来。王建亲自用舌头舔他的伤口，脓血溃派，箭头随出。王宗播攻打马盘寨，李继密战败，逃回汉中。西川军队乘胜追到汉中城下，王宗涤率众先登上城墙，于是攻克了汉中，李继密请求投降，迁往成都；王宗涤得到步兵三万，骑兵五千，进入汉中城内驻扎。王建说："李继密残害京畿三辅地区，因为他投降，不忍心杀他。"于是恢复李继密原来的姓名叫王万弘，随时召见。西川诸将欺凌轻视他。王万弘终日毫无节制地饮酒，戏子艺人也对他加以戏弄；王万弘十分忧愁烦闷，醉后投入水池淹死了。

诏以王宗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宗涤有勇略，得众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门，绘以朱丹，蜀人谓之"画红楼"，建以宗涤姓名应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复构以飞语。建召宗涤至成都，诘责之，宗涤曰："三蜀略平，大王听谗，杀功臣可矣。"建命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袭夜饮之酒，缢杀之，成都为之罢市，连营涕泣，如丧亲戚。建以指挥使王宗贺权兴元留后。道袭，阆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后浸预谋画。

昭宗颁布诏令，任命王宗涤为山志西道节度使。王宗涤有勇有谋，深得众心，王建嫉妒他。王建兴建节度使府大门，用朱红色涂饰绘画，蜀人称它为“画红楼”，王建认为同王宗涤的原名“华洪”应和。王宗佶等妒忌王宗涤的功劳，又制造诽语流言。王建召王宗涤到成都，责问他，王宗涤说：“三蜀大致平定，大王听信谗言，可以杀功臣了。”王建命令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袭晚上让王宗涤饮酒，把他勒死，成都商民为此罢市，全军士卒伤心流泪，像死了亲戚一样。王建指挥使王宗贺暂时为兴元留后。唐道袭是阆州人，开始以舞童的身份侍奉王建，后来逐渐参与谋划。

[30]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诸将议引兵归河中。亲从指挥使高季昌、左开道指挥使刘知俊曰：“天下英雄，窥此举一岁矣；今茂贞已困，奈何舍之去！”全忠患李茂贞坚壁不出，季昌请以谲计诱致之。募有能入城为谍者，骑士马景请行，曰：“此行必死，愿大王录其妻子。”全忠恻然止之，景不可。时全忠遣朱友伦发兵于大梁，明日将至，当出兵迓之。景请因此时给骏马杂众骑而出，全忠从之，命诸军皆秣马饱士。丁未旦，偃旗帜潜伏，营中寂如无人。景与众骑皆出，忽跃马西去，诈为逃亡，入城告茂贞曰：“全忠举军遁矣，独留伤病者近万人守营，今夕亦去矣，请速击之！”于是茂贞开门，悉众攻全忠营；全忠鼓于中军，百营俱出，纵兵击之，又遣数百骑据其城门，凤翔军进退朱据，自蹈藉，杀伤殆尽。茂贞自是丧气，始议与全忠连和，奉车驾还京，不复以诏书勒全忠还镇矣。全忠表季昌为宋州团练使。季昌，硖石人，本朱友恭之仆夫也。

[30]九月乙巳（初二），朱全忠因为长期下雨，士卒患病，召集各将领商议带领军队回河中。亲随指挥使刘季昌、左开道指挥使刘知俊说：“天下英雄，窥伺这里快一年了；现在茂贞已经困难窘迫，为什么放弃这里回河中去！”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坚守不出，高季昌请用欺诈的计策诱使他出来。于是，招募有能够进城做暗探的人，骑士马景请求前去，说：“这次前去一定死，希望大王收养抚恤我的妻子儿女。”朱全忠悲伤地阻止他，马景坚决要去。当时朱全忠派遣朱友伦从大梁发兵，第二天将要到达，应当出兵迎接他们。马景请求趁着这个时机，给骏马混杂在众骑中出去，朱全忠依从了他，命令各军都让马匹、将士吃饱。丁未（初四）早晨，朱全忠命令将士放倒旗帜，秘密埋伏，

营中静寂如同无人。马景与众骑兵都从营中出来，忽然跃马西去，假装逃跑，进入凤翔城内报告李茂贞说："朱全忠全军逃走了，只留下将近一万负伤患病的人守营，今晚也要走了，请急速攻击他们！"于是，李茂贞打开城门，全部军队攻击朱全忠的营寨；朱全忠在中军击鼓，百营齐出，发兵攻击李茂贞的军队，又派遣数百骑兵占据凤翔城门，凤翔军队进退朱去凭依，自相践踏，杀伤几尽。李茂贞从此意气沮丧，才开始商议与朱全忠联合，迎奉昭宗回京城长安，不再用诏书勒令朱全忠返回藩镇了。朱全忠上表奏请任高季昌为宋州团练使。高季昌是硖石人，本来是朱友恭的仆人。

[31]戊申，武定节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31]戊申（初五），武定节度使李思敬率洋州投降王建。

[32]辛亥，李茂贞尽出骑兵于邻州就刍粮。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围凤翔，设犬铺、铃架以绝内外。

[32]辛亥（初八），李茂贞派出全部骑兵到邻州去征运粮草。壬子（初九），朱全忠掘像蚰蜒行地形状的堑壕包围凤翔，设置由狗守护的犬辅、挂着铃铛的铃架，藉以隔绝城内外。

[33]癸亥，以茂贞为凤翔、静难、武定、昭武四镇节度使。

[33]癸亥（初十），朝廷任命李茂贞为凤翔、静难、武定、昭武四镇节度使。

[34]或劝钱渡江东保越州，以避徐、许之难。杜建徽按剑叱之曰："事或不济，同死于此，岂可复东渡乎！"

[34]有人劝说钱渡过钱塘江东去守保越州，以便避开徐绾、许再思叛乱造成的危难。杜建徽握剑大声怒斥那人说："事情如果不能成功，大家一同死在此地，怎么能够再东渡呢！"

恐徐绾等居越州，遣大将顾全武将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广陵。"曰"何故？"对曰："闻绾等谋召田；田至，淮南助之，不可敌也。"建徽曰："孙儒之难，王尝有德于杨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报。"命全武告急于杨行密，全武曰："徒往无益，请得王子为质。"命其子传为全武仆，与偕之广陵，且求婚于行密。过润州，团练使安仁义爱传清丽，将以十仆易之；全武夜半赂阍者逃去。

钱提心徐绾等占据越州，派遣大将顾全武率领军队守卫。顾全武说："越州不值得前去，不如去广陵。"钱问："什么缘故？"顾全武回答说："听说徐绾等密谋召来田；田到达，淮南军队帮助他，就不可对付了。"杜建徽说："孙儒之难，您曾经对杨公有恩德，现在前去求他应当有所回报。"钱派遣顾全武前往广陵向杨行密告急，顾全武说："空着手去没有用，请以王子作为人质。"钱让他的儿子钱传装作顾全武的仆人，一同前往广陵，并且向杨行密求婚。顾全武等经过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喜爱钱传清秀漂亮，打算用十个仆人换他；顾全武在半夜里贿赂看门人逃走了。

绾等果召田，引兵赴之，先遣亲吏何饶谓曰："请大王东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无为杀士卒！"报曰："军中叛乱，何方无之！公为节师，乃助贼为逆。战则亟战，又何大言！"筑垒绝往来之道，患之，募能夺其地者赏以州。衢州制置使陈璋将卒三百出城奋击，遂夺其地，即以为衢州刺史。

徐绾等果然召请田，田率兵前往，先派遣亲吏何饶对钱说："请大王东往越州，腾出节度使府相等待，不必杀戮士卒！"钱答复说："军中发生叛乱，哪里没有这种事！您身为节度使，却助贼做叛逆之事。战就赶快战，又何必说此大话！"田修筑堡垒断绝往来的道路，钱为此很忧虑，召募能够夺取田所据之地的人赏给州刺史。衢州制置使陈璋率领兵卒三百人出城奋勇攻击，于是夺取了田所据之地，钱就立即让陈璋担任衢州刺史。

顾全武至广陵，说杨行密曰："使田得志，必为王患。王召还，钱王请以子传为质，且求婚。"行密许之，以女妻传。

顾全武到达广陵，劝说杨行密道："如果田得志，一定成为您的祸患。您召田回来，钱王请将他的儿子钱传作为人质，并且向您求婚。"杨行密应允了他的要求，把女儿嫁给钱传为妻。

[35]冬，十月，李俨至扬州，杨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辄以告俨，于紫极宫玄宗像前陈制书，再拜然后下。

[35]冬季，十月，淮南宣谕使李俨到达扬州。杨行密开始建立制敕院，每有封爵授官，就告诉李俨，在紫极宫玄宗像前陈列制书，跪拜两次，然后退下。

[36]王建攻拔兴州，以军使王宗浩为兴州刺史。

[36]王建攻克兴州，让军使王宗浩担任兴州刺史。

[37]戊寅夜，李茂贞假子彦询帅三团步兵奔于汴军；己卯，李彦韬继之。

[37]戊寅（初六）夜里，李茂贞的义子李彦询率领三团步兵投奔汴州军队。己卯（初七），李彦韬也随后投奔。

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马邺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献熊白；自是献食物、缯帛相继。上皆先以示李茂贞，使启视之，茂贞亦不敢启。丙戌，复遣使请与茂贞议连和，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丁亥，全忠表请修宫阙及迎车驾。己丑，遣国子司业薛昌祚、内使王延绩赍诏赐全忠。

庚辰（初八），朱全忠遣幕僚司马邺捧表进入凤翔城；甲申（十二日），又派遣使者进献熊脂；从这以后，进献食物、缯帛连续不断。昭宗都先给李茂贞，让他打开看，李茂贞也不敢打开。丙戌（十四日），朱全忠又派遣使者请求与李茂贞商议讲和，出城打柴草的百姓都不检查没收。丁亥（十五日），朱全忠上表请求修理宫阙和迎接昭宗回京。己丑（十七日），昭宗派遣国子监司业薛昌祚、内使王延绩带诏书赐给朱全忠。

癸巳，茂贞复出兵击汴军城西寨，败还。全忠以绛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凤翔军夜缒去，及因樵采去返者甚众。是后茂贞或遣兵出击汴军，多不为用，散还。茂贞疑上与全忠有密约，壬寅，更于御院北垣外增兵防卫。

癸巳（二十一日），李茂贞又派兵出城攻击汴州军队在凤翔城西的营寨，失败退回。朱全忠给投降的人穿上绛红色长袍，让他们招呼城中的人，凤翔城内兵士在夜里悬绳坠下城而逃走和趁着出城打柴离去不回的人很多。此后，李茂贞有时派兵出城攻击汴州军队，但大多不按他的命令行事，逃散回城。李茂贞怀疑昭宗与朱全忠有密约，壬寅（三十日），又在御院北墙外增兵防卫。

[38]十一月，癸卯朔，保大节度使李茂勋帅其众万余人救凤翔，屯于城北阪上，与城中举烽相应。

[38]十一月癸卯朔（初一），保大节度使李茂勋统率部众一万余人救援凤翔，在城北山坡上驻守，点燃烽火与城中相互呼应。

[39]甲辰，上使赵国夫人学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韩、姚洎，窃见之于土门外，执手相泣。洎请上速还，恐为他人所见；上遽去。

[39]甲辰（初二），昭宗派赵国夫人探明学士院二使都不在，便急召翰林学士韩、姚洎，在土门外暗中相见，拉着手相对流泪。姚洎请昭宗赶快回去，担心被别人看见；昭宗急忙离去。

[40]朱全忠遣其将孔、李晖将兵乘虚袭、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军冒之夕进，五鼓，抵州城下。人不为备，汴军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斗至午，人始败，擒留守李继。抚存李茂勋及将士之家，按堵无扰，命李晖权知军府事。茂勋闻之，引兵遁去。

[40]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孔、李晖率兵乘虚袭击州、坊州。壬子（初十），攻克坊州。甲寅（十二日），下大雪，汴州军冒雪乘夜前进，五更时分，到达州城下。州人没有防备，汴州军队入城，城中兵尚有八千人，激烈搏斗到午时，州人才被打败，生擒州留后李继。孔安抚慰问李茂勋及将士的家属，相安无扰，命令李晖暂且处置军府事务。李茂勋听到这消息，率领军队逃走。

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市中卖人肉，斤直钱百，犬肉直五百。茂贞储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削渍松柿以饲御马。

汴州军队每夜击鼓鸣角，城中好像在地震。攻城的人骂城上的人是“劫天子贼”，城上的人骂城下的人是：“夺天子贼”。这年冬天，天下大雪，城中食物吃完了，冻饿而死的人不可计数；有的躺下还没有死已经被人割肉离骨。市中卖人肉，一斤值一百钱，狗肉一斤值五百钱。李茂贞贮存的食物也用完了，用猪狗供应昭宗的膳食。昭宗在市上卖掉自己及小皇子的衣服以供日用，削松木片浸水来喂御马。

[41]丙子，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范薨。

[41]丙子（疑误），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范去世。

[42]癸亥，朱全忠遣人剃城外草以困城中。甲子，李茂贞增兵守宫门，诸宦者自度不免，互相尤怨。

[42]癸亥（二十一日），朱全忠派人割除城外的草，以困城中。甲（二十二日），李茂贞增兵守卫宫门，宦官们自己估计不能幸免，互相埋怨。

苏检数为韩经营入相，言于茂贞及中尉、枢密，且遣亲吏告，怒曰："公与韦公自贬所召归，旬月致位宰相，讫不能有所为，今朝夕不济，乃欲以此相污邪！"

苏检屡次为韩谋划担任宰相，对李茂贞及中尉、枢密说，并且派亲吏告诉韩，韩勃然大怒，说："您与韦公自贬所召回来，一个月位至宰相，至今不能有什么作为；现在朝不保夕，还想要拿这个宰相来玷污我吗！"

[43]田急攻杭州，仍具舟将自西陵渡江；钱遣其将盛造、朱郁拒破之。

[43]宁国节度使田急攻杭州，并且准备船只将要自西陵渡江；钱派遣他的部将盛造、朱郁进行抵抗击败田的军队。

[44]十二月，李茂勋遣使请降于朱全忠，更名周彝。于是茂贞山南州镇皆入王建，关中州镇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谋诛宦官以自赎，遗全忠书曰："祸乱之兴，皆由全诲；仆迎驾至此，以备他盗。公既志匡社稷，请公迎扈还宫，仆以弊甲雕兵，从公陈力。"全忠复书曰："仆举兵至此，正以乘舆播迁；公能协力，固所愿也。"

[44]十二月，李茂勋派遣使者向朱全忠请求归降，改名李周彝。于是，李茂贞所辖的山南州镇都归属王建，关中州镇都归属朱全忠。李茂贞坐守孤城，于是密谋死宦官来赎罪，送书信给朱全忠说："祸乱的发生，都是由韩全诲而起；我迎驾到凤翔，是为了防备别的盗贼。您既然立志匡复国家，请您迎接扈从皇上回宫，我带领破甲残兵，跟您效力。"朱全忠复信说："我发兵到这里，正是因为皇上车驾流离迁徒；您能够协力合作，本来是我的希望啊！"

[45]杨行密使人召田曰："不还，吾且使人代镇宣州。"庚辰，将还，征犒军钱二十万缗于钱，且求子为质，将妻以女。谓诸子："孰能为田氏婿者？"莫对。欲遣幼子传球，传球不可。怒，将杀之。次子传请行，吴夫人泣曰："奈何置儿虎口！"传曰："纾国家之难，安敢爱身！再拜而出，泣送之。传从数人缒北门而下。与徐绾、许再思同归宣州。夺传球内牙兵印。

[45]杨行密派人召回田说："不回来，我就派人代镇宣州。"庚辰（初八），田将要回宣州，向钱征收犒劳军士钱二十万缗，并且要求钱的儿子作为人质，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钱对诸子说："谁能作田氏的女婿？"没有人答应。钱想要派遣他的小儿子钱传球，钱传球不愿意。钱勃然大怒，要杀他。次子钱传请求前去，吴夫人流着泪说："怎么把孩儿放入老虎口中！"钱传说："解除国家的危难，哪敢吝惜自身！"说完，拜了两拜就出去了，钱哭着送他。钱传随从数人在北门用绳索坠下城去。田与徐绾、许再思一同回宣州。钱收回钱传球的内牙兵印。

越州客军指挥使张洪以徐绾之党自疑，帅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陈璋纳之。温州将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章据温州，田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陈璋听其往还，钱由是恨璋。

越州客军指挥使张洪因是徐绾的同党而自觉不安，率领步兵三百人投奔衢州，衢州刺史陈璋接纳了他。温州将领丁章驱逐刺史朱敖，朱敖投奔福州。丁章占据温州，田派遣使者招他，途中经过衢州；陈璋听任他们来往，钱因此怨恨陈璋。

[46]丁酉，上召李茂贞、苏检、李继诲、李彦弼、李继岌、李继远、李继忠食，议与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诸王以下，冻馁死者日有数人。在内诸王及公主、妃嫔，一日食粥，一日食汤饼，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对。上曰："速当和解耳！"

[46]丁酉（二十五日），昭宗召集李茂贞、苏检、李继诲、李彦弼、李继岌、李继远、李继忠吃饭，商议与朱全忠和解，昭宗说："十六宅诸王以下，每天冻饿死的有好几个人；在内诸王及公主、妃嫔、一天吃粥，一天吃汤饼，现在也完了。卿等意下如何？"李茂贞等都不回答。昭宗说："应当赶快和解了！"

凤翔兵十余人遮韩全诲于左银台门，喧骂曰："阖境涂炭，阖城馁死，正为军容辈数人耳！"全诲叩头诉于茂贞，茂贞曰："卒辈何知！"命酌酒两杯，对饮而罢。又诉于上，上亦瑜解之。李继昭谓全诲曰："昔杨军容破杨守亮一族，今军容亦破继昭一族邪！"慢骂之，遂出降于全忠，复姓符，名道昭。

凤翔兵十余人在左银台门拦住韩全诲，大声喧嚷斥骂，说："全境困窘，全城饿死，都是因为你们军容使几个人！"韩全诲向李茂贞叩头

诉说这件事，李茂贞说："兵卒们知道什么！"命斟酒两杯，与韩全诲对饮后散去。韩全诲又向昭宗去诉说，唐昭宗也向他解释。李继昭对韩全诲说："从前杨军容毁掉杨守亮一族，现在你韩军容也想毁掉继昭一族吗！"李继昭轻蔑地嘲骂韩全诲，随后就出城归降朱全忠，恢复原姓符，名道昭。

[47]是岁，虔州刺史卢光稠攻岭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进围潮州。清海刘隐发兵击走之，乘胜进攻韶州。隐弟陟以为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隐不从，遂围韶州。会江涨，馈运不继，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将谭全播伏精兵万人于山谷，以羸弱挑战，大破隐于城南，隐奔还。全播悉以功让诸将，光稠益贤之。

[47]这一年，虔州刺史卢光稠进攻岭南，攻取韶州，让他的儿子卢延昌驻守，进兵围攻潮州。清海留后刘隐发兵把卢光稠打跑，乘胜进攻韶州。刘隐的弟弟刘陟认为卢延昌有虔州军队的援助，不能匆忙攻取；刘隐不听，于是包围了韶州。适逢江水涨发湍急，粮草输送跟不上，卢光稠自虔州带兵救援韶州；卢光稠的部将谭全播在山谷之中埋伏精锐部队一万人，用瘦弱的兵士挑战，在韶州城南大败刘隐的军队，刘隐逃回广州。谭全播把功劳全部让给各位将领，卢光稠更加敬重他。

[48]岳州刺史邓进思卒，弟进忠自称刺史。

[48]岳州刺史邓进思去世，他的弟弟邓进忠自称岳州刺史。

三年（癸亥、903）

三年（癸亥，公元903年）

[1]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构、供奉官郭遵诲诣朱全忠营；丙午，李茂贞亦遣牙将郭启期往议和解。

[1]春季，正月甲辰（初二），朝廷派遣殿中侍御史崔构、供奉官郭遵诲前往朱全忠的军营中；丙午（初四），李茂贞也派遣牙将郭启期前往商议和解。

[2]平卢节度使王师范，颇好学，以忠义自许，为治有声迹。朱全忠围凤翔，韩全诲以诏书征藩镇兵入援乘舆，师范见之，泣下沾襟，曰："吾属为帝室藩屏，岂得坐视天子困辱如此；各拥强兵，但自卫

乎！”会张浚自长水亦遗之书，劝举义兵。师范曰：“张公言正会吾意，夫复何疑！虽力不足，当死生以之。”

[2]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很喜爱学习，以忠诚正义自勉，治理政事既有声望又有成绩。朱全忠包围凤翔，韩全诲以昭宗的诏书征召各藩镇军队前来救援，王师范看见诏书，不禁潸然泪下沾湿了衣襟，说：“我等作为捍卫皇室屏障，岂能对天子如此困窘耻辱的处境坐视不管；各自拥有强大的军队，只是自卫吗！”适逢张浚从长水也给他来信，劝他为正义发兵。王师范说：“张公的话正合我的心意，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即使力量不足，也当将生死置之度外。”

时关东兵多从全忠在凤翔，师范分遣诸将诈为贡献及商贩，包束兵仗，载以小车、入汴、徐、兖、郓、齐、沂、河南、孟、滑、河中、陕、虢、华等州，期以同日俱发，讨全忠。适诸州者多事泄被擒，独行军司马刘取兖州，时泰宁节度使葛从周悉将其兵屯刑州，先遣人为贩油者入城，其虚实及兵所从入；丙午，将精兵五百夜自水窦入。比明，军城悉定，市人皆不知。据府舍，拜从周母，每旦省谒；待其妻子，甚有恩礼；子弟职掌、供亿如故。

当时，关东的军队大多跟随朱全忠在凤翔，王师范分别派遣各个将领假装是进献贡品的使者及商贩，包捆兵器，用小车装载，进入汴、徐、兖、郓、齐、沂、河南、孟、滑、河中、陕、虢、华等州，约定在同日一齐发兵，讨伐朱全忠。前往各州的人多数事情泄露被捉住，只有行军司马刘取得兖州。其时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将他的军队全部驻扎刑州，刘先派人扮做卖油郎进城，侦察城内虚实及军队进城的地点。丙午（初四），刘率领五百精锐兵士从水洞里钻入城中，等到天明，泰宁军主帅所居的牙城全部平定，市民全不知道。刘占据葛从周的府宅，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早晨探望。对待葛从周的妻子，甚有恩惠礼貌；至于子弟的职守、供给一切照旧。

是日。青州牙将张居厚帅壮士二百将小车至华州东城，知州事娄敬思疑其有异，剖视之；其徒大呼，杀敬思，攻西城。崔胤在华州，帅众拒之，不克，走至商州，追获之。

这一天，青州牙将张居厚率领二百壮士推着小车到华州东城，主持华州事务的娄敬思怀疑他们有些异常，打开小车上的东西查看，张居

厚的部下壮士大声呼喊，杀死娄敬思，进攻西城。崔胤当时在华州，率领众人进行抵抗；张居厚没有攻克西城，逃到商州，被追上擒获。

全忠留节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师范遣走卒赍书至大梁，迪问以东方事，走卒色动。迪察其有变，屏人问之，走卒具以实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请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将兵万余人东巡兖、郓。友宁召葛从周于刑州，共攻师范。全忠闻变，亦分兵先归，使友宁并将之。

朱全忠留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派差役带信到大梁，裴迪向他询问东方王师范的情形，差役变了脸色。裴迪察觉差役脸色有变化，就让左右的人退出询问差役，差役把实情全部讲出。裴迪来不及报告朱全忠，紧急请求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率兵一万余人，前往东面的兖州、郓州巡视。朱友宁又召驻守邢州的葛从周速回，共同进攻王师范。朱全忠听到事变的消息，也分兵先回大梁，让朱友宁一并统率。

[3]戊甲，李茂贞独见上，中尉韩全诲、张彦弘、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皆不得对。茂贞请诛全诲等，与朱全忠和解，奉车驾还京。上喜，即遣内养帅凤翔卒四十人收全诲等，斩之。以御食使第五可范为左军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右军中尉，王知古为上院枢密使，杨虔朗为下院枢密使。是夕，又斩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及内诸司使韦处廷等十六人。己酉，遣韩及赵国夫人诣全忠营；又遣使囊全诲等二十余人首以示全忠，曰："来胁留车驾，惧罪离间，不欲协和，皆此曹也。今朕与茂贞决意诛之，卿可晓谕诸军以豁众愤。"辛亥，全忠遣观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谢。

[3]戊申（初六），李茂贞单独进见昭宗，中尉韩全诲、张彦弘，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都不能进对。李茂贞请求杀死韩全诲等，与朱全忠和好，护送昭宗回长安。昭宗听后非常高兴，立即派遣宦官率领凤翔兵卒四十人拘捕韩全诲等，将他们斩首。任命御食使第五可范为左军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右军中尉，王知古为上院枢密使，杨虔朗为下院枢密使。这天晚上，又将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及皇宫内诸司使韩处廷等十六人斩首。己酉（初七），唐昭宗派遣韩及赵国夫人前往朱全忠军营；又派遣使臣用口袋装着韩全诲等二十余人的首级给朱全忠看，说："以前胁持扣留天子车驾，恐惧获罪挑拨离间，不愿亲睦和谐的，都是这等人。现在朕与李茂贞决意把他们杀死，卿可

明白告诉各军以平众愤。”辛亥（初九），朱全忠派遣观察判官李振上表进城谢罪。

全诲等已诛，而全忠围犹未解。茂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凤翔，白上急召胤，令帅百官赴行在。凡四降诏，三赐朱书御札，言甚切至，悉复故官爵，胤竟称疾不至。茂贞惧，自致书于胤，辞甚卑逊。全忠亦以书召胤，且戏之曰：“吾未识天子，须公来辨其是非。”胤始来。

韩全诲等已经杀死，但朱全忠的包围没有解除。李茂贞怀疑崔胤教朱全忠一定要攻取凤翔，于是禀告昭宗急召崔胤，命令他率领百官奔赴凤翔。共四次下诏令，三次赐给朱笔御札，言语非常恳切，全部恢复原来的官爵，崔胤竟然称病不到。李茂贞害怕，亲自给崔胤去信，言辞非常卑恭谦逊。朱全忠也以书信召崔胤，并且开他的玩笑说：“我不认识天子，须您来辨别他的是非。”崔胤这才前来凤翔。

甲寅，凤翔始启城门。丙辰，全忠巡诸寨，至城北，有凤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击之，擒其将李继钦。上遣赵国夫人、冯翊夫诣全忠营诘其故，全忠遣亲吏蒋玄晖奉表入奏。

甲寅（十二日），凤翔始开城门。丙辰（十四日），朱全忠巡视各个营寨，到城北，有凤翔军队从北山上下来，朱全忠怀疑他们要逼近自己，派兵攻击他们，捉住他们的将领李继钦。昭宗派遣赵国夫人、冯翊夫人前往朱全忠的营中查问原故。朱全忠派遣亲吏蒋玄晖奉上表章进城陈奏。

李茂贞请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苏检女为景王秘妃以自固。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后意难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忧尔女！”后乃从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纳景王妃苏氏。

李茂贞请以他的儿子李侃娶平原公主为妻，又想要以苏检的女儿嫁给景王李秘为妃，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平原公主是何皇后的女儿，何皇后感到为难，昭宗说：“姑且让我能够出去，你的女儿有什么可担忧的！”何皇后这才依从了。壬戌（二十日），平原公主嫁给宋侃为妻；景王娶苏氏为妃。宋侃即李侃，因避同姓嫁娶之嫌，所以恢复了本姓。

时凤翔所诛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从行者，诛九十人。

当时凤翔已杀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辞官家居、没有随从到凤翔的宦官，捕杀九十人。

甲子，车驾出凤翔，幸全忠营。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释罪，去三仗，止报平安，以公服入谢，全忠见上，顿首流涕；上命韩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庙社稷，赖卿再安；朕与宗族，赖卿再生。"亲解玉带以赐之。少休，即行。全忠单骑前导十余里，上辞之；全忠乃令朱友伦将兵扈从，自留部分后队，焚撤诸寨。友伦，存之子也。

甲子（二十二日），昭宗车驾出凤翔，驾临朱全忠的军营。朱全忠穿上素色衣服，等待处罚。昭宗命令客省使宣布谕旨，宽释罪过，撤去亲、勋、翊三卫立仗，只以左右金吾将军报告平安，让朱全忠穿公服进内叩谢。朱全忠见到唐昭宗，磕头流泪，昭宗命韩把他扶起。昭宗也抽泣，说："宗庙社稷，倚赖你再次安定；朕与宗族，倚赖你再次逢生。"亲自解下玉带赐给朱全忠。稍事休息，就起程。朱全忠单骑在前面引导十余里，昭宗向他告辞；朱全忠于是派朱友伦率兵护送，自己留下部署后面部队，焚烧撤除各个营寨。朱友伦是朱存的儿子。

是夕，车驾宿岐山；丁卯，至兴平，崔胤始帅百官迎谒，复以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三司如故；己巳，入长安。

当天晚上，昭宗车驾在岐山住宿。丁卯（二十五日），到达兴平，崔胤才带领百官迎接谒见，昭宗又任命崔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如故。己巳（二十七日），昭宗进入长安。

庚午，全忠、崔胤同对。胤奏："国初承平之时，宦官不典兵预政。天宝以来，宦官浸盛。贞元之末，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便卫从，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为定制。自是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狱，蠹害朝政。王室衰乱，职此之由，不翦其根，祸终不已。请悉罢诸司使，其事务尽归之省寺，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上从之。是日，全忠以兵驱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于内侍省，尽杀之，冤号之声，彻于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诏所在收捕诛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又诏成德节度使王熔选进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风深厚，人性谨

朴也。上愍可范等或无罪，为文祭之。自是宣传诏命，皆令宫人出入；其两军内外八镇兵悉属六军，以崔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

庚午（二十八日），朱全忠、崔胤一同进宫奏对。崔胤奏称：“国初太平的时候，宦官不掌管军权、干预朝政。天宝以来，宦官逐渐强盛。贞元末年，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便随从护卫，开始令宦官主管，以二千人为定制。从此，宦官参与掌管机密事务，夺取百司权力，上下遮掩，共为不法之事，大则勾结煽动藩镇，倾覆危害国家；小则以官爵猝讼做买卖，败坏朝政。朝廷衰微扰乱，正是由于这个原由，不铲除它的根源，祸患终究不能停止。请全部罢免诸司使，他们掌管的事务尽归省寺管理，各道监军全都召还京城。”昭宗听从他的建议。当天，朱全忠领兵驱赶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到内侍省，全部把他们杀死，呼冤喊屈、号啕大哭之声，响彻内外。宦官中有出使外地的，诏令所在地方把他们收捕处死，只留品秩卑微的幼弱宦官三十人以备洒扫。又诏令成德节度使王选进五十人充任敕使。因为那地方的风俗淳厚，人性谨朴。昭宗哀怜第五可范等有的无罪，撰文祭奠他们。自这以后，宣布传达诏命，全令宫人出入办理；左、右神策两军所辖的内外八镇军队，也都归属左右龙武、羽林、神策等六军，任命崔胤兼领六军十二卫事务。

臣光曰：宦官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盖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严惮也。其间复有性识儇利，语言辩给，伺候颜色，承迎志趣，受命则无违忤之患，使令则有称惬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烛知物情，虑患深远，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则近者日亲，远者日疏，甘言卑辞之请有时而从，浸润肤受之诉有时而从。于是黜陟刑赏之政，潜移于近习而不自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赏之柄移而国家不危乱者，未之有也。

臣司马光曰：宦官当权，成为国家祸患，由来已久了。大概因为宦官经常出入皇宫，君主从小到大，与他们亲近狎昵，不像三公六卿，进见有一定的时间，有威严畏惧。宦官中间又有的性情乖巧，言语敏捷，察颜观色，迎合君主的志向兴趣，这样，接受命令就没有违逆抵触的顾虑，使唤差遣就有称心满意的效果。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洞察事物的情理，考虑祸患的深远，除了侍奉以外，不委任宦官掌管事

务，那么，近在内宫的宦官就会一天天地亲近，远在外朝的百官就会一天天地疏远，君主就会时常应允甜言卑辞的请求，听从逐渐渗透的诉说。于是，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国家政令，就无形中转由亲信宦官掌握而不能自知，如同饮美酒一样，喜好它的味道而忘记它能醉人了。所以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权力已经转移而国家不发生危险祸乱，是从来没有过的。

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东汉衰亡之时，宦官的骄傲专横最为闻名，然而人们都是借助君主的权力，如同城狐社鼠有所仗恃凭依，来扰乱天下，没有能够像唐代这样，劫持胁迫天子如同控制婴儿，废立在手，往东往西出己意，使天子惧怕他们如同骑着猛虎恶狼而腋下夹着毒蛇一样。所以如此不是别的原因，是东汉宦官不掌握兵权，唐代宦官掌握兵权的原故。

太宗鉴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无得过四品。明皇始隳旧章，是崇是长，晚节令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与之议，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炽矣。及中原板荡，肃宗收兵灵武，李辅国以东宫旧隶参预军谋，宠过而骄，不能复制，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代宗践阼，仍遵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用事，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视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虏。是以来入朝，遇谗赐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闻，致狼狈幸陕；李光弼危疑愤郁，以陨其生；郭子仪摈废家居，不保丘垄；仆固怀恩冤抑无诉，遂弃勋庸，更为叛乱。德宗初立，颇振纲纪，宦官稍绌。而返自兴元，猜忌诸将，以李晟、浑为不可信，悉夺其兵，而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卫，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废嫡立庶，以成陈洪志之变。宝历狎昵群小，刘克明与苏佐明为逆，其后绛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势益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为之魁杰，至自称“定策国老”，目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药矣！文宗深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锡之贤，犹不能有所为，反受其殃；况李训、郑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谲诈之谋，翦累世胶固之党，遂至

涉血禁涂，积尸省户，公卿大臣，连颈就诛，阖门屠灭，天子阳暗纵酒，饮泣吞气，自比赧、献，不亦悲乎！以宣宗之严毅明察，犹闭目摇首，自谓畏之。况懿、僖之骄侈，苟声色球猎足充其欲，则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无怪矣。贼污官阙，两幸梁、益，皆令孜所为也。昭宗不胜其耻，力欲清涤，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则张浚覆军于平阳，增李克用跋扈之势；复恭亡命于山南，启宋文通不臣之心；终则兵交阙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华阴，幽辱东内，劫迁岐阳。崔昌遐无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讨之。连兵围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于糗粮，王侯毙踣于饥寒，然后全诲就诛，乘舆东出，翦灭其党，靡有孑遗，而唐之庙社因以丘墟矣！然则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曰：“履霜坚冰至。”为国家者，防微杜渐，可不慎其始哉！此其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余伤贤害能，召乱致祸，卖官鬻狱，沮败师徒，蠹害烝民，不可遍举。

唐太宗鉴于前代的弊病，对宦官严加抑制，官阶不得超过四品。唐明皇开始毁坏原有的章程，对宦官尊重任用，晚年让高力士省阅批复章奏，甚至任免将军、宰相，也时常与他商议，自太子王公都敬畏地侍奉他，宦官的势焰自此炽烈了。等到中原动荡，肃宗在灵武即位，撤回军队，李辅国以东宫太子的旧属参预军事计划。过分的庞信使他骄横放纵，不能再加控制，竟至爱子慈父不能庇护，因忧虑恐惧而死。唐代宗即位，仍蹈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当权，暗中玩弄刑赏大权，阻塞蒙蔽视听，看待天子如同仅有衣裳，欺凌宰相如同奴隶。所以来入京朝见，遇谗言而被赐死；吐蕃深入侵犯京师郊野，隐匿军情不行奏报，致使唐代宗狼狈驾临陕州；李光弼忧惧怀疑，烦闷怨恨，因此丧生；郭子仪被排斥罢官，赋闲家居，不保坟墓；仆固怀恩被冤枉压制，无处申诉，于是舍弃功劳，改为叛乱。唐德宗刚即位，大力整顿法纪，宦官稍被贬斥。但自兴元返京后，猜忌诸将，认为李晟、浑不可信任，全部夺取他们的兵权，而任命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让他们主管宫禁的值宿警卫，从此军权落入他们手里。唐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想要废掉嫡子，改立庶子，酿成陈洪志之变。宝历年间敬宗过分亲近宦官，刘克明与苏佐明进行叛逆，此后绛王及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六帝，都是宦官所立，势力越发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是宦官中

的首领，以至于自称“定策国老”，视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唐文宗非常怨恨宦官这样，立志要除掉他们，以宋申锡那样贤德的人，尚且不能够有所作为，反受祸殃，何况李训、郑注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想要用一个早晨的奸诈计谋，剪除数代胶粘固结的死党，竟至鲜血流满宫禁道路，尸体堆积台省门前，公卿大臣一个接一个被杀，全家屠灭，天子假装哑巴，纵情饮酒，泪流满面，不敢出声，自比周赧王、汉献帝，不可悲吗！以唐宣宗的严正坚毅，明察秋毫，尚且闭目摇头，自称害怕，何况懿宗、僖宗那样骄奢淫逸，只要歌舞美女、踢球游猎可满足欲望，便将一切政事交付宦官，称呼宦官为父亲，就不足为怪了。贼寇玷污宫殿，两次驾临梁州、益州，都是田令孜造成的。昭宗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想要尽力清洗，但是任用的人不合适，使用的方法不对头。开始就是张浚在平阳全军覆没，增强了李克用专横暴戾的气势；杨得恭向山南逃命，开启了宋文通不守臣节的心思；结果在皇宫里彼此交战，箭头射中皇上的衣服，昭宗漂泊莎城，流寓华阴，被幽禁在东宫受辱，又被劫持胁迫到岐阳。崔胤无可奈何，再召朱全忠发兵讨伐。朱全忠统帅大军包围岐阳城，再次遭受寒暑之苦，昭宗的御膳不足，王侯遭受饥寒饿死冻僵，然后韩全诲被杀，昭宗圣驾东行，剪除韩全诲的同党，一个不留，然而唐朝的宗庙社稷因此成了坟墓废墟！这样看来，宦官的祸乱，始于明皇，盛于肃宗、代宗，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道严寒冰冻将要到来。”治理国家的人，应防微杜渐，怎么能不重视它的起始呢！以上这些是宦官为害尤其明显昭著的事例。另外像伤害贤才，招致祸乱灾难，贿卖官爵讼事，败坏军队，坑害百姓，不能一一遍举。

去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具载于《诗》、《礼》、《所》以谨闺闼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无也。如巷伯之疾恶，寺人披之事君，郑众之辞赏，吕强之直谏，曹日之救患，马存亮之弭乱，杨复光之讨贼，严遵美之避权，张承业之竭忠，其中岂无贤才乎！顾人主不当与之谋议政事，进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动人耳。果或有罪，小则刑之，大则诛之，无所宽赦；如此，虽使之专横，孰敢焉！岂可不察臧否，不择是非，欲草剃而禽之，能无乱乎！是以袁绍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汉，崔昌遐袭之于后而朱氏篡唐，虽快一时之忿而国随以亡。是犹

恶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为害岂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斯之谓矣！

寺人的官职，始自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的时代，备载于《诗》、《礼》，用来谨严皇宫内室的门禁，传达皇宫内外的话语，怎么能够没有呢？如《巷伯》的痛恨邪恶，寺人披的忠诚侍奉君主，郑众的辞却赏赐，吕强的直言规劝，曹日的解救患难，马存亮的消弭祸乱，杨复光的讨伐逆贼，严遵美的避让权位，张承业的竭尽忠诚，他们中间难道没有贤才吗？只是国君不应当与他们谋划商议国家政务和进退升降官吏的大事，使他们有威福能够左右他人罢了。倘若宦官有人犯罪，小罪就惩罚他，大罪就杀死他，不予宽恕赦免。这样，即使让他专横跋扈，又有谁敢呢？怎么能够不详察善恶，不区别是非，想要像割除蔓草、捕杀禽兽那样除尽杀绝，能够没有祸乱吗！因此，袁绍实行屠杀于前而董卓削弱汉室，崔胤重复杀戮于后，而朱全忠篡夺大唐，虽然痛快发泄了一时的愤恨，但国家也随着灭亡了。这如同厌恶衣服上的污垢就烧掉衣服，忧虑树木上的蛀虫就砍伐树木，那造成的损害不是更多吗！孔子说：“人如果不仁慈，痛恨过分，就要发生祸乱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4]王师范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贻书褒赞之。河东监军张承业亦劝克用发兵救凤翔，克用攻晋州，闻车驾东归，乃罢。

[4]平卢节度使王师范派遣使者把发兵讨伐朱全忠的事告诉李克用，李克用致送书信赞扬他。河东监军张承业也劝说李克用发兵救援凤翔，李克用攻打晋州，听说昭宗车驾已经东归，就停止了。

[5]杨行密承制加朱瑾东面诸道行营副都统、同平章事，以升州刺史李神福为淮南行军司马、鄂岳行营招讨使，舒州团练使刘存副之，将兵击杜洪。洪将骆殷戍永兴，弃城走，县民方诏据城降。神福曰：“永兴大县，馈运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5]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秉制命加授朱瑾为东面诸道行营副都统、同平章事，任命升州刺史李神福为淮南行军司马、鄂岳行营招讨使，以舒州团练使刘存充任他的副手，率领军队攻击杜洪。杜洪部将骆殷驻守永兴，抛弃城池逃走，县民方诏占据永兴城投降。李神福说：“永兴是大县，是输送军需粮饷的依靠，等于已经得到鄂州的一半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四卷

唐纪八十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天复三年（癸亥、903）

唐纪八十 唐昭宗天复三年（癸亥，公元903年）

[1]二月，壬申朔，诏："比在凤翔府所除官，一切停。"

[1]二月壬申朔（初一），昭宗颁布诏令："近来在凤翔府任命的官员，全部解除职务。"

时宦官尽死，惟河东监军张承业、幽州监军张居翰、清海监军程匡柔、西川监军鱼全及致仕严遵美，为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斩他囚以应诏。

这时，宦官都被杀死，只有河东监军张承业、幽州监军张居翰、清海监军程匡柔、西川监军鱼全，以及退休家居的原枢密使严遵美，被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王建藏匿起来，斩了其他囚犯来应付诏令，才保存了性命。

[2]甲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陆责授沂王傅、分司。车驾还京师，赐诸道诏书，独凤翔无之。曰："茂贞罪虽大，然朝廷未与之绝；今独无诏书，示人不广。"崔胤怒，奏贬之。宫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韩全诲所献，及僧、道士与宦官亲厚者二十余人，并送京兆杖杀。

[2]甲戌（初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陆受责降补沂王傅分司。昭宗回到京师后，给各道颁赐诏书，唯独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没有。陆说："李茂贞的罪恶虽然重大，但朝廷并没有与他决绝；现在唯独不给他颁赐诏书，给人看着不宽大为怀。"崔胤勃然大怒，奏请将陆贬斥了。宫人宋柔等十一人都是韩全诲献进宫的，以及和尚、道士与宦官亲近交深的二十余人，一并送交京兆尹乱杖打死。

[3]上谓韩曰："崔胤虽尽忠，然比卿颇用机数。"对曰："凡为天下者，万国皆属之耳目，安可以机数欺之！莫若推诚直致，虽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也。"

[3]昭宗对韩说："崔胤虽然竭尽忠诚，但比你多用心机权术。"韩回答说："凡治理天下的人，万国都耳目专注，哪里能够用心机权术欺

骗蒙蔽他们呢！不如推心置腹直接了当，这样，虽然按日计算不充足，但按年计算就有剩余了。”

[4]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吏部侍郎卢光启，并赐自尽；丁丑，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为太子宾客、分司，皆崔胤所恶也。

[4]丙子（初五），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吏部侍郎卢光，一并被赐令自杀。丁丑（初六），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降补太子宾客、分司。他们都是崔胤憎恨的人。

[5]戊寅，赐朱全忠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赐其僚佐敬翔等号迎銮协赞功臣，诸将朱友宁等号迎銮果毅功臣，都头以下号四镇静难功臣。

[5]戊寅（初七），朝廷赐朱全忠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赐他的属官敬翔等人号“迎銮协赞功臣”、诸将朱友宁等人号“迎銮果毅功臣”、都头以下号“四镇静难功臣”。

上议褒崇全忠，欲以皇子为诸道兵马元帅，以全忠副之；崔胤请以辉王祚为之，上曰：“濮王长。”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请之，己卯，以祚为诸道兵马元帅。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帅，进爵梁王。以胤为司徒兼侍中。

昭宗与群臣商议嘉奖尊崇朱全忠，想要任命皇子担任诸道兵马元帅，以朱全忠担任副职。崔胤请让辉王李祚担任诸道兵马元帅，昭宗说：“濮王居长。”崔胤秉承朱全忠的秘密旨意，以李祚年幼于己有利，坚决请求以李祚为元帅。己卯（初八），昭宗任命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庚辰（初九），昭宗加封朱全忠署太尉，充任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梁王，任命崔胤为司徒兼侍中。

胤恃全忠之势，专权自恣，天子动静皆禀之。朝臣从上幸凤翔者，凡贬逐三十余人。刑赏系其爱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

崔胤仗恃朱全忠的势力，独揽朝政，恣意妄为，皇上的行止动静都要禀报他。扈从昭宗前去凤翔的大臣， 降低官职和放逐外地的共三十余人。朝廷的刑罚、赏赐都取决于他的爱憎，朝廷内外的官吏都惧怕他，重足而立不敢妄动。

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宁领远节度使。全忠表符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节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不得至而还。

朝廷任命敬翔署太府卿，朱友宁兼任宁远节度使。朱全忠上表奏请以符道昭为同平章事，充任天雄节度使，派遣军队护送往秦州赴任；没能到达而返回。

[6]初，翰林学士承旨韩之登进士第也，御史大夫赵崇知贡举。上返自凤翔，欲用为相，荐崇及兵部侍郎王赞自代；上欲从之，崔胤恶其分己权，使朱全忠入争之。全忠见上曰："赵崇轻薄之魁，王赞无才用，韩何得妄荐为相！"上见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贬濮州司马。上密与泣别，曰："是人非复前来之比，臣得远贬及死乃幸耳，不忍见篡弑之辱！"

[6]当初，翰林院学士承旨韩考中进士的时候，御史大夫赵崇任主考官。昭宗自凤翔返回后，想要用韩任宰相，韩推荐赵崇及兵部侍郎王赞代替自己。昭宗想依从，崔胤恨他们分享自己的权力，就让朱全忠入宫争辩反对。朱全忠进见昭宗说："赵崇是轻佻浮薄之首，王赞没有才能，韩怎么能随便保荐他们做宰相！"昭宗见朱全忠愤怒得很，无可奈何，于癸未（十二日）将韩贬为濮州司马。昭宗秘密地与韩哭着告别，韩说："这个人不能再与从前相比了，我能够被贬往远离京师的地方任职到死就是幸运了，不忍心看见篡位杀君的屈辱！"

[7]己丑，上令朱全忠与李茂贞书，取平原公主；茂贞不敢违，遽归之。

[7]己丑（十八日），昭宗叫朱全忠给李茂贞去信，要接回平原公主。李茂贞不敢违抗，急忙将平原公主送回。

[8]壬辰，以朱友裕为镇国节度使。

[8]壬辰（二十一日），朝廷任命朱友裕为镇国节度使。

[9]乙未，全忠奏留步骑万人于故两军，以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以汴将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充街使。于是全忠之党布列遍于禁卫及京辅。

[9]乙未（二十四日），朱全忠奏请留步、骑兵一万人在原神策左右两军营署，以朱友伦担任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任命汴州将领张廷

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充会街使。于是，朱全忠的党羽布列遍及宫禁宿防及京辅各处。

戊戌，全忠辞归镇，留宴寿春殿，又饯之于延喜楼。上临轩泣别，令于楼前上马。上又赐全忠诗，全忠亦和进；又进杨柳枝辞五首。百官班辞于长乐驿。崔胤独送至霸桥，自置饯席，夜二鼓，胤始还入城；上复召对，问以全忠安否；置酒奏乐，至四鼓乃罢。

戊戌（二十七日），朱全忠告辞回大梁，昭宗先在寿春殿设宴挽留，又在延喜楼为他饯行。昭宗亲临楼前长廊与朱全忠哭着告别，并命他在楼前上马。昭宗又赐诗给朱全忠，朱全忠也和诗呈进，又赐《杨柳枝词》五首。文武官员在长乐驿列班辞别。崔胤独自送至霸桥，自摆酒席饯行，到晚上二更时侯，崔胤才回城；昭宗又召入询问朱全忠平安与否，并摆酒奏乐，到四更方散。

[10]以清海节度使裴枢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0]朝廷任命清海节度使裴枢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是朱全忠举荐的。

[11]李克用使者还晋阳，言崔胤之横，克用曰："胤为人臣，外倚贼势，内胁其君，既执朝政，又握兵权。权重则怨多，势侔则衅生，破家亡国，在眼中矣！"

[11]李克用的使者自京师回到晋阳，讲述崔胤专横霸道的情形，李克用说："崔胤身为人臣，在外倚靠强贼的势力，在内胁迫自己的君主，既主持朝政，又掌握兵权。权力过重就结怨多，势均力敌就要生出事端，破家亡国，近在眼前了！"

[12]朱全忠将行，秦："克用于臣，本无大嫌，乞厚加宠译，遣大臣抚慰，俾知臣意。"进奏吏以白克用，克用笔曰："贼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后耳！"

[12]朱全忠将要起身回大梁，奏称："李克用对我来没有大的仇怨，恳求皇上对他厚加恩宠，派遣大臣前去安慰，使他知道我的心意。"河东进奏吏将朱全忠的话禀报李克用，李克用大笔道："这强贼想要进攻淄青，怕我在后面牵制他罢了！"

[13]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师范弟师鲁转齐州，朱友宁引兵击走之。师范遣兵益刘军，友宁击取之。由是兖州援绝，葛从周引

兵围之。友宁进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镇及魏博兵十万继之。

[13]三月戊午（十七日），朱全忠回到大梁。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围攻齐州，朱友宁率兵将他打跑。王师范派兵增加刘的兵力，朱友宁率兵攻击打败援兵。因此，兖州援兵断绝，葛从周率兵包围了兖州。朱友宁进攻青州；戊辰（二十七日），朱全忠统率四镇及魏博的军队十万人，继续开往青州。

[14]淮南将李神福围鄂州，望城中积荻，谓监军尹建峰曰："今夕为公焚之。"建峰未之信。时杜洪求救于朱全忠，神福遣部将秦皋乘轻舟至滠口，举火炬于树杪；洪以为救兵至，果焚荻以应之。

[14]淮南将领李神福围攻鄂州，望见城中堆积着荻草，对监军尹建峰说："今天晚上为您把它焚烧了。"尹建峰还不相信。当时，杜洪向朱全忠求救，李神福派遣部将秦皋乘轻舟到滠口，在树林上举起火炬，杜洪以为救兵到了，果然焚烧荻草来接应。

[15]夏，四月，己卯，以朱全忠判元帅府事。

[15]夏季，四月己卯（初九），朝廷任命朱全忠总管元帅府事务。

[16]知温州事丁章为木工李彦所杀，其将张惠据温州。

[16]知温州事丁章被木工李彦杀死，他的将领张惠占据温州。

[17]王师范求救于淮南，乙未，杨行密谴其将王茂章以步骑七千救之，又遣别将将兵数万攻宿州。全忠遣其将康怀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17]王师范向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求救。乙未（二十五日），杨行密派遣他的部将王茂章率领步兵、骑兵七千人前往援救，又遣别将率兵数万人攻打宿州。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康怀英率兵援救宿州，淮南军队逃跑了。

[18]杨行密遣使诣马殷，言朱全忠跋扈，请殷绝之，约为兄弟。湖南大将许德勋曰："全忠虽无道，然挟天子以令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轻绝也。"殷从之。

[18]杨行密派遣使者去见马殷，说朱全忠专横跋扈，请马殷与他断绝交往，约定结为兄弟。湖南大将许德勋说："朱全忠虽然无道，但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您向来尊奉王室，不可轻易与他绝交。"马殷听从了。

[19]杜洪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其将韩将万人屯滠口，遣使语荆南节度使成、武安节度使马殷、武贞节度使雷彦威，令出兵救洪。畏全忠之强，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广，发舟师十万，沿江东下。作巨舰，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谓之“和舟载”，其余谓之“齐山”、“截海”、“劈浪”之类甚众。掌书记李谏曰：“今每舰载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缓急不可动也。吴兵剽轻，难与角逐；武陵、长沙，皆吾仇也；岂得不为反顾之虑乎！不若遣骁将屯巴陵，大军与之对岸，坚壁勿战，不过一月，吴兵食尽自遁，鄂围解矣。”不听。，怔之五世孙也。

[19]杜洪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韩率领一万军队驻扎滠口，派遣使者前告诉荆南节度使成、武安节度使马殷、武贞节度使雷彦威，叫他们出兵救援杜洪。成畏惧朱全忠的强大，并且想要侵占江、淮之地来扩张自己的地盘，于是派遣水师十万，沿江东下。成制造巨舰，三年才完工，规模法度如同府第官署，叫做“和州载”，其余叫做“齐山”、“截海”、“劈浪”之类的很多。掌书记李劝告说：“现在每舰载甲士一千人，稻米又多一倍，有个缓急，不能移动。吴兵敏捷轻快，难与角逐。武陵雷彦威、长沙马殷都是我们的仇敌，怎么能不考虑后顾之忧呢！不如派遣勇猛的将领驻守巴陵，大军与之隔岸相对，坚守壁垒不出战，不过一个来月，吴兵食尽就会自己退走，鄂州就解围了。”成没有听从。李是李的五世孙。

[20]王建出兵攻秦、陇、乘李茂贞之弱也；遣判官韦庄入贡，亦修好于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报聘，建兴之宴。殷言：“蜀甲兵诚多，但乏马耳。”建作色曰：“当道江山险阴，骑兵无所施；然马亦不乏，押牙少留，当共阅之。”乃集诸州马，大阅于星宿山，官马八千，私马四千，部队甚整。殷叹服。建本骑将，故得蜀之后，于文、黎、维、茂州市胡马，十年之间，遂及兹数。

[20]王建乘李茂贞势力削弱的时机，出兵进攻秦州、陇州，并派遣判官韦庄到京师进献物品，也向朱全忠谋求和好。朱全忠派遣押牙王殷前回访，王建设宴招待。王殷说：“蜀地的兵士确实众多，只是缺少马匹罢了。”王建变了脸色说：“蜀地道路险恶，山河阻隔，骑兵没有施展之处。然而马匹也不缺少，押牙稍留时日，当共同检阅一番。”于是，王建调集各州的马匹，在星宿山举行大规模检阅，计官马八千匹，私马四千匹，部队非常整齐。王殷赞叹佩服。王建本来是骑兵将

领，所以在取得蜀地以后，就往文州、黎州、维州、茂州一带购买胡地出产的马匹，十年之间，就达到了这个数目。

[21]五月，丁未，李克用云州都将王敬晖杀刺史刘再立，叛降刘仁恭；克用遣李嗣昭、李存审将兵讨之。仁恭遣将以兵五万救敬晖，嗣昭退保乐安，敬晖举众弃城而去。先是，振武将契让逐戍将石善友，据城叛；嗣昭等进攻之，让自燔死；复取振武城，杀吐谷浑叛者二千余人。克用怒嗣昭、存审失王敬晖，皆杖之，削其官。

[21]五月丁未（初七），李克用属下的云州都将王敬晖杀死刺史刘再立，叛变投降刘仁恭。李克用派遣李嗣昭、李存审率兵讨伐。刘仁恭派遣将领带兵五万救援王敬晖，李嗣昭退兵保卫乐安，王敬晖率众弃城逃走。在这以前，振武将领契让驱逐防守的将领石善友，据城叛乱，李嗣昭等率兵攻伐，契让自焚而死。李嗣昭等又夺取振武城，杀死叛乱的吐谷浑二千余人，李克用恼怒李嗣昭、李存审没有能够擒杀王敬晖，将他们杖责，并削去官职。

[22]成行未至鄂州，马殷遣大将许德勋将舟师万余人，雷彦威遣其将欧阳思将舟师三千余人会于荆江口，乘虚袭江陵，庚戌，陷之，尽掠其人及货财而去。将士亡其家，皆无斗志。

[22]荆南节度使成率军东下，还没有到鄂州，武安节度使马殷派遣部将许德勋率领水军一万余人，武贞节度使雷彦威派遣部将欧阳思率领水军三千余人在荆江口会合，乘虚突袭江陵，庚戌（初十）将江陵攻克，尽掠人口及货财而去。成的将士家亡财空，都没有了斗志。

李神福闻其将至，自乘轻舟前觇之，谓诸将曰："彼战舰虽多而不相属，易制也，当急击之！"壬子，神福遣其将秦裴、杨戎将众数千逆击于君山，大破之，因风纵火，焚其舰，士卒皆溃，赴水死，获其战舰二百艘。韩闻之，亦引兵去。

淮南将领李神福听说成率领水师将要到达，就亲自乘着轻舟前去察看，对各位将领说："他们的战舰虽多，但彼此不相连续，容易制伏，应当急速发兵攻击！"壬子（十二日），李神福派遣部将秦裴、杨戎率众数千人在洞庭湖君山迎击，把成打得大败，趁着风势放火焚烧成的舰只，将士争相逃散，成投湖淹死，缴获成的战舰二百艘。韩听到此讯，也退兵离去。

许德勋还过岳州，刺史邓进忠开门具牛酒犒军，德勋谕以祸福，进忠遂举族迁于长沙。马殷以德勋为岳州刺史，以进忠为衡州刺史。雷彦威狡狯残忍，有父风，常泛舟焚掠邻境，荆、鄂之间，殆至无人。

许德勋返回途中路过岳州，刺史邓进忠大开城门，准备牛酒饮食慰劳将士，许德勋告诉他祸福利害，邓进忠于是带领全族迁往长沙。马殷任命许德勋为岳州刺史，邓进忠为衡州刺史。雷彦威狡诈残忍，具有他父亲的作风。经常架船到邻近的地方烧杀抢掠，荆州、鄂州之间，几乎无人居住。

李茂贞畏硃全忠，自以官为尚书令，在全忠上，累表乞解去。诏复以茂贞为中书令。

李茂贞畏惧硃全忠，自认为官做到尚书令，在硃全忠之上，多次上表要求免去。皇上下诏又任命李茂贞做中书令。

崔胤奏：“左右龙武、羽林、神策等军名存实亡，侍卫单寡；请每军募步兵四将，每将二百五十人，骑兵一将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选其壮健者，分番侍卫，”从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召募于市。

[25]朱全忠表颍州刺史朱友恭为武宁节度使。

[25]朱全忠上表奏请任命颍州刺史朱友恭为武宁节度使。

[26]朱友宁攻博昌，月余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将刘捍往督之。捍至，友宁驱民丁十余万，负木石，牵牛驴，诣城南筑土山，既成，并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号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之。抵青州城下，遣别将攻登、莱。

[26]宁远节度使朱友宁进攻博昌，一个多月没有攻克。朱全忠大怒，派遣客将刘捍前往监督。刘捍到后，朱友宁驱赶壮丁十余万人，背负木石，牵着牛驴，到城南修筑土山。土山筑成以后，连同人畜木石排列在一起填土捣实，喊冤号哭之声传出数十里。即刻破都昌城，把城内男女老少全部杀死。随后进兵攻克临淄，抵达青州城下，派遣别将率兵攻打登州、莱州。

淮南将王茂章会王师范弟莱州刺史师诲攻密州，拔之，斩其刺史刘康义，以淮海都游弈使张训为刺史。

淮南将领王茂章会同王师范的弟弟莱州刺史王师诲进攻密州，将城攻破，杀死刺史刘康义，并以淮海都游弈使张训为密州刺史。

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师范帅登、莱兵拒朱友宁于石楼，为两栅。丙子，夜，友宁击登州栅，栅中告急，师范趣茂章出战，茂章按兵不动。友破登州栅，进攻莱州栅。比明，茂章度兵力已疲，乃与师范合兵出战，大破之。友宁旁自峻阜驰骑赴敌，马仆，青州将张土枭斩之，传首淮南。两镇兵逐北至米河，俘斩万计，魏博之兵殆尽。

六月乙亥（初六），汴州军队攻克登州。王师范率领登州、莱州军队，在石楼抵抗朱友宁，树立两道栅栏。丙子（初七）夜里，朱友宁率兵攻击登州栅，栅内情况紧急，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战，王茂章按兵不动。朱友攻破登州栅，进攻莱州栅。天快明时，王茂章估计朱以宁的兵力已经疲惫，才与王师范合兵出战，把朱友宁的军队打得大败。朱友宁从旁侧高峻的土山上纵马出击敌人，马失前蹄倒下，青州将领张士将他斩首，传首淮南示众。平卢、淮南两镇军队追击败走的敌人到米河，俘获斩杀敌人以万计，魏博军队几乎完了。

全忠闻友宁死，自将兵二十万昼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临朐，命诸将攻青州。王师范出战，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闭垒示怯，伺汴兵稍懈，毁栅而出，驱驰疾战，战酣退坐，召诸将饮酒，已而复战。全忠登高望见之，问降者，知为茂章，叹曰：“使吾得此人为将，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众不敌，是夕，引军还。全忠遣曹州刺史杨师厚追之，及于辅唐。茂章命先锋指挥使李虔裕将五百骑为殿，虔裕殊死战，师厚擒而杀之。师厚，颍州人也。

朱全忠听说朱友宁死了，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日夜兼行奔赴救援。秋季，七月壬子（十四日），朱全忠率军到临朐，命令各将领攻打青州。王师范率兵出战，被汴州军打得大败。王茂章闭垒不出表示怯懦，侦察汴州军队稍微懈怠，率兵毁栅冲出，驰驱快攻，打得尽兴，退回坐下，召集诸将饮酒，不久又冲出奋战。朱全忠登高观战望见他，问投降的人，知道是王茂章，叹说：“假使我能得以此人做将领，天下就不够我平定了！”黄昏时分，汴州军队才撤退。王茂章估计敌众我，不能取胜，当天晚上就率领军队回淮南。朱全忠派遣曹州刺史杨师厚率兵追赶，直到辅唐。王茂章命令先锋指挥使李虔裕率领五百骑

兵殿后，与追兵拼死战斗，杨师厚将李虔裕擒获杀死。杨师厚是颍州人。

张训闻茂章去，谓诸将曰：“汴人将至，何以御之？”诸将请焚城大掠而归。训曰：“不可。”封府库，植旗帜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后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挥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帜，数日乃敢入成；见府库城邑皆完，遂不复追。训全军而还。全忠以檀为密州刺史。

密州刺史张训听说王茂章离去，对各位将领说：“汴州军将要到达，用什么抵御呢？”诸将请求焚烧城池，大掠财物而回淮南。张训说：“不能这样做。”于是，封闭府库，在城上树立旗帜，然后让老弱兵士在前，自己率领精兵断后而离去。朱全忠派遣左踏白指挥使王檀攻打密州，到达以后，望见城上旗帜，过了数日才敢进城。王檀见府库、城邑全都完好，就不再追赶。张训全军回到淮南。朱全忠以王檀担任密州刺史。

[27]丁卯，以山南西道留后王宗贺为节度使。

[27]丁卯（二十九日），朝廷任命山南西道留后王宗贺为节度使。

[28]睦州刺史陈询叛钱，举兵攻兰溪，遣指挥使方永珍击之。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与询连姻，疑之，建徽不言。会询亲吏来奔，得建徽与询书，皆劝戒之辞，乃悦。建徽从兄建思谮建徽私蓄兵仗，谋作乱；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内，建徽不顾，以是益亲重之。

[28]睦州刺史陈询背叛钱，率兵进攻兰溪，钱派遣指挥使方永珍率兵前去攻打陈询。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与陈询是姻亲，钱怀疑他，杜建徽不辩解。恰巧陈询的亲信属吏前来投奔，钱得到杜建微给陈询的书信，都是劝告陈询改过的话，钱这才喜悦。杜建徽的堂兄杜建思诬陷杜建徽私自贮备兵器，阴谋作乱。钱派人前去搜索，杜建徽正在吃饭，使者径直进入卧室搜查，杜建徽毫不顾忌，钱因此更加亲近推重他。

[29]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齐州刺史杨师厚攻青州，身归大梁。

[29]八月戊辰朔（初一），朱全忠留下齐州刺史杨师厚攻打青州，自己回大梁。

[30]庚辰，加西川节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进爵蜀王。

[30]庚辰，（十三日），朝廷给西川节度使西平王王建加官署司徒，进爵蜀王。

[31]前渝州刺史王宗本言于王建，请出兵取荆南；建从之，以宗本为开道都指挥使，将兵下峡。

[31]前渝州刺史王宗本向王建进言，请出兵攻取荆南。王建听从，任命王宗本为开道都指挥使，率兵船下三峡。

[32]初，宁国节度使田破冯弘铎，诣广陵谢杨行密，因求池、歙为巡属，行密不许。行密左右下及狱吏，皆求赂于，怒曰："吏知吾将下狱邪！"及还，指广陵南门曰："吾不可复入此矣！"兵强财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不从。及解释钱，尤恨之，阴有叛志。李神福言于行密曰："必反，宜早图之。"行密曰："有大功，反状未露，今杀之，诸将人人自危矣！"有良将曰康儒，与谋议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为庐州刺史。以儒为贰于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无日矣！"遂与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同举兵，仁义悉焚东塘战舰。

[32]当初，宁国节度使田打败冯弘铎，前往广陵告谢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因有功要求把池州、歙州作为自己的巡视属地，杨行密没有答应。杨行密左右的人以及狱吏，都向田索要财物，田勃然大怒说："你狱吏知道我将要下狱吗！"等到回去的时侯，田指着广陵的南门说："我不能再入此城了！"田兵强财富，喜好攻战夺取；杨行密已经平定淮南，想要保境安民，往往加以压抑制止，田不从。等到杨行密与钱亲善友好，田就更加恨他，暗中已有背叛杨行密的志向。李神福向杨行密进言说："田一定要谋反，应当尽早设法应付。"杨行密说："田有大功劳，谋反的行迹没有暴露，现在杀他，各位将官就要人人自危了！"田有个良将叫康儒，与田商议事情经常意见不合，杨行密知道这情况以后，擢升康儒为庐州刺史。田以为康儒对自己有二心，将他全族杀死。康儒说："我死了，田公灭亡就没有几天了！"田于是与润州团练使安仁义一同起兵，安仁义全部焚烧了杨行密停在扬州东塘的战舰。

遣二使诈为商人，诣寿州约奉国节度使朱延寿，行密将尚公遇之，曰："非商人也。"杀一人，得其书，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于鄂

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东下，始告将士以讨田。

田派遣两个使者假装商人，往寿州邀约奉国节度使朱延寿，杨行密的将领尚公遇见他们，说："不是商人。"杀死一人，搜得田给朱延寿的书信，把这情况告诉杨行密。杨行密从鄂州召回李神福，李神福担心杜洪进行拦击，扬言奉命攻打荆南，准备武器船只；等到日落的时侯，就沿长江顺流东下，这才告诉将士前去讨伐田。

己丑，安仁义袭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战，极口骂仁义，仁义曰："彼敢辱我，必有备。"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为润州行营招讨使，击仁义，不克，使徐温将兵会之。温易其衣服旗帜，皆如茂章兵，仁义不知益兵，复出战，温奋击，破之。

己丑（二十二日），安仁义袭击常州，常州刺史李遇迎战，开口极力大骂安仁义，安仁义说："他敢辱骂我，一定有准备。"于是带领军队退走。壬辰（二十五日），杨行密任命王茂章为润州行营招讨使，攻击安仁义，没有攻克，派徐温率兵会同攻击。徐温改换所率军队的衣服旗帜，都像王茂章的军队，安仁义不知道对方增加了军队，再次出战，徐温奋力攻击，把安仁义打败。

行密夫人，朱延寿之也。行密狎侮延寿，延寿怨怒，阴与田通谋。遣前进士杜荀鹤至寿州，与延寿相结；又遣于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应之。荀鹤，池州人也。

杨行密的夫人是朱延寿姐姐。杨行密轻慢侮辱朱延寿，朱延寿怨恨愤怒，暗中与田串通策划反叛。田派遣前进士杜荀鹤到寿州，与朱延寿相互交结；又遣杜荀鹤到大梁告诉朱全忠，朱全忠大喜，派兵驻扎宿州来接应。杜荀鹤是池州人。

[33]杨师厚屯临朐，声言将之密州，留辎重于临朐。九月，癸卯，王师范出兵攻临朐，师厚伏兵奋击，大破之，杀万余人，获师范弟师克。明日，莱州兵五千救青州，师厚邀击之，杀获殆尽，遂徙寨抵其城下。

[33]杨师厚驻兵临朐，声言将要前往密州，把器械粮草等留在临朐。九月癸卯（初六），王师范出兵进攻临朐，杨师厚伏兵奋力攻击，把王师范打得大败，击杀一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

第二天莱州军队五千人救援青州，杨师厚进行拦击。将莱州军队几乎全部杀死擒获，于是将营寨移到青州城下。

[34]朱延寿谋颇泄，杨行密诈为目疾，对延寿使者多错乱所见，或触柱仆地。谓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诸子皆幼，军府事当以授三舅。"夫人屡以书报延寿；行密又自遣召之，阴令徐温为之备。延寿至广陵，行密迎及寝门，执而杀之；部兵惊扰，徐温谕之，皆听命，遂斩延寿兄弟，黜朱夫人。

[34]朱延寿串通田计划略有泄露，杨行密知道后假装患了眼病，对朱延寿的使者经常认错人，或者撞着柱子扑倒在地。杨行密对夫人朱氏说："我不幸失明，诸子幼小，军府的事情应当全部交给三舅管理。"朱夫人屡次给朱延寿写信告诉他。杨行密又自己派人召唤朱延寿到广陵来，暗中却命令徐温为他做好防备。朱延寿到广陵，杨行密迎到卧室门口，将他逮捕并杀死。朱延寿的部下将士惊慌扰乱，徐温晓谕他们，全都听从命令。于是，斩杀朱延寿的兄弟，并把朱夫人废黜。

初，延寿赴召，其妻王氏谓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愿日发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仆，授兵阖门，捕骑至，乃集家人，聚宝货，发百燎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躯为仇人所辱。赴火而死。

起初，朱延寿应杨行密的召请前去广陵，他的妻子王氏对他说："您此行的吉凶未卜，希望每天派一个使者来给我报平安！"一天，使者没有到来，王氏说："事情已经可以知道了！"于是布置家僮仆役，发给兵器，把大门关闭；杨行密派来捉人的骑兵一到，王氏就召集家人，把珍宝财物聚积一起，点燃很多火炬焚烧府舍，王氏说："我发誓不把自己洁白无瑕的躯体让仇人玷辱。"于是投火自焚而死。

延寿用法严，好以击众，尝遣二百人与汴兵战，有一人应留者，请行，延寿以违命，立斩之。

朱延寿执法严厉，喜好以少击多，曾经派二百人与朱全忠的汴州军队作战，有一个应该留下的人，请求前往，朱延寿以违抗命令，将他立即斩首。

[35]田袭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东下，遣使谓之曰："公见机，与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无遗！"神神曰："吾以卒伍

事吴王，今为上将，义不以妻子易其志。有老母，不顾而反，三纲且不知，乌足与言乎！”斩使者而进，士卒皆感励。遣其将王坛、汪建将水军逆战。丁未，神福至吉阳矶，与坛、建遇，坛、建执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谓诸将曰：“彼众我，当以奇取胜。”及暮，合战，神福佯败，引舟溯流而上；坛、建追之，神福复还，顺流击之。坛、建楼船大列火炬，神福令军中曰：“望火炬辄击之。”坛、建军皆灭火，旗帜交杂，神福因风纵火，焚其舰，坛、建大败，士卒焚溺死者甚众；戊申，又战于皖口，坛、建仅以身免。获徐绾，行密以槛车载之，遗钱；剖其心以祭高渭。

[35]宁国节度使田袭击升州，俘获李神福的妻儿，待他们很好，李神福从鄂州东下，田派遣使者前去对他说：“您看机会行事，与您分地称王，不然的话，您的妻儿难以存活！”李神福说：“我以兵卒身份侍奉吴王，今为上将，道义上不能因为妻儿改变志向。田有老母，毫不顾念而反叛，连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尚且不知道，哪里值得与他说！”于是，将使者杀死，率兵前进，士兵全都感动振奋。田派遣他的部将王坛、汪建率领水军迎战。丁未（初十），李神福到达吉阳矶，与王坛、汪建相遇，王坛、汪建拿他的儿子李承鼎给他看，李神福命令左右的人放箭射他。李神福对诸将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应当用奇兵取胜。”傍晚，合兵作战，李神福假装打败，带领战船逆流而逃，王坛、汪建率船排列着大量火炬，李神福命令中军说：“望见火炬就攻击。”王坛、汪建的军队全都熄灭火炬，旗帜交错杂乱，李神福趁着风势放火，焚烧敌舰，王坛、汪建大败，士兵烧死淹死的很多。戊申（十一日），双方又在皖口交战，王坛、汪建仅以身免。李神福擒获徐绾，杨行密用槛车载着他，送给镇海节度使钱；钱将徐绾的心挖出，用来祭奠高渭。

闻坛、建败，自将水军逆战。神福曰：“贼弃城而来，此天亡也！”临江坚壁不战，遣使告行密，请发步兵断其归路；行密遣涟水制置使台将兵应之。王茂章攻润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会击。

田听说王坛、汪建失败，亲自率领水军前去迎战。李神福说：“贼弃城前来，这是上天要他灭亡啊！”于是临江坚守壁垒，不与田决战，一而派遣使者报告杨行密，请求派遣步兵断绝田的归路。杨行密得到

报告，立即派遣涟水制置使台率领步兵前去接应。王茂章进攻润州，很久没有攻下，杨行密又命令王茂章带领军队前去会同台攻击田。

[36]辛亥，汴将刘重霸拔棣州，执刺史邵播，杀之。

[36]辛亥（十四日），汴州将领刘重霸攻克棣州，逮住刺史邵播，将他杀死。

[37]甲寅，朱全忠如洛阳，遇疾，复还大梁。

[37]甲寅（十七日），朱全忠到洛阳，患了病，又回大梁。

[38]戊午，王师范遣副使李嗣业及弟师悦请降于杨师厚，曰："师范非敢背德，韩全诲、李茂贞以朱书御札使之举兵，师范不敢违。"仍请以其弟师鲁为质。时朱全忠闻李茂贞、杨崇本将起兵逼京畿，恐其复劫天子西去，欲迎车驾都洛阳，乃受师范降，选诸将使守登、莱、淄、棣等州，即以师范权淄青留后。师范仍言先遣行军司马刘将兵五千据兖州，非其自专，愿释其罪；亦遣使语。

[38]戊午（二十一日），平卢节度使王师范派遣副使李嗣业及弟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求投降，说："师范不是胆敢背弃大德，韩全诲、李茂贞用皇上朱笔写的信札命令我发兵，师范不敢违反。"并请求用他的弟弟王师鲁作为人质。当时朱全忠听说李茂贞、杨崇本将要起兵进逼京畿，恐怕他们再次劫持昭宗西去凤翔，想要迎接昭宗建都洛阳，于是接受了王师范投降，选择诸将守卫登、莱、淄、棣等州，当即以王师范暂时为淄表留后。王师范并说明先前遣行军司马刘率兵五千占据兖州，不是他擅自做主，希望宽免他的罪过；也派遣使者告诉刘。

[39]田闻台将至，自将步骑逆战，留其将郭行以精兵二万及王坛、汪建水军屯芜湖，以拒李神福。觇者言："营寨褊小，才容二千人。"易之，不召外兵。入境，番陈而进，军中笑其怯，曰："宿将多谋，不可不备。"冬，十月，戊辰，与遇于广德，先以杨行密书遍赐将，皆下马拜受；因其挫伏，纵兵击之，兵遂败。又战于黄池，兵交，伪走；追之，遇伏，大败，奔还宣州城守，引兵围之。亟召芜湖兵还，不得入。郭行、王坛、汪建及当涂、广德诸戍皆帅其众降。行密以台已破田，命王茂章复引兵攻润州。

[39]宁国节度使田听说台将要到达，亲自统帅步、骑兵迎战，留下他的部将郭行率领二精锐部队及王坛、汪建的水军驻扎芜湖，来抵抗李神福。侦控敌情的人说："台的营寨狭小，才容纳二千人。"田轻视

台，不召集外地的军队。台进入田的地界，把军队分为数部轮番阵前进，军中有人笑他怯懦，台说：“田是久经战阵的老将，足智多谋，不能不防备。”冬季，十月戊辰（初二），台与田在广德 相遇，台先把杨行密的书信遍赐田的各位将领，各将都下马叩拜领受；台趁着田的将士士气受到摧挫，发兵攻击，田的军队于是失败。又在黄池作战，军队一交战，台假装逃走，田率兵追赶，遇到埋伏，被打得大败，逃奔回宣州，闭城防守，台率领军队包围宣州。田紧急召回芜湖的军队，但不能入城。郭行、王坛、汪建及当涂、广德等地的驻防将都率众投降。杨行密因台已经打败田，命令王茂章又率领军队前去攻打润州。

[40]初，夔州刺史侯矩从成救鄂州，死，矩奔还。会王宗本兵至，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万、施四州。王建复以矩为夔州刺史，更其姓名曰王宗矩。宗矩，易州人也。蜀之议者，以瞿唐，蜀之险要，乃弃归、峡，屯军夔州。建以宗本为武泰留后。武泰军旧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疠，请徙治涪州，建许之。

[40]当初，夔州刺史侯矩随从荆南节度使成援救鄂州，成兵败淹死，侯矩逃回夔州。适逢开道都指挥使、前渝州刺史王宗本率兵到达夔州，甲戌（初八），侯矩献州投降，王宗本于是平定夔、忠、万、施四州。西川节度使王建仍以侯矩为夔州刺史，给他改姓名叫王宗矩。王宗矩是易州人。议事的蜀人认为瞿唐峡是蜀地的险竣要冲，于是舍弃归、峡二州，驻王建任命王宗本为武泰留后。武泰军的旧治所在黔州，王宗本因当地潮湿高温，经常流行传染病，请将治所迁到涪州，王建答应了他。

[41]葛从周急攻兖州，刘使从周母乘板舆登城，谓从周曰：“刘将军事我不异于汝，新妇辈皆安居，人各为其主，汝可察之。”从周歔而退，攻城为之缓。悉简妇人及民之老疾不足当敌者出之，独与少壮者同辛苦，分衣食，坚守以捍敌；号令整肃，兵不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绝，节度副使王彦温逾城出降，城上卒多从之，不可遏。遣人从容语彦温曰：“军士非素遣者，勿多与之俱。”又遗人徇于城上曰：“军士非素遣从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敌人果疑彦温，斩之城下，由是众心益固。及王师范力屈，从周以祸福

谕之，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见王公失势，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师范使者至，丁丑，始出降。

[41]葛从周急攻兖州，刘让葛从周的母亲乘坐板车登上城楼，对葛从周说："刘将军侍奉我不比你差，你的妻子等也都安居，人各为其主，你可以详细察看。"葛从周抽噎叹息而退，攻城因此延缓。刘挑选妇人及年老有病不能御敌的人，让他们全都出去，只与年轻力壮者同辛苦，分衣食，坚守城池来抵御敌人；号令整齐严肃，军队不做残暴的事，百姓全都安定。过了一段时间，外援已经继绝，节度副使王彦温越过城墙出去投降，城上的兵卒多跟随他去，不能制止。刘派人不慌不忙地告诉王彦温说："不是你向来差遣的军士，不要多让他们与你一同去。"又派人在城上巡示说："不是向来派遣跟随节度副使而擅自前往的军士，把他的全族杀死！"士兵听后，全都恐惧疑惑，不敢出城。敌人果然怀疑王彦温，把他在城下斩首，因此，众心更加稳定。等到王师范屡次被汴州军队打败，葛从周用祸福得失晓示他，刘说："我受王公的命令守卫此城，一旦看见王公失去权势，不等他的命令就投降，不是用来侍奉尊上的态度。"等到王师范劝降的使者到来之后，刘才于丁丑（十一日）出城投降。

从周为具赍装，送诣大梁。曰："降将未受梁王宽释之命，安敢乘马衣裘乎！"乃素服乘驴至大梁。全忠赐之冠带，辞；请囚服入见，不许。全忠慰劳，饮之酒，辞以量小。全忠曰："取兖州，量何大邪！"以为元从都押牙。是时四镇将吏皆功臣、旧人，一旦以降将居其上，诸将具军礼拜于廷，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几，表为保大留后。

葛从周为刘备办行装，送他前往大梁。刘说："降将没有得到梁王宽大释放的命令，哪里敢骑马穿裘呢！"于是穿着囚犯的衣服骑驴到大梁。朱全忠赏赐给他衣冠腰带，刘推辞；请求穿着囚服进见，朱全忠不允许。朱全忠慰劳刘，让他饮酒，刘以量小推辞。朱全忠说："你夺取兖州，量多么大啊！"于是任命刘为元从都押牙。这时，四镇的将领官吏都是朱全忠的功臣、旧人，刘一旦以降将高居于他们之上，诸将都行军礼在公堂上叩拜。刘坐着受礼，神态如常，朱全忠更加惊奇。过了不久，就上表奏请任命刘为保大留后。

葛从周久病，全忠以康怀英为泰宁节度使代之。

葛从周长期患病，朱全忠命康怀英为泰宁节度使，代替他。

[42]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与客击球于左军，坠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为之，凡与同戏者十余人尽杀之，遣其兄子友谅代典宿卫。

[42]辛巳（十五日），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与客人击，掉下马来摔死。朱全忠悲痛愤怒，怀疑是崔胤故意搞的，凡与朱友伦一同玩耍的十余人全部杀死，派遣他哥哥的儿子朱友谅代管皇宫中的直宿警卫。

[43]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遣兵袭荆南，朗人弃城走，匡凝表其弟匡明为荆南留后。时天子微弱，诸道贡赋多不上供，惟匡明兄弟委输不绝。

[43]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派遣军队袭击荆南，朗州人弃城逃走；赵匡凝上表请以他的弟弟赵匡明担任荆南留后。当时昭宗势微力弱，各道的贡品赋税多不缴纳，只有赵匡明兄弟派人运送京师，从不间断。

[44]杨行密求兵于钱，遣方永珍屯润州，从弟镒屯宣州；又遣指挥使杨习攻睦州。

[44]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向镇海节度使钱请求派兵援助，钱派遣方永珍率兵驻扎润州，堂弟钱镒率兵驻扎宣州，又派遣指挥使杨习率兵攻打睦州。

[45]凤翔、州屡出兵近京畿，朱全忠疑其复有劫迁之谋，十一月，发骑兵屯河中。

[45]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州静难节度使李继徽屡次出兵逼近京畿，朱全忠怀疑他们又有劫持昭宗迁往凤翔的图谋，于十一月派遣骑兵驻扎河中。

[46]十二月，乙亥，田帅死士数百出战，台阳退以示弱。兵逾濠而斗，急击之；不胜，还走城，桥陷坠马，斩之。其众犹战，以首示之，乃溃，遂克宣州。

[46]十二月乙亥（初九），宁国节度使田率领敢死队数百人出战，台假装退走表示软弱。田的军队越过护城河战斗，台急速反击。田不能取胜，往回逃跑进城，桥梁陷落，掉下马来，被斩首。田的敢死队仍在战斗，见到田的首级，这才溃散，台于是攻克宣州。

初，行密与同闾里，少相善，约为兄弟，及首至广陵，行密视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与诸子皆以子孙礼事之。

当初，杨行密与田同乡里，年轻时相好，结为兄弟。等到田的首级送到广陵，杨行密看着不禁潸然泪下。于是，杨行密赦免田的母亲殷氏，并与自己的儿子们以子孙之礼侍奉她。

行密以李神福为宁国节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让不拜。宣州长史骆知祥善治金谷，观察牙推沈文昌为文精敏，尝为草檄骂行密，行密以知祥为淮南支计官，文昌为节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

杨行密任命李神福为宁国节度使，李神福因杜洪还没有平定，坚决辞让，没有接受。宣州长史合肥骆知祥善于管理钱粮，观察牙推沈文昌作文精致敏捷，曾经为田起草檄文大骂杨行密。杨行密骆知祥为淮南支计官，沈文昌为节度牙推。沈文昌是湖州人。

初，每战不胜，辄欲杀钱传，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师从常保护之。师从，合肥人，之妇弟也。败，传归杭州，钱以师从为镇东都虞候。

当初，田多次攻战都不能取胜，就想杀死钱传，他的母亲及宣州都虞候郭师从经常保护他。郭师从是合肥人，田的妻弟。田失败被杀，钱传回杭州，钱任命郭师从为镇东都虞候。

[47]辛巳，以礼部尚书独孤损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损，及之从曾孙也。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裴贽罢为左仆射。

[47]辛巳（十五日），朝廷任命礼部尚书独孤损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独孤损是独孤及的从曾孙。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裴枢被免职降为左仆射。

[48]左仆射致仕张浚居长水，王师范之举兵，浚豫其谋。朱全忠将谋篡夺，恐浚扇动藩镇，讽张全义使图之。丙申，全义遣牙将杨麟将兵诈为劫盗，围其墅而杀之。永宁县吏叶彦素为浚所厚，知麟将至，密告浚子格曰："相公祸不可免，郎君宜自为谋。"浚谓格曰："汝留则俱死，去则遗种。"格哭拜而去，叶彦帅义士三十人送之渡汉而还，格遂自荆南入蜀。

[48]告老退休的左仆射张浚住在长水，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当初发兵进攻朱全忠，张浚曾参与谋划。朱全忠将篡夺帝位，恐怕张浚煽动藩镇反对，就示意佑国节度使张全义设法除掉他。丙申（三十日），张

全义派遣牙将杨麟率兵假装劫盗，包围张浚的别墅，把他杀死。永宁县吏叶彦一直受到张浚的厚待，知道杨麟将要到来，秘密告诉张浚的儿子张格说：“相公祸不可免，你应当自己谋求生路。”张浚对张格说：“你留下来就要一同死，逃走还可以传种接代。”张格哭着拜辞而去，叶彦率领义士三十人护送他渡过汉水而返回，张格于是自荆南入蜀。

[49]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习知契丹情伪，常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击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常以良马赂仁恭买牧地。契丹王阿保机遣其妻兄阿钵将万骑寇渝关，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伪与之和，设幄犒飨于城外，酒酣，伏兵执之以入。虏众大哭，契丹以重赂请于仁恭，然后归之。

[49]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熟悉契丹的情况，常选将练兵，趁着秋季深入，越过摘星岭发动攻击，契丹惧怕。每到霜降，刘仁恭就派人焚烧塞下野草，契丹的马多饿死，契丹常用良马贿赂刘仁恭来买牧地。契丹王耶律阿保机派遣他的妻兄述律阿钵率领一万骑兵侵犯渝关，刘仁恭派遣他的儿子对刘守光驻守平州。刘守光假装与述律阿钵和好，在城外设置帐篷，犒劳招待他；酒喝得正畅快，埋伏的兵士把述律阿钵抓入城中，契丹部众大哭。契丹王用丰厚的财物向刘仁恭请求，然后得以返归。

[50]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诛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贞，并吞关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夺之志。胤惧，与全忠外虽亲厚，私心渐异，乃谓全忠曰：“长官密迩茂贞，不可不为守御之备。六军十二卫，但有空名，请召募以实之，使公无西顾之忧。”全忠知其意，曲从之，阴使麾下壮士应募以察其变。胤不之知，与郑元规等缮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伦死，全忠益疑胤，且欲迁天子都洛，恐胤立异。

[50]当初，崔胤借助朱全忠的兵力来诛杀宦官，朱全忠已经打败李茂贞，并吞了关中，声威震动天下，于是有篡夺帝位的志向。崔胤大惧，与朱全忠表面上虽然亲厚，内心里渐渐背离，于是对朱全忠说：“长安靠近李茂贞，不可不做守御的准备。六军十二卫，只有空名，请召募补足，使您没有西顾的忧虑。”朱全忠知道他的意图，勉强依从他，暗地里让部下壮士应募来观察他的变化。崔胤不知道其中的情由，与郑元规等整治兵器，日夜不停。等到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摔

死，朱全忠更加怀疑崔胤，并且想劫持昭宗迁都洛阳，恐怕崔胤另立异论阻止。

天元年（甲子、904）

天元年（甲子，公元904年）

[1]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军十二卫事、充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并其党刑部尚书兼京兆尹·六军诸卫副使郑元规、威远军使陈班等，皆请诛之。乙巳，诏责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贬元规循州司户，班湊州司户。丙午，下诏罪状胤等；以裴枢判左三军事、充盐铁转运使，独孤损判右三军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并纵遣之。以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左拾遗柳璨为右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璨，公绰之从孙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卫都指挥使朱友谅以兵围胤第，杀胤及郑元规、陈班并胤所亲厚者数人。

[1]春季，正月，朱全忠上密表揭发司徒兼侍中、判六军十二卫事、充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连同他的党羽刑部尚书兼京兆尹、六军诸卫副使郑元规，威远军使陈班等，奏请全部处死。乙巳（初九），昭宗颁布诏令，谴责并改授崔胤为太子少傅、分司，贬郑元规为循州司户，陈班为溱州司户。丙午（初十），昭宗颁下诏令，公布崔胤等的罪状；任命裴枢判左三军事、充盐铁转运使，独孤损判右三军事、兼判度支；崔胤召募的兵士一并放走遣返；任命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左拾遣柳璨为右谏议大夫，都为同平章事。柳璨是柳公绰的从孙。戊申（十二日），朱全忠密令宿卫都指挥使朱友谅率兵包围崔胤的住宅，杀死崔胤及郑元规、陈班以及崔胤的亲信数人。

[2]初，上在华州，朱全忠屡表请上迁都洛阳，上虽不许，全忠常令东都留守佑国军节度使张全义缮修宫室。

[2]当初，昭宗在华州，朱全忠屡次上表请昭宗迁都洛阳，昭宗虽然没有允许，朱全忠却常令东都留守佑国军节度使张全义缮修宫室。

全忠之克州也，质静难军节度使杨崇本妻子于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归之。崇本怒，使谓李茂贞曰："唐宝将灭，父何忍坐视之乎！"遂相与连兵侵逼京畿，复姓名为李继徽。

朱全忠攻克州的时候，将静难军节度使杨崇本的妻子作为人质留在河中。杨崇本的妻子容貌美丽，朱全忠与她通奸，不久把她归还杨崇本。杨崇本知情大怒，派遣使者对李茂贞说：“唐室将要灭亡，父亲怎么忍心坐视唐室灭亡呢！”于是，杨崇本与李茂贞联合出兵侵逼京畿，又恢复姓名为李继徽。

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楼，朱全忠遣牙将寇彦卿奉表，称、岐兵逼畿甸，请上迁都洛阳；及下楼，裴枢已得全忠移节，促百官东行。戊午，驱徙士民，号哭满路，骂曰：“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老幼襁属，月余不绝。

己酉（十三日），朱全忠率兵驻扎河中。丁巳（二十一日），昭宗在延禧楼，朱全忠派遣牙将寇彦卿捧着奏表，称州、岐州的军队已经逼近京城管区，请昭宗迁都洛阳；等到昭宗下楼，裴枢已经收到朱全忠迁都的文书，催促文武百官东行。戊午（二十二日），被驱赶迁徙的士人百姓，号哭满路，大骂道：“贼臣崔胤召朱温前来颠覆社稷，使我们颠沛流离到这种地步！”扶老携幼鱼贯而行，一个多月没断。

壬戌，车驾发长安，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壬戌（二十六日），昭宗从长安出发，朱全忠任命他的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拆毁长安的宫室、官署及民间房舍，取出木材，抛入渭河之中，顺黄河漂浮东下，长安自此成为废墟了。

全忠发河南、北诸镇丁匠数万，令张全义治东都宫室，江、浙、湖、岭诸镇附全忠者，皆输货财以助之。

朱全忠征发河南、河北各镇民夫工匠数万人，命令东都留后张全义建造东都宫室，江、浙、湖、岭诸镇归附朱全忠的，都运送钱物到洛阳来帮助修建。

甲子，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馆于兴德宫，谓侍臣曰：“鄙语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视。

甲子（二十八日），昭宗到达华州，百姓夹道呼万岁，昭宗哭着对他们说：“不要呼万岁，朕不再是你们的君主了！”当晚，昭宗在兴德宫住宿，对侍臣说：“俗语说：‘纥干山头冻得要死的山雀，为什么不

飞到能够活的地方去快乐。’朕今东奔西走，行止无定，不知道究竟流落到哪里！”因此哭湿了衣襟，左右的人不能抬头仰视。

二月，乙亥，车驾至陕，以东都官室未成，驻留于陕。丙子，全忠自河中来朝，上延全忠入寝室见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妇委身全忠矣！”

二月乙亥（初十），昭宗到达陕州，因为东都洛阳的宫室还没有建成，就在陕州停留暂住。丙子（二十一日），朱全忠从河中前来朝见，昭宗邀请朱全忠进寝室见何皇后，何皇后哭着说：“自今我们夫妇托身给全忠了！”

[3]甲申，立皇子祯为端王，祈为丰王，福为和王，禧为登王，为嘉王。

[3]甲申（二十九日），昭宗立皇子李祯为端王，李祈为丰王，李福为和王，李禧为登王，李为嘉王。

[4]上遣间使以御札告难于王建，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为北路行营指挥使，将兵会凤翔兵迎车驾，至兴平，遇汴兵，不得进而还。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车驾还长安表闻。”

[4]昭宗派遣密使拿着亲笔信札向西川节度使王建通报危难。王建以邛州刺史王宗为北路行营指挥使，率兵会同凤翔的军队迎接昭宗，到达兴平后，遭遇汴州军队，不能前进而返回。王建开始自用墨笔手令任命官员，说：“等候陛下回到长安再上表奏报。”

[5]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军诸卫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临幸。乙卯，全忠辞上，先赴洛阳督修宫室。上与之宴群臣，既罢，上独留全忠及忠武节度使韩建饮，皇后出，自捧玉以饮全忠，晋国夫人可证附上耳语。建蹑全忠足，全忠以为图己，不饮，阳醉而出。全忠奏以长安为佑国军，以韩建为佑国节度使，以郑州刺史刘知俊为匡国节度使。

[5]三月丁未（十二日），昭宗任命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癸丑（十八日），朱全忠在私宅摆设酒筵，邀请昭宗前去赴宴。乙卯（二十日），朱全忠辞别昭宗，先往洛阳去监督修建宫室。昭宗与他一同宴请群臣，宴会散后，昭宗只留下朱全忠及忠武节度使韩建继续饮酒，何皇后走出，亲自捧着玉杯请朱全忠喝，晋国夫人可证贴着昭宗耳朵说话。韩建踩朱全忠的脚，朱全忠以为暗算自己，便

不喝，假装喝醉而离去。朱全忠奏请将长安改为佑国军，任命韩建为佑国节度使，任命郑州刺命名刘知俊为匡国节度使。

丁巳，上复遣间使以绢诏告急于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令纠帅藩镇以图匡复，曰："朕至洛阳，则为所幽闭，诏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复得通矣！"

丁巳（二十二日），昭宗又派遣密使以绢写诏令向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告急，命令他们纠集统帅藩镇来设法匡复国家，诏令说："朕到洛阳，就被朱全忠幽禁了，诏令敕书都出自他的手，朕意不再能够传达了！"

[6]杨行密遣钱传及其妇并顾全武归钱唐。

[6]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遣送钱传及他的妻子并顾全武回钱塘。

以淮南行军司马李神福为鄂岳招讨使，复将兵击杜洪。朱全忠遣使诣行密，请舍鄂岳，复修旧好。行密报曰："俟天子还长安，然后罢兵修好。"

杨行密以淮南行军司马李神福为鄂岳招讨使，再次率兵攻击杜洪。朱全忠派遣使者谒见杨行密，请他舍弃鄂岳，恢复旧时的友好。杨行密答复说："等天子回到长安，然后停止攻战重修和好。"

[7]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洛阳宫室已成，请车驾早发，表章相继。上屡遣宫人谕以皇后新产，未任进路，请俟十月东行。全忠疑上徘徊俟变，怒甚，谓牙将寇彦卿曰："汝速至陕，即日促官家发来！"闰月，丁酉，车驾发陕；壬寅，全忠逆于新安。上之在陕也，司天监奏："星气有变，期在今秋，不利东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医官使阎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证等谋害元帅，悉收杀之。

[7]夏季，四月辛巳（十六日），朱全忠奏报洛阳宫室已经建成，请昭宗车驾早日出发，表章接连不断，一再催促。昭宗屡次派遣宫人告诉他皇后刚生婴儿，不能登路，请等到十月东去洛阳。朱全忠怀疑昭宗故意徘徊不前等待事变，勃然大怒，对牙将寇彦卿说："你速到陕州，即日催促天子出发前来！"闰四月丁酉（初三），昭宗从陕州出发；壬寅（初八），朱全忠迎于新安。昭宗在陕州的时候，司天监曾经奏称："星气有变化，时间在今年秋天，东行不利。"所以昭宗想要在十月前往洛阳。到这个时候，朱全忠命医官许昭远告发医官使阎

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证等谋害元帅朱全忠，于是把他们全都拘捕杀死。

癸卯，上憩于水。自崔胤之死，六军散亡俱尽，所余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从上而东。全忠犹忌之，为设食于幄，尽缢杀之，豫选二百余人大小相类者，衣其衣服，代之侍卫。上初不觉，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职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

癸卯（初九），昭宗在水边休息。自崔胤被杀之后，六军全都逃散，余下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跟从昭宗来东行。朱全忠还忌恨他们，就在帷幄中为他们设置食物，把他们全部勒死。预先挑选大小相似的二百余人，穿上他们的衣服，代替他们侍从护卫。昭宗开始没有察觉，过了几天才发觉。从此，昭宗左右的管事调遣全是朱全忠的人了。

甲辰，车驾发水，入宫，御正殿，受朝驾，乙巳，御光政门，赦天下，改元。更命陕州曰兴唐府。诏讨李茂贞、杨崇本。

甲辰（初十），昭宗从水出发，进入皇宫升座正殿，接受朝驾。乙巳（十一日），昭宗至光政门，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元年，将陕州改名为兴唐府；颁布诏令讨伐李茂贞、杨崇本。

戊申，敕内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余皆停废，仍不以内夫人充使。以蒋玄晖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以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又征武宁留后朱友恭为左龙武统军，保大节度使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典宿卫，皆全忠之腹心也。

戊申（十四日），敕命宫内各司只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阁门、飞龙、庄宅等九使外，其余都停止废除，仍旧不让内夫人充任各司使。任命蒋玄晖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任街使；任命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双征召武宁留后未友恭为左龙武统军，保大节度使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主管宫中值宿警卫。他们都是朱全忠的心腹亲信。

癸丑，以张全义为天平节度使。

癸丑（十九日），朝廷任命张全义为天平节度使。

乙卯，以全忠为护国、宣武、宣义、忠武四镇节度使。

乙卯（二十一日），朝廷任命朱全忠为护国、宣武、宣义、忠武四镇节度使。

[8]镇海、镇东节度使越王钱求封吴越王；朝廷不许。朱全忠为之言于执政，乃更封吴王。

[8]镇海、镇东节度使越王钱求封吴越王；朝廷没有应允。朱全忠在主管官员面前为钱说情，于是改封钱为吴王。

[9]更命魏博曰天雄军。癸亥，进天雄节度使长沙郡王罗绍威爵邺王。

[9]朝廷将魏博改名为天雄军。癸亥（二十九日），天雄节度使长沙郡王罗绍威进爵为邺王。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五卷

唐纪八十一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天元年（子、904）

唐纪八十一 唐昭宗天元年（甲子，公元904年）

[1]五月，丙寅，加河阳节度使张汉瑜同平章事。

[1]五月丙寅（初二），朝廷加授河阳节度使张汉瑜为同平章事。

[2]帝宴朱全忠及百官于崇勋殿，既罢，复召全忠宴于内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来，可令敬翔来。"全忠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东还；乙亥，至大梁。

[2]昭宗在崇政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宴席散后，昭宗又召朱全忠进内殿饮宴；朱全忠怀疑昭宗要谋害自己，不进去。昭宗说："朱全忠不想来，可以让敬翔进来。"朱全忠指使敬翔离去，说："敬翔也醉了。"辛未（初七），朱全忠东归；乙亥（十一日），朱全忠回到大梁。

[3]忠义节度使赵匡凝遣水军上峡攻王建夔州，知渝州王宗阮等击败之。万州刺史张武作铁绝江中流，立栅于两端，谓之"锁峡"。

[3]忠义节度使赵匡凝派遣水军溯流上三峡，攻打王建所辖之夔州，主持渝州事务的王宗阮等将他们打败。万州刺史张武作粗铁绳断绝长江水流中央的航道，在两端设立栅栏，称为"锁峡"。

[4]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传檄合兵以讨朱全忠；全忠以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将步骑击之；命保大节度使刘弃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讨茂贞等；秋，七月，甲子，过东都入见；壬申，至河中。

[4]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传布檄文合兵讨伐朱全忠。朱全忠任命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攻击岐州、州；命令保大节度使刘放弃州，带兵前往同州驻扎。癸丑（二十日），朱全忠统帅大军自大梁出发，向西讨伐李茂贞等。秋季，七月甲子（初二），朱全忠路过东都洛阳，入城朝见昭宗；壬申（初十），到达河中。

[5]西川诸将劝王建乘李茂贞之衰，攻取凤翔。建以问节度判官冯涓，涓曰："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今梁、晋虎争，势不两立，若并而为一，举兵向蜀，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敌矣。凤翔，蜀之藩蔽，不若与之和亲，结为婚姻，无事则务农训兵，保固疆场，有事则觇其机事，观衅而动，可以万全。"建曰："善！茂贞虽庸才，然有强悍之名，远近畏之，与全忠力争则不足，自守则有余，使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与茂贞修好。丙子，茂贞遣判官赵多如西川，为其侄天雄节度使继勋求婚；建以女妻之。茂贞数求货及甲兵于建，建皆与之。

[5]西川诸将劝节度使王建乘李茂贞衰弱的机会，攻取凤翔。王建为此询问节度判官冯涓，冯涓说："战争是凶器，残害百姓，耗损钱财，因此，不应穷兵黩武。现在大梁朱全忠、晋阳李克用两虎相争，势不两立，如果朱全忠、李克用的两支军队合而为一，发兵攻蜀，虽然诸葛亮再生，也是不能抵挡的。凤翔是蜀的屏障，不如与李茂贞和睦亲善，结为婚姻，无事就致力农业生产，操练军队，保卫巩固边界，有事就察看时机，看准破绽而行动，可以万无一失。"王建说："好！李茂贞虽然是个庸才，然而有勇猛无所顾忌的名声，远近都怕他，与朱全忠拼力抗争虽不足，但保卫自己却有余，使他作为我的屏障，得利很多啊！"于是，与李茂贞建立亲善关系。丙子（十四日），李茂贞派遣判官赵前往西川，替他的侄子天雄节度使李继勋求婚；王建把女儿嫁给李继勋为妻。李茂贞屡次向王建求索财物及铠甲兵器，王建都给了他。

王建赋敛重，人莫改言。冯涓因建生日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建愧谢曰："如君忠谏，功业何忧！"赐之金帛。自是赋敛稍损。

王建征收赋税很重，没有人敢说。冯涓借王建的生日进献颂词，先赞美他的功德，后陈述百姓的困苦。王建看了非常惭愧，致谢说："像您这样忠言直谏，成就功业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赏赐给冯涓金帛。从此赋税稍有减少。

[6]初，朱全忠自凤翔迎车驾还，见德王裕眉目疏秀，且年齿已壮，恶之，私谓崔胤曰："德王尝奸帝位，岂可复留！公何不言之！"胤言于帝。帝问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间，臣安敢窃议，此崔胤

卖臣耳。”帝自离长安，日忧不测，与皇后终日沈饮，或相对涕泣。全忠使枢密使蒋玄晖伺察帝，动静皆知之。帝从容谓玄晖曰：“德王朕之爱子，全忠何故坚欲杀之？”因泣下，啮中指血流。玄晖具以语全忠，全忠愈不自安。

[6]当初，朱全忠自凤翔迎接昭宗车驾返回长安，见德王李裕眉目清秀，并且已经成年，很厌恶他，私下对崔胤说：“德王曾经窃据帝位，哪里能够再留下！您为什么不向陛下说！”崔胤把朱全忠的话向昭宗说了。昭宗问朱全忠，朱全忠说：“陛下父子之间的事情，我怎么敢私下议论，这是崔胤出卖我罢了。”昭宗自从离开长安，每天忧虑发生意外事变，整天与何皇后沉湎酒中，或者相对哭泣。朱全忠让枢密使蒋玄晖侦察昭宗的言行，昭宗的动静他都知道。昭宗从容对蒋玄晖说：“德王是朕的爱子，朱全忠为什么一定要杀他？”因此落泪，咬中指流血不止。蒋玄晖将此情形详细告诉朱全忠，朱全忠更加不安。

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移檄往来，皆以兴复为辞。全忠方引兵西讨，以帝有英气，恐变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谋禅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阳，与玄晖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等图之。

当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往来传移檄文，都以兴复皇室为辞。朱全忠正在率领军队向西讨伐岐州、州，因昭宗有英武之气，恐怕宫中产生变故，想要另立幼君，以谋求禅让取代。于是，朱全忠派遣判官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等谋划。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晖选龙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宫门，言军前有急奏，欲面见帝。夫人裴贞一开门见兵，曰：“急奏何以兵为？”史太杀之。玄晖问：“至尊安在？”昭仪李渐荣临轩呼曰：“宁杀我曹，勿伤大家！”帝方醉，遽起，单衣绕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渐荣以身蔽帝，太亦杀之。又欲杀何后，后求哀于玄晖，乃释之。

八月壬寅（十一日），昭宗在何皇后殿内，枢密使蒋玄晖选择龙武牙官史太等一百人，在夜里敲击宫门，说军事前线有急事奏报，要面见昭宗。夫人裴贞一开门见兵士，说：“有急事奏报用兵士做什么？”史太杀了她。蒋玄晖问：“陛下在哪里？”昭仪李渐荣对窗大叫道：“宁可杀了我们，不要伤害陛下！”昭宗刚醉，急忙起来，穿着单衣绕柱逃

跑，史太追上并把他杀死。李渐荣用身体遮挡昭宗，史太也杀了她。史太又要杀何皇后，何皇后向蒋玄晖哀求，才放了她。

癸卯，蒋玄晖矫诏称李渐荣、裴贞一弑逆，宜立辉王祚为皇太子，更名，监军国事。又矫皇后令，太子于柩前即位。宫中恐惧，不敢出声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时年十三。

癸卯（十二日），蒋玄晖假造诏令，称李渐荣、裴贞一谋杀昭宗，应该立辉王李祚为皇太子，更名李，代理军国政事。又假传皇后令，太子于灵柩前即位。宫中一片恐惧气氛，不敢哭出声来。丙午（十五日），昭宣帝即位，时年十三岁。

[7]李克用复以张承业为监军。

[7]李克用再以张承业为监军。

[8]淮南将李神福攻鄂州未下，会疾病，还广陵，杨行密以舒州团练使泌阳刘存代为招讨使；神福寻卒。宣州观察使台卒，杨行密以其子牙内诸军使渥为宣州观察使，右牙都指挥使徐温谓渥曰：“王寝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奸臣之谋。他日相召，非温使者及王令书，慎无亟来！”渥泣谢而行。

[8]淮南将领李神福攻打鄂州，没有攻克，适逢病重，回广陵，杨行密以舒州团练使泌阳刘存代为招讨使；李神福不久就死了。宣州观察使台去世，杨行密以自己的儿子牙内诸军使杨渥为宣州观察使。右牙都指挥使徐温对杨渥说：“吴王卧病，而令嫡子出藩，这一定是奸臣的阴谋。他日召您回来，不是我派遣的使者及吴王的令书，千万不要立即回来！”杨渥哭着道谢，就上路了。

[9]九月，己巳，尊皇后为皇太后。

[9]九月己巳（初八），昭宣帝尊何皇后为皇太后。

[10]朱全忠引兵北屯永寿，南至骆谷，凤翔、宁兵竟不出。辛未，东还。

[10]朱全忠率领的军队北边驻扎永寿，南边到达骆谷，凤翔、宁的军队竟不出战。辛未（初十），朱全忠率兵东还。

[11]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11]冬季，十月，辛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12]朱全忠闻朱友恭等弑昭宗，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癸巳，至东都，伏梓宫恸哭流涕，又见帝自陈非己志，请讨贼。先是，护驾军士有掠米于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士卒，侵扰市肆，友恭贬崖州司户，复姓名李彦威，叔琮贬白州司户，寻皆赐自尽。彦威临刑大呼曰：“卖我以塞天下之谤，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

[12]朱全忠听到朱友恭等杀死昭宗的消息，假装震惊，放声大哭，自己扑倒在地上，说：“奴才们害死我了，让我千秋万代蒙受恶名！”癸巳（初三），朱全忠到达东都洛阳，伏在昭宗的灵柩上恸哭流涕；又进见昭宣帝，自陈杀死昭宗不是自己的心意，请求讨伐乱臣贼子。在这之先，护卫皇帝的军士有在市上抢米的，甲午（初四），朱全忠奏参朱友恭、氏叔琮不能约束士卒，侵扰街市店铺，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马，恢复原姓名李彦威，氏叔琮贬为白州司马，不久都赐令自尽。李彦威自杀前大声呼喊说：“出卖我来堵塞天下的指责，但拿鬼神怎么办！如此行事，还指望有后代吗！”

丙申，天平节度使张全义来朝。丁酉，复以全忠为宣武、护国、宣义、天平节度使；以全义为河南尹兼忠武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乙巳，全忠辞赴镇，庚戌，至大梁。

丙申（初六），平天节度使张全义来朝见。丁酉（初七），又任命朱全忠为宣武、护国、宣义、天平节度使；任命张全义为河南尹兼忠武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乙巳（十五日），朱全忠辞别前往藩镇，庚戌（二十日）到大梁。

[13]镇国节度使朱友裕薨于梨园。

[13]镇国节度使朱友裕在梨园行营去世。

[14]光州叛杨行密，降朱全忠，行密遣兵围之，与鄂州皆告急于全忠。十一月，戊辰，全忠自将五万自颍州济淮，军于霍丘，分兵救鄂州。淮南兵释光州之围还广陵，按兵不出战，全忠分命诸将大掠淮南以困之。

[14]光州背叛杨行密，投降朱全忠，杨行密派遣军队包围光州。光州与鄂州都向朱全忠告急。十一月戊辰（初八），朱全忠亲自统帅五万军队自颍州渡过淮河，在霍丘驻扎，分派军队救援鄂州。淮南军队

解除对光州的包围返回广陵，按兵不出来迎战，朱全忠分派诸将大肆虏掠淮南来让广陵陷于困境。

[15]钱潜遣衢州罗城使叶让杀刺史陈璋，事泄；十二月，璋斩让而叛，降于杨行密。

[15]钱暗中派遣衢州罗城使叶让杀死衢州刺史陈璋，事情泄露。十二月，陈璋斩杀叶让而背叛钱，投降杨行密。

[16]初，马殷弟，性沈勇，事孙儒，为百胜指挥使；儒死，事杨行密，屡有功，迁黑指挥使。行密尝从容问其兄弟，乃知为殷之弟，大惊曰："吾常怪汝器度瑰伟，果非常人。当遣汝归。"泣辞曰："淮西残兵，大王不杀而宠任之；湖南地近，尝得兄声问，事大王久，不愿归也。"行密固遣之。是岁，归长沙，行密亲饯之郊。

[16]当初，武安节度使马殷的弟弟马，生性沉着勇敢，侍奉孙儒，任百胜指挥使。孙儒死后，侍奉杨行密，屡次立有战功，升任黑云指挥使。杨行密曾无意中询问他的兄弟，才知道是马殷的弟弟，大为惊讶，说："我常常奇怪你的器度奇特，果然不是平常的人。应当让你回去。"马哭着推辞说："我是淮西的残兵，大王不杀而宠信任用。湖南离此不远，曾经得到哥哥的问讯，我侍奉大王已经很久，不愿意回去了。"杨行密坚决让他回去。这一年，马回长沙，杨行密亲自到郊外为他饯行。

到长沙，殷表为节度副使。他日，殷议入贡天子，曰："杨王地广兵强，与吾邻接，不若与之结好，大可以为缓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杨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讨，罪将及吾。汝置此论，勿为吾祸！"

马到长沙，马殷上表请任马为节度副使。有一天，马殷与马商议向皇上进贡的事，马说："杨王地广兵强，与我疆界接连，不如与他结为友好，从大处说可以作为缓急之援，从小处讲可以有通商旅之利。"马殷变色说："杨王不侍奉天子，一旦朝廷发兵讨伐，罪将涉及我们。你放弃这种主张，不要为我招祸！"

[17]初，清海节度使徐彦若遗表荐副使刘隐权留后，朝廷以兵部尚书崔远为清海节度使。远至江陵，闻岭南多盗，且畏隐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远还。隐遣使以重赂结朱全忠，乃奏以隐为清海节度使。

[17]当初，清海节度使徐彦若临终上表荐举副使刘隐代理留后，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崔远为清海节度使。崔远到达江陵，听说岭南盗贼很多，并且畏惧刘隐不接受替代，不敢前进，朝廷召崔远回京师。刘隐派遣使者用重贿交结朱全忠，朱全忠于是奏请以刘隐为清海节度使。

昭宣光烈孝皇帝天二年（乙丑、905）

唐昭宣帝天二年（乙丑，公元905年）

[1]春，正月，朱全忠遣诸将进兵逼寿州。

[1]春季，正月，朱全忠派遣诸将率兵进逼寿州。

[2]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勇决得士心，故淮南将王茂章攻之，逾年不克。杨行密使谓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归，当以汝为行军副使，但不掌兵耳。"仁义不从。茂章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义举族登楼，众不敢逼。先是攻城诸将见仁义辄骂之，惟李德诚不然，至是仁义召德诚登楼；谓曰："汝有礼，吾今以为汝功。"且以爱妾赠之。德诚掖之而下，并其子斩于广陵市。

[2]润州团练安仁义勇敢决断，深得军心，所以淮南将领王茂章攻打润州，过了一年没有攻克。杨行密派遣使者对安仁义说："你的功劳我不会忘记，能够自缚归来，当让你任行军副使，只是不掌兵权罢了。"安仁义没有投降。王茂章挖地道进城，于是占领了润州。安仁义带全族上楼，众人不敢逼近。此前，攻城各将领望见安仁义就骂他，只有李德诚不这样，到这时，安仁义召李德诚登楼，对他说："你有礼貌，我现在把功劳给你。"并且把自己的爱妾赠送给他。于是，把弓箭扔在地上。李德诚夹着安仁义下楼，连同他的儿子在广陵街市斩首。

[3]两浙兵围陈询于睦州，杨行密遣西南招讨使陶雅将兵救之；军中夜惊，士卒多逾垒亡去，左右及裨将韩球奔告之，雅安卧不应，须臾自定，亡者皆还。钱遣其从弟镒及指挥使顾全武、王球御之，为雅所败，虏镒及球以归。

[3]两浙军队在睦州把陈询包围，杨行密派遣西南招讨使陶雅率领军队前去救援。陶雅的军营中夜里受惊，许多士卒越过营垒逃走，左右及裨将韩球跑来报告陶雅，陶雅安睡不理。片刻便自行安定，逃走的士卒都回来了。钱派遣他的堂弟钱镒及指挥使顾全武、王球抵御，被陶雅打败，俘虏钱镒及王球返回广陵。

[4]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师范。

[4]庚午（十一日），朱全忠任命李振主持青州事务，替代王师范。

[5]全忠围寿州，州人闭壁不出。全忠乃自霍丘引归，二月辛卯，至大梁。

[5]朱全忠包围寿州，州人关闭营垒不出战。朱全忠于是从霍丘带兵回去，二月辛卯（初二）到大梁。

[6]李振至青州，王师范举族西迁，至濮阳，素服乘驴而进；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为青州留后。

[6]李振到青州，王师范全族西迁，到濮阳，换上素服骑驴前进。到达大梁，朱全忠以客人对待。上表请任李振为青州留后。

[7]戊戌，以安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为太师，致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戆朴无能，先领安南，全忠自请罢之。

[7]戊戌（初九），朝廷以安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全昱为太师，退休。朱全昱是朱全忠的哥哥，戆厚朴实，没有能力，先兼任安南，朱全忠自己请求罢免他。

[8]是日社，全忠使蒋玄晖邀昭宗诸子德王裕、棣王、虔王禊、沂王、遂王、景王秘、祁王琪、雅王、琼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缢杀之，投尸池中。

[8]这一天是社日，朱全忠让蒋玄晖邀请唐昭宗诸子德王李裕、棣王李、虔王李禊、沂王李、遂王李、景王李秘、祁王李琪、雅王李、琼王李祥，在九曲池摆酒，喝得酣醉，把他们全都勒死，抛尸九曲池中。

[9]朱全忠遣其将曹延祚将兵与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将刘存攻拔之，执洪、延祚及汴兵千余人送广陵，悉诛之。行密以存为鄂岳观察使。

[9]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曹延祚率领军队与杜洪共同守卫鄂州。庚子（十一日），淮南将领刘存攻取鄂州，生擒杜洪、曹延祚及汴州兵士一千余人送往广陵，把他们全部杀死。杨行密任命刘存为鄂岳观察使。

[10]己酉，葬圣穆景文孝皇帝于和陵，庙号昭宗。

[10]己酉（二十日），将圣穆景文孝皇帝葬于和陵，庙号昭宗。

[11]三月，庚午，以王师范为河阳节度使。

[11]三月庚午（十一日），朝廷任命王师范为河阳节度使。

[12]戊寅，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独孤损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以礼部侍郎河间张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枢为左仆射，崔远为右仆射，并罢政事。

[12]戊寅（十九日），朝廷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独孤损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任命礼部侍郎河间张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二十五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枢为左仆射，崔远为右仆射，一并停止参与政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为宰相，性倾巧轻佻。时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枢、崔远、独孤损皆朝廷宿望，意轻之，璨以为憾。和王傅张廷范，本优人，有宠于全忠，奏以为太常卿。枢曰："廷范勋臣，幸有方镇，何藉乐卿！恐非元帅之旨。"持之不下。全忠闻之，谓宾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久浮薄之党；观此议论，本态露矣。"璨因此并远、损谮于全忠，故三人皆罢。

起初，柳璨中进士，不到四年升为宰相，生性乘巧轻浮。当时皇上左右都是朱全忠的亲信，柳璨想尽办法去侍奉他们。同时位列宰相的裴枢、崔远、独孤损都是朝廷素负重望的人，心中看轻他，柳璨以此怀恨在心。和王李福的师傅张廷范本是戏子，朱全忠宠爱信任他，柳璨奏请任命他为太常卿。裴枢说："张廷范是有功劳的大臣，有方镇来安置他，何必给他掌管礼乐的太常卿！恐怕不是元帅的意思。"相持不下，朱全忠听到这些话，对宾客僚佐说："我常认为裴十四的器量见识真诚纯粹，不入轻浮浅薄之流，观此议论，本来的面目显露出来了。"柳璨借此在朱全忠面前诬陷裴枢以及崔远、独孤损，所以三人都被罢去宰相之职。

以吏部侍郎杨涉同平章事。涉，收之孙也。为人和厚恭谦，闻当为相，与家人相泣，谓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为汝累。"

朝廷任命吏部侍郎杨涉为同平章事。杨涉是杨收的孙子。为人和平宽厚，恭敬谨慎，听到任为宰相，与家里人相对哭泣，对他的儿子杨凝式说："这是我家的不幸，一定成为你的连累。"

[13]加清海节度使刘隐同平章事。

[13]清海节度使刘隐加封同平章事。

[14]壬辰，河东都押牙盖寓卒，遗书劝李克用省营缮，薄赋敛，求贤俊。

[14]壬辰，（疑误），河东都押牙盖寓死，遗书劝李克用减少营建工程，减轻赋税，征求贤才。

[15]夏，四月，庚子，有彗星出西北。

[15]夏季，四月庚子（十二日），有彗星从西北方出现。

[16]淮南将陶雅会衢、睦兵攻婺州，钱使其弟镖将兵救之。

[16]淮南将领陶雅会同衢州、睦州的军队攻打婺州，钱派遣他的弟弟钱镖率兵前去救援。

[17]五月，礼院奏，皇帝登位应祀南效；敕用十月甲午行之。

[17]五月，礼院上奏，皇帝登位应该祭祀南郊；敕令在十月甲午（初九）举行。

[18]乙丑，彗星长竟天。

[18]乙丑（初七），彗星尾长贯穿天空。

柳璨恃朱全忠之势，恣为威福。会有星变，占者曰："君臣俱灾，宜诛杀以应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聚徙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李振亦言于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寇浮薄之徙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全忠以为然。癸酉，贬独孤损为隶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乙亥，贬吏部尚书陆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为淄州司户。庚辰，贬太子太保致仕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潍州司户。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辛巳，再贬裴枢为泷州司户，独孤损为琼州司户，崔远为白州司户。

柳璨仗恃朱全忠的势力，恣意作威作福。适逢有彗星出现，占卜的人说："君臣都有灾祸，应该诛杀以应天意。"柳璨因此向朱全忠上书列举他平日所不喜欢的人说："这些人都聚集同伙横加议论，怨恨不满，应该拿他们遏止灾祸。"李振也对朱全忠说："朝政不能治理的缘

故，确实是由于官员中的轻浮浅薄之徒紊乱法纪；况且大王想要图谋大事，这些人都是朝廷中难于制服的人，不如全部除去他们。”朱全忠以为是这样。癸丑（十五日），贬独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乙亥（十七日），贬吏部尚书陆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为淄州司户。庚辰（二十二日），贬以太子太保退休的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潍州司户。其余或者豪门贵胄，或者科举及第，在三省台阁任职，以名节自居，声誉政迹稍为显著的人，都被指为轻浮浅薄，贬官驱逐连日不断，朝中官员为之一空。辛巳（二十三日），又贬裴枢为泷州司户，独孤损为琼州司户，崔远为白州司户。

[19]甲申，忠义节度使赵匡凝遣使修好于王建。

[19]甲申（二十六日），忠义节度使赵匡凝派遣使者与王建和好。

[20]六月，戊子朔，敕裴枢、独孤损、崔远、陆、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

[20]六月戊子朔（初一），敕令裴枢、独孤损、崔远、陆、王溥、赵崇、王赞等同时在当地赐令自杀。

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

当时朱全忠把裴枢等人及被贬斥的朝中官员三十余人聚集在滑州白马驿，一个晚上把他们全部杀死，将尸体抛入黄河。起初，李振屡次参加进士考试，结果不中，所以很嫉妒科举出身的官员，对朱全忠说：“这些人常自称为清流，应该把他们投入黄河，使他们成为浊流！”朱全忠笑着依从了李振。

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窜逐者，时人谓之鸱枭。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

李振每次从汴州到洛阳，朝廷一定有被放逐的官员，当时人称他为猫头鹰。每见朝中的官员，都是颐指气使，旁若无人。

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

“书生辈好顺口玩人，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暮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

朱全忠曾经与属官及游客坐在大柳树下面，朱全忠自言自语地说：“这株柳树适宜于做车毂。”属官没有响应。有几个游客起身响应说：“适宜做车毂。”朱全忠勃然大怒，声音严厉地说：“书生之辈喜好顺口附和以玩弄人，都像这样！车毂必须用榆木制作，柳木岂能制作！”环视左右的人说：“还等待什么！”左右数十人，拉出说“适宜做车毂”的游客全部打死。

已丑，司空致仕裴贽贬青州司户，寻赐死。

已丑（初二），辞官家居的司空裴贽，被贬为青州司户，不久赐死。

柳璨馀怒所注，犹不啻十数，张文蔚力解之，乃止。

柳璨余怒所注视的人，还不止数十人，张文蔚尽力排解，才停止。

时士大夫避乱，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县督遣，无得稽留。前司勋员外郎李延古，德裕之孙也，去官居平泉庄，诏下未至，责授卫尉寺主簿。

当时士大夫躲避祸乱，多不到朝廷来。壬辰（初五），敕令所在州县督催遣送他们到东都洛阳来，不得滞留。前司勋员外郎李延古是李德裕的孙子，离官住在河南府的平泉庄，诏令下达后没有到洛阳来，戊申（二十一日）责授卫尉寺主簿。

秋，七月，癸亥，太子宾客致仕柳逊贬曹州司马。

秋季，七月癸亥（初六），以太子宾客退休的柳逊被贬为曹州司马。

[21]庚午夜，天雄牙将李公与牙军谋乱，罗绍威觉之；公焚府舍，剽掠，奔沧州。

[21]庚午（十三日）夜里，天雄牙将李公与牙军谋划作乱，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察觉了他们的活动；李公焚烧节度使府舍，抢劫虏掠，逃奔沧州。

[22]八月，王建遣前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贺等将兵击昭信节度使冯行袭于金州。

[22]八月，王建派遣前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贺等率兵在金州攻击昭信节度使冯行袭。

[23]朱全忠以赵匡凝东与杨行密交通，西与王建结婚，乙未，遣武宁节度使杨帅厚将兵击之；已亥，全忠以大军继之。

[23]朱全忠因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东面与杨行密彼此相通，西面与王建结为婚姻，乙未（初九），派遣武宁节度使杨师厚率军前去攻打他；已亥（十三日），朱全忠亲自统帅大军随后前进。

[24]处州刺史卢约使其弟佶攻陷温州，张惠奔福州。

[24]处州刺史卢约派遣他的弟弟卢佶攻下温州，张惠逃奔福州。

[25]钱遣方永珍救婺州。

[25]钱派遣方永珍救援婺州。

[26]初，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司空图弃官居虞乡王官谷，昭示屡征之，不起。柳璨以诏书征之，图惧，诣洛阳入见，阳为衰野，坠笏失仪。璨乃复下诏，略曰：“既养高以傲代，类移山以钓名。”又曰：“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可放还山。”图，临淮人也。

[26]起初，礼部员外郎和制诰司空图放弃官职住在虞乡王官谷，唐昭宗屡次征召他，都不出来做官。柳璨用诏书征召他，司空图害怕，到洛阳入朝进见，假装是衰老粗野，朝笏掉落，丧失仪态。柳璨于是又颁下诏书，大略说：“司空图既自命清高来轻蔑世人，却似扬言移山者沽名钓誉。”又说：“司空图不是伯夷，也不是柳下惠，难以在公平正直的朝廷里担任官职，可以放他回山。”司空图是临淮人。

[27]杨师厚攻下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军汉北。九月，辛酉，命师厚作浮梁于阴谷口，癸亥，引兵渡汉。甲子，赵匡凝将兵二万陈于汉滨，师厚与战，大破之，遂傅其城下。是夕，匡凝焚府城，帅其族及麾下士沿汉奔广陵。乙丑，师厚入襄阳；丙寅，全忠继至。

[27]杨师厚攻下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驻扎在汉江北岸。九月辛亥（初五），朱全忠命令杨师厚在阴谷口作浮桥；癸亥（初七），率兵渡过汉水。甲子（初八），赵匡凝率领二万军队在汉水边上列阵，杨师厚与他作战，把他打得大败，于是逼近襄阳城下。当天晚上，赵匡凝焚烧府城襄阳，率领他的族人及部下将士沿汉

水逃奔广陵。乙丑（初九），杨师厚进入襄阳；丙寅（初十），朱全忠跟着到达。

匡凝至广陵，杨行密戏之曰："君在镇，岁以金帛输全忠，今败，乃归我乎？"匡凝曰："诸侯事天子，岁输贡赋乃其职也，岂输贼乎！今日归公，正以不从贼故耳。"行密厚遇之。

赵匡凝到达广陵，杨行密跟他开玩笑说："您在藩镇，每年用金帛进纳给朱全忠，现在败了，这才归顺我吗？"赵匡凝说："诸侯为天子做事，每年缴纳赋税是他的职分，哪里是缴纳给贼人朱全忠呢！今天归顺您，正是因为不从贼人的缘故。"杨行密厚待他。

[28]丙寅，封皇弟为颍王，为蔡王。

[28]丙寅（初十），敕封皇弟李为颍王，李为蔡王。

[29]丁卯，荆南节度使赵匡明帅众二万，弃城奔成都。戊辰，朱全忠以杨师厚为山南东道留后，引兵击江陵；至乐乡，荆南牙将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将贺为荆南留后。全忠寻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29]丁卯（十一日），荆南节度使赵匡明率领二万军队放弃江陵城投奔成都。戊辰（十二日），朱全忠以杨师厚为山南东道留后，率兵进攻江陵；到达乐乡，荆南牙将王建武派遣使者迎接投降。朱全忠任命都将贺为荆南留后。不久，朱全忠上表奏请任命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30]王宗贺等攻冯行袭，所向皆捷。丙了，行袭弃金州，奔均州；其将全师朗以城降。王建更师朗姓名曰王宗朗，补金州观察使，割渠、巴、开三州以隶之。

[30]王宗贺等进攻冯行袭，打到哪里都取得胜利。丙子（二十日），冯行袭放弃金州，逃奔均州。他的部将全师朗献城投降。王建将全师朗姓名改作王宗朗，补授金州观察使、分割渠、巴、开三州归他管辖。

[31]乙酉，诏更用十一月癸酉亲郊。

[31]乙酉（二十九日），诏令改用十一月癸酉（十九日）亲自举行郊祀。

[32]淮南将陶雅、陈璋拔婺州，执刺史沈夏以归。杨行密以雅为江南都招讨使，歙、婺、衢、睦观察使；以璋为衢、婺副招讨使。璋攻暨阳，两浙将方习败之。习进攻婺州。

[32]淮南将领陶雅、陈璋夺取婺州，活捉刺史沈夏而回。杨行密任命陶雅为江南都招讨使，歙、婺、衢、睦观察使；任命陈璋为衢、婺副招讨使。陈璋攻打暨阳，两浙将领方习把他打败。方习进攻婺州。

[33]濠州团练使刘金卒，杨行密以金子仁规知濠州。

[33]濠州团练使刘金去世，杨行密任命刘金的儿子刘仁规主持濠州事务。

[34]杨行密长子宣州观察使渥，素无令誉，军府轻之。行密寝疾，命节度判官周隐召渥。隐性直，对曰："宣州司徒轻易信馋，喜击球饮酒，非保家之主；余子皆幼，未能驾驭诸将。庐州刺史刘威，从王起细微，必不负王，不若使之权领军府，俟诸子长以授之。"行密不应。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颢言于行密曰："王平生出万死，冒矢石，为子孙立基业，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隐，舒州人也。

[34]杨行密的长子宣州观察使杨渥，向来没有好名声，节度使府的人都轻视他。杨行密卧病，派遣节度判官周隐前去召回杨渥。周隐为人愚直，回答说："宣州司徒杨渥轻易听信谗言，喜好击球饮酒，不是保家的主人，其余的儿子都幼小，不能控制各位将领。庐州刺史刘威，跟随您从低贱时兴起，一定不辜负您，不如让他暂时代领军府事务，等到诸子长大再传授给他们。"杨行密不应声。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颢对杨行密说："您一生出万死，冒箭石，为子孙建立基业，怎么能让别人占有它呢！"杨行密说："我死也瞑目了。"周隐是舒州人。

他日，将佐问疾，行密目留幕僚严可求；众出，可求曰："王若不讳，如军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隐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与徐温诣隐，隐未出见，牒犹在案上，可求即与温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行密以润州团练使王茂章为宣州观察使。

某一天，将领、佐官探问病情，杨行密用眼睛示意幕僚严可求留下来；众人出去后，严可求说："您如果有不测，军府怎么办？"杨行密说："我命周隐前去召回杨渥，现在苟延残喘等待他。"严可求与徐温到周隐处，周隐没有出来见面，牒文还在桌子上，严可求就与徐温取

了牒文，派遣使者前往宣州召回杨渥。严可求是同州人。杨行密任命润州团练使王茂章为宣州观察使。

[35]冬，十月，丙戌湖，以朱全忠为诸道兵马元帅，别开幕府。

[35]冬季，十月丙戌朔（初一），朝廷任命朱全忠为诸道兵马元帅，另外开设元帅府。

是日，全忠部署将士，将归大梁，忽变计，欲乘胜击淮南。敬翔谏曰："今出师未逾月，平两大镇，辟地数千里，远近闻之，莫不震慑。此威望可惜，不若且归息兵，俟衅而动。"不听。

这一天，朱全忠部署将士，将要返回大梁，忽然改变计划，想要乘胜进攻淮南。敬翔直言劝说道；"现在出兵不到一月，平定荆州、襄阳两大藩镇，开辟疆域数千里，远近听到这事，没有不震惊的。这个威望值得珍惜，不如暂且回去，停止战争，等待时机行动。"朱全忠不听。

[36]改昭信军为戎昭军。

[36]朝廷改昭信军为戎昭军。

[37]辛卯，朱全忠发襄州；壬辰，至枣阳，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险狭涂潦，人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谓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为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严设守备，戎服登城，见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寿州，敢不从命。"全忠留其城东旬日而去。

[37]辛卯（初六），朱全忠自襄州出发；壬辰（初七）到达枣阳，遇到大雨。自申州到光州，道路崎岖狭窄，满是烂泥积水，人马疲乏，士卒还没有冬衣，多数逃跑了。全忠派人对光州刺史柴再用说："献城归降，我任命你为蔡州刺史；不献城归降，将要屠杀全城人！"柴再用严加防守戒备，披甲登城，看见朱全忠，拜伏在地，非常恭敬，说："光州城小兵弱，不值得惹大王动威发怒。大王如果先攻克寿州，岂敢不听从命令。"朱全忠在光州城东留驻十天，就走了。

[38]起居郎苏楷，礼部尚书循之子也，素无才行，乾宁中登进士第，昭宗覆试黜之，仍永不听入科场。甲午，楷帅同列上言："谥号美恶，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谥号多溢美，乞更详议。"事下太常，丁酉，张廷范奏改谥恭灵庄愍孝皇帝，庙号襄宗，诏从之。

[38]起居郎苏楷是礼部尚书苏循的儿子，向来既无才能，又无品行，乾宁年间考中进士，昭宗复试将他贬斥，并且永远不准他再入科场考试。甲午（初九），苏楷率领同僚奏言：“谥号美恶，臣子不能私定。先帝的谥号大多溢美之词，乞求再详细商议。”这件事下达太常去办，丁酉（十二日），张廷范奏请改昭宗谥号为恭灵庄愍孝皇帝，庙号为襄宗，诏令依从张廷范的建议。

[39]杨渥至广陵。辛丑，杨行密承制以渥为淮南留后。

[39]杨行密的长子宣州观察使杨渥到达广陵。辛丑（十六日），杨行密承制任命杨渥为淮南留后。

[40]戊申，朱全忠发光州，迷失道百余里，又遇雨，比及寿州，寿人坚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围之，无林木可为栅，乃退屯正阳。

[40]戊申（二十三日），朱全忠从光州出发，迷失道路一百余里，又遇雨，等到抵达寿州，寿州兵民已经坚壁清野来等待他。朱全忠想要包围寿州城，但没有树木可以用来修建栅栏，于是退兵驻扎正阳。

[41]癸丑，更名成德军曰武顺。

[41]癸丑（二十八日），朝廷将成德军改名为武顺。

[42]十一月，丙辰，朱全忠渡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后军，斩首三千级，获辎重万计。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

[42]十一月丙辰（初二），朱全忠渡过淮河往北去，光州刺史柴再用绕道袭击他的后军，斩首三千级，获得器械粮草数以万计。朱全忠后悔此行，暴躁发怒格外厉害。丁卯（十三日），朱全忠到达大梁。

先是，全忠急于传禅，密使蒋玄晖等谋之。玄晖与柳璨等议：以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诸道元帅，以示有渐，仍以刑部尚书裴迪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疾玄晖权宠，欲得其处，因谮之于全忠曰：“玄晖、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须变。”玄晖闻之惧，自至寿春，具言其状。全忠曰：“汝曹巧述闲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玄晖曰：“唐祚已尽，天命归王，愚智皆知之。玄晖与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兹晋、燕、岐、蜀皆吾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欲为王创万代之基业耳。”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玄晖惶遽辞归，与璨议行九锡。时天

子将郊祀，百官既习仪，裴迪自大梁还，言权忠怒曰：“柳璨、蒋玄晖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惧，庚午，敕改用来年正月上辛。殷衡本姓孔名循，为全忠家乳母养子，故冒姓赵，后渐贵，复其姓名。

在这以前，朱全忠急于传位禅让称帝，密令蒋玄晖等商议筹划。蒋玄晖与柳璨等人商议：由于魏、晋以来，都是先封大国，加九锡之礼、特殊的礼遇，然后接受禅让，应当依次序进行。于是，先授给朱全忠诸道元帅，用以表示有先后次序，并以刑部尚书裴迪担任送官告使，朱全忠勃然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嫉妒蒋玄晖专权受宠，想要得到他的位置，因此向朱全忠诬陷蒋玄晖说：“蒋玄晖、柳璨等想要延续唐室的宗脉，所以迟缓禅让的事来等待事变。”蒋玄晖听说后非常害怕，亲自到寿春，详细地说明这件事的情形。朱全忠说：“你们巧言陈述无关紧要的事情来阻止我，假使我不受九锡之礼，难道不能做天子吗！”蒋玄晖说：“唐室的气数已尽，天命归属大王，无论愚笨还是聪明的人都知道。玄晖与柳璨等不敢违背恩德，但由于现在晋、燕、岐、蜀都是我们的劲敌，大王突然接受禅让帝位，他们心里不服，不能不设法尽理尽义，然后取得帝位，这只想为大王创建万代基业罢了。”朱全忠大声责骂他说：“奴才果然反了！”蒋玄晖惊惧立即告辞回洛阳，与柳璨商议行九锡之礼。当时，唐昭宣帝将要举行祭天祀典，百官已经练习礼仪，裴迪从大梁回到洛阳，传达朱全忠生气时说的话：“柳璨、蒋玄晖等想要延长唐室的福运，才郊祀祭天。”柳璨等惧怕，庚午（十六日）敕令改用来年正月上旬的辛日，赵殷衡本来姓孔名循，是朱全忠家奶妈的养子，所以冒充姓赵，后来渐渐显贵，恢复原来姓名。

[43]壬申，赵匡明到成都，王建以客礼遇之。

[43]壬申（十八日），赵匡明到成都，王建用客礼招待他。

昭宗之丧，朝廷遣告哀使司马卿宣谕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书记韦庄为建谋，使武定节度使王宗绾谕卿曰：“蜀之将士，世受唐恩，去岁闻乘舆东迁，凡上二十表，皆不报。寻有亡卒自汴来，闻先帝已罹朱全忠弑逆。蜀之将士方日夕枕戈，思为先帝报仇。不知今兹使来以何事宣谕？舍人宜自图进退。”卿乃还。

唐昭宗发丧，朝廷派遣哀使司马卿前往成都宣谕王建，到这时才进入蜀境。西川掌书记韦庄替王建谋划，派武定节度使王宗绾告诉司马

卿说："蜀地将士，世受唐室恩惠，去年听说皇上东迁洛阳，共上二十表，都没有回答。不久有逃跑的兵卒从汴州前来，听说先帝已经遭朱全忠杀害。全蜀将士正在日夜枕戈以待，想为先帝报仇。不知道现在使者前来宣谕什么事？舍人您应该自己考虑去留。"司马卿于是回洛阳。

[44]庚辰，吴武忠王杨行密薨。将佐共请宣谕使李俨制授杨渥淮南节度使、东南诸道行营都统，兼侍中、弘农郡王。

[44]庚辰（二十六日），吴武忠王杨行密病逝。淮南将佐共同请求宣谕使李俨承制任命杨渥为淮南节度使、东南诸道行营都统，兼侍中、弘农郡王。

[45]柳璨、蒋玄晖等议加朱全忠九锡，朝士多窃怀愤邑，礼部尚书苏循独扬言曰："梁王功业显大，历数有归，朝廷速宜揖让。"朝士无敢违者。辛巳，以全忠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魏王，仍加九锡。全忠怒其稽缓，让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枢密使蒋玄晖赍手诏诣全忠谕指。癸巳，玄晖自大梁还，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称："人望归梁王，陛下释重负，今其时也。"即日遣璨诣大梁达传禅之意，全忠拒之。

[45]柳璨、蒋玄晖等商议加朱全忠九锡之礼，朝中官吏多数心怀愤恨，唯独礼部尚书苏循扬言说："梁王功业显赫盛大，天道所归，朝廷应该迅速把帝位让给梁王。"朝中官吏没有敢违抗的。辛巳（二十七日），任命朱全忠为相国，总理一切事务；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魏王，并加九锡之礼。朱全忠怨恨他们迟缓，辞让不接受。十二月戊子（初四），派枢密使蒋玄晖捧着亲笔诏书到朱全忠处宣旨。癸巳（初九），蒋玄晖自大梁回到洛阳，说朱全忠的怒气没有消解。甲午（初十），柳璨奏称："众望归向梁王，陛下放弃沉重的负担，现在正是时候。"当天，派遣柳璨前往大梁传达禅让帝位的意思，朱全忠拒绝接受。

初，璨陷害朝士过多，全忠亦恶之。璨与蒋玄晖、张廷范朝夕宴聚，深相结，为全忠谋禅代事。何太后泣遣宫人阿虔、阿秋达意玄晖，语以他日传禅之后，求子母生全。王殷、赵殷衡谮玄晖，云“与柳璨、张廷范于积善堂夜宴，对太后焚香为誓，期兴复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晖及丰德库使应顼、御厨使朱建武击河南狱；以王殷权知枢密，赵殷衡权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辞魏王、九锡之命；丁酉，诏许之，更以为天下兵马元帅，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为宫阙矣。是日，斩蒋玄晖，仗杀应顼、朱建武。庚子，省枢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独置宣徽使一员，以王殷为之，赵殷衡为副使。辛丑，敕罢宫人宣传诏命及参随视朝。追削蒋玄晖为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于都门外，聚众焚之。

当初，柳璨陷害朝中官吏过多，朱全忠也厌恶他。柳璨与蒋玄晖、张廷范日夜饮宴聚会，深相交结，替朱全忠谋划禅让帝位的事。何太后哭着派遣宫人阿虔、阿秋向蒋玄晖转达意愿，说他日禅让帝位之后，请求保全母子活命。王殷、赵殷衡诬陷蒋玄晖，说他“与柳璨、张廷范在积善宫夜宴，对着何太后焚香发誓，约定兴复唐室帝位”。朱全忠相信他们的话，乙未（十一日），逮捕蒋玄晖及丰德库使应顼、御厨使朱建武关押在河南府监狱；任命王殷暂时主持枢密院，赵殷衡暂时署理宣徽院事务。朱全忠三次上表辞让关于魏、九锡的诏命。丁酉（十三日），颁诏允准朱全忠的辞让，再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元帅，然而朱全忠已经改修大梁府舍为宫殿了。这一天，斩蒋玄晖，仗杀应顼、朱建武。庚子（十六日），取消枢密使及宣徽南院使，只设宣徽使一员，任命王殷担任，赵殷衡任副使。辛丑（十七日），敕令停止宫人宣传诏命及参与朝会。追革蒋玄晖官职为凶逆百姓，令河南府把蒋玄晖的尸体抬到都门外，聚众焚烧。

玄晖既死，王殷、赵殷衡又诬陷玄晖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导往来。已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积善宫，敕追废太后为庶人，阿秋、阿虔皆于殿前扑杀。庚戌，以皇太后丧，废朝三日。

蒋玄晖已经死了，王殷、赵殷衡又诬陷蒋玄晖与何太后私通，让宫人阿秋、阿虔通导往来。已酉（二十五日），朱全忠密令王殷、赵殷衡在积善宫害死何太后，敕令追废何太后为平民，阿秋、阿虔都在殿前用刑仗打死。庚戌（二十六日），因为皇太后之丧，停朝三日。

辛亥，敕以宫禁内乱，罢来年正月上辛谒郊庙礼。

辛亥（二十七日），颁布敕令，因为宫廷内乱，停止来年正月上辛南郊祭天祀典。

癸丑，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贬登州史，太常卿张廷范贬莱州司户。甲寅，斩璨于上东门外，车裂廷范于都市。璨临刑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

癸丑（二十九日），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被贬为登州刺史，太常卿张廷范被贬为莱州司户。甲寅（三十日），将柳璨在上东门外斩首，在都中闹市车裂张廷范。柳璨临刑时大喊说："负国贼子柳璨，死得应该呀！"

[46]西川将王宗朗不能守金州，焚其城邑，奔成都。戎昭节度使冯行袭复取金州，奏请"金州荒残，乞徙理均州，"从之。更以行袭领武安军。

[46]西川将领王宗朗不能守卫金州，便焚毁城邑，逃奔成都。戎昭节度使冯行袭又夺取金州，奏称："金州荒凉残败，乞求将军府迁往均州。"朝廷准从。改任冯行袭统领武安军。

[47]陈询不能守睦州，奔于广陵。淮南招讨使陶雅入据其城。

[47]陈询不能守卫睦州，逃奔到广陵，淮南招讨使陶雅入城占据睦州。

[48]杨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亲兵以行，观察使王茂章不与，渥怒。既袭位，遣马步都指挥使李简等将兵袭之。

[48]杨渥离开宣州时，想要带着他的帐幕及亲兵起程，观察使王茂章不同意，杨渥怨怒。袭位以后，派遣马步都指挥使李简等率兵袭击王茂章。

[49]湖南兵寇淮南，淮南牙内指挥使杨彪击却之。

[49]湖南军队侵犯淮南，淮南牙内指挥使杨彪把湖南军队击退。

三年（丙寅、906）

三年（丙寅，公元906年）

[1]春，正月，壬戌，灵武节度使韩逊奏吐蕃七千余骑营于宗高谷，将击末及取凉州。

[1]春季，正月壬戌（初八），灵武节度使韩逊奏报吐蕃七千余骑兵在宗高谷扎营，将要攻击末及攻取凉。

[2]李简兵奄至宣州，王茂章度不能守，帅众奔两浙。亲兵上蔡刁彦能辞以母老，不从行，登城谕众曰："王府命我招谕汝曹，大兵行至矣。"众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断其归路，引兵还歙州，钱复取睦州。以茂章为镇东节度副使，更名景仁。

[2]李简的军队突然到达宣州，王茂章估计不能守住，率众投奔两浙。亲兵上蔡人刁彦能以母亲年老推辞，不跟从同行，登城告诉兵众说："王府命我召集告谕你们，大兵就要到了。"众人因此安定下来。陶雅害怕王茂章断绝他的归路，带兵回歙州，钱又夺取睦州。钱任命王茂章担任镇东节度副使，改名王景仁。

[3]乙丑，加静海节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

[3]乙丑（十一日），静海节度使曲承裕加官同平章事。

[4]初，田承嗣镇魏博，选募六州骁勇之士五千人为牙军，厚其给赐以自卫，为腹心；自是父子相继，亲党胶固，岁久益骄横；小不如意，辄族旧帅而易之，自史宪诚以来皆立于其手。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心恶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围凤翔也，绍威遣军将杨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诛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请，阴许之。及李公作乱，绍威益惧，复遣牙将臧延范趣全忠。全忠乃发河南诸镇兵十万，遣其将李思安将之，会魏、镇兵屯深州乐城；声言击沧州，讨其纳李公也。会全忠女适绍威子廷规者卒，全忠遣客将马嗣勋实甲兵于囊中，选长直兵千人为担夫，帅之入魏，诈云会葬；全忠自以大军继其后，云赴行营；牙军皆不之疑。庚午，绍威潜遣人入库弓弦、甲襻，是夕，绍威帅其奴客数百，与嗣勋合击牙军，牙军欲战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阖营殪之，凡八千家，婴孺无遗。诘旦，全忠引兵入城。

[4]当初，田承嗣镇守魏博，选募六州矫健勇猛武士五千人为牙军，给与他们优厚的给养赏赐，藉以保卫自己，作为心腹亲信。从此，父子相继，亲族团结，年久更加骄傲专横，稍不如意，就消灭旧主帅而更换，自史宪诚以来的节度使都是立于他们之手。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心里厌恶他们，但力量小不能制服他们。朱全忠包围凤翔的时候，罗绍威派遣军将杨利言秘密地把情况告诉朱全忠，想借他的军队诛灭牙军。朱全忠因为当时军情紧急，没有空闲时间依照罗绍威的请

求，暗中答应了他。等到李公作乱，罗绍威更加畏惧，又派遣牙将臧延范催促朱全忠。朱全忠这才发河南等镇兵十万，派遣他的部将李思安率领，会同魏博、镇冀的军队驻扎深州乐城；声言攻击沧州刘守文，讨伐他接纳天雄叛将李公。适逢嫁给罗绍威之子罗廷规的朱全忠之女死了，朱全忠派遣客将马嗣勋在口袋里装满铠甲兵器，挑选长年警卫的兵士一千人装做挑夫，率领他们进入魏州，欺骗说是前来会葬。朱全忠亲自统帅大军跟在他们的后边，说是到行营去，魏博的牙军都没有怀疑他们。庚午（十六日），罗绍威秘密地派人进入武库把弓弦、铠甲系带弄断，当天晚上，罗绍威率领他的家奴宾客数百人，与马嗣勋合击牙军，牙军想要应战但弓甲都不能用了，于是全营牙军都被杀死，一共八千家，婴儿幼童没有遗留一个。第二天早晨，朱全忠带领军队进入魏州城。

[5]辛未，以权知宁远留后庞巨昭、岭南西道留后叶广略并为节度使。

[5]辛未（十七日），朝廷任命暂时为宁远留后事务的庞巨昭、岭南西道留后叶广略同时为节度使。

[6]庚辰，钱如睦州。

[6]庚辰（二十六日），钱前往睦州。

[7]西川将王宗阮攻归州，获其将韩从实。

[7]西川将领王宗阮攻打归州，俘获归州将领韩从实。

[8]陈璋闻陶雅归歙，自婺州退保衢州。两浙将方永珍等取婺州，进攻衢州。

[8]陈璋听说陶雅回歙州，自婺州退走保卫衢州。两浙将领方永珍等攻取婺州，进攻衢州。

[9]杨渥遣先锋指挥使陈和新攻湖南。三月，乙丑，知新拔兵州，逐刺史许德勋，渥以知新为岳州刺史。

[9]杨渥派遣先锋指挥使陈知新攻打湖南。三月乙丑（十二日），陈知新攻克岳州，驱逐刺史许德勋。杨渥任命陈知新为岳州刺史。

[10]戊寅，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辞不受。

[10]戊寅（二十五日），朝廷任命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开始于此时。朱全忠辞谢不接受。

[11]夏，四月，癸未朔，明有食之。

[11]夏季，四月癸未朔（初一），发生日食。

[12]罗绍威既诛牙军，魏之诸军皆惧，绍威虽抚数谕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营于魏州城东数旬，将北巡行营，会天雄牙将史仁遇作乱，聚众数万据高唐，自称留后，天雄巡内诸县多应之。全忠移军入城，遣使召行营兵还攻高唐，至历亭，魏兵在行营者作乱，与仁遇相应。元帅府左司马李周彝、右司马苻道昭击之，所杀殆半，进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无少长皆死。擒史仁遇，锯杀之。

[12]罗绍威消灭牙军后，魏博各军都非常害怕，罗绍威虽然屡次安抚晓谕他们，但猜疑怨恨更加厉害。朱全忠在魏州城东扎营数十天，将要北上巡视行营，恰巧天雄牙将史仁遇作乱，聚众数万，占据高唐，自称天雄留后，天雄巡内各县多数响应他。朱全忠把军队移入魏州城内，派遣使者召唤行营兵回来攻高唐；行营兵到达历亭，其中的魏兵作乱，与史仁遇相呼应。元帅府左司马李周彝、右司马符道昭攻击作乱魏兵，杀死近一半，又进攻高唐，将城夺取，城中兵民无论年少年长全都死了。活捉了史仁遇，用据把他锯死了。

先是，仁遇求救于河东及沧州，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将三千骑攻邢州以救之。时邢州兵才二百，团练使牛存节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长直都将张筠将数千骑助存节守城，筠伏兵于马岭，击嗣昭，败之，嗣昭遁去。

在这以前，史仁遇向河东及沧州求救，李克用派遣他的部将李嗣昭率领三千骑兵进攻邢州来救援。当时，邢州兵才二百名，团练使牛存节守城，李嗣昭连攻七日没有攻下。朱全忠派遣右长直都将张筠率领数千骑兵帮助牛存节守城，张筠在马岭埋伏军队，攻击李嗣昭，把他打败，李嗣昭逃跑离去。

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遣兵万人攻贝州，又攻冀州，拔县，进攻阜城。时镇州大将王钊攻魏州叛将李重霸于宗城。全忠遣归救冀州，沧州兵去。丙午，重霸弃城走，汴将胡规追斩之。

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遣一万军队攻贝州，又攻冀州，攻克县，进攻阜城。当时，镇州大将王剑在宗城攻打魏州叛将李重霸。朱全忠派他回

去救冀州，沧州军离去。丙午（十四日），李重霸弃城逃走，汴州将领胡规追击，把他杀了。

[13]镇南节度使钟传以养子延规为江州刺史。传薨，军中立其子匡时为留后。延规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

[13]镇南节度使钟传任命养子钟延规为江州刺史。钟传去世，军中立钟传的儿子匡时为留后。钟延规怨恨不立自己为留后，派遣使者投降淮南。

[14]五月，丁巳，朱全忠如州，遂巡北边，视戎备，还，入于魏。

[14]五月丁巳（初五），朱全忠前往州，于是巡视北边，察看兵器装备，然后返回，进入魏州。

[15]丙子、废戎昭军，并均、房隶忠义军；以武定节度使冯行袭为匡国节度使。

[15]丙子（二十四日），撤销戎昭军，均州、房州合并属忠义军；任命武定节度使冯行袭为匡国节度使。

[16]杨渥以州刺史秦裴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将兵击钟匡时于江西。

[16]杨渥任命州刺史秦裴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率兵在江西攻击镇南留后钟匡时。

[17]六月，甲申，复以忠义军为山南东道。

[17]六月甲申（初二），又恢复忠义军为山南东道。

[18]朱全忠以长安邻于、岐，数有战争，奏徙佑国节度使韩建于淄青，以淄青节度使长社王重师为佑国节度使。

[18]朱全忠以长安与州，岐州相邻，屡有战争，上奏将佑国节度使韩建调到淄青，任命淄青节度使长社人王师重为佑国节度使。

[19]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时魏之乱兵散据贝、博、澶、相、卫州，全忠分命诸将攻讨，至是悉平之，引兵南还。

[19]秋季，七月，朱全忠攻克相州。当时魏博乱兵散据贝、博、澶、相、卫五州，朱全忠分别派遣诸将攻击讨伐，到这时全都平定了，于是带兵回河南。

全忠留魏半岁，罗绍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比去，蓄积为之一空。绍威虽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

朱全忠在魏州留居半年，罗绍威按需要供给，所杀牛、羊、猪近七十万钱，物资粮草与此相当，贿赂赠送的财货又近百万，等到朱全忠离开，积蓄贮藏全空了。罗绍威虽然除去了威胁自己的牙军，但是魏博军队从此衰弱了。罗绍威为此非常悔恨，对人说：“聚集所属六州四十三县的铁也铸不成这次大错啊！”

壬申，全忠至大梁。

壬申（二十一日），朱全忠到达大梁。

[20]秦裴至洪州，军于蓼洲。诸将请阻水立寨。裴不从；钟匡时果遣其将刘楚据之。诸将以咎裴，裴曰：“匡时骁将独楚一人耳，若帅众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诱致之耳。”未几，裴破寨，执楚，遂围洪州，饶州刺史唐宝请降。

[20]秦裴到达洪州，在蓼州驻扎，众将领请依江水设立营寨，秦裴没有听从；钟匡时果然派遣部将刘楚占据其地。诸将因此抱怨秦裴，秦裴说：“钟匡时的勇将只有刘楚一人，如果他率众守城，不能突然攻克，我故意让出要害之地引他出来罢了。”不久，秦裴攻破营寨，俘获刘楚，于是包围洪州，饶州刺史唐宝请求投降。

[21]八月，乙酉，李茂贞遣其子侃为质于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21]八月乙酉（初四），李茂贞派遣他的儿子李侃到西川作人质；王建让李侃主持彭州事务。

[22]朱全忠以幽、沧相首尾为魏患，欲先取沧州，甲辰，引兵发大梁。

[22]朱全忠认为幽州刘仁恭、沧州刘守文父子相为首尾是魏州罗绍威的威胁，想要先攻取沧州；甲辰（二十三日），率领军队从大梁出发。

[23]两浙兵围衢州，衢州刺史陈璋告急于淮南，杨渥遣左厢马步都虞候周本将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围，陈于城下，璋帅众归于本，两浙兵取衢州。吕师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动，轻我也，请击

之！”本曰：“吾受命迎陈使君，今至矣，何为复战！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还。本为之殿，浙人蹑之，本中道设伏，大破之。

[23]两浙的军队包围衢州，衢州刺史陈璋向淮南告急，杨渥派遣左厢马步都虞候周本率兵迎接陈璋。周本到达衢州，浙人解除包围，在城下列阵，陈璋率众归于周本，两浙军队夺取衢州。吕师造说：“浙人离我们很近却不发动进攻，是轻视我们，请攻击他们！”周本说：“我受命迎接陈使君，现在他已到了，为什么再战！他们一定有对付我们的办法。”于是带领军队返回。周本为军队殿后，浙人在后面跟踪，周本中途设下埋伏，把渐军打得大败。

[24]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马渡河，丁卯，至沧州，军于长芦；沧人不出。罗绍威馈运，自魏至长芦五百里，不绝于路；又建元帅府舍于魏，所过驿亭供酒馔、幄幕、什器，上下数十万人，无一不备。

[24]九月辛亥朔（初一），朱全忠由白马渡过黄河，丁卯（十七日），到沧州，驻扎在长芦县，沧州军队不出战。罗绍威运送粮饷，自魏州到长芦五百里，路上连续不断；又在魏州建筑元帅府舍，经过的驿亭都供应酒食、帐幕、各种器具，上下数十万人，没有一件不准备周全。

[25]秦裴拔洪州，虏钟匡时等五千人以归。杨渥自兼镇南节度使，以裴为洪州制置使。

[25]秦裴攻克洪州，俘虏钟匡时等五千人而回。杨渥自己兼任镇南节度使，任命秦裴为洪州制置使。

[26]静难节度使杨崇本以凤翔、保塞、彰义、保义之兵攻夏州，匡国节度使刘知俊邀击坊州之兵，斩首三千余级，擒坊州刺史刘彦晖。

[26]静难节度使杨崇本用凤翔、保塞、彰义、保义四镇的军队攻打夏州，匡国节度使刘知俊拦击坊州的军队，斩首三千余级，生擒坊州刺史刘彦晖。

[27]刘仁恭救沧州，战屡败。乃下令境内：“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备兵粮诣行营，军发之后，有一人在闾里，刑无赦！”或谏曰：“今老弱悉行，妇人不能转饷，此令必行，滥刑者众矣。”乃命胜执兵者尽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则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于是境内士民，稚孺之外无不文者。得兵十万，军于瓦桥。

[27]刘仁恭率兵救援沧州，屡次战败，于是下令境内百姓：“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全部自备兵粮前来行营，军队出发以后，如有一人在乡里，立即诛杀不宽赦！”有人劝谏说：“现在老弱全部前来，妇女不能转运粮饷，这命令一定要执行，滥杀的人太多了。”刘仁恭这才命令胜任持拿兵器的人全部出行，在他们的脸上刺字“字霸都”，读书人就在他们的手腕或者胳膊上刺字“一心事主”，于是境内的士人百姓，除婴儿小孩以外没有不刺字的人。刘仁恭得到十万兵卒，驻扎在瓦桥。

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说刘守文曰：“援兵势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应之曰：“仆于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义服天下，若子叛父而来，将安用之！”全忠愧其辞直，为之缓攻。

当时，汴州军队修筑营垒包围沧州，连鸟鼠都不能通过。刘仁恭惧怕他们强盛，不敢出战。城中食物吃尽，把土揉搓成丸子吞吃，或者互相掳掠啖食。朱全忠派人到城下劝说刘守文：“援兵势必不能等到了，为什么不早些投降！”刘守文登上城楼回答说：“我同幽州是父子关系，梁王正在用大义征服天下，假如儿子背叛父亲前来，将怎么任用他呢！”朱全忠因他的言辞直率而感到羞惭，为此延缓了攻击。

[28]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台于蜀，建东向舞蹈，号恸，称：“自大驾东迁，制命不通，请权立行台，用李晟、郑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谕所部藩镇州县。

[28]冬季，十月丙戌（初六），王建开始在蜀建立行台，王建面向东方舞拜，放声大哭，声称：“自从先帝大驾迁往东都洛阳，制命不能通达，请暂时设立行台，用李晟、郑畋的旧时成例，秉承制令拜官封爵。”并用榜帖文书告知所属藩镇州县。

[29]刘仁恭求救于河东，前后百余辈；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许，其子存勖谏曰：“今天下之势，归朱温者什七八，虽强大如魏博、镇、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为温患者独我与幽、沧耳，今幽、沧为温所困，我不与之并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且彼尝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怀之，乃一举而名实附也。此乃吾复振之时，不可失也。”克用以为然，与将佐谋召幽州兵与攻潞州，曰：“于彼可以解围，于我可以拓境。”乃许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

挥使李溥将兵三万诣晋阳，克用遣其将周德威、李嗣昭将兵与之共攻潞州。

[29]刘仁恭向河东李克用请求救援，前后一百余次；李克用痛恨刘仁恭反复无常，始终没有答应，他的儿子李存勖说：“现在天下的形势，归降朱全忠的藩镇已经十之七八，像魏博、镇、定那样强大的藩镇都没有不归附朱全忠的。自黄河以北，能成为朱全忠忧患的，只有我们河东与幽州、沧州了；现在幽州、沧州被朱全忠围困，我们不与他们协力抗拒朱全忠，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打天下的人不顾念小的仇怨，况且他们曾经使我们困难而我们解救他们的危急，用恩德安抚他们，才是一举而名实相合呢。这是我们再振兴的时机，不能失掉啊。”李克用认为对，与将佐商量召请幽州军队一同攻打潞州，说：“对于他们可以解除包围，对于我们可以开拓疆域。”于是应允刘仁恭和好，召请他的军队，刘仁恭派遣都指挥使李溥率领三万军队前往晋阳，李克用派遣他的部将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与李溥共同攻打潞州。

[30]夏州告急于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刘知俊及其将廉怀英救之。杨崇本将六镇之兵五万，军于美原。知俊等击之，崇本大败，归于州。

[30]夏州向朱全忠告急，戊戌（十八日），朱全忠派遣刘知俊及他的部将廉怀英前往援救。杨崇本统率六镇的五万军队，在美原驻扎。刘知俊等发动攻击，杨崇本被打得大败，回归州。

[31]武贞节度使雷彦威屡寇荆南，留后贺闭城自守；朱全忠以为怯，以颍州防御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驾前指挥使倪可福将兵五千戍荆南以备吴、蜀。朗兵引去。

[31]武贞节度使雷彦恭屡次侵犯荆南，荆南留后贺关闭城门自守。朱全忠以为贺怯懦，命颖州防御使高季昌代替他，又派遣驾前指挥使倪可福率兵五千戍守荆南来防备吴、蜀。朗州军队引退离去。

[32]十一月，刘知俊、康怀贞乘胜攻、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事，以怀贞为保义节度使。西军自是不振。

[32]十一月，刘知俊、康怀英乘胜进攻、延等五州，全部攻下了。刘知俊加为同平章事，以廉怀英担任保义节度使。州、岐州的军队从此一蹶不振。

[33]湖州刺史高彦卒，子澧代之。

[33]湖州刺史高彦去世。他的儿子高澧接替他。

[34]十二月，乙酉，钱表荐行军司马王景仁；诏以景仁领宁国节度使。

[34]十二月乙酉（初七），钱上表举荐行军司马王景仁；诏令王景仁兼任宁国节度使。

[35]朱全忠分步骑数万，遣行军司马李周彝将之，自河阳救潞州。

[35]朱自忠分出步、骑兵数万人，派遣行军司马李周彝率领，自河阳出发救援潞州。

[36]闰月，乙丑，废镇国军兴德府复为华州，隶匡国节度，害金、商州隶佑国军。

[36]闰十二月乙丑（十七日），取消镇国军兴德府，恢复华州，隶属匡国节度，分割金州、商州隶属佑国军。

[37]初，昭宗凶讣至潞州，昭义节度使丁会帅将士缟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会举军降于河东。李克用以嗣昭为昭义留后。会见克用，泣曰："会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会虽受其举拔之恩，诚不忍其所为，故来归命耳。"克用厚待之，位于诸将之上。

[37]当初，唐昭宗被杀的恶耗传到潞州，昭义节度使丁会率领将士身穿白色丧服长时间哭泣流泪。等到李嗣昭进攻潞州，丁会全军归降河东李克用。李克用任命李嗣昭为昭义留后。丁会进见李克用，哭着说："丁会我不是力量不足不能守卫。梁王朱全忠欺凌虐待唐室，丁会我虽然受他举荐提拔的恩情，实在不能容忍他的作为，所以前来归附听命。"李克用对待他非常优厚，地位在诸将之上。

己巳，朱全忠命诸军治攻具，将攻沧州。壬申，闻潞州不守；甲戌，引兵还。

己巳（二十一日），朱全忠命令各军备办攻城器具，将要攻打沧州。壬申（二十四日），听说潞州失守，甲戌（二十六日），朱全忠带兵回去。

先是，调河南北刍粮，水陆输军前，诸营山积，全忠将还，悉命焚之，烟炎数里，在舟中者凿而沈之。刘守文使遗全忠书曰："王以百姓之故，赦仆之罪，解围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数万口，不食数月矣，

与其焚之为烟，沈之为泥，愿乞其余以救之。”全忠为之留数以遣之，沧人赖以济。

在这以前，朱全忠征调黄河南北的粮草，由水陆两路运往军前，各营的粮草堆积如山。朱全忠将要撤退，命令全部烧毁，烟雾火光蔓延数里，在舟中的粮草就凿舟沉入水中。刘守文派人给朱全忠送书信说：“您为了百姓的缘故，赦免我的罪过，解除包围而去，这是您的恩惠。沧州城中数万人，几个月没有粮食吃了，与其把粮草烧毁化为烟雾，沉水化为淤泥，希望乞求剩余的粮草来救百姓。”朱全忠留下几堆粮食送给他，沧州百姓赖以得到接济。

河东兵进攻泽州，不克而退。

河东军队进攻泽州，没有攻下就撤退了。

[38]吉州刺史彭遣使请降于湖南。本赤石洞蛮酋，钟传用为吉州刺史。

[38]吉州刺史彭派遣使者向湖南请求归降。彭本来是赤石洞蛮的首领，钟传用他为吉州刺史。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六卷

后梁纪一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上开平元年（丁卯、907）

后梁纪一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丁卯、公元907年）

[1]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贝州。

[1]春季，正月辛巳（初四），梁王朱全忠率兵在贝州休整。

[2]淮南节度使兼侍中、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弘农郡王杨渥既得江西，骄侈益甚，谓节度判官周隐曰："君卖人国家，何面复相见！"遂杀之。由是将佐皆不自安。

[2]淮南节度使兼侍中、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弘农郡王杨渥夺取江西以后，骄横奢侈更加厉害，对节度判官周隐说："您出卖我们的国家，有什么脸面再相见！"于是杀了周隐。因此属下将佐都自感不安。

[3]黑云都指挥使吕师周与副指挥使綦章将兵屯上高，师周与湖南战，屡有功，渥忌之。师周惧，谋于綦章曰："马公宽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兹事君自图之，吾舌可断，不敢泄！"师周遂奔湖南，章纵其孥使逸去。师周，扬州人也。

[3]黑云都指挥使吕师周与副指挥使綦章率领军队驻扎上高。吕师周与湖南作战，屡次立功，杨渥忌恨他。吕师周害怕，与綦章商议说："马殷宽厚，我想要死里逃奔，可以吗？"綦章说："这件事您自己考虑，我的舌头可以断，但决不敢泄露！"吕师周于是投奔湖南马殷，綦章放走他的妻子儿女让他们逃走。吕师周是扬州人。

渥居丧，昼夜酣饮作乐，然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或单骑出游，从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泣谏，渥怒曰："汝谓我不才，何不杀我自为之！"二人惧。渥选壮士，号"东院马军"，广署亲信为将吏；所署者恃势骄横，陵蔑勋旧。颢、温潜谋作乱。渥父行密渥迁出于外，以其地为射场，颢、温由是无所惮。

杨渥服丧期间日夜饮酒，点燃粗大围的蜡烛来击球，一支蜡烛费钱数万。有时单独骑马外出游玩，随从的人在道路奔走，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哭着劝谏，杨渥勃然大怒说："你们

认为我没有才能，为什么不杀死我自己当节度使！”张颢、徐温二人非常惧怕。杨渥挑选壮士，号称“东院马军”，广泛安置亲信为将领官吏；所任命的人仗势骄傲专横，欺凌蔑视功臣旧人。张颢、徐温暗中谋划发动叛乱。杨渥父亲杨行密在世的时候，有数千名亲军驻扎在节度使所居的牙城之内，杨渥把他们迁出在外，用腾出的空地作为骑射的场地，张颢、徐温因此没有忌惮了。

渥之镇宣州也，命指挥使朱思、范思从、陈将亲兵三千；及嗣位，召归广陵。颢、温使三将从秦裴击江西，因戍洪州，诬以谋叛。命别将陈往诛之。间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怀短兵径入秦裴帐中，裴大惊，告之故，乃召思等饮酒，数思等罪，执而斩之。渥闻三将死，益忌颢、温，欲诛之。丙戌，渥晨视事，颢、温帅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尔果欲杀我邪？”对曰：“非敢然也，欲诛王左右乱政者耳！”因数渥亲信十余人之罪，曳下，以铁击杀之。谓之“兵谏”。诸将不与之同者，颢、温稍以法诛之，于是军政悉归二人，渥不能制。

杨渥镇守宣州的时候，命令指挥使朱思、范思从、陈率领亲兵三千人；等到继位以后，召回广陵。张颢、徐温让朱思等三位将领跟随秦裴攻打江西，因此防守洪州，又诬陷三将图谋叛变，派别将陈前去杀他们。陈从偏僻小路兼程前进，六天到达洪州，穿着平民衣服、怀揣短兵器直接进入秦裴帐中。秦裴大惊，陈告诉他缘故，于是召朱思等饮酒，陈数说朱思等的罪状，把他逮捕斩首。杨渥听说三将被杀，更加忌恨张颢、徐温，想要杀死他们。丙戌（初九），杨渥早晨处理事务，张颢、徐温率领二百牙兵，手执刀剑直入庭中，杨渥说：“你们真的要杀我吗？”张颢、徐温回答说：“不敢这样做，想要杀您左右扰乱政事的人罢了！”于是数说杨渥的亲信十余人的罪状，拖下去，用铁打死。称之为“兵谏”。诸将当中不与张颢、徐温同心合力的，二人逐渐设法将其处死，于是军政大权全归二人，杨渥不能控制。

[3]初，梁王以河北诸镇皆服，惟幽、沧未下，故大举伐之，欲以坚诸镇之心。既而潞州内叛，王烧营而还，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离心，欲速受禅以镇之。丁亥，王入馆于魏，有疾，卧府中；罗绍威恐王袭之，入见王曰：“今四方称兵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为名，王不如早灭唐以绝人望。”王虽不许而心德之，乃亟归。壬寅，至大梁。

[3]当初，梁王朱全忠因河北各藩镇全都归服，只有幽州刘仁恭、沧州刘守文父子没有攻下，所以大举讨伐他们，想要藉以坚定各藩镇的归服之心。不久，潞州内部叛变，朱全忠烧毁营寨而返回，威望大受损害。朱全忠恐怕内外因此离心离德，想要迅速接受唐昭宣帝禅让来镇慑他们。丁亥（初十），朱全忠进入魏州，患病，躺在节度使府中。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担心朱全忠袭击自己，进见朱全忠说："现在四方发兵成为您祸患的人，都以拥戴唐室为名义，您不如先灭唐室来断绝众望。"朱全忠虽然没有应允，心里却感激他，于是急忙起程回归。壬寅（二十五日），到达大梁。

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贻矩至大梁劳王，贻矩请以臣礼见，王揖之升阶，贻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灵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违！"乃北面拜舞于庭。王侧身避之。贻矩还，言于帝曰："元帅有受禅之意矣！"帝乃下诏，以二月禅位于梁。又遣宰相以书谕王；王辞。

甲辰（二十七日），唐昭宣帝派遣御史大夫薛贻矩到大梁慰劳朱全忠，薛贻矩请以臣子见君之礼请见，朱全忠拱手作揖让他登阶而上，薛贻矩说："殿下的功业德行都在人们心里，天、地、人三灵已经另选新君，皇帝正要举行舜、禹禅让事宜，我怎么敢违抗！"于是，面朝北在厅堂行朝拜皇帝之礼。朱全忠侧身避开。薛贻矩回到东都洛阳，对唐昭宣帝说："元帅有接受禅让帝位的意思了！"唐昭宣帝于是颁下诏书，在二月让位给梁王朱全忠。又派遣宰相拿着书信告诉朱全忠；朱全忠推辞。

[4]河东兵犹屯长子，欲窥泽州。王命保平节度使康怀贞悉发京兆、同华之兵屯晋州以备之。

[4]河东李克用的军队仍然驻扎长子，想要南下窥伺泽州。梁王朱全忠命令保平节度使康怀贞全部征发京兆、同华的军队驻扎晋州来防御守备。

[5]二月，唐大臣共奏请昭宣帝逊位。壬子，诏宰相帅百官诣元帅府劝进；王遣使却之。于是朝臣、藩镇乃至湖南、岭南上笺劝进者相继。

[5]二月，唐大臣共同奏请昭宣帝退位。壬子（初五），诏令宰相率领百官前往元帅府劝即帝位，朱全忠派遣使者到洛阳推却不受。于

是，朝中大臣、藩镇乃至湖南、岭南呈进奏笺劝朱全忠即帝位的接连不断。

[6]三月，癸未，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为北路行军都统，将兵击幽州。

[6]三月癸未（初六），梁王朱全忠任命亳州刺使李思安为北路行军都统，率领军队攻击幽州。

[7]庚寅，唐昭宣帝诏薛贻矩再诣大梁谕禅位之意，又诏礼部尚书苏循赍百官笺诣大梁。

[7]庚寅（十三日），唐昭宣帝诏命薛贻矩再往大梁告知禅让帝位的意愿，又诏命礼部尚书苏循携带文武百官的奏笺前往大梁。

[8]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遣其子传、传讨卢佶于温州。

[8]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派遣他的儿子钱传、钱传率领军队到温州讨伐卢佶。

[9]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梁。以摄中书令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副之；摄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学士张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逢副之；帅百官备法驾诣大梁。

[9]甲辰（二十七日），唐昭宣帝颁下诏书让位给梁王。任命代理中书令的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为副使，代理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院学士张策为副使，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逢为副使，率领文武百官准备皇帝车驾仪仗前往大梁。

杨涉子直史馆凝式于涉曰："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数日。

杨涉的儿子直史馆杨凝式对杨涉说："大人为唐朝宰相，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不能说没有过错。况且亲手拿着天子的印玺组绶送给别人，虽然保住了荣华富贵，千年以后怎么说？何不辞职！"杨涉听了大惊说："你想要灭我全族！"为此好几天神色不安。

策，郭煌人，光逢，隐之子也。

张策是郭煌人。赵光逢是赵隐的儿子。

[10]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骄侈贪暴，常虑幽州城不固，筑馆于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悬绝，可以少制众。”其栋宇壮丽，拟于帝者。选美女实其中。与方士炼丹药，求不死。悉敛境内钱，瘗于山颠；令民间用堇泥为钱。又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为茶。鬻之。

[10]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骄横奢侈，贪婪凶残，经常顾虑幽州城垣不坚固，在大安山上建筑馆舍，说：“这山四面悬崖绝壁，可以少制众。”馆舍的房屋雄壮美丽，与皇帝的宫殿相匹。选美女住在里面。与方士炼丹药，寻求长生不死。聚敛境内全部的钱，埋藏在山顶上，让民间用粘土作钱使用，又禁止江南茶商入境，自采山中草木做茶，卖给民间百姓。

仁恭有爱妾罗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为子数。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过焚荡无余。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犹在大安山，城中无备，几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与思安战，思安败退。守光遂自称节度使，令部将李小喜、元行钦将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战，为小喜所败。虏仁恭以归，囚于别室。仁恭将佐及左右， 凡守光素所恶者皆杀之。

刘仁恭有爱妾罗氏，他的儿子刘守光与她私通。刘仁恭杖责刘守光并把他赶走，不把他排在儿子之列。李思安率兵进入刘仁恭的境内，经过的地方焚烧毁坏没有剩余。夏季，四月己酉（初三），直抵幽州城下。刘仁恭还在大安山，城中没有防备，几乎失守。刘守光从外面带兵进入，登城抵御防守；又出兵与李思安作战，李思安被打败退走。刘守光于是自称节度使，令部将李小喜、元行钦率兵攻打大安山。刘仁恭派遣军队抵抗，被李小喜打败。李小喜俘虏了刘仁恭把他带回幽州，囚禁在另外的屋子里。刘仁恭的将佐及左右亲信，凡是刘守光厌恶的全都杀死。

银胡都指挥使王思同帅部兵三千，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帅部兵二千奔河东；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几，亦奔河东。河东节度使晋王克用以承约为匡霸指挥使，思同为飞腾指挥使。思同母，仁恭之女也。

银胡都指挥使王思同率领所部士兵三千，山后八军巡检使军李承约率领所部士兵二千，投奔河东；刘守光的弟弟刘守奇投奔契丹，不久，也投奔了河东。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以李承约任匡霸指挥使，王思同任飞腾指挥使。王思同的母亲是刘仁恭的女儿。

[11]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称臣，下书称教令，自称曰寡人。辛亥，令诸笺、表、薄、籍皆去唐年号，但称月、日。丙辰。张文蔚等至大梁。

[11]庚戌（初四），梁王朱全忠开始登金祥殿，接受唐室文武百官称臣，下行文书称教令，自称寡人。辛亥（初五），命令各种笺、表、簿、籍都去掉唐朝年号，只称月、日。丙辰（初十），张文蔚等到达大梁。

[12]卢佶闻钱传等将至，将水军拒之于青澳。钱传曰："佶之精兵尽在于此，不可与战。"乃自安固舍舟，间道袭温州。戊午，温州溃，擒佶斩之。吴王以都监使吴璋为温州制置使，命传等移兵讨卢约于处州。

[12]温州卢佶听说钱传等将要到达，率领水军在青澳抵抗。钱传说："卢佶的精锐部队都在这里，不能与他们作战。"于是自安固弃舟登岸，抄小路袭击温州。戊午（十二日），温州军队逃散，擒住卢佶斩首。吴王钱任命都监使吴璋为温州制置使，命令钱传等率领军队转移到处州讨伐卢约。

[13]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闻王将即帝位，谓王曰："朱三，尔可作天子乎！"

[13]壬戌（十六日），梁王朱全忠更名为晃。朱全忠的哥哥朱全昱听说朱全忠将要即皇帝位，对他说："朱三，你可以作天子吗？"

甲子，张文蔚、杨涉乘辂自上源驿从册室，诸司各备仪卫卤簿前导，百官从其后，至金祥殿前陈之。王被兖冕，即皇帝位。张文蔚、苏循奉册升殿进读，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以次奉宝升殿，读已，降，帅百官舞蹈称贺。帝遂与文蔚等宴于玄德殿。帝举酒曰："朕辅政未久，此皆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惭惧，俯伏不能对，独苏循、薛贻矩及刑部尚书张盛称帝功德宜应天顺人。

甲子（十八日），张文蔚、杨涉乘大车自上源驿随从册宝，诸司各备陈仪仗、卫士、车驾在前导引，唐朝的文武百官随后，到金祥殿前排列。梁王朱全忠身披衮袍，头戴冠冕，即皇帝位。张文蔚、苏循捧着册文登殿，进读册文，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依次捧着印玺登殿，读完册文，下殿，率领文武百官跪拜称颂庆贺。后梁太祖朱晃于是同张蔚等在玄德殿宴饮。后梁太祖举酒说："朕辅佐朝政不久，这

都是诸公拥护爱戴之力。”张文蔚等惭愧惶惧，俯伏在地，不能回答，只有苏循、薛贻矩及刑部尚书张盛称后梁太祖的功业德行，需要顺应天命、人心称帝。

帝复与宗戚饮博于宫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行当族灭，奚以博为！”帝不怿而罢。

后梁太祖又与同宗亲属在宫中宴饮戏博，酒喝得正畅快，朱全昱忽然用骰子向盆中击去而迸碎四散，斜视着太祖说：“朱三，你本来是砀山的一介平民，跟随黄巢做强盗，天子用你任四镇节度使，富贵极了，为什么突然灭了唐朝三百年的国家，自称帝王，将要全族被杀，还玩了什么博戏！”太祖不高兴而散场。

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庙、社稷。丁卯，遣使宣谕州、镇。戊辰，大赦，改元，国号大梁。奉唐昭宣帝为济阴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旧臣官爵并如故。以汴州为开封府，命曰东都；以故东都为西都；废故西京，以京兆府为大安府，置佑国军于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军。迁济阴王于曹州，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乙丑（十九日），后梁太祖命有关官吏祭祀天地、宗庙、社稷。丁卯（二十一日），派遣使者向各地州、镇宣布受禅称帝。戊辰（二十二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平，国号大梁。尊奉唐昭宣帝为济阴王，都如前代的成例；唐内外旧臣的官职爵位同过去一样。以汴州为开封府，命名为东都；以故东都洛阳为西都；废故西京长安，以京兆府为大安府，在大安府设置佑国军。改魏博名为天雄军。迁济阴王李到曹州，用荆棘圈围，派披甲的士兵守卫。

[14]辛未，以武安节度使马殷为楚王。

[14]辛未（二十五日），后梁太祖封武安节度使马殷为楚王。

[15]以宣武掌书记、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翔为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余年，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翔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难近，人莫能测，惟翔能

识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尝显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为之改易。禅代之际，翔谋居多。

[15]后梁太祖以宣武掌书记、太府卿敬翔主管崇政院事务，以备顾问，参与谋划计议，在宫内承受皇上谕旨，传达给宰相执行。宰相不是进宫奏对的时候有所奏请以及已经受旨应该再行请示的，都详细记事，通过崇政院奏报，敬翔得旨后再传达给宰相。敬翔为人沉着内向，有才智谋略，在幕府三十余年，军事计划、民事政务，太祖一切都委任他办理。敬翔尽心勤劳，白天晚上很少睡觉，自己说只有在马上才能休息。太祖性情残暴乖戾，难于接近，别人不能猜测，只有敬翔能够知道他的思想旨趣。有时有不能办的事情，敬翔未曾明显说出，只是稍微表示疑难，梁太祖已经理解，多数为此改变。惮让取代之际，敬翔的谋划居多。

[16]追尊皇高祖考、妣以来皆为帝、后；皇考诚为烈祖文穆皇帝，妣王氏为文惠皇后。

[16]后梁太祖追尊高祖父、母以来都为帝、后；父亲朱诚为烈祖文穆皇帝，母王氏为文惠皇后。

[17]初，帝为四镇节度使，凡仓库之籍，置建昌院以领之；至是，以养子宣武节度副使友文为开封尹、判院事，掌凡国之金谷。友文本康氏子也。

[17]当初，后梁太祖任四镇节度使，凡是仓库的簿籍文书，设置建昌院来管理。称帝以后，以养子宣武节度副使朱友文担任开封尹、判建昌院事，掌管全国的钱财粮食。朱友文本来是康氏的儿子。

[18]乙亥，下制削夺李克用官爵。是时惟河东、凤翔、淮南称“天”，西川称“天复”年号；余皆禀梁正朔，称臣奉贡。

[18]乙亥（二十九日），下令削夺李克用的官职爵位。这时，只有河东、凤翔、淮南称天年号，西川称天复年号，其余各镇都接受后梁的年号，向后梁称臣纳贡。

蜀王与弘农王移檄诸道，云欲与岐王、晋王会兵兴复唐室，卒无应者。蜀王乃谋称帝，下教谕统内吏民；又遗晋王书云：“请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访唐宗室立之，退归藩服。”晋王复书不许，曰：“誓于此生靡敢失节。”

蜀王王建与弘农王杨渥移送檄文给诸道，说要与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合兵兴复唐室，结果没有响应的。王建于是计划称帝的，下令告诉辖区内的官吏百九，又送书信晋王李克用说："请各称帝一方，等到朱温平定以后，就寻访唐皇宗室的人立他为皇帝，我们再恢复藩镇之职。"晋王李克用回信不赞成，说："发誓在这一生不敢丧失臣节。"

唐末之诛宦官也，诏书至河东，晋王匿监军张承业于斛律寺，斩罪人以应诏。至是，复以为监军，待之加厚，承业亦为之竭力。

唐末诛杀宦官的时候，诏书传到河东，晋王李克用把监军张承业藏在斛律寺，斩了一个罪犯来应付诏旨。到这个时候，又以张承业任监军，待他更加忧厚，张承业也为李克用竭尽心力。

岐王治军甚宽，待士卒简易。有告部将符昭反者，岐王直诣其家，悉去左右，熟寝经宿而还；由是众心悦服；然御军无纪律。及闻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称帝，但开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为宫殿，妻称皇后，将吏上书称笺表，鞭、扇、号令多拟帝者。

岐王李茂贞治军很宽松，对待兵士平易坦率。有人告发部将符昭谋反，岐王李茂贞特意前往符昭家里，让左右的人全部离开，自己在符昭家里熟睡一夜而回去，所以众人心悦诚服。但他统率军队却没有纪律。听说唐室灭亡，由于兵士衰弱，地盘狭小，不敢自称皇帝，只是扩大岐王府，设置文武百官，把居住的房全称为宫殿，妻称为皇后，将领官吏上书称为笺表，鸣鞭、持扇、号令多数模仿皇帝。

镇海节度判官罗隐说吴王举兵讨梁，曰："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始以隐为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镇海节度使判官罗隐劝说吴王钱讨伐梁，说："纵然不能成功，尚且可以退保杭州、越州，自己在东边称帝，怎么能拱手侍奉盗贼，成为永远的耻辱呢！"钱开始以为罗隐在唐没得到重用，一定心有怨恨，等到听了他的话，虽然不能采用，心里很赞许他坚持正义。

[19]五月，丁丑朔，以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9]五月，丁丑朔（初一），后梁太祖任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0]加武顺节度使赵王王熔守太师，天雄节度使邺王罗绍威守太傅，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兼侍中。

[20]后梁太祖加授武顺节度使赵王王熔守大师，天雄节度使邺王罗绍威守太傅，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兼侍中。

[21]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来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颀报之。

[21]契丹派遣使臣袍笏梅老到大梁互通友好，后梁太祖派遣太府少卿高颀回府。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与约，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号令诸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咸通末，有习尔者为王，土宇始大。其后钦德为王，乘中原多故，时入盗边。及阿保机为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韦、达靼咸役属之。阿保机姓邪律氏，恃其强，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机击黄实室韦还，七部劫之于境上，求如约。阿保机不得已，传旗鼓，且曰；“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部。”七部许之。汉城，故后魏滑盐县也。地宜五谷，有盐池之利。其后阿保机稍以兵击灭七部，复并为一国。又北侵室韦、女真，西取突厥故地，击奚，灭之，复立奚王而使契丹监其兵。东北诸夷皆畏服之。

起初，契丹有八部，每部各有大人，共同约定，推举一人为王，建置旗鼓以号令各部，每三年就依次相代。咸通末年，有名叫习尔的为王，疆土开始扩大。其后钦德为王，趁着中原多难，时常入侵中原边境抢劫。等到阿保机为王，尤其威武勇敢，五姓奚及七姓室韦、达靼都附属于他。阿保机姓邪律氏，仗恃自己强大，不肯在三年任满的时候接受替代。过了很久，阿保机攻打黄头室韦回来，其他七部在边界上胁迫他，要求遵守三年一换王的约定。阿保机无可奈何，只得传与旗鼓，并且说：“我为王九年，得到汉人很多，请率领同种部落在古汉城居住，与汉人共同守护，另外自为一部。”七部应允了他。汉城是原来的后魏滑盐县。土地适宜五谷生长，有盐池之利。后来阿保机逐渐发兵灭亡其他七部，合并成为一国。阿保机又北侵室韦、女真，西取突厥旧地，攻打、灭亡五姓奚，后来又立奚王而让契丹监督他的军队。东北各夷族都敬畏服从他。

是岁，阿保机帅众三十万寇云州，晋州与之连和，面会东城，约为兄弟，延之帐中，纵酒，握手尽欢，约以今冬共击梁。或劝晋王：“因

其来，可擒也，”王曰：“仇敌未灭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机留旬日乃去，晋王赠以金缯数万。阿保机留马三千匹，杂畜万计以酬之。阿保机归而背盟，更附于梁，晋王由是恨之。

这一年，阿保机率领部众三十万侵犯云州，晋王李克用与他和好，在云州东城会面，相约为兄弟，延请到帐中，纵情饮酒，握手尽欢，相约在当年冬天共同攻梁。有人劝晋王说：“趁着阿保机前来，可以擒住他。”晋王说：“仇敌朱全忠没有消灭，却对夷狄失信，是自取灭亡之道啊。”阿保机留住十天才离开云州，晋王赠送给他金缯数。阿保机留下马三千匹，各种牲畜数以万计，用来酬谢晋王。阿保机回去以后就背叛了盟约，又归附了后梁，晋王李克用因此怨恨阿保机。

[22]已卯，以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为吴越王；加清海节度使刘隐、威武节度王审知兼侍中，仍以隐为大彭王。

[22]已卯（初三），后梁太祖进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为吴越王，加授清海节度使刘隐、威武节度使王审知兼侍中，并以刘隐为大彭王。

癸未，以权知荆南留后高季昌为节度使。荆南旧统八州，乾符以来，寇乱相继，诸州皆为邻道所据，独余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残毁，户口凋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复业。

癸未（初七），后梁太祖任命暂时代理荆南留后的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荆南过去统辖荆、归、硖、、忠、万、澧、朗八州，唐僖宗乾符年间以来，外寇内乱一个接一个，诸州都被相邻各道占据，只剩下了江陵。高季昌到任，城邑残破毁坏，户口零落减损。高季昌安顿抚恤流散的人，百姓全都恢复了常业。

[23]乙酉，立兄全昱为广王，子友文为博王，友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贞为均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

[23]乙酉（初九），后梁太祖封立他的哥哥朱全昱为广王，儿子友文为博王、友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贞为均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

[24]辛卯，以东都旧第为建昌宫，改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吏。

[24]辛卯（十五日），后梁太祖以东都故居为建昌宫，将判建昌院事改为建昌宫使。

[25]壬辰，命保平节度使康怀贞将兵八万会魏博兵攻潞州。

[25]壬辰（十六日），后梁太祖命令保平节度使康怀贞率领八万大军，会同魏博军队攻打潞州。

[26]甲午，诏废枢密院，其职事皆入于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为院使。

[26]甲午（十八日），后梁太祖诏令撤消枢密院，它的职掌事务全都归入崇政院，任命知院事敬翔为院使。

[27]礼部尚书苏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谓有功于梁，当不次擢用；循朝夕望为相。帝薄其为人。敬翔及殿中监李振亦鄙之。翔言于帝曰："苏循，唐之鸱枭，卖国求利，不可以立于惟新之朝。"戊戌，诏循及刑部尚书张等十五人并勒致仕，楷斥归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谦。

[27]礼部尚书苏循及他的儿子起居郎苏楷自认为对后梁有功劳，应当不按寻常的次序升用。苏循日夜盼着做宰相。后梁太祖轻视他的为人，敬翔及殿中监李振也瞧不起他。敬翔对太祖说："苏循是唐朝如同鸱枭一样的奸邪小人，出卖国家，贪求私利，不可以立于新的朝廷。"戊戌（二十二日），诏令苏循及刑部尚书张等十五人一并强迫退休，苏楷驱逐回乡。苏循父子于是往河中依附朱友谦。

[28]卢约以处州降吴越。

[28]卢约以处州投降吴越王钱。

[29]弘农王以鄂岳观察使刘存为西南面都招讨使，岳州刺史陈知新为岳州团练使，庐州观察使刘威为应援使，别将许玄应为监军，将水军三万以击楚。楚王马殷甚惧，静江军使杨定真贺曰："我军胜矣！"殷问其故，定真曰："夫战惧则胜，骄则败。今淮南兵直趋吾城，是骄而轻敌也；而王有惧色，吾是以知其必胜也。"

[29]弘农王杨渥任用鄂岳观察使刘存为西南面都招讨使，岳州刺史陈知新为岳州团练使，庐州观察使刘威为应援使，别将许玄应为监军，率领三万水军攻楚。楚王马殷非常害怕，静江军使杨定真庆贺说："我军胜利了！"马殷问是什么缘故，杨定真说："打仗知道害怕就

会胜利，骄傲就会失败。现在淮南军队直奔我城，是骄傲轻敌的表现。可是大王您有害怕的神色，我因此知道您一定胜利。”

殷命在城都指挥使秦彦晖将水军三万浮江而下，水军副指挥使黄帅战舰三百屯浏阳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还至越堤北，彦晖追之。存数战不利，乃遗殷书诈降。彦晖使谓殷曰：“此必诈也，勿受！”存与彦晖夹水而陈，存遥呼曰：“杀降不详，公独不为子孙计耶！”彦晖曰：“贼入吾境而不击，奚顾子孙！”鼓噪而进。存等走，黄自浏阳绝江，与彦晖合击，大破之，执存及知新，裨将死者百余人，士卒死者以万数，获战舰八百艘。威以余众遁归，彦晖遂拔岳州。殷释存、知新之缚，慰谕之。二人皆骂曰：“丈夫以死报主，肯事贼乎！”遂斩之。许玄应，弘农王之腹心也，常预政事，张颢、徐温因其败，收斩之。

马殷命在城都指挥使秦彦晖率领水军三万顺湘江漂浮而下， 水军副指挥使黄率战舰三百条驻守浏阳口。六月，刘存等遇大雨，带兵回到越堤北边，秦彦晖追赶他们。刘存屡战失利，于是送书信给马殷假装投降。秦彦晖派人对马殷说：“这一定是诈降，不要接受！”刘存与秦彦晖夹水列阵，刘存遥呼说：“杀戮投降的人不吉祥，您难道不为子孙考虑吗！”秦彦晖说：“贼寇侵入我境却不攻击，怎么顾及子孙！”擂鼓呐喊而前进。刘存等退走，黄自浏阳带兵横渡湘江，与秦彦晖合击，把淮南军队打得大败，生擒刘存及陈知新，杀死裨将一百余人，死的士卒以万计，缴获战舰八百艘。刘威带着剩下的兵众逃回，秦彦晖于是夺取了岳州。马殷解开捆绑刘存、陈知新的绳索，安慰劝解他们。二人都大骂说：“大丈夫以死报答主人，岂肯事奉贼子吗！”于是把他们斩了。许玄应是弘农王杨渥的心腹亲信，经常参与政事，张颢、徐温因为他战败，把他拘捕斩了。

[30]楚王殷遣兵会吉州刺史彭攻洪州，不克。

[30]楚王马殷派遣军队会同吉州刺史彭攻打洪州，没有攻克。

[31]康怀贞至潞州，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闭城拒守。怀贞昼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筑垒穿蚰蜒堑而守之，内外继绝。晋王以蕃、汉都指挥使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帅马军都指挥使李嗣本、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锋指挥使史建瑭、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横冲

指挥使李嗣源、骑将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修之子；嗣本，本姓张；建瑭，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31]保平节度使康怀贞率兵到达潞州，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闭城拒守。康怀贞日夜攻打，半月没有攻下，于是挖筑垣墙并穿通如同蚰蜒行地形状的壕沟，日夜守护，使城内外隔绝。晋王李克用任命蕃、汉都指挥使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率马军都指挥使李嗣本、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锋指挥使史建瑭、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横冲指挥使李嗣源、骑将安金全，救援潞州。李嗣弼是李克修的儿子；李嗣本，本姓张；史建瑭是史敬思的儿子；安金全是代北人。

[32]晋兵攻泽州，帝遣左神勇军使范居实将兵救之。

[32]晋兵攻泽州，后梁太祖派遣左神勇军使范居实率兵救援。

[33]甲寅，以平卢节度使韩建守司徒、同平章事。

[33]甲寅（初九），后梁太祖任命平卢节度使韩建守为司徒、同平章事。

[34]武贞节度使雷彦恭会楚兵攻江陵，荆南节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绝其粮道；彦恭败，楚兵亦走。

[34]武贞节度使雷彦恭会同楚兵进攻江陵，荆南节度使高季昌率失驻扎公安，断绝他们的粮道。雷彦恭被打败，楚兵也退走了。

[35]刘守光既囚其父，自称卢龙留后，遣使请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为卢龙节度使、同平章事。

[35]刘守光囚禁他的父亲刘仁恭以后，自称卢龙留后，派遣使者请求任命。秋季，七月甲午（十九日），后梁太祖任命刘守光为卢龙节度使、同平章事。

[36]静海节度使曲裕卒，丙申，以其子权知留后颢为节度使。

[36]静海节度使曲裕去世。丙申（二十一日），后梁太祖任命他的儿子权知留后曲颢为静海节度使。

[37]雷彦恭攻岳州，不克。

[37]武贞节度使雷彦恭攻打岳州，没有攻克。

[38]丙午，赐河南尹张全义名宗。

[38]八月丙午（初一），后梁太祖赐河南尹张全义名宗。

[39]辛亥，以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楚王殷兼武昌节度使，各充本道招讨制置使。

[39]辛亥（初六），后梁太祖任命吴越王钱兼淮南节度使、楚王马殷兼武昌节度使，各充本道招讨制置使。

[40]晋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怀贞遣亲骑都头秦武将兵击之，武败。

[40]晋周德威在高河扎营，康怀贞派遣亲骑都头秦武率兵攻击，秦武战败。

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怀贞为潞州行营都统，黜怀贞为行营都虞候。思安将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筑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谓之夹寨。调山东民馈军粮，德威日以轻骑抄之，思安乃自东南山口筑甬道，属于夹寨。德威与诸将互往攻之，排墙填堑，一昼夜间数十发，梁兵疲于奔命。夹寨中出刍牧者，德威辄抄之，于是梁兵闭壁不出。

丁巳（十二日），后梁太祖任命亳州刺史李思安代康怀贞为潞州行营都统，贬康怀贞为行营都虞候。李思安率领河北军队西上，到达潞州城下，又修筑二重城垣，内防奔突，外拒援兵，叫作夹寨。调发山东百姓输送军粮，周德威天天派出轻骑兵抄劫，李思安于是从东南山口修筑甬道，与夹寨连接。周德威与各位将领交替前去攻击，推倒垣墙，填平壕沟，一昼夜间出数十次，后梁兵防备不暇，疲于奔命。夹寨中有出来割草放牧的，周德威就抄劫他们，于是后梁兵紧闭营垒不出。

[41]九月，雷彦恭攻涔阳、公安，高季昌击败之。彦恭贪残类其父，专以焚掠为事，荆、湖间常被其患；又附于淮南。丙申，诏削彦恭官爵，命季昌与楚王殷讨之。

[41]九月，武贞节度使雷彦恭进攻涔阳、公安，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把他打败。雷彦恭贪婪残暴像他的父亲雷满，专以焚烧抢掠为事业，荆、湖间经常受他祸害；又依附于淮南。丙申（二十二日），后梁太祖诏令削夺雷彦恭的官爵，命令高季昌会同楚王马殷讨伐他。

[42]蜀王会将佐议称帝，皆曰：“大王虽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谓‘天与不取’者也！”冯涓独献议请以蜀王称制，曰：“朝兴则未爽称臣，贼在则不同为恶。”王不从，涓杜门不出。王用安抚副使、掌书记韦庄之谋，帅吏民哭三日；已亥，即皇帝位，国号大蜀。辛丑，以前

东川节度使兼侍中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阆州防御史唐道袭为内枢密使。庄，见素之孙也。

[42]蜀王王建会同部将僚佐商议称帝，都说："大王虽然忠于唐室，但唐室已经灭亡了，这就是所说的'上天授与不取'了！"冯涓独自进献意见请以蜀王代行皇帝事，说："这样做，唐朝复兴就没有丧失臣节，贼子存在就没有一起作恶。"王建没有听从，冯涓闭门不出。王建采用安抚副使、掌书记韦庄的计谋，率领官吏、百姓哭三日。己亥（二十五日），即皇帝位，国号大蜀。辛丑（二十七日），任命前东川节度使兼侍中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阆州防御唐道袭为内枢密使。韦庄是天宝末年宰相韦见素的孙子。

蜀王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前蜀国主王建虽然目不知书，但喜好与读书人谈论，粗略知道书中的道理。当时，唐朝的官宦之家大多在蜀躲避战乱，王建对他们以礼相待，让他们研究编纂典故成例，所以蜀的法令礼乐制度有唐的遗风。

蜀主长子校书郎宗仁幼以疾废，立其次子秘书少监宗懿为遂王。

王建的长子校郎王宗仁小时候因病致残，立他的次子秘书少监王宗懿为遂王。

[43]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将倪可福会楚将秦彦晖攻朗州，雷彦恭遣使乞降于淮南，且告急。弘农王遣将泠业将水军屯平江，李饶将步骑屯浏阳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许德勋将兵拒之。泠业进屯朗口，德勋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叶覆其首，持长刀浮江而下，夜犯其营，且举火，业军中惊扰。德勋以大军进击，大破之，追至鹿角镇，擒业；又破浏阳寨，擒李饶；掠上高、唐年而归。斩业、饶于长沙市。

[43]冬季，十月，高季昌派遣他的部将倪可福会同楚将秦彦晖攻打朗州，雷彦恭派使者到淮南乞求归降，并告急。弘农王杨渥派遣将领泠业率领水军驻扎平江，李饶率领步兵、骑兵驻扎浏阳以救援雷彦恭；楚王马殷派遣岳州刺史许德勋率兵抗拒。泠业进军驻扎朗口，许德勋派善于游泳者五十人，用树木枝叶遮盖他们的头部，手持长刀，

顺长江漂浮直下，夜里侵犯泠业军营，并且放手，泠业军中大乱。许德勋率军进击，把泠业打得大败，追至鹿角镇，生擒泠业。又攻破浏阳寨，生擒李饶，抢掠上高、唐年二县而返回。在长沙街市上，把泠业、李饶斩首。

[44]十一月，甲申，夹马指挥使尹皓攻晋江猪岭寨，拔之。

[44]十一月甲申（十一日），后梁夹马指挥使尹皓攻打晋江猪岭寨，予以攻克。

[45]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闻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将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枭獍！吾生不如死，誓与诸君讨之！"乃发兵击守光，互有胜负。

[45]义昌节度使刘守文听说他的弟弟刘守光囚禁了他的父亲刘仁恭，集合将吏大哭说："想不到我家生了这个枭獍一样的禽兽！我生不如死，誓与你们讨伐他！"于是发兵攻打刘守光，互有胜负。

天雄节度使邺王绍威谓其下曰："守光以窘急归国，守文孤立无援，沧州可不战服也。"乃遗守文书，谕以祸福。守文亦恐梁乘虚袭其后，戊子，遣使请降，以子延为质。帝拊手曰："绍威折简，胜十万兵！"加守文中书令，抚纳之。

天雄节度使邺王罗绍威对其部下说："刘守光因为窘困危急归梁，刘守文孤立无援，沧州可以不战就降服了。"于是送书信给刘守文，晓谕祸福。刘守文也担心梁兵乘虚袭击他的后路，戊子（十五日），派遣使者请求归降，以儿子刘延作为人质。后梁太祖拍手说："罗绍威一封书信，胜过十万军队！"加授刘守文中书令，抚慰收纳了他。

[46]初，帝在藩镇，用法严，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跋队斩，士卒失主将者，多亡逸不敢归。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则是亡者皆聚山泽为盗，大为州县之患。壬寅，诏赦其罪，自今虽文面亦听还乡里。盗减什七八。

[46]当初，后梁太祖在藩镇的时候，执法严苛，将校有战死的，他的部下兵卒全都斩首，称为"跋队斩"，士卒损失主将的，大多逃跑不敢回来。太祖于是命令，凡军士都在他们的面部刺字来记录军号。军士有的思念家乡逃走，关口津渡常常把他们捉住送回所属，没有一个不被处死的，他们的乡里也不敢收容。因此，逃亡者都聚集在山林川

泽之中做强盗，成为州县的大害。壬寅（二十九日），颁布诏令赦免他们的罪过，从今即使脸部刺字也听任回乡里。强盗减少了十之七八。

[47]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诚等将兵渡淮袭颍州，克其外郭。刺史张实据子城拒守。

[47]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诚等率兵渡过淮河袭击颍州，攻克颍州外城。颍州刺史张实据颍州内城抵御守卫。

[48]晋王命李存璋攻晋州，以分上党兵势。十二月，壬戌，诏河中，陕州发兵救之。

[48]晋王李克用命令李存璋进攻晋州，藉以分散上党的军力。十二月壬戌（十九日），后梁太祖诏令河中、陕州发兵救援晋州。

[49]甲子，诏发步骑五千救颍州，米志诚等引去。

[49]甲子（二十一日），后梁太祖诏令派遣五千步兵骑兵救颍州，米志诚等退走。

[50]丁卯，晋兵寇州。

[50]丁卯（二十四日），晋兵侵犯州。

[51]淮南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求救于吴越。

[51]淮南军队攻打信州，信州刺史危仔倡向吴越王钱求救。

二年（戊辰、908）

二年（戊辰，公元908年）

[1]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兴义楼。有僧抉一目以献，蜀主命饭僧万人以报之。翰林学士张格曰：“小人无故自残，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复崇奖以败风俗。”蜀主乃止。

[1]春季，正月，癸酉朔（初一），前蜀主王建登兴义楼。有个僧人剜出一只眼珠献上，王建命令施饭给一万名僧人作为回报。翰林学士张格说：“僧人无故自残，赦免他的罪过已经是幸运了，不应该再加以推崇奖赏而败坏风俗。”王建这才作罢了。

[2]丁丑，蜀以韦庄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丁丑（初五），前蜀任命韦庄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3]辛巳，蜀主祀南郊；壬午，大赦，改元武成。

[3]辛巳（初九），王建到南效祭天。壬午（初十），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武成。

[4]晋王疽发于首，病笃。周德威等退屯乱柳。晋王命其弟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克宁、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卢质立其子晋州刺史存勖为嗣，曰：“此子志气远大，必能成吾事，尔曹善教导之！”辛卯，晋王谓存勖曰：“嗣昭厄于重围，吾不及见矣。俟葬毕，汝与德威辈速竭力救之！”又谓克宁等曰：“以亚子累汝！”亚子，存勖小名也。言终而卒。克宁纲纪军府，中外无敢喧哗。

[4]晋王李克用头上生毒疮，病情严重。周德威等撤退到乱柳驻扎。晋王李克用命他的弟弟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与振武节度使李克宁，监军张承来，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卢质等人拥立他的儿子晋州刺史李存勖为嗣，说：“此子志向远大，必能成就我的事业，你们好好教导他！”辛卯（十九日），晋王对李存勖说：“李嗣昭困于重围，我来不及见他了。等到葬事完毕，你与周德威等立即竭力救他！”又对李克宁等说：“把亚子烦劳你们照管了！”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话说完就死了。李克宁治理军府，内外没有人敢于喧哗。

克宁久总兵柄，有次立之势，时上党围未解，军中以存勖年少，多窃议者，人情汹汹。存勖惧，以位让克宁。克宁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谁敢违之！”将吏欲谒见存勖，存勖方哀哭未出。张承业入谓存勖曰：“大孝在不坠基业，多哭何为！”因扶存勖出，袭位为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宁首帅诸将拜贺，王悉以军府事委之。

李克宁长期总理兵权，有兄死弟立之势，当时上党围困没解除，军中认为李存勖年少，多有私下议论的，人心不定。李存勖害怕，把王位让给李克宁。李克宁说：“你是嫡长子，况且有先王的遗命，谁敢违抗！”将吏想要谒见李存勖，李存勖正在悲伤哭泣，没有出来。张承业进内对李存勖说：“大孝在于不失去基业，多哭泣做什么！”于是扶着李存勖出来，继位为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宁首先率领诸将拜贺，晋王李存勖把军府事务全部委托给李克宁。

以李存璋为河东军城使、马步都虞候。先王之时，多宠借胡人及军士，侵扰市肆，存璋既领职，执其尤暴横者戮之，旬月间城中肃然。

晋王李存勖任李存璋为河东军城使、马步都虞候。先王李克用的时候，多宠信依靠胡人及军士，侵犯扰乱街市店铺，李存璋任以后，逮

捕其中尤其残暴蛮横的杀死，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秩序肃然。

[5]吴越王遣兵攻淮南甘露镇，以救信州。

[5]吴越王钱派遣军队进攻淮南甘露镇来救援信州。

[6]蜀中书令王宗佶，于诸假子为最长，且恃其功，专权骄恣。唐道袭已为枢密使，宗佶犹以名呼之；道袭心衔之而事之逾谨。宗佶多树党友，蜀主亦恶之。二月，甲辰，以宗佶为太师，罢政事。

[6]前蜀中书令王宗佶在蜀主王建的养子中居长，并且仗恃他的功劳，独揽大权，骄傲放纵。唐道袭已经担任枢密使，王宗佶仍然直呼其名。唐道袭心怀不满但对他更加恭敬。王宗佶多结党援，王建也憎恶他。二月甲辰（初三），任命王宗佶为太师，停止参与政务。

[7]蜀以户部侍郎张格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格为相，多迎合主意；有胜已者，必以计排去之。

[7]前蜀任命户部侍郎张格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格作为宰相，极力迎合前蜀主王建的意向，有超过自己的人，一定要用计谋把他排斥走。

[8]初，晋王克用多养军中壮士为子，宠遇如真子。及晋王存勖立，诸假子皆年长握兵，心怏怏不伏，或托疾不出，或见新王不拜。李克宁权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颢阴说克宁曰："兄终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倒，于理安乎！天与不取，后悔无及！"克宁曰："吾家世以慈孝闻天下，先王之业苟有所归，吾复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斩汝！"克宁妻孟氏，素刚悍，诸假子各遣其妻入说孟氏，孟氏为以然，且虑语泄及祸，数以迫克宁。克宁性怯，朝夕惑于众言，心不能无动；又与张承业、李存璋相失，数诮让之；又因事擅杀都虞候李存质；又求领大同节度使，以蔚、朔、应州为巡属。晋王皆听之。

[8]当初，晋王李克用收养许多军中壮士为养子，宠信待遇如同亲子。等到晋王李存勖继位，诸养子都年长并掌握军权，心里郁闷不服，或者托病不出，或者进见新王不叩拜。李克宁的权力地位既已重要，人情多数倾向他。养子李存颢暗中劝说李克宁道："哥哥死了，弟弟继位，自古就有这样的。以叔叔叩拜侄子，于理心安吗！上天授与不取，后悔就来不及了！"李克宁说："我家世代以父慈子孝闻名天下，先王的基业如果有了归属，我又有什么希求！你再胡说，我就杀了你！"李克宁的妻子孟氏，向来刚强蛮横，诸养子各派他们的妻子到

内室劝说孟氏，孟氏认为有理，并且担心这些话泄露出去遭受祸患，屡次逼迫李克宁。李克宁性情怯懦，早晚被众人的话蛊惑，不能不动心；又与张承业、李存璋失和，屡次责备他们；又因故擅自杀死都虞候李存质；又要求兼任大同节度使，以蔚州、朔州、应州为巡属。晋王李存勖都听从了他。

李存颢等为克宁谋，因晋王过其第，杀承业、存璋，奉克宁为节度使，举河东九州附于梁，执晋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熔，少事晋王克用，居帐下，见亲信，克宁欲知府中阴事，召敬熔，密以谋告之。敬熔阳许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骇，召张承业，指晋王谓之曰："先王把此儿臂授公等，如闻外闻间谋欲负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他不以累公。"承业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晋王以克宁之谋告，且曰："至亲不可自相鱼肉，吾苟避位，则乱不作矣。"承业曰："克宁欲投大王母子于虎口，不除之岂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吴珙及假子李存敬、吴璋及假子李存敬、长直军使朱守殷，使阴为之备。壬戌，置酒会诸将于府舍，伏甲执克宁、存颢于座。晋王流涕数之曰："儿向以军府让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复为此谋，忍以吾母子遗仇仇乎！"克宁曰："此皆谗人交构，夫复何言！"是日，杀克宁及存颢。

李存颢等为李克宁谋划，趁着晋王到李克宁的家里探望，杀死张承业、李存璋，拥奉李克宁为节度使，率河东所属九州归附后梁，逮捕晋王李存勖及太夫人曹氏送往大梁。太原人史敬熔，年轻时侍奉晋王李克用，居于帐下，受到亲信，李克宁想知道王府中的秘密事情，召见史敬熔，秘密地把计划告诉他。史敬熔假装应允他，入府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惊，召见张承业，指着晋王李存勖对他说："先王把着此儿的胳膊交给您等，如果听到外边图谋想要背弃他，就只求有地方安置我母子，不要送往大梁，其他不连累您。"张承业惶恐说："老奴以死奉先王的遗命，这是什么话呢！"晋王李存勖把李克宁的图谋告诉张承业，并且说："至亲不可以自相残杀，我如果让位，祸乱就不会发生了。"张承业说："李克宁想要把大王母子投入虎口，不除掉他岂有安全的道理！"于是召见李存璋、吴珙及养子李存敬、长直军使朱守殷，让他们暗中防卫设备。壬戌（二十一日），在王府摆酒宴请诸将，埋伏的甲兵在座位上把李克宁、李存颢逮捕。晋王李存勖流着泪数说李

克宁道："孩儿以前把节度使府让给叔父，叔父不接受。现在事情已定，怎么又有这样的图谋，忍心把我母子送给仇人吗！"李克宁说："这都是说坏话的谗人挑拔离间，又有什么话可说！"当日，杀了李克宁及李存颢。

[9]癸亥，鸩杀济阴王于曹州，追谥曰唐哀皇帝。

[9]癸亥（二十二日），后梁太祖派人在曹州用毒酒害死济阴王李，追谥称为唐哀皇帝。

[10]甲子，蜀兵入归州，执刺史张瑭。

[10]甲子（二十三日），前蜀兵进入归州，逮往归州刺史张瑭。

[11]辛未，以韩建为侍中，兼建昌宫使。

[11]辛未（三十日），后梁太祖任命平卢节度使韩建为侍中，兼建昌宫使。

[12]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晋兵犹屯余吾寨，帝疑晋王克用诈死，欲召兵还，恐晋人蹑之，乃议自至泽州应接归师，且召匡国节度使刘知俊将兵趣泽州。三月，壬申朔，帝发大梁；丁丑，次泽州。辛巳，刘知俊至。壬午，以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

[12]后梁行营都统李思安等攻潞州，久攻不下，士卒疲惫困乏，多数逃跑。晋兵仍在余吾寨，后梁太祖怀疑晋王李克用是装死，想要召回军队，又怕晋兵尾随追击，于是商议亲自到泽州接应召回的军队，并且召匡国节度使刘知俟俊率兵赶往泽州。三月，壬申朔（初一），太祖从大梁出发，丁丑（初六），到达泽州驻扎。辛巳（初十），刘知悛到达。壬午（十一日），太祖任命刘知悛为潞州行营招讨使。

[13]癸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文蔚卒。

[13]癸巳（二十二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文蔚去世。

[14]帝以李思安久无功，亡将校四十余人，士卒以万计，更闭壁自守，遣使召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归本贯充役；斩监押杨敏贞。

[14]后梁太祖因李思安长期没有功绩，逃跑将校四十余人，士卒以万计，又闭守营垒，于是派遣使者召李思安前来泽州。甲午（二十三

日），革除李思安官职爵位，勒令回到本籍应差充役，杀监押杨敏贞。

晋李嗣昭固守逾年，城中资用将竭，嗣昭登城宴诸将作乐。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觉。帝数遣使赐嗣昭诏，谕降之；嗣昭焚诏书，斩使者。

晋李嗣昭固守潞州过了一年，城中物资用品将要竭尽，李嗣昭登城宴请诸将取乐。飞箭射中李嗣昭的脚，李嗣昭秘密地把箭拔掉，座中的人都没有发觉。后梁太祖屡次派遣使者前去颁赐诏书，劝他投降；李嗣昭烧毁诏书，斩杀使者。

帝留泽州旬余，欲召上党兵还，遣使就与诸将议之。诸将以为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党孤城无援，请更留旬月以俟之。帝从之，命增运刍粮以馈其军。刘知俊将精兵万余人击晋军，斩获甚众，表请自留攻上党，车驾宜还京师。帝以关中空虚，虑岐人侵同华，命知俊休兵长子旬日，退屯晋州，俟五月归镇。

后梁太祖在泽州留住十几天，想要召回上党的军队，派遣使者前去与诸将商议。诸将认为李克用死了，余吾寨的晋兵将要撤退，上党孤城无援，请再留十天半月以等待机会。太祖听从诸将的意见，命令增运粮草来供给军队。刘知俊率领精锐军队一万人余人攻击晋军，斩杀俘获很多，上表请求自己留下进攻上党，太祖应当回京师。后梁太祖因关中空虚，担心岐州李茂贞侵犯同州、华州，命令刘知俊让军队在长子县休息十天，然后撤退到晋州驻扎，等到五月回藩镇。

[15]蜀太师王宗佶既罢相，怨望，阴畜养死士，谋作乱。上表以为："臣官预大臣，亲则长子，国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储贰未定，必生厉阶。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继承，宜早行册礼，以臣为元帅，兼总六军，傥以时方艰难，宗懿总幼，臣安敢持谦不当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军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请开元帅府，铸六军印，征戍征发，臣悉专行。太子视膳于晨昏，微臣握兵于环卫，万世基业，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隐忍未发，以问唐道袭，对曰："宗佶威望，内外慑服，足以统御诸将。"蜀主益疑之。已亥，宗佶入见，辞色悖慢；蜀主谕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卫士扑杀之。贬其党御史中丞郑骞为维州司户，卫尉少卿李钢为汶川尉，皆赐死于路。

[15]前蜀太师王宗佶被罢宰相职务以后，心中怨恨，暗中豢养区猛敢死之徒，图谋作乱。王宗佶上表以为:“我官列大臣，论骨内之亲又是长子，国家大事，休戚与共。现在太子没有确定，一定发生祸端。陛下如果以为王宗懿的才干能够继承皇位，应该早日举行册封大礼，任用我为元帅，统领六军。倘若以为时势正在艰难，王宗懿年幼，我怎么敢保持谦逊不承担重任呢！陛下已经南面称帝，军队事宜应当委任臣下。我请求设置元帅府，铸六军印，征战守边之事，我都独自掌管施行。太子早晚侍奉饮食，我掌握军队护卫宫禁，此是万世基业，希望陛下考虑决定。”前蜀主王建大怒，暗中忍耐没有发作，问唐道袭，回答说:“王宗佶的威名声望，内外畏惧顺服，足以驾驭诸将。”蜀主更加怀疑王宗佶。已亥（二十八日），王宗佶入见，言辞神色狂悖不敬，蜀主向他指出，王宗佶仍不听，蜀主不能按捺自己的忿怒，命卫士打死他。贬王宗佶的党羽御史中丞郑骞为维州司户、卫尉少卿李钢为汶川尉，都在路途中赐死。

[16]初，晋王克用卒，周德威握得兵在外，国人皆疑之。晋王存勖召德威使引兵还。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晋阳，留兵城外，独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极哀；退，谒嗣王，礼甚恭。众心由是释然。

[16]当初，晋王李克用去世，周德威在外地掌握重兵，国中人都怀疑他。晋王李存勖召周德威带兵回晋阳。夏季，四月，辛丑朔（初一），周德威到晋阳，把军队留在城外，独自步行入城，伏在先王李克用的灵柩上哭得极为悲伤；退出后，拜见嗣王李存勖，礼节非常恭敬，众人心里的疑虑因此消释了。

[17]癸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涉罢为右仆射；以吏部侍郎于兢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张策为刑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兢，琮之兄子也。

[17]癸卯（初三），后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涉被免职降为右仆射；任命吏部侍郎于兢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张策为刑部侍郎，都为同平章事。于兢是于琮哥哥的儿子。

[18]夹寨奏余吾晋兵已引去，帝以援兵不能复来，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泽州南还；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夹寨者亦不复设备。晋王与诸将谋曰:“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且朱温所惮者独先王耳，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闲军旅，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精兵

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张承业亦劝之行。乃遣承业及判官王缄乞师于凤翔，又遣使赂契丹王阿保机求骑兵。岐王衰老，兵弱财竭，竟不能应。晋王大阅士卒，以前昭义节度使丁会为都招讨使。甲子，帅周德威等发晋阳。

[18]潞州夹寨的后梁军将领奏报余吾寨的晋兵已经退走，后梁太祖以为晋的援兵不能再来，潞州一定能够夺取，丙午（初六）自泽州南下返回，壬子（十二日）到大梁。在夹寨的后梁兵也不再布置防备。晋王李存勖与诸将商议说：“上党是河东的屏障；没有上党，就没有河东啊。况且朱温惧怕的只是先王罢了，听说我才登帝位，以为小孩不熟习军事，一定有骄傲懈怠的心理。如果选派精锐部队兼程急速前去，出其不意，打败梁兵是一定的了。取得威势，确定霸业，在此一举，不可失掉机会啊！”张承业也劝他亲自出征。于是，派遣张承业及判官王缄到凤翔请求李茂贞发兵援助，又派遣使者贿赂契丹王阿保机请求借给骑兵。岐王李茂贞衰老，兵弱财尽，结果没能应允。晋王李荐勖大阅士卒，任命前昭义节度使丁会为都招讨使。甲子（二十四日），率领周德威等由晋阳出发。

[19]淮南遣兵寇石首，襄州兵败之于港。又遣其将李厚将水军万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战，败之于马头。

[19]淮南弘农王杨渥派遣军队侵犯石首，襄州军队在港把他们打败；又派遣他的部将李厚率领水军一万五千人奔赴荆南，高季昌迎战，在马头把李厚打败。

[20]已巳，晋王军于黄碾，距上党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晋王伏兵三垂冈下，诘旦大雾，进兵直抵夹寨。梁军无斥候，不意晋兵之至，将士尚未起，军中惊扰。晋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东北隅，填堑烧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溃，南走，招讨使符道昭马倒，为晋人所杀；失亡将校士卒以万计，委弃资粮、器械山积。

[20]已巳（二十九日），晋王李存勖驻扎在黄碾，距离上党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初一），晋王埋伏军队在三垂冈下，凌晨大雾，进兵直达夹寨。后梁军未设岗哨，没料到晋兵的到来，将士还未起床，军中惊慌纷扰。晋王李存勖命令周德威、李嗣源分兵两路，周德威攻西北角，李嗣源攻东北角，填沟烧寨，擂鼓呐喊而入。后梁兵大

败，向南逃跑，招讨使符道昭的坐马栽倒，被晋兵杀死；逃失死亡将士以万计，丢弃的物资、粮草、器械堆积如山。

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来，破贼夹寨。贼已去矣，可开门！"嗣昭不信，曰："此必为贼所得，使来诳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来，可见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见王白服，大恸几绝，城中皆哭，遂开门。初，德威与嗣昭有隙，晋王克用临终谓晋王存勖曰："进通忠孝，吾爱之深。今不出重围，岂德威不忘旧怨邪！汝为吾以此意谕之。苦潞围不解，吾死不瞑目。"进通，嗣昭小名也。晋王存勖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战夹寨甚力；既与嗣昭相见，遂欢好如初。

周德威等到潞州城下，呼唤李嗣昭说："先王已经去世，现在嗣王亲自前来，攻破梁贼夹寨。梁贼已经逃走了，可打开城门！"李嗣昭不信，说："这一定是被梁贼俘虏，派来诳骗我。"想要用箭射周德威。左右的人阻止他，李嗣昭说；"嗣王果然来了，可以相见吗？"晋王李存勖自己往前呼唤他。李嗣昭见晋王穿着白色丧服，放声大哭悲痛欲绝，城中全都哭了，于是开了城门。当初，周德威与李嗣昭有仇怨，晋王李克用临死对晋王李存勖说："进通忠诚孝敬，我爱他很深。现在没有出重围，难道是周德威不忘旧日的仇怨吗！你替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他。如果潞州不能解围，我死了也不能闭上眼睛。"进通是李嗣昭的小名。晋王李存勖把父王的意思告诉周德威，周德威感激哭泣，因此攻打夹寨非常卖力，与李嗣昭相见后，从此欢洽和好像当初一样。

康怀贞以百余骑自天井关遁归。帝闻夹寨不守，大惊，既而叹曰："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诏所在安集散兵。

后梁潞州行营都虞候康怀贞率领骑兵一百余人自天井关逃回大梁。后梁太祖听说潞州夹寨没有守住，大惊失色，过了一会儿长叹说；"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克用家业可以不亡了！至于像我的儿子，只是一些猪狗罢了！"诏令当地安抚召集逃散的士卒。

周德威、李存璋乘胜进趣泽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众不为用。龙虎统军牛存节自西都将兵应接夹寨溃兵，至天井关，谓其众曰："泽州要害地，不可失也；虽无诏旨，当救之。"众皆不欲，曰："晋人胜气方锐，且众寡不敌。"存节曰："见危不救，非义也；畏敌强而避之，

非勇也。”遂举策引众而前。至泽州，城中人已纵火喧噪，欲应晋王，班闭牙城自守，存节至，乃定。晋兵寻至，缘城空地道攻之，存节昼夜拒战，凡旬有三日；刘知俊自晋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

周德威、李存璋乘胜进赴泽州，泽州刺史王班向失人心，众人不为他所用。后梁龙虎统军牛存节自西都洛阳率兵迎接夹寨溃逃的军队，到天井关，对他的部下说：“泽州是要害之地，不可丢失；即使没有诏旨，也应当救援。”众人都不想救，说：“晋军胜气正锐，况且众寡不敌。”牛存节说：“见到危难不救，是不义；害怕敌人强大逃避，是不勇。”于是挥鞭带领众士卒前进。到达泽州，城中人已经放火喧哗，想要响应晋王，刺史王班关闭牙城自己坚守，牛存节到了以后，这才安定下来。晋兵随即到达、沿城挖掘地道攻城，牛存节日夜抵御作战，一共十三天；刘知俊自晋州带领军队前来救援，周德威烧毁攻城器具，撤退保卫高平。

晋王归晋阳，休兵行赏，以周德威为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命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伸冤滥，禁奸盗，境内大治。以河东地狭兵少，乃训练士卒，令骑兵不见无得乘马；部分已定，无得相逾越，及留绝以避险；分道并进，期会无得差晷刻。犯者必斩。故能兼山东，取河南，士卒精整故也。

晋王李存勖回晋阳，休整军队，进行赏赐，任命周德威为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诏命州县举荐有才德的人。罢斥贪婪残暴的官吏，减轻田租赋税，抚恤孤寡穷民，申雪冤案，禁止奸盗，境内太平。因为河东地狭兵少，于是训练士卒，命骑兵看不见敌人不准骑马。各军部署已定，不得相互超越和停留、中断来躲避危险。分路并进，约定会合的时间不得相差片刻。有建犯者，一定斩首不赦。晋所以能兼并山东、攻取河南，是由于军队精锐整齐的缘故。

初，晋王克用平王行瑜，唐昭宗许其承制封拜。时方镇多行墨制，王耻与之同，每除吏必表闻。至是，晋王存勖始承制除吏。

起初，晋王李克用平定难军节度使王行瑜，唐昭宗准许他先用制书任命官职、封授爵位。当时各藩镇多实行不向朝廷奏请，墨制用人，李克用认为与他们混同是一种耻辱，每次补授官吏一定要预先上表奏报皇帝。到这个时候，晋王李存勖才开始用制书任命官吏。

晋王德张承业，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赐遗甚厚。

晋王李存勖感谢张承业的恩德，把他作为兄长侍奉，常到他家，进入内堂叩拜母亲，赐给的物品非常丰厚。

潞州围守历年，士民冻馁死者太半，市里萧条。李嗣昭劝课农桑，宽租缓刑，数年之间，军城完复。

潞州困守超过了一年，士兵百姓冷饿死了一大半，市里萧条冷落。李嗣昭奖励督促耕织，减租宽刑，数年之间，潞州完全恢复。

[21]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琼卒，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21]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琼去世，楚王马殷委任李琼的弟弟李存主桂州事务。

[22]壬申，更以许州忠武军为匡国军，同州匡国军为忠武军，陕州保义军为镇国军。

[22]壬申（初二），后梁改许州忠武军为匡国军，同州匡国军为忠武军，陕州保义军为镇国军。

[23]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击破之。

[23]乙亥（初五），楚王马殷的军队侵犯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把楚兵打败。

[24]淮南左牙指挥使张颢、右牙指挥使徐温专制军政，弘农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谋弑王，分其地以臣于梁。戊寅，颢遣其党纪祥等弑王于寝室，诈云暴薨。

[24]淮南左牙指挥使张颢、右牙指挥使徐温专断军政事务，弘农威王杨渥心中不平，想要除掉他们却不能。张颢、徐温自感不安，共同策划杀死杨渥，瓜分他的国土来向后梁称臣投降。戊寅（初八），张颢派遣其党羽纪祥等在寝室把杨渥杀死，欺骗说是得急病突然死去。

已卯，颢集将吏于府庭，夹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诸将悉去卫从然后入。颢厉声问曰："嗣王已薨，军府谁当主之？"三问，莫应，颢气色益怒。幕僚严可求前密启曰："军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则恐太速。"颢曰："何谓速也？"可求曰："刘威、陶雅、李遇、李简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辅之，诸将孰敢不从！"颢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书一纸置袖

中，麾同列诣使宅贺，众莫测其所为；既至，可求跪读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创业艰难，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当立，诸将宜无负杨氏，善开导之。“辞旨明切。颢气色皆沮，以其义正，不敢夺，遂奉威王弟隆演称淮南留后、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既罢，副都统朱瑾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横戈跃马，冲犯大敌，未尝畏慑，今日对颢，不觉流汗，公面折之如无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远矣。”因以兄事之。

已卯（初九），张颢召集将吏到节度使府庭院，夹道及庭中堂上各摆列着利刃，命令诸将让卫兵全都离开然后进入。张颢大声喝问说："嗣王已经去世，节度使府应当由谁主持？"问了三次，没有人答应，张颢的气色更加愤怒，幕僚严可求向前秘密开导说："节度使府极大，四方边境问题很多、非您主持不可。但是，今天就当恐怕太快了。"张颢说："怎么说太快了？"严可求说："刘威、陶雅、李遇、李简，都是先王同等地位的人，您今天自立为王，这些人能做您的属下吗？不如立幼主辅佐他，诸将谁敢不听从！"张颢沉默了很久。严可求于是躲过左右的人，急写一纸放进衣袖里，召呼同事各官前往节度使住宅去祝贺，众人猜不透他要做什么。到了节度使住宅，严可求跪在地上宣读，原来是太夫人史氏的教书。大要说："先王创业艰难，嗣王不幸早逝，隆演按照次序应当嗣立，诸将应该不辜负杨氏，很好地开导教诲他。"言辞意旨明白恳切。张颢的气色很沮丧，因为史氏的告谕合乎正义，不敢强行夺取，于是奉弘农威王杨渥的二弟杨隆演称为淮南留后、东面诸道行营都统。这事情完了以后，副都统朱瑾前往严可求的住所，说："我十六七岁就横戈跃马，冲犯强大的敌人，从来没有畏惧，今天面对张颢，不觉流汗，您当面指摘他像没有人一样。这才知道我只是匹夫之勇，比您差得太远了。"于是，把严可求作为哥哥侍奉。

颢以徐温为浙西观察使，镇润州，严可求说温曰："公舍牙兵而出外藩，颢必以弑君之罪归公。"温惊曰："然则奈何？"可求曰："颢刚愎而暗于事，公能见听，请为公图之。"时副使李承嗣参预军府之政，可求又说承嗣曰："颢凶威如此，今出徐于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见颢曰："公出徐于外，"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见颢曰："公出徐公于外，人皆言公欲夺其兵权而杀之，多言亦可畏

也。”颢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业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颢及承嗣俱诣温，可求目责温曰：“古人不记一饭之恩，况公杨氏宿将！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时，乃求自安于外，可乎？”温谢曰：“苟诸公见容，温何敢自专！”由是不行。颢知可求阴附温，夜，遣盗刺之。可求知不免，请为书辞府主。盗执刀临之，可求操笔无惧色；盗能辩字，见其辞旨忠壮，曰：“公长者，吾不忍杀。”掠其财以复命，曰：“捕之不获。”颢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财为！”

张颢委任除温为浙西观察使，镇守润州。严可求劝说徐温道：“您舍弃牙兵而出任外藩，张颢一定把杀死君王的罪名归在您身上。”徐温大惊，说：“既然这样，怎么办？”严可求说：“张颢刚愎自用而又不明事理，如果您能够听从，请为您想办法。”当时，淮南行军副李承嗣参预节度使府的军政事务，严可求又劝李承嗣说；“张颢凶恶淫威如此，现在将徐温调到外地，意图不仅于此，恐怕对您也不利。”李承嗣深以为是。严可求前去见张颢说：“您将徐温调到外地，人们都说您想要夺他的兵权并把他杀死，很多人这样说那是可怕的。”张颢说：“徐温自己想去，不是我的意思。事情已经这样，怎么办？”严可求说：“阻止他很容易。”第二天，严可求邀张颢及李承嗣一同拜访徐温，严可求瞪着眼睛责问徐温说：“古人不忘记一顿饭的恩德，何况您是杨氏的老将！现在幼主初立，正是多事的时候，却求自己安适到外地去，能这样吗？”徐温谢罪说：“如果您们宽容，徐温我哪里敢自己独断独行！”因此，我没有前往润州。张颢知道严可求暗地里依附徐温，夜里派遣强盗前去刺杀严可求。严可示知道不能避免，请求强盗允许他写文书向府主杨隆演辞别。强盗拿刀对着他，严可求挥笔疾书没有惧色；强盗能识字，见他言辞意旨忠诚雄壮，说：“您是年高有德的人，我不妨心杀您。”抢劫他的财物回去复命，说：“没有抓到严可求。”张颢勃然大怒说：“我想要得到严可求的首级，要财物做什么！”

温与可求谋诛颢，可求曰：“非钟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时为左监门卫将军，温使亲将翟虔告之。泰章闻之喜，密结壮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饮为誓；丁亥旦，直入斩颢于牙堂，并其亲近。温始暴颢弑君之罪，纪祥等于市。诣西宫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惧，大泣曰：“吾儿冲幼，祸难如此，愿保百口归庐州，公之惠也！”温曰：“张颢弑

逆，不可不诛，夫人宜自安！”初，温与颢谋弑威王，温曰：“参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独用吾兵。”颢不可，温曰：“然则独用公兵。”颢从之。至是，穷治逆党，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温为实不知谋也。隆演以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军府事咸取决焉。以严可求为扬州司马。

徐温与严可求商量杀死张颢，严可求说：“非钟泰章不可。”钟泰章是合肥人，当时担任左监门卫将军。徐温派亲将彭城人翟虔告诉钟章。钟泰章听说后非常高兴，秘密结交壮士三十人，夜里刺血互饮立下盟誓。丁亥（十七日）晨，钟泰章等直入左右牙指挥使厅把张颢及其亲近的人斩首。徐温开始揭露张颢杀死弘农威王杨渥的罪状，并在市上把纪祥等人车裂。徐温前往西宫禀告太夫人史氏。史太夫人恐惧，放声大哭，说：“我儿年幼，遭此灾难，希望保全我家人口回庐州，这是您的恩惠啊！”徐温说：“张颢杀主叛逆，不能不杀，夫人应当自安！”当初，徐温与张颢谋杀弘农威王杨渥，徐温说：“同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如只用我的兵。”张颢不同意，徐温说：“那么，只用您的兵士。”张颢答应了。到这个时候，彻底惩办逆党，都是左牙兵，因此人们以为徐温确实不知道张颢的密谋。杨隆演任命徐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军府事务都取决于他。任命严可求为扬州司马。

温性沈毅，自奉简俭，虽不知书，使人读狱讼之辞而决之，皆中情理。先是，张颢用事，刑罚酷滥，纵亲兵剽夺市里，温谓严可求曰：”大事已定，吾与公辈当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寝耳。”乃立法度，禁强暴，举大纲，军民安之。温以军旅委严可求，以财赋委支计官骆知祥，皆称其职，淮南谓之“严、骆”。

徐温性格沉稳坚毅，生活简朴，虽然不识字，但让人阅读诉讼案件的口供呈状而作出判决，都符合情理，在这以前，张颢当权，刑罚极端残酷，放纵亲兵抢劫市井闾里。徐温对严可示说：“大事已定，我与您等就应当力行善政，使人们能够脱衣安稳睡觉呢。”于是，制定法律，禁除强暴，提出大纲，军民相安。徐温把军队事务委交严可求，把财货赋税委交支计官骆知祥，都很称职，淮南称他们为“严、骆”。

[25]已丑，契丹王阿保机遣使随高颀入贡，且求册命，帝复遣司农卿浑特赐以手诏，约共灭沙陀，乃行封册。

[25]已丑（十九日），契丹王阿保机派遣使臣随梁使高颀到京城进献物品，并且请求颁给册封的命令。后梁太祖又派遣司农卿浑特到契丹，赐给阿保机亲笔诏书，约定共同消灭沙陀李存勖，这才给契丹王阿保机举行册封典礼。

[26]壬辰，夹寨诸将诣阙待罪，皆赦之。帝赏牛存节全泽州之功，以为六军马步都指挥使。

[26]壬辰（二十二日），后梁在潞州夹寨逃出的各位将领到京城等候处分，全部赦免。后梁太祖赏识牛存节保全泽州的功劳，任命他为六军马步都指挥使。

[27]雷彦恭引沅江环朗州以自守，秦彦晖顿兵月余不战，彦恭守备稍懈；彦晖使裨将曹德昌帅壮士夜入自水窦，内外举火相应，城中惊乱，彦晖鼓噪坏门而入，彦恭轻舟奔广陵。彦晖虏其弟彦雄，送于大梁。淮南以彦恭为节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与彦恭相表里，至是亦降于楚，楚始得澧、朗二州。

[27]武贞节度使雷彦恭引沅江水环绕朗州来守卫自已，秦彦晖屯驻军队一个多月不发动攻击，雷彦恭的防守戒备逐渐松懈；秦彦晖派小将曹德昌率领壮士在晚上从水洞里潜入城内，内外点火相应，城中惊乱，秦彦晖擂鼓呐喊毁坏城门而入，雷彦恭乘轻捷小船逃往广陵。秦彦晖俘虏了雷彦恭的弟弟雷彦雄，送到大梁。淮南任命雷彦恭为节度副使。在这以前，澧州刺史向与雷彦恭互为表里，到这时也投降了楚王，楚才得到了澧、朗二州。

[28]蜀主遣将将兵岐兵五万攻雍州，晋张承业亦将兵应之。六月，壬寅，以刘知俊为西路行营都招讨使以拒之。

[28]前蜀主王建派遣将领率兵会同岐王李茂贞的五万军队攻打雍州，晋监军张承业也率这响应他们。六月，壬寅（初三），梁太祖任命刘知俊为西路行营都招讨使率兵抵御。

[29]金吾上将军王师范家于洛阳，朱友之妻泣诉于帝曰："陛下化家为国，宗族皆蒙荣宠。妾夫独不幸，因王师范叛逆，死于战场；今仇仇犹在，妾诚痛之！"帝曰："朕几忘此贼！"已酉，遣使就洛阳族之。使者先凿坑于第侧，乃宣敕告之；师范盛陈宴具，与宗族列坐，谓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况有罪乎！予不欲使积尸长幼无序。"酒既行，命自幼及长，引于坑中戮之，死者凡二百人。

[29]金吾上将军王师范家在洛阳，朱友宁之妻在后梁太祖面前哭诉说：”陛下化家为国，宗族的人都承蒙荣恩宠。我的丈夫唯独不幸，因王师范背叛从逆，死于战场。现在仇人尚在，我实在痛恨他！”太祖说：“朕几乎忘了这个贼子！”已酉（初十），太祖派遣使者到洛阳把王师范的全族处死。使者先在王师范住宅旁边挖掘土坑，这才宣读敕书告诉王师范；王师范摆设丰盛的筵席，与宗族的人依次入座，对使者说：“死是人所不免的，何况有罪呢！我不想让尸体堆积得长幼没有次序。”于是，依次饮酒之后，乃命自年幼到年长，依次带到坑中杀死，被杀死的总共二百人。

[30]丙辰，刘知俊及佑国节度使王重师大破岐兵于幕谷，晋、蜀兵皆引归。

[30]丙辰（十七日），后梁西路行营都招讨使刘知俊及佑国节度使王重师在幕谷大败岐王李茂贞的军队，后晋和前蜀的军队都退回了。

[31]蜀立遂王宗懿为太子。

[31]前蜀立遂王王宗懿为太子。

[32]帝欲自将击潞州，丁卯，诏会诸道兵。

[32]后梁太祖想要亲自统率军队攻打潞州，丁卯（二十八日），诏令会合各道的军队。

[33]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湖南由是富赡。

[33]湖南判官高郁请求允许百姓自己采茶卖给北方的客商，征收他们的赋税来供给军队，楚王马殷听从了他。秋季，七月，马殷奏请在汴州、荆州、襄州、唐州、郢州、复州设置名为“回图务”的贸易场所，运茶到黄河南北，卖茶换回丝绵织品及战马，并且每年进贡茶叶二十五万斤，后梁太祖应允了他的请求。湖南因此富足。

[34]壬申，淮南将吏请于李俨，承制授杨隆演淮南节度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同平章事、弘农王。

[34]壬申（初三），淮南将吏向江淮宣谕使李俨请求，承用制书授予杨隆演淮南节度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同平章事、弘农王。

钟泰章赏薄，泰章未尝自言；后逾年，因醉与诸将争言而及之。或告徐温，以泰章怨望，请诛之，温曰：“是吾过也。”擢为滁州刺史。

钟泰章得到奖赏很少，但他自己不曾说。后来过了一年，因为喝醉了与众将争论言及此事。有人禀报徐温，认为钟泰章怨恨，请把他杀死，徐温说：“这是我的过错。”于是，擢升钟泰章为滁州刺史。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七卷

后梁纪二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中开平二年（戊辰、908）

后梁纪二后梁太祖开平二年（戊辰，公元908年）

[1]八月，吴越王遣国节度使王景仁奉表诣大梁，陈取淮南之策。景仁即茂草也，避梁讳改焉

[1]八月，吴越王钱派遣宁国节度使王景仁带着奏表前往大梁，陈述攻取淮南的计策。王景仁，即王茂章，因避后梁太祖曾祖朱茂琳名讳而改。

淮南遣步军都指挥使周本、南面统军使吕师造击吴越，九月，围苏州。吴越将张仁保攻常州之东洲，拔之。淮南兵死者万余人。淮南以池州团练使陈璋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帅柴再用等诸将救东洲，大破仁保于鱼荡，复取东洲。柴再用方战舟坏，长浮之，仅而得济。家人为之饭僧千人，再用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济我，僧何力焉！"

淮南派遣步军都指挥使周本、南面统军使吕师造进攻吴越，九月，包围苏州。吴越将领张仁保攻打常州的东洲，并把东洲夺取。淮南兵死了一万余人。淮南委任池州团练使陈璋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统率柴再用等将领救援东洲，在鱼荡把张仁保打得大败，又夺回了东洲镇。柴再用正在战斗，船坏了，靠长矛浮托，才得渡过。家人为他施饭给一千名僧人，柴再用全部拿了这些饭食犒劳部兵，说："士卒渡我上岸，僧人出了什么力呢！"

[2]丙子，蜀立皇后周氏。后，许州人也。

[2]丙子（初八），蜀册立皇后周氏。周皇后是许州人。

[3]晋周德威、李嗣昭将兵三万出阴地关，攻晋州，刺史徐怀玉拒守；帝自将救之，丁丑，发大梁，乙酉，至陕州。戊子，岐王所署延州节度使胡敬璋寇上平关，刘知俊击破之。周德威等闻帝将至，乙未，退保隰州。

[3]晋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三万出阴地关，进攻晋州，晋州刺史除怀玉抵御防守；后梁太祖亲自统率军队前去救援，丁丑（初九）从大梁出发，乙酉（十七日）到达陕州。戊子（二十日），岐王李茂贞所

任命的延州节度使胡敬璋侵犯上平关，刘知俊把岐军打败。周德威等听说后梁太祖将要到达，乙未（二十七日）退兵保卫隰州。

[4]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汉口，绝楚朝贡之路；楚王殷遣其将许德勋将水军击之，至沙关，季昌惧而请和。殷又遣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将兵击岭南，与清海节度使刘隐十余战，取昭、贺、梧、蒙、龚、富六州。殷土宇既广，乃养士息民，湖南遂安。

[4]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派遣军队在汉口驻扎，断绝楚朝见进贡的道路；楚王马殷派遣他的部将许德勋率领水军前去攻打，到达沙头，高季昌畏惧，请求和解。马殷又派遣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率兵进攻岭南，与清海节度使刘隐打仗十余次，夺取昭、贺、梧、蒙、龚、富六州。马殷的疆域已经广阔，就使兵民得到休养生息，湖南于是安居乐业。

[5]冬，十月，蜀主立后宫张氏为贵妃，徐氏为贤妃，其妹为德妃。张氏，人，宗懿之母也。二徐，耕之女也。

[5]冬季，十月，前蜀主王建册立后宫张氏为贵妃，徐氏为贤妃，徐氏的妹妹为德妃。张氏是县人，是太子王宗懿的母亲；二徐是徐耕的女儿。

[6]华原贼帅温韬聚从嵯峨山，暴掠雍州诸县，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6]华原贼帅温韬聚从嵯峨山，肆意抢劫雍州各县，唐帝的陵墓几乎全被发掘。

[7]庚戌，蜀主讲武于星宿山，步骑三十万。

[7]庚戌（十二日），前蜀主王建在星宿山讲习武事，参加的步兵、骑兵有三十万人。

[8]丁巳，帝还大梁。

[8]丁巳（十九日），后梁太祖回大梁。

[9]辛酉，以刘隐为清海、静海节度使，以膳部郎中赵光裔、右补阙李殷衡充官告使，陷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孙也。

[9]辛酉（二十三日），梁任命刘隐为清海、静海节度使，任命膳部郎中赵光裔、右补阙李殷衡充任官告使，刘隐把他们都留下了。赵

光裔是赵光逢的弟弟；李殷衡是李德裕的孙子。

[10]依政进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归蜀；过江陵，高季昌爱其才识，留之，欲奏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祸，乃曰：“震素不幕荣宦，明公不以震为愚，必欲使之参谋议，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许之。震终身止称前进士，不受高氏辟署。委昌甚重之，以为谋主，呼曰先辈。

[10]邛州依政进士梁震，唐末考中进士，到这时候归蜀。路过江陵，高季昌喜爱他的才能见识，把他留下来，想要留下来，想要奏举他为判官。梁震以为耻辱，想要离开，又恐怕遭祸，于是说：“我向来不羡慕荣华官宦，您不认为我愚昧无知，一定要让我参与谋划计议，只以没有官职的平民侍奉宴席就是了，何必在幕府任职呢！”高季昌应允了他。梁震终身只称前进士，不接受高季昌的征召任命。高季昌很器重他，用他作谋主，呼为“先辈”。

[11]帝从吴越王之请，以亳州团练使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击淮南。十一月，彦卿帅众二千袭霍丘，为土豪朱景所败；又攻庐、寿二州，皆不胜。淮南遣滁州刺史史俨拒之，彦卿引归。

[11]后梁太祖依从吴越王钱的请求，任命亳州团练使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攻打淮南。十一月，寇彦卿率从二千人袭击霍丘，被地方豪强朱景打败；又攻打庐、寿二州，都没有取胜。淮南派遣滁州史史俨抵御寇彦卿，寇彦卿带兵退回。

[12]定难节度使李思谏卒；甲戌，其子彝昌自为留后。

[12]定难节度使李思谏去世，甲戌（初六），他的儿子李彝昌自任留后。

[13]刘守文举沧德兵攻幽州，刘守光求救于晋，晋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卢台军。为守光所败；又战玉田，亦败。守文乃还。

[13]刘守文发沧德军队进攻幽州，刘守光向晋王请求救援，晋王李存勖派遣五千军队援助刘守光。丁亥（十九日）刘守文兵到达芦台军，被刘守光打败；又攻打玉田，也失败了。刘守文这才退回。

[14]癸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策以刑部尚书致壮；以左仆射杨涉同平章事。

[14]癸巳（二十五日），后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策以刑部尚书退休，任命左仆射杨涉为同平章事。

[15]保塞节度使胡敬璋卒，静难节度使李继徽以其将刘万子代镇延州。

[15]保塞节度使胡敬璋去世，静难节度使李继徽委任他的部将刘万子代镇延州。

[16]是岁，弘农王遣军将万全感赍书间道诣晋及岐，告以嗣位。

[16]这一年，弘农王杨隆演派遣军将万全感带着书信由偏僻小路前往晋阳及岐州，把自己继承王位的事告诉晋王及岐王。

[17]帝将迁都洛阳。

[17]后梁太祖准备迁都洛阳。

三年（己巳、909）

三年（己巳，公元909年）

[1]春，正月，己巳，迁太庙神主于洛阳。甲戌，帝发大梁。壬申，以博王友文为东都留守。己卯，帝至洛阳；庚寅，飨太庙；辛，祀圜丘，大赦。

[1]春季，正月己巳（初三），后梁太祖把太庙的祖宗牌的位迁到洛阳。甲戌（疑误），太祖自大梁出发。壬申（初五），任命博王朱友文为东都留守。乙卯（十二日），太祖到达洛阳；庚寅（疑误），祭祀太庙；辛巳（疑误），祭祀上天，大赦天下。

[2]丙申，以用度销充，初给百官全俸。

[2]丙申（二十九日），后梁由于费用开支逐渐充裕，开始发给文武百官全俸。

[3]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3]二月，丁酉朔（初一），发生日食。

[4]保塞节度使刘万子暴虐，失众心，且谋贰于梁，李继徽使延州牙将李延实图之。延实因万子葬胡敬璋，攻而杀之，遂据延州。马军都指挥使河西高万兴与其弟万金闻变，以其众数千人诣刘知俊降。岐王置翟州于城，其守将亦降。

[4]保塞节度使刘万子凶恶残酷，失去众心，并且图谋背叛投降大梁，静难节度使李继徽派遣延州牙将李延实设法除掉他。李延实趁着刘万子埋葬胡敬璋，发动攻击并把他杀死，于是占据了延州。马军都指挥使河西高万兴与他的弟弟高万金听到这个变故，率领他的部众数千人到刘知俊的军营投降。岐王李茂贞在城设置翟州，守城的将领也投降了刘知俊。

[5]三月，甲戌，帝发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兼潞州四面行营招讨使。

[5]三月，甲戌（初九），后梁太祖自洛阳出发。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兼潞州四面行营招讨使。

[6]庚辰，帝至河中，发步骑会高万兴兵取丹、延。

[6]庚辰（十五日），后梁太祖到达河中，征发步兵、骑兵会同高万兴的军队攻取丹州、延州。

[7]丙戌，以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韩逊为颍川王。逊本灵州牙校，唐末据本镇，朝廷因而授以节钺。

[7]丙戌（二十一日），后梁太祖封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韩逊为颍川王。韩逊本是灵州牙校，唐末占据本镇，后梁因而授予旌节仪仗。

[8]辛卯，丹州刺史崔公实请降。

[8]辛卯（二十六日），丹州刺史崔公实请求投降。

[9]徐温以金陵形胜，战舰所聚，乃自以淮南行军副使领州刺史，留广陵，以其假子元从指挥使知诰为州防遏兼楼船副使，往治之。

[9]徐温认为金陵地势优越，战船聚集，于是自己以淮南行军副使兼领升州刺史，留驻广陵，任命他的养子元从指挥使徐知诰为州防遏兼楼船副使，前去治理州。

[10]夏，四月，丙申朔，刘知俊移军攻延州，李延实婴成自守；知俊遣白水镇使刘儒分兵围坊州。

[10]夏季，四月，丙申朔（初一），刘知俊转移军队攻打延州，李延实环城守御；刘知俊派遣白水镇使刘儒分兵包围坊州。

[11]庚子，以王审知为闽王，刘隐为南平王。

[11]庚子（初四），后梁太祖封彰武节度使王审知为闽王，清海、静海节度使刘隐为南平主。

[12]刘知俊克延州，李延实降。

[12]刘知俊攻克延州，李延实投降。

[13]淮南兵围苏州，推洞屋攻城，吴越将临海孙琰置轮于竿首，垂投锥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吴越王遣牙内指挥使钱镖、行军副使杜建徽等将兵救之。

[13]淮南军队包围苏州，推着用木架支撑、覆罩牛皮、形状如洞的洞屋攻城，吴越将领临海人孙琰在竹竿顶端安置滑轮，垂长索投锥把洞屋戳穿掀开，攻城的淮南军队便完全暴露了，炮石打来就张网拦阻，淮南军队不能攻克。吴越王钱派遣牙内指挥使钱镖、行军副使杜建徽等率兵救援苏州。

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鱼鳖过皆知之。吴越游弈都虞候司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触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敌以为神。

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军队张网挂铃悬在水中，鱼鳖通过都能知道。吴越游弈都虞候司马福欲潜水前行入城，故意用竿触网；淮南兵听到铃声举起网来，司马福因此能够通过，一共在水中待了三天，才得进入城里。从此，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淮南军队以为神奇莫测。

吴越王尝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及苏州被围，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报而返。以诸孙畜之，累迁两府军粮都监使，卒获其用。仁章，睦州人也。

吴越王钱曾经到府园游玩，看见园丁陆仁章种植花草树木有智谋，就记住了他；等到苏州被围，让陆仁章送信到城里，果然得到答复就回来了。钱把陆仁章收作孙子教养，屡次升到两府军粮都监使，终于派上用场。陆仁章是睦州人。

辛亥，吴越兵内外合击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将何朗等三十余人，夺战舰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败之于皇天荡。钟泰章将精兵二百为殿，多树旗帜于菰蒋中，追兵不敢进而还。

辛亥（十六日），吴越军队内外合击淮南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生擒淮南将领何朗等三十余人，夺取战般二百艘。周本乘夜逃走，吴越军队追到皇天荡又把周本打败。淮南钟泰章率领二百精兵走在队伍的最后，在菰草中竖立很多旗帜，吴越的追兵不敢前进而返回。

[14]岐王所署保大节度使李彦博、坊州刺史李彦昱皆弃城奔风翔，州都将严弘倚举城降。已未，以高万兴为保塞节度使，以绛州刺史牛存节为保大节度使。

[14]岐王节茂贞任命的保大节度使李彦博、坊州刺史李彦昱都弃城逃往风翔，州都将严弘倚率城投降。已未（二十四日），后梁任命高万兴为保塞节度使，任命绛州刺史牛存节为保大节度使。

[15]淮南初置选举，以骆知祥掌之。

[15]淮南开始建立选拔官吏的制度，任命骆知祥掌管。

[16]五月，丁卯，帝命刘知俊乘胜取州；知俊难之，辞以阙食，乃召还。

[16]五月丁卯（初三），后梁太祖命令刘知俊乘胜攻取州。刘知俊认为难以攻取，以缺少军粮为借口推辞，于是将他召回。

[17]佑国节度使王重师镇长安数年，帝在河中，怒其贡奉不时；已巳，召重师入朝，以左龙虎统军刘捍为佑国留后。

[17]佑国节度使王重师镇守长安数年，后梁太祖在河中，对他不按时进贡感到恼怒。已巳（初五），召王重师到朝廷来，委任左龙虎统军刘捍为佑国留后。

[18]癸酉，帝发河中；已卯，至洛阳。

[18]癸酉（初九），后梁太祖自河中出发；已卯（十五日），回到洛阳。

刘捍至长安，王重帅不为礼，捍谮之于帝，云重师潜与、岐通。甲申，贬重师溪州刺史，寻赐自尽，夷其族。

刘捍到长安，王重师不以礼相待，刘捍向后梁太祖中伤他，说王重师暗中与州、岐州互相往来。甲申（二十日），贬王重师为溪州刺史，不久赐令自尽，诛杀他的全族。

[19]刘守文频年攻刘守光不克，乃大发兵，以重赂招契丹、吐谷浑之众，合四万屯苏州。守光逆战于鸡苏，为守文所败。守文单马立于陈前，泣谓其众曰：“勿杀吾弟。”守光将元行钦识之，直前擒之，沧德兵皆溃。守光囚之别室，以棘，乘胜进攻沧州。沧州节度判官吕兖、孙鹤推守文子延祚为帅，乘城拒守。兖，安次人也。

[19]刘守文连年攻打刘守光不能攻下，于是大发兵，用重贿招致契丹、吐谷浑的兵众，合计四万人马驻扎蓟州。刘守光在鸡苏迎战，被刘守文打败。刘守文单马立在阵前，嚣着对他的部众说：“不要杀死我的弟弟。”刘守光的部将元行钦认淮刘守文，直冲向前反他擒住，沧德军队全部溃散。刘守光把刘守文囚禁别室，用丛棘堵塞，乘胜进攻沧州。沧州节度判官吕兖、孙鹤推举刘守文的儿子的刘延祚为帅，登城抗御防守。吕兖是安次人。

[20]忠武节度使兼侍中刘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忍日甚，内不自安；及王重师诛，知俊益惧。帝将伐河东，急徵知俊入朝，欲以为河东西面行营都统；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赐之。知俊弟右保胜指挥使知浣从帝在洛阳，密使人语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请帅弟侄往迎知俊，帝许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为军民所留”，遂以同州附于岐。执监军及将佐之不从者，皆械送于岐。遣兵袭华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关。潜遣人以重利啖长安诸将，执刘捍，送于岐，杀之。知俊遣使请兵于岐，亦遣使请晋人出兵攻晋、绛，遗晋王书曰：“不过旬日，可取两京，复唐杜稷。”

[20]忠武节度使兼侍中刘知俊，功绩名声逐渐盛大，由于后梁太祖猜疑残忍日益厉害，内心里感到自己不安全；等到王重师被杀，刘知俊更加恐惧。太祖将要讨伐河东，紧急征召刘知俊到朝廷来，想要任命他担任河东西面行营都统。并且因为刘知俊有攻取丹州、延州的功劳，要重赏他。刘知俊的弟弟右保胜指挥使刘知浣跟随太祖在洛阳，秘密派人告诉刘知俊说：“到朝廷来一定死。”又禀告太祖，请求率领弟侄前去迎接刘知俊，太祖允许了他。六月，乙未朔（初一），刘知俊奏称“为军民所留”，于是带领同州军民归附岐王李茂贞。拘捕监军及不听从的将佐，全都戴上刑具押送凤翔。刘知俊派兵袭击华州，驱逐刺史蔡敬思，守卫潼关。暗中派人用重利引诱长安诸将，逮捕刘捍，送往凤翔，把他杀了。刘知俊派遣使者向岐王李茂贞请兵，也派使者前往晋阳请求出兵攻打晋州、绛州，送给晋王李存勖的信中说：“不过十天，可以攻取两京，恢复唐室社稷。”

[21]丁未，朔方节度使韩逊奏克盐州，斩岐所署刺史李继直。

[21]丁未（十三日），朔方节度使韩逊奏报攻克盐州，斩岐王李茂贞任命的盐州刺史李继直。

[22]帝遣近臣谕刘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负？”对曰：“臣不背德，但畏族灭如王重师耳。”帝复使谓之曰：“刘捍言重师阴结、岐，朕今悔之无及，捍死不足塞责。”知俊不报。庚戌诏削知俊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帅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等讨之。

[22]后梁太祖派遣新近官员告谕刘知俊说：“朕待你甚厚，为什么忽然背弃？”刘知俊回答说：“我不会忘记恩德，只是畏惧像王重师那样被诛灭全族罢了。”太祖又派使者对他说：“刘捍说王重师暗中交结州、岐州，朕现在后悔不及，刘捍死了不足偿还罪责。”刘知俊没有答复。庚戌（十六日），太祖降诏革除刘知俊官职爵位，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率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等讨伐刘知俊。

辛亥，帝发洛阳。

辛亥（十七日），后梁太祖自洛阳出发。

刘至潼关东，获刘知俊伏路兵蔺如海等三十人，释之使为前导。刘知浣迷失道，盘桓数日，乃至关下，关吏纳之。如海等继至，关吏不知其已被擒，亦纳之。兵乘门开直进，遂克潼关，追及知浣，擒之。癸丑，帝至陕。

刘到达潼关东，俘获刘知俊埋伏在路上侦察敌人的兵士蔺如海等三十人，把他们释放，让他们在前面当向导。刘知俊的弟弟刘知浣途中迷了路，徘徊数日，才到潼关下，关吏把他们放进关去。蔺如海等接着到了，关吏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擒，也把他们放进关去。刘的军队趁着关门打开，径直前进，于是夺取了潼关，追上刘知浣，把他擒住。癸丑（十九日），后梁太祖到达陕州。

[23]丹州马军都头王行思等作乱，刺史宋知诲逃归。

[23]丹州马军都头王行思等发动叛乱，丹州刺史宋知诲逃回。

[24]帝遣刘知俊侄嗣业持诏诣同州招谕知俊；知俊欲轻骑诣行在谢罪，弟知偃止之。杨师厚等至华州，知俊将聂赏开门降。知俊闻潼关不守，官军继至，苍黄失图，乙卯，举族奔岐。杨师厚至长安，岐兵已据城，师厚以奇兵并南山急趋，自西门入，遂克之。庚申，以刘权佑国留后。岐王厚礼刘知俊，以为中书令。地狭，无藩镇处之，但厚给俸禄而已。

[24]后梁太祖派遣刘知俊的侄子刘嗣业持诏前往同州招抚谕示刘知俊；刘知俊想要轻骑前往太祖的住地自认罪过，他的弟弟刘知偃阻止他。杨师厚等到达华州，刘知俊的部将聂赏打开城门投降。刘知俊听说潼关没有守住，官兵接连到来，匆忙慌张失去了主意，乙卯（二十一日）夜里，带领全族投奔岐州。杨师厚到长安，岐兵已经占据长安城，机师厚率奇兵沿南山急趋直下，自西门入城，于是攻占了长安。庚申（二十六日），委任刘代理佑国留后。岐王李茂贞对刘知俊厚礼相待，任命他为中书令。岐州地域狭窄，没有藩镇安置他，只是厚给俸禄罢了。

[25]刘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沧德事毕，为陛下扫平并寇。"亦致书晋王，云欲与之同破伪梁。

[25]刘守光派遣使者上表报捷，并且说"等到沧德事情完了，为陛下扫平并州敌寇"。刘守光也送信给晋王李存勖，说想要与他共同消灭伪梁。

[26]抚州刺史危全讽自称镇南节度使，帅抚、信、袁、吉之兵号十万攻洪州。淮南守兵才千人，将吏皆惧，节度使刘威密遣使告急于广陵，日召僚佐宴饮。全讽闻之，屯象牙潭，不敢进，请兵于楚；楚王殷遣指挥使苑玫会袁州刺史彭彦章围高安以助全讽。玫，蔡州人；彦章，之兄也。

[26]抚州刺史危全讽自称镇南节度使，率领抚、信、袁、吉四州的军队号称十万进攻洪州。淮南守兵才一千人，将吏都畏惧害怕，节度使刘威秘密派遣使者到广陵告急求援，自己每天召集属下将吏宴饮。危全讽听说这情况，驻扎在象牙潭，不敢前进，向楚请求增兵。楚王马殷派遣指挥使苑玫会同袁州刺史彭彦章包围高安来援助危全讽。苑玫是蔡州人；彭彦章是彭亲兄的儿子。

徐温问将于严可求，可求荐周本。乃以本为西南面行营招讨应援使，将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苏州无功，称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内强起之。本曰："苏州之役，敌不能胜我，但主将权轻耳。今必见用，愿毋置副贰乃可。"可求许之。本曰："楚人为全讽声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败全讽，援兵必还。"乃疾趣象牙潭。过洪州。刘威欲犒军，本不肯留，或曰："全讽兵强，君宜观形势然后进。"本曰："贼众十倍于我，我军闻之必惧，不若乘其锐而用之。"

徐温向严可求询问将领人选，严可求荐举周本。于是，任命周本为西南面行营招讨应援使，率兵七千援救高安。周本以前攻苏州没有立功，声称有病不出，严可求到他的卧室内强迫他起来。周本说：“苏州这场战役，敌人不能战胜我，只是主将权轻罢了。今天一定要用我，希望不要设置副职才可。”严可求应允了他。周本说：“楚兵为危全讽声援罢了，不是要取高安。我打败危全讽，援兵必然撤回。”于是急速奔赴象牙潭。经过洪州，刘威想要犒劳军队，周本不肯停留，有人说：“危全调兵强，您应当观察形势然后再前进。”周本说：“贼众比我多十倍，我军听说这情况一定畏惧，不如乘他们锐气旺盛使用他们。”

[27]秋，七月，甲子，以刘守光为燕王。

[27]秋季，七月甲子（初一），后梁太祖封授刘守光为燕王。

[28]梁兵克丹州，擒王行思。

[28]后梁兵攻下丹州，生擒王行思。

[29]商州刺史李稠驱士民西走，将吏追斩之，推都押牙李玟主州事。

[29]商州刺史李稠驱赶士民向西逃跑，商州将吏追赶并把他们斩杀，推举商州都押牙李玟主持州事。

[30]庚午，改佑国军曰永平。

[30]庚午（初七），后梁太祖改佑国军为永平。

[31]河东兵寇晋州，抄掠至尧祠而去。

[31]河东军队进犯晋州，抄没抢掠到达尧祠而离去。

[32]癸酉，帝发陕州；乙亥，至洛阳，寝疾。

[32]癸酉（初十），后梁太祖自陕州出发；乙亥（十二日），回到洛阳，患病卧床。

[33]初，帝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欲使督诸将攻潞州，以前兖海留后王班为留后，镇襄州。师厚屡为班言牙兵王求等凶悍，宜备之，班自恃左右有壮士，不以为意，每众辱之。戊寅，谪求戍西境，是夕，作乱，杀班，推都指挥使雍丘刘为留后；伪从之，明日，与指挥使王延顺逃诣帝所。乱兵奉平淮指挥使李洪为留后，附于蜀。未几，房州刺史杨虔亦叛附于蜀。

[33]当初，后梁太祖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想要让他督率诸将攻打潞州，委任前兖海留后王班为山南东道留后，镇守襄州。杨师厚屡次对王班说牙兵王求等凶猛强悍，应当防备他们，王班自恃左右有壮士，不以为意，往往当众侮辱他们。戊寅（十五日），把王求流放到西部边境戍守，当天晚上，王求等发动叛乱，杀王班，推举都指挥使雍丘人刘为留后；刘假装依从他们，第二天，与指挥使王延顺逃往后梁太祖那里。乱兵拥奉平淮指挥使李洪为留后，归附前蜀主王建。过了不久，房州刺史杨虔也叛梁附蜀。

[34]危全讽在象牙潭，营栅临溪，亘数十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陈，先使羸兵尝敌；全讽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济，纵兵击之；全讽兵大溃，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众，本分兵断其归路，擒全讽及将士五千人。乘胜克袁州，执刺史彭彦章，进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挥使徐章将兵袭饶、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请降，饶州刺史唐宝弃城走。行营都指挥使米志诚、都尉吕师造等败苑玫于上高。吉州刺史彭帅众数千人奔楚，楚王殷表为郴州刺史，为子希范娶其女。淮南以左先锋指挥使张景思知信州，遣行营都虞候骨言将兵五千送之。危仔倡闻兵至，奔吴越，吴越王以仔倡为淮南节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危全讽至广陵，弘农王以其尝有德于武忠王，释之，资给甚厚。八月，虔州刺史卢光稠以州附于淮南。于是江西之地尽入于杨氏。光稠亦遣使附于梁。

[34]危全讽在象牙潭，临溪营建栅栏，连绵数十里。庚辰（十七日），周本隔着溪水列阵，先派瘦弱兵卒挑战试敌；危全讽的军队徒步渡溪追赶，周本乘他们渡到一半，发兵攻击；危全讽的军队大败，自相践踏，溺水死的人很多，周本分兵断绝他们的归路，生擒危全讽及将士五千人。周本率兵乘胜攻克袁州，逮住袁州刺史彭彦章，进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派他的儿子陶敬昭及都指挥使徐章率兵袭击饶州、信州，信州刺史危仔倡请求投降，饶州刺史唐玉弃城逃走。行营都指挥使米志诚、都尉吕师造等在上高打败苑玫。吉州刺史彭率众数千人逃奔到楚，楚王马殷上表委任彭为郴州刺史，并为自己的儿子马希范娶彭的女儿为妻。淮南委任左先锋指挥使张景思为信州刺史，派遣行营都虞候骨言率兵五千人送他赴任。危仔倡听说淮南军队到了，逃奔吴越，吴越王钱任命危仔倡为淮南节度副使，改他的姓为元氏。

危全讽到广陵，弘农王杨隆演以他曾经对武忠王杨行密有恩德，把他释放，供给很丰厚。八月，虔州刺史卢光稠率州归附淮南。于是，江西之地尽为杨氏所有。卢光稠也派遣使者向后梁称臣归附。

[35]甲寅，上疾小瘳，始复视朝。

[35]甲寅（二十一日），后梁太祖病稍愈，开始恢复临朝听政。

[36]以镇国节度使康怀贞为西路行营副招讨使。

[36]后梁任命镇国节度使康怀贞为西路行营副招讨使。

[37]蜀主命太子宗懿判六军，开永和府，妙选朝士为僚属。

[37]前蜀主王建命太子王宗懿管领六军，设置永和府，精选朝中官吏担任属官。

[38]辛酉，均州刺史张敬方奏克房州。

[38]辛酉（二十八日），均州刺史张敬方奏报攻克房州。

[39]岐王欲遣刘知俊将兵攻灵、夏，且约晋王使攻晋、绛。晋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将兵出阴地关攻晋州，刺史边继威悉力固守。晋兵穿地道，陷城二十余步，城中血战拒之，一夕城复成。诏杨师厚将兵救晋州，周德威以骑扼蒙坑之险，师厚击破之，进抵晋州，晋兵解围遁去。

[39]岐王李茂贞想要派遣刘知俊率领军队攻灵州、夏州，并且约晋王李存勖让他进攻晋州、绛州。李存勖率兵南下，先派遣周德威等率领军队出阴地关进攻晋州，晋州刺史边继威全力固守。晋兵挖穿地道，城墙塌陷二十余步，城中军队血战抵御，一个晚上城墙又修好。后梁太祖诏令杨师厚率兵救援晋州，周德威用骑兵据守地势险要的蒙坑，杨师厚把他们打败，进抵晋州，晋兵解除包围逃走。

[40]李洪寇荆南，高季昌遣其将倪可福击败之。诏马步都指挥使陈晖将兵会荆南兵讨洪。

[40]山南东道留后李洪侵犯荆南，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派遣他的部将倪可福把李洪打败。后梁太祖诏令马步都指挥使陈晖率领军队会同荆南兵讨伐李洪。

[41]蜀主以御史中丞王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1]前蜀主王建任命御史中丞王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2]陈晖军至襄州，李洪逆战，大败，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斩叛兵千人，执李洪、杨虔等送洛阳，斩之。

[42]后梁马步都指挥使陈晖率兵到达襄州，李洪迎战，被打得大败，牙兵王求战死。九月丁酉（初五），攻占襄州，斩叛兵一千人，生擒李洪、杨虔等押送洛阳，把他们斩首。

[43]丁未，以保义节度使王檀为潞州东面行营招讨使。

[43]丁未（十五日），后梁任命保义节度使王檀为潞州东面行营招讨使。

[44]刘守光奏遣其子中军兵马使继威安抚沧州吏民；戊申，以继威为义昌留后。

[44]刘守光奏报派遣他的儿子中军兵马使刘继威安抚沧州官吏平民。戊申（十六日），委任刘继威为义昌留后。

[45]辛亥，侍中韩建罢守太保，左仆射、同平章事杨涉罢守本官。以太常卿赵光逢为中书侍郎，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晓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晓，让能之子也。

[45]辛亥（十九日），韩建罢侍中知政事之职而拜太保，左仆射、同平章事杨涉罢同平章事之职任仆射本官。任命太常卿赵光逢为中书侍郎，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晓为户部侍郎，都为同平章事。杜晓是杜让能的儿子。

[46]淮南遣使者张知远修好于福建；知远倨慢，闽王审知斩之，表上其书，始与淮南绝。审知性俭约，常蹑麻屦，府舍卑陋，未尝营葺。宽刑薄赋，公私富实，境内以安。岁自海道登、莱入贡，没溺者什四五。

[46]淮南派遣使者张知远到福建建立友好关系。张知远骄横傲慢，闽王王审知把他杀了，并上表把淮南的书信进呈给后梁太祖，后梁开始与淮南断绝关系。王审知生性俭朴，常穿麻鞋，官府房屋低下简陋，未曾修葺。刑罚宽大，赋税轻薄，公家私人都富裕充实，境内因此安定。每年由海道经登州、莱州进贡物品到大梁，有十之四五的人在海上淹没溺死。

[47]冬，十月，甲子，蜀司天监胡秀林献《永昌历》，行之。

[47]冬季，十月甲子（初二），前蜀司天监胡秀林呈献《永昌历》，在前蜀通行。

[48]湖州刺史高澧性凶忍，尝召州吏议曰："吾欲尽杀百姓，可呼？"吏曰："如此，租赋何从出？当择可杀者杀之耳。"时澧纠民为兵，有言其咨怨者，澧悉集民兵于开元寺，给云犒享，入则杀之；死者逾半，在外者觉之，纵火作乱。澧闭城大索，凡杀三千人。吴越王欲诛之，戊辰，澧以州叛附于淮南，举兵焚义和临平镇，命指挥使钱镖讨之。

[48]湖州刺史高澧性情凶暴残忍，曾经召集州吏商议说："我想要把百姓全部杀死，可以吗？"州吏说："这样做，田租赋税从哪里出？应当只是选择可以杀的人把他杀死罢了。"当时高澧纠集百姓当兵，有人说他们叹息抱怨，高澧把民兵全部集中到开元寺，欺骗说是犒劳款待，进入寺内就把他们杀死；杀死的人超过一半，在寺外的人发觉了，放火作乱。高澧关闭城门大肆搜索，总共杀了三千人。吴越王钱想要杀死他，戊辰（初六），高澧率州叛变归附淮南，发兵焚烧义和临平镇，钱命令指挥使钱镖前去讨伐他。

[49]十一月，甲午，帝告谢于圜丘；戊戌，大赦。

[49]十一月甲午（初二），后梁太祖到南郊天坛告谢上天。戊戌（初六），大赦天下。

[50]邺王罗绍威得风痹病，上表称："魏故大镇，多外兵，愿得有功重臣镇之，臣乞骸骨归第。"帝闻之，抚案动容。已亥，以其子周翰为天雄节度副使，知府事。谓使者曰："亟归语而主：为我强饭！如有不可讳，当世世贵尔子孙以相报也。今使周翰领军府，尚冀尔复愈耳。"

[50]邺王罗绍威得了风痹病，上表称："魏州原是大镇，多数是外来的兵士，希望得到有功劳的重要大臣镇守，我乞求辞官回家。"后梁太祖听到这些话，不禁抚案动容。已亥（初七），后梁太祖任命他的儿子罗周翰为天雄节度副使，负责节度使府事务。并对罗绍威的使者说："赶快回去告诉你的主子：为我努力加餐！如有不测，当使你的子孙世世代代永居高位来作报答。现在派罗周翰前去典领军府事务，还希望你恢复健康啊。"

[51]岐王欲取灵州以处刘知俊，且以为牧马之地，使知俊自将兵攻之。朔方节度使韩逊告急；诏镇国节度使康怀贞、感化节度使寇彦卿将兵攻宁以救之。怀贞等所向皆捷，克宁、衍二州，拔庆州南城，刺史李彦广出降。游兵侵掠至泾州之境，刘知俊闻之，十二月，已丑，解灵州围，引兵还。帝急召怀贞等还，遣兵迎援于三原青谷；怀贞等还，至三水，知俊遣兵据险邀之，左龙骧军使寿张王彦章力战，怀贞等乃得过。怀贞与裨将李德遇、许从实、王审权分道而行，皆与援兵不相值，至升平，刘知俊伏兵山口，怀贞大败，仅以身免，德遇等军皆没。岐王以知俊为彰义节度使，镇泾州。

[51]岐王李茂贞想要攻取灵州来安置刘知俊，并且把灵州作为放牧马匹的地方，让刘知俊亲自带兵去攻打灵州。朔方节度使韩逊派遣使者告急，后梁太祖诏令镇国节度使康怀贞、感化节度使寇彦卿率领军队攻打州、宁州来救助灵州。康怀贞等打到哪里都取得胜利，攻克宁、衍二州，夺取庆州南城，庆州刺史李彦广出城投降。游兵侵犯抢掠到达泾州的边境。刘知俊听说这情况，十二月已丑（二十八日），解除对灵州的包围，带兵回去了。后梁太祖急召康怀贞等回去，派遣军队在三原县青谷接应援助。康怀贞等回师，到达三水，刘知俊派遣军队占据险要进行拦击，左龙骧军使寿张人王彦章奋力作战，康怀贞等才得以通过。康怀贞与副将李德遇、许从实、王审权分道前进，都与援兵没有相遇，到达升平，刘知俊在山口埋伏军队，康怀贞大败，仅以自身得免，李德遇等军全部覆灭。岐王李茂贞委任刘知俊为彰义节度使，镇守泾州。

王彦章骁勇绝伦，每战用二铁枪，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无前，时人谓之王铁枪。

王彦章勇猛强悍，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每次作战都用两杆铁枪，各重一百斤，一杆放在马鞍上，一杆拿在手里，所向无敌，当时人们称他为“王铁枪”。

[52]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称疾，罢归成都，杜门不出。蜀主疑其矜怨望，加检校太保，固辞不受，谓人曰：“廉者足而不忧，贪者忧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岂可求进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许之，赐与有加。

[52]前蜀蜀州刺史王宗弁声称有病，罢官回到成都，闭门不出。前蜀主王建怀疑他居功自傲心怀怨恨，给他加官检校太保，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对别人说："廉洁的人知足而没有忧愁，贪婪的人忧愁而不知足。我是个小人物，官位到此就满足了，哪里能要求提升不止呢！"王建赞许他的志向并应允了他，赏赐增多。

[53]刘守光围沧州久不下，执刘守文至城下示之，犹固守。城中食尽，民食堇泥，军士食人，驴马相啖鬃尾。吕兖选男女羸弱者，饲以曲面而烹之，以给军食，谓之宰杀务。

[53]刘守光围攻沧州很久没有攻下，把刘守文押解到城下给城中的人观看，城中将士仍然固守。城中吃的东西全完了，百姓吃胶泥，兵士吃人，驴马互相吃鬃尾。沧州节度判官吕兖挑选瘦弱的男人、女人，给他们吃酒曲麦粉，然后煮来供给军士食用，把这叫做"宰杀务"。

四年（庚午、910）

四年（庚午，公元910年）

[1]春，正月，乙未，刘延祚力尽出降。时刘继威尚幼，守光使大将张万进、周知裕辅之镇沧州，以延祚及其将佐归幽州，族吕兖而释孙鹤。

[1]春季，正月乙未（初四），刘延祚力量已尽，出城投降。当时刘继威年龄尚小，刘守光派大将张万进、周知裕辅佐他镇守沧州，把刘延祚及其将佐送归幽州，杀灭吕兖的全族，释放孙鹤。

兖子琦，年十五，门下客赵玉绐监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杀。"监刑者信之，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负之，变姓名，乞食于路，仅而得免。琦感家门殄灭，力学自立，晋王闻其名，授代州判官。

吕兖的儿子吕琦，年十五岁，门下客赵玉欺骗监刑的人说："这是我的弟弟，不要乱杀。"监刑的人听信了他的话，于是赵玉带领吕琦逃走。吕琦脚痛不能行走，赵玉背着他，改变姓名，在路上讨饭充饥，才得以免死。吕琦感叹家族灭绝，努力学习自立，晋王李存勖听说他的名声，任命他为代州判官。

[2]辛丑，以卢光稠为镇南留后。

[2]辛丑（初十），后梁任命卢光稠为镇南留后。

[3]刘守光为其父仁恭请致仕，丙午，以仁恭为太师，致仕。守光寻使人潜杀其兄守文，归罪于杀者而诛之。

[3]卢龙节度使刘守光为他的父亲刘仁恭请求退休，丙午（十五日），后梁太祖命刘仁恭为太师退休。不久，刘守光派人暗杀他的哥哥刘守文，然后把罪名归于受他支使去杀刘守文的人，并把他处死。

[4]二月，万全感自岐归广陵，岐王承制加弘农王兼中书令，嗣吴王，于是吴王赦其境内。

[4]二月，淮南军将万全感从岐州回到广陵，岐王李茂贞承用制书加封弘农王杨隆演兼中书令，继承吴王。于是，吴王杨隆演在淮南境内实行大赦。

[5]高澧求救于吴，吴常州刺史李简等将兵应之，湖州将盛师友、沈行思闭城不内；澧帅麾下五千人奔吴。三月癸巳，吴越王巡湖州，以钱镖为刺史。

[5]湖州刺史高澧向吴王求救，吴常州刺史李简等率兵前去接应，湖州将领盛师友、沈行思关闭城门不接纳；高澧率领部下五千人投奔吴。三月癸巳（初三），吴越王钱巡视湖州，任命钱镖为湖州刺史。

[6]蜀太子宗懿骄暴，好陵暴旧臣。内枢密使唐道袭，蜀主之嬖臣也，太子屡谑之于朝，由是有隙，互相诉于蜀主；蜀主恐其交恶，以道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道袭荐宣徽北院使郑顼为内枢密使，顼受命之日，即欲按道袭昆弟盗用内库金帛。道袭惧，奏顼褊急，不可大任，丙午，出顼为果州刺史，以宣徽南院使潘炕为内枢密使。

[6]前蜀太子王宗懿骄纵凶狠，喜好凌辱轻慢旧臣。内枢密使唐道袭是前蜀主王建的宠臣，太子王宗懿屡次在朝廷上戏谑他，因此二人有了嫌隙，互相向王建诉说。王建恐怕他们彼此憎恨仇视，任命唐道袭以同平章事衔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唐道袭举荐宣徽北院使郑顼为内枢密使，郑顼接受任命那天，就要检查唐道袭兄弟盗用内库金帛之事。唐道袭畏惧，奏称郑顼狭隘急躁，不能担当大任，丙午（十六日），调郑顼出任果州刺史，任命宣徽南院使潘炕为内枢密使。

[7]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作乱，杀节度使李彝昌。将吏共诛宗益，推彝昌族父蕃汉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癸丑，仁福以闻。夏，四月，甲子，以仁福为定难节度使。

[7]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发动叛乱，杀定难节度使李彝昌。将吏共同杀死高宗益，推戴李彝昌族父蕃汉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癸丑（二十三日），李仁福奏报后梁太祖。夏季，四月甲子（初五），太祖任命李仁福为定难节度使。

[8]丁卯，宋州节度使衡王友谅献瑞麦，一茎三穗，帝曰："丰年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为！"诏除本县令名，遣使诘责友谅，以兖海留后惠王友能代为宋州留后。友谅、友能，皆全昱子也。

[8]丁卯（初八），宋州节度使衡王朱友谅进献瑞麦，一茎三穗，后梁太祖说："如果在丰年，这是上等吉兆。现在宋州大水，这有什么用呢？"诏令去掉出产瑞麦之县的好名声，派遣使者前去责问查究朱友谅，委任兖海留后惠王朱友能代为宋州留后。朱友谅、朱友能，都是后梁太祖之兄广王朱全昱的儿子。

[9]帝以晋州刺史下邑华温琪拒晋兵有功，欲赏之，会护国节度使冀王友谦上言晋、绛边河东，乞别建节镇，壬申，以晋、绛、沁三州为定昌军，以温琪为节度使。

[9]后梁太祖因为晋州刺史下邑人华温琪抵抗晋兵有功，想要赏赐他，适逢护国节度使冀王朱友谦奏称晋州、绛州与河东接壤，乞求另建节镇，壬申（十三日），以晋、绛、沁三州为定昌军，任命华温琪为定昌节度使。

[10]左金吾大将军寇彦卿入朝，至天津桥，有民不避道，投诸栏外而死。彦卿自首于帝。帝以彦卿才干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财遗死者家以赎罪。御史司宪崔沂劾奏"彦卿杀人阙下，请论如法。"帝命彦卿分析。彦卿对："令从者举置栏外，不意误死。"帝欲以过失论，沂奏："在法，以势力使令为首，下手为从，不得归罪从者；不斗而故殴伤人，加伤罪一等，不得为过失。"辛巳，责授彦卿游击将军、左卫中郎将。彦卿扬言："有得崔沂首者，赏钱万缗。"沂以白帝，帝使人谓彦卿："崔沂有毫发伤，我当族汝！"时功臣骄横，由是稍肃。沂，沆之弟也。

[10]后梁左金吾大将军寇彦卿进京朝见，走到天津桥，有百姓没有躲避让路，便被投掷桥栏外摔死了。寇彦卿向后梁太祖自首。太祖因寇彦卿很有才干，屡建功劳，长期以来就跟随左右，于是命令他用自己的钱财送给死者家属来赎罪。御史司宪崔沂弹劾上奏“寇彦卿在宫阙之下杀人，请依法定罪”。太祖命寇彦卿分辩。寇彦卿回答说：“我让随从把他举起放到桥栏外，没想到误伤死去。”太祖想要按过失罪论定，崔沂奏称：“按照法律，以势力指使的人为首，下手的人为从，不能把罪过归于从者。没有争斗却故意殴伤别人，加伤罪一等，不能作为过失看待。”辛巳（二十二日），太祖命贬降寇彦卿为游击将军、左卫中郎将。寇彦卿扬言：“有得崔沂首级的人，赏钱一万缗。”崔沂把寇彦卿的话报告太祖，太祖派人告诉寇彦卿说：“崔沂有毫发受伤，我必当杀你的全族！”当时功臣们骄傲专横，从此稍微收敛。崔沂是崔沆的弟弟。

[11]五月，吴徐温母周氏卒，将吏致祭，为偶人，高数尺，衣以罗锦，温曰：“此皆出民力，奈何施于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贫者。”未几，起复为内外马步军都军使，领润州观察使。

[11]五月，吴徐温的母亲周氏去世，将吏前去祭奠，制做木偶人，高数尺，穿着用罗锦做的衣服，徐温说：“这些罗锦都出于百姓之力，怎么能将它穿在这里烧掉呢，应当解下来给贫苦的人穿。”过了不久，徐温又起用为内外马步军都军使，兼任润州观察使。

[12]岐王屡求货于蜀，蜀主皆与之。又求巴、剑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贞，勤亦至矣；若与之地，是弃民也，宁多与之货。”乃复以丝、茶、布、帛七万遗之。

[12]岐王李茂贞屡次向前蜀索求财物，前蜀主王建都给了他。又索求巴、剑二州，王建说：“我侍奉李茂贞，勤勉到极点了。假如给他土地，就是抛弃百姓，宁可多给他财物。”于是，又送给李茂贞丝、茶、布、帛七万。

[13]已亥，以刘继威为义昌节度使。

[13]已亥（十一日），后梁任命刘继威为义昌节度使。

[14]癸丑，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贞庄王罗绍威卒。诏以其子周翰为天雄留后。

[14]癸丑（二十五日），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贞庄王罗绍威去世。后梁太祖诏令委任他的儿子罗周翰为天雄留后。

[15]匡国节度使长乐忠敬王冯行袭疾笃，表请代者。许州牙兵二千，皆秦宗权余党，帝深以为忧。六月，庚戌，命崇政院直学士李驰往视行袭病，曰："善谕朕意，勿使乱我近镇。"至许州，谓将吏曰："天子握百万兵，去此数舍；冯公忠纯，勿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国，何忧不富贵！"由是众莫敢异议。行袭欲使人代受诏，曰："东首加朝服，礼也。"乃即卧内宣诏，谓行袭曰："公善自辅养，勿视事，此子孙之福也。"行袭泣谢，遂解两使印授，使代掌军府。帝闻之曰："予固知能办事，冯族亦不亡矣。"庚辰，行袭卒。甲申，以李权知匡国留后，悉以行袭兵分隶诸校，冒冯姓者皆还宗。

[15]匡国节度使长乐忠敬王冯行袭病重，上表请求任命代替的人。许州牙兵二行人，都是秦宗权的余党，后梁太祖深为忧虑。六月庚戌（疑误），太祖命令崇政院直学士李驰往许州看视病情，说："好好地告诉他朕的意思，不要乱了我的邻近藩镇。"李到达许州，对将吏们说："皇上手里掌管一百万军队，离这里很近，冯公忠诚纯正，不要使皇上有所怀疑。你们赤胆忠心，报效国家，何愁没有荣华富贵！"由此众人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冯行袭想要派人代受诏书，李说："头朝东穿上朝会时的礼服，就是受诏的礼仪了。"于是就在卧室内宣布诏书，对冯行袭说："您好好地自己保养，不要办理公务，这是您子孙的福分啊。"冯行袭哭泣谢恩，于是解下节度使、观察使印交给李，让他代管军府。太祖听到这情况，说："我本来知道李能办事，冯行袭一族不会灭亡了。"庚辰（二十二日），冯行袭病逝。甲申（二十六日），太祖委任李暂时主持匡国留后事务，把冯行袭的军队全部分隶各校，冒冯姓的养子全部返归各家。

[16]楚王殷求为天策上将，诏加天策上将军。殷始开天策府，以弟宾为左相，存为右相。殷遣将侵荆南，军于油口；高季昌击破之，斩首五千级，逐北至白田而还。

[16]楚王马殷请求担任天策上将，后梁太祖诏令加官马殷天策上将军。马殷开始设置天策府，任命他的弟弟马为左相、马存为右相。马殷派遣将领率兵侵犯荆南，驻扎在油口，高季昌把楚兵打败，斩下首级五千个，追赶逃兵到白田才返回。

[17]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弟于赤石，楚兵救，虏骈以归。

[17]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在赤石洞包围吉州刺史彭的弟弟彭，楚军救援彭，俘虏敖骈而回。

[18]秋，七月，蜀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韦庄卒。

[18]秋季，七月，戊子朔（初一），前蜀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韦庄去世。

[19]吴越王表"宦者周延诰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祸至此，非刘、韩之党，乞原之。"上曰："此属吾知其无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于彼，谕以此意。"

[19]吴越王钱上表称："宦官周延诰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祸来到这里，他们不是刘季述、韩全诲的党羽，乞求原宥赦免他们。"后梁太祖说："这些宦官我知道他们没有罪，但现在革除各种弊端刚开始，不想把他们安置在宫中，可以姑且留在他那里。把这个意思告诉吴越王钱。"

[20]岐王与、泾二帅各遣使告晋，请合兵攻定难节度使李仁福；晋王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将兵会之，合五万众围夏州，仁福婴城拒守。

[20]岐王李茂贞与州李继徽、泾州刘知俊二帅各派遣使者通告晋王李存勖，请求合兵攻打定难节度使李仁福；李存勖派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领兵会同他们，合兵五万包围夏州，李仁福环城抗拒防守。

[21]八月，以刘守光兼义昌节度使。

[21]八月，后梁太祖任命刘守光兼义昌节度使。

[22]镇、定自帝践祚以来虽不输常赋，而贡献甚勤。会赵王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吊之，且授起复官。时邻道吊客皆在馆，使者见晋使，归，言于帝曰："熔潜与晋通，镇、定势强，恐终难制。"帝深然之。

[22]镇州、定州自后梁太祖即位以来，虽然没有输送正常租税，但进献物品很勤。适逢赵王王熔的母亲何氏去世。庚申（初三），太祖派遣使者前去吊唁，并且在王熔守丧期间起用授予官职。当时邻近各道的吊客都在馆舍，后梁使者看见晋王李存勖的使者，回到洛阳后，

向太祖进言说："王熔暗中与晋通好，镇、定势力强大，恐怕终究难以控制。"太祖深以为是。

[23]壬戌，李仁福来告急。甲子，以河南尹兼中书令张全义为西京留守，帝恐晋兵袭西京，以宣化留后李思安为东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将兵万人屯河阳。丙寅，帝发洛阳；已巳，至陕。辛未，以镇国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会感化节度使康怀贞将兵三万屯三原。帝忧晋兵出泽州逼怀州，既而闻其在绥、银碛中，曰："无足虑也。"甲申，遣夹马指挥使李遇、刘绾自、延趋银、夏，邀其归路。

[23]壬戌（初五），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前来告急。甲子（初七），后梁任命河南尹兼中书令张全义为西京留守。后梁太祖担心晋王李存勖的军队袭击西京洛阳，任命宣化留后李思安为东北面行营都指挥使，率兵一万人驻扎河阳。丙寅（初九），太祖从洛阳出发；已巳（十二日），到达陕州。辛未（十四日），任命镇国节度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会同感化节度使康怀贞率兵三万在三原驻扎。太祖担忧晋王的军队出泽州进逼怀州，不久听说晋王的军队在绥州、银州的沙漠里，说："不值得忧虑了。"甲申（二十七日），太祖派遣夹马指挥使李遇、刘绾自州、延州奔赴银州、夏州，拦截晋兵的归路。

[24]吴越王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

[24]吴越王钱修筑抵御海潮的石塘，扩大杭州城，大修楼台馆阁。由此，钱塘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盛于东南。

[25]九月，已丑，上发陕；甲午，至洛阳，疾复作。

[25]九月已丑（初三），后梁太祖自陕州出发；甲午（初八），到达洛阳，疾病复发。

[26]李遇等至夏州，岐、晋兵皆解去。

[26]李遇等到夏州，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存勖的军队都解围撤走了。

[27]冬，十月，遣镇国节度使杨师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将兵屯泽州以图上党。

[27]冬季，十月，后梁派遣镇国节度使杨师厚、相州刺史李思安率兵驻扎泽州来谋取上党。

[28]吴越王之巡湖州也，留沈行思为巡检使，与盛师友俱归。行思谓同列陈曰：“王若以师友为刺史，何以处我？”时已得密旨遣行思诣府，乃给之曰：“何不自诣王所论之！”行思从之。既至数日，瑰送其家亦至，行思恨卖已。自衣锦军归，将吏迎谒，行思取锻槌击，杀之，因诣，与师友论功，夺左右槊，欲刺师友，众执之。斩行思，以师友为婺州刺史。

[28]吴越王钱巡视湖州的时候，留下沈行思担任巡检使，与盛师友一同回去。沈行思对同列陈说：“大王如果以盛师友为刺史，用什么来安置我？”当时陈已经得到吴越王钱派遣沈行思回军府的密旨，于是欺骗他说：“为什么不自己到大王的住所去陈述！”沈行思听从了陈的建议。到达军府数日以后，陈送的家人也到了，沈行思怨恨陈出卖了自己。钱自家乡衣锦军回来，将吏前去迎接谒见，沈行思取出锻槌击打陈，并把他杀死，于是谒见钱，与盛师友争论功劳大小，夺左右兵士的长矛，想要刺杀盛师友，众人把沈行思逮住。钱杀了沈行思，任命盛师友为婺州刺史。

[29]十一月，已丑，以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营都指挥招讨使，潞州副招讨使韩副之，以李思安为先锋将，趣上党。寻遣景仁等屯魏州，杨师厚还陕。

[29]十一月已丑（初三），后梁任命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任北面行营都指挥招讨使，潞州副招讨使韩任他的副手，以李思安担任先锋将，奔赴上党。随即派遣王景仁等驻扎魏州，杨师厚回陕州。

[30]蜀主更太子宗懿名曰元坦。庚戌，立假子宗裕为通王，宗范为夔王，宗为昌王，宗寿为嘉王，宗翰为集王，立其子宗仁为普王，宗辂为雅王，宗纪为褒王，宗智为荣王，宗泽为兴王，宗鼎为彭王，宗杰为信王，宗衍为郑王。

[30]前蜀主王建把太子王宗懿的名字改为王元坦。庚戌（二十四日），前蜀主王建立养子王宗裕为通王，王宗范为夔王，王宗为昌王，王宗寿为嘉王，王宗翰为集王；立他的亲子王宗仁为普王，王宗辂为雅王，王宗纪为褒王，王宗智为荣王，王宗泽为兴王，王宗鼎为彭王，王宗杰为信王，王宗衍为郑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养军中壮士为子以自强，由是诸将亦效之。而蜀主尤多，惟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真其子；察裕、宗、宗寿皆其族人；宗翰姓孟，蜀主子姊子；宗范姓张，其母周氏为蜀主妾；自余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虽冒姓连名而不禁婚姻。

起初，唐末主管军权的宦官大多收养军中的壮士做儿子来加强自己的势力，从此，各军的将领也仿效他们。而前蜀主王建的养子尤其多，只是王宗懿等九人及王宗特、王宗平是他的亲儿子；王宗裕、王宗、王宗寿都是他的族人；王宗翰姓孟，是王建姐姐之子；王宗范姓张，他的母亲周氏是王建之妾；其余养子一百二十人都是功臣，虽然冒作王姓并且兄弟连名，但不禁止相互结为婚姻。

[31]上疾小愈，辛亥，校猎于伊、洛之间。

[31]后梁太祖病情稍愈，辛亥（二十五日），到伊水、洛水之间设围打猎。

[32]上疑赵王熔贰于晋，且欲因邺王绍威卒除移镇、定。会燕王守光发兵屯涞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监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声言恐燕兵南寇，助赵守御；又云分兵就食。赵将石公立戍深州，白赵王熔，请拒之。熔遽命开门，移公立于外以避之。公立出门指城而泣曰："朱氏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为人。而我王犹恃姻好，以长者期之，此所谓开门揖盗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为虏矣！"

[32]后梁太祖怀疑赵王王熔有二心于晋，并且想趁着邺王罗绍威去世移调镇、定两处节度使。恰巧燕王刘守光发兵驻扎涞水，想要侵犯定州，梁太祖派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监督魏博兵三千分别驻扎深州、冀州，声称担心燕兵南犯，前来帮助赵兵防守抵御；又说分兵到粮多之处就地取得给养。赵将石公立戍守深州，禀报赵王王熔，请求拒绝他们。王熔突然命令打开深州城门，把石公立转移到城外躲避起来。石公立出了城门，指着城流眼泪说："朱氏灭唐社稷，三尺高的小都知道他的为人。可是我王尚且仗恃联姻通好，以长者之心期待他，这就是所说的开门请强盗进来啊。可惜啊，这城内的人现在成为俘虏了！"

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谋告熔者，熔大惧，又不敢先自绝；但遣使诣洛阳，诉称"燕兵已还，与定州讲和如故，深、冀民见魏博兵入，奔

走惊骇，乞召兵还。”上遣使诣真定慰谕之。未几，廷隐等闭门尽杀赵戍兵，乘城拒守。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于燕、晋。

梁人有逃奔到真定的，把后梁太祖想要移调镇、定的图谋告诉王熔，王熔非常害怕，又不敢先自己断绝与后梁的关系；只是派遣使者到洛阳，诉说：“燕兵已经撤走，与定讲和像从前一样，深州、冀州人民看见魏博军队进城，奔走惊慌，乞求把魏博军队召回。”太祖派遣使者到直定慰劳宣谕他们。过了不外，杜廷隐等关闭城门，把赵的戍防兵士全部杀死，登城抵御防守。王熔才命令石公立攻打，不能攻取，于是派遣使者向燕、晋求援。

熔使者到晋阳，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晋王为盟主，合兵攻梁。晋王会将佐谋之，皆曰：“熔久臣朱温，岁输重赂，结以婚姻，其交深矣；此必诈也，宜徐观之。”王曰：“彼亦择利害而为之耳。王氏在唐世犹或臣或叛，况肯终为朱氏之臣乎？彼朱温之女何如寿安公主！今救死不赡，何顾婚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堕朱氏计中。宜趣发兵赴之，晋、赵叶力，破梁必矣。”乃发兵，遣周德威将之，出井陉，屯赵州。

王熔的使者到晋阳，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使者也到了，想要共同推举晋王李存勖为盟主，合兵攻后梁。晋王会同将佐商议对策，都说：“王熔长期向朱温称臣，每年输送众多的财物，结为儿女姻亲，他们的交情太深了。这一定是欺骗手段，应当慢慢观察他们的动静。”李存勖说：“他也是择其利害而为之罢了。王氏在唐代尚且有时臣属、有时叛变，怎么肯愿意始终做朱氏的臣子呢？那个朱温的女儿怎么比得上寿安公主！现在救死都不够，哪里还顾得上婚姻！我如果怀疑他而不去援救，正好落入朱氏的计谋之中。应当急速发兵前往，晋、赵协力，打败梁兵是肯定的了。”于是发兵，派遣周德威领兵，出井陉，驻扎赵州。

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猎，幕僚孙鹤驰诣野谓守光曰：“赵人来乞师，此天欲成王之功业也。”守光曰：“何故？”对曰：“比常患其与朱温胶固。温之志非尽吞河朔不已，今彼自为仇敌，王若与之并力破梁，则镇、定皆敛衽而朝燕矣。王不出师，但恐晋人先我矣。”守光曰：“王熔数负约，今使之与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自是镇、定复称唐天年号，复以武顺为成德军。

王熔的使者到幽州，燕王刘守光正在外出打猎，幕僚孙鹤驰往野外打猎的地方对刘守光说："赵人前来乞求援兵，这是上天想要成全大王的功业了。"刘守光说："这是什么缘故？"孙鹤回答说："近来常常忧虑王熔与朱温关系牢固。朱温的志向是不全部吞并河朔不会停止，现在他们自己为仇敌，大王如果与王熔并力打败梁兵，那么镇州、定州都是提起衣襟朝见燕王了。大王您不出兵，只怕晋人已经在我之先发兵了。"刘守光说："王熔屡次背弃盟约，现在让他与梁自相败坏，我可以坐收其利，救他做什么呢！"赵的使者在路上接连不断，刘守光结果不发兵救援。从此镇州王熔、定州王处直又称唐天年号，再将武顺军改称成德军。

司天言："来月太阴亏，不利宿兵于外。上召王景仁等还洛阳。十二月，已未，上闻赵与晋合，晋兵已屯赵州，乃命王景仁等将兵击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阳渡河，会罗周翰兵，合四万，军于邢、。

后梁主管观察天象的官员说："下月月亮亏缺不利于在外面住宿军队。"后梁太祖召王景仁等回洛阳。十二月已未（初三），太祖听说赵王王熔与晋王李存勖联合，晋兵驻扎赵州，于是命令王景仁等率兵前去攻打。庚申（初四），王景仁等自河阳渡过黄河，会同天雄留后罗周翰的军队，合兵四万，在邢州、州扎营。

[33]虔州刺史卢光稠疾病，欲以位授谭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韶州刺史延昌来奔丧，全播立而事之。吴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延昌受之，亦因楚王殷密通表于梁，曰："我受淮南官，以缓其谋耳，必为朝廷经略江西。"丙寅，以延昌为镇南留后。延昌表其将廖爽为韶州刺史，爽，赣人也。吴淮南节度判官严可求请置制置使于新淦县，遣兵戍之，以图虔州。每更代，辄潜益其兵，虔人不之觉也。

[33]虔州刺史卢光稠病重，想要把职位授予谭全播，谭全播不接受。卢光稠病逝，他的儿子韶州刺史卢延昌到虔州奔丧，谭全播拥立并侍奉他。吴派遣使者授予卢延昌虔州刺史，卢延昌接受了，也通过楚王马殷秘密地向后梁通表，说："我接受淮南的官职，藉以缓和他们的图谋罢了，一定为朝廷谋划治理江西。"丙寅（初十），后梁任命卢延昌为镇南留后。卢延昌上表委任他的部将廖爽为韶州刺史。廖爽是赣州人。吴淮南节度判官严可求请求在淦县设置制置使，派遣军队戍

守，以便谋取虔州。每次更换交替，就在暗中增加新淦县驻兵，虔州有没有察觉。

[34]庚午，蜀主以御史中丞周痒、户部侍郎判度支庾传素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4]庚午（十四日），前蜀主王建任命御史中丞周庠、户部侍郎判度支庾传素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5]太常卿李燕等刊定《梁律令格式》，癸酉，行之。

[35]太常卿李燕等刊定《梁律令格式》，癸酉（十七日）颁行。

[36]丁丑，王景仁等进军柏乡。

[36]丁丑（二十一日），王景仁等进军柏乡。

[37]辛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

[37]辛巳（二十五日），前蜀实行大赦，改明年年号为永平。

[38]赵王熔复告急于晋，晋王以蕃汉副总管李存审守晋阳，自将兵自赞皇东下，王处直遣将将兵以从。辛巳，晋王至赵州，与周德威合，获梁刍荛者二百人，问之曰："初发洛阳，梁主有何号令？"对曰："梁主戒上将云：'镇州反覆，终为子孙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镇州虽以铁为城，必为我取之。'"晋王命送于赵。

[38]赵王王熔再次向晋告急，晋王李存勖任命蕃汉副总管李存审守卫晋阳，亲自统率军队自赞皇向东进发，王处直派遣部将率兵五千跟从。辛巳（二十五日），李存勖率兵到达赵州，与周德威会合，俘获割草打柴的后梁兵二百人，问他们说："当初从洛阳出发的时候，梁主有什么号令？"后梁兵回答说："梁主告诫上将说：'镇州王熔反复无常，终究要成为子孙的祸患。现在把精锐部队都交付给你，镇州即使用铁铸城，也一定为我夺取。'"李存勖命令把俘获的后梁兵送到赵王王熔那里去。

壬午，晋王进军，距柏乡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骑迫梁营挑战，梁兵不出。癸未，复进，距柏乡五里，营于野河之北，又遣胡骑迫梁营驰射，且诟之。梁将韩等将步骑三万，分三道追之，铠胄皆被缯绮，镂金银，光彩炫耀，晋人望之夺气。周德威谓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战，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锐，则吾军不振。"乃徇于军曰："彼皆汴州天武军，屠酤佣贩之徒耳，衣铠虽鲜，十不能当汝一。擒获一

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货，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余精骑击其两端，左右驰突，出入数四，俘获百余人，且战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

壬午（二十六日），李存勖率军前进，距离柏乡三十里，派遣周德威等率胡人骑兵逼近后梁营挑战，后梁兵不出。癸未（二十七日），又和前推进，距柏乡五里，在野河的北面扎营，又派遣胡人骑兵逼近后梁营纵马射箭，并且辱骂他们。梁将韩等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马，分三路追击挑战的晋兵，铁甲头盔都披着华丽的丝织品，雕刻着金银花纹，光彩闪烁夺目，晋兵望见不禁丧失士气。周德威对李存璋说：“梁人的目的不在争战，只是显示兵威罢了。不挫伤他们的锐气，我军就不能振作。”于是巡视军中说：“他都是汴州的天武军，屠夫、酒徒、佣工、商贩之类罢了，衣甲虽然鲜艳，十个人不能抵挡你们一个人。擒获他们一个人，足够使自己富裕了，这是奇货，不可失去啊！”周德威亲自带领精锐骑兵一千余人攻击后梁兵的两头，左右奔驰冲击，出入再四，俘获一百余人，边战边退，到野河为止，后梁兵也撤退了。

德威言于晋王曰：“贼势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利于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今压贼垒门，骑于所展其足；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诸将莫敢言。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褰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时耶！周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兴曰：“予方思之。”时梁兵闭垒不出，有降者，诘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桥。”王谓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营，退保高邑。

周德威向晋王说：“贼人的声势很盛，应当按兵不动来等待他们士气衰退。”晋王李存勖说：“我孤军远道而来，救别人的危急，三镇军队是乌合之众，利于速战速决，您却要按兵不动持重求稳，什么缘故呢？”周德威说：“镇州、定州的军队，坚守城池是他们的长处，在城

外旷野里作战是他们的短处。我军所仗恃的是骑兵，在平原旷野里作战最为有利，可以纵马奔驰冲击。现在迫近敌人的营垒墙门，战马没有施展它的四足的地方。况且敌众我寡难于持久，如果敌人知道我军的虚实，那就危险了。”李存勖不高兴，退入帐中躺在床上，诸将没有人敢说话。周德威前去见监军张承业，说：“大王突然胜利就轻敌，不量力就追求速战。现在离敌人只有咫尺，两军不过一水之隔罢了，敌人如果造桥过河来逼近我军，我军兵众立刻就会被消。不如退兵到高邑，引诱敌人离开营垒，他们出来我们就回营，他们回营我们就出来，另派轻捷骑兵抄夺他们输送的粮饷，不过一个多月，打败敌人是必然无疑了。”张承业进去，掀帐拍着晋王李存勖说：“现在难道是大王安稳睡觉的时候吗！周德威老将知兵，他的话不可忽视啊！”李存勖突然站起来说：“我正在思考他的建议！”当时后梁兵关闭营垒不出，有来投降的便盘问他们，回答说：“王景仁正在造许多浮桥。”李存勖对周德威说：“果然像您说的那样。”当天，撤营退保高邑。

[39]辰州蛮酋宋邺，溆州蛮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险，数扰楚边。至是，邺寇湘乡，金盛寇武冈。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吕师周将衡山兵五千讨之。

[39]辰州蛮的首领宋邺，溆州蛮的首领潘金盛，仗恃他们的住处深险，屡次侵扰楚的边境。到这时候，宋邺侵犯湘乡，潘金盛侵犯武冈。楚王马殷派遣昭州刺史吕师周率领衡山兵五千讨伐他们。

[40]宁远节度使庞巨昭、高州防御使刘昌鲁，皆唐官也，黄巢之寇岭南也，巨昭为容管观察使，昌鲁为高州刺史，帅群蛮据险以拒之，巢众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宁远军于容州，以巨昭为节度使，以昌鲁为高州防御使。乃刘隐据岭南，二州不从；隐遣弟岩攻高州，昌鲁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昌鲁自度终非隐敌，是岁，致书请自归于楚，楚王殷大喜，遣横州刺史姚彦章将兵迎之。彦章至容州，裨将莫彦昭说巨昭曰：“湖南兵远来疲乏，宜撤储，弃城，潜于山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军掩之，彼外无继援，可擒也。”巨昭曰：“马氏方兴，今虽胜之，后将何如！不若具牛酒迎之。”彦昭不从，巨昭杀之，举州迎降。彦章进至高州，以兵援送巨昭、昌鲁之族及士卒千余人归长沙。楚王殷以彦章知容州事，以昌鲁为永顺节度副使。昌鲁，邺人也。

[40]宁远节度使庞巨昭、高州防御使刘昌鲁，都是唐朝官员。黄巢进攻岭南的时候，庞巨昭任容管观察使，刘昌鲁任高州刺史，率领群蛮据险抵抗，黄巢的军队不敢进入境内。唐廷嘉奖他们的功绩，在容州设置宁远军，任命庞巨昭为节度使，任命刘昌鲁为高州防御使。等到刘隐占岭南，二州不从；刘隐派遣他的弟弟刘岩攻打高州，刘昌鲁把他打得大败；又进攻容州，也没有攻克。刘昌鲁自己估计终究不是刘隐的敌手，这一年，写信给楚请求自愿归附，楚王马殷大喜，派遣横州刺史姚彦章率兵前往迎接他。姚彦章到达容州，副将莫彦昭劝庞巨昭说："湖南军队远来疲乏，应当撤去储备，抛弃城池，隐藏在山谷里等待他们。他们一定入城，我们用全军袭击，他们在城外没有继续到来的援兵，可以擒住了。"庞巨昭说："马氏正在兴起，现在虽然战胜了他，以后将怎么办！不如准备牛酒饭食迎接他们。"莫彦昭不从，庞巨昭把他杀死，率州迎降。姚彦章前进到达高州，用军队援助护送庞巨昭、刘昌鲁的亲族及士卒一千余人回长沙。楚王马殷任命姚彦章主持容州事务，任命刘昌鲁为永顺节度副使。刘昌鲁是�липь县人。

乾化元年（辛未、911）

乾化元年（辛未，公元911年）

[1]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丙戌朔（初一），发生日食。

[2]柏乡比不储刍，梁兵刈刍自给，晋人日以游军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骑环营驰射而诟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锉屋茅坐席以民，马多死。丁亥，周德威与别将史建瑭、李嗣源将精骑三千压梁垒门而诟之，王景仁、韩怒，悉众而出。德威等转战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陈于野河之上，梁军横亘数里，竞前夺桥，镇、定步兵御之，势不能支。晋王谓匡卫都指挥使李建及曰："贼过桥则不可复制矣。"建及选卒二百，援枪大噪，力战却之。建及，许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晋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争进而嚣，我兵整而静，我必胜。"战自巳至午，胜负未决。晋王谓周德威曰："两军已合，势不可离，我之兴亡，在此一举。我为公先登，公可继之。"德威叩马而谏曰："观梁兵之势，可以劳逸制之，未易以力胜也。彼去营三十余里，虽挟糗粮，亦不暇食，日之后，饥渴内迫，矢刃外交，士卒劳倦，必有退志。当是时，我以精骑乘之，必大捷。于今未可也。"王乃止。

[2]柏乡近来不贮存草料，后梁兵割草供给自己，晋人每天用流动部队抄掠他们，后梁兵不出营寨。周德威派遣胡人骑兵环绕后梁营奔驰射箭并辱骂他们，后梁兵怀疑设有埋伏，更加不敢出营，铡碎屋茅坐席来养马匹，马多有饿死的。丁亥（初二），周德威与别将史建瑭、李嗣源率领三千精锐骑兵逼近后梁军营门辱骂，王景仁、韩大怒，率领全体部众出战。周德威等转战到达高邑南边。晋将李存璋率步兵在野河岸边列阵，后梁军东西绵延数里，争相向前抢夺桥梁，镇州、定州的步兵抵御他们，势不能支。晋王李存勖对匡卫都指挥使李建及说："梁贼过桥就不能再遏制他们了。"李建及挑选步兵二百名，手执长枪大声喧噪，努力奋战把后梁兵打退。李建及是许州人，姓王，是李罕之的养子。晋王李存勖登上小土山眺望两军对战情形说："梁兵争相前进而喧哗，我兵整齐有序而安静严肃，我军一定胜利。"战斗自巳时打到午时，两个时辰没有决出胜负。李存勖对周德威说："两军已经交战，势难分开，我们的兴亡，就在此一举。我为您先冲上前去，您可以随后跟上。"周德威拉住战马，直言劝诫说："观察梁兵的情势，可以逸待劳制服他，不易用力量战胜他。梁兵离开营地三十余里，即使带着干粮，也没有空闲时间吃，日落以后，饥渴在腹中相逼，箭矢兵刃在身外交加，士卒劳累疲倦，一定有退却之心。这时，我用精锐骑兵追逐他们，一定大胜，现在不可攻击啊！"李存勖这才止住。

时魏、滑之兵陈于东，宋、汴之兵陈于西。至晡，梁军未食，士无斗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晋兵大噪争进，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帅众噪于西陈之前曰："东陈已走，尔何久留！"梁兵互相惊怖，遂大溃。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饷军者勿杀。"于是战士悉解甲投兵而弃之，嚣声动天地。赵人以深、冀之憾，不顾剽掠，但奋白刃追之，梁之龙骧、神捷精兵殆尽，自野河至柏乡，僵尸蔽地。王景仁、韩、李思安以数十骑走。晋兵夜至柏乡，梁兵已去，弃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胜计。凡斩首二万级。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义节度使王檀严备，然后开城纳败卒。给以资粮，散遣归本道。晋王收兵屯赵州。

当时，魏州、滑州的后梁兵在东边列阵，宋州、汴州的后梁兵在西边列阵。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后梁军没有吃东西，兵士没有斗志，王

景仁等带兵逐渐退却，周德威大声呼喊说：“梁兵跑了！”晋兵大喧噪，争相前进，魏州、滑州军队先退，李嗣源率众在西边阵前大声呼叫，说：“东阵已经逃跑，你们为什么久留！”后梁兵互相惊慌恐怖，于是大溃。李存璋率领步兵追逐逃散的梁兵，大呼唤说：“梁人也是我们的人，父兄子弟运送军粮的不杀。”于是，梁兵都脱下铠甲，扔掉兵器，喧哗声惊天动地。赵人怀着后梁兵屠杀深州、冀州戍卒的仇恨，顾不上抢夺财物，只是挥舞利刃追杀后梁兵，兵梁的龙骧、神捷两军的精兵几乎全歼，从野河到柏乡，伏尸遍地。王景仁、韩、李思安率数十名骑兵逃走。晋兵夜里到达柏乡，后梁兵已经离开，抛弃的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计算。总共斩首二万级。李嗣源等追赶到邢州，河朔大为震动。保义节度使王檀严密戒备，然后打开城门接纳残兵败卒，给予钱粮，分别遣送反回本道。晋王李存勖收兵驻扎赵州。

杜廷隐等闻梁兵败，弃深、冀而去，悉驱二州丁壮为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坏坦而已。

后梁供奉官杜廷隐等听说后梁兵失败，抛弃深州、冀州就离开了，驱赶二州的全部丁壮作为奴婢，老弱的全部活埋，城中留存的只有断墙残壁。

癸巳，复以杨师厚为北而都招讨使，将兵屯河阳，收集散兵，旬余，得万人。已亥，晋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将三千骑趣澶、魏，张承业、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军继之，移檄河北州县，谕以利害。帝遣别将徐仁溥将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已酉，罢王景仁招讨使，落平章事。

癸巳（初八），后梁太祖又任命杨师厚为北面都招讨使，率兵驻扎河阳，收集逃散的兵卒，过了十几天，收得一万人。已亥（十四日），晋王李存勖派遣周德威、史建瑭率领三千骑兵奔赴澶州、魏州，张承业、李存璋率领步兵攻打邢州，自己统率大军在后面跟随，移送檄文给河北各州县，说明利害。太祖派遣别将徐仁溥率领军队一千人，自西山在夜里进入邢州，协助保义节度使王檀守卫邢州城。已酉（二十四日），太祖罢王景仁的招讨使职务，免去平章事职衔。

[3]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从子秦州节度使继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绢书遗蜀主，言继崇骄矜嗜酒，求归成都，蜀主召公主归宁。

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为门南院使。岐王怒，始与蜀绝。光嗣，福州人也。

[3]前蜀主王建的女儿普慈女儿嫁给了岐王李茂贞的侄子、秦州节度使李继崇，普慈公主派遣宦官宋光嗣把写在白绢上的书信送给王建，说李继崇骄矜嗜酒，请求回成都去，王建召普慈公主回归。辛亥（二十六日），普慈公主到达成都，王建让她留下居住，任命宋光嗣为门南院使。岐王李茂贞勃然大怒，开始与前蜀断绝交往。宋光嗣是福州人。

[4]吕师周攀缘崖入飞山洞袭潘金盛，擒送武冈，斩之。

[4]楚昭州刺史吕师周带领军队攀援藤条沿着崖壁进入飞山洞袭击溆州蛮首领潘金盛，把他擒住押送到武冈斩首。

[5]二月，已未，晋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罗周翰年少，且忌其旧将佐，庚申，以户部尚书李振为天雄节度副使，命杜廷隐将兵千人卫之，自杨刘济河，间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晋王观河于黎阳，梁兵万余将渡河，闻晋王至，皆弃舟而去。

[5]二月已未（初四），晋王李存勖到达魏州，发动攻击，没有攻下。后梁太祖认为天雄留后罗周翰年纪轻，并且憎恶他父亲时的将领僚佐，庚申（初五），任命户部尚书李振为天雄节度副使，命供奉官杜廷隐率兵一千人保卫他，从杨刘渡过黄河，从偏辟的小路在夜里进入魏州，帮助罗周翰防守。癸亥（初八），李存勖到黎阳观看黄河，一万多后梁兵将要渡黄河，听说晋王李存勖到来，都抛下船只而离开。

[6]帝召蔡州刺史张慎思至洛阳，久未除代。蔡州右厢指挥使刘行琮作乱，纵兵焚掠，将奔淮南；顺化指挥使王存俨诛行琮，抚遏其众，自领州事，以众情驰奏。时东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请，遽发兵讨之，兵至鄢陵，帝曰："存俨方惧，若临之以兵，则飞去矣。"驰使召还。甲子，授存俨权知蔡州事。

[6]后梁太祖召蔡州刺史张慎思到洛阳，长期没有授官替代。蔡州右厢指挥使刘行琮发动叛乱，放任兵丁焚烧抢掠，将要投奔淮南。顺化指挥使王存俨杀死刘行琮，安抚制止刘行琮的兵众，自己主持蔡州事务，把刘行琮部众情形飞驰奏报。当时东京留守博王朱友文没有事先奏请，急忙发兵讨伐，军队到达鄢陵，后梁太祖说："王存俨处在恐

惧之中，如果用军队去对付他，就要远走高飞了。”派遣使者飞驰前去把朱友文召回。甲子（初九日），任命王存俨为权知蔡州事。

[7]乙丑，周德威自临清攻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拔东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张可臻弃城走，帝斩之。德威进攻黎阳，拔临河、淇门；逼卫州，掠新乡、共城。庚午，帝亲帅军屯白司马阪以备之。

[7]乙丑（初十），周德威从临清攻打贝州，夺取夏津、高唐；攻打博州，夺取东武、朝城；攻打澶州，刺史张可臻弃城逃跑，后梁太祖把他杀了。周德威进攻黎阳，夺取临河、淇门；进逼卫州，抢掠新乡、共城。庚午（十五日），太祖亲自率领军队驻扎白司马阪来防备晋军。

[8]卢龙、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燕王守光既克沧州，自谓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诸铁笼，以火逼之；又为铁刷刷人面。闻梁兵败于柏乡，使人谓赵王熔及王处直曰：“闻二镇与晋王破梁兵，举军南下，仆亦有精骑三万，欲自将之为诸公启行。然四镇连兵，必有盟主，仆若至彼，何以处之？”熔患之，遣使告于晋王。晋王笑曰：“赵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复欲以兵威离间二镇，愚莫甚焉！”诸将曰：“云、代与接境，彼若扰我城戍，动摇人情，吾千里出征，缓急难应，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后可以专意南讨。”王曰：“善！”会杨师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晋解围去；师厚追之，逾漳水而还邢州围亦解。师厚留屯魏州。

[8]卢龙、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燕王刘守光攻克沧州之后，自认为得到上天佑助，荒淫暴虐更加厉害。每次惩罚人，一定要把他放置在铁笼子里，用火烤，又制作铁刷子刷人的脸。刘守光听说后梁兵在柏乡被打败，派人前去对赵王王熔及王处直说：“听说二镇与晋王打败梁兵，发兵南下，我也有三万精锐骑兵，想要亲自率领为诸公前行。但是四镇的军队联合，一定要有盟主，我如果到那里去，如何安置我？”赵王王熔很担忧，派遣使者报告晋王李存勖，晋王笑着说：“赵人告急求援，刘守光不能出一兵一卒救助。等到我成功了，却又想要用军队的威力来离间二镇，真是愚蠢到极点了！”诸将说：“云州、代州与燕边境接连，他们如果侵扰我边城防务，就会动摇人心，我兵千里出征，缓急实难接应，这也是心腹之患。不如先攻取刘守光，然后就可

以专心一意南下讨伐了。”李存勖说：“好！”当时恰巧杨师厚自磁州、相州带兵前去救援邢州、魏州，壬申（十七日），晋兵解除包围离去。杨师厚率兵追赶，越过漳水而返回，邢州的包围也解除了。杨师厚留在魏州驻扎。

赵王熔自来谒晋王于赵州，大犒将士，自是遣其养子德明将三十七都常从晋王征讨，德明本姓张，名文礼燕人也。

赵王王熔亲自到赵州进见晋王李存勖，对将士大加犒劳，从此派遣他的养子王德明率领三十七都的军队经常随从李存勖征战讨伐。王德明，本姓张，名文礼，是燕人。

壬午，晋王发赵州，归晋阳，留周德威等将三千人戍赵州。

壬午（二十七日），晋王李存勖从赵州出发，回晋阳，留下周德威等率兵三千人守卫赵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八卷

后梁纪三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下乾化元年（辛未、911）

后梁纪三 后梁太祖乾化元年（辛未，公元911年）

[1]三月，乙酉朔，以天雄留后罗周翰为节度使。

[1]三月，乙酉朔（初一），后梁任命天雄留后罗周翰为天雄节度使。

[2]清海、静海节度使兼中书令南平襄王刘隐病亟，表其弟节度副使岩权知留后；丁亥卒。岩袭位。

[2]清海、静海节度使兼中书令南平襄王刘隐病情紧急，上表委任他的弟弟节度副使刘岩暂时主持留后事务；丁亥（初三），刘隐病故。刘岩继位。

[3]岐王聚兵临蜀东鄙，蜀主谓群臣曰："自茂贞为朱温所困，吾常振其乏绝，今乃负恩为寇，谁为吾击之？"兼中书令王宗侃请行。蜀主以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司天少监赵温谏曰："茂贞未犯边，诸将贪功深入，粮道阻远，恐非国家之利。"蜀王不听，以兼侍中王宗、太子少师王宗贺、山南节度使唐道袭为三招讨使，左金吾大将军王宗绍为宗之副，帅步骑十二万伐岐。壬辰，宗侃等发成都，旌旗数百里。

[3]岐王李茂贞聚集军队到前蜀东部的边界地方，前蜀主王建对文武群臣说："自从李茂贞被朱温所困，我经常接济他的困乏，现在却忘恩负义来进行侵犯，谁替我攻打他？"兼中书令王宗侃请求前去。王建任命王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司天少监赵温劝谏说："李茂贞没有侵犯边境，各将领贪图立功，率兵深入，运粮道路艰险遥远，恐怕不是国家的利益。"前蜀主不听，任命兼侍中王宗、太子少师王宗贺、山南节度使唐道袭为三招讨使，左金吾大将军王宗绍为王宗的副手，率领步兵、骑兵十二万，讨伐岐王李茂贞。壬辰（初八），王宗侃等从成都出发，旌旗招展连绵数百里。

[4]岐王募华原贼帅温韬以为假子，以华原为耀州，美原为鼎州。置义胜军，以韬为节度使，使帅、岐兵寇长安。诏感化节度使康怀贞、忠武节度使牛存节以同华、河中兵讨之。已酉，怀贞等奏击韬于车度，走之。

[4]岐王李茂贞招募华原贼帅温韬作为养子，以华原为耀州，美原为鼎州。设置义胜军，任命温韬为义胜节度使，派他率领州、岐州的军队侵犯长安。后梁太祖诏令感化节度使康怀贞、忠武节度使牛存节带领同华、河中军队前去讨伐。已丑（二十五日），康怀贞等奏报在车度攻反温韬，把他赶跑。

[5]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兴元，唐道袭击却之。

[5]夏季，四月，乙卯朔（初一），岐兵侵犯前蜀兴元，唐道袭把岐兵击退。

[6]上以久疾，五月，甲申朔，大赦。

[6]后梁太祖因为长期患病，五月，甲申朔（初一），大赦天下。

[7]甲辰，以清海留后刘岩为节度使。岩多延中国士人置于幕府，出为刺史，刺史无武人。

[7]甲辰（二十一日），后梁任命清后刘岩为清海节度使。刘岩多延请中原读书人安置在幕府，出任刺史，刺史中没有武人。

[8]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监国；六月，癸丑朔，至利州。

[8]前蜀主王建前往利州，命令太子王元坦代主国政。六月，癸丑朔（初一），王建到达利州。

[9]燕王守光尝衣赭袍，顾谓将吏曰："今天下大乱，英雄角逐，吾兵强地险，亦欲自帝，何如？"孙鹤曰："今内难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窥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谋自帝，未见其可。大王但养士爱民，训兵积谷，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悦。

[9]燕王刘守光曾经穿唐代皇帝所穿的赤褐色袍服，回头对将吏们说："现在天下大乱，英雄武力竞争，我兵马强壮，地势险要，也想自己称帝，怎么样？"孙鹤说："现在内部危难刚平定，公家私人都困苦竭蹶，太原晋王李存勖窥伺我们的西部，契丹王阿保机窥伺我们的北部，匆忙谋划自己称帝，未见其可行之处。大王只要尊养读书人，爱恤老百姓，训练军队，积贮粮食，修行德政，四方自然服从了。"刘守光不高兴。

又使人讽镇、定，求尊已为尚父，赵王熔以告晋王。晋王怒，欲伐之，诸将皆曰："是为恶极矣，行当族灭，不若阳为推尊以稔之。"乃

与熔及义武王处直、昭义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瑶六节度使共奉册推守光为尚书令、尚父。

刘守光又派人婉言劝说镇州王熔、定州王处直，要求他们尊奉自己为“尚父”。赵王王熔把这件事告诉晋王李存勖，晋王勃然大怒，想要讨伐刘守光，诸将都说：“这个刘守光作恶到极点了，应当诛灭他的全族，不如假装推尊他为尚父来让他恶贯满盈。”于是与王熔、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振武节度使周德威、天德节度使宋瑶，六镇节度使共同奉册推尊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

守光不寤，以为六镇实畏已，益骄，乃具表其状曰：“晋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窍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统，则并、镇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遣阖门使王曈、受旨史彦群册命之。

刘守光不醒悟，以为六镇节度使确实畏惧自己，更加骄横，于是上表给后梁太祖详细陈情：“晋王等推尊我，我承受陛下的深恩，没有敢接受。我私下考虑适宜的办法，不如陛下任命我为河北都统，那么，并州、镇州不值得平定了。”后梁太祖也知道刘守光狂妄愚蠢，于是任命刘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派遣阁门使王曈、崇政院受旨史彦群前去册命他。

守光命僚属草尚父、采访使受册仪。乙卯，僚属取唐册太尉仪献之，守光视之，问何得无郊天、改元之事，对曰：“尚父虽贵，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于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尚父何足为哉！”命趣具即帝位之仪，械系曈、彦群及诸道使者于狱，既而皆释之。

刘守光命令属官草拟尚父、采访使承受册封的礼仪。乙卯（初三），属官取唐代册封太尉的礼仪呈献，刘守光看后，问怎么能没有南郊祀天、改变年号的事宜，属官回答说：“尚父虽然尊贵，也是天子的的臣属，哪里有南郊祀天、改变年号的事呢？”刘守光勃然大怒，把册仪仍在地上，说：“我的领地二千里，披甲的将士三十万，径直作河北的天子，谁能禁止我！尚父怎么值得做呢！”命令赶快准备即皇帝位的礼仪，把阁门使王曈、崇政院受旨史彦群及各道的使者用刑具拘系，投入狱中，不久又把他们都释放了。

[10]帝命杨师厚将兵三万屯邢州。

[10]后梁太祖命令杨师厚率兵三万到邢州驻扎。

[11]蜀诸将击岐兵，屡破之。秋，七月，蜀主西还，留御营使昌王宗屯利州。

[11]前蜀的各位将领攻击岐王李茂贞的军队。屡次把岐兵打败。秋季，七月，前蜀主王建向西返回成都，留下御营使昌王王宗在利州驻扎。

[12]辛丑，帝避暑于张宗第，乱其妇女殆遍。宗子继祚不胜愤耻，欲弑之。宗止之曰："吾家顷在河阳，为李罕之所围，啖木屑以度朝夕，赖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甲辰，还宫。

[12]辛丑（二十日），后梁太祖在张宗的私宅里避暑，几乎奸淫了张宗家的全部妇女。张宗的儿子张继祚不能忍受愤恨耻辱，想要杀死太祖。张宗阻止儿子说："我家不久前在河阳，被李罕之围困，靠吃木屑来度时日，仰赖他救我，才能有今天，这个恩情不可以忘掉。"这才作罢。甲辰（二十三日），太祖回宫。

[13]赵王熔杨以师厚在邢州，甚惧，会晋王于承天军。晋王谓熔父友也，事之甚恭。熔以梁寇为忧，晋王曰："朱温之恶极矣，天将诛之，虽有师厚辈不能救也。脱有侵轶，仆自帅众当之，叔父勿以为忧。"熔捧卮为寿，谓晋王为四十六舅。熔幼子昭诲从行，晋王断衿为盟，许妻以女。由是晋、赵之交遂固。

[13]赵王王熔因杨师厚在邢州，非常害怕，往承天军会见晋王李存勖。李存勖认为王熔是父亲李克用的朋友，侍奉王熔很恭敬。王熔为后梁的侵犯忧虑，李存勖说："朱温的罪恶到了顶点，老天爷将要杀死他，即使有杨师厚等也不能救他。倘使有侵犯袭击，我亲自率众抵挡他，叔父不要因这事担忧。"王熔捧卮敬酒，祝晋王长寿，称晋王为四十六舅。王熔的小儿子王昭诲跟随前来，李存勖撕断衣衿结盟。答应把女儿嫁给王昭诲。从此，晋、赵的关系就巩固了。

[14]八月，庚申，蜀主至成都。

[14]八月，庚申（初九），前蜀主王建回到成都。

[15]燕王守光将称帝，将佐多窃议以为不可，守光乃置斧质於庭曰："敢谏者斩！"孙鹤曰："沧州之破，鹤分当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今日敢爱死而忘恩乎！窃以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诸质

上，令军士而啖之。鹤呼曰：“不出百日，大兵当至！”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斩之。

[15]燕王刘守光将要自称皇帝，将佐大多私下议论以为不可，刘守光于是在大厅里摆置刀斧、砧板，说：“敢进谏的斩首！”孙鹤说：“沧州被攻破的时候，孙鹤本该当死，蒙大王保全性命，以至今天，今日岂敢贪生怕死而忘记恩情吗！我以为今天的皇帝是不可以做的。”刘守光勃然大怒，把孙鹤按伏在砧板上，命令军士剐下他的肉并且吃掉。孙鹤大声呼喊说：“不出百日，一定有大兵来到。”刘守光命令军士用土塞他的嘴，一寸寸地剁斩。

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国号大燕，改元应天，以梁使王瞳为左相，卢龙判官齐涉为右相，史彦群为御史大夫。受册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惊扰。

甲子（十三日），刘守光即皇帝位，国号大燕，改年号为应天。任命后梁的使者王瞳为左相，卢龙判官齐涉为右相，史彦群为御史大夫。受册命这天，契丹攻下平州，燕人惊慌扰乱。

[16]岐王使刘知俊、李继崇将兵击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贺、唐道袭、王宗绍与之战于青泥岭，蜀兵大败，马步使王宗浩奔兴州，溺死于江，道袭奔兴元。先是，步军都指挥使王宗绾城西县，号安远军，宗侃、宗贺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继崇追围之。众议欲弃兴元，道袭曰：“无兴元则无安远，利州遂为敌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为应援招讨使，定戎团练使王宗播为四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将兵救安远军，壁于廉、让之间，与唐道袭合击岐兵，大破之于明珠曲。明日又战於凫口，斩其成州刺史李彦琛。

[16]岐王李茂贞派刘知俊、李继崇率兵攻前蜀，乙亥（二十四日），王宗侃、王宗贺、唐道袭、王宗绍在青泥岭与岐兵交战，前蜀兵大败，马步使王宗浩逃奔兴州，淹死在嘉陵江，唐道袭逃奔兴元。在这以前，步军都指挥使王宗绾修筑西县城，号称安远军；王宗侃、王宗贺等收集逃散的兵卒奔赴西县保守，刘知俊、李继崇追赶包围西县。众人商议想放弃兴元，唐道袭说：“没有兴元就没有安远，利州就成为敌人的地方了。我们一定要拚死守卫。”前蜀主任命昌王王宗为应援招讨使，定戎团练使王宗播为四招讨马步都指挥使，率兵救援安远

军，在廉水、让水之间扎营，与唐道袭协同攻击岐兵，在明珠曲大败岐兵。第二天，又在凫口交战，斩杀岐王的成州刺史李彦琛。

[17]九月，帝疾稍愈，闻晋、赵谋入寇，自将拒之。戊戌，以张宗为西都留守。庚子，帝发洛阳。甲辰，至卫州，方食，军前奏晋军已出井陉。帝遽命辇北趣邢，昼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闻晋兵不出，乃止。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落然无具，坐削官爵。

[17]九月，后梁太祖的病逐渐痊愈，听说晋、赵图谋进犯，亲自统率军队前往抵御。戊戌（十八日），任命张宗为西都留守。庚子（二十日），后梁太祖从洛阳出发。甲辰（二十四日），到达卫州，正在吃饭，军前奏报晋军已经从井陉出发。太祖马上命令乘坐辇车向北奔赴邢，日夜兼程。丙午（二十六日），到达相州，听说晋兵没有出发，这才停止前进。相州刺史李思安没有想到后梁太祖突然到来，冷冷落落的样子，一切没有准备，因此削夺官职爵位。

[18]湖州刺史钱镖酗酒杀人，恐吴越王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杀都监潘长、推官钟安德，奔于吴。

[18]湖州刺史钱镖酒醉逞凶杀人，担心吴越王钱治罪，冬季，十月，辛亥朔（初一），杀死都监潘长、推官钟安德，投奔吴王杨隆演。

[19]晋王闻燕主守光称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当问其鼎矣。"张承业请遣使致贺以骄之，晋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勋往。承勋至幽州，用邻藩通使之礼。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当称臣庭见。"承勋曰："吾受命于唐朝为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内，岂可臣他国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数日，出而问之曰："臣我乎？"承勋曰："燕王能臣我王，则我请为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19]晋王李存勖听说燕主刘守光自称皇帝，放声大笑说："等他占卜在位年数的时候，我应该已取而代之了。"张承业请示派遣使者表示祝贺来使他骄傲自负，李存勖派太原少尹李承勋前往。李承勋到达幽州，用相邻藩国交往通行的礼仪，燕掌管接待使者事务的官员说："我大王已经即位称帝了，您应当称臣在朝廷上觐见。"李承勋说："我承受唐朝的命令担任太原少尹，燕王自可统属他境内百性，怎么能统属别国的使者呢！"刘守光勃然大怒，监禁他几天，放出来并向他说：

“向我称臣吗？”李承勋说：“燕王能够让我晋王称臣，那么我请求称臣；不然，唯有一死而已！”刘守光结果不能使他屈服。

[20]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监国。决云军虞候王琮败岐兵，执其将李彦太，俘斩三千百级。乙卯，捉生将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斩三千级。王宗侃遣裨将林思谔自中巴间行至泥溪，见蜀主告急，蜀主命开道都指挥使王宗弼将兵救安远，及刘知俊战于斜谷，破之。

[20]前蜀主王建前往利州，命太子王元坦代理国事。决云军虞候王琮打败岐兵，逮住岐将李彦太，俘获斩杀岐兵三千五百人。乙卯（初五），捉生将彭君集攻下岐兵的两个营寨，俘获斩杀岐兵三千人。王宗侃派遣副将林思谔自中巴穿小路到达泥溪，见王建报告紧急军情，王建命令开道都指挥使王宗弼率兵救安远，与刘知俊在斜谷交战，把刘知俊打败。

[21]甲寅夜，帝发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边吏言晋、赵兵南下，帝即时进军，丙辰，至魏县。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惧，多逃亡，严刑不能禁。既而复告云无寇，上下始定。戊午，贝州奏晋兵寇东武，寻引去。帝以夹寨、柏乡屡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耻，意郁郁，多躁忿，功臣宿将往往以小过被诛，众心益惧。既而晋、赵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还。

[21]甲寅（初四）夜里，后梁太祖从相州出发，乙卯（初五），到达洹水。这天晚上，边境官吏说晋王、赵王的军队南下，太祖立刻率领军队前进，丙辰（初六），到达魏县。有人报告说：“沙陀兵到了！”后梁兵震动恐惧，多数逃跑，严厉惩罚也不能禁止。过了不久，又报告说没有敌人，后梁军上下才安定下来。戊午（二十日），贝州奏报晋兵侵犯东武，不久撤离。后梁太祖因潞州夹寨、柏乡屡次失败，所以尽力快速巡视北部边界，想完全洗刷过去的耻辱，神情忧郁烦闷，经常急躁发怒，功臣老将往往因为小过失被杀，众人心里更加畏惧。不久，晋、赵的军队竟未出发。十一月壬午（初二），后梁太祖南下返回。

[22]燕主守光集将吏谋攻易定，幽州参军景城冯道以为未可；守光怒，系狱，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晋，张承业荐于晋王，以为掌书记。丁亥，王处直告难于晋。

[22]燕主刘守光召集将吏商量进攻易州、定州， 幽州参军景城人冯道认为不可行。刘守光勃然大怒，把冯道拘禁监狱，有人救他，得以释放。冯道逃奔到晋，张承业向晋王李存勖推荐，任命他为掌书记。丁亥（初七），王处直向晋王报告遇到危难。

[23]怀州刺史开封段明远妹为美人。戊子，帝至获嘉，明远馈献丰备，帝悦。

[23]怀州刺史开封人段明远的妹妹是个美人。戊子（初八），后梁太祖到达获嘉，段明远进献财物丰富齐备，太祖非常高兴。

[24]庚寅，保塞节度使高万兴奏遣都指挥使高万金将兵攻盐州，刺史高行存降。

[24]庚寅（初十），保塞节度使高万兴奏报派遣都指挥使高万金率兵攻盐州，盐州刺史高行存投降。

[25]壬辰，帝至洛阳，疾复作。

[25]壬辰（十二日），后梁太祖回到洛阳，病又发作。

[26]蜀王宗弼败岐兵于金牛，拔十六寨，俘斩六千余级，擒其将郭存等。丙申，王宗、王宗播败岐兵于黄牛川，擒其将苏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兴元。援军既集，安远军望其旗，王宗侃等鼓噪而出，与援军夹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斩其将李廷志等。已亥，岐兵解围遁去。唐道袭先伏兵于斜谷邀击，又破之。 庚子，蜀主西还。

[26]前蜀将王宗弼在金牛打败岐兵，攻取十六寨，俘获斩杀六千余人，擒获岐将郭存等。丙申（十六日），前蜀王宗、王宗播在黄牛川打败岐兵，擒获岐将苏厚等。丁酉（十七日），前蜀主王建自利州前往兴元。援军已经聚集，安远军望见援军旗帜，王宗侃等擂鼓呐喊冲出，与援军夹攻岐兵，把岐兵打得大败，攻下二十一寨，斩杀岐将李廷志等。已亥（十九日），岐兵解除对安远军的包围而逃跑。唐道袭预先在斜谷埋伏军队进行拦击，又把岐兵打败。庚子（二十日），王建西行返回成都。

岐王左右石简谗刘知俊于岐王，王夺其兵。李继崇言于王曰：“知俊壮士，穷来归我，不宜以谗废之。”王为之诛简以安之。继崇召知俊举族居于秦州。

岐王左右亲信石简向岐王李茂贞说刘知俊的坏话，岐王夺了刘知俊的兵权。李继崇对岐王说：“刘知俊是壮士，处境困难前来归顺，不应该因为谗言罢免他。”岐王为此杀了石简来安抚刘知俊。李继崇召刘知俊率全族到秦州居住。

[27]戊申，燕主守光将兵二万寇易定，攻容城。王处直告急于晋。

[27]戊申（二十八日），燕主刘守光率兵二万侵犯易州、定州，攻打容城。王处直向晋王告急求救。

[28]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后马为永顺节度使、同平章事。

[28]十二月乙卯（初五），后梁任命朗州留后马为永顺节度使、同平章事。

[29]镇南留后卢延昌游猎无度。百胜军指挥使黎球杀之。自立；将杀谭全播，全播称疾请老，乃免。丙辰，以球为虔州防御使。未几，球卒，牙将李彦图代知州事，全播愈称疾笃。刘岩闻全播病，发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楚王殷表为永州刺史。

[29]镇南留后卢延昌出游打猎没有节制，百胜军指挥使黎球把他杀了，自立为留后；将要杀谭全播，谭全播称说有病请求告老，才免杀身之祸。丙辰（初六），后梁任命黎球为虔州防御使。不久，黎球死了，牙将李彦图代理主持虔州事务，谭全播更称病情沉重。刘岩听说谭全播病了，发兵攻打韶州，并把州城攻克。韶州刺史廖爽逃奔楚，楚王马殷上表任命廖爽为永州刺史。

[30]丁巳，蜀主至成都。

[30]丁巳，（初七），前蜀主王建回到成都。

[31]戊午，以静海留后曲美为节度使。

[31]戊午，（初八），后梁任命静海留后曲美为静海节度使。

[32]癸亥，以静江行军司马姚彦章为宁远节度副使，权知容州，从楚王殷之请也。刘岩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挥使许德勋以桂州兵救之；彦章不能守，乃迁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长沙，岩遂取容管及高州。

[32]癸亥（十三日），后梁任命静江行军司马姚彦章为宁远节度副使，暂时主持容州事务，这是依从楚王马殷的请求。刘岩派遣军队进攻容州，马殷派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率领桂州兵前去救援。。姚彦章不

能守住州城，于是迁移容州士民及其库贮财物投奔长沙，刘岩终于取得了容管及高州。

[33]甲子，晋王遣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将兵三万攻燕，以救易定。

[33]甲子（十四日），晋王李存勖派遣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率领三万军队攻燕，藉以救援易州、定州。

[34]是岁，蜀主以内枢密使潘炕为武泰节度使，炕从弟宣徽南院使峭为内枢密使。

[34]这一年，前蜀主王建任命内枢密使潘炕为武泰节度使，潘炕的堂弟宣徽南院使潘峭为内枢密使。

二年（壬申、912）

二年（壬申，公元912年）

[1]春，正月，德威东出飞狐，与赵王将王德明、义武将程岩会于易水。丙戌，三镇兵进攻燕祁沟关，下之；戊子，围涿州。刺史刘知温城守，刘守奇之客刘去非大呼于城下，谓知温曰："河东小刘郎来为父讨贼，何豫汝事而坚守邪？"守奇免胄劳之，知温拜于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谮诸晋王，王召之；守奇恐获罪，与去非及进士赵凤来奔，上以守奇为博州刺史。去非、凤，皆幽州人也。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内丁壮，悉文面为兵，虽士人不免，凤诈为僧奔晋，守奇客之。

[1]春季，正月，周德威自代州东出飞狐口，与赵王的部将王德明、义武将领程岩在易水会合。丙戌（初七），三镇军队进攻燕的祁沟关，夺取祁沟关；戊子（初九），三镇军队包围涿州。涿州刺史刘知温据城防守，刘守奇的门客刘去非在城下大声呼喊，对刘知温说："河东小刘郎来为他的父亲讨伐叛国作乱的贼子，与你的事有什么相干而坚决固守呢！"刘守奇脱下头盔慰劳他，刘知温在城上叩拜，于是投降。周德威嫉妒刘守奇的功劳，在晋王李存勖面前诬陷他。晋王召见刘守奇，刘守奇担心获罪，与刘去非及进士赵凤前来投奔，后梁太祖任命刘守奇为博州刺史。刘去非、赵凤都是幽州人。在这以前，燕主刘守光检查登记境内的成年男子，全部在脸上刺字为兵，即使是读书人也不能免，赵凤假装是僧人逃奔晋地，刘守奇收他为门客。

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来求救。二月，帝疾小愈，议自将击镇、定以救之。

丁酉（十八日），周德威率兵到达幽州城下，燕主刘守光派人来请求救援。二月，后梁太祖的病稍愈，商议亲自率领军队前去攻击镇州、定州来救援刘守光。

[2]帝闻岐、蜀相攻，辛酉，遣光禄卿卢等使于蜀，遗蜀主书，呼之为兄。

[2]后梁太祖听说岐王李茂贞、蜀主王建互相攻战，辛酉（十二日），派遣光禄卿卢等出使蜀，给蜀主书信，称蜀主王建为兄。

[3]甲子，帝发洛阳。从官以帝诛戮无常，多惮行，帝闻之，益怒。是日，至白马顿，赐从官食，多未至，遣骑趣之于路。左散骑常侍孙骘、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俊最后至，帝命扑杀之。衍，宗之侄也 。

[3]甲子（十五日），后梁太祖从洛阳出发。随从的官员因太祖随意杀戮， 多数害怕随行，太祖听到这些话，更加愤怒。这一天，到达白马顿，赏赐随从的官员吃饭，多数没有到，派骑兵在路上催促。左散骑常侍孙骘、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最后到达，太祖命令把他们杀死。张衍是张宗的侄子。

丙寅，帝至武陟。段明远供馈有加于前。丁卯，至获嘉，帝追思李思安去岁供馈有阙，贬柳州司户，告辞称明远之能曰：“观明远之忠勤如此，见思安之悖慢何如！”寻长流思安于崖州，赐死。明远后更名凝。

丙寅（十七日），后梁太祖到达武陟县。怀州刺史段明远供应进献比以前更加丰盛。丁卯（十八日）后梁太祖到达获嘉，追想李思安去年供应进献的财物短缺，降为柳州司马，告辞时称赞段明远的能力说：“看段明远如此忠诚勤勉，可见李思安何等狂悖怠慢！”不久，把李思安流放到崖州，赐令自尽。段明远后来改名段凝。

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讨使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副使·前河阳节度使李周彝围枣强，招讨应接使·平卢节度使贺德伦、副使·天平留后袁象先围县。德伦，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

乙亥（二十六日），后梁太祖到达魏州，命都招讨使及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副使及前河阳节度使李周彝包围枣强，招讨应接使及平卢节度使贺德伦、副使及天平留后袁象先包围县。贺德伦是河西胡人，袁象先是下邑人。

戊寅，帝至贝州。

戊寅（二十九日），后梁太祖到达贝州。

[4]辰州蛮酋宋邺、昌师益皆帅众降于楚，楚王殷邺为辰州刺史，师益为溆州刺史。

[4]辰州蛮首领宋邺、昌师益都率众降楚，楚王马殷任命宋邺为辰州刺史，昌师益为溆州刺史。

[5]帝昼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观津冢。赵将符习引数百骑巡逻，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晋兵大至矣！”帝弃行幄，亟引兵趣枣强，与杨师厚军合。习，赵州人也。

[5]后梁太祖日夜兼程，三月辛巳（初二），到达下博南，登上观津冢。赵将符习带领数百名骑兵巡逻到这里，不知道是后梁太祖，立即上前逼近，有人报告说：“晋兵大批人马来到了！”太祖抛弃出行用的帐幕，赶快带兵奔赴枣强，与杨师厚的军队会合。符习是赵州人。

枣强城小而坚，赵人聚精兵数千人守之，师厚急攻之，数日不下，城坏复修，死伤者以万数。城中矢石将竭，谋出降，有一卒奋曰：“贼自柏乡丧败已来，视我镇人裂眦，今往归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穷如此，何用身为！我请独往试之。”夜，缒城出，诣梁军诈降，李周彝召问城中之备，对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谋曰：“某既归命，愿得一剑，效死先登，取守城将首。”周彝不许，使荷担从军。卒得间举担击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闻之，愈怒，命师厚昼夜急攻，丙戌，拔之，无问老幼皆杀之，流血盈城。

枣强城小而坚固，赵人聚集精锐军队数千人据城防守，杨师厚紧急攻打，数日没有攻下，城墙坏了修复，后梁兵死伤以万计。城中箭矢石块将要用完，商量出城投降，有一士兵奋力高呼说：“梁贼自柏乡失败以来，视我镇州人如眼中死敌，现在前去归顺他们，如同自己投入虎狼口中罢了。艰难窘迫到这个地步，要身体做什么！我请求独自前去试试他们。”夜里，用绳索缒也出城去，前往后梁军营假装投降，李周彝召他来询问城中戒备情形，回答说：“没有半月的时间，是不容易

攻下的。”于是商议说：“我既已归服受命，希望得到一把利剑，拼死抢先登城，取下守城将领的首级。”李周彝没有允许，派他挑担随从军队。这个士兵得空挥起扁担猛击李周彝的脑袋，李周彝跌倒在地，左右的人前来营救，才得免死。后梁太祖听说这件事，更加愤怒，命令杨师厚日夜加紧攻城，丙戌（初七），把城攻克，不管老幼全部杀死，鲜血流满全城。

初，帝引兵渡河，声言五十万。晋忻州刺史李存审屯赵州，患兵少，裨将赵行实请入土门避之，存审不可。及贺德伦攻县，存审谓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蓟，无兵此来，南方之事委吾辈数人。今县方急，吾辈安得坐而视之！使贼得县，必西侵深、翼，患益深矣。当与公等以奇计破之。”存审乃引兵扼下博桥，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为五队，队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宫，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将一队深入，与嗣肱遇梁军之樵刍者皆执之，获数百人。明日会于下博桥，皆杀之，留数人断臂纵去，曰：“为我语朱公：晋王大军至矣！”时县未下，帝引杨师厚兵五万，就贺德伦共攻之。丁亥，始至县西，未及置营，建瑭、嗣肱各将三百骑，效梁军旗帜服色，与樵刍者杂行，日且暮，至德伦营门，杀门者，纵火大噪，弓矢乱发，左右驰突，既瞑，各斩馘执俘而去。营中大扰，不知所为。断臂者复来曰：“晋军大至矣！”帝大骇，烧营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之耕者皆荷奋梃逐之，委弃军资器械不可胜计。既而复遣骑觇之，曰：“晋军实未来，此乃史先锋游骑耳。”帝不胜惭愤，由是病增剧，不能乘肩舆。留贝州旬余，诸军始集。

起初，后梁太祖带兵渡过黄河，声称五十万大军。晋忻州刺史李存审驻扎赵州，忧虑兵少，副将赵行实请入土门躲避，李存审没有同意。等到贺德伦进攻县，李存审对史建瑭、李嗣肱说：“我王正在幽州、蓟州有事，没有军队到这里来，南方的战事委托给我等数人。现在县正吃紧，我等怎能坐视不管！使梁贼夺得县，一定西来进攻深州、冀州，危害更加深重了。应当与你等用奇计打败他们。”李存审于是带兵把守下博桥，派史建瑭、李嗣肱分道活捉后梁兵。史建瑭把他的部下分为五队，每队各一百人，一队往衡水，一队往南宫，一队往信都，一队往阜城，自己带领一队深入敌军，与李嗣肱带领的军队遇

见打柴割草的后梁兵全都捉拿，俘获数百人。第二天在下博桥会合，把俘获的后梁兵都杀死，只留数人把胳膊砍掉后放走，说：“替我告诉朱公：晋王的大军到了！”当时县没有攻下，后梁太祖带领杨师厚率兵五万，会同贺德伦的军队一起攻城。丁亥（初八），才到县西边，没有来得及扎营，史建瑭、李嗣肱各率领三百骑兵，摹仿后梁军的旗帜和衣服颜色，与打柴割草的后梁兵混杂行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到达贺德伦的营门，杀死守门人，放人呐喊，弓箭乱发，左右奔驰突击，天黑以后，各自割取敌人左耳、带着俘虏而离去。后梁营中非常扰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被晋军砍断胳膊的后梁兵又来报告：“晋军大队人马到了！”太祖大为惊惧，烧毁营垒，连夜逃跑，迷失道路，曲折行走了一百五十里，戊子（初九）黎明才到达冀州。县的农民都拿锄举棒追逐后梁兵，后梁军抛弃的军用物资器械不能尽计。不久，太祖又派遣骑兵前去侦察晋军的动静，回来报告说：“晋军其实没有来，这只是史先锋的流动骑兵罢了。”太祖承受不了心中的羞惭和愤恨，从此病情加重，不能乘坐轿子。太祖在贝州留住十几天，各路军队才聚集。

[6]义昌节度使刘继威年少，淫虐类其父，淫于都指挥使张万进家，万进怒，杀之，诘旦，召大将周知裕，告其故。万进自称留后，以知裕为左都押牙。庚子，遣使奉表请降，亦遣使降于晋，晋王命周德威安抚之。知裕心不自安，遂来奔，帝为之置归化军，以知裕为指挥使，凡军士自河朔来者皆隶之。辛丑，以万进为义昌留后。甲辰，改义昌为顺化军，以万进为节度使。

[6]义昌节度使刘继威年纪轻，荒淫暴虐很像他的父亲刘守光，他在都指挥使张万进家淫乱，张万进大怒杀死刘继威。第二天早晨，张万进召请大将周知裕，告诉他杀死刘继威的缘故。张万进自称义昌留后，委任周知裕为左都押牙。庚子（二十一日），张万进派遣使者向后梁太祖进表请求归降，同时也派遣使者向晋投降。晋王命令周德威安抚他。周知裕心里自感不安，于是前来投奔，后梁太祖为他设置归化军，任命周知裕为指挥使，凡是自河朔来的军士都隶属于他。辛丑（二十二日），后梁任命张万进为义昌留后。甲辰（二十五日），改义昌为顺化军，任命张万进为顺化节度使。

[7]乙巳，帝发贝州；丁未，至魏州。

[7]乙巳（二十六日），后梁太祖自贝州出发；丁未（二十八日），到达魏州。

[8]戊申，周德威遣裨将李存晖等攻瓦桥关，其将吏及莫州刺史李严皆降。严，幽州人也，涉猎书传，晋王使傅其子继岌，严固辞。晋王怒，将斩之，教练使孟知祥徒跣入谏曰："强敌未灭，大王岂宜以一怒戮向义之士乎！"乃免之。知祥，迁之弟子，李克让之婿也。

[8]戊申（二十九日），周德威派遣副将李存晖等进攻瓦桥关，瓦桥关的将吏及莫州刺史李严全都投降。李严是幽州人，广泛阅读书籍传记，晋王李存勖让他教授自己的儿子李继岌，李严坚决推辞。晋王非常生气，要杀死李严，教练使孟知祥赤脚进入劝谏说："强大的敌人没有消灭，大王难道应该因一时愤怒屠杀向归正义的人吗！"这才宽免了李严。孟知祥是孟迁弟弟的儿子，晋王李克用之弟李克让的女婿。

[9]吴镇南节度使刘威，歙州观察使陶雅，宣州观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简，皆武忠王旧将，有大功，以徐温自牙将秉政，内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温何人，吾未尝识面，一旦乃当国邪！"

[9]吴镇南节度使刘威，歙州观察使陶雅，宣州观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简，都是武忠王杨行密的旧将，建有大功，因徐温自右牙指挥使主持政事，内心不平。李遇尤其厉害，常说："徐温是什么人，我不曾见过面，一日之间竟当政了！"

馆驿使徐使于吴越，道过宣州，温使说遇入见新王，遇初许之；曰："公不尔，人谓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杀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谓威王也。温怒，以淮南节度副使王檀为宣州制置使，数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挥使柴再用帅、润、池、歙兵纳檀于宣州，州副使徐知诰为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逾月不克。

馆驿使徐出使吴越，路过宣州，徐温让徐劝说李遇到广陵朝见新王，李遇开始应允了；徐说："您不这样，人家说您谋反。"李遇勃然大怒说："您说我李遇谋反，杀死侍中的人不是谋反吗！"侍中，是说威王杨渥。徐温大怒，任命淮南节度副使王檀为宣州制置使，数说李遇不到朝廷来的罪状，派遣都指挥使柴再用率领州、润州、池州、歙州的军队送王檀的宣州，州副使徐知诰作他的副手。李遇不接受替代，柴再用攻打宣州，过了一个月没有攻克。

[10]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为武安、武昌、静江、宁远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

[10]夏季，四月癸丑（初五），后梁任命楚王马殷为武安、武昌、静江、宁远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

[11]乙卯，博王友文来朝，请帝还东都。丁巳，发魏州；已未，至黎阳，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11]乙卯（初七），博王朱友文到魏州行宫朝见，请后梁太祖回东都。丁巳（初九），太祖自魏州出发；已未（十一日），到达黎阳，因病停留；乙丑（十七日），到达滑州。

[12]维州羌胡董琢反，蜀主遣保銮军使赵绰讨平之。

[12]维州羌胡董琢谋反，前蜀主王建派遣保銮军使赵绰前往讨伐平定。

[13]已巳，帝至大梁。

[13]已巳（二十一日），后梁太祖到达大梁。

[14]帝闻岭南与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骑常侍韦戬等为潭、广和叶使，往解之。

[14]后梁太祖听说岭南与楚互相攻击，甲戌（二十六日），任命右散骑常侍韦戬等为潭、广和叶使，前往进行调解。

[15]戊寅，帝发大梁。

[15]戊寅（三十日），后梁太祖由大梁出发。

[16]周德威白晋王，以兵少不足攻城，晋王遣李存审将吐谷浑、契骑兵会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赵敬降。

[16]周德威禀报晋王，因为兵少不足以攻城，晋王派遣李存审率领吐谷浑、契的骑兵前去会合。李嗣源攻打瀛州，刺史赵敬投降。

[17]五月，甲申，帝至洛阳，疾甚。

[17]五月甲申（初六），后梁太祖回到洛阳，病情严重。

[18]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薛贻矩卒。

[18]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薛贻矩去世。

[19]燕主守光遣其将单廷将精兵万人出战，与周德威遇于龙头冈。廷曰：“今日必擒周杨五以献。”杨五者，德威小名也，既战，见德威

于陈，援枪单骑逐之，枪及德威背，德威侧身避之，奋反击廷坠马，生擒，置于军门。燕兵退走，德威引骑乘之，燕兵大败，斩首三千级。廷，燕骁将也，燕人失之，夺气。

[19]燕主刘守光派遣他的部将单廷率领精锐军队一万人出城迎战，在龙头冈与周德威相遇，单廷说："今天一定要擒住周杨五作为战利品进献！"杨五是周德威的小名。交战后，单廷见周德威在阵中，持枪单马追赶，枪尖刺到周德威的脊背，周德威侧身避开，奋力挥杖反击单廷落马，生擒单廷，放在军营门前。燕兵退走，周德威带领骑兵追逐，燕兵大败，斩杀三千人。单廷是燕的勇将，燕人失掉了他，大丧士气。

[20]己丑，蜀大赦。

[20]己丑（十一日），蜀实行大赦。

[21]李遇少子为淮南牙将，遇最爱之，徐温执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号求生，遇由是不忍战。温使曲客何荛入城，以吴王命说之曰："公本志果反，请斩荛以徇；不然，随荛纳款。"遇乃开门请降，温使柴再用斩之，夷其族，于是诸将始畏温，莫敢违其命。

[21]吴宣州刺使李遇的小儿子提任淮南牙将，李遇最喜欢他，徐温将他逮捕，押到宣州城下，他的小儿子号哭哀求活命，李遇因此不忍心再战。徐温派典客何荛进入宣州城内，用吴王杨隆演的命令劝说他，说："您本来的意思如果是谋反，请斩我何荛向众宣示；不是这样，随我何荛出城归顺投降。"李遇于是打开城门，请求归降，徐温派柴再用把他斩首，杀了他全族。于是各个将领开始畏惧徐温，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命令。

徐知诰以功迁州刺史。知诰事温甚谨，安于劳辱，或通夕不解带，温以是特爱之，每谓诸子曰："汝辈事我能如知诰乎？"时诸州长吏多武夫,专以军旅为务，不恤民事；知诰在升州，独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倾家赀无所爱。洪州进士宋齐丘，好纵横之术，谒知诰，知诰奇之，辟为推官，与与判官王令谋、参军王专主谋议，以牙吏马仁裕、周宗、曹为腹心。仁裕，彭城人；宗，涟水人也。

徐知诰因功任州刺史。徐州诰为徐温做事非常谨慎，任劳任怨，有时通宵不解衣带，徐温因此特别喜爱他，常对诸子说："你们为我做事

能够像徐知诰吗？”当时各州长官多是武夫，只以征战为职责，不体察民间之事；徐知诰在升州，只选用廉洁奉公的官吏，修明政治教化，招请四方士大夫，用尽所有家财也无所吝惜。洪州进士宗齐丘，喜好纵横家游说之术，进见徐知诰，徐知诰认为他是奇才，任用为推官，与判官王令谋、参军王专门主持出谋划策，以牙吏马仁裕、周宗、曹为左右亲信。马仁裕是彭城人；周宗是涟水人。

[22]闰月，壬戌，帝疾增甚，谓近臣曰：“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更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因哽咽，绝而复苏。

[22]闰五壬戌（十五日），后梁太祖的病情加重，对亲近官员说：“我经营谋取天下三十年，想不到太原李克用的余孽更加兴旺强大如此！我看他的志向不小，上天又削除我的年寿，我死了，诸儿不是他们的敌手，我没有葬身之地了！”于是哽咽失声，呼吸停止后却又苏醒过来。

[23]高季昌潜有据荆南之志，乃奏筑江陵外郭，增广之。

[23]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暗中有盘据荆南的志向，于是奏请修筑江陵的外城，把它增广扩大。

[24]丙寅，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锴罢为兵部尚书。

[24]丙寅（十九日），前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锴被免职，降为兵部尚书。

[25]帝长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爱之，常留守东都，兼建昌宫使。次郢王友，其母亳州营倡也，为左右控鹤都指挥使。次均王友贞，为东都马步都指挥使。

[25]后梁太祖的长子郴王朱友裕早死，次养子博王朱友文，特别受太祖喜爱，经常留守东都大梁，兼建昌宫使。郢王朱友，担任左右控鹤都指挥使，他的母亲是亳州营妓。均王朱友贞担任东都马步都指使。

初，元贞张皇后严整多智，帝敬惮之。后殂，帝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友文妇王氏色美，帝尤宠之，虽未以友文为太子，帝意常属之。友心不平。友尝有过，帝挞之，友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于东都，欲与之诀，且付以后事。友

妇张氏亦朝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曰：“大家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吾属死无日矣。”夫妇相泣。左右或说之曰：“事急计生，何不改图，时不可失！”

当初，元贞张皇后严肃端正，聪明多智，后梁太祖对她恭敬而畏惧。张皇后死后，后梁太祖纵情歌舞女色，诸子即使在外地，也常征召他们的妻子入宫侍奉，太祖往往与她们淫乱。朱友文的妻子王氏容貌美丽，太祖尤其宠爱她，虽然没有立朱友文为太子，太祖的意向时常专注于他。朱友心里愤愤不平。朱友曾经犯有过错，太祖用鞭子打了他，朱友更加不能自安。后梁太祖病情严重，命王氏到东都大梁召朱友文来西都洛阳，想要与他诀别，并且托付后事。朱友的妻子张氏也日夜侍奉在太祖身边，知道这件事，秘密告知朱友说：“皇上把传国宝玺交给王氏带往东都，我们的死没有几天了。”夫妇二人相对流泪。左右有人劝解他们说：“事急生计，何不另外设法，时机不可错过！”

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为莱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时左迁者多追赐死，友益恐。

六月，丁丑朔（初一），后梁太祖命敬翔将朱友调出任莱州刺史，立即让他赴任。已经传旨，但没有颁行敕书。当时贬官者大多追命赐死，朱友越发恐慌。

戊寅，友易服微行入左龙虎军，见统军韩，以情告之。亦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被诛，惧不自保，遂相与合谋。以牙兵五百人从友杂控鹤士入，伏于禁中，中夜斩关入，至寝殿，侍疾者皆散走。帝惊起，问：“反者为谁？”友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友曰：“老贼万段！”友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秘不发丧。遣供奉官丁昭溥驰诣东都，命均王友贞杀友文。

戊寅（初二），朱友改换服装隐藏身份，进入左龙虎军，会见左龙虎统军韩，把实情告诉他。韩也见功臣老将多因小过被杀，惧怕不能保全自己，于是与朱友共同策划。韩领牙兵五百人随从朱友混杂在控鹤军士中进入皇宫，埋伏在宫内，半夜砍断门闩进入，到达寝殿，侍候病人的都逃散了。后梁太祖惊起，问：“谋反的是谁？”朱友说：“不是别人。”太祖说：“我原来怀疑你这贼子，只恨没有早把你杀死。你如此叛逆，天地难道容你吗！”朱友说：“把老贼碎尸万段！”朱友的马

夫冯廷谔猛刺太祖的肚子，刀尖从背上穿出。朱友亲自用毁坏的毡子把太祖裹起来，埋在寝殿里，封锁消息，不发丧。派遣供奉官丁昭溥驰往东都大梁，命令均王朱友贞杀死朱友文。

己卯，矫诏称："博王友文谋逆，遣兵突入殿中，赖郢王友忠孝，将兵诛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致危殆，宜令友权主军国之务。"韩为友谋，多出府库金帛赐诸军及百官以取悦。

己卯（初三），朱友假造诏令称："博王朱友文谋反，派兵冲入殿中。朕依赖郢王朱友忠诚孝敬，率领军队把朱友文杀死，保全朕身。但朕病因为震动惊恐，更加危险，应令朱友暂时主持军队国家事务。"韩替朱友谋划，大量取出府库内的金帛赐给各军及百官来取悦于人。

辛巳，丁昭溥远，闻友文已死，乃发丧，宣遗制，友即皇帝位。

辛巳（初五），供奉官丁昭溥返回，朱友听说朱友文已死，这才发丧，宣布先帝遗留的制书，朱友即皇帝位。

时朝廷新有内难，中外人情汹汹。许州军士更相告变，匡国节度使韩建皆不之省，亦不为备；丙申，马步都指挥使张厚作乱，杀建，友不敢诘，甲辰，以厚为陈州刺史。

当时朝廷新出现内部的变故，内外人情纷扰不安。许州军士轮番报告发生事变，匡国节度使韩建不检查，也不防备。丙申（二十日），马步都指挥使张厚发动叛乱，杀死韩建，朱友不敢追究，甲辰（二十八日），任命张厚为陈州刺史。

[26]秋，七月，丁未，大赦。

[26]秋季，七月，丁未（初二）后梁宣布大赦。

[27]天雄节度使罗周翰幼弱，军府事皆决于牙内都指挥使潘晏；北面都招讨使、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军于魏州，久欲图之，惮太祖威严，不敢发。至是，师厚馆于铜台驿，潘晏入谒，执而杀之，引兵入牙城，据位视事。壬子，制以师厚为天雄节度使，徙周翰为宣义节度使。

[27]天雄节度使罗周翰年幼懦弱，军府事务都由牙内都指挥使潘晏决定。北面都招讨使、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在魏州驻扎，长期以来就想要谋取天雄，惧怕后梁太祖的威严，不敢动手。到这时，杨师厚在铜雀驿借宿，潘晏进见，把他逮捕并且杀死，带兵进入牙城，占据天雄

节度使的职位办公治事。壬子（初七），颁布制书，任命杨师厚为天雄节度使，调任罗周翰为宣义节度使。

[28]以侍卫诸军使韩领匡国节度使。

[28]后梁任命侍卫诸军使韩兼匡国节度使。

[29]甲寅，加吴越王尚父。

[29]甲寅（初九），后梁加封吴越王钱为尚父。

[30]甲子，以均王友贞为开封尹、东都留守。

[30]甲子（十九日），后梁任命均王朱友贞为开封尹、东都留守。

[31]蜀太子元坦更名元膺。

[31]前蜀太子王元坦改名元膺。

[32]丙寅，废建昌宫使，以河南尹张宗为国计使，凡天下金谷旧隶建昌宫者悉主之。

[32]丙寅（二十一日），后梁撤销建昌宫使，任命河南尹张宗为国计使，凡天下钱粮过去隶于建昌宫的，全部由他掌管。

[33]八月，龙骧军三千人戍怀州者，溃乱东走，所过剽掠；戊子，遣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霍彦威、左耀武指挥使杜宴球讨之，庚寅，击破乱军，执其都将刘重遇于鄢陵，甲午，斩之。

[33]八月，驻防怀州的龙骧军三千人，离散叛乱向东逃跑，经过的地方抄抢掠夺。戊子（十三日），派遣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霍彦威、左耀武指挥使杜宴球率兵讨伐。庚寅（十五日），霍彦威等打败叛乱的军队，在鄢陵捉住他们的都将刘重遇。甲午（十九日），把刘重遇斩首。

[34]郢王友既篡立，诸宿将多愤怒，虽曲加恩礼，终不悦。告哀使至河中，扩国节度使冀王朱友谦泣曰：“先帝数十年开创基业，前日变起宫掖，声闻甚恶，吾备位藩镇，心窃耻之。”友加友谦侍中、中书令，以诏书自辨，且征之。友谦谓使者曰：“所立者为谁？先帝晏驾不以理，吾且至洛阳问罪，何以征为！”戊戌，以侍卫诸军使韩为西面行营招讨使，督诸军讨之。友谦以河中附于晋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节度使康怀贞为河中都招讨使，更以韩副之。

[34]郢王朱友篡夺帝位以后，众位老将大多愤怒，虽然极力增加恩赏礼遇，但终究不高兴。告哀使到达河中，护国节度使冀王朱友谦流

着泪说："先帝数十年开创的根基事业，目前变起皇宫掖廷，名声很坏，我充数藩镇，内心感到耻辱。"朱友诏令朱友谦加官为侍中、中书令，用诏书为自己辩解，并且召他到东都。朱友谦对使者说："所立的人是谁？先帝去世不理丧事，我将要到洛阳去问他的罪，要他征召做什么！"戊戌（二十三日），朱友任命侍卫诸军使韩为西面行营招讨使，督率诸军讨伐朱友谦。朱友谦将河中归附于晋以求救援。九月丁未（初三），朱友任命感化节度使康怀贞为河中招讨使，改命韩做他的副手。

[35]友以兵部尚书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于已，欲解其内职，恐失人望，庚午，以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户部尚书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称疾不预事。

[35]朱友因兵部尚书、知崇政院事敬翔是太祖的心腹，担心他对自己不利，想要解除他崇政院使的职务，又怕丧失众望，庚午（二十六日），任命敬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二十八日），任命户部尚书李振为崇政院使。敬翔便常声称有病，不参与政事。

[36]康怀贞等与忠武节度使牛存节合兵五万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晋王遣其将李存审、李嗣肱、李嗣恩将兵救之，败梁兵于胡壁。嗣恩，本骆氏子也。

[36]康怀贞等与忠武节度使牛存节合兵五万，在河中城西扎营，攻城很是急迫。晋王李存勖派遣他的部将李存审、李嗣肱、李嗣恩率领军队前去救援，在胡壁打败后梁兵。李嗣恩原是骆氏的儿子。

[37]吴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隐请召刘威，威曰是为帅府所忌。或谮之于徐温，温将讨之。威幕客黄讷说威曰："公受谤虽深，反本无状，若轻舟入觐，则嫌疑皆亡矣。"威从之。陶雅闻李遇败，亦惧，与威偕诣广陵，温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礼，优加官爵，雅等悦服，由是人皆重温。讷，苏州人也。温与威、雅帅将吏请于李俨，承制加嗣吴王隆演太师、吴王，以温领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军司马如故。温遣威、雅还镇。

[37]吴武忠王杨行密病重的时候，周隐请求召刘威，刘威因此被淮南帅府的人所忌恨。有人在徐温面前诬陷刘威，徐温将要派兵讨伐他。刘威的幕客黄讷劝告他说："您受到诽谤虽然深重，担谋反原本无其事，如果您乘轻便小船到广陵进见，那么嫌疑就会消除了。"刘威依

从了他。歙州观察使陶雅听说宣州观察使李遇战败，也很惧怕，与刘威同行往广陵，徐温待他们很恭敬，如同侍奉武忠王杨行密的礼节，从优加官晋爵，陶雅等心悦诚服，因此人们都推重徐温。黄讷是苏州人。徐温与刘威、陶雅率领将吏向李俨请求，承用制书加封吴王继承人杨隆演为太师、吴王，任命徐温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军司马的官职如旧。徐温派遣刘威、陶雅各回本镇。

[38]辛巳，蜀改剑南东川曰武德军。

[38]辛巳（疑误），蜀改剑南东川为武德军

[39]朱友谦复告急于晋，冬，十月，晋王自将泽潞而西，遇康怀贞于解县，大破之，斩首千级，追至白径岭而还。梁兵解围，退保陕州。友谦身自至猗氏谢晋王，从者数十人，撤武备，诣晋王帐，拜之为舅。晋王夜置酒张乐，友谦大醉。晋王留宿帐中，友谦安寝，鼾息自如。明旦复置酒而罢。

[39]朱友谦又向晋告急，冬季，十月，晋王李存勖亲自率领军队自泽潞向西进发，在解县遇到康怀贞，把后梁兵打得大败，斩杀千余人，追到白径岭才回来。后梁兵解除对河中的包围，撤退保卫陕州。朱友谦亲自到猗氏县感谢李存勖，随从数十人，撤去兵器，前往晋王的营帐，拜晋王为舅舅。晋王晚上摆设酒宴歌舞，朱友谦喝得大醉。晋王让他留宿在自己的帐幕里，朱友谦安睡，鼾息声平静自如。第二天早晨晋王又摆酒宴饮，尽兴才散。

[40]杨师厚既得魏博之众，又兼都招讨使，宿卫劲兵多在麾下，诸镇兵皆得调发，威势甚重，心轻郢王友，遇事往往专行不顾。友患之，发诏召之，云“有北边军机，欲与卿面议。”师厚将行，其腹心皆谏曰：“往必不测。”师厚曰：“吾知其为人，虽往，如我何！”乃帅精兵万余人，渡河趣洛阳，友大惧， 丁亥，至都门，留兵于外，与十余人入见，友喜，甘言逊词以悦之，赐与巨万。癸巳，遣还。

[40]杨师厚得到魏博的军队后，又兼任都招讨使，宫中警卫的精壮兵士多在他的部下，各镇的军队都能够调发，声威权势很重，心中轻视郢王朱友，遇到事情往往独断专行不顾其他。朱友对他很担忧，颁发诏书召他，说：“有北边军事机要，想要与您当面商议。”杨师厚将要起程，他的心腹亲信都劝他说：“前去一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杨师厚说：“我知道朱友的为人，即使前去，能拿我怎么办！”于是率

领精锐军队一万多人，渡过黄河，直奔洛阳，朱友大为惊惧。丁亥（十三日），杨师厚率兵到达洛阳外城城门前，把军队留在门外，与十几个人入城进见，朱友欢喜，用甜蜜恭顺的言词讨杨师厚高兴，赏赐的财物巨万。癸巳（十九日），朱友遣送杨师厚返回。

[41]十一月，赵将王德明将兵三万掠武城，至于临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杨师厚伏兵唐店，邀击，大破之，斩首五千余级。

[41]十一月，赵将王德明率领三万军队抢掠武城县，直到临清，攻打宗城，并把宗城夺取。癸丑（初九），杨师厚在唐店埋伏军队，进行拦击，大败赵兵，斩杀五千余人。

[42]甲寅，葬神武元圣孝皇帝于宣陵，庙号太祖。

[42]甲寅（初十），后梁安葬神武元圣孝皇帝于宣陵，庙号太祖。

[43]吴淮南节度使陈璋等将水军袭楚岳州，执刺史范玫；楚王殷遣水军都指挥使杨定真救岳州。璋等进攻荆南，高季昌遣其将倪可福拒之。吴恐楚人救荆南，遣抚州刺史刘信帅江、抚、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为璋声援。

[43]吴淮南节度副使陈璋等率领水军袭击楚岳州，捉住岳州刺史苑玫；楚王马殷派遣水军都指挥使杨定真救援岳州。陈璋等进攻荆南，高季昌派遣他的部将倪可福率兵抵御。吴恐怕楚人援救荆南，派遣抚州刺史刘信率领江、抚、袁、吉、信五州的军队驻防吉州，作为陈璋的声援。

[44]十二月，戊寅，蜀行宫都指挥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将李继夔走。

[44]十二月戊寅（初五），蜀行营都指挥使王宗汾攻打岐文州，夺取州城，守将李继夔逃跑。

[45]是岁，隰州都将刘训杀刺史，以州降晋，晋王以为瀛州刺史。训，永和人也。

[45]这一年，隰州都将刘训杀死刺史，献州降晋，晋王李存勖任命刘训为瀛州刺史。刘训是永和人。

[46]虔州防御使李彦图卒，州人奉谭全播知州事，遣使内附，诏以全播为百胜防御使、虔韶二州节度开通使。

[46]虔州防御史李彦图去世，州人尊奉谭全播主持州中事务；谭全播派遣使者内附于后梁，朱友诏令任命谭全播为百胜防御使及虔韶二州节度开通使。

[47]高季昌出兵，声言助梁伐晋，进攻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孔击败之。自是朝贡路绝。，兖州人也。

[47]高季昌出兵，扬言助后梁伐晋，进攻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孔把他打败。自这以后，荆南入后梁进贡的道路断绝。孔是兖州人。

后梁均王乾化三年（癸酉、913）

后梁均王乾化三年（癸酉，公元913年）

[1]春，正月，丁巳，晋周德威拔燕顺州。

[1]春季，正月丁巳（十四日），晋周德威攻克燕之顺州。

[2]癸亥，郢王友朝享太庙；甲子，祀圜丘，大赦，改元凤历。

[2]癸亥（十二日），郢王朱友朝谒祭祀太庙。甲子（二十一日），祭天，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凤历。

[3]吴陈璋攻荆南，不克而还，荆南兵与楚兵会于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骈为一列，夜过，二镇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3]吴淮南节度副使陈璋进攻荆南，没有攻克就返回，荆南军队与楚兵在荆江口会合来拦击。陈璋知道情况，把二百艘船并列连接成一列，夜间过江，荆南、楚二镇军队急忙冲出追赶，没能追上。

[4]晋周德威拔燕安远军，蓟州将成行言等降于晋。

[4]晋周德威攻克燕之安远军，蓟州将领成行言等向晋投降。

[5]二月，壬午，蜀大赦。

[5]二月壬午（初九），前蜀实行大赦。

[6]郢王友既得志，遽为荒淫，内外愤怒，友虽啖以金缯，终莫之附。驸马都尉赵岩，之子，太祖之婿也，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岩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贞密与之谋诛友，岩曰："此事成败，在招讨杨令公耳。得其一言谕禁军，吾事立办。"均王乃遣腹心马慎交之魏州说杨师厚曰："郢王篡弑，人望属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许事成之日赐犒军钱五十万缗。师厚与将佐谋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即讨；今君臣之分已定，无

故改图，可乎？”或曰：“郢王亲弑君父，贼也；均王举兵复仇，义也。奉义讨贼，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贼，公将何以自处乎？”师厚曰：“吾儿误计。”乃遣其将王舜贤至洛阳，阴与袁象先谋，遣招讨马步都虞候谯人朱汉宾将兵屯滑州为外应。赵岩归洛阳，亦与象先密定计。

[6]郢王朱友得志以后，马上变得荒淫无度，引起朝内外愤怒，朱友虽用金帛引诱，但始终没有人依附他。驸马都尉赵岩是赵的儿子，后梁太祖的女婿。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是后梁太祖的外甥。赵岩奉命出使到大梁，均王朱友贞秘密地与他谋划杀死朱友，赵岩说：“这件事的成败，操在都招讨使杨师厚令公手中。得他一句话晓谕禁军，我的事马上就办。”均王朱友贞于是派遣心腹马慎交到魏州劝导杨师厚说：“郢王朱友杀父篡位，众望专注在大梁均王朱友贞身上，您如果能够因此成功，这是非凡的功勋啊。”并且答应事成之日赏赐给他犒劳将士的钱五十万缗。杨师厚与将佐商议这件事，说：“当郢王杀父叛逆的时候，我不能立即讨伐；现在君臣名份已定，无故改变主意，可以吗？”有人说：“郢王亲自杀死君父，是贼；均王发兵复仇，是正义的。尊奉正义，讨伐逆贼，有什么君臣之分！他们如果一旦打败逆贼，您将怎么安顿自己呢？”杨师厚说：“我几乎打错算盘。”于是派遣他的部将王舜贤到洛阳，暗中与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商量，派遣招讨马步都虞候谯人朱汉宾率兵驻守滑州作为外应。驸马都尉赵岩返回洛阳，也与袁象先秘密制定计策。

友治龙骧军溃乱者，搜捕其党，获者族之，经年不已。时龙骧军有戍大梁者，友征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众曰：“天子以怀州屯兵叛，追汝辈欲尽坑之。”其众皆惧，莫知所为。丙戌，均王奏龙骧军疑惧，未肯前发。戊子，龙骧将校见均王，泣请可生之路，王曰：“先帝与汝辈三十余年征战，经营王业。今先帝尚为人所弑，汝辈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画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阳雪仇耻，则转祸为福矣。”众皆踊跃呼万岁，请兵仗，王给之。

朱友惩治龙骧军内逃散作乱的人，搜捕他们的余党，逮住的灭族，经历一年而不停。当时龙骧军有戍守大梁的，朱友召他们回洛阳，均王朱友贞于是派人激怒他们说：“天子因戍守怀州的龙骧军叛变，追查你们打算全部活埋。”龙骧军的兵众都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丙戌

（十三日），均王奏报大梁的龙骧军怀疑恐惧，不肯起程。戊子（十五日），龙骧军将校进见均王，流着泪请求指示生存的道路，均王说："先帝与你们三十余年南征北战，筹划经营帝王事业。现在先帝尚且被人杀死，你们到何处能够逃脱死亡呢！"于是拿出后梁太祖的画像给他们看，并且流着泪说："你们能够自己奔赴洛阳报仇雪耻，就转祸为福了。"龙骧军兵众跳跃高呼万岁，请求发给兵器。均王发给了他们。

庚寅旦，袁象先等帅禁兵数千人突入宫中。友闻变，与妻张氏及冯廷谔趋北垣楼下，将逾城，自度不免，令廷谔先杀妻，后杀己，廷谔亦自刭。诸军十余万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晓、侍讲学士李皆为乱兵所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伤。至晡乃定。

庚寅（十七日）早晨，袁象先等率领禁军数千人冲入宫中。朱友听说兵变，与妻子张氏及冯廷谔跑到北垣墙楼下，将要越过城墙，自己估计不能免死，命令冯廷谔先把妻子张氏杀死，后杀死自己，冯廷谔也自杀。诸军十余万人大肆抢掠市中财物，百官逃散，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晓和侍讲学士李都被乱兵杀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和宣政使李振被打伤。直到太阳落山才安定下来。

象先、岩赍传国宝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国家创业之地，何必洛阳！"乃即帝位于大梁，复称乾化三年，追废友为庶人，复博王友文官爵。

袁象先和赵岩带着传国宝玺前往大梁迎接均王朱友贞，均王说："大梁是国家创立基业的地方，何必到洛阳去！"于是，在东都大梁即帝位，又把年号改为乾化三年，追废朱友为平民，恢复博王朱友文的官爵。

[7]丙申，晋李存晖攻燕檀州，刺史陈确以城降。

[7]丙申（二十三日），晋将李存晖率兵攻打燕之檀州，檀州刺史陈确献城投降。

[8]蜀唐道袭自兴元罢归，复为枢密使。太子元膺廷疏道袭过恶，以为不应复典机要，蜀主不悦。庚子，以道袭为太子太保。

[8]前蜀唐道袭从兴元罢免回成都，复任枢密使。太子王元膺在朝廷上逐条分列唐道袭的过失罪恶，以为不应当再掌管国家机密要事，

前蜀主王建不高兴。庚子（二十七日），任命唐道袭为太子太保。

[9]三月，甲辰朔，晋周德威拔燕卢台军。

[9]三月，甲辰朔（初一），晋周德威夺取燕之芦台军。

[10]丁未，帝更名；久之，又名。

[10]丁未（初四），后梁帝均王朱友贞更名为；很久以后，又改名为。

[11]庚戌，加杨师厚兼中书令，赐爵邺王，赐诏不名，事无巨细必咨而后行。

[11]庚戌（初七），后梁加官杨师厚兼中书令，赐爵邺王，赐诏不称名，事无大小一定要先咨询过他然后施行。

[12]帝遣使招抚朱友谦；友谦复称藩，奉梁年号。

[12]后梁帝派遣使者招抚朱友谦；朱友谦又称藩镇，尊奉梁朝年号。

[13]丙辰，立皇弟友敬为康王。

[13]丙辰（十三日），后梁帝立皇弟朱友敬为康王。

[14]乙丑，晋将刘光浚克古北口，燕居庸关使胡令圭等奔晋。

[14]乙丑（二十二日），晋将刘光浚攻克古北口，燕之居庸关使胡令圭等投奔晋。

[15]戊辰，以保义留后戴思远为节度使，镇邢州。

[15]戊辰（二十五日），后梁帝任命保义留后戴思远为保义节度使，镇守邢州。

[16]燕主守光命大将元行钦将骑七千，牧马于山北，募山北兵以应契丹；又以骑将高行为武州刺史，以为外援。晋李嗣源分兵徇山后八军，皆下之；晋王以其弟存矩为新州刺史总之。以燕纳降军使卢文进为裨将。李嗣源进攻武州，高行以城降。元行钦闻之，引兵攻行；行使其弟行周质于晋军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行钦解围去。嗣源与行周追至广边军，凡八战，行钦力屈而降；嗣源爱其骁勇，养以为子。嗣源进攻儒州，拔之，以行为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与嗣源假子从珂分将牙兵以从。从珂母魏氏，镇州人，先适王氏，生从

珂，嗣源从晋王克用战河北，得魏氏，以为妾，故从珂为嗣源子，及长，以勇健知名，嗣源爱之。

[16]燕主刘守光命大将元行钦率领七千骑兵，在山北牧马，召募山北军队来接应契丹；又任命骑兵将领高行为武州刺史，以为外援。晋将李嗣源分兵巡行山后八军，全部攻克；晋王任命他的弟弟存矩为新州刺史总理山后八军。委任燕纳降军使卢文进为副将。李嗣源进攻武州，高行献城投降。元行钦听到高行投降，带兵攻打高行；高行派他的弟弟高行周到晋军营中作为人质，请求发兵援救。李嗣源带兵救援高行，元行钦解围离去。李嗣源与高行周追赶到广边军，总共打了八仗，元行钦力尽投降。李嗣源喜爱元行钦勇猛善战，收为养子。李嗣源进攻儒州，夺取州城，委任高行为代州刺史。高行周留下侍奉李嗣源，常与李嗣源养子李从珂分率牙兵随从左右。李从珂的母亲魏氏是镇州人，先嫁与王氏，生从珂，李嗣源随从晋王李克用在河北作战，得到魏氏，收为妾，所以从珂成为李嗣源的儿子；李从珂长大以后，以勇健善战知名，李嗣源非常喜欢他。

[17]吴行营招讨使李涛帅众二万出千秋岭，攻吴越衣锦军。吴越王以其子湖州刺史传为北面应援都指挥使以救之，睦州刺史传为招讨收复都指挥使，将水军攻吴东洲以分其兵势。

[17]吴行营招讨使李涛率领二万军队从千秋岭出来，进攻吴越衣锦军。吴越王钱任命他的儿子湖州刺史钱传为北面应援都指挥使，率兵前去救援；睦州刺史钱传为招讨收复都指挥使，率领水军进攻吴东洲以分散吴军的兵势。

[18]夏，四月，癸未，以袁象先领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

[18]夏季，四月，癸未（十一日），后梁帝任命袁象先兼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

[19]晋周德威进军逼幽州南门，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书于德威以请和，语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讨有罪者，结盟继好，非所闻也。"不答书。守光惧，复遣人祈哀，德威乃以闻于晋王。

[19]晋周德威率领大军进逼幽州南门，壬辰（二十日），燕主刘守光派遣使者给周德威送去书信，请求和解，言辞卑下悲哀。周德威说："大燕皇帝还没有到南郊祭天，怎么屈居人下如此呢！我受天命讨

伐有罪的人，结成同盟，继续友好，不是我所要听到的。”没有复信。刘守光畏惧，又派人前去祈求怜悯，周德威这才把此事向晋王报告。

[20]千秋岭道险狭，钱传使人伐木以断吴军之后而击之，吴军大败，虏李涛及士卒三千余人以归。

[20]千秋岭道路险峻狭窄，钱传派人砍伐树木截断吴军的后路，然后发动攻击，把吴军打得大败，俘虏李涛及甲士步卒三千余人，带回杭州。

[21]已亥，晋刘光浚拔燕平州，执刺史张在吉。五月，光浚攻营州，刺史杨靖降。

[21]已亥（二十七日），晋将刘光浚攻克燕之平州，捉住平州刺史张在吉。五月，刘光浚率兵进攻营州，营州刺史杨靖投降。

[22]乙巳，蜀主以兵部尚书王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2]乙巳（初四），前蜀主王建任命兵部尚书王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3]杨师厚与刘守奇将汴、滑、徐、兖、魏、博、邢、之兵十万大掠赵境，师厚自柏乡入攻土门，趣赵州，守奇自贝州入趣冀州，所过焚掠。庚戌，师厚至镇州，营于南门外，燔其关城。壬子，师厚自九门退军下博，守奇引兵与师厚会攻下博，拔之。晋将李存审、史建瑭戍赵州，后少，赵王告急于周德威。德威遣骑将李绍衡会赵将王德明同拒梁军。师厚、守奇自弓高渡御河而东，逼沧州，张万进惧，请迁于河南；师厚表徙万进镇青州，以守奇为顺化节度使。

[23]杨师厚与刘守奇率领汴州、滑州、徐州、兖州、魏州、博州、邢州、州的十万军队大肆虏掠赵地，杨师厚自柏乡进入攻击土门，指向赵州，刘守奇自贝州进入直指冀州，在南门外扎营，焚烧镇州城关厢。壬子（十一日），杨师厚自九门退兵到下博，刘守奇带兵与杨师厚会同进攻下博，将城夺取。晋李存审、史建瑭戍守赵州，兵少，赵王向周德威告急。周德威派遣骑将李绍衡会同赵将王德明一起抵御后梁军。杨师厚、刘守奇自弓高渡过御河向东进发，逼近沧州，张万进畏惧，请求迁往河南；杨师厚上表请调张万进镇守青州，任命刘守奇为顺化节度使。

[24]吴遣宣州副指挥使花虔将兵会广德镇遏使涡信屯广德，将复寇衣锦军。吴越钱传就攻之。

[24]吴派遣宣州副指挥使花虔率领军队会同广德镇遏使涡信驻防广德，将要再次侵犯衣锦军。吴越钱传率兵前去攻打。

[25]六月，壬申朔，晋王遣张承业诣幽州，与周德威议军事。

[25]六月，壬申朔（初一），晋王派遣张承业前往幽州，与周德威商议军事。

[26]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光庭博学善属文，蜀主重之，颇与议政事。

[26]丙子（初五），前蜀主王建任命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杜光庭学识渊搏，长于写作，王建推崇他，常与他商议政事。

[27]吴越钱传拔广德，虏花虔、涡信以归。

[27]吴越钱传率兵攻克广德，俘虏花虔、涡信回归。

[28]戊子，以张万进为平卢节度使。

[28]戊子（十七日），后梁任命张万进为平卢节度使。

[29]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诣张承业，请以城降；承业以其无信，不许。

[29]辛卯（二十日），燕主刘守光派遣使者劝说张承业，请献城投降；张承业因他没有信用，不答应。

[30]蜀太子元膺，喙齙齿，目视不正，而警敏知书，善骑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选纯静有德者使侍东官，光庭荐儒者许寂、徐简夫，太子未尝与之交言，日与乐工群小嬉戏无度，僚属英敢谏。

[30]前蜀太子王元膺，生就了一张公猪嘴，牙齿外露，眼睛斜视，但是机警灵敏，通晓诗书，善于骑马射箭，性情褊狭急躁，多疑残忍。蜀主王建命杜光庭选择学问纯正、性情安详、有德行的人，让他们侍奉太子。杜光庭推荐儒生许寂、徐简夫，太子与他们未曾交淡过，每天与乐工下人嬉戏玩要，没有节制，属官没有人敢于劝谏。

秋，七月，蜀主将以七夕出游。丙午，太子召诸王大臣宴饮，集王宗翰、内枢密使潘峭、翰林学士承旨高阳毛文锡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来，必峭与文锡离间也。”大昌军使徐瑶、常谦，素为太子所亲

信，酒行，屡目少保唐道袭，道袭惧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锡离间兄弟。”蜀主怒，命贬逐峭、文锡，以前武泰节度使兼侍中潘炕为内枢密使。

秋季，七月，王建将要在七夕出去游玩。丙午（初六），太子王元膺召集诸王及文武大臣在一起设宴饮酒，集王王宗翰、内枢密使潘峭、翰林学士承旨高阳人毛文锡没有到，太子勃然大怒，说：“集王不来，一定是潘峭与毛文锡从中挑拨离间。”大昌军使徐瑶、常谦，一向为太子所亲近信任，依次斟酒劝饮之间，多次瞪少保唐道袭，唐道袭畏惧而起身。丁未（初七）早晨，太子入宫禀报王建说：“潘峭、毛文锡挑拨离间我们兄弟。”王建大怒，命将潘峭、毛文锡贬官放逐，任命前武泰节度使兼侍中潘炕为内枢密使。

太子出，道袭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袭曰：“太子谋作乱，欲召诸将、诸王，以兵锢之，然后举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袭请召屯营兵入宿卫，许之。内外戒严。

太子出宫以后，唐道袭入宫进见，王建把刚才这事告诉他，唐道袭说：“太子图谋作乱，想要召集诸将、诸王，用兵禁锢他们，然后发动叛乱罢了。”王建产生怀疑，于是七夕不出去游玩了。唐道袭请召驻防营兵进宫值宿警卫，王建应允。成都城内外戒备森严。

太子初不为备，闻道袭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卫，捕潘峭、毛文锡至，之几死，囚诸东宫；又捕成都尹潘峤，囚诸得贤门。戊申，徐瑶、常谦与怀胜军使严等各帅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袭。至清风楼，道袭引屯营兵出拒战；道袭中流矢，逐至城西，斩之。杀屯营兵甚众，中外惊扰。

太子王元膺开始没有做准备，听说唐道袭召集军队，于是带领天武甲士进行自卫，逮捕潘峭、毛文锡，打他们几乎至死，把他们囚禁在东宫里；又逮捕成都尹潘峤，把他囚禁在得贤门。戊申（初八），大昌军使徐瑶、常谦与怀胜军使严等各率自己所属的军队随从太子进攻唐道袭。到达清风楼，唐道袭带领驻防营兵出来抵御战斗。唐道袭被乱箭射中。追赶到城西，把唐道袭杀死，并杀死驻防营兵很多，成都城内外惊慌扰乱。

潘炕言于蜀主曰：“太子与唐道袭争权耳，无他志也。陛下宜面谕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书令王宗侃、王宗贺、前利州团练使王

宗鲁，使发兵讨为乱者徐瑶、常谦等。宗侃等陈于西球场门，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门梯城而入，与瑶、谦战于会同殿前，杀数十人。瑶死，谦与太子奔龙跃池，匿于舰中。己酉。太子出就舟人丐食，舟人以告蜀主，亟遣集王宗翰往慰抚之；比至，太子已为卫士所杀。蜀主疑宗翰杀之，大恸不已。左右恐事变，会张格呈慰谕军民榜，读至“不行斧钺之诛，将误社稷之计”，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于是下诏废太子元膺为庶人。宗翰奏诛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会诛死者数十人，贬窜者甚众。

内枢密使潘炕向前蜀主王建进言说：“太子只是与唐道袭争夺权力罢了，没有其他心思。陛下应该当面告谕诸王文武大臣来安定国家。”王建于是召兼中书令王宗侃、王宗贺及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命他们发兵讨伐发动叛乱的徐瑶、常谦等人。王宗侃等在西球场门列阵，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门攀梯登城，进入宫内，与徐瑶、常谦在会同殿前面进行战斗，杀死数十人。徐瑶战死，常谦与太子逃奔龙跃池，隐藏在战船中。己酉（初九）早晨，太子从战船中出来，向船夫讨饭吃，船夫把这事报告王建，王建急忙派遣集王王宗翰前去慰问安抚。来到龙跃池时，太子已被卫士杀死。王建怀疑是王宗翰杀了太子，痛哭不止。官员们担心发生事变，恰巧同平章事张格进呈“慰谕军民”，读到“不对悖逆作乱的人实行杀戮，将要贻误国家的大计”时，王建止住涕泪说：“朕怎么敢因私情危害国家公事！”于是，颁布诏书，废黜太子王元膺为平民。王宗翰奏请把亲手杀死太子的人斩首，结果王元膺左右有几十个人被杀，降职流放的人很多。

庚戌，赠唐道袭太师，谥忠壮；复以潘峭为枢密使。

庚戌（初十），前蜀主追赠唐道袭为太师，谥号忠壮，又任命潘峭为枢密使。

[31]甲子，晋五院军使拔莫州，擒燕将毕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31]甲子（二十四日），晋五院军使李信攻克莫州，生擒燕将毕元福。八月乙亥（初六），李信攻克瀛州。

[32]赐高季昌爵勃海王。

[32]后梁帝赐高季昌爵为勃海王。

[33]晋王与赵王熔会于天长。

[33]晋王与赵王王熔在天长会见。

[34]楚宁远节度使姚彦章将水军侵吴鄂州，吴以池州团练使吕师造为水陆行营应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34]楚宁远节度使姚彦章率领水军侵犯吴鄂州，吴任命池州团练使吕师造为水陆行营应援使，还没有到达，楚兵退走。

[35]九月，甲辰，以御史大夫姚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5]九月甲辰（初五），后梁任命御史大夫姚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36]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复取顺州。

[36]燕主刘守光带领军队在夜里出击，向晋夺回顺州。

[37]吴越王遣其子传、传及大同节度使传瑛攻吴常州，营于潘葑。徐温曰："浙人轻而怯，"帅诸将倍道赴之。至无锡，黑云都将陈言于温曰："彼谓吾远来罢倦，未能决战，请以所部乘其无备击之。"乃自他道出敌后，温以大军当其前，夹攻之，吴越大败，斩获甚众。

[37]吴越王钱派遣他的儿子钱传、钱传及大同节度使钱传瑛进攻吴常州，在无锡县潘葑扎营。徐温说："浙人轻浮而且怯懦。"率领诸将日夜兼程赶路奔赴常州。到达无锡时，黑云都将陈向徐温进言说："他们以为我军远道而来一定疲乏劳倦，不能进行决战，请准带领部下乘他们没有戒备攻击他们。"于是从别的道路绕到敌人后面，徐温带领大军挡在吴越军队的前面，前后夹攻，把吴越军打得大败，杀死俘获吴越兵很多。

[38]高季昌造战舰五百艘，治城堑，缮器械，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吴、蜀，朝廷浸不能制。

[38]荆南节度使高季昌制造战船五百艘，修挖城垣壕沟，整治铠甲器械，作为进攻守卫的工具，招集逃亡在外的人，交结吴、蜀，后梁朝廷渐渐不能控制。

[39]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帅众五千夜出，将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击，大破之。守光以百余骑逃归幽州，其将卒降者相继。

[39]冬季，十月己巳朔（初一），燕主刘守光率领五千兵众在夜里出发，将要进入檀州；庚午（初二），周德威自涿州带兵拦击，把燕

兵打得大败。刘守光带领一百多骑兵逃回幽州，他的将领兵卒投降的接连不断。

[40]蜀潘炕屡请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辂类己，信王宗杰才敏，欲择一人立之。郑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贤妃有宠，欲立其子，使飞龙使唐文讽张格上表请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宗王侃等，诈云受密旨，众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视诸子，亦希旨言郑王相最贵。蜀主以为众人实欲立宗衍，不得已许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为太子。受册毕，潘炕以朝廷无事，称疾请老，蜀主不许；涕泣固请，乃许之。国有大疑，常遣使就第问之。

[40]前蜀潘炕屡次请求立太子。前蜀主王建认为雅王王宗辂很像自己，信王王宗杰才思敏捷，想要选择一人立为太子。郑王王宗衍年龄最小，他的母亲徐贤妃深受蜀王宠爱，想要立自己的儿子，派飞龙使唐文示意同平章事张格上表请立王宗衍。张格在夜里把写好的表章给功臣王宗侃等看。欺骗他们说是承受了蜀主的密旨，众人都署了名。前蜀主让相面的人观察各个儿子的面貌，相面人也迎合所谓密旨说郑王相貌最尊贵。前蜀主以为众人确实想要立王宗衍为太子，不得已答应了他们，说："王宗衍年幼懦弱，能够胜任他的职务吗？"甲午（二十六日），立王宗衍为太子。受册完毕，潘炕以朝廷没有什么事情，声称有病，请求告老辞官，王建不准许；潘炕流着眼泪坚决请求，才答应了他。国家有了大的疑难事情，常派遣使者到他家里请教。

[41]岭南节度使刘岩求婚于楚，楚王许以女妻之。

[41]岭南节度使刘岩向楚王求婚，楚王马殷应允把女儿嫁给他。

[42]卢龙巡属皆入于晋，燕主守光独守幽州城，求援于契丹；契丹以其无信，竟不救。守光屡请降于晋，晋人疑其诈，终不许。至是，守光登城谓周德威曰："俟晋王至，吾则开门泥首听命。"德威使白晋王。十一月，甲辰，晋王以监军张承业权知军府事，自诣幽州，辛酉，单骑抵城下，谓守光曰："朱温篡逆，余本与公合河朔五镇之兵兴复唐祚。公谋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镇、定二帅皆俯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败须决所向，公将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悯之，与折弓矢为誓，曰："但出相见，保无他也。"守光辞以他日。

[42]卢龙节度使的管辖属地都被晋占有，燕主刘守光独自据守幽州城，向契丹请求救援。契丹认为他没有信用，终于没有救援。刘守光多次向晋请求归降，晋人怀疑他欺诈，始终不接受他投降。到这时，刘守光登上城楼，对周德威说："等晋王到了，我就打开城门，伏首听命。"周德威派遣使者禀报晋王。十一月甲辰（初六），晋王任命监军张承业暂且主持军府事务，自己亲往幽州。辛酉（二十三日），晋王单骑到达幽州城下，对刘守光说："朱温篡唐叛逆，我本想与您会合河朔五镇的军队共同兴复唐室的国运。您图谋不善，竟然效法朱温狂妄僭越。镇州王熔、定州王处直二帅，都驯服恭顺地侍奉您，然而您却从来不体恤他们，所以才有今天这场战斗。男子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必须决定去向，您将要怎么办？"刘守光说："今天我是砧板上的肉罢了，只听大王裁决。"晋王怜悯刘守光，与他折断弓箭起誓，说："只要您出城相见，我保证没有别的事情。"刘守光用改换他日来推托。

先是，守光爱将李小喜多赞成守光之恶，言听计从，权倾境内。至是，守光将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逾城诣晋军，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晋王督诸军四面攻城，克之，擒刘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帅妻子亡去。癸亥，晋王入幽州。

在这以前，刘守光的爱将李小喜多佐助促成刘守光的恶行，刘守光对李小喜言听计从，李小喜的权势倾动境内。到这个时候，刘守光将要出城投降，李小喜止住了他。这天晚上，李小喜越过城墙，前往晋军投降，并且说幽州城内已经力量用尽。壬戌（二十四日），晋王李存勖统率诸军从四面同时攻城，夺取了幽州城，擒获刘仁恭及他的妻妾，刘守光带着妻子儿女逃走。癸亥（二十王日），晋王进入幽州。

[43]以宁国节度使王景仁为淮南西北行营招讨应接使，将兵万余侵庐、寿。

[43]后梁任命宁国节度使王景仁为淮南西北行营招讨应接使，率领军队一万余人进攻庐州、寿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九卷

后梁纪四 均王上乾化三年（癸酉、913）

后梁纪四 后梁均王乾化三年（癸酉，公元913年）

[1]十二月，吴镇海节度使徐温、平卢节度使朱瑾帅诸将拒之，遇于赵步。吴征兵未集，温以四千馀人与景仁战，不胜而却。景仁引兵乘之，将及于隘，吴吏士皆失色，左骁卫大将军宛丘陈绍援枪大呼曰：“诱敌太深，可以进矣。”跃马还斗，众随之，梁兵乃退。温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几困矣。”赐之金帛，绍悉以分麾下。吴兵既集，复战于霍丘，梁兵大败；王景仁以数骑殿，吴人不敢逼。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将朱景浮表于木，徙置深渊。及梁兵败还，望表而涉，溺死者太半。吴人聚梁尸为京观于霍丘。

[1]十二月，吴国镇海节度使徐温、平卢节度使朱瑾率领诸将抵御后梁王景仁，两军在赵步相遇。当时，吴国征集的士卒还未到齐，徐温率领着四千余士卒与王景仁交战。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退却。王景仁乘胜率兵追击，快追到险要的地方，吴国的官兵都吓得惊恐失色。这时，吴国的左骁卫大将军宛丘人陈绍举起枪来高声疾呼，说：“诱敌太深了，可以进攻了。”于是他跃上战马，回头还击后梁军，吴国的士卒也跟着他一起与后梁军作战，后梁军才撤退。事后徐温拍着陈绍的背说：“若不是你聪明勇敢，我们几乎就要陷入困境了。”于是赏赐给陈绍很多金帛，陈绍全部赏赐分给部下。吴国的军队征集起来以后，又与后梁军战于霍丘，结果后梁军大败，王景仁和几个骑兵走在队伍的后面，吴国的士卒不敢逼近。后梁军在渡过淮水向南撤退时，在水浅的渡津作了标志；吴军霍丘守将朱景将这些标志浮在木头上移到水深的地方。等到后梁军战败回逃的时候，都按照过河时设置的标志涉水渡河，结果被溺死的士卒有一半以上，吴国人把被溺死的后梁军尸体集中起来在霍丘封筑成高士冢，以此来炫耀自己军队所取得的胜利。

[2]庚午，晋王以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为振武节度使。

[2]庚午（初三），晋王李存勖任命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兼侍中，任命李嗣本为振武节度使。

燕主守光将奔沧州就刘守奇，涉寒，足肿，且迷失道，至燕乐之境，昼匿坑谷，数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张师造家。师造择妇人异状。诘知守光处，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晋王方宴，将吏擒守光适至，王语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馆舍，以器服膳饮赐之。王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缄不知故事，书之于布，遣人曳之。

燕主刘守光被周德威击败后，将要向南投奔沧州刘守奇，由于步行过河，水寒冷，脚肿了，而且迷失了道路，行至燕乐县境内时，白天藏匿在谷之中，好几天都没有吃上饭，就让他的妻子祝氏到老农张师造家讨饭。老农张师造觉得刘守光的妻子祝氏形状很怪异，盘问得知刘守光的住处，于是连刘守光的三个儿子一并捉拿起来，癸酉（初六），晋王正要举行宴会时，将吏把刘守光押送刚刚到达，晋王对他们说："主人为什么要这样畏避客人呢？"于是将刘仁恭和刘守光一并安置到客舍，并赐给他们衣食用具。随后晋王又命令掌管书牍记录的官员王缄起草露布，晓示天下。王缄不知露布的旧例，便把情况书写在布匹上，派人拉着。

晋王欲自云、代归，赵王熔及王处直请由中山、真定趣井陉，王从之。庚辰，晋王发幽州，刘仁恭父子皆荷校于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唾其面而骂之曰："逆贼，破我家至此！"守光俯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于关城。丙戌，晋王与王处直谒北岳庙；是日，至行唐，赵王熔迎谒于路。

晋王打算经过云州、代州回晋阳，赵王王熔和王处直请求经由中山、真定，并取道井陉返回晋阳，晋王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庚辰（十三日），晋王从幽州出发，刘仁恭父子都戴着枷锁在露布之下。刘守光的母亲和父亲将唾沫唾在他的脸上并骂他说："逆贼，把我的家败坏到这种地步！"刘守光只是低着头而已。甲申（十七日），行至定州，住在关口的城楼里面。丙戌（十九日），晋王和王处直拜谒北岳庙。这一天，行至行唐，赵王王熔在路上迎接谒见了晋王。

四年（甲戌、914）

四年（甲戌，公元914年）

[1]春，正月，戊戌朔，赵王熔诣晋王行帐上寿置酒。熔愿识刘太师面，晋王命吏脱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熔答其拜，又以衣服鞍马酒馔赠之。已亥，晋王与熔畋于行唐之西，熔送境上而别。

[1]春季，正月，戊戌朔（初一），赵王王熔到晋王的军帐中为晋王上寿敬酒。王熔希望能见刘太师一面，晋王命令看守刘仁恭、刘守光的官吏卸掉刘仁恭、刘守光所戴的枷械，并把他们领到帐中同宴，王熔回拜了他们，又赠送给他们衣服、鞍马、酒馔。已亥（初二），晋王和王熔在行唐的西面打猎，随后王熔把晋王送到边境上才分别。

[2]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军，开崇勋府，置僚属，后更谓之天策府。

[2]丙午（二十一日），前蜀主王建命令太子元膺判管六军，始建崇勋府，设置僚属，后来改称为天策府。

[3]壬子，晋王以练刘仁恭父子，凯歌入于晋阳，丙辰，献于太庙，自临斩刘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证之，小喜目叱守光曰："汝内乱禽兽行，亦我教邪！"王怒其无礼，先斩之。守光曰："守光善骑射，王欲成霸业，何不留之使自效！"其二妻李氏、祝氏让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可益！"即伸颈就戮。守光至死号泣哀祈不巳。王命节度副使卢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后斩之。

[3]壬子（十五日），晋王用白绢捆绑着刘仁恭父子，高奏凯歌进入了晋阳城。丙辰（十九日），晋王将俘虏刘仁父子献于太庙，并亲临刑场斩杀刘守光。临刑前刘守光高声呼喊说："我刘守光死而无恨，然而教我刘守光不降服的人是李小喜。"晋王把李小喜召来证明刘守光的话是否事实，李小喜怒目斥骂刘守光说："你乱伦的禽兽行为也是我教的吗？"晋王对他出言无礼的行为十分生气，于是先斩杀了李小喜。刘守光说："我刘守光善于骑马射箭，大王要成功霸业，为什么不留下我，让我为您效劳呢？"刘守光的两个妻子李氏和祝氏在一旁责备地说："皇上，事已如此，活着又有什么好处呢？"随即伸出脖子接受砍戮。刘守光至死都不停地号泣求饶。晋王命令节度副使卢汝弼等给刘仁恭戴上枷锁。押送到代州，刺取了他的心血祭祀了先王李克用陵墓，然后将他斩杀。

或说赵王熔曰：“大王所称尚书令，乃梁官也，大王既与梁为仇，不当称其官。且自太宗践阼已来，无敢当其名者。今晋王为盟主，勋高位卑，不若以尚书令让之。”熔曰“善！”乃与王处直各遣使推晋王为尚书令，晋王三让，然后受之，始开府置行台如太宗故事。

有人劝赵王王熔说：“大王所称尚书令是梁国的官名，大王既然与梁国为仇敌，就不应当再用梁国的官名，况且自从唐太宗登位以来，没有敢称这种官名的。现在晋王为盟主，功高位低，不如用尚书令这个官位来推崇他。”王熔说：“很对。”于是与王处直各自派一些人去推举晋王为尚书令，晋王再三辞让，最后才接受了，并和过去的唐太宗一样，开建府署，设置行台。

[4]高季昌以蜀夔、万、忠、涪四州旧隶荆南，兴兵取之，先以水军攻夔州。时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寿镇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请甲，宗寿但以白布袍给之。成先帅之逆战，季昌纵火船焚蜀浮桥，招讨副使张武铁拒之，船不得进。会风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众。季昌乘战舰，蒙以牛革，飞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而遁。荆南兵大败。俘斩五千级。成先密遣人奏宗寿不给甲之状，宗寿获之，召成先，斩之。

[4]高季昌因为前蜀的夔州、万州、忠州、涪州四州过去隶属荆南，打算用武力来夺取这些地方。一开始用水军攻打夔州。当时前蜀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嘉王王宗寿镇守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请求率领甲士作战，王宗寿只把穿白布袍的士卒配备给他。王成先率领这些白袍士卒迎战高季昌，高季昌放出火船焚烧了前蜀的浮桥，前蜀招讨副使张武架起铁索桥来阻拦高季昌的火船，结果火船无法通过。这时正好遇上风向调转，荆南高季昌的部队被火烧死和淹死的士卒很多。高季昌改乘战船逃跑，并给船蒙上牛皮，但被飞石击中，船尾被砸断，高季昌又改乘小船逃跑。在这次战役中，荆南兵大败，被俘虏和斩杀的共有五千人左右。夔州刺史王成先秘密派人向前蜀主奏告王宗寿不配备给戴甲士卒的情况，结果被王宗寿获知，于是召见王成先，并斩杀了他。

[5]帝以岐人数为寇，二月，徙感化节度使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镇长安。怀英即怀贞也，避帝名改焉。

[5]后梁帝因为岐人曾多次来侵犯，二月，甲戌（初七），调感化节度使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镇守长安。康怀英即康怀贞，因为避讳后梁帝均王朱友贞的名字而改为康怀英。

[6]夏，四月，丙子，蜀主徙镇江军治夔州。

[6]夏季，四月丙子（初十），前蜀主王建调镇江军去治理夔州。

[7]丁丑，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挟私迁补军校，罢为工部侍郎，再贬莱州司马。

[7]丁丑（十一日），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因为犯了徇私迁补军校的罪，降为工部侍郎，后来又贬任莱州司马。

[8]吴袁州刺史刘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子也。楚将许贞将万人援之，吴都指挥使柴再用、米志诚帅诸将讨之。

[8]吴国的袁州刺史刘景崇叛背吴国，归附于楚。刘景崇是刘威的儿子。楚将许贞率领一万人马来援救他，吴国的都指挥使柴再用、米志诚率领许多将领来讨伐他。

[9]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趣黄州，以绳梯登城，径趣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9]楚国的岳州刺史许德勋率领水军在楚吴边境上巡逻，到了半夜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南风，楚国的都指挥使王环乘风直捣吴国的黄州，用绳梯登上了城墙，然后直奔州署，俘获了吴国刺史马邺，大肆抢劫之后返回，许德勋说："鄂州的军队很可能阻截我们，应该防备他们的进攻。"王环说："我军进入黄州时，鄂人根本不知道，这次路过是突然通过州城，此时他们自救不暇，哪里还敢阻截我们。"于是举起旗敲起鼓列队而行，鄂人根本没敢逼近他们。

[10]五月，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颍川王韩逊卒，军中推其子洙为留后。癸丑，诏以洙以节度使。

[10]五月，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颍川王韩逊去世，军中推选他的儿子韩洙为留后。癸丑（十七日），后梁帝正式颁诏任用韩洙为朔方节度使。

[11]吴柴再用等与刘崇景、许贞战于万胜冈，大破之，崇景、贞弃袁州遁去。

[11]吴国都指挥使柴再用与刘崇景、许贞在万胜冈打仗，结果柴再用大败敌军，刘崇景和许贞放弃了袁州而逃跑。

[12]晋王既克幽州，乃谋入寇。秋，七月，会赵王熔及周德威于赵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义兵会之。杨师厚引兵救邢州，军于漳水之东。晋军至张公桥，裨将曹进金来奔。晋军退，诸镇兵皆引归。八月，晋王还晋阳。

[12]晋王攻克幽州以后，打算入侵别的地方。秋季，七月，晋王在赵州会见赵王王熔和周德威，并向南入侵邢州，李嗣昭率领昭义军和他们会师。杨师厚从魏州率领军队去援救邢州，在漳水东面安营扎寨。晋王军队行至张公桥时，裨将曹进金率军投奔来降。后来，晋军撤退，燕、赵、诸镇的军队也都率兵回营。八月，晋王回到晋阳。

[13]蜀武泰节度使王宗训镇黔州，贪暴不法；擅还成都，庚辰，见蜀主，多所邀求，言辞狂悖。蜀主怒，命卫士殴杀之。戊子，以内枢密使潘峭为武泰节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为礼部尚书，判枢密院。

[13]前蜀武泰节度使王宗训镇守黔州，贪暴不法，擅自回到成都。庚辰（十六日），他见到前蜀主王建以后，提出很多要求，而且说话时语言十分狂悖。王建十分生气，便命令他的卫士把王宗训活活打死。戊子（二十四日），任命内枢密使潘峭为武泰节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为礼部尚书，判枢密院。

峡上有堰，或劝蜀主乘夏秋江涨，决之以灌江陵，毛文锡谏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怀天下，忍以邻国之民为鱼鳖食乎！”蜀主乃止。

川江三峡上有一座挡水的低坝，有人劝说王建趁夏秋川江水涨时，打开低坝，直灌江陵。毛文锡进谏说：“高季昌虽然不顺服，但他的百姓们有什么罪呢？陛下将要用崇高的品德来怀柔天下，怎么能忍心把邻国的百姓当成鱼鳖的食物呢？”王建于是停止了水灌江陵的计划。

[14]帝以福王友璋为武宁节度使。前节度使王殷，友所置也，惧，不受代，叛附于吴；九月，命淮南西北面招讨应接使牛存节及开封尹

刘将兵讨之。冬，十月，存节等军于宿州。吴平卢节度使朱瑾等将兵救徐州，存节等逆击，破之，吴兵引归。

[14]后梁帝任命福王朱友璋为武宁节度使。以前的武宁节度使王殷是朱友所立的，他因为害怕，不敢接受替代的制命，便背叛后梁而归附了吴国。九月，后梁命淮南西北面招讨应接使牛存节和开封尹刘率兵讨伐王殷。冬季，十月，牛存节等驻扎在宿州。这时吴国派遣平卢节度使朱瑾等率兵援救徐州，牛存节等率兵迎战，结果朱瑾的部队被击败，吴国的军队才撤回。

[15]十一月，乙巳，南诏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范、兼中书令宗播、嘉王宗寿为三招讨以击之。丙辰，败之于潘仓嶂，斩其酋长赵嵯政等；壬戌，又败之于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岭十三寨；辛巳，又败之于大渡河，俘斩数万级，蛮争走渡水，桥绝，溺死者数万人。宗范等将作浮梁济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还。

[15]十一月，乙巳（十三日），南诏国侵犯黎州，前蜀主派遣夔王王宗范、兼中书令王宗播、嘉王王宗寿为三招讨，阻击南诏的侵略军。丙辰（二十四日），在潘仓嶂打败了南诏侵略军，斩杀南诏酋长赵嵯政等。壬戌（三十日），又在山口城击败了南诏军队。十二月，乙亥（十三日），攻下南诏武侯岭等十三个村寨。辛巳（十九日），又在大渡河击败了南诏军队，俘获和斩杀数万南诏士卒，南诏人争先恐后地抢着过河逃跑，桥被压断，又有数万人被水淹死。王宗范等将要制成浮桥渡过大渡河继续攻打南诏军队，前蜀主通知王宗范等，命令他们撤回。

[16]癸未，蜀兴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挥使王宗铎攻岐阶州及固镇，破细砂等十一寨，斩首四千级。甲申，指挥使王宗俨破岐长城关第四寨，斩首二千级。

[16]癸未（二十一日），前蜀光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挥使王崇铎向岐国的阶州和固镇发起进攻，攻下细砂等十一个村寨，斩杀四千人。甲申（二十二日），指挥使王崇俨又攻下岐国长城关等四个村寨，斩杀二千人。

[17]岐静难节度使李继徽，为其子彦鲁所毒而死，彦鲁自为留后。

[17]岐国静难节度使李继徽被他的儿子李彦鲁毒死，李彦鲁自己当了留后官。

贞明元年（乙亥、915）

贞明元年（乙亥，公元915年）

[1]春，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贤门受蛮俘，大赦。初，黎、雅蛮酋刘昌嗣、郝玄鉴、杨师泰，虽内属于唐，受爵赏，号金堡三王，而潜通南诏，为不导；镇蜀者多文臣，虽知其情，不敢诘。至是，蜀主数以漏泄军谋，斩于成都市，毁金堡。自是南诏不复犯边。

[1]春季，正月，己亥（初八），前蜀主驾临得贤门接受蛮夷的俘虏，并大赦了他们。起初，黎、雅蛮夷酋长刘昌嗣、郝玄鉴、杨师泰三人虽然向内归属于唐，也曾受过后唐的封爵和赏赐，号称金堡三王，实际上却偷偷地私通南诏，并为南诏充当侦察和向导。镇守蜀地的人多数是文官，虽然知道他们的情况，但不敢去问个究竟。此时，前蜀主责备他们泄漏军机，在成都把他们斩了，并且捣毁了金堡。从此以后，南诏不敢再侵犯前蜀的边境。

[2]二月，牛存节等拔彭城，王殷举族自焚。

[2]二月，牛存节等攻下了彭城，王殷全族都自焚。

[3]三月，丁卯，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为太子太保，致仕。

[3]三月，丁卯（初七），封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以太子太保，退休归居。

[4]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王杨师厚卒。师厚晚年矜功恃众，擅割财赋，选军中骁勇，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给赐优厚，欲以复故时牙兵之盛。帝虽外加尊礼，内实忌之，及卒，私于宫中受贺。租庸使赵岩、判官邵赞言于帝曰：“魏博为唐腹心之蠹，二百馀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广兵强之故也。罗绍威、杨师厚据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时为之计，所谓‘弹疽不严，必将复聚，’安知来者不为师厚乎！宜分六州为两镇以弱其权。”帝以为然，以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置昭德军于相州，割澶、卫二州隶焉，以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仍分魏州将士府库之半于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镇，朝廷恐魏人不服，遣开封尹刘将兵六万自白马济河，以讨镇、定为名，实张形势以胁之。

[4]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王杨师厚去世。杨师厚在晚年时常居功自，擅自夺取财赋，并挑选军中勇敢善战的士卒设置私人军队数千人，号称银枪效节都，供给赏赐十分优厚，打算恢复过去牙兵的盛况。后梁帝虽然表面上对他尊礼有加，内心却很忌恨他，到他死后，在宫中暗自庆贺。租庸使赵岩、判官邵赞对后梁帝说："魏博一带是唐朝心腹中的蠹虫，之所以二百余年来不能铲除它的割据形势，主要原因是地广兵强。罗绍威、杨师厚占据这块地方以后，朝廷都不能够控制它。陛下如果不乘此时重新考虑，就像所说的'弹除脓血不净，必将重新瘀结'，怎么能够知道未来的天雄节度使不像杨师厚呢？应当将魏博六州分为两镇，削弱它的权力。"后梁帝认为言之有理，于是任命原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在相州增置了昭德军，割出澶、卫二州隶属相州，任命原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又将魏州的将士、府库财产的一半分给相州。张筠是海州人。贺德伦、张筠已经赴任，但朝廷又害怕魏州人不服，于是又派遣开封尹刘率兵六万，从白马渡过黄河，以讨伐镇州、定州为名，其实是虚张声势用威力来强迫魏人服从。

魏兵皆父子相承数百年，族姻磐结，不愿分徙。德伦屡趣之，应行者皆嗟怨，连营聚哭。已丑，刘屯南乐，先遣澶州刺史王彦章将龙骧五百骑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与谋曰："朝廷忌吾军府强盛，欲设策使之残破耳。吾六州历代藩镇，兵未尝运出河门，一旦骨肉流离，生不如死。"是夕，军乱，纵火大掠，围金波亭，王彦章斩关而走。诘旦，乱兵入牙城，杀贺德伦之亲兵五百人，劫德伦置楼上。有效节军校张彦者，自帅其党，拔白刃，止剽掠。

魏州士卒数百年来都是父子相承，族与族之间婚姻盘结，不愿意分离。天雄节度使贺德伦多次催促他们分离，但答应离开的人都哀叹怨恨，甚至连营聚集在一起号啕大哭。己丑（二十九日），开封尹刘的军队驻扎在南乐，先派澶州刺史王彦章率领龙骧骑兵五百人进入魏州，驻扎在金波亭。魏州的士卒们互相谋划说："朝廷非常忌恨我们的军府强盛，打算用计策让我们军府自行残破。我们六个州历代都是一个藩镇，士卒从来没有远出过河门，一旦骨肉流离，生不如死。"当天晚上，魏军大乱，放火掠夺，包围了金波亭，澶州刺史王彦章斩杀了守门士卒才得以逃出。第二天早晨，魏州乱兵进入了后梁军主将居住

的牙城，杀了贺德伦的亲兵五百余人，并劫持了贺德伦，把他放到了牙城的城楼上。有个郊节军军校叫张彦的人，率领自己的同伙，拔出刀枪，制止抢劫活动。

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异抚谕魏军，许张彦以刺史。彦请复相、澶、卫三州如旧制。异还，言张彦易与，但遣刘加兵，立当传首。帝由是不许，但以优诏答之。使者再返，彦裂诏书抵于地，戟手南向诟朝廷，谓德伦曰："天子愚暗，听人穿鼻。今我兵甲虽强，苟无外援，不能独立，宜投款于晋。"遂逼德伦以书求援于晋。

夏季，四月，后梁帝派遣供奉官扈异前往抚慰魏军，并答应让张彦做刺史。张彦请求恢复相、澶、卫三州隶属天雄的旧制。扈异回到朝廷以后说，张彦容易对付，只需命令刘派兵增援，马上就可以拿回张彦的首级来。后梁帝因此没有同意任命张彦做刺吏，仅仅以褒扬的诏书回答他。使者返回魏军时，张彦将诏书撕碎扔在地上，用手指着南面怒骂朝廷，并对贺德伦说："天子遇昧昏庸，听凭别人牵着鼻子走。现在我的军队虽然还很强盛，但是如果没有外援，仍然不能自立，应当向晋王表示亲善。"于是逼着贺德伦写信向后晋王求援。

[5]李继徽假子保衡杀李彦鲁，自称静难留后，举、宁二州来附。诏以保衡为感化节度使，以河阳留后霍彦威为静难节度使。

[5]李继徽的养子李保衡杀死了李彦鲁，自称静难留后，并带着、宁二州归附后梁。后梁帝下诏，任命李保衡为感化节度使，任命河阳留后霍彦威为静难节度使。

[6]吴徐温以其子牙内都指挥使知训为淮南行军副使、内外马步诸军副使。

[6]吴国的镇海节度使徐温让他的儿子牙内都指挥使徐知训出任淮南行军副使和内外马步诸军副使。

[7]晋王得贺德伦书，命马步副总管李存审自赵州进据临清。五月，存审至临清，刘屯洹水。贺德伦复遣使告急于晋，晋王引大军自黄泽岭东下，与存审会于临清，犹疑魏人之诈，按兵不进。德伦遣判官司空犒军，密言于晋王曰："除乱当除根。"因言张彦凶狡之状，劝晋王先除之，则无虞矣。王默然。，贝州人也。

[7]晋王接到贺德伦的信以后，便命令马步副总管李存审从赵州出发去占据临清。五月，李存审到达临清，后梁开封尹刘的军队驻扎在

洹水。贺德伦又派出使者向晋王告急，晋王亲率大军从黄泽岭东下，在临清与李存审会师，这时他们仍然怀疑魏人有诈，所以按兵不进。贺德伦派判官司空前去慰劳晋王军队，秘密地对晋王说：“除乱当除根。”进而把张彦凶残狡诈的情况告诉了晋王，劝说晋王首先把张彦除掉，就没有什么忧患了。晋王听了之后没有表态。司空是贝州人。

晋王进屯永济，张彦选银枪效节五百人，皆执兵自卫，诣永济谒见，王登驿楼语之曰：“汝陵胁主帅，残虐百姓，数日中迎马诉冤者百馀辈。我今举兵而来，以安百姓，非贪人土地。汝虽有功于我，不得不诛以谢魏人。”遂斩彦及其党七人，馀众股栗。王召谕之曰：“罪止八人，馀无所问。自今当竭力为吾爪牙。”众皆拜伏，呼万岁。明日，王缓带轻裘而进，令张彦之卒擐甲执兵，翼马而从，仍以为帐前银枪都。众心由是大服。

晋王率领军队向前推进，驻扎在永济。张彦挑选银枪效节五百人，都全副武装，加强自卫，到永济拜见晋王，晋王登上驿站的城楼对他说：“你欺凌逼迫主帅，残害百姓，连日来迎马诉冤的就有百余批。我今天率兵而来，目的是安定百姓，并非来贪图别人的土地。你虽然对我有功，但为了向魏州人民谢罪，不得不将你杀掉。”于是晋王斩了张彦及其同伙共七人，其余的乱兵吓得腿都发抖，十分恐惧。晋王把其余乱兵召集来对他们说：“有罪的只有八人、其余的一概不追究。从今以后你们应当竭力成为我的亲信。”大家听后都跪伏在地感谢，高呼万岁。第二天，晋王宽带轻衣，十分从容地继续前进，命令张彦的士卒披甲执枪，全副武装，跟随在晋王的两侧，把他们仍然作为帐前银枪都。乱军士兵从此顺服了晋王。

刘闻晋军至，选兵万馀人，自洹水趣魏县；晋王留李存审屯临清，遣史建瑭屯魏县以拒之，王自引亲军至魏县，与夹河为营。

刘听到晋军将要到来，选出一万多士卒从洹水直达魏县。晋王留下李存审的军队驻扎在临清，同时派遣史建瑭屯兵魏县来抵御刘，晋王亲自率领随身护卫的士兵到了魏县，与刘在漳河的两岸安营扎寨。

帝闻魏博叛，大悔惧，遣天平节度使牛存节将兵屯杨刘，为声援。会存节病卒，以匡国节度使王檀代之。

后梁帝听说魏博这个重要军镇投降了晋王，感到十分悔恨和恐惧，于是派遣天平节度使牛存节率兵驻扎在杨刘，声援刘。不久，牛存节

病死，又用匡国节度使王檀代替了他。

[8]岐王遣彰义节度使刘知俊围州，霍彦威固守拒之。

[8]岐王李茂贞派遣彰义节度使刘知俊包围了州，后梁将霍彦威坚守州抵御。

[9]六月，庚寅朔，贺德伦帅将吏请晋王入府城慰劳。既入，德伦上印节，请王兼领天雄军，王固辞，曰："比闻汴寇侵逼贵道，故亲董师徒，远来相救；又闻城中新罹涂炭，故暂入存抚。明公不垂鉴信，乃以印节见推，诚非素怀。"德论再拜曰："今寇敌密迩，军城新有大变，人心未安，德伦心腹纲为张彦所杀殆尽，形孤势弱，安能统众！一旦生事，恐负大恩。"王乃受之。德伦师将吏拜贺，王承制以德伦为大同节度使，遣之官。德伦至晋阳，张承业留之。

[9]六月，庚寅朔（初一），贺德伦率领将吏请求晋王入府慰劳士卒。晋王入府以后，贺德伦送上天雄军府印和天雄旌节，请求晋王兼管天雄军，晋王一再辞让说："近来听说汴梁强寇侵逼您的军镇，所以亲自督率士卒，远道来相救；又听说城中百姓最近遭到严重残害和灾难，所以亲自暂时进城安抚一下。您却不能理解、信任，竟用印节来表示推让，这不合我的心愿。"贺德伦又一再拜谢说："现在寇敌逼近，军营中最近又有大的变化，人心未安，我的亲信臣仆都被张彦杀死，形势十分孤弱，怎么能统率大家呢？一旦发生事情，唯恐辜负晋王的大恩。"晋王于是接受了他的印节。贺德伦带领将吏拜贺，晋王按照规制任命贺德伦为大同节度使，并派他立即赴任。贺德伦到了晋阳，被张承业留了下来。

时银枪效节都在魏城犹骄横，晋王下令："自今有朋党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杀无赦！"以沁州刺史李存进为天雄都巡按使。有讹言摇众及强取人一钱已上者，存进皆枭首磔尸于市。旬日，城中肃然，无敢喧哗者。存进本姓孙，名重进，振武人也。

这个时候，银枪效节都在魏州城仍然很骄横，于是晋王下令："从今以后如有结为朋党、传播流言和以暴力掠夺百姓的人，坚决杀掉，决不宽容。"任命沁州刺史李存进为天雄都巡按使。凡有传播流言蜚语来动摇民众及用武力强夺别人一钱以上的人，李存进都砍头裂尸示众。过了十来天，城中非常安静，没有敢吵吵嚷嚷的人。李存进本姓孙，名字叫重进，振武人。

晋王多出征讨，天雄军府事皆委判官司空决之。恃才挟势，睚眦必报，纳贿骄侈。有从子在河南，密使人召之，都虞候张裕执其使者以白王，王责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见欺如是！独不可先相示邪！”揖令归第：是日，族诛于军门，以判官王正言代之。正言，郓州人也。

晋王经常出征打仗，天雄军府的事情都委托判官司空处理。司空依仗他的才干和势力，小怨小忿都要报复，经常受贿，又很骄横奢侈。他有个侄儿在黄河以南，司空秘密派人把他召来，都虞候张裕抓住司空的使者，报告了晋王，晋王遣责司空说：“自从我得到魏博以后，日常事务都委托你来处理，你为什么如此欺骗我？难道不可以事先向我报告吗？”很客气地让他回家。就在这一天，在军门将司空的家族都杀掉。随即让判官王正言代替了他的职务。王正言是郓州人。

魏州孔目吏孔谦，勤敏多计数，善治簿书，晋王以为支度务使。谦能曲事权要，由是宠任弥固。魏州新乱之后，府库空竭，民间疲弊，而聚三镇之兵，战于河上，殆将十年，供亿军须，未尝有阙，谦之力也。然急征重敛，使六州愁苦，归怨于王，亦其所为也。

魏州孔目吏孔谦，勤劳敏捷，多计谋，善于管理簿记帐册，晋王任命他为支度务使。孔谦能够婉转变通，讨好有权势的要人，因此对他的宠信和任用越来越稳固。魏州新遭动乱以后，府库财物空竭，民间也很疲惫。集中并、魏、镇三镇的士卒，在黄河边作战将近十年，军队的供给从未有过短缺，这些全靠孔谦之力。然而紧急征集重敛财物，使魏博六州的百姓愁苦不堪，以致百姓归怨于晋王，也是孔谦所为。

张彦之以魏博归晋也，贝州刺史张源德不从，北结沧德，南连刘以拒晋，数断镇、定粮道。或说晋王：“请先发兵万人取源德，然后东兼沧景，则海隅之地皆为我有。”晋王曰：“不然。贝州城坚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隶于沧州而无备，若得而戍之，则沧、贝不得往来，二垒既孤，然后可取。”乃遣骑兵五百，昼夜兼行，袭德州。刺史不意晋兵至，逾城走，遂克之，以辽州守捉将马通为刺史。

张彦献魏博叛归晋国时，贝州刺史张源德不听从他，北面联合沧州、德州，南面连接刘来抵御晋军，曾多次断绝镇州、定州的粮路。有人劝晋王说：“请先派兵万人夺取张源德占据的贝州，然后再向东夺

取沧州、景州，这样沿海一带的地方都可以归我们晋国所有。”晋王说：“不像你们说的那样。贝州城防坚固，兵士很多，不易突然袭击，德州隶属沧州，且没有防备，如能夺取并派兵防守，这样沧州、贝州就不能往来，两个州孤立之后，就可以夺取。”于是晋王派遣五百骑兵，昼夜兼行，前往袭击德州。德州刺史没想到晋军会到来，翻越城墙逃走，德州被晋军攻下，晋王任命辽州守捉将马通为德州刺史。

秋，七月，晋人夜袭澶州，陷之。刺史王彦章在刘营，晋人获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间使诱彦章，彦章斩其使，晋人尽灭其家。晋王以魏州将李岩为澶州刺史。

秋季，七月，晋军在一个晚上偷袭澶州，并攻破。此时澶州刺史王彦章正在刘的军营中，晋人在城内俘获了王彦章的妻子，晋人待他们十分优厚。晋人派出秘密使者前去引诱王彦章，王彦章杀了晋使，晋人把他的全家都杀死。晋王任命魏州将领李岩为澶州刺史。

晋王劳军于魏县，因帅百馀骑循河而上，觇刘营。会天阴晦，伏兵五千于河曲丛林间，鼓噪而出，围王数重。王跃马大呼，帅骑驰突，所向披靡。裨将夏鲁奇等操短兵力战，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骑，鲁奇手杀百馀人，伤夷遍体，会李存审救兵至，乃得免。王顾谓从骑曰：“几为虏嗤。”皆曰：“适足使敌人见大王之英武耳。”鲁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爱之，赐姓名曰李绍奇。

晋王在魏县慰劳军队，趁机率领百余骑兵沿河而上，偷偷地侦察刘的军营。此时正好遇上天气阴暗，刘在河流拐弯处的丛林中埋伏下五千多士兵，一边呼叫一边击鼓冲了出来，把晋王包围了好几层。晋王策马腾跃，大声疾呼，率领骑兵突围，所向披靡。副将夏鲁奇等手持刀剑与刘的围兵奋力战斗，从午时一直打到申时才逃出去，有七名骑兵在战斗中死亡，夏鲁奇亲手杀死百余人，他自己遍体伤痕，正好这时李存审的援兵赶到，这才得免于难。晋王回过头来对随从骑兵说：“差点儿成为俘虏被人讥笑。”骑兵们说：“这次正足以让敌人见见大王的英俊威武。”夏鲁奇是青州人。晋王因此更加喜爱他，并赐姓名叫李绍奇。

刘以晋兵尽在魏州，晋阳必虚，欲以奇计袭取之，乃潜引兵自黄泽西去。晋人怪军数日不出，寂无声迹，遣骑觇之，城中无烟火，但时见旗帜斥循堞往来，晋王曰：“吾闻刘用兵，一步百计，此必诈也。”

更使觇之，乃缚刍为人，执旗乘驴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诘之，云军去已二日矣。晋王曰：“刘长于袭人，短于决战，计彼行才及山下。”亟发骑兵追之。会阴雨积旬，黄泽道险，堇泥深尺馀，士卒援藤葛而进，皆腹疾足肿，死者什二三。晋将李嗣恩倍道先入晋阳，城中知之，勒兵为备。至乐平，糗粮且尽；又闻晋有备，追兵在后，众惧，将溃，谕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敌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坠井中，去将何之！惟力战庶几可免，不则以死报君亲耳。”众泣而止。周德威闻西上，自幽州引千骑救晋阳，至土门，已整众下山，自邢州陈宋口逾漳水而东，屯于宗城。军往还，马死殆半。

刘认为晋军都在魏州作战，晋阳城一定空虚，打算用奇计袭取晋阳，于是偷偷地率兵从黄泽出发向西开进。晋军感到刘军队好多天没有出来，寂静无声，也没有什么活动迹象，于是派出骑兵去侦察刘的军营，结果城中没有烟火，只是有时看到旗帜顺着城堞来回走动。晋王说：“我听说刘用兵，一步百计，这里面一定有诈。”于是又派出一些人去侦察，发现顺着城堞来回走动的旗帜是用草捆绑的草人打着旗帜骑着驴在城上来回走动。后来抓到城里年老体弱的人查问，都说刘军队已经离开两天了。晋王说：“刘擅长于偷袭别人，但在决战上有所欠缺，估计刘的军队刚刚走到山下。”于是晋王迅速派出骑兵去追赶刘。这时正好遇上十几天来阴雨连绵，黄泽的道路更加艰险，烂泥有一尺多深，士卒们都是拉着藤葛等树木向前推进，好多人都腹泄脚肿，有十分之二三的士卒因此而死亡。晋将李嗣恩领兵日夜兼行，抢先进入晋阳城，晋阳城内的人得知他回来，便整顿军队，防备刘的进攻。刘行到乐平时，干粮将要吃完，又听说晋阳已有防备，追兵又在后面，士卒们都感到害怕，行将溃散，刘告谕他的将士们说：“现在我们离开家乡已有一千多里，深入了敌境，前面和背后都有敌兵，这里山高谷深，就像掉在井里一样，下一步将怎么办呢？只有奋力战斗，也许可以免于不幸，否则就只能以死来回报君王、父老了。”将士们停止了哭泣。晋将周德威听说刘率军自黄泽西上，于是率领一千多骑兵从幽州出发前往援救晋阳，行至土门时，刘已经整顿部队下了山，从邢州陈宋口渡过漳河水向东而去，驻扎在宗城。刘在进军、撤军往来中，战马死掉将近一半。

时晋军乏食，知临清有蓄积，欲据之以绝晋粮道，德威急追，再宿，至南宫，遣骑擒其斥候者数十人，断腕而纵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据临清矣！”军大骇。诘朝，德威略营而过，入临清，引军趋贝州。时晋王出师屯博州，刘军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军于莘县，晋军踵之，治莘城，堑而守之，自莘及河筑甬道以通馈饷；晋王营于莘西三十里，烟火相望，一日数战。

这时，晋军缺乏军粮，刘得知临清有晋军的积蓄，打算占据临清来断绝晋军的粮道。周德威紧急追赶刘的军队，两天两夜赶到南宫，然后派出骑兵抓了刘的十多个哨兵，把他们的手腕打断以后放了他们，让他们回去告诉刘说：“周德威已经占据了临清。”刘的士卒十分惊骇。第二早晨，周德威率军劫掠刘的军营而过，进入临清，刘率领部队迅速到了贝州。这时，晋王率军驻扎在博州，刘驻扎在堂邑，周德威率军攻打刘，没有攻下。第二天，刘驻扎在莘县，晋军接踵而来，刘整治莘城，挖了壕沟坚守着，并从莘城到黄河筑起了甬道，用来运送粮饷。晋王则在莘城以西三十里安下军营，两军烟火相望，每天都要打好几次仗。

晋王爱元行钦骁健，从代州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献之，以为散员都部署，赐姓名曰李绍荣。绍荣尝力战深入，剑中其面，未解，高行周救之得免。王复欲求行周，重于发言，密使人以官禄啖之，行周辞曰：“代州养壮士，亦为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犹事大王也。代州脱行周兄弟于死，行周不忍负之。”乃止。

晋王特别喜爱元行钦的勇猛刚强，便向代州刺史李嗣源索求，李嗣源不得已，把元行钦献给晋王，晋王任命他为散员都部署。并赐给他姓名叫李绍荣。李绍荣曾深入敌军奋力作战，不幸面部被剑刺中，但他没有放松战斗，幸好高行周率军救了他，才免于一死。晋王又打算索求高行周，但难以启齿，便秘密派人去用官禄来引诱他。高行周推辞说：“代州培养的壮士也是为了大王，我侍奉代州也就同侍奉大王一样。代州人从死亡中解救了行周兄弟，我不忍心辜负了代州人。”晋王才作罢。

[10]绛州刺史尹皓攻晋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与昭义留后贺攻澶州，拔之，执李岩，送东都。帝以杨师厚故将杨延直为澶州刺史，使将兵万人助刘，且招诱魏人。

[10]绛州刺史尹皓攻打晋王的隰州，八月，又攻打慈州，都没有攻克。王檀与昭义节度使留后贺一起攻打澶州，把澶州攻克，并抓获了晋王任命的澶州刺史李岩，将他押送到东都。后梁帝任命杨师厚旧部杨延直为澶州刺史，让他率一万士卒去援助刘，并招诱魏州人前去。

[11]晋王遣李存审将兵五千击贝州。张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请堑其城以安耕耘。存审乃发八县丁夫堑而围之。

[11]晋王派遣马步副总管李存审率领五千士卒去攻打贝州。贝州刺史张源德有三千士卒，每天夜晚出去抢劫，贝州人民甚为痛苦，请求李存审挖沟阻止他们出城骚扰，以使人民能安居耕耘。李存审便发动贝州八县的丁夫，挖堑壕把城围起来。

刘在莘久，馈运不给，晋人数抵其寨下挑战，不出。晋人乃绝其甬道，以千余斧斩寨木，梁人惊扰而出，因俘获而还。

刘在莘城驻守了很长时间，军粮不能运输供给，晋军曾多次到他的营寨下挑衅，刘的部队不出来。于是晋军断绝了他的甬道，一千多人手持斧刀砍伐刘的寨木，后梁的士卒惊恐地逃出营寨，被晋人俘获回去。

帝以诏书让老师费粮，失亡多，不速战，奏：“臣比欲以奇兵捣其腹心，还取镇、定，期以旬时再清河朔。无何天未厌乱，淫雨积旬，粮竭士病。又欲据临清断其馈饷，而周杨五奄至，驰突如神。臣今退保莘县，享士训兵以俟进取。观其兵数甚多，便习骑射，诚为敌，未易轻也。苟有隙可乘，臣岂敢偷安养寇！”帝复问决胜之策，曰：“臣今无策，惟愿人给十斛粮，贼可破矣。”帝怒，责曰：“将军蓄米，欲破贼邪，欲疗饥邪？”乃遣中使往督战。

后梁帝下诏书谴责刘劳师费粮，造成伤亡大，又不速战，刘回奏说：“我们本来计划用骑兵攻打他的心腹晋阳，回师时夺取镇、定二州，以十天为期，清除河朔一带的敌人。但天时不利，十多天阴雨连绵，军粮匮乏，士卒疲病。此后，又打算占据临清断绝晋军的粮饷，然而周德威突然来到，奔驰如神。我现在退保莘县，让士卒们一边休息一边训练，以待下一步继续作战。我看到晋军的士卒很多，又善于骑射，确实是一支强敌，从来没有敢轻视。如果有空隙可乘，我哪敢偷安养寇！”后梁帝又向刘询问取决胜利的策略，刘回答说：“我今天还没有什么好的策略，只希望能得到每人十斛粮食，这样敌人就可以

打败。”后梁帝十分生气，谴责刘说：“将军你储备粮食，是准备打败敌人呢，还是打算防止饥饿呢？”于是派遣中使前往督战。

集诸将问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军旅，徒与少年新进辈谋之。夫兵在临机制变，不可预度。今敌尚强，与战必不利，柰何？”诸将皆曰：“胜负当一决，旷日何待！”默然，不悦，退，谓所亲曰：“主暗臣谀，将骄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复集诸将于军门，人置河水一器于前，令饮之，众莫之测。谕之曰：“一器犹难，滔滔之河，可胜尽乎！”众失色。

刘召集诸军将领说：“主上深居宫中，不了解军队作战，仅仅和一些新提升的年轻人商量对策。作战在于随机应变，不能预先估计。现在敌军还很强大，和他们作战一定不利于我们，怎么办呢？”诸位将领都说：“不管胜负应当决于一战，这样一直拖下去又能等到什么呢？”刘没有说话，不高兴，退下来对他亲近的人说：“主上昏暗愚昧，臣下阿谀奉承，将帅骄傲，士兵懈惰；我不知将要死在什么地方！”一天，刘在军营门口又召集诸军将领，每人面前放了一杯河水，让他们喝掉，众将领不解其中的意思。刘给们解释说：“一杯水都难以喝掉，滔滔不绝的河水难道能够穷尽吗？”诸将都吓得变了脸色。

后数日，将万余人薄镇、定营，镇、定人惊扰。晋李存审以骑兵二千横击之，李建及以银枪千人助之，大败，奔还。晋人逐之，及寨下，俘斩千计。

几天以后，刘率领一万多士卒逼近镇、定的军营，镇、定二州的人都感到害怕。晋将李存审率领二千骑兵拦腰击刘，李建及率领一千多银枪军前来援助，结果刘被打得大败，奔逃回去。晋军奋力追赶，一直追到刘营寨之下，俘虏和斩杀了一千多人。

[12]刘岩逆妇于楚，楚王殷遣永顺节度使存送之。

[12]刘岩到楚国迎接他的妻子，楚王马殷派永顺节度使马存护送他们。

[13]乙未，蜀主以兼中书令王宗绾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兼中书令王宗播为招讨使，攻秦州；兼中书令王宗瑶为东北面招讨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为副使，攻凤州。

[13]乙未（初七），前蜀主王建任命兼中书令王宗绾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兼中书令王宗播为招讨使，一起攻打秦州。任命兼中书令王

宗瑶为东北面招讨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为副使，一起攻打凤州。

[14]庚戌，吴以镇海节度使徐温为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都招讨使、守侍中、齐国公，镇润州，以升、润、常、宣、歙、池六州为巡属，军国庶务参决如故；留徐如训居广陵秉政。

[14]庚戌（二十二日），吴国任命镇海节度使徐温为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都招讨使、守侍中、齐国公，镇守润州，并把升、润、常、宣、歙、池六州都作为他的巡察范围，国家的各种军政事务他都参与决策，和过去一样。把徐知训留在广陵掌管那里的政权。

[15]初，帝为均王，娶河阳节度使张归霸女为妃，即位，欲立为后；后以帝未南郊，固辞。九月，壬午，妃疾甚，册为德妃，是夕，卒。

[15]当初，后梁帝做均王时，娶了河阳节度使张归霸的女儿作为妃子，即位以后，打算把她立为皇后。皇后认为皇帝没有去祭祀天帝，所以一直辞让。九月，壬午（二十四日），张妃病重，于是册封她为德妃，当天晚上她就病死了。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谓当为天子，遂谋作乱。冬，十月，辛亥夜，德妃将出葬，友敬使腹心数人匿于寝殿；帝觉之，跣足逾垣而出，召宿卫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壬子，捕友敬，诛之。

康王朱友敬，眼睛里有两个瞳子，自己说他可以当天子，于是就阴谋发动叛乱。冬季，十月，辛亥（二十四日）夜晚，德妃将要出葬，朱友敬派了几个心腹偷偷藏在寝殿。后梁帝发现这后，光着脚翻墙逃了出去。召集宿卫兵在寝殿里搜查，只要抓住叛乱的人就马上杀死。壬子（二十五日），抓获了朱友敬，并把他杀死。

帝由是疏忌宗室，专任赵岩及德妃兄弟汉鼎、汉杰、从兄弟汉伦、汉融，咸居近职，参预谋议，每出兵必使之监护。岩等依势弄权，卖官鬻狱，离间旧将相，敬翔、李振虽为执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称疾不预事，以避赵、张之族，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后梁帝因此猜忌、疏远了宗室人员，只信用赵岩及德妃的兄弟张汉鼎、张汉杰，从兄弟张汉伦、张汉融，让他们担任了亲近皇帝的官职，让他们参与朝廷谋议，每次出兵一定派他们监护。赵岩等依权弄势，贪脏枉法，在旧有将相中挑拔离间。敬翔、李振虽然主持政务，

但他们所说的话很多都不被采用。李振经常装病不去参与政事，以此来回避赵岩、张归霸家族。后来政事越来越乱，以至于后梁朝灭亡。

[16]刘遣卒诈降于晋，谋赂膳夫以毒晋王；事泄，晋王杀之，并其党五人。

[16]刘派遣士卒去晋王那里诈降，企图贿赂为晋王做饭的厨师来毒死晋王，后来事情败露，晋王杀死了这些士卒及其同党五人。

[17]十一月，己未夜，蜀官火。自得成都以来宝货贮于百尺楼，悉为煨烬。诸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宗侃等帅卫兵欲入救火，蜀主闭门不内。庚申旦，火犹未熄，蜀主出义兴门见群臣，命有司聚太庙神主，分巡都城，言讫，复入宫闭门。将相皆献帷幕饮食。

[17]十一月，己未（初三）夜晚，前蜀的宫中失火。自从前蜀得到成都以来，一些宝物奇货都储藏在百尺楼里，这次大火，全部化为灰烬。诸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王宗侃率领卫打算进入宫中救火，但蜀主关起门来不让他们进去。庚申（初四）的早晨，大火还没有熄灭，蜀主走出义兴门外会见了群臣，并命令有司把太庙神都召集起来，又让他们去视察都城，说完以后，又回到宫中，把宫门关闭起来，将相们都向蜀主进献帷幕和食物。

[18]壬戌，蜀大赦。

[18]壬戌（初六），前蜀实行大赦。

[19]乙丑，改元。

[19]乙丑（初九），后梁帝改换了年号。

[20]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克固镇，与秦州将郭守谦战于泥阳川；蜀兵败，退保鹿台山。辛未，王宗绾等败秦州兵于金沙谷，擒其将李彦巢等，乘胜趣秦州。兴州刺史王宗铎克阶州，降其刺史李彦安。甲戌，王宗绾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彦德。蜀军至上梁坊，秦州节度使节李继崇遣其子彦秀奉牌印迎降。宗绛入秦州，表排陈使王宗俦为留后。刘知俊攻霍彦威于州，半岁不克，闻秦州降蜀，知俊秉子皆迁成都；知俊解围还凤翔，终惧及祸，夜帅亲兵七十人，斩关而出，庚辰，奔于蜀军。王宗绾自河池、两当进兵，会王宗瑶攻凤州，癸未，克之。

[20]己巳（十三日），前蜀王宗翰率兵出青泥岭，攻克固镇，与秦州将领郭守谦在泥阳川交战。前蜀兵败退，撤到鹿台山坚守。辛未（十五日），王宗绾率军在金沙谷击败秦州士兵，抓获了他们的将领李彦巢等，乘胜开赴秦州。兴州刺史王宗铎攻克阶州，阶州刺史李彦安投降。甲戌（十八日），王宗绾攻下成州，阶州刺史李彦安投降。甲戌（十八日），王宗绾攻下成州，俘获刺史李彦德。前蜀军行至上染坊，秦州节度使李继宗派他的儿子李彦秀拿着牌印迎降于前蜀军。王宗绛进入秦州，上表荐排阵使王宗俦为秦州留后。后梁将领刘知俊在州进攻霍彦威，半年也没有攻克，后来听说秦州已经投降前蜀军，刘知俊的妻、子都迁往成都。刘知俊撤军回到凤翔，很害怕祸及已身，于是在夜晚率领七十个亲信，过关斩将逃出军营，庚辰（二十四日），投奔前蜀军。王宗绾从河池、两当率兵前进，适逢王宗瑶攻打凤州，癸未（二十七日），攻克凤州。

[21]岐义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彦韬知岐王衰弱，十二月，举耀、鼎二州来降。彦韬即温韬也。乙未，诏改耀州为崇州，鼎州为裕州，义胜军为静胜军，复彦韬姓温氏，名昭图，官任如故。

[21]岐国义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彦韬知道岐王很衰弱，十二月，率领耀、鼎州来投降。李彦韬就是温韬。乙未（初九），后梁帝下诏改耀州为崇州，改鼎州为裕州，改义胜军为静胜军，恢复李彦韬姓温，名叫昭图，他所任的一切官职和原来一样。

[22]丁未，蜀大赦；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兴军于凤州，割文、兴二州隶之，以前利州园练使王宗鲁为节度使。

[22]丁未（二十一日），前蜀对犯罪的人实行大赦；改明年的年号为通正。凤州设置了武兴军，割出文州、兴州隶属于凤州，任命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为凤州节度使。

[23]是岁，清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以吴越王为国王而已独为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统，帝不许。岩谓僚属曰：“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庭乎！”自是贡使遂绝。

[23]这一年，清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任命吴越王钱为吴越国王，而自己则为南平王，并上表请求封自己为南越王并加都统，后梁帝没有答应。刘岩对他的僚属们说：“现在中国杂乱纷纷，谁为天

子！怎能长途跋涉，经历险阻来侍奉伪庭呢？”从此和朝廷断绝了贡献和使臣。

二年（丙子、916）

二年（丙子，公元916年）

[1]春，正月，宣武节度使、守中书令、广德靖王全昱卒。

[1]春季，正月，后梁朝宣武节度使、守中书令、广德靖王朱全昱去世。

[2]帝闻前河南府参军李愚学行，召为左拾遗，充崇政院直学士。衡王友谅贵重，李振等见，皆拜之，愚独长揖，帝闻而让之，曰：“衡王于朕，兄也，朕犹拜之，卿长揖，可乎？”对曰：“陛下以家人礼见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于王无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罢为邓州观察判官。

[2]后梁帝听说原来的河南府参军李愚学问与操行都很好，于是召他来担任左拾遗官，并充当崇政院直学士。衡王朱友谅位尊身贵，李振等人见都要向他跪拜，李愚见了只行拱手礼，后梁帝听说以后责备他，说：“衡王朱友谅是我的兄长，我见了他都要跪拜，而你却行拱手礼，这样可以吗？”李愚回答说：“陛下是以本家人的礼来见衡王的，向他跪拜是应该的。李振等是陛下的家臣。我和衡王素无来往，不也妄有所屈。”李愚见了衡王一直是这样，后梁帝竟以他固执抗命而罢他为邓州观察判官。

[3]蜀主以李继崇为武泰节度使、兼中书令、陇西王。

[3]前蜀主任命李继崇为武泰节度使、兼中书令、陇西王。

[4]二月，辛丑夜，吴宿卫将马谦、李球劫吴王登楼，发库兵讨徐知训；知训将出走，严可求曰：“军城有变，公先弃众自去，众将何依！”知训乃止。众犹疑惧，可求阖户而寝，鼾息闻于外，府中稍安。壬寅，谦等陈于天兴门外，诸道副都统朱瑾自润州至，视之，曰：“不足畏也。”返顾外众，举手大呼，乱兵皆溃，擒谦、球，斩之。

[4]二月，辛丑（十六日）夜，吴国的宿卫将马谦、李球劫持着吴王杨隆演登上城楼，并派守库士兵去讨伐徐知训。徐知训将要逃出城外，严可求劝他说：“军城有变，你首先丢弃了众将士而自己逃跑，众将士又将依靠谁呢？”徐知训因此才没有出走。此时众将士仍然犹豫害

怕，但严可求却关起门来去睡觉，在门外边都可以听见他的鼾声，这样府中才稍微安定了一些。壬寅（十七日），马谦等在天兴门外摆开阵势，此时诸道副都统朱瑾从润州来到，看了看马谦摆出的阵势，说："不必害怕。"回过头来对着外面的人众举手高呼，乱兵纷纷溃散。于是抓获了马谦和李球，将他们斩杀。

[5]帝屡趣刘战，闭壁不出。晋王乃留副总管李存审守营，自劳军于贝州，声言归晋阳。闻之，奏请袭魏州，帝报曰："今扫境内以属将军，社稷存亡，系兹一举，将军勉之！"令澶州刺史杨延直引兵万人会于魏州，延直夜半到城南，城中选壮士五百潜出击之，延直不为备，溃乱而走，诘且自莘县悉众至城东，延直馀众合，李存审引营中后踵其后，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战，晋王亦自贝州至，与嗣源当其前。见之，惊曰："晋王邪！"引兵稍却，晋王蹑之，至故元城西，与李存审遇。晋王为方陈于西北，存审为方陈于东南，为圆陈于其中间，四面受敌；合战良久，梁兵大败，引数十骑突围。梁步卒凡十万，晋兵环而击之，败卒登木，木为之折，追至河上，杀溺殆尽。收散卒自黎阳渡河，保滑州。

[5]后梁帝曾多次催促刘作战，但刘却闭门不出。于是晋王留副总管李存审坚守军营，他亲自去贝州慰劳包围张源德的军队，并扬言回归晋阳。刘听到之后，上奏请求袭击魏州，后梁帝告诉他说："现在全国都交给你，社稷存亡，在此一举，希望你努力去作战。"于是刘命令澶州刺史杨延直率领一万人开赴魏州，杨延直半夜时到达魏州城南，城中晋军选拔了五百壮士偷偷出城袭击杨延直的军队，杨延直没有防备，溃散逃跑。第二早晨，刘的全部军队从莘县来到魏州城东，和杨延直剩下的军队会合。李存审率领营中的军队紧跟在他们的后面，李嗣源率领城中的部队出城迎战后梁军。这时晋王也从贝州到达，与李嗣源的军队正好在刘军队的前面。刘看到，惊讶地说："是晋王啊！"于是刘引兵稍作退却，晋王率军紧随其后，一直到了旧元城的西面，与李存审的部队相遇。晋王的军队在西北面摆出方阵，李存审在东南面摆出方阵，刘的军队则在他们的中间摆开圆阵，刘军队四面受敌，双方交战很久，后梁军大败，刘率数十骑兵冲出了包围逃跑。后梁军有七万多步卒，被晋军包围住攻打，后梁军败兵爬上了树，以致树被

压断。晋军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后梁军几乎全部被杀死或淹死。刘收集起被击散的军队从黎阳渡过黄河，退守滑州。

匡国节度使王檀密疏请发关西兵袭晋阳，帝从之，发河中、陕、同华诸镇兵合三万，出阴地关，奄至晋阳城下，昼夜急攻；城中无备，发诸司丁匠及驱市人乘城拒守，城几陷者数四，张承业大惧。代北故将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见承业曰："晋阳根本之地，若失之，则大事去矣。仆虽老病，忧兼家国，请以库甲见授，为公击之。"承业即与之。金全帅其子弟及退将之家得数百人，夜出北门，击梁兵于羊马城内；梁兵大惊，引却。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闻晋阳有寇，遣牙将石君立将五百骑救之；君立朝发上党，夕至晋阳。梁兵扼汾河桥，君立击破之，径至城下大呼曰："昭义侍中大军至矣。"遂入城。夜，与安金全等分出诸门击梁兵，梁兵死伤二三。诘朝，王檀引兵大掠而还。晋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赏皆不行。

匡国节度使王檀秘密上疏建议派关西军队袭击晋阳，后梁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派河中、陕、同华诸镇军队共计三万余人，开出阴地关，很快到达晋阳城下，昼夜急攻。由于城中没有准备，于是征发各司的工匠以及市民们登城拒守，城墙有好几处几乎被踩陷。监军张承业感到非常害怕。这时原来代北的将领安金全退居在太原，前去拜见张承业，并对他说："太原是晋王的根本之地，如果失守，国家大事就全部完了。我虽看老有病，但仍为国担忧，请求把库存兵甲交给我，我为你去攻打后梁军。"张承业将库存兵甲交给了安金全。安金全率领着他的子弟以及退下来将领的家人共有几百人，乘夜间出晋阳北门，在羊马城内向后梁军发起了进攻。后梁军将士感到非常惊恐，引兵退却。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听说晋阳被敌人侵袭，派牙将石君立率领五百骑兵前往援救。石君立早上从上党出发，晚上就赶到了晋阳。后梁军扼守汾河桥，石君立击败了他们，直奔晋阳城下，他高声大呼说："昭义侍中大军已经到来。"于是率军开进晋阳城。当天夜晚，石君立与安金全等率兵分别从晋阳城各门出击后梁军，后梁军被打死打伤的有十分之二三。次日晨，王檀领兵在晋阳城外大肆抢劫一番后撤回。晋王的性情喜欢居功自夸，因为这次晋阳解围的谋略不是他想出来的，所以对安金全等也就都没有奖赏。

梁兵之在晋阳城下也，大同节度使贺德伦部兵多逃入梁军，张承业恐其为变，收德伦，斩之。

当后梁兵重重包围在晋阳城下时，大同节度使贺德伦军队的士兵有很多人逃奔后梁军，张承业害怕贺德伦策划兵变，就将他抓了起来，并斩杀了他。

帝闻刘败，又闻王檀无功，叹曰：“吾事去矣！”

后梁帝听说刘战败，又听说王檀也没有成功，叹息地说：“我的事业就要完了。”

[6]三月，乙卯朔，晋王攻卫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绍走，擒斩之，复以惠州为磁州。晋王还魏州。

[6]三月，乙卯朔（初一），晋王进攻卫州，壬戌（初八），卫州刺史米昭投降了晋王。晋王又攻惠州，惠州刺史靳绍逃走，晋王抓住他斩了，把惠州改为磁州。晋王回到魏州。

[7]上屡召刘不至，己巳，即以为宣义节度使，使将后屯黎阳。

[7]后梁帝曾多次要召见刘，刘始终没有到，己巳（十五日），后梁帝任命刘为宣义节度使，并让他率兵驻扎在黎阳。

[8]夏，四月，晋人拔州，以魏州都巡检使袁建丰为州刺史。

[8]夏季，四月，晋人攻下州，并任命魏州都巡检使袁建丰为州刺史。

[9]刘即败，河南大恐，复不应召，由是将卒皆摇心。帝遣捉生都指挥使李霸帅所部千人戍杨刘，癸卯，出宋门，其夕，复自水门入，大噪，纵火剽掠，攻建国门，帝登楼拒战。龙骧四军都指挥使杜晏球以五百骑屯球场，贼以油沃幕，长木揭之，欲焚楼，势甚危；晏球于门隙窥之，见贼无甲胄，乃出骑击之，决力死战，俄而贼溃走，帝见骑兵击贼，呼曰：“非吾龙骧之士乎，谁为乱首？”晏球曰：“乱者惟李霸一都，馀军不动。陛下但帅控鹤守宫城，迟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讨乱者，阖营皆族之，以功除单州刺史。

[9]刘被打败后，河南地区的人们都十分害怕，刘又多次没有接受后梁帝的召见，因此将帅部卒都有些动摇。后梁帝派遣捉生都指挥使李霸率领他的所属部队一千多人驻扎在杨刘，癸卯（十九日），他率领部队开出宋门，当天晚上，又率部队从水门入城，大声喧闹，放火

剽掠，反叛了后梁帝，攻打梁宫的建国门，后梁帝登上建国门楼抵抗。龙骧四军都指挥使杜晏球率领五百骑兵驻扎在球场，李霸的叛军把帐篷上浇上油，用长竿子架起来，准备点燃后烧毁城楼，形势十分危急。杜晏球从门缝里看到李霸的军队没有穿戴铠甲、头盔，于是率领骑兵向李霸发起进攻，士卒们奋力作战，一会儿李霸的叛军就被打败逃走了。后梁帝看到有骑兵去抗击反叛的军队，便高声地说："这不是我的龙骧将士吗！谁是叛军的首领？"杜晏球回答说："叛乱者只有李霸一部，其他的军队都没有动。陛下只管率领控鹤禁军守住宫城，等到天明，我一定能够击败叛军。"接着，杜晏球就率军讨伐李霸的反叛军队，并将叛军全营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全部诛灭。杜晏球也因此功而被提拔为单州刺史。

[10]五月，吴越王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贡。光业，日休之子也。

[10]五月，吴越王钱派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从建州、汀州、虔州、郴州、潭州、岳州、荆南一路后梁朝廷入贡。皮兴业是皮日休的儿子。

[11]六月，晋人攻邢州，保义节度使阎宝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挥使张温将兵五百救之，温以其众降晋。

[11]六月，晋王对邢州发起进攻，保义节度使阎宝在邢州抗拒坚守。后梁帝派捉生都指挥使张温率领五百士卒前往救援，张温却率领军队投降了晋王。

[12]秋，七月，甲寅朔，晋王至魏州。

[12]秋季，七月，甲寅朔（初一），晋王到达魏州。

[13]上嘉吴越王贡献之勤，壬戌，加诸道兵马元帅。朝议多言之入贡，利于市易，不宜过以名器假之；翰林学士窦梦征执麻以泣，坐贬蓬莱尉。梦征，棣州人也。

[13]后梁帝嘉许吴越王钱贡献勤快。壬戌（初九），加封钱为诸道兵马元帅。朝廷里很多人认为钱入贡，是贪图市场贸易，不应当过份地用名爵来封。翰林学士窦梦征拿着丧服麻布哭泣，后梁帝认为他犯了罪，贬他为蓬莱尉。窦梦征是棣州人。

[14]甲子，吴润州牙将周郊作乱，入府，杀大将秦帅权等，大将陈等讨斩之。

[14]甲子（十一日），吴国牙将周郊发动叛乱，进入府署，杀了大将秦师权等人，大将陈等出兵讨伐周郊，并把他斩杀。

[15]八月，丁酉，以太子少保致仕赵光逢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5]八月，丁酉（十五日），起用以太子少保退休的赵光逢为司空，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6]丙午，蜀主以王宗绾为东北面都招讨，集王宗翰、嘉王宗寿为第一、第二招讨，将兵十万出凤州；以王宗播为西北面都招讨，武信军节度使刘和俊、天雄节度使王宗俦、匡国军使唐文裔为第一、第二、第三招讨，将兵十二万出秦州，以伐岐。

[16]丙午（二十四日），前蜀主任命王宗绾为东北面都招讨，集王王宗翰、嘉王王宗寿为第一、第二招讨，率领十万大军从凤州出发。任命王宗播为西北面招讨，武信军节度使刘知俊、天雄节度使王宗俦、匡国军使唐文裔为第一、第二、第三招讨，率领十二万大军从秦州出发，前往讨伐岐王。

[17]晋王自将攻邢州，昭德节度使张筠弃相州走；晋人复以相州隶天雄军，以李嗣源为刺史。晋王遣人告阎宝以相州已拔，又遣张温帅援兵至城下谕之，宝举城降；晋王以宝为东南面招讨使，领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审为安国节度使，镇邢州。

[17]晋王亲自率领军队进攻邢州，昭德节度使张筠丢弃相州逃跑，晋王又将相州隶属于天雄军，任命李嗣源为相州刺史。晋王派人告诉后梁保义军节度使阎宝说相州已被攻下，又派降将张温率领援兵到邢州城下向他指明利害，阎宝便献城投降了晋王。晋王任命阎宝为东南面招讨使、领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李存审为安国节度使，镇守邢州。

[18]契丹王阿保机帅诸部兵三十万，号百万，自麟、胜攻晋蔚州，陷之，虏振武节度使李嗣本。遣使以木书求货于大同防御使李存璋，存璋斩其使；契丹进攻云州；存璋悉力拒之。

[18]契丹王阿保机率领三十万大军，号称百万大军，从麟州、胜州出发向晋王的蔚州发动进攻，并攻下了蔚州，俘虏了振武节度使李嗣本。阿保机又派出使者向大同防御使李存璋送去了木刻的书信向他索求货财，李存璋斩杀了使者。契丹又向云州发起了进攻，李存璋倾全力抗拒。

[19]九月，晋王还晋阳。王性仁孝，故虽经营河北，而数还晋阳省曹夫人，岁再三焉。

[19]九月，晋王回到晋阳。晋王的性情仁厚孝敬，所以他虽然经营着河北，但还经常回到晋阳去看望曹夫人，每年有两三次。

[20]晋人以兵逼沧州，顺化节度使戴思远弃城东都；沧州将毛璋据城降晋，晋王命李嗣源将兵镇抚之，嗣源遣璋诣晋阳。晋王徒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镇沧州，以嗣源为安国节度使。嗣源以安重诲为中门使，委以心腹，重诲亦为嗣源尽力。重诲，应州胡人也。

[20]晋人派兵威胁沧州，顺化节度使戴思远放弃沧州城而跑到东都，沧州将领毛璋带领全城投降晋王。晋王命令李嗣率兵前去镇守安抚沧州，李嗣源派毛璋回到晋阳。晋王调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镇守沧州。任命李嗣源为安国节度使。李嗣源又任用安重诲为中门使，把他当做自己的心腹，安重诲也尽力为李嗣源效力。安重诲是应州的胡人。

[21]晋王自将兵救云州，行至代州，契丹闻之，引去，王亦还。以李存璋为大同节度使。

[21]晋王亲自率兵去援救云州，走到代州时，契丹人听说晋王来救，就领兵离去，晋王也就还师。之后晋王又任命李存璋为大同节度使。

[22]晋人围贝州逾年，张源德闻河北诸州皆为晋有，欲降；谋于其众，众以穷而后降，恐不免死，不从；共杀源德，婴城固守。城中食尽，啖人为粮，乃谓晋将曰："出降惧死，请擐甲执兵而降，事定而释之。"晋将许之，其众三千出降，既释甲，围而杀之，尽殪。晋王以毛璋为贝州刺史。于是河北皆入于晋，惟黎阳为梁守。

[22]晋人包围贝州已一年有余，张源德听说河北诸州都已经归晋王所有，所以打算投降晋国。于是他就和大家商量，大家认为打算投降晋国。于是他就和大家商量，大家认为弹尽粮绝的时候投降，恐怕仍

不能免于一死，所以没有只从张源德的意见。大家一起杀死了张源德，全城士卒绕城坚守。后来城中的粮食吃完了，以至食人为粮。这时才对晋国将领说：“我们出去投降，又害怕被你们杀死，请求让我们穿着甲胄，拿着兵器出去投降，等到事情安定然后就把我们放了。”晋国将领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贝州士卒三千余人出城投降了晋军，他们把兵甲放下以后，晋军包围了他们，并全部杀死。然后晋王任命毛璋为贝州刺史。从此以后河北地区都归晋国所有，只有黎阳还被后梁占据着。

[23]晋王如魏州。

[23]晋王到达魏州。

[24]吴光州将王言杀刺史载肇，吴王遣楚州团练使李厚讨之。庐州观察使张崇不俟命，引兵趣光州，言弃城走。以李厚权知光州。崇，慎县人也。

[24]吴国光州将领王言杀死了光州刺史载肇，吴王派遣楚州团练使李厚前往讨伐王言。庐州观察使张崇没等接到命令就率兵赶往光州，王言弃城逃跑。吴王让李厚暂时管理光州。张崇是慎县人。

[25]庚申，蜀新宫成，在旧宫之北。

[25]庚申（初八日），前蜀的新营落成，它的位置在旧宫的北面。

[26]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琅邪忠毅王王檀，多募群盗，置帐下为亲兵，己卯，盗乘檀无备，突入府杀檀。节度副使裴彦帅府兵讨诛之，军府由是获安。

[26]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琅邪忠毅王王檀招募了很多资贼，安置在他的帐下充当亲兵，己卯（二十七日），盗贼乘王檀没有防备，突然进入王檀军府将王檀杀死。天平节度副使裴彦率领军府的部队讨伐盗贼，并把他们都诛杀了，因此，军府才获得了安定。

[27]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绾等出大散关，大破岐兵，俘斩万计，遂取宝鸡。己丑，王宗播等出故关，至陇州。丙寅，保胜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岌畏岐王猜忌，帅其众二万，弃陇州奔于蜀军。蜀兵进攻陇州，以继岌为西北面行营第四招讨。刘知俊会王宗绾等围凤翔，岐兵不出。会大雪，蜀主召军还。复李继岌姓名曰桑弘志。弘志，黎阳人也。

[27]冬季，十月，甲申（初二），前蜀王宗绾等率领军队开出大散关，大败岐兵，俘虏和斩杀了一万余人，夺取了宝鸡。己丑（初七），王宗播等率兵开出旧关，到达陇州。丙寅（疑误），岐国保胜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岌害怕岐王对他有所猜忌，于是率领二万多士卒放弃陇州，投奔前蜀军。前蜀兵对陇州发起进攻，并任命李继岌为西北面行营第四招讨。前蜀将刘知俊会合王宗绾等围攻凤翔，岐兵不敢出城作战。这时正遇上下大雪，于是前蜀主下诏撤回军队。前蜀主恢复了李继岌的姓名，叫桑弘志。桑弘志是黎阳人。

[28]丁酉，以礼部侍郎郑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珏，綮之侄孙也。

[28]丁酉（十五日），后梁帝任命礼部侍郎郑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珏是郑綮的侄孙子。

[29]己亥，蜀大赦。

[29]己亥（十七日），前蜀实行大赦。

[30]晋王遣使如吴，会兵以击梁。十一月，吴以行军副使徐知训为淮北行营都招讨使，及朱瑾等将兵趣宋、亳与晋相应。既渡淮，移檄州县，进围颍州。

[30]晋王派遣使者出使吴国，商量两国共同攻打后梁。十一月，吴国任命行军副使徐知训为淮北行营都招讨使，以及朱瑾等率兵开赴宋、亳和晋军配合。过了淮河以后，将讨伐后梁的檄文张贴到各州县，进兵包围了颍州。

[31]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汉，国号大汉。

[31]十二月，戊申（二十七日），前蜀实行大赦，改明年的年号为天汉，国号为大汉。

[32]楚王殷闻晋王平河北，遣使通好；晋王亦遣使报之。

[32]楚王马殷听说晋王攻下河北一带，便派出使者要求互通友好，晋王也派使者回报楚王。

[33]是岁，庆州叛附于岐，岐将李继陟据之。诏以左龙虎统军贺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将兵讨之，破岐兵，下宁、衍二州。

[33]这一年，庆州又背叛后梁归属于岐，岐将李继陟率兵占据了这个地方。后梁帝下诏任命左龙虎统军贺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让

他率兵讨伐庆州，打败岐兵，并攻下宁、衍二州。

[34]河东监军张承业既贵用事，其侄等五人自同州往依之，晋王以承业故，皆擢用之，承业治家甚严，有侄为盗，杀贩牛者，承业立斩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为麟州刺史，承业谓曰：“汝本车度一民，与刘开道为贼，惯为不法；今若不悛，死无日矣！”由此所至不敢贪暴。

[34]河东监军张承业既显贵又当权，他的侄儿张等五人从同州来这里投靠他，晋王因为张承业的缘故，都予以提拔任用。张承业治家非常严格，他有个侄儿成为强盗，杀死贩牛人，张承业立刻将他处死，晋王派人去解救，但已经来不及了。晋王任命张为麟州刺史，张承业对张说：“你本来是车度的一个普通百姓，曾与刘开道一起为贼，一贯不守法，现在如果你还不改悔，不知哪天你就会被杀死。”从此以后，张无论到了哪，都不敢贪暴。

[35]吴越牙内先锋都指挥使钱传逆妇于闽，自是闽与吴越通好。

[35]吴越牙内先锋都指挥使钱传在闽国娶了妻，从此以后闽与吴越互通友好往来。

[36]闽铸铅钱，与铜钱并行。

[36]闽国开始铸造铅钱，与过去使用的铜钱并行。

[37]初，燕人苦刘守光残虐，军士多归地契丹，及守光被围于幽州，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强大。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

[37]起初，燕人苦于刘守光对他们的残酷虐待，军士中有很多人归属契丹，刘守光被围困在幽州时，幽州北面的士民们有很多被契丹人抢夺过去，契丹由是日益强大起来。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契丹国人称他为天皇王，以他的妻子述律氏为皇后，设置了百官。至此，契丹王改年号为神册。

述律后勇决多权变，阿保机行兵御众，述律后常预其谋。阿保机尝度碛击党项，留述律后守其帐，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述律后有

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晋王方经营河北，欲结契丹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

述律后勇敢果断，又多权变，阿保机每兴师动众，述律后经常参与谋划。阿保机曾经穿过沙漠攻打党项，留下述律后守卫帐幕，黄头、臭泊二室韦打算乘阿保机不在而合伙率兵抢掠帐幕。述律后知道了这件事后，整治兵众等待他们到来，率兵奋力反击，大破二室韦的士兵，由此，述律后名震诸夷。述律后有母亲、婆婆，述律后都坐在床上接受她们的礼拜，述律后说：“我只拜天，是不拜人的。”晋王李顾勖刚刚治理河北时，打算结交契丹作为后援，所以经常把阿保机当作叔父来侍奉，把述律后当作叔母来侍奉。

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牧马于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颇知属文。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柰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

刘守光的晚年非常衰困，曾派遣参军韩延徽到契丹国去求援，契丹主对于他不行拜见礼十分生气，于是就把韩延徽发配到野外牧马。韩延徽是幽州人，很有智谋，也很懂写文章。述律后对契丹主说：“韩延徽能够操守气节而不屈服，是当今的贤者，怎么能侮辱他而让他去放马呢？应当以礼相待而起用他。”于是契丹主召见韩延徽，并和他谈话，非常喜欢他，于是把他当作主要的参谋人物，只要一有举动，就要去和他商量。韩延徽初到契丹时就教契丹建牙开府，修筑城郭，设立市场里巷，用来安置汉民，使每个人都有配偶，开垦种植荒田。从此以后，汉族人都各自安居乐业，逃亡的人越来越少。契丹能够威服各国，韩延徽给予了很大帮助。

顷之，延徽逃奔晋阳。晋王置之幕府，掌书记王缄疾之；延徽不自安，求东归省母，过真定，止于乡人王德明家，德明问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为晋有，当复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复往，得无取死乎！”处徽曰：“彼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诣之，彼手目复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复入契丹。契丹主联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

拊其背曰：“向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归，恐不听，故私归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称帝，以延徽为相，累迁至中书令。

没多久，韩延徽逃奔到晋阳。晋王打算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里，掌书记王缄很嫉妒他。韩延徽感到不能自安，所以请求回幽州看望母亲，路过真定时，在同乡人王德明家住下。王德明问他下一步到哪里去，韩延徽说：“现在河北地区都归晋国所有，应当重新回到契丹国去。”王德明说：“你叛背了契丹国，而今又要返回去，这不是去找死吗？”韩延徽说：“契丹国自从我出走后，国王如丧手目，今天我再返回契丹国，契丹国王的手目不是又完备了吗？他怎么能够杀害我呢？”等他看望了母亲以后，就又重新回到了契丹国。契丹国主听说韩延徽回来非常高兴，就好像韩延徽从天而降，国王抚着韩延徽的背说：“前一段你走到哪里去了？”韩延徽说：“我很思念母亲，本想请假回去看看，但又害怕国王不答应我，所以我就私自回去了。”从此以后，契丹国主待他更加丰厚。契丹国主称皇帝时，就任命韩延徽为宰相，一直提拔到中书令。

晋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书于晋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恋英主，非不思故乡，所以不留，正惧王缄之谗耳。”因以老母为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终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为寇，延徽之力也。

晋王派出使者到契丹国，韩延徽借机给晋王写信，追叙了当初所以北去契丹的原因。并且说：“不是我不留恋英明的君主，也不是我不思念故乡，我之所以不能留在晋国，正是害怕王缄嫉妒我而说我的坏话。”因此又以老母相托，信中又说：“有我韩延徽在此，契丹国一定不会向南侵扰。”所以在李存勖成为后唐庄宗的时期，契丹不向南面深入侵扰，靠的是韩延徽之力。

三年（丁丑、917）

三年（丁丑，公元917年）

[1]春，正月，诏宣武节度使袁象先救颍州，既至，吴军引还。

[1]春季，正月，后梁帝下诏命令宣武节度使袁象先前往援救颍州，到达颍州时，吴军已自撤退。

[2]二月，甲申，晋王攻黎阳，刘拒之，数日，不克而去。

[2]二月，甲申（初五），晋王率兵进攻黎阳，刘率兵抗拒，双方交战几天，晋军因攻不下而退去。

[3]晋王之弟威塞军防御使存矩在新州，骄惰不治，侍婢预政。晋王使募山北部落骁勇者及刘守光亡卒以益南讨之军；又率其民出马，民或鬻十牛易一战马，期会迫促，边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骑，自部送之，以寿州刺史卢文进为裨将。行者皆惮远役，存矩复不存恤。甲午，至祁沟关，小校宫彦璋与士卒谋曰："闻晋王与梁人确斗，骑兵死伤不少。吾侪捐父母妻子，为人客战，千里送死，而使长复不矜恤，柰何？"众曰："杀使长，拥卢将军还新州，据城自守，其如我何！"因执兵大噪，趣传舍，诘朝，存矩寝未起，就杀之。文进不能制，抚膺哭其尸曰："奴辈既害郎君，使我何面复见晋王！"因为众所拥，还新州，守将杨全章拒之；又攻武州，雁门以北都知防御兵马使李嗣肱击败之。周德威亦遣兵追讨，文进帅其众奔契丹。晋王闻存矩不道以致乱，杀侍婢及幕僚数人。

[3]晋王的弟弟威塞军防御使李存矩驻守新州，他骄横懒惰，不能治理，他的侍从奴婢们经常干预政事。晋王命他到山北面的部落地区去招募一些勇敢善战的人以及刘守光的逃兵，来扩充向南讨伐的军队。他又强迫百姓出马，百姓们有的用十头牛去换一匹战马，加上期限非常紧迫，以至边境的百姓悲叹愤怒。李存矩征得五百匹战马，自己带领送往前方，派寿州刺史卢文进为裨将。前去送马的人们都害怕长途差役，李存矩对他们不加体恤。甲午（十五日），行到祁沟关，小校宫彦璋和士卒们谋划说："我听说晋王的军队和梁国的军队旗鼓相当，晋王的骑兵又死伤不少。我们舍弃父母妻儿，为别人在异乡作战，千里来送死，而使长又不怜惜我们，怎么办呢？"大家都说："杀死使长，拥护卢将军回到新州，据城自守，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于是拿起武器，大声疾呼，直奔传舍。次日晨，李存矩还没有起床，就被这些人给杀死了。卢文进未能制止，自己捶着胸哭李存矩说："奴辈害了郎君，让我以什么脸面去见晋王呢？"于是被大家拥簇回到新州，新州守将杨全章拒绝接纳。他们又攻打武州，结果又被雁门以北都知防御兵马使李嗣肱打败。晋将周德威也派兵追讨，卢文进率众投奔契丹。晋王听说李存矩因为治理不得法而导致叛乱，于是杀了李存矩的侍从奴婢及幕僚数人。

[4]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尽，，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比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德威又忌幽州旧将有名者，往往杀之。

[4]当初，在幽州以北七百里的地方有一个渝关，关下有一条渝水直通于海。从关东北顺着海有一条路，这条路的狭窄处只有几尺宽，旁边都是高低起伏的山峰，山高不可攀越。北至进牛口，过去在这里设置有八防御军，招募乡土兵士把守。这里的田租都供给军用，不需送到蓟县，幽州每年往这里运送布帛和绵絮，做成衣服供士兵穿戴。这里每年都收获很早，坚壁清野后等待契丹的入侵，契丹军来了，他们就关起壁垒不出去作战，等到契丹军离开，就选拔一些勇敢善战的士卒占据隘口阻截他们，契丹军经常失利而退走。这里的土兵们都自己耕种田园，奋力作战而立功者，会加赏封官。因此，契丹人也不敢轻易进来侵略。周德威任卢龙节度使时，他依仗自己勇敢而从不修整边防设备，于是慢慢失掉了渝关的险要，契丹人也经常来营州、平州之间放牧和割草。周德威还嫉妒幽州旧将领中有名望的人，往往把他们杀掉。

吴王遣使遗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契丹主大喜，即选骑三万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岂有试油而攻一国乎！”因指帐前树谓契丹主曰；“此树无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犹是矣。吾但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动轻举！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契丹主乃止。

吴王派遣使者送给契丹主“猛火油”，说：“攻城时，用这种油点燃焚烧城楼，敌人用水来浇它，火势更旺。”契丹主特别高兴，便选拔三万骑兵准备攻打幽州，述律后讥笑他说：“哪里有为了试验油而发起对一国的攻打？”因此指着军帐前面的树对契丹主说：“这棵树没有树

皮，它还可以生长吗？”契丹主回答说：“不可以”。述律后说：“幽州城也和这棵树一样。我们只用三千骑兵埋伏在幽州城的旁边，抢掠了它的四周，使城中没有粮食可吃，不用几年，幽州城自然会处于困境，何必如此轻举妄动！万一打不胜，被中原各国所讥笑，我们的部落也就会解体。”契丹主于是停止了对幽州的进攻。

三月，卢文进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弃城走；文进以其部将刘殷为刺史，使守之。晋王使周德威合河东、镇、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帅众三十万救之，德威众寡不敌，大为契丹所败，奔归。

三月，卢文进引契丹兵迅速向新州发起进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坚守，弃城逃跑。卢文进因此任命他的部将刘殷为新州刺史，让他坚守新州。晋王派周德威会合河东、镇州、定州的部队向新州发起进攻，十几天都未能攻克。契丹主率领三十万大军前往援救，周德威由于寡不敌众，被契丹打得大败，赶快逃奔回去。

[5]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吴上高，俘获而还。

[5]楚王马殷派遣他的弟弟马存攻打吴国的上高，俘获了很多人口、财物而回。

[6]契丹乘胜进围幽州，声言有众百万，毡车毳幕弥漫山泽。卢文进教之攻城，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熔铜以洒之，日杀千计，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间使诣晋王告急，王方与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则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谋于诸将，独李嗣源、李存审、阎宝劝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犹擒颉利，今吾有猛将三人，复何忧哉！”存审、宝以为虏无辎重，势不能久，俟其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变生于中，何暇待虏之衰！臣请身为前锋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晋王命嗣源将兵先进，军于涞水，阎宝以镇、定之兵继之。

[6]契丹乘胜前进包围了幽州，声言有百万大军，挂毡毯的大车和毡帐布满了山上山下。卢文进教他们攻城的方法，挖地道，白天黑夜四面一起进攻，城里挖地穴点燃膏油来阻截他们。又在城边垒起土山以居高临城，城中熔铜来投洒敌人，每天杀死的人近一千，就这样还进攻不止。周德威秘密派出使者到晋王那里告急，此时晋王刚和后梁

军相持在河上，想分兵救援，又觉得兵力太少，打算不去救援，又怕失去幽州。于是和诸将商量，只有李嗣源、李存审、阎宝劝晋王去解救幽州。晋王高兴地说：“从前唐太宗得到一个李靖还能抓获颉利，今天我有猛将三人，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李存审、阎宝认为敌人没有带多少军用物资，这种形势就会维持太久，等到他们在野外掠夺不到什么，粮食吃完的时候，就会自己撤回去。然后紧追其后而攻打。李嗣源说：“周德威是国命所系的大臣，现在幽州朝夕难保，恐怕这段时间里就会发生变化，哪有时间等待敌人的衰弱！我请求身为前锋赶赴前线战。”晋王说：“你说的很对。”当天就让他整理军队。夏季，四月，晋王命令李嗣源领兵率先前进，在涞水驻扎下来，阎宝率领镇州、定州的军队跟在后面。

[7]吴升州刺史徐知诰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温行部至升州，爱其繁富。润州司马陈彦谦劝温徙镇海军治所于升州，温从之，徙知诰为润州团练使。知诰求宣州，温不许，知诰不乐。宋齐丘密言于知诰曰：“三郎骄纵，败在朝夕。润州去广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诰悦，即之官。三郎，谓温长子知训也。温以陈彦谦为镇海节度判官。温但举大纲，细务悉委彦谦，江、淮称治。彦谦，常州人也。

[7]吴国升州刺史徐知诰整治城市府舍非常兴盛。五月，徐温巡行到升州，非常喜欢这里的繁华富裕。润州司马陈彦谦劝徐温把镇海军的治所迁到升州，徐温听从了他的意见，把徐知诰调任为润州团练使。徐知诰请求调到宣州，徐温没有答应，徐知诰很不高兴。宋齐丘偷偷对徐知诰说：“三郎骄傲放纵，迟早要失败。润州离广陵只是一水之隔，这是上天授与你的。”徐知诰听后也觉得高兴，于是马上去上任。三郎，指的是徐温的长子徐知训。于是徐温任命陈彦谦为镇海节度判官。徐温只抓大事，具体事情全部委托陈彦谦来办理，从此江、淮南区也可称得上是管理得不错的地方。陈彦谦是常州人。

[8]高季昌与孔修好，复通贡献。

[8]高季昌和孔重新和好，又恢复了过去的进奉。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卷

后梁纪五 均王中贞明三年（丁丑、917）

后梁纪五 后梁均王贞明三年（丁丑，公元917年）

[1]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为西北面第一招讨，王宗宏为东北面第二招讨，己未，以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

[1]秋季，七月，庚戌（初三），前蜀主王建任命桑弘志为西北面第一招讨，王宗宏为东北面第二招讨。己未（十六日），任命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

[2]晋王以李嗣源、阎宝兵少，未足以敌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审将兵益之。

[2]晋王李存勖认为李嗣源、阎宝的兵力较少，不足与契丹国抗衡，辛未（二十八日），又命令李存审率兵去加强他们的兵力。

[3]蜀飞龙使唐文居中用事，张格附之，与司徒、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权。文锡将以女适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庾传素之子，会亲族于枢密院用乐，不先表闻，蜀主闻乐声，怪之，文从而谮之。八月，庚寅，贬文锡茂州司马，其子司封员外郎询流维州，籍没其家；贬文锡弟翰林学士文晏为荣经尉。传素罢为工部尚书，以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权判内枢密院事。凝绩，传素之再从弟也。

[3]前蜀飞龙使唐文在朝中掌权，张格依附于他，与司徒、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夺权力。毛文锡准备把他的女儿嫁给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庾传素的儿子，亲族聚会在枢密院寻欢作乐，没有事先奏明前蜀主，前蜀主听到音乐声，感到很奇怪，唐文趁机说毛文锡的坏话。八月，庚寅（十三日），将毛文锡降为茂州司马。把毛文锡的儿子司封员外郎毛询流放到维州，并把他全家的财产没收归公。把毛文锡的弟弟翰林学士毛文晏贬为荣经县尉。把庾传素降为工部尚书，让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暂管内枢密院的事情。庾凝绩是庾传素的本家弟弟。

[4]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即皇帝位于番禺，国号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赵光裔为兵部尚书，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节

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建三庙，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谦曰代祖圣武皇帝，兄隐曰烈宗襄皇帝；以广州为兴王府。

[4]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在番禺称帝，国号为大越，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乾亨。任命后梁使者赵光裔为兵部尚书，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三人一并为同平章事。新修了三座祖庙，追尊祖父刘安仁为太祖文皇帝，父亲刘谦为代祖圣武皇帝，哥哥刘隐为烈宗襄皇帝，并把广州作为兴王府。

[5]契丹围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阎宝、李存审步骑七万会于易州，存审曰："虏众吾寡，虏多骑，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虏以万骑蹂吾陈，吾无遗类矣。"嗣源曰："虏无辎重，吾行必载粮食自随，若平原相遇，虏抄吾粮，吾不战自溃矣。不若自山中潜行趣幽州，与城中合势，若中道遇虏，则据险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逾大房岭，循涧而东。嗣源与养子从珂将三千骑为前锋，距幽州六十里，与契丹遇，契丹惊却，晋兵翼而随之。契丹行山上，晋兵行涧下，每至谷口，契丹辄邀之，嗣源父子力战，乃得进。至山口，契丹以万余骑遮其前，将士失色；嗣源以百余骑先进，免胄扬鞭，胡语谓契丹曰："汝无故犯我疆埸，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灭汝族族！"因跃马奋，三入其陈，斩契丹酋长一人。后军齐进，契丹兵却，晋兵始得出。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止则成寨。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将至幽州，契丹列陈待之。存审命步兵陈于其后，戒勿动，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进，烟尘蔽天，契丹莫测其多少；因鼓噪合战，席卷其众自北山去，委弃车帐铠仗羊马满野，晋兵追之，俘斩万计。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见之，握手流涕。

[5]契丹围困幽州将近二百天，幽州城内十分困难。晋将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率领七万名士卒和骑丘在易州会师。李存审说："敌众我寡，敌人的骑兵多，我们的步兵多，如果在平原上两军相遇，敌人用一万名骑兵践踏我们的阵地，我们的兵士将被他们活活踩死而没有活着回去的。"李嗣源说："敌人没有多少军需，我们行军必须随军拉着粮食，如果在平原上两军相遇，敌人一定会抢我们的粮食，我军将不战自败。不如从山中偷偷地直抵幽州，形成和幽州城内结合的形势。

如果在途中遇上敌人，我们就占据险要的地方来抵御他们。”甲午（十七日），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率兵从易州向北出发，庚子（二十三日），翻过大房岭，沿着山涧向东进发。李嗣源和他的养子李从珂率领三千骑兵为前锋部队，在距离幽州六十里的地方，与契丹军队相遇。契丹军队感到惊恐而退却，晋军从两翼紧随其后。契丹军在山上走，晋军在山涧走，每到一个谷口，契丹军就拦截晋军，李嗣源父子奋力战斗，才能继续前进。到达山口时，契丹部队用一万多骑兵挡在晋军前面，普军将士吓得脸都变了色。李嗣源带领百余骑兵率先前进，他脱掉甲胄，扬鞭上马，并用契丹语对契丹人说：“你们无故侵犯我人的疆土，晋王命令我率兵百万直捣西楼，消灭你们的种族。”于是跃马奋击，三次冲入契丹军阵，斩杀契丹酋长一人。晋军后面的部队也赶了上来，一起向契丹军进攻，契丹军队退却，晋军才得以出了山口。李存审命令他的士卒伐木，做成防御营寨的鹿角，每人手持一根，部队停下来时，就做成营寨。契丹军队绕着晋军的营寨经过，晋军从营寨中万箭齐发，射击契丹军，飞出灵的箭遮天蔽日，契丹死伤的人马几乎把路堵塞。晋军快要到达幽州时，契丹军早已严阵以待。李存审命令部队在契丹军的后面摆好阵势，告诫他们暂不要动。他先命令疲弱的军队拿着点燃的柴草前进，使烟雾遮天，契丹人不知道晋军到底有多少人马。在这种情况下晋军击鼓喧闹，一起出战，李存审催促后面的军队乘势追击，契丹被打得大败，席卷其全部士卒从北山逃跑，满山遍野都是契丹军丢弃了的战车、帐蓬、铠甲、羊、马等。晋军乘胜追击，俘获和斩杀了的契丹兵数以万计。辛丑（二十四日），李嗣源等进入幽州，周德威见到他，握着他的手痛哭流涕。

契丹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其后又以为卢龙节度使，文进常居平州，帅奚骑岁入北边，杀掠吏民。晋人自瓦桥运粮输蓟城，虽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则文进帅汉卒为乡导，卢龙巡属诸州为之残弊。

契丹任命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后来又任命他为卢龙节度使。卢文进经常居住在平州，每年都要率领奚人骑兵人侵晋国的北部，杀掠百姓。晋国人从瓦桥运液到蓟州，虽然有部队护送，但也不免被契丹人所抄掠。每逢契丹人侵略，卢文进就带领汉族士兵作为向导，卢龙巡守所属各州都被抢劫得残破不堪。

[6]刘自滑州入朝，朝议以河朔失守责之，九月，落平章事，左迁亳州团练使。

[6]刘从滑州回到朝廷，朝廷决定以失守河朔而处罚他。九月，解除刘的平章事，贬调他出任亳州团练使。

[7]冬，十月，己亥，加吴越王天下兵马元帅。

[7]冬季，十月，己亥（二十三日），后梁帝加封吴越王钱为天下兵马元帅。

[8]晋王还晋阳。王连岁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委监军使张承业，承业劝课农桑，畜积金谷，收市兵马，徵租行法不宽贵戚，由是军城肃清，馈饷不乏。王或时须钱博及给赐伶人，而承业靳之，钱不可得。王乃置酒钱库，令其子继岌为承业舞，承业以宝带及币马赠之。王指钱积呼继岌小名谓承业曰："和哥乏钱，七哥宜以钱一积与之，带马未为厚也。"承业曰："郎君缠头皆出承业俸禄，此钱，大王所以养战士也，承业不敢以公物为私礼。"王不悦，恁酒以语侵之，承业怒曰："仆老敕使耳！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所以佐王成霸业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问仆为！不过财尽民散，一无所成耳。"王怒，顾李绍荣索剑，承业起，挽王衣泣曰："仆受先王顾托之命，誓为国家诛汴贼，若以惜库物死于王手，仆下见先王无愧矣。今日就王请死！"阎宝从旁解承业手令退，承业奋拳殴宝踣地，骂曰："阎宝，朱温之党，受晋大恩，曾不尽忠为报，顾欲以谄媚自容邪！"曹太夫人闻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头，谢承业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必且得罪于太夫人，七哥为吾痛饮以分其过。"王连饮四卮，承业竟不肯饮。王入宫，太夫人使人谢承业曰："小儿忤特进，适已笞之矣。"明日，太夫人与王惧至承业第谢之。未几，承制授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承业固辞不受，但称唐官以至终身。

[8]晋王回到晋阳。由于连的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律委托监军使张承业办理，张承业积极督促农桑生产，储备钱粮，收买兵马，征收赋税，执法严格，从不宽容权贵亲戚，因此晋阳城内平静，军队粮饷不缺。晋王有时候需要钱去博戏或者赏赐给乐官、伶人，张承业吝惜不肯给他，晋王也拿不到钱。于是晋王在钱库里摆了一桌酒席，让他的儿子李继岌给张承业跳舞，张承业用饰有珍宝的带子和币马赠送给李继岌。晋王指着库里积存的钱物高声叫着李继岌的小名对张承业说：

“和哥缺钱，七哥你应当用一堆积钱送给他，宝带、币马不算丰厚。”张承业说：“我送给少爷的彩礼，都是从我的俸禄里支出的，钱库里的钱，是大王用来养战士用的，我不敢用公物作为个人的私礼。”晋王听了很不高兴，借酒用话讽刺他，张承业生气地说：“我是皇上的老臣，并不是为我的子孙打算，我之所以珍惜这库里的钱，是为了帮助大王成就霸业，不然的话，大王可以自己随便取用，何必还问我呢？不过钱财用完，百姓也就会远离你，你的事业将一无所成。”晋王十分生气，回过头向李绍荣要剑，张承业站起来，拉住晋王的衣服，哭着说：“我受先王临终之命，发誓为国家诛灭汴梁朱氏，如果因为吝惜库存的钱物而死于大王手下，我在地下见到先王也就无愧了。今日请大王处死好了！”阎宝从旁拉开张承业的手，让他退下。张承业气愤地使劲用拳把阎宝打倒在地，并且骂他说：“阎宝，你是朱温的同党，降晋后晋国对你有大恩大德，你不尽忠报国，反而想用谄媚的手段来求得安身吗？”曹太夫人听说这件事后，急忙让人去召晋王，晋王惊慌地直叩头，向张承业道歉，说：“我因为喝多了酒而顶撞了七哥，这也必然得罪于太夫人，请七哥为了减轻我的过错而痛饮几杯。”于是晋王连饮四杯，而张承业却一杯也不肯喝。晋王入宫后，曹太夫人派人去向张承业道歉，并说：“小儿顶撞了特进，刚才已经责打了他。”第二天，曹太夫人和晋王一起来到张承业的府第向他道歉。不久，按照先帝的遗旨，授予张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张承业一再推辞不接受，一直到死都只称唐官。

掌书记卢质，嗜酒轻傲，尝呼王诸弟为豚犬，王衔之；承业恐其及祸，乘间言曰：“卢质数无礼，请为大王杀之。”王曰：“吾方招纳贤才以就功业，七哥何言之过也！”承业起立贺曰：“王能如此，何忧不得天下！”质由是获免。

掌书记卢质嗜酒而且轻傲，曾经称呼晋王的弟弟们为猪狗，晋王怀恨在心。张承业害怕他因此招致祸患，抽空对晋王说：“卢质曾经多次无礼，请代为大王杀掉他。”晋王说：“我正在招贤纳士来完成我的功业，七哥为什么要说这样过份的话？”张承业站起来祝贺他说：“大王能够如此，还怕得不到天下吗？”卢质因此得以免祸。

晋王元妃卫国韩夫人，次燕国伊夫人，次魏国刘夫人。刘夫人最有宠，其父成安人，以医卜为业。夫人幼时，晋将袁建丰掠得之，入于

王宫，性狡悍淫妒，从王在魏；父闻其贵，诣魏宫上谒，王召袁建丰示之。建丰曰：“始得夫人时，有黄须丈人护之，此是也。”王以语夫人，夫人方与诸夫人争宠，以门地相高，耻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乡时略可记忆，妾父不幸死乱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刘叟于宫门。

晋王的元妃是卫国韩夫人，其次是燕国伊夫人，再次是魏国刘夫人。刘夫人最受晋王宠爱，她的父亲是成安人，以行医占卜为业。刘夫人小的时候，被晋将袁建丰抢了回来，把她送进了王宫。刘夫人性情狡猾泼悍，放荡，好忌妒人。她跟随晋王在魏，其父听说她已经显贵，就到魏宫拜见晋王，晋王召袁建丰来辨认。袁建丰说：“当初得到刘夫人时，有一个黄须老头保护着她，就是这个老人。”晋王把这番话告诉了刘夫人，刘夫人这时正和其他几位夫人争宠，互相比门地高低，对她的出身寒微感到耻辱。她非常生气地说：“我离开家乡时的情景还大概记得，我的父亲不幸死于兵乱，我曾守着他的尸体痛器，然后才离开了他，今天哪里来的什么乡巴佬敢到这里？”于是让人在宫门口把刘老头儿打了一顿。

[9]越主岩遣客省使刘瑭使于吴，告即位，且劝吴王称帝。

[9]越主刘岩派客省使刘瑭出使吴国，告诉吴王他已经即位，并且劝吴王也称帝。

[10]闰月，戊申，蜀主以判内枢密院庾凝绩为吏部尚书、内枢密使。

[10]闰十月，戊申（初二），前蜀主任命判内枢密院庾凝绩为吏部尚书、内枢密使。

[11]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圜丘。

[11]十一月，丙子朔（初一），正逢冬至，前蜀主去圜丘祭天。

[12]晋王闻河冰合，曰：“用兵数岁，限一水不得渡，今冰自合，天赞我也。”亟如魏州。

[12]晋王听说黄河上的冰已结满河床，说：“打了好几年仗，由于受黄河的限制，不能渡河作战，如今河床自己结满了冰，这是天助我们。”于是他很快地赶到魏州。

[13]蜀主以刘知俊为都招讨使，诸将皆旧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无成功。唐文数毁之；蜀主亦忌其才，尝谓所亲曰："吾老颖，知俊非尔辈所能驭也。"十二月，辛亥，收知俊，称其谋叛，斩于炭市。

[13]前蜀主任用刘知俊为都招讨使，各位将领都是原来的有功之臣，很多人不听从他的命令，而且还嫉妒他，所以他没建立什么战功。唐文经常诋毁他，前蜀主也嫉妒他的才能，曾对亲近的人说："我已经老了，刘知俊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能驾驭的。"十二月，辛亥（初六），拘捕了刘知俊，说他想阴谋叛乱，在炭市把他斩杀。

[14]癸丑，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14]癸丑（初八），前蜀大赦，改明年的年号为光天。

[15]壬戌，以张宗为天下兵为副元帅。

[15]壬戌（十七日），后梁帝任命张宗为天下兵马副元帅。

[16]帝论平庆州功，丁卯，以左龙虎统军贺为宣义节度使、同平章事，寻以为北面行营招讨使。

[16]后梁帝论评平定庆州的战功，丁卯（二十二日），任命左龙虎统军贺为宣义节度使、同平章事，不久又任命他为北面行营招讨使。

[17]戊辰，晋王畋于朝城，是日，大寒，晋王视河冰已坚，引步骑稍渡。梁甲士三千戍杨刘城，缘河数十里，列栅相望，晋王急攻，皆陷之。进攻杨刘城，使步兵斩其鹿角，负葭苇塞堑，四面进攻，即日拔之，获其守将安彦之。

[17]戊辰（二十三日），晋王在朝城打猎。这一天，天气特别冷，晋王看到黄河的冰很坚固，就率领步兵、骑兵过河。后梁军三千士卒驻扎在杨刘城，沿河数十里，栅垒相望，晋王迅速发起进攻，全部攻克了这些栅垒。接着进攻杨刘城，派出步兵先夺取后梁军营寨，然后用芦苇塞满防御的堑壕，从四面发起进攻，当天就攻下了杨刘城，并抓获守将安彦之。

先是，租庸使、户部尚书赵岩言于帝曰："陛下践阼以来，尚未南郊，议者以为无异藩侯，为四方所轻。请幸西都行郊礼，遂谒宣陵。"敬翔谏曰："自刘失利以来，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礼圜丘，必行赏赉，是慕虚名而受实弊也。且敌近在河上，乘舆岂宜轻动！俟北方

既平，报本未晚。”帝不听。己巳，如洛阳，阅车服，饰宫阙。郊祀有日，闻杨刘失守，道路讹言晋军已至大梁，扼汜水矣，从官皆忧其家，相顾涕泣；帝惶骇失图，遂罢郊祀，奔归大梁。

在杨刘城失守以前，后梁租庸使、户部尚书赵岩曾对后梁帝说："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去南郊祭天，议论这件事的人认为陛下和诸侯没什么两样，被四方所轻视。请陛下去西都行郊祀礼，并谒拜宣陵。"敬翔进谏说："自从刘失利以来，公私都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人心惶惶。现在要去祭祀圜丘，必定要施行赏赐，这是为了图虚名，而受实害。况且晋国劲敌近在黄河边上，御驾车马怎么轻易出动？等到北方平定以后，再去郊祀也不晚。"后梁帝没有听从敬翔的进谏。己巳（二十四日），后梁帝到了洛阳，视察了御用的车子和章服，装饰了宫阙。去南郊祭祀的日子已定，突然听说杨刘城失守，道路上的人都传说晋军已经到了大梁，并扼住汜水。跟从后梁帝出行的官员们都很担忧自己的家，相互哭泣。后梁帝恐慌而失去了主意，于是停止了郊祀，奔回大梁。

[18]甲戌，以河南尹张宗为西留守。

[18]甲戌，（二十九日），后梁帝任命河南尹张宗为西都留守。

[19]是岁，闽王审知为其子牙内都指挥使延钧娶越主岩之女。

[19]这一年，闽王王审知给他的儿子牙内都指挥使王延钧娶了越主刘岩的女儿。

四年（戊寅、918）

四年（戊寅，公元918年）

[1]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复国号曰蜀。

[1]春季，正月，乙亥朔（初一），前蜀大赦，恢复国号为蜀。

[2]帝至大梁。晋兵侵掠至郓，濮而还。敬翔上疏曰："国家连年丧师，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宫之中，所与计事者皆左右近习，岂能量敌国之胜负乎！先帝之时，奄有河北，亲御豪杰之将，犹不得志。今敌至郓州，陛下不能留意。臣闻李亚子继位以来，于今十年，攻城野战，无不亲当矢石，近者攻杨刘，身负束薪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贺辈敌之，而望攘逐寇仇，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询访黎老，别求异策；不然，忧未艾也。臣虽驽怯，受国重

恩，陛下必若乏才，乞于边垂自效。”疏奏，赵、张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2]后梁帝回到大梁。晋军一直侵掠到郓州、濮州以后才率军而还。敬翔上疏说：“国家连年战事失利，疆土日益缩小。陛下深居宫中，和您一起共商大事的人都是您的左右亲幸之人，怎么能估量到敌国的胜负呢？先帝在世的时候，拥有河北的全部疆土，亲自驾驭着豪杰将士，仍不得志。今天敌人已经到了郓州，还不能引起陛下的注意。我听说李存勖继位以来，到今年已经十年了，每当攻城作战，无不亲自冲锋陷阵，最近攻打杨刘时，亲自背着柴束走在士卒的前面，结果一鼓攻下杨刘城。陛下温文儒雅自守，安然自若，而派贺之流去抵挡敌人，期望他们驱逐敌寇，我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陛下应当广泛询访老人，另外寻找一些别的方法。如果不能这样，忧患就不能停止。我虽然无才，但国家给我的恩情很大，陛下如果一定缺乏人才，我请求到边疆为国效力去。”他的奏书送给后梁帝以后，赵岩、张归霸之流说敬翔是在发泄怨恨。后梁帝没有起用他。

[3]吴以右都押牙王祺为虔州行营都指挥使，将洪、袁、吉之兵击谭全播。严可求以厚利募赣石水工，故吴兵奄至虔州城下，虔人始知之。

[3]吴王任命右都押牙王祺为虔州行营都指挥使，并让他率领洪、抚、袁、吉的部队去攻打谭全播。严可求用厚禄招募了一些熟悉赣石之险的水工，所以吴兵全部到达虔州城下时，虔州人才知道。

[4]蜀太子衍好酒色，乐游戏。蜀主尝自夹城过，闻太子与诸王斗鸡击球喧呼之声，叹曰：“吾百战以立基业，此辈其能守之乎！”由是恶张格，而徐贤妃为之内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杰有才略，屡陈时政，蜀主贤之，有废立意；二月，癸亥，宗杰暴卒，蜀主深疑之。

[4]前蜀太子王衍嗜酒好色，喜欢游戏。前蜀主曾经从夹城路过，听到太子和诸王斗鸡击球喧闹的声音，叹息地说：“我身经百战建立的大业，这些人能够守得住吗？”因此对当时拥立王衍为太子的张格产生恶感，但因为徐贤妃在内为之作主，所以就没有废除太子。信王王宗杰很有才略，经常陈述对时政的意见，前蜀主很器重他，因而产生了废王衍立宗杰的想法。二月，癸亥（二十日），王宗杰突然病死，前蜀主对他的死感到十分怀疑。

[5]河阳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将兵数万攻杨刘城。甲子，晋王自魏州轻骑诣河上；彦章筑垒自固，决河水，弥浸数里，以限晋兵，晋兵不得进。彦章，许州人也。安彦之散卒多聚兖、郓山谷为群盗，以观二国成败，晋王招募之，多降于晋。

[5]后梁河阳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阵使谢彦章率领好几万兵向杨刘城发起进攻。甲子（二十一日），晋王率领轻骑从魏州直达黄河边上。谢彦章修筑起壁垒坚守阵地，并决开黄河，河水弥漫了好几里，用来阻止晋军，晋军不能前进。谢彦章是许州人。安彦之被打败以后，他的士卒很多人聚集在兖州、郓城一带的山谷之中成为强盗，坐观梁、晋二国的成败。后来晋王招募他们，其中有不少人就投靠了晋王。

[6]己亥，蜀主以东面招讨使王宗侃为东、西两路诸军都统。

[6]己亥（疑误），前蜀主任命东面招讨使王宗侃为东、西两路诸军都统。

[7]三月，吴越王初立元帅府，置官属。

[7]三月，吴越王钱开始设置元帅府，并安排了一些官属。

[8]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子宗平为忠王，宗特为资王。

[8]夏季，四月，癸卯朔（初一），前蜀主立子王宗平为忠王，王宗特为资王。

[9]岐王复遣使求好于蜀。

[9]岐王派出使者到前蜀，请求互通友好。

[10]己酉，以吏部侍郎萧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0]己酉（初七），后梁帝任命吏部侍郎萧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1]保大节度使高万金卒。癸亥，以忠义节度使高万兴兼保大节度使，并镇、延。

[11]后梁保大节度使高万金去世。癸亥（二十一日），任命忠义节度使高万兴兼任保大节度使，并让他镇守州和延州。

[12]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

[12]后梁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因老辞官，已巳（二十七日），以司徒的身分回乡归居。

[13]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剧；以北面行营招讨使兼中书令王宗弼沉静有谋，五月，召还，以为马步都指挥使。乙亥，召大臣入寝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违诸公之请，逾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业，可置诸别宫，幸勿杀子。但王氏子弟，诸公择而辅之。徐妃兄弟，止可优其禄位，慎勿使之掌兵预政，以全其宗族。”

[13]前蜀主王建自从永平末年得病以来，一直视力昏暗不明，到现在更加严重。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兼中书令王宗弼沉着有谋略，五月，把他召回，任命为马步都指挥使。乙亥（初三），王建让大臣们到他的寝殿，告诉他们说：“太子没有什么能耐，但我不能违背诸位的请求，越过次序而立了他。如果他担不起大业，可以把他安置在别的宫中，但不要把他杀死。只要是王氏子弟，诸位可以选择辅助他们当中有才能的人。徐妃的兄弟们，只可以照顾他们的俸禄和官位，一定不要让他们掌握兵权和参与政事，以成全他们的宗族。”

内飞龙使唐文久典禁兵，参预机密，欲去诸大臣，遣人守宫门；王宗弼等三十余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见，文扆以蜀主之命慰抚之，伺蜀主殂，即作难。遣其党内皇城使潘在迎侦察外事，在迎以其谋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闼入，言文之罪，以天册府掌书记崔延昌权判六军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贬唐文为眉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坐附会文，削官爵，流泸州。在迎，炕之子也。

内飞龙使唐文掌管皇帝的亲兵时间已经很长，经常参预一些机密的事情。他打算除去诸大臣，于是派人把守住宫门。王宗弼等三十余人到朝堂，但不得入见前蜀主，唐文常以前蜀主的名义来慰抚他们，等前蜀主一死，他就发难。他还派出同党内皇城使潘在迎到外面去侦察，潘在迎把唐文的阴谋告诉了王宗弼等人。于是王宗弼等推开宫门进去，向前蜀主说明了唐文的罪行，前蜀主让天册府掌书记崔延昌暂管六军事，让太子入宫侍候自己的病。丙子（初四），把唐文降为眉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因附会唐文，也削了他的官位，把他流放到泸州。潘在迎是潘炕的儿子。

丙申，蜀主诏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狱案牍专委庾凝绩，都城及行营军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

丙申（二十四日），前蜀主下诏，将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狱案牍的事情专门委派给庾凝绩管理，将都城以及行营军旅的事情委派宣徽南院使宋光嗣管理。

丁酉，削唐文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为内枢密使，与兼中书令王宗弼、宗瑶、宗绾、宗夔并受遗诏辅政。初，蜀主虽因唐制置枢密使，专用士人，及唐文得罪，蜀主以诸将多许州故人，恐其不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

丁酉（二十五日），削了唐文的官职爵位，流放到雅州。辛丑（二十九日），任命宋光嗣为内枢密使，并和兼中书令王宗弼、王宗瑶、王宗绾、王宗夔一同受遗诏辅政。当初，前蜀主虽然依照唐制设置了枢密使，专用士人，到唐文犯罪时，前蜀主认为好多将领都是许州的旧友，害怕他们不能听从幼主的使用，所以用宦者宋光嗣取代士人做枢密使。从此宦者才掌握权力。

六月，壬寅，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贤妃为太后，徐淑妃为太妃。以宋光嗣判六军诸卫事。

六月，壬寅（初一），前蜀主去世。癸卯（初二），太子王衍即皇帝位。尊崇徐贤妃为太后，徐淑妃为太妃。任命宋光嗣判六军诸卫事。

乙卯，钉唐文、王保晦。命西面招讨副使王全昱杀天雄节度使唐文于秦州，免左保胜军使领右街使唐道崇官。

乙卯（十四日），杀了唐文、王保晦。又命令西面招讨副使王全昱在秦州杀了天雄节度使唐文，免去左保胜军使领右街使唐道崇的官。

[14]吴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骄倨淫暴。威武节度使、知抚州李德诚有家妓数十，知训求之，德诚遣使谢曰：“家之所有皆长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贵人，当更为公求少而美者。”知训怒，谓使者曰：“会当杀德诚，并其妻取之！”

[14]吴国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傲慢淫暴。威武节度使、抚州知州李德诚家里有几十个女艺人，徐知训想要，李德诚派使者前往道歉说：”我家的女艺人年龄都大了，有的已经有了孩子，不足以侍候贵人，应当为您寻找一些年轻美丽的女子。“徐知训十分生气，对使者说：”以后我要杀了李德诚，连同他的妻子也一起要过来。

知训狎侮吴王，无复君臣之礼。尝与王为优，自为参军，使王为苍鹘，总角弊衣执帽以从。又尝泛舟浊河，王先起，知训以弹弹之。又尝花于禅智寺，知训使酒悖慢，王惧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训乘轻舟逐之，不及，以铁挝杀王亲吏。将佐无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

徐知训对吴王杨隆演戏弄轻慢，没有君臣礼节。曾和吴王扮作优伶，他自己当参军，让吴王当僮奴，把头发扎为两个丫角，穿着破旧的衣服，手里拿着帽子，跟在他后面。徐知训又曾和吴王在浊河上划船，吴王先起来，徐知训用弹子儿弹他。徐知训也曾和吴王在禅智寺一起赏花，徐知训喝酒时很狂悖傲慢，吴王都被他吓哭了，四座的人害怕得两腿发抖。吴王的左右侍从扶着他登船，徐知训乘轻便的船追逐，因没有追上吴王，就用铁器打死了吴王亲近的官吏。将佐们没有敢说话的，徐知训的父亲徐温都不知道这些事。

知训及弟知询皆不礼于徐知诰，独季弟知谏以兄礼事之，知训尝召兄弟饮，知诰不至，知训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剑乎！”又尝与知诰饮，伏甲欲杀之，知谏蹑知诰足，知诰阳起如厕，遁去，知训以剑授左右刁彦能使追杀之；彦能驰骑及于中涂，举剑示知诰而还，以不及告。

徐知训和他的弟弟徐知询都对徐温的养子徐知诰没有礼貌，唯独三弟徐知谏对徐知诰以兄礼相待。徐知训曾经召集他的兄弟们一起喝酒，徐知诰没有参加，徐知训十分生气地说：“讨饭的家伙不想喝酒，难道想吃剑吗？”后来徐知训又曾和徐知诰一起喝酒，埋伏了甲兵，准备杀死徐知诰，徐知谏暗踩徐知诰的脚以示意，徐知诰假装起来上厕所而逃走。徐知训把剑交给他的亲信刁彦能，让他去追赶徐知诰把他杀掉。刁彦能骑马追到半路上，只是举起剑来向徐知诰表示一下就回去了。回来后告诉徐知训说是没有追上。

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道副都统朱瑾遣家妓通候问于知训，知训强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训恶瑾位加己上，置静淮军于泗州，出瑾为静淮节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训愈谨。瑾有所爱马，冬贮于幄，夏贮于帱；宠妓有绝色；知训过别瑾，瑾置酒，自捧觞，出宠妓使歌，以所爱马为寿，知训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壮士于户内，出妻陶氏拜之，知训答拜，瑾以笏自后击之踣地，呼壮士出斩之。瑾先系

二悍马于庑下，将图知训，密令人解纵之，马相蹄啮，声甚厉，以是外人莫之闻。瑾提知训首出，知训从者数百人皆散走。瑾驰入府，以首示吴王曰：“仆已为大王除害。”王惧，以衣障面，走入内，曰：“舅自为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与成大事！”以知训首击柱，挺剑将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阖府门勒兵讨之，乃自后逾城，坠而折足，顾追者曰：“吾为万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刭。

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朱瑾派他家里的女艺人去问候徐知训，徐知训打算强行占为己有，朱瑾已经愤愤不平。徐知训又恨朱瑾的地位比自己高，于是在泗州设置了静淮军，派朱瑾出任静淮节度使，朱瑾因此更加仇恨徐知训，但从外表上对待徐知训更加谨慎。朱瑾有匹非常喜爱的马，冬天把它圈在用布做的帐篷里，夏天把它圈在用纱做的葛帐里。朱瑾的宠妓很漂亮。徐知训路过朱瑾家时向他告别，朱瑾摆了酒席，自己拿着酒杯，让宠妓出来唱歌，并用自己所喜爱的马送给徐知识为他祝寿，徐知训十分高兴。朱瑾领着徐知训进了中堂，让他的勇士们埋伏在户内，然后让他的妻子陶氏出来拜见徐知训，徐知训答拜，朱瑾用笏板从后面把徐知训打倒在地，呼叫出勇士们把他杀死。在此之前，朱瑾在庑下拴了两匹暴躁的马，在准备杀徐知训时，秘密地让人去把马解开，两匹马相互踢咬，声音很大，所以外面的人没有听见里面的事情。朱瑾提着徐知训的脑袋出去时，徐知训的数百随从都已经逃跑了。朱瑾又骑着马直奔王府，把徐知训的头拿出来给吴王看，并对吴王说：“我已经为大王除掉了祸害。”吴王感到害怕，用衣服遮住了脸不敢看，向里面走，说：“舅舅你自己干的，我也不想知道。”朱瑾说：“这小子不足以和他共成大事。”于是用徐知训的头去击柱，然后拔出剑来出了王府。子城使翟虔等已经关上了府门，率兵准备讨伐朱瑾，于是朱瑾从后面翻越城墙，结果摔下去脚骨折断。他回过头对追赶的人们说：“我为万人除害，我一个人来承担大家的忧患。”说完就自杀了。

徐知诰在润州闻难，用宋齐丘策，即日兵济江。瑾已死，因抚定军府。时徐温诸子皆弱，温乃以知诰代知训执吴政，沈朱瑾尸于雷塘而灭其族。

徐知诰在润州听说徐知训遇难，就采用了宋齐丘的计策，当天率兵渡过了长江。朱瑾已死，便安抚了军府。这时，徐温的几个儿子都没

有什么能耐，徐温于是让徐知诰代徐知训去管理吴国政事，把朱瑾的尸体沉入雷塘，并诛灭了他的家族。

瑾之杀知训也，泰宁节度使米志成从十余骑问瑾所向，闻其已死，乃归；宣谕使李俨贫而困，寓居海陵；温疑其与瑾通谋，皆杀之。严可求恐志诚不受命，诈称袁州大破楚兵，将吏皆入贺，伏壮士于戟门，擒志诚，斩之，并其诸子。

朱瑾杀了徐知训以后，泰宁节度使米志诚带着十几个骑兵打听朱瑾的去向，听说他已经死了，才返了回去；宣谕使李俨十分贫困，住在海陵。徐温怀疑他与朱瑾同谋，所以把他也杀掉。严可求害怕米志诚不接受命令，谎称袁州兵把楚兵打得大败，所在将吏都入朝祝贺，让勇士们埋伏在戟门口，等米志诚来到，抓获杀死，并把他的几个儿子也杀死。

[15]壬戌，晋王自魏州劳军于杨刘，自泛舟测河水，其深没枪。王谓诸将曰："梁军非有战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师，当涉水攻之。"甲子，王引亲军先涉，诸军随之，褰甲横枪，结陈而进。是日水落，深才及膝。匡国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帅众临岸拒之，晋兵不得进，乃稍引却，梁兵从之。及中流，鼓噪复进，彦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晋兵因而乘之，梁兵大败，死伤不可胜纪，河水为之赤，彦章仅以身免。是日，晋人遂陷滨四寨。

[15]壬戌（十九日），晋王从魏州去杨刘慰劳连队，他亲自划船到黄河上测量水的深浅，河水的深度只淹没了枪。晋王对各将说："梁军没有作战的真意，只是想用水阻止我军过河，使我军士气衰落，应当涉水过河向梁军发起进攻。"甲子（二十一日），晋王率亲信部队首先过河，各路军都跟着，士卒们提起衣服，横背着枪，组成军阵向前推进。这一天，河水下落，水深刚到膝盖。后梁匡国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率师在河岸边抵卸晋军，晋军不能继续前进，就稍稍向后退却，后梁军紧随着他们。到了河中间，晋军击鼓呐喊，继续前进，谢彦章顶不住，又退回河岸，晋军乘胜追击，后梁军大败，死伤的士卒不可胜数，黄河水都染成红色，谢彦章只身逃去，免于一死。这一天，晋军攻陷了临河的四个营寨。

[16]蜀唐文既死，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格内不自安，或劝格称疾俟命，礼部尚书杨玢自恐失势，谓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

忧也。”庚午，贬格为茂州刺史，玢为荣经尉；吏部侍郎许寂、户部侍郎潘峤皆坐格党贬官。格寻再贬维州司户，庾凝绩奏徙格于合水镇，令茂州刺史顾承郾伺格阴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谓承郾母曰：“戒汝子，勿为人执仇，他日将归罪于汝。”承郾从之。凝绩怒，因公事抵承郾罪。

[16]前蜀唐文被杀以后，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格内心感到不安，有人劝张格假装称病，等待命令。礼部尚书杨玢害怕自己失去势力，对张格说：“你有拥立皇帝的大功，不必担忧。”庚午（二十七日），把张格降为茂州刺史，把杨玢降为荣经县尉。吏部侍郎许寂、户部侍郎潘峤都因与张格同党被降了官位。不久，又把张格降为维州司户，庾凝绩上奏请求把张格适到合水镇，并命令茂州刺史顾承郾侦察张格的隐私。王宗侃的妻子和张格是同姓，想保全张格，于是对顾承郾的母亲说：“要告诫你的儿子，不要替别人报仇，否则将来会归罪于你。”顾承郾听从了他母亲的话。庾凝绩知道以后，十分生气，按公事失职让顾承郾承担了他应负的罪责。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书令王宗弼为钜鹿王，宗瑶为临淄王，宗绾为临洮王，宗播为临颖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为琅邪郡王。甲戌，以王宗侃为乐安王。丙子，以兵部尚书庾传素为太子少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亲政事，内外迁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纳贿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宠任之，蜀由是遂衰。

秋季，七月，壬申朔（初一），前蜀主封兼中书令王宗弼为钜鹿王，王宗瑶为临淄王，王宗绾为临洮王，王宗为播临颖王，王宗裔、王宗夔以及兼侍中王宗黯都为琅琊郡王。甲戌（初三），封王宗侃为乐安王。丙子（初五），任命兵部尚书庾传素为太子少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前蜀主不亲自处理政事，内外官员的变动都由王宗弼来处理。王宗弼收到的贿赂很多，都归为私有，上上下下都有怨气。宋光嗣聪明且善于迎合，前蜀主十分宠爱信赖他，前蜀由此也就逐渐衰弱。

[17]吴徐温入朝于广陵，疑诸将皆预朱瑾之谋，欲大行诛戮。徐知诰、严可求具陈徐知训过恶，所以致祸之由，温怒稍解，乃命网瑾于雷塘而葬之，责知训将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独刁彦能屡有谏书，温

赏之。戊戌，以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团练使。以徐知谏权润州团练事。温还镇金陵，总吴朝大纲，自馀庶政，皆决于知诰。

[17]吴国的徐温回到广陵的朝内，他怀疑诸将都参与了朱瑾的谋划，准备大开杀戒。徐知诰、严可求一起陈述了徐知训的罪恶和导致被杀的原因之后，徐温的怒气才稍缓解一些。于是让人到雷塘打捞起朱瑾的尸骨埋葬，并谴责徐知训的左右将领不能匡救他的责任，让他们都承担了应有的罪责。唯独刁彦能经常规劝徐知训，徐温很赏识他。戊戌（二十七日），任命徐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团练使。让徐知谏暂管润州团练的事情。后来徐温又回到金陵镇守，总管吴朝大事，其余的政事，全都由徐知诰决定。

知诰悉反知训所为，事吴王尽恭，接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约身以俭。以吴王之命，悉蠲天十三年以前逋税，余俟丰年乃输之。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于是士民翕然归心，虽宿将悍夫无不悦服。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齐丘说知诰，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输钱，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请蠲丁口钱；自余税悉输谷帛，绸绢匹直千钱者当税三千。”或曰：“如此，县官岁失钱亿万计。”齐丘曰：“安有民富而国家贫者邪！”知诰从之。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

徐知诰和徐知训的所作所为截然相反，侍奉吴王特别恭敬，接见士大夫很谦虚，以宽容驭使众人，以节俭约束自己。用吴王的命令，全部免除天十三年以前所拖欠的税收，其余的等到年景丰收时再交纳。他访求贤才，接受规劝，铲除奸滑，杜绝请托。因此百姓们很自然地归心于他，就连那些耆宿老将和强悍勇夫也无不悦服。在此以前，吴国征收丁口钱，又要按照耕种的田地亩数交钱，以致钱重物轻，百姓们感到十分困苦。宋齐丘劝说徐知诰，他认为：“钱并不是耕种养桑可以得到的，现在让百姓们交钱，就是让百姓们弃本逐末。请求免除丁口钱，其余的税钱全部折合谷帛交纳，细绢每匹值一千钱的可以当三千税钱。”有人说：“这样下去，朝廷每年失掉的钱就有亿万。”宋齐丘说：“哪里有百姓富足了而国家还贫穷的呢？”徐知诰听从了他的意

见。从此以后，江、淮之间空旷的土地也全部开垦出来，遍野都种植上了桑柘树，国家因此富足起来。

知诰欲进用齐丘而徐温恶之，以为殿直、军判官。知诰每夜引齐丘于水亭屏语，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独置大炉，相向坐，不言，以铁箸画灰为字，随以匙灭去之，故其所谋，人莫得而知也。

徐知诰打算起用宋齐丘，但遭到徐温的反对，于是提拔他为殿直、军判官。徐知诰每天晚上都领宋齐丘到水亭密谈，经常谈到半夜。有时候在殿堂，把屏障撤去，摆上一个大火炉，相向而坐，都不说话，用铁筋在灰上写字，随即就用勺子把字涂掉，所以，他们所谋划的事情，外面的人们无法得知。

[18]虔州险固，吴军攻之，久不下，军中大疫，王祺病，吴以镇南节度使刘信为虔州行营招讨使，未几，祺卒。谭全播求救于吴越、闽、楚。吴越王以统军使传球为西南面行营应援使，将兵二万攻信州；楚将张可求将万人屯古亭，闽兵屯雩都以救之。信州兵才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其城。刺史周本，启关张虚幕于门内，召僚佐登城楼作乐宴饮，飞矢雨集，安坐不动；吴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围去。吴以前舒州刺史陈璋为东南面应援招讨使，将兵侵苏、湖，钱传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晋王遣间使持帛书会兵于吴，吴人辞以虔州之难。

[18]虔州非常险要而坚固，吴军久攻不下。后来军中流行瘟疫，王祺也病了，于是吴王任命镇南节度使刘信为虔州行营招讨使。没过多久，王祺病死。谭全播请求吴越、闽、楚援救。吴越王钱任命统军使钱传球为西南面行应援使，让他率领二万大军前往攻打信州；楚将张可求率领一万余人驻扎在古亭；闽军驻扎在雩都，准备援救谭全播。信州驻军只有数百人，迎战吴越军，不利。吴越军队包围了信州城。信州刺史周本打开城门，在城门里面支起空帐篷，叫他手下的官吏登上城楼在音乐声中摆开宴席作乐饮宴。吴越军向城楼上射出的箭如雨一般密集，但信州官吏们安坐不动。吴越人疑有伏兵，到了半夜，他们撤了回去。吴王任命前舒州刺史陈璋为东南面应援招讨使，并让他率兵入侵苏州、湖州，钱传球从信州南下驻扎在汀州。晋王派出秘密使者拿着书信去吴国请求会师，吴人以攻打虔州的艰难而推辞。

[19]晋王谋大举入寇，周德威将幽州步骑三万，李存审将沧景步骑万人，李嗣源将邢步骑万人，王处直遣将将易定步骑万人，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诸部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皆以兵会之。八月，并河东、魏博之兵，大阅于魏州。

[19]晋王准备大举进攻后梁，周德威率幽州三万骑兵和步卒，李存审率一万多沧州、景州骑兵、步卒，李嗣源率一万多邢州、州骑兵、步卒，王处直派将率一万多易州、定州骑兵、步卒，以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的奚、契丹、室韦、吐谷浑各部落，把兵汇集起来。八月，又汇合河东、魏博的部队，在魏州举行盛大的检阅。

[20]蜀诸王皆领军使，彭王宗鼎谓其昆弟曰："亲王典兵，祸乱之本。今主少臣强，才间将兴，缮甲训士，非吾辈所宜为也。"因固辞军使，蜀主许之，但营书舍、植松竹自娱而已。

[20]前蜀各位亲王都统率军队，彭王王宗鼎对他的兄弟说："亲王掌管部队，是祸乱之本。现在主上年轻而大臣们都很强悍，进谗离间的事将要增多，修缮武器，训练士卒，都不是我们所应当做的。"因此他坚决辞去军使职务，前蜀主答应了他的请求，只让他管理书舍、种植松竹来自寻乐趣。

[21]泰宁节度使张万进，轻险好乱。时嬖幸用事，多求赂于万进，万进闻晋兵将出，己酉，遣使附于晋，且求援。以亳州团练使刘为兖州安抚制置使，将兵讨之。

[21]后梁泰宁节度使张万进不怕危险，喜欢动乱。当时，皇帝宠爱的人掌权，很多人都向张万进索取贿赂。张万进听说晋国的军队将要出去作战，己酉（初九），张万进派使者归附于晋国，并请求晋国给予援助。后梁帝任命亳州团练使刘为兖州安抚制置使，并让他率兵讨伐张万进。

[22]甲子，蜀顺德皇后殂。

[22]甲子（二十四日），前蜀顺德皇后去世。

[23]乙丑，蜀主以内给事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朱光葆、朱承、田鲁俦等为将军及军使，皆干预政事，骄纵贪暴，大为蜀患，周庠切谏，不听。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风纵火，焚西邻军营数百间，明旦，召匠广其居；蜀主亦不之问。光葆，光嗣之从弟也。

[23]乙丑（二十五日），前蜀主任命内给事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宋光葆、宋承、田鲁俦等为将军及军使，这些人都干预政事，骄横贪暴，成为前蜀的大患，周庠曾恳切地劝谏，但前蜀主不听。欧阳晃对他的住处狭小感到不快，有一个夜晚，他借风放火，把西邻军的营寨烧了几百间，第二天早晨，他就叫一些工匠把他的住处扩大。前蜀主对这件事情也不闻不问。宋光葆是宋光嗣的党弟。

[24]晋王自魏州如杨刘，引兵略郓、濮而还，循河而上，军于麻家渡。贺、谢彦章将梁兵屯濮州北行台村，相持不战。

[24]晋王从魏州到了杨刘，率兵抢掠郓、濮以后而回，他尚着黄河而上，驻扎在麻家渡。贺、谢彦章率后梁兵驻扎在濮州北面的行台村，两军相持不战。

晋王好自引轻骑迫敌营挑战，危窘者数四，赖李绍荣力战翼卫之，得免。赵王熔及王处直皆遣使至书曰："元元之命系于王，本朝中兴系于王，柰何自轻如此！"王笑谓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战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

晋王喜欢新自率领轻骑逼近敌人的营寨去挑战，有好几次处境十分危险窘迫，幸亏依靠李绍荣奋力抗战在两翼保卫，才得免于难。赵王王熔和王处直都曾派出使者给晋王送信说："百姓的性命和您连在一起，国家的兴旺也和您联系在一起，怎么能自己轻率到这个地步！"晋王笑着对使者说："安定天下，不经百战怎么能办到？怎么可以深居帷房自己养肥呢？"

一旦，王将出营，都营使李存审扣马泣谏曰："大王当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陈，将士之职也，存审辈宜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为之揽辔而还。他日，伺存审不在，策马急出，顾谓左右曰："老子妨人戏！"王以数百骑抵梁营，谢彦章伏精甲五千于堤下；王引十余骑度堤，伏兵发，围王数十重，王力战于中，后骑继至者攻之于外，仅得出。会李存审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审之言为忠。

一天早晨，晋王准备出营作战，都营使李存审拉住他的马一边哭一边劝说："大王应当为了天下多加保重自己。那些作战率先冲锋陷阵的事是将士们的职责，是我李存审这类人做的，不是大王应做的事情。"晋王被李存审拉住了马的缰绳才返回。又一天，晋王乘李存审不在，骑着马迅速跑了出去，回过头对他的左右说："那老家伙妨碍别人游

戏！”晋王率领好几百骑兵直抵后梁军营寨，后梁将谢彦章在河堤下埋伏了五千余精锐部队。晋王率领十几个骑兵刚过河堤，谢彦章的伏兵冲了出来，把晋王包围了十来层，晋王在包围圈中奋力作战，他的后援骑兵在包围圈外面攻打，晋王才冲出了包围圈。这时李存审的援救部队也正好赶到，后梁军才撤了回去。晋王到这时才开始认识到李存审原来给他讲的话完全是一片忠心。

[25]吴刘信遣其将张宣等夜将兵三千袭楚将张可求于古亭，破之；又遣梁诠等击吴越及闽兵，二国闻楚兵败，俱引归。

[25]吴国刘信派他的将领张宣等率领三千士卒在一个晚上于古亭袭击了楚将张可求，并攻下古亭。他又派梁诠等去袭击吴越和闽国的部队，两国部队听说楚军已被打败，也就率兵退却了。

[26]梅山蛮寇邵州，楚将樊须击走之。

[26]梅山蛮侵略邵州，楚将樊须率兵把他们击退。

[27]九月，壬午，蜀内枢密使宋光嗣以判六军让兼中书令王宗弼，蜀主许之。

[27]九月，壬午（十二日），前蜀内枢密史宋光嗣把判六军的官位让给了兼中书令王宗弼，前蜀主同意了。

[28]吴刘信昼夜急攻虔州，斩首数千级，不能克；使人说谭全播，取质纳赂而还。徐温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彦典亲兵，温授英彦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将十倍之众，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与父同反！”又使州牙内指挥使朱景瑜与之俱，曰：“全播守卒皆农夫，饥窘逾年，妻子在外，重围既解，相贺而去，闻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

[28]吴将刘信昼夜攻虔州，打死了好几千人，但仍没有攻下。于是派人去游说谭全播，领取人质，接收了贿赂就撤兵了。徐温非常生气，把刘信的使者打了一顿。刘信的儿子刘英彦掌管亲兵，徐温交给刘英彦三千士兵，说：“你的父亲处在上游的地方，率领着十倍于虔州的士卒，都不能攻下一个城，这是一种反叛，你可以率领这些军队前往，与你的父亲一起反叛。”同时又派州牙内指挥使朱景瑜同他一起去，说：“谭全播的士卒都是农夫出身，饥寒交迫已经好几年了，妻子又在包围圈的外面，重重包围已经解除，都互相庆贺离去。只要他们

听说吴军还要来，一定都会逃跑，谭全播所守的城也就成了空城，只要我们再去，就一定能够攻陷。”

[29]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庙号高祖。

[29]冬季，十一月，壬申（初三），前蜀在永陵埋葬了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王建，庙号为高祖。

[30]越主岩祀南郊，大赦，改国号曰汉。

[30]越主刘岩到南郊去祭祀，实行大赦，改国号叫汉。

[31]刘信闻徐温之言，大惧，引兵还击虔州。先锋始至，虔兵皆溃，谭全播奔雩都，追执之。吴以全播为右威卫将军，领百胜节度使。

[31]刘信听到徐温所说的话以后，十分害怕，又率兵返回去攻打虔州。先头部队刚刚到达，虔州的军队就都溃逃了。谭全播逃到了雩都，刘信的部队追上把他抓获。吴国任命谭全播为右威卫将军，承领百胜节度使。

先是，吴越王常自虔州入贡，至是道绝，始自海道同登、莱，抵大梁。

在此以前，吴越王钱经常由虔州到朝廷入贡，现在这条道路断绝，于是开始从海上到达登州、莱州，然后再到大梁。

[32]初，吴徐温自以权重而位卑，说吴王曰：“今大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相临制；请建吴国，称帝而治。”王不许。

[32]起初，吴国的徐温自认为权力虽大，但地位却很低，劝吴王说：“现在大王和各将领都都是节度使，虽然有都统的名义，但不能临事辖制，请建立吴国，称皇帝，来治理这一带。”吴王没有答应。

严可求屡劝温以次子知询代徐知诰知吴政，知诰与骆知祥谋，出可求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见温，说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兴复为辞。今朱、李方争，朱氏日衰，李氏日炽。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为之臣乎？不若先建吴国以系民望。”温大悦，复留可求参总庶政，使草具礼仪。知诰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续。

严可求曾多次劝说徐温用次子徐知询取代徐知诰来管理吴国政事，徐知诰和骆知祥谋划，决定派出严可求任楚州刺史。严可求接受命令，到金陵，见到徐温，劝徐温说：“我秉奉唐朝的年号，一直以使国家复兴为说辞。现在朱、李争权夺利，朱氏一天天衰落下去，李氏一天天兴旺起来。一旦李氏统治了天下，我们能够甘心做他的大臣吗?不如先建立吴国，顺应民心所望。”徐温十分高兴，又把严可求留在身边，让他参理政事，并让他起草准备建立国家的礼仪。徐知诰知道严可求不可能去出任楚州刺史，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严可求的儿子严续。

[33]晋王欲趣大梁，而梁军扼其前，坚壁不战百馀日。十二月，庚子朔，晋王进兵，距梁军十里而舍。

[33]晋王打算夺取大梁，后梁军阻挡在前面，一百多天坚守壁垒不出来作战。十二月，庚子朔（初一），晋王率兵推进，在距离后梁军十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初，北面行营招讨使贺善将步兵，排陈使谢彦章善将骑兵，恶其与已齐名。一日，与彦章治兵于野，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栅。”至是，晋军适置栅于其上，疑彦章与晋通谋，屡欲战，谓彦章曰：“主上悉以国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赖。今强寇压吾门，而逗遛不战，可乎！”彦章曰：“强寇恁陵，利在速战。今深沟高垒，据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轻与之战，万一蹉跌，则大事去矣。”益疑之，密谮之于帝，与行营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谋，因享士，伏甲，杀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审澄、别将侯温裕，以谋叛闻。审澄、温裕，亦骑将之良者也。丁未，以朱为匡国留后，癸丑，又以为平卢节度使兼行营马步副指挥使以赏之。

当妆，北面行营招讨使贺擅长率领步兵，而排阵使谢彦章擅长率领骑兵，贺对谢彦章与自己齐名耿耿于怀。一天，贺和谢彦章在野外练兵，贺指着一块高地说：“这里可以立栅垒来防御敌人。”现在，晋军恰恰在这块高地上立起了栅垒，贺怀疑谢彦章与晋军通谋。贺几次想出战，对谢彦章说：“主上把国家的军队全部交给我们两人，江山社稷依靠我们，今天强大的敌人逼压在我们门前，我们却停留不战，这样可以吗? ”谢彦章说：“强大的敌人前来入侵欺凌，速战速决最有利于他们。现在我们深沟高垒，占据着渡口的要害地方，他们怎么敢深入

进来！如果我们轻率地和他们作战，万一有什么失误，大事就办不成了。”贺更加怀疑谢彦章，就在后梁帝面前说了谢彦章的坏话，并和行营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谋划，设宴请客，暗藏武士，杀死谢彦章和濮州刺史孟审澄、别将侯温裕，然后以谢彦章谋划叛乱上奏于后梁帝。孟审澄、侯温裕，都是骑兵中好的将领。丁未（初八），后梁帝任命朱为匡国留后。癸丑（十四日），又任命他为平卢节度使兼行营马步副指挥使，作为对他的奖赏。

晋王闻彦章死，喜曰：“彼将帅自相鱼肉，亡无日矣。贺残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国都，彼安得坚壁不动！幸而一与之战，蔑不胜矣。”王欲自将万骑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虽屠上将，其军尚全，轻行儌利，未见其福。”不从。戊午，下令军中老弱悉归魏州，起师趋汴。庚申，毁营而进，众号十万。

晋王听说谢彦章被杀死，高兴地说：“他们的将帅自相残杀，不要多久就会灭亡。贺残暴肆虐，失去了士卒的心，我们如果率兵直捣他的国都大梁，他们怎么能坚守不动呢？有幸和他们打一仗，可以保证战无不胜。”晋王打算亲自率领一万骑兵直捣大梁，周德威说：“梁军虽然杀了良将，但他的军队还是很完整的，如果想轻率行动侥幸取胜，未必能有好处。”晋王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戊午（十九日），下达命令，让军中所有的老弱将士全回魏州，他率兵直奔汴梁。庚申（二十一日），把军营毁掉，率兵前进，号称十万大军。

[34]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

[34]辛酉（二十二日），前蜀改明年年号为乾德。

[35]贺闻晋王已西，亦弃营而踵之。晋王发魏博白丁三万从军，以供营栅之役，所至，营栅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后至矣。周德威曰：“贼倍道而来，未有所舍，我营栅已固，守备有馀，既深入敌境，动须万全，不可轻友。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内怀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难得心志。王宜按兵勿战，德威请以骑兵扰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营垒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管，可一举灭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见贼，今贼至不击，尚复何待，公何怯也！”顾李存审曰：“敕辎重先发，吾为尔殿后，破贼而去！”即以亲军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从之，谓其子曰：“吾无死所矣。”

[35]贺听说晋王已率兵向西行动，于是也放弃营垒跟在晋军后面。晋王魏博三万民丁随从部队，让他们为部队修筑栅垒，部队一到，栅垒等工程立即就修好。壬戌（二十三日），到达胡柳陂。癸亥（二十四日）早晨，探子报告后梁的军队从后面跟了上来。周德威说："敌人从后面来，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我军栅垒已很坚固，而且守备也有富余，我们既然已经深入敌人境界，一定要考虑周全，不可以轻率行动。这里离大梁城很近，后梁的士卒们都很思念家人，心中愤怒又激动，如果不用谋略来制服他们，恐怕很难如愿以偿。大王应该按兵不动，我请求用骑兵先去骚扰一下，使他们得不到休息，到晚上营垒还没有修好，柴火锅灶还没准备齐全，乘他们疲乏的时候，可以一举消灭。"晋王说："从前在黄河上恨没有看到敌人，现在敌人来了又不打，还等待什么，你为什么胆怯呢！"回过头对李存审说："你运送粮草先出发，我为你殿后，快去消灭敌人。"于是把他的亲信部队先派出去。周德威不得已率领幽州的军队跟从着晋王，临行前对他的儿子说："我不知死在什么地方啊！"

贺结陈而至，横亘数十里。王帅银枪都陷其陈，冲荡击斩，往返十余里。行营左厢马军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王彦章军先败，西走趣濮阳。晋辎重在陈西，望见梁旗帜，惊溃，入幽州陈，幽州兵亦扰乱，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战死。魏博节度副使王缄与辎重俱行，亦死。

贺将军队组织成战阵赶到，横跨数士里。晋王率领禁卫军攻打后梁军的战阵，奋勇冲杀，往返十多里。行营左厢马军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王彦章的军队先被击败，向西逃到濮阳。晋军的武器、粮草在阵地的西面，他们看见后梁军的旗帜，吓得逃散。散兵进入了周德威率领的幽州阵营，幽州军队的阵营在被扰乱，自相践踏，周德威不能制止，周德威父子都战死。魏博节度副使王缄和武器、粮草同行，结果也战死。

晋兵无复部伍。梁兵四集，热甚盛。晋王据高丘收散兵，至日中，军复振。陂中有土山，贺引兵据之。晋王谓将士曰："今日得此山者胜，吾与汝曹夺之。"即引骑兵先登，李从珂与银枪大将王建及以步卒继之，梁兵纷纷而下，遂夺其山。

晋国的军队队伍已乱，后梁军从四面集合起来，攻势甚猛。晋王占据在高丘收集散兵，到了中午，军队才又重新振作起来。坡中有一座土山，贺率兵占据了它。晋王对他的将士们说：“今天得这座山的人就可以取得胜利，我和你们一起夺取。”于是他率兵首先登上了山，李从珂和禁卫军大将李建及率领步兵跟在他的后面，后梁珍见势纷纷下山，于是晋军夺取了这座山。

日向晡，贺陈于山西，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诸军未尽集，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曰：“王彦章骑兵已入濮阳，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趣下击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若复引退，必为所乘。诸军未集者闻梁再克，必不战自溃。凡决胜料敌，惟观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力取胜，纵收余众北归，河朔非王有也。”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曰：“贼无营垒，日晚思归，但以精骑扰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击可破也。我若敛兵还营，彼归整众复来，胜负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横槊而进曰：“贼大将已遁，王之骑军一无所失，今击此疲乏之众，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几误计。”嗣昭、建及以骑兵大呼陷陈，诸军继之，梁兵大败。元城令吴琼，贵乡令胡装，各帅白丁万人，于山下曳柴扬尘，鼓噪以助其势。梁兵自相腾藉，弃甲山积，死亡者几三万人。装，证之曾孙也。是日，两军所丧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

到了傍晚，贺的军队在山的西面列阵，晋军望见面带惧色。晋军有些将领认为部队的散兵还没有全部集合起来，不如先收兵回营，明早再继续战斗。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说：“王彦章的骑兵已经到了濮阳，山下只有步卒，傍晚时都想回家，我们居高临下攻打，一定会打败他们。如今大王已经深入敌境，配合部队又出师不利，如果再率兵撤退，一定会被打败。一些尚未集合全的部队听说又被梁军打败，一定会不战自败。凡与敌人决战一争胜负，只有认真观察形势，形势已搞清楚，就要果断，不能疑惑。大王的成功与失败，在此一举。如果不能决一死战，夺取胜利，即使收复散兵回到北面，河朔一带也就不归大王所有了。”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敌人没有营垒，日夜都想回家，只要用精锐的骑兵去骚扰，使他们不能吃晚饭，等他们

退却时，我们就追击，这样就可以打败他们。我们如果收兵回营，他们就会整理好部队卷土重来，胜负就不可知了。”李建及穿起战衣横执武器就出发，说：“敌人的大将已经逃跑，大王的骑兵一无所失，现在攻打这些疲乏的士卒，就像摧毁腐朽之物一样轻而易举。大王只管登山，观看臣下为王破敌。”晋王惊讶地说：“如果不是你们这么说，我几乎耽误大计。”李嗣昭、李建及率骑兵高声呼喊着冲向后梁军的阵营，其他部队在后面紧跟，后梁军大败。元城令吴琼、贵乡令胡装，各率一万多平民百姓在山下拉着柴，弄得灰尘弥温，击鼓呼喊助威。后梁军士卒自相踩踏，山上到处都堆着后梁军丢弃的兵甲，后梁军被打死的人几乎达三万。胡装是胡证的曾孙。在这一天，两军损失的士卒各有三分之二，都不能重新振兴起来。

晋王还营，闻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恸，曰：“丧吾良将，吴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军兵马使光辅为岚州刺史。

晋王回到军营，听说周德威父子都已战死，哭得十分悲痛，说：“丧失了我的好将领，这是我的罪过。”于是把他的儿子幽州中军兵马使周光辅升任为岚州刺史。

李嗣源与李从珂相失，见晋军桡败，不知王所之，或曰：“王以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将之相州。是日，从珂从王夺山，晚战皆有功。甲子，晋王进攻濮阳，拔之。李嗣源知晋军之捷，复来见王于濮阳，王不悦，曰：“公以吾为死邪？渡河安之！”嗣源顿首谢罪。王以从珂有功，但赐大钟酒以罚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李嗣源和李从珂失去联系，李嗣源看到晋军被挫败，也不知道晋王去了哪里，有人说：“晋王民经向北渡过了黄河。”于是李嗣源也踏着冰向北渡过黄河，准备到相州去。这一天，李从珂跟着晋王夺下了土山，晚上战斗中也有功劳。甲子（二十五日），晋王进攻濮阳，予以攻克。李嗣源听到晋军胜利的消息，又到濮阳来见晋王，晋王很不高兴，说：“你以为我死了吗？过了黄河准备去哪里？”李嗣源叩头谢罪。晋王认为李从珂战斗有功，但只赐给他一大钟酒来罚他喝。从此以后晋王对待李嗣源冷淡了一些。

[36]初，契丹主之弟撒刺阿拨号北大王，谋作乱于其国。事觉，契丹主数之曰：“汪与吾如手足，而汝兴此心，我若杀汝，则与汝何

异！”乃囚之期年而释之。撒剌阿拨帅其众奔晋，晋王厚遇之，养为假子，任为刺史；胡柳之战，以其妻子来奔。

[36]起初，契丹主的弟弟撒剌阿拨号称北大王，打算在国内阴谋作乱。事情被发觉后，契丹主责备他说：“我和你亲如手足，而你却起了这种心，我如果杀了你，这和你有何差别？”于是把他关了一年监狱就又释放了他。后来撒剌阿拨率众投奔到晋国，晋王给他的待遇非常丰厚，并把他作为养子，任命他为刺史。在胡柳作战的时候，他的妻子也投奔来晋国。

晋军至德胜渡，王彦章败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晋人战胜，将至矣。”顷之，晋兵有先至大梁问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驱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阳，遇夜而止。败卒至者不满千人，伤夷逃散，各归乡里，月余仅能成军。

晋军到了德胜渡，王彦章败散的士卒有走到大梁的，他们说：“晋军取得胜利，将要来到这里。”不一会儿，晋国的散兵也有先到大梁询问住处的，大梁人误认为晋军已到，于是京城大惊。后梁帝赶快驱赶京城的人登上城的高处，又打算逃到洛阳，只因已是夜晚才作罢。后梁军被击败的散卒回到大梁的不到千人，被打伤逃散的人各自都回到了家乡，一个月以后才整顿成军。

五年（己卯、919）

五年（己卯，公元919年）

[1]春，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

[1]春季，正月，辛巳（十二日），前蜀主到南郊去祭祀，实行大赦。

[2]晋李存审于德胜南北筑两城而守之。晋王以存审代周德威为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晋王还魏州，遣李嗣昭权知幽州军府事。

[2]晋将李存审在德胜南北修筑了两城坚守阵地。晋王任命李存审代周德威为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晋王回到魏州以后，派李嗣昭到幽州暂时管理军府事。

[3]汉主岩立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殷之女也。

[3]汉主刘岩立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马氏皇后是楚王马殷的女儿。

[4]三月，丙戌，蜀北路行营都招讨、武德节度使王宗播等自散关击岐，渡渭水，破岐将孟铁山；会大雨而还，分兵戍兴元、凤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陇州，不克。

[4]三月，丙戌（十八日），前蜀北路行营都招讨、武德节度使王宗播等从散关进攻岐国，他们渡过渭水，打败岐将孟铁山。后来赶上大雨才撤回部队，分兵驻扎在兴元、凤州和威武城三地。戊子（二十日），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进攻陇州，没有攻下。

[5]蜀主奢纵无度，日与太后、太妃游宴于贵臣之家，及游近郡名山，饮酒赋诗，所费不可胜纪。仗内教坊使严旭强取士民女子内宫中，或得厚赂而免之，以是累迁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卖刺史、令、录等管，每一官阙，数人争纳赂，赂多者得之。

[5]前蜀主奔侈放纵没有节制，每天和太后、太妃在显贵的大臣家里游玩饮宴，以及到附近郡县的名山去玩，饮酒赋诗，花费不可胜数。依仗内教坊使严旭强行把平民百姓的女孩子抢回送入宫中，有些百姓为了保全女子，向严旭送上厚礼而得免。严旭的官一直升到蓬州刺史。太后、太妃都各自发出教唆的命令去卖刺史、县令、录事参军等官职，每一官位，都有好多人争抢着送礼，礼送得多的人就可以买上。

[6]晋王自领卢龙节度使，以中门使李绍宏提举军府事，代李嗣昭。绍宏，宦者也，本姓马，晋王赐姓名，使与知岚州事孟知祥俱为中门使；知祥又荐教练使雁门郭崇韬能治剧，王以为中门副使。崇韬倜傥有智略，临事敢决，王宠待日隆。先是，中门使吴、张虔厚相继获罪，及绍宏出幽州，知祥惧祸，称疾辞位，王乃以知祥为河东马步都虞候，自是崇韬专典机密。

[6]晋王亲自为卢龙节度使，任命中门使李绍宏管理军府事，以代替李嗣昭。李绍宏是个宦官，本姓马，晋王赏赐给他姓名，让他和主持岚州事务的孟知祥都任中门使。孟知祥又推荐教练使雁门人郭崇韬，说他能够管理难度大的事，晋王任命郭为中门副使。郭崇韬很洒脱倜傥，有才智谋略，临事果断，晋王宠信他，一天比一天尊崇。在此之前，中门使吴、张虔厚相继犯罪，到李绍宏出镇幽州以后，孟知祥害怕引起祸端，就装病辞官。晋王便任命孟知祥为河东马步都虞候。从此以后，郭崇韬专门典管国家机密。

[7]诏吴越王大举讨淮南。以节度副大使传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吴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裨将陈汾拒之。

[7]后梁帝下诏，命令吴越王钱大举讨伐淮南。钱任命节度副大使钱传为诸军都指挥使，率领五百艘战船，从东洲攻打吴国。吴国派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副将陈汾抵御后梁军。

[8]吴徐温帅将吏藩镇请吴王称帝，吴王不许。夏，四月，戊戌朔，即吴国王位。大赦，改元武义；建宗庙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礼。以金继土，腊用丑。改谥武忠王曰孝武王，庙号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为太妃；以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东海郡王，以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领江州团练使，以扬府左司马王令谋为内枢〔密〕使，营田副使严可求为门下侍郎，盐铁判官骆知祥为中书侍郎，前中书舍人卢择为吏部尚书兼太常卿，掌书记殷文圭为翰林学士，馆驿巡官游恭为知制诰，前驾部员外郎杨迢为给事中。择，醴泉人；迢，敬之之孙也。

[8]吴国徐温带领将帅以及藩镇官吏请求吴王杨隆演称帝，吴王没有答应。夏季，四月，戊戌朔（初一），吴王登王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武义。修建宗庙和社稷坛台，设置朝廷百官，宫殿的礼乐典章全用天子的礼制。以金行继承唐的土行，腊月用丑。改谥武忠王杨行密为孝武王，庙号为太祖；改谥威王杨渥为景王；尊他的母亲为太妃。任命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东海郡王。任命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然领管江州团练使。任命扬府左司马王令谋为内枢密使，营田副使严可求为门下侍郎，盐铁判官骆知祥为中书侍郎，前中书舍人卢择为吏部尚书兼太常卿，掌书记殷文主为翰林学士，馆驿巡官游恭为知制诰，前驾部员外郎杨迢为给事中。卢择是醴泉人。杨迢是杨敬之的孙子。

[9]钱传与彭彦章遇；传命每船皆载灰、豆及沙，乙巳，战于狼山江。吴船乘风而进，传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吴回船与战，传使顺风扬灰，吴人不能开目；及船舷相接，传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个。传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彦章战甚力，兵尽，继之以木，身被数十创，陈汾按兵不救；彦

章知不免，遂自杀。传俘吴裨将七十人，斩首十余级。吴人诛汾，丛没家赀，以其半赐彦章家，廪其妻子终身。

[9]钱传和彭彦章两军相遇，钱传命令每只船上都要装载上灰土、豆子以及沙子。乙巳（初八），两军在长江边狼山交战。吴国的船乘风而进，钱传率领船只躲避开吴船，等吴国的船只过去之后，钱传又从吴船的后面紧跟着。吴国的船回过头来与钱传交战，钱传让士卒们顺风扬灰，弄得吴国士卒睁不开眼。等到两军船舷相靠近的时候，钱传让士卒们在自己的船上撒沙子，向吴国的船上撒豆子，这些豆子上沾满了战斗中流的血，吴国士卒踩上这些沾满血的豆子，一动就都摔倒在地。钱传因此放火烧了吴军的船只，结果吴军大败。彭彦章抵抗十分努力，武器用完后他又拿着木头继续作战，结果身上被打伤数十处，陈汾按兵不敢，彭彦章知道免不了一死，于是就自杀了。钱传俘获了吴军将领七十多人，斩杀了一千多人。吴国人斩杀了陈汾，把他的家产集中起来全部没收，将陈汾一半家赏赐给彭彦章家，供养他的妻子终身。

[10]贺攻德胜南城，百道俱进，以竹笮联艨艟十余艘，蒙以牛革，设睥睨、战格如城状，横于河流，以断晋之救兵，使不得渡。晋王自引兵驰往救之，陈于北岸，不能进；遣善游者马破龙入南城，见守将氏延赏，延赏言矢石将尽，陷在顷刻。晋王积金帛于军门，募能破艨艟者；众莫知为计，亲将李建及曰："贺悉众而来，冀此一举；若我军不渡，则彼为得计。今日之事，建及请以死决之。"乃选效节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铠操斧，帅之乘舟而进。将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间，斧其竹笮，又以木载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纵之，随以巨舰实甲士，鼓噪攻之。艨艟既断，随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晋兵乃得渡。解围走，晋兵逐之，至濮州而还。退屯行台村。

[10]后梁将贺攻打德胜南城，四面八方一起推进，用竹片作索将十余艘战船连在一起，蒙上牛皮，并像城墙一样做了一些短墙和支架等，横摆在黄河上，以断绝晋军的援兵，使他们不能渡河。晋王亲自率兵前往援救，在黄河北岸摆开阵势，但不能前进。他派善于游泳的马破龙进入南城，见守将氏延赏，氏延赏对他说这里的弓箭石头都快用完了，不用多久就会被攻克。晋王在军营门口堆了不少金钱丝帛，招募能够击破战船的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晋王的随身护卫将

领李建及说："贺率领他的全部军队来，希望在此一举。如果我军不渡过黄河，正好让他们得志。今天的事情，我李建及请求和他们决一死战。"于是他选拔了敢死效节亲兵三百人，穿上铠甲，拿上刀斧，他领着勇士们乘船出发。快接近战船的时候，像雨一样密集的简向他们身来，李建及让拿刀斧的人冲上战船，砍断竹索，又用木装上柴草，浇上油点燃，从上游顺水放下，随后又用大的战船载满士卒，一边击鼓，一边大声呼叫；向后梁军发起进攻。后梁军战船的竹笮被割断，便都随流漂了下去，士卒被烧死淹死的将近一半，晋军便渡过了黄河。贺突围逃跑，晋军在后面追赶，一直追到濮州才返回去。贺退扎在行台村。

[11]蜀主命天策府诸将无得擅离屯戍。五月，丁卯朔，左散旗军使王承谔、承勋、承会违命，蜀主皆原之。自是禁令不行。

[11]前蜀主命令天策府的各位将领不得擅自离开自己驻守的防地。五月，丁卯朔（初一），左散旗军使王承谔、王承勋、王承会违犯了命令，前蜀主免了他们的罪。从此以后，前蜀主颁布的禁令就行不通了。

[12]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于吴，吴命镇南节度使刘信等帅洪、吉、抚、信步兵自浏阳趣潭州，武昌节度使李简等帅水军攻复州。信等至潭州东境，楚兵释荆南引归。简等入复州，执其知州鲍唐。

[12]楚军向荆南发起进攻，高季昌请求吴国援救，吴王命令镇南节度使刘信等率领洪、吉、抚、信四州的步兵从浏阳直奔潭州，命令武昌节度使李简等率领水国进攻复州。刘信等到了潭州的东边时，楚军放弃了进攻荆南而率兵回营。李简等进入复州，抓获了复州知州鲍唐。

[13]六月，吴人败吴越兵于沙山。

[13] 六月，吴国军队在沙山把吴越军打败。

[14]秋，七月，吴越王遣钱传将兵三万攻吴常州，徐温帅诸将拒之，右雄武统军陈璋以水军下海门出其后。壬申，战于无锡。会温病热，不能治军，吴越攻中军，飞矢雨集，镇海节度判官陈彦谦迁中军旗鼓于左，取貌类温者，擐甲胄，号令军事，温得少息；俄倾，疾稍间，出拒之。时久旱草枯，吴人乘风纵火，吴越兵乱，遂大败，杀其

将何逢、吴建，斩首万级。传遁去，追至山南，复败之。陈璋败吴越于香弯。

[14]秋季，七月，吴越王钱派钱传率领三万多士卒向吴国的常州进攻，徐温率各军将领抵御，右雄武统军陈璋率领水军从下面的海门跟在吴越军的后面。壬申（初七），两军在无锡交战。这时恰好徐温生病发烧，不能统率军队。吴越军攻打吴军主力，射出的箭就像雨一样密集，镇海节度判官陈彦谱把主力部队的战旗战鼓迁在左边，找了一个长相和徐温一样的人，穿上铠甲，指挥作战，这样徐温才得以休息一阵。一会儿，徐温的病稍的好转，就出去抵御吴越兵。这个时候，由于久旱草枯，吴军乘风放火，吴越的军队乱成一团，被吴军打败。吴军杀死了吴越军的将领何逢、吴建，斩杀了一万人。钱传逃跑，吴军追到山的南面，又把吴越军打败。陈璋在香弯也击败了吴越军。

温募生获叛将陈绍者赏钱百万，指挥使崔彦章获之。绍勇而多谋，温复使之典兵。

徐温招募能够活捉叛将陈绍的人，给赏赐百万。指挥使崔彦章抓获了陈绍。由于陈绍作战勇敢而又多计谋，徐温重新让他统率部队。

初，衣锦之役，吴马军指挥曹筠叛奔吴越，徐温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间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过也，汝无以妻子为念。”及是役，筠复奔吴。温自数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问筠去来之罪，归其田宅，复其军职。筠内愧而卒。

当初在衣锦作战时，吴军的马军指挥曹筠背叛投奔到吴越，徐温没有治他妻子的罪，反而对她很好。后来派出秘使去告诉曹筠说：“你因为不得志而离开吴军，这是我的过错。你不必挂念你的妻子。”在这次战争中，曹筠又回到了吴军。徐温自己列举了过去没有任用曹筠的三点过错，却没有过问曹筠来去之罪，并把他的田地和住宅归还给他，恢复了他的军职。曹筠因内心深感惭愧而死。

知诰请帅步卒二千，易吴越旗帜铠仗，蹑败卒而东，袭取苏州。温曰：“尔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诸将皆以为：“吴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时也，宜尽步骑之势，一举灭之。”温叹曰：“天下离乱久矣，民困已甚，钱公亦未易可轻；若连兵不解，方为诸君之忧。今战胜以惧之，戢兵以怀之，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君臣高枕，岂不乐哉！多杀何为！”遂引还。

徐知诰请求率领二千名步卒，换上吴越军队的铠甲、旗帜，跟在吴越败兵的后边，向东面出发，袭取苏州。徐温说：“你的计策是好的，然而我想让士卒休息一下，没有时间按你讲的去办。”各将领都认为：“吴越的军队主要依靠的是船只，现在天气大旱，水路干涸，这是老天亡他们的时候，应当将我们的步兵和骑兵全部调动起来，一举消灭他们。”徐温感叹地说：“天下战乱很长时间了，百姓的困苦已非常严重，钱公也不可以轻易小看他。如果连续不断地作战，不肯松懈，才正是诸位所担忧的。现在战胜了他们，应该让他们害怕，我们息兵不战以怀柔，使得两地的百姓们各安其业，君臣们都高枕无忧，难道这不是好事吗？打杖多杀百姓又为了什么呢？”于是领兵回去。

吴越王见何逢马，悲不自胜，故将士心附之。宠姬郑氏父犯法当死，左右为之请，曰：“岂可以一妇人乱我法”，出其女而斩之。自少在军中，夜未尝寐，倦极则就圆木小枕，或枕大铃，寐熟辄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盘于卧内，有所记则书盘中，比老不倦。或寝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约即寤。时弹铜丸于楼墙之外，以警直更者。尝微行，夜叩北城门，吏不肯启关，曰：“虽大王来亦不可启。”乃自他门入。明日，召北门吏，厚赐之。

吴越王钱看到了何逢的战马，悲痛得不能控制自己，所以将士们的心能归服他。钱宠姬郑氏的父亲犯了国法应当处死，左右大臣都为他请求免死，钱说：“怎么能因为一个妇人家乱了我的国法。”休郑氏将其父斩首。钱从小就在军队中，黑夜从未上床睡过，实在困倦的时候就枕上一个圆木，或枕上一个大铃休息一下，睡着后小木枕或大铃一斜，他就醒了，他把这种枕头叫做“警枕”。此外，他还在卧室内放一个粉盘，如有什么需要记下来的就写在粉盘中，一直到老也是这样孜孜不倦。有时睡得正香甜的时候，如果外面有人来报告事情，他让侍女振动纸张就能醒来。有时他把铜丸弹到楼墙的外面，用这种办法来提醒打更的人。有一次他悄悄出去，半夜里敲北城门，守门官不肯开门，说：“即使是大王来也不能给开。”于是他从别的门进去。第二天，召见北城门官，很丰厚地赏赐了他。

[15]丙戌，吴王立其弟为庐江郡公，溥为丹阳郡公，浔为新安郡公，澈为鄱阳郡公，子继明为庐陵郡公。

[15]丙戌（二十一日），吴王立他的弟弟杨为庐江郡公，杨溥为丹阳郡公，杨浔为新安郡公，杨澈为鄱阳郡公，立他的儿子杨继明为庐陵郡公。

[16]晋王归晋阳，以巡官冯道为掌书记。中门使郭崇韬以诸将陪食者众，请省其数。王怒曰：“孤为效死者设食，亦不得专，可令军中别择河北帅，孤自归太原！”即召冯道令草词以示众。道执笔逡巡不为，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韬所请未到大过；大王不从可矣，何必以此惊动远近，使敌国闻之，谓大王君臣不知，非所以隆威望也。”会崇韬入谢，王乃止。

[16]晋王回到晋阳以后，任命巡官冯道为掌书记。中门使郭崇韬认为陪晋王吃饭的人太多，请求减少一些人数。晋王很生气地说：“我为保卫国家而不怕牺牲的人准备了饭菜，也不能自做主张，可以让军中另外选择河北的领帅，我自己回太原去。”于是马上召见冯道，让他起草告示来告诉大家。冯道拿起笔迟疑徘徊，一直不写，说：“大王刚刚平定河南，安定了天下，郭崇韬所请求的也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大王不听从就算了，何必以此惊动远近，如果让敌国知道，就会说大王君臣不和，这不是扩大威望的好办法。”正好郭崇韬进来谢罪，晋王才停止让冯道写告示。

[17]初，唐灭高丽，天初，高丽石窟寺眇僧躬义，聚众据开州称王，号大封国，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贡于吴。

[17]当初，唐朝消灭了高丽。天初年，高丽石窟寺的瞎眼和尚躬又聚众占据了开州，并在那里自称为王，号大封国，到这时，派佐良尉金立奇向吴国纳贡。

[18]八月，乙未朔，宣义节度使贺卒，以开封尹王瓒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瓒将兵五万，自黎阳渡河掩击澶、魏，至顿丘，同晋兵而旋。瓒为治严，令行禁止，据晋人上游十八里杨村，夹河筑垒，运洛阳竹木造浮桥，自滑州馈运相继。晋蕃汉马步副总管、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亦造浮梁于德胜，或曰：“浮梁须竹笮、铁牛、石，我皆无之，何以能成！”存进不听，以苇笮维巨舰，系于土山巨木，逾月而成，人服其智。

[18]八月，乙未朔（初一），宣义节度使贺去世。任命开封尹王瓒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王瓒率领五万士卒从黎阳渡过黄河，乘其不备而

袭击了澶州、魏州，一直到了顿丘，遇到晋军才退回来。王瓒管理军队非常严格，令行禁止。他占据了在晋军上游十八里处的杨村，在黄河两岸修筑营垒，从洛阳运来竹木制造浮桥，从滑州接连不断地运来粮食。晋军蕃汉马步副总管、振武节度使在李存进也在德胜制造浮桥，有人说："制造浮桥需要竹索、铁牛、石，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怎么能成功？"李存进不听这些人的话，他用苇绳拴住大的战船，再拴在土山上的大树上，一个多月就修成了浮桥，人们都佩服他的聪明。

[19]吴徐温遣使以吴王书归无锡之俘于吴越；吴越王亦遣使请和于吴。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吴王及徐温屡遗吴越王书，劝自王其国；不从。

[19]吴国徐温派遣使者拿着吴王的信到吴越，归还在无锡作战时的俘虏，吴越王钱也派遣使者请求和吴国友好往来。从此以后，吴国停止了作战，让百姓得到了休息，三十几个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了二十多年。吴王和徐温曾多次给吴越王钱去信，劝说钱在国内称王，钱没有听从他们的话。

[20]九月，丙寅，诏削刘岩官爵，命吴越王之。虽受命，竟不行。

[20]九月，丙寅（初二），后梁帝下诏书解除刘岩的官职，并命令吴越王钱去讨伐他。钱虽然接受了命令，但没有去执行。

[21]吴庐江公有财气，常叹曰："我国家而为他人所有，可乎！"徐温闻而恶之。

[21]吴国庐江公杨很有才气，常叹息地说："我们的国家为他人所有，这样可以吗？"徐温听了杨的话后，对他产生了恶感。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一卷

后梁纪六 均王下贞明五年（己卯、919）

后梁纪六 后梁均王贞明五年（乙印，公元919年）

[1]冬，十月，出为楚州团练使。

[1]冬季，十月，吴国派杨出任楚州团练使。

[2]晋王如魏州，发徒数万，广德胜北城，日与梁人争，大小百余战，互有胜负。左射军使石敬瑭与梁人战于河，检击敬瑭，断其马甲，横冲兵马使刘知远以所乘马授之，自乘断甲者徐行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亲爱之。敬瑭、知远，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婿也。

[2]晋王到魏州，派数万名士卒扩建德胜北城，每天都和后梁争战，大小战争百余次，互有胜负。左射军使石敬瑭和后梁军在黄河边上交战，后梁军攻打石敬瑭，击断了石敬瑭战马的铠甲，横冲兵马使刘知远把自己的战马给了石敬瑭，自己骑着断了甲的马在军队在后面慢慢走。后梁军怀疑晋军有伏兵，不敢靠近，因此他们都幸免于难。因此，石敬瑭更加宠爱刘知远。石敬瑭、刘知远的先人都是沙陀人。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

[3]刘围张万进于兖州经年，城中危窘，晋王方与梁人战河上，力不能救。万进遣亲将刘处让乞师于晋，晋王未之许，处让于军门截耳曰：“苟不得请，生不如死！”晋王义之，将为出兵，全已屠兖州，族万进，乃止。以处让为行台左骁卫将军。处让，沧州人也。

[3]刘在兖州包围张万进已经一年多，城中危急窘困，这时晋王正和后梁军在黄河上作战，无力解救兖州。张万进派遣他的亲信将领刘处让向晋王请求援兵，晋王没有答应。刘处让在军营门口割掉自己的耳朵，说：“如果不答应请求，活着不如死了。”晋王认为他很义气，准备出兵援救兖州。这时正好刘已经攻下兖州，灭了张万进家族，才停止出兵援助。晋王任命刘处让为行台左骁卫将军。刘处让是沧州人。

[4]十一月，吴武节度使张崇寇安州。

[4]十一月，吴国武宁节度使张崇率兵侵犯安州。

[5]丁丑，以刘为泰宁度使、同平章事。

[5]丁丑（十三日），后梁帝任命刘为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

[6]辛卯，王瓒引兵至戚城，与李嗣源战，不利。

[6]辛卯（二十七日），王瓒率兵到了戚城，与李嗣源交战，没有取胜。

[7]梁筑垒贮粮于潘张，距杨村五十里。十二月，晋王自将骑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饷者，俘获而还；梁人伏兵于要路，晋兵大败。晋王以数骑走，梁数百骑围之，李绍荣识其旗，单骑奋击救之，仅免。戊戌，晋王复与王瓒战于河南，瓒先胜，获晋将石君立等；既而大败，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万计。帝闻石君立勇，欲将之，系于狱而厚饷之，使人诱之。君立曰："我晋之败将，而为用于梁，虽竭诚效死，谁则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为仇雠用哉！"帝犹惜之，尽杀所获晋将，独置君立。晋王乘胜遂拔濮阳。帝召王瓒还，以天平节度使戴思远代为北面招讨使，屯河上以拒晋人。

[7]后梁军在潘张修筑营垒，储蓄粮食，潘张离杨村五十里。十二月，晋王率领骑兵从黄河南岸向西行进，阻截后梁军的送粮人，俘虏了送粮人而返。后梁军在要害路段埋伏了士兵，晋军大败。晋王领着几个骑兵逃走，后梁军用几百骑兵包围了他们。晋将李绍荣认出是自己军队的旗帜，就一个人骑马去奋力解救晋王，仅使晋王免于一死。戊戌（初五），晋王又和王瓒在黄河南岸交战，王瓒先取得胜利，俘获了晋将石君立等。过了一阵，王瓒的军队被晋军打败，王瓒乘小船渡过黄河，跑回北城坚守。这次战败，有一万多士卒逃跑或被杀。后梁帝听说石君立非常勇敢，打算让他做自己的将领，把他关在监狱里，给他丰厚的待遇，并派人去劝诱他。石君立说："我是晋军的败将，如果在梁国被起用，虽竭诚效死，有谁能相信我呢？"后梁帝还是很爱惜他，把俘获的其他晋将全部杀掉，只留下了石君立。晋王乘胜前进，一举攻下了濮阳。后梁帝把王瓒召回，任命天平节度使戴思远代理北面招讨使，驻扎在黄河抵御晋军。

[8]己酉，蜀雄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朗有罪，消夺官爵，复其姓名曰全师朗，命武定节度使兼中书令桑弘志讨之。

[8]己酉（十六日），前蜀国雄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朗犯了罪，前蜀主解除了他的官爵，恢复了他的姓名叫全师朗，命令武定节度使兼中书令桑弘志讨伐他。

[9]吴禁民私畜兵器，盗贼益繁。御史台主簿京兆卢枢上言："今四方分争，宜教民战。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盗也。宜团结民兵，使之习战，自卫乡里。"从之。

[9]吴国禁止百姓私藏武器，盗贼越来越多。御史台主簿京兆人卢枢上奏说："现在四方纷争，应当教百姓熟习战斗。况且善良的人是惧怕法律禁令的，而不安分守己的人舞弄干戈，这是想禁止争斗反而招来盗贼啊！应当组织民兵，让他们熟习战斗，各自保卫自己的家乡。"吴王听从了卢枢的意见。

六年（庚辰、920）

六年（庚辰，公元920年）

[1]春，正月，戊辰，蜀桑弘志克金州，执全师朗，献于成都，蜀主释之。

[1]春季，正月，戊辰（初五），前蜀将领桑弘志攻克金州，抓获全师朗，送到成都，前蜀主把他释放了。

[2]吴张崇攻安州，不克而还。

[2]吴将张崇进攻安州，没有攻下，率兵返回。

崇在庐州，贪暴不法。庐江民讼县令受赇，徐知诰遣侍御史知杂事杨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杂端推事，其体至重，职业不可不行。"知诰曰："何如？"廷式曰："械系张崇，使吏如升州，簿责都统。"知诰曰："所按者县令耳，何至于是！"廷式曰："县令微官，张崇使之取民财转献都统耳，岂可舍大而诘小乎！"知诰谢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烦。"以是益重之。廷式，泉州人也。

张崇在庐州，贪暴不法。庐江的百姓上诉，说庐江县令接受了贿赂。徐知诰派侍御史知杂事杨廷式前往检查，打算以此来威胁张崇一下。杨廷式说："杂端推事官，体制上非常重要，本职工作，不可不做。"徐知诰说；"怎么办呢？"杨廷式说："给张崇戴上刑具，派一个官吏去升州，反复诘责都统。"徐知诰说："现在查办的不过是一个县令，何至如此！"杨廷式说："县令虽然是个小官，但张崇让他收取的

民财都转献给了都统，难道可以舍去大官而去诘责一个小官吗？”徐知诰道歉说：“本来知道小事不足以麻烦你。”徐知诰因此更加器重杨廷式。杨廷式是泉州人。

[3]晋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为魏博内外牙都将，将银松效节都。建及为人忠壮，所得赏赐，悉分士卒，与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韦令图监建及军，谮于晋王曰：“建及以私财骡施，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将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行之自若。三月，王罢建及军职，以为代州刺史。

[3]自从晋得到魏州以后，任命李建及为魏博内外牙都将，统率禁卫军银枪效节都。李建及为人忠诚壮节，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士卒，与士卒们同甘共苦，所以能够得到士卒们对他尽心尽力，只要他出去作战，一定会立功，同僚们很嫉妒他。宦官韦令图监管李建及的军队，偷偷地对晋王说：“李建及用自己的财物多次分给士卒，如此看来，他的志向不小，不能让他率领禁卫军了。”晋王产生了怀疑。李建及知道后，行之自若。三月，晋王免去李建及的军职，任命他为代州刺史。

[4]汉杨洞潜请立学校，开贡举，设铨选；汉主岩从之。

[4]南汉杨洞潜请求建立学校，开设贡举，量才授官，南汉主刘岩听从了他的意见。

[5]夏，四月，乙亥，以尚书左丞李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琪，之弟也，性疏俊，挟赵岩、张汉杰之势，颇通贿赂。萧顷与琪同为相，顷谨密而阴伺琪短。久之，有以摄官求仕者，琪辄改摄为守，顷奏之。帝大怒，欲流琪远方，赵、张左右之，止罢为太子少保。

[5]夏季，四月，乙亥（疑误），后梁帝任命尚书左丞李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琪是李的弟弟，他的性情开朗出众，依仗赵岩、张汉杰的势力，颇通贿赂。萧顷和李琪同为宰相，萧顷谨慎秘密地观察李琪的短处。过了很久，有人想将试用的官改为正式的官，李琪就给他改试用官为守官，萧顷把这件事上奏给后梁帝。后梁帝十分生气，想把李琪流放到远方，经赵岩、张汉杰帮助，才未流放，降为太子少保。

[6]河中节度使冀王友谦以兵袭取同州，逐忠武节度使程全晖，全晖奔大梁。友谦以其子令德为忠武留后，表求节钺，帝怒，不许。既

而惧友谦怨望，己酉，以友谦兼忠武节度使。制下，友谦已求节钺于晋王，晋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节度使。

[6]河中节度使冀王朱友谦率兵袭击并夺取了同州，赶走了忠武节度使程全晖。程全晖逃到了大梁。朱友谦任命他的儿子朱令德为忠武留后，并上表皇帝请求赐发符节和斧钺，后梁帝十分生气，没有答应。后来后梁帝害怕朱友谦心怀不满，己酉（十七日），任命朱友谦兼任忠武节度使。后梁帝的命令下达时，朱友谦已向晋王请求到符节和斧钺，归降于晋王，于是晋王直接发出亲笔手令任命朱令德为忠武节度使。

[7]吴宣王重厚恭恪，徐温父子专政，王未尝有不平之意形于言色，温以是安之。及建国称制，尤非所乐，多沈饮鲜食，遂成寝疾。

[7]吴宣王很厚道，而且谦恭谨慎，徐温父子掌管全权，宣王从来没有不平之意表现在脸色上，徐温因此就安然自在。到了建国称王以后，宣王更没有什么所高兴的，经常喝酒，很少吃饭，慢慢就卧床生病了。

五月，温自金陵入朝，议当为嗣者。或希温意言曰：“蜀先主谓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温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当在诛张颢之初，岂至今日邪！使杨氏无男，有女亦当立之。敢妄言者斩！”乃以王命迎丹杨公溥监国，徙溥兄为舒州团练使。

五月，徐温从金陵回朝，商议谁当为继承王位的人。有人迎合徐温的心意说：“蜀先主刘备对武侯说：‘嗣子没有才能，您可以自代王位。’”徐温严肃地说：“我如果真有心取代王位，是在杀掉张颢的时候，哪能等到今日！即使杨氏没有儿子，有女儿也应当立她为王。再有敢胡说的，一律杀掉。”于是以宣王之命迎接丹杨公杨溥回来代行处理政事，调杨溥的哥哥杨任舒州团练使。

己丑，宣王殂。六月，戊申，溥即吴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己丑（二十八日），宣王去世。六月，戊申（十八日），杨溥登吴王位。尊称他的母亲王氏为太妃。

[8]丁巳，蜀以同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同平章事，充永平节度使。

[8]丁巳（二十七日），前蜀主让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周以同平章事衔，出任永平节度使。

[9]帝以泰宁节度使刘为河东道招讨使，帅感化节度使尹皓、静胜节度使温昭图、庄宅使段凝攻同州。

[9]后梁帝任命泰宁节度刘为河东道招讨使，率领感化节度使尹皓、静胜节度使温昭图、庄宅使段凝一起攻打同州。

[10]闰月，庚申朔，蜀主作高祖原庙于万里桥，帅后妃、百官用亵味作鼓吹祭之。华阳尉张士乔上疏谏，以为非礼，蜀主怒，欲诛之，太后以为不可，乃削官流黎州，士乔感愤，赴水死。

[10]闰五月，庚申朔（初一），前蜀主在万里桥修建了高祖原庙，带领后妃、百官，供上高祖生前最喜欢吃的食品，击鼓吹乐来祭祀高祖。华阳尉张士乔上书劝说前蜀主，认为这样做不合祭礼。前蜀主十分生气，打算把他杀掉。太后认为不能杀，于是免了他的官职，把他流放到黎州。张士乔感到愤怒，跳水自杀。

[11]刘等围同州，朱友谦求救于晋；秋，七月，晋王遣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质将兵救之。

[11]刘等包围了同州，朱友谦请求晋国援救。秋季，七月，晋王派遣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质率兵前去援救。

[12]乙卯，蜀主下诏北巡，以礼部尚书兼成者尹长安韩昭为文思殿大学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无文学，以便佞得幸，出入宫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数州刺史卖之以营居第，蜀主许之。识者知蜀之将亡。

[12]乙卯（二十六日），前蜀主颁发诏书，准备到北边巡视。任命礼部尚书兼成都尹长安人韩昭为文思殿大学士，地位在翰林承旨之上。韩昭没有文才，用花言巧语、阿谀逢迎得到的前蜀主宠幸，出入宫禁，在接近前蜀主时，请求卖通、渠、巴、集四州刺史官爵，用来修建他的住宅，前蜀主答应了。明白这件事的人知道前蜀将要灭亡。

八月，戊辰，蜀主发成都，被金甲，冠珠帽，执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余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远离都邑，当委大臣征讨。”不从。九月，次安远城。

八月，戊辰（初十），前蜀主从成都出发，他身披金甲，头戴珠帽，手执弓箭而行，随从的旌旗兵甲，连接起来有百余里长。雒县守令段融上书说：“不宜远离都城，应委派大臣出去征讨。”前蜀主不听。九月，军队驻扎在安远城。

[13]李存审等至河中，即日济河。梁人素轻河中兵，每战必穷追不置。存审选精甲二百，杂河中兵，直压刘垒，出千骑逐之；知晋人已至，大惊，自是不敢轻出。晋人军于朝邑。

[13]李存审等到了河中，当天过了黄河。后梁军平时很轻视河中兵，每次战斗都要穷追不舍。李存审挑选了二百名精兵，其中又搀杂了一些河中兵，一直逼近刘的军营。刘率领一千骑兵出去追逐，发现晋军已经来到，十分吃惊，从此以后，刘不敢轻易出动。晋军驻扎在朝邑。

河中事梁久，将士皆持两端。诸军大集，刍粟踊贵，友谦诸子说友谦且归款于梁，以退其师，友谦曰：“昔晋王亲赴吾争，秉烛夜战。今方与梁相拒，又命将星行，分我资粮，岂可负邪！”

河中事奉后梁时间已经很长，将士们都是脚踩两只船。各路军队都集中在河中，粮草价格昂贵，朱友谦的儿子们劝说朱友谦诚心归服后梁，以此来让后梁军撤兵，朱友谦说；“从前晋王亲自率兵解救我的危急，手持火把连夜作战。现在正和后梁军相持，晋王又命令将帅披星戴月赶来援救，还给我们物资粮食，我们怎么能辜负他呢？”

晋人分兵攻华州，坏其外城。李存审等按兵累旬。乃进逼刘营，等悉众出战，大败，收余众退保罗文寨。又旬馀，存审谓李嗣昭曰：“兽穷则搏，不如开其走路，然后击之。”乃遣人牧马于沙苑。等宵遁，追击至渭水，又破之，杀获甚众。存审等移檄告谕关右，引兵略地至下，谒唐帝陵，哭之而还。

晋军分兵去攻打华州，破坏了华州的外城。李存审等按兵不动，几十天后才逼近刘的军营，刘等率领全军出来迎战，被打得大败，只好收拾剩下的军队退守罗文寨。又过了十几天，李存审对李嗣昭说：“野兽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就会拼死搏斗，不如放开一条路让他们逃走，然后从后面追击他们。”于是李嗣昭派出人到沙苑去放马。刘等乘夜逃跑，李嗣昭率兵追击到渭水，又将刘的军队打败，斩杀和俘获很多。

李存审等张贴檄文，告示关右，同时率兵攻占了很多地方，一直到下，谒拜了唐帝的陵墓，在陵前痛哭一番后返回。

河中兵进攻崇州，静胜节度使温昭图甚惧。帝使供奉官窦维说之曰："公所有者华原、美原两县耳，虽名节度使，实一镇将，比之雄藩，岂可同日语也，公有意欲之乎？"昭图曰："然。"维曰："当为公图之。"即教昭图表求移镇，帝以汝州防御使华温琪权知静胜留后。

河中的军队向崇州发起进攻，静胜节度使温昭图非常害怕。后梁帝派供奉官窦维劝他说："你仅仅有华原、美原两个县罢了，虽然名为节度使，其实是一个镇将，和一些强大的藩镇来比，怎么可以同日而语，你想扩大一点吗？"温昭图说："当然。"窦维说："让我为你来谋划。"于是就让温昭图上书请求改换个地方。后梁帝于是让汝州防御使华温琪暂为静胜留后。

[14]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军，数日，复还安远。

[14]冬季，十月，辛酉（初三），前蜀主去了武定军，几天以后又回到安远。

[15]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俦为山南节度使、西北面都招讨、行营安抚使，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宁军使王宗晏、左神勇军使王宗信为三招讨以副之，将兵伐岐，出故关，壁于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俦攻陇州，岐王自将万五千人屯阳。癸卯，蜀将陈彦威出散关，败岐兵于箭岭，蜀兵食尽，引还。宗昱屯泰州，宗俦屯上，宗晏、宗信屯威武城。

[15]十一月，戊子朔（初一），前蜀主任命兼侍中王宗俦为山南节度使、西北面都招讨、行营安抚使，任命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宁军使王宗晏，左神勇军使王宗信为三名招作为副职，辅助王宗俦领兵伐岐。他们率兵出故关，在咸宜修筑壁垒，后进入良原。丁酉（初十），王宗俦向陇州发起进攻，岐王亲自率领一万五千军队驻扎在阳。癸卯（十六日），前蜀将陈彦威从散关出兵，在箭岭击败了岐兵。前蜀军的粮食吃完后，才率兵回去。王宗昱驻扎在泰州，王宗俦驻扎在上，王宗晏和王宗信驻扎在武威城。

庚戌，蜀主发安远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阆州团练使林思谔来朝，请幸所治，从之。癸亥，泛江而下，龙舟画舸，辉映江渚，州

县供办，民始愁怨。壬申，至阆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将嫁，蜀主取之，赐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恸而卒。癸未，至梓州。

庚戌（二十三日），前蜀主自安远城出发，十二月，庚申（初三），到达利州，阆州团练使林思谔来朝拜，请求前蜀主巡视阆州，前蜀主答应了他的请求。癸亥（初六），顺江而下，龙舟彩船，光辉照映在江的两岸，这些都是强制沿江州县供应，老百姓开始发愁抱怨。壬申（十五日），前蜀主到了阆州，阆州的百姓何康有个很漂亮的女儿，将要出嫁，前蜀主就夺为己有，然后赏赐给她的夫家一百匹丝帛，那个未婚夫极其悲痛而死。癸未（二十六日），前蜀主到了梓州。

[16]赵王熔自恃累世镇成德，得赵人心，生长富贵，雍容自逸，治府第园沼，极一时之盛，多事嬉游，不亲政事，事皆仰成于僚佐，深居府第，权移左右，行军司马李蔼、宦者李弘规用事于中外，宦者石希蒙尤以谄谀得幸。

[16]赵王王熔依仗世代镇守成德，颇得赵地人心，生活富裕，地位显贵，容仪温文，悠然自得。他治理的府第园池，在当时是最好的。他经常游玩，不问政事，一切政事都依靠僚佐来处理。他深居府第，把大权交给了他的左右官员。行军司马李蔼、宦官李弘规掌管内外事务。宦官石希蒙尤其靠阿谀奉承得到宠爱。

初，刘仁恭使牙将张文礼从其子守文镇沧州，守文诣幽州省其父，文礼于后据城作乱，沧人讨之，奔镇州。文礼好夸诞，自言知兵，赵王熔奇之，养以为子，更名德明，悉以军事委之。德明将行营兵从晋王，熔欲寄以腹心，使都指挥使符习代还，以为防城使。

当初，刘仁恭派牙将张文礼随他的儿子刘守文去镇守沧州，刘守文到幽州去看望父亲，张文礼随后占据了沧州城发动叛乱，沧州人讨伐他，他逃到了镇州。张文礼喜欢吹大话，自称会打仗，赵王王熔认为他很奇特，于是收为养子，并改名为德明，把全部的军事委托给他。德明率领着行军部队跟随着晋王，王熔想委派一个亲信去，于是派都指挥使符习替代德明，让他回来，任防城使。

熔晚年好事佛及求仙，专讲佛经，受符，广斋醮，合炼仙丹，盛饰馆宇于西山，每往游之，登山临水，数月方归，将佐士卒陪从者常不下万人，往来供顿，军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还，宿鹘营庄，石希

蒙劝王复之他所；李弘规言于王曰：“晋王夹河血战，栉风沐雨，亲冒矢石，而王专以供军之资奉不急之费。且时方艰难，人心难测，王久虚府第，远出游从，万一有奸人为变，闭关相距，将若之何？”王将归，希蒙密言于王曰：“弘规妄生猜间，出不逊语以劫协王，专欲夸大于外，长威福耳。”王遂留，信宿无归志。弘规乃教内牙都将苏汉衡帅亲军，擐甲拔刃，诣帐前白王曰：“士卒暴露已久，愿从王归！”弘规因进言曰：“石希蒙劝王游从不已，且闻欲阴谋弑逆，请诛之以谢众。”王不听，牙兵遂大噪，斩希蒙首，诉于前。王怒且惧，亟归府。是夕，遣其长子副大使昭祚与王德明将兵围弘规及李蔼之第，族诛之，连坐者数十家。又杀苏汉衡，收其常与，穷治反状，亲军大恐。

王熔晚年信佛，喜欢求仙，专门讲习佛经，又学习道家符，广设斋醮向仙道祈祷，冶炼金丹。在西山把馆宇装饰的非常华丽，经常去那里游玩。他登山观水，几个月后才回来，陪他的左右将士经常不下一万人。来往食宿，耗资巨大，军民都深受其苦。这个月，从西山回返，住在鹘营庄，石希蒙劝王熔再到别的地方去玩。李弘规对王熔说：“晋王在黄河两岸和梁军血战，栉风沐雨，亲自冒着箭石率兵前进。而大王专门把供给军队用的物质挪用于一些不急的事情，况且时下正处在困难时期，人心难测，大王如果长期离开府第，远出游玩，万一有奸人叛变，关起关门，把我们隔在外面，该怎么办呢？”赵王准备回去，石希蒙又偷偷地和赵王说：“李弘规胡乱猜想，口出不逊之言来威胁大王，专门对外夸示自己，以提高自己的威福。”于是赵王又留了下来，连续住了两夜还不想回去。李弘规于是让内牙都将苏汉衡率领亲军穿甲持刀，到帐篷前面对赵王说：“士卒们离家在外已经很长时间了，都希望跟从大王回去。”李弘规因此也劝赵王说：“石希蒙劝大王没完没了地游玩，而且还听说他准备谋害大王，请把他杀掉来向大家认错。”赵王不听，于是卫队士卒大声喧哗起来，杀了石希蒙，拿着他的头到赵王面前诉说。赵王十分生气也很害怕，于是赶快回到了府第。当天晚上赵王就派他的长子副大使王昭祚和王德明率兵包围了李弘规和李蔼的住宅，把他的全家全部杀掉，受牵连的有几十家。又将苏汉衡杀掉，拘捕了他的党羽，彻底追究他们反叛的情况，赵王的亲信部队感到十分惊恐。

[17]吴金陵城成，陈彦谦上费用册籍，徐温曰："吾既任公，不复会计。"悉焚之。

[17]吴国修筑的金陵城落成，陈彦谦将开支帐册送给徐温过目，徐温说："我既然任用你办，我就不再检查核算了。"于是把那些帐簿全部烧了。

[18]初，闽王审知承制加其从子泉州刺史延彬领平卢节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会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骄纵，密遣使浮海入贡，求为泉州节度使。事觉，审知诛浩源及其党，黜延彬归私第。

[18]当初闽王王审知承照制书让他的侄儿泉州刺史王延彬兼任平卢节度使。王延彬治理泉州十七年，官民都安居乐业，正好在这个时候，王延彬得到了白鹿和紫芝等祥瑞物品，僧人浩源认为这是王延彬要做帝王的征兆。王延彬因此骄傲放肆起来，他偷偷派人过海去帝王那里纳贡，并请求闽王任命他为泉州节度使。事情败露后，王审知诛灭了浩源及其同党，罢免了王延彬的官爵，打发他回了家。

[19]汉主岩遣使通好于蜀。

[19]南汉主刘岩派遣使者到蜀国去互通友好。

[20]吴越王遣使为其子传求婚于楚，楚王殷许之。

[20]吴越王钱派遣使者到楚国为他的儿子钱传求婚，楚王马殷答应了他的请求。

龙德元年（辛巳、921）

龙德元年（辛巳，公元921年）

[1]春，正月，甲午，蜀主还成都。

[1]春季，正月，甲午（初七），前蜀主回到了成都。

[2]初，蜀主之为太子，高祖为聘兵部尚书高知言女为妃，无宠，及韦妃入宫，尤见疏薄，至是遣还家。知言惊仆，不食而卒。韦妃者，徐耕之孙也，有殊色，蜀主适徐氏，见而悦之，太后因纳于后宫，蜀主不欲聚于母族，托云韦昭度之孙。初为婕妤，累加元妃。

[2]当初，前蜀主为太子时，高祖王建为他聘兵部尚书高知言的女儿为妃，不受喜欢。韦妃入宫后，对高氏更加疏远，把她送回娘家。高知言为此吓得摔倒，吃不下饭死去。韦妃是徐耕的孙女，长得很漂

亮，前蜀主到他的母亲徐氏那里，见到此女十分喜欢，因此太后就把她留在后宫。前蜀主不愿意娶母亲家族的人为妻，于是假托说是韦昭度的孙女。开始任她为婕妤，后来逐渐升为正妃。

蜀主常列锦步障，击球其中，往往远适而外人不知。诸香，昼夜不绝。久而厌之，更皂荚以乱其气。结缯为山，及宫殿楼观于其上，或为风雨所败，则更以新者易之。或乐饮缯山，涉旬不下。山前空渠通禁中，或乘船夜归，令宫女秉蜡炬千余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昼。或酣饮禁中，鼓吹沸腾，以至达旦。以是为常。

前蜀主经常挂起锦缎围成一个屏幕，在里面击球，往往到较远的地方而外人不知道。他经常烧香，昼夜不绝。时间长了，又讨厌烧香，改用烧皂荚来改变室内气味。他还把缯帛堆成山的样子，然后在上面做一些宫殿楼观，有时经风吹雨淋坏了，就用新的把坏的换掉。有时在缯山上饮酒作乐，一住十来天还不想下来。在缯山的前面挖一条渠，一直通往前蜀主的宫内，有时晚上乘船回宫中，命令宫女们手拿着一千余支蜡烛在前面的船上，脸朝后面站着，水面上如同白天一样明亮。有时在宫中大吃大喝，鼓乐沸腾，通宵达旦。这种情况是经常的。

[3]甲辰，徙静胜节度使温昭图为匡国节度使，镇许昌。昭图素事赵岩，故得名藩。

[3]甲辰（十七日），后梁帝调静胜节度使温昭图任匡国节度使，镇守许昌。温昭图一向事奉赵岩，所以他能得到有名的藩镇。

[4]蜀主、吴主屡以书劝晋王称帝，晋王以书示僚左曰：“昔王太师亦尝遗先王书，劝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语余云：‘昔天子幸石门，吾发兵诛贼臣，当是之时，威振天下，吾若挟天子据关中，自作九锡禅文，谁能禁我！顾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为耳。汝他日当务以复唐社稷为心，慎勿效此曹所为！’言犹在耳，此议非所敢闻也。”因泣。

[4]前蜀主、吴主曾多次写信劝晋王称帝，晋王把这些书信让他的僚属们看，并说：“从前王太师也曾给先王书信，劝说唐室已经灭亡，应该自己称帝，占据一方。先王对我说：‘从前天子巡视石门时，我派兵去诛灭了乱臣贼子，当时，威振天下，我如果在那时挟持天子，占据关中，自己起草赐封九锡和禅让的文告，谁能禁止我？但是我家世

代效忠皇帝，常为朝廷立功，我誓死不能这样做。你以后应当全心全意恢复唐朝社稷，小心不要效法这些人的做法。’先王对我讲的话好像还在耳边，这种建议我听都不敢听。”说完就哭了。

既而将佐及藩镇劝进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黄巢之破长安也，魏州僧传真之师得传国宝，藏之四十年，至是，传真以为常玉，将鬻之，或识之，曰：“传国家也。”传真乃诣行台献之，将佐皆奉觞称贺。

不久，晋王的左右将佐以及藩镇官吏们不断地劝他称帝，于是他让有关部门购买玉石制作传国宝物。以前黄巢攻破长安的时候，魏州僧人传真的师父得到过传国之宝，珍藏了四十年，这时，传真以为是一块普通的玉石，将准备把它卖掉，有人认出这块宝玉来，对传真说：“这是传国之宝。”于是传真就到魏州行台献上宝玉。晋王的左右将佐们都举怀祝贺。

张承业在晋阳闻之，诣魏州谏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余年为王捃拾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从来征伐之意，天下其谁不解体乎！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这深雠，然后求唐后而立之，南取吴，西取蜀，汛扫宇内，合为一家，当是之时，虽使高祖、太宗复生，谁敢居王上者？让之愈久则得之愈坚矣。老奴之志无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为王立万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愿，柰群下意何。”承业知不可止，恸哭曰：“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即归晋王邑，成疾，不复起。

张承业在晋阳听说这件事后，到魏州劝晋王说：“大王世世代代效忠唐朝王室，解救了唐朝的不少患难，所以老奴我三十多年来为大王收集财赋，招兵买马，誓死消灭叛逆之人，恢复唐朝的宗庙社稷。现在黄河以北刚刚安定下来，朱氏还存在，大王就急急忙忙登帝位，和你当初奋力作战的意思大不一样，这样天下的人心怎么能不离散呢？大王何不先灭掉朱氏，报了各位先王的深仇，然后寻到唐王室的后人拥立为帝，向南夺取吴国，向西夺取蜀国，横扫天下，合为一家，到那时候，即使高祖、太宗起死回生，又有谁敢位于你的上面呢？谦让的时间越长，所得到的就越牢固。老奴我没有别的想法，只是因为接受了先王的大恩，愿为大王创建万年大业的基础。”晋王听了以后说：

“这并不是我的愿望，只是对左右大臣的意见无可奈何。”张承业知道阻止不了，痛哭着说：“诸侯们浴血奋战，本来是为了恢复唐朝大业，现在大王自己取得帝位，欺骗了老奴我啊。”马上把自己的封地交还给晋王。后来张承业得了病，没能再起来。

[5]二月，吴改元顺义。

[5]二月，吴国改年号为顺义。

[6]赵王既杀李弘规、李蔼，委政于其子昭诈。昭祚性骄愎，既得大权，向时附弘规者皆族之。弘规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语，未知所之。会诸军有给赐，赵王忿亲军之杀石希蒙，独不时与，众益惧。王德明素蓄异志，因其惧而激之曰；“王命我尽坑尔曹。吾念尔曹无罪并命，欲从王命则不忍，不然又获罪于王，柰何？”众皆感泣。

[6]赵王王熔把李弘规、李蔼杀掉后，让他的儿子王昭祚掌管政权。王昭祚性情骄傲，刚愎自用，掌握大权以后，把从前依附李弘规的人们都全家斩杀。李弘规部队的五百士卒打算逃跑，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边哭一边小声私语，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正好这时赏赐各部队，赵王恨他的亲军杀死石希蒙，便没有分给他们，大家更感到害怕。太保王德明平素就怀有异心，现在利用他们心里恐惧而更加激发他们说：“赵王命令我把你们这些人全部坑杀。我觉得你们没有罪却被杀死，想服从赵王的命令但又不忍心杀你们，不杀你们我又得罪了赵王，怎么办呢？”大家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是夕，亲军有宿于潭城西门者，相与饮酒而谋之。酒酣，其中骁健者曰：“吾曹识王太保意，今夕富贵决矣！”即逾城入。赵王方焚香受，二人断其首而出，因焚府第。军校张友顺帅众诣德明第，请为留后，德明复姓名曰张文礼，尽灭王氏之族，独置昭祚之妻普宁公主以自托于梁。

这天晚上，赵王的亲军中有人住在潭城的西门，他们在一起喝酒，相与谋划。喝得高兴的时候，有位勇敢的人说：“我们很明白王太保的意思，今晚上就能让大家富贵了。”说完他们就翻过城墙进入城内，此时赵王正在烧香，接受道主天尊所受符，两个人杀死王熔，焚烧了赵王的住宅。军校张友顺率领士卒来到王德明的住地，请他作留后官，王德明恢复了姓名叫张文礼，把王氏的家族全部杀掉，只留下王昭祚的妻子普宁公主，以此来托身于后梁。

[7]三月，吴人归吴越王从弟龙武统军镒于钱唐，亦归吴将李涛于广陵。徐温以涛为右雄武统军，以镒为镇海节度副使。

[7]三月，吴国把吴越王钱堂弟龙武统军钱镒送回钱唐，钱也把吴国将领涛送回广陵。徐温任命李涛为右雄武统军，钱任命钱镒为镇海节度副使。

[8]张文礼遣使告乱于晋王，且奉笺劝进，因求节钺。晋王方置酒作乐，闻之，投杯悲泣，欲讨之。僚佐以为文礼罪诚大，然吾方与梁争，不可更立乱于肘腋，宜且从其请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遣节度判官卢质承制授文礼成德留后。

[8]张文礼派遣使者告诉晋王，赵州已乱，并且写信给晋王劝晋王称帝，请求晋王授予他符节和斧钺。这时晋王正在饮酒作乐，听到这件事后，扔掉酒杯悲痛地哭起来，准备去讨伐张文礼。晋王的左右僚臣们认为张文礼的罪过确实很大，然而晋王与后梁争战，不能再在近处树敌，应该答应他的请求来安定他们。晋王不得已，于夏季四月派节度判官卢质秉承晋王的旨意授张文礼为成德留后。

[9]陈州刺史惠王友能反，举兵趣大梁，诏陕州留后霍彦威、宣义节度使王彦章、控鹤指挥使张汉杰将兵讨之。友能至陈留，兵败，走还陈州，诸军围之。

[9]陈州刺史惠王朱友能反叛，率军直趋大梁城。后梁帝下诏书命令陕州留后霍彦威、宣义节度使王彦章、控鹤指挥使张汉杰率兵讨伐朱友能。朱友能到了陈留以后被打败，又退还陈州，各路军队包围了陈州。

[10]五月，丙戌朔，改元。

[10]五月，丙戌朔（初一），后梁改换年号。

[11]初，刘与朱友谦为婚。之受诏讨友谦也，至陕州，先遣使移书，谕以祸福；待之月余，友谦不从，然后进兵。尹皓、段凝素忌，因谮之于帝曰：“逗遛养寇，俾俟援兵。”帝信之。既败归，以疾请解兵柄，诏听于西都就医，密令留守张宗鸩之，丁亥，卒。

[11]当初，刘与示友谦有姻亲关系。刘接受命令去讨伐朱友谦。到了陕州以后，先派遣使者给朱友谦送了一封信，给他讲明白怎么做会有祸，怎么做会有福。等待了一个多月，朱友谦不听从刘的意见，刘

然后才进兵，尹皓、段凝向来很忌恨刘，就在后梁帝面前诬陷他说；“刘在那里耽搁时间，保护敌人，使敌人有时间等待援兵。”后梁帝相信了他们的话，等到刘战败回来，因病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后梁帝下诏书，让他在西都洛阳看病，并秘密让洛阳留守张宗用毒酒害他，丁亥（初二），刘死去。

[12]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12]六月，乙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13]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诏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13]秋季，七月，惠王朱友能投降。庚子（十七日），后梁帝下诏免去他的死罪，降他为房陵侯。

[14]晋王既许藩镇之请，求唐旧臣，欲以备百官。朱友谦遣前礼部尚书苏循诣行台，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循诣行台，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谓之拜殿。见王呼万岁舞蹈，泣而称臣。翌日，又献大笔三十枚，谓之“画日笔”。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为河东节度副使。张承业深恶之。

[14]晋王既然同意了藩镇官吏们的请求，就访求唐韩旧臣，打算准备朝廷百官。朱友谦派前礼部尚书苏循到行台，苏循到了魏州，进入牙城，看到官府就拱手弯腰行礼，这叫做拜殿。见了晋王就高万岁，手舞足蹈，边哭边自称臣下。第二天，苏循又献给晋王三十支大笔，叫做“画日笔”。晋王十分高兴，马上就恢复苏循的原职，任命他为河东节度副使。张承业对苏循特别反感。

[15]张文礼虽受晋命，内不自安，复遣间使因卢文进求援于契丹；又遣间使来告曰：“王氏为乱兵所屠，公主无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发精甲万人相助，自德、棣渡河，则晋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决。敬翔曰：“陛下不乘此衅以复河北，则晋人不可复破矣。宜徇其请，不可失也。”赵、张辈皆曰：“今强寇近在河上，尽吾兵力以拒之，犹惧不支，何暇分万人以救张文礼乎！且文礼坐持两端，欲以自固，于我何利焉！”帝乃止。

[15]张文礼虽然接受了晋王的命令，但心里很不安，又秘密派使者通过卢文进向契丹求援。同时秘密派使者来告诉后梁说：“王氏被敌兵杀死，但公主十分安全。现在我已经向北面招请契丹人，请求朝廷派出一万精锐部队相助，从德州、棣州渡过黄河，这样晋人就没有空隙

逃跑了。”后梁帝犹疑不决。敬翔说：“陛下如果不乘这个机会收复黄河以北，那么晋人是很难再被攻破的。应当顺从他们的请求，机不可失啊！”赵岩、张汉杰等人都说：“现在强大的敌人离我们很近，就在黄河边上，用我们的全部兵力来抵抗他们，还怕支持不下来，哪里能够分出一万多士卒去援救张文礼呢！况且张文礼脚踩两只船，打算以此来巩固自己，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于是后梁帝停止了对张文礼的援救。

晋人屡于塞上及河津获文礼蜡丸绢书，晋王皆遣使归之，文礼惭惧。文礼忌赵故将，多所诛灭。符习将赵兵万人从晋王在德胜，文礼请召归，以他将代之，且以习子蒙为都督府参军，遣人赍钱帛劳行营将士以悦之。习见晋王，泣涕请留，晋王曰：“吾王赵王同盟讨贼，义犹骨肉，不意一旦祸生肘腋，吾诚痛之。汝苟不忘旧君，能为之复雠乎？吾以兵粮助汝。”习与部将三十余人举身投地恸哭曰：“故使授习等剑，使之攘除寇敌。自闻变故以来，冤愤无诉，欲引剑自刭，顾无益于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辅佐之勤，许之复冤，习等不敢烦霸府之兵，愿以所部径前搏取凶竖，以报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

晋人曾多次在边境上和黄河的渡口边抓获张文礼送给契丹和后梁国的用蜡丸密封、用白绢书写的书信，晋王每次都派使者给张文礼送回去，张文礼感到惭愧惧怕。张文礼十分忌恨赵王原来的将领们，大多数都被诛杀。符习率领一万多赵国士卒随从着晋王在德胜，张文礼请求将符习召回，由别的将领代替，并且用符习的儿子符蒙作为都督府参军，张文礼还派人带着钱财物品去慰劳前线将士，以讨好他们。符习见到晋王以后，一边哭泣一边请求留下，晋王说；“我和赵王曾经订立同盟共同抗敌，其情义像骨肉一般，不料一下子在身边发生祸端，我确实痛心。你如果没有忘记过去的君主，能为他报仇吗？我将援助你士卒和粮食。”符习和三十多位部将一起跪在地上边哭边说：“王熔交给我符习等人宝剑，让我们消灭敌寇。自从发生变乱以来，深冤大恨无处可诉，本想引剑自杀，但又想到这样对死去的人没有什么好处。现在大王怀念王熔对你的辅佐之恩，答应为王熔报仇，我符习等不敢麻烦尊府的士兵，我们愿意率领部下前去杀凶手，来报答王氏对我们世世代代的恩情，虽然死去也没什么悔恨的。”

八月，庚申，晋王以习为成德留后，又命天平节度使阎宝、相州刺史史建瑭将兵助之，自邢而北。文礼先病腹疽；甲子，晋兵拔赵州，刺史王铤降，晋王复以为刺史，文礼闻之，惊惧而卒。其子处瑾秘不发丧，与其党韩正时谋悉力拒晋。九月，晋兵渡滹沱，围镇州，决漕渠以灌之，获其深州刺史张友顺。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

八月，庚申（初七），晋王任命符习为成德留后，又命令天平节度使阎宝、相州刺史史建瑭率兵帮助他，从邢州、州向北进发。张文礼原先肚子上长了个毒疮，甲子（十一日），晋军攻下了赵州，赵州刺史王铤投降了晋军，晋王仍任命为赵州刺史，张文礼听说以后，惊恐而死。张文礼的儿子张处瑾不发布张文礼死亡的消息，而与他的同党韩正时谋划如何全力抵御晋军。九月，晋军渡过了滹沱河，包围了镇州，并把漕渠挖开，用水灌镇州，抓获了深州刺史张友顺。壬辰（初十），史建瑭被流箭击中而身亡。

晋王欲自分兵攻镇州，北面招讨使戴思远闻之，谋悉杨村之众袭德胜北城，晋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已未，晋王命李嗣源伏兵于戚城，李存审屯德胜，先以骑兵诱之，伪示羸怯。梁兵竞进，晋王严中军以待之；梁兵至，晋王以铁骑三千奋击，梁兵大败，思远走趣杨村，士卒为晋兵所杀伤及自相蹈藉、坠河陷冰，失亡二万余人。晋王以李嗣源为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同平章事。

晋王打算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攻打镇州，后梁北面招讨使戴思远听说以后，谋划用杨村的人马去袭击德胜北城。晋王抓到投降的后梁兵后才知道了这件事。冬季，十月，已未（初七），晋王命令李嗣源在戚城埋伏下士卒，命令李存审驻扎在德胜，先用骑兵去引诱后梁军，假装害怕。后梁兵于是争先恐后地向前推进，晋王率领主力部队严阵以待。后梁兵到了以后，晋王命令三千名铁骑奋力出击，后梁兵大败，戴思远逃往杨村，他的士卒有的被晋军所杀死杀伤，有的在逃跑时自相践踏，有的掉在河中的冰窟窿里，损失了两万余人。晋王任命李嗣源为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同平章事。

[16]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处直未有子，妖人李应之得小儿刘云郎于陉邑，以遗处直曰：“是儿有贵相。”使养为子，名之曰都。及壮，便佞多诈，处直爱之，置新军，使典之。处直有孽子郁，无宠，

奔晋，晋王克用以女妻之， 累迁至新州团练使。馀子皆幼；处直以都为节度副大使，欲以为嗣。

[16]起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处直没有儿子，妖人李应之在陉邑得到一个名叫刘云郎的小孩儿，把他送给了王处直，并且说："这个小孩儿有贵人相。"让他收养为儿子，并起名叫王都。王都长大后，很分阿谀逢迎，弄虚作假，王处直特别喜欢他。后来王处直新建了一支军队，让他来统率。另外，王处直还有一个非嫡妻所生的儿子。名叫王郁，没有得到王处直的宠爱，于是就投奔到晋国，晋王李克用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一直把他提拔到新州团练使。王处直的其他儿子都还幼少。后来王处直又任命王都为节度副大使，准备把他立为继承人。

及晋王存勖讨张文礼，处直以平日镇、定相为唇齿，恐镇亡而定孤，固谏，以为方御梁寇，宜且赦文礼。晋王答以文礼弑君，义不可赦；又潜引梁兵，恐于易定亦不利。处直患之，以新州地邻契丹，乃潜遣人语郁，使赂契丹，召令犯塞，务以解镇州之围；其将佐多谏，不所。郁素疾都昌继其宗，乃邀处直求为嗣，处直许之。

晋王李存勖讨伐张文礼的时候，王处直认为平时镇州、定州唇齿相依，恐怕镇州失守后定州就十分孤单，因此坚决王处直对这件事十分忧劝说晋王，认为现在正在防御后梁军的侵略，应该对张文礼宽大处理。晋王回答说，因为张文礼有弑君之罪，从道义上讲不能宽大。王处直又想暗中勾引后梁军，但又怕对易州、定州不利。王处直对这件事十分忧虑。他认为新州与丹契相邻，于是偷偷派人劝王郁，让他贿赂契丹，使侵略晋国的边境，以此来解镇州之围。王郁的左右将领们曾多次劝说，王郁没有听从。王郁平素非常嫉妒王都冒其宗族继承家业，于是就以此来请求王处直把自己立为继承人，王处直答应了他的请求。

军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虑郁夺其处，乃阴与书吏和昭训谋劫处直。会处直与张文礼宴于城东，暮归，都以新军数百伏于府第，大噪劫之，曰："将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请令公归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西第。尽杀处直子孙在中山及将佐之为处直腹心者。都自为留后，具以状白晋王；晋王因以都代处直。

军府的人们都不愿招致契丹人入侵，王都也忧虑王郁夺取他的地位，于是与书吏和昭训密谋劫持王处直。正好遇上王处直与张文礼在城东喝酒吃饭，王处直晚上回来，王都将他统领的几百名新军士卒埋伏在王处直的住地，一起冲出来边呼边嚷将王处直劫持，并说：“将士们不愿以城招致契丹人的入侵，请您回到西院。”于是把他和他的妻妾们幽禁在西院，并杀掉王处直在中山的全部子孙和他身边的心腹将佐。王都自称为留后，并将这些情况全部告诉了晋王。晋王就让王都代替了王处直的职位。

[17]吴徐温劝吴王祀南郊，或曰：“礼乐未备；且唐祀南郊，其费巨万，今未能办也。”温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 ！吾闻事天贵诚，多费何为！唐每郊祀，启同门，灌其枢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吴王祀南郊，配以太祖。乙丑，大赦；加徐知诰同平章事，领江州观察使，寻以江州为奉化军，以知诰领节度使。

[17]吴国徐温劝说吴王去南郊祀，有人说：“现在礼乐还没有准备好。况且唐朝在南郊祭祀时，耗资巨万，现在也办不到。”徐温说：“哪有做了王不祭祀天的！我听说侍奉上天贵在心诚，多耗费又有什么用呢？每当唐朝在南郊祭天，打开南门时，都要用一百斛油脂灌大门的枢纽，这都是衰世挥霍无度的弊病，怎么能效法呢？”甲子（十二日），吴王在南郊祭天，并以太祖配享。乙丑（十三日），实行大赦。加封徐知诰为同平章事，兼任江州观察使，不久以后又改江州为奉化军，让徐知诰兼任节度使。

徐温闻寿州团练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征之，徐知诰曰：“寿州边隅大镇，征之恐为变，不若使之入朝，因留之。”温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征为右雄武大将军。

徐温听说寿州团练使崔太初因苛刻繁琐失掉民心，打算征调他。徐知诰说：“寿州是边陲大镇，如果追究崔太初，恐怕引起动乱，不如令他回朝，这样把他留在朝廷。”徐温十分生气地说：“一个崔太初尚不能制服，其他人又怎么样呢？”于是调他为右雄武大将军。

[18]十一月，晋王使李存审、李嗣源守德胜，自将兵攻镇州。张处瑾遣其弟处琪、幕僚齐俭谢罪请服，晋王不许，尽锐攻之，旬日不

克。处瑾使韩正时将千骑奇突围出，趣定州，欲求救于王处直，晋兵追至行唐，斩之。

[18]十一月，晋王派李存审、李嗣源镇守德胜，他亲自率兵攻打镇州。后梁将领张处瑾派其弟张处琪、幕僚齐俭向晋王认罪并请求投降，晋王没有答应，率领全部精锐部队继续进攻镇州，结果十几天也没攻下来。张处瑾派韩正时率领一千多骑兵冲出包围圈，直奔定州，打算向王处直请求援救，晋军一直追到行唐，把韩正时俘获斩杀。

[19]契丹主既许卢文进出兵，王郁又说之曰："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则皆已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契丹主以为然。悉发所有之众而南。述律后谏曰："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究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契丹主不听。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绍宏婴城自守。契丹长驱而南，围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进攻定州。王都告急于晋，晋王自镇州将亲军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挥使王思同将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19]契丹主已经允许卢文进出兵援救张文礼，王郁又劝他说："镇州的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如能迅速赶到，那里的美女金帛都归您所有，不然的话，就归晋王所有了。"契丹主认为王郁说得对，于是带领全部人马向南进发，述律后劝他说："我们有西楼羊马之富，这里的乐趣已不可穷尽，何必要劳师远征而且冒着危险去求得那利益呢？我听说晋王用兵，天下无敌，如有危险或被击败，后悔也就来不及了。"契丹主没有听从述律后的劝说，十二月，辛未（二十日），契丹人向幽州发起进攻，晋将李绍宏环城自守。契丹人向南深入，包围了涿州，十几天后攻下，抓获了涿州刺史李嗣弼。又前进攻打定州。王都向晋王告急，晋王从镇州率领五千亲军前往援救，并派遣神武都指挥使王思同率兵驻扎在狼山以南抵御契丹人。

[20]高季昌遣都指挥使倪可福以卒万人修江陵处郭，季昌行视，责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为可福子知进妇，季昌谓其女曰："归误汝舅：吾欲威众办事耳。"以白金数百两遗之。

[20]后梁高季昌派都指挥使倪可福带领一万多士卒修筑江陵的外城，高季昌巡察时，指责工程进展太慢，用棍杖打了倪可福。高季昌的女儿是倪可福的儿子倪知进的妻子，高季昌对他的女儿说："回去告

诉你公公说，我打算用威势迫使众人给我办事。”并将数百两白金送他。

[21]是岁，汉以尚书左丞倪曙同平章事。

[21]这一年，汉以尚书左丞倪曙为同平章事。

[22]辰、溆蛮侵楚，楚宁远节度副使姚彦章讨平之。

[22]辰州、溆浦的蛮夷侵犯楚国，楚宁远节度副使姚彦章率军击败他们。

二年（壬午、992）

二年（壬午，公元992年）

[1]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处直于西第，处直奋拳殴其胸，曰：“逆贼，我何负于汝！”既无兵刃，将噬其鼻，都掣袂获免。未几。处直忧愤而卒。

[1]春季，正月，壬午朔（初一），王都到西院看望王处直，王处直愤怒地用拳打王都的胸部，说：“逆贼，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王处直手中没有武器，就想用嘴咬他的鼻子，王都用衣服挡住才避免咬伤。没过多久，王处直因忧愤而死。

[2]甲午，晋王至新城南，候骑白契丹前锋宿新乐，涉沙河而南；将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将斩之不能止。诸将皆曰：“虏倾国而来，吾众寡不敌；又闻梁寇内侵，宜且还师魏州以救根本，或请释镇州之围，西入井陉避之。”晋王犹豫未决。郭崇韬曰：“契丹为王郁所诱，本利货财而来，非能救镇州之急难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闻王至，心沮气索，苟挫其前锋，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强敌在前，吾有进无退，不可轻动以摇人心。”晋王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数万之众平定山东，今遇此小虏而避之，何面目以临四海！”乃自帅铁骑五千选进。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万余骑见之，惊走。晋王分军为二逐之，行数十里，获契丹主之子。时沙河桥狭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众。是夕，晋王宿新乐。契丹主车帐在定州城下，败兵至，契丹举众退保望都。

[2]甲午（十三日），晋王到达新城南面，侦察的骑兵回来说契丹军的前锋驻扎在新乐，准备过了沙河向南进军。将士们听后都感到害怕，士卒们有临阵逃跑的，主将把逃路的杀了，也无法禁止。诸将都

说："契丹人把全国的军队都调这里来，我们寡不敌众。又听说梁军入侵，应当把部队调回魏州以救根本之地。或者撤了包围镇州的部队，向西进入井陉来回避一下。"晋王犹豫不决。郭崇韬说："契丹人被王郁所诱惑，本来是为了夺取货财来的，他们并不能解救镇州的危难。大王最近击败梁军，威振夷、夏，契丹人听到大王已经到来。一定会灰心丧气，如果能锉败其前锋部队，后面的部队就一定会逃跑。"李嗣昭从潞州来到这里，也说："现在强敌在前，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轻易动摇人心。"晋王说："帝王的兴起，自有天命，契丹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曾用数万军队平定了太行山以东地区，现在遇到这样小的敌人就回避他们，我还有什么面目来见天下人呢？"于是他亲自率领五千骑兵率先前进。到了新城北面，一半军队刚走出桑林，契丹军一万多骑兵看到，都吓得逃跑了。晋王将部队分为两路追逐他们，追出数十里，抓获契丹主的儿子。当时沙河桥窄冰薄，契丹人掉在河里淹死了很多。当天晚上，晋王住在新乐。契丹主随军带的车帐扎在定州城下，败兵到来，契丹军全部退到望都坚守。

晋王至定州，王都迎谒于马前，请以爱女妻王子继岌。

晋王来到定州，王都到马前去迎接，请求把自己的爱女嫁给晋王的儿子李继岌。

戊戌，晋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战，晋王以亲军千骑先进，遇奚酋秃馁五千骑，为其所围。晋王力战，出入数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闻之，引三百骑横击之，虏退，王乃得出。因纵兵奋击，契丹大败，逐北至易州。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契丹主举手指天，谓卢文进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归。晋王引兵蹑之，随其行止，见其野宿之所，布藁于地，回环方正，皆如编翦，虽去，无一枝乱者，叹曰："虏用法严乃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晋王至幽州，使二百骑蹑契丹之后，曰："虏出境即还。"骑恃勇追击之，悉为所擒，惟两骑自他道走。

戊戌（十七日），晋王率兵直捣望都，契丹兵迎战，晋王率亲军一千多骑兵率先前进，正好遇上奚族首领秃馁五千多骑兵，被秃绥所包围。晋王奋力冲战，出入好几次，从午时起一直战到申时都没有冲开包围。李嗣昭听说以后，率领三百骑兵从侧面攻打秃馁部队，秃馁的部队退走，晋王才从包围中解救出来。于是放手让士卒奋力追击，契

丹大败，一直向北追到易州。此时正好遇上十几天下大雪，平地积雪有几尺厚，契丹军的人马都没有吃的，冻饿死的人一个挨着一个在一个在道路上。契丹主举起手指着天，对卢文进说：“老天没有让我到这里来。”于是向北回去。晋王带兵跟踪，契丹人走，晋军也走，契丹人休息，晋军也休息。晋王看到契丹人在野外睡觉的地方，地上铺草，环绕的方方正正，都像编起来用剪刀剪过似的，虽然他们已经离开这里，地上铺的草还没有一棵乱的，晋王很感叹地说：“契丹人执法很严格，所以才能这样，这是中原地区的部队所不如的。”晋王到了幽州，派二百骑兵跟在契丹军后面，并告诉他们：“契丹人出了边境以后你们就返回来。”这些骑兵依仗他们勇敢，边追边打，结果被契丹人全部抓获，只有两个骑兵从别的路上逃跑才没有被抓获。

契丹主责王郁，絷之以归，自是不听其谋。

契丹主责怪王郁，把他捆着带回来。从此以后契丹主不再听他的计谋了。

晋代州刺史李嗣肱将兵定妫、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团练使。

晋国代州刺史李嗣肱平定了妫、儒、武等州，晋王授予他山北都团练使。

[3]晋王之北攻镇州也，李存审谓李嗣源曰：“梁人闻我在南兵少，不攻德胜，必袭魏州。吾二人聚于此何为！不若分军备之。”遂分军屯澶州。戴思远果悉杨村之众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军于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为之备。思远至魏店，嗣源遣其将石万全将骑兵挑战。思远知有备，乃西渡洹水，拔成安，大掠而还。又将兵五万攻德胜北城，重堑复垒，断其出入，昼夜急攻之，李存审悉力拒守。晋王闻德胜势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远闻之，烧营遁还杨村。

[3]晋王北攻镇州的时候，李存审对李嗣源说：“梁人听说我们在南边的兵少，他们不攻德胜，必袭魏州。我们两个人都集中在这里干什么呢？不如把军队分开来防备梁军的进攻。”于是两人就把军队分开，一部分驻扎在澶州。戴思远果然率领全部杨村的军队直奔魏州，李嗣源率兵走在他们的前面，驻扎在狄公祠，并派人通告了魏州方面，使他们有所准备。戴思远到魏店，李嗣源派出将领石万全率骑兵挑战。戴思远知道晋军有了防备，就向西渡过洹水，攻下成安，大肆抢掠后

返回。后来戴思远又率领五万士卒向德胜北城发起进攻，在城外挖了一条条壕沟，又修筑了层层墙垒，切断了晋军的出入之路，昼夜连续进攻，李存审全力坚守。晋王听说德胜的形势危急，二月，从幽州出发，五天到达魏州。戴思远听说晋王率军将要到来，就烧毁了军营逃回杨村。

[4]蜀主好为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恶人识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4]前蜀主喜欢微服出行，酒肆、歌舞艺人的家里无所不去。后来他怕人们认出他来，就下令让士民们都戴大帽子。

[5]晋天平节度使兼侍中阎宝筑垒以围镇州，决滹沱水环之。内外断绝，城中食尽，丙午，遣五百余人出求食。宝纵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长围，宝轻之，不为备，俄数千人继至。诸军未集，镇人遂坏长围而出，纵火攻宝营，宝不能拒，退保赵州。镇人悉毁晋之营垒，取其刍粟，数日不尽。晋王闻之，以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昭为北面招讨使，以代宝。

[5]晋国天平节度使兼侍中阎宝修筑墙垒把镇州包围起来，并引滹沱水环绕在镇州四周。镇州城继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城内的粮食也快吃完了。丙午（疑误），镇州城派五百余人出城找食物。阎宝让他们出来，打算用伏兵把他们抓获。但这些人出来后就攻打工事，阎宝轻视他们，没有任何防备，不一会儿又有数千人到来。这时阎宝的军队还没有集合，镇州人毁坏了阎宝的包围工事冲了出去，并放火攻击阎宝的军营，阎宝不能抵御，退到赵州坚守。镇州人把晋军修筑的墙垒等工事全部毁掉，并把他们的粮草拿走，好几天都拿不完。晋王听说此事，调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昭为北面招讨使，代替阎宝。

[6]夏，四月，蜀军使王承纲女将嫁，蜀主取之入宫。承纲请之，蜀主怒，流于茂州。女闻父得罪，自杀。

[6]夏季，四月，前蜀军使王承纲的女儿将要出嫁，前蜀主把她收取宫内。王承纲请不要让女儿入宫，前蜀主非常生气，把王承纲流放到茂州，王承纲的女儿听说父亲被治罪，就自杀了。

[7]甲戌，张处瑾遣兵千人迎粮于九门，李嗣昭设伏于故营，邀击之，杀获殆尽，余五人匿墙墟间，嗣昭环马而射之，镇兵发矢中其脑，嗣昭中矢尽，拔矢于脑以射之，一发而殪。会日暮，还营，创流

血不止，是夕卒。晋王闻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遗命：悉以泽、潞兵授判官任圜，使督诸军攻镇州，号令如一，镇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

[7]甲戌（二十四日），张处瑾派出一千多士卒到九门外迎接夺取晋军的粮食，李嗣昭在旧营设下伏兵，阻击迎粮的士卒，差不多把梁军全都杀或捕获。剩下五人隐藏在墙垒的废墟间，李嗣昭骑着马围着用箭射他们。镇州的士卒也射箭还周，击中了李嗣昭的脑部，李嗣昭箭袋子里的箭用完了，从脑袋上拔下那根箭来继续射杀镇州人，一箭就射一个。这时太阳正好落山，李嗣昭回到了军营里，被射伤的地方流血不止，当天晚上李嗣昭就死了。晋王听说后，好几天不食酒肉。李嗣昭的遗言说："把泽州、潞州的兵全部交给节度判官任圜，让他率领诸军继续攻打镇州。"任圜发布的命令和以前完全一样，镇州人不知道李嗣昭被射死。任圜是三原人。

晋王以天雄马步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为北面招讨使。命嗣昭诸子护丧归葬晋阳；其子继能不受命，帅父牙兵数知，自行营拥丧归潞州。晋王遣母弟存渥驰骑追谕之，兄弟俱忿，欲杀存渥，存渥逃归。嗣昭七子：继俦、继韬、继达、继忠、继能、继袭。继远。继俦为泽州刺史，当袭爵，素懦弱。继韬凶狡，囚继俦于别室，诈令士卒劫已为留后，继韬阳让，以事白晋王。晋王以用兵方殷，不得已，改昭义军曰安义，以继韬为留后。

晋王任命天雄马步都指挥、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为北面招讨使。命令李嗣昭的儿子们护送李嗣昭的灵柩回晋阳，并把他安葬在那里。他的儿子李继能不接受归葬晋阳的命令，而率领他父亲的几千名牙兵，从军营护丧送回潞州。晋王派遣他的同母弟弟李存渥骑马急速追上李继能，并给他讲明要护丧到晋阳，李继能的兄弟们都感到忿怒，想杀掉李存渥，李存渥逃回。李嗣昭有七个儿子：李继俦、李继韬、李继达、李继忠、李继能、李继袭、李继远。李继俦是泽州刺史，应当接替父亲的爵位，他平素比较软弱。李继韬凶暴狡猾，把李断俦囚禁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假装让士卒们劫持他请为留后，李继韬再公开谦让一番，然后把这件事报告晋王。晋王因为战争正在高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改昭义军为安义，任命李继韬为留后。

[8]阎宝惭愤，疽发于背，甲戌卒。

[8]阎宝战败后感到悲愤，背上长了个毒疮，在甲戌（二十四日）那一天病死。

[9]汉主岩用术者言，游梅口镇避灾。其地近闽之西鄙，闽将王延美将兵袭之，未至数十里，侦者告之，岩遁逃仅免。

[9]南汉国主刘岩按照术士的话，到梅口镇去躲避灾难。这个地方接近闽的西部边境，闽将王延美率兵来袭击他，走到离刘岩还几十里的地方时，侦察的人告诉了刘岩，刘岩赶紧逃跑，才免遭袭击。

[10]五月，乙酉，晋李存进至镇州，营于东垣渡，夹滹沱水为垒。

[10]五月、乙酉（初六），晋将李存进到达镇州，在东垣渡安营扎寨，在滹沱水两侧修筑营垒。

[11]晋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以俳优得幸于晋王。颇有膂力，晋王赐姓名，以为刺史；专事掊敛，防城卒皆徵月课纵归。八月，庄宅使段凝与步军都指挥使张朗引兵夜渡河袭之，诘旦登诚，执存儒，遂克卫州。戴思远又与凝攻陷淇门、共城、新乡，于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为梁有；晋人失军储三之一，梁军复振。帝以张朗为卫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11]晋国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因为会演戏，得到晋王的宠爱。他颇有膂力，晋王赐给他姓名，任命为刺史。他专门搜括民财，对防城的兵卒，也向他们每月征收钱币，然后放归，以免防守之役。八月，后梁庄宅使段凝和步军都指挥使张朗率兵连夜渡过黄河袭击，第二早晨登城，抓获李存儒，攻下卫州。戴思远又和段凝攻下淇门、共城、新乡，到这时，澶州以西、相州以南的地区都归后梁所有。晋军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军用储备，后梁军又振作起来。后梁帝任命张朗为卫州刺史。张朗是徐州人。

[12]九月，戊寅朔，张处瑾使其弟处球乘李存进无备，将兵七千人奄至东垣渡。时晋之骑兵亦向镇州城，两不相遇。镇兵及存进营门，存进狼狈引十余人斗于桥上，镇兵退，晋骑兵断其后，夹击之，镇兵殆尽，存进亦战没。晋王以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北面招讨使。

[12]九月，戊寅朔（初一），张处瑾派其弟张处球乘李存进没有防备，率

兵七千突然到达东垣渡。这时晋国的骑兵也向镇州城开进，但两军并没有相遇。镇州的士卒赶到李存进营门，李存进十分狼狈地率领着十几个人在桥上作战，镇州的士卒被击退，晋国的骑兵切断了他们后面的部队，前后夹攻，镇州的士卒几乎被消灭光，李存进战死。晋王任命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北面招讨使。

镇州食竭力尽，处瑾遣使指行台请降，未报，存审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将李再丰为内应，密投缒以纳晋兵，比明毕登，执处瑾兄弟家人及其党高、李翥、齐俭送行台，赵人皆请而食之，磔张文礼尸于市。赵王故侍者得赵王遗骸于灰烬中，晋王命祭而葬之。以赵将符习为成德节度使，乌震为赵州刺史，赵仁贞为深州刺史，李再丰为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

镇州城内食尽力竭，张处瑾派出使者到行台请求投降，还没有得到回报，李存审的部队已兵临城下，丙午（二十九日）夜晚，镇州城中将领李再丰为内应，秘密地用绳子从城墙上把晋军拉进来，到天亮就全部登上了城，抓获了张处瑾的兄弟家人以及他的同党高、李翥、齐俭等，把他们送到了行台，赵人都请求把他们斩杀吃掉，张文礼的尸体在市上被车裂。赵王王熔原来的侍者在灰烬中找到了赵王的遗骸，晋王命令祭祀赵王，并将遗骸埋葬。晋王任命赵将符习为成德节度使，乌震为赵州刺史，赵仁贞为深州刺史，李再丰为冀州刺史。乌震是信都人。

符习不敢当成德，辞曰：“故使无后而未葬，习当斩衰以葬之，俟礼毕听命。”即葬，即诣行台，赵人请晋王兼领成德节度使，从之。晋王割相、卫二州置义宁义，以习为节度使。习辞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愿得河南一镇，习自取之。”乃以为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加李存审兼侍中。

符习不敢接受成德节度使，他辞让说：“原来的节度使没有儿子而且还未安葬，我符习应当服重丧然后把他安葬，等到葬礼完毕之后，我再听从大王的命令。”安葬以后，他到了行台。赵人请求晋王兼领成德节度使，晋王答应了赵人的请求。晋王割出相、卫二州设置义宁军，任命符习为义宁军节度使。符习又辞让说：“魏、博是大王的藩镇，不能分割，我希望得到黄河以南的一个镇，我符习自已去攻占。”于是晋王任命他为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加任李存审兼侍中。

[13]十一月，戊寅，晋特进、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卒，曹太夫人诣其第，为之行服，如子侄之礼。晋王闻丧，不食者累日。命河东留守判官何官何瓒代知河东军府事。

[13]十一月，戊寅（初二），晋特进、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去世，曹太夫人到张承业的府第为他服丧，和他的儿子、侄儿们服的丧礼一样。晋王听到张承业死的消息后，好几天都不吃饭。晋王命令河东留守判官何瓒代管河东军府事。

[14]十二月，晋王以魏博观察判官晋阳张宪兼镇冀观察判官，权镇州军府事。

[14]十二月，晋王任命魏博观察判官晋阳人张宪兼任镇冀观察判官，暂管镇州军府事。

魏州税多逋负，晋王以让司录济阴赵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时当平河南？"王怒曰："汝职在督税，职之不修，何敢预我军事！"季良对曰："殿下方谋攻取而不爱百姓，一旦百姓离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悦，谢之，自是重之，每预谋议。

魏州的赋税拖欠得很多，晋王因此责怪司济阴人赵季良，赵季良说："殿下什么时候能平定黄河以南？"晋王十分生气地说："你的职务是监督税赋，自己的职务都没干好，怎么敢干预我的军事！"赵季良回答说："殿下正在谋划攻取而不爱惜百姓，一旦百姓对你离心，恐怕连黄河以北也不能归殿下所有，更何况黄河以南呢！"晋王十分高兴，并且向他道歉。从此以后，晋王对赵季良很重视，每次商量大事都让他参与谋划。

[15]是岁，契丹改元天赞。

[15]这一年，契丹改年号为天赞。

[16]大封王躬义，性残忍，海军统帅王建杀之，自立，复称高丽王，以开州为东京，平壤为西京。建俭约宽厚，国人安之。

[16]大封王躬义，性情残忍，海军统帅王建把他杀死，自己继位，仍然称高丽王，并以开州为东京，平壤为西京。王建生活节俭，对人宽厚。国内人民生活安定。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二卷

后唐纪一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上同光元年（癸未、923）

后唐记一后唐庄宗同光元年（癸未、公元923年）

[1]春，二月，晋王下教置百官，于四镇判官中选前朝士族，欲以为相。河东节度判官卢质为之首，质固辞，请以义武节度判官豆卢革、河东观察判官卢程为之；王即召革、程拜行台左、右丞相，以质为礼部尚书。

[1]春季，二月晋王下令设置百官，在河东、魏博、易定、镇冀四镇判官中选拔前朝的士族，想任命为宰相。河东节度判官卢质名列榜首，卢质坚决辞让，请求让义武节度判官豆卢革、河东观察判官卢程来充任。于是晋王马上召见豆卢革和卢程，并拜他们为行台左右承相，任命卢质为礼部尚书。

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协等册命吴越王为吴越国王。丁卯，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谓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统内曰制敕，将吏皆称臣，惟不改元，表疏称吴越国而不言军，以清海节度使兼侍中传为镇海、镇东留后，总军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郎、客省等使。

后梁国主派遣兵部侍郎崔协等，任命吴越王钱为吴越国王。丁卯（二十二日）钱开始建国，仪仗与卫士的名称都和天子的制度一样，把居住的地方叫做宫殿，府署叫做朝廷，命令下达到所管辖范围内曰制敕，将吏都称臣下，只是没有改年号，上表疏时称为吴赵国，而不再称某军节度，任命清海节度使兼侍中钱传为镇海、镇东留后，总管军府事务。设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部、客省等使。

[2]李继韬虽受晋王命为安义留后，终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将申蒙复从而间之曰："晋朝无人，终为梁所并耳。"会晋王置百官，三月，召监军张居翰、节度判官任圜赴魏州，琢、蒙复说继韬曰："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继韬弟继远亦劝继韬自托于梁，继韬乃使继远指大梁，请以泽潞为梁臣。梁主大喜，更命安义军曰匡义，以继韬为节度使、同平章事。继韬以二子为质。

[2]李继韬虽然接受晋王的命令为安义留后，但始终心里不安，他的幕僚魏琢、牙将申蒙又从中挑拨说：“晋国没有继承的人，最终是会被梁国所吞并的。”这时正好晋王在等置百官，三月，晋王让监军张居翰、节度判官任圜赶赴魏州，魏琢、申蒙又劝李继韬说：“晋王着急地召见这两个人，其情可知啊！”李继韬的弟弟李继远也劝李继韬要依靠后梁。李继韬派李继远到大梁，请求把泽州，潞州归属后梁而成为后梁的臣属。后梁主很高兴，下令把安义军改为匡义，任命李继韬为匡义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韬把他的两个儿子作为人质。

安义旧将裴约戍泽州，泣谕其众曰：“余事故使逾二纪，见其分财享士，志灭仇雠。不幸捐馆，柩犹未葬，而郎君遽背君亲，吾宁死不能从也！”遂据州自守。梁主以其骁将董璋为泽州刺史，将兵攻之。

安义军的旧将领裴约戍守在泽州，边哭边对部下说：“我侍奉原来的节度使李嗣昭二十多年，亲眼看见他财物分给士卒共亭，他立志消灭仇敌。但不幸去世，灵柩还没有安葬，他的儿子就背判父亲和其他亲人，我宁死也不能服从。”于是他占据泽州坚守。后梁主任命勇将董璋为泽州刺史，并让他率兵攻打裴约。

继韬散财募士，尧山人郭威往应募。威使气杀人，系狱，继韬惜其才勇而逸之。

李继韬分散财物来招募士卒，尧山人郭威前往应募。郭威因一气之下而杀死了市人，被捆起来送往监狱，李继韬珍惜郭威的才能和勇气，把他放了。

[3]契丹寇幽州，晋王问帅于郭崇韬，崇韬荐横海节度使李存审。时存审卧病，已卯，徙存审为卢龙节度使，舆疾赴镇。以蕃汉马步副总管李嗣源领横海节度使。

[3]契丹侵略幽州，晋王问郭崇韬谁可以率兵作战，郭崇韬推荐横海节度使李存审。李存审这时正卧床生病，已卯（初五），调李存审为卢龙节度使，用车子拉着他带病的身体前往。并任命蕃汉马步副总管李嗣源为横海节度使。

[4]晋王筑坛于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已巳，升坛，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国号大唐，大赦，改元。尊母晋国太夫人曹氏为皇太后，嫡母秦国夫人刘氏为皇太妃。以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卢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卢质、冯道为翰林

学士，张宪为工部侍郎、租庸使，又以义武掌书记李德休为御史中丞。德休，绛之孙也。

[4]晋王在魏州牙城的南面修筑祭祀用的坛宇，夏季，四月，己巳（二十五日），晋王登上祭坛，祭告上帝，随即登皇帝宝位，国号为大唐，实行大赦，改年号。尊其母晋国太夫人曹氏为皇太后，尊其父的正妻秦国夫人刘氏为皇太妃。任命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卢程为中书侍郎，两人都为同平章事，任命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卢质、冯道为翰林学士，张宪为工部侍郎、租庸使，又任命义武节度掌书记李德休为御史中丞。李德休是李绛的孙子。

诏卢程诣晋阳册太后、太妃。初，太妃无子，性贤，不妒忌；太后为武皇侍姬，太妃常劝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谦退，由是相得甚欢。及受册，太妃诣太后宫贺，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愿吾儿享国久长，吾辈获没于地，园陵有主，余何足言！”因相向欷。

后唐帝下诏命令卢程到晋阳册封太后、太妃。当初，太妃没有儿子，性格贤惠，从不嫉妒。太后做武皇帝侍姬时，太妃经常劝说武皇帝要很好地对待她，太后也很谦让，因此两个人相处得很欢洽。到了受命册封时，太妃到太后的宫里祝贺，脸上显得很高兴，太后反而显出羞愧的样子，感到不安。太妃说：“希望我们的儿子能够长久地做皇帝，我们死后埋在地下，园陵有主，还有什么说的。”两个人因此又面对着面哭了一会儿。

豆卢革、卢程皆轻浅无他能，上以其衣寇之绪，霸府元僚，故用之。

豆卢革、卢程两人都很浅薄，没有其他才能，后唐帝认为他们是仕宦世家，过去霸府的僚属，所以就起用了他们。

初，李绍宏为中门使，郭崇韬副之。至是，自幽州召还，崇韬恶其旧人位在已上，乃荐张居翰为枢密使，以绍宏为宣徽使，绍宏由是恨之。居翰和谨畏事，军国机政皆崇韬掌之。支度务使孔谦自谓才能勤效，应为租庸使；众议以谦人微地寒，不当遽总重任，故崇韬荐张宪，以谦副之，谦亦不悦。

当初，李绍宏为中门使，郭崇韬为中门副使。这时，李绍宏又从幽州召回，郭崇韬很忌恨原来和他在一起的人职位比自己高，就推荐张居翰为枢密使，李绍宏为宣徽使，李绍宏因此而怀恨郭崇韬。张居翰

和顺谨慎，怕惹事，军政大权都由郭崇韬掌握。支度务使孔谦自称有才能，而且勤劳效力，应当担任租庸使。大家认为孔谦地位低微，出身贫寒，不应当很快地提拔他担当重任，所以郭崇韬推荐张宪担任租庸使，孔谦为副使。孔谦心中也不高兴。

以魏州为兴唐府，建东京；又于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镇州为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节度判官王正言为礼部尚书，行兴唐尹；太原马步都虞候孟知祥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观察判官任圜为工部尚书，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皇子继岌为北都留守、兴圣宫使，判六军诸卫事。时唐国所有凡十三节度、五十州。

后唐把魏州升为兴唐府，在这里建东京，又在太原府建西京，同时把镇州升为真定府，建北都。任命魏博节度判官王正言为礼部尚书，兼任兴唐尹。任命太原马步都虞候孟知祥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任命潞州观察判官任圜为工部尚书，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任命皇子李继岌为北都留守、兴圣宫使，判六军诸卫事。当时的唐国共有十三个节度、五十个州。

闰月，追尊皇曾祖执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国昌曰献祖文皇帝，考晋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庙于晋阳，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为七室。

闰四月，后唐帝追尊曾祖父李执宜为懿祖昭烈皇帝，追尊祖父李国昌为献祖文皇帝，追尊父亲晋王李克用为太祖武皇帝。在晋阳建立宗庙，从高祖、太宗、懿宗、昭宗至懿祖以下，共七个庙宇。

[5]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还。

[5]甲午（二十日），契丹人侵略幽州，行至易定又退回。

时契丹屡入寇，钞掠馈运，幽州食不支半年，卫州为梁所取，潞州内叛，人情岌岌，以为梁未可取，帝患之。会郓州将卢顺密来奔。先是，梁天平节度使戴思远屯杨村，留顺密与巡检使刘遂严、都指挥使燕守郓州。顺密言于帝曰：“郓州守兵不满千人，遂严、皆失众心，可袭取也。”郭崇韬等皆以为“悬军远袭，万一不利，虚弃数千人，顺密不可从。”帝密召李嗣源于帐中谋之曰：“梁人志在吞泽潞，不备东方，若得东平，则溃其心腹。东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惭，常欲立奇功以补过，对曰：“今用兵岁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胜，大功何由可成！臣愿独当此役，必有以报。”帝悦。壬寅，遣嗣源

将所部精兵五千自德胜趣郓州。比及杨刘，日已暮，阴雨道黑，将士皆不欲进，高行周曰："此天赞我也，彼必无备。"夜，渡河至城下，郓人不知，李从珂先登，杀守卒，启关纳外兵，进攻牙城，城中大扰。癸卯旦，嗣源兵尽入，遂拔牙城，刘遂严、燕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抚吏民，执知州事节度副使崔、判官赵凤送兴唐。帝大喜曰："总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为天平节度使。

这时契丹人经常入侵后唐，强夺他们的粮食，幽州一年的粮食不够半年用。卫州被后梁夺取，潞州内部也发生叛乱，人们都感到很危险，认为不能消灭后梁，后唐帝也为此担忧。这时正好后梁郓州将领卢顺密来投奔。在此之前，后梁天平节度使戴思远驻扎在杨村，留下卢顺密和巡检使刘遂严、都指挥使燕驻守郓州。卢顺密告诉后唐帝说："驻守郓州的士兵不足一千人，刘遂严和燕都失掉了民心，可以攻取郓州。"郭崇韬等都认为："孤军远征，万一不利，白白丢掉数千人，卢顺密的话不可听从。"后唐帝秘密召见李嗣源，在帷帐中谋划说："梁人的计划是吞并泽州、潞州，东边没有什么防备，如果能取得东平，就击败了他的心腹之地。东平可以夺取吗？"李嗣源自从在胡柳战役中因为没有跟从晋王，率兵北渡黄河，一直感到惭愧，经常打算建立奇功来弥补过去的过错。于是他回答后唐帝说："现在打了一年多仗，百姓们很疲惫，如果不出奇制胜，怎能成就大的功业。我希望一个人挑起这次战役的重担，一定会有好消息报告皇帝。"后唐帝很高兴。壬寅（二十八日），派遣李嗣源率领他所属部队的五千精税士卒从德胜直取郓州。到达杨刘时，太阳已经落山，阴雨绵绵，道路漆黑，将士们都不想继续前进了。高行周说："这是天助我也，他们一定毫无准备。"黑夜，渡过黄河到了城下，郓州人根本不知道，李从珂首先登上城门，杀死守城门的士卒，打开城门让队伍进去，接着进攻牙城，城中大乱。癸卯（二十九日）早晨，李嗣源的部队全部进入城内，攻取了牙城。刘遂严、燕逃奔到大梁。李嗣源禁止士卒在城内焚烧强掠，安抚百姓，只把知州事节度副使崔、判官赵凤押送到兴唐。后唐帝十分高兴地说："总管你真是奇才，我们的事情成功了。"马上任命李嗣源为天平节度使。

梁主闻郓州失守，大惧，斩刘遂严、燕于市，罢戴思远招讨使，降授宣化留后，遣使诘让北面诸将段凝、王彦章等，趣令进战。敬翔知

梁室已危，以绳内靴中，入见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为不肖，所谋无不用。今敌势益强，而陛下弃忽臣言，臣身无用，不如死。”引绳将自经。梁主止之，问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彦章为大将，不可救也。”梁主从之，以彦章代思远为北面招讨使，仍以段凝为副。

后梁主听说郓州失守，十分害怕，在大街上把刘遂严、燕斩了，罢免了戴思远的招讨使官职，降为宣化留后。梁主派遣使者去责问驻守在北面的段凝、王彦章等将领，让他们前进作战。敬翔知道后梁王室已经很危险了，于是把绳子装在靴子里进宫内求见后梁主，说：“先帝夺取天下的时候，不认为我敬翔没有才能，无论什么谋划都让我参与。现在敌人的势力更加强大，而陛下不听或忽视我的话，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不如死去。”把绳子从靴子里取出来就要上吊自缢。后梁主赶快劝阻，并问他有什么话想说。敬翔说：“现在的事情十分紧急，不用王彦章为大将，不能挽救梁王室的危亡。”后梁主听从了他的建议，让王彦章代替戴思远为北面招讨使，仍然用段凝为副招讨使。

帝闻之，自将亲军屯澶州，命蕃汉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胜，戒之曰：“王铁枪勇决，乘愤激之气，必来唐突，宜谨备之！”守殷，王幼时所役苍头也。

后唐帝听说这件事后，亲自率领亲军驻守在澶州，命令蕃汉马步都虞候朱守殷坚守德胜，并告诫他说：“王铁枪勇敢果断，他们乘士卒愤怒激动的气势，一定会突然到来，应当谨慎小心地防备他们。”朱守殷是后唐帝小时候所用的奴仆。

又遣使遗吴王书，告以已克郓州，请同举兵击梁。五月，使者至吴，徐温欲持两端，将舟师循海而北，助其胜者。严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陆为援，何以拒之？”温乃止。

后唐帝又派遣使者给吴王送去书信，告诉吴王说郓州已经被攻破，请他一起率兵攻打后梁。五月，使者到达吴国，徐温打算脚踩两只船，率领水上部队沿海向北而行，帮助取得胜利的一方。严可求说：“如果梁军请求我们登上陆地援助他们，用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于是徐温才停止了行动。

[6]梁主召问王彦章以破敌之期，彦章对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出，两日，驰至滑州。辛酉，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于杨

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载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会饮尚未散，彦章阳起更衣，引精兵数千循河南岸趋德胜。天微雨，朱守殷不为备，舟中兵举锁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浮桥断，南城遂破，时受命适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载甲士济河救之，不及。彦章进攻潘张、麻家口、景店诸寨，皆拔之，声势大振。

[6]后梁主召见王彦章，问他多长时间可以击败敌人，王彦章回答说："三天。"左右大臣都哑然失笑。王彦章率兵出发，用了两天时间，飞速到达滑州。辛酉（十八日），王彦章大办宴会，并秘密派人在杨村准备舟船。晚上，命令六百名士卒都拿着大斧，船上载着冶炼的工匠，准备了吹火用的皮囊和炭，顺流而下。这时宴会还没有结束，王彦章表面上是出去换衣服，实际上他率领数千精兵沿着黄河南岸直奔德用。这时天下着小雨，朱守殷没有一点防备，王彦章船上的士兵将城门的锁用火烧断，用大斧把浮桥砍断。王彦章率兵迅速向南城发起进攻。浮桥被砍断，南城就被攻破，此时正好是接受命令以后的第三天。朱守殷用小船载着士卒渡过黄河来援救，但已来不及了。王彦章又向潘张、麻家口、景店诸寨发起进攻，都攻了下来。王彦章的声势大振。

帝遣宦者焦彦宾急趣杨刘，与镇使李周固守，命守殷弃德胜北城，撤屋为筏，载兵械浮河东下，助杨刘守备，徙其刍粮薪炭于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湾曲，辄于中流交斗，飞矢雨集，或全舟覆没，一日百战，互有胜负。比及杨刘，殆亡士卒之半。已巳，王彦章、段凝以十万之众攻杨刘，百道俱进，昼夜不息，连巨舰九艘，横亘河津以绝援兵。城垂陷者数四，赖李周悉力拒之，与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为连营以守之。

后唐帝派遣宦官焦彦宾迅速赶到杨刘，与杨刘镇使李周在那里坚守。命令朱守殷放弃德胜北城，把房屋拆掉做成木筏，载着士兵和武器从黄河上向东漂下，帮助杨刘坚守，把德胜的粮草薪炭运往澶州，损失了将近一半。王彦章也把德胜南城的房屋拆掉，做成木筏，顺着黄河漂下去。王彦章和朱守殷各走一岸，每遇上黄河弯曲的地方，就在河中间战斗，射出的箭像雨一般密集，有时整船覆没，一日交战百余次，两军互有胜负。到达杨刘时，朱守殷的士卒有一半伤亡。己巳

（二十六日），王彦章、段凝率领十万大军向杨刘发起进攻，四面八方一起推进，昼夜不停。把九艘大船连在一起，横放在黄河的渡口上，来阻挡朱守殷的援兵。杨刘城几次都差一点被攻陷，全靠李周与士卒同甘共苦，全力抵御，王彦章才没攻下，于是率兵退到城南驻扎，把营寨连起来坚守。

杨刘告急于帝，请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内，何忧！"日行六十里，不废畋猎，六月，乙亥，至杨刘。梁兵堑垒重复，严不可入，帝患之，问计于郭崇韬，对曰："今彦章据守津要，意谓可以坐取东平；苟大军大南，则东平不守矣。臣请筑垒于博州东岸以固河津，既得以应接东平，又可以分贼兵势。但虑彦章知，径来薄我，城不能就。愿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战以缀之，苟彦章旬日不东，则城成矣。"时李嗣源守郓州，河北声问不通，人心渐离，不保朝夕。会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密请降于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时隶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临漳范延光送延孝蜡书诣帝，延光因言于帝曰："杨刘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请筑垒马家口以通郓州之路。"帝从之，遣崇韬将万人夜发，倍道趣博州，至马家口渡河，筑城昼夜不息。帝在杨刘，与梁人昼夜苦战。崇韬筑新城凡六日，王彦章闻之，将兵数万人驰至，戊子，急攻新城，连巨舰十余艘于中流以绝援路。时板筑仅毕，城犹卑下，沙土疏恶， 未有楼橹及守备；崇韬慰劳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战，遣间使告急于帝。帝自杨刘引大军救之，陈于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气，大呼叱梁军，梁人断绁敛舰；帝舣舟将渡，彦章解围，退保邹家口。郓州奏报始通。

杨刘方面向后唐帝告急，请求皇帝日行百里赶快到达杨刘。后唐帝率兵前往援救，说："有李周在那里，有什么忧虑的。"于是日行六十里，在路上还照常打猎。六月，乙亥（初二），到达杨刘。后梁军修筑了重重营垒，防守十分严密，很难深入，后唐帝十分担忧，就问郭崇韬怎么办好，郭崇韬回答说："现在王彦章据守着重要的渡口，他的意思是想坐取东平。如果大军不向南开进，那么东平就难以坚守。我请求在博州东岸修筑营垒，巩固黄河渡口，既可以接应东平，又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只要忧虑王彦章侦察到我们的情况，直接逼近我们，到那时我们的城还修不好。希望陛下召募敢死的士卒，每天让他们挑动敌人出动来牵制他们，如果王彦章十几天不向东去，城垒就可

以修好。”这时李嗣源在郓州坚守，黄河以北的消息一点也不通，人心离散，朝不保夕。正好后梁军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秘密请求投降李嗣源，康延孝是太原地区的胡人，因为有罪，逃奔到后梁，当时属于段凝的部下。李嗣原派押牙临漳人范延光把康延孝请求投降的信用蜡封好送到后唐皇帝那里，范延光因此对后唐帝说：“杨刘把守很坚固，梁军一定攻不下来，请在马家口修筑城堡，打通通往郓州的道路。”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派郭崇韬率领万人连夜出发，兼程进奔博州，到马家口渡过黄河，昼夜不停地在那里修筑城堡。后唐帝则在杨刘，与后梁军昼夜苦战。郭崇韬修筑新城共用了六天时间，王彦章听到此事，便率领数万大军直奔新城，戊子（十五日），对新城发起紧急攻击，把十余艘战船连起来放到河的中间，断绝郭崇韬的援兵。当时马家口城垒的板墙刚刚修好，但城墙很低小，修墙用的沙土质量也不好，还没有修建望台和守备设施。郭崇韬慰劳士卒，以身率先，四面抗战，同时也派出密使向后唐帝告急。后唐帝从杨刘率领大军前来援救，在新城西岸摆开阵势，城里的士卒望见援兵来到，斗志倍增，大声斥骂后梁军，后梁军砍断了连接战船的绳子收回了战船。后唐帝的船刚要渡河，王彦章撤除了包围，退到邹家口坚守。郓州向后唐帝奏报的道路才打通。

李嗣源密表请正朱守殷覆军之罪；帝不从。

李嗣源秘密上表请求治朱守殷覆军之罪，后唐帝没有接受。

[7]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彦章等弃邹家口，复趋杨刘。甲寅，游弈将李绍兴败梁游兵于清丘驿南。段凝以为唐兵已自上流渡，惊骇失色，面数彦章，尤其深入。

[7]秋季，七月，丁未（初五），后唐帝率领军队沿着黄河向南开进，王彦章等放弃了邹家口，又开赴杨刘。甲寅（十二日），游弈将李绍兴在清丘驿的南面击败了后梁军的流动部队。段凝以为后唐兵已从上游渡过了黄河，惊惧失色，当面指责王彦章不应当深入郓州之境。

[8]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

[8]乙卯（十三日），前蜀侍中魏王王宗侃去世。

[9]戊午，帝遣骑将李绍荣直抵梁营，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筏焚其连舰。王彦章等闻帝引兵已至邹家口，己未，解杨刘围，走

保杨村；唐兵追击之，复屯德胜。梁兵前后急攻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死者且万人，委弃资粮、铠仗、锅幕，动以千计。杨刘比至围解，城中无食已三日矣。

[9]戊午（十六日），后唐帝派骑将李绍荣直抵后梁营，抓获后梁军的哨兵，后梁军更加恐惧，李绍荣又用火点着木筏焚烧了后梁军连在一起的战船。王彦章等听说后唐帝率兵已经到达邹家口，己未（十七日），撤去了杨刘的包围，逃到杨村去坚守。后唐军追击后梁军，驻扎在德胜。后梁军先后紧急攻打后唐的几座城。士卒们遭受到箭石的射击，河水淹死、中暑而死的将近一万人，丢弃的物资、粮食、铠甲、武器、军锅、幕帐等，常常以千计。等到杨刘解除包围时，城中已经三天没有粮食吃了。

[10]王彦章疾赵、张乱政，及为招讨使，谓所亲曰："待我成功还，当尽诛奸臣以谢天下！"赵、张闻之，私相谓曰："我辈宁死于沙陀，不可为彦章所杀。"相与协力倾之。段凝素疾彦章之能而谄附赵、张，在军中与彦章动相违戾，百方沮桡之，惟恐其有功，潜伺彦章过失以闻于梁主。每捷奏至，赵、张悉归功于凝，由是彦章功竟无成。及归杨村，梁主信谗，犹恐彦章旦夕成功难制，征还大梁。使将兵会董璋攻泽州。

[10]王彦章很憎恨赵岩、张汉杰干扰国政，他当了招讨使后，对其亲信说："等我成功返回，将杀掉全部奸臣，以此来答谢天下百姓。"赵岩、张汉杰听到这些话，私下议论说："我们宁愿被沙陀族杀死，也不能被王彦章所杀。"相互协力合作，准备搞倒王彦章。段凝平素就很嫉妒王彦章的才能，因而献媚依附赵、张，在军中动不动就和王彦章作对，千方百计地败坏损伤王彦章的声誉，惟恐他建立战功，经常偷偷地监视王彦章的过失，报告梁主。每次送来捷报，赵、张都把功劳说成是段凝的，因此王彦章竟没有建立功业。他回到杨村后，后梁主相信了谗言，又怕王彦章一旦取得成功难以控制，于是把他调回大梁，让他率兵和董璋一起攻打泽州。

甲子，帝至杨刘劳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败矣。"

甲子（二十二日），后唐帝到杨刘去慰劳李周说："要不是你善于防守，我的事业早失败了。"

[11]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程以私事干兴唐府，府吏不能应，鞭吏背；光禄卿兼兴唐少尹任团，圜之弟，帝之从姊婿也，诣程诉之。程骂曰：“公何等虫豸，欲倚妇力邪！”团诉于帝。帝怒曰：“朕误相此痴物，乃敢辱吾九卿！”欲赐自尽；卢质力救之，乃贬右庶子。

[11]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程因私事求于兴唐府，兴唐府的官吏们没有答应，他就用鞭子抽打府吏们的背。光禄卿兼兴唐少尹任团是任圜的弟弟，后唐帝的叔伯姐姐的女婿，到了卢程那里去诉说，卢程骂他说：“你怎么这样下贱，难道想依仗你老婆的力量吗？”任团把此事告给了后唐帝，后唐帝非常生气地说：“我错看了这蠢东西，胆敢污辱我的九卿！”打算命令他自杀。卢质全力解救，才将他贬为右庶子。

[12]裴约遣间使告急于帝，帝曰：“吾兄不幸生此枭獍，裴约独能知逆顺。”顾谓北京内牙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斌曰：“泽州弹丸之地，朕无所用，卿为我取裴约以来。”八月，壬申，绍斌将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约死，帝深惜之。

[12]裴约秘密派使者向后唐帝告急，后唐帝说：“我哥哥不幸生下这个禽兽，只有裴约能够知道他的逆顺。”回头对北京内牙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斌说：“泽州这块弹丸之地，我没什么用处，你为我去把裴约叫回来。”八月，壬申（初一），李绍斌率领五千士卒前往援救裴约，还没有到达泽州，泽州城已被攻破，裴约也战死，后唐帝十分痛惜。

[13]甲戌，帝自杨刘还兴唐。

[13]甲戌（初三），后唐帝从杨刘回到兴唐。

[14]梁主命于滑州决河，东注曹、濮及郓以限唐兵。

[14]后梁主命令从滑州把黄河河提打开，把水引向东面灌注曹、濮以及郓州三城，以隔断后唐兵。

[15]初，梁主遣段凝监大军于河上，敬翔、李振屡请罢之，梁主曰：“凝未有过”。振曰：“俟其有过，则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赂赵、张求为招讨使，翔、振力争以为不可；赵、张主之，竟代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于是宿将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马副元帅张宗言于梁主曰：“臣为副元帅，虽衰朽，犹足为陛下捍御北方。段凝晚进，功名未能服人，众议，恐贻国家深忧。”敬翔曰：“将帅系国安危，今国势已尔，陛下岂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听。

[15]当初，后梁主曾派遣段凝在黄河上监督大军作战，敬翔、李振多次请求罢免他。后梁主说："段凝没有过错。"李振说："等到他有了过错时，国家就危险了。"这时，段凝用厚礼贿赂赵岩、张汉杰，请求出任招讨使，敬翔、李振据理力争，认为不能任命段凝。最后由赵、张作主，竟用段凝代替了王彦章北面招讨使的职务，是老将们很愤怒，士卒们也不服气。天下兵马副元帅张宗对后梁主说："我做天下兵马副元帅，虽然已经老了，但足以为陛下抵御北方侵略者。段凝是个晚辈，他的功名不能服人，大家对此议论纷纷，恐怕要给国家带来深深的忧患。"敬翔也说："军队的将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现在国家的形势已经危急，陛下怎么还不留意呢？"后梁主都没有听从。

戊子，凝将全军五万营于王村，自高陵津济河，剽掠澶州诸县，至于顿丘。

戊子（十七日），段凝率领五万大军驻扎在王村，从高陵津渡过黄河，掠夺抢劫了澶州各县，然后到了顿丘。

梁主命王彦章将保銮骑士及他兵合万人，屯兖、郓之境，谋复郓州，以张汉杰监其事。

后梁主命令王彦章率领保銮骑士和其他兵力共一万余人驻扎在兖州、郓州境内，打算夺回郓州，并派张汉杰监督他的军队。

[16]庚寅，帝引兵屯朝城。

[16]庚寅（十九日），后唐帝率兵驻扎在朝城。

戊戌，康延孝帅百馀骑来奔，帝解所御锦袍玉带赐之，以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帝屏人问延孝以梁事，对曰："梁朝地不为狭，兵不可少；然迹其行事，终必败亡。何则？主既暗懦，赵、张兄弟擅权，内结宫掖，外纳货赂，官之高下唯视赂之多少，不择才德，不校勋劳。段凝智勇俱无，一旦居王彦章、霍彦威之右，自将兵以来，专率敛行伍以奉权贵。每出一军，不能专任将帅，常以近臣监之，进止可否动为所制。近又闻欲数道出兵，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自石会关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自相卫、邢寇镇定，王彦章、张汉杰以禁军攻郓州，段凝、杜晏球以大军当陛下，决以十月大举。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帅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帝大悦。

戊戌（二十七日），康延孝率领一百多骑兵来投奔后唐，后唐帝脱下穿的锦袍玉带赏赐给他，并任命他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兼任博州刺史。后唐帝让周围的人退下，然后向康延孝询问后梁的事情。康延孝回答说：“梁朝的地盘不算小，兵力也不算少，然而看他过去所干的事情，最后必然会灭亡。为什么呢？梁主愚昧软弱，赵、张兄弟独揽大权，里面勾结皇宫的人员，外面接受贿赂，官职的高低只看贿赂的多少而定，对才能和品德不加选择，也不管有无功劳。段凝智勇全然没有，一夜之间竟升到王彦章、霍彦威的上面，自从段凝统兵以来，他任意约束士卒，以此来讨好权贵。梁王每次出兵，不能把军权交给将帅，经常用亲信来监督军队，军队前进与否，常受这些人制约。最近又听说梁主打算四面出击，命令董璋率领陕州、虢州、泽州、潞州的军队从石会关直驱太原，命令霍彦威率领汝州、洛州的军队从相州、卫州、邢州、州侵犯镇定，命令王彦章、张汉杰率领禁卫军攻打郓州，命令段凝、杜晏球率领大军抵挡陛下，决定在十月大举进攻。我自己认为梁兵集中在一起确实不少，但一分散开就不多了。希望陛下养精蓄锐来等待他们分兵作战，到那时您率领五千精锐的骑兵从郓州出发直捣大梁，抓获其伪主，十天一个月之间，天下即可平定。”后唐帝十分高兴。

[17]蜀主以文思殿大学士韩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军使顾在为狎客，陪侍游宴，与宫女杂坐，或为艳歌相唱和，或谈嘲谑浪，鄙俚亵慢，无所不至，蜀主乐之。在，彦朗之子也。

[17]前蜀主把文思殿大学士韩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军使顾在当作陪伴嬉游饮宴的人，经常陪侍前蜀主玩乐吃喝，他们和宫女们杂坐在一起，有时作一些艳歌相唱和，有时高谈阔论，戏谑放荡，轻慢粗俗，无所不为，前蜀主很喜欢他们这样做。顾在是顾彦朗的儿子。

时枢密使宋光嗣等专断国事，恣为威虐，务徇蜀主之欲以盗其权。宰相王锴、庚传素等各保宠禄，无敢规正。潘在迎每劝蜀主诛谏者，无使谤国。嘉州司马刘赞献陈后主三阁图，并作歌以讽；贤良方正蒲禹卿对策语极切直；蜀主虽不罪，亦不能用也。

当时枢密使宋光嗣等专断国家大事，任意施威肆虐，专门顺从前蜀主的欲望来盗用大权。宰相王锴、庚传素等各保自己的宠爱和俸禄，不敢规劝纠正。潘在迎经 常劝前蜀主诛杀那些进谏的人，不要使他们

诽谤国家。嘉州司马刘赞献陈后主三各图，并作歌加以讽谕，贤良方正蒲禹卿在考场上的对策也很恳切直爽 。前蜀主虽然没有怪罪他们，但也不起用他们。

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阳宴近臣于宣华苑，酒酣，嘉王宗寿乘间极言社稷将危，流涕不已。韩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谐笑而罢。

九月，庚戌（初九），前蜀主因为重阳节在宣华苑宴请亲近的大臣，酒喝得正高兴时，嘉王王宗寿乘空极力陈说国家将要危亡，痛哭不已。韩昭、潘在迎说："嘉王喜欢在喝酒后哭泣。"因此一笑了之。

[18]帝在朝城，梁段凝进至临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胜失利以来，丧刍粮数百万，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供军，民多流亡，租税益少，仓廪之积不支半岁。泽潞未下。卢文进、王郁引契丹屡过瀛、涿之南，传闻俟草枯冰合，深入为寇，又闻梁人欲大举数道入寇，帝深以为忧，召诸将会议。宣微使李绍宏等皆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宵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帝不悦，曰："如此吾无葬地矣。"乃罢诸将，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陛下不栉沐，不解甲，十五余年，其志欲以雪家国之耻也。今已正尊号，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郓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尽有中原乎！臣恐将士解体，将来食尽众散，虽画河为境，谁为陛下守之！臣尝细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败之机决在今岁。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据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谓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复为备。使王彦章侵逼郓州，其意冀有奸人动摇，变生于内耳。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不然，今秋谷不登，军粮将尽，若非陛下决志，大功何由可成！谚曰：'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帝王应运，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吾行决矣！"司天奏："今岁天道不利，深入必无功。"帝不听。

[18]后唐帝在朝城，后梁将段凝率兵进军到临河县南面，澶州西面、相州南面每天都有敌人来侵犯。自从在德胜失利以来，损失粮草

数百万，租庸副使孔谦凶暴地收取赋税来供应军需，很多百姓逃跑了，收上来的租税越来越少，仓库里的积蓄支持不了半年。泽州、潞州尚未攻下，卢文进、王郁率领契丹人曾多次经过瀛、涿的南面，传说等到草枯结冰就进一步深入后唐境。又听说后梁主准备从四面八方大举进攻后唐，后唐帝为此深深忧患，于是召集诸位将领商议对策。宣徽使李绍宏等都认为郓州城门之外都是敌人占领区，孤立遥远，难以坚守，占有不如放弃，请求用这些地方换取后梁的卫州和黎阳，和后梁定约和好，以黄河为界，停止战争，让百姓得到休息，等到财力稍有积蓄时，再进一步计划以后的行动。后唐帝听后，很不高兴，说："这样下去，我就没有葬身之地了。"于是停止与诸位将领商议，单独召见郭崇韬。郭崇韬回答说："陛下不梳头洗脸、不解甲已经十五年多，您的志向是想雪洗国家的深仇大恨。现在已经名正言顺地做了皇帝，黄河以北的士卒百姓们天天盼望天下太平，现在刚刚得到郓州这块很小的地方，不能坚守而要放弃它，这样怎么能将中原大地全部占有呢？我所担心的是将士们灰心丧气，将来粮食吃完了，大家都离散，虽然划河为界，又有谁来为陛下坚守阵地呢？我曾详细地向康延孝询问过黄河以南的情况，揣度自己，估计敌人，日夜思考这些事情，我认为成败的机会就在今年。梁国现在将全部精锐部队交给了段凝，占领我们的南边，又把河堤决开，以此来保护自己，说我们不能马上渡过黄河，他依靠这些有利条件就没有再设防。他们派王彦章逼近郓州，目的是希望有奸人动摇，在我们内部发生变化。段凝本来不是什么将材，他不能临阵决策，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大梁没有什么军队，如果陛下留下部分兵力坚守魏州，保卫杨刘，亲自率领精锐部队与郓州会合起来，长驱直入汴梁，城中本来就很空虚，一定会望风自溃。如果伪主投降或者被杀，那么他们的各将领自然也会投降。不然的话，今年秋天五谷不丰收，军粮将要吃完，如果陛下不下定决心，大的功业怎么可以成功？俗话说：'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帝王顺应天运，一定会有天命，关键是陛下不能再迟疑了。"后唐帝说："这些正合乎我的想法。大丈夫成则为王，败则为虏，我已经决定行动了。"司天上奏说："今年天道不利，深入敌境一定不会成功。"后唐帝没有听信。

王彦章引兵逾汶水，将攻郓州，李嗣源遣李从珂将骑兵逆战，败其前锋于递坊镇，获将士三百人，斩首二百级，彦章退保中都。戊辰，

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谓郭崇韬曰：“郓州告捷，足壮吾气。”已巳，命将士悉遣其家属归兴唐。

王彦章率兵过了汶水，即将向郓州发起进攻，李嗣源派遣李从珂率领骑兵迎战，并在递坊镇打败了王彦章的前锋部队，抓获了三百多名将士，斩杀了二百多人，王彦章退守中都。戊辰（二十七日），捷报上奏到朝城，后唐帝十分高兴，对郭崇韬说：“郓州首战告捷，这足以壮大我们的士气。”已巳（二十八日），命令将士们把全部家属送回兴唐府。

[19]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19]冬季，十月，辛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20]帝遣魏国夫人刘氏，皇子继岌归兴唐，与之诀曰：“事之成败，在此一决；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仍命豆卢革、李绍宏、张宪、王正言同守东京。

[20]后唐帝送魏国夫人刘氏、皇子李继岌回到兴唐府，和他们诀别说：“事情的成败，在此一举。如果不能成功，就把我们全家集合起来到魏宫全部自焚。”仍然命令豆卢革、李绍宏、张宪、王正言共同坚守东京。

壬申，帝以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中夜，进军逾汶，以李嗣源为前锋，甲戌旦，遇梁兵，一战败之，追至中都，围其城。城无守备，少顷，梁兵溃围出，追击，破之。王彦章以数十骑走，龙武大将军李绍奇单骑追之，识其声，曰：“王铁枪也！”拔刺之，彦章重伤，马踬，遂擒之，并擒都监张汉杰、曹州刺史李知节、裨将赵廷隐、刘嗣彬等二百余人，斩道数千级。廷隐，开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

壬申（初二），后唐帝率领大军从杨刘渡过黄河，癸酉（初三），到达郓州，半夜，继续进军，过了汶水，命令李嗣源为前锋部队，甲戌（初四）早晨，与后梁军相遇，一战就打败了后梁军，一直追到中都，包围了中都城。城中没有防备，不一会儿，后梁军冲出包围，后唐军奋勇追击，打败了后梁军。王彦章率领几十个骑兵逃跑，龙武大将军李绍奇单人独马追击他，李绍奇听出是王彦章的声音，说：“王铁枪！”于是拔出长刺向王彦章，王彦章负重伤，马跌倒，抓获了王彦章，同时抓获了后梁军都监张汉杰、曹州刺史李知节、副将赵廷隐、

刘嗣彬等二百多人，斩杀了好几千人。赵廷隐是开封人。刘嗣彬是刘知俊同族的后代。

彦章尝谓人曰："李亚子斗鸡小儿，何足畏！"至是，帝谓彦章曰："尔常谓我小儿，今日服未？"又问："尔名善将，何不守兖州？中都无壁垒，何以自固？"彦章对曰："天命已去，无足言者。"帝惜彦章之材，欲用之，赐药傅其创，屡遣人诱谕之。彦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将，与皇帝交战十五年；今兵败力穷，死自其分，纵皇帝怜而生我，我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岂有朝为梁将，暮为唐臣！此我所不为也。"帝复遣李嗣源自往谕之，彦章卧谓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彦章素轻嗣源，故以小名呼之。于是诸将称贺，帝举酒属嗣源曰："今日之功，公与崇韬之力也。向从绍宏辈语，大事去矣。"

王彦章曾经对人说："李存勖是个斗鸡小儿，没有什么可怕的。"到现在，后唐帝李存勖对王彦章说："你常说我是小儿，今天服不服？"又问王彦章说："你名为善战将领，为什么不坚守兖州？中都没有修筑防御工事，怎么能保卫住？"王彦章回答说："天命已去，没有什么好说的。"后唐帝很珍惜王彦章的才能，打算起用他，赐药让他治疗伤口，曾多次派人去诱导他。王彦章说："我本是个平民，承蒙梁国的恩爱，把我提拔成上将，与皇帝交战了十五年。今天兵败力穷，死是预料之中的事，纵使皇帝可怜我让我活着，我拿什么面目去见天下的人呢？哪里有早晨还是梁国的将领，晚上就变成唐朝的大臣的道理。这些我是不能干的。"后唐帝又派李嗣源亲自去说服他，王彦章躺着对李嗣源说："你不是邈佶烈吗？"王彦章平素很轻视李嗣源，所以用小名来叫他。这时，各位将领都在举杯庆贺胜利，后唐帝也举杯对李嗣源说："今日之功，全靠你和郭崇韬的力量。如果听了李绍宏等人的话，就耽误了我的大事了。"

帝又谓诸将曰："向所患惟王彦章，今已就擒，是天意灭梁也。段凝犹在河上，进退之计，宜何向而可？"诸将以为："传者虽云大梁无备，未知虚实，今东方诸镇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馀空城耳，以陛下天威临之，无不下者。若先广地，东傅于海，然后观衅而动，可以万全。"康延孝固请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贵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间尚须三日。设若知吾所向，即发救兵，直路则阻决河，须自白马南渡，数万之众，舟楫亦难猝办。

此去大梁至近，前无山险，方陈横行，昼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离河上，友贞已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请陛下以大军徐进，臣愿以千骑前驱。”帝从之。令下，诸军皆踊跃愿行。

后唐帝又对各位将领说：“原来我所忧患的只有王彦章，今天他已被抓获，这是天意要消灭梁国。段凝目前还在黄河边上，是进是退，应该向哪个方向去才好呢？”各位将领认为：“传说梁国没有什么防备，但不知道是虚是实。现在东方各镇的兵力都集中到段凝的军队里，所剩下的全是空城，用陛下的天威去攻打这些城池，没有攻不下的。如果先扩大我们占据的地方，东面靠近海边，然后乘空行动，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康延孝则坚决请求急速攻取大梁。李嗣源说：“兵贵神速。现在王彦章已被抓获，段凝一定还不知道，即使有人跑去告诉他，段凝是信是疑也需要三天时间来决定。假使他知道了我军所向，就会发兵援救。如果我们从直路去，有决口的黄河阻挡，需要从白马以南渡过黄河，几万军队，船只难以很快地办到。从这里去大梁最近，前面也没有高山险要的地方，把部队排成方阵，所向无阻，这样昼夜兼程，过两个晚上就能到达。段凝还没离开黄河边，朱友贞就会被我们抓获。康延孝所讲是对的，请求陛下率领大军慢慢推进，我愿率领一千骑兵作为前锋。”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命令下达后，各路军队都踊跃希望出发。

是夕，嗣源帅前军倍道趣大梁。乙亥，帝发中都，舁王彦章自随，遣中使问彦章曰：“吾此行克乎？”对曰：“段凝有精兵六万，虽主将非材，亦未肯遽尔倒戈，殆难克也。”帝知其终不为用，遂斩之。

这天晚上，李嗣源率领前锋部队快速直奔大梁。乙亥（初五），后唐帝从中都出发，抬着王彦章跟随在后面。后唐帝派中使问王彦章说：“我们此行能取得胜利吗？”王彦章回答说：“段凝率领有精锐部队六万人，虽然主将没有才能，但也不会马上投降，几乎很难击败他们。”后唐帝知道他最终也不会被利用，于是就把他杀掉了。

丁丑，至曹州，梁守将降。

丁丑（初七），后唐军到达曹州，后梁军驻守在那里的将领投降了后唐军。

王彦章败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彦章就擒，唐军长驱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运祚尽矣！”召群臣问策，皆莫能对。梁主谓敬翔

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于此。今事急矣，卿勿以为怼。将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将三纪，名为宰相，其实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后献言，莫匪尽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极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于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请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听从；请陛下出奇合战，陛必不果决；虽使良、平更生，谁能为陛下计者！臣愿先赐死，不忍见宗庙之亡也。"因与梁主相向恸哭。

王彦章的败卒有先跑回大梁的，有人告诉后梁主，王彦章已经被后唐军抓获，后唐军长驱直入，即将到来。后梁主把全家集合在一起边哭边说："世运已经完了。"又召集大臣们问他们有什么办法，大臣们都回答不上来。后梁主对敬翔说："我平时忽视你的话，才到了今天这步。现在事情非常紧急，你不要怨恨过去。该怎么办呢？"敬翔边哭边说："我蒙受先帝的厚恩，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名为宰相，其实是朱家的老奴，侍奉陛下如同儿子一般。我前前后后贡献的意见，无一不是忠心耿耿。陛下当初起用段凝时，我极力建议不可使用，小人们相依附勾结，所以才导致有今天这样。现在唐军将要到来，段凝隔在黄河以北，不能赶来援救。我打算请陛下出去到北面狄族那里躲避一下，陛下一定不会听从我的意见；如果请求陛下出奇兵与唐军交战，陛下一定不会果断决定。即使使汉代的张良、陈平重返人世，谁又能为陛下想出好办法来呢？我希望陛下赐我先死，我不忍心看到国家的灭亡。"于是和后梁主面对面痛哭一场。

梁主遣张汉伦驰骑追段凝军；汉伦至滑州，坠马伤足，复限水不能进。

后梁主派出张汉伦骑马急追段凝的军队。张汉伦到滑州时，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脚，后来又被水挡住不能前进。

时城中尚有控鹤军数千，朱请帅之出战；梁主不从，命开封尹王瓒驱市人乘城为备。

当时城中还有几千控鹤军，朱请求率领这些军队出去迎战，后梁主没有答应，而命令开封尹王瓒驱赶市民登城守备。

初，梁陕州节度使邵王友诲，全昱之子也，性颖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诱致禁军欲为乱，梁主召还，与其史友谅、友能并幽于别第。

及唐师将至，梁主疑诸兄弟乘危谋乱，并皇弟贺王友雍、建王友徽尽杀之。

当初，后梁陕州节度使邵王朱友诲是朱全昱的儿子，生性聪明，人心多归向他。有人说他引诱禁卫军打算叛乱，后梁主就把他召了回来，和他的哥哥朱友谅、朱友能一起关在别的房子里。后唐军将要到来时，后梁主怀疑他们弟兄们会乘危谋乱，于是把他们和皇弟贺王朱友雍、建王朱友徽全部杀掉。

梁主登建国楼，而择亲信厚赐之，使衣野服，赍蜡诏，促段凝军，既辞，皆亡匿。或请幸洛阳，收集诸军以拒唐，唐虽得都城，势不能久留。或请幸段凝军，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将才，官由幸进，今危窘之际，望其临机制胜，转败为功，难矣。且凝闻彦章败，其胆已破，安知能终为陛下尽节乎！"赵岩曰："事势如此，一下此楼，谁心可保！"梁主乃止。复召宰相谋之，郑珏请自怀传国宝诈降以纾国难，梁主曰："今日固不敢爱宝，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俯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缩颈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为；置传国宝于卧内，忽失之，已为左右窃之迎唐军矣。

后梁主登上大梁城建国楼，当面选择亲信，丰厚地赏赐他们，让他们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又送给他们一份用蜡封的诏书，让他们催促段凝的军队，刚刚告别，这些人就都逃跑躲藏起来了。有人请求后梁主到洛阳，把各军集合起来抵御后唐军，后唐军虽然占领了都城，但形势不允许他们久留。有人请求到段凝的军队那里。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说："段凝本来就不是将才，他的官位是因为他妹妹才晋升的，现在正值危难之际，希望他面对情势灵活机动地取得胜利，立下扭转败局的功劳是很难的。况且段凝听到王彦章已被击败，他的胆子已被吓破，怎么知道他能够在最后时刻为陛下尽忠尽节呢？"赵岩说："事态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下此楼，谁的心都难保证。"后梁主决定不到段凝那里。后来又召来宰相郑珏商量，郑珏请求自己拿着传国之宝去假装投降后唐军来缓解国难。后梁主说："今天固然我不敢爱国宝，只是如果按你的这一办法去办，真能解除国难吗？"郑珏低下头，好久才说："恐怕不能。"后梁主的左右大臣们都缩着脖子发笑。后梁主日夜哭哭涕涕，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把传国之宝放在卧室里，有一天忽然不见了，后梁主以为是左右大臣们偷去迎接后唐军去了。

戊寅，或告唐军已过曹州，尘埃涨天，赵岩谓从者曰：“吾待温许州厚，必不负我。”遂奔许州。

戊寅（初八），有人报告说后唐军已经过了曹州，满天都是尘埃，赵岩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对待温韬很好，他一定不会对不起我。”于是跑到了许州。

梁主谓皇甫麟曰：“李氏吾世雠，理难降首，不可俟彼刀锯。吾不能自裁，卿可断吾首。”麟泣曰：“臣为陛下挥剑死唐军则可矣，不敢奉此诏。”梁主曰：“卿欲卖我邪？”麟欲自刭，梁主持之曰：“与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杀。梁主为人温恭约，无荒淫之失；但宠信赵、张，使擅威福，疏弃敬、李旧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亡。

后梁主对皇甫麟说：“李氏是我世世代代的仇人，理难投降他们，不能等着让他们来杀害我。如果我不能自杀，你可以把我的头砍下来。”皇甫麟哭着说：“我为陛下挥剑抗战死于唐军之手是可以的，但不敢接受这个诏令。”后梁主说：“你打算出卖我吗？”皇甫麟想自杀，后梁主拉住他说：“我和你一起死。”皇甫麟于是杀了梁主，随即自杀。后梁主为人温和并恭敬，而且简朴，没有荒淫方面的过失。只是特别庞爱和相信赵岩、张汉杰，使他们独断专行，作威作福，丢弃和疏远了敬翔、李振等旧臣，不听他们的意见，所以最终导致灭亡。

已卯旦，李嗣源军至大梁，攻封丘门，王瓒开门出降，嗣源入城，抚安军民。是日，帝入自梁门，百官迎谒于马首，拜伏请罪，帝慰劳之，使各复其位。李嗣源迎贺，帝喜不自胜，手引嗣源衣，以头触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与尔共之。”帝命访求梁主，顷之，或以其首献。

已卯（初九）早晨，李嗣源的军队到达大梁城，向封丘门发起进攻，王瓒开门出来投降，李嗣源进入城内，安抚城内军民。这一天，后唐帝从梁门进入城内，后梁国的百官们在后唐帝的马前迎接，并跪那里请罪，后唐帝慰劳他们，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官位上。李嗣源出来迎接并祝贺唐帝，后唐帝喜不自胜，用手拉着李嗣源的衣服，用头撞了一下李嗣源说：“我取得天下，是你父子二人的功劳，我和你们共享天下。”后唐帝命令访求后梁主，不一会儿，有人拿着后梁主的脑袋献给了后唐帝。

李振谓敬翔曰：“有诏洗涤吾辈，相与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为梁宰相，君错不能谏，国亡不能救，新君若问，将何辞以对！”是夕未曙，或报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叹曰：“李振谬为丈夫！朱氏与新君世为仇雠，今国亡君死，纵新君不诛，何面目入建国门乎！”乃缢而死。

李振对敬翔说：“如果唐帝下诏洗雪我们，我们朝见新的君主吗？”敬翔说：“我们两人是梁国的宰相，君主昏庸不能接受进谏，国家要灭亡了不能拯救，如果新的君主问我们，将用什么话来回答呢？”这天晚上天还未亮的时候，有人来报告敬翔说：“崇政使太保李振已经入朝投降了。”敬翔叹息地说：“李振枉为大丈夫！朱氏与新君世世代代为仇敌，现在国亡君死，即使新的君主不杀掉我，我还有什么脸再进入大梁的建国门呢？”于是自缢而死。

庚辰，梁百官复待罪于朝堂，帝宣敕赦之。

庚辰（初十），后梁百官又在朝廷大堂内等待治罪，后唐帝宣布赦免他们。

赵岩至许州，温昭图迎谒归第，斩首来献，尽没岩所赍之货。昭图复名韬。

赵岩到了许州，温昭图迎接他到住所，杀了他把头献给了后唐帝，把赵岩所送的东西全部没收。温昭图恢复了原名温韬。

辛巳，诏王瓒收朱友贞尸，殡于佛寺，漆其首，函之，藏于太社。

辛巳（十一日），后唐帝下诏命令王瓒收回朱友贞的尸体，停放在佛寺里，给他的头部涂上油漆，然后入殓，放在太社里面。

段凝自滑州济河入援，以诸军排陈使杜晏球为前锋；至封丘，遇李从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将其众五万至封丘，亦解甲请降。凝帅诸大将先诣阙待罪，帝劳赐之，慰谕士卒，使各复其所。凝出入公卿间，扬扬自得无愧色，梁之旧臣见者皆欲其面，抉其心。

段凝从滑州渡过黄河前往增援，命令诸军排阵，使杜晏球为前锋，到封丘后，遇上李从珂的部队，杜晏球率先投降了后唐军。壬午（十二日），段凝率领其五万大军到达封丘，也脱去铠甲请求投降。段凝带领着将领们到宫门等待治罪，后唐帝慰劳赏赐了他们，并晓谕士卒，让他们都各自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段凝出入于后唐廷公卿之间，

扬扬自得，脸上没有一点愧色，后梁的旧臣们见了，都想咬他的脸，挖他的心。

丙戌，诏贬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珏为莱州司户，萧顷为登州司户，翰林学士刘岳为均州司马。任赞为房州司马，姚为复州司马，封翘为唐州司马，李怿为怀州司马，窦梦徵为沂州司马，崇政学士刘光素为密州司户，陆崇为安州司户，御史中丞王权为随州司户：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贵显故也。岳，崇龟之从子；，万年人；翘，敖之孙；怿，京兆人；权，龟之孙也。

丙戌（十六日），后唐帝下诏贬后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珏为莱州司户、萧顷为登州司户、翰林学士刘岳为均州司马、任赞为房州司马、姚为复州司马、封翘为唐州司马、李怿为怀州司马、窦梦征为沂州司马、崇政学士刘光素为密州司户、陆崇为安州司户、御史中丞王权为随州司户，以上这些人世世代代蒙受唐朝的恩德而在后梁做官又很显贵。刘岳是刘崇龟的侄儿。姚是万年人。封翘是封敖的孙子。李怿是京兆人。王权是王龟的孙子。

段凝、杜晏球上言："伪梁要人赵岩、赵鹄、张希逸、张汉伦、张汉杰、张汉融、朱等，窃弄威福，残蠹群生，不可不诛。"诏："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倾唐祚；契丹撒剌阿拨叛兄弃母，负恩背国，宜与岩等并族诛于市；自余文武将吏一切不问。"又诏追废朱温、朱友贞为庶人，毁其宗庙神主。

段疑、杜晏球上书后唐帝说："伪梁的要害人物赵岩、赵鹄、张希逸、张汉伦、张汉杰、张汉融、朱等窃取权力，作威作福，残害百姓，不可不杀。"后唐帝下诏："敬翔、李振带头帮助朱温颠覆唐帝。契丹撤剌阿拨叛兄弃母，辜负恩德，背叛国家，应当和赵岩等在街市上诛灭全族。其余的文武将吏一概不追究。"又下诏追废朱温、朱友贞为平民，毁掉他们的宗庙神主。

帝之与梁战于河上也，梁拱宸左厢都指挥使陆思锋善射，常于上自镂姓名，射帝，中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铎从众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铎伏地待罪，帝慰而释之，寻授龙武右厢都指挥使。

后唐帝和后梁军在黄河上作战时，后梁拱宸左厢都指挥使陆思铎善于射箭，经常在箭杆上亲自刻上姓名。他射后唐帝时，射中后唐帝的马鞍，后唐帝把箭拔下收藏起来。到现在，陆思铎跟随大家一起投

降，后唐帝拿出当初的箭给他看，陆思铎跪在地等待治罪，后唐帝安慰他，把他释放了。不久，后唐帝授他为龙武石厢都指挥使。

以豆卢革在尚在魏，命枢密使郭崇韬权行中书事。

因为豆卢革还在魏州，后唐帝命令枢密使郭崇韬暂行中书事。

梁诸藩镇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释之。宋州节度使袁象先首来入朝，陕州留后霍彦威次之。象先辇珍货数十万，遍赂刘夫人及权贵、伶官、宦者，旬日，中外争誉之，恩宠隆异。已丑，诏伪庭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使及诸将校，并不议改更，将校官吏先奔伪庭者一切不问。

后梁的各藩镇都逐渐进朝投降，有的上表请求治罪，后唐帝都安慰、释放了他们。宋州节度使袁象先首先入朝投降，陕州留后霍彦威稍晚一点。袁象先首先用车拉着数十万珍宝财货，贿赂了刘夫人以及权贵、伶官、宦者等人，十几天来，朝内外都争相说他好，受到后唐帝很高的宠爱。已丑（十九日），后唐帝下诏，后梁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以及各位将校官员，一律不更改，将校官吏中原先投奔后梁的人一律不追究。

庚寅，豆卢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韬守侍中，领成德节度使。崇韬权兼内外，谋猷规益，竭忠无隐，颇亦荐引人物，豆卢革受成而已，无所裁正。

庚寅（二十日），豆卢革从魏州来。甲午（二十四日），加封郭崇韬为守侍中，兼任成德节度使。郭崇韬的权力兼管内外，谋划经营，全心全意没有一点隐瞒，他也很能引荐人物，豆卢革只能接受已定的谋略，不能删裁改正。

丙申，赐滑州留后段凝姓名曰李绍钦，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绍虔。

丙申（二十六日），后唐帝赐给滑州留后段凝姓名叫李绍钦，赐给耀州刺史杜晏球姓名叫李绍虔。

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宗来朝，复名全义，献币马千计；帝命皇子继岌、皇弟存纪等兄事之。帝欲发梁太祖墓，斫棺焚其尸，全义上言："朱温虽国之深雠，然其民已死，刑无可加，屠灭其家，足以为报，乞免焚斫以存圣恩。"帝从之，但铲其阙室，削封树而已。

乙酉（疑误），后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宗来朝见，后唐帝恢复了他的名字叫张全义，张全义所献钱币、马匹数以千计。后唐帝命令皇子李继岌、皇弟李存纪等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后唐帝打算挖掘后梁太祖的坟墓，砍开他的棺材，烧了他的尸体。张全义上书说："朱温虽然是国家的大仇人，然而他已经死去，无法再给他加什么刑罚，诛灭了他的全家，已经够报仇的了，请求不要砍开他的棺材和焚烧他的尸体，以此来存留下皇帝对他的恩情。"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只是铲除了他坟上的阙室，砍掉了他坟上的树木而已。

戊戌，加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兼中书令；以北京留守继岌为东京留守、同平章事。

戊戌（二十八日），后唐帝加封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兼任中书令。任命北京留守李继岌为东京留守、同平章事。

[21]帝遣使宣谕谕诸道，梁所除节度使五十余人皆上表入贡。

[21]后唐帝派遣使者去各道宣谕，说后梁主任命的五十多名节度使都已向后唐帝上表进贡。

楚王殷遣其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希范入见，纳洪、鄂行营都统印，上本道将吏籍。

楚王马殷派他的儿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马希范入见后唐帝，交回洪、鄂行营都统印符，并送上本道将吏的册籍。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闻帝灭梁，避唐庙讳，更名季兴，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严兵守险，犹恐不自保，况数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旧将，安知彼不以仇敌相遇乎！"季兴不从。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听说后唐帝消灭了后梁，为避后唐庙讳，改名叫高季兴。他打算亲自入朝，梁震说："唐有吞并天下的志向，你用重兵把守着险要的地方还担心不能保全自己，何况长途跋涉数千里去入朝？而且你是朱氏的旧将，怎么能知道他不以仇敌来对待你呢？"高季兴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22]帝遣使以灭梁告吴、蜀，二国皆惧。徐温尤严可求曰："公前沮吾计，今将奈何？"可求笑曰："闻唐主始得中原，志气骄满，御下无法，不出数年，将有内变，吾卑辞厚礼，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

称诏，吴人不受；帝易其书，用敌国之礼，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吴人复书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辞礼如笺表。

[22]后唐帝派遣使者把消灭了后梁的事去告诉了吴、前蜀，两国都感到害怕。徐温责怪严可求说：“你以前阻止我的计策，现在怎么办？”严可求边笑边说：“听说唐主刚刚取得中原地区，意满骄傲，使用下面的人时根本没有法度，不出数年，内部将会产生变化，我对他们说话时恭敬谦虚些，送上丰厚的礼物，守卫好我们的国境，使百姓得到安宁，以此来等待他们发生变化。”后唐使到吴国说是唐帝下的诏书，吴人不接受。后事帝改变了书信规格，用平等国家的口气，说：“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吴人回信时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信中的用辞和礼节就像下级对待上级一样。

[23]吴人有告寿州团练使钟泰章侵市官马者，徐知诰以吴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为寿州团练使，以泰章为饶州刺史。徐温召至金陵，使陈彦谦诘之者三，皆不对。或问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扬州，十万军中号称壮士；寿州去淮数里，步骑不下五千，苟有他志，岂王稔单骑能代之乎！我义不负国，虽黜为县令亦行，况刺史乎！何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诰欲以法绳诸将，请收泰章治罪。徐温曰：“吾非泰章，已死于张颢之手，今日富贵，安可负之！”命知诰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

[23]吴国有人上告寿州团练使钟泰章侵占或卖掉了官马，徐知诰用吴王的命令派遣滁州刺史王稔去巡察霍丘，从而代为寿州团练使，改钟泰章任饶州刺史。徐温把钟泰章叫回金陵，让陈彦谦责问他，连续三次，他都不回答。有人问钟泰章说：“你为什么自己不辩解一下呢？”钟泰章说：“我在扬州时，在十万大军中号称壮士，寿州离淮水只有几里远，步兵、骑兵不下五千人，我如有别的想法，难道王稔能靠他单人匹马代替了我？我的情义是不辜负国家，把我贬为县令也行，何况刺史呢！为什么要自己辩解来张扬朝廷的过失呢？”徐知诰打算对其他几位将领绳之以法，并请求把钟泰章抓起来治罪。徐温说：“如果不是钟泰章，我早已死在张颢的手下，现在我富贵了，怎么可以对不起他呢？”于是命令徐知诰为他的儿子徐景通娶了钟泰章的女儿，并以此解脱了钟泰章的罪过。

[24]彗星见舆鬼，长丈余，蜀司天监言国有大灾。蜀主诏于玉局化设道场，右补阙张云上疏，以为："百姓怨气上彻于天，故彗星见。此乃亡国之征，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云黎州，卒于道。

[24]舆鬼星附近出现彗星，有一丈多长，前蜀国的司天监说国家将会有大灾。前蜀主下诏书，让在玉局化修筑道场。右补阙张云上疏，他认为："百姓的怨气上升到天上，所以才出现了彗星。这是国家灭亡的征兆，不是祈求祛除灾难可以解决的。"前蜀主非常生气，把张云流放到黎州，结果死在路上。

[25]郭崇韬上言："河南节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称姓名，示除新官，恐负忧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25]郭崇韬上书说："河南节度使、刺史中上表的人只称姓名，没有授给新官，恐怕心中还有些担心和疑虑。"十一月，开始发布皇帝的命令，任命给他们新官。

[26]滑州留后李绍钦因伶人景进纳货于宫掖，除泰宁节度使。

[26]滑州留后李昭钦通过伶人景进向皇宫贡献了财货，结果被任命为泰州节度使。

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宠，常侍左右；帝或时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以悦刘夫人，优名谓之"李天下"。尝因为优，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优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颊。帝失色，群优亦骇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谁呼邪！"帝悦，厚赐之。帝尝畋于中牟，践民稼，中牟令当马前谏曰："陛下为民父母，柰何毁其所食，使转死沟壑乎！"帝怒，叱去，将杀之。敬新磨追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柰何纵民耕种，以妨吾天子之驰骋乎！汝罪当死！"因请行刑，帝笑而释之。

后唐帝小时候就喜欢音乐，所以伶人倍受庞爱，经常侍奉在他左右。后唐帝有时候也自己涂上粉墨，和优伶一起在宫庭里玩，来讨刘夫人高兴，他艺名为"李天下"。因为他在演戏时，自己喊自己"李天下，李天下"，有一个叫敬新磨的戏子突然上前打他的脸，后唐帝突然变了脸色，众戏子也感到害怕，敬新磨慢慢地说："治理天下的人只有一个，你还呼谁呢？"后唐帝听了很高兴，于是赏赐他丰厚的礼物。后唐帝曾经在中牟打猎，践踏了百姓的庄稼，中牟县令站在他的马前进谏说："陛下是老百姓的父母，怎么能够毁坏了他们所吃的东西呢？是

想让他们饿死后把尸体扔到山沟里吗？”后唐帝听了十分生气，大声斥责让他离去，准备杀死他。敬新磨赶快追上他，并把他抓回后唐帝的马前，责骂他说：“你当县令，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天子喜欢打猎吗？为什么你要任意让百姓耕种，来妨碍我们的天子驰骋打猎呢？你罪当处死。”因此请求后唐帝把他杀掉，后唐帝笑了笑就把他给释放了。

诸伶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能出气；亦反有相附托以希恩泽者，四方藩镇争以货赂结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进为之首。进好采闾阎鄙细事闻于上，上亦欲知外间事，遂委进以耳目。进每奏事，常屏左右问之，由是进得施其谗慝，干预政事。自将相大臣皆惮之，孔岩常以兄事之。

优伶们常出入于皇宫，捉弄欺负士大夫，大臣们非常愤恨，但又不敢对他们生气，反而有人依附或拜托他们求得后唐帝的恩泽，四面八方的藩镇官员们也争相贿赂、巴结。害政害人最严重的，景进是第一个。景进喜欢采集一些民间小事说给后唐帝听，后唐帝也想知道一些外面的事情，于是把景进当作自己的耳目。景进每次去后唐帝那里报告事情，后唐帝都要让左右的人们退下去后才问他，因此景进也乘机说别人一些坏话，干预政事。从将相大臣往下的官员们都害怕他，孔谦常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他。

[27]壬寅，岐王遣使致书，贺帝灭梁，以季父自居，辞礼甚倨。

[27]壬寅（初二），岐王李茂员派遣使者给后唐帝送来信，信中对后唐帝消灭了后梁国表示祝贺，岐王以叔父自居，信中的话语和礼仪也很傲慢。

[28]癸卯，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入朝，帝与之宴，宠锡无算。

[28]癸卯（初三），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入朝拜见后唐帝，后唐帝设宴款待了他，给他的赏赐无法计算。

[29]张全义请帝迁都洛阳；从之。

[29]张全义请求后唐帝把京都迁到洛阳。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30]乙巳，赐朱友谦姓名曰李继麟，命继岌兄事之。

[30]乙巳（初五），后唐帝赐给朱友谦姓名叫李继麟，让李继岌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

[31]以康延孝为郑州防御使，赐姓名曰李绍琛。

[31]后唐帝任命康延孝为郑州防御使，赐给他姓名叫李绍琛。

[32]废北都，复为成德军。

[32]撤销了北都，复称成德军。

[33]赐宣武节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绍安。

[33]后唐帝赐给宣武节度使袁象先姓名叫李绍安。

匡国节度使温韬入朝，赐姓名曰李绍冲。绍冲多赍金帛赂刘夫人及权贵伶宦，旬日，复遣还镇。郭崇韬曰："国家为唐雪耻，温韬发唐山陵殆遍，其罪与朱温相埒耳，何得复居方镇，天下义士其谓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匡国节度使温韬入朝拜见后唐帝，后唐帝赐给他姓名叫李绍冲。李绍冲把许多金帛送给刘夫人和一些权贵伶宦，十几天后，又派他回原来的镇所。郭崇韬说："国家为唐朝洗除了耻辱，温韬几乎挖遍了唐朝皇帝的陵墓，他的罪过和朱温相等，怎么能让他又去管方镇，天下的义士会说我们些什么呢？"后唐帝说："在进入大梁之初就已经赦了他的罪行。"最终还是派他去了。

[34]戊申，中书奏以："国用未充，请量留三省、寺、监官，余并停，俟见任者满二十五月，以次代之；其西班上将军以下，令枢密院准此。"从之。人颇咨怨。

[34]戊申（初八），中书上奏认为："国家的财用还不够充实，请求酌量留下三省、寺、监官员，其余的机构一律撤消，等到现任的官员任满二十五个月以后，按照次序来代替他们。武官们职位在上将军以下的，命令枢密院也按照这一方法执行。"后唐帝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官员们多所叹息埋怨。

[35]初，梁均王将祀南郊于洛阳，闻杨刘陷而止，其仪物具在，张全义请上亟幸洛阳，谒庙毕即祀南郊；从之。

[35]当初，后梁国均王朱友贞在洛阳将要去南郊祭天时，听说杨刘被攻陷而停止，但祭祀用的东西还都在。张全义请求后唐帝赶快巡幸洛阳，谒拜太庙以后就到南郊祭天。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36]丙辰，复以梁东京开封府为宣武军汴州。梁以宋州为宣武军，诏更名归德军。

[36]丙辰（十六日），后唐帝又把后梁东京开封府改为宣武军汴州。后梁国以宋州为宣武军，后唐改名为归德军。

[37]诏文武官先诣洛阳。

[37]后唐帝下诏命令文武官员先到洛阳。

[38]议者以郭崇韬勋臣为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当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荐礼部尚书薛廷,太子少保李琪，尝为太祖册礼使，皆耆宿有文，宜为相。崇韬奏廷浮华无相业，琪倾险无士风；尚书左丞赵光胤廉洁方正，自梁未亡，北人皆称其有宰相器。豆卢革荐礼部侍郎韦说谙练朝章。丁巳，以光胤为中书侍郎，与说并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说，岫之子；廷，逢之子也。光胤性轻率，喜自矜；说谨重守常而已。

[38]有人议论说任命功臣郭崇韬为宰相，他不了解朝廷的典章制度，应当用前朝名家来辅佐他。有人推荐礼部尚书薛廷，太子少保李琪也曾当过太祖时的册礼使，他们都是师长宿儒，而且有文才，应当为宰相。郭崇韬上奏说薛廷华而不实，没有做宰相的本事；而李琪险诈，没有士大夫的风范；尚书左丞赵光胤廉洁正直，后梁朝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北方人都说他有做宰相的才略。豆卢革推荐礼部侍郎韦说，说他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丁巳（十七日），后唐帝任命赵光胤为中书侍郎，与韦说同为同平章事。赵光胤是赵光逢的弟弟。韦说是韦岫的儿子。薛廷是薛逢的儿子。赵光胤性格轻率，喜欢自夸，韦说谨慎庄重，遵守常法。

赵光逢自梁朝罢相，杜门不交宾客，光胤时往见之，语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请不言中书事。"

赵光逢自从后梁朝罢了他宰相以后，关起门来不和外面宾客交往，赵光胤有时去看望他，谈话中涉及到政事。有一天，赵光逢在他的门上写上："请不要谈中书省的事。"

[39]租庸副使孔谦畏张宪公正，欲专使务，言于郭崇韬曰："东京重地，须大臣镇之，非张公不可。"崇韬即奏以宪为东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戊午，以豆卢革判租庸，兼诸道盐铁转运使。谦弥失望。

[39]租庸副使孔谦对张宪的公正很害怕，他想一个人专管租庸使一司的事务，于是他对郭崇韬说："东京是一个重要的地方，需要一个臣去镇守，这个人非张公不可。"郭崇韬于是上奏请求任命张宪为东京副

留守，主管留守的事务。戊午（十八日），任命豆卢革判租庸使，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孔谦大失所望。

[40]已未，加张全义守尚书令，高季兴守中书令。时季兴入朝，上待之甚厚，从容问曰："朕欲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以蜀道险难取，乃对曰："吴地薄民贫，克之无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饶，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上曰："善！"

[40]已未（十九日），后唐帝让张全义守尚书令，让高季兴守中书令。当时高季兴入朝拜见后唐帝，后唐帝对他很好，后唐帝从容地问他："我计划向吴国和蜀国发起进攻，这两国里先打哪个呢？"高季兴认为前蜀国道险，难以夺取，于是回答说："吴国地薄民穷，夺取它没有什么好处，不如先攻打蜀国。蜀国的土地富饶，再加上蜀主荒淫，百姓们都怨恨他，攻打他一定会取得胜利。攻下蜀国以后，顺流而下，再夺取吴国，这样就易如反掌。"后唐帝说："很好！"

[41]辛酉，复以永平军大安府为西京京兆府。

[41]辛酉（二十一日），后唐帝又把过去后梁国的永平军大安府改为西京京兆府。

[42]甲子，帝发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阳。

[42]甲子（二十四日），后唐帝从大梁出发。十二月，庚午（初一），到达洛阳。

[43]吴越王以行军司马杜建徽为左丞相。

[43]吴越王钱任命行军司马杜建徽为左丞相。

[44]壬申，诏以汴州宫苑为行宫。

[44]壬申（初三），后唐帝下诏书把汴州的宫苑作为行宫。

[45]以耀州为顺义军，延州为彰武军，邓州为威胜军，晋州为建雄军，安州为安远军；自余藩镇，皆复唐旧名。

[45]后唐帝把耀州改为顺义军，延州改为彰武军，邓州改为威胜军，晋州改为建雄军，安州改为安远军。其余的潘镇，都恢复了唐朝时的旧名称。

[46]庚辰，御史台奏："朱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廷之法。闻定州敕库独有

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录进。”从之。

[46]庚辰（十一日），御史台上奏说：“朱温篡夺君位，删改了本朝的《律令格式》，烧掉了旧的法律书，现在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的全是伪朝的法律条文。听说定州国库里保存有完整的本朝《律令格式》，请求下令定州，让他们抄录一份送上。”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47]李继韬闻上灭梁，忧惧，不知所为，欲北走契丹，会有诏征诣阙；继韬将行，其弟继远曰：“兄以反为名，何地自容！往与不往等耳，不若深沟高垒，坐食积粟，犹可延岁月；入朝，立死矣。”或谓继韬曰：“先令公有大功于国，主上于公，季父也，往必无虞。”继韬母杨氏，善蓄财，家赀百万，乃与杨氏偕行，赍银四十万两，他货称是，大布赂遗。伶人宦官争为之言曰：“继韬初无邪谋，为奸人所惑耳。嗣昭亲贤，不可无后。”杨氏复入宫见帝，泣请其死，以其先人为言；又求哀于刘夫人，刘夫人亦为之言。及继韬入见待罪，上释之，留月馀，屡从游畋，宠待如故。皇弟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诋诃之，继韬心不自安，复赂左右求还镇，上不许。继韬潜遣人遗继远书，教军士纵火，冀天子复遣已抚安之，事泄，辛巳，贬登州长史，寻斩于天津桥南，并其二子。遣使斩李继远于上党，以李继达充军城巡检。

[47]李继韬听说后唐帝消灭了后梁国，又担忧又害怕，不知怎么办好，想向北逃到契丹人那里，正好此时后唐帝下诏让他到朝廷。李继韬准备出发上朝，他的弟弟李继远说：“哥哥因为反叛而闻名，哪里容得下你？你去和不去一个样，不如挖沟修垒，坐吃存粮，这样还可以延长一些活的时间。如果你入朝，立刻就会被杀死。”也有人对李继韬说：“你的父亲对国家曾经立过大功，皇帝对于你来说就如同叔父，你去朝廷一定不会出什么事。”李继韬的母亲杨氏，善于理财，家产万贯，于是李继韬和他的母亲一同前往，携带了四十万两银子，其他礼物带的也相当可观，还有不少货币，一起送去贿赂皇宫的人。皇宫里的伶人、宦官们都争着为他们说好话，说：“李继韬当初并没有什么邪恶阴谋，只是被一些奸诈邪恶的坏人所迷惑。李嗣昭是个好人，不能无后。”杨氏又亲自进宫去拜见后唐帝，并按照他先人的话边哭边请求后唐帝赐死。后来她又请求刘夫人同情她，刘夫人也为她说好话。李

继韬去拜见后唐帝请求治罪时，后唐帝把他给赦免了。李继韬在皇宫里住了一月多，经常跟着后唐帝出去游玩打猎，所受庞爱和原来一样。后唐帝的弟弟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渥经常毁谤李继韬，李继韬感到心中很不安。于是他又贿赂后唐帝的左右，请求让他回原来的方镇，后唐帝没有答应。后来李继韬秘密派人送给他弟弟李继远一封信，请他弟弟让士卒们在军营放火，希望后唐帝再派自己回去安抚士卒，事情败露之后，辛巳（十二日），把他贬为登州长史，不久在天津桥南斩杀了他，同时还斩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后唐帝又派使者去上党斩杀了李继远，让李继达任军城巡检。

召权知军州事李继俦诣阙，继俦据有继韬之室，料简妓妾，搜校货财，不时即路。继达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时诛死者四人，大史曾无骨肉之情，贪淫如此；吾诚羞之，无面视人，生不如死！"甲申，继达衰服，帅麾下百骑坐戟门呼曰："谁与吾反者？"因攻牙宅，李继俦。节度副使李继珂闻乱，募市人，得千馀，攻子城。继达知事不济，开东门，归私第，尽杀其妻子，将奔契丹，出城数里，从骑皆散，乃自刭。

后唐帝又召代理知军州事李继俦到朝廷，自李继韬被杀后，李继俦占据了李继韬的家室，他挑选了一些妓妾，搜寻了一些钱财，不多时就准备上路了。李继达生气地说："我家兄弟父子同时被斩杀了四人，大哥没有一点骨肉之情，这样贪财好色，我真感到害羞，无脸见人，活着不如死去。"甲申（十五日），李继达穿着丧服，率领他部下一百余骑兵坐在李继俦家大门口呼喊说："谁和我一起造反？"于是攻打李继俦的家，杀了李继俦。节度副使李继珂听说李继达叛乱，于是招募了一千多市民，向子城发起进攻。李继达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于是他打开东门，跑回了自己的家，把他的妻子儿子全部杀掉，准备投奔契丹，他出城走了几里路以后，跟从他的骑兵们都逃散了，于是他也自杀了。

[48]甲申，吴王得遣司农卿洛阳卢苹来奉使，严可求豫料帝所问，教苹应对，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苹还，言唐主荒于游畋，啬财拒谏，内外皆怨。

[48]甲申（十五日），吴王又派遣司农卿洛阳人卢苹出使后唐，严可求预料到后唐帝要问卢苹些什么，教卢苹怎样回答。卢苹来到，果

然都如严可求所料。卢苹回去说，后唐帝整天游玩打猎，又吝啬财产，拒绝劝谏，内外都怨恨他。

[49]高季兴在洛阳，帝左右伶官求货无厌，季兴忿之。帝欲留季兴，郭崇韬谏曰：“陛下新得天下，诸侯不过遣子弟将佐入贡，惟高季兴身自入朝，当褒赏以劝来者；乃羁留不遣，弃信亏义，沮四海之心，非计也。”乃遣之。季兴倍道而去，至许州，谓左右曰：“此行有二失：来朝一失，纵我去一失。”过襄州，节度使孔留宴，中夜，斩关而去。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几不免虎口。”又谓将佐曰：“新朝百战方得河南，乃对功臣举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则他人皆无功矣，其谁不解体！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长！吾无忧矣。”乃缮城积粟，招纳梁旧兵，为战守之备。

[49]高季兴在洛阳时，后唐帝的的左右伶人宦官们贪得无厌地向他索取财物，高季兴十分憎恨。后唐帝打算留下高季兴，郭崇韬劝后唐帝说：“陛下刚刚取得天下，诸侯们都不过是派子弟或将佐们来朝入贡，只有高季兴亲自来朝，应当表扬奖励他，以此来劝那些不亲自来的诸侯。如把他扣留下来不让他回去，这样背信弃义，让天下灰心失望，这不是长远之计。”于是后唐帝派高季兴回去。高季兴出来后日夜兼程，到了许州以后，对跟随他的人们说：“这次行动有两个失误：我入朝是一个失误，朝廷把我放了又是一个失误。”路过襄州时，节度使孔留高季兴吃饭，到了半夜，高季兴冲出关口逃跑。丁酉（二十八日），到了江陵，高季兴握着梁震的手说：“没听你的话，差点儿逃不出虎口。”他又对将佐们说：“新朝皇上经过百战刚得到黄河以南地区，他举起手来对有功之臣们说：‘我靠我十个指头夺得了天下。’如此居功自夸，别人都没有一点功劳，这样谁不灰心。而且皇上还迷恋于捕猎和女色，怎么能够长久统治天下呢？我没有什么担忧的。”于是他修缮城池，积蓄粮食，招纳原来后梁国的旧兵，做战斗的准备。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览第二百七十三卷

后唐纪二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中同光二年（甲申、924）

后唐纪二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甲申，公元924年）

[1]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桥。以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陕州留后霍彦威副之，宣徽使李绍宏为监军，将兵救幽州。

[1]春季，正月，甲辰（初五），幽州上奏说契丹人入侵，到了瓦桥。后唐帝任命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陕州留后霍彦威为副招讨使，宣徽使李绍宏为监军，让他们率军援救幽州。

[2]孔谦复言于郭崇韬曰："首座相公万机事繁，居第且远，租庸簿书多留滞，宜更图之。"豆卢革尝以手书假省库钱数十万，谦以手书示崇韬，崇韬微以讽革。革惧，奏请崇韬专判租庸，崇韬固辞。上曰："然则谁可者？"崇韬曰："孔谦虽久典金谷，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请复用张宪。"帝即命召之，谦弥失望。

[2]孔谦又对郭崇韬说："首座相公豆卢革日理万机，事务繁忙，而且居住的地方离朝廷很远，租庸簿册等积压很多，应当另外选择人来充当租庸使。"当时，豆卢革亲手写借条向省库借钱数十万，孔谦拿豆卢革亲手写的借条给郭崇韬看，郭崇韬稍微批评了一下豆卢革。豆卢革感到害怕，上奏请求郭崇韬专管租庸事务，郭崇韬坚决辞让。后唐帝问说："那么谁可以呢？"郭崇韬回答说："孔谦虽然管理金谷事务时间较长，但如果急急忙忙委此大任，恐怕不孚众望，请再度起用张宪。"后唐帝立即下令召见张宪。孔谦更加失望。

[3]岐王闻帝入洛，内不自安，遣其子行军司马彰义节度使兼侍中继入贡，始上表称臣。帝以其前朝耆旧，与太祖比肩，特加优礼，每赐诏但称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继中书令，遣还。

[3]岐王听说后唐帝进入洛阳，内心感到不安，于是派遣他的儿子行军司马彰义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向后唐帝进贡，开始上表称臣。后唐帝认为他是前朝旧老，和太祖是同辈人，于是特加厚礼，每次下诏书时只称岐王而不称其名。庚戌（十一日），加封李继为中书令，并把他送回去。

[4]敕："内官不应居外，应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贵贱，并遣诣阙。"时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以来以士人代之，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怒。

[4]后唐帝下敕："宦官不应在外面居留，前朝宦官以及各道监军和私人家里所养的人，不论贵贱，一律遣送回朝廷。"当时在后唐帝左右已有五百人，到这个时候几乎多达千人。后唐帝都赐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委派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把他们当作心腹。自天以来朝内都用一般官吏代替宦官担任宫内各司使，此时又起用宦官，宦官逐渐干预政事。不久又设置各道监军，节度使出去打仗或留在朝廷时，军府的政事都由监军来裁决，他们凌驾在主帅之上，仗势争权夺利，因此各藩镇对他们都十分愤恨。

[5]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师，命泰宁节度使李绍钦、泽州刺史董璋戍瓦桥。

[5]契丹军开出边境。后唐帝命令李嗣源率兵回师，命令泰宁节度使李绍钦、泽州刺史董璋驻守在瓦桥。

[6]李继见唐甲兵之盛，归，语岐王，岐王益惧，癸丑，表请正藩臣之礼；优诏不许。

[6]李继见后唐军十分强大，回来告诉岐王，岐王更加感到害怕。癸丑（十四日），岐王上表请求以藩臣的礼来对待自己，后唐帝下诏没有答应。

[7]孔谦恶张宪之来，言于豆卢革曰："钱谷细事，一健吏可办耳。魏都根本之地，顾不重乎！兴唐尹王正言操守有余，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众人辅之，犹愈于专委方面也。"革为之言于崇韬，崇韬乃奏留张宪于东京。甲寅，以正言为租庸使。正言昏懦，谦利其易制故也。

[7]孔谦不满张宪的到来，于是对豆卢革说："钱谷这些小事，一个精干的官吏即可以办理。魏都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反过来不重视呢？兴唐尹王正言品行有余，才能不足，不得已的话，可以让他身居朝廷，大家来辅佐他，还是胜过专门委任他担一方的军政事务。"豆卢革为孔谦在郭崇韬面前推荐王正言，于是郭崇韬上奏请求把张宪留

在东京。甲寅（十五日），任命王正言为租庸使。王正言糊涂软弱，孔谦是贪图他容易被控制，才提名他出任租庸使的。

[8]李存审奏契丹去，复得新州。

[8]李存审奏告后唐帝契丹人已经离去，重新得到新州。

[9]戊午，敕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并隶租庸使。

[9]戊午（十九日），后唐帝下敕：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一并隶属于租庸使管辖。

[10]上遣皇弟存渥、皇子继岌迎太后、太妃于晋阳，太妃曰："陵庙在此，若相与俱行，岁时何人奉祀！"遂留不来。太后至，庚申，上出迎于河阳，辛酉，从太后入洛阳。

[10]后唐帝派遣他的弟弟李存渥、他的儿子李继岌到晋阳迎接太后、太妃，太妃说："祖宗陵庙在这里，如果我们都一起去，每个祭祀的时候谁来这里奉祀祖宗。"于是她留了下来。太后即将到时，庚申（二十一日），后唐帝到河阳去迎接；辛酉（二十二日），后唐帝随从太后一起进入洛阳。

[11]二月，已巳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谦欲聚敛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谦复征之。自是每有诏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

[11]二月，已巳朔（初一），后唐帝到南郊去祭天，同时对全国罪犯实行大赦。孔谦打算搜刮民财来讨好后唐帝，凡赦文中免除征收的人，孔谦仍然要向他们征收。从此以后，每次后唐帝下发诏令，人们都不相信，百姓们忧愁怨恨。

郭崇韬初至汴、洛，颇受藩镇馈遗，所亲或谏之，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藉外材！但以伪梁之季，贿赂成风，今河南藩镇，皆梁之旧臣，主上之仇雠也，若拒，其意能无惧乎！吾特为国家藏私室耳。"及将祀南郊，崇韬首献劳军钱十万缗。先是，宦官劝帝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于是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及有司办郊祀，乏劳军钱，崇韬言于上曰："臣已倾家所有以助大礼，愿陛下亦出内府之财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晋阳自有储积，可令租庸辇取以相助。"于是取李继韬私第金帛数十万以益之，军士皆不满望，始怨恨，有离心矣。

郭崇韬刚到汴梁、洛阳时，接受了很多藩镇给他的馈赠，他的亲信中有人规劝他，郭崇韬说：“我的职位兼将相，俸禄无数，怎么要搜刮外财呢？只是因为梁朝末期，贿赂成风，现在黄河以南的藩镇官吏都是原来梁朝的旧臣，都是皇帝的仇人，如果拒绝他们，他们心里能不害怕吗？我是为国家先收藏在我的家里。”等到后唐帝快要到南郊祭天时，郭崇韬带头贡献慰劳军队的钱十万缗。在此之前，宦官们曾劝说后唐帝把国家的财赋分为内外二府，州县税收上交的入外府，充当国家经费用；方镇贡献的入内府，供皇帝宴席、游玩以及赏赐左右大臣用。这样，外府的费用经常短缺无余，而内府的财赋则堆积如山。等到有关部门去筹办郊祀时，缺乏慰劳军队的费用，郭崇韬对后唐帝说：“我已经把所有的家产拿出来资助郊祀大礼，希望陛下也拿出内府一些钱财来帮助有关部门。”后唐帝沉默了好大一会儿说：“我在晋阳自有积蓄，可以让租庸使用车拉点来资助。”于是在李继韬的住地取了数十万金帛来帮助主管部门。军队士卒们对此很不满意。开始怨恨，并产生了叛离的想法。

[12]河中节度使李继麟请榷安邑、解县盐，每季输省课。已卯，以继麟充制置两池榷盐使。

[12]河中节度使李继麟请求专卖安邑、解县的盐，每季给朝廷送一次盐赋。已卯（十一日），任命李继麟为制置两池榷盐使。

[13]辛巳，进岐王爵为秦王，仍不名、不拜。

[13]辛巳（十三日），进封岐王李茂为秦王，并且允许他朝见时不称名，不下拜。

[14]郭崇韬知李绍宏怏怏，乃置内句使，掌句三司财赋，以绍宏为之，冀弭其意。而绍宏终不悦，徒使州县增移报之烦

[14]郭崇韬知道李绍宏心中不快，于是设置内句使，掌管考核三司财赋，让李绍宏任内句使，希望消除他的不满，但李绍宏始终不高兴，结果，只是使州县里增加了移报手续的麻烦。

崇韬位兼将相，复领节旄，以天下为已任，权侔人主，旦夕车马填门。性刚急，遇事辄发，嬖幸侥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于上；崇韬扼腕，欲制之不能。豆卢革、韦说尝问之曰：“汾阳王本太原人徙华阴，公世家雁门，岂其枝派邪？”崇韬因曰：“遭乱，亡失谱谍，尝闻先人言，上距汾阳四世耳。”革曰：“然则固从祖也。”崇韬由

是以膏粱自处，多甄别流品，引拔浮华，鄙弃勋旧。有求官者，崇韬曰：“深知公功能，然门地寒素，不敢相用，恐为名流所嗤。”由是嬖幸疾之于内，勋旧怨之于外。崇韬屡请以枢密使让李绍宏，上不许；又请分枢密院事归内诸司以轻其权，而宦官谤之不已。崇韬郁郁不得志，与所亲谋赴本镇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龙失水，蝼蚁足以制之。”

郭崇韬位兼将相，又兼任地方节度使，他以天下为已任，其权力和皇帝相近，每天早晚门前的车马都是满满的。他的性情刚愎而急躁，遇事易发脾气，后唐帝宠爱的人想求他办事，多数遭到失败。宦官们很憎恨他，每天在后唐帝那里说他的短处。郭崇韬感到很愤怒，想制服他们但又不能。豆卢革、韦说曾经问他说：“汾阳王郭子仪本是太原人，后迁到华阴，您世世代代在雁门，难道是他的枝派吗？”郭崇韬因此回答说：“因遭动乱，谱谍丢失，曾经听先人说，上距汾阳王只有四世。”豆卢革说：“既然如此，那么本是同一祖宗了。”从此，郭崇韬以出生高门而悠然自处，同时也重视辨别人的门第，推荐选拔一些华而不实的人，鄙视一些过去有功劳的故旧，有人向郭崇韬请求封官，郭崇韬说：“我很了解你的功绩和才能，但因出身寒门，不敢起用，害怕名流们讥笑。”因此，宫廷内皇帝宠幸的人忌恨他，朝廷外过去的功臣们怨恨他。郭崇韬曾多次请求把枢密使让给李绍宏，后唐帝始终没有答应。他又请求把一部分枢密院的事情分给宦官掌握的内诸司，以此来减轻他的一些权力，但宦官们却没完没了地指责他的过失。郭崇韬感到愁闷不得志，于是和他的亲信们商量准备到本镇去回避。有人说：“不可以。蛟龙离开了水，蝼蚁都可以制服它。”

先是，上欲以刘夫人为皇后，而有正妃韩夫人在，太后素恶刘夫人，崇韬亦屡谏，上以是不果。于是所亲说崇韬曰：“公若请立刘夫人为皇后，上必喜。内有皇后之助，则伶宦辈不能为患矣。”崇韬从之，与宰相帅百官共奏刘夫人宜正位中宫。癸未，立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皇后生于寒微，既贵，专务蓄财，其在魏州，薪苏果茹皆贩之。及为后，四方贡献皆分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宫。以是宝货山积，惟用写佛经，施尼师而已。

在此以前，后唐帝打算把刘夫人立为皇后，因有正妃韩夫人在，皇太后平素又恨刘夫人，郭崇韬也曾多次劝说，因此后唐帝没有把刘夫

人立为皇后。于是，亲信们劝郭崇韬说：“您如果请求立刘夫人为皇后，皇帝一定很高兴。这样，内有皇后的帮助，那些伶宦们就不会成为您的忧患了。”郭崇韬听从了这些人的意见。于是和宰相带领百官一起上奏，请求立刘夫人为中宫皇后。癸未（十五日），后唐帝立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皇后出身很贫寒，等到她显贵以后，专力集蓄财物，她在魏州时，那些柴草果菜都进行贩卖。等到立为皇后以后，四方送给朝廷的贡品都分为二份，一份送给皇帝，一份送给中宫。因此财宝堆积如山，只用来抄写佛经或馈赠尼师而已。

是时皇太后诰，皇后教，与制敕交行于藩镇，奉之如一。

这时，皇太后发的诰令，皇后发的教令，和皇帝发的制敕在藩镇中相互交行，藩镇的官吏们奉之如一。

[15]诏蔡州刺史朱浚索水，通漕运。

[15]后唐帝下诏，命令蔡州刺史朱疏浚索水，使索水成为水上运输道路。

[16]三月，已亥朔，蜀主宴近臣于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宫人皆脱冠露髻，喧哗自恣。知制诰京兆李龟祯谏曰：“君臣沈湎，不忧国政，臣恐启北敌之谋。”不听。

[16]三月，已亥朔（初一），前蜀主在怡神亭宴请亲近的大臣们，喝酒喝得正高兴时，君主、大臣以及宫人都脱掉了帽子，露出发结，喧哗吵闹，为所欲为。知制诰京兆人李龟祯劝前蜀主说：“君主大臣沉湎于酒，对国家的政事不忧愁，我担心这会促使北面敌人算计我们。”前蜀主不听他的规劝。

[17]乙巳，镇州言契丹将犯塞，诏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北京左厢马军指挥使李从珂帅骑兵分道备之；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屯刑州。绍斌本姓赵，名行实，幽州人也。

[17]乙巳（初七），镇州报告说契丹人将要侵犯边境。后唐帝诏令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北京左厢马军指挥使李从珂率领骑兵分路防备。命令天平节度使李嗣源驻守在刑州。李绍斌本姓赵，名行实，幽州人。

[18]丙午，加高季兴兼尚书令，进封南平王。

[18]丙午（初八），加封高季兴兼任尚书令，进封南平王。

[19]李存审自以身为诸将之首，不得预克汴之功，感愤，疾益甚，屡表求入觐，郭崇韬抑而不许。存审疾亟，表乞生睹龙颜，乃许之。初，帝尝与右武卫上将军李存贤手博，存贤不尽其技，帝曰："汝能胜我，当授藩镇。"存贤乃奉诏，仅仆帝而止。乃许存审入觐，帝以存贤为卢龙行军司马，旬日除节度使，曰："手博之约，吾不食言矣。"

[19]李存审自认身为诸将之首，没有得到参与攻克汴梁之功，感到激愤，病情加重，曾多次上表请求朝见皇帝，郭崇韬扣压住不许他入朝。李存审的病情更加厉害，上表请求在活着的时候能见到后唐帝，因此才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初，后唐帝曾和右武卫上将军李存贤空手搏击，李存贤没有使出全部技能，后唐帝说："你如能胜我，当授予你以节度使之职。"于是李存贤按照他说的，但仅把他击得向前倾跌就住了手。等到允许李存审入见时，后唐帝任命李存贤为卢龙行军司马，过了十几天任命他为节度使，说："手搏之约，我不能说话不算数。"

[20]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20]庚戌（十二日），幽州上奏说契丹人侵犯新城。

[21]勋臣畏伶官之谗，皆不自安。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许。

[21]有功之臣都害怕伶宦毁谤，内心都感到不安。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李嗣源请求解除兵权，后唐帝没有答应他。

[22]自唐末丧乱，缙绅之家或以告赤于族姻，遂乱昭穆，至有舅、叔拜甥、侄者，选人伪滥者众。郭崇韬欲革其弊，请令铨司精加考核。时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才数十人，涂毁告身者十之九。选人或号哭道路，或馁死逆旅。

[22]自从唐末衰乱以来，士大夫家有人将作官凭证在同族亲戚中出卖，于是乱了礼教，甚至有舅舅拜见外甥的、叔叔拜见侄儿的。在候选、候补的人员中，弄虚作假的人很多。郭崇韬想革除这种弊病，请求让吏部严加考核。当时参加南郊祭天的行事官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正式由吏部注官的才几十个人，涂改委任官职文凭的人占十分之九。候选、候补官员的人有的在道路上号啕大哭，有的饿死在旅馆。

[23]唐室诸陵先为温韬所发，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为长安按视诸陵使。

[23]唐室先祖的陵墓早先被温韬所挖，庚申（二十二日），任命工部郎中李途为长安按视诸陵使。

[24]皇子继岌代张全义判六军诸卫事。

[24]皇子继岌代替张全义判六军诸卫事。

[25]夏，四月，已巳朔，群臣上尊号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25]夏季，四月，已巳朔（初一），群臣给后唐帝上尊号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26]帝遣客省使李严使于蜀，严盛称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窃，诸侯曾无勤王之举。王宗俦以其语侵蜀，请斩之，蜀主不从。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晋王有凭陵我国家之志，宜选将练兵，屯戍边鄙，积糗粮，治战舰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为梓州观察使，充武德节度留后。

[26]后唐帝派遣客省使李严出使前蜀，李严十分夸耀后唐帝的威德，有统一天下的志向。而且还说朱氏篡夺政权时，诸侯们却没有一点儿为唐王室尽力的举动。王宗俦认为他的话是在攻击前蜀，请求把他斩杀，但前蜀主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宣徽北院使宋光葆对前蜀主说："晋王有进一步逼迫我国的野心，我们应当选将练兵，在边境上驻守军队，积蓄粮，建造战船，以防他来侵略。"于是前蜀主任命李光葆为梓州观察使，并充当武德节度留后。

[27]乙亥，加楚王殷兼尚书令。

[27]乙亥（初七），封楚王马殷兼任尚书令。

[28]庚辰，赐前保义留后霍彦威姓名李绍真。

[28]庚辰（十二日），后唐帝赐给原保义留后霍彦威姓名叫李绍真。

[29]秦忠敬王李茂贞卒，遗奏以其子继权知凤翔军府事。

[29]秦忠敬王李茂贞去世，留下奏文，希望任命他的儿子李继代理凤翔军府事。

[30]初，安义牙将杨立有宠于李继韬，继韬诛，常邑邑思乱。会发安义兵三千戍涿州，立谓其众曰："前此潞兵未尝戍边，今朝廷驱我辈投之绝塞，盖不欲置之潞州耳。与其暴骨沙场，不若据城自守，事成富贵，不成为群盗耳。"因聚噪攻子城东门，焚掠市肆；节度副使李继

珂、监军张弘祚弃城走，立自称留后，遣将士表求旌节。诏以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部署，帐前都指挥使张廷蕴为马步都指挥使以讨之。

[30]当初，巡义牙将杨立很受李继韬宠爱，李继韬被杀以后，杨立经常闷闷不乐，打算叛乱。正巧这时朝廷准备派三千安义兵去戍守涿州，杨立对他的士卒们说："在此之前，潞州的士卒从没有戍守过边境，现在朝廷把我们这些人驱赶到很远的边塞去，大概是不想让我们在潞州了。我们与其死在沙漠边塞，不如据城自守，事情如果成功了，大家就会富贵起来，事情如果不成功，我们就集合起来做盗贼。"因此聚众鼓噪，攻打子城的东门，烧掠街上的商店。节度副使李继珂、监军张宏祚弃城逃走，杨立自称为留后，并派遣他的将士们上表请求后唐帝发给留后应持有的旌节信物。后唐帝下诏任命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部署、帐前都指挥使张廷蕴为马步都指挥使前去讨伐杨立。

[31]孔谦贷民钱，使以贱估偿丝，屡檄州县督之。翰林学士承旨、权知汴州卢质上言："梁赵岩为租庸使，举贷诛敛，结怨于人。陛下革故鼎新，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为，是赵岩复生也。今春霜害稼，茧丝甚薄，但输正税，犹惧流移，况益以称贷，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颁，省牒频下，愿早降明命！"帝不报。

[31]孔谦将钱借贷给百姓，然后让百姓们用低价的丝来偿还贷款，而且经常下发檄文让州县的官吏们来督促。翰林学士承旨、代理汴州知州卢质上书后唐帝说："梁国的赵岩曾任租庸使，因为他利用借款来向百姓搜刮财物，和百姓们结下怨仇。陛下破旧立新，为民除害，但有关部门没有改掉他们的所作所为，这就像赵岩又复活一样。今年春季因霜寒损害了庄稼，收获的茧丝也很少，只收正税还怕有人逃亡躲税，何况又增加了借贷，百姓怎么能忍受得了。臣下只侍奉天子，不侍奉租庸使，敕旨还没有颁发，租庸使就频繁地下达文书，希望能够及早颁发明确的命令。"但后唐帝没有答复他。

[32]汉主引兵侵闽，屯于汀、漳境上；闽人击之，汉主败走。

[32]南汉主率兵入侵闽国，军队驻扎在汀州、漳州的边境上。闽人还击，南汉主被击败逃走。

[33]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谒见于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就陛下乞二州以报之。"帝许之。郭崇韬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是以不行。逾年，伶人屡以为言，帝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当为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33]当初在胡柳战役中，优伶周匝被梁人抓获，后唐帝经常思念他。到后唐军进入汴梁的那天，周匝在马前拜见后唐帝，后唐帝十分高兴。周匝在后唐帝面前哭诉说："臣之所以能够安全活到今天，全靠梁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的帮助，希望陛下能把两个州封赏给他们，以此来报答他们的恩情。"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郭崇韬劝后唐帝说："陛下要封赏的应该是那些和你共同夺取天下的人，这些人都是英豪忠勇之士。今天大功刚刚告成，这些人中还没有一个得到封赏，而首先任命一个优伶为刺史，恐怕要失掉天下人们的心。"因此周匝的建议没有实行。一年之后，优伶经常提起这件事，后唐帝对郭崇韬说："我已经答应过周匝，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见到这三个人。你所讲的都很正确，但还应当看在我的面子上委屈执行一下。"五月，壬寅（初五），后唐帝任命陈俊为景州刺史，储德源为宪州刺史。当时亲军中有跟从后唐帝转战南北而没有封得刺史的人无不愤怒叹息。

[34]乙巳，右谏议大夫薛昭文上疏，以为："诸道僭窃者尚多，征伐之谋，未可遽息。又，士卒久从征伐，赏给未丰，贫乏者多，宜以四方贡献及南郊羡余，更加颁赉。又，河南诸军皆梁之精锐，恐僭窃之国潜以厚利诱之，宜加收抚。又，户口流亡者，宜宽徭薄赋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请择隙地牧马，勿使践京畿民田。"皆不从。

[34]乙巳（初八），右谏议大夫薛昭文给后唐帝上疏，认为："诸道对抗朝廷的人很多，征伐的手段不可一下子止息不用。此外，士卒们长时间出征作战，赏给不丰厚，很多人贫穷，应当把各方的贡品以及为南郊祭祀收缴的杂税赏赐给他们。再者，黄河以南的各路军队都是过去梁国的精锐部队，恐怕那些和朝廷对抗的藩镇官吏们会偷偷地

用丰厚的利益来引诱他们，朝廷应当加以裁减。最后，请求选择一些没用的空地去放马，不要使马践踏了京畿的民田。”后唐帝都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35]戊申，蜀主遣李严还。初，帝因严入蜀，令以马市宫中珍玩，而蜀法禁锦绮珍奇不得入中国，其粗恶者乃听入中国，谓之“入草物。”严还，以闻，帝怒曰：“王衍宁免为入草地人乎！”严因言于帝曰：“衍童呆荒纵，不亲政务，斥远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谄谀专恣，黩货无厌，贤愚易位，刑赏紊乱，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尚。以臣观之，大兵一临，瓦解土崩，可翘足而待也。”帝深以为然。

[35]戊申（十一日），前蜀主派李严回归后唐。当初，后唐帝派李严进入前蜀，让他用马交换前蜀宫中珍贵的玩赏器物，但前蜀法规定，蜀国上好的丝织品不能流入中原地区，做工比较粗劣的可以让流入中原地区，当地人称“入草物”。李严回到后唐后，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后唐帝，后唐帝很生气地说：“王衍难道可以免为入草之人吗？”李严于是对后唐帝说：“王衍像小孩子一样愚，昏乱放纵，不亲自处理政事，把一些过去的老人排斥得很远，亲近小人。他用的那些掌权的大臣王宗弼、宋光嗣等，靠奉承皇帝而专横跋扈，贪得无厌，贤愚颠倒，刑赏混乱，君臣上下相互都崇尚奢侈荒淫。以我来看，大兵一来，他们就会土崩瓦解，我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蜀国得到。”后唐帝深感他讲得对。

[36]帝以潞州叛故，庚戌，诏天下州镇无得修成浚隍，悉毁防城之具。

[36]后唐帝因为潞州反叛的缘故，庚戌（十三日），下诏命令全国各州镇不得擅自修筑深沟城垒，全部拆毁原来的防城设施。

[37]壬子，新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卒于幽州。存审出于寒微，常戒诸子曰：“尔父少提一剑去乡里，四十年间，位极将相，其间出万死获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镞者凡百余。”因授以所出镞，命藏之，曰：“尔曹生于膏粱，当知尔父起家如此也。”

[37]壬子（十五日），新上任的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在幽州去世。李存审出身贫寒，他经常告诫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小时候拿着一把剑离开了家乡，四十多年来，爵位一直升到将

相，在这期间，死里逃生不是一两次，剖开头骨取出箭头就有一百多次。”因而把从身上取出的箭头交给了他的孩子们，命令他们把箭头收藏起来，说：“你们生活在富裕的家庭里，应当知道你们的父亲起家是很不容易的。

[38]幽州言契丹将入寇，甲寅，以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充东北面行营招讨使，将大军渡河而北。契丹屯幽州东南城门之外，虏骑充斥，馈运多为所掠。

[38]幽州方面报告说契丹人又将入侵，甲寅（十七日），命令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出任东北面行营招讨使，并让他率领大军渡过黄河向北进军。契丹的人军队驻扎在幽州东南城门外，到处都是敌人的骑兵，他们所用的粮草大多是从当地抢夺来的。

[39]壬戌，以李继为凤翔节度使。

[39]壬戌（二十五日），任命李继为凤翔节度使。

[40]乙丑，以权知归义留后曹义金为节度使。时瓜、沙与吐蕃杂居，义金遣使间道入贡，故命之。

[40]乙丑（二十八日），任命代理归义留后曹义金为归义节度使。当时，瓜州、沙州的人和吐蕃人杂居在一起，曹义金派遣使者从小道上朝入贡，所以后唐帝才任命他为节度使。

[41]李嗣源大军前锋至潞州，日已暝；泊军方定，张廷蕴帅麾下壮士百余辈逾堑坎城而上，守者不能御，即斩关延诸军入。比明，嗣源及李绍荣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悦。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子，磔杨立及其党于镇国桥。潞州城池高深，帝命夷之。

[41]李嗣源率领的部队的前锋到达潞州时已经夕阳西下。军队刚刚安顿好，张廷蕴率军中一百多名壮士越过沟坎登城，守城的人无力抵抗，他们斩关，迎接诸军进入城内。等到天亮的时候，李嗣源和李绍荣到达潞州，潞州城已经被攻下，李嗣源等不大高兴。丙寅（二十九日），李嗣源上奏皇帝说潞州已经平定。六月，丙子（初九），在镇国桥杀死了杨立及其同党。潞州城高池深，后唐帝命令夷平。

[42]丙戌，以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归德节度使、同平章事，留宿卫，宠遇甚厚。帝或时与太后、皇后同至其家。帝有幸姬，色美，尝生子矣，刘后妒之。会绍荣丧妻。一日，侍禁中，帝问绍荣：“汝复娶

乎？为汝求婚。”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怜绍荣，何不以此赐之！”帝难言不可，微许之。后趣绍荣拜谢，比起，顾幸姬，已肩舆出宫矣。帝为之托疾不食者累日。

[42]丙戌（十九日），后唐帝任命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归德节度使、同平章事，并留他在宫中，担任警卫，给他的待遇十分丰厚。后唐帝有时和太后、皇后一起到他家串门。后唐帝有个宠姬，长得很漂亮，曾生过一个儿子，刘皇后很嫉妒她。这时李绍荣的妻子正好去世，一天，绍荣在宫中侍奉后唐帝，后唐帝就问绍荣说：“你还再娶妻子吗？我为你去求婚。”皇后因此就指着后唐帝的宠姬对后唐帝说：“皇上很可怜绍荣，为什么不把小妾赏赐给他呢？”皇帝难以拒绝，只是含含糊糊的答应了。皇后赶快让李绍荣拜谢皇帝，第二天一早，后唐帝去看他的宠姬时，已经被轿子抬出了皇宫。后唐帝因为这件事情托病，好几天都没吃饭。

[43]壬辰，以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宣武节度使，代李存审为蕃汉内外马步总管。

[43]壬辰（二十五日），后唐帝任命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宣武节度使，并代替李存审为藩汉内外马步总管。

[44]秋，七月，壬寅，蜀以礼部尚书许寂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4]秋，七月，壬寅（初五），前蜀主任命礼部尚书许寂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5]孔谦复短王正言于郭崇韬，又厚赂伶官，求租庸使，终不获，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职；帝怒，以为避事，将置于法，景进救之，得免。

[45]孔谦又在郭崇韬面前说王正言的坏话，同时用丰厚的礼物来贿赂那些伶人宦官，想求得租庸使，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心里很不高兴。癸卯（初六），他给后唐帝上表请求解除他的职务，后唐帝看了很生气，认为他想逃避事务，准备以法处理他，景进到后唐帝面前求情解救，才使他免于处分。

[46]梁所决河连年为曹、濮患，甲辰，命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几，复坏。

[46]当初后梁把黄河的堤坝打开，连续几年使曹州、濮州受害，甲辰（初七），后唐帝命令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督率汴州、滑州的士卒，把决口堵住。但没过多久，河堤又被冲坏了。

[47]庚申，置威塞军于新州。

[47]庚申（二十三日），在新州设置了威武军。

[48]契丹恃其强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处卢文进。时东北诸夷皆役属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谋入寇，恐勃海掎其后，乃先举兵击勃海之辽东，遣其将秃馁及卢文进据营、平等州以扰燕地。

[48]契丹人依仗自己的强大，派遣使者到后唐帝那里请求用幽州安置卢文进。当时，东北地区各夷族都已经归属契丹，并受其役使，只有勃海国还没有降服。契丹主谋划入侵后唐，又怕勃海国人从后面截获他们，于是先发兵攻打勃海国的辽东地区，并派遣其将领秃馁和卢文进占据营州、平州等地来干扰后唐的燕地。

[49]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远军使王宗锷为招讨马步使，帅二十一军屯洋州；乙亥，以长直马军使林思锷为昭武节度使，戍利州以备唐。

[49]八月，戊辰（初二），前蜀主任命右定远军使王宗锷为招讨马步使，率领二十一军驻扎在洋州。乙亥（初九），任命长直马军使林思锷为昭武节度使，率兵戍守在利州，防备后唐军。

[50]租庸使王正言病风，恍惚不能治事，景进屡以为言。癸酉，以副使、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右威卫大将军孔循为副使。循即赵殷衡也，梁亡，复其姓名。谦自是得行其志，重敛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赐谦号丰财赡国功臣。

[50]后唐租庸使王正言中风得病，神志恍惚，不能处理政事，景进在后唐帝面前反复说这件事情。癸酉（初七），后唐帝任命租庸副使、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任命右威卫大将军孔循为租庸副使。孔循就是赵殷衡，后梁灭亡时才恢复了真实姓名。孔谦从此才实现他的愿望，他为了满足后唐帝的欲望而对百姓们加重赋税，紧急征集，民不聊生。癸未（十七日），后唐帝赏赐给孔谦号叫丰财赡国功臣。

[51]帝复遣使者李彦稠入蜀，九月，已亥，至成都。

[51]后唐帝又派遣使者李彦稠入前蜀国，九月，已亥（初三），李彦稠到达成都。

[52]癸卯，帝猎于近邻。时帝屡出游猎，从骑伤民禾稼，洛阳令何泽伏于丛薄，俟帝至，遮马谏曰：“陛下赋敛既急，今稼穑将成，复蹂践之，使吏何以为理，民何以为生！臣愿先赐死。”帝慰而遣之。泽，广州人也。

[52]癸卯（初七），后唐帝在近郊打猎。当时后唐帝经常出去游玩打猎，随从的骑兵们践踏了老百姓的庄稼。洛阳令何泽爬伏在草木丛生的地方等待着皇帝的到来，后唐帝到来后，他拦住马规劝说：“陛下征集赋税时很紧急，现在庄稼就要熟了，又来践踏它，这让官吏们以什么理由来对百姓说？让百姓们怎么生活？臣下希望皇上先赐我死。”后唐帝安慰他并把他送走。何泽是广州人。

[53]契丹攻渤海，无功而还。

[53]契丹人向渤海国发起进攻，无功而还。

[54]蜀前山南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俦以蜀主失德，与王宗弼谋废立，宗弼犹豫未决。庚戌，宗俦忧愤而卒。宗弼谓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等曰：“宗俦教我杀尔曹，今日无患矣。”光嗣辈俯伏泣谢。宗弼子承班闻之，谓人曰：“吾家难乎免矣。”

[54]前蜀国前山南志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俦认为前蜀主已经丧失了品德，与王宗弼谋划把前蜀主废掉，王宗弼犹豫不决。庚戌（十四日），王宗俦因为忧愁愤恨而死。王宗弼对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等说：“王宗俦曾让我杀掉你们，今日王宗俦一死就没有后患了。”宋光嗣等人边哭边跪向王宗弼表示感谢。王宗弼的儿子王承班听说后，对人们说：“我家难免一场灾难了。”

[55]乙卯，蜀主以前镇江军节度使张武为峡路应援招讨使。

[55]乙卯（十九日），前蜀主任命前镇江军节度使张武为峡路应援招讨使。

[56]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56]丁巳（二十一日），幽州方面报告契丹人入侵。

[57]冬，十月，辛未，天平节度使李存霸、平卢节度使符习言：“属州多称直奉租庸使帖指挥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规程。”租庸使

奏，近例皆直下。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牧守不专奏陈。今两道所奏，乃本朝旧规；租庸所陈，是伪廷近事。自今支郡自非进奉，皆须本道腾奏，租庸征催亦须牒观察使。”虽有此敕，竟不行。

[57]冬季，十月，辛未（初六），天平节度使李存霸、平卢节度使符习上奏说：“所属州官多称他们只按照租庸使的柬帖来行公事，节度使司根本不知道这一情况，这样把规程打乱了。”租庸使上奏说，近来租庸使的柬帖都是直接下发到各州，不通过节度观察使。后唐帝下命令说：“按朝廷旧例，敕令不下发到各州，各州官吏也不能单独上奏。今天天平、平卢两道所讲的事情，是本朝过去的规定。租庸使所讲的是梁朝的近事。从今以后，不是各支郡亲自进奉的，都必须先移交本道，然后再由本道上奏。租庸使催办征由赋税时也要书写牒文报告观察使。”虽然下达了这道命令，实际上并没有执行。

[58]易定言契丹入寇。

[58]易定方面报告说契丹人入侵。

[59]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请择诸军骁勇者万二千人，置驾下左、右龙武步骑四十军，兵械给赐皆优异于他军，以承休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以裨将安重霸副之，旧将无不愤耻。重霸，云州人，以狡佞贿赂事承休，故承休悦之。

[59]前蜀国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请准在各军中选择一万两千勇敢善战的士卒，安置在属于国主管辖的左、右龙武步骑四十军里，武器及供给都要优于其他军队，任命王承休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裨将安重霸为副指挥使，旧将们对此事无不感到愤怒耻辱。安重霸是云州人，他用狡诈、巴结、贿赂的手段来侍奉王承休，所以王承休特别喜欢他。

[60]吴越王复修本朝职贡，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厚贡献，并赂权要，求金印、玉册、赐诏不名、称国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王公皆用竹册；又，非四夷无封国王者。”帝皆曲从意。

[60]吴越王钱又开始向本朝贡献物品，壬午（十七日），后唐帝依据他在后梁时的官爵重新任命。钱贡献的物品很多，并且贿赂那些掌握大权的人们，请求后唐帝发给他金印、玉册，赐诏允许他朝见不称姓名，称为国王。主管官吏说：“按旧的规定，只有天子用玉册，王公

们都用竹册。而且，不是四方夷族，一律不封国王。”但皇帝还是委曲顺从了钱的意思。

[61]吴王如白沙观楼船，更命白沙曰迎銮镇。徐温自金陵来朝。先是，温以亲吏翟虔为阁门、宫城、武备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对温名雨为水，温请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讳之熟矣。”因谓温曰：“公之忠诚，我所知也，然翟虔无礼，宫中及宗室所须多不获。”温顿首谢罪，请斩之，王曰：“斩则太过，远徙可也。”乃徙抚州。

[61]吴王到白沙观看叠层的大船，下命令把白沙改名叫迎銮镇。徐温从金陵来朝拜吴王。在此以前，徐温让他的亲信官吏翟虔担任阁门、宫城、武备等使，让他观察吴王的起居，翟虔防卫、限制吴王很严格。到现在，吴王对徐温说“雨”字时总要改为“水”字，徐温请吴王解释一下这个缘故。吴王说：“这是翟虔父亲的名字，我避讳这个字已很熟练了。”吴王因此对徐温说：“你对我的忠诚，我是很了解的，然而翟虔无礼，宫中以及宗室所需要的东西多数都得不到。”徐温听后赶快低头认罪，请求把翟虔斩了，吴王说：“杀他太过份了，把他迁徙到很远的地方就可以了。”于是把翟虔徙到了抚州。

[62]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学士欧阳彬来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彦稠东还。

[62]十一月，前蜀主派遣其翰林学士欧阳彬来后唐互通友好。欧阳彬是衡山人。又送李彦稠从蜀回国。

[63]癸卯，帝帅亲军猎于伊阙，命从官拜梁太祖墓。涉历山险，连日不止，或夜合围；士卒坠崖谷死及折伤者甚众。丙午，还宫。

[63]癸卯（初九），后唐帝率领他的亲军在伊阙打猎，命令跟随他的官吏们谒拜后梁太祖的坟墓。后唐帝一行在伊阙翻山越岭，连日不停，有时夜里合围野兽。随从后唐帝的士卒有不少人掉在深崖狭谷中摔死，有不少人被摔伤。丙午（十二日），回到皇宫中。

[64]蜀以唐修好，罢威武城戍，召关宏业等二十四军还成都。戊申，又罢武定、武兴招讨刘潜等三十七军。

[64]前蜀主认为已经和后唐帝互通友好了，于是就撤了戍守在威武城的士卒，又把关宏业等二十四军调回成都。戊申（十四日），又撤了武定、武兴招讨刘潜等三十七军。

[65]丁巳，赐护国节度使李继麟铁券，以其子令德、令锡皆为节度使，诸子胜衣者即拜官，宠冠列藩。

[65]丁巳（二十三日），后唐帝赐给护国节度使李继麟世世代代享受特殊待遇的铁契，并任命他的儿子李令德、李令锡都为节度使，李继麟的儿子凡是能自己穿衣的都给封了官，他家受到的宠爱在所有藩镇中是居于首位的。

[66]庚申，蔚州契丹入寇。

[66]庚申（二十六日），蔚州方面报告说契丹人入侵。

[67]辛酉，蜀主罢天雄军招讨，命王承骞等二十九军还成都。

[67]辛酉（二十七日），前蜀主撤了天雄军的招抚讨伐任务，命令王承骞等二十九军回到成都。

[68]十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仆射张格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中书吏王鲁柔乘危窘之；及再为相用事，杖杀之。许寂谓人曰："张公才高而识浅，戮一鲁柔，他人谁敢自保！此取祸之端也。"

[68]十二月，乙丑朔（初一），前蜀主任命右仆射张格兼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当初，张格犯了罪的时候，中书吏王鲁柔乘机威逼过他，等他又当了宰相掌握了权力时，就用杖打死了王鲁柔。许寂对人们说："张公才能虽高但见识短浅，杀死一个王鲁柔，其他人谁能保全自己？这是他自取祸难的开始。"

[69]蜀主罢金州屯戍，命王承勋等七军还成都。

[69]前蜀主撤了戍守在金州的部队，下令让王承勋等七军回到成都。

[70]己巳，命宣武节度使李嗣源将宿卫兵三万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御契丹。

[70]己巳（初五），后唐帝命令宣武节度使李嗣源率领三万七千名警卫部队赶到汴州，不久又去幽州抵御契丹人的侵略。

[71]庚午，帝及皇后如张全义第，全义大陈贡献；酒酣，皇后奏称："妾幼失父母，见老者辄思之，请父事全义。"帝许之。全义惶恐固辞，再三强之，竟受皇后拜，复贡献谢恩。明日，后命翰林学士赵

凤草书谢全义，凤密奏：“自古无天下之母拜人臣为父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自是后与全义日遣使往来问遗不绝。

[71]庚午（初六），后唐帝和皇后到张全义的住处，张全义把贡献给皇帝的物品全部摆出来。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皇后奏请后唐帝说：“妾从小失去父母，一见老人就想念自己的父母，请把张全义当作父亲来侍奉他。”后唐帝答应了她的请求。张全义惶恐不安，一再推辞。皇后再三坚持，最后张全义接受了皇后的拜礼，于是又拿出一些贡品送给皇后表示感谢恩德。第二天，皇后命令翰林学士赵凤写信感谢张全义，赵凤秘密上奏后唐帝说：“自古以来没有作为天下之母的皇后拜大臣作父亲的。”后唐帝表扬他耿直，但最终还是按皇后的意思办了。从此以后，皇后和张全义每天都派遣使者往来问候、馈赠东西，从来没有间断过。

[72]初，唐僖、昭之世，宦官虽盛，未尝有建节者。蜀安重霸劝王承休求秦州节度使，承休言于蜀主曰：“秦州多美妇人，请为陛下采择以献。”蜀主许之，庚午，以承休为天雄节度使，封鲁国公；以龙武军为承休牙兵。

[72]当初，唐朝僖宗、昭宗的时候，宦官们虽然十分强盛，但没有出任节度使建节的人。前蜀国安重霸劝王承休请求出任秦州节度使，王承休对前蜀主说：“秦州美女特别多，我请求为陛下去选择一些贡献上来。”前蜀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庚午（初六），前蜀主任命王承休为天雄节度使，并封他为鲁国公。把龙武军作为王承休的卫队。

[73]乙亥，蜀主以前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徐延琼为京城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延琼以外戚代王宗弼居旧将之右，众皆不平。

[73]乙亥（十一日），前蜀主任命原来的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徐延琼为京城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徐延琼以外戚的身份代替王宗弼位列旧将领的上面，大家都感到不平。

[74]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岚州。

[74]壬午（十八日），太原方面报告说契丹人入侵岚州。

[75]辛卯，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

[75]辛卯（二十七日），前蜀主改明年的年号为咸康。

[76]卢龙节度使李存贤卒。

[76]卢龙节度使李存贤去世。

[77]是岁，蜀主徙普王宗仁为卫王，雅王宗辂为豳王，褒王宗纪为赵王，荣王宗智为韩王，兴王宗泽为宋王，彭王宗鼎为鲁王，忠王宗平为薛王，资王宗特为莒王；宗辂、宗智、宗平皆罢军役。

[77]在这一年里，前蜀主调普王宗仁为卫王，雅王宗辂为豳王，褒王宗纪为赵王，荣王宗智为韩王，兴王宗泽为宋王，彭王宗鼎为鲁王，忠王宗平为薛王，资王宗特为莒王。同时撤了宗辂、宗智、宗平三人的军队职务。

三年（乙酉、925）

三年（乙酉，公元925年）

[1]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

[1]春季，正月，甲午朔（初一），前蜀国实行大赦。

[2]丙申，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2]丙午（初三），后唐帝下令有司，改葬昭宗和少帝。最后竟因费用不足而停止。

[3]契丹寇幽州。

[3]契丹人入侵幽州。

[4]庚子，帝发洛阳；庚戌，至兴唐。

[4]庚子（初七），后唐帝从洛阳出发。庚戌（十七日），皇帝到达魏州。

[5]诏平卢节度使符习治酸枣遥堤以御决河。

[5]后唐帝下诏，命令平卢节度使符习在离酸枣较远的地方修筑河堤以防御黄河决口。

[6]初，李嗣源北征，过兴唐，东京库有供御细铠，嗣源牒副留守张宪取五百领，宪以军兴，不暇奏而给之；帝怒曰："宪不奉诏，擅以吾铠给嗣源，何意也！"罚宪俸一月，令自往军中取之。

[6]当初，李嗣源北征契丹时，路过兴唐，东京的武库中有供给皇帝用的精细的铠甲，李嗣源写了牒文给副留守张宪，取走五百具铠甲，张宪因军队在行军中，没有时间奏告后唐帝就给了李嗣源。后唐帝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地说："张宪不遵守诏令，擅自把我的铠甲给了

李嗣源，这是什么意思？”于是罚了张宪一个月的俸禄，并命令他亲自去军中把铠甲取回。

帝以义武节度使王都将入朝，欲辟球场，宪曰：“比以行宫阙廷为球场，前年陛下即位于此，其坛不可毁，请辟球场于宫西。”数日，未成，帝命毁即位坛。宪谓郭崇韬曰：“此坛，主上所以礼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毁之！”崇韬从容言于帝，帝立命两虞候毁之。宪私于崇韬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后唐帝因为义武节度使王都即将来朝拜，打算开辟一块球场，张宪说：“近来把行宫阙廷做为球场，前年陛下在那里即位，这个坛不能毁掉，请在宫西开辟球场”几天过去了，球场还没有修成，后唐帝下令毁掉即位时用的坛。张宪对郭崇韬说：“这个坛是皇帝用来给上帝祭祀的，是皇帝一开始受命于上帝的地方，怎么能它毁掉呢？”郭崇韬很从容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后唐帝，后唐帝反而马上命令马军虞候和步军虞候把坛毁掉。张宪私下对郭崇韬说：“忘天背本，这是最大的不吉祥。”

[7]二月，甲戌，以横海节度使李绍斌为卢龙节度使。

[7]二月，甲戌（十一日），任命横海节度使李绍斌为卢龙节度使。

[8]丙子，李嗣源奏败契丹于涿州。

[8]丙子（十三日），李嗣源奏告后唐帝在涿州击败了契丹人。

[9]上以契丹为忧，与郭崇韬谋，以威名宿将零落殆尽，李绍斌位望素轻，欲徙李嗣源镇真定，为绍斌声援，崇韬深以为便。时崇韬领真定，上欲徙崇韬镇汴州，崇韬辞曰：“臣内典枢机，外预大政，富贵极矣，何必更领藩方？且群臣或从陛下岁久，身经百战，所得不过一州。臣无汗马之劳，徒以侍从左右，时赞圣谟，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勋贤，使臣得解旄节，乃大愿也。且汴州关东冲要，地富人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摄职，何异空城！非所以固国基也。”上曰：“深知卿忠尽，然卿为朕画策，袭取汶阳，保固河津，既而自此路直趋大梁，成朕帝业，岂百战之功可比乎！今朕贵为天子，岂可使卿曾无尺寸之地乎！”崇韬固辞不已，上乃许之。庚辰，徙李嗣源为成德节度使。

[9]后唐帝认为契丹人的存在是个忧患，和郭崇韬谋划，因有名望的老将们差不多都不在了，李绍斌的威望平时也不高，于是就想调李嗣源去镇守真定，作为李绍斌的后援，郭崇韬深感这样做是很适宜的。当时郭崇韬兼管真定，后唐帝想调郭崇韬去镇守汴州，郭崇韬推辞说：“臣下在朝掌管机密，在朝外又参与重大政事，富贵到了极点，何必还要再管藩镇呢？况且朝廷大臣们有的已经跟从陛下好多年了，身经百战，所得到也不过是一个州官。我无汗马功劳，只是陛下的左右侍从，随时辅佐圣上谋划一些事情，爵位升到这样高，我心中经常感到不安。现在乘委任有功或贤能的人，让我解脱现在职位，这才是我最大希望啊！况且汴州是关东的要害地方，人多地富，我既然不到官府所在地，只能令别人代为管理，这和空一个城有什么两样呢？这不是巩固国家的办法。”后唐帝说：“我深知你对我一片忠心，然而你为我出谋划策，夺取了汶阳，保住并且巩固了黄河的渡口，以后又从这条路乘虚直捣大梁，成全了我的帝业，难道百战之功可以和你相比吗？今天我显贵地成为天子，怎么可以使你没有寸土之地呢？”郭崇韬坚决推辞，后唐帝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庚辰（十七日），调李嗣源为成德节度使。

[10]汉主闻帝灭梁而惧，遣宫苑使何词入贡，且觇中国强弱。甲申，词至魏。及还，言帝骄淫无政，不足畏也。汉主大悦，自是不复通中国。

[10]南汉主听到后唐帝消灭了后梁感到很害怕，于是派宫苑使何词来朝进贡，并偷偷地察看了一下中原的强弱。甲申（二十一日），何词到了魏都。他回去后对南汉主说，后唐帝骄傲荒淫，不管政事，不必害怕。南汉主听了非常高兴，从此以后断绝了和中原的来往。

[11]帝性刚好胜，不欲权在臣下，入洛之后，信伶宦之谗，颇疏忌宿将。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卫州刺史李从珂为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权，居大镇，军政在吾，安得为其子奏请！”乃黜从珂为突骑指挥使，帅数百人戍石门镇。嗣源忧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东京朝觐，不许。郭崇韬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谓人曰：“总管令公非久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劝帝召之宿卫，罢其兵权，又劝帝除之，帝皆不从。

[11]后唐帝性情刚愎好胜，不愿意权归臣下，到了洛阳之后，听信了伶人宦官的谗言，对过去那些老的将领颇疏远忌恨。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初五），他上表请求调卫州刺史李从珂为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这样对他照顾家里比较方便。后唐帝看了之后很生气地说："李嗣源掌握兵权，身居大镇，军政大权在我手中，他怎么能为他的儿子提出请求呢？"于是贬李从珂为突骑指挥使，让他率领几百人戍守在石门镇。李嗣源对这件事又担忧又害怕，上书申辩，很长时间才缓解了和后唐帝的关系。辛丑（初九），李嗣源请求到东京去朝见，后唐帝没有答应。郭崇韬认为李嗣源功高位重，也很嫉妒他，私下对人说："总管令公李嗣源并不是久为人下的人，皇家子弟都比不了他。"于是偷偷劝后唐帝把李嗣源召来，让他任警卫官，罢免了他的军权，以后又劝后唐帝把李嗣源除掉，后唐帝都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12]己酉，帝发兴唐，自德胜济河，历杨村、戚城，观昔时战处，指示群臣以为乐。

[12]己酉（十七日），皇帝从魏州出发，从德胜渡过黄河，经历杨村、戚城，去观看了一下过去打过仗的地方，并指示群臣们要以此为乐。

[13]洛阳宫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广嫔御，诈言宫中夜见鬼物，上欲使符咒者攘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当是时，六宫贵贱不减万人。今掖庭太半空虚，故鬼物游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进采择民间女子，远至太原、幽、镇，以充后庭，不啻三千人，不问所从来。上还自兴唐，载以牛车，累累盈路。张宪奏："诸营妇女亡逸者千余人，虑扈从诸军挟匿以行。"其实皆入宫矣。

[13]洛阳的宫殿修建得宏伟深邃，宦官们打算让后唐帝增加扩充侍妾和宫女，于是就假装说宫中黑夜里发现鬼物。后唐帝打算让巫觋们来驱逐这些鬼物，宦官说："我过去侍奉懿宗、僖宗，在那个时候，六宫里的侍妾宫女无论贵贱，都不下万人。现在妃嫔们居住的地方有一大半是空的，所以鬼物就来这里游玩了。"于是后唐帝命令宦官王允平、伶人景进去民间挑选女子，远的地方到了太原、幽州、镇州。回来后把这些女子安排在妃嫔们住的地方，不只三千人，也不问她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后唐帝从兴唐回来时，用牛车拉着很多女子，满路上接连不断，到处都是。张宪上奏说："魏州各营妇女逃亡的有一千多

人，可能是那些扈从的军队士卒们挟持着把她们藏起来，然后把她们带走了。”其实是都进入宫内了。

庚辰，帝至洛阳；辛酉，诏复以洛阳为东都，兴唐府为邺都。

庚辰（疑误），后唐帝到了洛阳。辛酉（二十九日），下诏又把洛阳改为东都，兴唐府为邺都。

[14]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14]夏季，四月，癸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15]初，五台僧诚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龙，命风召雨，帝尊信之，亲帅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诚惠安坐不起，群臣莫敢不拜。时大旱，帝自邺都迎诚惠至洛阳，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数旬不雨。或谓诚惠：“官以师祈雨无验，将焚之。”诚惠逃去，惭惧而卒。

[15]当初，五台山的僧人诚惠用虚妄的邪术来迷惑人，他自己说能制服天上的龙，能呼风唤雨。后唐帝尊敬相信他，并亲自带领皇后、皇妃以及皇弟、皇子们去拜见诚惠，诚惠安稳地坐在那里也不起来，跟随后唐帝去的大臣们没有敢不跪拜的。当时天气正值大旱，后唐帝从邺都把诚惠迎接到洛阳，请他祈雨，士民们从早到晚都来看他祈雨，结果好几十天过去了也没下雨。有人对诚惠说：“皇上请你来祈雨，结果没有应验，他将会烧死你。”诚惠听后就逃跑了，因感到惭愧害怕而死。

[16]庚寅，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胤卒。

[16]庚寅（二十八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胤去世。

[17]太后自与太妃别，常忽忽不乐，虽娱玩盈前，未尝解颜；太妃既别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医药相继于道，闻疾稍加，辄不食，又谓帝曰：“吾与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之。”帝以天暑道远，苦谏，久之乃止，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宽譬不离左右。太后自是得疾，又欲自往会太妃葬，帝力谏而止。

[17]太后自从和太妃分别之后，经常恍恍忽忽不高兴，虽然娱乐玩耍的东西在她面前到处都是，但也不能使她开颜而笑。太妃和太后分别之后，也闷闷不乐而生病。太后派遣宫廷医生连续不断地去给她看

病，后来听说太妃的病情加重，她愁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于是她对后唐帝说："我和太妃恩如姐妹，我想亲自去看望一下她。"后唐帝借口天气热，道路远，苦苦规劝她不要去，好长时间才阻止了太后，只是派遣皇弟李存渥等前去迎接侍奉。五月，丁酉（初六），北都上奏说太妃去世。太后听说后十分悲哀，连续几天吃不下饭，后唐帝守在太后身边安慰解释。太后因此得病，又想亲自去给太妃送葬，后唐帝极力劝阻，她才没有去。

[18]闽王审知寝疾，命其子节度副使延翰权知军府事。

[18]闽王王审知得病卧床，命令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延翰暂时代管军府事。

[19]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

[19]从春天到夏天一直天旱，六月，壬申（十一日），才开始下了雨。

[20]帝苦溽暑，于禁中择高凉之所，皆不称旨。宦者因言："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观以百数。今日宅家曾无避暑之所，宫殿之盛曾不及当时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宫苑使王允平别建一楼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韬常不伸眉，为孔谦论用度不足，恐陛下虽欲营缮，终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内府钱，无关经费。"然犹虑崇韬谏，遣中使语之曰："今岁盛暑异常，朕昔在河上，与梁人相拒，行营卑湿，被甲乘马，亲当矢石，犹无此暑。今居深宫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对曰："陛下昔在河上，敌未灭，深念雠耻，虽有盛暑，不介圣怀。今外患已除，海内宾服，故虽珍台闲馆犹觉郁蒸也。陛下傥不忘艰难之时，则暑气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热也。"帝卒命允平营楼，日役万人，所费巨万。崇韬谏曰："今两河水旱，军食不充，愿且息役，以俟丰年。"帝不听。

[20]后唐帝受不了盛夏湿热的气候，在皇宫里选择地高凉爽的地方避暑，都不满意。宦官们因此对后唐帝说："我记得长安在全盛时期，大明、兴庆等高大的建筑就有数百座。如今圣上竟没有个避暑的地方，宫殿的华丽还不如当时公卿们的住宅。"后唐帝于是命令营苑使王允平另外修建一座楼，用来给后唐帝避暑。宦官们说："郭崇韬经常愁眉不展，是因为孔谦老议论费用不足，恐怕陛下虽然想修建一座楼来

避暑，但最后怕建不成。”后唐帝说：“我自己用内府的钱来修建，和租庸使管的经费无关。”但后唐帝心里仍然忧虑郭崇韬来劝谏。于是派宫中的使者邓郭崇韬转达他的话说：“今年的盛暑异常，朕过去在黄河边与梁军对垒，行军的军营低下潮湿，穿着铠甲骑着马，亲自抵挡箭石，也没感到这么热。现在深居宫中而难以度过这个暑天，怎么办呢？”郭崇韬回答说：“陛下过去在黄河边时，强敌还没有消灭，深深思念的是洗除耻辱和杀敌报仇，那时虽然也有酷暑，但您也不在意。现在外面的忧患已经消除，国内诸侯都臣服，所以虽然有珍贵的高台和空闲的馆所，仍然觉得很闷热。陛下倘若没有忘记艰难的时候，那么暑热就会自然消除。”后唐帝听后没有说什么话。宦官们说：“郭崇韬的宅第，和皇宫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他不了解圣上的暑热。”后唐帝最终还是命令王允平修筑楼阁。每天参加修建楼阁的人有一万多，所耗费的钱财十分巨大。郭崇韬劝后唐帝说：“今年两河干旱，军队的供给也不充足，希望能够停止修建，等到丰年时再开始动工。”后唐帝没有听从他的规劝。

[21]帝将伐蜀，辛卯，诏天下括市战马。

[21]后唐帝将讨伐前蜀国，辛卯（三十日），下诏天下，收买战马。

[22]吴镇海节度判官、楚州团练使陈彦谦有疾，徐知诰恐其遗言及继嗣事，遗之医药金帛，相属于道。彦谦临终，密留书遗徐温，请以所生子为嗣。

[22]吴镇海节度判官、楚州团练使陈彦谦身体有病，徐知诰害怕他留下遗言谈及继嗣的事，于是送给他药品和金银丝帛，运送物品的车在路上接连不断。陈彦谦临终时偷偷留下了一封遗书送给了徐温，请求能让他的亲生儿子继承他的爵位。

[23]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成德节度使李嗣源以边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帝不许。壬寅，太后殂。帝哀毁过甚，五日方食。

[23]太后病得很厉害。秋季，七月，甲午（初三），成德节度使李嗣源以边境战事逐渐停下来为理由，上表请求进朝廷看望一下太后。但后唐帝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壬寅（十一日），太后去世。后唐帝由于过份的悲痛，五天以后才开始吃饭。

[24]八月，癸未，杖杀河南令罗贯。初，贯为礼部员外郎，性强直，为郭韬所知，用为河南令。为政不避权豪，伶宦请托，书积几案，一不报，皆以示崇韬，崇韬奏之，由是伶宦切齿。河南尹张全义亦以贯高伉，恶之，遣婢诉于皇后，后与伶宦共毁之，帝含怒未发。会帝自往寿安视坤陵役者，道路泥泞，桥多坏。帝问主者为谁，宦官对属河南。帝怒，下贯狱；狱吏榜掠，体无完肤，明日，传诏杀之。崇韬谏曰："贯坐桥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灵驾将发，天子朝夕往来，桥道不修，卿言无罪，是党也！"崇韬曰："陛下以万乘之尊，怒一悬令，使天下谓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帝曰："既公所爱，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宫，崇韬随之，论奏不已；帝自阖殿门，崇韬不得入。贯竟死，暴尸府门，远近冤之。

[24]八月，癸未（二十三日），河南县令罗贯被杖打而死。起初，罗贯任礼部员外郎，性情刚直，被郭崇韬赏识，任用他去当河南县令。他在任河南县令期间，处理政事从不回避那些有权有势之家，伶人宦官们请求托办事情的书信堆满了桌子，他一个也不给回答，把这些书信全部拿去让郭崇韬看，郭崇韬把这些事上奏给后唐帝，因此那些伶人宦官们对罗贯恨得咬牙切齿。河南尹张全义也认为罗贯很高傲，十分讨厌罗贯，派奴婢告诉皇后，皇后和伶人宦官们一起诋毁罗贯，后唐帝听了虽然内心很生气，但还没有发作出来。正好这时后唐帝自前往寿安察看修筑坤陵的人们，这里的道路泥泞，桥梁多数也毁坏。后唐帝就问主管这里的是谁，宦官们回答后唐帝说是河南县令罗贯。后唐帝听了十分生气，下令把罗贯抓入监狱。监狱吏们用棍子打他，打得罗贯体无完肤。第二天，后唐帝下诏要把罗贯杀死，郭崇韬劝后唐帝说："罗贯犯了桥路不修的罪，但按照法律也不应该定死罪。"后唐帝很生气地说："太后的灵驾很快就要出发，天子经常往来这段路间，这里的桥路不修治，你说他无罪，太袒护他了。"郭崇韬说："陛下是国家最尊崇的人，为一个县令生气，让天下人说陛下用法不平，这是我的罪过。"后唐帝说："既是你喜欢的人，那任凭你来裁决。"于是后唐帝拂袖而起，进入宫中，郭崇韬跟随着没完没了地向后唐帝论说奏请。后唐帝亲自把殿门关了，郭崇韬没有进入宫中。最后罗贯还是被处死，在府门前把他的尸体示众，远近人们都认为他死得冤枉。

[25]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赐吴越国王玉册、金印，红袍御衣。

[25]丁亥（二十七日），后唐帝派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前去赏赐给吴越国王玉册、金印、红袍御衣。

[26]九月，蜀主与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历丈人观、上清宫，遂至彭州阳平化、汉州三学山而还。

[26]九月，前蜀主和太后、太妃到青城山游玩，经过丈人观、上清宫，又到了彭州阳平化、汉州三学山，后来才回去。

[27]乙未，立皇子继岌为魏王。

[27]乙未（初五），后唐立皇子李继岌为魏王。

[28]丁酉，帝与宰相议伐蜀，威胜节度使李绍钦素谄事宣徽使李绍宏，绍宏荐"绍钦有盖世奇才，虽孙、吴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韬曰："段凝亡国之将，奸谄绝伦，不可信也。"众举李嗣源，崇韬曰："契丹方炽，总管不可离河朔。魏王地当储副，未立殊功，请依故事，以为伐蜀都统，成其威名。"帝曰："儿幼，岂能独往，当求其副。"既而曰："无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军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充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凤翔节度使李继充都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充行营副招讨使，陕州节度使李绍琛充藩汉马步军都排陈斩斫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西京留守张筠充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义使毛璋充左厢马步都虞候，州节度使董璋充石厢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严充西川管内招抚使，将兵六万伐蜀，仍诏季兴自取夔、忠、万三州为巡属。都统置中军，以供奉官李从袭充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高品李廷安、吕知柔充魏王府通谒。辛丑，以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并参预都统军机。

[28]丁酉（初七），后唐帝与宰相商议讨伐前蜀，威胜节度使李绍钦平时巴结讨好宣徽使李绍宏，李绍宏推荐说："李绍钦有盖世奇才，孙子、吴起都不如他，可以委任他干大事。"郭崇韬说："李绍钦是亡国之将，他奸诈献媚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不能相信他。"大家又推荐李嗣源，郭崇韬说："契丹方面正打的激烈，总管李嗣源不能离开河朔。魏王应当是君位的继承人，但他没有立过什么特殊功劳，请按照过去的惯例，任命他为讨伐蜀国的统帅，成全他的威名。"后唐帝说：

“儿子还小，怎么能让他单独前去，应当给他寻找一个副统帅。”后来后唐帝又说：“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庚子（初十），任命魏王李继岌出任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担任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军队的全部事务都委托给郭崇韬。又任命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担任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凤翔节度使李继担任都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担任行营副招讨使，陕州节度使李绍琛担任藩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西京留守张筠担任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担任左厢马步都虞候，州节度使董璋担任右厢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严担任西川管内招抚使，率兵六万前往讨伐蜀国。同时下诏让高季兴率兵夺取夔、忠、万三州作为荆南巡属。都统设置中军，以供奉官李从袭担任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又让宦官李廷安、吕知柔担任魏王府的通谒。辛丑（十一日），让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一并参与都统军中的机要事情。

[29]自六月甲午雨，罕见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霁。

[29]自从六月甲午（疑误）下雨以来，很少能看见太阳和星星，江河百川到处溢流，雨下了七十五天才停下来。

[30]郭崇韬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荐引旧恩，将行，言于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谋，若得西川而求帅，无逾此人者。”又荐邺都副留守张宪谨重有识，可为相。戊申，大军西行。

[30]郭崇韬为了报答北都留守孟知祥过去引荐他的旧恩，临出发以前，对后唐帝说：“孟知祥忠厚诚实，又有谋略，如果能夺得西川而寻求统帅，那没有人能够超过他。”郭崇韬还推荐邺都副留守张宪稳重有见识，可以任他为相。戊申（十八日），大军向西出发。

[31]蜀安重霸劝王承休请蜀主东游秦州。承休到官，即毁府署，作行宫，大兴力役，强取民间女子教歌舞，图形遗韩昭，使言于蜀主；又献花木图，盛称秦州山川土风之美。蜀主将如秦州，群臣谏者甚众，皆不听；王宗弼上表谏，蜀主投其表于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几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艰难创业，欲传之万世。陛下少长富贵，荒色惑酒。秦州人杂羌、胡，地多瘴疠，万众困于奔驰，郡县罢于供亿。凤翔久为仇雠，必生衅隙；唐国方通欢好，恐怀疑贰。先皇未尝无故盘游，陛下率意频离宫阙。秦皇东狩，銮驾不还；炀帝南巡，龙舟不返。蜀都强盛，雄视

邻邦，边庭无烽火之虞，境内有腹心之疾，百姓失业，盗贼公行。昔李势屈于桓温，刘禅降于邓艾，山河险固，不足凭恃。”韩昭谓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归，当使狱吏字字问汝！”王承休妻严氏美，蜀主私焉，故锐意欲行。

[31]前蜀国安重霸劝王承休请求前蜀主到东面的秦州去游玩。王承休到任后，马上就拆除了府署的房子，修建行宫，大兴土木，让人们来服劳役。他又强夺民女教她们唱歌跳舞，并画出这些歌舞的图像送给韩昭，请韩昭言于前蜀主。王承休又将秦州产的好花木画成图画献上，盛夸秦州山川土风的美丽。前蜀主将要去秦州游玩，大臣中有很多人劝说，前蜀主不听。王宗弼上表进行观劝，前蜀主把他的表章扔在地上。太后痛哭吃不下饭，劝他不要去，也没有听从。原来的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给前蜀主上表将近二千多字，大概意思是说：“先帝创业时十分艰难，打算流传万世。陛下从小生长在富贵人家，迷恋于酒色。秦州是羌、胡人杂居的地方，经常流行恶性疟疾等传染病，百姓困于力役，郡县为了供应官府所需，疲惫不堪。凤翔长期以来与蜀有仇，一定会积嫌引成仇敌。和唐国刚刚互通友好，因无事出兵，恐怕也会引起怀疑。先帝从来没有无故去游玩过，陛下经常随意就离开宫殿。秦始皇向东巡狩，车马未归；隋炀帝南巡，龙舟不返。蜀都很强大，虎视邻邦，边境虽上没有烽火的忧患，境内却有腹心之疾，百姓失业，盗贼横行。从前李势屈从于桓温，刘禅终于投降于邓艾，山河虽然险要牢固，但仍不能够依赖。”韩昭对蒲禹卿说：“我先收起你上的表章，等到主上回成都时，一定让狱吏一字一句来问你！”王承休的妻子严氏长得很美丽，前蜀主与她私通，所以他坚决想去。

[32]冬，十月，排陈斩斫使李绍琛与李严将骁骑三千、步兵万人为前锋，招讨判官陈乂至宝鸡，称疾乞留。李愚厉声曰：“陈乂见利则进，惧难则止。今大军涉险，人心易摇，宜斩以徇！”由是军中无敢顾望者。乂，蓟州人也。

[32]冬季，十月，排陈斩斫使李绍琛和李严率领勇敢善战的三千骑兵、一万步兵为前锋，招讨判官陈乂到了宝鸡说身体有病，请求留在那里。李严生气地说：“陈乂见到利益就前进，害怕困难就停止。现在大军爬山涉险，人心很容易动摇，应当把他杀掉示众！”因此，军中再没有敢踌躇不前进的。陈乂是蓟州人。

[33]癸亥，蜀主引兵数万发成都，甲子，至汉州。武兴节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为群臣同谋沮己，犹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东行。在道与群臣赋诗，殊不为意。

[33]癸亥（初四），前蜀主率领数万大军从成都出发。甲子（初五），到达汉州。武兴节度使王承捷报告说后唐兵从西面上来，前蜀主以为是大臣们合谋阻止他，对王承捷所讲的不大相信，于是他夸口说：“我正想炫耀一下武力，显示一下我的威风。”于是向东前进。在路上还和大臣们吟诗赋歌，根本不在意。

[34]丁丑，李绍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挥使唐景思将兵出降；城使周彦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粮二十万斛。绍琛纵其败兵万馀人逸去，因倍道趣凤州。李严飞书以谕王承捷。李继曮凤翔蓄积以馈军，不能充，人情忧恐。郭崇韬入散关，指其山曰：“吾辈进无成功，不得复还此矣。当尽力一决。今馈运将竭，宜先取凤州，因其粮。”诸将皆言蜀地险固，未可长驱，宜按兵观衅。崇韬以问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为之用。宜乘其人心崩离，风驱霆击，彼皆破胆，虽有险阻，谁与守之！兵势不可缓也。”是日李绍琛告捷。崇韬喜，谓李愚曰：“公料敌如此，吾复何忧！”乃倍道而进。戊寅，王承捷以凤、兴、文、扶四州印节迎降，得兵八千，粮四十万斛。崇韬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统牒命承捷摄武兴节度使。

[34]丁丑（十八日），李绍琛率军向前蜀威武城进攻，前蜀指挥使唐景思率兵投降。城使周彦等知道难以坚守，也投降了。唐景思是秦州人。李绍琛夺得城中的粮食二十万斛。李绍琛放走了前蜀军败兵一余人，然后兼程直奔凤州。李严飞速向王承捷报信。后唐凤翔节度使李继把凤翔积蓄的粮食全部馈送军士，但还不能满足，人心有点担忧和害怕。郭崇韬进入散关后，指着这里的山说：“我们如果进攻不能成功，就不能再回到这里来。应当尽力决一死战。现在运来的粮食快要吃完了，应当首先夺取凤州，用那里的粮食。”各位将领都说蜀地险要坚固，不可长驱直入，应当按兵不动，观察一下蜀兵的动向。郭崇韬以此询问李愚，李愚回答说：“蜀人对蜀主荒淫无度感到很苦恼，都不想为他效力。应当乘蜀国人心涣散时迅速发起进攻，这样他们都会被吓破了胆，虽然有险阻，又有谁来为他坚守呢？战机不可迟缓。”当天李绍琛又传来捷报，郭崇韬听了之后十分高兴，对李愚说：“你料敌如

此，我还有什么可忧患的。”因此率军兼程前进。戊寅（十九日），王承捷持凤、兴、文、扶四州的印节来投降，得到八千多降兵，粮食四十万斛。郭崇韬说：“平定蜀国是必定无疑了。”因此以都统的命令让王承捷代理武兴节度使。

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败卒奔还，始信唐兵之来。王宗弼、宋光嗣言于蜀主曰：“东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军扼利州，唐人安敢悬兵深入！”从之。庚辰，以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王宗俨、兼侍中王宗昱为三招讨，将兵三万逆战。从驾兵自绵、汉至深渡，千里相属，皆怨愤，曰：“龙武军粮赐倍于他军，他军安能御敌！”

己卯（二十日），前蜀主到达利州，威武城被打败的士卒逃了回来，他才相信后唐兵已经到来。王宗弼、宋光嗣对前蜀主说：“东川、山南的军队还是很完整的，陛下只要用大军据守利州，唐人怎么敢孤军深入。”前蜀主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庚辰（二十一日），任命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王宗俨、兼侍中王宗昱为三招讨，率兵三万迎战后唐军。随驾的士卒从绵、汉出发到达深渡，相连千里，士卒们都很怨恨，说：“皇帝赏赐给龙武军的粮草有其他军的好几倍，其他军队怎么能来抵御敌军呢？”

李绍琛等过长举，兴州都指挥使程奉琏将所部兵五百来降，且请先治桥栈以俟唐军，由是军行无险阻之虞。辛巳，兴州刺史王承鉴弃城走，绍琛等克兴州，郭崇韬以唐景思摄兴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走。李绍琛等与蜀三招讨战于三泉，蜀兵大败，斩首五千级，余众溃走。又得粮十五万斛于三泉，由是军食优足。

李绍琛等率军经过长举，兴州都指挥使程奉琏率领他的所属部队五百人前来投降，请求首先修治桥梁和栈道，等待后唐军的到来，这样后唐军行进就不用提心有什么险阴。辛巳（二十二日），兴州刺史王承鉴弃城逃走，李绍琛等攻下了兴州，郭崇韬任命唐景思代理兴州刺史。乙酉（二十六日），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逃走。李绍琛等和前蜀国三个招讨在三泉作战，前蜀军大败，五千余人被斩首，其余的士卒都溃逃。李绍琛在三泉又夺得十五万斛粮食，军队的粮食又富足起来。

[35]戊子，葬贞简太后于坤陵。

[35]戊子（二十九日），在坤陵埋葬了贞简太后。

[36]蜀主闻王宗勋等败，自利州倍道西走，断桔柏津浮梁；命中书令、判六军诸卫事王宗弼将大军守利州，且令斩王宗勋等三招讨。

[36]前蜀主听说王宗勋等战败，从利州快速向西逃跑，沿途拆除了桔柏津的浮桥。并令中书令、判六军诸卫事王宗弼率领大军坚守利州，又令将王宗勋等三个招讨斩杀。

李绍琛昼夜兼行趣利州。蜀武德留后宋光葆遗郭崇韬书，“请唐兵不入境，当兴巡属内附；苟不如约，则背城决战以报本朝。”崇韬复书抚纳之。乙丑，魏王继岌至兴州，光葆以梓、绵、剑、龙、普五州，武定节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节度使王宗威以梁、开、通、、渠、麟五州，阶州刺史王承岳以阶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余城镇 皆望风款附。

李绍琛昼夜兼程直奔利州。前蜀国武德留后宋光葆送给郭崇韬一封信，信中说：“请求唐军不要进入境内，如果办到，我就将管辖范围内的地方全部归附于唐军。如果不能按约定办，我就背城一战，以此来报答蜀主。”郭崇韬回信表示愿如约接纳他们。乙丑（疑有误），魏王李继岌到达兴州，宋光葆率梓、绵、剑、龙、普五州，武定节度使王承肇率洋、蓬、壁三州，山南节度使王宗威率梁、开、通、渠、麟五州，阶州刺史王承岳率阶州，全部投降了后唐军。王承肇是王宗侃的儿子。其余城镇都望风归附后唐军。

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谋掩击唐军，重霸曰：“击之不胜，则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万，天下险固，唐兵虽勇，安能直度剑门邪！然公受国恩，闻难不可不赴，愿与公俱西。”承休素亲信之，以为然。重霸请赂羌人买文、扶州路以归；承休从之，使重霸将龙武军及所募兵万二千人以从。将行，州人饯于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于马前曰：“国家竭力以得秦、陇，若从开府还朝，谁当守之！开府行矣，重霸请为公留守。”承休业已上道，无如之何，遂与招讨副使王宗讷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战且行，士卒冻馁，比至茂州，馀众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陇来降。

天雄节度使王承休和副使安重霸谋划伏击后唐军，安重霸说：“袭击如果不能取得胜利，那么大事就完了。蜀国有十万精兵，地形险要牢固，唐军虽然勇敢，怎么能够顺利到达剑门呢？国家对你的恩情很大，听到国家有危难不可不赴难，我希望和你一起向西回朝。”王承休

平素很信任安重霸，认为他讲得对。安重霸请求贿赂一下羌族人，买通文、扶二州的道路以便回蜀时通过，王承休也听从了他的意见，并让安重霸率领龙武军以及招募来的一万二千多士卒跟随他一起回朝。临行前，州人在城外为他饯行。王承休上路后，安重霸在他的马前跪拜说："国家用全部力量夺得秦、陇二州，如果我也跟随你回朝，谁来坚守这里呢？你走之后，我请求为你坚守在这里。"王承 休已经上路，对安重霸没有办法，于是与招讨副使王宗从扶、文二州向南前进。这里都是不毛之地，羌族人从后面抄袭他们，王承休率军边战边走，士卒们又冻又饿，到茂州时只剩下二千人。于是安重霸就率秦、陇二州投降了后唐军。

[37]高季兴常欲取三峡，畏蜀峡路招讨使张武威名，不敢进。至是，乘唐兵势，使其子行军司马从诲权军府事，自将水军上峡取施州。张武以铁锁断江路，季兴遣勇士乘舟斫之。会风大起，舟于锁，不能进退，矢石交下，坏其战舰，季兴轻舟遁去。既而闻北路陷败，以夔、忠、万三州遣使诣魏王降。

[37]高季兴经常想夺取三峡，只是害怕前蜀峡路招讨使张武的威名，不敢前进。到这个时候，乘后唐军的优势，让其子司马高从诲暂管军府事务，他亲自率领水军进入三峡夺取施州。张武用铁链子封锁了长江上的通路，高季兴派遣勇士乘船去砍断了铁锁链。这时正好刮起大风，后唐军的船只挂在了铁链子上，不能进退，前蜀军用箭石一起攻击，打坏了后唐军的战船，高季兴乘坐轻便的小船逃离。后来张武听说北路陷落战败，因此让夔、忠、万三州派使者到后唐魏王那里请求投降。

[38]郭崇韬遗王宗弼等书，为陈利害；李绍琛未至利州，宗弼弃城引兵西归。王宗勋等三招讨追及宗弼于白，宗弼怀中探诏书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杀尔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谋送款于唐。

[38]郭崇韬给王宗弼等送去一封信，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此时李绍琛还没有到达利州，王宗弼就弃城率兵向西撤退。王宗勋等三个招讨在白追上了王宗弼，王宗弼从怀中取出诏书给他们看，并对他们说："宋光嗣命令我杀死你们。"三个招讨使和王宗弼一起哭了起来，最后他们合谋准备与唐军议和。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四卷

后唐纪三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下同光三年（乙酉、925）

后唐纪三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乙酉，公元925年）

[1]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后宫迎于七里亭。蜀主入妃嫔中作回鹘队入宫。丁酉，出见群臣于文明殿，泣下沾襟，君臣相视，竟无一言以救国患。

[1]十一月，丙申（初七），前蜀主回到成都，朝廷百官和宫中妃嫔们到七里亭迎接。前蜀主走到妃嫔的中间效仿回纥人排的队回到宫中。丁酉（初八），前蜀主在文明殿会见大臣，泪水沾湿了衣襟，君臣相视，竟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解救国难的话。

戊戌，李绍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昭武节度使林思谔先弃城奔阆州，遣使请降。甲辰，魏王继岌至剑州，蜀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合、渝、泸、昌五州降。

戊戌（初九），李绍琛到达利州，修好了桔柏的浮桥。昭武节度使林思谔在此以前已经弃城逃到阆州，现在又派遣使者来请求投降。甲辰（十五日），魏王李继岌到了剑州，前蜀国的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率遂、合、渝、泸、昌五州投降。

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门，严兵自卫。蜀主及太后自往劳之，宗弼骄慢无复臣礼。乙巳，劫迁蜀主及太后后宫诸王于西宫，收其玺绶，使亲吏于义兴门邀取内库金帛，悉归其家。其子承涓杖剑入宫，取蜀主宠姬数人以归。丙午，宗弼自称权西川兵马留后。

王宗弼到成都后，登上了大玄门，严兵自卫。前蜀主和太后亲自去慰劳他，王宗弼很傲慢，没有向前蜀主回拜臣下之礼。乙巳（十六日），王宗弼劫持前蜀主、太后以及后宫诸王，把他们迁至西宫，没收了他们的玺印，同时让前蜀主的亲信官吏在义兴门领取内库的金帛，全部让他们回家。王宗弼的儿子王承涓持剑进入宫中，领着几个前蜀主宠爱的姬妾回到家中。丙午（十七日），王宗弼自称代理西川兵马留后。

李绍琛进至绵州，仓库民居已为蜀兵所燔，又断绵江浮梁，水深，无舟楫可渡，绍琛谓李严曰：“吾县军深入，利在速战。乘蜀人破胆之

时，但得百骑过鹿头关，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缮桥梁，必留数日，或教王衍坚闭近关，折吾兵势，傥延旬浃，则胜负未可知矣。”乃与严乘马浮渡江，从兵得济者仅千人，溺死者亦千馀人，遂入鹿头关；丁未，进据汉州；居三日，后军始至。

李绍琛进至绵州，那里的仓库民居已被前蜀兵所烧毁，绵江浮桥也被前蜀兵切断，由于水深，又没有舟船，李绍琛对李严说：“我们孤军深入敌境，只有速战才对我们有利。乘蜀军心惊胆战时，只需要一百个骑兵速过鹿头关，他们连出来投降的时间都没有。如果等修好桥再进攻，一定要在这里住几天，或许有人教王衍坚固地封锁鹿头关，挫我军士气，倘若延缓十天，那么胜负就难以预测了。”于是就和李严骑马渡江，跟从他们的士卒渡过去的仅有一千人，被淹死的也有一千余人，接着他们攻进鹿头关。丁未（十八日），占据了汉州，在那里住了三天，后面的部队才到达 。

宗弼遣使以币马牛酒劳军，且以蜀主书遗李严曰：“公来吾即降。”或谓严：“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严不从，欣然驰入成都，抚谕吏民，告以大军继至。蜀君臣后宫皆恸哭。蜀主引严见太后，以母妻为托。宗弼犹城为守备，严悉命撤去楼橹。

王宗弼派遣使者拿着钱财、马牛、酒肉去尉劳后唐军，并把前蜀主的信送给李严，信中说：“你来了我就投降。”有人对李严说：“你首先提出讨伐蜀国的策略，蜀国人对你恨之入骨，你千万不可。”！李严没有听从这个人的意见，仍高高兴兴地直奔成都。他到了成都，安抚慰恤那里官吏和百姓，告诉他们大军将相继到来。前蜀国的君臣以及后宫妻妾们听后都痛器流涕。前蜀主领着李严去见太后，把他的母亲和妻子托附给他。王宗弼仍然坚守在城上，李严命令他撤除所有的高台。

己酉，魏王继岌至绵州，蜀主命翰林学士李吴草降表，又命中书侍郎、司平章事王锴草降书，遣兵部侍郎欧阳彬奉之以迎继岌及郭崇韬。

己酉（二十日），魏王李继岌到达绵州，前蜀主命令翰林学士李昊起草降表，又命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锴起草降书，派遣兵部侍郎欧阳彬拿着这些表章、书信迎接李继岌和郭崇韬。

王宗弼称蜀君臣久欲归命，而内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李周辂、欧阳晃荧惑蜀主；皆斩之，函首送继岌。又责文思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成都尹韩昭佞谀，枭于金马坊门。内外马步都指挥兼中书令徐延琼、果州团练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顾在及诸贵 戚皆惶恐，倾其家金帛妓妾以赂宗弼，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杀之。

王宗弼说前蜀国的君主大臣们早就相归服于后唐，而内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李周辂、欧阳晃迷惑前蜀主。他已把这些人斩杀，将他们的头装起来送交李继岌。又对文思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成都尹韩昭的奸巧谄谀进行了谴责，并将他在金马坊门处以极刑。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徐延琼、果州团练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顾在以及皇宫贵戚们都惶恐不安，用家里的全部金帛妓妾来贿赂王宗弼，这样才得以免死。凡是王宗弼平素不喜欢的人，都把他们杀了。

辛亥，继岌至德阳。宗弼遣使奉笺，称已迁蜀主于西第，安抚军城，以俟王师。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后宫及珍玩赂 继岌及郭崇韬，求西川节度使，继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献为！”留其物而遣之。

辛亥（二十二日），李继岌到达德阳。王宗弼派遣使者送去书信，说已经把前蜀主迁到他西边的住宅里，安抚了城中的军队，以等待大王军队的到来。又派他的儿子王承班用前蜀主妻妾及珍贵玩物来贿赂李继岌和郭崇韬，请求能任用他为西川节度使。李继岌说：“这些都是我家的东西，怎么用这些东西作为贡献呢？”把他送来的东西留下而把来人送走了。

李绍琛留汉州八日以俟都统，甲寅，继岌至汉州，王宗弼迎谒；乙卯，至成都。丙辰，李严引蜀主及百官仪卫出降于升迁桥，蜀主白衣、衔璧、牵羊，草绳萦首，百官衰、徒跣、舆榇，号哭俟命。继岌受璧，崇韬解缚，焚榇，承制释罪；君臣东北向拜谢。丁巳，大军入成都。崇韬禁军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师至克蜀，凡七十日。得节度十，州六十四，县二百四十九，兵三万，铠仗、钱粮、金银、缯绵共以千万计。

李绍琛在汉州住了八天等待李继岌的到来，甲寅（二十五日），李继岌到达汉州，王宗弼迎拜李继岌。乙卯（二十六日），李继岌到达成都。丙辰（二十七日），李严领着前蜀主以及百官、仪仗和卫士在升迁桥投降。前蜀主穿着白衣服，口里含着玉璧，手里牵着羊，用草

绳攀绕着头。百官们身穿丧服，光着脚，用车子拉着空棺，他们都大声号哭着等待李继岌的命令。李继岌接受了前蜀主的玉璧，郭崇韬解开了前蜀主脖子上的草绳，并把那些空棺都烧掉，按照后唐帝的旨意，免除他们的罪过，并释放了他们。前蜀国君臣都向着东北面拜谢了后唐帝。丁巳（二十八日），后唐军进入成都。郭崇韬禁止士卒进行抢掠，街市上照常贸易往来。从后唐出兵到攻克前蜀国，共用了七十天。取得十个节度使、六十四个州、二百四十九个县，俘获三万十卒，铠仗、钱粮、金银、缯帛等数以千万计。

高季兴闻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过也。"梁震曰："不足忧也。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不知其不为吾福！"

高季兴听说前蜀国已被消灭，他正在吃饭，跌落了勺子和筷子，他说："这是老夫我的过错啊！"梁震说："不必担忧。唐主得到蜀国以后就会更加骄傲，不过多久就会灭亡，哪里能知道他不是为我们谋福呢？"

楚王殷闻蜀亡，上表称："臣已营衡麓之间为菟裘之地，愿上印绶以保馀龄。"上优诏慰谕之。

楚王马殷听说前蜀国被消灭，向后唐帝上表说："我已经把衡麓地区治理成我告老退隐的地方，希望交出印绶来保全我的有生之年。"后唐帝下了一道嘉将诏书安慰了他一番。

[2]平蜀之功，李绍琛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与郭崇 韬善，崇韬数召璋与议军事。绍琛心不平，谓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朴部相从，反嗫于郭公之门，谋相倾害。吾为都将，独不能以军法斩公邪！"璋诉于崇韬。十二月，崇韬表璋为东川节度使，解其军职。绍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险阴，定两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见崇韬言："东川重地，任尚书有文武才，宜表为帅。"崇韬怒曰："绍琛反邪，何敢违吾节度！"绍琛惧而退。

[2]平定前蜀国的功劳，李绍琛最多，爵位也在董璋之上。但是董璋平素和郭崇韬很好，因此郭崇韬经常召来董璋一起商议军事。李绍琛心中不平，就对董璋说："我有平定蜀国的功劳，你们是平庸的随从人员，反倒在郭公之门窃窃私语，相互谋划排挤陷害别人。我身为都将，难道不能以军法把你杀掉吗？"董璋把这些话告诉了郭崇韬。十二月，郭崇韬上表后唐帝任命董璋为东川节度使，解除了他的军职。李

绍琛对此更加愤怒，说：“我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险阻，平定了东川、西川，董璋却坐享其成了！”于是就找到郭崇韬说：“东川是个重要的地方，尚书任圜文武双才，应当上表皇上任他为帅。”郭崇韬听后很生气地说：“李绍琛想造反吗？怎么敢违犯我的指挥。”李绍琛感到害怕而退了回去。

初，帝遣宦者李从袭等从魏王继岌伐蜀；继岌虽为都统，军中制置补署一出郭崇韬，崇韬终日决事，将吏宾客趋走盈庭，而都统府惟大将晨谒外，牙门索然，从袭等固耻之。及破蜀，蜀之贵臣大将争以宝货、妓乐遗崇韬及其子廷诲，魏王所得，不过匹马、束帛、唾壶、柄而已，从袭等益不平。

当初，后唐帝派遣宦官李从袭等跟从魏王李继岌前往讨伐前蜀。李继岌虽然身为都统，但军中的经营谋划、委任官职等全部由郭崇韬掌管，郭崇韬整天处理事务，将吏宾客们你来我往，门庭若市，而都统住的地方只有大将早晨来谒拜，牙门里冷冷清清，李从袭等感到羞辱。攻破前蜀国后，前蜀国的贵臣将领们争着给郭崇韬和他的儿子郭廷诲送宝物、妓艺，而魏王李继岌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马匹、束帛、唾壶、柄等而已，李从袭等更加愤愤不平了。

王宗弼之自为西川留后也，赂崇韬求为节度使，崇韬阳许之，既而久未得，乃帅蜀人列状见继岌，请留崇韬镇蜀。从袭等因谓继岌曰：“郭公父子专横，今又使蜀人请已为帅，其志难测，王不可不为之备。”继岌谓崇韬曰：“主上倚待中如山岳，不可离庙堂，岂肯弃元老于蛮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请诸人诣阙自陈。”由是继岌与崇韬互相疑。

王宗弼自己当西川留后时，贿赂郭崇韬请求做西川节度使，郭崇韬表面上答应，但过了很久王宗弼还没有得到这个官，于是就带着蜀人来见李继岌，列举了很多理由，请求留下郭崇韬镇守蜀地。李从袭等因此对李继岌说：“郭公父子十分专横，现在又让蜀人为自己请求统帅，他的志向难以猜透，大王对他不可没有防备。”李继岌对郭崇韬说：“主上依靠你如靠大山，不可让你离开庙堂，难道肯把元老丢弃在这蛮夷地区吗？再说这些不是我所敢知道的，请诸位到朝廷里自己去陈说吧！”从此李继岌和郭崇韬之间就相互产生了猜疑。

会宋光葆自梓州来，诉王宗弼诬杀宋光嗣等；又，崇韬征犒军钱数万缗于宗弼，宗弼靳之，十卒怨怒，夜，纵火喧噪，崇韬欲诛宗弼以自明，已巳，白继岌收宗弼及王宗勋、王过渥，皆数其不忠之罪，族诛之，籍没其家。蜀人争食宗弼之肉。

这时正好宋光葆从梓州来到，他诉说王宗弼诬杀宋光嗣等的情况。又赶上郭崇韬向王宗弼征收数万缗钱想用来慰劳军队，但王宗弼吝惜不肯给，士卒们非常愤怒，晚上，在王宗弼的住处放火喧闹。郭崇韬想杀了王宗弼来 表明自己清白，己巳（初十），郭崇韬告诉李继岌，把王宗弼、王宗、王宗渥抓起来，遣责他们的不忠之罪，然后就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全部斩杀，并没收了他们的家产。王宗弼被杀之后，前蜀人争抢着吃王宗弼的肉。

[3]辛未，闽忠懿王审知卒，子延翰自称威武留后。汀州民陈本聚众三万围汀州，延翰遣右军都监柳邕等将兵二万讨之。

[3]辛未（十二日），闽国忠懿王王审知去世，他的儿子王延翰自称威武留后。汀州百姓陈本纠集三万多人包围了汀州，王延翰派遣右军都监柳邕等率领二万士卒前去讨伐。

[4]癸酉，王承休、王宗至成都，魏王继岌诘之曰："居大镇，拥强兵，何以不拒战？"对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则何以不降？"对曰："王师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几人？"对曰："万二千人。"曰："今归者几人？"对曰："二千人。"曰："可以偿万人之死矣。"皆斩之，并其子。

[4]癸酉（十四日），王承休、王宗到达成都，魏王李继岌责问说："你们驻守大镇，拥有强兵，为什么不抵抗？"回答道："害怕大王的神明威武。"李继岌问："那么为什么不投降？"答道："大王的军队没有进入境内。"李继岌问："你们进入羌地共有多少人？"答曰："一万两千人。"李继岌又问："现在回来的有多少人？"他们回答说："二千人。"李继岌最后说："现在是报答死去的一万人的时候了。"于是就把王承休等人以及他们的儿子全部杀死。

[5]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阳。帝议选北都留守，枢密承旨段徊等恶邺都留守张宪，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张宪不可。宪虽有宰相器，今国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独系一方安危，不

为重也。”乃徙宪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户部尚书王正言为兴唐尹，知邺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彦琼为邺都监军，彦琼，本伶人也，有宠于帝。魏、博等六州军旅金谷之政皆决于彦琼，威福自恣，陵忽将佐，自正言以下皆谄事之。

[5]丙子（十七日），任命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并催促他去洛阳。后唐帝和人商议推选一个北都留守，枢密承旨段徊等讨厌邺都留守张宪，不想让他回朝廷，于是段徊等说：“北都留守非张宪不可。张宪虽然有做宰相的才能，但是现在国家刚刚得到中原地区，宰相天天在天子眼前，万一事情有 所得失，可以更改，和北都独挡一面的安危来比，宰相不是什么重要职务。”于是调张宪出任太原尹，主持北都留守事务。任命户部尚书王正言为兴唐尹，主持邺都留守事务。王正言年老糊涂，因些后唐帝任命武德使史彦琼为邺都监军。史彦琼本来是个艺人，在后唐帝面前很受宠。魏、博等六州军旅的钱粮大政都由史彦琼来决定，他作威作福，恣情放纵，侵侮将佐，自王正言以下的人，都巴结侍奉他。

[6]初，帝得魏州银枪效节都近八千人，以为亲军，皆勇悍无敌。夹河之战，实赖其用，屡立殊功，常许以灭梁之日大加赏赉。既而河南平，虽赏赉非一，而士卒恃功，骄恣无厌，更成怨望。是岁大饥，民多流亡 ，租赋不充，道路涂潦，漕辇艰涩，东都仓廪空竭，无以给军士。租庸使孔谦日于上东门外望诸州漕运，至者随以给之。军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于野，百十为群，往往馁死，流言怨嗟，而帝游畋不息。己卯，猎于白沙，皇后、皇子、后宫毕从。庚辰，宿伊阙；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龛涧；癸未，还宫。时大雪，吏卒有僵仆于道路者。伊、汝间饥尤甚，卫兵所过，责其供饷，不得，则坏其什器，撤其室庐以为薪，甚于寇盗，县吏皆窜匿山谷。

[6]当初，后唐帝得到魏州禁卫军近八千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信部队，这些人作战十分勇敢，天下无敌。在黄河两岸作战时，确实全靠他们，他们曾多次建立大功，后唐帝经常答应等到消灭了梁国，大加赏赐。在平定了河南以后，虽然赏赐不止一次，但士卒们依仗有功，骄傲放纵，贪得无厌，对唐帝心怀不满。这一年，庄稼收成不好，老百姓离乡背井，收上来的粮租赋税很不充足，道路上到处是积水，水陆两路都不畅通，东都的粮仓已空，没有东西可供给士卒。租

庸使孔谦每天在上东门外望诸州从水上运来的粮食，只要一到，随时就发给他们。士卒们由于缺乏粮食，有人嫁妻卖子；年老和体弱的人们在野外挖采野菜来充饥，有的十几人为一群，有的百来人为一群，这些人往往被饿死在外，人们经常慨 叹愤恨，后唐帝却在外面不停地游玩打猎。己卯（二十日），后唐帝在白沙打猎，皇后、皇子以及后宫妃妾们都跟随着他。庚辰（二十一日），住在伊阙。辛巳（二十二日），住在潭泊。壬午（二十三日），住在龛涧。癸未（二十四日），回到宫内。当时正下大雪，官吏士卒有人冻僵跌倒在道路上。伊、汝之间饥荒尤其严重，禁卫所经过的地方，都要当地百姓供给粮饷，如果得不到，就破坏他们的日常用具，把他们的房屋拆掉当柴，比盗贼敌人都厉害，甚至县里的官吏们都逃到山谷之间躲藏起来。

[7]有白龙见于汉宫；汉主改元白龙，更名曰龑。

[7]有人在南汉宫里看见白龙。于是南汉主就改年号为“白龙”，自己也改名叫龑。

[8]长和骠信郑遣其布燮郑昭淳求婚于汉，汉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长和即唐之南诏也。

[8]长和骠信郑是派遣他的布燮郑昭淳向南汉求婚，南汉主把他的女儿增城公主嫁给了他。长和就是唐朝时的南诏国。

[9]成德节度使李嗣源入朝。

[9]后唐成德节度使李嗣源回到朝中。

[10]闰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阳，帝宠待甚厚。

[10]闰十二月，己丑朔（初一），孟知祥到达洛阳，后唐帝对待他十分优厚。

[11]帝以军储不足，谋于群臣，豆卢革以下皆莫知为计。吏部尚书李琪上疏，以为：“古者量入以为出，计农而发兵，故虽有水旱之灾而无匮乏之忧。近代税农以养兵，未有农富给而兵不足，农捐瘠而兵丰饱者也。今纵未能省租税，苟除折纳、纽配之法，农亦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11]因为军队的储备不充足，后唐帝与大臣商议，豆卢革以下的大臣们都想不出办法。吏部尚书李琪上疏，认为：“古时候是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支出的多少，根据农时的忙闲来发动战争，所以即使发生

了水旱灾害，也不会出现缺乏粮草的忧虑。近来是靠农民的税赋来供养军队，不可能有农民富足而军队供需不足，或是农民因饥饿而死，而士卒却丰衣足食的。现在即使不能减少农民的租税，如果能够免除折纳和纽配的交租方法，农民也可以稍微得到休整。”后唐帝马上按照李琪所讲的，敕令主管吏官吏照办，然而终究没能执行。

[12]丁酉，诏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无取者悉纵归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宗韬随事奖任，又赐王衍诏，略曰：“固当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12]丁酉（初九），后唐帝下诏，凡前蜀的官员在四品以上者按不同情况降职安排，凡在五品以下而又没有什么才能可取者一律放回家乡。率先投降的和有功劳的人，委托郭崇韬按照具体情况来奖励和委任。后唐帝又赐诏王衍，大概意思说：“本来应当割出一块地来封给你，而且一定不会少于别人。日、月、星三辰在上，一句话也不欺骗你。”

[13]庚子，彰武、保大节度使兼中书令高万兴卒，以其子保大留后允韬为彰武留后。

[13]庚子（十二日），彰武、保大节度使兼中书令高万兴云世。任命他的儿子保大留后高允韬为彰武留后。

[14]帝以军储不充，欲如汴洲，谏官上言：“不如节俭以足用，自古无就食天子。今杨氏未灭，不宜示以虚实。”乃止。

[14]因为军队储备不足，后唐帝打算到汴州。谏官上书说：“不如节俭一些来满足军队的需要，自古以来就没有天子到处找吃饭地方的。现在杨氏还没有消灭，不应把我们的虚实暴露给他们。”后唐帝便打消了去汴州的行动。

[15]辛亥，立皇弟存美为邕王，存霸为永王，存礼薛王，存渥为申王，存为睦王，存确为通王，存纪为雅王。

[15]辛亥（二十三日），立皇弟李存美为邕王，李存霸为永王，李存礼为薛王，李存渥为申王，李存为睦王，李存确为通王，李存纪为雅王。

[16]郭崇韬素疾宦官，尝密谓魏王继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尽去之，专用士人。”吕知柔窃听，闻之，由

是宦官皆切齿。

[16]郭崇韬平素就嫉恨宦官，曾暗中对魏王李继岌说：“大王他日得到天下，骟了的马都不能骑，更何况任用宦官！应当把他们全部辞去，专门起用士人。”吕知柔正好在外面偷听到郭崇韬的话，宦官们因此对郭崇韬都恨得咬牙切齿。

时成都虽下，而蜀中盗贼群起。布满山林。崇韬恐大军既去，更为后患，命任圜、张筠分道招讨，以是淹留未还。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韬不出郊迎，及见，礼节又倨，延嗣怒。李从袭谓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万福，而郭公专权如是。郭廷诲拥徒出入，日与军中饶将、蜀土豪杰狎饮，指天画地，近闻白 其父请表己为蜀帅；又言‘蜀地富饶，大人宜善自为谋。’今诸军将校皆郭氏之党，王寄身于虎狼之口，一朝有变，吾属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归，具以语刘后。后泣诉于帝，请早救继岌之死。

当时成都虽然被攻取，但蜀中盗贼四起，布满山林。郭崇韬提心大军撤离，成为后患，命令任圜、张筠分路去招抚讨伐他们，郭崇韬于是停留下来没有回洛阳，唐帝派宦 官向延嗣催促 ，郭崇韬没有到郊外去迎接，见了向延 嗣后，礼节又十分傲慢，向延嗣十分生气。李从袭对向延嗣说：“魏王是太子，主上多福，而郭公如此独裁，郭廷诲和他的同党们经常往来，每天和军队中勇敢的将领们、蜀地的豪杰们喝酒胡混，指天画地、胡吹乱捧。近来又听说他让父亲郭崇韬上表请求为蜀帅，又说‘蜀地非常富饶，大人应当为自己妥善地谋划一番’。现在诸军将领都是郭氏的同党，大王寄身在虎狼之口，一旦有变，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骨头丢在什么地方啊！”于是面对面地痛哭流涕。向延嗣回到洛阳之后，把这些情况全部告诉了刘后，刘后边哭边告诉给后唐帝，并请求及早挽救李继岌，使他免于一死。

前此帝闻蜀人请崇韬为帅，已不平，至是闻延嗣之言，不能无疑。帝阅蜀府库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货无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闻蜀破，其珍货皆入于崇韬父子，崇韬有金万两，银四十万两，钱百万缗，名马千匹，他物称是，廷诲所取，复在其外；故县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于色。及孟知祥将行，帝语之曰：“闻郭崇韬有异志，卿到，为朕诛之。”知祥曰：“崇韬，国之勋旧，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无他志则遣还。”帝许之。

在此以前，后唐帝听到蜀人请求郭崇韬做他们的统帅，心中已经愤愤不平，这时又听到向延嗣的这番话，不能不表示怀疑。后唐帝查看前蜀府库的帐簿时，说："人们都说蜀中的珍宝无法计算，为什么帐簿上这么少呢？"向延嗣说："我听说蜀国被攻破以后，珍宝都到了郭崇韬父子的手中，郭崇韬有黄金一万两，白银四十万两，钱百万串，名贵的马一千匹，其他的东西与此相当。至于郭廷诲所拿到的还在这些之外。所以朝廷所得到的并不很多。"于是后唐帝脸上流露出愤怒的表情。等到孟知祥将要出发到成都时，后唐帝对他说："听说郭崇韬有异心，你到了那里，帮我把他杀掉。"孟知祥说："郭崇韬是国家的有功之臣，不应这样处理。等我到了蜀地观察他一段，如果没有异心就送他回来。"后唐帝答应了。

壬子，知祥发洛阳。帝寻复遣衣甲库使马彦驰诣成都观崇韬去就，如奉诏班师则已，若有迁延跋扈之状，则与继岌图之。彦见皇后，说之曰："臣见向延嗣言蜀中事势忧在朝夕，今上当断不断，夫成败之机，间不容发，安能缓急禀命于三千里外乎！"皇后复言于帝，帝曰："传闻之言 ，未知虚实，岂可遽尔果决！"皇后不得请，退，自为教与继岌，令杀崇韬。知祥行至石壕，彦夜叩门宣诏，促知祥赴镇，知祥窃叹曰："乱将作矣！"乃昼夜兼行。

壬子（二十四日），孟知祥从洛阳出发。不久，后唐帝又派衣甲库使马彦迅速赶到成都观察郭崇韬到底愿不愿离开那里。如果能按照后唐帝的命令班师回朝则已，如果拖延时间或表 现出飞扬跋扈的样子，就和李继岌一起把他杀掉。马彦见到皇后，劝她说："我看如果象向延嗣所说蜀中形势，忧患就在朝夕，现在皇上当断不断，成败的时机，间不容发，怎么能够在三千里之外不顾缓急请示呢？"皇后又把这些告诉了后唐帝，后唐帝说："道听途说的话，不能判断是真是假，怎么可以仓促作出决定呢？"皇后的请求未得允准，只好退出。她自己给李继岌写了个告谕，命领他杀死郭崇韬。孟知祥到达石，马彦黑夜敲开他的门宣布了后唐帝的命令，催他赶住成都，孟知祥私下叹息地说："乱子将要发生了。"于是他日夜兼程，赶赴成都。

[17]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立商旅辐凑。湖南地多铅铁，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

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17]当初，楚王马殷得到湖南时，不征收商人的税，因此四面八方的商人都聚集在这 里。湖南盛产铅、铁，马殷采纳了军都判官高郁的策略，把铅和铁铸造成当地使用的货币，商人一离开楚境，这些货币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他们就用钱买成其他东西带走，这样就能够用境内所剩余的东西换成天下的各种货物，楚国因此富裕起来了。湖南的百姓们不从事桑蚕业，高郁就命令交税的人们以绢帛来代替钱，不久，民间的 织布业大大盛行起来。

[18]吴越王遣使者沈致书，以受玉册、封吴越国王告于吴，吴人以其国名与己同，不受书，遣还。仍戒境上无得通吴越使者及商旅。

[18]吴越王钱派遣使者沈给吴国送来一封信，把接受玉册、被封为吴越国王的事告诉了吴国。吴国人认为他的国名和自己国家的名字相同，拒不接受吴越王的信，把沈送了回去。并且告诫边境不得让吴越国的使者和商人通过。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上之上天成元年（丙戌、926）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公元926年）

[1]春，正月，庚申，魏王继岌遣李继、李严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宫数千人诣洛阳。

[1]春季，正月，庚申（初三），魏王李继岌派遣李继、李严带领人马把王衍及其家族、百官数千人送到洛阳。

[2]河中节度使、尚书令李继麟自恃与帝故旧，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诸伶宦求丐无厌，遂拒不与。大军之征蜀也，继麟阅兵，遣其子领德将之以从。景进与宦官谮之曰：“继麟闻大军起，以为讨己，故惊惧，阅兵自卫。”又曰：“崇韬所以敢倔强于蜀者，与河中阴谋，内外相应故也。”继麟闻之惧，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亲止之，继麟曰：“郭侍中功高于我。今事势将危，吾得见主上，面陈至诚，则谗人获罪矣。”癸亥，继麟入朝。

[2]河中节度使、尚书令李继麟依仗自己和后唐帝是老朋友，而且有战功，后唐帝给他的待遇也很丰厚，但苦于那些伶人宦官经常向他求乞而且贪得无厌，于是就拒绝不给。大军征伐前蜀时，李继麟检阅

部队，派他的儿子李令德率领部队跟随着他。景进和宦官们诬陷他说：“李继麟听说大军将要出发，他认为是来讨伐自己，所以他感到惊巩害怕，并检阅他的部队准备自卫。”又说：“郭崇韬之报以敢在蜀中直傲不屈于人，是他和河中有阴谋，内外相应的缘故。”李继麟听到这些话后感到害怕，打算亲自到朝廷里讲个明白，他的亲信们阻止了他。李继麟说“郭崇韬功劳比我高。现在的势态很危急，我得去见皇上，当面说清我对他的忠诚，这样，那些说别人坏 话的人就会受到惩罚。”癸亥（初六），李继麟到了朝廷。

[3]魏王继岌将发成都，令任圜权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诸军部署已定，是日，马彦至，以皇后教示继岌，继岌曰：“大军垂发，彼无衅端，安可为此负心事！公辈勿复言。且主上无敕，独以皇后教杀招讨使，可乎？”李从袭等泣曰：“既有此迹，万一崇韬闻之，中途为变，益不可救矣。”相与巧陈利害，继岌不得已从之。甲子旦，从袭以继岌之命召崇韬计事，继岌登楼避之。崇韬方升阶，继岌从者李环挝碎其首，并杀其于廷诲、廷信。外人犹未之知。都统推官滏阳李崧谓继岌曰：“今行军三千里外，初无敕旨，擅杀大将，大王柰何行此危事！独不能忍之至洛阳邪？”继岌曰：“公言是也，悔之无及。”崧乃召书吏数人，登楼去梯，矫为敕书，用蜡印宣之，军中粗定。崇韬左右皆窜匿，独掌书记滏阳张砺诣魏王府恸哭久之。继岌命任圜代崇韬总军政。

[3]魏王李继岌将从成都出发，命令任圜暂管留下的事情，等待孟知祥的到来。各路军队已部署好，就在这一天里，马彦来到成都，把皇后的告谕拿给李继岌看，李继岌说：“大军将要出发，郭崇韬也没有什么迹象，怎么可以做这种对不起人的事呢？你们不能再说这种话了。况且皇上也没有命令，仅凭皇后的告谕就把招讨使杀死，这样做可以吗？”李从袭等哭着说：“既然有了这种迹象，万一郭崇韬听说以后，中途发生了变化，那就更不可以挽救了。”于是李从袭等一起花言巧语地向李继岌陈说利害，李继岌不得已只好听从了他们的意见。甲子（初七）晨，李从袭以李继岌的命令召见郭崇韬议事，李继岌上楼躲避。郭崇韬刚要上台级，跟随李继岌的李环击碎了他的头，并杀死了他的儿子郭廷海、郭廷信。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件事。都统推官滏阳李崧对李继岌说：“现在部队将要出发在三千里之外，一开始就没有

皇上的命令而擅自杀死大将，大王怎么可以做出这种危险的事情！难道不能忍一忍到洛阳再说吗？”李继岌说：“你说得很对，但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李崧召集了好几个书吏来，登上楼，然后把梯子撤去，假造一个皇帝的命令，又用蜡摹刻了个印盖上，才对外宣谕，这样军中才稍稍安定下来。而郭崇韬的左右亲信们都逃跑躲藏起来，只有掌书记滏阳人张砺到魏王府痛哭了很长时间。李继岌任命任圜代替郭崇韬总管军政。

[4]魏王通谒李廷安献蜀乐工二百余人，有严旭者，王衍用为蓬州刺史，帝问曰：“汝何以得刺史？”对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许复故任。

[4]魏王通知李廷安献上前蜀国的乐工二百余人，其中有个叫严旭的，王衍用他为蓬州刺史。后唐帝问他说：“你是怎么才当上刺史的？”严旭回答说：“我用唱歌。”后唐帝让他唱歌，认为他唱得好，答应恢复他过去的职务。

[5]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时新杀郭崇韬，人情未安，知祥慰抚吏民，犒赐将卒，去留帖然。

[5]戊辰（十一日），孟知祥到达成都。当时刚刚杀死郭崇韬，人心还没有安定下来，孟知祥安抚官民，慰劳赏赐将士，无论他们愿意留下还是离开这里，都顺从其意愿。

[6]闽人破陈本，斩之。

[6]闽人打败陈本，并斩杀了他。

[7]契丹主击女真及勃海，恐唐乘虚袭之，戊寅，遣梅老鞋里来修好。

[7]契丹主向女真和勃海国发起进攻，但又害怕后唐兵乘虚而入。戊寅（二十一日），派遣梅老鞋里来后唐互通友好。

[8]马彦还洛阳，乃下诏暴郭崇韬之罪，并其子廷说、廷让、廷议，于是朝野骇惋，群议纷然，帝使宦者潜察之。保大节度使睦王存，崇韬之婿也；宦者欲尽去崇韬之党，言“存对诸将攘臂垂泣，为崇韬称冤，言辞怨望。”庚辰，幽存于第，寻杀之。

[8]马彦回到洛阳，后唐帝下诏公布郭崇韬的罪行，并杀其子郭廷说、郭廷让、郭廷议，朝廷内外惊骇惋惜，议论纷纷，后唐帝派宦官

们偷偷地去察看情况。保大节度使睦王李存是郭崇韬的女婿。宦官们想全部清除郭崇韬的同党，说："李存对着诸位将领捋衣出臂，痛哭流涕，为郭崇韬申冤，他的言辞对朝廷很不满。"庚辰（二十三日），把李存拘禁在他的住宅里，不久就把他杀掉了。

景进言："河中人有告变，言李继麟与郭崇韬谋反；崇韬死，又与存连谋。"宦官因共劝帝速除之，帝乃徙继麟为义成节度使，是夜，遣蕃汉马步使朱守殷以兵围其第，驱继麟出徽安门外杀之，复其姓名曰朱友谦。友谦二子，令德为武信节度使，令锡为忠武节度使；诏魏王继岌诛令德于遂州，郑州刺史王思同诛令锡于许州，河阳节度使李绍奇诛其家人于河中。绍奇至其家，友谦妻张氏帅家人二百余口见绍奇曰："朱氏宗族当死，愿无滥及平人。"乃别其婢仆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张氏又取铁券以示绍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赐也，我妇人，不识书，不知其何等语也。"绍奇亦为之惭。友谦旧将史武等七人，时为刺史，皆坐族诛。

景进说："河中有人来告说，李继麟和郭崇韬阴谋反叛。郭崇韬死了之后，又和李存联合谋划。"因此宦官们一起劝说后唐帝尽快把他们清除掉，于是后唐帝调李继麟任义成节度使，当天夜里，又派遣蕃汉马步使朱守殷用兵包围了李继麟的住宅，逼迫李继麟走出徽安门外面，把他杀掉，恢复他原来的姓名朱友谦。朱友谦有两个儿子，朱令德为武信节度使。朱令锡为忠武节度使。后唐帝下诏让魏王李继岌在遂州杀掉朱令德，让郑州刺史王思同在许州杀掉朱令锡，让河阳节度使李绍奇在河中把他的家人杀掉。李绍奇来到朱友谦的家，朱友谦的妻子张氏带领二百余口家人来见李绍奇，她说："朱氏宗族该死，但希望不要错误地把平民也杀掉。"于是把她家的一百多名奴仆分出来，另外一百多口族人就走上了刑场。张氏又拿出后唐帝颁赐给朱友谦的世代可享受特殊待遇的铁契来给李绍奇看，并对李绍奇说："这是皇上去年赏赐的，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认识字，不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李绍奇为之感到惭愧。朱友谦的旧将史武等七人，当时都是刺史官，也都作为同族而被杀掉。

时洛中诸军饥窘，妄为谣言，伶官采之以闻于帝，故朱友谦、郭崇韬皆及于祸。成德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源亦为谣言所属，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谓嗣源曰："令公勋业振主，宜自图归藩以远祸。"嗣源

曰：“吾心不负天地，祸福之来，无所可避，皆委之于命耳。”时伶宦用事，勋旧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数四，赖宣徽使李绍宏左右营护，以是得全。

当时洛中各军饥饿困迫，编造了些谣言，伶官们收集起来告诉后唐帝，所以朱友谦、郭崇韬都因此遭祸。成德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源也属于被谣言中伤的一类人物，后唐帝派遣朱守殷去侦察他。朱守殷私下对李嗣源说：“你的功业，威振皇帝，应该自己安排一个归宿，离开是非之地。”李嗣源说：“我的良心没有对不起天地的，不管是祸是福，都没有什么可躲避的，全靠命运的安排了。”当时是伶人宦官掌权，有功劳的故旧都不能自保，李嗣源已有多次处于危险地位，全靠宣徽使李绍宏及其左右的保护营救才得以保全。

[9]魏王继岌留马步都指挥使陈留李仁罕、马军都指挥使东光潘仁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浚仪张业、牙内指挥使文水武漳、骁锐指挥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甲申，继岌发成都，命李绍琛帅万二千人为后军，行止常差中军一舍。

[9]魏王李继岌留下马步都指挥使陈留人李仁罕、马军都指挥使东光人潘仁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浚仪人张业、牙内指挥使文水人武漳、骁锐指挥使平恩人李延厚戍守在成都。甲申（二十八日），李继岌从成都出发，命令李绍琛率领一万两千人为他的后援部队，在路上行进或休息时，经常和中军相距三十里远。

[10]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

[10]二月，己丑朔（初一），任命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

[11]魏博指挥使杨仁将所部兵戍瓦桥，逾年代归，至贝州，以邺都空虚，恐兵至为变，敕留屯贝州。

[11]魏博指挥使杨仁率领他所属的部队戍守在瓦桥，一年以后换他回来，走到贝州，后唐帝认为邺都很空虚，怕他的部队回来后发生变化，于是下令让他们驻守在贝州。

时天下莫知郭崇韬之罪，民间讹言云：“崇韬杀继岌，自王于蜀，故族其家。”朱友谦子建徽为澶州刺史，帝密敕邺都监军史彦琼杀之。门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驰马出城，不言何往。”又讹言云：“皇后以继岌之死归咎于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彦琼计事。”人情愈骇。

当时天下的还不知道郭崇韬的罪行，民间传讹说："离崇韬杀死了李继岌，在蜀自己称了王，所以才把他的全家杀掉。"朱友谦的儿子朱建徽是澶州刺史，后唐帝秘密命令邺都监军史彦琼去杀死了他。看守城门的人对留守王正言说："史彦琼半夜骑着马出了城，没有说他向哪里去。"又有人传讹说："皇后把李继岌的死归咎于唐帝，已经把唐帝杀死了，所以火急召见史彦琼去商量事情。"人们感到更加惊骇。

杨仁部兵皇甫晖与其徒夜博不胜，因人情不安，遂作乱，劫仁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军力也；魏军甲不去体，马不解鞍者十馀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旧劳，更加猜忌。远戍逾年，方喜代归，去家咫尺，不使相见。今闻皇后弑逆，京师已乱，将士愿与公俱归，仍表闻朝廷。若天子万福，兴兵致讨，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为富贵之资乎！"仁不从，晖杀之；又劫小校，不从，又杀之。效节指挥使赵在礼闻乱，衣不及带，逾垣而走，晖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礼惧而从之。乱兵遂奉以为帅，焚掠贝州。晖，魏州人；在礼，涿州人也。诘旦，晖等拥在礼南趣临清、永济、馆陶，所过剽掠。

杨仁的部下皇甫晖和他的朋友夜里赌博没能赢，因为人心不安，于是乘机作乱。他威胁杨仁说："主上所以能够占有天下，全靠我们魏军的力量。魏军将士不曾脱去铠甲、战马不曾解下马鞍已经有十多年了，现在天下已经平定，天子不但不想我们过去的功劳，反而更加猜忌我们。我们在边远的地方戍守了一年多，刚刚高兴地把我们换回来，离家已经很近，却不让和家人相见。现在听说皇后已经杀了皇帝，京师大乱，将士们希望和你一起回去，并且请求你上表朝廷。如果天子有福没死，兴兵讨伐我们，凭我们魏博的兵力足以抵御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不是重新获得富贵的机会呢？"杨仁不从，于是皇甫晖杀了杨仁。皇甫晖又威胁一个小校官，小校官也不从，皇甫晖又把小校官杀死。效节指挥使赵在礼听说已叛乱，衣带还没来得及系就翻墙逃跑，皇甫晖追上，拉住他的脚把他从墙上拖下来，把杀死的两个人头给他看，赵在礼害怕就顺从了。于是叛乱的军队就奉赵在礼为统帅，焚烧抢掠了贝州。皇甫晖是魏州人。赵在礼是涿州人。第二天早晨，皇甫晖等保护着赵在礼向南直奔临清、永济、馆陶，他们所经过的地方都被抢劫一空。

壬辰晚，有自贝州来告军乱将犯邺都者，都巡检使孙铎等亟诣史彦琼，请授甲乘城为备。彦琼疑铎等有异志，曰：“告者云今日贼至临清，计程须六日晚方至，为备未晚。”孙铎曰：“贼既作乱，必乘吾未备，昼夜倍道，安肯计程而行！请仆射帅众乘城，铎募劲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击之，贼既势挫，必当离散，然后可扑讨也。必俟其至城下，万一有奸人为内应，则事危矣。”彦琼曰：“但严兵守城，何必逆战！”是夜，贼前锋攻北门，弓弩乱发。时彦琼将部兵宿北门楼，闻贼呼声，即时惊溃。彦琼单骑奔洛阳。

壬辰（初四）的晚上，有人从贝州来报告说乱军将侵犯邺都，都巡检使孙铎等急忙到了史彦琼那里，请求授予武器登城防备。史彦琼怀疑孙铎等有其他想法，说：“报告的人说乱贼今天到了临清，按照里程计算，六日晚才能到这里，到时再做防备也不晚。”孙铎说：“乱贼既然已反叛，一定乘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日夜兼程，怎么肯按里数来走呢？请仆射率领大家登上城墙，孙铎我招募一千精壮兵士埋伏在王莽河畔来袭击他们，贼势被我们挫败，一定会逃散，然后可以全面讨伐他们。如果一定要等他们来到城下才作防备，万一有内奸和他们相呼应，那就危险了。”史彦琼说：“只需用严兵守城，何必出去迎战？”当天晚上，乱兵的前锋攻打邺城北门，弓弩乱发。当时史彦琼所率部属在北门楼上，听到乱兵的呼喊声，当时就被吓散了。史彦琼单人匹马逃奔到洛阳。

癸巳，贼入邺都，孙铎等拒战不胜，亡去。赵在礼据宫城，署皇甫晖及军校赵进为马步都指挥使，纵兵大掠。进，定州人也。

癸巳（初五），乱兵进入邺都，孙铎等人奋力抵御，不能取胜，于是都逃跑了。赵在礼占据了宫城，安排皇甫晖和军校赵进为马步都指挥使，放纵士卒大肆抢掠。赵进是定州人。

王正言方据案召吏草奏，无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贼已入城，杀掠于市，吏皆逃散，公尚谁呼！”正言掠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马，不能得，乃帅僚佐步出府门谒在礼，再拜请罪。在礼亦拜，曰：“士卒思归耳，尚书重德，勿自卑屈！”慰谕遣之。

王正言正伏案准备召集官吏来起草奏书，没有人来，王正言很生气，家人对他说：“乱贼已经进入城内，在街市上又杀又抢，官吏们都逃散了，您还叫谁呢？”王正言惊讶地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个情况。”

他要人备马，没有得到。于是就带领他左右的官吏走出府门拜见赵在礼，拜了又拜，向赵在礼请罪。赵在礼也回拜了他们，说："只是士卒们想回家，尚书重德，不要自己卑躬屈膝！"安慰了他们一番就把他们送走了。

众推在礼为魏博留后，具奏其状。北京留守张宪家在邺都，在礼厚抚之，遣使以书诱宪，宪不发封，斩其使以闻。

大家都推举赵在礼为魏博留后，把他的情况上奏给后唐帝。北京留守张宪的家在邺都，赵在礼用丰厚的礼物抚慰了他的家属，然后派遣使者送给来引诱张宪，张宪连信都没拆就把使者杀了，然后向朝廷报告。

[12]甲午，以景进为银青光绿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12]甲午（初六），任命景进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 上柱国。

[13]丙申，史彦琼至洛阳。帝问可为大将者于枢密使李绍宏，绍宏复请用李绍钦，帝许之，令条上方略。绍钦所请偏裨，皆梁旧将，己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烦大将，绍荣可办也。"帝乃命归德节度使李绍荣将骑三千诣邺招抚，亦征诸道兵，备其不服。

[13]丙申（初八），史彦琼到达洛阳。后唐帝问枢密使李绍宏谁可以任为大将，李绍宏再次请求起用李绍钦，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命令李绍钦逐条送上他的计谋策略。李绍钦所请求使用的将佐们，都是后梁的旧将领，也是他所喜欢的人，后唐帝对此很怀疑，于是此事就作罢了。皇后说："这是一件小事，不必麻烦大将，李绍荣就可以办到。"于是后唐帝命令归德节度使李绍荣率领三千骑兵到邺都抚慰赵在礼等，使他们归顺朝廷，同时征集各路部队，以防备他们不服招抚。

[14]郭崇韬之死也，李绍琛谓董璋曰："公复欲咕嗫谁门乎？"璋惧，谢罪。魏王继岌军还至武连，遇敕使，谕以朱友谦已伏诛，令董璋将兵之遂州诛朱令德。时绍琛将后军在魏城，闻之，以帝不委已杀令德而委璋，大惊。俄而璋过绍琛军，不谒。绍琛怒，乘酒谓诸将曰："国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谋而吾之战功也；至于去

逆郊顺，与国家犄角以破梁，则朱公也。今朱、郭皆无罪族灭，归朝之后，行及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绍琛所将多河中兵，河中将焦武等号哭于军门曰：“西平王何罪，阖门屠脍！我属归则与史武等同诛，决不复东矣。”是日，魏王继岌至泥溪，绍琛至剑州遣人自继岌云：“河中将士号哭不止，欲为乱。”丁酉，绍琛自剑州拥兵西还，自称西川节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称奉诏代孟知详，招谕蜀人，三日间众至五万。

[14]郭崇韬被杀时，李绍琛曾经对董璋说：“你又准备到谁家门上去窃窃私语呢？”董璋很害怕，认罪道歉。魏王李继岌的军队回到武连，遇到皇帝的使者，把朱友谦已经被杀死的情况告诉了李继岌，同时传令董璋率领部队到遂州去诛杀朱令德。当时李绍琛率领的后援部队在魏城，听到这个情况后，认为后唐帝不委派自己去杀朱令德而委派董璋，感到非常惊讶。不一会儿，董璋经过李绍琛的军队，没有拜见。李绍琛非常生气，借酒对诸位将领说：“皇上南面夺取大梁，西面平定巴、蜀，都是郭崇韬的计谋，我的战功。至于背叛梁国，归顺皇上，并和皇上一起牵制夹击敌人，最后攻破梁国，这些是朱公的功劳。现在朱、郭二人都被无罪灭族，回到朝廷，就轮到我了。冤枉啊！天啊！怎么办呢？”李绍琛所率部队大部分是河中士卒，河中将焦武等在军门口放声痛哭，并说：“西平王朱友谦有什么罪过，满门被诛杀！我们回去就和史武等一样会被诛杀，决不会再回东方来。”这一天，魏王李继岌到达泥溪，李绍琛到剑州派人告诉李继岌说：“河中的将士不停地号哭，他们想叛乱。”丁酉（初九），李绍琛从剑州率兵回到西边，自称西川节度、三川制置等使，并向成都发出檄文，声称已奉诏代替孟知祥，并招告蜀中百姓，三天之内来了五万人。

[15]戊戌，李继至凤翔，监军使柴重厚不以符印与之，促令诣阙。

[15]戊戌（初十），李继到达凤翔，监军使柴重厚没有把符信交给李继，只是催促他赶快到皇帝那里去。

[16]己亥，魏王继岌至利州，李绍琛遣人断桔柏津。继岌闻之，以任圜为副招讨使，将步骑七千，与都指挥使梁汉、监军李延安追讨之。

[16]己亥（十一日），魏王李继岌到达利州，李绍琛派人拆了桔柏津的浮桥。李继岌听说以后，任命任圜为副招讨使，率领七千名步兵

骑兵，和都指挥使梁汉、监军李延安追击讨伐他。

[17]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赵太等四百人据城自称安国留后；诏东北面招讨副使李绍真讨之。

[17]庚子（十二日），邢州左右步直兵赵太等四百人占据了邢州城，自称是安国留后。后唐帝下诏东北面招讨副使李绍真，让他讨伐赵太。

[18]辛丑，任圜先令别将何建崇周剑门关，下之。

[18]辛丑（十三日），任圜首先命令别将何建崇攻下了剑门关。

[19]李绍荣至邺都，攻其南门，遣人以敕招谕之，赵在礼以羊酒犒师，拜于城上曰："将士思家擅归，相公诚善为敷奏，得免于死，敢不自新！"遂以敕遍谕军士。史彦琼戟手大骂曰："群死贼，城破万段！"皇甫晖谓其众曰："观史武德之言，上下赦我矣。"因聚噪，掠敕书，手坏之，守陴拒战。绍荣攻之不利，以状闻，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遗噍类！"大发诸军讨之。壬寅，绍荣退屯澶州。

[19]李绍荣到达邺都，攻打邺都南门，并派人以皇帝的诏书宣谕赵在礼等。赵在礼用羊和酒来慰劳士卒，在城上拜他们说："将士们思念家人擅自回来，李相公如果能真诚善意地陈奏皇上，能够免除我们死罪，我们敢不悔过自新！"于是把后唐帝的命令告诉了全军将士。史彦琼指手画脚地大骂说："你们这些死贼，攻破城以后把你们身砍万段！"皇甫晖对大家说："从史彦琼的话来看，皇帝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因此聚众彭噪，抢过皇帝的诏书撕碎，坚守在城上的女墙边抵抗后唐军。李绍荣攻城不利，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后唐帝，后唐帝听了非常生气地说："攻下城的那一天，一个活人也不能留下。"于是调集各路军队讨伐。壬寅（十四日），李绍荣撤退驻扎在澶州。

[20]甲辰夜，从马直军士王温等五人杀军使，谋作乱，擒斩之。从马直指挥使离从谦，本优人也，优名郭门高。帝与梁相拒于得胜，募勇士挑战，从谦应募，俘斩而还，由是益有宠。帝选诸军骁勇者为亲军，分置四指挥，号从马直，从谦自军使积功至指挥使。郭崇韬方用事，从谦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以从谦为假子。及崇韬、存得罪，从谦数以私财飨从马直诸校，对之流涕，言崇韬之冤。及王温作乱，帝戏之曰："汝既负我附崇韬、存，又教王温反，欲何为也？"从谦益惧。

既退，阴谓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邺都平定，尽坑若曹。家之所有宜尽市酒肉，勿为久计也。”由是亲军皆不自安。

[20]甲辰（十六日）夜晚，从马直军士王温等五人杀死了军使，阴谋作乱，后来把他们抓住杀了。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本来是个唱戏的，艺名叫郭门高，后唐帝与后梁军相持在德胜的时候，召募勇士来挑逗后梁军出战，郭从谦应召，俘获斩杀了后梁军士卒而还，因而后唐帝对他更加宠爱。后唐帝选择勇敢善战的人作为他的亲信部队，分别设置了四个指挥，号称从马直，郭从谦因战功累累，从军使一直升到指挥使。当初郭崇韬刚掌权时，离从谦把他当作叔父来侍奉他，睦王李存把郭从谦当作养子。郭崇韬、李存获罪以后，郭从谦曾多次用自己的钱财来犒赏从马直的各军校，对着他们痛哭流涕，说郭崇韬死得冤枉。等到王温作乱时，后唐帝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辜负了我而站在郭崇韬、李存一边，又教王温造反，你打算干什么呢？”郭从谦更加害怕。退朝后对各位军校说：“主上因王温作乱，等邺都平定以后，要全部把你们坑杀。家中所有的财产应当全部买成酒肉，不要作长远打算了。”因此，后唐帝的亲军士卒们都感到心里不安。

[21]乙巳，王衍至长安，有诏止之。

[21]己巳（十七日），王衍到了长安，后唐帝命令他停留在那里。

[22]先是，帝诸弟虽领节度使，皆留京师，但食其俸。戊申，始命护国节度使永王存霸至河中。

[22]在此之前，后唐帝的各位兄弟虽然任节度使，但都留在京师，只依靠他们的俸禄生活。戊申（二十日），开始命令护国节度使永王李存霸到河中。

[23]丁未，李绍荣以诸道兵再攻邺都。庚戌，裨将杨重霸帅众数百登城，后无继者，重霸等皆死。贼知不赦，坚守无降意。朝廷患之，日发中使促魏王继岌东还。继岌以中军精兵皆从任圜讨李绍琛，留利州待之，未得还。

[23]丁未（十九日），李绍荣用各道的士卒再次攻打邺都。庚戌（二十二日），副将杨重霸率领数百名士卒登上了邺都城，因为没有后援，杨重霸等都战死。乱兵知道罪不可赦，因此一直坚守战斗，没有一点投降的意思。朝廷对这件事十分忧虑，每天都派使者催促魏王

回来。李继岌让中军精锐的部队都跟随任圜讨伐李绍琛去了，他留在利州等待他们，所以未能东回。

李绍荣讨赵在礼久无功，赵太据邢州未下。沧州军乱，小校王景戡讨定之。因自为留后；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帝欲自征邺都，宰相、枢密使皆言京师根本，车驾不可轻动，帝曰："诸将无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为勋旧。"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卫。"皆曰："他人无可者。"忠武节度使张全义亦言："河朔多事，久则患深，宜令总管进讨；若倚绍荣辈，未见成功之期。"李绍宏亦屡言之，帝以内外所荐，甲寅，命嗣源将亲军讨邺都。

李绍荣讨伐赵在礼长时间没有战功，赵太占据了邢州，李绍荣也未能攻下。沧州的军队发生动乱，小校王景戡率军讨伐平定了沧州，自称留后。河朔地区的州县接连不断地有人来报告发生动乱。后唐帝打算亲自率军去讨伐邺都，宰相、枢密使都说京师是国家的根本，皇帝的车驾不能轻易出动，后唐帝说："诸位将领中没有人可以派出去了。"大家都说："李嗣源是最有功劳的旧将。"后唐帝心中忌恨李嗣源，于是说："我爱惜嗣源，想留他在宫中担任警卫。"大家又说："别人就都不行了。"忠武节度使张全义也说："河朔事多，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大的忧患，应当让李总管去讨伐。如果依靠李绍荣等人，恐怕看不到他们成功的日期。"李绍宏也曾多次说这件事，后唐帝因为内外都推荐李嗣源，所以，甲寅（二十六日）就命令李嗣源率领皇帝的亲军前去讨伐邺都。

[24]延州言绥、银军乱，剽州城。

[24]延州方面报告，绥、银地区的军队叛乱，并抢劫了州城。

[25]董璋将兵二万屯绵州，会任圜讨李绍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绍琛军，绐之曰："吾奉诏召孟郎，公若缓兵，自当得蜀。"既至成都，劝孟知祥为战守备。知祥浚壕树栅，遣马步都使李仁罕将四万人，骁锐指挥使李延厚将二千人讨绍琛。延厚集其众询之曰："有少壮勇锐，欲立功求富贵者东！衰疾畏懦，厌行陈者西！"得选兵七百人以行。

[25]董璋率领二万士卒驻扎在绵州，正遇上任圜讨伐李绍琛。后唐帝派遣中使崔延琛到成都，遇上了李绍琛的军队，欺骗他们说："我奉皇帝命令来见孟知祥，你如果能延缓一下，自然能得到蜀地。"他到了

成都，劝孟知祥作好战斗准备。孟知祥挖战壕，树栅垒，并派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率领四万人、骁锐指挥使李延厚率领二千人去讨伐李绍琛。李延厚召集大家说："有年轻体壮勇敢善战而又想立功求得富贵的人站在东边，年老有病、害怕而且厌倦行军打仗的人站在西边。"最后率领选出的七百士卒出发。

是日，任圜军追及绍琛于汉州，绍琛出兵逆战；招讨掌书记张砺请伏精兵于后，以羸兵诱之，圜从之，使董璋以东川羸兵先战而却。绍琛轻圜书生，又见其后羸，极力追之，伏兵发，大破之，斩首数千级，自是绍琛入汉州，闭城不出。

这天，任圜的军队在汉州追到李绍琛，李绍琛出兵迎战。招讨掌书记张砺请求把精锐部队埋伏在后面，用体弱的士卒去引诱他们，任圜听从了他的意见，并让董璋用东川的弱兵先去作战，然后再退却。李绍琛轻视任圜是个书生，又见他的兵弱，就奋力追击。伏兵出动，把李绍琛的军队打得大败，斩杀了好几千人。从此李绍琛进入汉州，闭城不敢出来。

[26]三月，丁巳朔，李绍真奏克邢州，擒赵太等。庚申，绍真引兵至邺都，营于城西北，以太等徇于邺都城下而杀之。

[26]三月，丁巳朔（初一），李绍真奏告后唐帝攻破了邢州，抓获赵太等。庚申（初四），李绍真率兵到达邺都，在城西北安下营寨，把赵太等在邺都城下示众杀死。

[27]辛酉，以威武节度副使王延翰为威武节度使。

[27]辛酉（初五），任命威武节度副使王延翰为威武节度使。

[28]壬戌，李嗣源至邺都，营于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军中，诘旦攻城。是夜，从马直军士张破败作乱，帅众大噪，杀都将，焚营舍。诘旦，乱兵逼中军，嗣源帅亲军拒战，不能敌，敌兵益炽。嗣源叱而问之曰："尔曹欲何为？"对曰："将士从主上十年，百战以得天下。今主上弃恩任威，贝州戍卒思归，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后，当尽坑魏博之军'；近从马直数卒喧竞，遽欲尽诛其众。我辈初无叛心，但畏死耳。今众议欲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道之军，请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为军民之主。"嗣源泣谕之，不从。嗣源曰："尔不用吾言，任尔所为，我自归京师。"乱兵拔白刃环之，曰："此辈虎狼也，不识尊卑，今公去欲何之！"因拥嗣源及李绍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

晖逆击张破败，斩之，外兵皆溃。赵在礼帅诸校迎拜嗣源，泣谢曰："将士辈负令公，敢不惟命是听！"嗣源诡说在礼曰："凡举大事，须藉兵力，令外兵流散无所归，我为公出收之。"在礼乃听嗣源、绍真俱出城，宿魏县，散兵稍有至者。

[28]壬戌（初六），李嗣源到达邺都，在城西南安下营寨。甲子（初八），李嗣源下达命令，明晨攻打邺都城。这天夜里，从马直军士张破败叛乱，带领好多人大声喧闹，杀死都将，焚烧营寨。第二天早晨，叛乱的士卒逼近中军，李嗣源率领随身护卫部队抵抗，抵挡不住，乱兵的气势更加猖狂。李嗣源声斥问他们说："你们想干什么？"乱兵回答说："将士们跟随主上已有十年，经过百战夺得了天下。现在主上忘恩负义，欺凌士卒，驻守在贝州的士卒只是想回家，主上不能饶恕他们，还说'攻下城以后，应当把魏博的军队全部坑杀'。近来从直少数士卒争逐喧闹，便想很快把这些士卒杀掉。现在大家商量想和城里的人联合起来，击退各路军队，请主人在河南称帝，您李嗣源在河北称帝，成为这里军民的主上。"李嗣源边哭边把皇帝的命令告诉他们，没人听从。李嗣源说："你们不听我的话，任你们随便干，我自回京师。"叛乱的士兵们拔出刀剑把他围起来，并说："这些人都是虎狼之辈，不管尊卑，你离开这里准备去哪里呢？"于是簇拥着李嗣源和李绍真等进城，结果城里的人不让外面的兵进去，皇甫晖迎战张破败，张破败被击杀，城外的兵被打败。赵在礼率领各位校官迎接拜见了李嗣源，边哭边谢罪说："将士们对不起您，敢不唯命是从！"李嗣源假意对赵在礼说："凡是要做大的事情，必须借助兵力，现在城外的士卒被打散后无处可归，我为你出去收集他们。"赵在礼同意李嗣源和李绍真一起出城，他们住在魏县，被击散的士卒有一些又回来。

[29]汉州无城堑，树木为栅。乙丑，任圜进攻其栅，纵火焚之，李绍琛引兵出战于金雁桥，兵败，与十余骑奔绵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汉州犒军，与任圜、董璋置酒高会，引李绍琛槛车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饮之，谓曰："公已拥节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贵，而求入此槛车邪！"绍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两川，一旦无罪族诛；如绍琛辈安保首领！以此不敢归朝耳。"魏王继岌既获绍琛，乃引兵部道而东。

[29]汉州城没有防御用的壕沟，只是树立起一些木头作为栅垒。乙丑（初九），任圜进攻这些栅垒，并放火烧掉，李绍琛率兵出来在金雁桥迎战任圜，李绍琛被打败，他和十余个骑兵逃奔到绵竹，任圜乘胜追击，抓获李绍琛。孟知祥亲自到汉州慰劳军队，他和任圜、董璋大摆宴席，把李绍琛的槛车拉到宴席的座位中间，孟知祥用大杯子自酌自饮，对李绍琛说："你已经拿着皇上给你的符节，又有平定蜀国的功劳，为什么还忧患你富贵不了，而寻求坐这种槛车呢？"李绍琛说："侍中郭崇韬辅佐皇帝功劳第一，没有经过战争而夺取东川、西川，突然无罪被灭族，象我李绍琛怎么能保全自己的脑袋呢？因此不敢回到朝廷。"魏王李继岌已经知道抓获了李绍琛，于是率兵日夜兼程向东进军。

孟知祥获陕虢都指挥使汝阴李肇、河中都指挥使千乘侯弘实，以肇为牙内马步都指挥使，弘实副之。蜀中群盗犹未息，知祥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安集流散，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张业将兵分讨群盗，悉诛之。

孟知祥抓获了陕虢都指挥使汝阴人李肇、河中都指挥使千乘人侯弘实，然后任李肇为牙内马步都指挥使，侯弘实为牙内马步都指挥副使。蜀中的盗贼还未平息，于是孟知祥选择廉洁官吏治理各州县，免除了那些依仗权势随便增加的赋税，安置召集流散人员，颁布一些大的政策，让百姓重新安居乐业。同时又派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张业率分别去讨伐盗贼，最后全部消灭。

[30]李嗣源之为乱兵所逼也，李绍荣有众万人，营于城南，嗣源遣牙将张虔钊、高行周等七人相继召之，欲与共诛乱者。绍荣疑嗣源之诈，留使者，闭壁不应。及嗣源入邺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县，众不满百，又无兵仗；李绍真所将镇兵五千，闻嗣源得出，相帅归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谓诸将曰："吾明日当归藩，上章待罪，听主上所裁。"李绍真及中门使安重诲曰："此策非宜。公为元帅，不幸为凶人所劫；李绍荣不战而退，归朝必以公藉口。公若归藩，则为据地邀君，适足以实谗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诣阙，面见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县南趣相州，遇马坊使康福，得马数千匹，始以戍军。福，蔚州人也。

[30]李嗣源被乱兵逼迫的时候，李绍荣有一万士卒驻扎在邺都城南，李嗣源派遣牙将张虔钊、高行周等七人相继通知他，想和他联合起来消灭乱兵。李绍荣怀疑李嗣源有诈，于是把使者扣留下来，关起军营大门拒不响应。等到李嗣源进入邺都，他率兵离开这里。李嗣源在魏县时，士卒不到一百人，又没有武器。李绍真所率领的镇州五千士卒，听说李嗣源出来，一起归附了他，因此李嗣源的军队渐渐振兴起来。李嗣源边哭边对诸将说："我明天就回藩镇去，上奏皇上请求治罪，听从皇上的裁决。"李绍真和中门使安重诲说："这种策略不大适当。您身为元帅，不幸被乱兵劫持。李绍荣不战而退，回到朝廷后一定会以您为借口。如果您回到藩镇，那就是占据地盘来胁迫君主，正足以证实那些谗言了。不如日夜兼程回到朝廷，面见天子，这样方可不讲自明。"李嗣源说："很好！"丁卯（十一日），从魏县出发向南直奔相州，遇到了马坊使康福，得到了几千匹马，才组成军队。康福是蔚州人。

[31]平卢节度使符习将本军攻邺都，闻李嗣源军溃，引兵归；至淄州，监军使杨希望遣兵逆击之，习惧，复引兵而西。青州指挥使王公俨攻希望，杀之，因据其城。

[31]平卢节度使符习率军攻打邺都，听说李嗣源的军队被打败，就率兵回去了。到了淄州，监军使杨希望派兵迎面攻打他们，符习害怕，又率军向西进。青州指挥使王公俨向杨希望进攻，并杀死了他，因此占据其城。

时近侍为诸道监军者，皆恃恩与节度使争权，及邺都军变，所在多杀之。安义监军杨继源谋杀节度使孔，先诱而杀之。武宁监军以李绍真从李嗣源，谋杀其元从，据城拒之；权知留后淳于晏帅诸将先杀之。晏，登州人也。

当时后唐帝左右和宦官任诸道监军的人们，都依仗后唐帝的恩宠和节度使们争权，等到邺都的军队发生叛变时，凡仍在任监军的宦官多数被杀死。安义监军杨继源阴谋杀害节度使孔，结果孔先引诱而后就杀死了他。武宁监军认为李绍真跟随着李嗣源，阴谋杀害原来跟从李绍真的将士，占据彭城来抗拒李绍真。权知留后淳于晏率领诸位将领先杀了监军。淳于晏是登州人。

[32]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民不聊生。

[32]戊辰（十二日），因军粮不足，后唐帝下令河南尹先预借夏秋赋税，结果民不聊生。

[33]忠武节度使、尚书令齐王张全义闻李嗣源入邺都，忧惧不食，辛未，卒于洛阳。

[33]忠武节度使、尚书令齐王张全义听说李嗣源进入邺都，又忧愁又害怕，连饭都吃不下去。辛未（十五日），在洛阳去世。

[34]租庸使以仓储不足，颇刻军粮，军士流言益甚。宰相惧，帅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内库有余，诸军室家不能相保，傥不赈救，惧有离心。俟过凶年，其财复集。"上即欲从之，刘后曰："吾夫妇君临万国，虽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于便殿论之，后属耳于屏风后，须臾，出妆具及三银盆、皇幼子三人于外曰："人言宫中蓄积多，四方贡献随以给赐，所馀止此耳，请鬻以赡军！"宰相惶惧而退。

[34]租庸使因仓库储备不足，极力压缩削减军粮，军士的流言就更加厉害。宰相感到害怕，就带领百官上奏后唐帝说："现在收上来的租税已经用完，内库还有剩余，各军的家室都不能相保，如果不赶快赈救，怕有离心。等到过了灾年，钱财又会收集上来。"后唐帝打算听从他们的意见，刘皇后说："我们夫妇以君主身份面临万国，虽然借助了武力的功劳，也是由天命安排。命运既然由天掌握，人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宰相又在帝王休息的殿堂里议论这件事，皇后把耳朵贴在屏风的后面偷听，不一会儿，她把梳妆用具、三个银盆以及皇帝三个幼小的儿子抱到外面说："人们都说宫中的积蓄多，但四面八方来的贡献随时都赏赐下去，所剩下的只有这些了，请把这些东西卖掉来赡养军队。"宰相听后十分害怕地退出宫

[35]李绍荣自邺都退保卫州，奏李嗣源已叛，与贼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数辈。嗣源长子从审为金枪指挥使，帝谓从审曰："吾深知尔父忠厚，尔往谕朕意，勿使自疑。"从审至卫州，绍荣囚，欲杀之。从审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请复还宿卫。"乃释之。帝怜从审，赐名继，待之如子。是后嗣源所奏，皆为绍荣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惧。石敬瑭曰："夫事成于果决而败于犹豫，安有上将与叛卒入贼城，而他日得保无恙乎！大梁，天下之要会也，愿假三百骑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军亟进，如此始可自

全。”突骑指挥使康义诚曰：“主上无道，军民怨怒，公从众则生，守节则死。”嗣源乃令安重诲移檄会兵。义诚，代北胡人也。

[35]李绍荣从邺都退到卫州坚守，上奏后唐帝说李嗣源已经叛变，与乱兵合秋。李嗣源派出使者给后唐帝送自己解释的奏章，一天之内就有好几个人来送。李嗣源的长子李从审为金枪指挥使，后唐帝对李从审说：“我深知你父亲的忠厚，你回去告诉他我的意思，不要使他自疑。”李从审到了卫州，李绍荣把他抓了起来，想杀掉他。李从审说：“你们既不相信我的父亲，我又不回到我父亲的住地，那么请求再把我放还禁卫军去。”于是李绍荣才放了他。后唐帝很怜爱李从审，赐给他名字叫继，待他就像待儿子一样。此后李嗣源的所有奏书，都被李绍荣拦挡，不得通达。李嗣源也因此而疑惧。石敬瑭说：“什么事情都是由于果断而取得成功，犹豫而招致失败，哪里有上将和叛进入贼城而他日又安然无恙呢？大梁是天下的要害地方，我希望借三百骑兵先夺取大梁。如果侥幸攻取了大梁，您就率领大军赶快前进，只有这样才可保全自己。”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主上没有德政，军民们又怨恨又愤怒，您要顺从大家就会活下来，如果坚守节操就会死去。”于是李嗣源下令安重诲发出檄文集中部队，康义诚是代北的胡人。

时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泰宁节度使李绍钦、贝州刺史李绍英屯瓦桥，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屯奉化军，嗣源皆遣使召之。绍英，瑕丘人，姓房，名知温；审通，金全之侄也。嗣源家在真定，虞侯将王建立先杀其监军，由是获全。建立，辽州人也。李从珂自横水将所部兵由盂县趣镇州，与王建立军合，倍道从嗣源。嗣源以李绍荣在卫州，谋自白皋济河，分三百骑使石敬瑭将之前驱，李从珂为殿，于是军势大盛。嗣源从子从璋自镇州引兵而南，过邢州，邢人奉为留后。

当时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泰宁节度使李绍钦、贝州刺史李绍英驻扎在瓦桥，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驻扎在奉化军，李嗣源都派遣使者去召集他们。李绍英是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温。安审通是安金全的侄儿。李嗣源的家属住在真定，虞假将王建立先杀了监军，因此李嗣源的家属才得以保全。王建立是辽州人。李从珂从横水率部队从盂县直奔镇州，与王建立的军队会合，日夜兼程地奔赴李嗣源。李嗣源因为李绍荣在卫州，所以谋划从白皋渡过黄河，分出三百名骑兵让

石敬塘率领作为前头部队，李从珂跟在军队 的最后面，于是军势大盛。李嗣源的侄儿李从璋从镇州率领部队向南进军，经过邢州时，邢州人推崇他为邢州留后。

[36]癸酉，诏怀远指挥使白从晖将骑兵扼河阳桥，帝乃出金帛给赐诸军，枢密宣徽使及供奉内使景进等皆献金帛以助给赐。军士负物而诟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为！"甲戌，李绍荣自卫州至洛阳，帝如鹞店劳之。绍荣曰："邺都乱兵已遣党翟建白据博州，欲济河袭郓、汴，愿陛下幸关东招抚之。"帝从之。

[36]癸酉（十七日），后唐帝下诏让怀远指挥使白从晖率领骑兵扼守河阳桥，于是拿出一些金帛赏赐给各路军队，枢密宣徽使以及供奉内使景进等都出一些金帛来帮助后唐帝赏赐军队。军队士卒们背着东西骂道："我们的妻子已经饿死，拿上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甲戌（十八日），李绍荣从卫州到达洛阳，后唐帝到鹞店去慰劳他。李绍荣说："邺都的叛乱士卒已经派出他们的同伙翟建白占据了博州，打算渡过黄河来袭击郓、汴，希望陛下巡幸关东来招抚他们。"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37]景进等言于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犹未安；王衍族党不少，闻车驾东征，恐其为变，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赍敕往诛之，敕曰："王衍一行，并从杀戮。"已印画，枢密使张居翰覆视，就殿柱揩去"行"字，改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仆役获免者千余人。延嗣至长安，尽杀衍宗族于秦川驿。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儿以一国迎降，不免族诛，信义俱弃，吾知汝行亦受祸矣！"

[37]景进等对后唐帝说："魏王还没有到来，康延孝刚刚平定，西南方面还不很安定。王衍的同党不少，如果他们听说您东征，恐怕会发生变化，不如消灭他们。"后唐帝派遣中使向延嗣拿着后唐帝的命令去诛杀他。后唐帝的命令说："王衍一行，一并杀死。"已经盖上了后唐帝的印记和画了押，枢密使张居翰复看时，就在殿堂的柱子上勾去"行"字，改为"家"字，因此蜀国的百官以及王衍的仆役们就有一千多人免于一死。向延嗣到达长安，在秦川驿把王衍的家族全部诛杀。王衍的母亲徐氏将要被杀时，大声说："我的儿子以一个国家迎降还免不了诛灭全家，你们背信弃义，我知道你们也要遭受这种灾难。"

[38]乙亥，帝发洛阳；丁丑，次也；戊寅，遣李绍荣将骑兵循河而东。李嗣源帝党从帝者多亡；或劝李继宜早自脱，继终无行意，。帝屡遣继诣嗣源，继固辞，愿死于帝前以明赤诚。帝闻嗣源在阳，强遣继渡河召之，道遇李绍，绍荣杀之。

[38]乙亥（十九日），后唐帝从洛阳出发。丁丑（二十一日），到达水。戊寅（二十二日），派遣李绍荣率骑兵沿着黄河向东进军。李嗣源的亲信同伙中追随后唐帝的人大多逃跑了。有人劝说李继应当及早逃，李继却始终没有逃离的意思。后唐帝曾多次派遣李继到李嗣源那里去，李继坚决不去，希望死在后唐帝的面前来表明自己的忠诚。后唐帝听说李嗣源在阳，硬派遣李继渡过黄河召他，李继在路上遇到李绍荣，李绍荣把他杀死了。

[39]吴越王有疾，如衣锦军，命镇海、镇东节度使留后传监国。吴徐温遣使来问疾，左右劝勿见，曰：“温阴狡，此名问疾，实使之觇我也。”强出见之。温果聚兵欲袭吴越，闻疾瘳而止。寻不钱塘。

[39]吴越王钱有病，他到衣锦军那里，命令镇海、镇东节度使留后钱傅监国。吴国的徐温派遣使者来问侯，钱的左右大臣都劝他不要见吴国使者，钱说：“徐温阴险狡猾，这回名义上是来问侯我，而实际上是来窥控我。”于是他振作起来出接见吴国使者。徐温果然集中兵力准备袭击吴越，听说钱愈，就停止了行动。钱不久自临安东还钱塘。

[40]吴以左仆射、同平章事徐知诰为侍中，右仆射严可求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0]吴国任命左仆射、同平章事徐知诰为侍中，右仆射严可求兼任下侍郎、同平章事。

[41]庚辰，帝发水。

[41庚辰，（二十四日），后唐帝从水出发。

辛巳，李嗣源至白皋，遇山东上供绢数船，取以赏军。安重诲从者争舟，行营马步使陶斩以徇，由是军中肃然。，许州人也。嗣源济河，至滑州，遣人招符习，习与嗣源会于胙城，安审通亦引兵来会。知汴州孔循遣使奉面迎帝，亦使北输密款于嗣源，曰：“先至者得之。”

辛巳（二十五日），李嗣源到达白皋，遇到好几船来自山东上供的绢帛，于是拿这些东西赏给了军队。跟随安重诲的人争抢船上的东西，行营马步使陶把他们当众斩杀，因此军中才整肃起来。陶是许州人。李嗣源渡过黄河，到达滑州，派人召见符习，符习和李嗣源在胙城相会，安审通也率部队来这里相会。汴州知州孔循派遣使者拿着送给后唐帝的表书在西面迎接后唐帝的到来，同时也派遣使者和北方偷偷送信给李嗣源，说：“谁先到谁将得到汴州。”

先是，帝遣骑将满城西方邺守汴州；石敬塘使裨将李以劲兵突入封丘门，敬瑭踵其后，自西门入，遂据其城，西方邺请降。敬瑭使趣嗣源；壬千，嗣源入大梁。

在此以前，后唐帝派遣骑将满城人西方邺镇守汴州。石敬瑭派副将李琼带劲兵突然攻入封丘门，石敬瑭跟在他们的后面从西门进入，占据了汴州城，西方邺请求投降。石敬瑭派人去报告李嗣源。壬午（二十六日），李嗣源进入大梁。

是日，帝至荥泽东，命龙骧指挥使姚彦温将三千骑为前军，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他军前驱，恐扰汝室家。”厚赐而之。彦温即以其众叛归嗣源，谓嗣源曰：“京师危迫，主上为元行钦所惑，事势已离，不可复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不悖也！”即夺其兵。指挥使潘环守王寨，有刍粟数万，帝遣骑视之，环亦奔大梁。

这一天，后唐帝到达荥泽的东西，命令龙骧指挥使姚彦温率领三千骑兵为前锋，并说：“你闪都是汴梁人，我进入你们的境内，不想让其他部队作为前锋，唯恐打扰你们的境内，不想让其他部队作为前锋，唯恐打扰你们的家室。”赏赐了丰厚的礼物就派他们走了。姚彦温马上率领这部分士卒背叛后唐帝而归服了李嗣源，他对李嗣源说：“京师危险紧迫，主上被赐名李绍荣的元行钦所迷惑，大势已，不可再侍奉皇上了。”李嗣源说：“你没有忠心，说的话何等悖乱！”于是马上夺取了他的部队。指挥使潘环驻守在王村寨，有粮草好几万，后唐帝派骑兵去察看，潘环也逃奔到大梁。

帝至万胜镇，闻嗣源已据大梁，诸军离叛，神色沮丧，登高叹曰：“吾不济矣！”即命旋师。帝之出关也，扈从兵二万五千，及还，已失万余人，乃留秦州都指挥使张唐以步骑三千守关。癸未，帝还过子

谷，道狭，每遇卫士执兵仗者，辄以善言抚之曰：“”适报魏王又进西川金银五十万，到京当尽给尔曹。”对曰：“”陛下赐已晚矣，人亦不感圣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带赐从官，内库使张容哥称颁给已尽，卫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阉竖辈也。”抽刀逐之；或救之，获免。容哥谓同类曰：“皇后吝财致此，今乃归咎于吾辈；事若不测，吾辈万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

后唐帝到达万胜镇，听说李嗣源已经占据了大梁城，诸军离叛，神色沮丧，他登上高处叹息地说：“我不能成功了。”于是马上命令回师。后唐帝出关时，随从的部队有二万五千人，等到回师的时侯，已失去一万余人，于是他留下秦州都指挥使张唐率领三千骑兵步兵把守关口。癸未（二十七日），后唐帝路过子谷，道路狭窄，每逢遇到拿着兵器仪仗的卫士，他就用友好爱惜的话安抚他们说：“刚才有人报告说魏王又进贡西川的金银五十两，等到了京师全部分给父们。”士卒们回答说：“陛下的赏赐已经晚了，人们也不会感谢圣恩了。”后唐帝只是哭泣而已。后唐帝又寻找袍带赏赐给跟从他的官吏们。内库使张容哥说颁赐的东西已经用完了，卫士们骂张容歌说：“使国君失了江山，都是你们这些阉竖们干的。”于是拔出刀来追逐他。刚好有人救了他，才免于一死。张容哥对他的同伙们说：“皇后吝啬财物到了如此地步，现在却归咎于我们。如果发生意外的事情，我们将会碎尸万段，我不能忍心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因此，他跳进黄河淹死了。

甲申，帝至石桥西，置酒悲涕，谓李绍荣等诸将曰：“卿辈事吾以来，急难富贵靡不同之；诸将百馀人，皆截发置地，誓以死报，因相与号泣。是日晚，入洛城。

甲申（二十八日），后唐帝到达石桥的西面，摆开酒宴，悲痛地对李绍荣等诸位将领说：“你们侍奉我以来，急难同当，富贵同享，今天使我到了如此地步，都没有一个计策能救我？”一百多们将领都割断头发放在地上，誓死以报答后唐帝，于是一起放声大哭。当天晚上，进入洛城。

李嗣源命石敬瑭将前军趣水收抚散兵，嗣源继之；李绍虔、李绍英引兵来会。

李嗣源命令石敬瑭率领前锋部队到水收集安抚那些逃散的士卒，李嗣源在后面跟着他们。李绍虔、李绍英率领部队也来相会。

丙戌，宰相，枢密使共奏：“魏王西军将至，车驾宜且控扼水，收王西浑将至，车驾宜且控扼水，收抚散后兵以俟之。”帝从之，自出上东门阅骑兵，戒以诘旦东行。

丙戌（三十日），宰相、枢密使一起上奏后唐帝说：“魏王率领西面的部队即将到来，陛下的车驾应当暂且控制扼守住水，收集安抚逃散的士卒来等待魏王。”后唐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并亲自到上东门外检阅了骑兵，告诫他们明天早晨向东进军。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五卷

后唐纪四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上之下天成元年（丙戌、926）

后唐纪四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公元926年）

[1]夏，四月，丁亥朔，严办将发，骑兵陈于宣仁门外，步兵陈于五凤门外。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不知睦王存义已死，欲奉之以作乱，帅所部兵自营中露刃大呼，与黄甲两军攻兴教门。帝方食，闻变，帅诸王及近卫骑兵击之，逐乱兵出门。时蕃汉马步使朱守殷将骑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与同击贼；守殷不至，引兵憩于北邙茂林之下。乱兵焚兴教门，缘城而入，近臣宿将皆释甲潜遁，独散员都指挥使李彦卿及宿卫军校何福进、王全斌等十余人力战。俄而帝为流矢所中，鹰坊人善友扶帝自门楼下，至绛霄殿庑下抽矢，渴懑求水，皇后不自省视，遣宦者进酪，须臾，帝殂。李彦卿等恸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敛庑之下乐器覆帝尸而焚之。彦卿，存审之子；福进、全斌皆太原人也。刘后囊金宝系马鞍，与申王存渥及李绍荣引七百骑，焚嘉庆殿，自师子门出走。通王存确、雅王存纪奔南山。宫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宫，选宫人三十余人，各令自取乐器珍玩，内于其家。于是诸军大掠都城。

[1]夏季，四月，丁亥朔（初一），后唐帝出行前的戒严等都已办好准备出发，骑兵陈列在宣仁门外，步兵陈列在五凤门外。从马直指挥使郭从不知道睦王李存已经死去，打算辅助他一起叛乱，于是率部队从军营中亮出刀刃大声疾呼，和黄甲两军攻打兴教门。这时后唐帝正在吃饭，听说兵变就率领诸王和近卫骑兵进击，把乱军赶出兴教门。当时，蕃汉马步使朱守殷率骑兵在外面，后唐帝派中使急召他，打算和他一起攻打乱兵。朱守殷不来，领兵在北邙茂密的树林中休息。乱兵焚烧了兴教门。沿着城墙进入，后唐帝身边的大臣和禁卫兵都丢盔弃甲偷偷逃跑了，只有散员都指挥使李彦卿以及宿卫军校何福进、王全斌等十余人奋力作战。不一会儿，后唐帝被流箭射中，鹰坊人善友扶着后唐帝从门楼上走下来，到了绛霄殿的屋檐下把箭拔出来。后唐帝口渴烦闷想喝水，皇后没有亲自看望，只是派宦官送去些乳浆。很快后唐帝就死了。李彦卿等痛哭而去，左右大臣也都离去，

善友收拾了屋檐下的乐器。盖住后唐帝的尸体，把他焚烧了。李彦卿是李存审的儿子。何福进、王全斌都是太原人。刘皇后装好金玉珠宝，系上马鞍，和申王李存渥、李绍荣领着七百骑兵焚烧了嘉庆殿以后，从师子门出逃。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逃奔到南山。宫里的人大多数都逃跑了，朱守殷进入宫内，挑选了三十多个宫女，让她们各自拿了些乐器和珍贵的玩物，放在他家，此时各路军队把都城洗劫一空。

是日，李嗣源至子谷，闻之，恸哭，谓诸将曰："主上素得士心，正为群小蔽惑至此，今吾将安归乎！"

这一天，李嗣源到达子谷，听说后唐皇帝庄宗已死，痛哭一场，并对诸位将领说："主上平时很得人心，正是被这一群小人蒙蔽迷惑才到了这种地步，现在我将到哪里去呢？"

戊子，朱守殷遣使驰白嗣源，以"京城大乱，诸军焚掠不已，愿亟来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阳，止于私第，禁焚掠，拾庄宗骨于灰烬之中而殡之。

戊子（初二），朱守殷派使者飞速报告李嗣源，说："京城大乱，诸军烧杀抢掠不已，希望赶快来解救京城。"乙丑（疑误），李嗣源进入洛阳，住在自己的宅里，禁止焚烧抢掠，在灰烬中拾了一些庄宗的遗骨，然后把他安葬了。

嗣源之入邺也，前直指挥使平遥侯益脱身归洛阳，庄宗抚之流涕。至是，益自缚请罪；嗣源曰："尔为臣尽节，又何罪也！"使复其职。

李嗣源进入邺都的时侯，前直指挥使平遥人侯益摆脱了李嗣源回到洛阳，计宗抚摩着他痛哭流涕。到了现在，侯益自缚来请罪。李嗣源说："你作为一个大臣，尽忠尽节，有什么罪呢？"又使他官复原职。

嗣源谓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宫，供给尤宜丰备。吾俟山陵毕，社稷有奉，则归藩为国家捍御北方耳。"

李嗣源对朱守殷说："你好好地巡回检查，以待魏王到来。淑妃、德妃都在宫中，她们的供给应当格外丰富齐备。等皇上的陵墓修好，国家有了继承人，我就回到我的藩镇真定去为国家保卫北方领土。"

是日，豆卢革帅百官上笺劝进，嗣源面谕之曰："吾奉诏讨贼，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诉，又为绍荣所隔，披猖至此。吾本无他心，

诸君遽尔见推，殊非相悉，愿勿言也！”革等固请，嗣源不许。

这一天，豆卢革率领百官送上书札劝李嗣源即皇帝位，李嗣源当面告诉他们说：“我奉皇上的命令去讨伐乱贼，不幸部队叛背逃散。本想入朝亲自诉说情况，但被李绍荣所阻隔，分裂到如此地步。我本来没有其他想法，诸君突然来推举我，是根本不了解我，希望不要说了。”豆卢革等坚决请求，李嗣源还是没有答应。

李绍荣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从兵稍散；庚寅，至平陆，止馀数骑，为人所执，折足送洛阳。存霸亦帅众千人弃镇奔晋阳。

李绍荣想投奔河中去靠拢永王李存霸，跟从他的部队渐渐逃散了。庚寅（初四），到了平陆，只剩下几个骑兵，被人抓获，打断了脚送到了洛阳。李存霸也率领一千多人弃镇逃奔到晋阳。

[2]辛卯，魏王继岌至兴平，闻洛阳乱， 复引兵而西，谋保据凤翔。

[2]辛卯（初五），魏王李继岌到兴平，听说洛阳叛乱，又率兵回到西边，计划据守凤翔。

[3]向延嗣至凤翔，以庄宗之命诛李绍琛。

[3]向延嗣到了凤翔，以庄宗的命令杀死李绍琛。

[4]初，庄宗命吕、郑二内养在晋阳，一监兵，一监仓库，自留守张宪以下皆承应不暇。及邺都有变，又命汾州刺史李彦超为北都巡检。彦超，彦卿之兄也。

[4]当初，庄宗命令吕、郑两个内养留在晋阳，一个监管军队，一个监管仓库，自留守张宪以下都承应不暇。等到邺都发生兵变，又令汾州刺史李彦超为北都巡检。李彦超是李彦卿的哥哥。

庄宗既殂，推官河间张昭远劝张宪奉表劝进，宪曰：“吾一书生，自布衣于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岂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远泣曰：“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义不朽矣。”

庄宗死后，推官河间人张昭远劝张宪奉表拥李嗣源为帝，张宪说：“我是一个书生，从一个普通百姓到做大官，都是找先帝的恩情，怎以能够苟且偷生而不感到惭愧呢？”张昭远边哭边说：“这是古人的事情，你能实行，忠义不朽。”

有李存沼者，庄宗之近属，自洛阳奔晋阳，矫传庄宗之命，阴与二内养谋镣杀宪及彦超，据晋阳拒守。彦超知之，密告宪，欲先图之。宪曰："仆受先帝厚恩，不忍为此。徇义而不免于祸，乃天也。"彦超谋未决，壬辰夜，军士共杀二内养及存沼于牙城，因大掠达旦。宪闻变，出奔忻州。会嗣源移书至，彦超号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权知太原军府。

有一个叫李存沼的人，是庄宗的近亲，他从洛阳跑到晋阳，假传庄宗的命令，偷偷和两个内养阴谋杀死张宪和李彦超，占据晋阳而坚守。李彦超知道这一情况后，悄悄地告诉了张宪，打算先图谋起事。张宪说："先帝对我有深厚的恩情，我不忍心这样做。坚守道义而至死不变却免不了祸端，这是天命啊！"李彦超的计划还没有决定，壬辰（初六）夜晚，士卒们就在牙城里杀死了两个内养和李存沼，于是在城内抢掠到天亮。张宪听说发生兵变，出逃到忻州。正好这时李嗣源的信送到这里，李彦超给士卒下了命令，城里才开始安定下来，于是他就代理太原军府。

[5]百官三笺请嗣源监国，嗣源乃许之。甲午，入居兴圣宫，始受百官班见。下令称教，百官称之曰殿下。庄宗后宫存者犹千馀人，宣徽使选其美少者数百献于监国，监国曰："奚用此为！"对曰："宫中职掌不可阙也。"监国曰："宫中职掌宜谙故事，此辈安知！"乃悉用老旧之人补之，其少年者皆出归其亲戚，无亲戚者任其所适。蜀中所送宫人亦准此。

[5]百官第三次送上书札请求李嗣源监国，李嗣源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甲午（初八），进入兴圣宫居住，开始接受百官按次序的拜见。他下发的命令称作教，百官称他为殿下。庄宗的后宫里还有一千多人，宣徽使从中选择了几百名年轻漂亮的送给了监国李嗣源，监国说："用这些人干什么？"宣徽使回答说："宫中的主管不可缺。"监国说："宫中主管应当熟悉过去的典章制度，这些人怎么会知道？"于是全部用过去的老人代替，让那些年轻人都出宫回亲戚家，没肖亲戚的任凭他们随便去哪里。蜀中所送来的宫人也照此办理。

乙未，以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镇州别驾张延朗为副使。延朗，开封人也，仕梁为租庸吏，性纤巧，善事权贵，以女妻重诲之子，故重诲引之。

乙未（初九），任命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镇州别驾张延朗为副使。张延朗是开封人，在后梁时任租庸吏。他工于心计，善事权贵。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安重诲的儿子，所以安重诲引荐了他。

监国令所在访求诸王。通王存确、雅王存纪匿民间，或密告安重诲，重诲与李绍真谋曰："今殿下既监国典丧，诸王宜早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闻。"乃密遣人就田舍杀之。后月余，监国乃闻之，切责重诲，伤惜久之。

监国李嗣源命令访求还活着的各王。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藏匿在民间，有人秘密告诉安重诲，安重诲和李绍真谋划说："现在殿下已经摄政，主持办理丧事，各王应当及早安排处置，以此来统一人心。殿下性情慈善，不能告诉他。"于是秘密派人到农舍杀了他们。一个多月以后监国才听说这件事，严厉地谴责了安重诲，伤心婉惜了很久。

刘皇后与申王存渥奔晋阳，在道与存渥私通。存渥至晋阳，李彦超不纳，走至风谷，为其下所杀。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晋阳，从兵逃散俱尽，存霸削发、僧服谒李彦超，"愿为山僧，幸垂庇护。"军士争欲杀之，彦超曰："六相公来，当奏取进止。"军士不听，杀之于府门之碑下。刘皇后为尼于晋阳，监国使人就杀之。薛王存礼及庄宗幼子继嵩、继潼、继蟾、继，遭乱皆不知所终。惟邕王存美以病风偏枯得免，居于晋阳。

刘皇后和申王李存渥逃到晋阳，在路上和李存渥通奸。李存渥到了晋阳，李彦超不接纳，他又跑到谷，被部下杀死。第二天，永王李存霸也到达晋阳，跟随他的士卒全都逃跑了。李存霸剃掉头发，穿上僧服去拜见李彦超，说："愿意成为山上的僧人，希望能得到庇护。"军士们争着想杀掉他，李彦超说："六相公李存霸既然来了，应当奏请，然后决定去留。"军士们没有听从他的话，在府门的石碑下把他杀死。刘皇后在晋阳当了尼姑，监国派人到晋阳杀了她。薛王李存礼以及庄宗幼小的儿子李继嵩、李继潼、李继蟾、李继在国家遭受兵乱后都不知所终。只有邕王李存美中风得病，半身不遂，才免于一死，住在晋阳。

[6]徐温、高季兴闻庄宗遇弑，益重严可求、梁震。

[6]徐温、高季兴听说庄宗被杀，更加器重严可求、梁震。

梁震荐前陵州判官贵平孙光宪于季兴，使掌书记。季兴大治战舰，欲攻楚，光宪谏曰：“荆南乱离之后，赖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与楚国交恶，他国乘吾之弊，良可忧也。”季兴乃止。

梁震把原来的陵州判官贵平人孙光宪推荐给高季兴，掌管书牍记录。高季兴大治战船，准备攻打楚国。孙光宪劝说：“荆南政治混乱之后，靠你使士民休养生息，现在刚有点生机，如果又和楚国成为仇敌，其他国家乘机钻我们空子，是非常令人担心的。”高季兴于是停止与楚国交战的准备。

[7]戊戌，李绍荣至洛阳，监国责之曰：“吾何负于尔，而杀吾儿？”绍荣目直视曰：“先帝何负于尔？”遂斩之，复其姓名曰元行钦。

[7]戊戌（十二日），李绍荣到达洛阳，监国李嗣源责备他说：“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杀死我的儿子？”李绍荣睁大眼睛瞪着监国说：“先帝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于是杀死了李绍荣，并恢复了他原来的姓名元行钦。

[8]监国恐征蜀军还为变，以石敬瑭为陕州留后；己亥，以李从珂为河中留后。

[8]监国怕征讨前蜀国的军队回来发生变故，任命石敬瑭为陕州留后。己亥（十三日），任命李从珂为河中留后。

[9]枢密使张居翰乞归田里，行之。李绍真屡荐孔循之才，庚子，以循为枢密副使。李绍宏请复姓马。

[9]枢密使张居翰请求回家乡，监国答应了他的请求。李绍真曾多次推荐孔循的才能，庚子（十四日），任命孔循为枢密副使。李绍宏请求恢复他姓马。

监国下教，数租庸使孔奸佞侵刻穷困军民之罪而斩之，凡谦所立苛敛之法皆罢之，因废租庸民及内勾司，依旧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专判。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

监国下发教令，谴责租庸使孔谦奸巧谄谀、侵占剥夺，使军民贫困的罪行，并将他处死。凡是孔谦制定的苛敛之法，全部废除，同时撤消了租庸使和内勾司，依照旧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托宰相

一人专门管理。又取消了各道的监军使。因为庄宗是任用宦官才导致亡国的，所以命令各道把宦官全部杀掉。

[10]魏王继岌自兴平退至武功，宦者李从袭曰：“祸福未可知，退不如进，请王亟东行以救内难。”继岌从之。还，至渭水，权西都留守张已断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拟吕知柔等皆已窜匿。从袭谓继岌曰：“时事已去，王宜自图。”继岌徘徊流涕，乃自伏于床，命仆夫李环缢杀之。任圜代将其众而去。监国命石敬瑭慰抚之，军士皆无异言。

[10]魏王李继岌从兴平退到武功，宦官李从袭说：“是祸是福不可预测，但后退不如前进，请王赶快东进来解救内难。”李继岌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前进到达渭水，代理西都留守的张已经把浮桥拆毁。他们顺流渡过渭水，当日到达渭南，李继岌的心腹之人吕知柔等都已逃跑躲藏起来。李从袭对李继岌说：“大势已去，王应自图。”李继岌边哭 边来回走动，后来就趴伏在床上，命令仆夫李环用绳子把他勒死。任圜代替他率领部队向东前进。监国命令石敬瑭去安抚他们，士卒们没有不同意见都归顺了李嗣源。

先是，监国命所亲李冲为华州都监，应接西师。冲擅逼华州节度使史彦熔入朝；同州节度使李存敬过华州，冲杀之，并屠其家；又杀西川行营都监李从袭。彦熔泣诉于安重诲，重诲遣彦熔还镇，召冲归朝。

在此之前，监国命令他的亲信李冲为华州都监，来应接魏王李继岌的部队。李冲擅自逼迫华州节度使史彦熔入朝。同州节度使李存敬路过华州时，李冲杀死了他，并把他的家属也全部杀掉。他还杀死了西川行营都监李从袭。史彦熔哭着向安重诲诉说了李冲逼他的事，安重诲派史彦熔回到华州，召李冲回朝。

自监国入洛，内外机事皆决于李绍真。绍真擅收威胜节度使李绍钦、太子少保李绍冲下狱，欲杀之。安重诲谓绍真曰：“温、段罪恶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内难，冀安万国，岂专为公报仇邪！”绍真由是稍沮。辛丑，监国教，李绍冲、绍钦复姓名为温韬、段凝，并放归田里。

自从监国进入洛阳以来，内外重要的事情都由李绍真决定。李绍真擅自拘捕了威胜节度使李绍钦、太子少保李绍冲，并把他们投入监

狱，打算把他们杀掉。安重诲对李绍真说：‘温韬、段凝的罪恶都在梁朝，现在殿下刚刚平息了内乱，希望安定万国，难道只为你报仇吗？”李绍真因此才稍稍收敛。辛丑（十五日），监国下令，恢复了李绍冲、李绍钦的姓名叫温韬、段凝，并放他回归家乡。

[11]壬寅，以孔循为枢密使。

[11]壬寅（十六日），任命孔循为枢密使。

[12]有司议即位礼。李绍真、孔循以为唐运已尽，宜自建国号。监国问左右："何谓国号？"对曰："先帝赐姓于唐，为唐复雠， 继昭宗后，故称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称唐耳。"监国曰："吾年十三事献祖，献祖以吾宗属，视吾犹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经纶攻战，未尝不预；武皇之基业则吾之基业也，先帝之天下则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异国乎！"令执政更议。吏部尚书李琪曰："若改国号，则先帝遂为路人，梓宫安所托乎！不惟殿下忘三世旧君，吾曹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继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礼。"众从之。丙午，监国自兴圣宫赴西宫，服斩衰，于柩前即位，百官缟素。既而御衮冕受册，百官吉服称贺。

[12]主管官吏商议监国即皇帝位的仪礼。李绍真、孔循认为唐朝的世运已经完了，应当自己建立国号。监国问左右大臣说："什么叫做国号？"回答说："先帝接受唐朝赐给的姓，为唐朝报仇，继唐昭宗之后，所以称唐。现在梁朝的人们不想让殿下的国号称作唐。"监国说："我十三岁时侍奉献祖来国昌，献祖把我看作同一宗族，对我就象对待儿子一样。后来又侍奉武皇李克用近三十年，侍奉先帝李存勖近二十年，每次筹划治理国家的大事和攻伐征战，我未尝不参预。武皇的基业就是我的基业，先帝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哪有同家而异国的道理！"于是命令主持政务的人们重新商议一下。吏部尚书李琪说："如果改变国号，那先帝就成了与国家没有关系的人，他的棺材往哪里安放呢？这不仅仅是殿下忘记了三世旧的君主，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心里能够自安吗？过去的朝代以旁支继承王位的有很多，应当用嗣子在棺材前面即位的礼仪即位。"大家听从了他的意见。丙午（二十日），监国从兴圣宫到西宫，穿着用粗麻布做的重丧服，在棺材前面即皇帝位，百官们都穿着白丧服。不一会儿，监国穿上皇帝的礼服和礼帽，接受册书，百官们穿着吉祥的服装祝贺。

[13]戊申，敕中外之臣毋得献鹰犬奇玩之类。

[13]戊申（二十二日），命令朝廷内外大臣不得贡献鹰犬珍玩之类的东西。

[14]有司劾奏太原尹张宪委城之罪；庚戌，赐宪死。

[14]有关部门检举弹劾太原尹张宪弃城之罪，庚戌（二十四日），后唐皇帝李嗣源赐张宪死。

[15]任圜将征蜀兵二万六千人至洛阳，明宗慰抚之，各令还营。

[15]任圜率领着出征前蜀的二万六千多士卒到了洛阳，后唐帝慰劳安抚他们，命令他们各自回到军营去。

[16]甲寅，大赦，改元。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分遣诸军就食近畿，以省馈运。除夏、秋税省耗。节度、防御等使，正、至、端午、降诞四节听贡奉，毋得敛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贡奉。选人先遭涂毁文书者，令三铨止除诈伪，余复旧规。

[16]甲寅（二十八日），大赦天下，更改年号。酌情留下后宫一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的人自己愿到哪里就到哪里。各司、使、务有名无实的都废除了。分派各军在附近的地方供给粮食，以节省运送的费用。免除了夏、秋两季税赋的省耗税。节度、防御等使，元旦、冬至、端午、皇帝生日四个节日听任贡奉，但不得聚敛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贡奉。选拔人才时，如果有先涂改文书的人，命令三铨制止他们欺诈伪造，其余按旧的规定办理。

[17]五月，丙辰朔，以太子宾客郑珏、工部尚书任圜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忧公如家，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圜每以天下为己任，由是安重诲忌之。

[17]五月，丙辰朔（初一），任命太子宾客郑珏、工部尚书任圜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圜仍判管三司。任圜忧公如家，他选拔贤良有才能的人，杜绝侥幸，一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满足，朝廷的大纲要领也初具规模。任圜干事，常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安重诲很忌恨他。

[18]武宁度使李绍真、忠武节度使李绍琼、贝州刺史李绍英、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河阳节度使李绍奇、州刺史李绍能，各请复旧姓名为堆彦威、从简、房知温、王晏球、夏鲁奇、米君立，许之。从简，陈州人也。晏球本王氏子，畜于杜氏，故请复姓王。

[18]武宁节度使李绍真、忠武节度使李绍琼、贝州刺史李绍英、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河阳节度使李绍奇、州刺史李绍能，各自请求恢复他们的姓名为霍彦威、从简、房知温、王晏球、夏鲁奇、米君立，后唐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从简是陈州人。王晏球本来是姓王的儿子，寄养在姓杜的家，所以请求恢复姓王。

[19]丁巳，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

[19]丁巳（初二），命令百官正衙除正常朝拜外，每隔五天进内殿问一次安。

[20]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或落发为僧，至晋阳者七十余人，诏北都指挥使李从温悉诛之。从温，帝之侄也。

[20]数百名宦官逃窜到山林里面隐藏起来，有的剃发为僧，有七十多人到了晋阳，后唐帝下诏北都指挥使李从温，把他们全部杀掉。李从温是后唐帝的侄儿。

[21]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功于晋阳，壬戌，以金全为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

[21]后唐帝认为前相州刺史安金全对晋阳有功，壬戌（初七），任命安金全为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

[22]丙寅，赵在礼请帝幸邺都。戊辰，以在礼为义成节度使；辞以军情未听，不赴镇。

[22]丙寅（十一日），赵在礼请求后唐帝巡幸邺都。戊辰（十三日），任命赵在礼为义成节度使。赵在礼以军情未安定为理由，没有到义成节度使镇所去。

[23]李彦超入朝，帝曰："河东无虞，尔之力也。"庚午，以为建雄留后。

[23]李彦超入朝，后唐帝说："河东没有出问题，是你的功劳。"庚午（十五日），任命李彦起为建雄留后。

[24]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24]甲戌（十九日），加封福建王延翰为同平章事。

[25]帝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乃奏称："臣徒以忠实之心事陛下，得典枢机，今事粗能晓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愿仿前朝侍讲、侍读、近代直崇政、枢密院，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乃置端明殿学士，乙亥，以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之。

[25]后唐帝不识字，四面八方的奏书都让安重诲读给他听，安重诲也不能全部通晓，于是上奏说："臣只以忠诚的心来侍奉陛下，得以掌管朝内机密，现在的事情还粗粗能够知道一些，至于过去的事情，非我所及。希望效仿前朝的侍讲、侍读，近代的直崇政、枢密院，选择一些有文化的大臣来共同处理这些事情，以备应对。"于是设置了端明殿学士。乙亥（二十日），任命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端明殿学士。

[26]丙子，听郭崇韬归葬，复朱友谦官爵；两家货财田宅，前籍没者皆归之。

[26]丙子（二十一日），允许归葬郭崇韬，恢复了朱友谦的官爵。两家的货财田宅，以前没收了的全部归还给他们。

[27]戊寅，以安重诲领山南东道节度使。重诲以襄阳要地，不可乏帅，无宜兼领，固辞；许之。

[27]戊寅（二十三日），任命安重诲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安重诲认为襄阳是个重要的地方，不可以没有统帅，不应当兼领，所以他坚决推辞。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28]诏发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等三千人戍瓦桥。六月，丁酉，出城，复还，作乱，焚掠坊市，杀权知州、推官高逖。逼马步都指挥使、曹州刺史李彦饶为帅，彦饶曰："汝欲吾为帅，当用吾命，禁止焚掠。"众从之。己亥旦，彦饶伏甲于室，诸将入贺，彦饶曰："前日唱乱者数人而已。"遂执张谏等四人，斩之。其党张审琼帅众大噪于建国门，彦饶勒兵击之，尽诛其众四百人，军、州始定。即日，以军、州事牒节度推官韦俨权知，具以状闻。庚子，诏以枢密使孔循知汴州，收为乱者三千家，悉诛之。彦饶，彦超之弟也。

[28]后唐帝下诏调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等三千人去戍守瓦桥。六月，丁酉（十二日），军队出了城，后又返回发动叛乱，焚烧抢掠街市，杀死权知州、推官高逖。逼迫马步都指挥使、曹州刺史李彦饶为

统帅，李彦饶说："你们想让我当统帅，就应当听我的命令，禁止焚烧抢掠。"大家听从了他。己亥（十四日）的早晨，李彦饶在家里暗藏了一些武士，诸位将领进来祝贺，李彦饶说："前日鼓动叛乱的只有几个人而已。"于是把张谏等四人抓起来斩杀。张谏的同党张审琼率领好多人在建国门大声吵嚷，李彦饶率兵攻打他们，全部杀死了这伙四百人。然后军、州才开始安定下来。当天，把军、州的事情写成公文报节度推官韦俨知道，详细写在书札里报告后唐帝。庚子（十五日），后唐帝下诏命令枢密使孔循掌管汴州，拘捕了三千家作乱的人，全部处死。李彦饶是李彦超的弟弟。

[29]蜀百官至洛阳，永平节度使兼侍中马全曰："国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锴等。为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马，亦有复归蜀者。

[29]前蜀的百官到达洛阳，蜀永平节度使兼侍中马全说："国家灭亡了，来到这里，活着不如死了！"绝食而死。任命平章事王锴等为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马，也有些人又回到了蜀中。

[30]辛丑，滑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纵火作乱，攻魏博戍兵三指挥，逐出之。

[30]辛丑（十六日），滑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放火作乱，攻打驻守在魏博部队的三个指挥，并把他们赶了出去。

[31]乙巳，敕："朕二名，但不连称，皆无所避。"

[31]乙巳（二十日），后唐帝敕命："朕的名字有两个字，但只要不连称，都不需避讳。"

[32]戊申，加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32]戊申（二十三日），加封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任侍中。

[33]李继至华州，闻洛中乱，昨归凤翔；帝为之诛柴重厚。

[33]李继到达华州，听说洛中叛乱，又回到凤翔。后唐帝为他诛杀了柴重厚。

[34]高季兴表求夔、忠、万三州为属郡，诏许之。

[34]高季兴上表请求夔、忠、万三州为自己属郡，后唐答应了他的请求。

[35]安重诲恃恩骄横，殿直马延误冲前导，斩之于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闻。秋，七月，重诲白帝下诏，称延陵突重臣，戒谕中外。

[35]安重诲依仗后唐帝的恩宠，十分骄横，殿直马延误冲了他的前列仪仗，在马前斩了马延，御史大夫李琪把这件事告诉了后唐帝。秋季，七月，安重诲告知后唐帝，下诏说，马延侵侮冲撞身居要职的大臣，要告诫全国。

[36]于可洪与魏博戍将互相奏云作乱，帝遣使按验得实，辛酉，斩可洪于都市，其首谋滑州左崇牙金营族诛，助乱者右崇牙两长剑建平将校百人亦族诛。

[36]于可洪和戍守在魏博的将领互相上奏说对方作乱，后唐帝派遣使者去查验落实，辛酉（初七），在都市里斩杀了于可洪。叛乱的首谋滑州左崇牙全营全部灭族，帮助作乱的右崇牙两长剑建平将校一百人也全部灭族。

[37]壬申，妆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转对奏事。

[37]壬申（十八日），开始命令百官每隔五天入朝问一次安，并依次上奏本部门公事。

[38]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馀城，更命曰东丹国。命其长子突欲镇东丹，号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楼，号元帅太子。

[38]契丹主向勃海发动进动，攻下了扶馀城，下令改名叫东丹国。命令他的长子突欲镇守东丹，号人皇王。他的次子德光镇守西楼，号元帅太子。

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闻庄宗为乱兵所害，恸哭曰："我朝定儿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儿及此。"哭不已。虏言"朝定"，犹华言朋友也。又谓坤曰："今天子闻洛阳有急，何不救？"对曰："地远不以及。"曰："何故自立？"坤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汉儿喜饰说，毋多谈！"突欲侍侧，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可乎？"坤曰："中国无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犹天皇王初有国，岂强取之乎！"契丹主曰："理当然。"又曰："闻吾儿专好声色游畋，宜其及此。我自闻之，举家不饮酒，散遣伶人，解纵鹰犬。若亦效吾儿所为，行自亡矣。"又曰："吾儿与我虽世旧，然屡与我战争；于今天子则无怨，足以修好。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专也。"契丹主怒，囚之，旬余，复

召之，曰："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给纸笔趣令为状，坤不可，欲杀之，韩延徽谏，乃复囚之。

后唐帝派遣供奉官姚坤告诉契丹主庄宗去世。契丹主听说庄宗被乱兵所害，痛哭地说："世宗是我'朝定'儿。我正准备去援救他，因为勃海没有攻下来，所以没有去成，致使我儿到了如此地步。"痛哭不已。契丹人说"朝定"，就是汉语里"朋友"的意思。他又对姚坤说："现在的天子听说洛阳有急事，为什么不去援救？"姚坤回答说："因为道路太远去不了。"契丹主说："那么为什么自立为皇帝？"姚坤给他讲了皇帝之所以即位的原因。契丹主说："汉族人喜欢粉饰言辞，不必多谈了。"突欲陪从在契丹主的身旁，说："牵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地，田主就把他的牛夺过来，这样做可以吗？"姚坤说："中原没有君主，唐朝天子是不得已才即位的。也就好象天皇王刚刚有了封国一样，难道是强行夺取的吗？"契丹主说："道理应当是这样。"他又说："听说我儿专门喜欢声色游猎，不爱惜兵民，他到这种地步也是应该的。我自从听到这件事后，全家不喝酒，把伶人们都遣散了，释放了鹰犬。如果我也效仿我儿的所作所为，将会自取灭亡。"他又说："我儿和我虽然是世代交谊，然而曾多次和我战争。我和现在的天子没有什么怨恨，足以和好。如果能够给了我黄河以北的地方，我就不再会向南侵犯了。"姚坤说："这些事情不是使臣我说了就算数的。"契丹主听了非常生气，于是把他关起他来，十几天后，又召见他说："黄河以北恐怕难以得到，得到镇、定、幽州也可以。"于是拿上纸和笔催他写下来，姚坤不肯写，契丹主想把他杀掉，韩延徽劝说，才又把姚坤关了起来。

[39]丙子，葬光圣神闵孝皇帝于雍陵，庙号庄宗。

[39]丙子（二十二日），在雍陵安葬了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号为庄宗。

[40]丁丑，镇州留后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刘殷肇不受代，谋作乱，已讨擒之。

[40]丁丑（二十三日），镇州留后王建立上奏说涿州刺史刘殷肇不接受替代命令，企图作乱，已经讨伐抓获了他。

[41]己卯，置彰国军于应州。

[41]己卯（二十五日），在应州设置了彰国军。

[42]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豆卢革、韦说奏事帝前，或时礼貌不尽恭；百官俸钱皆折估，而革父子独受实钱；百官自五月给，而革父子自正月给；由是众论沸腾。说以孙为子，奏官；受选人王赂，除近官。中旨以库部郎中萧希甫为谏议大夫，革、说覆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说不忠前朝，阿谀取容"；因诬"革强夺民田，纵田客杀人，说夺邻家井，取宿藏物。"制贬革辰州刺史；说溆州刺史。庚辰，赐希甫金帛，擢为散骑常侍。

[42]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豆卢革、韦说在后唐帝面前奏请事情时，有时礼貌很不恭敬。百官的奉禄都折价放发，只有豆卢革父子的奉禄拿实际钱数。百官的奉禄从五月开始给，而豆卢革父子的俸禄从正月给。因此大家议论纷纷。韦说把孙子当作儿子，上奏求官。候选官员王行贿赂，被任命为京畿附近的州县官。按照后唐帝的旨意，任命库部郎中萧希甫为谏议大夫，豆卢革、韦说令重新上奏。萧希甫很恨他们，于是给后唐帝上疏说"豆卢革、韦说不忠于前朝，看脸色阿谀奉承"，因此又诬陷他们说："豆卢革强夺民田，指使佃农杀人；韦说强夺邻家的水井，抢取别人窖藏的东西。"皇帝下令贬豆卢革为辰州刺史，贬韦说为溆州刺史。庚辰（二十六日），后唐帝赏赐萧希甫金帛，提拔他为散骑常侍。

[43]辛巳，契丹主阿保机卒于夫馀城，述律后召诸将及酋长难制者之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问曰："汝思先帝乎？"对曰："受先帝恩，岂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见之。"遂杀之。

[43]辛巳（二十七日），契丹主阿保机在扶馀城去世。述律后召见诸将以及酋长中难以制服的人的妻子，然后对他们说："我现在一人独居，你们不可不效法我。"又召集她们的丈夫边哭边问他们说："你们思念先帝吗？"这些人回答说："先帝对我们有很大恩情，怎么能不思念他呢？"述律后说："果然思念他，就应该去见他。"于是就把他们都杀死了。

[44]癸未，再贬豆卢革费州司户，韦说夷州司户。甲申，革流陵州，说流合州。

[44]癸未（二十九日），再次贬豆卢革为费州司户，贬韦说为夷州司户。甲申（三十日），将豆卢革流放到陵州，把韦说流放到合州。

[45]孟知祥阴有据蜀之志，阅库中，得铠甲二十万，置左右牙等兵十六营，凡万六千人，营于牙城内外。

[45]孟知祥暗中有占据蜀中的心思，在检阅军库时，得到铠甲二十万，设置了左右牙等兵十六个营，一共有一万六千人，驻扎在牙城内外。

[46]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46]八月，乙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47]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东丹，与长子突欲奉契丹主之丧，将其众发夫馀城。

[47]丁亥（初三），契丹述律后派少子安端少君镇守东丹，她和长子突欲奉侍着契丹主的丧事，并率领大家从扶馀城出发。

[48]初，郭崇韬以蜀骑兵分左、右骁卫等六营，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宁远等二十营，凡二万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冲山等六营，凡六千人，营于罗城内外；又置义宁等二十营，凡万六千人，分戍管内州县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营；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内。

[48]当初郭崇韬把前蜀的骑兵分为左、右骁卫等六个营，共有三千人；步兵分为左、右宁远等二十个营，共有二万四千人。庚寅（初六），孟知祥又增设了左、右冲山等六个营，共有六千人，驻扎在外城内外；还设置了义宁等二十个营，共有一万六人，分别戍守在管辖内的州县，并由这些州县就近供给。又设置了左、右牢城四个营，共有四千人，分虽戍守在成都境内。

[49]王公俨既杀杨希望，俗邀节，扬言符习为治严急，军府众情不愿其还。习还，至齐州，公俨拒之，习不敢前。公俨又令将士上表请己为帅，诏除登州刺史。

[49]王公俨杀死了杨希望后，打算求得后唐帝颁给他节，并扬言说符习管理军队非常严苛，军府里的人不愿让他回来。符习回来时到达齐州，王公俨阻挡住他，符习不敢前进。王公俨又让将士们上表后唐帝，请求自己为统帅，后唐帝下诏，任命他为登州刺史。

公俨不时之官，托云军情所留；帝乃徙天平节度使霍彦威为平卢节度使，聚兵淄州，以图攻取，公俨惧，乙未，始之官，丁酉，彦威至

青州，追擒之，并其族党悉斩之，支使北海韩叔嗣预焉。其子熙载将奔吴，密告其友汝阴进士李，送至正阳，痛饮而别。熙载谓谷曰："吴若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笑曰："中原若用吾为相，取吴如囊中物耳。"

王公俨不按时去上任，推托说因为军情留了下来。后唐帝于是调天平节度使霍彦威为平卢节度使，把军队集中在淄州，计划攻取青州。王公俨感到害怕，乙未（十一日），才开始去上任。丁酉（十三日），霍彦威到达青州，追踪王公俨，把他抓获，于是将他的家族和同党全部斩杀，支使北海人韩叔嗣也参预了这件事情。韩叔嗣的儿子韩熙载将要投奔吴国，偷偷告诉他的朋友汝阴进士李，李送他到正阳，痛饮一番然后告别。韩熙载对李说："吴国如果起用我为宰相，我就长驱直入平定中原。"李笑着说："中原如果用我为宰相，夺取吴国如同取囊中之物。"

[50]庚子，幽州言契丹寇边，命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将兵御之。

[50]庚子（十六日），幽州方面报告说契丹人侵犯边境，后唐帝命令齐州防御使安审通率兵抵御。

[51]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飞棹兵六营，凡六千人，分戍滨江诸州，习水战以备夔、峡。

[51]九月，壬戌（初八），孟知祥设置了左、右飞棹兵六个营，共有六千人，分别戍守在沿江诸州，熟习水上作战，来防备夔、峡。

[52]癸酉，卢龙节度使李绍斌请复姓赵，从之，仍赐名德钧。德钧养子延寿尚帝女兴平公主，故德钧尤蒙宠任。延寿本令刘之子也。

[52]癸酉（十九日），卢龙节度使李绍斌请求恢复姓赵，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赐他名字叫德钧。赵德钧的养子延寿娶了皇帝的女儿兴平公主，所以赵德钧更加蒙受宠任。延寿本来是县县令刘的儿子。

[53]加楚王殷守尚书令。

[53]加封楚王马殷守尚书令。

[54]契丹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楼，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辔欢跃曰："愿事元帅太子。"后曰："众

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之为天皇王。突欲愠，帅数百骑欲奔唐，为逻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归东丹。天皇王尊述律后为太后，国事皆决焉。太后复纳其侄为天皇王后。天皇天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以韩延徽为政事令。听姚坤归复命，遣其臣阿思没骨馁来告哀。

[54]契丹述律后喜欢中子德光，想立他为契丹主。到了西楼，让他和突欲一起骑着马立在帐前，然后她对各位酋长说：“这两个儿子我都很喜欢，不知道该立那个为契丹主，你们选择一个可以立为契丹主的，然后拉住他的马缰绳。”酋长们知道她的心思，都争着去拉德光的马缰绳，并高兴跳着说：“愿意侍奉元帅太子。”述律后说：“大家的愿望，我怎么敢违背。”于是立德光为天皇天。突破心中不平，率几百骑兵想投奔后唐，被巡逻的人所阻止。述律后没有治他罪，只是把他遣送回东丹。天皇王尊述律后为太后，国家大事都由她来决定。太后又接纳她的侄女为天皇王后。天皇王的性情谨慎孝顺，他的母亲得病后不能吃饮，他也不吃饮，天天侍奉在母亲的身边，应对母亲有时不符合她的意思，母亲睁大眼睛看他时，就害怕得快步避开，不再叫他回来他就不敢再进来见太后。任命韩延徽为政事令，同意姚坤回归后唐国复命，并派遣他的大臣阿思没骨馁来后唐国告诉契丹主去世的消息。

[55]壬午，赐李继名从。

[55]壬午（二十八日），后唐帝赐李继名从。

[56]冬，十月，甲申朔，初赐文武官春冬衣。

[56]冬季，十月，甲申朔（初一），开始赏赐文武官员春天和冬天穿的衣服。

[57]昭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骄淫残暴，己丑，自称大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威仪文物皆仿天子之制，群下称之曰殿下。赦境内，追尊其父审知曰昭武王。

[57]昭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骄淫残暴，己丑（初六），自称大闽国王。修建宫殿，设置百官，礼仪细节以及礼乐典章制度都效仿天子，臣下称他为殿下。赦免境内的罪犯，追尊其父亲王审知为昭武王。

[58]静难节度使毛璋，骄僭不法，训卒缮兵，有跋扈之志，诏以颍州团练使李承约为节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为昭义节度使。璋欲不奉诏，承约与观察判官长安边蔚从容说谕，久之，乃肯受代。

[58]静难节度使毛璋骄横不遵守法度，他训练士卒，修缮武器，专横暴，欺上压下。后唐帝下诏，任命颍州团练使李承约为节度副使去监察他。壬辰（初九），调毛璋任昭义节度使。毛璋想不执行后唐帝的命令，李承业和观察判官长安人边蔚从容劝说，很长时间，他才肯接受替代去任昭义节度使。

[59]庚子，幽州奏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来奔。初，文进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间使说之，以易代之后，无复嫌怨。文进所部皆华人，思归，乃杀契丹戍平州者，帅其众十余万、车帐八千乘来奔。

[59]庚子（十七日），幽州奏告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来投奔。当初，卢文进为契丹镇守平州，后唐帝即位以后，派遣密使去劝说他，因为是换代以后，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疑忌和怨恨。卢文进的军队都是汉族人，想回家乡，于是杀死了契丹派往戍守平州的人，并率领他的十多万士卒、八千多辆车帐投奔来。

[60]初，魏王继岌、郭崇韬率蜀中富民输犒赏钱五百万缗，听以金银缯帛充，昼夜督责，有自杀者，给军之馀，犹二百万缗。于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饶，遣盐铁判官、太仆卿赵季良为孟知祥官告国信兼三川都制置转运使。甲辰，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与，知祥曰：“府库他人所聚，输之可也。州县租税，以赡镇兵十万，决不可得。”季良但发库物，不敢复言制置转运职事矣。

[60]当初，魏王李继岌、郭崇韬计算蜀中富裕的百姓们应当交纳犒赏钱五百万缗，任凭他们用金银缯帛来充当，昼夜督促他们上交，有的人被逼自杀。除供给军队需要外还剩下两万缗。到这个时候，任圜判官三司，知道成都富饶，派遣盐铁判官、太仆卿赵季良入蜀给孟知祥送去加封侍中的符节文书，并使季良兼任三川都制置转运使。甲辰（二十一日），赵季良到达成都。蜀人打算什么都不给，孟知祥说：“府库的钱财是别人收集来的，交出去是可以的。州县收上来的租税，是用来赡养十万镇兵的，决不可给。”因此赵季良只拿走府库里的东西，不敢再说制置转运的事。

安重诲以知祥及东川节度使董璋皆据险要，拥强兵，恐久而难制；又知祥乃庄宗近姻，阴欲图之。客省使、泗州防御使李严自请为西川监军，必能制知祥；己酉，以严为西川都监，文思使太原朱弘昭为东川副使。李严母贤明，谓严曰："汝前启灭蜀之谋，今日再往，必以死报蜀人矣。"

安重诲认为孟知祥和东川节度使董璋都占据了险要的地方，并且拥有强大的军队，恐怕时间长了就难以控制。况且孟知祥又是庄宗较近的姻亲，因此想偷偷把他杀死。客省使、泗州防御使李严自己请求出任西川监军，一定能够控制孟知祥。己酉（二十六日），后唐帝任命李严为西川都监，任命文思使太原人朱弘昭为东川节度副使。李严的母亲很贤明，她对李严说："你先前出谋划策消灭蜀国，今日再去那里，一定会以死来报答蜀国人民的。"

[61]旧制，吏部给告身，先责其人输朱胶绫轴钱。丧乱以来，贫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刘岳上言："告身有褒贬训戒之辞，岂可使其人初不之睹！"敕文班丞、郎、给、谏，武班大将军以上，宜赐告身。其后执政议，以为朱胶绫轴，厥费无多，朝廷受以官禄，何惜小费！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输钱，皆赐告身。"当是时，所除正员官之外，其余试衔、帖号止以宠激军中将校而已，及长兴以后，所除浸多，乃至军中卒伍，使、州、镇、戍胥吏，皆得银青阶及宪官，岁赐告身以万数矣。

[61]按旧的规定：吏部发委任官职的凭证时，先要求任职人交朱胶绫轴钱。丧乱以来，贫穷的人只接受皇帝发的任职命令，多数人不拿吏部发的任职凭证。十一月，甲戌（二十一日），吏部侍郎刘岳上书说："任职凭证上有褒贬训诫的话，哪里能让人初任职就不看呢？"于是后唐帝下命令文官尚书左右丞及二十四曹郎、给事中、谏议大夫，武官大将军以上，应当赐给他们任职凭证。在这以后，主管这一事务的人们又议论，认为朱胶绫轴费用不多，朝廷既然已经授予他们官禄，为什么还吝惜这些小费呢？于是上奏后唐帝："凡是拜官授职的人改为不交钱，都赐给任职凭证。"在这个时候，除了赐给新任的正员官之外，其余如试衔、帖号只赐给特别宠爱的军中将校而已。到了长兴以后，所授予的官越来越多，甚至军中卒伍，使、州、镇、戍中的小

吏，都得到了银印青绶，级别接近了御史台官，每年赐给的任职凭证数以万计。

[62]闽王延翰蔑弃兄弟，袭位才逾月，出其弟延钧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后庭，采择不已。延钧上书极谏，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审知养子延禀为建州刺史，延翰与书使之采择，延禀复书不逊，亦有隙。十二月，延禀、延钧合兵袭福州。延禀顺流先至，福州指挥使陈陶帅众拒之，兵败，陶自杀。是夜，延禀帅壮士百余人趣西门，梯城而入，执守门者，发库取兵仗。及寝门，延翰惊匿别室；辛卯旦，延禀执之，暴其罪恶，且称延翰与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谕吏民，斩于紫宸门外。是日，延钧至城南，延禀开门纳之，推延钧为威武留后。

[62]闽王王延翰轻视欺侮他的兄弟，继承王位才一个多月，让他的弟弟王延钧以出任泉州刺史。王延翰选取了很多民女来充实他的后宫，无止境地到处选取。王延钧上书极言相劝，王延翰非常生气，因此两个人有了嫌隙。他的父亲王审知的养子王延禀任建州刺史，王延翰给他写信让他帮助选取宫女，王延禀回信很不客气，因此他们之间也有了矛盾。十二月，王延禀、王延钧联合袭击福州。王延禀顺流而下先到福州，福州指挥使陈陶率兵抵抗，陈陶战败自杀。这天黑夜，王延禀率领一百多壮士直奔福州西门，踩着梯子进入城内，把看守大门的人抓了起来，打开兵库，取出武器。到了寝门时，王延翰吓得藏匿在别的房间里。辛卯（初八）晨，王延禀抓获了王延翰，把他的罪恶公布于众，而且说王延翰和他的妻子崔氏共同杀害了先王，并把这些告诉了官吏百姓们，然后在紫宸门外斩杀了他。这一天，王延钧到达城南，王延禀打开城门让他进去，并胜尊崇王延钧为威武留后。

[63]癸巳，以卢文进为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

[63]癸巳（初十），后唐帝任命卢文进为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

[64]庚子，以皇子从荣为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

[64]庚子（十七日），任命皇子李从荣为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

[65]赵季良等运蜀金帛十亿至洛阳，时朝廷方匮乏，赖此以济。

[65]赵季良等从蜀中运回十亿金帛到达洛阳，当时朝廷正钱财匮乏，全靠这些金帛接济。

[66]是岁，吴越王以中国丧乱，朝命不通，心元宝正；其后复通中国，乃讳而不称。

[66]这一年，吴越王钱认为中原丧乱，朝廷的命令也通不下去，于是改年号为宝正。其后又和中原来往，也就避讳而不用这个年号了。

二年（丁亥、927）

二年（丁亥，公元927年）

[1]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

[1]春季，正月，癸丑朔（初一），后唐帝更改名字叫。

[2]孟知祥闻李严来监其军，恶之；或请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绵、剑迎候。会武信节度使李绍文卒，知祥自言尝受密诏许便宜从事，壬戌，以西川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李敬周为遂州留后，趣之上道，然后表闻。严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于严有旧恩，冀其惧而自回，乃盛陈甲兵以示之，严不以为意。

[2]孟知祥听说李严来监督他的军队，因此很憎恨他。有人请求上奏后唐帝阻止他来，孟知祥说："何必这样呢，我有对付他的办法。"于是派遣官吏到绵州、剑州去迎候他。正好遇上武信节度使李绍文去世，孟知祥自称他曾接受过庄宗皇帝的秘密诏令，允许他见机行事。壬戌（初十），任命西川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李敬周为遂州留后，并催促他上路赴任，然后才上表告诉后唐帝。李严事先派遣使者到达成都，孟知祥自认为对李严有旧恩，希望他惧怕而自己返回，于是阵列重兵给李严看，李严却不介意。

[3]安重诲以孔循少侍宫禁，谓其谙练故事，知朝士行能，多听其言。豆卢革、韦说既得罪，朝廷议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荐郑珏，又荐太常卿崔协。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郑珏素恶琪，故循力沮之，谓重诲曰："李琪非无文学，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仪刑多士矣。他日议于上前，上问谁可相者，重诲以协对。圜曰："重诲未悉朝中人物，为人所卖。协虽名家，识字甚少。臣既以不学忝相位，柰何更益以协，为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辈更审议之。吾在河东时见冯书记多才博学，与物无竞，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径去，曰："天下事一则任圜，二则任圜，圜何者！使崔协暴死则已，不死会须相之。"因称疾不朝者数日，上使重诲

谕之，方入。重诲私谓圜曰：“今方乏人，协且备员，可乎？”圜曰：“明公舍李琪而相崔协，是犹弃苏合之丸，取蜣之转也。”循与重诲共事，日短琪而誉协，癸亥，竟以端明殿学干冯道及崔协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协，之曾孙也。

[3]安重诲认为孔循从小在宫廷里侍奉，明白熟习朝廷里过去的典章制度，也知道朝廷官员的品行才能，所以好多事情都听他的话。豆卢革、韦说获罪以后，朝廷商议设立宰相，孔循的意见是不想起用河北人，一开始推荐郑珏，后又推荐太常卿崔协。任圜想起用御史大夫李琪。郑珏平素就恨李琪，所以孔循极力阻止他，于是对安重诲说：“李琪不是没有文才，只是有点不廉洁。宰相只能用端重有器度的人，这样才足以成为朝廷百官的典范。”有一天在后唐帝面议论这件事，后唐帝问谁可以任宰相，安重诲回答说是崔协。任圜说：“安重诲不熟习朝中人员，被人所收买。崔协虽然是名家，但认识的字很少。我已经是因为没有学问而忝列相位，怎么可以再增加一个崔协而被天下人笑话呢？”后唐帝说：“宰相是个重要的职位，你们再重新商议一下。我在河东时见书记冯道多才博学，与世无争，这个人可以任宰相。”退堂时，孔循没给后唐帝行礼，一甩衣服就走了，还说：“天下的事情一也是任圜，二也是任圜，任圜是个什么人！假使崔协突然死去那也就算了，如果死不了必须让他当宰相。”因此他好几天称病不上朝，后唐帝派安重诲去给他说明情况，他才上了朝，安生诲私下对任圜说：“现在正缺人，崔协暂且作备选人员，可以吗？”任圜说：“您抛弃李琪而使崔协为宰相，这就好像抛弃了苏合香丸，选取屎壳螂推的粪球。”孔循和安重诲在一起处理政事，每天都说李琪的坏话而说崔协的好话。癸亥（十一日），终于任命端明殿学士冯道和崔协一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协是崔的曾孙子。

[4]戊辰，王延禀还建州，王延钧送之，将别，谓延钧曰：“善守先人基业，勿烦老兄再下！”延钧逊谢甚恭而色变。

[4]戊辰（十六日），王延禀准备回建州，王延钧给他送行，将要分别的时候。王延禀对王延钧说：“要好好地守住先人事业的根基，不要麻烦我再来！”王延钧十分恭敬谦逊地谢过王延禀，脸色都变了。

[5]庚午，初令天下长吏每旬亲引虑系囚。

[5]庚午（十八日），开始命令天下长吏每隔十天要亲自讯视记录囚徒的罪状。

[6]孟知祥礼遇李严甚厚，一日谒知祥，知祥谓曰："公前奉使王衍，归而请兵伐蜀，庄宗用公言，遂致两国俱亡。今公复来，蜀人惧矣。且天下皆废监军，公独来监吾军，何也？"严惶怖求哀，知祥曰："众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斩之。又召左厢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惧，知祥指严尸谓曰："昔严奉使，汝为之副，然则故人也，为我瘗之。"因诬奏："严诈宣口敕，云代臣赴阙，又擅许将士优赏，臣辄已诛之。"

[6]孟知祥对李严的礼节待遇都十分优厚，有一天，李严去拜见孟知祥，孟知祥对他说："你从前奉诏出使见了王衍，回去以后又请求出兵讨伐蜀国，庄宗听了你的话，致使两国都灭亡。今天你又来到这里，蜀中的人感到十分害怕。况且天下都已经废掉了监军，你单独来监督我军，这是为什么呢？"李严听后十分恐惧，苦苦哀求。孟知祥说："大家怒不可遏。"于是把他斩杀了。孟知祥又召见左厢马步都虞候丁知俊，丁知俊感到十分恐惧，孟知祥指着李严的尸体对他说："过去李严出使蜀国，你是他的副手，你们是故旧，你替我把他埋葬了。"因此向后唐帝诬奏说："李严假宣陛下的口头敕令，说是代替我，让我到陛下那里。他又擅自允许将士优待奖赏，我已经把他诛杀了。"

内八作使杨令芝以事入蜀，至鹿头关，闻严死，奔还。朱弘昭在东川，闻之，亦惧，谋归洛；会有军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伪辞然后行，由是得免。

内八作使杨令芝因事去蜀中，到鹿头关，听说李严已被杀死，就逃奔回来。东川副使朱弘昭听到李严被杀也很害怕，谋划回洛阳。正好这时有军事行动，董璋派他回去奏告后唐帝，朱弘昭说了些假意推辞的话然后启程，因此得以免死。

[7]癸酉，以皇子从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荣闻之，不悦。

[7]癸酉（二十一日），任命皇子李从厚为同平章事，充任河南尹，判管六军诸卫事。李从荣听说后很不高兴。

[8]己卯，加枢密使安重诲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8]己卯（二十七日），加封枢密使安重诲兼任侍中，孔循为同平章事。

[9]吴马军都指挥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弹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徐知诰阳于便殿误通起居，退而自劾，吴王优诏不问，知诰固请夺一月俸；由是中外肃然。

[9]吴国马军都指挥使柴再用全副武装进入朝廷，御史弹劾他，柴再用依仗有战功而不服气。侍中徐知诰故意在吴王休息的别殿请安，退下去以后他自己弹劾自己，吴王下优待诏书，不予追问，徐知诰坚决请求扣去一个月的奉禄。因此朝廷内外得到整肃。

[10]契丹改元天显，葬其主阿保机于木叶山。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辄谓曰：“为我达语于先帝！”至墓所则杀之，前后所杀以百数。最后，平州人赵思温当往，思温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尝亲近，何为不行？”对曰：“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后曰：“吾非不欲从先帝于地下也，顾嗣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乃断一腕，令置墓中。思温亦得免。

[10]契丹改年号为天显，在木叶山安葬了契丹主阿保机。述律太后的左右人中有凶暴狡诈的人，太后对他们说：“替我向先帝传话。”到了先帝的墓地就把他杀了，先后共杀死一百多人。最后平州人赵思温也当前往，赵思温不去。太后说：“你侍奉先帝时非常亲近，为什么现在不去呢？”赵思温回答说：“我亲近不如太后，太后去，我就跟着你。”太后说：“我不是不想跟随先帝到地下，只是看到儿子幼弱，国家又没有君主，所以不能前往。”于是砍下一只手腕，命令他放在墓中。赵思温也因此免于一死。

[11]帝以冀州刺史乌震三将兵运粮入幽州，二月，戊子，以震为河北道副招讨，领宁国节度使，屯卢台军。代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房知温归兖州。

[11]后唐帝派冀州刺史乌震三次率兵护运粮食到幽州。二月，戊子（初七），任命乌震为河北道招讨，兼领宁国节度使，驻扎在卢台军。代理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房知温回兖州。

[12]庚寅，以保义节度使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

[12]庚寅（初九），任命保义节度使石敬瑭兼任六军诸卫副使。

[13]丙申，以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诛之。

[13]丙申（十五日），任命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景州刺史，等他到任，派遣使者把他全家诛杀了。

[14]高季兴既得三州，请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为之，不许。及夔州刺史潘炕罢官，季兴辄遣兵突入州城，杀戍兵而据之。朝廷除奉圣指挥使西方邺为刺史，不受；又遣兵袭涪州，不克。魏王继岌遣押牙韩珙等部送蜀珍货金帛四十万，浮江而下，季兴杀珙等于峡口，尽掠取之，朝廷诘之，对曰："珙等舟行下峡，涉数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问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夺季兴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将步骑四万讨之。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邺副之，将蜀兵下峡；仍会湖南军三面进攻。

[14]高季兴得到三州，请求朝廷不要任命刺史，自己派子弟去充当，后唐帝没有答应。夔州刺史潘炕罢官时，高季兴派兵突然进入夔州城，杀死戍守的士兵，并占据了这个地方。后唐任命原奉圣指挥使西方邺为夔州刺史，高季兴不接受。高季兴又派兵袭击涪州，没有攻下来。魏王李继岌派遣押牙韩珙等部给朝廷送蜀中的珍宝货物金帛四十万，顺江而下，高季兴在峡口杀死韩珙等，全部强夺了这些珍宝货物。后唐责问高季兴，高季兴回答说："韩珙等率领的船队下行到峡口时，已经在水上行走了数千里，要想知道翻船淹死的原故，应该自己去询问水神。"后唐帝听了非常生气，壬寅（二十一日），下令剥夺了高季兴的官爵，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任命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率领四万步兵骑兵去讨伐。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任东南面招讨使，新任夔州刺史西方邺为东南面副招讨使，率领蜀中的部队下行到三峡，并且会合湖南军队，三面向高季兴发起进攻。

[15]三月，甲寅，以李敬周为武信留后。

[15]三月，甲寅（初三），任命李敬周为武信留后。

[16]丙辰，初置监牧，蕃息国马。

[16]丙辰（初五），后唐开始设置监牧，饲养繁殖马匹。

[17]初，庄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晖、张破败之乱亦由之。赵在礼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实为其下所制。在礼欲自谋脱祸，阴遣腹心诣阙求移镇，帝乃为之除皇甫晖陈州刺史，赵进贝州刺史，徙在礼为横海节度使；以皇子从荣镇邺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将兵送之，且制置邺都军事。乃出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使军校龙部之，戍卢台军以备契丹，不给铠仗，但系帜于长竿以别队伍，由是皆俯首而去。中涂闻孟知祥杀李严，军中籍籍，已有讹言；既至，会朝廷不次擢乌震为副招讨使，讹言益甚。

[17]当初，庄宗攻克后梁时，依靠的是魏州牙兵之力。等到他灭亡时，皇甫晖、张破败叛乱也是依靠魏州兵力。赵在礼被调到滑州，他没有到任，实际上也是为魏兵所劫制。赵在礼想摆脱祸患，秘密派遣心腹到后唐帝那里去请求改换个地方，后唐帝于是为他任命皇甫晖为陈州刺史、赵进为贝州刺史，调赵在礼为横海节度使。任命皇子李从荣去镇守邺都，命令宣徽北院使范延光率兵护送他去，并负责制置邺都军事。于是调出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派军校龙率领他们，戍守在卢台军，以防备契丹人的侵略。但不给他们铠甲和武器，只是在长竿子上挂个旗帜以别于其他队伍，因此都俯首贴耳地离开这里。到了途中听说孟知祥杀死了李严，军中不安，已有谣言传开。到了卢台之后，正好朝廷不按寻常的顺序提拔乌震为副招讨使，军中的谣言更加厉害。

房知温怨震骤来代己，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知温及诸道先锋马军都指挥使、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博于东寨，知温诱龙所部兵杀震于席上，其众噪于营外，安审通脱身走，夺舟济河，将骑兵按甲不动。知温恐事不济，亦上马出门，甲士揽其辔曰：“公当为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温绐之曰：“骑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独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跃马登舟济河，与审通合谋击乱兵，乱兵遂南行。骑兵徐踵其后，部伍甚整。乱者相顾失色，列炬宵行，疲于荒泽，诘朝，骑兵四合击之，乱兵殆尽，馀众复趣故寨，审通已焚之，乱兵进退失据，遂溃。其匿于丛薄沟塍得免者什无一二。范延光还至淇门，闻卢台乱，发滑州兵复如邺都，以备奔逸。

房知温怨恨乌震突然来代替自己。乌震来到以后，房知温没有交出印信符节。壬申（二十一日），乌震在东面的营寨里召集房知温以及

诸先锋马军都指挥使、齐州防御使安审通来下棋，房知温引诱龙所属部下在席上杀死乌震，乌震的部下在营外大吵大闹，安审通脱身逃跑，抢夺了一些船只度过黄河，率领着骑兵按兵不动。房知温害怕事情不能成功，上马跑出门外，士卒们拉住他的马疆绳说："你应当成为我们的主帅，离开这里想到哪里呢？"房知温欺骗他们说："骑兵们都在黄河以西，不去收取他们，只靠步兵，怎么能成就事业。"于是快马加鞭登舟过河，和安审通一起谋划攻打乱兵，乱兵于是就向南去了。骑兵们慢慢地跟在他们的后面，队伍也很整齐。乱兵互相看着吓得脸色都变了，他们排好队，手持火炬在夜里前进，在荒滩水泽中走得很疲乏，第二天早晨，骑兵们从四面一起进攻，乱兵几乎被全部消灭，剩下的人又想返回营寨，但营寨已被安审通焚烧，乱兵们进退无靠，被打得大败。他们当中藏匿在丛林山谷里得免于一死的约有十分之一二。范延光回到淇门时，听说卢台兵乱，就派滑州部队又回到邺都，准备逃跑。

[18]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传诏安谕孟知祥及吏民；甲戌，至成都。

[18]后唐帝派遣客省使李仁矩去西川传达诏令，安抚孟知祥以及那里的官民，甲戌（二十三日），到达成都。

[19]刘训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等将水军屯岳州。高季兴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人遣水军援之。

[19]刘训的部队到达荆南，楚王马殷派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率领水军驻扎在岳州。高季兴坚守在营寨里不出来应战，同时请求吴国援救，吴国派出水军来援助他。

[20]夏，四月，庚寅，敕卢台乱兵在营家属并全门处斩。敕至邺都，阖九指挥之门，驱三千五百家凡万余人于石灰窑，悉斩之，永济渠为之变赤。

[20]夏季，四月，庚寅（初十），后唐帝下令，凡是卢台乱兵在营寨里的家属一并满门处斩。命令到达邺都，把九指挥的门关起来，驱赶三千五百家共一万多人到石灰窑，全部斩杀，永济渠的水都被染成了红色的。

[21]朝廷虽知房知温首乱，欲安反仄，癸巳，加知温兼侍中。

[21]朝廷虽然知道房知温是首乱分子，为了暂时安定局面，癸巳（十三日），加封房知温兼任侍中。

[22]先是，孟知祥遣牙内指挥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琼华长公主及子仁赞于晋阳，及凤翔，李从闻知祥杀李严，止之，以闻，帝听其归蜀；丙申，至成都。

[22]在此以前，孟知祥派遣牙内指挥使文水人武漳到晋阳迎接他的妻子琼华公主和儿子仁赞，走到凤翔，李从听说孟知祥杀死了李严，就把他们扣下，然后报告后唐帝，后唐帝同意他们回蜀中。丙申（十六日），到达成都。

[23]盐铁判官赵季良与孟知祥有旧，知祥奏留季良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季良为西川节度副使。李昊归蜀，知祥以为观察推官。

[23]盐铁判官赵季良和孟知祥有旧交，因此孟知祥就上奏后唐帝请求留下赵季良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十七日），任命赵季良为西川节度副使。李昊回到蜀中，孟知祥任命他为观察推官。

[24]江陵卑湿，复值久雨，粮道不继，将士疾疫，刘训亦寝疾；癸卯，帝遣枢密使孔循往视之，且审攻战之宜。

[24]江陵地区本来就低下潮湿，又值长时间下雨，运粮的道路不能行走，粮食不能连续不断地运来，将士们都生了病，刘训也生病卧床不起。癸卯（二十三日），后唐帝派遣枢密使孔循前往观察，并察看进攻作战的事宜。

[25]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后王延钧为本道节度使、琅邪王。

[25]五月，癸丑（初三），任命福建威武留后王延钧为本道节度使、琅邪王。

[26]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说高李兴；季兴不逊。丙寅，遣使赐湖南行营夏衣万袭；丁卯，又遣使赐楚王殷鞍马玉带，督馈粮于行营，竟不能得。庚午，诏刘训等引兵还。

[26]孔循到达江陵，进攻没有攻下，派人进城去劝说高季兴，高季兴不退让。丙寅（十六日），后唐帝派遣使者去湖南赏赐在那里的士卒夏季衣服一万套。丁卯（十七日），又派遣使者去赏赐给楚王马殷

鞍马玉带，并督促把粮食送到军营，但马殷竟不服从命令。庚午（二十日），后唐帝下令刘训率兵返回。

[27]楚王殷遣中军使史光宪入贡，帝赐之骏马十，美女二。过江陵，高季兴执光宪而夺之，且请举镇目附于吴。徐温曰："为国者当务实效而去虚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阳去江陵不远，唐人步骑袭之甚易，我以舟师溯流救之甚难。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无愧乎！"乃受其贡物，辞其称臣，听其自附于唐。

[27]楚王马殷派遣中军使史光进朝入贡，后唐帝赏赐给他骏马十匹，美女两人。史光宪回去路过江陵时，高季兴把史光宪抓起来，并抢去了他的马匹美女。高季兴请求率领全镇归附吴国，吴国徐温说："为了国家应当务求实效而抛弃虚名。高氏侍奉唐朝时间已很长，洛阳离江陵也不太远，唐人的步兵和骑兵袭击这里非常容易，我用水军逆流而上援救也很困难。纳人为臣而又不能去援救，使他处于危亡地步，能不感到惭愧吗？"于是接受了高氏的贡物，推辞他向吴称臣，听他归附后唐。

[28]任圜性刚直，且恃与帝有旧，勇于敢为，权幸多疾之。旧制，馆券出于户部，安重诲请从内出，与圜争于上前，往复数四，声色俱厉。上退朝，宫人问上："适与重诲论事为谁？"上曰："宰相。"宫人曰："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耳。"上愈不悦，卒从重诲议。圜因求罢三司，诏以枢密承旨孟鹄充三司副使权判。鹄，魏州人也。

[28]任圜情性刚直，而且依仗自己和后唐帝有旧交，作事敢作敢当，有权势而又得后唐帝宠幸的人们都嫉妒他。按旧的规定，使臣外出的费用由户部发给，安重诲请求从枢密院发给，他和任圜在后唐帝面前争论了好几次，声色俱厉。后唐帝退朝后，宫人问后唐帝："刚才和安重诲争论事情的是谁？"后唐帝说："宰相。"宫人说："妾在长安宫中，从来没有见宰相、枢密奏请事情时敢象这个样子，大概是轻视皇上吧！"后唐帝听后更加不高兴，最后听从了安重诲的建议。任圜因此请求罢去三司之职，后唐帝下诏，命枢密承旨孟鹄暂判三司副使。孟鹄是魏州人。

[29]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温辇请立太子。

[29]六月，庚辰（初一），太子詹事温辇请求立太子。

[30]丙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罢守太子少保。

[30]丙戌（初七），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被罢守太子少保。

[31]己丑，以宣徽北院使张延朗判三司。

[31]己丑（初十日），任命宣徽北院使张延朗兼判三司。

[32]壬辰，贬刘训为檀州刺史。

[32]壬辰（十三日），贬刘训为檀州刺史。

[33]丙申，封楚王殷为楚国王。

[33]丙申（十七日），封楚王马殷为楚国王。

[34]西方邺败荆南水军于峡中，复取夔、忠、万三州。

[34]西方邺在三峡中击败了荆南水军，又夺回了夔、忠、万三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六卷

后唐纪五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中之上天成二年（丁亥，927）

后唐纪五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公元927年）

[1]秋，七月，以归德节度使王晏球为北面副招讨使。

[1]秋季，七月，任命归德节度使王晏球为北面副招讨使。

[2]丙寅，升夔州为宁江军，以西方邺为节度使。

[2]丙寅（十七日），把夔州升为宁江军，任命西方邺为节度使。

[3]癸巳，以与高季兴夔、忠、万三州为豆卢革、韦说之罪，皆赐死。

[3]癸酉（二十四日），以上年给高季兴夔、忠、万三州一事定为豆卢革、韦说的罪行，把他们赐死。

[4]流段凝于辽州，温韬于德州，刘训于濮州。

[4]把段凝流放到辽州，温韬流放到德州，刘训流放到濮州。

[5]任圜请致仕居磁州，许之。

[5]任圜请求退休居住在磁州，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6]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6]八月，己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7]册礼使至长沙，楚王殷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知制诰曰知辞制，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群下称之曰殿下，令曰教。以姚彦章为左丞相，许德勋为右丞相，李铎为司徒，崔颖为司空，拓跋恒为仆射，张彦瑶、张迎判机要司。然管内官属皆称摄，惟朗、桂节度使先除后请命。恒本姓元，避殷父讳改焉。

[7]册礼使到达长沙，楚王马殷开始建国，他建立宫殿，设置百官，都和天子一样，有的稍变更一下名称，翰林学士叫文苑学士，知制诰叫知辞制，枢密院叫左右机要司，臣下称国王为殿下，国王下的命令称教令。任命姚彦章为左丞相，许德勋为右丞相，李铎为司徒，崔颖为司空，拓跋恒为仆射，张彦瑶、张迎判管机要部门。然而管内

官属都称为摄，只有朗、桂节度使是先任命后请求国王批准。拔跋恒本姓元，为避马殷父亲讳才改为拓跋。

[8]九月，帝谓安重诲曰："从荣左右有矫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气者。朕以从荣年少临大藩，故择名儒使辅导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斩之；重诲请严戒而已。

[8]九月，后唐帝对安重诲说："李从荣身边有人假传朕的旨意，让他不要接近儒生，恐怕削弱人的志气。朕因为李从荣年轻，又管理大藩，所以给他选择了名儒来辅导他，没想到现在这些奸人们竟讲出这种话！"后唐帝想把这些假传圣旨的人斩掉。安重诲请求对这些人只是严加防备而已。

[9]北都留守李彦超请复姓符，从之，

[9]北都留守李彦超请求恢复他姓符，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10]丙寅，以枢密使孔循兼东都留守。

[10]丙寅（十八日），任命枢密使孔循兼任东都留守。

[11]壬申，契丹来请修好，遣使报之。

[11]壬申（二十四日），契丹来人请求互通友好，后唐派遣使者回报契丹人。

[12]冬，十月，乙酉，帝发洛阳，将如汴州；丁亥，至荥阳。

[12]冬季，十月，乙酉（初七），后唐帝从洛阳出发去汴州。丁亥（初九），到达荥阳。

民间讹言帝欲自击吴，又云欲制置东方诸侯。宣武节度使、检校侍中朱守殷疑惧，判官高密孙晟劝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谕之，延光曰："不早击之，则汴城坚矣；愿得五百骑与俱。"帝从之。延光暮发，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与汴人战，汴人大惊，戊子，帝至京水，遣御营使石敬瑭将亲兵倍道继之。

民间谣传后唐帝打算亲自率兵攻打吴国，又传说要制服东方诸侯。宣武节度使、检校侍中朱守殷对此疑惧，判官高密人孙晟劝朱守殷反叛，于是朱守殷登上汴州城坚守。后唐帝派遣宣徽使范延光前去告示朱守殷，范延光说："如不及早攻打他们，汴州就会越来越坚固。我希望率领五百骑兵一起前往。"后唐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范延光在太阳落山时出发，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走了二百里，直抵汴州城下，和汴州

的人交锋，汴州人感到非常吃惊。戊子（初十），后唐帝到达京水，派遣御营使石敬瑭率领禁卫军日夜兼程去增援范延光。

或谓安重诲曰："失职在外之人，乘贼未破，或能为患，不如除之。"重诲以为然，奏遣使赐任圜死。端明殿学士赵凤哭谓重诲曰："任圜义士，安肯为逆！公滥刑如，何必赞国！"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饮，然后死，神情不挠。

有人对安重诲说："那些被免除官职而在外面的人，乘乱贼还未被击败，或许能成为祸患，不如把他们消灭了。"安重诲认为说得对，于是上奏请求派遣使者赐任圜死。端明殿学士赵凤哭着对安重诲说："任圜是个讲道义的人，怎么肯叛逆呢？你如此滥用刑法，怎么能辅佐国家。"前往赐任圜死的使者到达磁州，任圜把他的家族集合起来喝酒，然后死去，表情没有屈服的样子。

[13]己丑，帝至大梁，四面进攻，吏民缒城出降者甚众。守殷知事不济，尽杀其族，引颈命左右斩之。乘城者望见乘舆，相帅开门降。孙晟奔吴，徐知诰客之。

[13]己丑（十一日），后唐帝到汴州，四面向汴州城发起进攻，官吏和百姓从城上缒绳出来投降的人很多。朱守殷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于是把他的家族全部杀掉，又伸出脖子让左右把他杀死。登上城的人们望见了后唐帝圣驾，都争着打开城门出来投降。孙晟逃奔到了吴国，徐知诰以客相待。

[14]戊戌，诏免三司逋负近二百万缗。

[14]戊戌（二十日），后唐帝下诏免去三司拖欠的赋税近二百万缗。

[15]辛丑，吴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中书令东海王徐温卒。

[15]辛丑（二十三日），吴国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与宁国节度使兼中书令东海王徐温去世。

初，温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知询以其兄知诰非徐氏子，数请代之执吴政，温曰："汝曹皆不如也。"严可求及行军副使徐玠屡劝温以知询代知诰，温以知诰孝谨，不忍也。陈夫人曰："知诰自我家贫贱时养之，柰何富贵而弃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温欲帅诸藩镇入

朝，劝吴王称帝，将行，有疾，乃遣知询奉表劝进，因留代知诰执政。知诰，草表欲求洪州节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温凶问至，乃止。知询亟归金陵。吴主赠温齐王，谥曰忠武。

当初，徐温的儿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询认为他的哥哥徐知诰不是徐氏的儿子，曾多次请求代替他执掌吴国国政，徐温说："你们都不如他。"严可求以及行军副使徐也屡次劝说徐温让徐知询代替徐知诰，徐温认为徐知诰孝顺谨慎，不忍心让徐知询代替他。陈夫人说："徐知诰是在我们贫穷时就收养了的，怎么能够富贵以后就抛弃他呢？"但严可求等仍然劝不说不已。徐温打算率领诸藩镇的官员入朝劝说吴王称帝，将要出发时突然生病，于是就派遣徐知询拿着奏表去劝吴王称帝，因而留下代替徐知诰处理政事。徐知诰起草了奏表想请求出任洪州节度使，打算第二天早晨送上去，这天晚上，徐温的死讯传来，才没有上表。徐知询很快回到金陵。吴主赠徐温为齐王，谥号叫忠武。

[16]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筠久疾，将佐请见，不许。副使符彦琳等疑其已死，恐左右有奸谋，请权交符印；筠怒，收彦琳及判官都指挥使下狱，诬以谋反。诏取彦等诣阙，按之无状，释之；徙筠为西都留守。

[16]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筠病了好长时间，将佐们请求相见，没有得到允许。副使符彦林等怀疑他已经死去，害怕张筠的左右人员有阴谋，于是请求暂交符印。张筠知道后十分生气，下令拘捕了符彦琳以及判官都指挥使等，并把他们送进监狱，以谋反来诬陷他们。后唐帝取符彦琳等上朝，经过核查后发现符彦琳没有谋反的证据，就把他释放了。调张筠为西都留守。

[17]癸卯，以保义节度使石敬瑭为宣武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

[17]癸卯（二十五日），任命保义节度使石敬瑭为宣武节度使，兼任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

[18]十一月，庚戌，吴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

[18]十一月，庚戌（初三），吴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为武皇帝，景王为景皇帝，宣王为宣皇帝。

[19]安重诲议伐吴，帝不从。

[19]安重诲商议想讨伐吴国，后唐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20]甲子，吴大赦，改元乾贞。

[20]甲子（十七日），吴国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乾贞。

丙子，吴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询为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

两子（二十九日），吴主尊太妃王氏为皇太后。任命徐知询为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加封徐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

[21]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发民丁二十万修成都城。

[21]十二月，戊寅朔（初一），孟知祥征发二十万民丁修建成都城。

[22]吴主立兄庐江公为常山王，弟鄱阳公澈为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为建安王。

[22]吴主立其兄庐江公杨为常山王，立其弟鄱阳公杨澈为平原王，立其兄的儿子南昌公杨为建安王。

[23]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帝贵不可言，帝即位，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言陛下当为天子，今已验矣，无所复询。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辏其门，争问吉凶。自古术士妄言，致人族灭者多矣，非所以靖国家也。"帝乃就除光禄卿致仁，厚赐金帛而已。

[23]当初，晋阳有个会相面的人叫周玄豹，他曾经说后唐帝的相貌贵不可言，后唐帝即位之后，打算把他召到朝廷里来。赵凤说："周玄豹曾经说过陛下当为天子，今天已经验证，没有必要再查询他了。如果把他留在京师，那些轻举妄动、性情暴躁、狂放不拘等危险人物就一定会聚集到他的门下，争相询问凶吉。自古以来那些巫祝占卜之流经常胡说八道，致使很多人全家被诛灭，这些人根本不能用来安定国家。"后唐帝任命他为光禄卿，并以此职退休，只赏给他很多金帛而已。

[24]中书舍人马缟请用汉光武故事，七庙之外别立亲庙；中书门下奏请如汉孝德、孝仁皇例，称皇不称帝，帝欲兼称帝，群臣乃引德明、玄元、兴圣皇帝例，皆立庙京师；帝令立于应州旧宅，自高祖考妣以下皆追谥曰皇帝、皇后，墓曰陵。

[24]中书舍人马缟请求用汉光武时的典章制度，七庙之外另立一个亲庙。中书门下上奏请求象汉教德、教仁皇那样，称皇不称帝。后唐帝想兼称帝，大臣们于是就引用德用、玄元、兴圣皇帝的例子，都在京师立庙。后唐帝命令在应州旧宅立庙，从高祖的父母以下都追谥为皇帝、皇后，他们的墓都称为陵。

[25]汉主如康州。

[25]南汉主到达康州。

[26]是岁，蔚、代缘边粟斗不过十钱。

[26]这一年，蔚、代沿边境的地方一斗粮食的价钱不到十钱。

三年（戊子、928）

三年（戊子，公元928年）

[1]春，正月，丁巳，吴主立子琏为江都王，为江夏王，为宜春王，宣帝子庐陵公玢为南阳王。

[1]春季，正月，丁巳（初十），吴主立他的儿子杨琏为江都王，杨为江夏王，杨为宜春王，宣帝的儿子庐陵公杨玢为南阳王。

[2]昭义节度使毛璋所为骄僭，时服赭袍，纵酒为戏，左右有谏者，剖其心而视之。帝闻之，征为右金吾卫上将军。

[2]昭义节度使毛璋的所作所为骄横越轨，有时穿着天子所穿赭袍，狂饮娱乐，左右有规劝他的，他就让人剖其心察看。后唐帝听说此事，征调他为右金吾卫上将军。

[3]契丹陷平州。

[3]契丹人攻陷平州。

[4]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4]二月，丁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5]帝将如邺都，时扈驾诸军家属甫迁大梁，又闻将如邺都，皆不悦，有流言；帝闻之，不果行。

[5]后唐帝将要到邺都，当时扈驾诸军的家属刚刚迁到大梁，听说要到邺都，都不高兴，流言议论纷纷。后唐帝听说后，没有成行。

[6]吴自庄宗灭梁以来，使者往来不绝。庚辰，吴使者至，安重诲以为杨溥敢与朝廷抗礼，遣使窥觇，拒而不受，自是遂与吴绝。

[6]吴国自从庄宗消灭了后梁国以来，使者往来不断。庚辰（初四），吴国的使者到来，安重诲以为吴王杨溥敢和朝廷抗礼，于是派出使者去暗中窥视，并拒不接受他，从此以后就和吴国断绝了关系。

[7]张筠至长安，守兵团门拒之；筠单骑入朝，以为左卫上将军。

[7]张筠到了长安，把守城门的士卒关起来不让他进去。张筠单人匹马入朝，后唐帝任命他为左卫上将军。

[8]壬辰，宁江节度使西方邺攻拔归州；未几，荆南复取之。

[8]壬辰（十六日），宁江节度使西方邺攻下了归州。没过多久，荆南又夺了回去。

[9]枢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诲亲信之。帝欲为皇子娶重诲女，循谓重诲曰："公职居近密，不宜复与皇子为婚。"重诲辞之。久之，或谓重诲说："循善离闻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阴遣人结王德妃，求纳其女；德妃请娶循女为从厚妇，帝许之。重诲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节度使兼东都留守。

[9]枢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情狡猾，善于花言巧语，安重诲很亲信他。后唐帝想为他的儿子娶安重诲的女儿为妻子，孔循对安重诲说："您身为皇上的近臣，你们又很密切，不应再和皇子为婚姻亲戚。"于是安重诲就推辞了女儿的婚事。过一段时间，有人对安重诲说："孔循善于挑拨离间，不可安排在与皇上密切接触的位置。"孔循知道这件事后，就暗暗派人去巴结王德妃，请求接纳他的女儿。王德妃请求皇帝为皇子李从厚娶孔循的女儿为妻，后唐帝答应了她的请求。安重诲听到这件事后大发雷霆。乙未（十九日），后唐帝任命孔循为同平章事、忠武节度使兼东都留守。

重诲性强愎。秦州节度使华温琪入朝，请留阙下，帝嘉之，除左骁卫上将军，月别赐钱谷，岁余，帝谓重诲曰："温琪旧人，宜择一重镇处之。"重诲对以无阙。他日，帝屡言之，重诲愠曰："臣累奏无阙，惟枢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诲无以对。温琪闻之惧，数月不出。

安重诲性情刚愎。秦州节度使华温琪入朝，请求留在朝廷，后唐帝表彰了他，任他为左骁卫上将军，每月除了俸禄外还要赏赐他些钱谷。一年多以后，后唐帝对安重诲说："华温琪是旧交，应该选择一个重镇来安排他。"安重诲回答说没有空缺。又一天，后唐帝又反复说起

这件事，安重诲恼怒地说：“我曾多次上奏说没有空缺，只有枢密使可以代替。”后唐帝说：“也可以。”安重诲无言以对。华温琪听说这件事后感到非常害怕，好几个月不敢出门。

重诲恶成德节义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与王都交结，有异志。建立亦奏重诲专权，求入朝面言其状，帝召之；既至，言重诲与宣徽使判三司张延朗结婚，相表里，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见重诲，气色甚怒，谓曰：“今与卿一镇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张延朗亦除外官。”重诲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数十年，值陛下龙飞，承乏机密，数年间天下幸无事；今一旦弃之外镇，臣愿闻其罪！”帝不怿而起，以语宣徽使朱弘昭，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诲如左右手，柰何以小忿弃之！愿垂三思。”帝寻召重诲慰抚之。明日，建立辞归镇，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忧，今复去何之！”会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郑珏请致仕，己未，以珏为左仆射致仕；癸亥，以建立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安重诲很恨成德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上奏说王建立和王都互相勾结，有叛变的意图。王建立也奏称，安重诲独揽大权，请求入朝当面向后唐帝说明情况，后唐帝就召见他。他到了朝廷，说安重诲与宣徽使判三司张延朗结为婚姻亲戚，内外勾结，作威作福。三月，辛亥（初五），后唐帝见了安重诲，满脸怒气，对他说：“现在给你一镇自己休息去，用王建立代替你，张延朗也放为外任。”安重诲说：“臣披荆斩棘侍奉陛下数十年，正值陛下兴起，缺乏适当人选，臣任机要，几年来天下平安无事。现在把我抛弃去外，我希望听听有什么罪过。”后唐帝很不高兴地站起来，告诉了宣徽使朱弘昭，朱弘昭说：“陛下平日待安重诲如左右手，怎么能因小的忿怒就抛弃了他呢？希望陛下三思。”不久，后唐帝又召见安重诲安抚慰问。第二天，王建立辞别回镇，后唐帝说：“你近来上奏说，想在朝廷分担我的忧愁，今天又要到哪儿去！”正好这时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郑珏请求退休，己未（十三），命郑珏为左仆射退休。癸亥（十七日），任命王建立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10]孟知祥屡与董璋争盐利，璋诱商旅贩东川盐入西川，知祥患之，乃于汉州置三场重征之，岁得钱七万缗，商旅不复之东川。

[10]孟知祥曾多次和董璋争夺盐利，董璋引诱商贩们贩东川的盐入西川，孟知祥对此十分忧虑，在汉州修置了三个场地征收商人的重税，一年可以得到税钱七万缗，从此商贩们不再到东川贩盐了。

[11]楚王殷如岳州，遣六军使袁诠、副使王环、监军马希瞻将水军击荆南，高季兴以水军逆战。至刘郎，希瞻夜匿战舰数十艘于港中；诘旦，两军合战，希瞻出战舰横击之，季兴大败，俘斩以千数，进副江陵。季兴请和，归史光宪于楚。军还，楚王殷让环不遂取荆南，环曰："江陵在中朝及吴、蜀之间，四战之地也，宜存之以为吾捍蔽。"殷悦。环每战，身先士卒，与众同甘苦；常置针药于座右，战罢，索伤者于帐前，自傅治之。士卒隶环麾下者相贺曰："吾属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11]楚王马殷到达岳州，派遣六军使袁诠、副使王环、监军马希瞻等率领水军攻打荆南，高季兴也用水军迎战。到了刘郎，马希瞻乘夜间在港中偷偷藏匿下数十艘战船，第二天早晨，两军交战，马希瞻开出战船截击，大败高季兴，俘获和斩杀数以千计，然后进副江陵。高季兴请求讲和，并把史光宪送还楚国。楚军回去后，楚王马殷责备王环不断续前进夺取荆南，王环说："江陵在唐以及吴、蜀之间，这里四面受敌，应当把它保存下来作为我们屏藩。"马殷听后很高兴。王环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和大家同甘共苦。他经常在座位的右侧放一些针和药物，战斗结束后，他就寻找一些受伤的士卒到营帐前，亲自给他们敷药治疗。那些隶属王环的部下都互相称贺说："我们得到了死后的归所。"所以每次作战，都会建立功勋。

[12]楚大举水军击汉，围封州。汉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于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苏章将神弩三千、战舰百艘救封州。章至贺江，沈铁于水，两岸作巨轮挽，筑长堤以隐之，伏壮士于堤中。章以轻舟逆战，阳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轮举，楚舰不能进退，以强弩夹水射之，楚兵大败，解围遁去，汉主以章为封州团练使。

[12]楚国发动所有水军向南汉发起攻击，包围了南汉的封州。南汉主用《周易》来占卜这次战争，遇上"大有"卦，于是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大有。南汉主命令左右街使苏章率领三千神射手、一百艘战船去援救封州。苏章到达贺江，把铁链沉在水中，两岸作巨轮把铁链挽

住，又修筑长堤坝把它隐藏起来，在堤坝中埋伏壮士。苏章乘轻舟去迎战，假装战败，楚人追击，进入堤坝中，南汉兵把轮子上的铁链拉开，楚军的战船进退不得，然后神射手们在两岸用强弩射击楚军，楚兵大败，解除封州的包围逃跑了。南汉主任命苏章为封州团练使。

[13]夏，四月，以邺都留守从荣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冯为副留守，夹马指挥使新平杨思权为步军都指挥使以佐之。戊寅，以宣武节度使石敬瑭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枢密使范延光为成德节度使。丙戌，以枢密使安重诲兼河南尹，以河南尹从厚为宣武节度使，仍判六军诸卫事。

[13]夏季，四月，后唐帝任命邺都留守李从荣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客省使太原人冯为北都副留守，夹马指挥使新平人杨思权为步兵都指挥使辅佐李从荣。戊寅（初三），任命宣武节度使石敬瑭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加同平章事。枢密使范延光为成德节度使。丙戌（十一日），任命枢密使安重诲兼任河南尹，河南尹李从厚为宣武节度使，仍然判六军诸卫事。

[14]吴右雄武军使苗、静江统军王彦章将水军万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许德勋将战舰千艘御之。德勋曰：“吴人掩吾不备，见大军，必惧而走。”乃潜军角子湖，使王环夜帅战舰三百，绝吴归路。迟明，吴人进军荆江口，将会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矶。德勋命战棹都虞候詹信以轻舟三百出吴军后，德勋以大军当其前，夹击之，吴军大败，虏及彦章以归。

[14]吴国右雄武军使苗、静江统军王彦章率领一万水军向楚国的岳州发起进攻，到了君山，楚王马殷派遣右丞相许德勋率领一千多艘战船去抵御吴军。许德勋说：“吴军想乘我们没有防备而袭击，当他看见我们大军时，一定会感到害怕而逃跑。”于是他们偷偷地驻在角子湖，派王环在黑夜里率领三百战船去断绝吴军的回路。天将亮的时候，吴军进军到荆江口，准备会合荆南军队一起攻打岳州，丁亥（十二日），到达道人矶。许德勋命令战棹都虞候詹信率三百轻便船只走在吴军的后面，许德勋率领大军迎在吴军的前面，前后夹攻吴军，将吴军打得大败，俘虏了苗、王彦章，把他们带回楚国。

[15]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镇易定十余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赋皆赡本军。及安重诲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

位，恶之。时契丹数犯塞，朝廷多屯兵于幽、易间，大将往来，都阴为之备，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他镇，腹心和昭训劝都为自全之计，都乃求婚于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又知成德节度使王建立与安重诲有隙，遣使结为兄弟，阴与之谋复河北故事，建立阳许而密奏之。都又以蜡书遗青、徐、潞、益、梓五帅，离间之。又遣人说北面副招讨使归德节度使王晏球，晏球不从；乃以金遗晏球帐下，使图之，不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状闻，诏宣徽使张延朗与北面诸议讨之。

[15]当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在易定镇守了十多年，自己任命刺史以下的官吏，所交的租赋都用来供养本地军队。等到安重诲掌权以后，渐渐按国家法规办事。后唐帝也因为王都是篡夺了他父亲的权位而憎恨他。当时，契丹人曾多次侵略边境，所以朝廷在幽、易之间驻扎了大量军队。对于军队将领们的行动，王都暗地里都有所防备，时间长了逐渐产生了猜疑。王都害怕朝廷把他调到其他地方，他的心腹和昭训劝他要保全自己的办法，于是王都就向卢龙节度使赵德钧求婚。又知成德节度使王建立与安重诲之间有些矛盾，派遣使者去和王建立结为兄弟，同时偷偷和王建立谋划恢复河北地区原来的诸镇世袭、不给朝廷贡赋、不受朝廷征发等旧的规定。王建立表面上答应了他，但又秘密把这些情况上奏后唐帝。王都又把用蜡封好的密信送给青、徐、潞、益、梓五个统帅，挑拨离间他们。王都还派人去劝说北面副招讨使归德节度使王晏球，王晏球没有听从他。于是把金子送到王晏球营帐贿赂他，使他想办法，但没有结果，癸巳（十八日），王晏球把王都谋反的情况上奏，后唐帝下诏宣徽使张延朗和北面各位将领商议讨伐王都。

[16]戊戌，吴徙常山王为临川王。

[16]戊戌（二十三日），吴国调常山王杨为临川王。

[17]庚子，诏削夺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为北面招讨使，权知定州行州事，以横海节度使安审通为副招讨使，以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都监，发诸道兵会讨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关城。都以重赂求救于奚酋秃馁，五月，秃馁以万骑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阳，都与秃馁就攻之。晏球与战于嘉山下，大破之，秃馁以二千骑奔还定州。晏球追至城门，因进攻之，得其西关城。定州城坚，不可攻，晏球增修西关城以为行府，使三州民输税供军食而守之。

[17]庚子（二十五日），后唐帝下诏罢免王都官爵。壬寅（二十七日），任命王晏球为北面招讨使，暂时主持定州州事。任命横海节度使安审通为北面副招讨使，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都监，调各道的军队联合起来讨伐定州。这一天，王晏球向定州发起进攻，攻下了定州北关城。王都用厚礼请求奚人首领秃馁援救。五月，秃馁率领一万骑兵突然进入定州，王晏球撤退，坚守曲阳，王都和秃馁趋进攻打。王晏球和王都、秃馁在嘉山下交战，把他们打得大败，秃馁率领两千骑兵逃奔回定州。王晏球追击到定州城门，进一步发起进攻，夺取了西关城。定州城很坚固，很难攻下，王晏球扩建西关城，并设置行府，使定州、祁州、易州三州的百姓交纳税赋供给这里的军队，让他们在这里守阵地。

[18]辛酉，以天雄节度副使赵敬怡为枢密使。

[18]辛酉（十七日），后唐帝任命天雄节度使副使赵敬怡为枢密使。

[19]王晏球闻契丹发兵救定州，将大军趣望都，遣张延朗分兵退保新乐。延朗遂之真定，留赵州刺史朱建丰将兵修新乐城。契丹已自他道入定州，与王都夜袭新乐，破之，杀建丰。乙丑，王晏球、张延朗会于行唐，丙寅，至曲阳。王都乘胜，悉其众与契丹五千骑合万余人，邀晏球等于曲阳，丁卯，战于城南。晏球集诸将校令之曰：“王都轻而骄，可一战擒也。今日，诸君报国之时也。悉去弓矢，以短兵击之，回顾者斩！”于是骑兵先进，奋挝挥剑，直冲其阵，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过半，余众北走；都与秃馁得数骑，仅免。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邀击契丹，北走者殆无遗。

[19]王晏球听说契丹人出兵来援救定州，乃率领大军直奔望都，并派遣张延朗分一部分兵力退守新乐。张延朗到了真定，留下赵州刺史朱建丰率领军队修筑新乐城。契丹人已从别的道路进入定州，与王都在夜晚袭击新乐，攻克后杀死了朱建丰。乙丑（二十一日），王晏球、张延朗在行唐会师，丙寅（二十二日），到达曲阳。王都乘胜把自己的全部兵力和契丹五千骑兵会合成一万多人，在曲阳阻截住王晏球等，丁卯（二十三日），两军在城南交战。王晏球召集诸位将校命令他们说：“王都轻薄而又骄傲，一战就能把他抓获。今天是诸位报效国家的时候。都扔掉弓箭，用短兵器进攻，回头观望的斩首。”于是骑

兵率先前进，舞鞭挥剑，直冲王都的阵地，把王都的军队打得大败，被击杀的尸体满山遍野。契丹人有一半被击杀，其余的都逃跑了。王都和秃馁只剩下几个骑兵保护，才免于一死。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阻击契丹人，那些逃走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杀死。

[20]吴遣使求和于楚，请苗、王彦章；楚王殷归之，使许德勋饯之。德勋谓二人曰："楚国虽小，旧臣宿将犹在，愿吴朝勿以措怀。必俟众驹争皂栈，然后可图也。"时殷多内宠，嫡庶无别，诸子骄奢，故德勋语及之。

[20]吴国派遣使者向楚国请求和好，并请求归还苗、王彦章。楚王马殷把他们送回去，并派许德勋为他们饯行。许德勋对他们二人说："楚国虽小，旧的大臣老的将领们还都健在，希望吴国不要打什么主意。一定要等到马驹争夺马厩时，然后才可以谋取。"当时马殷有很多宠幸的宫人，嫡庶不分，他的儿子们也骄横奢侈，所以许德勋才特地讲了这番话。

[21]六月，辛巳，高季兴复请称藩于吴，吴进季兴爵秦王，帝诏楚王殷讨之。殷遣许德勋将兵攻荆南，以其子希范为监军，次沙头；季兴从子云猛指挥使从嗣单骑造楚壁，请与希范挑战决胜，副指挥使廖匡齐出与之斗，拉杀之。季兴惧，明日，请和，德勋还，匡齐，赣人也。

[21]六月，辛巳（初八），高季兴又请求向吴国称臣，吴国给高季兴进爵为秦王，后唐帝诏令楚王马殷讨伐高季兴。马殷派许德勋率兵去攻打荆南，派他的儿子马希范为监军，驻在沙头。高季兴的侄子云猛指挥使高从嗣单人匹马到了楚军的营寨前，请求和马希范一决胜负，副指挥使廖匡齐出去和他交战，把他杀死了。高季兴听说之后感到很恐惧，第二天，请求和楚军和好，许德勋才率兵回去。廖匡齐是赣县人，

[22]王晏球知定州有备，未易急攻，朱弘昭、张虔钊宣言大将畏怯；有诏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杀伤将士三千人。

[22]王晏球知道定州有防备，不能轻易急攻，朱弘昭、张虔钊扬言王晏球胆怯害怕。后唐帝下诏催促他们进攻。王晏球不得已，乙未（二十二日），向定州城发起进攻，结果有三千将士被杀伤。

[23]先是，诏发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遣左肃边指挥使毛重威将三千人往。顷之，知祥奏“夔、忠、万三州已平，请召戍兵还，以省馈运。”帝不许。知祥阴使人诱之，重威帅其众鼓噪逃归；帝命按其罪，知祥请而免之。

[23]在此之前，后唐帝下诏调西川的军队去戍守夔州，孟知祥派遣左肃边指挥使毛重威率领三千人前往夔州。不久，孟知祥上奏说："夔、忠、万三州已经平定，请求把戍守在夔州的士卒召回去，这样可以节省军队供给的运输。"后唐帝没有答应。孟知祥偷偷派人去引诱他们，毛重威率领他的士卒喧闹着逃了回去。后唐帝命令将毛重威治罪，经过孟知祥的请求才赦免。

[24]陕州行军司马王宗寿请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赠衍顺正公，以诸侯礼葬之。

[24]陕州行军司马王宗寿请求埋葬原来的前蜀主王衍，秋季，七月，追封王衍为顺正公，用诸侯的礼仪把他埋葬。

[25]北面招讨使安审通卒。

[25]北面招讨使安审通去世。

[26]东都民有犯私曲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请听民造曲，而于秋税亩收五钱；已未，敕从之。

[26]东都的百姓中有违犯法律私自造酒曲的人，东都留守孔循将其全家诛灭。有人请求让百姓们私自制造酒曲，在秋季税赋中每亩增收五钱。已未（十六日），后唐帝下令同意。

[27]壬戌，契丹复遣其酋长惕隐将七千骑救定州，王晏球逆战于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时久雨水涨，契丹为唐所俘斩及陷溺死者，不可胜数。

[27]壬戌（十九日），契丹又派其酋长惕隐率领七千骑兵数援定州，王晏球在唐河北面迎战，把契丹人打得大败。甲子（二十一日），追击到易州。当时因为长期下雨，河水上涨，契丹人被后唐军所俘获斩杀以及掉入河中淹死的不计其数。

[28]戊辰，以威武节度使王延钧为闽王。

[28]戊辰（二十五日），后唐帝任命威武节度使王延钧为闽王。

[29]契丹北走，道路泥泞，人马饥疲，入幽州境。八月，壬戌，赵德钧遣牙将武从谏将精骑邀击之，分兵扼险要，生擒惕隐等数百人；余众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击之，其得脱归国者不过数十人。自是契丹沮气，不敢轻犯塞。

[29]契丹人败走，道路泥泞，人马又饥饿又疲乏，进入了幽州境内。八月，甲戌（初二），赵德钧派遣牙将武从谏率领精锐骑兵阻击，并分别派军队把守在险要的地方，活捉了惕隐等几百人。其余的士卒都分散逃到村里，村里的百姓用棍子打他们，最后逃脱回国的不过几十个人。从此以后，契丹人灰心丧气，不敢轻易来侵犯边塞。

[30]初，庄宗徇地河北，获小儿，畜之宫中，及长，赐姓名李继陶；帝即位，纵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黄袍坐堞间，谓王晏球曰：“此庄宗皇帝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数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众决战，则束手出降耳，自余无以求生也。”

[30]当初，庄宗攻占河北时，得到一个小孩儿，把他养在宫中，等到他长大赐姓名叫李继陶。明宗即位后，把他放了回去。王都得到了，让他穿上黄袍，坐在城上的矮墙中间，对王晏球说：“这是庄宗皇帝的儿子，已经即皇帝位。你蒙受先朝的厚恩，难道不怀念先朝吗？”王晏球说：“你搞这些小动作有什么好处呢？我现在教给你两个办法，如果不率领全军出来决战，那么就束手投降，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活路。”

[31]王建立以目不知书，请罢判三司，不许。

[31]王建立认为自己没有多少文化，请求解除判三司的官职，后唐帝没有答应。

[32]乙未，吴大赦。

[32]乙未（二十三日），吴国实行大赦。

[33]吴赵王欲立中子传为嗣，谓诸子曰：“各言汝功，吾择多者而立之。”传兄传、传、传皆推传，乃奏请以两镇授传。闰月，丁未，诏以传为镇海、镇东节度使。

[33]吴越王钱想立中子钱传为继承人，于是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各自讲讲你们的功劳，然后我选择你们中功劳多的人立为继承人。”

钱传的哥哥钱传、钱传、钱传都一致推举钱传。于是上奏请求后唐帝授给钱传两个镇。闰八月，丁未（初五），后唐帝下诏任命钱传为镇海、镇东节度使。

[34]戊申，赵德钧献契丹俘惕隐等，诸将皆请诛之，帝曰："此曹皆虏中之骁将，杀之则虏绝望，不若存之以纾边患。"乃赦惕隐等酉长五十人，置之亲卫，余六百人悉斩之。

[34]戊申（初六），赵德钧献上了契丹的俘虏惕隐等，诸位将领都请求把他们杀掉，后唐帝说："这些人们都是契丹人中的勇敢将领，杀了他们契丹人就绝望了，不如留下他们来缓解边塞的忧患。"于是赦免了惕隐等酋长五十人，把他们安排在亲卫中，其余六百多人全部斩杀。

[35]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贡。

[35]契丹派遣梅老季素等人向后唐入贡。

[36] 初，卢文进来降，契丹以蕃汉都提举使张希崇代之为卢龙节度使，守平州，遣亲将以三百骑监之。希崇本书生，为幽州牙将，没于契丹性和易，契丹将稍亲信之，因与其部曲谋南归。部曲泣曰："归固寝食所不忘也，然虏众我寡，柰何？"希崇曰："吾诱其将杀之，兵必溃去。此去虏帐千余里，比其知而征兵，吾属去远矣。"众曰："善！"乃先为阱，实以石灰，明日，召虏将饮，醉，并从者杀之，投诸阱中。其营在城北，亟发兵攻之，契丹众皆溃去。希崇悉举其所部二万余口来奔，诏以为汝州刺史。

[36]当初，卢文进来投降，契丹任命蕃汉都提举使张希崇代替他为卢龙节度使，驻守在平州，并派遣了亲信将领率三百骑兵去监督他。张希崇本来是个书生，任幽州牙将，后来被契丹人俘获。他的性情和气平易，契丹将领们渐渐亲近信任他，他于是和兵士们谋划南归。兵士们哭着说："回南方去当然是我们连睡觉吃饭都不会忘记的，然而敌众我寡，怎么办呢？"张希崇说："我引诱他们的将领然后把他们杀掉，士卒们一定会溃散逃离。这里离契丹人的营帐有一千多里，等到他们知道后调集军队来攻打我们，我们已经离开这里很远了。"大家都说："很好！"于是就先挖了些陷井，又给里面放了石灰。第二天，召集契丹将领来饮酒，等他们喝醉以后，连跟从他们的人都一起杀掉，把他们扔进了陷井中。他们的营寨在城北，迅速派兵去攻打，契丹兵

都溃散逃跑。张希崇率领他的全部军队二万余人来投降，后眼帝下诏任命他为汝州刺史。

[37]吴王太后殂。

[37]吴国的王太后去世。

[38]九月，辛巳，荆南败楚兵于白田，执楚岳州刺史李廷规，归于吴。

[38]九月，辛巳（初九），荆南军队在白田打败了楚国军队，抓获了楚国的岳州刺史李廷规，把他送到吴国。

[39]乙未，敕以温韬发诸陵，段凝反覆，令所在赐死。

[39]乙未（二十三日），后唐帝下令，因为温韬盗挖先帝的陵墓，段凝反叛，就在他们所在地赐死。

[40]己亥，以武宁节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发诸道兵赴襄阳，以讨高季兴。

[40]乙亥（二十七日），任命武宁节度使房知温兼任荆南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并分别派遣中使调发各道军队赶赴襄阳去讨伐高季兴。

[41]辛丑，徙庆州防御使窦廷琬为金州刺史；冬，十月，廷琬据庆州拒命。

[41]辛丑（二十九日），调庆州防御使窦廷琬为金州刺史。冬季，十月，窦廷琬占据庆州拒绝执行调令。

[42]丙午，以横海节度使李从敏兼北面行营副招讨使。从敏，帝之从子也。

[42]丙午（初五），任命横海节度使李从敏兼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李从敏是后唐帝的侄儿。

[43]戊申，诏静难节度使李敬通发兵讨窦廷琬。

[43]戊申（初七），后唐帝下诏，命令静难节度使李敬通出兵讨伐窦廷琬。

[44]王都据定州，守备固，伺察严，诸将屡有谋翻城应官军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与使者联骑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听外兵登城，亦非梯冲所及。徒多杀精兵，无损于

贼，如此何为！不若食三州之租，爱民养兵以俟之，彼必内溃。”帝从之。

[44]王都占据定州，守备坚固，四周巡察很严，他部下有些将领曾多次想翻城出来响应官军，但都没有成功。后唐帝派遣使者去催促王晏球进攻，王晏球同使者一起骑着马沿定州城看了看，他指着城对使者说：“城墙修得如此高大险峻，即使城主听任外面的士兵登城，也不是云梯冲车能够办到的。只是白白地死伤精锐士卒，对敌人一点也不会损伤，像这样还攻城干什么呢？不如让三州将租税供给军队，爱民养兵耐心等待，他们一定从内部崩溃。”后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45]十一月，有司请为哀帝立庙，诏立庙于曹州。

[45]十一月，有关部门请为唐哀帝立庙，后唐帝下诏在曹州修庙。

[46]平卢节度使晋忠武公霍彦威卒。

[46]平卢节度使晋忠武公霍彦威去世。

[47]忠州刺史王雅取归州。

[47]忠州刺史王雅夺取归州。

[48]庚寅，皇子从厚纳孔循女为妃，循因之得之大梁，厚结王德妃之党，乞留。安重诲具奏其事，力排之，礼毕，促令归镇。

[48]庚寅（十九日），皇子李从厚娶孔循的女儿为妃，孔循因此有机会去了大梁，他用厚礼巴结王德妃的同党，请求留在大梁。安重诲把他的情况全部上奏给后唐帝，极力排斥他留在大梁，婚礼办完，就催促命令他回到自己的镇所。

[49]甲午，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事，充平卢节度使。

[49]甲午（二十三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以同平章事衔，出任平卢节度使。

[50]丙申，上问赵凤：“帝王赐人铁券，何也？”对曰：“与之立誓，令其子孙长享爵禄耳。”上曰：“先朝受此赐者止三人，崇韬、继麟寻皆族灭，朕得脱如毫厘耳。”因叹息久之。赵凤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50]丙申（二十五日），后唐帝问赵凤：“帝王赏赐给人们铁券，这是为什么呢？”赵凤回答说：“与他们立下誓言，让他们的子孙们世

世代代享受爵禄。”后唐帝说：“先朝接受这种赐物的只有三个人，郭崇韬、李继麟不久就会家抄斩，朕只差一点点才得以脱险。”说完后他叹息了很长时间。赵凤说：“帝王的心中存有大的信义，本来就不必刻在金石上。”

[51]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奏拔庆州，族窦廷琬。

[51]十二月，甲辰（初三），李敬周奏报攻取了庆州，并将窦廷琬灭族。

[52]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寝疾，命其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从诲权知军府事；丙辰，季兴卒。吴主以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

[52]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得病卧床，命令他的儿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高从诲暂管军府事。丙辰（十五日），高季兴去世。吴主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任侍中。

[53]史馆修撰张昭远上言：“臣窃见先朝时，皇弟、皇子皆喜俳优，入则饰姬妾，出则夸仆马；习尚如此，何道能贤！诸皇子宜精择师傅，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祸乱之源。今卜嗣建储，臣未敢轻议。至于恩泽赐与之间，昏姻省侍之际，嫡庶长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绝其侥冀。”帝赏叹其言而不能用。

[53]史馆修撰张昭远上书说：“我见先朝时，皇弟、皇子都喜欢乐舞\艺人，进门就给姬妾装饰打扮，出门就夸耀自己有仆人骏马。这些人的习尚如此，怎么能成为贤人呢？诸位皇子应当精心选择好的老师，命令皇子躬身拜他们为师，而且恭恭敬敬地侍奉他们，请他们讲习礼义的经义，论述国家安危的道理。古代人君一即帝位就立太子，是为了明确嫡庶的区别，阻塞祸乱的根源。现在通过占卜来确定继承人，我不敢轻率地议论，至于降恩赏赐，婚姻省侍等，嫡庶长幼，应有区分，明确等级权威，杜构他们心中的侥幸的希望。”后唐帝很赞赏他的说法，但没有能付诸实施。

[54]闽王延钧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

[54]闽王王延钧让二万百姓离俗出家，从此以后闽中的僧人越来越多。

[55]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从荣，年少骄很，不亲政务，帝遣左右素与从荣善者往与之处，使从容讽导之。其人私谓从荣曰："河南相公恭谨好善，亲礼端士，有老成之风；相公齿长，宜自策励，勿令声问出河南之下。"从荣不悦，退，告步军都指挥使杨思权曰："朝廷之人皆推从厚而短我，我其废乎！"思权曰："相公手握强兵，且有思权在，何忧！"因劝从荣多募部曲，缮甲兵，阴为自固之备。又谓帝左右曰："君每誉弟而抑其兄，我辈岂不能助之邪！"其人惧，以告副留守冯，密奏之。帝召思权诣阙，以从荣故，亦弗之罪也。

[55]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从荣，年轻骄傲，不亲自处理政务，后唐帝派遣一个平时和李从荣相处比较好的亲信去和他住在一起，让这个人心平气和地劝说和引导他。这个人私下对李从荣说："河南相公李从厚恭敬善良，礼贤下士，有老练成熟的风度。相公您年龄比他大，应当鞭策激励自己，不要让名誉低于河南相公。"李从荣听了很不高兴，回去以后，告诉步军都指挥使杨思权说："朝廷的人们都推崇李从厚而说我的坏话，要废掉我吗？"杨思权说："相公您手里掌握着强大的珍力，而且有我杨思权在，有什么忧虑的呢？"因此劝说李从荣多招募士卒，修理好武器，暗中为巩固自己而做好准备。好思权又对那个皇帝的亲信说："君主经常称誉李从厚而贬低李从荣，我们难道就不能帮助他吗？"这个人感到害怕，于是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北都副留守冯，冯又秘密上奏给后唐帝。后唐帝召杨思权到朝廷，因为李从荣的缘故，没有治他的罪。

四年（己丑、929）

四年（己丑，公元929年）

[1]春，正月，冯入为宣徽使，谓执政曰："从荣刚僻而轻易，宜选重德辅之。"

[1]春季，正月，冯到朝廷任宣徽使，他对执政说："李从荣性情刚愎而且轻举妄动，应当选择德高望重的人去辅佐他。"

[2]王都、秃馁欲突围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开门纳官军，都举族自焚，擒秃馁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为天平节度使，与赵德钧并加兼侍中。秃馁至大梁，斩于市。

[2]王都、秃馁打算突破包围逃出去，但没有能成功。二月，癸丑（十三日），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打开城门让官军进去，王都的全家

族人都自焚而死，抓获了秃馁以及契丹二千人。辛亥（十一日），任命王晏球为天平节度使，与赵德钧一并加封兼任侍中。秃馁被送到大梁，在街市上当众斩杀。

[3]枢密使赵敬怡卒。

[3]枢密使赵敬怡去世。

[4]甲子，帝发大梁。

[4]甲子（二十四日），后唐帝从大梁出发。

[5]丁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协卒于须水。

[5]丁卯（二十七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协在须水去世。

[6]庚午，帝至洛阳。

[6]庚午（三十日），后唐帝到达洛阳。

[7]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财飨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尝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谢久烦馈运而已。

[7]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每天用自己的财物慰劳士卒，从开始攻城到攻下城，从来没有杀过一个士卒，三月，辛巳（十一日），王晏球到了朝廷，后唐帝称美他的功劳。王晏球只是感谢朝廷长期给他运送粮食。

[8]皇子右卫大将军从璨性刚，安重诲用事，从璨不为之屈。帝东巡以从璨为皇城使。从璨与客晏于会节园，酒酣，戏登御榻，重诲奏请诛之；丙戌，赐从璨死。

[8]皇子右卫大将军李从璨性情刚愎，安重诲掌权后，李从璨不服从他。后唐帝巡幸大梁时，任命李从璨为皇城使，李从璨和客人们在会节园大摆宴席，酒喝得高兴的时候，开玩笑地登上了御床。安重诲上奏请求诛杀李从璨。丙戌（十六日），后唐帝赐李从璨死。

[9]横山蛮寇邵州。

[9]横山地区的蛮族侵扰邵州。

[10]楚王殷命其子武安节度副使、判长沙府希声知政事，总录内外诸军事，自是国政先历杀声，乃闻于殷。

[10]楚王马殷命令他的儿子武安节度副使、判长沙府的马希声知政事，总管国内外军事，从此以后，国家大事先经过马希声，然后才报

告马殷。

[11]夏，四月，庚子朔，禁铁锡钱。时湖南专用锡钱，铜钱一直锡钱百，流入中国，法不能禁。

[11]夏季，四月，庚子朔（初一），禁止铁锡钱流通。当时湖南专用锡钱，一个铜钱值一百个锡钱，锡钱充入中原，法令难以禁止这些钱的流通。

[12]丙午，楚六军副使王环败荆南兵于石首。

[12]丙午（初七），楚六军副使王环在石首击败了荆南的军队。

[13]初令缘边置场市党项马，不令诣阙。先是，党项皆诣阙，以贡马为名，国家约其直酬之，加以馆谷赐与，岁费五十余万缗；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

[13]后唐开始命令沿边境的地方设置市场买党项马，不让他们送到洛阳。在此以前，党项人都把马送到洛阳，以贡名为名，国家粗粗估计，付钱给他们，再加上供给食宿，每年的耗费约五十万缗。有关部门苦于这些耗费，因此禁止他们到京城来。

[14]壬子，以皇子从荣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厚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

[14]壬子（十三日），任命皇子李从荣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任命李从厚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

[15]契丹寇云州。

[15]契丹人侵犯云州。

[16]甲寅，以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赵凤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6]甲寅（十五日），任命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赵凤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7]五月，乙酉，中书言："太常改谥哀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既称宗则应入太庙，在别庙则不应称宗。"乃去庙号。

[17]五月，乙酉（十七日），中书上书说："太常改谥哀帝为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为景宗。既然称宗，就应该入太庙，如在别的庙里就不应该称宗。"于是去掉了庙号。

[18]帝将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诏谕两川，令西川献钱一百万缗，东川五十万缗；皆辞以军用不足，西川献五十万缗，东川献十万缗。仁矩，帝在藩镇时客将也，为安重诲所厚，恃恩骄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拥妓酣饮。璋怒，从卒徒执兵入驿，立仁矩于阶下而诟之曰：“公但闻西川斩李客省，谓我独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请，仅而得免；既而厚赂仁矩以谢之。仁矩还，言璋不法。未几，帝复遣通事会人李彦诣东川，入境，失小礼，璋拘其从者，彦奔还。

[18]后唐帝将要去南郊祭祀，派遣客省使李仁矩用后唐帝的命令告示两川，命令西川贡献钱一百万缗，东川贡献钱五十万缗。但两川都推辞说军需不足，结果西川贡献了五十万缗，东川贡献了十万缗。李仁矩是后唐帝当初在藩镇时的一位将领，被安重诲器重，他依仗恩宠特别傲慢。他到梓州时，董璋置办酒宴招待他，等到中午还不来，正抱着艺妓饮酒。董璋非常生气，跟从董璋的士卒们手执武器进了驿站，让李仁矩站在台阶下面骂他说：“你只听说西川斩杀了李严，难道说我们不能杀人吗? ”李仁矩痛哭流涕地拜谢请罪，才得以免死。之后又用丰厚的礼物来贿赂李仁矩，让他回朝后不要讲出这件事。李仁矩回到朝廷后，说董璋不遵守法令。不久，后唐帝又派遣通事舍人李彦到东川。入境后，有失小礼，董璋就拘捕了跟从李彦的人，李彦逃了回去。

[19]高季兴之叛也，其子从诲切谏，不听。从诲既袭位，谓僚佐曰：“唐近而吴远，非计也。”乃因楚王殷以谢罪于唐。又遗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书，求保奏，复修职贡。丙申，元信以从诲书闻，帝许之。

[19]高季兴背叛之后，他的儿子高从诲直言规劝，高季兴不听。高从诲继承爵位后，对他的左右僚佐们说：“唐近而吴远，舍弃唐而臣服吴，这不是好方法。”于是就通过楚王马殷向后唐谢罪。又给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写信，请求他上奏后唐帝，愿意重新称臣纳贡。丙申（二十八日），安元信把高从诲信的内容告诉了后唐帝，后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20]契丹寇云州。

[20]契凡侵犯云州。

[21]六月，戊申，复以邺都为魏州，留守、皇城使并停。

[21]六月，戊申（十一日），又将邺都恢复为魏州，留守、皇城使一并停置。

[22]庚申，高从诲自称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上表求内附。秋，七月，甲申，以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己丑，罢荆南招讨使。

[22]庚申（二十三日），高从诲自称为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上表请求归附后唐。秋季，七月，甲申（十七日），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己丑（二十二日），罢废荆南招讨使。

[23]八月，吴武昌节度使兼侍中李简以疾求还江都，癸丑，卒于采石。徐知询，简婿也，擅留简亲兵二千人于金陵，表荐简子彦忠代父镇鄂州，徐知诰以龙武统军柴再用为武昌节度使；知询怒曰："刘崇俊，兄之亲，三世为濠州；彦忠吾妻族，独不得邪！"

[23]八月，吴国武昌节度使兼侍中李简因病请求回到江都。癸丑（十七日），李简在采石去世。徐知询是李简的女婿，他擅自把李简的亲兵二千人留在金陵，并上表推荐李简的儿子李彦忠代替他的父亲镇守鄂州，徐知诰任命龙武统军柴再用为武昌节度使。徐知询知道以后很生气地说："刘崇俊是哥哥的亲戚，他家三世为濠州刺史。李彦忠是我妻子的家族，难道不能任职吗？"

[24]初，楚王殷用都军判官高郁为谋主，国赖以富强，邻国皆疾之。庄宗入洛，殷遣其子希范入贡，庄过爱其警敏，曰："比闻马氏当为高郁所夺，今朋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兴亦以流言间郁于殷，殷不听，乃遣使遗节度使副使、知政事希声书，盛称郁功名，愿为兄弟。使者言于希声曰："高公常云'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孙之忧也。"希声信之。行军司马杨昭遂，希声之妻族也，谋代郁任，日谮之于希声。希声屡言于殷，称郁奔僭，且外交邻藩，请诛之。殷曰："成吾功业，皆郁力也；汝勿不此言！"希声固请罢其兵柄，乃左迁郁行军司马。郁谓所亲曰："亟营西山，吾将归老。子渐大，能咋人矣。"希声闻之，益怒，明日，矫以殷命杀郁于府舍，榜谕中外，诬郁谋叛，并诛其族党。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雾，殷谓左右曰："吾昔从孙，儒渡淮，每杀不辜，多致兹异。马步院岂有冤死者乎？"明日，吏

以郁死告，殷抚膺大恸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勋旧横罹冤酷！”既而顾左右曰：“吾亦何可久处此乎！”

[24]当初，楚王马殷用都军判官高郁为主要谋臣，国家依靠他富强起来，邻国都嫉妒他。庄宗进入洛阳之后，马殷派他的儿子马希范向后唐入贡。庄宗很喜欢他的敏捷，对他说：“近来听说马氏的政权要被高郁所夺取，今天有你这样的儿子，高郁怎么能夺取呢？”高季兴也用流言在马殷那里诋毁高郁，马殷不听从，于是又派遣使者给节度副使、知政事马希声送去信，非常赞赏高郁的功劳和名誉，并希望与他结为兄弟。使者对马希声说：“高公高季兴经常说‘马氏政事都出于高郁’，这是子孙们的忧患啊！”马希声相信了他的话。行军司马杨昭遂是马希声妻子的同族人，他图谋取代高郁的职务，每天在马希声那里诬陷高郁。马希声也曾多次向他的父亲马殷说高郁奢侈越轨，而且广交外面的藩镇，请求把他希掉。马殷说：“我事业能够成功，全靠高郁的力量，你不要说这些话。”马希声坚决请求罢免高郁的兵权，于是高郁补降职为行军司马。高郁对他的亲信们说：“赶快经营西山，我将要告老回乡。狗崽渐渐长大，能咬人了。”马希声听说以后，更加愤怒，第二天，假传马殷的命令在府舍里杀死了高郁，并张榜告示中外，诬陷说高郁要谋反，同时把高郁的全家以及他的同党全部杀死。到了晚上，马殷还不知道这件事。这一天，天气大雾，马殷对他的左右说：“我从前跟从孙儒渡淮河时，每逢杀死那些无罪的人时，大多要出现这种怪现象。难道马步院有冤死的人吗？”第二天，官吏把高郁被杀的情况告诉了马殷，马殷抚摸着胸口非常悲痛地说：“我已经老了，政事也不是我自己说了算，致使我过去的有功之臣横遭这些冤酷。”一会儿又回过头来对他的身边左右的人说：“我怎么可以长久地居住在这里呢？”

[25]九月，上与冯道从容语及年谷屡登，四方无事，道曰：“臣常记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历井陉之险，臣忧马蹶，执辔甚谨，幸而无失；逮至平路，放辔自逸，俄至颠陨。凡为天下者亦犹是也。”上深以为然。上又问道：“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惟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 ，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

肉。’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人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悦，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

[25]九月，后唐帝和冯道从容地聊起近年来五谷丰登，四方无事。冯道说：“我经常记起过去在先帝的幕府任掌书记时，奉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的地方，我常担忧马被摔倒，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等到了平路时，放开缰绳让马自己去奔路。不一会儿就跌倒了。凡是治理天下的道理也和这差不多。”后唐帝深深感到他讲得很对。后唐帝又问冯道说：“今年虽然丰收了，百姓们的赡养是否充足？”冯道说：“种庄稼的人遇上灾年就饿殍满道，遇上丰年又为粮食价格便宜而发愁，无论是丰年还是灾年，都有困苦，只有庄稼人是这样呵！我曾记得进士聂夷中的诗中写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语言虽然粗俗，但全都说出了庄稼人的甘苦。农民是士、农、工、商四种人中最勤苦的，陛下不可不了解这些情况啊！”反唐帝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命令他身边的人把这首诗抄录下来，经常朗读背诵它。

[26]州兵戍东川者归本道，董璋擅留其壮者，选羸老归之，仍收其甲兵。

[26]戍守东川的州军队回归本道时，董璋擅自留下其中身体强壮的人，挑选一些年老体弱的人让他们回去，同时还收了他们的武器。

[27]癸巳，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为资州税官，坐自盗抵死，观察判官冯、中门副使王处回为之请，孟知祥曰：“虽吾弟犯法，亦不可贷，况他人乎！”

[27]癸巳（二十七日），西川右都押牙孟容的弟弟任资州的税赋官，犯了监守自盗的罪被判处死刑，观察判官冯、中门副使王处回为他请求免除死刑，孟知祥说：“即使是我的弟弟犯了法也不能饶恕，何况是别人呢？”

[28]吴越王居其国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则赠遗丰厚，不然则礼遇疏薄。尝遗安重诲书，辞礼颇倨。帝遣供奉官乌昭遇、韩玫使吴越，昭遇与玫有隙，使还，玫奏：“昭遇见，称臣太师拜舞，谓为殿下，及私以国事告。”安重诲奏赐昭遇死。癸巳，制以太师致仕，自馀官爵皆削之，凡吴越进奏官、使者、纲吏，令所在系治之。令子传等上表讼冤，皆不省。

[28]吴越王钱在他的国内喜欢自夸，朝廷派去的使者违心地奉承他，他就会赠送给一批丰厚的礼物，如果不奉承他，礼遇就很低。钱曾给安重诲一封信，语言礼节都很傲慢。后唐帝派遣供奉官乌昭遇、韩玫出使吴越国，乌昭遇和韩玫有矛盾，他们完成使命回朝，韩玫上奏说：“乌昭见到钱，称臣拜舞，称钱为殿下，并私下把国家大事告诉了钱。”安重诲奏请后唐帝赐乌昭遇死。癸巳（二十七日），后唐帝下令钱以太师的身份退休，其余的官爵都被罢免，凡是吴越国的进奏官、使者、纲吏等，由所在地方官把他们抓起来治罪。钱命令他的儿子钱传等上表诉冤，后唐帝都不理。

[29]初，朔方节度使韩洙卒，弟澄为留后。未几，定远军使李匡宾聚党据保静镇作乱，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韩澄遣使赍绢表乞朝廷命帅。

[29]当初朔方节度使韩洙死后，他的弟弟韩澄被任命为留后。不久，定远军使李匡宾聚众占据了保静镇发动叛乱，朔方地区很不安定。冬季，十月，丁酉（初二），韩澄派遣使者带着绢表请求朝廷任命主将。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语，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访以时事，福以胡语对；安重诲恶之，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会当斩汝！”福惧，求外补。重诲以灵州深入胡境，为帅者多遇害，戊戌，以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福见上，涕泣辞之；上命重诲为福更他镇，重诲曰：“福自刺史无功建节，尚复何求！且成命已行，难以复改。上不得已，谓福曰：“重诲不肯，非朕意也。”福辞行，上遣将军牛知柔、河中都指挥使卫审等将兵万人卫送之。审，徐州人也。

原来的磁州刺史康福，精通胡语，后唐帝退朝后，经常把他叫进便殿，谘询当时的一些事情，康福用胡语回答后唐帝的提问。安重诲讨厌他这样做，经常告诫说：“康福，你竟敢胡乱奏事，应该杀掉你！”康福听了很害怕，请求补缺放外任。安重诲认为灵州深入胡境，在那里当统帅的人多数被杀害，戊戌（初三），任命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康福见到后唐帝，痛哭流涕地想辞去这个职务。后唐帝命令安重诲为康福调换到其他镇去，安重诲说：“康福没有功劳，从刺史升到节度使，无功而建节钺还有什么可再求的？况且命令已经下发，难以再更改。”后唐帝不得已，对康福说：“安重诲不肯更改，这并不是朕

的意思。”康福告辞出发了，后唐帝派遣将军牛知柔、河中都指挥使卫审等率领一万多士卒护送他去。卫审是徐州人。

[30]辛亥，割阆、果二州置保宁军，壬子，以内客省使李仁矩为节度使。

[30]辛亥（十六日），分出阆、果二州来建置了保宁军。壬子（十七日），任命内客省使李仁矩为节度使。

先是，西川常发刍粮馈峡路，孟知祥辞以本道兵自多，难以奉他镇，诏不许，屡督之；甲寅，知祥奏称财力乏，不奉诏。

在此之前，西川经常调拨一些粮草送给峡路，孟知祥推辞说因为本道兵多，难以供奉别的藩镇，后唐帝下诏不允许不调拨，而且曾多次催促他。甲寅（十九日），孟知祥上奏说因财力不足，不执行诏令。

[31]吴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徐知询自以握兵据上流，意轻徐知诰，数与知诰争权，内相猜忌，知诰患之；内枢密使王令谋曰：“公辅政日久，挟天子以令境内，谁敢不从！知询年少，恩信未洽于人，无能为也。”知询待诸弟薄，诸弟皆怨之。徐知知询不可辅，反持其短以附知诰。吴越王遗知询金玉鞍勒、器皿，皆饰以龙凤；知询不以为嫌，乘用之。知询典客周廷望说知询曰：“公诚能捐宝货以结朝中勋旧，使皆归心于公，则彼谁与处！”知询从之，使廷望如江都谕意。廷望与知诰亲吏周宗善，密输款于知诰，亦以知诰阴谋告知询。知询召知诰诣金陵除父温丧，知诰称吴主之命不许，周宗谓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谢！”廷望还，以告知询。十一月，知询入朝，知诰留知询为统军，领镇海节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挥使柯厚征金陵兵还江都，知诰自是始专吴政。知询责知诰曰：“先王违世，兄为人子，初不临丧，可乎？”知诰曰：“尔挺剑待我，我何敢往！尔为人臣，畜乘舆服御物，亦可乎？”知询又以廷望所言诘知诰，知诰曰：“以尔所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斩廷望。

[31]吴国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徐知询自以为手握兵权而且占据在上游，心中很轻视徐知诰，曾多次和徐知诰争权夺利，在内部互相猜忌，徐知诰很担心他。内枢密使王令谋对徐知诰说：“你辅佐皇上时间已经很长，挟天子以令境内，谁敢不服从！徐知询年轻，他的信义和恩德还没有润泽众人，办不了什么大事。”徐知询对待各个弟弟也很刻薄，他的弟弟们也怨恨他。徐知道徐知询不可辅佐，

掌握着他的短处以归附徐知诰。吴越王钱送给徐知询用金玉制作的马鞍、马勒、器皿，都装饰上龙凤。徐知询不知道由此会引起嫌疑，竟乘用这些东西。掌握礼仪事务的官吏周廷望劝徐知询说："你如果能真心诚意把这些宝货捐献出来来交结朝中有功劳的勋旧大臣，使他们都和你同心同意，还有谁和徐知诰在一起呢？"徐知询听从了他的意见。并派周廷望去江都说明他的意思。周廷望和徐知诰的亲信官吏周宗很好，偷偷向徐知诰表达诚心，同时也将徐知诰的阴谋告诉了徐知询。徐知询叫徐知诰到金陵解除为父亲徐温治丧的丧服，徐知诰回告他说吴主下令不允许，周宗对周廷望说："人们说侍中徐知询有七件不象臣僚办的事情，应当赶快入朝谢罪。"周廷望回去以后，把这些都告诉了徐知询。十一月，徐知询回到朝廷，徐知诰留下徐知询做统军，兼领镇海节度使，并派遣右雄武都指挥使柯厚去征调金陵的士卒返回江都，徐知诰从此开始独揽吴国政权。徐知询遣责徐知诰说："先王离世，你是先王的儿子，一点儿也不去哭办父亲的丧事，那样可以吗？"徐知诰说："你拔出剑等待我，我怎么敢去呢？你为人臣，蓄积这些天子的车驾服饰，难道也可以吗？"徐知诰又用周廷望的话来责问徐知诰。徐知诰说："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我的人也就是周廷望。"于是斩杀了周廷望。

[32]壬辰，吴主加尊号曰睿圣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32]壬辰（二十七日），吴主加尊号睿圣文明光孝皇帝，全国实行大赦，改年号大和。

[33]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击走之；至青刚峡，遇吐蕃野利、大虫二族数千帐，皆不觉唐兵至，福遣卫审掩击，大破之，杀获殆尽。由是威声大振，遂进至灵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33]康福走到方渠，羌族人出兵阻截他，康福把他们打跑。到青刚峡后，遇到了吐蕃野利、大虫二族几千个营帐，他们都不知道后唐的军队已经到来，康福派遣卫审乘他们没有防备袭击，把他们打得大败，几乎全部杀尽或俘获。从此康福威望大振，前进到灵州，从此朔方才开始接受康福代替为朔州节度使。

[34]十二月，吴加徐知诰兼中书令，领宁国节度使。知诰召徐知询饮，以金钟酌酒赐之，曰："愿弟寿千岁。"知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跽献知诰曰："愿与兄各享五百岁。"知诰变色，左右顾，不肯

受，知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为，伶人申渐高径前为诙谐语，掠二酒合饮之，怀金钟趋出，知诰密遣人以良药解之，已脑溃而卒。

[34]十二月，吴国加封徐知诰兼任中书令，并领宁国节度使。徐知诰请徐知询来喝酒，用金做的酒杯酌酒给他喝，并说："希望弟弟能活千岁。"徐知询怀疑其中有毒，又拿其他杯子把酒平均分开，随着献给徐知诰，并说："希望和兄长各享五百岁。"徐知诰脸色都变了，来回看着左右大臣，终不肯接受，但徐知询捧着酒一直不退。左右大臣都不知徐知诰想干什么，伶人申渐高径直走到他们面前说了几句诙谐的话，就夺过两杯酒，倒在一起喝下去，然后怀揣金杯很快退出。徐知诰偷偷派人用良药去给申渐高解酒毒，但他的脑子已经溃烂而死亡。

[35]奉国节度使、知建州王延禀称疾退居里第，请以建州授其子继雄；庚子，诏以继雄为建州刺史。

[35]闽国奉国节度使、知建州王延禀称病辞职回家乡，请求把建州授给他的儿子王继雄。庚子（初五），后唐帝下招任命王继雄为建州刺史。

[36]安重诲既以李仁矩镇阆州，使与绵州刺史武虔裕皆将拔。虔裕，帝之故吏，重诲之外兄也。重诲使仁矩董璋反状，仁矩增饰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节度使夏鲁奇治遂州城隍，缮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惧。时道路传言，又将割绵、龙为节镇，孟知祥亦惧。璋素与知祥有隙，未尝通问，至是，璋遣使诣成都，请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许之，谋并力以拒朝廷。

[36]安重诲已经安排李仁矩去镇守阆州，让他和绵州刺史武虔裕都率兵去赴任。武虔裕是皇帝身边的旧吏，安重诲的异姓兄弟。安重诲让李仁矩去刺探董璋谋反的情况，李仁矩添枝加叶上奏给后唐帝。朝廷又派武信节度使夏鲁奇去修治遂州的城壕，修缮武器，并增派士卒在那里戍守。董璋感到很害怕。当时路上的人传言，又将割出绵州、龙州新置节镇，孟知祥听说后也感到害怕。董璋平素和孟知祥有矛盾，不曾往来，到了这个时候，董璋派遣使者到成都，请求为他的儿子娶孟知祥的女儿为妻。孟知祥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商量团结起来一起抗拒朝廷。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七卷

后唐纪六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中之下长兴元年（庚寅、930）

后唐纪六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庚寅，公元930年）

[1]春，正月，董璋遣兵筑七寨于剑门。辛巳，孟知祥遣赵季良如梓州修好。

[1]春季，正月，东川节度使董璋派兵在剑门修筑七座营寨。辛巳（十六日），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派其副使赵季良到梓州来与董璋修好，以相结纳。

[2]鸿胪少卿郭在徽奏请铸当五千、三千、一千大钱；朝廷以其指虚为实，无识妄言，左迁卫尉少卿、同正。

[2]鸿胪少卿郭在徽奏请铸造当五千、三千、一千使用的大钱，后唐朝廷以为这种指虚为实的主张，是没有见识的胡说，把他贬降为卫尉少卿，比同正员。

[3]吴徙平原王澈为德化王。

[3]吴国调迁平原王杨澈为德化王。

[4]二月，乙未朔，赵季良还成都，谓孟知祥曰："董公贪残好胜，志大谋短，终为西川之患。"

[4]二月，乙未朔（初一），赵季良从梓州返回成都，对孟知祥说："董璋这个人贪残好胜，野心大，谋略短，终究是我们西川的祸害。"

都指挥使李仁罕、张业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将谋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诘之，无状，丁酉，推始言者军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斩之。戊戌，就宴，尽去左右，独诣仁罕第；仁罕叩头流涕曰："老兵惟尽死以报德。"由是诸将皆亲附而服之。

孟知祥的部属都指挥使李仁罕、张业打算设酒席宴请他，此前二日，有尼姑密告说，这两个属将阴谋在宴请时谋害孟知祥；孟知祥严加查究，没有获得证据。丁酉（初三），归罪于最先传言此事的军校都延昌和王行本，把二人处以腰斩。戊戌（初四），孟知祥去参加宴会，把随从人员都打发开，独自到李仁罕的住宅；李仁罕叩头流涕地

说：“我是你的老部下，今后只有尽死命来报答你的恩德。”从此，孟知祥所部诸将都心悦诚服地亲近和依附于他。

[5]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两川闻朝廷于阆中建节，绵、遂益兵，无不忧恐。”上以诏书慰谕之。

[5]壬子（十八日），孟知祥与董璋共同向后唐明宗上表称：“东川、西川听说朝廷在阆中建立节度使，在绵州、遂州增加兵力，无不感到担忧和恐惧。”后唐明宗下诏书慰抚劝导他们。

[6]乙卯，上祀圜丘，大赦，改元。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李从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从为宣武节度使。

[6]乙卯（二十一日），明宗在圜丘祭天，实行大赦，把年号改为长兴。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李从入朝陪祭，三月，壬申（初八），明宗下令把李从调迁为宣武节度使。

[7]癸酉，吴主立江都王琏为太子。

[7]癸酉（初九），吴国君主杨溥立江都王杨琏为太子。

[8]丙子，以宣徽使朱弘昭为凤翔节度使。

[8]丙子（十二日），后唐任命宣徽使朱弘昭为凤翔节度使。

[9]康福奏克保静镇，斩杀李匡宾。

[9]朔方节度使康福报奏：攻克了保静镇，杀死了叛军首领李匡宾。

[10]复以安义为昭义军。

[10]后唐恢复安义军的旧名，仍称昭义军。

[11]帝将立曹淑妃为后，淑妃谓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烦，倦于接对，妹代我为之。”德妃曰：“中宫敌偶至尊，谁敢干之！”庚寅，立淑妃为皇后。德妃事后恭谨，后亦怜之。

[11]后唐明宗将要立曹淑妃为皇后，淑妃对王德妃说：“我平素胸中烦热有病，厌倦那些接待应对的事，请你代替我去应承。”德妃说：“入中宫做皇后可以同天子匹偶，平起平坐，谁敢去干预！”庚寅（二十六日），立淑妃为皇后。德妃对待皇后恭顺谨慎，皇后也怜爱她。

初，王德妃因安重诲得进，常德之。帝性俭约，及在位久，宫中用度稍侈，重诲每规谏。妃取外库锦造地衣，重诲切谏，引刘后为戒；

妃由是怨之。起初，王德妃是由于枢密权臣安重诲的关系才得以入宫的，经常感念安重诲。明宗本来习性俭朴，在位既久，宫内的费用也逐渐奢侈，安重诲时常规劝他。德妃调取外库的锦帛做地毯，安重诲极力谏阻，并引用前朝庄宗时刘皇后的事例以为戒鉴；德妃从此嫌怨安重诲。

[12]高从诲遣使奉表诣吴，告以坟墓在中国，恐为唐所讨，吴兵援之不及，谢绝之。吴遣兵击之，不克。

[12]荆南高从诲派使者奉呈表章来到吴国，表示高氏祖坟在北方，害怕被后唐朝廷所讨伐，那时吴兵会来不及援助他，因此，谢绝了吴国对他的笼络。吴国便派兵进攻荆南，没有能攻下来。

[13]董璋恐绵州刺史武虔裕窥其所为，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军司马，囚之府廷。

[13]董璋害怕绵州使武虔裕窥探他的行动，夏季，四月，甲午朔（初一），上表推荐他兼任行军司马，把他诱至梓州，囚押在东川府廷。

[14]宣武节度使符习，自恃宿将，论议多抗安重诲，重诲求其过失，奏之；丁酉，诏习以太子太师致仕。

[14]宣武节度使符习，自恃是后唐宿将，论事议政常常与枢密使安重诲对抗，重诲寻找他的过错，奏告明宗；丁酉（初四），下诏命令符习以太子太师的荣誉名衔告老去官。

[15]戊戌，加孟知祥兼中书令，夏鲁奇同平章事。

[15]戊戌（初五），加封孟知祥兼任中书令，夏鲁奇任同平章事。

[16]初，帝在真定，李从珂与安重诲饮酒争言，从珂欧重诲，重诲走免；既醒，悔谢，重诲终衔之。至是，重诲用事，自皇子从荣、从厚皆敬事不暇。时从珂为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重诲屡短之于帝，帝不听。重诲乃矫以帝命谕河东牙内指挥使杨彦温使逐之。是日，从珂出城阅马，彦温勒兵闭门拒之，从珂使人扣门诘之曰："吾待汝厚，何为如是？"对曰："彦温非敢负恩，受枢密院宣耳。请公入朝。"从珂止于虞乡，遣使以状闻。使者至，壬寅，帝问重诲曰："彦温安得此言？"对曰："此奸人妄言耳，宜速讨之。"帝疑之，欲诱致彦温讯其事，除彦温绛州刺史。重诲固请发兵击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步

军都指挥使药彦稠将兵讨之。帝令彦稠必生致彦温，吾欲面讯之。召从珂诣洛阳。从珂知为重诲所构，驰入自明。

[16]以前，后唐明宗镇守真定时，其养子李从珂与安重诲曾在饮酒时争吵，李从珂殴打安重诲，安重诲躲避，才得以免遭殴打；酒醒以后，李从珂悔悟道歉，安重诲始终记恨他。到此时，安重诲掌权用事，皇子李从荣、李从厚都尊敬他不敢怠慢。当时李从珂任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安重诲多次在明宗面前说他的坏话，明宗不听。安重诲便假造明宗意旨，谕令河中牙内指挥使杨彦温驱逐他。这一天，李从珂出城检阅战马，杨彦温领兵关了城门，拒绝让他进城。李从珂命人扣门，质问他说："我待你很厚重，你怎么能这样做？"杨彦温回答说："我彦温不敢对您负恩，我是受枢密院的宣示，请您入朝。"李从珂暂驻扎在虞乡，派使者把情况向朝廷报告。使者到了以后，壬寅（初九），明宗问安重诲说："杨彦温怎么能这么说呢？"安重诲回答说："这是坏人杨彦温的胡说，应该赶快派兵征讨他。"明宗怀疑此事，想把杨彦温引诱来讯问情况，便调杨彦温为绛州刺史。安重诲坚持请求派兵攻打杨彦温，朝廷便命令西都留守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统兵讨伐他。明宗指令药彦稠："务必把杨彦温活着抓回来，我要当面讯问他。"又召唤李从珂到京城洛阳来。李从珂知道是被安重诲所陷害，赶快入朝自己进行表白。

[17]加安重诲兼中书令。

[17]后唐加安重诲兼任中书令。

[18]李从珂至洛阳，上责之使归第，绝朝请。

[18]李从珂来到洛阳，明宗责令他回自己的府第，断绝入朝请见。

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斩杨彦温，癸丑，传首来献。上怒药彦稠不生致，深责之。

辛亥（十八日），索自通等攻下河中，斩杀了杨彦温，癸丑（二十日），把他的首级传送到洛阳来献报朝廷。明宗恼怒药彦稠不把他活着送来，严厉地责备药彦稠。

安重诲讽冯道、赵凤奏从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儿为奸党所倾，未明曲直，公辈何为发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间邪？此皆非公辈之意也。"二人惶恐而退。他日，赵凤又言之，上不应。明日，重诲自言之，上曰："朕昔为小校，家贫，赖此小儿拾马粪自赡，以至今日为天

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处之于卿为便？”重诲曰：“陛下父子之间，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闲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复言！”

安重诲指使冯道、杨凤表奏李从珂失于职守，应该加罪。明宗说：“我儿被奸党所倾害，是非曲直还未弄明白。你们二位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想不让他活在人间，这些都不是你们二位的意思哟。”冯、杨二人吓得惶恐而退。过些天，赵凤又奏谈此事，明宗不表态。第二天，安重诲自己奏言其事，明宗说：“我从前当小校，家里贫穷，依赖这个孩子拣拾马粪养家，到了今天我当了皇帝，就不能庇护他吗？你想怎样处置他对你才合适？”安重诲说：“陛下父子之间的事，为臣何敢乱说！只能听凭陛下裁夺！”明宗说：“让他闲居在自己家里也就可以了，何必再多谈此事！”

丙辰，以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自通至镇，承重诲指，籍军府甲仗数上之，以为从珂私造；赖王德妃居中保护，从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与从珂往来，惟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吕琦居相近，时往见之，从珂每有奏请，皆咨琦而后行。

丙辰（二十三日），任命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索自通到了镇所，秉承安重诲的意旨，登记点收军库中铠甲兵器数字向朝廷报告，说成是李从珂私自制造；仰仗王德妃在内部保护，李从珂才得以免罪。士大夫不敢与李从珂往来，只有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吕琦和他居住相近，有时去看他，李从珂遇到有事奏请时，都是问了吕琦之后才办。

[19]戊午，帝加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19]戊午（二十五日），明宗加尊号为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20]安重诲言昭义节度使王建立过魏州有摇众之之语，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20]安重诲奏言昭义节度使王建立经过魏州时有动摇人心之语，五月，丙寅（初三），命令他以太傅职称去官退休。

[21]董璋阅集民兵，皆剪发黥面，复于剑门北置永定关，布列烽火。

[21]董璋检阅召集来的民兵，都给他们剪发黥面，又在剑门之北设置永定关，布列烽火。

[22]孟知祥累表请割云安等十三盐监隶西川，以盐直赡宁江屯兵，辛卯，许之。

[22]孟知祥多次上表请求割划云安等十三个盐务监所隶属西川，用买卖的钱来供给宁江的屯兵，辛卯（二十八日），得到准许。

[23]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23]六月，癸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24]辛亥，敕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诸道无得奏荐。

[24]辛亥（十九日），敕命：防御使、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今后都由朝廷任命，各节度使不得奏荐。

[25]董璋遣兵掠遂、阆镇戍，秋，七月，戊辰，两川以朝廷继遣兵屯遂、阆，复有论奏，自是东北商旅少敢入蜀。

[25]董璋派兵劫掠守卫在遂州、阆州的官军，秋季，七月，戊辰（初七），两川因为朝廷继续派兵屯戍遂州、阆州，又有奏章议论此事，从此东北方向的商旅，很少敢于入蜀。

[26]八月，乙未，捧圣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引告密人边彦温告“安重诲发兵，云欲自讨淮南；又引占相者问命。”帝以问侍卫都指挥使安众进、药彦稠，二人曰：“此奸人欲离间陛下勋旧耳。重诲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贵，何苦谋反！臣等请以宗族保之。”帝乃斩彦温，召重诲慰抚之，君臣相泣。

[26]八月，乙未（初四），捧圣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引领告密人边彦温奏告：安重诲起兵，说要自己去讨伐淮南；又召引占相者为自己算命。明宗为此咨询于侍卫都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二人说：“这是奸人要离间对陛下有功勋的旧臣。安重诲给陛下做事三十年，有幸得到富贵，何苦要谋反！我们请求用自己的家族性命担保他。”明宗便把边彦温杀了，并召见安重诲慰抚，君臣相对而哭泣。

[27]以前忠武节度使张延朗行工部尚书，充当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27]任用前忠武节度使张延朗担任工部尚书，充当主管盐铁、户部、度支的三司使。三司使的职名是从这时开始的。

[28]吴徐知诰以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团练使陈宣罢归，知诰许以传拯代之；既而复遣宣还海州，征传拯还江都。传

拯怒，以为宣毁之，己亥，帅麾下入辞宣，因斩宣，焚掠城郭，帅其众五千来奔。知诰曰：“是吾过也。”免其妻子。涟水制置使王岩将兵入海州，以岩为威卫大将军，知海州。

[28]吴国中书令徐知诰因为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拯有威名，得人心，正赶上团练使陈宣罢官归家，徐知诰许诺由王传拯代替他；接着又把陈宣派遣回海州，而征召王传拯还归江都。王传拯发怒，以为是陈宣诋毁他所致。己亥（初八），率领部属到陈宣处辞行，借机杀了陈宣，焚烧抢掠城郭，带领步众五千人投奔后唐。徐知诰说：“这是我的过错。”免加王传拯的妻子的罪。涟水制置使王岩领兵进入海州，便任用王岩为威卫大将军，主持海州政事。

传拯，绾之子也，其季父舆为光州刺史。传拯遣间使持书至光州，舆执之以闻，因求罢归；知诰以舆为控鹤都虞候。时政在徐氏，典兵宿卫者尤难其人，知诰以舆重厚慎密，故用之。

王传拯是王绾的儿子，他的叔叔王舆为光州刺史。传拯派人拿着他的信秘密来到光州找王舆，王舆拘留来使，上报吴主，并因此要求罢官还家，徐知诰任用王舆为控鹤都虞候。当时吴国政权掌握在徐氏手中，领兵宿卫者尤其难得，徐知诰因为王舆为人厚重慎密，所以用他。

[29]壬寅，赵凤奏：“窃闻近有奸人，诬陷大臣，摇国柱石，行之未尽。”帝乃收李行德、张俭，皆族之。

[29]壬寅（十一日），后唐赵凤奏称：“听说近来有奸人诬陷大臣，动摇国家的柱石，还没有完全诛尽。”明宗便下令收捕李行德、张俭，把二人的家族都诛杀了。

[30]立皇子从荣为秦王；丙辰，立从厚为宋王。

[30]立皇子李从荣为秦王；丙辰（二十五日），立李从厚为宋王。

[31]董璋之子光业为宫苑使，在洛阳，璋与书曰：“朝廷割吾支郡为节镇，屯兵三千，是杀我必矣。汝见枢要为吾言：如朝廷更发一骑入斜谷，吾必反！与汝诀矣。”光业以书示枢密承旨李虔徽。未几，朝廷又遣别将荀咸将兵戍阆州，光业谓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爱，恐烦朝廷调发，愿止此兵，吾父保无他。”虔徽以告安重诲，重诲不从。璋闻之，遂反。利、阆、遂三镇以闻，且言已聚兵将

攻三镇。重诲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讨耳。"帝曰："我不负人，人负我则讨之。"

[31]董璋之子董光业任宫苑使，在洛阳，董璋给他写信说："朝廷把我管辖的梓州以外各州划出另设节镇，屯兵在三川，这是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你见到枢密要员替我传言：如果朝廷再多派一个人马进入斜谷，我就必定造反，和你诀别了。"董光业把信给枢密承旨李虔徽看了。没有多久，后唐朝廷又派别将荀咸率兵戍守阆州，董光业对李虔徽说："不等这一支兵马到达，我父亲必然造反。我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恐怕让朝廷调发人马招惹麻烦，希望能够停止派遣这支人马，我父亲保证没有别的举动。"李虔徽把董光业意见报告安重诲，安重诲没有答应。董璋听说后，马上造反。利州、阆州、遂州三镇向朝廷报告，并说董璋已经聚集兵马将要进攻三镇。安重诲说："我早就知道董璋要这样，陛下太容忍他，不肯讨伐啊。"明宗说："我不亏负于人，人亏负于我便要讨伐他。"

[32]九月，癸亥，西川进奏官苏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发兵讨两川。"知祥谋于副使赵季良，季良请以东川兵先取遂、阆，然后并兵守剑门，则大军虽来，吾无内顾之忧矣。知祥从之，遣使约董璋同举兵。璋移檄利、阆、遂三镇，数其离间朝廷，引兵击阆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副之，简州刺史张业为先锋指挥使，将兵三万攻遂州；别将牙内都指挥使侯弘实、先登指挥使孟思恭将兵四千会璋攻阆州。

[32]九月，癸亥（初三），西川进奏官苏愿向孟知祥禀告："朝廷要派大军讨伐两川。"孟知祥和节度副使赵季良谋议对策，赵季良建议让东川兵马先占领遂州、阆州，然后西川同东川合兵扼守剑门，这样，即使朝廷大军来了，我们两川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孟知祥听从了赵季良的意见，派使者邀约董璋共同起兵。董璋便向利州、阆州、遂州三镇送发檄文，责备他们离间朝廷与东川的关系，发兵进攻阆州。庚午（初十），孟知祥任用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做他的副手，简州刺史张业为先锋指挥使，率领三万士兵进攻遂州，又派牙内都指挥使侯弘实、先登指挥使孟思恭领兵四千会合董璋进攻阆州。

[33]安重诲久专大权，中外恶之者众；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汉琼浸用事，数短重诲于上。重诲内忧惧，表解机务，上曰："朕无间于卿，诬罔者朕既诛之矣，卿何为尔？"甲戌，重诲复面奏曰："臣以寒贱，致位至此，忽为人诬以反，非陛下至明，臣无种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终不能镇浮言，愿赐一镇以全余生。"上不许；重诲求之不已，上怒曰："听卿去，朕不患无人！"前成德节度使范廷光劝上留重诲，且曰："重诲去，谁能代之？"上曰："卿岂不可！"延光曰："臣受驱策日浅，且才不逮重诲，何敢当此！"上遣孟汉琼诣中书议重诲事，冯道曰："诸公果爱安令，宜解其枢务为便。"赵凤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轻动。

[33]安重诲长期掌握大权，内外怨恨他的人很多；王德妃和武德使孟汉琼渐渐握有势力，几次在明宗面前说他的坏话。安重诲心里担忧害怕，上表要求解除他的枢密机要任务，明宗对他说："朕和你之间没有隔阂。造谣诬陷你的人，朕已经把他们诛杀了，你还要干什么呢？"甲戌（十四日），安重诲又面奏明宗说："我出身贫寒卑贱，得到如此高位，现在被人诬告说我要谋反，假若不是陛下极度圣明，我就灭门无后了。由于我才能小责任重，恐怕终究不能压制住流言蜚语，请求陛下赐给我一个外镇使命以保全余生。"明宗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安重诲没完没了地反复请求，明宗发怒说："听凭你去吧，朕不愁没有人接替你。"从前成德节度使范延光劝奏明宗留用安重诲，并且说："重诲如果走了，有谁能代替他？"明宗说："你难道不可以吗？"范延光说："我受陛下驱使的时间还短，而且才干不及重诲，怎么敢当此重任！"明宗派孟汉琼到中书省讨论安重诲的问题，冯道说："诸位果真正爱惜安令公，解除他的枢要任务为宜。"赵凤说："您失言了！"于是回奏认为大臣不可轻易变动。

[34]东川兵至阆州，诸将皆曰："董璋久蓄反谋，以金帛啖其士卒，锐气不可当，宜深沟高垒以挫之，不过旬日，大军至，贼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当我精卒！"遂出战，兵未交而溃归。董璋昼夜攻之，庚辰，城陷，杀仁矩，灭其族。

[34]东川的兵马进到阆州，戍守的诸将都说："董璋早就蓄谋造反，用金帛财物收买他的士兵，锐气不可阻挡，应该挖筑深沟高垒来挫败他，不用十天，朝廷大军到来，贼兵自己就会退走的。"阆州主帅

李仁矩说："蜀兵懦弱没有战斗力，怎能抵挡我军的精兵强卒！"于是便出域迎战，还没有交锋就溃败回来。董璋令军队不分昼夜攻击，庚辰（二十日），城池被攻陷，杀了李仁矩，诛灭了他的家族。

初，璋为梁将，指挥使姚洪尝隶麾下，至是，将兵千人戍阆州；璋密以书诱之，洪投诸厕。城陷，璋执洪而让之曰："吾自行间奖拔汝，今日何相负？"洪曰："老贼！汝昔为李氏奴，扫马粪，得脔炙，感恩无穷。今天子用汝为节度使，何负于汝而反邪？汝犹负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负哉！汝奴材，固无耻；吾义士，岂忍为汝所为乎！吾宁为天子死，不能与人奴并生！"璋怒，然镬于前，令壮士十人剐其肉自啖之，洪至死骂不绝声。帝置洪二子于近卫，厚给其家。

过去，董璋在后梁为将时，指挥使姚洪曾经隶属于他的部下，此时正领兵千人戍守阆州；董璋暗地给他写信诱降，姚洪把信丢入厕所。城陷后，董璋抓住姚洪，责备他说："我自行伍间提拔你，今天你为何相负于我？"姚洪说："老贼！你从前在李姓富人家当奴仆，扫马粪，得点烤肉片就感恩不尽。现在皇上用你当节度使，有什么亏负于你而造反呀？你尚且负心于天子，我受你什么恩典了，你竟说起什么相负啊！你是个奴才，本来就无耻；我是义士，岂能干你所干的事呢！我宁可为天子死，不能同人奴共生！"董璋大怒，在他的面前烧起大锅，叫十个壮汉割他的肉自己煮来吃，姚洪至死骂声不绝。明宗把姚洪的两个儿子安置在侍卫中，优厚地抚恤他的家属。

[35]甲申，以范延光为枢密使，安重诲如故。

[35]甲申（二十四日），任命范延光为枢密使，安重诲任职如故。

[36]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兴兵讨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供馈使。以天雄节度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以夏鲁奇为之副。

[36]丙戌（二十六日），下命令削去董璋的官爵，兴兵讨伐他。丁亥（二十七日），任用孟知祥兼职西南供馈使。任用天雄节度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夏鲁奇为他的副手。

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轻进，败归；璋怒，遣还成都，知祥免其官。

董璋让孟思恭分兵攻打集州，孟思恭轻率进兵，打了败仗回来；董璋发怒，把他遣回成都，孟知祥免了他的官职。

戊子，以石敬瑭权知东川事。庚寅，以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为西都留守兼行营马步都虞候，为伐蜀前锋。

戊子（二十八日），任命石敬瑭暂时主持东川的事务。庚寅（三十日），任用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为西都留守兼行营马步都虞候，做伐蜀的前锋。

[37]汉主遣其将梁克贞、李守攻交州，拔之，执静海节度使曲承美以归，以其将李进守交州。

[37]南汉主遣派他的大将梁克贞、李守攻打交州，攻了下来，抓获静海节度使曲承美而归，任用他的将领李进戍守交州。

[38]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围遂州，夏鲁奇婴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帅资州义军二万人筑长城环之。鲁奇遣马军都指挥使康文通出战，文通闻阆州陷，遂以其众降于仁罕。

[38]冬季，十月，癸巳（初三），李仁罕包围遂州，夏鲁奇依城抵御固守；孟知祥军都押牙高敬柔率领资州义军二万人筑起一道很长的围墙环绕包围遂州。夏鲁奇派马军都指挥使康文通出战，康文通听说阆州已被董璋攻陷，便带领他的部众投降了李仁罕。

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粮运不继，还阆州。知祥闻之，惊曰："比破阆中，正欲径取利州，其帅不武，必望风遁去。吾获其仓廪，据漫天之险，北军终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处阆州，远弃剑阁，非计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剑门；璋固辞曰："此已有备。"

戊戌（初八），董璋带领人马攻向利州，途中遇到大雨，粮秣运输跟不上，又回阆州。孟知祥听到这件事后，吃惊地说："刚刚攻破阆州，正要挥军直下攻取利州，其主帅不敢抵抗，必然望风逃遁。我军便可缴获他的粮食仓储，占据漫天寨的险要，北方来的朝廷军队最终也一定不能西救遂州。现在董公偏僻地留处阆州，远离剑阁，不是上策。"准备派兵三千帮助守卫剑门；董璋坚决拒辞说："此事已经有了准备。"

[39]钱因朝廷册闽王使者裴羽还，附表引咎；其子传及将佐屡为上表自诉。癸卯，敕听两浙纲使自便。

[39]吴越王钱乘着后唐朝廷册立闽王的使者裴羽回朝之便，附送表章表示自己有过失；他的儿子钱传和将佐也屡次为钱上表作自我表

白。癸卯（十三日），明宗下敕文，让释放两浙纲使，听其自便。

[40]以宣徽北院使冯为左卫上将军、北都留守。

[40]后唐任用宣徽北院使冯为左卫上将军、北都留守。

[41]丁未，族诛董光业。

[41]丁未（十七日），诛杀了董光业全族。

[42]楚王殷寝疾，遣使诣阙，请传位于其子希声。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声为起复武安节度使兼侍中。

[42]楚王马殷病危，派使者进诣朝廷，请求把职位传给其子马希声。朝廷怀疑马殷已死，辛亥（二十一日），便把马希声起用复职为武安节度使兼侍中。

[43]孟知祥以故蜀镇江节度使张武为峡路行营招收讨伐使，将水军趣夔州，以左飞棹指挥使袁彦超副之。

[43]孟知祥任用前蜀镇江节度使张武为峡路行营招收讨伐使，带领水军直夔州，任用左飞棹指挥使袁彦超为他的副手。

癸丑，东川兵陷征、合、巴、蓬、果五州。

癸丑（二十三日），东川兵攻陷徵、合、巴、蓬、果五州。

[44]丙辰，吴左仆射、同平章事严可求卒。徐知诰以其长子大将军景通为兵部尚书、参政事，知诰将出镇金陵故也。

[44]丙辰（二十六日），吴国左仆射、同平章事严可求去世。徐知诰任用他的长子大将军徐景通为兵部尚书、参政事，是因为徐知诰将要出镇金陵的缘故。

[45]汉将梁克贞入占城，取其宝货以归。

[45]南汉大将梁克贞攻入占城，掠取了占城的财宝货物而归。

[46]十一月，戊辰，张武至渝州，刺史张环降之，遂取泸州，遣先锋将朱分兵趣黔、涪。

[46]十一月，戊辰（初九），张武进到达渝州，刺史张环向他投降，于是进而占领了泸州，又派先锋将朱分兵向黔州和涪州进军。

[47]己巳，楚王殷卒，遗命诸子，兄弟相继；置剑于祠堂，曰："违吾命者戮之！"诸将议遣兵守四境，然后发丧，兵部侍郎黄损曰："吾丧君有君，何备之有！宜遣使诣邻道告终称嗣而已。"

[47]己巳（初十），楚王马殷去世，遗命给几个儿子，要兄死弟续；放置一把宝剑在祠堂内，并说：“谁要是违背我的遗命，就杀了他！”他部下的诸将讨论，主张先派兵防守四面边境，然后再发布丧讯，兵部侍郎黄损说：“我们丧失了君主还有君主，有什么要防备的?应该派遣使者到各个邻郡去说明先君去世、后君嗣位就行了。”

[48]石敬瑭入散关，阶州刺史王弘贽、泸州刺史冯晖与前锋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军都指挥使赵在礼引兵出人头山后，过剑门之南，还袭剑门，克之，杀东川兵三千人，获都指挥使齐彦温，据而守之。晖，魏州人也。甲戌，弘贽等破剑州，而大军不继，乃焚其庐舍，取其资粮，还保剑门。

[48]后唐石敬瑭进入散关，阶州刺史王弘贽、泸州刺史冯晖与前锋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兵都指挥使赵在礼带领军队出人头山之后，绕至剑门之南，回过头来袭击剑门，壬申（十三日）攻了下来，杀死东川兵三千人，擒获都指挥使齐彦温，占据了剑门险隘而加以防守。冯晖是魏州人。甲戌（十五日），王弘贽等攻破剑州，而大部队未能跟着上来，便烧了剑州守军的房舍，掠取了物资粮食，回军保卫剑门。

乙亥，诏削孟知祥官爵。

乙亥（十六日），明宗下诏书，削去孟知祥的官爵。

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闻剑门失守，大惧，曰：“董公果误我！”庚辰，遣牙内都指挥使李肇将兵五千赴之，戒之曰：“尔倍道兼行，先据剑州，北军无能为也。”又遣使诣遂州，令赵廷隐将万人会屯剑州。又遣故蜀永平节度使李筠将兵四千趣龙州，守要害。时天寒，士卒恐惧，观望不进，廷隐流涕谕之曰：“今北军势盛，汝曹不力战却敌，则妻子皆为人有矣。”众心乃奋。

己卯（二十日），董璋派使者到成都告急。孟知祥听说剑门失守，大为恐惧，并说：“董璋果然贻误于我！”庚辰（二十一日），派牙内都指挥使李肇领兵五千去救援，并告诫他说：“你加倍赶路，先去占据剑州、北方来的军队就没有办法了。”又派使者到遂州，命令赵廷隐带领万人会师驻扎剑州。又派遣原来前蜀永平节度使李筠领兵四千奔赴龙州，把守要害。当时，天气寒冷，士兵恐惧，观望不肯前进，赵廷隐流着眼泪劝告大家说：“现在北军气势强盛，你们如不竭尽全力去抵

挡敌军，那样，老婆孩子就都要为别人所有了！”兵众的心情才激奋起来。

董璋自阆州将两川兵屯木马寨。

董璋从阆州率领两川的兵马驻扎在木马寨。

先是，西川牙内指挥使太谷庞福诚、昭信指挥使谢屯来苏村，闻剑门失守，相谓曰：“使北军更得剑州，则二蜀势危矣。”遽引部兵千余人间道趣剑州。始至，官军万余人自北山大下，会日暮，二人谋曰：“众寡不敌，逮明则吾属无遗矣。”福诚夜引兵数百升北山，大噪于官军营后，帅余众操短兵自其前急击之，官军大惊，空营遁去，复保剑门，十余日不出。孟知祥闻之，喜曰：“吾始谓弘贽等克剑门，径据剑州，坚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弃阆州奔还；我军失援，亦须解遂州之围。如此则内外受敌，两川震动，势可忧危；今乃焚毁剑州，运粮东归剑门，顿兵不进，吾事济矣。”

起先，西川牙内指挥使太谷人庞福诚、昭信指挥使谢屯驻来苏村，听到剑门失守，相互言说：“如果北军进一步取得剑州，那么，二蜀的局势就危险了。”便立即率领所部兵卒千余人从小道急奔剑州。刚刚到达，一万多官军从北山大量涌下，此时正好太阳快落山，二人商议说：“我们寡不敌众，要是等到天明，我们的人就没有存活的了。”于是庞福诚乘夜晚率领兵丁数百人登上北山，在官军营寨之后大声喊叫，谢率领余下的人手持短兵器从其前面进行攻击；官军大为惊恐，倾营逃遁而去，还兵守卫剑门，十多天不出来。孟知祥听说后，高兴地说道：“开始我以为李弘贽等攻下剑门，直取剑州，坚守其城，或者引兵直向梓州，董璋必定舍弃阆州跑回去；我军失去援兵，也就需要解除对遂州的围困。如果这样，就要内外受敌，两川震动、形势可谓忧患危急；现在，他们焚毁了剑州，掠运粮食东归剑门，屯扎兵马不再前进，我的事情就好办了。”

官军分道趣文州，将袭龙州，为西川定远指挥使潘福超、义胜都头太原沙延祚所败。

官军分道直奔文州，准备袭击龙州，被西川定远指挥使潘福超、义胜都头太原的沙延祚所击败。

甲申，张武卒于渝州；知祥命袁彦超代将其兵。

甲申（二十五日），张武在渝州去世；孟知祥命令袁彦超代替他统率他的军队。

朱将至涪州，武泰节度使杨汉宾弃黔南，奔忠州；追至丰都，还取涪州。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权武泰留后。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晖将兵三千会李肇等分屯剑州南山。

朱将要到达涪州，武泰节度使杨汉宾放弃黔南，奔向忠州；朱追赶他到丰都，又回军占领涪州。孟知祥命成都支使崔善暂为武泰留后。董璋派前陵州刺史王晖领兵三千会合李肇等分别屯驻剑州南山。

[49]丙戌，马希声袭位，称遗命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

[49]丙戌（二十七日），马希声继承了马殷的职位，声称奉马殷的遗命，除去建立楚国的规制，恢复节度使藩镇的旧制。

[50]契丹东丹王突欲自以失职，帅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来奔。

[50]契丹族的东丹王突欲自以为失去职位，率领他的家仆四十人越过渤海湾，从登州来投奔后唐。

[51]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剑门。乙未，进屯剑州北山；赵廷隐陈于牙城后山，李肇、王晖陈于河桥。敬瑭引步兵进击廷隐，廷隐择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归路，按甲待之，矛欲相及，乃扬旗鼓噪击之，北军退走，颠坠下山，俘斩百馀人。敬瑭又使骑兵冲河桥，李肇以强弩射之，骑兵不能进。薄暮，敬瑭引去，廷隐引兵蹑之，与伏兵合击，败之。敬瑭还屯剑门。

[51]十二月，壬辰（初三），石敬瑭率军到剑门，乙未（初六），进军屯驻剑州北山；赵廷隐陈兵在牙城后山，李肇、王晖陈兵于河桥。石敬瑭引步兵进击赵廷隐，赵廷隐选择善于射箭的士卒五百人埋伏在石敬瑭的归路上，等待他的兵来临。等到枪刀可以相接时，才扬旗击鼓呐喊出击，北军遭到伏击退走，颠扑坠落地逃下山，被俘斩了百余人。石敬瑭又派骑兵冲击河桥，李肇用强弩射击，骑兵不能前进。傍晚，石敬瑭引兵退去，赵廷隐领兵潜随其后，与伏兵联合进击，打败石敬瑭的兵众。石敬瑭还军屯扎于剑门。

[52]癸卯，夔州奏复取开州。

[52]癸卯（十四日），夔州官军上奏收复了开州。

[53]庚戌，以武安节度使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加兼中书令。

[53]庚戌（二十一日），后唐明宗任命武安节度使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加官兼任中书令。

[54]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军前来，多言道险狭，进兵甚难，关右之人疲于转饷，往往窜匿山谷，聚为盗贼。上忧之，壬子，谓近臣曰："谁能办吾事者！吾当自行耳。"安重诲曰："臣职忝机密，军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请自往督战。"上许之。安重诲即拜辞，癸丑，遂行，日驰数百里。西方藩镇闻之，无不惶骇。钱帛、刍粮昼夜辇运赴利州，人畜毙踣于山谷者不可胜纪。时上已疏重诲，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诲离上侧，乃敢累表奏论，以为蜀不可伐，上颇然之。

[54]石敬瑭征蜀未能取得功效，使者从前线来到朝廷，大多诉说道路艰险狭窄，进兵极为困难，函谷关以西的人由于为军队转运粮饷，搞得很疲惫，往往逃窜躲藏到山谷中，聚合当盗贼。明宗很忧虑，壬子（二十三日），对亲近的大臣说："有谁能替我办理朝中事务，我要亲自去征伐蜀地。"安重诲说："我承蒙重用，任职于机密要位，现在军威不能振兴，是我的过失，请求让我去亲自督战。"明宗准许了他。安重诲立即拜辞朝廷，癸丑（二十四日），便上路了，每天奔驰数百里。西方的藩镇闻讯，没有不惊惶骇惧的。钱币、布匹、军草、粮食等等，昼夜用车运送到利州，人畜颠跌毙死于山谷的不可计数。当时，明宗已经疏远安重诲，石敬瑭本来就不愿西征，等到安重诲离开君主身边后，于是才敢多次上表奏论，认为对蜀地不可征伐，明宗很以为然。

[55]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上悉纵归。

[55]西川兵士早先戍守在夔州的人有一千五百，明宗全部释放他们归家。

二年（辛卯、931）

二年（辛亥，公元931年）

[1]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谢。

[1]春季，正月，壬戌（初三），孟知祥上表感谢朝廷遣还戍兵。

[2]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鲁奇自杀。

[2]庚午（十一日），川军李仁罕攻陷遂州，官军守将夏鲁奇自杀。

癸酉，石敬瑭复引兵至剑州，屯于北山。孟知祥枭夏鲁奇首以示之。鲁奇二子从敬瑭在军中，泣请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长者，必葬而父，岂不愈于身首异处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与赵廷隐战不利，复还剑门。

癸酉（十四日），石敬瑭再次引兵到剑州，屯驻在北山。孟知祥砍了夏鲁奇的人头示众。夏鲁奇的两个儿子跟随石敬瑭在军队中，哭泣着请求往敌阵取回夏鲁奇的头来安葬，石敬瑭说：“孟知祥是厚道的长者，必然会安葬你们的父亲，那样岂不比把你父亲身体和首级分为两处更好些吗！”过后孟知祥果然把夏鲁奇收葬了。石敬瑭同赵廷隐交战不能取得胜利，又还军于剑门。

[3]丙戌，加高从诲兼中书令。

[3]丙戌（二十七日），加封高从诲兼任中书令。

[4]东川归合州于武信军。

[4]东川把原先占领的合州归还给其旧统辖的武信军。

[5]初，凤翔节度使朱弘昭谄事安重诲，连得大镇。重诲过凤翔，弘昭迎拜马首，馆于府舍，延入寝室，妻子罗拜，奉进酒食，礼甚谨。重诲为弘昭泣言：“谗人交构，几不免，赖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诲既去，弘昭即奏“重诲怨望，有恶言，不可令至行营，恐夺石敬瑭兵柄。”又遗敬瑭书，言“重诲举措孟浪，若至军前，恐将士疑骇，不战自溃，宜逆止之。”敬瑭大惧，即上言：“重诲至，恐人情有变，宜急征还。”宣徽使孟汉琼自西方还，亦言重诲过恶，有诏召重诲还。

[5]起初，凤翔节度使朱弘昭讨好安重诲，连连得以领治大的节镇。安重诲经过凤翔时，朱弘昭在马前迎接拜礼，让安重诲下榻在他的官舍内，并且延请到内室，叫出妻子罗列参拜，亲自上菜进酒，礼节极为恭敬。安重诲对朱弘昭哭着说：“小人用谗言构陷于我，几乎得罪不能免死，幸亏仰赖君主洞察明透，才得以保全我的宗族。”安重诲走了以后，朱弘昭立即上奏：“安重诲埋怨朝廷，并说了朝廷的坏话，不可让他到达行营，恐怕他要夺取石敬瑭的兵权。”朱弘昭又写信给石敬瑭，说：“安重诲行动鲁莽，他若到了军队中，恐怕将士都要怀疑恐

惧，不战自溃，应该阻挡他前去。”石敬瑭非常害怕，立即上表奏称："安重诲如果来到军前，恐怕人心有变，要赶快把他调回。”此时，宣徽使孟汉琼从西面前线回朝，也奏说安重诲的过失和罪行，于是，明宗下诏召唤安重诲还京。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阆既陷，粮运不继，烧营北归。军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书，谓赵季良曰："北军渐进，奈何？"季良曰："不过绵州，必遁。”知祥问其故，曰："我逸彼劳，彼悬军千里，粮尽，能无遁乎！"知祥大笑，以书示之。

二月，己丑朔（初一），石敬瑭由于遂州、阆州已经陷落，粮秣运输接应不上，烧了营寨北归。前锋把情况报告孟知祥，孟知祥藏起了报告信，对赵季良说："北军渐渐向前推进，该怎么办？"赵季良说："他们到不了绵州，必然要退回去。”孟知祥问是什么原因，赵季良说："我逸彼劳，他们把军队远远派遣在千里之外，粮食吃完了，能不走吗？"孟知祥大笑，才把报告信拿给他看。

[6]安重诲至三泉，得诏亟归；过凤翔，朱弘昭不内，重诲惧，驰骑而东。

[6]安重诲到达三泉后，得到明宗诏书，急忙回朝，再过凤翔时，朱弘昭不接纳。安重诲害怕，快马驰奔向东续进。

[7]两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节度使李彦琦弃城走；甲午，两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赵廷隐为昭武留后，延隐遣使密言于知祥曰："董璋多诈，可与同忧，不可与共乐，他日必为公患。因其至剑州劳军，请图之。并两川之众，可以得志于天下。”知祥不许。璋入廷隐营，留宿而去。廷隐叹曰："不从吾谋，祸难未已！"

[7]两川兵马追赶石敬瑭到利州，壬辰（初四），昭武节度使李彦琦放弃城池逃走；甲午（初六），两川兵进入利州。孟知祥用赵廷隐为昭武留后，赵廷隐派使者秘密对孟知祥说："董璋为人多诈变，可以和他同忧患，不可和他共安乐，这个人以后必然是您的祸患。乘他到剑州慰劳军队，请您谋取他。并吞两川之众，可以得志于天下。”孟知祥不答应。董璋来到赵廷隐的军营，留住一夜而去。赵廷隐叹息说："不依我的计谋，祸害难于制止了。”

[8]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后李仁罕为峡路行营招讨使，使将水军东略地。

[8]庚子（十二日），孟知祥任用武信留后李仁罕为峡路行营招讨使，让他带领水军向东略取地盘。

[9]辛丑，以枢密使兼中书令安重诲为护国节度使。赵凤言于上曰："重诲陛下家臣，其心终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为人所谗；陛下不察其心，死无日矣。"上以为朋党，不悦。

[9]辛丑（十三日）任用枢密使兼中书令安重诲为护国节度使。赵凤对后唐明宗说："安重诲是陛下的家臣，他的心绝不会背叛主人，但因为他能周密地防备，被人所谗毁；如陛下不明察他的心迹，他就会不知哪天到死于非命了。"明宗认为赵凤与安重诲结为朋党，不高兴。

[10]乙巳，赵廷隐、李肇自剑州引还，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还东川，留兵三千戍果、阆。

[10]乙巳（十七日），赵廷隐、李肇从剑州引兵回到成都，留下五千兵马戍守利州。丙午（十八日），董璋也回到东川，留三千兵马戍果州、阆州。

[11]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11]丁巳（二十七日），李仁罕攻陷忠州。

[12]吴徐知诰欲以中书侍郎、内枢使宋齐丘为相，齐丘自以资望素浅，欲以退让为高，谒归洪州葬父，因入九华山，止于应天寺，启求隐居；吴主下诏征之，知诰亦以书招之，皆不至。知诰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谕，齐丘始还朝，除右仆射致仕，更命应天寺曰征贤寺。

[12]吴国徐知诰打算让中书侍郎、内枢使宋齐丘任宰相，宋齐丘以为自己资望素来浅薄，想用退让表示高尚，回故乡洪州安葬父亲，借机进入九华山，留在应天寺，启奏请求隐居；吴国君主下诏征调他回朝，徐知诰也写信招他回来，宋齐丘都不来。徐知诰派其子徐景通亲自入山敦促劝说，宋齐丘才回朝，封为右仆射，让他告老退休，把应天寺改名为"征贤寺"。

[13]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万州；庚申，陷云安监。

[13]三月，己未朔（初一），李仁罕攻陷万州；庚申（初六），攻陷云安监。

[14]辛酉，赐契丹东丹王突欲姓东丹，名慕华，以为怀化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将惕隐等，皆赐姓名。惕隐姓

狄，名怀忠。

[14]辛酉（初七），后唐明宗赐契丹的东丹王突欲姓东丹，名叫慕华，任用他为怀化节度使及瑞、慎等州的观察使；他的家兵和以前俘获的契丹酋长惕隐等人都赐姓名。惕隐姓狄，名怀忠。

[15]李仁罕至夔州，宁江节度使安崇阮弃镇，与杨汉宾自均，房逃归；壬戌，仁罕陷夔州。

[15]李仁罕到达夔州，宁江节度使安崇阮放弃镇所，与杨汉宾从均州、房州逃归；壬戌（初四），李仁罕攻陷夔州。

[16]帝既解安重诲枢务，乃召李从珂，泣谓曰："如重诲意，汝安得复见吾！"丙寅，以从珂为左卫大将军。

[16]明宗既已解除了安重诲的枢要职务，便把义子李从珂召回来，流着眼泪对他说："如果按照安重诲的意思，你哪还能够见到我！"丙寅（初八），任命李从珂为左卫大将军。

[17]壬申，横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卒。

[17]壬申（十四日），横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去世。

[18]乙酉，复以钱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遣监门上将军张往谕旨，以向日致仕，安重诲矫制也。

[18]乙酉（二十七日），后唐朝廷重新任命钱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派监门上将军张前往宣谕圣旨，因为以前让钱告老退休，是安重诲假托诏命所为。

[19]丁亥，以太常卿李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9]丁亥（二十九日），任用太常卿李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0]夏，四月，辛卯，以王德妃为淑妃。

[20]夏季，四月，辛卯（初三），把王德妃升为淑妃。

[21]闽奉国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延禀闻闽王延钧有疾，以次子继升知建州留后，帅建州刺史继雄将水军袭福州。癸卯，延禀攻西门，继雄攻东门；延钧遣楼船指挥使王仁达将水军拒之。仁达伏甲舟中，伪立白帜请降，继雄喜，屏左右，登仁达舟慰抚之；仁达斩继雄，枭首于西门。延禀方纵火攻城，见之，恸哭，仁达因纵兵击之，众溃，左右以斛舁延禀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钧见之曰："果烦老兄再下！"延

禀惭不能对。延钧囚于别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抚其党，其党杀使者，奉继升及弟继伦奔吴越。仁达，延钧从子也。

[21]闽国奉国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延禀听说闽王王延钧有病，他的次子王继升为建州留后，自己带领建州刺史王继雄统率水军进袭福州。癸卯（十五日），王延禀攻西门，王继雄攻东门；王延钧派楼船指挥使王仁达统领水军抵抗。王仁达在舟中埋伏了甲兵，假树白旗请求投降，王继雄很高兴，于是屏退左右，登上王仁达的船来慰抚他；王仁达杀了王继雄，砍了头悬挂在西门。王延禀正在放火攻城，看见之后，哀痛大哭，王仁达因此纵兵攻击他，其众溃散，左右的人用巨斛抬着王延禀奔逃。甲辰（十六日），追上抓获了他。王延钧见到他说："果然麻烦你老兄再下福州了！"王延禀惭愧得不能回对。王延钧把他囚押在别室，派使者到建州招抚他的党羽；王延禀的党羽杀死使者，保护着王继升和他的弟弟王继伦投奔吴越国。王仁达是王延钧的侄儿。

[22]以宣徽北院使赵延寿为枢密使。

[22]任用宣徽北院使赵延寿为枢密使。

[23]己酉，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

[23]己酉（二十一日），委任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任六军诸卫副使。

[24]辛亥，以朱弘昭为宣徽南院使。

[24]辛亥（二十三日），任用朱弘昭为宣徽南院使。

[25]五月，闽王延钧斩王延禀于市，复其姓名曰周彦琛，遣其弟都教练使延政如建州抚慰吏民。

[25]五月，闽王王延钧斩杀了其异姓兄弟王延禀，恢复其姓名为周彦琛，派遣他的弟弟都教练使王延政到建州抚慰官吏和民众。

[26]丁卯，罢亩税曲线，城中官造减旧半价，乡村听百姓自造；民甚至便之。

[26]丁卯（初十），停止计亩收酒税钱，城内官造按旧价减半，乡村听由百姓自己制造；民众很称方便。

[27]己卯，以孟汉琼知内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汉琼，本赵王熔奴也。时范延光、赵延寿虽为枢密使，惩安重诲以刚愎得罪，每于政

事不敢可否；独汉琼与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惮之。先是，宫中须索稍逾常度，重诲辄执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绝。至是，汉琼直以中宫之命取府库物，不复关由枢密院及三司，亦无文书，所取不可胜纪。

[27]己卯（二十二日），任命孟汉琼为知内侍省事，充任宣徽北院使。孟汉琼本来是赵王王熔的家奴。当时，范延光、赵延寿虽然身为枢秘使，但是以安重诲刚愎用事获罪为戒，往往对政事不敢表示可否；独有孟汉琼与王淑妃在内宫弄权，人们都惧怕他们。起初，宫中需要和索取稍有超越正常用度，安重诲常常抓住上奏后唐明宗，因此非份的求取几乎断绝了。到这时，孟汉琼径直用中宫的命令调取府库中的器物，不再通知枢密院和三司，也没有文书凭据，所取之物不可胜计。

[28]辛巳，以相州刺史孟鹄为左骁卫大将军，充三司使。

[28]辛巳（二十四日），任用相州刺史孟鹄为左骁卫大将军，充任三司使。

[29]昭武留后赵廷隐自成都赴利州，逾月，请兵进取兴元及秦、凤；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许。

[29]昭武留后赵廷隐从成都赴利州，过了一个月，请派兵进取兴元及秦州、凤州；孟知祥因为兵疲民困，没有答应赵廷隐的请求。

[30]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安重诲内不自安，表请致仕；闰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师致仕。是日，其子崇赞、崇绪逃奔河中。

[30]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安重诲内心感到不能自安，上表请求退休；闰五月，庚寅（初三），后唐明宗下诏让他以太子太师衔告老退休。就在这一天，他的儿子安崇赞、安崇绪逃奔到河中。

壬辰，以保义节度使李从璋为护国节度使。甲午，遣步军指挥使药彦稠将兵趣河中。

壬辰（初五），任命保义节度使李从璋为护国节度使。甲午（初七），派遣步军指挥使药彦稠领兵进军河中。

安崇赞等至河中，重诲惊曰：“汝安得来？”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为人所使耳。吾以死徇国，夫复何言！”乃执二子表送诣阙。

安崇赞等到了河中，安重诲吃惊说“你们为什么来这里？”接着又说：“我明白了，这不是你们的意思，是被人所利用啊。我要以死殉国，还有什么再说的？”于是，捉拿了二子上表押送到朝廷。

明日，有中使至，见重诲，恸哭久之；重诲问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异志，朝廷已遣药彦稠将兵至矣。”重诲曰：“吾受国恩，死不足报，敢有异志，更烦国家发兵，贻主上之忧，罪益重矣。”崇赞等至陕，有诏系狱。皇城使翟光邺素恶重诲，帝遣诣河中察之，曰：“重诲果有异志则诛之。”光邺至河中，李众璋以甲士围其第，自入见重诲，拜于庭下。重诲惊，降阶答拜，从璋奋挝击其首；妻张氏惊救，亦挝杀之。

第二天，有内廷使者到来，见到安重诲，悲痛涕哭不止；安重诲问他为什么这样悲痛，内使说：“人们传说您要谋反，朝廷已派遣药彦稠领兵过来了。”安重诲说：“我受国家重恩，死也不足报答，怎敢有异志，来烦扰国家发兵，招致主上的忧虑，那就罪过更重了。”安崇赞等到了陕州，诏令把他们囚系狱中。皇城使翟光邺向来厌恶安重诲，后唐明宗派他到河中去察看情况，并说：“安重诲如果真有异志就杀了他。”翟光邺到了河中，李从璋派带甲的士兵包围安重诲的府第，自己进入见安重诲，拜于庭下。安重诲大惊，走下台阶答拜，李从璋猛然奋起以锤挝击过他的头部；安妻张氏惊慌援救，也被击毙。

奏至，己亥，下诏，以重诲离间孟知祥、董璋、钱为重诲罪，又诬其欲自击淮南以图兵柄，遣元随窃二子归本道；并二子诛之。

奏章到了朝廷，己亥（十二日），明宗下诏书，把安重诲离间孟知祥、董璋、钱与朝廷的关系作为安重诲的罪行，又诬说他想自己出击淮南以夺取兵权，派遣元随暗中带安崇赞、安崇绪二子归还本道；并将二人诛杀。

[31]丙午，帝遣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将刘澄各还本镇，谕以安重诲专命，兴兵致讨，今已伏辜。

[31]丙午（十九日），后唐明宗派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将领刘澄各自回到本军镇所，传达：因安重诲专权，朝廷对他兴兵讨伐，现在安重诲已经伏罪死亡。

[32]六月，乙丑，复以李从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32]六月，乙丑（初九），重新任用李从珂为同平章事，充任西都留守。

[33]丙子，命诸道均民田税。

[33]丙子（二十日），后唐朝廷命令所辖诸道均衡民众的田税。

[34]闽王延钧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巫者徐彦林与盛韬共诱之作宝皇宫，极土木之盛，以守元为宫主。

[34]闽王王延钧喜好神仙不死之术，道士陈守元、巫师徐彦林与盛韬共同诱使他兴建宝皇宫道观，土木工程极为豪华，就以陈守元为宫主。

[35]秋，九月，己亥，更赐东丹慕华姓名曰李赞华。

[35]秋季，九月，己亥（十五日），重新赐予东丹慕华的姓名叫李赞华。

[36]吴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谏卒；以诸道副都统、镇海节度使、守中书令徐知询代之，赐爵东海郡王。徐知诰之召知询入朝也，知谏豫其谋。知询遇其丧于途，抚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无憾，然何面见先王于地下乎！”

[36]吴国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谏去世；任用诸道副都统、镇海节度使、守中书令徐知询代替他，赐爵东海郡王。天成四年时，徐知诰利用权柄召调徐知询入吴国朝廷，徐知谏参与了策划。此次，徐知询往洪州赴任，路上遇到徐知谏的灵柩，徐知询抚摸着棺材哭泣说：“老弟对我如此用心，我也不怨恨你，然而你有何面目见先王于地下呢？”

[37]辛丑，加枢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

[37]辛丑（十七日），封枢密使范延光为同平章事。

[38]辛亥，敕解纵五坊鹰隼，内外无得更进。冯道曰：“陛下可谓仁及禽兽。”上曰：“不然。朕昔尝从武皇猎，时秋稼方熟，有兽逸入田中，遣骑取之，比及得兽，余稼无几。以是思之，猎有损无益，故不为耳。”

[38]辛亥（二十七日），后唐明宗敕令把内廷五坊豢养的鹰隼都放回山林，以后朝廷内外都不得再进献。冯道说：“陛下可称仁爱及于禽兽了。”明宗说：“不是这样。朕从前曾经随从武皇帝打猎，当时正当

秋季，禾稼刚成熟，有的野兽逃入田中，派人骑着马去猎取，等到抓住野兽，禾稼已经剩余没有多少了。因此想到，纵放鹰犬去打猎有损无益，所以我不干那种事情啊。”

[39]冬，十月，丁卯，洋州指挥使李进唐攻通州，拔之。

[39]冬季，十月，丁卯（十三日），洋州指挥使李进唐攻打蜀地通州，予以攻克。

[40]壬午，以王延政为建州刺史。

[40]壬午（二十九日），后唐任用王延政为建州刺史。

[41]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41]十一月，甲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42]癸巳，苏愿至成都，孟知祥闻甥在朝廷者皆无恙，遣使告董璋，欲与之俱上表谢罪。璋怒曰："孟公亲戚皆完，固宜归附；璋已族灭，尚何谢为！诏书皆在苏愿腹中，刘澄安得豫闻，璋岂不知邪！"由是复为怨敌。

[42]癸巳（初十），苏愿到达成都，孟知祥听说他的亲戚在后唐朝廷做官的都安然无事，就派使者去告诉董璋，想要和董璋一同上表谢罪。董璋发怒说："孟公亲戚都完好，当然应该归附朝廷；我的宗族已经杀灭，还有什么可谢的！朝廷下的诏书都在苏愿的肚子里，刘澄哪得预问，我董璋难道不知道吗！"从此，又成为怨敌。

[43]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还成都。

[43]乙未（十二日），李仁罕从夔州领兵返还成都。

[44]吴中书令徐知诰表称辅政岁久，请归老金陵；乃以知诰为镇海、宁国节度使，镇金陵，余官如故，总录朝政如徐温故事。以其子兵部尚书、参政事景通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诸军事，留江都辅政；以内枢使、同平章事王令谋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宋齐丘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兼内枢使，以佐景通。

[44]吴国中书令徐知诰向吴主上表说，自己辅政时间长了，请求告老回金陵；吴主便任命知诰为镇海、宁国节度使，镇守金陵，其余官职如旧，总管朝政像他的父亲徐温一样。又任用徐知诰的儿子兵部尚书、参政事徐景通为司徒、同平章事，主管中外左右诸军事务，留在江都辅政；还用内枢使、同平章事王令谋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用

宋齐丘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二人并同平章事，兼内枢使，以协助徐景通。

赐德胜节度使张崇爵清河王。崇在庐州贪暴，州人苦之，屡尝入朝，厚以货结权要，由是常得还镇，为庐州患者二十余年。

赐德胜节度使张崇进爵清河王。张崇在庐州贪婪暴虐，百姓叫苦。他曾经屡次入朝，用大量财勾结朝中有权有势的高官，因此常常能够返还原镇，成为庐州的祸害达二十多年。

[45]十二月，甲寅朔，初听百姓自铸农器并杂铁器，每田二亩，夏秋输农具三线。

[45]十二月，甲寅朔（初一），开始听任百姓自己铸造农具和杂铁器，每有田二亩，夏秋季纳农具税三线。

[46]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闻梁太祖嗜食鸡，慕之，既袭位，日杀五十鸡为膳；居丧无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阳，将发引，顿食鸡数盘，前吏部侍郎潘起讥之曰：“昔阮籍居丧食蒸豚，何代无贤！”

[46]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听说后梁太祖朱温嗜好吃鸡，很羡慕，待到他继承楚王位以后，每天杀五十只鸡供膳食之用，他正居于服丧之期，也没有悲伤的样子。庚申（初七），在衡阳埋葬他的父亲武穆王马殷，将要发丧，顿时吃了数盘鸡汤，前吏部侍郎潘起讥讽他说：“从前阮籍居丧吃蒸小猪；哪一代没有‘贤人’啊！”

[47]癸亥，徐知诰至金陵。

[47]癸亥（初十），徐知诰到达金陵。

[48]昭武留后赵廷隐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堑已完，顷在剑州与牙内都指挥使李肇同功，愿以昭武让肇，知祥褒谕，不许；廷隐三让，癸酉，知祥召廷隐还成都，以肇代之。

[48]昭武留后赵廷隐上表禀告孟知祥，利州修整城堑已经完成，前此在守卫剑州时，牙内都指挥使李肇与他有同样的功劳，愿意把昭武军镇让给李肇，孟知祥称赞了他，但是没有准许；赵廷隐三次表示让位，癸酉（二十日），孟知祥把赵廷隐召回成都，让李肇去代替他。

[49]闽陈守元等称宝皇之命，谓闽王延钧曰：“苟能避位受道，当为天子六十年。”延钧信之，丙子，命其子节度副使继鹏权军府事。延钧避位受，道名玄锡。

[49]闽国陈守元等声称，奉宝皇之命，对闽王王延钧说："如果您能避开王位，接受道，可以做天子六十年。"王延钧相信了这个话，丙子（二十三日），命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继鹏暂管军府之事。王延钧避位接受道家符，取道名玄锡。

[50]爱州将杨廷艺养假子三千人，图复交州；汉交州守将李进知之，受其赂，不以闻。是岁，廷艺举兵围交州，汉主遣承旨程宝救之，未至，城陷。进逃归，汉主杀之。宝围交州，廷艺出战，宝败死。

[50]爱州将官杨廷艺养义子三千人，企图复取交州；南汉守将李进知道此事，由于受到杨廷艺的贿赂，不向南汉国主刘龚报告。这一年，杨廷艺发兵围攻交州，南汉国主派承旨程宝去救援，兵未到而城已陷。李进逃归，南汉主把他杀了。程宝围攻交州，杨廷艺出城迎战，程宝战败而死。

三年（壬辰、932）

三年（壬辰，公元932年）

[1]春，正月，枢秘使范延光言："自灵州至州方渠镇，使臣及外国入贡者多为党项所掠，请发兵击之。"己丑，遣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前朔方节度使康福将步骑七千讨党项。

[1]春季，正月，枢密使范延光上奏："从灵州至州方渠镇，使臣及外国入朝廷来进贡的人，很多被党项所劫掠，请朝廷派兵去攻打他们。"己丑（初七），后唐朝廷派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前朔方节度使康福统领步兵和骑兵七人讨伐党项。

[2]乙未，孟知祥妻福庆长公主卒。

[2]乙未（十三日），孟知祥妻福庆长公主去世。

[3]孟知祥以朝廷恩意优厚，而董璋塞绵州路，不听遣使入谢，与节度副使赵季良等谋，欲发使自峡江上表，掌书记李昊曰："公不与东川谋而独遣使，则异日负约之责在我矣。"乃复遣使语之，璋不从。

[3]孟知祥因为朝廷对他恩宠优厚，而董璋挡住绵州的道路，不让他派使者入朝致谢，便同节度副使赵季良等谋议，准备派遣使者从峡江出川上表，掌书记李昊说："您不同东川商量而独自派出使者，那么

将来不守协约的责任就落在我们头上了。”因而又派人告诉董璋，董璋不听他的。

二月，赵季良与诸将议遣昭武都监太原高彦俦将兵攻取壁州，以绝山南兵转入山后诸州者；孟知祥谋于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苏愿等西归，未尝报谢，今遣兵侵轶，公若不顾坟墓，甥，则不若传檄举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恶昊。

二月，赵季良与诸将计议派昭武都监太原人高彦俦领兵攻取壁州，来断绝秦岭以南的兵卒转奔山后诸州的人；孟知祥和自己的僚属商议，李昊说：“朝廷把苏愿等派回来，还没有向朝廷报谢，现在反派兵侵袭，您如果不顾自家的祖坟和亲戚，就不如发出战报直取梁州、洋州，哪用得着攻打壁州啊！”孟知祥便停止攻取壁州。赵季良从此厌恶李昊。

[4]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4]辛未（十九日），后唐朝廷初次下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版印制出售。

[5]药彦稠等奏破党项十九族，俘二千七百人。

[5]药彦稠等奏报攻破党项十九个部族，俘虏二千七百人。

[6]赐高从诲爵勃海王。

[6]赐授高从诲进爵勃海王。

[7]吴徐知诰作礼贤院于府舍，聚图书，延士大夫，与孙晟及海陵陈觉谈议时事。

[7]吴国徐知诰在金陵府舍作礼贤院，聚集图书，延揽士大夫，与孙晟及海陵陈觉议论时事。

[8]孟知祥三遣使说董璋，以主上加礼于两川，苟不奉表谢罪，恐复致讨；璋不从。三月，辛丑，遣李昊诣梓州，极论利害，璋见昊，诟怒，不许。昊还，言于知祥曰：“璋不通谋议，且有窥西川之志，公宜备之。”

[8]孟知祥三次派使者劝说董璋，因主上对两川优礼有加，如不上表谢罪，恐怕还要派兵来讨伐，董璋不听。三月，辛丑（十九日），又派李昊到梓州拜见董璋，极力论述利害。董璋见到李昊，怒骂不

已，仍不同意。李昊回来，对孟知祥说：“董璋不容商量，而且有袭取西川的意图，您可要戒备他。”

[9]甲辰，闽王延钧复位。

[9]甲辰（二十二日），闽王王延钧复位。

[10]吴越武肃王钱疾，谓将吏曰：“吾疾必不起，诸儿皆愚懦，谁可为帅者？”众泣曰：“两镇令公仁孝有功，孰不爱戴！”乃悉出印钥授传，曰：“将吏推尔，宜善守之。”又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庚戌卒，年八十一。

[10]吴越武肃王钱患病，对所属文官武将说：“我这次患病必然不能再愈。我的几个儿子都愚蠢懦弱，谁可以做统帅呢？”众人涕泣地说：“镇海节度使钱传仁孝有功，谁不爱戴！”钱便把吴越的印信、锁钥全部取出授与钱传，并说：“众位将吏推举你，你要妥善守护住。”又说：“今后，子孙们要亲善地对待中原，不要因为中原统治者易姓而放弃侍奉大国之礼。”庚戌（二十八日）去世，终年八十一岁。

传与兄弟同幄行丧，内牙指挥使陆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业，将吏旦暮趋谒，当与诸公子异处。”乃命主者更设一幄，扶传居之，告将吏曰：“自今惟谒令公，禁诸公子从者无得妄入。”昼夜警卫，未尝休息。未年左右皆附传，独仁章数以事犯之。至是，传劳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尽节，犹事先王也。”传嘉叹久之。

钱传与兄弟们共同在一个帐幄内守丧，内牙指挥使陆仁章说：“令公继承先王的霸业，将吏们早晚要进见，应当与诸位公子分开住。”便命令主事的人另设一帐，扶着钱传住进去，并向将吏宣告：“从今以后，这里只能谒见令公，禁止诸公子的随从未经允许随便进入。”于是，昼夜警卫，未尝休息。钱末年，侍奉在左右的人都依附讨好于钱传，唯独陆仁章几次因为一些事情触犯他。到此时，钱传慰劳他，陆仁章说：“先王在位时，仁章不知侍奉令公，现在为您尽力，犹如侍奉先王呵。”钱传很嘉许他，称叹不已。

传既袭位，更名元，兄弟名“传”者皆更为“元”。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除民田荒绝者租税。命处州刺史曹仲达权知政事。置择能院，掌选举殿最，以浙西营田副使沈崧领之。

钱传继承王位以后，改名元，兄弟们名字中的“传”字都改为“元”字。因钱的遗命去掉称为国家的典仪，而用藩镇法制；免除民田荒芜无收者的租税。任命处州刺史曹仲达暂为知政事。设置择能院，掌管选拔评定优劣之事，派浙西营田副使沈崧领导此事。

内牙指挥使富阳刘仁杞及陆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刚，仁杞好毁短人，皆为众所恶。一日，诸将共诣府门请诛之；元使从子仁俊谕之曰：“二将事先王久，吾方图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杀之，可乎？吾为汝王，汝当禀吾命；不然，吾当归临安以避贤路！”众惧而退。乃以仁章为衢州刺史，仁杞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书告讦者，元皆置不问，由是将吏辑睦。

内牙指挥使富阳人刘仁杞及陆仁章长时间当权，陆仁章性刚直，刘仁杞喜欢贬低人，二人都被众人所厌恶。一天，诸将一起来到府门请求除掉他们；钱元命他的侄子钱仁俊宣告众人说：“这二位将军侍奉先王很久了，我正要表彰他们的功劳，你们竟然要为遂私人嫌怨而诛杀他们，怎么可以呢？我现在是你们的王，你们应当听从我的命令；如若不然，我就应当归返临安以避让贤路！”众人惶惧而退去。于是，便任用陆仁章为衢州刺史。刘仁杞为湖州刺史。内外有上书进行私人攻讦的，钱元都搁置不理，因此将吏和睦。

[11]初，契丹舍利剌与惕隐皆为赵德钧所擒，契丹屡遣使请之。上谋于群臣，德钧等皆曰：“契丹所以数年不犯边、数求和者，以此辈在南故也，纵之则边患复生。”上以问冀州刺史杨檀，对曰：“剌，契丹之骁将，向助王都谋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为赐已多。契丹失之如丧手足。彼在朝廷数年，知中国虚实，若得归，为患必深，彼才出塞，则南向发矢矣，恐悔之无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11]起先，契丹舍利剌与惕隐都被赵德钧所擒获、契丹屡次派人请求放还他们。明宗与群臣讨论，赵德钧等都说：“契丹所以几年不来侵犯边境，而且多次来求和，就是由于这些人被系押在南朝的缘故，放了他们，那就要边患再生。”明宗把此事咨询冀州刺史杨檀，杨檀回答说：“剌是契丹的勇将，过去帮助王都阴谋危害社稷，幸而擒住了他，陛下免了他一死，赐给他的恩惠已经很多。契丹丢掉了他如同断了手足。他在朝廷留居数年，了解中国的虚实，如果获得放归，必然要深

深为患。才放他出了塞北，就会向南放射弓箭，那时，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明宗便停止释放他们。杨檀是沙陀人。

[12]上欲授李赞华以河南藩镇，群臣皆以为不可，上曰：“吾与其父约为昆弟，故赞华归我。吾老矣，后世继体之君，虽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赞华为义成节度使，为选朝士为僚属辅之。赞华但优游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虽时有不法亦不问，以庄宗后宫夏氏妻之。赞华好饮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仆小过，或抉目，或刀火灼；夏氏不忍其残，奏离婚为尼。

[12]明宗要授予李赞华河南藩镇，群臣都认为不可，后唐明宗说：“我和他父亲盟约为兄弟，所以赞华才归顺于我。现在我老了，后来的继承大统之君，虽然想招他来，能办得到吗？”夏季，四月，癸亥（十一日），任命李赞华为义成节度使，并且为他选拔朝士做僚属以辅助他。李赞华只顾优游享受，不预闻政事；明宗赞许他，虽然时常有不法行为也不过问，还把庄宗后宫宫人夏氏做他的妻子。李赞华喜欢喝人血，姬妾们常常刺破手臂流血让他吸吮；婢仆者有些小过失，或者挖目，或者刀割、火灼；夏氏无法忍受他的残酷，奏请离婚去当尼姑。

[13]乙丑，加宋王从厚兼中书令。

[13]乙丑（十五日），加封宋王李从厚兼任中书令。

[14]东川节度使董璋会诸将谋袭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晖曰：“剑南万里，成都为大，时方盛夏，师出无名，必无成功。”孟知祥闻之，遣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将三千人诣汉州之。

[14]东川节度使董璋聚会众将谋议袭击成都，众将都说一定能够攻克；前陵州刺史王晖说：“剑南万里地方，以成都为大郡，现在又正当盛夏，师出无名，一定不能成功。”孟知祥听说董璋来袭，派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统领三千人马到汉州侦察。

璋入境，破白杨林镇，执戍将武弘礼，声势甚盛，知祥忧之，赵季良曰：“璋为人勇而无恩，士卒不附，城守则难克，野战则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锐皆在前锋，公宜以羸兵诱之，以劲兵待之，始虽小衄，后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举兵暴至，人心危惧，公当自出御之，以强众心。”赵廷隐以季良言为然，曰：“璋轻而

无谋，举兵必败，当为公擒之。”辛巳，以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将三万人拒之。

董璋进入西川境内，攻破白杨林镇，抓住守将武弘礼，声势很盛，孟知祥担忧，赵季良说：“董璋为人勇猛而没有恩德，士兵心中不依附他，如果他据城固守，就难以攻克，如果进行野战，就容易擒获他了。现在，他不守自己的巢穴，对您是有利的。董璋用兵，精锐都放在前锋，您应用弱兵引诱他，用强兵等待他，开始虽然要有小挫折，最后必然取得大胜利。董璋素来以威武扬名，现在他兴兵骤至，人心害怕，您应当亲自出战去抗御他，来加强兵众的斗志。”赵廷隐认为赵季良的话说得对，也说：“董璋轻率而没有谋略，他举兵必然要失败，我应当为您把他捉住。”辛巳（二十九日），任赵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统领三万人抗拒董璋。

五月，壬午朔，廷隐入辞。董璋檄书至，又有遗季良、廷隐及李肇书，诬之云，季良、廷隐与己通谋，召己令来。知祥以书授廷隐，廷隐不视，投之于地，曰：“不过为反间，欲令公杀副使与廷隐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济矣。”肇素不知书，视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拥众为自全计。

五月，壬午朔（初一），赵廷隐来辞别孟知祥。董璋的兴兵文书送到成都，还有给赵季良、赵廷隐及李肇的信，信中造谣说，赵季良、赵廷隐和他自己通同设谋，招唤他来攻西川。孟知祥把来信交给赵廷隐，赵廷隐根本不看，投掷于地，说道：“不过是施行反间之计，要使令公杀节度副使和廷隐而已。”便向孟知祥郑重地道别登程了。孟知祥说：“事情一定能够成功。”李肇素来不认识字，一看来信，便说：“董璋教我反叛哟。”把董璋派里的使者囚禁起来，然而也调集兵马做了自我保全的准备。

璋兵至汉州，潘仁嗣与战于赤水，大败，为璋所擒，璋遂克汉州。

董璋的兵马到了汉州，潘仁嗣和他在赤水开战，打得大败，被董璋擒获，董璋便占领汉州。

癸未，知祥留赵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将兵八千趣汉州，至弥牟镇，赵廷隐陈于镇北。甲申，迟明，廷隐陈于鸡桥，义胜定远都知兵马使张公铎陈于其后。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陈于武侯庙下，璋帐下骁卒大噪曰：“日中曝我辈何为！”璋乃上马。前锋始交，东川右厢马

步都指挥使张守进降于知祥，言“璋兵尽此，无复后继，当急击之。”知祥登高冢督战，左明义指挥使毛重威、左冲山指挥使李瑭守鸡桥，皆为东川兵所杀；赵廷隐三战不利，牙内都指挥副使侯弘实兵亦却，知祥惧，以马棰指后阵。张公铎帅众大呼而进，东川兵大败，死者数千人，擒东川中指挥使元、牙内副指挥使董光演等八十余人。璋拊膺曰：“亲兵皆尽，吾何依乎！”与数骑遁去，余众七千人降，复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东川马步都指挥使元降。西川兵入汉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争璋军资，故璋走得免。赵廷隐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县。命李昊草榜谕东川吏民，及草书劳问璋，且言将如梓州，询负约之由，请见伐之罪。乙酉，知祥会廷隐于赤水，遂西还，命廷隐将兵攻梓州。

癸未（初二），孟知祥留下赵季良、高敬柔守卫成都，自己带领八千兵马奔向汉州。到达弥牟镇，赵廷隐陈兵于镇北。甲申（初三），天刚亮，赵廷隐在鸡桥摆开阵势，义胜定远都知兵马使张公铎在他的后面布开阵势。过了一些时候，董璋望见西川兵势盛大，自己把阵线退到武侯庙下。董璋帐下的骁勇的兵卒大事鼓噪说：“太阳正当午，把我们大家曝晒在烈日之下要干什么！”董璋这才上马向前进军。前锋刚刚交战，东川右厢马步都指挥使张守进向孟知祥投降，并说：“董璋的兵马全部在这里，再没有后继部队，应该快速出击。”孟知祥登上高坟头督战，左明义指挥使毛重威、左冲山指挥使李瑭把守鸡桥，都被东川兵所杀；赵廷隐三次交战都失利，牙内都指挥副使侯弘实的兵也退却下来，孟知祥害怕，用马鞭指挥后阵。张公铎率领众兵大喊着进军向前，东川兵大败，死亡数千人，擒获东川中都指挥使元、牙内副指挥使董光演等八十余人。董璋捶打着胸脯说：“亲近兵士都丧失了，我还依靠谁啊！”只同几个骑兵逃遁而去，其余兵众七千多人投降了，把潘仁嗣也拯救回来。孟知祥领兵追赶董璋到五侯津，东川马步都指挥使元投降。西川兵攻入汉州府第，寻找不见董璋。当时，士兵争着劫掠董璋的军事物资，所以董璋得以走脱。赵廷隐追赶到赤水，又迫降其士卒三千人。这一晚，孟知祥留宿在雒县。命李昊璋草拟文榜告谕东川吏民。又起草书信慰劳问候董璋，并且说要到梓州去询问董张为什么不守协约，质问他兴兵见伐的罪名。乙酉（初四），孟知祥与赵廷隐在赤水会师，便西还成都，命令赵廷隐统兵进攻梓州。

璋至梓州，肩舆而入，王晖迎问曰：“太尉全军出征，今还者无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对。至府第，方食，晖与璋从子牙内都虞候延浩帅兵三百大噪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杀。璋至北门楼，呼指挥使潘稠使讨乱兵，稠引十卒登城，斩璋首，及取光嗣首以传授王晖，晖举城迎降。赵廷隐入梓州，封府库以待知祥。李肇闻璋败，始斩其使以闻。

董璋退至梓州，坐着肩舆回来，王晖迎接时问道：“太尉全军出征西川，现在回来的不到十人，是怎么回事？”董璋哭着不能答对。到了自家府第，正在吃饭，王晖与董璋的侄子牙内都虞候董延浩带领兵丁三百人大声呼喊着进来。董璋拉着妻子登上城垣，他的儿子董光嗣自杀。董璋跑到北门城楼，呼唤指挥使潘稠让他镇压乱兵，潘稠带着十个兵丁登上城，斩了董璋的头，又取下董光嗣的头，一起交给王晖，王晖便开城迎入西川兵而投降了。赵廷隐进入梓州，封闭了府库财物以等待孟知祥到来。李肇听说董璋失败，才把原来囚禁的董璋派来的使者杀了，并报告孟知祥。

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复将兵千如梓州。至新都，赵廷隐献董璋首。己丑，发玄武，赵廷隐帅东川将吏来迎。

丙戌（初五），孟知祥返回成都，丁亥（初六），又率兵八千人赴梓州。到新都时，赵廷隐向他呈献董璋的人头。己丑（初八），从玄武出发，赵廷隐带领着东川的将吏来迎接。

[15]康福奏党项钞盗者已伏诛，余皆降附。

[15]朔方节度使康福向后唐朝廷奏报，党项掠劫者已经伏诛，其余都已降附。

[16]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门副使王处回侍左右，庖人进食，必空器而出，以安众心。李仁罕自遂州来，赵廷隐迎于板桥；仁罕不称东川之功，侵侮廷隐，廷隐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赏将士，既罢，知祥谓李仁罕、赵廷隐曰：“二将谁当镇此？”仁罕曰：“令公再与蜀州，亦行耳。”廷隐不对。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将有所推则命一人为留后，昊曰：“昔梁祖、庄宗皆兼领四镇，今二将不让，惟公自领之为便耳。公宜亟还府，更与赵仆射议之。”

[16]壬辰（十一日），孟知祥患病，癸巳（十二日），病加剧，中门副使王处回侍奉在左右，厨师送食物进来，必然空着食器送出，用以安定众人之心。李仁罕从遂州来，赵廷隐在板桥迎接他；李仁罕不称道攻取东川的功劳，侮谩赵廷隐，赵廷隐很是恼怒。乙未（十四日），孟知祥病好了；丁酉（十六日），进入梓州。戊戌（十七日），犒赏战士，饮宴之后，孟知祥对李仁罕、赵廷隐说："二位将军谁应当镇戍在这里？"李仁罕说："令公如果再把蜀州交给我领管，我也可以去。"赵廷隐不说话。孟知祥觉着为难，回来之后，让李昊起草公文，等二将有所推让便任用一个为留后，李昊说："以前梁朝太祖、我朝庄宗都一身而兼领四镇，现在二将不肯相让，只有令公自己领管为宜。您最好赶快回成都，同赵季良仆射商量。"

[17]己亥，契丹使者迭罗卿辞归国，上曰："朕志在安边，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骨舍利与之俱归。契丹以不得剌，自是数寇云州及振武。

[17]己亥（十八日），契丹使者迭罗卿辞别朝廷归国，后唐明宗说："朕的意愿是要使边境安宁，不可不稍微符合他们的要求。"便把骨舍利遣返，与使者同归。契丹因为剌没有遣回，从此屡次侵犯云州及振武。

[18]孟知祥命李仁罕归遂州，留赵廷隐东川巡检，以李昊行梓州军府事。昊曰："二虎方争，仆不敢受命，愿从公还。"乃以都押牙王彦铢为东川监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赵廷隐寻亦引兵西还。

[18]孟知祥命令李仁罕返回遂州，留下赵廷隐为东川巡检，任用李昊行使梓州军府的管理事务。李昊说："两只老虎正争斗得凶，我不敢接受这个命令，愿意跟随您回成都。"于是，便用都押牙王彦铢为东川监押。癸卯（二十二日），孟知祥到达成都，赵廷隐不久也领兵向西还军。

知祥谓李昊曰："吾得东川，为患益深。"昊请其故，知祥曰："自吾发梓州，得仁罕七状，皆云'公宜自领东川，不然诸将不服。'廷隐言'本不敢当东川，因仁罕不让，遂有争心耳。'君为我晓廷隐，复以阆州为保宁军，益以果、蓬、渠、开四州，往镇之。吾自领东川，以绝仁罕之望。"廷隐犹不平，请与仁罕斗，胜者为东川；昊深解之，乃

受命。六月，以廷隐为保宁留后。戊午，赵季良帅将吏请知祥兼镇东川，许之。季良等又请知祥称王，权行制书，赏功臣，不许。

孟知祥对李昊说：“我取得东川，忧虑更多了。”李昊问其缘故，孟知祥说：“自从我离开梓州，收到李仁罕七次表文，都说‘您应该亲自领镇东川，不然诸将会不心服。’赵廷隐则说‘本来不敢领镇东川，因李仁罕不相让，才有了与他争任之心。’请你替我晓谕赵廷隐，我去恢复阆州为保宁军，加上果、蓬、渠、开四州，请他去镇守。我自己兼领东川，以断绝李仁罕的企望。”赵廷隐听了还是恨恨不平，要求与李仁罕比武，谁胜谁领东川；李昊一再劝解他，他才接受了孟知祥的命令。六月，任用赵廷隐为保宁留后。戊午（初七），赵季良带领将吏请求孟知祥兼镇东川，孟知祥答应了。赵季良等又请求孟知祥称王，发布命令暂称制书，赏赐功臣，孟知祥不准。

董璋之攻知祥也，山南西道节度使王思同以闻，范延光言于上曰：“若两川并于一贼，抚众守险，则取之益难，宜及其交争，早图之。”上命思同以兴元之兵密规进取。未几，闻璋败死，延光曰：“知祥虽据全蜀，然士卒皆东方人，知祥恐其思归为变，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众，陛下不屈意抚之，彼则无从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为人离间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赐知祥诏曰：“董璋狐狼，自贻族灭。卿丘园亲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节。”存，克宁之子，知祥之甥也。

董璋攻打孟知祥的时候，山南西道节度使王思同向后唐朝廷作了报告，范延光对明宗上言：“如果两川合并于一个盗贼掌握，安抚民众，守卫险要，那就更难于攻取了，最好在他们交争之中，早日收服他。”明宗命王思同用兴元之兵暗中规划准备进取西蜀。没有多久，听到董璋败死，范延光又说：“孟知祥虽已据有全蜀，然而他的士兵都是东边的人，孟知祥怕他们思归致变，也想依赖朝廷的重望以震摄他的兵众，陛下如果不屈意委婉地安抚他，他就无从改过自新。”明宗说：“孟知祥是我的故旧相好，是被人离间才干出抗拒朝廷的事情，有什么‘屈意’可说的！”于是，派遣供奉官李存赐给孟知祥以诏书说：“董璋是狐狼之辈，自找族灭全家。爱卿的祖宗墓园和亲戚都保障了安全，你应该保全家世的美名，遵守君臣的大节。”李存是李克宁的儿子，孟知祥的外甥。

[19]闽王延钧谓陈守元曰：“为我问宝皇：既为六十年天子，后当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宝皇旨，当为大罗仙主。”徐彦林等亦曰：“北庙崇顺王尝见宝皇，其言与守元同。”延钧益自负，始谋称帝。表朝廷云：“钱卒，请以臣为吴越王；马殷卒，请以臣为尚书令。”朝廷不报，自是职贡遂绝。

[19]闽王王延钧对陈守元说：“你为我问问宝皇：既然能当天子六十年，以后又将怎么样。”第二天，陈守元进府说：“昨夜向天官进奏章请示，得到宝皇降旨，您后来要当大罗仙主。”徐彦林等人也说：“北庙崇顺王曾经见到宝皇，所讲的话与陈守元说的一样。”王延钧更加自命不凡，开始谋求称帝。上表给朝廷说：“钱死了，请朝廷任我为吴越王；马殷死了，请朝廷任我为尚书令。”后唐朝廷不理他，他从此便断绝了朝贡。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八卷

后唐纪七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下长兴三年（壬辰、932）

后唐纪七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壬辰，公元932年）

[1]秋，七月朔，朔方奏夏州党项入寇，击败之，追至贺兰山。

[1]秋季，七月，辛丑朔（初一），朔方上表奏报：夏州党项来侵犯，击败了他们，追击到贺兰山。

[2]己丑，加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元守中书令。

[2]己丑（初九），加封镇海、镇东节度使钱元守中书令。

[3]庚寅，李存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诏。

[3]庚寅（初十），李存到了成都，孟知祥拜泣着接受后唐明宗诏书。

[4]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闭南岳及境内诸神祠门，竟不雨。辛卯，希声卒，六军使袁诠、潘约等迎镇南节度使希范于朗州而立之。

[4]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因湖南连年大旱，下令关闭南岳及境内诸神祠的大门，到底没有下雨。辛卯（十一日），马希声去世，六军使袁诠、潘约等迎请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于朗州而拥立他为主。

[5]乙未，孟知祥遣李存还，上表谢罪，且告福庆公主之丧。自是复称藩。

[5]乙未（十五日），孟知祥让李存回洛阳，向朝廷上表谢罪，并报告福庆公主的丧事。从此又向后唐朝廷自称藩属。

[6]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

[6]庚子（二十日），任用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

[7]废武兴军，复以凤、兴、文三州隶山南西道。

[7]废除武兴军，恢复凤、兴、文三州隶属于山南西道。

[8]丁未，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凤同平章事，充安国节度使。

[8]丁未（二十七日），后唐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凤以同平章事衔，充当安国节度使。

[9]八月，庚申，马希范至长沙；辛酉，袭位。

[9]八月，庚申（十一日），荆南马希范到达长沙；辛酉（十二日），承袭其兄马希声的职位。

[10]甲子，孟知祥令李昊为武泰赵季良等五留后草表，请以知祥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节，昊曰："比者诸将攻取方镇，即有其地，今又自求节钺及明公封爵，然则轻重之权皆在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请，岂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为己草表，请行墨制，补两川刺史已下；又表请以季良等五留后为节度使。

[10]甲子（十五日），孟知祥让李昊为武泰赵季良等五个留后起草表章，请求朝廷封孟知祥为蜀王，行使墨书制命的权力，允许他自行委任将吏，同时为他们自己请求朝廷赐给节度使的旌节，李昊说："近来诸将攻取一方军镇，就占有其地域，现在又自己要求给予旌节斧钺以及您的封爵，这样，职位轻重的权衡就都落在下属部众之手了；假如您自己请封，岂不更好！"孟知祥一下明白过来，便让李昊替自己起草表章，请求施行墨书制命，可以补授缺额的两川刺史以下的官职；又上表请求朝廷任命赵季良等五个留后为节度使。

初，安重诲欲图两川，自知祥杀李严，每除刺史，皆以东兵卫送之，小州不减五百人，夏鲁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数千人，皆以牙队为名。及知祥克遂、阆、利、夔、黔、梓六镇，得东兵无虑三万人，恐朝廷征还，表请其妻子。

起先，安重诲图谋占取两川，自从孟知祥杀死李严，每次任命刺史，都用东方的军队护送他们赴任，小的州府不少于五百人，像夏鲁奇、李仁矩、武虔裕，都各领数千人，号称牙队。及至孟知祥攻下遂州、阆州、利州、夔州、黔州、梓州六镇，得到护从东兵不下三万人，怕朝廷征召东兵返回，就上表请求允许他们的妻子到驻地来。

[11]吴徐知诰广金陵城周围二十里。

[11]吴国徐知诰扩建金陵城周围二十里。

[12]初，契丹既强，寇抄卢龙诸州皆遍，幽州城门之外，虏骑充斥。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虏多伏兵于阎沟，掠取之。及赵德钧为节

度使，城阎沟而戍之，为良乡县，粮道稍通。幽州东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钧于州东五十里城潞县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穑。至是，又于州东北百馀里城三河县以通蓟州运路，虏骑来争，德钧击却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毕。边人赖之。

[12]起初，契丹已经强大，把卢龙诸州都抢掠遍了，幽州城门以外，到处是契丹的骑兵。往往从涿州运粮到幽州，契丹兵众大多埋伏在阎沟，进行掠夺。到赵德钧为节度使时，在阎沟筑城守卫，设立良乡县，粮道略有通便。幽州以东十里之外，百姓不敢打柴放牧；赵德钧在州东五十里建立潞县城，加以守卫，靠近州城的百姓才得以进行农耕种庄稼。到此时，又在幽州东北百余里处，建立三河县城来疏通蓟州运路，契丹骑兵来争夺，赵德钧便把他们击退。九月，庚辰朔（初一），奏报三河县城建设完毕。边民赖以生存。

[13]壬午，以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为武安节度使，兼侍中。

[13]壬午（初三），任用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为武安节度使，兼任侍中。

[14]孟知祥命其子仁赞摄行军司马，兼都总辖两川牙内马步都军事。

[14]孟知祥命令他的儿子孟仁赞代理行军司马，兼任都总辖两川牙内马步都军事。

[15]冬，十月，己酉朔，帝复遣李存如成都，凡剑南自节度使、刺史以下官，听知祥差署讫奏闻，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复征也。

[15]冬季，十月，己酉朔（初一），明宗再派李存赴成都，凡是在剑南的将吏，从节度使、刺史以下的官员，听凭孟知祥差派任命后，向朝廷奏报即可，朝廷不再另行任命别人；只是不让戍兵的妻子去戍所，然而对那些兵众也不再征召东还。

[16]秦王从荣喜为诗，聚浮华之士高辇等于幕府，与相唱和，颇自矜伐。每置酒，辄令僚属赋诗，有不如意者面毁裂抵弃。壬子，众荣入谒，帝语之曰：“吾虽不知书，然喜闻儒生讲经义，开益人智思。吾见庄宗好为诗，将家子文非素习，徒取人窃笑，汝勿效也。”

[16]秦王李从荣喜欢作诗，聚集浮华放荡的文士高辇等人在幕府中，同他们相与唱和，很是标榜自夸。每次设宴摆酒，往往让僚属们吟赋诗篇，有作得不如意的，当面撕毁丢弃。壬子（初四），李从荣入朝谒见，明宗对他说道："我虽然不识文字，然而喜欢听取儒生讲说经文大义，可以开发人的智识和思考。我见庄宗皇帝喜好作诗，武将家的儿子文墨不是素所研习，只是白白让人背地笑话，你不要效法那个。"

[17]丙辰，幽州奏丹屯捺剌泊

[17]丙辰（初八），幽州报奏：契丹人马屯驻捺剌泊。

[18]前彰义节度使李金全屡献马，上不受，曰："卿在镇为治何如？勿但以献马为事！"金全，吐谷浑人也。

[18]前彰义节度使李金全屡次向朝廷献马，后唐明宗不接受，并说："你在镇所治理得怎么样？且不要只做献马这样的事！"李金全是吐谷浑的人。

[19]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书曰："臣闻童谣非祸福之本，妖祥岂降替之源！故雉升鼎而桑谷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马长嘶而玉龟告兆，不能延晋祚之长。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下上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靡忒。"优诏奖之。

[19]壬申（二十四日），大理少卿康澄上书启奏："为臣听说，童谣不是祸福的根据，妖祥岂能当做兴变的本源！所以，商代出现飞雉落于鼎耳而鸣、桑谷共生于朝的祥瑞，不能中止殷王宗庙之盛；晋朝发生神马长嘶、水涌石龟的异兆，不能延缓晋国传位之长。由此悟出国家有不足惧的事情五件，有深可畏的事情六条：阴阳不协调不足惧，三星运行失常不足惧，小人传播讹言不足惧，山崩河涸不足惧，害虫伤害禾稼不足惧；贤人藏匿不出深可畏，四民迁业不安深可畏，上下通同作弊深可畏，廉耻之道消亡深可畏，诋毁赞誉混淆真伪深可畏，正直言论听不到深可畏。不足惧的事情愿陛下任其存在而不必多去计较；深可畏的事情愿陛下修治而不要差失。"明宗用嘉许的诏书奖励他。

[20]秦王从荣为人鹰视，轻佻峻急；既判六军诸卫事，复参朝政，多骄纵不法。初，安重诲为枢密使，上专属任之。从荣及宋王从厚自襁褓与之亲狎，虽典兵，常为重诲所制，畏事之。重诲死，王淑妃与宣徽使孟汉琼宣传帝命，范延光、赵延寿为枢密使，从荣皆轻侮之。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其妻永宁公主与从荣异母，素相憎疾。从荣以从厚声名出己右，尤忌之；从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见。石敬瑭不欲与从荣共事，常思外补以避之。范延光、赵延寿亦虑及祸，屡辞机要，请与旧臣迭为之，上不许。会契丹欲入寇，上命择帅臣镇河东，延光、延寿皆曰："当今帅臣可往者独石敬瑭、康义诚耳。"敬瑭亦愿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诏，不落六军副使，敬瑭复辞，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东道，代义诚诣阙。

[20]秦王李从荣为人像鹰眼一样常常侧目看人，既轻薄又尖刻；他被任用为判理六军诸卫事务后，又参与朝政，往往骄纵不守法纪。以前，安重诲做枢密使，明宗特别依重他。李从荣及宋王李从厚从幼儿时就和他亲昵戏闹，后来，虽然成为统兵大吏，也常被安重诲所牵制，对安重诲很敬重。安重诲死后，王淑妃与宣徽使孟汉琼宣布传达皇帝意旨，由范延光、赵延寿做枢密使，而李从荣对他们都很轻慢、看不起。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任六军诸卫副使，他的妻子永宁公主与李从荣是异母所生，素来就相互憎恶不和。李从荣因为李从厚的名声比自己高，便尤其忌恨他。李从厚善于，用谦卑软弱的姿态对待李从荣，所以嫌隙之状表面上看不出来。石敬瑭因不愿与李从荣共事，常想到外面藩镇补领一职来避开他。范延光、赵延寿也顾虑弄不好招祸，多次请求辞去枢要职务，与可信用的老臣更换充任，明宗不答应。当时正逢契丹要来侵扰，明宗授命秉政大臣选择可当统帅的人材去镇守河东，范延光、赵延寿都说："现在可任统帅去河东的只有石敬瑭、康义诚而已。"石敬瑭也愿意前去，于是，明宗就任命委派他去。等到诏书下来，不落六军副使的职位名款，石敬瑭又辞谢不受，明宗便任用宣徽使朱弘昭主持山南东道的事务，代替康义诚的职位，让康义诚到朝廷来。

[21]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孟鹄为忠武节度使，以忠武节度使冯充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鹄本刀笔吏，与范延光乡里厚善，数年间引擢至节度使；上虽知其太速，然不能违也。

[21]十一月，辛巳（初三），任用三司使孟鹄为忠武节度使，用忠武节度使冯充任宣徽南院使，判理三司。孟鹄本来是个掌案牍的书吏，与范延光是同乡，友谊深厚，几年之间荐引提拔到节度使；明宗虽然晓得提拔太快，然而不能不认可。

[22]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边，命趣议河东帅；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赵延寿欲用康义诚，议久不决。权枢密直学士李崧以为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仆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卫耳。"会上遣中使趣之，众乃从崧议。丁亥，以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加兼侍中。

[22]乙酉（初七），明宗因为契丹人越来越侵逼北部边疆，命速议选任河东统帅；石敬瑭想要承担，而范延光、赵延寿想任用康义诚，议论了很长时间不能决定。代理枢密直学士李崧以为此任非石太尉不可，范延光说："我也几次奏请用他，皇上要想把他留在身边统领宿卫军呐。"正好明宗命内使来催促，大家便接受了李崧的意见。丁亥（初九），任用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任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加兼侍中。

[23]己丑，加枢密使赵延寿同平章事。

[23]己丑（十一日），加封枢密使赵延寿同平章事。

[24]吴以诸道都统徐知诰为大丞相、太师，加领得胜节度使；知诰辞丞相、太师。

[24]吴国任用诸道都统徐知诰为大丞相、太师、加领德胜节度使；徐知诰辞却丞相、太师。

[25]大同节度使张敬达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南下而还。敬达，代州人也。

[25]大同节度使张敬达集中兵力防守要害关塞，契丹兵竟然不敢南下而退还本地。张敬达是代州人。

[26]蔚州刺史张彦超本沙陀人，尝为帝养子，与石敬瑭有隙；闻敬瑭为总管，举城附于契丹，契丹以为大同节度使。

[26]蔚州刺史张彦超本来是沙陀人，曾经是明宗的养子，与石敬瑭有嫌隙；听说石敬瑭当了总管，便把整个城池降附于契丹，契丹任命他为大同节度使。

[27]石敬瑭至晋阳，以部将刘知远、周为都押衙，委以心腹；军事委知远，帑藏委。，晋阳人也。

[27]石敬瑭到了晋阳，任用他的部将刘知远、周为都押衙，依靠他们做心腹；军事委托刘知远，财政收入委托周。周是晋阳人。

[28]十二月，戊午，以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以朱弘昭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28]十二月，戊午（十一日），任用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兼任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任用朱弘昭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29]是岁，汉主立其子耀枢为雍王，龟图为康王，弘度为宾王，弘熙为晋王，弘昌为越王，弘弼为齐王，弘雅为韶王，弘泽为镇王，弘操为万王，弘杲为循王，弘为思王，弘邈为高王，弘简为同王，弘建为益王，弘济为辩王，弘道为贵王，弘昭为宜王，弘政为通王，弘益为定王；未几，徙弘度为秦王。

[29]这一年，南汉国主刘龚立他的儿子刘耀枢为雍王，刘龟图为康王，刘弘度为宾王，刘弘熙为晋王，刘弘昌为越王，刘弘弼为齐王，刘弘雅为韶王，刘弘泽为镇王，刘弘操为万王，刘弘杲为循王，刘弘为思王，刘弘邈为高王，刘弘简为同王，刘弘建为益王，刘弘济为辩王，刘弘道为贵王，刘弘昭为宜王，刘弘政为通王，刘弘益为定王；没有多久，把刘弘度调迁为秦王。

四年（癸巳、933）

四年（癸巳，公元933年）

[1]春，正月，戊子，加秦王从荣守尚书令，兼侍中。庚寅，以端明殿学士归义刘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春季，正月，戊子（十一日），加封秦王李从荣担任尚书令，兼任侍中。庚寅（十三日），任用端明殿学士归义人刘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闽人有言真封宅龙见者，更命其宅曰龙跃宫。遂诣宝皇宫受册，备仪卫，入府，即皇帝位，国号大闽，大赦，改元龙启；更名。追尊父祖，立五庙。以其僚属李敏为左仆射、门下侍郎，其子节度副使继鹏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以亲吏吴勖为枢密使。唐

册礼使裴杰、程侃适至海门，闽主以杰为如京使；侃固求北还，不许。闽主自以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由是境内差安。

[2]闽国有人说，闽王王延钧未成国主之前所住的真封宅有龙出现，便把这所宅第改名为龙跃宫。接着就谒拜宝皇宫受其册封，设置仪仗军卫，返回王府，即位称帝，国号大闽，实行大赦，改年号为龙启，把自己的姓名改叫王。上尊号追谥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立五世的庙号。任命他的僚属李敏为左仆射、门下侍郎，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继鹏为右仆射、中书侍郎，二人都为同平章事；任命亲信属吏吴勖为枢密使。后唐朝廷的册礼使裴杰、程侃正好来到闽地海门，闽主任用裴杰为如京使；程侃坚持要求北还后唐，闽主不准。闽主自己知道国小地偏，经常注意和四面邻境搞好关系，因此闽地境内还算安定。

[3]二月，戊申，孟知祥墨制以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使

[3]二月，戊申（初二），孟知祥墨制署授赵季良等人为五镇节度使。

[4]凉州大将拓跋承谦及耆老上表，请以权知留后孙超为节度使。上问使者："超为何人？"对曰："张义潮在河西，朝廷以天平军二千五百人戍凉州，自黄巢之乱，凉州为党项所隔，郓人稍稍物故皆尽，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孙也。"

[4]凉州大将拓跋承谦及耆老上表，请求后唐朝廷任命暂为留后的孙超为节度使。明宗问来使："孙超是什么人？"使者回答："大唐宣宗时张义潮来归河西，朝廷用天平军二千五百人守戍凉州，自从黄巢之乱以后，凉州被党项族隔断，郓州随军来的人渐渐都死完了，孙超及城中之人都是他们的后代子孙。"

[5]乙卯，以马希范为武安、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

[5]乙卯（初九），任用马希范为武安、武平节度使，兼任中书令。

[6]戊午，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卒；庚申，军中立其子彝超为留后。

[6]戊午（十二日），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去世；庚申（十四日），军队里立他的儿子李彝超为留后。

[7]癸亥，以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蜀王。

[7]癸亥（十七日），后唐任用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封蜀王。

[8]先是，河西诸镇皆言李仁福潜通契丹，朝廷恐其与契丹连兵，并吞河右，南侵关中，会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彝超为彰武留后，徙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仍命静塞节度使药彦稠将兵五万，以宫苑使安重益为监军，送从进赴镇。从进，索葛人也。

[8]过去，河西诸镇都说李仁福暗通契丹，后唐朝廷怕他和契丹联合用兵，并吞河右之地，南向侵掠关中。正好，李仁福去世，三月，癸未（初七），任用他的儿子李彝超为彰武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仍然命令静塞节度使药彦稠带兵五万人，由宫苑使安重益为监军，护送安从进赴镇所上任。安从进是振武军索葛人。

[9]乙酉，始下制除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使。

[9]乙酉（初九），明宗方始下诏，任命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使。

[10]丁亥，敕谕夏、银、绥、宥将士吏民，以“夏州穷边，李彝超年少，未能捍御，故使之延安，从命则有李从、高允韬富贵之福，违命则有王都、李匡宾覆族之祸。”夏，四月，彝超上言，为军士百姓拥留，未得赴镇，诏遣使趣之。

[10]丁亥（十一日），明宗下敕文告谕夏州、银州、绥州、宥州的将士吏民，说：“夏州贫穷边远，李彝超年轻，不能捍卫防御外敌，所以让他去延安。服从朝廷调遣就可以有李从、高允韬那样的富贵福份，违背朝廷调遣就要遭到王都、李匡宾那样的覆亡灭族之祸。”夏季，四月，李彝超上表奏称，他被军士百姓所拥护挽留，没有能够去延安赴任。明宗下诏派使者去催促他。

[11]言事者请为亲王置师傅，宰相畏秦王从荣，不敢除人，请令王自择。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荐兵部侍郎刘瓒于从荣，从荣表请之。癸丑，以瓒为秘尽监、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阳鱼崇远为记室。瓒自以左迁，泣诉，不得免。王府参佐皆新进少年，轻脱谄谀，瓒独从容规讽，从荣不悦。瓒虽为傅，从荣一概以僚属待之，瓒有难色；从荣觉之，自是戒门者勿为通，月听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11]秦事的人建议给亲王们设立师傅，宰相惧怕秦王李从荣，不敢派人，请求让秦王自己选择师傅。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荐举兵部侍郎刘瓒给李从荣，李从荣上表请求选派他。癸丑（初七），朝廷任命刘瓒为秘书监、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阳人鱼崇远为记室。刘

瓒自己以为这是降职，涕泣诉说，不能得到改免。秦王府里的参谋佐辅人员都是新进拔的少年，轻浮放荡而好谄媚阿谀奉承，唯有刘瓒从容冷静地进行规劝，李从荣便不高兴。刘瓒虽为师傅，李从荣以对僚属的态度对待他；刘瓒有难堪之色；李从荣觉察到了，从此告诫守门人不要给他通报，每月听凭他一到府内，或者一天也不召见他，也不供膳。

[12]李彝超不奉诏，遣其兄阿王守青岭门，集境内党项诸胡以自救。药彦稠等进屯芦关，彝超遣党项抄粮运及攻具，官军自芦关退保金明。

[12]李彝超不按明宗的诏书办事，派遣他的哥哥阿王把守青岭门，聚集境内党项诸部胡人自己救援。药彦稠等进驻芦关，李彝超派党项兵抄掠官军粮运及攻城器具，官军从芦关退守金明。

[13]闽主立子继鹏为福王，充宝皇宫使。

[13]闽国主王立他的儿子王继鹏为福王，充任宝皇宫使。

[14]五月，戊寅，立皇子从珂为潞王，从益为许王，从子天平节度使从温为兖王，护国节度使从璋为洋王，成德节度使从敏为泾王。

[14]五月，戊寅（初三），后唐朝廷立皇子李从珂为潞王，李从益为许王，皇侄天平节度使李从温为兖王，护国节度使李从璋为洋王，成德节度使李从敏为泾王。

[15]庚辰，闽地震，闽主避位修道，命福王继鹏权总万机。初，闽王审知性节俭，府舍皆庳陋；至是，大作宫殿，极土木之盛。

[15]庚辰（初五），闽地地震，闽主王避位修道，命令福王王继鹏暂管一切机务。起初，第一任闽王王审知性情节俭，府舍都比较简陋；到此时，大肆兴建宫殿，极尽土木之豪华。

[16]甲申，帝暴得风疾；庚寅，小愈，见群臣于文明殿。

[16]甲申（初九），明宗突然患风疾，庚寅（十五日），病稍好些，在文明殿接见群臣。

[17]壬辰夜，夏州城上举火，比明，杂虏数千骑救之，安从进遣先锋使宋温击走之。

[17]壬辰（十七日）夜，夏州城上点起烽火，天刚亮，各路胡兵数千人马驰奔而至，安从进派先锋使宋温把他们击走。

[18]吴宋齐丘劝徐知诰徙吴主都金陵，知诰乃营宫城于金陵。

[18]吴国宋齐丘劝徐知诰把吴主杨溥迁都金陵，徐知诰便在金陵营建宫城。

[19]帝旬日不见群臣，都人汹惧，或潜窜山野，或寓止军营。秋，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广寿殿，人情始安。

[19]明宗十天不见群臣，京都的人惶恐，或者暗中流窜到山林荒野，或者躲藏到军营。秋季，七月，庚辰（初二），明宗带病勉强驾临广寿殿，人心才安定下来。

[20]安从进攻夏州。州城赫连勃勃所筑，坚如铁石，凿不能入。又党项万馀骑徜徉四野，抄掠粮饷，官军无所刍牧。山路险狭，关中民输斗粟束藁费钱数缗，民间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谓从进曰：“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孤城，胜之不武，何足烦国家劳费如此！幸为表闻，若许其自新，或使之征伐，愿为众先。”上闻之，壬午，命从进引兵还。

[20]安从进攻打夏州。夏州的城垣是赫连勃勃所筑，坚固得像铁石一般，斫凿不能使它破毁。那里又有党项四万多骑兵在四野流动，抢掠粮食财物，致使官军不能进行农耕、畜牧。山路又艰险又狭小，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草，要费钱数贯，民间困若竭尽，无力供应。李彝超兄弟登上城垣对安从进说：“夏州很贫穷，没有珍宝积畜可以充当对朝廷的贡品和财赋的地方，只是因为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不想把它丢失了。这个小小孤城，战胜它也不足以宣扬威武，何必这样麻烦国家劳师费财！请您上表把情况报告朝廷，如果朝廷能准许我们自新，或者派遣我们去征伐异城，我愿意去打先锋。”明宗听说这种情况，壬午（初八），命令安从进带兵返回。

其后有知李仁福阴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扬言结契丹为援，契丹实不与之通也；致朝廷误兴是役，无功而还。”自是夏州轻朝廷，每有叛臣，必阴与之连以邀赂遗。上疾久未平，征夏州无功，军士颇有流言，乙酉，赐在京诸军优给有差；既赏赉无名，士卒由是益骄。

其后，有人知道李仁福的隐怀，指出：“李仁福怕朝廷调动他的人马，便放风说要联合契丹相互支援，其实契丹并未与他勾结；致使朝廷这次错误地兴兵讨伐，结果无功而还。”从此，夏州疏远朝廷，每逢

有人叛变，必然暗中与之通连勾结，来达到要求贿赂遗赠的目的。当时，明宗久病未愈，征讨夏州无所获而归，军士中有很多流言，乙酉（十一日），按等级优厚赏赐在京各军；这样，赏施没有正当理由，士兵从此更加骄纵了。

[21]丁亥，赐钱元爵吴王。元于兄弟甚厚，其兄中吴、建武节度使元自苏州入见，元以家人礼事之，奉觞为寿，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赐也。”元曰：“先王择贤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知忠顺而已。”因相与对泣。

[21]丁亥（十三日），赐予钱元封爵为吴王。钱元对他的兄弟们很是敦厚，他的哥哥中吴、建武节度使钱元从苏州来朝见他。钱元用家人礼法待他，举杯向他祝福，并说：“这是哥哥的王位，而小弟我占有了，这是兄长所赐予我的啊。”钱元说：“先王是选择贤能而扶立的，现在君臣之位已定，元明白要忠贞顺从而已。”因而兄弟相对涕泣。

[22]戊子，闽主复位。初，福建中军使薛文杰，性巧佞，喜奢侈，文杰以聚敛求媚，以为国计使，亲任之。文杰阴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财，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铜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吴光入朝，文杰利其财，求其罪，将治之；光怨怒，帅其众且万人叛奔吴。

[22]戊子（十四日），闽主王复位。起先，福建中军使薛文杰，为人乖巧谄媚，王喜爱奢侈，薛文杰便用搜刮民财的手段来迎会他，王任用他当国计使，视为亲信。薛文杰暗中探查有钱人家的罪过，抄没其家财，被拷打的人胸背受刑，用烧红了的铜斗烙灼。建州的土豪吴光来朝拜闽主，薛文杰看中他的财产，搜求他的罪过，将要处治他；吴光怨恨恼怒，率领自己的徒众几乎上万人，反叛而奔入吴国。

[23]帝以工部尚书卢文纪、礼部郎中吕琦为蜀王册礼使，并赐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车服旌旗皆拟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纪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兖冕，备仪卫诣驿，降阶北面受册，升玉辂，至府门，乘步辇以归。文纪，简求之孙也。

[23]明宗任命工部尚书户文纪、礼部郎中吕琦为蜀王册礼使，并赐蜀王一品朝服。孟知祥自己制作九旒冠冕，九章衣，车舆服饰旌旗都比照天子。八月，乙巳朔（初一），卢文纪等到达成都。戊申（初四），孟知祥穿上兖服、冠冕，准备好仪仗军卫来到驿舍，降阶行

礼。面向北方接受册封，坐上带着玉辂的车，到达王府门前，坐着人抬的步辇而进入内庭。卢文纪是卢简求的孙子。

[24]戊申，群臣上尊号曰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诸道将士各等第优给。时一月之间再行优给，由是用度益窘。

[24]戊申（初四），群臣为明宗上尊号为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实行大赦。对在京城及诸道的将士，各按等级进行优赏。当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再次实行优赏，从此用度更加困窘。

[25]太仆少卿何泽见上寝疾，秦王从荣权势方盛，冀已复进用，表请立从荣为太子。上览表泣下，私谓左右曰："群臣请立太子，朕当归老太原旧第耳。"不得已，丙戌，诏宰相枢密使议之。丁卯，从荣见上，言曰："窃闻有奸人请立臣为太子；臣幼少，且愿学治军民，不愿当此名。"上曰："群臣所欲也。"从荣退，见范延光、赵延寿曰："执政欲以吾为太子，是欲夺我兵柄，幽之东宫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惧从荣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25]太仆少卿何泽看到明宗卧病，秦王李从荣权势正在发展，他希望自己能重新得到起用，便上表请求立李从荣为太子。明宗看到表章流下眼泪，私下对左右亲近的人说："群臣请求立太子，朕自当归老在太原旧府第了。"不得已，壬戌（十八日），下诏让宰相、枢密使议论此事。丁卯（二十三日），李从荣谒见明宗，说道："听说有奸臣请陛下立臣为太子，臣年纪幼小，并且臣愿意学习带兵，不愿担当这个名义。"明宗说："这是群臣所要求的。"李从荣退下来，去见范延光、赵延寿说："你们执政的各位要让我当太子，我是想夺我的兵权，把我幽禁在东宫而已。"范延光等知道明宗并不愿立太子，而且畏惧李从荣讲的话，就把他的话如实上奏明宗；辛未（二十七日），明宗下制书，任命李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26]九月，甲戌朔，吴主立德妃王氏为皇后。

[26]九月，甲戌朔（初一），吴主立德妃王氏为皇后。

[27]戊寅，加范延光、赵延寿兼侍中。

[27]戊寅（初五），加封范延光、赵延寿兼任侍中。

[28]癸未，中书奏节度使见元帅仪，虽带平章事，亦以军礼廷参，从之。

[28]癸未（初十），中书上奏：节度使见元帅的仪礼，虽然带衔平章事，仍用军人礼节进见和参拜；批准了这样办。

[29]帝欲加宣徽使、判三司冯同平章事；父名章。执政误引故事，庚寅，加同中书门下二品，充三司使。

[29]后唐明宗要加封宣徽使、判三司冯同平章事；冯的父亲叫冯章。执政者弄错了唐制旧规定，庚寅（十七日），加封冯同中书门下二品，充当三司使。

[30]秦王从荣请严卫、捧圣步骑两指挥为牙兵。每入朝，从数百骑，张弓挟矢，驰骋衢路；令文士试草檄淮南书，陈己将廓清海内之意。从荣不快于执政，私谓所亲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赵延寿惧，屡求外补以避之。上以为见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为！"齐国公主复为延寿言于禁中，云"延寿实有疾，不堪机务。"丙申，二人复言于上曰："臣等非敢惮劳，愿与勋旧迭为之。亦不敢俱去，愿听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称职，复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许之。戊戌，以延寿为宣武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朱弘昭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复辞，上叱之曰："汝辈皆不欲在吾侧，吾蓄养汝辈何为！"弘昭乃不敢言。

[30]秦王李从荣请求把严卫军和捧圣军的步骑两指挥作为从属于自己的牙兵。每逢他入朝，随从几百骑马的兵勇，张着弓，带着箭，奔驰在通衢大路上；又令文士替他试着起草征讨淮南的宣言，表示他将要平定海内的意志。李从荣对执政者不满意，私下对他的亲信讲："我有朝一日做了皇帝，必定把他们灭门诛杀。"范延光、赵延寿害怕，几次请求补放在外镇为官以躲避灾祸。明宗以为他们是看到自己有病而要求离去，很恼火，说："要走便自己走；何必上表！"赵延寿的妻子齐国公主又替赵延寿在内宫进言，说："赵延寿确实有病，承担不了机要重务。"丙申（二十三日），范、赵二人再次上奏明宗说："我们不是怕辛劳，而是愿意与勋旧老臣轮流担负枢要重任。我们也不敢一下都走，希望能允许先走一个。如果新任的人不称职，可以再把我们召回，我们必定马上回来。"明宗这才准许了。戊戌（二十五日），外调赵延寿为为宣武节度使，另行调入山南东道节度使朱弘昭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明宗制命下来，朱弘昭又推辞不受，明宗斥责他说："你们这些人都不想在我身边，我供养你们干什么！"朱弘昭才不敢再说。

[31]吏部侍郎张文宝泛海使杭州，船坏，水工以小舟济之，风飘至天长；从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吴主厚礼之，资以从者仪服钱币数万，仍为之牒钱氏，使于境上迎候。文宝独受饮食，余皆辞之，曰：“本朝与吴久不通问，今既非君臣，又非宾主，若受兹物，何辞以谢！”吴主嘉之，竟达命于杭州而还。

[31]吏部侍郎张文宝经海路出使吴越杭州，途中船坏了，水手用小船接济他，靠风力飘流至吴国的天长；原有随从二百人，留存下来的只剩五人。吴国君主接待他很优厚，资助他随从人员的仪礼服装、钱币数万，仍然为他转达公文给吴越国主钱元，让他们派人在境界上迎候。张文宝只接受了饮食，其他东西都没有要，并说：“本朝与吴国很长时间不通问讯了，现在既不是君主关系，又不是宾主关系，如果接受了这些东西，用什么言词来致谢！”吴主杨溥很赞赏他。他居然完成了朝廷委派的任务，到杭州而还。

[32]庚子，以前义成节度使李赞华为昭信节度使，留洛阳食其俸。

[32]庚子（二十七日），任用前义成节度使李赞华为昭信节度使，人留在洛阳而享受节度使的俸给。

[33]辛丑，诏大元帅从荣位在宰相上。

[33]辛丑（二十八日），明宗下诏：大元帅李从荣地位在宰相之上。

[34]吴徐知诰以国中水火屡为灾，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独乐！”悉纵遣侍妓，取乐器焚之。

[34]吴国徐知诰因为境内屡次遭受水火灾害，说道：“军队和百姓生活困苦，我怎么可以独享逸乐！”便把所有的侍妓全部打发出去，把歌舞演奏的乐器都焚烧了。

[35]闽内枢密使薛文杰说闽王抑挫诸宗室；从子继图不胜忿，谋反，坐诛，连坐者千余人。

[35]闽国的内枢密使薛文杰劝说闽王王抑制控压各个宗室；王的侄儿王继图很愤恨，谋反失败，被诛杀，连坐的有一千余人。

[36]冬，十月，乙卯，范延光、冯赟：“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日用绢无虑五千匹，计耗国用什之七，请委缘边镇戍择诸胡所卖马良者给券，具数以闻。”从之。

[36]冬季，十月，乙卯（十二日），后唐范延光、冯奏称："西北的各族胡人卖马的往来像穿梭，每天用于换马交易的绢恐怕不少于五千匹，计算起来耗费国家费用达到十分之七，请朝廷委派沿边界的镇所，选择各族胡人所卖马中优良的发给价券，价购多少按数上报。"明宗同意施行。

[37]戊午，以前武兴节度使孙岳为三司使。

[37]戊午（十五日），任用前武兴节度使孙岳为三司使。

[38]范延光屡因孟汉琼、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为成德节度使，以冯为枢密使。

[38]范延光由于孟汉琼、王淑妃的缘故，屡次请求明宗准许委派他到外镇为官；庚申（十七日），任用范延光为成德节度使，而以冯为枢密使。

帝以亲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康义诚为朴忠，亲任之。时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祸，义诚度不能自脱，乃令其子事秦王，务以恭顺持两端，冀得自全。

明宗以亲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康义诚为人淳朴忠实，很亲近和信任他。当时朝廷重要和亲近的官员大多要求外调以躲避秦王的加祸，康义诚料想自己不能解脱，便让他的儿子侍奉秦王，遇事力求用恭敬顺从、左右两可的态度去对待，希望借此保全自己。

[39]权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谢罪，求昭雪；壬戌，以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

[39]暂任主持夏州事务的李彝超上表向朝廷谢罪，请求昭雪讨伐他的罪行；壬戌（十九日），任命李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

[40]十一月，甲戌，上饯范延光，酒罢，上曰："卿今远去，事宜尽言。"对曰："朝廷大事，愿陛下与内外辅臣参决，勿听群小之言。"遂相泣而别。时孟汉琼用事，附之者共为朋党以蔽惑上听，故延光言及之。

[40]十一月，甲戌（初二），明宗给范延光饯行，喝完了酒，明宗说："你现在要远离我而去，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范延光回答说："朝廷的大事，希望陛下同内外辅佐的大臣商量决定，不要听那些小人

的话。”随即相互流泪而别。当时，孟汉琼弄权操纵一切，依附他的人相互结为朋党，共同蒙蔽惑乱皇帝的耳目，所以范延光说起这些话。

[41]庚辰，改慎州怀化军。置保顺军于洮州，领洮、鄯等州。

[41]庚辰（初八），更改慎州怀化军为昭化军。设置保顺军于洮州，领有洮州、鄯州等地。

[42]戊子，帝疾复作，己丑，大渐，秦王从荣入问疾，帝俯首不能举。王淑妃曰：“从荣在此。”帝不应。从荣出，闻宫中皆哭，从荣意帝已殂，明旦，称疾不入。是夕，帝实小愈，而从荣不知。

[42]戊子（十六日），明宗的病复发，己丑（十七日），明显见好，秦王李从荣进宫问候，明宗低着头不能抬起。王淑妃说：“从荣在这里。”明宗没有回答。李从荣出来，听到宫中人都在恸哭，他以为明宗已经死了，第二天早上，自称有病不进宫省问。这天晚上，明宗实际上是稍见好转，而李从荣却不知道。

从荣自知不为时论所与，恐不得为嗣，与其党谋，欲以兵入侍，先制权臣。辛卯，从荣遣都押牙马处钧谓朱弘昭、冯曰：“吾欲帅牙兵入宫中侍疾，且备非常，当止于何所？”二人曰：“王自择之。”既而私于处钧曰：“主上万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从荣怒，复遣处钧谓二人曰：“公辈殊不爱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汉琼，咸曰：“兹事不得康义诚不可济。”乃召义诚谋之，义诚竟无言，但曰：“义诚将校耳，不敢预议，惟相公所使。”弘昭疑义诚不欲众中言之，夜，邀至私第问之，其对如初。

李从荣自己知道当时人心舆论对他不利，害怕继承不了皇帝大位，便同他的党羽策划，要用武力入宫侍卫，先要制服权臣。辛卯（十九日），李从荣派都押牙马处钧告诉朱弘昭、冯说：“我要带兵进入宫内侍候皇上疾病，并且防备非常之变，应该在哪里居处？”朱、冯二人答称：“请王爷自己选择地方。”接着私下对马处钧说：“皇上平安无事，秦王应该竭尽心力实行忠孝之道，不可乱信坏人的胡说。”李从荣大怒，又派马处钧告诉朱、冯二人：“你们两位难道不爱惜自己的家族吗？怎么敢抗拒我！”朱、冯二人害怕，入宫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汉琼，都说：“这件事不得到康义诚的合作和支持就不可能办好。”便把康义诚召入内廷和他商议办法，康义诚竟然不拿主意，只是说：“义诚是带兵的军人，不敢干预朝廷政务，我只听从宰相大人的驱使。”朱弘

昭怀疑康义诚不想当着众人表态，夜间，把他邀请到家里再次问他，康义诚对答得和原来一样。

壬辰，从荣自河南府常服将步骑千人陈于天津桥。是日黎明，从荣遣马处钧至冯第，语之曰："吾今日决入，且居兴圣宫。公辈各有宗族，处事亦宜详允，祸福在须臾耳。"又遣处钧诣康义诚，义诚曰："王来则奉迎。"

壬辰（二十日），李从荣穿着平常服装从河南府带领步骑兵马千人列阵于天津桥。当日黎明，李从荣派马处钧到冯府第，对他说："我今天决定进入皇宫，并且要住进准备嗣位的兴圣宫。你们各位枢要大臣都各有自己的宗族，做事也应该仔细慎重，是祸是福就决定在顷刻之间了。"又派马处钧去见康义诚，康义诚答复说："只要秦王来到，我必奉迎。"

驰入右掖门，见弘昭、义诚、汉琼及三司使孙岳方聚谋于中兴殿门外，具道处钧之言，因让义诚曰："秦王言'祸福在须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儿在秦府，左右顾望！主上拔擢吾辈，自布衣至将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门，置主上何地？吾辈尚有遗种乎？"义诚未及对，监门白秦王已将兵至端门外。汉琼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犹顾望择利邪？吾何爱余生，当自帅兵拒之耳！"即入殿门，弘昭，随之，义诚不得已，亦随之入。

冯快马奔入右掖门，见到朱弘昭、康义诚、孟汉琼及三司使孙岳正聚集在中兴殿门外会商，冯便把马处钧的传语告诉他们，并因而责难康义诚说："秦王说'是祸是福决于顷刻'，这件事的利害十分清楚，您可不要因为自己儿子在秦王府中供职而左顾右望！皇上提拔我们这些人，从平民百姓高升至将相，假如让秦王的兵卒得以进入这禁内大门，把皇上置于何等地位？我们这些人还能有遗族吗？"康义诚还未来得及回答，监门官进来报告：秦王已经带领兵丁到达端门之外。孟汉琼一甩袖子站起来说道："今天的事，危害到了皇上，您还犹豫观望，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吗？我怎么能爱惜自己的余生，只能带领兵士去抗拒他！"立即进入中兴殿门，朱弘昭、冯跟着他，康义诚不得已，也随着他进入内宫。

汉琼见帝曰："从荣反，兵已攻端门，须臾入宫，则大乱矣。"宫中相顾号哭，帝曰："从荣何苦乃尔！"问弘昭等："有诸？"对曰："有

之，适已令门者阖门矣。”帝指天泣下，谓义诚曰：“卿自处置，勿惊百姓！”控鹤指挥使李重吉，从珂之子也，时侍侧，帝曰：“吾与尔父，冒矢石定天下，数脱吾于厄；从荣辈得何力，今乃为人所教，为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当呼尔父授以兵柄耳。汝为我部闭诸门。”重吉即帅控鹤兵守宫门。孟汉琼被甲乘马，召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使将五百骑讨从荣。

孟汉琼见了明宗，奏报说：“秦王从荣造反了，他的兵众已攻到端门，马上要打进宫内来，可要大乱了。”宫里的人相视号哭，明宗说：“从荣何苦要这样干！”便向朱弘昭等说：“有没有这回事？”朱等回答说：“有这回事，刚才已经命令守门人关上了大门。”明宗指着天落泪不止，对康义诚说：“请你自己做主去处理，不要惊扰百姓！”控鹤指挥使李重吉，是李从珂的儿子，当时正侍奉在明宗身边，明宗对他说：“我和你的父亲，冒着枪林箭雨，平定了天下，几次把我从危难中抢救出来；从荣他们这些人出过什么力，现在竟被人教唆，干这种悖逆不道的事！我本来就知道这种人不足以把大事托付给他们，理当召唤你父亲前来，把掌兵的大权交付给他。你替我部署关闭所有宫门，把它们防守好。”李重吉立即率领控鹤兵士守卫着宫门。孟汉琼披挂铠甲，骑上战马，召来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让他带领五百名骑兵去讨伐李从荣。

从荣方据胡床，坐桥上，遣左右召康义诚。端门已闭，叩左掖门，从门隙中窥之，见朱洪实引骑兵北来，走白从荣；从荣大惊，命取铁掩心擐之，坐调弓矢。俄而骑兵大至，众荣走归府，僚佐皆窜匿，牙兵掠嘉善坊溃去。从荣与妃刘氏匿床下，皇城使安从益就斩之，并杀其子，以其首献。初，孙岳颇得豫内廷密谋，冯、朱患从荣狼伉，岳尝为之极言祸福之归；康义诚恨之，至是，乘乱密遣骑士射杀之。帝闻从荣死，悲骇，几落御榻，绝而复苏者再，由是疾复剧。从荣一子尚幼，养宫中，诸将请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与之。癸巳，冯道帅群臣入见帝于雍和殿，帝雨泣呜咽，曰：“吾家事至此，惭见卿等！”

此时，李从荣正倚据着胡床，坐在桥上，让左右侍从召唤康义诚来。由于端门已经被关闭，便叩打左掖门，并从门缝中向内窥视，看见朱洪实正率领骑兵从北面驰来，急忙报告李从荣；李从荣大为吃

惊，命令取来铁掩心盔甲披挂，坐在那里调拨弓矢。不多久，骑兵大量奔压过来，李从荣退避逃归河南府署，他的僚属都逃窜藏匿起来，牙兵抢掠嘉善坊之后溃逃四散。李从荣和他的妃子刘氏藏躲在床下，皇城使安从益就地把他们杀了，并杀了他的儿子，把他们的首级进献朝廷。起初，孙岳参预内廷密谋陷得很深，冯、朱弘昭害怕李从荣乖戾难于应付，孙岳曾经为他们竭力剖析利害之所归；康义诚很厌恨他，此时便趁着混乱之中暗地派骑兵把他射杀了。明宗听说李从荣被杀，很是吃惊悲伤，几乎从床榻上跌落下来，几次昏蹶又复苏过来，从此病情加剧。李从荣有一个儿子还很幼小，养于宫中，众将要求把他杀掉，明宗涕泣着说："这孩子有什么罪！"不得已竟把孩子交给了众将。癸巳（二十一日），冯道带领群臣入朝，在雍和殿觐见明宗，明宗泪下如雨，呜咽不止，悲痛地说："我家的事情闹到这样，实在惭愧见到你们众位公卿！"

宋王从厚为天雄节度使；甲午，遣孟汉琼征从厚，且权知天雄军府事。

宋王李从厚正为天雄节度使；甲午（二十二日），明宗派遣孟汉琼去征召李从厚入朝侍疾，并使孟汉琼暂时主持天雄军的事务。

丙申，追废从荣为庶人。执政共议从荣官属之罪，冯道曰："从荣所亲者高辇、刘陟、王说而已，任赞到官才半月，王居敏、司徒诩在病告已半年，岂豫其谋！居敏尤为从荣所恶，昨举兵向阙之际，与辇、陟并辔而行，指日景曰'来日及今，已诛王詹事矣。'自非与之同谋者，岂得一切诛之乎！"朱弘昭曰："使从荣得入光政门，赞等当如何任使，而吾辈犹有种乎！且首从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从皆不问，主上能不以吾辈为庇奸人乎！"冯力争之，始议流贬。时谘议高辇已伏诛。丁酉，元师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赞、秘书监兼王傅刘瓒、友苏瓒、记室鱼崇远、河南少尹刘陟、判官司徒诩、推官王说等八人并长流，河南巡官李浣、江文蔚等六人勒归田里，六军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并贬官。浣，回之族曾孙也；诩，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吴，徐知诰厚礼之。

丙申（二十四日），追废李从荣为平民。执政诸人共同评议李从荣所属官吏的罪名，冯道说："从荣所亲信的是高辇、刘陟、王说而已，任赞在秦王府到官才半个月，王居敏、司徒诩在病中告假已经半年，

怎能参预他的阴谋！王居敏更是受李从荣的厌恶，昨日举兵叛乱中，向宫阙进军的时候，李从荣同高辇、刘陟并马而行，他指着日晷之影说：‘来日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把王詹事诛杀了。’证明王居敏不是作乱的同谋，怎能一切属官都加以诛杀呢！”朱弘昭说：“如果李从荣能够打进光政门，任赞那一伙人会怎样行事，那时我们这些人还能留下遗族吗！并且，首犯与从犯只能罪差一等，现在首犯已经拿获受戮，而对从犯都不追问罪，皇上岂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庇护奸人吗？”冯极力为他争辩，这才议定为流放和贬官。当时，咨议高辇已经被杀。丁酉（二十五日），元帅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赞、秘书监兼王傅刘瓒、好友苏瓒、记室鱼崇远、河南府少尹刘陟、判官司徒诩、推官王说等八人，一并长期流放到远方为民，河南巡官李浣、江文蔚等六人勒令回归田里，六军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一并贬职。李浣是唐武宗朝宰相李回的同族曾孙；司徒诩是贝州人；江文蔚是建安人。江文蔚投奔吴国，徐知诰给了他很隆重礼遇。

初，从荣失道，六军判官、司谏郎中赵远谏曰：“大王地居上嗣，当勤修令德，柰何所为如是！勿谓父子至亲为可恃，独不见恭世子、戾太子乎！”从荣怒，出为泾州判官；及从荣败，远以是知名。远，字上交，幽州人也。

起初，李从荣行为不合常道，六军判官、司谏郎中赵远劝谏他说：“大王您居于优先嗣业的地位，应该经常修养德行，为什么尽干这些样不妥当的事！不要以为有父子至亲的关系可以依恃无恐，难道您没有看到春秋时晋献公杀了恭世子和汉武帝杀了戾太子的事例吗？”李从荣听了恼火，把他贬放为泾州判官；待到李从荣失败，赵远因为讲过这些话而声名流播。赵远字上交，幽州人。

[43]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与物无竞，登极之年已逾六十，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43]戊戌（二十六日），明宗去世。明宗皇帝性格不行猜忌，与外物不做竞争，登基那一年已经过了六十岁，他每天夜间在宫中焚香向天神祝告说：“我是个沙陀族胡人，由于动乱被众人推举出来继位；愿上天早降圣人，做百姓的君主。”他在位时粮谷多次丰收，兵戈战乱少见，从五代时期来衡量，稍称小康。

辛丑，宋王至洛阳。

辛丑（二十九日），宋王李从厚到达洛阳。

[44]闽主尊鲁国太夫人黄氏为皇太后。

[44]闽国主王尊鲁国太夫人黄氏为皇太后。

闽主好鬼神，巫盛韬等皆有宠。薛文杰言于闽主曰："陛下左右多奸臣，非质诸鬼神，不能知也。盛韬善视鬼，宜使察之。"闽主从之。文杰恶枢密使吴勖，勖有疾，文杰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罢公近密，仆言公但小苦头痛耳，将愈矣。主上或遣使来问，慎勿以他疾对也。"勖许诺。明日，文杰使韬言于闽主曰："适见北庙崇顺王讯吴勖谋反，以铜钉钉其脑，金椎击之。"闽主以告文杰，文杰曰："未可信也，宜遣使问之。"果以头痛对，即收下狱，遣文杰及狱吏杂治之，勖自诬服，并其妻子诛之。由是国人益怒。

闽主王喜好崇拜鬼神，巫人盛韬等都受到宠信。薛文杰对闽主说："陛下左右有很多奸臣，不询问于鬼神，就不能知道谁是奸臣。盛韬善于见鬼，可以让他去察看。"闽主听从了这个意见。薛文杰厌恶枢密使吴勖，有一次正当吴勖有病，薛文杰去探望他，薛文杰对吴勖说："主上因为您久病不愈，想罢免您的枢密职务，我对主上说您只不过患头痛小病，已经快要好了。主上也许要派人来探问，请您慎重，不要说有其他疾病。"吴勖答应了。第二天，薛文杰唆使盛韬上奏闽主说："刚才我见到北庙崇顺王审讯吴勖谋反的事，用铜钉钉他的脑顶，并用金椎锤击。"闽主把此事告诉薛文杰，薛说："不一定可信，最好派人去查问一下。"吴勖果然回答说是头病，闽主便把吴勖收拿下狱，派遣薛文杰及狱吏用各种办法去惩治他，吴勖只得承认所诬陷的谋反罪，于是便连同他的妻儿都诛杀了。从此以后，闽国百姓更加愤怒不满。

吴光请兵于吴，吴信州刺史蒋延徽不俟朝命，引兵会光攻建州，闽主遣使求救于吴越。

闽国土豪吴光请求吴国派兵攻闽，吴国信州刺史蒋延徽不等接受吴国朝廷的命令，便领兵与吴光会师攻打建州，闽主派使者求救于吴越国。

[45]十二月，癸卯朔，始发明宗丧，宋王即皇帝位。

[45]十二月，癸卯朔（初一），才开始发明宗丧，宋王李从厚即后唐皇帝之位，是为闵帝。

[46]秦王从荣既死，朱洪实妻入宫，司衣王氏语及秦王，王氏曰："秦王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归祸，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则厚诬矣。朱司徒最受王恩，当时不为之辩，惜哉！"洪实闻之，大惧，与康义诚以其语白闵帝，且言王氏私于从荣，为之宫中事，辛亥，赐王氏死。事连王淑妃，淑妃素厚于从荣，帝由是疑之。

[46]秦王李从荣死后，朱洪实之妻入宫，与宫中司掌衣饰的王氏说到秦王，王氏说："秦王作为王子，不在父皇左右侍奉疾病，以致被人归加罪名，是他自己招的；如果说他大逆不道，那是诬陷他太过份了。朱司徒是最受秦王恩宠的，当时不替他辩护，真是太可惜了。"朱洪实听到这些话，很恐惧，与康义诚一起把这些话上奏闵帝，并说王氏同李从荣私通替李从荣刺探宫中之事，辛亥（初九），把王氏赐死。事情还牵连到王淑妃，王淑妃平素对李从荣很厚待，闵帝从此便对王淑妃产生了怀疑。

[47]丙辰，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询为磁州刺史。朱弘昭以诛秦王立帝为己功，欲专朝政；令询侍帝左右最久，雅为帝所亲信，弘昭不欲旧人在帝侧，故出之。帝不悦而无之何。

[47]丙辰（十四日），任用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询为磁州刺史。朱弘昭以为诛杀秦王立闵帝是自己的功劳，想要独专朝政；而宋令询陪侍闵帝左右最久，素来被闵帝所亲信，朱弘昭不想让旧人在皇帝身边，所以把他调出去。闵帝不愉快，但也无可奈何。

[48]孟知祥闻明宗殂，谓僚佐曰："宋王幼弱，为政者皆胥史小人，其乱可坐俟也。"

[48]孟知祥听说明宗病逝，对他的僚属亲信说："宋王年轻而软弱，当政的都是掌理案牍的小人，可以坐着等待那里发生乱子。"

辛未，帝始御中兴殿。帝自终易月之制，即召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宽柔少断。李愚私谓同列曰："吾君延访，鲜及吾辈，位高责重，事亦堪忧。"众惕息不敢应。

辛未（二十八日），闵帝开始驾临中兴殿处理朝政。闵帝自从结束守丧礼制之日，就召学士为他读讲《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怀

有谋求天下大治的志愿；然而不懂求治的要领所在，宽容软弱，缺乏决断。宰相李愚私下对与他同列执政的官员说：“主上的召请和咨询，很少临到我们这些人，我们处高位，责任重大，事情真不好办。”大家屏住气息不敢回答。

[49]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钱元骄纵不法，每请事于王府不获，辄上书悖慢。尝怒一吏，置铁床炙之，臭满城郭。吴王元遣牙将仰仁诠诣明州召之，仁诠左右虑元难制，劝为之备，仁诠不从，常服径造听事。元见仁诠至，股栗，遂还钱塘，幽于别第。仁诠，湖州人也。

[49]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钱元，骄横放纵，不守法度，每当有事请求于王府而得不到满足时，就上书侮慢顶抗而发泄不满。他曾经恼怒一个属吏，便放置在铁床上烤炙他，焦臭气味弥漫满城。吴王钱元派牙将仰仁诠到明州去召唤他，仰仁诠的左右人等担心钱元难以制服，劝他做好应急准备，仰仁诠没有听从，穿着日常服装径直到钱元官署听理事务。钱元看到到仰仁诠来了，吓得直打颤。于是就回归吴越国都杭州，被幽禁在别设的府第。仰仁诠是湖州人。

[50]闽主改福州为长乐府。

[50]闽主王把福州改为长乐府。

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擒王延禀之功，性慷慨，言事无所避。闽主恶之，尝私谓左右曰：“仁达智有馀，吾犹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诬以叛，族诛之。

>闽国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擒获叛将王延禀之功，性情慷慨，对主上奏事无所忌避。闽主厌恶他，曾经私下对其亲信说：“王仁达智谋太多，我还能够驾御他，但他不会臣服于少主。”到此时，竟诬陷他要叛乱，诛杀了他全族。

[51]初，马希声、杀范同日生，希声母曰袁德妃，希范母曰陈氏。希范怨希声先立不让，及嗣位，不礼于袁德妃。希声母弟希旺为亲从都指挥使，希范多谴责之；袁德妃请纳希旺官为道士，不许，解其军职，使居竹屋草门，不得预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忧愤而卒。

[51]以前，楚王马殷的众多儿子中，马希声、马希范是同一天出生的，马希声的母亲是袁德妃，马希范的母亲为陈氏。马希范怨恨马希声先立为王而不辞让，等到马希范接替马希声继承王位后，对袁德妃

很不礼貌。马希声的同母弟马希旺任亲从都指挥使，马希范常常谴责他；袁德妃请求免去马希旺的官职，让他去做道士，马希范不答应，解除了马希旺的军职，让他居住在竹屋草门之中，不得参与兄弟间的饮宴聚会。袁德妃死后，马希旺也忧愤而死。

潞王上清泰元年（甲午、934）

后唐潞王清泰元年（甲午，公元934年）

[1]春，正月，戊寅，闵帝大赦，改元应顺。

[1]春季，正月，戊寅（初七），闵帝实行大赦，更改年号为应顺。

壬午，加河阳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康义诚兼侍中，判六军诸卫事。

壬午（十一日），加封河阳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康义诚兼任侍中，判理六军诸卫事。

[2]朱弘昭、冯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彦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忠正节度使张从宾，甲申，出彦威为护国节度使，以捧圣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代之；出从宾为彰义节度使，以严卫步军都指挥使皇甫遇代之。彦威，崞人；遇，真定人也。

[2]朱弘昭、冯嫉妒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彦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忠正节度使张从宾，甲申（十三日），调出安彦威为护国节度使，任用捧圣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代替他；调出张从宾为彰义节度使，任用严卫步军都指挥使皇甫遇代替他。安彦威是崞县人；皇甫遇是真定人。

[3]戊子，枢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书门下二品冯、河东节度使兼侍中石敬瑭并兼中书令。以超迁太过，坚辞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3]戊子（十七日），枢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书门下二品冯，河东节度使兼侍中石敬瑭，都兼任中书令。冯因为越级升迁太多，坚辞不受；己丑（十八日），改兼侍中。

[4]壬辰，以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为南平王，武安、武平节度使马希范为楚王。

[4]壬辰（二十一日），封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为南平王，武安、武平节度使马希范为楚王。

[5]甲午，以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元为吴越王。

[5]甲午（二十三日），封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元为吴越王。

[6]吴徐知诰别治私第于金陵，乙未，迁居私第，虚符舍以待吴主。

[6]吴国徐知诰别治私第在金陵，乙未（二十四日），他迁居到私第，腾出了府舍以等待吴主杨溥来住。

[7]凤翔节度使兼侍中潞王从珂，与石敬瑭少从明帝征伐，有功名，得众心；朱弘昭、冯位望素出二人下远甚，一旦执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屡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辞疾不来，使臣至凤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阴事。时潞王长子重吉为控鹤都指挥使，朱、冯不欲其典禁兵，己亥，出为亳州团练使。潞王有女惠明为尼，在洛阳，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惧。

[7]后唐凤翔节度使兼侍中潞王李从珂，年轻时与石敬瑭跟从明宗征伐，立过功，有声望，又得人心；朱弘昭、冯的地位和声望，历来距李从珂、石敬瑭二人很远，朱、冯一旦执掌朝政，都憎恶这两个人。明宗有病时，潞王经常让他的夫人入宫省候侍奉；等到明宗病逝后，潞王却托词有病不来，朝廷使臣到过凤翔的人中有人自称伺探得潞王阴私之事。当时，潞王长子李重吉在朝廷任控鹤都指挥使，朱弘昭、冯不想让他掌管禁中兵权，巳亥（二十八日），调出任亳州团练使。潞王有个女儿李惠明出家为尼，住在洛阳，也被召入禁中。潞王李从珂由此产生疑惧。

[8]吴蒋延徽败闽兵于浦城，遂围建州，闽主遣上军使张彦柔、骠骑大将军王延宗将兵万人救建州。延宗军及中途，士卒不进，曰："不得薛文杰，不能讨贼。"延宗驰使以闻，国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继鹏泣谓曰："文杰盗弄国权，枉害无辜，下上怨怒久矣。今吴兵深入，士卒不进，社稷一旦倾覆，留文杰何益！"文杰亦在侧，互陈利害。曰："吾无如卿何，卿自为谋。"文杰出，继鹏伺之于启圣门外，以笏击之仆地，槛车送军前，市人争持瓦砾击之。文杰善术数，自云过三日则无患。部送者闻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见之踊跃，脔食之；

闽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杰以为古制槛车疏阔，更为之，形如木匮，攒以铁，内向，动辄触之。车成，文杰首自入焉。并诛盛韬。

[8]吴将蒋延徽在浦城打败闽兵，接着包围建州，闽主王派遣上军使张彦柔、骠骑大将军王延宗统兵万人救援建州。王延宗的军队行至中途，士兵不肯前进，扬言：“不得到薛文杰，不能去讨贼。”王延宗急忙派使者上报闽主王，闽国百姓震惊和恐惧。太后和福王王继鹏涕泣着对闽主王说：“薛文杰盗弄国家权柄，任意残害无辜吏民，上上下下对他怨恨愤怒已经很久了。现在，吴兵深入我国国境，抗敌士兵不肯前进，社稷江山一旦倾覆，留着薛文杰有什么好处！”当时，薛文杰也在场，互相诉说利害。王说：“我不想把你怎么样，你自己考虑怎么办吧。”薛文杰出来，王继鹏暗伺在启圣门外，用朝笏把他击倒在地，用槛车押送军前，市街上的人们争着用瓦砾投掷他。薛文杰善于巫术，自称超过三天就没有祸患了。押送他的人听到这个话，加倍赶路，两天就到达军前，士兵见了他，踊跃愤怒，割他的肉，嚼他的骨；闽主急忙派人赦免他，但已经来不及。起初，薛文杰认为按古制制造的槛车太宽松，便重新制作，形如木柜，四面攒插铁，锋尖朝内，人一活动便要触碰它。这种槛车刚制成，薛文杰自己首先装进去了。与此同时，党附薛文杰的盛韬也被杀了。

蒋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诰以延徽吴太祖之婿，与临川王素善，恐其克建州奉以图兴复，遣使召之。延徽亦闻闽兵及吴越兵将至，引兵归；闽人追击，败之，士卒死亡甚众，归罪于都虞候张重进，斩之。知诰贬延徽为右威卫将军，遣使求好于闽。

蒋延徽攻建州即将攻克，徐知诰因为蒋延徽是吴太祖杨行密的女婿，与临川王杨素来友好，害怕他攻克了建州会拥戴杨以图恢复吴国的王权，便派人把他召回。蒋延徽也闻报闽国和吴越国的援兵将要到来，于是，引兵归还；闽兵趁势追击，打败吴兵，士兵死亡了很多，却把责任归罪给都虞候张重进，并把他杀了。徐知诰把蒋延徽贬降为右威卫将军，遣派使者到闽国以求和好。

[9]闰月，以左谏议大夫唐、膳部郎中·知制诰陈义皆为给事中，充枢密直学士。以文学从帝，历三镇在幕府。及即位，将佐之有才者，朱、冯皆斥逐之。性迂疏，朱、冯恐帝含怒有时而发，乃引于密近，以其党陈监之。

[9]闰正月，后唐闵帝把左谏议大夫唐和膳部郎中、知制诰陈义同时任命为给事中，充当枢密直学士。唐因擅长文学侍从闵帝，经历宣武、河东、天雄三度迁镇都在幕府中。及至即位称帝，原来将佐中有才干的，朱弘昭、冯都把他们排斥放逐出去了。唐性情迂腐疏阔，朱弘昭、冯怕遇上闵帝发怒，便把唐引入枢密近侍，而用他们的党羽陈监视他。

[10]丙午，尊皇后为皇太后。

[10]丙午（初五），尊明宗曹皇后为皇太后。

[11]安远节度使符彦超奴王希全、任贺儿见朝廷多事，谋杀彦超，据安州附于吴，夜，叩门称有急递，彦超出至听事，二奴杀之，因以彦超之命召诸将，有不从己者辄杀之。己酉旦，副使李端帅州兵讨诛之，并其党。

[11]安远节度使府彦超的奴仆王希全、任贺儿看到朝廷多事，很不安定，阴谋杀害符彦超，占据安州依附于吴国。某夜，叩门谎称有紧急文书传递到来，符彦超出来办事，这两个奴仆杀了他，接着便用符彦超的名义召见诸将，有不听从他们的，往往杀掉。己酉（初八），天刚亮，节度副使李端率领本州兵杀了他们，把他们的党羽也都杀了。

[12]甲寅，以王淑妃为太妃。

[12]甲寅（十三日），封王淑妃为太妃。

[13]蜀将吏劝蜀王知祥称帝；己巳，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

[13]蜀国将吏向蜀王孟知祥劝进称帝；己巳（二十八日），孟知祥在成都即皇帝位。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九卷

后唐纪八潞王下清泰元年（甲午、934）

后唐纪八后唐潞王清泰元年（甲午，公元934年）

[1]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节度使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节度使如故。

[1]二月，癸酉（初三），蜀主孟知祥任用武泰节度使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节度使名衔如故。

[2]吴人多不欲迁都者，都押牙周宗言于徐知诰曰："主上西迁，公复须东行，不惟劳费甚大，且违众心。"丙子，吴主遣宋齐丘如金陵，谕知诰罢迁都。

[2]吴国人很多都不想迁都，都押牙周宗向徐知诰进言说："主上西迁金陵，您却需要东镇江都，不但劳费人力物力很大，而且违背人心。"丙子（初立），吴主杨溥派遣宋齐丘到金陵，告谕徐知诰：迁都之事作罢。

先是，知诰久有传禅之志，以吴主无失德，恐众心不悦，欲待嗣君；宋齐丘亦以为然。一旦，知诰临镜镊白髭，叹曰："国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请如江都，微以传禅讽吴主，且告齐丘。齐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驰诣金陵，手书切谏，以为天时人事未可；知诰愕然。后数日，齐丘至，请斩宗以谢吴主，乃黜宗为池州副使。久之，节度副使李建勋、行军司马徐等屡陈知诰功业，宜早从民望，召宗复为都押牙。知诰由是疏齐丘。

过去，徐知诰很早就有让吴主把皇位传让给自己的意图，因为吴主没有什么失德之处。他害怕众心不服，便想等待嗣君继位后再说；宋齐丘也觉得这样做为好。有一天早上，徐知诰照着镜子拔镊着发白的胡须，叹着气说："国家安宁而我已经老了，怎么办呢？"周宗了解他的意图，请求去江都，稍微把传让帝位的意思劝说吴主，并且告诉了宋齐丘。宋齐丘认为周宗走在自己的前面，心里忌恨，便派人急奔金陵，亲笔上书极力劝阻，认为天时人心都不适宜；徐知诰听说，很出意料，表示惊愕。过了几天，宋齐丘来到金陵，请求斩了周宗，用来向吴主谢罪，于是，便把周宗贬黜为池州团练副使。时间长了，节度

副使李建勋、行军司马徐等人多次陈奏徐知诰的功业，应该早日依从民众的期望，召回周宗恢复他的都押牙职务。徐知诰从此便疏远宋齐丘了。

[3]朱弘昭、冯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汉琼，己卯，徙成德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代汉琼；徙潞王从珂为河东节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皆不降制书，但各遣使臣持宣监送赴镇。

[3]后唐朱弘昭、冯不想让石敬瑭久居太原，并且想召回权知天雄军府的孟汉琼。己卯（初九），迁成德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代替孟汉琼；派潞王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兼任北都太原留守；迁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对这些调遣都不下皇帝制命，只是各派使臣持枢密院所行的文书，护送着到达镇所。

[4]吴主诏徐知诰还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诰疑有变，勒兵自卫。

[4]吴主杨溥下诏书命徐知诰回到他所造的府舍。甲申（十四日），金陵大火；乙酉（十五日），又失火。徐知诰怀疑发生事变，集中兵力以自卫。己丑（十九日），再回到府舍。

[5]潞王既与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从璋权知凤翔。从璋性粗率乐祸，前代安重诲镇河中，手杀之；潞王闻其来，尤恶之，欲拒命则兵弱粮少，不知所为，谋于将佐，皆曰：“主上富于春秋，政事出于朱、冯，大王功名震主，离镇必无全理，不可受也。”王问观察判官河马胤孙曰：“今道过京师，当何向为便？”对曰：“君命召，不俟驾。临丧赴镇，又何疑焉！诸人凶谋，不可从也。”众哂之。王乃移檄邻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杀长立少，专制朝权，别疏骨肉，动摇藩垣，惧倾覆社稷。今从珂将入朝以清君侧之恶，而力不能独办，愿乞灵邻藩以济之。”

[5]后唐潞王李从珂已经与朝廷猜忌疏远，朝廷又任命洋王李从璋暂主凤翔事务。李从璋性情粗鲁而且幸灾乐祸，以前代替安重诲镇守河中，亲手槌杀安重诲；李从珂听说要派他来接替自己，心里尤其厌恶，想要拒绝朝廷的命令，却兵弱粮少，不知怎么办为好，便同所属将佐商议，众人都说：“自从皇上年纪衰老以来，国家政事都操纵在朱弘昭、冯手中，大王您功高名大，震慑君主，离开镇所必然不能保全

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替代。”李从珂询问观察判官河人马胤孙说：“现在，我需要前往京师洛阳，应当朝哪个方向为好？”马胤孙回答说：“君主有命相召，不能等待。您应该去京师参加先皇的葬礼，然后去太原的北都留守镇所，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大家给您出的是极坏主意，可不能听从他们的意见。”大家都笑他不达时变，太迂阔。于是李从珂便向邻近各道发出宣告文书，言称：“朱弘昭等人，趁先帝患病严重之际，杀长立少，专擅朝廷大权，离间挑拨皇室骨肉，动摇藩镇根基，深恐他们要倾覆唐室的江山社稷。现在，从珂即将入朝以清君侧的坏人，而如此大事又不是独力所能办到，愿意请求邻藩各道支援，合力达到这个目的。”

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当东出之道，尤欲与之相结，遣推官郝诩、押牙朱廷义等相继诣长安，说以利害，饵以美妓，不从则令就图之。思同谓将吏曰：“于受明宗大恩，今与凤翔同反，借使事成而荣，犹为一时之叛臣，况事败而辱，流千古之丑迹乎！”遂执诩等，以状闻。时潞王使者多为邻道所执，不则依阿操两端，惟陇州防御使相里金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来计事。金，并州人也。

潞王李从珂认为西都长安留守王思同正处在从凤翔东讨洛阳的必经之路上，尤其希望和他相交结，便派遣推官郝诩、押牙朱廷等接连到长安去见王思同，向他说明利害，并馈赠美妓作诱饵，如果他不顺从，便就地把他处置了。王思同对所属将吏说：“我受过明宗皇帝的大恩，如果现在与凤翔一起造反，即使事情成功而获得荣耀，也还是关键时刻的叛臣，何况事败而遭到辱骂，流下千古的丑恶遗迹呢！”便把郝诩等拘系起来，向朝廷作了报告。当时，潞王李从珂派出的使者大多被邻道所拘留，没有被拘留的就是依附了对方或脚采两只船，只有陇州防御使相里金全心全意地依附顺从于他，派判官薛文遇往来商议联络。相里金是并州人。

朝廷议讨凤翔。康义诚不欲出外，恐失军权，请以王思同为统帅，以羽林都指挥使侯益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益知军情将变，辞不行；执政怒之，出为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副之，前绛州刺史苌从简为马步都虞候，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皆为偏裨。晖，魏州人也。

朝廷研究讨伐凤翔的事。康义诚不想调派在外边，害怕丢了兵权，便奏请派王思同为统帅，任用羽林都指挥使侯益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侯益晓得军情将要发生变故，推辞不肯成行；执政者恼怒，把他派出去任商州刺史。辛卯（二十一日），任用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作他的副手，前绛州刺史苌从简为马步都虞候，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都任为偏将。尹晖是魏州人。

[6]蜀主以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

[6]蜀主孟知祥任用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

[7]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凤翔行府；以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行营都监。思同虽有忠义之志，而御军无法；潞王老于行陈，将士徼幸富贵者心皆向之。诏遣殿直楚匡祚执亳州团练使李重吉，幽于宋州。洋王从璋行至关西，闻凤翔拒命而还。

[7]丁酉（二十七日），加封王思同为同平章事，主持凤翔行府；任用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行营都监。王思同虽然有忠义的志向，但是驾驭军队却没有法度；潞王对于治理行军作战很有经验，将士希望升迁跻身富贵的，内心都愿意归附他。闵帝下诏派遣殿直楚匡祚拘捕亳州团练使李重吉，幽禁在宋州。洋王李从璋受命赴任，行至函谷关西，听说凤翔抗拒朝廷命令，便回来了。

[8]三月，安彦威与山南西道张虔钊、武定孙汉韶、彰义张从宾、静难康福等五节度使奏合兵讨凤翔。汉韶，李存进之子也。

[8]三月，安彦威与山南西道张虔钊、武定孙汉韶、彰义张从宾、静难康福等五镇节度使上奏联合讨伐凤翔。孙汉韶是李存进的儿子，李存进是李克用义子，本姓孙。

[9]乙卯，诸道兵大集于凤翔城下攻之，克东西关城，城中死者甚众。丙辰，复进攻城，期于必取。凤翔城堑卑浅，守备俱乏，众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谓外军曰：“吾未冠从先帝百战，出入生死，金创满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从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谗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诛乎！”因恸哭。闻者哀之。

[9]乙卯（十五日），诸道之兵会集在凤翔城下大举进攻，攻下了东、西城关，城里人死亡的很多。丙辰（十六日），继续进兵攻打城垣，一定要把城池攻取下来。凤翔城垣堑壕低矮浅薄，守备器材都不

足，兵众和市民都感到很危急，李从珂登上城头对城外进攻军队涕泣地说：“我从十几岁就跟随先帝经历上百次战斗，出生入死，满身创伤，创建了今日的天下；你们大家跟着我，亲眼看到过那些事实。现在，朝廷相信和任用坏人，猜忌自家骨肉，我有什么罪而受到诛伐啊！”因而痛哭不已，听到的人都哀伤而同情他。

张虔钊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驱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诟，反攻之，虔钊跃马走免，杨思权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帅诸军解甲投兵，请降于潞王，自西门入，以幅纸进潞王曰：“愿王克京城日，以臣为节度使，勿以为防、团。”潞王即书“思权可宁节度使”授之。王思同犹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晖大呼曰：“城西军已入城受赏矣。”众皆弃甲投兵而降，其声震地。日中，乱兵悉入，外军亦溃，思同等六节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丁巳，王思同、药彦稠等走至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闭门不内，乃趣潼关。遂雍，之子也。

张虔钊性情偏激而急躁，他负责主攻城西南，用刀驱逼士兵登城，士兵发怒，大骂他，反身攻击他，张虔钊赶忙骑马逃逸，才免一死。杨思权因势大声喊着说：“大相公潞王，是我的君主。”便率领军队解去铠甲，丢掉兵器，向潞王请降，他从西门进入，用一张纸递给潞王说：“希望大王攻克京城的时候，派我当节度使，不要让我当防御、团练的职务。”李从珂立即写了个“杨思权可任宁节度使”的字条给他。王思同还不知道这些情况，仍在督促士兵登城，尹晖大喊说：“城西的官军已经入城接受赏赐了。”于是，兵众都弃甲缴械投降，那声音响的地动山摇。到了中午，乱兵都进了城，外面的军队也溃散了，王思同等六位节度使都逃跑了。潞王便把城中所有将吏士民的财物收集起来，用来犒劳军队，甚至连锅釜等器皿都估价赏赐给军队。丁巳（十七日），王思同、药彦稠等败退到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关上城门不接纳，只得奔向潼关。刘遂雍是刘的儿子。

潞王建大将旗鼓，整众而东，以孔目官虞城刘延朗为腹心。潞王始忧王思同等并力据长安拒守，至岐山，闻刘遂雍不内思同，甚喜，遣使慰抚之。遂雍悉出府库之财于外，军士前至者即给赏令过；比潞王至，前军赏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长安，遂雍迎谒，率民财以充赏。

潞王李从珂设置了大将的旗鼓，整理兵众而向东挺进，把孔目官虞城人刘延朗作为心腹。开始，潞王还担心王思同等联合力量占据长安抗拒，到了岐山，听说刘遂雍不接纳王思同，高兴极了，派人去慰问安抚。刘遂雍把府库中的钱财全部取出来放在外边，军士先到的就发给赏金让他过去；等到潞王到达时，前面的军队已经普遍得到赏赠，便都不入城骚扰。庚申（二十日），潞王来到长安，刘遂雍迎接拜见他，并聚敛民间资财来充当赏金。

是日，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自军前奔还，中外大骇。帝不知所为，谓康义诚等曰："先帝弃万国，朕外守藩方，当是之时，为嗣者在诸公所取耳，朕实无心与人争国。既承大业，年在幼冲，国事皆委诸公。朕于兄弟间不至榛梗，诸公以社稷大计见告，朕何敢违！军兴之初，皆自夸大，以为寇不足平；今事至于此，何方可以转祸？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让之，若不免于罪，亦所甘心。"朱弘昭、冯大惧，不敢对。义诚欲悉以宿卫兵迎降为己功，乃曰："西师惊溃，盖主将失策耳。今侍卫诸军尚多，臣请自往扼其冲要，招集离散以图后效，幸陛下勿为过忧！"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将兵拒之。义诚固请自行，帝乃召将士慰谕，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府库不足，当以宫中服玩继之。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

这一天，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从前线奔逃回洛阳，朝廷内外都很震惊。闵帝不知该怎么办，对康义诚等人说："先帝辞世之际，朕正在外边戍守藩镇，当这个时候，谁来继承大位，只在诸位明公所选取而已，朕实在没有心思与别人争当皇帝。后来继承了大业，年纪还很轻，国家大事都委托给诸位明公办理。朕和兄弟之间不致于隔阻不通，诸位明公把有关国家社稷的大计见告，朕哪里敢不听从？这次兴兵讨伐凤翔之初，都夸大其辞，认为凤翔乱寇很容易讨平；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祸局？朕打算亲自迎接潞王，把皇帝大位让给他，如果不能免去罪罚，也心甘情愿。"朱弘昭、冯大为恐惧，不敢答对。康义诚想用全部宿卫兵迎降作为自己的功劳，便说："朝廷的军队溃败惊散，是由于主将的指挥失策。现在，还有很多侍卫部队，我请求亲自去扼守住冲要之地，招集离散了的部队，来谋求以后的效果，请陛下不要过于忧虑！"闵帝想派使臣去召唤

石敬瑭，让他统兵去抗拒李从珂的人马。康义诚坚持请求自己去，闵帝便把将士招集起来进行慰问和动员，调用全部府库财物犒劳军队，并且许愿：平定凤翔之乱以后，每人加赏二百缗钱，如果府库不足，便用宫中锦帛珍玩变价补充。因此，军士更加骄横，肆无忌惮，背负着所赏赐的东西，在路上张扬说："到了凤翔，还要再弄一份。"

遣楚匡诈杀李重吉于宋州；匡祚榜棰重吉，责其家财。又杀尼惠明。

朝廷派遣楚匡祚到宋州把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杀了；楚匡祚拷打李重吉，没收了他的家财。又杀子李从珂已经出家为尼的女儿李惠明。

初，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为秦王从荣所厚，及朱弘昭为枢密使，洪实以宗兄事之；从荣勒兵天津桥，洪实首为孟汉琼击从荣，康义诚由是恨之。辛酉，帝亲至左藏，给将士金帛。义诚、洪实共论用兵利害，洪实欲以禁军固守洛阳，曰："如此，彼亦未敢径前，然后徐图进取，可以万全。"义诚怒曰："洪实为此言，欲反邪！"洪实曰："公自欲反，乃谓谁反！"其声渐厉。帝闻，召而讯之，二人讼于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斩洪实，军士益愤怒。

以前，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很被秦王李从荣所厚爱，待到朱弘昭当了枢密使，朱洪实把他当作同宗兄长；李从荣率领兵马列阵天津桥包围宫垣的时候，朱洪实响应孟汉琼的召唤，首先袭击李从荣，康义诚由于普经暗许迎立李从荣，便怀恨朱洪实。辛酉（二十一日），闵帝亲临府库左藏，给将士发放金帛赏物。康义诚同朱洪实一起议论此次用兵的利与害，朱洪实主张用禁军固守洛阳，并说："这样做，对方也就不敢直攻洛阳，然后再想办法进一步加以解决，这是万全之计。"康义诚听了发怒地说："洪实说这样的话，是想要造反吗？"朱洪实说："您自己要造反，还说别人要造反！"二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闵帝听到了，召唤二人来询问，二人各把自己的意见向闵帝诉说，闵帝不能明辨二人争辩的是非，便把朱洪实斩杀了，军士更加愤怒。

壬戌，潞王至昭应，闻前军获王思同，王曰："思同虽失计，然尽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灵口，前军执思同以至，王责让之，对曰："思同起行间，先帝擢之，位至节将，常愧无功以报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贵，助朝廷自取祸殃，但恐死之日无面目见先帝于泉下耳。败而衅鼓，固其所也。请早就死！"王为之改容，曰："公且休

矣。”王欲宥之，而杨思权之徒耻见其面。王之过长安，尹晖尽取思同家资及妓妾，屡言于刘延朗曰：“若留思同，虑失士心。”属王醉，不待报，擅杀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壬戌（二十二日），潞王李从珂到达昭应，听说前军抓获王思同，潞王说：“虽然王思同的谋划有所失误，然而他竭尽心力为其所奉侍的主上，也是可以嘉许的。”癸亥（二十三日），到达灵口，前军把王思同押见李从珂，李从珂责备他，王思同回答说：“思同起于行伍之间，先帝提拔我，位至建立节度的大将，经常惭愧自己没有功劳报答重用的大恩。并非不知道依附大王您马上就能得到富贵，帮助朝廷是自取祸殃，只是怕临死之日没有面目在九泉之下见先帝。如果失败了就用我的血来祭奠战鼓，也算是得其所了。请您让我早些就死！”潞王听了这些话大受感动，改容相敬，说道：“您别说了。”潞王想赦免了他，而杨思权一班人却羞见其面。当潞王兵过长安时，尹晖全部掠取了王思同的家财和姬妾，并多次对潞王心腹刘延朗说：“如果留下王思同，恐怕要失掉吏士之心。”趁着潞王酒醉，不等到向上报告，擅自杀了王思同和他的妻子。潞王酒醒之后，很恼怒刘延朗，叹息了许多天。

[10]癸亥，制以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以王思同副之。

[10]癸亥（二十三日），闵帝下令任命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任用王思同为他的副手。

甲子，潞王至华州，获药彦稠，囚之。乙丑，至阌乡。朝廷前后所发诸军，遇西军皆迎降，无一人战者。丙寅，康义诚引侍卫兵发洛阳，诏以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为京城巡检；从进已受潞王书，潜布腹心矣。

甲子（二十四日），潞王攻到华州，俘获药彦稠，把他囚禁起来。乙丑（二十五日），兵到阌乡。朝廷前后所派发的各路军马，遇到凤翔来的军队后都纷纷迎降，没有一个肯于应战的。丙寅（二十六日），康义诚率领侍卫兵从洛阳出发，闵帝下诏书任用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为京城巡检；安从进已经接到潞王的密信，暗中布置心腹之人。

是日，潞王至灵宝，护国节度使安彦威、匡国节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义节度使康思立谋固守陕城以俟康义诚。先是，捧圣五百骑戍陕西，为潞王前锋，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军十万已奉新帝，尔辈数

人奚为！徒累一城人涂地耳。”于是捧圣卒争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

这一天，潞王到达灵宝，护国节度使安彦威、匡国节度使安重霸都投降了，只有保义节度使康思立打算固守陕城来等待康义诚的到来。从前，捧圣军有五百骑兵戍守陕西，这次充当了潞王的前锋，到了陕城之下，向城上人呼喊着说：“禁军十万人已经转奉新帝，你们这几个人有什么用！白白地连累一城人遭到屠杀而已。”于是，捧圣军的兵卒争着出城迎降，康思立不能阻挡，不得已自己也出来迎降。

丁卯，潞王至陕，僚佐说王曰：“今大王将及京畿，传闻乘舆已播迁，大王宜少留于此，先移书慰安京城士庶。”王从之，移书谕洛阳文武士庶，惟朱弘昭、冯两族不赦外，自馀勿有忧疑。

丁卯（二十七日），潞王到达陕州，僚佐劝潞王说：“现在大王将要到达京畿，传闻皇帝乘舆已经转移出去，大王最好稍微在这里停留一下，先发布文告慰抚京城士庶。”潞王听从这个意见，便发布安抚文告传谕洛阳文武士庶说，除了朱弘昭、冯两个家族不赦免之外，其余人等都不要有忧疑。

康义诚军至新安，所部将士自相结，百什为群，弃甲兵，争先诣陕降，累累不绝。义诚至乾壕，麾下才数十人；遇潞王候骑十余人，义诚解所佩弓剑为信，因候骑请降于潞王。

康义诚的军队到达新安，所部将士自己相互结合，百八十人为一群，丢弃兵器铠甲，争先奔向陕州投降，连续不断。康义诚到达干壕后，在他指挥下的人只剩几十个，路上遇到潞王在那里的候骑十多人，康义诚解下所佩戴的弓和剑作证，随着候骑请求向潞王投降。

戊辰，闵帝闻潞王至陕，义诚军溃，忧骇不知所为，急遣使召朱弘昭谋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从进闻弘昭死，杀冯于第，灭其族，传弘昭、首于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汉琼使诣魏州为先置；汉琼不应召，单骑奔陕。

戊辰（二十八日），闵帝闻报潞王到达陕州，康义诚军队溃败，忧愁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急忙派人召见朱弘昭商量怎么办，朱弘昭说：“急切召见我，是要加罪于我啊。”便投井而死。安从进听说朱弘昭死讯后，便在冯的府第杀了他，并杀灭了他的家族，把朱弘昭、冯

的首级传送给潞王。闵帝想逃奔魏州，召见孟汉琼让他到魏州先去安置；孟汉琼不应召命，自己单骑奔向陕州。

初，帝在藩镇，爱信牙将慕容迁，及即位，以为控鹤指挥使；帝将北渡河，密与之谋，使帅部兵守玄武门。是夕，帝以五十骑出玄武门，谓迁曰："朕且幸魏州，徐图兴复，汝帅有马控鹤从我。"迁曰："生死从大家。"乃阳为团结；帝既出，即阖门不行。

从前，闵帝在藩镇时，宠信牙将慕容迁，即位为帝后，任用他为控鹤指挥使；闵帝将要北渡黄河去魏州，秘密地与他策划，让他带领所属兵士把守玄武门。当晚，闵帝带了五十名骑兵出玄武门，对慕容迁说："朕即将去魏州，慢慢再图复兴，你率领有马的控鹤军跟我走。"慕容迁说："生死跟着皇上。"于是表面上团结在闵帝周围；等到闵帝出了宫城后，他就关了城门不跟随了。

己巳，冯道等入朝，及端门，闻朱、冯死，帝已北走；道及刘欲归，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辈不预谋。今太后在宫，吾辈当至中书，遣小黄门取太后进止，然后归第，人臣之义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无君而入宫城，恐非所宜。潞王已处处张榜，不若归俟教令。"乃归。至天宫寺，安从进遣人语之曰："潞王倍道而来，且至矣，相公宜帅百官至谷水奉迎。"乃止于寺中，召百官。中书舍人卢导至，冯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劝进文书，宜速具草。"导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设有废立，当俟太后教令，岂可遽议劝进乎？"道曰："事当务实。"导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劝人者邪！若潞王守节北面，以大义见责，将何辞以对！公不如帅百官诣宫门，进名问安，取太后进止，则去就善矣。"道未及对，从进屡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劳矣，安得百官无班！"道等即纷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阳门外，卢导过于前，道复召而语之，导对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辈之罪，擢发不足数。"

己巳（二十九日），冯道等人入朝，刚到端门，听说朱弘昭、冯已经死了，闵帝已经向北逃走；冯道和刘就要回家，李愚说："天子出走，我们这些人未能参与谋划。现在，太后还在宫中，我们应当到中书省去，派小黄门太监去听取太后如何进止，然后再回自己的宅第，这是人臣的大义啊！"冯道说："主上把江山社稷丢了，作为人臣只能

侍奉君主，没有了君主而进入宫城，恐怕不合适。潞王已经处处张贴榜文，不如回去听候命令。”便回去了。到了天宫寺，安从进派人告诉他说：“潞王加倍赶路而来，即将到达，相公您应该率领百官到城西谷水去迎接。”冯道便在寺中停留下来，召集百官，中书舍人卢导来到，冯道说：“等待舍人先生很久了，现在所急需办的事，是准备劝进的文书，请赶快起草。”卢导说：“潞王入朝，百官列班相迎就可以了；如果有废立之事，应当听候太后的教令，岂能仓促之间草率建议劝进呢？”冯道说：“办事应当从现实出发。”卢导说：“哪有天子在外，人臣却突然拿皇帝大位劝人进据的啊！如果潞王坚持在北面守臣节，用君臣大义来责备我们，将用什么话来回对？您不如率领百官进谒宫门，送进名帖问安，听从太后的进止，那样便去就两善了。”冯道还未及回答，安从进已经几次派人来催促，并说：“潞王来了，太后、太妃已经派遣宫中使者去迎接慰劳了，怎么能百官无人列班！”冯道等人就纷纷散去。过了一会儿潞王尚未到达，三个宰相冯道、李愚、刘正停息在上阳门外，卢导从他们面前经过，冯道又召他来谈劝进的事，卢导对答如初。李愚说：“舍人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些人的罪过是拔下头发也数不尽了。”

康义诚至陕待罪，潞王责之曰：“先帝晏驾，立嗣在诸公；今上亮阴，政事出诸公，何为不能终始，陷吾弟至此乎？”义诚大惧，叩头请死。王素恶其为人，未欲遽诛，且宥之。马步都虞候苌从简、左龙武统军王景戡皆为部下所执，降于潞王，东军尽降。潞王上笺于太后取进止，遂自陕而东。

康义诚到陕州来等待罪处，潞王责备他说：“先帝晏驾，立谁为嗣取决于你们诸公，现在皇帝居丧，政事也取决于诸公，为什么你们这些重臣不能始终如一，以致陷害我的弟弟至于如此地步啊？”康义诚害怕极了，叩头请求赐死。潞王素来厌恶康义诚的为人，但没有想马上杀他，暂且宽赦了他。马步都虞候苌从简、左龙武统军王景戡都被部下所擒拿，向潞王投降，朝廷的军队便全部都归降了。潞王上书给太后听从进止，于是就从陕州向东。

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闵帝至卫州东数里，遇石敬瑭；帝大喜，问以社稷大计，敬瑭曰：“闻康义城西讨，何如？陛下何为至此？”帝曰：“义诚亦叛去矣。”敬瑭俯首长叹数四，曰：“卫州刺史王

弘贽，宿将习事，请与图之。”乃往见弘贽问之，弘贽曰：“前代天子播迁多矣，然皆有将相、侍卫、府库、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皆无之，独以五十骑自随，虽有忠义之心，将若之何？”敬瑭还，见帝于卫州驿，以弘贽之言告。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前责敬瑭曰：“公明宗爱婿，富贵相与共之，忧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计于公，冀图兴复，乃以此四者为辞，是直欲附贼卖天子耳！”守荣抽佩刀欲刺之，敬瑭亲将陈晖救之，守荣与晖斗死，洪进亦自刎。敬瑭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引兵入，尽杀帝左右及从骑，独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阳。

夏季，四月，庚午朔（初一），天还没有亮，闵帝到达卫州以东几里的地方，遇到石敬瑭，闵帝大喜，便向他询问如何保存社稷的大计，石敬瑭说：“听说康义诚向西讨伐，怎么样了？陛下为什么来到这里？”闵帝说：“康义诚也叛变离去了。”石敬瑭垂头长叹了好几次，说：“卫州刺史王弘贽是位宿将，懂得很多事情，请您等我和他商量。”于是石敬瑭就去问王弘贽，王弘贽说：“前代天子流亡的也不少，然而都随从有将相、侍卫、府库、法物，使得随从的人有所依恃和希望；现在主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五十骑兵跟随着他自己，我们虽然有忠义之心，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石敬瑭回来，到卫州的驿馆去见闵帝，把王弘贽的话告诉闵帝。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上前责备石敬瑭说：“您是明宗的爱婿，富贵相互共同享有，忧患也应该相互体谅、承担。现在，天子奔波在外，把希望寄托给您，以图复兴，竟然拿这四样来做托辞，这简直是要依附于叛贼而出卖天子呀！”沙守荣抽出佩刀要刺杀他，石敬瑭的亲将陈晖救他，沙守荣与陈晖相斗而死，奔洪进也自刎而死。石敬瑭的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带着兵卒进来，杀死闵帝左右及随从的骑兵，只是留下闵帝不顾而去。石敬瑭便向洛阳进发。

是日，太后令内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还洛阳。

这一天，太后命宫内诸司的人到干壕迎接潞王，潞王赶忙把来使遣回洛阳。

初，潞王罢河中，归私第，王淑妃数遣孟汉琼存抚之。汉琼自谓于王有旧恩，至渑池西，见王大哭，欲有所陈，王曰：“诸事不言可知。”仍自预从臣之列，王即命斩于路隅。

过去，潞王李从珂从河中罢官回洛阳，明宗让他归居私第，王淑妃曾经多次派孟汉琼去安慰他。孟汉琼自以为对李从珂有旧恩，到渑池西，见到潞王大哭，想有所陈诉，潞王说：“各种事情都不必说了，我都知道。”孟汉琼自己到了随从臣吏之中，潞王下令把他斩首在路边。

[11]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之讨凤翔也，留武定节度使孙汉韶守兴元。虔钊既败，奔归兴元，与汉韶举两镇之地降于蜀；蜀主命奉銮肃卫马步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李肇将兵五千还利州，右匡圣马步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张业将兵一万屯大漫天以迎之。

[11]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去讨伐凤翔时，留武定节度使孙汉韶镇守兴元。张虔钊失败以后，奔归兴元，会同孙汉韶呈献两镇之地投降了蜀国；蜀主孟知祥命奉銮肃卫马步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李肇领兵五千人还镇利州，右匡圣马步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张业领兵一万人屯驻大漫天以迎取他们。

[12]壬申，潞王至蒋桥，百官班迎于路，传教以未拜梓宫，未可相见。冯道等皆上笺劝进。王入谒太后、太妃，诣西宫，伏梓宫恸哭，自陈诣阙之由。冯道帅百官班见，拜；王答拜。道等复上笺劝进，王立谓道曰：“予之此行，事非获已。俟皇帝归阙，园寝礼终，当还守藩服；群公遽言及此，甚无谓也！”

[12]壬申（初三），潞王李从珂到达蒋桥，百官在路上列班迎接，潞王传命，因尚未拜谒明宗的灵柩，还不能接见大家。冯道等人都上书劝进大位。潞王入宫谒见曹太后、王太妃，又到西宫，伏在明宗的棺柩上痛哭，自己陈说进诣朝廷的原因。冯道率领百官来谒见，下拜；潞王答释。冯道等人又上书劝进，潞王立即告诉冯道说：“我这次来，是逼不得已。等候皇帝还朝，先帝灵寝行礼完毕，理当还守藩镇的服制，各位明公突然讲到这样的事，很没有意思啊！”

癸酉，太后下令废少帝为鄂王，以潞王知军国事，权以书诏印施行。百官诣至德宫门待罪，王命各复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于柩前。

癸酉（初四），太后下令废除闵帝为鄂王，委任潞王李从珂主持军国大事，暂且以书诏印施行政令。百官进诣至德宫门待罪，潞王命他们各还其位。甲戌（初五），太后命令潞王应该即皇帝之位；乙亥（初六），在明宗灵柩前即位。

帝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问三司使王玫，以府库之实，对有数百万在。既而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匹；而赏军之费计应用五十万缗。帝怒，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数日，仅得数万缗，帝谓执政曰：“军不可不赏，人不可不恤，今将奈何？”执政请据屋为率，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直，从之。

后唐末帝李从珂从凤翔出发时，答应入洛阳以后给军士每人赏钱一百缗。到了洛阳，询问三司使王玫，府库中的虚实如何，回答说有数百万库存。接着派人查实，金钱和布帛不过三万两、匹；而赏军的费用预计需要五十万缗。末帝发怒，王玫提请聚敛民财来补足，收集了几天，只得到数万缗，末帝对执政的要员说：“军队不能不赏，在姓不能不体恤，这事怎么办为好？”执政的人建议，可以根据房屋来筹措，不论士庶自己居住或是租凭居住的，预借五个月的租金数，末帝同意这样办。

[13]王弘贽迁闵帝于州廨，帝遣弘贽之子殿直峦往鸩之。戊寅，峦至卫州谒见，闵帝问来故，不对。弘贽数进酒，闵帝知其有毒，不饮，峦缢杀之。

[13]王弘贽把闵帝从驿馆迁居到州署，末帝派王弘贽的儿子殿直王峦前往用毒酒去鸩杀他。戊寅（初九），王峦到卫州谒见闵帝，闵帝问他干什么，王峦不回答。王弘贽几次进酒，闵帝知道其中有毒，不肯喝，王峦把他勒死。

闵帝性仁厚，于兄弟敦睦，虽遭秦王忌疾，闵帝坦怀待之，卒免于患。及嗣位，于潞王亦无嫌，而朱弘昭、孟汉琼之徒横生猜间，闵帝不能违，以致祸败焉。

闵帝性情宽厚，对于兄弟敦诚和睦，虽然遭到秦王李从荣的忌恨，但闵帝以坦白心怀对待他，终于避免了祸患。继位以后，对潞王李从珂也没有什么嫌隙，而朱弘昭、孟汉琼那一伙人横生猜疑离间，闵帝不能不听从他们，所以招致了祸败。

孔妃尚在宫中，潞王使人谓之曰：“重吉何在？”遂杀妃，并其四子。

孔妃此时还在宫中，潞王让人问她说：“李重吉现在哪里？”于是把孔妃连同他的四个儿子一起杀了。

闵帝之在卫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询遣使问起居，闻其遇害，恸哭半日，自经死。

闵帝逃至卫州，只有磁州刺史宋令询派人问候起居，听到他遇害，痛哭半日，自己也上吊死了。

[14]己卯，石敬瑭入朝。

[14]己卯（初十），石敬瑭来朝见。

[15]庚辰，以刘判三司。

[15]庚辰（十一日），任用刘判理三司。

[16]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

[16]辛巳（十二日），蜀国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明德。

[17]帝之起凤翔也，召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至。闻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戍兵以归，自散关以南城镇悉弃之，皆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归，乃赦之。遂清，之侄也。

[17]末帝从凤翔起兵时，曾经召唤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肯来。听说末帝占据洛阳，刘遂清便全部聚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的守戍士卒回归，把散关以南的城镇全部放弃了，都被蜀人所占有。癸未（十四日），来到朝廷，末帝要治他的罪，因为他能够自己归来，便又赦免了他。刘遂清是刘的侄儿。

[18]甲申，蜀将张业将兵入兴元、洋州。

[18]甲申（十五日），蜀国将领张业率兵进入兴元、洋州。

[19]乙酉，改元，大赦。

[19]乙酉（十六日），后唐李从珂改年号为清泰，实行大赦。

[20]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琼权判枢密院，前三司使王玫为宣徽北院使，凤翔节度判官韩昭胤为左谏议大夫、充端明殿学士。

[20]丁亥（十八日），后唐任用宣徽南院使郝琼暂时判理枢密院，前三司使王玫为宣徽北院使，凤翔节度判官韩昭胤为左谏议大夫，充任端明殿学士。

[21]戊子，斩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兼侍中康义诚，灭其族。

[21]戊子（十九日），后唐斩杀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兼侍中康义诚，诛灭他的家族。

[22]己丑，诛药彦稠。

[22]己丑（二十日），后唐诛杀了药彦稠。

[23]庚寅，释王景戡、苌从简。

[23]庚寅（二十一日），后唐释放了王景戡、苌从简。

[24]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至自经、赴井。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曰："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

[24]有关官员千方百计搜敛民财，只收得六万，末帝发怒，把输财迟违的人都关进军巡使的狱中，昼夜督催，犯人把牢狱都住满了，甚至有人上吊、投井。而军士在市场上游荡脸上都显得很骄傲，市民聚在一起责骂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为皇帝努力打仗，立功也真不容易，但是，反而使我们百姓胸背挨鞭子受棍杖，还要出钱作你们的赏金，你们这些人还扬扬自以为得意，难道你们就不知愧对天地吗？"

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美夜直，帝让之曰："卿名有才，不能为我谋此，留才安所施乎！"专美谢曰："臣驽劣，陛下擢任过分，然军赏不给，非臣之责也。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是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于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壬辰，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

这个时候，把存放金帛财赋的左藏中所有旧物以及各道的贡献之物，乃至太后、太妃所用的器皿服饰簪环全部拿了出来，才只有二十万缗，末帝很着急，当时枢密直学士李专美正在夜间值班，末帝责备他说："你是个以才干闻名的人，不能为我谋划完成这件事，你留着才

干往哪里用啊？”李专美谢罪说：“为臣很蠢笨，陛下是提拔任用得过份了，然而军赏不够充分，不是我的责任。我思考过，自长兴年间以来，赏赐很频繁，士兵因此而骄纵；接着又兴建皇帝陵墓和出兵征战，国家的财帑储藏便枯竭了。虽然有无尽之财物，但不能满足骄卒之心，因此，陛下在国家危困之中才能够拱手而得天下。说起来国家的存亡，并不专靠厚赏，也在于修治法度，建立纪纲。陛下如果不改革前朝覆车的老路，臣担心只能是困扰百姓，国家的存亡很难预料啊。现在，国家财力只有这些了，应该根据所能得到的平均分给大家，何必非履行当初所许诺的不可呢！”末帝认为他讲得对。壬辰（二十三日），下诏命：禁军在凤翔归附的，从杨思权、尹晖等各赐马二匹、骆驼一匹、钱七十缗，下至军人赐钱二十缗，那些在京城的各赐钱十缗。军士贪得无厌，仍然不满意，编造谣言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因为闵帝宽仁软弱，而末帝刚强严苛，表现出一种悔怨的心理。

[25]丙申，葬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于徽陵，庙号明宗。帝衰护从至陵所，宿焉。

[25]丙申（二十七日），在徽陵安葬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庙号明宗。末帝穿戴丧服护随到陵墓，并留宿在陵所。

[26]五月，丙午，以韩昭胤为枢密使，以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权知枢密院房为宣徽北院使。，长安人也。

[26]五月，丙午（初七），任用韩昭胤为枢密使，任用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权知枢密院房为宣徽北院使。房是长安人。

[27]帝与石敬瑭皆以勇力善斗，事明宗为左右；然心竞，素不相悦。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毕，不敢言归。时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国公主屡为之言；而凤翔将佐多劝帝留之，惟韩昭胤、李专美以为赵延寿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见其骨立，不以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亲，兼自少与吾同艰难，今我为天子，非石郎尚谁托哉！”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

[27]末帝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是由于勇武善斗而服侍在明宗李嗣源的左右；然而二人心里竞争，平素彼此不和睦。现在，李从珂即位为皇帝，石敬瑭不得已入京朝拜，安葬完明宗以后，不敢提出归还镇所。当时石敬瑭久病之后很疲弱，曹太后和魏国公主几次替他说情；而从

凤翔来的将佐大多劝说末帝把他羁留洛阳，只有韩昭胤、李专美认为宣武节度使赵延寿正在汴梁，逼近洛都，为了避免赵延寿的疑惧，不应当猜忌石敬瑭。末帝也看到石敬瑭很削瘦衰弱，不担心他，便说："石郎不但是内亲，关系密切，而且他从小与我共同经历艰难；现在我做了天子，不依靠石郎还能依靠谁呀！"便仍任用他为河东节度使。

[28]戊午，以陇州防御使相里金为保义节度使。

[28]戊午（十九日），任用陇州防御使相里金为保义节度使。

[29]丁未，阶州刺史赵澄降蜀。

[29]丁未（初八），阶州刺史赵澄投降蜀国。

[30]戊申，以羽林军使杨思权为静难节度使。

[30]戊申（初九），末帝任用羽林军使杨思权为静难节度使。

[31]己酉，张虔钊、孙汉韶举族迁于成都。

[31]己酉（初十），张虔钊、孙汉韶把全部族人迁往成都。

[32]庚戌，以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冯道同平章事，充匡国节度使。

[32]庚戌（十一日），末帝任用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冯道为同平章事，充任匡国节度使。

[33]以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枢密使。

[33]末帝任用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枢密使。

[34]帝之起凤翔也，悉取天平节度使李从家财甲兵以供军。将行，凤翔之民遮马请复以从镇凤翔，帝许之，至是，徙从为凤翔节度使。

[34]末帝在凤翔起兵时，把天平节度使李从的家财甲兵全部用以供给军需。大军将要出发，凤翔的百姓拦着马请求仍任用李从镇守凤翔，末帝答应了，到此时，便把李从调迁为凤翔节度使。

[35]初，明宗为北面招讨使，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为副都部署，帝以别将事之，尝被酒忿争，拔刃相拟。及帝举兵入洛，知温密与行写司马李冲谋拒之，冲请先奉表以观形势，还，言洛中已安定。壬戌，入朝谢罪，帝优礼之；知温贡献甚厚。

[35]以前，明宗李嗣源任北面招讨使时，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任副都部署，末帝李从珂当时为别将，受房知温统辖，二人曾经酒醉后争

吵，以至拔刀相对。等到末帝领兵进入洛阳，房知温秘密与行军司马李冲策划抗拒他，李冲劝他先上表表示拥戴来观察形势发展，上表使者回来后，说洛阳已经安定下来。壬戌（二十三日），房知温入京朝见，表示谢罪，末帝优礼他；房知温的贡纳也很丰厚。

[36]吴镇南节度使、守中书令东海康王徐知询卒。

[36]吴国镇南节度使、守中书令东海康王徐知询去世。

[37]蜀人取成州。

[37]蜀国人攻取了成州。

[38]六月，甲戌，以皇子左卫上将军重美为成德节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

[38]六月，甲戌（初五），末帝任用皇子左卫上将军李重美为成德节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

[39]文州都指挥使成延龟举州附蜀。

[39]文州都指挥使成延龟把全州军民归附于蜀国。

[40]吴徐知诰将受禅，忌昭武节度使兼中书令临川王，遣人告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历阳公，幽于和州，命控鹤军使王宏将兵二百卫之。

[40]吴国徐知诰将要受吴主杨溥的禅让，他忌恨昭武节度使兼中书令临川王杨，指使人告发杨藏匿亡命之徒，擅自制造兵器；丙子（初七），把杨降封为历阳公，幽禁在和州，命令控鹤军使王宏领兵二百人守卫他。

[41]刘与冯道昏姻。性苛察，李愚刚褊；道既出镇，二人论议多不合，事有应改者，愚谓曰："此贤亲家所为，更之不亦便乎！"恨之，由是动成忿争，至相诟骂，各欲非时求见，事多凝滞。帝患之，欲更命相，问所亲信以朝臣闻望宜为相者，皆以尚书左丞姚、太常卿卢文纪、秘书监崔居俭对；论其才行，互有优劣。帝不能决，乃置其名于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箸挟之，首得文纪，次得。秋，七月，辛亥，以文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居俭，荛之子也。

[41]刘与冯道通婚，结成儿女亲家。刘性情狭隘、好计较小事，李愚性情刚愎偏颇；冯道出镇同州后，二人议论往往不能一致，遇到有应该改变的事情，李愚就对刘说："这是你的贤亲家所办，变更了不是

很方便吗？”刘恼恨他，从此二人动不动就争吵，直至互相诟骂，都要求不是接见的时刻谒见末帝，事情往往拖延，不能及时处理。末帝很恼怒，要另行任命宰相，询问所亲信之人，朝臣中的威望声誉谁是适合当宰相的，都提到尚书左丞姚、太常卿卢文纪、秘书监崔居俭；论评三人的才干和品行，互有优劣。末帝不能决定，于是把三人的名字放在琉璃瓶内，夜里，焚香祝天，用筷子挟取，首先得到卢文纪，其次得到姚。秋季，七月，辛亥（十三日），末帝任用卢文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居俭是崔荛的儿子。

[42]帝欲杀楚匡祚，韩昭胤曰：“陛下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诏检校重吉家财，不得不尔。今族匡祚，无益死者，恐不厌众心。”乙卯，长流匡祚于登州。

[42]末帝要杀楚匡祚，韩昭胤说：“陛下是天下人之父，天下之人都是陛下的儿子，施用法律应该按照至公办理。楚匡祚遵受诏命检查李重吉的家财，不得不那样办。现在要族灭楚匡祚，对死者没有什么益处，恐怕反而不能顺服众心。”乙卯（十七日），末帝把楚匡祚长期流放到登州。

[43]丁巳，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

[43]丁巳（十九日），末帝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

[44]回鹘入贡者多为河西杂虏所掠，诏将军牛知柔帅禁兵卫送，与州兵进讨之。

[44]回鹘入贡的人往往被河西杂胡所抢掠，末帝下诏命令将军牛知柔率领禁军护送，会同州兵马共同讨伐他们。

[45]吴徐知诰召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宋齐丘还金陵，以为诸道都统判官，加司空，于事皆无所关预，齐丘屡请退居，知诰以南园给之。

[45]吴国徐知诰召唤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宋齐丘还归金陵，任用他为诸道都统判官，加司空，但是，对于各种事务都不让他干预，宋齐丘屡次请求退休家居，徐知诰把南园赐给他。

[46]护国节度使洋王从璋，归德节度使泾王从敏，皆罢镇居洛阳私第，帝待之甚薄；从敏在宋州预杀重吉，帝尤恶之。尝侍宴禁中，酒

酣，顾二王曰：“尔等皆何物，辄据雄藩！”二王大惧，太后叱之曰：“帝醉矣，尔曹速去！”

[46]护国节度使洋王李从璋，归德节度使泾王李从敏，都免去他们的军镇职务，让他们住在洛阳自己家里，末帝对待他们很苛薄；李从敏在宋州参预杀害李重吉，末帝尤其厌恶他。有一次，曾经在宫中侍奉御宴，酒饮得正高兴时，末帝看着二王说：“你们都像什么东西，也敢占据雄厚冲要的藩镇！”二王极为惊恐，太后叱喝他们说：“皇帝醉了，你们俩快回去！”

[47]蜀置永平军于雅州，以孙汉韶为节度使。复以张虔钊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虔钊固辞不行。

[47]蜀国在雅州设置永平军，任用孙汉韶为节度使。重新任用张虔钊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张虔钊坚决推辞不去。

[48]蜀主得风疾逾年，至是增剧；甲子，立子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亲卫马步都指挥使仁赞为太子，仍监国。召司空·同平章事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受遗诏辅政。是夕殂，秘不发丧。

[48]蜀主孟知祥患了风疾一年多，到这时病情发展严重；甲子（二十六日），立他的儿子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亲卫马步都指挥使孟仁赞为太子，仍然做监国。召来司空、同平章事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保宁节度使赵延隐、枢密使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接受遗诏辅政。当夜，孟知祥便去世，保守秘密不发丧。

王处回夜启义兴门告赵季良，处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强将握兵，专伺时变，宜速立嗣君以绝觊觎，岂可但相泣邪！”处回收泪谢之。季良教处回见李仁罕，审其词旨然后告之。处回至仁罕第，仁罕设备而出，遂不以实告。

王处回夜间开了义兴门告诉赵季良，王处回痛哭不已，赵季良严肃地对他说：“现在强将掌握兵权，专门等待随时变故，应该迅速扶立嗣君，以免有人觊觎皇位，怎么能只知道相互对泣呢！”王处回收了眼泪向他表示歉谢。赵季良教令王处回去见李仁罕，观察他的言行意图然

后告诉他。王处回到了李仁罕的府第，见李仁罕布置了防备措施才出来，便没有把实情告诉他。

丙寅，宣遗制，命太子仁赞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

丙寅（二十八日），宣读孟知祥的遗命，令太子孟仁赞改名孟昶，丁卯（二十九日），即皇帝位。

[49]初，帝以王玫对左藏见财失实，故以刘代判三司。命判官高延赏钩考穷核，皆积年逋欠之数，奸吏利其征责丐取，故存之。具奏其状，且请察其可征者急督之，必无可偿者悉蠲之，韩昭胤极言其便。八月，庚午，诏长兴以前户部及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万，虚烦簿籍，咸蠲免勿征，贫民大悦，而三司吏怨之。

[49]以前，后唐末帝李从珂由于王玫回答府库左藏现存财物失实，因此任用刘代判掌握监铁、户部、度支的三司。刘命判官高延赏严格考核查索，有许多都是历年逃欠漏缴之数，奸吏认为这些有利于他们按纳税之责索求勒取，所以都保留着。刘把实际情况具表上奏，并且建议凡能查实可以征收的赶紧督促缴纳，一定无法补偿的都豁免了，韩昭胤极力称赞这个办法。八月，庚午（初二），末帝下诏把明宗长兴以前户部及各道逃欠租税三百三十八万缗，虚列薄籍，徒增烦乱，全部豁免，不再征收。贫苦的百姓大为欢喜，而三司的官吏却埋怨不满。

[50]辛未，以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0]辛未（初三），末帝任用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1]右龙武统军索自通，以河中之隙，心不自安，戊子，退朝过洛，自投于水而卒。帝闻之，大惊，赠太尉。

[51]右龙武统军索自通，因为镇守河中时，查抄过李从珂的军府兵器，心里不能自安，戊子（二十日），退朝之后路过洛水，投河而死。末帝听说以后很吃惊，封赠他为太尉。

[52]丙申，以前安国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凤为太子太保。

[52]丙申（二十八日），末帝任命前安国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凤为太子太保。

[53]九月，癸卯，诏凤翔益兵守东安镇以备蜀。

[53]九月，癸卯（初六），末帝下诏，命凤翔增兵把守东安镇，来防备蜀国进扰。

[54]蜀卫圣诸军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将有功，复受顾托，求判六军，令进奏吏宋从会以意谕枢密院，又至学士院侦草麻。蜀主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书令，判六军事；以左匡圣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侍中，为之副。

[54]蜀国卫圣诸军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李仁罕自恃是宿将有功劳，又受先帝遗诏辅政，希求让他总判六军，指使进奏吏宋从会把他的意图传告枢密院，又到学士院探听起草的情况。蜀主孟昶不得已，甲寅（十七日），加封李仁罕兼任中书令，判六军事；任用左匡圣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任侍中，做他的副手。

[55]己未，云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讨使石敬瑭奏自将兵屯百井以备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节度使杨檀击契丹于境上，却之。

[55]己未（二十二日），云州奏报契丹入境侵犯，北面招讨使石敬瑭上奏他自己带兵屯驻百井，来防备契丹。辛酉（二十四日），石敬瑭表奏振武节度使杨檀在边境上还击契丹，把他们打回去了。

[56]蜀奉銮肃卫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闻蜀主即位，顾望，不时入朝，至汉州，留与亲戚燕饮逾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称足疾，扶杖入朝见，见蜀主不拜。

[56]蜀国奉銮肃卫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听说蜀主孟昶即位，他观望形势，没有及时入朝，到了汉州时，他留下来与亲近戚友饮酒宴乐十多天；冬季，十月，庚午（初三），才到达成都，称说脚有病，扶着手杖入朝，见到蜀主也不拜。

[57]戊寅，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罢守本官，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刘罢为右仆射。三司吏闻罢相，皆相贺，无一人从归第者。

[57]戊寅（十一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罢免本官，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刘罢职任右仆射。三司吏属听说刘罢免宰相，都相互祝贺，没有一个人跟随他到新官署的。

[58]蜀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与医官使韩继勋、丰德库使韩保贞、茶酒库使安思谦等皆事蜀主于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谮之，云仁

罕有异志；蜀主令继勋等与赵季良、赵廷隐谋，因仁罕入朝，命武士执而杀之。癸未，下诏暴其罪，并其子继宏及宋从会等数人皆伏诛。是日，李肇释杖而拜。

[58]蜀国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与医官使韩继勋、丰德库使韩保贞、茶酒库使安思谦等都是从蜀主孟昶为藩王时就跟随他的，平素就怨恨李仁罕，便共同讲他的坏话，说李仁罕有叛变的思想；蜀主让韩继勋等与赵季良、赵廷隐谋划，借着李仁罕入朝时，命令武士逮捕并杀了他。癸未（十六日），下诏宣布他的罪名，连同他的儿子李继宏及宋从会等几个人都被杀。这一天，李肇放弃了手杖而向孟昶下拜。

[59]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据城叛，果州刺史李延厚讨平之。

[59]蜀国源州都押牙文景琛占据着州城反叛，果州刺史李延厚发兵讨伐，平定了这场叛乱。

[60]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请诛之；戊子，以肇为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

[60]蜀主孟昶的近臣因李肇倨傲侮慢，请求杀他；戊子（二十一日），蜀王封李肇为太子少傅让他退休，迁往邛州。

[61]吴主加徐知诰大丞相、尚父、嗣齐王、九锡；辞不受。

[61]吴主杨溥加封徐知诰为大丞相、尚父、嗣齐王、加九锡；徐知诰辞谢不接受。

[62]雄武节度使张延朗将兵围文州，阶州刺史郭知琼拔尖石寨。蜀李延厚将果州兵屯兴州，遣先登指挥使范延晖将兵救文州，延朗解围而归。

兴州刺史冯晖自乾渠引戍兵归凤翔。

[62]后唐雄武节度使张延朗领兵包围了蜀地文州，阶州刺史郭知琼攻下尖石寨。蜀国李延厚带领果州兵屯扎在当时已被蜀国占领的兴州，派遣先登指挥使范延晖领兵救援文州，张延朗便解除了对文州的包围而归去。后唐朝廷任命的兴州刺史冯晖也从干渠带领守戍兴州的士兵归还凤翔。

[63]十一月，徐知诰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还金陵，为镇海·宁国节度副大使、诸道副都统、判中外诸军事；以次子牙内马步都指挥

使、海州团练使景迁为左右军都军使、左仆射、参政事，留江都辅政。

[63]十一月，徐知诰召唤他的儿子司徒、同平章事徐景通还归吴国西都金陵，任为镇海、宁国节度副大使、诸道副都统、判中外诸军事；任用他的次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海州团练使徐景迁为左右军都军使、左仆射、参政事，留在吴国东都江都辅佐政务。

[64]十二月，己巳，以易州刺史安叔千为振武节度使，齐州防御使尹晖为彰国节度使。叔千，沙陀人也。

[64]十二月，己巳（初三），末帝任用易州刺史安叔千为振武节度使，齐州防御使尹晖为彰国节度使。安叔千是沙陀人。

[65]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罢兵归。

[65]壬申（初六），石敬瑭奏报契丹退兵，于是罢兵归镇。

[66]乙亥，征雄武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朗、同平章事、判三司。

[66]乙亥（初九），末帝征召雄武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67]辛巳，汉皇后马氏殂。

[67]辛巳（十五日），南汉皇后马氏去世。

[68]甲申，蜀葬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庙号高祖。

[68]甲申（十八日），蜀国在和陵安葬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孟知祥，庙号高祖。

[69]乙酉，葬鄂王于徽陵城南，封才数尺；观者悲之。

[69]乙酉（十九日），在徽陵城南安葬鄂王李从厚，封土才有几尺高；看见的人都感到悲哀。

[70]是岁秋、冬旱，民多流亡，同、华、蒲、绛尤甚。

[70]这一年秋、冬大旱，民众许多人逃荒流亡，同州、华州、蒲州、绛州尤其严重。

[71]汉主命判六军秦王弘度募宿卫兵千人，皆市井无赖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杨洞潜谏曰：“秦王，国之冢嫡，宜亲端士。使之治军已过矣，况昵群小乎！”汉主曰：“小儿教以戎事，过烦公忧。”终不戒

弘度。洞潜出，见卫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诉，叹曰：“政乱如此，安用宰相！”因谢病归第；久之，不召，遂卒。

[71]南汉主刘龚命令总判六军的秦王刘弘度募集宿卫兵一千人，都是市井无赖子弟，而刘弘度却亲昵他们。同平章事杨洞潜向南汉主进谏说：“秦王是国家的皇位继承人，应该亲近端正之士。任用他治军已经是过失，何况他竟然亲昵成群的小人啊！”南汉主说：“不过是小儿教他们治军之事，过份劳烦您的忧虑了。”最终还是没有约束刘弘度。杨洞潜从宫廷出来，看见卫兵抢掠商人的财物，商人都不敢投诉，杨洞潜叹息说：“政事如此混乱，还要宰相有什么用！”因而以有病辞谢朝政回到自己宅第；很长时间，也不召他入朝，便去世了。

二年（乙未、935）

二年（乙未，公元935年）

[1]春，正月，丙申朔，闽大赦，改元永和。

[1]春季，正月，丙申朔（初一），闽国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和。

[2]二月，丙寅朔，蜀大赦。

[2]二月，丙寅朔（初一），蜀国大赦。

[3]甲戌，以枢密使、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

[3]甲戌（初九），末帝任用枢密使、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

[4]丁丑，夏州节度使李彝超上言疾病，以兄行军司马彝殷权知军州事；彝超寻卒。

[4]丁丑（十二日），夏州节度使李彝超上书说自己有病，让他哥哥行军司马李彝殷暂时主持军州事；李彝超不久就去世了。

[5]戊寅，蜀主尊母李氏为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庄宗后宫也，以赐蜀高祖。

[5]戊寅（十三日），蜀主孟昶尊上母亲李氏为皇太后。李太后是太原人，本来是后唐庄宗后宫宫女，用来赐给蜀高祖孟知祥为妻的。

[6]己丑，追尊帝母鲁国夫人魏氏曰宣宪皇太后。

[6]己丑（二十四日），末帝李从珂追尊他的母亲鲁国夫人魏氏称宣宪皇太后。

[7]闽主立涉妃陈氏为皇后。初，闽主两娶刘氏，皆士族，美而无宠。陈后，本闽太祖侍婢金凤也，陋而淫，闽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胜为殿使。

[7]闽国主王立淑妃陈氏为皇后。起初，闽主两度娶刘氏为妻，都是士族，虽然长得美丽但却不得宠爱。陈皇后本来是闽太祖王审知的侍婢，名叫金凤，长得丑陋而且淫荡，但闽主王溺爱她，并任用她的本家陈守恩、陈匡胜为殿使。

[8]三月，辛丑，以前宣武节度使兼侍中赵延寿为忠武节度使兼枢密使。

[8]三月，辛丑（初七），末帝任用前宣武节度使兼侍中赵延寿为忠武节度使兼枢密使。

[9]以李彝殷为定难节度使。

[9]末帝任用李彝殷为定难节度使。

[10]己酉，赠吴越王元母陈氏为晋国太夫人。元性孝，尊礼母党，厚加赐与，而未尝迁官，授以重任。

[10]己酉（十五日），后唐朝廷封赠吴越王钱元的母亲陈氏为晋国太夫人。钱元性情孝顺，对母亲的族属很尊敬尽礼，赐赏很丰厚，但是从未给他们升官和授予重任。

[11]壬戌，以彰圣都指挥使审琦领顺化节度使。审琦，金全之子也。

[11]壬戌（二十八日），末帝任用彰圣都指挥使安审琦领受顺化节度使。安审琦是安金全的儿子。

[12]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书历诋内外文武之士，请遍加考试，黜陟能否；执政及朝士大怒，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皆请加罪。帝谓学士马胤孙曰："朕新临天下，宜开言路；若朝士以言获罪，谁敢言者！卿为朕作诏书，宣朕意。"乃下诏，略曰："昔魏征请赏皇甫德参，今涛等请黜史在德；事同言异，何其远哉！在德情在倾输，安可责也！"昭俭，嗣复之曾孙也。

[12]太常丞史在德，性格狂放不羁，上书诋毁朝廷内外的文武之士，请求曾遍进行考试，从而黜拙拔能；执政者及朝士大火恼火，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都请求末帝治他的罪。末帝对学士马胤孙说："朕刚刚临御天下，应该开启言路，如果朝士因为说话而获致罪名，还有谁敢说话呢？请你替朕起草诏书，宣示朕的意思。"于是下了诏书，大意是说："从前魏徵请求唐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请求罢黜史在德，事情相同而评价两样，为什么相差这样远，在德的心情是要倾吐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怎么能责备他呢！"杨昭俭是唐文宗时宰相杨嗣复的曾孙。

[13]吴加徐景迁同平章事、知左右军事；徐知诰令尚书郎陈觉辅之，谓觉曰："吾少时与宋子嵩论议，好相诘难，或吾舍子嵩还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携衣笥望秦淮门欲去者数矣，吾常戒门者止之。吾今老矣，犹未遍达时事，况景迁年少当国，故屈吾子以诲之耳。"

[13]吴国加封徐景迁为同平章事、知左右军事；徐知诰命令尚书郎陈觉辅助他，并且对陈觉说："我年轻时与宋子嵩（齐丘）议论，喜欢相互问难，或者我停止争论放他回家，或者他拂衣而去。子嵩收拾衣箱眼望秦淮门想离我而去的情况有过好多次了，我常常告诫守门人不要放他走。我现在已经年纪大了，还没有能够对时事样样通晓，何况景迁年少担当国家大事，听以委屈您老先生来教导他啊。"

[14]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中丞龙门毋昭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4]夏季，四月，庚午（初六），蜀国任用御史中丞龙门人毋昭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5]癸未，加枢密使、刑部尚书韩昭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刘延皓为刑部尚书，充枢密使。延皓，皇后之弟也。癸巳，以左领军卫大将军刘延朗为本卫上将军，充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

[15]癸未（十九日），末帝加封枢密使、刑部尚书韩昭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辛卯（二十七日），任用宣徽南院使刘延皓为刑部尚书，充任枢密使。刘延皓是刘皇后的弟弟。癸巳（二十九日），任用左领军卫大将军刘延朗为本卫上将军，充任宣徽北院使，兼任枢密副使。

[16]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

[16]五月，丙申（初三），契丹入侵新州及振武。

[17]庚戌，赐振武节度使杨檀名光远。

[17]庚戌（十七日），末帝赐给振武节度使杨檀名字叫杨光远。

[18]六月，吴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尝询其战功，再用曰："鹰犬微效，皆社稷之灵，再用何功之有！"竟不报。

[18]六月，吴国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柴再用去世。以前，史官王振曾经询问他的战功，柴再用说："鹰犬的细小作用，都是国家社稷的灵验，再用有什么功劳！"竟然没有上报。

[19]契丹寇应州。

[19]契丹侵扰应州。

[20]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既还镇，阴为自全之计。帝好咨访外事，常命端明殿学士李专美、翰林学士李崧、知制诰吕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赵延等更直于中兴殿庭，与语或至夜分。时敬瑭二子为内使，曹太后则晋国长公主之母也，敬瑭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谋，事无巨细皆知之。敬瑭多于宾客前自称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

[20]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返归镇所后，暗中谋划如何保全自己。末帝喜欢访查咨询外边的事情，常常命令端明殿学士李专美、翰林学士李崧、知制诰吕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赵延等轮换在中兴殿庭院值班，有时候同他们谈论到深夜。当时，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任内使，曹太后则是石敬瑭之妻晋国长公主的母亲，石敬瑭贿赂太后的左右，让他们暗中侦查末帝的密谋，不论事情的大小他都能知道。石敬瑭常常在宾客面前自称病弱不能领兵为帅，希图朝廷不猜忌他。

时契丹屡寇北边，禁军多在幽、并，敬瑭与赵德钧求益兵运粮，朝夕相继。甲申，诏借河东人有蓄积者菽粟。乙酉，诏镇州输绢五万匹于总管府，军粮，率镇冀人车千五百乘运粮于代州；又诏魏博市。时水旱民饥，敬瑭遣使督趣严急，山东之民流散，乱始兆矣。

当时，契丹族频繁侵扰北部边界，守卫的禁军大多设防在幽州和并州，石敬瑭与赵德钧都请求朝廷增兵运粮，日夜相继不断。甲申（二

十一日），朝廷下诏向河东有积蓄的人征借菽粟。乙酉（二十二日），下诏令镇州输纳绢五万匹给总管府，用来购买军粮，率领镇冀的人车一千五百辆运粮供给代州；又下诏令魏博开市购粮。当时水灾、旱灾使得百姓饥饿，石敬瑭派人督催缴纳非常严厉紧急，崤山以东的百姓流离失散，开始露出了动乱的兆头。

敬瑭将大军屯忻州，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敬瑭惧，幕僚河内段希尧请诛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刘知远斩挟马都将李晖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尧，怀州人也。帝闻之，益疑敬瑭。

石敬瑭率领大军屯驻忻州，朝廷派使臣赏赐军士夏衣，传布诏书加以抚慰，军士曾多次呼喊万岁。石敬瑭害怕，他的幕僚河内人段希尧请求杀了那些带头呼叫的，石敬瑭命令都押牙刘知远斩了挟马都将李晖等三十六人作为此事的宣示。段希尧是怀州人。末帝听说这些情况，更加怀疑石敬瑭。

[21]壬辰，诏：“窃盗不计赃多少，并纵火强盗，并行极法。”

[21]壬辰（二十九日），末帝下诏：“窃盗不论赃有多少，以及纵火强盗，都施行极刑。”

[22]闽福王继鹏私于宫人李春燕，继鹏请之于陈后，后白闽主而赐之。

[22]闽国福王王继鹏与宫人李春燕私通，王继鹏请求陈皇后把李春燕赐给他，陈皇后告诉闽主王而后赏赐给他。

[23]秋，七月，以枢密使刘延皓为天雄节度使。

[23]秋季，七月，末帝任用枢密使刘延皓为天雄节度使。

[24]乙巳，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将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权。

[24]乙巳（十三日），末帝任用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领兵屯驻代州，用来分散石敬瑭的权力。

[25]帝深以时事为忧，尝从容让卢文纪等以无所规赞。丁巳，文纪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与两班旅见，暂获对扬，侍卫满前，虽有愚虑，不敢敷陈。窃见前朝自上元以来，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论，天子欲有咨度，旁无侍卫，故人得尽言。望复此故事，惟听机要

之臣侍侧。”诏以“旧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独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应严密，不以其日，或异日听于阁门奏榜子，当尽屏侍臣，于便殿相待，何必袭延英之名也！”

[25]末帝因为时局常常感到忧虑，曾经很平和地责备过卢文纪等，批评他们没有提供什么规劝和赞同的建议。丁巳（二十五日），卢文纪等上奏说：“臣等每五天一次来问候主上的起居，与文武两班众臣共同进见，暂时得到对答的机会，而侍从保卫人员布满在眼前，虽然对事情有所考虑，也不敢陈说。我们想到前朝自从唐肃宗上元年间以后，设置延英殿，遇到宰相想有所论奏，或者天子要有所咨询商酌，旁边不设侍卫，所以人们能够把话都说出来。希望主上也能恢复前朝的这种做法，只让机要的大臣侍候在旁边。”末帝下诏书说：“旧制施行五日问起居时，百官都退场，只有宰相单独留下来，象平常的事情仍然可以陈奏。遇到有机密的事情，不按五天的期限，或者另选日期在阁门听取奏摺子，应当让侍臣都屏退，在便殿等候进见，何必要承袭延英殿的名义呢！”

[26]吴润州团练使徐知谔，狎昵小人，游燕废务，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徐知诰闻之怒，召知谔左右诘责；知谔惧。或谓知诰曰：“忠武王最爱知谔，而以后事传于公。往年知询失守，论议至今未息。借使知谔治有能名，训兵养民，于公何利？”知诰感悟，待之加厚。

[26]吴国润州团练使徐知谔，亲昵狎近小人，游赏宴集，废弃正务，在牙城以西仿造排列着商肆的市场，亲自去做商沽交易。徐知诰听说后发怒，找来徐知谔的随从盘问责骂他们；徐知谔很害怕。有人告诉徐知诰说：“尊翁忠武王徐温在世时最喜欢知谔，然而却把后来的大业传给了你。前几年知询失去镇所，议论到现在还没有停息。如果知谔治理政务有能干的名声，训练武备，休养百姓，对您有什么好处呢？”徐知诰有所领悟，对待徐知谔更加宽厚。

[27]九月，丙申，吴大赦，改元天祚。

[27]九月，丙申（初四），吴国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天祚。

[28]己酉，以宣徽南院使房为刑部尚书，充枢密使；宣徽北院使刘延朗为南院使，仍兼枢密副使。于是延朗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与赵延寿虽为使长，其听用之言什不三四。随势可否，不为事

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枢密诸人环坐议之，多俯首而寐，比觉，引颈振衣，则使者去矣。启奏除授，一归延朗。诸方镇、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赂延朗，后议贡献，赂厚者先，得内地；赂薄者晚，得边陲，由是诸将帅皆怨愤，帝不能察。

[28]己酉（十七日），末帝任用宣徽南院使房为刑部尚书，充任枢密使，宣徽北院使刘延朗任为南院使，仍兼任枢密副使。从此刘延朗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等把持朝中事务，房与赵延寿虽然做枢密院的首长，但他们的意见，被采用的不过十分之三四。房随势应称，什么事都不先拿出意见。每当幽州、并州派使者来朝廷奏事，枢密院的几位大臣环坐而讨论，房常常低着头打盹，等他醒来，伸着脖子，理理服装后，那时使者已经走了。是否启奏皇帝和任免职务，一律取决于刘延朗。各处方镇、刺史从外莎藩入朝的，必然先贿赂刘延朗，然后议论一下各家所贡献的礼物，贿赂多的先办，得到内地职差；贿赂少的后办，只能得到边远的职差。因此，各地将帅都怨愤不满，而末帝不能察觉。

[29]蜀金州防御使全师郁寇金州，拔水寨。城中兵才千人，都监陈知隐托他事将兵三百沿流遁去；防御使马全节罄私财以给军，出奇死战，蜀兵乃退。戊寅，诏斩知隐。

[29]蜀国任命的金州防御使全师郁攻掠金州，攻下了水寨。城中的守兵只有一千人，都监陈知隐推托有别的事；带兵三百沿着汉水逃遁而去；防御使马全节把自己的全部私财都拿出来赏供军队，出奇兵死命战斗，蜀兵才退回去。戊寅（疑误），末帝下诏斩了陈知隐。

[30]初，闽主有幸臣曰归守明，出入卧内；闽主晚年得风疾，陈后与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国人皆恶之，莫敢言。

[30]从前，闽主王有个宠幸之臣名叫归守明，可以出入闽主的卧室；闽主晚年得了风寒伤身的疾病，陈皇后与归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闽国人都厌恶他们，但是，不敢揭发。

可殷尝谮皇城使李于闽主，后族陈匡胜无礼于福王继鹏，及继鹏皆恨之。闽主疾甚，继鹏有喜色。以闽主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壮士数人持白梃击李可殷，杀之，中外震惊。庚辰，闽主疾少间，陈后诉之。闽主力疾视朝，诘可殷死状，惧而出，俄顷，引部兵鼓噪入宫。闽主闻变，匿于九龙帐下，乱兵刺之而出。闽主宛转未绝，宫

人不忍其苦，为绝之。与继鹏杀陈后、陈守恩、陈匡胜、归守明及继鹏弟继韬；继韬素与继鹏相恶故也。辛巳，继鹏称皇太后令监国，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谥其父曰齐肃明孝皇帝，庙号惠宗。既而自称权知福建节度事，遣使奉表于唐，大赦境内；立李春燕为贤妃。

李可殷曾经在闽主面前说过皇城使李的坏话，皇后的本家陈匡胜对福王王继鹏没有礼仪，李和王继鹏都怨恨这些人。闽主病情发展严重，王继鹏面有喜色。李以为闽主的病必定不能再起，冬季，十月，己卯（十八日），指使几个身体强壮的人，手持棍棒去袭击李可殷，把他杀了，朝廷内外震惊。庚辰（十九日），闽主的病稍微见好，陈皇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闽主。闽主带病勉强临朝视事，查究李可殷是怎么死的。李恐惧而出，一会儿率领他的部属兵卒，吵嚷喧哗地进入宫中。闽主听见变故，躲在九龙帐底下，乱兵刺了他而后散出。闽主受了伤，痛苦呻吟而没有死，宫人看了不忍心让他受这样的痛苦，便为他断气而死。李与王继鹏杀了陈皇后、陈守恩、陈匡胜、归守明及王继鹏的弟弟王继韬；因为王继韬素来同王继鹏相互厌恶。辛巳（二十日），王继鹏声称皇太后令他监国，就在当天，即皇帝位，改名王昶。给其父王上谥号为齐肃明孝皇帝，庙号惠宗。接着又自称暂时主持福建节度事，派遣使者向后唐朝廷上表，在其辖境内实行大赦；册立李春燕为贤妃。

初，闽惠宗娶汉主女清远公主，使宦者闽清林延遇置邸于番禺，专掌国信。汉主赐以大第，禀赐甚厚，数问以闽事。延遇不对，退，谓人曰："去闽语闽，去越语越，处人宫禁，可如是乎！"汉主闻而贤之，以为内常侍，使钩校诸司事。延遇闻惠宗遇弑，求归，不许，素服向其国三日哭。

起初，闽惠宗王娶南汉主刘龚的女儿清远公主，派宦官闽清人林延遇在番禺建立府邸，专门掌握国内的信息。南汉主赐给他大的宅第，供给赏赐都很丰厚。多次向他讯问闽国的事情，林延遇不回答，退下来后，对人说："离开闽国就谈论闽，离开越国就谈论越，居处在人家的宫内，可以这样吗！"南汉主听到这话后认为他是贤士，用他为内常侍，让他联系校核诸司的事情。林延遇听说惠宗王被弑，要求归闽，没有得到南汉主的允许，穿了丧服向着他的国家方向哭了三天。

[31]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性明达，亲礼贤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谓从诲为郎君。

[31]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性情通达，亲近和礼敬贤士，委任梁震，把他作为兄长看待；梁震常常称呼高从诲为郎君。

楚王希范好奢靡，游谈者共夸其盛。从诲谓僚佐曰："如马王可谓大丈夫矣。"孙光宪对曰："天子诸侯，礼有等差。彼乳臭子骄侈僭，取快一时，不为远虑，危亡无日，又足慕乎！"从诲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谓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养，固已过矣。"乃捐去玩好，以经史自娱，省刑薄赋，境内以安。

楚王马希范喜爱奢侈糜费，和他游乐谈笑的人都夸赞他的盛况。高从诲对僚佐说："像马王那样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了。"孙光宪回答他说："天子和诸侯，礼节上是有差别的。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骄纵奢侈越糜费，取得快意于一时，不作长远的思虑，不知哪天便要危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啊？"高从诲愣怔之后而觉悟，说："先生的话是对的。"另一天，对梁震说："我自己感到平生所受的奉养本来就已经过份了。"于是舍弃了好玩喜爱的东西，用阅读经史作为自己的乐事，省简刑罚，减轻赋税，辖境之内，得以安定。

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属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坠其业，吾老矣，不复事人矣。"遂固请退居。从诲不能留，乃为之筑室于土洲。震披鹤氅，自称荆台隐士，每诣府，跨黄牛至听事。从诲时过其家，四时赐与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属孙光宪。

梁震说："先王高季兴待我如同布衣之交一样，把嗣王托付给我。现在嗣王能够自立，可以不使先王遗业坠落了。我老了，不再侍奉别人了。"于是坚决请求告退家居。高从诲留不住他，便替他在土洲建筑了房子。梁震披着鹤氅，自称荆台隐士，每当到王府去谒见，骑着黄牛直到听事的大厅。高从诲时常到他家里去看望他，一年四季的赏赐极为丰厚。从此，把政务全部托付给孙光宪去处理。

臣光曰：孙光宪见微而能谏，高从诲闻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国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国败家丧身之有。

臣司马光曰：孙光宪看到细微兆头而能够进谏，高从诲听到正确意见而能够改正，梁震功成之后而能够引退，自古握有国家大权的人能做到这样，还有什么亡国、败家、丧身的事情出现。

[32]吴加中书令徐知诰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进封齐王，备殊礼，以、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州为齐国；知诰辞尚父、丞相，殊礼不受。

[32]吴国加封中书令徐知诰为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进封齐王，设置特殊的礼节，把、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个州划作齐国；徐知诰辞退尚父、丞相的职称，对于给他的特殊礼节也不予承受。

[33]闽皇城使、判六军诸卫李专制朝政，阴养死士，闽主昶与拱宸指挥使林延皓等图之。延皓等诈亲附仿，仿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仿入朝，延皓等伏卫士数百于内殿，执斩之，枭首朝门。仿部兵千余持白梃攻应天门，不克，焚启圣门，夺首奔吴越。诏暴仿弑君及杀继韬等罪，告谕中外。以建王继严权判六军诸卫，以六军判官永泰叶翘为内宣徽使、参政事。

[33]闽国皇城使、判六军诸卫李专权把持朝政，暗中培养亡命之徒，闽主王昶与拱宸指挥使林延皓等合谋他。林延皓等假意亲近依附于他，李对待这些人不加怀疑。十一月，壬子（二十一日），李入朝，林延皓等在内殿，埋伏了卫士几百人，把他捉住杀了，砍下首级在朝门示众。李的部兵一千多人拿着白色棍棒进攻应天门，攻不下来，焚烧了启圣门，夺取了李的头投奔吴越。闽主下诏宣布李弑君以及杀死王继韬等罪名，告示朝廷内外。闽主任用建王王继严暂领判理六军诸卫的事务，任用六军判官永泰人叶翘为内宣徽使、参政事。

翘博学质直，闽惠宗擢为福王友，昶以师傅礼待之，多所裨益，宫中谓之“国翁”。昶既嗣位，骄纵，不与翘议国事。一旦，昶方视事，翘衣道士服过庭中趋出，昶召还，拜之，曰：“军国事殷，久不接对，孤之过也。”翘顿首曰：“老臣辅导无状，致陛下即位以来无一善可称，愿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属公，政令不善，公当极言，奈何弃孤去！”厚赐金帛，慰谕令复位。昶元妃梁国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燕，待夫人甚薄。翘谏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礼，奈何以新爱而弃之！”昶不悦，由是疏之。未几，复上书言事，昶批其纸尾曰：“一叶随风落御沟。”遂放归永泰，以寿终。

叶翘学识渊博，为人质朴正直，闽惠宗王把他提拔为福王王昶的朋友，王昶用师傅的礼遇对待他，多方面得到他的帮助和益处，宫中管

他叫“国翁”。后来，王昶继承了王位，便骄纵起来，不再同叶翘议论国事。一天早上，王昶正在办公，叶翘穿着道士的衣服从庭院中经过并往门外走去，王昶把他召回来，向他行拜礼，说道：“军国的事太多，很久没有同您商谈了，这是我的过错。”叶翘顿首下拜说：“老臣辅助引导得不得法，以致使陛下即位以来没一件好事可以称道，希望您放我告老回乡，保存躯骸归土。”王昶说：“先帝把我托付给您，政令如有不善之处，老先生应当极力进言，怎么能抛下我不管而去呢！”于是赐给他丰厚的金帛，慰问劝解，命令他恢复原来职位。王昶的原配梁国夫人李氏，是同平章事李敏的女儿，王昶宠爱李春燕，对待夫人很淡薄。叶翘进谏说：“夫人是先帝的外甥女，是用隆重礼法聘娶来的，怎能因为有新欢的人就把她丢弃呢！”王昶很不高兴，从此便疏远了他。没有多久，又上书言事，王昶纸的末尾批示说：“一叶随风落御沟。”便把叶翘放归永泰，后来因年老而去世。

[34]帝嘉马全节之功，召诣阙。刘延朗求赂，全节先以与之；延郎欲除全节绛州刺史，群义沸腾。帝闻之，乙卯，以全节为横海留后。

[34]后唐末帝赞扬马全节保护金州的功劳，召他进京朝见。刘延朗向他索求贿赂，马全节没有给他什么东西；刘延郎想任命马全节为绛州刺史，群臣不满，议论沸腾。末帝听说后，乙卯（二十四日），任命马全节为横海留后。

[35]十二月，壬申，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枢密使韩昭胤同平章事，充护国节度使。

[35]十二月，壬申（十一日），末帝任用户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枢密使韩昭胤同平章事，充护国节度使。

[36]乙酉，以前匡国节度使、同平章事冯道为司空。时久无正拜三公者，朝议疑其职事；卢文纪欲令掌祭祀扫除，道闻之曰：“司空扫除，职也，吾何惮焉。”即而文纪自知不可，乃止。

[36]乙酉（二十四日），末帝任用前匡国节度使、同平章事冯道为司空。当时已经很久没有正式拜授为三公的人，朝廷议论中对司空的职事拿不准，卢文纪想让他掌管祭祀扫除，冯道听说后说道：“司空扫除，这也算他的职责，我有什么可怕的。”接着卢文纪自己也意识到这样做不合适，于是停止实行。

[37]闽主赐洞真先生陈守元号天师，信重之，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

[37]闽主王昶赐给洞真先生陈守元以天师的称号，信任和倚重他，乃至更换将相、施行刑罚、选贤举能这样的重大事情，都同他商议；陈守元接受贿赂、请托，有求必应，门庭若市。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卷

后晋纪一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天福元年（丙申、936）

后晋纪一后晋高祖天福元年（丙申，公元936年）

[1]春，正月，吴徐知诰始建大元帅府，以幕职分判吏、户、礼、兵、刑、工部及盐铁。

[1]春季，正月，吴国徐知诰开始建立大元帅府，用他的幕僚分别执掌吏、户、礼、兵、邢、工六部及盐铁。

[2]丁未，唐主立子重美为雍王。

[2]丁未（十七日），后唐末帝李从珂册立他的儿子李重美为雍王。

[3]癸丑，唐主以千春节置酒，晋国长公主上寿毕，辞归晋阳。帝醉，曰："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闻之，益惧。

[3]癸丑（二十三日），后唐末帝在自己的生日千春节置酒设宴，晋国长公主上寿祝贺完毕，告辞回晋阳。当时末帝已经醉了，说道："为什么不多留些时候，忙着赶回去想帮助石郎造反哪！"石敬瑭听说后，更加害怕。

[4]三月，丙午，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胤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胤孙性谨懦，中书事多凝滞，又罕接宾客，时人目为"三不开"，谓口、印、门也。

[4]三月，丙午（十七日），末帝任用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胤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胤孙性格谨慎懦弱，中书省办事往往凝滞不能畅达，又很少接待宾客，时人说他们是口、印、门"三不开"。

[5]石敬瑭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托言以助军费，人皆知其有异志。唐主夜与近臣从容语曰："石郎于朕至亲，无可疑者；但流言不释，万一失欢，何以解之？"皆不对。

[5]石敬瑭把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全部收拢送回到晋阳，托词说是帮助军费，人们都知道他是心怀异志。唐主在夜间同近臣从容平淡地说："石郎是朕的至亲，没有什么可猜疑的；但是流言总是不断，万一和他失掉和好，怎么办为好？"众臣都不回答。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退谓同僚吕琦曰："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一概观望邪！计将安出？"琦曰："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契丹母以赞华在中国，屡求和亲，但求剌等未获，故和未成耳。今诚归剌等与之和，岁以礼币约直十余万缗遗之，彼必欢然承命。如此，则河东虽欲陆梁，无能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钱谷皆出三司，宜更与张相谋之。"遂告张延朗，延朗曰："如学士计，不惟可以制河东，亦省边费之什九，计无便于此者。若主上听从，但责办于老夫，请于库财之外捃拾以供之。"他夕，二人密言于帝，帝大喜，称其忠，二人私草遗契丹书以俟命。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退下来对同僚吕琦说："我们这些人受恩深厚，怎能把自己等同于众人，一概观望呢，现在能想些什么办法呢？"吕琦说："河东那里如果有其他打算，必然要勾结契丹作援助。契丹太后因为他的长子李赞华降归中国，屡次要求和亲，但是，他们要求释放剌回去没有获得结果，所以和议未能成功。现在，如果真能把剌等放归与他们议和，每年用大约值十多万缗的礼物、钱财送给他们，他们必定会欢欣地答应。如果做到这样，那么河东虽然想蠢动，也无能为力了。"李崧说："你说的与我的想法一样。然而钱、粮都要从三司支出，需要进一步同张丞相商量。"便把事情告诉了张延朗，张延朗说："按学士的策划，不但可以制约河东，也可以节省戍边费用十分之九，计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主上听从了这个意见，只要责成老夫去办理就行了，可以在国家财库之外去搜集，以供其用。"又一个晚间，二人秘密地把这个办法陈述给末帝，末帝大喜，称道二人的忠心，二人私下草拟《遗契丹书》来等待命令。

久之，帝以其谋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文遇对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虏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诵戎昱昭君诗曰："安危托妇人。"帝意遂变。一日，急召崧、琦至后楼，盛怒，责之曰："卿辈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为谋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庭，其意安在？"二人惧，汗流浃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报国，非为虏计也，愿陛下察之。"拜谢无数，帝诟责不已。吕琦气竭，拜少止，帝曰："吕琦强项，肯视朕为人主邪！"琦曰："臣等为谋不臧，愿陛下治

其罪，多拜何为！”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赐卮酒罢之，自是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丁巳，以琦为御史中丞，盖疏之也。

过了些时候，末帝把他们的谋略告诉了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薛文遇回答说：“以天子的尊崇，屈身来侍奉夷狄野人，不是太耻辱了吗！再者，如果那胡虏按照过去的做法来谋求迎娶公主去和亲，用什么来拒绝他？”接着就诵读唐人戎昱的《昭君诗》说：“安危托妇人。”末帝的思想便改变了。一天，紧急召来李崧和吕琦到后楼，很恼火，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懂得历史的，是想要辅佐人主获得天下太平的；怎么现在竟然出了这么个主意！朕有一个女儿还没有脱离乳臭，你们是要想把她抛弃到大沙漠吗？而且，要把国家养兵的财力输送给胡虏那里去，是什么居心？”李崧和吕琦很惶恐，汗流浃背，说道：“臣等的本意是要竭尽愚拙的想法用以报效国家，不是在替胡虏作打算，希望陛下明察。”二人无数次拜谢求恕，末帝指责不停。吕琦气力不继，叩拜稍有停顿，末帝说：“吕琦倔犟，你还肯把朕看做人主吗？”吕琦说：“我们谋事不善，愿请陛下治罪，多拜有什么用！”末帝的恼怒稍有缓解，制止他们的叩拜，每人赐给一杯酒，让他们出宫了，从此群臣不敢再提和亲的建议。丁巳（二十八日），末帝任用吕琦为御史中丞，以表示疏远他。

[6]吴徐知诰以其子副都统景通为太尉、副元帅，都统判官宋齐丘、行军司马徐为元帅府左·右司马。

[6]吴国徐知诰任用他的儿子副都统徐景通为太尉、副元帅，都统判官宋齐丘、行军司马徐为元帅府左、右司马。

[7]闽主昶改元通文，立贤妃李氏为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7]闽国主王昶把年号改为通文，册立贤妃李氏为皇后，尊上皇太后称为太皇太后。

[8]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马希杲有善政，监军裴仁煦谮之于楚王希范，言其收众心，希范疑之。夏，四月，汉将孙德威侵蒙、桂二州，希范命其弟武安节度副使希广权知军府事，自将步骑五千如桂州。希杲惧，其母华夫人逆希范于全义岭，谢曰：“希杲为治无状，致寇戎入境，烦殿下亲涉险阻，皆妾之罪也。愿削封邑，洒扫掖庭，以赎希杲罪。”希范曰：“吾久不见希杲，闻其治行尤异，故来省之，无他也。”汉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8]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马希杲有好的政声，监军裴仁煦向楚王马希范诽谤他，说他收买人心，马希范对他产生怀疑。夏季，四月，南汉将领孙德威侵犯蒙州和桂州，马希范命令他的弟弟武安节度副使马希广暂时主持军府事，自己带领步兵、骑兵五千人赴桂州。马希杲害怕，他的母亲华夫人到全义岭远迎马希范，谢罪说："希杲治理政事不得法，招致敌兵入境，烦劳殿下亲自跋涉险阻之地，都是我的罪过。我们愿意削去封邑，去当洒扫庭院的人，用来赎偿希杲的罪过。"马希范说："我很久没有见到希杲，听说他治理成绩优异，所以来看看，没有别的意思。"南汉兵从蒙州退走，便把马希杲调迁到朗州。

[9]高从诲遣使奉笺于徐知诰，劝即帝位。

[9]荆南高从诲遣派使者送信给徐知诰，劝他即皇帝之位。

[10]初，石敬瑭欲尝唐主之意，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镇；帝与执政议从其请，移镇郓州。房、李崧、吕琦等皆力谏，以为不可，帝犹豫久之。

[10]过去，石敬瑭想试探末帝的意图，多次上表陈诉身体羸弱，请求解除他的兵权，调迁到别的镇所；末帝与执政大臣商议后答应了他的请求，把他移镇郓州。房、李崧、吕琦等人都极力谏劝，认为不能这样做，末帝犹疑了很长时间。

五月，庚寅夜，李崧请急在外，薛文遇独直，帝与之议河东事，文遇曰："谚有之：'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兹事断自圣志；群臣各为身谋，安肯尽言！以臣观之，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先是，术者言国家今年应得贤佐，出奇谋，定天下，帝意文遇当之，闻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败吾决行之。"即为除目，付学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以马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制出，两班闻呼敬瑭名，相顾失色。

五月，庚寅（初二）夜间，李崧因有急事请假在外，薛文遇独自承值夜班，末帝同他议论河东的事情，薛文遇说："俗谚说：'在道路当中盖房，三年也盖不成'，这种事情只能由主上的意志进行决断。群臣各为自身利害作打算，怎么肯什么话都说！以臣看来，河东的事，移镇也反，不移也要反，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不如走在前头，先把他解决了。"以前，术士说国家今年应该得到贤人辅佐，提出奇谋，安定天

下，末帝以为这个人当由薛文遇来应验，听到他的话，大为高兴，说道：“爱卿的话，很使我心意豁然开朗，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我决心施行。”立即命薛文遇写出封授官职的拟议，交付学士院草拟任命制书，辛卯（初三），任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任用马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制令一出，文武两班听到呼叫石敬瑭的名字，相顾失色。

甲午，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郓州。敬瑭疑惧，谋于将佐曰：“吾之再来河东也，主上面许终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节与公主所言乎？我不兴乱，朝廷发之，安能束手死于道路乎！今且发表称疾以观其意，若其宽我，我当事之；若加兵于我，我则改图耳。”幕僚段希尧极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责也。节度判官华阴赵莹劝敬瑭赴郓州；观察判官平遥薛融曰：“融书生，不习军旅。”都押牙刘知远曰：“明公久将兵，得士卒心；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乎！”掌书记洛阳桑维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岂不知蛟龙不可纵之深渊邪？然卒以河东复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遗爱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之爱婿，今主上以反逆见待，此非首谢可免，但力为自全之计。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敬瑭意遂决。

甲午（初六），末帝任用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催促石敬瑭速赴郓州。石敬瑭很是疑惧，便和他的将佐计议说：“我第二次来河东时，主上曾当面答应我终身不再派别人来替换我；现在又忽然有了这样的命令，莫不是像今年过千春节时，主上同公主所讲的那样吗？我如果不造反，朝廷要先发制人，怎么能束手被擒，死于道路之间呢！今天我要上表说有病，来观察朝廷对我的意向，如果他对我宽容，我就臣事他；如果他对我用兵，那我就要另作打算了。”幕僚段希尧极力反对，石敬瑭因为他为人直率，并不责怪他。节度判官华阴人赵莹劝石敬瑭去郓州赴任；观察判官平遥人薛融说：“我是个书生，不懂得遣兵作战的事。”都押牙刘知远说：“明公您长期统率兵将，很能受到士兵的拥护；现在正占据着有利的地势，将士和马步军队都很精锐强悍，如果起兵，传发檄文宣示各道，可以完成统一国家

的帝王大业，怎么能只为一道朝廷制令便自投虎口呢！”掌书记洛阳人桑维翰说：“主上当初即位时，明公您入京朝贺，主上岂能不懂得蛟龙不可纵之归渊的道理？然而到底还是把河东再次交给您，这正是天意要借一把快刀给您。先帝明宗的遗爱留给了后人，主上却用旁支的庶子取代大位，群情是不依附于他的。您是明宗的爱婿，可是现在主上却把您当作叛逆看待，这就不是仅仅靠表示低头服从所能取得宽免，只能努力为保全自己想办法了。契丹向来同明宗协约做兄弟之邦，现在，他们的部落近在云州、应州，您如果真能推心置腹地曲意讨好他们，万一有了急变之事，早上叫他晚上就能来到，还担心什么事不能办成吗？”石敬瑭于是便下了造反的决心。

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将军宝鼎杨彦询为北京副留守，敬瑭将举事，亦以情告之。彦询曰：“不知河东兵粮几何，能敌朝廷乎？”左右请杀彦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辈勿言也。”

过去，朝廷猜疑石敬瑭，任用羽林将军宝鼎人杨彦询为北京太原的副留守，石敬瑭将要起兵造反，也把情况告诉了他。杨彦询说：“不知河东现在有多少兵士和粮秣，能够敌得过朝廷吗？”石敬瑭左右的人请求杀了杨彦询，石敬瑭说：“只有副使一个人，我亲自保证他没有事，你们大家就不必再说了。”

戊戌，昭义节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诏答之曰：“卿于鄂王固非疏远，卫州之事，天下皆知；许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夺敬瑭官爵。乙巳，以张敬达兼太原四面排陈使，河阳节度使张彦琪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安国节度使安审琦为马军都指挥使，以安国节度使安审琦为马军都指挥使，以保义节度使相里金为步军都指挥使，以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壕寨使。丙午，以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以义武节度使杨光远为副部署，丁未，又以张敬达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陈等使。光远既行，定州军乱，牙将千乘方太讨平之。

戊戌（初十），昭义节度使皇甫立奏报石敬瑭叛乱。石敬瑭上表称：“皇帝是养子，不应该继位，请把皇位传给许王李从益。”末帝把石敬瑭的表章撕碎扔在地上，用诏书回答他说：“你同鄂王李从厚本来并不疏远，卫州的事情，天下人都知道；许王的话，谁肯听他！”壬寅

（十四日），末帝下制令，削夺了石敬瑭的官爵。乙巳（十七日），末帝任用张敬达兼太原四面排阵使，河阳节度使张彦琪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作用安国节度使安审琦为马军都指挥使，任用保义节度使相里金为步军都指挥使，任用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壕寨使。丙午（十八日），任命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任命义武节度使杨光远为副部署。丁未（十九日），又任命张敬达主持太原行府事，任命前彰武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阵等使。杨光远离任后，定州军作乱，牙将千乘县人方太讨伐平定了叛乱。

张敬达将兵三万营于晋安乡，戊申，敬达奏西北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安审信叛奔晋阳。审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与之有旧。先是，雄义都指挥使马邑安元信将所部六百余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张朗善遇之。元信密说朗曰：“吾观石令公长者，举事必成；公何不潜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从，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谋杀朗，不克，帅其众奔审信，审信遂帅麾下数百骑与元信掠百井奔晋阳。敬瑭谓元信曰：“汝见何利害，舍强而归弱？”对曰：“元信非知星识气，顾以人事决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于信。今主上失大信于令公，亲而贵者且不自保，况疏贱乎！其亡可翘足而待，何强之有！”敬瑭悦，委以军事。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戍代北，帅步骑五百奔晋阳。重荣，朔州人也。以宋审虔为宁国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张敬达统兵三万在晋安乡安营扎寨，戊申（二十日），张敬达奏报西北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安审信叛奔晋阳，安审信是安金全的侄子，与石敬瑭旧有往来。过去，雄义都指挥使马邑人安元信带领所部六百余人戍守代州，代州刺史张朗待他很好。安元信暗中劝说张朗说：“我看石令公是个长者，他举兵造反，必能成功；您何不暗地派人去表达心意，可以保全自己。”张朗不听，从此二人互相猜忌。安元信企图杀了张朗，没有成功，便带领自己的部属兵众投奔安审信，安审信便率领他指挥下的几百骑兵与安元信会合，抢掠百井后，投奔晋阳。石敬瑭对安元信说：“你看出什么利害，竟然舍强而归弱？”回答说：“我并不会观星识气，只是用人事的判断来作决定而已。谈起帝王之所以能够临御天下，没有比信誉更重要的了。现在，主上对令公您失去大信，至亲而且尊贵的人尚且不能自保，何况疏远而卑微的人哪！他的灭亡可以翘着脚等待，他算什么强啊！”石敬瑭高兴，让他掌管军事。振武

西北巡检使安重荣戍守代北，也率领步兵和骑兵五百人投奔晋阳。安重荣是朔州人。朝廷任命宋审虔为宁国节度使、充当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11]天雄节度使刘延皓恃后族之势，骄纵，夺人财产，减将士给赐，宴饮无度。捧圣都虞候张令昭因众心怨怒，谋以魏博应河东，癸丑未明，帅众攻牙城，克之；延皓脱身走，乱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于抚御，以致军乱；臣以抚安士卒，权领军府，乞赐旌节！"延皓至洛阳，唐主怒，命远贬；皇后为之请，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归私第。

[11]天雄节度使刘延皓依恃皇后家族的势力，很骄纵，侵占别人的财产，扣减将士的赏赐，宴会饮酒没有节制。捧圣都虞候张令昭因为众心怨恨，企图用魏博来响应河东造反，癸丑（二十五日）天未亮，率领兵众攻打主将所居的牙城，攻了下来；刘延皓脱自身逃去，乱兵大肆抢掠。张令昭上奏："刘延皓

抚给驾御不当，以致军人作乱；臣为了要抚恤安慰士兵，暂时领管军府，请求朝廷赐给旌节！"刘延皓逃回洛阳，末帝发怒，下令把他贬到远方，皇后为他说情，六月，庚申（初三），只是削去刘延皓的官爵，让他回自己的宅第。

[12]辛酉，吴太保、同平章事徐景迁以疾罢，以其弟景遂代为门下侍郎、参政事。

[12]辛酉（初四），吴国太保、同平章事徐景迁因为患病罢官，任用他的弟弟徐景遂代替他做门下侍郎、参政事。

[13]癸亥，唐主以张令昭为右千牛卫将军、权知天雄军府事。令昭以调发未集，且受新命。寻有诏徙齐州防御使，令昭托以士卒所留，实俟河东之成败。唐主遣使谕之，令昭杀使者。甲戌，以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为天雄四面行营招讨使、知魏博行府事，以张敬达充太原四面招讨使，以杨光远为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行营副招讨使。

[13]癸亥（初六），后唐末帝任用张令昭为右千牛卫将军，暂时主持天雄军府事。张令昭因为调发人马没有会集，暂且接受新的任命。不久，又有诏书命令他调任齐州防御使，张令昭托词说被士兵所留滞，实际上是等待观察河东起兵之成败。后唐末帝派遣使者告谕他，

张令昭把使者杀了。甲戌（十七日），末帝任命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为天雄四面行营招讨使、主持魏博行府事，任命张敬达充当太原四面招讨使，任用杨光远为副使。丙子（十九日），任命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行营副招讨使。

[14]石敬瑭之子右卫上将军重殷、皇城副使重裔闻敬瑭举兵，匿于民间井中。弟沂州都指挥使敬德杀其妻女而逃，寻捕得，死狱中，从弟彰圣都指挥使敬威自杀。秋，七月，戊子，获重殷、重裔，诛之，并族所匿之家。

[14]石敬瑭的儿子右卫上将军石重殷、皇城副使石重裔听说石敬瑭起兵造反，躲藏在民间市井中。石敬瑭的弟弟沂州都指挥使石敬德杀了自己的妻子、女儿而后逃走，不久，被捕获，死于狱中。叔伯弟弟彰圣都指挥使石敬威自杀。秋季，七月，戊子（初二），抓获了石重殷和石重裔，诛杀了他们，并把藏匿他们的人家全族杀害。

[15]庚寅，楚王希范自桂州北还。

[15]庚寅（初四），楚王马希范从桂州北还。

[16]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奏应州节度使尹晖逐云州节度使沙彦，收其兵应河东。丁酉，彦表迁谋叛应河东，引兵围子城。彦犯围走出西山，据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击乱兵，迁败走，军城复安。是日，尹晖执迁送洛阳，斩之。

[16]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上奏：应州节度使尹晖驱逐云州节度使沙彦，接收了他的兵马，响应河东造反。丁酉（十一日），沙彦上表奏称桑迁谋反响应河东，并且率领兵马包围了子城。沙彦突破包围走出西山，占据雷公口，第二天，收集兵士入城袭击乱兵，桑迁败走，军城恢复安定。这一天，尹晖抓住桑迁把他押送洛阳，朝廷把他斩了。

[17]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斩张令昭。诏悉诛其党七指挥。

[17]丁未（二十一日），范延光攻取了魏州，斩杀了张令昭。朝廷下诏：把他的党羽七个指挥都诛除了。

[18]张敬达发怀州彰圣军戍虎北口，其指挥使张万迪将五百骑奔河东，丙辰，诏尽诛其家。

[18]张敬达发动怀州彰圣军戍守在虎北口，该军指挥使张万迪带领五百骑投奔河东，丙辰（三十日），朝廷下诏：把他的家属全部诛

杀。

[19]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儿比梦石郎遣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乃为复书，许俟仲秋倾国赴援。

[19]石敬瑭派使者从僻路求救于契丹，让桑维翰草写表章向契丹主称臣，并且请求用对待父亲的礼节来侍奉他，约定事情成功之日，划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刘知远劝谏他说：“称臣就可以了，用父亲的礼节对待他就太过份了。用丰厚的金银财宝贿赂他，自然是足以促使他发兵，不必许诺割给他土田，恐怕那样以后要成中国的大患，后悔就来不及了。”石敬瑭不听。表章送到契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非常高兴，告诉他的母亲述律太后说：“孩儿最近梦见石郎派遣使者来，现在果然来了，这真是天意啊。”便向石敬瑭写了回信，答应等到仲秋时节，发动全国人马来支援他。

[20]八月，己未，以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李周为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

[20]八月，己未（初三），末帝任用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李周为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

[21]癸亥，应州言契丹三千骑攻城。

[21]癸亥（初七），应州奏报：契丹三千骑兵进攻州城。

[22]张敬达筑长围以攻晋阳。石敬瑭以刘知远为马步都指挥使，安重荣、张万迪降兵皆隶焉。知远用法无私，抚之如一，由是人无贰心。敬瑭亲乘城，坐卧矢石下，知远曰：“观敬达辈高垒深堑，欲为持久之计，无他奇策，不足虑也。愿明公四出间使，经略外事。守城至易，知远独能办之。”敬瑭执知远手，抚其背而赏之。

[22]张敬达设置了很长的包围工事来攻打晋阳。石敬瑭任用刘知远为马步都指挥使，把安重荣、张万迪的降兵都隶属于他。刘知远以法办事，没有私弊，对军民抚恤一视同仁，因此人都没有二心。石敬瑭亲自登城视察部属兵卒，坐卧在敌人的矢石投射之下。刘知远说：“察看张敬达这些人筑设高垒深沟，想作持久打算，他们没有其他好的办

法，是不足为虑的。请您向各方派出走僻路的使者，经办对外事务。守城的事很容易，我知远一个人就能独力办理。”石敬瑭拉着刘知远的手，抚拍他的肩背而称赞他。

[23]戊寅，以成德节度使董温琪为东北面副招讨使，以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

[23]戊寅（二十二日），后唐朝廷任用成德节度使董温琪为东北面副招讨使，用来帮助卢龙节度使赵德钧。

[24]唐主使端明殿学士吕琦至河东行营犒军，杨光远谓琦曰：“愿附奏陛下，幸宽宵旰。贼若无援，旦夕当平；若引契丹，当纵之令入，可一战破也。”帝甚悦。帝闻契丹许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屡督张敬达急攻晋阳，不能下。每有营构，多值风雨，长围复为水潦所坏，竟不能合。晋阳城中日窘，粮储浸乏。

[24]后唐主派出端明殿学士吕琦到河东行营犒劳军队，杨光远对吕琦说：“请您附带奏告陛下，请主上稍微减少昼夜操劳。贼兵如果没有援兵，用不多天就可以平定；如果他勾结契丹来犯，自当放他进来，一次战斗就能把他打败。”末帝闻奏很是高兴。末帝听说契丹答应石敬瑭在仲秋时节发兵来支援他，几次督促张敬达紧急攻打晋阳，但不能攻下。每当有所营建构筑工事，往往遇到风雨天气，很长的包围工事又被水浸所破坏，竟然接合不拢。晋阳城中日益窘迫，粮食储备因浸泡而缺乏。

[25]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而南，旌旗不绝五十馀里。代州刺史张朗、忻州刺史丁审琦婴城自守，虏骑过城下，亦不诱胁。审琦，州人也。

[25]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统领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从代州扬武谷向南进发，旌旗连绵不断达五十余里。代州刺史张朗、忻州刺史丁审琦绕城自守，敌人骑兵经过城下时，也不诱降挟胁他。丁审琦是州人。

辛丑，契丹主至晋阳，陈于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谓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贼可乎？”敬瑭遣人驰告曰：“南军甚厚，不可轻，请俟明日议战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与唐骑将高行周、符彦卿合战，敬瑭乃遣刘知远出兵助之。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以步兵陈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轻骑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陈。唐兵见其羸，争逐之，

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进，契丹伏兵自东北起，冲唐兵断而为二，步兵在北者多为契丹所杀，骑兵在南者引归晋安寨。契丹纵兵乘之，唐兵大败，步兵死者近万人，骑兵独全。敬达等收余众保晋安，契丹亦引兵归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余人，刘知远劝敬瑭尽杀之。

辛丑（十五日），契丹主到达晋阳，把兵马布列在汾北的虎北口。先派人对石敬瑭说：“我打算今天攻打贼兵，行不行？”石敬瑭派人驰奔告诉他们说：“南军力量很雄厚，不可以轻视，请等到明天议论好如何开战也不晚。”使者还未到达契丹军营，契丹兵已经同后唐骑将高行周、符彦卿打了起来，石敬瑭便派刘知远出兵帮助他们。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用步兵列阵在城西北山下，契丹派轻骑兵三千人，不披铠甲，直奔唐兵阵列。唐兵看到契丹兵单薄，争相驱赶，到了汾水之曲，契丹兵涉水而去。唐兵沿着河岸向北进取，契丹伏兵从东北涌起，冲击唐兵，把唐兵截为两段，在北面的步兵大多被契丹所杀，在南面的骑兵引退回到晋安营寨。契丹放开兵马乘乱攻击，唐兵大败，步兵死亡近万人，骑兵却保全了。张敬达等收集余众退保晋安，契丹也率领其兵返回虎北口。石敬瑭俘获后唐降兵一千余人，刘知远劝石敬瑭把他们都杀了。

是夕，敬瑭出北门，见契丹主。契丹主执敬瑭手，恨相见之晚。敬瑭问曰：“皇帝远来，士马疲倦，遽与唐战而大胜，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侦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兵既相接，我气方锐，彼气方沮，若不乘此急击之，旷日持久，则胜负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战而胜，不可以劳逸常理论也。”敬瑭甚叹伏。

这天晚上，石敬瑭出北门，会见契丹主。契丹主握住石敬瑭的手，只恨相见晚了。石敬瑭问道：“皇帝远道而来，兵马疲倦，急切同唐兵作战而取得大胜，这是什么原因？”契丹主说：“开始我从北面过来，以为唐兵必然要切断雁门的各条道路，埋伏兵众在险要之地，那样我就不能顺利前进了。我使人侦察，发现断路和伏险都没有，这样，我才得以长驱深入，知道大事必然成功了。兵马相接以后，我方气势正锐盛，彼方气势正沮丧，如果不乘此时急速攻击他，旷日持久，那谁

胜谁负就不可预料了。这就是我之所以速战而胜的道理，不能用谁劳谁逸的通常的道理来衡量了。”石敬瑭很是叹服。

壬寅，敬瑭引兵会契丹围晋安寨，置营于晋安之南，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多设铃索吠犬，人跬步不能过。敬达等士卒犹五万人，马万匹，四顾无所之。甲辰，敬达遣使告败于唐，自是声问不复通。唐主大惧，遣彰圣都指挥使符彦饶将洛阳步骑兵屯河阳，诏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将魏州兵二万由青山趣榆次，卢龙节度使、东北面招讨使兼中书令北平王赵德钧将幽州兵出契丹军后，耀州防御使潘环合西路戍兵，由晋、绛两乳岭出慈、隰，共救晋安寨。契丹主移帐于柳林，游骑过石会关，不见唐兵。

壬寅（十六日），石敬瑭率领兵马会合契丹兵马包围了晋安寨，在晋安的南面设置营地，长一百多里，宽五十里，密布带铃索的吠犬，人们连半步也不能过去。此时张敬达等的士兵尚有五万人，马有万匹，四面张顾，不知往哪里去好。甲辰（十八日），张敬达派出使者向后唐朝廷报告打了败仗，此后便没有再通音讯了。唐主极为恐惧，派遣彰圣都指挥使符彦饶统领洛阳步兵、骑兵屯扎在河阳，末帝下诏命令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统领魏州兵两万从邢州青山奔赴榆次，卢龙节度使、东北面招讨使兼中书令北平王赵德钧统领幽州兵从契丹军阵之后出击，耀州防御使潘环纠合西路守戍的兵士从晋州、降州间的两乳岭出兵向慈州、隰州共同营救晋安寨。契丹主把军帐移到柳林，流动的骑兵过了石会关，还没有遇到唐兵。

丁未，唐主下诏亲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未可远涉风沙；臣虽意稚，愿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闻之，颇悦。张延朗、刘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刘延朗皆劝帝行，帝不得已，戊申，发洛阳，谓卢文纪曰：“朕雅闻卿有相业，故排众议首用卿，今祸难如此，卿嘉谋皆安在乎？”文纪但拜谢，不能对。已酉，遣刘延朗监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军赴潞州，为大军后援。诸军自凤翔推戴以来，骄悍不为用，彦饶恐其为乱，不敢束之以法。

丁未（二十一日），后唐主下诏书，宣布亲征。雍王李重美说：“陛下眼疾还没有好，不能远路跋涉到风沙之地，为臣虽然尚在童稚之年，愿意代替陛下向北方征讨。”末帝的意念本来就不想北行，听了这些话，很觉高兴。但是张延朗、刘延皓和宣徽南院使刘延朗却劝末帝

亲征，末帝不得已，戊申（二十二日），从洛阳出发，对卢文纪说："朕向来听说你有宰相才干，所以排除众议首先任用您，现在遭到如此祸难，你的好谋略都在哪里呢？"卢文纪只是拜谢，但拿不出对策。己酉（二十三日），遣派刘延朗监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的部队开赴潞州，为前线晋安寨的大军去做后援。诸路军队自从凤翔推戴李从珂以来，日益骄悍不听指挥，符彦饶害怕他们作乱，不敢用法纪来约束他们。

帝至河阳，心惮北行，召宰相、枢密使议进取方略，卢文纪希帝旨，言"国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来忽往，不能久留；晋安大寨甚固，况已发三道兵救之。河阳天下津要，车驾宜留此镇抚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战，苟不能解围，进亦未晚。"张延朗欲因事令赵延寿得解枢务，因曰："文纪言是也。"帝访于余人，无敢异言者。泽州刺史刘遂凝，之子也，潜自通于石敬瑭，表称车驾不可逾太行。帝议近臣可使北行者，张延朗与翰林学士须昌和凝等皆曰："赵延寿父德钧以卢龙兵来赴难，宜遣延寿会之。"庚戌，遣枢密使、忠武节度使、随驾诸军都部署、兼侍中赵延寿将兵二万如潞州。辛亥，帝如怀州。以右神武统军康思立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帅扈从骑兵赴团柏谷。思立，晋阳胡人也。

末帝到了河阳，心里害怕北行，召集宰相、枢密使讨论进取的方略，卢文纪迎合末帝的意旨，说："国家的根本，大半在黄河之南。契丹胡兵忽来忽走，不能久留；晋安的大寨非常坚固，况且已经派出范延光、赵德钧、潘环三起兵马去救援。河阳是天下的津渡要路，主上的车驾应该留在这里镇守，安抚南方和北方。可以暂且遣派近臣前去督战，如果不能解围，再向前进发也不晚。"张延朗想借个因由来使赵延寿解除枢要机务，便说："文纪的意见是对的。"末帝询访其余的人，没有人敢讲别的意见。泽州刺史刘遂凝，是刘的儿子，暗中和石敬瑭有来往，上表言称："车驾不可越过太行山。"于是，末帝便同他们商议近臣中可以派去北边的人。张延朗与翰林学士须昌人和凝等人都说："赵延寿的父亲赵德钧带着卢龙兵马来勤王赴难，应该派赵延寿去与他会合。"庚戌（二十四日），派遣枢密使、忠武节度使、随驾诸军都部署、兼侍中赵延寿统兵二万人开赴潞州。辛亥（二十五日），

末帝去怀州。任命右神武统军康思立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率领扈从骑兵开赴团柏谷。康思立是晋阳的胡人。

帝以晋安为忧，问策于群臣，吏部侍郎永清龙敏请立李赞华为契丹主，令天雄、卢龙二镇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楼，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内顾之忧，然后选募军中精锐以击之，此亦解围之一策也。帝深以为然，而执政恐其无成，议竟不决。

末帝忧虑晋安的军事形势，向群臣询问对策，吏部侍郎永清人龙敏建议立李赞华为契丹国主，命令天雄、卢龙二镇分兵送他归国，从幽州趋向西楼，朝廷透露檄文讲出这件事情，契丹主必有内顾不安的忧虑，然后选拔募集军中的精锐之兵去攻击他，这也是解围的一种办法。末帝认为这个意见很对，而执政诸人担心不能成功，议论之中竟然作不出决定。

帝忧沮形于神色，但日夕酣饮悲歌。群臣或劝其北行，则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

末帝的忧愁沮丧表现在神色之上，从早到晚只是酣饮悲歌，群臣有人劝他北行赴阵，便说："你不要谈这个了，石朗已经使我的心胆掉落地上了！"

[26]冬，十月，壬戌，诏大括天下将吏及民间马；又发民为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备铠仗，谓之"义军"，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陈州刺史郎万金教以战陈，用张延朗之谋也。凡得马二千馀匹，征夫五千人，实无益于用，而民间大扰。

[26]冬季，十月，壬戌（初七），下诏普遍搜集天下将吏以及民间的马，又发动百姓当兵，每七户出一个征夫，自己准备铠甲兵器，称作"义军"，定期在十一月全部集中，命令陈州刺史郎万金训练他们的战阵知识和技能，这是采用张延朗的谋划。结果只得到马二千余匹，征夫五千人，实在没有多大用处，但民间却因此受到很大骚扰。

[27]初，赵德钧阴蓄异志，欲因乱取中原，自请救晋安寨；唐主命自飞狐踵契丹后，钞其部落，德钧请将银鞍契丹直三千骑，由土门路西入，帝许之。赵州刺史、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先将兵戍易州，德钧过易州，命在明以其众自随。在明，幽州人也。德钧至镇州，以董温琪领招讨副使，邀与偕行，又表称兵少，须合泽潞兵；乃自吴儿谷趣潞州，癸酉，至乱柳。时范延光受诏将部兵二万屯辽州，德钧又

请与魏博军合；延光知德钧合诸军，志取难测，表称魏博兵已入贼境，无容南行数百里与德钧合，乃止。

[27]起初，赵德钧暗中怀有异志，想要乘着动乱夺取中原，自己请求去救援晋安寨，末帝命他从飞狐道出代州，绕到契丹之后，抄袭其部落，赵德钧请求把他在幽州用契丹降卒设置的银鞍契丹直三千骑兵，从土门路向西进军，末帝准许了他。赵州刺史、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原来领兵戍守在易州，赵德钧军过易州，命令刘在明带着自己的兵从跟随他行进。刘在明是幽州人。赵德钧到了镇州，任用董温琪为招讨副使，也邀他一起行动。又上表朝廷说自己兵少，须同泽潞的兵力会合；便从吴儿谷向潞州进发，癸酉（十八日），到达乱柳。当时范延光领受诏命统领所属兵士二万人屯驻于辽州，赵德钧又请求与魏博军会合；范延光知道赵德钧合拢诸军，意图难于测料，便上表朝廷声称魏博兵已经入了贼境，不能再向南行军数百里与赵德钧会合，便停止下来。

[28]汉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刘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浚，崇望之子也。

[28]南汉主任用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刘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浚是刘崇望的儿子。

[29]十一月，以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依前东北面行营招讨使。以赵延寿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使，以翰林学士张砺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为河东道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刘延朗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副使。赵延寿遇赵德钧于西汤，悉以兵属德钧。唐主遣吕琦赐德钧敕告，且犒军。德钧志在并范延光军，逗留不进，诏书屡趣之，德钧乃引兵北屯团柏谷口。

[29]十一月，后唐朝廷任命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依旧任东北面行营招讨使。任用赵延寿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使，任用翰林学士张砺为判官。庚寅（初五），任用范延光为河东道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任用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周为副使。辛卯（初六），任用刘延朗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副使。赵延寿在西汤遇到赵德钧，把所统兵马全部归属于赵德钧。末帝派吕琦赐给赵德钧敕告，并且犒赏了军队。赵德钧的意图是要兼并范延光的军队，逗留不肯前进，朝廷屡次下达诏书催促他，赵德钧便引领部队向北屯扎在团柏谷口。

[30]癸巳，吴主诏齐王知诰置百官，以金陵府为西都。

[30]癸巳（初八）吴主杨溥下诏，使齐王徐知诰设置百官，以金陵府为西都。

[31]前坊州刺史刘景岩，延州人也，多财而喜侠，交结豪杰，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强，势倾州县。彰武节度使杨汉章无政，失夷、夏心，会括马及义军，汉章帅步骑数千人将赴军期，阅之于野。景岩潜使人挠之曰："契丹强盛，汝曹有去无归。"众惧，杀汉章，奉景岩为留后。唐主不获已，丁酉，以景岩为彰武留后。

[31]前坊州刺史刘景岩是延州人，家财富有而且喜爱侠义，交结豪杰，家里设置丁夫兵仗，人们都慑服他的势力强大，整个州县无人能比。彰武节度使杨汉章治理无当，丧失夷、夏人心，正赶上搜集马匹和义军，杨汉章率领步兵、骑兵数千人即将按期开赴集合，正在野外进行检阅。刘景岩暗中使人阻挠破坏此事说："契丹强盛，你们这些人有去无回。"兵众害怕，杀了杨汉章，拥护刘景岩为留后。末帝不得已，丁酉（十二日），任命刘景岩为彰武留后。

[32]契丹主谓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难，必有成功。观汝器貌识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为天子。"敬瑭辞让者数四，将吏复劝进，乃许之。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己亥，制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旧。以节度判官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河东军府事，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观察判官薛融为侍御史知杂事，节度推官白水窦贞固为翰林学士，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客将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延广，陕州人也。立晋国长公主为皇后。

[32]契丹主对石敬瑭说："我从三千里以外来帮助你解决危难，必然会成功。观察你的器宇容貌和见识气量，真的是个中原的国主啊。我想扶立你做天子。"石敬瑭推辞逊让了好几次，将吏又反复劝他进大位，于是便答应了。契丹主制作册封的文书，命令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自己解下衣服冠冕亲授给他，在柳林搭筑坛台，就在这一天，即了皇帝之位。并割让了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

武、云、应、寰、朔、蔚十六个州给予契丹，仍然答应每年运输帛三十万匹给他们。已亥（十四日），后晋高祖皇帝石敬瑭下制令，更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实行大赦；敕命各种法制都遵守明宗时的旧规。任用节度判官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河东军府事，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观察判官薛融为侍御史知杂事，节度推官白水人窦贞固为翰林学士，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客将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景延广是陕州人。立晋国长公主为皇后。

契丹主虽军柳林，其辎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辄结束，以备仓猝遁逃，而赵德钧欲倚契丹取中国，至团柏逾月，按兵不战，去晋安才百里，声问不能相通。德钧累表为延寿求成德节度使，曰：“臣今远征，幽州势孤，欲使延寿在镇州，左右便于应接。”唐主曰：“延寿方击贼，何暇往镇州！俟贼平，当如所请。”德钧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赵氏父子坚欲得镇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虽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毙耳。”德钧闻之，不悦。

契丹主虽然把军队屯扎在柳林，他们的辎重和老弱士兵都在虎北口，每当太阳西落便结扎停当，以便于仓促之间遁逃，而赵德钧想要倚赖契丹夺取中国，到达团柏一个多月，按兵不动，距离晋安才百里，但消息不能相通。赵德钧屡次上表为他的儿子赵延寿祈求委任为成德节度使，他说：“臣现在远征在外，幽州形势孤弱，想要让延寿戍守在镇州，向左向右都便于接应。”后唐末帝说：“延寿正在与贼兵争斗，哪有空暇去往镇州！等待贼兵平定后，可以按所请求的办理。”赵德钧没完没了地请求，后唐主发怒说：“赵氏父子坚持要得到镇州，是什么意思？如果能够打退胡寇，即使要取代我的位置，我也甘心愿意，若是玩弄寇兵以胁求君主，只怕要落得犬兔都毙命了。”赵德钧听说，很不高兴。

闰月，赵延寿献契丹主所赐诏及甲马弓剑，诈云德钧遣使致书于契丹主，为唐结好，说令引兵归国；其实别为密书，厚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契丹主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欲许德钧之请。

闰十一月，赵延寿奉献出契丹主所赐的诏书以及铠甲、马匹、弓矢、刀剑，诈称赵德钧遣派的使者致信给契丹主，为后唐求结和好，劝说契丹让他们引兵归国；其实又另具秘密书信，用丰厚的金宝财帛贿赂契丹主，并说："如果立自己为中国皇帝，请求就用现有兵马向南平定洛阳，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仍然允许石敬瑭常镇河东。"契丹主自以为深入敌境，晋安没有攻下，赵德钧兵力尚强，范延光在他的东面，又怕太行山以北诸州遮断他的归路，想要答应赵德钧的请求。

帝闻之，大惧，亟使桑维翰契凡主，说之曰："大国举义兵以救孤危，一战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栅，食尽力穷。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国之强，且素蓄异志，按兵观变，非以死徇国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诞妄之辞，贪豪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岂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尔见捕鼠者乎，不备之，犹或啮伤其手，况大敌乎！"对曰："今大国已扼其喉，安能啮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约也，但兵家权谋不得不尔。"对曰："皇家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属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义不终！臣窃为皇帝不取也。"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契丹主乃从之，指帐前石谓德钧使者曰："我已许石郎，此石烂，可改矣。"

后晋帝听说，很是害怕，赶紧派桑维翰去见契丹主耶律德光，劝他说："您大国发动义兵来救援孤危，一次战斗就使唐兵瓦解，退守到一栅之后，食粮用尽，力量穷竭。赵德钧父子不忠于唐，不信于契丹，只是畏惧大国之强盛，而且素怀异志，按兵不动，以窥测变化，并非以死殉国的人，有什么可怕的。您怎么能因而相信他的妄诞之词，贪取毫末小利，丢弃将要完成的功业呢？而且如果让晋国得了天下，将要竭尽中国之财以奉献给大国，哪里是这些小利可比的！"契丹主说："你看见捕鼠的人吗，不防备它，还可能咬伤了手，何况是大敌啊！"回答说："现在大国已经卡住它的喉咙，岂能再咬人啊！"契丹主说："我不是要改变以前的约定，只是用兵的权谋不能不这样。"回答说："皇帝用信义救人的急难，四海人的耳目都注意到了这件事，怎么能忽而这样、忽而那样，以致使得大义不能贯彻始终，臣私下认为皇帝不能这样做啊！"于是，跪在帐前，从早到晚，哭泣流涕地争辩不止。契

丹主便依从了他，指着帐前的石头对赵德钧的使者说：“我已经许诺了石郎，除非这块石头烂了，才能改变。”

[33]龙敏谓前郑州防御使李懿曰：“君，国之近亲，今社稷之危，翘足可待，君独无忧乎？”懿为言赵德钧必能破敌之状。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钧之为人，怯而无谋，但于守城差长耳。况今内蓄奸谋，岂可恃乎！仆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为耳。今从驾兵尚万余人，马近五千匹，若选精骑一千，使仆与郎万金将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虏骑入晋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则事济矣。张敬达等陷于重围，不知朝廷声问，若知大军近在团柏，虽有铁障可冲陷，况虏骑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龙敏之志极壮，用之晚矣。”

[33]龙敏对前郑州防御使李懿说：“您是国主的近亲，现在社稷如此危难，跷足之间就可以灭亡，您难道唯独没有忧虑吗？”李懿为他分析赵德钧必能打败敌军的形势。龙敏说：“我是燕地人，知道赵德钧的为人，他胆小而又无谋略，只是对于守城稍有长处而已。何况他现在内蓄奸谋，这样的人怎么能依恃呢？在下有个冒昧的计策，只怕朝廷不肯那样干。现在随从圣驾的兵尚有万余人，马近五千匹，如果选出精锐骑兵一千人，让我和郎万金指挥他们，从介休山路出发，趁着夜间冲破贼阵而进入晋安寨，只要能有一半人进去，事情就好办了。张敬达等现在陷于重围之中，不知道朝廷的信息，如果他们知道大军近在团柏，那就即使有铁的屏障也可以冲破，何况虏骑的阵列啊！”李懿把这个意见报告了后唐主，后唐主说：“龙敏的志向极为壮烈，现在用这个办法可惜晚了。”

[34]丹州义军作乱，逐刺史康承询，承询奔州。

[34]丹州的义军作乱，驱逐了刺史康承询，康承询投奔州。

[35]晋安寨被围数月，高行周、符彦卿数引骑兵出战，众寡不敌，皆无功，刍粮俱竭，削柿淘粪以饲马，马相啖，尾鬣皆秃，死则将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张敬达性刚，时谓之“张生铁”，杨光远、安审琦劝敬达降于契丹，敬达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为元帅而败军，其罪已大，况降敌乎！今援兵旦暮至，且当俟之。必若力尽势穷，则诸军斩我首，携之出降，自求多福，未为晚也。”光远目审琦欲杀敬达，审琦未忍。高行周知光远欲图敬达，常引壮骑尾而卫之，敬达不知其故，谓人曰：“行周每踵余后，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随之。诸将

每旦集于招讨使营，甲子，高行周、符彦卿未至，光远乘其无备，斩敬达首，帅诸将上表降于契丹。契丹主素闻诸将名，皆慰劳，赐以裘帽，因戏之曰：“汝辈亦大恶汉，不用盐酪啖战马万匹！”光远等大惭。契丹主嘉张敬达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谓其下及晋诸将曰：“汝曹为人臣，当效敬达也。”时晋安寨马犹近五千，铠仗五万，契丹悉取以归其国，悉以唐之将卒授帝，语之曰：“勉事而主。”马军都指挥使康思立愤惋而死。

[35]晋安寨被围了几个月，高行周、符彦卿多次率领骑兵出战，由于寡不敌众，都不能成功。粮食和草料都用完了，只好削木屑淘马粪中草筋来喂马，马互相啖咬，尾巴和颈鬃都秃了，死了就由将士分而食之，援兵竟还不来。张敬达性情刚强，当时人叫他“张生铁”。杨光远、安审琦劝说张敬达向契丹投降，张敬达说：“我受明宗和当今皇上的厚恩，当了元帅而打败仗，罪过已经很大，何况向敌人投降呢！现在援兵早晚是要到来，暂且等待吧。如果一旦力尽势穷，那就请诸军斩了我的头，拿着去投降，以求保全自己而获多福，那时也还不晚。”杨光远向安审琦使眼色要杀掉张敬达，安审琦不忍下手。高行周知道杨光远要暗算张敬达，常常带领精壮骑兵尾随张敬达来护卫他，张敬达不知其中缘故，对别人说：“行周常常跟在我的脚后，是什么用意？”高行周才不敢再尾随他。诸将每天早晨会集在招讨使的营房中，甲子（初九），高行周、符彦卿尚未到达，杨光远乘着张敬达没有防备，斩了他的头，率领诸将上表向契丹投降。契丹主耶律德光平素就说诸将的名声，都加以慰劳，赐给皮帽，因而开玩笑说：“你们各位是非常可恨的恶汉，用不着我准备加盐的乳酪来喂你们上万匹的战马了！”杨光远等大为羞惭。契丹主嘉许张敬达的忠义，命令收尸安葬，并进行祭典，对他的下属及晋国诸将说：“你们做人臣的，应该仿效张敬达啊！”当时晋安寨尚有马近五千匹，铠甲兵杖五万，契丹全部取走送归本国，而把后唐的将卒全部交给后晋高祖石敬瑭，并对大家说：“勉力效忠你们的主上。”马军都指挥使康思立愤恨惋伤而死。

帝以晋安已降，遣使谕诸州，代州刺史张朗斩其使；吕琦奉唐主诏劳北军，至忻州，遇晋使，亦斩之，谓刺史丁审琦曰：“虏过城下而不顾，其心可见，还日必无全理，不若早帅兵民自五台奔镇州。”将行，

审琦悔之，闭牙城不从。州兵欲攻之，琦曰：“家国如此，何为复相屠灭！”乃帅州兵趣镇州，审琦遂降契丹。

后晋高祖石敬瑭因为晋安已经投降，派使者谕告诸州，代州刺史张朗杀了来使；吕琦奉后唐主的诏书慰劳雁门关以北诸军，到了忻州，遇到晋国使者，也把使者杀了。吕琦对忻州刺史丁审琦说：“胡虏经过城下时都不回头看。他们的心迹可以看清，还朝之日必定不能保全自己，不如早日率领军民从五台奔赴镇州。”将要出发，丁审琦又后悔了，关闭牙城不跟吕琦走。州兵要攻打他，吕琦说：“国与家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还要相互残杀！”于是率领兵将奔向镇州，丁审琦便向契丹投降了。

[36]契丹主谓帝曰：“桑维翰尽忠于汝，宜以为相。”丙寅，以赵莹为门下侍郎，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维翰仍权知枢密使事。以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刘知远为保义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

[36]契丹主对后晋高祖石敬瑭说：“桑维翰对你很尽忠心，应该让他做宰相。”丙寅（十一日），高祖任命赵莹为门下侍郎，桑维翰为中书侍郎，二人都同平章事；桑维翰仍然暂时主持枢密使的事务。任命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任命刘知远为保义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

[37]帝与契丹主将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东，咨于契丹主，契丹主令帝尽出诸子，自择之。帝兄子重贵，父敬儒早卒，帝养以为子，貌类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贵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契丹以其将高谟翰为前锋，与降卒偕进。丁卯，至团柏，与唐兵战，赵德钧、赵延寿先遁，符彦饶、张彦琦、刘延朗、刘在明继之，士卒大溃，相腾践死者万计。

[37]后晋高祖与契丹主将要领兵向南进军，想留下他的一个儿子戍守河东，征求契丹主的意见。契丹主让后晋高祖把他的儿子都叫出来，由他自己选择。后晋高祖哥哥的儿子石重贵，其父石敬儒早亡，后晋高祖养育他做自己的儿子，相貌与后晋高祖相像而身材短小，契丹主指着他说：“这个大眼睛的可以。”因而任用石重贵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契丹用他的将领高谟翰做前锋，同降兵一起相偕而进。丁卯（十二日），到达团柏，与唐兵交战，赵德钧、赵延寿

先逃跑，符彦饶、张彦琦、刘延朗、刘在明也跟着逃跑，士兵大乱溃逃，相互践踏而死的万计。

己巳，延朗、在明至怀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杨光远降。众议以“天雄军府尚完，契丹必惮山东，未敢南下，车驾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与范延光善，召崧谋之。薛文遇不知而继至，唐主怒，变色；崧蹑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见此物肉颤，适几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浅谋误国，刺之益丑。”崧因劝唐主南还，唐主从之。

己巳（十四日），刘延朗、刘在明到了怀州，后唐末帝才知道石敬瑭已即帝位，杨光远已经投降。众人议论认为：“天雄军府还完好，契丹必然惧怕崤山以东，不敢南下，皇帝应当到魏州去巡幸。”后唐末帝认为李崧素来与天雄节度使范延光相友善，便召唤李崧来谋议。薛文遇不知道也跟着进来，后唐末帝发怒，变了颜色；李崧用脚踩薛文遇的脚，薛文遇才退去。后唐末帝说：“我看见这东西肉就发颤，刚才几乎要拔佩刀刺他。”李崧说：“薛文遇是个小人，出的主意浅薄误国，刺了他更显得丑恶。”李崧因而劝后唐末帝南还，后唐末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洛阳闻北军败，众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窜山谷。门者请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国家多难，未能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恶名耳；不若听其自便，事宁自还。”乃出令任从所适，众心差安。

洛阳听说北方军事大败的消息，民众心里大受震动，居住城中的百姓四面出走，逃窜到山谷。把守城门的军士禁止百姓出走，河南尹雍王李重美说：“国家多难，不能当好百姓的主管，又禁止他们去求生，只能增加恶名；不如听其自便，事情安定了自然会归还。”于是下令任凭他们随便出走，民心稍见安宁。

壬申，唐主还到河阳，命诸将分守南、北城。张延朗请幸滑州，庶与魏博声势相接，唐主不能决。

壬申（十七日），后唐末帝回到河阳，命令诸将分守南、北城。张延朗请求后唐末帝再去滑州，以便同魏博声势相接，后唐末帝没能作出决定。

赵德钧、赵延寿南奔潞州，唐败兵稍稍从之，其将时赛帅卢龙轻骑东还渔阳。帝先遣昭义节度使高行周还具食，至城下，见德钧父子在

城上，行周曰：“仆与大王乡曲，敢不忠告！城中无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车驾。”甲戌，帝与契丹主至潞州，德钧父子迎谒于高河，契丹主慰谕之，父子拜帝于马首，进曰：“别后安否？”帝不顾，亦不与之言。契丹主问德钧曰：“汝在幽州所置银鞍契丹直何在？”德钧指示之，契丹主命尽杀之于西郊，丹三千人。遂琐德钧、延寿，送归其国。

赵德钧、赵延寿向南逃奔到潞州，后唐败兵稍微跟着他们，其将领时赛率领卢龙的轻骑兵向东回到渔阳。后晋高祖先派遣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回到潞州准备粮秣，到达城下，见赵德钧父子在城上，高行周说：“我和您是同乡，怎能不向您进言忠告！城中没有一斗粟米可守，不如赶快迎接晋帝车驾。”甲戌（十九日），后晋高祖与契丹主到达潞州，赵德钧父子在高河迎接并谒见，契丹主好言安慰他们，赵氏父子在马前拜见后晋高祖，又走近后晋高祖身边说：“分别以后安好吗？”后晋高祖不看他们，也不同他们交谈。契丹主问赵德钧说：“你在幽州所设置的银鞍契丹兵现在哪里？”赵德钧指给他看，契丹主下令在西郊把这些人都杀了，共有三千人。于是，便拘拿了赵德钧、赵延寿，押送到契丹国。

德钧见述律太后，悉以所赍宝货并籍其田宅献之，太后问曰：“汝近者何为往太原？”德钧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从吾儿求为天子，何妄语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儿将行，吾戒之云：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须引归，太原不可救也。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所为如此，何面目复求生乎？”德钧俯首不能对。又问：“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钧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属谁？”曰：“属太后。”太后曰：“然则又何献焉？”德钧益惭。自是郁郁不多食，逾年而卒。张砺与延寿俱入契丹，契丹主复以为翰林学士。

赵德钧谒见契丹主的母亲述律太后，把所有带来的宝货及没收得来的田宅都献出来作贡物，太后问道：“你最近为什么到太原去？”赵德钧说：“是奉唐主之命。”太后指着天说道：“你向我儿请求扶你当天子，为什么说瞎话！”又指指自己的心说：“这里是不能欺骗的。”又说：“我儿将要出行时，我告诫他说：赵大王如果率领兵马向渝关北进时，就赶紧带领部众回来，太原不必去救他。你想当天子，为什么不

先把我儿击退，再慢慢谋取也不晚。你作为人臣，既辜负自己的君主，不能攻击敌人，又想乘着危乱之时谋求自己的利益，你干出来这样的事，还有什么面目来求生存呢？”赵德钧低着头不能回答。太后又问他：“你所献的器物玩好在这里，但你所献的田宅在哪里？”赵德钧说：“在幽州。”太后说：“幽州现在是属于谁的？”回答说：“属于太后。”太后说：“那你还献什么啊！”赵德钧更加羞惭。从此郁郁吃不下东西，一年之后便死了。张砺与赵延寿一起进入契丹，契丹主仍然让他做翰林学士。

帝将发上党，契丹主举酒属帝曰：“余远来徇义，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惊骇；汝宜自引汉兵南下，人必不甚惧。我令太相温将五千骑卫送汝至河梁，欲与之渡河者多少随意。余且留此，俟汝音闻，有急则下山救汝；若洛阳既定，吾即北返矣。”与帝执手相泣，久之不能别，解白貂裘以衣帝，赠良马二十匹，战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孙勿相忘。”又曰：“刘知远、赵莹、桑维翰皆创业功臣，无大故，勿弃也。”

后晋高祖将要进军上党，契丹主举着酒杯对他说：“我远道而来履行协约，现在大事已经完成，我如果再向南进军，黄河以南的人必然要引起大的惊骇；你应该自已率领汉兵南下，人心定不会太恐惧，我命令太相温带领五千骑兵保卫护送你到河阳桥，你想要多少人随你渡河由你决定。我暂时留在这里，等你的消息，有紧急情况，我便下山去援救你；如果你能把洛阳安定下来，我就返回北面去。”于是与后晋高祖执手相泣，久久不能作别，脱下自己的白貂裘给后晋高祖穿上，又赠送了好马二十匹，战马一千二百匹，说：“世世代代子孙不要相忘。”又说：“刘知远、赵莹、桑维翰都是创业的功臣，没有大的过失，不要丢弃他们。”

初，张敬达既出师，唐主遣左金吾大将军历山高汉筠守晋州。敬达死，建雄节度副使田承肇帅众攻汉筠于府署，汉筠开门延承肇入，从容谓曰：“仆与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为节度使。”汉筠曰：“仆老矣，义不为乱首，死生惟公所处。”承肇目左右欲杀之，军士投刃于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谢曰：“与公戏耳。”听汉筠归洛阳。帝遇诸途，曰：“朕忧卿为乱兵所伤，今见卿甚喜。”

起初，张敬达率师出征后，后唐末帝派左金吾大将军历山人高汉筠戍守晋州。张敬达死后，建雄节度副使田承肇率领部众在府署攻击高汉筠，高汉筠打开府署大门延请田承肇进入，很从容地对田承肇说："我和您都是受朝廷的委任，为何如此相迫？"田承肇说："要拥戴您做节度使。"高汉筠说："我老了，道义上不允许我当作乱的头头，或死或生都听任您的处置了。"田承肇目示左右要杀他，军士们把武器投掷在地说："高金吾是几朝有德望的人，为什么要害他！"田承肇这才向他谢罪说："和您开玩笑而已。"听由高汉筠归还洛阳。后晋高祖在路途中遇上了他，说道："朕担忧您为乱兵所伤，现在见到您，我很高兴。"

[38]符彦饶、张彦琪至河阳，密言于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复浅，人心已离，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阳节度使苌从简与赵州刺史刘在明守河阳南城，遂断浮梁，归洛阳。遣宦者秦继、皇城使李彦绅杀昭信节度使李赞华于其第。

[38]符彦饶、张彦琪到达河阳，秘密地向唐末帝说："现在胡兵大举南下，黄河的水又很浅，人心已经离散，此地不能固守。"丁丑（二十二日），后唐末帝命令河阳节度使苌从简与赵州刺史刘在明戍守河阳南城，便把渡河浮桥断毁，回到洛阳。派遣宦官秦继、皇城使李彦绅在昭信节度使李赞华的府邸将他杀死。

[39]己卯，帝至河阳，苌从简迎降，舟楫已具。彰圣军执刘在明以降，帝释之，使复其所。

[39]己卯（二十四日），后晋高祖到达河阳，苌从简迎接投降，渡河舟楫已经准备好了。彰圣军拘执了刘在明，也来投降，后晋高祖把他释放了，让他复职返回镇所。

[40]唐主命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河阳节度使张彦琪、宣徽南院使刘延朗将千馀骑至白马阪行战地，有五十馀骑奔于北军。诸将谓审虔曰："何地不可战，谁肯立于此？"乃还。庚辰，唐主又与四将议复向河阳，而将校皆已飞状迎帝。帝虑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骑扼渑池。

[40]后唐末帝命令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河阳节度使张彦琪、宣徽南院使刘延朗带领千余骑兵到达白司马阪准备进行战斗的地方，有五十多骑兵投奔到北方的后晋军队。诸将对宋审

虔说：“哪个地方不能战斗，谁还肯停留在这里？”便带兵回来了。庚辰（二十五日），后唐末帝又同宋、符、张、刘四将商讨再向河阳进攻，而此时将校都已经驰送降书给晋高祖了。后晋高祖担心后唐末帝向西逃奔，派遣契丹一千骑兵扼阻在渑池。

辛巳，唐主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审虔等携传国宝登玄武楼自焚。皇后积薪欲烧宫室，重美谏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劳民力；死而遗怨，将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谓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孙妇女一朝至此，何忍独生！妹自勉之。”淑妃乃与许王从益匿于毬场，获免。

辛巳（二十六日），后唐末帝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李重美及宋审虔等携带着传国宝玺登上宣武楼自焚。刘皇后积聚薪柴想把宫室也烧了，李重美劝谏说：“新天子来了，必定不能露天居住，以后修建宫室还要劳费民力；我们死了，还要给民众遗留怨恨，能有什么好处！”于是，便停止了焚烧宫室。王淑妃对曹太后说：“事情已经危急了，应该暂且躲藏一下，等候姑夫来了再说。”曹太后说：“我的儿子、孙子、媳妇、女儿一旦到了如此地步，我怎么忍心独自生存！妹妹你自己勉励吧。”王淑妃便同许王李从益藏匿在毬场，终免一死。

是日晚，帝入洛阳，止于旧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尉而释之。帝命刘知远部署京城，知远分汉军使还营，馆契丹于天宫寺，城中肃然，无敢犯令。士民避乱窜匿者，数日皆还复业。

这天晚上，后晋高祖石敬瑭进入洛阳，住在自己的旧府第。后唐的兵都解脱铠甲等待问罪，后晋高祖安慰大家，并加以释放。后晋高祖命令刘知远部署京城的治安，刘知远分派汉军让他们回到自己的营地，把契丹兵安置在天宫寺，城中秩序非常平静，没有人敢违背命令。士民避乱逃窜躲藏的人，没有几天都回来恢复了旧业。

初，帝在河东，为唐朝所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张延朗不欲河东多蓄积，凡财赋应留使之外尽收取之，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见，独收延朗付御史台，余皆谢恩。

过去，后晋高祖在河东时，受到后唐朝廷的猜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张延朗不愿让河东有更多的积蓄，于是把除了应该留供地方使用的财物以外，全部收取上缴，晋高祖因此怨恨他，壬午（二

十七日），百官入宫朝见，唯独把张延朗扣押交付御史台究办，其余的都谢恩免究。

甲申，车驾入宫，大赦："应中外官吏一切不问，惟贼臣张朗、刘延皓、刘延朗奸邪贪猥，罪难容贷；中书侍郎·平章事马胤孙、枢密使房、宣徽使李专美、河中节度使韩昭胤等，虽居重位，不务诡随，并释罪除名；中外臣僚先归顺者，委中书门下别加任使。"刘延皓匿于龙门，数日，自经死。刘延朗将奔南山，捕得，杀之。斩张延朗；既而选三司使，难其人，帝甚悔之。

甲申（二十九日），后晋高祖车驾入宫，实行大赦："应中外官吏一切不问，只有贼臣张延朗、刘延皓、刘延朗奸邪贪猥，罪行难于容忍宽贷；中书侍郎、平章事马胤孙、枢密使房、宣徽使李专美、河中节度使韩昭胤等，虽然居于重要职位，不追求诡诈逢迎，一并解脱他们的罪行，予以除名；内外臣僚中先归顺的，委令中书、门下省另行加以作用。"刘延皓藏匿在龙门，几天后，自己上吊死了。刘延朗将要逃奔南山，捉住了他，并把他杀死。把张延朗斩首，接着选拔三司使，难于有合适人选，后晋高祖很是后悔。

闽人闻唐主之亡，叹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闻也，将如吾君何！"

闽国人听到后唐末帝的灭亡消息后，叹息着说："潞王的罪行，我们没有听说过，他比起我们的国君又能怎么样呢！"

[41]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阳，饯太相温及契丹兵归国。

[41]十二月，乙酉朔（初一），后晋高祖来到河阳，设宴给太相温和契丹兵饯行，送他们回国。

[42]追废唐主为庶人。

[42]追废后唐末帝为平民百姓。

[43]丁亥，以冯道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3]丁亥（初三），高祖任用冯道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4]曹州刺史郑阮贪暴，指挥使石重立因乱杀之，族其家。

[44]曹州刺史郑阮贪婪暴虐，指挥使石重立乘着变乱，把他杀了，并族灭了他的家属。

[45]辛卯，以唐中书侍郎姚为刑部尚书。

[45]辛卯（初七），高祖作用后唐中书侍郎姚为刑部尚书。

[46]初，朔方节度使张希崇为政有威信，民夷爱之，兴屯田以省漕运；在镇五年，求内徙，唐潞王以为静难节度使。帝与契丹修好，恐其复取灵武，癸巳，复以希宗为朔方节度使。

[46]以前，朔方节度使张希崇治理政务有威信，民众喜欢爱戴他，他兴办屯田就地取粮，从而省减了漕运，在镇所五年，要求往内地调迁，后唐潞王李从珂任用为静难节度使。后晋高祖与契丹修好，担心契丹再次攻取灵武，癸巳（初九），仍然作用张希崇为朔方节度使。

[47]初，成德节度使董温琪贪暴，积货臣万，以牙内都虞候平山秘琼为腹心。温琪与赵德钧俱没于契丹，琼尽杀温琪家人，瘗于一坎，而取其货，自称留后，表称军乱。

[47]当初，成德节度使董温琪贪焚暴虐，积蓄的财货竟达巨万，他把牙内都虞候平山人秘琼当作心腹。董温琪与赵德钧一起死于契丹。秘琼把董温琪的家属杀了，埋葬在一个坟坑里，而把他的家财都夺取了，自称留后，上表称言军队动乱。

[48]同州小校门铎杀节度使杨汉宾，焚掠州城。

[48]同州的小校门铎杀了节度使杨汉宾，焚烧并掠抢了州城。

[49]诏赠李赞华燕王，遣使送其丧归国。

[49]后晋高祖下诏封赠李赞华为燕王，派使者护送他的丧葬回契丹。

[50]张朗将其众入朝。

[50]代州刺史张朗带领他的兵众入京朝见后晋高祖。

[51]庚子，以唐中书侍郎卢文纪为吏部尚书。以皇城使晋阳周为大将军、充三司使；辞曰："臣自知才不称职，宁以避事见弃，犹胜冒宠获辜。"帝许之。

[51]庚子（十六日），后晋高祖任用后唐中书侍郎卢文纪为吏部尚书。任用皇城使晋阳人周为大将军、充任三司使；周辞谢说："臣自知才干不能称职，宁可因为躲避事责而被陛下见弃，也还是比冒恃陛下的宠爱而获罪要好。"后晋高祖准许了他。

[52]帝闻平卢节度使房知温卒，遣天平节度使王建立将兵巡抚青州。

[52]后晋高祖听说平卢节度使房知温去世，遣派天平节度使王建立领兵巡抚青州。

[53]改兴唐府曰广晋府。

[53]更改兴唐府叫广晋府。

[54]安远节度使卢文进闻帝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将，辛丑，弃镇奔吴。所过镇戍，召其主将，告之故，皆拜辞而退。

[54]安远节度使卢文进听说后晋高祖是由契丹扶立的，自己本是契丹的叛将，辛丑（十七日），放弃了镇所投奔吴国。所过镇戍之地，召唤其主将，告诉他们缘故，都拜辞而退。

[55]徐知诰以镇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李德诚、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周本位隆重，欲使之帅众推戴，本曰："我受先生大恩，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杨氏之危，又使我为此，可乎！"其子弘祚强之，不得已与德诚帅诸将诣江都表吴主，陈知诰功德，请行册命；又诣金陵劝进。宋齐丘谓德诚之子建勋曰："尊公，太祖元勋，今日扫地矣。"于是吴宫多妖，吴主曰："吴祚其终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55]吴国的徐知诰因为镇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李德诚、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周本的地位高声望大，想让他们率领众将吏推戴自己当皇帝。周本说："我受先王大恩，自从徐温父子擅权用事，恨自己不能挽救杨氏的危难，现在又让我干这种事，可以吗？"他的儿子周弘祚强迫他干，不得已与李德诚率领诸将到江都上表吴主杨溥，陈述徐知诰的功德，请吴主施行册命；又到金陵向徐知诰劝进。宋齐丘对李德诚的儿子李建勋说："令尊是太祖的元勋，今天名声扫地了。"这个时候，吴宫发生许多妖异的事情，吴主说："吴国的福祚大概将要完了！"左右的人说："这是天意，不是人事所能改变的啊！"

[56]高丽王建用兵击破新罗、百济，于是东夷诸国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节度，百二十郡。

[56]高丽王王建发兵击破新罗、百济，从此东夷诸国都归附于他，拥有二京、六府、九节度，一百二十郡。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一卷

后晋纪二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天福二年（丁酉、937）

后晋纪二后晋高祖天福二年（丁酉，公元937年）

[1]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乙卯（初二），出现日食。

[2]诏以前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为成德节度使，以秘琼为齐州防御使。遣引进使王景崇谕琼以利害。重荣与契丹将赵思温偕如镇州，琼不敢拒命。丙辰，重荣奏已视事。景崇，邢州人也。

[2]后晋高祖石敬瑭下诏，任用前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为成德节度使，任用秘琼为齐州防御使。派遣引进使王景崇去给秘琼讲明利害。安重荣与契丹将领赵思温相偕来到镇州，秘琼不敢拒绝接受命令。丙辰（初三），安重荣上奏称已经视事。王景崇是邢州人。

[3]契丹以幽州为南京。

[3]契丹把幽州做为南京。

[4]李崧、吕琦逃匿于伊阙民间。帝以始镇河东，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责琦。乙丑，以琦为秘书监；丙寅，以崧为兵部侍郎、判户部。

[4]李崧、吕琦逃匿在伊阙民间。后晋高祖认为开始镇守河东时，李崧推举有功，心里感激他；也不责备吕琦。乙丑（十二日），任用吕琦为秘书监；丙寅（十三日），任用李崧为兵部侍郎、判理户部。

[5]初，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微时，有术士张生语之云：“必为将相。”延光既贵，信重之。延光尝梦蛇自脐入腹，以问张生，张生曰：“蛇者龙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与延光善，及赵德钧败，延光自辽州引兵还魏州，虽奉表请降，内不自安，以书潜结秘琼，欲与之为乱；琼受其书不报，延光恨之。琼将之齐，过魏境，延光欲灭口，且利其货，遣兵邀之于夏津，杀之。丁卯，延光奏称夏津捕盗兵误杀琼；帝不问。

[5]从前，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微贱时，有个术士张生对他说：“您将来必定做将相。”范延光贵显后，很信任器重他。范延光曾

经梦见蛇从肚脐钻入腹中，便把这件事询问张生，张生说：“蛇就是龙，是当帝王的兆头。”范延光从此有了非份之想。后唐潞王李从珂素来与范延光友善，等到赵德钧败亡后，范延光从辽州领兵返归魏州，虽然他向晋高祖上表请降，内心很不自安，他写信暗中勾结秘琼，想同他一起作乱；秘琼接信后不作回答，范延光很怨恨他。秘琼将要去齐州就任，经过魏州境内，范延光想灭口，并且贪爱他的财货，便派兵在夏津阻挡他，把他杀了。丁卯（十四日），范延光秦称夏津捕捉强盗，士兵误杀秘琼，后晋高祖不作究问。

[6]戊寅，以李崧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枢密使，桑维翰兼枢密使。时晋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禀，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

[6]戊寅（二十五日），高祖任用李崧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枢密使，高祖任用桑维翰兼枢密使。当时，后晋新得天下，藩镇大多还没有服从；或者虽然服从，但是还反复不安定。战争焚掠之余，官家府库中的金帛财物已经支用净尽，民间生活困难贫穷，而契丹又征调索求没完没了。桑维翰劝说晋高祖要诚心诚意、放弃前怨，来安抚各地藩镇；用谦卑的言词和丰厚的献礼，来结好于契丹；训练士卒、修缮兵器，来完善武备力量；勤务农桑生产，来充实仓储；通畅商贾贸易，来交流丰富财货。几年之间，中国就会稍见安定。

[7]吴太子琏纳齐王知诰女为妃。

[7]吴国太子杨琏娶了齐王徐知诰的女儿做妃子。

知诰始建太庙、社稷，改金陵为江宁府，牙城曰宫城，厅堂曰殿；以左·右司马宋齐丘、徐为左·右丞相，马步判官周宗、内枢判宫黟人周廷玉为内枢使。自余百官皆如吴朝之制。置骑兵八军，步兵九军。

徐知诰开始修建太庙、社稷祭坛、更改金陵为江宁府，牙城称作宫城，府中的厅堂称为殿；委任左、右司马宋齐丘和徐为左、右丞相，马步判官周宗、内枢判官黟县人周廷玉为内枢使。其余百官，都和吴国的制度一样。置建骑兵八个军，步兵九个军。

[8]二月，吴主以卢文进为宣武节度使，兼侍中。

[8]二月，吴主杨溥任用卢文进为宣武节度使，兼任侍中。

[9]戊子，吴主使宜阳王如西都，册命齐王；王受册，赦境内。册王妃曰王后。

[9]戊子（初五），吴主让宜阳王杨去西都金陵，册命齐王；齐王徐知诰接受册命，在辖境以内实行大赦，册立王妃称作王后。

[10]吴越王元之弟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元获罪于元，废为庶人。

[10]吴越王钱元的弟弟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钱元得罪了钱元，被废黜为庶民。

[11]契丹主自上党过云州，大同节度使沙彦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还镇。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谓其众曰："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推峦领州事，闭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

[11]契丹主耶律德光从上党北上经过云州时，大同节度使沙彦出城迎接，契丹主把他留下，不让回镇所。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对他的下属将士说："我们属于有礼义之俗的国家，怎么可以做夷狄的臣民啊！"众人推举吴峦领导全州的事务，关上城门不接受契丹的命令，契丹兵攻城，攻不下来。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人郭崇威也耻于向契丹称臣，挺身南归。

契丹主过新州，命威塞节度使翟璋敛犒军钱十万缗。初，契丹主阿保机强盛，室韦、奚、皆役属焉。奚王去诸苦契丹贪虐，帅其众西徙妫州，依刘仁恭父子，号西奚。去诸卒，子扫剌立。唐庄宗灭刘守光，赐扫剌姓李名绍威。绍威娶契丹逐不鲁之姊。逐不鲁获罪于契丹，奔绍威，绍威纳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绍威卒，子拽剌立。及契丹主德光自上党北还，拽剌迎降，时逐不鲁亦卒，契丹主曰："汝诚无罪，扫剌、逐不鲁负我。"皆命发其骨，而扬之。诸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劳翟璋曰："当为汝除代，令汝南归。"己亥，璋表乞徵诣阙。既而契丹遣璋将兵讨叛奚，攻云州，有功，留不遣璋，璋郁郁而卒。

契丹主经过新州，命令威塞节度使翟璋收集犒劳军队的钱十万缗。以前，契丹主耶律德光的父亲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都成为他的属地而为其役使。奚王去诸苦于契丹的贪求和虐待。带领他的属众向西迁徙到妫州，依附于刘仁恭父子，号称西奚。去诸死后，他的儿子扫剌继立。后唐庄宗讨灭刘守光时，赐给扫剌姓李，名

绍威。李绍威娶了契丹逐不鲁的姐姐。逐不鲁得罪了契丹，投奔李绍威，李绍威接纳了他；契丹发怒，攻打他，没有攻下来。李绍威死后，子拽剌继立。等到契丹主耶律德光从上党北归时，拽剌迎接并投降于他，当时逐不鲁也死了，契丹主耶律德光说："你实在是没有罪过的，扫剌、逐不鲁有负于我。"便令人把二人的尸骨挖掘出来，磨碎后加以散扬。各处奚人畏惧契丹的暴虐，很多都叛离逃走。契丹主慰劳翟璋说："我一定找人替代你的职务，让你回到南朝。"己亥（十六日），翟璋上表后晋朝廷，请求召他回朝。没有多久，契丹派遣翟璋领兵去讨伐叛变的奚人，进攻云州，有功劳，便把他留下，不让他回去，最后翟璋郁郁而死。

张砺自契丹逃归，为追骑所获，契丹主责之曰："何故舍我去？"对曰："臣华人，饮食衣服皆不与此同，生不如死，愿早就戮。"契丹主顾通事高彦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复得邪！"笞彦英而谢砺。砺事契丹主甚忠直，遇事辄言，无所隐避，契丹主甚重之。

翰林学士张砺从契丹逃归南方，被追赶的契丹骑兵抓获，契丹主责备他说："你为什么离我而去？"张砺回答说："我是中原人，饮食、衣服都同此地不一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愿意您早日把我杀了。"契丹主对着翻译高彦英说："我常常告诫你要优厚地对待这个人，你为什么让他流离失所而逃走？如果失去他，还能到哪里去获得这样的人！"便笞打高彦英而向张砺道歉。张砺侍奉契丹主很是忠心和直率，遇到问题往往进言，没有什么隐藏和躲避的，契丹主很器重他。

[12]初，吴越王少子元，数有军功，赐之兵仗。及吴越王元立，元为土客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恃恩骄横，增置兵仗至数千，国人多附之。元忌之，使人讽请输兵仗，出判温州，元不从。铜官庙吏告元遣亲信祷神，求主吴越江山；又为蜡丸从水窦出入，与兄元谋议。三月，戊午，元遣使者召元宴宫中，既至，左右称元有刃坠于怀袖，即格杀之；并杀元。元欲按诸将吏与元、元交通者，其子仁俊谏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绍，皆焚其书疏以安反侧，今宜效之。"元从之。

[12]以前，吴越王钱的小儿子钱元，多次建立军功，钱赐给他护从用的兵仗。等到吴越王钱元继立后，钱元被任命为土客马步军都指挥

使兼中书令。他依恃恩宠而骄傲蛮横，增设兵仗达数千人，国中的人常常依附他。钱元猜忌他，让人去劝钱元自己请求捐献兵仗，出朝去判理温州，钱元不干。铜官庙的司管官员告发钱元派亲信去向神祈祷，求神让他做吴越江山的君主；又告发他制作蜡丸从水洞流进流出，与他哥哥钱元密谋策划。三月，戊午（初五），钱元派使者召唤钱元到宫中赴宴，到达后，宫中左右的人声称钱元身上有刀坠挂在怀袖里边，就把他捉拿杀了；同时杀了钱元。钱元还要查究将吏中与钱元、钱元有交往沟通的人。他的儿子钱仁俊劝谏他说："昔日东汉光武帝打败王莽，三国时曹操破了袁绍，都把他们的往来书信烧了，用以平息出现反叛和倾覆，现在，我们也应该效法他们。"钱元听从了这个意见。

[13]或得唐潞王膂及髀骨献之，庚申，诏以王礼葬于徽陵南。

[13]有人得到后唐潞王李从珂自焚后的脊骨和髋骨，拿来进献，庚申（初七），后晋高祖下诏，用王礼葬于徽陵之南。

[14]帝遣使诣蜀告即位，且叙姻好；蜀主复书，用敌国礼。

[14]后晋高祖遣派使者到蜀国去通告自己即位的事，并且叙述姻亲之好；蜀后主孟昶用对待平等国家的礼节回了信。

[15]范延光聚卒缮兵，悉召巡内刺史集魏州，将作乱。会帝谋徙都大梁，桑维翰曰："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过十驿，彼若有变，大军寻至，所谓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诏，托以洛阳漕运有阙，东巡汴州。

[15]范延光聚集兵马、修理兵器，把他管辖下的刺史全部召集到魏州，将要作乱造反。适逢后晋高祖打算迁都到大梁，桑维翰说："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是水陆两路都会，物资和财用都很富饶。现在范延光的谋反迹象已经显露出来，大梁距离魏州不过十个驿站那么远，他那边如果发生变故，大军很快就可过来，真是像俗话所说的'迅雷不及掩耳'一样啊！"丙寅（十三日），下诏，托言洛阳漕运不足，东巡汴州。

[16]吴徐知诰立子景通为王太子；固辞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温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诰。

[16]吴国齐王徐知诰册立他的儿子徐景通为王太子；徐景通坚决辞谢不接受。徐知诰又追尊他的父亲忠武王徐温为太祖武王，他的母亲

明德太妃李氏为王太后。壬申（十九日），更改自己的名字为诰。

[17]庚辰，帝发洛阳，留前朔方节度使张从宾为东都巡检使。

[17]庚辰（二十七日），后晋高祖从洛阳出发东巡，留下前朔方节度使张

从宾为东都巡检使。

[18]汉主以疾愈，大赦。

[18]南汉主刘龚因为生病痊愈，实行大赦。

[19]交州将皎公羡杀安南节度使杨廷艺而代之。

[19]交州将领皎公羡杀安南节度使杨廷艺并取而代之。

[20]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20]夏季，四月，丙戌（初四），后晋高祖到达汴州；丁亥（初五），实行大赦。

[21]吴越王元复建国，如同光故事。丙申，赦境内，立其子弘为世子。以曹仲达、沈崧、皮光业为丞相，镇海节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21]吴越王钱元恢复建国，如同后唐庄宗同光时期一样。丙申（十四日），在辖境以内实行大赦，册立他的儿子钱弘为世子。任用曹仲达、沈崧、皮光业为丞相，镇海节度判官林鼎掌管教令。

[22]丁酉，加宣武节度使杨光远兼侍中。

[22]丁酉（十五日），后晋朝廷加封宣武节度使杨光远兼任侍中。

[23]闽主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宝皇宫。又遣使散诣诸州，伺人隐慝。

[23]闽主王修建紫微宫，用水晶做装饰，土木工程的盛大，加倍于宝皇宫。又派出使者分散到所辖各州，暗中侦查人们所隐匿的事情。

[24]五月，吴徐诰用宋齐丘策，欲结契丹以取中国，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报之。

[24]五月，吴国齐王徐诰采用宋齐丘的计谋，想要勾结契丹来取得对中原的统治，遣派使者用美女、珍玩宝货从海上送去以修好，契丹主耶律德光也遣派使者回报他。

[25]丙辰，敕权署汴州牙城曰大宁宫。

[25]丙辰（初五），后晋高祖下敕令：暂时把汴州的牙城署名为大宁宫。

[26]壬申，进范延光爵临清郡王，用来安抚他的心意。

[26]壬申（二十一日），后晋朝廷进爵范延光为临清郡王，用来安抚他的心意。

[27]追尊四代孝妣为帝后。己卯，诏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听亲旧收葬。初，武卫上将军娄继英尝事梁均王，为内诸司使，至是，诸其首而葬之。

[27]后晋高祖追尊四代父母为皇帝和皇后。己卯（二十八日），下诏，太庙所藏唐室罪人的首级听由其亲属故旧加以收葬。当初，武卫上将军娄继英曾经臣事后梁均王朱友，任内诸司使，到这时，请求收殓均王的首级以便埋葬。

[28]六月，吴诸道副都统徐景迁卒。

[28]六月，吴国诸道副都统徐景迁去世。

[29]范延光素以军府之政委元随左都押牙孙锐，锐恃恩专横，符奏有不如意者，对延光手裂之。会延光病经旬，锐密召澶州刺史冯晖，与之合谋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张生之言，遂从之。

[29]范延光向来把军府的政事委任给元随左都押牙孙锐办理，孙锐依恃恩宠而独断专横，符文奏章有不如意的当着范延光的面便把它撕碎了。适逢范延光患病已十多天，孙锐暗中召唤澶州刺史冯晖，同他合谋逼迫范延光造反；范延光也思念术士张生的话，便依从了他们。

甲午，六宅使张言奉使魏州还，言延光反状；义成节度使符彦饶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昭信节度使白奉进将千五百骑屯白马津以备之。奉进，云州人也。丁酉，以东都巡检使张从宾为魏府西南面者部署。戊戌，遣侍卫都军使杨光远将步骑一万屯滑州。己亥。遣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将兵屯卫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乐平长公主。范延光以冯晖为都部署，孙锐为兵马都监，将步骑二万循河西抵黎阳口。辛丑，杨光远奏引兵逾胡梁渡。

甲午（十三日），六宅使张言奉晋高祖之命出使魏州回朝，奏言范延光造反的情况；义成节度使符彦饶奏报范延光派兵渡过黄河，焚烧了以草屋为居的滑州城外市里；下诏命令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昭信节

度使白奉进率领一千五百骑兵屯驻白马津，用来加强防备。白奉进是云州人。丁酉（十六日），任命东都巡检使张从宾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十七日），遣派侍卫都军使杨光

远统领步兵、骑兵一万人屯驻滑州。己亥（十八日），遣派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统兵屯驻卫州。杜重威是朔州人，娶的妻子是晋高祖的妹妹乐平长公主。范延光任用冯晖为都部署，孙锐为兵马都监，统领步兵、骑兵二万人，沿着黄河西岸到达黎阳口。辛丑（二十日），杨光远奏报：率兵过了胡梁渡。

[30]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和凝为端明殿学士。凝署其门，不通宾客。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张谊致书于凝，以为“切近之职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绝宾客！虽安身为便，如负国何！”凝奇之，荐于桑维翰，未几，除左拾遗。谊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内谨边备，不可自逸，以启戎心。”帝深然之。

[30]后晋高祖任用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和凝为端明殿学士。和凝在他家的大门上贴出通告，不迎接宾客。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人张谊给和凝写信，认为“切近朝廷的职位是天子的耳目，应该知道四方的利和弊，怎么能拒绝宾客！虽然对自己不受干扰是方便了，但亏负了国家的付托可怎么好！”和凝很惊奇，把他推荐给桑维翰，没多久，被任用为左拾遗。张谊上书说：“北狄契丹有援助立朝的功劳，应该表面上与他敦信修好，内部要认真加强边境上的戒备，不能自己放松警惕，因而开启他的兴兵侵犯之心。”后晋高祖感到讲得很正确。

[31]契丹攻云州，半岁不能下。吴峦遣使间道奉表求救，帝为之致书契丹主请之，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围去。帝召峦归，以为武宁节度副使。

[31]契丹进攻云州，半年也攻不下来。守将吴峦派人从便道紧急奉表朝廷求救，后晋高祖为他给契丹主写信提出请求，契丹主便下令翟璋解围而去。后晋高祖把吴峦召唤回来，任用他为武宁节度副使。

[32]丁未，以侍卫使杨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侯，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将本军屯相州，为魏府西面都部署。

[32]丁未（二十六日），后晋高祖任命侍卫使杨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侯，昭义节度使高行周统领本军屯驻相州，为魏府西面都部署。

军士郭威旧隶刘知远，当从杨光远北征，白知远乞留。人问其故，威曰：“杨公有奸诈之才，无英雄之气，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刘公乎！”

军士郭威原来隶属于刘知远，应当随从杨光远北征，他向刘知远说明要求留下。人们问他为什么，郭威说：“杨公有奸诈之才，无英雄之气，得到我有什么用处？能用我的大概就是刘公啊！”

[33]诏张从宾发河南兵数千人击范延光。延光使人诱从宾，从宾遂与之同反，杀皇子河阳节度使重信，使上将军张继祚知河阳留后。继祚，全义之子也。从宾又引兵入洛阳，杀皇子权东都留守重义，以东都副留守、都巡检使张延播知河南府事，从军。取内库钱帛以赏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与，兵众杀之。从宾引兵扼汜水关，将逼汴州。诏奉国都指挥使侯益帅禁兵五千会杜重威讨张从宾；又诏宣徽使刘处让自黎阳分兵讨之。时羽檄纵横，从官在大梁者无不惧，独桑维翰从容指画军事，神色自若，接对宾客，不改常度，众心差安。

[33]后晋高祖下诏，命令张从宾派数千河南兵出击范延光。范延光让人去诱劝张从宾，张从宾便同范延光一起造反，杀了任河阳节度使的皇子石重信，让上将军张继祚主持河阳留后的事务，张继祚是张全义的儿子。张从宾又率领兵马进入洛阳，杀了暂时代理东都留守的皇子石重乂，任用东都副留守、都巡检使张延播主持河南府事务，跟随军队行动。又调取内库的钱帛用来犒赏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给，兵众把他杀了。张从宾带兵扼守汜水关，将要逼近汴州。后晋高祖下诏奉国都指挥使侯益率领五千禁兵会合杜重威去征讨张从宾；又诏宣徽使刘处让从黎阳分兵讨伐他。当时，军书往来纷繁，随从晋高祖在大梁的官员没有不烦扰惊恐的，只有桑维翰从容指挥军事，神色自若，接待应对宾客不改正常规范，众人见了心里略觉平静。

[34]方士言于闽主，云有白龙夜见螺峰；闽主作白龙寺。时百役繁兴，用度不足，闽主谓吏部侍郎、判三司侯官蔡守蒙曰：“闻有司除官皆受赂，有诸？”对曰：“浮议无足信也。”闽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择贤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纳赂，籍而献之。”守蒙素廉，以为不可；闽主怒，守蒙惧而从之。自是除官但以货多少为差。闽主又以空名堂牒使医工陈究卖官于外，专务聚敛，无有盈厌。又诏民有隐年者杖背，隐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鸡豚，皆重征之。

[34]有方士对闽主王言称，有条白龙夜间出现在螺峰，闽主便兴建了白龙寺。当时，各种劳役接连不断，资金用度很不充足，闽主对吏部侍郎、判三司侯官人蔡守蒙说："听说有关部门委任官员都接受贿赂，有这样的事吗？"回答说："流言蜚语不足为信。"闽主说："朕知道此事已经很久了，现在把授官任职的事情，委托给你办理，要选择授给贤能的人，不称职和假冒顶替的人也不要拒绝，只是让他们纳贿，立籍造册而加以举荐。"蔡守蒙素称廉洁，认为不能这样办；闽主发怒，蔡守蒙害怕，便依从了。从此任用官员就凭纳钱多少来分差等。闽主又让医工陈究用空白不填名姓的委任牒文在外面卖官，专门从事搜刮民财，没有满足，贪得无厌。又下诏民间如有隐瞒年龄者用刑杖笞背，隐瞒人口者处死，逃亡者诛杀全族。果、菜、鸡、猪，都征收重税。

[35]秋，七月，张从宾攻汜水，杀巡检使宋廷浩。帝戎服，严轻骑，将奔晋阳以避之。桑维翰叩头苦谏曰："贼锋虽盛，势不能久，请少待之，不可轻动。"帝乃止。

[35]秋季，七月，张从宾攻打汜水，杀巡检使宋廷浩。后晋高祖穿着军装，整备轻骑，准备奔向晋阳避躲。桑维翰叩头苦苦谏阻说："贼兵的锋芒虽然强盛，其势不能持久，请少等待一下，不可轻率动移。"后晋高祖这才留止未动。

[36]范延光遣使以蜡丸招诱失职者，右武卫上将军娄继英、右卫大将军尹晖在梁，温韬之子延浚、延沼、延衮居许州，皆应之。延光令延浚兄弟取许州，聚徒已及千人。继英、晖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奸谋，诬污忠良，自今获延光谍人，赏获者，杀谍人，禁蜡书，勿以闻。晖将奔吴，为人所杀。继英奔许州，依温氏。忠武节度使苌众简盛为之备，延浚等不得发，欲杀断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张从宾。继英知其谋，劝从宾执三温，皆斩之。

[36]范延光派遣使者用蜡丸密书招诱失职的人，右武卫上将军娄继英、右卫大将军尹晖在大梁，温韬的儿子温延浚、延沼、延兖居留在许州，都响应范延光而造反。范延光命令温延浚兄弟夺取许州，聚集徒众已达千人。娄继英、尹晖因为事情泄露，都逃走了。壬子（初二），晋高祖下敕书，认为范延光施用奸谋，诬陷玷污忠良，从今以后，抓获范延光的间谍，奖赏抓获的人，杀死间谍，焚烧蜡书，不必

上报。尹晖将要投奔吴国，被人所杀。娄继英投奔许州，依附了温氏兄弟。忠武节度使苌从简以重兵防备他们，温延浚等不敢发作，想杀了娄继英以表白自己，温延沼阻止了他，便一同投奔了张从宾。娄继英知道了他们的阴谋，劝张从宾捉获温家三兄弟，都把他们杀了。

[37]白奉进在滑州，军士有夜掠者，捕之，获五人，其三隶奉进，其二隶符彦饶，奉进皆斩之；彦饶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进从数骑诣彦饶谢，彦饶曰："军中各有部分，奈何取滑州军士并斩之，殊无客主之义乎！"奉进曰："军士犯法，何有彼我！"仆已引咎谢公，而公怒不解，岂非欲与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彦饶不留；帐下甲士大噪，擒奉进，杀之。从骑走出，大呼于外，诸军争擐甲操兵，喧噪不可禁止。奉国左厢都指挥使马万惶惑不知所为，帅步兵欲从乱，遇右厢都指挥使卢顺密帅部兵出营，厉声谓万曰："符公擅杀白公，必与魏城通谋。此去行宫才二百里，吾辈及军士家属皆在大梁，奈何不思报国，乃欲助乱，自救族灭乎！今日当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军士从命者赏，违命者诛，勿复疑也！"万所部兵尚有呼跃者，顺密杀数人，众莫敢动。万不得已从之，与奉国都虞侯方太等共攻牙城，执彦饶，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斩彦饶于班荆馆，其兄弟皆不问。

[37]白奉进在滑州，有军士在夜间进行抢掠的，便捕捉他们，抓获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是白奉进的下属，两个是符彦饶的下属，白奉进把他们都杀了；符彦饶因为他没有先告诉自己，非常恼怒。第二天，白奉进带着几个随从骑兵来拜见符彦饶表示道歉。符彦饶说："军中各有分属，为什么抓了滑州的军士一起杀了，连一点主人和客人的名份都不顾了！"白奉进说："军士犯了法，怎能分你和我！我已经承担责任来向您道歉，而您还是发怒不止，这岂不成了想与范延光共同造反吗！"一甩袖子起身要走，符彦饶不挽留；帐下甲兵大为喧闹，捉住白奉进，把他杀了。白奉进的随从骑兵走出营帐，在外边大声呼喊，各方军队争着穿铠甲、手执武器，吵嚷之声不能禁止。奉国左厢都指挥使马万惶惑不知怎么办，率领步兵想跟着暴乱，正好遇上右厢都指挥使卢顺密率领本部人马出营，厉声对马万说："符公擅自杀了白公，必定与魏城通谋。这里离天子行宫才二百里，我们这些人和军士的家属都在大梁，为什么不思报效国家，反而要帮助乱兵，自取灭族吗！现在我们应当共同捉拿符公，送交天子，立大功。军士服从命令的奖

赏，违背命令的诛杀，不要再有什么疑虑！”马万所部士兵还有呼喊跳跃的，卢顺密杀了几人，众人就不敢乱动了。马万不得已跟从着他，与奉国都虞候方太等共同攻打牙城，抓住符彦饶，命令方太送往大梁。甲寅（初四），后晋高祖敕令在班荆馆斩杀了符彦饶，对于他的兄弟们都没有究问。

杨光远自白皋引兵趣滑州，士卒闻滑州乱，欲推光远为主。光远曰：“天子岂汝辈贩弄之物！晋阳之降出于穷迫，今若改图，真反贼也。”其下乃不敢言。时魏、孟、滑三镇继叛，人情大震，帝问计于刘知远，对曰：“帝者之兴，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晋阳，粮不支五日，俄成大业。今天下已定，内有劲兵，北结强虏，鼠辈何能为乎！愿陛下抚将相以恩，臣请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则枝叶不伤矣。”知远乃严设科禁，宿卫诸军无敢犯者。有军士盗纸钱一幞，主者擒之，左右请释之，知远曰：“吾诛其情，不计其直。”竟杀之。由是众皆畏服。

杨光远从白皋领兵向滑州进军，士卒听说滑州动乱，想推举杨光远为君主。杨光远说：“天子岂是你们这等人所玩弄的物体！当年我在晋阳的投降是出于穷迫无奈，现在如果改变图谋，那就真是反贼了。”他的部下才不敢再说。当时，魏、孟、滑三镇相继叛变，人情大为震动，后晋高祖向刘知远询问怎么办，回答说：“帝王的兴起，自有天命。陛下当年在晋阳，粮食不足支持五天，转眼成就了大业。现在，天下已经平定，内有强盛的兵力，向北团结强大的胡虏，这些反叛的鼠辈能够干出什么来呢！愿陛下用恩德来安抚将相，我替您收敛士卒的威风，恩威兼施，京都自然会安定，树干和树根深固了，那么枝条和叶就不会受伤了。”刘知远便严格建立科罚禁犯的条令，宿卫京城的诸军没有敢违犯的。有个军士偷盗纸钱一幞，被其主人抓获，左右的人请求放了他，刘知远说：“我是按事情的情况来诛杀他的，不计较它的多少。”居然把他杀了，从此众军士都畏服。

乙卯，以杨光远为魏府行营都招讨使、兼知行府事，以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河南尹、东京留守，以杜重威为昭义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侯益为河阳节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马万为首，擢万为义成节度使。丙辰，以卢顺密为果州团练使，方太为赵州刺史；既而知皆顺密之功也，更以顺密为昭义留后。

乙卯（初五），后晋高祖任命杨光远为魏府行营都招讨使、兼理行府事务，任用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河南尹、东京留守，任用杜重威为昭义节度使、充当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任用侯益为河阳节度使。后晋高祖因为滑州奏事都以马万为首，便提升马万为义成节度使。丙辰（初六），任用卢顺密为果州团练使，方太为赵州刺史；不久得知平定滑州都是卢顺密的功绩，便改任卢顺密为昭义留后。

冯晖、孙锐引兵至六明镇，光远引之渡河，半渡而击之，晖、锐众大败，多溺死，斩首三千级，晖、锐走还魏。

冯晖、孙锐带领兵马到了六明镇，杨光远引诱他们渡河，渡了一半就袭击他们，尹晖、孙锐的兵众大败，很多人淹死水中，有三千人被斩杀，尹晖和孙锐逃回魏州。

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张从宾众万余人，与战，俘斩殆尽，遂克汜水。从宾走，乘马渡河，溺死；获其党张延播、继祚、娄继英，送大梁，斩之，灭其族。史馆修撰李涛上言，张全义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诛继祚妻子。涛，回之族曾孙也。

杜重威、侯益领兵到达汜水，遇到张从宾的兵众一万多人，同他们交战，几乎全部俘获斩尽，便攻克了汜水。张从宾逃走，乘马渡河，结果被淹死了；俘获他的党羽张延播、张继祚、娄继英，押送到大梁，把他们杀了，诛灭了他的家族。史馆修撰李涛上书奏言，张继祚的父亲张全义有再造洛阳的功劳，请求赦免他的族人，便只诛杀了张继祚的妻子。李涛是李回的族曾孙

[38]诏东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

[38]后晋高祖下诏：东都留守司的百官全部迁赴行在。

[39]杨光远奏知博州张晖举城降。

[39]杨光远奏报，主管博州事务的张晖带领全城投降。

[40]安州威和指挥使王晖闻范延光作乱，杀安远节度使周，自领军府，欲俟延光胜则附之，败则渡江奔吴。帝遣右领军上将军李金全将千骑如安州巡检，许赦王晖为唐州刺史。

[40]安州威和指挥使王晖听说范延光作乱，杀了安远节度使周，自己统领军府，打算等待范延光胜利就依附他，如果他败了就渡过长江

投奔吴国。后晋高祖派遣右领军上将军李金全带领一千骑兵到安州去巡视检查，答应赦免王晖的罪，并任用他为唐州刺史。

[41]范延光知事不济，归罪于孙锐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杨光远以闻，帝不许。

[41]范延光知道造反的事不能成功了，便归罪于孙锐，把他的全族人杀了，派出使者到后晋朝廷上表等待治罪。戊寅（二十八日），杨光远报告了朝廷，后晋高祖不准许。

[42]吴同平章事王令谋如金陵劝徐诰受禅，诰让不受。

[42]吴国同平章事王令谋到金陵劝徐诰接受吴主的禅让，继位当皇帝，徐诰辞让不接受。

[43]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恐王晖奔吴，遣行军司马张将兵会复州兵于要路邀之。晖大掠安州，将奔吴，部将胡进杀之。八月，癸巳，以状闻。李金全至安州，将士之预于乱者数百人，金全说谕，悉遣诣阙，既而闻指挥使武彦和等数十人挟贿甚多，伏兵于野，执而斩之。彦和且死，呼曰："王晖首恶，天子犹赦之；我辈胁从，何罪乎！"帝虽知金全之情，掩而不问。

[43]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担心王晖投奔吴国，派行军司马张领兵会合复州兵在冲要路上阻挡他。王晖在安州大肆抢掠后将要投奔吴国，部将胡进杀了他。八月，癸巳（十三日），把情况报告了朝廷。李金全到达安州，将士中有几百人参预动乱，李金全谕告他们，都让他们到京城去阙门诣见等待发落；接着，听说指挥使武彦和等数十人挟带行贿的财物很多，便在野外埋伏士兵把他们捉住杀了。武彦和临死前高声喊着说："王晖是首恶，天子还把他赦免了，我们这些人都是胁从的，有什么罪！"后晋高祖虽然知道李金全的情况，把事情掩盖起来，不加究问。

[44]吴历阳公知吴将亡，甲午，杀守卫军使王宏；宏子勒兵攻，射杀之。以德胜节度使周本吴之勋旧，引二骑诣庐州，欲依之。本闻至，将见之，其子弘祚固谏，本怒曰："我家郎君来，何为不使我见！"弘祚合扉不听本出，使人执于外，送江都。徐诰遣使称诏杀于采石，追废为悖逆庶人，绝属籍。侍卫军使郭杀妻子于和州，诰归罪于，贬池州。

[44]吴国历阳杨公知道吴国快要败亡了，甲午（十四日），杀了守卫他的军使王宏；王宏的儿子带领兵卒攻击杨，杨射杀了他。因为德胜节度使周本是吴国有功勋的旧臣，便带领两个骑兵来到庐州，想依托于他。周本听说杨来了，将要会见他，他的儿子周弘祚坚决劝阻，周本发怒说："我家的少主来了，为什么不让我见他！"周弘祚关上门不让周本出去，并让人在外边把杨抓起来，送往江都。徐诰派使者称吴主下诏，在采石杀了杨，并把他追废为"悖逆庶人"，灭绝了杨氏属籍。侍卫军使郭在和州把杨的妻子杀了，徐诰归罪于郭，把他贬移到池州。

[45]乙巳，赦张从宾、符彦饶、王晖之党，未伏诛者不问。

[45]乙巳（二十五日），后晋高祖赦免了张从宾、符彦饶、王晖的党羽，没有被杀的都不再问罪。

梁、唐以来，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赎还其家。

后梁，后唐以来，士民中因为奉派出使或被俘掠而在契丹的，全部派人把他们赎回送回家中。

[46]吴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内枢使、忠武节度使王令谋老病无齿，或劝之致仕，令谋曰："齐王大事未毕，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劝徐诰受禅。是月，吴主下诏，禅位于齐。李德诚复诣金陵帅百官劝进，宋齐丘不署表。九月，癸丑，令谋卒。

[46]吴国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内枢使、忠武节度使王令谋年老有病，连牙齿都没有了，有人劝他退休，王令谋说："齐王的大事还没完成，我怎么敢自图安逸！"病得快死了，还极力劝说徐诰接受吴主让位。就在这个月里，吴主杨溥下诏书，把帝位禅让给齐王徐诰。李德诚再次到金陵率领百官劝进，宋齐丘不在劝进表上署名。九月，癸丑（初四），王令谋去世。

[47]甲寅，以李金全为安远节度使。

[47]甲寅（初五），后晋高祖任用李金全为安远节度使。

[48]娄继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诛死，诏梁故臣右卫上将军安崇阮与王故妃郭氏葬之。

[48]娄继英没有来得及安葬后梁钧王朱友就被杀死，后晋高祖下诏后梁旧臣右卫上将军安崇阮与均王旧妃郭氏把他安葬了。

[49]丙寅，吴主命江夏王奉玺绶于齐。冬，十月，甲申，齐王诰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升元，国号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奉册诣吴主，称受禅老臣诰谨拜稽首上皇帝尊号曰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宫室、乘舆、服御皆如故，宗庙、正朔、徽章、服色悉从吴制。丁亥，立徐知证为江王，徐知谔为饶王。以吴太子琏领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封弘农公。

[49]丙寅（十七日），吴主杨溥命江夏王杨奉献皇帝的国玺和绶带给齐王。冬季，十月，甲申（初五），齐王徐诰在金陵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升元，国号唐。追尊他的父亲太祖武王徐温称武皇帝。乙酉（初六），遣派右丞相徐奉送上尊号的册文去进诣吴主杨溥，称言受禅老臣诰谨拜稽首上皇帝尊号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宫室、乘舆、服御都照旧，宗庙、正朔、徽章、服色都仍按吴国制度。丁亥（初八），册立徐知证为江王，徐知谔为饶王。任用吴太子杨琏领职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封为弘农公。

唐主宴群臣于天泉阁，李德诚曰："陛下应天顺人，惟宋丘兵不乐。"因出齐丘止德诚劝进书，唐主执书不视，曰："子嵩三十年旧交，必不相负。"齐丘顿首谢。

南唐国主徐诰在天泉阁宴请群臣，李德诚奏称："陛下应天顺人，只有宋齐丘不愉快。"因而把宋齐丘阻止李德诚劝进的信拿出来作为证明，南唐主拿着这封信而不看，并说："子嵩是我三十年的老朋友，必定不会负我。"宋齐丘顿首拜谢。

己丑，唐主表让皇改东都宫殿名，皆取于仙经。让皇常服羽衣，习辟谷术。辛卯，吴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为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吴同平章事张延翰及门下侍郎张居咏、中书侍郎李建勋并同平章事。让皇以唐主上表，致书辞之；唐主表谢而不改。

己丑（初十），南唐主上表让皇，请求更改东都江都的宫殿名称，都是从神仙经书中取名的。让皇经常穿着道士羽衣，习练辟谷修仙的法术。辛卯（十二日），吴国宗室建安王杨珙等十二人都降爵为公，但加授了官职并增了食邑，以示安慰。丙申（十七日），南唐主任用吴国前同平章事张延翰及门下侍郎张居咏、中书侍郎李建勋都任同平章事。让皇因为南唐主仍用上表的形式，写信表示不能接受，南唐主上表致谢，但仍不改变。

丁酉，加宋齐丘大司徒。齐丘虽为左丞相，不预政事，心愠怼，闻制词云“布衣之交”，抗声曰：“臣为布衣时，陛下为刺史；今日为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还家请罪，唐主手诏谢之，亦不改命。久之，齐丘不知所出，乃更上书请迁让皇于他州，及斥远吴太子琏，绝其婚；唐主不从。

丁酉（十八日），南唐主加授宋齐丘为大司徒。宋齐丘虽然任左丞相，但不能参预政事，心里怨怒，听说南唐主所作词中称是“布衣之交”，便抗辩说：“我当老百姓时，陛下是刺史，现在当了天子，可以不用老臣了。”回家请求治罪，南唐主手诏向他致谢，但也不再改变授官命令。时间长了，宋齐丘不知怎么办为好，便上书建议把让皇行移到其他州府，并疏远吴太子杨琏，断绝与他的婚姻；南唐主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乙巳，立王后宋氏为皇后。戊申，以诸道都统，判元帅府事景通为诸道副元帅、判六军诸卫事、太尉、尚书令、吴王。

乙巳（二十六日），南唐主册立王后宋氏为皇后，戊申（二十九日），任命诸道都统、判元帅府事徐景通为诸道副元帅、判六军诸卫事、太尉、尚书令、吴王。

[50]闽主命其弟威武节度使继恭上表告嗣位于晋，且请置邸于都下。

[50]闽主王命令他的弟弟威武节度使王继恭向后晋朝廷上表报告他继承了闽国的君位，并且请求在闽国都建置府邸。

[51]十一月，乙卯，唐吴王景通更名。

[51]十一月，乙卯（初六），南唐吴王徐景通改名为。

唐主赐杨琏妃号永兴公主；妃闻人呼公主则流涕而辞。

南唐主赐杨琏的妃子号为永兴公主，这位妃子听到别人称呼她为公主便流眼泪而推辞。

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为吉王，景达为寿阳公；以景遂为侍中、东都留守、江都尹，帅留司百官赴东都。

戊午（初九），南唐主立他的儿子徐景遂为吉王，徐景达为寿阳公；任命徐景遂为侍中、东都留守、江都尹，率领留司百官到东都去。

[52]戊辰，诏加吴越王元天下兵马副元帅，进封吴越国王。

[52]戊辰（十九日），后晋高祖下诏，加任吴越王钱元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进封为吴越国王。

[53]安远节度使李金全以亲吏胡汉筠为中门使，军府事一以委之。汉筠贪猾残忍，聚敛无厌。帝闻之，以廉吏贾仁沼代之，且召汉筠，欲授以他职，庶保全功臣。汉筠大惧，始劝金全以异谋。乙亥，金全表汉筠病，未任行。金全故人庞令图屡谏曰："仁沼忠义之士，以代汉筠，所益多矣。"汉筠夜遣壮士逾垣灭令图之族，又毒仁沼，舌烂而卒。汉筠与推官张纬相结，以谄惑金全，金全爱之弥笃。

[53]安远节度使李金全任用亲信属吏胡汉筠为中门使，军府的事务全部委任他办理。胡汉筠贪猾残忍，搜刮贪求无厌。后晋高祖听说后，便任用清廉官吏贾仁沼代替了他，并且召回胡汉筠，准备授给他其他官职，以求保全功臣。胡汉筠很害怕，开始劝李金全作叛离的打算。乙亥（二十六日），李金全上表说胡汉筠病了，没有能受诏成行。李金全的老朋友庞令图多次劝谏他说："贾仁沼是忠义之士，用他来代替胡汉筠，会增加很多好处。"胡汉筠夜里派遣强壮之人跳墙把庞令图的族人都杀了，又去对贾仁沼用毒，贾仁沼舌头烂掉而死。胡汉筠与推官张玮相勾结，共同谄媚惑乱李金全，李金全宠爱他更加深厚了。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十二月，戊申（三十日），蜀国实行大赦，改明年年号为明德。

[54]诏加马希范江南诸道都统，制置武平、静江等军事。

[54]后晋高祖下诏加马希范为江南诸道都统，下令设置武平、静江等事。

[55]是岁，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庶官皆仿中国，参用中国人，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寻兼政事令。

[55]这一年，契丹改年号为会同，国号大辽。公卿庶官的设置都仿效中原，并且参用中原人，任用赵延寿为枢密使，不久，又兼任政事令。

三年（戊戌、938）

三年（戊戌，公元938年）

[1]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己酉（初二），出现日食。

[2]唐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吴，愧恨而卒。

[2]南唐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恭烈王周本因为不能保存吴国，愧恨而去世。

[3]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参判尚书都省。

[3]丙寅（十九日），南唐主任用侍中吉王徐景遂参判尚书都省。

[4]蜀主以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张业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武泰节度使王处回兼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

[4]蜀主孟昶任用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张业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武泰节度使王处回兼任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

[5]二月，庚辰，左散骑常侍张允上《驳赦论》，以为："帝王遇天灾多肆赦，谓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狱遇赦，则曲者幸免，直者衔冤，冤气升闻，乃所以致灾，非所以弭灾也。"诏褒之。帝乐闻谠言，诏百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书梁文矩等十人置详定院以考之，无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数月，应诏者无十人，乙未，复降御札趣之。

[5]二月，庚辰（初三），后晋左散骑常侍张允上书《驳赦论》，他认为："帝王遇到频繁的天灾便应实行大赦，称作修德。假设有两个人正在坐牢，遇上行赦，那就会出现不老实的人也能侥幸获免，而老实人却要含冤。冤气升闻于天，这正是所以招致天灾，而不是要消除天灾呵。"后晋高祖下诏褒奖他。后晋高祖乐于听取善言，下诏百官各上封书言事，命吏部尚书梁文矩等十人设置详定院来加以考核，无可取的留在中枢，有可取的就施行。几个月以后，应诏的不足十人。乙未（十八日），再一次颁下御札催促这件事。

[6]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铜器。初，唐世天下铸钱有三十六冶，丧乱以来，皆废绝，钱日益耗，民多销钱为铜器，故禁之。

[6]三月，丁丑（三十日），敕令禁止民间制作铜器。过去，后唐时期天下有三十六个冶铜所铸钱，丧乱以来，都已废绝了，而钱日益耗费，民众往往销毁钱来制作铜器，所以禁止它。

[7]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以为“十年以来，赦令屡降，诸道职掌皆许推恩，而藩方荐论动逾数百，乃至藏典、书吏、优伶、奴仆，初命则至银青阶，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滥，贵贱不分。请自今诸道主兵将校之外，节度州听奏朱记大将以上十人，他州止听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馀但委本道量迁职名而已。”从之。

[7]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他认为“十年以来，多次颁布郝令，对于诸道职掌都允许推广扩充，而各地藩镇的荐举动辄超过几百人，乃至管理帑藏的典吏、书吏、优伶、奴仆，开始任命就要授以银青阶，穿着都是紫色官服象牙笏板，以致名号和器物超越本分滥用，贵贱不能分辨。请求自今以后，除诸道主管军务的将校之外，节度州允许奏报不给铜印的木印朱记大将以上十个人，其他州只允许奏报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其余的人员只是委托本道酌量调迁职名罢了。”后晋高祖听从了这个意见。

[8]夏，四月，甲申，唐宋齐丘自陈丞相不应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备。

[8]夏季，四月，甲申（初七），南唐宋齐丘自己陈说丞相不应当不参预政事，南唐主答复说省署还没有准备好。

[9]吴让皇固辞旧宫，屡请徙居；李德诚等亦亟以为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润州牙城为丹杨宫，以李建勋为迎奉让皇使。

[9]吴国让皇坚决辞让，不住在旧宫，多次请求迁徙别处居住；李德诚等极力主张这样办。五月，戊午（十二日），南唐主把润州牙城改名为丹杨宫，任用李建勋为迎奉让皇使。

[10]杨光远自恃拥重兵，颇干预朝政，屡有抗奏，帝常屈意从之。庚申，以其子承祚为左威卫将军，尚帝女长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宠冠当时。

[10]杨光远自恃拥有重兵，很是干预朝中政事，常常提出抗命的奏事，后晋高祖常屈意听从他。庚申（十四日），任命他的儿子杨承祚为左威卫将军，娶了后晋高祖女儿长安公主为妻，次子杨承信也拜受美好官职，恩宠为当时之冠。

[11]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统军王舆为镇海留后，客省使公孙圭为监军使，亲吏马思让为丹杨宫使，徙让皇居丹杨宫。

[11]壬戌（十六日），南唐主任用左宣威副统军王舆为镇海留后，客省使公孙圭为监军使，亲近官吏马思让为丹杨宫使，把让皇迁徙到丹杨宫。

宋齐丘复自陈为左右所间，唐主大怒；齐丘归第，白衣待罪。或曰：“齐丘旧臣，不宜以小过弃之。”唐主曰：“齐丘有才，不识大体。”乃命吴王持手诏召之。

宋齐丘再次陈说自己被左右所间隔架空，南唐主大怒；宋齐丘回到自己府第，穿起白衣等待治罪。有人说：“齐丘是旧臣，不应因为小过失而把他抛弃。”南唐主说：“齐丘有才干，但是不识大体。”便让吴王徐拿着手诏召唤他。

六月，壬午，或献毒酒方于唐主，唐主曰：“犯吾法省自有常刑，安用此为！”群臣争请改府寺州县名有吴及阳者，留守判官杨嗣请更姓羊，徐曰：“陛下自应天顺人，事非逆取，而谄邪之人专事改更，咸非急务，不可从也。”唐主然之。

六月，壬午（初七），有人献毒酒方给南唐主，南唐主说：“违犯我法律的自有正常刑罚，要这个干什么！”群臣争着请求更改府寺州县的名称中有“吴”和“阳”字的，留守判官杨嗣请求改姓羊，徐说：“陛下自然是应天顺人的，事情不是有意抗逆的，而谄邪之人专门抓住这些事更改讨好，这都不是当务之急，不要听从他们。”南唐主认为很对。

[12]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阳宫。丙戌，左谏议大夫薛融谏曰：“今宫室虽经焚毁，犹侈于帝尧之茅茨；所费虽寡，犹多于汉文之露台。况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诚非陛下修宫馆之日；俟海内平宁，营之未晚。”上纳其言，仍赐诏褒之。

[12]河南留守高行周奏请修缮洛阳宫，丙戌（十一日），左谏议大夫薛融进谏说：“现在的宫室虽然遭受焚烧毁坏，还是比帝尧的茅草宫殿奢侈得多；所修费用再少，也要多于汉文帝的露台。何况魏城尚未攻下来，公家、民众都处于困窘之中，真不是陛下修建宫馆的时候，等待海内平靖安宁，再经营这些也不为晚。”后晋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仍然赐予褒奖的诏书。

[13]己丑，金部郎中张铸奏：“窃见乡村浮户，非不勤稼穑，非不乐安居，但以种木未盈十年，垦田未及三顷，似成生业，已为县司收

供徭役，责之重赋，威以严刑，故不免捐功舍业，更思他适。乞自今民垦田及五顷以上，三年外乃听县司徭役。”从之。

[13]己丑（十四日），金部郎中张铸奏言：“我看到乡村中没有定籍的浮户，并非不愿勤劳于耕种庄稼，并非不愿乐业安居，只是因为他们种树还不到十年，垦田也不足三顷，将要成为生计之业时，就已被县里司管部门收起，要求供应徭役，要求交纳重赋，用严酷的刑罚震慑他们，因此，不免丢了劳绩，舍弃生业，另谋出路。请求允许：从今以后，民众垦田到五顷以上的，三年以后才听由县司徭役。”后晋高祖听从了这个意见。

[14]秋，七月，中书奏：“朝代虽殊，条制无异。请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时敕，详定可久行者编次之。”己酉，诏左谏议大夫薛融等详定。

[14]秋季，七月，中书奏言：“朝代虽然不同，条规制度没有变样。请朝廷委命专门官员选择明宗及清泰时期的敕令，详细审定可以长久施行的条规加以编排。”己酉（初四），后晋高祖诏命左谏议大夫薛融等详加审定。

[15]辛酉，敕作受命宝，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为文。

[15]辛酉（十六日），后晋高祖敕令制作受命的宝玺，其文字用“受天明命，惟德允昌”。

[16]帝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煦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悦。帝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以是终帝之世与契丹无隙。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

[16]后晋高祖给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及述律太后上尊号，戊寅（疑误），任命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煦为契丹主册礼使，配备着卤簿、仪仗、车辂，送至契丹行礼；契丹主极为高兴。后晋高祖事奉契丹很恭谨，上表称臣，叫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当契丹的使者来

到，后晋高祖在别殿拜接契丹的诏书和敕令。每年除了要输送金帛三十万之外，各种吉凶庆吊，季节馈赠，玩好珍异，运送的车马接连于道路。而且对于述律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王、北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都有贿赠；他们小有不如意的，便来责备、索取，后晋高祖往往用谦卑的语言谢罪。晋朝的使者到契丹，契丹骄横倨慢，语多不逊。使者回朝，向后晋高祖报告，朝廷内外都以为羞耻，而后晋高祖卑恭对待契丹，从来没有怠慢过，因此，整个后晋高祖在位的时期，同契丹没有发生过嫌隙。然而所输送的金帛，不过是几个县的田租赋税。往往托词说民间困乏，不能满额送到。后来，契丹主多次制止后晋高祖上表称臣，只叫他写信时自称“儿皇帝”，像家庭之间行礼一样。

初，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照在晋，帝以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虏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帝不许。

当初，契丹取得幽州后，命名为南京，任用后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赵思温的儿子赵延照在后晋朝，后晋高祖任用他为祁州刺史。赵思温暗中让他的儿子赵延照上言后晋高祖说契丹的情况终必要变更，请求把幽州内附于后晋；后晋高祖不答应。

[17]契丹遣使诣唐，宋齐丘劝唐主厚贿之，俟至淮北，潜遣人杀之，欲以间晋。

[17]契丹遣派使者到南唐，宋齐丘劝南唐主徐诰给他丰厚的贿赠，待到他回途行至淮河以北时，暗中派人杀了他，打算以此来离间契丹同后晋的关系。

[18]壬午，杨光远奏前澶州刺史冯晖自广晋城中出战，因来降，言范延光食尽穷困；己丑，以晖为义成节度使。

[18]壬午（初八），杨光远奏报：前澶州刺史冯晖从广晋城中出战，乘机来投降，言说范延光在城中粮食用尽，情况穷困；己丑（十五日），后晋朝廷任用冯晖为义成节度使。

杨光远攻广晋，岁余不下，帝以师老民疲，遣内职朱宪入城谕范延光，许移大藩，曰：“若降而杀汝，白日在上，吾无以享国。”延光谓节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则不死矣。”乃撤守备，然犹迁延未决。宣徽南院使刘处让复入谕之，延光意乃决。九月，乙巳朔，

杨光远送延光二子守图、守英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将奉表待罪。壬子，诏书至广晋，延光帅其众素服于牙门，使者宣诏释之。先宪，汴州人也。

杨光远攻打广晋，一年多攻不下来。后晋高祖因为师兴过久，百姓困疲，便派在内廷供职的宦者朱宪进入广晋城告谕范延光，答应调他镇守大的藩镇，并说："如果在你投降后杀你，白日在上，我不能享有国家。"范延光对节度副使李式说："主上是个看重信用的人，说不死就一定不会死的。"便撤下城中守备，然而还犹豫不决。宣徽南院使刘处让再次进城告谕他，范延光才决意投降。九月，乙巳朔（初一），杨光远把范延光的两个儿子范守图、范守英送往大梁。己酉（初五），范延光遣派牙将奉表朝廷等待治罪。壬子（初八），后晋高祖诏书来到广晋，范延光率领他的属众在牙门丧服迎接，使者宣读诏书将他释放。朱宪是汴州人。

[19]契丹遣使如洛阳，取赵延寿妻唐燕国长公主以归。

[19]契丹遗派使者到洛阳，接赵延寿的妻子后唐明宗的女儿燕国长公主北归。

[20]壬戌，唐太府卿赵可对请唐主复姓李，立唐宗庙。

[20]壬戌（十八日），南唐太府卿赵可封请求南唐主徐诰恢复姓李，建立唐室宗庙。

[21]庚午，杨光远表乞入朝；命刘处让权知天雄军府事。己巳，制以范延光为天平节度使，仍赐铁券，应广晋城中将吏军民今日以前罪皆释不问；其张从宾、符彦饶余党及自官军逃叛入城者，亦释之。延光腹心将佐李式、孙汉威、薛霸皆除防御、团练使、刺史、牙兵皆升为侍卫亲军。

[21]庚午（二十六日），杨光远上表请求入朝；命刘处让暂时主持天雄军府事。己巳（二十五日），后晋高祖下制令任用范延光为天平节度使。仍然赐给他铁券，答应广晋城中将吏军民在今日以前的罪行都释除不再究问；那些属于张从宾、符彦饶的余党以及从官军中逃叛入城的人，也都释放了。范延光的腹心将佐李式、孙汉威、薛霸都任用为防御、团练使、刺史，牙兵都升为侍卫亲军。

初，河阳行军司马李彦，邢州人也，父母在乡里，未尝供馈。后与张从宾同反，从宾败，奔广晋，范廷光以为步军都监，使登城拒守。

杨光远访获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彦引弓射杀其母。延光既降，帝以彦为坊州刺史。近臣言彦杀母，杀母恶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以前，河阳行军司马李彦是邢州人，父母住在乡下，没有受过供养。后来，李彦与张从宾一同反叛，张从宾失败，投奔广晋。范延光任用他为步军都监，让他登城拒守。杨光远查访抓获他的母亲，置放在城下来招降李彦，李彦用弓箭把他的母亲射杀了。范延光投降后，后晋高祖任用李彦为坊州刺史。后晋高祖近臣言说李彦杀母的恶逆不可赦；后晋高祖说："赦令已经施行，不能再改了。"便仍让他去赴任。

臣光曰：治国家者固不可无信。然彦之恶，三灵所不容，晋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杀母之罪，何损于信哉！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人固然不可以不讲求信用。然而李彦的罪恶，天神地祇人鬼所不容。如果晋高祖赦了他背叛君主的过错，惩罚他杀母的罪行，有什么损害信用的呢！

[22]辛未，以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

[22]辛未（二十七日），后晋高祖任用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

[23]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宝册，加帝尊号曰英武明义皇帝。

[23]冬季，十月，戊寅（初五），契丹派遣使者奉献宝册，加尊后晋高祖为英武明义皇帝。

[24]帝以大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丙辰，建东京于汴州，复以汴州为开封府，以东都为西京，以西都为晋昌军节度。

[24]后晋高祖认为大梁是船车所汇聚的地方，便于漕运，丙辰（疑误），在汴州建立东京。又把汴州立为开封府，把东都洛阳立为西京，把西都长安归为晋昌军节度。

[25]帝遣兵部尚书王权使契丹谢尊号，权自以累世将相，耻之，谓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庐屈膝！"乃辞以老疾。帝怒，戊子，权坐停官。

[25]后晋高祖派遣兵部尚书王权出使契丹表示对上尊号的谢意。王权以为自己累世任中原朝廷的将相，感到羞耻，对人说："我已经老

了，怎能向穹庐下跪！”便说年老有病，推辞不去。后晋高祖发怒，戊子（十五日），王权坐罪被停官。

[26]初，郭崇韬既死，宰相罕有兼枢密使者。帝即位，桑维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刘处让及宦官皆不悦。杨光远围广晋，处让数以军事衔命往来，光远奏请多逾分，帝常依违，维翰独以法裁折之。光远对处让有不平语，处让曰：“是皆执政之意。”光远由是怨执政。范延光降，光远密表论执政过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维翰兵部尚书，崧工部尚书，皆罢其枢密使；以处让为枢密使。

[26]以前，郭崇韬死后，宰相很少有兼任枢密使。后晋高祖即位，桑维翰、李崧兼任了，宣徽使刘处让和宦官都不高兴。杨光远围攻广晋时，刘处让几次以军事身份带着后晋高祖命令往来传达，杨光远奏请事情往往超越本份，后晋高祖常常不作可否，唯独桑维翰按法规加以裁定和批驳。杨光远为此对刘处让表示过不满，刘处让说：“这些都是执政者的意思。”杨光远因此怨恨执政者。范延光投降以后，杨光远秘密上表论说执政者的过失；后晋高祖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但又无法解决，便加官给桑维翰为兵部尚书，李崧为工部尚书，把二人的枢密使都罢免了；任命刘处让为枢密使。

[27]太常奏：“今建东京，而宗庙、社稷皆在西京，请迁置大梁。”敕旨：“且仍旧。”

[27]太常寺奏道：“现在已建东京，而宗庙、社稷的祭祀都在西京，请求把它们迁到大梁。”后晋高祖下敕旨：“暂且照旧不动。”

[28]戊戌，大赦。

[28]戊戌（二十五日），实行大赦。

[29]杨延艺故将吴权自爱州举兵攻皎公羡于交州，羡遣使以赂求救于汉；汉主欲乘其乱而取之，以其子万王弘操为静海节度使。徙封交王，将兵救公羡，汉主自将屯于海门，为之声援。汉主问策于崇文使萧益，益曰：“今霖雨积旬，海道险远，吴权桀黠，未可轻也。大军当持重，多用乡导，然后可进。”不听。命弘操帅战舰自白藤江趣交州。权已杀公羡，据交州，引兵逆战，先于海口多植大，锐其首，冒之以铁，遣轻舟乘潮挑战而伪遁，须臾潮落，汉舰皆碍铁不得返，汉兵大败，士卒覆溺者太半；弘操死，汉主恸哭，收余众而还。先是，著作

佐郎侯融劝汉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益，之孙也。

[29]杨延艺的旧将吴权从爱州起兵攻打在交州的皎公羡，皎公羡派使者用贿赂求救于南汉，南汉主刘龚想乘其乱而夺取交州，任用他的儿子万王刘弘操为静海节度使，并徙封为交王，统兵去救皎公羡，南汉主自己统兵屯驻海门，作为他的声援。南汉主向崇文使萧益询问计策，萧益说：“现在淋雨已经十天，海道又险远，吴权为人凶猛而狡黠，不可轻视。我们的大军应当行动持重，多用向导，然后才可行进。”南汉主不听他的意见。命令刘弘操率领战舰从白藤江向交州进军。当时吴权已经杀了皎公羡，占据了交州，率领兵众来迎战，先在海口栽植很多大木橛，把橛头削尖了，用铁包裹，派出轻便的船乘着涨潮来挑战，接着便伪装作逃遁，不长时间潮水回落，南汉的舰船都被铁橛阻挡住，不能返航，南汉兵大败，士兵有一多半被覆舟淹死；刘弘操战死，南汉主痛哭，收集余众而还。以前，著作佐郎侯融曾经劝告南汉主息兵养民，到这时把兵力不振归罪于侯融，把他的棺材挖出来，加以暴尸。萧益是唐懿宗时宰相萧的孙子。

[30]楚顺贤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范惮之；既卒，希范始纵声色，为长夜之饮，内外无别。有商人妻美，希范杀其夫而夺之，妻誓不辱，自经死。

[30]楚国顺贤夫人彭氏去世。彭夫人相貌长得并不好看，但是治家很得法，楚王马希范畏惧她。她死了以后，马希范开始纵情声色，做通宵的饮宴娱乐，不分内外。有个商人的妻子长得美丽，马希范杀了她的丈夫而要占有她，商人妻发誓不受玷辱，自己上吊死了。

[31]河决郓州。

[31]黄河在郓州决口。

[32]十一月，范延光自郓州入朝。

[32]十一月，范延光从郓州来入京朝拜。

[33]丙午，以闽主昶为闽国王，以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赐昶赭袍。戊申，以威武节度使王继恭为临海郡王。闽主闻之。遣进奏官林恩白执政，以既袭帝号，辞册命及使者。闽谏议大夫黄讽以闽主淫暴，与妻子辞诀入谏，闽主欲杖之，讽曰：“臣若迷国不忠，死亦无怨；直谏被杖，臣不受也。”闽主怒，黜为民。

[33]丙午（初三），后晋朝廷册命闽主王昶为闽国王，委命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赐予王昶天子服用的赭袍。戊申（初五），任命威武节度使王继恭为临海郡王。闽主听说后，遣派进奏官林恩向执政者告白，认为闽主已经承袭了闽国帝号，辞却晋廷的册命和使者。闽国谏议大夫黄讽认为闽主荒淫暴虐，他便和妻子诀别而后入朝进谏，闽主要用廷杖责处他，黄讽说："我若是迷乱国家而不忠，即使死了也没有怨言；若是因为直言进谏而被杖罚，我不能接受。"闽主发怒，将他罢黜为民。

[34]帝患天雄节度使杨光远跋扈难制，桑维翰请分天雄之众，加光远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光远由是怨望，密以赂自诉于契丹，养部曲千馀人，常蓄异志。

[34]后晋高祖顾虑天雄节度使杨光远跋扈难以制服，桑维翰请求分散天雄军的兵力，给杨光远加官为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杨光远从此产生了怨恨心理，暗中贿赂契丹并向契丹进行自我表白，他训养私人所有的部曲一千余人，心里常怀叛离的想法。

辛亥，建邺都于广晋府；置彰德军于相州，以澶、卫隶之；置永清军于贝州，以博、冀隶之。澶州旧治顿丘，帝虑契丹为后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刘继勋徙澶州跨德胜津，并顿丘徙焉。以河南尹高行周为广晋尹、邺都留守，贝州防御使王廷胤为彰德节度使，右神武统军王周为永清节度使。廷胤，处存之孙；周，邺都人也。

辛亥（初八），后晋朝廷在广晋府恢复建立邺都；在相州设置彰德军，把澶州、卫州划属于它；在贝州设置永清军，把博州、冀州划属于它，澶州的州治过去设在黄河北岸的顿丘，后晋高祖顾虑契丹以后为患于中原，遣派前淄州刺史汲州人刘继勋把澶州迁移到黄河南岸的德胜津，连同顿丘一起划归澶州统辖。任命河南尹高行周为广晋尹、邺都留守，贝州防御使王廷胤为彰德节度使，右神武统军王周为永清节度使。王廷胤是王处存的孙子；高行用是邺都人。

[35]范延光屡请致仕，甲寅，诏以太子太师致仕，居于大梁，每预宴会，与群臣无异。

[35]范延光几次请求退休，甲寅（十一日），后晋高祖下诏：以太子太师退休，居住在东京大梁，每逢参加宴会，与群臣没有不同

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从，戊午，以景为耀州团练使。

范延光造反时，相州刺史掖地人王景在边境抗拒不跟随他，戊午（十五日），任用王景为耀州团练使。

[36]癸亥，敕听公私自铸铜钱，无得杂以铅铁，每十钱重一两，以“天福元宝”为文，仍令盐铁颁下模范。惟禁私作铜器。

[36]癸亥（二十日），后晋高祖下敕令：听由公私自铸倜钱，但不得掺杂进铅和铁，每十钱重一两，用“天福元宝”作文字，仍然由盐铁使司颁行钱模作规范。惟独禁止私自制作铜器。

[37]立左金吾卫上将军重贵为郑王，充开封尹。

[37]后晋立左金吾卫上将军石重贵为郑王，充任开封府尹。

[38]癸亥，敕先许公私铸钱，虑铜难得，听轻重从便，但勿令缺漏。

[38]癸亥（二十日），后晋高祖敕令先行准许公私铸造钱币，又考虑铜料难以得到。便听任轻重可以从便，只是不要使钱币流通缺漏。

[39]辛丑，吴让皇卒，唐主废朝二十七日，追谥曰睿皇帝。是岁，唐主徙吴王为齐王。

[39]辛丑（疑误），吴国让皇杨溥去世。南唐主徐诰停止上朝二十七日，追谥让皇为睿皇帝。这一年，南唐主徙封吴王徐为齐王。

[40]凤翔节度使李从，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会发兵戍西边，既出郊，作乱，突门入城，剽掠于市。从发帐下兵击之，乱兵败，东走，欲自诉于朝廷，至华州，镇国节度使张彦泽邀击，尽诛之。

[40]凤翔节度使李从，对文士厚重而对武人轻薄，对农民爱惜而对士兵严厉，因此，将士怨恨他。有一天，发兵戍守西部边界，刚开出郊外，发生动乱，冲破门卫入城，在市街上大事劫掠。李从发动帐下兵众攻击他们，乱兵失败，向东遁走，想到东京去向后晋朝廷申诉，到达华州时，镇国节度使张彦泽进行阻击，把他们都杀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二卷

后晋纪三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天福四年（己亥、939）

后晋纪三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己亥，公元939年）

[1]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御使太原张从恩为枢密副使。

[1]春季，正月，辛亥（初九），后晋高祖任用澶州防御使太原人张从恩为枢密副使。

[2]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卒，羌胡寇钞，无复畏惮。甲寅，以义成节度使冯晖为朔方节度使。党项酋长拓跋彦超最为强大，晖至，彦超入贺，晖厚遇之，因为于城中治第，丰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内遂安。

[2]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去世，北方的羌胡入侵和抢掠，无所忌惮，甲寅（十二日），后晋高祖任用义成节度使冯晖为朔方节度使。党项族的酋长拓跋彦超最为强大，冯晖到镇后，拓跋彦超来镇祝贺，冯晖待他很是厚重，在城中替他修建宅第，置放了很多华服珍玩，留下他不让回去。这样，辖境之内始安宁下来。

[3]唐群臣江王知证等累表请唐主复姓李，立唐宗庙，乙丑，唐主许之。群臣又请上尊号，唐主曰："尊号虚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后子孙皆踵其法，不受尊号，又不以外戚辅政，宦者不得预事，皆他国所不及也。

[3]南唐群臣江王徐知证等几次上表请求南唐王徐诰恢复姓李，建立唐室宗庙，乙丑（二十三日），南唐主准许。群臣又请求上帝王尊号，南唐主说："尊号是一种虚美，并且不是古制。"便没有接受。此后，子孙都依照这种做法，不受尊号，又不用外戚辅理政事，宦官不准干预国事，这都是其他国家所做不到的。

二月，乙亥，改太祖庙号曰义祖。己卯，唐主为李氏考妣发哀，与皇后斩衰居庐，如初丧礼，朝夕临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证、饶王知谔请亦服斩衰；不许。李建勋之妻广德长公主假衰入哭尽礼，如父母之丧。

二月，乙亥（初三），更改南唐太祖徐温的庙号称为义祖。己卯（初七），南唐主为李氏父母举行哀悼，同皇后一起披麻戴孝，值守

于祭堂，像初丧之礼一样，早晚拜祭达五十四天。徐温的亲子江王徐知证、饶王徐知谔请求也披麻戴孝；南唐主不准许。李建勋之妻广德长公主假借丧服到祭堂哀哭尽礼，如同父母之丧一样。

辛巳，诏国事委齐王详决，惟军旅以闻。庚寅，唐主更名。

辛巳（初九），南唐主下诏书，国事委授齐王李具体决处，只有军事问题要上报南唐主知道。庚寅（十八日），南唐主更名为李。

诏百官议二祚合享礼。辛卯，宋齐丘等议以义祖居七室之东。唐主命居高祖于西室，太宗次之，义祖又次之，皆为不祧之主。群臣言："义祖诸侯，不宜与高祖、太宗同享，请于太庙正殿后别建庙祀之。"帝曰："吾自幼托身义祖，向非义祖有功于吴，朕安能启此中兴之业？"群臣乃不敢言。

南唐主下诏，令百官讨论把徐、李二姓的先人合起来同受祭享的礼制。辛卯（十九日），宋齐丘等建议把义祖徐温的灵位放在第七室的东侧。南唐主命令把唐高祖李渊的灵位放在西室，唐太宗李世民居其次，义祖徐温再其次，都作为肇始之主。群臣说："义祖是诸侯，不适于与高祖、太宗同样祭享，建议在太庙正殿之后另行建庙祭祀他。"南唐主说："我从小托身给义祖，如果不是过去义祖有大功于吴国，朕怎能开创今天的中兴之大业？"群臣便不敢再说什么。

唐主欲祖吴王恪，或曰："恪诛死，不若祖郑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老二王苗裔，以吴王孙有功，子岘为宰相，遂祖吴王，云自岘五世至父荣。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历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为世，陛下生于文德，已五十年矣。"遂从之。

南唐主想要把自己世系的始祖定为唐高祖的儿子吴王李恪，有人说："李恪是被唐高宗诛杀的，不如以郑王李元懿为始祖。"南唐主便命有关部门考核二王的后裔，因为吴王的孙子李在历史上有戍守边疆之功，李的儿子李岘又当过宰相，于是以吴王为祖。说是从李岘之后，经过五世而至于南唐主之父李荣。他们的名字，大体都是有关部门所杜撰。南唐主又觉得自唐初至今，已然经历十九个皇帝，长达三百年，觉得自己的世系才经过十世太少。有关部门奏称："三十年为一世，陛下出生在唐僖宗文德年间，已经五十年了。"于是，便依从了他们。

[4]卢损至福州，闽主称疾不见，命弟继恭之。遣其礼部员外郎郑元弼奉继恭表随损入贡。闽主不礼于损，有士人林省邹私谓损曰："吾主不事其君，不爱其亲，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邻，不礼其宾，其能久乎！余将僧服而北逃，会相见于上国耳。"

[4]卢损作为后晋朝廷的册礼使到达福州，闽主王昶称说有病，不予接见，命他的弟弟王继恭主持招待晋使。派遣他的礼部员外郎郑元弼带着王继恭的表章跟随卢损入朝进贡。闽主对卢损不礼貌，有个士人林省邹私下对卢损说："我的国主不侍奉其君，不爱护其亲，不体恤其民，不崇敬其神，不敦睦其邻，不礼遇其宾，这样的人，他能够持久吗！我将要穿着僧服而向北逃走，以后会同您相见在中原吧。"

[5]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吴王恪为定宗孝静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庙号及谥。

[5]三月，庚戌（初八），南唐主李追尊吴王李恪为定宗孝静皇帝，从他的曾祖以下都追尊庙号和谥称。

[6]己未，诏归德节度使刘知远、忠武节度使杜重威并加同平章事。知远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于外戚，无大功，耻与之同制，制下数日，杜门四表辞不受。帝怒，谓赵莹曰："重威朕之妹夫，知远虽有功，何得坚拒制命！可落军权，令归私第。"莹拜请曰："陛下昔在晋阳，兵不过五千，为唐兵十馀万所攻，危于朝露，非知远心如铁石，岂能成大业！奈何以小过弃之！窃恐此语外闻，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学士和凝诣知远第谕旨，知远惶恐，起受命。

[6]后晋高祖下诏，命归德节度使刘知远、忠武节度使杜重威一起加官同平章事。刘知远自以为有辅佐后晋高祖创业的功劳，而杜重威是以外戚起家，没有大功，把与他同时受制令加官视为羞耻，制令下达好几天，关了门四次上表推辞不接受。后晋高祖发怒，对赵莹说："重威是朕的妹夫，知远虽然有功，怎么能坚决拒受制命！可以把他的军权削除，让他回到自己家里去。"赵莹下拜请求说："陛下从前在晋阳时，兵众不超过五千，被唐兵十余万人所进攻，危险得像早晨的露水一样，当时若不是知远心如铁石似的坚定，怎能成今日的大业！为什么竟因小的过失而丢弃他！我担心这个话如果传出去，是不能够表现作为人君的宏大度量啊！"后晋高祖的心情才舒解了，命端明殿学士

和凝到刘知远的府第传谕皇帝的意旨，刘知远感到惶恐，敬起接受制令。

[7]灵州戍将王彦忠据怀远城叛，上遣供奉官齐延祚往招谕之；彦忠降，延祚杀之。上怒曰："朕践阼以来，未尝失信于人，彦忠已输仗出迎，延祚何得擅杀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议者犹以为延祚不应免死。

[7]灵州戍将王彦忠据怀远城叛变，后晋高祖派供奉官齐延祚去招谕他投降；王彦忠投降了，齐延祚却把他杀了。后晋高祖发怒，说道："朕登极以来，不曾失信于人，王彦忠已经打着旌旗仪仗出迎投降，齐延祚怎么能擅自把他杀了！"便罢了齐延祚的官，重杖责打之后流放发配到远地。议论的人还觉得对齐延祚不应当免除他的死刑。

[8]辛酉，册回鹘可汗仁美为奉化可汗。

[8]辛酉（十九日），后晋朝廷册立回鹘可汗仁美为奉化可汗。

[9]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证等请亦姓李；不许。

[9]夏季，四月，南唐江王徐知证等也请求改姓为李，南唐主李没有答应。

[10]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10]辛巳（初十），南唐主祭祀南郊；癸未（十二日），实行大赦。

[11]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议，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帝惩唐明宗之世安重诲专横，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维翰兼枢密使。及刘处让为枢密使，奏对多不称旨，会处让遭母丧，甲申，废枢密院，以印付中书，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直学士·仓部郎中司徒诩、工部郎中颜并罢守本官。然勋臣近习不知大体，习于故事，每欲复之。

[11]自从后梁太祖朱温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往往同崇政使、枢密使议定，宰相不过是接受成命，颁行制敕，讲求典故，治理文事而已。后晋高祖借鉴后唐明宗时期安重诲专横的教训，因此，即位之初，只任用桑维翰兼枢密使。到刘处让任枢密使时，奏言对事往往不能称意，适逢上刘处让的母亲去世而守丧，甲申（十三日），废除枢密院，把印交给中书省，枢密院的事务都委交宰相分别判处。任用枢

密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直学士、仓部郎中司徒诩，工部郎中颜一起罢守本官。然而勋旧大臣近来的习惯不识大体，习惯于老的做法，常常想恢复老办法。

[12]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两京者皆贫悴，复以李专美为赞善大夫，丙戌，以韩昭胤为兵部尚书，马胤孙为太子宾客，房为右骁卫大将军，并致仕。

[12]后晋高祖因为后唐的大臣罢除官职后仍在东、西两京的都比较清贫困迫，便重新任用李专美为赞善大夫，丙戌（十五日），任命韩昭胤为兵部尚书，马胤孙为太子宾客，房为右骁卫大将军，一同以此终官退休。

[13]闽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户部尚书延望才名，巫者林兴与延武有怨，托鬼神语云："延武、延望将为变。"闽主不复诘，使兴帅壮士就第杀之，并其五子。

[13]闽主王昶忌妒其叔父前建州刺史王延武、户部尚书王延望的才干和名声，卜巫人林兴与王延武有怨隙，借托鬼神的话，说"王延武、王延望将要叛变。"闽主没有再查核，就让林兴率领强壮兵卒在他们的府第中把他们杀死，连同他们的五个儿子也一齐杀了。

闽主用陈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祀，求神丹。政无大小，皆林兴传宝皇命决之。

闽主采用陈守元的建议，在宫中建造三清殿，用黄金数千斤铸造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告，寻求神丹。政事不论大小，都由林兴传达宝皇的神命来决定。

[14]戊申，加楚王希范天策上将军，赐印，听开府置官属。

[14]五月，戊申（初七），后晋朝廷加封楚王马希范为天策上将军，赐予官印，听由他开府设置官属。

[15]辛亥，唐徙吉王景遂为寿王，立寿阳公景达为宣城王。

[15]辛亥（初十），南唐调徙吉王李景遂为寿王，册立寿阳公李景达为宣城王。

[16]乙卯，唐镇海节度使兼中书令梁怀王徐知谔卒。

[16]乙卯（十四日），南唐镇海节度使兼中书令梁怀王徐知谔去世。

[17]唐人迁让皇之族于泰州，号永宁宫，防卫甚严。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珙称疾，罢归永宁宫。乙丑，以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琏为康化节度使；琏固辞，请终丧，从之。

[17]南唐人把吴国让皇杨溥的族人迁移到泰州，号永宁宫，防卫很严密。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珙称说有病，罢官回到永宁宫。乙丑（二十四日），任用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琏为康化节度使；杨琏坚决推辞，请求守完让皇的丧事，南唐主答应了他。

[18]唐主将立齐王为太子，固辞；乃以为诸道兵马大元帅、判六军诸卫、守太尉、录尚书事、·扬二州牧。

[18]南唐主将要立齐王李为太子，李坚决辞让；便把他任用为诸道兵马大元帅、判六军诸卫、守太尉、录尚书事、扬二州牧。

[19]闽判六军诸卫建王继严得士心，闽主忌之，六月，罢其兵柄，更名继裕；以弟继熔判六军，去诸卫字。

[19]闽国的判六军诸卫建王王继严能得将士之心，闽主王昶嫉妒他，六月，罢免了他的兵权，把他的名字改为继裕；任用闽王之弟王继熔为判六军，删去诸卫二字。

林兴诈觉，流泉州。望气者言宫中有灾，乙未，闽主徙居长春宫。

林兴的欺诈被发觉，流放到泉州。望气的人说宫中要发生灾祸，乙未（二十五日），闽主迁居到长春宫。

[20]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20]秋季，七月，庚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21]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出于行伍，性粗率，恃勇骄暴，每谓人曰：“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数十尺，尝挟弓矢谓右左曰：“我能中竿上龙者，必有天命。”一发中之，以是益自负。

[21]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出身于行伍，性情粗率，倚仗自己勇武而骄傲暴躁，常常对人们说：“现在的天子，兵强马壮就可以当。”他的衙门里有一个幡竿有几十尺高，他曾经挟着弓箭对左右的人说：“我如果能射中竿上龙首，必有当人君的天命。”一发而射中，由此就更加自负。

帝之遣重荣代秘琼也，戒之曰："琼不受代，当别除汝一镇，勿之力取，恐为患滋深。"重荣由是以帝为怯，谓人曰："秘琼匹夫耳，天子尚畏之，况我以将相之重，士马之众乎！"每所奏请多逾分，为执政所可否，意愤愤不快，乃聚亡命，市战马，有飞扬之志。帝知之，义武节度使皇甫遇与重荣姻家，甲辰，徙遇为昭义节度使。

后晋高祖当初派遣安重荣去代替秘琼时，告诫他说："如果秘琼不接受你去代职，将要为你另委一镇做节度使，不要用武力去夺取，怕以后为患越来越深。"安重荣因此以为后晋高祖怯懦，对别人说："秘琼是个匹夫小人，天子尚且怕他，何况对我这样有将相的重要地位，有众多兵马的人啊！"有所奏请往往超越本份，被执政者或可或否，心里愤愤不愉快，便聚合亡命之徒，购买战马，有自求飞扬的意图。后晋高祖知道这种情况，义武节度使皇甫遇与安重荣是姻亲，甲辰（初五），把皇甫遇调迁为昭义节度使来隔离他们。

[22]乙巳，闽北宫火，焚宫殿殆尽。

[22]乙巳（初六），闽国北宫失火，把宫殿几乎焚烧殆尽。

[23]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编敕，行之。

[23]戊申（初九），后晋薛融等上奏所定的编敕，加以施行。

[24]丙辰，敕："先令天下公私铸钱，今私钱多用铅锡，小弱缺薄，宜皆禁之，专令官司自铸。"

[24]丙辰（十七日），后晋高祖敕令："以前令天下公私铸钱，现在私铸钱多用铅，而且小弱缺薄，应该都加以禁止，专门由主管官司自行铸造。"

[25]西京留守杨光远疏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桑维翰迁除不公及营邸肆于两都，与民争利；帝不得已，闰月，壬申，出维翰为彰德节度使兼侍中。

[25]西京留守杨光远上疏奏称：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桑维翰对官吏调、任不公，以及允许任意两都营造官邸，与民争利；后晋高祖不得已，闰七月，壬申（初三），把桑维翰外调为彰德节度使，兼任侍中。

[26]初，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子威，避王都之难，亡在契丹，至是，义武缺帅，契丹主遣使来言，"请使威袭父土地，如我朝之法。"帝辞

以“中国之法必自刺史、团练、防御序迁乃至节度使，请遣威至此，渐加进用。”契丹主怒，复遣使来言曰：“尔自节度使为天子，亦有阶级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赂契丹，且请以处直兄孙彰德节度使廷胤为义武节度使以厌其意。契丹怒稍解。

[26]以前，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儿子王威，为了躲避王都叛乱的灾难，逃亡在契丹。到此时，义武军因为皇甫遇调迁而缺少主帅，契丹主耶得德光遣派使者来说：“请求让王威承袭他父亲的土地，如同我朝的法律规定。”后晋高祖推辞，认为：“中原之法，必须从刺史、团练使、防御使依照顺序迁升，才能到节度使，请把王威派到这里来，逐渐加以进用。”契丹主发怒，再次遣派使者来说道：“你自己从节度使升到天子，也是按阶梯上去的吗！”后晋高祖怕这样做法会滋蔓没有止境，便厚重地贿赂契丹，并且请求用王处直哥哥的孙子彰德节度使王廷胤为义武节度使以满足他们的愿望，契丹的怒气稍有缓解。

[27]初，闽惠宗以太祖元从为拱宸、控鹤都，及康宗立，更募壮士二千为腹心，号宸卫都，禄赐皆厚于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将作乱，闽主欲分隶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闽主好为长夜之饮，强群臣酒，醉则令左右伺其过失；从弟继隆醉失礼，斩之。屡以猜怒诛宗室，叔父左仆射，同平章事延羲阳为狂愚以避祸，闽主赐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寻复召还，幽于私第。

[27]过去，闽惠宗王把太祖王审知的原来侍从立为拱宸、控鹤二都，等到康宗王昶即位后，又募集壮士二千作为腹心，号称宸卫都，俸禄和赏赐都厚于二都；有人传言，二都有怨气，将要作乱，闽主想把二者分别隶属于漳、泉二州，二都更加愤怒。闽主喜欢作长夜的饮宴，强制群臣喝酒，喝醉了便让左右之人伺机找他的过失；闽主的堂弟王继隆醉后失礼，把他斩了。这样，由于多次猜疑、发怒而诛杀宗室。闽主的叔父左仆射、同平章事王延羲表面上装作狂呆用来躲避祸端，闽主赐给他道士服装，把他放置在武夷山中；不久，又把他召回来，幽禁在他自己的私第。

闽主数侮拱宸、控鹤军使永泰朱文进、光山连重遇，二人怨之。会北宫火，求贼不获；闽主命重遇将内外营兵扫除余烬，日役万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纵火之谋，欲诛之；内学士陈郯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帅二都兵焚长春宫以攻闽主，使人迎延羲于瓦砾

中，呼万岁；复召外营兵共攻闽主；独宸卫都拒战，闽主乃与李后如宸卫都。比明，乱兵焚宸卫都，宸卫都战败，馀众千馀人奉闽主及李后出北关，至梧桐岭，众稍逃散。延羲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继业将兵追之，及于村舍；闽主素善射，引弓杀数人。俄而追兵云集，闽主知不免，投弓谓继业曰："卿臣节安在！"继业曰："君无君德，臣安有臣节！新君，叔父也，旧君，昆弟也，孰亲孰疏？"闽主不复言。继业与之俱还，到陀庄，饮以酒，醉而缢之，并李后及诸子、王继恭皆死。宸卫余众奔吴越。

闽主几次轻侮拱宸、控鹤军使永泰人朱文进、光山人连重遇，二人很怨恨。没过多久，北宫失火，查究放火贼人但没有寻获；闽主命令连重遇带领内外营兵扫除余烬，每天役使上万人，士兵很劳苦。又怀疑连重遇知道纵火的阴谋，想要把他杀了；内廷学士陈郯私下告诉了连重遇。辛巳（十二日）夜，连重遇进宫值勤，率领二都之兵焚烧了长春宫，袭击闽主，派人从瓦砾中把王延羲迎接出来，对着他呼喊万岁，又召集外营的二都兵众共同攻击闽主；只有宸卫都的兵士抗拒进行战斗，闽主便和皇后李春燕避往宸卫都。待到天亮，乱兵焚烧了宸卫。宸卫都打败，剩下的千余人保护着闽主和李后出了北关，到达梧桐岭，剩下的人又有逃散的。王延羲让他哥哥的儿子前汀州刺史王继业带兵追赶他们，一直逃到村舍；闽主平素擅长射术，拉起弓射杀几个人。不多时，追兵云集，闽主自知不能逃脱，便丢下弓箭对王继业说："你的臣节到哪里去了！"王继业说："君既然没有君德，臣还有什么臣节！新君，是我的叔父，旧君，是我的兄弟，分得清谁亲谁远吗？"闽主不再说话。王继业同他一起回来，到达陀庄，让他喝酒，醉后把他勒死了。连同李后及几个儿子，王继恭都杀死了。宸卫都的余众投奔吴越。

延羲自称威武节度使、闽国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系囚，颁赉中外。以宸卫弑闽主赴于邻国；谥闽主曰圣神英睿文明广武应道大弘孝皇帝，庙号康宗。遣商人间道奉表称藩于晋；然其在国，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五延羲自称威武节度使、闽国王，改名王曦，改年号为永隆。赦放系押的囚犯，对朝廷内外进行赐赏。宣称宸卫都杀了闽主投赴邻国，谥号闽主为圣神英睿文明广武应道大弘孝皇帝，庙号康宗。遣派商人

从便道去上表，向后晋朝廷称藩；然而在他的国内，设置百官都如同天子的制度。任用已经以太子太傅名义退休的李真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连重遇之攻康宗也，陈守元在宫中，易服将逃，兵人杀之。重遇执蔡守蒙，数以卖官之罪而斩之。闽王曦既立，遣使诛林兴于泉州。

连重遇攻击康宗时，陈守元正在宫中，换了衣服将要逃跑，兵士把他杀了。连重遇抓住了蔡守蒙，数责他的卖官之罪而把他杀了。闽王王曦即位以后，派使者到泉州去把林兴也杀了。

[28]河决薄州。

[28]黄河在薄州决口。

[29]八月，辛丑，以冯道守司徒兼侍中。壬寅，诏中书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无巨细，悉委于道。帝尝访以军谋，对曰："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谨守历代成规而已。"帝以为然。道尝称疾救退，帝使郑王重贵诣第省之，曰："来日不出，朕当亲往。"道乃出视事。当时宠遇，群臣无与为比。

[29]八月，辛丑（初三），后晋高祖任用冯道守职司徒兼侍中。壬寅（初四），后晋高祖下诏：中书知印只委予上相，从此事无大小，都委交给冯道办理。后晋高祖曾经把关于用兵的谋略征询冯道的意见，冯道回答说："征伐是国家的大事，取决于圣上意志的独断。我是个书生，只知道谨守历代的成规而已。"后晋高祖以为他说得对。冯道曾经称病要求退职，后晋高祖让郑王石重贵到冯道的府第探视他，并说："明天还不出来，朕就要亲自去请他。"冯道这才出来视事。当时的宠遇，群臣没有能同他相比的。

[30]己酉，以吴越王元为天下兵马元帅。

[30]己酉（十一日），后晋朝廷任吴越王钱元为天下兵马元帅。

[31]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蒋、锦州蛮万余人寇辰、澧州，焚掠镇戍，遣使乞师于蜀；蜀主以道远，不许。九月，辛未，楚王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决胜指挥使廖匡齐帅衡山兵五千讨之。

[31]黔南节度使巡属之内的溪州刺史彭士愁率领奖州、锦州蛮族万余人袭扰辰州、澧州，焚掠镇戍之所，派遣使者到蜀国请求出兵支援；后蜀主孟昶因为道路太远，没有答应。九日，辛未（初三），楚

王马希范命令左静江指挥使刘、决胜指挥使廖匡齐率领衡山兵五千去讨伐。

[32]癸未，以唐许王从益为郇国公，奉唐祀。从益尚幼，李后养从益于宫中，奉王淑妃如事母。

[32]癸未（十五日），后晋朝廷封后唐许王李从益为郇国公，奉行后唐的祭祀。由于李从益还年幼，后晋高祖的李皇后是后唐明宗曹皇后的女儿，便把许王留养在宫中，又对明宗次妃王淑妃侍奉如同母亲。

[33]冬，十月，庚戌，闽康宗所遣使者郑元弼至大梁。康宗遗执政书曰："闽国一从兴运，久历年华，见北辰之帝座频移，至东海之风帆多阻。"又求用乱国礼致书往来。帝怒其不逊，壬子，诏却其贡物及福、建诸州纲运，并令元弼及进奏官林恩部送速归。兵部员外郎李知损上言："王昶僭慢，宜执留使者，籍没其货。"乃下元弼、恩狱。

[33]冬季，十月，庚戌（十三日），闽国康宗王曦所遗派的使者郑元弼到达晋朝东京大梁。康宗给执政者的信说："闽国自从兴运以来，一直统续贡职至今，年华久历，现在，北辰的帝座频繁变换，以致东海的风帆常常受阻。"又要求用对等国家的礼节致书往来。后晋高祖恼怒他的态度不够谦逊，壬子（十五日），下诏退还其贡物以及福州、建州等地的成批纲运的物资，并命令郑元弼及闽国驻后晋朝廷的进奏官林恩部送他们即速回去。兵部员外郎李知损上奏说："王昶僭越傲慢，应该拘留他的使者，登记没收他的货物。"后晋高祖便把郑元弼、林恩投进监狱里。

[34]吴越恭穆夫人马氏卒。夫人，雄武节度使绰之女也。初，武肃王禁中外畜声伎，文穆王元年三十馀无子，夫人为之请于，喜曰："吾家祭祀，汝实主之。"乃听元纳妾，鹿氏，生弘、弘；许氏，生弘佐；吴氏，生弘；众妾生弘、弘亿、弘、弘仰、弘信；夫人抚视慈爱如一。常置银鹿于帐前，坐诸儿于上而弄之。

[34]吴越王钱元的恭穆夫人马氏去世。夫人是雄武节度使马绰之女。以前，武肃王钱禁止内外蓄养歌舞女伎，文穆王钱元年过三十多还没有儿子，马夫人为此向钱请求允许钱元纳妾，钱高兴地说："我家的祭礼香火，实际上是由你做主的。"于是，便听由钱元纳妾。鹿氏，生下钱弘、弘；许氏，生弘佐；吴氏，生弘；众妾还生下弘、弘、

弘、弘仰、弘信；马夫人对他们抚养看待，慈爱如一。常常置放银鹿在自己的帐前，让诸儿全在上面，逗弄他们嬉戏。

[35]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遥折来使，遂如吴越。

[35]十一月，戊子（二十一日），契丹派遣其臣遥折出使晋廷，于是又到了吴越。

[36]楚王希范始开天策府，置护军中尉、领军司马等官，以诸弟及将校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

[36]楚王马希范始开天策府，设置护军中尉、领军司马等官，任用其诸弟及将校充任。又任用幕僚拓跋恒、李弘、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

刘等进攻溪州，彭士愁兵败，弃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绝，为梯栈上围之。廖匡齐战死，楚王希范遣吊其母，其母不哭，谓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饱之赐，举族效死，未足以报，况一子乎！愿王无以为念。"王以其母为贤，厚恤其家。

刘等进攻溪州，彭士愁的兵打了败仗，放弃了州城，退保在山寨；石崖四面绝壁，刘遣梯栈登上去包围了他们。廖匡齐战死，楚王马希范派人吊问他的母亲，其母不哭，对使者说："廖氏全家三百口，受楚王给予温饱的恩惠，全族效死于国家，不足以报答，何况一个儿子啊！请大王不要把此事记在心上。"楚王认为廖匡齐的母亲很贤慧，丰厚地抚恤其家。

[37]十二月，丙戌，禁创造佛寺。

[37]十二月，丙戌（疑误），后晋朝廷禁止创建佛寺。

[38]闽王作新宫，徙居之。

[38]闽王王曦建造新宫，徙居到里面。

[39]是岁，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裔言于汉主曰："自马后崩，未尝通使于楚，亲邻旧好，不可忘也。"因荐谏议大夫李纾可以将命，汉主从之；楚亦遣使报聘。光裔相汉二十余年，府库充实，边境无虞。及卒，汉主复以其子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损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39]这一年，南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裔对南汉主刘龚说："自从马皇后去世后，没有再通使于楚，亲邻旧好是不可忘记的。"因而举荐谏议大夫李纾可以领命出使楚国，南汉主听从他的意见；楚国也派遣使者来答谢聘问。赵光裔在南汉当宰相二十余年，府库充实，边境没有忧患。赵光裔死后，南汉主又任用他的儿子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赵损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庚子、940）

五年（庚子，公元940年）

[1]春，正月，帝引见闽使郑元弼等。元弼曰："王昶蛮夷之君，不知礼义，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臣将命无状，愿伏以赎昶罪。"帝怜之，辛未，诏释元弼等。

[1]春季，正月，后晋高祖接见闽国来使郑元弼等。郑元弼说："王昶是蛮夷的君主，不懂得礼仪，陛下听到他的善言不足为喜，恶言不足为怒。我受他的差遣，办事不得体，愿意接受斧质腰斩之刑以赎王昶的罪过。"后晋高祖可怜他，辛未（初五），下诏释放了郑元弼等人。

[2]楚刘等因大风，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帅麾下逃入奖、锦深山，乙未，遣其子师帅诸酋长纳溪、锦、奖三州印，请降于楚。

[2]楚国刘等借着大风，用火箭焚烧彭士愁的山寨，向他进攻，彭士愁率领他指挥下的兵逃入奖州、锦州的深山，乙未（二十九日），遣派他的儿子彭师率领诸酋长献纳溪、奖、锦三州的印信，请求向楚国投降。

[3]二月，庚戌，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彦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与义。昔契丹以义救我，我今以信报之；闻其征求水已，公能屈节奉之，深称朕意。"对曰："陛下以苍生之故，犹卑辞厚币以事之，臣何屈节之有！"上悦。

[3]二月，庚戌（十四日），北都太原留守、同平章事安彦威入京朝见，后晋高祖说："我所重视的是信与义。从前契丹出于道义救援于我，我现在用信守协约来报答他；听说他们不断地征索求取，您能委曲自己的节操来侍奉他，是很能称合朕的意图的。"安彦威回答说：

“陛下为了苍生百姓，尚且卑词厚币来对待他，臣有什么屈节可说！”后晋高祖很高兴。

[4]刘引兵还长沙。楚王希范徙溪州于便地，表彭士愁为溪州刺史，以刘为锦州刺史；自是群蛮服于楚。希范自谓伏波之后，以铜五千斤铸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铭誓状于上，立之溪州。

[4]刘领兵回师长沙。楚王马希范把溪州的治所迁移到离楚境近便于制命的地方，表奏彭士愁为溪州刺史，任用刘为锦州刺史；从此群蛮归服于楚国。马希范自称汉代马援的的后人，便用铜五千斤铸立一个铜柱，高一丈二尺，埋入地下六尺，铭刻誓词在柱上，把它立在溪州。

[5]唐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琏竭平陵还，一夕，大醉，卒于舟中，追封谥曰弘农靖王。

[5]南唐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琏进谒埋葬其父吴让皇杨溥的平陵归来，一个晚上，饮酒大醉，在船中去世。南唐主追封他谥号为弘农靖王。

[6]闽王曦既立，骄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寻旧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数以书谏之，曦怒，复书骂之；遣亲吏业翘监建州军，教练使杜汉崇监南镇军，二人争捃延政阴事告于曦，由是兄弟积相猜恨。一日，翘与延政议事不叶，翘诃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斩翘；翘奔南镇，延政发兵就攻之，败其戍兵。翘、汉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溃。

[6]闽主王曦即位以后，骄奢淫逸，酷苛暴虐，猜忌宗族，常常寻找旧怨加以报复。他的弟弟建州刺史王延政多次上书劝谏他，王曦发怒，复书责骂王延政；派遣亲信官吏业翘监察建州军，教练使杜汉崇监福州与建州之间的南镇军。这两个人争着搜集王延政的阴私之事向王曦报告，因此兄弟二人长期相互猜忌怨恨。有一天，业翘与王延政议论事情意见不和，业翘呵斥王延政说：“你要造反啊！”王延政发怒，要杀业翘；业翘奔向南镇，王延政发兵到南镇攻击他，打败了南镇的守兵，业翘、杜汉崇奔向福州，西郊边境的守兵都溃散了。

二月，曦遣统军使潘师逵、吴行真将兵四万击延政。师逵军于建州城西，行真军于城南，皆阻水置营，焚城外庐舍。延政求救于吴越，壬戌，吴越王元遣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诠、内都监使薛万忠将

兵四万救之，丞相林鼎谏，不听。三月，戊辰，师逵分兵三千，遣都军使蔡弘裔将之出战，延政遣其将林汉彻等败之于茶山，斩首千余级。

二月，王曦派遣统军使潘师逵、吴行真统兵四万攻打王延政。潘师逵屯军在建州城西，吴行真屯军在建州城南，都隔着水设置营地，焚烧了城外的房舍。王延政求救于吴越，壬戌（二十六日），吴越王钱元派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诠、内都监使薛万忠统兵四万去救援他；闽国丞相林鼎谏阻王曦，不听。三月，戊辰（初二），潘师逵分兵三千，派都军使蔡弘裔领着他们出战。王延政派其将林汉彻等在茶山把他们打败，斩首千余级。

[7]安彦威、王建立皆请致仕；不许。辛未，以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刘知远为邺都留守，徙彦威为归德节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为昭义节度使，进爵韩王；以建立辽州人，割辽、沁二州隶昭义，徙建雄节度使李德为北都留守。

[7]安彦威、王建立都向后晋高祖请求退休；后晋高祖不准许。辛未（初五），任用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刘知远为邺都留守，调迁安彦威为归德节度使，加官兼任侍中。癸酉（初七），调迁王建立为昭义节度使，进爵为韩王；因为王建立是辽州人，割划辽、沁二州隶属于昭义军。调迁建雄节度使李德为北都留守。

[8]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安从进恃其险固，阴蓄异谋，擅邀取湖南贡物，招纳亡命，增广甲卒；元随都押牙王令谦、押牙潘知麟谏，皆杀之。及王建立徙潞州，帝使问之曰：“朕虚青州以待卿，卿有意则降制。”从进对曰：“若移青州置汉南，臣即赴镇。”帝不之责。

[8]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安从进依恃他所镇守襄阳之地的险要和牢固，暗蓄叛离的心计，擅自截取楚国从湖南送往后晋朝廷的进贡物品，招纳亡命之徒，增加扩充兵众；从开始就跟随他的都押牙王令谦、押牙潘知麟劝阻他，都被他杀了。及至王建立受任昭义节度使迁镇潞州，后晋高祖使人问他说：“朕把镇戍青州的平卢节度使虚位等待着你，你如果有意去，我就降旨委任你。”安从进回答说：“如果把青州移置在汉水以南，我就去赴任镇所。”后晋高祖也不责怪他。

[9]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余人，夜涉水，潜入潘师逵垒，因风纵火，城上鼓噪以应之，战棹都头建安陈诲杀师逵，其众皆溃。戊寅，引兵欲攻吴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将士弃营走，死者万人。延政乘胜取永平，顺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9]丁丑（十一日），闽国建州刺史王延政募集了一千多敢于冒死的士卒，乘着夜间涉水，潜伏进入潘师逵的营垒，顺风纵火，城上擂鼓呐喊来响应他们，战棹都头建安人陈诲杀了潘师逵，他的兵众都溃散了。戊寅（十二日），王延政率领兵卒要进攻吴行真的营寨，还未等到建州兵涉水过来，吴行真和将士就弃营逃走，死亡达万人。王延政乘胜攻取了永平、顺昌二城。从此以后，建州的兵卒开始强盛起来。

[10]夏，四月，蜀太保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季良请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户部，昭裔判盐铁，业判度支。

[10]夏季，四月，蜀国太保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季良奏请，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分判三司，癸卯（初八），蜀主孟昶使赵季良主管户部，毋昭裔主管盐铁，张业主管度支。

[11]庚戌，以前横海节度使马全节为安远节度使。

[11]庚戌（十五日），后晋朝廷任用前横海节度使马全节为安远节度使。

[12]甲子，吴越孝献世子弘卒。

[12]甲子（二十九日），吴越国孝献世子钱弘去世。

[13]吴越仰仁诠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败去，奉牛酒犒之，请班师；仁诠等不从，营于城之西北。延政惧，复遣使乞师于闽王。闽王以泉州刺史王继业为行营都统，将兵二万救之；且移书责吴越，遣轻兵绝吴越粮道。会久雨，吴越食尽，五月，延政遣兵出击，大破之，俘斩以万计。癸未，仁诠等夜遁。

[13]吴越国仰仁诠等率援军到达建州，王延政因为闽国福州兵已经败走，取出肉酒犒劳他们，请他们班师回吴越。仰仁诠等不依从，在建州城的西北扎营。王延政害怕，又遣使者向闽王请求发兵救援。闽

王王曦任命泉州刺史王继业为行营都统，率兵二万来救援；并且送信责备吴越，派遣轻兵断绝吴越的运粮道路。正好遇上长时间下雨，吴越兵粮食用尽，五月，王延政派兵出击，大破吴越之兵，俘虏斩杀上万人。癸未（十八日），仰仁诠等乘夜间逃走。

[14]胡汉筠既违诏命不诣阙，又闻贾仁沼二子欲诉诸朝；及除马全节镇安州代李金全，汉筠绐金全曰："进奏吏遣人倍道来言，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贾仁沼死状，以为必有异图。"金全大惧。汉筠因说金全拒命，自归于唐；金全从之。

[14]胡汉筠既已依仗李金全的庇护违背后晋高祖诏命不肯入京朝见，又听说被他所杀害的朝廷使官贾仁沼的两个儿子要向朝廷告发；及至后晋朝廷任命马全节为安远节度使取代李金全镇戍安州时，胡汉筠便欺骗李金全说："派驻朝廷的进奏吏派人加倍赶路来说，朝廷等您接受替代命令，就要查究贾仁沼是怎么死的，认为您必然有叛变的图谋。"李金全大为恐惧。胡汉筠便进而劝说李金全拒绝接受代命，自行归顺于南唐；李金全听从了他的意见。

丙戌，帝闻金全叛，命马全节以汴、洛、汝、郑、单、宋、陈、蔡、曹、濮、申、唐之兵讨之，以保大节度使安审晖为之副。审晖，审琦之兄也。

丙戌（二十一日），后晋高祖闻知李金全叛变，命令马全节统率汴、洛、汝、郑、单、宋、陈、蔡、曹、濮、申、唐诸州的兵马征讨他；任用保大节度使安审晖做他的副帅。安审晖是安审琦的哥哥。

李金全遣推官张纬奉表请降于唐，唐主遣鄂州屯营使李承裕段处恭将兵三千逆之。

李金全遣派推官张纬带着表章向南唐请求归降，南唐主李遣鄂州屯营使李承裕、段处恭领兵三千迎他。

[15]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闽，和闽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将及女奴持誓书及香炉至福州，与曦盟于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犹如故。

[15]南唐主遣派客省使尚全恭赴闽国，与闽王王曦及王延政议和。六月，王延政派遣牙将及女奴带着誓书及香炉到福州，与王曦定盟于闽太祖王审知的宣陵。但是，兄弟相互猜疑忌恨依然如故。

[16]癸卯，唐李承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将麾下数百人诣唐军，妓妾资财皆为承裕所夺，承裕入据安州。甲辰，马全节自应山进军大化镇，与承裕战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节入安州。丙午，安审晖追败唐兵于黄花谷，段处恭战死。丁未，审晖又败唐兵于云梦泽中，虏承裕及其众。唐将张建崇据云梦桥拒战，审晖乃还。马全节斩承裕及其众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监军杜光业等五百七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赐马及器服而归之。

[16]癸卯（初九），南唐李承裕等到达安州。这天晚上，李金全带领他指挥下的兵卒数百人进见南唐军，妓妾资财都被李承裕的人所夺取，李承裕进占安州。甲辰（初十），马全节从应山进军到大化镇，与李承裕在城南交战，把他打得大败。李承裕抢掠安州后向南败走，马全节进入安州。丙午（十二日），安审晖追赶南唐兵，在黄花谷又把他们打败，段处恭战死。丁未（十三日），安审晖又在云梦泽中把南唐兵打败，俘虏了李承裕及他的兵众。南唐将领张建崇占据云梦桥抵抗，安审晖便带兵归还。马全节在安州城下斩杀了李承裕及他的兵众一千五百人，俘送监军杜光业等五百零七人到大梁。后晋高祖说："这些人有什么罪！"便都赐给马匹和器物服装，把他们送回南唐。

初，卢文进之奔吴也，唐主命祖全恩将兵逆之，戒无入安州城，陈于城外，俟文进出，殿之以归，无得剽掠。及李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贪剽掠，与晋兵战而败，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杜光业等至唐，唐主以其违命而败，不受，复送于淮北，遗帝书曰："边校贪功，乘便据垒。"又曰："军法朝章，彼此不可。"帝复遣之归，使者将自桐墟济淮，唐主遣战舰拒之，乃还。帝悉授唐诸将官，以其士卒为显义都，命旧将刘康领之。

过去，卢文进投奔吴国时，南唐主命祖全恩统兵迎击，告诫祖全恩不要进入安州城，列阵在城外，等待卢文进出来，尾随他回来，不许劫掠。及至李承裕迎击李金全时，告诫他也像告诫祖全恩一样；而李承裕却贪图劫掠，与晋兵交战而被打败，逃跑死亡的有四千人。南唐主惋惜悔恨好多天，自己认为对告诫敕令之类的事情不熟练，把握不住。杜光业等被遣送回来到达南唐，南唐主因为他们是违背命令才失败的，不接纳，又把他们送回淮河以北，并且给后晋高祖写信说："边境将校贪图功利，乘着方便占据堡垒。"又说："不论是律以军法，或

是衡之朝章，彼此都不可容忍。”后晋高祖再次把他们遣送回去，使者要从宿州的桐墟渡过淮河南返，唐主派战船阻拒他们，只好又北还。后晋高祖便把南唐诸将都授以官职，把他们的士兵建立为显义都，命随兵起于晋阳的旧将刘康率领他们。

臣光曰：违命者将也，士卒从将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将以谢敌，吊士卒而抚之，斯可矣，何必弃民以资敌国乎！

臣司马光曰：违背诏命的是将领，士兵是听从将领之令的，又有什么罪呢！接纳遣返而杀其将领用来回报敌国，同情士兵而安抚他们，这就可以了，何必要抛弃自己的子民去帮助敌国啊！

[17]唐主使宦者祭庐山，还劳之曰：“卿此行甚精洁。”宦者曰：“臣自奉诏，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处市鱼为羹，某日市肉为，何为蔬食？”宦者惭服。仓吏岁终献羡余万余石，唐主曰：“出纳有数，敬非掊民刻军，安得羡余邪！”

[17]南唐主李让宦官去祭祀庐山，宦官回来，南唐主慰劳他说：“你这次出行很是谦洁。”宦官说：“我从奉诏命出去，一直吃素到现在。”南唐主说：“你在某处曾买鱼作羹，某日曾买肉切大块烹食，怎么叫吃素？”宦官感到惭愧而且承认了这些事。管仓库的官吏岁终呈献盈余的赋税租米万余石，南唐主说：“支出和收入都有数额，如果不是聚敛百姓扣军粮，哪里来的盈余呀！”

[18]秋，七月，闽主曦城福州西郭以备建人。又度民为僧，民避重赋多为僧，凡度万一千人。

[18]秋季，七月，闽主王曦在福州西面修建城廓用来防备建州人。又让民众离俗当和尚，民众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很多人出家为僧，共有一万一千人当了和尚。

[19]乙丑，帝赐郑元弼等帛，遣归。

[19]乙丑（初二），后晋高祖赐给闽国使臣郑元弼等丝帛，把他们送回闽国。

[20]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马步副都指挥使桑千、威和指挥使王万金、成彦温不从而死，马步都指挥使庞守荣诮其愚，以徇金全之意。己巳，诏赠贾仁沼及桑千等官，遣使诛守荣于安州。李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

[20]李金全叛晋时，安州马步副都指挥使桑千、威和指挥使王万金、成彦温不追随他而死，马步都指挥使庞守荣讥诮他们愚蠢，以迎合李金全的意图。己巳（初六），后晋高祖下诏，赠予贾仁沼及桑千等人官，遣派使者到安州诛杀了庞守荣。李金全到了金陵，南唐主待他很冷淡。

[21]丁巳，唐主立齐王为太子，兼大元帅，录尚书事。

[21]丁巳（疑误），南唐主册立齐王李为太子，兼大元帅，录尚书事。

[22]太子太师致仕范延光请归河阳私第，帝许之。延光重载而行。西京留守杨光远兼领河阳，利其货，且虑为子孙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敌国，宜早除之！"帝不许。光远请敕延光居西京，从之。光元使其子承贵以甲士围其第，逼令自杀。延光曰："天子在上，赐我铁券，许以不死，尔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贵以白刃驱延光上马，至浮梁，挤于河。光远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惮光远之强，不敢诘；为延光辍朝，赠太师。

[22]后晋太子太师退休的范延光请求回到在河阳的私人宅第，后晋高祖准许了他。范延光载运了很丰厚的财物出发。西京洛阳留守杨光远兼领河阳军镇，贪图范延光的财货，并且顾虑他以后会成为杨氏子孙的祸患，便上奏说："范延光是叛臣，不把家放在汴梁和洛阳而放归外地，恐怕他要逃跑到敌国去，应该早日把他除掉！"后晋高祖不准许。杨光远又请求敕令范延光留居西京洛阳，后晋高祖同意了。杨光远让他的儿子杨承贵带领着甲士兵包围了范延光的宅第，逼令他自杀。范延光说："天子在上，赐给我铁券，答应我不死，你们父子怎能这样！"己未（疑误），杨承贵拿着刀逼迫范延光上马，行径浮桥时，把他挤落在黄河里。杨光远上奏说他自己要投水而死，后晋高祖知道其原因，但是惧怕杨光远的强悍，不敢究问；后晋高祖因为范延光之死而停止上朝，追赠他为太师。

[23]唐齐王固辞太子；九月，乙丑，唐主许之，诏中外致笺如太子礼。

[23]南唐齐王李坚决辞让被封为太子；九月，乙丑（初三），南唐主允许了他，下诏朝廷内外向他致书按太子礼施行。

[24]丁卯，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4]丁卯(初五），后晋高祖任用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5]己巳，邺都留守刘知远入朝。

[25]己巳（初七），邺都留守刘知远入朝。

[26]辛未，李崧奏："诸州仓粮，于计帐之外所余颇多。"上曰："法外税民，罪同枉法。仓吏特贷其死，各痛惩之。"

[26]辛未（初九），李崧奏言："诸州的仓粮，在计账以外所盈余的相当多。"后晋高祖说："法定之外向民众征税，罪过可同枉法一样。仓库官吏特免其一死，但都要严惩他们。

[27]翰林学士李浣，轻薄，多酒失，上恶之，丙子，罢翰林学士，并其职于中书舍人。浣，涛之弟也。

[27]翰林学士李浣，为人轻薄，常常因酒误事，后晋高祖厌恶他，丙子（十四日），罢去翰林学士的官职，把它的职掌并归中书舍人，李浣是李涛的弟弟。

[28]杨光远入朝，帝欲徙之他镇，谓光远曰："围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赏，今当各除一州以荣之。"因以其将校数人为刺史。甲申，徙光远为平卢节度使，进爵东平王。

[28]河阳节度使杨光远入朝，后晋高祖想把他调徙到别的军镇，对杨光远说："围攻魏州之役，你的左右都立了功，还没有封赏他们，现在应当各授官一州来荣显他们。"便把他的将校几个人用为刺史。甲申（二十二日）调迁杨光远为平卢节度使，进爵为东平王。

[29]冬，十月，丁酉，加吴越王元天下兵马都元帅、尚书令。

[29]冬季，十月，丁酉（初五），后晋高祖加封吴越王钱元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书令。

[30]壬寅，唐大赦，诏中外奏章无得言"睿"、"圣"，犯者以不敬论。

[30]壬寅（初十），南唐实行大赦，诏令中外奏章不得用"睿"、"圣"、字样，违犯者按不敬论。

术士孙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灾，劝唐主巡东都，乙巳，唐主命齐王监国。光政副使、太仆少卿陈觉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规贪残；丙午，罢仁规为扈驾都部署，觉始用事。庚戌，唐主发金陵；甲寅，至江都。

术士孙智永因为四个星聚于斗宿，分野有灾，劝说南唐主李巡视东都，乙巳（十三日），南唐主命齐王李监国。光政副使、太仆少卿陈觉由于私人憾怨奏言泰州刺史褚仁规贪婪残虐；丙午（十四日），罢免褚仁规做扈驾都部署，陈觉开始当权。庚戌（十八日），南唐主从西都金陵出发；甲寅（二十二日），到达东都江都。

[31]闽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封闽国王。

[31]闽王王曦乘商人入京，带着表章向后晋朝廷为自己申说未尝称帝；十一月，甲申（二十三日），后晋高祖任命王曦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封闽国王。

[32]唐主欲遂居江都，以水冻，漕运不给，乃还；十二月，丙申，至金陵。

[32]南唐主打算在江都居留下来，因为水冻冰，漕运供应不上，只有西归，十二月，丙申（初五），到达金陵。

[33]唐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延翰卒。

[33]南唐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延翰去世。

[34]是岁，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损卒；以宁远节度使南昌王定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逾年亦卒。

[34]这一年，南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损去世；任用宁远节度使南昌人王定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到一年也去世了。

[35]初，帝割雁门之北以赂契丹，由是吐谷浑皆属契丹，苦其贪虐，思归中国；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复诱之，于是吐谷浑帅部落千馀帐自五台来奔。契丹大怒，遣使让帝以招纳叛人。

[35]过去，后晋高祖割划雁门关以北来贿赂契丹，从此吐谷浑之地都归属于契丹，苦于契丹人贪求和暴虐，想归附于中原；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又引诱它，于是吐谷浑率领部落千余帐从五台来投奔。契丹大怒，遣派使者责备后晋高祖招纳叛变的人。

六年（辛丑、941）

六年（辛丑，公元941年）

[1]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张澄将兵二千索吐谷浑在并、镇、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还故土。

[1]春季，正月，丙寅（初六），后晋高祖遣派供奉官张澄领兵二千搜索吐谷浑在并、镇、忻、代四州山谷之中的人，驱逐他们使之还归故土。

[2]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请于闽王曦，欲以建州为威武军，自为节度使。曦以威武军福州也，乃以建州为镇安军，以延政为节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镇安曰镇武而称之。

[2]王延政在建州修筑城池，周围二十里，请求闽王王曦在建州设置威武军，他自己做节度使。王曦因为福州称威武军，便以建州为镇安军，任命王延政为节度使，封为富沙王；王延政把镇安改称为镇武以为军镇之名。

[3]二月，壬辰，作浮梁于德胜口。

[3]二月，壬辰（初二），后晋朝廷在黄河德胜口建造一座浮桥。

[4]彰义节度使张彦泽欲杀其子，掌书记张式素为彦泽所厚，谏止之。彦泽怒，射之；左右素恶式，从而谗之。式惧，谢病去，彦泽遣兵追之。式至州，静难节度使李周以闻，帝以彦泽故，流式商州。彦泽遣行军司马郑元昭诣阙求之，且曰："彦泽不得张式，恐致不测。"帝不得已，与之。癸未，式至泾州，彦泽命决口、剖心、断其四支。

[4]彰义节度使张彦泽要杀他的儿子，掌书记张式素为张彦泽所亲厚，劝阻他。张彦泽发怒，用箭射他；左右之人素来厌恶张式，乘机讲张式的坏话。张式害怕，用有病辞谢而去，张彦泽派兵追赶他。张式到了州，静难节度使李周向后晋朝廷作了报告，后晋高祖因为顾及张彦泽，把张式流放到商州。张彦泽派行军司马郑元昭到朝廷讨要他，并且说："张彦泽如得不到张式，恐怕要引起不测的事情。"后晋高祖不得已，给了他。癸巳（初三），张式到达泾州，张彦泽命令把他决口、剖心、剁断四肢。

[5]凉州军乱，留后李文谦闭门自焚死。

[5]凉州军叛乱，留后李文谦闭门自焚而死。

[6]蜀自建国以来，节度使多领禁兵，或以他职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务，专事聚敛，政事不治，民无所诉。蜀主知其弊，丙辰，加卫圣马步都指挥使·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赵廷隐、枢密使·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张公铎检校官，并罢其节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学士承旨李昊知武宁军，散骑常侍刘英图知保宁军，谏议大夫崔銮知武信军，给事中谢从志知武泰军，将作监张赞知宁江军。

[6]蜀自从建国以来，节度使大多兼领禁兵，或者用别的职务留在成都，委派僚佐管理留职的事务，专门从事聚敛财物，政事治理不善，民众也无处申诉。蜀主孟昶知道了这些弊病，丙辰（二十六日），加封卫圣马步都指挥使、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赵廷隐，枢密使、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张公铎为检校官，把他们的节度使都罢免了。三月，甲戌（十四日），任用翰林学士承旨李昊主持武宁军，散骑常侍刘英图主持保宁军，谏议大夫崔銮主持武信军，给事中谢从志主持武泰军，将作监张主持宁江军。

[7]夏，四月，闽王曦以其子亚澄同平章事、判六军诸卫。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与延政通谋，遣将军许仁钦以兵三千如汀州，执延喜以归。

[7]夏季，四月，闽王王曦任用他的儿子王亚澄为同平章事，判六军诸卫。王曦怀疑他的弟弟汀州刺史王延喜与王延政勾结通谋，派遣将军许仁钦带兵三千到汀州，抓住王延喜把他带回来。

[8]唐主以陈觉及万年党梦锡为宣徽副使。

[8]南唐主任用陈觉和万年人常梦锡为宣徽副使。

[9]辛巳，北京留守李德遣牙校以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入朝。

[9]辛巳（疑误），北京太原留守李德派遣牙校率领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入京朝见后晋高祖。

[10]唐主遣通事舍人欧阳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许。

[10]南唐主派遣通事舍人欧阳遇请求从晋国辖境借道来通往契丹，后晋高祖不准许。

[11]自黄巢犯长安以来，天下血战数十年，然后诸国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汉主遣使如唐，谋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许。

[11]自从黄巢进犯长安以来，天下血战几十年，然后诸国各有分土，兴兵作战的事情稍微停息。及至南唐主李即位，长江、淮河一带连年丰收，军粮有了富余，群臣争着上言：“陛下中兴，现在北方多难，应该出兵北讨，恢复盛唐旧的疆域。”南唐主说：“我从年少时就生活在军旅之中，看到用兵对于民众的害处是很深的，不忍再提战争。让他的百姓安宁，那么我的百姓也安宁了，又有什么要索求的呢！”南汉主刘龑遣派使者来到南唐，谋求共同夺取楚国，分占他的疆土；南唐主不答应。

[12]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谋反，遣使奉表诣蜀，请出师金、商以为声援；丁亥，使者至成都。蜀主与群臣谋之，皆曰：“金、商险远，少出师则不足制敌，多则漕挽不继。”蜀主乃辞之。又救援于荆南，高从诲遗从进书，谕以祸福；从进怒，反诬奏从诲。荆南行军司马王保义劝从诲具奏其状，且请发兵助朝廷讨之；从诲从之。

[12]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准备造反，派使者带着表章到蜀国，请求出兵攻打金州、商州作为声援；丁亥（疑误），使者到达成都。蜀主孟昶与群臣谋划，都说：“金州，商州险阻遥远，出兵少了不足以制服敌人，多了水陆运输粮秣跟不上。”蜀主便推辞了这件事。安从进又向荆南求援，荆南的高从诲给安从进写信，晓以祸福；安从进发怒，反而向后晋朝廷诬奏高从诲。荆南行军司马王保义劝高从诲把实际情况向朝廷奏报，并且请求发兵帮助朝廷去讨伐他；高从诲采纳了王保义的建议。

[13]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见契丹使者，必箕踞慢骂，使过其境，或潜遣人杀之；契丹以让帝，帝为之逊谢。六月，戊午，重荣执契丹使拽剌，遣骑掠幽州南境，军于博野，上表称：“吐谷浑、两突厥、浑、契、沙陀各帅部众归附；党项等亦遣使纳契丹告身职牒，言为虏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来，令各具精甲壮马，将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与之俱灭，愿自备十万众，与晋共击契丹。又朔州节度副

使赵崇已逐契丹节度使刘山，求归命朝廷。臣相继以闻。陛下屡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衅端；其如天道人心，难以违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诸节度使没于虏庭者，皆延颈企踵以待王师，良可哀闵。愿早决计。”表数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又以此意为书遗朝贵及移藩镇，云已勒兵，必与契丹决战。帝以重荣方握强兵，不能制，甚患之。

[13]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于向契丹称臣，会见契丹使者时，一定伸开两腿箕踞漫骂，使者经过他的辖境，有时暗中派人把使者杀了；契丹以此责备后晋高祖，后晋高祖常替他道歉谢过。六月，戊午（二十九日）安重荣拘执契丹使者拽刺，派出骑兵掠抢幽州的南境，把军队屯扎在博野，上表称说："吐谷浑、两突厥、浑、契、沙陀各自帅领部众来归附；党项等也遣派使者缴出契丹委任职务的告身职牒，诉说被契丹所欺凌虐待，又说自从二月以来，契丹命令他们各自准备精兵壮马，将要在入秋时向南寇掠，他们害怕老天爷不保佑，与契丹一道灭亡，愿意自己准备十万人马，与晋国共同攻击契丹。又有朔州节度副使赵崇已经驱逐了契丹任命的节度使刘山，请求归顺朝廷。我已经把这些情况相继报告朝廷。陛下多次命令我仰承恭奉契丹，不要自己去挑起衅端；可是现在天道人心，难以违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诸节度使被执陷在胡虏境内的都伸长脖子、提起脚跟在等待着王师北伐，实在值得同情哀怜。愿朝廷早作决计。"表章共有几千言，大体都是斥责后晋高祖把契丹当作父亲来侍奉，竭尽中原所有以谄媚贪得无厌的胡虏。安重荣又用这种意思写信送给朝中贵官，并且传送给各藩镇，说已经调动兵将，决心同契丹决战。后晋高祖由于安重荣正掌握着强大兵力，不能辖制他，极为忧虑。

时邺都留守、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在大梁；泰宁节度使桑维翰知重荣已蓄奸谋，又虏朝廷重违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于晋阳之难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负之。今重荣恃勇轻敌，吐浑假手报仇，皆非国家之利，不可听也。臣窃观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噬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中国之土地，收中国之器械；其君智勇过人，其臣上下辑睦，牛羊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为敌也。且中国新败，士气凋沮，以当契丹乘胜之威，其势相去甚远。又，和亲既绝，则当发兵守塞，兵少则不足以待寇，兵多则馈运无以继之。我出

则彼归，我归则彼至，臣恐禁卫之士疲于奔命，镇、定之地无复遗民。今天下粗安，疮痍未复，府库虚竭，蒸民困弊，静而守之，犹惧不济，其可妄动乎！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著，彼无间隙而自启衅端，就使克之，后患愈重；万一不克，大事去矣。议者以岁输缯帛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殊不知兵连而不休，祸结而不解，财力将匮，耗蠹孰甚焉！用兵则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无内忧，民有馀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又，邺都富盛，国家藩屏，今主帅赴阙，军府无人，臣窃思慢藏诲盗之言，勇夫重闭之义，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奸谋。”帝谓使者曰：“朕比日以来，烦懑不决，今见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为忧。”

当时，邺都留守、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在大梁入朝；泰宁节度使桑维翰知道安重荣已经心怀奸谋，又怕朝廷难违其意，秘密上疏说：“陛下免除了晋阳之难而领有天下，都是契丹的功绩啊，不可亏负他。现在，安重荣依恃勇悍，轻视敌人，吐谷浑想借我们的手来报仇，都不是对国家有利的事，不能听从他们。我观察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并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据中原的土地，收缴中原的器械；他的君主智勇过人，他的臣僚上下洽睦，牛羊繁殖茂盛，国家没有天灾，是不可以把他视为敌人的。而且，中原刚刚败给他们，士气低落沮丧，用这样的军队去抵挡契丹乘胜的威势，这种形势，相差太远。再者，和亲的关系即已断绝，就应当发兵戍守边塞，但是，兵少了是不足以应付敌寇的，兵多了又使得后勤运输接济不上。我军出战，他就退走，我军回守，他又出来骚扰，我担心禁卫的士兵疲于奔命，镇州、定州之地不能再有遗留的民众。现在，天下刚刚稍有安定，国家的创伤没有恢复，府库空虚穷竭，百姓困苦凋弊，平静地来守护还怕不能济事，怎么可以再妄作举动呢！契丹与我们国家恩义不浅，彼此对信守誓约都很重视，他没有差错而我们自取衅端，即使战胜了他，后患也会更加严重；万一不能战胜他，大事就完了。人们议论认为每年运送缯帛给他们叫作耗蠹，有所卑恭谦逊叫作屈辱。殊不知如果兵战连绵而不罢休，灾祸纠结而不解除，财力将要匮乏，耗蠹哪个更厉害呢！用兵就会使得武将功臣过份要求姑息迁就他们，边藩远郡因此得以骄傲矜伐，下颓上废，不思振作，屈辱哪个更大呢！我希望陛下训劝农耕，习练军战，养备兵众，与民休息，等到国家没有

内忧，民众有了余力，然后看形势而动，才能动必有成。再者，邺都丰富繁盛，是国家的屏障，现在它的主帅赴阙朝见，军府无人主事，我想到《易经》上说的不谨守所藏，要招引盗贼的话，《左传》上所讲勇敢的人重视守护的道理，请求陛下略作巡视检查，以杜绝奸谋。”后晋高祖对来使说：“朕这几天心里烦扰，不能决定怎么办，今天见到你们节帅的奏章，就像酒醉醒来，告诉你们节帅不要忧虑。”

[14]闽王曦闻王延政以书招泉州刺史王继业，召继业还，赐死于效外，杀其子于泉州。初，继业为汀州刺史，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沂丰为士曹参军，与之亲善；或告沂丰与继业同谋，沂丰方侍宴，即收下狱，明日斩之，夷其族。沂丰，涉之从弟也，时年八十余，国人哀之。自是宗族勋旧相继被诛，人不自保，谏议大夫黄峻舁椋诣朝堂极谏，曦曰：“老物狂发矣！”贬章州司户。

[14]闽主王曦听说王延政写信招泉州刺史王继业，便把王继业召回福州，赐死于郊外，又在泉州把他的儿子杀了。以前，王继业做汀州刺史，闽国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沂丰当时是士曹参军，与他相亲善；有人告称杨沂丰与王继业同谋，杨沂丰正在陪侍闽主的宴会，立即抓起来下狱，第二天便杀了，还夷灭了他的家族。杨沂丰是杨涉的堂弟，当时已经八十多岁，闽国的民众很为他悲哀。从此宗族勋旧相继被诛杀，人人不能自保，谏议大夫黄峻抬着棺材到朝堂极力进谏，王曦说：“老东西狂病发作了！”把他贬官为漳州司户。

曦淫侈无度，资用不给，谋于国计使南安陈匡范，匡范请日进万金；曦悦，加匡范礼部侍郎，匡范增算商贾数倍。曦宴群臣，举酒属匡范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范人中之宝，不可得也。”未几，商贾之算不能足日进，贷诸省务钱以足之，恐事觉，忧悸而卒，曦祭赠甚厚。诸省务以匡范贷帖闻，曦大怒，斫棺，断其尸弃水中，以连江人黄绍颇代为国计使。绍颇请“令欲仁者，自非荫补，皆听输钱即授之，以资望高下及州县户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缗至千缗。”从之。

王曦淫侈无度，资金用度接不上，于是就同国计使南安人陈匡范商讨办法，陈匡范请求每天进万金；王曦高兴，加封陈匡范为礼部侍郎，陈匡范向商贾收费时增算数倍。王曦宴会群臣时，举酒对陈匡范说：“明珠美玉，求之可以得到；像匡范这样的人是人中之宝，不可得啊！”没多久，商贾的增收之数不能凑足日进之额，就借用各部门的经

费来补足，又怕被发觉，陈匡范忧惧而死，王曦对他祭奠赠赐很丰厚。各部门把陈匡范挪代理经费的贷钱文书上奏，王曦大怒，劈了他的棺材，斩断他的尸体抛掷到水中。另行任用连江人黄绍颇代做国计使。黄绍颇建议："命令那些要做官的人，只要不是因功绩荫庇补官的，都听凭送钱就授给他，从百缗直到千缗，用资望高下及州县户口多少来定价格。"王曦听从了这个办法。

[15]唐主自以专权取吴，尤忌宰相权重，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执政岁久，欲罢之。会建勋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建勋自知事挟爱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罢建勋归私第。

[15]南唐主李自己是由于专权夺取了吴国皇位，尤其忌怕宰相权重，因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执政的时间太长，想要罢免他。正好李建勋上疏言事，他想会留在宫中，不久南唐主却颁下诏令到有关部门施行。李建勋自己知道事情掺挟着自己的爱憎，暗中取出所奏偷改了；秋季，七月，戊辰（初十），罢免了李建勋的官职，让他退归私第。

[16]帝忧安重荣跋扈，己巳，以刘知远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复以辽、沁隶河东；以北京留守李德为邺都留守。

[16]后晋高祖忧患安重荣跋扈，己巳（十一日），任命刘知远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仍然把辽州、沁州隶属于河东；把北京留守李德调任为邺都留守。

知远微时，为晋阳李氏赘婿，尝牧马，犯僧田，僧执而笞之。知远至晋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谕赠遗，众心大悦。

刘知远卑微时，是晋阳李姓人家的招赘女婿，曾经放牧马匹，侵犯了僧人的田地，僧人把他抓住打了板子。刘知远到了晋阳，首先把那个僧人找来，让他坐下，安慰他，并赠送东西给他，众人心里大为高兴。

[17]吴越府署火，宫室府库几尽。吴越王元惊惧，发狂疾，唐人争劝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灾！"遣使唁之，且周其乏。

[17]吴越王的府署着火，宫室府库几乎烧光。吴越王钱元惊惧，得了狂疾。南唐人争着劝说南唐主乘其弊患而攻取吴越，南唐主说："怎么能从人家的灾难中取利！"使遣派使者去慰问，并且赈济其匮乏。

[18]闽主曦自称大闽皇，领威武节度使，与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胜负，福、建之间，暴骨如莽。镇武节度判官晋江潘承屡请息兵修好，延政不从。闽主使者至，延政大陈甲卒以示之，对使者语甚悖慢；承长跪切谏，延政怒，顾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不顾，声色愈厉。闽主曦恶泉州刺史王继严得众心，罢归，鸩杀之。

[18]闽主王曦自称大闽皇，领威武节度使，与王延政训练兵众互相攻伐，各有胜负，福州和建州之间，暴露的骨骸如同草莽一样繁茂。镇武节度判官晋江人潘承屡次请求他们息兵修好，王延政不听。闽主的使者到来，王延政大列甲兵以显示兵力，对使者语言极其逆悖轻慢；潘承裕长跪恳切劝谏，王延政发怒，对他的左右说：“判官的肉可以吃吗！”潘承裕不顾一切，声色更加严厉。闽主王曦厌恶泉州刺史王继严得众心，把他罢免回家，用毒酒鸩杀了他。

[19]八月，戊子朔，以开封尹郑王重贵为东京留守。

[19]八月，戊子朔（初一），后晋朝廷任用开封尹郑王石重贵为东京留守。

[20]冯道、李崧屡荐天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副都指挥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以为都指挥使，充随驾御营使，代刘知远，知远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黩货，民多逃亡，尝出过市，谓左右曰：“人言我驱尽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20]冯道、李崧屡次推荐天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副都指挥使，同平章事杜重威能干，把他任用为都指挥使，充当随驾御营使，代替刘知远；刘知远因此怀恨两个宰相。杜重威所到之处搜刮财货，民众多有逃亡。他曾经出来经过市街，对左右的人说：“人们说我把老百姓都驱赶光了，为什么市场上还有这么多的人呢！”

[21]壬辰，帝发大梁；己亥，至邺都；壬寅，大赦。帝以诏谕安重荣曰：“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得天下，尔因吾致富贵，吾不敢忘德，尔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不亦难乎！宜审思之，无取后悔！”重荣得诏愈骄，闻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有异志，阴遣使与之通谋。

[21]壬辰（初五），后晋高祖从大梁出发；己亥（十二日），到达邺都；壬寅（十五日），实行大赦。后晋高祖用诏书谕示安重荣说：“你身为大臣，家中还有老母，愤怒中不想到困难，抛弃君主与至亲。

我因契丹而得天下，你因我而得到富贵。我不敢忘人家的恩德，你却忘了，这是为什么？现在，我用天下臣属于契丹，你想用一镇之地来抗契丹，不也太难了吗！你应该审慎地思考，不要招来后悔啊？”安重荣得到这个诏书更加骄傲，听到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有叛乱之心，暗中派使者与他通同谋划。

[22]吴越文穆王元寝疾，察内都监章德安忠厚，能断大事，欲属以后事，语之曰：“弘佐尚少，当择宗人长者立之。”德安曰：“弘佐虽少，群下伏其英敏，原王勿以为念！”王曰：“汝善辅之，吾无忧矣。”德安，处州人也。辛亥，元卒。

[22]吴越文穆王钱元病重起不了身，他发现内都监章德安为人忠厚，能够决断大事，便想把身后的事情托付给他，对他说：“弘佐年纪小，应当选择宗室中的年长者立之为主。”章德安说：“弘佐虽然年轻，但是众臣下佩服他的英明敏捷，请您不要为这个忧虑！”吴越王说：“你能好好辅助他，我就没有忧虑了。”章德安是处州人。辛亥（二十四日），钱元去世。

初，内牙指挥使戴恽，为元所亲任，悉以军事委之。元养子弘侑乳母，恽妻之亲也，或告恽谋立弘侑。德安秘不发丧，与诸将谋，伏甲士于幕下；壬子，恽入府，执而杀之，废弘侑为庶人，复姓孙，幽之明州。是日，将吏以元遗命，承制以镇海、镇东副大使弘佐为节度使，时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达摄政。军中言赐与不均，举仗不受，诸将不能制；仲达亲谕之，皆释仗而拜。

以前，内牙指挥使戴恽是钱元所亲信依靠的，把军事全部委托给他。钱元养子弘侑的乳母，是戴恽妻子的亲戚，有人告发戴恽蓄谋拥立钱弘侑。章德安便把钱元去世的消息封锁，不发表讣告，并同诸将密谋，在幕后埋伏带甲士兵；壬子（二十五日），戴恽进入王府，把他抓住杀了，废掉钱弘侑为平民，恢复姓孙，幽禁在明州。这一天，将吏根据钱元的遗命，奉承朝廷制命任用镇海、镇东副大使钱弘佐为节度使，当时年纪是十四岁。九月，庚申（初三），钱弘佐即王位，任命丞相曹仲达摄掌政务。军队里声言赐予不均衡，举擎仪仗不接受所赐，诸将不能制止；曹仲达亲自去告谕大家，便都放下仪仗而拜受。

弘佐温恭，好书，礼士，躬勤政务，发奸伏，人不能欺。民有献嘉禾者，弘佐问仓吏：“今蓄积几何？”对曰：“十年。”王曰：“然则军食足矣，可以宽吾民。”乃命复其境内税三年。

钱弘佐温和谦恭，好读书，能礼士，亲自勤理政务，发现剔指隐伏不当之事，人们不能欺骗他。庶民中有人奉献嘉禾，钱弘佐问司掌仓库的官吏：“现在粮食蓄积有多少？”回答说：“能用十年。”钱弘佐说：“那么军粮是够了，可以对我的民众松宽一些。”便命令免除境内税三年不纳。

[23]辛酉，滑州言河决。

[23]辛酉（初四），滑州上报：黄河决口。

[24]帝以安重荣杀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国节度使杨彦询使于契丹。彦询至其帐，契丹责以使者死状，彦询曰：“譬如人家有恶子，父母所不能制，将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24]后晋高祖因为安重荣杀了契丹使者，怕他们前来侵犯边塞，乙亥（十八日），派遣安国节度使杨彦询出使契丹。杨彦询到了契丹的营帐，契丹责问使者遭杀的情况，杨彦询说：“比如人家里有了恶子，父母管不住他，那将怎么办？”契丹主的怒气才消解了。

[25]闽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亚澄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改号长乐王。

[25]闽主王曦任用他的儿子琅邪王王亚澄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改封号为长乐王。

[26]刘知远遣亲将郭威以诏指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令去安重荣归朝廷，许以节钺。威还，谓知远曰：“虏惟利是嗜，安铁胡止以袍赂之；今欲其来，莫若重赂乃可致耳。”知远从之，且使谓承福曰：“朝廷已割尔曹隶契丹，尔曹当自安部落；今乃南来助安重荣为逆，重荣已为天下所弃，朝夕败亡，尔曹宜早从化，勿俟临之以兵，南北无归，悔无及矣。”承福惧，冬，十月，帅其众归于知远。知远处之太原东山及岚、石之间，表承福领大同节度使，收其精骑以隶麾下。

[26]刘知远派遣他的亲近将领郭威，根据朝廷诏命去劝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让他脱离安重荣归附后晋朝廷，答应让他当节度使。郭威回来，对刘知远说：“胡虏只喜欢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安重荣只是用袍

之类贿赂他；现在，我们要把他拉过来，不如用重赂，才能让他过来。”刘知远听了他的建议，并且让使者去告诉白承福说：“朝廷已经把你们割划隶属于契丹，你们就应该安分治理自己的部落，现在竟然南来帮助安重荣当叛逆，安重荣已经被天下所唾弃，早晚之间就要败亡，你们要早日顺从归化，不要等到用兵力加临于你们，弄得南、北都无所适从，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白承福害怕，冬季，十月，率领他的兵众依附于刘知远。刘知远把他们置放在太原东山及岚州、石州之间，上表请任白承福领受大同节度使，收揽他的精锐骑兵隶属在自己的指挥之下。

始，安重荣移檄诸道，云与吐谷浑、达靼、契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远，达靼、契亦莫之赴，重荣势大沮。

开始，安重荣传送檄文给诸道，说与吐谷浑、达靼、契共同起兵，不久，白承福向刘知远投降，达靼、契芯也不去参加起兵，安重荣的势力大为沮丧。

[27]闽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称兵马元帅。闽同平章事李敏卒。

[27]闽主王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称兵马元帅。闽国同平章事李敏去世。

[28]帝之发大梁也，和凝请曰：“车驾已行，安从进若反，何以备之？”帝曰：“卿意如何？”凝请密留空名宣敕十数通，付留守郑王，闻变则书诸将名，遣击之；帝从之。

[28]后晋高祖从大梁出发东巡时，和凝请示说：“陛下车驾已经出行，安从进如果在此时造反，怎么防备他？”后晋高祖说：“你的意见怎么样？”和凝请求秘密留下空着名字的宣旨和敕令十多份，交付给留守东京的郑王石重贵，听到变故便写上诸将之名，遣派他们去攻打安从进；后晋高祖依从了他。

十一月，从进举兵攻邓州，唐州刺史武延翰以闻。郑王遣宣徽南院使张从恩、武德使焦继勋、护圣都指挥使郭金海、作坊使陈思让将大梁兵就申州刺史李建崇兵于叶县以讨之。金海，本突厥；思让，幽州人也。丁丑，以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副之，张从恩监焉；又以郭金海为先锋使，陈思让监焉。彦筠，滑州人也。

十一月，安从进发兵攻打邓州，唐州刺史武延翰向朝廷报告。郑王石重贵遣派宣徽南院使张从恩、武德使焦继勋、护圣都指挥使郭金海、作坊使陈思让统领大梁兵到叶县与中州刺史李建崇的兵会合去征讨他。郭金海本是突厥人，陈思让是幽州人。丁丑（二十一日），任命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为他的副手，张从恩为监军；又任命郭金海为先锋使，陈思让为他的监军。宋彦筠是滑州人。

庚辰，以邺都留守李德权东京留守，召郑王重贵如邺都。

庚辰（二十四日），后晋高祖任用邺都留守李德暂时署理东京留守，召唤郑王石重贵到邺都。

安从进攻邓州，威胜节度使安审晖据牙城拒之，从进不能克而退。癸未，从进至花山，遇张从恩兵，不意甚至之速，合战，大败，从恩获其子牙内都指挥使弘义，从进以数十骑奔还襄州，婴城自守。

安从进攻打邓州，威胜节度使安审晖依据牙城抗拒他，安从进不能攻克而退兵。癸未（二十七日），安从进到达花山，遇上张从恩的兵，没想到他来得这样快，交战，大败，张从恩俘获了安从进的儿子牙内都指挥使安弘义，安从进带着几十名骑兵奔回襄州，自己绕城固守。

[29]唐主性节俭，常蹑薄履，用铁盎，暑则寝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丑宫人，服饰粗略。死国事者皆给禄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至今用之。唐主勤于听政，以夜继昼，还自江都，不复宴乐；颇伤躁急，内侍王绍颜上书，以为“今春以来，群臣获罪者众，中外疑惧。”唐主手诏释其所以然，令绍颜告谕中外。

[29]南唐主李性格节俭，常常脚穿用蒲草编织的鞋子，洗手洗脸用铁盆，暑天便睡在用青葛做的蚊帐里，左右使用的只是又老又丑的宫人，服饰粗糙简单。为国家而死亡的人，都给俸禄三年。分派使者按察民田，根据田地肥瘦核定租税，民间称道公平合理。从此，江、淮地带的调兵、兴办劳役以及其他赋捐收入，都按税金作比率征收，直到现在仍采用这个办法。南唐主勤于听政，夜以继曰，从江都巡视回来之后，不再举行宴会作乐，事情处理有些过于急躁，内侍王绍颜上

书，认为“今春以来，群臣获罪的相当多，内外疑虑恐惧。”南唐主用手诏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让王绍颜宣示中外。

[30]十二月，丙戌朔，徙郑王重贵为齐王，充邺都留守；以李德为东都留守。

[30]十二月，丙戌朔（初一），后晋朝廷调徙郑王石重贵为齐王，充邺都留守；任用李德为东都留守。

[31]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诏荆南、湖南共讨襄州。高从诲遣都指挥使李端将水军数千至南津，楚王希范遣天策都军使张少敌将战舰百五十艘入汉江助行周，仍各运粮以馈之。少敌，佶之子也。

[31]丁亥（初二），后晋高祖任用高行周主持襄州行府事。下诏命荆南、湖南共同讨伐据守襄州的安从进。荆南高从诲遣派都指挥使李端统领水军数千至南津，楚王马希范遣派天策都军使张少敌统领战船一百五十艘进入汉江帮助高行周，仍然各处漕运粮食以保证给养。张少敌是张佶的儿子。

[32]安重荣闻安从进举兵反，谋遂决，大集境内饥民，众至数万，南向邺都，声言入朝。初，重荣与深州人赵彦之俱为散指挥使，相得欢甚。重荣镇成德，彦之自关西归之，重荣待遇甚厚，使彦之招募党众；然心实忌之，及举兵，止用为排陈使，彦之恨之。

[32]安重荣听说安从进兴兵反晋便也决定谋反，大举收集境内饥民，人众达到数万，南向邺都，声称要入朝。起初，安重荣与深州人赵彦之都是散指挥使，互相处的很融洽。安重荣镇成德时，赵彦之从关西来依附他，安重荣待他很厚重，让赵彦之招募党众；然而内心实际上是猜忌他，等到举兵造反时，只是任用他充当排阵使，所以，赵彦之怀恨于他。

帝闻重荣反，壬辰，遣护圣等马步三十九指挥击之。以天平节度使杜重威为招讨使，安国节度使马全节副之，前永清节度使王清为马步都虞候。

后晋高祖听说安重荣反叛，壬辰（初七），遣派护圣等马步三十九指挥迎击他。任用天平节度使杜重威为招讨使，安国节度使马全节为副招讨使，前永清节度使王清为马步都虞候。

[33]安从进遣其弟从贵将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焦继勋邀击，败之，获从贵，断其足而归之。

[33]安从进遣派他的弟弟安从贵领兵迎接均州刺史蔡行遇的援兵，焦继勋堵击他，把他打败，俘获了安从贵，斩断他的脚而后把他送回去。

[34]戊戌，杜重威与安重荣遇于宗城西南，重荣为偃月陈，官军再击之，不动；重威惧，欲退。指挥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镇之精兵尽在中军，请公分锐士击其左右翼，重胤为公以契丹直冲其中军，彼必狼狈。"重威从之。镇入陈稍却，赵彦之卷旗策马来降。彦之以银饰铠胄及鞍勒，官军杀而分之。重荣闻彦之叛，大惧，退匿于辎重中。官军从而乘之，镇人大溃，斩首万五千级。重荣收余众，走保宗城，官军进攻，夜分，拔之。重荣以十馀骑走还镇州，婴城自守。会天寒，镇人战及冻死者二万馀人。

[34]戊戌（十三日），杜重威与安重荣相遇在宗城西南，安重荣作偃月阵，官军一再进击，攻不动；杜重威害怕，想退兵。指挥使宛丘人王重胤说："用兵的人禁忌退兵。安重荣镇州的精锐都在中军，请您分用锐利之士进击他的左右两翼，重胤为您用契丹兵直冲其中军，他必然狼狈不堪。"杜重威依从他。镇州兵的阵列稍有退却，赵彦之旗打马来投降。赵彦之是用银子装饰铠甲及鞍勒的，官军把他杀了而分抢了他的东西。安重荣听说赵彦之叛变，大为恐惧，退兵藏在辎重队伍之中。官军追随其后而乘机进攻他，镇州兵大溃，斩首一万五千级。安重荣收集余众，退保宗成，官军进攻，天快黑时攻了下来。安重荣带着十多个骑兵逃回镇州，围绕起城池自守。正好遇上天寒，有两万多镇州人战死和冻死。

契丹闻重荣反，乃听杨彦询还。

契丹听说安重荣造反，便听凭杨彦询还归后晋。

庚子，冀州刺史张建武等取赵州。

庚子（十五日），冀州刺史张建武等攻取了赵州。

[35]汉主寝疾，有胡僧谓汉主名龚不利；汉主自造“”字名之，义取“飞龙在天”，读若俨。

[35]南汉主病重不起，有个胡僧说南汉主名龚不吉利；南汉主自己造了一个“”字作名字，取“飞龙在天”之义，读间若俨。

[36]庚戌，制以钱弘佐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国王。

[36]庚戌（二十五日），后晋高祖下制令，任用钱弘佐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国王。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三卷

后晋纪四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天福七年（壬寅、942）

后晋纪四后晋高祖天福七年（壬寅，公元942年）

[1]春，正月，丁巳，镇州牙将自西郭水碾门导官军入城，杀守陴民二万人，执安重荣，斩之。杜重威杀导者，自以为功。庚申，重荣首至邺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1]春季，正月，丁巳（初二），镇州牙将从西廓水碾门引导官军入城，杀了守城民众两万人，抓住了安重荣，杀了他。杜重威杀了引导入城的人，把入城据为自己的功绩。庚申（初五），安重荣的首级送到邺都，后晋高祖命令涂了漆防腐，装入匣中送往契丹。

[2]癸亥，改镇州为恒州，成德军为顺国军。

[2]癸亥（初八），后晋朝廷更改镇州为恒州，改成德军为顺国军。

[3]丙寅，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莹为侍中，以杜重威为顺国节度使兼侍中。

[3]丙寅（十一日），任用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莹为侍中，任用杜重威为顺国节度使兼侍中。

安重荣私财及恒州府库，重威尽有之，帝知而不问。又表卫尉少卿范阳王瑜为副使，瑜为之重敛于民，恒人不胜其苦。

安重荣的私财及恒州府库的资财，杜重威全部占有了，后晋高祖知道而不过问。又上表举荐卫尉少卿范阳人王瑜为节度副使，王瑜替杜重威沉重地搜刮百姓，恒州人不堪其苦。

[4]张式父铎诣阙讼冤。壬午，以河阳节度使王周为彰义节义使，代张彦泽。

[4]张式的父亲张铎到朝廷诉冤，告发张彦泽杀害张式的惨状。壬午（二十七日），任用河阳节度使王周为彰义节度使，替代了张彦泽。

[5]闽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刚愎，曦宠而惮之。

[5]闽主王曦立李氏为皇后，李后是同平章事李真的女儿；她嗜好喝酒，刚愎自用，王曦既宠爱她，又惧怕她。

[6]彰武节度使丁审琪，养部曲千人，纵之为暴于境内；军校贺行政与诸胡相结为乱，攻延州，帝遣曹州防御使何重建将兵救之，同、援兵继至，及得免。二月，癸巳，以重建为彰武留后，召审琪归朝。重建，云、朔间胡人也。[6]彰武节度使丁审琪，豢养私属部曲千人，放纵他们在辖境内滥施暴行；军中小校贺行政与众胡人相勾结作乱，攻打延州，后晋高祖遣派曹州防御使何重建领兵去救援延州，同州、州的援兵也相继来到，延州才免除了厄难。二月，癸巳（初九），朝廷任命何重建为彰武留后，召唤丁审琪还朝。何重建是云州和朔州之间的胡人。

[7]唐左丞相宋齐丘固求豫政事，唐主听入中书；又求领尚书省，乃罢侍中寿王景遂判尚书省，更领中书、门下省，以齐丘知尚书省事；其三省事并取齐王参决。齐丘视事数月，亲吏夏昌图盗官钱三千缗，齐丘判贷其死；唐主大怒，斩昌图。齐丘称疾，请罢省事，从之。

[7]南唐左丞相宋齐丘坚决要求参预政事的署理，南唐主李听任他进入中书省；宋齐丘又要求领管尚书省，南唐主便罢免了侍中寿王李景遂的判理尚书省，改为领管中书、门下省，任用宋齐丘主持尚书省事务；这三个省的事务都要取得齐王李的参与决策。宋齐丘视事几个月后，自己的亲信官吏夏昌图盗取官钱三千缗，宋齐丘判处他可以免死；南唐主李大怒，斩了夏昌图。宋齐丘便称说自己有病，请求罢免尚书省的事务，南唐主答应了他的请求。

[8]泾州奏遣押牙陈延晖持敕书诣凉州，州中将吏请延晖为节度使。

[8]泾州奏报：朝廷遣派押牙陈延晖带着后晋高祖敕书到凉州去，州中将吏请求任用陈延晖为凉州节度使。

[9]三月，闽主曦立长乐王亚澄为闽王。

[9]三月，闽主王曦立长乐王王亚澄为闽王。

[10]张彦泽在泾州，擅发兵击诸胡，兵皆败没，调民马千余匹以补之。还至陕，获亡将杨洪，乘醉断其手足而斩之。王周奏彦泽在镇贪

残不法二十六条，民散亡者五千余户。彦泽既至，帝以其有军功，又与杨光远连姻，释不问。

[10]张彦泽在泾州镇所时，擅自发兵袭击西北诸胡，兵众都打败失散了，又调集民间马千余匹来补充。回军到陕州后，抓获了逃走的将领杨洪，在酒醉中令人砍断他的手足，进而杀了。王周代任彰义节度使以后，奏陈张彦泽在镇时贪暴残忍不法之事二十六条，民众失散逃亡的五千余户。张彦泽还朝，后晋高祖因为他有军功，又同杨光远连了姻亲，便没有究问。

夏，四月，己未，右谏议大夫郑受益上言："杨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岁送张式与彦泽，使之逞志，致彦泽敢肆凶残，无所忌惮。见闻之人无不切齿，而陛下曾不动心，一无诘让；淑慝莫辨，赏罚无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彦泽所献马百匹，听其如是，臣窃为陛下惜此恶名，乞正彦泽罪法以湔洗圣德。"疏奏，留中。受益，从说之兄子也。

夏季，四月，己未（初六），右谏议大夫郑受益上书奏言："杨洪之所以被屠戮，是由于陛下去年送交张式给张彦泽，使他得志逞凶，以致张彦泽敢于任意施行凶虐残暴，没有任何忌惮。看见或者听说他的暴行之人，没有不切齿愤慨的，而陛下却一点也不动心，不做任何查究和责备；端正与阴邪不能分辩，奖励与惩罚没有章法。内外之人都说陛下接受张彦泽所献的马一百匹，才听任他这样做，我很替陛下惋惜承受这种恶劣的名声，请求陛下明正张彦泽的罪名依法惩办，用以洗刷天子的圣德。"奏书上报以后，被扣押在朝廷之内。郑受益是郑从说哥哥的儿子。

庚申，刑部郎中李涛等伏阁极论彦泽之罪，语甚切至。辛酉，敕："张彦泽削一阶，降爵一级。张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泾州民复业者，减其徭赋。"癸亥，李涛复与两省及御史台官伏阁，奏彦泽罚太轻，请论如法。帝召涛面谕之。涛端笏前迫殿陛，声色俱厉。帝怒，连叱之，涛不退。帝曰："朕已许彦泽不死。"涛曰："陛下许彦泽不死，不可负；不知范延光铁券安在！"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彦泽为左龙武大将军。

庚申（初七），刑部郎中李涛等匍匐在阁门之下极力论说张彦泽的罪行，语言十分恳切透彻。辛酉（初八），后晋高祖敕令："削去张彦泽官秩一阶，降低封爵一级。张式的父亲和他的子弟都拜受官职。泾

州民众复营旧业的，减少他们的徭役、税赋。”癸亥（初十），李涛又与中书、门下两省及御史台的官员伏阁上言，奏称对张彦泽的罪过惩罚太轻，请求依法论处。后晋高祖召唤李涛入殿当面向他谕释。李涛双手捧着朝笏迫近殿阶，声色俱厉。后晋帝发怒，连声喝叱他，李涛也不退让。后晋高祖说：“朕已经答应过张彦泽有罪可以免死。”李涛说：“陛下答应过张彦泽可以不死，固然不能不算数，不知当年赐给范延光的铁券现在哪里！”后晋高祖不高兴地拂衣而起，回到宫内，没有理他。丙寅（十三日），任命张彦泽为左龙武大将军。

[11]汉高祖寝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晋王弘熙皆骄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谨有智识，与右仆射兼西御院使王谋出弘度镇邕州，弘熙镇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将行，会崇文使萧益入问疾，以其事访之。益曰：“立嫡以长，违之必乱。”乃止。

[11]南汉高祖刘患病不起，因为他的儿子秦王刘弘度、晋王刘弘熙都骄横任性，少子越王刘弘昌孝顺谨慎，有智慧见识，与右仆射兼西御院使王谋划派出刘弘度镇戍邕州，刘弘熙镇戍容州，而立刘弘昌为太子。制命将要下达施行，正好遇上崇文使萧益进宫问候疾病，便向他咨询这件事。萧益说：“立太子应该是长子，违背了这一条必然要导致混乱。”于是便停止下来。

丁丑，高祖殂。

丁丑（二十四日），南汉高祖刘去世。

高祖为人辩察，多权数，好自矜大，常谓中国天子为“洛州刺史”。岭南珍异所聚，每穷奢极丽，宫殿悉以金玉珠翠为饰。用刑惨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谓之水狱。同平章事杨洞潜谏，不听，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为子孙计，故专任宦官，由是其国中宦者大盛。

南汉高祖为人能分辨观察是非，有心计多权术，喜欢自己夸大，曾经讥讽中原朝廷的天子是“洛州刺史”。岭南地区是珍宝异物所聚集之处，他往往极尽奢侈华丽的追求，宫殿全部用黄金、美玉、珍珠、翠作装饰。使用的刑罚惨烈严酷，有灌鼻、割舌、肢解、刳剔、炮炙、烹蒸等办法；或者把毒蛇聚养在水中，把犯了罪的人投进去，称为“水狱”。同平章事杨洞潜劝阻他，高祖不听。到了末年他更加猜忌；以为士人往往替子孙着想，所以专任宦官，因此南汉国中宦官大为兴盛。

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以弘熙辅政，改元光天；尊母赵昭仪曰皇太妃。

秦王刘弘度即南汉皇帝位，改名刘玢；任用刘弘熙辅政，改年号为光天；尊奉其母赵昭仪为皇太妃。

[12]契丹以晋招纳吐谷浑，遣使来让。帝忧悒不知为计；五月，己亥，始有疾。

[12]契丹因为晋朝招纳吐谷浑，遣派使者来责问。后晋高祖忧郁不知怎么办为好；五月，己亥（十六日），开始生病。

[13]乙巳，尊太妃刘氏为皇太后。太后，帝之庶母也。

[13]乙巳（二十二日），后晋高祖专奉太妃刘氏为皇太后。太后是后晋帝父亲的妾，也就是后晋帝的生母。

[14]唐丞相、太保宋齐丘既罢尚书省，不复朝谒。唐主遣寿王景遂劳问，许镇洪州，始入朝。

[14]南唐丞相、太保宋齐丘被罢免尚书省的官职以后，就不再上朝谒见。南唐主李派寿王李景遂去慰劳问候他，答应他去镇戍洪州，这才开始入朝。

唐主与之宴，酒酣，齐丘曰："陛下中兴，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游客干朕，今为三公，亦足矣。乃与人言朕鸟喙如句践，难与共安乐，有之乎？"齐丘曰："臣实有此言。臣为游客时，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杀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诏谢之曰："朕之褊性，子嵩平昔所知。少相亲，老相怨，可乎！"

南唐主李与宋齐丘宴会，酒喝的正痛快时，宋齐丘说："陛下完成中兴大业，是我的力量啊，为什么把我忘了！"南唐主发怒说："阁下以游说谋士的身份作朕的客人，现在位至三公，也可以满足了。可是你却跟人家说朕长的是鸟嘴像战国时的越王勾践一样，难于同朕共享安乐，有这样的话吗？"宋齐丘说："臣确实说过这个话。臣当游说之客时，陛下不过是个偏将副官而已。今天陛下可以把臣杀了哇！"第二天，南唐主下手诏向他谢过说："朕的性情褊颇，子嵩你素来是知道的。我们从小相亲相爱，老来却相怨，这样好吗？"

丙午，以齐丘为镇南节度使。

丙午（二十三日），南唐任命宋齐丘为镇南节度使。

[15]帝寝疾，一旦，冯道独对。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怀中，其意盖欲道辅立之。

[15]后晋高祖患病不起，一天早上，召来冯道独自对话。后晋高祖叫幼子石重睿出来拜见冯道，又命令宦官抱着石重睿放到冯道怀中，意思是要冯道辅立他为幼主。

六月，乙丑，帝殂。

六月，乙丑（十三日），后晋高祖石敬瑭去世。

道与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议，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乃奉广晋尹齐王重贵为嗣。是日，齐王即皇帝位。延广以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无得偶语。

冯道与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谋议，认为国家正处在困难多的时刻，应该立长子为嗣君，便拥立广晋尹齐王石重贵为继承人。这一天，齐王即皇帝位。景延广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开始弄权用事，禁止国都中的人相

聚议论是非。

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辅政，齐王寝之；知远由是怨齐王。

起初，后晋高祖石敬瑭病重时，有旨召唤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朝辅政，齐王石重贵把旨压下不发，刘知远从此与齐王结下怨恨。

[16]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16]丁卯（十五日），后晋出帝石重贵尊皇太后刘氏为太皇太后，皇后李氏为皇太后。

[17]闽富沙王延政围汀州，闽主曦发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将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宫使黄敬忠屯尤口，欲乘虚袭建州；国计使黄绍颇将步卒八千为二军声援。

[17]闽国富沙王王延政围攻汀州，闽主王曦调发漳州、泉州兵五千人去救援。又遣派他的将领林守亮进入尤溪，派大明宫使黄敬忠屯驻尤口，准备乘着对方空虚时袭击建州；国计使黄绍颇领步兵八千人做林、黄二军的声援。

[18]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刘氏殂。

[18]秋季，七月，壬辰（初十），后晋太皇太后刘氏去世。

[19]闽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战，不克而归。其将包洪实、陈望，将水军以御福州之师；丁酉，遇于尤口。黄敬忠将战，占者言时刻未利，按兵不动；洪实等引兵登岸，水陆夹攻之，杀敬忠，俘斩二千级，林守亮、黄绍颇皆遁归。

[19]闽国富沙王王延政攻打汀州，经过四十二次战斗，攻不下来就回去了。他的属将包洪实、陈望带领水军抵御福州的军队；丁酉（十五日），双方军队在尤口相遇。尤口守将黄敬忠将要出城，占卜的人说时刻未到出战不利，便按兵不动；包洪实等引兵登岸，水陆两军夹攻他，杀了黄敬忠，俘虏和斩杀了二千人，林守亮和黄绍颇都逃回去。

[20]庚子，大赦。

[20]庚子（十八日），后晋朝廷实行大赦。

[21]癸卯，加景延广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

[21]癸卯（二十一日），加封景延广为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

[22]勋旧皆欲复置枢密使，冯道等三奏，请以枢密旧职让之；帝不许。

[22]后晋朝廷的功勋旧臣都要求恢复设置枢密使，冯道等人三次上奏，请求把已经并归中书省的枢密旧职让还回去，出帝石重贵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

[23]有神降于博罗县民家，与人言而不见其形，闾阎人往占吉凶，多验，县吏张遇贤事之甚谨。时循州盗贼群起，莫相统一，贼帅共祷于神，神大言曰：“张遇贤当为汝主。”于是共奉遇贤，称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置百官，攻掠海隅。遇贤年少，无他方略，诸将但告进退而已。

[23]有个神降临在博罗县民家中，和人说话而看不见他的形貌，邻里间的人去找他占卜吉凶事情，往往应验，县吏张遇贤事奉他极为恭谨。当时，岭南循州一带盗贼群起，相互间不能统一，乱贼的首领共同向神祷告，那个神大声说：“张遇贤应当做你们的君主。”于是，众贼共同拥戴张遇贤，称为中天八国王，改年号为永乐，设置百官，攻

取掠抢海边沿岸一带。张遇贤年纪尚轻，没有什么方略，所属诸将只是向他报告出去、回来罢了。

汉主以越王弘昌为都统，循王弘杲为副以讨之，战于钱帛馆。汉兵不利，二王皆为贼所围；指挥使陈道庠等力战救之，得免。东方州县多为遇贤所陷。道庠，端州人也。

南汉国主刘玢任命越王刘弘昌为都统，循王刘弘杲为副都统去讨伐张遇贤，在钱帛馆交战。南汉兵作战失利，二王都被贼兵所围困；指挥使陈道庠等力战去解救他们，才得免死。南汉境内靠东边的州县多被张遇贤所攻陷。陈道庠是端州人。

[24]高行周围襄州逾年，不下。城中食尽，奉国军都虞候曲周王清言于行周曰："贼城已危，我师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何俟乎！"与奉国都指挥使元城刘词帅众先登。八月，拔之。安从进举族自焚。

[24]高行周围攻襄州一年多，没能攻下。城中的粮食都吃用完了。奉国军都虞候曲周人王清向高行周进言说："贼城已经危窘，我们的兵众已经疲惫，民力已经困乏，不早点逼迫他，还等待什么呢！"便与奉国都指挥使元城人刘词率领兵众带头登城。八月，攻破城池。安从进全族自焚。

[25]甲子，以赵莹为中书令。

[25]甲子（十三日），后晋朝廷任用赵莹为中书令。

[26]闽主曦遣使以手诏及金器九百、钱万缗、将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于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

[26]闽主王曦派使者用手诏及金器九百、钱万缗、将吏敕告六百四十通，向富沙王王延政求和，王延政不接受。

丙寅，闽主曦宴群臣于九龙殿。从子继柔不能饮，强之。继柔私减其酒，曦怒，并客将斩之。

丙寅（十五日），闽主王曦在九龙殿大宴群臣。他的侄子王继柔不能饮酒，强迫他喝。王继柔暗中把酒减少，王曦发怒，连同客将一起杀了。

[27]闽人铸永隆通定大铁钱，一当铅钱百。

[27]闽国铸"永隆通宝"大铁钱，一枚当铅钱百枚。

[28]汉葬天皇大帝于康陵，庙号高祖。

[28]南汉在康陵安葬天皇大帝刘，庙号高祖。

[29]唐主自为吴相，兴利除害，变更旧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书删定为《升元条》三十卷；庚寅，行之。

[29]南唐主李自从当吴国宰相以来，兴利除害，把旧的法规变更了很多。及至他自己即位当皇帝，命令执法官及尚书省删定为《升元条》三十卷；庚寅（疑误），颁布施行。

[30]闽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为泉州刺史。廷英贪秽，掠人女子，诈称受诏采择以备后宫。事觉，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惧，诣福州自归，曦诘责，将以属吏；延英退，献买宴钱万缗。曦悦，明日召见，谓曰："宴已买矣，皇后贡物安在？"廷英复献钱于李后，乃遣归泉州；自是诸州皆别贡皇后物。未几，复召廷英为相。

[30]闽主王曦任用同平章事侯官人余廷英为泉州刺史。余廷英贪脏污浊，掠夺别人家的妇女，欺骗说是受了朝廷的诏命选取来供给皇家后宫使用的。事情被察觉后，王曦派遣御史去查究。余廷英害怕，到福州来自首，王曦责问他，将要交有关部门惩办；余廷英退出来后，贡献买宴钱万缗。王曦高兴，第二天就召见他，对他说："宴已经买了，献给皇后的贡物在哪里啊？"余廷英又献钱给李皇后，便仍把他派回泉州了；从此各州都另备贡礼送给皇后。没过多久，又召命余廷英任为宰相。

[31]冬，十月，丙子，张遇贤陷循州，杀汉刺史刘传。

[31]冬季，十月，丙子（二十六日），张遇贤攻陷循州，杀南汉刺史刘传。

[32]楚王希范作天策府，极栋宇之盛；户牖栏槛皆饰以金玉，涂壁用丹砂数十万斤；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绵。与子弟僚属游宴其间。

[32]楚王马希范建造天策府，楼宇的宏伟盛大达于极点，门窗栏槛都用金玉作装饰，涂刷墙壁用的朱红色的砂粉就用了几十万斤；铺盖地面用的地衣，春天和夏天用竹篾编织的席子，秋天和冬天用木棉纺织的布匹。与他的子弟及僚属游乐饮宴在其间。

[33]十一月，庚寅，葬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显陵，庙号高祖。

[33]十一月，庚寅（初十），后晋朝廷在显陵安葬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石敬瑭，庙号为高祖。

[34]先是河南、北诸州官自卖海盐，岁收缗钱十七万；又散蚕盐敛民钱。言事者称民坐私贩盐抵罪者众，不若听自贩，而岁以官所卖钱直敛于民，谓之食盐钱；高祖从之。俄而盐价顿贱，每斤至十钱。

[34]过去，黄河南、北诸州官府私自贩卖海盐，每年可以收入钱十七万缗；又散派养蚕抱茧用的盐来搜刮民众的钱财。奏事的人上言说民众因卖私盐而犯法抵罪的人很多，不如听任他们自行贩卖，而把每年官府所卖的钱数直接用赋税形式向民间征收，叫做“食盐钱”；晋高祖听从了这个意见。转眼之间盐价立即下降，每斤只卖十个钱。

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羡利，而难于骤变前法，乃重征盐商，过者七钱，留卖者十钱。由是盐商殆绝，而官复自卖。其食盐钱，至今敛之如故。

到这时，三司使董遇想要增加超额的税赋，又难于突然改变以前的法度，便加重向盐商征税，经过这里的每斤收七钱，留在这里售卖的每斤收十钱。因此盐商私贩的便几乎没有了，而官府又恢复了自己的贩卖。但是敛收“食盐钱”，却至今照征如故。

[35]闽盐铁使、右仆射李仁遇，敏之子，闽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于曦。十二月，以仁遇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吏部侍郎李光准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并同平章事。

[35]闽国盐铁使、右仆射李仁遇是李敏的儿子，也是闽主王曦的外甥；年纪轻，容貌长得美好，受到王曦的宠幸。十二月，任用李仁遇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另任用翰林学士、吏部侍郎李光准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二人都委授同平章事。

曦荒淫无度，尝夜宴，光准醉忤旨，命执送都市斩之；吏不敢杀，系狱中。明日，视朝，召复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学士周维岳下狱。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书勿忧。”醒而释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独维岳在。曦曰：“维岳身甚小，何饮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别肠，不必长大。”曦欣然，命维岳下殿，欲剖视其酒肠。或曰：“杀维岳，无人侍陛下剧饮者。”乃舍之。

闽主王曦荒淫无度，曾在举行夜宴时，因为李光准醉酒违背了闽主意旨，便命人把他绑起来送到市街上问斩；下边的官吏不敢杀他，拘

留在牢狱里。第二天，闽主上朝视事，又召来恢复他的职位。这天晚间，又举行宴会，把翰林学士周维岳又拘系下狱。下边的属吏扫干净了床接待他，并说："昨天宰相爷也住在这里，尚书大人您不必忧虑。"闽主酒醒以后，果然也把他释放了。过了些日子，又举行宴会，陪侍的大臣都因醉酒散去，只有周维岳还在。闽主王曦说："周维岳身材矮小，为什么他能喝那么多的酒？"左右的人有的说："能喝酒的人，另有盛酒的肠子，不必非长得高大不可。"王曦听了很高兴，便命人把他揪拿下殿，想要把他割腹看他的酒肠。有人又说："杀了周维岳，可就没有人能陪伴陛下放开量痛快饮酒了。"便又释放了他。

[36]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议奉表称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广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李崧曰："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延广固争，冯道依违其间。帝卒从延广议。契丹大怒，遣使来责让，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延广复以不逊语答之。

[36]后晋出帝石重贵初即位时，朝中大臣商讨要向契丹奉表称臣报告先帝死亡之哀，景延广主张写个信不上表，并且称孙不称臣。李崧奏道："屈身事胡是为了江山社稷，有什么可耻的！陛下这样做，他日必然落个亲身披甲带胄去同契丹打仗，那时再后悔可就没有用处了。"景延广坚持自己的意见力争，冯道在其间含含糊糊不明确表态，出帝终于听从了景延广的意见。契丹接信后大怒，派使者来质问责备，并且说："为什么不先来禀告，自己便骤然即位称帝？"景延广又用不尊敬的话语回答他。

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

契丹委任的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想要代替晋主做中原的皇帝，多次劝说契丹进攻晋国，契丹主耶律德光认为他讲得很对。

齐王上天福八年（癸卯、943）

后晋齐王天福八年（癸卯，公元943年）

[1]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宫苑使田敬全领永平节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为比而命之，国人非之。

[1]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四日），后蜀主孟昶任用宣徽使兼宫苑使田敬全领受永平节度使；田敬全是个宦官，援引前蜀主王衍任用

宦官王承休帅领秦州的例子比照着任命他，蜀国的人非难这种做法。

[2]帝闻契丹将入寇，二月，已未，发邺都；乙丑，至东京。然犹与契丹问遗相往来，无虚月。

[2]后晋出帝听说契丹将要来入侵，二月，已未（十一日），从邺都出发，乙丑（十七日），到达东京大梁。但是，还同契丹互相遣派使者往来通问，没有一个月间断过。

[3]唐宣城王景达，刚毅开爽，烈祖爱之，屡欲以为嗣；宋齐丘亟称其才，唐主以齐王年长而止。以是怨齐丘。

[3]南唐宣城王李景达，为人刚毅开朗，烈祖李很喜爱他，几次想让他继承皇位，宋齐丘极力称赞他的才干，南唐主因为齐王李年纪居长而没有实行。李因此怨恨宋齐丘。

唐主幼子景逖，母种氏有宠，齐王母宋皇后稀得进见。唐主如宫，遇亲调乐器，大怒，诮让者数日。种氏乘间言，景逖虽幼而慧，可以为嗣。唐主怒曰：“子有过，父训之，常事也。国家大计，女子何得预知！”即命嫁之。

南唐主的小儿子李景逖的母亲种氏受到南唐主的宠爱，而齐王李的母亲宋皇后很少有机会能得到进见。南唐主到李的宫中，碰上李在那里亲自调弄乐器，大为恼怒，责备了他好几天。种氏便借此机会进言，说李景逖虽然年幼，但很聪明，可以继承皇位。南唐主发怒说：“儿子有过失，父亲教训他，这是正常的事情。国家的大谋略，女人怎么能参预过问！”就下令把种氏嫁出去了。

唐主尝梦吞灵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献丹方，以为神而饵之，浸成躁急。左右谏，不听。尝以药赐李建勋，建勋曰：“臣饵之数日，已觉躁热，况多饵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群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论辩中理者，亦敛容慰谢而从之。

南唐主曾经梦见自己吃了灵丹，天亮后方士史守冲献上丹方，南唐主以为应了神验而按丹方吃起来，慢慢地便形成了急躁的毛病。左右的人劝阻他，他都不听。南唐主曾经把药赐给李建勋，李建勋奏称：“我吃了几天，已经觉得身上躁热，何况经常吃它！”南唐主说：“朕已经服药很长时间了。”群臣奏告事情，往往遇上南唐主大发脾气；但是，有时遇上严正论说事情而且有道理的，也庄重地表示感谢而听从他。

唐主问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对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国。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饱喜，何论太平！"宋后自帘中称叹，以为至言。凡唐主所赐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为人奏章，唐主欲为之筑坛。辞曰："国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当奏请耳。"

南唐主询问道士王栖霞："什么道可以保证获得天下太平？"王道士回答说："为帝王的要治心治身，才能治好国家。现在陛下还没有能够消除'饿了嗔怪、饱了高兴'的性情，哪里谈得上天下太平！"宋皇后在帘后称叹他的话，以为是至理明言。几是南唐主所所赐予的东西，王栖霞都不接受。王栖霞常常替别人向上天陈述奏章，南唐主要为他建造祝天的祭坛，王栖霞推辞说："国家的度用正处在紧缺之时，哪有时间办这个事！待等焚烧奏章不化，不能上闻于天的时候，我会奏请陛下建造的。"

驾部郎中冯延己，为齐王元帅府掌书记，性倾巧，与宋齐丘及宣徽副使陈觉相结；同府在己上者，延己稍以计逐之。延己尝戏谓中书侍郎孙晟曰："公有何能，为中书郎？"晟曰："晟，山东鄙儒，文章不如公，谈谐不如公，谄诈不如公。然主上使公与齐王游处，盖欲以仁义辅导之也，岂但为声色狗马之友邪！晟诚无能；公之能，适足为国家之祸耳。"延己，歙州人也。

驾部郎中冯延己，为齐王元帅府掌书记，为人性格乘巧投机，与宋齐丘及宣徽副使陈觉相互勾结；同时在齐王府任职而名位在自己之上的，冯延己便小施计谋把他排挤出去。冯延己曾经对中书侍郎孙晟加以戏弄地说："您有什么本事，当了中书郎？"孙晟说："我孙晟不过是山东的一个鄙陋的儒生，作文章比不上您，谈吐诙谐比不上您，谄媚狡诈比不上您。但是，主上让您同齐王一起行动和居处，是想请您用仁义的言行去辅导他，怎么能只是成为声色狗马的朋友啊！我孙晟确实没有什么本事，然而您的本事，恰好是给国家造成灾祸而已啊。"冯延巳是歙州人。

又有魏岑者，亦在齐王府。给事中常梦锡屡言陈觉、冯延己、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东宫；司门郎中判大理寺萧俨表称陈觉奸回乱政；唐主颇感悟，未及去。

又有一个名叫魏岑的人，也在齐王府中。给事中常梦锡几次上言，说陈觉、冯延己、魏岑都是佞邪的小人，不适合让他们在东宫侍奉太

子，司门郎中判大理寺萧俨上表指称陈觉奸邪乱政；南唐主很有些感受和觉察，但没有来得及去掉他们。

会疽发背，秘不令人知，密令医治之，听政如故。庚午，疾亟，太医吴廷裕遣亲信召齐王入侍疾。唐主谓曰：“吾饵金石，始欲益寿，乃更伤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秘不发丧，下制：“以齐王监国，大赦。”

不久，南唐主背上长了痈疽，把消息封锁起来不让人知道，秘密地让医士来治疗，他上朝听取政事仍和原来一样。庚午（二十二日），病情严重恶化，太医吴廷裕派亲信之人去把齐王李召入宫中侍奉疾病。南唐主李对李说：“我服用金石丹药，本来是想延年益寿，哪知反而更加伤害生命，你可要警惕戒备这件事！”这天傍晚，便死去了。把丧事隐秘不宣布，下达制令：“任用齐王监国，实行大赦。”

孙晟恐冯延已等用事，欲称遗诏令太后临朝称制。翰林学士李贻业曰：“先帝尝云：‘妇人预政，乱之本也，’安肯自为厉阶！此必近习奸人之诈也。且嗣君春秋已长，明德著闻，公何得遽为亡国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对百官毁之。”晟惧而止。贻业，蔚之从曾孙也。

孙晟怕冯延已等人把持朝政，想宣告：遵照先帝遗诏，命令太后临朝代行天子之事。翰林学士李贻业说：“先帝曾经说过：‘妇人干预政事，是致乱的根源’，怎么肯自己开创恶端！这必然是亲近中的奸人搞的欺诈行为。而且继嗣之君年事已长成，明德的声望很昭著，您为什么突然讲这种亡国的说法！如果真的这样宣布施行，我一定要向百官揭露抵制这个做法。”孙晟害怕而没有这样做。李贻业是唐僖宗时宰相李蔚的曾侄孙。

丙子，始宣遗制。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罹谴罚。陈觉称疾，累月不入，及宣遗诏，乃出。萧俨劾奏：“觉端居私室，以俟升遐，请按其罪。”齐王不许。

丙子（二十八日），才宣布遗制。南唐烈祖李末年脾气急躁，近身的大臣往往遭到谴责和惩罚。陈觉称说有病，整月整月地不入朝门，及至宣告遗诏，才出来。萧俨弹劾他奏称：“陈觉端坐在私人的居室，来等待先帝升仙，请朝廷按律治他的罪。”齐王李不准。

自烈祖相吴，禁压良为贱，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冯延已及弟礼部员外郎延鲁，俱在元帅府，草遗诏听民卖男女；意欲自买姬妾，萧俨

驳曰："此必延己等所为，非大行之命也。昔延鲁为东都判官，已有此请；先帝访臣，臣对曰：'陛下昔为吴相，民有鬻男女者，为出府金，赎而归之，故远近归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贫人之子为富人厮役，可乎？'先帝以为然，将治延鲁罪。臣以为延鲁愚，无足责。先帝斜封延鲁章，抹三笔，持入宫。请求请宫中，必尚在。"齐王命取先帝时留中章奏千馀道，皆斜封一抹，果得延鲁疏。然以遗诏已行，竟不之改。

自从南唐烈祖李在吴国当宰相，便禁止压迫良民作奴婢，命令买奴婢的人要通过官府立字为据。冯延己和他的弟弟礼部员外冯延鲁，都在元帅府供职，起草烈祖遗诏，听由民间卖儿女；他们想要自己买入姬妾。萧俨驳斥说："这事必然是冯延己等人干的，不是先帝大行之前的命令。以前，冯延鲁任东都留守判官时，已经有过这样的请求；当时先帝询问过我，我回答说：'陛下从前做吴国的宰相，民间有卖儿女的，您为了他们拿出府库中的金钱，把人赎出来，归还给他们的父母，因此远近都仰敬而归心于您。现在您即位当皇帝而实行相反的办法，让穷人的子女去为富人做役使，这样合适吗？'先帝以为我说得对，将要治冯延鲁的罪。当时我以为冯延鲁愚蠢，不足以责备他。先帝便把冯延鲁的奏章斜封了，抹了三笔，拿进宫去。请您让人到诸宫中去寻求，必然还在。"齐王让人取出先帝时留在宫中的章奏千余道，都是斜封后一抹的，果然找到冯延鲁的上疏。然而，由于烈祖的遗诏已经施行，也就没有再做改变。

[4]闽富沙王延政称帝于建州，国号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将乐县为镛州，延平镇为镡州。立皇后张氏。以节度判官潘承为吏部尚书，节度巡官建阳杨思恭为兵部尚书。未几，以承同平章事，思恭迁仆射，录军国事。

[4]闽国富沙王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大殷，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天德。把将乐县改作镛州，延平镇改作镡州。把其妻张氏立为皇后。任用节度判官潘承为吏部尚书，节度巡官建阳人杨思恭为兵部尚书。没有多久，把潘承任为同平章事，杨思恭调任仆射，掌握军国之事。

延政服赭袍视事，然牙参及接邻国使者，犹如藩镇礼。

王延政穿着帝王用的赭袍视事，但牙将参拜以及接见邻国的使者，还是实行藩镇的礼制。

殷国小民贫，军旅不息。杨思恭以善聚敛得幸，增田亩山泽之税，至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国人谓之“杨剥皮”。

殷国国小民贫，军事活动不停息。杨思恭由于善于聚敛民财而获得宠幸，增收田亩山泽的税赋，乃至于鱼盐蔬果，没有不加倍征收的，闽国人称他为“杨剥皮”。

[5]三月，己卯朔，以中书令赵莹为晋昌节度使兼中书令；以晋昌节度使兼侍中桑维翰为侍中。

[5]三月，己卯朔（初一），后晋朝廷任用中书令赵莹为晋昌节度使兼中书令；任用晋昌节度使兼侍中桑维翰为侍中。

[6]唐元宗即位，大赦，改元保大。秘书郎韩熙载请俟逾年改元，不从。尊从，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钟氏为皇后。

[6]南唐元宗李即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保大。秘书郎韩熙载请求等过了年后再改元，没有依从。尊崇皇后为皇太后，册立王妃钟氏为皇后。

唐主未听政，冯延己屡入白事，一日至数四。唐主曰：“书记有常职，何为如是其烦也！”

南唐国主李尚未听政视事，冯延己已经屡次入朝陈述政事，一天来几次，国主说：“书记有正常的职守，为什么这样烦琐啊！”

唐主为人谦谨，初即位，不名大臣，数延公卿论政体，李建勋谓人曰：“主上宽仁大度，优于先帝；但性习未定，苟旁无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业耳。”

南唐国主为人谦虚谨慎，初即位，不呼唤大臣的名字，几次邀请公卿议论政治措施，李建勋对人说：“主上宽仁大度，比先帝为好；但是性格和习惯尚未定型，如果没有正派人辅佐，只怕不能守住先帝创立的基业。”

唐主以镇南节度使宋齐丘为太保兼中书令，奉化节度使周宗为侍中。唐主以齐丘、宗先朝勋旧，故顺人望召为相，政事皆自决之。

南唐国主任用镇南节度使宋齐丘为太保兼中书令，奉化节度使周宗为侍中。国主因为宋齐丘、周宗是先朝的功勋旧臣，所以顺从人望召他们为宰相，但政事都由自己作决定。

徙寿王景遂为燕王，宣城王景达为鄂王。

调徙寿王李景遂为燕王，宣城王李景达为鄂王。

初，唐主为齐王，知政事，每有过失，常梦锡常直言规正；始虽忿怼，终以谅直多之。及即位，许以为翰林学士，齐丘之党疾之，坐封驳制书，贬池州判官。池州多迁客，节度使上蔡王彦俦，防制过甚，几不聊生，惟事梦锡如在朝廷。

从前，南唐国主为齐王，知政事，每当有过失时，常梦锡常常率直上言来规劝更正他；开始虽然厌烦，最后总是原谅他直言而称赞他。及至即位称帝，答应让他做翰林学士，宋齐丘的党羽忌恨他，加给他封驳皇帝制书的罪名，贬降为池州判官。池州这个地方在南唐辖境中有较多贬迁的官属，节度使上蔡人王彦俦防备控制他们很严厉，几乎不能维持生活，惟独对待常梦锡仍如他在朝廷时一样。

宋齐丘待陈觉素厚，唐主亦以觉为有才，遂委任之。冯延已、延鲁、魏岑，虽齐邸旧僚，皆依附觉，与休宁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谓觉等为“五鬼”。延鲁自礼部员外郎迁中书舍人、勤政殿学士，江州观察使杜昌业闻之，叹曰：“国家所以驱驾群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称旨，遽跻通显，后有立功者，何以赏之！”未几，唐主以岑及文徽皆为枢密副使。岑既得志，会觉遭母丧，岑即暴扬觉过恶，摈斥之。

宋齐丘对待陈觉素来厚重，南唐国主也认为陈觉是有本事的人，便委以重任。冯延已，冯延鲁、魏岑三个人虽然是齐王府的旧僚属，也都依附于陈觉，他们与休宁人查文徽互相勾结援引，把持败坏政事，南唐人把陈觉等人称作“五鬼”。冯延鲁从礼部员外郎升迁为中书舍人、勤政殿学士，江州观察使杜昌业听说了，感叹地说：“国家用来驱使驾驭群臣的，就在于掌握官爵的任免。如果有一句话说中了主上的心意，便骤然把他提拔到通达显要的地位，那末以后再有立功于国家的人，拿什么来赏授他呢！”没过几天，南唐国主把魏岑和查文徽都提拔为枢密副使。魏岑得志以后，遇到陈觉遭逢母亲的丧事归里守孝，魏岑就揭露宣扬陈觉的过失和恶行，把他排斥掉。

[7]唐置定远军于濠州。

[7]南唐在濠州设置定远军。

[8]汉殇帝骄奢，不亲政事。高祖在殡，作乐酣饮；夜与倡妇微行，倮男女而观之。左右忤意辄死，无敢谏者；惟越王弘昌及内常侍

番禺吴怀恩屡谏，不听。常猜忌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门，群臣、宗室，皆露索，然后入。

[8]南汉殇帝刘玢骄横奢侈，不喜欢过问政事。南汉高祖刘还在丧殡之中，他就大作声乐酣饮；夜间同娼女鬼混，让男人和女子脱光衣服而加以观赏取乐。左右的人有不合心意的往往弄死，没有人敢作劝谏；只有他的兄弟越王刘弘昌和内常侍番禺人吴怀恩多次进谏，不采纳。经常猜忌他的几个弟弟，每次邀集人参加宴会，就命宦官把守大门，君臣和宗室都要脱衣搜查，然后才能进门。

晋王弘熙欲图之，乃盛饰声伎，娱悦其意，以成其恶。汉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挥使陈道庠引力士刘思潮、谭令、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习手搏于晋府，汉主闻而悦之。丙戌，与诸王宴于长春宫，观手搏，至夕罢宴，汉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汉主，因拉杀之，尽杀其左右。

晋王刘弘熙想要谋取他，便用盛妆打扮声妓，博取他的高兴，促使他更加作恶。南汉主刘玢喜爱手搏，刘弘熙便命指挥使陈道庠引领力壮的武士刘思潮、谭令、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个人在晋王府中习练手搏，南汉主听说很高兴。丙戌（初八），同诸王在长春宫宴饮，观赏手搏，直到夜晚才停止酒宴，南汉主大醉。刘弘熙命陈道庠、刘思潮等人拖拽南汉主，把他拉杀了，并把他的左右随从也都杀了。

明旦，百官诸王莫敢入宫，越王弘昌帅诸弟临于寝殿，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应乾。以弘昌为太尉兼中书令、诸道兵马都元帅，知政事，循王弘杲为副元帅，参预政事。陈道庠及刘思潮等皆受赏赐甚厚。

第二天早上，百官诸王不敢进入宫廷，越王刘弘昌带领诸弟来到南汉高祖刘的寝殿，迎接刘弘熙即皇帝位，改名为刘晟，把年号改为应乾。任命刘弘昌为太尉兼中书令、诸道兵马都元帅，主持政事；循王刘弘杲为副元帅，参预政事。陈道庠及刘思潮等都受到很丰厚的赏赐。

[9]闽主曦纳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为贤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杀则杀之，所欲宥则宥之。

[9]闽主王曦纳娶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为贤妃。尚妃长得特别美貌，王曦很宠幸她；王曦喝醉酒时，尚妃所要杀的人就把他杀了，所要宽宥的人就把他放了。

[10]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10]夏季，四月，戊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11]唐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为昭武节度使，镇抚州。

[11]南唐任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为昭武节度使，镇守抚州。

[12]殷将陈望等攻闽福州，入其西郛，既而败归。

[12]殷国将领陈望等进攻闽国的福州，进入其西廓，接着又打败仗而归去。

[13]五月，殷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潘承上书陈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伤天理，一也。赋敛烦重，力役无节，二也。发民为兵，羁旅愁怨，三也。杨思恭夺民衣食，使归怨于上，群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狭隘，多置州县，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粮，将攻临汀，曾不忧金陵、钱塘乘虚相袭，六也。括高赀户，财多者补官，逋负者被刑，七也。延平诸津，征果菜鱼米，获利至微，敛怨甚大，八也。与唐、吴越为邻，即位以来，未尝通使，九也。宫室台榭，崇饰无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官爵，勒归私第。

[13]五月，殷国的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潘承上书陈奏十件事，大体上说："兄弟之间互相攻战，违逆伤残天理，这是一。赋税征敛过于烦重，调用劳役没有节制，这是二。征集百姓服兵役，大家羁留在征途愁怨不尽，这是三。杨思恭掠夺民众衣食，让民众把怨恨归聚于主上，群臣不敢揭发指责，这是四。疆土狭隘，却过多设置州县，增添官吏，困扰百姓，这是五。修治道路，载运粮食，将要攻打汀州，却不考虑金陵的南唐、钱塘的吴越要乘着国家戍守虚乏来袭击，这是六。搜求有钱的人，输财多的补授官职，逃欠征赋的判受刑罚，这是七。延平一带的的几条河道，征收果、菜、鱼、米等税，获得的利益很少，而招来怨恨却很大，这是八。我国同南唐、吴越相邻，建国称帝以来，没有通派使者，这是九。宫室台榭，崇建华饰，没有节制，这是十。"殷主王延政大怒，削去了潘承的官爵，勒令他还归私第。

[14]汉中宗既立，国中议论。循王弘杲请斩刘思潮等以谢中外，汉主不从。思潮等闻之，谮弘杲谋反，汉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与谭令令帅卫兵突入，斩弘杲。于是汉主谋尽诛诸弟，以越王弘昌贤而得众，尤忌之。雄武节度使齐王弘弼，自以居大镇，惧祸，求入朝；许之。

[14]南汉中宗刘晟自立以后，国内议论泛滥。循王刘弘杲请求杀刘思潮等人来向中外表白，汉主不依从。刘思潮等听说后，诬诉刘弘杲谋反，南汉主刘晟命令刘思潮等暗中侦察他。一天，刘弘杲正在宴客，刘思潮与谭令带领卫兵，突击而入，杀了刘弘杲。于是南汉主刘晟谋划把几个弟弟都杀了，以为越王刘弘昌贤能而得人心，更加忌恨他。雄武节度使齐王刘弘弼自以为居处大镇，怕加祸，请求入归朝廷；南汉主准许了他。

[15]初，闽主曦侍康宗宴，会新罗献宝剑，康宗举以示同平章事王曰："此何所施？"对曰："斩为臣不忠者。"时曦已蓄异志，凛然变色。至是宴群臣，复有献剑者，曦命发冢，斩其尸。

[15]过去，闽主王曦侍奉康宗王昶宴会，遇上新罗国进献宝剑，康宗举起剑问同平章事王说："这个可以干什么用？"王回答说："可以斩杀当臣子不忠于主上的人。"当时王曦已经怀有叛心，吓得连脸色都变了。到了王曦篡位后，宴请君臣时，又有进献宝剑的，王曦便命人发掘王的坟墓，用剑斩杀了他的尸首。

校书郎陈光逸谓其友曰："主上失德，亡无日矣；吾欲死谏。"其友止之，不从，上书谏曦大恶五十事。曦怒，命卫士鞭之数百，不死；以绳系其颈，悬诸庭树，久之乃绝。

校书郎陈光逸对他的朋友说："主上没有道德，没有多久就会灭亡；我打算冒死进谏。"他的朋友阻止他，不听。陈光逸上书谏说王曦大恶五十条。王曦发怒，命令卫士鞭打他几百下，没有死；便用绳子绑住他的脖子，悬挂在庭院的树上，很长时间才断了气。

[16]秋，七月，己丑，诏以年饥，国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余人于诸道括民谷。

[16]秋季，七月，己丑（十三日），后晋出帝下诏，由于年岁饥荒，国家财用不足，分路派遣六十余使者，到诸道去搜求民间谷物。

[17]吴越王弘佐初立，上统军使阚强戾，排斥异己，弘佐不能制；内牙上都监使章德安数与之争，右都监使李文庆不附于，乙巳，贬德安于处州，文庆于睦州。与右统军使胡进思益专横。，明州人；文庆，睦州人；进思，湖州人也。

[17]吴越王钱弘佐刚刚继立，上统军使阚逞强霸道，排斥异己，钱弘佐辖制不了他；内牙上都监使章德安多次同他争执，右都监使李文庆也不依附于阚，乙巳（二十九日），把章德安贬官到处州，李文庆贬到睦州。阚与右统军使胡进思更加专横。阚是明州人；李文庆是睦州人；胡进思是湖州人。

[18]唐主缘烈祖意，以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金陵尹燕王景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徙封齐王，居东宫；天平节度使、守侍中、东都留守鄂王景达为副元帅，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约以传位。立长子弘冀为南昌王。景遂、景达固辞，不许。景遂自誓必不敢为嗣，更其字曰退身。

[18]南唐主李遵循烈祖李的意旨，任用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金陵尹燕王李景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徙封为齐王，居住在东宫；任用天平节度使、守侍中、东都留守鄂王李景达为副元帅，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约定传位给他们。册立长子李弘冀为南昌王。李景遂、李景达坚决辞让，没有答应。李景遂自己发誓，一定不敢做嗣王，把自己的字改为退身。

[19]汉指挥使万景忻败张遇贤于循州。遇贤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则大事可成。"遇贤帅众逾岭，趣虔州。唐百胜节度使贾匡浩不为备，遇贤众十余万陷诸县，再败州兵，城门昼闭。遇贤作宫室营署于白云洞，遣将四出剽掠。匡浩，公铎之子也。

[19]南汉指挥使万景忻在循州把张遇贤打败。张遇贤向神祷告，神说："攻取虔州，大事就会成功。"张遇贤便带领兵众跨越南岭，北向虔州。南唐百胜节度使贾匡浩不作防备，张遇贤的兵众十多万人攻陷所到诸县，又打败州属守兵，于是虔州守兵不得不把城门在白天也关闭起来。张遇贤在白云洞建造起宫室营署，派将领兵四出抢掠。贾匡浩是唐昭宗时贾公铎的儿子。

[20]八月，乙卯，唐主立弟景逖为保宁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屡欲害景逖，唐主力保全之。

[20]八月，乙卯（初九），南唐主李立他的幼弟李景逖为保宁王。南唐主的母亲宋太后不满意李景逖的生母种夫人得宠，多次要害李景逖，南唐主极力把他保全下来。

[21]夏州牙内指挥使拓跋崇斌谋作乱，绥州刺史李彝敏将助之，事觉；辛未，彝敏弃州，与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

[21]夏州牙内指挥使拓跋崇斌企图造反，绥州刺史李彝敏准备帮助他，事情被后晋朝廷发觉；辛未（二十五日），李彝敏放弃了绥州，与他的弟弟李彝俊等五人逃奔延州。

[22]九月，尊帝母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妃，代北人也。帝事太后、太妃甚谨，待诸弟亦友爱。

[22]九月，后晋出帝石重贵尊他的生母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安太妃是代北人。出帝侍奉太后、太妃很恭谨，对待几个弟弟也友爱。

[23]初，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契丹，契丹以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及契丹与晋有隙，景延广说帝囚荣于狱，悉取邸中之货。凡契丹之人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负。戊子，释荣，慰赐而归之。

[23]过去，河阳牙将乔荣，跟随赵延寿投归契丹，契丹任命他为回图使，在契丹和晋境之间往来贩卖贸易，在后晋京都大梁设置了官邸。待到契丹同晋国有了嫌隙时，景延广说服出帝把乔荣囚拘在牢狱里，把他府邸中的财宝都夺取过来。凡是契丹的人在晋国境内贩卖贸易者，都杀了，夺取其财货。晋国的大臣都上言说契丹有过大功，不能辜负。戊子（十三日），释放了乔荣，慰问并赏赐他，让他归返契丹。

荣辞延广，延广大言曰：“归语而主，先帝为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乃中国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约故耳。为邻称孙，足矣，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笑天下，毋悔也！”荣自以亡失货财，恐归获罪，且欲为异时据验，乃曰：“公所言颇多，惧有遗忘，愿记之纸墨。”延广命吏书其语以授之，荣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决。晋使如契丹，皆絷之幽州，不得见。

乔荣向景延广告辞，景延广说大话："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先帝高祖是北朝所扶立，所以向你们称臣上表章。现在的皇帝乃是中原自己所立，之所以还向北朝降低身份，正是因为不敢忘记先帝同北朝做过盟约的缘故。作为邦自称为孙，已经足够了，没有再向北朝称臣的道理。北朝的皇帝不要听信赵延寿的诱骗，轻慢欺侮中原。中原的兵将马队，是你亲眼看到的。祖翁如果发怒来侵犯，孙儿有十万横磨凌厉的剑，足以用来相待。以后如果被孙儿打败，被天下人取笑，可不要后悔呀！"乔荣自己认为丢掉了货物和钱财，怕归来获罪，并且想替今后取得证据，就说："您说的内容太多，怕遗忘了说不全，希望把您讲的话用纸墨记录下来。"景延广便让属吏记下他的话交给乔荣，乔荣就拿着证据把情况都告诉了契丹主。契丹主耶律德光大怒，向中原发动进攻的心志便决定下来。晋国使者来到契丹，都被执系在幽州，不能见到契丹主。

桑维翰屡请逊辞以谢契丹，每为延广所沮。帝以延广有定策功，故宠冠群臣；又总宿卫兵，故大臣莫能与之争。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知延广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兴捷、武节等十馀军以备契丹。

桑维翰屡次请求用谦逊的语言向契丹道歉，往往被景延广所阻拦。出帝因为景延广有扶立他继位的功绩，所以恩宠比群臣都高；又总管宫廷宿卫将士，因此朝中大臣不敢同他争论。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知道景延广必然要造反，但是怕景延广正在当权用事，不敢上言，只是更加募集兵丁，奏请设置兴捷、武节等十多个军，用以防备契丹。

[24]甲午，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乱之状，诏执彝敏送夏州，斩之。

[24]甲午（十九日），后晋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报绥州刺史李彝敏作乱的情况，出帝下诏，拘执李彝敏押送夏州，把他杀了。

[25]冬，十月，戊申，立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

[25]冬季，十月，戊申（初三），后晋出帝册立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

初，高祖爱少弟重胤，养以为子；及留守邺都，娶副留安喜冯女为其妇。重胤早卒，冯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见而悦之；高祖崩，梓宫在殡，帝遂纳之。群臣皆贺，帝谓冯道等曰："皇太后之命，与卿等不

任大庆。”群臣出，帝与夫人酣饮，过梓宫前，而告曰：“皇太后之命，与先帝不任大庆。”左右失笑，帝亦自笑，顾谓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与左右皆大笑。太后虽恚，而无如之何。

从前，后晋高祖石敬瑭喜爱他的小弟弟石重胤，把他当作儿子来养育；后来石敬瑭留邺都时，聘娶副留守安喜人冯的女儿给石重胤做媳妇。石重胤早死，冯夫人寡居，长得美，当时齐王石重贵看到他的婶母喜欢上了；后晋高祖驾崩，棺材还未殡葬，石重贵便把其婶母娶了过来。群臣都来祝贺，出帝石重贵对冯道等人说：“遵皇太后之命，同众卿不举办大庆。”群臣退出，出帝与冯夫人酣饮为乐，经过高祖灵柩之前，用酒酹地而祷告说：“皇太后之命，同先帝不搞大庆。”左右之人不觉失笑，出帝自己也发笑，对左右的人说：“我今天当了新女婿，怎么样？”冯夫人和左右都大笑。皇太后虽然恼恨，也没有办法。

既正位中宫，颇预政事。后兄玉，时为礼部郎中、盐铁判官，帝骤擢用至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与议政事。

冯夫人正位中宫之后，经常干预朝政。她的哥哥冯玉，当时任礼部郎中、盐铁判官，少帝骤然把他提拔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同他议论政事。

[26]汉主命韶王弘雅致仕。

[26]南汉主刘玢命令韶王刘弘雅退休。

[27]唐主遣洪州营屯都虞候严恩将兵讨张遇贤，以通事舍人金陵边镐为监军。镐用虔州人白昌裕为谋主，击张遇贤，屡破之。遇贤祷于神，神不复言，其徒大惧。昌裕劝镐伐木开道，出其营后袭之，遇贤弃众奔别将李台。台知神无验，执遇贤以降，斩于金陵市。

[27]南唐主李派遣洪州营屯都虞候严恩领兵讨伐张遇贤，任用通事舍人金陵人边镐为监军。边镐用虔州人白昌裕为主持谋划的人，出击张遇贤，多次打败他。张遇贤向神祷告，神不再讲话，他的徒众大为恐惧。白昌裕劝边镐砍伐树木开辟出道路，从他们的营寨后面来袭击他们，张遇贤舍弃了他的徒众奔向别将李台。李台知道求神没有应验，便擒拿张遇贤来投降，在金陵市街上把他斩杀。

[28]十一月，丁亥，汉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28]十一月，丁亥（十三日），南汉主刘晟在南郊祭祀，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乾和。

[29]戊子，吴越王弘佐纳妃仰氏，仁诠之女也。

[29]戊子（十四日），吴越王钱弘佐纳妃仰氏，是仰仁诠的女儿。

[30]初，高祖以马三百借平卢节度使杨光远，景延广以诏命取之。光远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单州刺史承祚，戊戌，承祚称母病，夜，开门奔青州。庚子，以左飞龙使金城何超权知单州。遣内班赐光远玉带、御马，以安其意。

[30]过去，后晋高祖石敬瑭把三百马匹马借给平卢节度使杨光远，景延广用出帝诏命向他索取，杨光远发怒说："这是怀疑我啊！"暗中召唤他的儿子单州刺史杨承祚，戊戌（二十四日），杨承祚声称母亲有病，夜间，打开城门奔向青州。庚子（二十六日），后晋朝廷任用左飞龙使金城人何超暂时主持单州事务。派遣内班使者去赏赐给杨光远玉带、御马，用来安抚他的心意。

壬寅，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将兵戍郓州。

壬寅（二十八日），派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领兵镇守郓州。

[31]唐葬光文肃武孝高皇帝于永陵，庙号烈祖。

[31]南唐在永陵安葬光文肃武孝高皇帝李，庙号烈祖。

[32]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将兵戍郓州。杨光远遣骑兵入淄州，劫刺史翟进宗归于青州。甲寅，徙杨承祚为登州刺史以从其便。

[32]十二月，乙巳朔（初一），后晋派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领兵镇戍郓州。杨光远派遣骑兵进入淄州，劫掠了刺史翟进宗还归青州。甲寅（初十），朝廷调徙杨承祚为登州刺史，用来顺应他行事方便。

光远益骄，密告契丹，以晋主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赵延寿亦劝之。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延寿将之，委延寿经略中国，曰："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又常指延寿谓晋人曰："此汝主也。"延寿信之，由是为契丹尽力，画取中国之策。

杨光远更加骄纵，暗中陈告契丹，说晋主辜负恩德违背盟约，境内饥荒严重，公家和民间困乏穷竭，乘这个时候攻打，一举可以夺取晋

室天下；投降契丹的赵延寿也劝说契丹南征。契丹主耶律德光便聚集山后和卢龙的兵众共合五万人，让赵延寿统领他们，并委任赵延寿经略中原，说："如果能夺得中原，定当立你当皇帝。"又常常指着赵延寿对晋国的人说："这就是你们的皇帝。"赵延寿相信这个，因此替契丹尽力，谋划夺取中原的办法。

朝廷颇闻其谋，丙辰，遣使城南乐及德清军，征近道兵以备之。

后晋朝廷知道这种谋划，丙辰（十二日），派遣使者在南乐筑城及设置德清军，征调附近各道的兵力以防备契丹。

[33]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谨自守，中书令宋齐丘广树朋党，百计倾之。宗泣诉于唐主，唐主由是薄齐丘。

[33]南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谨自守，中书令宋齐丘广泛地树立自己的朋党，千方百计排挤他。周宗涕泣地诉陈于南唐主，南唐主因此轻慢宋齐丘。

既而陈觉被疏，乃出齐丘为镇海节度使。齐丘忿怼，表乞归九华旧隐，唐主知其诈，一表，即从之，赐书曰："明日之行，昔时相许。朕实知公，故不夺公志。"仍赐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食一县租税。

不久，陈觉被疏远，便把宋齐丘派出去当镇海节度使。宋使丘很怨愤，上表要求回归九华山旧时隐居处，南唐主知道他的欺诈，只上一表，便批准他，并赐给他诏书说："明天的行程，是从前应许的。朕确实知道先生，因此不违背先生的志趣。"仍然赐给他封号：九华先生，封为青阳公，享受一县的租税。

齐丘乃治大第于青阳，服御将吏，皆如王公，而愤邑尤甚。

宋齐丘便营建一处大的府第在青阳，旌旗兵马，武将文吏，都和王公一样，但是，忧郁更加厉害了。

[34]宁州酋长莫彦殊以所部温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其州无官府，惟立牌于冈阜，略以恩威羁縻而已。

[34]宁州酋长莫彦殊把他所属的温那等十八州归附于楚国；那些州没有官府，只是立碑牌在山冈或土堆之上，稍微施行些恩惠或威严，加以笼统牵制而已。

[35]是岁，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西距陇坻，南逾江、淮，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俱尽。重

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于是留守、节度使下至将军，各献马、金帛、刍粟以助国。

[35]这一年，春季、夏季干旱，秋季、冬季大水泛滥。蝗灾大起，东边从海边空地开始，西边到达陇山，南边跨过长江、淮河，北边至于幽州、蓟州，原野、山谷、城廓、庐舍都飞满了，竹叶、树叶都被吃光了。再加上官府搜刮民间谷物，使差督催责罚严苛而且紧急，以至封闭碓臼碾磨，不留口粮，有因为隐匿粮谷而犯罪抵命的。县令往往由于督催不上来，归还印信自己弹劾弃官逸去的。民众饥饿而死的达数十万口，流亡逃荒的不可胜计。因此留守、节度使以下到将军，各自捐献马匹、金帛、粟草，用来帮助国家。

朝廷以恒、定饥甚，独不括民谷。顺国节度使杜威奏称军食不足，请如诸州例，许之。威用判官王绪谋，检索殆尽，得百万斛。威止奏三十万斛，余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称贷于民，复满百万斛，来春粜之，得缗钱二百万，阖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为奏，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不许，曰：“吾为观察使，职在养民，岂忍效彼所为乎！”

后晋朝廷因为恒州、定州饥馑严重，特许不搜刮民间谷物。顺国节度使杜威奏称军粮不足，请求像各州一样搜求，朝廷准许。杜威用判官王绪的谋略，检查索求几乎净尽，获得一百万斛。杜威只奏报三十万斛，其余都收进他的家里；又命令判官李沼向民间借贷的名义，又搜取百万斛，来春出售，得钱二百万缗，全境受其苦害。定州的官吏也想引援杜威在恒州的先例上奏，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不准许，说：“我做观察使，职责在于养民，怎忍心学他那种做法啊！”

[36]楚地多产金银，茶利尤厚，由是财货丰殖。而楚王希范，奢欲无厌，喜自夸大。为长枪大槊，饰之以金，可执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泽者八千人，为银枪都。官室、园囿，服用之物，务穷侈靡。作九龙殿，刻沈香为八龙，饰以金宝，长十余丈，抱柱相向；希范居其中，自为一龙，其头脚长丈余，以象龙角。

[36]楚地多产金银，茶叶的利润尤其厚重，因此财赋货物的收入丰富。然而楚王马希范，奢侈的贪欲无尽无休，喜欢自己夸大。制作长枪大槊，用黄金作装饰，可以执举而不可用。募集了八千多有钱人家的子弟长得丰满润泽的人，设为银枪都。宫室、园囿、服用的东西，

必求奢侈靡费到极点。建造九龙殿，用沉香木雕刻为八条龙，用金宝作饰物，长十多丈，绕柱相向；马希范坐在其中，自己作为一条龙，他戴的头，巾带一丈多长，用来象征龙角。

用度不足，重为赋敛。每遣使者行田，专以增顷亩为功，民不胜租赋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忧无谷！"命营田使邓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艺出租。民舍故从新，仅能自存，自西徂东，各失其业。又听人入财拜官，以财多少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贾，布在列位。外官还者，必责贡献。民有罪，则富者输财，强者为兵，惟贫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书相告讦，至有灭族者。

用度不足，便加重赋敛。常常派遣使者查计田亩，专事增加顷亩来记功，民众负担不起租赋而逃走。楚王却说："只要田地在，何愁没有粮食吃！"命令营田使邓懿文查核逃税的田亩，募集民众耕种出租。民众舍弃旧田而去租种新地，只够维持自己生存，从西到东，各自把营生之业丢失了。又听任庶人捐钱拜官，按输钱多少作为买官高低的等级。富商大贾，安排在有品阶的行列。在朝外做官又还朝为官的，必然要求他向朝廷作贡献。老百姓犯罪，便有钱的捐财，强壮的当兵，只有贫穷体弱的受刑罚。又设立信箱，让人投入匿名信相互告发，以至有人因而被族灭全家的。

是岁，用孔目官周陟议，令常税之外，大县贡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无米者输布帛。天策学士拓跋恒上书曰："殿下长深宫之中，藉已成之业，身不知稼穑之劳，耳不闻鼓鼙之音，驰骋遨游，雕墙玉食。府库尽矣，而浮费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敛不息。今淮南为仇雠之国，番禺怀吞噬之志，荆渚日图窥伺，溪洞待我姑息。谚曰：'足寒伤心，民怨伤国。'愿罢输米之令，诛周陟以谢郡县，去不急之务，减兴作之役，无令一旦祸败，为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恒请见，辞以昼寝。恒谓客将区弘练曰："王逞欲而愎谏，吾见其千口飘零无日矣。"王益怒，遂终身不复见之。

这一年，采用孔目官周陟的建议，下令在正常租税之外，大县贡纳米二千斛，中县一千斛，小县七百斛；没有米的县输纳布帛。天策学士拓跋恒上书说："殿下生长在深宫之中，继承已经完成的家业，身体没有经历过种庄稼的辛劳，两耳没有听到过战争鼙鼓的声音，骑着马驰骋遨游，住的是雕梁画栋，吃的是山珍海味。国家财政艰难，府库

里空虚了，反而浪费越来越严重；人民生计困穷，却还不断加重赋敛。现在淮南的唐朝是敌对之国，番禺的南汉怀着吞并之心，荆渚的高氏天天在窥伺我们，溪洞的彭莫诸族期待我们的宽容。俗话说‘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希望能够停止输纳米谷的命令，杀周陟来向州县谢罪，去掉不急的事务，减少兴建的劳役，不要招致一旦祸败，被四方所耻笑。”楚王大怒。过几天，拓跋恒请求谒见，楚王以白天睡觉推辞不见。拓跋恒对客将区弘练说：“大王随心所欲而拒绝进谏，我等着看他一家千口飘零过不了日子了。”楚王更加发怒，从此终身不再见他。

[37]闽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阅视之；朝士有不贺者十二人，皆杖之于朝堂。以御史中丞刘赞不举劾，亦将杖之，赞义不受辱，欲自杀。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仪刑百僚，岂宜加之棰楚！”曦正色曰：“卿欲产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释赞，赞竟以忧卒。

[37]闽主王曦出嫁他的女儿，索取记载将吏朝见的名册来察看，朝士有十二人没有来朝贺，都在朝堂施行廷杖。因为御史中丞刘赞没有揭发弹劾这种人，也将要杖责他，刘赞义愤不甘受辱，准备自杀。谏议大夫郑元弼劝谏说：“古时候刑不上大夫。中丞是掌握百官刑罚制度的人，怎能对他打板子！”王曦严厉地说：“你想效仿魏徵吗？”郑元弼说：“我把陛下当作唐太宗，所以才敢效仿魏徵。”王曦怒气稍微缓解，才把刘赞释放了，刘赞竟然因此忧虑而死。

开运元年（甲辰、944）

开运元年（甲辰，公元944年）

[1]春，正月，乙亥，边藩驰告：“契丹前锋将赵延寿、赵延照将兵五万入寇，逼贝州。”延照，思温之子也。

[1]春季，正月，乙亥（初二），边防的藩镇向后晋朝廷派飞骑驰告：“契丹前锋将赵延寿、赵延照统领兵众五万人来侵犯，逼近贝州。”赵延照是赵思温的儿子。

先是朝廷以贝州水陆要冲，多聚刍粟，为大军数年之储，以备契丹。军校邵珂，性凶悖，永清节度使王令温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会令温入朝，执政以前复州防御使吴峦权知州事，峦至，推诚抚士；会契丹入寇，峦书生，无爪牙，珂自请，愿效死，峦使将兵守南门，峦自守东门。契丹主自攻贝

州，峦悉力拒之，烧其攻具殆尽。己卯，契丹复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门入，峦赴井死。契丹遂陷贝州，所杀且万人。

起先，后晋朝廷因为贝州是水陆要冲，便大量聚集粮草，是大举进军时的数年储存，用以防备契丹。军校邵珂，性格凶狠不讲理，永清节度使王令温贬黜了他。邵珂怨恨，暗中派人跑到契丹，说："贝州粮食多而兵力弱，容易攻取。"适逢王令温入朝，执政者任用前复州防御使吴峦暂时主持州务，吴峦到达贝州，推诚对待将士；接着就赶上契丹兴兵侵犯，吴峦是个书生，没有爪牙，邵珂自己提出请求，愿意以死效力，吴峦让他领兵把守南门，自己把守东门。契丹主亲自攻打贝州，吴峦用全力抗拒他，把他的攻城器具几乎都烧光了。己卯（初六），契丹又来攻城，邵珂引领契丹兵从南门进来，吴峦投井而死。契丹便把贝州城攻取下来，所杀害的晋国军民几近万人。

庚辰，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以河阳节度使苻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陈使，以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陈使，以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陈使，以左羽林将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陈使。

庚辰（初七），后晋朝廷任用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河阳节度使苻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陈使，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陈使，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陈使，左林羽将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陈使。

[2]太原奏契丹入雁门关。恒、邢、沧皆奏契丹入寇。

[2]太原奏报契丹进入雁门关。恒州、邢州、沧州都报奏契丹来侵犯。

[3]成德节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诣杨光远，为陈祸福，光远遣光裔入奏，称："承祚逃归，母疾故尔。既蒙恩宥，阖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与光裔复往慰谕之。

[3]成德节度使杜派威派其幕僚曹光裔去见杨光远，向他陈述依违朝廷的祸福，杨光远派曹光裔向后晋朝廷入奏，说："杨承祚逃归青州，是因为母亲有病。既然承蒙朝廷施恩原谅，合族都感谢朝廷的恩惠。"后晋朝廷相信了他的话，派遣使者同曹光裔一道再次去安抚告谕他。

[4]唐以侍中周宗为镇南节度使，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居咏为镇海节度使。

[4]南唐任用侍中周宗为镇南节度使，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居咏为镇海节度使。

[5]唐主决欲传位于齐、燕二王。翰林学士冯延己等因之欲隔绝中外以擅权。辛巳，敕："齐王景遂参决庶政，百官惟枢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余非召对不得见。"国人大骇。给事中萧俨上疏极论，不报。侍卫都虞候贾崇叩阁求见，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观其延接疏远，孜孜不怠，下情犹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顿与群臣谢绝？臣老矣，不复得奉颜色。"因涕泗呜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5]南唐主李决定传位给他的弟弟齐、燕二王。翰林学士冯延己等因此想隔绝朝廷内外来把持权柄。辛巳（初八），南唐主下敕令："齐王李景遂参与决定庶政，百官中只有枢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可以向天子陈奏事情，其余的人除非召对，不得进见。"国中人士大为惊骇。给事中萧俨上疏极力争论，疏被压下不予上报。侍卫都虞候贾崇叩首阁门请求接见，说："为臣侍奉先帝三十年，看到先帝接见疏远之人，辛勤专致不敢懈怠，下边的情状还有不能上达的。陛下新即位，所依靠的是什么样人，便马上同群臣隔绝？为臣老了，不能再亲身得见陛下的颜色。"因而流泪满面，呜咽不已。南唐主感悟，急忙收回先前下的敕令。

唐主于宫中作高楼，召侍臣观之，众皆叹美。萧俨曰："恨楼下无井。"唐主问其故。对曰："以此不及景阳楼耳。"唐主怒，贬于舒州，观察使孙晟遣兵防之，俨曰："俨以谏诤得罪，非有他志。昔顾命之际，君几危社稷，其罪顾不重于俨乎？今日反见防邪！"晟惭惧，遽罢之。

南唐主在宫中建造高楼，召集侍臣观看，众人都叹赏赞美。萧俨说："只恨楼下没有修个井。"南唐主问他为什么。回答说："因为这个不如陈后主的景阳楼而已。"南唐主发怒，把他贬官到舒州，观察使孙晟派兵防备他。萧俨说："我是因为直言进谏而得罪，不是有异志。从前在顾命的时候，您老兄几乎把社稷引向危亡，那种罪过难道不比我

萧俨更重吗？今天你反而来防备我呀！”孙晟惭愧惶恐，立即解除防设。

[6]帝遣使持书遗契丹，契丹已屯邺都，不得通而返。

[6]后晋出帝遣派使臣带着书信送给契丹，契丹已经屯驻邺都，不得通过而返回。

壬午，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为御营使，前静难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军先发。时用兵方略号令皆出延广，宰相以下皆无所预；延广乘势使气，陵侮诸将，虽天子亦不能制。

壬午（初九），后晋出帝任命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为御营使，前静难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这一天，高行周率领前军首先出发。当时用兵的方略和号令都出自景延广，从宰相以下，都不能参预；景延广借着权势任性使气，凌侮诸将，即使是天子也不能制止他。

乙酉，帝发东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阳。戊子，帝至澶州。

乙酉（十二日），后晋出帝从东京出发。丁亥（十四日），滑州奏报契丹兵到达黎阳。戊子（十五日），后晋出帝到达澶州。

契丹主屯元城，赵延寿屯南乐；以延寿为魏博节度使，封魏王。

契丹主耶律德光屯驻元城，赵延寿屯驻南乐，契丹任命赵延寿为魏博节度使，封爵魏王。

契丹寇太原，刘知远与白承福合兵二万击之。甲午，以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杜威为副使，马全节为都虞候。丙申，遣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将兵拒契丹于黎阳。

契丹侵犯太原，刘知远与白承福联合二万士兵迎击。甲午（二十一日），后晋朝廷任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杜威为副招讨使，马全节为都虞候。丙申（二十三日），派遣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统兵在黎阳抗拒契丹。

[7]戊戌，蜀主复以将相遥领节度使。

[7]戊戌（二十五日），蜀主孟昶恢复用将相遥领节度使。

[8]帝复遣译者孟守忠致书于契丹，求修旧好。契丹主复书曰：“已成之势，不可改也。”

[8]后晋出帝再次遣派翻译孟守忠给契丹送信，要求恢复旧好。契丹主复信说：“已经形成的局势，不能改变了。”

辛丑，太原奏破契丹伟王于秀容，斩首三千级。契丹自鸦鸣谷遁去。

辛丑（二十八日），太原奏报：在忻州秀容打败了契丹伟王，斩了敌人首级三千。契丹兵从鸦鸣谷逃遁。

[9]殷铸天德通宝大铁钱，一当百。

[9]殷国铸造“天德通宝”大铁钱，一当百。

[10]唐主遣使遗闽主曦及殷主延政书，责以兄弟寻戈。曦复书，引周公诛管、蔡，唐诛建成、元吉为比。延政复书，斥唐主夺杨氏国。唐主怒，遂与殷绝。

[10]南唐主李派使者送书信给闽主王曦和殷主王延政，责备他们不该兄弟之间兴动干戈。王曦复信，引用周公诛除管叔、蔡叔和唐太宗诛除建成、元吉作比喻。王延政复信，斥责南唐主篡夺杨氏天下。南唐主发怒，便与殷国绝了交。

[11]天平节度副使、知郓州颜遣观察判官窦仪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与杨光远通使往还，引契丹自马家口济河，擒左武卫将军蔡行遇”。仪谓景延广曰：“虏若济河与光远合，则河南危矣。”延广然之。仪，蓟州人也。

[11]天平节度副使、知郓州事颜派遣观察判官窦仪上奏后晋朝廷：“博州刺史周儒把城池向契丹投降，又同杨光远通使往来，引导契丹兵从马家口渡过黄河，擒去左武卫将军蔡行遇。”窦仪对景延广说：“北虏如果渡过黄河与杨光远联合，黄河以南就危险了。”景延广认为他说得对。窦仪是蓟州人。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四卷

后晋纪五齐王中开运元年（甲辰、944）

后晋纪五后晋齐王开运元年（甲辰、公元944年）

[1]二月，甲辰朔，命前保义节度使石守麻家口，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守杨刘镇，护圣都指挥使白再荣守马家口，西京留守安彦威守河阳。未几，周儒引契丹将麻自马家口济河，营于东岸，攻郓州北津以应杨光远。麻，契丹主之从弟也。

[1]二月，甲辰朔（初一），后晋朝廷命前保义节度使石把守麻家口，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把守杨刘镇，护圣都指挥白再荣把守马家口，西京留守安彦威把守河阳。不久，周儒引领契丹将军麻从马家口渡过黄河，在东岸扎营，攻打郓州北津以接应杨光远。麻是契丹主耶律德光的堂弟。

乙巳，遣侍卫马军都挥使·义成节度使李守贞、神武统军皇甫遇、陈州防御使梁汉璋、怀州刺史薛怀让将兵万人，缘河水陆俱进。守贞，河阳；汉璋，应州；怀让，太原人也。

乙巳（初二），后晋派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李守贞、神武统军皇甫遇、陈州防御使梁汉璋、怀州刺史薛怀让统兵万人，沿着黄河水陆并进。李守贞是河阳人；梁汉璋是应州人；薛怀让是太原人。

丙午，契丹围高行周、符彦卿及先锋指挥使石公霸于戚城。先是景延广令诸将分地而守，无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广徐白帝，帝自将救之。契丹解去，三将泣诉救兵之缓，几不免。

丙午（初三），契丹兵在戚城包围了高行周、符彦卿及先锋指挥使石公霸。起先，景延广命令诸将分地而守，不许相互救援。此时，高行周等告急，景延广延缓报告后晋出帝，后晋出帝自己带兵去救援。契丹兵围解除退去，三将涕泣地诉说救兵来得太慢，几乎不能免于一死。

戊申，李守贞等至马家口。契丹遣步卒万人筑垒，散骑兵于其外，馀兵数万屯河西，船数千艘渡兵，未已，晋兵薄之，契丹骑兵退走，

晋兵进攻其垒，拔之。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河西之兵恸哭而去，由是不敢复东。

戊申（初五），李守贞等到达马家口。契丹遣派一万步兵修筑堡垒，在其外散布骑兵戍守，其余兵众数万人屯驻在河西，有船数千艘运渡兵卒。没有多久，晋兵迫近他们，契丹的骑兵退走，晋兵进攻其堡垒，攻下了它们。契丹兵大败，骑马过河的人被淹死几千人，被俘、被杀的也有几千人。黄河西边的兵痛哭着退走，从此不敢再向东来。

[2]辛亥，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将兵四万自麟州济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

[2]辛亥（初八），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报：统兵四万从麟州渡过黄河，侵入契丹之境。壬子（初九），后晋出帝任命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

初，契丹主得贝州、博州，皆抚慰其人，或拜官赐服章。及败于戚城及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杀之，得军士，燔炙之。由是晋人愤怒，戮力争奋。

过去，契丹主取得贝州、博州，都对这个地方的人加以抚慰，或者拜授官职、赐给有纹彩的官服。等在戚城及马家口打了败仗后他就恼恨了，把所虏得的民众都杀了，俘获的军士都烧死。因此引起晋国人的愤怒，团结合力，奋起斗争。

杨光远将青州兵欲西会契丹；戊午，诏石分兵屯郓州以备之。

杨光远带领青州兵，想向西与契丹兵会合；戊午（十五日），后晋出帝下诏，命令石分出兵马驻扎在郓州，来防备他。

诏刘知远将部兵自土门出恒州击契丹，又诏会杜威，马全节于邢州。知远引兵屯乐平不进。

后晋出帝诏命刘知远带领本部兵马从土门出恒州，进击契丹，又诏命他在邢州与杜威、马全节会合。刘知远引兵驻扎在乐平不再前进。

[3]帝居丧期年，即于宫中奏细声女乐。及出师，常令左右奏三弦琵琶，和以羌笛，击鼓歌舞，曰：“此非乐也。”庚申，百官表请听乐，诏不许。

[3]后晋出帝居丧将近一年，就在宫中演奏细声女乐。等到出师北讨时，常常让左右之人奏三弦、琵琶，和以羌笛，击鼓唱歌舞蹈，并说：“这不是作乐啊。”庚申（十七日），百官上表请求听乐，下诏不许。

[4]壬戌，杨光远围棣州，刺史李琼出兵击败之，光远烧营走还青州。癸亥，以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为东面马步都部署，将兵屯郓州。

[4]壬戌（十九日），杨光远围困棣州，刺史李琼出兵把他打败，杨光远烧了营寨退回青州。癸亥（二十日），后晋朝廷任命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为东面马步都部署，统兵屯驻郓州。

[5]阶、成义军指挥使王君怀帅所部千馀人叛降蜀，请为乡道以取阶、成。甲子，蜀人攻阶州。

[5]阶州、成州义军指挥使王君怀率领所部千余人叛晋降蜀，请求当向导去攻取阶、成二州。甲子（二十一日），蜀人攻打阶州。

[6]契丹伪弃元城去，伏精骑于古顿丘城，以俟晋军与恒、定之兵合而击之。邺都留守张从恩屡奏虏已遁去；大军欲进追之，会霖雨而止。契丹设伏旬日，人马饥疲。赵延寿曰：“晋军悉在河上，畏我锋锐，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夺其浮梁，则天下定矣。”契丹主从之，三月，癸酉朔，自将兵十余万陈于澶州城北，东西横掩城之两隅，登城望之，不见其际。高行周前军在戚城之南，与契丹战，自午至晡，互有胜负。契丹主以精兵当中军而来，帝亦出陈以待之。契丹主望见晋军之盛，谓左右曰：“杨光远言晋兵半已馁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骑左右略陈，晋军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晋陈之东偏，不克。苦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昏后，契丹引去，营于三十里之外。

[6]契凡假装舍弃了元城退去，把精锐骑兵埋伏在古顿丘城，来等待晋军与恒州、定州之兵会合之后再迎击它。邺都留守张从恩几次奏报北虏已经遁走，大军打算进击追逐它，后来由于遇上下雨而停止。契丹设置埋伏十天，人马饥饿疲乏，赵延寿说：“晋军都在河上，惧怕我们的精锐，必定不敢向前；不如就地攻下其城，四面合兵攻打，夺取黄河上的浮桥，那么天下就平定了。”契丹主听从了他的话，三月，癸酉朔（初一），亲自领兵十余万在澶州城的北面排开阵势，东面和西面横向包围城的两角，登城观望，看不见边际。高行周的前锋部队

在戚城之南，与契丹兵交战，从晌午到日落，互有胜负。契丹主耶律德光指挥精兵向着中军进击而来，后晋出帝石重贵也率兵出来摆开阵势等待他过来。契丹主望见晋军的盛况，对左右说：“杨光远说晋兵之半数已经饿死，现在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使用精锐骑兵从左方和右方攻打，晋军丝毫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落下遍地都是。契丹兵稍向后退；又向晋军的东翼进攻，也攻不下来。若战到晚上，两军死亡的不可胜数。天黑以后，契丹引兵后退，在三十里之外扎营。

乙亥，契丹主帐中小校窃其马亡来，云契丹已传木书，收军北去。景延广疑其诈，闭壁不敢追。

乙亥（初三），契丹主帐中的小校盗其马逃来晋军，说契丹已经传递木书信契，收军北去。景延广怀疑有诈，关闭军垒不敢追击。

[7]汉主命中书令、都元帅越王弘昌谒烈宗陵于海曲，至昌华宫，使盗杀之。

[7]南汉主刘晟命中书令、都元帅越王刘弘昌到海曲进谒烈宗刘隐的陵墓，到了昌华宫后，指使盗贼把他杀了。

[8]契丹主自澶州北分为两军，一出沧、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留赵延照为贝州留后。麻陷德州，擒刺史尹居。

[8]契丹主从澶州向北兵分两路，一支出沧州、德州，一支出深州、冀州而归去。所过的地方，大事焚烧抢掠，方圆面积有一千里，民间财物几乎被抢光了。留下赵延照为贝州留后。麻攻陷德州，捉住刺史尹居。

[9]闽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阁门使连重遇，既弑康宗，常惧国人之讨，相与结婚以自固。闽主曦果于诛杀，尝游西园，因醉杀控鹤指挥使魏从朗。从朗，朱、连之党也。又尝酒酣诵白居易诗云：“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因举酒属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他志！”曦不应。二人大惧。

[9]闽国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阁门使连重遇，杀了康宗王昶以后，常常害怕国人声讨他们，便互相结为婚姻，用来巩固自己的势力。闽主王曦对诛杀很随便，他曾经游览西园，因为醉酒杀了控鹤指挥使魏从朗。魏从朗是朱文进、连重遇的党羽。又曾经在酒兴正浓时吟诵白居易的诗道：“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边诵边举

酒对着朱、连二人，二人起立，流涕再拜，说："臣子侍奉君父，哪能有二心！"王曦没有什么反应，二人大为惶恐。

李后妒尚贤妃之宠，欲弑曦而立其子亚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于二公，奈何？"

李后妒忌尚贤妃受到闽主王曦的宠爱，想要谋杀王曦而立她的儿子王亚澄为帝，派人告诉二人说："主上对待你们二位很不公平，怎么办？"

会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问疾。文进、重遇使拱宸马步使钱达弑曦于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启闽国，今子孙淫虐，荒坠厥绪。天厌王氏，宜更择有德者立之。"众莫敢言。重遇乃推文进升殿，被衮冕，帅群臣北面再拜称臣。文进自称闽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长五十余人，皆杀之。葬闽主曦，谥曰睿文广武明圣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庙号景宗。以重遇总六军。礼部尚书、判三司郑元弼抗辞不屈，黜归田里，将奔建州，文进杀之。文进下令，出宫人，罢营造，以反曦之政。

适逢李后的父亲李真生病，乙酉（十三日），王曦到李真的府第问候疾病。朱文进、连重遇指使拱宸马步使钱达在马上把王曦杀了，召集百官到朝堂，向大家宣告说："太祖昭武皇帝光辉地开创闽国，现在子孙淫乱暴虐，使他的遗绪荒废坠落，上天厌弃王氏，应该另外选择有德的人拥立他为皇帝。"众人不敢讲话。连重遇便把朱文进推拥上殿升座，穿上帝王的衣服冠冕，帅领群臣向北面再拜称臣。朱文进自称闽主，把王氏宗族从王曦的弟弟王延喜以下少长五十余人，全部收拘，都杀了。埋葬了闽主王曦，谥为睿文广武明圣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庙号景宗。任用连重遇总领六军。礼部尚书、判三司郑元弼言词抗驳不屈服，罢黜他回归田里，在他将要投奔建州时，朱文进把他杀了。朱文进下令，遣出宫人，停止营建，以此改变王曦的政策。

殷主延政遣统军使吴成义将兵讨文进，不克。

殷主王延政遣派统军使吴成义领兵征讨朱文进，未能取胜。

文进加枢密使鲍思润同平章事，以羽林统军使黄绍颇为泉州刺史，左军使程文纬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许文稹，举郡降之。

朱文进加封枢密使鲍思润同平章事，任用羽林统军使黄绍颇为泉州刺史，左军使程文纬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人许文稹，献出守郡

向朱文进投降。

[10]丁亥，诏太原、恒、安兵各还本镇。

[10]丁亥（十五日），后晋出帝下诏，命令太原、恒州、安州兵各还本镇。

[11]辛卯，马全节攻契丹泰州，拔之。

[11]辛卯（十九日），马全节攻打契丹的泰州，攻取下来。

[12]敕天下籍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

[12]后晋出帝敕令天下按籍征召乡兵，每七户按一个兵卒共同出兵械钱。

[13]秦州兵救阶州，出黄阶岭，败蜀兵于西平。

[13]秦州兵救援阶州，出黄阶岭，在西平打败了蜀兵。

[14]汉以户部侍郎陈同平章事。

[14]南汉任用户部侍郎陈同平章事。

[15]夏，四月，丁未，缘河巡检使梁进以乡社兵复取德州。己酉，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保义节度使王周留镇澶州。庚戌，帝发澶州；甲寅，至大梁。

[15]夏季，四月，丁未（初五），缘河巡检使梁进用乡社兵收复了德州。己酉（初七），后晋朝廷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保义节度使王周留镇澶州。庚戌（初八），后晋出帝从澶州出发回师；甲寅（十二日），到达大梁。

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广，既为上下所恶，帝亦惮其不逊难制；桑维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广兼侍中，出为西京留守。以归德节德使兼侍中高行周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延广郁郁不得志，见契丹强盛，始忧国破身危，遂日夜纵酒。

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广，既已被将相和军民上下所厌恶，后晋出帝也怕他不驯服，难于控制；桑维翰又提出他不救援戚城之罪，辛酉（十九日），给景延广加官兼任侍中，出朝任西京留守。任用归德节度使兼侍中高行周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郁郁不得志，看到契丹强盛，开始忧虑国家要破败，自身也危亡，便昼夜放纵饮酒。

朝廷因契丹入寇，国用愈竭，复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财，各封剑以授之。使者多从吏卒，携锁械、刀杖入民家，小大惊惧，求死无地。州县吏复因缘为奸。

后晋朝廷由于契丹入侵，国家财用更加困竭，便又遣派使者三十六人分到各道搜括民间财物，每个使者各封赐给上方宝剑，授以斩杀之权。这些使者带着众多的吏卒随从，拿着锁链刑械、刀杖进入民众家里，小孩大人都很惊怕，想要求死都无路可走。那些州和县的官吏又借此机会为非作歹。

河南府出缗钱二十万，景延广率三十七万。留守判官卢亿言于延广曰："公位兼将相，富贵极矣。今国家不幸，府库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复因而求利，为子孙之累乎！"延广惭而止。

河南府应出缗钱二十万，景延广增加到三十七万。留守判官卢向景延广进言说："您高位兼居将相，富贵达到极点了。现在国家不幸，府库空乏竭尽，不得已索取于百姓，您怎么忍心再借机贪求私利，给子孙增加罪累啊！"景延广惭愧而停止增赋。

先是，诏以杨光远叛，命兖州修守备。泰宁节度使安审信，以治楼堞为名，率民财以实私藏。大理卿张仁愿为括率使，至兖州，赋缗钱十万。值审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钱一，已满其数。

以前，后晋朝廷因为杨光远背叛，下诏命令兖州修筑守备设施。泰宁节度使安审信用建造城防楼堞的名义，搜括民间财物来充实自己的收藏。后晋朝廷大理寺卿张仁愿受派为括率使，来到兖州，收取缗钱十万。正适安审信不在，拘捕了他的守藏吏，指令取一个库的钱，便满足了所需之数。

[16]戊寅，命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泰宁节度使李守贞将步骑二万讨杨光远于青州；又遣神武统军洛阳潘环及张彦泽等将兵屯澶州，以备契丹。

[16]五月，戊寅（初七），后晋朝廷命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和泰宁节度使李守贞统领步骑二万人讨伐青州的杨光远，又遣派神武统军洛阳人潘环及张彦泽统兵屯驻澶州，来防备契丹。

契丹遣兵救青州，齐州防御使堂阳薛可言邀击，败之。

契丹派兵救援青州，晋国齐州防御使堂阳人薛可言迎击，打败了他们。

[17]丙戌，诏诸州所籍乡兵，号武定军，凡得七万余人。时兵荒之余，复有此扰，民不聊生。

[17]丙戌（十五日），后晋朝廷诏令诸州所按户籍征调的乡兵，号称武定军，共得七万余人。当时正值兵荒之余，再有这样的困扰，致使民不聊生。

[18]丁亥，邺都留守张从恩上言："赵延照虽据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归，宜速进军攻之。"诏以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督诸将击之。辛卯，从恩奏赵延照纵火大掠，弃城而遁，屯于瀛、莫，阻水自固。

丁亥（十六日），邺都留守张从恩上奏后晋朝廷："赵延照虽然占据贝州，他指挥下的契丹兵卒都是久客在外思归，应该迅速进军攻打它。"诏令任用张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督率诸将进击。辛卯（二十日），张从恩奏报赵延照放火大肆抢掠，弃城而逃，屯扎在瀛州、莫州，依水设阻，巩固自己的阵地。

[19]朱文进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将伐之，会天暑、疾疫而止。

[19]闽国朱文进遣派使者到南唐，南唐主李把使者囚禁起来，将要征伐闽国，正好遇到天气暑热、疫病流行才停止。

[20]六月，辛酉，官军拔淄州，斩其刺史刘翰。

[20]六月，辛酉（二十一日），后晋官军攻克淄州，斩杀杨光远的刺史刘翰。

[21]太尉、侍中冯道虽为首相，依违两可，无所操决。或谓帝曰："冯道，承平之良相；今艰难之际，譬如使禅僧飞鹰耳。"癸卯，以道为匡国节度使，兼侍中。

[21]后晋太尉、侍中冯道虽当首相，但办事模棱两可，什么事都不拿主意。有人对后晋出帝说："冯道是和平时期的好宰相，现在是艰难之际，比如让参禅僧人去飞鹰搏兔，非其所擅。"癸卯（初三），任用冯道出朝为匡国节度使，仍兼侍中。

[22]乙巳，汉主幽齐王弘弼于私第。

[22]乙巳（初五），南汉主刘晟在他的私宅里幽禁齐王刘弘弼。

[23]或谓帝曰："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丙午，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数月之间，朝廷差治。

[23]有人对后晋出帝说："陛下想要抵御北狄，安治天下，非用桑维翰不可。"丙午（初六），恢复设置枢密院，任命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情不论大小，都委托给他。几个月之间，朝廷的事稍见治绩。

[24]滑州河决，浸汴、曹、单、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诏大发数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纪其事。中书舍人杨照俭谏曰："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

[24]黄河在滑州决口，淹浸了汴、曹、单、濮、郓五州的地区，环绕梁山合流入汶水。后晋朝廷诏命大规模发动几个道的民夫去堵塞。堵塞完成之后，后晋出帝要刻碑记载此事。中书令舍人杨昭俭进谏说："陛下刻石记功，不如降下哀痛的诏书；点染翰章歌颂美德，不如颁发责备自己的文告。"后晋出帝认为他的话说得好而停止。

[25]初，高祖割北边之地以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从远亦北属。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以实辽东，州人大恐，从远因保险拒之。及帝与契丹绝，遣使谕从远使攻契丹。从远引兵深入，拔十余寨。戊午，以从远为府州团练使。从远，云州人也。

[25]从前，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北边的地盘来贿赂契丹，于是府州刺史折从远也随郡北属。契丹想把黄河以西的民众全部迁移去充实辽东，府州民众大为惊恐，折从远便据险抗拒。等到后晋出帝与契丹绝交，派使者谕告折从远让他攻打契丹。折从远率领兵马深入北境，拔除契丹十多个营寨。戊午（十八日），任用折从远为府州团练使，折从远是云州人。

[26]甲子，复置翰林学士。戊辰，以右散骑常侍李慎仪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都官郎中刘温叟、金部郎中·知制诰武强徐台符、礼部郎中李浣、主客员外郎宗城范质，皆为学士。温叟，岳之子也。

[26]甲子（二十四日），恢复设置翰林学士。戊辰（二十八日），后晋出帝任用右散骑常侍李慎仪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都官郎

中刘温叟、金部郎中、知制诰武强人徐台符、礼部郎中李浣、主客员外郎宗城人范质，都任用为学士。刘温叟是唐明宗时刘岳的儿子。

[27]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

[27]秋季，七月，辛未朔（初一），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开运。

[28]己丑，以太子太傅刘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8]己丑（十九日），后晋朝廷任命太子太傅刘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9]八月，辛丑朔，以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顺国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督十三节度以备契丹。

[29]八月，辛丑朔（初一），任用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顺国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督导十三个节度使来防备契丹。

桑维翰两秉朝政，出杨光远、景延广于外，至是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时人服其胆略。

桑维翰两次执掌朝政，调出杨光远、景延广到外藩，到这时统一指挥权，节度使十五人没有敢违抗者，当时人叹服他的胆略。

朔方节度使冯晖上章自陈未老可用，而制书见遗。维翰诏禁直学士使为答诏曰："非制书忽忘，实以朔方重地，非卿无以弹压。比欲移卿内地，受代亦须奇才。"晖得诏，甚喜。

朔方节度使冯晖上奏章陈说自己没有老，还可留用，而后晋出帝下制令时没有提到他。桑维翰用诏旨让入值禁宫的学士拟写答诏说："不是制令忽略忘记，实在因为朔方是重要之地，不是你没有别人能够弹压得住。近来考虑把你移调内地，代替你的人也需要奇才。"冯晖得到诏书，极为高兴。

时军国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请辐凑，维翰随事裁决，初若不经思虑，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议之，亦终不能易也。然为相颇任爱憎，一饭之恩、睚眦之怨必报，人以此少之。

当时，军务、国事很繁重，百官及各地使者来请示、报告的人东水马龙，接连不断，桑维翰随事裁决，起初好像是没有经过思虑人们怀疑他有粗疏忽略，但退下来后仔细斟酌，终于没有可改变的。然而他当宰相时颇以自己的爱憎办事，一饭之恩、瞪眼之怨，必定报复，人们因此对他也有非议。

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谓所亲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果有分，何不速为之！”至是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预。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见知远有忧色，谓知远曰：“河东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

契丹入侵时，后晋出帝再次命令刘知远会师到崤山以东，都过期了还没有到。后晋出帝怀疑他，对亲近的人说：“太原很不帮助朕，必然有反叛的图谋。如果有当天子的福份，为什么不早点干！”到此时虽然任用他为诸军都统，实际上没有施行指挥的权力，密谋军国大事，都不让他参加。刘知远也自知被后晋出帝疏远，只是谨慎处事自我守护而已。郭威看到刘知远有忧虑之色，对他说：“河东地方山川险要坚固，风俗崇尚勇武，此地多产战马，安静的时候勤于农业生产，动乱的时候勇于练习军事，这是成就霸业和王道的依凭，有什么可忧虑的。！”

[30]朱文进自称威武留后，权知闽国事，遣使奉表称藩于晋。癸丑，以文进为威武节度使，知闽国事。

[30]朱文进自称威武留后，暂时主持闽国事务，派使者呈奉表章向后晋朝廷称藩。癸丑（十三日），后晋朝廷任用朱文进为威武节度使，主持闽国事务。

[31]癸亥，置镇宁军于澶州，以濮州隶焉。

[31]癸亥（二十三日），后晋在澶州设置镇宁军，把濮州隶属其下。

[32]初，吴濠州刺史刘金卒，子仁规代之；仁规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远军于濠州，以崇俊为节度使。会清淮节度使姚景卒，崇俊厚赂权要，求兼领寿州。唐主阳为不知其意，徙崇俊为清淮节度使，以楚州刺史刘彦贞为濠州观察使，驰往代之；崇俊悔之。彦贞，信之子也。

[32]当初，吴国濠州刺史刘金死后，他的儿子刘仁规代替了他；刘仁规死后，其子刘崇俊代替了他。南唐烈祖李在濠州设置定远军，任用刘崇俊为节度使。正遇上清淮节度使姚景死去，刘崇俊用重礼厚赂朝中权要，要求兼领寿州。南唐主假装不明白他的意思，把刘崇俊调

迁为清淮节度使，另任楚州刺史刘彦贞为濠州观察使，赶奔濠州代替了他；刘崇俊很后悔。刘彦贞是吴国刘信的儿子。

[33]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33]九月，庚午朔（初一），发生日食。

[34]丙子，契丹寇遂城，乐寿，深州刺史康彦进击却之。

[34]丙子（初七），契丹入侵遂城、乐寿，深州刺史康彦进击退了他们。

[35]冬，十月，丙午，汉主毒杀镇王弘泽于邕州。

[35]冬季，十月，丙午（初七），南汉主刘晟在邕州把镇王刘弘泽毒死。

[36]殷主延政遣其将陈敬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卢进以兵二千屯长溪。

[36]殷国国主王延政遣派其将陈敬领兵三千屯驻在尤溪及古田，卢进领兵二千屯驻在长溪。

泉州散员指挥使桃林留从效谓同列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曰："朱文进屠灭王氏，遣腹心分据诸州。吾属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贼，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属死有馀愧！"众以为然。十一月，从效等各引军中所善壮士，夜饮于从效之家，从效绐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属讨黄绍颇。吾观诸君状貌，皆非久处贫贱者。从吾言，富贵可图；不然，祸且至矣。"众皆踊跃，操白梃，逾垣而入，执绍颇，斩之。从效持州印诣王继勋第，请主军府。从效自称平贼统军使，函绍颇首，遣副兵马使临淮陈洪进赍诣建州。

泉州散员指挥使姚林人留从效对同列为官的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说："朱文进屠灭了王氏家族，派遣他的心腹之人分别占据各州。我们这些人世代蒙受王氏的恩惠，却拱手服从奸贼，一旦富沙王攻下福州，我们死有余愧啊！"众人认为他说得对。十一月，留从效等各自率领军中所要好的壮士，夜晚在留从效家中饮酒，留从效骗诱他们说："富沙王已经平定福州，有密旨让我们讨拿黄绍颇。我看诸位的相貌，都不是久居贫贱之人。听我的话，富贵可以谋求；不然的话，大祸就要临头了。"众人都很积极响应，拿起棍棒，跳墙而入，捉住黄绍颇，把他杀了。留从效拿着泉州的印信到王继勋的府第去见他，请他出来

主持军府的事务。留从效自称是平贼统军使，用匣子装了黄绍颇的首级，遣派副兵马使临淮人陈洪进捧着送到建州王延政那里。

洪进至尤溪，福州戍兵数千遮道。洪进绐之曰：“义师已诛朱福州，吾倍道逆嗣君于建州，尔辈尚守此何为乎？”以绍颇首示之，众遂溃，大将数人从洪进诣建州。延政以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从效、忠顺、思安、洪进皆为都指挥使。漳州将程谟闻之，亡杀刺史程文纬立王继成权州事。继勋、继成，皆延政之从子也，朱文进之灭王氏，二人以疏远获全。

陈洪进到达尤溪，福州方面的戍兵数千人挡住道路。陈洪进骗他们说：“起义的部队已经诛杀福州的朱文进，我正加倍赶路到建州去迎接君王继承人，你们还戍守在这里干什么呢？”并把黄绍颇的首级给他们看，这些兵众便逃散了，有几员大将跟随陈洪进到了建州。王延政任用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留从效、王忠顺、董思安、陈洪进都任为都指挥使。漳州将官程谟听说这件事后，也杀了刺史程文纬，扶立王继成暂理州府事务。王继勋、王继成都是王延政的本家侄儿，朱文进族灭王氏家族时，这两个人由于关系疏远而得以保全。

汀州刺史许文稹奉表请降于殷。

汀州刺史许文稹上表章请求顺降于殷国。

[37]十二月，癸丑，加朱文进同平章事，封闽国王。

[37]十二月，癸丑（十五日），后晋朝廷任命朱文进为同平章事、封为闽国王。

[38]李守贞围青州经时，城中食尽，饿死者太半。契丹援兵不至，杨光远遥稽首于契丹曰：“皇帝，皇帝，误光远矣！”其子承勋、承祚、承信劝光远降，冀全其族。光远不许，曰：“吾昔在代北，尝以纸钱祭天池而沈，人皆言当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勋斩劝光远反者节度判官丘涛等，送其首于守贞，纵火大噪，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开城纳官军。

[38]李守贞围攻青州已经很长时间，城中食粮用尽，饿死的人有一大半。契丹的援兵不来，杨光远向遥远的契丹方向叩拜说：“皇帝啊皇帝！把我杨光远耽误了！”他的儿子杨承勋、承祚、承信劝杨光远投降，以求能够保全家族。杨光远不答应，说：“从前我在代北时，曾经用纸钱祭祀天池，纸钱下沉了，人们都说我应当为天子，姑且等待一

下。”丁巳（十九日），杨承勋杀了劝杨光远造反的节度判官丘涛等人，把他们的头送到李守贞处，放火大声喧闹，劫持他父亲住到私人宅第，向后晋朝廷上表等待治罪，开城接进官军。

[39]朱文进闻黄绍颇死，大惧，以重赏募兵二万，遣统军使林守谅、内客省使李廷锷将之攻泉州，钲鼓相闻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将军杜进将兵二万救泉州，留从效开门与福州兵战，大破之，斩守谅，执廷锷。延政遣统军使吴成义帅战舰千艘攻福州，朱文进遣子弟为质于吴越以求救。

[39]朱文进听说黄绍颇死了，大为恐惧，用重赏招募兵卒二万人，遣派统军使林守谅、内容省使李廷锷统领他们进攻泉州，钲鼓之声相闻达五百里。殷主王延政派大将军杜进领兵二万救援泉州，留从效打开城门与福州兵交战，把对方打得大败，斩了林守谅，捉住李廷锷。王延政派统军使吴成义率领战船千艘攻打福州，朱文进遣派子弟到吴越作人质，向吴越求救。

初，唐翰林待诏臧循，与枢密副使查文徽同乡里，循常为贾人，习福建山川，为文徽画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请用兵击王延政，国人多以为不可。唐主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循行境上，觇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营屯都虞候边镐为行营招讨诸军都虞候，将兵从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阳进屯盖竹，闻漳、泉、汀三州皆降于殷，殷将张汉卿自镛州将兵八千将至，文徽惧，退保建阳。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导殷兵袭破循军，执循送建州斩之。

从前，南唐翰林待诏臧循，与枢密副使查文徽是同乡，臧循常作商贩，熟悉福建的山水情况，替查文徽谋划攻取建州的办法。查文徽上表南唐主请求用兵攻打王延政，而南唐国中之人大多数认为不可。南唐主李任命查文徽为江西安扶使，循行在辖境上，来察看是否可行；查文徽到达信州，上奏称攻击它必定能够取得胜利。南唐主便任命洪州营屯都虞候边镐为行营招讨诸军都虞候，领兵随着查文徽讨伐殷国。查文徽从建阳进屯盖竹，听说漳州、泉州、汀州都降顺于殷，殷将张汉卿从镛州领兵八千将要来到，查文徽害怕，退保建阳。臧循屯驻邵武，邵武的百姓引导殷兵袭破臧循的军队，抓获了臧循，送到建州后就把他杀了。

[40]朝廷以杨光远罪大，而诸子归命，难于显诛，命李守贞以便宜从事。闰月，癸酉，守贞入青州，遣人拉杀光远于别第，以病死闻。丙戌，起复杨承勋，除汝州防御使。

[40]后晋朝廷由于杨光远罪大，而他的几个儿子却归服朝廷，难于进行过份的诛杀，便命令李守贞斟酌处理。闰十二月，癸酉（初五），李守贞进入青州，派人把杨光远在他的别宅拉拽出来杀了，上报说是病死了。丙戌（十八日），恢复起用杨承勋，授官为汝州防御使。

[41]殷吴成义闻有唐兵，诈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讨贼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惧。乙未，朱文进遣同平章事李光准等奉国宝于殷。

[41]殷国吴成义听说南唐兵来了，派人告诉福州的吏民、诈称："唐兵帮助我们讨伐贼臣，大兵现在到了。"福州人更加恐惧，乙未（二十七日），朱文进派同平章事李光准等护送国宝给殷国。

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谓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贼臣，富沙王至，何面见之！"帅其徒三十人被甲趣连重遇第，重遇方严丘自卫，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执槊直前刺重遇，杀之，斩其首以示众曰："富沙王且至，汝辈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进以赎罪！"众踊跃从之，遂斩文进，迎吴成义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丁酉（二十九日），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对他的徒众说："我们世世代代侍奉王氏，现在受到贼臣的辖制，富沙王来了，有什么脸面见他！"于是率领他的徒众三十人披上铠甲奔向连重遇的府第，连重遇正用兵卒严密地保卫自己，这三十个人看到如此情状，稍微后退遁走。林仁翰手执长槊直奔向前刺连重遇，把他杀了，砍下他的头来示众说："富沙王将要来到，你们这些人要全家族灭了！现在连重遇已死，为什么还不赶快去攻取朱文进来为自己赎罪！"众人踊跃地跟着他，从而杀了朱文进，迎接吴成义进城，用匣装了朱、连二人的首级送往建州。

[42]契丹复大举入寇，卢龙节度使赵延寿引兵先进。契丹前锋至邢州，顺国节度使杜威遣使间道告急。帝欲自将拒之，会有疾，命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诸道兵屯邢州，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邺都。

[42]契丹再次大举入侵，卢龙节度使赵延寿引领兵马在前面先行进发。契丹前锋到达邢州，后晋顺国节度使杜威派人从小道向朝廷告急。后晋出帝准备亲自统兵进行抗拒，但恰好遇上生病，便命令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合诸道兵马屯驻邢州，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驻邺都。

契丹主以大兵继至，建牙于元氏。朝廷惮契丹之盛，诏从恩等引兵稍却，于是诸军惧，无复部伍，委弃器甲，所过焚掠，比至相州，不复能整。

契丹主耶律德光率领大兵接着来到，在元氏建造牙帐。后晋朝廷惧怕契丹兵力强盛，下诏令张从恩等稍作退却，因此诸军恐惧，不能形成部伍，丢弃兵器铠甲，所过地方都焚烧抢掠，等退到相州时，已无法再作整顿。

二年（乙巳、945）

二年（乙巳，公元945年）

[1]春，正月，诏赵在礼还屯澶州，马全节还邺都；又遣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屯黎阳，西京留守景延广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张从恩奏契丹逼邢州，诏滑州、邺都复进军拒之。义成节度使皇甫遇将兵趣邢州。契丹寇邢、、磁三州，杀掠殆尽，入邺都境。

[1]春季，正月，后晋出帝诏令赵在礼回师驻扎在澶州，马全节还师邺都；又遣派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屯驻黎阳，西京留守景延广从滑州引兵把守胡梁渡。庚子（初三），张从恩奏报：契丹逼近邢州，后晋出帝下诏，命滑州、邺都再次进军抗拒。义成节度使皇甫遇领兵赴邢州。契丹侵犯邢、、磁三州，几乎把那里抢光杀尽，然后进入邺都境内。

壬子，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悉以行营兵数万，陈于相州安阳水之南。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将数千骑前觇契丹，至邺县，将渡漳水，遇契丹数万，遇等且战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将谋曰：“吾属今走，死无遗矣！”乃止，布陈，自午至未，力战百余合，相杀伤甚众。遇马毙，因步战；其仆杜知敏以所乘马授之，遇乘马复战。久之，稍解；顾知敏已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义士，不可弃也。”与彦超跃马入契丹陈，取知敏而还。俄而契丹继出新兵来战，二将曰：“吾属势不可走，以死报国耳。”

壬子（十五日），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将全部行营兵数万列阵在相州安阳水之南。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率领数千骑兵往前方窥测契丹情况，到了邺县，将要渡过漳水，遇上数万契丹兵，皇甫遇等边战边退；到了榆林店后，契丹大队人马来到，皇甫遇与慕容彦超二将谋议说："我们现在退走，将会死尽无遗了！"便停止退却，布设军阵，从午时到未时，力战百余回合，相互杀伤很多人。皇甫遇的马战死，便舍马进行步战；他的仆人杜知敏把自己骑的马给了他，皇甫遇乘上马再次进行战斗。很长时间之后，危困稍见缓解；寻找杜知敏，已经被契丹擒去，皇甫遇说："杜知敏是个义士，不能丢弃他。"便与慕容彦超跃马杀入契丹军阵，夺取了杜知敏才回来。不一会儿，契丹又派出新兵来战，二位将领说："我们这些人已经不能退走，只能以死报国了。"

日且暮，安阳诸将怪觇兵不还，安审琦曰："皇甫太师寂无音问，必为虏所困。"语未卒，有一骑白遇等为虏数万所围；审琦即引骑兵出，将救之，张从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虏众猥至，尽吾军，恐未足以当之，公往何益！"审琦曰："成败，天也，万一不济，当共受之。借使虏不南来，坐失皇甫太师，吾属何颜以见天子！"遂逾水而进。契丹望见尘起，即解去。遇等乃得还，与诸将俱归相州，军中皆服二将之勇。彦超本吐谷浑也，与刘知远同母。

太阳将要落山，拒守在安阳的诸将奇怪前去探测的兵马不见回来，安审琦说："皇甫太师一点消息也听不到，必定是被北虏所围困。"话还未说完，有一人骑马来报，说皇甫遇等人被北兵数万人包围；安审琦立即引领骑兵出来，将要去救援，张从恩说："此话未必可信，假如虏兵真的蜂拥而至，即使把我军全部派出，恐怕也不足以迎战，您去了能有什么用？"安审琦说："成功或者失败，是天意，万一不管事，理当共同承受其后果。假如胡虏不继续向南来侵犯，而把皇甫太师白白丢失了，我们这些人有何面目去见天子！"于是渡过安阳水而向北进军。契丹兵看到烟尘扬起，便马上解围而逃跑。皇甫遇等才得以回来，与诸将一起返归相州，军中都叹服皇甫遇与慕容彦超二将的勇烈。慕容彦超本是吐谷浑人，与刘知远是同一民族。

契丹亦引军退，其众自相惊曰："晋军悉至矣！"时契丹主在邯郸，闻之，即时北遁，不再宿，至鼓城。

契丹也引兵退归，其兵众自相惊恐地说：“晋军全部过来了！”当时契丹主正在邯郸，听说后，立即向北遁走，不敢过夜，一直到了鼓城。

是夕，张从恩等议曰：“契丹倾国而来，吾兵不多，城中粮不支一旬，万一奸人往告吾虚实，虏悉众围我，死无日矣。不若引军就黎阳仓，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万全。”议未决，从恩引兵先发，诸军继之；扰乱失亡，复如发邢州之时。

当晚，张从恩等议论说：“契丹把全国人马都调发而来，我们的兵不多，城中粮食不足十天之用，万一奸人到契丹那里去报告我军的虚实，虏兵全部调发来包围我们，没多久我们就会死去。不如引兵去就食黎阳仓，南面依靠大河来抗拒他，方可以得到万全。”议论未决，张从恩带着兵先出发，诸军跟随着也出发；扰乱丢失，又乱得像从邢州出发时那样。

从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阳桥，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彦伦谓将佐曰：“此夕纷纭，人无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桥！”即召入，乘城为备。至曙，望之，契丹数万骑已陈于安阳水北，彦伦命城上扬旌鼓噪约束，契丹不测。日加辰，赵延寿与契丹惕隐帅众逾水，环相州而南，诏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将兵趣相州。延寿等至汤阴，闻之，甲寅，引还；马全节等拥大军在黎阳，不敢追。延寿悉陈甲骑于相州城下，若将攻城状，符彦伦曰：“此虏将走耳。”出甲卒五百，陈于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

张从恩留下步兵五百人守护安阳桥，夜间四更时，主持相州事务的符彦伦对将佐说：“今晚乱哄哄，人们没有坚强的意志，五百个疲惫兵卒，怎能守住桥梁！”便把人招进城来，依靠城池做防备。到天亮，一看，契丹数万骑兵已经列阵在安阳水之北，符彦伦命令城上扬动旌旗鼓噪，兵卒都遵守号令，契丹不能测知城中实情。到了辰时，赵延寿与契丹惕隐率领兵众渡水，环绕相州而向南前进，后晋朝廷诏令右神武统军张彦泽率兵趋赴相州。赵延寿等到达汤阴后得到消息，甲寅（十七日），又引退；马全节等拥有大军在黎阳，不敢追赶。赵延寿把武装着的骑兵全部列阵于相州城下，好像要攻城的样子，符彦伦说：“这是胡虏将要退走而已。”派出五百全副武装的士卒，列阵在城北用以等待他们；契丹兵果然退走。

以天平节度使张从恩权东京留守。

后晋出帝任命天平节度使张从恩暂为东京留守。

庚申，振武节度使折从远击契丹，围胜州，遂攻朔州。

庚申（二十三日），振武节度使折从远进击契丹，包围胜州，接着攻打朔州。

帝疾小愈，河北相继告急。帝曰："此非安寝之时！"乃部分诸将为行计。

后晋出帝的病情稍见好转，河北相继告急。后晋出帝说："现在不是安睡之时！"便部署分派诸将为出征作准备。

[2]更命武定军曰天威军。

[2]更改武定军名为天威军。

[3]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奏："据降者言，虏众不多，宜乘其散归种落，大举径袭幽州。"帝以为然，征兵诸道。壬戌，下诏亲征；乙丑，帝发大梁。

[3]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奏报："据投降的人讲，虏众不多，应该乘着他散归部落的时机，大举发兵直袭幽州。"后晋出帝以为对，便向诸道征兵。壬戌（二十五日），下诏亲征；乙丑（二十八日），后晋出帝从大梁出发。

[4]闽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请归福州，改国号曰闽。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从子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继昌都督南都内外诸军事，镇福州。以飞捷指挥使黄仁讽为镇遏使，将兵卫之。

[4]闽国的旧臣一起迎接殷主王延政；请他回福州，改国号为闽。王延政因为南唐兵正在犯境，顾不上迁都，任用他的侄子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继昌都督南都内外诸军事，坐镇福州；任用飞捷指挥使黄仁讽为镇遏使，统兵去防卫。

林仁翰至福州，闽主赏之甚薄；仁翰未尝自言其功。

林仁翰来到福州，闽主王延政对他的赏赐很微薄；林仁翰也没有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

发南都侍卫及两军甲士万五千人，诣建州以拒唐。

调发南都侍卫及两军甲士一万五千人到达建州，用来抗拒南唐兵。

[5]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命安审琦屯邺都。甲戌，帝发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马全节等诸军以次北上。刘知远闻之曰："中国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横挑强胡，胜之犹有后患，况不胜乎！"

[5]二月，壬辰朔（初一），后晋出帝北征来到滑州，命令安审琦屯驻邺都。甲戌（初七），后晋出帝从滑州出发，乙亥（初八），到达澶州。己卯（十二日），马全节等诸军按次序北上。刘知远听说以后说："中国疲乏困弊，保全自己还怕来不及；怎么能再去胡乱地挑动强盛的北胡，即使打胜了也免不了后患，况且不能取胜啊！"

契丹自恒州还，以羸兵驱牛羊过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击之；契丹以精骑夺其城门，州兵不得还。赵延寿知城中无余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延寿语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择祸莫若轻'，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计陷身虏庭，忍帅犬羊以残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骄色，何哉！沈斌弓折矢尽，宁为国家死耳，终不效公所为！"明日，城陷，斌自杀。

契丹人从恒州还军，用弱兵驱赶着牛羊经过祁州城下，刺史下邳人沈斌出兵攻击他们；契丹用精锐骑兵夺取了城门，州兵回不了城。赵延寿知道城中没有余兵，率领契丹兵紧急攻城；沈斌在城上，赵延寿对他说："沈使君，你是我的老相识，'择祸不如选择轻的'，为什么不早早投降！"沈斌说："侍中父子因为失算陷身在胡虏那边，忍心率引犬羊来摧残父母之邦；自己不认为惭愧和羞耻，反而有骄傲的颜色，这是为什么！沈斌即使弓折矢尽，宁可为国家去死，最后也不能仿效你的所为！"第二天，城池陷落，沈斌自杀。

[6]丙戌，诏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威以本道兵会马全节等进军。

[6]丙戌（十九日），后晋出帝诏命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威率领本道兵马会合马全节等共同进军。

[7]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冯玉，宣徽北院使、权侍卫马步都虞候太原李彦韬，皆挟恩用事，恶中书令桑维翰，数毁之。帝欲罢维翰政事，李崧、刘固谏而止。维翰知之，请以玉为枢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为户部尚书、枢密使，以分维翰之权。

[7]后晋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冯玉，宣徽北院使、权理侍卫马步都虞候太原人李彦韬，都是依靠自己是皇帝而挟恩当权的，他们厌恶中书令桑维翰，多次诋毁他。后晋出帝想罢免桑维翰的政务，李崧、

刘坚持谏阻而停止。桑维翰知道后，请求任用冯玉为枢密副使，冯玉很不平。丙申（二十九日），御中下旨任命冯玉为户部尚书、枢密使，用以分削桑维翰的权柄。

彦韬少事阎宝，为仆夫，后隶高祖帐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彦韬侍帝，为腹心，由是有宠。性纤巧，与嬖幸相结，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于升黜将相，亦得预议。常谓人曰："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

李彦韬年少时侍奉阎宝，当仆夫，后来隶属后晋高祖石敬瑭帐下。石敬瑭从太原南下，留下李彦韬侍奉出帝，成为心腹，从此就受到宠信。他为人性格琐屑巧黠，与那些由于亵近而获宠的人相勾结，来蒙蔽出帝耳目；出帝依靠信赖他，以至于提升贬降将相，他也能够参与议论。他常常对人说："我不知道朝廷设置文官有什么用，我想把他们淘汰，慢慢地我将要全部去掉他们。"

[8]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为建州行营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将军祖全恩为应援使，姚凤为都监，将兵数千会攻建州，自崇安进屯赤岭。闽主延政遣仆射杨思恭、统军使陈望将兵万人拒之，列栅水南，旬馀不战，唐人不敢逼。

[8]南唐查文徽上表请求增加兵力，南唐主李任用天威都虞候何敬洙为建州行营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将军祖全恩为应援使，姚凤为都监，统兵数千会攻建州，从崇安进屯赤岭。闽主王延政派遣仆射杨思恭、统军使陈望领兵万人进行抗拒，排列栏栅在水的南面，十多天不出战，南唐兵不敢进逼。

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战。望曰："江、淮兵精，其将习武事。国之安危，系此一举，不可不万全而后动。"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寝不交睫，委之将军。今唐兵不出数千，将军拥众万馀，不乘其未定而击之，有如唐兵惧而自退，将军何面目以见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与唐战。全恩等以大兵当其前，使奇兵出其后，大破之。望死，思恭仅以身免。

杨思恭用王延政的命令督催陈望出战，陈望说："江、淮的兵是精锐的，将官熟悉用兵。国家的安危，全在这一仗，不可不万全而后行动。"杨思恭生气地说："南唐兵深入侵犯，陛下睡时不能合眼，把事情委托给将军。现在唐兵不出数千，将军拥有兵众万余人，不乘他立

足未定而进击他，好像唐兵惧怕而自行退走，将军有何面目去见陛下呢！”陈望不得已，引兵涉水与唐兵交战。祖全恩等用大规模的兵众在前面迎击他，而让奇兵袭击他的后面，把他们打得大败。陈望战死，杨思恭只身免于一死。

延政大惧，婴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顺，使将泉州兵五千诣建州，分守要害。

王延政大为恐惧，绕城自守，招唤董思安、王忠顺，使他们率领五千泉州兵赶赴建州，分守要害之地。

[9]初，高祖置德清军于故澶州城，及契丹入寇，澶州、邺都之间，城戍俱陷。议者以为澶州、邺都相去百五十里，宜于中涂筑城以应接南北，从之。三月，戊戌，更筑德清军城，合德清、南乐之民以实之。

[9]起初，后晋高祖在澶州故城设置德清军，等到契丹入侵时，澶州、邺都之间的城守都陷落了。人们议论认为澶州、邺都相去一百五十里，应该在中途修筑城防来应接南北，后晋出帝听从了。三月，戊戌（初二），另筑德清军城，聚合德清、南乐的民众来充实它。

[10]初，光州人李仁达，仕闽为元从指挥使，十五年不迁职。闽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闽主延政以为将。及朱文进弑曦，复叛奔福州，陈取建州之策。文进恶其反覆，黜居福清。浦城人陈继，亦叛闽主延政奔福州，为曦画策取建州，曦以为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

[10]以前，光州人李仁达，在闽国做官任元从指挥使，十五年没有迁调职位。王曦做闽主时，反叛投奔建州，王延政做闽主时用他为将领。等到朱文进杀了王曦，又叛离了建州投奔福州，讲述了攻取建州的办法。朱文进厌恶他的反复，罢黜他留居在福清。浦城人陈继，也是叛离王延政投奔福州的，给王曦谋划攻取建州，王曦用他做著作郎。待到王延政取得福州后，二人都感到不能自安。

王继昌暗弱嗜酒，不恤将士，将士多怨。仁达潜入福州，说黄仁讽曰：“今唐兵乘胜，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况吾辈乘此机会，自图富贵，何患不如彼乎！”仁讽然之。是夕，仁达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杀继昌及吴成义。

王延政的侄儿王继昌镇守福州，为人愚昧懦弱，嗜酒，不体恤爱护将士，将士多有怨恨。李仁达潜入福州，游说黄仁讽说：“现在唐兵乘胜而进，建州孤立而危险。富沙王不能保全建州，又怎能保护福州！从前王氏先祖王潮兄弟，不过是光山的小百姓，他们竟易如反掌地取得福建。何况我们遇到如此的机会，自己谋求富贵，何必担心不如他们呢！”黄仁讽赞成他。当日傍晚，李仁达等引领甲兵突入府舍，杀了王继昌及吴成义。

仁达欲自立，恐众心未服，以雪峰寺僧卓岩明素为众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过膝，真天子也。”相与迎之。己亥，立为帝，解去衲衣，被以衮冕，帅将吏北面拜之。然犹称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称藩于晋。

李仁达想自立为王，又怕众心不服，由于雪峰寺僧人卓岩明素来被民众所推重，便说：“这个和尚有两个瞳子，手长过膝，是真命天子啊。”因此共同把他迎接出来。己亥（初三），立他做皇帝，脱了僧衣，穿戴帝王衮，率领将吏向着北面朝拜他，但还是称为天福十年，遣派使臣向晋廷上表称藩。

延政闻之，族黄仁讽家，命统军使张汉真将水军五千，会漳、泉兵讨岩明。

王延政听说以后，族灭了黄仁讽家，命令统军使张汉真统领水军五千人，会合漳州、泉州兵征讨卓岩明。

[11]乙巳，杜威等诸军会于定州，以供奉官萧处钧权知祁州事。庚戌，诸军攻契丹，泰州刺史晋廷谦举州降。甲寅，取满城，获契丹酋长没刺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赵延寿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还至虎北口，闻晋取泰州，复拥众南向，约八万余骑，计来夕当至，宜速为备。”杜威等惧，丙辰，退保泰州。

[11]乙巳（初九），杜威等诸军在定州会合，任用供奉官萧处钧暂时主持祁州事务。庚戌（十四日），诸军攻打契丹，其泰州刺史晋廷谦带领全州投降。甲寅（十八日），夺取了满城，擒获契丹酋长没刺以及他的兵众二千人。乙卯（十九日），夺取了遂城。赵延寿的亲兵有投降的人说：“契丹主归回到虎北口，听说晋兵袭取泰州，又带领兵众向南进军，约有八万多骑兵，预计明晚应当来到，要赶快作准备。”杜威等害怕，丙辰（二十日），退守在泰州。

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晋军南行，契丹踵之。晋军至阳城，庚申，契丹大至。晋军与战，逐北十馀里，契丹逾白沟而去。

戊午（二十二日），契丹兵到达泰州。己未（二十三日），晋军向南撤退，契丹兵跟踪而来。晋军到达阳城，庚申（二十四日），契丹兵大举攻来。晋军同之交战，向北驱逐他们十余里，契丹跨过白沟而去。

壬戌，晋军结陈而南，胡骑四合如山，诸军力战拒之。是日，才行十余里，人马饥乏。

壬戌（二十六日），晋军集结成阵列向南行进，契丹兵从四面合围像山岳一样，后晋诸军极力抗拒。这一天，只行军十余里，人马饥乏疲惫。

癸亥，晋军至白团卫村，埋鹿角为行寨。契丹围之数重，奇兵出寨后断粮道。是夕，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营中掘井，方及水辄崩，士卒取其泥，帛绞而饮之，人马俱渴。至曙，风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车中，令其众曰："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然后南取大梁！"命铁鹞四面下马，拔鹿角而入，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

癸亥（二十七日），晋军到达白团卫村，埋下鹿角柴障安营为行寨。契丹兵把它包围了好几层，并派奇兵绕到寨后断绝晋军粮道。当天傍晚，东北风大起，刮破房屋，摧折树木；晋营中掘井，刚出水便往往崩坍，士兵只好取带水的泥，用布帛拧绞出水来饮用，人和马都很干渴。到天亮，风刮得更厉害。契丹主坐在从奚地取材做的大车中，对其兵下令说："晋军只此而已，必当把他们全部擒获，然后向南直取大梁！"命令铁鹞军四面下马，拔除鹿角柴障而入营寨，用短兵器袭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声势。

军士皆愤怒，大呼曰："都招讨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诸将请出战，杜威曰："俟风稍缓，徐观可否。"马步都监李守贞曰："彼众我寡，负沙之内，莫测多少，惟力斗者胜，此风乃助我也；若俟风止，吾属无类矣。"即呼曰："诸军齐击贼！"又谓威曰："令公善守御，守贞以中军决死矣！"马军左厢都排陈使张彦泽召诸将问计，皆曰："虏得风势，宜俟风回与战。"彦泽亦以为然。诸将退，马军右厢副排陈使太原药元福独留，谓彦泽曰："今军中饥渴已甚，若俟风回，吾属已为

虏矣。敌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不意急击之，此兵之诡道也。”马步左右厢都排陈使符彦卿曰：“与其束首就擒，曷若以身殉国！”乃与彦泽、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皇甫遇引精骑出西门击之，诸将继至。契丹却数百步。彦卿等谓守贞曰：“且曳队往来乎？直前奋击，以胜为度乎？”守贞曰：“事势如此，安可回！宜长驱取胜耳。”彦卿等跃马而去，风势益甚，昏晦如夜。彦卿等拥万馀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李守贞亦令步兵尽拔鹿角出斗，步骑俱进，逐北二十余里。铁鹞既下马，苍皇不能复上，皆委弃马及铠仗蔽地。

晋军军士都很愤怒，大呼说：“都招讨使为什么不出兵，让士兵们白白送死！”诸将请求出战，杜威说：“等待风势稍微转缓后慢慢再看可不可以出战。”马步都监李守贞说：“敌兵人多我们人少，风沙之内，看不清谁多谁少，只有奋力作战的人才可以取胜，这个风正好是帮我们的忙；如果等到风停，我们这些人就剩不下了。”当即大呼：“诸军齐发向贼兵进击！”又对杜威说：“令公您善长守卫，我李守贞用中路军与敌人决一死战了！”马军左厢都排陈使张彦泽召集诸将问怎么办好，都说：“胡虏现在正得到顺风，应该等到风往回吹时再同他交战。”张彦泽也认为可以。诸将退出，马军右厢副排陈使太原人药元福独自留下，对张彦泽说：“现在军中饥渴已到极点，如果等到风回，我们这些人已经成了俘虏。敌人认为我们不能逆风出战，应该出其不意抓紧攻击他，这是用兵的诡诈之道啊。”马步左右都排陈使符彦卿说：“与其束手就擒，不如以身殉国！”便与张彦泽、药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皇甫遇带领精锐骑兵出西门进击契丹，诸将接着也跟上来了。契丹兵退却几百步。符彦卿等对李守贞说：“是拉着队伍往来游弋呢，还是一直向前进击，直到打胜为止呢？”李守贞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怎么能够调转马头！应该长驱直进取得胜利才作罢。”符彦卿等跃马而去，风势更加厉害，昏暗得像黑夜。符彦卿等率领一万多骑兵横冲契丹军阵，呼声震动天地，契丹兵大败而走，势如山倒。李守贞命令步兵把鹿角都拔去，出阵战斗，步兵和骑兵同时进击，把契丹兵向北驱逐二十余里。契丹的铁鹞军下马之后，仓皇之间来不及再上马，把马和铠甲兵仗丢弃得遍地都是。

契丹散卒至阳城东南水上，稍复布列。杜威曰：“贼已破胆，不更令成列！”遣精骑击之，皆渡水去。契丹主乘奚车走十余里，追兵急，获一橐驼，乘之而走。诸将请急追之。杜威扬言曰：“逢贼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贞曰：“两日人马渴甚，今得水饮之，皆足重，难以追寇，不若全军而还。”乃退保定州。

契丹溃散的兵卒到了阳城东南水上，稍微整复了阵列。杜威说：“贼兵已经破胆，不能再让他布成阵列！”于是派出精锐骑兵追击他们，契丹兵都渡水逃去，契丹主乘坐奚车奔逃十余里，追兵紧急，捉获一匹骆驼，骑上它逃走。晋军诸将请求急速追赶他们。杜威扬言说：“遇上敌人幸而没有死掉，还想进一步索求衣囊吗？”李守贞说：“两天来人和马都渴极了，现在喝上了水，都饱足了而且身子加重，难以追奔，不如保全军队还师。”于是退守定州。

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军失利，杖其酋长各数百，唯赵延寿得免。

契丹主到达幽州，逃散的兵众稍见集聚；因为打仗失利，把酋长们各打军杖数百，只有赵延寿得以免打。

乙丑，诸军自定州引归。诏以泰州隶定州。

乙丑（二十九日），诸军从定州引还。后晋出帝诏命把泰州归属于定州。

[12]夏，四月，辛巳，帝发澶州；甲申，还大梁。

[12]夏季，四月，辛巳（十六日），后晋出帝从澶州出发；甲申（十九日），回到大梁。

[13]己丑，复以邺都为天雄军。

[13]己丑（二十四日），恢复邺都为天雄军镇所。

[14]闽张汉真至福州，攻其东关。黄仁讽闻家夷灭，开门力战，大破闽兵，执汉真，入城，斩之。

[14]闽国张汉真到达福州，向东关进攻。黄仁讽听说他的全家被杀灭，开门力战，大破闽兵，抓住张汉真，进城杀了他。

卓岩明无他方略，但于殿上水散豆，作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于莆田，尊为太上皇。

卓岩明没有别的方略，只会在殿上喷水撒豆，作种种法事而已。又派人到莆田，迎接他的父亲，尊为太上皇。

李仁达既立岩明，自判六军诸卫事，使黄仁讽屯西门，陈继屯北门。仁讽从容谓继曰：“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忠、信、仁、义也。吾顷尝有功于富沙，中间叛之，非忠也；人以从子托我而与人杀之，非信也；属者与建兵战，所杀皆乡曲故人，非仁也；弃妻子，使人鱼肉之，非义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余愧！”因拊膺恸器。继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顾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祸。”仁达闻之，使人告仁讽、继谋反，皆杀之。由是兵权尽归仁达。

李仁达挟立卓岩明之后，自已判领六军诸卫的事务，让黄仁讽屯驻西门，陈继屯驻北门。黄仁讽从容地对陈继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忠、信、仁、义。我以前有功于富沙王，中间叛离了他，这是不忠；人家把侄儿托付给我而同别人一起把他杀了，这是不信；下属们与建州兵作战，所杀的都是同乡故人，这是不仁；抛弃妻子儿女，让人像鱼肉一样给宰杀了，这是不义。我这个人十沉九浮，死有余愧啊！”因而捧胸大哭。陈继说：“大丈夫为了功名而死，哪里顾得上老婆孩子！应该把这个事放在一边，不要因此而取祸。”李仁达听说后，指使人告黄仁讽、陈继阴谋造反，把他们都杀了。从此兵权全部归于李仁达。

[15]五月，丙申朔，大赦。

[15]五月，丙申朔（初一），后晋实行大赦。

[16]顺国节度使杜威，久镇恒州，性贪残，自恃贵戚，多不法。每以备边为名，敛吏民钱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货或名姝、骏马，皆虏取之；或诬以罪杀之，籍没其家。又畏懦过甚，每契丹数十骑入境，威已闭门登陴，或数骑驱所掠华人千百过城下，威但嗔目延颈望之，无意邀取。由是虏无所忌惮，属城多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间，暴骨如莽，村落殆尽。

[16]顺国节度使杜威，镇守恒州很长时间了，性情贪婪残酷，自己依仗是皇室贵戚，常常不守法纪。时常用边境设防的名义，搜刮官吏、百姓的金钱布帛，用来充实自己的私人腰包。富有人家有了珍贵的东西或者出色的美女、好马，都掠夺过来；或者诬加罪名把人杀了，没收他的家产。但他又畏缩怯懦得十分严重，每当契丹几十个骑

兵入境，杜威已经关上城门登临高台，或者几个敌人骑兵驱赶着所俘掠千百个中原人从城下经过时，杜威只能睁大眼睛伸长颈项看着，没有阻劫夺取的意思。因此，北虏无所忌惮，所辖属的城池常常被虏兵所屠掠，杜威竟然不出一兵一卒去救援，千里之间，尸骨暴露在荒野像草莽一样，村落人家几乎没有了。

威见所部残弊，为众所怨，又畏契丹之强，累表请入朝，帝不许；威不俟报，遽委镇入朝，朝廷闻之，惊骇。桑维翰言于帝曰："威固违朝命，擅离边镇。居常凭恃勋旧，邀求姑息，及疆易多事，曾无守御之意；宜因此时废之，庶无后患。"帝不悦。维翰曰："陛下不忍废之，宜授以近京小镇，勿复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亲，必元异志；但宋国长公主切欲相见耳，公勿以为疑！"维翰自是不敢复言国事，以足疾辞位。丙辰，威至大梁。

杜威看到自己所管辖的部属残破败弊，被众人怨恨又畏惧契丹的强盛，连续上表请求入朝为官，后晋出帝没有答应；杜威不等上报，突然放下军镇入朝，朝廷听说后，很惊怕。桑维翰对后晋出帝上言说："杜威顽固地违抗朝廷的命令，擅自离开边镇。平时往往依恃自己是勋爵旧臣而姑息满足他的非份贪求，等到边疆战场多事时，不曾有过守土御敌的表示；应该乘此时罢免废除了他，免得以后发生祸患。"后晋出帝不高兴。桑维翰说："陛下不忍心废除他，应该授给他近京的小镇，不要委任他去辖领雄藩大镇。"后晋出帝说："杜威是朕的至密亲戚，一定不会有二心；只是宋国长公主急切想和他相见而已，先生不要对他产生疑惑！"桑维翰从此不敢再议论国事，以脚有病辞谢去位。丙辰（二十一日），杜威到达大梁。

[17]丁巳，李仁达大阅战士，请卓岩明临视。仁达阴教军士突前登阶，刺杀岩明。仁达阳惊，狼狈而走；军士共执仁达，使居岩明之坐。仁达乃自称威武留后，用保大年号，奉表称藩于唐，亦遣使入贡于晋；并杀岩明之父。唐以仁达为威武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名弘义，编之属籍。弘义又遣使修好于吴越。

[17]丁巳（二十二日），闽国李仁达大规模检阅战士，请卓岩明亲临视察。李仁达暗中教唆军士突然上前，登上台阶，刺杀卓岩明。李仁达假作惊恐，狼狈而走；军士们一起架着李仁达，让他坐在卓岩明的位置上。李仁达便自称威武留后，用保大的年号，向南唐上表称

藩，也派使臣向后晋入贡；并且杀了卓岩明的父亲。南唐任命李仁达为威武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名弘义，把他编入李氏属籍。李弘义又派使者向吴越修好。

[18]己未，杜威献部曲步骑合四千人并铠仗，庚申，又献粟十万斛，刍二十万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献骑兵录扈圣，步兵隶护国，威复请以为衙队，而禀赐皆仰县官。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节钺，帝许之。

[18]己未（二十四日），杜威向后晋朝廷献上部曲步兵和骑兵共计四千人及配备用的铠甲兵仗，庚申（二十五日），又献粟十万斛，刍草二十万束，说这些东西都在镇守的本道。后晋出帝把他所献的骑兵隶属于扈圣军，步兵隶属于护国军，杜威又请求把这些兵马作为自己的军队，而他们的粮秣供给都由朝廷担负。杜威又让宋国长公主向出帝表示，请求让他充任天雄节度使，出帝应许了。

[19]唐兵围建州，屡破泉州兵。许文稹败唐兵于汀州，执其将时厚卿。

[19]南唐兵包围建州，屡次打败泉州兵。许文稹在汀州把南唐兵打败，捉住南唐将领时厚卿。

[20]六月，癸酉，以杜威为天雄节度使。

[20]六月，癸酉（初九），后晋出帝任命杜威为天雄节度使。

[21]契丹连岁入寇，中国疲于奔命，边民涂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述律太后谓契丹主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曰："石氏负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谓其群下曰："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

[21]契丹连年入侵，中原疲于奔命，边民受尽苦难；契丹的人和牲畜也死了许多，他的民众对这种状况也厌恶和痛苦。述律太后对契丹主说："让汉人来当胡人皇帝行不行？"回答说："不行！"太后说："那末你为什么要当汉人的皇帝？"回答说："姓石的辜负了对他们的恩义，不能容忍。"太后说："你现在虽然取得了汉地，不能居留；万一有了差失，后悔也来不及！"又对她的下属众人说："汉儿哪曾得到过

睡一晌好觉！自古只听说汉来和蕃，没有听说过蕃和汉。汉儿如果能回心转意，我们又何必吝惜与他和好！”

桑维翰屡劝帝复请和于契丹以纾国患，帝假开封军将张晖供奉官，使奉表称臣诣契丹，卑辞谢过。契丹主曰：“使景延广、桑维翰自来，仍割镇、定两道隶我，则可和。”朝廷以契丹语忿，谓其无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谓李崧等曰：“向使晋使再来，则南北不战矣。”

桑维翰屡次劝后晋出帝仍然请和于契丹以缓解国家的祸患，后晋出帝借助于开封军将张晖供奉官，让他奉表称臣前去契丹，用谦卑的语言谢过。契丹主说：“让景延广、桑维翰亲自来，仍然割让镇州、定州两道归属于我国，就可以和。”后晋朝廷认为契丹讲话愤慨，说他没有和意，便停止了。后来契丹主耶律德光入主大梁时对李崧等说：“如果当时晋国使者再来我国，那就南北不战了。”

[22]秋，七月，闽人或告福州援兵谋叛，闽主延政收其铠仗，遣还，伏兵于隘，尽杀之，死者八千余人，脯其肉以归为食。

[22]秋季，七月，闽国有人告发福州赴建州支援的兵众谋反，闽主王延政收缴了他们的铠甲兵器，遣送回福州，设伏兵在归路隘口，全部把他们杀了，死的人有八千多，把他们的肉做成肉脯带回作食品。

唐边镐拔镡州，查文徽之党魏岑、冯延己、延鲁以师出有功，皆踊跃赞成之。征求供亿，府库为之耗竭，洪、饶、抚、信之民尤苦之。

南唐边镐攻克镡州，查文徽的党羽岑、冯延己、冯延鲁由于师出有功，都欢欣鼓舞地表示赞成。征调搜求的供应和赏赐，府库都耗竭完了，洪、饶、抚、信诸州的民众尤其蒙受苦难。

延政遣使奉表称臣于吴越，请为附庸以求救。

王延政遣派使者向吴越上表称臣，请求作吴越的附庸以求得救援。

[23]楚王希范疑静江节度使兼侍中、知郎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惧，称疾求归，不许；遣医往视疾，因毒杀之。

[23]楚王马希范怀疑静江节度使兼侍中、主政朗州的马希杲得人心，派人去窥探他。马希杲害怕，称病要求归还，楚王不准许，派医生前往察看疾病，因而把马希杲毒杀了。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五卷

后晋纪六齐王下开运二年（乙巳、945）

后晋纪六后晋齐王开运二年（乙巳，公元945年）

[1]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1]八月，甲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2]丙寅，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罢守本官；加枢密使、户部尚书冯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事无大小，悉以委之。

[2]丙寅（初三），后晋出帝石重贵免去和凝所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职，保留右仆射原官；枢密使、户部尚书冯玉加官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朝事无论巨细全都交由冯玉全权处理。

帝自阳城之捷，谓天下无虞，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又赏赐优伶无度。桑维翰谏曰："向者陛下亲御胡寇，战士重伤者，赏不过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彼战士见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绝筋折骨，曾不如一谈一笑之功乎！'如此，则士卒解体，陛下谁与卫社稷乎！"帝不听。

出帝自从阳城获胜，认为天下太平，更加骄横奢侈。各地进贡献上的奇珍异宝，统统归入内府；大量制造器具玩物，扩建宫室，装饰后宫，近来各朝望尘莫及。建造织锦楼来编织地毯，征用数百名织工，一年才完成；出帝又毫无节制地赏赐为他歌舞戏谑的艺人。大臣桑维翰劝谏道："过去陛下亲自率兵抗击胡人的进攻，战士受重伤的，也不过赏给数端布帛而已；现在艺人一说一笑合您的心意，就往往赏给十端布帛、上万钱币，还有锦袍、银带。这些若让那些战士看见，怎能不抱怨？他们会说：'我们冒着刀锋剑刃，断筋折骨，竟不如人家一说一笑的功劳大呵！'这样下去，军队就将瓦解，陛下还靠谁来保卫国家呢？"出帝没有听从。

冯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宠。尝有疾在家，帝谓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冯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势弄权，四方赂遗，辐辏其门。由是朝政益坏。

冯玉常常善于迎合出帝的心意，因此越发得到宠信。有一次他在家养病，没有入朝，出帝对各宰相说：“自刺史以上的官职，要等冯玉病好入朝，才能任命。”对他竟这样信任、重用。冯玉仗势玩弄权柄，各地争相贿赂馈赠，门前车马络绎不绝，由此朝政日益败坏。

[3]唐兵围建州既久，建人离心。或谓董思安：“宜早择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谁容我！”众感其言，无叛者。

[3]南唐军队围困建州已久，建州城中人心涣散。有人对守城将领董思安说：“要及早选择何去何从呵。”董思安说：“我世代侍奉王家，到了危难之际背叛他，天下谁还能容我！”众人感佩他的话，竟无一人背叛。

丁亥，唐先锋桥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闽主延政降。王忠顺战死，董思安整众奔泉州。

丁亥（二十四日），南唐军先锋桥道使上元人王建封率先登城，于是攻克建州，闽主王延政投降。将领王忠顺战死，董思安收拾残部投奔泉州。

初，唐兵之来，建人苦王氏之乱与杨思恭之重敛，争伐木开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纵兵大掠，焚宫室庐舍俱尽，是夕，寒雨，冻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问。

当初，南唐军队开来时，建州百姓因苦于闽主王延政的昏乱和杨思恭的横征暴敛，争先砍伐树木开辟道路来迎接南唐军队。等南唐军队攻克建州后，竟纵兵大肆抢掠，将王氏宫殿和百姓房屋统统放火烧光。当天傍晚寒雨纷飞，冻死的人多得相互枕藉。建州百姓大失所望。而南唐主李却因其将领破城有功，对这些全不过问。

[4]汉主杀韶王弘雅。

[4]南汉主刘晟杀其弟韶王刘弘雅。

[5]九月，许文稹以汀州，王继勋以泉州，王继成以漳州，皆降于唐。唐置永安军于建州。

[5]九月，许文稹率汀州、王继勋率泉州、王继成率漳州，向南唐投降。南唐在建州设置永安军。

[6]丙申，以西京留宁兼侍中景延广充北面行营副招讨使。

[6]丙申（初三），后晋出帝命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广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

[7]殿中监王钦祚权知恒州事。会乏军储，诏钦祚括籴民粟。杜威有粟十余万斛在恒州，钦祚举籍以闻。威大怒，表称："臣有何罪，钦祚籍没臣粟！"朝廷为之召钦祚还，仍厚赐威以慰安之。

[7]殿中监王钦祚暂主管恒州事务。正值军粮储备缺乏，朝廷诏命他收刮买进民间粮食。杜威有十几万斛粮食存在恒州，王钦祚将其全部抄没，奏报朝廷。杜威闻知大怒，上表章声称"臣有什么罪？王钦祚竟抄没我的粮食！"朝廷因此将王钦祚从恒州召回，并重赏杜威以示抚慰。

[8]戊申，置威信军于曹州。

[8]戊申（十五日），在曹州设置威信军。

[9]遣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戍澶州。

[9]派遣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守卫澶州。

[10]乙卯，遣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戍恒州。

[10]乙卯（二十二日），派遣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守卫恒州。

[11]汉主杀刘思潮、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以左仆射王尝与高祖谋立弘昌，出为英州刺史，未至，赐死。内外皆惧不自保。

[11]南汉主刘晟杀刘思潮、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因左仆射王曾与高祖刘策划立越王弘昌为主，贬为英州刺史，人还未曾到英州，又命赐死。内外大臣都人人自危，怕不能保全性命。

[12]冬，十月，癸巳，置镇安军于陈州。

[12]冬季，十月癸巳（三十日），在陈州设置镇安军。

[13]唐元敬宋太后殂。

[13]南唐元敬宋太后去世。

[14]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为羽林大将军。斩杨思恭以谢建人。以百胜节度使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崇文治以宽简，建人遂安。

[14]闽主王延政到达金陵，南唐主李任命他为羽林大将军。将杨思恭斩首以平建州的民愤。任命百胜节度使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政宽宏、简约，建州百姓于是安定。

[15]初，高丽王建用兵吞灭邻国，颇强大，因胡僧袜言于高祖曰："勃海，我婚姻也，其王为契丹所虏，请与朝廷共击取之。"高祖不报。及帝与契丹为仇，袜复言之。帝欲使高丽扰契丹东边以分其兵势；会建卒，子武自称权知国事，上表告丧，十一月，戊戌，以武为大义军使、高丽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国，谕指使击契丹。仁遇至其国，见其兵极弱，向者袜之言，特建为夸诞耳，实不敢与契丹为敌。仁遇还，武更以他故为解。

[15]当初，高丽王王建发兵吞并灭亡邻国，很强大，胡人僧侣袜因而对后晋高祖石敬瑭说："勃海是我国的姻亲，它的国王被契丹所俘虏，希望与朝廷共同攻取契丹。"高祖未予答复。待后晋出帝和契丹结仇之后，袜又说起这件事。后晋出帝想让高丽骚扰契丹的东边，以分散契丹的兵力。正在此时，高丽王王建去世了，他的儿子王武自称代理主持国家事务，并向后晋奉上表章报丧。十一月，戊戌（初五），后晋任命王武为大义军使、高丽王，派通事舍人郭仁遇出使高丽，传达旨意让高丽攻击契丹。郭仁遇来到高丽，发现它的兵力极为衰弱，以前袜所说的话，只是王建夸海口罢了，高丽实际不敢和契丹为敌。郭仁遇返回，高丽王王武又以其他理由作解释。

[16]乙卯，吴越王弘佐诛内都监使杜昭达，己未，诛内牙上统军使明州刺史阚。

[16]乙卯（二十二日），吴越王钱弘佐诛杀内都监使杜昭达；己未（二十六日），诛杀内牙上统军使、明州刺史阚。

昭达，建徽之孙也，与皆好货。钱塘富人程昭悦以货结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悦为人狡佞，王悦之，宠待逾于旧将，不能平；昭悦知之，诣顿首谢罪，责让久之，乃曰："吾始者决欲杀汝；今既悔过，吾亦释然。"照悦惧，谋去。

杜昭达是杜建徽的孙子，和阚都贪财。钱塘的富人程昭悦用钱财与二人交结，于是得以在吴越王的身边侍奉。程昭悦为人狡猾，善谄媚，吴越王喜欢他，对他的宠信厚待超过老将，阚对此愤然不平。程昭悦知道后，就去向阚磕头认错，阚责骂他很久，才说："我在开始时决意要杀你；现在你已经悔过，我也就不放在心上啦。"程昭悦害怕，谋划除掉阚。

专而愎，国人恶之者众。昭悦欲出于外，恐觉之，私谓右统军使胡进思曰："今欲除公及各为本州，使不疑，可乎？"进思许之，乃以为明州刺史，进思为湖州刺史。怒曰："出我于外，是弃我也。"进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为！"乃受命。既而复以他故留进思。

阚为人专横跋扈、刚愎自用，国人憎恶他的很多。程昭悦想把阚打发出去作地方官，又怕他察觉，私下对右统军使胡进思说："现在想任命你和阚各回家乡作官，使阚不生疑心，可以吧？"胡进思同意了。于是任命阚为明州刺史，胡进思为湖州刺史。阚大怒道："迁我到外地作官，是舍弃我！"胡进思劝他说："老兵得个大州，也算幸运了，不去干什么呢！"阚才接受了调命。不久，程昭悦又用其他理由把胡进思留在京城。

内外马步都统军使钱仁俊母，杜昭达之姑也。照悦因谮、昭达谋奉仁俊作乱，下狱锻炼成之。、昭达既诛，夺仁俊官，幽于东府。于是昭悦治阚、杜之党，凡权任与己侔，意所忌者，诛放百余人，国人畏之侧目。胡进思重厚寡言，昭悦以为戆，故独存之。

内外马步都统军使钱仁俊的母亲，是杜昭达的姑母。程昭悦因而诬陷阚、杜昭达合谋拥奉钱仁俊共同叛乱，将他们抓到狱中罗织罪名而定罪。阚、杜昭达被杀后，又罢免了钱仁俊的官，并将他囚禁在东府。于是程昭悦大抓阚和杜昭达的党羽，凡是权力、官位和他相等的、他心里有所顾忌的，被杀、被流放有一百多人，国中人害怕他而不敢正视。胡思进厚道寡言，程昭悦认为他憨厚，所以只留下他。

昭悦收仁俊故吏慎温其，使证仁俊之罪，拷掠备至。温其坚守不屈；弘佐嘉之，擢为国官。温其，衢州人也。

程昭悦抓到钱仁俊原手下官吏慎温其，让他出具伪证证明钱仁俊的罪，百般拷打他；但是慎温其坚贞自守，毫不屈服；钱弘佐赞许他，提拔他为国家官员。慎温其是衢州人。

[17]十二月，乙丑，加吴越王弘佐东南面兵马都元帅。

[17]十二月，乙丑（初三），后晋朝廷加任吴越王钱弘佐为东南面兵马都元帅。

[18]辛未，以前中书舍人广晋阴鹏为给事中、枢密直学士。鹏，冯玉之党也；朝廷每有迁除，玉皆与鹏议之。由是请谒赂遗，充满其

门。

[18]辛未（初九），任命前中书舍人广晋人阴鹏为给事中、枢密直学士。阴鹏是冯玉的党羽，朝廷每当有官员任免升降，冯玉都和阴鹏商议，因此前去求见、进行贿赂的人挤满了家门。

[19]初，帝疾未平，会正旦，枢密使、中书令桑维翰遣女仆入宫起居太后，因问："皇弟睿近读书否？"帝闻之，以告冯玉，玉因谮维翰有废立之志；帝疑之。

[19]当初，后晋出帝的病情还未平复，恰值正月初一，早晨，枢密使、中书令桑维翰派女仆入宫向太后问安，便询问："皇弟睿近来读书吗？"出帝听到，告诉冯玉，冯玉于是诬陷桑维翰有废出帝、立石重睿的异志；出帝听后便对桑维翰产生怀疑。

李守贞素恶维翰，冯玉、李彦韬与守贞合谋排之；以中书令行开封尹赵莹柔而易制，共荐以代维翰。丁亥，罢维翰政事，为开封尹；以莹为中书令，李崧为枢密使、守侍中。维翰遂称足疾，希复朝谒，杜绝宾客。

李守贞历来憎恶桑维翰，冯玉、李彦韬与李守贞合谋排挤桑维翰；因中书令代理开封府尹赵莹为人软弱易于控制，他们共同荐举他取代桑维翰。丁亥（二十五日），罢免桑维翰朝中的职务，让他作开封尹；任命赵莹为中书令，李崧为枢密使兼侍中。桑维翰于是称脚有病，很少再入朝谒见，并谢绝宾客。

或谓冯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枢务，纵不留之相位，犹当优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亲猥细之务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纵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有人对冯玉说："桑公是开国元老，现在已经解除他枢密使的职务，纵然不能留在宰相的职位上，也应当优待他任大藩镇的长官，怎能用他作开封尹，亲自去干那些闲杂琐碎的事务呢？"冯玉说："怕他造反。"那人说道："他一个读书的儒生怎能造反！"冯玉说："纵然他自己不出头造反，也怕他会教唆别人造反！"

[20]楚湘阴处士戴偃，为诗多讥刺，楚王希范囚之；天策副都军使丁思瑾上书切谏，希范削其官爵。

[20]楚国湘阴的隐士戴偃作诗多有讥讽朝廷的意思，楚王马希范把他囚禁起来；天策副都军使丁思瑾上书恳切劝谏，马希范却削除了他的官职爵位。

[21]唐齐王景达府属谢仲宣言于景达曰："宋齐丘，先帝布衣之交，今弃之草莱，不厌众心。"景达为之言于唐主曰："齐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弃之以为名！"唐主乃使景达自至青阳召之。

[21]南唐齐王李景达的府僚谢仲宣向李景达进言道："宋齐丘是先帝贫微时的老朋友，现在被舍弃在山野，此事难服众心。"李景达为此对南唐主李说："宋齐丘是老成望重的人，不用他也便罢了，何必以舍弃而让他成名！"南唐主于是让李景达亲自到青阳召他。

三年（丙午、946）

三年（丙午，公元946年）

[1]春，正月，以齐丘为太傅兼中书令，但奉朝请，不预政事。以昭武节度使李建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与中书侍郎冯延已皆同平章事。建勋练习吏事，而懦怯少断；延已工文辞，而狡佞，喜大言，多树朋党。水部郎中高越，上书指延已兄弟过恶，唐主怒，贬越蕲州司士。

[1]春季，正月，南唐主任命宋齐丘为太傅兼中书令，但只奉朝会请召，并不参预政务大事。任命昭武节度使李建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与中书侍郎冯延已都为同平章事。李建勋练达谙习官吏事务，但为人懦弱胆小，缺乏决断；冯延已擅长文章辞藻，但为人狡猾，善于谄媚，喜欢说大话，多结纳党羽。水部郎中高越上书指责冯延已兄弟作恶多端。南唐主发怒，贬谪高越为蕲州司士。

初，唐主置宣政院于禁中，以翰林学士、给事中常梦锡领之，专典机密，与中书侍郎严续皆忠直无私。唐主谓梦锡曰："大臣惟严续中立，然无才，恐不胜其党，卿宜左右之。"未几，梦锡罢宣政院，续亦出亦池州观察使。梦锡于是移疾纵酒，不复预朝廷事。续，可求之子也。

当初，南唐主在宫禁中设置了宣政院，任命翰林学士、给事中常梦锡主管，专处理国家机要事务，他和中书侍郎严续，都是忠诚正直无私的大臣。南唐主曾对常梦锡说："大臣里只有严续保持中立，但是缺乏才能，怕不能抵住朝中的朋党，爱卿应从旁帮助他。"不久，常梦锡

被罢免了宣政院的职务，严续也被放到外地作了池州观察使。常梦锡于是上书称病，日日在家饮酒，不再参预朝廷的事。严续是严可求的儿子。

[2]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2]二月，壬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3]晋昌节度使兼侍中赵在礼，更历十镇，所至贪暴，家赀为诸帅之最。帝利其富，三月，庚申，为皇子镇宁节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礼自费缗钱十万，县官之费，数倍过之。延煦及弟延宝，皆高祖诸孙，帝养以为子。

[3]晋昌节度使兼侍中赵在礼，曾历任十个藩镇的节度使，所到之处贪婪残暴，所积家财在各镇将帅中是最多的。后晋出帝图他的富有，三月，庚申（二十九日），为皇子镇宁节度使石延煦娶他的女儿。为办此事，赵在礼自己花费了十万缗钱财，而官府花费多出好几倍。石延煦和弟弟石延宝，都是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孙子，后晋出帝收为自己的养子。

[4]唐泉州刺史王继勋致书修好于威武节度使李弘义。弘义以泉州故隶威武军，怒其抗礼，夏，四月，遣弟弘通将兵万人伐之。

[4]南唐泉州刺史王继勋写信给威武节度使李弘义，愿两相修好。李弘义认为泉州原隶属于威武军，因王继勋致信用对等礼仪而大怒。夏季，四月，派弟弟李弘通率兵一万人前去讨伐。

[5]初，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州，留党项酋长拓跋彦超于州下，故诸部不敢为寇；及将罢镇而纵之。

[5]当初，朔方节度使冯晖驻扎在灵州，并将党项酋长拓跋彦超扣留在州里，所以各部落不敢前来侵掠，到冯晖将离任时，就把拓跋彦超释放了。

前彰武节度使王令温代晖镇朔方，不存抚羌、胡，以中国法绳之。羌、胡怨怒，竞为寇钞。拓跋彦超、石存、也厮褒三族，共攻灵州，杀令温弟令周。戊午，令温上表告急。

前彰武节度使王令温取代冯晖来镇守朔方，他不去安抚羌人、胡人，却用中原的法度来处置他们，羌人、胡人都颇为怨恨愤怒，争相

侵犯抄掠。拓跋彦超、石存、也厮褒三个部族联合进攻灵州，杀死王令温的弟弟王令周。戊午（疑误），王令温向朝廷奉上表章告急。

[6]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谓刺史王继勋曰："李弘通兵势甚盛，士卒以使君赏罚不当，莫肯力战，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废继勋归私第，代领军府事，勒兵击李弘通，大破之。表闻于唐，唐主以从效为泉州刺史，召继勋还金陵，遣将将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继成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许文稹为蕲州刺史。

[6]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对刺史王继勋说："李弘通的军队来势很猛，而我们的士兵因您赏罚不公，没有肯卖力作战的，您应该自己引退反省！"于是王继勋被废黜回归家中。留从效代理军府事务，组织军队抗击李弘通，大败敌人。上表向南唐朝廷报捷，南唐主任命留从效为泉州刺史，将王继勋召回金陵，另选派将领率兵前去驻守泉州。调漳州刺史王继成为和州刺史，调汀州刺史许文稹为蕲州刺史。

[7]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筑堡于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孙深意居之，以妖术惑众，言事颇验，远近信奉之。中山人孙方简，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侄，不饮酒食肉，事深意甚谨。深意卒，方简嗣行其术，称深意坐化，严饰，事之如生，其徒日滋。

[7]在定州西北二百里处有座狼山，当地人在山上筑起城堡来躲避胡人的抄掠。城堡中有佛舍，尼姑孙深意住在里面，用妖诡法术蛊惑众人，预言事情很灵验，远近村民都很信奉她。中山人孙方简和弟弟孙行友，自称是孙深意的侄子，不饮酒吃肉，侍奉孙深意很恭谨。孙深意死后，孙方简就接着用她的法术，称孙深意是坐化了，将尸体装扮修饰，像在世的时候一样侍奉她。孙方简的门徒日渐增多。

会晋与契丹绝好，北边赋役烦重，寇盗充斥，民不安其业。方简、行友因帅乡里豪健者，据寺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简帅众邀击，颇获其甲兵、牛马、军资，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众。久之，至千余家，遂为群盗。惧为吏所讨，乃归款朝廷。朝廷亦资其御寇，署东北招收指挥使。

正赶上后晋和契丹绝交，北部边境地区赋役繁多沉重，盗贼遍地丛生，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孙方简、孙行友于是率领当地百姓中强健好斗的把寺庙作为兵寨来保护自己。契丹入侵时，孙方简率领大家迎击，缴获了许多兵器铠甲、牛马等军用物资，人们携家带口前往依附

的日益众多。时间久了，达到一千多家，于是成为了群盗。因为惧怕官吏征讨，便归顺朝廷。朝廷也借他们来抵御契丹的入侵，就命其代理东北招收指挥使。

方简时入契丹境钞掠，多所杀获。即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则举寨降于契丹，请为乡道以入寇。时河北大饥，民饿死者所在以万数，兖、郓、沧、贝之间，盗贼蜂起，吏不能禁。

孙方简有时进入契丹境内抄掠，多有斩杀缴获。不久向朝廷邀功请赏不止，朝廷稍不如他们的意，他就率全寨投降契丹，并请求作契丹人的向导，深入内地抢掠。当时正值河北荒年，百姓饿死的数以万计，兖、郓、沧、贝四州之间，盗贼蜂起，官吏不能禁止。

天雄节度使杜威遣元随军将刘延翰市马于边，方简执之，献于契丹。延翰逃归，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简欲乘中国凶饥，引契丹入寇，宜为之备。"

天雄节度使杜威派元随军将领刘延翰到边境一带买马，孙方简抓住他，献给契丹。刘延翰逃跑回来，六月壬戌（初三），到达大梁，说："孙方简想乘中国的大饥荒，勾引契丹人入侵，应该为此作好准备。"

[8]初，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武，得羌、胡心，市马期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镇州及陕州，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河阳节度使。晖知朝廷之意，悔离灵武，乃厚事冯玉、李彦韬，求复镇灵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扰，丙寅，复以晖为朔方节度使，将关西兵击羌、胡；以威州刺史药元福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

[8]当初，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武时，深得羌、胡部族的人心，一年之内作马匹交易，得马五千匹，朝廷对他有顾忌，调他镇守州及陕州，又调入朝中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兼领河阳节度使。冯晖得知朝廷的用意，后悔离开灵武，于是就殷勤侍奉冯玉、李彦韬，请求再镇守灵州。朝廷也以羌、胡部族正骚扰边境，丙寅（初七）再任冯晖为朔方节度使，率领关西兵马攻击羌、胡军队；任命威州刺史药元福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

[9]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压境。诏以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义成节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充马军都指挥使兼都虞候，义武节度使蓟人李殷充步军都指挥

使兼都排阵使；遣护圣指挥使临清王彦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营诣邢州。时马军都指挥使、镇安节度使李彦韬方用事，视守贞蔑如也。守贞在外所为，事无大小，彦韬必知之，守贞外虽敬奉而内恨之。

[9]乙丑（初六），定州上报朝廷说契丹调遣军队，进逼边境。后晋出帝下诏书，任命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任副职；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充马军都指挥使兼都虞候，义武节度使蓟人李殷充任步军都指挥使兼都排阵使；派护圣指挥使临清人王彦超、太原人白延遇率领部兵十营前往邢州。当时，马军都指挥使、镇安节度使李彦韬正执掌权柄，看不起李守贞。李守贞在外地的所作所为，无论事情大小，李彦韬都一定知道，李守贞表面虽然尊奉他，但心内很恨他。

[10]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胜取福州，唐主不许。枢密使陈觉请自往说李弘义，必令入朝。宋齐丘荐觉才辩，可不烦寸刃，坐致弘义。唐主乃拜弘义母、妻皆为国夫人，四弟皆迁官，以觉为福州宣谕使，厚赐弘义金帛。弘义知其谋，见觉，辞色甚倨，待之疏薄；觉不敢言入朝事而还。

[10]当初，南唐人攻克建州后，打算乘胜夺取福州，但南唐主不允许。枢密使陈觉请求亲自去说服李弘义，一定让他入朝称臣。宋齐丘也推荐陈觉口才的雄辩，可以不用刀枪就使李弘义前来归降。南唐主于是封李弘义的母亲、妻子都为国夫人，四个弟弟都升官，派陈觉为福州宣谕使，赏赐李弘义丰厚的金银财物。李弘义明白他们的计谋，接见陈觉时，说话、脸色非常傲慢，给他以冷遇，陈觉没敢提入朝归降的事就返回了。

[11]秋，七月，河决杨刘，西入莘县，广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11]秋季，七月，黄河在杨刘决口，向西流入莘县，大水漫漫有四十里宽，从朝城向北流去。

[12]有自幽州来者，言赵延寿有意归国；枢密使李崧、冯玉信之，命天雄节度使杜威致书于延寿，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洛州军将赵行实尝事延寿，遣赍书潜往遗之。延奉复书言："久处异域，思归中国。乞发大军应接，拔身南去。"辞旨恳密。朝廷欣然，复遣行实诣延寿，与为期约。

[12]有从幽州来的人，说赵延寿有意归顺国家，枢密使李崧、冯玉相信了，命令天雄节度使杜威给赵延寿写信，把朝廷的意思讲清楚，用丰厚的财利来引诱。洛州将领赵行实曾在赵延寿手下作过事，派他带上书信偷偷送到幽州去。赵延寿回信说：“久在异国他乡，很想回中原。恳求韩廷发大军接应，我将脱身南下。”词意恳切真挚。朝廷很高兴，又派赵行实前去会见赵延寿，与他约定日期。

[13]八月，李守贞言：“与契丹千余骑遇于长城北，转斗四十里，斩其酋帅解里，拥余众入水溺死者甚众。”丁卯，诏李守贞还屯澶州。

[13]八月，李守贞上报：“与契丹一千多骑兵在长城北面相遇，辗转追杀搏斗了四十里，斩杀了他们的首领解里，把其它敌人赶入水中，淹死了很多。”丁卯（初九），诏命李守贞回兵，驻守澶州。

[14]帝既与契丹绝好，数召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入朝，宴赐甚厚。承福从帝与契丹战澶州，又与张从恩戍滑州。属岁大热，遣其部落还太原，畜牧于岚、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刘知远无所纵舍；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远之严，谋相与遁归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亚承福，帅所部先亡归契丹，契丹用为云州观察使，以诱承福。

[14]后晋出帝与契丹绝交后，屡次召吐谷浑的酋长白承福进京入朝，宴会隆重，赏赐丰厚。白承福跟随出帝，与契丹在澶州作战，又和张从恩共同守卫滑州。适值天气酷热，白承福遣送他的部落回到太原，把牲畜放牧在岚、石二州境内。部落的人经常犯法，刘知远决不放纵；部落知道朝廷衰微，又因害怕刘知远执法的严厉，谋划一起跑回原来的地方。有个叫白可久的，地位仅次于白承福，率领自己的队伍最先逃跑，归降了契丹，契丹任命为云州观察使，用此来引诱白承福投降。

知远与郭威谋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属于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饲马用银槽。威劝知远诛之，收其货以赡军。知远密表：“吐谷浑反覆难保，请迁于内地。”帝遣使发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阳及诸州。知远遣威诱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诬承福等五族谋叛，以兵围而杀之，合四百口，籍没其家赀。诏褒赏之，吐谷浑由是遂微。

刘知远和郭威谋划道：“现在天下多事，把吐谷浑部落安置在太原，是心腹之患，不如把它除掉。”白承福家里很富，喂马都用银食

槽，郭威劝说刘知远杀死他，没收他的财产用来养军队。刘知远送上密表，称“吐谷浑反覆无常难以担保，请把他们迁往内地。”后晋出帝派使者将其部落一千九百人分别安置在河阳和其它各州。刘知远又让郭威引诱白承福等人住到太原城里，乘机诬陷白承福等五个部族聚谋反叛，用兵包围并杀死了他们四百人，抄没了白承福等的家财。后晋出帝下诏表彰奖赏他们。吐谷浑部落从此衰微了。

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坐违法科敛，擅取官麦五百斛造曲，赋与部民。李彦韬素与彦超有隙，发其事，罪应死。彦韬趣冯玉使杀之，刘知远上表论救。李崧曰：“如彦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尽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敕免彦超死，削官爵，流房州。

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因违法征收赋税，擅自取官仓的麦子五百斛造酒，分给部民而犯罪。李彦韬历来与慕容彦超有仇隙，揭发了这件事，按罪应斩首。李彦韬催促冯玉杀掉他，刘知远向朝廷上表章辩论营救。李崧说：“像慕容彦超的罪，现在各地的藩镇将帅都有，如果都按法处置，怕人人不能安心。”甲戌（十六日），敕免了慕容彦超的死罪，削去他的官职爵位，流放到房州。

[15]唐陈觉自福州还，至剑州，耻无功，矫诏使侍卫官顾忠召弘义入朝，自称权福州军府事，擅发汀、建、抚、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监军使冯延鲁将之，趣福州迎弘义。延鲁先遗弘义书，谕以祸福。弘义复书请战，遣楼船指挥使杨崇保将州师拒之。觉以剑州刺史陈诲为缘江战棹指挥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觉专命，甚怒；群臣多言：“兵已傅城下，不可中止，当发兵助之。”

[15]南唐陈觉从福州返还，到达剑州，他耻于此行未能立功，就假传圣旨，让侍卫官顾忠召李弘义入朝。自称代理福州军府事务，擅自调派汀、建、抚、信四州的军队和守边的士兵，命建州监军使冯延鲁率领，赶赴福州迎接李弘义。冯延鲁先给李弘义写了信，说明祸福。李弘义回信请战，派楼船指挥使杨崇保率州中军队抵御。陈觉命剑州刺史陈诲为缘江战棹指挥使，并向朝廷上表：“福州孤立危难，早晚就能攻克。”南唐主因陈觉专命独断，非常愤怒；群臣多说：“军队现在已然分布在福州城下，不能中止，应当发兵助攻。

丁丑，觉、延鲁败杨崇保于候官，戊寅，乘胜进攻福州西关。弘义出击，大破之，执唐左神威指挥使杨匡邺。

丁丑（十九日），陈觉、冯延鲁在候官打败了杨崇保的军队。戊寅（二十日），南唐军队乘胜进攻福州西关。李弘义出击，大败南唐军，抓获南唐左神威指挥使杨匡邺。

唐主以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东南面都招讨使，以漳泉安抚使、谏议大夫魏岑为东面监军使，延鲁为南面监军使，会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义固守第二城。

南唐主命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东南面都招讨使，命漳泉安抚使、谏议大夫魏岑为东面监军使，冯延鲁为南面监军使，合兵进攻福州，攻克福州的外城。李弘义固守第二道城墙。

[16]冯晖引兵过旱海，至辉德，糗粮已尽。拓跋彦超众数万，为三陈，扼要路，据水泉以待之。军中大惧。晖以赂求和于彦超，彦超许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数四，兵未解。药元福曰："虏知我饥渴，阳许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则吾辈成擒矣。今虏虽众，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陈者是也。其余步卒，不足为患。请公严陈以待我，我以精骑先犯西山兵，小胜则举黄旗，大军合势击之，破之必矣。"乃帅骑先进，用短兵力战。彦超小却，元福举黄旗，晖引兵赴之，彦超大败。明日，晖入灵州。

[16]冯晖率兵经过旱海，到达辉德，干粮已尽。拓跋彦超几万军队列为三个阵，扼守要路，控制水源，严阵以待。冯晖军队大为恐慌。冯晖给拓跋彦超贿赂以求和，拓跋彦超同意。但从早晨到中午，使者往返了多次，对方军队还没有撤退。药元福对冯晖说："敌人知道我们又饿又渴，假装允和，以此困住

我们。如果到了傍晚，那我们就被活捉了。现在敌人虽然多，但精兵并不多，仅是靠西山布阵而已。其余的步兵，不足威胁我们。请您严阵等待我的信号；我率领精锐骑兵先攻击西山下的敌军，如获小胜就举起黄旗，大军再合力攻击，打败敌军是必定的。"于是率领骑兵首先冲去，用短刀全力死战；拓跋彦超稍稍退却，药元福就举起黄旗，冯晖率兵赶赴，拓跋彦超被打得大败。第二天，冯晖率兵进入灵州。

[17]九月，契丹三万寇河东；壬辰，刘知远败之于阳武谷，斩首七千级。

[17]九月，契丹三万兵马侵犯河东；壬辰（初五），刘知远在阳武谷打败了他们，斩首七千人。

[18]汉刘思潮等既死，陈道庠内不自安。特进邓伸遗之《汉纪》，道庠问其故。伸曰：“憨獠！此书有诛韩信、醢彭越事，宜审读之！”汉主闻之，族道庠及伸。

[18]南汉刘思潮等人死后，陈道庠内心不安。特进邓伸送给他一部《汉纪》，陈道庠问是何原因，邓伸说：“傻瓜！这书里有诛韩信、醢彭越的事，应仔细阅读啊！”南汉主听到此事，诛灭陈道庠、邓伸的家族。

[19]李弘义自称威武留后，更名弘达，奉表请命于晋；甲午，以弘达为威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知闽国事。

[19]李弘义自称为威武留后，改名李弘达，奉上表章听命于后晋。甲午（初七），后晋任命李弘达为威武节度使、同平章事，主持闽国事务。

[20]张彦泽奏败契丹于定州北，又败之于泰州，斩首二千级。

[20]张彦泽上奏：在定州以北击败契丹，在泰州再次击败它，共斩首二千人。

[21]辛丑，福州排阵使马捷引唐兵自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门桥，都指挥使丁彦贞以兵百人拒之。弘达退保善化门，外城再重皆为唐兵所据。弘达更名达，遣使奉表称臣，乞师于吴越。

[21]辛丑（十四日），福州排阵使马捷领南唐军队从马牧山拔寨而入，开到善化门桥，都指挥使丁彦贞率一百名士兵抵抗。李弘达退守善化门。外城及第二道城都被南唐兵占领。李弘达改名李达，派使者向吴越王钱弘佐奉表称臣，乞求救兵。

[22]楚王希范知帝好奢靡，屡以珍玩为献，求都元帅；甲辰，以希范为诸道兵马都元帅。

[22]楚王马希范知道后晋出帝喜好奢侈、华丽，多次献上珍玩宝物，求封为都元帅；甲辰（十七日），命马希范为诸道兵马都元帅。

[23]丙辰，河决澶州临黄。

[23]丙辰（二十九日），黄河在澶州的临黄决口。

[24]契丹使瀛州刺史刘延祚遗乐寿监军王峦书，请举城内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满千人，乞朝廷发轻兵袭之，己为内应。又，今秋多雨，自瓦桥以北，积水无际，契丹主已归牙帐，虽闻关南有变，地

远阻水，不能救也。”峦与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威屡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迁献《瀛莫图》。冯玉、李崧信以为然，欲发大兵迎赵延寿及延祚。

[24]契丹使瀛州刺史刘延祚给后晋乐寿监军王峦写信，要求率全城归降，并且说：“城中契丹兵不足一千人，请朝廷派轻兵前来袭击，自己为内应。还有，今年秋天雨多，从瓦桥以北，积水漫无边际，契丹主已回牙帐去了，纵然听到关南有突变，路远隔水，也不能前来援救。”王峦与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威屡次上奏，认为瀛、莫二州乘这个机会可夺取；深州刺史慕容迁又献上《瀛莫图》。冯玉、李崧都信以为真，准备派出大兵迎接赵延寿和刘延祚。

先是，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守贞数将兵过广晋，杜威厚待之，赠金帛甲兵，动以万计；守贞由是与威亲善。守贞入朝，帝劳之曰：“闻卿为将，常费私财以赏战士。”对曰：“此皆杜威尽忠于国，以金帛资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愿与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贤之。

早先，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守贞屡次领兵经过广晋，杜威接待他很好，赠送他金银兵器铠甲，每次都数以万计。李守贞因此和杜威亲近友好。李守贞入朝时，后晋出帝慰劳他说：“听说爱卿作为将军，常用自己的钱财赏给战士。”答道：“这些都是杜威对国家的忠心，他用金银钱财资助我，我怎么敢掠取他的美德！”于是说：“陛下如果他日用兵，我愿和杜威通力合作肃清沙漠之敌。”后晋出帝因此也感到他是个德才兼备的将军。

及将北征，帝与冯玉、李崧议，以威为元帅，守贞副之。赵莹私谓冯、李曰：“杜令国戚，贵为将相，而所欲未厌，心常慊慊，岂可复假以兵权！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贞为愈也。”不从。冬，十月，辛未，以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以守贞为兵马都监，泰宁节度使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武宁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永清节度使梁汉璋为马军都排阵使，前威胜节度使宋彦筠为步军左厢都指挥使，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仍下敕榜曰：“专发大军，往平黠虏。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

塞北。”又曰：“有擒获虏主者，除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时自六月积雨，至是未止，军行及馈运者甚艰苦。

待将要北征时，后晋出帝和冯玉、李崧商议，任命杜威为元帅，李守贞为副帅。赵莹私下对冯、李二人说：“杜威是皇帝的亲戚，又是显贵的将相，但他的欲望还没有满足，心常怀不满之意，怎能再授予他兵权！如果一定要对北方用兵，不如只委任李守贞一个人为好。”冯、李二人没有听从。冬季，十月辛未（十四日），命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命李守贞为兵马都监，泰宁节度使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武宁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永清节度使梁汉璋为马军都排阵使，前威胜节度使宋彦筠为步军左厢都指挥使，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并下达敕榜，写道：“专门调发大军，前往扫平黠虏。先取瀛州、莫州，安定关南；其次收复幽燕，扫荡平定塞北。”又道：“有生擒胡虏君主的，任命上等大镇的节度使，赏赐钱一万缗，绢一万匹，银子一万两。”当时，从六月连日下雨，至此一直没停，行军和运送军粮都很艰苦。

[25]唐漳州将林赞尧作乱，杀监军使周承义、剑州刺史陈诲。泉州刺史留从效举兵逐赞尧，以泉州裨将董思安权知漳州。唐主以思安为漳州刺史，思安辞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为南州，命思安及留从效将州兵会攻福州。庚辰，围之。

[25]南唐漳州将领林赞尧作乱，杀死监军使周承义、剑州刺史陈诲。泉州刺史留从效起兵驱逐林赞尧，派泉州副将董思安代理主持漳州事务。南唐主命董思安为漳州刺史，思安因父亲名“章”而推辞，南唐主于是改漳州为南州，命董思安和留从效率领州中的军队合攻福州。庚辰（二十三日），包围了福州城。

福州使者至钱塘，吴越王弘佐召诸将谋之，皆曰：“道险远，难救。”惟内都监使临安水丘昭券以为当救。弘佐曰：“唇亡齿寒，吾为天下元帅，曾不能救邻道，将安用之！诸君但乐饱身安坐邪！”壬午，遣统军张筠、赵承泰将兵三万，水陆救福州。

福州的使者来到钱塘。吴越王钱弘佐召集众将领商议，都说：“道路又远又险，难以救援。”只有内都监使临安人水丘昭券认为应去援救。钱弘佐说：“唇亡齿寒，我作为天下元帅，连邻邦都不能解救，那

还有什么用！你们只高兴吃饱了坐着吗？”壬午（二十五日），派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率兵三万人，从水陆两路救援福州。

先是募兵，久无应者，弘佐命纠之，曰：“纠而为兵者，粮赐减半。”明日，应募者云集。弘佐命昭券专掌用兵，昭券惮程昭悦，以用兵事让之。弘佐命昭悦掌应援馈运事，而以军谋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

此前召募士兵，很长时间也没应募的，钱弘佐命令征集，并说：“凡征集而当兵的发给他的粮食和赏赐减少一半。”第二天，应召的人云集而至。钱弘佐命水丘昭券专管用兵之事，但昭券害怕程昭悦，把用兵的事让给他干。钱弘佐命程昭悦掌管接应后援输送粮食的事务，而把全军的谋略大事委交元德昭。元德昭是危仔倡的儿子。

弘佐议铸铁钱以益将士禄赐，其弟牙内都虞候弘亿谏曰：“铸铁钱有八害：新钱既行，旧钱皆流入邻国，一也；可用于吾国而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二也；铜禁至严，民犹盗铸，况家有铛釜，野有铧犁，犯法必多，三也；闽人铸铁钱而乱亡，不足为法，四也；国用幸丰而自示空乏，五也；禄赐有常而无故益之以启无厌之心，六也；法变而弊，不可遽复，七也；‘钱’者国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钱弘佐建议铸铁钱以增加将士们的俸禄赏赐，他的弟弟牙内都虞候钱弘亿劝谏道：“铸铁钱有八条害处：新铁钱一发行，旧铜钱都流入邻国，这是第一条；铁钱可在我国使用却不可在他国使用，商人不使用，百货也就不能流通，是第二条；采铜被严格禁止，百姓还有偷偷铸造的，况且每家都有铁锅，地里有铧犁，私铸犯法的必然多，是第三条；闽人铸造铁钱而灭亡，这不值得效法，是第四条；国家财力庆幸很充足，而铸铁钱却是自己显示国库空虚，这是第五条；赐予俸禄本有常数，而无故增加它来诱发贪得无厌之心，是第六条；一旦钱法改变酿成弊端，不能立即恢复，是第七条；‘钱’是国姓，改动不吉祥，是第八条。”钱弘佐于是作罢。

[26]杜威、李守贞会兵于广晋而北行。威屡使公主入奏，请益兵，曰：“今深入虏境，必资众力。”由是禁军皆在其麾下，而宿卫空虚。

[26]杜威、李守贞在广晋会师，然后向北进军。杜威屡次让公主入宫上奏，请求增兵，他说：“现在深入胡虏的国境，一定要靠大家的力

量！”因此禁军都归于他的麾下，连宫内的宿值警卫都空虚了。

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贞权知幽州行府事。

十一月，丁酉（初十），派李守贞代理主持幽州行府事务。

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门洞启，寂若无人，威等不敢进。闻契丹将高谟翰先已引兵潜出，威遣梁汉璋将二千骑追之，遇契丹于南阳务，败死。威等闻之，引兵而南。时束城等数县请降，威等焚其庐舍，掠其妇女而还。

己亥（十二日），杜威等人率兵来到瀛州，城门洞开，寂静得像没有人，杜威等人不敢进去。听说契丹将领高谟翰早已率兵偷偷出城跑了，杜威就派梁汉璋率领二千名骑兵追击，在南阳务与契丹遭遇，梁汉璋战败被杀。杜威等听到这个消息，率兵南下。当时束城等几个县已请求归降，杜威等人焚烧了庐舍，抢掠了那里的妇女而返回。

[27]己酉，吴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潜入州城。唐兵进据东武门，李达与吴越兵共御之，不利。自是内外断绝，城中益危。

[27]己酉（二十二日），吴越的军队来到福州，从罾浦以南偷偷进入福州城。而南唐军队又前进占领了东武门，李达和吴越兵共同抵抗，战事不利。从此福州城与外界联系断绝，城里形势更加危急。

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时王崇文虽为元帅，而陈觉、冯延鲁、魏岑争用事，留从效、王建封倔强不用命，各争功，进退不相应。由是将士皆解体，故攻城不克。

南唐主派信州刺史王建封帮助进攻福州。当时南唐军中虽然王崇文是元帅，但是陈觉、冯延鲁、魏岑三人争着主事，留从效、王建封二人又倔强不听命令，各自抢功劳，进退行动互不照应。因此下面的将士也都人心涣散，所以福州城攻不下来。

唐主以江州观察使杜昌业为吏部尚书，判省事。先是昌业自兵部尚书判省事，出江州，及还，阅簿籍，抚案叹曰：“未数年，而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南唐主命江州观察使杜昌业为吏部尚书，主管尚书省事。原先，杜昌业是兵部尚书主管尚书省事，出江州任职。这次回来上任，翻阅帐册簿籍，拍案感叹道：“没几年功夫，府库的积累所消耗已过半，怎么能持久呢！”

[28]契丹主大举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强，闻之，将自贝、冀而南。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时在恒州，引兵会之，言契丹可破之状；威等复趣恒州，以彦泽为前锋。甲寅，威等至中度桥，契丹已据桥，彦泽帅骑争之，契丹焚桥而退。晋兵与契丹夹滹沱而军。

[28]契丹主率兵大举入侵，从易州、定州直向恒州。杜威等到达武强，听到这个消息，要从贝州、冀州往南走。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当时在恒州，领兵前去和杜威等人会师，并陈述契丹可以被打败的理由，杜威等又开往恒州，命张彦泽为前锋。甲寅（二十七日），杜威等来到中度桥，但契丹已占领了桥，张彦泽率骑兵前去争夺，契丹兵把桥烧掉退却了。于是后晋兵马和契丹军队隔着滹沱河驻扎下来。

始，契丹见晋军大至，又争桥不胜，恐晋军急渡滹沱，与恒州合势击之，议引兵还。及闻晋军筑垒为持久之计，遂不去。

开始，契丹人见后晋军队浩浩荡荡开来，前来争桥又没取胜，担心对方会强渡滹沱河，和恒州联合夹击，商议退兵返回；但听到后晋军队已筑起营垒作持久的准备，于是就不退兵了。

[29]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叛，遣供奉官耿彦将兵讨之。

[29]后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反叛，后蜀派供奉官耿彦率兵前去讨伐。

[30]杜威虽以贵戚为上将，性懦怯。偏裨皆节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乐，罕议军事。

[30]杜威虽然以皇帝亲戚身份担任上将，但生性懦弱胆小。他手下的将领都是节度使，只是天天奉承迎合，饮酒作乐，很少谈论军事。

磁州刺史兼北面转运使李说威及李守贞曰：“今大军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积薪布土其上，桥可立成。密约城中举火相应，夜募将士斫虏营而入，表里合势，虏必遁逃。”诸将以为然，独杜威不可，遣南至怀、孟督军粮。

磁州刺史兼北面转运使李劝说杜威和李守贞道：“现在大军距恒州近在咫尺，彼此的烟火都能望见。如果把许多三股木放到水中，在上面放上柴草铺上土，桥就立刻架成了。再密约城中的守军点起火堆为联络信号，趁夜里组织将士砍断敌虏营盘的栅栏冲进去，里外合兵，胡虏一定败逃。”众将领都认为说得对，只有杜威认为不行，派李往南到怀、孟二州督运军粮。

契丹以大军当晋军之前，潜遣其将萧翰、通事刘重进将百骑及羸卒，并西山出晋军之后，断晋粮道及归路。樵采者遇之，尽为所掠；有逸归者，皆称虏众之盛，军中惧。翰等至栾城，城中戍兵千余人，不觉其至，狼狈降之。契丹获晋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杀”，纵之南走；运夫在道遇之，皆弃车惊溃。翰，契丹主之舅也。

契丹用大军挡在后晋军队的前面，又悄悄派出将领萧翰、通事刘重进率领一百名骑兵和羸弱的步卒，沿西山出现在后晋军队的后面，切断后晋军的粮道和退路。打柴的樵夫遇到他们，全被抓走了；有逃跑回来的，都说契丹军队的强盛，后晋军中人心惶惶。萧翰等到达了栾城，城中后晋守军有一千多人，没想到敌人来临，慌乱狼狈中全都投降了。契丹抓到的后晋百姓，全都在脸上刺“奉敕不杀”四个字，放他们往南走；运粮的民夫在路上遇见他们，都撂下辎重惊慌溃逃了。萧翰是契丹主耶律德光的舅舅。

十二月，丁巳朔，李自书密奏，具言大军危急之势，请车贺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彦卿扈从，及发兵守澶州、河阳以备虏之奔冲；遣军将关勋走马上之。

十二月，丁巳朔（初一），李亲自给后晋出帝写上密奏，详细说明后晋大军危急的形势，请皇帝亲临滑州，派高行周、符彦卿扈从，并请派兵守卫澶州、河阳，以防范契丹军队的冲击。派将领关勋快马把密奏送给皇帝。

己未，帝始闻大军屯中度；是夕，关勋至。庚申，杜威奏请益兵，诏悉发守宫禁者得数百人，赴之。又诏发河北及滑、孟、泽、潞刍粮五十万诣军前；督迫严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从者张祚等来告急，祚等还，为契丹所获。自是朝廷与军前声问两不相通。

己未（初三），后晋出帝才知道大军驻扎在中度桥的消息。这天傍晚，关勋已赶到大梁。庚申（初四），杜威上奏章请求增兵，后晋出帝下诏调全部守卫宫禁的几百人，赶往中度桥。又下诏，调发河北及滑、孟、泽、潞各州粮草五十万送到军营。因为督运时间紧迫，催促严急，各地惊扰沸腾。辛酉（初五）杜威又派遣部下张祚等前去告急，张祚等在回来的途中被契丹抓获。从此，朝廷和军队之间消息不通。

时宿卫兵皆在行营，人心懔懔，莫知为计。开封尹桑维翰，以国家危在旦夕，求见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调鹰，辞不见。又诣执政言之，执政不以为然。退，谓所亲曰：“晋氏不血食矣！”

当时宫中的宿卫兵都在行营里，人人心里危惧，不知该怎么办。开封尹桑维翰认为国家的存亡已经危在旦夕，请求朝见皇帝、上报情况。后晋出帝正在御苑里玩弄猎鹰，推辞不见。桑维翰又去向执掌权柄的大臣陈述，那些大臣不以为然。桑维翰退下来，对亲近的人说：“晋氏的宗庙得不到祭祀了！”

帝欲自将北征，李彦韬谏而止。时符彦卿虽任行营职事，帝留之，使戍荆州口。壬戌，诏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都部署，以彦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广戍河阳，且张形势。

后晋出帝要亲自率兵北征，被李彦韬劝谏阻止。当时符彦卿虽然担任行营的职务，后晋出帝把他留下，让他守卫荆州口。壬戌（初六），下诏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都部署，命符彦卿任副职，一起守卫澶州；命西京留守景延广守卫河阳，摆开了迎战的架势。

奉国都指挥使王清言于杜威曰：“今大军去恒州五里，守此何为！营孤食尽，势将自溃。请以步卒二千为前锋；夺桥开道，公帅诸军继之；得入恒州，则无忧矣。”威许诺，遣清与宋彦筠俱进。清战甚锐，契丹不能支，势小却；诸将请以大军继之，威不许。彦筠为契丹所败，浮水抵岸得免。清独帅麾下陈于水北力战，互有杀伤，屡请救于威，威竟不遣一骑助之。清谓其众曰：“上将握兵，坐观吾辈困急而不救，此必有异志。吾辈当以死报国耳！”众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战不息。契丹以新兵继之，清及士众尽死。由是诸军皆夺气。清，州人也。

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向杜威进言道：“现在大军离恒州城只有五里，守在这里干什么！军营孤立，粮食吃完，必将自己溃败。请求率步兵二千为先锋，夺取桥梁，开辟道路，您率领各军紧随其后，能够进入恒州，就没有忧虑了。”杜威允许了，派王清和宋彦筠一起前进。王清作战锐不可当，契丹兵不能支持，稍稍退却；众将领请求立刻派大军随后前进，杜威不允许。宋彦筠被契丹打败了，自己游回岸边，免于一死。王清独自率麾下兵士在河北岸布阵奋力作战，两军互有伤亡；王清屡次向杜威求救，杜威竟然不派一骑前去支援。王清对士兵们

说："上将手握重兵，却坐观我们在困急当中不来救援，他一定有叛变之意。我们应该以死报国！"大家为他的话所感动，没有一人后退的，到了日暮，仍然战斗不息。契丹又派新的军队前来进攻，王清和士兵们全都战死。从此后晋各军丧失了士气。王清是州人。

甲子，契丹遥以兵环晋营，内外断绝，军中食且尽。杜威与李守贞、宋彦筠谋降契丹，威潜遣腹心诣契丹牙帐，邀求重赏。契丹主绐之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威喜，遂定降计。丙寅，伏甲召诸将，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诸将骇愕，莫敢言者，但唯唯听命。威遣门使高勋赍诣契丹，契丹主赐诏慰纳之。是日，威悉命军士出陈于外，军士皆踊跃，以为且战，威亲谕之曰："今食尽涂穷，当与汝曹共求生计。"因命释甲。军士皆恸哭，声振原野。威、守贞仍于众中扬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于己。"闻者无不切齿。契丹主遣赵延寿衣赭袍至晋营慰抚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晋军，其实皆戏之耳。以威为太傅，李守贞为司徒。

甲子（初八），契丹派兵从远处包围了后晋军营，军营与外界联系断绝了，军中粮食将尽。杜威和李守贞、宋彦筠谋划投降契丹，杜威还暗中派遣了心腹到契丹主的牙帐里，邀功求取重赏。契丹主骗他说："赵延寿威望素来浅薄，恐怕不能作中原的皇帝。你果真能投降，就让你当皇帝。"杜威喜欢，于是拟定投降的计划。丙寅（初十），军帐周围埋伏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召集众将领前来，杜威拿出降表来给他们看，让他们署名。众将领惊愕害怕，没有敢说话的，只有"是、是"地听从命令。杜威派门使高勋带降表送给契丹，契丹主赐下诏书抚慰收纳他们。这一天，杜威命全军士兵到营外列阵，军士们十分踊跃，以为就要打仗。杜威亲自告诉他们："现在粮食吃光无路可走，应和你们一同求取生存的办法。"于是命令全军放下武装。军士们都抱头痛哭，哭声振动了原野。杜威、李守贞还在众人中宣扬："君主无德，听信任用奸臣小人，猜忌我们。"听的人没有不咬牙切齿的。契丹主派赵延寿身穿赭袍来到后晋营中抚慰士兵，指着赭袍说："这都将是你的东西。"杜威以下将领都到马前迎接拜见；赵延寿也给杜威穿上赭袍，给后晋将士们看，其实这都是愚弄他们的把戏而已。契丹任命杜威为太傅，李守贞为司徒。

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谕顺国节度使王周以己降之状，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袭代州，刺史王晖以城降之。

杜威引导契丹主来到恒州城下，告诉顺国节度使王周自己投降的情况，王周也出城投降了。戊辰（十二日），契丹主进入恒州。又派兵袭击代州，刺史王晖开城投降。

先是契丹屡攻易州，刺史郭固守拒之。契丹主每过城下，指而叹曰：“吾能吞并天下，而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诱谕其众，众皆降；不能制，遂为崇美所杀。，邢州人也。

原先，契丹屡次进攻易州，刺史郭死守抗拒。契丹主每次经过城下都指着易州城叹道：“我能够吞并天下，却被此人所扼阻！”现在杜威已投降，契丹主派通事耿崇美来到易州，诱劝郭的部下，这些人都投降了，郭不能制止，于是被耿崇美杀死。郭是邢州人。

义武节度使李殷，安国留后方太，皆降于契丹。契丹主以孙方简为义武节度使，麻为安国节度使，以客省副使马崇祚权知恒州事。

义武节度使李殷、安国留后方太，都投降了契丹。契丹主任命孙方简为义武节度使，麻为安国节度使，任命客省副使马崇祚代理主持恒州事务。

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言于契丹主曰：“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契丹主不从。

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对契丹主说：“现在大辽已得天下，中原的将相应由中原人来作，不宜用北国人和左右熟悉的人。如果政令失误，就会人心不服，虽然得到了天下，也还会失去。”契丹主不肯听从。

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将降兵以从。遣张彦泽将二千骑先取大梁，且抚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儿为都监。

契丹主率兵从邢、相二州南下，杜威率降兵跟随。契丹主派张彦泽率二千骑兵先去攻取大梁，并且安抚那里的官吏百姓，派通事傅住儿为都监。

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预谋。契丹主欲遣遇先将兵入大梁，遇辞；退，谓所亲曰："吾位为将相，败不能死，忍复图其主乎！"至平棘，谓从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复南行！"遂扼吭而死。

杜威投降的事，皇甫遇当初没参预谋划。契丹主要派皇甫遇先率兵进入大梁，他推辞了；退下后对亲信说："我身为将相，兵败后不能去死，怎能忍心再谋取君主呢！"兵至平棘，对身边跟随人的说："我已好几天不吃饭了，还有什么面目再往南走啊！"于是掐住喉咙而死。

张彦泽倍道疾驱，夜渡白马泽。壬申，帝始闻杜威等降；是夕，又闻彦泽至滑州，召李崧、冯玉、李彦韬入禁中计事，欲诏刘知远发兵入援。癸酉，未明，彦泽自封丘门斩关而入，李彦韬帅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彦泽顿兵明德门外，城中大扰。

张彦泽日夜兼程飞奔疾驰，夜里渡过白马津。壬申（十六日），后晋出帝才知道杜威等人已投降。当天傍晚，又听说张彦泽已到滑州，就召李崧、冯玉、李彦韬到宫中议事，打算诏命刘知远起兵来援救都城。癸酉（十七日），天还没亮，张彦泽已从封丘门破关冲入城中，李彦韬率领禁军五百名前往迎敌，不能阻止，张彦泽在明德门外驻军，城中大乱。

帝于宫中起火，自携剑驱后宫十余人将赴火，为亲军将薛超所持。俄而彦泽自宽仁门传契丹主与太后书慰抚之，且召桑维翰、景延广，帝乃命灭火，悉开宫城门。帝坐苑中，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于郊野面缚待罪次。遣男镇宁节度使延煦，威信节度使延宝，奉国宝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称"新妇李氏妾"。

后晋出帝在宫中放起了火，自己提着宝剑驱赶后宫的十几个人将跳入火中，被亲军将领薛超抱住了。一会儿，张彦泽从宽仁门外传进契丹主给太后的书信以示抚慰，并召桑维翰、景延广前来。后晋出帝于是命令灭火，打开所有的宫门。后晋出帝坐在御苑中和后妃们相聚哭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拟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事来临神鬼迷惑；运数已尽天命灭亡。现在和太后及妻子冯氏，全族大小都在郊野两手反绑向前排列等待降罪。派儿子镇宁节度使石延煦、威信节度使石延宝，奉上国宝一枚、金印三枚出城迎接。"太后也上表称"新妇李氏妾"。

傅住儿入宣契丹主命，帝脱黄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张彦泽，欲与计事。彦泽曰：“臣无面目见陛下。”帝复召之，彦泽微笑不应。

傅住儿入宫内宣示契丹主的命令，后晋出帝脱下黄袍，穿上素色衣衫，再次叩拜听从宣示，宫内左右侍从们都掩面涕泣。后晋出帝让人召张彦泽来，想和他议事。张彦泽说：“臣没脸去见陛下。”出帝再次召他去，他只是微笑不答应。

或劝桑维翰逃去。维翰曰：“吾大臣，逃将安之！”坐而俟命。彦泽以帝命召维翰，维翰至天街，遇李崧，驻马语未毕，有军吏于马前揖维翰赴侍卫司。维翰知不免，顾谓崧曰：“侍中当国，今日国亡，反令维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彦泽踞坐见维翰，维翰责之曰：“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复领大镇，授以兵权，何乃负恩至此！”彦泽无以应，遣兵守之。

有人劝桑维翰逃走，他说：“我是大臣，逃了又往哪里去！”静坐待命。张彦泽以皇帝的命令召桑维翰入宫，桑维翰来到天街时，遇见李崧，停下马来说话未完，就有军吏在马前揖请桑维翰去侍卫司，他知道自己难免一死，回头对李崧说：“您这位侍中主持国政，现在国家灭亡，反而要让我去死，为什么呢？”李崧脸上露出惭愧的表情。张彦泽傲慢地倚坐接见桑维翰，桑维翰指责他道：“去年从罪人之中把你提拔出来，又让你管辖一个大的藩镇，授予你兵权，你怎么能如此负恩！”张彦泽无话可答，派兵看守住桑维翰。

宣徽使孟承诲，素以佞巧有宠于帝，至是，帝召承诲，欲与之谋，承诲伏匿不至；张彦泽捕而杀之。

宣徽使孟承诲一贯以乖巧谄媚受后晋出帝宠信，到这时，后晋出帝召他，想和他商议事情，孟承诲藏匿起来不到；张彦泽把他捉住而杀掉。

彦泽纵兵大掠，贫民乘之，亦争入富室，杀人取其货，二日方止，都城为之一空。彦泽所居山积，自谓有功于契丹，昼夜以酒乐自娱，出入骑从常数百人，其旗帜皆题“赤心为主”，见者笑之。军士擒罪人至前，彦泽不问所犯，但嗔目竖三指，即驱出断其腰领。彦泽素与门使高勋不协，乘醉至其家，杀其叔父及弟，尸诸门首。士民不寒而。

张彦泽放纵士兵大肆抢掠，贫民趁乱也争着闯入富人家里杀人抢钱财，两天才停止，而都城已经被洗劫一空。张彦泽的住处里钱财宝物堆积如山，他自认为有功于契丹，不分昼夜地饮美酒、听歌乐，纵情娱乐；每次出入跟随的骑兵常有几百名，他的旗帜上都题有“赤心为主”四字，见到的无不耻笑他。军士抓获罪人押到跟前，他不问所犯何罪，只瞪起眼睛竖起中指，就拉出去腰斩。张彦泽素来与门使高勋不融洽，就乘酒醉来到他家，杀死他的叔父和弟弟，陈尸门前。士民见了不寒而。

中书舍人李涛谓人曰：“吾与其逃于沟渎而不免，不若往见之。”乃投刺谒彦泽曰：“上书请杀太尉人李涛，谨来请死。”彦泽欣然接之，谓涛曰：“舍人今日惧乎？”涛曰：“涛今日之惧，亦犹足下昔年之惧也。向使高祖用涛言，事安至此！”彦泽大笑，命酒饮之。涛引满而去，旁若无人。

中书舍人李涛对人说：“我与其逃到水沟里而不免一死，就不如前去见他。”于是投上名刺谒见张彦泽，说：“上书请杀太尉人李涛，谨来请死。”张彦泽欣然接见了他，问李涛：“你今天害怕了？”李涛说：“我今天的害怕，就像你当年的害怕一样。过去如果高祖听我李涛的话，事情哪能到这地步！”张彦泽听了放声大笑，命人拿酒来给李涛喝，李涛斟满杯后一饮而尽，然后旁若无人地走了。

甲戌，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帝与太后、皇后乘肩舆，宫人、宦者十余人步从。见者流涕。帝悉以内库金珠自随。彦译使人讽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归之，亦分以遗彦泽，彦泽择取其奇货，而封其余以待契丹。彦泽遣控鹤指挥使李筠以兵守帝，内外不通。帝姑乌氏公主赂守门者，入与帝诀，归第自经。帝与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彦泽，然后敢发。

甲戌（十八日），张彦泽把出帝迁往开封府，而且片刻不让停留，宫里大哭。出帝和太后、皇后坐着肩舆，宫人、宦官十几人步行跟随。路上见到的人都流下眼泪。出帝把内库的金银珠宝都随身带走，张彦泽派人规劝他说：“契丹主来时，这些东西无法藏匿。”出帝将这些财宝都放回内库，也分一部分给张彦泽；张彦泽选取其中的奇珍异宝，封存其余留待契丹。张彦泽派控鹤指挥使李筠率兵看守出帝，出帝和外界的联系不通。出帝的姑姑乌氏公主贿赂看门人，进来与出帝

诀别，然后回到家中上吊自杀。出帝和太后给契丹主所上的表章，都先给张彦泽看过，然后才敢发出。

帝使取内库帛数段，主者不与，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于李崧，崧亦辞以他故不进。又欲见李彦韬，彦韬亦辞不往。帝惆怅久之。

后晋出帝让人取几段内库的丝帛，管库的人不给，说：“这不是你的东西。”又向李崧要酒，李崧也用其它原因推托不送来。他又想见李彦韬，李彦韬也推辞不来，出帝为此惆怅了许久。

冯玉佞张彦泽，求自送传国宝，冀契丹复任用。

冯玉谄媚张彦泽，请求让自己送去传国之宝，希望契丹能再任用他。

楚国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彦泽使人取之，太后迟回未与；彦泽诟詈，立载之去。

楚国夫人丁氏，是石延煦的母亲，长得美丽。张彦泽派人去取来，太后迟疑徘徊不肯给，张彦泽大骂，把楚国夫人装上车就走。

是夕，彦泽杀桑维翰。以带加颈，白契丹主，云其自经。契丹主曰：“吾无意杀维翰，何为如是！”命厚抚其家。

这天傍晚，张彦泽杀了桑维翰，并用带子套在他脖子上，告诉契丹主，说他是上吊自杀。契丹主说：“我无意杀桑维翰，他为什么这样！”命人丰厚地抚恤他的家属。

高行周、符彦卿皆诣契丹牙帐降。契丹主以阳城之战为彦卿所败，诘之。彦卿曰：“臣当时惟知为晋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释之。

高行周、符彦卿都到契丹主的牙帐投降。契丹主因阳城之战被符彦卿打败，追问符彦卿，彦卿说：“臣当时只知为晋主竭尽全力，今日死生听你决定。”契丹主一笑而释放了他。

己卯，延煦、延宝自牙帐还，契丹主赐帝手诏，且遣解里谓帝曰：“孙勿忧，必使汝有啖饭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谢恩。

己卯（二十三日），石延煦、石延宝从牙帐回，契丹主赐给出帝手诏，并派解里前去对出帝说：“孙儿不要担忧，一定让你有吃饭的地方。”出帝心里稍稍安稳，上表谢恩。

契丹以所献传国宝追琢非工，又不与前史相应，疑其非真，以诏书诘帝，使献真者。帝奏："顷王从珂自焚，旧传国宝不知所在，必与之俱烬。此宝先帝所为，群臣备知。臣今日焉敢匿宝！"乃止。

契丹认为所献的传国之宝雕琢不精细，又和前代历史所记不相吻合，怀疑不是真品，下诏书追问出帝，让他献出真宝。出帝上奏道："不久前王从珂自焚时，旧的传国之宝就不知去向，想来一定是和他一起化为灰烬了。这个国宝是先帝所制，众大臣全知道。我在今天哪里还敢藏匿国宝啊！"于是作罢。

帝闻契丹主将渡河，欲与太后于前途奉迎；张彦泽先奏之，契丹主不许。有司又欲使帝衔璧牵羊，大臣舆榇，迎于郊外，先具仪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许。又诏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有司欲备法驾迎契丹主，契丹主报曰："吾方擐甲总戎，太常仪卫，未暇施也。"皆却之。

出帝听说契丹主将要渡黄河，想和太后事先到前面迎接；张彦泽事先奏报，契丹主不同意。有关官员又想让出帝口衔璧、手牵羊，大臣拉着车上的棺材，到郊外迎接；先将这些仪式告诉契丹主，契丹主说："我派奇兵直取大梁，不是来受降的。"也不允许。又下诏书告诉后晋文武百官，一切都照旧；朝廷制度沿用汉人礼仪。有关官署要备法驾去迎接契丹主，契丹主说："我正戎装披甲，太常仪卫没工夫使用。"一概推却了。

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阳捕景延广。延广苍猝无所逃伏，往见契丹主于封丘。契丹主诘之曰："致两主失欢，皆汝所为也。十万横磨剑安在！"召乔荣，使相辩证，事凡十条。延广初不服，荣以纸所记语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辄授一筹。至八筹，延广但以面伏地请死，乃锁之。

早先，契丹主来到相州，旋即派兵开往河阳捕捉景延广。景延广仓促之间无处逃跑藏匿，就到封丘去见契丹主。契丹主责问他道："导致两主不和，全是你所干的事！你所说的'十万横磨剑'在哪里？"召来乔荣，让他们互相申辩对证，共十件事。景延广最初不服，乔荣把纸上所记的话给他看，景延广才认服，每承认一件事，就给他一支筹码。到第八去支筹码时，景延广只能把脸伏在地上请求死罪，于是把他关押起来。

丙戌晦，百官宿于封禅寺。

丙戌晦（三十日），文武百官在封禅寺住宿。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六卷

后汉纪一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上天福十二年（丁未、947）

后汉纪一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

[1]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遥辞晋主于城北，乃易素服纱帽，迎契丹主，伏路侧请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驻马高阜，命起，改服，抚慰之。左卫上将军安叔千独出班胡语，契丹主曰："汝安没字邪？汝昔镇邢州，已累表输诚，我不忘也。"叔千拜谢呼跃而退。

[1]春季，正月，丁亥朔（初一），后晋的文武百官在大梁城北远远地向后晋出帝辞别，然后改换白衣纱帽，迎接契丹主耶律德光，全都在路旁伏服请罪。契丹主头戴貂帽，身披貂裘，内裹铁甲，立马于高岗之上，命令归降的百官起立，改换服装，安抚勉慰百官。左卫上将军安叔千一人从百官的行列中站出来，向契丹主耶律德光说了一番胡语。契丹主说："你就是'安没字'吗？你过去镇守邢州时，已多次向我表示忠诚，我没忘记啊。"安叔千欢呼跳跃拜谢而退。

晋主与太后已下迎于封丘门外，契丹主辞不见。

后晋出帝和太后以下在封丘门外迎接，契丹主推辞不见。

契丹主入门，民皆惊呼而走。契丹主登成楼，遣通事谕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门，下

马拜而后入宫。以其枢密副使刘密权开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复出，屯于赤冈。

契丹主进入大梁城门时，百姓们都惊呼地跑掉了。契丹主登上城楼，命翻译告诉百姓们："我也是人，你们不要害怕！我要让你们休养生息。我无心南来，是汉兵引我来到这儿的。"来到明德门，契丹主下马叩拜，然后入宫。命令他的枢密副使刘密为代理开封尹。日落时分，契丹主退出都城，屯兵于赤冈。

[2]戊子，执郑州防御使杨承勋至大梁，责以杀父叛契丹，命左右脔食之。未几，以其弟右羽林将军承信为平卢节度使，悉以其父旧兵授之。

[2]戊子（初二），抓获郑州防御使杨承勋，将他押解到大梁城，斥责他杀父、背叛契丹，命令左右的人把他剁为碎肉吃掉。不久，委任他的弟弟右羽林将军杨承信为平卢节度使，并把他父亲的旧部全都交给他率领。

[3]高勋诉张彦泽杀其家人于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彦泽剽掠京城，并傅住儿锁之。以彦泽之罪宣示百官，问："应死否？"皆言"应死"。百姓亦投牒争疏彦泽罪。己丑，斩彦泽、住儿于北市，仍命高勋监刑。彦泽前所杀士大夫子孙，皆杖号哭，随而诟詈，以杖扑之。勋命断腕出锁，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争破其脑取髓，脔其肉而食之。

[3]高勋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控诉张彦泽杀他的家属。契丹主也愤恨张彦泽剽掠京城，将张彦泽和监军傅住儿一起抓了起来。契丹主把张彦泽的罪行向百官宣布，并问："张彦泽应不应该处死？"百官都说："应该处死。"全城百姓也争先恐后递上状牒上书张彦泽的罪行。己丑（初三），命将张彦泽、傅住儿押往北市斩首，并命高勋监斩。张彦泽原来所杀的士大夫的子孙，这时都携带丧杖，随后怒骂，用丧杖痛打张彦泽的尸首。高勋命令砍断手腕从铐锁中取出尸体，剖腹取心来祭奠被他杀害的人。市民们争着砸碎他的头，取出他的脑髓，剁碎他的肉并分吃掉。

[4]契丹送景延广归其国，庚寅，宿陈桥，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4]契丹押解景延广返归契丹，庚寅（初四）那天，夜宿于陈桥镇，趁看押人懈怠的时候，他掐脖子自杀了。

[5]辛卯，契丹以晋主为负义侯，置于黄龙府。黄龙府，即慕容氏和龙城也。契丹主使谓李太后曰："闻重贵不用母命以至于此，可求自便，勿与俱行。"太后曰："重贵事妾甚谨。所失者，违先君之志，绝两国之欢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随子，欲何所归！"

[5]辛卯（初五），契丹封后晋出帝为负义侯，安置在黄龙府。黄龙府就是原慕容氏的和龙城。契丹主派人对李太后说："听说重贵是不听母命才落到今天的下场；您可以自行方便，不要和他一起同行。"太后说："重贵侍奉我很恭谨。他的失误是，违背了先君的意志，断绝了两国的交欢。现在有幸蒙受大恩，保全了身家性命，我做母亲的不随着儿子，又往哪儿寻求归宿呢！"

癸巳，契丹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遣大同节度使兼侍中河内崔廷勋以兵守之。契丹主数遣使存问，晋主每闻使至，举家忧恐。时雨雪连旬，外无供亿，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一人相念邪！”僧辞以“虏意难测，不敢献食。”晋主阴祈守者，乃稍得食。

癸巳（初七），契丹把后晋出帝和他全家人迁到封禅寺，派大同节度使兼侍中河内人崔廷勋领兵看守。契丹主多次派使者前去探望问候；后晋出帝每听说使者到，全家都惊恐担忧。当时雨夹雪下了十几天，寺外断绝了供给，全家老小又冷又饿。李太后派人对寺内的和尚说：“我曾在这里供给数万和尚的斋饭，现在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记着我吗？”和尚以“契丹用心难料，不敢献上食品”为推辞。后晋出帝只好偷偷地哀求看守，才得到一点食物。

是日，契丹主自赤冈引兵入宫，都城诸门及宫禁门，皆以契丹守卫，昼夜不释兵仗。磔犬于门，以竿悬羊皮于庭为厌胜。契丹主谓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废东京，降开封府为汴州，尹为防御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国衣冠，百官起居皆如旧制。

当天，契丹主率兵从赤冈进入宫中。都城各门和宫禁大门，都派契丹兵把守，昼夜不离兵器。并且在大门前杀狗，在庭院中竖起长竿挂上羊皮作为诅咒。契丹主对群臣说：“从今以后，不整治兵器，不购置战马，减轻赋税，少征徭役，天下太平了！”废除东京建制，降开封府为汴州，原府尹为防御使。乙未（初九）契丹主改穿中原衣冠，文武百官上朝退朝一切均按旧有的典章制度。

赵延寿、张砺共荐李崧之才；会威胜节度使冯道自邓州入朝，契丹主素闻二人名，皆礼重之。未几，以崧为太子太师，充枢密使；道守太傅，于枢密院祗候，以备顾问。

赵延寿、张砺一起荐举李崧的才华；正赶上威胜节度使冯道从邓州入朝，契丹主对二人的名声早有耳闻，都给予礼遇以示重视。不久，就命李崧为太子太师，充任枢密使；命冯道为太傅，在枢密院供职，担任顾问。

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惟彰义节度使史匡威据泾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

子也。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斩契丹使者，以秦、阶、成三州降蜀。

契丹主又分别派出使者，将诏书赐给后晋的各个藩镇；各藩镇都争着上表章称臣，凡被召的没有不快马到达的。只有彰义节度使史匡威据守泾州不接受命令。史匡威是史建瑭的儿子。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把来传诏书的契丹使者杀掉，率领秦、阶、成三州投降后蜀。

初，杜重威既以晋军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铠仗数百万贮恒州，驱马数万归其国，遣重威将其众己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晋兵之众，恐其为变，欲悉以胡骑拥而纳之河流。或谏曰：“晋兵在他所者尚多，彼闻降者尽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抚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众屯陈桥。会久雪，官无所给，士卒冻馁，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骂之。

当初，杜威恢复旧名杜重威领着后晋军投降契丹后，契丹主收缴了全部兵器铠甲，有数百万件之多，贮存于恒州；派人将军马数万匹北归其国中；派杜重威率领其部卒跟随自己南下。到了黄河岸边，契丹主看到投降的后晋兵卒太多，怕制造事变，想用自己的骑兵把他们统统赶进黄河。有人劝谏道：“晋兵在各地的还很多，他们听到投降的都死了，一定都会抗拒到底的；不如先安抚他们，慢慢地再想万全之策。”契丹主就派杜重威带领他的降兵屯驻陈桥。正赶上下雪多日，官没给粮饷，士兵们又冷又饿，都怨恨杜重威，相聚而哭泣；杜重威每出帐外，道旁的士兵都骂他。

契丹主犹欲诛晋兵。赵延寿言于契丹主曰：“皇帝亲冒矢石以取晋国，欲自有之乎，将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变色曰：“朕举国南征，五年不解甲，仅能得之，岂为他人乎！”延寿曰：“晋国南有唐，西有蜀，常为仇敌，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寿曰：“晋国东自沂、密，西及秦、凤，延袤数千里，边于吴、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湿，上国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车驾北归，以晋国如此之大，无兵守之，吴、蜀必相与乘虚入寇，如此，岂非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则奈何？”延寿曰：”陈桥降卒，可分以戍南边，则吴、蜀不能为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党，失于断割，悉以唐兵授晋。既而返为寇仇，北向与吾战，辛勤累年，仅能胜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时悉除之，岂可复留以为后患乎？”延寿曰：“向留晋兵于河南，不质其妻子，故有此忧。今若悉徙其家于恒、定、云、朔之

间，每岁分番使戍南边，何忧其为变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悦曰：“善！惟大王所以处之。”由是陈桥兵始得免，分遣还营。

契丹主还是想诛杀后晋降卒。赵延寿对他说：“皇帝亲自率兵冒着飞矢流石夺取了晋国江山，是想自己占有呢，还是想替他人夺取呢？”契丹主脸色突变道：“朕统率全国南征，五年不解衣甲，才刚刚得到，岂能是为他人！”赵延寿说：“晋南面有唐，西面有蜀，常常互为仇敌，皇帝也知道吧？”契丹主答：“知道。”赵延寿又说：“晋国东起沂州、密州，西至秦州、凤州，绵延广袤数千里，边境与吴、蜀相接，常要派兵镇守。南方暑热潮湿，北国人不能居住。他日您车驾北归，而这么辽阔的晋国疆土无兵把守，吴、蜀一定乘虚入侵，这样，难道不是为他人夺取江山吗？”契丹主说：“这是我没料到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赵延寿说：“陈桥的降兵，可分开来把守南部边疆，这样吴、蜀就不能成为后患了。”契丹主说：“我过去在上党，失策在于当断不断，把唐兵交给晋。没想到反过来与我为仇，北面同我作战，辛苦勤劳好几年，才把他们战胜。现在有幸落在我的手里，不乘这时把他们翦除干净，难道还留作后患吗？”赵延寿说：“过去把晋兵留在河南，不将他们的妻子作为人质，所以才有这种忧患。现在如果把他们的家全迁到恒、定、云、朔各州之间，每年轮番让他们把守南部边疆，何怕他们发生突变！这是上策呵。”契丹主高兴地说：“对！全按你燕王的意见办理！”于是陈桥降兵才得豁免，分别遣返兵营。

[6]契丹主杀右金吾卫大将军李彦绅、宦者秦继，以其为唐潞王杀东丹王故也。以其家族赀财赐东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为人雄健好施。

[6]契丹主杀右金吾卫大将军李彦绅和宦者秦继，因为他们曾为后唐潞王杀东丹王的缘故。并把他们家族的资财赏赐给东丹王的儿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瞎一只眼，为人豪迈雄健，慷慨好施。

[7]癸卯，晋主与李太后、安太妃、冯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宝俱北迁，后宫左右从者百余人。契丹遣三百骑援送之；又遣晋中书令赵莹、枢密使冯玉、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与之俱。

[7]癸卯（十七日），后晋出帝与李太后、安太妃、冯后与弟石重睿、儿子石延煦、石延宝全部向北迁移，后宫左右随从有一百多人。

契丹派三百名骑兵护送、防范，又命原后晋中书令赵莹、枢密使冯玉、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与他们同行。

晋主在途，供馈不继，或时与太后俱绝食，旧臣无敢进谒者。独磁州刺史李迎谒于路，相对泣下。曰：“臣无状，负陛下。”因倾赀以献。

后晋出帝在路上，食物供给接不上，有时和太后一同断食，而那些旧日的臣下竟没人敢前来迎接进见的，只有磁州刺史李在路旁边迎接拜谒。君臣相对泣下。李说：“为臣无能，有负于陛下。”于是把自己所有的资财献上。

晋主至中度桥，见杜重威寨，叹曰：“天乎！我家何负，为此贼所破！”恸哭而去。

后晋出帝到达中度桥，望见杜重威的兵寨，感叹道：“天呵！我家何负于人，竟被这个贼人所破！”大哭而去。

[8]癸丑，蜀主以左千牛卫上将军李继勋为秦州宣慰使。

[8]癸丑（二十七日），后蜀主孟昶派左千牛卫上将军李继勋为秦州宣慰使。

[9]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刘为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为义成节度使，兀欲姊婿潘聿为横海节度使，赵延寿之子匡赞为护国节度使，汉将张彦超为雄武节度使，史为彰义节度使，客省副使刘晏僧为忠武节度使，前护国节度使侯益为凤翔节度使，权知凤翔府事焦继勋为保大节度使。，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势稍沮。

[9]契丹主任命前燕京留守刘为西京留守；任命永康王兀欲的弟弟留为义成节度使、兀欲的姐夫潘聿为横海节度使；任命赵延寿的儿子赵匡赞为护国节度使；任命汉将张彦超为雄武节度使，史为彰义节度使，客省副使刘晏僧为忠武节度使；前护国节度使侯益为凤翔节度使，代理凤翔府事；任命焦继勋为保大节度使。刘是涿州人。不久何重建归附后蜀，史匡威据泾州以拒史取代，契丹之势稍稍受到扼制。

[10]晋昌节度使赵在礼入朝，其裨将留长安者作乱，节度副使建人李肃讨诛之，军府以安。

[10]晋昌节度使赵在礼入朝到大梁，他留在长安的副将作乱，节度副使建州人李肃讨伐诛灭了叛乱，军府得以平安。

[11]晋主之绝契丹也，匡国节度使刘继勋为宣徽北院使，颇豫其谋；契丹主入汴，继勋入朝，契丹主责之。时冯道在殿上，继勋急指道曰："冯道为首相，与景延广实为此谋。臣位卑，何敢发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锁继勋，将送黄龙府。

[11]后晋出帝断绝和契丹的往来，匡国节度使刘继勋当时为宣徽北院使，多参预此事的谋划；契丹主进入大梁，刘继勋又来朝见，契丹主责怪他。当时冯道正在殿上，刘继勋急忙指着他说："冯道是首相，和景延广实际策划的此事。臣的官职卑微，哪里敢说话！"契丹主说："这老头儿不是多事的人，你不要胡乱攀引他！"命人锁上刘继勋，押送黄龙府。

赵在礼至洛阳，谓人曰："契丹主尝言庄宗之乱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忧。"契丹遣契丹将述轧、奚王拽剌、勃海将高谟翰戍洛阳，在礼入谒，拜于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礼至郑州，闻继勋被锁，大惊，夜，自经于马枥间。契丹主闻在礼死，乃释继勋，继勋忧愤而卒。

赵在礼到洛阳，对人说："契丹主曾说庄宗之乱由我引起。看来我此行，深可忧虑。"契丹派契丹的将领述轧、奚王拽剌、勃海将领高谟翰驻守洛阳，赵在礼进入谒见。在庭下叩拜，而拽剌等人都蹲坐着受礼。乙卯（二十九日），赵在礼到郑州，听说前往入朝的刘继勋被锁上，惊恐万分，到了夜里，在马房里自杀了。契丹主听说赵在礼自杀了，就释放了刘继勋，刘继勋忧虑愤恨而死。

刘在契丹尝为枢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阳，诟奚王曰："赵在礼汉家大臣，尔北方一酋长耳，安得慢之如此！"立于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

刘在契丹曾为枢密使、同平章事等职，到了洛阳，责骂奚王拽剌道："赵在礼是汉家的大臣，你只不过是北方的一个酋长罢了，怎敢这样怠慢他！"刘站在庭下大挫他的气焰。于是洛阳人稍得安定。

契丹主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

契丹主广泛接受四面八方送上来的进贡礼品，大肆饮酒作乐，常常对原后晋的臣子说：“你们中原的事，我都知道；可我国的事，你们就不晓得了！”

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

赵延寿请求供给北国军队的粮饷，契丹主说：“我国没有这个法。”于是就四处放出胡骑兵，以放马为名，四处抢掠，称为“打草谷”。百姓中年轻力壮的死于契丹兵的刀口，年老体弱的填于沟壑，从大梁、洛阳的辖区直到郑、滑、曹、濮各州，几百里地的地面上，财产牲畜几乎抢掠一空。

契丹主谓判三司刘曰：“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用优赐，速宜营办。”时府库空竭，不知所出，请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其实无所颁给，皆蓄之内库，欲辇归其国。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契丹主对判三司刘说：“契丹大军三十万，平掉了晋国，就应该发给丰厚的赏赐，要赶快准备操办。”当时官府仓库里已经空竭，刘不知从何处而出，于是就向都城的士人百姓借钱，自将相以下都免不了。又分别派遣几十名使者到各州中借款，都用严刑相威胁，民不聊生。其实钱本不颁发给契丹士兵，都聚积到皇宫内库里，打算装车运往本国。于是内外怨恨、愤怒，开始感到契丹的祸患痛苦，都想驱逐他们了。

[12]初，晋主与河东节度使、中书令、北平王刘知远相猜忌，虽以为北面行营都统，徒尊以虚名，而诸军进止，实不得预闻。知远因之广募士卒；阳城之战，诸军散卒归之者数千人，又得吐谷浑财畜，由是河东富强冠诸镇，步骑至五万人。

[12]当初，后晋出帝与河东节度使、中书令、北平王刘知远相互猜忌。虽然任命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但徒有虚名罢了，各军的行动，实际上他一点都不能干预。刘知远因此大量招募士兵；阳城一战，各军的散兵游勇归附于他的有几千人，又得到吐谷浑的财产牲畜，于是各藩镇中河东最为富强，步兵、骑兵多达五万人。

晋主与契丹结怨，知远知其必危，而未尝论谏。契丹屡深入，知远初无邀遮、入援之志。及闻契丹入汴，知远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遣客将安阳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主：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契丹主赐诏褒美，及进画，亲加“儿”字于知远姓名之上，仍赐以木拐。胡法，优礼大臣则赐之，如汉赐几杖之比，惟伟王以叔父之尊得之。

后晋出帝和契丹结下怨隙，刘知远判断他必然凶多吉少，但从未加以劝谏。契丹屡次深入进犯，刘知远全然没有拦击、入援的打算。等到听说契丹已占据大梁，刘知远就分兵守护四方边境来防备侵袭。又派遣客将安阳人王峻向契丹主奉上三道表章：一是祝贺契丹进入大梁；二是因太原是夷、夏人杂居共处之处，守防士卒屯聚，所以不敢离镇前往朝贺；三是本应献上贡品，但正值契丹将领刘九一的军队从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太原城中人心忧虑恐惧，待召还此军，道路畅通，才可以送入贡品。契丹主见表章后赐予诏书，称赞表彰，待亲自审批诏书时，又在刘知远的姓名上加上“儿”字，以示亲近，并赐给木。按照胡人的传统，受礼遇优待的大臣，才能赐予木，相当于汉人赐给几杖，只有伟王因为有其叔父的尊贵地位，才得到这种赏赐。

知远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献奇缯名马，契丹主知知远观望不至，及文珂还，使谓知远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蕃汉孔目官郭威言于知远曰：“虏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

刘知远又派遣北都副留守太原人白文珂献上珍奇的丝织品和名贵的马匹。契丹主知刘知远观望不到，等白文珂回太原时，契丹主让他告诉刘知远：“你既不奉事南朝，又不奉事北朝，你打算等什么呢？”蕃汉孔目官郭威对刘知远说：“胡虏对我们怨恨很深呵！王峻说契丹贪婪残暴失掉人心，一定不能长久占据中原。”

或劝知远举兵进取。知远曰：“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

有人劝刘知远起兵进攻。刘知远说：“用兵有缓有急，应当因时采取合适的策略。现在契丹刚刚招降了晋国的十万兵马，像老虎一样雄踞着都城，形势没有其它的变化，怎能轻举妄动呢！况且观察他们所贪图的无非是钱财物品，钱财物品得足了，一定要向北回国的。况且现在冰雪已消，气候转暖，他们必然难以久留，应等他们退去，再去占领那里，才可确保万无一失。”

昭义节度使张从恩，以地迫怀、洛，欲入朝于契丹，遣使谋于知远，知远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当继往。”从恩以为然。判官高防谏曰：“公晋室懿亲，不可轻变臣节。”从恩不从。左骁卫大将军王守恩，与从恩姻家，时在上党，从恩以副使赵行迁知留后，牒守恩权巡检使，与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

昭义节度使张从恩，因为地近怀、洛二州，想向契丹朝觐，派使者先去和刘知远商量。刘知远说：“我们以一隅之地，怎么敢与偌大的天下抗争！您可先行一步，我当随后就去。”张从恩信以为真。判官高防劝谏道：“您身为晋室的懿亲，切不可轻易地改变为臣的气节。”张从恩不听从。左骁卫大将军王守恩和张从恩是亲家，当时在上党，张从恩命节度副使赵行迁主持留后事务，发公文派王守恩代理巡检使，与高防共同辅佐赵行迁。王守恩是王建立的儿子。

[13]荆南节度使高从诲遣使入贡于契丹，契丹遣使以马赐之。从诲亦遣使诣河东劝进。

[13]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派使者向契丹进贡，契丹派使者赐给他马匹。高从诲也派使者到河东，劝刘知远登皇帝位。

[14]唐主立齐王景遂为皇太弟。徙燕王景达为齐王，领诸道兵马元帅；徙南昌王弘冀为燕王，为之副。

[14]南唐主立齐王李景遂为皇太弟；又改封燕王李景达为齐王，领诸道兵马元帅；改封南昌王李弘冀为燕王，为副元帅。

景遂尝与宫僚燕集，赞善大夫元城张易有所规谏，景遂方与客传玩玉杯，弗之顾。易怒曰：“殿下重宝而轻士。”取玉杯抵地碎之，从皆失色；景遂敛容谢之，待易益厚。

李景遂和宫中僚属聚会，赞善大夫元城人张易有所劝谏，而李景遂正和客人们传看赏玩玉杯，不回头理他。张易愤怒地说：“殿下看重宝

物而轻视士人！”抓过玉杯来摔在地上砸碎了，众人都大惊失色。而李景遂收起笑容向张易道歉，从此对张易更加重视了。

景达性刚直，唐主与宗室近臣饮，冯延己、延鲁、魏岑、陈觉辈，极倾谄之态，或乘酒喧笑；景达屡诃责之，复极言谏唐主，以不宜亲近佞臣。延己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虚言德之；尝宴东宫，阳醉，抚景达背曰：“尔不可忘我！”景达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请斩之；唐主谕解，乃止。张易谓景达曰：“群小交构，祸福所系。殿下力未能去，数面折之，使彼惧而为备，何所不至！”自是每游宴，景达多辞疾不预。

李景达生性刚直。南唐主常和宗室近臣饮酒，冯延己、冯延鲁、魏岑、陈觉等人在此时竭尽谄媚丑态，有时借酒喧哗大笑。李景达多次大声斥责他们，又反复劝谏南唐主，不应亲近那些奸佞之臣。冯延己因两个皇弟的封立并不出于自己的意思，就想用空话来表示自己对他们有恩德；一次在东宫饮宴时，他装作酒醉，抚着李景达的后背说：“你不能忘了我！”李景达大怒，一甩袖子进入宫中，禀报南唐主，请求杀掉冯延己；唐主百般劝解，才算罢了。张易对李景达说：“朝中这群屑小之徒盘根错节，实在关系到生死福祸。殿下全力也未能除去他们，多次面争廷折，使他们害怕并作好防范，什么事干不出来！”从此每次游乐宴会，李景达多借口身体不适而不参加。

唐主遣使贺契丹灭晋，且请诣长安修复诸陵；契丹不许，而遣使报之。

南唐主派使臣去祝贺契丹攻灭后晋，并请契丹允许他去长安修复陵墓。契丹不允许，并派使者回复此事。

晋密州刺史皇甫晖，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帅众奔唐；淮北贼帅多请命于唐。唐虞部员外郎韩熙载上疏，以为：“陛下恢复祖业，今也其时。若虏主北归，中原有主，则未易图也。”时方连兵福州，未暇北顾；唐人皆以为恨，唐主亦悔之。

后晋密州刺史皇甫晖、棣州刺史王建，都躲避契丹而率众投奔南唐；淮北一带的贼帅也多请求归附，听命于南唐。南唐虞部员外郎韩熙载上疏道：“陛下要恢复祖先大业，现在是时候了！如果胡虏之主北上回国，而中原有了新主，那就不容易对付了。”当时南唐正在福州集

结军队，没有机会顾及北方。南唐人都以此为恨事，后唐主也很后悔痛失良机。

[15]契丹主召晋百官悉集于庭，问曰：“吾国广大，方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兹所行，何事为先？”对曰：“王者初有天下，应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庭。百官朝贺，华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下制称大辽会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节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战马。”

[15]契丹主召集后晋的全部文武百官在庭中，问他们：“我国土辽阔广大，方圆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而中原的习俗和我国不一样，我想选一个人作中原的君长，怎么样？”百官都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无论夷族、华夏的人心，都愿拥戴您为皇帝。”这样劝进两次。契丹主于是说：“你们既然愿意让我作皇帝，那么现在要办的事，第一项是什么？”百官答道：“皇帝刚刚得到天下，应该大赦罪人。”二月丁巳朔（初一），契丹主头戴通天冠，身披绛纱袍，在皇宫正殿登极，庭下设置了大典乐器和仪仗卫队。百官都来朝贺，汉人都穿礼服，胡人仍穿胡服，立在汉人文、武两班中间。契丹主传下命令，称大辽会同十年，大赦天下。并说：“从今以后，节度使、刺史不许设置亲兵卫队，不得购买战马。”

赵延寿以契丹主负约，心怏怏，令李崧言于契丹主曰：“汉天子所不敢望，乞为皇太子。”崧不得已为言之。契丹主曰：“我于燕王，虽割吾肉，有用于燕王，吾无所爱。然吾闻皇太子当以天子儿为之，岂燕王所可为也！”因令为燕王迁官。时契丹以恒州为中京，翰林承旨张砺奏拟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而行之。

赵延寿因为契丹主负约，心里愤闷不平，派李崧向契丹主说：“我不敢奢望为汉人天子，但请求作个皇太子。”李崧不得已，把这话转告给契丹主。契丹主说：“我对燕王，即使是割我身上的肉只要于燕王有用，也在所不惜。但是我听说皇太子应当是天子的儿子才能当，哪能是燕王所能作的！”于是命令给燕王晋升官职。当时契丹以恒州作为中

京，翰林承旨张砺奏拟燕王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照旧。契丹主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后，发布此令。

[16]壬戌，蜀李继勋与兴州刺史刘景攻固镇，拔之。何重建请出蜀兵与阶成兵共扼散关以取凤州，丙寅，蜀主发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

[16]壬戌（初六），后蜀李继勋和兴州刺史刘景进攻并夺取了固镇。何重建请求后蜀派兵与阶、成二州兵马共同扼守散关，以便夺取凤州。丙寅（初十），后蜀主命发山南兵三千七百名赶赴散关。

[17]刘知远闻何重建降蜀，叹曰：“戎狄凭陵，中原无主，今藩镇外附，吾为方伯，良可愧也！”

[17]刘知远听说何重建投降后蜀，感叹道：“戎狄入侵蹂躏，中原没有君主，致使藩镇向外投靠，我身为一方长官，太感惭愧了！”

于是将佐劝知远称尊号，以号令四方，观诸侯去就。知远不许。闻晋主北迁，声言欲出兵井陉，迎归晋阳。丁卯，命武节都指挥使荥泽史弘肇集诸军于球场，告以出军之期。军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执天子，天下无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谁！宜先正位号，然后出师。”争呼万岁不已。知远曰：“虏势尚强，吾军威未振，当且建功业。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

于是他手下的将佐劝刘知远称皇帝尊号，以便号令四方，看各处诸侯的去向。刘知远不同意。听说后晋出帝北上迁徙，刘知远放出风声要出兵井陉，迎接后晋出帝回晋阳城。丁卯（十一日），命令武节都指挥使荥泽人史弘肇集合各军到场，公布了出兵的日期。军士们都说：“现在契丹攻陷京城，抓走天子，天下已没有君主了。能够作天下君主的，除了我们北平王还有谁！应该先确定皇帝名号，然后再出兵。”于是争着呼喊“万岁”不止。刘知远说：“胡虏的兵力还强，而我们的军威还不振，应当先建功业。这些事士兵怎能知道呢！”命左右将佐制止士兵的喧哗。

己巳，行军司马潞城张彦威等三上笺劝进，知远疑未决。郭威与都押牙冠氏杨入说知远曰：“今远近之心，不谋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际取之，谦让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则反受其咎矣。”知远从之。

己巳（十三日），行军司马潞城人张彦威等三次上书劝登皇帝位。刘知远迟疑不决。郭威和都押牙冠氏人杨入内劝说刘知远道：“现在远

近的人心，不谋而合，这是天意呵！如果您不趁这个时候取天下，而谦让不就，只怕人心就要转移，而转移了您就要反受其害了。”刘知远听从了他们的劝进。

[18]契丹以其将刘愿为保义节度副使，陕人苦其暴虐。奉国都头王晏与指挥使赵晖、都头侯章谋曰：“今胡虏乱华，乃吾属奋发之秋。河东刘公，威德远著，吾辈若杀愿，举陕城归之，为天下唱，取富贵如返掌耳。”晖等然之。晏与壮士数人，夜逾牙城入府，出库兵以给众；庚午旦，斩愿首，悬诸府门，又杀契丹监军，奉晖为留后，晏，徐州；晖，澶州；章，太原人也。

[18]契丹派他的将领刘愿为保义节度副使，陕城人苦于他的暴虐，奉国都头王晏与指挥使赵晖、都头侯章合谋道：“现在胡虏扰乱中华，这正是我辈奋发有为的年代。河东的刘公，德高望重、远近闻名，我们如果杀死刘愿，率陕城归附于他，以此作为天下的首倡，那么取得富贵就易如反掌了。”赵晖等人都认为说得很对。王晏和几名壮士，趁着夜里爬上牙城并潜入府库，把兵器取出分给众人。庚午（十四日）早晨，砍掉了刘愿的脑袋，悬挂在府门上，又杀掉契丹的监军，拥立赵晖为留后。王晏是徐州人，赵晖是澶州人，侯章是太原人。

[19]辛未，刘知远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晋，又恶开运之名，乃更称天福十二年。

[19]辛未（十五日），刘知远登皇帝位。自称不忍改后晋年号，但厌恶开运这个年号，于是改称天福十二年。

壬申，诏：“诸道为契丹括率钱帛者，皆罢之。其晋臣被迫胁为使者勿问，令诣行在。自余契丹，所在诛之。”

壬申（十六日），刘知远下诏书道：“各道官员为契丹搜刮钱财的，都罢免；原后晋臣子被胁迫派出作使者的，不予追究，命前来报到。至于其它契丹人，各处都要诛杀他们。”

[20]何重建遣宫苑使崔延琛将兵攻凤州，不克，退保固镇。

[20]何重建派宫苑使崔延琛领兵攻打凤州，没能攻克，退守固镇。

[21]甲戌，帝自将东迎晋主及太后。至寿阳，闻已过恒州数日，乃留兵戍承天军而还。

[21]甲戌（十八日），后汉高祖刘知远亲自率兵东去迎接后晋出帝和太后。兵至寿阳时，听说后晋出帝已被押过恒州好几天了，于是留兵在承天军守卫而返回。

晋主既出塞，契丹无复供给，从官、宫女，皆自采木实、草叶而食之。至锦州，契丹令晋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机墓。晋主不胜屈辱，泣曰："薛超误我！"冯后阴令左右求毒药，欲与晋主俱自杀，不果。

后晋出帝到塞外，契丹就不再提供饮食，跟随的官员、宫女都自己去采摘树上的野果和草叶充饥。到了锦州，契丹命后晋出帝和后妃叩拜契丹主阿保机的墓。后晋出帝受不了这种屈辱，哭泣道："薛超害了我！"冯皇后悄悄命令随从去寻找毒药，打算和后晋出帝一起自杀，但没能实现。

[22]契丹主闻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为昭义节度使，高唐英为彰德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以控扼要害。

[22]契丹主听说刘知远已即皇帝位，就派通事耿崇美为昭义节度使，高唐英为彰德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以便控制扼守各地要塞。

初，晋置乡兵，号天威军。教习岁余，村民不闲军旅，竟不可用；悉罢之，但令七户输钱十千，其铠仗悉输官。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业，山林之盗，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掠吏民。滏阳贼帅梁晖，有众数百，送款晋阳求效用，帝许之。磁州刺史李密通表于帝，令晖袭相州；晖侦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积兵器，无守备，丁丑夜，遣壮士逾城入，启关纳其众，杀契丹数百，其守将突围走。晖据州自称留后，表言其状。

当初，后晋设置乡兵，号称"天威军"，教习演练了一年多，村民们还是不熟悉军旅作战，结果不能使用，于是又下令解散了，只让每七户交钱十千，原来的兵器铠甲全部交纳官府。而乡兵中的无赖子弟，不再肯干农活，占聚山林的盗贼，从此多了起来。到了契丹进入大梁城，放纵胡人骑兵四处"打草谷"；又大多命他们的子弟和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但这些人并不通晓政事，华人中狡狯者往往依附于他

们麾下，教他们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苛敛钱财，使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于是就地相聚成为盗贼，多的有几万人，少的也不低于千儿八百，他们攻陷州县，杀戮抢掠官民。滏阳盗贼头目梁晖，聚众数百人，向晋阳上表归诚请求效力，后汉高祖同意了。磁州刺史李向后汉高祖呈密报，命令梁晖袭击相州。梁晖侦察到高唐英还没到，而相州聚积了许多兵器，且没有守备军兵。丁丑（二十一日）夜里，派壮士爬过城墙，到城中打开城门，众人涌入，杀死契丹人数百名，他们的守将突围逃跑了。梁晖据了相州，自称留后，并向后汉高祖上表陈述作战经过。[23]戊寅，帝还至晋阳，议率民财以赏将士，夫人李氏谏曰："陛下因河东创大业，未有以惠泽其民而先夺其生生之资，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宫中所有，请悉出之以劳军，虽复不厚，人无怨言。"帝曰："善！"即罢率民，倾内府蓄积以赐将士，中外闻之，大悦。李氏，晋阳人也。

[23]戊寅（二十二日），后汉高祖回到晋阳城，提议向百姓分派索取钱财赏给作战将士，夫人李氏劝谏道："陛下靠河东开创大业，但没有给百姓们带来恩惠好处，就先要夺取他们借以生息的本钱，这大概不是新天子救民于苦难中的本意吧？现在就宫中所有的钱财，请全部拿出来慰劳军兵，虽然钱不太多，但人不会有怨言。"后汉高祖说："对！"当即免除百姓分摊之议，把内府全部积蓄都拿出来赏赐作战将士，官员、百姓听到后，都很高兴。李氏是晋阳人。

[24]吴越内都监程昭悦，多聚宾客，畜兵器，与术士游。吴越王弘佐欲诛之，谓水丘昭券曰："汝今夕帅甲士千人围昭悦第。"昭券曰："昭悦，家臣也，有罪当显戮，不宜夜兴兵。"弘佐曰："善！"命内牙指挥使诸温伺昭悦归第，执送东府。己卯，斩之。释钱仁俊之囚。

[24]吴越内都监程昭悦聚积了众多的门客，收贮兵器，并和方士交往。吴越王钱弘佐想诛杀他，对水丘昭券说："你今天傍晚带领甲士一千人包围程昭悦的宅第。"昭券说："程昭悦是家臣，有罪应该明正典刑、当众处决，不宜于夜晚兴兵问罪。"钱弘佐说："对！"于是命内牙指挥使诸温等待程昭悦回家，抓送东府审讯。己卯（二十三日），砍头。并把关押中的钱仁俊释放了。

[25]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斩王晖。

[25]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出兵并攻克代州，杀掉王晖。

[26]建雄留后刘在明朝于契丹，以节度副使骆从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张晏洪等如晋州，谕以已即帝位，从朗皆囚之。大将药可俦杀从朗，推晏洪权留后，庚辰，遣使以闻。

[26]建雄留后刘在明朝见契丹，让节度副使骆从朗主持州中事务。后汉高祖派使者张晏洪等人前往晋州，宣布自己已登皇帝位，骆从朗把他派去的人全都囚禁起来。大将药可俦杀死了骆从朗，推举张晏洪为代理留后。庚辰（二十四日），派使者报告后汉高祖。

契丹主遣右谏议大夫赵熙使晋州，括率钱帛，征督甚急。从朗既死，民相帅共杀熙。

契丹主派遣右谏议大夫赵熙出使晋州，搜刮老百姓的钱财，征收催逼得很急。骆从朗死后，百姓们互相招呼着一起杀死赵熙。

契丹主赐赵晖诏，即以为保义留后。晖斩契丹使者，焚其诏，遣支使河间赵矩奉表诣晋阳。契丹遣其将高谟翰攻晖，不克。帝见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归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劝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

契丹主赐给赵晖诏书，命他为保义留后。赵晖斩杀契丹使者，烧掉诏书，派支使河间人赵矩为使者奉持表章前往晋阳。契丹派将军高谟翰进攻赵晖，没能攻克。后汉高祖见到赵矩，非常高兴，说：“你带着咽喉要地前来归顺于我，天下是不难平定了！”赵矩劝他早日率兵南下，以满足天下人的盼望。后汉高祖答应了。

辛巳，以晖为保义节度使，侯章为镇国节度使、保义军马步都指挥使，王晏为绛州防御使、保义军马步副指挥使。

辛巳（二十五日），后汉高祖任命赵晖为保义节度使，侯章为镇国节度使、保义军马步都指挥使，王晏为绛州防御使、保义军马步副指挥使。

[27]高防与王守恩谋，遣指挥使李万超白昼帅众大噪入府，斩赵行迁，推守恩权知昭义留后。守恩杀契丹使者，举镇来降。

[27]高防与王守恩策划，派指挥使李万超在白天率领众兵喧噪入府，杀死赵行迁，推举王守恩为代理昭义留后。王守恩杀死契丹使者，率藩镇前来归降。

[28]镇宁节度使邪律郎五，性残虐，澶州人苦之。贼帅王琼帅其徒千余人，夜袭据南城，北度浮航，纵兵大掠，围郎五于牙城。契丹主闻之，甚惧，始遣天平节度使李守贞、天雄节度使杜重威还镇，由是无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琼退屯近郊，遣弟超奉表来求救。癸未，帝厚赐超，遣还。琼兵败，为契丹所杀。

[28]镇宁节度使邪律朗朗五，生性残酷暴虐，澶州人吃够了他的苦头。盗贼首领王琼率领他的一千多人趁夜袭击占领了南城，然后向北穿过浮桥，纵兵大肆劫掠，将邪律朗五围困于牙城之内。契丹主听到这个消息，很害怕，开始派天平节度使李守贞、天雄节度使杜重威返回原镇，从此再没有久留河南的意思。契丹主调兵遣将营救澶州；王琼退守澶州城近郊，派弟弟王超上表前来求救。癸未（二十七日），后汉高祖给予王超丰厚的赏赐，送他回澶州。王琼战败，被契丹杀死。

[29]蜀主加雄武节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

[29]后蜀主加封雄武节度使何重建为同平章事。

[30]延州录事参军高允权，万金之子也。彰武节度使周密，暗而贪，将士作乱，攻之；密败，保东城。众以允权家世延帅，推为留后，据西城。密，应州人也。

[30]延州录事参军高允权，是高万金的儿子。彰武节度使周密昏庸而贪婪，将士们哗变而攻打他，周密兵败，退守东城。将士们认为高允权家世代统帅延州，推举他为留后，占据西城。周密是应州人。

[31]丹州都指挥使高彦杀契丹所署刺史，自领州事。

[31]丹州都指挥使高彦杀死契丹指派的刺使，自己统领丹州事务。

[32]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国中酒馔脯果赐契丹主，贺平晋国。契丹主与群臣宴于永福殿，每举酒，立而饮之，曰："太后所赐，不敢坐饮。"

[32]契丹述律太后派遣使者把辽国的酒肉蔬果赐给契丹主，祝贺他灭亡了后晋。契丹主和群臣饮宴于永福殿，每次举起酒，都立着饮尽，说："太后所赐的酒，不敢坐着喝。"

[33]唐王淑妃与郇公从益居洛阳；赵延寿娶明宗女为夫人，淑妃诣大梁会礼。契丹主见而拜之曰："吾嫂也。"统军刘遂凝因淑妃求节

钺，契丹主以从益为许王、威信节度使，遂凝为安远节度使。淑妃以从益幼，辞不赴镇，复归于洛。

[33]后唐明宗的王淑妃和郇公李从益住在洛阳；赵延寿曾娶后唐明宗的女儿为妻，淑妃前来大梁城会面见礼。契丹主见到她就下拜行礼，说："是我的嫂子。"统军刘遂凝通过淑妃求节钺，契丹主封李从益为许王、威信节度使，刘遂凝为安远节度使。王淑妃因为李从益还年幼，推辞未赴藩镇，又回到洛阳。

[34]契丹主以张砺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左仆射和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以目疾辞位，罢为太保。

[34]契丹主任命张砺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左仆射和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因有眼疾要求辞职，于是免去其职，罢为太保。

[35]东方群盗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谓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亟遣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等归镇，仍以契丹兵送之。

[35]东方群盗蜂拥而起，攻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对左右官员说："我不知道中原人竟这样难于制服！"急派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等人回归藩镇，还派契丹兵护送他们。

彦卿至桥，贼帅李仁恕帅众数万急攻徐州。彦卿与数十骑至城下，扬鞭欲招谕之，仁恕控彦卿马，请从相公入城。彦卿子昭序，自城中遣军校陈守习缒而出，呼于贼中曰："相公已陷虎口，听相公助贼攻城，城不可得也。"贼知不可劫，乃相率罗拜于彦卿马前，乞赦其罪。彦卿与之誓，乃解去。

符彦卿来到桥，盗贼头领李仁恕率领几万军兵加紧进攻徐州。符彦卿和数十骑兵来到城下，扬鞭想要招抚劝谕他们，李仁恕就抓住符彦卿的马缰绳，说请和相公一齐进城。符彦卿的儿子符昭序，在城中派军校陈守习从城上缒绳而下，到李仁恕军士中大声呼喊："相公已经陷入虎口，任凭相公助贼攻城，也休想得到此城！"李仁恕军士知道劫持不成，就相互跟着拜倒在符彦卿的马前，乞求赦免他们的罪过。符彦卿和他们起誓后，于是解围离去。

[36]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阁礼。

[36]三月，丙戌朔（初一），契丹主身穿赭袍，坐在崇元殿上，文武百官前来行入阁礼。

[37]戊子，帝遣使以诏书安集农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37]戊子（初三）后汉高祖派遣使臣宣示诏书，安抚那些为避契丹战乱祸患而聚集到山谷借以自保的农民。

[38]辛卯，高允权奉表来降。帝谕允权听周密诣行在，密遂弃东城来奔。

[38]辛卯（初六），高允权上表来归降。后汉高祖告诉高允权说，让周密到自己住地来。周密闻讯立刻放弃了东城前来投奔。

[39]壬辰，高彦询以丹州来降。

[39]壬辰（初七），高彦询率丹州前来归降。

[40]蜀翰林承旨李昊谓王处回曰："敌复据固镇，则兴州道绝，不复能救秦州矣。请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将兵急攻凤州。"癸巳，蜀主命汉韶诣凤州行营。

[40]后蜀翰林承旨李昊对王处回说："敌人又占领了固镇，这样兴州的道路已断绝，不再能援救秦州了。请派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领兵加紧进攻凤州。"癸巳（初八），后蜀主命孙汉韶赶往凤州行营。

[41]契丹主复召晋百官，谕之曰："天时向热，吾难久留，欲暂至上国省太后。当留亲信一人于此为节度使。"百官请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尽以晋之百官自随。或曰："举国北迁，恐摇人心，不如稍稍迁之。"乃诏有职事者从行，余留大梁。

[41]契丹主又召见原后晋的文武百官，告谕他们说："天时渐渐热起来，我难以久留此地，想暂时北归辽国看望太后。应当留一名亲信在这里任节度使。"百官请求迎接太后到大梁。契丹主说："太后家族庞大，就像古柏盘根，不可移动了。"契丹主想把后晋的百官统统随从自己北上。有人说："如果全国北迁，恐怕人心动摇，不如慢慢地迁徙。"于是诏令有职事的跟随北迁，其它的留在大梁。

复以汴州为宣武军，以萧翰为节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复为契丹主后。翰始以萧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称萧氏。

契丹主又将汴州改置为宣武军，派萧翰为节度使。萧翰是述律太后哥哥的儿子，他的妹妹又是契丹主的皇后。萧翰开始以萧为姓，从此以后，契丹皇后一族都称是萧氏。

[42]吴越复发水军，遣其将余安将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虾浦。海岸泥淖，须布竹箦乃可行，唐之诸军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箦不得施。冯延鲁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战，徒老我师，不若纵其登岸尽杀之，则城不攻自降矣。"裨将孟坚曰："浙兵至此，不能进退，求一战而死不可得。若纵其登岸，彼必致死于我，其锋不可当，安能尽杀乎！"延鲁不听，曰："吾自击之。"吴越兵既登岸，大呼奋击，延鲁不能御，弃众而走，孟坚战死。吴越兵乘胜而进，城中兵亦出，夹击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诸军皆遁，吴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诸军陈于崇文之后，追者乃还。

[42]吴越王又派水军，命令将军余安率领，从海路救福州。己亥（十四日），水军到白虾浦，海岸全是泥沼，必须铺上竹箦军队才能登岸，而南唐的各路军马在福州城南的，聚集起来向海岸射箭，竹箦铺不成。冯延鲁说："福州城之所以不投降，是依仗有海上救兵。现在两军相持不战，只能使我军疲惫；不如放他们登岸而全部消灭，城也就不攻自破了。"副将孟坚说："吴越兵远来这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巴不得和我们决一死战。如果放他们登岸，他们一定要致我们于死地，那锋芒锐不可当，怎能被全部消灭呢！"冯延鲁不听劝告，说："我自己带兵去击杀他们。"吴越兵登岸后，就大声喊杀，奋勇拼搏，冯延鲁不能抵挡，扔下军队自己跑了；孟坚战死。吴越兵乘胜前进，城中兵也冲出来，夹击南唐军队，大败南唐军。福州城南的各路军马全都逃跑，吴越兵在后面追杀；王崇文率领三百名亲兵顽强抵抗，各路军马在王崇文后面布阵，追击的吴越兵才退却。

或言浙兵欲弃福州，拔李达之众归钱唐，东南守将刘洪进等白王建封，请纵其尽出而取其城。留从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陈觉等专横，乃曰："吾军败矣，安能与人争城！"是夕，烧营而遁，城北诸军亦相顾而溃；冯延鲁引佩刀自刺，亲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府库为之耗竭。

有人说吴越兵想舍弃福州，拔李达的军队后回归钱唐，东南面的守将刘洪进等禀告王建封，请他把吴越兵全都放出城然后夺取城池。留

从效本不愿平定福州，王建封也忿恨陈觉等人专横跋扈，就说：“我军已经败了，怎能和人争夺城池！”当晚，烧掉军营逃跑，包围城北的各部军马也跟随溃退了。冯延鲁抽出佩刀自杀，随身亲吏连忙抢救，得以不死。南唐兵将死了两万多人，丢弃的军资器械有几十万件，国库也为此耗尽了。

余安引兵入福州，李达举所部授之。

余安领兵进入福州，李达把全部军队都交他指挥。

[43]留从效引兵还泉州，谓唐戍将曰：“泉州与福州世为仇敌，南接岭海瘴疠之乡，地险土瘠。比年军旅屡兴，农桑废业，冬征夏敛，仅能自赡，岂劳大军久戍于此！”置酒饯之，戍将不得已引兵归。唐主不能制，加从效检校太傅。

[43]留从效领兵回泉州，对南唐守将说：“泉州和福州世世为仇敌，南面连接岭南海边瘴气疠病漫延的地方，地势险要而土壤贫瘠。由于连年兴兵作战，田地桑园全都废弃，每年冬夏两季征收的粮食、赋税，仅够自己养活自己，怎敢有劳大军长久驻扎在这里呢！”于是摆设酒宴为他们饯行，南唐守将不得已就率兵回国了。南唐主不能制约留从效，就加封他为检校太傅。

[44]壬寅，契丹主发大梁，晋文武诸司从者数千人，诸军吏卒又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尽载府库之实以行，所留乐器仪仗而已。夕，宿赤冈，契丹主见村落皆空，命有司发榜数百通，所在招抚百姓，然竟不禁胡骑剽掠。丙午，契丹自白马渡河，谓宣徽使高勋曰：“吾在上国，以射猎为乐，至此令人悒悒。今得归，死无恨矣。”

[44]壬寅（十七日），契丹主从大梁出发，后晋文武各司被带走的官员有几千人，各军兵将又有几千人，宫女、宦官几百人，把府库中值钱的统统装车运走，所留下的只有乐器仪仗罢了。当晚，宿于赤冈，契丹主见村落都空荡荡的，就命令官员发布榜文数百篇，招徕安抚当地百姓，但是他竟不禁止胡人骑兵的抢劫掠夺。丙午（二十一日），契丹主从白马渡过黄河，对宣徽使高勋说：“我在辽国，以骑射打猎作为乐事，来到这里令人闷闷不乐；今天总算回来，死了也无遗恨了。”

[45]蜀孙汉韶将兵二万攻凤州，军于固镇，分兵扼散关以绝援路。

[45]后蜀孙汉韶率兵二万攻打凤州，军队驻扎在固镇，分兵把守散关，以断绝外援之路。

[46]张筠、余安皆还钱唐，吴越王弘佐遣东南安抚使鲍修让将兵戍福州，以东府安抚使钱弘为丞相。

[46]张筠、余安回到钱唐，吴越王钱弘佐派遣东南安抚使鲍修让领兵守卫福州，任命东府安抚使钱弘为丞相。

[47]庚戌，以皇弟北京马步都指挥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

[47]庚戌（二十五日），后汉高祖派皇弟北京马步都指挥使刘崇为代理太原府尹，主持府中事务。

[48]辛亥，契丹主将攻相州，梁晖请降；契丹主赦之，许以为防御使，晖疑其诈，复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汉诸军急攻相州，食时克之，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阅城中，遗民男女得七百余人。其后节度使王继弘敛城中髑髅瘗之，凡得十余万。

[48]辛亥（二十六日），契丹主将要进攻相州，守将梁晖请求投降；契丹主郝免了他的罪，并答应封他为防御使。梁晖怀疑其中有诈，又登城抗击拒守。夏季，四月己未（初四），天还未亮，契丹主命蕃、汉各军急攻相州，到吃饭时就攻克了，把城中的男子全杀光，驱赶着妇女北上。契丹人把婴儿扔到空中，然后举起刀锋去接，以此作乐。契丹主留高唐英镇守相州。高唐英查看城中，遗留下的百姓男女仅得七百多人。以后节度使王继弘收敛城中的髑髅埋葬，共得十几万具。

或告磁州刺史李谋举州应汉，契丹主执而诘之，不服，契丹主引手于车中，若取所获文书者。知其诈，因请曰："必有其验，乞显示之。"凡六诘，辞气不屈，乃释之。

有人告发磁州刺史李策划率州响应后汉。契丹主把李抓起来讯问，李不服，契丹主把手伸向车中，像要取出所查获的书信。李料定其中有诈，于是请求道："如果一定有验证，请明白展示出来。"契丹主追问了六次，李话语气色毫不屈服，于是就把他释放了。

[49]帝以从弟北京马军都指挥使信领义成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领忠武节度使，充步军都指挥使，右都押

牙杨权枢密使，蕃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权副枢密使，两使都孔目官南乐王章权三司使。

[49]后汉高祖派堂弟北京马军都指挥使刘信兼任义成节度使，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兼任忠武节度使，充任步军都指挥使；右都押牙杨为代理枢密使，蕃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为代理副枢密使，两使都孔目官南乐人王章为代理三司使。

[50]癸亥，立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

[50]癸亥（初八），后汉高祖立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

[51]契丹主见所过城邑丘墟，谓蕃、汉群臣曰："致中国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顾张砺曰："尔亦有力焉。"

[51]契丹主见所过的城邑都化为丘墟，对蕃、汉群臣说："把中原搞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燕王赵延寿的罪过呵！"回头又对张砺说："你也出了不少力呵！"

[52]甲子，帝以河东节度判官长安苏逢吉、观察判官苏禹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禹，密州人也。

[52]甲子（初九），后汉高祖任命河东节度判官长安人苏逢吉、观察判官苏禹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禹是密州人。

振武节度使、府州团练使折从远入朝，更名从阮，置永安军于府州，以从阮为节度使。又以河东左都押牙刘铢为河阳节度使。铢，陕人也。

振武节度使、府州团练使折从远入朝，改名为从阮。在府州设永安军，命折从阮为节度使。又任命河东左都押牙刘铢为河阳节度使。刘铢是陕州人

[53]契丹昭义节度使耿崇美屯泽州，将攻潞州；乙丑，诏史弘肇将步骑万人救之。

[53]契丹昭义节度使耿崇美驻守泽州，将要进攻潞州；乙丑（初十），后汉高祖诏令史弘肇率领一万步兵、骑兵救援潞州。

[54]丙寅，以王守恩为昭义节度使，高允权为彰武节度使，又以岢岚军使郑谦为忻州刺史、领彰国节度使兼忻、代二州义军都部署。丁卯，以缘河巡检使阎万进为岚州刺史，领振武节度使兼岚、宪二州义

军都制置使。帝闻契丹北归，欲经略河南，故以弘肇为前驱，又遣阎万进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势。万进，并州人也。

[54]丙寅（十一日），后汉高祖任命王守恩为昭义节度使，高允权为彰武节度使；又任命岢岚军使郑谦为忻州刺史，兼任彰国节度使、兼忻代二州义军都部署。丁卯（十二日），任命缘河巡检使阎万进为岚州刺史，兼任振武节度使、兼岚宪二州义军都制置使。后汉高祖听说契丹已北归，想占领河南，所以派史弘肇为前驱，又调派阎万进从北方出兵来分散契丹的兵势。阎万进是并州人。

[55]契丹主以船数十艘载晋铠仗，将自汴溯河归其国，命宁国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将士卒千余人部送之。至河阴，行德与将士谋曰："今为虏所制，将远去乡里。人生会有死，安能为异域之鬼乎！虏势不能久留中国，不若共逐其党，坚守河阳，以俟天命之所归者而臣之，岂非长策乎！"众以为然。行德即以铠仗授之，相与杀契丹监军使。会契丹河阳节度使崔廷勋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虚入据河阳，众推行德为河阳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蜡表间道诣晋阳。

[55]契丹主用几十艘大船装载着后晋国中的武器铠甲向北运走，计划从汴水沿着黄河而上返回辽国，命令宁国都虞候榆次人武行德率领士卒一千多人护送船只。到达河阴，武行德和将士们商议："现在我们被胡虏胁制，即将远离家乡。人活着都会有死，但怎能去作异国他乡的野鬼呢！胡虏势力必然不能久留中原，不如一起赶走他们，坚守河阳城，等到有天命所归的天子出现而做他的臣民，这难道不是长远之计吗？"大家都觉得他说得对。武行德就把船中的武器发给大家，一起杀死了契丹的监军使。这时，正赶上契丹的河阳节度使崔廷勋派兵送耿崇美到潞州，武行德趁城中空虚占领了河阳。将士们推举武行德为河阳都部署。武行德立即派弟弟武行友将表章封在腊丸里抄小路送往晋阳。

契丹遣武定节度使方太诣洛阳巡检，至郑州；州有戍兵，共迫太为郑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祸为僧，嵩山贼帅张遇得之，立以为天子，取嵩岳神衮冕以衣之，帅众万余袭郑州，太击走之。太以契丹尚强，恐事不济，说谕戍兵，欲与俱西；众不从，太自西门逃奔洛阳。戍兵既失太，反谮太于契丹，云胁我为乱；太遣子师朗自诉于契丹，契丹将麻杀之，太无以自明。会群盗攻洛阳，契丹留守刘弃城奔许州，太乃

入府行留守事，与巡检使潘环击群盗却之，张遇杀朱乙请降。伊阙贼帅自称天子，誓众于南郊坛，将入洛阳，太逆击，走之。

契丹派武定节度使方太到洛阳巡行视察，到达郑州；州里的守兵一起强迫他为郑王。后梁朱温的后代密王朱乙避祸当了和尚，嵩山盗贼头领张遇得到他，就立他为天子，把嵩岳大神的冠冕衮袍扒下来给他穿上，率领部众一万多人袭击郑州，被方太打跑了。方太认为契丹现在还很强大，怕事情不成，就劝谕守军一起向西转移。大家不同意，方太就从西门逃奔洛阳。守军失去方太，反过来向契丹诬告方太，说方太胁迫我们作乱。方太派儿子方师朗向契丹陈述真情，契丹将领麻把他杀死。方太知道无法剖明自己的心迹。正好群盗攻打洛阳，契丹留守刘扔下城池逃往许州，方太于是就进洛阳府中代理留守事务，和巡检使潘环一起攻打群盗，使其退却，张遇杀死朱乙请求投降。伊阙盗贼头领自称天子，在洛阳城南郊天坛聚众誓师，将要进入洛阳，方太出兵迎击，把他们打跑。

太欲自归于晋阳，武行德使人诱太曰：“我裨校也。公旧镇此地，今虚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阳，为行德所杀。

方太自己打算回归晋阳，武行德却派人去诱骗他说：“我只是个军中的副官。您原来就镇守此地，我现在虚位以待。”方太相信了，来到河阳，被武行德杀死。

萧翰遣高谟翰援送刘自许还洛阳，疑潘环构其众逐己，使谟翰杀之。

萧翰派遣高谟翰护送刘从许州返回洛阳，刘怀疑潘环策动部众驱逐自己，让高谟翰杀死他。

戊辰，武行友至晋阳。

戊辰（十三日），武行友来到晋阳。

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锋将马诲击契丹，斩首千余级。时耿崇美、崔廷勋至泽州，闻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进，引兵而南；弘肇遣诲追击，破之，崇美、廷勋与奚王拽剌退保怀州。

庚午（十五日），史弘肇奏报派先锋将马诲攻击契丹，杀死千余人。当时耿崇美、崔廷勋来到泽州，听说史弘肇的军队已进入潞州，

不敢前进，领兵南下。史弘肇派马诲前去追击，打败了敌军。耿崇美、崔廷勋和奚王拽剌退守怀州。

辛未，以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

辛未（十六日），后汉高祖任命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

契丹主闻河阳乱，叹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

契丹主听说河阳之乱，感叹道：“我有三个失误，使天下应该背叛我啊！许各道搜刮钱财，这是第一个失误；命北国人‘打草谷’，这是第二个失误；没有及早派各个节度使返回镇所，这是第三个失误。”

[56]唐主以矫诏败军，皆陈觉、冯延鲁之罪，壬申，诏赦诸将，议斩二人以谢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对仗弹冯延己、魏岑曰：“陛下践阼以来，所信任者，延己、延鲁、岑、觉四人而已，皆阴狡弄权，壅蔽聪明，排斥忠良，引用群小，谏争者逐，窃议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觉、延鲁虽伏辜，而延己、岑犹在，本根未殄，枝干复生。同罪异诛，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视听，惟在数人，虽日接群臣，终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当国。”又曰：“岑、觉、延鲁，更相违戾。彼前则我却，彼东则我西。天生五材，国之利器，一旦为小人忿争妄动之具。”又曰：“征讨之柄，在岑折简，帑藏取与，系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为太过，怒，贬江州司士参军。械送觉、延鲁至金陵。宋齐丘以尝荐觉使福州，上表待罪。

[56]南唐主认为伪称诏书使军队失败，都是陈觉、冯延鲁的罪过。壬申（十七日），下诏赦免其他将领，廷议斩杀陈、冯向内外谢罪。御史中丞江文蔚面对仪仗弹劾冯延己、魏岑，他说：“陛下登极以来，所信任的人，只有冯延己、冯延鲁、魏岑、陈觉四个人而已，都阴险狡诈、玩弄权柄，蒙蔽皇上视听，排斥忠臣良将，引荐任用小人；敢于进谏争论的逐出朝廷，私下议论的被滥用刑罚；上下互相蒙蔽，人们不敢说真话，在路上遇见也只能互相使眼色而已。现在陈觉、冯延鲁虽然伏罪，但冯延己、魏岑还在，树根没有被铲除，枝干会重新生长。而同罪异罚，使人心疑惑不解。”又说：“皇上的视听，只在那几个人，虽然每天接触众多大臣，终究是孤立的。”又说：“那些人在外掌握兵权，在内执掌国政。”还说：“魏岑、陈觉、冯延鲁，互相磨擦

争斗，你向前我就要向后，你往东我就要往西。天生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合作才是国家的财富，国家一时间竟成为小人们泄忿争斗、轻举妄动的工具。”还说：“国家讨伐出兵的权力，在于魏岑的一纸书简；国库财富的支取，全凭魏岑的一句话。”南唐主认为江文蔚讲得太过分，大怒，贬他作江州司士参军。陈觉、冯延鲁被戴上刑具押送到金陵。宋齐丘因为曾经荐举陈觉去福州，这时向皇帝送上表章等待定罪。

诏流觉于蕲州，延鲁于舒州。知制诰会稽徐铉、史馆修撰韩熙载上疏曰：“觉、延鲁罪不容诛，但齐丘、延己为之陈请，故陛下赦之。擅兴者不罪，则疆埸有生事者矣；丧师者获存，则行陈无效死者矣。请行显戮以重军威。”不从。

南唐主诏令陈觉流放蕲州，冯延鲁流放舒州。知制诰会稽人徐铉、史馆修撰韩熙载上疏说：“陈觉、冯延鲁二人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因为宋齐丘、冯延己为他们求情，所以陛下才赦免他们。擅自发兵的人不处极刑，边疆就会有制造事变的了；全军覆没的人获得生存，军队就没有拼死作战的了。请施行明罚大刑来重振军威。”南唐主没有听从。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冯延己罢为太弟少保，贬魏岑为太子洗马。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冯延己被罢免为太弟少保，魏岑被贬官为太子洗马。

韩熙载屡言宋齐丘党与必为祸乱。齐丘奏熙载嗜酒猖狂，贬和州司士参军。

韩熙载多次上言宋齐丘一党必定成为国家的祸乱。宋齐丘参奏韩熙载嗜酒如命、狂妄自大，贬韩熙载为和州司士参军。

[57]乙亥，凤州防御使石奉举降蜀。奉，晋之宗属也。

[57]乙亥（二十日），凤州防御使石奉率领全州投降后蜀。石奉是后晋的宗族。

[58]契丹主至临城，得疾；及栾城，病甚，苦热，聚冰于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杀胡林而卒。国人剖其腹，实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

[58]契丹主到临城，得了病；到了栾城，已病体沉重，身上滚烫，把冰放在胸腹和手脚上，还吃冰。丙子（二十一日），到达杀胡林而去世。契丹人把他的肚子剖开，装进几斗盐，载着尸体北上，后晋人称之为“帝”。

赵延寿恨契丹主负约，谓人曰：“我不复入龙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继而入。延寿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纳之。

赵延寿怨恨契丹主背弃信约，对人说：“我不再进龙沙了。”当天就领兵先进了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和南、北二王各自率领他们的军队相继进入恒州。赵延寿想把他们拒之恒州城外，又怕失去大部队支援，就放他们进来。

时契丹诸将已密议奉兀欲为主，兀欲登鼓角楼受叔兄拜；而延寿不之知，自称受契丹皇帝遗诏，权知南朝军国事，仍下教布告诸道，所以供给兀欲与诸将同，兀欲衔之。恒州诸门管钥及仓库出纳，兀欲皆自主之。延寿使人请之，不与。

这时契丹的众多将领已秘密商议拥戴兀欲为契丹主，兀欲登上鼓角楼受叔父、兄弟的朝拜。而赵延寿不知道这些，还自称受契丹皇帝的遗诏，代理主持南朝军国事务，并下令布告各道，给兀欲的日常供给和其他将领一样，兀欲对此含恨。恒州各城门的钥匙及仓库的出入，兀欲都亲自管理。赵延寿派人去代管此事，兀欲不允许。

契丹主丧至国，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诸部宁一如故，则葬汝矣。”

契丹主的尸体运到辽国，述律太后没有哭，说：“等到各部落像以前那样安宁统一时，就来安葬你！”

[59]帝之自寿阳还也，留兵千人戍承天军。戍兵闻契丹北还，不为备；契丹袭击之，戍兵掠溃。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烟百余举。帝曰：“此虏将遁，张虚势也。”遣亲将叶仁鲁将步骑三千赴之。会契丹出剽掠，仁鲁乘虚大破之，丁丑，复取承天军。

[59]后汉高祖从寿阳回太原，曾留下一千名军兵守卫承天军。守军听说契丹人马向北回国，不作防备；而契丹兵突然袭击承天军，守卫军兵惊慌溃散。契丹烧毁了城市村镇，一天之内报警的狼烟有一百多起。后汉高祖说：“这些胡虏将遁逃，是虚张声势罢了。”派遣亲将叶

仁鲁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去迎敌。正赶上契丹军外出抢掠，叶仁鲁趁城中空虚大败契丹守军，丁丑（二十二日），又占领了承天军。

[60]冀州人杀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挥使张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习之甥也。

[60]冀州人杀死契丹刺史何行通，推举牢城指挥使张廷翰主持州中事务。张廷翰是冀州人，符习的外甥。

[61]或说赵延寿曰："契丹诸大人数日聚谋，此必有变。今汉兵不下万人，不若先事图之。"延寿犹豫不决。壬午，延寿下令，以来月朔日于待贤馆上事，受文武官贺。其仪：宰相、枢密使拜于阶上，节度使以下拜于阶下。李崧以虏意不同，事理难测，固请赵延寿未行此礼，乃止。

[61]有人劝说赵延寿说："契丹各位大人连日聚会谋议，这里一定有变故。现在汉兵不下万人，不如先下手为强。"赵延寿犹豫不决。壬午（二十七日），赵延寿下令，于下月初一在待贤馆举行仪式上书言事，接受文武官员的祝贺。礼仪是：宰相、枢密使在阶上叩拜，节度使以下在阶下叩拜。李崧认为契丹人意向不同，事情难测，竭力劝说赵延寿免行这个礼仪，此事才作罢。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七卷

后汉纪二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中天福十二年（丁未、947）

后汉纪二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

[1]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寿及张砺、和凝、李崧、冯道于所馆饮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寿，兀欲从容谓延寿曰："妹自上国来，宁欲见之乎？"

延寿欣然与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谓砺等曰："燕王谋反，适已锁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时，遗我一筹，许我知南朝军国。近者临崩，别无遗诏。而燕王擅自知南朝军国，岂理邪！"下令："延寿亲党，皆释不问。"间一日，兀欲至待贤馆受蕃、汉官谒贺，笑谓张砺等曰："燕王果于此礼上，吾以铁骑围之，诸公亦不免矣。"

[1]五月，乙酉朔（初一），永康王兀欲召请赵延寿及张砺、和凝、李崧、冯道等人到自己的馆舍饮酒。兀欲的妻子素来以兄长事奉赵延寿，兀欲就从容地对赵延寿说："妹妹远从契丹来，难道不想见见她吗？"赵延寿欣然和他一起走入后堂。过了许久，兀欲出来，对张砺等人说："燕王蓄谋反叛，刚才已经把他锁起来了。"又说："先帝在大梁时，留给我一个计划，允许我主持南朝军国大事。近日驾崩之前，没有其他遗诏。而燕王擅自主持南朝军国大事，岂有此理！"下令道："赵延寿的亲友朋党，全都开释不予查问。"隔了一天，兀欲到待贤馆接受蕃、汉官员的拜贺，笑着对张砺等人说："燕王如果真的在这里行这种礼仪，我就将用铁甲骑兵包围此地，诸位也就难免遭殃了。"

后数日，集蕃、汉之臣于府署，宣契丹主遗制。其略曰："永康王，大圣皇帝之嫡孙，人皇王之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允归，可于中京即皇帝位。"于是始举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见群臣，不复行丧，歌吹之声不绝于内。

几天以后，集中蕃、汉大臣到恒州府衙，宣读契丹主的遗诏。遗诏大略说："永康王，是大圣皇帝的嫡长孙，是人皇王的长子，太后所钟爱，群情所归，可以在中京即皇帝位。"于是开始为先帝举哀，穿起丧服。然后又换上吉服接见群臣，不再行丧礼，歌声乐声在署内响个不停。

[2]辛卯，以绛州防御使王晏为建雄节度使。

[2]辛卯（初七），后汉高祖任命绛州防御使王晏为建雄节度使。

[3]帝集群臣庭议进取，诸将咸请出师井陉，攻取镇、魏，先定河北，则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会趋上党，郭威曰："虏主虽死，党众犹盛，各据坚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无应援，若群虏合势，共击我军，进则遮前，退则邀后，粮饷路绝，此危道也。上党山路险涩，粟少民残，无以供亿，亦不可由。近者陕、晋二镇，相继款附，引兵从之，万无一失，不出两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苏逢吉等曰："史弘肇大军已屯上党，群虏继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为便。"司天奏："太岁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晋、绛抵陕。"帝从之。辛卯，诏以十二日发北京，告谕诸道。

[3]后汉高祖召集群臣在朝廷商议进军路线。众将领都建议从井陉出兵，攻取镇、魏二州，先平定河北，河南就会自己拱手称臣。高祖想从石会出兵，进军上党。郭威说："契丹主虽然死了，可是党羽部众还很强盛，各自占据坚固的城池；我们出兵河北，士兵缺少，道路迂回，帝边没有接应救援，如果这些胡虏联合攻击我军，那么我军前进则受阻击，后退，则受拦截，运粮道路也会断绝，这是条危险的道路。上党的山路艰险难走，沿路粮少民穷，没有供给，也不能走。近来陕、晋二镇相继向我们投诚归附，如果率兵从这里走，是万无一失的，不出二十天，洛阳、大梁就可平定了。"高祖说："爱卿所说极是。"苏逢吉等人说："史弘肇的大军已驻札在上党，胡虏们相继逃跑，不如从天井出兵，奔赴孟津最为便捷。"司天官上奏道："太岁星在午的方位，不利于南行。应该从晋、绛二州进军到达陕州。"高祖听从了这种意见。辛卯（初七），诏令十二日从北京发兵，向各道宣布通知。

[4]甲午，以太原尹崇为北京留守，以赵州刺史李存为副留守，河东幕僚真定李骧为少尹，牙将太原蔚进为马步指挥使以佐之。存，唐庄宗之从弟也。

[4]甲午（初十）后汉高祖任命太原尹刘崇为北京留守，赵州刺史李存为副留守，河东幕僚真定人李骧为少尹，牙将太原人蔚进为马步指挥使来辅助他们。李存是后唐庄宗的堂弟。

[5]是日，刘弃洛阳，奔大梁。

[5]这一天，刘放弃洛阳逃奔大梁。

[6]武安节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领镇南节度使马希广，楚文昭王希范之母弟也，性谨顺，希范爱之，使判内外诸司事。壬辰夜，希范卒，将佐议所立。都指挥使张少敌，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节度使知永州事希萼，于希范诸弟为最长，请立之；长直都指挥使刘彦、天策府学士李弘皋、邓懿文、小门使杨涤皆欲立希广。张少敌曰："永州齿长而性刚，必不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当思长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动则可；不然，社稷危矣。"彦等不从。天策府学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虽判军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长，请遣使以礼让之；不然，必起争端。"彦等皆曰："今日军政在手，天与不取，使他人得之，异日吾辈安所自容乎！"希广懦弱，不能自决；乙未，彦等称希范遗命，共立之。张少敌退而叹曰："祸其始此乎！"与拓跋恒皆称疾不出。

[6]武安节度副使、天策府都尉、代理镇南节度使马希广是楚国文昭王马希范同母的弟弟，性情恭谨温顺，马希范喜欢他，让他处理内外各司的事务。壬辰（初八）夜里，马希范去世，将领们商议拥立人选。都指挥使张少敌、都押牙袁友恭，认为武平节度使兼主持永州事务的马希萼，在马希范兄弟中年龄最大，建议立马希萼。长直都指挥使刘彦，天策府学士李弘皋、邓懿文，小门使杨涤，都希望立马希广。张少敌说："马希萼年长而为人刚强，必定不肯屈居都尉马希广之下是很明显的。如果一定要立马希广，就要想个长远之计来控制马希萼，使他顺从不动就可以，如果不这样，国家社稷就危险了。"刘彦等不答应。天策府学士拓跋恒说："三十五郎马希广即使主理军政大事，但三十郎马希萼年龄居长，也应派遣使者以礼相让；不然，一定会起争端。"刘彦等人都说："现在军政大权在手，上天赐予而不取，让他人得到，今后我们这些人哪有安身之处！"马希广为人懦弱，不能自己决断；乙未（十一日），刘彦等称有马希范遗命，共同拥立马希广。张少敌退下来叹息道："大祸就要从这里开始了！"从此和拓跋恒都称有病，不再出门。

[7]丙申，帝发太原，自阴地关出晋、绛。

[7]丙申（十二日），后汉高祖从太原起兵，从阴地关开往晋、绛二州。

丁酉，史弘肇奏克泽州。始，弘肇攻泽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还。苏逢吉、杨曰："今陕、晋、河阳皆已向化，崔廷勋、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还，则河南人心动摇，虏势复壮矣。"帝未决，使人谕旨于弘肇；曰："兵已及此，势如破竹，可进不可退。"与逢吉等议合，帝乃从之。弘肇遣部将李万超说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万超权知泽州。

丁酉（十三日），史弘肇奏报攻克泽州。开始，史弘肇进攻泽州，刺史翟令奇死守城池，攻不下来。后汉高祖认为是史弘肇兵少，想召回撤兵。苏逢吉、杨说："现在陕、晋、河阳都已归顺我朝，崔廷勋、耿崇美早晚要逃跑，如果召回史弘肇，那么河南就会人心动摇，而胡虏的气焰会再度嚣张起来。"后汉高祖没决定，就派人将此事告诉史弘肇，史弘肇说："军队已到达此地，就像势如破竹，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与苏逢吉等人的建议相吻合，后汉高祖于是就听从了这个意见。史弘肇派部将李万超前去说服崔令奇，令奇便归降了，史弘肇命李万超代理主持泽州事务。

[8]崔廷勋、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阳，张遇帅众数千救之，战于南阪，败死。武行德出战，亦败，闭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勋曰："今北军已去，得此城何用！且杀一夫犹可惜，况一城乎！"闻弘肇已得泽州，乃释河阳，还保怀州。弘肇将至，廷勋等拥众北遁，过卫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继北去，弘肇引兵与武行德合。

[8]崔廷勋、耿崇美、奚王拽剌联兵逼近河阳城，张遇率领几千人马前往救援，在南阪和敌军展开战斗，战败而死。武行德从河阳城中出来助战，也战败了，退回城中闭门自守。拽剌想要攻城，崔廷勋说："现在契丹的军队已向北撤退了，得到这座城池有什么用！而且杀死一个人还觉得可惜，更何况毁灭一个城呢！"听说史弘肇已取得泽州，于是就放弃河阳，退守怀州。史弘肇军队临近泽州，崔廷勋等人率领众军向北逃走，路过卫州，大肆抢掠而离去。契丹在河南的军队就相继逃往北方。史弘肇领兵和武行德会合。

弘肇为人，沈毅寡言，御众严整，将校小不从命，立挝杀之；士卒所过，犯民田及系马于树者，皆斩之；军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晋阳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爱之。

史弘肇为人稳重坚毅、沉默寡言，统领军队，号令严明、军纪整肃，大小将领稍不服从命令，立刻打死；士兵经过的地方，凡侵犯百姓田地和在树上系马的，一律斩首。军队中人人小心谨慎，不敢违犯军令，所以所向无敌、攻无不克。高祖从晋阳一路平安进入洛阳和大梁，士兵的刀枪没沾过血，都是靠了史弘肇之力。高祖从此更加倚重、喜爱他了。

辛丑，帝至霍邑，遣使谕河中节度使赵匡赞，仍以契丹囚其父告之。

辛丑（十七日），后汉高祖到达霍邑，派使臣招谕河中节度使赵匡赞，并把契丹囚禁他父亲赵延寿的事告诉他。

[9]滋德宫有宫人五十余人，萧翰欲取之，宦者张环不与。翰破锁夺宫人，执环，烧铁灼之，腹烂而死。

[9]德宫内有五十多名宫女，萧翰想要带走，宦官张环不给。萧翰砸坏宫门的锁。抢走宫女，抓起张环，用烧红的铁烙他，直把肚子烫烂而死。

初，翰闻帝拥兵而南，欲北归，恐中国无主，必大乱，己不得从容而去。时唐明宗子许王从益与王淑妃在洛阳，翰遣高谟翰迎之，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召己赴恒州。淑妃、从益匿于徽陵下宫，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为帝，帅诸酋长拜之。又以礼部尚书王松、御史中丞赵远为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邺为枢密使，左金吾大将军王景崇为宣徽使，以北来指挥使刘祚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充在京巡检。松，徽之子也。

当初，萧翰听说后汉高祖率兵南下，想向北回国，因为怕中原无主后，必然大乱，自己就不能从容回国了。当时后唐明宗的儿子许王李从益和王淑妃在洛阳，萧翰派高谟翰去迎接他们，假称契丹主的命令，让李从益主持南朝军国大事，召自己去恒州。王淑妃和李从益藏在后唐明宗徽陵的下宫里，不得已才出来。到了大梁，萧翰立李从益为皇帝，并领着众酋长向他朝拜。命礼部尚书王松、御史中丞赵远为宰相，命前宣徽使甄城人翟光邺为枢密使，命左金吾大将军王景崇为宣徽使，命北来指挥使刘祚代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充任在京巡检。王松是王徽的儿子。

百官谒见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单弱如此，而为诸公所推，是祸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诸门，为从益宿卫。壬寅，翰及刘辞行，从益饯于北郊。遣使召高行周于宋州，武行德于河阳，皆不至，淑妃惧，召大臣谋之曰：“吾母子为萧翰所逼，分当灭亡。诸公无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为意！”众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诸营，不减五千，与燕兵并力坚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国之余，安敢与人争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见察，当知我无所负。今更为计画，则祸及他人，阖城涂炭，终何益乎！”众犹欲拒守，三司使文安刘审交曰：“余燕人，岂不为燕兵计！”顾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乱之余，公私穷竭，遗民无几，若复受围一月，无噍类矣。愿诸公勿复言，一从太妃处分。”乃用赵远、翟光邺策，称梁王，知军国事。遣使奉表称臣迎帝，请早赴京师，仍出居私第。

文武百官拜见王淑妃，淑妃哭泣道：“我们母子二人这样孤单弱小，却被你们各位推上这个位置，这是祸害我家呵！”萧翰留下一千名燕兵，把守各个大门，并作为李从益的值宿警卫。壬寅（十八日），萧翰和刘辞行，李从益在北郊为二人饯行。李从益派遣使者到宋州召高行周、到河阳召武行德，都不到，王淑妃害怕，召集大臣商量道：“我们母子被萧翰逼迫，本当去死。但你们都没有罪，应该及早准备迎接新的君主，为自己多多求福，不要以我们母子为念了！”大家被她的一番话所感动，都不忍背叛他们而离去。有人说：“现在集中各营兵马，不少于五千，和燕兵合力坚守一个月，北边必有救兵来到。”淑妃说：“我们母子本身就是亡国的苟活之人，怎么敢和别人争夺天下！已经不幸到这个地步了，生死就任人去裁夺吧。如果新的君主明察这一切，应当知道我们无负于人。如果现在再要计划用兵，那就会祸及他人，造成满城生灵涂炭，最终又有什么好处呢？”众大臣还要坚守城池抵抗，三司使文安人刘审交说：“我是燕人，还能不为燕兵着想！但事情有无可奈何的。现在城中大乱以后，无论官家私人都穷到了底，留下的百姓没多少，如果再被围一个月，那就没有能喘气的人。希望大家不要再说，一切都听从太妃的处理决定。”于是采用赵远、崔光邺的建议，李从益改称梁王，主持这里的军国之事；派出使者向后汉高祖奉表称臣迎帝，请他早日前来京师，并从宫中搬出住到私宅。

[10]甲辰，帝至晋州。

[10]甲辰（二十日），后汉高祖到达晋州。

[11]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国，己以兄子袭位，又无述律太后之命，擅自立，内不自安。

[11]契丹主兀欲因为先帝耶律德光有儿子留在辽国，而自己是代替哥哥的儿子承袭皇位，又没有述律太后的命令，擅自即位，所以内心不安。

初，契丹主阿保机卒于勃海，述律太后杀酋长及诸将凡数百人。契丹主德光复卒于境外，酋长诸将惧死，乃谋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归。

当初，契丹主阿保机死于勃海，述律太后杀死酋长和众将领约几百人。这次契丹主德光又死于国外，酋长和众将们怕死，于是策划尊奉契丹主兀欲统率军队向北回国。

契丹主以安国节度使麻为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为安国节度使。晋文武官及士卒悉留于恒州，独以翰林学士徐台符、李浣及后宫、宦者、教坊人自随。乙巳，发真定。

契丹主兀欲命安国节度使麻为中京留守，命前武州刺史高奉明为安国节度使。后晋的文武官员和士卒全都留在恒州，只让翰林学士徐台符、李浣以及后宫、宦官、教坊的舞乐人员跟随自己。乙巳（二十一日），从真定出发。

[12]帝之即位也，绛州刺史李从朗与契丹将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讨使、护国节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诸军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谕之。戊申，从朗举城降。帝命亲将分护诸门，士卒一人毋得入。以偏将薛琼为防御使。

[12]后汉高祖即位后，绛州刺史李从朗和契丹将军成霸卿等人抗拒诏命。后汉高祖派西南面招讨使、护国节度使白文珂攻打他们，但未能攻克。高祖来到城下，命令各部军队四面围住但不攻城，向李从朗等人晓以利害，劝谕归降。戊申（二十四日），李从朗开城投降。后汉高祖命令只派亲将分守各门，士卒一人也不许入城；命偏将薛琼为防御使。

[13]辛亥，帝至陕州，赵晖自御帝马而入。壬子，至石壕，汴人有来迎者。

[13]辛亥（二十七日），后汉高祖到达陕州，赵晖亲自牵皇帝的马进城。壬子（二十八日），抵达石壕，大梁百姓有远来迎接的。

[14]六月，甲寅朔，萧翰至恒州，与麻以铁骑围张砺之第。砺方卧病，出见之，翰数之曰："汝何故言于先帝，云胡人不可以为节度使?又，吾为宣武节度使，且国舅也；汝在中书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今我处宫中，汝以为不可。又，谮我及解里于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财。我好掠人子女。今我必杀汝！"命锁之。砺抗声曰："此皆国家大体，吾实言之，欲杀即杀，奚以锁为！"麻以大臣不可专杀，力救止之，翰乃释之。是夕，砺愤恚而卒。

[14]六月，甲寅朔（初一），萧翰来到恒州，与麻合派铁甲骑兵包围了张砺的住宅。张砺正卧病在床，出来接见他们，萧翰就数落他说："你为什么对先帝说胡人不可以作节度使? 还有，我是宣武节度使，而且是国舅，你在中书就胆敢告我！还有，先帝留我守大梁，让我住在宫里，你却说不行。还有，在先帝面前诬告我和解里，说解里爱抢人的财物，说我爱抢人的女子。今天我一定得宰了你！"命人把他锁起来。张砺高声说："这些事都有关国家大体，我确实说过。要杀就杀，还锁起来干什么? "麻说不能擅自杀戮大臣，极力解救、阻止，萧翰才把他释放。这天夜里，张砺又恨又怒而死。

崔廷勋见麻，趋走拜，起，跪而献酒，麻踞而受之。

崔廷勋看到麻，快步走上前去叩拜，并起身后跪着献酒，麻蹲坐着接受。

[15]乙卯，帝至新安，西京留司官悉来迎。

[15]乙卯（初二），后汉高祖到达新安，西京留守各司的官员都来迎接。

[16]吴越忠献王弘佐卒。遗令以丞相弘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

[16]吴越国忠献王钱弘佐去世。遗命委任丞相钱弘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

[17]丙辰，帝至洛阳，入居宫中；汴州百官奉表来迎。诏谕以受契丹补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赵远更名上交。

[17]丙辰（初三），后汉高祖来到洛阳，进入并居住宫中。大梁的文武百官奉上表章前来迎接。后汉高祖下诏书让那些接受契丹任命按排的人不要自己疑虑，将任命文告状牒收集起来烧掉。赵远改名为上交。

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儿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岁寒食，以一盂麦饭洒明宗陵乎！"闻者泣下。

后汉高祖命令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头进入大梁，清理内宫，密令杀死李从益和王淑妃。淑妃临死前说："我儿子是被契丹人立为皇帝，有什么罪而至死！为什么不能留下他一个，让每年的寒食节有一盂麦饭洒在明宗陵前呢！"听到的人都流下眼泪。

[18]戊午，帝发洛阳。枢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归，见于巩；郭威问以兵数及故事，仁浦强记精敏，威由是亲任之。仁浦，卫州人也。

[18]戊午（初五），后汉高祖从洛阳出发。枢密院的官吏魏仁浦从契丹逃回，在巩县叩见后汉高祖。郭威问契丹的兵力和故事，魏仁浦为人精细敏捷、博闻强记，郭威从此亲近重用他。魏仁浦是卫州人。

[19]辛酉，汴州百官窦贞固等迎于荥阳。甲子，帝至大梁，晋之藩镇相继来降。

[19]辛酉（初八），汴州的窦贞固等文武百官在荥阳迎接后汉高祖。甲子（十一日），后汉高祖到达大梁，后晋的藩镇相继前来归降。

[20]丙寅，吴越王弘袭位。

[20]丙寅（十三日），吴越王钱弘承袭王位。

[21]戊辰，帝下诏大赦。凡契丹所除节度使，下至将吏，各安职任，不复变更。复以汴州为东京，改国号曰汉，仍称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晋也。"复青、襄、汝三节度。壬申，以北京留守崇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

[21]戊辰（十五日），后汉高祖下诏书实行大赦。凡是契丹所委任的节度使，下至将领官吏，各自安于职守，不再变更。又把汴州改为为东京，改国号为汉，年号仍称天福，他说："我不忍忘却晋呵！"恢

复青、襄、汝三州的节度使。壬申（十九日）任命北京留守刘崇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

[22]契丹述律太后闻契丹主自立，大怒，发兵拒之。契丹主以伟王为前锋，相遇于石桥。初，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从晋主北迁，隶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为排陈使。彦韬迎降于伟王，太后兵由是大败。契丹主幽太后于阿保机墓。改元天禄，自称天授皇帝，以高勋为枢密使。

[22]契丹述律太后听说兀欲自立为契丹主，大怒，派兵前去抗击。契丹主兀欲派伟王为前锋，在石桥相遇。当初，后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跟随后晋出帝向北迁徙，隶属于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任命为排陈使。李彦韬向伟王投降，太后的军队因此大败。契丹主把太后囚禁在阿保机墓旁。改年号为天禄，自称为天授皇帝，任命高勋为枢密使。

契丹主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

契丹主仰慕中原的风俗，所以多用原后晋的大臣，而他自己沉湎于酒色之中，轻视怠慢各位酋长，因此国内人不归附于他，各部落多次叛乱，就兴兵讨伐，所以几年里顾不上向南侵犯。

[23]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国都指挥使南宫王继弘、都虞候樊晖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节度使高唐英善待之。戍兵无铠仗，唐英以铠仗给之，倚信如亲戚。唐英闻帝南下，举镇请降；使者未返，继弘、晖杀唐英。继弘自称留后，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诏以继弘为彰德留后。庚辰，以晖为磁州刺史。

[23]当初，契丹主耶律德光命奉国都指挥使南宫人王继弘、都虞候樊晖带领所部人马守卫相州，彰德节度使高唐英对他们很好。守兵缺乏铠甲兵器，高唐英就把铠甲兵器给他们，对他们倚重信赖就像亲戚一样。高唐英听说后汉高祖南下，带领本镇请求归降；派往的使者还没返回，王继弘、樊晖就已杀死了高唐英。王继弘自称为留后，派使者告诉说高唐英反复无常。后汉高祖诏令王继

弘为彰德留后。庚辰（二十七日），任命樊晖为磁州刺史。

安国节度使高奉明闻唐英死，心不自安，请于麻，署马步都指挥使刘铎为节度副使，知军府事，身归恒州。

安国节度使高奉明听说高唐英被杀，心里忐忑不安，向麻请求署理马步都指挥使刘铎为节度副使，主持军府事务，自己回归恒州。

[24]帝遣使告谕荆南。高从诲上表贺，且求郢州，帝不许；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

[24]后汉高祖派遣使者通告安抚荆南。高从诲上表章祝贺，并要求郢州，后汉高祖不答应；等到后汉高祖派的加恩使来到，高从诲拒不接受。

[25]唐主闻契丹主德光卒，萧翰弃大梁去，下诏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左右卫圣统军、忠武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议经略北方。闻帝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25]南唐主听说契丹主耶律德光去世，萧翰放弃大梁逃往北方，下诏书道："我眷恋着中原，那是本朝的故土。"派左右卫圣统军、忠武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筹划攻取北方；听说后汉高祖已进入大梁，于是不敢出兵。

[26]秋，七月，甲午，以马希广为天策上将军、武安节度使、江南诸道都统，兼中书令，封楚王。

[26]秋季，七月甲午（十一日），后汉高祖任命马希广为天策上将军、武安节度使、江南诸道都统，兼中书令，封为楚王。

[27]或传赵延寿已死。郭威言于帝曰："赵匡赞，契丹所署，今犹在河中，宜遣使吊祭，因起复移镇。彼既家国无归，必感恩承命。"从之。会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重威、天平节度使兼侍中李守贞皆奉表归命。重威仍请移他镇。归德节度使兼中书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为归德节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贞为护国节度使，加兼中书令；徙护国节度使赵匡赞为晋昌节度使。后二年，延寿始卒于契丹。

[27]有人传说赵延寿已经死了。郭威对后汉高祖说："赵匡赞是契丹任命的，现在还留在河中，我们应派遣使者前往吊唁祭祀，从而起用他，并调换镇所。他已无家无国可归，一定会感恩戴德听从陛下的诏命。"后汉高祖听从这个建议。正值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重威、天平节度使兼侍中李守贞都奉上表章前来归顺。杜重威并请求调到其他藩镇。归德节度使兼中书令高行周前来朝觐。丙申（十三日），调杜重威为归德节度使，命高行周代替他；命李守贞为护国节

度使，加官兼中书令；调护国节度使赵匡赞为晋昌节度使。过了二年，赵延寿才死于契丹。

[28]吴越王弘以其弟台州刺史弘同参相府事。

[28]吴越王钱弘派他的弟弟台州刺使钱弘共同参预相府事务。

[29]李达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后，自诣钱唐见吴越王弘，弘承制加达兼侍中，更其名曰孺。既而孺悔惧，以金笋二十株及杂宝赂内牙统军使胡进思，求归福州；进思为之请，弘从之。

[29]李达命他的弟弟李通主持福州留后事务，自己到钱唐拜见吴越王钱弘，吴越王承用制书加封李达为兼侍中，改他的名为孺。不久，李孺又悔又怕，用二十株金笋和其它珍宝贿赂内牙统军使胡进思，请求回归福州；胡进思替他请求，钱弘答应了。

[30]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负中国，内常疑惧；及移镇制下，复拒而不受，遣其子弘质于麻以求援。赵延寿有幽州亲兵二千在恒州，指挥使张琏将之，重威请以守魏；麻遣其将杨衮将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闰月，庚午，诏削夺重威官爵，以高行周为招讨使，镇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副之，以讨重威。

[30]杜重威自从投靠契丹、背叛中原后，心里常常疑惧；等到调任归德节度使的制令下达，他又拒不接受；他派自己的儿子杜弘到麻处作人质，以换取契丹的援兵。当时，赵延寿有二千名幽州亲兵驻扎在恒州，由指挥使张琏率领，杜重威请契丹派他们来帮助固守魏州。麻派将领杨衮率契丹一千五百人和幽州兵马前往。闰七月庚午（十八日），后汉高祖诏令削去杜重威的官职爵位，派高行周为招讨使，镇宁节度使慕容彦超为副招讨使，出兵讨伐杜重威。

[31]辛未，杨、郭威、王章皆为正使。时兵荒之余，公私匮竭，北来兵与朝廷兵合，顿增数倍。章白帝罢不急之务，省无益之费以奉军，用度克赡。

[31]辛未（十九日），杨、郭威、王章都为正使。当时正是兵荒马乱之后，国家、百姓都资财空乏，太原来的兵和后晋的兵合在一起，顿时兵员增加了几倍。王章建议后汉高祖取消不急之务，省去无益的化费来供给军队，费用开支才能足够。

[32]庚辰，制建宗庙。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迁。又立四亲庙，追尊谥号。凡六庙。

[32]庚辰（二十八日），后汉高祖制令兴建宗庙。太祖高皇帝刘邦、世祖光武皇帝刘秀，都百代不迁。又建立了高祖、曾祖、祖、考四座亲庙，追尊谥号，共六座庙。

[33]麻贪猾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妇女，必夺取之。又捕村民，诬以为盗，披面，抉目，断腕，焚炙而杀之，欲以威众。常以其具自随，左右悬人肝、胆、手、足，饮食起居于其间，语笑自若。出入或被黄衣，用乘舆，服御物，曰："兹事汉人以为不可，吾国无忌也。"又以宰相员不足，乃牒冯道判弘文馆，李崧判史馆，和凝判集贤，刘判中书，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无所容贷，故市肆不扰。常恐汉人妄去，谓门者曰："汉有窥门者，即断其首以来。"

[33]麻为人贪婪、奸诈、残忍，民间有的珍奇宝物、美丽妇女，他都一定要夺取到手。他还捕捉村民，诬陷为强盗，剥皮、挖眼、砍手，用火活活烧死，想用这些酷刑来威吓百姓。他常把那些刑具随身携带，居室周围悬挂有人的肝、胆、手、脚，而他在里面饮食起居，从容谈笑。进出有时身穿黄袍，乘坐天子的车驾，使用宫中物品，他说："这些事，汉人认为不可，可是在我国是毫无忌讳的。"又因宰相人员不足，就用牒文命冯道兼判弘文馆，命李崧兼判史馆，命和凝兼判集贤馆，命刘兼判中书，他的僭越妄为竟到达如此地步。然而规定，契丹人如有犯法，不能宽免，所以街市店铺不受滋扰。他常怕城中的汉人偷偷跑掉，对把守城门的人说："汉人如有窥探城门的，就砍掉他的脑袋来见我！"

麻遣使督运于州，州防御使薛怀让闻帝入大梁，杀其使者，举州降。帝遣郭从义将兵万人会怀让攻刘铎于邢州，不克。铎请兵于麻，麻遣其将杨安及前义武节度使李殷将千骑攻怀让于州。怀让婴城自守，安等纵兵大掠于邢、之境。

麻派使者到州督运粮草，州防御使薛怀让听说后汉高祖已入大梁城，就杀死那使者，率全州归降。后汉高祖派郭从义领兵一万会同薛怀让进攻邢州的刘铎，不能攻克。刘铎向麻请求救兵，麻派将领杨安和前义武节度使李殷率一千骑兵攻击州的薛怀让。薛怀让绕城固守，杨安等人纵兵大肆抢掠邢州、州一带。

契丹所留兵不满二千，麻令所司给万四千人食，收其余以自入。麻常疑汉兵，且以为无用，稍稍废省，又损其食以饲胡兵；众心怨愤，闻帝入大梁，皆有南归之志。前颍州防御使何福进，控鹤指挥使太原李荣，潜结军中壮士数十人谋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强，犹豫未发。会杨衮、杨安等军出，契丹留恒州者才八百人，福进等遂决计，约以击佛寺钟为号。

契丹留在恒州的兵不满二千人，麻却让有关司衙发给一万四千人粮饷，他把多出的收入自己的腰包。麻常怀疑汉人兵将，而且认为毫无用处，逐渐地削减其兵员，又减少其粮食供给，而用来给契丹兵吃，众汉兵心里怨恨愤怒，听说后汉高祖入大梁，就都有向南投奔的意原。前颍州防御使何福进、控鹤指挥使太原李荣，暗地里联络军中的几十名壮士，谋划袭击契丹人，但怕契丹兵力尚强，所以犹豫没有发起行动。正赶上杨衮、杨安等人率兵外出作战，契丹留在城内的士兵才有八百人，何福进等人于是决定，约好以佛寺敲钟为起事信号。

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骑至恒州，召前威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冯道、枢密使李崧、左仆射和凝等，会葬契丹主德光于木叶山。道等未行，食时，钟声发。汉兵夺契丹守门者兵击契丹，杀十余人，因突入府中。李荣先据甲库，悉召汉兵及市人，以铠仗授之，焚牙门，与契丹战。荣召诸将并力，护圣左厢都指挥使、恩州团练使白再荣狐疑，匿于别室，军吏以佩刀决幕，引其臂，再荣不得已而行。诸将继至，烟火四起，鼓噪震地。麻等大惊，载宝货家属，走保北城。而汉兵无所统一，贪狡者乘乱剽掠，懦者窜匿。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门入，势复振，汉民死者二千余人。前磁州刺史李恐事不济，请冯道、李崧、和凝至战所慰勉士卒，士卒见道等至，争自奋。会日暮，有村民数千噪于城外，欲夺契丹宝货、妇女，契丹惧而北遁，麻、刘、崔廷勋皆奔定州，与义武节度使邪律忠合。忠，即郎五也。

辛巳（二十九日），契丹主兀欲派骑兵到恒州，召前威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冯道、枢密使李崧、左仆射和凝等，会同安葬契丹先帝耶律德光于木叶山。冯道等人还没上路，吃饭时，钟声突然响起。汉兵夺过契丹守门兵士的兵器进攻契丹人，杀死了十几人，又冲入府衙中。李荣首先占领武库，召唤汉人士兵和市民，将兵器铠甲分发给他们，焚烧牙门，和契丹兵厮杀。李荣号召汉将通同合力起事。护圣左厢都指

挥使、恩州团练使白再荣狐疑不定，藏匿到其他房子的帘幕后；起事官兵用佩刀砍掉帘幕，拽着他的胳膊，白再荣不得已而一起走。其它汉军将领相继到达，四周烟火冲天，鼓噪喊杀声震地。麻等人大为惊恐，装上钱财宝物和家属，逃往北城拒守。而汉兵没有统一指挥行动，贪婪狡诈的乘乱抢掠，胆小怕事的鼠窜藏匿。八月壬午朔（初一），契丹军队从北门开入恒州城，势头又振作起来，汉民被杀的有二千多人。前磁州刺史李怕起事不成，就请冯道、李崧、和凝到阵前慰问勉励士兵，士兵见冯道等人来，各自争先奋勇杀敌。适逢日落西山，有好几千村民在城外鼓噪呐喊，要抢夺契丹人的金银财宝和妇女，契丹害怕而向北逃去。麻、刘、崔廷勋全都逃往定州，与义武节度使邪律忠会合，邪律忠就是邪律郎五。

冯道等四出安抚兵民，众推道为节度使。道曰：“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宜择诸将为留后。”时李荣功最多，而白再荣位在上，乃以再荣权知留后，具以状闻，且请援兵，帝遣左飞龙使李彦从将兵赴之。

冯道等人四出巡行按抚士兵和百姓，大家推举冯道为节度使。冯道说：“我是个书生，只能向上奏报事情罢了，应从众位武将里选择留后。”当时李荣功劳最大，而白再荣官位在他以上，就让白再荣代理主持留后事务，写成奏章上报，并且请派援兵。后汉高祖派左飞龙使李彦从领兵前往。

白再荣贪昧，猜忌诸将。奉国军主华池王饶恐为再荣所并，诈称足疾，据东门楼，严兵自卫。司天监赵延义善于二人，往来谕释，始得解。

白再荣为人贪婪昏昧，猜忌其他将领。奉国军主华池人王饶怕被白再荣吞并，假称脚有病，占据东门楼，严加防范守卫。司天监赵延和王、白二人友善，往来劝说解释，才得和解。

再荣以李崧、和凝久为相，家富，遣军士围其第求赏给，崧、凝各以家财与之，又欲杀崧、凝以灭口。李往见再荣，责之曰：“国亡主辱，公辈握兵不救。今仅能逐一虏将，镇民死者岂三千人，岂独公之力邪！才得脱死，遽欲杀宰相，新天子若诘公专杀之罪，公何辞以对？”再荣惧而止。又欲率民财以给军，力争之，乃止。汉人尝事麻者，再荣皆拘之以取其财，恒人以其贪虐，谓之“白麻。”

白再荣认为李崧、和凝等人久做宰相，家中殷富，派军士们包围二人的住宅，请求发赏钱，李崧、和凝各自拿出家财分给他们；但白再荣又想杀掉二人以灭口。李前去会见白再荣，责备他说："国家灭亡、君主蒙辱，你们手握兵权不去解救。现在刚刚驱遂了一个胡虏将领，镇州百姓死了近三千人，难道单单是你的力量！刚刚脱离死境，就想杀戮宰相，新天子如果追究你擅杀大臣的罪过，你用什么话来回答？"白再荣害怕而住手。他又想搜刮百姓的钱财来供给军队，李极力抗争，才算作罢。汉人中曾给麻供事的，白再荣都把他们抓起来来索取财物，恒州人因为他贪婪暴虐，都叫他"白麻"。

杨衮至邢州，闻麻被逐，即日北还，杨安亦遁去；李殷以其众来降。

杨衮到达邢州，听说麻已被驱逐，当天向北返回，杨安也领兵跑了；李殷率领他的军队前来投降。

[34]庚寅，以薛怀让为安国节度使。刘铎闻麻遁去，举邢州降；怀让诈云巡检，引兵向邢州，铎开门纳之，怀让杀铎，以克复闻。朝廷知而不问。

[34]庚寅（初九），后汉高祖任命薛怀让为安国节度使。刘铎听说麻逃跑，就率邢州投降，而薛怀让诈称要入城巡视检查，领兵开向邢州，刘铎大开城门让他们进来，薛怀让杀死刘铎，以攻克收复邢州上报。朝廷知道此事但不追问。

[35]辛卯，复以恒州顺国军为镇州成德军。

[35]辛卯（初十），后汉又把恒州顺国军改为镇州成德军。

[36]乙未，以白再荣为成德留后。逾年，始以何福进为曹州防御使，李荣为博州刺史。

[36]乙未（十四日），后汉高祖任命白再荣为成德留后。一年后，才任命何福进为曹州防御使，李荣为博州刺史。

[37]敕："盗贼毋问赃多少皆抵死。"时四方盗贼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苏逢吉自草诏，意云："应贼盗，并四邻同保，皆全族处斩。"众以为："盗犹不可族，况邻保乎！"逢吉固争，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十七村民。

[37]后汉高祖敕令："盗贼不问赃物多少全都处死罪。"当时各地盗贼蜂起，朝廷深为担忧，所以刑法从严，并分派使者到各处追捕。苏逢吉自己草拟诏文，大意是："接应盗贼，连同四邻同保，都全族处以斩首。"众大臣认为："盗贼尚且不可灭族，况且是四邻同保呢！"苏逢吉坚持抗争，不得已，只

删去了"全族"二字。由此，捕贼使者张令柔杀死了平阴县十七村的百姓。

逢吉为人，文深好杀。在河东幕府，帝尝令静狱以祈福，逢吉尽杀狱囚还报。及为相，朝廷草创，帝悉以军旅之事委杨、郭威，百司庶务委逢吉及苏禹。二相决事，皆出胸臆，不拘旧制；虽事无留滞，而用舍黜陟，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无敢言者。逢吉尤贪诈，公求货财，无所顾避。继母死，不为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见诸子，逢吉怒，密语郭威，以他事仗杀之。

苏逢吉为人，用法刻严、专嗜杀戮。在河东幕府时，后汉高祖曾命他"静狱"来祈求福，苏逢吉杀尽狱中囚犯回来答复。等做到宰相时，朝廷初创，后汉高祖把一切军务委交杨、郭威，各部的事务委交苏逢吉和苏禹。这二位宰相决断事务，都根据自己的想法，不拘泥于旧有的典章制度；虽然事情没有耽搁滞留，但他的任用舍弃、罢免升迁，只是随心所欲。后汉高祖正依靠、信任他们，没有敢说的。苏逢吉尤其贪婪奸诈，公开索取钱财，毫无顾忌。他的继母死后，他不穿丧服。他的异母哥哥从外地来，没禀报他去看各个侄子，苏逢吉就恼怒了，私下告诉郭威，以其他事由把哥哥用仗打死。

[38]楚王希广庶弟天策左司马希崇，性狡险，阴遗兄希萼书，言刘彦先王之命，废长立少，以激怒之。

[38]楚王马希广的异母弟弟天策左司马马希崇，生性狡猾阴险，悄悄写信给长兄马希萼，说刘彦违背先王的遗命，废除长兄而拥立少弟，借此来激怒马希萼。

希萼自永州来奔丧，乙巳，至趺石。彦白希广遣侍从都指挥使周廷诲等将水军逆之，命永州将士皆释甲而入，馆希萼于碧湘宫，成服于其次，不听入与希广相见。希萼求还朗州，周廷诲劝希广杀之。希广曰："吾何忍杀兄，宁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赠希萼，遣还朗州。希崇常为希萼希广，语言动作，悉以告之，约为内应。

马希萼从永州前来奔丧，乙巳（二十四日），到达跌石。刘彦告诉马希广，请派侍从都指挥使周廷诲等人率水军前往迎接，命永州将士全解甲入城，让马希萼住在碧湘宫，在其驻地服丧，不让进入，与马希广相见。马希萼请求返回朗州，周廷诲劝马希广杀掉马希萼。马希广说："我怎忍心杀哥哥，宁愿和他分管潭州、朗州而统治楚国！"于是给马希萼丰厚的赏赐，送还朗州。马希崇常为马希萼侦察马希广，乃至马希广的一言一行，都告诉马希萼，相约作为城中内应。

[39]契丹之灭晋也，驱战马二万归其国。至是汉兵乏马，诏市士民马于河南诸道不经剽掠者。

[39]契丹灭亡后晋，驱赶战马二万匹回归辽国。到这时后汉军队缺乏战马，诏令到河南各道未经契丹抢掠的地方去购买士民的马匹。

[40]制以钱弘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王。

[40]后汉高祖制令任命钱弘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王。

[41]高从诲闻杜重威叛，发水军数千袭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琦击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实大破之。乃绝汉，附于唐、蜀。

[41]高从诲听说杜重威背叛，就出动水军几千人袭击襄州。山东南道节度使安审琦将他击退。高从诲又侵犯郢州，被刺史尹实打得大败。于是断绝与后汉的关系，依附于南唐、后蜀。

初，荆南介居湖南、岭南、福建之间，地狭兵弱，自武信王季兴时，诸道入贡过其境者，多掠夺其货币。及诸道移书诘让，或加以兵，不得已复归之，曾不为愧。及从诲立，唐、晋、契丹、汉更据中原，南汉、闵、吴、蜀皆称帝，从诲利其赐予，所向称臣。诸国贱之，谓之"高无赖"。

当初，荆南介于湖南、岭南和福建之间，地域狭窄，兵力薄弱。从武信王高季兴时起，各道进贡经过这里者，被他多次掠夺钱财货物。到各道下书谴责，或派兵讨伐，他不得已才把财物送还，竟不感羞愧。等到高从诲为王，后唐、后晋、契丹、后汉更替占据中原，南汉、闽、吴、后蜀都称帝，高从诲贪图各国的赏赐，就四处称臣。各国都鄙视他，称他为"高无赖"。

[42]唐主以太傅兼中书令宋齐丘为镇南节度使。

[42]南唐主任命太傅兼中书令宋齐丘为镇南节度使。

[43]南汉主恐诸弟与其子争国，杀齐王弘弼、贵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济、同王弘简、益王弘建、恩王弘伟、宜王弘照，尽杀其男，纳其女充后宫。作离宫千余间，饰以珠宝，设镬汤、铁床、刳剔等刑，号“生地狱”。尝醉，戏以瓜置乐工之颈试剑，遂断其头。

[43]南汉主担心弟弟们和他的儿子争天下，就杀掉齐王刘弘弼、贵王刘弘道、定王刘弘益、辨王刘弘济、同王刘弘简、益王刘弘建、恩王刘弘伟、宜王刘弘照，并杀尽其家中男子，把妇女充入后宫。他还命建造离宫一千多间，装饰上珠宝，设置镬汤、铁床、刳剔等刑具，号称“生地狱”。有一次喝醉了酒，开玩笑地把一个瓜放在乐工的脖子上试剑，于是砍掉了乐工的脑袋。

[44]初，帝与吏部尚书窦贞固俱事晋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为相，问苏逢吉：“其次谁可相者？”逢吉与翰林学士李涛善，因荐之，曰：“昔涛乞斩张彦泽，陛下在太原，尝重之，此可相也。”

[44]当初，后汉高祖和吏部尚书窦贞固同在后晋高祖处供事，互相深知敬重，待后汉高祖当了皇帝，想任命窦贞固为宰相，他问苏逢吉道：“你之外，有谁能作宰相？”苏逢吉和翰林学士李涛知己，于是就推荐李涛，说：“过去李涛请求斩掉张彦泽，陛下在太原，曾看重他，此人可以作宰相。”

会高行周、慕容彦超共讨杜重威于邺都，彦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缓之以待其弊。行周女为重威子妇，彦超扬言：“行周以女故，爱贼不攻。”由是二将不协。帝恐生他变，欲自将击重威，意未决。涛上疏请亲征。帝大悦，以涛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苏禹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贞固司空兼门下侍郎，涛户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

正好高行周、慕容彦超到邺都共同讨伐杜重威。慕容彦超想要加紧攻城，而高行周想放慢进攻来等待敌人的漏洞。高行周的女儿是杜重威的儿媳，彦超扬言说：“高行周为他女儿的缘故，爱护敌人而不发动进攻。”从此两将不和。后汉高祖怕生出其他突变，就想亲自去打杜重威，但主意还没定。这时，李涛上疏请皇帝御驾亲征。后汉高祖大为高兴，认为李涛有宰相才器。九月，甲戌（二十三日），苏逢吉加官

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苏禹加官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窦贞固加官为司空兼门下侍郎，李涛加官为户部尚书兼中书侍郎，都为同平章事。

戊寅，诏幸澶、魏劳军，以皇子承训为东京留守。

戊寅（二十七日），后汉高祖下诏书，去澶州、魏州慰劳军队，命皇子刘承训为东京留守。

[45]冯道、李崧、和凝自镇州还，己卯，以崧为太子太傅，凝为太子太保。

[45]冯道、李崧、和凝从镇州返回，己卯（二十八日），后汉高祖任李崧为太子太傅，和凝为太子太保。

[46]庚辰，帝发大梁。

[46]庚辰（二十九日），后汉高祖从大梁出发。

[47]晋昌节度使赵匡赞恐终不为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请自终南山路出兵应援。

[47]晋昌节度使赵匡赞顾虑最终不能被后汉朝廷所容，在冬季，十月，派使臣归降后蜀，请求从终南山路出援兵接应。

[48]戊戌，帝至邺都城下，舍于高行周营。行周言于帝曰："城中食未尽，急攻，徒杀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缓之，彼食尽自溃。"帝然之。幕容彦超数因事陵轹行周，行周泣诉于执政，掬粪壤实其口，苏逢吉、杨密以白帝。帝深知彦超之曲，犹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彦超于帐中责之，且使诣行周谢。

[48]戊戌（十七日），后汉高祖来到邺都城下，住在高行周军营中。高行周对高祖说："城中粮食未尽，现在猛攻，白白损失士卒，不容易攻克城池；不如慢慢围困它，城中粮尽自然溃败。"高祖认为是这样。慕容彦超屡次借事端凌辱高行周，高行周向执政大臣哭诉，用双手捧粪土塞嘴，苏逢吉、杨将情况密报高祖。高祖深知慕容彦超理屈，仍命两位大臣和解；又把慕容彦超召到营帐里责备，并让他去向高行周谢罪。

杜重威声言车驾至即降，帝遣给事中陈观往谕指，重威复闭门拒之。城中食浸竭，将士多出降者。慕容彦超固请攻城，帝从之。丙午，亲督诸将攻城，自寅至辰，士卒伤者万余人，死者千余人，不克而止。彦超乃不敢复言。

杜重威曾声称高祖的车驾到达就投降，高祖派给事中陈观前去宣布旨意，杜重威却又关城门拒绝。城中粮食逐渐吃光。将士多有出城投降的。慕容彦超坚持请求攻城，高祖同意。丙午（二十五日），高祖亲自督励众将攻城，从寅时攻到辰时，士卒伤了一万多人，死了一千多人，未能攻下而收兵。慕容彦超于是不敢再说攻城。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将为变，帝尽杀之于繁台之下。及围邺都，张琏将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屡遣人招谕，许以不死；琏曰："繁台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内殿直韩训献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众心耳。众心苟离，城无所保，用此何为！"

当初，契丹留下一千五百名幽州兵守卫大梁。高祖进入大梁，有人密报幽州兵将发动兵变，高祖把所有幽州兵都杀死在繁台下面。待现在围困邺都，张琏率二千名幽州兵帮助杜重威拒守，高祖于是屡次派人劝谕招降，许诺不杀死；张琏说："繁台下面的幽州兵卒，有什么罪而遭杀戮？现在坚守此城，只求一死罢了。"因此城池久攻不下。十一月丙辰（初六），内殿直韩训进献攻城的器械，高祖说："守城所倚仗的，是众人的心；如果众人离心离德，城池就无人保卫，用这些器械干什么！"

杜重威之叛，观察判官金乡王敏屡泣谏，不听。及食竭力尽，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琏来见；丙子，妻石氏来见，石氏，即晋之宋国长公主也，帝复遣入城。丁丑，重威开门出降，城中馁死者什七八，存者皆瘠无人状。张琏先邀朝廷信誓，诏许以归乡里，及出降，杀琏等将校数十人；纵其士卒北归，将出境，大掠而去。

杜重威背叛后汉，观察判官金乡人王敏屡次哭泣劝谏，杜重威不听。到现在粮食吃光、气力用尽，甲戌（二十四日），派王敏出城奉上降表。乙亥（二十五日），杜重威的儿子杜弘琏前来朝见；丙子（二十六日），杜重威的妻子石氏来朝见，石氏就是后晋的宋国长公主。高祖再次把他们送回城中。丁丑（二十七日），杜重威大开城门，出城投降。这时，城中十有七、八的人都饿死了，活着的也都骨瘦如柴没有人样。张琏先要求朝廷讲信用发誓，高祖下诏令允许返归

家乡；等出降以后，杀张琏等将领军校几十人；释放其他士兵北归家乡。那些幽州兵将出魏州地界时，大肆抢掠而去。

郭威请杀重威牙将百余人，并重威家赀籍之以赏战士，从之。以重威为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掷瓦砾诟之。

郭威请求杀死杜重威的一百多名牙将，并抄没杜重威家中的资财赏给战士们，高祖同意了。高祖任命杜重威为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杜重威每次出入，路上的人常常向他扔碎砖烂瓦诟骂他。

臣光曰：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臣司马光曰：后汉高祖杀害无辜的幽州士卒一千五百人，是不仁；引诱张琏投降而又杀死他，是不信；杜重威罪恶大却赦免了他，是不刑。仁用以团结大众，信用以执行命令，刑用以惩罚奸佞，失掉这三者，凭什么守卫国家！他的皇位不能延续，也是应该的！

[49]高行周以慕容彦超在澶州，固辞邺都；己卯，以忠武节度使史弘肇领归德节度使，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刘信领忠武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副都指挥使，徙彦超为天平节度使，并加同平章事。

[49]高行周因为慕容彦超在澶州，所以极力辞去相近的邺都。己卯（二十九日），后汉高祖命忠武节度使史弘肇领归德节度使，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命义成节度使刘信领忠武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副都指挥使；调慕容彦超为天平节度使，并加同平章事。

[50]吴越王弘大阅水军，赏赐倍于旧；胡进思固谏，弘怒，投笔水中，曰：“吾之财与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

[50]吴越王钱弘大举检阅水军，赏赐比过去多一倍，胡进思极力劝谏减少赏赐，钱弘动怒，把笔投到水里，说：“我的财产和士卒共有，有什么多少的界限呢！”

[51]十二月，丙戌，帝发邺都。

[51]十二月，丙戌（初六），后汉高祖从邺都出发。

[52]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吴崇恽，以枢密使王处回书招凤翔节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兼中书令张虔钊为北面行营招讨安抚使，雄武节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韩保贞为都虞候，共将兵五万，

虔钊出散关，重建出陇州，以击凤翔；奉銮肃卫都虞候李廷将兵二万出子午谷，以援长安。诸军发成都，旌旗数十里。

[52]后蜀主孟昶派雄武都押牙吴崇恽，带上枢密使王处回的信，招凤翔节度使侯益归降。庚寅（初十），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兼中书令张虔钊为北面行营招讨安抚使，命雄武节度使何重建为副安抚使，命宣徽使韩保贞为都虞候，共率五万兵马，张虔钊从散关出兵，何重建从陇州出兵，来攻击凤翔；又命奉銮肃卫都虞候李廷领兵二万出子午谷，去援助长安。各军从成都出发时，旌旗连绵几十里。

[53]辛卯，皇子开封尹承训卒。承训孝友忠厚，达于从政，人皆惜之。

[53]辛卯（十一日），后汉高祖的皇子开封尹刘承训去世。刘承训为人孝顺、友爱、忠诚、厚道，而且通晓政务，人都对他的死感到惋惜。

[54]癸巳，帝至大梁。

[54]癸巳（十三日），后汉高祖抵达大梁。

[55]威武节度使李孺与吴越戍将鲍修让不协，谋袭杀修让，复以福州降唐；修让觉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杀孺，夷其族。

[55]威武节度使李孺与吴越守将鲍修让不和，李孺谋划袭击杀死鲍修让，再率福州投降南唐；鲍修让察觉了，领兵进攻福州府署，这天，杀死李孺，灭其家族。

[56]乙未，追立皇子承训为魏王。

[56]乙未（十五日），后汉高祖追立皇子刘承训为魏王。

[57]侯益请降于蜀，使吴崇恽持兵籍、粮帐西还，与赵匡赞同上表请出兵平定关中。

[57]侯益请求归降于后蜀，让吴崇恽拿走凤翔的兵籍和粮帐向西返回，并与赵匡赞一同上表章请求出兵平定关中。

[58]己酉，鲍修让传李孺首至钱塘，吴越王弘以丞相山阴吴程知威武节度事。

[58]己酉（二十九日），鲍修让把李孺的头传至钱唐，吴越王钱弘派丞相山阴人吴程主持威武节度事务。

[59]吴越王弘，性刚严，愤忠献王弘佐时容养诸将，政非己出，及袭位，诛杭、越侮法吏三人。

[59]吴越王钱弘，生性刚毅、严厉，愤恨忠献王钱弘佐容忍宠养众将，政令不出于自己。待他承袭王位，诛杀杭、越二州玩忽败坏法纪的三个官吏。

内牙统军使胡进思恃迎立功，干预政事；弘恶之，欲授以一州，进思不可。进思有所谋议，弘数面折之。进思还家，设忠献王位，被发恸哭。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弘问进思："牛大者肉几何？"对曰："不过三百斤。"弘曰："然则吏妄也。"命按其罪。进思拜贺其明。弘曰："公何能知其详？"进思对曰："臣昔未从军，亦尝从事于此。"进思以弘为知其素业，故辱之，益恨怒。进思建议遣李孺归福州，及孺叛，弘责之，进思愈不自安。

内牙统军使胡进思倚仗着有迎立新王的功劳，干预政事；钱弘厌恶他，想让他去管辖一个州，胡进思不愿意。他有时陈述自己的谋略，钱弘就多次当面折辱他。胡进思回到家，设了一个忠献王的牌位，披散头发痛哭。百姓有杀牛的，官吏查访此事，拿来他人所买的肉近一千斤。钱弘问胡进思："牛大的有多少肉？"答道："不过三百斤。"钱弘说："那么官吏是胡说。"命人查办官吏的罪。胡进思向钱弘拜贺他的明察。钱弘问："您怎么能知道得这样详细？"胡进思恭敬而不安地答道："臣过去没从军时，也曾干这种事。"胡进思认为钱弘知道他原来的旧业，故意侮辱他，更加愤恨恼怒。胡进思建议派李孺回福州，等到李孺反叛，钱弘责备他，胡进思越发自感不安。

弘与内牙指挥使何承训谋逐进思，又谋于内都监使水丘昭券，昭券以为进思党盛难制，不如容之，弘犹豫未决。承训恐事泄，反以谋告进思。

钱弘和内牙指挥使何承训计划驱逐胡进思，又和内都监使水丘昭券商议，水丘昭券认为胡进思党羽众多难以制服，不如宽容他，钱弘犹豫不决。何承训怕事情泄露，反而把密谋告诉了胡进思。

庚戌晦，弘夜宴将吏，进思疑其图己，与其党谋作乱，帅亲兵百人戎服执兵入见于天策堂，曰："老奴无罪，王何故图之？"弘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愤怒。弘猝愕不暇发言，趋入义和院。进思锁其门，矫称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风疾，传位于同参相府事弘。进思因

帅诸将迎弘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于帘外不拜，曰：“俟见新君。”进思亟出褰帘。德昭乃拜。

庚戌晦（三十日），钱弘夜里宴请将领官员，胡进思怀疑他谋害自己，便与他的党羽策划作乱，率领亲兵一百人，身着戎装手持武器开进宫内在天策堂见钱弘，胡进思说：“老奴没有罪，大王为什么要谋害我？”钱弘喝斥他，他不退，周围执兵器的人都很愤怒。钱弘猛然惊愕得没有时间发话，跑入义和院。胡进思锁上院门，假传王命，宣告朝廷内外：“因突然中风，传位给同参相府事钱弘。”胡进思于是率领众将到私宅迎接钱弘入宫，并召丞相远德昭。元德昭到达，站立在帘外不拜，说：“等待谒见新君。”胡进思急忙出去欣开帘子，元德昭才下拜。

进思称弘之命，承制授弘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弘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当避贤路。”进思许之。弘始视事。

胡进思伪称弘之命，承奉制书授钱弘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钱弘说：“能保全我哥哥，才敢接受此命，否则，我当避路让贤。”胡进思答应他。钱弘开始处理国事。

进思杀水丘昭券及进侍鹿光铉。光铉，弘之舅也。进思之妻曰：“他人犹可杀：昭券，君子也，柰何害之！”

胡进思杀死水丘昭券和进侍鹿光铉。鹿光铉是钱弘的舅舅。胡进思的妻子说：“他人还可杀，昭券是君子，怎么能杀害！”

[60]是岁，唐主以羽林大将军王延政为安化节度使鄱阳王，镇饶州。

[60]这一年，南唐主命羽林大将军王延政为安化节度使、鄱阳王，镇守饶州。

乾元年（戊申、948）

乾元年（戊申，公元948年）

[1]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

[1]春季，正月，乙卯（初五），后汉高祖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乾。

[2]帝以赵匡赞、侯益与蜀兵共为寇，患之。会回鹘入贡，诉称为党项所阻，乞兵应接。诏左卫大将军王景崇、将军齐藏珍将禁军数千

赴之，因使之经略关西。

[2]后汉高祖因为赵匡赞、侯益和后蜀兵联合侵犯，深感忧虑。正赶上回鹘送来贡品，诉称在路上被党项人所阻拦，请求发兵接应。高祖诏令左卫大将军王景崇、将军齐藏珍率领禁军几千人赶赴，乘此让王景崇等人取得关西。

晋昌节度判官李恕，久在赵延寿幕下，延寿使之佐匡赞。匡赞将入蜀，恕谏曰："燕王入朝，岂所愿哉！今汉家新得天下，方务招怀，若谢罪归朝，必保富贵。入蜀非全计也。'蹄涔不容尺鲤'，公必悔之。"匡赞乃遣恕奉表请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问恕："匡赞何为附蜀？"对曰："匡赞自以身受虏官，父在虏庭，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为国家必应存抚，

故遣臣来祈哀。"帝曰："匡赞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虏。今延寿方坠槛阱，吾何忍更害匡赞乎！"即听其入朝。侯益亦请赴二月四日圣寿节上寿。景崇等将行，帝召入卧内，敕之曰："匡赞、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则勿问；若尚迁延顾望，当以便宜从事。"

晋昌节度使判官李恕，多年在赵延寿幕府中，赵延寿派他去辅佐赵匡赞。赵匡赞将要入蜀，李恕劝谏说："燕王身入契丹朝，难道是他自愿的吗？现在汉家新得天下，正致力招降怀远，如果认罪回归朝廷，一定能保住富贵。到后蜀去不是万全之策，'牛马蹄印里的水，容不得尺长的鲤鱼'，您一定会后悔。"赵匡赞于是派李恕去后汉奉上降表请求入朝。王景崇等人还没发兵李恕就到了。高祖问李恕："匡赞为什么归附蜀？"答道：匡赞认为自己因为身受胡虏的官职，父亲又在胡虏朝廷，怕陛下不能详察，所以依附蜀国寻求苟且免杀。臣认为国家一定应能收留抚慰，所以就派臣来祈求哀怜。"高祖说："匡赞父子，本来就是我们的人，不幸身陷于胡虏之中。如今延寿刚落入胡虏的监狱，我又怎能忍心再加害于匡赞呢！"立即让他入朝。侯益也请求赶赴二月四日圣寿节恭贺高祖生日。王景崇等人要走，高祖召入卧室中，敕令道："赵匡赞、侯益的心，都不可知。你们兵到那里，他们已经入朝，就不再过问；如果他们还在迁延观望，应当随机从事。"

[3]己未，帝更名。

[3]己未（初九），后汉高祖改名为。

[4]以前威胜节度使冯道为太师。

[4]后汉高祖任命前威胜节度使冯道为太师。

[5]壬戌，吴越王弘迁故王弘于衣锦军私第，遣匡武都头薛温将亲兵卫之。潜戒之曰：“若有非常处分，皆非吾意，当以死拒之。”

[5]壬戌（十二日），吴越王钱弘把原来的吴越王钱弘迁到衣锦军的私宅，派匡武都头薛温领亲兵守卫，并悄悄告诫薛温：“如果有非常的处理，都不是我的意思，你应当拼死拒绝。”

[6]帝自魏王承训卒，悲痛过甚。甲子，始不豫。

[6]后汉高祖自从魏王刘承训去世，过于悲伤哀痛，甲子（十四日），开始发病。

[7]赵匡赞不俟李恕返命，已离长安，丙子，入见。

[7]赵匡赞没等李恕回长安述命，就离开长安去，丙子（二十六日），入京朝见。

王景崇等至长安，闻蜀兵已入秦川，以兵少，发本道及赵匡赞牙兵千余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赞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风旨；军校赵思绾，首请自文其面以帅下，景崇悦。齐藏珍窃言曰：“思绾凶暴难制，不如杀之。”景崇不听。思绾，魏州人也。

王景崇等来到长安时，听说后蜀军队已开入秦川，因为自己带的兵少，就起用本道兵马和赵匡赞的一千多名牙兵共同拒敌。王景崇恐怕赵匡赞的牙兵逃跑，想在他们的脸上刺字，稍微透露出一点风声；牙兵的军校赵思绾首先请求在自己脸上刺字来统率部下，王景崇很高兴。齐藏珍悄悄说：“赵思绾凶猛暴戾，难以制服，不如杀掉他。”王景崇不听。赵思绾是魏州人。

蜀李廷将至长安，闻赵匡赞已入朝，欲引归，王景崇邀之，败廷于子午谷。张虔钊至宝鸡，诸将议不协，按兵未进；侯益闻廷西还，因闭壁拒蜀兵，虔钊势孤，引兵夜遁。景崇帅凤翔、陇、、泾、、坊之兵追败蜀兵于散关，俘将卒四百人。

后蜀李廷快到长安时，听说赵匡赞已向后汉皇帝朝拜，想率兵退回蜀地；王景崇拦击，在子午谷打败李廷。张虔钊到达宝鸡，众将意见不一致，按兵不动。侯益听说李延向西返回，于是关闭壁垒抗拒后蜀军队。张虔钊见势力孤单，率领军队连夜逃跑。王景崇率领凤翔、

陇、、泾、、坊六州的兵马追击，在散关打败后蜀军队，俘虏兵将四百人。

[8]丁丑，帝大渐。杨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忠武节度使刘信，立遣之镇。信不得奉辞，雨泣而去。

[8]丁丑（二十七日），后汉高祖病危，杨妒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忠武节度使刘信，立刻送他前往镇所。刘信不能辞行，泪如雨下而离去。

帝召苏逢吉、杨、史弘肇、郭威入受顾命，曰："余气息微，不能多言。承幼弱，后事托在卿辈。"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于万岁殿，逢吉等秘不发丧。

后汉高祖召苏逢吉、杨、史弘肇、郭威入宫接受遗嘱，说："我气息微弱，不能多说。刘承年幼弱小，一切后事拜托各位爱卿。"又说："妥善防范杜重威。"当天，在万岁殿去世。苏逢吉等人保密而不发布噩耗。

庚辰，下诏，称："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谤议摇众，并其子弘璋、弘琏、弘璨皆斩之。晋公主及内外亲族，一切不问。"磔重威尸于市，市人争啖其肉，吏不能禁，斯须而尽。

庚辰（三十日），传下皇帝诏书，声称："杜重威父子，乘朕小病，毁谤诽议，动摇人心，连同他的儿子杜弘璋、杜弘琏、杜弘璨一起斩首。晋公主及内外亲族，一概不予追究。"将杜重威尸的肢体分裂于街市，市民争着咬吃他的肉，官吏不能禁止，一会儿尸体就被咬光了。

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卫大将军、大内都点检承为周王，同平章事。有顷，发丧，宣遗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时年十八。

二月辛巳朔（初一），立皇子左卫大将军、大内都点检刘承为周王，同平章事。不久，发布丧事，宣读遗制，命周王即皇帝位。那年，刘承十八岁。

[9]蜀韩保贞、庞福诚引兵自陇州还，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贞等至秦州，分兵守诸门及衢路，重建遂入于蜀。

[9]后蜀韩保贞、庞福诚率兵从陇州返回，约何重建一起西行。这天，韩保贞等到达秦州，分兵把守各城门及大路，何重建于是进入后

蜀。

[10]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10]丁亥（初七），后汉尊皇后为皇太后。

[11]朝廷知成德留后白再荣非将帅才，庚寅，以前建雄留后刘在明代之。

[11]后汉朝廷知道成德留后白再荣不是将帅之才，庚寅（初十），派前建雄留后刘在明前往取代他。

[12]癸巳，大赦。

[12]癸巳（十三日），大赦天下。

[13]吴越赵内牙指挥使何承训复请诛胡进思及其党。吴越王弘恶其反覆，且惧召祸，乙未，执承训，斩之。

[13]吴越内牙指挥使何承训又请求诛杀胡进思及其党羽。吴越王钱弘厌恶他反复无常，而且怕召来祸患，乙未（十五日），把何承训抓起来斩首。

进思屡请杀废王弘以绝后患，弘不许。进思诈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曰："仆受命之日，不闻此言，不敢妄发。"进思乃夜遣其党方安二人逾坦而入，弘阖户拒之，大呼求救；温闻之，率众而入，毙安等于庭中。入告弘，弘大惊，曰："全吾兄，汝之力也。"

胡进思屡次请求杀掉废王钱弘以绝后患，钱弘不允许。胡进思假称王命，密令薛温害死钱弘，薛温说；"我自受命守卫那天起，没有听到过这句话，不敢妄自行动。"胡进思就在夜里派出他的党羽方安二人跳墙而入，钱弘关门抵抗，大喊求救；薛温听到，率众兵冲入，在院中杀死方安二人。薛温到钱唐报告钱弘，钱弘大吃一惊，说："保全我哥哥，全靠你的力量啊！"

弘畏忌进思，曲意下之。进思亦内忧惧，未几，疽发背卒。弘由是获全。

钱弘畏惧提防胡进思，极力对他低三下四。胡进思也心中担忧害怕，不久，背上恶疮发作而死。钱弘因此得以保全。

[14]诏以王景崇兼凤翔巡检使。景崇引兵至凤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发守诸门。或劝景崇杀益，景崇以受先朝密诣，嗣主未之知，或疑于专杀，犹豫未决。益闻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

诟。戊戌，益入朝，隐帝问："何故召蜀军？"对曰："臣欲诱致而杀之。"帝哂之。

[14]后汉隐帝刘承诏令王景崇兼凤翔巡检使。王景崇领兵到达凤翔，侯益还没有启程，王景崇让禁兵分守各个城门。有人劝说王景崇杀掉侯益，王景崇说因接受先朝"便宜行事"的密旨，但新皇帝不知道，或许会怀疑擅自杀戮，所以犹豫不决。侯益听到风声，不与王景崇告别而离去，王景崇十分后悔，骂自己。戊戌（十八日），侯益入朝谒见后汉隐帝。隐帝问："为什么招蜀军？"回答道："臣想把他们诱到凤翔而杀掉。"隐帝微微一笑。

[15]蜀张虔钊自恨无功，癸卯，至兴州，惭忿而卒。

[15]后蜀张虔钊恨自己劳师无功，癸卯（二十三日），到达兴州，惭愧忿闷而死。

[16]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史弘肇遭母丧，不数日，复出朝参。

[16]后汉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史弘肇因母去世在家居丧，但没过几天，又出来上朝参政。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八卷

后汉纪三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下乾元年（戊申、948）

后汉纪>三后汉高祖>乾元年（戊申，公元948>年）

[1]三月，丙辰，史弘肇起复，加兼侍中。

>[1]>三月，丙辰（初七），史弘肇出仕复职，加官兼侍中>。

[2]侯益家富于财，厚赂执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争誉之。丙寅，以益兼中书令，行开封尹。

>[2]>侯益家里财产丰厚，送厚礼贿赂执掌政权的大臣和史弘肇等人，因此众大臣交口称赞。丙寅（十七日），任命侯益兼中书令，代理开封尹。

[3]改广晋为大名府，晋昌军为永兴军。

>[3]>改广晋府为大名府，改晋昌军为永兴>军。

[4]侯益盛毁王景崇于朝，言其恣横。景崇闻益尹开封，知事已变，内不自安，且怨朝廷。会诏遣供奉官王益如凤翔，征赵匡赞牙兵诣阙，赵思绾等甚惧，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绾途中谓其党常彦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属至京师，并死矣，奈何？"彦卿曰："临机制变，子勿复言！"

>[4]>侯益在朝中大肆诋毁王景>崇，说他恣意横行。王景>崇听说侯益为开封尹，明白事态已产生变化，内心忐忑不安，而且埋怨朝廷。正赶上诏令派供奉>官王益到凤翔>，取赵匡赞的牙兵带回京城，牙校赵思绾等人很害怕，王景>崇乘机用话语相激。赵思绾在路上对他的党羽常彦卿说："小太尉>赵匡赞已落入他们的手中，我们到达京城，都得死了，怎么办？"常彦卿说："见机行事，你不要再说！"

癸酉，至长安，永兴节度副使安友规、巡检乔守温出迎王益，置酒于客亭。思绾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馆于城东。今将士家属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诣城东宿。"友规等然之。时思绾等皆无铠仗，既入西门，有州校坐门侧，思绾遽夺其剑斩之。其徒因大噪，持白梃，杀守门者十余人，分遣其党守诸门。思绾入府，开库取铠仗给之，友规

等皆逃去。思绾遂据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余人，缮城隍，葺楼堞，旬日间，战守之具皆备。

>癸酉（二十四日），到达长安>，永兴>节度副使安友规、巡检>乔守温>出城迎接王益，并在客亭设置酒宴款待。这时，赵思绾走上前来说："壕寨使已经把舍馆定在城东，现在将士的家属都在城中，想各自进城把家属带到城东住宿。"安友规等人同意。当时赵思绾等人都没有武器铠甲，进了西门，见有该州军校坐在门旁，赵思绾突然夺过他的剑把他杀死；赵思绾的党羽乘势大喊大叫，拿着棍子，打死十几个守门兵士，派遣党羽分别把守各个大门。赵思绾进入府衙，打开府库取出武器铠甲分给大家，安友规等人都逃跑离开。赵思绾于是占据了长安>城，集中城内少年，约有四千多人，修缮护城壕沟，整治城楼矮墙，十天之内，作战守卫的器械样样齐备。

王景崇讽凤翔吏民表景崇知军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静难节度使王守恩为永兴节度使，徙保义节度使赵晖为凤翔节度使，并同平章事。以景崇为州留后，令便道之官。

王景>崇示意凤翔>的官吏士民向朝廷上表，推举自己主持军府事务，朝廷对此深为担忧。甲戌（二十五日），调静难节度使>王守恩为永兴节度使>，调保义节度使>赵晖为凤翔节度使>，都为同平章事>。命王景>崇为州留后，让他抄近路赴任。

虢州伶人靖边庭杀团练使田令方，驱掠州民，奔赵思绾。至潼关，潼关守将出击之，其众皆溃。

>

虢州的艺人靖边庭杀死团练使田令方，裹胁州中百姓，投奔赵思绾。到了潼关，潼关守将出关迎击，他的一群人全都溃散了。

[5]初，契丹主北归，至定州，以义武节度副使邪律忠为节度使，徙故节度使孙方简为大同节度使。方简怨恚，且惧入朝为契丹所留，迁延不受命，帅其党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控守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几，遣使请降，帝复其旧官，以捍契丹。

>[5]>当初，契丹主北行回国，来到定州，命义武节度副使邪律忠为节度使>，调原节度使>孙方简为大同节度使>。孙方简怨恨愤怒，又怕到了契丹朝廷被他们扣留，所以拖延时日不接受任命，率领他的党羽三千多人守卫狼山原来的山寨，控制固守各处要害。契丹兵进

攻，未能攻克。不久，他派使者见后汉高祖>请求归降，高祖恢复他的原官职，用他来抵御契丹。

邪律忠闻邺都既平，常惧华人为变。诏以成德留后刘在明为幽州道马步都部署，使出兵经略定州。未行，忠与麻等焚掠定州，悉驱其人弃城北去。孙方简自狼山帅其众数百，还据定州，又奏以弟行友为易州刺史，方遇为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颇畏之。于是晋末州县陷契丹者，皆复为汉有矣。

>邪律忠听说邺都>已被平定，常常害怕汉人发动事变。后汉高祖>诏令成德留后刘在明为幽州道马步都部署，派他出兵整治定州。还没出兵，邪律忠和麻等人已劫掠焚烧了定州，驱赶定州百姓弃城北去。孙方简从狼山率领几百名军兵，回来占领定州，又上奏章请任命弟弟孙行友为易州刺史>、孙方遇为泰州刺史>。每当契丹人入侵，兄弟三人就奔走抵抗，契丹人很害怕他们，于是后晋>末年州县陷落到契丹人手中的，都又为后汉>所有了。

丙子，以刘在明为成德节度使。

>丙子（二十七日），后汉>任命刘在明为成德节度使>。

麻至其国，契丹主责以失守。麻不服，曰："因朝廷征汉官致乱耳。"契丹主鸩杀之。

>

麻回到辽国，契丹主责备他失守，麻不服气，说："这是因为朝廷招收任用汉官，才导致今天的祸乱！"契丹主将他毒死。

[6]苏逢吉等为相，多迁补官吏；杨以为虚费国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悦。

>[6]>苏逢吉等人作宰相>，频繁提升补充官员，杨认为白白耗费国家钱财，在奏章里多次贬抑这种作法，苏逢吉等人不高兴。

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涛上疏言："今关西纷扰，外御为急。二枢密皆佐命功臣，官虽贵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镇。枢机之务在陛下目前，易以裁决，逢吉、禹自先帝时任事，皆可委也。"杨、郭威闻之，见太后泣诉，称："臣等从先帝起艰难中，今天子取人言，欲弃之于外。况关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顾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职，乞留过山陵。"太后怒，以让帝，曰："国家勋旧之

臣，奈何听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诘责宰相。涛曰：“此疏臣独为之，他人无预。”丁丑，罢涛政事，勒归私第。

>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涛上疏说：“现在关西>形势纷乱，抵御外寇入侵是当务之急。二位枢密使都是先朝辅佐创业的功臣，官阶虽然显贵但家资并不富裕，应该授予他们重要的大藩镇>。枢密机要的事务，在陛下眼前，容易裁决，况且苏逢吉、苏禹都是从先帝时就任职，都可以委托。”杨、郭威>听说，入宫向太后哭诉道：“我们跟随先帝在艰难中起来，现在天子听信人几句话，要把我们弃置在外。况且关西>正有事，我们怎忍自求安逸，不顾社稷的安危。如果我们一定不称职，请求留我们过了先帝灵柩出殡。”太后大怒，责备后汉>隐帝道：“国家元勋旧臣，怎么能听人几句话就放逐他们！”后汉>隐帝说：“这是宰相>说的。”于是又去责问宰相>苏逢吉等人，李涛说：“这篇疏文是臣独自写的，别人没有参预。”丁丑（二十八日），罢免李涛官职，勒令回归家中。

[7]是日，、泾、同、华四镇俱上言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守贞与永兴、凤翔同反。

>[7]>当天，、泾、同、华四镇都向朝廷上报：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守贞和永兴>、凤翔>二镇同时反叛。

始，守贞闻杜重威死而惧，阴有异志。自以晋世尝为上将，有战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汉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执政皆后进，有轻朝廷之志。乃招纳亡命，养死士，治城堑，缮甲兵，昼夜不息。遣人间道赍蜡丸结契丹，屡为边吏所获。

>开始，李守贞听说杜重威被杀而心中害怕，暗中萌生反叛念头。自以为后晋>时曾为上将，有战功，平常慷慨好施，所以颇得士兵之心。现在后汉>新建，皇帝年轻刚刚继位，执掌朝政都是后来进身的官员，所以有轻视朝廷看法。于是招纳亡命之徒，豢养敢死之士，治理城墙壕堑，修缮武器铠甲，日夜不停。又派人从小路带着蜡丸密信去勾结契丹，多次被把守边关的官吏所查获。

浚仪人赵修己，素善术数，自守贞镇滑州，署司户参军，累从移镇，为守贞言：“时命不可，勿妄动！”前后切谏非一，守贞不听，乃称疾归乡里。僧总伦，以术媚守贞，言其必为天子，守贞信之。又尝

会将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图》曰：“吾有非常之福，当中其舌。”一发中之，左右皆贺。守贞益自负。

>浚仪人赵修己，素来擅长星象占卜之术，自从李守贞镇守滑州，署理司户参军，屡次跟随藩镇>调动，对李守贞说：“时运、天命>不允许，不要轻举妄动！”前后恳切劝谏不止一次，李守贞不听，他于是声称有病回家乡。僧人总伦，用他的法术讨好李守贞，说他一定要作天子，李守贞信以为真。又曾和将佐聚会设置酒宴，弯弓搭箭指着《舐掌虎图》说：“我如果有非常的福份，就当

>

射中它的舌头。”一箭射中，周围人都向他祝贺，李守贞更加自命不凡。

会赵思绾据长安，奉表献御衣于守贞，守贞自谓天人协契，乃自称秦王。遣其骁将平陆王继勋据潼关，以思绾为晋昌节度使。

>正赶上赵思绾占领了长安>城，向李守贞奉上表章献上御衣。李守贞自认为是天意、人心共同默契，于是自称秦王，派他的骁将平陆人王继勋占据潼关，任命赵思绾为晋昌节度使>。

同州距河中最近，匡国节度使张彦威，常守贞所为，奏请先为之备，诏滑州马军都指挥使罗金山将部兵戍同州；故守贞起兵，同州不为所并。金山，云州人也。

>同州距离河中最近，匡国节度使>张彦威常侦察李守贞的所作所为，并奏请朝廷早作防范，后汉>隐帝颁诏令滑州马军都指挥使>罗金山>率所部守卫同州；所以李守贞起兵时，同州没有被他吞并。罗金山>是云州>人。

[8]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发兵屯境上，奏称：“去三载前羌族毋杀绥州刺史李仁裕叛去，请讨之。”庆州上言：“请益兵为备。”诏以司天言，今岁不利先举兵，谕止之。

>[8]后汉>定难节度使>李彝殷起兵驻守境上，向朝廷上奏章，称：“三年以前，羌族毋杀死绥州刺史>李仁裕反叛逃走，请求发兵征讨。”庆州上奏道：“请增加兵力作准备。”后汉>隐帝颁诏书以司天官>说，今年不利于先动兵戈，劝谕制止众将行动。

[9]夏，四月，辛巳，陕州都监王玉奏克复潼关。

>[9]>夏季，四月，辛巳（初二），陕州>都监王玉奏报收复潼关。

[10]帝与左右谋，以太后怒李涛离间，欲更进用二枢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苏之专，欲夺其权，共劝之。壬午，制以枢密使杨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以副枢密使郭威为枢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

>[10]后汉>隐帝和身边的大臣商量，因太后恼怒李涛的挑拔离间，现在想再进用两位枢密使，以便表明前举不是皇帝的意思。大臣们也憎恨二苏专政，想夺他们的权，所以都劝勉皇帝这样干。壬午（初三），制令枢密使杨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枢密使官职照旧；命副枢密使郭威>为枢密使；又三司使>王章加官同平章事>。

凡中书除官，诸司奏事，帝皆委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尽决于。事有未更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滞。三相每进拟用人，苟不出意，虽簿、尉亦不之与。素不喜书生，常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既恨二苏排己，又以其除官太滥，为众所非，欲矫其弊，由是艰于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汉兴至亡不沾一命者；凡门荫及百司入仕者悉罢之。虽由之愚蔽，时人亦咎二苏之不公所致云。

>凡中书省>任命官员、各司上奏公事，后汉>隐帝全委任杨斟酌办理。从此其它三位宰相>全都拱手无事，一切政事都决定于杨。凡事有未经杨认可，没有人敢施行，便形成梗塞。三位宰相>每次所拟的进用人选，只要不出于杨之意，即使主簿>、尉这样的小官也不给，杨历来不喜欢书生，常说："国家的府库仓廪要充实，兵力要强盛，这才是当务之急。至于文章礼乐，有什么值得介意！"他既怀恨二苏曾排斥自己，又因二苏原来任命官员太滥，被众人非议指责，想要矫正这一弊病，因此授予官职就很难了，士大夫里多有从后汉>兴到后汉>亡不曾受过一次升迁；还规定：凡靠祖、父余荫得官的子弟以及从各个部门入仕的，全部罢免。这虽说由于杨的愚昧闭塞，但当时人们也归咎于二苏封官办事不公所致。

[11]以镇宁节度使郭从义充永兴行营都部署，将侍卫兵讨赵思绾。戊子，以保义节度使白文珂为河中行营都部署，内客省使王峻为都

监。辛卯，削夺李守贞官爵，命文珂等会兵讨之。乙未，以宁江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洪迁为西面行营都虞侯。

>[11]后汉>隐帝命镇宁节度使>郭从义充任永兴>行营都部署，率领侍卫兵讨伐赵思绾。戊子（初九），命保义节度使>白文珂为河中行营都部署，内客省使王峻为都监。辛卯（十二日），削去李守贞的官职爵位，命白文珂等将领合兵讨伐他。乙未（十六日），命宁江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洪迁为西面行营都虞候。

[12]王景崇迁延不之州，阅集凤翔丁壮，诈言讨赵思绾，仍牒州会兵。

>[12]王景>崇拖延时日不去州上任，招集、检阅凤翔>的壮丁，假称要讨伐赵思绾，并发牒文与州合兵。

[13]契丹主如辽阳，故晋主与太后、皇后皆谒见。有禅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兄也，闻晋主有女未嫁，诣晋主求之；晋主辞以幼。后数日，契丹主使人驰取其女而去，以赐禅奴。

>[13]>契丹主到了辽阳>，前后晋>主和太后、皇后都拜见他。有个叫禅奴利的，是契丹主妻子的哥哥，他听说后晋>主有女儿尚未出嫁，就去见后晋>主求婚，后晋>主以女儿年龄幼小推辞。过了几天，契丹主派人骑马取走他女儿，赐给禅奴利。

[14]王景崇遗蜀凤州刺史徐彦书，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彦复书招之。

>[14]王景>崇致信给后蜀>凤州刺史>徐彦，要求互通贸易。壬戌（疑误），后蜀>主命徐彦回信招降他。

[15]契丹主留晋翰林学士徐台符于幽州，台符逃归。

>[15]>契丹主扣留后晋翰林学士>徐台符于幽州，徐台符逃回。

[16]五月，乙亥，滑州言河决鱼池。

>[16]>五月，乙亥（二十七日），滑州上报，黄河在鱼池决口。

[17]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17]>六月，戊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18]辛巳，以奉国左厢都虞候刘词充河中行营马步都虞候。

>[18]>辛巳（初四），后汉>隐帝命奉国左厢都虞候刘词充任河中行营马步都虞候。

[19]乙酉，王景崇遣使请降于蜀，亦受李守贞官爵。

>[19]>乙酉（初八），王景>崇派使者向后蜀>请求归降，同时接受李守贞给予的官爵。

[20]高从诲既与汉绝，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乃遣使上表谢罪，乞修职贡；诏遣使慰抚之。

>[20]高从诲>与后汉>断绝往来后，北方的商人不再来，境内贫困、物资缺乏，于是派使者向后汉>上表章谢罪，并请允许履行交纳贡品的职责；后汉>隐帝诏令派使者前去安抚。

[21]西面行营都虞候尚洪迁攻长安，伤重而卒。

>[21]>西面行营都虞候尚洪迁攻打长安>，身受重伤而去世。

[22]秋，七月，以工部侍郎李充西南面行营都转运使。

>[22]>秋季，七月，后汉>隐帝命工部侍郎>李充任西南面行营都转运使>。

[23]庚申，加枢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23]>庚申（十三日），枢密使郭威>加官任同平章事>。

[24]蜀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性豪侈，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有庾死者。其子检校左仆射继昭，好击剑，尝与僧归信访善剑者，右匡圣都指挥使孙汉韶与业有隙，密告业、继昭谋反；翰林承旨李昊、奉圣控鹤马步都指挥使安思谦复从而谮之。甲子，业入朝，蜀主命壮士就都堂击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籍没其家。

>[24]后蜀>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生性豪放、奢侈，强买别人的田地住宅，在自己的宅院里藏匿亡命的罪犯；私设监狱，抓欠债的人，有时关押多年以至有病死的。他的儿子检校左仆射>张继昭，喜好击剑，曾和归信和尚走访善于击剑的高手。右匡圣都指挥使>孙汉韶和张业有仇隙，密告张业、张继昭二人谋反；翰林>承旨李昊、奉圣控鹤马步都指挥使>安思谦又趁机诬陷他们，甲子（十七日），张业上朝，后蜀>主命令壮士在都堂>里把他杀死，下诏书公布他的罪恶，抄没他的家产。

枢密使、保宁节度使兼侍中王处回，亦专权贪纵，卖官鬻狱，四方馈献，皆先输处回，次及内府，家赀巨万。子德钧，亦骄横。张业既死，蜀主不忍杀处回，听归私第；处回惶恐辞位，以为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

>枢密使、保宁节度使>兼侍中>王处回，也擅权专横，贪婪恣肆，出卖官职，收受罪犯的贿赂，各地赠送的贡物，都先送到王处回处，其次给皇帝内府，他家产巨万，他的儿子王德钧，也骄横跋扈。张业被处死后，后蜀>主不忍心杀王处回，让他回家；王处回慌忙辞去官职，后蜀>主任他为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

蜀主欲以普丰库使高延昭、茶酒库使王昭远为枢密使，以其名位素轻，乃授通奏使，知枢密院事。昭远，成都人，幼以僧童从其师入府，蜀高祖爱其敏慧，令给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机务，府库金帛，恣其取与，不复会计。

后蜀>主想让普丰库使高延昭、茶酒库使王昭远为枢密使，但因他们的名声和地位向来轻微，就授予他们为通奏使，主持枢密院>事务。王昭远是成都人，年幼时做小和尚随他的师傅进入都府，后蜀>高祖喜爱他聪明敏捷，让他在后蜀>主身边供事；到这时，委任他国家重要事务，府库里的金银财帛，任其随意拿取，不再计算。

[25]戊辰，以郭从义为永兴节度使，白文珂兼知河中行府事。

>[25]>戊辰（二十一日），后汉>隐帝任命郭从义为永兴节度使>，白文珂兼理主持河中行府事务。

[26]蜀主以翰林承旨、尚书左丞李昊为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徐光溥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并同平章事。

>[26]后蜀>主命翰林>承旨、尚书>左丞李昊为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徐光溥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都为同平章事>。

[27]蜀安思谦谋尽去旧将，又谮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谋反，欲代其位，夜，发兵围其第。会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入朝，极言廷隐无罪，乃得免。廷隐因称疾，固请解军职；甲戌，蜀主许之。

>[27]后蜀>安思谦谋划把旧将全部除掉，又诬陷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谋反，企图取代他的权位，夜里派兵包围了他的住宅。

正赶上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入朝，全力辩解赵廷隐没有罪，才免罪。赵廷隐因此声称有病，坚持请求解除自己的军权；甲戌（二十七日），后蜀>主答应。

[28]凤翔节度使赵晖至长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状益明，请进兵击之。

>[28]凤翔节度使>赵晖来到长安>；乙亥（二十八日），上表章说王景>崇反叛的情况日益明显，请求发兵进攻。

[29]初，高祖镇河东，皇弟崇为马步都指挥使，与蕃汉都孔目官郭威争权，有隙。及威执政，崇忧之。节度判官郑珙，劝崇为自全计，崇从之。珙，青州人也。八月，庚辰，崇表募兵四指挥，自是选募勇士，招纳亡命，缮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皆以备契丹为名；朝廷诏令，多不禀承。

>[29]>当初，后汉高祖>镇守河东，皇弟刘崇是马步都指挥使>，与蕃汉都孔目官郭威>争夺权力，二人有仇隙。等到郭威>执政，刘崇很担扰。节度判官郑珙劝刘崇安排保全自己之计，刘崇听从了。郑珙是青州人。八月庚辰（初四），刘崇上表招募四个指挥的士兵，从此他精选招募勇士，收纳亡命的罪犯，修缮兵器装备，充实官仓府库，停止向朝廷上缴的赋税财物，都以防御契丹入侵为名；朝廷所下的诏令，大多不接受。

[30]自河中、永兴、凤翔三镇拒命以来，朝廷继遣诸将讨之。昭义节度使常思屯潼关，白文珂屯同州，赵晖屯咸阳。惟郭从义、王峻置栅近长安，而二人相恶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战。帝患之，欲遣重臣临督，壬午，以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诸军皆受威节度。

>[30]>自从河中、永兴>、凤翔>三个藩镇>抗拒朝廷命令以来，朝廷连续派众将领讨伐他们。昭义节度使>常思屯兵潼关，白文珂屯兵同州，赵晖屯兵咸阳>。只有郭从义、王峻在靠近长安>的地方设置栅栏，但是郭、王二人相互交恶，就像水火不能相容，所以从春到秋二人都对峙观望不肯进攻作战。后汉>隐帝为此忧虑，想派一位朝廷重臣临阵督战，壬午（初六），命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各军都受郭威>的调度。

威将行，问策于太师冯道。道曰：“守贞自谓旧将，为士卒所附，愿公勿爱官物，以赐士卒，则夺其所恃矣。”威从之。由是众心始附于威。

郭威>将要上路，向太师冯道>请教良策。冯道>说：“李守贞自认为是老将，士兵之心都归附于他；望您不要吝惜官家的财物，要用以赏赐士兵，这样就夺走了他所倚仗的优势了。”郭威>听从了冯道>的这条计策。从此众人之心开始归附郭威>。

诏白文珂趣河中，赵晖趣凤翔。

后汉>隐帝诏令，白文珂赶赴河中，赵晖赶赴凤翔>。

[31]甲申，蜀主以赵廷隐为太傅，赐爵宋王，国有大事，就第问之。

>[31]>甲申（初八），后蜀>主任命赵廷隐为太傅，封爵为宋王，凡有国家大事，亲自到他家中询问。

[32]戊子，蜀改凤翔曰岐阳军，己丑，以王景崇为岐阳节度使、同平章事。

>[32]>戊子（十二日），后蜀>改凤翔>为岐阳军；己丑（十三日），命王景>崇为岐阳节度使>、同平章事>。

[33]乙未，以钱私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国王。

>[33]>乙未（十九日），后汉>隐帝封吴越>钱弘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国王。

[34]郭威与诸将议攻讨，诸将欲先取长安、凤翔。镇国节度使扈从珂曰：“今三叛连衡，推守贞为主，守贞亡，则两镇自破矣。若舍近而攻远，万一王、赵拒吾前，守贞掎吾后，此危道也。”威善之。于是威自陕州，白文珂及宁江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刘词自同州，常思自潼关，三道攻河中。威抚养士卒，与同苦乐，小有功辄赏之，微有伤常亲视之；士无贤不肖，有所陈启，皆温辞色而受之；违忤不怒，小过不责。由是将卒咸归心于威。

>[34]郭威>与众将领商议讨伐进攻，众将领想先夺取长安>、凤翔>。镇国节度使>扈从珂说：“现在三个叛藩联合，推举李守贞为主，如果李守贞灭亡，那两个藩镇>便不攻自破了。如果舍近攻远，万一

王、赵在前面抵抗，李守贞在背后夹击，这是危亡之道。”郭威>认为很有道理。于是郭威>从陕州>，白文珂及宁江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刘词从同州，常思从潼关，从三条路进攻河中。郭威>抚养士兵，和他们同甘共苦，士兵们稍立军功就受到赏赐，稍有伤就经常亲自看望；谋士中无论是贤者还是不肖的，只要有事来陈述的，都和言悦色地接待他们；违背触犯他不发怒，小的过错不责罚。因此士兵、将领之心都归附于郭威>。

始，李守贞以禁军皆尝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骄，苦汉法之严，谓其至则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赐于郭威，皆忘守贞旧恩，已亥，至城下，扬旗伐鼓，踊跃诟噪；守贞视之失色。

>开始，李守贞以为禁军>都曾是自己的老部下，受过他的恩惠，而且士兵一贯骄横，苦于后汉>军法的严格；认为禁军>一到就会前来敲城门奉迎他为君主，可以坐着等待。但是士兵们新近在郭威>处受到赏赐，都忘了李守贞的旧恩；已亥（二十三日），兵至城下，挥扬军旗，擂响战鼓，踊跃辱骂呼喊，李守贞在城上看到，大惊失色。

白文珂克西关城，栅于河西，常思栅于城南，威栅于城西。未几，威以常思无将领才，先遣归镇。

>白文珂攻克西关城，在黄河西岸设营栅，常思在城南设营栅，郭威>在城西设营栅。不久，郭威>认为常思没有将领之才，先把他派回原藩镇>。

诸将欲急攻城，威曰：“守贞前朝宿将，健斗好施，屡立战功。况城临大河，楼堞完固，未易轻也。且彼冯城而斗，吾仰而攻之，何异帅士卒投汤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缓急，时有可否，事有后先；不若且设长围而守之，使飞走路绝。吾洗兵牧马，坐食转输，温饱有余。俟城中无食，公帑家财皆竭，然后进梯冲以逼之，飞羽檄以招之。彼之将士，脱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乌合之众乎！思绾、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虑也。”乃发诸州民夫二万余人，使白文珂等帅之，刳长壕，筑连城，列队伍而围之，威又谓诸将曰：“守贞向畏高祖，不敢鸱张；以我辈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轻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静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设火铺，连延数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军舣舟于岸，寇有潜往来者，无不擒之。于是守贞如坐网中矣。

>众将领想赶快攻城，郭威>说：“李守贞是前朝有经验的老将，勇猛善斗，慷慨好施，多次建立战功。况且城临黄河，城楼护墙完好坚固，不容轻视。况且他凭借高城而战，我们仰面进攻，这和领着士兵去赴汤蹈火有什么不同！勇气有盛有衰，进攻有慢有急，时机有可有不可，办事情有后有先；不如先设置长长的包围圈困守他，使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而我们磨洗兵器，放牧战马，静坐享用转运来的粮食，做到温饱有余。等城中没粮了，官家、私人的钱财全都枯竭，然后推进云梯冲车来逼近他们，飞传羽檄来招降他们。那边的将领士兵，各自脱身逃亡，就是父子也难以互相保护，何况是些乌合之众！赵思绾、王景>崇二处，只要分兵牵制住，不值得忧虑。”于是征发各州民夫二万多人，让白文珂等人率领他们，挖长沟，筑连城，排列队伍把河中城团团围住。郭威>又对众将领说：“李守贞过去害怕高祖，所以不敢嚣张；认为我们从太原崛起，事业功勋不显赫，有轻视我们之心，所以敢于反叛。我们正应该用静来制服他。”于是把军旗、战鼓都收起来，只沿黄河设置“火铺”传递军情，连绵几十里，派步卒轮番守护；派水军船只停泊在岸边，敌人有偷偷往来的，无不抓获，于是李守贞就像坐在罗网中了。

[35]蜀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处回请老，辛丑，以太子太傅致仕。

>[35]后蜀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处回请求告老退休，辛丑（二十五日），他以太子>太傅退休。

[36]南汉主遣知制诰宣化钟允章求婚于楚，楚王希广不许。南汉主怒，问允章：“马公复能经略南土乎？”对曰：“马氏兄弟，方争亡于不暇，安能害我！”南汉主曰：“然。希广懦而吝啬，其士卒忘战日久，此乃吾进取之秋也。”

>[36]南汉>主派知制诰宣化人钟允章到楚国求婚，楚王马希广不同意。南汉>主大怒，问钟允章：“马希广还能治理南方吗？”答道：“马氏兄弟正在争斗不暇，怎能伤害我们！”南汉>主说：“好！马希广为人懦弱而且吝啬，他的士兵很久都没打过仗，这正是我们进取的大好时光啊！”

[37]武平节度使马希萼请与楚王希广各修职贡，求朝廷别加官爵，希广用天策府内都押牙欧弘练、进奏官张仲荀谋，厚赂执政，使拒其

请。九月，壬子，赐希萼及楚王希广诏书，谕以“兄弟宜相辑睦，凡希萼所贡，当附希广以闻。”希萼不从。

>[37]>楚国武平节度使>马希萼向后汉>朝廷提出要与楚王马希广各自尽职进奉贡品，请求朝廷另加封官爵。马希广采用天策府内都押牙欧弘练、进奏官张仲荀的计策，用厚礼贿赂执政大臣，让朝廷拒绝马希萼的请求。九月，壬子（初七），后汉>隐帝赐马希萼及楚王马希广诏书，劝谕他们“兄弟应该和睦相处，凡是马希萼的贡品，应当附于马希广贡品中上报”。马希萼不听从。

[38]蜀兵援王景崇，军于散关，赵晖遣都监李彦从袭击，破之，蜀兵遁去。

>[38]后蜀>支援王景>崇的军队驻扎在散关，赵晖派都监李彦>从前去袭击，打败了他们，蜀军逃去。

[39]蜀主以张业、王处回执政，事多壅蔽，己未，始置匦函，后改为献纳函。

>[39]后蜀>主孟昶>认为张业、王处回主持政务时，自己多受蒙蔽而视听不清，己未（十四日），开始设置举报箱，名叫匦函，后改为献纳函。

[40]王景崇尽杀侯益家属七十余人，益子前天平行军司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广，尚在襁褓，乳母刘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广而逃，乞食至于大梁，归于益家。

>[40]王景>崇把侯益的家属七十多人全部杀死，只有侯益的儿子前天平行军司马>侯仁矩事前在外，才免于一死。庚申（十五日），后汉>朝廷命侯仁矩为隰州刺史>。侯仁矩的儿子侯延广，还在襁褓之中，奶妈刘氏用自己的孩子和他调换了，抱着侯延广逃走，靠要饭走到大梁城，回到侯益家里。

[41]李守贞屡出兵欲突长围，皆败而返；遣人赍蜡丸求救于唐、蜀、契丹，皆为逻者所获。城中食且尽，殍死者日众。守贞忧形于色，召总伦诘之，总伦曰：“大王当为天子，人不能夺。但此分野有灾，待磨灭将尽，只余一人一骑，乃大王鹊起之时也。”守贞犹以为然。

>[41]>李守贞屡次出兵想突出长围，都战败而回；派人带上蜡丸密信向南唐>、后蜀>、契丹求救，全被巡逻士兵抓获。城里粮食将要吃完，饿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李守贞满脸愁云，召总伦和尚责问，总伦说：“大王应当为天子，别人不能夺走。但这分野有灾，等磨难将尽，只剩一人一马，就是大王鹊起的时候了。”李守贞仍然信以为真。

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让，赵思绾遣其子怀，见蜀主于成都。

>冬季，十月，王景>崇派儿子王德让，赵思绾派儿子赵怀，到成都朝见后蜀>主。

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门，赵晖击破之，遂取西关城。景崇退守大城；堑而围之，数挑战，不出。晖潜遣千余人擐甲执兵，效蜀旗帜，循南山而下，令诸军声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数千出迎之，晖设伏掩击，尽殪之。自是景崇不复敢出。

>戊寅（初三），王景>崇派兵出西门，赵晖打败他，于是夺取西关城。王景>崇退守大城。赵晖挖起深沟包围住他们，多次挑战，王景>崇军队也不出来了。赵晖就偷偷派出一千多人身披铠甲手拿兵器，仿效后蜀>军队的旗号，沿南山>开下来，让各军叫道：“蜀兵到了！”王景>崇果然派出几千人马出城迎接，赵晖设下埋伏突然出击，出城军队全被歼灭。从此王景>崇再也不敢出城了。

蜀主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思谦将兵救凤翔，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谏曰：“臣窃见庄宗皇帝志贪西顾，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贡谏疏，殊无听纳，有何所成！只此两朝，可为鉴诫。”不听，又遣雄武节度使韩保贞引兵出阳以分汉兵之势。

后蜀>主派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思谦领兵救援凤翔>，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进谏道：“臣愚见，后唐>庄宗皇帝贪于向西征伐，前蜀>主意在向北进军，凡是在朝的臣子，全都劝谏上疏，一点都不听取采纳，又能有什么成就！只这两朝的先例，就可作为诫鉴。”后蜀>主不听，又派出雄武节度使>韩保贞从阳出兵来分散后汉>军队的兵力。

王景崇遣前义成节度使酸枣李彦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谦屯右界，汉兵屯宝鸡。思谦遣眉州刺史申贵将兵二千趣模壁，设伏于竹林；丁酉旦，贵以兵数百压宝鸡而陈，汉兵逐之，遇伏而败，蜀兵逐北，破宝鸡寨。蜀兵去，汉兵复入宝鸡。己亥，思谦进屯渭水，汉益

兵五千戍宝鸡；思谦畏之，谓众曰："粮少敌强，宜更为后图。"辛丑，退屯凤州，寻归兴元。贵，潞州人也。

王景>崇派前义成节度使>酸枣人李彦>舜等去迎后蜀>援军。丙申（二十一日），安思谦驻扎在宝鸡以西，后汉>军驻扎在宝鸡。安思谦派眉州刺史>申贵率兵二千奔赴模壁，在竹林中设下伏兵；丁酉（二十二日）早晨，申贵用几百名士兵逼近宝鸡布阵，后汉>兵驱逐他们，在竹林中了埋伏而失败，后蜀>兵乘胜追击，攻破宝鸡寨。后蜀>兵离去，后汉>兵又进入宝鸡。己亥（二十四日），安思谦进兵驻扎在渭水之滨，后汉>增兵五千人保卫宝鸡；安思谦害怕了，对众将领说："军粮少而敌人强大，应再为以后打算。"辛丑（二十六日），退兵驻扎凤州，不久回到兴元。申贵是潞州人。

[42]荆南节度使南平文献王高从诲寝疾，以其子节度副使保融判内外兵马事。癸卯，从诲卒；保融知留后。

>[42]荆南节度使南平>文献王高从诲>卧床病重，命他的儿子节度副使高保融兼领内外兵事务。癸卯（二十八日），高从诲>去世，高保融主持留后事务。

[43]彰武节度使高允权与定难节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贞密求援于彝殷，发兵屯延、丹境上，闻官军围河中，乃退。甲辰，允权以状闻，彝殷亦自诉，朝廷和解之。

>[43]>彰武节度使>高允权与定难节度使>李彝殷有仇隙，李守贞秘密向李彝殷求援，李彝殷发兵驻扎在延州>、丹州边境上，听说官军已围住河中，就退兵了。甲辰（二十九日），高允权将此事上报朝廷，李彝殷也自己申诉，朝廷命二人和解。

[44]初，高祖入大梁，太师冯道、太子太傅李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赐苏禹，崧第赐苏逢吉。崧第中瘗藏之物及洛阳别业，逢吉尽有之。及崧归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汉权臣，常惕惕谦谨，多称疾杜门。而二弟屿、，与逢吉子弟俱为朝士，时乘酒出怨言，云"夺我居第、家赀"。逢吉由是恶之。未几，崧以两京宅券献于逢吉，逢吉愈不悦；翰林学士陶，先为崧所引用，复从而谮之。

>[44]>当初，后汉高祖>入大梁城，太师冯道>、太子>太傅李崧都在真定，后汉高祖>把冯道>的住宅赐给苏禹，李崧的住宅赐给苏逢吉。李崧宅中埋藏的东西以及洛阳庄园，苏逢吉全都占了。等李崧归

顺后汉>朝廷，自认为孤立而危险，事奉后汉>权臣，经常小心谨慎，大多时间称病关门在家。而两个弟弟李屿和李，与苏逢吉子弟都是朝士，有时趁饮酒后口出怨言，说“夺我住房、家财”。苏逢吉因此憎恶他们。不久，李崧又把两京>住宅的房契献给苏逢吉，苏逢吉更加不高兴；翰林学士>陶，早先被李崧荐举进用，又跟着说他的坏话。

汉汪既严，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残忍，宠任孔目官解晖，凡入军狱者，使之随意锻练，无不自诬。及三叛连兵，群情震动，民间或讹言相惊骇。弘肇掌部禁兵，巡逻京城，得罪人，不问轻重，于法何如，皆专杀不请，或决口，筋，折胫，无虚日；虽奸盗屏迹，而冤死者甚众，莫敢辩诉。

后汉>法律已经很严，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其残忍，史弘肇宠信、重用孔目官解晖，凡抓到军中监狱的人，任他随意罗织罪名，最后没有不屈打成招的。等到三镇叛变连兵，朝野内群情震动，民间有人误传互相惊扰害怕。史弘肇握掌部分禁兵，在京城巡逻，凡抓到罪犯，不问罪行轻重，在法律中应如何处理，全都从不请求就砍头，或者裂口断舌，砍筋，断腿骨，没有一天不是这样。虽然奸人盗贼没了踪迹，但冤死的人很多，没人敢出来分辩申诉。

李屿仆夫葛延遇，为屿贩鬻，多所欺匿，屿之，督其负甚急，延遇与苏逢吉之仆李澄，谋上变告屿谋反。逢吉闻而诱致之，因召崧至第，收送侍卫狱。屿自诬云：“与兄崧、弟、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谋因山陵发引，纵火焚京城作乱；又遣人以蜡书入河中城，结李守贞；又遣人召契丹兵。”及具狱上，逢吉取笔改“二十”为“五十”字。十一月，甲寅，下诏诛崧兄弟、家属及辞所连及者，皆陈尸于市，仍厚赏葛延遇等，时人无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惮仆隶，往往为所胁制。

>李屿的仆人葛延遇为李屿贩卖东西，常常欺骗主人、藏匿钱财；李屿鞭打他，催他交出亏欠逼得很急。葛延遇和苏逢吉的仆人李澄，商量向上诬告李屿谋反。苏逢吉听说后把他引诱过来，于是召李崧来到家中，抓起来送入侍卫狱。李屿在狱中屈招说：“与兄李崧、弟李、外甥王凝及家僮>共二十人，谋划乘皇帝灵柩发运时，纵火焚烧京城作乱；又曾派人带蜡丸密书到河中城，勾结李守贞；又派人去招契丹兵。”在结案上报时，苏逢吉又取笔把“二十”改为“五十”。十一月，甲

寅（初九），下诏诛杀李崧兄弟、家属以及供词涉及的人，都暴尸街头。并重赏了葛延遇等人，当时人没有不觉得李氏冤枉的。从此士民家里都害怕仆人，往往被仆人所胁制。

他日，秘书郎真定李诣陶，曰：“君于李侍中近远？”曰：“族叔父。”曰：“李氏之祸，谷有力焉。”闻之，汗出。谷，州人也，本姓唐，避晋高祖讳改焉。

>有一天，秘书郎>真定人李拜访陶，陶问：“你和李侍中>关系远近？”李说：“他是同族叔父。”陶说：“李家之祸，我出了力。”李听说，吓得出汗。陶是州人，本姓唐，因避后晋>高祖名讳而改。

史弘肇尤恶文士，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弘肇领归德节度使，委亲吏杨乙收属府公利，乙依势骄横，合境畏之如弘肇；副使以下，望风展敬，乙皆下视之，月率钱万缗以输弘肇，士民不胜其苦。

>史弘肇特别憎恶文人，常说：“这些家伙轻蔑人让人最难忍耐，常叫我们是兵卒。”史弘肇兼领归德节度使>，委派他亲近的官吏杨乙征归属府的公利。杨乙依仗史弘肇的势力骄横跋扈，整个藩镇>怕他就象怕史弘肇，副使以下的官员，远远望见他都要展拜示敬，而杨乙都以下人看待他们，每月搜刮上万缗钱财交给史弘肇，士民百姓都受不了这种苦。

[45]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杨讷，俱以游客干李守贞；守贞为汉所攻，遣元更姓朱，讷更姓李，名平，间道奉表求救于唐，唐谏议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请出兵应之。

>[45]>当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杨讷，都以游客身份谒见李守贞；当李守贞被后汉>围攻，派舒元改姓朱，杨讷改姓李，名字叫平，抄小道奉表章向南唐>求救。南唐谏议大夫>查广徽、兵部侍郎>魏岑请求出兵救应。

唐主命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金全将兵救河中，以清淮节度使刘彦贞副之，文徽为监军使，岑为沿淮巡检使，军于沂州之境。金全与诸将方会食，候骑白有汉兵数百在涧北，皆羸弱，请掩之，金全令曰：“敢言过涧者斩！”及暮，伏兵四起，金鼓闻十余里，金全曰：“向可与之战乎？”时唐士卒厌兵，莫有斗志，又河中道远，势不相及，丙寅，唐兵退保海州。

南唐>主命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金全率兵救河中，派清淮节度使>刘彦贞为副手，查文徽为监军使，魏岑为沿淮巡检>使，驻军在沂州>境内，李金全和众将领正一起吃饭时，侦察兵报告有后汉>兵几百人在涧北，都是病弱；请求袭击他们。李金全命令道：“谁敢说过涧斩首！”到了晚上，伏兵四起，鸣金击鼓之声传出十几里，李金全说：“刚才可以和他们打吗？”当时南唐>士兵厌战，没有斗志；又因河中城路远，地理上遥不相及，丙寅（二十一日），南唐>兵退守海州。

唐主遗帝书谢，请复通商旅，且请赦守贞，朝廷不报。

南唐>主致信后汉>隐帝告罪，请求通商贸易，并请求赦免李守贞，朝廷不答复。

[46]壬申，葬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于睿陵，庙号高祖。

>[46]>壬申（二十七日），后汉>葬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刘于睿陵，庙号是高祖。

[47]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为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

>[47]>十二月，丁丑（初三），任命高保融为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

[48]辛巳，南汉主以内常侍吴怀恩为开府仪同三司、西北面招讨使，将兵击楚，攻贺州，楚王希广遣决胜指挥使徐知新等将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汉人已拔贺州，凿大阱于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机轴，自堑中穿穴通阱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汉遣人自穴中发机，楚兵悉陷，南汉出兵从而击之，楚兵死者以千数；知新等遁归，希广斩之。南汉兵复陷昭州。

>[48]>辛巳（初七），南汉>主任命内常侍吴怀恩为开府仪同三司、西北面招讨使>，率兵攻打楚国，进攻贺州；楚王马希广派决胜指挥使徐知新等人率兵五千人去援救贺州。援兵还没到，南汉>人已经攻占贺州，并在城外挖了大陷阱，覆盖竹席，加上土，下面设置了机关，从壕沟中挖洞通到阱里。徐知新等到达，率兵攻城，南汉>派人在洞中引发动机关，楚兵全都落入陷阱，南汉>从城里出兵从而反攻，楚兵死亡数以千计；徐知新等逃回楚国，被楚王马希广斩首。南汉>兵又攻陷了昭州。

[49]王景崇累表告急于蜀，蜀主命安思谦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谦自兴元引兵屯凤州，请先运粮四十万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观思谦之意，安肯为朕进取！”然亦发兴州、兴元米数万斛以馈之。

>[49]王景>崇屡次向后蜀>上表章告急求救。后蜀>主命安思谦再次出兵去援救。壬午（初八），安思谦从兴元领兵驻扎在凤州，请求先运军粮四十万斛，才能出境。后蜀>主说：“看安思谦的意思，他怎肯为朕进兵攻取！”但依然调集兴州、兴元的米几万斛发送去。

戊子，思谦进屯散关，遣马步使高彦俦、眉州刺史申贵击汉箭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谦败汉兵于玉女潭，汉兵退屯宝鸡，思谦进屯模壁。韩保贞出新关，壬辰，军于陇州神前，汉兵不出，保贞亦不敢进。

>戊子（十四日），安思谦进兵驻扎在散关，派马步使高彦俦、眉州刺史>申贵袭击并攻克后汉>箭安都寨。庚寅（十六日），安思谦在玉女潭又打败了后汉>军队，后汉>兵马退守宝鸡，安思谦进军驻扎模壁。后蜀>将领韩保贞从新关出兵，壬辰（十八日），驻扎在陇州神前，后汉>兵不出战，韩保贞也不敢进攻。

赵晖告急于郭威，威自往赴之。时李守贞遣副使周光逊、裨将王继勋、聂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刘词曰：“贼苟不能突围，终为我禽；万一得出，则吾不得复留于此。成败之机，于是乎在。贼之骁锐，尽在城西，我去必来突围，尔曹谨备之！”威至华州，闻蜀兵食尽引去，威乃还。韩保贞闻安思谦去，亦退保弓川寨。

>赵晖向郭威>告急，郭威>亲自赶赴华州。这时李守贞派副使周光逊、副将王继勋、聂知遇守卫城西。郭威>告诫白文珂、刘词说：“贼军如果不能突围，最终会被我抓获；万一冲出包围，那我们就不能再留在这里。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贼军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城西，我一离去他们必然从此突围，你们要谨慎防备！”郭威>来到华州，听说后蜀>军队军粮吃完已退走，郭威>就返回河中。韩保贞听说安思谦离去，他也退守到弓川寨。

[50]蜀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艳辞挑前蜀安康长公主，丁酉，罢守本官。

>[50]后蜀>中书侍朗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徐光溥因为用轻佻的话挑逗前蜀>安康长公主，丁酉（二十三日），被罢免同平章事>，任

守原来官职。

隐皇帝上乾二年（己酉、949）

后汉>隐帝乾二年（己酉，公元949>年）

[1]春，正月，乙巳朔，大赦。

>[1]>春季，正月乙巳朔（初一），大赦天下。

[2]郭威将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

>[2]郭威>将到河中，白文珂从军营出来迎接。

戊申夜，李守贞遣王继勋等引精兵千余人循河而南，袭汉栅，坎岸而登，遂入之，纵火大噪，军中狼狈不知所为。刘词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盗不足惊也。"帅众击之。客省使阎晋卿曰："贼甲皆黄纸，为火所照，易辨耳；奈众无斗志何！"裨将李韬曰；"安有无事食君禄，有急不死斗者邪！"援先进，众从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继勋重伤，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刘词迎马首请罪。威厚赏之，曰："吾所忧正在于此。微兄健斗，几为虏嗤。然虏伎殚于此矣。"晋卿，忻州人也。

>戊申（初四）夜里，李守贞派王继勋等率领精锐部队一千多人沿黄河南下，袭击后汉>军队的营栅。他们在堤岸上挖坑攀登而上，于是进入营栅，放火，大声呼喊，军营里狼狈不知所措。刘词却神色自如，下命令道："小小盗贼不足惊慌。"率领众将士反击。客省使阎晋卿说："贼军铠甲上都>有黄纸，被火光一照，容易辨认；但众兵没有斗志怎么办！"副将李韬说："哪有太平无事时吃君王俸禄，有危急却不冒死搏斗的！"举起长矛带头冲锋，众兵将跟上。河中兵将退却逃跑，死亡七百人，王继勋受重伤，只捡了一条命。己酉（初五），郭威>到达，刘词出迎在马头前请罪。郭威>给他重赏，说："我所担忧的正在这里。没有兄弟勇猛善战，几乎被敌人所嗤笑。然而敌人的伎俩也就到此为止了。"阎晋卿是忻州>人。

守贞之欲攻河西栅也，先遣人出酤酒于村墅，或贳与，不责其直，逻骑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潜行入寨，几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将士非犒宴，毋得私饮！"爱将李审，晨饮少酒，威怒曰："汝为吾帐下，首违军令，何以齐众！"立斩以徇。

>李守贞策划偷袭河西营栅，先派人出去到村里卖酒，有的赊欠白给，不要付钱，后汉>巡逻的骑兵大多喝醉，因此河中的士兵得以偷偷地进入营寨，营寨几乎失守。于是郭威>下命令："将领士兵不是犒赏宴饮，不得私下喝酒！"郭威>的爱将李审，早晨喝了点儿酒，郭威>大怒道："你在我帐下，带头违反军令，怎么来统一大家！"立刻斩首示众。

[3]甲寅，蜀安思谦退屯凤州，上表待罪，蜀主释不问。

>[3]>甲寅（初十），后蜀>安思谦退守驻扎在凤州，送上表章等待朝廷降罪，后蜀>主放下此事不再过问。

[4]诏以静州隶定难军，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谢，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轻傲之志，每藩镇有叛者，常阴助之，邀其重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泽羁縻之。

>[4]后汉>隐帝下诏书，命将静州隶属于定难军。二月辛未（疑误），李彝殷奉上表章告罪。李彝殷因为中原多事，有轻慢傲侮的想法，每当藩镇>有反叛的，常在暗处帮助、支持，以希望得到丰厚的贿赂。朝廷知道这些事，也用恩惠来拢络他。

[5]淮北群盗多请命于唐，唐主遣神卫都虞候皇甫晖等将兵万人出海、泗以招纳之。蒙城镇将咸师朗等降于晖；徐州将成德钦败唐兵于峒镇，俘斩六百级，晖等引归。

>[5]>淮北众多盗贼大都>请命于南唐>，南唐>主派神卫都虞候皇甫晖等领兵一万人从海州、泗州出来招抚接纳他们。蒙城守将咸师朗等人向皇甫晖投降；徐州>守将成德钦在峒镇打败南唐>军队，俘获、斩首六百人，皇甫晖等率兵退回。

[6]晋李太后诣契丹主，请依汉人城寨之侧，给田以耕桑自赡，契丹主许之，并晋主迁于建州；未至，安太妃卒于路。遗令："必焚我骨，南向扬之，庶几魂魄归达于汉。"既至建州，得田五十余顷，晋主令从者耕其中以给食。倾之，述律王遣骑取晋主宠姬赵氏、聂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也。

>[6]后晋>李太后去见契丹主，请求靠着汉人城寨的旁边，给一块田地用来耕种养蚕养活自己，契丹主准许并让她和后晋>出帝一起迁往建州。还没到建州。安太妃死在途中，遗嘱说："一定要火化我的遗体，向南方扬去，使我的魂魄能回到汉地。"到建州后，得到田地五十

多顷，后晋>出帝命令跟随的人都在田里耕种来获取食物。不久，述律王派人来取后晋>出帝宠爱的姬妾赵氏、聂氏而去。述律王是契丹主耶律德光的儿子。

[7]三月，己未，以归德牙内指挥使史德琉领忠州刺史。德琉，弘肇之子也，颇读书，常不乐父之所为。有举人呼噪于贡院门，苏逢吉命执送侍卫司，欲其痛棰而黥之。德言于父曰：“书生无礼，自有台府治之，非军务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过耳。”弘肇大然之，即破械遣之。

>[7]>三月己未（十六日），命归德牙内指挥使史德琉兼任忠州刺史>。史德琉是史弘肇的儿子，很爱读书，常不喜欢父亲的所作所为。有举人>在贡院>门前高声喧哗，苏逢吉命人抓起来送往侍卫司>，准备狠抽一顿鞭子再在脸上刺上字。史德琉对父亲说：“书生无礼，自然有台府处置，这不军务。这全是公卿大臣想要宣扬大人的过错罢了。”史弘肇深以为然，立即打开刑具把书生送走。

[8]楚将徐进败蛮于风阳山，斩首五千级。

>[8]>楚国将领徐进在风阳山打败南蛮，斩首五千人。

[9]夏，四月，壬午，太白昼见；民有仰视之者，为逻卒所执，史弘肇腰斩之。

>[9]>夏季，四月壬午（初九），太白星白天出现，百姓中有仰面观看的，被巡逻的士兵抓住，史弘肇命处以腰斩。

[10]河中城中食且尽，民饿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贞出兵五千余人，赍梯桥，分五道以攻长围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监吴虔裕引兵横击之，河中兵败走，杀伤太半，夺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贞复出兵，又败之，擒其将魏延朗、郑宾。壬子，周光逊、王继勋、聂知遇帅其众千余人来降。守贞将士降者相继，威乘其离散，庚申，督诸军百道攻之。

>[10]>河中城里粮食将要吃光，百姓饿死的有十分之五、六。癸卯（三十日），李守贞出兵五千多人，带着梯子、造桥器械，分五路进攻长围的西北角。郭威>派都监吴虔裕率兵从旁拦击，河中兵战败逃跑，被杀伤一大半，夺走了进攻器械。五月丙午（初三），李守贞又出兵，又被打败，后汉>生擒了他的将领魏延朗、郑宾。壬子（初九），周光逊、王继勋、聂知遇率领一千多人前来投降。李守贞将

领、士兵投降的相继不断，郭威>趁李守贞部下分崩离散，庚申（十七日），督率各军分一百路进攻河中。

[11]赵思绾好食人肝，尝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胆，谓人曰：“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及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豕法。思绾计穷，不知所出。郭从义使人诱之。

>[11]>赵思绾喜吃人肝，曾经当面剖开人腹取肝而切成细丝，切完了，人还没死。又好用酒吞吃人胆，对人说：“吞这一千个，就胆大无敌了。”长安>城中绝粮时，就靠吃妇女、小孩充当军粮，每天有一定数量的供给，每次犒劳军队，就屠杀几百个人吃，就像杀猪宰羊一样。赵思绾计谋用尽，不知出路何在。郭从义派人引诱他。

初，思绾少时，求为左骁卫上将军致仕李肃仆，肃不纳，曰：“是人目乱而语诞，他日必为叛臣。”肃妻张氏，全义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后且为患。”乃厚以金帛遗之。及思绾据长安，肃闲居在城中，思绾数就见之，拜伏如故礼。肃曰：“是子亟来，且污我。”欲自杀。妻曰：“曷若劝之归国！”会思绾问自全之计，肃乃与判官程让能说思绾曰：“公本与国家无嫌，但惧罪耳。今国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时翻然改图，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贵。孰与坐而待毙乎！”思绾从之，遣使诣阙请降。乙丑，以思绾为华州留后，都指挥使常彦卿为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当初，赵思绾少年时，请求当已退休的左骁卫上将军李肃的仆人，李肃不收纳他，说：“这个人眼珠乱转而且言语荒诞，来日一定是个叛臣。”李肃的妻子张氏，是张全义的女儿，说：“你现在这样拒绝他，以后会成为你的祸患。”于是送赠许多金银钱财把他打发走了。等赵思绾占据长安>，李肃闲住在城中，赵思绾多次前往探望，向李肃叩拜伏地如同旧日礼节。李肃说：“这个人老是来我这儿，是玷污我的清白！”想要自杀。妻子说：“何不劝他归附国家！”正赶上赵思绾前来请教能保全自己的办法，李肃就和判官程让能劝说他：“你本来和国家并无嫌隙，只不过是怕获罪而已。现在国家三路用兵，都没有成功。如果趁现在翻然悔过，改弦更张，朝廷一定高兴，自然不会失掉富贵，这不比坐以待毙强多了！”赵思绾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派遣使者前

往朝廷请求归降。乙丑（二十二日），朝廷任命赵思绾为华州留后，都指挥使>常彦卿为虢州刺史>，让他们走近道直接前往就任。

[12]吴越内牙都指挥使钭滔，胡进思之党也，或告其谋叛，辞连丞相弘亿。吴越王弘不欲穷治，贬滔于处州。

>[12]吴越>的内牙都指挥使>钭滔，是胡进思的党羽，有人告发他蓄谋反叛，告发牵连到丞相>钱弘亿，吴越>王钱弘不想深入追查治罪，只把钭滔贬到处州。

[13]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13]>六月，癸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14]秋，七月，甲辰，赵思绾释甲出城受诏，郭从义以兵守其南门，复遣还城。思绾求其牙兵及铠仗，从义亦给之；思绾迁延，收敛财贿，三改行期。从义等疑之，密白郭威，请图之，威许之。壬子，从义与都监、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辔入城，处于府舍，召思绾酌别，因执之，并常彦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斩于市。

>[14]>秋季，七月，甲辰（初三），赵思绾脱下盔甲出城接受后汉>隐帝的诏书，郭从义派兵把守南门，又把他接回城里。赵思绾要他的卫队和兵器，郭从义也都给了他；赵思绾拖延时间，在城中收敛钱财，三次改变行期。郭从义等人产生怀疑，密报郭威>，请求采取果断措施。郭威>同意了。壬子（十一日），郭从义和都监、南院宣徽使王峻骑马入城，来到府署馆舍，召赵思绾钱行话别，就势抓住了他，连同常彦卿及父亲、兄弟、部下共三百个人，全部推到街市上斩首。

[15]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贞收余众，退保子城。诸将请急攻之，威曰："夫鸟穷则啄，况一军乎！涸水取鱼，安用急为！"

>[15]>甲寅（十三日），郭威>进攻河中城，攻克外城。李守贞收集余部退守子城。各将领要求赶快进攻子城，郭威>说："那鸟没处逃时还会啄人，何况是一支军队！把水慢慢舀干了再抓鱼，何必要这么性急！"

壬戌，李守贞与妻及子崇勋等自焚，威入城，获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相靖、孙愿、枢密使刘芮、国师总伦等，送大梁，磔于市。征赵修

己为翰林天文。

>壬戌（二十一日），李守贞和妻子及儿子李崇勋等自焚而死，郭威>军队入城，抓住了李守贞的儿子李崇玉等及所委任的宰相>靖、孙愿，枢密使刘芮，国师总伦等人，押解到大梁，全都杀掉并暴尸街头。征召赵修己为翰林>天文。

威阅守贞文书，得朝廷权臣及藩镇与守贞交通书，词意悖逆，欲奏之，秘书郎榆次王溥谏曰："魑魅乘夜争出，见日自消。愿一切焚之，以安反侧。"威从之。

郭威>查阅李守贞的公文书信，得到朝廷权臣及藩镇>大员和李守贞来往勾结的书信，言语大逆不道，郭威>想上奏朝廷，但秘书郎>榆次人王溥劝谏道："鬼魅在夜里才争着出来，而见到太阳自然会消失。希望把这一切统统烧掉，来安定那些反复无常的人。"郭威>听从此言。

[16]三叛既平，帝浸骄纵，与左右狎昵。飞龙使瑕丘后匡赞、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谄媚得幸，帝好与之为辞、丑语，太后屡戒之，帝不以为意。癸亥，太常卿张昭上言："宜亲近儒臣，讲习经训。"不听。昭，即昭远，避高祖讳改之。

>[16]>三叛平息后，后汉>隐帝逐渐骄奢放纵，和身边的宠臣随意玩耍。飞龙使瑕丘人后匡赞、茶酒使太原人郭允明都>因谄媚而得到宠幸，后汉>隐帝平时爱和他们说隐语、脏话。太后多次告诫他，他也不在意。癸亥（二十二日），太常卿张昭>进言道："应该亲近儒臣，讲习经典训诂。"后汉>隐帝不听。张昭>，就是张昭远>，为避高祖名讳而改名。

[17]戊辰，加永兴节度使郭从义同平章事，徙镇国节度使扈从珂为护国节度使，以河中行营马步都虞候刘词为镇国节度使。

>[17]>戊辰（二十七日），永兴节度使>郭从义加任同平章事>，调镇国节度使>扈从珂为护国节度使>，命河中行营马步都虞候刘词为镇国节度使>。

[18]唐主复进用魏岑；吏部郎中会稽钟谟、尚书员外郎李德明始以辩慧得幸，参预国政；二人皆恃恩轻躁，虽不与岑为党，而国人皆恶之。户部员外郎范冲敏，性狷介，乃教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书，历诋

用事者，请进用正人；唐主谓建封武臣典兵，不当干预国政，大怒，流建封于池州，未至，杀之，冲敏弃市。

>[18]南唐>主再度起用魏岑；吏部>郎中会稽>人钟谟、尚书员外郎>李德明凭着能说善辩、聪明机警得到宠幸，参预国政。两人都自恃恩宠而轻浮骄躁，虽然不与魏岑结党，国人也都憎恶他们。户部员外郎>范冲敏，为人廉正耿直，于是让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书，一一指责当权人的错误，要求任用正人君子。南唐>主认为王建>封是武将，只掌管军队，不应干预国家政治，勃然大怒，把王建>封流放到池州，没有到达，在途中便被杀死；范冲敏在街头被斩首示众。

唐主闻河中破，以朱元为驾部员外郎，待诏文理院李平为尚书员外郎。

南唐>主听说河中城被攻破，就任命朱元为驾部员外郎>，待诏文理院李平为尚书员外郎>。

[19]吴越王弘以丞相弘亿判明州。

>[19]吴越>王钱弘命丞相>钱弘亿出任明州>地方官。

[20]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贪鄙，专事聚敛。丧车非输钱不得出城，下至抒厕、行乞之人，不免课率，或纵麾下令盗人财。有富室娶妇，守恩与俳优数人往为宾客，得银数铤而返。

>[20]>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为人贪婪卑鄙，专门聚敛钱财。丧车不交钱不准出城，下至清扫厕所、作乞丐的，也不免交税；有时还让他手下的人去偷人家的钱财。有富人家娶媳妇，王守恩和几个艺人前去作宾客>，捞取几锭银子才回去。

八月，甲申，郭威自河中还，过洛阳；守恩自恃位兼将相，肩舆出迎。威怒，以为慢己，辞以浴，不见，即以头子命保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为留守，文珂不敢违。守恩犹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视事于府矣。"守恩大惊，狼狈而归，见家属数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问，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

>八月，甲申（十三日），郭威>从河中返回，途经洛阳；王守恩倚仗自己位兼将相，坐在轿里出来迎接。郭威>大怒，认为有意侮慢自己，用沐浴休假推辞，不见他，旋即拟堂帖任命保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取代王守恩作留守，白文珂不敢违背他的意思。王守

恩还在客座上，官吏告诉他：“新留守现已在西京府里办公了。”王守恩大吃一惊，狼狈而归，见几百名家属已经被赶出府外，站在大街上了，朝廷不过问此事，任命白文珂兼侍中>，充任西京留守。

欧阳修论曰：“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此势之然也，五代之际是已。文珂、守恩皆汉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枢密使头子而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时太祖未有无君之志，而所为如此者，盖习为常事，故文珂不敢违，守恩不敢拒。太祖既处之不疑，而汉廷君臣亦置而不问，岂非纲纪坏乱之极而至于此欤！是以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可不戒?

>欧阳修论曰：自古动乱、灭亡的国家，一定是先破坏了它的法制，然后动乱才跟随而起，这是势所必然的，五代的时候正是这样。白文珂、王守恩都是后汉>的大臣，而周太祖郭威>当时仅用一个枢密使的堂帖而更换，就像更换卫兵一样。当时周太祖并没有无视君主的异志，但所以能这样干，是因为习为常事，所以白文珂不敢违背，王守恩不敢抗拒。太祖既然不怀疑这种干法，后汉>朝廷的君臣也置之不问，这难道不是因朝纳法纪败坏混乱到了极点，而导致这种局面吗！所以说，善于为国家着想的，不敢在小事上马虎，而且经常杜微防渐，能不警惕吗?

[21]守恩至大梁，恐获罪，广为贡献，重赂权贵。朝廷亦以守恩首举潞州归汉，故宥之，但诛其用事数人而已。

>[21]>王守恩来到大梁，害怕获罪，所以各处打点，用重礼贿赂权贵。朝廷也因为王守恩最先率潞州归降后汉>，所以宽恕了他，只惩罚了他手下当权的几个人罢了。

[22]马希萼悉调朗州丁壮为乡兵，造号静江军，作战舰七百艘，将攻潭州，其妻苑氏谏曰：“兄弟相攻，胜负皆为人笑。”不听，引兵趣长沙。

>[22]>马希萼征调朗州所有的壮丁组成乡兵，创立军号为静江军；制造了七百艘战船，准备攻打潭州。他的妻子苑氏劝谏道：“兄弟互相攻打，无论胜败都将被外人嗤笑。”马希萼不听，率兵赶赴长沙。

马希广闻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与争，当以国让之而已。”刘彦、李弘固争以为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为都部署战棹指挥使，以彦

监其军。己丑，大破希萼于仆射洲，获其战舰三百艘。追希萼，将及之，希广遣使召之曰：“勿伤吾兄！”引兵还。，环之子也。

>马希广听到朗州军情后说：“朗州，那是我的哥哥，不能和他争斗，只应当把国家让给他罢了。”刘彦、李弘极力抗争认为不能这样做，于是派岳州刺史>王为都部署战棹指挥使，派刘彦为监军。己丑（十八日），在仆射>洲把马希萼的水军打得落花流水，俘获三百只战船。王追击马希萼，快追上时，马希广派使臣向他关照道：“不国伤害我哥哥！”王于是率兵返回。王是王环的儿子。

希萼自赤沙湖乘轻舟遁归，苑氏泣曰：“祸将至矣，余不忍见也。”赴井而死。

>

马希萼本人从赤沙湖乘小船逃回朗州。苑氏哭泣道：“大祸就要临头了，我不忍看见。”投井而死。

[23]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见，帝劳之，赐金帛、衣服、玉带、鞍马，辞曰：“臣受命期年，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将兵在外，凡镇安京师、供亿所须、使兵食不乏，皆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独膺此赐！请遍赏之。”又议加方镇，辞曰：“杨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为比。”九月，壬寅，遍赐宰相、枢密、宣徽、三司、侍卫使九人，与威如一。帝欲特赏威，辞曰：“运筹建画，出于庙堂；发兵馈粮，资于藩镇；暴露战斗，在于将士；而功独归臣，臣何以堪之！”

>[23]>戊戌（二十七日），郭威>回到大梁，入朝拜见后汉>隐帝，后汉>隐帝慰劳他，赐给他金帛、衣服、玉带、鞍马。郭威>推辞道：“臣接受命令一年，只攻克一座城，有什么功劳！而且我率领兵马在外，保卫、治理京城，供应军需物品、使军粮不缺，都是朝中众位大臣的力量，我怎么敢独自接受这些赏赐！请分赏给大家吧！”又建议加授他藩镇>，他推辞道：“杨位置在我之上，尚且没有兼领藩镇>之地；况且帷幄近臣不可以与史弘肇相比。”九月，壬寅（初二），通赏宰相>、枢密使、宣徽使、三司使>、侍卫使九个人，与郭威>一样。后汉>隐帝想特别赏赐郭威>，郭威>推辞道：“作战的运筹策划，出于朝廷；发兵运粮，依靠藩镇>；野外战斗，在于将士，而把功劳只归我，为臣的怎能受得了！”

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书令。辛亥，加窦贞固司徒，苏逢吉司空，苏禹左仆射，杨右仆射。诸大臣议，以朝廷执政溥加恩，恐藩镇觖望。乙卯，加天雄节度使高行周守太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琦守太傅，泰宁节度使符彦卿守太保，河东节度使刘崇兼中书令；己未，加忠武节度使刘信、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平卢节度使刘铢并兼侍中；辛酉，加朔方节度使冯晖、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兼中书令；冬，十月，壬申，加义武节度使孙方简、武宁节度使刘同平章事；壬午，加吴越王弘尚书令，楚王希广太尉；丙戌，加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议者以为："郭威不专有其功，推以分人，信为美矣；而国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滥乎！"

>乙巳（初五），郭威>加任兼侍中>，史弘肇加任兼中书令。辛亥（十一日）加任窦贞固为司徒>、苏逢吉为司空、苏禹为左仆射>、杨为右仆射>。众大臣议论，因为朝廷中执掌政权的大臣普遍加受恩遇，恐怕各地藩镇>埋怨失望。乙卯（十五日），加任天雄节度使>高行周为守太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琦为守太傅、泰宁节度使>符彦卿为守太保，河东节度使>刘崇兼中书令。己未（十九日），加任忠武节度使>刘信、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平卢节度使>刘铢都兼侍中>。辛酉（二十一日），加任朔方节度使>冯晖、定难节度使>李彝殷都兼中书令。冬季，十月，壬申（初三），加任义武节度使>孙方简、武宁节度使>刘为同平章事>。壬午（十三日），加任吴越>王钱弘为尚书令>、楚王马希广为太尉>。丙戌（十七日），加任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议论的人认为："郭威>不独占功劳，而是把功劳推让分给别人，确实是高尚的行为；但是国家的爵位，因一个人立功而普及天下，不也太滥了吗！"

[24]吴越王弘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无弃田。或请纠民遗丁以增赋，仍自掌其事；弘杖之国门。国人皆悦。

>[24]吴越>王招募农民能够开垦荒地的人，不收赋税，因此吴越>境内没有闲弃的田。有官员请求查纠百姓户籍上遗漏的男丁来增加赋役，并申请自己掌管此事；钱弘命人在都城大门用杖打他。国人都很高兴。

[25]楚静江节度使马希瞻以兄希萼、希文交争，屡遣使谏止，不从；知终覆族，疽发于背，丁亥，卒。

>[25]>楚国的静江节度使>马希瞻因为哥哥马希萼、马希广二人交相争斗，屡次派使者向二人劝谏阻止，二人都没有听从；他知道最终会造成家族覆亡，因背上毒疮暴发，丁亥（十八日），去世。

[26]契丹寇河北，所过杀掠；节度使、刺史各婴城自守。游骑至贝州及邺都之北境，帝忧之。己丑，遣枢密使郭威督诸将御之，以宣徽使王峻监其军。

>[26]>契丹侵犯河北，所过之处杀人、抢掠。各节度使>、刺史>都只是自己绕城固守。契丹流动骑兵来到贝州及邺都>的北部边境，后汉>隐帝深感忧虑。已丑（二十日），派枢密使郭威>督率众将领抵御来犯之敌，并派宣徽使王峻监督军>队。

十一月，契丹闻汉兵渡河，乃引去。辛亥，郭威军至邺都，令王峻分军趣镇、定。戊午，威至邢州。

>十一月，契丹兵听说后汉>军队渡过黄河，就后退离去。辛亥（十二日），郭威>率军队来到邺都>，命令王峻分兵开赴镇、定二州。戊午（十九日），郭威>到达邢州。

[27]唐兵渡淮，攻正阳。十二月，颍州将白福进击败之。

>[27]南唐>军队渡过淮河，进攻正阳。十二月，颍州将领白福进出击，打败了南唐>军队。

[28]杨为政苛细。初，邢州人周璨为诸卫将军，罢秩无依，从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为之谋主；奏："诸前资官，喜摇动藩臣，宜悉遣诣京师。"既而四方云集，日遮宰相马求官；辛卯，复奏："前资官宜分居两京，以俟有阙而补之。"漂泊失所者甚众；又奏："行道往来者，皆给过所。"既而官司填咽，民情大扰，乃止。

>[28]>杨主持政务苛刻琐碎。当初，邢州人周璨为诸卫将军，被罢黜官阶而没有依靠，就跟随王景>崇西征，王景>崇叛变，于是他就成为谋主。杨上奏道："各前朝所任命的官员，都喜欢煽动藩镇>大臣反叛，应该全部把他们送到京城。"不久，前朝官员从四方云集到都城，每天挡拦宰相>的马请求封官；辛卯（二十二日），杨又上奏道："前朝所授的官员应分住两京>，以便等有空缺而补官。"漂泊流离失去住所的官员很多；杨又上奏道："在路上往来的前朝所授官员，都发给能通行证。"不久负责签发证件的官司衙门拥挤不堪，民情大为骚动，于是作罢。

[29]赵晖急攻凤翔，周璨谓王景崇曰：“公向与蒲、雍相表里；今二镇已平，蜀儿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

>[29]>赵晖加紧进攻凤翔>，周璨对王景>崇说：“你过去与李守贞、赵思绾二藩镇>互为表里，而现在两个藩镇>已被平定，后蜀>小儿也不可依仗，如投降。”王景>崇说：“好，容我再想想。”

后数日，外攻转急。景崇谓其党曰：“事穷矣，吾欲为急计。”乃谓其将公孙辇、张思练曰：“赵晖精兵，多在城北，来日五鼓前，尔二人烧城东门诈降，勿令寇入，吾与周璨以牙兵出北门突晖军。纵无成而死，犹胜束手。”皆曰：“善。”

>过了九天，城外围攻得更加紧急，王景>崇对他的党羽们说：“事情已经山穷水尽了，我想采取应急计策。”于是对他的将领公孙辇、张思练说：“赵晖的精锐部队，大多布置在城北，明天五鼓以前，你二人烧城东门诈降，但不要让敌军进城；我和周璨率领卫队亲兵出北门冲击赵晖的军队，纵然不成而死，也胜过束手就擒。”众将领都说：“好！”

癸巳，未明，辇、思练烧东门请降，府牙火亦发；二将遣人之，景崇已与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癸巳（二十四日），天还没明，公孙辇、张思练二人放火烧东城门，请求投降，府衙内也火光冲天而起；二位将领派人去侦察，原来王景>崇已和家里人自焚。周璨也投降了。

[30]丁酉，密州刺史王万敢击唐海州荻水镇，残之。

>[30]>丁酉（二十八日），密州刺史>王万敢进攻南唐>海州的荻水镇，消灭守军。

[31]是月，南汉主如英州。

>[31]>这个月，南汉>主前往英州。

[32]是岁，唐泉州刺史留从效兄南州副使从愿，鸩刺史董思安而代之；唐主不能制，置清源军于泉州，以从效为节度使。

>[32]>这一年，南唐泉州刺史>留从效的哥哥南州副使留从愿，毒死南州刺史>董思安取代他；南唐>主不能控制，在泉州>设置清源军，任命留从效为节度使>。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九卷

后汉纪四隐皇帝下乾三年（庚戌、950）

>后汉纪四后汉隐帝乾三年（庚戌，公元950>年）

[1]春，正月，丁未，加凤翔节度使赵晖兼侍中。

>[1]>春季，正月，丁未（初九），凤翔节度使>赵晖加官兼任侍中>。

[2]密州刺史王万敢请益兵以攻唐；诏以前沂州刺史郭琼为东路行营都部署，帅禁军及齐州兵赴之。

>[2]>密州刺史>王万敢请求增加兵力来进攻南唐>；后汉>隐帝下诏任命前沂州刺史>郭琼为东路行营都部署，率领京城禁军>以及齐州军队赶赴海州。

[3]郭威请勒兵北临契丹之境，诏止之。

>[3]郭威>请求统率军队北上进逼契丹边境，后汉>隐帝下诏制止。

[4]丙寅，遣使诣河中、凤翔收瘗战死及饿殍遗骸，时有僧已聚二十万矣。

>[4]>丙寅（二十八日），后汉>隐帝派遣使者到河中、凤翔>一带收集掩埋阵亡将士以及饿死百姓的遗骸，当时已有僧人聚集遗骸二十万具了。

[5]唐主闻汉兵尽平三叛，始罢李金全北面行营招讨使。

>[5]南唐>主听说后汉>军队彻底平熄赵思绾、李守贞、王景>崇的三镇叛乱，才撤销李金全的北面行营招讨使>。

[6]唐清淮节度使刘彦贞多敛民财以赂权贵，权贵争誉之；在寿州积年，恐被代，欲以警急自固，妄奏称汉兵将大举南伐。二月，唐主以东都留守燕王弘冀为润、宣二州大都督，镇润州；宁国节度使周宗为东都留守。

>[6]南唐>清淮节度使>刘彦贞大肆收括民财来贿赂当朝权贵，权贵争相称誉他；刘彦贞在寿州坐镇多年，恐怕被人取代，想用边境军情紧急来稳住自己的地位，谎报军情说后汉>军队将要大举南下进犯。

二月，南唐>主任命东都留守燕王李弘冀为润、宣二州大都督>，坐镇润州；任命宁国节度使>周宗为东都留守。

[7]朝廷欲移易藩镇，因其请赴嘉庆节上寿，许之。

>[7]后汉>朝廷想调换各镇节度使>，适逢各镇请求进京赶赴嘉庆>节祝贺皇上生日，就答应了他们。

[8]甲申，郭威行北边还。

>[8]>甲申（十六日），郭威>巡行北部边境返回。

[9]福州人或诣建州告唐永安留后查文徽，云吴越兵已弃城去，请文徽为帅。文徽信之，遣剑州刺史陈诲将水军下闽江，文徽自以步骑继之。会大雨，水涨，诲一夕行七百里，至城下，败福州兵，执其将马先进等。庚寅，文徽至福州，吴越至威武军吴程诈遣数百人出迎。诲曰："闽人多诈，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图。"文徽曰："疑则变生，不若乘机据其城。"因引兵径进。诲整众鸣鼓，止于江湄，文徽不为备，程勒兵出击之，唐兵大败，文徽坠马，为福人所执，士卒死者万人。诲全军归剑州。程送文徽于钱唐，吴越王弘献于五庙而释之。

>[9]>福州人有的到建州报告南唐>永安留后查文徽，说吴越>军队已经弃城离去，请求查文徽当统帅。查文徽相信了他，派遣剑州刺史>陈诲带领水军沿闽江而下，自己率领步兵、骑兵为后继。碰上天下大雨，河水猛涨，陈诲一夜行船七百里，到了城下，击败福州军队，抓获将领马先进等人。庚寅（二十二日），查文徽到福州，吴越>国知威武军吴程派遣数百人出城假装迎接。陈诲说："闽人善于欺诈，不可轻信，应当安营扎寨从长计议。"查文徽说："犹豫就会产生变故，不如乘机占据福州城。"便带领军队一直前进。陈诲整顿好部队才击鼓前进，在闽江边上停下来。查文徽不作防备，吴程领兵出击，南唐>军队大败，查文徽从马上摔下来，被福州人抓获，士卒死亡万人。陈诲却完整地将军队带回剑州。吴程解送查文徽到钱唐，吴越>王钱弘将查文徽作为战利品在祖宗五庙举行献俘礼，然后释放了他。

[10]丁亥，汝州奏防御使刘审交卒。吏民诣阙上书，以审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垄，诏许之。州人相与聚哭而葬之，为立祠，岁时享之。太师冯道曰："吾尝为刘君僚佐，观其为政，无以逾人，非能减其租赋，除其徭役也，但推公廉慈爱之心以行之耳。此亦

众人所能为，但他人不为而刘君独为之，故汝人爱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为，何患得民不如刘君哉！”

>[10]>丁亥（十九日），汝州奏报防御使>刘审交去世。当地官吏百姓到朝廷上书，以刘审交生前有仁政的理由，恳求将其尸体留葬在汝州，以便能够侍奉他的坟墓，后汉>隐帝下诏准许。汝州百姓相互聚集在一起痛哭，安葬了刘审交，为他建立祠堂，按时举行祭祀。太师冯道>说：“我曾经做过刘君的同僚，看他的为政，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不能削减租赋，免除徭役，只是能推广公正廉洁慈善仁爱的心并且实行罢了。这也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只是别人不做而只有刘君一人去做了，所以汝州百姓如此爱戴他。倘若天下各地方长官都能仿效刘君的作为，何患不像刘君那样获得民心呢！”

[11]甲午，吴越丞相、昭化节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

>[11]>甲午（二十六日），吴越丞相>、昭化节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去世。

[12]乙未，以前永兴节度使赵匡赞为左骁卫上将军。

>[12]>乙未（二十七日），后汉>隐帝任命前永兴节度使>赵匡赞为左骁卫上将军。

[13]三月，丙午，嘉庆节，邺都留守高行周、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泰宁节度使符彦卿、昭义节度使常思、安远节度使杨信、安国节度使薛怀让、成德节度使武行德、彰德节度使郭谨、保大留后王饶皆入朝。

>[13]>三月，丙午（初九），是后汉>隐帝的生日嘉庆>节，邺都>留守高行周、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泰宁节度使>符彦卿、昭义节度使>常思、安远节度使>杨信、安国节度使>薛怀让、成德节度使>武行德、彰德节度使>郭谨、保大>留后王饶，都进京入朝祝寿。

[14]甲寅，诏营寝庙于高祖长陵、世祖原陵，以时致祭。有司以费多，寝其事，以至国亡，二陵竟不沾一奠。

>[14]>甲寅（十七日），后汉>隐帝下诏在高祖西汉>刘邦的长陵、世祖东汉刘秀>的原陵营建寝庙，按时举行祭祀。有关承办部门因为费用大，搁置了这件事，直到后汉>灭亡，这两处陵墓始终没有享受过一次祭奠。

[15]壬戌，徙高行周为天平节度使，符彦卿为平卢节度使；甲子，徙慕容彦超为泰宁节度使。

>[15]>壬戌（二十五日），后汉>隐帝调任高行周为天平节度使>，符彦卿为平卢节度使>；甲子（二十七日），调任慕容彦超为泰宁节度使>。

[16]永安节度使折从阮举族入朝。

>[16]>永安节度使>折从阮全家族进京入朝。

[17]夏，四月，戊辰朔，徙薛怀让为匡国节度使，庚午，徙折从阮为武胜节度使，壬申，徙杨信为保大节度使，徙镇国节度使刘词为安国节度使，永清节度使王令温为安远节度使。李守贞之乱，王饶潜与之通，守贞平，众谓饶必居散地；及入朝，厚结史弘肇，迁护国节度使，闻者骇之。

>[17]>夏季，四月，戊辰朔（初一），调任薛怀让为匡国节度使>，庚午（初三），调任折从阮为武胜节度使>，壬申（初五），调任杨信为保大节度使>，调任镇国节度使>刘词为安国节度使>，永清节度使>王令温为安远节度使>。河中李守贞叛乱，王饶暗中与他勾结，李守贞叛乱被平息，众人以为王饶必定要被贬为冗散闲官；但待到进京入朝，他用重金结交史弘肇，竟升任为护国节度使>，听说此事的人都大为惊骇。

[18]杨求解枢密使，帝遣中使谕止之。宣徽北院使吴虔裕在旁曰："枢密重地，难以久居，当使后来者迭为之，相公辞之是也。"帝闻之，不悦，辛巳，以虔裕为郑州防御使。

>[18]>杨请求解除自己枢密使的职务，后汉>隐帝派遣宫中使者告谕阻止他。宣徽北院使吴虔裕在杨身旁说："枢密院>为政务重地，难以长久停留，应当让后来的人轮流担任，相公辞去枢密使的要求是对的。"隐帝听说此话，很不高兴，辛巳（十四日），任命吴虔裕为郑州防御使>。

[19]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横行河北，诸藩镇各自守，无捍御之者，议以郭威镇邺都，使督诸将以备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领枢密使，苏逢吉以为故事无之，弘肇曰："领枢密使则可以便宜从事，诸军畏服，号令行矣。"帝卒从弘肇议。弘肇怨逢吉异议，逢吉曰："以内制外，顺也；今反以外制内，其可乎！"壬午，制以威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

使，枢密使如故。仍诏河北，兵甲钱谷，但见郭威文书立皆禀应。明日，朝贵会饮于窦贞固之第，弘肇举大觞属威，厉声曰：“昨日廷议，一何同异！今日为弟饮之。”逢吉、杨亦举觞曰：“是国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厉声曰：“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王章曰：“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自是将相始有隙。

>[19]后汉>朝廷因为契丹军队近来入侵，横行黄河以北地区，诸位藩镇>长官各保自身，没有出来抵抗的，便商议任命郭威>出镇邺都>，让他督率诸将来防备契丹军队。史弘肇想要郭威>仍旧兼任枢密使之职，苏逢吉认为无此先例，史弘肇说：“郭威>兼领枢密使就可以在外根据情况机断行事，各路军队因此畏惧服从，号令便畅行无阻了。”隐帝最终听从了史弘肇的建议。史弘肇怨恨苏逢吉的异议，苏逢吉便说：“用内朝官>节制外朝官，是名正言顺的；如今反过来用外朝官来制约内朝官>，难道可以吗？”壬午（十五日），隐帝下制书任命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枢密使之职照旧。同时颁布诏书到黄河以北地区，所有军队、武器、钱财、粮草，只要见到郭威>签署的文书立即都应接受命令负责提供。第二天，朝廷权贵在窦贞固的宅第聚会宴饮，史弘肇举起大杯向郭威>劝酒，厉声说：“昨日朝廷的议论，竟是何等的不同！今日我与贤弟痛饮此杯。”苏逢吉、杨也举杯说：“这都是为国家之事，何必介意！”史弘肇又厉声说：“安定国家，靠的是长枪大剑，哪里用得着毛笔啊！”王章说：“没有毛笔，那钱财军赋又从何而来呢？”从此文臣武将之间开始有了矛盾。

[20]癸未，罢永安军。

>[20]>癸未（十六日），后汉>撤销永安军。

[21]壬辰，以左监门卫将军郭荣为贵州刺史、天雄牙内都指挥使。荣本姓柴，父守礼，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时养以为子。

>[21]>壬辰（二十五日），后汉>隐帝任命左监门卫将军郭荣为贵州刺史>、天雄牙内都指挥使>。郭荣本姓柴，其父柴守礼，是郭威>妻子的哥哥，郭威>没有儿子时收养郭荣为子。

[22]五月，已亥，以府州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折德为本州围练使。德，从阮之子也。

>[22]>五月，已亥（初二），后汉>隐帝任命府州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折德为府州团练使。折德是折从阮的儿子。

[23]庚子，郭威辞行，言于帝曰：“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禀其教而行之。亲近忠直，放远谗邪，善恶之间，所宜明审。苏逢吉、杨、史弘肇皆先帝旧臣，尽忠徇国，愿陛下推心任之，必无败失，至于疆埸之事，臣愿竭其愚驽，庶不负驱策。”帝敛容谢之。威至邺都，以河北困弊，戒边将谨守疆埸，严守备，无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则坚壁清野以待之。

>[23]>庚子（初三），郭威>辞别出行，向隐帝进言说：“太后随从先帝很久，经历许多天下之事，陛下年纪尚轻，有大事应当接受太后教导再行动。亲近忠诚正直的君子，远离谄谀邪恶的小人，善恶的界线，应当仔细分清楚。苏逢吉、杨、史弘肇都是先帝的元老旧臣，尽忠报国，希望陛下放心任用他们，必定不会坏事失误。至于边疆征战之事，臣下愿竭尽绵薄之力，或许可以不辜负陛下的委托。”隐帝脸色严肃地告谢。郭威>到达邺都>，鉴于黄河以北地区的困难凋弊，告诫边境上的将军谨慎守卫疆界，严密防备，不得外出侵扰抢掠，契丹军队进来侵犯，就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它。

[24]辛丑，敕：“防御、团练使，自非军期，无得专奏事，皆先申观察使斟酌以闻。”

>[24]>辛丑（初四），后汉>隐帝下敕书命令：“各防御使>、团练使，如果不是军务机要，不得擅自直接向朝廷进奏言事，都须先申报>各地观察使>斟酌后再来奏闻。”

[25]丙午，以皇弟山南西道节度使承勋为开封尹，加兼中书令，实未出阁。

>[25]>丙午（初九），隐帝任命皇弟山南西道节度使>刘承勋为开封尹，加官兼任中书令，实际上刘承勋因年纪尚幼并未出就封职。

[26]平卢节度使刘铢，贪虐恣横；朝廷欲征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于唐，遣沂州刺史郭琼将兵屯青州。铢不自安，置酒召琼，伏兵幕下，欲害之；琼知其谋，悉屏左右，从容如会，了无惧色，铢不敢发。琼因谕以祸福，铢感服，诏至即行。庚戌，铢入朝。辛亥，以琼为颍州团练使。

>[26]>平卢节度使>刘铢，贪婪暴虐，恣意横行，后汉>朝廷准备征召他回京，恐怕他抗拒命令，便乘在沂州>、密州对南唐>用兵的机会，派遣沂州刺史>郭琼带领军队驻扎在青州。刘铢自感不安，就摆

酒设宴召请郭琼，在府署埋伏军士，准备杀害他；郭琼知悉刘铢的阴谋，毅然屏退全部随从，从容赴会，毫无惧色，刘铢于是不敢下手。郭琼乘机说明利害祸福，刘铢被感化折服，等诏书一到，立即上路。庚戌（十三日），刘铢进京入朝。辛亥（十四日），后汉>隐帝任命郭琼为颍州团练使。

[27]癸丑，王章置酒会诸朝贵，酒酣，为手势令，史弘肇不闲其事，客省使阎晋卿坐次弘肇，屡教之。苏逢吉戏之曰："旁有姓阎人，何忧罚爵！"弘肇妻阎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讥之，大怒，以丑语诟逢吉，逢吉不应。弘肇欲殴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剑欲追之，杨沆止之曰："苏公宰相，公若杀之，置天子何地，愿孰思之！"弘肇即上马去，与之联镳，送至其第而还。于是将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镇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烦史公一处分，吾粉矣！"王章亦忽忽不乐，欲求外官，杨、史固止之。

>[27]>癸丑（十六日），王章设宴聚会各位朝廷显贵，饮酒尽兴，用手势行酒令，史弘肇不熟悉酒令，客省使阎晋卿座位紧挨史弘肇，多次教他。苏逢吉嘲弄史弘肇说："身旁有姓阎的人，何必担心罚酒！"史弘肇的妻子阎氏，原本是酒家娼妓，史弘肇以为苏逢吉在讥笑阎氏，勃然大怒，用脏话辱骂苏逢吉，苏逢吉不回嘴。史弘肇要揍他，苏逢吉起身离去。史弘肇寻找刀剑要追杀他，杨流着泪劝阻说："苏公是当朝宰相>，您若杀他，将把天子置于何地，望三思啊！"史弘肇即刻上马离去，杨也上马同他并驾齐驱，送到他的宅第而返回。从此文武将相之间的关系就像水火那样不相容了。后汉>隐帝派宣徽使王峻摆设酒宴调解将相关系，没能成功。苏逢吉打算请求出任藩镇>来避开史弘肇，不久便放弃，说："我若离开朝廷，只劳史公做个手脚，我便粉身碎骨了。"王章也闷闷不乐，打算求任外官，杨、史弘肇再三劝阻他。

[28]闰月，宫中数有怪。癸巳，大风，发屋拔木，吹郑门扉起，十余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余。帝召>司天监赵延，问以禳祈之术，对曰："臣之业在天文时日，禳祈非所习也。然王者欲弭灾异，莫如修德。"延归，帝遣中使问："如何为修德？"延对："请读贞观政要而法之。"

>[28]>闰月，后汉>宫中多次出现怪事，癸巳（二十七日），大风狂作，掀屋拔树，吹得京城西南的郑门门扇飞起，扬出十多步才落地，被震死的有六七人，平地水深一尺多。后汉>隐帝于是召来司天监赵延，询问祈求消灾免祸的办法，赵延回答说："臣下的业务在天文历算方面，祭祀祈祷不是我所熟习的。然而统治天下的人想要消弭灾异，最好的办法不如修行德政。"赵延回家，后汉>隐帝又派宫中使者去问："怎样才算是修行德政？"赵延回答："请读《贞观政要>》而效法它。"

[29]六月，河决郑州。

>[29]>六月，黄河在郑州决口。

[30]马希萼既败归，及以书诱辰、溆州及梅山蛮，欲与共击湖南。蛮素闻长沙帑藏之富，大喜，争出兵赴之，遂攻益阳。楚王希广遣指挥使陈拒之，战于淹溪，败死。

>[30]>马希萼既已兵败逃归，于是写书信引诱辰州、溆州以及梅山蛮族，打算和他们共同进攻湖南。蛮人平素听说长沙国库很富有，非常高兴，争着出兵赶赴前往，随即攻打益阳。楚王马希广派遣指挥使陈抵抗，在淹溪交战，陈兵败而死。

[31]秋，七月，唐归马先进等于吴越以易查文徽。

>[31]>秋季，七月，南唐>归还马先进等战俘给吴越>来交换查文徽。

[32]马希萼又遣群蛮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杀其镇将张延嗣。楚王希广遣指挥使黄处超救之，处超败死；潭人震恐，复遣牙内指挥使崔洪琏将兵七千屯玉潭。

>[32]>马希萼又调遗各蛮族部落进攻迪田，八月，戊戌（初三），攻破迪田，杀死守将张延嗣。楚王马希广派遣指挥使黄处超援救迪田，黄处超兵败身死。潭州人震惊恐慌，又派遣牙内指挥使崔洪琏领兵七千驻扎在玉潭。

[33]庚子，蜀主立其弟仁毅为夔王，仁赞为雅王，仁裕为彭王，仁操为嘉王。已酉，立子玄哲为秦王，玄珏为褒王。

>[33]>庚子（初五），后蜀>主封立他的弟弟孟仁毅为夔王，孟仁赞为雅王，孟仁裕为彭王，孟仁操为嘉王。已酉（十四日），封立他

的儿子孟玄为秦王，孟玄珏为褒王。

[34]晋李太后在建州，卧病，无医药，惟与晋主仰天号泣，戟手骂杜重威、李守贞曰：“吾死不置汝！”戊午，卒。周显德中，有自契丹来者云：“晋主及冯后尚无恙，其从者亡归及物故则过半矣。”

>[34]后晋>李太后在建州，生病卧床，没有医生药物，只能和后晋>出帝石重贵仰天呼喊哭泣，挥手比划大骂杜重威、李守贞道：“我死都不放过你们！”戊午（二十三日），李太后去世。后周显德>年间，有从契丹来的人说：“晋出帝和冯后还活着，但他的侍从逃亡回家和过世的却超过一半了。”

[35]马希萼表请别置进奏务于京师。九月，辛巳，诏以湖南已有进奏务，不许。亦赐楚王希广诏，劝以敦睦。

>[35]>马希萼上表后汉>朝廷请求在京城另外设置进奏务。九月，辛巳（十七日），后汉>隐帝下诏书，因湖南在京城已设有进奏务，没有准许。同时也赐楚王马希广诏书，规劝马氏兄弟亲密和睦。

[36]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广，怒，遣使称藩于唐，乞师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税赐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将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广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岭南、江南连谋，欲分湖南之地，乞发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

>[36]>马希萼以为后汉>朝廷有意袒护楚王马希广，发怒，派遣使者向南唐>称臣，请求出兵攻打楚王马希广。南唐>加封马希萼为同平章事>，将鄂州当年租税赏赐给他，命令楚州刺史>何敬洙领兵援助马希萼。冬季，十月，丙午（十二日），马希广派遣使者向后汉>朝廷上表告急，说：荆南>高氏、岭南刘氏、江南李氏连兵谋划，准备瓜分湖南之地，乞求发兵屯驻澧州>，用来把守江南、荆南>支援朗州的道路。”

[37]丁未，以吴越王弘为诸道兵马元帅。

>[37]>丁未（十三日），后汉>隐帝任命吴越>王钱弘为诸道兵马元帅>。

[38]楚王希广以朗州与山蛮入寇，诸将屡败，忧形于色。刘彦言于希广曰：“朗州兵不满万，马不满千，都府精兵十万，何忧不胜！愿假臣兵万余人，战舰百五十艘，径入朗州缚取希萼，以解大王之忧。”王

悦，以彦为战棹都指挥使、朗州行营都统。彦入朗州境，父老争以牛酒犒军，曰：“百姓不愿从乱，望都府之兵久矣！”彦厚赏之；战舰过，则运竹木以断其后。是日，马然萼遣朗兵及蛮兵六千、战舰百艘逆战于湄州，彦乘风纵火以焚其舰，顷之，风回，反自焚。彦还走，江路已断，士卒战及溺死者数千人。希广闻之，涕泣不知所为。希广平日罕颁赐，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悦于士卒。

>[38]>楚王马希广因为朗州人与山蛮入侵，众将屡吃败仗，面有忧色。刘彦对马希广说：“朗州军队不到一万，马匹不到一千，您有精兵十万，为什么担忧不能取胜！望给我军队一万余人，战舰一百五十艘，直接攻入朗州城捉拿马希萼，以解大王心头忧愁。”楚王听了很高兴，任命刘彦为战棹都指挥使

>

、朗州行营都统。刘彦进入朗州地界，父老乡亲争着用牛、酒来犒劳军队，说：“我们百姓不愿意跟从乱党，盼望楚王的军队已很久了。”刘彦重赏大家；战舰驶过以后，就运来毛竹木头来截断后路。这一天，马希萼调遣朗州军队和蛮族军队六千、战舰百艘在湄州迎战，刘彦乘着风势放火来焚烧朗州的战舰，一会儿，风向回转，反过来烧了自己的战舰。刘彦调头逃跑，但水路已经截断，士兵战死的以及淹死的有数千人。马希广闻讯，哭得不知做什么是好。马希广平时很少颁发赏赐，到这时，也拿出大量金钱绢帛来博取士兵的欢心。

或告天策左司马希崇流言惑众，反状已明，请杀之。希广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见先王于地下！”

>有人告发天策左司马>马希崇散布流言，扰乱人心，谋反的征状已经很明显，请求杀死他。马希广说：“我亲手来杀害自己的兄弟，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先王！”

马军指挥使张晖将兵自他道击朗州，至龙阳，闻彦败，退屯益阳。希萼又遣指挥使朱进忠等将兵三千急攻益阳，张晖绐其众曰：“我以麾下出贼后，汝辈留城中待我，相与合势击之。”既出，遂自竹头市遁归长沙。朗兵知城中无主，急击之，士卒九千余人皆死。

>

马军指挥使张晖领兵从别的路进攻朗州，到达龙阳，听说刘彦兵败，便后退屯驻益阳。马希萼又调遣指挥使朱进忠等领兵三千急攻益

阳，张晖欺骗部众说：“我带帐下的亲兵出城赶到贼军后面，你们留守城中等待我，然后一起合力攻击敌人。”张晖已出益阳，就从竹头市跑回长沙。朗州军队得知城中没有主帅，加紧攻击，守城九千多士兵全部战死。

[39]吴越王弘归查文徽于唐，文徽得疾，以工部尚书致仕。

>[39]吴越>王钱弘让查文徽返归南唐>。查文徽患哑疾，以工部尚书>之职退休。

[40]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40]>十一月，甲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41]蜀太师、中书令宋忠武王赵廷隐卒。

>[41]后蜀>太师、中书令宋忠武王赵廷隐去世。

[42]楚王希广遣其僚属孟骈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仇，北面事唐，何异袁谭求救于曹公邪！”希萼将斩之，骈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骈若爱死，安肯此来！骈之言非私于潭人，实为公谋也。”乃释之，使还报曰：“大义绝矣，非地下不相见也！”

>[42]>楚王马希广派遣他的幕僚孟骈劝说马希萼道：“您忘记父兄的仇敌，臣服南唐>，与东汉>末年的袁谭向曹操>求救有什么不同呢！”马希萼将要斩他的头，孟骈说：“古代两军交战，使者可以来往其间。我孟骈倘若吝惜一死，岂肯到这里来！我的话并非出于潭州人的私利，实在是为您考虑啊。”马希萼这才放了孟骈，让他返归回答说：“兄弟的情义已经断了，不到九泉之下不再相见！”

朱进忠请希萼自将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赞守朗州，悉发境内之兵趣长沙，自称顺天王。

>

朱进忠请求马希萼亲自领兵攻取潭州。辛未（初八），马希萼留下他的儿子马光赞镇守朗州，调发境内全部军队直奔长沙，自称顺天王。

[43]诏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王殷将兵屯澶州以备契丹。殷，瀛州人也。

>[43]后汉>隐帝下诏书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王殷领兵驻扎在澶州>来防备契丹入侵。王殷是瀛州人。

[44]朝廷议发兵，以安远节度使王令温为都部署，以救潭州，会内难作，不果。

>[44]后汉>朝廷讨论出兵，任命安远节度使>王令温为都部署，以援救潭州，正好遇上内乱发生，没有成行。

[45]帝自即位以来，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杨总机政，枢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史弘肇典宿卫，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财赋。颇公忠，退朝，门无私谒，虽不却四方馈遗，有余辄献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遗。是时承契丹荡覆之余，公私困竭，章捃摭遗利，吝于出纳，以实府库。属三叛连衡，宿兵累年而供馈不乏；及事平，赐予之外，尚有余积，以是国家粗安。

>[45]后汉>隐帝从即位以来，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杨总理机要政务，枢密使兼侍中郭威>主持征战，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史>弘肇典领京城警卫，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管财政赋税。杨十分秉公忠心，退朝回家，门下没有私人拜会，虽然不拒绝四方的馈赠，但有多余的就进献皇上。史弘肇负责京城治安，路上丢了东西没有人捡。这时正好紧承契丹大乱中原之后，官府、百姓的财力困难拮据。王章搜集点滴余利，节约开支，以此充实国库，虽然跟着就有李守贞、王景>崇、赵思绾的三镇叛乱互相勾结，却用兵多年而供应没有短缺；到了事态平息，除赏赐之外，还有积余，因此国家基本安定。

章聚敛刻急。旧制，田税每斛更输二升，谓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输二斗，谓之“省耗”；旧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人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有犯盐、矾、酒曲之禁者，锱铢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

>

王章征集赋税苛刻严厉。以前规定，田税每斛之外再交二升，叫做“雀鼠耗”，王章开始下令再交二斗，称做“省耗”；以前钱币的付出、收入都以八十文为“陌”，王章开始下令收入的以八十文为“陌”，付出的以七十七文为“陌”，称做“省陌”“有违反盐、矾、酒曲禁令的，即使只有一两一钱、一点一滴，也都定为死罪；百姓因此忧愁怨恨。王章

特别不喜欢文官，曾经说："这帮人交给他一把筹码，也不知道如何摆弄，有什么用处！"文官的俸禄都以不能用于军事的供给，有关官吏已对文官俸禄超值估算，王章又再增加。

帝左右嬖幸浸用事，太后亲戚亦干预朝政，等屡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补军职，弘肇怒而斩之。武德使李业，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内帑，帝即位，尤蒙宠任。会宣徽使阙，业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讽执政；、弘肇以为内使迁补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内客省使阎晋卿次当为宣徽使，久而不补；枢密承旨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宠于帝，久不迁官，共怨执政。文进，并州人也。刘铢罢青州归，久奉朝请，未除官，常戟手于执政。

后汉>隐帝的左右宠臣逐渐被任用，太后的亲戚也干预朝政，杨等屡次加以裁减抑制。太后有个旧友的儿子要求补个军职，史弘肇发怒斩了他。武德>使李业，是太后的弟弟，后汉高祖>让他掌管宫内财物，到了后汉>隐帝即位，他特别受到宠幸信任。适逢宣徽使空缺，李业心想补缺，后汉>隐帝和太后也给执政官打了招呼；杨、史弘肇认为内朝使职的升迁递补有规定次序，不能因为外戚而越级担任，于是作罢。内朝客省使阎晋卿按次序应当担任宣徽使，但迟迟没有递补；枢密承旨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翰林>茶酒使郭允明都>得到后汉>隐帝的宠爱，却长时间没有升官，因此共同怨恨执政官。聂文进是并州人。刘铢免职从青州归来，长期闲散无事，没有委派职务，故此经常用手对执政官指指戳戳怨恨他。

帝初除三年丧，听乐，赐伶人锦袍、玉带。伶人诣弘肇谢，弘肇怒曰："士卒守边苦战，犹未有以赐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夺以还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为后，以为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礼葬之，复以为不可。帝年益壮，厌为大臣所制。、弘肇尝议事于帝前，帝曰："审图之，勿令人有言！"曰："陛下但禁声，有臣等在。"帝积不能平，左右因乘间谮之于帝云："等专恣，终当为乱。"帝信之。尝夜闻作坊锻声，疑有急兵，达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苏逢吉既与弘肇有隙，知李业等怨弘肇，屡以言激之。帝遂与业、文进、匡赞、允明谋诛等，议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兹事何可轻发！更宜与宰相议之。"业时在旁，曰："先帝尝言，朝廷大事不可谋及书生，懦怯误人。"太后复以为言，帝忿曰："国家之事，非闺门所知！"拂衣而出。

乙亥，业等以其谋告阎晋卿，晋卿恐事不成，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他故辞不见。

>隐帝刚解除高祖的三年之丧，就听音乐，赏赐优伶锦袍、玉带。优伶到史弘肇处告谢，史弘肇大怒道：“将士守卫边疆殊死苦战尚且没有赏赐这些，你们这等人有什么功劳得到锦袍、玉带！”随即全部没收还归官府。后汉>隐帝想立所宠爱的耿夫人为皇后，杨认为太快；耿夫人去世，隐帝想用皇后之礼安葬，杨又认为不可。后汉>隐帝年龄渐渐增大，讨厌被大臣所制约。杨、史弘肇曾在隐帝面前议论政事，隐帝说：“仔细考虑，不要让人有闲话！”杨说：“陛下只管闭口不出声，有我们在。”隐帝的积怨久不能平，左右宠臣就乘机向隐帝进谗言说：“杨等人专横跋扈肆无忌惮，最终定当犯上作乱。”隐帝听信了这话。隐帝曾经夜里听到手工作坊打铁声响，怀疑有人在紧急赶制兵器，到天亮都没入睡。司空、同平章事>苏逢吉已与史弘肇有了隔阂，知道李业等人怨恨史弘肇，就多次用言语激他们。隐帝于是和李业、聂文进、后匡赞、郭允明谋划诛杀杨等人，商议已定，入内禀告太后。太后说：“这事怎么可轻举妄动！应该再同宰相>商议。”李业当时在旁边，说：“先帝曾经说过，朝廷大事不可同书生谋划，书生胆小怕事会误事害人。”太后又重复她刚才所说的话，隐帝于是生气地说：“国家大事，不是闺门女人所能知晓的！”拂袖而出。乙亥（十二日），李业等将他们的密谋告诉阎晋卿，阎晋卿恐怕事情不成，到史弘肇宅第想报告他，史弘肇因为别的事推辞不见。

丙子旦，等入朝，有甲士数十自广政殿出，杀、弘肇、章于东庑下。文进亟召宰相、朝臣班于崇元殿，宣云：“等谋反，已伏诛，与卿等同庆。”又召诸军将校至万岁殿庭，帝亲谕之，且曰：“等以稚子视朕，朕今始得为汝主，汝辈免横忧矣！”皆拜谢而退。又召前节度使、刺史等升殿谕之，分遣使者帅骑收捕等亲戚、党与、从，尽杀之。

>丙子（十三日）早晨，杨等上朝，有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武士从广政殿出来，在东面廊屋下杀死杨、史弘肇、王章，聂文进立刻召集宰相>、朝臣在崇元殿按朝班排列，宣旨说：“杨等人谋划造反，已经伏罪处决，与诸位共同庆贺。”又召集各军将校到万岁殿庭中，隐帝亲自向他们宣布了这事，并且说：“杨等人把朕当作小孩子来看待，朕今日开始得为你们的君主，你们从此免除权臣专横的忧患了。”众人全都拜

谢退下。隐帝又召集在京前节度使>、刺史>等上殿宣布此事，分头派遣使者率领骑兵逮捕杨等人的亲属、党羽、随从，全部杀死。

弘肇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尤厚，等死，帝遣供奉官孟业赍密诏诣澶州及邺都，令镇宁节度使李洪义杀殷，又令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步军都指挥使真定曹威杀郭威及监军、宣徽使王峻。洪义，太后之弟也。又急诏征天平节度使高行周、平庐节度使符彦卿、永兴节度使郭从义、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匡国节度使薛怀让、郑州防御使吴虔裕、陈州刺史李入朝。以苏逢吉权知枢密院事，前平卢节度使刘铢权知开封府，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洪建权判侍卫司事，内侍省使阎晋卿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洪建，业之兄也。

>史弘肇对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特别厚待，杨等死后，隐帝派遣供奉官孟业携带绝密诏书到澶州>以及邺都>，命令镇宁节度使>李洪义杀死王殷，又命令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步军都指挥使>真定人曹威杀死郭威>以及监军、宣徽使王峻。李洪义是太后的弟弟。又紧急下诏征调天平节度使>高行周、平卢节度使>符彦卿、永兴节度使>郭从义、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匡国节度使>薛怀让、郑州防御使>吴虔裕、陈州刺史>李进京入朝。任命苏逢吉临时主持枢密院>事务，前平卢节度使>刘铢临时主持开封府事务，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洪建临时兼管侍卫司>事务，内侍省>使阎晋卿代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洪建是李业的哥哥。

时中外人情忧骇，苏逢吉虽恶弘肇，而不预李业等谋，闻变惊愕，私谓人曰："事太匆匆，主上傥以一言见问，不至于此！"业等命刘铢诛郭威、王峻之家，铢极其惨毒，婴孺无免者。命李洪建诛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视，仍饮食之。

>当时朝廷内外人心惶惶，苏逢吉虽然厌恶史弘肇，但没有参预李业等人密谋，闻悉事变陡然一惊，私下里对人说："事情干得太草率，皇上倘若有一语问我，绝不会到这个地步！"李业等命令刘铢诛杀郭威>、王峻的家属，刘铢极其残忍，连婴儿小孩都没有幸免于难的。命令李洪建诛杀王殷的家属，李洪建只派人守卫监视，仍旧供应饮食。

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义畏懦，虑王殷已知其事，不敢发，乃引孟业见殷；殷囚业，遣副使陈光穗以密诏示郭威。威召枢密吏魏仁浦，示以诏书曰："奈何？"仁浦曰："公，国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

握强兵，据重镇，一旦为群小所构，祸出非意，此非辞说之所能解。时事如此，不可坐而待之。”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诸将，告以杨等冤死及有密诏之状，且曰：“吾与诸公，披荆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今诸公已死，吾何心独生！君辈当奉行诏书，取吾首以报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为，若使此辈得志，国家其得安乎！崇威愿从公入朝自诉，荡涤鼠辈以清朝廷，不可为单使所杀，受千载恶名。”翰林天文赵修己谓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顺众心，拥兵而南，此天启也。”郭威乃留其养子荣镇邺都，命郭崇威将骑兵前驱，戊寅，自将大军继之。

>丁丑（十四日），使者到达澶州>，李洪义畏缩胆怯，顾虑王殷已经知道此事，不敢动手，于是带着孟业去见王殷；王殷囚禁孟业，派遣副使陈光穗把绝密诏书拿给郭威>看。郭威>召见枢密吏魏仁浦，把诏书拿给他看，说：“怎么办？”魏仁浦说：“您是国家的大臣，功勋名声素来卓著，加上掌握强兵，据守重镇，一旦被小人们所诬陷，灾祸出于不测，这不是用言词所能排解的。事态已经如此，不可坐着等待。”郭威>于是召集郭崇威、曹威以及众将，告知杨等人蒙冤屈死以及有绝密诏书的情况，并且说：“我与杨等人，披荆斩棘，跟随先帝夺取天下，接受托孤的重任，尽心竭力保卫国家，如今他们已死，我还有什么心思独自活着！各位应当执行诏书指令，斩取我的脑袋来禀报天子，大概能不受牵累。”郭崇威等都流着泪说：“天子年少，这必定是天子身边小人们所干的，倘若让这帮小人得志，国家岂能得到安宁！我郭崇威情愿跟从您进京入朝亲自申诉，扫除无能鼠辈来肃清朝廷污浊，切不可被一个使者所杀，蒙受千古恶名。”翰林>天文赵修己对郭威>说：“您白白送死有什么好处！不如顺应众人之心，领兵南行，这是天赐良机啊。”郭威于是留下他的养子郭荣镇守邺都>，命令郭崇威率骑兵前面开路，戊寅（十五日），自己带领大部队接着进发。

慕容彦超方食，得诏，舍匕箸入朝；帝悉以军事委之。已卯，吴虔裕入朝。

>慕容彦超正在吃饭，得到诏书，放下汤勺筷子就进京入朝；后汉>隐帝把军事全都委托给了他。己卯（十六日），吴虔裕进京入朝。

帝闻郭威举兵南向，议发兵拒之。前开封尹侯益曰：“邺都戍兵家属皆在京师，官军不可轻出，不若闭城以挫其锋，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战而下也。”慕容彦超曰：“侯益衰老，为懦夫计耳。”帝乃遣益及阎晋卿、吴虔裕、前保大节度使张彦超将禁军趣澶州。

>隐帝闻知郭威>领兵向南，商议发兵抵抗。前开封尹侯益说：“戍守邺都>士兵的家属都在京师>，官府军队不可轻易出去，不如紧闭城门来挫伤他们的锐气，让他们的父母妻子登上城楼招呼他们回来，可以不战而胜。”慕容彦超说：“侯益已经衰老，只会出胆小鬼的计策。”隐帝于是派遣侯益以及阎晋卿、吴虔裕、前保大节度使>张彦超带领禁军>奔赴澶州>。

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义纳之；王殷迎谒恸哭，以所部兵从郭威涉河。帝遣内养脱觇郭威，威获之，以表置脱衣领中，使归白帝曰：“臣昨得诏书，延颈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杀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贪权无厌者谮臣耳，逼臣南行，诣阙请罪。臣求死不获，力不能制。臣数日当至阙庭。陛下若以臣为有罪，安敢逃刑！若实有谮臣者，愿执付军前以快众心，臣敢不抚谕诸军，退归邺都！”

>这天，郭威>已经到达澶州>，李洪义迎纳郭威>；王殷迎接拜见时痛哭，率领所统辖的军队跟随郭威>过黄河，隐帝派遣宫中杂役脱暗中监视郭威>，郭威>抓获了他，把上奏的文表放在脱的衣领里，让他回去告诉隐帝说：“臣下昨日得到诏书，伸着脖子等死。郭崇威等不忍心杀我，说这都是陛下身边贪图权势不知满足的人进谗言陷害我，便逼着我向南行进，到宫阙下请罪。我求死不得，又无力量能控制他们。我数日之内必当到达宫阙大庭。陛下如果认为我有罪，岂敢逃避惩处！如果确实有进谗言的小人，希望抓交军前以大快人心，那么，我又岂敢不安抚晓喻各部，撤退回归邺都>。！”

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义成节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阳人，其妻晋高祖女永宁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库物以劳将士，且谕之曰：“闻侯令公已督诸军自南来，今遇之，交战则非入朝之义，不战则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诏，吾死不恨！”皆曰：“国家负公，公不负国，所以万人争奋，如报私仇，侯益辈何能为乎！”王峻徇于众曰：“我得公处分，俟克京城，听旬日剽掠。”众皆踊跃。

>庚辰（十七日），郭威>赶赴滑州。辛巳（十八日），义成节度使>宋延渥出迎并投降了郭威>。宋延渥是洛阳人，他的妻子是后晋>高祖女儿永宁>公主。郭威>取出滑州仓库的财物来慰劳将士，并且告诉他们说：“听说侯令公已经督率各军从南面而来，如今遇上他们，交战就违背进京入朝的本意，不战就被他们所屠杀。我想成全你们的功名，不如执行日前诏书，我死了也没有遗恨！”众将士都说：“朝廷辜负了您，您没有辜负朝廷，因此万众奋勇争先，如同各报私仇一样，侯益一伙能有什么作为呢！”王峻向部众宣布说：“我已得郭公的决定，等到攻克京城，准许抢劫十天。”大家都欢腾雀跃。

辛巳，脱至大梁。前此帝议欲自往澶州，闻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惧之色，私谓窦贞固曰：“属者亦太草草。”李业等请空府库以赐诸军，苏禹以为未可，业拜禹于帝前，曰：“相公且为天子勿惜府库！”乃赐禁军人二十缗，下军半之，将士在北者给其家，使通家信以诱之。

>辛巳（十八日），脱到达京城大梁。在此之前隐帝提议准备亲自前往澶州>，听说郭威>已到黄河边上而作罢。隐帝颇有后悔恐惧的神色，私下对窦贞固说：“日前也太草率了。”李业等人请求清空仓库来赏赐各军，苏禹认为不可以，李业在隐帝面前叩拜苏禹，说：“相公暂且为天子考虑而不要吝惜仓库财物。”于是赏赐禁军>每人二十缗钱，其他军队减半，将士在北面郭威>军队中的给他们的家，让眷属通家信来引诱他们。

壬午，郭威军至封丘，人情惧。太后泣曰：“不用李涛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彦超恃其骁勇，言于帝曰：“臣视北军犹蠛蠓耳，当为陛下生致其魁！”退，见聂文进，问北来兵数及将校姓名，颇惧，曰：“是亦剧贼，未易轻也”帝复遣左神武统军袁、前威胜节度使刘重进等帅禁军与侯益等会屯赤冈。，象先之子也。彦超以大军屯七里店。

>壬午（十九日），郭威>的军队到达封丘，人心惶惶。太后流泪说：“不听李涛的话，自该灭亡啊！”慕容彦超恃仗自己勇猛，对隐帝说道：“我看北方的军队犹如小虫罢了，必当为陛下活捉他们的魁首！”退朝，慕容彦超见到聂文进，询问北方来的军队数量和将校姓名，颇感恐惧，说：“这还是强贼劲敌，不可看轻他们啊！”隐帝又派

遣左神武统军袁、前威胜节度使>刘重进等率领禁军>与侯益会合驻扎在赤冈。袁是袁象先的儿子。慕容彦超率领大部队驻扎在七里店。

癸未，南、北军遇于刘子陂。帝欲自出劳军，太后曰："郭威吾家故旧，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飞诏谕之，观其志趣，必有辞理，则君臣之礼尚全，慎勿轻出。"帝不从。时扈从军甚盛，太后遣使戒聂文进曰："大须在意！"对曰："有臣在，虽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两军不战，帝还宫。慕容彦超大言曰："陛下来日宫中无事，幸再出观臣破贼。臣不必与之战，但叱散使归营耳！"

>癸未（二十日），南、北两方军队在刘子陂相遇。隐帝准备亲自出去慰劳军队，太后说："郭威>是我家的旧臣，如果不是生死攸关，哪里会到这个地步！只要按兵不动守在城中，飞传诏书告诉他，观察他的志向，必定有解说道理，那君臣大礼就可以保全，千万不要轻易出去。"隐帝不听。当时扈从军队很多，太后派人告戒聂文进说："须非常留意！"聂文进回答说："有我在，即使一百个郭威>，也可捉拿来！"到傍晚，两军没有交战，隐帝回宫。慕容彦超说大话道："陛下明日若宫中无事，恭请再次出来观看臣下如何攻破贼军。我不必同他们交战，只须呼喝驱散他们即可使他们返归营地！"

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陈，郭威戒其众曰："吾来诛群小，非敢敌天子也，慎勿先动。"久之，慕容彦超引轻骑直前奋击，郭崇威与前博州刺史李荣帅骑兵拒之。彦超马倒，几获之。彦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余人，于是诸军夺气，稍稍降于北军。侯益、吴虔裕、张彦超、袁、刘重进皆潜往见郭威，威各遣还营，又谓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亲，宜以牙兵往卫乘舆，且附奏陛下，愿乘间早幸臣营。"延渥未至御营，乱兵云扰，不敢进而还。比暮，南军多归于北。慕容彦超与麾下十余骑还兖州。

>甲申（二十一日），后汉>隐帝想再次出城，太后极力制止，不答应。已经摆好军阵，郭威>训戒部众说："我来诛讨这帮小人，不是敢与天子对抗，千万不要首先动手。"过了好久，慕容彦超带领轻骑兵径直前进猛烈攻击，郭崇威与前博州刺史>李荣率领骑兵抵抗。慕容彦超坐骑摔倒，差点被抓获。慕容彦超带兵撤退，手下死亡一百多人，于是南面各军丧失士气，逐渐向北方军队投降。侯益、吴虔裕、张彦超、袁、刘重进都暗中前往拜见郭威>，郭威>逐一遣返他们回

营，又对宋延渥说："天子正处危难，您是天子的亲近，应该带领牙帐卫兵前往保卫天子，并请附带启奏陛下，希望有空早日光临臣下军营。"宋延渥没到天子营帐，乱兵纷扰，不敢前进而退回。到了天黑，南面军队大多数投归到北面。慕容彦超与手下十几名骑士>逃跑返回兖州。

是夕，帝独与三相及从官数十人宿于七里寨，余皆逃溃。乙酉旦，郭威望见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马免胄往从之，至则帝已去矣。帝策马将还宫，至玄化门，刘铢在门上，问帝左右："兵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辔，西北至赵村，追兵已至，帝下马入民家，为乱兵所弑。苏逢吉、阎晋卿、郭允明皆自杀；聂文进挺身走，军士追斩之。李业奔陕州，后匡赞奔兖州。郭威闻帝遇弑，号恸曰："老夫之罪也！"

>当晚，隐帝只与窦贞固、苏逢吉、苏禹三位宰相>以及随从官员数十人在七里寨住宿，其余人都逃跑溃散。乙酉（二十二日）早晨，郭威>望见天子的旌旗在高坡上，便下马脱去头盔前往跟随，到达后隐帝已经离去了。隐帝扬鞭赶马准备回宫，到达大梁玄化门，刘铢在城门上，问隐帝周围的人："兵马在何处？"就向隐帝身边人射箭。隐帝掉转马头，往西北到达赵村，追兵已经赶到，隐帝下马进入百姓家，被乱兵所杀。苏逢吉、阎晋卿、郭允明都>自杀；聂文进挺身逃跑，被军士追上斩杀。李业逃奔陕州>，后匡赞逃奔兖州。郭威>听说隐帝遇害，呼喊痛哭道："是我老夫的罪过啊！"

威至玄化门，刘铢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门入，归私第，遣前曹州防御使何福进将兵守明德门。诸军大掠，通夕烟火四发。

郭威>到达玄化门，刘铢像雨点似地向城外射箭。郭威>从迎春门入城，回到私宅，派遣前曹州防御使>何福进领兵把守明德门。各军大肆抢掠，整夜烟火四起。

军士入前义成节度使白再荣之第，执再荣，尽掠其财，既而进曰："某等昔尝趋走麾下，一旦无礼至此，何面目复见公！"遂刎其首而去。

>军士进入前义成节度使>白再荣的住宅，抓住白再荣，抢光财物，然后上前说："我们从前曾在您手下奔走，今日无礼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您！"于是割下白再荣的头而离开。

吏部侍郎张允，家赀以万计，而性吝，虽妻亦不之委，常自系众钥于衣下，行如环佩。是夕，匿于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坏而坠，军士掠其衣，遂以冻卒。

吏部侍郎>张允，家产数以万计，但生性吝啬，即使是妻子也不肯放手，总是把全部钥匙系在自己衣服底下，走起路来丁当作响如同佩带玉环。这天晚上，他躲藏在佛堂顶棚板上，上去的人逐渐增多，顶板损坏而坠落，军士即抢走他身上的衣服，于是他因受冻而死。

初，作坊使贾延徽有宠于帝，与魏仁浦为邻，欲并仁浦所居以自广，屡谮仁浦于帝，几至不测。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谢曰："因乱而报怨，吾所不为也！"郭威闻之，待仁浦益厚。

>当初，作坊使贾延徽受到隐帝宠信，与魏仁浦是邻居，想吞并魏仁浦所住房屋来扩大自己宅第，屡次向隐帝说魏仁浦的坏话，几乎酿成杀身之祸。到这个时候，有抓获贾延徽交给魏仁浦的，魏仁浦拒绝说："乘乱而报私怨，是我所不做的！"郭威>听说此事，对待魏仁浦越发优厚。

右千牛卫大将军枣强赵凤曰："郭侍中举兵，欲诛君侧之恶以安国家耳；而鼠辈敢尔，乃贼也。岂侍中意邪！"执弓矢，踞胡床，坐于巷首，掠者至，辄射杀之，里中皆赖以全。

>右千牛卫大将军>枣强人赵凤说："郭侍中>起兵，只是要诛伐国君身边的恶人来安定国家罢了；然而底下无名鼠辈竟敢如此胡作非为，已成强盗，哪里是郭侍中>的本意呀！"手持弓箭，危坐绳床，坐在里巷门口，抢掠者一到，就发箭射杀，同里的人家都依赖此而得以保全。

丙戌，获刘铢、李洪建，囚之。铢谓其妻曰："我死，汝且为人婢乎？"妻曰："以公所为，雅当然耳！"

>

丙戌（二十三日），抓获刘铢、李洪建，囚禁他们。刘铢对他妻子说："我死了，你将去做人家的奴婢吗？"妻子说："按您平日的所作所为，确实只该这样！"

王殷、郭崇威言于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诸将分部禁止掠者，不从则斩之；至晡，乃定。

>王殷、郭崇威向郭威>进言说："不制止抢掠，今晚就只剩一座空城了。"郭威>于是命令众将约束所部禁止抢掠，不服从就斩首；到黄昏，才安定下来。

窦贞固、苏禹自七里寨逃归，郭威使人访求得之，寻复其位。贞固为相，值杨、史弄权，李业等作乱，但以凝重处其间，自全而已。

>窦贞固、苏禹从七里寨逃跑归来，郭威>派人寻访找到他们，不久官复原职。窦贞固为宰相>时，正当杨、史弘肇滥用职权，李业等人发难作乱。他不过仅以谨慎稳重处于两者之间，自我保全罢了。

郭威命有司迁隐帝梓宫于西宫。或请如魏高贵乡公故事，葬以公礼，威不许，曰："仓猝之际，吾不能保卫乘舆，罪已大矣，况敢贬君乎！"

郭威>命令有关部门将后汉>隐帝的棺木迁到西宫。有人请求比照三国时魏高贵乡公的旧例，用公礼安葬隐帝，郭威>不允许，说："急紧之时，我不能保卫好天子，罪责已够大了，何况再敢贬低国君呢！"

太师冯道帅百官谒见郭威，威见，犹拜之，道受拜如平时，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太师冯道>率领百官拜见郭威>，郭威>见到冯道>，仍行拜礼，冯道>像平时一样接受拜礼，慢条斯理地说："侍中>这一路不容易啊！"

丁亥，郭威帅百官诣明德门起居太后，且奏称："军国事殷，请早立嗣君。"太后诰称："郭允明弑逆，神器不可无主；河东节度使崇，忠武节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宁节度使，开封尹勋，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议择所宜。"，崇之子也，高祖爱之，养视如子。郭威、王峻入见太后于万岁宫，请以勋为嗣。太后曰："勋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谕诸将，诸将请见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举之示诸将，诸将乃信之。于是郭威与峻议立。已丑，郭威帅百官表请以承大统，太后诰所司，择日，备法驾迎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师冯道及枢密直学士王度、秘书监赵上交诣徐州奉迎。

>丁亥（二十四日），郭威>率领百官到明德门向太后请安，并且进奏说："军政事务繁多，请早立继位国君。"太后发诰令说："郭允明大逆杀君，但君位不可一日无主；河东节度使>刘崇，忠武节度使>刘信，都是高祖的弟弟；武宁节度使>刘，开封尹刘勋，是高祖的儿子，就让百官商议选择最合适的吧。"刘是刘崇的儿子，后汉高祖>喜

爱他，收养视为亲生儿子。郭威>、王峻进入内宫在万岁宫谒见太后，请求让刘勋为继承人。太后说："刘勋长期虚弱患病不能起床。"郭威>出去告知众将，众将请求面见刘勋，太后命令手下人用卧榻抬着刘勋给众将看，众将这才相信。于是郭威>和王峻商议立刘继位。己丑（二十六日），郭威>率领百官上表请求让刘继承帝位。太后诰令有关部门，选择日子，准备天子车马迎接刘就皇帝位。郭威>上奏派遣太师冯道>以及枢密直学士王度、秘书监赵上交到徐州>侍奉迎接。

郭威之讨三叛也，每见朝廷诏书，处分军事皆合机宜，问使者："谁为此诏？"使者以翰林学士范质对。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访求得之，甚喜。时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诰令，迎接君仪注。苍黄之中，讨论撰定，皆得其宜。

郭威>领兵讨伐三镇叛乱时，常见朝廷诏书，处置军务都切合实际情况，便问使者道："谁起草的这诏书？"使者回答是翰林学士>范质。郭威>说："真是宰相>的人材啊！"进入京城后，寻访找到范质，极为喜欢。当时天下着大雪，郭威>解下身上的紫袍给范质穿上，令他起草太后诰令，迎接新国君的礼仪规则。匆忙之中，讨论写定，都很得体。

初，隐帝遣供奉官押班阳曲张永德赐昭义节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婿也，会杨等诛，密诏思杀永德；思素闻郭威多奇异，囚永德以观变，及威克大梁，思乃释永德而谢之。

>当初，后汉>隐帝派遣供奉>官押班阳曲人张永德赐给昭义节度使>常思生日的回赠礼物，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遇上杨等人被诛杀，有绝密诏书命令常思杀死张永德。常思久闻郭威>颇有奇才，便囚禁张永德以观察事变，及至郭威>攻克大梁，常思就释放张永德而谢罪。

庚寅，郭威帅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阙，动涉浃旬，请太后临朝听政。"

>庚寅（二十七日），郭威>率领百官进言："等皇帝驾到宫中，行程需要十天，请求太后临朝听政。"

[46]先是，马希萼遣蛮兵围玉潭，朱进忠引兵会之；崔洪琏兵败，奔还长沙。希萼引兵继进，攻岳州，刺史王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

人谓曰：“公非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异国乎？为人臣而怀贰心，岂不辱其先人！”曰：“父环为先王将，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遗体臣淮南，诚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释憾罢兵，兄弟雍睦如初，敢不尽死以事大王兄弟，岂有二心乎！”希萼惭，引兵去。辛卯，至湘阴，焚掠而过。至长沙，军于湘西，步兵及蛮兵军于岳麓，朱进忠自玉潭引兵会之。

>[46]>在此之前，马希萼调遣蛮军围攻玉潭，朱进忠领兵会合；崔洪琏守军失败，奔回长沙。马希萼领兵继续前进，攻打岳州，刺史>王抵抗，五天没有攻克。马希萼派人对王说：“您不是马家的臣子吗？不事奉我，还想事奉他国吗？做人家的臣子而内怀二心，岂不有辱自己的先人！”王说：“我父亲王环做先王的将军，六次击败淮南军队。如今大王兄弟互不相容，我王常常害怕淮南坐收两败俱伤的好处，有朝一日让我臣服淮南，那才真是有辱先人英灵！大王如果能捐弃前嫌停止用兵，兄弟之间像当初那样融洽和睦，我王怎敢不拼死来事奉大王兄弟，哪有什么三心二意呢！”马希萼感到惭愧，率领军队离去。辛卯（二十八日），马希萼军队到湘阴，焚烧抢掠而过。到达长沙，马希萼领兵驻扎在湘西>，步兵以及蛮军驻扎在岳麓，朱进忠从玉潭领兵来会合。

马希广遣刘彦召水军指挥使许可琼帅战舰五百艘屯城北津，属于南津，以马希崇为监军；又遣马军指挥使李彦温将骑兵屯驼口，扼湘阴路，步军指挥使韩礼将二千人屯杨柳桥，扼栅路。可琼，德勋之子也。

>马希广派遣刘彦召令水军指挥使许可琼率战舰五百艘屯驻城北渡口，战舰一直连到城南渡口，任命马希崇为监军；又派遣马军指挥使李彦>温带领骑兵屯驻驼口，扼守湘阴的路，步军指挥使韩礼领二千人屯驻杨柳桥，扼守栅栏掐断通湘西>的路。许可琼是许德勋的儿子。

[47]壬辰，太后始临朝，以王峻为枢密使，袁为宣徽南院使，王殷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郭崇威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曹威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陈州刺史李权判三司。

>[47]>壬辰（二十九日），太后开始上朝，任命王峻为枢密使，袁为宣徽南院使，王殷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郭崇威为侍卫马军都

指挥使>，曹威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陈州刺史>李谷临时兼管三司。

[48]刘铢、李洪建及其党皆枭首于市，而赦其家。郭威谓公卿曰：“刘铢屠吾家，吾复屠其家，怨仇反覆，庸有极乎！”由是数家获免。王殷屡为洪建请免死，郭威不许。

>[48]>刘铢、李洪建及其党徒都被在街市上斩首悬挂示众，而赦免了他们的家属。郭威>对朝廷大臣们说：“刘铢屠杀我的家属，我再屠杀他的家属，怨仇翻来复去，哪里有个头呢！”由此这几家获得赦免。王殷屡次为李洪建请求免除死刑，郭威>不允许。

后匡赞至兖州，慕容彦超执而献之。李业至陕州，其兄保义节度使洪信不敢匿于家；业怀金将奔晋阳，至绛州，盗杀之而取其金。

>后匡赞到达兖州，慕容彦超抓住他献给朝廷。李业到达陕州>，他的哥哥保义节度使>李洪信不敢把他藏在家中；李业带着金子准备投奔晋阳>，到达绛州>，强贼杀死李业取走了他的金子。

[49]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奔荆南。高保融曰：“彼贰于蜀，安肯尽忠于我！”执之，归于蜀，伏诛。

>[49]后蜀>施州刺史>田行皋投奔荆南>。高保融说：“他背叛蜀国，哪里会尽心忠于我呢！”把他抓起来，送归给后蜀>，伏法处死。

[50]镇州、邢州奏：“契丹主将数万骑入寇，攻内丘，五日不克，死伤甚众。有戍兵五百叛应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饶阳。”太后敕郭威将大军击之，国事权委窦贞固、苏禹、王峻，军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发大梁。

>[50]>镇州、邢州奏报：“契丹主率领数万骑兵入侵，攻打内丘，五天没有打下来，死伤很多。有五百守兵叛变策应契丹，领契丹军队入城，屠杀居民，又攻陷饶阳。”太后敕令郭威>率领大部队攻打契丹，国事暂时委交窦贞固、苏禹、王峻，军事委交王殷。十二月，甲午朔（初一），郭威>从大梁出发。

[51]丁酉，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范质为枢密副使。

>[51]>丁酉（初四），任命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范质为枢密副使。

[52]初，蛮酋彭师降于楚，楚人恶其犷直；楚王希广独怜之，以为强弩指挥使，领辰州刺史，师常欲为希广死。及朱进忠与蛮兵合七千余人至长沙，营于江西，师登城望之，言于希广曰：“朗人骤胜而骄，杂以蛮兵，攻之易破也。愿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岳麓之后，至水西，令许可琼以战舰渡江，腹背合击，必破之。前军败，则其大军自不敢轻进矣。”希广将从之。时马希萼已遣间使以厚利啖许可琼，许分湖南而治，可琼有贰心，乃谓希广曰：“师与梅山诸蛮皆族类，安可信也！可琼世为楚将，必不负大王，希萼竟何能为！”希广乃止。

>[52]>当初，蛮族部落首领彭师向楚国投降，楚人讨厌他粗犷耿直，只有楚王马希广爱怜他，任命为强弩指挥使，兼领辰州刺史>，彭师随时准备为马希广献身。及至朱进忠与蛮军会合七千多人到达长沙，在湘江西岸扎营，彭师登城眺望敌军，对马希广说：“朗州人因突然取胜而骄傲，同蛮军混杂在一起，攻打它容易击破。希望给臣下步兵三千，从巴溪渡过湘江，从岳麓的后面出去，绕到湘江西面，让许可琼用战舰横渡湘江，前后合击，必定击破敌人。前锋军队失败，那么他的大队人马自然不敢轻易前进了。”马希广打算听从此计。当时，马希萼已经派遣密使用厚利引诱许可琼，答应和他瓜分湖南共同统治，许可琼有了二心，就对马希广说：“彭师与梅山各蛮都是同一族类，哪里可以轻信呢！我许可琼世代为楚国将军，必定不背负大王，那马希萼究竟能有什么作为！”马希广于是取消彭师的计划。

希萼寻以战舰四百余艘泊江西。希广命诸将皆受可琼节度，日赐可琼银五百两，希广屡造其营计事。可琼常闭垒，不使士卒知朗军进退，希广叹曰：“真将军也，吾何忧哉！”可琼或夜乘单舸诈称巡江，与希萼会水西，约为内应。一旦，彭师见可琼，嗔目叱之，拂衣入见希广曰：“可琼将叛国，人皆知之，请速除之，无贻后患。”希广曰：“可琼，许侍中之子，岂有是邪！”师退，叹曰：“王仁而不断，败亡可翘足俟也！”

>马希萼不久率领战舰四百余艘停泊湘江西岸。马希广命令众将都接受许可琼的调度，每日赐给许可琼白银五百两，马希广多次到许可琼的营帐筹划军事。许可琼经常关闭营垒，不让士兵知道朗州军队进退情况，马希广感叹说：“真正的将军啊，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许可琼有时夜晚乘坐单只小船假称巡视江面，同马希萼在湘水西岸会面，相约作为内应。一天，彭师见到许可琼，瞪大眼珠叱斥他，拂袖而去进见马希广说：“许可琼将要叛国，一般人都知道，请迅速除掉他，不要贻留后患。”马希广说：“可琼是侍中>许德勋的儿子，岂能有这样的事呢！”彭师退下，叹息道：“楚王仁义而不果断，失败灭亡会立等可到啊！”

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两军久不得战。希广信巫觋及僧语，塑鬼于江上，举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楼，手指水西，怒目视之，命众僧日夜诵经，希广自衣僧服膜拜求福。

>

潭州下起大雪，平地积雪四尺，潭州、朗州两军许久不能交战。马希广相信巫师以及僧侣的话，在江边上塑造鬼像，举着手来使朗州军队退兵，又在高楼上制作巨大鬼像，手指着湘江西岸，怒目而视，命令许多僧侣日夜诵念经文，马希广自己穿上僧侣服装向鬼像顶礼膜拜祈求赐福。

甲辰，朗州步军指挥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蛮兵三千陈于杨柳桥，敬真望韩礼营旌旗纷错，曰：“彼众已惧，击之易破也。”朗人雷晖衣潭卒之服潜入礼寨，手剑击礼，不中，军中惊忧；敬真等乘其乱击之，礼军大溃，礼被创走，至家而卒。于是朗兵水陆急攻长沙，步军指挥使吴宏、小门使杨涤相谓曰：“以死报国，此其时矣！”各引兵出战。宏出清泰门，战不利；涤出长乐，战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许可琼、刘彦按兵不救。涤士卒饥疲，退就食；彭师战于城东北隅。蛮兵自城东纵火，城上人招许可琼军使救城，可琼举全军降希萼，长沙遂陷。朗兵及蛮兵大掠三日，杀吏民，焚庐舍，自武穆王以来所营宫室，皆为灰烬，所积宝货，皆入蛮落。李彦温望见城中火起，自驼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据城拒战。彦温攻清泰门，不克，与刘彦各将千余人奉文昭王及希广诸子趣袁州，遂奔唐。张晖降于希萼。左司马希崇帅将吏诣希萼劝进。吴宏战血满袖，见希萼曰：“不幸为许可琼所误，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师投槊于地，大呼请死。希萼叹曰：“铁石人也！”皆不杀。

>甲辰（十一日），朗州步军指挥使武陵人何敬真等领蛮军三千在杨柳桥列阵，何敬真望见韩礼营中旗帜纷乱，说：“对方兵众已经恐

惧，攻打他容易击破。”朗州人雷晖穿上潭州士兵的衣服潜入韩礼营寨，手持长剑刺向韩礼，虽没刺中，但军营中已惊恐骚扰，何敬真等乘乱出击，韩礼军队大败，韩礼带伤逃跑，到家而去世。于是朗州军队从水陆两路猛攻长沙，步军指挥使吴宏、小门使杨涤相互勉励说：“以死报国，这是时候了！”各自领兵出战。吴宏从清泰门出，交战失利；杨涤从长乐门出，战斗从辰时持续到午时，朗州军队稍稍退却；但许可琼、刘彦按兵不去救援。杨涤的士兵饥饿疲乏，撤退吃饭；彭师在城东北角战斗。蛮军从城东面放火，城上人招呼许可琼军队让他们救援城内，但许可琼带领全体部下投降马希萼，长沙于是沦陷。朗州军队和蛮军大抢三天，砍杀官吏百姓，焚烧房屋建筑，从楚武穆王以来所营造的宫殿居室，全都化为灰烬，所积聚的金银财宝，全都落入蛮人部族。李彦>温望见城中起火，从驼口领兵来救援，朗州人已经占据城市作战抵抗。李彦>温部攻打清泰门，没有攻克，与刘彦各领千余人护送楚文昭王马希范和马希广的儿子们赶赴袁州>，于是投奔南唐>。张晖向马希萼投降。左司马>马希崇率领将官前往马希萼处劝即王位。吴宏作战鲜血沾满袍袖，看见马希萼说：“不幸被许可琼所耽误，今日虽死，也不愧对先王了。”彭师将长矛扔到地上，大喊求死。马希萼叹息说：“真是像铁石一样坚硬的人啊！”都没杀。

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视事，闭城，分捕希广及掌书记李弘、弟弘节、都军判官唐昭胤及邓懿文、杨涤等，皆获之。希萼谓希广曰：“承父兄之业，岂无长幼乎？”希广曰：“将吏见推，朝廷见命耳。”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内外巡检侍卫指挥使刘宾禁止焚掠。

>乙巳（十二日），马希崇迎接马希萼进入府第治理政事，关闭城门，分头搜捕马希广以及掌书记李弘、其弟李弘节、都军判官唐昭胤和邓懿文、杨涤等，全部抓获。马希萼对马希广说：“继承父兄家业，难道没有长幼之分吗？”马希广说：“我只是被将校官吏所推举，被朝廷天子所册命罢了。”马希萼将他们全部囚禁。丙午（十三日），马希萼命令内外巡检>侍卫指挥使刘宾去禁止纵火抢掠。

丁未，希萼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楚王。以希崇为节度副使、判军府事；湖南要职，悉以朗人为之。脔食李弘、弘节、唐昭胤、杨涤，斩邓懿文于市。戊申，希萼谓将吏曰：“希广懦夫，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诸将皆不对。朱进忠

尝为希广所笞，对曰：“大王三年血战，始得长沙，一国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戊申，赐希广死。希广临刑，犹诵佛书；彭师葬之于浏阳门外。

>丁未（十四日），马希萼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楚王。任命马希崇为节度副使，兼管军府事务；湖南的重要职务，全用朗州人来担任。将李弘、李弘节、唐昭胤、杨涤切成肉块处死，在闹市将邓懿文斩首。戊申（十五日），马希萼对将校官吏说：“马希广是个懦夫，只是被左右小人所控制罢了。我想让他活着，行吗？”众将官都不回答。朱进忠曾经被马希广鞭打过，回答说：“大王经过三年浴血苦战，方才取得长沙。一个国家不能容纳两个君主，如让马希广活的话，到时候必定会后悔。”戊申（十五日），马希萼便命马希广自杀。马希广临刑之时，仍然口诵佛经，彭师把他葬在浏阳门外。

[53]武宁节度使留右都押牙巩延美、元从都教练使杨温守徐州，与冯道等西来，在道仗卫，皆如王者，左右呼万岁。郭威至滑州，留数日，遣使慰劳。诸将受命之际，相顾不拜，私相谓曰：“我辈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刘氏复立，我辈尚有种乎！”已酉，威闻之，即引兵行，趣澶州。辛亥，遣苏禹如宋州迎嗣君。

>[53]>武宁节度使>刘留下右都押牙巩廷美、元从都教练使杨温守卫徐州>，与冯道>等人向西而来，在路上的仪仗警卫，都按照王的规格，左右高呼万岁。郭威>到达滑州，停留数日。刘派遣使者慰劳，众将接受犒赏赐命时，相互环顾不下拜，私下又相互说：“我们攻陷京城，屠杀吏民，那罪行够大了；倘若刘氏再立为国君，我们还会有后代吗！”已酉（十六日），郭威>听说这情况，立即领兵行进，赶赴澶州>。辛亥（十八日），太后派遣苏禹到宋州>迎接准备继承君位的刘。

[54]楚王希萼以子光赞为武平留后，以何敬真为朗州牙内都指挥使，将兵戍之。希萼召拓跋恒，欲用之，恒称疾不起。

>[54]>楚王马希萼任命儿子马光赞为武平留后，任命何敬真为朗州牙内都指挥使>，领兵戍守。马希萼征召拓跋恒，准备任用他。拓跋恒称说有病不能起来。

[55]壬子，郭威渡河，馆于澶州。癸丑旦，将发，将士数千人忽大噪，威命闭门，将士逾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须侍中自为之，将士已与刘氏为仇，不可立也！”或裂黄旗以被威体，共扶抱之，呼万岁震地，因拥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笺，请奉宗庙，事太后为母。丙辰，至辰，至韦城，下书抚谕大梁士民，以昨离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忧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窦贞固帅百官出迎拜谒，因劝进。威营于皋门村。

>[55]>壬子（十九日），郭威>渡过黄河，寓居澶州>驿馆。癸丑（二十日）早晨，将要出发时，将士数千人忽然大声喧哗，郭威>即下令关上房门，将士们便翻越墙头登上房顶而进入说：“天子必须侍中>您自己来做，我们已经与刘氏结仇，不可再立刘氏为君！”有人撕裂黄旗披在郭威>身上，共同扶抱起郭威>，欢呼万岁，震天动地，趁势簇拥着郭威>向南行进。郭威>于是向太后上奏笺，请求主持宗庙社稷，事奉太后作为母亲。丙辰（二十三日），郭威>到达韦城，发下文告安抚大梁百姓：于昨日离开黄河岸边，一路上秋毫无犯，大家不必担心疑虑。戊午（二十五日），郭威>到达七里店，窦贞固率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拜见，乘此劝即帝位。郭威>在皋门村宿营。

武宁节度使已至宋州，王峻、王殷闻澶州军变，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将七百骑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马铎将兵诣许州巡检。崇威忽至宋州，陈于府门外，大惊，阖门登楼诘之。对曰：“澶州军变，郭公虑陛下未察，故遣崇威来宿卫，无他也。”召崇威，崇威不敢进。冯道出与崇威语，崇威乃登楼，执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谕之。

>武宁节度使>刘已经到达宋州>，王峻、王殷听说澶州>军队哗变，就派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带领七百骑兵前往阻击，又派遣前申州刺史>马铎领兵到许州>巡察。郭崇威却突然到达宋州>，在府第门外排队列阵，刘大为惊恐，关闭府门登上门楼责问郭崇威。郭崇威回答说：“澶州>发生军队哗变，郭公顾虑陛下不知详情，故此派遣崇威前来警卫，没有别的意思。”刘召见郭崇威不敢进去。冯道>出门和郭崇威面谈，郭崇威这才登上门楼，刘抓住郭崇威的手流泪。郭崇威转达郭威>之意安慰他。

少顷，崇威出，时护圣指挥使张令超帅部兵为宿卫，徐州判官董裔说曰：“观崇威视瞻举措，必有异谋。道路皆言郭威已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祸其至哉！请急召张令超，谕以祸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夺其兵。明日，掠睢阳金帛，募士卒，北走晋阳。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犹豫未决。是夕，崇威密诱令超，令超帅众归之。大惧。

>一会儿，郭崇威出府第，当时护圣指挥使张令超率领所辖军队为刘警卫。徐州>判官董裔劝说刘道：“观察郭崇威的眼色举止，必定有阴谋。路上都>传说郭威>已经称帝，而陛下还一路深入不停，灾祸将要降临啦！请赶紧召见张令超，说明利害祸福，让他夜里领兵劫持郭崇威，夺取他的兵权。明天，抢掠睢阳府库的金银绢帛，招募士兵，朝北奔赴晋阳>。郭威>他刚刚在京城安顿，没有时间来追赶我们，这是上策啊！”刘犹豫没作决定。当晚，郭崇威秘密招诱张令超，张令超率领部众归附郭崇威。刘非常害怕。

郭威遗书，云为诸军所迫；召冯道先归，留赵上交、王度奉侍。道辞行，曰：”寡人此来所恃者，以公三十年旧相，故无疑耳。今崇威夺吾卫兵，事危矣，公何以为计？”道默然。客将贾贞数目道，欲杀之。曰：“汝辈勿草草，此无预冯公事。”崇威迁于外馆，杀其腹心董裔、贾贞等数人。

郭威>写书信给刘，说自己是被众军所逼迫；召冯道>先回京城，留下赵上交、王度侍候。冯道>告辞上路，刘说：“我这次前来所依靠的，是您这位三十年的老宰相>，所以没有顾虑。如今郭崇威夺走我的卫兵，事情危险了，您有什么计策？”冯道>默默无语。客将贾贞多次注视冯道>，准备杀他。刘说：“你们不要草率鲁莽，这不关冯公的事。”郭崇威将刘迁居到府外驿馆，杀死刘的心腹董裔、贾贞等几人。

已未，太后诰，废为湘阴公。

>

己未（二十六日），太后发布诰令，废黜刘为湘阴公。

马铎引兵入许州，刘信惶惑自杀。

>马铎领兵进入许州>，刘信惶惑不安而自杀。

庚申，太后诰，以侍中监国。百官藩镇相继上表劝进。壬戌夜，监国营有步兵将校醉，扬言向者澶州骑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监国斩之。

>庚申（二十七日），太后发布诰令，任命侍中郭威>代理国政。文武百官和四方藩镇>相继上表劝郭威>即帝位。壬戌（二十九日）晚，郭威>军营中有步兵将校喝醉酒，扬言说前日澶州>骑兵扶立郭威>为帝，今日步兵也要扶立郭威>为帝，郭威>将他斩首。

[56]南汉主以宫人卢琼仙、黄琼芝为女侍中，朝服冠带，参决政事。宗室勋旧，诛戮殆尽，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56]南汉>主任命宫女卢琼仙、黄琼>芝为女侍中>，穿戴朝臣冠服，参预决策政事。国君宗室、元老旧臣差不多被斩尽杀绝，只有宦官林延遇等人当权。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卷

后周纪一太祖圣神恭肃文孝皇帝上广顺元年（辛亥、951）

>后周纪一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公元951>年）

[1]春，正月，丁卯，汉太后下诰，授监国符宝，即皇帝位。监国自皋门入宫，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后，国号宜曰周。”改元，大赦。杨、史弘肇、王章等皆赠官，官为敛葬，仍访其子孙叙用之。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旧所进羡余物，悉罢之。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唐庄宗、明宗、晋高祖各置守陵十户，汉高祖陵职员、宫人、时月荐享及问守陵户并如故。初，唐衰，多盗，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窃盗赃三匹者死；晋天福中，加至五匹。奸有夫妇人，无问强、和，男女并死。汉法，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故帝即位，首革其弊。

>[1]>春季，正月，丁卯（初五），后汉>太后颁下诰令，授予监国郭威>传国玺印，正式即皇帝位。郭威>从皋门进入皇宫，在崇元殿即位，下制书说：“朕是周代宗室的子孙，虢叔的后裔，国号应该叫周。”改年号，实行大赦。杨、史弘肇、王章等人都追赠官爵，官府为他们收敛安葬，并且寻访他们的子孙依次任用。所有粮食仓库、场院掌管交纳的官吏，不得收取额外的“斗余”、“称耗”。从前以赋税盈余名义进贡物品，全部取消。犯有盗窃罪和强奸罪的，一律按照后晋>天福元年以前的刑法条文处理；罪人不犯谋反罪的，不得株连亲戚家族和登记没收家产。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晋>高祖安葬处分别设置守陵的人家十户，后汉高祖>陵园的官吏、宫人，一年四季供奉>祭祀以及守陵户数一律照旧。当初，唐朝衰败，盗贼很多，便不用原来的刑律条文，另外制订严刑酷法，规定盗窃脏物够三匹绢帛的处死。后晋>天福年间将处死标准加到五匹绢帛。奸淫有夫之妇，不论强奸、通奸，男女一律处死。后汉>刑法规定，盗窃钱一文以上的都处死，此外罪行还不属于谋反的，往往满族抄斩、没收家产。所以后周>太祖郭威>一即位，首先革除这些弊端。

初，杨以功臣、国戚为方镇者多不闲吏事，乃以三司军将补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其人自恃敕补，多专横，节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罢之。

>当初，杨因为功臣元勋、皇亲国戚担任镇守一方长官大多不熟悉行政事务，于是用朝廷三司军将补任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那些人自仗是皇命敕补，大多专横跋扈，节度使>不能控制；到这时全部罢免。

帝命史弘肇亲吏上党李崇矩访弘肇亲族，崇矩言："弘肇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赀之籍，由是尽得其产，皆以授弘福；帝贤之，使隶皇子荣帐下。

后周>太祖命令史>弘肇亲吏上党人李崇矩寻访史弘肇的亲族，李崇矩说："史弘肇的弟弟史弘福如今还在。"当初，史弘肇让李崇矩掌管他家财产的帐簿，因此得到全部史家财产，李崇矩都交付给了史弘福。太祖认为李崇矩贤能，让他在皇子郭荣手下供职。

[2]戊辰，以前复州防御使王彦超权武宁节度使。

>[2]>戊辰（初六），任命前复州防御使王彦>超代理武宁节度使>。

[3]汉李太后迁居西宫，己巳，上尊号曰昭圣皇太后。

>[3]后汉>李太后迁居西宫，己巳（初七），后周>太祖进上尊号称昭圣皇太后>。

[4]开封尹兼中书令刘勋卒。

>[4]>开封尹兼中书令刘勋去世。

[5]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5]>癸酉（十一日），王峻加官同平章事>。

[6]以卫尉卿刘主汉隐帝之丧。

>[6]>命令卫尉>卿刘主办后汉>隐帝的丧事。

[7]初，河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崇闻隐帝遇害，欲举兵南向，闻迎立湘阴公，乃止，曰："吾儿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骧阴说崇曰："观郭公之心，终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据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后还镇，则郭公不敢动矣；不然，且为所卖。"崇怒曰："腐儒，欲离间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斩之。骧呼曰："吾负经济之才而

为愚人谋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愿与之同死。”崇并其妻杀之，且奏於朝廷，示无二心。及废，崇乃遣使请归晋阳。诏报以“湘阴公比在宋州，今方取归京师，必令得所，公勿以为忧。公能同力相辅，当加王爵，永镇河东。”

>[7]>当初，河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崇听说后汉>隐帝遇害，准备起兵向南进发，听说迎立湘阴公刘继位，于是作罢，说：“我儿子当皇帝，我又有什么可求！”太原少尹李骧私下劝说刘崇道：“观察郭威>的心思，终究是要自取帝位，您不如火速领兵翻过太行山，占据孟津，等待徐州>相公刘即帝位，然后返回镇所，那郭威>就不敢动手了。不然，将要被人出卖。”刘崇发怒道：“你这个腐儒，想要离间我父子关系！”命令手下人将李骧拉出去斩首。李骧大喊道：“我怀经世济民的才能却在为愚人谋划事情，死了本当甘心！但家中还有年老的妻子，希望和她同死。”刘崇便连他的妻子一齐杀了，并且向朝廷奏报，表示没有二心。到了刘被废黜，刘崇才派遣使者请求让刘返归晋阳>。诏书回答说：“湘阴公刘近在宋州>，如今正取道返归京城，必定让他得其所宜，您不要为此忧虑。您如能一同出力辅佐朝廷，理当加封王爵，永远镇守河东。”

巩廷美、杨温闻湘阴公失位，奉妃董氏据徐州拒守，以俟河东援兵，帝使以书谕之。廷美、温欲降而惧死，帝复遗书曰：“爰念斯人尽心於主，足以赏其忠义，何由责以悔尤，俟新节度使入城，当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

>巩廷美、杨温听说湘阴公刘失去帝位，便侍奉刘妃子董氏占据徐州>坚守，以此等待河东援军，后周>太祖让刘用书信陈说利害。巩廷美、杨温想投降而怕死，后周>太祖又给刘书信说：“念及这两人对主人竭尽忠心，就值得奖赏他们的忠义，哪有什么理由责备他们有过错，等待新节度使>入城，应当分别委任刺史>，您可再用亲笔信宣示此意。”

[8]契丹之攻内丘也，死伤颇多，又值月食，军中多妖异，契丹主惧，不敢深入，引兵还，遣使请和於汉。会汉亡，安国节度使刘词送其使者诣大梁，帝遣左千牛卫将军朱宪报聘，且叙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带赠之。

>[8]>契丹军队进攻内丘，死伤很多，又碰到月食，军中出现许多奇异怪事，契丹主恐惧，不敢继续深入，便领兵返回，派遣使者向后汉>请求和好。适逢后汉>灭亡，安国节度使>刘词送契丹使者到大梁，后周>太祖派遣左千牛卫将军朱宪回报使者来访，并且陈述改朝换代的缘由，把金器、玉带赠送给契丹主。

[9]帝以邺都镇抚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处之。乙亥，以宁江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领军如故，仍以侍卫司从赴镇。

>[9]后周>太祖利用邺都>镇抚黄河以北地区，控制契丹，打算安排心腹亲信居守。乙亥（十三日），任命宁江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兼领侍卫军照旧，并仍带侍卫司>随从同赴镇所。

[10]丙子，帝帅百官诣西宫，为汉隐帝举哀成服，皆如天子礼。

>[10]>丙子（十四日），后周>太祖率领文武百官到西宫，为后汉>隐帝发丧，穿上丧服，全都按照天子的葬礼。

[11]慕容彦超遣使人贡，帝虑其疑惧，赐诏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亿兆。"

>[11]>慕容彦超派遣使者入朝进贡，后周>太祖顾虑他有疑惑恐惧，特赐诏书安慰他，说："如今我的事情已到这个地步，不想多说，只望你能鼎力扶助，共同安定黎民。"

[12]戊寅，杀湘阴公於宋州。

>[12]>戊寅（十六日），在宋州>杀死湘阴公刘。

[13]是日，刘崇即皇帝位於晋阳，仍用乾年号，所有者并、汾、忻、代、岚、宪、隆、蔚、沁、辽、麟、石十二州之地。以节度判官郑珙为中书侍郎，观察判官荥阳赵华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钧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太原尹，以节度副使李存为代州防御使，裨将武安张元徽为马步军都指挥使，陈光裕为宣徽使。

>[13]>当天，刘崇在晋阳>即皇帝位，仍旧沿用乾年号，所统辖的有并州、汾州>、忻州>、代州、岚州、宪州、隆州、蔚州、沁州、辽州>、麟州、石州，共十二州之地。任命节度判官郑珙为中书侍郎>，观察判官荥阳>人赵华为户部侍郎>，均为同平章事>。任命次子刘承

钧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太原尹，任命节度副使李存为代州防御使>，副将武安人张元徽为马步军都指挥使>，陈光裕为宣徽使。

北汉主谓李存、张元徽曰："朕以高祖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

北汉>主刘崇对李存、张元徽说："朕只因为高祖的大业一朝断送，所以今日的帝位年号，是不得已才称的。但我算是什么天子，你们又算是什么节度使>啊！"因此不建立宗庙，祭祀祖宗如同普通百姓，宰相>每月俸禄只有一百缗钱，节度使>只有三十缗钱，其余官员也都只有微薄的供养而已，所以北汉>国中很少有廉洁的官吏。

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尝为直省官，颇谙故事，北汉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

>客省使河南人>李光美曾经做过直省官，很熟悉宫廷旧事，北汉>朝廷的各项制度，都出自李光美之手。

北汉主闻湘阴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为李骧立祠，岁时祭之。

北汉>君主听说湘阴公刘死讯，哭着说："我不听忠臣的话，才至于此！"为李骧建立祠堂，逢年过节祭祀他。

[14]己卯，以太师冯道为中书令，加窦贞固侍中，苏禹司空。

>[14]>己卯（十七日），后周>太祖任命太师冯道>为中书令，窦贞固加官侍中>，苏禹加官司空。

[15]王彦超奏遣使赍敕诣徐州，巩廷美等犹豫不肯启关，诏进兵攻之。

>[15]王彦>超奏报派遣使者携带敕书到徐州>，巩廷美等犹豫未决不肯打开城门，后周>太祖下诏令进兵攻城。

[16]帝谓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庚辰，下诏悉罢之。其诏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损被於庶。"又曰："积於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又诏曰："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

勿事辞藻。”帝以苏逢吉之第赐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辞而不处。

>[16]后周>太祖对王峻说：“朕出身在贫赛之家，饱尝艰辛困苦，遭遇时世沉沦动乱，如今一朝成为帝王，岂敢优厚自己的供养而让下面百姓吃苦呢！”命令王峻清理四方贡献的珍美食物，庚辰（十八日），下诏令全部停止进贡。诏书大致说：“所供养的只给朕一人，而受损害的却普及黎民百姓。”又说：“贡品贮存在官府之中，大多成为无用之物。”又下诏书说：“朕生长在军队，没有亲自从师学习，不懂治理天下的道理，文武官员有利国利民的办法，各自上书奏报让我知道，都应直陈其事，不要讲究辞藻。”后周>太祖将苏逢吉的宅第赏赐给王峻，王峻说：“这是苏逢吉诛灭李崧家族的起因啊！”推辞而不住。

[17]初，契丹主北归，横海节度使潘聿弃镇随之，契丹主以聿为西南路招讨使。及北汉主立，契丹主使聿遗刘承钧书；北汉主使承钧复书，称：“本朝沦亡，绍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汉主发兵屯阴地、黄泽、团柏；丁亥，以承钧为招讨使，与副招讨使白从晖、都监李存将步骑万人寇晋州。从晖，吐谷浑人也。

>[17]>当初，契丹主返归北方，横海节度使>潘聿离弃镇所跟随北上，契丹主任命潘聿为西南路招讨使>。及至北汉>主即位，契丹主让潘聿给刘承钧去信；北汉>主让刘承钧复信，说：“原来的汉朝已沦陷灭亡，我继承帝位，想遵循晋朝的先例，向北朝契丹求援。”契丹主非常高兴。北汉>主发兵屯住阴地、黄泽、团柏。丁亥（二十五日），任命刘承钧为招讨使>，与副招讨使>白从晖、都监李存率领步兵、骑兵万人侵犯晋州。白从晖是吐谷浑人。

[18]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

>[18]>郭崇威改名为崇，曹威改名为英。

[19]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内都指挥使荣为镇宁节度使，选朝士为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为节度判官，右补阙崔颂为观察判官，校书郎王朴为掌书记。颂，协之子；朴，东平人也。

>[19]>二月，丁酉（初五），后周>太祖任命皇子天雄牙内都指挥使>郭荣为镇宁节度使>，挑选朝廷文士当他的属官，任命侍御史>王

敏为节度使>判官，右补阙>崔颂为观察判官，校书郎>王朴为掌书记。崔颂是崔协的儿子，王朴是东平人。

[20]戊戌，北汉兵五道攻晋州，节度使王晏闭城不出。刘承钧以为怯，蚁附登城；晏伏兵奋击，北汉兵死伤者千余人。承钧遣副兵马使安元宝焚晋州西城，元宝来降。承钧乃移军攻隰州，癸卯，隰州刺史许迁遣步军都指挥使孙继业迎击北汉兵於长寿村，执其将程筠等，杀之。未几，北汉兵攻州城，数日不克，死伤甚众，乃引去。迁，郓州人也。

>[20]>戊戌（初六），北汉>军队分五路进攻晋州，节度使>王晏紧闭城门不出。刘承钧认为王晏胆怯，下令士兵像蚂蚁那样密集攀墙登城。王晏埋伏的士兵奋起反击，北汉>军队死伤一千余人。刘承钧派副兵马使安元宝焚烧晋州西城，安元宝却前来投降。刘承钧于是转移军队攻打隰州，癸卯（十一日），隰州刺史>许迁派步军都指挥使>孙继业在长寿村迎击北汉>军队，捉住北汉>将军程筠等人，杀死他们。不久，北汉>军队进攻隰州州城，多日不能攻克，死伤惨重，于是退兵离去。许迁是郓州人。

[21]甲辰，楚王希萼遣掌书记刘光辅入贡于唐。

>[21]>甲辰（十二日），楚王马希萼派遣掌书记刘光辅到南唐>进贡。

[22]帝悉出汉宫中宝玉器数十，碎之於庭，曰："凡为帝王，安用此物！闻汉隐帝日与嬖宠於禁中嬉戏，珍玩不离侧，兹事不远，宜以为鉴。"仍戒左右，自今珍华悦目之物，无得入宫。

>[22]后周>太祖将后汉>宫中数十件珠宝玉器全部清出，在厅堂上砸碎，说："所有当帝王的，哪里用得着这些东西！听说汉隐帝整日与亲信宠臣在宫禁中游戏玩耍，珍宝古玩不离身边，此事不远，应该引为鉴戒。"并告诫左右的人，从今以后珍贵华丽、赏心悦目的物品，不得进入宫廷。

[23]丁未，契丹主遣其臣袅骨支与朱宪偕来，贺即位。

>[23]>丁未（十五日），契丹主派遣他的臣子袅骨支与朱宪一同来朝，祝贺后周>太祖即皇帝位。

[24]戊申，敕前资官各听自便居外州。

>[24]>戊申（十六日），后周>太祖下敕令前朝官员居住京外州、县各听自便。

[25]陈思让未至湖南，马希萼已克长沙；思让留屯郢州，敕召令还。

>[25]>陈思让没有到达湖南镇府，马希萼便已攻克长沙，陈思让只得滞留屯住郢州，后周>太祖下敕书召回。

[26]丁巳，遣尚书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汉主遣通事舍人李使于契丹，乞兵为援。

>[26]>丁巳（二十五日），后周>太祖派遣尚书>左丞田敏出使契丹。北汉>主派遣通事舍人李出使到契丹，请求出兵作为援军。

[27]诏加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中书令，遣翰林学士鱼崇谅诣兖州谕指。崇谅，即崇远也。彦超上表谢。三月，壬戌朔，诏报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谗，仓猝之间，召卿赴阙，卿即奔驰应命，信宿至京，救国难而不顾身，闻君召而不俟驾；以至天亡汉祚，兵散梁郊，降将败军，相继而至，卿即便回马首，径反龟阴；为主为时，有终有始。所谓危乱见忠臣之节，疾风知劲草之心，若使为臣者皆能如兹，则有国者谁不欲用！所言朕潜龙河朔之际，平难浚郊之时，缘不奉示喻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阙。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汉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为惧，不亦过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体国，事朕之节，如事故君，不惟黎庶获安，抑亦社稷是赖。但坚表率，未议替移。由衷之诚，言尽於此。"

>[27]后周>太祖下诏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加官中书令，派遣翰林学士>鱼崇谅到兖州宣旨。鱼崇谅就是鱼崇远。慕容彦超进表书道谢。三月，壬戌朔（初一），诏书回复说："昔日因为前代汉朝丧失德政，年少君主听用谗言，危急关头，征召爱卿奔赴宫阙，爱卿立即飞奔疾驰接受命令，只过了两夜便赶到京城，这真是拯救国家危难而不顾自身，听到君主召唤而不等驾车。及至上天结束汉朝国运，军队在大梁郊外溃散，投降的将领、溃败的军队接踵而至，爱卿却立刻就掉转马头，直接返回龟阴。对于国君，对于时势，做到有始有终，真所谓危乱关头才看见忠臣的节操，狂风时节才知道劲草的骨气。倘若做臣子的都能如此，那么有国家的君主谁不想任用！表中所说朕到黄河北岸回避退让的关头，在浚水郊外平定乱难的时候，因为没有接到告

示，所以也没能派人到朕的行在。但臣子事奉君主的道理，何必如此！如若对汉朝有三心二意，又怎么肯对周室忠信不二呢！由此产生恐惧，不也过分了吗！爱卿只管尽心竭力，安民利国。事奉朕的节操，如同事奉从前君主一样，不但黎民获得平安，而且国家也依赖于此。朕只想坚定爱卿的表率作用，从未议论过撤换。一片肺腑之言，话全说到这里。”

[28]唐以楚王希萼为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楚王；以右仆射孙忌、客省使姚凤为册礼使。

>[28]南唐>主任命楚王马希萼为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楚王；任命右仆射>孙忌、客省使姚凤为册礼使。

[29]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陈思让将兵戍磁州，扼黄泽路。

>[29]>丙寅（初五），后周>太祖派遣前淄州刺史>陈思让领兵驻防磁州，把守黄泽关路口。

[30]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旧怨，杀戮无度，昼夜纵酒荒淫，悉以军府事委马希崇。希崇复多私曲，政刑紊乱。府库既尽於乱兵，籍民财以赏赉士卒，或封其门而取之，士卒犹以不均怨望；虽朗州旧将佐从希萼来者，亦皆不悦，有离心。

>[30]>楚王马希萼既已得志称王，便时常回忆旧日怨仇，诛杀屠戮没有节制，日夜纵酒，荒淫无度，把军政事务全部委托给马希崇。马希崇又多私人好恶，政治刑律混乱不堪。官府仓库已经在战乱中荡然无存，便搜刮没收百姓财产来赏赐士兵，有的封百姓的门而夺取家中财物，士兵仍然因为分配不均而怨恨。即使朗州旧日将佐跟从马希萼一同来的，也都不高兴，渐渐产生背离之心。

刘光辅之入贡于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辅密言：“湖南民疲主骄，可取也。”唐主乃以营屯都虞候边镐为信州刺史，将兵屯袁州，潜谋进取。

>刘光辅到南唐>进贡，南唐>主待他很优厚，刘光辅秘密进言道：“湖南百姓疲惫，君主骄横，可以攻取啊。”南唐>君主于是任命营屯都虞候边镐为信州刺史>，领兵屯驻袁州>，暗中谋划进攻夺取湖南。

小门使谢彦，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宠於希萼，至与妻妾杂坐，恃恩专横。常肩随希崇，或拊其背；希崇衔之。故事，府宴，小门使执兵在门外；希萼使彦预坐，或居诸将之上，诸将皆耻之。

>

小门使谢彦，原本是马希萼的家奴，因为面目姣美得到马希萼宠幸，甚至与马希萼的妻妾同坐，依仗恩宠专横跋扈。谢彦经常与马希崇并肩相随，有时拍马希的背；马希崇怀恨在心。旧例，府中设宴，小门使手持兵器站在门外，马希萼让谢彦入席同坐，有时坐在众将的上方，众将都为此感到耻辱。

希萼以府舍焚荡，命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帅所部兵千馀人治之，执役甚劳，又无犒赐，士卒皆怨，窃言曰："囚免死则役作之。我辈从大王出万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终日酣歌，岂知我辈之劳苦乎！"逵、行逢闻之，相谓曰："众怨深矣，不早为计，祸及吾曹。"壬申旦，帅其众各执长柯斧、白挺，逃归朗州。时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挥使唐师翥将千余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纵击，士卒死伤殆尽，师翥脱归。

>

马希萼因为府第房舍焚烧毁坏，命令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副使周行逢率领所管辖的士兵千余人修建，承担的徭役十分辛苦，又没有犒劳赏赐，士兵都怨恨，私下说道："囚犯免死便罚作苦役。我们跟从大王出生入死攻取湖南，有什么罪过要像囚犯那样服苦役呀！况且大王终日醉酒当歌，哪里知道我们的辛劳苦处啊！"王逵、周行逢听到这些，相互说："大家的积怨深了，不早作打算，灾祸会轮到我们头上。"壬申（十一日）早晨，他俩便率领部众各人手拿长柄斧子、白木棍棒，逃回朗州。当时马希萼酒醉没醒，周围的人不敢报告。癸酉（十二日），才报告此事。马希萼派遣湖南指挥使唐师翥带领千余人追赶，没追上，一直追到朗州。王逵等乘他们疲惫困乏，埋伏的士兵全力出击，追兵死伤几乎全军覆没，唐师翥脱身逃归。

逵等黜留后马光赞，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寻奉光惠为节度使，逵等与何敬真及诸军指挥使张仿参决军府

事。希萼具以状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赏招谕之；逵等纳其赏，纵其使，不答其诏，唐亦不敢诘也。

>王逵等废黜留后马光赞，改用马希萼哥哥的儿子马光惠主持朗州政事。马光惠是马希振的儿子。不久奉立马光惠为节度使>，王逵等与何敬真以及诸军指挥使张参预决策军政大事。马希萼详细将情况通报给南唐>，南唐>主派遣使者用丰厚的赏赐来招降安抚。王逵等收下南唐>的赏赐，放走使者，不回答诏谕，南唐>也不敢追问。

[31]王彦超奏克徐州，杀巩廷美等。

>[31]王彦>超奏报攻克徐州>，杀死巩廷美等人。

[32]北汉李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剌梅里报之。

>[32]北汉>使者李到契丹，契丹主派拽剌梅里回报北汉>。

[33]丙子，敕："朝廷与唐本无仇怨，缘淮军镇，各守疆域，无得纵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来，无得禁止。"

>[33]>丙子（十五日），后周>太祖下敕令："本朝廷与唐朝廷本来没有怨仇，沿淮河的军镇，各守自己疆域，不得放纵士兵百姓擅自进入唐人>地界；商人旅客往来，不得阻止。"

[34]己卯，潞州送涉县所获北汉将卒二百六十余人，各赐衫裤巾履遣还。

>[34]>己卯（十八日），潞州送来涉县所俘获的北汉>将领士兵二百六十多人，后周>朝廷赐给每人衣衫、裤子、头巾、鞋子，遣送回家。

[35]加吴越王弘诸道兵马都元帅。

>[35]后周>太祖给吴越>王钱弘加官诸道兵马都元帅>。

[36]夏，四月，壬辰朔，滨淮州镇上言："淮南饥民过淮籴谷，未敢禁止。"诏曰："彼之生民，与此何异，宜令州县津铺无得禁止。"

>[36]>夏季，四月，壬辰朔（初一），滨临淮河的州镇上奏说："淮南饥民渡过淮河来买粮，没敢禁止。"后周>太祖下诏说："那边的百姓，与这边的百姓有什么不同，应下令各州、县渡口、粮铺不得禁止。"

[37]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辞知枢密院，丁未，以前云安榷盐使太原伊审征为通奏使，知枢密院事。审征，蜀高祖妹褒国公主之子也，少与

蜀主相亲狎，及知枢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审征亦以经济为己任，而贪侈回邪，与王昭远相表里，蜀政由是浸衰。

>[37]后蜀>通奏使高延昭坚决推辞主持枢密院>事务。丁未（十六日），后蜀>君主任命前云安榷盐使太原人伊审征为通奏使，主持枢密院>事务。伊审征是后蜀>高祖妹妹褒国公主的儿子，从小同后蜀>君主亲昵随便，及至他主持枢密院>，后蜀>君主无论政事大小都向他咨询。伊审征也以经国济世为己任，但贪婪奢侈、奸诈邪恶，与王昭远内外勾结，后蜀>政权因此逐渐衰败。

[38]吴越王弘徙废王弘居东府，为筑宫室，治园圃，娱悦之，岁时供馈甚厚。

>[38]吴越>王钱弘将废黜的前王钱弘迁居东府，为他建筑宫室，修造园林，让他游玩快活，一年四季供养馈赠非常丰厚。

[39]契丹主遣使如北汉，告以周使田敏来，约岁输钱十万缗。北汉主使郑珙以厚赂谢契丹，自称“侄皇帝致书於叔天授皇帝”，请行册礼。

>[39]>契丹主派遣使者前往北汉>，告知后周>使者田敏来的情况，约定每年送钱十万缗。北汉>主派郑珙为使者用丰厚的钱财向契丹主致谢，自称“侄皇帝向叔父天授皇帝致送书信”，请求举行册命典礼。

[40]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将军姚汉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

>[40]>五月，己巳（初八），后周>太祖派遣左金吾将军姚汉英等出使到契丹，契丹留住他们。

[41]辛未，北汉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珙卒于契丹。

>[41]>辛未（初十），北汉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珙在契丹去世。

[42]甲戌，义武节度使孙方简避皇考讳，更名方谏。

>[42]>甲戌（十三日），义武节度使>孙方简为避后周>皇帝父亲郭简的名讳，改名为方谏。

[43]定难节度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汉。

>[43]>定难节度李彝殷派遣使者持奉表书到北汉>。

[44]六月，辛亥，以枢密使、同平章事王峻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枢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质、判三司李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仍判三

司。司徒兼侍中窦贞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禹并罢守本官。癸丑，范质参知枢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邺兼枢密副使。

>[44]>六月，辛亥（二十一日），后周>太祖任命枢密使、同平章事>王峻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枢密副使及兵部侍郎>范质、兼领三司李为中书侍郎>，都为同平章事>，李仍然兼领三司。司徒>兼侍中>窦贞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禹都被免去同平章事>而保留原来的职务。癸丑（二十三日），范质参预主持枢密院>事务。丁巳（二十七日），任命宣徽北院使翟光邺兼枢密副使。

初，帝讨河中，已为人望所属；李时为转运使，帝数以微言动之，但以人臣尽节为对，帝以是贤之，即位，首用为相。时国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尽心，知无不为，军旅之谋，多所裨益。范质明敏强记，谨守法度。李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议论，辞气慷慨，善譬谕以开主意。

>当初，后周>太祖征讨河中，已为众望所归。李当时任转运使>，后周>太祖多次用委婉言语打动他，李只用为人臣子应该尽守臣节作为回答，后周>太祖因此认为他有贤德，即皇帝位后，便首先任用他为宰相>。当时国家新建，四方多事，王峻日夜绞尽脑汁，知道的事没有不去做的，军事谋划，常出良策补益。范质精明敏锐，博闻强记，严守法律制度。李沉静坚毅，有才器胆略，在后周>太祖面前议论朝政，言辞慷慨激昂，善于运用譬喻来启发皇帝的意向。

[45]武平节度使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诸将；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谋以辰州刺史庐陵刘言骁勇得蛮夷心，欲迎以为副使。言知逵等难制，曰：“不往，将攻我。”乃单骑赴之。既至，众废光惠，送于唐，推言权武平留后，表求旄节於唐，唐人未许；亦称藩于周。

>[45]>武平节度使>马光惠，愚蠢胆小，专好饮酒，不能折服众将。王逵、周行逢、何敬真商量，认为辰州刺史庐陵>人刘言打仗勇猛很得蛮夷士众之心，准备迎立他为武平节度副使。刘言知道王逵等人难以驾驭，说：“不去的话，将会向我进攻。”于是单枪匹马赶赴朗州。刘言已到，众将便废黜马光惠，送他到南唐>，推举刘言代理武平留后，上表书向南唐>朝廷请求赐予旌旗符节，南唐人>没有答应，便同时也向后周>称臣。

[46]吴越王弘以前内外马步都统军使仁俊无罪，复其官爵。

>[46]吴越>王钱弘因为前内外马步都统军使钱仁俊无罪，恢复他的官职爵位。

[47]契丹遣燕王述轧等册命北汉主为大汉神武皇帝，妃为皇后。北汉主更名。

>[47]>契丹主派遣燕王耶律述轧等人来主持典礼，册命北汉>主为大汉神武皇帝，妃子为皇后。北汉>主改名为。

[48]秋，七月，北汉主遣翰林学士博兴卫融等诣契丹谢册礼，且请兵。

>[48]>秋季，七月，北汉>主派遣翰林学士>博兴人卫融等到契丹道谢所赐册命典礼，并且请求出兵。

[49]八月，壬戌，葬汉隐帝于颖陵。

>[49]>八月，壬戌（疑误），北汉>隐帝安葬在颖陵。

[50]义武节度使孙方谏入朝，壬子，徙镇国节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为义武留后。又徙建雄节度使王晏镇徐州，以武宁节度使王彦超代之。

>[50]>义武节度使>孙方谏进京入朝，壬子（二十三日），调任镇国节度使>，任命孙方谏弟弟易州刺史>孙行友为义武留后。又调建雄节度使>王晏改任武宁节度使>镇守徐州>，任命武宁节度使王彦>超接替王晏原职。

[51]戊午，追立故夫人柴氏为皇后。

>[51]>戊午（二十九日），后周>太祖追立已故夫人柴氏为皇后。

[52]九月，北汉主遣招讨使李存将兵自团柏入寇。契丹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於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强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沤僧作乱，弑契丹主而立述轧。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诸部奉述律以攻述轧、沤僧，杀之，并其族党。立述律为帝，改元应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汉，北汉主遣枢密直学士上党王得中如契丹，贺即位，复以叔父事之，请兵以击晋州。

>[52]>九月，北汉>主派遣招讨使>李存领兵从团柏入侵。契丹主准备领兵会合北汉>军队，与酋长们在九十九泉商议。各部落都不愿南侵，契丹主强行出兵。癸亥（初四），契丹军队行进到新州的火神

淀，燕王耶律述轧以及伟王的儿子太宁王耶律沤僧发动叛乱，杀死契丹主耶律阮而拥立耶律述轧。前契丹主耶律德光的儿子耶律述律逃入南山>，各部落拥戴耶律述律而进攻耶律述轧、耶律沤僧，杀死他们，吞并他们的部族党羽，拥立耶律述律为皇帝，改年号为应历。耶律述律从火神淀进入幽州，派遣使者向北汉>报告，北汉>主派遣枢密直学士上党人王得中前往契丹，祝贺耶律述律即皇帝位，又用对待叔父的规格事奉他，请求出兵来攻击晋州。

契丹主年少，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后更名明。

>

契丹主耶律述律年轻，喜好玩耍，不亲理国家大事。每天夜里摆酒畅饮，直到天亮才睡觉，中午才起床，国中之人称他为睡王。后来改名为明。

[53]壬申，蜀以吏部尚书、御史中丞范仁恕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53]>壬申（十三日），后蜀>任命吏部尚书>、御史中丞>范仁恕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54]楚王希萼既克长沙，不赏许可琼，疑可琼怨望，出为蒙州刺史。遣马步都指挥使徐威、左右军马步使陈敬迁、水军都指挥使鲁公绾、牙内侍卫指挥使陆孟俊帅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备朗兵，不存抚役者，将卒皆怨怒，谋作乱。希崇知其谋，戊寅，希萼宴将吏，徐威等不预，希崇亦辞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驱啮马十余入府，自帅其徒执斧斤、白梃，声言絷马，奄至座上，纵横击人，颠踣满地。希萼逾垣走，威等执囚之；执谢彦，自顶及踵锉之。立希崇为武安留后，纵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县。

>[54]>楚王马希萼既已攻克长沙，没有奖赏许可琼，怀疑许可琼有怨恨，便让他出任蒙州刺史>。派遣马步都指挥使>徐威、左右军>马步使陈敬迁、水军都指挥使>鲁公绾、牙内侍卫指挥使陆孟俊率领所部军队在城西北角安营扎寨，用以防备朗州军队，不慰问安抚从事劳役的军队，服役的将士都怨恨忿怒，谋划发动叛乱。马希崇知道将士的阴谋，戊寅（十九日），马希萼宴请将领官吏，徐威等人不参加，马希崇也推辞有病而不到。徐威等派人先驱赶十几匹尥蹶子咬人的劣

马进入府中，自己带领部下手持斧子、白木棍棒，声称来绊缚劣马，突然闯到坐席上面，任意砍杀赴宴的人，倒下的人躺满一地。马希萼翻墙逃跑，徐威等抓住囚禁了他，抓住谢彦，从头到脚剁成碎块。拥立马希崇为武安留后，放纵士兵大肆抢掠。将马希萼幽禁在衡山县。

刘言闻希崇立，遣兵趣潭州，声言讨其篡夺之罪，壬午，军于益阳之西。希崇惧，癸未，发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请为邻藩。掌书记桂林李观象说言曰：“希萼旧将佐犹在长沙，此必不欲与公为邻；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后图湖南，可兼有也。”言从之。希崇畏言，即断都军判官杨仲敏、掌书记刘光辅、牙内指挥使魏师进、都押牙黄等十余人首，遣前辰阳县令李翊赍送朗州；至则腐败，言与王逵等皆以为非仲敏等首，怒责翊，翊惶恐自杀。

>刘言听说马希崇立为武安留后，便调遣军队奔赴潭州，声称要讨伐他篡位夺权的罪行，壬午（二十三日），军队驻扎在益阳西面。马希崇恐惧，癸未（二十四日），发兵二千抵抗，又派遣使者前往朗州求和，请结为睦邻藩镇>。掌书记桂林人李观象劝说刘言道：“马希萼的旧部将佐还在长沙，那些人必定不愿与您结为友邻；不如先驰传檄文命马希崇取来他们的首级，然后筹划夺取湖南，便可最后兼并占有整个湖南了。”刘言听从此计。马希崇畏惧刘言，立即斩下都军判官杨仲敏、掌书记刘光辅、牙内指挥使魏师进、都押牙黄等十几人的首级，派遣前辰阳县令李翊带着送往朗州。等到朗州，首级已经腐烂，刘言与王逵等都认为不是杨仲敏等人的头，发怒斥责李翊，李翊惶恐不安而自杀。

希崇既袭位，亦纵酒荒淫，为政不公，语多矫妄，国人不附。

>

马希崇继位之后，也纵酒狂饮，荒淫无度，办事不公，言语多虚妄，国中之人都不亲附他。

初，马希萼入长沙，彭师虽免死，犹杖背黜为民；希崇以为师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实欲师杀之，师曰：“欲使我为弑君之人乎！”奉事逾谨。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挥使廖偃，匡图之子也，与其季父节度巡官匡凝谋曰：“吾家世受马氏恩，今希萼长而被黜，必不免祸，盍相与辅之！”於是帅庄户及乡人悉为兵，与师共立希萼为衡山王，以

县为行府，断江为栅，编竹为战舰，以师为武清节度使，召募徒众，数日，至万馀人，州县多应之。遣判官刘虚已求援于唐。

>当初，马希萼进入长沙，彭师虽然免于死刑，但仍背受杖刑废黜为民。马希崇认为彭师必定仇恨马希萼，便派他送马希萼到衡山，实际要彭师杀死马希萼，彭师说："难道要让我做弑君犯上的人吗！"反而侍候马希萼愈加小心谨慎。丙戌（二十七日），到达衡山县。衡山指挥使廖偃是廖匡图的儿子，与他叔父节度巡官寥匡凝商量说："我家世代承受马氏恩德，如今马希萼年长而被废黜，必定不能避免杀身大祸，何不一起辅助他！"于是率领庄中佃户和乡里百姓全部组成军队，与彭师共立马希萼为衡山王，将县府作为临时王府，横截湘江设置栅栏，编排竹子作为战舰，任命彭师为武清节度使>，招募部众，数天之后，达到一万多人，邻近州县也大多响应。派遣判官刘虚已向南唐>求援。

徐威等见希崇所为，知必无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丧败，俱及祸，欲杀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觉之，大惧，密遣客将范守牧奉表请兵于唐，唐主命边镐自袁州将兵万人西趣长沙。

>徐威等人见马希崇的所作所为，知道必定不能成功，又畏惧朗州、衡山的压力，恐怕有朝一日马希崇覆亡，同遭祸殃，打算杀死马希崇来解脱自己。马希崇暗中察觉此事，大为惊恐，秘密派遣客将范守牧携带表书到南唐>请求出兵，南唐>主命令边镐从袁州>领兵一万人向西赶赴长沙。

[55]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检陈思让败北汉兵於亭。

>[55]>冬季，十月，辛卯（初三），后周>潞州巡检>陈思让在亭击败北汉>军队。

[56]唐边镐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军。壬寅，遣天策府学士拓跋恒奉笺诣镐请降。恒叹曰："吾久不死，乃为小儿送降状！"癸卯，希崇帅弟侄迎镐，望尘而拜，镐下马称诏劳之。甲辰，希崇等从镐入城，镐舍於浏阳门楼，湖南将吏毕贺，镐皆厚赐之。时湖南饥馑，镐大发马氏仓粟赈之，楚人大悦。

>[56]南唐>边镐领兵进入醴陵。癸巳（初五），楚王马希崇派遣使者犒劳军队。壬寅（十四日），派遣天策府学士拓跋恒奉持笺书到边镐住处请求投降。拓跋恒叹息说："我这么长时间没有死，竟是为了给

这小子递送投降书！”癸卯（十五日），马希崇率领兄弟侄子迎接边镐，刚望见远处的行尘便叩拜，边镐下马宣读诏书慰劳马希崇。甲辰（十六日），马希崇等人跟从边镐进入长沙城，边镐住宿在浏阳门楼，湖南将领官吏全来祝贺，边镐都重赏他们。当时湖南闹饥荒，边镐大量散发马氏仓库粮食救济百姓，楚地人民非常喜悦。

[57]契丹遣彰国节度使萧禹厥将奚、契丹五万会北汉兵入寇；北汉主自将兵二万自阴地关寇晋州，丁未，军于城北，三面置寨，昼夜攻之，游兵至绛州。时王晏已离镇，王彦超未至，巡检使王万敢权知晋州，与龙捷都指挥使史彦超、虎捷指挥使何徽共拒之。史彦超，云州人也。

>[57]>契丹派遣彰国节度使>萧禹厥统率奚、契丹五万人马会合北汉>军队入侵，北汉>主亲自统领>二万军队从阴地关侵犯晋州。丁未（十九日），军队驻扎在晋州城北，三面安置营寨，日夜攻城，流动部队到了绛州>。当时王晏已经离开镇所，王彦>超还没有到达，巡检>使王万敢临时主持晋州军政，与龙捷都指挥使>史彦超、虎捷指挥使何徽共同抵抗敌军。史彦超是云州>人。

[58]癸丑，唐武昌节度使刘仁赡帅战舰二百取岳州，抚纳降附，人忘其亡。仁赡，金之子也。

>[58]>癸丑（二十五日），南唐>武昌节度使>刘仁赡率领战船二百艘攻取岳州，安抚招纳投降归附的军民，楚人都好像忘记了国家灭亡。刘仁赡是刘金的儿子。

唐百官共贺湖南平，起居郎高远曰：“我乘楚乱，取之甚易。观诸将之才，但恐守之难耳！”远，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勋曰：“祸其始於此乎！”

南唐>文武百官共同庆贺平定湖南，起居郎高远说：“我们乘着楚国内乱，所以夺取它很容易。观察众将的才能，只怕守住它就难了！”高远是幽州人。司徒>致仕李建勋说：“祸患恐怕就从这里开始吧！”

唐主自即位以来，未尝亲祠郊庙，礼官以为请，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后告谢。”及一举取楚，谓诸国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游元城，乐其风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节度使。”唐主许之，岑趋下拜谢。其主骄臣佞如此。

南唐>主从即位以来，未曾亲自祭祀天地宗庙，礼官请求举行祭祀，南唐>主说：“等到天下成为一家，然后告谢天地祖宗。”及至一举夺取楚地，认为其余各国也能随手平定。魏岑陪从南唐>主消磨闲暇，说：“我年轻时游过元城，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等到陛下平定中原，请求让我当魏博节度使>。”南唐>主答应了他，魏岑赶忙快步走下台阶拜谢。南唐>主的骄傲、臣子们的谗媚大都>如此。

马希萼望唐人立己为谭帅，而潭人恶希萼，共请边镐为帅，唐主乃以镐为武安节度使。

>马希萼希望南唐人扶立自己为潭州主帅，但潭州人憎恨马希萼，一齐请求边镐为主帅，南唐>主于是任命边镐为武安节度使>。

[59]王峻有故人曰申师厚，尝为兖州牙将，失职饥寒，望峻马拜谒於道。会凉州留后折逋嘉施上表请帅於朝廷，帝以绝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愿行者，月余，无人应募，峻荐师厚於帝，丁巳，以师厚为河西节度使。

>[59]>王峻有个老熟人叫申师厚，曾任兖州牙将，因失失去职务而饥寒交迫，在路上望见王峻坐骑而叩拜谒见。恰好凉州留后折逋嘉施向朝廷上奏表书请求委派主帅，后周>太祖因为偏远地区无人愿去，便在东宫率府供奉官中招募愿意前往的人，但过了一个多月，还是没人应募，王峻向后周>太祖推荐申师厚。丁巳（二十九日），任命申师厚为河西节度使>。

[60]唐边镐趣马希崇帅其族入朝，马氏聚族相泣，欲重赂镐，奏乞留居长沙，镐微哂曰：“国家与公家世为仇敌，殆六十年，然未尝敢有意窥公之国。今公兄弟斗，困穷自归，若复二三，恐有不测之忧。”希崇无以应，十一月，辛酉，与宗族及将佐千余人号恸登舟，送者皆哭，响振川谷。

>[60]南唐>边镐催促马希崇带领家族进京入朝，马氏聚集族人相对哭泣，打算用重礼贿赂边镐，上奏乞求留住长沙，边镐微微一笑说：“国家与您马家世代互为仇敌，将近六十年，然而未曾敢有窥窬您马氏楚国的意思。如今您兄弟争斗，自己落得穷困下场，倘若再有三长两短，恐怕又会产生无法预测的忧患。”马希崇无言以答，十一月，辛酉（初三），和同宗族人以及将佐一千余人呼喊痛哭登上船只，送行的人也都哭着，哭声震动江河山谷。

[61]帝以北汉、契丹之兵犹在晋州，甲子，以王峻为行营都部署，将兵救之，诏诸军皆受峻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得自选择将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饯之。

>[61]后周>太祖因为北汉>、契丹的军队仍在晋州，甲子（初六），任命王峻为行营都部署，领兵援救晋州，颁诏令各路军队都接受王峻的调度指挥，授权王峻根据情况需要机断从事，可以自己选择任命将领官吏。乙丑（初七），王峻出征，后周>太祖亲自到城西为他饯行。

[62]楚静江节度副度、知桂州马希隐，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广、希萼兄弟争国，南汉主以内侍吴怀恩为西北招讨使，将兵屯境上，伺间密谋进取，希广遣指挥使彭彦晖将兵屯龙峒以备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彦晖为桂州都监、在城外内巡检使、判军府事，希隐恶之，潜遣人告蒙州刺史许可琼。可琼方畏南汉之逼，即弃蒙州，引兵趣桂州，与彦晖战於城中，彦晖败，奔衡山，可琼留屯桂州。吴怀恩据蒙州，进兵侵掠，桂管大扰，希隐、可琼不知所为，但相与饮酒对泣。

>[62]>楚静江节度副使、知桂州马希隐是楚武穆王马殷>的小儿子。楚王马希广、马希萼兄弟争夺国家，南汉主任命内侍吴怀恩为西北招讨使>，领兵屯驻国境线上，等待时机，秘密图谋进攻夺取楚地，马希广派遣指挥使彭彦晖领兵屯驻龙峒来防备南汉军队。马希萼从衡山县派遣使者任命彭彦晖为桂州都监、在城外内巡检使、判军府事，马希隐厌恶彭彦晖，暗中派人告知蒙州刺史>许可琼。许可琼正畏惧南汉的威逼，立即放弃蒙州，领兵直奔桂州，同彭彦晖军队在城中开战，彭彦晖被打败，逃奔衡山县，许可琼留下来屯驻桂州。吴怀恩占据蒙州，进军侵犯抢掠，桂管一带大受骚扰，马希隐、许可琼不知该怎么办，只是一起饮酒相对哭泣。

南汉主遗希隐书，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强安靖五十馀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寻戈，自相鱼肉，举先人基业，北面仇雠。今闻唐兵已据长沙，窃计桂林继为所取。当朝世为与国，重以婚姻，睹兹倾危，忍不赴救！已发大军水陆俱进，当令相公舅永拥节旄，常居方面。”希隐得书，与僚佐议降之，支使潘玄以为不可。丙寅，吴怀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隐、可琼帅其众，夜斩关奔全州，桂州遂溃。怀

恩因以兵略定宜、连、梧、严、富、昭、柳、龚、象等州，南汉始尽有岭南之地。

南汉>主给马希隐书信，说：“楚武穆王拥有整个楚国，富强安宁五十多年。正是由于三十五舅马希广、三十舅马希萼兄弟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拿先人打下的江山，向昔日仇敌南唐>称臣降服。如今听说南唐>军队已经占据长沙，我估计桂林将相继为南唐>所夺取。本朝世代与楚为邻国，加以通婚联姻，见此倾覆危亡，岂能忍心不前往救援！已经调发大军水陆并进，必当让您相公舅永远握有实权，长久镇居一方。”马希隐得到书信，与部下商议投降南汉，支使潘玄认为不可。丙寅（初八），吴怀恩领兵突然进到城下，马希隐、许可琼率领部众，夜晚破关夺路逃奔全州>，桂州于是溃败。吴怀恩乘机用兵基本平定宜州>、连州>、梧州、严州、富州、昭州、柳州、龚州、象州等，南汉>从此完全占有大庾岭以南之地。

[63]辛未，唐边镐遣先锋指挥使李承戬将兵如衡山，趣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与将佐士卒万余人自潭州东下。

>[63]>辛未（十三日），南唐>边镐派遣先锋指挥使李承戬领兵前往衡山县，催促马希萼进京入朝。庚辰（二十二日），马希萼与将佐士兵一万多人从潭州向东沿江而下。

[64]王峻留陕州旬日，帝以北汉攻晋州急，扰其不守，议自将由泽州路与峻会兵救之，且遣使谕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诏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陕，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晋州城坚，未易可拔，刘崇兵锋方锐，不可力争。所以驻兵，待其气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轻动。若车驾出汜水，则慕容彦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闻之，自以手提耳曰：“几败吾事！”庚寅，敕罢亲征。

>[64]>王峻在陕州>停留十日，后周>太祖因北汉>军队攻打晋州紧急，担心晋州不能坚守，商议亲自统军从泽州路与王峻会师救援晋州，并且派遣使者告知王峻。十二月，戊子朔（初一），后周>太祖下诏令于三日出发西征。使者到达陕州>，王峻通过使者转告后周>太祖说：“晋州城池>坚固，不易攻破，刘崇军队前锋正锐气十足，不可力争。我之所以屯兵不进，只为等待他们士气低落罢了不是臣下心虚胆怯。陛下新近即位，不宜轻举妄动。倘若陛下大驾从汜水出来，那末慕容彦超领兵进入汴京>的话，大事就完了。”后周>太祖听到这

话，不觉自己用手拉耳朵说：“差点坏了我的大事！”庚寅（初三），敕命取消原定的亲征计划。

初，泰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慕容彦超闻徐州平，疑惧愈甚，乃招纳亡命，畜聚薪粮，潜以书结北汉，吏获其书以闻。又遣人诈为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郑好谦就申慰谕，与之为誓。彦超益不自安，屡遣都押牙郑麟诣阙，伪输诚款，实觇机事，又献天平节度使高行周书，其言皆谤毁朝廷与彦超相结之意，帝笑曰：“此彦超之诈也！”以书示行周，行周上表谢恩。既而彦超反迹益露，丙申，遣阁门使张凝将兵赴郓州巡检以备之。

>当初，泰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慕容彦超听说徐州>平定，疑虑恐惧愈发加重，于是招纳亡命之徒，积聚粮草，暗中写书信勾结北汉>，官吏截获书信而奏报。慕容彦超又派人装作商人向南唐>寻求援助。后周>太祖派遣通事舍人郑好谦前去申明劝慰之意，与他立下誓约。慕容彦超更加自感不安，屡次派遣都押牙郑麟到朝廷，表面上假表忠心，实际上刺探机密，又献上天平节度使>高行周的书信，信中讲的都是诽谤朝廷与慕容彦超私相勾结的话。后周>太祖笑道：“这是慕容彦超的鬼计啊！”将书信拿给高行周看，高行周上陈表书感谢皇恩。不久慕容彦超谋反的迹象日益显露，丙申（初九），后周>太祖派遣阁门使张凝领兵赶赴郓州巡行检查来防备他。

[65]庚子，王峻至绛州；乙巳，引兵趣晋州。晋州南有蒙，最为险要，峻忧北汉兵据之，是日，闻前锋已度蒙，喜曰：“吾事济矣！”

>[65]>庚子（十三日），王峻到达绛州>；乙巳（十八日），领兵奔赴晋州。晋州南面有个蒙，地形最为险要，王峻担心北汉>军队占据它。当天，听说前锋部队已过蒙，欣喜地说：“我的大事成功了！”

[66]慕容彦超奏请入朝，帝知其诈，即许之；既而复称境内多盗，未敢离镇。

>[66]>慕容彦超上表奏请进京入朝，后周>太祖明知他有诈，立即应许他，不久他又说境内强盗多，不敢离开镇所。

[67]北汉主攻晋州，久不克。会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无所掠，军乏食。契丹思归，闻王峻至蒙，烧营夜遁。峻入晋州，诸将请亟追之，峻犹豫未决；明日，乃遣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仇弘超、都排陈使药元福、左厢排陈使陈思让、康延沼将骑兵追之，及於霍邑，纵兵奋

击，北汉兵坠崖谷死者甚众。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汉兵得渡。药元福曰："刘崇悉发其众，挟胡骑而来，志吞晋、绛，今气衰力惫，狼狈而遁，不乘此翦扑，必为后患。"诸将不欲进，王峻复遣使止之，遂还。契丹比至晋阳，士马什丧三四；萧禹厥耻无功，钉大酋长一人於市，旬馀而斩之。北汉主始息意於进取。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

>[67]北汉>主攻打晋州，久攻不下。碰上天下大雪，百姓互相聚集保守山寨，野外没有可抢掠的，军队缺乏食物。契丹军队想返回，听说王峻到达蒙，便焚烧营帐连夜逃跑。王峻进入晋州，众将请命立即追赶，王峻犹豫没作决定；第二天，才派遣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仇弘超、都排陈使药元福、左厢排陈使陈思让、康延沼率领骑兵追击，赶到霍邑放任士兵奋勇击杀，北汉>士兵坠落山崖深谷摔死的非常多。霍邑道路狭窄，康延沼畏缩害怕不敢紧追，因此北汉>军队得以渡河。药元福说："刘崇调动他的全部军队，挟持胡人骑兵一起来，志在吞并晋州、绛州>，如今士气衰落疲惫不堪，狼狈逃窜，不乘此时歼灭，必定留为后患。"众将不想继续挺进，王峻又派人制止，于是返回。等到契丹军队到达晋阳>，士卒马匹损失十分之三四。萧禹厥因无功败归感到耻辱，将一名大酋长钉在街市上，十几天以后才斩杀。北汉>主开始打消南下进取的念头。北汉>土地贫瘠、人民穷困，内要供给军队、官府的费用，外要向契丹贡献钱财，赋税繁多，徭役沉重，民不聊生，逃入后周>地界的人很多。

[68]唐主以镇南节度使兼中书令宋齐丘为太傅；以马希萼为江南西道观察使，镇洪州，仍赐爵楚王；以马希崇为永泰节度使，镇舒州。湖南将吏，位高者拜刺史、将军、卿监，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师之忠，以偃为左殿直军使、莱州刺史，师为殿直都虞候，赐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独后至，唐主毒杀之。

>[68]南唐>主任命镇南节度使>兼中书令宋齐丘为太傅；任命马希萼为江南西道观察使>，镇守洪州，仍旧赐爵为楚王；任命马希崇为永泰节度使>，镇守舒州。湖南的将领官吏，职位高的授于刺史>、将军、卿监，职位低的也依次授官。南唐>主嘉奖廖偃、彭师的忠诚，任命廖偃为左殿直军使、莱州刺史>，彭师为殿直都虞候，赏赐非常

丰厚。湖南刺史>都到南唐>京城入朝称臣，只有永州刺史>王最后到达，南唐>主用毒药杀死他。

[69]南汉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彻、将军谢贯将兵攻郴州，唐边镐发兵救之；崇彻败唐兵於义章，遂取郴州。边镐请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备南汉。丙辰，唐主以廖偃为道州刺史，以黑云指挥使张峦知全州。

>[69]南汉>主派遣内侍省>丞潘崇彻、将军谢贯领兵进攻郴州，南唐>边镐发兵救援。潘崇彻在义章击败南唐>军队，于是攻取郴州。边镐请求任命全、道二州的刺史>来防备南汉>。丙辰（二十九日），南唐>主任命廖偃为道州刺史>，任命黑云指挥使张峦主持全州>军政。

[70]是岁，唐主以安化节度使鄱阳王王延政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更赐爵光山王。

>[70]>这一年，南唐>主任命安化节度使>鄱阳王王延政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又赐爵为光山王。

初，蒙城镇将咸师朗将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为奉节都，从边镐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仓粟乃至舟舰、亭馆、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杨继勋等收湖南租赋以赡戍兵。继勋等务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营粮料使王绍颜减士卒粮赐，奉节指挥使孙朗、曹进怒曰："昔吾从咸公降唐，唐待我岂如今日湖南将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禄赐，又减之，不如杀绍颜及镐，据湖南，归中原，富贵可图也！"

>

当初，蒙城镇守将领咸师朗率领所辖军队投降南唐，南唐主将他的部队改编为奉节都，跟随边镐平定湖南。南唐全部没收湖南的金银绢帛、珍宝古玩、仓库粮食乃至舟船战舰、亭台馆阁、鲜花水果中的佳品，都转移到金陵，派遣都官郎中杨继勋等收取湖南租税来供养守卫的军队。杨继勋等专门加重收敛盘剥，湖南百姓大失所望。行营粮料使王绍颜削减士兵的粮食、赏赐，奉节指挥使孙朗、曹进发怒说："从前我们跟着咸公投降唐朝，唐朝待我们哪里比得上今日待湖南将士那样优厚呀！如今有功劳不增加俸禄赏赐，反而减少，不如杀掉王绍颜和边镐，占据湖南，投归中原，荣华富贵指日可待。

二年（壬子、952）

>二年（壬子，公元952>年

[1]春，正月，庚申，夜，孙朗、曹进帅其徒作乱，束藁潜烧府门，火不然；边镐觉之，出兵格斗，且命鸣鼓角，朗、进等以为将晓，斩关奔朗州。王逵问朗曰：“吾昔从武穆王，与淮南战屡捷，淮南兵易与耳。今欲以朗州之众复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数年，备见其政事，朝无贤臣，军无良将，忠佞无别，赏罚不当，如此，得国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请为公前驱，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悦，厚遇之。

>[1]>春季，正月，庚申（初三），夜晚，孙朗、曹进率领他们的徒众举行叛乱，将藁草打成捆暗中焚烧镇府大门，火没点着。边镐发觉，派出士兵进行格斗，并且命令击鼓吹号，孙朗、曹进等以为天将破晓，便夺关破门逃奔朗州。王逵问孙朗道：“我昔日跟随楚武穆王，与淮南作战

>屡次取胜，淮南军队容易对付。如今打算用朗州的部众再次夺取湖南，可以吗？”孙朗说：“我在金陵>多年，详察南唐>的政事，朝廷没的贤臣，军队没有良将，忠诚奸佞不分，赏罚失当，像这样，能保存国家已是万幸了，还有什么闲暇去兼并别人！我请求做您的前锋，夺取湖南就如同捡拾小草！”王逵很高兴，厚礼待他。

[2]壬戌，发开封府民夫五万修大梁城，旬日而罢。

>[2]>壬戌（初五），后周>征发开封府五万民夫修筑大梁城墙，十天完成。

[3]慕容彦超发乡兵入城，引泗水注濠中，为战守之备；又多以旗帜授诸镇将，令募群盗，剽掠邻境，所在奏其反状。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复隶泰宁军。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曹英为都部署，讨彦超，齐州防御使史延超为副部署，皇城使河内向训为都监，陈州防御使药元福为行营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将，命英、训无得以军礼见之，二人皆父事之。

>[3]>慕容彦超调发乡兵入城，挖沟引泗水灌注壕沟中，作战斗防守的准备；同时把许多旗帜授予各镇将领，让他们招募成群结伙的强盗，抢掠邻近州县，骚扰所及之处纷纷奏报慕容彦超反叛的情况。甲子（初七），后周>太祖敕令沂、密二州不再隶属泰宁军。任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曹英为都部署，讨伐慕容彦超，齐州防

御使>史延超为副部署，皇城使河内人向训为都监，陈州防御使>药元福为行营马步都虞候。后周>太祖因为药元福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命令曹英、向训不得按照军礼见药元福，二人都像对父亲那样待他。

唐主发兵五千，军于下邳，以援彦超；闻周兵将至，退屯沭阳。徐州巡检使张令彬击之，大破唐兵，杀、溺死者千余人，获其将燕敬权。

南唐>君主发兵五千，驻扎在下邳，以便援助慕容彦超；听说后周>军队将到，后退屯驻沭阳。徐州巡检>使张令彬出击，大败南唐>军队，杀死、淹死的有一千

>多人，抓获南唐>将领燕敬权。

初，彦超以周室新造，谓其易摇，故北召北汉及契丹，南诱唐人，使侵边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后乘间而动。及北汉、契丹自晋州北走，唐兵败於沭阳，彦超之势遂沮。

>当初，慕容彦超因周朝新建，认为容易动摇，所以北面召呼北汉>和契丹，南面引诱南唐人>，让他们侵犯边疆，希望朝廷疲于奔命无暇它顾，然后自己乘机而动。及至北汉>、契丹军队从晋州败走，南唐>军队在沭阳溃败，慕容彦超的势力于是受挫。

永兴节度使李洪信，自以汉室近亲，心不自安，城中兵不满千人，王峻在陕，以救晋州为名，发其数百。及北汉兵遁去，遣禁兵千余人戍长安；洪信惧，遂入朝。

永兴节度使>李洪信，因为自己是后汉>皇室的近亲，内心不能自安，城中军队不满千人，王峻在陕州>时，以援救晋州的名义，调发其中数百人。及至北汉>军队逃跑离去，朝廷又派遣禁兵一千多人戍守长安>；李洪信深感恐惧，于是只得进京入朝。

[4]壬申，王峻自晋州还，入见。

>[4]>壬申（十五日），王峻从晋州回来，入朝拜见后周>太祖。

[5]曹英等至兖州，设长围。慕容彦超屡出战，药元福皆击败之，彦超不敢出。十余日，长围合，遂进攻。

>[5]>曹英等到达兖州，布设包围圈。慕容彦超屡次出城交战，药元福都击败他，慕容彦超便不敢出来。十几天后，包围圈合围，就发起进攻。

初，彦超将反，判官崔周度谏曰：“鲁，诗书之国，自伯禽以来不能霸诸侯，然以礼义守之，可以长世。公於国家非有私憾，胡为自疑！况主上开谕勤至，苟撤备归诚，则坐享太山之安矣。独不见杜中令、安襄阳、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彦超怒。及官军围城，彦超括士民之财以赡军，坐匿财死者甚众。前陕州司马阎弘鲁，宝之子也，畏彦超之暴，倾家为献，彦超犹以为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周度谓弘鲁曰：“君之死生，系财之丰约，宜无所爱。”弘鲁泣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以救吾死。”皆曰：“竭矣！”周度以白彦超，彦超不信，收弘鲁夫妻系狱。有乳母於泥中掊得金缠臂，献之，冀以赎其主。彦超曰：“所匿必犹多。”榜掠弘鲁夫妻，肉溃而死。以周度为阿庇，斩於市。

>当初，慕容彦超将要反叛，判官崔周度劝谏说：“鲁这个地方，是诗书的国家，自从伯禽>以来虽不能称霸诸侯>，然而用礼义守护，可以长存于世。您对国家并无私恨，为什么自己疑神疑鬼，况且主上开导诚谕关怀备至，假如撤去防备归降投诚，就可以坐享太山那样的平安了。难道没看见杜重威、安从进、李守贞结果干成什么了吗！”慕容彦超大怒。及至官军围城，慕容彦超搜刮士人百姓的财产来供应军需，因隐匿财产罪被处死的人很多。前陕州司马>阎弘鲁是阎宝的儿子，畏惧慕容彦超的残暴，把全部家产献出，但慕容彦超仍然认为他有所隐瞒，命令崔周度搜索阎家。崔周度对阎弘鲁说：“您的死生之命，就系连在献出财产的多少上，应该无所吝惜。”阎弘鲁流泪叩拜他的妻子侍妾说：“拿出全部所有的财物来救我免死。”都说：“一点儿也没有了。”崔周度将情况告诉慕容彦超，慕容彦超不相信，拘捕阎弘鲁夫妻押在监狱。有个奶妈从泥土中扒到金镯子，献给官府，希望赎出主人。慕容彦超说：“所隐藏的必定还有很多。”拷打阎弘鲁夫妻，皮开肉绽而死。又认为崔周度袒护包庇阎弘鲁，将他在闹市斩首。

[6]北汉遣兵寇府州，防御使折德败之，杀二千余人。二月，庚子，德奏攻拔北汉岢岚军，以兵戍之。

>[6]北汉>派遣军队侵犯府州，防御使>折德击败入侵军队，杀死二千多人。二月，庚子（十四日），折德奏报攻下北汉>岢岚军，用军队守卫。

[7]甲辰，帝释燕敬权等使归唐，谓唐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不意唐主助之，得无非计乎！”唐主大惭，先所得中国人，皆礼而

归之。唐之言事者犹献取中原之策，中书舍人韩熙载曰：“郭氏有国虽浅，为治已固，我兵轻动，必有害无益。”

>[7]>甲辰（十八日），后周>太祖释放燕敬权等人让他们回归南唐>，对南唐>主说：“叛逆之臣，是天下所共同痛恨的，不料唐主扶助他们，恐怕是失策了吧！”南唐>主大感惭愧，将先前所得的中原降附人士，都以礼相待遣返回国。南唐>谈论政事的人仍然进献夺取中原的计策，中书舍人>韩熙载说：“郭氏撑握国家虽然时间不长，但统治已经牢固，我国军队轻易出动，必然有害无益。”

唐自烈祖以来，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欲与之共制中国，更相馈遗，约为兄弟。然契丹利其货，徒以虚语往来，实不为唐用也。

南唐>自从烈祖以来，经常派遣使者飘洋过海与契丹相勾结，打算和契丹共同钳制中原，并厚礼馈赠，相约结为兄弟。然而契丹贪图送来的财货，只是用空话作为回报，实际上不被南唐>所利用。

唐主好文学，故熙载与冯延己、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之徒皆至美官。佑，幽州人也。当时唐之文雅於诸国为盛，然未尝设科举，多因上书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学士江文蔚知贡举，进士庐陵王克贞等三人及第。唐主问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对曰：“前朝公举、私谒相半，臣专任至公耳！”唐主悦。中书舍人张纬，前朝登第，闻而衔之。时执政皆不由科第，相与沮毁，竟罢贡举。

南唐>主喜好文学，所以韩熙载与冯延己、冯延鲁、江文蔚、藩佑、徐铉等人都得到高官。潘佑是幽州人。当时南唐>的艺文礼乐比其它各国兴盛，然而未曾设立科举制度>，大多根据上书言事来授于官职。到这时，开始任命翰林学士>江文蔚主持贡举，进士有庐陵>人王克贞等三人考中。南唐>主问江文蔚：“爱卿取士比前朝怎么样？”回答说：“前朝公家荐举、私人说情各占一半，臣下专用一种绝对公正！”南唐>主很高兴。中书舍人>张纬，前朝取中进士，听说此话而怀恨在心。当时朝廷执政官员都不是经科举任职，便一齐阻挠诋毁，结果停止了科举选仕。

[8]三月，戊辰，以内客省使、恩州团练使晋阳郑仁诲为枢密副使。

>[8]>三月，戊辰（十二日），任命内客省使、恩州团练使晋阳>人郑仁诲为枢密副使。

[9]甲戌，改威胜军曰武胜军。

>[9]>甲戌（十八日），后周>威胜军改名为武胜军。

[10]唐主以太弟太保、昭义节度使冯延己为左仆射，前镇海节度使徐景运为中书侍朗，及右仆射孙晟皆同平章事。既宣制，户部尚书常梦锡众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轻延己，谓人曰："金杯玉碗，乃贮狗矢乎！"

>[10]南唐>主任命太弟太保、昭义节度使>冯延己为左仆射>，前镇海节度使>徐景运为中书侍朗，和右仆射>孙晟都为同平章事>。宣读制书后，户部尚书>常梦锡在大庭广众中大声说道："白麻诏书虽然很好，只是不及江文蔚的弹劾疏文啊！"孙晟素来轻视冯延己，对人说："金杯玉碗，竟然盛了狗屎！"

延己言於唐主曰："陛下躬亲庶务，故宰相不得尽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奏可而已。既而延己不能勤事，文书皆仰成胥史，军旅则委之边将，顷之，事益不治，唐主乃复自览之。

>冯延己对南唐>主说："陛下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所以宰相>不能全部施展他的才能，这就是安邦治国之道未能实现的原因啊！"南唐>主于是便把政事全部委托给他，只等奏报点头而已。不久，冯延己不能勤理事务，文书仰仗刀笔小吏写成，军务就交给守边将领，过了一段时间，事务愈发不能处理，南唐>主才再次亲理朝政。

大理卿萧俨恶延己为人，数上疏攻之，会俨坐失入人死罪，谟、李德明辈必欲杀之，延己曰："俨误杀一妇人，诸君以为当死。俨九卿也，可吴杀乎？"独上言："俨素有直声，今所坐已会赦，宜从宽宥。"俨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

大理>卿萧俨憎恶冯己的为人，多次上疏攻击冯延己。正好遇上萧俨犯了错判人死罪的过失，钟谟、李德明等一帮人一定要杀萧俨，冯延己说："萧俨误杀一个妇人，诸位认为应当处死。萧俨是九卿>之一，难道可以误杀吗？"单独上言说："萧俨一向有耿直的名声，如今所判犯人已遇赦免，应当从宽饶恕他的过失。"萧俨因此得以免死；人们也为此称道冯延己。

景运寻罢为太子少傅。

>徐景运不久被罢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职而任太子>少傅。

[11]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11]>夏季，四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12]帝以曹英等攻兖州久未克，乙卯，下诏亲征，以李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郑仁诲权大内都巡检，又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检。

>[12]后周>太祖因为曹英等攻打兖州长时间不下，乙卯（三十日），下诏书亲自出征，任命李代理东京>留守兼领开封府，郑仁诲代理大内都巡检>，又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担任在京都巡检>。

[13]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将李建期屯益阳以图朗州，以知全州张峦兼桂州招讨使以图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谓冯延己、孙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抚有疮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来苏之望；吾欲罢桂林之役，敛益阳之戍，以旌节授刘言，何如？"晟以为宜然。延己曰："吾出偏将举湖南，远近震惊；一旦三分丧二，人将轻我。请委边将察其形势。"唐主乃遣统军使侯训将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与张峦合兵攻桂州。南汉伏兵於山谷，峦等始至城下，罢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夹击之，唐兵大败，训死，峦收散卒数百奔归全州。

>[13]南唐>主已经攻克湖南，派遣其将领李建期屯兵益阳来谋取朗州，任命知全州>事务张峦兼任桂州招讨使>来谋取桂州，旷日持久，没有成功。南唐>主对冯延己、孙晟说："楚人求我能让他们休养生息，但我没有抚恤治疗战乱的创伤反而滥用民力，这不是用以实现楚人复苏愿望的办法；我打算停止桂林的战役，收回益阳的屯兵，将指挥权授于刘言，怎么样？"孙晟认为应该这样。冯延己说："我们派出偏将攻取湖南，远近四方为之震惊；若一旦丧失三分之二，人家将会轻视我们。请求委派守边将领试探朗州、桂州的形势。"南唐>主于是派遣统军使侯训领兵五千从吉州>一路赶赴全州>，与张峦合兵进攻桂州。南汉>在山谷埋伏军队，张峦等刚到城下，十分疲乏，突然南汉>伏兵四起，桂州城中出动军队前后夹击，南唐>军队大败，侯训战死，张峦收拾残兵数百逃归全州>。

[14]五月，庚申，帝发大梁；戊辰，至兖州。己巳，帝使人招谕慕容彦超，城上人语不逊；庚午，命诸军进攻。

>[14]>五月，庚申（初五），后周>太祖从大梁出发；戊辰（十三日），到达兖州。己巳（十四日），后周>太祖派人招安慕容彦超，但城上的人出言不逊；庚午（十五日），后周>太祖命令各军发起进攻。

先是，术者给彦超云："镇星行至角、亢，角、亢兖州之分，其下有福。"彦超乃立祠而祷之，令民间皆立黄幡。彦超性贪吝，官军攻城急，犹瘗藏珍宝，由是人无斗志，将卒相继有出降者。乙亥，官军克城，彦超方祷镇星祠，帅众力战，不胜，乃焚镇星祠，与妻赴井死；子继勋出走，追获，杀之。官军大掠，城中死者近万人。初，彦超将反，募群盗置帐下，至者二千余人，皆山林犷悍，竟不为用。

>

在此之前，方士欺骗慕容彦超说："土星已运行到角、亢二宿，角、亢是兖州的分野，土星下面有福运。"慕容彦超于是建立祠堂祈祷求福，并命令民间都要树立黄色旗幡。慕容彦超生性贪婪吝啬，官军攻城紧急，仍然埋藏珍宝，因此人无斗志，将领士卒相继有出城投降的。乙亥（二十日），官军攻克兖州城，慕容彦超正在土星祠祈祷，急忙率领部众拼力战斗，没有获胜，于是焚烧土星祠，与妻子投井而死。儿子慕容继勋出城逃跑，被追兵抓获，杀死。官军大肆抢掠，城中死的接近万人。当初，慕容彦超将要反叛，招募群盗安置在自己手下，来的盗贼有二千多人，都是山林粗犷强悍之徒，结果却没有被他派上用场。

帝欲悉诛兖州将吏，翰林学士窦仪见冯道、范质，与之共白帝曰："彼皆胁从耳。"乃赦之。丁丑，以端明殿学士颜权知兖州事。赦兖州管内，彦超党逃匿者期一月听自首，前已伏诛者赦其亲戚。癸未，降泰宁军为防御州。

后周>太祖想诛杀兖州所有的将领官吏，翰林学士>窦仪谒见冯道>、范质，和二人共同对后周>太祖说："他们都只是胁从罢了。"太祖于是赦免了兖州将吏。丁丑（二十二日），任命端明殿学士颜临时主持兖州事务。在兖州管区内实行大赦，规定慕容彦超同党逃跑隐匿者一月之内随时可以自首，以前已经伏罪诛杀者赦免他们的亲戚。癸未（二十八日），将泰宁军降为防御州。

[15]唐司徒致仕李建勋卒，且死，戒其家人曰："时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听人耕种於其上，免为他日开发之标。"及江南之亡也，诸贵人高大之冢无不发者，惟建勋冢莫知其处。

>[15]南唐司徒>退休李建勋去世，临死时，告诫他的家里人说："世道到了如此地步，我能得好死已经很幸运了！不要在这坟头封土立碑，任凭别人在坟上耕种，免得成为日后开挖盗发的标志。"及至江南沦亡，各权贵人家高大的墓冢没有不被发掘的，只有李建勋的坟无人知道地方。

[16]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谒孔子祠。既奠，将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当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师，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采。访孔子、颜渊之后，以为曲阜令及主簿。丙戌，帝发兖州。

>[16]>六月，乙酉朔（初一），后周>太祖前往曲阜，拜谒孔子>祠。已献上供品，将行拜礼，左右侍臣说："孔子>是诸侯>的大夫，不应当以天子的身分拜他。"太祖说："孔子>是百代帝王的老师，岂敢不恭敬啊！"子是行拜。又拜孔子>墓，命令修缮孔子>祠，禁止在孔林打柴采草。访求孔子>、颜渊>的后代，任命做曲阜县令以及主簿>。丙戌（初二），后周>太祖从兖州出发。

[17]乙未，吴越顺德太夫人吴氏卒。

>[17]>乙未（十一日），吴越>顺德太夫人吴氏去世。

[18]丁酉，蜀大水入成都，漂没千余家，溺死五千余人，坏太庙四室。戊戌，蜀大赦，赈水灾之家。

>[18]>丁酉（十三日），后蜀>发大水冲入成都，漂没一千多家，淹死五千多人，冲坏太庙四室。戊戌（十四日），后蜀>发布大赦，救济遭受水灾的人家。

[19]己亥，帝至大梁。

>[19]>己亥（十五日），后周>太祖回到大梁。

[20]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陈留王冯晖卒，其子牙内都虞候继业杀其兄继勋，自知军府事。

>[20]>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陈留>王冯晖去世，他的儿子牙内都虞候冯继业杀死其兄冯继勋，自己主持方镇>军政事务。

[21]太子宾客李涛之弟浣，在契丹为勤政殿学士，与幽州节度使萧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浣说海真内附，海真欣然许之。浣因定州谍者田重霸赍绢表以闻，且与涛书，言："契丹主童呆，专事宴游，无远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与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势，他日终不能力助河东者也。"壬寅，重霸至大梁，会中国多事，不果从。

>[21]后周>太祖太子宾客>李涛的弟弟李浣，在契丹当勤政殿学士，与幽州节度使>萧海真关系很好。萧海真是契丹主耶律兀欲的妻弟。李瀚劝说萧海真归附后周>，萧海真欣然答应。李浣利用定州间谍田重霸携带绢表来传报，并且给李涛信，说："契丹主幼稚愚昧，专门从事闲逛游戏，毫无远大志向，没法同他的前人相比，朝廷倘若能够用兵，必定取胜；不然的话，与他讲和，也必定可以。这两者都宜于快速进行，估计契丹的情况形势，将来终究不能出力帮助河东的北汉>。"壬寅（十八日），田重霸到达大梁，遇上国内事情繁多，结果没有采取李浣之计。

[22]辛亥，以冯继业为朔方留后。

>[22]>辛亥（二十七日），任命冯继业为朔方留后。

[23]枢密使王峻，性轻躁，多计数，好权利，喜人附己。自以天下为己任。每言事，帝从之则喜，或时未允，辄愠怼，往往发不逊语；帝以其故旧，且有佐命功，又素知其为人，每优容之。峻年长於帝，帝即位，犹以兄呼之，或称其字，峻以是益骄。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李重进，皆帝在藩镇时腹心将佐也，帝即位，稍稍进用。峻心嫉之，累表称疾，求解机务，以帝意，帝屡遣左右敦谕，峻对使者辞气亢厉，又遗诸道节度使书求保证；诸道各献其书，帝惊骇久之，复遣左右慰勉，令视事，且曰："卿傥不来，朕且自往。"犹不至。帝知枢密直学士陈观与峻亲善，令往谕指，观曰："陛下但声言临幸其第，峻必不敢不来。"秋，七月，戊子，峻入朝，帝慰劳令视事。重进，沧州人，其母即帝妹福庆长公主也。

>[23]>枢密使王峻性情轻浮急躁，善于算计，贪图权利，喜欢人家奉承自己。自负得认为治理天下的重任只有自己才能承担。他经常谈论政事，后周>太祖听从他就高兴，有时不同意，就怨恨，往往出言不逊；太祖念其元老旧臣，并且有辅佐创立帝业的功劳，又一向深知

他的为人，常常宽容原谅他。王峻年纪比太祖大，太祖即位，仍然对王峻以兄相称，或者称他的字，王峻因此愈加骄横。枢密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李重进，都是太祖在藩镇>时的心腹将佐，太祖即位，逐渐提拔起用他们。王峻心中妒嫉，便多次上表称说有病，请求解除政务，以此试探太祖的意思。太祖屡次派遣左右侍者敦促劝慰，王峻回答使者的言词意气非常激烈厉害，同时给各道节度使>去信寻求保举证书；各道分别进献保举王峻的书信，后周>太祖阅后惊骇很久，又派左右侍者慰问劝勉，让他治理政事，并且说："爱卿倘若不来，朕将亲自前往。"王峻仍然不到朝廷。太祖知道枢密直学士陈观与王峻亲密友善，便令他前去宣谕旨意，陈观说："陛下只须扬言要亲自驾临他的家，王峻必定不敢不来。"秋季，七月戊子（疑误），王峻上朝，太祖慰劳他并让他处理政事。李重进是沧州人，他母亲就是太祖的妹妹福庆长公主。

[24]李足跌，伤右臂，在告月余；帝以职业繁剧，趣令入朝，辞以未任趋拜。癸巳，诏免朝参，但令视事。

>[24]>李失足摔跤，伤了右臂，休假一个多月。太祖因为李主管的业务繁多紧急，便催促他入朝，李以不能行朝拜大礼为理由推辞。癸巳（十八日），太祖下诏免除他的入朝参拜礼节，只让他处理事务。

[25]蜀工部尚书、判武德军郭延钧不礼於监押王承丕，承丕谋作乱。辛丑，左奉圣都指挥使安次孙钦当以部兵戍边，往辞承丕，承丕邀与俱见府公；钦不知其谋，从之。承丕至，则令左右击杀延钧，屠其家，称奉诏处置军府，即开府库赏士卒，出系囚，发屯戍。将吏毕集，钦谓承丕曰："今延钧已伏辜，公宜出诏书以示众。"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贵，勿问诏书。"钦始知承丕反，因绐曰："今内外未安，我请以部兵为公巡察。"即跃马而出，承丕连呼之，不止。钦至营，晓谕其众，帅以入府，攻承丕，承丕左右欲拒战，钦叱之，皆弃兵走，遂执承丕，斩之，并其亲党，传首成都。

>[25]后蜀工部尚书>、判武德>军郭延钧对监押王承丕无礼，王承丕阴谋发动叛乱。辛丑（十八日），左奉圣都指挥使>安次人孙钦应当率所部士兵戍守边关，前往王承丕处告辞，王承丕邀请他一同去参见府公郭延钧。孙钦不知他的阴谋，跟从他去。王承丕到后，就命手下击杀郭延钧，并屠杀他全家，号称奉诏命处理军府事务，立即打开

仓库赏赐士卒，放出关押的囚犯，征发他们屯戍边疆。将领官吏全部集合，孙钦对王承丕说："如今郭延钧已经伏罪，您该拿出诏书来给大家看。"王承丕说："我能让您得到富贵，不必再问诏书。"孙钦这才知道王承丕是在造反，就骗他说："如今内外没有安定，我请求用所部士兵为您巡逻检查。"随即跳上马奔驰而出，王承丕连声叫他，没有止步。孙钦回到军宫，向部众说明情况，率领队伍进入军府，攻击王承丕，王承丕左右侍卫想抵抗战斗，孙钦大声呼喝，侍卫全都丢弃武器逃跑，于是抓住王承丕，斩杀了他，连及他的亲属同党，将王承丕首级传送成都。

[26]天平节度使、守中书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义，功高而不矜，策马临敌，叱咤风生，平居与宾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

>[26]>天平节度使>、守中书令高行周去世。高行周勇敢而深明大义，功高而不骄傲自夸，战场上扬鞭策马亲临敌阵，叱咤风云，但平时居家与宾客>僚属闲暇聚会，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人们因此尊重他。

[27]癸卯，蜀主遣客省使赵季札如梓州，慰抚吏民。

>[27]>癸卯（二十日），后蜀>主派遣客省使赵季札前往梓州，慰问安抚官吏百姓。

[28]汉法，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郑州民有以屋税受盐於官，过州城，吏以为私盐，执而杀之；其妻讼冤。癸丑，始诏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

>[28]后汉>刑法规定，凡犯有走私食盐、酒曲罪的，不问数量多少一律处死。郑州百姓有人交纳屋税而从官府接受配给的盐，经过州城时，官吏以为是私盐，抓住杀了他；他的妻子申诉冤枉。癸丑（三十日），后周>太祖开始发布诏令：犯走私食盐、酒曲罪者，根据数量多少，定刑时应有差别。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一卷

后周纪二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中广顺二年（壬子、952）

>后周纪二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壬子，公元952>年）

[1]九月，甲寅朔，吴越丞相裴坚卒。以台州刺史吴延福同参相府事。

>[1]>九月，甲寅朔（初一），吴越丞相>裴坚去世。任命台州刺史>吴延福共同参预丞相>府事务。

[2]庚午，敕北边吏民毋得入契丹境俘掠。

>[2]>庚午（十七日），后周>太祖敕令北部边境官吏百姓不得进入契丹地界掳掠人口财物。

[3]契丹将高谟翰以苇筏渡胡卢河入寇，至冀州，成德节度使何福进遣龙捷都指挥使刘诚诲等屯贝州以拒之。契丹闻之，遽引兵北渡；所掠冀州丁壮数百人，望见官军，争鼓噪，欲攻契丹，官军不敢应，契丹尽杀之。

>[3]>契丹将领高谟翰用芦苇编成的筏子渡过胡卢河入侵，到达冀州，成德节度使>何福进派遣龙捷都指挥使>刘诚诲等屯驻贝州来抵抗。契丹军队闻讯，马上引兵北上渡河。所劫掠的冀州壮丁数百人，望见官军，争相鼓噪，想要攻击契丹军队，官军不敢响应，契丹军队杀死全部壮丁。

[4]蜀山南西道节度使季廷奏周人聚兵关中，请益兵为备。蜀主遣奉銮肃卫都虞候赵进将兵趣利州；既而闻周人聚兵以备北汉，乃引还。

>[4]后蜀>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奏报后周>人在关中地区集结军队，请求增加兵力进行防备。后蜀>君主派遣奉銮肃卫都虞候赵进领兵赶赴利州>。不久听说后周>人集结军队用来防备北汉>，于是退兵返回。

[5]唐武安节度使边镐，昏懦无断，在湖南，政出多门，不合众心。吉水人欧阳广上书，言："镐非将帅才，必丧湖南，宜别择良帅，益兵以救其败。"不报。

>[5]南唐>武安节度使>边镐，昏庸怯懦不决断，在湖南，政令出自多家，不符合民众心意。吉水人欧阳广上书，说："边镐不是将帅之才，必定会丧失湖南，应该另外选择好的主帅，并增加军队来挽救败亡。"没有答复。

唐主使镐经略朗州，有自朗州来者，多言刘言忠顺，镐由是不为备。唐主召刘言入朝，言不行，谓王逵曰："唐必伐我，柰何？"逵曰："武陵负江湖之险，带甲数万，安能拱手受制于人！边镐抚御无方，士民不附，可一战擒也。"言犹豫未决，周行逢曰："机事贵速，缓则彼为之备，不可图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将何敬真、张仿、蒲公益、朱全、宇文琼、彭万和、潘叔嗣、张文表十人皆为指挥使，部分发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谋，文表善战，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须成功，情款甚昵。

南唐>主让边镐筹划治理朗州，有从朗州来的人，大多说刘言忠诚顺服，边镐因此不作防备。南唐>主召刘言进京入朝，刘言不去，对王逵说："唐必定讨伐我，怎么办？"王逵说："武陵依托长江、洞庭湖的险要，全副武装的士卒数万，怎么能束手待毙受制于人！边镐治理无方，士人百姓不愿亲附，可以一战就擒获。"刘言犹豫不决，周行逢说："机密之事贵在神速，动作迟缓的话对方就会作准备，不可谋取了。"刘言于是任命王逵、周行逢以及牙将何敬真、张、蒲公益、朱全、宇文琼、彭万和、潘叔嗣、张文表十人都为指挥使，部署发兵。潘叔嗣、张文表都是朗州人。周行逢擅长计谋，张文表善于作战，潘叔嗣果断勇敢，三人经常互相配合取胜，情投意合，非常亲密。

诸将欲召溆州酋长苻彦通为援，行逢曰："蛮贪而无义，前年从马希萼入潭州，焚掠无遗。吾兵以义举，往无不克，乌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彦通为后患，以蛮酋土团都指挥使刘为群蛮所惮，补西境镇遏使以备之。

>众将想召唤溆州酋长苻彦通作为援军，周行逢说："蛮人贪婪而不讲信义，前年跟从马希萼进入潭州，烧杀抢掠没有遗留。我军以义起事勇往直前，攻无不克，何必动用这家伙，让他暴虐残害百姓呢！"于是作罢。然而又怕苻彦通成为后顾之忧，因蛮人酋长团都指挥使>刘被众蛮人部落所畏服，便补授他为西境镇遏使来防备苻彦通。

冬，十月，逵等将兵分道趣长沙，以孙朗、曹进为先锋使，边镐遣指挥使郭再诚等将兵屯益阳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执都监刘承遇，裨将李师德帅众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军士举小舟自蔽，直造益阳，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杀戍兵二千人。边镐告急于唐。甲午，逵等克桥口及湘阴，乙未，至潭州，边镐婴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镐弃城走，吏民俱溃。醴陵门桥折，死者万余人，道州刺史廖偃为乱兵所杀。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称武平节度副使、权知军府事，以何敬真为行军司马。遣敬真等追镐，不及，斩首五百级。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权走，刘言以公益权知岳州。唐将守湖南诸州者，闻长沙陷，相继遁去。刘言尽复马氏岭北故地，惟郴、连入于南汉。

>冬季，十月，王逵等领兵分路奔赴长沙，任命孙朗、曹进为先锋使，边镐派遣指挥使郭再诚等领兵屯驻益阳抵抗。戊子（初五），王逵等攻克沅江，抓获都监刘承遇，副将李师德率部众五百人投降。壬辰（初九），王逵等命令军士举着小船遮蔽自己，直达益阳城下，从四面用斧子砍破寨门进入，于是攻克益阳，杀死戍守士兵二千人。边镐向南唐>告急。甲午（十一日），王逵等攻克桥口及湘阴；乙未（十二日），到达潭州，边镐据城亲自守卫。救兵没有到达，城中士兵又少，丙申（十三日）夜晚，边镐弃城逃跑，官吏百姓全都溃逃。潭州城东的醴陵门桥断裂，死的有一万多人，道州刺史>廖偃被乱军所杀。丁酉（十四日）清晨，王逵进入潭州城，自称武平节度副使，代理主持军府事务，任命何敬真为行军司马>。派遣何敬真等追赶边镐，没有追上，斩得首级五百。蒲公益进攻岳州，南唐>岳州刺史>宋德权逃跑，刘言任命蒲公益代理主持岳州军政。南唐>将领守卫湖南各州的，听说长沙陷落，相继逃跑离去。刘言全部收复马氏大庾岭以北旧地，只有郴州、连州>落入南汉>之手。

[6]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数十万口，契丹州县亦不之禁。诏所在赈给存处之，中国民先为所掠，得归者什五六。

>[6]>契丹瀛州、莫州、幽州发大水，流民进入边塞散居河北的有数十万人，契丹各州、县也不加禁止。后周>太祖下诏书命有关州、县救济接待流民，中原百姓从前被抢掠而得以返归者有十分之五六。

[7]丁未，以病臂久未愈，三表辞位，帝遣中使谕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难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礼！朕今于便殿待卿，可暂入相见。"入见于金祥殿，面陈悃款；帝不许。不得已复视事。未能执笔，诏以三司务繁，令刻名印用之。

>[7]>丁未（二十四日），李因为手臂的伤长久不能痊愈，三次上表要求辞去职位，后周>太祖派遣宫中使者传达旨意，说："爱卿所执掌的事务至为重要，朕实在难得合适的人选，只要事业能够成功，何必讲究朝礼的形式！朕现在便殿等候爱卿，可马上入宫相见。"李入宫在金祥殿谒见，当面陈述由衷之言，太祖不答应。李不得已再主事>。李不能握笔，太祖诏令：因三司事务繁杂，命刻李的印章用于公文。

[8]辛亥，敕："民有诉讼，必先历县州及观察使处决，不直，乃听讼于台省，或自不能书牒，倩人书者，必书所倩姓名、居处。若无可倩，听执素纸。所诉必须己事，毋得挟私客诉。"

>[8]>辛亥（二十八日），后周>太祖下敕令："百姓若有诉讼，必须先经县、州以及观察使>处理，认为判决不公，才允许向朝廷台省>起诉。有人自己不能书写状牒，请他人书写的，必须写明代笔人的姓名、住址。倘若无合适人可请，允许拿着白纸起诉。所申诉的必须是自己的事，不得挟持私心为他诉讼。"

[9]庆州刺史郭彦钦性贪，野鸡族多羊马，彦钦故扰之以求赂，野鸡族遂反，剽掠纲商；帝命宁、环二州合兵讨之。

>[9]>庆州刺史>郭彦钦生性贪婪，野鸡族部落羊马很多，郭彦钦故意骚扰他们来索求贿赂，野鸡族于是反叛，抢劫贸易商队。后周>太祖命令宁州>、环州会合军队讨伐。

[10]刘言遣使来告，称："湖南世事朝廷，不幸为邻寇所陷，臣虽不奉诏，辄纠合义兵，削平旧国。"

>[10]>刘言派遣使者前来报告，说："湖南世代事奉朝廷，不幸被南唐>所攻陷，臣下虽然没接奉诏令，但立即纠合义兵，已经平定湖南楚国旧地。"

唐主削边镐官爵，流饶州。初，镐以都虞候从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犹皆全之，建人谓之"边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谓之"边

菩萨”；既而为节度使，政无纲纪，惟日设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谓之“边和尚”矣。

南唐>主削去边镐的官职爵位，流放饶州。当初，边镐任都虞候跟随查文徽攻克建州，凡是所捕获俘虏都保全性命，建州人称他“边佛子”；及至攻克潭州，市场照常营业，潭州人称他“边菩萨”；不久当了节度使>，为政没有章法，只是每天摆设斋品，大修佛事，潭州人很失望，称他“边和尚”了。

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己、右仆射同平章事孙晟上表请罪；皆释之。晟陈请不已，乃与延己皆罢守本官。

>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己、右仆射同平章事>孙晟上表书请罪。南唐>主都宽恕了他们。孙晟陈述请罪不止，才和冯延己一同被罢免同平章事>而担任原来的官职。

唐主以比年出师无功，乃议休兵息民。或曰：“愿陛下数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将终身不用，何数十年之有！”唐主思欧阳广之言，拜本县令。

南唐>主因连年出师无功，于是商议停止用兵休养生息。有人说：“希望陛下几十年都不用兵，可以实现小康了。”南唐>主说：“我将终身不再用兵，何况几十年呢！”南唐>主想起欧阳广当初说的话，授任他为本县县令。

[11]十一月，辛未，徙保义节度使折从阮为静难节度使，讨野鸡族。

>[11]>十一月，辛未（十九日），后周>太祖调任保义节度使>折从阮为静难节度使>，讨伐野鸡族。

[12]癸酉，敕：“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馀听民自用及卖买，惟禁卖于敌国。”先是，兵兴以来，禁民私卖买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偿以盐；晋天福中，并盐不给。汉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建议，均于田亩，公私便之。

>[12]>癸酉（二十一日），后周>太祖颁发敕令：“规定每年民间所进贡的牛皮，减免三分之二。每十顷田，征税收取一张牛皮，其余的任凭百姓自己使用以及相互买卖，只禁止出卖给敌对国家。”在此之

前，战争兴起以来，禁止百姓私自买卖牛皮，全部让送到官府接受偿值。唐明宗时，官府只用盐作为偿还。后晋>天福年间，连盐都不给。后汉>法律规定，犯有私自动用一寸牛皮的处死，然而民间生活日用实在不可缺少。后周>太祖素知其中弊端，到这时，李提出建议，将上缴牛皮均摊到田亩里，公私双方都方便。

[13]十二月，丙戌，河决郑、滑，遣使行视修塞。

>[13]>十二月，丙戌（初四），黄河在郑州、滑州决口，后周>太祖派遣使者巡视堵塞决口。

[14]甲午，前静难节度使侯章献买宴绢千匹，银五百两；帝不受，曰："诸侯入觐，天子宜有宴犒，岂待买邪！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14]>甲午（十二日），前静难节度使>侯章进献买宴绢一千匹、银子五百两，后周>太祖不接受。说："诸侯>入朝觐见，天子应该有宴席犒劳，岂能等人出钱买宴呢！从今以后像这类的进贡，一律不接受。"

[15]王逵将兵及洞蛮五万攻郴州，南汉将潘崇彻救之，遇于石。崇彻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纵击，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15]>王逵率领所部以及洞蛮军队五万进攻郴州，南汉>将领潘崇彻救援郴州，在石相遇。潘崇彻登高观望湖南军队，说："疲惫而不整齐，可以击败。"纵兵出击，大败王逵，倒伏的尸体长达八十里。

[16]翰林学士徐台符请诛诬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冯道以为屡更赦，不许。王峻嘉台符之义，白于帝，癸卯，收延遇、澄，诛之。

>[16]翰林学士>徐台符请求诛杀诬告李崧的葛延遇和李澄，冯道>认为屡经赦免，不准许。王峻赞许徐台符的义气，向后周>太祖禀报。癸卯（二十一日），逮捕葛延遇、李澄，诛杀二人。

[17]刘言表称潭州残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请贡献、卖茶，悉如马氏故事；许之。

>[17]>刘言上表称说潭州残坏破败，请求将节度使>府治迁移到朗州，并且请求进纳贡献、卖买茶叶，全部比照马氏成例，后周>太祖准许。

[18]唐江西观察使楚王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后数年，卒于金陵，谥曰恭孝。

>[18]南唐>江西观察使>楚王马希萼进京入朝，南唐>主留他在京，几年之后，马希萼在金陵>去世，谥号为恭孝。

[19]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训嗣，以州降北汉；至是，为群羌所围，复归款，求救于夏、府二州。

>[19]>当初，麟州土豪杨信自称刺史>，接受后周>的命令。杨信去世，儿子杨重训继位，带着麟州投降北汉>。到这时，被众多羌人部落所包围，又归附投诚后周>，向夏、府二州求救。

三年（癸丑、953）

>三年（癸丑，公元953>年）

[1]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后刘言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同平章事；以王逵为武安节度使，何敬真为静江节度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

>[1]>春季，正月，丙辰（初五），后周>太祖任命武平留后刘言为武平节度使>、置制武安及静江等军事、同平章事>。任命王逵为武安节度使>，何敬真为静江节度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

[2]诏折从阮："野鸡族能改过者，拜官赐金帛，不则进兵讨之。"壬戌，从阮奏："酋长李万全等受诏立誓外，自馀犹不服，方讨之。"

>[2]后周>太祖下诏书给折从阮："野鸡族首领能够改过的，授于官职赏赐金帛，怙恶不悛的就进兵讨伐。"壬戌（十一日），折从阮奏报："除酋长李万全等接受诏书立誓改过之外，其余的仍然不肯降服，正在讨伐他们。"

[3]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会门使、知青州张凝上便宜，请罢营田务，李亦以为言，乙丑，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民既得为永业，始敢葺屋植木，获地利数倍。或言："营

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3]>前代屯田都在边疆地带，让卫戍的士兵耕种。唐朝末年，中原驻扎军队，所在之处都设置营田来耕种空旷土地。以后又招募钱多的富户耕种让他们交纳租税，户部>另外设置机构总管>，不隶属于州、县，有的壮丁多而无徭役，有的收容庇护奸人盗贼，州、县没法追究。后梁>太祖进击淮南，抢掠到的牛数以千万计，提供给东南各州农民，让他们每年交租。自此经过几十年后，牛死而租不免除，农民深受其苦。后周>太祖素知其中弊端，正好门使、知青州张凝上奏请便宜行事，要求撤销营田事务，李也这样说，乙丑（十四日），颁敕令：“全部取消户部>营田事务，将耕种营田的农民隶属于州、县。他们的田地、庐舍、耕牛、农具，同时赐给现在耕种者作为永久产业，全部免除牛租的征收。”这一年，户部>增加三万多户人口。农民既已得到这些成为永久产业，方才敢修葺房屋、种植树木，获取地利数倍于以前。有人说：“营田中有肥沃富饶的，不如卖掉它，可以得钱数十万缗来充实国库。”后周>太祖说：“利益在农民那里，如同在国家一样，朕用这些钱干什么！”

[4]莱州刺史叶仁鲁，帝之故吏也，坐赃绢万五千匹，钱千缗，庚午，赐死；帝遣中使赐以酒食曰：“汝自抵国法，吾无如之何！当存恤汝母。”仁鲁感泣。

>[4]>莱州刺史>叶仁鲁是后周>太祖的旧吏，因贪污绢帛一万五千匹、钱一千缗而被判罪，庚午（十九日），赐其自杀。后周>太祖派遣宫中使者赐给酒和食物，说：“你自己触犯国法，我没有什么办法！必当关照抚恤你的母亲。”叶仁鲁感动得流下眼泪。

[5]帝以河决为忧，王峻自请往行视，许之。镇宁节度使荣屡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闰月，荣复求入朝，会峻在河上，帝乃许之。

>[5]后周>太祖为黄河决口而忧愁，王峻自己请求前往巡视，后周>太祖准许。镇宁节度使>郭荣屡次请求进京入朝，王峻忌恨他英武勇烈，经常阻挠。闰月，郭荣又请求进京入朝，正好王峻外出在黄河边上，太祖就答应了。

[6]契丹寇定州，围义丰军，定和都指挥使杨弘裕夜击其营，大获，契丹遁去。又寇镇州，本道兵击走之。

>[6]>契丹侵犯定州，包围义丰军，定和都指挥使>杨弘裕夜晚袭击敌营，大获全胜，契丹军队逃跑离去。契丹军队又侵犯镇州，当地军队击败赶走了敌人。

[7]丙申，镇宁节度使荣入朝。故李守贞骑士马全义从荣入朝，帝召见，补殿前指挥使，谓左右曰：“全义忠于所事，昔在河中，屡挫吾军，汝辈宜效之。”王峻闻荣入朝，遽自河上归，戊戌，至大梁。

>[7]>丙申（十五日），镇宁节度使>郭荣进京入朝。原李守贞的骑士>马全随郭荣入朝，后周>太祖召见他，补授他为殿前指挥使，对左右的人说：“马全忠于所服务的主人，从前在河中时，屡次挫败我的军队，你们应该仿效他。”王峻听说郭荣进京入朝，赶紧从黄河边上返回，戊戌（十七日），到达大梁。

[8]彰武节度使高允权卒，其子牙内指挥使绍基谋袭父位，诈称允权疾病，表己知军府事。观察判官李彬切谏，绍基怒，斩之，辛巳，以彬谋反闻。

>[8]>彰武节度使>高允权去世，他的儿子牙内指挥使高绍基图谋承袭父亲职位，谎称高允权病重，上表自己主持军府事务。观察判官李彬恳切劝谏，高绍基发怒，斩杀了他，辛巳（疑误），捏造李彬图谋造反向上报告。

[9]王峻固求领藩镇，帝不得已，以峻兼平卢节度使。

>[9]>王峻再三请求兼领藩镇>，后周>太祖不得已，任命王峻兼任平卢节度使>。

[10]高绍基屡奏杂虏犯边，冀得承袭，帝遣六宅使张仁谦诣延州巡检，绍基不能匿，始发父丧。

>[10]>高绍基屡次奏报各部强虏侵犯边境，希望能承袭父职，后周>太祖派遣六宅使张仁谦到延州>巡视检查，高绍基不能再隐瞒，才发布父丧。

[11]戊申，折从阮奏降野鸡二十一族。

>[11]>戊申（二十七日），折从阮奏报降伏野鸡二十一个部族。

[12]唐草泽邵棠上言："近游淮上，闻周主恭俭，增修德政。吾兵新破于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为之备。"

>[12]南唐>布衣之士邵棠上言说："近来出游淮上，听说周主恭敬俭朴，不断推行德政。我国军队新近在潭州、朗州失利，恐怕周有南征的意向，应该为此作好防备。"

[13]初，王逵既得潭州，以指挥使何敬真为静江节度副使，朱全为武安节度副使，张文表为武平节度副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敬真、全各置牙兵，与逵分听视事，吏民莫知所从。每宴集，诸将使酒，纷拿如市，无复上下之分，唯行逢、文表事逵尽礼，逵亲爱之。敬真与逵不协，辞归朗州，又不能事刘言，与全谋作乱。言素忌逵之强，疑逵使敬真伺己，将讨之，逵闻之，甚惧。行逢曰："刘言素不与吾辈同心，何敬真、朱全耻在公下，公宜早图之。"逵喜曰："与公共除凶党，同治潭、朗，夫复何忧！"会南汉寇全、道、永州，行逢请："身至朗州说言，遣敬真、全南讨，俟至长沙，以计取之，如掌中物耳。"逵从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为南面行营招讨使，全为先锋使，将牙兵百馀人会潭州兵以御南汉。二人至长沙，逵出郊迎，相见甚欢，宴饮连日，多以美妓饵之，敬真因淹留不进。朗州指挥使李仲迁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发，趣岭北，都头符会等因士卒思归，劫仲迁擅还朗州。逵乘敬真醉，使人诈为言使者，责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御而专务荒宴，太师命械公归西府"，因收系狱。全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斩敬真以徇。未几，获全及其党十余人，皆斩之。

>[13]>当初，王逵既已取得潭州，便任命指挥使何敬真为静江节度副使，朱全为武安节度副使，张文表为武平节度副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何敬真、朱全各自设置警卫牙兵，与王逵分厅处理政务，官吏百姓不知应该听从谁的。每次宴请聚会，众将领酗酒使性，纷纭杂乱得像市场一样，不再有上下尊卑的区分，只有周行逢、张文表对待王逵恭敬有礼，所以王逵亲近喜爱这两人。何敬真与王逵不和，告辞返归朗州，但又不肯服从刘言，便与朱全谋划发动叛乱。刘言一向顾忌王逵的强大，怀疑王逵派何敬真来窥探自己，准备征讨王逵，王逵闻知，很恐惧。周行逢说："刘言素来不与我们一条心，何敬真、朱全以在您手下为耻，您应当及早处置他们。"王逵大喜说："与

您共同翦除凶党乱徒，一道统治潭州、朗州，还有什么忧愁！”正好遇上南汉>入侵全州>、道州、永州，周行逢请命：“我愿单身到朗州劝说刘言，让他派遣何敬真、朱全南下讨伐，等二人到达长沙，设计捉拿，犹如拿取掌中之物那样容易。”王逵听从此计，周行逢到达朗州，刘言任命何敬真为南面行营招讨使>，朱全为先锋使，率领牙兵百余人会合潭州军队来抵御南汉>。两人到达长沙，王逵亲自出城到郊外迎接，相互见面显得非常欢喜，设宴畅饮接连几天，常用美貌妓女款待引诱他们，何敬真因此滞留不再前进。朗州指挥使李仲迁所部军队三千人长久戍守潭州，何敬真让他先出发，赶赴大庾岭北面，都头符会等因士兵思归故里，劫持李仲迁擅自返回朗州。王逵乘何敬真大醉，派人假装成刘言的使者，斥责何敬真：“南面敌寇大举入侵，不立即防御抵抗而专门追求荒淫玩乐，太师命令给您戴上脚镣手铐押回西府朗州。”趁机将何敬真逮捕关进监狱。朱全逃跑离去，派兵追捕他。二月，辛亥朔（初一），斩杀何敬真来示众。不久，捕获朱全及其党羽十几人，全部斩首。

[14]癸丑，镇宁节度使荣归澶州。

>[14]>癸丑（初三），镇宁节度使>郭荣返归澶州>。

[15]初，契丹主德光北还，以晋传国宝自随。至是，更以玉作二宝。

>[15]>当初，契丹主耶律德光返回北方，将后晋>传国玺印随身携走。到这时，又用玉做两枚玺印。

[16]王逵遣使以斩何敬真告刘言，言不得已，庚申，斩符会等数人。

>[16]>王逵派遣使者将何敬真斩首报告刘言，刘言不得已，于庚申（初十），将符会等多人斩首。

[17]枢密使、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节益狂躁，奏请以端明殿学士颜、枢密直学士陈观代范质、李为相，帝曰：“进退宰辅，不可仓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论列，语浸不逊；日向中，帝尚未食，峻争之不已，帝曰：“今方寒食，俟假开，如卿所奏。”峻乃退。

>[17]>枢密使、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年性情益发狂妄急躁，奏请任用端明殿学士颜、枢密直学士陈观取代范质、李为宰相>，后周>太祖说：“调换宰相>，不可仓促行事，待朕再考虑一番。”

王峻极力陈述己见，言语愈来愈不恭敬。太阳已近正中，太祖还未进食，王峻争执没个完，太祖说：“如今正是寒食节，等待休假结束，就照爱卿所奏办理。”王峻这才退下。

癸亥，帝亟召宰相、枢密使入，幽峻于别所。帝见冯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尽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专务间阻，暂令诣阙，已怀怨望。岂有身典枢机，复兼宰相，又求重镇！观其志趣，殊未盈厌。无君如此，谁则堪之！”甲子，贬峻商州司马，制辞略曰：“肉视群后，孩抚朕躬。”帝虑邺都留守王殷不自安，命殷子尚食使承诲诣殷，谕以峻得罪之状。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犹愍之，命其妻往视之，未几而卒。

>癸亥（十三日），后周>太祖紧急召见宰相>、枢密使入朝，将王峻软禁在别的地方。太祖见到冯道>等人，流下眼泪说：“王峻欺朕太甚，想将大臣全部驱逐，翦除朕的左膀右臂。朕只有一子，王峻却专门设置障碍，临时让他进京入朝，王峻得知便已满腔怨恨。况且岂有一身既主持枢密院>，又兼任宰相>，还要求遥领重要藩镇>的道理！观察他的志向意趣，永无满足。目中无君如此，谁能忍受！”甲子（十四日），贬谪王峻为商州司马>，制书之辞大略说：“视群臣如案板上的肉，待朕身似几岁孩童。”太祖顾虑邺都>留守王殷会自感不安，命王殷儿子尚食使王承诲前往王殷处，告知王峻获罪的情况。王峻到达商州，得了腹泄病，太祖仍然可怜他，命他的妻子前往探视，王峻不久便去世了。

[18]帝命折从阮分兵屯延州，高绍基始惧，屡有贡献。又命供奉官张怀贞将禁兵两指挥屯、延，绍基乃悉以军府事授副使张匡图。甲戌，以客省使向训权知延州。

>[18]后周>太祖命折从阮分兵屯驻延州>，高绍基开始害怕，时常有贡物给朝廷。太祖又命供奉>官张怀贞率领禁兵两个指挥屯驻州、延州>，高绍基这才把全部军府事务交给节度副使张匡图。甲戌（二十四日），任命客省使向训出守延州>。

[19]三月，甲申，以镇宁节度使荣为开封尹、晋王。丙戌，以枢密副使郑仁诲为镇宁节度使。

>[19]>三月，甲申（初五），后周>太祖任命镇宁节度使>郭荣为开封尹、晋王。丙戌（初七），任命枢密副使郑仁诲为镇宁节度使>。

[20]初，杀牛族与野鸡族有隙，闻官军讨野鸡，馈饷迎奉，官军利其财畜而掠之；杀牛族反，与野鸡合，败宁州刺史张建武于包山。帝以郭彦钦扰群胡，致其作乱，黜废于家。

>[20]>当初，杀牛族与与野鸡族有磨擦，听说官府军队讨伐野鸡族，便馈送军粮迎接侍奉，官府军队贪图他们的财产牲畜而进行抢掠。杀牛族即造反，与野鸡族联合，在包山打败宁州刺史>张建武。后周>太祖因为郭彦钦骚扰各胡人部族，导致发生叛乱，将他革职为民。

[21]初，解州刺史浚仪郭元昭与榷盐使李温玉有隙，温玉婿魏仁浦为枢密主事，元昭疑仁浦庇之；会李守贞反，温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系温玉，奏言其叛，事连仁浦。帝时为枢密使，知其诬，释不问。至是，仁浦为枢密承旨，元昭代归，甚惧，过洛阳，以告仁浦弟仁涤，仁涤曰："吾兄平生不与人为怨，况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丁亥，仁浦白帝，以元昭为庆州刺史。

>[21]>当初，解州刺史>浚仪人郭元昭与榷盐使李温玉有裂隙，李温玉女婿魏仁浦为枢密主事>，郭元昭怀疑魏仁浦庇护岳丈；正好遇上河中李守贞造反，李温玉有个儿子在河中，郭元昭拘捕关押李温玉，上奏报告他叛变，事情牵连到魏仁浦。后周>太祖当时任枢密使，知道这是诬告，便放在一边不加追问。到这时，魏仁浦任枢密承旨，郭元昭调职归京，很害怕，路过洛阳，来告诉魏仁浦的弟弟魏仁涤，魏仁涤说："我哥哥平素不与人结怨记仇，怎么肯因私人恩怨来害您呢！"郭元昭已到京，丁亥（八日），魏仁浦报告后周>太祖，任命郭元昭为庆州刺史>。

[22]己丑，以棣州团练使太原王仁镐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

>[22]>己丑（初十），后周>太祖任命棣州团练使太原人王仁镐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

[23]唐主复以左仆射冯延己同平章事。

>[23]南唐>主又任命左仆射>冯延己为同平章事>。

[24]周行逢恶武平节度副使张，言于王逵曰："何敬真，之亲戚，临刑以后事属，公宜备之。"夏，四月，庚申，逵召饮，醉而杀之。

>[24]>周行逢厌恶武平节度使>副张，向王逵禀告说：“何敬真是张的亲戚，何敬真临刑时将后事托付给张，您应防备他。”夏季，四月，庚申（十一日），王逵召张喝酒，灌醉后杀了他。

[25]丙寅，归德节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戊辰，徙平卢节度使。将行，奏曰：“臣在宋州，与丝四万余两在民间，谨以上进，请征之。”帝颔之。五月，丁亥，敕榜宋州，凡常思所举悉蠲之，思亦无怍色。

>[25]>丙寅（十七日），归德节度使>兼侍中>常思进京入朝；戊辰（十九日），调任平卢节度使>。常思将要出行，启奏说：“臣下在宋州>，在民间发放四万余两丝的债，谨将债权进献皇上，请到时征收。”后周>太祖点头。五月，丁亥（初九），太祖向宋州>颁发布告，凡是常思所放的债全部豁免，常思知道后也没有惭愧的样子。

[26]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

>[26]>自从唐朝末年以来，各地学校荡然无存，后蜀>毋昭裔拿出私人财产上百万营办学馆，并且请求刻板印刷《九经》；后蜀>主听从了他。由此蜀地的文艺学术重新昌盛。

[27]六月，壬子，沧州奏契丹知卢台军事范阳张藏英来降。

>[27]>六月，壬子（初四），沧州奏报契丹的知卢台军事范阳>人张藏英前来投降。

[28]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

>[28]>当初，后唐>明宗时，宰相冯道>、李愚请示让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刷出售，朝廷同意。丁巳（初九），刻板完成，进献朝廷。从此，虽然世道大乱，但《九经》的传布仍然很广。

[29]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将兵袭郎州，克之，杀指挥使郑，执武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刘言，幽于别馆。

>[29]>王逵任命周行逢主持潭州事务，自己领兵袭击朗州，攻克州城，杀死指挥使郑，抓获武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刘言，囚禁在客馆。

[30]秋，七月，王殷三表请入朝，帝疑其不诚，遣使止之。

>[30]>秋季，七月，王殷三次上表请求进京入朝，后周>太祖怀疑他不诚心，派遣使者制止。

[31]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饥民渡淮而北者相继，濠、寿发兵御之，民与兵斗而北来。帝闻之曰："彼我之民一也，听籴米过淮。"唐人遂筑仓，多籴以供军。八月，己未，诏唐民以人畜负米者听之，以舟车运载者勿予。

>[31]南唐>大旱，井水、泉水干涸，淮河干得可徒步而过，饥民渡过淮河北上的接连不断，南唐濠州>、寿州发兵阻止，百姓与士兵争斗朝北奔来。后周>太祖闻悉此情说："对方和我方的百姓是一样的，听凭南面百姓过淮河来买粮。"南唐人>于是修筑仓库，多买粮食来供应军队。八月，己未（十二日），后周>太祖颁诏令：南唐>百姓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的准许，用船只车辆运载粮食的不给。

[32]王逵遣使上表，诬"刘言谋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众不从，废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抚安军府讫。"且请复移使府治潭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诣湖南宣抚，从其所请。逵还长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杀刘言于朗州。

>[32]>王逵派遣使者上表书，诬称："刘言阴谋率朗州向南唐>投降，又准备攻打潭州，他的部众不肯从命，将他废黜并囚禁，臣下已经到达朗州安抚军>府完毕。"并且请求将节度使>府治再迁移到潭州。甲戌（二十七日），后周>太祖派遣通事舍人翟光裔到湖南宣旨安抚，同意王逵的请求。王逵返回长沙，任命周行逢主持朗州事务，又派遣潘叔嗣在朗州杀死刘言。

[33]九月，己亥，武成节度使白重赞奏塞决河。

>[33]>九月，己亥（二十二日），武成节度使>白重赞奏报堵塞黄河决口。

[34]契丹寇乐寿，齐州戍兵右保宁都头刘汉章杀都监杜延熙，谋应契丹，不克，并其党伏诛。

>[34]>契丹军队侵犯乐寿，齐州卫戍部队右保宁都头刘汉章杀死都监杜延熙，策划接应契丹军队，没有成功，连同他的党羽伏法处死。

[35]南汉主立其子继兴为卫王，璇兴为桂王，庆兴为荆王，保兴为祯王，崇兴为梅王。

>[35]南汉>主封立他的儿子刘继兴为卫王，刘璇兴为桂王，刘庆兴为荆王，刘保兴为祯王，刘崇兴为梅王。

[36]东自青、徐，南至安、复，西至丹、慈，北至贝、镇，皆大水。

>[36]>东起青州、徐州>，南到安州、复州，西到丹州、慈州，北到贝州、镇州，都发大水。

[37]帝自入秋得风痹疾，害于食饮及步趋，术者言宜散财以禳之。帝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来，郊祀常在洛阳，疑之。执政曰："天子所都则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阳！"于是，始筑圜丘、社稷坛，作太庙于大梁。癸亥，遣冯道迎太庙社稷神主于洛阳。

>[37]后周>太祖以入秋以来受风得了痹病，影响饮食和行走，术士说应该散发财物来祛病消灾。太祖打算在南郊举行祭祀，又因从后梁>以来，祭祀天地常在洛阳举行，疑惑未决。朝廷执政官说："天子所在都城便可以祭祀百神，何必非在洛阳！"于是，开始建筑祭祀天地的圜丘、社稷坛，在大梁建造太庙。癸巳（十六日），派遣冯道>到洛阳迎来太庙社稷的神主牌位。

[38]南汉大赦。

>[38]南汉>实行大赦。

[39]冬，十一月，己丑，太常请准洛阳筑四郊诸坛，从之。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梁，帝迎于西郊，享于太庙。

>[39]>冬季，十一月，己丑（十三日），太常请示比照洛阳修筑四郊各坛，后周>太祖同意。十二月，丁未朔（初一），神主牌位抵达大梁，后周>太祖到西郊迎接，合供在太庙。

[40]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专横，凡河北镇戍兵应用敕处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掊敛民财。帝闻之不悦，使人谓曰："卿与国同体，邺都帑庾甚丰，卿欲用则取之，何患无财！"成德节度使何福进素恶殷，甲子，福进入朝，密以殷阴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诏留殷充京城内外巡检。

>[40]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恃仗有功专横不法，凡是河北藩镇>卫戍部队应用皇帝敕书才能处理的事，王殷却直接用自己的手帖就实施了，同时大量盘剥百姓财

产。后周>太祖听说这些很不高兴，派人对他说：“爱卿与国家同为一体，邺都>国库非常丰盈，爱卿想用就拿取，还怕什么没财！”成德节度使>何福进一向憎恶王殷，甲子（十八日），何福进进京入朝，秘密地将王殷隐私之事禀报后周>太祖，太祖由此怀疑王殷。乙丑（十九日），王殷进京入朝，太祖颁诏留下王殷充任京城内外巡检>。

[41]戊辰，府州防御使折德奏北汉将乔入寇，击走之。

>[41]>戊辰（二十二日），府州防御使>折德奏报北汉>将领乔入侵，将他打跑了。

[42]王殷每出入，从者常数百人；殷请量给铠仗以备巡逻，帝难之。时帝体不平，将行郊祀，而殷挟震主之势在左右，众心忌之。壬申，帝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遂执之。下制诬殷谋以郊祀日作乱，流登州，出城，杀之。命镇宁节度使郑仁诲诣邺都安抚；仁诲利殷家财，擅杀殷子，迁其家属于登州。

>[42]>王殷每次出入，随从经常有数百人。王殷请求如数配给铠甲兵器以备巡逻之用，后周>太祖对此感到为难。当时太祖身体欠安，将要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而王殷挟持功高震主之势在天子左右，众人心中忌恨他。壬申（二十六日），太祖竭力支撑带病的身子坐在滋德殿，王殷进入问安，于是拘捕了他。颁下制书诬称王殷密谋在祭祀天地那天发动叛乱，流放登州>，刚出京城，便杀死了他。命令镇宁节度使>郑仁诲到邺都>进行安抚，郑仁诲贪图王殷家产，擅自杀死王殷的儿子，并将他的家属迁到登州>。

[43]唐祠部郎中、知制诰徐铉言贡举初设，不宜遽罢，乃复行之。

>[43]南唐>祠部郎中、知制诰徐铉进言贡举制度刚开始设立，不应马上停止，于是又实行。

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请修白水塘溉田以实边，冯延已以为便。李德明因请大辟旷土为屯田，修复所在渠塘堙废者。吏因缘侵扰，大兴力役，夺民田甚众，民悉怨无诉。徐铉以白唐主，唐主命铉按视之，铉籍民田悉归其主。或谮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

>在此之前，楚州刺史>田敬洙请示修理白水>塘灌溉田地来充实边疆，冯延已认为有利。李德明因此请示大力开辟空旷土地作为屯田，修复当地已经埋没废弃的灌渠水塘。官吏乘机侵扰百姓，大兴徭役，

夺取民田很多，百姓忧愁，怨恨无处诉说。徐铉将情况禀报南唐>主，南唐>主命令徐铉检查视察，徐铉没收官吏所侵吞的民田全部归还原主。有人进谗言说徐铉擅自作主，滥施恩威，南唐>主发怒，将徐铉发配舒州。这样白水>塘终于没能修成。

唐主又命少府监冯延鲁巡抚诸州，右拾遗徐锴表延鲁无才多罪，举措轻浅，不宜奉使。唐主怒，贬锴校书郎、分司东都。锴，铉之弟也。

南唐>主又命少府>监冯延鲁巡视安抚各州，左拾遗>徐锴上表弹亥力冯延鲁没有才能却有许多罪行，举止轻浮浅薄，不适宜奉命出使。南唐>主大怒，将徐锴贬为校书郎>、分司东都。徐锴是徐铉的弟弟。

[44]道州盘容洞蛮酋盘崇聚众自称盘容州都统，屡寇郴、道州。

>[44]>道州盘容洞蛮酋长盘崇聚集部众自称盘容州都统，屡次侵犯郴州、道州。

[45]乙亥，帝朝享太庙，被衮冕，左右掖以登阶，才及一室，酌献，俯首不能拜而退，命晋王荣终礼。是夕，宿南郊，疾尤剧，几不救，夜分小愈。

>[45]>乙亥（二十九日），后周>太祖祭祀太庙，穿戴衮衣冠冕，由左右人搀扶着登上台阶，才到一室，刚斟酒进献，便低下头不能行拜而退下令，命令晋王郭荣完成祭祀。当晚，住宿南郊，病情格外加重，几乎没救了，夜半时稍有好转。

显德元年（甲寅、954）

>显德元年（甲寅、公元954>年）

[1]春，正月，丙子朔，帝祀圜丘，仅能瞻仰致敬而已，进爵奠币皆有司代之。大赦，改元。听蜀境通商。

>[1]>春季，正月，丙子朔（初一），后周>太祖到圜丘祭天，仅能抬头瞻仰表示致敬而已，进献酒爵、奠放币帛都由有关官员代劳。宣布实行大赦，改换年号。同意后蜀>在边境通商贸易。

[2]戊寅，罢邺都，但为天雄军。

>[2]>戊寅（初三），撤销邺都>，只设天雄军。

[3]庚辰，加晋王荣兼侍中，判内外兵马事。时群臣希得见帝，中外恐惧，闻晋王典兵，人心稍安。

>[3]>庚辰（初五），晋王郭荣加官兼侍中>，管理京城内外兵马事务。当时群臣很少能见到后周>太祖，所以朝廷内外惊恐害怕，听说晋王掌管军队，人心渐渐趋于平静。

[4]军士有流言郊赏薄于唐明宗时者，帝闻之，壬午，召诸将至寝殿，让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余，汝辈岂不知之！今乃纵凶徒腾口，不顾人主之勤俭，察国之贫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赏，惟知怨望，于汝辈安乎！"皆惶恐谢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4]>军队将士中有流言说郊祀的赏赐比后唐>明宗时少，后周>太祖闻悉，壬午（初七），召集众将到寝殿，责备说："朕从即位以来，节衣缩食，专门把保证军队供给放在心上。国库的积蓄，四方的贡献，除去供应军队之外，很少有剩余，你们难道不知晓！如今却纵容凶恶之徒乱说，全然不顾念君主的勤勉俭朴，体察国家的贫穷匮乏，又不想想自己有什么功劳而接受赏赐，只知抱怨，你们于心能安吗！"众将都惶恐告罪，退下，搜索军中不逞之徒立即杀戮，流言蜚语于是平息。

[5]初，帝在邺都，奇爱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晋王荣；荣镇澶州，以为牙将。荣入为开封尹，未即召翰，翰自至，荣怪之。翰请间言曰："大王国之储嗣，今主上寝疾，大王当入侍医药，柰何犹决事于外邪！"荣感悟，即日入止禁中。丙戌，帝疾笃，停诸司细务皆勿奏，有大事，则晋王荣禀进止宣行之。

>[5]>当初，后周>太祖在邺都>时，格外喜爱小吏曹翰的才能，让他事奉晋王郭荣；郭荣镇守澶州>，任命他为牙将。郭荣入朝任开封尹，没有立即召来曹翰，曹翰却自己到了，郭荣很奇怪。曹翰请求私下进言，说："大王是国家的继承人，如今主上患病卧床，大王应当入宫侍侯医治用药，怎么还在外面处理决定事务呢！"郭荣醒悟，当天进入住在宫中。丙戌（十一日），后周>太祖病情危重，停理各部门具体事务，全部不得奏报，有重大事情，则由晋王郭荣禀报可否而宣旨实行。

[6]以镇宁节度使郑仁诲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6]>任命镇宁节度使>郑仁诲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7]戊子，以义武留后孙行友、保义留后韩通、朔方留后冯继业皆为节度使。通，太原人也。

>[7]>戊子（十三日），任命义武留后孙行友、保义留后韩通、朔方留后冯继业都为节度使>。韩通是太原人。

[8]帝屡戒晋王曰：“昔吾西征，见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此无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当衣以纸衣，敛以瓦棺；速营葬，勿久留宫中；圹中无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烦民；葬毕，募近陵民三十户，蠲其杂徭，使之守视；勿修下宫，勿置守陵宫人，勿作石羊、虎、人、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汝或吾违，吾不福汝。”又曰：“李洪义当与节钺，魏仁浦勿使离枢密院。”

>[8]后周>太祖屡次告诫晋王说：“从前我西征时，看到唐朝十八座皇陵没有不被发掘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多藏金银宝玉的缘故。我死后，定当用纸衣给我穿上，用土烧的棺材收敛我；迅速办理安葬，不要久留宫中；墓穴中不要用石头，拿砖代替；工匠役徒都由官府出钱雇佣，不要麻烦百姓；安葬完毕，招募靠近陵墓的百姓三十家，免除他们的各种徭役，让他们看守陵墓；不要修建地下宫室，不要设置守陵宫人，不要造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刻一块石碑立在陵前，写上：‘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你如果违背我的话，我就不施福给你。”又说：“李洪义应当授予符节和斧钺，魏仁浦不要让他离开枢密院>。”

[9]庚寅，诏前登州刺史周训等塞决河。先是，河决灵河、鱼池、酸枣、阳武、常乐驿、河阴、六明镇、原武，凡八口。至是，分遣使者塞之。

>[9]>庚寅（十五日），诏令前登州刺史>周训等堵塞黄河决口。此前，黄河在灵河、鱼池、酸枣、阳武、常乐驿、河阴、六明镇、原武决口，共八个口。到这时，分别派遣使者去堵塞。

[10]帝命趣草制，以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毕，左右以闻，帝曰：“吾无恨矣！”以枢密副使王仁镐为永兴军节度使，以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领武信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领武定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何徽领昭武节度使。重进年长于晋王荣，帝召入禁中，属以后事，仍命拜荣，以定君臣之分。

是日，帝殂于滋德殿，秘不发丧。乙未，宣遗制。丙申，晋王即皇帝位。

>[10]后周>太祖命令赶快起草制书，任命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十七日），宣布制书完毕，左右的人将此事奏告后周>太祖，太祖说："我没有遗憾了。"任命枢密副使王仁镐为永兴>军节度使>，任命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兼任武信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兼任武定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兼任昭武节度使>。李重进年龄大于晋王郭荣，太祖召他入宫中，托付后事，并命他拜见郭荣，以确定君臣之间的名分。当天，后周>太祖死于滋德殿，封锁消息不发丧。乙未（二十日），宣布大祖遗制。丙申（二十一日），晋王即皇帝位。

[11]初，静海节度使吴权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是月，始请命于南汉，南汉以昌文为静海节度使兼安南都护。

>[11]>当初，静海节度使>吴权去世，儿子吴昌岌继位；吴昌岌去世，弟弟吴昌文继位。此月，开始向南汉请求任命，南汉任命吴昌文为静海节度使>兼安南都护>。

[12]北汉主闻太祖晏驾，甚喜，谋大举入寇，遣使请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节度使、政事令杨衮将万余骑如晋阳。北汉主自将兵三万，以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与契丹自团柏南趣潞州。

>[12]北汉>主听说后周>太祖去世，极为高兴，图谋大举入侵后周>，派遣使者到契丹请求出兵。二月，契丹派遣它的武定节度使>、政事令杨衮率领一万多骑兵前往晋阳>。北汉>主亲自领兵三万，任命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与契丹军队从团柏南下赶赴潞州。

[13]蜀左匡圣马步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安思谦谮杀张业，废赵廷隐，蜀人皆恶之；蜀主使将兵救王景崇，思谦逗桡无功，内惭惧，不自安。自张业之诛，宫门守卫加严，思谦以为疑己，言多不逊。思谦典宿卫，多杀士卒以立威。蜀主阅卫士，有年尚壮而为思谦所斥者，复留隶籍，思谦杀之，蜀主不能平。思谦三子，、嗣、裔，倚父势暴横，为国人患。翰林使王藻屡言思谦怨望，将反，丁巳，思谦入朝，蜀主命壮士击杀之，及其三子。藻亦坐擅启边奏，并诛之。

>[13]后蜀>左匡圣马步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安思谦进谗言杀害张业，废黜赵廷隐，蜀人都痛恨他。后蜀>主派他领兵救援王景>崇，安思谦徘徊观望而无战功，内心惭愧恐惧，自感不安。从张业被诛杀以后，宫门守卫更加严密，安思谦认为这是怀疑自己，说话多有不敬。安思谦统领>皇宫警卫，多杀士兵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后蜀>主查阅卫士名册，有年纪还轻而被安思谦所斥退的，便又留下归入簿籍，安思谦却杀死这些卫士，后蜀>主深感不平。安思谦有三个儿子：安、安嗣、安裔，倚仗父亲权势残暴横行，成为国人大患。翰林>使王藻屡次奏言安思谦怀恨在心，准备谋反，丁巳（十二日），安思谦上朝，后蜀>主命壮士击杀他，以及他的三个儿子。王藻也因犯有擅自启拆边关奏报的罪，一同遭诛杀。

[14]北汉兵屯梁侯驿，昭义节度使李筠遣其将穆令均将步骑二千逆战，筠自将大军壁于太平驿。张元徽与令均战，阳不胜而北，令均逐之，伏发，杀令均，俘斩士卒千馀人。筠遁归上党，婴城自守。筠，即李荣也，避上名改焉。

>[14]北汉>军队屯驻梁侯驿，昭义节度使>李筠派遣将军穆令均带领步兵、骑兵二千人迎战，李筠自己率领大部队在太平驿安下营垒。张元徽与穆令均交战，假装打不过而逃跑，穆令均追逐，北汉>伏兵突然出击，杀死穆令均，俘虏斩杀士兵一千多人。李筠逃归上党，据城自守。李筠就是李荣，为避周世宗>郭荣的名讳而改了名。世宗闻北汉主入寇，欲自将兵御之，群臣皆曰：“刘崇自平阳遁走以来，势蹙气沮，必不敢自来。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动，宜命将御之。”帝曰：“崇幸我大丧，轻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冯道固争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惟王溥劝行，帝从之。

后周世宗>听说北汉>主领兵入侵，准备亲自率领军队抵抗，朝廷群臣都说：“刘崇从平阳逃跑以来，势力缩小，士气沮丧，必定不敢亲自再来。陛下新近即位，为帝不久，人心容易动摇，不宜轻易出动，应该命令将领去抵抗。”世宗说：“刘崇庆幸我国有大丧，轻视朕年轻新近即位，颇有吞并天下之心，这次必定亲自前来，朕不可不前往。”

冯道>一再争辩，世宗说：“昔日唐太宗>平定天下，未尝不亲自出征，朕何敢苟且偷安！”冯道>说：“不知陛下能不能成为唐太宗>？”世宗说：“以我的兵力的强大，打败刘崇犹如大山压碎鸡蛋罢了。”冯道>说：“不知陛下能不能成为大山？”世宗不高兴。只有王溥鼓励出征，世宗听从他的话。

[15]三月，乙亥朔，蜀主加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孙汉韶武信节度使，赐爵乐安郡王，罢军职。蜀主惩安思谦之跋扈，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等十人分典禁兵。

>[15]>三月，乙亥朔（初一），后蜀>主下令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孙汉韶加官武信节度使>，赐爵位乐安郡王，免去军事职务。后蜀>主鉴于安思谦专横跋扈的教训，命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等十人分别统领>禁兵。

[16]北汉乘胜进逼潞州。丁丑，诏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引兵自磁州固镇出北汉军后，以镇宁节度使郭崇副之；又诏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引兵自晋州东北邀北汉，以保义节度使韩通副之；又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义成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将兵先趣泽州，宣徽使向训监之。重赞，宪州人也。

>[16]北汉>军队乘胜推进逼近潞州。丁丑（初三），后周世宗>诏令天雄节度使>符彦卿领兵从磁州固镇出现在北汉>军队后面，任命镇宁节度使>郭崇为副职，又诏令河中节度使王彦>超领兵从晋州东北拦截北汉>军队，任命保义节度使>韩通为副职，又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及义成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领兵先赶赴泽州，宣徽使向训监督各部。白重赞是宪州人。

[17]辛巳，大赦。

>[17]>辛巳（初七），后周>实行大赦。

[18]癸未，帝命冯道奉梓宫赴山陵，以郑仁诲为东京留守。

>[18]>癸未（初九），后周世宗>命冯道>护送太祖灵柩前往山陵，任命郑仁诲为东京>留守。

乙酉，帝发大梁；庚寅，至怀州。帝欲兼行速进，控鹤都指挥使真定赵晁私谓通事舍人郑好谦曰：“贼势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谦言于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为人所使，言其人则生，不然必死。”好谦以实对，帝命并晁械于州狱。壬辰，帝过泽州，宿于州东北。

>乙酉（十一日），后周世宗>从大梁出发，庚寅（十六日），到达怀州>。世宗想日夜兼程快速前进，控鹤都指挥使>真定人赵晁私下对通事舍人郑好谦说：“贼寇气势正在强盛之时，应该稳健持重来挫败它。”郑好谦讲给世宗听，世宗发怒说：“你从哪里得到这话！必定是被人所支使，说出那人就活，不然定叫你死。”郑好谦据实回答，世宗命令将他连同赵晁一起关押在怀州>监狱。壬辰（十八日），世宗经过泽州，住宿在州城东北。

北汉主不知帝至，过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军于高平之南。癸巳，前锋与北汉军遇，击之，北汉兵却；帝虑其遁去，趣诸军亟进。北汉主以中军陈于巴公原，张元徽军其东，杨衮军其西，众颇严整。时河阳节度使刘词将后军未至，众心危惧，而帝志气益锐，命白重进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将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将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将精骑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将禁兵卫帝。帝介马自临陈督战。

北汉>主不知后周世宗>到达，所以经过潞州时没有进攻，领兵向南，当晚，军队驻扎在高平城南。癸巳（十九日），后周>前锋部队与北汉>军队相遇，发起攻击，北汉>军队后退。世宗顾虑敌军逃跑，催促各路军队急速前进。北汉>主率中军在巴公原摆开阵势，张元徽率军在东边，杨衮率军在西边，部众十分严整。这时后周>河阳节度使>刘词率领后续部队尚未到达，大家心感危险惧怕，而世宗意志情绪更加坚决，命令白重进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率领左路军队在西边，樊爱能、何徽率领右路军队在东边，向训、史彦超率领精锐骑兵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领禁兵保卫世宗。世宗骑着披甲的战马亲临阵前督战。

北汉主见周军少，悔召契丹，谓诸将曰：“吾自用汉军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诸将皆以为然。杨衮策马前望周军，退谓北汉主曰：“敌也，未可轻进！”北汉主奋曰：“时不可

失，请公勿言，试观我战。”衮默然不悦。时东北风方盛，俄而忽转南风，北汉副枢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监李义白北汉主云：“时可战矣。”北汉主从之。枢密直学士王得中扣马谏曰：“义可斩也！风势如此，岂助我者邪！”北汉主曰：“吾计已决，老书生勿妄言，且斩汝！”麾东军先进，张元徽将千骑击周右军。

北汉>主看到北周>军队人数少，后悔召来契丹军队，对众将说：“我独自用汉家军队就可破敌，何必再用契丹！今天不但可以战胜周军，而且还可以让契丹心悦诚服。”众将都认为说得对。杨衮驱马向前观望北周>军队，退下来对北汉>主说：“是劲敌啊，不可轻易冒进！”北汉>主扬起两颊长须说：“时机不可丧失，请您不必多言，试看我出战！”杨衮沉默不快。这时东北风正大，一会儿忽然转成南风，北汉>枢密副使王延嗣派司天监李义禀报北汉>主说：“现在可以开战了。”北汉>主听从所言。枢密直学士王得中牵住马劝谏说：“李义应该斩首！风向这样，哪里是在助我呢！”北汉>主说：“我的主意已定，老书生不要胡言乱语，再说将杀你的头！”指挥东面军队首先推进，张元徽率领一千骑兵攻击北周>右路军队。

合战未几，樊爱能、何徽引骑兵先遁，右军溃；步兵千余人解甲呼万岁，降于北汉。帝见军势危，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太祖皇帝时为宿卫将，谓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又谓张永德曰：“贼气骄，力战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请引兵乘高出为左翼，我引兵为右翼以击之。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永德从之，各将二千人进战。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驰犯其锋，士卒死战，无不一当百，北汉兵披靡。内殿直夏津马仁谓众曰：“使乘舆受敌，安用我辈！”跃马引弓大呼，连毙数十人，士气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马全义言于帝曰：“贼势极矣，将为我擒，愿陛下按辔勿动，徐观诸将破之。”即引数百骑进陷陈。

>交战不多时，樊爱能、何徽带着骑兵首先逃跑，右路军队溃败，一千多步兵脱下盔甲口呼万岁，向北汉>投降。后周世宗>看到形势危急，自己带贴身亲兵冒着流矢飞石督战。宋太祖>皇帝赵匡胤当时任后周>警卫将领，对同伴说：“主上如此危险，我等怎么能不拼出性命！”又对张永德说：“贼寇只不过气焰嚣张，全力作战可以打败！您手下有许多能左手射箭的士兵，请领兵登上高处出击作为左翼，我领

兵作为右翼攻击敌军。国家安危存亡，就在此一举。”张永德听从，各自率领二千人前进战斗。宋太祖>皇帝身先士卒，快马冲向北汉>前锋，士兵拼死战斗，无不以一当百，北汉>军队溃败。内殿直夏津人马仁对部众说：“让皇上受敌攻击，那还用我们干什么！”跃马奔腾，拉弓发射，大声呼喊，连续击毙数十人，士气愈发振奋。殿前右番行首马全对世宗说：“贼寇气势已经尽了，将要被我们擒获，望陛下抓住缰绳别动，慢慢观看众将如何击破贼寇。”立即率领数百骑兵前进深入敌阵。

北汉主知帝自临陈，褒赏张元徽，趣使乘胜进兵。元徽前略陈，马倒，为周兵所杀。元徽，北汉之骁将也，北军由是夺气。时南风益盛，周兵争奋，北汉兵大败，北汉主自举赤帜以收兵，不能止。杨衮畏周兵之强，不敢救，且恨北汉主之语，全军而退。

北汉>主得知后周世宗>亲临战阵，便嘉奖重赏张元徽，催促他乘胜进兵。张元徽前往攻阵，坐骑摔倒，被后周>士兵所杀。张元徽是北汉>有名的猛将，北汉>军队因此丧失士气。这时南风越刮越大，后周>士兵奋勇争先，北汉>军队大败，北汉>主亲自高举红旗来收集军队，还是不能制止溃败。杨衮害怕后周>军队的强大，不敢救援，而且痛恨北汉>主的大话，便保全军队而撤退。

樊爱能、何徽引数千骑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辎重，役徒惊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亲军校追谕止之，莫肯奉诏，使者或为军士所杀，扬言：“契丹大至，官军败绩，余众已降虏矣。”刘词遇爱能等于涂，爱能等止之，词不从，引兵而北。时北汉主尚有余众万余人，阻涧而陈，薄暮，词至，复与诸军击之，北汉兵又败，杀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满山谷，委弃御物及辎重、器械、杂畜不可胜纪。

>樊爱能、何徽领数千骑兵向南逃奔，箭上弦、刀出鞘，抢掠军用物资，负责运送的役徒惊慌奔逃，跑失、死亡的很多。后周世宗>派遣身边大臣以及贴身军校追赶宣命制止他们抢掠，没有人肯接受诏令，使者有的被军士所杀死，军士扬言：“契丹大军赶到，官军溃败，其余部众已经是投降的俘虏了。”刘词在路上遇到樊爱能等人，樊爱能等劝阻他，刘词不听，领兵北上。当时北汉>主还有余部一万多人，凭借山涧作为障碍而布阵，接近日落时候，刘词到达，又与其它军队进攻，北汉>军队又被击败，后周>军杀死王延嗣，直追到高平，僵卧

的尸体布满山谷，丢弃的皇帝专用物品以及军需、用具、各种牲畜不计其数。

是夕，帝宿于野次，得步兵之降敌者，皆杀之。樊爱能等闻周兵大捷，与士卒稍稍复还，有达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选北汉降卒数千人为效顺指挥，命前武胜行军司马唐景思将之，使戍淮上，余二千余人赐赀装纵遣之。李为乱兵所迫，潜窜山谷，数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

>当天傍晚，后周世宗>在野外宿营，得到投降敌人的步兵，全部杀死。樊爱能等听说北周>军队大捷，才与士兵逐渐又返回，有的至天亮还没到，甲午（二十日），世宗在高平休整队伍，挑选北汉>投降士兵数千人组成效顺指挥，命令前武胜行军司马>唐景思率领，让他们戍守淮上，其余二千多人给予路费服装释放遣返北汉>。李被乱兵所逼迫，潜逃山谷之中，数日之后才出来。丁酉（二十三日），后周世宗>到达潞州。

北汉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赠黄骝，帅百馀骑由雕窠岭遁归，宵迷，俘村民为导，误之晋州，行百馀里，乃觉之，杀导者；昼夜北走，所至，得食未举箸，或传周兵至，辄苍黄而去。北汉主衰老力惫，伏于马上，昼夜驰骤，殆不能支，仅得入晋阳。

北汉>主从高平起穿上粗布衣服戴上斗笠，乘着契丹所赠送的黄骝骏马，率一百多骑兵从雕窠岭逃跑回归，夜晚迷路，俘虏村民为向导，错向晋州走去，行了一百多里，才发觉，杀死向导。日夜向北奔走，刚到一处，得到食物还未举起筷子，有人传言后周>军队追到，便仓皇离去。北汉>主衰老疲惫，伏在马上，日夜奔驰，几乎不能支持，勉强得以进入晋阳>。

帝欲诛樊爱能等以肃军政，犹豫未决；己亥，昼卧行宫帐中，张永德侍侧，帝以其事访之，对曰："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帝掷枕于地，大呼称善。即收爱能、徽及所部军使以上七十馀人，责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将，非不能战；今望风奔遁者，无他，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悉斩之。帝以何徽先守晋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废，遂并诛之，而给车归葬。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

后周世宗>想诛杀樊爱能等人以整肃军纪，但犹豫未决，己亥（二十五日），白天躺在行宫的帐篷中，张永德在旁边侍侯，世宗拿此事询问他，张永德回答说："樊爱能等人平素没有大功，白当了一方将帅，望见敌人首先逃跑，死了都不能抵塞罪责。况且陛下正想平定四海，一统天下，如果军法不能确立，即使有勇猛武士，百万大军，又怎么能为陛下所用！"世宗将枕头掷到地上，大声称好。立即拘捕樊爱能、何徽以及所部军使以上的军官七十多人，斥责他们说："你们都是历朝的老将，不是不能打仗；如今望风而逃，没有别的原因，正是想将朕当作稀有的货物，出卖给刘崇罢了！"随即将他们全部斩首。世宗因何徽先前守卫晋州有功，打算赦免他，但马上又认为军法不可废弃，于是将他一起诛杀，赐给小棺材送归老家安葬。从此骄横的将领、怠惰的士兵开始知道军法的可怕，姑息养奸的政令不再通行了。

庚子，赏高平之功，以李重进兼忠武节度使，向训兼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张永德盛称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以马仁为控鹤弓箭直指挥使，马全义为散员指挥使；自馀将校迁拜者凡数十人，士卒有自行间擢主军厢者。释赵晁之囚。

>庚子（二十六日），赏赐高平战役中有功人员，任命李重进兼忠武节度使>，向训兼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张永德极力称赞宋太祖>皇帝赵匡胤的智慧勇敢，后周世宗>提拔宋太祖>皇帝为殿前都虞候，兼任严州刺史>，任命马仁为控鹤弓箭直指挥使，马全为散员指挥使；其余将校军官升任职务的共几十人，士兵有从行伍中提拔担任军主、厢主的。解除对赵晁的禁囚。

北汉主收散卒，缮甲兵，完城堑以备周。杨衮将其众北屯代州，北汉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于契丹，契丹主遣得中还报，许发兵救晋阳。

北汉>主收拾残兵，修缮武器装备，加固城池>守卫工事来防备后周>。杨衮率领他的部众北上屯驻代州，北汉>主派遣王得中送杨衮，趁此向契丹请求救援，契丹主遣送王得中回去报告，答应发兵援救晋阳>。

壬寅，以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训为都监，李重进为马步都虞候，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将步骑二万发潞州；仍诏王彦超、韩通自阴地关入，与彦卿合军而进，又以刘词为随驾部署，保大节度使白重赞副之。

>壬寅（二十八日），后周世宗>任命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任命郭崇为副职，向训为都监，李重进为马步都虞候，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从潞州出发。并且诏令王彦>超、韩通从阴地关进入，与符彦卿会师进军，又任命刘词为随驾部署，保大节度使>白重赞为副职。

[19]汉昭圣皇太后李氏殂于西宫。

>[19]后汉>昭圣皇太后>李氏在西宫去世。

[20]夏，四月，北汉盂县降。符彦卿军晋阳城下，王彦超攻汾州，北汉防御使董希颜降。帝遣莱州防御使康延沼攻辽州，密州防御使田琼攻沁州，皆不下。供备库副使太原李谦溥单骑说辽州刺史张汉超，汉超即降。

>[20]>夏季，四月，北汉盂县>投降。符彦卿驻军晋阳>城下，王彦>超进攻汾州>，北汉防御使>董希颜投降。后周世宗>派莱州防御使>康延沼进攻辽州>，密州防御使>田琼进攻沁州，都没攻下。供备库副使太原人李谦溥单人匹马去劝说辽州刺史>张汉超，张汉超立即投降。

[21]乙卯，葬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于嵩陵，庙号太祖。

>[21]>乙卯（十二日），后周>将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安葬在嵩陵，庙号为太祖。

[22]南汉主以高王弘邈为雄武节度使，镇邕州。弘邈以齐、镇二王相继死于邕州，固辞，求宿卫；不许。至镇，委政僚佐，日饮酒，祷鬼神。或上书诬弘邈谋作乱，戊午，南汉主遣甘泉宫使林延遇赐鸩杀之。

>[22]南汉>主任命高王刘弘邈为雄武节度使>，镇守邕州。刘弘邈因齐王、镇王两人相继死在邕州，坚决推辞，请求入宫值宿警卫，南汉>主不允许。刘弦邈到达镇所，将政事交给手下僚佐，每天喝酒，

祈祷鬼神保佑。有人上书诬陷刘弦邈阴谋发动叛乱，戊午（十五日），南汉>主派遣甘泉宫使林延遇赐给毒酒将刘弘邈杀死。

[23]初，帝遣符彦卿等北征，但欲耀兵于晋阳城下，未议攻取。既入北汉境，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须，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帝闻之，始有兼并之意，遣使往与诸将议之，诸将皆言“刍粮不足，请且班师以俟再举”，帝不听。既而诸军数十万聚于太原城下，军士不免剽掠，北汉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闻之，驰诏禁止剽掠，安抚农民，止徵今岁租税，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发泽、潞、晋、绛、慈、隰及山东近便诸州民运粮以馈军。己未，遣李谷诣太原计度刍粮。

>[23]>起初，后周世宗>派遣符彦卿等人北上征伐，只想在晋阳>城下炫耀兵力，并没有打算攻取。进入北汉>境内后，那里的百姓争相用食物迎接后周>军队，哭诉刘氏政权赋税徭役的沉重，表示愿意供应军需物资，帮助进攻晋阳>，北汉>的州、县相继有投降的。后周世宗>知悉这些情况，开始有兼并北汉>的意思，派遣使者前去与众将商议，众将都说：“粮草不足，请暂且回师，等待时机再发兵。”世宗不同意。不久后周>各路军队数十万人聚集在太原城下，军士不免有抢掠行动，北汉>百姓感到失望，渐渐退保山谷自守。世宗听说，派使者飞驰传送诏令禁止抢掠，安抚农民，只征今年租税，并且募集百姓缴纳粮食，按缴的数量授于不同的官职，同时征发泽州、潞州、晋州、绛州>、慈州、隰州以及崤山以东路近方便的各州百姓运送粮食来供应军队。已未（十六日），派遣李到太原筹划粮草。

[24]庚申，太师、中书令瀛文懿王冯道卒。道少以孝谨知名，唐主宗世始贵显，自是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为人清俭宽弘，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尝著《长乐老叙》，自述累朝荣遇之状，时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24]>庚申（十七日），太师、中书令瀛文懿王冯道>去世。冯道>少年时以孝顺谨慎闻名，后唐>庄宗时代开始尊贵显赫，从此历朝官不离将军、宰相>、三公、三师的职位，为人清静俭朴宽容大度，别人无法猜测他的喜怒哀乐，能言善辩，足智多谋，与世沉浮，左右逢源，曾经作《长乐老叙》，自述历朝荣誉礼遇的情况，当时的人每每用有德行度量来推重他。

欧阳修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欧阳修论曰：“礼、义、廉、耻，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四条纲维；这条纲维不能张立，国家就灭亡。”礼、义，是统治人民的根本大法；廉、耻，是安身立命的基本节操。况且身为大臣而毫无廉耻，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的啊！我读冯道>《长乐老叙》，看他的自述不讲礼义廉耻反以为荣耀，真可谓是毫无廉耻的人了，那天下国家的命运也就可以从而知晓了。

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得非高节之士，恶时之乱，薄其世而不肯出欤？抑君天下者不足顾，而莫能致之欤？

>

我从五代历史中找到保全节操的志士有三位，为事业而死的仁人有十五位，都是武夫战士，难道在儒者中间果真没有那样的人吗？莫非是高尚节操的士人，憎恶时势的浊乱，鄙薄那世道不肯出来？还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来不及关顾，而没能让他们出来呢？

予尝闻五代时有王凝者，家青、齐之间，为州司户参军，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于旅舍，主人不纳。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所执邪！”即引斧自断其臂，见者为之嗟泣。开封尹闻之，白其事于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

我曾经听说五代时有个叫王凝的人，家在青州、齐州之间，担任州司户参军，因为疾病在任上去世。王凝家中素来贫寒，一个儿子还年幼，他的妻子李氏，带着孩子，背着王凝的尸骨回老家，向东经过开封，在旅店住下，店主不愿接纳。李氏眼看天色已晚，不肯离去，店主拉她的胳膊让她出去。李氏仰天痛哭说：“我是个女人，不能守住贞操，而让这只手臂被别的男人抓过了！”立即拿起斧子自己砍断那条胳

膊，看见的人为她叹息流泪。开封尹听说后，将此事向朝廷禀报，优厚地周济李氏而鞭打了那位店主。呜呼！士人不自己珍爱他的身子而忍受耻辱苟且偷生的，听说李氏的高风亮节，应当稍微知道羞愧了！

臣光曰：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臣司马光>曰：天地设置方位，圣人作为准则，用来制定礼仪、建立法律，家中有夫妇，家外有君臣。妇人随从丈夫，终身不能改变；臣子事奉君主，至死不二；这是为人之道的最大伦常。如果有人废弃它，祸乱莫过于此！范质称赞冯道>德行深厚精研古道，才器雄伟度量宏大，虽然朝代变迁，人们也没有闲言，像大山屹立，不可转动！臣下我认为正派的女人不会跟从两个丈夫，忠诚的臣子不会事奉两位君主。做女人不正派，即使再有如花美貌，纺织巧手，也称不上贤惠；做臣子不忠诚，即使才智再多，政绩卓著，也不值得看重。什么缘故呢？因为大节已亏。冯道>任宰相>，历事五个朝代、八位君主，如同旅店看待过客，清晨是仇敌，傍晚成君臣，更换面孔、变化腔调，竟无一点羞愧，大节如此，即使有小善，哪里值得称道！

或以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馀年，近者四三年，虽有忠智，将若之何！当是之时，失臣节者非道一人，岂得独罪道哉！臣愚以为忠臣扰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或谓道能全身远害于乱世，斯亦贤已。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岂专以全身远害为贤哉！然则盗跖病终而子路醢，果谁贤乎？

>有人认为自从大唐皇室灭亡，群雄武力相争，一位帝王的兴盛衰亡，长的十几年，短的三四年，虽然有忠臣智士，又能怎么样呢！在这种时候，丧失为臣节操的不止冯道>一个人，岂能单独怪罪冯道>呢！臣下我认为忠臣担忧国运如同家运，见到危险敢于献出生命，君主有过失就坚决劝谏、据理力争，国家衰败灭亡就至死恪守节操。智士见国家清明有道就出来，国家昏庸无道就隐居，或者遁入山林不留踪迹，或者身居小吏悠闲自在。如今冯道>论尊贵恩宠则胜过太师、太傅、太保三师，论权力责任则居各宰相>之首，国家存在便拱着手闭着嘴不置可否，窃据权位无功受禄；国家灭亡便图谋保全苟且免死，迎接拜谒新主或上表劝进帝位。国君兴盛灭亡一个接着一个，冯道>荣华富贵依然故我，这是奸臣

>之最，哪能与其他一般人相提并论呢！有人认为冯道>能够在乱世中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这也算得上贤能了。臣下认为君子只有敢于牺牲自己成全仁义，决不能为追求活命而损害仁义，哪能将专门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当作贤能呢！那么盗跖虽是大盗却生病老死，而子路虽为忠臣却被砍成肉酱，究竟谁才称得上贤能呢？

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何则？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雠，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

>然而这不光是冯道>的过错，当时的君主也有责任。什么缘故呢？不正派的女人，一般男子羞以为妻；不忠诚的小人，一般君主羞以为臣。冯道>为前朝宰相>，说他忠诚却背叛前君事奉仇敌，说他智慧却听任国家变成废墟；后来的君主，对他既不诛杀又不抛弃，却再任用为宰相>，他又怎么肯要求自己竭尽忠诚从而能派上他的用场呢！所以说，不光是冯道>的过错，当时的君主也有责任啊！

[25]辛酉，符彦卿奏北汉宪州刺史太原韩光愿、岚州刺史郭言皆举城降。

>[25]>辛酉（十八日），符彦卿奏报北汉>宪州刺史>太原人韩光愿、岚州刺史>郭言都率城投降。

[26]初，符彦卿有女适李守贞之子崇训，相者言其贵当为天下母。守贞喜曰："吾妇犹母天下，况我乎！"反意遂决。及败，崇训先刃其

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帏下，崇训仓猝求之不获，遂自刭。乱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乱兵曰：“吾父与郭公为昆弟，汝曹勿无礼！”太祖遣使归之于彦卿。及帝镇澶州，太祖为帝娶之。壬戌，立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决，帝甚重之。

>[26]>当初，符彦卿有个女儿嫁给李守贞的儿子李崇训，看相的人说她有贵相，日后当为天下的国母。李守贞欣喜地说：“我的媳妇都能当天下的国母，何况我呢！”反叛的念头于是决定了。及至李守贞败亡，李崇训先用刀杀死弟弟妹妹，依次轮到符氏。符氏藏匿在帏帐下面，李崇训仓促之间寻找不到，于是自杀。乱兵已经进入，符氏却安然坐在堂前，叱责乱兵说：“我父亲与郭公是兄弟，你们不得无礼！”后周>太祖派人将她送归给符彦卿。到了后周世宗>镇守澶州>，太祖为世宗选娶符氏。壬戌（十九日），符氏立为皇后。皇后性情温和贤惠而聪明果断，世宗很看重她。

[27]王彦超、韩通攻石州，克之，执刺史安彦进。癸亥，沁州刺史李延诲降。庚午，帝发潞州，趣晋阳。癸酉，北汉忻州监军李杀刺史赵皋及契丹通事杨耨姑，举城降；以为忻州刺史。

>[27]王彦>超、韩通进攻石州，攻克州城，抓获刺史>安彦进。癸亥（二十日），沁州刺史>李廷诲投降。庚午（二十七日），后周世宗>从潞州出发，赶赴晋阳>。癸酉（三十日），北汉忻州>监军李杀死刺史>赵皋和契丹通事杨耨姑，率城投降；后周世宗>任命李为忻州刺史>。

[28]王逵表请复徙使府治朗州。

>[28]>王逵上表请求再次将节度使>府治迁到朗州。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二卷

后周纪三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下显德元年（甲寅、954）

>后周纪三后周太祖显德元年（甲寅，公元954>）

[1]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迁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为岳州团练使。

>[1]>五月，甲戌朔（初一），王逵从潭州迁居朗州，任命周行逢为知潭州事，任命潘叔嗣为岳州团练使。

[2]丙子，帝至晋阳城下，旗帜环城四十里。杨衮疑北汉代州防御使郑处谦贰于周，召与计事，欲图之；处谦知之，不往。衮使胡骑数十守其城门，处谦杀之，因闭门拒衮；衮奔归契丹。契丹主怒其无功，囚之。处谦举城来降。丁丑，置静塞军于代州，以郑处谦为节度使。

>[2]>丙子（初三），后周世宗>到达晋阳>城下，后周>军队的旗帜环绕晋阳>城长达四十里。杨衮怀疑北汉>代州防御使>郑处谦要向后周>投降，便召他来共同商计军事，准备借机处置他，郑处谦知道情况，不肯前往。杨衮派胡人骑兵数十名把守代州城门，郑处谦杀死他们，就关上城门拒绝杨衮进来。杨衮逃奔返回契丹。契丹主恼怒杨衮没有立功，囚禁了他。郑处谦率领全城前来投降。丁丑（初四），后周>在代州设置静塞军，任命郑处谦为节度使>。

契丹数千骑屯忻、代之间，为北汉之援，庚辰，遣符彦卿等将步骑万馀击之；彦卿入忻州，契丹退忻口。

>契丹数千骑兵屯驻在忻州>、代州之间，作为北汉>的援军，庚辰（初七），后周>派遣符彦卿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出击。符彦卿进入忻州>，契丹军队后退保守忻口。

丁亥，置宁化军于汾州，以石、沁二州隶之。

>丁亥（十四日），后周>在汾州>设置宁化军，将石、沁二州隶属于它。

代州将桑、解文遇杀郑处谦，诬奏云潜通契丹。

>

代州将领桑、解文遇杀死郑处谦，诬奏说郑处谦私通契丹。

符彦卿奏请益兵，癸巳，遣李筠、张永德将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骑时至忻州城下，丙申，彦卿与诸将陈以待之。史彦超将二十骑为前锋，遇契丹，与战，李筠引兵继之，杀契丹二千人。彦超恃勇轻进，去大军浸远，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筠仅以身免，周兵死伤甚众。彦卿退保忻州，寻引兵还晋阳。

>符彦卿上奏请求增加兵力，癸巳（二十日），后周>派遣李筠、张永德领兵三千赶赴。契丹流动骑兵时常到达忻州>城下，丙申（二十三日），符彦卿和众将列阵等待契丹军队。史彦超带领二十骑兵作为前锋，遇到契丹军队，进行战斗，李筠领兵增援，杀死契丹二千人。史彦超恃仗勇敢，轻易冒进，离开大部

>队越来越远，寡不敌众，被契丹军队杀死，李筠也只不过幸免于死，后周>士兵

>死伤很多。符彦卿后退保守忻州>，不久领兵返回晋阳>。

府州防御使折德将州兵来朝；辛丑，复置永安军于府州，以德为节度使。

>府州防御使>折德率领州兵前来朝见；辛丑（二十八日），后周>又在府州设置永安军，任命折德为节度使>。

时大发兵夫，东自怀、孟，西及蒲、陕，以攻晋阳，不克；会久雨，士卒疲病，乃议引还。

>当时大量征发军队民夫，东起怀州>、孟州，西至蒲州、陕州>，用以进攻晋阳>，没有攻克。遇上长时间下雨，士兵疲劳生病，于是商议退兵回还。

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围晋阳，留止代州。及桑杀郑处谦，囚得中，送于周军，帝释之，赐以带、马，问“虏兵何时当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杨衮，他无所求。”或谓得中曰：“契丹许公发兵，公不以实告，契丹兵即至，公得无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刘氏禄，有老母在围中，若以实告，周人必发兵据险以拒之，如此；家国两亡，吾独生何益！不若杀身以全家国，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缢杀之。

>当初，王得中从契丹返回，正值后周>军队围困晋阳>，便停留住在代州。及至桑杀死了郑处谦，便囚禁王得中，将他送到后周>军中，世宗释放王得中，赐给玉带、马匹，问：“契丹军队什么时候会到？”王得中说：“我只受命送杨衮，没有别的使命。”有人对王得中说：“契丹答应您发兵，您不将实情禀告，倘若契丹军队立即到达，您不就危在旦夕了吗？”王得中叹息说：“我吃刘氏的俸禄，又有老母在围城之中，倘若将实情禀告，周人必定发兵占据险要来抵抗，像这样，家庭、国家双亡，我独自活着又有何用！不如杀身来保全家、国，所得到的就多了！”六月甲辰（初二），世宗因为王得中进行欺骗，便勒

>

死了他。

乙巳，帝发晋阳。匡国节度使药元福言于帝曰：“进军易，退军难。”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汉果出兵追蹑，元福击走之。然军还忽遽，刍粮数十万在城下，悉焚弃之。军中讹言相惊，或相剽掠，军须失亡不可胜计。所得北汉州县，周所置刺史等皆弃城走，惟代州桑既叛北汉，又不敢归周，婴城自守，北汉遣兵攻拔之。

>乙巳（初三），世宗从晋阳>出发。匡国节度使>药元福向世宗进言说：“进军容易，退军困难。”世宗说：“朕的身家性命就全部委托给爱卿了。”药元福于是整顿军队排成行列断后。北汉>果然派出军队追踪，药元福打跑追兵。然而军队返回匆忙仓促，数十万粮草还在晋阳>城下，只好全部焚烧丢弃。军队中谣言流传相互惊扰，有的互相抢劫，军用物资损失无法计算。所得到的北汉>州、县，后周>所设置的刺史>等都弃城逃跑，只有代州桑已经叛变北汉>，但又不敢归顺后周>，只好环城自守，北汉>派兵攻占代州。

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郑州；丙寅，谒嵩陵；庚午，至大梁。

>乙酉（疑误），后周世宗>到达潞州；甲子（二十二日），到达郑州；丙寅（二十四日），拜谒嵩陵；庚午（二十八日），到达大梁。

[3]帝违众议破北汉，自是政事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于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锡上书谏，以为：“四海之广，万机之众，虽尧、舜

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亲之，天下不谓陛下聪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举不信群臣也！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扰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屈贵位而亲贱事，无乃失为政之本乎！”帝不从，锡，河中人也。

>[3]后周世宗>违背朝臣众议击败北汉>，从此政事无论大小全都亲自决定，文武百官只是从皇上那里接受成命罢了。河南府推官高锡上书劝谏，认为：“天下四海之广大，日常政务之繁多，即使是唐尧、虞舜也不能独自治理，必定要选择贤人来任用他们。如今陛下全部亲自处理，但天下人并不认为陛下聪明智慧足以兼负百官的重任，却都说陛下狭隘多疑全不相信朝廷群臣啊！不如选择能够知人善任、公正无私的人作为宰相>，能够爱护百姓、善理诉讼的人作为州守县令，委派能够增加财富、丰衣足食人掌管金银粮食，委派能够推究实情、遵守法制的人掌管刑法监狱，那么陛下只须在朝廷垂衣拱手，根据他们的功过而进行赏罚，天下何愁不能太平！何必降低国君的尊严而代替臣子的职责，枉屈高贵的地位亲理低贱的事务，不是丢失为政的根本了吗！”世宗不听从。高锡是河中人。

[4]北汉主忧愤成疾，悉以国事委其子侍卫都指挥使承钧。

>[4]北汉>主忧愤成疾，将国家大事全部委托给他的儿子侍卫都指挥使>刘承钧。

[5]河西节度使申师厚不俟诏，擅弃镇入朝，署其子为留后；秋，七月，癸酉朔，责授率府副率。

>[5]>河西节度使>申师厚没有等到诏令，擅自离弃镇所进京入朝，安排他的儿子作为留后。秋季，七月，癸酉朔（初一），后周世宗>斥责他，改授东宫率府副率之职。

[6]丁丑，加吴越王钱弘天下兵马都元帅。

>[6]>丁丑（初五），后周世宗>下诏吴越>王钱弘加官天下兵马都元帅>。

[7]癸巳，加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质守司徒，以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加枢密使、同平章事郑仁诲兼侍中。乙未，以枢密副使魏仁浦为枢密使。范质既为司

徒，司徒窦贞固归洛阳，府县以民视之，课役皆不免。贞固诉于留守向训，训不听。

>[7]>癸巳（二十一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质加官守司徒>，任命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人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枢密使、负平章事郑仁诲加官兼任侍中>。乙未（二十三日），任命枢密副使魏仁浦为枢密使。范质既已担任司徒>，原司徒>窦贞固回归洛阳老家，当地府、县都按平民看待他，赋税徭役全不减免。窦贞固向留守向训诉说，向训不理睬。

初，帝与北汉主相拒于高平，命前泽州刺史李彦崇将兵守江猪岭，遏北汉主归路；彦崇闻樊爱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汉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贬彦崇率

府副率。

>当初，后周世宗>与北汉>主在高平对峙，命令前泽州刺史李彦>崇领兵扼守江猪岭，阻断北汉>君主的归路。李彦>崇听说樊爱能向南逃跑，便领兵撤退了，后来

北汉>君主果然从这条路逃跑离去。八月，己酉（初八），贬李彦>崇为率府副率。

[8]己巳，废镇国军。

>[8]>己巳（二十八日），后周>撤销镇国军。

[9]初，太祖以建雄节度使王晏有拒北汉之功，其乡里在滕县，徙晏为武宁节度使。晏少时尝为群盗，至镇，悉召故党，贬之金帛、鞍马，谓曰：“吾乡素名多盗，昔吾与诸君皆尝为之，想后来者无能居诸君之右。诸群幸为我语之，使勿复为，为者吾必族之。”于是一境清肃。九月，徐州人请为之立衣锦碑；许之。

>[9]>当初，后周>太祖因建雄节度使>王晏有抵抗北汉>军队的功劳，他的故乡在滕县，便调任王晏为武宁节度使>。王晏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到达镇所，召集所有旧日同党，赠送金钱绢帛、鞍子马匹，对他们说：“我们家乡素来以强盗多出名，从前多和诸位都曾经干过，料想后来的强盗没有能胜过诸位的。诸位替我告诉其他强盗，让他们不要再干，再干的人我必定灭他的家族。”于是全境强盗绝迹。九月，徐州>人请求为王晏树立衣锦碑。后周世宗>准许。

[10]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坐纳藁税，场官扰民，多取耗馀，赐死，有司奏汉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惩众耳！”

>[10]>冬季，十月，甲辰（初三），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交纳藁税时，场院官吏侵扰百姓，多取所谓“耗余”而定罪，赐他自杀。有关官员奏称孟汉卿的罪还不至于死，世宗说：“朕知道这些，只不过想借此惩戒众人罢了！”

[11]己酉，废安远、永清军。

>[11]>己酉（初八），后周>撤销安远军、永清军。

[12]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战，始知其弊，癸亥，谓侍臣曰：“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潘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其骑步诸军，各命将帅选之。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

>[12]>当初，宫禁警卫士兵，历朝相承，只求息事宁人，不想再检查挑选，恐怕伤害人情，因此瘦弱年老的占据多数。但又骄横傲慢，不听命令，实际无法使用，每次遇到大敌，不是逃跑就是投降，各朝之所以丧失国家，也大多由于这个原因。后周世宗>通过高平一战，开始知道它的弊端，癸亥（二十二日），对侍从大臣说：“大凡军队只求精而不求多，如今用一百个农夫也未必能供养得起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怎么能榨取百姓的血汗，去养活这批无用的东西呢！况且勇健懦弱不加区分，用什么去激励士众！”于是命令各军普遍检查挑选兵员，精锐的提升到上军，瘦弱的逐出军队。又因强健勇猛的战士大多被藩镇>所收养，下诏征募天下壮士，全部遣送到京城，命令宋太祖>皇帝赵匡胤挑选其中最好的组成殿前诸班，其余骑兵、步兵各军，分别命令将帅挑选士兵。由此士兵精干强壮，近代以来没有比得过的，征伐四方，所到之处频传捷报，这就是挑选兵员的功效啊！

[13]戊辰，帝谓侍臣曰："诸道盗贼颇多，讨捕终不能绝，盖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检，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还，专委节镇、州县，责其清肃。"

>[13]>戊辰（二十七日），后周世宗>对侍从大臣说："各道盗贼很多，讨伐搜捕终究不能绝迹，是由于历朝另外命令使臣巡视检查，致使藩镇>主帅、州守县令都不再努力。应该全部召回使臣，专门委托藩镇节度使>、州守县令，责成他们肃清盗贼。"

[14]河自杨刘至于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古堤而出，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给食，朝廷屡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戊戌，帝遣李谷诣澶、郓、齐按视堤塞，役徒六万，三十日而毕。

>[14]>黄河从杨刘直至博州有一百二十里，连年在东面冲溃堤防，分成两个支流，汇合为巨大湖泽，河水弥漫达数百里。黄河又向东北冲毁古堤而流出，灌淹齐、棣、淄各州，直至海边，漂流淹没百姓田地房屋不可胜计，流民只好采集茭白稗子、捕捞鱼虾来充食，朝廷屡次派遣使者没能堵塞住。十一月，戊戌（二十八日），后周世宗>派遣李到澶州>、郓州、齐州检查监督堤防决口的堵塞，征发役徒六万，三十天完工。

[15]北汉主疾病，命其子承钧监国，寻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骠骑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刘承训册命承钧为帝，更名钧。北汉孝和帝性孝谨，既嗣位，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境内粗安。每上表于契丹主称男；契丹主赐之诏，谓之"儿皇帝"。

>[15]北汉>主病重，命令他的儿子刘承钧代理国政，不久去世。北汉>派遣使者向契丹报丧。契丹派遣骠骑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刘承训册立刘承钧为皇帝，刘承改名为钧。北汉>孝和帝刘钧生性孝顺谨慎，继承皇位后，勤理朝政，爱护百姓，礼贤下士，境内基本平安。他每次向契丹主上表自称为"男"，契丹君主回赐诏书，叫他"儿皇帝"。

[16]马希萼之帅群蛮破长沙也，府库累世之积，皆为溆州蛮酋苻彦通所掠，彦通由是富强，称王于溪洞间。王逵既得湖南，欲遣使抚之，募能往者，其将王虔朗请行。既至，彦通盛侍卫而见之，礼貌甚

倨。虔朗厉声责之曰："足下自称苻秦苗裔，宜知礼义，有以异于群蛮。昔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尽得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来，又不接之以礼，异日得无悔乎！"彦通惭惧，起，执虔朗手谢之。虔朗知其可动，因说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今足下上无天子之诏，下无使府之命，虽自王于山谷之间，不过蛮夷一酋长耳！曷若去王号，自归于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节度使，与中国侯伯等夷，岂不尊荣哉！"彦通大喜，即日去王号，因虔朗献铜鼓数枚于王逵。逵曰："虔朗一言胜数万兵，真国士也！"承制以彦通为黔中节度使；以虔朗为都指挥使，预闻府政。

>[16]>马希萼率领各蛮族部落攻破长沙，府库中历代积累的财富，全被溆州蛮族部落酋长苻彦通所抢，苻彦通因此富有强盛，在溪谷洞蛩之间自称为王。王逵既已得到湖南，打算派遣使者安抚他，招募能前往的人选，他的部将王虔朗请求出行。王虔朗到达后，苻彦通警卫森严地会见王虔朗，举止态度十分傲慢。王虔朗声音严厉地斥责他说："您自称是苻秦的后裔，应该知道礼义，有区别于其他蛮族部落的地方。从前马氏在湖南时，您的祖父、父亲都北面称臣。如今王公取得马氏全部的领地，您既不及早前往请求结盟，致使王公派我这个使者先来，又不以礼相迎，他日难道不会后悔吗！"苻彦通惭愧恐惧，从座位上起来，握住王虔朗的手向他道歉。王虔朗知道苻彦通可以说动，就劝说道："这溪谷洞蛩之地，隋、唐的时代都是州、县，记载在地图簿籍上。如今您上无天子的诏书，下无节度使>都府的命令，虽然自己在山谷之间称王，实际不过蛮夷落的一个酋长罢了。不如去掉王号，自动归顺王公，王公必定用天子的命令授于您节度使>之职，与中原的侯伯等同，岂不尊贵荣耀吗？"苻彦通大为喜欢，当天去掉王号，通过王虔朗向王逵进献多枚铜鼓。王逵说："王虔朗一席话胜过数万军队，真是国家的贤士啊！"王逵接受皇帝制书任命苻彦通为黔中节度使>；任命王虔朗为都指挥使>，参与都府政务。

逵虑西界镇遏使、锦州刺史刘为边患，表为镇南节度副使，充西界都招讨使。

>王逵顾虑西界镇遏使、锦州刺史>刘会成为边境隐患，上表请求任命刘为镇南节度副使，担任西界都招讨使>。

[17]是岁，湖南大饥，民食草木实；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开仓以赈之，全活甚众。行逢起于微贱，知民间疾苦，励精为治，严而无私，辟署僚属，皆取廉介之士，约束简要，其自奉甚薄；或讥其太俭，行逢曰：“马氏父子穷奢极靡，不恤百姓，今子孙乞食于人，又足效乎！”

>[17]>当年，湖南出现大饥荒，百姓食用草木的果实。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打开粮仓赈济灾民，保全救活许多人。周行逢出身贫贱，知道民间疾苦，励精图治，执法严厉，公正无私，征召安排属官，都选取廉洁方正之士，规约简单明了，给自己的奉养十分菲薄。有的人讥讽他太节俭，周行逢说：“马氏父子穷奢极欲，不体恤百姓，如今他的子孙在向人要饭，还值得效法吗！”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显德二年（乙卯、955）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乙卯，公元955>年）

[1]春，正月，庚辰，上以漕运自晋、汉以来不给斗耗，纲吏多以亏欠抵死，诏自今每斛给耗一斗。

>[1]>春季，正月，庚辰（初十），后周世宗>因为漕运自从后晋>、后汉>以来不给“斗耗”，负责运送的官吏不少因为损耗造成粮食亏欠而抵死罪，下诏命令从今开始每斛粮食给损耗一斗。

[2]定难节度使李彝兴以折德亦为节度使，与己并列，耻之，塞路不通周使。癸未，上谋于宰相，对曰：“夏州边镇，朝廷向来每加优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系重轻，且宜抚谕彝兴，庶全大体。”上曰：“德数年以来，尽忠戮力以拒刘氏，柰何一旦弃之！且夏州惟产羊马，贸易百货，悉仰中国，我若绝之，彼何能为！”乃遣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彝兴惶恐谢罪。

>[2]>定难节度使>李彝兴因为折德也当了节度使>，与自己地位相同，感到羞耻，便阻塞道路不与后周>互通使者。癸未（十三日），后周世宗>与宰相>商量，宰相>回答说：“夏州>是边关重镇，朝廷历来格外从宽优待，府州地方偏僻狭小，利害得失不关轻重，暂且应该安抚李彝兴，可以保全大局。”世宗说：“折德多年以来，尽忠报国努力作战来抵御北汉>刘氏，怎么能一下子抛充他！况且夏州>只出产羊马，交易其他百货，全部仰仗中原，我若断绝关系，他还能有什么作

为！”于是派遣供奉>官齐藏珍带着诏书责问李彝兴，李彝兴惊惶恐惧连忙认罪道歉。

[3]戊子，蜀置威武军于凤州。

>[3]>戊子（十八日），后蜀>在凤州设置威武军。

[4]辛卯，初令翰林学士、两省官举令、录；除官之日，仍署举者姓名，若贪秽败官，并当连坐。

>[4]>辛卯（二十一日），后周>开始命令翰林学士>、门下和中书两省官员荐举县令、录事参军人选。授官之日，同时记下荐举人>的姓名，倘若被荐人贪婪污秽败坏公务，荐举人>一并连同坐罪。

[5]契丹自晋、汉以来屡寇河北，轻骑深入，无藩篱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杀掠。言事者称深、冀之间有胡卢河，横亘数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诏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将兵夫浚胡卢河，筑城于李晏口，留兵戍之。帝召德州刺史张藏英，问以备边之策，藏英具陈地形要害，请列置戍兵，募边人骁勇者，厚其禀给，自请将之，随便宜讨击；帝皆从之，以藏英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藏英到官数月，募得千馀人。王彦超等行视役者，尝为契丹所围；藏英引所募兵驰击，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卢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5]>契丹自从后晋>、后汉>以来，频繁侵犯河北地区，轻骑兵长驱直入，没有任何屏障的阻隔，郊区野外的农民经常陷入烧杀抢掠的困境。向朝廷陈述政见的人称说深州、冀州之间有胡卢河，绵延横亘几百里，可以疏通河道来阻截契丹骑兵的横冲直撞。当月，绍令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率领士兵、民夫疏通胡卢河，在李晏口筑城，留驻军队守卫。后周世宗>召见德州刺史>张藏英，询问边疆防备的对策，张藏英具体陈说地理形势、军事要塞，请求部署戍边军队，招募边疆百姓中矫健勇猛的，多给军饷，自己请求率领他们，随时根据情况征讨攻击契丹骑兵；世宗全都同意，任命张藏英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张藏英赴任几个月，招募到一千多人。王彦>超等巡视疏通河道的工程，曾经被契丹军队所包围；张藏英带领所招募的士兵驰马出击，大败敌军。从此契丹军队不敢再过胡卢河，胡卢河以南的百姓开始得到休养生息。

[6]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6]>二月，庚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7]蜀夔恭孝王仁毅卒。

>[7]后蜀>夔恭孝王孟仁毅去世。

[8]壬戌，诏群臣极言得失，其略曰："朕于卿大夫，才不能尽知，面不能尽识；若不采其言而观其行，审其意而察其忠，则何以见器略之浅深，知任用之当否！若言之不入，罪实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将谁执！"

>[8]>壬戌（二十三日），后周世宗>诏令群臣畅所欲言陈述政事的得失利弊，诏书大致说："朕对各位卿大夫>，才能没法全部知道，面孔没法全都认识。倘若不采集他们的言论从而观察他们的行为，明悉他们的意见从而考察他们的忠诚，那凭什么来看出各人才器韬略的高低深浅，了解任用是否得当！倘若卿大夫>陈说了而听不进，罪确实在朕身上。假使我要求了而不说，罪责将归谁呢？"

[9]唐主以中书侍郎、知尚书省严续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9]南唐>主任命中书侍郎>、知尚书省>严续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0]三月，辛未，以李晏口为静安军。

>[10]>三月，辛未（初二），后周>在李晏口设置静安军。

[11]帝常愤广明以来中国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会秦州民夷有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帝纳其言。

>[11]后周世宗>经常为唐僖宗广明以来中原日益缩小而愤慨，及至高平一战奏捷，慨然萌生削平各国统一天下的志向。正好秦州各族百姓有到大梁进献计策请求恢复旧日大唐疆域的，世宗采纳他的意见。

蜀主闻之，遣客省使赵季札按视边备。季札素文武才略自任，使还，奏称："雄武节度使韩继勋、凤州刺史王万迪非将帅才，不足以御大敌。"蜀主问："谁可往者？"季札请自行。丙申，以季札为雄武监军使，仍以宿卫精兵千人为之部曲。

后蜀>主闻知情况，派遣客省使赵季札巡视边防。赵季札素来以有文武双全的才略自许，出使回来，上奏道："雄武节度使>韩继勋、凤州刺史>王万迪不是将帅之才，不能够抵御大敌入侵。"后蜀>主问：

“谁可前往呢？”赵季札请命自己前往。丙申（二十七日），任命赵季札为雄武监军使，并将宫禁警卫精兵一

>

千人作为他的私属部队。

[12]帝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乙卯，诏展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隙兴板筑；东作动则罢之，更俟次年，以渐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之外，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12]后周世宗>因为大梁城中局促狭窄，夏季，四月，乙卯（十七日），下诏拓展外城，先设立标记，等待今年冬天农闲再兴土木。农事开始就停止，再等来年开工，以此逐渐完成。并且命令从今开始葬埋死人都要出城，离所立标记七里之外，在标记内等待官府划分出街道、仓库场院、营房官舍，除此之外，听凭百姓随便盖房。

[13]丙辰，蜀主命知枢密院王昭远按行北边城寨及甲兵。

>[13]>丙辰（十八日），后蜀>主命令知枢密院>王昭远巡视检查北部边界的城镇营寨和武备。

[14]上谓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寝食不忘。又自唐、晋以来，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朕将览焉。”

>[14]后周世宗>对宰相>说：“朕经常思考达到大治的方略，没有得到其中的要领，睡觉吃饭都不能忘记。又从后唐>、后晋>以来，吴地、蜀地、幽州、并州都被隔断了政令教化，不能统一，应该命令左右大臣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开边策》各一篇，朕将一一阅览。”

比部郎中王朴献策，以为：“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而已。夫进贤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隐诚信，所以结其心也；赏功罚罪，所以尽其力也；去奢节用，所以丰其财也；时使名薄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

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乡导，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

>

比部郎中王朴进献策文，认为：“中原朝廷丧失吴地、蜀地、幽州、并州，都是由于丧失了治国之道。如今一定要首先考察所以丧失土地的根本原因，然后才能知晓所以收取失地的方法。当开始丧失国土时，没有不是因为君主昏庸臣子奸邪，军队骄横百姓穷困，奸人乱党在朝内炙手可热，强将武夫在外面横行霸道，由小变大，积微成著。如今要收取失地，只不过反其道而行之罢了。进用贤人斥退坏人，是收罗人材的办法；布施恩泽讲究信用，是团结人心的办法；奖赏功劳惩罚罪过，是鼓励大家贡献力量的办法；革除奢侈节约费用，是增加财富办法；按时使用民力，减少赋税，是使百姓富足的办法。等到群贤毕集，政事理顺，财用充足，士民归附，然后起兵而使用他们，千秋功业没有不成功的了！对方的人民看到我方有必定取胜的形势，知道内部情况的就愿意当间谍，熟悉山川地理的就愿意当向导，民心已归附，那么天意也必然会顺从了。”

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今士卒精练，甲兵有备，群下畏法，诸将效力，期年之后可以出师，宜自夏秋蓄积实边矣。”

>“大凡进攻夺取的方法，必定先从容易的地方下手。南唐>与我们相接的国境将近二千里，这地势很容易骚扰对方。骚扰对方应当从没有防备的地方开始，防备东面就骚扰西面，防备西面就骚扰东面，对方必定东奔西走去救援。东奔西走之间，就可以探明对方的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不须大举进攻时，暂且用小部队骚

扰。南方人生性懦弱胆小，听说有小小的警报，必定出动全部军队去救援。军队频繁出动就会使百姓疲劳而财物耗竭，不出动全国军队救援，我们就可以乘着空虚夺取土地。像这样，长江以北各州将全部被我们占有。既得长江以北，就可利用他们的百姓，实行我们的办法，那长江以南也容易夺取了。取得江南，那么岭南、巴蜀之地就可以传递檄文而平定。南方既已平定，那燕地必定望风披靡归附中原；倘若它不归顺，就调动军队进攻，犹如卷席子那样很快可以平定了。只有河东北汉>是必然要拼死一战的敌人，没法用恩惠信义诱导，应当用强大的军队制服它，然而它从高平失败以后，国力空虚士气沮丧，必定不能再起边患，应该暂且放在以后谋取，等待天下已经平定，然后瞅准时机，一举就可以擒获。如今士兵精干，武器齐全，部下畏服军法，众将愿意效力，一年以后可以出师，应该从夏季、秋季就开始积蓄粮草来充实边疆了。”

上欣然纳之。时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对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称上意，上由是重其气识，未几，迁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

后周世宗>欣然接受。当时群臣大多墨守常规，苟且偷安，所对策略很少有可取的，只有王朴神情峻逸、气势刚劲，有智谋能决断，凡是有所规划建议，都符合世宗的心意，世宗因此看重王朴的气质胆识，不久，迁升他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

[15]上谋取秦、凤，求可将者。王溥荐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上命训与凤翔节度使王景、容省使高唐昝居润偕行。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关趣秦州。

>[15]后周世宗>谋划攻取秦州、凤州，寻找可以统领>军队的人。王溥推荐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世宗命令向训与凤翔节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人>昝居润同行。五月，戊辰朔（初一），王景>从散关出兵直奔秦州。

[16]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听设戒坛。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

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

>[16]后周世宗>敕命天下寺院，未经朝廷敕赐匾额的全部废除。禁止私下剃发出家当和尚、尼姑，凡是打算出家的人必须得到祖父母、父母亲、伯伯叔叔的同意，只有东京>、西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准许设立受戒的佛坛。禁止僧侣舍身自杀、斩断手足、手指上燃香、裸体挂钩点灯、身带铁钳之类惑乱破坏社会风俗的行为。命令东京>、西京以及各州每年编制僧侣名册，如有死亡、返俗，都随时注销。这一年，天下寺院保存的有二千六百九十四座，废除的有三万三百三十六座，现有和尚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人，尼姑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人。

[17]王景拔黄牛等八寨。戊寅，蜀主以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李廷为北路行营都统，左卫圣步军都指挥使高彦俦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吕彦珂副之，客省使赵崇韬为都监。

>[17]王景>攻拔黄牛等八个营寨。戊寅（十一日），后蜀>主任命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李廷为北路行营都统，左卫圣步军都指挥使>高彦俦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吕彦珂为招讨副使，客省使赵崇韬为都监。

[18]蜀赵季札至德阳，闻周师入境，惧不敢进，上书求解边任还奏事，先遣辎重及妓妾西归。丁亥，单骑驰入成都，众以为奔败，莫不震恐。蜀主问以机事，皆不能对；蜀主怒，系之御史台，庚午，斩之于崇礼门。

>[18]后蜀>赵季札到达德阳，听说后周>军队入境，恐惧不敢前进，上书请求解除守边任务返回京城奏报情况，先遣送随身携带的包裹箱笼和妓女侍妾向西返归。丁亥（二十日），赵季札单人匹马奔入成都，众人都以为是打败仗逃回，没有不震惊恐慌的。后蜀>主问他军事机务，都不能回答。后蜀>主勃然大怒，将他关押在御史台>，甲午（二十七日），在崇礼门斩首。

[19]六月，庚子，上亲录囚于内苑。有汝州民马遇，父及弟为吏所冤死，屡经覆按，不能自伸，上临问，始得其实，人以为神。由是诸长吏无不亲察狱讼。

>[19]>六月，庚子（初三），后周世宗>在宫内园林中亲自查阅囚犯的档案。有个汝州的百姓叫马遇，父亲以及弟弟被官吏冤枉致死，屡经核查审理，自己不能申诉，世宗当面审问，才获得真实情况，众人都认为神奇。从此各部门长官无不亲自省察刑事诉讼案件。

[20]壬寅，西师与蜀李廷等战于威武城东，不利，排阵使濮州刺史胡立等为蜀所擒。丁未，蜀主遣间使如北汉及唐，欲与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汉主、唐主皆许之。

>[20]>壬寅（初五），西征军队与后蜀>李廷等在威武城东交战，失利，排阵使濮州刺史>胡立等人被后蜀>擒获。丁未（初十），后蜀>主派遣秘密使者前往北汉>和南唐>，准备和他们共同出兵来遏制后周>，北汉>主、南唐>主都答应。

[21]己酉，以彰信节度使韩通充西南行营马步军都虞候。

>[21]>己酉（十二日），后周>任命彰信节度使>韩通充任西南行营马步军都虞候。

[22]戊午，南汉主杀祯州节度使通王弘政，于是高祖之诸子尽矣。

>[22]>戊午（二十一日），南汉>主杀死祯州节度使>通王刘弘政，于是南汉高祖>的所有儿子全死了。

[23]壬戌，以枢密院承旨清河张美为右领军大将军、权点检三司事。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谷隶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为供副。太祖闻之怒，恐伤帝意，但徙美为濮州马步军都虞候。美治财精敏，当时鲜及，故帝以利权授之；然思其在澶州所为，终不以公忠待之。

>[23]>壬戌（二十五日），后周世宗>任命枢密院>承旨清河>人张美为右领军大将军>、权点检三司事。当初，世宗在澶州>时，张美掌管州中隶属于三司的钱粮，世宗有时私下有所索求，张美千方百计为他提供满足。后周>太祖听说此事很生气，又恐怕伤害世宗的感情，只是调任张美为濮州>马步军都虞候。张美治理财政很精明，当时很少有人及得上，所以世宗将财政收入的大权授给他；然而想到他在澶州>的作为，终究不将他当作公正忠诚的人来对待。

[24]秋，七月，丁卯朔，以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向训兼行营兵马都监。宰相以景等久无功，馈运不继，固请罢兵。帝命太祖皇帝

往视之，还，言秦、凤可取之状，帝从之。

>[24]>秋季，七月，丁卯朔（初一），后周世宗>任命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向训兼行营兵马都监。宰相>因王景>等长久没有成功，粮草运输跟不上，坚持请求撤兵。世宗命令宋太祖>皇帝赵匡胤前往视察，回来，陈述秦州、凤州可以攻取的情况，世宗听从了他意见。

[25]八月，丁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景范罢判三司，寻以父丧罢政事。

>[25]>八月，丁未（十一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景范罢免判三司之职，不久因为父丧免去朝政事务。

[26]王景等败蜀兵，获将卒三百。己未，蜀主遣通奏使、知枢密院、武泰节度使伊审徵如行营慰抚，仍督战。

>[26]王景>等击败后蜀>军队，捕获将吏士卒三百人。己未（二十三日），后蜀>主派遣通奏使、知枢密院>、武泰节度使>伊审徵前往军营慰劳安抚，并且督战。

[27]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27]后周世宗>因为朝廷长久没有铸造铜钱，而民间许多人销毁钱币做成器皿以及佛像，铜钱越来越少，九月，丙寅朔（初一），敕令开始设立机构采集铜来铸造钱币，除了朝廷的礼器、兵器以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鐷、铃铎之类准许保留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五十天内全部让送交官府，付给等值的钱；超过期限隐藏不交，重量在五斤以上的判死罪，不到五斤的量刑判处不同的罪。世宗对侍从大臣说：“你们不要为毁佛而疑虑。佛用善道来教化人，假如立志行善，这就是信佛了。那些铜像岂是所说的佛呢！况且我听说佛的宗旨是在于利人，即使是脑袋、眼睛也都可以舍弃布施给需要的人，倘若朕的身子可用来普济百姓，也不值得吝惜啊。”

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臣司马光>曰：像周世宗>，可以称得上仁爱了，不吝惜自身而爱护百姓；像周世宗>，可以称得上英明了，不为无益的东西来废弃有益的东西。

[28]蜀李廷遣先锋都指挥使李进据马岭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涧，又分兵出凤州之北唐仓镇及黄花谷，绝周粮道。闰月，王景遣裨将张建雄将兵二千抵黄花，又遣千人趣唐仓，扼蜀归路。蜀染院使王峦将兵出唐仓，与建雄战于黄花，蜀兵败，奔唐仓，遇周兵，又败，虏峦及其将士三千人；马岭、白涧兵皆溃，李廷、高彦俦等退保青泥岭。蜀雄武节度使兼侍中韩继勋弃秦州，奔还成都，观察判官赵举城降，斜谷援兵亦溃。成、阶二州皆降，蜀人震恐。，澶州人也。帝欲以为节度使，范质固争以为不可，乃以为郢州刺史。

>[28]后蜀>李廷派遣先锋都指挥使>李进占据马岭寨，又派遣准备突然出击的部队从斜谷而出，屯驻白涧，又分出军队从凤州以北的唐仓镇和黄花谷而出，断绝后周>的粮道。闰月，王景>派遣副将张建雄领兵二千抵达黄花谷，又派遣军队一千赶赴唐仓镇，扼住后蜀>军队归路。后蜀>染院使王峦领兵从唐仓镇而出，与张建雄在黄花谷交战，后蜀>兵败，逃奔唐仓镇，路遇后周>军队，又被击败，俘虏王峦及其将吏士卒三千人；马岭、白涧的军队全都溃逃，李廷、高彦俦等后退保守青泥岭。后蜀>雄武节度使>兼侍中>韩继勋放弃秦州，逃回成都，观察判官赵率城投降，斜谷增援部队也溃散。成、阶二州都投降，后蜀>人震惊恐慌。赵是澶州>人。世宗打算任命赵为节度使>，范质坚持争辩认为不可，于是任命赵为郢州刺史>。

壬子，百官入贺，帝举酒属王溥曰："边功之成，卿择帅之力也！"

>

壬子（十七日），文武百官入朝祝贺，世宗举杯为王溥敬酒说："边疆战功的取得，全仗爱卿选择主帅得当之力啊！"

[29]甲子，上与将相食于万岁殿，因言："两日大寒，朕于宫中食珍膳，深愧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既不能躬耕而食，惟当亲冒矢石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29]>甲子（二十九日），后周世宗>与将军、丞相>在万岁殿就餐，因而说道：“两天大寒，朕在宫中吃美味佳肴，对百姓没功劳而坐享上天赐>予的禄位深感惭愧，既然不能自己耕耘而吃饭，那就只有亲身去冒飞矢流石的危险来为民除害，还略可自我安慰。”

[30]乙丑，蜀李廷上表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审徵至成都请罪。

>[30]>乙丑（疑误），后蜀>李廷上表等候治罪。冬季，十月，壬申（初八），伊审徵到达成都请罪。

蜀主致书于帝请和，自称大蜀皇帝；帝怒其抗礼，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铸铁钱，榷境内铁器，民甚苦之。

后蜀>主送书信给周世宗>请求讲和，自称大蜀皇帝。世宗恼怒他以对等礼节相待，不作回答。后蜀>主愈加恐慌，在剑门、白帝聚集军队、粮草，作好防守抵抗的准备，招募士兵已经很多，费用开支不够，开始铸造铁钱，对境内铁器实行专卖，百姓很为此所苦累。

[31]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己，由是谄谀之臣多进用，政事日乱。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骄，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贞、慕容彦超之叛，皆为之出师，遥为声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汉，约共图中国；值中国多事，未暇与之校。

>[31]南唐>主生性温和柔顺，爱好文采辞章，而且喜欢人奉承自己，因此善于花言巧语、献媚取宠的臣子大多晋升任用，政事日益混乱。既已攻克建州，击破湖南，就更加骄傲，产生吞并天下的志向。李守贞、慕容彦超叛乱，南唐>都为之出兵，远远地进行声援，又派遣使者从海道联络契丹和北汉>，约定共同谋取中原。后周>正值中原多事，没有时间来与他计较。

先是，每冬淮水浅涸，唐人常发兵戍守，谓之“把浅”，寿州监军吴廷绍以为疆埸无事，坐费资粮，悉罢之；清淮节度使刘仁赡上表固争，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兼知庐、寿等行府事，以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副之，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将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从前，每年冬天淮河水浅干涸，南唐人>经常发兵守卫淮河，称做“把浅”。寿州监军吴廷绍认为边境平安无事，白费财物粮草，全部

撤回。清淮节度使>刘仁赡上表一再争辨，没能取胜。十一月，乙未朔（初一），后周世宗>任命李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兼知庐州>、寿州等行府事务，任命忠武节度使王彦>超为行营副都部署，督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名将领来攻伐南唐>。韩令坤是磁州武安人。

[32]汴水自唐末溃决，自桥东南悉为污泽。上谋击唐，先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议者皆以为难成，上曰："数年之后，必获其利。"

>[32]汴水>从唐朝末年溃堤决口以来，自桥东南全都成为污泥沼泽。后周世宗>图谋攻击南唐>，先命令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征发民夫，顺着原来河堤疏通引水，东面直到泗水；参与议事的人都认为难以成功，世宗说："数年以后，必定获得它的好处。"

[33]丁未，上与侍臣论刑赏，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

>[33]>丁未（十三日），后周世宗>与侍从大臣谈论刑赏，世宗说："朕一定不因为自己发怒而惩处人，因为自己高兴而奖赏人。"

[34]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34]>在这以前，大梁城中居民侵占街道修筑房舍，能通大车的路比较少，后周世宗>命令将街道全部取直并且拓宽，最宽的到三十步；又将坟墓迁移到标记以外。世宗说："近来拓宽京城，给活人、死者骚扰动乱确实很多。怨恨诽谤的言语，朕自己承当，然而将来终究会对百姓有利。"

[35]王景等围凤州，韩通分兵城固镇以绝蜀之援兵。戊申，克凤州，擒蜀威武节度使王环及都监赵崇溥等将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环，真定人也。乙卯，制曲赦秦、凤、阶、成境内，所获蜀将士，愿留者优其俸赐，愿去者给资装而遣之。诏曰："用慰众情，免违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税征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诸色科徭，悉罢之。"

>[35]王景>等包围凤州，韩通分兵修筑固镇城来截断后蜀>的援军。戊申（十四日），攻克凤州，擒获后蜀>威武节度使>王环以及都监赵崇溥等将吏士兵五千人。赵崇溥不进食而死。王环是真定人。乙

卯（二十一日），制令在秦州、凤州、阶州、成州境内实行特赦，所俘获后蜀>将吏士兵，愿意留下的给他们优厚的俸禄赏赐，愿意离去的送给路费服装而遣返。诏书说："用来安慰民众的情绪，

>

避免违背事物的本性，这四州的百姓，除了夏税、秋税的征收之外，凡是蜀人

所设立的各种赋税徭役，全部取消。"

[36]唐人闻周兵将至而惧；刘仁赡神气自若，部分守御，无异平日，众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将兵二万趣寿州，奉化节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晖为应援使，常州团练使姚凤为应援都监，将兵三万屯定远。召镇南节度使宋齐丘还金陵，谋国难，以翰林承旨、户部尚书殷崇义为吏部尚书、知枢密院。

>[36]南唐人>听说后周>军队即将到达而恐惧。刘仁赡神态自若，部署军队守卫抵御，与平日没有两样，大家的情绪稍趋安稳。南唐>主任命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领兵二万奔赴寿州，奉化节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晖为应援

>使，常州团练使姚凤为应援都监，领兵三万屯驻定远。征召镇南节度使>宋齐丘返

>回金陵>，商讨应付国难，任命翰林>承旨、户部尚书>殷崇义为吏部尚书>、知枢密院>。

[37]李等为浮梁，自正阳济淮。十二月，甲戌，奏王彦超败唐兵二千余人于寿州城下，己卯，又奏先锋都指挥使白延遇败唐兵千余人于山口镇。

>[37]>李等架设浮桥，从正阳渡过淮河。十二月，甲戌（初十），李奏报王彦>超在寿州城下击败南唐>军队二千余人。己卯（十五日），又奏报先锋都指挥使>白延遇在山口镇击败南唐>军队一千多人。

[38]丙戌，枢密使兼侍中韩忠正公郑仁诲卒。上临其丧，近臣奏称岁道非便，上曰："君臣义重，何日时之有！"往哭尽哀。

>[38]>丙戌（二十二日），枢密使兼侍中>韩忠正公郑仁诲去世。后周世宗>要亲临吊丧，侍从近臣进奏说时日不吉利，世宗说："君臣

情义深重，讲究什么日子时辰！”前往痛哭尽表哀思。

[39]吴越王弘遣元帅府判官陈彦禧入贡，帝以诏谕弘，使出兵击唐。

>[39]吴越>王钱弘派遣元帅>府判官陈彦禧入朝进贡，后周世宗>赐诏书指示钱弘，让他出兵进攻南唐>。

三年（丙辰、956）

>三年（丙辰，公元956>年）

[1]春，正月，丙午，以王环为右骁卫大将军，赏其不降也。

>[1]>春季，正月，丙午（十二日），后周>任命王环为右骁卫大将军>，奖赏他的不投降。

[2]丁酉，李奏败唐兵千馀人于上窑。

>[2]>丁酉（初三），李奏报在上窑击败南唐>军队一千多人。

[3]戊戌，发开封府、曹、滑、郑州之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

>[3]>戊戌（初四），后周>征发开封府、曹州>、滑州、郑州的百姓十多万建筑大梁外城。

[4]庚子，帝下诏亲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权东京留守，端明殿学士王朴副之，彰信节度使韩通权点检侍卫司及在京内外都巡检。命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重进将兵先赴正阳，河阳节度使白重赞将亲兵三千屯颍上。壬寅，帝发大梁。

>[4]>庚子（初六），后周世宗>颁下诏书亲自出征淮南，任命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暂时代理东京>留守，端明殿学士王朴为副留守，彰信节度使>韩通暂代理点检侍卫司>以及在京内外都巡检>。命令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重进领兵先赶赴正阳，河阳节度使>白重赞带领随身亲兵三千屯驻颍上。壬寅（初八），世宗从大梁出发。

李攻寿州，久不克；唐刘彦贞引兵救之，至来远镇，距寿州二百里，又以战舰数百艘趣正阳，为攻浮梁之势。李畏之，召将佐谋曰：“我军不能水战，若贼断浮梁，则腹背受敌，皆不归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车驾。”上至圉镇，闻其谋，亟遣中使乘驿止之。比至，已焚刍粮，退保正阳。丁未，帝至陈州，亟遣李重进引兵趣淮上。

>李进攻寿州，许久没攻下；南唐>刘彦贞领兵救援，到达来远镇，距离寿州二百里，又派战舰数百艘赶赴正阳，造成攻击浮桥的态势。李畏惧南唐>水军，召集将领僚佐商量说：“我军不善于水战，倘若贼寇截断浮桥，就会腹背受敌，全都不能返回了。不如退守浮桥来等待皇上。”世宗到达圉镇，听说李的计谋，立即派遣朝廷使臣乘着驿站>车马去制止。等使者到达，李已焚烧粮草，退守正阳浮桥。丁未（十三日），世宗到达陈州>，立即派遣李重进领兵赶赴淮上。

辛亥，李奏贼舰中流而进，弩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则众心动摇，须至退军。今贼舰日进，淮水日涨，若车驾亲临，万一粮道阻绝，其危不测。愿陛下且驻跸陈、颍，俟李重进至，臣与之共度贼舰可御，浮梁可完，立具奏闻。但若厉兵秣马，春去冬来，足使贼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览奏，不悦。

>辛亥（十七日），李上奏：“贼寇战舰在淮水中央前进，弓弩石炮的射程不能到达，倘若浮桥失守，就会人心动摇，必定退兵。如今贼寇战舰每日前进，淮水日益上涨，倘若皇上大驾亲临，万一粮道断绝，那危险就难以预测。希望陛下暂且驻在陈州>、颍州，等待李重进到达，臣下与他共同商量如何阻止贼寇战舰，如何保全浮桥，立即陈奏报告。倘若我军厉兵秣马作好准备，春去冬来等待时机，足以使贼寇疲惫不堪，到那时取之未晚。”世宗阅览奏报，很不高兴。

刘彦贞素骄贵，无才略，不习兵，所历藩镇，专为贪暴，积财巨亿，以赂权要，由是魏岑等争誉之，以为治民如龚、黄，用兵如韩、彭，故周师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将咸师朗等皆勇而无谋，闻李退，喜，引兵直抵正阳，旌旗辎重数百里，刘仁赡及池州刺史张全约固止之。仁赡曰：“公军未至而敌人先遁，是畏公之威声也，安用速战！万一失利，则大事去矣！”彦贞不从。既行，仁赡曰：“果遇，必败。”乃益兵乘城为备。李重进渡淮，逆战于正阳东，大破之，斩彦贞，生擒咸师朗等，斩首万余级，伏尸三十里，收军资器械三十余万。是时江、淮久安，民不习战，彦贞既败，唐人大恐，张全约收余众奔寿州，刘仁赡表全约为马步左厢都指挥使。皇甫晖、姚凤退保清流关。滁州刺史王绍颜委城走。

>刘彦贞素来骄横宠贵，既无才能谋略，又不熟悉军事，历次任职藩镇>，专行贪污暴虐，积累财产达万万，用来贿赂当权要人，因此

魏岑等权臣争相称誉他，认为他治理百姓如同西汉>的龚遂、黄霸，用兵打仗如同西汉>的韩信>、彭越>，所以后周>军队来到，南唐>主首先起用他。刘彦贞的副将咸师朗等人都有勇无谋，听说李退兵，大喜，领兵直接抵达正阳，各色旗帜、军需运输前后长达数百里，刘仁赡和池州刺史>张全约再三劝阻刘彦贞。刘仁赡说：“您的军队未到而敌人先跑，这是畏惧您的声威啊，怎么能用速战速决的办法！万一失利的话，大事就完了。”刘彦贞不听。已经出行，刘仁赡说：“果真遇上敌人，必定失败。”于是增加士兵登上城楼作好战备。李重进渡过淮河，在正阳东面迎战，大败南唐>军队，斩杀刘彦贞，活捉咸师朗等，斩得首级一万多，躺伏地上的尸体长达三十里，收缴军用物资器材三十多万件。此时长江、淮河一带长久平安无事，百姓不懂打仗，刘彦贞既已战败，南唐人>大为恐慌，张全约收集残余的部众投奔寿州，刘仁赡上表荐举张全约为马步左厢都指挥使>。皇甫晖、姚凤后退保守清流关，滁州刺史>王绍颜弃城逃跑。

壬子，帝至永宁镇，谓侍臣曰：“闻寿州围解，农民多归村落，今闻大军至，必复入城。怜其聚为饿殍，宜先遣使存抚，各令安业。”甲寅，帝至正阳，以李重进代李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以判寿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寿州城下，营于淝水之阳，命诸军围寿州，徙正阳浮梁于下蔡镇。丁巳，征宋、亳、陈、颍、徐、宿、许、蔡等州丁夫数十万以攻城，昼夜不息。唐兵万余人维舟于淮，营于涂山之下。庚申，帝命太祖皇帝击之，太祖皇帝遣百余骑薄其营而伪遁，伏兵邀之，大败唐兵于涡口，斩其都监何延锡等，夺战舰五十余艘。

>壬子（十八日），世宗到达永宁>镇，对侍从大臣说：“听说寿州围困解除，农民大多回归村落，如今听说大部队到达，必定再次入城。可怜他们聚集起来会成为饿殍，应先派遣使者安抚，让他们各自安心务农。”甲寅（二十日），世宗到达正阳，任命李重进代替李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任命李兼理寿州行府政务。丙辰（二十二日），世宗到达寿州城下，在淝水北岸宿营，命令各军包围寿州，将正阳浮桥移到下蔡镇。丁巳（二十三日），征发宋州>、亳州>、陈州>、颍州、徐州>、宿州、许州>、蔡州等地壮丁数十万来攻城，昼夜不停。南唐>一万多人将船只停靠在淮河上，在涂山脚下宿营。庚申（二十六日），世宗命令宋太祖>皇帝赵匡胤出击，宋太祖>皇帝派遣

一百多骑兵进逼南唐>军营而又假装逃跑，埋伏的部队乘机拦击南唐>追兵，在涡口大败南唐>军队，斩杀南唐>都监河延锡等人，夺取战舰五十多艘。

[5]诏以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逵为南面行营都统，使攻唐之鄂州。逵引兵过岳州，岳州团练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谨；逵左右求取无厌，不满望者谮叔嗣于逵，云其谋叛，逵怒形于词色，叔嗣由是惧而不自安。

>[5]后周世宗>下诏任命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逵为南面行营都统，让他进攻南唐>的鄂州。王逵领兵经过岳州，岳州团练使潘叔嗣准备丰厚的宴饮食物来慰劳，招待非常恭敬；王逵手下的人贪得无厌，不满足而抱怨的人对王逵说潘叔嗣的坏话，说他谋划叛变，王逵忿怒溢于言表，潘叔嗣因此恐惧而不能自安。

唐主闻湖南兵将至，命武昌节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为固守之计；敬洙不从，使除地为战场，曰：“敌至，则与军民俱死于此耳！”唐主善之。

南唐>主听说湖南军队将要到达，命令武昌节度使>何敬洙将百姓都迁移入城，筹划固守鄂州之计，何敬洙没有听从，让百姓清理地方作为战场，说：“敌军到达，就和军民一齐战死在这里！”南唐>主赞赏他。

[6]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视之。

>[6]>二月，丙寅（初三），下蔡浮桥架成，后周世宗>亲自前往视察。

戊辰，庐、寿、光、黄巡检使司超奏败唐兵三千余人于盛唐，擒都监高弼等，获战舰四十余艘。

>戊辰（初五），庐、寿、光、黄巡检>使司超奏报在盛唐>击败南唐>军队三千多人，擒获都监高弼等人，缴获战舰四十多艘。

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袭清流关。皇甫晖等陈于山下，方与前锋战，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后；晖等大惊，走入滁州，欲断桥自守，太祖皇帝跃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晖曰：“人各为其主，愿容成列而战。”太祖皇帝笑而许之。晖整众而出，太祖皇帝拥马颈突陈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晖，他人非吾敌也！”手剑击晖，中脑，生擒之，并擒姚凤，

遂克滁州。后数日，宣祖皇帝为马军副都指挥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传呼开门。太祖皇帝曰：“父子虽至亲，城门王事也，不敢奉命。”

后周世宗>命令宋太祖>皇帝兼程而行袭击清流关。皇甫晖等在山下列阵，正与后周>前锋部队交战，宋太祖>皇帝领兵从山后出来；皇甫晖等大吃一惊，逃入滁州>城中，打算毁断护城河桥坚守，宋太祖>皇帝跃马指挥军队涉水而过，直抵城下。皇甫晖说：“人都各为自己的主子效力，希望容我排好队列再战。”宋太祖>皇帝笑着答应了他。皇甫晖整顿部众出城，宋太祖>皇帝抱住马脖子突破敌阵冲进去，大喊道：“我只取皇甫晖，别的都不是我的敌人！”手持长剑攻击皇甫晖，刺中脑袋，生擒活捉，并擒获姚凤，于是攻克滁州>。数日以后，宋太祖>皇帝的父亲宋宣祖皇帝为马军副都指挥使>，半夜领兵到达滁州>城下，传令呼喊开门。宋太祖>皇帝说：“父子虽然最亲，但城门开启是王朝大事，不敢随便从命。”

上遣翰林学士窦仪籍滁州帑藏，太祖皇帝遣亲吏取藏中绢。仪曰：“公初克城时，虽倾藏取之，无伤也。今既籍为官物，非有诏书，不可得也。”太祖皇帝由是重仪。诏左金吾卫将军马崇祚知滁州。

后周世宗>派遣翰林学士>窦仪清点登记滁州>库存的物资，宋太祖>皇帝派心腹官吏提取库藏绢帛。窦仪说：“您在攻克州城之初时，即使把库中东西取光，也无妨碍。如今已经登录为官府物资，没有诏书命令，是不可取得的。”宋太祖>皇帝因此器重窦仪。世宗诏令左金吾卫将军马崇祚主持滁州>政务。

初，永兴节度使刘词遗表荐其幕僚蓟人赵普有才可用。会滁州平，范质荐普为滁州军事判官，太祖皇帝与语，悦之。时获盗百余人，皆应死，普请先讯鞫然后决，所活十七八。太祖皇帝益奇之。

>当初，永兴节度使>刘词遣送表书荐举他的幕僚蓟州>人赵普>有才能可以重用。适逢滁州>平定，范质推荐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宋太祖>皇帝和他交谈，很喜欢他。当时捕获强盗一百余人，都应处死，赵普>请求先审讯然后处决，结果活下来的占十分之七八。宋太祖>皇帝愈发认为他是个奇才。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临陈，必以繁缨饰马，铠仗鲜明，或曰：“如此，为敌所识。”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识之耳！”

宋太祖>皇帝的威名日益盛大，每当亲临军阵，必定用精美的辂马绳带装饰坐骑，铠甲兵器锃亮耀眼。有人说：“像这样，会被敌人所认识。”宋太祖>皇帝说：“我本就想让敌人认识我！”

唐主遣泗州牙将王知朗赍书抵徐州，称：“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请息兵修好，愿以兄事帝，岁输货财以助军费。”甲戌，徐州以闻；帝不答。戊寅，命前武胜节度使侯章等攻寿州水寨，决其壕之西北隅，导壕水入于淝。

南唐>主派遣泗州牙将王知朗携带书信抵达徐州>，称：“唐皇帝奉上书信致达大周皇帝，请求休战讲和，情愿把皇帝当作兄长来事奉，每年贡献货物财宝来襄助军费。”甲戌（十一日），徐州>将书信奏报；后周世宗>不作回答。戊寅（十五日），后周世宗>命令前武胜节度使>侯章等人进攻寿州水寨，在护城河的西北角打开决口，将护城河水引入淝水。

太祖皇帝遣使献皇甫晖等，晖伤甚，见上，卧而言曰：“臣非不忠于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向日屡与契丹战，未尝见兵精如此。”因盛称太祖皇帝之勇。上释之，后数日卒。

宋太祖>皇帝派遣使者献上皇甫晖等战俘，皇甫晖伤势很重，见到世宗，卧着说道：“臣下不是不忠于所事奉的主人，只是士兵有勇敢胆怯的不同罢了。臣下往日屡次与契丹交战，未曾见到过像您这样精锐的军队。”因而盛赞宋太祖>皇帝的勇敢。世宗释放他，数日之后去世。

帝知扬州无备，己卯，命韩令坤等将兵袭之，戒以毋得残民；其李氏陵寝，遣人与李氏人共守护之。

>

世宗探知扬州没有防备，己卯（十六日），命令韩令坤等领兵袭击扬州，告诫不得残害百姓；那里的李氏陵墓寝庙，派人与李氏族人共同守卫看护。

唐主兵屡败，惧亡，乃遣翰林学士·户部侍朗钟谟、工部侍朗·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称臣，来请平，献御服、汤药及金器千两，银器五千两，缯锦二千匹，犒军牛五百头，酒二千斛，壬午，至寿州城下。谟、德明素辩口，上知其欲游说，盛陈甲兵而见之，曰：“尔主自谓唐室苗裔，宜知礼义，异于他国。与朕止隔一水，未尝遣一介修好，惟

泛海通契丹，舍华事夷，礼义安在？且汝欲说我令罢兵邪？我非六国愚主，岂汝口舌所能移邪！可归语汝主：亟来见朕，再拜谢过，则无事矣。不然，朕欲观金陵城，借府库以劳军，汝君臣得无悔乎！”谟、德明战栗不敢言。

南唐>主因军队屡遭败绩，惧怕灭亡，于是派遣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谟和工部侍郎>、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持表书称臣，前来请求和平，进献皇帝专用的服装、汤药以及金器一千两，银器五千两，缯帛锦缎二千匹，犒劳军队的牛五百头，酒二千斛，壬午（十九日），到达寿州城下。钟谟、李德明一向能说善辩，世宗知道他们打算游说，命全副武装的士兵严整列队而接见，说：“你们君主自称是唐皇室的后裔，应该懂得礼义，同别的国家有区别。与朕只有一水之隔，却未曾派遣过一位使者来建立友好关系，反而飘洋过海去勾结契丹，舍弃华夏>而臣事蛮夷，礼义在哪里呢？再说你们准备向我游说让我休战吧？我不是战国>时代六国那样的愚蠢君主，岂是你们用口舌所能改变主意的人！你们可以回去告诉你们的君主：马上来见朕，下跪再拜认罪谢过，那就没有事情了。不然的话，朕打算亲自到金陵>城观看，借用金陵>国库来慰劳军队，你们君臣可不要后悔啊！”钟谟、李德明全身发抖不敢说话。

[7]吴越王弘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苏州营田指挥使陈满言于丞相吴程曰：“周师南征，唐举国惊扰，常州无备，易取也。”会唐主有诏抚安江阴吏民，满告程云：“周诏书已至。”程为之言于弘，请亟发兵从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国，未可轻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师不至，谁与并力，能无危乎！请姑俟之。”程固争，以为时不可失，弘卒从程议。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鲍修让、中直都指挥使罗晟趣常州。程谓将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师。”将士怒，流言欲击德昭。弘匿德昭于府中，令捕言者，叹曰：“方出师而士卒欲击丞相，不祥甚哉！”

>[7]吴越>王钱弘派遣军队屯驻边境上以等待后周>命令。苏州营田指挥使陈满向丞相>吴程进言说：“后周>军队南下征伐，南唐>举国震惊骚乱，常州没有防备，容易攻取。”适逢南唐>主有诏书安抚江阴官吏百姓，陈满禀告吴程说：“后周>诏书已经到达。”吴程为此向钱弘进言，请求立即发兵采用陈满的计策。丞相>元德昭说：“南唐>是大国，不可轻视啊。倘若我军进入南唐>境界而周兵没到，谁来与我们

合力作战，能不危险吗！请暂且等待一下。”吴程再三争辩，认为时机不可错过，钱弘结果听从了吴程的建议。癸未（二十日），钱弘派遣吴程督领衢州刺史>鲍修让、中直都指挥使>罗晟奔赴常州。吴程对将士们说：“元丞相>不愿意出兵。”将士们恼怒，有流言说要袭击元德昭。钱弘把元德昭藏匿在自己府中，下令逮捕散布流言的人，叹息说：“正要出兵而士卒想要袭击丞相>，不吉利得很啊！”

[8]乙酉，韩令坤奄至扬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数百骑驰入城，城中不之觉。令坤继至，唐东都营屯使贾崇焚官府民舍，弃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冯延鲁髡发被僧服，匿于佛寺，军士执之。令坤慰抚其民，使皆安堵。

>[8]>乙酉（二十二日），韩令坤突然到达扬州；天大亮，先派遣白延遇率数百骑兵奔驰入城，城中没有觉察。韩令坤接着到达，南唐>东都营屯使贾崇焚毁政府官邸、百姓房屋，弃城往南逃奔，副留守工部侍郎>冯延鲁剃光头发，披上僧服躲藏进佛寺，军士抓获了他。韩令坤慰问安抚扬州百姓，让他们都安居乐业。

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长山寨，执其将陈泽等，献之。

>庚寅（二十七日），王逵奏报攻拔鄂州长山寨，抓获南唐>将领陈泽等人献上。

辛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长制置使耿谦降，获刍粮二十余万。

>辛卯（二十八日），宋太祖>皇帝奏报南唐>天长制置使耿谦投降，缴获粮草二十多万。

[9]唐主遣园苑使尹延范如泰州，迁吴让皇之族于润州。延范以道路艰难，恐杨氏为变，尽杀其男子六十人，还报，唐主怒，腰斩之。

>[9]南唐>主派遣园苑使尹延范前往泰州，将吴让皇的家族迁居到润州。尹延范因为道路艰难，恐怕杨氏家族发生变乱，将其中男子六十人全部杀死，返回报告，南唐>主大怒，腰斩尹延范。

[10]韩令坤等攻泰州，拔之，刺史方讷奔金陵。

>[10]>韩令坤等进攻泰州，占领泰州，刺史>方讷逃奔金陵>。

[11]唐主遣人以蜡丸求救于契丹。壬辰，静安军使何继筠获而献之。

>[11]南唐>主派人拿着封有书信的蜡丸去向契丹求救。壬辰（二十九日），静安军使何继筠截获后献给后周世宗>。

[12]以给事中高防权知泰州。

>[12]后周>任命给事中>高防临时主持泰州政务。

[13]癸巳，吴越王弘遣上直都指挥使路彦铢攻宣州，罗晟帅战舰屯江阴。唐静海制置使姚彦洪帅兵民万人奔吴越。

>[13]>癸巳（三十日），吴越>王钱弘派遣上直都指挥使>路彦铢进攻宣州，罗晟率领战舰屯驻江阴。南唐>静海制置使姚彦洪率领士兵、百姓一万人投奔吴越>。

[14]潘叔嗣属将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今乃信谗疑怒，军还，必击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辈能与吾俱西乎？"众愤怒，请行，叔嗣帅之西袭朗州。逵闻之，还军追之，及于武陵城外，与叔嗣战，逵败死。

>[14]>潘叔嗣集合将士告诉他们说："我事奉王令公好得无以复加了，如今反而听信谗言怀疑发怒，军队返回来的话，必定攻击我，我不能坐着等死，你们能和我一道西进吗？"部众很愤怒，请求出行，潘叔嗣率领所部向西袭击朗州。王逵听说这消息，调回军队追赶，追到武陵城外，与潘叔嗣交战，王逵兵败身死。

或劝叔嗣遂据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归潭州太尉，岂不以武安见处乎！"乃归岳州，使团练判官李简帅朗州将吏迎武安节度使周行逢。众谓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行逢曰："叔嗣贼杀主帅，罪当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为节度使，天下谓我与之同谋，何以自明！宜且以为行军司马，俟逾年，授以节钺可也。"乃以衡州刺史莫弘万权知潭州，帅众入朗州，自称武平、武安留后，告于朝廷，以叔嗣为行军司马。叔嗣怒，称疾不至。行逢曰："行军司马，吾尝为之，权与节度使相埒耳，叔嗣犹不满望，更欲图我邪！"

>有人劝说潘叔嗣就此占据朗州，潘叔嗣说："我只不过救命罢了，怎么敢自己称尊称王，应该将朗州督府交归潭州太尉>周行逢，难道他不会安排我当武安节度使>吗！"于是返归岳州，派团练判官李简率领郎州将领官吏迎接武安节度使>周行逢。部众对周行逢说："一定要把潭州授予潘叔嗣。"周行逢说："潘叔嗣杀害主帅，罪该灭族。可以

宽恕的地方，只是取武陵而不占有，交给我罢了。倘若马上起用他为节度使>，天下人就会认为我和他是同谋，我还怎么自我表白！现宜暂时任命为行军司马>，等过了一年，便可以授予节度使>的职权。”于是任命衡州刺史>莫弘万临时主持潭州政务，率领部众进入朗州，自称武平、武安留后，向朝廷报告，任命潘叔嗣为行军司马>。潘叔嗣恼怒，称病不到任。周行逢说：“行军司马>，我曾经做过，权力与节度使>大致相当，潘叔嗣却还不满意，难道还想对我图谋不轨吗！”

或说行逢：“授叔嗣武安节钺以诱之，令至都府受命，此乃机上肉耳！”行逢从之。叔嗣将行，其所亲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行逢，相亲善，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既至，自出郊劳，相见甚欢。叔嗣入谒，未至听事，遣人执之，立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小校无大功，王逵用汝为团练使，一旦反杀主帅；吾以畴昔之情，未忍斩汝，以为行军司马，乃敢违拒吾命而不受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为请。遂斩之。

>有人劝说周行逢：“用授予潘叔嗣武安节度使>职权来引诱他，让他到都府来接受任命，他就成为案板上的肉了！”周行逢听从此计。潘叔嗣将要上路，亲近的人阻止他。潘叔嗣自仗素来以兄长事奉周行逢，相互亲善，于是登程，不加怀疑。周行逢派遣使者迎接等候，一路不断，已经到达，周行逢亲自出城到郊外慰劳，相互见面非常高兴。潘叔嗣入府谒见，还没到办公大厅，周行逢便派人拘捕他，让他立在厅堂下，斥责他说：“你做了个小校并无大功，王逵起用你为团练使，却突然反过来杀死主帅；我因往昔的情谊，不忍心杀你，任你为行军司马>，竟敢违抗我的命令而不接受！”潘叔嗣自知难免一死，请求保全宗族。于是将他斩首。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三卷

后周纪四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显德三年（丙辰、956）

后周纪四后周世宗显德三年（丙辰，公元956年）

[1]三月，甲午朔，上行视水寨，至淝桥，自取一石，马上持之至寨以供炮，从官过桥者人赍一石。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寿春壕中，城上发连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将馆陶张琼遽以身蔽之，矢中琼髀，死而复苏。镞著骨不可出，琼饮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数升，神色自若。

[1]三月，甲午朔（初一），后周世宗巡视水寨，到达淝桥，亲自捡取一块石头，骑在马上拿着到寨中供炮使用，随从官员过桥的每人也携带一块石头。宋太祖皇帝乘坐牛皮船进入寿春护城河中，城上用连弩发射，箭矢像房屋的椽子那样粗；牙将馆陶人张琼立即用身体遮挡，箭射中张琼的大腿，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箭头射进骨头不能拔出，张琼喝下一大杯酒，命令人敲破骨头取出箭，流血好几升，神态脸色仍从容自如。

唐主复以右仆射孙晟为司空，遣与礼部尚书王崇质奉表入见，称："自天以来，海内分崩，或跨据一方，或迁革异代，臣绍袭先业，奄有江表，顾以瞻乌未定，附凤何从！今天命有归，声教远被，愿比两浙、湖南，仰奉正朔，谨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后服之罪，首于下国，俾作外臣，则柔远之德，云谁不服！"又献金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晟谓冯延己曰："此行当在左相，晟若辞之，则负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叹息谓崇质曰："君家百口，宜自为谋。吾思之熟矣，终不负永陵一培土，余无所知！"

南唐主又任命右仆射孙晟为司空，派遣他与礼部尚书王崇质奉持表章入周进见，表称："自从唐朝天以来，天下分崩离析，有的地区割据一方，有的地区改朝换代，臣下继承祖先基业，拥有江表之地，只是因为看那乌鸦都没有落脚，要想附凤攀龙又从何谈起！如今天命已有归宿，声威教化泽被远近，希望比照两浙的吴越、湖南的楚国，敬奉中原号令，谨守土地疆域，乞求收敛征伐的威势，赦免后来臣服的罪过，从我小国开始，让我作您域外臣子，那么安抚边远的德政，还有

谁不服从！FACE”又贡献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孙晟对冯延巳说：“此行应当由您左相出使，然而我孙晟如果推辞，那就有负先帝烈祖厚望。”上路以后，自知不免一死，半夜叹息，对王崇质说：“您家有一百多口人，应该好好地为自己盘算。我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最后决不辜负永陵烈祖的在天之灵，其余的一无所知了。”

[2]南汉甘泉宫使林延遇，阴险多计数，南汉主倚信之；诛灭诸弟，皆延遇之谋也。乙未卒，国人相贺。延遇病甚，荐内给事袭澄枢自代，南汉主即日擢澄枢知承宣院及内侍省。澄枢，番禺人也。

[2]南汉甘泉宫使林延遇，为人阴险，善于算计，南汉主依靠信任他；诛杀消灭君主的诸兄弟，都是林延遇的主意。乙未（初二），林延遇去世，国中之人互相庆贺。林延遇病情危重时，推荐内给事龚澄枢代替自己，南汉主当日提升龚澄枢主持承宣院和内侍省。龚澄枢是番禺人。

[3]光·舒·黄招安巡检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随、申、蔡四州兵数万攻光州。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张绍弃城走，都监张承翰以城降。

[3]光、舒、黄招安巡检使、行光州刺史何超率领安、随、申、蔡四州军队数万人进攻光州。丙申（初三），何超奏报南唐光州刺史张绍弃城逃跑，都监张承翰率城投降。

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图拔舒州，唐蕲州将李福杀其知州王承，举州为降。遣六宅使齐藏珍攻黄州。

丁酉，（初四），行舒州刺史郭令图攻克舒州，南唐蕲州将领李福杀死知州王承，率州前来投降。后周派遣六宅使齐藏珍进攻黄州。

[4]彰武留后李彦，性贪虐，部民与羌胡作乱，攻之。上召彦还朝。

[4]彰武留后李彦，生性贪婪暴虐，所辖百性和羌胡部落发动叛乱，进攻李彦。后周世宗召李彦回朝进京。

[5]秦、凤之平也，上赦所俘蜀兵以隶军籍，从征淮南，复亡降于唐。癸卯，唐主表献百五十人；上悉命斩之。

[5]秦州、凤州平定时，后周世宗赦免所俘获的后蜀士兵将他们编入军籍，跟随征伐淮南，他们又逃亡向南唐投降。癸卯（初十），南

唐主上表献出降卒一百五十人；世宗命令将他们全部斩首。

[6]舒州人逐郭令图，铁骑都指挥使洛阳王审琦选轻骑夜袭舒州，复取之，令图乃得归。

[6]舒州人驱逐郭令图，铁骑都指挥使洛阳人王审琦选轻骑兵夜晚袭击舒州，又收复舒州，郭令图于是得以返归。

[7]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继沂皆在扬州；诏抚存之。

[7]马希崇和王延政的儿子王继沂都在扬州，后周世宗下诏安抚慰问他们。

[8]丙午，孙晟等至上所。庚戌，上遣中使以孙晟诣寿春城下，且招谕之。仁赡见晟，戎服拜于城上。晟谓仁赡曰："君受国厚恩，不可开门纳寇。"上闻之，甚怒，晟曰："臣为宰相，岂可教节度使外叛邪！"上乃释之。

[8]丙午（十三日），孙晟等人到达后周世宗所在之处。庚戌（十七日），后周世宗派遣朝廷使者带孙晟到寿春城下，并且让他招安南唐守将。刘仁赡见到孙晟，在城上身着戎装行拜礼。孙晟对刘仁赡说："您身受国君深厚恩泽，不可打开城门迎纳敌寇。"世宗听说后，十分恼怒，孙晟说："臣下我身为宰相，岂能教唆节度使叛变投敌呢！"世宗于是释放了他。

[9]唐主使李德明、孙晟言于上，请去帝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岁输金帛百万以求罢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为周有，诸将捷奏日至，欲尽得江北之地，不许。德明见周兵日进，奏称："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愿宽臣五日之诛，得归白唐主，尽献江北之地。"上乃许之。晟因奏遣王崇质与德明俱归。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归金陵，赐唐主书，其略曰："但存帝号，何爽岁寒！傥坚事大之心，终不迫人于险。"又曰："俟诸郡之悉来，即大军之立罢。言尽于此，更不烦云；苟曰未然，请从兹绝。"又赐其将相书，使熟议而来。唐主复上表谢。

[9]南唐主派遣李德明、孙晟对后周世宗说，请求废除帝号，割让寿州、濠州、泗州、楚州、光州、海州等六州之地，并且每年进贡黄金绢帛百万，以求休兵停战。世宗因为淮南之地已经一半被后周占有，各路将领捷报连日到达，便打算取得全部长江以北的地方，不答应唐主所请。李德明眼看后周军队日益推进，上奏称述："唐主不知道

陛下的兵力如此强盛，希望给臣下五天不作讨伐的宽限，使臣下得以返归禀告唐主，献出全部长江以北之地。”世宗于是准许他。孙晟便奏请派王崇质与李德明一道返归。世宗派遣供奉官安弘道送李德明等人返归金陵，赐南唐主书信，信中大致说：“只管保存帝号，为什么要失去松柏不怕天寒地冻依旧郁郁葱葱的品格！倘若能坚定自己事奉大周的信念，终究不会被人逼入险境绝地。”又说：“等到江北各州全部献来，我的大军立即休战。话已在此说尽，不再赘述；倘若说还不行，请从此决绝。”又赐给南唐将相书信，让他们仔细商议而来。南唐主又上表道谢。

李德明盛称上威德及甲兵之强，劝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悦。宋齐丘以割地为无益；德明轻佻，言多过实，国人亦不之信。枢密使陈觉、副使李徵古素恶德明与孙晟，使王崇质异其言，因谮德明于唐主曰：“德明卖国求利。”唐主大怒，斩德明于市。

李德明盛赞后周世宗声威德行和军队强盛，规劝南唐主割让长江以北之地，南唐主不高兴。宋齐丘认为割让土地无济于事；李德明为人轻浮，经常言过其实，国中之人也不相信他的话。枢密使陈觉、副使李徵古素来憎恶李德明和孙晟，让王崇质说得同李德明不一样，趁势对南唐主说李德明的坏话道：“李德明出卖国家求取私利。”南唐主勃然大怒，将李德明在街市斩首。

[10]吴程攻常州，破其外郭，执唐常州团练使赵仁泽，送于钱唐。仁泽见吴越王弘不拜，责以负约；弘怒，决其口至耳。元德昭怜其忠，为傅良药，得不死。

[10]吴程进攻常州，攻破常州外城，抓获南唐常州团练使赵仁泽，解送到钱唐。赵仁泽见到吴赵王钱弘不下跪叩拜，斥责钱弘背信负约；钱弘发怒，把他的嘴一直撕裂到耳边。元德昭怜惜他的忠诚，为他敷用好药，得以不死。

唐主以吴越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润州，以宣、润大都督燕王弘冀年少，恐其不习兵，徵还金陵。部将赵铎言于弘冀曰：“大王元帅，众心所恃，逆自退归，所部必乱。”弘冀然之，辞不就徵，部分诸将，为战守之备。

南唐主因吴越军队在常州城下，害怕他们侵犯进逼润州，又因宣、润大都督燕王钱弘冀年纪轻，怕他不熟习军事，便征召他返回金陵。

部将赵铎对钱弘冀说："大王身为元帅，是众人心目中的支柱，反而自己退归京城，部众必定大乱。"钱弘冀认为是这样，推辞不接受征召，部署众将，作好战斗守卫的准备。

龙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产，虽典宿卫，日与宾客博弈饮酒，未尝言兵，时人以为非将帅材。至是，有言克宏久不迁官者，唐主以为抚州刺史。克宏请效死行陈，其母亦表称克宏有父风，可为将，苟不胜任，分甘孥戮。唐主乃以克宏为右武卫将军，使将兵会袁州刺史陆孟俊救常州。

龙武都虞候柴克宏是柴再用的儿子，沉默寡言、乐善好施，不管家产，虽然典领宫廷警卫，但仍每天与宾客们下棋喝酒，不曾谈论军事，当时人认为他不是将帅的材料。到这时，有人说柴克宏很久没迁升官职，南唐主便任命他为抚州刺史。柴克宏请求在军队效命，他母亲也进表称柴克宏有父亲遗风，可以为将，如果不能胜任，甘愿满门抄斩。南唐主于是任命柴克宏为右武卫将军，让他领兵会合袁州刺史陆孟俊救援常州。

时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将数千人皆羸老，枢密使李徵古复以铠仗之朽蠹者给之。克宏诉于徵古，徵古慢骂之，众皆愤恚，克宏怡然。至润州，徵古遣使召还，以神卫统军朱匡业代之。燕王弘冀谓克宏："君但前战，吾当论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不宜中易主将。克宏引兵径趣常州，徵古复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计日破贼，汝来召吾，必奸人也！"命斩之。使者曰："受李枢密命而来。"克宏曰："李枢密来，吾亦斩之！"

当时南唐精锐部队都在长江以北，柴克宏所率领的数千人都瘦弱年迈，枢密使李徵古又将铠甲兵器中锈蚀破烂的给他。柴克宏向李徵古申诉，李徵古傲慢地辱骂他，部众都忿忿不平，柴克宏却安然如常。到达润州，李徵古派遣使者召他回来，任命神卫统军朱匡业取代他。燕王钱弘冀对柴克宏说："您只管在前面打仗，我自会安排奏报。"于是上表说柴克宏才能谋略可以成就功业，常州危在旦夕，不适宜中途调换主将。柴克宏领兵直奔常州，李徵古又派遣使者召他，柴克宏说："我估计数日可以破敌，你来召我回去，必定是奸人啊！"命令斩首。使者说："我接受李枢密的命令而来。"柴克宏说："李枢密来，我也斩他首级。"

初，鲍修让、罗晟在福州，与吴程有隙，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是，唐主遣中书舍人乔匡舜使于吴越，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幕，匿甲士于其中，声言迎匡舜。吴越逻者以告，程曰："兵交，使在其间，不可妄以为疑。"唐兵登岸，径薄吴越营，罗晟不力战，纵之使趣程帐，程仅以身免。克宏大破吴越兵，斩首万级。朱匡业至行营，克宏事之甚谨。吴程至钱唐，吴越王弘悉夺其官。

当初，鲍修让、罗晟在福州时，与吴程有裂隙，到这时，吴程压制刁难他们，二人都有怨恨。在这以前，南唐主派遣中书舍人乔匡舜到吴越出使，壬子（十九日），柴克宏到达常州，用帐幕蒙在船上，将全副武装的士兵藏匿在里面，声称前来接乔匡舜。吴越巡逻士兵将情况报告，吴程说："两国交战，使者可以在其间来往，不可随便怀疑。"南唐士兵登上岸，直接逼近吴越营寨，罗晟不拼力作战，放进来让他们奔向吴程的营帐，吴程仅仅自己幸免于难。柴克宏大破吴越军队，斩首一万级。朱匡业到达军营，柴克宏事奉他很恭敬。吴程到达钱唐，吴越王钱弘削夺他的一切职务。

[11]甲寅，蜀主以捧圣控鹤都指挥使李廷为左右卫圣诸军马步都指挥使，仍分卫圣、匡圣步骑为左右十军，以武定节度使吕彦琦等为使，廷总之，如赵廷隐之任。

[11]甲寅（二十一日），后蜀主任命捧圣控鹤都指挥使李廷为左右卫圣诸军马步都指挥使，仍旧分卫圣、匡圣步兵、骑兵为左右十个军，任命武定节度使吕彦琦等为军使，李廷总领，如同赵廷隐的职务。

[12]初，柴克宏为宣州巡检使，始至，城堑不修，器械皆阙，吏云："自田、王茂章、李遇相继叛，后人无敢治之者。"克宏曰："时移事异，安有此理！"悉缮完之。由是路彦铢攻之不克，闻吴程败，乙卯，引归。唐主以克宏为奉化节度使，克宏复请将兵救寿州，未至而卒。

[12]当初，柴克宏为宣州巡检使，开始到达时，城墙、护城河长年失修，战备器具都有损缺，官吏说："自从田、王茂章、李遇相继叛变，后来的人没有敢修治城池器械的。"柴克宏说："时代变换事情不同，哪有这种道理！"全部修缮完好。因此路彦铢攻城不克，听说吴程

兵败，乙卯（二十二日），撤退返回。南唐主任命柴克宏为奉化节度使，柴克宏又请求领兵救援寿州，没有到达而去世。

[13]河阳节度使白重赞，以天子南征，虑北汉乘虚入寇，缮完守备，且请兵于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与，又虑事出非常，乃自将兵赴之。重赞以晏不奉诏而来，拒不纳，遣人谓之曰：“令公昔在陕服，已立大功，河阳小城，不烦枉驾！”晏惭怍而还。孟、洛之民，数日惊扰。

[13]河阳节度使白重赞因为天子南征，顾虑北汉有可能乘虚入侵，修治防御工事，并且向西京请求增兵。西京留守王晏起初不给军队，后又考虑事情发生在非常时期，于是亲自统率军队赶赴。白重赞因为王晏不是接受诏令前来，拒不接纳，派人对他说：“令公您昔日在陕城归服，已立大功，河阳区区小城，不劳屈尊枉驾！”王晏羞愧而回。孟州、洛州的百姓，惊恐骚动了好几天。

[14]唐主命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景达将兵拒周，以陈觉为监军使，前武安节度使边镐为应援都军使。中书舍人韩熙载上书曰：“信莫信于亲王，重莫重于元帅，安用监军使为！”唐主不从。

[14]南唐主命令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李景达领兵抵抗后周军队，任命陈觉为监军使，前武安节度使边镐为应援都军使。中书舍人韩熙载上书说：“论信任，没有比亲王更可信的；论权重，没有比元帅更重要的，哪里用得上监军使呢！”南唐主没听从。

遣鸿胪卿潘承诣泉、建召募骁勇，承荐前永安节度使许文稹、静江指挥使陈德诚、建州人郑彦华、林仁肇。唐主以文稹为西面行营应援使，彦华、仁肇皆为将。仁肇，仁翰之弟也。

派遣鸿胪卿潘承到泉州、建州召募矫健勇猛的人材，潘承推荐前永安节度使许文稹、静江指挥使陈德诚、建州人郑彦华、林仁肇。南唐主任命许文稹为西面行营应援使，郑彦华、林仁肇都为将领。林仁肇是林仁翰的弟弟。

[15]夏，四月，甲子，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重进为庐、寿等州招讨使，以武宁节度使武行德为濠州城下都部署。

[15]夏季，四月，甲子（初二），后周世宗任命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重进为庐、寿等州招讨使，任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为濠州城下都部署。

[16]唐右卫将军陆孟俊自常州将兵万余人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复取之，遣陈德诚戍泰州。孟俊进攻扬州，屯于蜀冈，韩令坤弃扬州走。帝遣张永德将兵救之，令坤复入扬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将兵屯六合。太祖皇帝令曰："扬州兵有过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

[16]南唐右卫将军陆孟俊从常州领兵一万多人赶赴泰州，后周军队逃遁离去，陆孟俊收复泰州，派遣陈德诚守卫泰州。陆孟俊进攻扬州，屯驻在蜀冈，韩令坤丢弃扬州逃跑。后周世宗派遣张永德领兵救援，韩令坤再入扬州。世宗又派遣宋太祖皇帝领兵屯驻六合。宋太祖皇帝下令说："扬州士兵有过六合的，折断他的脚！"韩令坤这才有固守的决心。

帝自至寿春以来，命诸军昼夜攻城，久不克；会大雨，营中水深数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颇多，粮运不继，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议旋师。或劝帝东幸濠州，声言寿州已破；从之。己巳，帝自寿春循淮而东，乙亥，至濠州。

世宗亲自到达寿春以来，命令各军昼夜攻城，长久未能攻克；适逢大雨，军营中水深数尺，攻城器材以及士兵损失逃亡很多，粮草运输接应不上，李德明超过期限没有到达，于是商议回师。有人劝说世宗往东巡视濠州，声称寿州已经攻破；世宗听从。己巳（初七），世宗从寿春沿着淮河东进，乙亥（十三日），到达濠州。

韩令坤败唐兵于城东，擒陆孟俊。初，孟俊之废马希萼立希崇也，灭故舒州刺史杨昭恽之族而取其财，杨氏有女美，献于希崇。令坤入扬州，希崇以杨氏遗令坤，令坤嬖之。既获孟俊，将械送帝所；杨氏在帘下，忽抚膺恸哭，令坤惊问之，对曰："孟俊昔在潭州，杀妾家二百口，今日见之，请复其冤。"令坤乃杀之。

韩令坤在扬州城东击败南唐军队，擒获陆孟俊。当初，陆孟俊废黜马希萼拥立马希崇，诛灭原舒州刺史杨昭恽全家而取得杨家财产，杨家有个女儿长得美丽，陆孟俊把她献给马希崇。韩令坤进入扬州，马希崇把杨氏送给韩令坤，韩令坤宠爱她。已经抓获陆孟俊，给他带上脚镣手铐准备押送到世宗所在之处；杨氏站在竹帘下，突然捶胸痛哭，韩令坤惊讶而问她，回答说："陆孟俊昔日在潭州，杀死贱妾家人二百口，今日见到，请报冤仇。"韩令坤就杀了陆孟俊。

[17]唐齐王景达将兵二万自瓜步济江，距六合二十余里，设栅不进。诸将欲击之，太祖皇帝曰：“彼设栅自固，惧我也。今吾众不满二千，若往击之，则彼见吾众寡矣；不如俟其来而击之，破之必矣！”居数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皇帝奋击，大破之，杀获近五千人，余众尚万余，走渡江，争舟溺死者甚众，于是唐之精卒尽矣。

[17]南唐齐王李景达领兵二万从瓜步渡过长江，距离六合二十余里，设置栅栏不再前进。后周众将领想出击，宋太祖皇帝说：“他们设置栅栏固守，是怕我们啊。如今我们部众不满二千，倘若前往攻击，他们就看出我们人数的多少了；不如等待他们来而出击，必定可打败他们了。”过了几天，南唐出兵赶赴六合，宋太祖皇帝奋勇出击，大败敌军，杀死抓获近五千人，余下部众还有一万多，逃奔渡江，争船淹死的很多，于是南唐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

是战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阳为督战，以剑斫其皮笠。明日，遍阅其皮笠，有剑迹者数十人，皆斩之，由是部兵莫敢不尽死。

这场战斗，士兵有不卖力的。宋太祖皇帝假装督战，用剑砍那些战不卖力的士兵的皮斗笠。第二天，普遍检查皮斗笠，上面有剑砍痕迹的有数十人，全部推出斩首，从此所部士兵没有敢不拼死作战的。

先是，唐主闻扬州失守，命四旁发兵取之。己卯，韩令坤奏败扬州兵万余人于湾头堰，获涟州刺史秦进崇；张永德奏败泗州万余人于曲溪堰。

在此之前，南唐主听说扬州失守，命令四周州军发兵夺取扬州。己卯（十七日），韩令坤奏报在湾头堰击败扬州军队一万多人，抓获涟州刺史秦进崇；张永德奏报在曲溪堰击败泗州军队一万多人。

[18]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训为淮南节度使兼沿江招讨使。

[18]丙戌（二十四日），后周世宗任命宣徽南院使向训为淮南节度使兼沿江招讨使。

涡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涡口。

涡口奏报新建浮桥落成。丁亥（二十五日），世宗从濠州前往涡口。

帝锐于进取，欲自至扬州，范质等以兵疲食少，泣谏而止。帝尝怒翰林学士窦仪，欲杀之；范质入救之，帝望见，知其意，即起避之，

质趋前伏地，叩头谏曰：“仪罪不至死，臣为宰相，致陛下枉杀近臣，罪皆在臣。”继之以泣。帝意解，乃释之。

世宗锐意进取，打算亲自到扬州，范质等人认为军队疲乏粮食缺少，哭着劝谏而阻止。世宗曾经生翰林学士窦仪的气，想杀他；范质进去救窦仪，世宗远远望见，知道来意，立即起身避他，范质急步向前伏在地上，磕头进谏说：“窦仪的罪不至于死，臣下身为宰相，导致陛下错杀近臣，罪都在臣下身上。”接着哭泣。世宗怒气消解，于是释放窦仪。

[19]北汉葬神武帝于交城北山，庙号世祖。

[19]北汉在交城北山安葬神武帝刘，庙号为世祖。

[20]五月，丙辰朔，以涡口为镇淮军。

[20]五月，壬辰朔（初一），后周将涡口改为镇淮军。

[21]丙申，唐永安节度使陈诲败福州兵于南台江，俘斩千余级。唐主更命永安曰忠义军。晦，德诚之父也。

[21]丙申（初五），南唐永安节度使陈诲在南台江击败福州军队，俘虏斩首一千余级。南唐主将永安军改名为忠义军。陈诲是陈德诚的父亲。

[22]戊戌，帝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等围寿州，自涡口北归；乙卯，至大梁。

[22]戊戌（初七），世宗留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等围攻寿州，从涡口北上返归；乙卯（二十四日），到达大梁。

[23]六月，壬申，赦淮南诸州系囚，除李氏非理赋役，事有不便于民者，季长吏以闻。

[23]六月，壬申（十一日），后周赦免淮南各州关押的囚犯，废除南唐李氏不合理的赋税徭役，事情有不便利百姓的，委托州县官吏奏报。

[24]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彰信节度使李继勋营于寿州城南，唐刘仁赡伺继勋无备，出兵击之，杀士卒数百人，焚其攻具。

[24]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彰信节度使李继勋在寿州城南安营，南唐刘仁赡等候李继勋没有防备，出兵袭击，杀死士兵数百人，焚毁后周军队的攻城器具。

[25]唐驾部员外郎朱元因奏事论用兵方略，唐主以为能，命将兵复江北诸州。

[25]南唐驾部员外郎朱元利用奏报政事论述用兵策略，南唐主认为他有才能，命他统领军队收复长江以北各州。

[26]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行逢既兼总湖、湘，乃矫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贪吏猾民为民害者皆去之，择廉平吏为刺史、县令。

[26]秋季，七月，辛卯朔（初一），后周世宗任命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周行逢既已兼管洞庭湖、湘水地区，于是就矫正前人的弊端，关心百姓生计，全部废除马氏的横征暴敛，贪官污吏扰民成为百姓祸害的全部革去，选择廉洁平正的官吏担任刺史、县令。

郎州民夷杂居，刘言、王逵旧将多骄横，行逢壹以法治之，无所宽假，众怨怼且惧。有大将与其党十余人谋作乱，行逢知之，大会诸将，于座中擒之，数曰：“吾恶衣粝食，充实府库，正为汝曹，何负而反！今日之会，与汝诀也！”立挝杀之，座上股栗。行逢曰：“诸君无罪，皆宜自安。”乐饮而罢。

郎州地区华夏、蛮夷之民共同居住，刘言、王逵旧日将领大多骄横不法，周行逢一律用法制来管理，没有一点宽容姑息，众人既怨恨又恐惧。有个大将与其党羽十几人阴谋发动叛乱，周行逢知道此事，便设宴大会众将，在座位上擒获他，数落说：“我穿布衣、吃粗粮，充实国库，正是为了你们，为何负心而谋反！今日宴会，是与你诀别！”立刻打死他，在座将领吓得双腿发抖。周行逢说：“诸位没有罪过，都应该自己心安。”大家高兴地饮酒而结束。

行逢多计数，善发隐伏，将卒有谋乱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觉，擒杀之，所部凛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诸州事，其之邵州者，无事可复命，但言刺史刘光委多宴饮。行逢曰：“光委数聚饮，欲谋我邪！”即召还，杀之。亲卫指挥使、衡州刺史张文表恐获罪，求归治所；行逢许之。文表岁时馈献甚厚，及谨事左右，由是得免。

周行逢足智多谋，善于抉发隐患，将吏士兵有阴谋作乱和叛变逃亡的，周行逢必定事先察觉，拘捕斩杀，因此部众对他十分敬畏。然而他生性多疑残忍，经常分头派人秘密探察各州情况，他派到邵州的

人，没有情况可以报告，便只说刺史刘光委经常设宴饮酒。周行逢说："刘光委多次聚众宴饮，想算计我吧！"立即召回，杀死他。亲卫指挥使、衡州刺史张文表畏恐无辜获罪，请求解除兵权回归治所衡州，周行逢准许。张文表一年四季馈赠贡献十分丰厚，同时小心事奉周行逢身边亲信，因此得以免罪。

行逢妻郧国夫人邓氏，陋而刚决，善治生，尝谏行逢用法太严，人无亲附者，行逢怒曰："汝妇人何知！"邓氏不悦，因请之村墅视田园，遂不复归府舍。行逢屡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帅僮仆来输税，行逢就见之，曰："吾为节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邓氏曰："税，官物也。公为节度使，不先输税，何以率下！且独不记为里正代人输税以免楚挞时邪？"行逢欲与之归，不可，曰："公诛杀太过，常恐一旦有变，村墅易为逃匿耳。"行逢惭怒，其僚属曰："夫人言直，公宜纳之。"

周行逢妻子郧国夫人邓氏，丑陋而刚强决断，善于操持生计，曾经规劝周行逢，用法太严的话别人就不会亲附。周行逢发怒说："你妇道人家知道什么！"邓氏不愉快，因此请求到乡村草房看守田园，于是不再回归府第官舍。周行逢屡次派人接她，不肯到来；有一天，她亲自带领家僮仆人前来交纳赋税，周行逢上前见她，说："我身为节度使，夫人为何如此自找苦吃！"邓氏说："赋税，是官家的财富。您身为节度使，不首先交纳赋税，用什么去做下面百姓的表率！再说你难道不记得当里正代人交纳赋税来免除刑杖拷打的时候了吗？"周行逢想同她回家，她不答应，说："您诛杀太过分，我常常担心有朝一日发生变化，乡村草房容易逃避藏匿。"周行逢又羞又气，他的僚属说："夫人说得有理，您应该接受。"

行逢婿唐德求补吏，行逢曰："汝才不堪为吏，吾今私汝则可矣；汝居官无状，吾不敢以法贷汝，则亲戚之恩绝矣。"与之耕牛、农具而遣之。

周行逢的女婿唐德要求补任官吏，周行逢说："你的才能不配做官吏，我如今私下照顾你倒是可以的；但如你当官不像样，我不敢用法来宽容你，那亲戚间的情谊就断绝了。"给他耕牛、农具而遣送回家。

行逢少时尝坐事黥，隶辰州铜，或说行逢："公面有文，恐为朝廷使者所嗤，请以药灭之。"行逢曰："吾闻汉有黥布，不害为英雄，吾

何耻焉！”

周行逢年轻时曾经因事定罪受黥刑，发配辰州铜，有人劝说周行逢：“您脸上刺有字，恐怕会被朝廷使者所嗤笑，请用药来除去。”周行逢说：“我听说汉代有个黥布，并不因此妨碍他成为英雄，我何必为此感到羞耻呢！”

自刘言、王逵以来，屡举兵，将吏积功所羁縻蛮夷，检校官至三公者以千数。前天策府学士徐仲雅，自马希广之废，杜门不出，行逢慕之，署节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趋事我，柰何为之幕吏！”辞疾不至。行逢迫胁固召之，而授文牒，终辞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还。会行逢生日，诸道各遣使致贺，行逢有矜色，谓仲雅曰：“自吾兼镇三府，四邻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内，弥天太保，遍地司空，四邻那得不畏！”行逢复放之邵州，竟不能屈。有僧仁及，为行逢所信任，军府事皆预之，亦加检校司空，娶数妻，出入导从如王公。

从刘言、王逵以来，多次起兵，将领官吏积累功劳以及所属羁縻州县的蛮夷部落首领，赏赐加封得到司徒、司马、司空三公散官头衔的数以千计。前天策府学士徐仲雅，从马希广被废黜以后，闭门不出，周行逢仰慕他，任命他代理节度判官。徐仲雅说：“周行逢昔日在我手下做事，我怎么能做他幕府的官吏！”推辞有病而不到职。周行逢强迫威胁再三征召，当面授予任职文书，终究坚辞不就，周行逢发怒，将他流放到邵州，不久又召回。遇上周行逢生日，各府州分别派遣使者表示祝贺，周行逢面有骄色，对徐仲雅说：“从我总领武平、武安、静江三府之后，四方比邻也都畏服我吗？”徐中雅说：“侍中您管辖境内，满天太保，遍地司空，四邻八方哪能不畏服呢！”周行逢再次将他流放到邵州，最后没能使他屈服。有个叫仁及的僧人，得到周行逢信任，军府事务都参与，也加封为检校司空，娶了好几个妻子，出来进去开道跟从的排场如同王公一般。

[27]辛亥，宣懿皇后符氏殂。

[27]辛亥（二十一日），后周宣懿皇后符氏去世。

[28]唐将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图弃城走。李平取蕲州。唐主以元为舒州团练使，平为蕲州刺史。元又取和州。

[28]南唐将领朱元攻取舒州，后周刺史郭令图弃城逃跑。李平攻取蕲州。南唐主任命朱元为舒州团练使，李平为蕲州刺史。朱元又攻取和州。

初，唐人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征，又兴营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师至，争奉牛酒迎劳。而将帅不之恤，专事俘掠，视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泽，立堡壁自固，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谓之“白甲军”。周兵讨之，屡为所败，先所得唐诸州，多复为唐有。

当初，南唐将茶、盐强行配给农民而征收粮食布帛，称为“博征”，又在淮南兴造营田，农民很吃苦头；及至后周军队到达，农民争相奉送牛酒来迎接慰劳。但后周将帅不体贴安抚，反而专门从事掳掠，把农民视为粪土草芥；农民都很失望，相互聚集在山林湖泽，建立城堡壁垒自己固守，操持农具作为武器，拼缀纸片作为铠甲，当时人称之为“白甲军”。后周军队讨伐他们，屡次被打败，先前所得到南唐各州，大多再为南唐所有。

唐之援兵营于紫金山，与寿春城中烽火相应。淮南节度使向训奏请以广陵之兵并力攻寿春，俟克城，更图进取，诏许之。训封府库以授扬州主者，命扬州牙将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扬州民感悦，军还，或负糗送之。滁州守将亦弃城去，皆引兵趣寿春。

南唐的救援部队在紫金山安营，与寿春城中的烽火遥相呼应。淮南节度使向训上奏请求派广陵的军队合力进攻寿春，等待攻克寿春城，再计划进取，后周世宗下诏同意。向训封好都府仓库交给扬州主管人员，命令扬州牙将部署在城中的巡逻，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扬州百姓感动喜悦，军队返回，有的人背着干粮送去。滁州守将也弃城离去，都领兵赶赴寿春。

唐诸将请据险以邀周师，宋齐丘曰：“如此，则怨益深。”乃命诸将各自保守，毋得擅出击周兵。由是寿春之围益急。齐王景达军于濠州，遥为寿州声援，军政皆出于陈觉，景达署纸尾而已，拥兵五万，无决战意，将吏畏觉，无敢言者。

南唐众将请求占据险要来迎击后周军队，宋齐丘说：“如此的话，怨仇就更深了。”于是命令众将各自退保坚守，不得擅自出击后周军队。因此寿春的围困益发紧急。齐王李景达军队到达濠州，远远地为

寿州声援，军政命令都出于陈觉之手，李景达只是在文书末尾署名而已，拥有五万军队，却无决战之意，将领官吏畏惧陈觉，没有敢说的。

[29]八月，戊辰，端明殿学士王朴、司天少监王处纳撰《显德钦天历》，上之。诏自来岁行之。

[29]八月，戊辰（初九），端明殿学士王朴、司天少监王处纳撰成《显德钦天历》上奏。后周世宗诏令从来年开始施行。

[30]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屯下蔡，唐将林仁肇以水陆军援寿春；永德与之战；仁肇以船实薪刍，因风纵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风回，唐兵败退。永德为铁絙千余尺，距浮梁十余步，横绝淮流，系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

[30]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屯驻下蔡，南唐将领林仁肇率水军、陆军救援寿春；张永德与他交战，林仁肇在船舱装满柴草，借着风势放火，打算烧毁下蔡浮桥，一会儿风向改变，南唐军队溃败退兵。张永德用铁索一千多尺，在距离浮桥十几步的地方，拦腰阻截淮水河道，并系上巨大的木头，因此南唐军队无法接近。

[31]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权知开封府事王朴为户部侍郎，充枢密副使。

[31]九月，丙午（十七日），后周世宗任命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权知开封府事王朴为户部侍郎，充任枢密副使。

[32]冬，十月，癸酉，李重进奏唐人寇盛唐，铁骑都指挥使王彦升等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彦升，蜀人也。

[32]冬季，十月，癸酉（十四日），李重进奏报南唐军队侵犯盛唐，铁骑都指挥使王彦升等击败来敌，斩首三千多级。王彦升是蜀人。

[33]丙子，上谓侍臣：“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民间便之。

[33]丙子（十七日），后周世宗对侍从大臣说：“近代各朝征收粮食布帛，大多不等到收获、纺织完毕。”于是诏令三司，从今夏税在六月开始征收，秋税在十月开始征收，乡里民间感到便利。

[34]山南东道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安审琦镇襄州十余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师，遣还镇。既行，上问宰相："卿曹送之乎？"对曰："送至城南，审琦深感圣恩。"上曰："近朝多不以诚信待诸侯，诸侯虽有欲效忠节者，其道无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诸侯不归心哉！"

[34]山南东道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安审琦坐镇襄州十几年，到这时进京入朝，授官守太师，遣送返回镇所。上路以后，后周世宗问宰相："爱卿等送他了吗？"回答说："送到京城南面，安审琦深深感激皇上的恩德。"世宗说："近代各朝大多不用诚信对待诸侯，诸侯即使有想效忠尽节的，那路也无从可走。统治天下的人只要能不失信用，怕什么诸侯不心归诚服呢！"

[35]壬午，张永德奏败唐兵于下蔡。是时唐复以水军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没其船下，縻以铁锁，纵兵击之，船不得进退，溺死者甚众。永德解金带以赏善游者。

[35]壬午（二十三日），张永德奏报在下蔡击败南唐军队。当时南唐再次用水军进攻张永德，张永德夜晚命令善于游泳的士兵潜没到敌船底下，系上铁锁，发兵攻击，船只不能前进后退，淹死的南唐兵很多。张永德解下身上的金带赏给善于游泳的士兵。

[36]甲申，以太祖皇帝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太祖皇帝表滑州军事判官赵普为节度推官。

[36]甲申（二十五日），后周世宗任命宋太祖皇帝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宋太祖皇帝表举滑州军事判官赵普为节度推官。

[37]张永德与李重进不相悦，永德密表重进有二心，帝不之信。时二将各拥重兵，众心抚恐。重进一日单骑诣永德营，从容宴饮，谓永德曰："吾与公幸以肺附俱为将帅，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众心亦安。唐主闻之，以蜡丸遗重进，诱以厚利，其书皆谤毁及反间之语；重进奏之。

[37]张永德和李重进关系不和，张永德秘密上表说李重进有外心，后周世宗不相信。当时两位将领各自握有重兵，众人心里担忧恐惧。李重进有一天单人匹马到张永德营帐，从容自如地欢宴饮酒，对张永德说："我和您有幸因是皇上的心腹而都做将帅，为何相互疑忌如此之深呢？"张永德的敌意于是消除，众人心里也踏实了。南唐主闻讯，派

人将封有书信的蜡丸带给李重进，用高官厚禄来引诱，书信中都是毁谤朝廷和策反离间的话；李重进将来信奏报。

初，唐使者孙晟、钟谟从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会，班于中书省官之后，时召见，饮以醇酒，问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无二心。”及得唐蜡书，帝大怒，召晟，责以所对不实。晟正色抗辞，请死而已。问以唐虚实，默不对。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于右军巡院，更以帝意问之；翰与之饮酒数行，从容问之，晟终不言。翰乃谓曰：“有敕，赐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谨以死报国。”乃就刑。并从者百余人皆杀之，贬钟谟耀州司马，既而帝怜晟忠节，悔杀之，召谟，拜卫尉少卿。

当初，南唐使者孙晟、钟谟跟随世宗到达大梁，世宗待他们很优厚，每次朝会，让他们排在中书省官员的后面，时常召见，给他们喝美酒，询问南唐情况。孙晟只说：“唐主畏服陛下神武，事奉陛下别无二心。”及至获得南唐蜡丸中的书信，世宗勃然大怒，召见孙晟，斥责他回答的不是实情。孙晟神色严正言辞激昂，只求一死。再问南唐国中虚实，缄口不答。十一月，乙巳（十七日），世宗命令都承旨曹翰送孙晟到右军巡院，再按世宗意思问他。曹翰与他饮酒，酒过几巡以后，和言悦色地问他，孙晟始终不说。曹翰于是对他说：“我有敕书，赐相公自杀。”孙晟神色安祥，寻找朝袍朝笏，整理衣帽，向南叩拜说：“臣下我谨以死报国。”于是赴刑。连同随从一百多人都镣死，钟谟贬为耀州司马。事后世宗怜惜孙晟的忠诚节操，后悔杀他，召回钟谟，授予卫尉少卿。

[38]帝召华山隐士真源陈抟，问以飞升、黄白之术，对曰：“陛下为天子，当以治天下为务，安用此为！”戊申，遣还山，诏州县长吏常存问之。

[38]后周世宗召见华山隐士真源人陈抟，询问羽化升仙、冶炼金子的法术，陈抟回答：“陛下是天子，应当以治理天下为己任，哪里用得着这些呢！”戊申（二十日），世宗遣送他回山，诏令州县长官经常看望问候。

[39]十二月，壬申，以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

[39]十二月，壬申（十四日），后周世宗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检点。

[40]分命中使发陈、蔡、宋、亳、颍、兖、曹、单等州丁夫城下蔡。

[40]后周世宗分别命令宫中使者征发陈州、蔡州、宋州、亳州、颍州、兖州、曹州、单州等地壮丁民夫修筑下蔡城。

[41]是岁，唐主诏淮南营田害民尤甚者罢之。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处尧刚直有口辩，久之，忿怼，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41]这一年，南唐主诏令取消损害百姓特别严重的部分淮南营田。派遣后部郎中陈处尧携带厚礼渡海到契丹乞求出兵；契丹不能为南唐出兵，因而留下陈处尧不送还。陈处尧刚强直率，有口才善辩，时间久了，忿怼怨恨，多次当面指责契丹主，契丹主也不怪罪他。

[42]蜀陵、荣州獠反，弓箭库使赵季文讨平之。

[42]后蜀陵州、荣州僚人造反，弓箭库使赵季文讨伐平定叛乱。

[43]吴越王弘括境内民兵，劳扰颇多，判明州钱弘亿手疏切谏，罢之。

[43]吴越王钱弘搜求境内的百姓当兵，烦劳骚扰颇多，明州刺史钱弘亿亲笔上疏恳切劝谏，吴越王于是撤消此举。

四年（丁巳、957）

四年（丁巳，公元957年）

[1]春，正月，己丑朔，北汉大赦，改元天会。以翰林学士卫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内客省使段恒为枢密使。

[1]春季，正月，己丑朔（初一），北汉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天会。任命翰林学士卫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内客省使段恒为枢密使。

[2]宰相屡请立皇子为王，上曰：“诸子皆幼；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独先朕子，能自安乎！”

[2]后周宰相多次请求册立皇子为王，世宗说：“儿子们都还年幼；况且功臣的儿子都没加封，反而独自先封朕的儿子，能心安理得么！”

[3]周兵围寿春，连年未下，城中食尽。齐王景达自濠州遣应援使·永安节度使许文稹、都军使边镐、北面招讨使朱元将兵数万，溯淮救之，军于紫金山，列十余寨如连珠，与城中烽火晨夕相应，又筑甬道抵寿春，欲运粮以馈之，绵亘数十里。将及寿春，李重进邀击，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夺其二寨。丁未，重进以闻。戊申，诏以来月幸淮上。

[3]后周军队围攻寿春，连年没有攻下，城中粮食吃光。齐王李景达从濠州派遣应援使、永安节度使许文稹和都军使边镐、北面招讨使朱元领兵数万，沿淮水而上救援寿春，军队驻扎在紫金山，排列十几个营寨如同串连的珠子，与城中的烽火早晚相呼应，又修筑两旁有墙的通道直达寿春，准备运输粮食来供应城中，绵延横亘长达几十里。通道将要修到寿春城下，李重进拦截出击，大败南唐军，死的有五千人，夺取两个营寨。丁未（十九日），李重进奏报。戊申（二十日），世宗下诏宣布于下月亲临淮水之上。

刘仁赡请以边镐守城，自帅众决战；齐王景达不许，仁赡愤邑成疾。其幼子崇谏夜泛舟渡淮北，为小校所执，仁赡命腰斩之，左右莫敢救，监军使周廷构哭于中门以救之；仁赡不许。廷构复使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崇谏非不爱也，然军法不可私，名节不可亏；若贷之，则刘氏为不忠之门，妾与公何面目见将士乎！”趣命斩之，然后成丧。将士皆感泣。

刘仁赡请求让边镐守城，自己率领部众决一死战；齐王李景达不准许，刘仁赡因气抑郁成疾。刘仁赡的小儿子刘崇谏夜晚乘船准备渡到淮北，被军中小校抓获，刘仁赡命令腰斩，左右部将没有人敢去救，监军使周廷构在中门大哭来相救；刘仁赡不允许。周廷构又派人向夫人求救，夫人说：“贱妾对崇谏不是不怜爱，然而军法不可徇私，名节不可亏损；倘若宽容他，刘氏就成为不忠之家，贱妾与刘公将有什么面目去见将吏士卒呢！”催促命令腰斩，然后收敛安葬，将吏士兵都感动流泪。

议者以唐援兵尚强，多请罢兵，帝疑之。李寝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质、王溥就与之谋，上疏，以为：“寿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銮驾亲征，则将士争奋，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悦。

议事的人认为南唐援军还强大，大多请求撤兵，世宗怀疑所议。李卧病在家，二月，丙寅（初八），世宗派范质、王溥前去与他商议，李上书，认为："寿春危难困苦，朝夕之间可以攻破，倘若皇上亲自出征，将士就会奋勇争先，南唐援军震惊恐慌，城中守军知道危亡，就必定可以攻下了！"世宗很高兴。

[4]庚午，诏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国子博士聂崇义讨论制度，为之图。

[4]庚午（十二日），后周世宗诏令有关部门另外制造祭器、祭玉等，命国子博士聂崇义探讨研究礼仪制度，画出图来。

[5]甲戌，以王朴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以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巡检，以侍卫都虞候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

[5]甲戌（十六日），后周世宗任命王朴暂时代理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任命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巡检，任命侍卫都虞候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

乙亥，帝发大梁。先是周与唐战，唐水军锐敏，周人无以敌之，帝每以为恨。返自寿春，于大梁城西汴水侧造战舰数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战，数月之后，纵横出没，殆胜唐兵。至是命右骁卫大将军王环将水军数千自闵河沿颍入淮，唐人见之大惊。

乙亥（十七日），世宗从大梁出发。在这之前后周与南唐交战，南唐水军精锐敏捷，后周无法同它抗衡，世宗经常以此为恨。从寿春返回后，在大梁城西汴水岸边制造战舰数百艘，命令南唐投降士卒教北方兵水战，几个月以后，后周水军纵横江湖，出没水中，差不多胜过南唐水军。到这时，命令右骁卫大将军王环率领水军数千人从闵河沿颍水进淮水，南唐军队看见大为震惊。

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渡淮，抵寿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胄，军于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击唐先锋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斩获三千余级，断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诸寨，还下蔡。

乙酉（二十七日），世宗到达下蔡；三月，己丑（初二），夜晚，世宗渡过淮水，抵达寿春城下。庚寅（初三）早晨，亲自穿上盔甲，驻军紫金山南面，命令宋太祖皇帝攻击南唐先锋寨以及山北营寨，全

都击破，斩获三千多首级，掐断敌军通道，由此南唐军队首尾无法互相救援。到傍晚，世宗诏令分兵把守各个营寨，返回下蔡。

[6]唐朱元恃功，颇违元帅节度；陈觉与元有隙，屡表示反覆，不可将兵，唐主以武昌节度使杨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觉以齐王景达之命，召元至濠州计事，将夺其兵；元闻之，愤怒，欲自杀，门下客宋说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贵，何必为妻子死乎！"辛卯夜，元与先锋壕寨使朱仁裕等举寨万余人降；裨将时厚卿不从，元杀之。

[6]南唐朱元倚仗有战功，常常违抗元帅指挥；陈觉与朱元有裂隙，屡次上表说朱元反复无常，不可领兵，南唐主任命武昌节度使杨守忠取代他。杨守忠到达濠州，陈觉用齐王李景达的命令，召见朱元到濠州计划军事，准备夺取他的兵权；朱元听说此事，异常愤怒，想要自杀，门下客人宋劝朱元说："大丈夫到哪里不能富贵，何必为了妻子儿女去死呢！"辛卯（初四）夜晚，朱元与先锋壕寨使朱仁裕等率领营寨中一万多人投降；副将时厚卿不服从，朱元杀死了他。

帝虑其馀众沿流东溃，遽命虎捷左厢都指挥使赵晁将水军数千沿淮而下。壬辰旦，帝军于赵步，诸将击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杀获万余人，擒许文稹、边镐、杨守忠。余众果沿淮东走，帝自赵步将骑数百循北岸追之，诸将以步骑循南岸追之，水军自中流而下，唐兵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获船舰粮仗以十万数。晡时，帝驰至荆山洪，距赵步二百馀里，是夜，宿镇淮军，癸酉，从官始至。刘仁赡闻援兵败，扼吭叹息。

世宗考虑南唐其余部众会沿着水流向东溃逃，赶紧命令虎捷左厢都指挥使赵晁带领数千水军沿着淮水而下。壬辰（初五）早晨，世宗驻扎在赵步，众将攻击南唐紫金山营寨，大败唐军，杀死俘获一万多人，活捉许文稹、边镐、杨守忠。其余部队果然沿着淮水向东逃跑，世宗从赵步率领数百骑兵沿北岸追赶，众将率步兵、骑兵沿南岸追赶，水军从淮水中流而下，南唐军队战死淹死和投降的将近四万人，缴获船舰粮食兵器数以十万计。黄昏时分，世宗奔驰到荆山洪，距离赵步二百多里。当夜，住宿在镇淮军，癸酉（疑误），随从官员才到达。刘仁赡听说援兵溃败，气噎喉咙而叹息。

甲午，发近县丁夫城镇淮军，为二城，夹淮水，徙下蔡浮梁于其间，扼濠、寿应援之路。会淮水涨，唐濠州都监彭城郭廷谓以水军溯

淮，欲掩不备，焚浮梁；右龙武统军赵匡赞觇知之，伏兵邀击，破之。

甲午（初七），后周征发附近州县壮丁民夫修筑镇淮军城，建造两座城，中夹淮水，将下蔡浮桥迁移到两城之间，掐断濠州、寿州接应救援的道路。适逢淮水上涨，南唐濠州都监彭城人郭廷谓率水军沿淮水而上，想乘不备之时突然袭击，焚毁浮桥；右龙武统军赵匡赞窥察知道，埋伏军队拦击，打败南唐军。

唐齐王景达及陈觉皆自濠州奔归金陵，惟静江指挥使陈德诚全军而还。

南唐齐王李景达和陈觉都从濠州逃回金陵，只有静江指挥使陈德诚全军而还。

戊戌，以淮南节度使向训为武宁节度使、淮南道行营都监，将兵戍镇淮军。

戊戌（十一日），后周世宗任命淮南节度使向训为武宁节度使、淮南道行营都监，领兵戍守镇淮军。

己亥，上自镇淮军复如下蔡。庚子，赐刘仁赡诏，使自择祸福。

己亥（十二日），后周世宗从镇淮军再次前往下蔡。庚子（十三日），赐刘仁赡诏书，让他自己选择吉凶祸福。

唐主议自督诸将拒周，中书舍人乔匡舜上疏切谏，唐主以为沮众，流抚州。唐主问神卫统军朱匡业、刘存忠以守御方略，匡业诵罗隐诗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业言为然。唐主怒，贬匡业抚州副使，流存忠于饶州。既而竟不敢自行。

南唐主拟议亲自督率众将抵抗后周，中书舍人乔匡舜上书恳切劝谏，南唐主认为动摇军心，流放抚州。南唐主问神卫统军朱匡业、刘存忠防御策略，朱匡业背诵罗隐的诗道：“时机到来天地都同力助，气运离去英雄也身不由己。”刘存忠认为朱匡业的话很对。南唐主发怒，贬谪朱匡业为抚州副使，将刘存忠流放到饶州。不久他自己也居然不敢出行。

甲辰，帝耀兵于寿春城北。唐清淮节度使兼侍中刘仁赡病甚，不知人，丙午，监军使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等作仁赡表，遣使奉之来降。丁未，帝赐仁赡诏，遣门使万年张保续入城宣谕，仁赡子崇让复

出谢罪。戊申，帝大陈甲兵，受降于寿春城北，廷构等舁仁赡出城，仁赡卧不能起，帝慰劳赐赉，复令入城养疾。

甲辰（十七日），后周世宗在寿春城北显示兵力。南唐清淮节度使兼侍中刘仁赡病得很重，不省人事，丙午（十九日），监军使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等以刘仁赡的名义起草表书，派遣使者拿着前来投降。丁未（二十日），世宗赐刘仁赡诏书，派遣门使万年人张保续入城宣示安抚，刘仁赡儿子刘崇让又出城告罪。戊申（二十一日），世宗大陈军旅，在寿春城北面接受投降，周廷构等抬着刘仁赡出城，刘仁赡躺着不能起来，世宗慰劳赏赐，又让他进城养病。

庚戌，徙寿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书聚山林者，并召令复业，勿问罪；有尝为其杀伤者，毋得雠讼。向日政令有不便于民者，令本州条奏。辛亥，以刘仁赡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制辞略曰："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堪比！朕之伐叛，得尔为多。"是日，卒，追赐爵彭城郡王。唐主闻之，亦赠太师。帝复以清淮军为忠正军以旌仁赡方节，以右羽林统军杨信为忠正节度使、同平章事。

庚戌（二十三日），将寿州府治迁到下蔡，赦免州境内死罪以下全部囚犯。州中百姓因受到南唐刑法处理而聚集山林的，一并召回让他们重操旧业，不加问罪；有曾经被他们伤害过的，不得报仇打官司。昔日政令有不便于百姓的，命令本州条陈奏报。辛亥（二十四日），任命刘仁赡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制书内容大致说："对事奉的君主竭尽忠诚，高风亮节没有欠缺，前代名臣良将，能有几人可以比拟！朕讨伐叛逆，得到你才真正值得称道。"当日，刘仁赡去世，追赐爵位为彭城郡王。南唐主闻悉，也追赠刘仁赡为太师。世宗又将清淮军改为忠正军来表彰刘仁赡的节操，任命右羽林统军杨信为忠正节度使、同平章事。

[7]前许州司马韩伦，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领镇安节度使，伦居于陈州，干预政事，贪污不法，为公私患，为人所讼，令坤屡为之泣请。癸丑，诏免伦死，流沙门岛。

[7]前许州司马韩伦，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父亲。韩令坤兼领镇安节度使，韩伦居住在陈州，干预当地政事，贪污违法，成为

官府、百姓的祸患，被人起诉，韩令坤屡次为他哭泣求情。癸丑（二十六日），后周世宗下诏韩伦免于处死，流放沙门岛。

伦后得赦还，居洛阳，与光禄卿致仕柴守礼及当时将相王溥、王晏、王彦超之父游处，恃势恣横，洛阳人畏之，谓之十阿父。帝既为太祖嗣，人无敢言守礼子者，但以元舅处之，优其俸给，未尝至大梁；尝以小忿杀人，有司不敢诘，帝知而不问。

韩伦后来得到赦免返回，居住洛阳，与光禄卿退休柴守礼以及当时将相王溥、王晏、王彦超的父亲交游相处，依仗权势恣意横行，洛阳百姓怕他们，称作“十阿父”。世宗成为太祖继承人，别人不敢说他是柴守礼的儿子，只以长舅看待柴守礼，给他优厚的俸禄给养，但未曾到达大梁；柴守礼曾经因一点小小的忿恨而杀人，官吏不敢查究，世宗知道而不过问。

[8]诏开寿州仓振饥民。丙辰，帝北还；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8]后周世宗诏令打开寿州粮仓救济饥民。丙辰（二十九日），世宗北上返回；夏季，四月，己巳（十二日），到达大梁。

[9]诏修永福殿，命宦官孙延希董其役。丁丑，帝至其所，见役徒有削为匕，瓦中啖饭者，大怒，斩延希于市。

[9]后周世宗诏令修缮永福殿，命令宦官孙延希监督工程。丁丑（二十日），世宗到达修缮场所，看到役徒有使用木片削成的勺子，在瓦片中盛饭吃的，勃然大怒，将孙延希在街市斩首。

[10]帝之克秦、凤也，以蜀兵数千人为怀恩军。乙亥，遣怀恩指挥使萧知远等将士八百余人西还。

[10]后周世宗攻克秦州、凤州后，将后蜀士兵数千人组建为怀恩军。乙亥（十八日），派遣怀恩指挥使萧知远等率领将士八百多人向西返回。

[11]壬午，李扶疾入见，帝命不拜，坐于御坐之侧。恳辞禄位，不许。

[11]壬午（二十五日），李抱病入朝谒见，世宗命令不必不拜，让他坐在天子座位的旁边。李恳切辞去俸禄职位，但世宗不答应。

[12]甲申，分江南降卒为六军、三十指挥，号怀德军。

[12]甲申（二十七日），后周将江南投降的士兵分编成六军、三十指挥，号称怀德军。

[13]乙酉，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

[13]乙酉（二十八日），后周世宗诏令疏通汴水让其向北流入五丈河，从此齐、鲁一带的船只都能直达大梁。

[14]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领义成节度使。

[14]五月，丁酉（十一日），后周世宗任命宋太祖皇帝兼领义成节度使。

[15]诏以律令文古难知，格敕烦杂不壹，命御史知杂事张等训释，详定为《刑统》。

[15]后周世宗诏令因法律条令文字古奥艰深难以明白，格式、敕令繁杂众多互为统一，命令御史知杂事张等训诂诠释，缜密编定为《刑统》。

[16]唐郭廷谓将水军断涡口浮梁，又袭败武宁节度使武行德于定远，行德仅以身免。唐主以廷谓为滁州团练使，充上淮水陆应援使。

[16]南唐郭廷谓率领水军切断涡口浮桥，并且在定远偷袭击败武宁节度使武行德，武行德仅仅自己逃脱。南唐君主任命郭廷谓为滁州国练使，充任上淮水陆应援使。

[17]蜀人多言左右卫圣马步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廷为将败覆，不应复典兵；廷亦自请罢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检校太尉，罢军职。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谓蜀主曰："吾昔见庄宗跨河与梁战，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诸将非有大功，无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远出于厮养，伊审徵、韩保贞、赵崇韬皆膏粱乳臭子，素不习兵，徒以旧恩置于人上，平时谁敢言者，一旦疆埸有事，安能御大敌乎！以吾观之，惟高彦俦太原旧人，终不负汝，自馀无足任者。"蜀主不能从。

[17]后蜀人大多议论左右卫圣马步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廷担任将领而兵败覆没，不应该再统领军队；李廷自己也请求罢免。六月，乙丑（初十），后蜀主诏令李廷加官检校太尉，罢去军队职务。李太后因为统领军队的将帅大多不是合适人选，就对后蜀主说："我从前看见唐庄宗跨越黄河与梁朝作战，以及先帝在太原任职，

其后平定西川、东川，各位将领没有重大战功，不得统领军队，所以士兵畏惧服从。如今王昭远出身役徒下人，伊审征、韩保贞、赵崇韬都是膏粱纨、乳臭未干的贵胄子弟，素来不熟悉军事，只是因为旧日恩宠而置于常人之上，平时谁敢说他们，然而一旦边疆有战事，他们怎么能抵御入侵大敌呢！按我的观察，只有高彦俦是先帝在太原时的老人，终究不会背负您，其余均不值得重用。”后蜀主没能听从。

[18]丁丑，以前华州刺史王祚为颍州团练使。祚，溥之父也。溥为宰相，祚有宾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犬不足为起。”

[18]丁丑（二十二日），后周世宗任命前华州刺史王祚为颍州团练使。王祚是王溥的父亲。王溥担任宰相，遇到王祚有宾客，王溥经常穿着朝服立着侍候，客人们坐在席上很不安，王祚说：“犬子不值得诸位为他起身。”

[19]秋，七月，丁亥，上治定远军及寿春城南之败，以武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为左卫上将军，河阳节度使李继勋为右卫大将军。

[19]秋季，七月，丁亥（初二），后周世宗处理定远军和寿春城南的失败，任命武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为左卫上将军，河阳节度使李继勋为右卫大将军。

[20]北汉主初立七庙。

[20]北汉主开始设立祖宗七庙。

[21]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卧疾二年，凡九表辞位；八月，乙亥，罢守本官，令每月肩舆一诣便殿议政事。

[21]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卧病二年，前后共九次上表辞职；八月，乙亥（二十一日），后周世宗诏令免去李同平章事之职保留原官，让他每月坐着轿子到便殿一次，议论朝廷政事。

[22]以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检校太保，充枢密使。

[22]后周世宗任命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为检校太保，充任枢密使。

[23]怀恩军至成都，蜀主遣梓州别驾胡立等八十人东还，且致书为谢，请通好。癸未，立等至大梁。帝以蜀主抗礼，不之答；蜀主闻之，怒曰：“朕为天子郊礼天地时，尔犹作贼，何敢如是！”

[23]怀恩军到达成都，后蜀主派遣梓州别驾胡立等八十人向东返回，并且致书信表示感谢，请求通使友好。癸未（二十九日），胡立等人到达大梁。后周世宗因为后蜀主采用对等礼节，便不回复他；后蜀主闻悉后，发怒说："朕为天子在郊外祭祀天地时，你还在当盗贼，怎么敢如此无礼！"

[24]九月，中书舍人窦俨上疏请令有司讨论古今礼仪，作《大周通礼》，考正锺律，作《大周正乐》。又以为："为政之本，莫大择人；择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轻用名器，始为辅弼，即兼三公、仆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则以趋竞为心；既得之也，则以容默为事。但思解密勿之务，守崇重之官，逍遥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于南宫三品、两省给、舍以上，各举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贤，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权知政事。期岁之间，察其职业，若果能堪称，其官已高，则除平章事；未高，则稍更迁官，权知如故。若有不称，则罢其政事，责其举者。又，班行之中，有员无职者太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试之于事，还以旧官登叙，考其治状，能者进之，否者黜之。"又请："令盗贼自相纠告，以其所告赀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则盗不能聚矣。又，新郑乡村团为义营，各立将佐，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盗，罪其一将。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无能脱者。由是邻县充斥而一境独清。请令他县皆效之，亦止盗之一术也。又，累朝已来，屡下诏书，听民多种广耕，止输旧税，及其既种，则有司履亩而增之，故民皆疑惧而田不加辟。夫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则田无不广，田广则谷多，谷多则藏之民犹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举而得八州，再驾而平寿春，威灵所加，前无强敌。今以众击寡，以治伐乱，势无不克，但行之贵速，则彼民免俘馘之灾，此民息转输之困矣。"帝览而善之。俨，仪之弟也。

[24]九月，中书舍人窦俨上书请求命令有关官员研讨纂集古今的礼仪，撰作《大周通礼》，考究校正黄钟律度，撰作《大周正乐》。同时认为："治理政事的根本，没有比选择人材更重要的；选择人材的重点，没有比挑选宰相更首要的。自从唐朝末年以来，轻易赐爵封官，刚担任宰相辅佐天子处理朝政，便立即兼领司徒、司空、司马三公和

仆射的官位。因此许多人在没得到职位时，就一门心思追逐猎取；得到职位以后，就专以沉默寡言、明哲保身为事，只考虑如何解脱耗神费力的政务，守住位高权重的官职，整天逍遥在园林亭台之中，保护家族的平安。请求命令现任宰相至尚书省六部尚书、中书省及门下省给事中、中书舍人以上，各自荐举所知道的人材。倘若陛下平素知道其人贤能，自己可以提拔任用；倘若不清楚，暂且让其人以原来官位暂时主持政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考察他的职责业绩，倘若果真能够胜任，他原来的官位已经高了，就正式授予平章事；倘若原来的官位不高，就再稍加提升，代理主持政事照旧。倘若有不称职的，就罢免他处理政事的资格，追究荐举者的责任。此外，在朝做官的班次行列之中，有名额而无职责的占了大半，请求衡量他们的才能本领，授官出外任职，在实际事务中试用，回京入朝后按原职登录叙用，考察他的政绩，能干的提拔，无能的贬黜。”又请求：“让盗贼自己相互检举揭发，将被告发者的一半财产赏给告发者；或有亲戚替他自首的，就判处他的党徒同伙而赦免所自首者。像这样，盗贼就不能聚集了。另外，新郑的乡村组织成义营，分别设立将佐，一户当盗贼，就连累一村，一户遭遇盗抢，就怪罪一将。每当有盗贼发生，就击鼓举火，成年男子云集出事地点，盗贼少而百姓多，便没有能漏网逃脱的。如此邻近县乡盗贼充斥而新郑全境独自肃清盗贼。请求下令其他州县都仿效新郑，这也是阻止盗贼的一个办法。同时，历朝以来，多次颁下诏书，听凭农民在旧田以外多种广耕，只交纳旧税，但等到农民已经种上，官吏就丈量田亩而增税，所以农民都怀疑惧怕而田地不再开辟。实行政令的先决条件，没有比诚实信用更重要的，如果信用卓著，田地就不会不扩大，田地扩大粮食就增多，粮食增多藏在农民手里就如同藏在官府一样。”又说：“陛下南下征伐长江、淮水流域，一举而取得八个州，再次出征而平定寿春，神威所至之处，前面无有强敌对手。如今以多击少，以治伐乱，势必攻无不克，只是行动上贵在神速，对方的百姓就可免于俘获斩首的灾难，这里的百姓则能消除辗转运输的困苦。”世宗阅后认为好。窦俨是窦仪的弟弟。

[25]冬，十月，戊午，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

[25]冬季，十月，戊午（初五），后周设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荐举人材。

[26]癸亥，北汉麟州刺史杨重训举城降，以为麟州防御使。

[26]癸亥（初十），北汉麟州刺史杨重训率城投降，后周世宗任命他为麟州防御使。

[27]己巳，以王朴为东京留守，听以便宜从事。以三司使张美充大内都点检。

[27]己巳（十六日），后周世宗任命王朴为东京留守，准许他根据情况机断行事。任命三司使张美充任大内都点检。

壬申，帝发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镇淮军，是夜五鼓，济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东北十八里有滩，唐人栅于其上，环水自固，谓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内殿直康保裔帅甲士数百，乘橐驼涉水，太祖皇帝帅骑兵继之，遂拔之。李重进破濠州南关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审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战船数百于城北，又植巨木于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军攻之，拔其木，焚战船七十余艘，斩首二千余级，又攻拔其羊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团练使郭廷谓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为唐所种族，请先遣使诣金陵禀命，然后出降。"帝许之。辛丑，帝闻唐有战船数百艘在涣水东，欲救濠州，自将兵夜发水陆击之。癸卯，大破唐兵于洞口，斩首五千余级，降卒二千余人，因鼓行而东，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门，破水寨及月城。帝居于月城楼，督将士攻城。

壬申（十九日），世宗从大梁出发。十一月，丙戌（初四），到达镇淮军，当夜五更，渡过淮水。丁亥（初五），到达濠州城西。濠州东北十八里有个滩，南唐人在滩上设置栅栏，四周环水据以固守，认为后周军队必定无法渡河。戊子（初六），世宗亲自攻打，命令内殿直康保裔率领全副武装士兵数百人，乘着骆驼涉水，宋太祖皇帝率领骑兵随后，于是拔取。李重进攻破濠州南关城。癸巳（十一日），世宗亲自进攻濠州，王审琦攻取了南唐军水寨。南唐军队在城北面聚集数百条战船，又在淮水中竖起大木头来阻拦后周军队。世宗命令水军进攻，拔掉大木头，烧毁战船七十多艘，斩首二千多级，又攻破羊马城，城中震动恐慌，丙申（十四日）夜晚，南唐濠州团练使郭廷谓上

表给后周世宗说："臣下家在江南，如今倘若马上投降，恐怕被唐人诛灭全族，请求先派遣使者到金陵请命，然后出城投降。"世宗答应了他。辛丑（十九日），世宗听说南唐有数百艘战船在涣水东面，准备救援濠州，便亲自领兵夜晚派出水军、陆军进攻。癸卯（二十一日），在洞口大败南唐军队，斩首五千余级，投降士兵二千多人，后周军队乘势击鼓向东行进，所到之处都被攻克。乙巳（二十三日），到达泗州城下，宋太祖皇帝先攻城南，乘势焚烧城门，攻破水寨和月城。世宗住在月城楼上，监督将士攻打泗州城。

[28]北汉主自即位以来，方安集境内，未遑外略。是月，契丹遣其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将兵来会北汉，欲同入寇，北汉主遣其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将兵会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还。北汉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与之绝，赠送勋甚厚。

[28]北汉主从即位以来，正忙于安定国内，没空对外攻略。当月，契丹派遣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领兵来会合北汉军队，准备共同入侵后周，北汉君主派遣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领兵会合崔勋的军队，南下侵犯潞州，到达城下而返回。北汉主知道契丹靠不住而不敢立即与之断绝关系，便赠送给崔勋很丰厚的礼物。

[29]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将范再遇举城降，以再遇为宿州团练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军中刍荛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悦，争献刍粟；既克泗州，无一卒敢擅入城者。帝闻唐战船数百艘泊洞口，遣骑之，唐兵退保清口。

[29]十二月，乙卯（初三），南唐泗州守将范再遇率城投降，后周任命范再遇为宿州团练使。世宗亲自到达泗州城下，下令军中割草打柴的人不得侵犯农民田地，农民都感激喜悦，争相献送粮草；攻克泗州以后，没有一名士兵敢擅自入城。世宗闻悉南唐数百艘战船停泊在洞口，派遣骑兵侦察，南唐军队退守清口。

戊午，上自将亲军自淮北进，命太祖皇帝将步骑自淮南进，诸将以水军自中流进，共追唐兵。时淮滨久无行人，葭苇如织，多泥淖沟堑，士卒乘胜气茇涉争进，皆忘其劳。庚申，追及唐兵，且战且行，金鼓声闻数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沿淮东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为前锋，行六十里，擒其保义节度使、濠·泗·楚·

海都应援使陈承昭以归。所获战船烧沈之余得三百余艘，士卒杀溺之余得七千余人。唐之战船在淮上者，于是尽矣。

戊午（初六），世宗亲自率领警卫部队从淮水北岸挺进，命令宋太祖皇帝率领步兵、骑兵从淮水南岸挺进，众将率领水军从淮水中流挺进，共同追击南唐军队。当时淮水之滨长久没有行人，芦苇茂密如织，到处沼泽沟坑，士兵凭借胜利的气势跋涉泥泞争相前进，都忘却了劳累。庚申（初八），追上南唐军队，边打边进，金鼓的声音传到周围数十里。辛酉（初九），到达楚州西北，大败南唐军。南唐军队有沿淮水向东而下的，世宗亲自追赶，宋太祖皇帝担任前锋，出行六十里，擒获南唐保义节度使、濠、泗、楚、海都应援使陈承昭而返归。所缴获的战船除去烧毁沉没之外共得三百多艘，士兵斩杀淹死之外共俘七千多人，南唐人在淮水上的战舰，全在这场战斗中歼灭了。

郭廷谓使者自金陵还，知唐不能救，命录事参军鄱阳李延邹草降表。延邹责以忠义，廷谓以兵临之，延邹掷笔曰："大丈夫终不负国为叛臣作降表！"延谓斩之，举濠州降，得兵万人，粮数万斛。唐主赏李延邹之子以官。

郭廷谓的使者从金陵回来，得知南唐朝廷不能救援，便命令录事参军鄱阳人李延邹起草投降表书。李延邹用忠义来斥责郭廷谓，郭廷谓用兵器相逼，李延邹将笔掷地说："大丈夫最终决不辜负国家去为叛臣写投降表书！"郭廷谓杀死他，率濠州投降，后周得到兵员万人，粮食数万斛。南唐主用官位赏赐李延邹的儿子。

壬戌，帝济淮，至楚州，营于城西北。

壬戌（初十），世宗渡过淮水，到达楚州，在城西北安营。

乙丑，唐雄武军使、知涟水县事崔万迪降。

乙丑（十三日），南唐雄武军使、知涟水县事崔万迪投降。

丙寅，以郭廷谓为亳州防御使。

丙寅（十四日），任命郭廷谓为亳州防御使。

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

戊辰（十六日），世宗进攻楚州，攻克城外的月城。

庚午，郭廷谓见于行宫，帝曰："朕南征以来，江南诸将败亡相继，独卿能断涡口浮梁，破定远寨，所以报国足矣。濠州小城，使李

自守，能守之乎！”使将濠州兵攻天长。帝遣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武守琦将骑数百趋扬州，至高邮；唐人悉焚扬州官府民居，驱其人南渡江，后数日，周兵至，城中余癃病十余人而已，癸酉，守琦以闻。

庚午（十八日），郭廷谓在行宫拜见，世宗说：“朕南下征伐以来，江南众将相继战败逃亡，只有爱卿能切断涡口浮桥，击破定远寨，用以报答国家的战功足够了。濠州是个小城，让李自己把守，能守住吧！”派他率领濠州军队进攻天长。世宗派遣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武守琦率领数百骑奔赴扬州，到达高邮；南唐人焚烧扬州全部官府民宅，驱赶扬州百姓向南渡过长江。几天以后，后周军队到达，城中只剩下十几个手脚不便的癃病患者。癸酉（二十一日），武守琦将情况报告。

帝闻泰州无务，遣兵袭子，丁丑，拔泰州。

世宗闻悉泰州没有防备，派兵袭击。丁丑（二十五日），拔取泰州。

[30]南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膺卒。

[30]南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膺去世。

[31]南汉主闻唐屡败，忧形于色，遣使入贡于周，为湖南所闭，乃治战舰，修武备；既而纵酒酣饮，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虑后世哉！”

[31]南汉主闻悉唐军屡遭失败，忧愁溢于言表，派遣使者向后周进贡，道路被湖南所阻塞，于是建造战舰，进行军事准备；不久纵酒狂饮，说：“我自身能免于战火，就很幸运了，还有什么闲暇来考虑后代呢！”

[32]唐使者陈处尧在契丹，白契丹主请南游太原，北汉主厚礼之；留数日，北还，竟卒于契丹。

[32]南唐使者陈处尧在契丹，禀报契丹主请求南下太原游玩，北汉主对他厚礼相待；停留数日，北上返回，陈处尧最终死在契丹。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四卷

后周纪五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下显德五年（戊午、958）

后周>纪五后周世宗显德>五年（戊午，公元958>年）

[1]春，正月，乙酉，废匡国军。

>[1]>春季，正月，乙酉（初三），后周>撤销匡国军。

[2]唐改元中兴。

>[2]南唐>改年号为中兴。

[3]丁亥，右龙武将军王汉璋奏克海州。

>[3]>丁亥（初五），后周>右龙武将军王汉璋奏报攻克海州。

[4]己丑，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权扬州军府事。

>[4]>己丑（初七），后周世宗>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代理扬州军府事务。

[5]上欲引战舰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欲凿楚州西北鹳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视，还言地形不便，计功甚多。上自往视之，授以规画，发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舰数百艘皆达于江，唐人大惊，以为神。

>[5]后周世宗>打算率领战舰从淮水进入长江，但受到北神堰阻挡，没法渡过，就打算开凿楚州西北的鹳水来通淮水、长江的河道。派遣使者巡视，回来说地形条件不便利，预计费工很多。世宗亲自前往视察，口授工程规划，征发楚州民夫疏通河道，十天便完成，化费工日很少，数百艘巨大战舰都直接到达长江，南唐人>大为惊讶，认为神奇。

[6]壬辰，拔静海军，始通吴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谏议大夫长安尹日就等使吴越，语之曰："卿今去虽泛海，比还，淮南已平，当陆归耳。"已而果然。

>[6]>壬辰（初十），后周>攻取静海军，开始打通与吴越>的陆路。在这之前世宗派遣左谏议大夫长安>人尹日就等人出使吴越>，跟他们说："爱卿此去虽然还要泛舟过海，但等到回来，淮南已经平定，必当从陆上返回了。"不久果真如此。

[7]甲辰，蜀右补阙章九龄见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问奸佞为谁，指李昊、王昭远以对。蜀主怒，以九龄为毁斥大臣，贬维州录事参军。

>[7]>甲辰（二十二日），后蜀>右补阙>章九龄谒见后蜀>主，说政事没有治理好，是由于奸人佞臣在朝廷专权。后蜀>主问这奸人佞臣是谁，章九龄手指李昊、王昭远来回答。后蜀>主发怒，认为章九龄是毁谤大臣，贬为维州录事参军。

[8]周兵攻楚州，逾四旬，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诸将攻之，宿于城下，丁未，克之。彦卿与都监郑昭业犹帅人拒战，矢刃皆尽，彦

卿举绳床以斗而死，所部千余人，至死无一人降者。

>[8]后周>军队进攻楚州，超过四十天，南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仍然坚守而无法攻下；乙巳（二十三日），后周世宗>亲自监督众将攻城，住宿在城下，丁未（二十五日），攻克楚州。张彦卿与都监郑昭业仍率领部众抵抗战斗，弓箭

>

刀剑都用光了，张彦卿举起绳床来搏斗而死去，所部一千多人，至死没有一人

投降。

[9]高保融遣指挥使魏将战船百艘东下会伐唐，至于鄂州。

>[9]荆南>高保融派遣指挥使魏率领战船百艘顺长江东下会同后周>征伐南唐>，到达鄂州。

[10]庚戌，蜀置永宁军于果州，以通州隶之。

>[10]>庚戌（二十八日），后蜀>在果州设置永宁>军，将通州隶属永宁>军。

[11]唐以天长为雄州，以建武军使易文为刺史。二月，甲寅，文举城降。

>[11]南唐>将天长县改为雄州，任命建武军使易文为刺史>。二月，甲寅（

>

初二），易文率城投降。

[12]戊午，帝发楚州；丁卯，至扬州，命韩令坤发丁夫万余，筑故城之东南隅为小城以治之。

>[12]>戊午（初六），后周世宗>从楚州出发；丁卯（十五日），到达扬州，命令韩令坤征发民夫一万多，在原城东南角修筑小城来作为扬州治所。

[13]乙亥，黄州刺史司超奏与控鹤右厢都指挥使王审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13]>乙亥（二十三日），后周黄州刺史>司超奏报与控鹤右厢都指挥使>王审琦进攻南唐>舒州，擒获舒州刺史>施仁望。

[14]丙子，建雄节度使真定杨廷璋奏败北汉兵于隰州城下。时隰州刺史孙议暴卒，廷璋谓都监、闲厩使李谦溥曰："今大驾南征，泽州无守将，河东必生心；若奏请待报，则孤城危矣。"即牒谦溥权隰州事，谦溥至则修守备。未几，北汉兵果至，诸将请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坚将良，未易克也。"北汉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无备，潜与谦溥约，各募死士百余夜袭其营，北汉兵惊溃，斩首千余级；北汉兵遂解去。

>[14]>丙子（二十四日），后周>建雄节度使>真定人杨廷璋奏报在隰州城下击败北汉>军队。当时隰州刺史>孙议突然死亡，杨廷璋对都监、闲厩使李谦溥说："如今皇上南下征伐，隰州没有守将，河东北汉>必生觊觎之心，倘若奏报请示等待回复，隰州孤城就危险了。"立即签署书牒命李谦溥代理隰州军政，李谦溥到达后就进行守城准备。不久，北汉>军队果然到来，众将请求迅速救援，杨廷璋说："隰州城池>坚固，守将杰出，不容易攻克。"北汉>军攻城久攻不下，杨廷璋估计他们疲惫困乏没有准备，暗中与李谦溥约定，各招募敢死士兵一百多人深夜偷袭敌营，北汉>军队惊慌溃逃，斩首一千多级；北汉>军队于是撤退离去。

[15]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15]>三月，壬午朔（初一），后周世宗>前往泰州。

[16]丁亥，唐大赦，改元交泰。

>[16]>丁亥（初六），南唐>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交泰。

[17]唐太弟景遂前后凡十表辞位，且言：“今国危不能扶，请出就藩镇。燕王弘冀谪长有军功，宜为嗣，谨奏上太弟宝册。”齐王景达亦以败军辞元帅。唐主乃立景遂为晋王，加天策上将军、江南西道兵马元帅、洪州大都督、太尉、尚书令、以景达为浙西道元帅、润州大都督。景达以浙西方用兵，固辞，改抚州大都督。立弘冀为太子，参决庶政。弘冀为人猜忌严刻，景遂左右有未出东宫者，立斥逐之。其弟安定公从嘉畏之，不敢预事，专以经籍自娱。

>[17]南唐>皇太弟李景遂前后共十次上表请求辞去继承人地位，并且说：“如今国家危难不能匡扶，请求出宫就任一方藩镇>。燕王李弘冀是嫡长子又有军功，应该当继承人，谨奏奉上皇太弟的宝册。”齐王李景达也因为军队溃败辞去元帅>之职。南唐>主于是封李景遂为晋王，加官天策上将军、江南西道兵马元帅>、洪州大都督>、太尉>、尚书令>，任命李景达为浙西道元帅>、润州大都督>。李景达因浙西正在用兵，坚决推辞，改任抚州大都督>。南唐>主立李弘冀为皇太子>，参预决定各种政务。李弘冀为人多疑尖刻，李景遂手下人还有没出东宫的，立即斥退赶走。他弟弟安定公李从嘉畏惧李弘冀，不敢参预政事，专门以书籍作为自我娱乐。

[18]辛卯，上如迎銮镇，屡至江口，遣水军击唐兵，破之。上闻唐战舰数百艘泊东州，将趣海口扼苏、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将步骑，右神武统军宋延渥将水军，循江而下。甲午，延钊奏大破唐兵于东州；上遣李重进将兵趣庐州。

>[18]>辛卯（初十），后周世宗>前往迎銮镇，屡次到达长江口，派遣水军攻击南唐>军队，打败敌军。世宗听说南唐>数百艘战舰停泊在东州，将要赶赴入海口扼守通往苏州、杭州的路，便派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带领步兵、骑兵，右神武统军宋延渥带领水军，沿江而下。甲午（十三日），慕容延钊奏报在东州大败南唐>军队；世宗派遣李重进率领军队赶赴庐州>。

唐主闻上在江上，恐遂南渡，又耻降号称藩，乃遣兵部侍郎陈觉奉表，请传位于太子弘冀，使听命于中国。时淮南惟庐、舒、蕲、黄未下，丙申，觉至迎銮，见周兵之盛，白上，请遣人渡江取表，献四州之地，画江为境，以求息兵，辞指甚哀。上曰：“朕本兴师止取江北，

尔主能举国内附，朕复何求！”觉拜谢而退。丁酉，觉请遣其属阁门承旨刘承遇如金陵，上赐唐主书，称“皇帝恭问江南国主”，慰纳之。

南唐>主闻知世宗在长江岸畔，恐怕就要南下渡江，又耻于贬降帝号改称藩臣，于是派遣兵部侍郎>陈觉奉持表章，请求传位给太子>李弘冀，让他听从后周>的命令。当时淮南只有庐州>、舒州、蕲州>、黄州>没有攻下，丙申（十五日），陈觉到达迎銮镇，看到后周>军队的强盛，向世宗禀报，请求派人渡过长江拿取表章，进献四州土地，划江为界，来要求休战，言辞旨意非常悲哀。世宗说：“朕兴师出兵本只为取得江北之地，你的君主能够率国归附，朕还要求什么呢！”陈觉叩拜道谢而退下。丁酉（十六日），陈觉请求派遣他的属官阁门承旨刘承遇前往金陵>，世宗赐给南唐>主书信，说：“皇帝恭问江南国主”，安慰接纳他。

戊戌，吴越奏遣上直指挥使·处州刺史邵可迁、秀州刺史路彦铢以战舰四百艘、士卒万七千人屯通州南岸。

>戊戌（十七日），吴越>奏报派遣上直指挥使、处州刺史>邵可迁和秀州刺史>路彦铢率领四百艘战舰、一万七千士兵驻守通州南面江岸。

唐主复遣刘承遇奉表称唐国主，请献江北四州，岁输贡物十万。于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县六十。

南唐>主再派刘承遇奉送表章自称唐国主，请求献出长江北面庐、舒、蕲、黄等四州，每年献送贡品十万。于是长江以北全部平定，得到十四个州、六十个县。

庚子，上赐唐主书，谕以：“缘江诸军及两浙、湖南、荆南兵并当罢归，其庐、蕲、黄三道，亦令敛兵近外。俟彼将士及家属就道，可遣人召将校以城邑付之。江中舟舰有须往来者，并令就北岸引之。”辛丑，陈觉辞行，又赐唐主书，谕以不必传位于子。

>庚子（十九日），世宗赐给南唐>主书信，告以：“沿长江各支军队和在两浙、湖南、荆南>的军队都当撤回，其中庐州>、蕲州>、黄州>三路军队，也下令把军队收回到近郊以外。等到三州城中将吏士兵及其家属上路南归以后，可以派人召唤我军将校并将城市都邑交付给他们。长江的船只有需要来往的，一并让他们到北岸来拉走。”辛丑

（二十日），陈觉告辞上路，世宗又赐给南唐>主书信，告诉他不必把君位传给儿子。

壬寅，上自迎銮复如扬州。

>

壬寅（二十一日），世宗从迎銮镇再次前往扬州。

癸卯，诏吴越、荆南军各归本道；赐钱弘犒军帛三万匹，高保融一万匹。

>癸卯（二十二日），后周世宗>诏令吴越>、荆南>军队各自返回本地；赐给钱弘犒劳军队的绢帛三万匹，赐高保融一万匹。

甲辰，置保信军于庐州，以右龙武统军赵匡赞为节度使。

>甲辰（二十三日），在庐州>设置保信军，任命右龙武统军赵匡赞为节度使>。

丙午，唐主遣冯延已献银、绢、钱、茶、谷共百万以犒军。

>丙午（二十五日），南唐>主派遣冯延巳贡献银、绢、钱、茶、谷总共百万以犒劳军队。

己酉，命宋延渥将水军三千溯江巡警。

>己酉（二十八日），后周世宗>命令宋延渥率领水军三千人沿江而上巡逻警戒。

庚戌，敕故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故升府节度使徐温等墓并量给守户；其江南群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长吏以时检校。

>庚戌（二十九日），敕令已故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已故升府节度使>徐温等人的墓全都根据需要给予守墓民户；其余江南群臣有先人坟墓在长江以北的，也委

>

托所在地方长官按时检查。

辛亥，唐主遣其临汝公徐辽代己来上寿。

>辛亥（三十日），南唐>主派遣临汝公徐辽代表自己前来献送祝寿礼品。

[19]是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

>[19]>当月，疏通汴口，引导黄河支流直达淮水，于是长江、淮水的船只开始通航。

[20]夏，四月，乙卯，帝自扬州北还。

>[20]>夏季，四月，乙卯（初四），后周世宗>从扬州北上返回。

[21]新作太庙成。庚申，神主入庙。

>[21]后周>大梁新造太庙建成。庚申（初九），神主牌位放入太庙。

[22]辛酉夜，钱唐城南火，延及内城，官府庐舍几尽。壬戌旦，火将及镇国仓，吴越王弘久疾，自强出救火；火止，谓左右曰：“吾疾因灾而愈。”众心稍安。

>[22]>辛酉（初十）夜晚，吴越>钱塘城南起火，延及内城，官家府第百姓房舍几乎烧尽。壬戌（十一日）清晨，大火即将烧到镇国仓，吴越>王钱弘长期患病，自己勉强支撑着出去救火。大火止熄，钱弘对左右的人说：“我的病因这场火灾而痊愈。”众人的心稍许得到安慰。

[23]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虚入寇。壬申，帝至大梁，命张永德将兵备御北边。

>[23]后周世宗>南下征伐，契丹军队乘虚入侵。壬申（二十一日），世宗到达大梁，命令张永德领兵到北部边界防备御敌。

[24]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24]>五月，辛巳朔（初一），发生日食。

[25]诏赏劳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

>[25]后周世宗>颁诏赏赐南下征伐的士兵和淮南新近归附的百姓。

[26]辛卯，以太祖皇帝领忠武节度使，徙安审琦为平卢节度使。

>[26]>辛卯（十一日），后周世宗>任命宋太祖>皇帝兼领忠武节度使>，调任安审琦为平卢节度使>。

[27]成德节度使郭崇攻契丹束城，拔之，以报其入寇也。

>[27]>成德节度使>郭崇进攻契丹束城，拔取，以此回报契丹军队的入侵。

[28]唐主避周讳，更名景。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凡天子仪制皆有降损，去年号，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庙。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己罢为太子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严续罢为少傅，枢秘使、兵部侍郎陈觉罢守本宫。

>[28]南唐>主为避后周世宗>祖先名讳，改名为景。下令取消帝号，只称国主，所有原来的天子仪仗规制都有所降低贬损，取消交泰年号，改用后周>年号历法，并向太庙报告。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己免职后为太子>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严续免职后为少傅，枢密使、兵部侍郎>陈觉免去同平章事>保留原来官职。

初，冯延己以取中原之策说唐主，由是有宠。延己尝笑烈祖戢兵为龌龊，曰："安陆所丧才数千兵，为之辍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识量耳，安足与成大事！岂如今上暴师数万于外，而击球宴乐无异平日，真英主也！"延己与其党谈论，常以天下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学士常梦锡屡言延己等人浮诞，不可信；唐主不听，梦锡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国必亡矣！"及臣服于周，延己之党相与言，有谓周为大朝者，梦锡大笑曰："诸公常欲致君尧、舜，何意今日自为小朝邪！"众默然。

>当初，冯延己用夺取中原的策略来劝说南唐>主，因此得到宠幸。冯延己曾经嘲笑南唐>烈祖息兵是心胸狭窄，说："安陆所丧失的才几千士兵，就为之禁食叹息有十天，这是乡村田舍老翁的见识度量，怎么能与他成就大事！哪像如今皇上几万大军风餐露宿在野外，而自己打球玩耍取乐与平日没有两样，真是英明的君主啊！"冯延己与他的同党谈论时，总是把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互相唱和呼应。翰林学士>常梦锡多次上言说冯延己等人浮夸荒诞，不可信任；南唐>主不听从，常梦锡说："奸臣的话好似忠言，陛下如果再不觉悟，国家必定灭亡了！"及至向后周>臣服，冯延己党羽相互言谈，有称后周>为大朝的，常梦锡大笑说："诸位平常想引导国君成为统治天下的唐尧、虞舜，哪里想得到今日却自称小朝廷呢？"众人沉默无语。

自唐主内附，帝止因其使者赐书，未尝遣使至其国。己酉，始命太仆卿冯延鲁、卫尉少卿钟谟使于唐，赐以御衣、玉带等及犒军帛十万，并今年《钦天历》。

>自从南唐>主归附中原，后周世宗>只通过对方使者赐给书信，还未曾派遣使者到唐国。己酉（二十九日），方始命令太仆>卿冯延鲁、卫尉>少卿钟谟出使到南唐>，赐给御衣、玉带等物品以及犒劳军队的绢帛十万匹，并赐当年的《钦天历》。

刘承遇之还自金陵也，唐主使陈觉白帝，以江南无卤田，愿得海陵监南属以赡军。帝曰："海陵在江北，难以交居，当别有处分。"至是，诏岁支盐三十万斛以给江南，所俘获江南士卒，稍稍归之。

>刘承遇从金陵>返回，南唐>主派陈觉禀报世宗，因为江南地区没有盐卤之田，希望得到海陵>监归属江南来供应军需。世宗说："海陵>在长江北岸，难以归属江南而使南、北官吏交错杂居，应当另有安排。"到这时，诏令每年拨出三十万斛盐给江南地区，所俘获的江南士兵，渐渐地释放回国。

[29]六月，壬子，昭义节度使李筠奏击北汉石会关，拔其六寨。乙卯，晋州奏都监李谦溥击北汉，破孝义。

>[29]>六月，壬子（初二），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奏报出击北汉>石会关，攻拔北汉>六个寨子。乙卯（初五），晋州奏报都监李谦溥出击北汉>，攻破孝义。

[30]高保融遣使劝蜀主称藩于周，蜀主报以前岁遣胡立致书于周而不答。

>[30]荆南>高保融派遣使者劝说后蜀>主向后周>称臣，后蜀>主回复说去年派胡立送致书信给后周>而未予答复。

[31]秋，七月，丙戌，初行《大周刑统》。

>[31]>秋季，七月，丙戌（初七），后周>开始实行《大周刑统》。

[32]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图》遍赐诸道。

>[32]后周世宗>准备平均田租，丁亥（初八），将元稹《均田图》普遍赐发各地。

[33]闰月，唐清源节度使兼中书令留从效遣牙将蔡仲衣商人服，以绢表置革带中，间道来称藩。

>[33]>闰月，南唐>清源节度使>兼中书令留从效派遣牙将蔡仲穿着商人服装，把绢帛表章夹放在皮带中间，从偏僻小路前来称臣。

[34]唐江西元帅晋王景遂之赴洪州也，以时方用兵，启求大臣以自副，唐主以枢密副使、工部侍郎李徵古为镇南节度副使。徵古傲很专恣，景遂虽宽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斩徵古，自拘于有司，左右谏而止，景遂忽忽不乐。

>[34]南唐>江西元帅>晋王李景遂到洪州赴任，因当时正在用兵，奏请委派大臣作为自己的副手，南唐>主任命枢密副使，工部侍郎>李征古为镇南节度副使。李徵古傲慢凶狠专横跋扈，李景遂虽然宽容仁厚，但时间长了也不堪忍受，经常想斩了李征古，然后到有关执法部门自首，被左右人劝谏而住手，李景遂惆怅恍

>

惚闷闷不乐。

太子弘冀在东宫多不法，唐主怒，尝以杖击之曰："吾当复召景遂。"昭庆宫使袁从范从景遂为洪州押牙，或谮从范之子于景遂，景遂欲杀之，从范由是怨望。弘冀闻之，密遣从范毒之；八月，庚辰，景遂击渴甚，从范进浆，景遂饮之而卒。未殡，体已溃；唐主不之知，赠皇太弟，谥曰文成。

太子>李弘冀住在东宫多有不法行为，南唐>主发怒，曾经用马杖打他说："我应当重新召回李景遂。"昭庆宫使袁从范跟从李景遂为洪州都押牙，有人问李景遂说袁从范儿子的坏话，李景遂想杀他，袁从范因此产生怨恨。李弘冀闻知，秘密支使袁从范毒杀李景遂；八月，庚辰（初二），李景遂打马口渴得很，袁从范送上饮料，李景遂喝下而死去。还没等到收殓，身体已经溃烂。南唐>主不知详情，追赠皇太弟，谥号为文成。

[35]辛巳，南汉中宗殂，长子继兴即帝位，更名，改元大宝。年十六，国事皆决于宦官玉清宫使龚澄枢及女侍中卢琼仙等，台省官备位而已。

>[35]>辛巳（初三），南汉>中宗刘晟去世，长子刘继兴即皇帝位，改名为，改年号为大宝。刘十六岁，国事全部由宦官玉清宫使龚澄枢和女侍中>卢琼仙

>

等人裁决，朝廷台、省各部官员只是虚有其名而已。

[36]甲申，唐始置进奏院于大梁。

>[36]>甲申（初六），南唐>开始在大梁设置进奏院。

[37]壬辰，命西上阁门使灵寿曹彬使于吴越，赐吴越王弘骑军钢甲二百，步军甲五千及他兵器。彬事毕亟返，不受馈遗，吴越人以轻舟追与之，至于数四，彬曰："吾终不受，是窃名也。"尽籍其数，归而献之。帝曰："向之奉使，乞丐无厌，使四方轻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遗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于亲识，家无留者。

>[37]>壬辰（十四日），后周世宗>命令西上阁门使灵寿人曹彬出使吴越>，赐给吴越>王钱弘二百副骑兵钢铠甲、五百副步兵钢铠甲和其它兵器。曹彬事情完毕即刻返回，不接受馈赠，吴越>人划着轻便小船追送礼品，推辞再三，曹彬说："我最终仍不接受，这是沽名钓誉啊。"全部登录礼品数量，返归后献上。世宗说："以前奉命出使的人，索求没个满足，使得四方之人轻视朝廷命令。爱卿能够如此，非常好；然而别人既已将此馈赠爱卿，爱卿自可取走。"曹彬这才跪拜接受，全部散发给亲近熟人，家中一点没留。

[38]辛丑，冯延鲁、钟谟来自唐，唐主手表谢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谢父，人何报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赐诏书。又称："有情事令钟谟上奏，乞令早还。"唐主复令谟白帝，欲传位太子。九月，丁巳，以延鲁为刑部侍郎、谟为给事中。唐主复遣吏部尚书、知枢密院殷崇义来贺天清节。

>[38]>辛丑（二十三日），冯延鲁、钟谟从南唐>而来，南唐>主亲书表章感谢皇恩，表章大致说："天地的恩泽真厚啊，父母的恩泽真深啊，子女无法感谢父母，人们怎么报答天地，只有赤诚之心，可以回报大恩大德。"又请求与四方藩镇>同列，降赐诏书。又说："有情况让钟谟上奏，乞求让他早日返回。"南唐>主又让钟谟禀报世宗，打算传位给太子>。九月，丁巳（初九），后周世宗>任命冯延鲁为刑部侍郎>、钟谟为给事中>。南唐>主又派遣吏部尚书>、知枢密院>殷崇义前来祝贺世宗生日天清节。

[39]帝谋伐蜀，冬，十月，己卯，以户部侍郎高防为西南面水陆制置使，右赞善大夫李玉为判官。

>[39]后周世宗>谋划伐后蜀>，冬季，十月，己卯（初二），任命户部侍郎>高防为西南面水陆制置使、右赞善大夫李玉为判官。

[40]甲午，帝归冯延鲁及左监门卫上将军许文稹、右千牛卫上将军边镐、卫尉卿周廷构于唐。唐主以文稹等皆败军之俘，弃不复用。

>[40]>甲午（十七日），后周世宗>将冯延鲁和左监门卫上将军许文镇、右千牛卫上将军边镐、卫尉>卿周廷构送归给南唐>。南唐>主因许文稹等人都是打败仗的俘虏，弃置不再任用。

[41]高保融再遗蜀主书，劝称臣于周，蜀主集将相议之，李昊曰："从之则君父之辱，违之则周师必至，诸将能拒周乎？"诸将皆曰："以陛下圣明，江山险固，岂可望风屈服！秣马厉兵，正为今日。臣等请以死卫社稷！"丁酉，蜀主命昊草书，极言拒绝之。

>[41]荆南>高保融再次给后蜀>主去信，规劝他向后周>投降称臣，后蜀>主召集将相商议此事，李昊说："听从他就是国君先父的耻辱，违背他周朝军队必定到达，众将能够抵御周军吗？"众将都说："依靠陛下的圣明，江山的险固，岂能望风投降！秣马厉兵长期战备，正是为了今日抵御外敌。我们请求用生命来保卫国家！"丁酉（二十一日），后蜀>主命令李昊起草回信，慷慨陈辞拒绝劝降。

[42]诏左散骑常侍须城艾颍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庚子，诏诸州并乡村，率以百户为团，团置耆长三人。帝留心农事，刻木为耕夫、蚕妇，置之殿庭。

>[42]后周世宗>诏令左散骑常侍须城人艾颍等三十四人分别视察各州，按地多少均衡确定田租。庚子（二十三日），诏令各州合并乡村，一般以百户为一团，每团设置年老的团长三人。世宗留意农事，用木头刻成耕田农夫、养蚕农妇，安放在宫殿庭院中。

[43]命武胜节度使宋延渥以水军巡江。

>[43]后周世宗>命令武胜节度使>宋延渥率领水军巡视长江。

[44]高保融奏，闻王师将伐蜀，请以水军趣三峡，诏褒之。

>[44]荆南>高保融上奏，听说王师将要征伐后蜀>，请求率领水军赶赴三峡，后周世宗>诏令嘉奖他。

[45]十一月，庚戌，敕窦俨编集《大周通礼》、《大周正乐》。

>[45]>十一月，庚戌（初四），后周世宗>敕令窦俨编纂《大周通礼》、《大周正乐》。

[46]辛亥，南汉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昭陵，庙号中宗。

>[46]>辛亥（初五），南汉>将文武光明孝皇帝安葬在昭陵，庙号为中宗。

[47]乙丑，唐主复遣礼部侍郎钟谟入见。

>[47]>乙丑（十九日），南唐>主又派遣礼部侍郎>钟谟入朝谒见。

[48]李玉至长安，或言“蜀归安镇在长安南三百余了，可袭取也。”玉信之，牒永兴节度使王彦超，索兵二百，彦超以为归安道阻隘难取，玉曰：“吾自奉密旨。”彦超不得已与之。玉将以往，十二月，蜀归安镇遏使李承勋据险邀之，斩玉，其众皆没。

>[48]>李玉到达长安>，有人说：“蜀归安镇在长安>南面三百多里，可以偷袭夺取。”李玉听信这话，投牒给永兴节度使王彦>超，索求二百士兵，王彦>超认为归安道路险恶狭窄难以攻取，李玉说：“我自奉有密旨。”王彦>超不得已给他二百士兵。李玉带领士兵前往，十二月，后蜀>归安镇遏使李承勋占据险要地形拦击，斩杀李玉，他的士兵全部覆没。

[49]乙酉，蜀主以右卫圣步军都指挥使赵崇韬为北面招讨使，丙戌，以奉銮肃卫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孟贻业为昭武、文州都招讨使，左卫圣马军都指挥使赵思进为东面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韩保贞为北面都招讨使，将兵六万，分屯要害以备周。

>[49]>乙酉（初九），后蜀>君主任命右卫圣步军都指挥使>赵崇韬为北面招讨使>，丙戌（初十），任命奉銮肃卫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孟贻业为昭武>、文州都招讨使>，左卫圣马都指挥使>赵思进为东面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韩保贞为北面都招讨使>，领兵六万，分别驻守要害地段来防御后周>。

[50]丙戌，诏凡诸色课户及俸户并勒归州县，其幕职、州县官自今并支俸钱及米麦。

>[50]>丙戌（初十），后周世宗>诏令所有各种课户和俸户一律统归州县管理，所有幕职官、州县官从今开始一律由州县开支俸钱和粮食。

[51]初，唐太傅兼中书令楚公宋齐丘多树朋党，欲以专固朝权，躁进之士争附之，推奖以为国之元老。枢密使陈觉、副使李徵古恃齐丘之势，尤骄慢。及许文稹等败于紫金山，觉与齐丘、景达自濠州遁

归，国人汹惧。唐主尝叹曰："吾国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当治兵以捍敌，涕泣何为！岂饮酒过量邪，将乳母不至邪？"唐主色变，而徵古举止自若。会司天奏："天文有变，人主宜避位禳灾。"唐主乃曰："祸难方殷，吾欲释去万机，栖心冲寂，谁可以托国者？"徵古曰："宋公，造国手也，陛下如厌万机，何不举国授之！"觉曰："陛下深居禁中，国事皆委宋公，先行后闻，臣等时入侍，谈释、老而已。"唐主心愠，即命中书舍人豫章陈乔草诏行之。乔惶恐请见，曰："陛下一署此诏，臣不复得见矣！"因极言其不可。唐主笑曰："尔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晋王出镇，以徵古为之副，觉自周还，亦罢近职。

>[51]>当初，南唐>太傅兼中书令楚公宋齐丘大肆拉帮结伙、培植党羽，想以此垄断朝廷大权，浮躁急进之士争相攀附，推崇夸奖宋齐丘为国家元老。枢密使陈觉、副使李徵古倚仗宋齐丘的势力，尤其骄横傲慢。及至许文稹等在紫金山>溃败，陈觉与宋齐丘、李景达从濠州>逃跑回来，国中之人非常恐惧。南唐>主曾经感叹说："我的国家一刹时竟到了这个地步！"因而流下眼泪。李徵古说："陛下应当整顿军队来抵抗敌人，流泪哭泣干什么！难道是喝酒过量了吗，还是奶妈没到呢？"南唐>主脸色大变，而李征古言谈举止仍从容自如。适逢司天奏报："天象有大变，人主应该避位祈求消灾。"南唐>主于是说："祸乱灾难正频繁，我想放弃君位摆脱政务，让心境处于淡泊寂静之中，但可以将国家托付给谁呢？李徵古说："宋公是治理国家的高手，陛下如果讨厌政务，何不把国家交授给他！"陈觉说："陛下深居在宫中，国家大事都委托给宋公，先处理后报告，我们时常入宫侍候，只谈释迦牟尼>、老子>罢了。"南唐>主心中怨恨，立即命令中书舍人>豫章人陈乔起草诏书实行。陈乔恐惧不安请求谒见，说："陛下一旦签署这项诏令，我便不再能见陛下了。"就极力陈述不可如此的道理。南唐>主笑着说："你也知道那样不行吗？"于是作罢，因此借晋王出任藩镇>之机，任命李徵古为他副手，陈觉从后周>返回，也被撤销朝廷近臣之职。

钟谟素与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齐丘；及奉使归唐，言于唐主曰："齐丘乘国之危，遽谋篡窃，陈觉、李徵古为之羽翼，理不可容。"陈觉之自周还，矫以帝命谓唐主曰："闻江南连岁拒命，皆宰相

严续之谋，当为我斩之。”唐主知觉素与续有隙，固未之信。钟谟请覆之于周，唐主乃因谟复命，上言：“久拒王师，皆臣愚迷，非续之罪。”帝闻之，大惊曰：“审如此，则续乃忠臣，朕为天下主，岂教人杀忠臣乎！”谟还，以白唐主。

>钟谟平素与李德明要好，因为李德明的死而怨恨宋齐丘；及至奉命出使回归南唐>，对南唐>主进言道：“宋齐丘乘国家危难，便马上图谋篡国夺位，陈觉、李征古当他的帮手，天理不容。”陈觉从后周>回来，伪造后周世宗>命令对南唐>主说：“听说江南多年抗拒诏令，都是宰相>严续的主意，必当替我斩了他。”南唐>主明知陈觉素来与严续有矛盾，本来就不相信他的话。钟谟请求到后周>核对，南唐>主于是通过钟谟回复命令，上言说：“长时间抗拒王师，都是我的愚昧糊涂，不是严续的罪过。”后周世宗>闻悉，大为惊讶，说：“确实如此的话，那严续乃是忠臣，朕为天下之主，岂能教唆人杀害忠臣呢！”钟谟回国，将情况禀报南唐>主。

唐主欲诛齐丘等，复遣谟入禀于帝。帝以异国之臣，无所可否。己亥，唐主命知枢密院殷崇义草诏暴齐丘、觉、徵古罪恶，听齐丘归九华山旧隐，官爵悉如故；觉责授国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夺官爵，赐自尽；党与皆不问。遣使告于周。

南唐>主打算诛杀宋齐丘等人，又派遣钟谟入朝向后周世宗>禀报。世宗因为是别国的臣子，不置可否。己亥（二十三日），南唐>主命令知枢密院>殷崇义起草诏书公布宋齐丘、陈觉、李徵古的罪恶，允许宋齐丘返归九华山旧日隐居之地，官职爵位全部照旧；陈觉被贬谪授于国子博士，送往宣州安置；李徵古削夺官职爵位，赐命自杀；他们的党羽都不作追究。派遣使者向后周>报告。

[52]丙午，蜀以峡路巡检制置使高彦俦为招讨使。

>[52]>丙午（三十日），后蜀>任命峡路巡检>制置高彦俦为招讨使>。

[53]平卢节度使、太师、中书令陈王安审琦仆夫安友进与其嬖妾通，妾恐事泄，与友进谋杀审琦，友进不可，妾曰：“不然，我当反告汝。”友进惧而从之。

>[53]>平卢节度使>、太师、中书令陈王安审琦的车夫安友进同安审琦的爱妾私通，这个侍妾怕事情泄露，就与安友进密谋杀死安审

琦，安友进认为不可，侍妾说：“不这样的话，我必定反过来告发你。”安友进恐惧而听从她的主意。

六年（己未、959）

>六年（己未，公元959>年）

[1]春，正月，癸丑，审琦醉熟寝，妾取审琦所枕剑，授友进而杀之，仍尽杀侍婢在帐下者以灭口。后数日，其子守忠始知之，执友进等之。

>[1]>春季，正月，癸丑（初七），安审琦喝醉酒熟睡，侍妾取出安审琦所枕的剑交给安友进而杀死他，并且将在帐下服侍的婢女全部杀死灭口。事后数日，安审琦的儿子安守忠才知道真相，抓住安友进等人将他们凌迟处死。

[2]初，有司将立正仗，宿设乐县于殿庭，帝观之，见钟磬有设而不击者，问乐工，皆不能对。乃命窦俨讨论古今，考正雅乐。王朴素晓音律，帝以乐事询之，朴上疏，以为：“礼以检形，乐以治心；形顺于外，心和于内，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礼乐修于上，万国化于下，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用此道也。夫乐生于人心而声成于物，物声既成，复能感人之心。

>[2]>当初，有关官吏准备安放正月初一接受朝贺的仪仗礼器，前一天晚上在正殿厅堂上设置悬挂的钟磬，后周世宗>前去观看，见到钟磬有挂设在那里却不敲打的，便询问乐工，都不能回答。于是命令窦俨探讨研究古今有关制度，

>

考定校正雅乐。王朴一向通晓音律，世宗询问他雅乐之事，王朴上书，认为：

“礼仪是用来规范形体的，音乐是用来陶冶心灵的；形体在外表恭顺，心灵在

内部平和，这样而天下还不太平的是没有的。所以礼乐在朝廷上修成实行，天

下万国就会感化归服，圣人的教化不峻急而成功，圣人的政令不严厉而大治，就

是由于这个道理。那音乐产生于人的心灵而声音形成于物体的振动，物体的声音

既已形成，又能反过来感化人的心灵。

昔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正声，半之为清声，倍之为缓声，三分损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为宫以生七调，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调而大备。遭秦灭学，历代治乐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孝孙、张文收考正大乐，备八十四调；安、史之乱，器与工什亡八九，至于黄巢，荡尽无遗。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按《考工记》，铸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县者是也。虽有钟磬之状，殊无相应之和，其不问音律，但循环而击，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土仅有七声，名为黄钟之宫，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协律，六曲参涉诸调；盖乐之废缺，无甚于今。

>“从前黄帝>吹九寸长的竹管，得到黄钟的正声，截去一半变为清声，加长一倍变为缓声，用增减三分之一长度的方法产生十二音律。十二音律轮流作为宫音，都可产生七个调，成为一均。总共有十二个均、八十四个调，从而均、调全部齐备。但是遭到秦代消灭学术的厄运，历代研习演奏音乐的人很少有能使用它的。唐太宗>的时代，祖孝孙、张文收考定校正雅乐，配齐八十四个调；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乐器和乐师损失十分之八九，到了黄巢>造反，便荡然无存。当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根据《考工记》，铸造钟十二枚、编钟二百四十枚，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如今悬挂的就是。虽然有钟、磬的形状，但一点都没有相应的和谐，那钟磬也不问是什么音律，只是循环敲打、编钟、编磬白白地挂着而已。丝、竹、、土等各种质地的乐器也只有七个声音，称为黄钟之宫，保存下来的有九个曲子。校核九个曲子，三个曲子合符音律，六个曲子夹杂各种音调；音乐的旷废遗缺，没有比当今更严重的了。

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礼乐，以臣尝学律吕。宣示古今乐录，命臣讨论。臣谨如古法，以黍定尺，长九寸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今黄钟之声相应，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为众管互吹，用声不便，乃作津准，十有三弦，其长九尺，皆应黄钟之声，以次设竹，为十一律，及黄钟清声，旋用七律以为一均。为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

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于本音之律，迭应不乱，乃成其调，凡八十一调。此法久绝，出臣独见，乞集百官校其得失。”

>

“陛下武功既已卓著，开始注意振兴礼乐，因为臣下曾经学过律吕之术，便公布古今音乐著录，命令臣下探讨研究。臣下谨慎地按照古代的方法，用黑黍子粒来定出尺寸，长九寸、直径三分的作为黄钟律管，与当今黄钟的声音相互应合，以此推算，得出十二音律。因为做许多律管交替吹奏，使用听声不方便，于是制作律准，共有十三条弦，其长九尺，所有的音都应合黄钟的声音，依次设置架弦的码子，调成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

、夷则、夹钟、无射、中吕等十一音律和黄钟清声，轮番使用七个音律成为一均。作为均的主音，首先是宫，其次是徵、商、羽、角、变宫、变徵。发出该均主音之声，最后回归到本音的音律，重迭应和而不杂乱，才能构成一调，总共八十一调。这个方法长期失传，出于臣下独自见解，请求召集百官较考其得失正误。

诏从之。百官皆以为然，乃行之。

>

世宗下诏采用王朴所奏旋宫之法。百官都认为是这样，于是实行。

[3]唐宋齐丘至九华山，唐主命锁其第，穴墙给饮食。齐丘叹曰：“吾昔献谋幽让皇帝族于泰州，宜其及此！”乃缢而死。谥曰丑缪。

>[3]南唐>宋齐丘到达九华山，南唐>主下令锁上他宅第的全部门窗，在墙上挖洞供给饮食。宋齐丘叹息说：“我从前献计将吴让皇帝家族幽禁在泰州，所以今天应该到达这步田地！”于是上吊而死。谥号为丑缪。

初，翰林学士常梦锡知宣政院，参预机政，深疾齐丘之党，数言于唐主曰：“不去此属，国必危亡。”与冯延己、魏岑之徒日有争论。久之，罢宣政院，梦锡郁郁不得志，不复预事，纵酒成疾而卒。及齐丘死，唐主曰：“常梦锡平生欲杀齐丘，恨不使见之！”赠梦锡左仆射。

>当初，翰林学士>常梦锡主持宣政院>事务，参预机要政务，深切痛恨宋齐丘一派，多次对南唐>主说：“不除去这一帮，国家必定危险灭亡。”同冯延己、魏岑之徒每天都有争论。时间久了，被罢免宣政院

>职务，常梦锡心情忧郁不能实现抱负，不再参预朝政，纵酒狂饮成疾而去世。到宋齐丘死时，南唐>主说：“常梦锡生前总是想杀死宋齐丘，遗憾的是不能让他见到这一天。”追赠常梦锡为左仆射>。

[4]二月，丙子朔，命王仆如河阴按行河堤，立斗门于汴口。壬午，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水。甲申，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大梁城东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颍之漕，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发畿内及滑、亳丁夫数千以供其役。

>[4]>二月，丙子朔（初一），后周世宗>命令王朴前往河阴巡视黄河堤防，在汴水>入河口建立放水闸门。壬午（初七），命令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征发徐州>、宿州、宋州>、单州>等地壮丁民夫数万人疏通汴水>。甲申（初九），命令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从大梁城东面引汴水>流入蔡水，来打通陈州>、颍州的运粮水道，命令步军都指挥使>袁彦疏通五丈渠，向东经过曹州>、济州、梁山泊>，以打通青州、郓州的运粮水道，征发京城所辖地区之内和滑州、亳州>壮丁民夫数千人来提供给这些工程。

[5]丁亥，开封府奏田税旧一十万二千余顷，今按行得羡苗四万二千余顷；敕减三万八千顷。诸州行苗使还，所奏羡苗，减之仿此。

>[5]>丁亥（十二日），开封府奏报征取租税的田地原为十万二千余顷，如今核查得到多出的田地有四万二千余顷，后周世宗>敕令减免租税三万八千顷。各州巡视苗田使者回来，所奏报多出的田地，减免租税的比例仿照开封府。

[6]淮南饥，上命以米贷之。或曰：“民贫，恐不能偿。”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悬而父不为之解哉！安在责其必偿也！”

>[6]>淮南闹饥荒，后周世宗>命令把粮食借贷给百姓。有人说：“百姓贫穷，恐怕不能偿还。”世宗说：“百姓是我的子女啊，哪有子女倒悬在那里而父亲不为他解脱的道理呢！哪个在要求百姓必定偿还呢！”

[7]庚申，枢密使王朴卒。上临其丧，以玉钺卓地，恸哭数四，不能自止。朴性刚而锐敏，智略过人，上以是惜之。

>[7]>三月，戊申（初三），枢密使王朴去世。后周世宗>亲临他的丧礼，用玉钺击地，痛哭多次，不能自制。王朴生性刚强而敏锐，智

谋韬略超过常人，后周世宗>因此爱惜他。

[8]甲子，诏以北鄙未复，将幸沧州，命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捍西山路，以宣徽南院使吴廷祚权东京留守、判开封府事，三司使张美权大内都部署。丁卯，命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等将水陆军先发。甲戌，上发大梁。

>[8]>甲子（十九日），后周世宗>诏令因北部领土没有收复，将要亲临沧州，命令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捍卫西山路，任命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代理东京>留守、判开封府事，三司使>张美代理大内都部署。丁卯（二十二日），命令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等人率领水路、陆路军队出先。甲戌（二十九日），后周世宗>从大梁出发。

夏，四月，庚寅，韩通奏自沧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栅于乾宁军南，补坏防，开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

>夏季，四月，庚寅（十五日），韩通奏报从沧州修治水道进入契丹国境，在乾宁>军南面设置栅栏，修补损坏堤防，挖开排水口三十六个，于是直通瀛州、莫州。

辛卯，上至沧州，即日帅步骑数万发沧州，直趋契丹之境。河北州县非车驾所过，民间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宁军，契丹宁州刺史王洪举城降。

>辛卯（十六日），世宗到达沧州，当日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从沧州出发，直奔契丹国境。黄河以北的州县不是世宗车马所过之处，当地百姓都不知道皇帝出征。壬辰（十七日），世宗到达乾宁>军，契丹宁州>刺使王洪率城投降。

乙未，大治水军，分命诸将水陆俱下，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太祖皇帝为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龙舟沿流而北，舳舻相连数十里；己亥，至独流口，溯

流而西。辛丑，至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延辉以城降。

>乙未（二十日），世宗大力整治水军，分别命令众将水、陆两路同时而下，任命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宋太祖>皇帝为水路都部署。丁酉（二十二日），世宗乘坐龙船沿着水流北上，船只头尾相接长达数十里。己亥（二十四日），到达独流口，又沿水道向西。辛丑（二十六日），到达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廷辉率城投降。

自是以西，水路渐隘，不能胜巨舰，乃舍之。壬寅，上登陆而西，宿于野次，侍卫之士不及一旅，从官皆恐惧。胡骑连群出其左右，不敢逼。

>从益津关往西，水路逐渐狭窄，无法通行大船，于是弃船。壬寅（二十七日），后周世宗>登陆西进，在野外宿营，侍从警卫的士兵不到一旅五百人，随从

>

的官吏都很恐惧。胡人骑兵成群结队在周围出没，但不敢靠近。

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桥关，契丹守将姚内斌举城降，上入瓦桥关。内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刘楚信举城降。五月，乙巳朔，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重进等始引兵继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彦晖举城降。彦晖，蓟州人也。于是关南悉平。

>癸卯（二十八日），宋太祖>皇帝先到达瓦桥关，契丹守将姚内斌率城投降，世宗进入瓦桥关。姚内斌是平州人。甲辰（二十九日），契丹莫州刺史>刘楚信率城投降。五月，乙巳朔（初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重进等人开始领兵陆续到达，契丹瀛州刺史>高彦晖率城投降。高彦晖是蓟州>人。从此瓦桥关以南全部平定。

丙午，宴诸将于行宫，议取幽州，诸将以为："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悦。是日，趣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发，据固安；上自至安阳水，命作桥，会日暮，还宿瓦桥，是日，上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者日驰七百里诣晋阳，命北汉主发兵挠周边，闻上南归，乃罢兵。

>丙午（初二），世宗在行宫宴请众将，商议夺取幽州，众将认为："陛下离开京城四十二天，兵不血刃，取得燕南之地，这是罕见的功绩。如今契丹骑兵都集结到幽州北面，不宜继续深入。"世宗不高兴。当天，世宗催促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首先出发，占据固安；世宗亲自到达安阳>水岸边，命令架桥，到天色已晚，返回瓦桥关住宿，当天，世宗身体不适而停止进军。契丹主派遣使者日行七百里赶到晋阳>，命令北汉>主发兵骚扰后周>边境，并说世宗南下返归，于是休兵。

戊申，孙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钦，献之，斩于军市。

>戊申（初四），孙行友奏报拔取易州>，擒获契丹刺史>李在钦、献给皇上，在军营的市场中斩首。

己酉，以瓦桥关为雄州，割容城、归义二县隶之；以益津关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县隶之。发滨、棣丁夫数千城霸州，命韩通董其役。

>己酉（初五），将瓦桥关改为雄州，割出容城、归义二县隶属于它；将益津关改为霸州>，割出文安、大城二县隶属于它。征发滨州、棣州壮丁民夫数千

>人修筑霸州>城，命令韩通监督工程。

庚戌，命李重进将兵出土门，击北汉。

>庚戌（初六），命令李重进领兵从土门而出，进攻北汉>。

辛亥，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成节度留后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各将部兵以戍之。

>辛亥（初七），任命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成节度使>留后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各自率领所部士兵守卫。

壬子，上自雄州南还。

>

壬子（初八），世宗从雄州南下返回。

己巳，李重进奏败北汉兵于百井，斩首二千余级。

>己巳（二十五日），李重进奏报在百井击败北汉>军队，斩首二千余级。

甲戌，帝至大梁。

>

甲戌（三十日），世宗到达大梁。

[9]六月，乙亥朔，昭义节度使李筠奏击北汉，拔辽州，获其刺史张丕。

>[9]>六月，乙亥朔（初一），昭义节度使>李筠奏报进攻北汉>，拔取辽州>，擒获辽州刺史>张丕。

[10]丙子，郑州奏河决原武，命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发近县二万余夫塞之。

>[10]>丙子（初二），郑州奏报黄河在原武决口，命令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征发附近县二万多民夫堵塞决口。

[11]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遣使入贡，请置进奏院于京师，直隶中朝，报以"江南近服，方务绥怀，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图。若置邸上都，与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卿远修职贡，足表忠勤，勉事旧君，且宜如故。如此，则于卿笃始终之义，于朕尽柔远之宜，惟乃通方，谅达予意。"

>[11]南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派遣使者入朝进贡，请求在京城设置进奏院，直接隶属中央朝廷，诏书回复说："江南新近归服，正在设法安抚，爱卿长久侍奉金陵>，不可改变注意。倘若在京城设置进奏院官邸，同金陵>相抗衡，接受你而拥有了你的泉州>，罪过就在朕身上。爱卿远道而来进奉贡品，足以表示忠诚勤勉，努力事奉旧日君主，应该一切如故。这样的话，对于爱卿来说可以加深始终如一的情义，对于朕来说可以尽到安抚四方的义务，希望你通情达理，体谅明白朕的本意。"

唐主遣其子纪公从善与钟谟俱入贡，上问谟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备乎？"对曰："既臣事大国，不敢复尔。"上曰："不然。向时则为仇敌，今日则为一家，吾与汝国大义已定，保无他虞；然人生难期，至于后世，则事不可知。归语汝主：可及吾时完城郭，缮甲兵，据守要害，为子孙计。"谟归，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南唐>主派遣他的儿子纪公李从善与钟谟一道入朝进贡，世宗问钟谟说："江南也在操练军队进行战备吗？"回答说："既已臣事大国，不敢再这样了。"世宗说："不对。昔日是仇敌，今日已成一家，我朝同你们国家的名分大义已经确定，保证没有其它变故；然而人生难以预料，至于后世，则事情更不可知晓。回去对你家君主说：可以趁着我在的时候加固城郭，修缮武器，据守要塞，为子孙后代着想。"钟谟回国，将世宗的话禀告南唐>主。南唐>主于是修建金陵>城墙，凡是各州城池>有不坚固的便整治修理，守卫士兵少的便补充增加。

臣光曰：或问臣：五代帝王，唐庄宗、周世宗皆称英武，二主孰贤？臣应之曰：夫天子所以统治万国，讨其不服，抚其微弱，行其号令，壹其法度，敦明信义，以兼爱兆光民者也。庄宗既灭梁，海内震动，湖南马氏遣子希范入贡，庄宗曰："比闻马氏之业，终为高郁所夺。今有儿如此，郁岂能得之哉？"郁，马氏之良佐也。希范兄希声闻庄宗言，卒矫其父命而杀之。此乃市道商贾之所为，岂帝王体哉！盖庄宗善战者也，故能以弱晋胜强梁，既得之，曾不数年，外内离叛，置身无所。诚由知用兵之术，不知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王环以不降受赏，刘仁赡以坚守蒙褒，严续以尽忠获存在，蜀兵以反覆就诛，冯道以失节被弃，张美以私恩见疏；江南未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甚宏规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近之矣。

>臣司马光>曰：有人问臣下，五代帝王之中，唐庄宗、周世宗>都号称英武，两位君主中谁更贤明？臣下回答说：天子统治万方国家，讨伐不肯降服者，安抚微小虚弱者，实行其号令，统一其法度，敦厚信用、昭明大义，是用以兼爱亿万百姓的。唐庄宗灭亡梁以后，天下震动，湖南马殷>派遣儿子马希范入朝进贡，唐庄宗说："近来听人说马氏的家业，终将被高郁所夺取。如今他有这样的儿子，高郁怎么能得到马氏家业呢？"高郁是马氏的优秀辅佐大臣。马希范的哥哥马希声听说唐庄宗的话，结果假造他父亲的命令杀死了高郁。这只是街市中道路上的行商坐贾所干的事，哪里是帝王的风度啊！唐庄宗是个善于打仗的人，所以能以弱小的晋国战胜强大的梁国，但是取得梁国以后，居然不出几年，众叛亲离，没有安身之处。实在是因为只知用兵方术，而不知治理天下道理的缘故啊。周世宗>以信用驾驭群臣，以正义要求各国，王环因不投降而受奖赏，刘仁赡因坚守不屈而蒙褒扬，严续因尽忠报国获得生存，后蜀>士兵因朝三暮四而被杀戮，冯道>因丧失臣节被遗弃，张美因私人恩惠而被疏远；江南没有归服，就亲身冒着飞失流石，抱定必胜的信念，降服以后，便像对待子女那样地爱护，推心置腹地把话说尽，为之作长远考虑。他的宏伟规制，博大襟怀，哪能与唐庄宗同日而语啊！《尚书>》说："不要偏袒不要结党，为王之道浩浩荡荡。"又说："大国畏惧它的实力，小国怀念他的恩德。"周世宗>可谓接近《尚书>》上的话了。

[12]辛巳，建雄节度使杨廷璋奏击北汉，降堡寨一十三。

>[12]>辛巳（初七），后周>建雄节度使>杨廷璋奏报进攻北汉>，降服十三个堡寨。

[13]癸未，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

>[13]>癸未（初九），后周世宗>立符氏为皇后，她是宣懿皇后的妹妹。

[14]立皇子宗训为梁王，领左卫上将军，宗让为燕公，领左骁卫上将军。

>[14]后周世宗>立皇子柴宗训为梁王，兼领左卫上将军，柴宗让为燕公，兼领左骁卫上将军。

[15]上欲相枢密使魏仁溥，议者以仁溥不由科第，不可为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己丑，加王溥门下侍郎，与范质皆参加枢密院事。以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仁溥虽处权要而能谦谨，上性严急，近职有忤旨者，仁溥多引罪归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虽起刀笔吏，致位宰相，时人不以为忝。又以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为左骁卫上将军，充枢密使；加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镇宁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并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以太祖皇帝兼殿前都点检。

>[15]后周世宗>打算任用枢密使魏仁浦为宰相>，参预商议的人认为魏仁浦不从科举及第，不可以担任宰相>。世宗说："自古以来任用有文才武略的人作为辅佐，哪里全是从科举及第的呢！"己丑（十五日），王溥加官门下侍郎>，与范质都参预主持枢密使院事务。任命魏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之职照旧。魏仁浦虽然处身权力要津而能谦虚谨慎，世宗性格严厉急躁，周围官员有违反旨意的，魏仁浦大多将罪过归于自己来拯救他们，所保全救活的占十分之七八，所以虽然出身于办理文书的小吏，官至宰相>，但当时人们并不认为耻辱。又任命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为左骁卫上将军，充任枢密使；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和镇宁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都加官同平章事>，并任命韩通充任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任命宋太祖>皇帝兼任殿前都点检>。

上尝问大臣可为相者于兵部尚书张昭，昭荐李涛。上愕然曰："涛轻薄无大臣体，朕问相而卿首荐之，何也？"对曰："陛下所责者细行

也，臣所举者大节也。昔晋高祖之世，张彦泽虐杀不辜，涛累疏请诛之，以为不杀必为国患，汉隐帝之世，涛亦上疏清解先帝兵权。夫国家安危未形而能见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荐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涛者，终不可置之中书。”涛喜诙谐，不修边幅，与弟瀚俱以文学著名，虽甚友爱，而多谑浪，无长幼体，上以是薄之。

>世宗曾经问兵部尚书张昭>，大臣中何人可为宰相>，张昭>举荐李涛。世宗惊愕地说：“李涛为人轻薄没有大臣的风度，朕问宰相>人选而爱卿首先荐举他，为什么？”回答说：“陛下所指责的是小事，臣下所荐举的是他的大节。从前晋高祖之世，张彦泽滥杀无辜，李涛屡次上疏请求杀他，认为不杀必定成为国家祸患；到汉隐帝之世，李涛也上书请求解除先帝太祖的兵权。国家的安危还没有形成便能预见，这才是真正宰相>的人材，臣下因此荐举他。”世宗说：“爱卿之言很好而且极为公正，然而像李涛这样的人，终究无法安置在中书省>。”李涛喜欢说笑逗乐，不拘小节，与弟弟李浣以文章博学而著名，虽然互相很友爱，却常常调笑放浪，没有长幼的规矩，世宗因此轻视他。

上以翰林学士单父王著，幕府旧僚，屡欲相之，以其嗜酒无检而罢。

>世宗因为翰林学士单父>人王著是从前幕府的僚属，多次想用他为相，但又因他嗜好喝酒不检点而作罢。

癸巳，大渐，召范质等入受顾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质等出，相谓曰：“著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慎勿泄此言。”是日，上殂。

>癸巳（十九日），世宗病情加剧恶化，召见范质等人入宫接受遗嘱。世宗说：“王著是我在藩镇>府第的老人，朕若一病不起，应当起用他为宰相>。”范质等人出宫，相互说：“王著终日醉生梦死，哪配当宰相>！千万不要泄露这话。”当天，世宗去世。

上在藩，多务韬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军，号令严明，人莫敢犯，攻城对敌，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动容；应机决策，出入意表。又勤于为治，百司簿籍，过目无所忘，发奸伏，聪察如神。闲暇则召儒者读前史，商榷大义。性不好丝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养成王峻、王殷之恶，致君臣之分不终，故群臣有过则面质责之，服则赦之，有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各尽其

能，人无不畏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无前。然用法太严，君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声明，无所开宥，寻亦悔之，末年宽。登遐之日，远迩哀慕焉。

>世宗在藩镇>时，很注意韬晦，及至即皇帝之位，在高平大破北汉>入侵之敌，人们开始佩服他的英勇神武。他统率军队，纪律严明，没有人敢违反，攻打城市面对敌寇，飞石流矢落在身边，别人都惊慌失色而世宗面不改色镇定自若；应付机变决定策略，出人意料之外。又勤勉治国，各个部门的簿籍，过目不忘，发现奸人粉碎隐患，洞察秋毫犹如神明。闲暇之时便召见儒生文人诵读前代史书，商榷其中主旨大义。生性不喜好乐器、珍宝一类东西。经常说先帝太祖姑息惯养酿成王峻、王殷的大恶，致使君臣的情分有始无终，所以百官群臣有过失就当面对质斥责，服罪改过就赦免他，有功就重赏他。文武人材一齐任用，各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家无不畏服他的严明而又怀念他的恩惠，所以能攻破敌国拓广领土，所向披靡，一往无前。然而使用刑法过于严厉，百官群臣奉职办事稍有做得不好的，往往处以极刑，即使平素再有才干名望，也没有一点宽容，不久自己也觉后悔，最后几年逐渐放宽。去世之日，四方远近都哀悼仰慕他。

甲午，宣遗诏，命梁王宗训即皇帝位，生七年矣。

>

甲午（二十日），宣布遗诏，诏令梁王柴宗训即皇帝之位，柴宗训出生至此七岁了。

[16]秋，七月，壬戌，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领淮南节度使，副都指挥使韩通领天平节度使，太祖皇帝领归德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向拱为西京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即向训也，避恭帝名改焉。

>[16]>秋季，七月，壬戌（十九日），后周>恭帝任命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兼领淮南节度使>，副都指挥使>韩通兼领天平节度使>，宋太祖>皇帝兼领归德节度使>。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向拱为西京留守；庚申（十七日），向拱加官兼任侍中>。向拱就是向训，避恭帝名讳而改名。

[17]丙寅，大赦。

>[17]>丙寅（二十三日），后周>实行大赦。

[18]唐主以金陵去周境才隔一水，洪州险固居上游，集群臣议徙都之。群臣多不欲徙，惟枢密副使、给事中唐镐劝之，乃命经营豫章为都城之制。

>[18]南唐>主因金陵>距后周>国境只隔一长江之水，而洪州地势险要坚固，居于长江上游，便召集群臣商议迁都。群臣大多数不愿意迁都，只有枢密副使、给事中>唐镐鼓励迁都，于是命令按照都城的体制来规划豫章。

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于周，岁时贡献，府藏空竭，钱益少，物价腾贵。礼部侍郎钟谟请铸大钱，一当五十，中书舍人韩熙载请铸铁钱；唐主始皆不从，谟陈请不已，乃从之。是月，始铸当十大钱，文曰“永通泉货”，又铸当二钱，文曰“唐国通宝”，与开元钱并行。

南唐>自从惟上动用军队和割让长江以北土地，向后周>臣服以来，每年按时上贡进献，国库储备空虚耗尽，钱币越来越少，而物价猛涨。礼部侍郎>钟谟请求铸造大钱，一当五十，中书舍人>韩熙载请求铸造铁钱；南唐>主开始都不采纳，钟谟陈述请求不止，于是听从。当月，开始铸造一当十的大钱，钱上文字为“永通泉货”，又铸造一当二的钱，钱上文字为“唐国通宝”，与唐开元>钱同时通行。

[19]八月，戊子，蜀主以李昊领武信节度使，右补阙李起上言：“故事，宰相无领方镇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费，以厚禄优之耳。”起，邛州人，性直，李昊尝语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当为翰林学士。”起曰：“俟无舌，乃不言耳！”

>[19]>八月，戊子（十五日），后蜀>主任命李昊兼领武信节度使>，右补阙>李起上奏说：“旧例，宰相>没有兼领方镇>的。”后蜀>主说：“李昊家有许多零碎化费，只是藉以增加俸禄优待他罢了。”李起是邛州人，生性耿直，李昊曾经对他说道：“凭你的才能，如果能谨慎沉默，应当做翰林学士>。”李起说：“只有等我没舌头了，才能不说话。”

[20]庚寅，立皇弟宗让为曹王，更名熙让；熙谨为纪王，熙诲为蕲王。

>[20]>庚寅（十七日），后周>恭帝立皇弟柴宗让为曹王，改名为熙让；封柴熙谨为纪王，柴熙诲为蕲王。

[21]九月，丙午，唐太子弘冀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谥曰武宣。句容尉全椒张洎上言：“太子之德，主于孝敬，今谥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谥曰文献；擢洎为上元尉。

>[21]>九月，丙午（初四），南唐太子>李弘冀去世，有关官员引举他浙西的战功，将谥号定为武宣。句容县尉全椒人张洎上奏说：“太子>的德行，主要在于孝敬，如今却根据武功而定谥号，不符合防微杜渐而注重德行的原则。”于是改谥号为文献；提升张洎为上元县尉。

[22]唐礼部侍郎、知尚书省事钟谟数奉使入周，传世宗命于唐主，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骄横于其国，三省之事皆预焉。

>[22]南唐礼部侍郎>、知尚书省>事钟谟多次奉命出使进入后周>，将后周世宗>命令传达给南唐>主，世宗和南唐>主都厚待他，钟谟仗恃这些在国中骄横跋扈，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事务都加干预。

文献太子总朝政，谟求兼东宫官不得，乃荐其所善阎式为司议郎，掌百司关启。李德明之死也，唐镐预其谋，谟闻镐受赇，尝面诘之，镐甚惧。谟与天威都虞候张峦善，数于私第屏人语至夜分，镐谮诸唐主曰：“谟与峦气类不同，而过相亲狎，谟屡使上国，峦北人，恐其有异谋。”又言：“永通大钱民多盗铸，犯法者众。”及文献太子卒，唐主欲立其母弟郑王从嘉，谟尝与纪公从善同奉使于周，相厚善，言于唐主曰：“从嘉德轻志懦，又酷信释氏，非人主才。从善果敢凝重，宜为嗣。”唐主由是怒。寻徙从嘉为吴王、尚书令、知政事，居东宫。冬，十月，谟请令张峦以所部兵巡徼都城。唐主乃下诏暴谟侵官之罪，贬国子司业，流饶州，贬张峦为宣州副使，未几，皆杀之。废永通钱。

>文献太子>总理朝政时，钟谟请求兼任东宫官职没得到，于是荐举与他相好的阎式为司议郎，掌握各个部门奏报文书。李德明之死，唐镐参预其中阴谋，钟谟闻悉唐镐接受贿赂，曾经当面质问他，唐镐很恐惧。钟谟与天威都虞候张峦亲善，多次在私宅中屏避他人谈到半夜，唐镐对南唐>主说他们的坏话：“钟谟与张峦的气质族类不同，但来往非常亲密，钟谟多次出使中原，张峦是北方人，恐怕他们有不同寻常的阴谋。”又说：“‘永通泉货’字样的大钱民间有很多人伪造，犯法的人不少。”到文献太子>去世，南唐>主准备立他同母弟郑王李从嘉为继承人，钟谟曾经和纪公李从善一同奉命出使到后周>，相互关系深厚友善，钟谟对南唐>主说：“李从嘉德行轻浮志趣懦弱，又酷信

佛教>，不是当人主的材料。李从善果敢决断、凝炼持重，应该做继承人。”南唐>主因此发怒。不久改封李从嘉为吴王，尚书令>、知政事、居住东宫。冬季，十月，钟谟请求命令张峦率所部军队巡逻京城。南唐>主就下诏书披露钟谟越职侵权的罪状，将他贬谪为国子司业，流放饶州，贬谪张峦为宣州副使，不久，将他们都杀了。废止永通钱。

[23]十一月，壬寅朔，葬睿武孝文皇帝于庆陵，庙号世宗。

>[23]>十一月，壬寅朔（初一），后周>在庆陵安葬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为世宗。

[24]南汉主以中书舍人钟允章，藩府旧僚，擢为尚书右丞、参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请诛乱法者数人以正纲纪，南汉主不能从，宦官闻而恶之。南汉主将祀圜丘，前三日，允章帅礼官登坛，四顾指挥设神位，内侍监许彦真望之曰：“此谋反也！”即带剑登坛，允章叱之，。彦真驰入宫，告允章欲于郊祀日作乱。南汉主曰：“朕待允章厚，岂有此邪！”玉清宫使龚澄枢、内侍监李托等共证之，以彦真言为然，乃收允章，系含章楼下，命宦者与礼部尚书薛用丕杂治之。用丕素与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执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犹几上肉耳，分为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长也，公为我语之。”彦真闻之，骂曰：“反贼欲使其子报仇邪！”复白南汉主曰：“允章与二子共登坛，潜有所祷。”俱斩之。自是宦官益横。李托，封州人也。

>[24]南汉>主因中书舍人>钟允章是藩镇>府第的旧日幕僚。故提升他为尚书>右丞、参政>事，十分重用他。钟允章请求诛杀扰乱法令者多人来肃正朝廷纲纪，南汉>主不能听从，宦官听说后憎恨他。南汉>主准备在圜丘祭天，祭祀前三日，钟允章带领礼官登上祭坛，四处观察指挥安设神主牌位，内侍监许彦真望见此情说：“这是阴谋造反啊！”立即带着剑登上祭坛，钟允章叱责他。许彦真飞驰入宫，报告钟允章准备在祭天的日子发动叛乱。南汉>主说：“朕待钟允章优厚，岂能有这种事情！”玉清宫使龚澄枢、内侍监李托等人共同作证，认为许彦真的话是对的，南汉>主就拘捕钟允章，关押在含章楼下，命令宦官和礼部尚书>薛用丕共同审讯他。薛用丕平素与钟允章友善，告诉他必定不能免死，钟允章抓住薛用丕的手流泪说：“老夫今日如同案板

上的肉罢了，本该被仇人所宰割烹煮。只恨钟邕、钟昌年纪幼小，不知道我的冤屈，等到他们长大了，您替我告诉他们。”许彦真听说这话，骂道：“反贼还想让他的儿子报仇呢！”便又禀告南汉>君主说：“钟允章同他两个儿子共同登上祭坛，暗中有别的祈祷。”于是将他们全都斩首。从此宦官益发骄横。李托是封州人。

辛亥，南汉主祀圜丘，大赦。未几，以龚澄枢为左龙虎观军容使、内太师，军国之事皆取决焉。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亦有自宫以求进者，亦有免死而宫者，由是宦者近二万人。贵显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谓士人为门外人，不得预事，卒以此亡国。

>辛亥（初十），南汉>主在圜丘祭天，宣布大赦。不久，任命龚澄枢为左龙虎观军容使、内太师，军队国家的事情全部取决于他。凡是文武百官有才能的和进士第一名、或和尚道士谈得来的，都先下到施宫刑的蚕室，然后才能进用，也有自行阉割来请求进用的，也有赦免死罪而接受宫刑的，因此宦官接近二万人。尊贵显赫当政的人，大多是宦官，称读书人为门外人，不得参预政事，结果南汉>因此亡国。

[25]唐更命洪州曰南昌府，建南都，以武清节度使何敬洙为南都留守，以兵部尚书陈继善为南昌尹。

>[25]南唐>将洪州改名叫做南昌府，建立南都，任命武清节度使>何敬洙为南都留守，任命兵部尚书>陈继善为南昌尹。

[26]周人之攻秦、凤也，蜀中汹惧；都官郎中徐及甫自负才略，仕不得志，阴结党与，谋奉前蜀高宗之孙少府少监王令仪为主以作乱，会周兵退而止。至是，其党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杀。十二月，甲午，赐令仪死。

>[26]后周>人进攻秦州、凤州时，后蜀>国中人心惶惶；都官郎中徐及甫以有雄才大略而自负，仕途坎坷不得志，便暗中勾结党羽，阴谋拥立前蜀>高祖的孙子少府>少监王令仪为君主来发动叛乱，适逢后周>军队撤退而作罢。到这时，他同党中有告发的，就拘捕了他，徐及甫自杀。十二月，甲午（二十三日），后蜀>主赐王令仪自杀。

[27]端名殿学士、兵部侍郎窦仪使于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诏于庑下。仪曰：“使者奉诏而来，不敢失旧礼。若雪沾服，请俟他日。”唐

主乃拜诏于庭。

>[27]>端名殿学士、兵部侍郎>窦仪出使到南唐>，天下大雪，南唐>主准备在廊檐下接受诏书。窦仪说：“使者奉持诏书而来，不敢有失从前旧礼。倘若害怕雪花沾上衣服，请求等待他日。”南唐>主于是在殿前庭院拜受诏书。

[28]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客使杀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与唐绝。罕儒，冀州人也。

>[28]>契丹主派遣他的舅舅出使到南唐>，泰州团练使荆罕儒招募刺客杀他。南唐人>夜晚在清风驿宴请契丹使者，酒喝到酣畅时，使者起身出去解手，许久不回，前往探视，使者已失去了头颅。从此契丹与南唐>断绝关系。荆罕儒是冀州人。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